



注评本四大名著

总目录

[水浒传注评本](#)
[三国演义注评本](#)
[西游记注评本](#)
[红楼梦注评本](#)

注评本

水浒传



「明」施耐庵 著 「清」金圣叹 评



目录

[前言](#)

[校点说明](#)

[楔子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第一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第二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第三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第四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第五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官寺](#)

[第六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第七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第八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第九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第十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第十二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第十三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第十四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第十五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第十六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第十七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第十八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第十九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第二十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第二十一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第二十二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第二十三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第二十四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第二十五回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

[第二十六回 母药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第三十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第三十三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第三十四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第三十六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第三十七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第三十八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第四十一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第四十三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第四十四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第四十五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店](#)
[第四十六回 扑天雕两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第四十七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二打祝家庄](#)
[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第四十九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赐 柴进失陷高唐州](#)
[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第五十三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
[第五十四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第五十五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第五十六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第五十七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第五十八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第五十九回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第六十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第六十一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第六十二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第六十三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第六十四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
[第六十五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第六十六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第六十七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第六十八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第六十九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第七十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

[附录](#)

[序一](#)

[序二](#)

[序三](#)

[宋史纲](#)

[宋史目](#)

[读第五才子书法](#)

[《水浒传》自序](#)

[返回总目录](#)

前言

黄霖

《水浒传》这部小说是源于历史真实。据《宋史》记载，在徽宗宣和年间，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撓其锋”，后被张叔夜设计招降。另有一些史书也记载了宋江投降后征方腊。

从南宋起，宋江的故事就在民间广泛流传，陆续出现了诸如《宋江三十六人赞》（龚开）、《大宋宣和遗事》等作品，在罗烨的《醉翁谈录》中也著录了许多水浒“小说”的名目。到了元代，出现了大批“水浒戏”，今存剧目（含元明间作）共有33种之多。它们的故事、人物与主题虽不一样，但“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的说法大体相同，可见宋元以来的水浒故事愈发丰富多彩，并逐步趋向统一。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水浒传》。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有多种说法。嘉靖间最早著录此书的高儒《百川书志》题作“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同时代郎瑛的《七修类稿》也有类似的记载。目前一般学者多从此说，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所作，其门人罗贯中在其“的本”（即真本）的基础上又作了一定的加工。

有关施耐庵的事迹，明人除了较为一致地肯定他是杭州人外，未曾提供其他可靠的材料，现代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本来就是化名。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冒出施耐庵是江苏兴化、大丰人的说法，其实也没有一条可信的材料。

《水浒传》的版本相当复杂。今知有多种不同回数的版本，而从文字的详略、描写的细密来分，又有繁本与简本之别。目前多数学者认为，简本是繁本的节本，而不是由简本发展成繁本。简本一般都有平田虎、王庆两传，但文字简陋、缺乏文学性，现在只是作为研究资料来使用。繁本则有71回本、100回本、120回本3种。在繁本系统中，今知最

早的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高儒《百川书志》）。据晁璠《宝文堂书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记载，嘉靖间武定侯郭勋有家刻本100回，时称“武定板”，可惜已佚。目前存有较为完整的百回本是有万历己丑年（1589）天都外臣（即汪道昆）序的《忠义水浒传》。此书原刊本也佚，今见康熙五年石渠阁补修本，且其序的时间是否就是万历己丑年也有问题。另有万历三十八年（1610）容与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也是较早和较有名的百回本。以上百回本在写梁山聚义后，只有平辽和平方腊的故事，而没有平田虎和王庆的内容。稍后问世的繁本中的120回本，增加了平田虎和王庆的故事，在文字上与百回本略有不同，并也附有“李卓吾”的评语，故称《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全传》，由袁无涯刊行。明末金圣叹即将这120回本“腰斩”，砍去了大聚义后的内容，而以卢俊义一梦作结，成71回本，名《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本书排印的即是这一本子。由于它保存了原书的精华部分，在文字上也作了修饰，且附有精彩的评语，从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遂成为清三百年间最流行的本子，以致到民国初年，人们竟不知还有120回本、100回本的《水浒传》了。

金圣叹，名人瑞（1608—1661），原名采，又名喟，字若采，号圣叹，江苏吴县人。明诸生，参加考试时用的是张姓。他幼年时生活尚属优裕，“拈书弄笔三时懒，扑蝶寻虫百事宜”（《沉吟楼诗选·念舍弟》）。十岁入乡塾，他随例读“四书”等经典，昏昏欲睡，产生了“习此将何为”的疑问。十一岁时，常常犯病，有机会告假出塾，找到了《妙法莲华经》、《离骚》、《史记》、《水浒传》一类书来读。其中《离骚》多生字，读不懂，只记了一二句吟唱而已。《法华经》、《史记》多能理解，但认识程度毕竟有限，所以也不常读。只有《水浒传》是他的最爱，“其无晨无夜不在怀抱者”，当为读得滚瓜烂熟了。他认为，“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因此觉得读《水浒传》之后，“便于书无所不窥之势”。到十二岁（1619）时得到所谓“贯华堂所藏古本”之后便开始评点，“日夜手钞，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试图向世人揭示“读一切书之法”。其后可能还不断修饰，到崇祯十四年（1641）才正式定稿（见本书的《序三》）。这个本子出版后，即得到一些读者的热捧，在他生前就有名王仕云者声称“喜阅圣叹之评《水浒》”，并在金批的基础上再增评点后刊印（王仕云《水浒传总论》）。甚至连当时的顺治皇帝看了也觉得金圣叹“才高”，“议论尽有遐思”（木陈忞《奏对别记上》），是一个“古文高手”（金圣叹《春感八首》），可见当时影响之大。

其实，金圣叹所批之《水浒》在思想上是显得十分矛盾的。他很早就父母去世，家境中落，有时竟至出现“无米又无菜”、“妻孥相对饿”的局面。直到晚年，他的生活窘况也没有多大改善。金圣叹困苦的生活、低下的地位，使他切身感受到社会的黑暗、百姓的疾苦。然而，他生活在封建社会里，长期接受的是当时统治思想的教育，儒家思想及佛道两家都对他有很深的影响。明末清初，又是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明末政治的极端腐败，百姓起义的风起云涌，民主思想的逐步抬头，都给他的思想打上了烙印。他不能理解《水浒》英雄们的“犯上作乱”，更何况在明王朝已经明令禁止《水浒》出版的情况下，他不能不大骂那些造反者为“盗贼”，反对“招安”，最后以“梁山泊英雄惊恶梦”将全书作结，借书中的嵇康责骂梁山英雄：“我若今日赦免你们时，后日再以何法去治天下！”金圣叹在这里批道：“不朽之论，可破续传招安之谬。”当嵇康处斩梁山英雄时，又赞曰：“真正吉祥文字。”金圣叹的封建正统立场还突出地表现在痛骂宋江这一点上。《读书第五才子书法》指出：“《水浒传》有大段正经处，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他在批书时“独恶宋江”，以达到“擒贼先擒王”的目的，通过否定宋江来否定《水浒》的“犯上作乱”。

但是，他又痛恨贪官污吏，认为宋江等人的“作乱”完全是他们处于一个“无道之世”，被统治者“逼上梁山”的。为了强调这一点，他特意把高俅的出场移到第一回。在这一回的总批中劈判头指出：

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有以也。

当高俅出场时，又批注道：

开书第一样脚色。作书者盖深著破国亡家，结怨连祸之皆由是辈始也。

在全书中，金圣叹对高俅等贪官污吏时时痛加鞭挞，严厉批判，并把他们的存在作为封建政治生活中普遍的现象来看待，有时甚至把矛头引向了封建的最高统治者。贯华堂本《水浒传》第一回第一句“其时去仁宗皇帝已远”下，他就作评注以提醒读者：“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之痛。”在这一回中，他又指出：“作者于道君皇帝每多微辞焉。”引导读者用批判的眼光去注意最高统治者。这在封建社会中，不能不说是难能

可贵的。

金圣叹对受迫害的普通百姓及其某些反抗斗争，也是同情、赞美的。第十四回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金圣叹批道：“千古同悼之言，《水浒》之所以作也。”接下去，阮小二道：“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又批道：“十五字抵一篇《捕蛇者说》。”第十回写林冲感慨自己被高俅坑害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不得不上梁山落草时，金也批道：“一字一哭，一哭一血，至今如闻其声。”正因为百姓遍受苦难和迫害，所以对他们上梁山是充满着同情的。《楔子》批“本山虽有蛇虎，并不伤人”时写道：“一部《水浒传》一百八人总赞。”第十四回阮小五表示不去破坏仗义疏财的晁盖劫夺生辰纲时，金批：“《水浒》一百八人人品心术，尽此一言。”在全书中，他又对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众多的梁山好汉的优秀品质和英雄气概作了大量的、出自肺腑的赞美，不但如此，有时甚至对他们铤而走险也流露出同情之感和颂扬之词，如宋江吟反诗系狱，李逵道：“吟了反诗，打甚么鸟紧！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金圣叹批道：“骇人语！快绝，妙绝。”第六十四回张顺道：“老爷生在浔阳江边……只因闹了江州，占住梁山泊里，随从宋公明纵横天下，谁不惧我！”金批道：“雄文骇俗，读之起舞！”特别是对梁山英雄拒捕官兵、攻城夺县等武装斗争，也常常赞叹不已。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金圣叹反对百姓起义，而必须看到在整个封建社会中能像他这样大胆地、热情地对这样一部书、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事作出这样同情和歌颂的，实在是为数不多的。

金批《水浒》之所以能得到今天读者的重视，主要还由于他能用漂亮的文笔点出这部小说的艺术奥秘，并在理论上加以提升，对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批评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金圣叹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将塑造人物形象的问题提到了一个突出的位置，并加以深入地探讨。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以诗文为正统，对人物塑造的问题不甚关注。在叙事文学兴起后，虽陆续有人发表过若干精彩的意见，但比较零碎，也没有作必要的强调。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对于《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有如下论述：

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

《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

这就明确地指出了《水浒传》之所以百看不厌，具有强烈的艺术吸引力，关键就是成功地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了”。反之，假如小说中的人物“只是一样”，公式化、概念化，就必然使读者“看过一遍即休”。金圣叹将创造有性格的人物形象作为衡量小说艺术成就高下的根本标志，这应该说是我国小说批评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在重视人物形象塑造的基础上，金圣叹对《水浒》中的人物个性作了具体的分析，其中有的分析还相当细腻：

《水浒传》中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读第五才子书法》）

金圣叹在分析人物个性时，注意到了性格的多重性。如第二十五回总批指出，武松之所以可称之为“天人”者，就因为他“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而这里所说的“鲁达之阔”等语，也是指各人性格的主色调，并不是承认他们性格的单一性。如关于鲁达，《读第五才子书法》说他“心地厚实，体格阔大。论粗卤处，他也有些粗卤；论精细处，他亦甚是精细”。这说明鲁达的性格并非仅“阔”而已。再如关于“李逵之真”，小说也并非一味描写他的“真”。第五十二回总批指出：“李逵朴至人……乃此书但要写李逵朴至，便倒写其奸滑；写得李逵愈奸滑，便愈朴至，真奇事也。”《水浒》愈是这样多侧面地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就愈能彰显各人个性的鲜明、生动。金圣叹在重视鲜明的个性特点时，又注意到人物形象包含一定的普遍意义。如“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一节评张顺这个形象时说：“直写出豪杰朋友神理来。”正因为《水浒》中的人物形象既有独特个性，又有某类共性，故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认为《水浒》塑造人物的手法已达到了“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的境界。这与近代俄国别林斯基对典型所作的“熟悉的陌生人”的著名论断，是何等相似！

关于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具体方法，金圣叹比较注意“人有其声口”，即语言的个性化。《读第五才子书法》说：“《水浒传》并

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真是绝奇本事。”这在各回批语中有较多的具体说明。如第十回林冲请求王伦收录时，金圣叹批道：“林冲语。须知此……虽非世间齷齪人语，然定非鲁达、李逵声口，故写林冲另是一样笔墨。”第五十七回写鲁智深听闻史进被贺太守监禁时说“史家兄弟不在这里，酒是一滴不吃”云云处，批道：“……非鲁达定说不出此语，非此语定写不出鲁达。妙绝，妙绝。”这种个性化的语言，除了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格外，又必须与当时说话的具体环境和感情状态等和谐统一，这样才能使人物栩栩如生。第五十五回写时迁盗甲时偷听徐宁夫妇、使女间谈话时评道：“写时迁一夜所听说话，是家常语，是恩爱语，是主人语，是使女语，是楼上语，是寒夜语，是当家语，是贪睡语。句句中间有眼，两头有棱，不只死写几句而已。”除此之外，金圣叹也注意到小说通过环境渲染、心理活动、细节描写和不同人物之间的相互映衬等手法多方面地描写人物性格的特色。如第六十三回评“宋公明雪天擒索超”时，点出了描写雪天的特定环境与刻画人物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他指出，这段文字中“雪天穿插无痕”，“写雪天擒索超，略写索超而勤写雪天者，写得雪天精神，便令索超精神。此画家所谓衬染之法，不可不一用也”。不但环境描写能衬托人物性格，而且不同人物之间也能相互衬托。金圣叹认为，这有反面衬托与正面衬托两种。反面衬托，即他所说的“背面敷粉法”。《读第五才子书法》云：“有背面铺粉法，如要衬托宋江奸诈，不觉写作李逵真率；要衬托石秀尖利，不觉写作杨雄糊涂是也。”正面衬托，即他所说的“染叶衬花法”，即要画牡丹，须画好枝叶，写主要人物前，先写好次要人物。如第六十三回写宣赞以高超武艺大战花荣时批道：“写宣赞者，非止写宣赞也，写宣赞所以写关胜也。古有之云：‘欲知其人，先看所使。’但极写宣赞，便已衬出关胜来也。”金圣叹这样注意小说通过人物间的相互关系来揭示人物的特点，指出“写彼人而令此人生色”，确是总结了塑造人物形象的一条经验。

金圣叹从批评《水浒》入手，能这样自觉地注意到塑造人物形象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并认真而多方面地总结了塑造人物形象的经验，这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以小说、戏曲为主的叙事文学理论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金圣叹批《水浒》也十分关注结构布局等问题。他认为，“盖天下之书，诚欲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即无有不精严者。何谓之精严？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夫固以为《水浒》之文精严，读之即得一切书之法也。”（《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

三》）因此，一部《水浒传》，在他看来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凡人读一部书，须要把眼光放得长。如《水浒传》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便知其二千馀纸，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许多事体，便是文字起承转合之法。若是拖长看去，却都不见。”正是从《水浒》结构严密性出发，金圣叹大胆地认为一部《水浒》的故事情节发展到大聚义便是“大结束”。他所批评的70回本《水浒》的结尾，以后尽管遭到这样或那样的责难，但在肯定其艺术结构的完整性这一点上，却是没有异议的。

金圣叹在探讨结构布局时，既能从大处着眼，鸟瞰全局，又能从小处着手，不遗毫末。他认为《水浒》之所以“部法”“精严”，是由于作者在落笔前已有一个整体构思，所谓“有全书在胸而后下笔著书”：

一部书共计七十回，前后凡叙一百八人，而晁盖则其提纲挈领之人也。晁盖提纲挈领之人，则应下笔第一回便与先叙；先叙晁盖已得停当，然后从而因事造景，次第叙出一百八个人来，此必然之事也。乃今上文已放去一十二回，到得晁盖出名，书已在第十三回。我因是而想：有有全书在胸而始下笔著书者，有无全书在胸而姑涉笔成书者。如以晁盖为一部提纲挈领之人，而欲第一回便先叙起，此所谓无全书在胸而姑涉笔成书者也。若即已以晁盖为一部提纲挈领之人，而又不得不先放去一十二回，直至第十三回方与出名，此所谓有全书在胸而后下笔著书者也。夫欲有全书在胸而后下笔著书，此其以一部七十回一百有八人轮回摺叠于眉间心上，夫岂一朝一夕而已哉！（第十三回总评）

与此同时，他对全书叙事过程中的波浪起伏，前后照应，作者手中之针线，胸中之经纬，多有细心体会。在此基础上，他第一次较系统地总结了小说创作中的一些具体方法与技巧，提出了“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绵针泥刺法”、“弄引法”、“獭尾法”等十几种“文法”。这些“文法”，难免有失诸拘泥穿凿的地方，但往往也能阐发作者的艺术匠心，绝非八股腐迂之谈。比如《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提出的第一种“文法”即“倒插法”：

有倒插法。谓将后边要紧字，蓦地先插放前边。如五台山下铁匠间壁父子客店，又大相国寺岳庙间壁菜园，又武大娘子要同王干娘去看虎，又李逵去买枣糕，收得汤隆等是也。

可见，金圣叹注意到了我国小说中早已存在的倒叙法，这比起不少认为我国小说创作到近代才从西方学到这种方法的后人来，显然高明得多了。再如，他论述行文过程中的“避”与“犯”，也颇精彩。他反对一般

文章家简单地强调“避”，即避免雷同的笔墨，而认为文章的高妙处就在于“犯”，即故作相近的描写。“犯之而后避之，故避有所避也；若不能犯之而但欲避之，然则避何所避乎哉？是故行文非能避之难，实能犯之难也。”（第十一回总评）他依据这种犯中有避，同中求异的艺术见解，多处揭示了《水浒传》中的犯笔之妙。如《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指出的情节相犯之妙：

有正犯法。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江州城劫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劫法场；何涛捕盗后，又写黄安捕盗；林冲起解后，又写卢俊义起解；朱仝、雷横放晁盖后，又写朱仝、雷横放宋江等。正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以为快乐是也。

这类具有独到见解的地方还有不少，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总之，他所总结的这些“文法”，不能视为形式主义的僵死框框，其中多少指出了一些小说创作的经验和艺术的形式美。事实上，他的这些“文法”，对清代小说批评和欣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金圣叹在分析作品艺术性的同时，也注意研究创作过程中的秘密。在《水浒》的大量批文中，诸如“写得真是如镜”、“笔情如镜”等批语俯拾皆是。这面“秦宫铜镜”的作用就是反映客观事物。因此，他认为“文人所以必用妙笔”，如“美人所以必须妙镜也”（第三十四回夹评），强调“才子之心”要起到“烛物如镜”的作用（第二十四回批语）。正是基于客观生活第一性的认识，金圣叹提出了“澄怀格物”论。他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中说：“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所谓“格物”，即是接触、感受、体悟外界事物。这种“格物”的前提是必须“澄怀”，即不带偏见，不存杂念。“盖其心清如水，故物来毕照”（第六十一回夹评），能普遍地、客观地格物。因此，他一再强调“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这里的“忠恕”，也主要是指忠实、客观的意思。文章的好坏，就决定于作家的“澄怀格物”。天下文章之所以无有出《水浒》右者，就是因为“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接着，金圣叹就论述了施耐庵“格物”与创作《水浒》之间的关系：

《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夫以一手而画数面，则将有兄弟之形；一口而吹数声，斯不免再映也。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

这就十分清楚地阐明了施耐庵之所以能在艺术上取得极大的成功，塑造了众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关键就在于“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也就是说作家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情物理经过了长期的观察、琢磨之后，终有一天会了然于胸中，下笔起来就如澄鉴照形，挥写自如，不要说“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就是写百千万人，也没有什么困难了。

“澄怀格物”指的是熟悉生活，但艺术不等于照搬生活。金圣叹是很懂得记录真人真事和进行艺术虚构的不同特点的。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

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这里说的“因文生事”。实际上就是指作家以形象思维的规律开展创作时进行艺术虚构。这种“因文生事”，金圣叹在“醉打蒋门神”一节的批文中作了具体生动的说明。他说：“武松为施恩打蒋门神，其事也；武松饮酒，其文也；打蒋门神，其料也；饮酒，其珠玉锦绣之心也。”由于作家“因文生事”，便写了“酒人”、“酒场”、“酒时”、“酒令”、“下酒物”、“酒风”、“酒赞”等“笔墨淋漓”的“奇绝妙绝之文”。这些描写，都是“此篇之文也，并非此篇之事也”。如果只写事，那只要“大书一行”：“施恩领却武松去打蒋门神，一路吃了三十五六碗酒。”金圣叹认为，假如这样“毫无纵横曲直，经营惨淡”地写，那人们就不必读小说，只要读《新唐书》之类的历史书就可以了。

“因文生事”并不是胡扯乱写，创作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为此，金圣叹在序与批语中反复强调了“因缘生法”。比如第五十五回的总评就说：

经曰：“因缘和合，无法不有。”自古淫妇无印板偷汉法，偷儿无印板做贼法，才子亦无印板做文字法也。因缘生法，一切具足。

“因缘生法”原是佛教词语。“因”是事物生起或坏灭的主导条件，“缘”是其辅助条件；“法”则泛指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一定的因缘产生一定的法。金圣叹在这里借以说明作家要按照事物的因果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去描绘人物和事件。比如淫妇和偷儿，尽管没有一定的模式，但只要作家按照这些反面人物的规律去描写，就能写出生动的淫妇和偷儿的形

象来。金圣叹指出“杀阎婆惜”一节，就是施耐庵运用“因缘生法”的妙绝文章。不但“写淫妇便写尽淫妇”，而且宋江之杀淫妇，是“从婆惜叫中来；婆惜之叫，从鸾刀中来”。施耐庵正是按照这种人物之间的因缘关系，写出了人物行动的必然性，金圣叹因而称赞道：“作者真已深达十二因缘法也。”

在“澄怀格物”、“因文生事”、“因缘生法”的基础上，金圣叹还提出：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必须“动心”，才能使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活现在纸上。关于这一点，他在《水浒传》第五十五回总批中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作者忽然写豪杰、奸雄，忽然写淫妇、偷儿，都很逼肖。写豪杰、奸雄之所以能写好，或许施耐庵自己就有豪杰、奸雄的气质。然而“若夫耐庵之非淫妇、偷儿，断断然也。今观其写淫妇居然淫妇，写偷儿居然偷儿，则又何也”？对此，金圣叹自己解释道：

非淫妇定不知淫妇，非偷儿定不知偷儿。谓耐庵非淫妇非偷儿者，此自是未临文之耐庵耳。……若夫既动心而为淫妇，既动心而为偷儿，则岂惟淫妇偷儿而已。惟耐庵于三寸之笔、一幅之纸之间，实亲动心而为淫妇，亲动心而为偷儿。既已动心，则均矣，又安辨泚笔点墨之非入马通奸，泚笔点墨之非飞檐走壁耶？

这就是说作家之所以能塑造各类形象，关键就在于临文时为各类人物“动心”。所谓“动心”，就是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完全融化到所描写的角色中去，好像亲如其人、身临其境。只有这样，才能逼真地描绘出各种各样“性情气质形状声口”不同的人物来。金圣叹在强调作家“格物致知”的基础上对创作过程中的一些奥秘能作出如此细致的探索，在当时实在是很可贵的。

毫无疑问，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宝贵财富。实际上，金圣叹评点的不仅仅是《水浒传》，如今留下来的还有《西厢记》、唐诗、制义等评点，都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当他不幸被斩时，年仅十八岁的廖燕曾作诗痛哭曰：“君怀创古才，奋笔启群疑。……得君一披导，忽如新相知。面目为改观，森然见须眉。直追作者魂，纸上闻啼嬉。……陈者使之新，险者使之夷。昏愤使之灵，字字有馀思。掀翻神鬼窟，再辟混沌基。遂令千载下，人人得所师。”三十五年后，他从广东到苏州，亲访金圣叹的故居已难觅其迹，作《金圣叹先生传》，又盛赞其文学批评的成就，说：“予读先生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呜呼，何其贤哉！”廖燕所论，确是的评。金圣叹就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流

学者，他的《水浒传》、《西厢记》等评点之作，就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经典之作。

校点说明

金圣叹评本《水浒传》七十五卷，七十回，书前有楔子一篇，实即七十一回。原名《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金圣叹生平及《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成书经过请参见本书黄霖先生所撰《前言》。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的刻本，现存主要为明崇祯十四年（1641）贯华堂刻本。本次校点，即以该本为底本，有些文字参校了容与堂本《水浒传》（署名李卓吾评，一百回本）。

本书校勘，以尽量保存原貌为原则。底本中俗体字、异体字，径改不出校。错字的改文，以原字加（ ）列于前，校改文字加〔 〕列于后，补文加〔 〕、衍文加（ ）示别。原书的评语分为回前评、双行夹评、眉批三种。回前评、双行夹评位置不变；眉批则移于相应的正文之下，视同夹评，但在批语前加“【眉批】”以示区别。其中回前评排以楷体大字，夹评和眉批排以楷体小字。

原书书前有金圣叹的三篇《序》、《宋史纲》、《宋史目》、《读第五才子书法》和伪托施耐庵的《水浒传自序》7种，现皆作为附录，移至书后。

本书的校点工作由穆公担任，注释工作由徐涛担任。

楔子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并后帝，分真伪，占据中州，七雄扰扰春秋。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见成名无数，图名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沧海变桑田古路。讶求鱼缘木，拟穷猿择木，又恐是伤弓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

哀哉乎！此书既成，而命之曰《水浒》也。是一百八人者，为有其人乎？为无其人乎？诚有其人也，即何心而至于水浒也？为无其人也，则是为此书者之胸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而必设言一百八人，而又远托之于水涯。吾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一百八人而无其人，犹已耳；一百八人而有其人，彼岂真欲以宛子城、蓼儿洼者，为非复赵宋之所覆载乎哉！吾读《孟子》，至“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二语，未尝不叹，纣虽不善，不可避也，海滨虽远，犹纣地也。二老倡众去故就新，虽以圣人，非盛节也。彼孟子者，自言愿学孔子，实未离于战国游士之习，故犹有此言，未能满于后人之心。若孔子，其必不出于此。今一百八人而有其人，殆不止于伯夷、太公居海避纣之志矣。大义灭绝，其何以训？若一百八人而无其人也，则是为此书者之设言也。为此书者，吾则不知其胸中有何等冤苦而为如此设言。然以贤如孟子，犹未免于大醇小疵之讥，其何责于稗官？后之君子，亦读其书、哀其心可也。

古人著书，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又复若干年经营点窜，而后得脱于稿，裒然成为一书也。今人不会看书，往往将书容易混帐过去。于是古人书中所有得意处，不得意处，转笔处，难转笔处，趁水生波处，翻空出奇处，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顺添在后处，倒插在前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悉付之于茫然不知，而仅仅粗记前后事迹，是否成败，以助其酒前茶后雄谭快笑之旗鼓。呜呼！《史记》称五帝之文尚不雅驯，而为荐绅之所难言，奈何乎今忽取绿林豪猾之事，而为士

君子之所雅言乎？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故不辞不敏，而有此批也。

此一回，古本题曰“楔子”。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谓也。以瘟疫为楔，楔出祈禳；以祈禳为楔，楔出天师；以天师为楔，楔出洪信；以洪信为楔，楔出游山；以游山为楔，楔出开碣；以开碣为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此所谓正楔也。中间又以康节、希夷二先生楔出劫运定数，以武德皇帝、包拯、狄青楔出星辰名字，以山中一虎一蛇楔出陈达、杨春，以洪信骄情傲色楔出高俅、蔡京，以道童猥獠难认直楔出第七十回皇甫相马作结尾。此所谓奇楔也。

纷纷五代乱离间，
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
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
几处楼台奏管弦。
天下太平无事日，
莺花无限日高眠。好诗。○一部大书诗起，诗结；天下太平起，天下太平结。

话说这八句诗，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个名儒，姓邵，讳尧夫，道号康节先生所作；一个算数先生。为叹五代残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时朝属梁，暮属晋，正谓是：

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1]：
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十五、五十，颠倒大衍河图中宫二数，便妙。

后来感得天道循环，向甲马营中生出太祖武德皇帝来^[2]，大书武德皇帝，见此一朝，不用掉文袋子。这朝圣人出世，红光满天，圣人出世，红光满天；妖魔出世，黑气一道。异香经宿不散，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为天罡地煞先作映衬。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绝妙好辞。可见全部枪棒，悉从一王之制矣。那天子扫清寰宇，荡静中原，国号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帝班头，四百年开基帝主。因此上邵尧夫先生赞道：“一旦云开复见天！”正如教百姓再见天日之面一般。

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抟处士，又一个算数先生。○两位先生胸中，算定有六六三十六员，重之七十二座矣。是个道高有德之人，能辨风云气色。一日，骑驴下山，向那华阴道中正行之间，听得路上客人传说：藏下一大部评话。“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简点登基。”那陈抟先生听得，心中欢喜，以手加额，在驴背上大笑，颠下驴来。人问其故，那先生道：“天下从此定矣！正乃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

自庚申年间受禅，开基即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传位与御弟太宗。立乎元，指乎宋，传位御弟，传疑也。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传位与真宗皇帝，真宗又传位与仁宗。这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又为天罡、地煞先作映衬。降生之时，昼夜啼哭不止。朝廷出给黄榜^[3]，召人医治，感动天庭，差遣太白金星下界，忽然转出一座星辰，为一百单八座星辰作引。化作一老叟，前来揭了黄榜，自言能止太子啼哭。看榜官员引至殿下朝见真宗。天子圣旨，教进内苑看视太子。那老叟直至宫中，抱着太子，耳边低低说了八个字，太子便不啼哭。奇事奇文。那老叟不言姓名，只见化阵清风而去。耳边道八个甚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忽然从一座星辰，又转出两座星辰，为一百单八座作引。妙妙。○八个字只是四个字，奇情奇文。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宫中两座星辰下来辅佐这朝天子^[4]！星辰以“座”论，奇事。星辰可以下来，奇事。星辰被玉帝差遣下来，奇事。玉帝差遣星辰下来辅佐天子，奇事。文曲星乃是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国大元帅狄青。申吕岳降，传说列星，变用得好。这两个贤臣出来辅佐这朝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改了九个年号。自天圣元年癸亥登基，至天圣九年，那时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这九年谓之一登；一登二登三登，有据无据，撰成妙语。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这九年亦是丰富，谓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这九年田禾大熟，谓之三登。一连三九二十七年，号为“三登之世”。九年一登，又九年二登，又九年三登，一连三九二十七年，号为“三登之世”。笔意都从康节、希夷两先生生来。那时百姓受了些快乐，谁道乐极悲生，嘉祐三年春间，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将来。

且说东京城里城外军民死亡大半。开封府主包待制亲将惠民和济局方^[5]，自出俸资合药，救治万民。那里医治得？自是正事，不可不先补出。瘟疫越盛。文武百官商议，都向待漏院中聚会，伺候早朝，奏闻天子。是日，嘉祐三年三月三日，合成九数，阳极于九，数之穷也。易穷则变，变出一部《水浒传》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

贺已毕，当有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只见班部丛中，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出班奏道：“目今京师瘟疫盛行，伤损军民甚多。伏望陛下释罪宽恩，省刑薄税，自是正论，不可不先补出。祈禳天灾^[6]，救济万民。”天子听奏，急救翰林院随即草诏，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不料其年瘟疫转盛。仁宗天子闻知，龙体不安，复会百官计议。向那班部中^[7]，有一大臣，越班启奏。天子看时，乃是参知政事范仲淹。拜罢起居^[8]，奏道：“今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灾，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就京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9]，奏闻上帝，可以禳保民间瘟疫。”不必真出希文，只是临文相借耳。○先是药局，次是修省，第三段方转出祈禳来。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学士草诏一道，天子御笔亲书，诏。并降御香一柱，香。钦差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来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香，香。亲将丹诏付与洪太尉^[10]，诏。即便登程前去。

洪信领了圣敕，辞别天子，背了诏书，诏。盛了御香，香。带了数十人，上了铺马^[11]，一行部从，离了东京，取路径投信州贵溪县来。不止一日，省。来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员出郭迎接。随即差人报知龙虎山上清宫住持道众^[12]，准备接诏。是日官员接诏，报知道众。次日，众位官同送太尉到于龙虎山下。只见上清宫许多道众，鸣钟击鼓，香花灯烛，幢幡宝盖，一派仙乐^[13]，都下山来迎接丹诏，次日官员送太尉，道众接诏。直至上清宫前下马。当下上至住持真人^[14]，下及道童侍从，前迎后引，接至三清殿上，请将诏书居中供养着。上下前后，诏书居中，锦心绣口，随笔成妙。洪太尉便问监宫真人道：“天师今在何处？”住持真人向前禀道：“好教太尉得知：这代祖师号曰虚靖天师，性好清高，倦于迎送，自向龙虎山顶结一茅庵^[15]，修真养性^[16]，因此不住本宫。”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诏^[17]，如何得见？”真人答道：“容禀：诏敕权供在殿上，贫道等亦不敢开读。且请太尉到方丈献茶^[18]，再烦计议。”当时将丹诏供养在三清殿上，诏。与众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执事人等献茶，就进斋供，水陆俱备。

斋罢，太尉再问真人道：“既然天师在山顶庵中，何不着人请将下来相见^[19]，开宣丹诏？”真人禀道：“这代祖师虽在山顶，其实道行非常，能驾雾兴云，踪迹不定。贫道等时常亦难得见，怎生教人请得下来^[20]？”太尉道：“似此如何得见？目今京师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赍捧御书丹诏^[21]，亲捧龙香，来请天师，要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

以禳天灾，救济万民。似此怎生奈何？”真人禀道：“天子要救万民，只除是太尉办一点志诚心，此语不独指祈禳瘟疫也。夫天子则岂有不要救万民者？天子要救万民，则岂有不倚托太尉者？太尉若无诚心，则岂能救得万民者？太尉救不得万民，则岂能仰答天子者？语虽不多，而其指甚远，其斯以为真人也乎？斋戒沐浴，更换布衣，休带从人，自背诏书，焚烧御香，步行上山，礼拜叩请天师，方许得见。如若心不志诚，空走一遭，亦难得见。”太尉听说，道：“俺从京师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诚？既然恁地^[22]，依着你说，明日绝早上山。”当晚各自权歇。

次日五更时分，众道士起来，备下香汤，请太尉起来沐浴。换了一身新鲜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吃了素斋，取过丹诏，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诏。手里提着银手炉，降降地烧着御香^[23]。香。许多道众人等^[24]送到后山，指与路径。真人又禀道：“太尉要救万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顾志诚上去。”总是教太尉以为天子救万民之要诀，非为今日请天师叮咛也。太尉别了众人，口诵天尊宝号，纵步上山来。独自一个，行了一回，盘坡转径，揽葛攀藤。约莫走过了数个山头，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软，正走不动，口里不说，肚里踌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贵官，丑话。○“朝廷贵官”四字，驱却无数英雄入水泊，此语却是此老说起。在京师时重裊而卧，列鼎而食^[25]，尚兀自倦怠^[26]，妙语绝倒。○重茵列鼎，尚自倦怠，何不以调元赞化而将息之？何曾穿草鞋，走这般山路！知他天师在那里，却教下官受这般苦！”

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掇着肩气喘^[27]，只见山凹里起一阵风。写得出色。风过处，向那松树背后奔雷也似吼一声，写得出〔色〕。扑地跳出一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28]。先写风，次写吼，次写大虫。只是一笔，便有多少段落。○初开簿第一条好汉。洪太尉吃了一惊，叫声：“阿呀！”千载欺君卖国人收场最后语。扑地望后便倒。那大虫望着洪太尉，左盘右旋，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后山坡下跳了去^[29]。洪太尉倒在树根底下，唬得三十六个牙齿，捉对儿厮打^[30]；奇句。那心头一似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的响；奇句。浑身却如重风麻木^[31]，奇句。两腿一似斗败公鸡，奇句。○四句一句一样，皆奇绝之文。口里连声叫苦。大虫去了一盏茶时，方才爬将起来，再收拾地上香炉，还把龙香烧着，香。○何不写诏？诏在背上，定当如故也。再上山来，务要寻见天师。

又行过三五十步，口里叹了数口气，怨道：“皇帝四字连读始妙。重裊列鼎，尚自倦怠者，其胸中口中，每每有此四字也。御限，差俺来这里，教我受这场惊恐！”说犹未了，只觉得那里又一阵风，写得出

色。吹得毒气直冲将来^[32]。太尉定睛看时，山边竹藤里簌簌地响，写得出色。抢出一条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来^[33]。亦先写风，次写响，次写蛇。○开簿第二条好汉。太尉见了，又吃一惊，撇了手炉，香。○前无此有。叫一声：“我今番死也！”望后便倒在盘陀石边。但见那条大蛇径抢到盘陀石边，朝看洪太尉盘做一堆，两只眼迸出金光，张开巨口，吐出舌头，喷那毒气在洪太尉脸上。惊得太尉三魂荡荡，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望山下一溜，却早不见了。太尉方才爬得起来，说道：“惭愧！惊杀下官！”看身上时，寒栗子比饅头儿大小^[34]。此非前详后略，正是从四句外增出一句耳。口里骂那道士：“叵耐无礼^[35]，戏弄下官，教俺受这般惊恐！若山上寻不见天师，下去和他别有话说。”再拿了银提炉，香。整顿身上诏敕诏。○前不及诏，此并及诏，都妙。并衣服、巾帨^[36]，却待再要上山去。

正欲移步，法变。不然，上去到几时了。只听得松树背后，隐隐地笛声吹响，渐渐近来。太尉定睛看时，只见一个道童，倒骑着一头黄牛，横吹着一管铁笛，笑吟吟地正过山来。一蛇一虎后，忽接入此段，笔墨变幻不可言。洪太尉见了，便唤那个道童：“你从哪里来？认得我么？”好货。道童不睬，只顾吹笛。写得妙极。太尉连问数声，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铁笛，指着洪太尉，写得妙极。说道：“你来此间，莫非见天师么？”太尉大惊，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只合答云：“你是太尉，如何得见？”道童笑道：“我早间在草庵中伏侍天师，听得天师说道：‘今上天子差个洪太尉，赍擎丹诏、御香到来山中，宣我往东京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鹤驾云去也。’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庵中。你休上去，山内毒虫猛兽极多，恐伤害了你性命。”太尉再问道：“你不要说谎？”道童笑了一声，也不回应，又吹着铁笛，转过山坡去了。写得妙极。太尉寻思道：“这小的如何尽知此事？想是天师分付他？一定是了。”此四字写尽从来太尉自以为是。欲待再上山去，“方才惊唬得苦^[37]，争些儿送了性命^[38]，不如下山去罢。”

太尉拿着提炉，香。再寻旧路，奔下山来。众道士接着，请至方丈坐下。真人便问太尉道：“曾见天师么？”太尉说道：“我是朝中贵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吃了这般辛苦，争些儿送了性命！为头上至半山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惊得下官魂魄都没了。又行不过一个山嘴，竹藤里抢出一条雪花大蛇来，盘做一堆，拦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好货。尽是你这道众，戏弄下官！”真人覆道：“贫道等怎敢轻慢大臣？这是祖师试探太尉之心。本山虽有蛇虎，

并不伤人。”一部《水浒传》一百八人总赞。太尉又道：“我正走不动，方欲再上山坡，只见松树傍边转出一个道童，骑着一头黄牛，吹着管铁笛，正过山来。我便问他：‘那里来？识得俺么？’他道：‘已都知了。’说天师分付，早晨乘鹤驾云，往东京去了，下官因此回来。”真人道：“太尉可惜错过，这个牧童正是天师！”只说其一，不说其二。太尉道：“他既是天师，如何这等猥獠^[39]？”此一句，直兜至第七十回皇甫端相马之后，见一部所列一百八人，皆朝廷贵官嫌其猥獠，而失之于牝牡骀黄之外者也。○何独不言：“既是天师，如何这等猥獠耶？”真人答道：“这代天师非同小可，虽然年幼，其实道行非常。他是额外之人^[40]，一百八员，所谓额外之人也。四方显化^[41]，极是灵验。世人皆称为道通祖师。”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识真师^[42]，当面错过！”真人道：“太尉且请放心。既然祖师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这场醮事，祖师已都完了。”太尉见说，方才放心。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请将丹诏收藏于御书匣内，留在上清宫中；诏书毕。龙香就三清殿上烧了。龙香毕。当日方丈内大排斋供，设宴饮酌，至晚席罢，止宿到晓。

次日早膳已后，真人、道众并提点、执事人等请太尉游山。天下本无事，游山游出来。太尉大喜。许多人从跟随着，步行出方丈，前面两个道童引路，行至宫前宫后，看玩许多景致。三清殿上，富贵不可尽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极殿；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驱邪殿。以九天、紫微、北极、太乙、三官等殿，引出驱邪一殿；以驱邪一殿，引出伏魔一殿。诸宫看遍，行到右廊后一所去处。洪太尉看时，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捣椒红泥墙^[43]，正面两扇朱红槅子；门上使着胳膊大锁锁着，交叉上面贴着十数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叠叠使着朱印；檐前一面朱红漆金字牌额，上书四个金字，写道“伏魔之殿”。写得怕人。○笔墨淋漓之至。太尉指着门道：“此殿是甚么去处？”真人答道：“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师锁镇伏魔之殿。”太尉又问道：“如何上面重重叠叠贴着许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但是经传一代天师，亲手便添一道封皮，奇想奇文。使其子子孙孙不得妄开。走了魔君，非常利害^[44]。今经八九代祖师，誓不敢开。锁用铜汁灌铸，谁知里面的事？小道自来住持本宫三十余年，也只听闻。”妙。

洪太尉听了，心中惊怪，先惊。想道：“我且试看魔王一看。”便对真人说道：“你且开门来，我看魔王甚么模样。”真人禀道：“太尉，此殿决不敢开！先祖天师叮咛告戒：今后诸人不许擅开。”一禀。太尉笑

道：次笑。“胡说！你等要妄生怪事，煽惑良民，故意安排这等去处，假称锁镇魔王，显耀你们道术。我读一鉴之书^[45]，好东西，好文法。何曾见锁魔之法？神鬼之道，处隔幽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内。快快与我打开，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五次禀说：“此殿开不得，恐惹利害，有伤于人。”又禀。太尉大怒，次怒。指着道众说道：“你等不开与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们众道士阻当宣诏^[46]，违别圣旨，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47]；看他随口搯出人罪案来，前后太尉一辙也。后奏你等私设此殿，假称锁镇魔王，煽惑军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48]，刺配远恶军州受苦^[49]。”后来许多刺配军州，只照前官律断。

真人等惧怕太尉权势，真人犹怕太尉权势，况其他哉！只得唤几个火工道人来^[50]，先把封皮揭了，将铁锤打开大锁。众人把门推开，一齐都到殿内，黑洞洞不见一物。太尉教从人取十数个火把点着，将来打一照时，四边并无一物，只中央一个石碣^[51]，约高五六尺，下面石龟（跌）〔跌〕坐^[52]，大半陷在泥里。一部大书七十回，以石碣起，以石碣止，奇绝。○“碣”字俗本讹作“碑”字。照那石碣上时，前面都是龙章凤篆^[53]，天书符篆，人皆不识；与第七十回一样作章法。照那背后时，却有四个真字大书^[54]，凿着“遇洪而开”。奇事奇文。洪太尉看了这四个字，大喜，次又喜。便对真人说道：“你等阻当我，却怎地数百年前已注定我姓字在此？‘遇洪而开’，分明是教我开看，却何妨？我想这个魔王都只在石碣底下。汝等从人与我多唤几个火工人等，将锄头铁锹来掘开。”真人慌忙禀道：“太尉，不可掘动，恐有利害伤犯于人，不当稳便^[55]！”又禀。太尉大怒，次又怒。喝道：“你等道众省得甚么^[56]！碣上分明凿着遇我教开，你如何阻当？快与我唤人来开！”

真人又三回五次禀道：“恐有不好。”太尉那里肯听。详书真人一禀、再禀、又禀、又禀者，以深明天罡地煞出世之不容易也。只得聚集众人，先把石碣放倒，一齐并力掘那石龟，半日方才掘得起。又掘下去，只有三四尺深，见一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围。石碣之下石龟，石龟之下石板，写得郑重之至。洪太尉叫再掘起来，真人又苦禀道：“不可掘动。”掘到石板，又复苦禀，写得郑重之至。太尉那里肯听。众人只得把石板一齐扛起，看时，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地穴。只见穴内“刮刺刺”一声响亮，那响非同小可。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到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骇人之笔。○他日有称我者，有称俺者，有称小可者，有称洒家者，有称我老爷者，皆是此句化开。众人吃了一惊，发声喊，撇下锄头铁锹，尽从殿内奔将出来，推倒掀翻无数^[57]。惊

得洪太尉目瞪口呆，罔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见真人向前叫苦不迭。太尉问道：“走了的却是甚么妖魔？”真人道：“太尉不知：此殿中，当初是老祖天师洞玄真人传下法符，嘱付道：‘此殿内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在里面。上立石碑，凿着龙章凤篆姓名，镇住在此。楔者，以物出物之谓。此篇因请天师，误开石碑，所谓楔也。俗本不知，误入正书，失之远矣。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58]。’如今太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当时洪太尉听罢，浑身冷汗，捉颤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从人，下山回京。真人并道众送官已罢，自回宫内修整殿宇，竖立石碑，不在话下。了。

再说洪太尉在途中分付从人，教把走妖魔一节休说与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见责。画出太尉。于路无话，星夜回至京师。进得汴梁城，闻人所说：只闻人说足矣，不必铺叙醮事也。“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普施符篆^[59]，禳救灾病，瘟疫尽消，军民安泰。天师辞朝，乘鹤驾云，且回龙虎山去了。”省。洪太尉次日早朝，见了天子，奏说：“天师乘鹤驾云，先到京师；臣等驿站而来，才得到此。”仁宗准奏，赏赐洪信，复还旧职，瘟疫亦楔也，醮事亦楔也，天师亦楔也，太尉亦楔也。既已楔出三十六员天罡、七十二座地煞矣，便随手收拾，不复更用也。亦不在话下。

后来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驾^[60]，无有太子，传位濮安懿王允让之子，太宗皇帝的孙，为前传位御弟太宗句吐气，此传外别传之法也。立帝号曰英宗。在位四年，传位与太子神宗。神宗在位一十八年，传位与太子哲宗。那时天下太平，一部大书数万言，却以（以）“天下太平”四字起，“天下太平”四字止。妙绝。四方无事。

且住！若真个太平无事，今日开书演义又说着些甚么？忽然掉笔一转，转出一部大书来。看官不要心慌，此只是个楔子，下文便有：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花）（桃）花村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官寺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花和尚大闹野猪林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
母药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大闹浔阳江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庄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李逵打死殷天赐	柴进失陷高唐州
戴宗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

一部七十回正书，一百四十句题目，有分教：

宛子城中藏虎豹，
蓼儿洼内聚蛟龙。

毕竟如何缘故，且听初回分解。

[1] “朱李”两句：指朱温建立的后梁，李存勖建立的后唐，石敬瑭建立的后晋，刘知远建立的后汉，郭威建立的后周，史称“五代”。

[2] 太祖武德皇帝：即宋太祖赵匡胤。

[3] 出给：发给，发出，给出。

[4] 端的：真的，确实。

[5] 将：奉献，拿出。惠民和济局方：北宋太医局所属药局的一种成药处方配本。

[6] 禳（ráng）：指除去邪恶或灾异。

[7] 班部：犹班列。指朝班的行列。

[8] 起居：问安，问好。

[9] 罗天大醮（jiào）：道士为禳除灾祟而设的规模盛大的道场。醮，道士设坛祈祷。

[10] 丹诏：帝王的诏书。以朱笔书写，故称。

[11] 铺马：驿马。古时驿站传递文书、迎送公差的坐骑。

[12] 住持：此指道观的主持者。

[13] 仙乐：道教音乐。

[14] 真人：道家称存养本性或修真得道的人。此为对道士的尊称。

[15] 结：建造，构筑。

[16] 修真养性：学道修行，涵养性情。

[17] 目今：现在，当前。

[18] 方丈：指道观住持的居室。

[19] 着：教，使。将：带，领。

[20] 怎生：犹怎样，如何。

[21] 赍(jī)：持，带。

[22] 恁地：如此。

[23] 降降：烟火盛貌。

[24] 人等：众人，许多人。

[25] 重裯而卧，列鼎而食：喻指生活富贵，位居高官。重裯，指双层的坐卧垫褥。列鼎，谓陈列置有盛饌的鼎器。古代贵族按爵品配置鼎数。

[26] 兀自：还，仍然。

[27] 掇：耸动。

[28] 大虫：老虎。

[29] 托地：犹霍地。一下子，很快。

[30] 厮：相互。

[31] 重风：即中风。

[32] 将来：下来，起来。

[33] 抢(qiāng)：冲，撞。

[34] 寒栗子：因受冷或惊恐等皮肤上形成的小疙瘩。即现在所谓的鸡皮疙瘩。饊馐(gū duò：面食的一种。

[35] 叵耐：不可容忍，可恨。

[36] 巾幘(zé)：头巾，以幅巾制成的帽子。

[37] 惊唬(xià)：即惊吓。

[38] 争些：差一点，几乎。

[39] 猥獠(wěi cuī)：(容貌、举止)丑陋难看或庸俗拘束。

[40] 额外之人：谓超凡得道的人。指出家人。

[41] 显化：指神灵显现化身。

[42] 直：竟然，居然。

[43] 一遭：一周遭，四周。

[44] 利害：祸害。

[45] 一鉴之书：国子监所藏的全部书籍。鉴，同“监”，指国子监，古代教育行政机关和最高学府。

[46] 当：通“挡”。

[47] 罪犯：罪过，罪行。

[48] 追：剥夺，收缴。度牒：僧道出家，由官府发给凭证，称之为“度牒”。

[49] 刺配：古代刑罚名。在犯人面部刺字，发配边远地区。远恶：指边远恶劣之地。

[50] 火工：旧时称干杂活的人。

[51] 石碣（jié）：圆顶的石碑。

[52] 趺（fū）坐：碑刻等的底座。

[53] 龙章凤篆：道家所用的文字。

[54] 真字：楷书。

[55] 不当：不太，不很。

[56] 省得：晓得，明白。

[57] 擗（diān）：跌，摔。

[58] 恼：打扰，麻烦。

[59] 符篆：道士巫师所画的一种图形或线条，相传可以役鬼神，辟病邪。

[60] 晏驾：古代称帝王死亡的讳辞。

第一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有以也。

高俅来而王进去矣。王进者，何人也？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盖孝子也。吾又闻古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之语，然则王进亦忠臣也。孝子忠臣，则国家之祥麟威凤、员璧方珪者也。横求之四海而不一得之，竖求之百年而不一得之。不一得之而忽然有之，则当尊之、荣之、长跪事之。必欲骂之、打之，至于杀之，因逼去之，是何为也！王进去，而一百八人来矣，则是高俅来，而一百八人来矣。

王进去后，更有史进。史者，史也。寓言稗史亦史也。夫古者史以记事，今稗史所记何事？殆记一百八人之事也。记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谓之史也，何居？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庶人则何敢议也？庶人不敢议也。庶人不敢议而又议，何也？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矣。何用知其天下无道？曰：王进去，而高俅来矣。

史之为言史也，固也。进之为言，何也？曰：彼固自许，虽稗史，然已进于史也。史进之为言进于史，固也。王进之为言，何也？曰：必如此人，庶几圣人在上，可教而进之于王道也。必如王进，然后可教而进之于王道，然则彼一百八人也者，固王道之所必诛也。

一百八人，则诚王道所必诛矣，何用见王进之庶几为圣人之民？曰：不坠父业，善养母志，犹其可见者也。更有其不可见者，如点名不到，不见其首也；一去延安，不见其尾也。无首无尾者，其犹神龙欤？诚使彼一百八人者，尽出于此，吾以知其免耳，而终不之及也。一百八人终不之及，夫而后知王进之难能也。

不见其首者，示人乱世不应出头也。不见其尾者，示人乱世决无收

场也。

一部书七十回一百八人，以天罡第一星宋江为主。而先做强盗者，乃是地煞第一星朱武。虽作者笔力纵横之妙，然亦以见其逆天而行也。

次出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盖櫟括一部书七十回一百八人为虎为蛇，皆非好相识也。何用知其为是櫟括一部书七十回一百八人？曰：楔子所以楔出一部，而天师化现，恰有一虎一蛇，故知陈达、杨春是一百八人之总号也。

话说故宋哲宗皇帝在时，其时去仁宗天子已远，只是顺手从楔子写来，却将从来国步升降、天运循环，一笔提尽，使读者便有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之痛也。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便有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1]，开书第一样脚色。作书者盖深著破国亡家，结怨连祸之皆由是辈始也。○言子弟则有为之父兄者矣，失教之罪，谁实任之？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2]。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3]，便改作姓高，名俅。毛傍者何物也，而居然自以为立人，人亦从而立人之，盖当时诸公衮衮者皆是也。○奇绝之文。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4]，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甚矣，诗书词赋之易，而仁义礼智信行忠良之难也，观于高俅。不其然乎！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5]。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6]，生铁之子未有不使钱者，可笑可叹。每日三瓦两舍^[7]，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8]，迭配出界发放^[9]，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极写高俅狼狽，以深恶之也。○不容他在家，却容他在朝。天实为之，谓之何哉！高俅无计奈何，只得来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名唤柳世权。他平生专好惜客，养闲人，招纳四方干隔涝汉子^[10]。奇句。

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一路以年计，以月计，以日计，皆史公章法。○一住三年。后来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风调雨顺，放宽恩，大赦天下。那高俅在临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量要回东京。这柳世权却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仕是亲戚^[11]，写了一封书札，收拾些人事盘缠^[12]，赍发高俅回东京^[13]，投奔董将仕家过活。

当时高俅辞了柳大郎，背上包裹，离了临淮州，迤迤回到东京^[14]，径来金梁桥下董生药家下了这封书。董将仕一见高俅，看了柳世权来书，如画。自肚里寻思道：“这高俅，我家如何安着得他？看他处处安

着不得，与府尹所断如出一口。若是个志诚老实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儿们学些好；他却是个帮闲的破落户，没信行的人，亦且当初有过犯来，被断配的人，旧性必不肯改；若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过柳大郎面皮，当时只得权且欢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曲折之笔。住了十数日，住了十数日。董将仕思量出一个路数，将出一套衣服，细甚妙甚。不然，迭配回来人，如何可见小苏学士去？写了一封书简，对高俅说道：“小人家下萤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后误了足下。我转荐足下与小苏学士处，苏学士也，而又曰小，彼何人斯也？久后也得个出身。足下意内如何？”高俅大喜，谢了董将仕。

董将仕使个人将着书简，引领高俅径到学士府内。门吏转报。小苏学士出来见了高俅，看了来书。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又与将仕如出一口，见天下不容也。不如做个人情，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做个亲随。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王太尉也而亦曰小，彼何人斯也？他便欢喜这样的人。”当时回了董将仕书札，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住一夜。次日，写了一封书呈，使个干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处^[15]。

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他喜爱风流人物，正用这样的人；一见小苏学士差人持书送这高俅来，拜见了便喜。随即写回书，收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自此，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16]，出入如同家人一般。忽作一结结住，下又另起，文字顿挫有法。自古道：“日远日疏，日亲日近。”忽一日，省，而笔势突兀可喜。小王都太尉庆诞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专请小舅端王。小苏学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高俅即欲不得志，亦岂可得哉！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现掌东驾^[17]，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诚乃巍巍圣德。即如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一样省文笔法。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又一样省文笔法。

当日，王都尉府中准备筵宴，水陆俱备^[18]。请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对席相陪。酒进数杯，食供两套，那端王起身净手，偶来书院里少歇，猛见书案上一对儿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19]，极是做得好，细巧玲珑。凭空忽然生出。端王拿起狮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见端王心爱，便说道：“再有一个玉龙笔架，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忽

然生出狮子，又忽然陪出笔架。狮子实，笔架虚，极文章之致也。却不在手头，明日取来，一并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谢厚意。想那笔架必是更妙。”不赞狮子，却赞笔架，而已赞狮子之极矣。笔法妙不可言。王都尉道：“明日取出来送至宫中便见。”端王又谢了。两个依旧入席。饮宴至暮，尽醉方散。了。端王相别，回宫去了。

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子，着一个小金盒子盛了，又陪一色。用黄罗包袱包了，又陪一色。写了一封书呈，却使高俅送去。一路都是申荐，此行却是突然，令读者出于意外。高俅领了王都尉钧旨，将着两般玉玩器，怀中揣了书呈，径投端王宫中来。把门官吏转报与院公。没多时，院公出来问：“你是那个府里来的人？”高俅施礼罢，答道：“小人是王驸马府中特送玉玩器来进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里和小黄门踢气毬^[20]，贤士大夫，军国重事。你自过去。”高俅道：“相烦引进。”院公引到庭门。高俅看时，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21]，身穿紫绣龙袍，腰系文武双穗条，把绣龙袍前襟拽扎起，揣在绦儿边，横嵌一句在绦下靴上，写出踢毬身分，奇妙之极。足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三五个小黄门相伴着蹴气毬。活画出来。高俅不敢过去冲撞，立在从人背后伺候。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到来，那个气毬腾地起来，端王接个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奇想奇文，淋漓跳跃。那高俅见气毬来，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奇想奇文。端王见了大喜，便问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亲随，姓名不作一句出。受东人使令^[22]，赍送两般玉玩器来进献大王。有书呈在此拜上。”端王听罢，笑道：“姐夫直如此挂心？”高俅取出书呈进上。端王开盒子看了玩器，都递与堂候官收去了。

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问高俅道：“你原来会踢气毬？你唤做甚么？”玩器亦楔子也。既已楔出气毬，便略而不论矣。高俅叉手跪覆道^[23]：“小的叫做高俅，始出姓名。胡乱踢得几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场来踢一回耍。”进身之易如此，皆天为之也。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样人，敢与恩王下脚！”端王道：“这是齐云社^[24]，名为天下圆，奇句。但踢何伤。”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辞，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头谢罪，解膝下场。才踢几脚，端王喝采，先引一笔，下乃极写之。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样，那身分是一段，这气毬是一段，今下一段，便似鳔胶粘住矣，上一段，却忽然从半句虚歇住，盖不忍言之也。这气毬一似鳔胶黏在身上的^[25]！端王大喜，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

过了一夜。次日，排个筵会，专请王都尉宫中赴宴。

却说王都尉当日晚不见高俅回来，正疑思间，固非王都尉之所料也。只见次日门子报道^[26]：“九大王差人来传令旨，请太尉到宫中赴宴。”王都尉出来见了干人，看了令旨，随即上马，来到九大王府前；下马，入宫来见了端王。端王大喜，称谢两般玉玩器。只略带。入席，饮宴间，端王说道：“这高俅特致其辞。踢得两脚好气毬，孤欲索此人做亲随，如何？”王都尉答道：“殿下既用此人，就留在宫中伏侍殿下。”端王欢喜，执杯相谢。二人又闲话一回，至晚席散，王都尉自回驸马府去，不在话下。了。○都尉亦楔子也，既已楔出端王，便亦略而不论也。

且说端王自从索得高俅做伴之后，留在宫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离。忽又作一结结住，下又另起，文字顿挫有法。未及两个月，未及两个月。哲宗皇帝晏驾，无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议，册立端王为天子，立帝号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大书“玉清”一号，以吊动天罡地煞也。登基之后，一向无事。忽一日，与高俅道：一向无事者，无所事于天下也。忽一日与高俅道者，天下从此有事也。作者于道君皇帝每多微辞焉，如此类是也。“朕欲要抬举你，但有边功方可升迁，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后来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27]。没半年间。

高俅得做太尉，选拣吉日良辰去殿帅府里到任。所有一应合属公吏衙将，都军监军，马步人等，尽来参拜，各呈手本^[28]，开报花名。高殿帅一一点过，于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开书第一筹人物，却似神龙无首，写得妙绝。半月之前，已有病状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门管事。高殿帅大怒，喝道：“胡说！既有手本呈来，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29]，搪塞下官？此人即系推病在家，快与我拿来！”随即差人到王进家来捉拿王进。

且说这王进却无妻子，只有一个老母，二语是一部大书门面家风，读者须要处处着眼。年已六旬之上。牌头与教头王进说道^[30]：“如今高殿帅新来上任，点你不着，军正司禀说染患在家，见有病患状在官^[31]。高殿帅焦躁，那里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头诈病在家。教头只得去走一遭，若还不来，定连累小人了。”王进听罢，只得捱着病来。进得殿帅府前，参见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个喏^[32]，起来立在一边。高俅道：“你那厮便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轻轻生出王升，以为衔怨之由。读之，但见其出笔之突兀，不知其用笔之轻妙也。王进禀道：“小

人便是。”高俅喝道：“这厮！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棒卖药的，可骇。你省得甚么武艺？前官没眼，参你做个教头，如何敢小觑我，不伏俺点视！你托谁的势要推病在家安闲快乐？”句句骂王进，句句映高俅。妙绝。王进告道：“小人怎敢？其实患病未痊。”高太尉骂道：“贼配军！你既害病，如何来得？”小人偏有口给。王进又告道：“太尉呼唤，安敢不来。”高殿帅大怒，喝令左右拿下，“加力与我打这厮！”众多牙将都是和王进好的，只得与军正司同告道：“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头，权免此人这一次。”得此一笔，便令王进为无瑕之璧，不似后文众人身犯刑法。高太尉喝道：“你这贼配军！且看众将之面饶恕你今日，明日却和你理会！”王进谢罪罢，起来抬头看了，认得是高俅；出得衙门，叹口气道：“俺的性命今番难保了！俺道是甚么高殿帅，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33]！看他文字，极尽起抑跌顿之妙。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不起。有此之仇，不惟注明，兼令高俅本事出丑，又见宋时军功可笑。他今日发迹，得做殿帅府太尉，正待要报仇，我不想正属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与他争得？怎生奈何是好^[34]？”

回到家中，闷闷不已，对娘说知此事，母子二人抱头而哭。写王进全是孺子之色，不作英雄身分。○一“子母二人”。娘道：“我儿，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只恐没处走！”为一百八人脑后下针。王进道：“母亲说得是。儿子寻思，也是这般计较^[35]。只有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36]，他手下军官多有曾到京师的，爱儿子使枪棒，何不逃去投奔他们？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普天下想来，只此一处。读之，令我想，令我哭。当下子母二人二“子母二人”。商议定了。其母又道：“我儿，和你要私走，只恐门前两个牌军，是殿帅府拨来伏侍你的，他若得知，须走不脱^[37]。”王进道：“不妨。母亲放心，儿子自有道理措置他。”

当下日晚未昏，王进先叫张牌入来，张牌。分付道：“你先吃了些晚饭，我使你一处去干事。”张牌道：“教头使小人那里去？”王进道：“我因前日患病，许下酸枣门外岳庙里香愿，明日早要去烧炷头香。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庙祝，教他来日早些开庙门，等我来烧炷头香，就要三牲献刘李王。你就庙里歇了等我。”张牌答应，先吃了晚饭，叫了安置^[38]，望庙中去了。一个去了。

当夜，子母二人三“子母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细软银两，做一担儿打挟了^[39]；担。又装两个料袋袱驼^[40]，拴在马上的。马。等到五

更，天色未明，五更天色未明。王进叫起李牌，李牌。分付道：“你与我将这些银两去岳庙里和张牌买个三牲煮熟在那里等候；我买些纸烛，随后便来。”李牌将银子望庙中去了。又一个去了。王进自去备了马，马。牵出后槽，将料袋袱驼搭上，把索子拴缚牢了，牵在后门外，扶娘上了马；孝子如画。家中粗重都弃了^[41]，照前“细软”二字。锁上前后门，挑了担儿，担。跟在马后，孝子如画。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势出了西华门，不出酸枣门。取路望延安府来。也去了。

且说两个牌军买了福物煮熟，在庙等到巳牌，巳牌。也不见来。李牌心焦，走回到家中寻时，一个来。只见锁了门，两头无路；寻了半日，半日。并无有人。看看待晚，晚。岳庙里张牌疑忌，一直奔回家来，又一个来。又和李牌寻了一黄昏。看看黑了，黄昏。两个见他当夜不归，一夜。又不见了他老娘。次日，两个牌军又去他亲戚之家访问，次日。○两个去。亦无寻处。两个恐怕连累，只得去殿帅府首告：“王教头弃家在逃，子母不知去向。”两个来。高太尉见告，大怒道：“贼配军在逃，看那厮待走那里去！”随即押下文书，行开诸州各府捉拿逃军王进。二人首告，免其罪责。此自是王进传耳，与彼二人亦复何涉，只如是省去好。不在话下。

且说王教头母子二人四“子母二人”。自离了东京，免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在路一月有馀。省。忽一日，天色将晚，王进挑着担儿，跟在娘的马后，口里与母亲说道：“天可怜见！惭愧了我子母两个五“子母二人”。脱了这天罗地网之厄^[42]！此去延安府不远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子母二人欢喜，一段为错过宿头作地耳，却宛然一幅孝子慈母行乐图也。○六“子母二人”。在路上不觉错过了宿头^[43]，“走了这一晚，不遇着一处村坊，那里去投宿是好？”

正没理会处，只见远远地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迤迤生出事情来。王进看了，道：“好了！遮莫去那里陪个小心^[44]，借宿一宵，明日早行。”当时转入林子里来看时，却是一所大庄院，一周遭都是土墙，墙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树。先写柳树。当时王教头来到庄前，敲门多时，只见一个庄客出来。王进放下担儿，放担。○敲门多时，犹未放担，写赶路情景如画。与他施礼。庄客道：“来俺庄上有甚事？”王进答道：“实不相瞒，小人母子二人七“子母二人”。贪行了些路程，错过了宿店，来到这里，前不巴村^[45]，后不巴店，欲投贵庄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纳房金。万望周全方便！”庄客道：“既是如此，且等一等，待我去问庄主太公，肯时，但歇不妨。”王进又道：“大哥方便。”庄客

入去多时，出来说道：“庄主太公教你两个入来。”王进请娘下了马。王进挑着担儿，就牵了马，孝子如画。随庄客到里面打麦场上，先写打麦场。歇下担儿，把马拴在柳树上。一路曲曲写担写马，妙绝。子母二人八“子母二人”。直到草堂上来见太公。

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须发皆白，头戴遮尘暖帽，身穿直缝宽衫，腰系皂丝绦，足穿熟皮靴。王进见了便拜，太公连忙道：“客人休拜。你们是行路的人，辛苦风霜，且坐一坐。”王进母子二人九“母子二人”。叙礼罢，都坐定。太公问道：“你们是那里来的？如何昏晚到此？”王进答道：“小人姓张，第一个姓张人。原是京师人。今来消折了本钱，无可营用，要去延安府投奔亲眷。不想今日路上贪行了程途，错过了宿店，欲投贵庄假宿一宵。来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纳。”太公道：“不妨。如今世上人那个顶着房屋走哩。你母子二位十“母子二人”。敢未打火^[46]？”叫庄客安排饭来。

没多时，就厅上放开条桌子。庄客托出一桶盘，四样菜蔬，一盘牛肉，铺放桌上，先烫酒来筛下^[47]。只如此，妙。太公道：“村落中无甚相待，休得见怪。”王进起身谢道：“小人子母十一“子母二人”。无故相扰，此恩难报。”太公道：“休这般说，且请吃酒。”一面劝了五七杯酒，搬出饭来，只如此，妙。二人吃了，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进子母到客房里安歇。王进告道：“小人母亲骑的头口^[48]，相烦寄养，草料望乞应付，一并拜酬。”一路写马，至此将马忽作一收。太公道：“这个不妨。我家也有头口骡马，教庄客牵出后槽，一发喂养^[49]。”后文水穷云起，全仗此语作线。王进谢了，挑那担儿到客房里来。一路写担，至此将担亦忽作一收。庄客点上灯火，一面提汤来洗了脚。太公自回里面去了。王进子母二人十二“子母二人”。谢了庄客，掩上房门，收拾歇息。写得精细之至。

次日，睡到天晓，不见起来。庄主太公来到客房前过，听得王进老母在房里声唤。欲便接史进，而嫌其突也，又作迁延以少迟之，真乃文生情，情生文，极笔墨摇曳之妙也。太公问道：“客官，失晓，好起了？”王进听得，慌忙出房来，见太公施礼，说道：“小人起多时了。夜来多多搅扰，甚是不当。”偏与听得声唤不接，妙。太公问道：“谁人如此声唤？”王进道：“实不相瞒太公说，老母鞍马劳倦，昨夜心疼病发。”太公道：“即然如此，客人休要烦恼，教你老母且在老夫庄上住几日。我有个医心疼的方，叫庄客去县里撮药来与你老母亲吃。教他放心慢慢地将息。”庄主何曾有心疼方，只因如此便好迁延转出史进来耳。

王进谢了。

话休絮繁。自此，王进子母二人十三“子母二人”。在太公庄上，服药，住了五七日，觉道母亲病患痊了，王进收拾要行。行文至此，路绝矣，无转处矣。当日因来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脱膊着^[50]，刺着一身青龙，银盘也似一个面皮，约有十八九岁，拿条棒在那里使。何意一转，有此炫烂之文，令人耳目骇动也。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高眼慈心，有此失口。只是有破绽，赢不得真好汉。”那后生听得大怒，喝道：“你是甚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俺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掇一掇么^[51]？”说犹未了，太公到来，喝那后生：“不得无礼！”那后生道：“叵耐这厮笑话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会使枪棒？”王进道：“颇晓得些。敢问长上^[52]，这后生是宅上何人？”太公道：“是老汉的儿子。”王进道：“既然是宅内小官人，若爱学时，小人点拨他端正^[53]，如何？”全是高眼慈心，亦复儒者气象。太公道：“恁地时十分好。”便教那后生：“来拜师父。”那后生那里肯拜？此处写史进负气，正令后文纳头便拜出色。心中越怒道：“阿爹，休听这厮胡说！若吃他赢得我这条棒时^[54]，我便拜他为师！”王进道：“小官人若是不当村时^[55]，较量一棒耍子^[56]。”那后生就空地当中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儿似转，向王进道：“你来你来！怕你不算好汉！”写史进负气，可笑。王进只是笑，不肯动手。写王进全是儒者气象，妙妙。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顽时^[57]，使一棒何妨？”王进笑道：“恐冲撞了令郎时，须不好看。”太公道：“这个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

王进道：“恕无礼。”去枪架上四字妙。盖王进此来不曾带棒，打麦场上又无第二棒也。拿了一条棒在手里，来到空地上使个旗鼓^[58]。名家自有家数，妙绝。那后生看了一看，拿条棒滚将入来，径奔王进。写史进负气，好笑。王进托地拖了棒便走。不是寻常家数。那后生轮着棒又赶入来。史进，好笑。王进回身把棒望空地里劈将下来。不是寻常家数。那后生见棒劈来，用棒来隔。史进，好笑。王进却不打下来，对棒一掇，却望后生怀里直掇将来。只一缴^[59]，不是寻常家数，妙绝。○只一棒法写得便如生龙活虎，此岂书生笔墨之所及耶！那后生的棒丢在一边，扑地望后倒了。史进好笑。○写史进，便活写出不经事后生来。王进连忙撇了棒，向前扶住，又妙，全是儒者气象。道：“休怪，休怪。”那后生爬将起来，便去傍边掇条凳子纳王进坐^[60]，便拜道：“我枉自经了许多师家，原来不值半分！师父，没奈何，只得请教！”妙绝史进，快绝史进，令人有“生子当如九纹龙”之叹也。○“没奈何”、“只

得”五字，史进负气语。王进道：“我母子二人十四“母子二人”。连日在此搅扰宅上，无恩可报，当以效力。”

太公大喜，教那后生穿了衣裳，与脱衣照。一同来后堂坐下；叫庄客杀一个羊，安排了酒食果品之类，与前不同。就请王进的母亲一同赴席。四个人坐定，一面把盏。太公起身劝了一杯酒，与前不同。说道：“师父如此高强，必是个教头，小儿有眼不识泰山。”王进笑道：““奸不厮欺，俏不厮瞒^[61]。’小人不姓张，俺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的便是。这枪棒终日搏弄。为因新任一个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帅府太尉，怀挟旧仇，要奈何^[62]王进，小人不合属他所管，和他争不得，只得子母二人十五“子母二人”。逃上延安府去投托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63]。不想来到这里，得遇长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连日管顾，甚是不当。既然令郎肯学时，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学的都是花棒，想即高太尉之所学也。只好看，上阵无用，小人从新点拨他。”纯是慈心高眼。太公见说了，便道：“我儿，可知输了？快来再拜师父。”那后生又拜了王进。前写负气不肯拜，此写拜了再又拜，可见史进之于王进，全不是今世投拜门生也。太公道：“教头在上：老汉祖居在这华阴县界，前面便是少华山。行文至此又路绝矣，又无转处矣，忽然先伏一奇峰在此。这村便唤做史家村，村中总有三四百家都姓史。可称史林。老汉的儿子从小不负农业，只爱刺枪使棒。母亲说他不得，一气死了。将母而去，此其所以为王进也。呕死其母，此其所以为史进也。两两写来，对照入妙。老汉只得随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钱财投师父教他；又请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身花绣，肩膊胸膛总有九条龙。满县人口顺，都叫他做九纹龙史进。一部书一百单八人，而为头先叙史进，作者盖自许其书，进于史矣。九纹龙之号，亦作者自赞其书也。教头今日既到这里，一发成全了他亦好。老汉自当重重酬谢。”王进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说时，小人一发教了令郎方去。”

自当日为始，吃了酒食，留住王教头母子二人十六“子母二人”。在庄上。史进每日求王教头点拨十八般武艺，一一从头指教。史太公自去华阴县中承当里正^[64]。不在话下。

不觉荏苒光阴，早过半年之上。史进十八般武艺，——矛、鎚、弓、弩、銃、鞭、简、剑、链、挝、斧、钺并戈、戟、牌、棒与枪、杵^[65]，一一学得精熟。多得王进尽心指教，点拨得件件都有奥妙。王进见他学得精熟了，自思在此虽好，只是不了；一日想起来，相辞要上延安府去。史进那里肯放？少不得。说道：“师父只在此间过了。小弟奉

养你母子二人十七“母子二人”。以终天年，多少是好。”王进道：“贤弟，多蒙你好心，在此十分之好；只恐高太尉追捕到来，负累了你，不当稳便，以此两难。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着在老种经略处勾当。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史进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个筵席送行，托出一盘——两个段子^[66]，一百两花银谢师。

次日，王进收拾了担儿，担。备了马，马。子母二人十八“母子二人”。相辞史太公。（史）（王）进请娘乘了马，孝子如画。望延安府路途进发。史进叫庄客挑了担儿，悌弟又如画。亲送十里之程，心中难舍。史进当时拜别了师父，洒泪分手，和庄客自回。王教头依旧自挑了担儿，跟着马，子母二人十九“子母二人”。自取关西路里去了。安身立命去也。

话中不说王进去投军役。开书第一筹人物从此神龙无尾，写得妙绝。只说史进回到庄上，每日只是打熬气力^[67]；亦且壮年，又没老小，半夜三更起来演习武艺，白日里只在庄后射弓走马。数语写史进精神之极，遂与春夏读书、秋冬射猎一样争胜。不到半载之间，史进父亲——太公——染病患证^[68]，数日不起。史进使人远近请医士看治，不能痊愈。呜呼哀哉，太公歿了。完太公，令文字省手。史进一面备棺槨盛殓，请僧修设好事，追斋理七^[69]，荐拔太公；又请道士建立斋醮，超度生天^[70]，整做了十数坛好事功果道场。选了吉日良时，出丧安葬，满村中三四百史家庄户都来送丧挂孝，埋殡在村西山上祖坟内了。史进家中自此无人管业。史进又不肯务农，只要寻人使家生^[71]，较量枪棒。

自史太公死后，又早过了三四个月日。时当六月中旬，好笔法。炎天正热。那一日，史进无可消遣，捉个交床坐在打麦场边柳阴树下乘凉^[72]。史进亦有坐定之日。对面松林透过风来，史进喝采道：“好凉风！”要写人在松林里张望，却先写风在松林里透过，笔法妙不可言。正乘凉哩，只见一个人探头探脑在那里张望。来得异。若直起少华山，作书亦有何难？史进喝道：“作怪！谁在那里张俺庄上？”史进跳起身来，转过树背后，打一看时，认得是猎户獐兔李吉。笔势忽振忽落。史进喝道：“李吉，张我庄内做甚么？莫不是来相脚头^[73]！”李吉向前声诺道：“大郎，小人要寻庄上矮丘乙郎吃碗酒，随手搵出一矮丘乙郎，不知者谓是闲文，却不知其便已预陪王四，以见李吉之于史进庄上人，无一不熟也。○吃碗酒，照王四醉，妙。因见大郎在此乘凉，不敢过来冲撞。”【眉批】一座奇峰忽然跌落，然后却向李吉口中重复跌起峰头，行文如在山阴道中也。史进道：“我且问你：往常时你只是担些野味来

我庄上卖，我又不曾亏了你，如何一向不将来卖与我？敢是欺负我没钱？”如此过入少华山。李吉答道：“小人怎敢？一向没有野味，以此不敢来。”过入少华山，曲曲折折。史进道：“胡说！偌大一个少华山，恁地广阔，不信没有个獐儿兔儿？”以獐儿、兔儿，引出虎儿、蛇儿，曲折之笔。李吉道：“大郎原来不知。陡然转入。如今山上添了一伙强人，扎下一个山寨，聚集着五七百个小喽罗，有百十匹好马。此六字直与最后照夜玉狮子马作章法。为头那个大王唤作神机军师朱武，第二个唤做跳涧虎陈达，第三个唤做白花蛇杨春：一百单八人，先出三地煞，文心纵横苍莽之甚。这三个为头，打家劫舍。华阴县里禁他不得，出三千贯赏钱，召人拿他。谁敢上去惹他？非表三人也，正挑史进也。因此上，小人们不敢上山打捕野味，那讨来卖！”史进道：“我也听得说有强人，若无此句，便有睡里梦里之诮也。不想那厮们如此大弄，必然要恼人。李吉，你今后有野味时寻些来。”仍结归野味，使文字有篇段。李吉唱个喏自去了。完李吉。

史进归到厅前，寻思：“这厮们大弄，必要来薅恼村坊^[74]。既然如此.....”便叫庄客拣两头肥水牛来杀了，庄内自有造下的好酒，先烧了一陌顺溜纸^[75]，便叫庄客去请这当村里三四百史家庄户都到家中草堂上序齿坐下，教庄客一面把盏劝酒。一路写史进英雄，写史进爽快，写史进阔绰，写史进殷实，笔笔精神之极。史进对众人说道：“我听得少华山上三个强人，聚集着五七百小喽罗打家劫舍。这厮们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来俺村中啰唆^[76]。我今特请你众人来商议：倘若那厮们来时，各家准备；我庄上打起梆子，你众人可各执枪棒前来救应；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递相救护，共保村坊。如若强人自来，都是我来理会。”读之令人壮气。真好史进也！众人道：“我等村农只靠大郎做主，梆子响时，谁敢不来！”当晚众人谢酒，各自分散回家，准备器械。详。自此，史进修整门户墙垣，安排庄院，设立几处梆子，拴束衣甲，整顿刀马，提防贼寇。不在话下。

且说少华山寨中三个头领坐定商议：为头的神机军师朱武，那人原是定远人氏，出身处甚好。能使两口双刀，虽无十分本事，却精通阵法，广有谋略；第二个好汉姓陈，名达，原是邳城人氏，使一条出白点钢枪；第三个好汉姓杨，名春，蒲州解良县人氏，使一口大杆刀。当日朱武却与陈达、杨春说道：“如今我听知华阴县里出三千贯赏钱，召人捉我们，诚恐来时要与他厮杀。只是山寨钱粮欠少，如何不去劫掠些来，以供山寨之用？聚积些粮食在寨里，防备官军来时，好和他打熬。”看他曲曲折折而来。跳涧虎陈达道：“说得是。如今便去华阴县里

先问他借粮，看他如何。”白花蛇杨春道：“不要华阴县去；只去蒲城县，万无一失。”奇曲之想，又有奇曲之笔以副之。陈达道：“蒲城县人户稀少，钱粮不多，不如只打华阴县；那里人民丰富，钱粮广有。”杨春道：“哥哥不知，若去打华阴县时，须从史家村过。那个九纹龙史进是个大虫，不可去撩拨他^[77]。他如何肯放我们过去？”上文从史进说到少华山，便有李吉一篇奇曲文字。此文从少华山说到史进，便有杨春一篇奇曲文字。真如双龙夭矫矣。陈达道：“兄弟好懦弱！一个村坊，过去不得，怎地敢抵敌官军？”杨春道：“哥哥，不可小觑了他，那人端的了得！”朱武道：“我也曾闻他十分英雄，说这人真本事。兄弟，休去罢。”陈达叫将起来，说道：“你两个闭了鸟嘴！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他只是一个人，须不三头六臂？我不信！”喝叫小喽啰：“快备我的马来！如今便去先打史家庄，后取华阴县！”上文劫华阴县是宾，打史家庄是主。宾者，所以引乎主也。此既得主，仍不弃宾，文章周致之甚。【眉批】第六番方递入正传，行文步骤千古未有。朱武、杨春再三谏劝，陈达那里肯听？随即披挂上马，点了一百四五十小喽啰，鸣锣擂鼓，下山望史家村去了。

且说史进正在庄内整制刀马，好。只见庄客报知此事。史进听得，就庄上敲起梆子来。那庄前庄后、庄东庄西三四百史家庄户，听得梆子响，都拖枪曳棒，聚起三四百人，一齐都到史家庄上。好。看了史进：头戴一字巾，身披朱红甲；上穿青锦袄，下着抹绿靴；腰系皮搭膊^[78]，前后铁掩心；一张弓，一壶箭，手里拿一把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从三四百人眼中看出，妙妙。庄客牵过那匹火炭赤马。史进上了马，绰了刀^[79]，前面摆着三四十壮健的庄客，后面列着八九十村蠢的乡夫，各史家庄户都跟在后头，一齐呐喊，直到村北路口。好。

那少华山陈达引了人马飞奔到山坡下，便将小喽啰摆开。史进看时，见陈达头戴干红凹面巾^[80]，身披裹金生铁甲，上穿一领红衲袄，脚穿一对吊墩靴，腰系七尺攒线搭膊，坐骑一匹高头白马，手中横着丈八点钢矛。亦从史进眼中看出。小喽啰两势下呐喊，二员将就马上相见。

陈达在马上看着史进，欠身施礼。史进喝道：“汝等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着迷天大罪，都是该死的人！你也须有耳朵，好大胆！直来太岁头上动土！”陈达在马上答道：“俺山寨里欠少些粮食，欲往华阴县借粮；经繇贵庄^[81]，假一条路，并不敢动一根草。可放我们过去，回来自当拜谢。”史进道：“胡说！俺家见当里正，闲话亦不落空。正要来你拿这伙贼，今日倒来经繇我村中过，却不拿你，倒放你过去，本县知

道，须连累于我。”陈达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相烦借一条路。”史进道：“甚么闲话！我便肯时，有一个不肯！你问得他肯便去。”好话。陈达道：“好汉，叫我问谁？”史进道：“你问得我手里这口刀肯，便放你去！”好话，绝倒。陈达大怒道：“赶人不要赶上，休得要逞精神！”史进也怒，轮手中刀，骤坐下马^[82]，来战陈达。陈达也拍马挺枪，来迎史进。两个交马，斗了多时，史进卖个破绽，让陈达把枪望心窝里搠来；史进却把腰一闪，陈达和枪擗入怀里来。便学王进家数。史进轻舒猿臂，字法。款扭狼腰，字法。只一挟，字法。把陈达轻轻摘离了嵌花鞍，字法。款款揪住了线搭膊，字法。只一丢，丢落地，字法。那匹战马拨风也似去了。如画。史进叫庄客将陈达绑缚了。众人把小喽啰一赶都走了。史进叫绑陈达，众人赶走喽啰，大将意在大将，小卒意在小卒，写得甚好。史进回到庄上，把陈达绑在庭心内柱上，等待一发拿了那两个贼首，一并解官请赏；此句极似发狠，却不知正是迁延。一部都用此法。且把酒来赏了众人，教且权散。众人喝采：“不枉了史大郎如此豪杰！”又写众人喝采，文字精神之极。

休说众人欢喜饮酒。却说朱武、杨春两个正在寨里猜疑，捉摸不定，且教小喽啰再去探听消息。只见回去的人出喽啰。牵着空马，字字不空。奔到山前，只叫道：“苦也！陈家哥哥不听二位哥哥所说，送了性命！”朱武问其缘故，小喽啰备说交锋一节，“怎当史进英雄？”朱武道：“我的言语不听，果有此祸！”杨春道：“我们尽数都去与他死拼，如何？”写陈达便有陈达，写杨春又有杨春。朱武道：“亦是不可。他尚自输了，你如何拼得他过？我有一条苦计，若救他不得，我和你都休。”写朱武又有朱武。杨春问道：“如何苦计？”朱武附耳低言说道：“只除恁地……”杨春道：“好计！我和你便去，事不宜迟！”

再说史进正在庄上忿怒未消，只四字，何等精神，何等气色。只见庄客飞报道：“山寨里朱武、杨春自来了！”史进道：“这厮合休！我教他两个一发解官。快牵马过来！”一面打起梆子，众人早都到来。史进上了马，写得如火似锦。正待出庄门，只见朱武、杨春步行已到庄前，两个双双跪下，擎着四眼泪。神机军师，亦复名下无虚。○不止是苦计，亦实有义气也。史进下马来，史进上马，史进下马，一上一下，史进如虎也。喝道：“你两个跪下如何说？”朱武哭道：“小人等三个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一边说解官请赏，一边说被官逼迫，令人浩叹。当初发愿道：‘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虽不及关、张、刘备的义气，其心则同。今日小弟陈达不听好言，误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在贵庄，无计恳求，今来一径就死。其言令人感泣，真乃神机军师。望

英雄将我三人一发解官请赏，誓不皱眉。我等就英雄手内请死，并无怨心。”解官则死于官也，又曰英雄手内请死，其视史进如戏也，真乃神机军师。

史进听了，寻思道：“他们直恁义气！我若拿他去解官请赏时，反教天下好汉们耻笑我不英雄。自古道：‘大虫不吃伏肉^[83]。’”出于何典？史进便道：“你两个且跟我进来。”直是下榻留贤，岂是开门揖盗？快哉史进也。朱武、杨春并无惧怯，随了史进，直到后厅前跪下，又教史进绑缚。此反嫌其诈。朱武之所以为地煞也哉。史进三回五次叫起来，他两个那里肯起来。此反嫌其诈。“惺惺惜惺惺，好汉识好汉。”横插二语，奇笔妙笔。史进道：“你们既然如此义气深重，我若送了你们，不是好汉。我放陈达还你，如何？”朱武道：“休得连累了英雄，不当稳便，宁可把我们去解官请赏^[84]。”此反嫌其诈。史进道：“如何使得？你肯吃我酒食么？”不惟引入后厅，又要酌酒相待，此时三四百史家村人，在外厅打麦场上，大郎视之，真如蚊蚋耳。○写史进粗糙可爱。朱武道：“一死尚然不惧，何况酒肉乎！”当时史进大喜，解放陈达，就后厅上座置酒设席管待三人。忽为俘虏，忽为上客。快哉史进，千载无此筵席。朱武、杨春、陈达拜谢大恩。酒至数杯，少添春色。酒罢，三人谢了史进，回山去了。史进送出庄门，史进妙人，令人想杀。○真是成礼而别，笑世上鞠躬之伪也。自回庄上。

却说朱武等三人归到寨中坐下，朱武道：“我们非这条苦计，怎得性命在此？虽然救了一人，却也难得史大郎为义气上放了我们。过几日备些礼物送去，谢他救命之恩。”

话休絮繁。过了十数日，以下是一节。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两蒜条金，使两个小喽啰，乘月黑夜送去史家庄上。当夜敲门，庄客报知，史进火急披衣，来到庄前，问小喽啰：“有甚话说？”小喽啰道：“三个头领再三拜覆：特使进献些薄礼，酬谢大郎不杀之恩。不要推却，望乞笑留。”取出金子递与史进。初时推却，次后寻思道：“既然好意送来，受之为当。”叫庄客置酒，管待小较吃了半夜酒^[85]，把些零碎银两赏了小较回山。又过半月有馀，以下又是一节。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议，掳掠得好大珠子，又使小喽啰连夜送来庄上。史进受了，不在话下。

又过了半月，以下又是一节。史进寻思道：弄出也。“也难得这三个敬重我，我也备些礼物回奉他。”次日，叫庄客寻个裁缝，自去县里买了三匹红锦，裁成三领锦袄子；又拣肥羊煮了三个，将大盒子盛了，委两个庄客去送。史进庄上有个为头的庄客王四，此人颇能答应官府

[86]，口舌利便，为欲写他巧言误事，却先写他答应官府，是倒插过来之笔。○大郎误矣，安见口舌利便，颇能答应之人，而能托事有成者乎？君子鉴于此，而知能文之士，不足用也。满庄人都叫他做“赛伯当”。史进教他同一个得力庄客，挑了盒担，直送到山下。小喽啰问了备细，引到山寨里见了朱武等。三个头领大喜，受了锦袄子并肥羊酒礼，把十两银子赏了庄客。每人吃了十数碗酒，先以山寨送礼，引出史进送礼；先以送礼吃酒，引出下书吃酒，笔下节节次次，妙甚。下山同归庄内，见了史进，说道：“山上头领多多上覆。”史进自此常常与朱武等三人往来。不时间，只是王四去山寨里送物事，不止一日。史进总结一名。寨里头领也频频地使人送金银来与史进。山寨亦总结一句。○已上文散叙三段，总结二段，皆为下王四失事作引，非正文也。

荏苒光阴，时遇八月中秋到来。史进要和三人说话，约至十五夜来庄上赏月取酒。先使庄客王四赍一封请书直去少华山上，请朱武、陈达、杨春来庄上赴席。王四驰书径到山寨里，见了三位头领，下了来书。朱武看了大喜。三个应允，随即写封回书，赏了王四五两银子，吃了十来碗酒。有前文吃酒，便令此处吃酒不突然也。王四下得山来，正撞着时常送物事来的小喽啰[87]，一把抱住，那里肯放，又拖去山路边村酒店里吃了十数碗酒，写王四酒醉，不作一番便倒，又转出时常送物事小喽啰来，笔墨回环兜锁，妙不可言。王四相别了回庄，一面走着，被山风一吹，好。酒却涌上来，踉踉跄跄，一步一擗；走不得十里之路，见座林子，奔到里面，望着那绿茸茸莎草地上扑地倒了。

原来獐（兔）〔兔〕李吉正在那山坡下张兔儿[88]，王四之醉也，便借送物事小喽啰；回书之失也，便借獐兔李吉。笔墨回环兜锁，妙不可言。若俗笔另添出无数人，便令文字散乱无致也。认得是史家庄上王四，赶入林子里来扶他，那里扶得动？初是好意相扶。只见王四搭膊里突出银子来，李吉寻思次是见银起意。道：“这厮醉了，那里讨得许多？何不拿他些？”也是天罡星合当聚会，自是生出机会来。李吉解那搭膊，望地下只一抖，那封回书和银子都抖出来。活是无心拾得。李吉拿起，颇识几字，将书拆开看时，见上面写着少华山朱武、陈达、杨春；中间多有兼文带武的言语，却不识得，只认得三个名字。只认三个名字足矣，不必全书也。李吉道：“我做猎户，几时能够发迹？算命道我今年有大财，却在这里！三是误信算命。○写李吉出首，亦复曲曲而来。华阴县里见出三千贯赏钱，捕捉他三个贼人。叵耐史进那厮，前日我去他庄上寻矮丘乙郎，他道我来相脚头躡盘[89]，你原来倒和贼人来往！”回环兜锁，绝世文情。银子并书都拿去了，望华阴县里来出首

[90]。

却说庄客王四一觉直睡到二更方醒，觉来看见月光微微照在身上，吃了一惊，跳将起来，却见四边都是松树；尝读坡公《赤壁赋》“人影在地，仰见明月”二语，叹其妙绝，盖先见影，后见月，便宛然晚步光景也。此忽然脱化此法，写作王四醒来，先见月光，后见松树，便宛然五更酒醒光景，真乃善于用古矣。便去腰里摸时，搭膊和书都不见了。四下里寻时，只见空搭膊在莎草地上。王四只管叫苦，寻思道：“银子不打紧[91]，这封回书却怎生好？正不知被甚人拿去了？”眉头一纵，计上心来，前特赞王四赛（百）（伯）当，正为此眉头一纵耳。自道：“若向去庄上说脱了回书[92]，大郎必然焦躁，定是赶我出来；不如只说不曾有回书，那里查照？”计较定了，飞也似取路归来庄上，却好五更天气。

史进见王四回来，问道：“你缘何方才归来？”王四道：“托主人福荫，寨中三个头领都不肯放，留住王四吃了半夜酒，因此回来迟了。”史进又问：“曾有回书么？”王四道：“三个头领要写回书，却是小人道：‘三位头领既然准来赴席，何必回书？小人又有杯酒，路上恐有些失支脱节，不是耍处[93]。’”上文特赞颇能答应，正为是也。史进听了大喜，说道：“不枉了诸人叫做‘赛伯当’，真个了得！”王四应道：“小人怎敢差迟，路上不曾住脚，一直奔回庄上。”于路只见松树林里一只死狗。史进道：“既然如此，教人去县里买些果品案酒伺候。”

不觉中秋节至，是日晴明得好。史进当日分付家中庄客宰了一腔大羊，杀了百十个鸡鹅，准备下酒食筵宴。看看天色晚来，少华山上朱武、陈达、杨春三个头领，分付小喽啰看守寨栅，只带三五个做伴，将了朴刀[94]，各跨口腰刀，不骑鞍马，步行下山，便令门外无马，以为下文抵赖地。径来到史家庄上。史进接着，各叙礼罢，请入后园。庄内已安排下筵宴。史进请三位头领上坐，史进对席相陪，便叫庄客把前后庄门拴了，照后不要开门等句。一面饮酒。庄内庄客轮流把盏，一边割羊劝酒。

酒至数杯，却早东边推起那轮明月。史进和三个头领叙说旧话新言。只听得墙外一声喊起，火把乱明。史进大惊，跳起身来道：“三位贤友且坐，待我去看！”喝叫庄客：“不要开门！”掇条梯子上墙打一看时，写得好的。只见是华阴县尉在马上，引着两个都头，带着三四百土兵[95]，围住庄院。史进和三个头领只管叫苦。外面火把光中照见钢叉、朴刀、五股叉、留客住[96]，摆得似麻林一般。两个都头口里叫道：“不

要走了强贼！”如火。

不是这伙人来捉史进并三个头领，怎地教史进先杀了一两个人，结识了十数个好汉？直教：

芦花深处屯兵士，
荷叶阴中治战船。

毕竟史进与三个头领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1] 破落户：衰败没落的人家。

[2] 气毬：古代游戏用具。用以蹴踢的球。

[3] 毛傍、立人：即现在汉字偏旁部首中的毛字旁、单人旁。

[4] 相扑：古代传统体育项目之一。古称角觝，犹今之摔跤运动。

[5] 帮闲：为官僚、豪富们消遣玩乐而凑趣效劳。

[6] 生铁：即“铁公鸡”的意思。使钱：花钱。

[7] 三瓦两舍：宋代对妓院、茶楼、酒肆及其他游乐场所的总称。

[8] 脊杖：古时一种施于背部的杖刑。

[9] 迭配：递配，充军。

[10] 干隔涝汉子：患干疥疮的人。比喻不干不净的人。

[11] 生药：简单加工而未精制的药物。亦指天然药材。将仕：本是官名，“将仕郎”的简称。后也用以称无官职的富豪。

[12] 人事：指赠送的礼品。

[13] 赍（jī）发：资助，打发。

[14] 迤迳（yǐ lǐ）：缓行貌。

[15] 干人：宋朝民户中的富豪和官户家中办事的差役。

[16] 遭际：遭遇时机，指受到达官贵人的提拔、赏识。

[17] 掌东驾：即太子之意。

[18] 水陆：指水中和陆地所产的食物。

[19] 碾：打磨，雕琢。

[20] 黄门：太监。

[21] 唐巾：唐代帝王的一种便帽。后来士人多戴这种帽子。

[22] 东人：东家，主人。

[23] 叉手：两手在胸前相交，表示恭敬。

[24] 齐云社：南宋时的蹴鞠（踢球）组织，类似于现在的足球俱乐部。此为作者借用。

[25] 鳔（biào）胶：用鱼鳔或猪皮等熬制的胶。黏性较大。

[26] 门子：指官府中亲侍左右的仆役。

[27] 殿帅：宋代称统领禁军的殿前司长官都指挥使或殿前指挥使为殿帅。

[28] 手本：见上司、座师或贵官所用的名帖，上书自己的履历。

[29] 厮：对男子轻蔑的称呼，犹小子。

[30] 牌头：对差役或军士的敬称。

[31] 见：同“现”。后文“见”字多有此用法。

[32] 唱喏（rě）：古代男子所行之礼，叉手行礼，同时出声致敬。

[33] 圆社：宋代踢球的团体。也指踢球的人。

[34] 奈何：想办法对付。

[35] 计较：打算，主张。

[36] 老种经略：指当时镇守西边边疆的名将种谔。

[37] 须：一定，必定。

[38] 安置：本指就寝，安歇。后用作称别人就寝的敬词。

[39] 打挾：收藏。

[40] 袱驼：驮在马上的包裹。

[41] 粗重：粗大笨重而价值不高的器物，与“细软”相对。

[42] 惭愧：感幸之词。意为多谢、难得、侥幸。

[43] 宿头：借宿之处。

[44] 遮莫：有尽管、哪怕之意。

[45] 巴：靠近。

[46] 打火：旅途中休息做饭。

[47] 筛：斟酒。

[48] 头口：指骡马驴牛之类大牲畜。

[49] 一发：一起，一同。

[50] 脱膊：方言。犹赤膊，赤裸着上身。

[51] 掇（chāi）：交手，较量。

[52] 长上：长辈，尊长。

[53] 端正：妥帖，停当。

[54] 吃：被，让。

[55] 村：粗劣，蠢笨。

[56] 耍子：玩耍。

[57] 小顽：谦称自己年轻的儿子。

[58] 旗鼓：武术使棍棒的架式。

[59] 缴：同“搅”。搅动。

[60] 掇（duó）：搬取。

[61] 奸不厮欺，俏不厮瞒：即明人不说暗话之意。

[62] 奈何：谓采取手段、办法整治对方。

[63] 勾当：做事，谋生。

[64] 里正：古时乡官。里长。

[65] 简：即铤。古代兵器。金属制成，长条形，有四棱，无刃，上端略小，下端有柄。挝（zhuā）：古代兵器。金属制成，长条形，无刃，上端做成鹰爪形。杌（bā）：古代兵器。形似耙，无齿。

[66] 段子：即缎子。一种质地厚密而有光泽的丝织品。

[67] 打熬：磨炼。

[68] 证：病况，症候。后多作“症”。

[69] 理七：一种斋祭亡魂的仪式。旧俗人死后，生者每七天为之斋供一次，并请和尚诵经，四十九天中共行七次，称为理七。

[70] 生天：佛教谓行十善者死后转生天道。

[71] 家生：家什，器具的总称。此指武器。

[72] 交床：胡床的别称，一种有靠背、能折叠的坐具。

[73] 相脚头：宋时江湖上隐语。谓行窃前先行窥探、踩点。

[74] 薅（hāo）恼：骚扰。

[75] 陌：量词。祭奠所烧的纸钱，约相当于“叠”。顺溜纸：指祈求神鬼保佑顺利而烧的纸钱。

[76] 啰唆：骚扰，吵闹。

[77] 撩拨：招惹。

[78] 搭膊：一种用较宽的绸、布做成的束衣腰巾，有的中间有小口袋，可以裹系钱物。

[79] 绰（chāo）：抓，提。

[80] 干红：深红色。

[81] 繇：通“由”。

[82] 骤：使马奔驰，纵辔。

[83] 伏肉：死尸的肉。

[84] 解官：解送官府。

[85] 小较：即小校。小卒。

[86] 答应：应酬，应付。

[87] 物事：东西，物品。

[88] 张兔儿：设网捕捉野兔。

[89] 躡（xǐ）盘：探查路径。

[90] 出首：检举，告发。

[91] 打紧：重要。

[92] 向去：犹今后。

[93] 耍处：犹儿戏。可以轻忽的事。

[94] 朴（pō）刀：一种刀身窄长，刀柄较短的刀。双手使用。

[95] 土兵：地方兵。

[96] 留客住：古兵器名。一种头端有倒钩的长枪。

第二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此回方写过史进英雄，接手便写鲁达英雄；方写过史进粗糙，接手便写鲁达粗糙；方写过史进爽利，接手便写鲁达爽利；方写过史进割直，接手便写鲁达割直。作者盖特地走此险路，以显自家笔力，读者亦当处处看他所以定是两个人，定不是一个人处，毋负良史苦心也。

一百八人，为头先是史进一个出名领众，作者却于少华山上，特地为之表白一遍云：“我要讨个出身，求半世快活，如何肯把父母遗体便点污了。”嗟乎！此岂独史进一人之初心，实惟一百八人之初心也。盖自一副才调，无处摆划，一块气力，无处出脱，而滕鹜之性既不肯以伏死田滕，而又有其狡猾之尤者，起而乘势呼聚之，而于是讨个出身既不可望，点污清白遂所不惜，而一百八人乃尽入于水泊矣。嗟乎！才调皆朝廷之才调也，气力皆疆场之气力也，必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谁之过也？

史进本题，只是要到老种经略相公处寻师父王进耳。忽然一转，却就老种经略相公外另变出一个小种经略相公来，就师父王进外另变出一个师父李忠来。读之真如绛云在霄，伸卷万象，非复一目之所得定也。

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孔子云：“诗可以兴。”吾于稗官亦云矣。

打郑屠忙极矣，却处处夹叙小二报信。然第一段只是小二一个，第二段小二外又陪出买肉主顾，第三段又添出过路的人。不直文情如绮，并事情亦如镜，我欲剖视其心矣。

话说当时史进道：“却怎生是好？”朱武等三个头领跪下道：“哥哥，你是干净的人，休为我等连累了。大郎可把索来绑缚我三个出去请赏，免得负累了你不好看。”如此疑忌，何以谓之神机军师？只因此文独表史进，便不免相借一衬，非真朱武出丑也。史进道：“如何使得！恁地时，是我赚你们来^u，捉你请赏，枉惹天下人笑。若是死时，我与

你们同死；活时同活。口齿明快，表尽大郎生平。你等起来，放心，别作圆便^[2]。且等我问个来历情由。”

史进上梯子问道：“你两个何故半夜三更来劫我庄上？”反责之，妙绝。○写史进呕气愤，如画。两个都头道：“大郎，你兀自赖哩！见有原告人李吉在这里。”史进喝道：“李吉，你如何诬告平人^[3]？”反责之，妙绝。李吉应道：“我本不知，林子里拾得王四的回书，一时间把在县前看，怕史进语。因此事发。”史进叫王四问道：“你说无回书，如何却又有书？”王四道：“便是小人一时醉了，忘记了回书。”史进大喝道：“畜生！却怎生好！”外面都头人等惧怕史进了得，不敢奔入庄里来捉人。三个头领把手指道：“且答应外面。”如画。史进会意，在梯子上叫道：“你两个都头都不必闹动，权退一步，我自绑缚出来，解官请赏。”那两个都头都怕史进，只得应道：“我们都是没事的，等你绑出来，同去请赏。”

史进下梯子，来到厅前，先叫王四带进后园，把来一刀杀了。了王四。喝教许多庄客，把庄里有的没的细软等物即便收拾，尽教打叠起了；一壁点起三四十个火把。庄里史进和三个头领全身披挂，枪架上显得三人不曾带来。各人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拽扎起，把庄后草屋点着；庄客各自打拴了包裹。外面见里面火起，都奔来后面看。史进却就中堂又放起火来，大开庄门，呐声喊，杀将出来。史进当头，四字独表史进。朱武、杨春在中，陈达在后，和小喽啰并庄客，一冲一撞，指东杀西。史进却是个大虫，那里拦当得住？写得有声势。后面火光乱起，杀开条路，冲将出来，正迎着两个都头并李吉。笔势迅疾。史进见了大怒，“仇人相见，分外眼明！”两个都头见头势不好，转身便走。李吉也却待回身。史进早到，手起一刀，把李吉斩做两段。了李吉。两个都头正待走时，陈达、杨春赶上，一家一朴刀，结果了两个性命。此处杀李吉，不杀两都头可也。只是不杀，便要来赶，便费周旋，不若杀却，令文字干净。○首史进者，史进杀之；捉陈达、杨春者，陈达、杨春杀之。独不及朱武者，所谓藏机于不用，早为军师留身分也。县尉惊得跑马走回去了。众土兵那里敢向前，各自逃命散了，不知去向。县尉、土兵放过，又干净。史进引着一行人，且杀且走，直到少华山上寨内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忙叫小喽啰一面杀牛宰马，贺喜饮宴。不在话下。

一连过了几日，史进寻思：四字转出一部书来。“一时间要救三人，放火烧了庄院。虽是有些细软家财，粗重什物尽皆没了。”心内踌

踌躇，在此不了，开言对朱武等说道：“我的师父王教头开言便是“师父王教头”，表尽史进不忘其本，真可作一部大书领袖也。○“我的师父王教头”，开言便是此七个字，更无他句可以先之。史进胸中有老大学问，一笔遂已写尽。在关西经略府勾当，我先要去寻他，只因父亲死了，不曾去得；今来家私庄院废尽，我如今要去寻他。”朱武三人道：“哥哥休去，只在我寨中且过几时，又作商议。若哥哥不愿落草时，待平静了，小弟们与哥哥重整庄院，再作良民。”史进道：“虽是你们的好情分，只是我今去意难留。我若寻得师父，也要那里讨个出身，求半世快乐。”可见英雄初念，亦止要讨个出身，求半世快乐耳。必欲驱之尽入水泊，是谁之过欤？○此句是一百八人初心。朱武道：“哥哥便在此间做个寨主，却不快活？只恐寨小不堪歇马。”史进道：“我是个清白好汉，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点污了！王进教法。○乃所愿则学王进也。○此句为一百八人提出冰心，贮之玉壶，亦不单表史进。你劝我落草，再也休题。”史进住了几日，定要去。朱武等苦留不住。史进带去的庄客都留在山寨；了史庄。只自收拾了些散碎银两，打拴一个包裹，余者多的尽数寄留在山寨。

史进头带白范阳毡大帽，上撒一撮红缨；帽儿下裹一顶浑青抓角软头巾；项上明黄缕带；身穿一领白绫丝两上领战袍；腰系一条揸五指梅红攒线搭膊；青白间道行缠绞脚，衬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铜钹磐口雁翎刀；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辞别朱武等三人。众多小喽啰都送下山来，朱武等洒泪而别，真泪，与前擎着两眼泪，当有不同。自回山寨去了。

只说史进提了朴刀，离了少华山，取路投关西五路，望延安府路上来。免不得饥食渴饮，夜住晓行；独自行了半月之上，来到渭州。“这里也有一个经略府，莫非师父王教头在这里？”出笔有牛鬼蛇神之法，令人猜测不出。○“这里”二字上，省却“史进道”三字。史进便入城来看时，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见一个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进便入茶坊里来，拣一副坐位坐了。茶博士问道^[4]：“客官，吃甚茶？”史进道：“吃个泡茶^[5]。”茶博士点个泡茶放在史进面前。史进问道：“这里经略府在何处？”茶博士道：“只在前面便是。”史进道：“借问经略府内有个东京来的教头王进么？”茶博士道：“这府里教头极多，有三四个姓王的，不知那个是王进。”答得胡涂，便留住史进脚。

道犹未了，只见一个大汉大踏步竟入进茶坊里来。史进看他时，是个军官模样：头裹芝麻罗万字顶头巾，脑后两个太原府纽丝金环；上穿

一领鹦哥绿纛丝战袍，腰系一条文武双股鸦青绦，足穿一双鹰爪皮四缝干黄靴；【眉批】凡接写两人全身打扮处，皆就衣服制度、颜色上互相照耀，以成奇景。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貉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那人入到茶坊里面坐下。茶博士道：“客官要寻王教头，只问这位提辖，便都认得。”史进忙起身施礼道：“官人，请坐，拜茶。”

那人见史进长大魁伟，像条好汉，便来与他施礼。像条好汉，方与施礼，甚矣，英雄之惜施礼也。若小人处处施礼，亦独何哉？两个坐下。史进道：“小人大胆，敢问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经略府提辖^[6]，姓鲁，讳个达字。敢问阿哥，看得上眼，便叫阿哥，妙绝。你姓什么？”史进道：“小人是华州华阴县人氏。姓史，名进。请问官人，小人有个师父，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姓王，名进，不知在此经略府中有也无？”鲁达紧紧只问史进，史进紧紧只问王进。写得一个心头，一个眼里，各自有事，极其精神。鲁提辖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么九纹龙史大郎？”全不答王进，只是问史进，妙绝。○甚么妙，写出闻名时不肯便伏心事。史进拜道：得一人知我名，便不惜拜之，写尽史进少年自喜。“小人便是。”鲁提辖连忙还礼，亦写出格相待。说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绝妙好辞。你要寻王教头，莫不是在东京恶了高太尉的王进？”直到此处方才放下史进，答还王进，笔法奇崛之极。○恶得高太尉，实是一件事。史进道：“正是那人。”鲁达道：“俺也闻他名字，那个阿哥遥望叫阿哥，妙绝。不在这里。洒家听得说，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老种、小种，真是奇文。俺这渭州，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7]。奇文。○访老种相公，却到小种相公治下，寻师父王进，却与师父李忠相遇，皆凭空变幻之文。那人不在这里。你既是史大郎时，‘既是史大郎’五字，予夺在手。○甫答王进，仍接史进，写得鲁达爱才之极。多闻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吃杯酒。”豪杰之酒，荣于华袞。鲁提辖挽了史进的手，看他何等亲热。便出茶坊来。鲁达回头道：“茶钱洒家自还你。”欠一处茶钱。茶博士应道：“提辖但吃不妨，只顾去。”

两个挽了胳膊，出得茶坊来，上街行得三五十步，只见一簇众人围住白地上。史进道：“兄长，我们看一看。”写史进少年好事。分开人众看时，中间裹一个人，仗着十来条杆棒，地上摊着十数个膏药，一盘子盛着，插把纸标儿在上面，却原来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史进见了，却认得他，原来是教史进开手的师父^[8]，寻不着一个师父，却寻着一个师父，此师父前并不见，彼师父后并不见，真正奇绝妙绝之文。○此文

与前小种经略相公一段对看作章法。叫做打虎将李忠。史进就人丛中叫道：“师父，多时不见！”李忠道：“贤弟如何到这里？”鲁提辖道：“既是史大郎的师父，既是史大郎的师父，予夺在手。也和俺去吃三杯。”荣哉。李忠道：“待小子卖了膏药，讨了回钱，一同和提辖去。”小。鲁达道：“谁奈烦等你！去便同去！”妙。李忠道：“小人的衣服，无计奈何。提辖先行，小人便寻将来。贤弟，你和提辖先行一步。”又照顾史进。鲁达焦躁，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骂道：“这厮们夹着屁眼撒开！不去的洒家便打！”众人见是鲁提辖，一哄都走了。如画。李忠见鲁达凶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如画。○又小。当下收拾了行头药囊，寄顿了枪棒。三个人转湾抹角，来到州桥之下一个潘家有名的酒店，门前挑出望竿，挂着酒旆^[9]，漾在空中飘荡。

三人来到潘家酒楼上，拣个济楚阁儿里坐下^[10]。提辖坐了主位，李忠对席，史进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认得是鲁提辖，便道：“提辖官人，打多少酒？”鲁达道：“先打四角酒来^[11]。”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按酒^[12]，又问道：“官人，吃甚下饭？”鲁达道：“问甚么！句。但有，句。只顾卖来，一发算钱还你！句。这厮！句。只顾来聒噪^[13]！”妙哉此公，令人神往。【眉批】回写鲁达，便又有鲁达一段性情气概，令人耳目一换也。看他一个人便有一样出色处，真与史公并驱矣。更不极意写史进者，此处专写鲁达，史进便是陪客也。酒保下去，随即烫酒上来，但是下口肉食，只顾将来摆一桌子。

三个酒至数杯，正说些闲话，较量些枪法，说得入港^[14]，只听得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奇文。鲁达焦躁，便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写鲁达。酒保听得，慌忙上来看时，见鲁提辖气愤愤地。如画。酒保抄手道^[15]：“官人，要甚东西，分付卖来。”鲁达道：“洒家要甚么！接口如画。你也须认得洒家！看他托大语，写来如画。却恁地教甚么人在间壁吱吱的哭^[16]，搅俺弟兄们吃酒？洒家须不曾少了你酒钱！”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搅官人吃酒？这个哭的是绰酒座儿唱的父子两人，不知官人们在此吃酒，一时间自苦了啼哭。”鲁提辖道：“可是作怪！你与我唤得他来。”写鲁达。

酒保去叫。不多时，只见两个到来：前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背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儿，手里拿串拍板^[17]，都来到面前。看那妇人，虽无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动人的颜色^[18]，拭着泪眼，向前来，深深的道了三个万福^[19]。那老儿也都相见了。鲁达问道：“你两个是那里人家？为

甚啼哭？”那妇人便道：先是妇人说。“官人不知，容奴告禀：奴家是东京人氏，因同父母来这渭州投奔亲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20]。此间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便使强媒硬保，要奴作妾。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未及三个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将奴赶打出来，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21]。父亲懦弱，和他争执不得。他又有钱有势。当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讨钱来还他？没计奈何，父亲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来这里酒楼上赶座子^[22]，每日但得些钱来，将大半还他，留些少子父们盘缠。这两日，酒客稀少，违了他钱限，怕他来讨时，受他差耻。子父们想起这苦楚，无处告诉，因此啼哭。不想误触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抬贵手！”

鲁提辖又问道：“你姓甚么？一句。在那个客店里歇？一句。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一句。在那里住？”一句。○一连问四句，写出鲁达如活。老儿答道：次是老儿答。“老汉姓金，排行第二。孩儿小字翠莲。

【眉批】看他有意无意将“潘金莲”三字分作三句安放入，后武松传中忽然合拢将来，此等文心都从契经中学得。郑大官人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绰号镇关西。老汉父子两个只在前面东门里鲁家客店安下。”鲁达听了道：“呸！只一字，可以抹倒天下人。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一朝发迹，便起别号，寻根讨源，总成一笑也。这个腌臢泼才^[23]，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24]，十七字成句。上十二字何等惊天动地，读至下五字，忽然失笑。却原来这等欺负人！”回头看着李忠、史进，道：“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快人快语，觉秋后处决为烦。史进、李忠，抱住劝道：“哥哥息怒，明日却理会。”两个三回五次劝得他住。

鲁达又道：“老儿，你来，洒家与你些盘缠，明日便回东京去，如何？”眼中无难事。父子两个告道：“若是能够回乡去时，便是重生父母，再长爷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郑大官人须着落他要钱。”鲁提辖道：“这个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五两。○“五两来”者，约略之辞也。“一锭十两”者，一定之辞也；“二两来”者，亦约略之辞也。放在桌上，看着史进道：“洒家今日不曾多带得些出来，你有银子，借些与俺，“借些”妙，不知何时还。○君子之不以小人待人也，类如此矣。洒家明日便送还你。”前云“茶钱洒家自还你”，此云“洒家明日便送还你”，后云“酒钱洒家明日送来还你”，凡三处许还而一去代州，并不提起，作者亦更不为周旋者，盖鲁达非轻轻自好，必信必果之徒，所以不必还，而天下之人共谅之。然不必还而又非

不还，故作者不得为之周旋也。史进道：“直甚么，要哥哥还！”是史进。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十两。○史进银，多似鲁达一倍，非写史进也，写鲁达所以爱史进也。放在桌上。鲁达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来与洒家。”一视同仁。李忠去身边摸出二两来银子。二两。○虽与鲁达同是一“摸”字，而一个摸得快，一个摸得慢，须知之。鲁提辖看了见少，便道：“也是个不爽利的人！”真是眼中不曾见惯。鲁达只把这十五两银子与了金老，十五两。○二两之不予此数，可不为之大哀乎？分付道：“你父子两个将去做盘缠，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来发付你两个起身，看那个店主人敢留你！”金老并女儿拜谢去了。鲁达把这二两银子丢还了李忠。胜骂，胜打，胜杀，胜剐，真好鲁达。三人再吃了两角酒，下楼来叫道：“主人家，酒钱洒家明日送来还你。”又欠一处酒钱。主人家连声应道：“提辖只顾自去，但吃不妨，只怕提辖不来睬。”三个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进、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

只说鲁提辖回到经略府前下处，到房里，晚饭也不吃，气愤愤地睡了。写鲁达写出性情来，妙笔。主人家又不敢问他。

再说金老得了这一十五两银子，回到店中，安顿了女儿，先去城外远处觅下一辆车儿；车儿觅了。回来收拾了行李，行李收拾了。还了房宿钱，算清了柴米钱，都停当了。只等来日天明，来日便去得快了。○此一段，与明日鲁达坐板凳、剥臊子，正是一合事。当夜无事。

次早五更起来，子父两个先打火做饭，吃罢，收拾了。天色微明，只见鲁提辖大脚步走进店里来，看他为人为彻，何处复有此人？高声叫道：“店小二，那里是金老歇处？”小二道：“金公，鲁提辖在此寻你。”金老开了房门，道：“提辖官人，里面请坐。”鲁达道：“坐什么！你去便去，等什么？”直截爽快，何处更有此人？金老引了女儿，挑了担儿，作谢提辖，便待出门。店小二拦住道：“金公，那里去？”鲁达问道：“他少你房钱？”小二道：“小人房钱昨夜都算还了，须欠郑大官人典身钱，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鲁提辖道：“郑屠的钱，洒家自还他，你放这老儿还乡去！”三个字掉下人泪来。那店小二那里肯放。鲁达大怒，揸开五指，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掌，【眉批】一路鲁达文中皆用只一掌、只一拳、只一脚，写鲁达阔绰，打人亦打得阔绰。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一掌一拳，只算先做个样儿也。打落两个当门牙齿。小二扒将起来，一道烟跑向店里去躲了。店主人那里敢出来拦他。金老父子两个忙忙离了店中，出城自去寻昨日觅下的车儿去了。写

得好。

且说鲁达寻思，粗人偏细，妙绝。恐怕店小二赶去拦截他，且向店里掇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约莫金公去得远了，方才起身，写鲁达异常。径到状元桥来。陡然接此一句，如奇鬼肆转，如怒龙肆攫，令我耳目震骇。

且说郑屠开着两间门面，两副肉案，悬挂着三五片猪肉。郑屠正在门前柜身内坐定，看那十来个刀手卖肉。大官人身分。鲁达走到门前，叫声“郑屠！”叫得快。○人人称大官人，彼亦居然大官人矣，偏要叫他一声“郑屠”。郑屠看时，见是鲁提辖，慌忙出柜身来唱喏，画出郑屠。道：“提辖恕罪。”便叫副手掇条凳子来。“提辖请坐。”写郑屠屁滚尿流光景，总见鲁达平日英雄。○看副手卖肉，叫副手掇凳，又总写郑屠平日做大官人也。鲁达坐下，道：“奉着经略相公钧旨：郑屠是相公铺户，鲁达处处以相公钧旨压之，妙绝。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25]，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面。”奇情。郑屠道：“使头，你们快选好的切十斤去。”鲁提辖道：“不要那等腌臢厮们动手，你自与我切。”奇情。郑屠道：“说得是，吓极语。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拣了十斤精肉，细细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头，正来郑屠家报说金老之事，却见鲁提辖坐在肉案门边，不敢拢来，只得远远的立住，在房檐下望。此一段如何插入，笔力奇矫，非世所能。

这郑屠整整的自切了半个时辰，金老去远了。用荷叶包了，道：“提辖，教人送去？”极其奉承语。鲁达道：“送甚么！郑屠直是开口不得，写得妙绝。且住！忽然一顿。○看他写出不好生事，曲曲生出事来，妙笔。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见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奇情。○句法倒转。郑屠道：“却才精的，怕府里要裹馄饨，肥的臊子何用？”实不可解。鲁达睁着眼，道：“相公钧旨分付洒家，谁敢问他？”以人治人，只是“相公分付”四字，妙绝。郑屠道：“是合用的东西，吓极生出妙语。小人切便了。”又选了十斤实（標）〔膘〕的肥肉，也细细的切做臊子，把荷叶来包了。整弄了一早辰，却得饭罢时候。金老一发远了。○前段此句在荷叶前，此处在此后，法变。

那店小二那里敢过来，连那正要买肉的主顾也不敢拢来。又夹叙一句店小二，又增出一句买肉的，奇不可言。郑屠道：“着人与提辖拿了，送将府里去？”鲁达道：“再要十斤寸金软骨，也要细细地剁做臊子，不要见些肉在上面。”一发奇情。郑屠笑道：“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又吓又恼，翻出笑来。鲁达听得，跳起身来，拿着那两包臊子在

手里，睁眼看着郑屠，说道：“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两包臊子劈面打将去，却似下了一阵的“肉雨”。只须郑屠一句，便疾接入，真觉笔墨都跳跃而出。○“肉雨”二字，千古奇文。郑屠大怒，两条忿气从脚底下直冲到顶门，心头那一把无明业火焰腾腾的按捺不住^[26]；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将下来。鲁提辖早拔步在当街上。好笔段。众邻舍并十来个火家^[27]，那个敢向前来劝；百忙中偏又要夹入店小二，却反先增出邻舍火家陪之，笔力之奇矫不可言。两边过路的人都立住了脚；又增出一句过路人。和那店小二也惊得呆了。百忙中处处夹店小二，真是极忙者事，极闲者笔也。

郑屠右手拿刀，左手便来要揪鲁达；“要揪”妙，所谓螳臂当车。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赶将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腾地踢倒在当街上。鲁达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着那醋钵儿大小拳头，看着这郑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先叙自己一句，使之有珠玉在前之愧。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恐其居之不疑，便连自家亦已忘却，故明白正告之。狗一般的人，还他等级。也叫做‘镇关西’！便似争此三字者，妙绝。不争此，亦只争此。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第一拳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鼻根味尘，真正奇文。郑屠挣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忽叙尖刀。口里只叫：“打得好！”还硬。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应口！”硬，再打。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第二拳在眼眶上。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紫的，都绽将出来。眼根色尘，真正奇文。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辖，谁敢向前来劝。百忙中偏要再夹一句。

郑屠当不过，讨饶，已软。鲁达喝道：“咄！你是个破落户^[28]！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如今对俺讨饶，洒家偏不饶你！”软，又打。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第三拳在太阳上。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耳根声尘，真正奇文。○三段，一段奇似一段。鲁达看时，只见郑屠挺在地下，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弹不得。鲁提辖假意道：鲁达亦有假意之口，写来偏妙。“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只见面皮渐渐的变了。鲁达寻思道：写粗人偏细，妙绝。“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大丈夫快活事，他日出家，亦亏此句也。不如及早撒开。”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鲁达亦有权诈之日，写来

偏妙。街坊邻舍并郑屠的火家，谁敢向前来拦他。

鲁提辖回到下处^[29]，急急卷了些衣服盘缠，细软银两，但是旧衣粗重都弃了；提了一条齐眉短棒，奔出南门，一道烟走了。

且说郑屠家中众人和那报信的店小二鲁达已去，何不报信？读之绝倒。○小二恶知不自幸云：赖是走得快，几以身先试之。救了半日，不活，呜呼死了。老小邻人径来州衙告状，（侯）〔候〕得府尹升厅，金老之去，全亏板凳久、臊子细，两番那延；鲁达之去，亦亏候升厅、禀经略，两番捱勒。正是一样笔法。接了状子，看罢，道：“鲁达系是经略府提辖。”不敢擅自径来捉捕凶身。府尹随即上轿，来到经略府前，下了轿子，把门军士入去报知。经略听得，教请到厅上，与府尹施礼罢。经略问道：“何来？”府尹禀道：“好教相公得知，府中提辖鲁达无故用拳打死市上郑屠。不曾禀过相公，不敢擅自捉拿凶身。”鲁达去得远了。经略听说，吃了一惊，寻思道：“这鲁达虽好武艺，只是性格粗卤。今番做出人命事，俺如何护得短？须教他推问使得^[30]。”经略回府尹道：“鲁达这人，原是我父亲老经略处的军官。为因俺这里无人帮护，拨他来做个提辖。既然犯了人命罪过，你可拿他依法度取问。如若供招明白，拟罪已定，也须教我父亲知道，方可断决。怕日后父亲处边上要这个人时，此语本无奇特，不知何故读之泪下。又知普天下人读之皆泪下也。却不好看。”府尹禀道：“下官问了情由，合行申禀老经略相公知道，方敢断遣。”府尹辞了经略相公，出到府前，上了轿，回到州衙里，升厅坐下，鲁（远）〔达〕一发去得远了。便唤当日缉捕使臣押下文书，捉拿犯人鲁达。

当时王观察领了公文，将带二十来个做公的人，径到鲁提辖下处。只见房主人道：“却才拖了些包裹，提了短棒，出去了。小人只道奉着差使，又不敢问他。”王观察听了，教打开他房门看时，只有些旧衣旧裳和些被卧在里面^[31]。王观察就带了房主人，东西四下里去跟寻，州南走到州北，捉拿不见。鲁达一发去得远了。王观察又捉了两家邻舍并房主人，同到州衙厅上回话道：“鲁提辖惧罪在逃，不知去向，只拿得房主人并邻舍在此。”府尹见说，且教监下，一面教拘集郑屠家邻佑人等，点了件作、行人^[32]，仰着本地方官人并坊厢里正，再三简验已了。郑屠家自备棺木盛殓，寄在寺院。一面叠成文案，一壁差人杖限缉捕凶身^[33]。原告人保领回家；邻佑杖断^[34]，有失救应；房主人并下处邻舍，止得个不应；鲁达在逃，行开个广捕急递的文书，急递，故鲁达初到雁门，榜文已先张挂也。半日无数那延，尚自谓之急递，可发一笑。各处

追捉；出赏钱一千贯；写了鲁达的年甲、贯址、形貌，到处张挂；一干人等，疏放听候。郑屠家亲人自去做孝。不在话下。

且说鲁达自离了渭州，东逃西奔，急急忙忙，行过了几处州府，正是“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贫不择妻”。忽入四句，如谣似谚，正是绝妙好词。第四句写成谐笑，千古独绝。鲁达心慌抢路，正不知投那里去的是，一迷地行了半月之上^[35]，却走到代州雁门县。入得城来，见这市井闹热，人烟凑集^[36]，车马骈驰^[37]，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行货都有^[38]，端的整齐。虽然是个县治，胜如州府，鲁提辖正行之间，却见一簇人围住了十字街口看榜。鲁达看见挨满，也钻在人丛里听时，——鲁达却不识字。——只听得众人读道：榜文在耳中听出来。“代州雁门县依奉太原府指挥使司，该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郑屠犯人鲁达，即系经略府提辖。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与犯人同罪；若有人捕获前来或首告到官^[39]，支給赏钱一千贯文……”文未毕，妙绝。鲁提辖正听到那里，只听得背后一个人大叫道：“张大哥，奇文。○王进自家伪姓张，鲁达他人伪呼张。甚矣，“张”字之熟也。你如何在这里？”拦腰抱住，扯离了十字路口。

不是这个人看见了，横拖倒拽将去，有分教：

鲁提辖剃除头发，削去胡须，倒换过杀人姓名，薙恼杀诸佛罗汉。

直教：

禅杖打开危险路，
戒刀杀尽不平人。

毕竟扯住鲁提辖的是甚人，且听下回分解。

[1] 赚（zuàn）：哄骗，欺骗。

[2] 圆便：圆通、周到的主意和办法。

[3] 平人：遵纪守法的老百姓，良民。

[4] 茶博士：卖茶人。也指茶坊的伙计。

[5] 泡茶：宋、元、明时的人喝茶，往往把蜜钱、干果等沏在茶里，叫做泡茶。

[6] 洒家：宋元时关西一带男子的自称。犹“咱”的意思。

[7] 小种经略：指当时镇守西北边地的名将种师道，老种经略种谔之侄。

[8] 开手：开始学习武术。

[9] 酒旆（pèi）：即酒旗，也叫酒帘。酒店的标帜。

[10] 济楚：整洁干净。阁儿：酒楼、茶楼里特设的小房间。下文的“阁子”意同。

[11] 角（jué）：盛酒的器具。

[12] 按酒：下酒的食物。

[13] 聒（guō）噪：说话啰嗦，声音喧闹难听，令人烦躁。

[14] 入港：谓交谈投机，意气相合。

[15] 抄手：双手交叉以示行礼。

[16] 间壁：隔壁。

[17] 拍板：打击乐器的一种，也称檀板、绰板。用坚木数片，以绳串联，用以击节。唐宋时拍板为六或九片，以两手合击发音。

[18] 颜色：姿色。

[19] 万福：古代妇女相见行礼，多口称“万福”，后因以指妇女行的敬礼。行礼时，两手松松抱拳，重叠在胸前右下侧上下移动，同时略做鞠躬的姿势。

[20] 生受：受苦，辛苦。

[21] 着落：犹责成，指定某人或某机构负责办好某件事。

[22] 赶座子：谓奔走于酒楼戏馆等地卖艺谋生。

[23] 腌臢（ā zā）：卑鄙，丑恶。常用于骂人的话。泼才：无赖。

[24] 投托：投靠托身。

[25] 臊子：肉末，细剁的肉。

[26] 无名业火：怒火。

[27] 火家：伙计。

[28] 破落户：游荡无赖的败落人家子弟。

[29] 下处：住所，临时歇息的地方。

[30] 推问：审问。

[31] 被卧：睡眠用的被子。

[32] 件作：旧时官府中检验死伤的差役。行人：小吏差役。

[33] 杖限：即杖限文书。旧时官府要下属限期完成某事、逾期则予以杖罚的公文。

[34] 杖断：谓判以杖刑。

[35] 一迷：一味，一个劲。

[36] 凑集：聚集。

[37] 駢（píng）驰：并驾齐驱。

[38] 行货：商品，货物。

[39] 首告：代人自首，出面告发。

第三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看书要有眼力，非可随文发放也。如鲁达遇着金老，却要转入五台山寺。夫金老则何力致鲁达于五台山乎？故不得已，却就翠莲身上生出一个赵员外来。所以有个赵员外者，全是作鲁达入五台山之线索，非为代州雁门县有此一个好员外，故必向鲁达文中出现也。所以文中凡写员外爱枪棒、有义气处，俱不得失口便赞员外也是一个人。要知都向前段金老所云“女儿常常对他孤老说”句中生出来，便见员外只是爱妾面上着实用情，故后文鲁达下五台处，便有“好生不然”一语，了结员外一向情分。读者苟不会此，便目不辨牛马牡牝矣。

写金老家写得小样，写五台山写得大样，真是史迁复生。

鲁达两番使酒，要两样身分，又要句句不相像，虽难矣，然犹人力所及耳。最难最难者，于两番使酒接连处，如何做个间架。若不做一间架，则鲁达日日将惟使酒是务耶？且令读者一番方了，一番又起，其目光心力亦接济不及矣。然要别做间架，其将下何等语，岂真如长老所云“念经诵咒，办道参禅”者乎？今忽然拓出题外，将前文使酒字面扫刷净尽，然后迤邐悠飏走下山去，并不思酒，何况使酒，真断鳌炼石之才也。

话说当下鲁提辖扭过身来看时，拖扯的不是别人，却是渭州酒楼上救了的金老。奇文。那老儿直拖鲁达到僻净处，说道：“恩人，你好大胆！见今明明地张挂榜文，出一千贯赏钱捉你，你缘何却去看榜？若不是老汉遇见时，却不被做公的拿了？榜上见写着你年甲、貌相、贯址！”鲁达道：“洒家不瞒你说，因为你上，就那日回到状元桥下，是鲁达爽直声口，在别人口中便有许多谦逊，此却直直云“因为你上”。正迎着郑屠那厮，被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处撞了四五十日，不想来到这里。你缘何不回东京去，也来到这里？”问得紧簇。金老道：“恩人在上：自从得恩人救了老汉，寻得一辆车子，本欲要回东京去，又怕这厮赶来，极曲之情，极便之笔。亦无恩人在彼搭救，老儿口

中赞一句天下无双。因此不上东京去。随路望北来，撞见一个京师古邻来这里做买卖^[2]，就带老汉父子两口儿到这里。亏杀了他，就与老汉女儿做媒，结交此间一个大财主赵员外，养做外宅^[3]，衣食丰足，皆出于恩人。我女儿常常对他孤老说提辖大恩^[4]，员外后边许多好意，都在此句生出。那个员外也爱刺枪使棒。不重员外枪棒，只借此使文章入港耳。尝说道：‘怎地得恩人相会一面也好。’想念如何能够得见。且请恩人到家过几日，却再商议。”

鲁提辖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到门首，叙得径净。只见老儿揭起帘子，叫道：“我儿，大恩人在此。”画。那女孩儿浓妆艳饰，从里面出来，请鲁达居中坐了，插烛也似拜了六拜，说道：“若非恩人垂救，怎能够有今日！”拜罢，便请鲁提辖道：“恩人上楼去请坐。”女子开口请上楼去，视鲁达犹父也，然楼上已算曲室。只因此句，便生出员外捉奸一番风波来。文心真有前掩后映之妙。鲁达道：“不须生受，洒家便要去。”不知何处去。金老便道：“恩人既到这里，如何肯放教你便去！”老儿接了杆棒、包裹，孝顺如见。○行文又细。请到楼上坐定。老儿分付道：“我儿，陪侍恩人坐坐，我去安排饭来。”此句有三妙在内，不可不悉。一是视鲁犹父；一是女儿娇养惯，老儿烧火惯；一是语中明明露出嫌疑，为员外来捉之线。鲁达道：“不消多事，随分便好^[5]。”鲁达语。老儿道：“提辖思念，杀身难报；量些粗食薄味，何足挂齿！”女子留住鲁达在楼上坐地^[6]。金老下来写得嫌疑。叫了家中新讨的小厮，“新讨”妙，是个外宅。分付那个姬嫖一面烧着火。“那个”妙，明明是一个也。○一面烧火，放在未买东西之前，只为要显出那个姬嫖耳。不然，唤姬嫖无别事，若买了回来，则老儿与小厮可以自烧，姬嫖为添足矣。只“外宅”二字，难写如此，胡可易言作文也。老儿和这小厮上街来，买了些鲜鱼、嫩鸡、酿鹅、肥鲊、时新果子之类归来。一面开酒，自有酒。收拾菜蔬，都早摆了。搬上楼来，春台上放下三个盏子，三双箸^[7]，嫌疑之极。铺下菜蔬果子啜饭等物^[8]。姬嫖将银酒壶烫上酒来。又有银酒壶。○不尴不尬，宛然外宅。女父二人轮番把盏。金老倒地便拜。方拜妙。鲁提辖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礼？折杀俺也！”金老说道：“恩人听禀：前日老汉初到这里，写个红纸牌儿，旦夕一柱香，父女两个兀自拜哩；今日恩人亲身到此，如何不拜！”鲁达道：“却也难得你这片心。”鲁达托大声口如画。

三人慢慢地饮酒。嫌疑之极，与调情者何以异哉？将及天晚，只听得楼下打将起来。奇文。鲁提辖开窗看时，只见楼下三二十人，各执白木棍棒，口里都叫：“拿将下来！”人丛里，一个官人骑在马上，口里大

喝道：“休叫走了这贼！”含糊双关语，妙绝。鲁达见不是头，拿起凳子，杆棒被金老接过。从楼上打将下来。金老连忙摇手，叫道：“都不要动手！”那老儿抢下楼去，直至那骑马的官人身边说了几句言语。那官人笑起来，便喝散了那二三十人，各自去了。写得淋漓突兀，真正奇文。

那官人下马，入到里面。老儿请下鲁提辖来，楼上下来。那官人扑翻身便拜，非写赵员外义气也，写金老女父数日中赞诵不少，为前文出色加染。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义士提辖受礼。”鲁达便问那金老道：“这官人是谁？素不相识，缘何便拜洒家？”虽是问辞，亦写鲁达托大意思。老儿道：“这个便是我儿的官人赵员外。却才只道老汉引甚么郎君子弟在楼上吃酒，因此引庄客来厮打。老汉说知，方才喝散了。”鲁提辖上楼坐定，重上楼去。金老重整杯盘，再备酒食相待。赵员外让鲁达上首坐地，鲁达道：“洒家怎敢？”员外道：“聊表相敬之礼。小子多闻提辖如此豪杰，今日天赐相见，实为万幸。”鲁达道：“洒家是个粗卤汉子，我与我周旋久，方有此四字。○鲁达自知粗卤，李逵不然。又犯了该死的罪过；若蒙员外不弃贫贱，结为相识，但有用洒家处，便与你去。”活鲁达。○泪下之言。赵员外大喜，动问打死郑屠一事，无贤无愚，必要问及。说些闲话，较量些枪法，叠此三句，令半夜酒席不寂寞。吃了半夜酒，各自歇了。

次日天明，赵员外道：“此处恐不稳便，欲请提辖到敝庄住几时。”鲁达问道：“贵庄在何处？”员外道：“离此间十里多路，地名七宝村，文殊菩萨风俗。○此书每欲起一篇大文字，必于前文先露一个消息，使文情渐渐隐隆而起，犹如山川出云，乃始肤寸也。如此处将起五台山，却先有七宝村名字；林冲将入草料场，却先有小二浑家浆洗棉袄；六月将劫生辰纲，却先有阮氏鬓边石榴花等是也。便是。”鲁达道：“最好。”员外先使人去庄上再牵一匹马来。俗本作“叫牵两匹马来”。未及晌午，马已到来，员外便请鲁提辖上马，叫庄客担了行李。鲁达相辞了金老父女二人，和赵员外上了马。两个并马行程，于路说些闲话，省。投七宝村来。不多时，早到庄前下马。赵员外携住鲁达的手，直至草堂上，分宾而坐，一面叫杀羊置酒相待。晚间收拾客房安歇。次日，又备酒食管待。鲁达道：“员外错爱，洒家如何报答！”赵员外便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泛然读之，可笑可丑，而今人犹津津言之。如何言报答之事。”

话休絮烦。鲁达自此之后，在这赵员外庄上住了五七日。忽一日，

两个正在书院里闲坐说话，书院里说闲话，何也？避王进在史家庄身分也。盖员外爱枪棒，只是借作入港之法耳，非比史进是条好汉，定要出色。若此处不住书院说闲话，则务要较枪棒矣，在员外何苦，在鲁达亦何以异于王进哉？○鲁达坐在书院里，亦是奇语。只见金老急急奔来庄上，径到书院里，见了赵员外并鲁提辖。见没人，三字写出东顾西盼。便对鲁达道：“恩人，不是老汉心多。为是恩人前日老汉请在楼上吃酒，员外误听人报，引领庄客来闹了街坊，后却散了，人都有些疑心，便借前文入，文情便捷。说开去，昨日有三四个做公的来邻舍街坊打听得紧，只怕要来村里缉捕恩人。思路曲折，笔能副之。倘或有些疏失，如之奈何？”鲁达道：“恁地时，洒家自去便了。”不知何处去。赵员外道：“若是留提辖在此，诚恐有些山高水低^[9]，教提辖怨怅，若不留提辖来，许多面皮都不好看。赵某却有个道理，教提辖万无一失，足可安身避难；只怕提辖不肯。”鲁达道：“洒家是个该死的人，但得一处安身便了，做甚么不肯！”赵员外道：“若如此，最好。离此间三十馀里，有座山，唤做五台山。山上有一个文殊院，原是文殊菩萨道场。寺里有五七百僧人，为头智真长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舍钱在寺里，丑话。○一路每每于无意中，写出赵员外不足取。是本寺的施主檀越^[10]。我曾许下剃度一僧在寺里，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11]，只不曾有个心腹之人了这条愿心。如是提辖肯时，一应费用都是赵某备办。委实肯落发做和尚么？”鲁达寻思：二字写尽英雄在困。“如今便要去时，那里投奔人？不如就了这条路罢。”便道：“既蒙员外做主，洒家情愿做和尚。专靠员外做主。”

当时说定了，说定者，难之辞也。当时说定者，易之辞也。极力写鲁达爽直。连夜收拾衣服盘缠、段匹礼物。此处漏了一句金老回去。○鲁达自己杆棒包裹亦不见。次日早起来，叫庄客挑了，两个取路望五台山来。辰牌已后，早到那山下。赵员外与鲁提辖两乘轿子两乘轿子上去。抬上山来，一面使庄客前去通报。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监寺，出来迎接。两个下了轿子，下轿。去山门外亭子上好个亭子，先坐一坐，异日无常到来，方悟今日如梦。坐定。寺内智真长老得知，引着首座、侍者^[12]，出山门外来迎接。赵员外和鲁达向前施礼。真长老打了问讯^[13]，说道：“施主远出不易。”施主脚懒，僧家心热，尽此二字。赵员外答道：“有些小事，特来上刹相浼^[14]。”真长老便道：“且请员外方丈吃茶。”赵员外前行，鲁达跟在背后，当时同到方丈。长老邀员外向客席而坐，鲁达便去下首坐禅椅上。写鲁达。员外叫鲁达附耳低言：“你在这里出家，如何便对长老坐地？”鲁达道：“洒家不省得。”爽心直口，我慕其人。起身立在员外肩下。面前首座、维那、侍者、监

寺、都寺、知客、书记^[15]，依次排立东西两班。

庄客把轿子安顿了，精细。一齐搬将盒子入方丈来，摆在面前。长老道：“何故又将礼物来？寺中多有相渎檀越处。”赵员外道：“些小薄礼，何足称谢。”道人、行童收拾去了。赵员外起身道：“一事启堂头大和尚：赵某旧有一条愿心，许剃一僧在上刹，度牒词簿都已有了，到今不曾剃得。今有这个表弟，姓鲁，三宝位前，不敢更名改姓，写尽婆气员外。是关内军汉出身^[16]；因见尘世艰辛，信心人口头滑语，郑屠一案，却在藏露之间。情愿弃俗出家。万望长老收录，大慈大悲，看赵某薄面，披剃为僧。一应所用，弟子自当准备。万望长老玉成，幸甚！”长老见说，答道：“这个因缘是光辉老僧山门，容易容易。且请拜茶。”只见行童托出茶来。茶罢，收了盏托，真长老便唤首座、维那，商议剃度这人；分付监寺、都寺安排斋食。

只见首座与众僧自去商议道：“这个人似出家的模样，一双眼却恁凶险！”以眼取人，失之鲁达。众僧道：“知客，你去邀请客人坐地，我们与长老计较。”知客出来请赵员外，鲁达到客馆里坐地。首座众僧禀长老，说道：“却才这个要出家的人，形容丑恶，相貌凶顽，不可剃度他，恐久后累及山门。”长老道：“他是赵员外檀越的兄弟，如何撇得他的面皮？你等众人且休疑心，待我看一看。”焚起一柱信香^[17]，长老上禅椅盘膝而坐，口诵咒语，入定去了^[18]。一炷香过，却好回来，对众僧说道：“只顾剃度他。此人上应天星，心地刚直。《维摩诘经》云：菩萨直心是道场，无谄曲众生来生其国。长老深解此言。虽然时下凶顽，命中驳杂，久后却得清净，证果非凡^[19]，汝等皆不及他。一个文殊丛林，其众何止千人，却不及一个军汉。可记吾言，勿得推阻。”首座道：“长老只是护短，我等只得从他。不谏不是，谏他不从便了！”

长老叫备斋食，请赵员外等方丈会斋。斋罢，监寺打了单帐，赵员外取出银两，教人买办物料；一面在寺里做僧鞋、僧衣、僧帽、袈裟、拜具。特详此语，写得鲁达出家，可涕可笑。○要知以极高兴语，写极败兴事，神妙之笔。缝匠攒造新进士大红袍、新嫁娘嫁衣裳，极忙。攒造新死人大敛衣衾、新出家袈裟拜具，亦极忙。然一忙中有极热，一忙中有极冷，不可不察。一两日都已完备。长老选了吉日良时，教鸣钟击鼓，就法堂内会集大众。整整齐齐五六百僧人，尽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礼，分作两班。赵员外取出银锭、表里、信香^[20]，向法座前礼拜了。表白宣疏已罢，行童引鲁达到法座下。维那教鲁达除下巾帨，打得好郑屠，救得好金老，写得如画。把头发分做九路绺了，捋揲起来。净

发人先把一周遭都剃了，却待剃髭须，奇文。鲁达道：“留下这些儿还洒家也好。”从来名士多爱须髯，是一习气，鲁达亦然，见他名士风流也。众僧忍笑不住。真长老在法座上道：“大众听偈^[21]。”念道：“寸草不留，六根清净；与汝剃除，免得争竞。”通达佛法。○谢灵运施与维摩，却不知为斗草者，备得一品，然则长老之偈，真为通达佛法矣。○“寸草”妙。长老念罢偈言，喝一声“咄！尽皆剃去！”净发人只一刀，尽皆剃了。首座呈将度牒上法座前，请长老赐法名。长老拿着空头度牒而说偈曰：“灵光一点，价值千金；佛法广大，赐名智深。”竟与长老作弟兄行。长老赐名已罢，把度牒转将下来。书记僧填写了度牒，付与鲁智深收受。长老又赐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监寺引上法座前，长老与他摩顶受记，道：“一要皈依佛性，二要归奉正法，三要归敬师友：三皈依皆不甚如法，稗史只应如此。此是‘三归’。‘五戒’者：一不要杀生，不能。二不要偷盗，能，能。三不要邪淫，能，能。四不要贪酒，不能，不能。五不要妄语。”能。智深不晓得戒坛答应“能”、“否”二字，却便道：“洒家记得。”错错落落，卤卤莽莽，万善戒坛中，从未闻此四字，如雷之吼，真正奇才。众僧都笑。受记已罢，赵员外请众僧到云堂里坐下，焚香设斋供献。大小职事僧人，各有上贺礼物。都（事）（寺）引鲁智深参拜了众师兄、师弟，又引去僧堂背后选佛场坐地。当夜无话。只是闲着一笔，却便使读者眉飞肉舞，知道明夜必有可观，手法之妙至此。

次日，赵员外要回，告辞长老，留连不住^[22]。早斋已罢，并众僧都送出山门。赵员外合掌道：“长老在上，众师父在此，叠此二语，藏下后段无数文字。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卤直人，早晚礼数不到，言语冒渎，误犯清规，是必连日书院里领略不少，故能相知至此。万望觑赵某薄面，恕免恕免。”长老道：“员外放心，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经诵咒，办道参禅。”累句。员外道：“日后自得报答。”人丛里，唤智深到松树下，低低分付道：人丛里一句，到松下一句，低低说一句，三句描出一位作家员外来。“贤弟，你从今日难比往常。含无数不好说的话于此八字，写尽匆匆难尽。凡事自宜省戒，切不可托大^[23]。二字是鲁达生平。倘有不然，难以相见。保重保重！早晚衣服，何得止是衣服？况衣服甚缓。四字风云入妙。我自使人送来。”智深道：“不索哥哥说^[24]，洒家都依了。”二语有深厌赵员外东唧西啖之意。○爽直自是天性，定无食言，且今日依，是真正依，后日吃酒打人，是另自吃酒打人，亦并非食言也。当时赵员外相辞了长老，再别了众人上轿，引了庄客，拖了一乘空轿，取了盒子，细。○两乘轿子下来。下山回家去了。当下长老自引了众僧回寺。

话说鲁智深回到丛林选佛场中禅床上^[25]，扑倒头便睡。闲杀英雄，作者胸中血泪十斗。○颇有人言，倒头便睡，是大修行人，大自在法。嗟乎！菩萨行六度万行而自庄严，岂若狔犬，食饱即卧，形如匏瓠者乎？菩萨，英雄也，游行十方，顾盼雄毅，若有一刹那顷，合眼欲睡，即是菩萨行放逸法，奈何赞叹睡眠，云是善法，而令行人入于恶道耶？上下肩两个禅和子推他起来^[26]，说道：“使不得！既要出家，如何不学坐禅？”智深道：“洒家自睡，干你甚事？”八字说得有情有理，虽百辨才，不容更辨。禅和子道：“善哉！”智深喝道：“团鱼洒家也吃^[27]，甚么‘鱖哉’？”禅和子道：“却是苦也！”智深便道：“团鱼大腹，又肥甜了好吃，那得苦也？”此等世人以为佳，予独不取。上下肩禅和子都不睬他，由他自睡了。元人曲云：破题儿第一夜。次日，要去对长老说知智深如此无礼，首座劝道：“长老说道他后来证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只是护短。你们且没奈何，休与他一般见识。”禅和子自去了。

智深见没人说他，每到晚便放翻身体，横罗十字，倒在禅床上睡。夜间鼻如雷响。一句。○大狮子吼。要起来净手，大惊小怪，一句。○六种震动。只在佛殿后撒尿撒尿，遍地都是。一句。○如何是佛，干屎橛。侍者禀长老说：“智深好生无礼，全没些个出家人体面^[28]！丛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之人！”长老喝道：“胡说！长老通达。且看檀越之面，后来必改。”自此无人敢说。

鲁智深在五台山寺中不觉搅了四五个月，省文也，却用一“搅”字，逗出四五个月中情事。时遇初冬天气，智深久静思动。四字断得突兀迅疾。当日晴明得好，智深穿了皂布直裰^[29]，系了鸦青绦，换了僧鞋，大踏步走出山门来。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亭子又现一现。坐在鹅项懒凳上^[30]，寻思道：“干鸟么！如梦忽醒，惊才捷笔。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离口，如今教洒家做了和尚，饿得干瘪了！写得可笑可恼。赵员外这几日又不使人送些东西来与洒家吃，口中淡出鸟来！可见日前曾送来吃，不止衣服而已。○隋炀帝从天台智者受菩萨戒，日食止米二掬，而别以衣袂裹肉恣啖。赵员外亦定曾用此法，而雅俗之殊，何啻河汉！这早晚怎地得些酒来吃也好！”写尽英雄失路，在此一句。正想酒哩，四字略顿一顿，便有东海霞起，遥接赤城之妙。只见远远地一个汉子挑着一付担桶，唱上山来，上盖着桶盖。特地按下“盖着桶盖”四字，摇摆出下文“好酒”二字来。那汉子手里拿着一个旋子^[31]，二语之妙，正是索解人不得。盖桶上无盖，则显然是酒，有何趣味？桶上有盖，则竟不见酒，亦未为奇笔也。惟是桶则盖着，手里却拿个酒旋，若隐若跃之间，宛然无限惊喜不定，在鲁达眼头心坎，真是笔歌墨舞。唱着上来，唱

道：

九里山前作战场，
牧童拾得旧刀枪。
顺风吹起乌江水，
好似虞姬别霸王。不唱酒诗，妙绝。却又偏唱“战场”二字，拖逗鲁达，妙不可当。○第一句风云变色，第二句冰消瓦解，闻此二言，真使酒怀如涌。○第三句如何比出第四句来，不通之极，然正妙于如此。盖如此方恰好也。不然，竟是名士歌诗，如旗亭画壁一绝句故事矣。○天下真正英雄，如鲁达、李逵之徒，只是不好淫欲耳。至于儿女离别之感，何得无之？故鲁达有洒泪之文，李逵有大哭之日也。第四句隐隐直吊动史进，对此茫茫，那得不饮。

鲁智深观见那汉子挑担桶上来，坐在亭子上，看这汉子也来亭子上，歇下担桶。智深道：“兀那汉子，你那桶里甚么东西？”不得不问者，桶盖之故也；必问者，旋子之故也。那汉子道：“好酒。”只二字作一句，却有两段惊天动地文字在内，一是酒，一是好。○汉子差矣，说是酒已当不起，况加之以好耶？智深道：“多少钱一桶？”流涎极矣，不好便吃，只得问价，其实身边无钱也。极力描写英雄失时意思。陶诗云：“饥来驱我去，叩门拙言辞。”是此一句矣。那汉子道：“和尚，亦只二字作一句，写得又好气，又好笑。你真个也是作耍？”智深道：“洒家和你耍甚么？”使酒之根。那汉子道：“我这酒，三字卖弄，其文愈奇。挑上去只卖与寺内火工道人、直厅轿夫、老郎们做生活的吃^[32]。本寺长老已有法旨：但卖与和尚们吃了，我们都被长老责罚，追了本钱，赶出屋去。我们见关着本寺的本钱^[33]，见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卖与你吃？”智深道：“真个不卖？”硬一句，现出鲁达原身。

那汉子道：“杀了我也不卖！”智深道：“洒家也不杀你，只要问你买酒吃！”仍放软一句，现出员外叮嘱。那汉子见不是头，挑了担桶便走。智深赶下亭子来，双手拿住扁担，只一脚，打郑屠时连用三句“只一拳”，此处又用一句“只一脚”，总写鲁达爽直过人。交裆踢着。那汉子双手掩着，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智深把那两桶酒都提在亭子上，两桶都提在亭上，气吸西江。地下拾起旋子，被打，故在地下，妙妙。开了桶盖，先是盖好者，妙妙。只顾舀冷酒吃。无移时，两桶酒吃了一桶。四字不是赞鲁达酒量大，正是回映“两桶都提来”句，以作一笑。智深道：“汉子，明日来寺里讨钱。”偏说“寺里”，回映“已有法

旨”句；偏说“讨钱”，回映“多少一桶”句。文心如绣。那汉子方才疼止，又怕寺里长老得知，坏了衣饭，忍气吞声，那里敢讨钱，把酒分做两半桶挑了，两头轻重，如何好挑？分作两半是也。然文心何以至是！拿了旋子，旋子。飞也似下山去了。

只说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来；写酒醉有节次。下得亭子，松树根边又坐了半歇，酒越涌上来。有节次。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来，把两支袖子缠在腰里，露出脊背上花绣来，绚烂奇妙，不止偏袒右肩而已。扇着两个膀子上山来。师子频申，象王回顾，想复尔尔。看看来到山门下，两个门子远远地望见，拿着竹篦^[34]，来到山门下拦住鲁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撞得烂醉了上山来^[35]？你须不瞎，也见库局里贴着晓示^[36]：但凡和尚破戒吃酒，决打四十竹篦，赶出寺去；如门子纵容醉的僧人入寺，也吃十下。口中念出晓示来。你快下山去，饶你几下竹篦！”

鲁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来旧性未改，无此一架，便觉下语为突，想见安放之苦。睁起双眼骂道：“直娘贼！句句可骂，却偏择此三字，不惟恶口，兼犯五逆罪中第二大罪，故妙故快。你两个要打洒家，俺便和你厮打！”得意语。门子见势头不好，一个飞也似入来报监寺，一个虚拖竹篦拦他。智深用手隔过，揸开五指，去那门子脸上只一掌，快人。○其声清越，从纸上闻。打得踉踉跄跄；却待挣扎，智深再复一拳，第四拳。打倒在山门下，只是叫苦。鲁智深道：“洒家饶你这厮！”踉踉跄跄入寺里来。

监寺听得门子报说，叫起老郎、火工、直厅轿夫三二十人，各执白木棍棒，从西廊下抢出来，却好迎着智深。智深望见，大吼了一声，却似嘴边起个霹雳，奇语。大踏步抢入来。众人初时不知他是军官出身，好笔，安闲宽转，具觚史才。次后见他行得凶了，慌忙都退入藏殿里去，便把亮槁关了^[37]。写众人活是众人。智深抢入阶来，一拳痛矣。一脚，性发不在上二字，正在下二字。盖此四字，是打藏殿亮槁也。陡然一拳，拳痛矣，接连便是一脚，写醉人失手，真乃如画。打开亮槁，二三十人都赶得没路，夺条棒，从藏殿里打将出来。

监寺慌忙报知长老，长老听得，急引了三五个侍者直来廊下，喝道：“智深！不得无礼！”智深虽然酒醉，却认得是长老，大虫偏服慈心人，所以为大虫；鲁达偏惧怕长老，所以为鲁达。撇了棒，向前来打个问讯，指着廊下，打个问讯，指着廊下，活是醉人。对长老道：“智深吃了两碗酒，不妄语戒，不穿不缺。又不曾撩拨他们，他众人又引人来

打洒家。”此“又”字醉语糊涂，活画。长老道：“你看我面，快去睡了，明日却说。”善知诸根利钝之相。鲁智深道：“俺不看长老面，写尽醉中夹七夹八语，如画。洒家直打死你那几个秃驴！”公有发耶？长老有发耶？骂得妙。长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禅床上，扑地便倒了，鼾鼾地睡了。好。

众多职事僧人围定长老，告诉道：如画。“向日徒弟们曾谏长老来，今日如何？语不多，而文势曲折波擢之极。本寺那容得这等野猫奇语。乱了清规！”长老道：“虽是如今眼下有些啰唆，后来却成得正果。没奈何，且看赵员外檀越之面，容恕他这一番。我自明日叫去埋怨他便了。”众僧冷笑道：“好个没分晓的长老！”“没分晓”是大德定评。各自散去歇息。

次日早斋罢，长老使侍者到僧堂里坐禅处唤智深时，尚兀自未起。干葛汤良。待他起来，穿了直裰，赤着脚，一道烟走出僧堂来。侍者吃了一惊，奇文出人意外，转过下句又入人意中，神化之笔。赶出外来寻时，却走在佛殿后撒尿。“佛殿撒尿”四字，自来不曾一处，合成奇景奇语。侍者忍笑不住，等他净了手，也要净手！鲁达坏了。说道：“长老请你说话。”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长老道：“智深虽是个武夫出身，今来赵员外檀越剃度了你，我与你摩顶受记。教你：一不可杀生，二不可偷盗，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贪酒，五不可妄语。此五戒乃僧家常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贪酒。饮酒本第五戒，前移在第四，此处又说是第一。颠倒错乱得好，只合如此也。你如何夜来吃得大醉，打了门子，伤坏了藏殿上朱红榻子，又把火工道人都打走了，口出喊声？于三句外另加四字，便令昨日震天震地。如何这般所为！”智深跪下道：“今番不敢了。”真正惭颜哽动，不是凡夫僧口头忏悔语。长老道：“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乱了清规？我不看你施主赵员外面，定赶你出寺。再后休犯！”智深起来，合掌道：“不敢，不敢。”长老留在方丈里，安排早饭与他吃；降龙伏虎，尽此数言，然后知百丈清规，为下辈设也。○一句。又用好言语劝他；一句。取一领细布直裰，一双僧鞋，与了智深，一句。○不受上罚，反加上赏，畏之乎？爱之耳。我做长老，亦必尔矣。教回僧堂去了。但凡饮酒，不可尽欢。承上文无数英雄，忽然接一腐语。常言：“酒能成事，酒能败事。”便是小胆的人吃了，也胡乱做了大胆，何况性高的人！不文之人见此一段，便谓作书者借此劝戒酒徒，以鲁达为殷鉴。吾若闻此言，便当以夏楚痛扑之。何也？夫千岩万壑，崔嵬突兀之后，必有平莽连延数十里，以舒其磅礴之气；水出三峡，倒冲滟滪，可谓怒矣，必有数十里迤迤东去，以杀其奔腾之势。今

鲁达一番使酒，真是捶黄鹤，踢鹦鹉，岂惟作者腕脱，兼令读者头晕矣。此处不少息几笔，以舒其气而杀其势，则下文第二番使酒，必将直接上来，不惟文体有两头大、中间细之病，兼写鲁达作何等人也？呜呼！作《水浒》者，才子也。才子胸中，岂村里小儿所知也！

再说这鲁智深自从吃酒醉闹了这一场，一连三四个月不敢出寺门去；此句不写鲁达改过，亦只为要放缓后文使酒，不令两番接连。忽一日，天气暴暖，是二月间时令，上文放缓是特特放缓，此处闪入便陡然闪入，真正妙笔也。离了僧房，信步踱出山门外立地，看着五台山，喝采一回，写英雄人，必须如此写，便见他盖天盖地胸襟，夫鲁达岂有山水之鉴哉？猛听得山下叮叮当当的响声顺风吹上山来。引入市井及铁匠，妙笔。○顺风吹上山来，是二月风也。智深再回僧堂里取了些银两揣在怀里，其心不良。一步步走下山来。出得那“五台福地”的牌楼来忽然增出一座牌楼，补前文之所无。盖其笔力，真乃以文为戏耳。看时，原来却是一个市井，约有五七百人家。

智深看那市镇上时，也有卖肉的，为鲁达快写一句。也有卖菜的，又回顾山上一句。也有酒店、为鲁达快写一句。面店。又回顾山上一句。智深寻思道：“干呆么！睦州有云：大事已明，如丧考妣。正是此时光景。俺早知有这个去处，不夺他那桶酒吃，只知其一，未知其二，莫便如此说好。也自下来买些吃。这几日熬得清水流，鸟出犹可，水流难当。○是可忍，孰不可忍？且过去看有甚东西买些吃。”听得那响处，却是打铁的在那里打铁。此来正文专为吃酒，却颠倒放过吃酒，接出铁店，衍成绝奇一篇文章，已为奇绝矣。乃又于铁店文前，再颠倒放过铁店，反插出客店来，其笔势之奇矫，虽虬龙怒走，何以喻之？间壁一家门上写着“父子客店”。老远先放此一句，可谓隔年下种，来岁收粮，岂小笔所能？

智深走到铁匠铺门前看时，见三个人打铁。智深便问道：“兀那待诏^[38]，有好钢铁么？”那打铁的看见从打铁人眼中现出鲁智深做和尚后形状，奇绝之笔。鲁智深腮边新剃暴长短须，戗戗地好惨濂人^[39]，一冬不剃，真有此状。先有五分怕他。那待诏住了手，道：“师父请坐，要打甚么生活^[40]？”智深道：“洒家要打条禅杖，一口戒刀，不知有上等好铁么？”待诏道：“小人这里正有些好铁，不知师父要打多少重的禅杖？戒刀但凭分付。”智深道：“洒家只要打一条一百斤重的。”待诏笑道：“重了。师父，小人打怕不打了，只恐师父如何使得动？二语曲折之甚，正如方吐于口。便是关王刀，也只有八十一斤。”齐东野人相传

之言荒唐俚鄙，偏如亲见。此在小人固不足怪，独是文人亦常不免，何也？智深焦躁道：“俺便不及关王？他也只是个人！”说关王便是关王，说八十一斤便是八十一斤，写鲁达又割直，又好笑。那待诏道：“小人据尝说，只可打条四五十斤的，也十分重了。”智深道：“便依你说，比关王刀，也打八十一斤的。”古亦真有关王耶？古关王亦真有刀耶？古关王刀真有八十一斤耶？谁见之？谁传之？而一入于耳，便定要依以为式，所谓真正鲁达，非他人之所能假也。待诏道：“师父，肥了，字法奇绝，争得好笑。不好看，又不中使。依着小人，好生打一条六十二斤的水磨禅杖与师父。使不动时，休怪小人。戒刀已说了，不用分付。两件家生也，乃半日只讲得一件，故特找此语完足之，妙绝。小人自用十分好铁打造在此。”智深道：“两件家生要几两银子？”待诏道：“不讨价，此语经纪人常口，何足标出？然为其偏与鲁达性格相合，故作者特用之也。实要五两银子。”智深道：“俺便依你五两银子，爽利。你若打得好时，再有赏你。”爽利。那待诏接了银两，道：“小人便打在此。”智深道：“俺有些碎银子在这里，和你买碗酒吃。”又爽利。○此特写鲁达有胸襟，有意兴，分明不是嗜酒糟汉。○一铁匠要拉之同饮，而四五百禅人不闻偶过闻焉，嘲骂时师不小。待诏道：“师父稳便。小人赶趁些生活，不及相陪。”

智深离了铁匠人家，撇开铁匠，妙。上只是写智深耳；若铁匠真去，如何是了？行不到三二十步，见一个酒望子耀眼。挑出在房檐上。此家挂酒望在檐边，是行到始见，与下望见别。智深掀起帘子，入到里面坐下，敲着桌子，极力写。叫道：“将酒来。”只三字描尽渴吻。卖酒的主人家说道：“师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里的，本钱也是寺里的。长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们卖酒与寺里僧人吃了，便要追了小人们本钱，又赶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乱卖些与酒家吃，俺须不说是你家便了。”不犯妄语戒否？那店主人道：“胡乱不得，师父别处去吃，休怪，休怪。”智深只得起身，羸提波罗，可怜可笑。便道：“酒家别处吃得，却来和你说话！”虽极要忍，毕竟不是闭口而去，写得鲁达可怜可笑。出得店门，行了几步，又望见一家酒旗儿直挑出在门前。又一样。○“直挑出”三字从鲁达心坎里跃出来。○前云“房檐上”，是到门首方见，此云望见“直挑出在门前”，则此之第一家，情更急、景更妙矣。智深一直走进去，急情如画。坐下叫道：“主人家，快把酒来卖与俺吃。”写得发极，定是第二家，不是第一家也。○尤好笑是“卖与俺吃”四字。俺之为俺，苦矣；吃之为吃，急矣。店主人道：“师父，你好不晓事！长老已有法旨，你须也知，却来坏我们衣饭！”智深不肯动身。可怜可笑。三回五次，那里肯卖？智深情知不

肯，起身又走，连走了三五家，都不肯卖。急。

智深寻思一计，一生不用巧，此处万分无奈，忽然用巧。“不生个道理^[41]，如何能够酒吃？”远远地杏花深处，市稍尽头^[42]，一家挑出个草帚儿来。又一样。○比前二家，酒定粗恶矣，不然，何故是个草帚？总之要极写鲁达久渴思浆光景，胡乱茅柴，胜于长行粥饭也。智深走到那里看时，却是个傍村小酒店。智深走入店里来，靠窗坐下，便叫道：“主人家，过往僧人四字锦心绣口。买碗酒吃。”庄家看了一看，道：“一是鲁达生得怕人，一是旧奉山上法旨。”和尚，你那里来？”犹言不是五台山来么？智深道：“俺是行脚僧人，游方到此经过，重宣此义。要买碗酒吃。”重说。○此句必要重说，不重说，不见燥吻之急。庄家道：“和尚，若是五台山寺里的师父，既唤作和尚，又称云师父，一句而两头不照，活画庄家之轻他方而重五台也。我却不敢卖与你吃。”智深道：“洒家不是。四字情急吻燥之至。你快将酒卖来。”三说，妙妙。

庄家看见鲁智深这般模样，声音各别，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问多少，大碗只顾筛来。”约莫也吃了十来碗，智深问道：“有甚肉？把一盘来吃。”吃了十来碗方问到肉者，写酒怀浩浩落落，妙不可言。庄家道：“早来有些牛肉，都卖没了。”偏不是牛肉，偏要曲折到狗肉，极力写尽鲁达，绝倒。智深猛闻得一阵肉香，走出空地上看时，只见墙边沙锅里煮着一只狗在那里。卖酒庄家尚不将狗肉来灶上煮，五台山禅林僧人却将狗腿大众中吃，谁是谁不是？智深道：“你家见有狗肉，如何不卖与俺吃？”庄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吃狗肉，相传有此言，而实非也。因此不来问你。”智深道：“洒家的银子有在这里！”便摸银子递与庄家，道：不称不看，盖难得者酒肉，银子何足道哉！“你且卖半只与俺。”那庄家连忙取半只熟狗肉，捣些蒜泥，索性尽性，妙文云涌。○少停吐出，臭不可闻。将来放在智深面前。智深大喜，自从请了史进，直至今日。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吃；一连又吃了十来碗酒。吃得口滑，只顾讨，那里肯住？乐。庄家到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罢！”四字妙劝。○从庄家眼中、口中写出酒兴。智深睁起眼道：“洒家又不白吃你的！管俺怎地？”妙答。庄家道：“再要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来。”尽兴快活。庄家只得又舀一桶来。智深无移时又吃了这桶酒，剩下一脚狗腿，把来揣在怀里；不肯便尽，留作奇波。临出门，又道：“多的银子，明日又来吃。”补完不称银子。吓得庄家目瞪口呆，罔知所措，看他却向那五台山上去了。过往僧人。

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亭子时辰到了。坐下一回，酒却涌上来；跳起身，口里道：“俺好些时不曾拽拳使脚，觉道身体都困倦了。即髀肉复生之叹。酒家且使几路看！”下得亭子，把两支袖子拈在手里^[43]，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发，只一膀子扇在亭子柱上，只听得刮刺刺一声响亮，把亭子柱打折了，坍了亭子半边。初来时曾坐于此，而今已矣。

门子听得半山里响，高处看时，只见鲁智深一步一蹶抢上山来。两个门子叫道：“苦也！这畜生今番又醉得不小可^[44]！”便把山门关上，把拴拴了。只在门缝里张时，妙笔。不张时，将使鲁达自述耶？见智深抢到山门下，见关了门，把拳头擂鼓也似敲门。两个门子那里敢开？智深敲了一回，扭过身来，看了左边的金刚，眼前奇景。喝一声道：“你这个鸟大汉，不替俺敲门，却拿着拳头吓洒家！俺须不怕你！”跳上台基，把栅刺子只一扳^[45]，却似搥葱般扳开了^[46]；拿起一根折木头，去那金刚腿上便打，簌簌的泥和颜色都脱下来。门子张见，道：“苦也！”只得报知长老。智深等了一会，调转身来，看着右边金刚，两座金刚，两样打法。○敲了一回，等了一回，都是前日大创后，不敢使酒之辞，然已亭子金刚，天崩地塌矣。喝一声道：“你这厮张开大口，也来笑洒家！”便跳过右边台基上，把那金刚脚上打了两下。只听得一声震天价响^[47]，那尊金刚从台基上倒撞下来。智深提着折木头大笑。大笑妙。提了折木头大笑，又妙。

两个门子去报长老，长老道：“休要惹他，你们自去。”只见这座、监寺、都（事）〔寺〕并一应职事僧人都到方丈禀说：“这野猫今日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门下金刚都打坏了！如何是好？”长老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汉，何况老僧乎？好长老，不枉是五七百人善知识。若是打坏了金刚，请他的施主赵员外来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盖。这个且由他。”众僧道：“金刚乃是山门之主，如何把来换过？”长老道：“休说坏了金刚，便是打坏了殿上三世佛，也没奈何，只得回避他。真正善知识胸中便有丹霞烧佛眼界。你们见前日的行凶么？”众僧出得方丈，都道：“好个圜圉竹的长老^[48]！门子，你且休开，只在里面听。”接口将叙事带说过去，何等笔法。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秃驴们！不放洒家入寺时，山门外讨把火来烧了这个鸟寺！”一句胜百句语。不因此语，如何得开？众僧听得，只得叫门子：“拽了大拴，‘拽’字妙。【眉批】一路‘拽’字、‘钻’字、‘塞’字、‘凿’字，皆以一字为景。由那畜生入来！若不开时，真个做出来！”门子只得捻脚捻手拽了拴^[49]，飞也似闪入房

里躲了，众僧也各自回避。

只说那鲁智深双手把山门尽力一推，扑地攉将入来，吃了一交；从上“拽”字，生出妙景。扒将起来，把头摸一摸，妙景。○悔骂秃驴矣。直奔僧堂来。到得选佛场中，禅和子正打坐间，看见智深揭起帘子，钻将入来，“钻”字妙，我法中所谓全无威德也。都吃一惊，尽低了头。智深到得禅床边，喉咙里咯咯地响，看着地下便吐。“看地下”三字妙，活是醉人。○于吐前先写一句“喉咙咯咯”，妙。活是醉人。众僧都闻不得那臭，那者，何也？酒也，狗也，蒜也。个个道：“善哉！”齐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扒上禅床，解下绦，把直裰、带子都唵唵剥剥扯断了，本是鲁达，况乃酒后。脱下那脚狗腿来。取出来便是俗笔，今云“脱下”，写醉人节节忘废，入妙。智深道：“好！好！出于意外之辞。正肚饥哩！”扯来便吃。众僧看见，便把袖子遮了脸。上下肩两个禅和子远远地躲开。智深见他躲开，便扯一块狗肉，看着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的那和尚把两只袖子死掩了脸。智深道：“你不吃？”放过一个。把肉望下首的禅和子嘴边塞将去。“塞”字妙。那和尚躲不迭，却待下禅床；智深把他劈耳朵揪住，将肉便塞。揪住一个。对床四五个禅和子跳过来劝时，上文只闹得一边，故又补出对床相劝来，则满堂闹遍矣。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头，去那光脑袋上唵唵剥剥只顾凿。“凿”字妙。【眉批】“唵唵剥剥”四字二见，其声不必相同，而说来成片。满堂僧众大喊起来，都去柜中取了衣钵要走。此乱唤做“卷堂大散”，如火如荼。首座那里禁约得住？

智深一味地打将出来，智深已打出来。大半禅客都躲出廊下来。躲出廊下来。监寺、都寺不与长老说知，叫起一班职事僧人，点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厅轿夫，约有一二百人，都执杖叉棍棒，尽使手巾盘头，好看。一齐打入僧堂来。众人又打入去。○方成大闹。○不与长老说知，故闹得快。智深见了，大吼一声；别无器械，四字奇绝精绝。抢入僧堂里，“抢入”二字奇妙如火。盖上文云智深一味地打将出来，众人都赶在廊下，然则智深已在僧堂外矣。乃监寺、都寺点起二三百人，倒打入僧堂来，写一时无纪之师，头昏眼黑，可发一笑。然是犹未为奇绝之文也，最奇者，二三百人打入僧堂，却扑了一个空，方思退出更寻智深也，乃今智深反从外边抢入二三百人阵中来寻军器。大闹之为题，真不虚矣。佛面前推翻供桌，撻两条桌脚，从堂里打将出来。再打出来。众多僧行见他来得凶了，都拖了棒退到廊下。又退到廊下。智深两条桌脚着地卷将来，众僧早两下合拢来。智深大怒，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八字如锦如火。只饶了两头的。是廊下，妙妙。○如此叙事匆忙中，偏有

此精细手眼。真是奇才。当时智深直打到法堂下，只见长老喝道：方成大闹。○打出长老来，方是大闹。若请出长老来，何足云闹哉！“智深不得无礼！众僧也休动手！”两边众人被打伤了数十个，见长老来，各自退去。智深见众人退散，撇了桌脚，叫道：“长老与洒家做主！”此时酒已七八分醒了。妙。○不下此语，定要醉到何时。○又使酒人偏是七八分醒时，最为惭愧，写来妙绝。

长老道：“智深，你连累杀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搅扰了一场，我教你兄赵员外得知，他写书来与众僧陪话^[50]；此事前文不见，却于此处补出，行文有犬牙相错之法。今番你又如此大醉无礼，乱了清规，打坍了亭子，又打坏了金刚，这个且由他。你搅得众僧卷堂而走，这个罪业非小^[51]！我这里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千百年清净香火去处，如何容得你这等秽污！你且随我来方丈里过几日，我安排你一个去处。”智深随长老到方丈去。长老一面叫职事僧人留住众禅客，再回僧堂，自去坐禅；完。打伤了的和尚，自去将息。完。长老领智深到方丈歇了一夜。

【眉批】读至此真有飓风既息、（曰）〔田〕园如故之乐。○每每看书要图奇肆之篇，以为快意。今读至此处，不过收拾上文寥寥浅语耳，然亦殊以为快者，半日看他两番大闹，亦大费我心魂矣，巴到此处，且图个心魂少息。呜呼！作书乃令读者如此，虽欲不谓之才子不可得也。

次日，真长老与首座商议：“收拾了些银两赍发他，教他别处去，可先说与赵员外知道。”是。长老随即修书一封，使两个直厅道人径到赵员外庄上说知就里，立等回报。赵员外看了来书，好生不然，员外出丑矣。回书来拜覆长老，说道：“坏了的金刚、亭子，赵某随即备价来修。智深任从长老发遣。”非员外薄情也。若非此句，则员外真像一个人，后日便不容易安置，他日智深下山，亦不可不特往别之矣。不如只如此丢却，何等省手干净。

长老得了回书，便叫侍者取领皂布直裰，一双僧鞋，往往写长老爱之。十两白银，房中唤过智深。长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醉，闹了僧堂，便是误犯；今次又大醉，打坏了金刚，坍了亭子，卷堂闹了选佛场，你这罪业非轻，又把众禅客打伤了。我这里出家，是个清净去处。你这等做作，甚是不好。看你赵檀越面皮，与你这封书，投一个去处安身。我这里决然安你不得了。我夜来看了，赠汝四句偈言，终身受用。”智深道：“师父教弟子那里去安身立命？此四字是王进所说。世间淡泊，收拾不住，此语遂为佛门所有。愿听俺师四句偈言。”

真长老指着鲁智深，说出这几句言语，去这个去处。有分教，这

人：

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
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谗臣。

毕竟真长老与智深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1] 一到处：四处，各处。

[2] 古邻：老邻居。

[3] 外宅：指男子养于别宅而与之同居的女子。

[4] 孤老：旧指女子相好之人，如嫖客、姘夫或做外宅所事的男子等。

[5] 随分：随便，就便。

[6] 坐地：坐着。

[7] 箸（zhù）：筷子。

[8] 噎（xià）饭：下饭的菜肴。

[9] 山高水低：喻指意外不幸之事。

[10] 檀越：梵语音译。施主。

[11] 五花度牒：官府签署有多种花押的度牒。旧时僧道出家的书面凭证。

[12] 首座：指位居上座的僧人。知客：佛寺中专管接待宾客的僧人。

[13] 问讯：僧尼等向人合掌致敬。

[14] 相浼（měi）：求托。浼，央求，请求。

[15] 维那：佛寺中一种僧职。管理僧众事务，位次于上座、寺主。都寺：寺院中统管总务的执事僧。知客：佛寺中专管接待宾客的僧人。

[16] 军汉：军人，兵卒。

[17] 信香：佛教等宗教谓香为信心之使，虔敬烧香，神佛即知其愿望，因称信香。

[18] 入定：佛教语。谓安心一处而不昏沉，了了分明而无杂念。多取趺坐式。

[19] 证果：佛教语。谓佛教徒经过长期修行而悟入妙道。

[20] 表里：指衣料。

[21] 偈（jì）：佛经中的唱颂词。通常以四句为一偈。

[22] 留连：挽留。

[23] 托大：倨傲自尊。

[24] 不索：不须。

- [25] 丛林：佛教多数僧众聚居的处所。
- [26] 禅和子：参禅人的通称。即和尚。
- [27] 团鱼：即鳖。
- [28] 体面：体统，规矩。
- [29] 直裰（duō）：指僧袍。
- [30] 鹅项懒凳：狭长的凳子。
- [31] 旋子：温酒时盛热水的金属器具。
- [32] 老郎：寺庙中的粗杂工。做生活：干活。
- [33] 关：支取，领取。
- [34] 竹篦：即批头棍。一种用竹片扎成的刑具。
- [35] 噇（chuáng）：没节制地吃喝。
- [36] 库局：佛寺中包括都寺、监寺、副寺在内的管事部门。
- [37] 亮榻（gé）：能透光的花格长窗。
- [38] 待诏：宋元时对手艺工匠尊称为待诏。此指铁匠。
- [39] 戗（qiāng）戗：倒长貌。惨濂（lài）人：吓人，令人害怕。
- [40] 生活：指用品，器物。
- [41] 道理：理由。
- [42] 市稍：即市梢。市镇街道的尽头。
- [43] 拈（nuò）握，握持。
- [44] 不小可：犹言不轻，厉害。
- [45] 栅刺子：即栅栏。
- [46] 拗（juē）：拗断。
- [47] 价：助词。相当于“地”。
- [48] 囫囵竹：未凿眼的竹子。喻糊涂，不明事理。
- [49] 捻脚捻手：轻脚轻手，小心而不使出声。
- [50] 陪话：赔不是；赔礼道歉。
- [51] 罪业：佛教语。谓身、口、意三业所造之罪。亦泛指应受恶报的罪孽。

第四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智深取却真长老书，若云“于路不则一日，早来到东京大相国寺”，则是二回书接连都在和尚寺里，何处见其龙跳虎卧之才乎？此偏于路投宿，忽投到新妇房里。夫特特避却和尚寺，而不必到新妇房，则是作者龙跳虎卧之才，犹为不快也。嗟乎！耐庵真正才子也。真正才子之胸中，夫岂可以寻常之情测之也哉！

此回遇李忠，后回遇史进，都用一样句法，以作两篇章法，而读之却又全然是两样事情，两样局面，其笔力之大不可言。

为一女子弄出来，直弄到五台山去做了和尚。及做了和尚，弄下五台山来，又为一女子又几乎弄出来。夫女子不女子，鲁达不知也；弄出不弄出，鲁达不知也；和尚不和尚，鲁达不知也；上山与下山，鲁达悉不知也。亦曰遇酒便吃，遇事便做，遇弱便扶，遇硬便打，如是而已矣。又乌知我是和尚，他是女儿，昔日弄出故上山，今日下山又弄出哉？

鲁达、武松两传，作者意中却欲遥遥相对，故其叙事亦多仿佛相准。如鲁达救许多妇女，武松杀许多妇女；鲁达酒醉打金刚，武松酒醉打大虫；鲁达打死镇关西，武松杀死西门庆；鲁达瓦官寺前试禅杖，武松蜈蚣岭上试戒刀；鲁达打周通，越醉越有本事，武松打蒋门神，亦越醉越有本事；鲁达桃花山上踏匾酒器，揣了滚下山去，武松鸳鸯楼上踏匾酒器，揣了跳下城去。皆是相准而立，读者不可不知。

要盘缠便偷酒器，要私走便滚下山去，人曰：堂堂丈夫，奈何偷了酒器滚下山去？公曰：堂堂丈夫，做什么便偷不得酒器，滚不得下山耶？益见鲁达浩浩落落。

看此回书，须要处处记得鲁达是个和尚。如销金帐中坐，乱草坡上滚，都是光着头一个人，故奇妙不可言。

写鲁达踏匾酒器偷了去后，接连便写李、周二人分赃数语，其大其小，虽妇人小儿，皆洞然见之。作者真鼓之舞之，以尽神矣哉。

大人之为大人也，自听天下万世之人谅之；小人之为小人也，必要自己口中戛戛言之，或与其标榜之同辈一递一唱，以张扬之。如鲁达之偷酒器，李、周之分车仗，可不为之痛悼乎耶？

话说当日智真长老道：“智深，你此间决不可住了。我有一个师弟，见在东京大相国寺住持，唤做智清禅师。我与你这封书去投他那里，讨个职事僧做^[4]。我夜来看了，赠汝四句偈子，你可终身受用，记取今日之言。”智深跪下道：“洒家愿听偈子。”长老道：“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州而迁，遇江而止。”鲁智深听了四句偈子，拜了长老九拜，是宜三拜也，然而洒家不省得也，拜个不住则是九拜矣。或曰：若此则何不十拜？曰：十拜者数之辞也，九拜者不数之辞也，拜个不数，则是九拜也。背了包裹、腰包、肚包，藏了书信，辞了长老并众僧人，离了五台山，径到铁匠间壁客店里歇了，前所见间壁一家，写着父子客店也。等候打了禅杖、戒刀，完备就行。寺内众僧得鲁智深去了，无一个不欢喜。完众僧。长老教火工、道人，自来收拾打坏了的金刚、亭子。完坏金刚、坏亭子。过不得数日，赵员外自将若干钱物来五台山，再塑起金刚，重修起半山亭子。完新金刚、新亭子。不在话下。

再说这鲁智深就客店里住了几日，连日烂醉，不言可知。等得两件家生都已完备，做了刀鞘，又向戒刀上添出色泽来。把戒刀插放鞘内，禅杖却把漆来裹了；又向禅杖上添出色泽来。将些碎银子赏了铁匠，前许不肯食言，亦表两件生活打得得意。盖文人笔，美人镜，亦犹是矣。背上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禅杖，细。作别了客店主人并铁匠，了。行程上路。过往人看了，果然是个莽和尚。亦在过往人眼中看出“莽和尚”三字来。

智深自离了五台山文殊院，取路投东京来。行了半月之上，于路不投寺院去歇，已受大创也。○隔江望见刹竿，便吃一吓，安肯复入这门来？只是客店内打火安身，此句夜饮。白日间酒肆里买吃。此句昼饮。一日，正行之间，贪看山明水秀，写得鲁达文秀。不觉天色已晚，赶不上宿头；路中又没人作伴，那里投宿是好？又赶了三二十里田地，过了一条板桥，远远地望见一簇红霞，树木丛中闪着一所庄院，庄后重重叠叠都是乱山。伏一笔。鲁智深道：“只得投庄上去借宿。”径奔到庄前看时，见数十个庄家，忙忙急急，搬东搬西。鲁智深到庄前，倚了禅杖，与庄客唱个喏。俗本作“打个问讯”。庄客道：“和尚，日晚来我庄上做甚的？”智深道：“洒家赶不上宿头，欲借贵庄投宿一宵，明早便行。”庄客道：“我庄上今夜有事，歇不得。”智深道：“胡乱借洒家歇一

夜，明日便行。”庄客道：“和尚快走，休在这里讨死！”智深道：“也是怪哉，歇一夜打甚么不紧，怎地便是讨死？”庄家道：“去便去，不去时便捉来缚在这里！”庄主苦不可言，庄客已使新女婿势头矣。世间如此之事极多，写来为之一笑。鲁智深大怒道：“你这厮村人好没道理！俺又不曾说甚的，便要绑缚洒家！”

庄客们也有骂的，也有劝的。鲁智深提起禅杖，却待要发作，只见庄里走出一个老人来。鲁智深看那老人时，年近六旬之上，拄一条过头拄杖，走将出来，喝问庄客：“你们闹甚么？”庄客道：“可奈这个和尚要打我们。”智深便道：“洒家是五台山来的僧人，便不说过往僧人，鲁达亦有贼智耶？要上东京去干事。今晚赶不上宿头，借贵庄投宿一宵。庄家那厮无礼，要绑缚洒家。”那老人道：“既是五台山来的师父，随我进来。”

智深跟那老人直到正堂上，分宾主坐下。那老人道：“师父休要怪，庄家^[2]们不省得师父是活佛去处来的^[3]，他作寻常一例相看。老汉从来敬信佛天三宝，佛者何也？天者何也？三宝者又何也？夫三宝者，佛、法、僧三是也。然则言三宝，不得又言佛也。佛者，三界大师，所谓天中天也。然则言佛，不得接言天也。今混帐云我敬佛天三宝，不知彼之所敬，为何等事耶？嗟乎！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作者深哀其不达法相，故特于刘老口中调侃出之，凡以愧之也。虽是我庄上今夜有事，权且留师父歇一宵了去。”智深将禅杖倚了，起身唱个喏，俗本亦作“打个问讯”。谢道：“感承施主。洒家不敢动问贵庄高姓？”老人道：“老汉姓刘。此间唤做桃花村。好村名，可谓“桃之夭夭，灼灼其花”矣。乡人都叫老汉做桃花庄刘太公。阿父桃花著名，令爱那不桃花坐命，皆作者凭空设色处。敢问师父法名，唤做甚么讳字？”智深道：“俺的师父是智真长老，不惟源流明白，兼乃不背师长。与俺取了个讳字，因洒家姓鲁，唤做鲁智深。”太公道：“师父请吃些晚饭，不知肯吃荤腥也不？”着。○然只问荤腥，却偏不问酒，妙笔。鲁智深道：“洒家不忌荤酒，太公只问荤腥，智深忽然自增出一“酒”字，妙笔。遮莫甚么浑清白酒都不拣选，反先说酒。牛肉、狗肉，但有便吃。”次补肉。太公道：“既然师父不忌荤酒，先叫庄客取酒肉来。”没多时，庄客掇张桌子，放下一盘牛肉，三四样菜蔬，一双箸，箸先有了，却不见盏，妙笔。放在鲁智深面前。智深解下腰包、肚包，细。坐定。那庄客旋了一壶酒^[4]，“一壶”妙，下“一只盏子”又妙。拿一只盏子^[5]，盏子方才来。○只一双箸、一只盏，亦必摇摆出鲁达好酒急情来，真正妙笔。筛下酒与智深吃。这鲁智深也不谦让，也不推辞，无一时，一壶酒、一盘肉都吃了。三四样

菜蔬，原物不动，写五台山师父，绝倒。太公对席看见，呆了半晌。庄客搬饭来，又吃了。

抬过桌子，只如此。太公分付道：“胡乱教师父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夜间如若外面热闹，不可出来窥望。”智深道：“敢问贵庄今夜有甚事？”太公道：“非是你出家人闲管的事。”先作一跌，妙绝。盖闲管尚非出家人本色，后文乃至赤条条坐新妇销金帐中，真绝倒之笔也。智深道：“太公，缘何模样不甚喜欢？莫不怪洒家来搅扰你么？明日洒家算还你房钱便了。”太公道：“师父听说：我家时常斋僧布施，那争师父一个？只是我家今夜小女招夫，以此烦恼。”八字奇文。鲁智深呵呵大笑道：“男大须婚，女大必嫁，这是人伦大事，五常之礼，何故烦恼？”太公道：“师父不知，这头亲事不是情愿与的。”智深大笑道：“太公，你也是个痴汉！既然不两相情愿，如何招赘做个女婿？”太公道：“老汉止有这个女儿，今年方得一十九岁，六字奇文，写尽庄汉懵懂。被此间有座山，唤做桃花山，近来山上有两个大王，‘近来’二字妙，照定李忠下笔。【眉批】一路并不说出大王名姓，只用‘大王’二字，便生出许多妙语来，如引着大王句、大王摸进句、大王叫救句、劝得大王句、骑翻大王句、撇下大王句、大王扒出句、马欺大王句、驮去大王句，凡若干大王，犹如大珠小珠满盘迸落。盖自有‘大王’二字以来，未有狼狈如斯之甚者也。扎了寨栅，聚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间青州官军捕盗，禁他不得，因来老汉庄上讨进奉⁶，见了老汉女儿，撇下二十两金子、一匹红锦为定礼，选着今夜好日，晚间来入赘老汉庄上。又和他争执不得，只得与他，因此烦恼。非是争师父一个人。”又答还一句。智深听了，道：“原来如此！洒家有个道理教他回心转意，不要娶你女儿，如何？”鲁达凡三事，都是妇女身上起：第一为了金老女儿，做了和尚；第二既做和尚，又为刘老女儿；第三为了林冲娘子，和尚都做不得。然又三处都是酒后，特特写豪杰亲酒远色，感慨世人不少。太公道：“他是个杀人不眨眼魔君，你如何能够得他回心转意？”智深道：“洒家在五台山真长老处学得说因缘，便是铁石人也劝得他转。前说有个道理回心转意，原欲以郑屠之法治之，只因老儿如何能够一句，便随口嘈出说因缘来，冒冒失失，为下文一笑。今晚可教你女儿别处藏了，俺就你女儿房内说因缘劝他，便回心转意。”太公道：“好却甚好，只是不要捋虎须。”智深道：“洒家的不是性命？是鲁达语，他人说不出。○快绝妙绝，一句抵千百句。你只依着俺行。”太公道：“却是好也。我家有福，得遇这个活佛下降。”庄客听得，都吃一惊。照前厮打，妙绝文情。

太公问智深：“再要饭吃么？”智深道：“饭便不要吃，有酒再将这些

来吃。”前一壶酒，何足道哉！既要智深干事，定应再与痛饮。然在智深既不可自讨，在太公又不可直问。何则？若智深自讨，则太公惊喜奉承之意不见；若太公直问，则又不似敬重三宝之太公，所以待活佛去处之师父也。故作者于此，反复推敲，算出问饭来，而智深接口云：饭便不吃，酒再将来。一时宾主酬酢，如火似锦矣。太公道：“有，有。”二“有”字，写出太公分外惊喜奉承。随即叫庄客取一只熟鹅，大碗斟将酒来，叫智深尽意吃了三二十碗。那只熟鹅也吃了。叫庄客将了包裹，先安放房里，细。提了禅杖，带了戒刀，细。问道：“太公，你的女儿躲过了不曾？”太公道：“老汉已把女儿寄送在邻舍庄里去了。”智深道：“引小僧新妇房里去。”处处自称洒家，此独云小僧者，为“新妇房里”四字合成妙语，以发一笑也。太公引至房边，指道：“这里面便是。”智深道：“你们自去躲了。”太公与众庄客自出外面安排筵席。智深把房中桌椅等物都掇过了；将戒刀放在床头，禅杖把来倚在床边；刘老女也？孙郎妹耶？何其房中甚似孙也？把销金帐子下了，脱得赤条条地，销金帐中赤条条一个和尚，奇文。跳上床去坐了。

太公见天色看看黑了，叫庄客前后点起灯烛荧煌，就打麦场上放下一条桌子，上面摆着香花灯烛；一面叫庄客大盘盛着肉，大壶温着酒。

约莫初更时分，只听得只听得。山边锣鸣鼓响。这刘太公怀着鬼胎，虽写怕极之语，然亦故作奇文。女儿做亲，丈人先怀鬼胎耶？庄家们都捏着两把汗，尽出庄门外看时，只见只见。远远地四五十火把，照耀如同白日，一簇人马飞奔庄上来。刘太公看见，便叫庄客大开庄门，前来迎接。只见前遮后拥，明晃晃的都是器械旗枪，尽把红绿绢帛缚着。高兴。小喽啰头上乱插着野花；高兴。○此处特地写，非为新郎装幌，总为后文反映也。前面摆着四五对红纱灯笼，照着马上那个大王：红纱灯照出大王来，奇笔。头戴撮尖干红凹面巾，鬓傍边插一枝罗帛像生花，上穿一领围虎体挽辘金绣绿罗袍，腰系一条称狼身销金包肚红搭膊，着一双对掩云跟牛皮靴，骑一匹高头卷毛大白马。高兴。那大王来到庄前下了马。只见众小喽啰齐声贺道：“帽儿光光，今夜做个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个娇客。”高兴。

刘太公慌忙亲捧台盏，斟下一杯好酒，跪在地下。众庄客都跪着。那大王把手来扶，道：“你是我的丈人，如何倒跪我？”太公道：“休说这话，老汉只是大王治下管的人户。”那大王已有七八分醉了，已有七八分醉了。呵呵大笑道：“我与你家做个女婿，也不亏负了你。你的女儿匹配我也好。”刘太公把了下马杯。又是下马杯。来到打麦场上，见

了香花灯烛，便道：“泰山，何须如此迎接？”那里又饮了三杯。又饮了三杯。来到厅上，唤小喽啰，教把马去系在绿杨树上。大王亲口分付，教把马系在绿杨树上，如何后遂忘之？○既来入赘，则非少顷便归者矣，据理定应把这马寄养在太公家槽里；今只为后文一笑，故有此一笔。小喽啰把鼓乐就厅前擂将起来。高兴。

大王上厅坐下，叫道：“丈人，我的夫人在那里？”太公道：“便是怕羞不敢出来。”大王笑道：“且将酒来，我与丈人回敬。”那大王把了一杯，便道：“我且和夫人厮见了，却来吃酒未迟。”那刘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劝他，便道：趣语。“老汉自引大王去。”拿了烛台，引着大王转入屏风背后，直到新人房前。太公指与道：“此间便是，请大王自入去。”太公拿了烛台一直去了。未知凶吉如何，先办一条走路。妙。

那大王推开房门，见里面黑洞洞地。绝倒。大王道：“你看，我那丈人是个做家的人⁴；房里也不点碗灯，由我那夫人黑地里坐地。做家的人乃至为贼所笑，哀哉！明日叫小喽啰山寨里扛一桶好油来与他点。”明日回想此语，几成布施灯油。鲁智深坐在帐子里都听得，忍住笑，不做一声。七字无数情景。那大王摸进房中，六字奇文，“大王”字与“摸”字不连，“大王摸”字与“房中”字不连，思之发笑。叫道：“娘子，你如何不出来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做压寨夫人。”一头叫“娘子”，一头摸来摸去。一摸摸着销金帐子，便揭起来；探一支手入去摸时，摸着鲁智深的肚皮；接连六个“摸”字，忽然接一个“肚皮”字，虽欲不笑，不可得也。○意在肚皮之下，不料乃遇吾师。被鲁智深就势劈头巾带角儿揪住，一按按将下床来。那大王却待挣扎，六字奇文，“大王”字与“挣扎”字不连。鲁智深把右手捏起拳头，骂一声：“直娘贼！”连耳根带脖子只一拳。旧时本色。那大王叫一声道：“甚么便打老公！”此句情理所无，只是扯作趣语，以发一笑耳。鲁智深喝道：“教你认得老婆！”拖倒在床边，拳头脚尖一齐上，绝倒。○老公老婆，接口明快。打得大王叫“救人！”七字奇文，“大王”字与“叫”字不连，“打”字与“大王”字不连，“大王叫救人”字不连，“打得大王叫救人”字不连。刘太公惊得呆了：只道这早晚正说因缘劝那大王，捎带一句妙趣。却听得里面叫救人。只谓是和尚。太公慌忙把着灯烛，引了小喽啰，一齐抢将入来。众人灯下打一看时，众人眼中看出。只见一个胖大和尚，赤条条不着一丝，骑翻大王在床面前打。如火如荼。○“骑翻大王”四字奇文，锦衣花帽大王背上驮着一个赤条条和尚，岂不怪哉！为头的小喽啰叫道：“你众人都来救大王！”“救”字与“大王”字不连。众小喽啰一齐拖枪拽棒，打将入来救时，鲁智深见了，撇下大王，“撇下”字与“大王”字不

连。床边绰了禅杖，着地打将出来。禅杖小小发个利市。小喽啰见来得凶猛，发声喊，都走了。刘太公只管叫苦。

打闹里，三字绝倒。那大王爬出房门，六字奇文。“大王”字、“爬”字、“房门”字从来不曾连也。奔到门前，摸着空马，是空马。树上折枝柳条，不必折枝柳条也，恐读者忘却前文马系绿杨树句，故借此提之，以为一笑也。托地跳在马背上，把柳条便打那马，却跑不去。奇文。大王道：“苦也！这马也来欺负我！”“也来”二字妙，隐隐藏一句骂在内。犹言秃驴欺负我可也，何至空马也来欺负耶？再看时，原来心慌，不曾解得缰绳，奇文。连忙扯断了，骑着掙马飞走^[8]，出得庄门，大骂刘太公：“老驴休慌！不怕你飞了去！”把马打上两柳条，拨喇喇地驮了大王山上去。“驮”字妙绝，言非大王尚能骑马，马驮大王还山耳。

刘太公扯住鲁智深，道：是。“师父！你苦了老汉一家儿了！”鲁智深说道：“休怪无礼。言赤条条也。○只四字，亦非鲁达说不出。且取衣服和直裰来，洒家穿了说话。”如此笔力，真是心闲手敏。庄家去房里取来，智深穿了。太公道：“我当初只指望你说因缘，劝他回心转意，谁想你便下拳打他这一顿。定是去报山寨里大队强人来杀我家！”智深道：“太公休慌，俺说与你。洒家不是别人，俺是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官。为因打死了人，出家做和尚。休道这两个鸟人，便是一二千军马来，洒家也不怕他。你们众人不信时，提俺禅杖看。”为禅杖出色写一句。庄客们那里提得动。为禅杖出色写。智深接过来手里，一似捻灯草一般使起来。为禅杖出色写。○非是鲁达儿气，新禅杖实实得意耳。太公道：“师父休要走了去，却要救护我们一家儿使得！”

智深道：“恁么闲话，俺死也不走！”鲁达语。太公道：“且将些酒来师父吃，休得要抵死醉了。”太公语。○无计留君，只得是酒，然醉了动掸不得，又要公何为哉？二句无数曲折，妙绝。鲁智深道：“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气力！”鲁达与武松作一联，此等语俱要牢记，与后武松对看。太公道：“恁地时最好！我这里有的是酒肉，只顾教师父吃。”

且说这桃花山大头领坐在寨里，正欲差人下山来打听做女婿的二头领如何，捎带。只见数个小喽啰气急败坏四字奇文，一字不可更易。○头上野花都不见了，谓之败坏也。走到山寨里，叫道：“苦也！苦也！”大头领连忙问道：“有甚么事，慌做一团？”小喽啰道：“二哥哥吃

打坏了！”大头领大惊。正问备细，只见报道：八字过得快，便令文字省了多少。“二哥哥来了！”大头领看时，只见二头领红巾也没了，身上绿袍扯得粉碎；下得马，倒在厅前，口里说道：“哥哥救我一救！”只得一句。画出绝倒。○“只得一句”四字，画出气急败坏人，俗本恰失此四字。大头领问道：“怎么来？”二头领道：“兄弟下得山，到他庄上，进入房里去，叵耐那老驴把女儿藏过了，却教一个胖和尚躲在他女儿床上。和尚、女儿，述来一笑。我却不提防，揭起帐子摸一摸，吃那厮揪住，一顿拳头脚尖，打得一身伤损！那厮见众人入来救应，放了手，提起禅杖，打将出去，因此我得脱了身，拾得性命。哥哥与我做主报仇！”大头领道：“原来恁地。你去房中将息，我与你去拿那贼秃来。”喝叫左右：“快备我的马来！众小喽啰都去。”大头领上了马，绰枪在手，尽数引了小喽啰，非写大哥气愤，正写和尚了得。一齐呐喊下山来。

再说鲁智深正吃酒哩。神笔。○此老岂浅斟细酌者哉？一个大王去，一个大王来，而犹在吃酒，则酒量为何如也？俗笔便要说是“时鲁某又吃了二三十碗酒矣”。庄客报道：“山上大头领尽数都来了。”智深道：“你等休慌。洒家但打翻的，你们只顾缚了，解去官司请赏。取俺的戒刀出来。”禅杖先前直打出来，戒刀还在房中，细妙无双。鲁智深把直裰脱了，拽扎起下面衣服，跨了戒刀，大踏步提了禅杖，出到打麦场上。只见大头领在火把丛中，如画。○读者至此，又忘是夜间矣，忽提四字醒之。一骑马抢到庄前，马上挺着长枪，高声喝道：“那秃驴在那里？早早出来决个胜负！”智深大怒，骂道：“腌臢打脊泼才^回！叫你认得洒家！”此语照耀下文，有七玲八珑之妙。○与后史进文一样作章法。轮起禅杖，着地卷起来。那大头领逼住枪，能。大叫道：“和尚，且休要动手。你的声音好厮熟。与后史进文一样作章法。你且通个姓名。”奇文。鲁智深道：“洒家不是别人，七玲八珑语。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鲁达的便是。”“便是”二字妙，七玲八珑语。如今出了家做和尚，唤作鲁智深。”“如今”二字妙，七玲八珑语。【眉批】有得说姓名藏头露尾，此处偏叙得快爽者，正为李忠认得作势也。

那大头领呵呵大笑，滚下马，撇了枪，扑翻身便拜，奇文。道：“哥哥，别来无恙？可知二哥哥着了你的手！”鲁智深只道赚他，托地跳退数步，好。把禅杖收住；好。定睛看时，好。火把下，妙绝。认得不是别人，李忠认得鲁达，鲁达却不记得李忠者，所谓卿自难记，非鲁达过也。却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教头打虎将李忠。原来强人“下拜”，不说此二字，为军中不利，只唤做“剪拂”，此乃吉利的字样。何以知之？

李忠当下剪拂了起来，扶住鲁智深道：“哥哥缘何做了和尚？”要问。智深道：“且和你到里面说话。”刘太公见了，又只叫苦：“这和尚原来也是一路！”百忙中下此一笔，妙绝，遂令行文曲折之甚。

鲁智深到里面，再把直裰穿了，精细之笔。和李忠都到厅上叙旧。鲁智深坐在正面，好看。唤刘太公出来。那老儿不敢向前。智深道：“太公，休怕他，他是俺的兄弟。”那老儿见说是“兄弟”，心里越慌，又不敢不出来。妙妙，曲折之甚。李忠坐了第二位，太公坐了第三位。好看。鲁智深道：“你二位在此：不伦不类，说出四字。○以地主言之，则智深与太公是二位，李忠则强盗也。以江湖言之；则智深与李忠是二位，太公则闲人也。今偏从智深口中，说李忠、太公做一路，写得鲁达天空海阔，豪杰圣贤，触之则菩萨亦须吃刀，顺之则狼虎抱之同卧，真为神化之笔也。俺自从渭州三拳打死了镇关西，逃走到代州雁门县，因见了洒家赍发他的金老。那老儿不曾回东京去，却随个相识也在雁门县住。他那个女儿就与了本处一个财主赵员外。和俺厮见了，好生相敬。亦复不忘。不想官司追捉得洒家要紧，那员外陪钱感恩语。送俺去五台山智真长老处落发为僧。洒家因两番酒后四字儒雅。闹了僧堂，本师长老与俺一封书，教洒家去东京大相国寺，投托智清禅师讨个职事僧做。因为天晚，到这庄上投宿。不想与兄弟相见。轻轻二字，说来可笑，可谓不以玉帛，而以兵戎矣。却才俺打的那汉是谁？因亲及亲，有此一问，恩深义重。你如何又在这里？”要问。李忠道：“小弟自从那日与哥哥在渭州酒楼上同史进三人分散，次日听得说哥哥打死了郑屠。我去寻史进商议，他又不知投那里去了。于无意中补出史进，却又不甚明白，真有熠熠之妙。小弟听得差人缉捕，慌忙也走了，却从这山下经过。却才被哥哥打的那汉，先在这里桃花山扎寨，唤作小霸王周通。那时引入下山来和小弟厮杀，被我赢了他，留小弟在山上为寨主，让第一把交椅教小弟坐了，以此在这里落草。”智深道：“既然兄弟在此，刘太公这头亲事再也休提。鲁达语，何等爽直。他止有这个女儿，要养终身；不争被你把了去^[10]，教他老人家失所。”真正佛说因缘经，是非强盗之所知也。太公见说了，大喜，方才大喜。安排酒食出来黄昏整備未用，故来得快。管待二位。小喽啰们每人两个馒头，两块肉，一大碗酒，皆黄昏所备筵席。都教吃饱了。太公将出原定的金子段匹。精细。鲁智深道：“李家兄弟，叫得亲切。你与他收了去。爽直。这件事都在你身上。”爽直。○真是看得天下无难事。李忠道：“这个不妨事。且请哥哥去小寨住几时。刘太公也走一遭。”奇语。○为要当面决绝亲事，故特放此一句，不然则亦作别太公矣，然读者以为大奇。

太公叫庄客安排轿子，抬了鲁智深，带了禅杖、戒刀、行李；细。李忠也上了马；太公也坐了一乘小轿。奇景，却不道丈人来也。却早天色大明。可见忙了一夜。众人上山来，智深、太公到得寨前，下了轿子。李忠也下了马，邀请智深入寨中，向这聚义厅上，三人坐定。周通未出，太公不妨权坐，及后请出周通来，太公只立了不坐，都妙。李忠叫请周通出来。周通见了和尚，心中怒道：“哥哥却不与我报仇，倒请他来寨里，让他上面坐！”李忠道：“兄弟，你认得这和尚么？”周通道：“我若认得他时，须不吃他打了。”李忠笑道：“这和尚便是我日常和你说的三拳打死镇关西的便是他。”不必更出名字，已自震雷贯耳。周通把头摸一摸，叫声：“呵呀！”扑翻身便剪拂。写出平日贯耳。鲁智深答礼道：“休怪冲撞。”

三个坐定，刘太公立在面前。叙得妙，有文有理，其此句之谓矣。盖太公此来，止为要了当亲事耳，若亦坐下，则将令周通、李忠椎牛宰马，管待太公耶？鲁智深便道：“周家兄弟，叫得亲切。你来听俺说。刘太公这头亲事，你却不知。真正因缘，强盗何知？他只有这个女儿，养老送终，承祀香火，都在他身上。你若娶了，教他老人家失所，他心里怕不情愿。此句又带一曲，可谓善说因缘矣。你依着洒家，把来弃了，放过太公，揽归自己，既压之以不得不从之势，又善化其不能相忘之心。粗卤如鲁达，有此曲折语，益见其妙也。别选一个好的。原定的金子段匹将在这里。你心下如何？”要知此句不是软语，正是硬语，周通见不是头，所以折箭也。周通道：“并听大哥言语，兄弟再不敢登门。”智深道：“大丈夫作事却要休翻悔。”再勒一句，妙绝。○爽快是鲁达天性，此偏多用勾勒，乃愈见其爽快，妙绝。周通折箭为誓。鲁达非此不信，非周通性直也。刘太公拜谢了，纳还金子段匹，自下山回庄去了。完刘太公。

李忠、周通椎牛宰马^[11]，安排筵席，管待了数日。引鲁智深山前山后观看景致。果是好座桃花山：强盗岂会游山耶？只为“乱草”一句耳。生得凶怪，四围险峻，单单只一条路上去，四下里漫漫都是乱草。伏一句。智深看了道：“果然好险隘去处！”住了几日，鲁智深见李忠、周通不是个慷慨之人，作事慳吝^[12]，只要下山。两个苦留，那里肯住？只推道：“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李忠、周通道：“哥哥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时，我等明日下山，但得多少，尽送与哥哥作路费。”次日，山寨里一面杀羊宰猪，且做送路筵席，安排整顿许多金银酒器，设放在桌上。好笑。正待入席饮酒，只见小喽啰报来说：“山下有两辆车，十数个人来也！”李忠、周通见报了，点起众多小喽啰，只留一两

个伏侍鲁智深饮酒。两个好汉道：“哥哥，只顾请自在吃几杯。我两个下山去取得财来，就与哥哥送行。”分付已罢，引领众人下山去了。

且说这鲁智深寻思道：“这两个人好生吝啬，见放着有许多金银，却不送与俺，直等要去打劫得别人的送与洒家！这个不是把官路当人情，只苦别人？骂尽千载。洒家且教这厮吃俺一惊！”便唤这几个小喽啰近前来筛酒吃。方才吃得两盏，跳起身来，两拳打翻两个小喽啰，便解搭膊做一块儿捆了，口里都塞了些麻核桃^[13]；何处得来？便取出包裹打开，没要紧的都撒了，只拿了桌上的金银酒器，都踏匾了，拴在包里；胸前度牒袋内，藏了真长老的书信；跨了戒刀，提了禅杖，顶了衣包，数笔看他折叠无数。便出寨来。到后山打一望时，都是险峻之处，却寻思道：“洒家从前山去时，一定吃那厮们撞见，不如就此间乱草处滚将下去。”先把戒刀和包裹拴了，望下丢落去，又把禅杖也摔落去，却把身望下只一滚，骨碌碌直滚到山脚边，爽快，自是天性。并无伤损，伤损容亦有之，然说他则甚，则不如并无伤损之干净也。跳将起来，寻了包裹，跨了戒刀，拿了禅杖，拽开脚步，取路便走。

再说李忠、周通下到山边，正迎着那数十个人，各有器械。妙笔。○不因此句，则两条好汉取十数个客人，何须一刻工夫，鲁达如何做得许多手脚？今特地放此一语，便不免挺刀相斗，腾那出工夫来，为鲁达偷酒器之地，盖非世人所知也。李忠、周通挺着枪，小喽啰呐着喊，抢向前来，喝道：“兀那客人，会事的留下买路钱！”那客人内有一个便捻着朴刀来斗李忠，一来一往，一去一回，斗了十馀合，不分胜负。是好一回工夫矣。周通大怒，赶向前来，喝一声，众小喽啰一齐都上，那伙客人抵当不住，转身便走；有那走得迟的，早被搠死七八个。劫了车子财物，和着凯歌，慢慢地上山来。“慢慢”妙，又好一回工夫也。到得寨里打一看时，只见两个小喽啰捆做一块在亭柱边，桌子上金银酒器都不见了。周通解了小喽啰，问其备细：“鲁智深那里去了？”小喽啰说道：“把我两个打翻捆缚了，卷了若干器皿，都拿去了。”周通道：“这贼秃不是好人，倒着了那厮手脚！却从那里去了？”团团寻踪迹到后山，见一带荒草平平地都滚倒了。周道看了道：“这秃驴倒是个老贼！这般险峻山冈，从这里滚了下去！”李忠道：“我们赶上去问他讨，也羞那厮一场！”周通道：“罢，罢！贼去了关门，那里去赶？便赶得着时，也问他取不成。是。倘有些不然起来，我和你又敌他不过，后来到难厮见了；不如罢手，后来倒好相见。非真写周通图着后日也，盖为如此便足矣，定要去讨，如何了结故也。我们且自把车子上包裹打开，将金银段匹分作三分，我和你各捉一分，于偷酒器者，优劣如何？一分赏了众

小喽啰。”李忠道：“是我不合引他上山，折了你许多东西，我的这一分都与了你。”于偷酒器如何？周通道：“哥哥，我和你同死同生，休恁地计较。”于偷酒器如何？看官牢记话头：这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打劫。洒家记得。

再说鲁智深离了桃花山，放开脚步，从早晨直走到午后，约莫走了五六十里多路，肚里又饥，四字为后一回眼目，牢牢记之。路上又没个打火处，寻思：“早起只顾贪走，不曾吃得些东西，却投那里去好？”东观西望，猛然听得远远地铃铎之声。鲁智深听得道：“好了！不是寺院便是宫观，风吹得檐前铃铎之声。洒家且寻去那里投奔。”

不是鲁智深投那个去处，有分教：

半日里送了十馀条性命生灵；
一把火烧了有名的灵山古迹。

直教：

黄金殿上生红焰，
碧玉堂前起黑烟。

毕竟鲁智深投甚么寺观来，且听下回分解。

[1] 职事僧：寺院中分管各项职务的僧人。

[2] 庄家：庄稼人。

[3] 活佛去处：按照佛教的说法，有佛祖在五台山修行得道，所以是佛教圣地。故称为“活佛去处”。

[4] 旋：以这里指用温酒的旋子温酒。

[5] 盏子：浅而小的杯子。

[6] 进奉：指进献的财物。

[7] 做家：持家节俭。

[8] 撵（chǎn）马：没有鞍辔的光背马。

[9] 打脊：原指古时肉刑的一种，鞭笞背部。此用作骂人的话。犹该死。

[10] 不争：如果。

[11] 椎（chuí）牛：杀牛。

[12] 悭（qiān）吝：吝啬。

[13] 麻核桃：用麻绳打成的如核桃大小的结。

第五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官寺

吾前言，两回书不欲接连都在丛林，因特幻出新妇房中、销金帐里以间隔之，固也。然惟恐两回书接连都在丛林，而必别生一回不在丛林之事以间隔之，此虽才子之才，而非才子之大才也。夫才子之大才，则何所不可之有？前一回在丛林，后一回何妨又在丛林？不宁惟是而已，前后二回都在丛林，何妨中间再生一回复在丛林？夫两回书不欲接连都在丛林者，才子教天下后世以避之之法也。若两回书接连都在丛林，而中间反又加倍写一丛林者，才子教天下后世以犯之之法也。虽然，避可能也，犯不可能也，夫是以才子之名毕竟独归耐庵也。

吾读瓦官一篇，不胜浩然而叹。呜呼！世界之事亦犹是矣。耐庵忽然而写瓦官，千载之人读之，莫不尽见有瓦官也。耐庵忽然而写瓦官被烧，千载之人读之，又莫不尽见瓦官被烧也。然而一卷之书，不盈十纸，瓦官何因而起，瓦官何因而倒，起倒只在须臾，三世不成戏事耶？又摊书于几上，人凭几而读，其间面与书之相去，盖未能以一尺也。此未能一尺之间，又荡然其虚空，何据而忽然谓有瓦官，何据而忽然又谓烧尽，颠倒毕竟虚空，山河不又如梦耶？呜呼！以大雄氏之书而与凡夫读之，则谓“香风菱花”之句可入诗料。以北《西厢》之语而与圣人读之，则谓“临去秋波”之曲可悟重玄。夫人之贤与不肖，其用意之相去既有如此之别，然则如耐庵之书，亦顾其读之之人何如矣。夫耐庵则又安辩其是稗官，安辩其是菩萨现稗官耶？

一部《水浒传》，悉依此批读。

通篇只是鲁达纪程图也。乃忽然飞来史进，忽然飞去史进者，非此鲁达于瓦官寺中真了不得，而必借助于大郎也。亦为前者渭州酒楼三人分手，直至于今，都无下落，昨在桃花山上虽曾收到李忠，然而李忠之与大郎，其重其轻，相去则不但丈尺而已也。乃今李忠反已讨得着实，而大郎犹自落在天涯，然则茫茫大宋，斯人安在者乎？况于过此以往，一到东京，便有豹子头林冲之一事，作者此时即通身笔舌，犹恨未及，其何暇更以闲心闲笔来照到大郎也？不得已，因向瓦官寺前穿插过去。

呜呼！谁谓作史为易事耶！

真长老云：便打坏三世佛，老僧亦只得罢休。善哉大德！真可谓通达罪福相，遍照于十方也。若清长老则云：侵损菜园，得他压伏。嗟乎！以菜园为庄产，以众生为怨家，如此人亦复匡徒领众，俨然称师，殊可怪也。夫三世佛之与菜园，则有间矣。三世佛犹罢休，则无所不罢休可知也；菜园犹不罢休，然则如清长老者，又可损其毫毛乎哉！作者于此三致意焉。以真入五台，以清占东京，意盖谓一是清凉法师，一是闹热光棍也。

此篇处处定要写到急杀处，然后生出路来，又一奇观。

此回突然撰出不完句法，乃从古未有之奇事。如智深跟丘小乙进去，和尚吃了一惊，急道：“师兄请坐，听小僧说。”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睁着眼，在一边夹道：“你说！你说！”于是遂将“听小僧”三字隔在上文，“说”字隔在下文，一也。智深再回香积厨来，见几个老和尚“正在那里”怎么，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来得声势，于是遂于“正在那里”四字下忽然收住，二也。林子中史进听得声音，要问姓甚名谁，此是一句也，却因智深斗到性发，不睬其问，于是“姓甚”已问，“名谁”未说，三也。凡三句不完，却又是三样文情，而总之只为描写智深性急，此虽史迁，未有此妙矣。

话说鲁智深走过数个山坡，见一座大松林，一条山路。随着那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抬头看时，一个“看时”。却见一所败落寺院，离了一个丛林，要到一个丛林；未到那个丛林，先到这个丛林。又两头两个丛林，极其兴旺，中间一个丛林，极其败落。写得笔墨淋漓，兴亡满目。○前篇吾言出一丛林，入一丛林，便令两回书接连都在丛林中，故特特幻出一个新妇房中、销金帐子，以间隔之也。乃作者忽又自念丛林接连，正复何妨，亦顾我之才调何如耳。我诚出其珠玉锦绣之心，回旋结撰，则虽三丛林接连，正自横峰侧岭，岂有两丛林接连，便成棘手耶？是以遂有此篇也。○又为新打禅杖未曾出色一写，故有此篇，读者又应留眼。被风吹得铃铎响；七字补出抬头之故，谓之倒句。看那山门时，两个“看时”。上有一面旧朱红牌额，内有四个金字，都昏了^[1]，只用三个字，写废寺入神，抵无数“墙塌壁倒”语，又是他人极力写不出、想不来者。写着“瓦官之寺”。鲁达本不识字，今忽叙出四字，乃眼有四字之形，非口出四字之文也。又行不得四五十步，过座石桥，入得寺来，便投知客寮去^[2]。是五台僧人。○看他节节次次。只见知客寮门前，大门也没了，四围壁落全无。智深寻思道：“这个大寺如何败落得恁地？”直入方丈前看时，三个“看时”。○节节次次。只见满地都是燕子粪，下五台是二月天气，恐读者忘却，特用燕子粪隐隐约约点出之。

门上一把锁锁着，锁上尽是蜘蛛网。智深把禅杖就地下搯着，禅杖。叫道：“过往僧人来投斋。”叫了半日，没一个答应。回到香积厨下看时，四个“看时”，○节节次次。锅也没了，灶头都塌了。智深把包裹解下，放在监斋使者面前，鲁达主意是寻饭吃，故特将全副行李，坐住在监斋使者身上，妙绝。提了禅杖，到处寻去。禅杖一。

寻到厨房后面一间小屋，见几个老和尚坐地，一个个面黄肌瘦。智深喝一声道：“你们这和和尚好没道理！由洒家叫唤，没一个应！”那和尚摇手道：“不要高声！”奇文。智深道：“俺是过往僧人，讨顿饭吃，有甚利害？”老和尚道：“我们三日不曾有饭落肚，那里讨饭与你吃？”智深道：“俺是五台山来的僧人，粥也胡乱请洒家吃半碗。”遂至于此。○此一物料定鲁达生平未尝。写英雄失路，可叹。○“粥”字渐引而出，不欲作突然之笔也。老和尚道：“你是活佛去处来的，我们合当斋你。争奈我寺中僧众走散，并无一粒斋粮，老僧等端的饿了三日^[3]！”智深道：“胡说！这等一个大去处，不信没斋粮^[4]？”老和尚道：“我这里是个非细去处^[5]；于文殊相国又何如？前映后带，兴亡在目，诵之心伤。只因是十方常住^[6]，被一个云游和尚引着一个道人来此住持，把常住有的没的都毁坏了。他两个无所不为，把众僧赶出去了；我几个老的走不动，只得在这里过，因此没饭吃。”智深道：“胡说！量他一个和尚、一个道人，做得甚事？却不去官府告他？”老和尚道：“师父，你不知，这里衙门又远，便是官军也禁不得的他。这和尚、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杀人放火的人！如今向方丈后面一个去处安身。”智深道：“这两个唤做甚么？”老和尚道：“那和尚姓崔，法号道成，绰号生铁佛；道人姓丘，排行小乙，绰号飞天药叉^[7]。这两个那里似个出家人，只是绿林中强贼一般，把这出家影占身体^[8]！”于老和尚口中述二贼也，却偏似直骂鲁达者，奇绝妙绝。

智深正问间，猛闻得一阵香来。瞥然截住，转出奇文。智深提了禅杖，禅杖三。蹉过后面打一看时^[9]，五个“看时”。见一个土灶，盖着一个草盖，气腾腾透将进来。智深揭起看时，六个“看时”。煮着一锅粟米粥。土灶“土”字，草盖“草”字，粟米粥“粟米”字，皆写荒凉。智深骂道：“你这几个老和尚没道理！只说三日没饭吃，如今见煮一锅粥。出家人何故说谎？”是受戒过人语。○出家人何故饮酒？出家人何故吃狗吃蒜？出家人何故毁像坏寺？出家人何故打人？出家人何故入妇女房中，坐妇女床上？出家人何故破人婚姻？出家人何故偷人酒器？出家人何故后山逃走？那几个老和尚被智深寻出粥来，只叫得苦，把碗碟、钵头、杓子、水桶都抢过了^[10]。妙绝。○饿极矣，寻出粥来，已是绝处逢

生，却又抢过碗碟、杓子，遂令生处又绝。行文险仄，令我心惊。○碗碟、杓子，是吃粥家伙，抢过可也；至于水桶，亦都抢过。作者险仄之情，何其奇妙乎！至于水桶都抢过，而人急计生，生出春台来，则岂一时所能料哉！【眉批】此一回文中，看他寻出粥，又抢去碗；背后脚步响，又不敢回头；拖杖便走，又赶斗几合；避却两个，又撞着一个；问姓名不肯答，又斗十四五合。皆务要逼到极险极仄处，自显笔力，读者不可不知。智深肚饥，句。没奈何；句。见了粥，句。要吃；句。没做道理处，句。○行文至此，绝矣，更无路矣。只见灶边破漆春台只有些灰尘在上面^[11]，奇绝，何关吃粥哉！智深见了，人急智生，便把禅杖倚了，禅杖四。就灶边拾把草，把春台揩抹了灰尘；奇绝。双手把锅掇起来，奇绝。把粥望春台只一倾。奇绝，文情如火如锦。那几个老和尚都来抢粥吃，看手。被智深一推一交，倒的倒了，走的走了。智深却把手来捧那粥吃。如火如锦。

才吃几口，那老和尚道：“我等端的三日没饭吃！却才去那里抄化得这些粟米^[12]，胡乱熬些粥吃，你又吃我们的！”智深吃五七口，听得了这话，便撇了不吃。实是智深不喜吃粥，非衰老和尚数言也。只听得外面有人嘲歌^[13]。陡然接过，真正奇文。智深洗了手，细。提了禅杖，禅杖五。奔去不及，破壁子里望见一个道人，从厨房后闻歌声，方奔出来，故奔不及也，奔不及而又要望见，则趁势在废寺上，借一句破壁子张着，此行文巧妙之诀。头带皂巾，身穿布衫，腰系杂色绦，脚穿麻鞋，挑着一担儿，一头是个竹篮儿，里面露些鱼尾，是望见语。并荷叶托着些肉，一头担着一瓶酒，也是荷叶盖着。口里嘲歌着，唱道：

你在东时我在西，
你无男子我无妻。
我无妻时犹闲可，
你无夫时好孤悽！并不说掳掠妇女，却反说出为他一片至情，如近日有谐语云：“有人行路见幼妇者，抱持而呜咽之。妇怒，人则谢曰：我复何必，诚恐卿欲此耳。”是一样说话。
○“犹闲可”三字，说得好笑。

那几个老和尚赶出来，摇着手，悄悄地指与智深，道：如画。“这个道人便是飞天药叉丘小乙！”智深见指说了，便提着禅杖，禅杖六。随后跟去。那道人不知智深在后面跟去，只顾走入方丈后墙里去。智深随即跟到里面入去。看时，七个“看时”。见绿槐树下放着一条桌子，铺着些盘馔，三个盏子，三双箸子。八字异样色泽。当中坐着一个胖和

尚，生得眉如漆刷，脸似墨装，胳膊¹⁴¹的一身横肉，胸脯下露出黑肚皮来。边厢坐着一个年幼妇人。那道人把竹篮放下来，也坐地。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惊，写突如其来，只用二笔，两边声势都有。跳起身来便道：“请师兄坐，同吃一盞。”智深提着禅杖道：禅杖七。“你这两个如何把寺来废了？”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其语未毕。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四字气岔如见。“……说。在先敝寺“说”字与上“听小僧”本是接着成句，智深自气忿忿在一边，夹着“你说你说”耳。章法奇绝，从古未有。十分好个去处，田庄又广，僧众极多，只被廊下那几个老和尚吃酒撒泼，将钱养女，三个盞子，一个妇人，偏偏说出此八字来。而鲁达亦复信之，所以为鲁达也。长老禁约他们不得，又把长老排告了出去；因此把寺来都废了，僧众尽皆走散，田土已都卖了。小僧却和这个道人新来住持此间，“新来住持”四字妙。前云“在先敝寺”，后云“在先檀越”，此却云“新来住持”，明是情慌无本之辞也。正欲要整理山门，修盖殿宇。”智深道：“这妇人是谁？却在这里吃酒！”只问两句，使前八字齐倒。那和尚道：“师兄容禀：这个娘子，他是前村王有金的女儿。王有金，奇名。在先他的父亲是本寺檀越，如今消乏了家私¹⁴¹，近日好生狼狈，家间人口都没了，丈夫又患病，因来敝寺借米。小僧看施主檀越之面，取酒相待，别无他意。师兄休听那几个老畜生说！”

智深听了他这篇话，又见他如此小心，此句要。便道：“叵耐几个老僧戏弄洒家！”提了禅杖，禅杖八。再回香积厨来。出来。这几个老僧方才吃些粥，正在那里……“正在那里”下还有如何若何许多光景，却被鲁达忿忿出来，都吓住了。用笔至此，岂但文中有画，竟谓此四字虚歇处，突然有鲁达跳出可也。看见智深忿忿的出来，指着老和尚，道：“原来是你这几个坏了常住，犹自在俺面前说谎！”老和尚们一齐都道：“师兄休听他说，见今养着一个妇女在那里。只须一句破的。他恰才见你有戒刀、禅杖，他无器械，不敢与你相争。你若不信时，再去走遭，看他和你怎地。师兄，你自寻思：他们吃酒吃肉，我们粥也没的吃，已足。恰才还只怕师兄吃了。”又补此一句，妙。智深道：“（也）说得也是。”倒提了禅杖，禅杖九。再往方丈后来，又进去。见那角门却早关了。

智深大怒，只一脚踢开了，抢入里面看时，八个“看时”。只见那生铁佛崔道成仗着一条朴刀，从里面赶到槐树下来抢智深。智深见了，大吼一声，轮起手中禅杖，禅杖十。来斗崔道成。两个斗了十四五合，那

崔道成斗智深不过，只有架隔遮拦，掣仗躲闪，抵挡不住，却待要走。这丘道人见他当不住，却从背后拿了条朴刀，大踏步搠将来。智深正斗间，忽听得背后脚步响，急杀。○奇文。却又不敢回头看他，急杀。○奇文。不时见一个人影来，知道有暗算的人，写得毛寒骨抖，真是急杀。○真正奇文。叫一声：“着！”那崔道成心慌，只道着他禅杖，托地跳出圈子外去。写鲁达应变之才，如火如锦。智深恰才回身，正好三个摘脚儿厮见。急杀。○奇文。崔道成和丘道人两个又并了十合之上。智深一来肚里无食，此回主意。二来走了许多程途，三者当不得他两个生力；此句便伏史进。○此三句与后得了史进，吃得饱了一段，遥对作章法。只得卖个破绽，拖了禅杖便走。禅杖十一。○写禅杖，不必写到定是赢，却早已十分出色，是耐庵方有此笔。两个捻着朴刀直杀出山门外来。又出来。智深又斗了几合，掣了禅杖禅杖十二。便走。凡写两句“便走”，笔力掘拗之极。○亦有此日，此后怎了？两个赶到石桥下，坐在栏干上，再不来赶。索性赶过桥来，图个死并，便完事矣，却不过来，偏坐在桥上便住，行文奇绝，读者遭闪不小。

智深走得远了，喘息方定，寻思道：“洒家的包裹放在监斋使者面前，只顾走来，不曾拿得，路上又没一分盘缠，又是饥饿，如何是好？如此说，定应转去。待要回去，又敌他不过。他两个并我一个，枉送了性命。”如此说，定不应转去也。信步望前面去，行一步，懒一步。走了几里，见前面一个大林，都是赤松树。此一段另是一样笔法。一路只管丢开去，竟似无后半截文者，令人心惊气绝。鲁智深看了，道：“好座猛恶林子！”观看之间，只见树影里一个人探头探脑，望了一望，吐了一口唾，闪入去了。前文正未得完，反于此处别生出一个由头来，令人心惊气绝。智深道：“俺猜这个撮鸟是个剪径的强人^[15]，正在此间等买卖，见洒家是个和尚，他道不利市，吐了一口唾，走入去了。那厮却不是鸟晦气！撞了洒家，洒家又一肚皮鸟气，正没处发落，且剥这厮衣裳当酒吃！”笔力左攀右掣，真是绝世奇事。提了禅杖，禅杖十三。径抢到松林边，喝一声：“兀那林子里的撮鸟！快出来！”

那汉子在林子听得，大笑道：“我晦气，他倒来惹我！”绝世奇文。就从林子里，拿着朴刀，背翻身跳出来，“背翻身”三字妙，言非劈面相迎也。喝一声：“秃驴！你自当死！不是我来寻你！”智深道：“教你认得洒家！”“认得”二字，七玲八珑，前与李忠战时，亦用此法作照耀也。轮起禅杖禅杖十四。抢那汉。那汉捻着朴刀来斗和尚，恰待向前，每用此一笔作势。肚里寻思道：“这和尚声音好熟。”见是史进心醉之人。○此一段与前李忠文同，是极大章法。便道：“兀那和尚，你的声

音好熟。你姓甚？”少“名谁”二字者，那汉正问到此，却被智深性发，抢出下句来，遂不得毕其辞，故止问得“姓甚”二字也。看他又斗十四五合后，毕竟又完全问一句姓甚名谁，以表前文之奇妙，真正如花似锦。智深道：“俺且和你斗三百合却说姓名！”是着恼后语。那汉大怒，仗手中朴刀，来迎禅杖。两个斗到十数合后，那汉暗暗喝采道：“好个莽和尚！”十四五合也，却分十合在前，四五合在后，中间用一顿，笔法妙绝。

又斗了四五合，那汉叫道：“少歇，我有话说。”写史进眼中出群。两个都跳出圈子外来。那汉便问道：“你端的姓甚名谁？声音好熟。”与前“姓甚”二字，映耀出妙笔来。○前声音在姓名前，此声名在姓名后，此书虽极不经意处，必换转文法，不肯苟且如此。读者细细求之，自今不更说也。智深说姓名毕，那汉撇了朴刀，翻身便剪拂，与前李忠一样作章法。说道：“认得史进么？”读此一句，分外眼明。○山门外石桥边事，令读者忧得好苦，忽读此句，将军从天而降也。智深笑道：“原来是史大郎！”两个再剪拂了，前是一个独拜，今是两个同拜，何等手法。同到林子里坐定。智深问道：“史大郎，自渭州别后，你一向在何处？”先问。○好汉口中，出此苦语，然千古苦语，定出好汉口中也。史进答道：“自那日酒楼前与哥哥分手，次日，听得哥哥打死了郑屠，逃走了，有缉捕的访知史进和哥哥赍发那唱的金老，亦补前文所无，正与李忠符同。因此，小弟亦便离了渭州，寻师父王进。直到延州，又寻不着。八字藏过几回好书。○此八字结煞王进，永远已毕。○回向天下万世，自此八字已后，“王进”二字更不见于此书也。【眉批】王进到底不见。回到北京住了几时，盘缠使尽，以此来在这里寻些盘缠，名曰寻盘缠。不想得遇。哥哥缘何做了和尚？”次问。○李忠先问次叙，此先叙次问，俱用换转法。智深把前面过的话从头说了一遍。省。史进道：“哥哥既是肚饥，小弟有干肉烧饼在此。”便取出来教智深吃。并不以五台为意，所以为史进也。史进又道：“哥哥既有包裹在寺内，我和你讨去。若还不肯时，何不结果了那厮？”智深道：“是！”当下和史进吃得饱了，一回主意。○肚中饥时虽以鲁达之勇，亦不能斗，此岂作者寓言边事耶？各拿了器械，再回瓦官寺来。笔之既去，如龙入海；笔之复来，如虎下山。如龙入海，非网缆之可牵；如虎下山，非藩篱之可隔。读之真是骇绝常情，拓开文胆。

到寺前，看见那崔道成、丘小乙两个兀自在桥上坐地。若不还在桥上，则回到寺去，必然先杀那几个老和尚矣。一者不武，二者于正传无谓，故只用一句兀自坐地，便省却一段闲文字，非是虚虚写二人吃力光

景也。智深大喝一声道：“你这厮们，来来！今番和你斗个你死我活！”那和尚笑道：“你是我手里败将，如何再敢厮并！”智深大怒，轮起铁禅杖，禅杖十五。奔过桥来；铁佛生嗔，仗着朴刀，杀下桥去。智深一者得了史进，肚里胆壮；二乃吃得饱了，那精神气力越使得出来。与前“一者肚中无食，二者走路方乏，三者两个生力句”遥对，看他章法。两个斗到八九合，崔道成渐渐力怯，只办得走路^[16]。那飞天药叉丘道人见和尚输了，便仗着朴刀来协助。这边史进见了，便从树林子里跳将出来，大喝一声：“都不要走！”掀起笠儿，此句不是写史进一时性发，盖为前文林子中斗至十四五合，其在史进，固为鲁达出家，不好厮认；若在鲁达，则即使气忿性急，亦何至不认史大郎耶？读者颇有此难。殊不知作者胸中自隐然有个毡笠盖着大郎，而于前文中，偏故意不说出。直到此处，方轻轻放得一句“掀起笠子”，彼真不顾世眼也。挺着朴刀，来战丘小乙。四个人两对厮杀。智深与崔道成正斗到间深里^[17]，智深得便处，喝一声：“着！”只一禅杖，禅杖十六。○至此方写得禅杖饱满快活。把生铁佛打下桥去。那道人见倒了和尚，无心恋战，卖个破绽便走。史进喝道：“那里去！”赶上，望后心一朴刀，“扑”地一声响，道人倒在一边。史进踏入去，掉转朴刀，望下面只顾胳膊肘的搠。智深赶下桥去，把崔道成背后一禅杖。禅杖十七。○更饱满，更快活。可怜两个强徒，化作南柯一梦。

智深、史进把这丘小乙、崔道成两个尸首都缚了，撺在涧里^[18]。两个再赶入寺里来，再入来。香积厨下拿了包裹。俗本此句误在后。那几个老和尚因见智深输了去，怕崔道成、丘小乙来杀他，已自都吊死了。此处若非此句，则将听其仍旧苟延残喘，抑将为之鼎新常住？故知此句之省手也。智深、史进直走入方丈后角门内看时，九个“看时”。那个掳来的妇人投井而死；此处若非此句，则将听其宛转废寺，抑将为之送去前村，故知此句之省手也。直寻到里面八九间小屋，打将入去，并无一人，只见床上三四包衣服。史进打开，都是衣裳，包了些金银，拣好的包了一包袱。寻到厨房，见鱼及酒肉，两个打水烧火，煮熟来，都吃饱了。始得一饱。饱之为道，不亦难乎。两个各背包裹，史进增一包裹。灶前缚了两个火把，拨开火炉，火上点着，焰腾腾的，先烧着后面小屋；烧到门前，再缚几个火把，直来佛殿下后檐点着烧起来。凑巧风紧，刮刮杂杂地火起，竟天价火起来^[19]。可谓净佛国土。○前后两个丛林，中间又夹一个丛林，此行文特地构造出来，以为一时奇观也。至此则一把火烧荡尽净，依旧只得前后两个丛林，中间并不夹着甚么丛林，随手而起者仍随手而倒，岂非翻江搅海之才乎！○耐庵说一座瓦官寺，读者亦便是一座瓦官寺；耐庵说烧了瓦官寺，读者亦便是无了瓦官寺。

大雄先生之言曰：“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一切世间中，无法而不造。”圣叹为之续曰：“心如大火聚，坏种种五阴。一切过去者，无法而不坏。”今耐庵此篇之意则又双用，其意若曰：“文如工画师，亦如大火聚。随手而成造，亦复随手坏。如文心亦尔，见文当观心。见文不见心，莫读我此传。”○于修整金刚亭子山门亮榻之赵员外，其罪福又何如？智深与史进看着，等了一回，四下火都着了。二人道：“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俺二人只好撒开。”

二人厮赶着行了一夜。七个字写出真好弟兄。○令人念此一夜，独不得预也。天色微明，两个远远地望见一簇人家，看来是个村镇。两个投那村镇上来。独木桥边桃花庄一条板桥，瓦官寺一座青石桥，此处又一条独木桥，亦是闲中点缀联络，以为章法也。一个小小酒店，智深、史进来到村中酒店内，一面吃酒，一面叫酒保买些肉来，借些米来，打火做饭。两个吃酒，诉说路上许多事务。吃了酒饭，智深便问史进道：“你今投那里去？”史进道：“我如今只得再回少华山去，奔投朱武等三人入了伙，且过几时，却再理会。”作者安放史进。智深见说了，道：“兄弟，也是。”便打开包裹，取些酒器，与了史进。桃花山上何必不偷，瓦官寺前何必不分。有钱如此用，真使人要钱也。○前日若留与李、周，非也；今日若不与史进，非也。○以桃花山上赃，与少华山上贼，绝倒。二人拴了包裹，拿了器械，还了酒钱。二人出得店门，离了村镇，又行不过五七里，到一个三岔路口。智深道：“兄弟，须要分手。鲁达语，亦是法师语。洒家投东京去，你休相送。鲁达语，亦是法师语。你到华州，须从这条路去。他日却得相会。若有个便人，可通个信息来往。”千古情种，历历落落。史进拜辞了智深，各自分了路。史进去了。通篇皆叙鲁达也，史进忽然来，史进忽然去，其文犹如生龙活虎，令人捉察不定。

只说智深自往东京，在路又行了八九日，早望见东京。入得城来，但见街坊热闹，人物喧哗。来到城中，陪个小心，问人道：“大相国寺在何处？”街坊人答道：“前面州桥第四桥。便是。”智深提了禅杖便走，早进得寺来；东西廊下看时，径投知客寮内去。鲁达着实会。道人撞见，报与知客。八字中藏下一吓。无移时，知客僧出来，见了智深生得凶猛，提着铁禅杖，跨着戒刀，背着个大包裹，先有五分惧他。知客问道：“师兄何方来？”智深放下包裹、禅杖，唱个喏。知客回了问讯。智深说道：“洒家五台山来。本师真长老有书在此，着俺来投上刹清大师长老处，讨个职事僧做。”知客道：“既是真大师长老有书札，合当同到方丈里去。”知客引了智深，直到方丈，解开包裹，取出书来，拿在

手里。只如此。知客道：“师兄，你如何不知体面^[20]？即目长老出来^[21]，你可解了戒刀，取出那七条、坐具、信香来^[22]，礼拜长老使得。”智深道：“你如何不早说！”反责之，妙绝。随即解了戒刀，包裹内取出片香一炷，坐具、七条半晌没做道理处。知客又与他披了袈裟，与他披，绝倒。教他先铺坐具。先铺，绝倒。

少刻，只见智清禅师出来。知客向前禀道：“这僧人从五台山来，有真禅师书在此。”清长老道：“师兄多时不曾有法帖来。”知客叫智深道：“师兄，快来礼拜长老。”只见智深却把那炷香没放处。没放处，绝倒。知客忍不住笑，与他插在炉内。与他插，绝倒。拜到三拜，知客叫住，不然，九拜矣。○俗本尽落。将书呈上。清长老接书拆开看时，中间备细说着鲁智深出家缘由，并今下山投托上刹之故，二句皆极不堪，便有前三回书在内，清公当亦一吓。“万望慈悲收录，做个职事人员，切不可推故。此僧久后必当证果。”清长老读罢来书，便道：“远来僧人且去僧堂中暂歇，吃些斋饭。”好物事。智深谢了，扯了坐具、七条，扯了，绝倒。提了包裹，拿了禅杖、戒刀，跟着行童去了。

清长老唤集两班许多职事僧人，尽到方丈，乃云：每读禅宗语录，见一往一来后，忽接“乃云”二字，不觉欲呕。耐庵想亦丑之、恶之、悲之、笑之，故特用此二字于此。“汝等众僧在此，你看我师兄智真禅师好没分晓^[23]！这个来的僧人，原来是经略府军官，为因打死了人，落发为僧。二次在彼闹了僧堂，因此难着他。你那里安他不得，却推来与我！待要不收留他，师兄如此千万嘱付，不可推故；待要着 he 在这里，倘或乱了清规，如何使得？”无如此许多算计，便住持五台山；有如此许多算计，便占坐东京。作者借此特特写出牝牡骀黄，使后世善男信女，要皈依善知识者，自去拣择也。知客道：“便是弟子们，看那僧人全不似出家人模样。本寺如何安着得他！”都寺便道：“弟子寻思起来，只有酸枣门外退居庵宇后那片菜园^[24]，时常被营内军健们并门外那二十来个破落户侵害^[25]，纵放羊马，好生啰唆。一个老和尚在那里住持，那里敢管他？何不教此人去那里住持？倒敢管得下。”清长老道：“都寺说得是。”教侍者去僧堂内客房里，“等他吃罢饭，便唤将他来。”

侍者去不多时，引着智深到方丈里。清长老道：“你既是我师兄真大师荐将来我这寺中挂搭^[26]，做个职事人员，我这敝寺“敝寺”谦得好笑，“我这敝寺”占得可笑，写东京法师，便真是东京法师。○四字崔道成口中曾有之，今人于佛法中，每争我宗他宗，亦此类也。有个大菜园，在酸枣门外岳庙间壁，此四字如何插放入来，真是绝世妙笔。你可

去那里住持管领，每日教种地人纳十担菜蔬，馀者都属你用度。”智深便道：“本师真长老着洒家投大刹，讨个职事僧做，却不教俺做个都寺、监寺，如何教洒家去管菜园？”

首座便道：“师兄，你不省得。你新来挂搭，又不曾有功劳，如何便做得都寺？这管菜园也是个大职事人员了。”首座尚然说谎，况其下乎？写清公门庭如狗。智深道：“洒家不管菜园，杀也要做都寺、监寺！”何至于杀，以一杀博都寺、监寺，鲁达为东京人现身说法耳。知客又道：**【眉批】**一段历落参差，另作一篇小文读。“你听我说与你。僧门中职事人员各有头项：且如小僧章法错落。做个知客，只理会管待往来客官、僧众；至如维那、侍者、书记、首座，这都是清职，不容易得做；都寺、监寺、提点、院主，这个都是掌管常住财物。你才到得方丈，怎便得上等职事？还有那管藏的唤做藏主，管殿的唤做殿主，管阁的唤做阁主，管化缘的唤做化主，管浴堂的唤做浴主：这个都是主事人员，中等职事。还有那管塔的塔头，管饭的饭头，管茶的茶头，管东厕的净头与这管菜园的菜头；首座云菜头是大职事，知客却直数至末等之末，写出清公会下，嘈杂可笑。这个都是头事人员，末等职事。假如师兄，“且如小僧”，“假如师兄”，章法错落。你管了一年菜园，句。好，句。便升你做个塔头；又管了一年，句。好，句。升你做个浴主；又一年，句。好，句。才做监寺。”智深道：“既然如此，也有出身时^[27]，调侃不小。洒家明日便去。”清长老见智深肯去，就留在方丈里歇了。二老一样方丈里，一样留智深，而一个平等慈悲，一个机心周密，其贤其不肖，相去真不可算。嗟乎！佛法岂可以门庭冷热为低昂哉！

当日议定了职事，随即写了榜文，先使人去菜园里退居廨宇内挂起库司榜文，明日交割。当夜各自散了。次早，清长老升法座，押了法帖，委智深管菜园。智深到座前领了法帖，辞了长老，背上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禅杖，和两个送入院的和尚直来酸枣门外廨宇里来住持。

且说菜园左近有二三十个赌博不成才破落户泼皮，泛常在园内偷盗菜蔬，靠着养身。因来偷菜，看见廨宇门上新挂一道库司榜文，上说：告示亦在泼皮眼中看出。“大相国寺仰委管菜园僧人鲁智深前来住持，自明日为始掌管，并不许闲杂人等入园搅扰。”那几个泼皮看了，便去与众破落户商议道：“大相国寺里差一个和尚，甚么鲁智深，五字奇文，为后来一笑。来管菜园。我们趁他新来，寻一场闹，一顿打下头来，教那厮伏我们！”数中一个道：“我有一个道理。他又不曾认得我，我们如何便去寻得闹？等他来时，诱他去粪窖边，只做参贺他，双手抢

住脚，翻筋斗擲那厮下粪窖去，只是小耍他。”泼皮有泼皮声口。众泼皮道：“好！好！”商量已定，且看他来。

却说鲁智深来到廨宇，退居内房中，安顿了包裹、行李，倚了禅杖，挂了戒刀，那数个种地道人都来参拜了，但有一应锁钥，尽行交割。那两个和尚同旧住持老和尚相别了，尽回寺去。细。○了。

且说智深出到菜园地上东观西望，看那园圃。只见这二三十个泼皮拿着些果盒酒礼，都嘻嘻的笑道：“闻知师父新来住持，我们邻舍街坊都来作庆。”智深不知是计，直走到粪窖边来。那伙泼皮一齐向前，一个来抢左脚，一个便抢右脚，指望来擲智深。只教智深：

脚尖起处，山前猛虎心惊；
拳头落时，海内蛟龙丧胆。

正是：

方圆一片闲园圃，
目下排成小战场。

那伙泼皮怎的来擲智深，且听下回分解。

[1] 昏：漫漶，模糊不清。

[2] 知客寮：寺院接待宾客处。

[3] 端的：真的，确实。

[4] 不信：犹言难道。

[5] 细：小。

[6] 十方常住：佛教语。此谓接待往来僧人的寺院。

[7] 药叉：梵语的译音。或译为“夜叉”、“野叉”。义为勇捷，佛教指恶鬼。后常比喻丑陋、凶恶的人。

[8] 影占：遮掩，隐蔽。

[9] 趯（xué）：回转，折转。

[10] 櫟：即“碟”字。

[11] 春台：饭桌。

[12] 抄化：募化，求乞。

[13] 嘲歌：谓随口唱歌。多为含有讽刺意味的小调。

[14] 消乏：此指耗费。

[15] 剪径：拦路抢劫。

[16] 办得：打算，准备。

[17] 间深：紧要，关键。

[18] 擗（cuān）：抛掷。

[19] 竟天价：直至天边，满天。

[20] 体面：体统，规矩。

[21] 即目：目前，现在。

[22] 七条：即郁多罗僧，僧人之上着衣。因衣有横截七条，故称。

[23] 分晓：犹道理。

[24] 退居：舍弃不再住人的居所。廨宇：官舍。

[25] 军健：兵卒。

[26] 挂搭：游方僧人投宿寺院。因悬挂衣钵于僧堂的钩上，故称。

[27] 出身：谓出路，前途。

第六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此文用笔之难，独与前后迥异。盖前后都只一手顺写一事，便以闲笔波及他事，亦都相时乘便出之。今此文，林冲新认得一个鲁达，出格亲热，却接连便有衙内合口一事，出格斗气。今要写鲁达，则衙内一事须阁不起；要写衙内，则鲁达一边须冷不下。诚所谓笔墨之事，亦有进退两难之日也。况于衙内文中，又要分作两番叙出：一番自在林家，一番自在高府。今叙高府则要照林家，叙林家则要照高府。如此百忙之中，却又有菜园一人跃跃欲来。且使此跃跃欲来之人乃是别位犹之可也，今却端端的便是为了金翠莲三拳打死人之鲁达。呜呼！即使作者乃具七手八脚，胡可得了乎？今读其文，不偏不漏，不板不犯，读者于此而不服膺，知其后世犹未能文也。

此回多用奇恣笔法。如林冲娘子受辱，本应林冲气忿，他人劝回，今偏倒将鲁达写得声势，反用林冲来劝，一也。阅武坊卖刀，大汉自说宝刀，林冲、鲁达自说闲话；大汉又说可惜宝刀，林冲、鲁达只顾说闲话。此时譬如两峰对插，抗不相下，后忽突然合笋，虽惊蛇脱兔，无以为喻，二也。还过刀钱，便可去矣，却为要写林冲爱刀之至，却去问他祖上是谁，此时将答是谁为是耶！故便就林冲问处，借作收科云：“若说时辱没杀人。”此句虽极会看书人亦只知其馀墨淋漓，岂能知其惜墨如金耶！三也。白虎节堂，是不可进去之处，今写林冲误入，则应出其不意，一气赚入矣，偏用厅前立住了脚，屏风后堂又立住了脚，然后曲曲折折来至节堂，四也。如此奇文，吾谓虽起史迁示之，亦复安能出手哉！

打陆虞候家时，“四边邻舍都闭了门”，只八个字，写林冲面色、衙内势焰都尽。盖为藏却衙内，则立刻齏粉；不藏衙内，则即日齏粉。既怕林冲，又怕衙内，四边邻舍都闭门，真绝笔矣。

话说那酸枣门外三二十个泼皮破落户中间，有两个为头的：一个叫做过街老鼠张三，一个叫做青草蛇李四。这两个为头接将来。智深也却

好去粪窖边，看见这伙人都不走动，只立在窖边，齐道：“俺特来与和尚作庆。”智深道：“你们既是邻舍街坊，都来廨宇里坐地。”张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来，只指望和尚来扶他，便要动手。智深见了，心里早疑忌道：“这伙人不三不四，张三李四，不三不四。又不肯近前来，莫不要搵洒家？那厮却是倒来捋虎须！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厮看洒家手脚！”

智深大踏步近众人面前来。那张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们特来参拜师父。”口里说，便向前去，一个来抢左脚，一个来抢右脚。智深不等他上身，右脚早起，腾的把李四先踢下粪窖里去。张三恰待走，智深左脚早起，两个泼皮都踢在粪窖里挣扎。后头那二三十个破落户惊的目瞪口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个走的一个下去，两个走的两个下去！”众泼皮都不敢动弹。只见那张三、李四在粪窖里探起头来。原来那座粪窖没底似深。两个一身臭屎，头发上蛆虫盘满，立在粪窖里，叫道：“师父！饶恕我们！”智深喝道：“你那众泼皮，快扶那鸟上来，我便饶你众人！”众人打一救，搀到葫芦架边，是菜园风景。臭秽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园池子里洗了来，和你众人说话。”两个泼皮洗了一回，众人脱件衣服与他两个穿了。若漏此句，便是两个赤膊人，如何体面。○凡作史最易漏者，如此等句是也。此书定不肯漏者，如此等句是也。智深叫道：“都来廨宇里坐地说话。”

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众人，道：“你那伙鸟人休要瞒洒家！你等都是甚么鸟人，到这里戏弄洒家？”那张三、李四并众火伴一齐跪下，说道：“小人祖居在这里，都只靠赌博讨钱为生。这片菜园是俺们衣饭碗。大相国寺里几番使钱要奈何我们不得。师父却是那里来的长老？恁的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有师父。虽是实话，然亦骂相国寺不小。今日我等情愿伏侍。”智深道：“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官。只为杀得人多，因此情愿出家。二事不相蒙，合成快语。五台山来到这里。洒家俗姓鲁，法名智深。休说你这三二十个人直甚么！便是千军万马队中，俺敢真杀得入去出来！”众泼皮喏喏连声，拜谢了去。智深自来廨宇里房内，收拾整顿歇卧。此句极易漏，此偏不漏。

次日，众泼皮商量，凑些钱物，买了十瓶酒，牵了一个猪，来请智深，都在廨宇安排了，请鲁智深居中坐了，两边一带坐定那三二十泼皮饮酒。智深道：“甚么道理叫你众人们坏钞？”众人道：“我们有福，今日得师父在这里，与我等众人做主。”智深大喜。吃到半酣里，也有唱

的，也有说的，也有拍手的，也有笑的。是个泼皮酒席。正在那里喧哄，只听得门外老鸦哇哇的叫。奇文怪想，突如其来，毫无斗筭接缝之迹。众人有扣齿的^[2]，齐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叩齿为禳，不知始于何时，乃此时已有之。然定是泼皮教法，非士大夫所宜有，乃今此法，遍行上下，为之一笑。○赤口白舌，八字成文，其中无有，而其外烨然。凡道家经集，皆尔不足览也。智深道：“你们做甚么鸟乱？”众人道：“老鸦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里取这话？”那种地道人笑道：“墙角边绿杨树上新添了一个老鸦巢，每日直聒到晚。”众人道：“把梯子去上面拆了那巢便了。”有几个道：“我们便去。”智深也乘着酒兴，都到外面看时，果然绿杨树上一个老鸦巢。众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得耳根清净。”李四便道：“我与你盘上去，不要梯子。”第一层是老鸦叫，第二层是叩齿咒之，第三层是道人说，第四层是寻梯上去，第五层是看，第六层是要盘上去。只一倒拔垂杨，凡用六层层折，方入“相一相”句，行文如画。

智深相了一相，四字不是细作，正是气雄万夫处。走到树前，把直裰脱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缴着^[3]；却把左手扳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写得有方法。将那株绿杨树带根拔起。众泼皮见了，一齐拜倒在地，只叫：“师父非是凡人，正是真罗汉！身体无千万斤气力，如何拔得起！”智深道：“打甚鸟紧。明日都看洒家演武使器械。”忽然递入明日。众泼皮当晚各自散了。从明日为始，忽然把明日变做十数日。这二三十个破落户见智深匾匾的伏，每日将酒肉来请智深，看他演武使拳。许他使器械，只看使得拳，妙有层节。

过了数日，省。智深寻思道：“每日吃他们酒食多矣，洒家今日也安排些还席。”叫道人去城中买了几般果子，沽了两三担酒，杀翻一口猪、一腔羊。那时正是三月尽，来此一月有馀矣，记之。天气正热。智深道：“天色热！”叫道人绿槐树下铺了芦席，请那许多泼皮团团坐定。大碗斟酒，大块切肉，叫众人吃得饱了，再取果子吃酒。又吃得正浓，众泼皮道：“这几日见师父演力，不曾见师父使器械，怎得师父教我们看一看也好。”前许看使器械，今只看得使拳而已，好泼皮，记得。智深道：“说得是。”自去房内取出浑铁禅杖，头尾长五尺，重六十二斤。众人看了，尽皆吃惊，都道：“两臂膊没水牛大小气力，怎使得动！”特地将禅杖在此处喝采一番，便觉前后皆精神百倍。智深接过来，飏飏的使动，浑身上下没半点儿参差^[4]。众人看了，一齐喝采。

智深正使得活泛^[5]，二字是作文妙诀，使棒亦然耶？只见墙外一个

官人看见，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听得，收住了手；看时，只见墙缺边立着一个官人，头戴一顶青纱抓角儿头巾，脑后两个白玉圈连珠鬓环，身穿一领单绿罗团花战袍，腰系一条双獬尾龟背银带，穿一对磕爪头朝样皂靴，手中执一把折叠纸西川扇子，生的豹头环眼，燕颌虎须，八尺长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纪，口里道：“这个师父端的非凡，使得好器械！”众泼皮道：“这位教师喝采，必然是好。”智深问道：“那军官是谁？”众人道：“这官人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名唤林冲。”智深道：“何不就请来厮见？”那林教头便跳入墙来。两个就槐树下相见了，一同坐地。

林教头便问道：“师兄何处人氏？法讳唤做甚么？”定问。智深道：“洒家是关西鲁达的便是。答得不同。只为杀得人多，情愿为僧。年幼时也曾到东京，认得令尊林提辖。”闲处着神。林冲大喜，就当结义智深为兄。何骤也，然稍迟则胡可得也。智深道：“教头今日缘何到此？”林冲答道：“恰才与拙荆一同来间壁岳庙里还香愿^[6]，应。林冲听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锦儿自和荆妇去庙里烧香^[7]，林冲就只此间相等，不想得遇师兄。”智深道：“洒家初到这里，正没相识，得这几个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头不弃，结为弟兄，十分好了。”便叫道人再添酒来相待。

恰才饮得三杯，只见女使锦儿慌慌急急红了脸，在墙缺边叫道：“官人！休要坐地！娘子在庙中和人合口^[8]！”林冲连忙问道：“在那里？”锦儿道：“正在五岳楼下来，撞见个诈见不及的把娘子拦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却再来望师兄，休怪，休怪。”

林冲别了智深，急跳过墙缺，和锦儿径奔岳庙里来。抢到五岳楼看时，见了数个人拿着弹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栏干边，补一句景。胡梯上一个年少的后生独自背立着^[9]，把林冲的娘子拦着，道：“你且上楼去，和你说话。”林冲娘子红了脸，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调戏！”林冲赶到跟前，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来，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时，认得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10]。奇峰当面起。原来高俅新发迹，不曾有亲儿，无人帮助，因此过房这阿叔高三郎儿子在房内为子。忽然又补入高俅家中一段，笔势夭矫。本是叔伯弟兄，却与他做干儿子，特地写小人无伦理，无闺门，以表恶之至也。因此，高太尉爱惜他。那厮在东京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京师人惧怕他权势，谁敢与他争口？叫他做“花花太岁”。

当时林冲扳将过来，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高衙内说

道：“林冲，干你甚事，你来多管！”原来高衙内不晓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还晓得时，也没这场事。见林冲不动手，他发这话。众多闲汉见闹，一齐拢来劝道：“教头休怪。衙内不认得，多有冲撞。”林冲怒气未消，一双眼睁睁着瞅那高衙内。写英雄在人廊庑下，欲说不得说，光景可怜。众闲汉劝了林冲，和哄高衙内出庙上马去了。

林冲将引妻小并使女锦儿也转出廊下来，只见智深提着铁禅杖，引着那二三十个破落户，大踏步抢入庙来。笔势拉杂如火。林冲见了，叫道：“师兄，那里去？”着此一句，便写得鲁达抢入得猛，宛然万人辟易，林冲亦在半边也。智深道：“我来帮你厮打！”妙。不管青白曲直，竟来厮打矣。林冲道：“原来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内^[11]，不认得荆妇，时间无礼^[12]。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13]，权且让他这一次。”是可让，何不可让？住人廊庑，虽林武师无何知何矣，哀哉！智深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鸟！”“本官太尉”与“甚鸟”为联，奇语。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了去！”林冲见智深醉了，便道：“师兄说得是。林冲一时被众人劝了，权且饶他。”本是林冲事，却将醉后鲁达极力一写，便反做了林冲劝鲁达，真令人破涕为笑，奇文奇文。智深道：“但有事时，便来唤洒家与你去！”鲁达语令读者悲感起立。众泼皮见智深醉了，扶着道：“师父，俺们且去，明日和他理会。”醉人发怒，定用此语治之，与前林冲云“师兄说得是”笔法同，妙绝。智深提着禅杖道：“阿嫂便叫阿嫂，不嫌唐突。休怪，莫要笑话。鲁达每自嫌粗卤，正是得意语。阿哥，明日再得相会。”便不舍得一日不会。○凡四句，却一句阿嫂，一句阿哥，中间二句，文无次第，义不连属，写醉人，然亦真鲁达也。智深相别，自和泼皮去了。林冲领了娘子并锦儿取路回家，心中只是郁郁不乐。按下一句。

且说这高衙内引了一班儿闲汉，自见了林冲娘子，又被他冲散了，心中好生着迷，怏怏不乐，回到府中纳闷。过了三两日，众多闲汉都来伺候，见衙内心焦，没撩没乱^[14]，众人散了。数内有一个帮闲的，唤作干鸟头富安，理会得高衙内意思，独自一个到府中伺候。见衙内在书房中闲坐。每每此等衙内，其坐处亦定要学样唤作书房。那富安走近前去，道：“衙内近日面色清减，心中少乐，必然有件不悦之事。”高衙内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着。”衙内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乐？”富安道：“衙内是思想那‘双木’的，这猜如何？”衙内笑道：“你猜得是。只没个道理得他。”富安道：“有何难哉！衙内怕林冲是个好汉，不敢欺他，这个无伤^[15]；他见在帐下听使唤，大请大受^[16]，

怎敢恶了太尉^[17]？轻则便刺配了他，重则害了他性命。小闲寻思有一计^[18]，使衙内能够得他。”高衙内听得，便道：“自见了多少好女娘，不知怎的只爱他，乘便补入一句，为太尉儿子周旋。不得此句，便似曾不见女娘三家村小儿也。心中着迷，郁郁不乐。你有甚见识，能得他时，我自重重的赏你。”富安道：“门下知心腹的陆虞候陆谦，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内躲在陆虞候楼上深阁，摆下些酒食，却叫陆谦去请林冲出来吃酒——教他直去樊楼上深阁里吃酒^[19]。小闲便去他家对林冲娘子说道：‘你丈夫教头和陆谦吃酒，一时重气^[20]，闷倒在楼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赚得他来到楼上，妇人家水性，见了衙内这般风流人物，再着些甜话儿调和他，不繇他不肯。小闲这一计如何？”高衙内喝采道：“好条计！就今晚着人去唤陆虞候来分付了。”原来陆虞候家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内。此句高手。次日，商量的计策，陆虞候一时听允，也没奈何；只要衙内欢喜，却顾不得朋友交情。调侃世人。

且说林冲连日闷闷不已，懒上街去。四字腕中有鬼，何也？盖一路叙衙内设计，作者手笔忙极矣，不能更折到鲁达一边去。夫林冲出门而不寻鲁达，然则林冲为何如人哉！计无复之，而竟公然下一笔云“懒上街去”，便将鲁达许多棘手推过一边，干干净净。自非老笔，何以有此？已牌时，听得门首有人叫道：“教头在家么？”林冲出来看时，却是陆虞候，慌忙道：“陆兄何来？”陆谦道：“特来探望兄，数“兄”字可发一笑。何故连日街前不见？”林冲道：“心里闷，不曾出去。”陆谦道：“我同兄去吃三杯解闷。”林冲道：“少坐拜茶。”两个吃了茶，起身。陆虞候道：“阿嫂，眼。我同林兄到家去吃三杯。”特说家去。林冲娘子赶到布帘下，叫道：“大哥，少饮早归。”又分付一句，挽上连日气闷，回合有情；引下快来看视，波纹无数。

林冲与陆谦出得门来，街上闲走了一回。陆虞候道：“兄，我们休家去，只就樊楼内吃两杯。”却不家去。当时两个上到樊楼内，占个阁儿，唤酒保分付，叫取两瓶上色好酒，希奇果子按酒。两个叙说闲话。林冲叹了一口气，陆虞候道：“兄何故叹气？”林冲道：“陆兄不知！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腌臢的气！”发愤作书之故，其号耐庵不虚也。陆虞候道：“如今禁军中虽有几个教头，谁人及得兄的本事？太尉又看承得好，却受谁的气？”如不知者。林冲把前日高衙内的事告诉陆虞候一遍。陆虞候道：“衙内必不认得嫂子。兄且休气，只顾饮酒。”

林冲吃了八九杯酒，因要小遗，起身道：“我去净手了来。”此等皆

作者笔力所使，非真有天使之也。林冲下得楼来，出酒店门，投东小巷内去净了手，回身转出巷口，笔捷如风。○每写急事，其笔愈宽，子弟读之，可救拘缩之病。只见女使锦儿叫道：“官人，寻得我苦！却在这里！”林冲慌忙问道：“做甚么？”锦儿道：“官人和陆虞候出来，没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慌慌急急奔来家里，对娘子说道：‘我是陆虞候家邻舍。你家教头和陆谦吃酒，只见教头一口气不来，便撞倒了！叫娘子且快来看视。’娘子听得，连忙央间壁王婆看了家，和我跟那汉子去。直到太尉府前巷内一家人家，小儿女何知这家谁家，只是一家人家便了。若说直到陆家，便失却当时情景不少也。○并不说陆家，却合十个字宛然陆家。上至楼上，只见桌子上摆着些酒食，不见官人。人报官人气塞死了，便满肚一个官人气塞死在楼上矣，却不见官人，声口如画。恰待下楼，只见前日在岳庙里啰唆娘子的那后生“狱庙那后生”妙。只是前日目见为真，后来耳中虽闻是高衙内，在此时呼不及矣。出来道：‘娘子少坐，你丈夫来也。’锦儿慌忙下得楼时，只听得娘子在楼上叫：‘杀人！’只听得在下楼后，妙。因此，我一地里寻官人不见，正撞着卖药的张先生道：‘我在樊楼前过，见教头和一个人入去吃酒。’因此特奔到这里。官人快去！”

林冲见说，吃了一惊，也不顾女使锦儿，画绝。三步做一步，跑到陆虞候家；抢到胡梯上，却关着楼门。有此一句，便下文两个“听”字。只听得娘子叫道：“只听得”，妙妙，急杀。○此时赖是听得，若不听得，便一发急杀矣。“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关在这里！”又听得高衙内道：“又听得”，妙妙，急杀。“娘子，可怜见救俺！便是铁石人，也告得回转！”锦儿来，林冲去，已非一刻，故衙内口中下此言，见相求已非一语也，妙绝妙绝。林冲立在胡梯上，叫道：“大嫂！开门！”那妇人听得是丈夫声音，只顾来开门。“只顾来”三字，神化之笔，中间便夹带衙内无数啰唆。高衙内吃了一惊，斡开了楼窗^[21]，跳墙走了。林冲上得楼上，寻不见高衙内，问娘子道：“不曾被这厮点污了^[22]？”此一句，若在神闲气定之时，便必不问，今极忙中，便必问矣。问此一句，正写林冲气急心乱也。不然，则将夫妻相见，竟不开口，于情理为大失，若问别句，则亦更无第二句也。娘子道：“不曾。”林冲把陆虞候家打得粉碎，将娘子下楼；出得门外看时，邻舍两边都闭了门。用邻舍闭门，补上文惊天动地。女使锦儿接着，此句妙，写出中间迅疾。三个人一处归家去了。归去迅疾。

林冲拿了一把解腕尖刀，径奔到樊楼前去寻陆虞候，又出来到樊楼，迅疾。也不见了；却回来他门前等了一晚，又来到陆家，迅疾。不

见回家，林冲自归。又回去了。娘子劝道：只一“劝”字，写娘子贞良如见，若是淫浪妇人，必然要哭要死，要丈夫为报仇也。“我又不曾被 he 骗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叵耐这陆谦畜生！厮赶着称‘兄’称‘弟’，为上文几个“兄”字一哭。你也来骗我！只怕不撞见高衙内，也照管着他头面！”娘子苦劝，那里肯放他出门。好林冲，又好娘子，真是壮夫良妇。陆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内，亦不敢回家。林冲一连等了三日，省文也，却写得骇人。并不见面。四个字放出后文一回大书来。不然，杀却陆谦便了无生色矣。府前人见林冲面色不好，谁敢问他。写得精神，白日读之，如闻鬼哭。

第四日饭时候，鲁智深径寻到林冲家相探，突然接入，奇文快笔。问道：“教头如何连日不见面？”非鲁达醉梦也，若知得时，岂容更迟一刻不做出来，如是便不好收拾也。故下文林冲亦不告诉，皆作者特地留笔也。林冲答道：“小弟少冗，不曾探得师兄。既蒙到我寒舍，本当草酌三杯，争奈一时不能周备。且和师兄一同上街闲玩一遭，市沽两盏如何^[23]？”智深道：“最好。”两个同上街来，吃了一日酒，又约明日相会。带过明日，用笔简便。自此每日与智深上街吃酒，把这件事都放慢了。用此一句按下林冲，便有闲笔去太尉府中叙事，此作书之法，不然，头头不了矣。

且说高衙内从那日在陆虞候家楼上吃了那惊，跳墙脱走，不敢对太尉说知，又写此一句，见人家子弟原好，都被小人教坏。因此在府中卧病。陆虞候和富安两个来府里望衙内，见他容颜不好，精神憔悴。陆谦道：“衙内何故如此精神少乐？”衙内道：“实不瞒你们说。我为林家那人，两次不能够得他，又吃他那一惊，这病越添得重了，眼见得半年三个月，性命难保！”二人道：“衙内且宽心，只在小人两个身上，好歹要共那人完聚；只除他自缢死了便罢。”突然下此一语，为后日之讖。不嫌突然者，盖惟恐后文嫌突然也。

正说间，府里老都管也来看衙内病证。又添出一个老都管，何也？写陆谦、富安在太尉前说不得话也。作者细心何等！那陆虞候和富安见老都管来问病，两个商量道：“只除恁的……”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来，两个邀老都管僻净处，说道：“若要衙内病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够得他老婆和衙内在一处，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一定送了衙内性命。”老都管道：“这个容易，老汉今晚便禀太尉得知。”两个道：“我们已有计了，只等你回话。”

老都管至晚来见太尉，说道：“衙内不害别的证，却害林冲的老

婆。”高俅道：“林冲的老婆几时见他的？”都管禀道：“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岳庙里见来，今经一月有馀。”又把陆虞候设的计备细说了。高俅道：“如此，句。因为他浑家，怎地害他？句。我寻思起来，若为惜林冲一个人时，须送了我孩儿性命，句。却怎生得好？”句。○恶人初念未必便恶，却被转念坏了，此处特地写个样子。都管道：“陆虞候和富安有计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唤二人来商议。”老都管随即唤陆谦、富安入到堂里，唱了喏。高俅问道：“我这小衙内的事，你两个有甚计较？救得我孩儿好了时，我自抬举你二人。”陆虞候向前禀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如此使得。”高俅道：“既如此，你明日便与我行。”不在话下。

再说林冲每日和智深吃酒，把这件事不记心了。重搦一笔。那一日，突然三字直接前文，才子不虚也。两个同行到阅武坊巷口，坊名与宝刀映耀光采。见一条大汉，头戴一顶抓角儿头巾，穿一领旧战袍，手里拿着一口宝刀，插着个草标儿^[24]，立在街上，陆谦畜生，以情理论之，一刀岂足惜哉！若以才情论之，真堪引而与之痛饮。只如安排计策，却是卖刀，何等奇绝！偏又是抓角头巾，旧战袍，又插个草标儿，色色刺入林冲心里眼里，岂不异哉！口里自言自语说道：“不遇识者，屈沉了我这口宝刀！”惊心刺耳之言。林冲也不理会，只顾和智深说着话走。夹此一句，笔墨淋漓之极。那汉又跟在背后道：“好口宝刀！可惜不遇识者！”句法倒转。林冲只顾和智深走着，说得入港。又夹此一句，笔墨淋漓之极。○句法亦倒转。那汉又在背后说道：“偌大一个东京，没一个识得军器的！”其辞渐紧，章法入妙。林冲听得说，回过头来。写得淋漓突兀。那汉飏的把那口刀掣将出来，明晃晃的夺人眼目。淋漓突兀。林冲合当有事，猛可地道^[25]：“将来看。”疾。那汉递将过来。疾。林冲接在手内，疾。同智深看了，吃了一惊，四字写出英雄神气。【眉批】智深见刀偏不开口者，非不识宝刀，为让林冲是本文主人也。失口道：“好刀！疾。你要卖几钱？”那汉道：“索价三千贯，实价二千贯。”林冲道：“值是值二千贯，写林冲。只没个识主。你若一千贯肯时，我买你的。”那汉道：“我急要些钱使，你若端得要时，饶你五百贯，实要一千五百贯。”叙极忙事，偏用极婉笔。林冲道：“只是一千贯，我便买了。”那汉叹口气，道：疾。“金子做生铁卖了！罢，罢！一文也不要少了我的。”极忙中，又用一婉笔。林冲道：“跟我来家中取钱还你。”回身却与智深道：“师兄，且在茶房里少待，小弟便来。”智深道：“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见。”只别鲁达一笔，亦不肯直书，务用一曲。

林冲别了智深，自引了卖刀的那汉，去家中将银子折算价贯，准还与他，就问那汉道：“你这口刀那里得来？”到家取了钱，便可去矣，却不住笔，重又问起宝刀来历，一来为壮士失时发泄血泪，一来表林冲爱刀之至，为下文比试作地步。那汉道：“小人祖上留下，因为家道消乏^[26]，没奈何，将出来卖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谁？”血泪迸出四字来。那汉道：“若说时，辱没杀人！”只七字，妙绝。林冲再也不问。只六字，妙绝。○一句七字，一句六字，收拾得淋漓无限。那汉得了银两，自去了。读者竟不知半日何为。

林冲把这口刀翻来覆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一句。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宝刀，胡乱不肯教人看。二句。○却不道任凭翻来覆去的看。我几番借看，也不肯将出来。三句。今日我也买了这口好刀，四句。慢慢和他比试。”五句。○自言自语，自疼自惜，自惊自诧，曲曲折折，妙不可言。林冲当晚不落手看了一晚，一句。夜间挂在壁上，二句。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三句。○写得龙跳虎卧。【眉批】此文凡两段：一段五句，在林冲口中写出爱刀；一段三句，在林冲身上写出爱刀。

次日巳牌时分，可见看了一早晨。只听得门首有两个承局叫道^[27]：“林教头，太尉钧旨，道你买一口好刀，就叫你将去比看。太尉在府里专等。”疾。林冲听得，说道：“又是甚么多口的报知了！”朱子曰：“其辞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两个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忽然点出四月初旬，不因四字，我几忘矣。○起来看了一早晨刀，衣裳都不暇穿，写林冲摩挲爱惜，剧于十五女矣。拿了那口刀，随这两个承局来。一路上，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认得你。”只从闲处轻逗一句。两个人说道：“小人新近参随。”

却早来到府前。进得到厅前，林冲立住了脚。反写林冲立住脚，笔法奇险。两个又道：“太尉在里面后堂内坐地。”转入屏风至后堂，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脚。又写一句立住脚，奇险。两个又道：“太尉直在里面等你，叫引教头进来。”又过了两三重门，到一个去处，一周遭都是绿栏杆。写一句景。○只见栏杆者，言未到堂中，只在檐下也。有此句，便生出下文四个青字身分。两个又引林冲到堂前，说道：“教头，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禀太尉。”

林冲拿着刀，立在檐前。“拿着刀”三字，作者眼光烁烁。○要写得其状如造逆者故也。两个人自入去了，一盏茶时不见出来。林冲心疑，探头入帘看时，只见檐前额上有四个青字，写道“白虎节堂”。奇文可

骇。林冲猛省道：疾。“这节堂是商议军机大事处，如何敢无故辄入？不是礼！”急待回身，只听得靴履响，脚步鸣，一个人从外面入来。奇文突兀。林冲看时，不是别人，却是本管高太尉。笔笔突兀。林冲见了，执刀向前声喏。“执刀”二字，作者眼光烁烁。太尉喝道：“林冲！你又无呼唤，安敢辄入白虎节堂！你知法度否？你手里拿着刀，莫非来刺杀下官！此句从刀上入罪。有人对我说，你两三日拿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此句又援前文面色不好入罪。林冲躬身稟道：“恩相，恰才蒙两个承局呼唤林冲将刀来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里？”林冲道：“恩相，他两个已投堂里去了。”太尉道：“胡说！甚么承局，敢进我府堂里去？左右！与我拿下这厮！”却早两个八十万禁军教头被害了也。话犹未了，旁边耳房里走出二十余人，把林冲横推倒拽下去。高太尉大怒道：“你既是禁军教头，法度也还不知道！因何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欲杀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不知性命如何。不因此等，有分教：

大闹中原，纵横海内。

直教：

农夫背上添心号，
渔父舟中插认旗。

毕竟看林冲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坏钞：花费钱财，指请客、送礼、资助人等，是一种客气的说法。

[2] 扣齿：即“叩齿”。道家所行的祝告仪式之一。叩左齿为鸣天鼓，叩右齿为击天磬，驱祟降妖用之。当门上下八齿相叩，为鸣法鼓。

[3] 倒缴：反扭过来。

[4] 参差：差池，差错。

[5] 活泛：动作敏捷灵活。

[6] 拙荆：谦称自己的妻子。下文“荆妇”同义。

[7] 女使：女仆。

[8] 合口：口角，吵嘴。

[9] 胡梯：扶梯，楼梯。

[10] 螟蛉之子：养子。

[11] 本管：主管。

[12] 时间：犹眼下，一时。

[13] 请受：官俸，薪饷。

[14] 没撩没乱：又作“没留没乱”。心绪不宁，情绪烦乱。

[15] 无伤：没有什么关系；不妨。

[16] 大请大受：谓待遇优厚。

[17] 恶（wù）：冒犯，得罪。

[18] 小闲：即小使，受人使唤的人。亦为这类人的自称。

[19] 樊楼：宋代东京（开封）的大酒楼，又称白矾楼。日常顾客常在千人以上。

[20] 重气：气郁结阻塞。

[21] 斡：转。

[22] 点污：玷辱，污辱。

[23] 市沽：谓买酒吃。

[24] 草标：插在物品上，作为待售的标志的草束。

[25] 猛可地：犹猛然地。

[26] 消乏：此谓贫乏、贫困。

[27] 承局：差役的尊称。

第七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此回凡两段文字，一段是林武师写休书，一段是野猪林吃闷棍；一段写儿女情深，一段写英雄气短。只看他行文历历落落处。

话说当时太尉喝叫左右排列军校，拿下林冲要斩，林冲大叫冤屈。太尉道：“你来节堂有何事务？见今手里拿着利刃，如何不是来杀下官？”林冲告道：“太尉不唤，怎敢入来？见有两个承局望堂里去了，故赚林冲到此。”太尉喝道：“胡说！我府中那有承局？这厮不服断遣^[1]！”喝叫左右：“解去开封府，分付滕府尹好生推问，勘理明白处决！就把这刀封了去！”左右领了钧旨，监押林冲投开封府来。恰好府尹坐衙未退。二字好似升堂。

高太尉干人把林冲押到府前，跪在阶下。府干将太尉言语对滕府尹说了，将上太尉封的那把刀放在林冲面前。府尹道：“林冲，你是个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故入节堂？这是该死的罪犯！”林冲告道：“恩相明镜，念林冲负屈衔冤！小人虽是粗卤的军汉，颇识些法度，如何敢擅入节堂？为是前月二十八日，林冲与妻到岳庙还香愿，正迎见高太尉的小衙内把妻子调戏，被小人喝散了。次后，又使陆虞候赚小人吃酒，却使富安来骗林冲妻子到陆虞候家楼上调戏，亦被小人赶去，是把陆虞候家打了一场。两次虽不成奸，皆有人证。次日，林冲自买这口刀，今日太尉差两个承局来家呼唤林冲，叫将刀来府里比看；因此，林冲同二人到节堂下。两个承局进堂里去了，不想太尉从外面进来，设计陷害林冲。望恩相做主！”府尹听了林冲口词，府尹不开口。且叫与了回文，一面取刑具枷杻来上了^[2]，推入牢里监下。林冲家里自来送饭，一面使钱。林冲的丈人张教头亦来买上告下，使用财帛。

正值有个当案孔目^[3]，姓孙，名定，为人最鲠直，十分好善，只要周全人^[4]，因此，人都唤做孙佛儿。他明知道这件事，转转宛宛，在府上说知就里^[5]，禀道：“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周全他。”府尹道：“他

做下这般罪，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问他‘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杀害本官’，怎周全得他？”孙定道：“这南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虽无孔目唐突府尹之理，然自是快语。府尹道：“胡说！”孙定道：“谁不知高太尉当权倚势豪强，更兼他府里无般不做，此一句上不承，下不接，妙绝快绝。言高府中则多犯弥天之罪耳，应杀应剐耳。但有人小小触犯，便发来开封府，要杀便杀，要剐便剐，却不是他家官府！”“小小”字妙，“触犯”字妙，“杀”、“剐”字妙。府尹道：“据你说时，林冲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断遣？”孙定道：“看林冲口词，是个无罪的人。快人快语。只是没拿那两个承局处。此语开不得林冲死罪，然一有此语，便入不得林冲死罪矣，妙笔。如今着他招认做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节堂，脊杖二十，刺配远恶军州。”滕府尹也知这件事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禀说林冲口词。高俅情知理短，一句。又碍府尹，一句。只得准了。

就此日，府尹回来升厅，叫林冲，除了长枷，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量地方远近，该配沧州牢城；当厅打一面七斤半团头铁叶护身枷钉了，贴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两个防送公人监押前去。两个人是董超、薛霸。特注明二人。二人领了公文，押送林冲出开封府来。

只见众邻舍此句非邻舍情重，亦非林冲有恩，只为便于后文写休书耳。并林冲的丈人张教头都在府前接着，同林冲两个公人，到州桥下酒店里坐定。林冲道：“多得孙孔目维持，这棒不毒，因此走动得。”张教头叫酒保安排按酒果子管待两个公人。酒至数杯，只见张教头将出银两赍发他两个防送公人已了。林冲执手对丈人说道：“泰山在上，年灾月厄，撞了高衙内，吃了一场屈官司。今日有句话说，上禀泰山：自蒙泰山错爱，将令爱嫁事小人，已经三载，不曾有半些儿差池；虽不曾生半个儿女，为后文省手也，却于林冲口中叙出曲曲人情。未曾面红面赤，半点相争。今小人遭这场横事，配去沧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稳，诚恐高衙内威逼这头亲事；况兼青春年少，休为林冲误了前程。却是林冲自行主张，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邻在此，始知前文先叙邻舍笔法之妙。明白立纸休书，任从改嫁，并无争执。如此，林冲去得心稳，免得高衙内陷害。”【眉批】一路翁婿往复，凄凄恻恻，《祭十二郎文》与《琵琶行》兼有之。张教头道：“贤婿，甚么言语！你是天年不齐，遭了横事，又不是你作将出来的。今日权且去沧州躲灾避难，早晚天可怜见，放你回来时，依旧夫妻完聚。老汉家中也颇有些过活，便取了我女家去，并锦儿。细。不拣怎的，三年五载养赡得

他。又不叫他出入，高衙内便要见也不能够。休要忧心，都在老汉身上。你在沧州牢城，我自频频寄书并衣服与你。休得要胡思乱想，只顾放心去。”林冲道：“感谢泰山厚意。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自两相耽误。泰山可怜见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瞑目！”张教头那里肯应承。众邻舍亦说行不得。又夹一笔，妙。林冲道：“若不依允小人之时，林冲便挣扎得回来，誓不与娘子相聚！”截铁语。张教头道：“既然恁地时，权且繇你写下，我只不把女儿嫁人便了。”截铁语。○一路翁婿往复，凄凄惻惻，曲曲折折，至此各用一句截铁语收之。当时叫酒保寻个写文书的人来，买了一张纸来。那人写，林冲说，如画。道是：

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为因身犯重罪，重罪妙。此书分明写与高衙内者，故竟云重罪，不云其他情节也。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委是自行情愿，即非相逼。句句出脱衙内。○此数句，本老生常谈耳，用来恰字字如锦。恐后无凭，立此文约为照。年月日。

林冲当下看人写了，借过笔来，去年月下押个花字，打个手模。写林冲斩头沥血，见机生智，令人泪落。

正在阁里写了，欲付与泰山收时，只见林冲的娘子，号天哭地叫将来。女使锦儿抱着一包衣服，一路寻到酒店里。省却又回去也。林冲见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话说，已禀过泰山了。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为是林冲年灾月厄，遭这场屈事，今去沧州，生死不保，诚恐误了娘子青春，今已写下几字在此。万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头脑⁶，高衙内也，却不直说高衙内，盖恐伤其心也。自行招嫁，莫为林冲误了贤妻。”那娘子听罢，哭将起来，说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儿点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娘子只说得此一句，下更无语，都是张教头说，情景入妙。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后两下相误，赚了你。”张教头便道：“我儿放心。虽是女婿恁的主张，我终不成下得将来再嫁人？这事且由他放心去。他便不来时，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终身盘费，只教你守志便了。”都是娘子心中话，却不好在娘子口中说，故都借张教头出之。那娘子听得说，有笔力。心中哽咽；又见了这封书，有笔力。一时哭倒，声绝在地。林冲与泰山张教头救得起来，半晌方才苏醒，兀自哭不住。林冲把休书与教头收了。众邻舍亦有妇人来劝林冲娘子，搀扶回去。真是如何回去，忽乘便从邻舍二字上生出妇人来，见景生情，文章妙诀。【眉批】漏锦儿。张教头嘱付林冲道：“只顾前程去，挣扎回来厮见。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养在家里，待你回来完

聚。重将此句特特说。你但放心去，不要挂念。如有便人，千万频频寄些书信来！”林冲起身谢了，拜谢泰山并众邻舍，背了包裹，随着公人去了。张教头同邻舍取路回，了。不在话下。

且说两个防送公人把林冲带来使臣房里寄了监。董超、薛霸各自回家，收拾行李。只说董超正在家里拴束包裹，只见巷口酒店里酒保来说道：“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中请说话。”董超道：“是谁？”酒保道：“小人不认得，只叫请端公便来。”原来宋时的公人都称呼“端公”。当时董超便和酒保径到店中阁儿内看时，见坐着一个人，头戴顶万字头巾，身穿领皂纱背子，下面皂靴净袜，见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请坐。”董超道：“小人自来不曾拜识尊颜，不知呼唤有何使令？”那人道：“请坐，少间便知。”董超坐在对席。酒保一面铺下酒盏菜蔬果品按酒，都搬来摆了一桌。那人问道：“薛端公在何处住？”董超道：“只在前边巷内。”那人唤酒保问了底脚^[7]，“与我去请将来。”酒保去了一盏茶时，只见请得薛霸到阁儿里。董超道：“这位官人请俺说话。”薛霸道：“不敢动问大人高姓？”那人又道：“少刻便知，且请饮酒。”三人坐定，一面酒保筛酒。酒至数杯，那人去袖子里取出十两金子，放在桌上，说道：“二位端公各收五两，有些小事烦及。”二人道：“小人素不认得尊官，何故与我金子？”

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沧州去？”董超道：“小人两个奉本府差遣，监押林冲直到那里。”那人道：“既是如此，相烦二位。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陆虞候便是。”董超、薛霸喏喏连声，说道：“小人何等样人，敢共对席。”陆谦道：“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对头。今奉着太尉钧旨，教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望你两个领诺，不必远去，只就前面僻静去处把林冲结果了，就彼处讨纸回状回来便了。若开封府但有话说，太尉自行分付，并不妨事。”董超道：一个不肯。○凡公人必用两个为一伙，便一个不好，一个不好。盖起发人钱财，都用此法，切勿谓董优于薛也。“却怕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去，却不曾教结果了他。亦且本人年纪又不高大，如何作得这缘故？倘有些兜搭^[8]，恐不方便。”薛霸道：一个肯。“老董，你听我说。高太尉便叫你死，也只得依他；妙语。○不知图个甚么，死亦依他也。今人以死博名，类如此矣。莫说使这官人又送金子与俺。你不要多说，和你分了罢，落得做人情^[9]，日后也有照顾俺处。薛霸贼。既得陇又望蜀，写小人如画。前头有的是大松林，猛恶去处，不拣怎的与他结果了罢！”当下薛霸收了金子，说道：“官人放心。多是五站路，少便两程，便有分晓。”陆谦大喜道：“还是薛端公真是爽利！明日到地了时，是必揭取林冲脸上金印回

来做表证。陆谦再包办二位十两金子相谢。小人语。○作者务要写出，不顾小人看见耶？专等好音。“好音”二字，用得可笑可恼。切不可相误。”原来宋时，但是犯人，徒流迁徙的，那脸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唤做“打金印”。三个人又吃了一会酒，陆虞候算了酒钱。三人出酒肆来，各自分手。

只说董超、薛霸将金子分受入己，送回家中，取了行李包裹，拿了水火棍，便来使臣房里取了林冲，监押上路。当日出得城来，离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时途路上客店人家，但是公人监押囚人来歇，不要房钱。当下董、薛二人二人合。带林冲到客店里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来，打火吃了饮食，投沧州路上来。时遇六月天气，炎暑正热。林冲初吃棒时，倒也无事。次后三两日间，天道盛热，棒疮却发；又是个新吃棒的人，补出林冲生平如金似玉。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动。薛霸道：一个不好。“好不晓事！此去沧州二千里有馀的路，你这般样走，几时得到！”林冲道：“小人在太尉府里折了些便宜^[10]，前日方才吃棒，棒疮举发。这般炎热，上下只得担待一步！”董超道：一个做好。“你自慢慢的走，休听咕咕^[11]。”薛霸一路上喃喃呐呐的，口里埋怨叫苦，说道：“却是老爷们晦气，撞着你这个魔头！”看看天色又晚，三个人投村中客店里来。

到得房内，两个公人放了棍棒，解下包裹。林冲也把包来解了，不等公人开口，可怜。去包里取些碎银两，央店小二买些酒肉，余些米来，安排盘馔，请两个防送公人坐了吃。董超、薛霸二人合。【眉批】一路董、薛二人忽然是一个，忽然是两个，写得如大珠小珠相似。又添酒来，把林冲灌的醉了，和枷倒在一边，薛霸一个。去烧一锅百沸滚汤，提将来，倾在脚盆内，叫道：“林教头，你也洗了脚好睡。”林冲挣的起来，被枷碍了，曲身不得。薛霸便道：“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不得。”薛霸道：“出路人那里计较的许多！”林冲不知是计，只顾伸下脚来，被薛霸只一按，按在滚汤里。为明日地也。林冲叫一声：“哎也！”急缩得起时，泡得脚面红肿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道：“只见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洗脚，颠倒嫌冷嫌热^[12]，却不是‘好心不得好报！’”口里喃喃的骂了半夜。林冲那里敢回话，自去倒在一边。他两个二人合。泼了这水，自换些水去外边洗了脚，收拾。

睡到四更，同店人都未起，早。○又暗藏一人。薛霸起来一个。烧了面汤^[13]，安排打火做饭吃。林冲起来，晕了，吃不得，又走不动。薛

霸拿了水火棍^[14]，催促动身。董超一个。去腰里解下一双新草鞋，耳朵并索儿却是麻编的，恶。叫林冲穿。林冲看时，脚上满面都是燎浆泡，只得寻觅旧草鞋穿，那里去讨，没奈何，只得把新草鞋穿上。恶。叫店小二算过酒钱，两个公人二人又合。带了林冲出店，却是五更天气。早。林冲走不到三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恶。鲜血淋漓，正走不动，声唤不止。薛霸道：一个。“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搠将起来！”林冲道：“上下方便！小人岂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实是脚疼走不动！”董超道：一个。“我扶着你走便了！”搀着林冲，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不动了，早望见前面烟笼雾锁，一座猛恶林子，有名唤做野猪林。此是东京去沧州路上第一个险峻去处。宋时，这座林子内，但有些冤仇的，使用些钱与公人，带到这里，不知结果了多少好汉。今日，这两个公人带林冲奔入这林子里来。董超道：反是董超发科，可见同恶共济。“走了一五更，走不得十里路程，似此，沧州怎的得到！”薛霸道：薛霸在后。“我也走不得了，且就林子里歇一歇。”

三个人奔到里面，解下行李包裹，都搬在树根头。林冲叫声：“呵也！”靠着一株大树便倒了。画。只见董超、薛霸道：二人合。“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来。且睡一睡却行。”曲曲而来，○如画，如话。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树边；略略闭得眼，奇文。○二人心中有事，如何闭得眼，却偏用闭眼，写出许多做作。从地下叫将起来。奇文。林冲道：“上下^[15]，做甚么？”董超、薛霸道：二人合。“俺两个正要睡一睡，这里又无关锁，只怕你走了，我们放心不下，以此睡不稳。”已说到缚矣，却还不说出，又收住口。林冲答道：“小人是个好汉，官司既已吃了，一世也不走！”薛霸道：一个。“那里信得你说！要我们心稳，须得缚一缚。”方说缚。○只一缚，其用笔之曲如此。林冲道：“上下要缚便缚，小人敢道怎的。”

薛霸腰里解下索子来，把林冲连手带脚和枷紧紧的绑在树上，一个。同董超两个两个。跳将起来，转过身来，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说道：“不是俺要结果你，自是前日来时，有那陆虞候密人也，此处却说出。○即所谓陆兄也。传着高太尉钧旨，教我两个到这里结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话。密语也，此处却说出。便多走的几日，也是死数！只今日就这里，倒作成我两个回去快些。此却是善知识语，细思之，当有橄榄回甘之益。休得要怨我弟兄两个，只是上司差遣，不繇自己。你须精细着，恶人杀人，又怕其鬼，每每如此，写来一笑。明年今日是你周年。趣话。我等已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话。”林冲见说，泪如雨下，四字写尽英雄尽头日。便道：“上下，我与你二位往日无仇，近日无冤，

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往日无仇”二语，非恶其杀之之辞也，正望其救之之辞也，三句连读始得之。生死不忘！”董超道：“说甚么闲话！一个。○临死求救，谓之闲话，为之绝倒。○临死求救是闲话，前日所云“太尉要你我死，也只得依他”，此是紧话也。千古一辙，为之浩叹。救你不得！”薛霸便提起水火棍来，望着林冲脑袋上劈将来。一个。○林冲奈何。可怜豪杰束手就死！正是：

万里黄泉无旅店，
三魂今夜落谁家？

毕竟林冲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断遣：判决遣发。

[2] 枷杻：木枷与手械。带于囚犯颈项、手腕的刑具。

[3] 孔目：古代官府衙门里的高级吏人。掌管狱讼、帐目、遣发等事务。

[4] 周全：成全，帮助。

[5] 就里：内情，底细。

[6] 头脑：指合适的对象、人才。

[7] 底脚：落脚处，住址。

[8] 兜搭：麻烦，周折。

[9] 落得：乐得，甘愿去做。

[10] 折了些便宜：犹吃了些亏。折，亏损。

[11] 咕咕：絮叨，唠叨。

[12] 颠倒：反倒，反而。

[13] 面汤：洗脸的热水。

[14] 水火棍：旧时衙门差役所使用的上黑下红、上圆下略扁的木棍。

[15] 上下：对公差的尊称。

第八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今夫文章之为物也，岂不异哉！如在天而为云霞，何其起于肤寸，渐舒渐卷，倏忽万变，烂然为章也！在地而为山川，何其迤邐而入，千转百合，争流竞秀，窅冥无际也！在草木而为花萼，何其依枝安叶，依叶安蒂，依蒂安英，依英安瓣，依瓣安须，真有如神镂鬼簇、香团玉削也！在鸟兽而为翬尾，何其青渐入碧，碧渐入紫，紫渐入金，金渐入绿，绿渐入黑，黑又入青，内视之而成彩，外望之而成耀，不可一端指也！凡如此者，岂其必有不得不然者乎？夫使云霞不必舒卷，而惨若烽烟，亦何怪于天？山川不必窅冥，而止有坑阜，亦何怪于地？花萼不必分英布瓣，而丑如楫桡；翬尾不必金碧间杂，而块然木鸢，亦何怪于草木鸟兽？然而终亦必然者，盖必有不得不然者也。至于文章，而何独不然也乎？自世之鄙儒，不惜笔墨，于是到处涂抹，自命作者，乃吾视其所为，实则曾无异于所谓烽烟、坑阜、楫桡、木鸢也者。呜呼！其亦未尝得见我施耐庵之《水浒传》也。

吾之为此言者，何也？即如松林棍起，智深来救，大师此来，从天而降，固也；乃今观其叙述之法，又何其诡譎变幻，一至于此乎！第一段先飞出禅杖，第二段方跳出胖大和尚，第三段再详其皂布直裰与禅杖戒刀，第四段始知其为智深。若以《公》、《穀》、《大戴》体释之，则曰：先言禅杖而后言和尚者，并未见有和尚，突然水火棍被物隔去，则一条禅杖早飞到面前也；先言胖大而后言皂布直裰者，惊心骇目之中，但见其为胖大，未及详其脚色也；先写装束而后出姓名者，公人惊骇稍定，见其如此打扮，却不认为何人，而又不肯问也。盖如是手笔，实惟史迁有之，而《水浒传》乃独与之并驱也。

又如前回叙林冲时，笔墨忙极，不得不将智深一边暂时阁起，此行文之家要图手法干净，万不得已而出于此也。今入此回，却忽然就智深口中一一追补叙还，而又不肯一直叙去，又必重将林冲一边逐段穿插相对而出，不惟使智深一边不曾漏落，又反使林冲一边再加渲染。离离奇奇，错错落落，真似山雨欲来风满楼也。

又如公人心怒智深，不得不问；才问，却被智深兜头一喝。读者亦谓终亦不复知是某甲矣，乃遥遥直至智深拖却禅杖去后，林冲无端夸拔杨柳，遂答还董超、薛霸最先一问。疑其必说，则忽然不说；疑不复说，则忽然却说。譬如空中之龙，东云见鳞，西云露爪，真极奇极恣之笔也。

又如洪教头要使棒，反是柴大官人说且吃酒，此一顿已是令人心痒之极，乃武师又于四五合时跳出圈子，忽然叫住，曰除枷也；乃柴进又于重提棒时，又忽然叫住。凡作三番跌顿，直使读者眼光一闪一闪，真极奇极恣之笔也。

又如洪教头入来时，一笔要写洪教头，一笔又要写林武师，一笔又要写柴大官人，可谓极忙极杂矣。乃今偏于极忙极杂中间，又要时时挤出两个公人，心闲手敏，遂与史迁无二也。

又如写差拨陡然变脸数语，后接手便写陡然翻出笑来数语，参差历落，自成谐笑，皆所谓文章波澜，亦有以近为贵者也。若夫文章又有以远为贵也者，则如来时飞杖而来，去时拖杖而去，其波澜乃在一篇之首与尾。林冲来时，柴进打猎归来，林冲去时，柴进打猎出去，则其波澜乃在一传之首与尾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凡如此者，皆所谓在天为云霞，在地为山川，在草木为花萼，在鸟兽为翬尾，而《水浒传》必不可以不看者也。

此一回中又于正文之外，旁作馀文，则于银子三致意焉。如陆虞候送公人十两金子，又许干事回来，再包送十两，一可叹也。夫陆虞候何人，便包得十两金子？且十两金子何足论，而必用一人包之也？智深之救而护而送到底也，公人叫苦不迭，曰却不是坏我勾当，二可叹也。夫现十两賒十两便算一场勾当，而林冲性命曾不足顾也。又二人之暗自商量也，曰“舍着还了他十两金子”，三可叹也。四人在店，而两人暗商，其心头口头，十两外无别事也。访柴进而不在也，其庄客亦更无别语相惜，但云你没福，若是在家，有酒食钱财与你，四可叹也。酒食钱财，小人何至便以为福也？洪教头之忌武师也，曰“诱些酒食钱米”，五可叹也。夫小人之污蔑君子，亦更不于此物外也。武师要开枷，柴进送银十两，公人忙开不迭，六可叹也。银之所在，朝廷法网亦惟所命也，洪教头之败也，大官人实以二十五两乱之，七可叹也。银之所在，名誉、身分都不复惜也。柴、林之握别也，又捧出二十五两一锭大银，八可叹也。虽圣贤豪杰，心事如青天白日，亦必以此将其爱敬，设若无之，便若冷淡之甚也。两个公人亦赍发五两，则出门时，林武师谢，两公人亦谢，九可叹也。有是物即陌路皆亲，豺狼亦顾，分外热闹也。差拨之见也，所争五两耳，而当其未送，则满面皆是饿纹，及其既送，则满面应

做大官，十可叹也。千古人伦，甄别之际，或月而易，或旦而易，大约以此也。

武师以十两送管营，差拨又落了五两，止送五两，十一可叹也。本官之与长随可谓亲矣，而必染指焉，谚云“掐虱偷脚”，比比然也。林冲要一发周旋开除铁枷，又取三二两银子，十二可叹也。但有是物，即无事不可周旋，无人不愿效力也。满营囚徒，亦得林冲救济，十三可叹也。只是金多分人，而读者至此，遂感林冲恩义，口口传为美谈，信乎名以银成，无别法也。嗟乎！士而贫尚不闭门学道，而尚欲游于世间，多见其为不知时务耳，岂不大哀也哉！

话说当时薛霸双手举起棍来，望林冲脑袋上便劈下来。说时迟，那时快，薛霸的棍恰举起来，只见松树背后，雷鸣也似一声，那条铁禅杖飞将来，第一段，单飞出禅杖，却未见有人。把这水火棍一隔，丢去九霄云外，跳出一个胖大和尚来，“说时迟，那时快”六字，神变之笔。○行文有雷轰电掣之势，令读者眼光霍霍。○看他先飞出禅杖，次跳出和尚，恣意弄奇，妙绝怪绝。○第二段，单跳出和尚，却未曾看得仔细。喝道：“洒家在林子里听你多时！”两个公人看那和尚时，穿一领皂布直裰，跨一口戒刀，提着禅杖，轮起来打两个公人。第三段，方看得仔细，却未知和尚是谁。林冲方才闪开眼看时，认得是鲁智深。第四段，方出鲁智深名字，弄奇作怪，于斯极矣。【眉批】此段突然写鲁智深来，却变作四段，第一段飞出一条禅杖，隔去水火棍；第二段水火棍丢了，方看见一个胖大和尚，却未及看其打扮；第三段方看见其皂布直裰，跨戒刀，轮禅杖，却未知其姓名；第四段直待林冲眼开，方出智深名字。奇文奇笔，遂至于此。林冲连忙叫道：“师兄！不可下手！我有话说！”极急时下语不及，只此四字，妙妙。○顷刻不至即休矣，又有甚话说耶？智深听得，收住禅杖。两个公人呆了半晌，动弹不得。林冲道：“非干他两个事，尽是高太尉使陆虞候分付他两个公人，要害我性命。他两个怎不依他？你若打杀他两个，也是冤屈！”为高俅杀林冲映衬，故特下此句。

鲁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断了，便扶起林冲叫：“兄弟，俺自从和你买刀那日相别之后，重叙林冲第一段。【眉批】看他夹叙补前之缺。洒家忧得你苦。补叙自家第一段。自从你受官司，重叙林冲第二段。俺又无处去救你。补叙自家第二段。打听得你断配沧州，重叙林冲第三段。洒家在开封府前又寻不见，补叙自家第三段。却听得人说监在使臣房内；又见酒保来请两个公人，说道‘店里一位官人寻说话’，重叙林冲第四段。以此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这厮们路上害你，俺特地跟

将来。补叙自家第四段。见这两个撮鸟带你入店里去^[1]，重叙林冲第五段。洒家也在那店里歇。补叙自家第五段。夜间听得那厮两个做神做鬼，把滚汤赚了脚，重叙林冲第六段。那时俺便要杀这两个撮鸟，却被客店里人多，恐防救了。补叙自家第六段。洒家见这厮们不怀好心，重叙林冲第七段。越放你不下。补叙自家第七段。你五更里出门时，重叙林冲第八段。洒家先投奔这林子里来，等杀这厮两个撮鸟。补叙自家第八段。他倒来这里害你，方叙到林冲正文。正好杀这厮两个！”方叙到自己正文。○文势如两龙夭矫，陡然合筭，奇笔恣墨，读之叫绝。林冲劝道：“既然师兄救了我，你休害他两个性命。”

鲁智深喝道：“你这两个撮鸟！洒家不看兄弟面时，把你这两个都剁做肉酱！且看兄弟面皮，饶你两个性命！”就那里插了戒刀，前割索子扯出，此仍插入，精细之极。喝道：“你这两个撮鸟，快搀兄弟，都跟洒家来！”奇语绝倒。提了禅杖先走。好景。○此回写智深，都在禅杖上出色，如前文禅杖飞来，此文提禅杖先走，后文拖禅杖去了，皆妙景也。两个公人那里敢回话，只扯“林教头救俺两个！”依前背上包裹，好。拾了水火棍，好。扶着林冲，好。又替他挖了包裹，好。一同跟出林子来。好景。

行得三四里路程，见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深、冲、超、霸四人入来坐下，唤酒保买五七斤肉，打两角酒来吃，回些面来打饼^[2]。酒保一面整治，把酒来筛。两个公人道：“不敢拜问师父在那个寺里住持？”贼。智深笑道：“你两个撮鸟，问俺住处做甚么？莫不去教高俅做甚么奈何洒家？别人怕他，俺不怕他！又贼。○一卷气闷书后，忽然作此快语。洒家若撞着那厮，教他吃三百禅杖！”

两个公人那里敢再开口。陡然起，陡然倒，直至后文，方乃陡然而合，笔力奇拗之极。吃了些酒肉，收拾了行李，还了酒钱，出离了村口。林冲问道：“师兄今投那里去？”急语可怜，正如渴乳之儿，见母远行，写得令人堕泪。鲁智深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沧州。”天雨血，鬼夜哭，尽此二十一字。两个公人听了，暗暗地道：“苦也！却是坏了我们的彀当^[3]。转去时，怎回话！”且只得随顺他一处行路。

自此，途中被鲁智深要行便行，要歇更歇，一路忽作快语。【眉批】此段看他错错落落，写成一片。那里敢扭他？好便骂，不好便打。都作快语。两个公人不敢高声，只怕和尚发作。尽是快语。行了两程，讨了一辆车子，林冲上车将息，三个跟着车子行着。极意写，写得快

绝。两个公人怀着鬼胎，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随顺着行。鲁智深一路买酒买肉将息林冲，那两个公人也吃。极意写，写得快绝。遇着客店，早歇晚行，都是那两个公人打火做饭。极意写，写得快绝。谁敢不依他？二人暗商量：此段要补出。“我们被这和尚监押定了，明日回去，高太尉必然奈何俺！”薛霸道：“我听得大相国寺菜园廨宇里新来了个僧人，唤做鲁智深，想来必是他。猜此一语，吊在此处，并不得明白，直至后文智深回去后，林冲夸他倒拔垂杨，方成一答，文情奇绝。回去实说，俺要在野猪林结果他，被这和尚救了，一路护送到沧州，因此下手不得。舍着还了他十两金子，公人苦语。着陆谦自去寻这和尚便了。我和你只要躲得身上干净。”董超道：“也说的是。”两个暗商量了。不题。

话休絮繁。被智深监押不离，行了十七八日，省。近沧州只有七十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无僻静处了。鲁智深打听得实了，写得何等恩义周匝。就松林里少歇。“松林”二字放在此处，入后径说“头硬似松树”，所谓身在画图中也。智深对林冲道：“兄弟，此去沧州不远了，前路都有人家，别无僻净去处，洒家已打听实了。俺如今和你分手，异日再得相见。”林冲道：“师兄回去，泰山处可说知。此句反在感恩之前，妙绝，有无限儿女恩情在内，读者细味之，当为之呜咽。防护之恩，不死当以厚报！”鲁智深又取出一二十两银子与林冲；把三二两与两个公人，道：“你两个撮鸟，本是路上砍了你两个头，兄弟面上，饶你两个鸟命。如今没多路了，休生歹心！”两个道：“再怎敢！皆是太尉差遣。”接了银子，却待分手。鲁智深看着两个公人，道：“你两个撮鸟的头硬似这松树么？”奇语。○此句上更不添指着松树四字，妙。二人答道：“小人头是父母皮肉包着些骨头。”不待词毕，写得妙。智深轮起禅杖，把松树只一下，打得树有二寸深痕，齐齐折了，喝一声：“你两个撮鸟，但有歹心，教你头也与这树一般！”摆着手，拖了禅杖，叫声：“兄弟，保重！”自回去了。来得突兀，去得潇洒，如一座怪峰，劈插而起，及其尽也，迤迳而渐弛矣。董超、薛霸都吐出舌头来，半晌缩不入去。活画。林冲道：“上下，俺们自去罢。”两个公人道：“好个莽和尚！一下打折了一株树！”林冲道：“这个直得甚么，相国寺一株柳树，连根也拔将出来。”直至此处，方才遥答前文，真是奇情恣笔，不知者反责林冲漏言，可为失笑。二人只把头来摇，方才得知是实。奇情恣笔。

三人当下离了松林。行到晌午，早望见官道上一座酒店，三个人到里面来，林冲让两个公人上首坐了。董、薛二人半日方才得自在。又找

一句，见十七八日着实过不得。○松林分手，其文已毕，却于入酒店后，再描一句，所谓劲势犹动也。只见那店里有几处座头^[4]，三五个筛酒的酒保都手忙脚乱，搬东搬西。林冲与两个公人坐了半个时辰，酒保并不来问。生出文情来。林冲等得不耐烦，把桌子敲着，说道：“你这店主人好欺客，见我是个犯人，便不来睬着！我须不白吃你的！是甚道理？”主人说道：“你这人原来不知我的好意。”奇，生出文情来。林冲道：“不卖酒肉与我，有甚好意？”店主人道：“你不知，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5]，无人敢欺负他。专一招集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常常嘱付我们酒店里：‘如有流配来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如此一位豪杰，却在店主口中无端叙出，有春山出云之乐。○看他各样出法。我如今卖酒肉与你吃得面皮红了，他道你自有盘缠，便不助你。我是好意。”林冲听了，对两个公人道：“我在东京教军时，常常听得军中传说柴大官人名字，衬一句，遂令上文愈显。却原来在这里。我们何不同去投奔他？”董超、薛霸寻思道：“既然如此，有甚亏了我们处？”公人语。就便收拾包裹，和林冲问道：“酒店主人，柴大官人庄在何处？是。我等正要寻他。”店主人道：“只在前面，约过三二里路，大石桥边，转湾抹角，那个大庄院便是。”

林冲等谢了店主人出门，走了三二里，果然见座大石桥。过得桥来，一条平坦大路，早望见绿柳阴中显出那座庄院。四下一周遭一条阔河，两岸边都是垂杨大树，树阴中一遭粉墙。转湾来到庄前，那条阔板桥上坐着四五个庄客，都在那里乘凉。时序随所叙事渐渐而下。三个人来到桥边，与庄客施礼罢，林冲说道：“相烦大哥报与大官人知道，京师有个犯人送配牢城姓林的求见。”自负不小。庄客齐道：“你没福。若是大官人在家时，有酒食钱财与你，今早出猎去了。”已自问了住处，走到庄前矣，却偏要不在家，摇曳出柴大官人身份来。○又遥遥伏下“出猎”二字。林冲道：“不知几时回来？”庄客道：“说不定，敢怕投东庄去歇也不见得^[6]，许你不得。”极力摇曳，又伏东庄。林冲道：“如此是我没福，不得相遇，我们去罢。”别了众庄客，和两个公人再回旧路，肚里好生愁闷。此处若用我们且等，则上文摇曳为不极矣，直要写到只索去罢，险绝几断，然后生出下文来。

行了半里多路，只见远远的从林子深处，一簇人马飞奔庄上来。中间捧着一位官人，骑一匹雪白卷毛马。马上那人生得龙眉凤目，皓齿朱唇，三牙掩口髭须^[7]，三十四五年纪，头戴一顶皂纱转角簇花巾，身穿

一领紫绣团胸绣花袍，腰系一条玲珑嵌宝玉环绦，足穿一双金线抹绿皂朝靴，带一张弓，插一壶箭，好柴大官人。○林冲来时如此来，林冲去时如此去，作章法。引领从人，都到庄上来。林冲看了，寻思道：“敢是柴大官人么？”又不敢问他，只自肚里踌躇。本是一色人物，只因身在囚服，便于贵游之前，不复更敢伸眉吐气，写得英雄失路，极其可怜。只见那马上年少的官人纵马前来，问道：“这位带枷的是甚人？”极力写柴大官人。林冲慌忙躬身答道：“小人是东京禁军教头，姓林，名冲。为因恶了高太尉，寻事发下开封府，问罪断遣，刺配此沧州。闻得前面酒店里说，这里有个招贤纳士好汉柴大官人，令闻广誉，诵之成响。因此特来相投。不期缘浅，不得相遇。”那官人滚鞍下马，飞近前来，说道：“柴进有失迎迓^[8]！”就草地上便拜。极力写柴大官人。林冲连忙答礼。

那官人携住林冲的手，同行到庄上来。极力写柴大官人。那庄客们看见，大开了庄门。柴进直请到厅前，两个叙礼罢。柴进说道：“小可久闻教头大名，不期今日来踏贱地，足称平生渴仰之愿！”林冲答道：“微贱林冲，闻大人贵名传播海宇，谁人不敬！不想今日因得罪犯，流配来此，得识尊颜，十二字笔舌曲折，绝妙尺牘。○此处却深感高侏。宿生万幸^[9]！”柴进再三谦让，林冲坐了客席。董超、薛霸也一带坐下，跟柴进的伴当各自牵了马去院后歇息。细。不在话下。

柴进便唤庄客叫将酒来。不移时，只见数个庄客托出一盘肉、一盘饼，温一壶酒；又一个盘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贯钱，都一发将出来。写柴进待林冲，无可着笔，故又特地布此一景，极力摇曳出来。柴进见了道：“村夫不知高下！教头到此，如何恁地轻意！哇，快将进去！先把果盒酒来，随即杀羊相待。快去整治！”极力写柴大官人。林冲起身谢道：“大官人，不必多赐，只此十分够了。”柴进道：“休如此说，难得教头到此，岂可轻慢。”庄客便如飞先捧出果盒酒来。柴进起身，一面手执三杯。林冲谢了柴进，饮酒罢。两个公人一同饮了。柴进道：“教头请里面少坐。”自家随即解了弓袋、箭壶，写得真好。又特留此句，独作一番笔墨者，深表柴进畋猎是常，以为后文林冲出去之地也。就请两个公人一同饮酒。好。柴进当下坐了主席，林冲坐了客席，两个公人在林冲肩下，好。叙说些闲话，江湖上的勾当。不觉红日西沉，安排得酒食果品海味摆在桌上，抬在各人面前。柴进亲自举杯，把了三巡，坐下，叫道：“且将汤来吃！”

吃得一道汤，五七杯酒，只见庄客来报道：“教师来也。”天外奇

峰，读之肉飞眉舞。柴进道：“就请来一处坐地相会亦好。只此二字，情见乎辞。快抬一张桌来。”林冲起身看时，写林冲。○已下一段写林冲，一段写教师，一段写柴进，夹夹杂杂，错错落落，真是八门五花之文。【眉批】一段看他叙三个人，如云中斗龙相似，忽伸一爪，忽缩一爪。只见那个教师入来，歪戴着一顶头巾，挺着脯子，来到后堂。写教师。林冲寻思道：“庄客称他做教师，必是大官人的师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谨参。”写林冲。那人全不睬着，也不还礼。写教师。林冲不敢抬头。写林冲。柴进指着林冲对洪教头道：“这位便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林冲的便是，就请相见。”写柴进。林冲听了，看着洪教头便拜。写林冲。那洪教头说道：“休拜，起来。”却不躬身答礼。写教师。柴进看了，心中好不快意。写柴进。林冲拜了两拜，起身让洪教头坐。写林冲。洪教头亦不相让，走去上首便坐。写教师。柴进看了，又不喜欢。写柴进。林冲只得肩下坐了。写林冲。两个公人亦就坐了。百忙中又夹得好。

洪教头便问道：“大官人今日何故厚礼管待配军？”写教师。○“配军”二字是何言与？柴进道：“这位非比其他的，乃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师父如何轻慢！”写柴进。○八十万禁军教头正对“配军”二字，一往一答如画。洪教头道：“大官人只因好习枪棒，往往流配军人都来倚草附木，皆道‘我是枪棒教头’，来投庄上，诱些酒食钱米。大官人如何忒认真！”写教师。林冲听了，并不做声。写林冲。柴进说道：“凡人不可易相，休小觑他。”此语写得柴进恼极。洪教头怪这柴进说“休小觑他”，便跳起身来，道：“我不信他！他敢和我使一棒看，我便道他是真教头！”教师休矣，定要弄出耶？柴进大笑道：“也好，也好。林武师，你心下如何？”大笑妙绝。恼极之后，翻成大笑。林冲道：“小人却是不敢。”作一摇曳。洪教头心中忖量道：“那人必是不会，心中先怯了。”因此，越要来惹林冲使棒。柴进一来要看林冲本事，二者要林冲赢他，灭那厮嘴。笔力劲绝。柴进道：“且把酒来吃着，待月上来也罢。”说使棒，反吃酒，极力摇曳，使读者心痒无挠处。

当下又吃过了五七杯酒，却早月上来了，照见厅堂里面如同白日。柴进起身道：写得好。○待月是柴进一顿，月上仍是柴进一接。一顿一接，便令笔势踢跳之极。“二位教头，较量一棒。”林冲自肚里寻思道：写林冲。“这洪教头必是柴大官人师父，若我一棒打翻了他，柴大官人面上须不好看。”柴进见林冲踌躇，便道：写柴进。“此位洪教头也到此不多时，此间又无对手，林武师休得要推辞。小可也正要看二位教头的本事。”柴进说这话，原来只怕林冲碍柴进的面皮，不肯使出本事来。

写柴进。林冲见柴进说开就里，方才放心。写林冲。

只见洪教头先起身道：骄极。“来，来，来！三字一笑。和你使一棒看！”一齐都哄出堂后空地上。庄客拿一束杆棒来放在地下。洪教头先脱了衣裳，拽扎起裙子，掣条棒，使个旗鼓，喝道：“来，来，来！”又此三字，可笑可恼。柴进道：“林武师，请较量一棒。”林冲道：“大官人休要笑话。”就地也拿了一条棒起来，道：“师父，请教。”儒雅之极。洪教头看了，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

林冲拿着棒，使出山东大擂四字奇文。打将入来，洪教头把棒就地下鞭了一棒，来抢林冲。两个教头在月明地上交手。使了四五合棒，只见林冲托地跳出圈子外来，叫一声：“少歇！”奇文，令读者出于意外。○此一回书，每每用忽然一闪法，闪落读者眼光，真是奇绝。柴进道：“教头如何不使本事？”林冲道：“小人输了。”奇文，令读者出于意外。柴进道：“未见二位较量，怎便是输了？”林冲道：“小人只多这具枷，因此权当输了。”绝妙之文。柴进道：“是小可一时失了计较。”大笑着道：“这个容易。”便叫庄客取十两银来。当时将出，柴进对押解两个公人道：“小可大胆，相烦二位下顾，权把林教头枷开了。明日牢城营内，但有事务，都在小可身上。白银十两相送。”董超、薛霸见了柴进人物轩昂，不敢违他；落得做人情，又得了十两银子，亦不怕他走了，薛霸随即把林冲护身枷开了。柴进大喜道：“今番两位教师再试一棒。”

洪教头见他却才棒法怯了，肚里平欺他做，提起棒，却待要使，柴进叫道：“且住。”奇文。○前林冲叫歇，奇绝矣，却只为开枷之故；今开得枷了，方才举手，柴进又叫住，奇哉！真所谓极忙极热之文，偏要一断一续而写，令我读之叹绝。○看他又用一闪。叫庄客取出一锭银来，重二十五两。无一时，至面前。柴进乃言：“二位教头比试，非比其他。这锭银子权为利物^[10]。若还赢的，便将此银子去。”柴进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来，故意将银子丢在地下。洪教头深怪林冲来，一句。又要争这个大银子，二句。又怕输了锐气，三句。○心事正与公人一般，作者特特如此写。把棒来尽心使个旗鼓，吐个门户^[11]，唤做“把火烧天势”。棒势亦骄愤之极。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里只要我赢他。”也横着棒，使个门户，吐个势，唤做“拨草寻蛇势”。棒势亦敏慎之至。洪教头喝一声：“来，来，来！”只管来来来。便使棒盖将入来。林冲望后一退。洪教头赶入一步，提起棒，又复一棒下来。林冲看他脚步已乱了，便把棒从地下一跳。洪教头措手不及，就那一跳里和身一

转，那棒直扫着洪教头膝盖骨上^[12]，写得棒是活棒，武师是活武师，妙绝之笔。撇了棒，扑地倒了。柴进大喜，叫快将酒来把盏。众人一齐大笑。洪教头那里挣扎起来，来来来。众庄客一头笑着扶了。洪教头来来来。羞惭满面，自投庄外去了。与“挺着脯子”入来照耀。柴进携住林冲的手，再入后堂饮酒，叫将利物来送还教师。三句写柴进乐极。林冲那里肯受，推托不过，只得收了。

柴进留林冲在庄上一连住了几日，每日好酒好食相待。又住了五七日，两个公人催促要行，柴进又置席面相待送行^[13]；又写两封书，要。○此物每与银子一样行得通者，正为此物即银子也。分付林冲道：“沧州大尹也与柴进好，牢城管营、差拨亦与柴进交厚^[14]，可将这两封书去下，必然看觑教头^[15]。”即捧出二十五两一锭大银送与林冲，又将银五两贐发两个公人，带。吃了一夜酒。写柴进、林冲淋漓快活。

次日天明，吃了早饭，叫庄客挑了三个的行李。林冲依旧带上枷，细。辞了柴进便行。柴进送出庄门作别，分付道：“待几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来与教头。”便为风雪作引。林冲谢道：“如何报答大官人！”两个公人相谢了。亦谢。三人取路投沧州来。

将及午牌时候，已到沧州城里。打发那挑行李的回去，细。径到州衙里下了公文，当厅引林冲参见了州官。大尹当下收了林冲，押了回文，一面帖下判送牢城管营内来。两个公人自领了回文，相辞了回东京去。不在话下。

只说林冲送到牢城管营内来。牢城管营内收管林冲，发在单身房里听候点视。却有那一般的罪人，都来看觑他，又出奇文。○此段又如春山出云，肤寸而起。【眉批】此段看他在营里使银子，真有通神之痛。对林冲说道：“此间管营、差拨十分害人，只是要诈人钱物。若有人情钱物一句。送与他时，便觑的你好；若是无钱，一句。将你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一句。入门便不打你一百杀威棒，只说有病，把来寄下；若不得人情时，一句。○絮絮叨叨，委委折折，人生世上，银子盖可忽哉！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冲道：“众兄长如此指教，且如要使钱，把多少与他？”林冲语。众人道：“若要使得好时，管营把五两银子与他，差拨也得五两银子送他，十分好了。”

正说之间，省捷。只见差拨过来问道：“那个是新来配军？”林冲见问，向前答应道：“小人便是。”那差拨不见他把钱出来，变了面皮，指着林冲骂道：正说得过。○绝世奇文，绝世妙文。“你这个贼配军！见

我如何不下拜，却来唱喏！你这厮可知在东京做出事来！是做出事来，谁敢辨。见我还是大刺刺的^[16]！见公自然不应大刺刺。我看这贼配军满脸都是饿文^[17]，一世也不发迹！是满脸有饿文，谁敢辨。打不死拷不杀的顽囚！是顽囚，是应拷打。你这把贼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是贼骨头，是落在手里。教你粉骨碎身！少间叫你便见功效！”都是吓死人语，读之痛心。把林冲骂得一佛出世^[18]，那里敢抬头应答。众人见骂，各自散了。好。

林冲等他发作过了，去取五两银子，陪着笑脸，告道：虽是摇出奇文，然亦实是林冲身分。“差拨哥哥，些小薄礼，休言轻微。”差拨看了，道：“你教我送与管营和俺的都在里面？”妙问。林冲道：“只是送与差拨哥哥的；另有十两银子，就烦差拨哥哥送与管营。”妙语。差拨见了，看着林冲笑道：便笑。“林教头，是教头。我也闻你的好名字，是好名字。端的是个好男子！是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是陷害，并非做出事来。虽然目下暂时受苦，久后必然发迹。是必发迹，脸上并无饿纹。据你的大名，不敢。这表人物，不敢。必不是等闲之人，久后必做大官！”不敢不敢。○索性尽兴语，读之破涕成笑。林冲笑道：“总赖照顾。”差拨道：“你只管放心。”又取出柴大官人的书礼，说道：方取出书来。“相烦老哥将这两封书下一下。”差拨道：“既有柴大官人的书，烦恼做甚？这一封书直一锭金子。我一面与你下书。少间管营来点你，要打一百杀威棒时，你便只说你一路有病，未曾痊可。我自来与你支吾，要瞒生人的眼目。”不知瞒谁。林冲道：“多谢指教。”差拨拿了银子并书，离了单身房，自去了。林冲叹口气道：“‘有钱可以通神。’此语不差！端的有这般的苦处！”千古同愤，寄在武师口中。

原来差拨落了五两银子，只将五两银子写得好。并书来见管营，备说：“林冲是个好汉，一句。柴大官人有书相荐在此呈上，一句。本是高太尉陷害配他到此，一句。又无十分大事。”一句。管营道：“况是‘况是’妙，上还有一句，不须明言，意会之也。柴大官人有书，必须要看顾他。”便教唤林冲来见。

且说林冲正在单身房里闷坐，只见牌头叫道：“管营在厅上叫唤新到罪人林冲来点名。”林冲听得叫唤，来到厅前。管营道：“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旧制：‘新入配军须吃一百杀威棒。’左右！与我驮起来！”官说一句，如戏。○此段偏要详写以表银子之功，为千古一叹。林冲告道：“小人于路感冒风寒，未曾痊可，告寄打。”犯人说一句，如戏。牌头道：“这人见今有病，乞赐怜恕。”牌头说一句，如戏。

管营道：“果是这人症候在身，权且寄下，待病痊可却打。”官又说一句，如戏。差拨道：“见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时满了，可教林冲去替换他。”就厅上押了帖文，差拨领了林冲，单身房里取了行李，来天王堂交替。

差拨道：“林教头，我十分周全你。银子下落。教看天王堂时，这是营中第一样省气力的勾当，早晚只烧香扫地便了。你看别的囚徒，从早起直做到晚，尚不饶他；还有一等无人情的，拨他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林冲道：“谢得照顾。”又取三二两银子与差拨，道：“烦望哥哥一发周全，开了项上枷更好。”差拨接了银子，便道：“都在我身上。”连忙去禀了管营，“连忙”妙，银子之力如此。就将枷也开了。林冲自此在天王堂内安排宿食处，每日只是烧香扫地。不觉光阴早过了四五十日。那管营、差拨得了贿赂，日久情熟，繇他自在，亦不来拘管他。柴大官人又使人来送冬衣并人事与他，那满营内囚徒亦得林冲救济。闲中写林冲一句，以为银子馀波。

话不絮烦。时遇隆冬将近，忽一日，林冲已牌时分偶出营前闲走。正行之间，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林教头，如何却在这里？”谁耶？林冲回头过来看时，见了那人。有分教，林冲：

火烟堆里，争些断送馀生；
风雪途中，几被伤残性命。

毕竟林冲见了的是甚人，且听下回分解。

[1] 撮鸟：骂人的话。

[2] 回：买。

[3] 彀当：即勾当。事情。常指坏事。

[4] 座头：古代茶楼酒馆等处桌椅配套的座位。

[5] 誓书铁券：即誓券。天子颁赐功臣世代享受某种特权的文书。

[6] 敢怕：或许，恐怕。

[7] 牙：绺。

[8] 迎迓（yà）：犹迎接。

[9] 宿生：犹前生。

[10] 利物：竞赛的奖品、彩头。

[11] 吐：亮出，摆出。

[12] 𦓐（lián）儿骨：即𦓐胫骨，膝下踝上的小腿骨。

[13] 席面：筵席。

[14] 管营：古代边远地区管理徒流充军罪犯服役的官吏。差拨：宋代牢城内看管囚犯的差役。

[15] 看觑：照看。

[16] 大刺刺：形容举止随便，满不在乎的样子。

[17] 饿文：人口角延伸到嘴里的皱纹。迷信的人认为有此纹者必饿死。

[18] 一佛出世：即“一佛出世，二佛生天”。死去活来之意。出世，生；生天，死。

第九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夫文章之法，岂一端而已乎？有先事而起波者，有事过而作波者，读者于此，则恶可混然以为一事也。夫文自在此而眼光在后，则当知此文之起，自为后文，非为此文也；文自在后而眼光在前，则当知此文未尽，自为前文，非为此文也。必如此，而后读者之胸中有针有线，始信作者之腕下有经有纬。不然者，几何其不见一事即以为一事，又见一事即又以为一事，于是遂取事前先起之波，与事后未尽之波，累累然与正叙之事，并列而成三事耶？

如酒生儿李小二夫妻，非真谓林冲于牢城营有此一个相识，与之往来火热也，意自在阁子背后听说话一段绝妙奇文，则不得不先作此一个地步，所谓先事而起波也。

如庄家不肯回与酒吃，亦可别样生发，却偏用花枪挑块火柴，又把花枪炉里一揽，何至拜揖之后向火多时，而花枪犹在手中耶？凡此，皆为前文几句花枪挑着葫芦，逼出庙中挺枪杀出门来一句，其劲势犹犹未尽，故又于此处再一点两点，以杀其馀怒。故凡篇中，如搠两人后杀陆谦时，特地写一句把枪插在雪地下，醉倒后庄家寻着踪迹赶来时，又特地写一句花枪亦丢在半边，皆所谓事过而作波者也。

陆谦、富安、管营、差拨四个人坐阁子中议事，不知所议何事，详之则不可得详，置之则不可得置。今但于小二夫妻眼中、耳中写得“高太尉三字”句，“都在我身上”句，“一帕子物事，约莫是金银”句，“换汤进去，看见管营手里拿着一封书”句，忽断忽续，忽明忽灭，如古锦之文不甚可指，断碑之字不甚可读，而深心好古之家自能于意外求而得之，真所谓鬼于文、圣于文者也。

杀出庙门时，看他一枪先搠倒差拨，接手便写陆谦一句；写陆谦不曾写完，接手却再搠富安；两个倒矣，方翻身回来，刀剗陆谦；剗陆谦未毕，回头却见差拨爬起，便又且置陆谦，先割差拨头挑在枪上；然后回过身来作一顿，割陆谦富安头，结做一处。以一个人杀三个人，凡三

四个回身，有节次，有间架，有方法，有波折，不慌不忙，不疏不密，不缺不漏，不一片，不烦琐，真鬼于文、圣于文也。

旧人传言：昔有画《北风图》者，盛暑张之，满座都思挟纊；既又有画《云汉图》者，祁寒对之，挥汗不止。于是千载啧啧，诧为奇事。

殊未知此特寒热各作一幅，未为神奇之至也。耐庵此篇独能于一幅之中，寒热间作，写雪便其寒彻骨，写火便其热照面。昔百丈大师患疟，僧众请问：“伏惟和上尊候若何？”丈云：“寒时便寒杀闍黎，热时便热杀闍黎。”今读此篇，亦复寒时寒杀读者，热时热杀读者，真是一卷“疟疾文字”，为艺林之绝奇也。

阁子背后听四个人说话，听得不仔细，正妙于听得不仔细；山神庙里听三个人说话，听得极仔细，又正妙于听得极仔细。虽然，以阁子中间、山神庙前，两番说话偏都两番听得，亦可以见冤家路窄矣！乃今愚人犹刺刺说人不休，则独何哉？

此文通篇以“火”字发奇，乃又于大火之前，先写许多“火”字，于大火之后，再写许多“火”字。我读之，因悟同是火也，而前乎陆谦，则有老军借盆，恩情朴至；后乎陆谦，则有庄客借烘，又复恩情朴至；而中间一火，独成大冤深祸，为可骇叹也。夫火何能作恩，火何能作怨，一加之以人事，而恩怨相去遂至于是！然则人行世上，触手碍眼，皆属祸机，亦复何乐乎哉！

文中写情写景处，都要细细详察。如两次照顾火盆，则明林冲非失火也；上拖一条棉被，则明林冲明日原要归来，今止作一夜计也。如此等处甚多，我亦不能遍指。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矣。”

话说当日林冲正闲走间，忽然背后人叫，回头看时，却认得是酒生儿李小二^[1]。当初在东京时，多得林冲看顾；后来不合偷了店主人家钱财，被捉住了，要送官司问罪，又得林冲主张陪话^[2]，救了他免送官司，又与他陪了些钱财，方得脱免。京中安不得身，又亏林冲赍发他盘缠，于路投奔人，不想今日却在这里撞见。【眉批】为阁子背后听说话，只得生出李小二；为要李小二阁子背后听说话，只得造出先日搭救一段事情。作文真是苦事。○凡此等处，皆是无可奈何，第一要写得径净便好。然不曾作史者，安能信我语。

林冲道：“小二哥，你如何也在这里？”李小二便拜道：“自从得恩人救济，赍发小人，一地里投奔人不着^[3]，迤迤不想来到沧州，投托一个酒店里，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过卖^[4]。因见小人勤谨，安排的好菜蔬，调和的好汁水，来吃的人都喝采，以此买卖顺当，主人家有个女

儿，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随手省去。只剩得小人夫妻两个，权在营前开了个茶酒店，因讨钱过来，遇见恩人。恩人不知为何事在这里？”林冲指着脸上，道：好笔。“我因恶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场官司，刺配到这里。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后如何。不想今日在此见你。”李小二就请林冲到家里坐定，叫妻子出来拜了恩人。两口儿欢喜道：“我夫妻二人正没个亲眷，如此等语，总为后文地，非写李小二夫妻情分也。今日得恩人到来，便是从天降下。”林冲道：“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两个。”李小二道：“谁不知恩人大名！知己语，不是扳高语。休恁地说。但有衣服，便拿来家里浆洗缝补。”叙得亲热，为后文地。当时管待林冲酒食，至夜送回天王堂。次日又来相请。因此，林冲得店小二家来往，不时间送汤送水来营里与林冲吃。林冲因见他两口儿恭敬孝顺，常把些银两与他做本钱。叙得亲热，为后文地。

且把闲话休题，只说正话。都是为后文紧紧作地步，却说是闲话，盖惟恐读者误认为正文也。光阴迅速，却早冬来。林冲的绵衣裙袄都是李小二浑家整治缝补^[5]。此句又补写李二浑家，以为阁子听话地。○“绵衣”二字，渐渐引出风雪。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门前安排菜蔬下饭，只见一个人闪将进来，闪入来妙。酒店里坐下，随后又一人闪入来；“闪入来”妙。○偏不写两个人，偏写作“一个人”、“又一个人”，妙。看时，二字为句，是把上文重写一番，谓之牒文也。前面那个人是军官打扮，后面这个走卒模样，跟着，句。也来坐下。“看时”二字妙，是李小二眼中事。○一个小二看来是军官，一个小二看来是走卒，先看他跟着，却又看他一齐坐下，写得狐疑之极，妙妙。李小二入来问道：“可要吃酒？”只见那个人妙，李小二眼中事。将出一两银子与小二，道：“且收放柜上，取三四瓶好酒来。客到时，果品酒馔，只顾将来，不必要问。”分付得作怪。李小二道：“官人请甚客？”那人道：“烦你与我去营里请管营、差拨两个来说话。问时，你只说：‘有个官人请说话，商议些事务，是何事务？专等，专等。’”又何急也。

李小二应承了，来到牢城里，先请了差拨，同到管营家里请了管营，叙得是。都到酒店里。只见那个官人李小二眼中事。和管营、差拨两个讲了礼。管营道：“素不相识，动问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有书在此，不答姓名，狐疑之极。少刻便知。且取酒来！”李小二连忙开了酒，一面铺下菜蔬果品酒馔。那人叫讨副劝盘来^[6]，把了盏，相让坐了。小二独自一个撺掇也似伏侍不暇。写得小二碍眼可厌，妙笔。○此一句从说机密人眼中写出，不在李小二用心打听中写出，妙笔。那跟来

的人讨了汤桶，自行烫酒。不便着小二出去，却先叙此一句，妙笔。约计吃过十数杯，再讨了按酒铺放桌上。只见那人说道：“我自有伴当烫酒，不叫，你休来。我等自要说话。”有何说话？○同坐了，又言是伴当，狐疑之极。

李小二应了，自来门首叫老婆，道：“大姐，二字称呼得妙，是做过卖时叫惯语。这两个人来得不尴尬^[7]！”写小二经心吊胆，而不嫌突然者，全亏前文许多亲热也。老婆道：“怎么的不尴尬？”小二道：“这两个人语言声音是东京人，声音是东京。初时又不认得管营；又不认得管营。向后我将按酒入去，只听得差拨口里呐出一句‘高太尉’三个字来，这人莫不与林教头身上有些干碍？只点‘高太尉’三字，详略正好。我自在门前理会，你且去阁子背后听说甚么。”妙。○离离奇奇，造出奇文。老婆道：“你去营中寻林教头来认他一认。”妙，说得是。李小二道：“你不省得。林教头是个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杀人放火。倘或叫得他来看了，正是前日说的甚么陆虞候，他肯便罢？做出事来须连累了我和你。又妙，又说得是。○二语只须如此。你只去听一听，再理会。”妙。老婆道：“说得是。”便入去听了一个时辰，出来说道：妙妙。下文说不听得说甚么，此处却偏要写作“一个时辰出来说道”八字，读之奇妙不可言。【眉批】读至“出来说道”四字，孰不洗耳愿闻，却接出不听得说甚么一句，为之绝倒。“他那三四个交头接耳说话，正不听得说甚么。狐疑之极。○去了一个时辰，却不听得，可云不快。然不快者事，快者文也。只见那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去伴当怀里取出一帕子物事，递与管营和差拨。听了一个时辰，却是看见，耳颠目倒，灵心妙笔。帕子里面的莫不是金银？只听差拨口里说道：‘都在我身上，好歹要结果他性命！’”只听得一句。

正说之时，阁子里叫：“将汤来。”上文大姐口中所述，亦已完矣，虽不叫汤，行文者亦要收科，但此处不叫汤，便收得缓散无波撚，故特特不在上文顺拖下去，特特反从下文逆抢上来，此行文之一诀也。○叫汤又妙，只在自烫酒上生出来，不是另起一事。李小二急去里面换汤时，看见管营手里拿着一封书。只书、帕二件，写得断续超忽，妙哉怪哉。小二换了汤，添些下饭。又吃了半个时辰，算还了酒钱，管营、差拨先去了；去得有节次。次后，那两个低着头也去了。偏又加“低着头”三字，笔中真有鬼耶？何其诡谲灵幻，一至于此！

转背没多时^[8]，只见林冲走将入店里来，接得闪闪烁烁，令人惊绝。说道：“小二哥，连日好买卖？”李小二慌忙道：“恩人请坐。小二

却待正要寻恩人，有些要紧说话。”林冲问道：“甚么要紧的事？”李小二请林冲到里面坐下，说道：“却才有个东京来的尴尬人，在我这里请管营、差拨吃了半日酒。差拨口里呐出‘高太尉’三个字来，小二心下疑惑，又着浑家听了一个时辰。他却交头接耳，说话都不听得。临了，只见差拨口里应道：‘都在我两个身上，好歹要结果了他！’那两个把一包金银递与管营、差拨，又吃一回酒，各自散了。不知甚么样人。小人心疑，只怕在恩人身上有些妨碍。”林冲道：“那人生得甚么模样？”问得切。李小二道：“五短身材，白净面皮，没甚髭须，约有三十馀岁。那跟的也不长大，紫棠色面皮。”学出两个。林冲听了，大惊道：“这三十岁的正是陆虞候！只认一个，又留下一个不猜出。此书用笔奇谲，每每如此。那泼贱贼敢来这里害我！休要撞着我，只教他骨肉为泥！”李小二道：“只要提防他便了，岂不闻古人言‘吃饭防噎，走路防跌’？”

林冲大怒，离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买把解腕尖刀，带在身上，刀在此处带起，看官记着。○遥遥然直于此处暗藏一刀，到后草料场买酒来往文中，只勤叙花枪葫芦，更不以一字及刀也。直至杀陆谦时，忽然掣出刀来，真鬼神于文也。前街后巷一地里去寻。寻了半日。李小二夫妻两个捏着两把汗。照顾小二。当晚无事。神变鬼谲之笔。

次日天明起来，洗漱罢，带了刀，又去沧州城里城外、小街夹巷团团寻了一日，寻了一日。牢城营里都没动静。写得神变诡谲。林冲又来对李小二道：“今日又无事。”写得神变诡谲。小二道：“恩人，只愿如此。只是自放仔细便了。”看他用笔，何等诡谲。林冲自回天王堂，过了一夜。街上寻了三五日，寻了三五日。不见消耗^[9]，诡谲之极。林冲也自心下慢了。

到第六日，到第六日。只见管营叫唤林冲到点视厅上，说道：“你来这里许多时，柴大官人面皮，不曾抬举得你。拨往草料场，陆谦来历也，却用“柴大官人”四字起，便将前文一齐放慢，后却陡然变现出来，妙绝妙绝。此间东门外十五里有座大军草料场，每月但是纳草纳料的，有些常例钱取觅。原是一个老军看管，如今我抬举你去替那老军来守天王堂，你在那里闾几贯盘缠^[10]。你可和差拨便去那里交割。”林冲应道：“小人便去。”

当时离了营中，径到李小二家，对他夫妻两个说道：“今日管营拨我去大军草料场管事，却如何？”问得妙，是不知高低人语，却又笔笔诡谲。李小二道：“这个差使又好似天王堂，极力放慢，诡谲之极。那里收草料时有些常例钱钞。往常不使钱时，不能够这差使。”林冲

道：“却不害我，倒与我好差使，正不知何意？”极力放慢，诡谲之极。李小二道：“恩人，休要疑心，只要没事便好了。写得小二反有羞悔前日失言之意，极力放慢，诡谲之极。正是小人家离得远了，衬入一句闲语，不知者以为可删，殊不知前文特地插入李小二夫妻，止为阁子背后一段奇文耳。今已交过排场，前去草料场，更用不着小二矣，则不如善刀而藏之，故以此一语为李小二作收束，奈何谓其闲话也。过几时那工夫来望恩人^[11]。”就在家里安排几杯酒请林冲吃了。

话不絮烦。两个相别了，林冲自来天王堂，取了包裹，带了尖刀，拿了条花枪，与差拨一同辞了管营，两个取路投草料场来。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一路写雪，妙绝。林冲和差拨两个在路上又没买酒吃处。又冷。○有此句便使老军“投东”一语不谬，又令花枪、葫芦断不遇着三人也。早来到草料场外看时，一周遭有些黄土墙，两扇大门。推开看里面时，七八间草屋做着仓廩，四下里都是马草堆，中间两座草厅。到那厅里，只见那老军在里面向火^[12]。星星之火。【眉批】此回大火拉杂，却以星星之火引起。差拨说道：“管营差这个林冲来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军拿了钥匙，引着林冲，分付道：写得活现。“仓廩内自有官司封记。这几堆草，一堆堆都有数目。”老军都点见了堆数，又引林冲到草厅上。老军收拾行李，临了说道：“火盆、锅子、碗碟都借与你。”写得好。○意在点逗“火盆”二字，却用锅子、碗碟陪出之。林冲道：“天王堂内，我也有在那里，你要便拿了去。”写得好。老军指壁上挂一个大葫芦，说道：“你若买酒吃时，只出草场投东大路去三二里便有市井。”闲闲叙出大葫芦，及“投东大路”一句，非但写老军絮叨故态，盖绝妙奇文，伏线于此。老军自和差拨回营里来。

只说林冲就床上放了包裹、被卧，细细写。就坐下生些焰火起来；“火”字渐写得大了。○题是火烧草料场，读者读至老军向火，犹不以为意也，及读至此处生些焰火，未不动心，以为必是因此失火者，而孰知作者却是故意于前边布此疑影，却又随手即用将火盆盖了一句结之，令后火全不关此，妙绝之文也。屋后有一堆柴炭，拿几块来，生在地炉里；仰面看那草屋时，四下里崩坏了，又被朔风吹撼，摇振得动。如画，便画也画不来。○第一段先写寒意，第二段写身上寒，第三段方写到酒。林冲道：“这屋如何过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向了一回火，“火”字奕奕。觉得身上寒冷，第二段写身上寒。寻思：“却才老军所说，语意妙，正不知文生情、情生文也。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来吃？”第三段方写到酒，只此一段，何

等段落。便去包裹里取些碎银子，把花枪挑了酒葫芦，花枪挑葫芦。○人看至此句，虽极英灵者，只谓手冷，故用枪挑耳，岂知顷间之用之？将火炭盖（子）〔了〕，写出精细，见非失火，前许多“火”字，都是假火，此句一齐抹倒，后重放出真正“火”字来。取毡笠子戴上，拿了钥匙出来，把草厅门拽上；出到大门首，把两扇草场门反拽上锁了，带了钥匙，信步投东，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13]，迤迤背着北风而行。背着风去。

那雪正下得紧。写雪妙绝。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见一所古庙，林冲顶礼道^[14]：“神明庇祐，改日来烧纸钱。”妙绝奇绝，安此一笔。又行了一回，望见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时，见篱笆中挑着一个草帚儿在露天里。林冲径到店里。主人道：“客人，那里来？”林冲道：“你认得这个葫芦么？”一来省，二来趣。主人看了道：“这葫芦是草料场老军的。”林冲道：“原来如此。”店主道：“即是草料场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且酌三杯，权当接风。”店家切一盘熟牛肉，（荡）〔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挪延到雪重屋塌也。又自买了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就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那两块牛肉，留下些碎银子，把花枪挑着酒葫芦，花枪挑葫芦。怀内揣了牛肉，叫声：“相扰！”便出篱笆门，仍旧迎着朔风回来。迎着风回。看那雪到晚越下得紧了。写雪妙绝。

再说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风，飞也似奔到草场门口，开了锁，入内看时，只叫得苦。意外，惊才怪笔。原来天理昭然，佑护善人义士，因这场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作书者忽然于事外闲叙四句，笔如劲铁。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奇文。林冲寻思：“怎地好？”放下花枪、葫芦在雪里；花枪、葫芦，写得好。又带写雪，妙。恐怕火盆内有火炭延烧起来，搬开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摸时，火盆内火种都被雪水浸灭了。极力写出精细，见断断不是失火。○一行中凡有四个“火”字，却无一星火在内，奇绝之笔。林冲把手床上摸时，只拽得一条絮被。写得好。○为一夜计，惟此为急。林冲钻将出来，见天色黑了，写得好。○陆谦、差拨打点来了。寻思：“又没打火处，又算出一“火”字，写得纸上奕奕有光。怎生安排？”想起离了这半里路上有个古庙可以安身，行文如此，为之叹绝。“我且去那里宿一夜，等到天明，却作理会。”把被卷了，花枪挑着酒葫芦，花枪挑葫芦。依旧把门拽上，锁了，望那庙里来。

入得庙门，但入得门，未及看。再把门掩上。旁边止有一块大石

头，拨将过来靠了门。非为防失脱，亦非为遮风水，全为少顷陆谦、差拨、富安一段也。入得里面看时，方看。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两边一个判官，一个小鬼，侧边堆着一堆纸。团团看来，又没邻舍，又无庙主。雪耀里固当见之。林冲把枪和酒葫芦放在纸堆上；一。○写花枪、葫芦好。将那条絮被放开；二。先取下毡笠子，三。把身上雪都抖了；四。把上盖白布衫脱将下来^[15]，早有五分湿了，五。和毡笠放供桌上；六。把被扯来，盖了半截下身；七。却把葫芦冷酒提来慢慢地吃，八。就将怀中牛肉下酒。九。○写得妙绝。正所谓与人无患，与物无争，而不知大祸已在数尺之内矣。人生世上，真可畏哉！

正吃时，只听得外面必剥剥地爆响。奇文。林冲跳起身来，就壁缝里看时，特特大石靠门，自有原故，不舍得便开，故就壁缝里看也。只见草料场里火起，方是真正本题“火”字。刮刮杂杂的烧着。当时林冲便拿了花枪，花枪。却待开门来救火，不得不开，且写此半句。只听得外面有人说将话来。奇文。林冲就伏门边听时，是三个人脚步响，直奔庙里来；用手推门，写得险怪，真是奇笔。却被石头靠住了，再也推不开。三人在庙檐下立地看火。数内一个道：一连九个“一个道”，如王积薪夜听夫妇弈棋，着着分明，声声不漏。“这条计好么？”此一句开。一个应道：“端的亏管营、差拨两位用心！回到京师，禀过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这番张教头没得推故了！”此一段叙高太尉，而此句刺耳特甚。一个道：“林冲今番直吃我们对付了^[16]！高衙内这病必然好了！”此一段叙高衙内。又一个道：“张教头那厮！三回五次托人情去说：‘你的女婿没了。’张教头越不肯应承，因此衙内病患看看重了，太尉特使俺两个央浼二位干这件事^[17]，不想而今完备了！”此一段补出家里贞节来。又一个道：“小人直爬入墙里去，四下草堆上点了十来个火把，待走那里去！”此一段补出适才事来。那一个道：“这早晚烧个八分过了。”此一句正说火势。又听得一个道：“便逃得性命时，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个死罪！”此一句正说林冲。又一个道：“我们回城里去罢。”此一句收科。一个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两块骨头回京，府里见太尉和衙内时，也道我们也能会干事。”此一句挑出林冲来。

林冲听那三个人时，一个是差拨，一个是陆虞候，一个是富安，妙笔，勾画明白。○前止猜一陆谦，此方补出富安，行文疏密有法。自思道：“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厅，我准定被这厮们烧死了！”轻轻把石头掇开，挺着花枪，是以曲曲叙花枪也。左手拽开庙门，右手拿枪可知。大喝一声：“泼贼那里去！”奇情快笔。三个人都急要走时，惊得呆了，正走不动，写得好。林冲举手，脰察的一枪，先搠倒差拨。一

个。陆虞候叫声：“饶命！”吓的慌了手脚，走不动。差拨、富安皆一气叙去，独陆谦作两半叙法，此先顿下半句也。笔力夭矫绝人。

那富安走不到十来步，被林冲赶上，后心只一枪，又搠倒了。两个。翻身回来，一个转身。陆虞候却才行得三四步，林冲喝声道：“奸贼！你待那里去！”劈胸只一提，丢翻在雪地上，异样笔法。把枪搠在地里，异样笔法。用脚踏住胸脯，身边取出那口刀来，自阁子吃酒这日买刀，直至此日始用，相去已成万里，而遥遥相照。世人眼瞎，便谓此刀从何而来？便去陆谦脸上阁着，写得好。喝道：“泼贼！我自来又和你无甚么冤仇，你如何这等害我！正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陆虞候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来。”林冲骂道：“奸贼！我与你自幼相交，今日倒来害我！怎不干你事？非骂陆谦，骂天下也。且吃我一刀！”把陆谦上身衣服扯开，把尖刀向心窝里只一剜，七窍迸出血来，将心肝提在手里。前甚似先杀二人，次杀陆谦，读至此，始知先杀陆谦，次杀二人，笔力遂能颠倒人目。

回头看时，又一个转身。差拨正爬将起来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这厮原来也恁的歹，且吃我一刀！”又早把头割下来，挑在枪上。好。回来又一个转身。把富安、陆谦头都割下来，前把差拨、富安一样叙，陆谦另叙。今又把差拨另叙，陆谦、富安一样叙。笔力变幻奇矫，非世人所知。把尖刀插了，将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提入庙里来，都摆在山神面前供桌上。三个人头安放得好，又算示众，又算祭赛，又算结煞。再穿了白布衫，一。系了（胳膊）〔搭〕膊，二。把毡笠子带上，三。将葫芦里冷酒都吃尽了。四。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五。提了枪，六。○上逐件叙一遍，此又逐件叙一遍，一连叙出两遍，显出林冲精细也。便出庙门投东去。草料场在牢城东门外，故投东去为是；不然，反走入城中来矣。走不到三五里，早见近村人家都拿着水桶、钩子来救火，故作奇景以惊读者。林冲道：“你们快去救应！我去报官了来！”心慌口急，便成错语，盖报官当投西去也。提着枪只顾走。

那雪越下得猛。写雪妙绝。○半日通红，陡接一句，忽然莹白。林冲投东去了。两个更次，身上单寒，当不过那冷，在雪地里看时，离得草料场远了，只见前面疏林深处，树木交杂，远远地数间草屋，被雪压着，处处不脱雪。破壁缝里透火光出来。“火”字馀影。林冲径投那草屋来，推开门，只见那中间坐着一个老庄客。周围坐着四五个小庄家向火；“火”字馀影。○一回书放火杀人，惊天惊地，却闲闲叙出四五个庄客收之。何处觅避秦人，只省事省气者便是。嗟乎嗟乎，耐庵至文也。

○“向火”二字，为之一叹。之四五人，又乌知以火杀人，因火自杀，亦在此一夜雪中哉！地炉里面焰焰地烧着柴火。“火”字馀影。妙在特用“焰焰地”三字，亦算张皇之。林冲走到面前，叫道：“众位拜揖。小人是牢城营差使人，被雪打湿了衣裳，借此火烘一烘，有时被火烧，火则成冤；有时借火烘，火又成恩。火之为用，不亦奇乎！望乞方便。”庄客道：“你自烘便了，何妨得。”

林冲烘着身上湿衣服，略有些干，只见火炭里煨着一个瓮儿，里面透出酒香。林冲便道：“小人身边有些碎银子，望烦回些酒吃。”老庄客道：“我每夜轮流看米囤，如今四更，天气正冷，我们这几个吃尚且不够，那得回与你。休要指望！”林冲又道：“胡乱只回三两碗与小人挡寒。”老庄客道：“你那人休缠！休缠！”林冲闻得酒香，越要吃，说道：“没奈何，回些罢。”众庄客道：“好意着你烘衣裳向火，便来要酒吃！去便去！不去时将来吊在这里！”林冲怒道：“这厮们好无道理！”把手中枪花枪馀影。看着块焰焰着的火柴头，望老庄家脸上只一挑，又把枪去火炉里只一搅。那老庄家的髭须焰焰的烧着。前面大火，不曾烧得林冲，此处小火，林冲反烧了人，绝世奇文，绝妙奇情。众庄客都跳将起来。林冲把枪杆乱打，花枪馀影。老庄家先走了，庄客们都动弹不得，被林冲赶打一顿，都走了。林冲道：“都去了！老爷快活吃酒！”土坑上却有两个椰瓢，取一个下来，倾那瓮酒来吃了一会，剩了一半。提了枪，出门便走，一步高，一步低，踉踉跄跄，捉脚不住。走不过一里路，被朔风一掉，随着那山涧边倒了，那里挣得起来。曲曲折折，生出情来。大凡醉人一倒便起不得。当时林冲醉倒在雪地上。

却说众庄客引了二十余人，拖枪拽棒，都奔草屋下看时，不见了林冲；却寻着踪迹，赶将来，“寻着踪迹”四字，真是绘雪高手，龙眠白描，庶几有此。只见倒在雪地里，花枪丢在一边。异样笔法。众庄客一齐上，就地拿起林冲来，将一条索缚了，趁五更时分把林冲解投一个去处来。那去处不是别处，吓杀。○不是别处，然则沧州牢城矣，武师奈何。有分教：

蓼儿洼内，前后摆数千只战舰艨艟^[18]；
水浒寨中，左右列百十个英雄好汉。

正是：

说时杀气侵人冷，

讲处悲风透骨寒。

毕竟看林冲被庄客解投甚处来，且听下回分解。

[1] 酒生儿：卖酒的人，酒店中的伙计。

[2] 主张：接济。陪话：赔不是，赔礼道歉。

[3] 一地里：到处。

[4] 过卖：酒饭馆里招呼食客的堂倌。

[5] 浑家：妻子。旧时家中妻子主内，故称。

[6] 劝盘：劝酒时用来放酒杯的盘子。

[7] 不尴尬：即很尴尬。尴尬：行为、态度不正常。

[8] 转背：离开。

[9] 消耗：音信，声息。

[10] 闾：挣。

[11] 那工夫：即抽时间。那，同“挪”，移动位置、时间。

[12] 向火：烤火。

[13] 碎琼乱玉：喻雪。

[14] 顶礼：敬礼，致敬。

[15] 上盖：外衣，罩衫。

[16] 对付：应付，处置。

[17] 央浼（měi）：恳求，请求。

[18] 艨艟（méng chōng）：古代战船。

第十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旋风者，恶风也。其势盘旋，自地而起，初则扬灰聚土，渐至奔沙走石，天地为昏，人兽骇窜，故谓之旋。旋音去声，言其能旋恶物聚于一处故也。水泊之有众人也，则自林冲始也，而旋林冲入水泊，则柴进之力也。名柴进曰“旋风”者，恶之之辞也。然而又系之以“小”，何也？夫柴进之于水泊，其犹青萍之末矣，积而至于李逵亦入水泊，而上下尚有定位，日月尚有光明乎耶？故甚恶之，而加之以“黑”焉。夫视“黑”，则柴进为“小”矣，此“小旋风”之所以名也。

此回前半只平平无奇，特喜其叙事简净耳。至后半写林武师店中饮酒，笔笔如奇鬼，森然欲来搏人，虽坐闺阁中读之，不能不拍案叫哭也。

接手便写王伦疑忌，此亦若辈故态，无足为道。独是渡河三日，一日一换，有笔如此，虽谓比肩腐史，岂多让哉！

最奇者，如第一日，并没一个人过；第二日，却有一伙三百余人过，乃不敢动手；第三日，有一个人，却被走了，必再等一等，方等出一个大汉来。都是特特为此奇拗之文，不得忽过也。

处处点缀出雪来，分外耀艳。

我读第三日文中，至“打拴了包裹撇在房中”句，“不知趁早，天色未晚”句，真正心折耐庵之为才子也。后有读者，愿留览焉。

话说豹子头林冲当夜醉倒在雪里地上，挣扎不起，被众庄客向前绑缚了，解送来一个庄院。只见一个庄客从院里出来，说道：“大官人未起，众人且把这厮高吊起在门楼下！”看看天色晓来，林冲酒醒，打一看时，果然好个大庄院。何处？林冲大叫道：“甚么人敢吊我在这里！”那庄客听得叫，手拿柴棍，从门房里走出来，喝道：“你这厮还好口□！”

那个被烧了髭须的老庄客说道：“休要问他，只顾打！等大官人起来，好生推问！”众庄客一齐上。林冲被打，挣扎不得，只叫道：“不妨事！我有分辩处！”只见一个庄客来叫道：“大官人来了。”林冲朦胧地见个官人背叉着手，行将出来；是谁？至廊下，问道：“你等众人打甚么人？”众庄客答道：“昨夜捉得个偷米贼人！”轻轻加一罪名，天下大抵如此。那官人向前来看时，认得是林冲，慌忙喝退庄客，亲自解下，问道：“教头缘何被吊在这里？”众庄客看见，一齐走了。林冲看时，不是别人，是谁？却是小旋风柴进，连忙叫道：“大官人救我！”柴进道：“教头为何到此被村夫耻辱？”林冲道：“一言难尽！”两个且到里面坐下，把这火烧草料场一事备细告诉。柴进听罢，道：“兄长如此命蹇！今日天假其便，但请放心，这里是小弟的东庄，即初访时庄客所云之东庄也。且住几时，却再商量。”叫庄客取一笼衣裳出来^[2]，叫林冲御里至外都换了，通身被雪打湿，不言可知。请去暖阁里坐地^[3]，安排酒食杯盘管待。自此，林冲只在柴进东庄上住了五七日。不在话下。

且说沧州牢城营里管营，首告林冲杀死差拨、陆虞候、富安等三人，放火沿烧大军草料场。州尹大惊，随即押了公文帖，仰缉捕人员，将带做公的，沿乡历邑，道店村坊，画影图形，出三千贯信赏钱捉拿正犯林冲。看看挨捕甚紧，各处村坊讲动了^[4]。

且说林冲在柴大官人东庄上听得这话，如坐针毡。俟候柴进回庄，林冲便说道：“非是大官人不留小弟，争奈官司追捕甚紧，排家搜捉^[5]，倘或寻到大官人庄上时，须负累大官人不好。既蒙大官人仗义疏财，求借林冲些小盘缠，投奔他处栖身。异日不死，当效犬马之报。”柴进道：“既是兄长要行，小人有个去处，一部去处，在此处出现。作书一封与兄长去，如何？”林冲道：“若得大官人如此周济，教小人安身立命。只不知投何处去？”柴进道：“是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馀里，中间是宛子城、蓼儿洼。看官记着，山东济州梁山泊宛子城、蓼儿洼，是柴进口中提出，故号之为小旋风也。如今有三个好汉在那里扎寨：为头的唤做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个唤做摸着天杜迁，第三个唤做云里金刚宋万。那三个好汉聚集着七八百小喽啰打家劫舍。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他都收留在彼。三位好汉亦与我交厚，尝寄书缄来。我今修一封书与兄长，去投那里入伙，如何？”林冲道：“若得如此顾盼最好。”柴进道：“只是沧州道口见今官司张挂榜文，又差两个军官在那里提简，把住道口。兄长必用从那里经过。”柴进低头一想，道：“再有个计策，送兄长过去。”林冲道：“若蒙周全，死而不忘！”

柴进当日先叫庄客背了包裹出关去等。好。柴进却备了三二十匹马，带了弓箭旗枪，驾了鹰雕，牵着猎狗，一行人马都打扮了，却把林冲杂在里面，好。【眉批】来时如此来，去时如此去。一齐上马，都投关外。却说把关军官坐在关上，看见是柴大官人，却都认得。原来这军官未袭职时曾到柴进庄上，因此识熟。军官起身道：“大官人又去快活？”柴进下马问道：“二位官人缘何在此？”军官道：“沧州大尹行移文书，画影图形，捉拿犯人林冲，特差某等在此把守；但有过往客商，一一盘问，才放出关。”柴进笑道：“我这一伙人内，中间夹带着林冲，你缘何不认得？”好。○庾冰故事，用得恰妙。军官也笑道：“大官人是识法度的，不到得肯夹带了出去^[6]。请尊便上马。”柴进又笑道：“只恁地相托得过？拿得野味，回来相送。”好。作别了，一齐上马，出关去了。行得十四五里，却见先去的庄客在那里等候。好。柴进叫林冲下了马，好。脱去打猎的衣服，却穿上庄客带来的自己衣裳，系了腰刀，戴上红缨毡笠，背上包裹，提了袞刀^[7]，叙得好。相辞柴进，拜别了便行。

只说那柴进一行人上马自去打猎，到晚方回，依旧过关，送些野味与军官，好。回庄上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林冲与柴大官人别后，上路行了十数日。时遇暮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紧起，又见“又”字照耀。纷纷扬扬下着满天大雪。林冲踏着雪只顾走，看看天色冷得紧切，渐渐晚了，远远望见枕溪靠湖可知。一个酒店，被雪漫漫地压着。好写。林冲奔入那酒店里来，揭开芦帘，拂身入去，倒侧身看时，都是座头。拣一处坐下，倚了袞刀，解放包裹，抬了毡笠，把腰刀也挂了。细。只见一个酒保来问道：“客官，打多少酒？”林冲道：“先取两角酒来。”酒保将个桶儿打两角酒，将来放在桌上。林冲又问道：“有甚么下酒？”酒保道：“有生熟牛肉、肥鹅、嫩鸡。”林冲道：“先切二斤熟牛肉来。”酒保去不多时，将来铺下一大盘牛肉，数般菜蔬，放个大碗，一面筛酒。林冲吃了三四碗酒，吃了三四碗酒。只见店里一个人背叉着手，走出来门前看雪。写此人，又带写雪，妙笔。那人问酒保道：“甚么人吃酒？”林冲看那人时，头戴深檐暖帽，身穿貂鼠皮袄，脚着一双獐皮窄勒靴^[8]，身材长大，相貌魁宏，双拳骨脸，三丫黄髯，只把头来摸着看雪。

林冲叫酒保只顾筛酒。只顾筛酒。林冲说道：“酒保，你也来吃碗酒。”酒保吃了一碗，林冲问道：梁山泊不好便问，故先请他吃一碗酒，写出林冲精细。“此间去梁山泊还有多少路？”酒保答道：“此间要

去梁山泊虽只数里，却是水路，全无旱路。一句。若要去时，须用船去，方才渡得到那里。”林冲道：“你可与我觅只船儿。”酒保道：“这般大雪，天色又晚了，二句。那里去寻船只？”林冲道：“我多与你些钱，央你觅只船来，渡我过去。”酒保道：“却是没讨处。”三句。○凡三段，皆极力写英雄失路。林冲寻思道：“这般却怎的好？”又吃了几碗酒，又吃几碗酒。○凡三句，俱写纳头闷饮如画，与别处写豪饮不同。闷上心来，蓦然想起：此四字犹如惊蛇怒笋，跳脱而出，令人大哭，令人大叫。“我先在京师做教头，每日六街三市游玩吃酒；谁想今日被高俅这贼坑陷了我这一场，文了面，直断送到这里，闪得我有家难奔⁹，有国难投，受此寂寞！”一字一哭，一哭一血，至今如闻其声。因感伤怀抱，问酒保借笔砚来，十二字写千载豪杰失意如画。乘着一时酒兴，向那白粉壁上写下八句何必是歌，何必是诗，悲从中来，写下一片，既毕数之，则八句也，岂如村学究拟作咏怀诗耶？道：

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
江湖驰誉望，京国显英雄。
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
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

撇下笔，再取酒来。写豪杰历历落落处，只有七字，遂使读者目眦尽裂。正饮之间，只见那个穿皮袄的汉子走向前来把林冲劈腰揪住，说道：“你好大胆！你在沧州做下迷天大罪，却在这里！见今官司出三千贯信赏钱捉你，却是要怎地？”奇。林冲道：“你道我是谁？”好，只得如此。那汉道：“你不是豹子头林冲？”林冲道：“我自姓张。”好，只得如此。那汉笑道：“你莫胡说。见今壁上写下名字，你脸上文着金印，如何要赖得过！”林冲道：“你真个要拿我？”罢了，只得硬去。那汉笑道：“我却拿你做甚么！”奇。便邀到后面一个水亭上，叫酒保点起灯来，和林冲施礼，奇。对面坐下。

那汉问道：“却才见兄长只顾问梁山泊路头，要寻船去，那里是强人山寨，你待要去做甚么？”林冲道：“实不相瞒，如今官司追捕小人紧急，无安身处，特投这山寨里好汉入伙，因此要去。”那汉道：“虽然如此，必有个人荐兄长来入伙？”林冲道：“沧州横海郡故友举荐将来。”那汉道：“莫非小旋风柴进么？”林冲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汉道：“柴大官人与山寨中大王头领交厚，尝有书信往来。”【眉批】一路表朱贵。原来王伦当初不得第之时，与杜迁投奔柴进，多得柴进留在庄子上住了几时，临起身又赍发盘缠银两，因此有恩。林冲听了便拜

道：“有眼不识泰山！愿求大名。”那汉慌忙答礼，说道：“小人是王头领手下耳目，姓朱，名贵。原是沂州沂水县人氏。江湖上俱叫小弟做旱地忽律^[10]。山寨里教小弟在此间开酒店为名，专一探听往来客商经过。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放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蒙汗药麻翻^[11]，重则登时结果，将精肉片为靶子^[12]，肥肉煎油点灯。却才见兄长只顾问梁山泊路头，因此不敢下手。次后见写出大名来，曾有东京来的人传说兄长的豪杰^[13]，不期今日得会。既有柴大官人书缄相荐，亦是兄长名震寰海，王头领必当重用。”随即安排鱼肉，盘馔酒肴，到来相待。两个在水亭上吃了半夜酒。林冲道：“如何能够船来渡过去？”朱贵道：“这里自有船只，兄长放心，且暂宿一宵，五更却请起来同往。”当时两个各自去歇息。

睡到五更时分，朱贵自来叫林冲起来。洗漱罢，再取三五杯酒相待，吃了些肉食之类。此时天尚未明。朱贵到水亭上把窗子开了，取出一张鹊画弓，搭上那一枝响箭，觑着对港败芦折苇里面射将去。奇文奇情。林冲道：“此是何意？”朱贵道：“此是山寨里的号箭^[14]。少顷便有船来。”没多时，只见对过芦苇泊里，三五个小喽啰摇着一只快船过来，径到水亭下。奇文奇情。朱贵当时引了林冲，取了刀仗行李下船。小喽啰把船摇开，望泊子里去，奔金沙滩来。到得岸边，朱贵同林冲上了岸。小喽啰背了包裹，拿了刀仗，细。两个好汉上山寨来。那几个小喽啰自把船摇到小港里去了。细。

林冲看岸上时，林冲眼中看出梁山泊来。○此是梁山泊最初写图，一句亦不可少。两边都是合抱的大树，一句。半山里一座断金亭子。二句。再转将过来，见座大关。三句。关前摆着枪刀剑戟，弓弩戈矛，四句。四边都是擂木炮石。五句。小喽啰先去报知。二人进得关来，两边夹道遍摆着队伍旗号；六句。又过了两座关隘，七句。方才到寨门口。八句。林冲看见四面高山，三关雄壮，团团围定；中间里镜面也似一片平地，可方三百五十丈；九句。靠着山口才是正门，十句。两边都是耳房^[15]。十一句。朱贵引着林冲来到聚义厅上，中间交椅上坐着一个好汉，正是白衣秀士王伦；左边交椅上坐着摸着天杜迁，右边交椅坐着云里金刚宋万。朱贵、林冲向前声喏了。林冲声喏，不见王伦答礼。林冲立在朱贵侧边。朱贵便道：“这位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姓林，名冲，绰号豹子头。因被高太尉陷害，刺配沧州。那里又被火烧了大军草料场。争奈杀死三人，逃走在柴大官人家，好生相敬，因此特写书来，举荐入伙。”林冲怀中取书递上。王伦接来拆开看了，便请林冲来坐第四位交椅，便请林冲坐，不见王伦立起施礼。朱贵坐了第五位；一面叫小喽啰

取酒来，把了三巡，初次相待，却只如此，冷淡之极。动问：“柴大官人近日无恙？”不问东京事，只问柴大官人，冷淡之极。林冲答道：“每日只在郊外猎较乐情^[16]。”

王伦动问了一回，蓦然寻思道：“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续后宋万来，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如今不争添了这个人，他是京师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倘着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不若只是一怪，推却事故，发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后患。只是柴进面上却不好看，忘了日前之恩。如今也顾他不得！”重叫小喽啰一面安排酒食，整理筵宴，请林冲赴席。蓦然一想中来，非敬林冲也。众好汉一同吃酒。

将次席终，王伦叫小喽啰把一个盘子托出五十两白银、两匹纁丝来。王伦起身说道：“柴大官人举荐将教头来敝寨入伙，争奈小寨粮食缺少，屋宇不整，人力寡薄，恐日后误了足下，亦不好看。略有些薄礼，望乞笑留。寻个大寨安身歇马，切勿见怪。”林冲道：“三位头领容覆：小人千里投名，万里投主，凭托柴大官人面皮，径投大寨入伙。林冲虽然不才，望赐收录，当以一死向前，并无谄佞，林冲语。○须知此四字，与前为人最朴忠句，虽非世间齷齪人语，然定非鲁达、李逵声口，故写林冲另是一样笔墨。实为平生之幸，不为银两赍发而来。乞头领照察。”王伦道：“我这里是个小去处，如何安着得你？你字难当。休怪，休怪。”

朱贵见了，便谏道：表出朱贵。【眉批】此处若不表出三人，则后日火并如何留得耶？“哥哥在上，莫怪小弟多言。山寨中粮食虽少，近村远镇可以去借；山场水泊，木植广有，便要盖千间房屋却也无妨。这位是柴大官人力举荐来的人，山上人重之如此，可见是个旋风。如何教他别处去？抑且柴大官人自来与山上有恩，日后得知不纳此人，须不好看。这位又是有本事的人，他必然来出气力。”杜迁道：表出杜迁。“山寨中那争他一个。哥哥若不收留，柴大官人知道时见怪，亦以柴大官人为辨，可见是个旋风。显的我们忘恩背义；日前多曾亏了他，今日荐个人来，便恁推却，发付他去。”宋万也劝道：表出宋万。“柴大官人面上，三个人一样说柴大官人面上，可见是个旋风。可容他在这里做个头领也好。不然，见得我们无义气，使江湖上好汉见笑。”王伦道：“兄弟们不知。他在沧洲虽是犯了迷天大罪，今日上山，却不知心腹^[17]。倘或来看虚实，如之奈何？”白衣秀士经济每每如此。林冲道：“小人一身犯

了死罪，因此来投入伙，何故相疑？”王伦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伙，把一个投名状来。”恶心。林冲便道：“小人颇识几字。”乞纸笔来便写。朱贵笑道：“教头，你错了。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这个便谓之‘投名状’。”林冲道：“这事也不难，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没人过。”王伦道：“与你三日限。恶心。若三日内有投名状来，便容你入伙；若三日内没时，只得休怪。”林冲应承了。

当夜席散，朱贵相别下山，自去守店。林冲到晚取了刀仗、行李，细。小喽啰引去客房内歇了一夜。次日早起来，吃些茶饭，四字写得冷淡可怜。带了腰刀，提了袞刀，叫一个小喽啰领路下山；领路好。把船渡过去，渡过河去。僻静小路上等候客人过往。从朝至暮，等了一日，并无一个孤单客人经过。林冲闷闷不已，第一日不说甚么。和小喽啰再过渡来，渡过河来。回到山寨中。王伦问道：“投名状何在？”林冲答道：“今日并无一个过往，以此不曾取得。”王伦道：“你明日若无投名状时，自限三日，此处又思缩去一日，秀才心数，往往如此。也难在这里了。”林冲再不敢答应，可怜。心内自己不乐；来到房中讨些饭吃了，冷淡可怜。○一“讨”字哭杀英雄。又歇了一夜。

次日，清早起来，和小喽啰吃了早饭，早饭便和小喽啰吃，哭杀英雄。拿了袞刀又下山来。小喽啰道：“俺们今日投南山路去等。”两个过渡，渡过河去。来到林子里等候，并不见一个客人过往。伏到午牌时候，一伙客人，约有三三百余人，结踪而过，林冲又不敢动手，看他过去。读至“一伙客人”句，只谓着手矣，却紧接“三百余人”句，文笔神变非常，真正才子也。又等了一歇，看看天色晚来，又不见一个客人过。凡用两句，不见其叠，但见其妙。林冲对小喽啰道：“我恁地晦气！等了两日，不见一个孤单客人过往，如何是好？”第一日不说甚么，闷闷而回；第二日便临回时说此一语；第三日便初下山即说一语，其法各变。小喽啰道：“哥哥且宽心，明日还有一日限，我和哥哥去东山上等候。”南山是当朝说，东山是隔晚说。当晚依旧渡回。渡过河来。王伦说道：“今日投名状如何？”林冲不敢答应，只叹了一口气。比昨日增一句叹口气，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王伦笑道：“想是今日又没了？我说与你三日限，今已两日了。若明日再无，不必相见了，便请那步下山投别处去^[18]。”林冲回到房中，端的是心内好闷，仰天长叹道：“不想我今日被高俅那贼陷害流落到此，天地也不容我，直如此命蹇时乖！”酒店一叹，此处又一叹，如夜潮之一涌一落，读之乃欲叫哭。

过了一夜，次日，天明起来，讨些饭食吃了，一讨犹可，至于再讨，胡可一朝居耶？打拴了那包裹撇在房中，先作行势，笔墨妙绝。○一字千泪矣。跨了腰刀，提了袞刀，又和小喽啰下山过渡，渡过河去。投东山路上来。林冲道：“我今日若还取不得投名状时，只得去别处安身立命！”下山先说一句，与前变换。两个来到山下东路林子里潜伏等候。看看日头中了，又没一个人来。有此一句，文笔夭矫之极。

时遇残雪初晴，日色明朗。忽点入雪后景色，耀人目睛。林冲提着袞刀，对小喽啰道：“眼见得又不济事了！不如趁早，天色未晚，取了行李，只得往别处去寻个所在！”奇文妙笔，偏到欲合处，偏故意着实一纵，使读者心路俱断。小较用手指道：“好了！兀的不是一个人来？”忽然一接。林冲看时，叫声：“惭愧！”只见那个人远远在山坡下望见行来。待他来得较近，林冲把袞刀杆剪了一下，蓦地跳将出来。那汉子见了林冲，叫声：“阿也！”撇了担子，转身便走。真正才子，真正奇文，前批详之矣。【眉批】叙过三日，便接出一个人来，此学究记事也。叙过三日，偏又放走一个，才子奇文，世宁有两乎哉？林冲赶得去，那里赶得上？那汉子闪过山坡去了。真正才子，真正奇文。林冲道：“你看我命苦么？等了三日，甫能等得一个人来^[19]，又吃他走了！”真正才子，真正奇文。○谁能于三日后，又结撰出此一段文字耶？小较道：“虽然不杀得人，这一担财帛可以抵当。”林冲道：“你先挑了上山去，我再等一等。”走马垂缰之法。

小喽啰先把担儿挑出林去，只见山坡下转出一个大汉来。上来许多曲折，然后转出大汉来。林冲见了，说道：“天赐其便！”只见那人挺着朴刀，大叫如雷，喝道：“泼贼！杀不尽的强徒！将俺行李那里去！洒家正要捉你这厮们，倒来拔虎须！”飞也似踊跃将来。林冲见他来得势猛，也使步迎他。不是这个人来斗林冲，有分教：

梁山泊内，添几个弄风白额大虫；
水浒寨中，臻几只跳涧金睛猛兽^[20]。

毕竟来与林冲斗的正是甚人，且听下回分解。

[1] 好口：犹嘴硬。

[2] 笼：盛衣物的箱笼。

[3] 坐地（de）：即坐着。地，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时态助词“着”。

[4] 讲动：讲起来，讲开来。

[5] 排家：挨家挨户。

[6] 到得：至于。

[7] 袞刀：狭长而有长柄的大刀。

[8] 鞦（yào）：靴、袜的筒儿。

[9] 闪：害，使受损害。

[10] 忽律：即忽雷。鳄鱼的别称。

[11] 蒙汗药：相传吃了能使人暂时失去知觉的一种麻醉药。麻：以药物使人失去知觉。

[12] 羶（bā）子：腊肉。

[13] 传说：辗转述说。

[14] 号箭：带有发声装置的箭，可以传递信号。

[15] 耳房：正房或厢房两侧连着的小房间。

[16] 猎较：打猎。

[17] 心腹：衷情，真意。

[18] 那（nuó）步：挪步。那，同“挪”。

[19] 甫：方才，刚刚。

[20] 辏（còu）：聚集。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吾观今之文章之家，每云我有避之一诀，固也。然而吾知其必非才子之文也。夫才子之文，则岂惟不避而已，又必于本不相犯之处，特特故自犯之，而后从而避之。此无他，亦以文章家之有避之一诀，非以教人避也，正以教人犯也。犯之而后避之，故避有所避也。若不能犯之而但欲避之，然则避何所避乎哉？是故行文非能避之难，实能犯之难也。譬诸弈棋者，非救劫之难，实留劫之难也。将欲避之，必先犯之。夫犯之而至于必不可避，而后天下之读吾文者，于是乎而观吾之才、之笔矣。犯之而至于必不可避，而吾之才、之笔，为之踌躇，为之四顾，砉然中窾，如土委地，则虽号于天下之人曰：“吾才子也，吾文才子之文也。”彼天下之人，亦谁复敢争之乎哉？故此书于林冲买刀后，紧接杨志卖刀，是正所谓才子之文必先犯之者，而吾于是始乐得而徐观其避也。

又曰：我读《水浒》至此，不禁浩然而叹也，曰：嗟乎！作《水浒》者虽欲不谓之才子，胡可得乎？夫人胸中有非常之才者，必有非常之笔；有非常之笔者，必有非常之力。夫非非常之才，无以构其思也；非非常之笔，无以摘其才也；又非非常之力，亦无以副其笔也。今观《水浒》之写林武师也，忽以宝刀结成奇彩；及写杨制使也，又复以宝刀结成奇彩。夫写豪杰不可尽，而忽然置豪杰而写宝刀，此借非非常之才，其亦安知宝刀为即豪杰之替身，但写得宝刀尽致尽兴，即已令豪杰尽致尽兴者耶？且以宝刀写出豪杰，固已。然以宝刀写武师者，不必其又以宝刀写制使也。今前回初以一口宝刀照耀武师者，接手便又以一口宝刀照耀制使，两位豪杰，两口宝刀，接连而来，对插而起，用笔至此，奇险极矣。即欲不谓之非常，而英英之色，千人万人，莫不共见，其又畴得而不谓之非常乎？又一个买刀，一个卖刀，分镳各骋，互不相犯，固也；然使于赞叹处，痛悼处，稍稍有一句、二句，乃至一字、二字偶然相同，即亦岂见作者之手法乎？今两刀接连，一字不犯，乃至譬如东泰西华，各自争奇。呜呼！特特挺而走险，以自表其“六辔如组，

两骖如舞”之能，才子之称，岂虚誉哉！

天汉桥下写英雄失路，使人如坐冬夜；紧接演武厅前写英雄得意，使人忽上春台。咽处加一倍咽，艳处加一倍艳，皆作者瞻顾非常，趋走有龙虎之状处。

话说林冲打一看时，只见那汉子头戴一顶范阳毡笠，上撒着一把红缨；穿一领白段子征衫，系一条纵线绦；下面青白间道行缠，抓着裤子口，獐皮袜，带毛牛膀靴；跨口腰刀，提条朴刀；生得七尺五六身材，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记^[1]，腮边微露些少赤须；把毡笠子掀在脊梁上，坦开胸脯；带着抓角儿软头巾；挺手中朴刀，高声喝道：“你那泼贼！将俺行李财帛那里去了？”不说林冲喝那汉，偏说那汉喝一声，显得是个劲敌。林冲正没好气，那里答应，八字写第三日林冲，如见。睁圆怪眼，倒竖虎须，挺着朴刀，抢将来，斗那个大汉。

此时浅雪初晴，薄云方散。溪边踏一片寒冰，岸畔涌两条杀气。一往一来，斗到三十来合，不分胜败，写得晶莹射人。两个又斗了十数合。正斗到分际^[2]，只见山高处叫道：“两位好汉，不要斗了。”林冲听得，蓦地跳出圈子外来。独写林冲跳出，见其志不在斗，若杨志既失车仗，则自不应先住也，用笔精细如此。两个收住手中朴刀，看那山顶上时，却是白衣秀士王伦和杜迁、宋万，并许多小喽啰，走下山来，何也？将船渡过了河，细。说道：“两位好汉，端的好两口朴刀！神出鬼没！这个是俺的兄弟豹子头林冲。青面汉，奇称。你却是谁？愿通姓名。”那汉道：“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定有宝刀。五侯杨令公之孙，定应争气。姓杨，名志。流落在此关西。年纪小时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道君因盖万岁山^[3]，差一般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赴京交纳^[4]。不想洒家时乖运蹇，押着那花石纲来到黄河里，遭风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纲，未失生辰纲，先失花石纲。有意无意，间中一衬。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处避难。如今赦了俺们罪犯。洒家今来收的一担儿钱物，待回东京去枢密院使用，再理会本身的勾当。文臣升迁要钱使，犹可也，至于武臣出身，亦要钱使，古今一叹，岂止为杨志痛哉！打从这里经过，雇倩庄家挑那担儿^[5]，不想被你们夺了。可把来还洒家，如何？”杨志又有杨志声口。王伦道：“你莫是绰号唤做‘青面兽’的？”杨志道：“洒家便是。”王伦道：“既然是杨制使，就请到山寨，吃三杯水酒，又何也？纳还行李，如何？”杨志道：“好汉既然认得洒家，便还了俺行李，更强似请吃酒。”杨志又有杨志声口。王伦道：“制使，小可数年前到东京应举时，好货，亏他说。便闻制使大名，今日幸得相见，如何教你空去？且请到山寨少叙片时，并无他意。”杨志听说

了，只得跟了王伦一行人等过了河，须知此番过河，中间特特为着一人渡来渡去者得意也，然却故意独藏过，使人自看。上山寨来。就叫朱贵同上山寨相会，都来到寨中聚义厅上。左边一带四把交椅，却是王伦、杜迁、宋万、朱贵；右边一带两把交椅，上首杨志，下首林冲。都坐定了，王伦叫杀羊置酒，安排筵宴，管待杨志。与林冲讨饭句掩映。不在话下。

话休絮烦。酒至数杯，王伦心里想道：“若留林冲，实形容得我们
不济^[6]，不如我做个人情，并留了杨志，与他作敌。”写秀才经济可笑。因指着林冲对杨志道：“这个兄弟，他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唤做豹子头林冲；因这高太尉那厮安不得好人，口头语，岂真谓林武师哉！把他寻事刺配沧州。那里又犯了事，如今也新到这里。却才制使要上东京勾当，不是王伦纠合制使，小可兀自弃文就武，好货，亏他说。○秀才自大语，每每有之。来此落草，制使又是有罪的人，虽经赦宥，难复前职。亦且高俅那厮见掌军权，他如何肯容你？不如只就小寨歇马，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同做好汉。不知制使心下主意若何？”杨志答道：“重蒙众头领如此带携，只是洒家有个亲眷，见在东京居住。前者官事连累了他，不曾酬谢得他，今日欲要投那里走一遭，望众头领还了洒家行李。如不肯还，杨志空手也去了。”写杨志又另是一杨志，不是史进，不是鲁达，不是林冲，细细认之。王伦笑道：“既是制使不肯在此，如何敢勒逼入伙。且请宽心住一宵，明日早行。”杨志大喜。此却与前二人同，林冲则不尔，细细认之。当日饮酒到二更方歇，各自去歇息了。

次日早起来，又置酒与杨志送行。与林冲讨饭句掩映。吃了早饭，众头领叫一个小喽啰把昨夜担儿挑了，细。一齐都送下山。来到路口，与杨志作别。叫小喽啰渡河，细。送出大路。众人相别了，自回山寨。王伦自此方才肯教林冲坐第四位，“自此方才肯教”六字，皆难之辞也。朱贵坐第五位。从此，五个好汉在梁山泊打家劫舍，此四字所谓昔之梁山泊也，若后之梁山泊亦有四字，所谓“替天行道”也。不在话下。

只说杨志出了大路，寻个庄家挑了担子，发付小喽啰自回山寨。细。杨志取路，不数日，来到东京。入得城来，寻个客店，客店。安歇下，庄客交还担儿，与了些银两，自回去了。细。

杨志到店中放下行李，解了腰刀、朴刀，叫店小二将些碎银子买些酒肉吃了。过数日，央人来枢密院打点，理会本等的勾当^[7]，将出那担儿内金银财物买上告下，再要补殿司府制使职役。把许多东西都使尽

了，方才得申文书，以尽为度，每每如此。引去见殿帅高太尉。来到厅前，那高俅把从前历事文书都看了，大怒道：“既是你等十个制使去运花石纲，九个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倒又在逃，许多时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赦宥，所犯罪名，难以委用！”把文书一笔都批倒了，将杨志赶出殿（师）〔帅〕府来。非写高俅不受请托也，正写高俅妒贤嫉能也；非写高俅恶杨志也，写当时朝廷无人不如高俅，无人不被恶如杨志也。

杨志闷闷不已，回到客店中，思量：“王伦劝俺，也见得是，只为洒家清白姓字，杨家语。不肯将父母遗体来点污了，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痛哭语，又写得壮健，又写得洒落。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杨家语。不想又吃这一闪！高太尉！叫一声妙，至今如闻其响。你忒毒害，恁地刻薄！”心中烦恼了一回。

在客店里又住几日，盘缠都使尽了，杨志寻思道：“却是怎地好？只有祖上留下这口宝刀，从来跟着洒家；如今事急无措，只得拿去街上货卖，得千百贯钱钞，好做盘缠，投往他处安身。”林冲一口宝刀，杨志一口宝刀，接连叙出，看他却结撰成两样奇景，详具总批中。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儿，宝刀上加“草标”二字，辱没杀人，才德之士，而必借容羔雁，亦此四字矣。上市去卖。走到马行街内，好街名，与前阅武坊各有其妙。○“刀”、“马”二字，衬成奇艳。立了两个时辰，并无一个人问。将立到晌午时分，特特写两句时分，为英雄一哭。转来到天汉州桥热闹处去卖。

杨志立未久，上写两句立久，都向刀上一哭，此忽然写入一句立未久，读者只谓亦向刀上出色也，却突转出下文一段奇情，令人绝倒。只见两边的人都跑入河下巷内去躲。奇文。杨志看时，只见都乱撞，口里说道：“快躲了！大虫来也！”奇文。杨志道：“好作怪！这等一片锦城池，却那得大虫来？”

当下立住脚看时，只见远远地黑凛凛一条大汉，吃得半醉，一步一攧撞将来。奇文。杨志看那人时，原来是京师有名的破落户泼皮，叫做没毛大虫牛二，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连为几头官司，开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满城人见那厮来都躲了。

却说牛二抢到杨志面前，就手里把那口宝刀扯将出来，是个泼皮。○就手扯出，非所以待宝刀也，然豪杰失路往往遭此矣，宝刀不能哭，其奈之何哉！问道：“汉子，你这刀要卖几钱？”二字不堪。杨志

道：“祖上留下宝刀，要卖三千贯。”【眉批】一路写杨志软顺，并无半点刚忿，止为英雄失路一哭。牛二喝道：二字不堪。“甚么鸟刀！二字不堪。要卖许多钱！我三十文买一把，极写不堪。也切得肉，切得豆腐！调侃时贤。你的鸟刀有甚好处，叫做宝刀？”不堪。杨志道：“洒家的须不是店上卖的白铁刀。这是宝刀。”牛二道：“怎地唤做宝刀？”活泼皮。杨志道：“第一件，砍铜剁铁，刀口不卷；第二件，吹毛得过；二字奇文。第三件，杀人刀上没血。”四字奇文。牛二道：“你敢剁铜钱么？”虽是逐件要试，却又极力写泼皮形状如第一件砍铜剁铁，他便偏想出铜钱二字，调侃世人不小。杨志道：“你便将来，剁与你看。”

牛二便去州桥下香椒铺里讨了二十文当三钱⁸，“讨”字妙。活泼皮，平日薅恼街坊无数事，只此一个字写尽。一垛儿将来放在州桥栏干上，叫杨志道：“汉子，你若剁得开时，我还你三千贯！”活泼皮。那时看的人极忙时，忽然插入一句看的人，笔力如苍鹰矫（大）〔犬〕，其眼光左闪右掣。虽然不敢近前，写泼皮一句。向远远地围住了望。写宝刀一句。杨志道：“这个直得甚么！”把衣袖卷起，好。○出色一句。拿刀在手，看得较准，只一刀，把铜钱剁做两半。众人都喝采。

牛二道：“喝甚么鸟采！妙。骂不得杨志了，只得骂众人，如见泼皮。你且说第二件是甚么？”活泼皮。○又记得有第二件，又不记得是甚么，活泼皮，活醉人。杨志道：“吹毛得过。若把几根头发，望刀口上只一吹，齐齐都断。”牛二道：“我不信！”自把头上拔下一把头发，是个泼皮。○“一把”二字绝倒。递与杨志，“你且吹我看。”泼皮。杨志左手接过头发，右手提刀也。照着刀口上，尽气力一吹，那头发都做两段，纷纷飘下地来。众人喝采。看的人越多了。又闪出看的人，又增一句。

牛二又问：“第三件是甚么？”泼皮到底。杨志道：“杀人刀上没血。”牛二道：“怎地杀人刀上没血？”其辞愈缠。杨志道：“把人一刀砍了，并无血痕。只是个快。”自注四字者，为此一件不比上二件，实不可试，故特下一注也。牛二道：“我不信！你把刀来剁一个人我看。”真是个泼皮，其辞愈缠。杨志道：“禁城之中，如何敢杀人？你不信时，取一只狗来杀与你看。”牛二道：“你说杀人，不曾说杀狗！”绝倒。○泼皮差矣，人之与狗，何以异哉！【眉批】看他一路紧上去。杨志道：“你不买便罢！只管缠人做甚么？”英雄可怜，至此方说他一句。牛二道：“你将来我看！”缠得愈无理，绝倒。杨志道：“你只顾没了当⁹！洒家又不是你撩拨的！”英雄可怜，至此方自表一句。牛二道：“你敢杀

我？”缠得愈无理，绝倒。杨志道：“和你往日无冤，昔日无仇，一物不成，两物见在，没来繇杀你做甚么？”英雄可怜，又捺住气了。牛二紧揪住杨志，说道：“我偏要买你这口刀！”前俱长枪大戟，至此以下，俱用短兵紧接。杨志道：“你要买，将钱来！”牛二道：“我没钱！”杨志道：“你没钱，揪住洒家怎地？”牛二道：“我要你这口刀！”杨志道：“我不与你！”牛二道：“你好男子，剁我一刀！”此句逗出杨志怒来。杨志大怒，把牛二推了一交。第一段，只推一交，不便杀。牛二爬将起来，钻入杨志怀里。“爬”字、“钻”字写泼皮。杨志叫道：“街坊邻舍都是证见！杨志无盘缠，自卖这口刀，这个泼皮强夺洒家的刀，又把俺打！”第二段，只叫街坊告诉，不便杀。街坊人都怕这牛二，谁敢向前来劝。补一句无人劝，杨志所以成于杀也。牛二喝道：“你说我打你，便打杀直甚么！”口里说，一面挥起右手，一拳打来。是个泼皮。杨志霍地躲过，拿着刀抢入来；一时性起，四字径捷。望牛二颡根上搠个着^[10]，扑地倒了。杨志赶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连搠了两刀，不惟半日积愤，连高太尉积愤亦发出来。血流满地，死在地上。

杨志叫道：“洒家杀死这个泼皮，怎肯连累你们。泼皮既已死了，你们都来同洒家去官府里出首！”写杨志，另是杨志，不是史进，不是鲁达，不是林冲。坊隅众人慌忙拢来，随同杨志，径投开封府出首。正值府尹坐衙。杨志拿着刀，刀。和地方邻舍众人都上厅来，一齐跪下，把刀放在面前。刀。杨志告道：“小人原是殿司制使，为因失陷花石纲，削去本身职役，无有盘缠，将这口刀在街货卖，不期被个泼皮破落户牛二强夺小人的刀，又用拳打小人，因此一时性起，将那人杀死。众邻舍都是证见。”众人亦替杨志告说分诉了一回。府尹道：“既是自行前来出首，免了这厮入门的款打^[11]。”且叫取一面长枷枷了，差两员相官，带了件作行人，监押杨志并众邻舍一千人犯，都来天汉州桥边，登场简验了^[12]，叠成文案^[13]。众邻舍都出了供状，保放随衙听候，当厅发落，将杨志于死囚牢里监守。

牢里众多押牢禁子、节级见说杨志杀死没毛大虫牛二^[14]，都可怜他是个好男子，不来问他取钱，又好生看觑他。一段。天汉州桥下众人为了杨志除了街上害人之物，都敛些盘缠，凑些银两来与他送饭，上下又替他使用。一段。推司也觑他是个（首）〔有〕名的好汉，又与东京街上除了一害，牛二家又没苦主^[15]，把款状都改得轻了，三推六问，却招做“一时斗殴杀伤，误伤人命”；待了六十日限满，当厅推司禀过府尹，将杨志带出厅前，除了长枷，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叠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一段。那口宝刀没官入库。

刀。当厅押了文牒，差两个防送公人，免不得是张龙、赵虎，把七斤半铁叶盘头护身枷钉了，分付两个公人，便教监押上路。大汉州桥那几个大户，科敛些银两钱物^[16]，等候杨志到来，请他两个公人一同到酒店里吃了些酒食；把出银两赍发两位防送公人，说道：“念杨志是个好汉，与民除害；今去北京，路途中望乞二位上下照顾，好生看他一看。”一段。张龙、赵虎道：“我两个也知他是好汉，亦不必你众位分付，但请放心。”一段。杨志谢了众人。其余多的银两尽送与杨志做盘缠，细。众人各自散了。细。○此一节，特与林冲起身不同。

话里只说杨志同两个公人来到原下的客店里，写英雄无家，只八个字，洒下人泪来。○前一路不曾脱“客店”二字。算还了房钱、饭钱，取了原寄的衣服、行李，细。安排些酒食，请了两个公人，寻医士买了几个棒疮的膏药贴了棒疮，特与林冲不同。便同两个公人上路。三个望北京进发，五里单牌，十里双牌，绝妙纪程，如古谣谚。逢州过县；买些酒肉，不时间请张龙、赵虎吃。只一句，便递过许多路程。三个在路，夜宿旅馆，晓行驿道，不数日来到北京。省。入得城中，寻个客店安下。

原来北京大名府留守司，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最有权势。那留守唤作梁中书，讳世杰；他是东京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大书特书。当日是二月初九日。为“生辰”二字远远提头。留守升厅。两个公人解杨志到留守司厅前，呈上开封府公文。梁中书看了。原在东京时也曾认得杨志，当下一见了，备问情繇。杨志便把高太尉不容复职，使尽钱财，将宝刀货卖，因而杀死牛二的实情，通前一告禀了。梁中书听得大喜，当厅就开了枷，留在厅前听用，押了批回与两个公人，自回东京。了。不在话下。

只说杨志自在梁中书府中，早晚殷勤听候使唤。梁中书见他勤谨，伏下一笔。有心要抬举他，欲要迁他做个军中副牌，月支一分请受^[17]，只恐众人不伏，因此传下号令，教军政司告示大小诸将人员，来日都要出东郭门教场中去演武试艺。当晚，梁中书唤杨志到厅前。梁中书道：“我有心想抬举你做个军中副牌，月支一分请受，只不知你武艺如何？”杨志禀道：“小人应过武举出身，曾做殿司府制使职役，这十八般武艺自小习学。今日蒙恩相抬举，如拨云见日一般。杨志若得寸进，当效衔环背鞍之报。”梁中书大喜，赐与一副衣甲。当夜无事。

次日天晓，时当二月中旬，有意无意，所谓草蛇灰线之法也。正值风和日暖。梁中书早饭已罢，第一段，早饭。带领杨志上马，第二段，

带杨志上马。前遮后拥，往东郭门来。到得教场中。第三段，来到教场。大小军卒并许多官员接见，第四段，官军迎接。就演武厅前下马，到厅上正面撒着一把浑银交椅坐上^[18]。第五段，升厅。左右两边齐臻臻地排着两行官员^[19]：指挥使、团练使、正制使、统领使，牙将、较尉、正牌军、副牌军。前后周围恶狠狠地列着百员将较。正将台上立着两个都监：一个唤做李天王李成，一个唤做闻大刀闻达。二人皆有万天不当之勇，统领着许多军马，一齐都来朝着梁中书呼三声喏。第六段，众将官声喏。【眉批】此一段看他会家不忙，叙得水平树匝相似。却早将台上竖起一面黄旗来。第七段，竖帅字旗。将台两边，左右列着三五十对金鼓手，一齐发起擂来。品了三通画角，发了三通擂鼓，第八段，发擂。教场里面谁敢高声？第九段，发擂罢。又见将台上竖起一面净平旗来，前后五军一齐整肃。第十段，净平旗。将台上把一面引军红旗磨动^[20]，第十一段，引军旗。只见鼓声响处，第十二段，起鼓。五百军列成两阵，军士各执器械在手。第十三段，列阵。将台上又把白旗招动，两阵马军齐齐地都立在面前，各把马勒住。第十四段，众将听令。

梁中书传下令来，叫唤副牌军周谨向前听令。第十五段，传下将令来。右阵里周谨听得呼唤，跃马到厅前，跳下马，插了枪，暴雷也似声个大喏。第十六段，副军听令。梁中书道：“着副牌军施逞本身武艺^[21]。”周谨得了将令，绰枪上马，在演武厅前，左盘右旋，右盘左旋，将手中枪使了几路。众人喝采。第十七段，副军演艺。梁中书道：“叫东京对拨来的军健杨志。”第十八段，又传下将令。杨志转过厅前，唱个大喏。第十九段，杨志听令。梁中书道：“杨志，我知你原是东京殿司府制使军官，犯罪配来此间。即目盗贼猖狂^[22]，国家用人之际。你敢与周谨比试武艺高低？如若赢得，便迁你充其职役。”杨志道：“若蒙恩相差遣，安敢有违钧旨。”梁中书叫取一匹战马来，教甲仗库随行官吏应付军器；教杨志披挂上马，与周谨比试。杨志去厅后把夜来衣甲穿了；拴束罢，带了头盔、弓箭、腰刀，手拿长枪，上马从厅后跑将出来。梁中书看了道：“着杨志与周谨先比枪。”周谨怒道：“这个贼配军！敢来与我交枪！”第二十段，杨志出马。谁知恼犯了这个好汉，来与周谨斗武。

不因这番比试，有分教，杨志在：

万马丛中闻姓字，
千军队里夺头功。

毕竟杨志与周谨比试引出甚么人来，且听下回分解。

[1] 记：皮肤上生来就有的深色的斑。

[2] 分际：紧要关头。

[3] 道君：指宋徽宗。万岁山：宋徽宗于1117年征发大量人工，大兴土役，在东京（今河南开封市）堆造一座大山，取名艮岳，也叫万岁山。为了装饰万岁山，向南方收刮奇花异草，搬运前往，造成社会动荡。

[4] 花石纲：北宋崇宁四年（1105年），蔡京引朱勔主持苏杭应奉局，凡民间一石一木可以博得徽宗欢心的，即劫往东京（今河南开封）。当时运送花石的船队，不断往来于淮汴之间，叫做“花石纲”。纲，谓成帮结队地输运货物。

[5] 雇倩：雇请。倩，请。

[6] 形容：比照。

[7] 本等：本来，原来。

[8] 当三钱：宋朝的一种制钱，一个钱当三个钱用。

[9] 没了（liǎo）当：犹没完没了。了当，有干脆、爽快、完结之意。

[10] 颞（sǎng）根：咽喉的后部。

[11] 款打：拷打。

[12] 登场：当场。

[13] 叠：谓综合整理。

[14] 押牢：宋元时称管理监狱。禁子：旧时称监狱中看守罪犯的人。节级：地方狱吏。

[15] 苦主：命案中受害人的家属。

[16] 科敛：凑份子。凑集由众人负担的钱物。

[17] 请受：官俸；薪饷。

[18] 撒（sā）：摆放。

[19] 齐臻臻：整齐貌。

[20] 磨动：挥动，摇动。下又作“摩动”。

[21] 施逞：施展；逞现。

[22] 即目：目前，现在。

第十二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古语有之：画咸阳宫殿易，画楚人一炬难；画舳舻千里易，画八月潮势难。今读《水浒》至东郭争功，其安得不谓之画火、画潮第一绝笔也！夫梁中书之爱杨志，止为生辰纲伏线也，乃爱之而将以重大托之，定不得不先加意独提掇之。于是传令次日大小军官都至教场比试，盖其意止在周谨一分请受耳。今观其略写使枪，详写弓马，亦可谓于教场中尽态极妍矣。而殊不知作者滔滔浩浩、莽莽苍苍之才，殊未肯已也。忽然阶下左边转出一个索超，一时遂若连彼梁中书亦似出于意外也者。而于是于两汉未曾交手之前，先写梁中书着杨志好生披挂，又借自己好马与他骑了。于是李成亦便叫索超去加倍分付，亦将自己披挂战马全副借与。

当是时，两人殊未尝动一步，出一色，而读者心头眼底已自异样惊魂动魄，闪心摇胆。却又放下两人，复写梁中书走出月台，特增出一把银葫芦顶茶褐罗三檐凉伞，重放炮，重发擂，重是金鼓起，重是红旗、黄旗、白旗、青旗招动，然后托出两员好汉来。读者至此，其心头眼底，胡得不又为之惊魂动魄，闪心摇胆？

然而两人固殊未尝交手也。至于正文，只用一句“战到五十馀合不分胜负”，就此一句，半路按住，却重复写梁中书看呆，众军官喝采，满教场军士们没一个不说，李成、闻达不住声叫好斗，使读者口中自说满教场人，而眼光自落在两个好汉、两匹战马、两般兵器上。不惟书里梁中书呆了，连书外看书的人也呆了，于是鸣金收军而后，重复正写一句两个各要争功，那肯回马。如此行文，真是画火画潮，天生绝笔。自有笔墨，未有此文；自有此文，未有此评。呜呼！天下之乐，第一莫若读书；读书之乐，第一莫若读《水浒》，即又何忍不公诸天下后世之酒边灯下之快人恨人也！

如此一回大书，愚夫读之，则以为东郭争功，定是杨志分中一件惊天动地之事。殊不知止为后文生辰纲要重托杨志，故从空结出两层楼台，以为梁中书爱杨志地耳。故篇中凡写梁中书加意杨志处，文虽少，

是正笔；写与周谨、索超比试外，文虽绚烂纵横，是闲笔。夫读书而能识宾主旁正者，我将与之遍读天下之书也。

看他齐臻臻地一教场人，后来发放了大军，留下梁中书、众军官、索超、杨志；又发放了众军官，留下梁中书、索超、杨志；又发放了索超，留下梁中书、杨志。嗟乎！意在乎此矣。写大风者曰：“始于青蘋之末”，“盛于土囊之口”。吾尝谓：其后当必重收到青蘋之末也。今梁中书、杨志，所谓青蘋之末；而教场比试，所谓土囊之口，读者其何可以不察也。

话说当时周谨、杨志两个勒马在于旗下，正欲出战交锋，只见兵马都监闻达喝道：“且住！”自上厅来禀复梁中书道：闻达禀。“复恩相：论这两个比试武艺，虽然未见本事高低，枪刀本是无情之物，只宜杀贼剿寇，今日军中自家比试，恐有伤损，轻则残疾，重则致命，此乃于军不利。可将两根枪去了枪头，各用毡片包裹，地下蘸了石灰，再各上马，都与皂衫穿着，但是枪杆厮搦，如白点多者当输。”梁中书道：“言之极当。”随即传令下去。

两个领了言语，向这演武厅后去了枪尖，都用毡片包了，缚成骨朵^[1]；身上各换了皂衫；各用枪去石灰桶里蘸了石灰，再各上马，出到阵前。那周谨跃马挺枪，直取杨志；这杨志也拍战马，捻手中枪，来战周谨。两个在阵前来来往往，番番复复；搅做一团，纽做一块；鞍上人斗人，坐下马斗马。两个斗了四五十合，看周谨时，恰似打翻了豆腐的，斑斑点点，约有三五十处；看杨志时，只有左肩膀上一点白。写周谨点多不足喜，喜其写杨志肩膀上亦有一点也。梁中书大喜，主句。叫唤周谨上厅，看了迹，道：“前官参你做个军中副牌，量你这般武艺，如何南征北讨？怎生做得正请受的副牌？教杨志替此人职役。”

管军兵马都监李成上厅禀复梁中书道：李成禀。“周谨枪法生疏，弓马熟闲；岂真有是事，只图又有一番悦目也。不争把他来逐了职事，恐怕慢了军心。再教周谨与杨志比箭，如何？”梁中书道：“言之极当。”再传下将令来，叫杨志与周谨比箭。两个得了将令，都插了枪，各关了弓箭^[2]。杨志就弓袋内取出那张弓来，扣得端正，擎了弓，跳上马，跑到厅前，立在马上，欠身禀复道：“恩相，弓箭发处，事不容情，恐有伤损，乞请钧旨。”梁中书道：“武夫比试，何虑伤残？但有本事，射死勿论。”与前灰枪变化，若更作抽矢去金，便同儿戏矣。杨志得令，回到阵前。李成传下言语，叫两个比箭好汉各关与一面遮箭牌防护身体，两个各领了遮箭防牌，绾在臂上，杨志道：“你先射我三箭，

异哉此人，险哉此文。后却还你三箭。”周谨听了，恨不得把杨志一箭射个透明。杨志终是个军官出身，识破了他手段，全不把他为事。

当时将台上早把青旗摩动，杨志拍马望南边去。写得好。○真好看。周谨纵马赶来，将缰绳搭在马鞍轡上，细。左手拿着弓，右手搭上箭，拽得满满地，望杨志后心飏地一箭。写得好。○“后心”二字故意吓人，真正才子。杨志听得背后弓弦响，霍地一闪，去镫里藏身，那枝箭早射个空。写得好。○第一番。周谨见一箭射不着，却早慌了；写得好。再去壶中急取第二枝箭来，搭上弓弦，觑的杨志较亲，写得好。○觑得较亲，故意换一句吓人。望后心再射一箭。杨志听得第二枝箭来，却不去镫里藏身；写得好。那枝箭风也似来，写得好。○此句有掣电之能。杨志那时也取弓在手，出奇语。○看官少住，试猜他殆欲如何。用弓梢只一拨，那枝箭滴溜溜拨下草地里去了。写得好。○第二番。周谨见第二枝箭又射不着，心里越慌。写得好。杨志的马承上心里越慌，则自应紧接第三枝箭矣，却不接周谨箭，却接出杨志马，怪哉文乎！早跑到教场尽头；霍地把马一兜，那马便转身望正厅上走回来。写得好，真正心经手纬之文。周谨也把马只一勒，那马也跑回，就势里赶将来。去那绿茸茸芳草地上，八个马蹄，翻盏撒钹相似，勃喇喇地风团儿也似般走。本是比试弓马二事，乃前两番止叙得弓箭，故于此处特地写出马来，笔力神变之极，非小家所能也。周谨再取第三枝箭搭在弓弦上，扣得满满地，尽平生气力，眼睁睁地看着杨志后心窝上只一箭射将来。写得好。○务要故意吓人，便向后心上特特加一句“扣得满满地”，又加一句“尽平生气力”，又加一句“眼睁睁地”，又加“窝上”二字，妙绝。杨志听得弓弦响，扭回身，就鞍上把那枝箭只一绰，绰在手里，写得出色，好。○第三番。【眉批】读者须知周谨三箭，皆是妙手，盖镫里藏身，则箭过鞍上矣，弓稍掠得着，手绰得住，则相去不能以寸矣。便纵马入演武厅前，撒下周谨的箭。真写得好。

梁中书见了大喜，主句。便下号令，却叫杨志也射周谨三箭。将台上又把青旗摩动。周谨撒了弓箭，拿了防牌在手，拍马望南而走。杨志在马上把腰只一纵，略将脚一拍，那马泼喇喇的便赶。此处却不叙弓，先叙马，法变。杨志先把弓虚扯一扯，写得好。周谨在马上听得脑后弓弦响，扭转身来，便把防牌来迎，却早接个空。写得好。周谨寻思道：“那厮只会使枪，不会射箭。等他第二枝箭再虚诈时，我便喝住了他，便算我赢了。”周谨的马早到教场南尽头，前两枝箭发后，方到尽头，此一枝箭未发，已到尽头，盖前放三箭，此只须一箭故也。那马便转望演武厅来。杨志的马见周谨马跑转来，那马也便回身。前文杨志把

马一兜，周谨亦把马一勒，今俱不用，而马便自转回，写战马性情，出神入化。○盖前文虽带叙马，而意在箭，今文带叙箭，而意在马，此作者炉锤之妙也。杨志早去壶中掣出一枝箭来，搭在弓弦上，心里想道：写得好的。○见杨志神箭，绰然有馀。“射中他后心窝，绰然有馀。必至伤了他性命；他和我又没冤仇，洒家只射他不致命处便了。”绰然有馀。左手如托太山，右手如抱婴孩，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说时迟，那时快，六句写得好的。一箭正中周谨左肩。周谨措手不及，翻身落马。那匹空马直跑过演武厅背后去了。写马完匝。众军卒自去救那周谨去了。

梁中书见了大喜，主句。叫军政司便呈文案来，教杨志截替了周谨职役。杨志神色不动，下了马，写马完匝。便向厅前来拜谢恩相，充其职役。不想阶下左边转上一个人来，叫道：“休要谢职！我和你两个比试！”杨志看那人时，杨志看一看。身材七尺以上长短，面圆耳大，唇阔口方，腮边一部落腮胡须，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杨志看出相貌来。直到梁中书面前声了喏，禀道：“周谨患病未痊，精神不到，因此误输与杨志。小将不才，愿与杨志比试武艺。如若小将折半点便直与杨志，休教截替周谨，便教杨志替了小将职役，虽死而不怨。”梁中书看时，梁中书看一看。不是别人，却是大名府留守司正牌军索超。为是他性急，撮盐入火，为国家面上只要争气，当先厮杀，以此人都叫他做急先锋。梁中书看出姓名来。

李成听得，便下将台来，直到厅前禀复道：“相公，这杨志既是殿司制使，必然好武艺，须和周谨不是对手。正好与索正牌比试武艺，便见优劣。”梁中书听了，心中想道：“我指望一力要抬举杨志，众将不伏；一发等他赢了索超，他们也死而无怨，却无话说。”梁中书随即唤杨志上厅，问道：“你与索超比试武艺，如何？”杨志禀道：“恩相将令，安敢有违？”梁中书道：“既然如此，你去厅后换了装束，好生披挂。”凡写梁中书着意处，当知不为当日演武出色，总为后文生辰纲伏线耳。教甲仗库随行官吏取应用军器给与，就叫：“牵我的战马借与杨志骑。小心在意，休觑得等闲。”异样色泽。杨志谢了，自去结束。

却说李成分付索超道：非为李成爱索超也，只为如此一衬，便令梁中书之爱杨志，加倍出色，故特特加意写来，总为生辰纲渲染耳。“你却难比别人。周谨是你徒弟，先自输了，你若有些疏失，吃他把大名府军官都看得轻了。我有一匹惯曾上阵的战马并一副披挂，都借与你。小心在意，休教折了锐气！”陪出一匹马，愈显前文异样色泽。索超谢

了，也自去结束。

梁中书起身，走出阶前来。从人移转银交椅，直到月台栏干边放下。如此一段落索文字，偏要写他两番，又不重复，又不棘手，真是奇才大笔。梁中书坐定，第一段。左右只候两行，第二段。唤打伞的撑开那把银葫芦顶茶褐罗三檐凉伞来，盖定在梁中书背后。第三段。○异样景色，前文所无。将台上传下将令，第四段。早把红旗招动。两边金鼓齐鸣，第五段。发一通擂，第六段。去那教场中两阵内各放了个炮。第七段。炮响处，索超跑马入阵内，藏在门旗下；杨志也从阵里跑马入军中，直到门旗背后，第八段。将台上又把黄旗招动，第九段。又发了一通擂。第十段。两军齐呐一声喊，第十一段。教场中谁敢做声，静荡荡的。第十二段。再一声锣响，扯起净平白旗，两下众官没一个敢走动胡言说话，静静地立着。第十三段。

将台上又把青旗招动。第十四段。只见第三通战鼓响处，去那左边阵内门旗下，看看分开，鸾铃响处，闪出正牌军索超，直到阵前，出索超。兜住马，出马。拿军器在手，出兵器。果是英雄！但见：众人看出。头戴一顶熟钢狮子盔，黑盔。脑后斗大来一颗红缨，红缨。身披一副铁叶攒成铠甲，铁甲。腰系一条镀金兽面束带，金带。前后两面青铜护心镜，前后镜。上笼着一领绯红团花袍，红袍。上面垂两条绿绒缕颌带，绿带。下穿一双斜皮气跨靴，斜皮靴。左带一张弓，右悬一壶箭，手里横着一柄金蘸斧，金蘸斧。坐下李都监那匹惯战能征雪白马。白马。○好索超。

右边阵内门旗下，看看分开，鸾铃响处，杨志提手中枪出马，直至阵前，杨志枪、马一句出。勒住马，马。横着枪在手，枪。果是勇猛！但见：头戴一顶铺霜耀日鍪铁盔，白盔。上撒着一把青缨，青缨。身穿一副钩嵌梅花榆叶甲，铜甲。系一条红绒打就勒甲绦，红绦。前后兽面掩心，前后兽面。上笼着一领白罗生色花袍，白袍。垂着条紫绒飞带；紫带。脚登一双黄皮衬底靴；黄皮靴。一张皮靶弓，数根凿子箭，手中挺着浑铁点钢枪，浑铁枪。骑的是梁中书那匹火块赤千里嘶风马。红马。○好杨志。【眉批】二将披挂五彩间错处，俱要记得分明。凡此书有两人相对处，不写打扮即已，若写打扮，皆作者特地将五彩间错配对而出，不可忽过也。○今快友相聚，赌记《水浒》，孰不成诵，然终以略涉之故，有负良史苦心，实惟不少。今愿与天下快人约，如遇豆棚茗碗，提及《水浒》之次，便当以杨、索如何结束为题，以差漏一色为罚一筹，则庶乎可以冥谢耐庵也。两边军将暗暗地喝采：虽不知武艺如

何，先见威风出众。第十五段。

正南上旗牌官拿着销金“令”字旗，骤马而来，喝道：“奉相公钧旨，教你两个俱各用心。如有亏误处，定行责罚；若是赢时，多有重赏。”第十六段。二人得令，纵马出阵，都到教场中心。两马相交，两匹马。二般兵器并举。两般兵器。索超忿怒，轮手中大斧，拍马来战杨志；杨志逞威，捻手中神枪，来迎索超。两个在教场中间，将台前面，二将相交，各赌平生本事。一来一往，一去一回；四条臂膊纵横，八只马蹄撩乱。第十七段。两个斗到五十余合，不分胜败，第十八段。○此处已是五十余合矣，今欲出力写二人不相下处，则即云一千余合，亦只是四个字，读去全然无有精采也。此特特以五十余合句作一番，又遍写满教场人好看作一番，又以收军锣响不肯住句作一番，于是读者方觉为时最久，真有“战苦阵云深”之叹也。月台上梁中书看得呆了。不写索、杨，却去写梁中书，当知非写梁中书也，正深于写索超、杨志也。两边众军官看了，喝采不迭。不写索、杨，却去写两边军官。阵面上军士们递相厮觑，道：“我们做了许多年军，也曾出了几遭征，何曾见这等一对好汉厮杀！”不写索、杨，却去写阵上军士。李成，闻达在将台上不住声叫道：“好斗！”不写索、杨，却去写李成，闻达。○要看他凡四段，每段还他一个位置，如梁中书则在月台上，众军官则在月台上梁中书两边，军士们则在阵面上，李成、闻达则在将台上。又要看他每一等人，有一等人身分。如梁中书只是呆了，是个文官身分；众军官便喝采，是个众官身分；军士们便说出许多话，是众人身分；李成、闻达叫“好斗”，是两个大将身分。真是如花似火之文。○第十九段。【眉批】一段写满教场眼睛都在两人身上，却不知作者眼睛乃在满教场人身上也。作者眼睛在满教场人身上，遂使读者眼睛不觉在两人身上。真是自有笔墨，未有此文也。○此段须知在史公《项羽纪》“诸侯皆从壁上观”一句化出来。

闻达心里只恐两个内伤了一个，慌忙招呼旗牌官，拿着令字旗与他分了。将台上忽的一声锣响，第二十段。杨志和索超斗到是处，各自要争功，那里肯回马。第二十一段。○写二人，又带写二马。旗牌官飞来叫道：“两个好汉歇了，相公有令！”第二十二段。杨志、索超两个人。方才收了手中军器，两般兵器。勒坐下马，两匹马。各跑回本阵来，第二十三段。立马在旗下，收到两阵门旗下，妙绝。看那梁中书，收到梁中书。只等将令。收完许多红旗、黄旗、白旗、青旗。李成、闻达下将台来，直到月台下，精细庠序。禀复梁中书道：“相公，据这两个武艺一般，皆可重用。”梁中书大喜，主句。传下将令：“唤杨志、索

超。”旗牌官传令，唤两个到厅前，梁中书不自唤，精细庠序。○第二十四段。都下了马，两匹马。小较接了二人的军器。两般兵器。两个都上厅来，两个。○上厅来。躬身听令。第二十五段。

梁中书叫取两锭白银、两副表里来赏赐二人；就叫军政司将两个都升做管军提辖使；便叫贴了文案，从今日便参了他两个。索超、杨志都拜谢了梁中书，谢中书。将着赏赐下厅来，下厅来。解了枪刀弓箭，卸了头盔衣甲，换了衣裳。索超也自去了披挂，换了锦袄。精细庠序。都上厅来，上厅来。再拜谢了众军官。谢众军官。梁中书叫索超、杨志，两个也见了礼，两峰劈插，至此突然并合，妙绝。入班做了提辖。众军卒便打着得胜鼓，把着那金鼓旗先散。发放满教场人，留下梁中书、从军官、索超、杨志。梁中书和大小军官都在演武厅上筵宴。

看看红日沉西，筵席已罢，梁中书上了马，众官员都送归府。马头前摆着这两个新参的提辖，上下肩都骑着马，头上都带着红花，迎入东郭门来。馀势犹劲。两边街道，扶老携幼，都看了欢喜。梁中书在马上问道：“你那百姓欢喜为何？”众老人都跪了禀道：“老汉等生在北京，长在大名，从不曾见今日这等两个好汉将军比试！今日教场中看了这般敌手，如何不欢喜！”半日叙满教场喝采，读者止谓若干军卒，然已极多矣。忽然于大军散去之后，梁中书回府之时，有意无意补出一大名城百姓来，遂令读者陡然回想适才交马时，人山人海，不是前番读时气象也，可谓咄咄怪事矣。梁中书在马上听了大喜。回到府中，众官各自散了。发放众官，留下梁中书、索超、杨志。索超自有一班弟兄请去作庆饮酒。发放索超，留下梁中书、杨志。杨志新来，未有相识，自去梁府宿歇，早晚殷勤听候使唤，满教场中人山人海，却一次一序，先发放众军，又发放众官，又发放索超，单单剩下杨志一个，与梁中书一个，一垛儿住着，殷勤亲热，异哉！如此一回大书，乃正为此一句，为生辰纲作伏线耳，彼细儒恶足以知之。都不在话下。

且把这闲话丢过，【眉批】已上如许一篇大文，却只算做闲话，须知。只说正话。自东郭演武之后，梁中书十分爱惜杨志，早晚与他并不相离，伏线有劲弓怒马之势。月中又有一分请受，自渐渐地有人来结识他。闲笔。那索超见了杨志手段高强，心中也自钦伏。闲笔。

不觉光阴迅速，又早春尽夏来。时逢端午，生辰近矣。蕤宾节至^[3]。梁中书与蔡夫人陡然写出三个字来，如离似合，如急似缓，妙笔。在后堂家宴，庆贺端阳。酒至数杯，食供两套，八字写尽骄妻弱婿之苦。只见蔡夫人道：“蔡夫人道”，写尽骄妻；“只见”，写尽弱婿。

○“蔡夫人道”者，言梁中书不敢则声也；“只见”者，言梁中书不敢旁视也。“相公自从出身⁴，今日为一统帅，掌握国家重任，这功名富贵从何而来？”梁中书道：“世杰妻前夫名，势在则礼然也。自幼读书，颇知经史；人非草木，岂不知泰山之恩？提携之力，感激不尽！”蔡夫人道：“相公既知我父亲恩德，如何忘了他生辰？”梁中书道：“下官如何不记得泰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六月十五日，下文都从此五字着笔。上文纪时，亦远远便为此五字也。已使人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送上京师庆寿。一月之前，干人都关领去了，见今九分齐备。数日之间，也待打点停当，差人起程。只是一件在此踌躇：上年收买了许多玩器并金珠宝贝，使人送去，不到半路，尽被贼人劫了，枉费了这一遭财物，至今严捕贼人不获，先用一衬，妙绝。○俗笔不知此一衬，则下文为突，若必要写出一件事在前，则又是痴人做梦矣。今年叫谁人去好？”蔡夫人道：“帐前见有许多军较，你选择知心腹的人去便了。”梁中书道：“尚有四五十日，早晚催并礼物完足⁵，那时选择人去去迟。夫人不必挂心，世杰自有理会。”当日家宴，午牌至二更方散。自此不在话下。

却说山东济州郓城县新到任一个知县，姓时，名文彬。当日升厅公座，左右两边排着公吏人等。知县随即叫唤尉司捕盗官员并两个巡捕都头。本县尉司管下有两个都头：一个唤做步兵都头，一个唤做马兵都头。这马兵都头管着二十匹坐马弓手，二十个土兵；那步兵都头管着二十个使枪的头目，二十个土兵。虽是知县衙门，亦必要叙，然亦特地写此一番小小景象，与前教场中大铺排作映耀也。这马兵都头姓朱，名全，身長八尺四五，有一部虎须髯，长一尺五寸，面如重枣，目若朗星，似关云长模样，满县人都称他做美髯公；原是本处富户，只因他仗义疏财，结识江湖上好汉，学得一身好武艺。那步兵都头姓雷，名横，身長七尺五寸，紫棠色面皮，有一部扇圈胡须，为他膂力过人，能跳三二丈阔涧，满县人都称他做插翅虎；原是本县打铁匠人出身，后来开张碓房⁶，杀牛放赌；虽然仗义，只有些心地匾窄，也学得一身好武艺。

那朱全、雷横两个专管擒拿贼盗。当日，知县呼唤两个上厅来，声了喏，取台旨。知县道：“我自到任以来，闻知本府济州管下所属水乡梁山泊贼盗，聚众打劫，拒敌官军。提纲。亦恐各乡村盗贼猖狂，小人甚多。今唤你等两个，休辞辛苦，与我将带本管土兵人等，一个出西门，一个出东门，分投巡捕。若有贼人，随即剿获申解。不可扰动乡民。体知东溪村山上有株大红叶树，别处皆无，你们众人采几片来县里呈纳，方表你们会巡到那里。若无红叶，便是汝等虚妄，定行责罚不恕。”轻轻而起。两个都头领了台旨，各自回归，点了本管土兵，分投

自去巡察。

不说朱仝引入西门，自去巡捕。只说雷横当晚引了二十个土兵，出东门绕村巡察，遍地里走了一遭，回到东溪村山上，众人采了那红叶，就下村来。行不到三二里，早到灵官庙前，见殿门不关，雷横道：“这殿里又没有庙祝^[7]，殿门不关，莫不有歹人在里面么？我们直入去看一看。”众人拿着火一齐照将入来。只见供桌上赤条条地睡着一个大汉。一句写出好汉顾盼非常来，不然，“供桌上赤条条”从不曾连作一句也。天道又热^[8]，那汉子把些破衣裳团做一块作枕头枕在项下，好看。○枕头也，乃云项下，写尽粗人沉睡光景。鼾鼾的沉睡着了在供桌上^[9]。雷横看了道：“好怪！好怪！知县相公忒神明，原来这东溪村真个有贼！”大喝一声。那汉却待要挣挫^[10]，被二十个土兵一齐向前，把那汉子一条索子绑了，押出庙门，投一个保正^[11]庄上来。

不是投那个去处，有分教：

东溪村里，聚三四筹好汉英雄；
郛城县中，寻十万贯金珠宝贝。

正是：

天上罡星来聚会，
人间地煞得相逢。

毕竟雷横拿住那汉投解甚处来，且听下回分解。

[1] 骨朵：指古代的一种兵器。形为长棒顶端缀一蒜形或蒺藜形的头，以铁或坚木制成。

[2] 关：领取。

[3] 菡蓁节：指代农历五月端午节。

[4] 出身：指为官。

[5] 催并：催促。

[6] 碓（duì）房：舂米作坊。

[7] 庙祝：庙宇中管香火的人。

[8] 天道：气候，天气。

[9] 鼾（hōu）鼾：熟睡时的鼻息声。

[10] 挣挫：勉力摆脱。

[\[11\]](#) 保正：一保之长。保，古代户籍编制单位。历代不同。宋代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能干者一人为保长。

第十三回

赤发鬼醉卧灵宫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一部书共计七十回，前后凡叙一百八人，而晁盖则其提纲挈领之人也。晁盖提纲挈领之人，则应下笔第一回便与先叙；先叙晁盖已得停当，然后从而因事造景，次第叙出一百八个人来，此必然之事也。乃今上文已放去一十二回，到得晁盖出名，书已在第十三回，我因是而想：有有全书在胸而始下笔著书者，有无全书在胸而姑涉笔成书者。如以晁盖为一部提纲挈领之人，而欲第一回便先叙起，此所谓无全书在胸而姑涉笔成书者也；若既已以晁盖为一部提纲挈领之人，而又不得不先放去一十二回，直至第十三回方与出名，此所谓有全书在胸而后下笔著书者也。夫欲有全书在胸而后下笔著书，此其以一部七十回一百有八人轮回调叠于眉间心上，夫岂一朝一夕而已哉！观鸳鸯而知金针，读古今之书而能识其经营，予日欲得见斯人矣。

加亮初出草庐第一句，曰：“人多做不得，人少亦做不得。”至哉言乎！虽以治天下，岂复有遗论哉！然而人少做不得一语，人固无贤无愚，无不能知之也；若夫人多亦做不得一语，则无贤无愚，未有能知之者也。呜呼！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岂惟民可使繇，不可使知，周礼建官三百六十，实惟使繇，不使知之属也。枢机之地，惟是二三公孤得与闻之。人多做不得，岂非王道治天下之要论耶？恶可以其稗官之言也而忽之哉！

一部书一百八人，声施烂然，而为头是晁盖先说做下一梦。嗟呼！可以悟矣。夫罗列此一部书一百八人之事迹，岂不有哭，有笑，有赞，有骂，有让，有夺，有成，有败，有俯首受辱，有提刀报仇，然而为头先说是梦，则知无一而非梦也。大地梦国，古今梦影，荣辱梦事，众生梦魂，岂惟一部书一百八人而已，尽大千世界无不同在一局，求其先觉者，自大雄氏以外无闻矣。真蕉假鹿，纷然成讼，长夜漫漫，胡可胜叹！

话说当时雷横来到灵宫殿上，见了这条大汉睡在供桌上。众土兵上

前，把条索子绑了，捉离灵官殿来。天色却早，是五更时分。雷横道：“我们且押这厮去晁保正庄上，讨些点心吃了，无端曲折而来。却解去县里取问。”一行众人却都奔这保正庄上来。

原来那东溪村保正姓晁，名盖，祖是本县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断定晁盖。○活画出晁盖有粗无细来。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资助他起身；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郓城县管下东门外有两个村坊，一个东溪村，一个西溪村，只隔着一条大溪。当初这西溪村常常有鬼，白日迷人下水，聚在溪里，无可奈何。忽一日，有个僧人经过。村中人备细说知此事。僧人指个去处，教用青石凿个宝塔放于所在，镇住溪边。其时西溪村的鬼都赶过东溪村来。亦暗射石碣镇魔事。那时晁盖得知了，大怒，从溪里走将过去，把青石宝塔独自夺了过来，东溪边放下。亦暗射开碣走魔事。因此，人皆称他做托塔天王。晁盖独霸在那村坊，江湖都闻他名字。

那早，雷横并土兵押着那汉来到庄前敲门。庄里庄客闻知，报与保正。此时晁盖未起，听得报是雷都头到来，慌忙叫开门。庄客开得庄门，众土兵先把那汉子吊在门房里。雷横自引了十数个为头的（人）（入）到草堂上坐下。晁盖起来接待，动问道：“都头有甚公干到这里？”雷横答道：“奉知县相公钧旨，着我与朱仝两个引了部下土兵，分投下乡村各处巡捕贼盗，因走得力乏，欲得少歇，径投贵庄暂息。有惊保正安寝。”晁盖道：“这个何妨。”一面叫庄客安排酒食管待，先把汤来吃。晁盖动问道：“敝村曾拿得个把小贼么？”雷横道：“却才前面灵官殿上有个大汉睡着在那里。我看那厮不是良善君子，一定是醉了，就便睡着。我们把索子缚绑了，本待便解去县里见官，一者忒早些，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恐日后父母官问时，保正也好答应。见今吊在贵庄门房里。”晁盖听了，记在心，宰相如此，便是贤宰相也。称谢道：“多亏都头见报。”少刻，庄客捧出盘馔酒食。晁盖说道：“此间不好说话，不如去后厅轩下少坐。”引开雷横。便叫庄客里面点起灯烛，请都头到里面酌杯。晁盖坐了主位，雷横坐了客席。两个坐定，庄客铺下果品按酒菜蔬盘馔，庄客一面筛酒。晁盖又叫置酒与土兵众人吃，引开众人。庄客请众人，都引去廊下客位里管待，大盘酒肉，只管叫众人吃。

晁盖一头相待雷横吃酒，一面自肚里寻思：宰相如此，便是贤宰相也。“村中有甚小贼吃他拿了？我且自去看是谁。”宰相如此，便是贤宰相也。相陪吃了五七杯酒，便叫家里一个主管出来，“陪奉都头坐一

坐，我去净了手便来。”那主管陪侍着雷横吃酒。晁盖却去里面拿了个灯笼，径来门楼下看时，土兵都去吃酒，没一个在外面。明画之甚。晁盖便问看门的庄客：“都头拿的贼吊在那里？”庄客道：“在房门里关着。”晁盖去推开门，打一看时，只见高高吊起那汉子在里面，露出一身黑肉，下面抓扎起两条黑魆魆毛腿^[1]，赤着一双脚。先作粗看一番。晁盖把灯照那人脸时，紫黑阔脸，鬓边一搭朱砂记^[2]，上面生一片黑黄毛。又作细看一番。○只一看，必分作两番写来，何等笔法。晁盖便问道：“汉子，你是那里人？我村中不曾见有你。”那汉道：“小人是远乡客人，来这里投奔一个人，偏不直说出来。却把我拿来作贼。我须有分辩处。”晁盖道：“你来我这村中投奔谁？”那汉道：“我来这村中投奔一个好汉。”偏还不直说出来。晁盖道：“这好汉叫做甚么？”那汉道：“他唤做晁保正。”凡作两番歇拍，至第三番，忽然劈面迎来，何等笔法。晁盖道：“你却寻他有甚勾当？”那汉道：“他是天下闻名的义士好汉，如今我有一套富贵，奇语。要与他说明，奇文忽起，有“山从人面，云向马头”之势。因此而来。”晁盖道：“你且住，上文“一套富贵”，真乃出色奇语，读者于此几有目不及眨之乐，乃陡然只用三个字横风吹断，看他一起一跌，皆极文章之致也。只我便是晁保正。却要我救你，你只认我做娘舅之亲。少刻我送雷都头那人出来时，你便叫我做阿舅，我便认你做外甥。只说四五岁离了这里，今番来寻阿舅，因此不认得。”那汉道：“若得如此救护，深感厚恩。义士提携则个^[3]！”

当时晁盖提了灯笼自出房来，仍旧把门拽上，细。急入从厅来见雷横，说道：“甚是慢客。”雷横道：“多多相扰，理甚不当。”两个又吃了数杯酒，只见窗子外射入天光来。雷横道：“东方动了，小人告退，好去县中画卯^[4]。”晁盖道：“都头官身，不敢久留。若再到敝村公干，千万来走一遭。”雷横道：“却得再来拜望，请保正免送。”救作一曲。晁盖道：“却罢，也送到庄门口。”文情曲曲折折，并无一笔直写。

两个同走出来，那伙土兵众人都吃了酒食，吃得饱了，各自拿了枪棒，便去门房里解了那汉，背剪缚着，带出门外。晁盖见了，说道：“好条大汉！”如未尝见者，写得妙绝。雷横道：“这厮便是灵官庙里捉的贼。”说犹未了，只见那汉叫一声：“阿舅！救我则个！”晁盖假意看他一看，宛然出自意外光景。喝问道：“兀的这厮不是王小三么？”那汉道：“我便是。阿舅救我！”众人吃了一惊。雷横便问晁盖道：“这人是谁？如何却认得保正？”晁盖道：“原来是我外甥王小三。这厮如何在庙里歇？偏作疑惑语，妙绝。乃是家姐的孩儿，从小在这里过活，四五岁时随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去了十数年。这厮十四

五岁又来走了一遭，所以认得阿舅。跟个本京客人来这里贩卖，向后再不曾见面。所以不认得庄上去，卧灵官庙里。多听得人说这厮不成器，如何却在这里！偏作疑惑语，妙绝。小可本也认他不得，为他鬓边有这一搭朱砂记，因此影影认得^[5]。”偏作疑惑不肯十分相认语，妙绝。

晁盖喝道：“小三！你如何不径来见我，却去村中做贼？”偏自陷他是贼，妙绝。那汉叫道：“阿舅！我不曾做贼！”晁盖喝道：“你既不做贼，如何拿你在这里？”骂小三，却正是驳雷横，妙绝。夺过土兵手里棍棒，劈头劈脸便打。偏不劝，偏要打，妙绝。雷横并众人劝道：晁盖不劝雷横，雷横反劝晁盖，妙绝。“且不要打，听他说。”那汉道：“阿舅息怒，且听我说。自从十四五岁时来走了这遭，如今不是十年了！昨夜路上多吃了一杯酒，不敢来见阿舅，权去庙里睡得醒了却来寻阿舅。不想被他们不问事繇，将我拿了。却不曾做贼！”

晁盖拿起棍来又要打，口里骂道：“畜生！你却不径来见我，且在路上贪啖这口黄汤！我家中没得与你吃？辱没杀人！”是阿舅语。○已放去“做贼”二字矣。雷横劝道：雷横劝，妙绝。“保正息怒。你令甥本不曾做贼。晁盖偏要陷是贼，雷横极辨不是贼，妙绝。我们见他偌大一条大汉，在庙里睡得跷蹊^[6]，亦且面生，又不认得，因此设疑，捉了他来这里。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定不拿他。”唤土兵，“快解了绑缚的索（了）〔子〕，放还保正。”众土兵登时解了那汉。雷横道：“保正休怪，早知是令甥，不致如此，甚是得罪。小人们回去。”晁盖道：“都头且住，请入小庄，再有话说。”

雷横放了那汉，一齐再入草堂里来。晁盖取出十两花银，送与雷横，说道：“都头，休嫌轻微，望赐笑留。”写晁盖。○不欲其说庙中之人也。雷横道：“不当如此。”晁盖道：“若是不肯收受时，便是怪小人。”雷横道：“既是保正厚意，权且收受。改日却得报答。”晁盖叫那汉拜谢了雷横。晁盖又取些银两赏了众土兵，不欲其说庙中之人也。再送出庄门外。雷横相别了，引着土兵自去。

晁盖却同那汉到后轩下，取几件衣裳，与他换了，取顶头巾与他带了，可笑。便问那汉姓甚名谁，何处人氏。那汉道：“小人姓刘，名唐，祖贯东潞州人氏；因这鬓边有这搭朱砂记，人都唤小人做赤发鬼。托塔天王家里却有赤发鬼来，可发一笑。特地送一套富贵来与保正哥哥。昨夜晚了，因醉倒庙里，不想被这厮们捉住，绑缚了来。今日幸得在此，哥哥坐定，受刘唐四拜。”拜罢，晁盖道：“你且说送一套富贵与我，见在何处？”刘唐道：“小人自幼飘荡江湖，多走途路，专好结识好

汉。往往多闻哥哥大名，不期有缘得遇。曾见山东、河北做私商的多曾来投奔哥哥，因此，刘唐敢说这话。不惟道破晁盖，亦图便于着笔。这里别无外人，方可倾心吐胆对哥哥说。”晁盖道：“这里都是我心腹人，但说不妨。”

刘唐道：“小弟打听得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卖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去年也曾送十万贯金珠宝贝，来到半路里，不知被谁人打劫了，至今也无捉处。今年又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早晚安排起程，要赶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可见是义旗。便可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可见是义旗。闻知哥哥大名，是个真男子，武艺过人。小弟不才，颇也学得本事，休道三五个汉子，便是一二千军马队中，拿条枪，也不惧他。特表刘唐，却用刘唐口自出之，便甚。倘蒙哥哥不弃时，情愿相助一臂。不知哥哥心内如何？”晁盖道：“壮哉！且再计较，正说得入港，读者又当眼不及眨矣，却陡然又用六个字横风吹断，一起一跌，再起再跌，真文章之极致也。你既来这里，想你吃了些艰辛，且去客房里将息少歇。待我从长商议，来日说话。”晁盖叫庄客引刘唐廊下客房里歇息。庄客引到房中，也自去干事了。

且说刘唐在房里寻思道：放过晁盖，再从刘唐身上生出文情，有千丈游丝，紫花粘草之妙。“我着甚来繇，苦恼这遭？多亏晁盖完成^[7]，解脱了这件事。只叵耐雷横那厮平白地要陷我做贼，把我吊这一夜！想那厮去未远，我不如拿了条棒赶上去，齐打翻了那厮们，却夺回那银子送还晁盖，也出一口恶气。此计大妙！”此非写刘唐小忿，盖图曲曲转出吴学究来，所谓文生情，情生文，皆极不易之事也。○俗本作“平白骗了晁盖十两银子，我夺来还了他，他必然敬我”，此成何等语。刘唐便出房门，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朴刀，便出庄门，大踏步投南赶来。

此时天色已明，却早望见雷横引着土兵，慢慢地行将去。刘唐赶上来，大喝一声：“兀那都头不要走！”雷横吃了一惊，回过头来，见是刘唐捻着朴刀赶来。雷横慌忙去土兵手里写出不意。夺条朴刀拿着，枪架上拿条朴刀，是不曾带朴刀来者；土兵手里夺条朴刀，亦是不曾带朴刀来者。虽极不经意处，都写得精细，妙手。喝道：“你那厮赶将来做甚么？”刘唐道：“你晓事的，留下那十两银子还了我，我便饶了你！”雷横道：“是你阿舅送我的，干你甚事？我若不看你阿舅面上，直结果了你这厮性命！划地问我取银子^[8]！”刘唐道：“我须不是贼，你却把我吊了一夜！又骗我阿舅十两银子！是会的将来还我^[9]，佛眼相看！你若不

还我，叫你目前流血！”雷横大怒，指着刘唐大骂道：“辱门败户的谎贼！怎敢无礼！”刘唐道：“你那诈害百姓的腌臢泼才！怎敢骂我！”雷横又骂道：“贼头贼脸贼骨头！必然要连累晁盖！你这等贼心贼肝，我行须使不得^[10]！”刘唐之来，止为冤之为贼耳，却偏用无数贼字痛骂之，虽承前文作波，实为后文作引也。刘唐大怒道：“我来和你见个输赢！”捻着朴刀，直奔雷横。雷横见刘唐赶上来，呵呵大笑，挺手中朴刀来迎。两个就大路上厮并了五十馀合，不分胜败。

众土兵见雷横赢刘唐不得，却待都要一齐上并他，只见侧首篱门开处，一个人掣两条铜（炼）〔链〕，叫道：看他如此写出来。“你们两个好汉且不要斗。我看了多时，权且歇一歇。我有话说。”便把铜（炼）〔链〕就中一隔。两个都收住了朴刀，跳出圈子外来，立住了脚。看那人时，两个看出一个。似秀才打扮，戴一顶桶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茶褐銮带，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这人乃是智多星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祖贯本乡人氏。“加亮”二字，后文要一片精神发付之。手提铜（炼）〔链〕，指着刘唐，叫道：“那汉且住！你因甚和都头争执？”刘唐光着眼看吴用^[11]，道：“不干你秀才事！”写得妙，使秀才羞杀。○虽是借题调侃秀才语，然实反衬后文无事不干此人，以为文章波折也。雷横便道：“教授不知^[12]，这厮夜来赤条条地睡在灵官庙里，被我们拿了这厮，带到晁保正庄上，原来却是保正的外甥，看他母舅面上，放了他。晁保正请我们吃了酒，送些礼物与我，这厮瞒了他阿舅，直赶到这里问我取，你道这厮大胆么？”

吴用寻思道：“晁盖我都是自幼结交，但有些事，便和我相议计较。他的亲眷相识，我都知道，不曾见有这个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登，必有些跷蹊。我且劝开了这场闹，却再问他。”吴用便道：一劝。“大汉休执迷。你的母舅与我至交，又和这都头亦过得好^[13]。他便送些人情与这都头，你却来讨了，也须坏了你母舅面皮。且看小生面，我自与你母舅说。”刘唐道：“秀才！你不省得！写得妙，使秀才羞杀。○虽是调侃秀才，亦反衬后文此人无件不省得也。这个不是我阿舅甘心与他，他诈取了我阿舅的银两！若是不还我，誓不回去！”雷横道：“只除是保正自来取，便还他！却不还你！”刘唐道：“你屈冤人做贼，诈了银子，怎的不还？”雷横道：“不是你的银子，不还！不还！”刘唐道：“你不还，只除问得我手里朴刀肯便罢！”奇语。○劝不住，故妙。只因劝不住，便生出后文晁、吴相见机会来，若使一劝即住，便殊非此一段书之故也。吴用又劝：“你两个斗了半日，又没输赢，只管斗到几

时是了？”又劝。刘唐道：“他不还我银子，直和他拼个你死我活便罢！”雷横大怒道：“我若怕你，添个土兵来并你，也不算好汉！我自好歹撈翻你便罢！”刘唐大怒，拍着胸前，叫道：“不怕！不怕！”便赶上来。如画。这边雷横便指手画脚也赶拢来。如画。两个又要厮并。这吴用横身在里面劝，那里劝得住？三劝。○如画。刘唐捻着朴刀，只待钻将过来。雷横口里千贼万贼价骂，挺朴刀正待要斗。如画。只见众土兵指道：“保正来了！”

刘唐回身看时，只见晁盖披着衣裳，前襟摊开，从大路上赶来，如画。○写得一时拉杂如火。大喝道：“畜生！不得无礼！”那吴用大笑道：“须是保正自来，方才劝得这场闹。”晁盖赶得气喘，问道：“怎的赶来这里斗朴刀？”不知高低语。雷横道：“你的令甥拿着朴刀赶来问我取银子。小人道：‘不还你，我自送还保正，非干你事。’他和小人斗了五十合。教授解劝在此。”晁盖道：“这畜生！小人并不知道。都头看小人之面，请回，自当改日登门陪话。”雷横道：“小人也知那厮胡为，不与他一般见识。又劳保正远出。”作别自去，不在话下。

且说吴用对晁盖说道：“不是保正自来，几乎做出一场大事，这个令甥端的非凡！凡一个好汉出现，必有一番出色语，今是刘唐出现处，故特地写出八个字，为他出色。雷横此时只算陪客，不妨权让一步也。是好武艺！小生在篱笆里看了，这个有名惯使朴刀的雷都头也敌不过，又能带表雷横。只办得架隔遮拦^[14]。若再斗几合，雷横必然有失性命。因此，小生慌忙出来间隔了。这个令甥从何而来？令甥如何云从何而来，岂不闻甥不出舅耶？往常时庄上不曾见有。”晁盖道：“却待正要来请先生到敝庄商议句话。正欲使人来，只是不见了他，枪架上朴刀又没了。闲心妙笔。只见牧童报说：‘一个大汉庄主令甥，牧童却呼大汉，加亮面前，露此马脚，写得妙绝。拿条朴刀望南一直赶去。’我慌忙随后追来，早是得教授谏劝住了。请尊步同到敝庄，有句话计较计较。”

那吴用还至书斋，挂了铜（炼）〔链〕在书房里，细。分付主人家道：“学生来时，说道先生今日有干，权放一日暇。”拽上书斋门，将锁锁了，同晁盖、刘唐到晁家庄上。晁盖径邀了后堂深处，分宾而坐。吴用问道：“保正，此人是谁？”直问是谁，妙。盖大汉之称，已猜到九分矣。晁盖道：“此人江湖上好汉，姓刘，名唐，是东潞州人氏。因此有一套富贵，特来投奔我，夜来他醉卧在灵官庙里，却被雷横捉了，拿到我庄上。我因认他做外甥，方得脱身。他说：‘有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早晚从这里

经过，此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他来的意正应我一梦。又忽然撰出一梦，奇情妙笔。○此处为一部大书提纲挈领之处，晁盖为一部大书提纲挈领之人，而为头先是一梦，可见一百八人、七十卷书，都无实事。我昨夜梦见北斗七星直坠在我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颗小星，化道白光去了。一部大书，罗到一百八座星辰，此处乃忽然撰出一梦，先提出北斗七星，夫北斗七星者，众星之所环拱也，晁盖为此泊之构，于斯验矣。我想星照本家，安得不利？今早正要求请教授商议此一件事，若何？”

吴用笑道：“小生见刘兄赶到来踉蹊，也猜个七八分了。此一事却好，只是一件：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十字千古名言，可谓初出茅庐第一语矣。宅上空有许多庄客，一个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正、刘兄、小生三人，这件事如何团弄^[15]？此二语向保正说，下二语向刘唐说，看他写来，宛然三个人议事，回头转耳，左顾右盼也。便是保正与兄十分了得，也担负不下。此二语向刘唐说。这段事，须得七八个好汉方可，多也无用。”写得料事如神。“加亮”之号不虚也。晁盖道：“莫非应梦中星数^[16]？”吴用便道：“兄长这一梦也非同小可。莫非北地上再有扶助的人来？”寻思了半晌，眉头一纵，计上心来，说道：“有了！有了！”看他反先插公孙，次思三阮，笔势夭矫之极。晁盖道：“先生既有心腹好汉，可以便去请来，成就这件事。”

吴用不慌不忙，叠两个指头，说出几句话来，有分教：

东溪庄上，聚义汉翻作强人；
石碣村中，打鱼船权为战舰。

正是：

指挥说地谈天口，
来做翻江搅海人。

毕竟智多星吴用说出甚么人来，且听下回分解。

[1] 黑魃（xū）魃：颜色发黑。

[2] 一搭：一块，一片。

[3] 则个：语气助词，表示委婉或商量、解释的语气。

[4] 画卯：旧时官署规定卯时（上午五至七时）开始办公。吏胥差役按时赴官署签到，听候差使，称“画卯”。

[5] 影影：犹隐隐，模糊不清貌。

[6] 跷蹊（qiāo qī）：又作“跷蹊”。奇怪，可疑。

[7] 完成：保全，救护。

[8] 划（chǎn）地：怎的，怎么。表示嗔怪、反诘语气。

[9] 会的：犹谓识相的、懂事的。

[10] 我行（háng）：即我面前、我这里。

[11] 光着眼：睁大了眼睛。

[12] 教授：对私塾先生的尊称。

[13] 过：交往，相处。

[14] 办得：顾及，顾得上。

[15] 团弄：办理。

[16] 星数：星命，运数。

第十四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水浒》之始也，始于石碣；《水浒》之终也，终于石碣。石碣之为言一定之数，固也。然前乎此者之石碣，盖托始之例也。若《水浒》之一百八人，则自有其始也。一百八人自有其始，则又宜何所始？其必始于石碣矣。故读阮氏三雄，而至石碣村字，则知一百八人之入《水浒》，断自此始也。

阮氏之言曰：“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嗟乎！意尽乎言矣。夫人生世间，以七十年为大凡，亦可谓至暂也。乃此七十年也者，又夜居其半，日仅居其半焉。抑又不宁惟是而已，在十五岁以前，蒙无所识知，则犹掷之也。至于五十岁以后，耳目渐废，腰髀不随，则亦不如掷之也。中间仅仅三十五年，而风雨占之，疾病占之，忧虑占之，饥寒又占之，然则如阮氏所谓论秤秤金银，成套穿衣服，大碗吃酒，大块吃肉者，亦有几日乎耶！而又况乎有终其身曾不得一日也者！故作者特于三阮名姓，深致叹焉：曰“立地太岁”，曰“活阎罗”，中间则曰“短命二郎”。嗟乎！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

加亮说阮，其曲折迎送，人所能也；其渐近即纵之，既纵即又另起一头，复渐渐逼近之，真有如诸葛之于孟获者，此定非人之所能也。故读说阮一篇，当玩其笔头落处，不当随其笔尾去处，盖读稗史亦有法矣。

话说当时吴学究道：“我寻思起来，有三个人义胆包身，武艺出众，敢赴汤蹈火，同死同生。只除非得这三个人，方才完得这件事。”晁盖道：“这三个却是甚么样人？姓甚名谁？何处居住？”吴用道：“这三个人是弟兄三个，在济州梁山泊边石碣村住，此书始于石碣，终于石碣，然所以始之终之者，必以中间石碣为提纲，此撞筹之旨也。日常只打鱼为生，亦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1]。本身姓阮，弟兄三人：一个唤做立地太岁阮小二，妙。○合弟兄三人浑名，可发一叹。盖

太岁，生方也；阎罗，死王也；生死相续，中间又是短命，则安得又不著书自娱，以消永日也。一个唤做短命二郎阮小五，妙。一个唤做活阎罗阮小七。妙。○小七是七，小二小五合成七，小五唤做二郎，又独自成七，三人离合，凡得三个七焉，筹亦三七二十一，为少阳之数也。○一百八人必自居于阳者，明非阴气所钟也，而必退处于少者，所以尊朝廷也。这三个是亲弟兄。小生旧日在那里住了数年，与他相交时，他虽是个不通文墨的人，非骂文人也，正自表此书，在无文墨处结撰停当，然后发而为文墨，读者定不当以文墨求之也。○应知世间盖天盖地奇书，皆从不通文墨处来。为见他与人结交，真有义气，是个好男子，因此和他来往。今已好两年不曾相见。若得此三人，大事必成。”晁盖道：“我也曾闻这阮家三弟兄的名字，只不曾相会。石碣村离这里只有百十里以下路程，何不使人请他们来商议？”吴用道：“着人去请他们，如何肯来？又道是不通之人，却又如许自爱其鼎。嗟乎！今世之通文墨者，又何其营营于人之门户，驱之而犹不欲去也。小生必须自去那里，凭三寸不烂之舌，说他们入伙。”晁盖大喜道：“先生高见！二字赞得妙，盖深以礼贤下士为急务也。几时可行？”吴用答道：“事不宜迟，只今夜三更便去，明日晌午可到那里。”晁盖道：“最好。”当时叫庄客且安排酒食来吃。吴用道：“北京到东京也曾行过，只不知‘生辰纲’从那条路来。再烦刘兄休辞生受，连夜去北京路上探听起程的日期，端的从那条路上来。”刘唐道：“小弟只今夜也便去。”吴用道：“且住。他生辰是六月十五日，如今却是五月初头，尚有四五十日。等小生先去说了三阮弟兄回来，那时却教刘兄去。”此一段非闲文，乃特为公孙胜来作地也。○后公孙胜来了，刘唐便不复去，文中竟不说明，有疏密互见之妙。晁盖道：“也是。刘兄弟只在我庄上等候。”

话休絮烦。当日吃了半晌酒食。至三更时分，吴用起来洗漱罢，吃了些早饭，讨了些银两藏在身边，穿上草鞋。晁盖、刘唐送出庄门。吴用连夜投石碣村来。行到晌午时分，蚤来到那村中^[2]。吴学究自来认得，不用问人，来到石碣村中，径投阮小二家来。

到得门前看时，只见枯桩上缆着数只小渔船，疏篱外晒着一张破鱼网，倚山傍水，约有十数间草房。写来入画。吴用叫一声道：“二哥在家么？”只见阮小二走将出来，看他兄弟三人，逐个叙出，有山断云连、水斜桥接之妙。头戴一顶破头巾，身穿一领旧衣服，赤着双脚，出来见了是吴用，慌忙声喏，道：“教授何来？甚风吹得到此？”吴用答道：“有些小事，特来相浼二郎。”阮小二道：“有何事？但说不妨。”吴用道：“小生自离了此间，又蚤二年。如今在一个大财主家做门馆。他

要办筵席，用着十数尾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鲤鱼，因此特地来相投足下。”阮小二笑了一声，说道：“小人且和教授吃三杯，却说。”写小二机扣不远处。妙绝。吴用道：“小生的来意，也正欲要和二哥吃三杯。”吴用说三阮，只用一个顺他性格，顺他口语之法，一篇皆然，盖深得控御豪杰之术者也。阮小二道：“隔湖有几处酒店，我们就在船里荡将过去。”吴用道：“最好。也要就与五郎说句话，不知在家也不在？”看他如此去，并不着意要见五郎，下文叫七哥二字亦然，只如无心中说闲话，遇闲人也者，此史公叙事之法也。阮小二道：“我们一同去寻他便了。”

两个来到泊岸边，枯桩上缆的小船解了一只，如画。便扶着吴用如画。下船去了。树根头如画。拿了一把划楸^[3]，只顾荡，蚤荡将开去，望湖泊里来。正荡之间，只见阮小二把手一招，生于斯者习于斯，则或从密树中，或从沙嘴上，或从破屋角头，或从大水中央，每每眼明手快，见而招之矣。若夫初来生客，目光不定，则人在树中，与树一色，人在沙上，与沙一色，人在屋角，与屋一色，人在水中，与水一色，其乌乎知此中有人来，无人来者乎？只见阮小二把手一招者，只见阮小二把手一招耳。文笔细妙入神，视夫直书云“只见阮小七划出一只船来”者，真有金粪之别也。亦无他法，只是逐半句写耳。叫道：“七哥，曾见五郎么？”看他如此来。○上文自说寻五郎，此处却先遇七哥，离奇错落，纵横霍跃，真行文妙诀也。吴用看时，只见芦苇丛中摇出一只船来。那阮小七头戴一顶遮日黑簪笠，身上穿个棋子布背心，腰系着一条生布裙，把那只船荡着，问道：“二哥，你寻五哥做甚么？”吴用叫一声：“七郎，不用小二答。【眉批】此回看他四个人问答不接处，如问小二，却是吴用答，都要算其神理。小生特来相央你们说话。”阮小七道：“教授恕罪，好几时不曾相见。”吴用道：“一同和二哥去吃杯酒。”阮小七道：“小人也欲和教授吃杯酒，二句与前倒转，法变。只是一向不曾见面。”“只是”二字，不通之极。非不通文墨也，胸中有无数相思相爱，而口中不能宣通之也。便写出阮小七郁勃可爱。

两只船厮跟着在湖泊里。不多时，划到个去处，团团都是水，高埠上有七八间草房^[4]。阮小二叫道：“老娘，突然叫声老娘，令人却忆王进母子也。○试观王进母子，而后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斯言为不诬也。三阮之母，独非母乎？如之何而至于有三阮也？积渐既成。而至于为黑旋风之母，益又甚矣。其死于虎，不亦宜乎！凡此等，皆作者特特安排处，读者宜细求之。五哥在么？”那婆婆道：“说不得！鱼又不得打，此五字乃通篇之纲，却在其母口中提出。连日去赌钱，输得没了分

文，却才讨了我头上钗儿，特写三阮之为三阮，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母之纵之者久矣。出镇上赌去了！”阮小二笑了一声，便把船划开。阮小七便在背后船上说道：“哥哥正不知怎地，赌钱只是输，却不晦气？——莫说哥哥不赢，我也输得赤条条地！”人知此句随手生发，不知此句随手省去。吴用暗想道：“中了我的计了。”

两只船厮并着投石碣村镇上来。划了半个时辰，只见独木桥边，一个汉子，把着两串铜钱，不必赢，所以赢者，为请吴用地也。下来解船。如画。阮小二道：“五郎来了！”吴用看时，但见阮小五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恐人忘了蔡太师生辰日，故闲中记出三个字来。披着一领旧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郁郁一个豹子来，史进、鲁达、燕青，遍身花绣，各有意义。今小五只有胸前一搭花绣，盖寓言胸中有一段垒块，故发而为《水浒》一书也。虽然，为子不见亲过，为臣不见君过，人而至于胸中有一段垒块，吾甚畏夫难乎其君父也。谚不云乎：“虎生三子，必有一豹。”豹为虎所生，而反食虎，五伦于是乎坠地矣。作者深恶其人，故特书之为豹，犹楚史之称梃机也。呜呼！谁谓稗史无劝惩哉！○前文林冲称豹子头，盖言恶兽之首也。林冲先上山泊，而称为豹子头，则知一百八人者，皆恶兽也，作者志在春秋，于是乎见矣。里面匾扎起裤子，上面斗着一条间道棋子布手巾。吴用叫一声道：“五郎，得采么？”问自问。阮小五道：“原来却是教授。答自答，各不对，错错落落，离离奇奇。好两年不曾见面。我在桥上望你们半日了。”倒互一句妙，便于无字处隐现出一段情景。阮小二道：“我和教授直到你家寻你，老娘说道，出镇上赌钱去了，因此同来这里寻你。且来和教授去水阁上吃三杯。”

阮小五慌忙去桥边解了小船，跳在舱里，捉了划楫，只一划，三只船厮并着。划了一歇，三只船撑到水亭下荷花荡中。非写石碣村景，正记太师生辰，皆草蛇灰线之法也。三只船都缆了，扶吴学究上了岸，入酒店里来，都到水阁内拣一副红油桌凳。阮小二便道：“先生，休怪我三个弟兄粗俗，请教授上坐。”既推教授上坐，又言休怪粗俗，只二句，写出野人不通文墨情性。吴用道：“却使不得。”阮小七道：“哥哥只顾坐主位，请教授坐客席。我兄弟两个便先坐了。”快人快语，固也，然又须看他细针婉线，是对小二说者，便把弟兄三人，分作两段也。吴用道：“七郎只是性快！”只是顺他性格法。○七郎真是快士。

四个人坐定了，叫酒保打一桶酒来。店小二把四只大盏子摆开，铺下四双箸，放了四盘菜蔬，打一桶酒放在桌子上。阮小七道：“有甚么

下口？”小二哥道：“新宰得一头黄牛，花糕也似好肥肉！”阮小二道：“大块切十斤来。”阮小五道：“教授休笑话，没甚孝顺。”吴用道：“倒来相扰，多激恼你们^[6]。”阮小二道：“休恁地说。”【眉批】读此文时切记小二、小五、小七等字样，便如鸠摩罗什与人弈棋，其间道处都成龙凤之形。催促小二哥只顾筛酒，早把牛肉切做两盘，将来放在桌上。阮家三兄弟让吴用吃了几块便吃不得了。那三个狼餐虎食，吃了一回。写。

阮小五动问道：“教授到此贵干？”阮小二道：问教授，小二答，写得错落。“教授如今在一个大财主家做门馆教学，今来要对付十数尾金色鲤鱼，要重十四五斤的，【眉批】要十四五斤大鱼是第一段。特来寻我们。”阮小七道：“若是每常，要三五十尾也有，莫说十数个，再要多些，既说三五十尾，又说再要多此，写不通文墨人口中，杂沓无伦，摹神之笔。○又见他老大懊愤处。我弟兄们也包办得；如今便要重十斤的也难得！”阮小五道：“教授远来，我们也对付十来个重五六斤的相送。”吴用道：“小生多有银两在此，随算价钱。只是不用小的，须得十四五斤重的便好。”阮小七道：“教授，却没讨处。便是五哥许五六斤的也不能够，渐紧。须见等得几日才得。我的船里有一桶小活鱼，就把来吃些。”文势突兀，有若神变。○本是渔家，却单吃牛肉，失本色矣，故突然插入此句。虽然，此但论花色也，若以行文之法论之，则吴用故意要十四五斤者，小五只许五六斤者，吴用又固要十四五斤者，小七便连五六斤者亦道难得。文势至此，渐紧矣，故忽然寻此一法漾开去，且图布局宽转矣。阮小七便去船内取将一桶小鱼上来，约有五七斤，自去灶上安排，盛做三盘，把来放在桌上。阮小七道：“教授，胡乱吃些个。”

四个又吃了一回，看看天色渐晚。吴用寻思道：“这酒店里须难说话。今夜必是他家权宿，到那里却又理会。”阮小二道：“今夜天色晚了，请教授权在我家宿一宵，明日却再计较。”吴用道：“小生来这里走一遭，千难万难，好。○一句。幸得你们弟兄今日做一处。好。○二句。眼见得这席酒不肯要小生还钱。好。○三句。今晚，借二郎家歇一夜，小生有些须银子在此，相烦就此店中沽一瓮酒，买些肉，村中寻一对鸡，夜间同一醉，如何？”阮小二道：“那里要教授坏钱？我们弟兄自去整理，不烦恼没对付处。”吴用道：“径来要请你们三位。若还不依小生时，只此告退。”阮小七道：“既是教授这般说时，且顺情吃了，却再理会。”吴用道：“还是七郎性直爽快。”顺他性格，固也，然写七郎，亦实实写得可爱。吴用取出一两银子付与阮小七，就问主人家沽了一瓮

酒，借个大瓮盛了；买了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对大鸡。阮小二道：“我的酒钱一发还你。”店主人道：“最好，最好。”细。○小二之为小二，与村店之为村店，俱比不得鲁达之于潘楼，动便记賒帐也。

四人离了酒店，再下了船，细。把酒肉都放在船舱里，细。解了缆索，细。径划将开去，一直投阮小二家来。到得门前上了岸，把船仍旧缆在桩上，细。取了酒肉，细。四人一齐都到后面坐地，便叫点起灯来。原来阮家弟兄三个，只有阮小二有老小；阮小五、阮小七都不曾婚娶。四个人都在阮小二家后面水亭上坐定。阮小七宰了鸡，小二家自有阿嫂，却偏要小七动手宰鸡，何也？要写小七天性粗快，杀人手溜，却在琐屑处写出，此见神妙之笔也。叫阿嫂同讨的小猴子在厨下安排^[4]。约有一更相次，酒肉都搬来摆在桌上。

吴用劝他弟兄们吃了几杯，又提起买鱼事来，说道：九字句。“你这里偌大一个去处，却怎地没了这等大鱼？”看此句紧入，便信前文一桶小鱼句之妙。【眉批】追问为何打不得鱼是第二段。阮小二道：“实不瞒教授说，这般大鱼只除梁山泊里便有。忽入梁山泊，有惊蛇脱兔之能。我这石碣湖中狭小，存不得这等大鱼。”吴用道：“这里和梁山泊一望不远，相通一派之水，如何不去打些？”看他逼入去，恶极。阮小二叹了一口气，道：“休说！”只二字。吴用又问道：“二哥如何叹气？”恶极，又逼入。阮小五接了说道：二个接了说道，非写后人性急，乃深写前人气愤也。“教授不知，在先这梁山泊是我弟兄们的衣饭碗，如今绝不敢去！”不说完。吴用道：“偌大去处，终不成官司禁打鱼鲜？”又用一逼入之法。阮小五道：“甚么官司敢来禁打鱼鲜！便是活阎王也禁治不得！”又不说完。吴用道：“既没官司禁治，如何绝不敢去？”只管逼入去。阮小五道：“原来教授不知来历，且和教授说知。”又不说。吴用道：“小生却不理睬得。”阮小七接着便道：小五要和教授说知，却提起即恼，故又不说，却用小七接着说也。“这个梁山泊去处，难说难言！四字不通文墨之极，盖难说即难言也，难言即难说也，而必重之，不通极矣，然吾每见今之以文名世者，亦止用叠床架屋一法，则何也？如今泊子里新有一伙强人占了，不容打鱼。”吴用道：“小生却不知。原来如今有强人？我那里并不曾闻得说。”阮小二道：“那伙强人：是一等题目。为头的是个落第举子，唤做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个叫做摸着天杜迁；第三个叫做云里金刚宋万。以下有个旱地忽律朱贵，见在李家道口开酒店^[8]，专一探听事情，也不打紧；如今新来一个好汉，另是一等题目。是东京禁军教头，甚么豹子头林冲，十分好武艺。这几个贼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抢掳来往客人。我们有一年多不去那里打

鱼。如今泊子里把住了，绝了我们的衣饭，因此一言难尽！”吴用道：“小生实是不知有这段事。如何官司不来捉他们？”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千古同悼之言，《水浒》之所以作也。如今也好教这伙人奈何那捕盗官司的人！那里敢下乡村来！作者胸中悲愤之极。○一路痛恨强人，乃说到官司，便深感之，笔力飘忽夭矫之极。若是那上司官员差他们缉捕人来，都吓得尿尿齐流，怎敢正眼儿看他！”阮小二道：“我虽然不打得大鱼，也省了若干科差^[9]。”十五字抵一篇《捕蛇者说》。吴用道：“恁地时，那厮们倒快活？”“快活”二字忽然倒插而入，笔力矫健飙悍之极。【眉批】那厮们倒快活是第三段。阮小五道：“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三个劈插成六个字，并不从吴用口中来。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自来了。○“怎地”二字，有问计之辞。吴用听了，暗暗地欢喜道：“正好用计了。”

阮小七说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八字是弟兄三人立号之意。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一日之奇者，如做得一日神仙，虽死无憾，为绝倒也。吴用道：“这等人学他做甚么！他三个不来，便只管逼上去；他三个来了，便倒漾开去。行文神变之极。他做的勾当不是笞杖五七十的罪犯，空自把一身虎威都撒下？倘或被官司拿住了，又挑出“官司”二字，以决其心。也是自做的罪。”阮小二道：“如今该管官司没甚分晓，一片糊涂！千万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没事！千古同叹，只为确耳。我弟兄们不能快活，正入前文“快活”二字玄中。若是但有肯带挈我们的，也去了罢。”四字说得迅疾。阮小五道：“我也常常这般思量：接一句，藏下生平无数心事，不描己见。我弟兄三个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别人。谁是识我们的！”另自增出“识我”二字，又加一倍精采。○前只说得官司糊涂，及快活不快活等语，见豪杰悲愤。此增出“识我”二字，见豪杰肝肠，必不可少也。吴用道：“假如便有识你们的，你们便如何肯去？”【眉批】有识你的是第四段。阮小七道：“若是有识我们的，中心藏之之语。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够见用得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吴用暗暗喜道：“这三个都有意了。我且慢慢地诱他。”又劝他三个吃了两巡酒。不惟照顾吃酒，有草蛇灰线之法，且又得一宽也。

吴用又说道：“你们三个敢上梁山泊捉这伙贼么？”换一头，用反跌法起。阮小七道：“便捉得他们，那里去请赏？也吃江湖上好汉们笑话。”定是小七语，小二、小五说不出，爽快奇妙不可言。吴用道：“小

生短见，也入梁山撞筹，是主句；敢上梁山捉贼，是宾句。初亦为主句不好便说，故先用一宾句也。然既用宾句跌过，则宜直入主句矣，然其言毕竟是口重语，不好便说，故又特用短见二字自责过，然后出下语，作者真有呕心呕血之苦也。假如你们怨恨打鱼不得，也去那里撞筹^[10]却不是好？”【眉批】也入梁山是第五段。阮小二道：“老先生，老先生叫得妙，说心话时，每有此称。你不知我弟兄们几遍商量，要去入伙。藏下无数生平心事，不描已见。听得那白衣秀士王伦的手下人明明照出杜迁、宋万、朱贵三人在外。都说道他心地窄狭，安不得人；前番那个东京林冲上山，呕尽他的气。此句前照限林冲，后照并王伦，有左顾右盼之妙。王伦那厮不肯胡乱着人，因此，我弟兄们看了这般样，一齐都心懒了。”“一齐都”三字妙，活写出商量时。阮小七道：“他们若似老兄这等慷慨，爱我弟兄们便好。”小七语，天然不从小二、小五口中出。○老兄、老先生，皆极亲昵之后也。阮小五道：“那王伦若得似教授这般情分时，我们也去了多时，不到今日。我弟兄三个便替他死也甘心！”此句正写心肯之极。吴用道：“量小生何足道哉，‘小生’二字一接，‘何足道哉’一顿，奇笔妙笔。如今山东、河北多少英雄豪杰的好汉。”说山东，带河北，已伏卢员外矣。阮小二道：“好汉们尽有，我弟兄自不曾遇着！”千古同悼之言。吴用道：“只此间三字说者口快，听者眼明。郓城县东溪村晁保正，你们曾认得他么？”疾入。【眉批】出晁盖是第六段。阮小五道：“莫不是叫做托塔天王的晁盖么？”疾入。吴用道：“正是此人。”阮小七道：“虽然与我们只隔得百十里路程，缘分浅薄，闻名不曾相会。”吴用道：“这等一个仗义疏财的好男子，如何不与他相见？”此句不是反跌，只是又图一宽耳。阮小二道：“我弟兄们无事，也不曾到那里，因此不能够与他相见。”

吴用道：“小生这几年也只在晁保正庄上左近教些村学。此句‘村学’二字，与前大财主家做门馆字，不相顾应，待三阮之法也。如今打听得他有一套富贵待取，特地来和你们商议，我等就那半路里拦住取了，如何？”奇绝之笔，不图至此又出一奇也。【眉批】反劫晁盖是第七段。阮小五道：“这个却使不得：他既是仗义疏财的好男子，我们却去坏他的道路^[11]，须吃江湖上好汉们知时笑话。”《水浒》一百八人人品心术，尽此一言，然则梁中书之被劫，岂足惜哉！吴用道：“我只道你们弟兄心志不坚，原来真个惜客好义！”“我只道”三字，“原来真个”四字，都是顺他性格，顺他口气语，锁住一篇奇文，锁住三位好汉，皆仗此言。我对你们实说，有次序，历历落落。果有协助之心，我教你们知此一事。有次序，历历落落。我如今见在晁保正庄上住。保正闻知你三个大名，特地教我来请你们说话。”其辞未毕。阮小二道：“我弟兄三个

真真实实地并没半点儿假！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买卖^[12]，有心要带挈我们？句。○敢有，妙。一定是烦老兄来。句。○一定，妙。若还端的有这事，句。○若还，妙。我三个若舍不得性命相帮他时，残酒为誓，教我们都遭横事，恶病临身，死于非命！”数语淋淋漓漓，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阮小五和阮小七把手拍着脖项，道：“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拉杂如火，使读者增长义气。

吴用道：“你们三位弟兄在这里，不是我坏心术来诱你们。又自责一句，真正设身处地而后作也。【眉批】方出正意是第八段。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当！目今朝内蔡太师是六月十五日生辰。他的女婿是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即日起解十万贯金珠宝贝与他丈人庆生辰。今有一个好汉，姓刘，名唐，特来报知。如今欲要请你们去商议，聚几个好汉，向山凹僻静去处，取此一套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因此，特教小生，只做买鱼，来请你们三个计较，成此一事。不知你们心意如何？”阮小五听了道：“罢！罢！”叫道：“七哥，我和你说甚么来？”“罢罢”只二字，忽插入“叫道”二字作叙事，然后又说出九个字来，却无一字是实，而能令读者心前眼前若有无数事情，无数说话。灵心妙笔，一至于此。阮小七跳起来道：“一世的指望，妙语。今日还了愿心！妙语。正是搔着我痒处，妙语。我们几时去？”五字天生是小七语，小二、小五不说。吴用道：“请三位即便去来。明日起个五更，一齐都到晁天王庄上去。”阮家三弟兄大喜。当夜过了一宿。

次蚤起来，吃了蚤饭，阮家三弟兄分付了家中，跟着吴学究，四个人离了石碣村，拽开脚步，取路投东溪村来。行了一日，早望见晁家庄。只见远远地绿槐树下，晁盖和刘唐在那里等，夏景。望见吴用引着阮家三兄弟直到槐树前，两下都厮见了。晁盖大喜道：“阮氏三雄，名不虚传！且请到庄里说话。”六人却从庄外入来，到得后堂分宾主坐定。吴用把前话说了。晁盖大喜，便叫庄客宰杀猪羊，安排烧纸。阮家三弟兄见晁盖人物轩昂，语言洒落，三个说道：“我们最爱结识好汉，原来只在此间。今日不得吴教授相引，如何得会！”三个弟兄好生欢喜。当晚且吃了些饭，说了半夜话。要知半夜所说，只是闲语。若云商量此一件事，则岂有豪杰举事，只管商量者哉！

次日天晓，去后堂前面列了金钱纸马，香花灯烛，摆了夜来煮的猪羊、夜来煮的，细妙，赖此四字，遂不犯“次日天晓”字也。烧纸。众人见晁盖如此志诚，尽皆欢喜，个个说誓道：“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钱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庆生辰。此一等正是不义之财。我等六人

中，但有私意者，天地诛灭。神明鉴察。”六人都说誓了，烧化纸钱。

六筹好汉提出“六筹”二字，然后接出公孙胜。正在堂后散福饮酒^[13]，只见一个庄客报说：“门前有个先生要见保正化斋粮。”晁盖道：“你好不晓事，见我管待客人在此吃酒，你便与他三五升米便了，何须直来问我？”闲闲写去。庄客道：“小人把米与他，他又不要，只要面见保正。”晁盖道：“一定是嫌少，你便再与他三二斗米去。你说与他：‘保正今日在庄上请人吃酒，没工夫相见。’”闲闲写去。庄客去了多时，只见又来说道：“那先生与了他三斗米，又不肯去，自称是一清道人，不为钱米而来，只要求见保正一面。”晁盖道：“你这厮不会答应！便说今日委实没工夫，教他改日却来相见拜茶。”只是闲闲写去，再不肯合缝。庄客道：“小人也是这般说。那个先生说道：‘我不为钱米斋粮，闻知保正是个义士，特求一见。’”晁盖道：“你也这般缠！全不替我分忧！他若再嫌少时，可与他三四斗去，何必又来说？我若不和客人们饮时，便去厮见一面，打甚么紧。你去发付他罢，再休要来说！”偏不合缝，奇笔恣墨。

庄客去了没半个时，只听得庄门外热闹。又见一个庄客飞也似来，报道：“那先生发怒，把十来个庄客都打倒了！”晁盖听得，吃了一惊，慌忙起身道：“众位弟兄少坐，晁盖自去看一看。”便从后堂出来。到庄门前看时，只见那个先生身長八尺，道貌堂堂，生得古怪，正在庄门外绿槐树下，一头打，一头口里说道：“不识好人！”晁盖见了，叫道：“先生息怒。你来寻晁保正，无非是投斋化缘。他已与了你米，且不出自己。何故嗔怪如此？”那先生哈哈大笑道：“贫道不为酒食钱米而来，我觑得十万贯如同等闲！逗一句。特地来寻保正，有句话说。叵耐村夫无理，毁骂贫道，因此性发。”晁盖道：“你可曾认得晁保正么？”那先生道：“只闻其名，不曾会面。”晁盖道：“小子便是。出得径快。先生有甚话说？”那先生看了，道：“保正休怪，贫道稽首。”晁盖道：“先生少请，到庄里拜茶，如何？”那先生道：“多感。”两人入庄里来。吴用见那先生入来，自和刘唐、三阮一处躲过。

且说晁盖请那先生到后堂吃茶已罢。那先生道：“这里不是说话处，别有甚么去处可坐？”晁盖见说，便邀那先生又到一处小小阁儿内，分宾坐定。晁盖道：“不敢拜问先生高姓？贵乡何处？”那先生答道：“贫道覆姓公孙，单讳一个胜字，道号一清先生。小道是蓟州人氏，北地也。自幼乡中好习枪棒，学成武艺多般，人但呼为公孙胜大郎。为因学得一家道术，善能呼风唤雨，驾雾腾云，江湖上都称贫道做

入云龙。贫道久闻郢城县东溪村晁保正大名，无缘不曾拜识。今有十万贯金珠宝贝，专送与保正作进见之礼。未知义士肯纳受否？”晁盖大笑道：“先生所言，莫非北地生辰纲么？”那先生大惊道：“保正何以知之？”晁盖道：“小子胡猜，未知合先生意否？”公孙胜道：“此一套富贵，不可错过！古人有云：‘当取不取，过后莫悔。’保正心下如何？”

正说之间，只见一个人从阁子外抢将入来，劈胸揪住公孙胜，说道：“好呀！明有王法，暗有神灵，你如何商量这等的勾当！我听得多时也！”吓得这公孙胜面如土色。非真有此等儿戏之事，只为每回住处，皆是绝奇险处，此处无奇险可住，故特幻出一段，以作一回收场耳，读者谅之。正是：

机谋未就，争奈窗外人听；
计策才施，又早萧墙祸起。

毕竟抢来揪住公孙胜的却是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1] 私商：指为盗行劫。

[2] 蚤：通“早”。

[3] 划楸：桨。

[4] 高埠（bù）：高土丘。

[5] 得采：谓赌博得利。

[6] 激恼：犹麻烦。

[7] 讨：雇用。小猴子：借指男孩。常用为对乖觉少年的谑称。

[8] 见（xiàn）在：即现在。

[9] 科差：官府向民户征收财物或派劳役。

[10] 撞筹：凑数入伙。

[11] 道路：行业，行当。

[12] 敢：大概，莫非。奢遮：犹言了不起，出色。

[13] 筹：量词。犹个。散福：祭祀后把祭祀食品分给大家吃。

第十五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盖我读此书而不胜三致叹焉，曰：嗟乎！古之君子，受命于内，莅事于外，竭忠尽智，以图报称，而终亦至于身败名丧，为世僂笑者，此其故，岂得不为之深痛哉！夫一夫专制，可以将千军；两人牵羊，未有不僵于路者也。独心所运，不难于造五凤楼曾无黍米之失；聚族而谋，未见其能筑室有成者也。梁中书以道路多故，人才复难，于是致详致慎，独简杨志而畀之以十万之任，谓之知人，洵无忝矣，即又如之何而必副之以一都管与两虞候乎？观其所云另有夫人礼物，送与府中宝眷，亦要杨志认领，多恐不知头路。夫十万已领，何难一担？若言不知头路，则岂有此人从贵女爱婿边来，现护生辰重宝至于如此之盛，而犹虑及府中之人猜疑顾忌，不视之为机密者也？是皆中书视十万过重，视杨志过轻。视十万过重，则意必太师也者，虽富贵双极，然见此十万，必吓然心动；太师吓然心动，而中书之宠，固于磐石，夫是故以此为献，凡以冀其心之得一动也。视杨志过轻，则意或杨志也者，本单寒之士，今见此十万，必吓然心动，杨志吓然心动，而生辰十担，险于蕉鹿，夫是故以一都管、两虞候为监，凡以防其心之忽一动也。然其胸中，则又熟有“疑人勿用，用人勿疑”之成训者，于是即又伪装夫人一担，以自盖其相疑之迹。呜呼！为杨志者，不其难哉！虽当时亦曾有早晚行住悉听约束，戒彼三人不得别拗之教敕，然而官之所以得治万民，与将之所以得制三军者，以其惟此一人故也。今也一杨志，一都管，又二虞候，且四人矣，以四人而欲押此十一禁军，岂有得乎？《易大传》曰：“阳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一民，小人之道也。”今中书徒以重视十万、轻视杨志之故，而曲折计画，既已出于小人之道，而尚望黄泥冈上万无一失，殆必无之理矣。故我谓生辰纲之失，非晁盖八人之罪，亦非十一禁军之罪，亦并非一都管、两虞候之罪，而实皆梁中书之罪也，又奚议焉？又奚议焉？曰：然则杨志即何为而不争之也？圣叹答曰：杨志不可得而争也。夫十万金珠，重物也，不惟大名百姓之髓脑竭，并中书相公之心血竭矣。杨志自惟起于单寒，骤蒙显擢，夫乌知彼之遇我厚者

之非独为今日之用我乎？故以十万之故而授统制易，以统制之故而托十万难，此杨志之所深知也。杨志于何知之？杨志知年年根括十万以媚于丈人者，是其人必不能以国士遇我者也。不能以国士遇我，而昔者东郭斗武，一日而逾数阶者，是其心中徒望我今日之出死力以相效耳。譬诸饲鹰喂犬，非不极其恩爱，然彼固断不信鹰之德为凤皇，犬之品为驺虞也。故于中书未拨都管、虞候之先，志反先告相公只须一个人和小人去。夫“一个人和小人去”者，非请武阳为副，殆请朝恩为监矣。若夫杨志蚤知人之疑之，而终亦主于必去，则固丈夫感恩知报，凡以酬东郭骤迁之遇耳，岂得已哉！呜呼！杨志其寓言也，古之国家，以疑立监者，比比皆有，我何能遍言之！

看他写杨志忽然肯去，忽然不肯去，忽然又肯去，忽然又不肯去，笔势夭矫，不可捉搦。

看他写天气酷热，不费笔墨，只一句两句便已焦热杀人。古称盛冬挂云汉图，满座烦闷；今读此书，乃知真有是事。

看他写一路老都管掣人肘处，真乃描摹入画。嗟乎！小人习承平时，忽祸患之事，箕踞当路，摇舌骂人，岂不凿凿可听？而卒之变起仓猝，不可枝梧，为鼠为虎，与之俱败，岂不痛哉！

看他写枣子客人自一处，挑酒人自一处，酒自一处，瓢自一处，虽读者亦几忘其为东溪村中饮酒聚义之人，何况当日身在庐山者耶？耐庵妙笔，真是独有千古。

看他写卖酒人斗口处，真是绝世奇笔。盖他人叙此事至此，便欲戢戢相就，读之，满纸皆似惟恐不得卖者矣。今偏笔笔撒开，如弰弓怒马，急不可就，务欲极扳开去，乃至不可收拾，一似惟恐为其买者，真怪事也。

看他写七个枣子客人饶酒，如数鹰争雀，盘旋跳霍，读之欲迷。

话说当时公孙胜正在阁儿里对晁盖说这北京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只见一个人从外面抢将入来，揪住公孙胜，道：“你好大胆！却才商议的事，我都知了也！”那人却是智多星吴学究。晁盖笑道：“教授休取笑，且请相见。”两个叙礼罢，吴用道：“江湖上久闻人说入云龙公孙胜一清大名，不期今日此处得会。”晁盖道：“这位秀士先生便是智多星吴学究。”公孙胜道：“吾闻江湖上人多曾说加亮先生大名，岂知缘法却在保正庄上得会。只是保正疏财仗义，以此天下豪杰都投门下。”晁盖道：“再有几个相识在里面，一发请进后堂深处相见。”三个人入到里面，就与刘唐、三阮都相见了。

众人道：“今日此一会应非偶然，须请保正哥哥正面而坐。”晁盖道：“量小子是个穷主人，怎敢占上！”吴用道：“保正哥哥年长。依着小生，且请坐了。”晁盖只得坐了第一位，吴用坐了第二位，公孙胜坐了第三位，刘唐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第六位，阮小七坐第七位。可称“晁天王夜梦动天文，东溪村英雄小排座”。却才聚义饮酒，重整杯盘，再备酒肴，众人饮酌。

吴用道：“保正梦见北斗七星坠在屋脊上，今日我等七人聚义举事，岂不应天垂象？此一套富贵，唾手而取。前日所说央刘兄去探听路程从那里来，今日天晚，来早便请登程。”公孙胜道：“这一事不须去了。贫道已打听知他来的路数了，只是黄泥冈大路上来。”妙。一者公孙此来不虚，二者省却许多闲手。晁盖道：“黄泥冈东十里路，地名安乐村，有一个闲汉叫做白日鼠白胜，也曾来投奔我，我曾赍助他盘缠。”吴用道：“北斗上白光莫不是应在这人？住。自有用他处。”此五字不与上文连说，乃心计之辞。刘唐道：“此处黄泥冈较远，何处可以容身？”吴用道：“只这个白胜家，便是我们安身处。亦还要用了白胜。”此句方明说出来。晁盖道：“吴先生，我等还是软取？奇文。却是硬取？”奇文。吴用笑道：“我已安排定了圈套，只看他来的光景；行军妙诀。加亮之号不虚也。力则力取，智则智取。我有一条计策，不知中你们意否？如此如此……”晁盖听了大喜，攧着脚，道：“好妙计！不枉了称你做智多星，果然赛过诸葛亮！好计策！”吴用道：“休得再提。常言道：‘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只可你知我知。”晁盖便道：“阮家三兄且请回归，至期来小庄聚会；吴先生依旧自去教学；公孙先生并刘唐只在敝庄权住。”当日饮酒至晚，各自去客房里歇息。

次日五更起来，安排早饭吃了，晁盖取出三十两花银送与阮家三兄弟，道：“权表薄意，切勿推却。”三阮那里肯受？吴用道：“朋友之意，不可相阻。”三阮方才受了银两。一齐送出庄外来。吴用附耳低言道：“这般这般，至期不可有误。”三阮相别了，自回石碣村去。晁盖留住公孙胜、刘唐在庄上，吴学究常来议事。

话休絮繁。却说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了十万贯庆贺生辰礼物完备，选日差人起程。当下一日在后堂坐下，只见蔡夫人问道：“相公，生辰纲几时起程？”梁中书道：“礼物都已完备，明后日便用起身，只是一件事在此踌躇未决。”蔡夫人道：“有甚事踌躇未决？”梁中书道：“上年费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送上东京去，只因用人不着，半路被贼人劫将去了，至今无获；今年帐前眼见得又没个了事的人送去¹，在此踌躇

未决。”多时相望，临用忽复疑之，总视十万重，视杨志轻也。蔡夫人指着阶下，道：“你常说这个人十分了得，何不着他委纸领状送去走一遭？不致失误。”

梁中书看阶下那人时，却是青面兽杨志。梁中书踌躇^[2]，妙。便唤杨志上厅，说道：“我正忘了你。你若与我送得生辰纲去，我自有抬举你处。”杨志叉手向前，禀道：“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打点？几时起身？”第一段，不敢不去。梁中书道：“着落大名府差十辆太平车子^[3]；帐前拨十个厢禁军^[4]，监押着车；每辆上各插一把黄旗，上写着‘献贺太师生辰纲’；每辆车子，再使个军健跟着。三日内便要起身去。”杨志道：“非是小人推托。其实去不得。乞钧旨别差英雄精细的人去。”第二段，忽然去不得，文势飘忽。梁中书道：“我有心要抬举你，这献生辰纲的札子内另修一封书在中间，太师跟前重重保你，受道敕命回来；如何倒生支调^[5]，推辞不去？”杨志道：“恩相在上，小人也曾听得上年已被贼人劫去了，至今未获。今岁途中盗贼又多；此去东京又无水路，都是旱路。经过的是紫金山、虚。二龙山、实。桃花山、实。伞盖山、虚。黄泥冈、实。白沙坞、虚。野云渡、虚。赤松林，实。○数出八处险害，却是四虚四实，然犹就一部书论之也，若只就一回书论之，则是七虚一实耳。这几处都是强人出没的去处。更兼单身客人，亦不敢独自经过。他知道是金银宝物，如何不来抢劫！枉结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梁中书道：“恁地时多着军较防护送去便了。”杨志道：“恩相便差一万人去也不济事，这厮们一声听得强人来时，都是先走了的。”借事说出千古官兵，可恼可笑，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梁中书道：“你这般地说时，生辰纲不要送去了？”写来天生是梁中书口中语，又写得飘忽。杨志又禀道：“若依小人一件事，便敢送去。”第三段，依了一件事，又便去得，飘忽之极。【眉批】忽然去得，忽然去不得，凡四段翻腾跳跃，看他却是无中生有。梁中书道：“我既委在你身上，如何不依你说。”杨志道：“若依小人说时，并不要车子，把礼物都装做十馀条担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货也点十个壮健的厢禁军，却装做脚夫挑着；只消一个人和小人去，此语可哀，前评详之矣。却打扮做客人，悄悄连夜送上东京交付，恁地时方好。”是。梁中书道：“你甚说得是。我写书呈，重重保你，受道诰命回来。”杨志道：“深谢恩相抬举。”

当日，当日。便叫杨志一面打拴担脚，一面选拣军人。次日，次日。叫杨志来厅前伺候，梁中书出厅来问道：“杨志，你几时起身？”杨志禀道：“告复恩相，只在明早准行，就委领状。”梁中书道：“夫人也有一担礼物，另送与府中宝眷，也要你领。怕你不知头路，特地再教奶

公谢都管并两个虞候和你一同去^[6]。”非真有夫人一担礼物，定少不得也，只为冈上失事，定少不得老都管，则不得已，倒装出一担梯己礼物来，此皆作者苦心也。杨志告道：“恩相，杨志去不得了。”第四段，忽然又去不得了，飘忽如此，异哉！梁中书道：“礼物都已拴缚完备，如何又去不得？”真是奇事。杨志禀道：“此十担礼物都在小人身上，是。和他众人都繇杨志，是。要早行便早行，要晚行便晚行，要住便住，要歇便歇，亦依杨志提调；是。如今又叫老都管并虞候和小人去，他是夫人行的人，闲中捎带一句，千古同笑。又是太师府门下奶公，又捎带一句。倘或路上与小人别拗起来^[7]，杨志如何敢和他争执得？是。○不惟杨志争执不得，依上二句，想相公亦争执不得。若误了大事时，杨志那其间如何分说？”是。○一路都是特特写出杨志英雄精细，便把后文许多别拗争执，因而失事，隐隐都算出来，深表杨志不堕七个人计中也。梁中书道：“这个也容易，我叫他三个都听你提调便了。”杨志答道：“若是如此禀过，小人情愿便委领状。倘有疏失，甘当重罪。”梁中书大喜道：“我也不枉了抬举你！真个有见识！”随即唤老谢都管并两个虞候出来，当厅分付道：“杨志提辖情愿委了一纸领状监押生辰纲——十一担金珠宝贝——赴京太师府交割。这干系都在他身上，你三人和他做伴去，一路上，早起、句。晚行、句。住、句。歇，句。都要听他言语，不可和他别拗。夫人处分付的勾当，你三人自理会。调侃一句，然却是分外闲笔，以泯自家倒装之迹耳。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教有失。”老都管一一都应了。

当日杨志领了。次日早起五更，在府里把担仗都摆在厅前。老都管和两个虞候又将一小担财帛，共十一担，拣了十一个壮健的厢禁军，都做脚夫打扮。杨志戴上凉笠儿，穿着青纱衫子，系了缠带行履麻鞋，跨口腰刀，提条朴刀。老都管也打扮做个客人模样，两个虞候假装做跟的伴当。各人都拿了条朴刀，又带几根藤条。以备后用。○不是此处放此一句，后来一时如何生得出。梁中书付与了札付书呈^[8]。一行人都吃得饱了，在厅上拜辞了。梁中书看那军人担仗起程。杨志和谢都管、两个虞候监押着，一行共是十五人，离了梁府，出得北京城门，取大路投东京进发。

此时正是五月半天气，虽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热难行。杨志一心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只得在路上趲行。自离了这北京五七日，端的只是起五更，趁早凉便行；日中热时便歇。先反衬出一句早行午歇，真是闲心妙笔。五七日后，人家渐少，行路又稀，一站站都是山路。杨志却要辰牌起身，申时便歇。写得前后明画。【眉批】第一番。那十一个厢禁

军，第一段，先写厢禁军。担子又重，无有一个稍轻，天气热了，行不得，见着林子便要去歇息。杨志赶着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轻则痛骂，重则藤条便打，逼赶要行。第一段。

两个虞候第二段，写两个虞候。虽只背些包裹行李，也气喘了行不上。杨志也嗔道：“你两个好不晓事！这干系须是俺的！你们不替洒家打这夫子，却在背后也慢慢地挨！这路上不是耍处！”那虞候道：“不是我两个要慢走，其实热了行不动，因此落后。前日只是趁早凉走，如今恁地正热里要行，正是好歹不均匀！”杨志道：“你这般说话，却似放屁！前日行的须是好地面，如今正是尴尬去处，若不日里赶过去，谁敢五更半夜走？”两个虞候口里不道，肚中寻思：“这厮不直得便骂人！”第二段。

杨志提了朴刀，拿着藤条，自去赶那担子。两个虞候坐在柳阴树下等得老都管来，第三段，写老都管。○看他三段三样来法。两个虞候告诉道：虞候诉都管。“杨家那厮强杀只是我相公门下一个提辖^[9]！直这般会做大^[10]！”老都管道：“须是相公当面分付道：‘休要和他别拗，’因此我不做声。这两日也看他不得，权且耐他。”两个虞候道：“相公也只是人情话儿，都管自做个主便了。”老都管又道：“且耐他一耐。”第三段。

当日行到申牌时分，寻得一个客店里歇了。那十个厢禁军雨汗通流，都叹气吹嘘，对老都管说道：禁军诉都管。“我们不幸做了军健！情知道被差出来。这般火似热的天气，又挑着重担；这两日又不拣早凉行，动不动老大藤条打来。都是一般父母皮肉，我们直恁地苦！”老都管道：“你们不要怨怅，巴到东京时，我自赏你。”众军汉道：“若是似都管看待我们时，并不敢怨怅。”又过了一夜。

次日，天色未明，众人起来，都要乘凉起身去。写得妙，意中之事，意外之文。杨志跳起来，喝道：“那里去！且睡了！写得妙，遂成趣语。却理会！”众军汉道：“趁早不走，日里热时走不得，却打我们！”杨志大骂道：“你们省得甚么！”拿了藤条要打。众军忍气吞声，只得睡了。当日直到辰牌时分，慢慢地写得妙。打火吃了饭走。一路上赶打着，不许投凉处歇。那十一个禁厢军口里喃喃呐呐地怨怅，一句禁军。两个虞候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地搬口^[11]。一句虞候。老都管听了，也不着意^[12]，心内自恼他。一句都管。

话休絮繁。似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个人没一个不怨怅杨志。如

椽之笔。当日客店里辰牌时分慢慢地妙。打火，吃了早饭行，正是六月初四日时节，天气未及晌午，先将未午写来，次入正午，便令分寸都出。【眉批】第三番。一轮红日当天，没半点云彩，其实十分大热，当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岖小径，南山北岭，却监着那十一个军汉。约行了二十馀里路程，那军人们思量要去柳阴树下歇凉，此一段单写军汉，都管、虞候都落在后。被杨志拿着藤条打将来，喝道：“快走！教你早歇！”众军人看那天时，写热却写不尽，写怨怅亦写不尽，陡然写出“看那天时”四字，遂已抵过《云汉》一篇，真是才子有才子之笔也。四下里无半点云彩，其实那热不可当。杨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里行。看看日色当午，先将未午一段尽情写出炎热之苦，至此处交入正午，只用一句，便接入众人睡倒，行文详略之际，分寸不失。那石头上热了，脚疼，只得一句七个字，而热极之苦，描画已尽，叹今人千言之无当也。走不得。众军汉道：“这般天气热，兀的不晒杀人！”杨志喝着军汉道：“快走！赶过前面冈子去，却再理会。”

正行之间，前面迎着那土冈子，一行十五人奔上冈子来，歇下担仗，那十四人都去松林树下睡倒了。奈何！○笔势从上三番赶下来，有天崩地塌之势。杨志说道：“苦也！这里是甚么去处，你们却在这里歇凉！起来快走！”众军汉道：“你便剝做我七八段，其实去不得了[13]！”真有此语。杨志拿起藤条，劈头劈脑打去。打得这个起来，那个睡倒，真此事。杨志无可奈何。只见两个虞候和老都管气喘急急，也巴到冈子上，此一段都管、虞候方来。松树下坐了喘气。巴得他来，却也坐了，真奈何！○写来真此事。看这杨志打那军健，八个字活写出心中刺，眼中钉来。老都管见了，说道：“提辖！端的走了不得！休见他罪过！”杨志道：“都管，你不知，这里正是强人出没的去处，地名叫做黄泥冈。闲常太平时节，白日里兀自出来劫人，休道是这般光景。谁敢在这里停脚！”两个虞候听杨志说了，便道：“我见你说好几遍了，只管把这话来惊吓人！”真有此语。○如国家太平既久，边防渐撤，军实渐废，皆此语误之也。老都管道：“权且教他们众人歇一歇，略过日中行，如何？”杨志道：“你也没分晓了[14]！如何使得？这里下冈子去，兀自有七八里没人家。甚么去处，敢在此歇凉！”老都管道：“我自坐一坐了走，你自去赶他众人先走。”其言既不为杨志出力，亦不替众人分辨，而意旨已隐隐一句纵容，一句激变，老奸巨猾，何代无贤。

杨志拿着藤条，喝道：“一个不走的吃俺二十棍！”众军汉一齐叫将起来。一齐，妙。数内一个分说道：一个，妙。“提辖，我们挑着百十斤担子，须不比你空手走的。真有此语。你端的不把人当人！便是留守

相公自来监押时，也容我们说一句。真有此语。你好不知疼痒，只顾逞辩^[15]。”杨志骂道：“这畜生不殴打俺^[16]！只是打便了！”拿起藤条，劈脸又打去。老都管喝道：从空忽然插入老都管一喝，借题写出千载说大话人，句句出神入妙。“杨提辖，增出一“杨”字，其辞甚厉。且住！你听我说。二句六字，其辞甚厉，“你听我说”四字，写老奴托大，声色俱有。我在东京太师府里做奶公时，吓杀丑杀，可笑可恼。○一句十二字作两半句读，我在东京太师府里，何等轩昂！做奶公时，何等出丑！然狐辈每每自谓得志，乐道不绝。门下军官见了无千无万，四字可笑，说大话人每用之。都向着我喏喏连声。太师威焰，众官谄佞，奴才放肆，一语遂写尽之。不是我口栈^[17]，老奴真有此语。量你是个遭死的军人，第一句，说破杨志不是提辖，恶极。相公可怜，抬举你做个提辖，第二句，说提辖实是我家所与，恶极。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职，第三句，说杨志即使是个提辖，亦只比之芥子，恶极。直得恁地逞能！已上骂杨志，已下说自家，妙绝。休说我是相公家都管，一句自夸贵。便是村庄一个老的，一句自夸老。○看他说来便活是老奴声口，尤妙在反借“村庄”二字，直显出太师府来，如云“休说相公家都管，便是村庄一老，亦该相让，何况我今不止是相公家都管”也。也合依我劝一劝！只顾把他们打，是何看待！”杨志道：“都管，你须是城市里人，生长在相府里，那里知道途路上千难万难！”老都管道：“四川、两广，也曾去来，不曾见你这般卖弄！”杨志道：“如今须不比太平时节。”都管道：“你说这话该剜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老奴口舌可骇，真正从太师府来。

杨志却待要回言，不得不回言，然以疾接下文，故其言一时回不及也。只见对面松林里影着一个人，在那里舒头探脑价望。过节甚疾。杨志道：“俺说甚么，此四字是折辨上文不太平语，却因疾忙接出松林有人，便将此语反穿过下文来，写此时杨志心慌眼疾，如画。兀的不是歹人来了！”撇下藤条，拿了朴刀，赶入松林里来，喝一声道：“你这厮好大胆，怎敢看俺的行货！”赶来看时，只见松林里一字儿摆着七辆江州车儿^[18]，六个人脱得赤条条的，在那里乘凉；好。一个鬓边老大一搭朱砂记，拿着一条朴刀。好。见杨志赶入来，七个人齐叫一声“阿也”，二字妙绝。只须此二字，杨志胸中已释然矣。都跳起来。杨志喝道：“你等是甚么人？”那七人道：“你是甚么人？”妙，只如学舌。杨志又问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颠倒问！我等是小本经纪，那里有钱与你！”又妙。○前句让杨志一先，此句便自占一先，笔端变换之极。杨志道：“你等小本经纪人，偏俺有大本钱？”释然语，只作谐谑。那七人问道：“你端的是甚么人？”又用一反扑句，妙极。杨志

道：“你等且说那里来的人？”妙，杨志学舌。那七人道：“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贩枣子上东京去；路途打从这里经过，听得多人说这里黄泥冈上时常有贼打劫客商。我等一面走，一头自说道：‘我七个只有些枣子，别无甚财货，只顾过冈子来。’上得冈子，当不过这热，权且在这林子里歇一歇，待晚凉了行。只听得有人上冈子来，我们只怕是歹人，因此使这个兄弟出来看一看。”杨志道：“原来如此。也是一般的客人。过几日便一般矣，今日殊未。却才见你们窥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赶来看一看。”那七个人道：“客官，请几个枣子了去。”无有一见即请吃枣之理，只为下文过酒用着枣子，故于此处先出一句，以见另有散枣也。杨志道：“不必。”提了朴刀，再回担边来。

老都管坐着道：“既是有贼，我们去休^[19]。”“坐着道”，则明明听得非贼矣，却偏要还话，恶极。杨志说道：“俺只道是歹人，原来是几个贩枣子的客人。”老都管别了脸对众军道：“似你方才说时，他们都是没命的！”老奴恶极。杨志道：“不必相闹，俺只要没事便好。你们且歇了，等凉些走。”众军汉都笑了。分明老奴所使，写得活画。○凡老奸巨猾之人，欲排陷一人，自却不笑，而偏能激人使笑，皆如此奴矣，于国于家，何处无之？杨志也把朴刀插在地上，自去一边树下坐了歇凉。上文杨志如此赶打，至此亦便坐了歇凉，中间有老大用笔不得处，须看其逐递卸来。

没半碗饭时，只见远远地一个汉子，挑着一付担桶，唱上冈子来。唱道：

赤日炎炎似火烧，
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
公子王孙把扇摇！挑酒人唱歌，此为第三首矣。然第一首有第一首妙处，为其恰好唱入鲁智深心坎也。第二首有第二首妙处，为其恰好唱出崔道成事迹也。今第三首又有第三首妙处，为其恰好唱入众军汉耳朵也。作书者虽一歌不欲轻下如此，如之何读书者之多忽之也？○上二句盛写大热之苦，下二句盛写人之不相体悉，犹言农夫当午在田，背焦汗滴，彼公子王孙深居水殿，犹令侍人展扇摇风，盖深喻众军身负重担，反受杨志空身走者打骂也。

那汉子口里唱着，走上冈子，来松林里头歇下担桶，坐地乘凉。众军看见了，便问那汉子道：“你桶里是甚么东西？”那汉子应道：“是白

酒。”众军道：“挑往那里去？”那汉子道：“挑出村里卖。”众军道：“多少钱一桶？”那汉子道：“五贯足钱。”众军商量道：“我们又热又渴，何不买些吃？也解暑气。”正在那里凑钱，如画。杨志见了喝道：“你们又做甚么？”众军道：“买碗酒吃。”杨志调过朴刀杆便打，骂道：“你们不得洒家言语，胡乱便要买酒吃，好大胆！”众军道：“没事又来鸟乱^[20]！我们自凑钱买酒吃，干你甚事？也来打人！”杨志道：“你这村鸟理会得甚么^[21]！到来只顾吃嘴，全不晓得路途上的勾当艰难！多少好汉被蒙汗药麻翻了！”那挑酒的汉子看着杨志冷笑道：写得^[22]好。【眉批】凡此以下，皆花攒锦凑、龙飞凤走之文，须要逐递逐句细细看去。“你这客官好不晓事！句。早是不卖与你吃^[22]，句。却说出这般没气力的话来！”句。○三句三折，不烦不简，妙绝。

正在松树边闹动争说，疾。只见对面松林里那伙贩枣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来，问道：“你们做甚么闹？”却做提防光景，妙。那挑酒的汉子道：“我自挑这个酒过冈子村里卖，热了，在此歇凉。“我自”妙，非我自挑酒，乃我自歇凉也。要知此是十七字为句，不得读断。他众人要问我买些吃，他众人要问我，妙。我又不曾卖与他，我又不曾，妙。这个客官这个客官，妙。深怪之之辞。道我酒里有甚么蒙汗药，甚么，妙。你道好笑么？你道，妙。说出这般话来！”这般，妙。○凡七句，句句入妙，读之真欲入其玄中。那七个客人说道：“呸！我只道有歹人出来，原来是如此。一接一落，飘忽之极。说一声也不打紧。只解一句，如不相关者，下便疾入买酒，真是声情俱有。我们正想酒来解渴，既是他们疑心，且卖一桶与我们吃。”他们、我们，妙。那挑酒的道：“不卖！不卖！”故作奇波。这七个客人道：“你这鸟汉子也不晓事！我们须不曾说你。也不晓事，妙。上文挑酒者骂杨志不晓事，故此反骂之云也不晓事，接口成文，转笔如戏。你左右将到村里去卖，一般还你钱，便卖些与我们，打甚么要紧？看你不道得舍施了茶汤^[23]，便又救了我们热渴。”此二语之妙，不惟说过卖酒者，亦已罩定杨志矣。那挑酒的汉子便道：“卖一桶与你^[24]不^[24]争，只是被他们说的不好。此语虽有馀恨未平，然只是带说，看他疾入下句。——又没碗瓢舀吃。”疾入此一句，妙。又确是村里去卖的酒。

那七人道：“你这汉子忒认真！便说了一声，打甚么不紧？再为杨志解一句，不便疾入椰瓢，真乃刃利如风。我们自有椰瓢在这里。”疾。只见两个客人去车子前取出两个椰瓢来，明明瓢之与酒从两处来。一个捧出一大捧枣子来。七个人立在桶边，欲其见之，妙绝。开了桶盖，轮替换着舀那酒吃，把枣子过口^[24]。无一时，一桶酒都吃尽

了。七个客人道：“正不曾问得你多少价钱？”何必不问价，只为留得此句作饶酒地也。那汉道：“我一了不说价^[25]，“一了”二字妙绝，确是向村里主顾分说，忘其为过路客人，入神之笔也。五贯足钱一桶，十贯一担。”七个客人道：“五贯便依你五贯，只饶我们一瓢吃。”只用一“饶”字，便忽接入第二桶，奇计，亦复奇文。那汉道：“饶不得！做定的价钱！”做定，妙。一个客人把钱还他，一个还钱。一个客人便去揭开桶盖兜了一瓢，拿上便吃。一个便吃，以示无他。那汉去夺时，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里便走，那汉赶将去。只见这边一个客人从松林里走将出来，手里拿一个瓢，便来桶里舀了一瓢酒。一个然后下药。那汉看见，抢来劈手夺住，妙。望桶里一倾，妙。便盖了桶盖，妙。将瓢望地下一丢，妙。口里说道：妙。“你这客人好不君子相！戴头识脸的^[26]，也这般啰唆！”住。○一段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眉批】此一段读者眼中有七手八脚之劳，作者腕下有细针婉线之妙，真是不慌不忙，有庠有序之文。

那对过众军汉见了^[27]，疾接过，妙笔。心内痒起来，都待要吃。数中一个看着老都管道：如画。“老爷爷，与我们说一声！那卖枣子的客人买他一桶吃了，我们胡乱也买他这桶吃，润一润喉也好。其实热渴了，没奈何，这里冈子上又没讨水吃处。老爷方便！”单说枣子客人买过一桶，不说又饶一瓢，写众军是众军。老都管见众军所说，自心里也要吃得些，竟来对杨志说：“那贩枣子客人已买了他一桶吃，只有这一桶，胡乱教他们买吃了避暑气。冈子上端的没处讨水吃。”亦单说枣子客人买过一桶，不说又饶一瓢，写老儿是老儿。杨志寻思道：“俺在远远处望这厮们闲处写出杨志半日英雄精细。都买他的酒吃了；那桶里当面也见吃了半瓢，想是好的。独说那桶当面亦吃过一瓢，表出杨志英雄精细，超过众人万倍。打了他们半日，胡乱容他买碗吃罢。”杨志道：“既然老都管说了，教这厮们买吃了，便起身。”三字衬后“起不来，挣不动，说不得”九字，以为一笑。

众军健听了这话，凑了五贯足钱，来买酒吃。那卖酒的汉子道：“不卖了！不卖了！这酒里有蒙汗药在里头！”故作奇波。○前七个人买时作此一波，实是无药好酒，故成奇趣，今十五个人买时作此一波，酒中却已有药，故又成奇趣，盖虽一样波折，而有两样翻涌也。众军陪着笑，说道：“大哥，直得便还言语？”那汉道：“不卖了！休缠！”波头只是翻涌，不肯便落，妙。这贩枣子的客人劝道：用七个人劝，妙。“你这个鸟汉子！他也说得差了，一句。○是杨志。你也忒认真，一句。○是卖酒人。连累我们也吃你说了几声。一句。○是七人。

须不关他众人之事，一句。○是众军。胡乱卖与他众人吃些。”那汉道：“没事讨别人疑心做甚么？”波头只是不落，妙。这贩枣子客人把那卖酒的汉子推开一边，只顾将这桶酒提与众军去吃。龙跳虎卧之才，有此一笔，不然，则众军夺吃既不好，白胜肯卖又不好也。那军汉开了桶盖，无甚舀吃，八个字写出妙景。○一桶酒，一个桶盖，十四个人，十四双眼，二十八只手，绝倒。陪个小心，问客人借这椰瓢用一用。绝倒。众客人道：“就送这几个枣子与你们过酒^[28]。”借瓢送枣，疏密有致。众军谢道：“甚么道理！”客人道：“休要相谢。都是一般客人，何争在这百十个枣子上？”只争十一担金珠耳。众军谢了。先兜两瓢，匆匆中写来有体。叫老都管吃一瓢，杨提辖吃一瓢。杨志那里肯吃。写杨志英雄精细，固也，然杨志即使肯吃，亦不得于此处写他肯吃，何也？从来叙事之法，有宾有主，有虎有鼠。夫杨志虎也，主也，彼老都管与两虞候，特宾也，鼠也。设叙事者于此不分宾主，不辨虎鼠，杂然写作老都管一瓢，杨志一瓢，两个虞候一瓢，众军汉各一瓢，将何以表其为杨志哉！故于此处特特勒出一句不吃，夫然后下文另自写来，此固史家叙事之体也。老都管自先吃了一瓢，两个虞候各吃一瓢；众军汉一发上，那桶酒登时吃尽了。

杨志见众人吃了无事，自本不吃，一者天气甚热，二乃口渴难熬，拿起来，只吃了一半，另自写，又写得曲折夭矫。枣子分几个吃了。那卖酒的汉子说道：“这桶酒被那客人饶一瓢吃了，少了你些酒，我今饶了你众人半贯钱罢。”不惟尚有闲力写此闲文，亦借半贯钱，映衬出十万贯金珠，以为一笑也。众军汉凑出钱来还他。那汉子收了钱，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下冈子去了。写出即溜。

那七个贩枣子的客人立在松树傍边，指着这一十五人，说道：“倒也！倒也！”只见这十五个人头重脚轻，一个个面面厮觑，都软倒了。那七个客人从松树林里推出这七辆江州车儿，把车子上枣子都丢在地上，何争在这几个枣子，适已言之矣。将这十一担金珠宝贝都装在车子内，遮盖好了，叫声“聒噪”^[29]，四字绝倒。○一十五人应应之云：“厚扰。”一直望黄泥冈下推去了。杨志口里只是叫苦，软了身体，扎挣不起，十五个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七个人写来妙绝，三十只眼，看十四只脚去了。都把这金宝装了去，只是起不来，挣不动，说不得。九字妙文。

我且问你，这七人端的是谁？奇笔。○如杜诗题下，亦有公自注也。不是别人，原来正是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这七个。明画。却才那个挑酒的汉子，便是白日鼠白胜。明画。却怎地用药？原来

挑上冈子时，两桶都是好酒，七个人先吃了一桶，明画。刘唐揭起桶盖，又兜了半瓢吃，故意要他们看着，只是叫人死心搭地^[30]；明画。次后吴用去松林里取出药来，抖在瓢里，只做走来饶他酒吃，把瓢去兜时，药已搅在酒里，明画。假意兜半瓢吃；那白胜劈手夺来倾在桶里。明画。——这个便是计策。那计较都是吴用主张。这个唤做“智取生辰纲”。直解至题。

原来杨志吃得酒少，便醒得快；爬将起来，前文杨志也吃酒，只吃得一半，我谓既已吃矣，何争一半，及读至此，始知前文吃少之妙，便于十五人中，先提出杨志，不与彼十四人者聚头作计，烦聒不已也。兀自捉脚不住。看那十四个人时，先看一看。口角流涎，都动不得。杨志愤闷道：“不争你把了生辰纲去，教俺如何回去见得梁中书？这纸领状须缴不得。”就扯破了。领状。“如今闪得俺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待走那里去？不如就这冈子上寻个死处！”撩衣破步，望着黄泥冈下便跳。岂有杨志如此，只是作者要住得怕人耳。正是：

断送落花三月雨，
摧残杨柳九秋霜。

毕竟杨志在黄泥冈上寻死，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了事：明白事理，精明能干。

[2] 踌躇：犹豫，迟疑不决。

[3] 太平车子：古代一种载重的大车。车两侧有拦板，前有多头牲畜牵引。

[4] 厢禁军：北宋时，负责京都警卫的军队称禁军，负责诸州地方警卫的称厢军。为完成某种任务，朝廷临时紧急征用两种军队混编而成的军队称为厢禁军。

[5] 支调：支吾搪塞。

[6] 奶公：奶妈的丈夫。

[7] 别（biè）拗：别扭，违拗。

[8] 札付：官府上行下的文书，多指手谕。

[9] 强杀：犹言充其量。

[10] 做大：自大，摆架子。

[11] 搬口：搬弄是非。

[12] 也不：在意。

[13] 其实：实在，确实。

[14] 分晓：明白（道理）。

[15] 逞辩：犹雄辩。

[16] 不殴打俺：相当于“气死我”。殴，用同“怄”。使人生气、不愉快。

[17] 口栈：说话刻薄。

[18] 江州车：一种手推的独轮车，便于山地运输。

[19] 休：助词。犹耳、罢了等。

[20] 鸟乱：粗话。胡闹，捣乱。

[21] 村鸟：骂人的俗语。

[22] 早是：幸而，幸好。

[23] 不道得：不至于，不见得。

[24] 过口：经过口中。泛指食用。

[25] 一了：一向，本来。

[26] 戴头识脸：谓有面子，有身分。

[27] 对过：指对面相隔一段距离的地方。

[28] 过酒：下酒。

[29] 聒噪：此为江湖上打招呼用的习惯语。犹言打扰了，对不起。

[30] 死心搭地：即死心塌地。

第十六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一部书，将网罗一百八人而贮之山泊也。将网罗一百八人而贮之山泊，而必一人一至朱贵水亭，一人一段分例酒食，一人一枝号箭，一人一次渡船，是亦何以异于今之贩夫之唱筹量米之法也者。而以夸于世曰才子之文，岂其信哉？故自其天降石碣大排座次之日视之，则彼一百八人，诚已齐齐臻臻，悉在山泊矣。然当其一百八人，犹未得而齐齐臻臻，悉在山泊之初，此时譬如大珠小珠，不得玉盘，迸走散落，无可罗拾。当是时。殆几非一手二手之所得而施設也。作者于此，为之踌躇，为之经营，因忽然别构一奇，而控扭鲁、杨二人，藏之二龙，俟后枢机所发，乘势可动，夫然后冲雷破壁，疾飞而去。呜呼！自古有云良匠心苦，洵不诬也。

鲁达，一孽龙也；杨志，又一孽龙也。二孽龙同居一水，独不虞其斗乎？作者亦深知其然，故特于前文两人出身下，都预写作关西人，亦以望其有乡里之情也。虽然以鲁达、杨志二人而望其以乡里为投分之故，此倍难矣。以鲁达、杨志二人，而诚肯以乡里之故而得成投分，然则何不生于关西，长于关西，老死于关西，而又必破闲啮枥而至于斯也？破闲啮枥以至于斯，而尚思以“关西”二字羁之使合，是犹以藕丝之轻，繫二孽龙，必不得之数耳。作者又深知其然，故特提操刀曹正，大书为林冲之徒，曹正贯索在手，而鲁、杨孽龙弭首帖尾，不敢复动。无他，天下怪物自须天下怪宝镇之，则读此篇者，其胡可不知林冲为禹王之金锁也？

顷我言此篇之中虽无林冲，然而欲制毒龙，必须禹王金锁，所以林冲独为一篇纲领之人，亦既论之详矣。乃今我又欲试问天下之读《水浒传》者，亦尝知此篇之中，为止二龙，为更有龙？为止一锁，为更有锁？为止一贯索奴，为更有贯索奴耶？孔子曰：举此隅，不以彼隅反，则不复说。然而我终亦请试言之。夫鲁达、杨志双居珠寺，他日固又有武松来也。夫鲁达一孽龙也，武松又一孽龙也。鲁、杨之合也，则锁之以林冲也，曹正其贯索者也。若鲁、武之合也，其又以何为锁，以谁为

贯索之人乎哉？曰：而不见夫鲁达自述孟州遇毒之事乎？是事也，未尝见之于实事也，第一叙之于鲁达之口，一叙之于张青之口，如是焉耳。夫鲁与武即曾不相遇，而前后各各自到张青店中，则其贯索久已各各入于张青之手矣。故夫异日之有张青，犹如今日之有曹正也。曰：张青犹如曹正，则是贯索之人诚有之也，锁其奈何？曰：诚有之，未细读耳。观鲁达之述张青也，曰：看了戒刀吃惊。至后日张青之赠武松也，曰：我有两口戒刀。其此物此志也。鲁达之戒刀也，伴之以禅杖；武松之戒刀也，伴之以人骨念珠。此又作者故染间色，以眩人目也。不信，则第观武松初过十字坡之时，张青夫妇与之饮酒至晚，无端忽出戒刀，互各惊赏，此与前文后文悉不连属，其为何耶？嗟乎！读书随书读，定非读书人，即又奚怪圣叹之以钟期自许耶？

杨志初入曹正店时，不必先有曹正之妻也。自杨志初入店时，一写有曹正之妻，而下文遂有折本入赘等语，纠缠笔端，苦不得了，然而不得已也。何也？作者之胸中，夫固断以鲁、杨为一双，锁之以林冲，贯之以曹正，又以鲁、武为一双，锁之以戒刀，贯之以张青，如上所云矣。然而其事相去越十馀卷，彼天下之人方且眼小如豆，即又乌能凌跨二三百纸，而得知其文心照耀，有如是之奇绝横极者乎？故作者万无如何，而先于曹正店中凭空添一妇人，使之特与张青店中仿佛相似，而后下文飞空架险，结撰奇观，盖才子之才，实有化工之能也。

鲁、杨一双以关西通气，鲁、武一双以出家逗机，皆惟恐文章不成篇段耳。

读至末幅，已成拖尾，忽然翻出何清报信一篇有哭有笑文字，遂使天下无兄弟人读之心伤，有兄弟人读之又心伤，谁谓稗史无劝惩乎？

话说杨志当时在黄泥冈上被取了生辰纲去，如何回转去见得梁中书？欲要就冈子上自寻死路。却待望黄泥冈下跃身一跳，猛可醒悟，拽住了脚，败子回头，忠臣惜死，皆有此八个字。寻思道：“爹娘生下洒家，堂堂一表，凛凛一躯。自小学成十八般武艺在身，终不成只这般休了？杨志语。比及今日寻个死处，不如日后等他拿得着时，却再理会。”回身再看那十四个人时，再看一看。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杨志，妙言奇趣，令人绝倒。○本是杨志看十四个人也，却反看出十四个人看杨志来，两“看”字，写得睁睁可笑。没个挣扎得起。杨志指着骂道：“都是你这厮们不听我言语，因此做将出来，连累了洒家！”树根头拿了朴刀，挂了腰刀，周围看时，别无物件，止有满地枣子，写来绝倒。○此句先为除酒作地。杨志叹了口气，一直下冈子去了。上文一路写来，都在杨志分中，此忽然写出“去了”二字，却似在十四人分中者，当知此句，真有移云接月之巧。盖杨志一路自去，固也，然冈上十四人，一夜

毕竟作何情状，不争只要写杨志，却至后日重又追叙今夜耶？轻轻于杨志文尾，用“去了”二字，便令杨志自去，而读者眼光自住冈上，重复发放此十四人。此皆作者着乖处，偷力处，须要一一知其笔踪墨迹，毋为昔人所瞒，如是，始得谓之善读书人也。○看他午间二十三个人在冈上，何等热闹，却一个人去了，又七个人去了，又一个人也去了，又十四个人也都去了，写得可发一笑。又想他连日十五个人，于路百般斗口，却一个人先去了，十四个人也都去了，写得又好笑，又好哭也。

那十四个人直到二更方才得醒。一个个爬将起来，不图一坐直坐到恁地凉快。口里只叫得连珠箭的苦^[1]。老都管道：“你们众人不听杨提辖的好言语，今日送了我也！”众人道：“老爷，今日事已做出来了，且通个商量。”老都管道：“你们有甚见识？”众人道：“是我们不是了。古人有言：‘火烧到身，各自去扫；蜂蚕入怀^[2]，随即解衣。’若还杨提辖在这里，我们都说不过；如今他自去得不知去向，我们回去见梁中书相公，何不都推在他身上？只说道：‘他一路上凌辱打骂众人，逼迫得我们都动不得。他和强人做一路，把蒙汗药将俺们麻翻了，缚了手脚，将金宝都掳去了。’”老都管道：“这话也说得是。我们等天明先去本处官司首告；留下两个虞候随衙听候，捉拿贼人。我等众人连夜赶回北京，报与本官知道，教动文书，申覆太师得知，着落济州府追获这伙强人便了。”次日天晓，老都管自和一行人来济州府该管官吏首告，不在话下。此时冈上，止剩一堆枣子矣。

且说杨志提着朴刀，闷闷不已，离黄泥冈，望南行了半夜，去林子里歇了；寻思道：“盘缠又没了，举眼无个相识，却是怎地好？”渐渐天色明亮，只得趁早凉了行。又走了二十馀里，杨志走得辛苦，到一酒店门前。杨志道：“若不得些酒吃，怎地打熬得过？”便入那酒店去，向这桑木桌凳座头上坐了，写英雄无赖，却写出他没意思来，妙笔。身边倚了朴刀。处处写倚朴刀，偏于今日加“身边”二字，以便吃毕便走，写英雄无赖好笑。只见灶边一个妇人问道：此“妇人”二字，遥遥直与后武松文中，十字坡张青浑家母药叉作对，岂不怪哉！“客官，莫不要打火？”杨志道：“先取两角酒来吃，借些米来做饭，有肉安排些个。一句酒，一句饭，一句肉，一直都说出来，更不次第，写得无赖，又写得可怜。少停一发算钱还你。”只见那妇人先叫一个后生来面前筛酒，一面做饭，一面炒肉，亦用三句一叠法，叠成奇势，使下文走得迅疾可笑。都把来杨志吃了。杨志起身，绰了朴刀便出店门。写出无赖可笑。那妇人道：“你的酒肉饭钱都不曾有！”杨志道：“待俺回来还你，权赊咱一赊。”说了便走。又无赖，又没意思，真是写出可怜。

那筛酒的后生赶将出来，揪住杨志，被杨志一拳打翻了。那妇人叫起屈来。杨志只顾走。又无赖，又可怜。只听得背后一个人赶来，叫道：“你那厮走那里去！”杨志回头看时，那人大脱着膊，六月。拖着杆棒，抢奔将来。杨志道：“这厮却不是晦气，倒来寻洒家！”立脚住了不走。看后面时，那筛酒后生也拿条**橈**叉^[3]，随后赶来；衬。又引着三两个庄客，各拿杆棒，飞也似都奔将来。衬。杨志道：“结果了这厮一个，那厮们都不敢追来！”便挺了手中朴刀来斗这汉。这汉也轮转手中杆棒，抢来相迎。两个斗了三二十合，这汉怎地敌得杨志，只办得架隔遮拦，上下躲闪。

那后来的后生并庄客却待一发上，只见这汉托地跳出圈子外来，叫道：“且都不要动手！兀那使朴刀的大汉，你可通个姓名。”那杨志拍着胸，是杨志，他人不然。道：“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青面兽杨志的便是！”这汉道：“莫不是东京殿司杨制使么？”杨志道：“你怎地知道洒家是杨制使？”这汉撇了枪棒便拜，道：“小人‘有眼不识泰山’。”杨志便扶这人起来，问道：“足下是谁？”这汉道：“小人原是开封府人氏，乃是八十万禁军都教头林冲的徒弟，安见曹正之必为林冲之徒，特是杨志曾与林冲水泊交手，则此处不问其为谁人，定不得不是林冲之徒，此文章家结撰之法也。姓曹，名正，祖代屠户出身。小人杀的好牲口，挑**剔**剔骨，开剥推**剔**，只此被人唤做操刀鬼。为因本处一个财主将五千贯钱教小人来此山东做客^[4]，不想折了本，回乡不得，在此入赘在这个庄农人家。却才灶边妇人便是小人的浑家，这个拿**橈**叉的便是小人的妻舅。却才小人和制使交手，见制使手段和小人师父林教师一般，轻轻将水泊雪中一番交手提出来，真有飞针走线之法。因此抵敌不住。”杨志道：“原来你却是林教师的徒弟。你的师父被高太尉陷害，落草去了，如今见在梁山泊。”反寄一信，遂觉亲热。曹正道：“小人也听得人这般说将来，未知真实。且请制使到家少歇。”杨志便同曹正再回到酒店里来。曹正请杨志里面坐下，叫老婆和妻舅都来拜了杨志，好笑。一面再置酒食相待。

饮酒中间，曹正动问道：“制使缘何到此？”杨志把做制使失陷花石纲并如今又失陷了梁中书的生辰纲一事，从头备细告诉了。曹正道：“既然如此，制使且在小人家里住几时，再有商议。”杨志道：“如此，却是深感你的厚意。只恐官司追捕将来，不敢久住。”曹正道：“制使这般说时，要投那里去？”杨志道：“洒家欲投梁山泊去寻你师父林教头。投梁山泊去，却是寻林教头，英雄眼里心里，真有筋力。○武师方

在庀下，而海内之士已隐然归之，彼堂上者，尸居馀气，何足道哉！俺先前在那里经过时，正撞着他下山来与洒家交手。王伦见了俺两个本事一般，因此都留在山寨里相会，以此认得你师父林冲。王伦当初苦苦相留，俺却不肯落草；如今脸上又添了金印，却去投奔他时，好没志气；因此踌躇未决，进退两难。”曹正道：“制使见得是。小人也听的人传说王伦那厮心地匾窄，安不得人；说我师父林教头上山时，受尽他的气。不若小人此间，离不远却是青州地面，有座山唤做二龙山，山上有座寺唤做宝珠寺。那座山生来却好裹着这座寺，只有一条路上得去。如今寺里住持还了俗，养了头发，馀者和尚都随顺了。特写和尚还俗做强盗，便衬出英雄削发做和尚来，故知此语非表邓龙脚色，乃作鲁达渲染也。不然者，几成剩语矣。说道他聚集的四五百人打家劫舍。那人唤做金眼虎邓龙。制使若有心落草时，到去那里入伙，足可安身。”杨志道：“既有这个去处，何不去夺来安身立命？”当下就曹正家里住了一宿，借了些盘缠，拿了朴刀，相别曹正，拽开脚步，投二龙山来。

行了一日，看看渐晚，却早望见一座高山。杨志道：“俺去林子里且歇一夜，明日却上山去。”转入林子里来，吃了一惊。只见一个胖大和尚，杨志实吃一惊，读者却满面堆下笑来，道：“师兄久别，一向何处？”脱得赤条条的，背上刺着花绣，坐在松树根头乘凉。六月。那和尚见了杨志，就树根头绰了禅杖，跳将起来，大喝道：“兀那撮鸟！你是那里来的？”杨志听了道：“原来也是关西和尚。俺和他是乡中^[5]，问他一声。”两汉相遇，已如两峰对插，两兽齐搏矣，偏要先通此一线，把杨志略一放倒，便让出鲁达头来。及至斗到四五十合，却又先是鲁达叫住，则又放倒鲁达，仍收回杨志本文，此史家相让之法也。杨志叫道：“你是那里来的僧人？”那和尚也不回说，轮起手中禅杖，只顾打来。久别师兄，便失记威仪矣，一句写来，不觉全身都现。杨志道：“怎奈这秃厮无礼！且把他来出口气！”挺起手中朴刀来奔那和尚。两个就林子里一来一往，一上一下，两个放对^[6]。直斗到四五十合，不分胜败。那和尚卖个破绽，托地跳出圈子外来，喝一声：“且歇！”师兄威仪诚乃可爱，可惜久别，几至忘之。○写鲁达仍旧是鲁达，妙笔。两个都住了手。杨志暗暗地喝采道：“那里来的这个和尚！真个好本事，手段高！俺却刚刚地只敌得他住！”鲁达本事，前林冲叹之矣，今杨志又叹之。至云自己刚刚敌得他住，则是杨志本事，林冲叹之，鲁达叹之，杨志亦自叹之也。

那和尚叫道：“兀那青面汉子，你是甚么人？”杨志道：“洒家是东京制使杨志的便是。”那和尚道：“你不是在东京卖刀杀了破落户牛二

的？”杨志道：“你不见俺脸上金印？”那和尚笑道：“却原来在这里相见！”杨志道：“不敢问，师兄却是谁？缘何知道洒家卖刀？”那和尚道：“洒家不是别人，俺是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军官鲁提辖的便是。为因三拳打死了镇关西，却去五台山净发为僧。人见洒家背上有花绣，都叫俺做花和尚鲁智深。”杨志笑道：“原来是自家乡里。俺在江湖上多闻师兄大名。听得说道师兄在大相国寺里挂搭，如今何故来在这里？”鲁智深道：“一言难尽！洒家在大相国寺管菜园，遇着那豹子头林冲陡然又提出林冲来。○林冲实不在此书中，而忽然生出曹正自称林冲徒弟，于是杨志自述遇见林冲，鲁达又述遇见林冲，一时遂令林冲身虽不在，而神采奕奕，兼使杨、鲁二人，遂得加倍亲热，不独以同乡为投分也。此辟如二龙性各不驯，必得禹王金锁，方得制之一处。今杨志、鲁达如二孽龙，必不相能，作者凭空以林冲为之金锁，而又巧借曹正以为贯索之蛮奴。呜呼！二龙之居一山，其锁乃遥在水泊，试思作者之胸中，其才调为何如也！被高太尉要陷害他性命。俺却路见不平，直送他到沧州，救了他一命。不想那两个防送公人回来对高俅那厮说道：‘正要在野猪林里结果林冲，却被大相国寺鲁智深救了。那和尚直送到沧州，因此害他不得。’这直娘贼恨杀洒家，分付寺里长老不许俺挂搭；又差人来捉洒家，却得一伙泼皮通报，不曾着了那厮的手；吃俺一把火烧了那菜园里廨宇。前文林冲到沧州，公人回来，未有下落，鲁达松林中别了林冲，重到不重到菜园，未有下落，却于此处补完，妙绝。逃走在江湖上，东又不着，西又不着，来到孟州十字坡过，险些儿被个酒店里妇人害了性命，把洒家着蒙汗药麻翻了。得他的丈夫归来得早，见了洒家这般模样，又看了俺的禅杖、戒刀吃惊，此一句作者直抵上文林冲二字用，其精神气色，有跌跌掷掷之势，不望读者能自知之，但望读者能牢记之足矣。○牢记此句，俟后武松文中对看也。连忙把解药救俺醒来，因问起洒家名字，留住俺过了几日，结义洒家做了弟兄。那人夫妻两个亦是江湖上好汉有名的：都叫他做菜园子张青；出一菜园，遇一菜园，点笔成趣。其妻母药叉孙二娘，甚是好义气。一住四五日，如此一段奇文，却不正写，只用两番口中叙述而出，此非为鲁达已于此地得遇杨志，苟欲追记，则笔墨辽越，苟不追记，则情事疏漏，于是不得已，而勉出于口中叙述，以图草草塞责也。盖杨志鲁达，各自千里怒龙，遥遥奔赴，却被曹正轻轻闪出林冲，锁住一处，固已；乃今作者胸中，已预欲为武松作地。夫武松之于鲁达，亦复千里二龙，遥遥奔赴，今欲锁之，则仗何人锁之，复用何法锁之乎？预藏下张青夫妇，以为贯索之蛮奴，而反以禅杖戒刀为金锁。呜呼！作者胸中之才调，为何如也！打听得这里二龙山宝珠寺可以安身，洒家特地来奔那邓龙入伙。叵耐那厮不肯安着洒家在这山上，和俺厮并⁴，又敌洒家不过，只把这山下三座关

牢牢地拴住，又没别路上去。那撮鸟繇你叫骂，只是不下来厮杀，气得洒家正苦，在这里没个委结^[8]。既用林冲作锁，便务要写得与林冲一般。不想却是大哥来！”

杨志大喜。两个就林子里剪拂了，就地坐了一夜。杨志诉说卖刀杀死了牛二的事，并解生辰纲失陷一节，都备细说了；又说曹正指点来此一事，便道：“既是闭了关隘，俺们住在这里，如何得他下来？不若且去曹正家商议。”两个厮赶着行，离了那林子，来到曹正酒店里。杨志引鲁智深与他相见了，曹正慌忙置酒相待，商量要打二龙出一事。曹正道：“若是端的闭了关时，休说道你二位，便有一万军马，也上去不得！非赞邓龙之二龙山，赞杨、鲁之二龙山也。似此，只可智取，不可力求。”鲁智深道：“叵耐那撮鸟，初投他时只在关外相见。因不留俺，厮并起来，那厮小肚上被俺一脚点翻了。却待要结果了他性命，被他那里人多，救了上山去，闭了这鸟关，繇你自在下面骂，只是不肯下来厮杀！”杨志道：“既然好去处，俺和你如何不用心去打！”鲁智深道：“便是没做个道理上去，奈何不得他！”

曹正道：“小人有条计策，不知中二位意也不中？”【眉批】一路皆听曹正处画，明曹正为二汉之斗筭合缝人也。杨志道：“愿闻良策则个。”曹正道：“制使也休这般打份，只照依小人这里近村庄家穿着。小人把这位师父禅杖、戒刀都拿了；却叫小人的妻弟带几个火家，直送到那山下，把一条索子绑了师父，小人自会做活结头，却去山下叫道：‘我们近村开酒店庄家。这和尚来我店中吃酒，吃的大醉了，不肯还钱，四字捎带杨志，趣绝。口里说道，去报人来打你山寨；因此，我们听得，乘他醉了，把他绑缚在这里，献与大王。’那厮必然放我们上山去。到得他山寨里面见邓龙时，把索子拽脱了活结头，小人便递过禅杖与师父。你两个好汉一发上，那厮走往那里去！若结果了他时，以下的人不敢不伏。此计若何？”鲁智深、杨志齐道：“妙哉！妙哉！”当晚众人吃了酒食，又安排了些路上干粮。细。

次日，五更起来，众人都吃得饱了。鲁智深的行李包裹都寄放在曹正家。细中之细，只因一句鲁达寄包裹，便将杨志冈上失事、店中赊酒等事，忽然衬出，令读者已忘了又提着也。当日，杨志、鲁智深、曹正，带了小舅并五七个庄家，取路投二龙山来。晌午后，直到林子里，脱了衣裳，把鲁智深用活结头使索子绑了，“林子”二字细。不然，读者竟谓从曹正家直绑至二龙山矣，成何说话耶！教两个庄家牢牢地牵着索头。杨志戴了遮日头凉笠儿，身穿破布衫，手里倒提着朴刀。倒提妙，

只如备而不用者。曹正拿着他的禅杖。众人都提着棍棒在前后簇拥着。到得山下，看那关时，都摆着强弩硬弓、灰瓶炮石。小喽啰在关上看见绑得这个和尚来，飞也似报上山去。

多样时，三字写邓龙也，却活写出王伦，然亦活写出天下人矣。只见两个小头目上关来问道：“你等何处人？来我这里做甚么？那里捉得这个和尚来？”曹正答道：“小人等是这山下近村庄家，开着一个小酒店。这个胖和尚不时来我店中吃酒；吃得大醉，不肯还钱，口里说道：‘要去梁山泊叫千百个人来打此二龙山，和你这近村坊都洗荡了！’因此小人只得又将好酒请他；灌得醉了，一条索子绑缚这厮来献与大王，表我等村邻孝顺之心，免得村中后患。”两个小头目听了这话，欢天喜地，说道：“好了！众人在此少待一时！”两个小头目就上山来报知邓龙，说拿得那胖和尚来。邓龙听了大喜，叫：“解上山来！且取这厮的心肝来做下酒，消我这点冤仇之恨！”小喽啰得令，来把关隘门开了，便叫送上来。

杨志、曹正紧押鲁智深，解上山来。看那三座关时，看得是，一者初到，不得不看，二乃即刻便是两位豪杰安身立命之处，脱使屯札不得，将天下万世读至此者，无不忧得好苦。故特顺着笔势，一路看进去，所以深慰后人，不劳相念，实实鲁达、杨志已占下一座好窟穴也。端的峻峻^[9]：两下高山环绕将来包住这座寺；山峰生得雄壮，中间只一条路上关来；三重关上摆着擂木炮石、硬弩强弓，苦竹枪密密地攒着。过得三处关闸，来到宝珠寺前看时，三座殿门，一段镜面也似平地，周遭都是木栅为城。寺前山门下立着七八个小喽啰。看见缚得鲁智深来，都指手骂道：“你这秃驴伤了大王，今日也吃拿了，慢慢的碎割了这厮！”鲁智深只不做声。押到佛殿看时，殿上都把佛来抬去了，中间放着一把虎皮交椅；众多小喽啰拿着枪棒立在两边。

少刻，只见两个小喽啰扶出邓龙来，“扶出”二字，显是踢伤。坐在交椅上。曹正、杨志紧紧地帮着鲁智深到阶下^[10]。邓龙道：“你那厮秃驴！前日点翻了我，伤了小腹，至今青肿未消，今日也有见我的时节！”鲁智深睁圆怪眼，大喝一声“撮鸟休走！”两个庄家把索头只一拽，拽脱了活结头，散开索子。鲁智深就曹正手里接过禅杖，云飞轮动。杨志撇了凉笠儿，倒转手中朴刀。曹正又轮起杆棒。众庄家一齐发作，并力向前。极忙文，写得极明画。邓龙急待挣扎时，早被鲁智深一禅杖当头打着，把脑盖劈作两半个，和交椅都打碎了，手下的小喽啰早被杨志搠翻了四五个。

曹正叫道：“都来投降！若不从者，便行扫除处死！”如此两个大汉，却是曹正一人正名定位，固知捉刀者真英雄也。寺前寺后五六百小喽啰并几个小头目惊吓得呆了，只得都来归降投伏。随即叫把邓龙等尸首扛抬去后山烧化了。了。一面简点仓廩，整顿房舍，再去看那寺后有多少物件；非表鲁、杨二人经纬，乃深表二龙山实是雄镇，足可安身立命耳。且把酒肉安排些来吃。鲁智深并杨志做了山寨之主，置酒设宴庆赏。小喽啰们尽皆投伏了，仍设小头目管领。曹正别了二位好汉，领了庄家自回家去了。不在话下。鲁达行李包裹寄曹正家，却漏送来。

却说那押生辰纲老都管并这几个厢禁军晓行午住，这回得自在。○蓦地又蹙出四字，却令前文苦热，兜的一现。赶回北京。到得梁中书府，直至厅前，齐齐都拜翻在地下告罪。梁中书道：“你们路上辛苦，多亏了你众人。”又问：“杨提辖何在？”众人告道：“不可说！这人是个大胆二字收冈上失事。忘恩二字收东郭争功。的贼！自离了此间五七日后，行得到黄泥冈，天气大热，都在林子里歇凉。不想杨志和七个贼人通同，假装做贩枣子客商。杨志约会与他做一路，先推七辆江州车儿在这黄泥冈上松林里等候；却叫一个汉子挑一担酒来冈子上歇下。小的众人不合买他酒吃，被那厮把蒙汗药都麻翻了，又将索子捆缚众人。杨志和那七个贼人却把生辰纲财宝并行李，尽装载车上将了去。见今去本管济州府呈告了，留两个虞候在那里随衙听候，捉拿贼人。写得有处分。小人等众人星夜赶回，来告知恩相。”梁中书听了大惊，听了大惊。

【眉批】此段凡用四个“大惊”字。骂道：“这贼配军！你是犯罪的囚徒，我一力抬举你成人，怎敢做这等不仁忘恩的事！我若拿住他时，碎尸万段！”随即便唤书吏写了文书，当时差人星夜来济州投下；济州下书是下文紧笋，东京下书是上文馀波，不得做一例读去。○又东京下书报与太师，太师星夜差干办来济州捉贼，则紧笋反缓，缓笋反紧，又不可不知也。又写一封家书，着人也连夜上东京报与太师知道。

且不说差人去济州下公文。只说着人上东京来到太师府报知，见了太师，呈上书札。蔡太师看了大惊，看了大惊。道：“这班贼人甚是胆大！去年将我女婿送来的礼物打劫去了，至今未获；今年又来无礼，如何干罢！”随即押了一纸公文，着一个府干亲自赍了，星夜望济州来，着落府尹，立等捉拿这伙贼人，便要回报。北京、东京，双逼济州，如何不弄出来？

且说济州府尹自从受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札付，每日理论不下。正忧闷间，只见门吏报道：“东京太师府里差府干见到厅前，有紧

急公文要见相公。”府尹听得大惊，听得大惊。○梁中书听得强盗情繇，大惊。府尹听得太师府干，大惊。蔡太师看见申报强盗，大惊。府尹看了太师钧帖，大惊。四“大惊”字，连珠写出，痛骂不小。道：“多管是生辰纲的事！^[11]”慌忙升厅，来与府干相见了，说道：“这件事下官已受了梁府虞候的状子，已经差缉捕的人跟捉贼人，未见踪迹；前日留守司又差人行札付到来，又经着仰尉司并缉捕观察，杖限跟捉，未曾得获。若有些动静消息，下官亲到相府回话。”府干道：“小人是太师府里心腹人。今奉太师钧旨，特差来这里要这一干人。临行时，太师亲自分付，教小人到本府，只就州衙里宿歇，奇语。立等相公要拿这七个贩枣子的并卖酒一人，在逃军官杨志各贼正身。限在十日捉拿完备，差人解赴东京。若十日不获得这件公事时，怕不先来请相公去沙门岛走一遭^[12]。小人也难回太师府里去，性命亦不知如何。相公不信，请看太师府里行来的钧帖。”

府尹看罢大惊，看罢大惊。随即便唤缉捕人等。只见阶下一人声喏，立在帘前。太守道：“你是甚人？”那人禀道：“小人是三都缉捕使臣何涛。”太守道：“前日黄泥冈上打劫了去的生辰纲，是你该管么？”何涛答道：“禀复相公，何涛自从领了这件公事，昼夜无眠，差下本管眼明手快的公人去黄泥冈上往来缉捕；虽是累经杖责，到今未见踪迹。非是何涛怠慢官府，实出于无奈。”府尹喝道：“胡说！‘上不紧，则下慢’！我自进士出身，历任到这一郡诸侯^[13]，非同容易！好货。今日，东京太师府差一干办来到这里，领太师台旨：限十日内须要捕获各贼正身，完备解京。若还违了限次，我非止罢官，必陷我投沙门岛走一遭！你是个缉捕使臣，倒不用心，以致祸及于我！先把你这厮迭配远恶军州，雁飞不到去处！”【眉批】太师责府尹，府尹责观察，观察责公人，看他一路鹅翎卸下。便唤过文笔匠来，去何涛脸上刺下“迭配州”字样，空着甚处州名，奇语。发落道：“何涛！你若获不得贼人，重罪决不饶恕！”

何涛领了台旨下厅，前来到使臣房里，会集许多做公的，都到机密房中商议公事。众做公的都面面相觑，如箭穿雁嘴，钩搭鱼腮，写来如画。尽无言语。何涛道：“你们闲常时都在这房里撰钱使用^[14]，如今有此一事难捉，都不做声。你众人也可怜我脸上刺的字样！”众人道：“上覆观察，小人们人非草木，岂不省得？只是这一伙做客商的必是他州外府深山旷野强人，遇着一时劫了他的财宝，自去山寨里快活，如何拿得着？便是知道，也只看得他一看。”

何涛听了，当初只有五分烦恼，见说了这话，又添了五分烦恼，自离了使臣房里，上马回到家中，把马牵去后槽上拴了；独自一个，酒肉兄弟既去，同胞合母未来，读“况也永叹”、“烝也无戎”二语，真有泪如泉涌之痛。闷闷不已。只见老婆问道：“丈夫，你如何今日这般嘴脸？”何涛道：“你不知。前日太守委我一纸批文，为因黄泥冈上一伙贼人打劫了梁中书与丈人蔡太师庆生辰的金珠宝贝，计十一担，正不知是甚么样人打劫了去。我自从领了这道钧批，到今未曾得获。今日正去转限，不想太师府又差干办来，立等要拿这一伙贼人解京。太守问我贼人消息，我回覆道：‘未见次第^[15]，不曾获得。’府尹将我脸上刺下‘迭配空一字。州’字样，只不曾填甚么去处，在后知我性命如何！”老婆道：“似此怎地好？句。却是如何得了！”句。○说出两句，却只是一句，写妇人着急情意如画。

正说之间，只见兄弟何清来望哥哥。何涛道：“你一“你”字可叹，何不叫他一声兄弟耶？来做甚么？不去赌钱，却来怎地？”忽然接入何清，恐太急迫矣，故反借闷中恼人意思，特特推开去，却又随手带出“赌钱”二字来，妙绝。何涛的妻子乖觉，连忙招手，何清若无线索，书中何用他来，来而便说线索，又多见江郎才尽也。此特反用何涛激恼何清开去，而再用妻子收转之。“乖觉”二字，盖作者赠人之辞，不必真谓此妇乖觉如何也。说道：“阿叔，你且来厨下，和你说话。”何清当时跟了嫂嫂进到厨下坐了。嫂嫂安排些酒肉菜蔬，烫几杯酒，请何清吃。何清问嫂嫂道：“哥哥忒杀欺负人^[16]！我不中也是你一个亲兄弟！真说得痛。你便奢遮杀^[17]，到底是我亲哥哥！真说得痛。便叫我一处吃盏酒，有甚么辱没了你？”真说得痛。阿嫂道：“阿叔，你不知道。你哥哥心里自过活不得哩！”何清道：“哥每日起了大钱大物，那里去了？做兄弟的又不来，有甚么过活不得处？”真说得痛。【眉批】何清与阿嫂交口，另作一篇小文读，盖《棠棣》之诗，逊其婉切矣。阿嫂道：“你不知。为这黄泥冈上前日一伙贩枣子的客人打劫了北京梁中书庆贺蔡太师的生辰纲去，如今济州府尹奉着太师钧旨，限十日内定要捉拿各贼解京；若还捉不着正身时，便要刺配远恶军州去。你不见你哥哥先吃府尹刺了脸上‘迭配 州’字样，只不曾填甚么去处？早晚捉不着得，实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吃酒？我却已安排些酒食与你吃。他闷了几时了，你却怪他不得。”何清道：“我也讪讪地听得人说道^[18]，有贼打劫了生辰纲去。正在那里地面上？”好。○知而故问者，深表哥哥之不交一言也。阿嫂道：“只听得说道黄泥冈上。”何清道：“却是甚么样人劫了？”好。阿嫂道：“阿叔，你又不醉。我方才说了，是七个贩枣子的客人打劫了去。”何清呵呵的大笑道：“原来恁地。既是贩枣子的客人

了，却闷怎地？何不差精细的人去捉？”说得离合跳跃，可喜。阿嫂道：“你倒说得好，便是没捉处。”何清笑道：“嫂嫂，倒要你忧。哥哥放着常来的一班儿好酒肉弟兄，痛。闲常不睬的是亲兄弟！痛。今日才有事，便叫没捉处。若是教兄弟闲常捱得几杯酒吃，痛。今日这伙小贼倒有个商量处！”可谓应以哥哥得度者，即现兄弟而为说法矣。阿嫂道：“阿叔，你倒敢知得些风路^[19]？”何清笑道：“直等亲哥临危之际，兄弟或者有个道理救他。”写得离合跳跃，可喜。说了，便起身要去。笔如惊鹰脱兔，其势骇人。阿嫂留住再吃两杯。

那妇人听了这话说得跷蹊，慌忙来对丈夫备细说了。何涛连忙叫请兄弟到面前。亦有今日。何涛陪着笑脸，说道：“兄弟，久不闻此二字，写得痛人。你既知此贼去向，如何不救我？”何清道：“我不知甚么来历，我自和嫂子说要^[20]。兄弟何曾救得哥哥？”骂得好，说得透。○“兄弟”“哥哥”四字，是一篇文字骨子，“兄弟何曾救得哥哥”，乃通说天下哥哥不要兄弟之故，非何清自谦救不得何涛也。何涛道：“好兄弟，三字可叹，自“兄弟”二字上，增出一“好”字，而天下哥哥之不以兄弟为兄弟也久矣，夫兄弟即安有不好者哉？休得要看冷暖^[21]。只想我日常的好处，休记我闲时的歹处，二语亦是陪笑急辞耳，夫哥哥兄弟，有何好处，有何歹处，只须常情足矣。固知二语，定非何清之所愿闻也。救我这条性命！”何清道：“哥哥，你别有许多眼明手快的公人，管下三二百个，何不与哥哥出些气力？说得透，骂得好。量一个兄弟怎救得哥哥！”说得透，骂得好。何涛道：“兄弟可叹，只管叫兄弟了。休说他们。你的话眼里有些门路^[22]，休要把与别人做好汉。何清不愿闻。你且说与我些去向，我自补报你处。何清不愿闻。正教我怎地心宽！”何清道：“有甚么去向！兄弟不省的！”此篇特为兄弟吐气，故上文何涛说话不合，何清便更不首肯，又非他文愈急愈纵之比也。何涛道：“你不要殴我，只看同胞共母之面！”此句却说入何清本怀，故下文便肯相许，作者真有人伦之责天下万世，其奈何不读《水浒》也？何清道：“不要慌。且待到至急处，兄弟自来出些气力拿这伙小贼。”

阿嫂便道：“阿叔，胡乱救你哥哥，也是弟兄情份。此四字是何清一片心事，是作者一团隐痛，是一篇文字结穴处。如今被太师府钧帖，立等要这一干人，天来大事，你却说小贼！”何清道：“嫂嫂，你须知我只为赌钱上，吃哥哥多少打骂。我是怕哥哥，不敢和哥争涉。闲常有酒有食，只和别人快活，今日兄弟也有用处！”说得透，骂得好。○言之至再至三者，亦所以鬯发《棠棣》一章也。何涛见他话眼有些来历，慌忙取一个十两银子放在桌上，说道：“兄弟，权将这锭银收了。日后捕

得贼人时，金银段匹赏赐，我一力包办。”何清笑道：“哥哥正是‘急来抱佛脚，闲时不烧香’！痛语。我若要哥银子时，便是兄弟勒掯哥了[23]。痛语。快把去收了，不要将来赚我。痛语。哥若如此，我便不说。痛语。既是哥两口儿，我行陪话，痛语。我说与哥，不要把银子出来惊我。”痛语。何涛道：“银两都是官司信赏出的，如何没三五百贯钱，兄弟，你休推却。我且问你：这伙贼却在那里有些来历？”何清拍着大腿道：“这伙贼，我都捉在便袋里了！”奇文。何涛大惊道：“兄弟，你如何说这伙贼在你便袋里？”何清道：“哥哥只莫管，我自都有在这里便了。哥只把银子收了去，不要将来赚我，只要常情便了。”痛语。作者痛杀，读者亦痛杀。○不要痛杀，只要常情便好。何清不慌不忙，却说出来。有分教：

郓城县里，引出仗义英雄；
梁山泊中，聚起擎天好汉。

毕竟何清说出甚人来，且听下回分解。

[1] 连珠箭：比喻接连不断。

[2] 蜂虻（chài）：蜂和虻。都是有毒刺的螫虫。

[3] 叉：也作“锐叉”，即锐钯。形似马叉，上有利刃，两面出锋，刃下横两股，向上弯，可以刺击，也可以防御，兼矛盾两用。

[4] 做客：外出经商。

[5] 乡中：同乡。

[6] 放对：指比武时摆开架势对打。

[7] 厮并：相拼，决斗。

[8] 委结：结局，了结。

[9] 嶮（xiǎn）峻：险峻，山势高而险。

[10] 帮：靠拢，挨近。

[11] 多管：多半，大概。

[12] 沙门岛：海岛名。在山东省蓬莱县西北海中，为宋元时流放罪犯之地。

[13] 诸侯：喻指掌握军政大权的地方长官。

[14] 撰钱：赚钱。

[15] 次第：条理，头绪。

[16] 忒杀：太，过分。

[17] 奢遮：了不起。

[18] 诤诤：沸沸扬扬。

[19] 风路：消息，线索。

[20] 说耍：说着玩儿。

[21] 看冷暖：宋元时俗语“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的省略说法。

[22] 话眼：话语中隐隐透露的意思。

[23] 勒掯（kèn）：勒索。

第十七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此回始入宋江传也。宋江，盗魁也。盗魁，则其罪浮于群盗一等。然而从来人之读《水浒》者，每每过许宋江忠义，如欲旦暮遇之。此岂其人性喜与贼为徒？殆亦读其文，而不能通其义有之耳。自吾观之，宋江之罪之浮于群盗也，吟反诗为小，而放晁盖为大。何则？放晁盖而倡聚群丑，祸连朝廷，自此始矣。宋江而诚忠义，是必不放晁盖者也。宋江而放晁盖，是必不能忠义者也。此入本传之始，而初无一事可书，为首便书私放晁盖，然则宋江通天之罪，作者真不能为之讳也。

岂惟不讳而已，又特致其辨焉，如曰：府尹叫进后堂，则机密之至也；叫了店主做眼，则机密之至也；三更奔到白家，则机密之至也；五更赶回城里，则机密之至也；包了白胜头脸，则机密之至也；老婆监收女牢，则机密之至也；何涛亲领公文，则机密之至也；就带虞候做眼，则机密之至也；众人都藏店里，则机密之至也；何涛不肯轻说，则机密之至也。凡费若干文字，写出无数机密，而皆所以深著宋江私放晁盖之罪。盖此书之宁恕群盗，而不恕宋江，其立法之严有如此者。世人读《水浒》而不能通，而遽便以忠义目之，真不知马之几足者也。

写朱仝、雷横二人，各自要放晁盖，而为朱仝巧，雷横拙，朱仝快，雷横迟，便见雷横处处让过朱仝一着。然殊不知朱仝未入黑影之先，又先有宋江早已做过人情，则是朱仝又让过宋江一着也。强手之中，更有强手，真是写得妙绝。

当时何观察与兄弟何清道：“这锭银子是官司信赏的，非是我把来赚你，后头再有重赏。兄弟，你且说这伙人如何在你便袋里？”只见何清去身边招文袋内摸出一个经折儿来⁴，指道：“这伙贼人都在上面。”奇绝之文，匪夷所思。何涛道：“你且说怎的写在上面？”

何清道：“不瞒哥哥说：兄弟前日为赌博输了，没一文盘缠；有个一般赌博的引兄弟去北门外十五里，地名安乐村，有个王家客店内凑些

碎赌^[2]。何涛骂兄弟好赌，不谓贼人消息却都在赌博上捞摸出来。看他逐段不脱“赌”字，妙绝。为是官司行下文书来：着落本村，但凡开客店的须要置立文簿，一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来歇宿，须要问他：‘那里来？何处去？姓甚名谁？做甚买卖？’都要抄写在簿子上。官司察照时，每月一次去里正处报名。闲闲说出一件事。○写何清口中一时说出数事，事事如画。○可见保甲法之当行也。为是小二哥不识字，央我替他抄了半个月。又闲闲说出一件事。当日是六月初三日，有七个贩枣子的客人推着七辆江州车儿来歇。我却认得一个为头的客人，是郓城县东溪村晁保正。又闲闲说出一件事。因何认得他？我比先曾跟一个赌汉去投奔他，因此我认得。一件事中间又说出一件事。○亦从赌上认得。我写着文簿，问道：‘客人高姓？’只见一个三髯须白净面皮的明明是吴用。抢将过来答应道：‘我等姓李，从濠州来贩枣子去东京卖。’以吴用之智而又适以智败，世界之窄，不已甚乎！我虽写了，有些疑心。第二日，他自去了。店主带我去村里相赌，又闲闲说出一件事，又从赌上来。来到一处三叉路口，只见一个汉子挑两个桶来。我不认得他。一个我却认得，一个我不认得，妙妙。店主人自与他厮叫道：‘白大郎，那里去？’那人应道：‘有担醋，将去村里财主家卖。’店主人和我说道：‘这人叫做白日鼠白胜，他是个赌客。’亦从赌上出名。我也只安在心里。后来听得沸沸扬扬地说道：‘黄泥（岗）〔冈〕上一伙贩枣子的客人把蒙汗药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纲去。’我猜不是晁保正却是兀谁^[3]？如今只拿了白胜，只拿了白胜，只拿了晁保正，只拿了姓阮的三个，文字逐节传替而下。一问便知端的。这个经折儿是我抄的副本。”一段话说出无数零星拉杂之事，却仍收到经折。何涛听了大喜，随即引了兄弟何清，径到州衙里见了太守。

府尹问道：“那公事有些下落么？”何涛禀道：“略有些消息了。”府尹叫进后堂来说，叫进后堂则机密之至也。机密之至而晁盖仍走，则非宋江私放而为谁也。○一路极写机密，皆表并无别处走漏消息，所以正宋江私放之罪。【眉批】自此以下，都极写机密之至，无处走漏消息，以见晁盖之走，实系宋江放之，所以大著其罪也。仔细问了来历。何清一一禀说了。当下便差八个做公的，一同何涛、何清，连夜来到安乐村。叫了店主人做眼^[4]。有店主做眼，便一径奔去，不致声张，机密之至也。

径奔到白胜家里，却是三更时分。三更时分，则人都睡着，更无走漏消息，机密之至也。叫店主人赚开门来打火，只听得白胜在床上做声，问他老婆时，却说道害热病不曾得汗^[5]。写心虚如画。从床上拖将

起来，见白胜面色红白，面色红白。就把索子绑了喝道：“黄泥冈上做得好事！”白胜那里肯认？把那妇人捆了，也不肯招。众做公的绕屋寻赃。寻到床底下，见地面不平，众人掘开，不到三尺深，众多公人发声喊，白胜面如土色，面色如土。就地下取出一包金银。随即把白胜头脸包了，又包其头脸，恐或有人见之，机密之至。带他老婆，扛抬赃物，都连夜赶回济（川）〔州〕城里来，却好五更天明时分。到白家是三更，到州城是五更，三更则人都睡着，五更则人都未起，皆机密之至，更无走漏消息也。

把白胜押到厅前，便将索子捆了，问他主情造意^[6]。白胜抵赖，死不肯招晁保正等七人。白胜之所以得与于一百八人也。连打三四顿，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府尹喝道：“贼首，捕人已知是郛城县东溪村晁保正了，你这厮如何赖得过！你快说那六人是谁，便不打你了。”白胜又捱了一歇，写白胜。打熬不过，只得招道：“为首的是晁保正。他自同六人来纠合白胜与他挑酒，其实不认得那六人。”知府道：“这个不难。只拿住晁保正，那六人便有下落。”先取一面二十斤死囚枷枷了白胜，他的老婆也锁了押去女牢里监收。老婆亦监收在牢，更无走漏消息处也。随即押一纸公文，就差何涛亲自带领二十个眼明手快的公人径去郛城县投下，公文不另差人，机密之至，更不得消息走漏也。着落本县立等要捉晁保正并不知姓名六个正贼；就带原解生辰纲的两个虞候作眼拿人。有作眼人，便可一见就擒，不致打草惊蛇，走漏消息也。一同何观察领了一行人，去时不要大惊小怪，只恐怕走透了消息。又持书机密之至。星夜来到郛城县，先把一行公人并两个虞候都藏在客店里，写得是众人都藏过，则更无走漏消息处，见机密之至也。只带一两个跟着来下公文，径奔郛城县衙门前来。

当下巳牌时分，却值知县退了早衙，县前静悄悄地。何涛走去县对门一个茶坊里，坐下吃茶相等。吃了一个泡茶，问茶博士道：“今日如何县前恁地静？”茶博士说道：“知县相公早衙方散，一应公人和告状的都去吃饭了未来。”何涛又问道：“今日县里不知是那个押司直日^[7]？”茶博士指着道：“今日直日的押司来也。”出得径疾，纸墨都省。何涛看时，只见县里走出一个押司来。那人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郛城县宋家村人氏。为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又且驰名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上有父亲在堂，母亲早丧；下有一个兄弟，唤做铁扇子宋清，自和他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这宋江自在郛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

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8]，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赈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一百八人中，独于宋江用此大书者，盖一百七人皆依列传例，于宋江特依世家例，亦所以成一书之纲纪也。

当时宋江带着一个伴当走将出县前来^[9]。只见这何观察当街迎住，叫道：“押司，此间请坐拜茶。”宋江见他似个公人打扮，慌忙答礼，道：“尊兄何处？”何涛道：“且请押司到茶坊里面吃茶说话。”不便说话，机密之至。宋公明道：“谨领。”两个人到茶坊里坐定。伴当都叫去门前等候。伴当都回避过，机密之至，并不曾走漏消息也。宋江道：“不敢拜问尊兄高姓？”何涛答道：“小人是济（川）〔州〕府缉捕使臣何涛的便是。不敢动问押司高姓大名？”宋江道：“贱眼不识观察，少罪。小吏姓宋名江的便是。”何涛倒地便拜，说道：“久闻大名，无缘不曾拜识。”宋江道：“惶恐，观察请上坐。”何涛道：“小人安敢占上。”宋江道：“观察是上司衙门的人，又是远来之客。”两个谦让了一回，宋江坐了主位，何涛坐了客席。宋江便道：“茶博士，将两杯茶来。”没多时，茶到，两个吃了茶。

宋江道：“观察到敝县，不知上司有何公务？”何涛道：“实不相瞒，来贵县有几个要紧的人。”宋江道：“莫非贼情公事否？”何涛道：“有实封公文在此，公文实封，见机密之至也。敢烦押司作成^[10]。”宋江道：“观察是上司差来该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不知为甚么贼情紧事？”何涛道：“押司是当案的人，便说也不妨。当案之人，犹不容易便说，见何涛机密之至，无处走漏消息。○已上写出无数机密，皆表晁盖之走，实惟宋江放之，更无处可以委罪也。敝府管下黄泥冈上一伙贼人，共是八个，把蒙汗药麻翻了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差遣送蔡太师的生辰纲军健一十五人，三十一字为句。劫去了十一担金珠宝贝，计该十万贯正赃。今捕得从贼一名白胜，指说七个正贼都在贵县。这是太师府特差一个干办，在本府立等要这件公事，望押司早早维持！”宋江道：“休说太师处着落，便是观察自赍公文来要，敢不捕送？看他只是口头狡狴语，便令天下人奔走效死。宋江真权诈之雄哉！只不知道白胜供指那七人名字？”何涛道：“不瞒押司说，是贵县东溪村晁保正为首。更有六名从贼，不识姓名，烦乞用心。”宋江听罢，吃了一惊，肚里寻思道：“晁盖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

将去，性命便休了！”心内自慌，却答应道：“晁盖这厮奸顽役户，本县内上下人没一个不怪他。今番做出来了，好教他受！”自此以下入《宋江传》，皆极写其权术，所以为群贼之魁也。○宋江权术如此，读之真乃可爱。何涛道：“相烦押司便行此事。”

宋江道：“不妨，这事容易。‘瓮中捉鳖，手到拿来。’只是一件：这实封公文须是观察自己当厅投下，宋江权术可爱。本官看了，便可施行发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擅开？这件公事非是小可，不当轻泄于人。”宋江权术可爱。何涛道：“押司高见极明，相烦引进。”宋江道：“本官发放一早晨事务，倦怠了少歇。观察略待一时，少刻坐厅时，小吏来请。”何涛道：“望押司千万作成。”宋江道：“理之当然，休这等说话。小吏略到寒舍分拨了些家务便到，一则曰家务，再则曰家务，后遂真成家务也。观察少坐一坐。”何涛道：“押司尊便，小弟只在此专等。”

宋江起身，出得阁儿，分付茶博士道：“那官人要再用茶，一发我还茶钱。”看他精到。离了茶坊，飞也似（跳）〔跑〕到下处，先分付伴当去叫直司在茶坊门前伺候，“若知县坐堂时，便可去茶坊里安抚那公人道‘押司稳便’，叫他略待一待。”看他精到。却自槽上鞮了马^[11]，牵出后门外去，后门妙。袖了鞭子，慌忙的跳上马，慢慢地离了县治；慌忙上马，慢慢行马。妙。出得东门，打上两鞭，那马拨喇喇的望东溪村撺将去，没半个时辰早到晁盖庄上。只一上马，写得宋江有老大权术，其为群贼之魁，不亦宜乎？庄客见了，入去庄里报知。

且说晁盖正和吴用、公孙胜、刘唐在后园葡萄树下吃酒。夏景。此时三阮已得了钱财，自回石碣村去了。晁盖见庄客报说宋押司在门前，晁盖问道：“有多少人随从着？”写心虚人如画。庄客道：“只独自一个飞马而来，说快要见保正。”晁盖道：“必然有事！”慌忙出来迎接。宋江道了一个喏，携了晁盖手，宋江携晁盖手第一。○宋江一生以携手为第一要务，思之可叹。便投侧边小房里来。权术真正可爱。晁盖问道：“押司如何来得慌速^[12]？”宋江道：“哥哥不知。兄弟是心腹弟兄，我舍着条性命来救你。如今黄泥冈事发了！白胜已自拿在济州大牢里了，供出你等七人。济州府差一个何缉捕，带领若干人，奉着太师府钧帖并本州文书来着你等七人，道你为首。天幸撞在我手里！我只推说知县睡着，且教何观察在县对门茶坊里等我，以此飞马而来报你。哥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大书此语，以表晁盖之入山泊，正是宋江教之也。若不快走时，更待甚么？我回去引他当厅下了公文，知县不移

时便差人连夜下来。你们不可担阁。倘有些疏失，如之奈何？休怨小弟不来救你。”晁盖听罢，吃了一惊，道：“贤弟，大恩难报！”宋江道：“哥哥，你休要多话，只顾安排走路，不要缠障^[13]。我便回去也。”晁盖道：“七个人：三个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财，自回石碣村去了；后面有三个在这里，贤弟且见他一面。”七个人，三个虚，三个实，作两段写出，妙绝文字。宋江来到后园，晁盖指着道：“这三位：一个吴学究；一个公孙胜，蓟州来的；一个刘唐，东潞州人。”又有此一段文字者，不重晁盖赤心白意，正表宋江私放，不止晁盖一人也。宋江略讲一礼，回身便走，真乃人中俊杰，写得矫健可爱。嘱付道：“哥哥保重！作急快走！兄弟去也！”宋江出到庄前上了马，打上两鞭，飞也似望县里来了。其人如此，即欲不出色，胡可得乎？

且说晁盖与吴用、公孙胜、刘唐三人道：“你们认得那来相见的这个人么？”吴用道：“却怎地慌慌忙忙便去了？正是谁人？”此句若出俗笔，便问“正是谁人”矣。此偏先怪其忙，次问为谁，只一问辞，便活画出宋江来也。晁盖道：“你三位还不知哩！我们不是他来，性命只在咫尺休了！”三人大惊道：“莫不走了消息，这件事发了？”晁盖道：“亏杀这个兄弟，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来报与我们^[14]！原来白胜已自捉在济州大牢里了，供出我等七人。本州差个缉捕何观察将带若干人，奉着太师钧帖来着落郓城县，立等要拿我（个）〔们〕七个。亏了他稳住那公人在茶坊里俟候，他飞马先来报知我们。如今回去下了公文，少刻便差人连夜到来捕获我们。却是怎地好？”吴用道：“若非此人来报，都打在网里！这大恩人姓甚名谁？”晁盖道：“他便是本县押司，呼保义宋江的便是。”吴用道：“只闻宋押司大名，小生却不曾得会。虽是住居咫尺，无缘难得见面。”一个闻名。公孙胜、刘唐都道：“莫不是江湖上传说的及时雨宋公明？”又是两个闻名。○无不闻名如此，宋江之为宋江何如耶？晁盖点头道：“正是此人。他和我心腹相交，结义弟兄。吴先生不曾得会？三人皆不相识而独指出吴用者，彼固远来不足多怪，吴用生在同县而亦不一晤，则殊可惜也。四海之内，名不虚传！结义得这个兄弟也不枉了！”

晁盖问吴用道：“我们事在危急，却是怎地解救？”吴学究道：“兄长，不须商议。‘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晁盖道：“却才宋押司也教我们走为上计。大书吴用与宋江同心，为一书之眼目。却是走那里去好？”逐节抽出，不作一笔直遂。吴用道：“我已寻思在肚里了。如今我们收拾五七担挑了，一齐都奔石碣村三阮家里去。不便说梁山泊，且先

说石碣村。文情事情，都渐渐而入。今急遣一人先与他弟兄说知。”写吴用有调有理，具见其才。晁盖道：“三阮是个打鱼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许多人？”逐节抽出。吴用道：“兄长，你好不精细！石碣村那里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里好生兴旺，官军捕盗，不敢正眼儿看他。若是赶得紧，我们一发入了伙！”宋江曰走为上着，吴用亦曰走为上着，如出一口也。然则吴用寻思梁山入伙，宋江独不寻思梁山入伙，如出一心乎？便极表宋江、吴用为一路，为全书之眼目也。晁盖道：“这一论极是上策！只恐怕他们不肯收留我们。”吴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银，送献些与他，便入伙了。”调侃世人语，绝倒。○做官须贿赂，做强盗亦须贿赂哉？晁盖道：“既然恁地商量定了，事不宜迟！吴先生，你便和刘唐带了几个庄客，挑担先去阮家安顿了，却来旱路上接我们。我和公孙先生两个打并了便来。”吴用、刘唐把这生辰纲打劫得金珠宝贝做五六担装了，叫五六个庄客一发吃了酒食。吴用袖了铜链，刘唐提了朴刀，监押着五七担，一行十数人，投石碣村来。上文将七个人分作两段，此处又将四个人分作两段，妙绝文字也。晁盖和公孙胜在庄上收拾；有些不肯去的庄客，赍发他些钱物，从他去投别主；不惟情理兼尽，又留作勘出阮家之地。不愿去的，都在庄上并叠财物^[15]，打拴行李。不在话下。

再说宋江飞马去到下处，连忙到茶坊里来。只见何观察正在门前望。画来急状。宋江道：“观察久等。却被村里有个亲戚，在下处说些家务，口口以为家务。因此担阁了些。”何涛道：“有烦押司引进。”宋江道：“请观察到县里。”两个入得衙门来，正值知县时文彬在厅上发落事务。宋江将着实封公文，引着何观察，直至书案边，权术妙。叫左右挂上回避牌；权术妙。低声禀道：权术妙。“奉济州府公文，为贼情紧急公务，特差缉捕使臣何观察到此下文书。”知县接着，拆开就当厅看了，大惊，对宋江道：“这是太师府差干办来立等要回话的勾当！这一干贼便可差人去捉！”宋江道：“日间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拿得晁保正来，那六人便有了下落。”极似为知县、为何涛，而不知其正是缓兵。宋江权术，其妙如此。时知县道：“这东溪村晁保正，闻名是个好汉，他如何肯做这等勾当？”写知县赞晁盖，以显上文宋江骂晁盖之诈。随即叫唤尉司并两个都头：一个姓朱，名仝；一个姓雷，名横。他两个非是等闲人也！又出二人传。

当下朱仝、雷横两个来到后堂，领了知县言语，和县尉上了马，径到尉司，点起马步弓手并土兵一百余人，就同何观察并两个虞候作眼拿人。当晚都带了绳索军器，县尉骑着马，两个都头亦各乘马，各带了腰

刀弓箭，手拿朴刀，前后马步弓手簇拥着，出得东门，飞奔东溪村晁家来。

到得东溪村里，已是一更天气，都到一个观音庵取齐。朱全道：“前面便是晁家庄。晁盖家前后有两条路，既云晁盖庄上有前后两条路矣，后又云有三条路，活描出美髯一时随口生变来。若是一齐去打他前门，他望后门走了；一齐哄去打他后门，他奔前门走了。便见不得不与雷横分，绝妙。我须知晁盖好生了得，一也。○已又生出一段话头，以见不得不分也。又不知那六个是甚么人，必须也不是善良君子。二也。那厮们都是死命^[16]，倘或一齐杀出来，三也。又有庄客协助，四也。却如何抵敌他？只好声东击西，等那厮们乱撞，便好下手。说得确然应分，妙绝。不若我和雷都头分做两路：我与你分一半人，都是步行去，先望他后门埋伏了；等候唢呐响为号，你等向前门只顾打入来，见一个捉一个，见两个捉一双！”写美髯真有过人之才。雷横道：“也说得是。朱都头，你和县尉相公从前门打入来。我去截住后门。”朱全有朱全心事，雷横有雷横心事。写两人争后门，妙绝。朱全道：“贤弟，你不省得。晁盖庄上有三条活路，忽然增出一条路，绝妙。我闲常时都看在眼里了；我去那里，须认得他的路数，不用火把便见。此三句说已之必应后门。○“不用火把”四字轻轻插入，便知下文朱全在黑影里也。你还不知他出没的去处，倘若走漏了事情，不是耍处。”此三句说雷之必不应后门。○写美髯真有过人之才。县尉道：“朱都头说得是，你带一半人去。”朱全道：“只消得三十来个够了。”莫如不分更便耳，然而事理有所不可，则姑以三十来个遮饰之也。朱全领了十个弓手，二十个土兵，先去了。下文大惊小怪三句在此内。县尉再上了马。雷横把马步弓手都摆在前后，帮护着县尉；土兵等都在马前，明晃晃照着三二十个火把，拿着橈叉、朴刀、留客住、钩镰刀，一齐都奔晁家庄来。

到得庄前，兀自有半里多路，只见晁盖庄里一缕火起，从中堂烧将起来，涌得黑烟遍地，红焰飞空。于朱、雷未到之前，特写晁盖预作走计，以表宋江之罪也。又走不到十数步，只见前后门四面八方，约有三四十把火发，焰腾腾地一齐都着。看他写晁盖预作走计，又分二段。○此处正写朱、雷二人争放晁盖也，又必先书此二段者，所以正私放晁盖之罪，独归宋江，不得分之朱、雷两人也。前面雷横挺着朴刀，背后众土兵发着喊，一齐把庄门打开，都扑入里面，此一段写雷横。看时，火光照得如同白日一般明亮，并不曾见有一个人；只听得后面发着喊，叫将起来，叫前面捉人。此是写朱全。○看他三个人各各自放晁盖。原来朱全有心要放晁盖，故意赚雷横去打前门。这雷横亦有心要救晁盖，以

此争先要来打后门，却被朱全说开了，只得去打他前门，故意这等大惊小怪，声东击西，要催逼晁盖走了。注朱全意中事。

朱全那时到庄后时，兀自晁盖收拾未了。庄客看见，来报与晁盖，说道：“官军到了！事不宜迟！”晁盖叫庄客四下里只顾放火，注朱全先来事。他和公孙胜引了十数个去的庄客，呐着喊，挺起朴刀，从后门杀将出来，大喝道：“当吾者死！避吾者生！”自晁盖出来以下，皆详写朱全，略写雷横。朱全在黑影里捉贼不是住在黑影里事，写来绝倒。○朱全在黑影里，雷横在火光里，皆成绝倒。叫道：“保正快走！朱全在这里等你多时。”一腔心事不说又不得，要说又不得，看他匆匆只此一句。晁盖那里听得说，与同公孙胜舍命只顾杀出来。此一段写晁盖舍命杀出，不顾朱全说话。

朱全虚闪一闪，放开条路让晁盖走。晁盖却叫公孙胜引了庄客先走，他独自押着后。此一段写晁盖摆布押后，不见朱全让路。朱全使步弓手从后门扑入去，叫道：“前面赶捉贼人！”让走了却扑入，所以稳住雷横，便好赶上说明心事也。雷横听得，转身便出庄门外，叫马步弓手分头去赶。朱全稳住雷横，便好自去做人情，雷横却又发脱土兵，要来自己做人情。以一笔写两人，而两人皆活灵活现，真奇事也。雷横自在火光之下，东观西望，做寻人。捉贼不是火光之下事，写来绝倒。○寄语都头，剑去久矣。○雷横每让朱全一筹如此。朱全撇了土兵，挺着刀去赶晁盖。晁盖一面走，口里说道：“朱都头，你只管追我做甚么？我须没歹处！”说又不听得，让又不看见，自应有此一番问答也。朱全见后面没人，方才敢说道：“保正，你兀自不见我好处。我怕雷横执迷，不会做人情，被我赚他打你前门，我在后门等你出来放你。你见我闪开条路让你过去？你不可投别处去，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亦便算到梁山泊，朱全之与宋江相厚有以也。○朱全一番好心，凡作三段写来，方得明之晁盖，写尽一时人多火杂，手忙脚乱也。○朱全得见人情，雷横不得见人情，甚矣朱全之强于雷横也。然殊不知先有宋江早已做过人情，真乃“夜眠清早起，又有早行人”也。晁盖道：“深感救命之恩，异日必报！”小衙内死于此十字矣。

朱全正赶间，只听得背后雷横大叫道：“休教走了人！”雷横之让朱全一筹如此。朱全分付晁盖道：“保正，你休慌，只顾一面走，我自使转他去。”朱全回头叫道：“有三个贼望东小路去了！雷都头，你可急赶！”只谓忽写雷横，却是仍写朱全，妙绝。雷横领了人，便投东小路上，并土兵众人赶去。雷横之让朱全一筹如此。朱全一面和晁盖说着

话，一面赶他，却如防送的相似。写得活现。渐渐黑影里不见了晁盖，朱仝只做失脚扑地，倒在地下。写美髯真有过人之才。众土兵随后赶来，向前扶起。朱仝道：“黑影里不见路径，失脚走下野田里，滑倒了，闪挫了左腿。”妙妙。不惟自解赶不着，亦复自委不复赶也。县尉道：“走了正贼，怎生奈何！”朱仝道：“非是小人不赶，其实月黑了，没做道理处。这些土兵全无几个有用的人，不敢向前！”县尉再叫土兵去赶。是县尉。○上文两个都头已不知费了无数曲折，县尉睡里梦里不知也。众土兵心里道：“两个都头尚兀自不济事，近他不得，我们有何用！”都去虚赶了一回，转来道：“黑地里正不知那条路去了。”了。雷横也赶了一直回来^[17]，心内寻思道：“朱仝和晁盖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我却不见了人情！”朱仝事毕后，雷横始见事，其让一地如此也。回来说道：“那里赶得上！这伙贼端的了得！”了。

县尉和两个都头回到庄前时，已是四更时分。何观察见众人四分五落，赶了一夜，不曾拿得一个贼人，只（教）（叫）苦道：“如何回得济州去见府尹！”县尉只得捉了几家邻舍去，解将郓城县里来。县尉好笑从来如此。○不便拿庄客，且先拿邻舍，文势透迤曲折之极。这时知县一夜不曾得睡，立等回报，听得道：“贼都走了，只拿得几家邻舍。”知县把一干拿到的邻舍当厅勘问。众邻舍告道：“小人等虽在晁保正邻近居住，远者三二里田地，近者也隔着些村坊。他庄上时常有搠枪使棒的人来，如何知他做这般的事。”知县逐一问了时，务要问他们一个下落。数内一个贴邻告道：“若要知他端的，除非问他庄客。”行文透迤曲折如此。知县道：“说他家庄客也都跟着走了。”邻舍告道：“也有不愿去的，还在这里。”好，真写得妙。知县听了，火速差人，就带了这个贴邻做眼，店主人做眼一，两个虞候做眼二，两个虞候同何观察做眼三，贴邻做眼四。来东溪村捉人。

无两个时辰，早拿到两个庄客。当厅勘问时，那庄客初时抵赖，吃打不过，只得招道：“先是六个人商议。小人只认得一个是本乡中教学的先生，叫做吴学究；一个叫做公孙胜，是全真先生；又有一个黑大汉，姓刘。更有那三个，小人不认得，却是吴学究合将来的。听得说道：‘他姓阮，在石碣村住。他是打鱼的，弟兄三个。’只此是实。”招七人，错落参差之甚。知县取了一纸招状，把两个庄客交割与何观察，回了一道备细公文申呈本府。宋江自周全那一干邻舍，保放回家听候。非表宋江仁义，正见宋江权术。然其实则为一路宋江已冷，恐人遂至忘之，故借事提出一句也。

且说这众人与何涛押解了两个庄客连夜回到济州，正值府尹升厅。何涛引了众人到厅前，禀说晁盖烧庄在逃一事，再把庄客口词说一遍。府尹道：“既是恁地说时，再拿出白胜来！”问道：“那三个姓阮的端的住在那里？”白胜抵赖不过，只得供说：“三个姓阮的，一个叫做立地太岁阮小二，一个叫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个是活阎罗阮小七，都在石碣湖村里住。”又作逐一半说。知府道：“还有那三个姓甚么？”白胜告道：“一个是智多星吴用，一个是入云龙公孙胜，一个叫做赤发鬼刘唐。”又作一半说。知府听了，便道：“既有下落，且把白胜依原监了，收在牢里。”随即又唤何观察，差去石碣村，“只拿了姓阮三个便有头脑。”不是此一去，有分教：

天罡地煞，来寻聚会风云；
水浒山城，去聚纵横人马。

毕竟何观察怎生差去石碣村缉捕，且听下回分解。

[1] 招文袋：古代一种挂在腰带上装文件或财物的小袋子。经折儿：经折装的折子，用来记事等。

[2] 碎赌：小本钱的赌博。

[3] 兀谁：即谓“谁”。兀，前缀，无实意。

[4] 做眼：打听消息，充当耳目。

[5] 热病：发烧。

[6] 主情造意：指出谋划策的人。

[7] 押司：宋时办理文书、狱讼的地方胥吏，多由当地有产业人户中差选。直日：即值日。值班，当班。

[8] 馆谷：指食宿款待。

[9] 伴当：随从的差役或仆人。

[10] 作成：成全，照顾。

[11] 鞮（bèi）：备驾，配置马具。

[12] 慌速：匆忙，慌张急促。

[13] 缠障：纠缠。

[14] 血海：形容事情的后果严重或关系重大。

[15] 并叠：收拾料理。

[16] 死命：犹死罪。

[17] 一直：犹一程。

第十八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骂官吏，后半幅借林冲口痛骂秀才。其言愤激，殊伤雅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

前回朱、雷来捉时，独书晁盖断后；此回何涛来捉时，忽分作两半。前半独书阮氏水战，后半独书公孙火攻。后入山泊见林冲时，则独书吴用舌辩。盖七个人，凡大书六个人各建奇功也。中间止有刘唐未尝自效，则又于后回补书月夜入险，以表此七人者，悉皆出奇争先，互不冒滥。嗟乎！强盗犹不可以白做，奈何今之在其位、食其食者，乃曾无所事事而又殊不自怪耶！

是稗史也。稗史之作，其何所昉？当亦昉于风刺之旨也。今读何涛捕贼一篇，抑何其无罪而多戒，至于若是之妙耶！夫未捉贼，先捉船。夫孰不知捉船以捉贼也？而殊不知百姓之遇捉船，乃更惨于遇贼，则是捉船以捉贼者之即贼，百姓之胸中久已疑之也。及于船既捉矣，贼又不捉，而又即以所捉之船排却乘凉。百姓夫而后又知向之捉船者，固非欲捉贼，正是贼要乘凉耳。嗟乎！捉船以捉贼，而令百姓疑其以贼捉贼，已大不可，奈何又捉船以乘凉，而令百姓竟指为贼要乘凉，尚忍言哉！尚忍言哉！世之君子读是篇者，其亦惻然中感而慎戢官军，则不可谓非稗史之一助也。

何涛领五百官兵、五百公人，而写来恰似深秋败叶，聚散无力。晁盖等不过五人，再引十数个打鱼人，而写来便如千军万马，奔腾驰骤，有开有合，有诱有劫，有伏有应，有冲有突。凡若此者，岂谓当时真有的是事，盖是耐庵墨兵笔阵，纵横入变耳。

圣叹蹙然叹曰：嗟乎！怨毒之于人甚矣哉！当林冲弭首庑下，坐第四，志岂能须臾忘王伦耶？徒以势孤援绝，惧事不成，为世僂笑，故隐忍而止。一旦见晁盖者兄弟七人，无因以前，彼诎不心动乎？此虽王伦降心优礼，欢然相接，彼犹将私结之以得肆其欲为，况又加之以猜疑耶？夫自雪天三限以至今日，林冲渴刀已久与王伦颈血相吸，虽无吴用

之舌，又岂遂得不杀哉？或林冲之前无高俅相恶之事，则其杀王伦犹未至于如是之毒乎？顾虎头针刺画影，而邻女心痛，然则杀王伦之日，俅其气绝神灭矣乎？人生世上，睚眦之事，可自恣也哉！

话说当下何观察领了知府台旨下厅来，随即到机密房里与众人商议。众多做公的道：“若说这个石碣村湖荡，紧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荡荡，芦苇水港。若不得大队官军、舟船人马，深感此一论。不然，安得下文一回好书看耶？谁敢去那里捕捉贼人！”何涛听罢，说道：“这一论也是。”再到厅上禀复府尹，道：“原来这石碣村湖泊正傍着梁山水泊，周围尽是深港水汊^[4]、芦苇草荡。闲常时也兀自劫了人，莫说如今又添了那一伙强人在里面。若不起得大队人马，如何敢去那里捕获得人！”府尹道：“既是如此说时，再差一员了得事的捕盗巡简，点与五百官兵人马，五百官兵人马。和你一处去缉捕。”何观察领了台旨，再回机密房来，唤集这众多做公的，整选了五百余人，五百余做公的人。各各自去准备什物器械。次日，那捕盗巡检领了济州府帖文，与同何观察两个点起五百军兵，同众多做公的一齐奔石碣村来。

且说晁盖、公孙胜，自从把火烧了庄院，带同十数个庄客来到石碣村，半路上三字疏密正妙，已藏下吴用调度、三阮义勇在内。撞见三阮弟兄各执器械，却来接应到家。七个人都在阮小五庄上。那时阮小二已把老小搬入湖泊里，好。七人商议要去投梁山泊一事。吴用道：“见今李家道口有那旱地忽律朱贵在那里开酒店，招接四方好汉。但要入伙的，须是先投奔他。我们如今安排了船只，把一应的物件装在船里，将些人情送与他引进。”此语非揶揄朱贵，盖王伦之恶名流布久矣。○又于此处着此一语，则知来日火并全出林冲，殊非晁盖七人预图之也。大家正在那里商议投奔梁山泊，只见几个打（鱼）〔渔〕的便来报道：“官军人马飞奔村里来也！”晁盖便起身叫道：“这厮们赶来，我等休走！”写晁盖。阮小二道：“不妨，写阮家。我自对付他。叫那厮大半下水里去死，小半都搠杀他！”公孙胜道：“休慌，写公孙胜。且看贫道的本事。”晁盖道：“刘唐兄弟，不必尽用，妙。杀鼠岂须全力哉！你和学究先生不必出自加亮，妙。割鸡乌用牛刀哉！且把财赋老小装载船里，径撑去李家道口左侧相等；我们看些头势，四字妙笔，深明虎鼠不敌，不过看他如何耳。随后便到！”阮小二选两只棹船，把娘王进娘自到延安府去，此娘却入水泊里来。天下无不是的娘，只是其所由来有渐耳，做娘可不慎哉！○“把娘”二字，成文可笑。王进扶娘，是孝子身分；阮二把娘，是逆子身分。至后来李逵背娘，则竟是恶兽身分矣。

和老小、家中财赋，都装下船里。吴用、刘唐各押着一只，叫七八个伴当摇了船，先到李家道口去等；又分付阮小五、阮小七，撑驾小船，如此迎敌。两个各棹船去了。不惟阮二有才，又表两弟快便。

且说何涛并捕盗巡简带领官兵渐近石碣村，但见河埠有船，尽数夺了；此句调侃官兵，公馥读此，惻然念之。便使会水的官兵下船里进发，岸上的骑马。船骑相迎，水陆并进。到阮小二家，一齐呐喊，人兵并起，扑将入去，早是一所空房，绝倒。○想见呐喊之声，齐起齐止。里面只有些粗重家伙。何涛道：“且去拿几家附近渔户。”问时，说道：“他的两个兄弟阮小五、阮小七，都在湖泊里住，非船不能去。”何涛与巡简商议道：“这湖泊里港汊又多，路径甚杂；抑且水荡（坡）

〔陂〕塘，不知深浅；若是四分五落去捉时，又怕中了这贼人奸计。我们把马匹都教人看守在这村里，一发都下船里去。”当时捕盗巡简并何观察一同做公的人等都下了船。那时捉的船非止百十只，也有撑的，亦有摇的，写得纷纷可笑。○“撑”、“摇”二字，写成一笑，使船如马，固如是耶？一齐都望阮小五打（鱼）〔渔〕庄上来。行不到五六里水面，只听得芦苇中间有人嘲歌。【眉批】此文凡有两番，今第一番。众人且住了船听时，“只听得”三字，纸上如有一人直闪出来，“住了船听时”五字，纸上如有一人复闪入去。写得变诡之极。那歌道：

打鱼一世蓼儿洼，
不种青苗不种麻。
酷吏赃官都杀尽，
忠心报答赵官家^[2]！以杀尽赃酷为报答国家，真能报答国家者也。

何观察并众人听了，尽吃一惊。只见远远地一个人独棹一只小船儿，唱将来。有认得的指道：“这个便是阮小五！”阮五先听后见。何涛把手一招，众人并力向前，各执器械，挺着好笑，见鬼。迎将去。只见阮小五大笑，妙人。骂道：“你这等虐待百姓的贼，官是贼，贼是老爷。然则官也，贼也；贼也，老爷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快绝之文。直如此大胆！敢来引老爷做甚么？却不是来捋虎须！”何涛背后有会射弓箭的，搭上箭，拽满弓，一齐放箭。阮小五见放箭来，拿着撸，翻筋斗钻下水里去，来时来得出奇，去时去得出奇。众人赶到跟前，拿个空。又撑不到两条港汊，只听得芦花荡里打唢哨。众人把船摆开，好笑，又见鬼。见前面两个人棹着一只船来。船头上立着一个人，头戴青箬笠，身披绿蓑衣，手里捻着条笔管枪，阮七先见后听。口里也

唱着道：

老爷生长石碣村，
禀性生来要杀人。
先斩何涛巡简首，
京师献与赵王君！斩赃酷首级以献其君，真能献其君矣。○又
两歌辞义相承，如断若续。前云杀尽，后云先斩；前歌大，后
歌紧。妙绝。

何观察并众人听了，又吃一惊。有认得的说道：“这个正是阮小七！”何涛喝道：“众人并力向前，先拿住这个贼，休教走了！”阮小七听得，笑道：也笑，妙人。“泼贼！”前云“虐害百姓的贼”，乃明正贼之罪也。此却并“虐害百姓”四字都省去，只以二字直呼之云“泼贼”，下亦更不别接一语，更为快绝也。便把枪只一点，那船便使转来，望小港里串着走。妙。众人舍命喊，可笑，又见鬼。赶将去。这阮小七和那摇船的飞也似摇着橹，口里打着唢呐，串着小港汊中只顾走。妙。众官兵赶来赶去，看见那水港窄狭了。何涛道：“且住！把船且泊了，都傍岸边。”上岸看时，只见茫茫荡荡，都是芦苇，正不见一些旱路。何涛心内疑惑，却商议不定，便问那当村住的人，说道：“小人们虽是在此居住，也不知道这里有许多去处。”何涛便教划着两只小船，船上各带三两个做公的去前面探路。去了两个时辰有馀，不见回报。妙。何涛道：“这厮们好不了事！”再差五个做公的，又划两只船去探路。这几个做公的划了两只船，又去了一个多时辰，并不见些回报。妙。何涛道：“这几个都是久惯作公的四清六活的人^[3]，却怎地也不晓事！如何不着一只船转来回报？不想这些带来的官兵人人亦不知颠倒^[4]！”天色又看看晚了，夹此一句妙。何涛思想：“在此不着边际，怎生奈何？我须用自去走一遭。”妙。拣一只疾快小船，选了几个老郎做公的^[5]，各拿了器械，桨起五六把撻楫^[6]，何涛坐在船头上，望这个芦苇港里荡将去。

那时已是日没沉西。夹此一句，妙。划得船开，约行了五六里水面，看见侧边岸上一个人提着把锄头走将来。千奇百怪，横现侧出。何涛问道：“兀那汉子，你是甚人？这里是甚么去处？”那人应道：“我是这村里庄家。这里唤做断头沟，好地名。没路了。”何涛道：“你曾见两只船过来么？”那人道：“不是来捉阮小五的？”何涛道：“你怎地知得是来捉阮小五的？”那人道：“他们只在前面乌林里厮打。”不是厮打之事，说得好笑。何涛道：“离这里还有多少路？”那人道：“只在前面，望得见便是。”何涛听得，便叫拢船前去接应，便差两个做公的拿了橈

叉上岸来。只见那汉提起锄头来，手到，把这两个做公的，一锄头一个，快事快文。○乡间百姓锄头，千推不足供公人一饭也，岂意今日一锄头已足。翻筋斗都打下水里去。何涛见了吃一惊，急跳起身来时，却待奔上岸，只见那只船忽地搪将开去，水底下钻起一个人来，只是一两个人，写得便如怒龙行雨，其鳞爪有东现西没之势。把何涛两腿只一扯，扑通地倒撞下水里去。那几个船里的却待要走，被这提锄头的赶将上船来，一锄头一个，索性快事。排头打下去，脑浆也打出来。这何涛被水底下这人倒拖上岸来，就解下他的搭膊来捆了。趣绝。朱文公见此，必当注之云：“即以其人胳膊，还缚其人之身矣。”看水底下这人却是阮小七，岸上提锄头的那汉便是阮小二。带叙带记。弟兄两个看着何涛骂道：“老爷弟兄三个，从来只爱杀人放火！嵇康好锻，何至于此。量你这厮直得甚么！你如何大胆，特地引着官兵来捉我们？”何涛道：“好汉！小人奉上命差遣，盖不由己。小人怎敢大胆要来捉好汉！望好汉可怜见家中有个八十岁的老娘无人养赡，随手嘈出一句有娘，以映衬三阮之有娘也。后李鬼文中亦有此一句，正与今文遥遥相对。望乞饶恕性命则个！”阮家弟兄道：“且把他来捆做个粽子撇在船舱里！”不完。把那几个尸首都撺去水里去了。个个胡哨一声，芦苇丛中钻出四五个打鱼的人来，都上了船。不漏。阮小二、阮小七各驾了一只船出来。只消小二、小七驾船出来，读者亦出来矣。若自俗笔，不免老大段落。

且说这捕盗巡简领着官兵，都在那船里，说道：“何观察他道做公的不了事，自去探路，也去了许多时不见回来！”那时正是初更左右，星光满天，夹此一句，妙。○又如“星光满天”四字，如画。众人都在船上歇凉。不是歇凉之事，写得好笑。○日里夺船，夜里歇凉，千载官兵，于今为烈。忽然只见起一阵怪风，从背后吹将来，又是一番。吹得众人掩面大惊，只叫得苦；把那缆船索都刮断了。正没摆布处，只听得后面胡哨响；先听得。迎着风看时，“迎着风”三字妙。是看背后，精细之至。只见芦花侧畔射出一派火光来。次见。众人道：“今番却休了！”那大船、小船约有百十来只，正被这大风刮得你撞我磕，捉摸不住，那火光却早来到面前。深赞好风也。原来都是一丛小船，两只价帮住，村中苦无大船，若用小船，又不发火势，设身处地算出此五字来。○此书处处设身处地而后成文，真怪事也。上面满满堆着芦苇柴草，刮刮杂杂烧着，乘着顺风直冲将来。那百十来只官船屯塞做一块，写得如画，便画亦难画。港汊又狭，又没回避处；那头等大船也有十数只，却被他火船推来钻在大船队里一烧。妙。水底下原来又有人扶助着船烧将来，妙。烧得大船上官兵都跳上岸来逃命奔走。不想四边尽是芦苇野

港，又没旱路。只见岸上芦苇又刮刮杂杂也烧将起来。写得如画，便画亦难画。那捕盗官兵两头没处走。风又紧，火又猛，众官兵只得都奔烂泥里立地。“烂泥里”三字，绝倒。○此烂泥句，算做官军仓卒应变。火光丛中，只见此六字冒下三段。一只小快船，船尾上一个摇着船，船头上坐着一个先生，手里明晃晃地拿着一口宝剑，只是船头一个先生，船尾一个摇着，写得便如中军一阵相似。口里喝道：“休教走了一个！”众兵都在烂泥里慌做一堆。此烂泥句，算做官军运筹帷幄。说犹未了，只见芦苇东岸两个人引着四五个打鱼的，都手里明晃晃拿着刀枪走来；只是两个人引着四五个渔人，写得便如左边一阵相似。这边芦苇西岸又是两个人，也引着四五个打鱼的，手里也明晃晃拿着飞鱼钩走来。亦只是两个人引着四五个渔人，写得便如右边一阵相似。东西两岸四个好汉并这伙人两岸合来，连中间一人，只是公孙胜、晁盖、阮小五、阮小二、阮小七耳，写得便如两军合入中军相似。○不惟当时官军在暗里，疑他有千军万马；便是今日读者在亮里，也疑他有千军万马，作者才调如此。○每见近代露布大文，写得印板相似，便令千军万马反像街汉厮打，因叹人之才与不才，何啻河汉！一齐动手，排头儿搠将来。无移时，把许多官兵都搠死在烂泥里。此烂泥句，算做官军疆场效命。

东岸两个是晁盖、阮小五，西岸两个是阮小二、阮小七，船上那个先生便是祭风的公孙胜。带叙带记，叙处有奔风激电之能，记处有水落石出之致。五位好汉引着十数个打鱼的庄家，忽然结算一句，五个好汉，十个渔人，收拾上文一片八门五花文字，才调异常。把这伙官兵都搠死在芦苇荡里。第二番完。○下忽又转过第一番。单单只剩得一个何观察，捆做粽子也似，丢在船舱里。忽然接转观察，笔如惊鹰饿虎。阮小二提将上岸来，指着骂道：“你这厮，是济州一个诈害百姓的蠢虫！二字奇文。○虎称大虫，鼠称老虫，马称聋虫，官称蠢虫，皆奇文。我本待把你碎尸万段，却要你回去对那济州府管事的贼说：俺这石碣村阮氏三雄，东溪村天王晁盖，都不是好撩拨的！我也不来你城里借粮，他也休要来我这村中讨死！竟作酬酢语，妙绝。○贼与贼，老爷与老爷，正应酬酢也。倘或正眼儿觑着，休道你是一个小小州尹，也莫说蔡太师差干人来要拿我们，便是蔡京亲自来时，我也搠他三二十个透明的窟窿！只算上寿。俺们放你回去，休得再来！传与你的那个鸟官人，教他休要做梦！这里没大路，五个字里结果一员巡简、千余人兵，读之失笑。我着兄弟送你出路口去！”当时阮小七把一只小快船载了何涛，直送他到大路口，喝道：“这里一直去，便有寻路处！别的众人都杀了，难道只恁地好好放了你去？也吃你那州尹贼驴笑！一篇如奔风激浪，至此已得收港，却不肯便住，故又另自蹴起一波，其才如许。且请下你两

个耳朵来做表证！”七哥趣人，不枉姓阮。阮小七身边拔起尖刀，把何观察两个耳朵割下来，鲜红淋漓；插了刀，解了搭膊，幽细之极。○百忙之后，人必忘之矣。放上岸去。何涛得了性命，自寻路“寻路”妙。送出路口，尚要寻路，笑上文深入虎口之易也。“自寻”又妙，千余人来，一个回去，回思夺船时，真成一梦也。回济州去了。

且说晁盖、公孙胜和阮家三弟兄并十数个打鱼的，一发都驾了五七只小船，离了石碣（湖村）〔村湖〕泊，径投李家道口来。到得那里，相寻着吴用、刘唐船只，合做一处。吴用问起拒敌官兵一事，晁盖备细说了。吴用众人大喜，整顿船只齐了，一同来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朱贵见许多人来，说投托入伙，慌忙迎接。吴用将来历实说与朱贵听了，待朱贵不薄。大喜，逐一都相见了，请入厅上坐定，忙叫酒保安排分例酒来管待众人^[9]。随即取出一张皮靶弓来，搭上一枝响箭，望着那对港芦苇中射去。响箭到处，早见有小喽啰摇出一只船来。朱贵急写了一封书呈，备细写众豪杰入伙姓名人数，四字写出朱贵欢喜。先付与小喽啰赍了，教去寨里报知；一面又杀羊管待深表朱贵。众好汉。

过了一夜，次日早起，朱贵唤一支大船，请众多好汉下船，就同带了晁盖等来的船只，细。一齐望山寨里来。行了多时，早来到一处水口，只听的岸上鼓响锣鸣。晁盖看时，只见七八个小喽啰划出四只哨船来^[9]，见了朱贵，都声了喏，自依旧先去了。此一段俗笔不及。

再说一行人来到金沙滩上岸，便留老小船只并打鱼的人在此等候。老小并打鱼人留在滩上船里。又见数十个小喽啰下山来接引到关上。写事有层次。王伦领着一班头领出关迎接，晁盖等慌忙施礼，王伦答礼道：“小可王伦，久闻晁天王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且喜光临草寨。”晁盖道：“晁某是个不读书史的人，甚是粗卤；今日事在藏拙^[10]，甘心与头领帐下做一小卒，不弃幸甚。”王伦道：“休如此说。且请到小寨，再有计议。”一行从人都跟着上山来。从人跟上山来。到得大寨聚义厅上，王伦再三谦让晁盖一行人上阶。晁盖等七人在右边一字儿立下，王伦与众头领在左边一字儿立下。一个个都讲礼罢，分宾主对席坐下。王伦唤阶下众小头目声喏已毕，一壁厢动起山寨中鼓乐。先叫小头目去山下管待来的从人，关下另有客馆安歇。从人仍发放关下去。

单说山寨里，宰了两头黄牛、十个羊、五个猪，大吹大擂筵席。众头领饮酒中间，晁盖把胸中之事，从头至尾，都告诉王伦等众位。王伦听罢，骇然了半晌；外边写一句。心内踌躇，里边写一句。做声不得，又于外边写一句。自己沉吟，又于里边写一句。虚作应答。又于外边写

一句。○五句活写出秀才。筵宴至晚席散，众头领送晁盖等众人关下客馆内安歇，此一句写王伦异心。自有来的人伏侍。此一句写王伦疏漏。○一句写王伦密，一句写王伦疏，活写出秀才。

晁盖心中欢喜，对吴用等六人说道：“我们造下这等迷天大罪，那里去安身！不是这王头领如此错爱，我等皆已失所。此恩不可忘报！”吴用只是冷笑。妙。○七个人须要逐个出色一写。故前朱全来捉时，晁盖已着吴用、刘唐先行了，却又着公孙胜先行，他便独自一个挺刀押后，此是出色写个晁盖。何涛来捉时，阮小二道不妨，我自对付他，便调度小五、小七两只船、两个山歌来，此是出色写个三阮。后来一阵怪风、一片火光、一只小船、一口宝剑，便把一千官军烧得罄尽，此是出色写个公孙胜。今自“冷笑”二字已去完火并一篇，乃是出色写个吴用也。七个人中，独刘唐不曾出色自效，便为补写月夜一走，以见行文如行兵，遣笔如遣将，非可草草无纪也。晁盖道：“先生何故只是冷笑？有事可以通知^[1]。”吴用道：“兄长性直。此四字是一部大书中如椽之笔。晁盖只是直，宋江只是曲，此晁、宋之别也。你道王伦肯收留我们？兄长不看他的心，只观他的颜色动静规模。”晁盖道：“观他颜色怎地？”吴用道：“兄长不见他早间席上与兄长说话倒有交情，次后因兄长说出杀了许多官兵捕盗巡检，放了何涛，阮氏三雄如此豪杰，他便有些颜色变了，虽是口中应答，心里好生不然。若是他有心收留我们，只就早上便议定了坐位。明日排宴，已分付山南水亭矣。杜迁、宋万，这两个自是粗卤的人，轻。○只点一句便放过。待客之事如何省得？只有林冲那人陡然提出林冲，有如蓁莽之中，怪石研露。原是京师禁军教头，大郡的人，诸事晓得，今不得已，知己语。只四字，洒下人泪来。坐了第四位。早间见林冲看王伦答应兄长模样，十四字一句，又如话，又如画。○王伦应晁盖，林冲看王伦应晁盖，吴用见林冲看王伦应晁盖，一句看他多曲。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气，频频把眼瞅这王伦，心内自己躊躇。活画林冲。○亦用外一句，里一句。我看这人倒有顾盼之心，只是不得已。数语中凡用两“不得已”句，写林冲乎哉？写天下丈夫也。小生略放片言，此语丑。教他本寨自相火并！”晁盖道：“全仗先生妙策。”当夜七人安歇了。

次早天明，只见人报道：“林教头相访！”疾。○前写晁盖挺刀押后文中，却将朱全、雷横夹杂而写。此写吴用文中，亦将林冲夹杂而写。读者须分作两分眼色，一半去看吴用，一半去看林冲，乃双得之也。吴用便对晁盖道：“这人来相探，中俺计了。”七个人慌忙起来迎接，邀请林冲入到客馆里面。吴用向前称谢道：“夜来重蒙恩赐，拜扰不当。”林

冲道：“小可有失恭敬。虽有奉承之心，奈缘不在其位，林冲心事。望乞恕罪。”吴学究道：“我等虽是不才，非为草木，岂不见头领错爱之心，顾盼之意？就势便用一迎，妙绝。感恩不浅！”晁盖再三谦让林冲上坐，林冲那里肯？推晁盖上首坐了。林冲便在下首坐定，吴用等六人一带坐下。只客馆中片时小坐，亦不草草，深写林冲在王伦下第四椅，真是不在其位也。

晁盖道：“久闻教头大名，不想今日得会。”晁盖性直，只说闲话，并不与林冲对针，然却少不得。林冲道：“小人旧在东京时，与朋友交，礼节不曾有误。林冲语。○武师自说海话，圣叹却蓦然想着深公，私谓除此寒山片石，恐武师之在东京，亦未必更有可语。虽然今日能够得见尊颜，不得遂平生之愿，特地径来陪话。”林冲语。晁盖称谢道：“深感厚意。”晁盖说闲话。吴用便动问道：“小生旧日久闻头领在东京时，十分豪杰，不知缘何与高俅不睦，致被陷害？后闻在沧州亦被火烧了大军草料场，又是他的计策，闲话七句。向后不知谁荐头领上山？”正话一句。林冲道：“若说高俅这贼陷害一节，但提起，毛发植立！句法亦有毛发植立之势。又不能报得此仇！答一。来此容身，皆是柴大官人举荐到此。”答一。吴用道：“柴大官人，莫非是江湖上人称为小旋风柴进的么？”撇过高俅，单擒柴大官人，手法敏辣，有纵蛟锁龙之妙。林冲道：“正是此人。”晁盖道：“小可多闻人说柴大官人仗义疏财，接纳四方豪杰，说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孙，如何能够会他一面也好！”百忙中晁盖又说闲话，真是闲口闲嗑，全与林冲不对。然上特注云却少不得者，正为林、吴相对，簇簇相拄，栝栝相击，反觉斧凿之痕，太是显然；深赖晁盖夹在中间，顺他直性，自说自话，以泯其迹也。吴用又对林冲道：“据这柴大官人^[12]，名闻寰海、声播天下的人，妙。○擒住柴大官人更不放。教头若非武艺超群，妙。○“若非”二字反踢，妙。他如何肯荐上山？妙。○“如何肯”三字反踢，妙。非是吴用过称，妙。○“非是”二字，亦用反踢。理合王伦让这第一位与头领坐。此天下公论，承“若非”句。也不负了柴大官人的书信。”承“如何肯”句。林冲道：“承先生高谈。只因小可犯下大罪，投奔柴大官人，非他不留林冲，此六字令我读之骇然。盖写林冲，便活写出林冲来；写林冲精细，便活写出林冲精细来。何以言之？夫上文吴用文中，乃说柴进肯荐林冲上山也。林冲却忽然想道：他说柴进荐我上山，或者疑到柴进不肯留我在家耶？说时迟，那时疾，便急道一句“非他不留林冲”六个字，千伶百俐，一似草枯鹰疾相似。妙哉妙哉，盖自非此句，则写来已几乎不是林冲也。诚恐负累他不便，自愿上山。不想今日去住无门！“去住”二字，写林冲动摇已久也。非在位次低微，只为王伦心术不定，语言不

准，难以相聚！”说得矫健。○“心术不定，语言不准”，犯此八字者，贼也做不成，痛言哉！

吴用道：“王头领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如何心地倒恁窄狭？”换一头。林冲道：“今日山寨天幸得众多豪杰到此相扶相助，似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此人只怀妒贤嫉能之心，但恐众豪杰势力相压。千古同之，仲尼之所以致叹于臧孙也。夜来因见兄长所说众位杀死官兵一节，他便有些不然，就怀不肯相留的模样，以此请众豪杰来关下安歇。”吴用便道：“既然王头领有这般之心，我等休要待他发付^[13]，恶极。只八个字，把雪天三限直提出来。自投别处去便了。”林冲道：“众豪杰休生见外之心，林冲自有分晓。林冲已决。○要知此六个字，全是上文“休要受他发付”八个字逼出。小可只恐众豪杰生退去之意，特来早早说知。是林冲。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这厮语言有理，不似昨日，万事罢论；倘若这厮今朝有半句话参差时^[14]，尽在林冲身上！”决。晁盖道：“头领如此错爱，俺弟兄皆感厚恩。”又插入晁盖直性人说直话，全不摸林冲头脑，全不对林冲箭牯。读之如话。吴用便道：“头领为新弟兄面上倒与旧弟兄分颜^[15]。“新弟兄”、“旧弟兄”六个字，有钩枪拐马之妙。○新弟兄以亲之，旧弟兄以羞之。不谓“弟兄”二字，又可作胶漆用，又可作刀剑用也。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时，小生等登时告退。”四字是吴用一篇结煞语，盖欲讨一的当相许也。恶哉！林冲道：“先生差矣！“差”字来得疾，紧辨“新弟兄”、“旧弟兄”字也。古人有言：‘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量这一个泼男女，腌臢畜生，说甚弟兄！豪杰之惜“弟兄”二字也如此矣。众豪杰且请宽心。”七字是林冲一篇结煞语，紧答“登时告退”四字。林冲起身别了众人，说道：“少间相会。”也说一句闲话。○林冲此来，只此一句是闲话。众人相送出来。林冲自上山去了。

没多时，只见小喽啰到来相请，说道：“今日山寨里头领相请众好汉去山南水寨亭上筵会。”特特避开聚义堂上。晁盖道：“上复头领，少间便到。”小喽啰去了。晁盖问吴用道：“先生，此一会如何？”吴学究笑道：“兄长放心。此一会倒有分做山寨之主。今日林教头必然有火并王伦之意。他若有些心懒，小生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不由他不火并。兄长身边各藏了暗器，要。只看小生把手来捻须为号，要。兄长便可协力。”晁盖等众人暗喜。

辰牌已后，三四次人来邀请。晁盖和众头领身边各各带了器械，暗藏在身上；结束得端正，却来赴席。只见宋万亲自骑马，又来相请。前

已表出朱贵，此又表出宋万，笔墨周详。独不及杜迁者，王伦为杜迁所引，且姑留以伴之，亦文家疏密相间之法也。小喽啰抬过七乘山轿。七个人都上轿子，一径投南山水寨里来，直到水亭子前下了轿。王伦、杜迁、林冲、朱贵都出来相接，邀请到那水亭子上，分宾主坐定。王伦与四个头领杜迁、宋万、林冲、朱贵，坐在左边主位上；晁盖与六个好汉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坐在右边客席；阶下小喽啰轮番把盏。酒至数巡，食供两次，晁盖和王伦盘话；但提起聚义一事，王伦便把闲话支吾开去。吴用把眼来看林冲时，只一句急递入去，妙绝笔力。只见林冲侧坐交椅上把眼瞅王伦身上。写得如画，便画也画不出。○写林冲写得峯崒之极，郁勃之极。

看看饮酒至午后，王伦回头叫小喽啰取来。三四个人去不多时，只见一人捧个大盘子，里放着五锭大银。丑。王伦便起身把盏，对晁盖说道：“感蒙众豪杰到此聚义，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许多真龙？聊备些小薄礼，万望笑留，烦投大寨歇马，小可使人亲到麾下纳降。”晁盖道：“小子久闻大山招贤纳士，一径地特来投托入伙；若是不能相容，我等众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赐白金，决不敢领。非敢自夸丰富，小可聊有些盘缠使用，速请纳回厚礼，只此告别。”王伦道：“何故推却？非是敝山不纳众位豪杰，奈缘只为粮少房稀，恐日后误了足下众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

说言未了，只见林冲八字疾。双眉剔起^[16]，两眼圆睁，坐在交椅上，大喝道：此处若便立起，却起得没声势；若便踢倒桌子立起，又踢得没节次。故特地写个坐在交椅上骂，直等骂到分际性发，然后一脚踢开桌子，抢起身来，刀亦就势掣出，有节次，有声势，作者实有设身处地之劳也。“你前番，我上山来时，也推道粮少房稀！眼前主句，胸中宾句。今日晁兄与众豪杰到此山寨，你又发出这等言语来，眼前主句，胸中宾句。是何道理？”吴用便说道：“头领息怒，自是我等来的不是，倒坏了你山寨情分。恶极，不惟自说不是，看他下“坏情分”三字，已直说林冲不是矣。今日王头领以礼发付我们下山，送与盘缠，又不曾热赶将去^[17]。恶极。只七个字，陡然把雪晴三限又提出来。请头领息怒，我等自去罢休。”明明催之。林冲道：“这是笑里藏刀、言清行浊的人，我其实今日放他不过！”快绝妙绝，读之神旺。○非一朝一夕之心矣。王伦喝道：“你看这畜生！看他骂人法，活是个秀才。又不醉了，倒把言语来伤触我！却不是反失上下！”林冲大骂道：“量你是个落第穷儒，即不落第又奈何？胸中又没文学，即有文学又奈何？怎做得山寨之主！”可见秀才虽强盗亦不服也。吴用便道：“晁兄，更不向林冲说，妙

绝。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坏了头领面皮。只今办了船只，便当告退。”又催之。晁盖等七人便起身，句。要下亭子。句。○俗人不知此句之妙，便作一句读，不知上半句是真，下半句是假也。王伦留道：“且请席终了去。”秀才可怜，睡里梦里。

林冲把桌子只一脚踢在一边，抢起身来，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来，有山崩海立、风起云涌之势。搦的火杂杂^[18]。五字不知是写人，不知是写刀，但觉人刀俱活。吴用便把手将髭须一摸，晁盖、刘唐便上亭子来虚拦住王伦，叫道：“不要火并！”吴用便假意扯林冲，道：“头领，不可造次！”公孙胜便两边道：“休为我等坏了大义！”阮小二便去帮住杜迁，阮小五帮住宋万，阮小七帮住朱贵。百忙中写来，何等明画。吓得小喽啰们目瞪口呆。林冲拿住王伦，骂道：“你是一个村野穷儒，亏了杜迁得到这里！柴大官人这等资助你，赍给盘缠，兴你相交，举荐我来，尚且许多推却！今日众豪杰特来相聚，又要发付他下山去！这梁山泊便是你的？天下人听者。你这嫉贤妒能的贼，天下人听者。不杀了要你何用！却作商量语，绝倒。你也无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有大才，又必有大量，强盗头犹必若是耶？

杜迁、宋万、朱贵本待要向前来劝，被这几个紧紧帮着，那里敢动？王伦那时也要寻路走，却被晁盖、刘唐两个拦住。王伦见头势不好，口里叫道：“我的心腹都在那里？”活秀才。虽有几个身边知心腹的人，本待要来救，见了林冲这般凶猛头势，谁敢向前。林冲即时拿住王伦，又骂了一顿，再添一句，为雪天三限吐气。去心窝里只一刀，肱察地搠倒在亭上。晁盖见搠王伦，各掣刀在手。方掣出暗器。

林冲疾把王伦首级割下来，提在手里，林冲能。○却是耐庵能。吓得那杜迁、宋万、朱贵都跪下，说道：“愿随哥哥执鞭坠蹬！”晁盖等慌忙扶起三人来。吴用就血泊里拽过头把交椅来，何必聚义堂上，只山南水亭有何不可？笑秀才之多计也。便纳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伏者，将王伦为例！今日扶林教头为山寨之主。”好吴用！林冲大叫道：“先生差矣！好林冲！我今日只为众豪杰义气为重上头，火并了这不仁之贼，实无心要谋此位。今日吴兄却让此第一位与林冲坐，岂不惹天下英雄耻笑？若欲相逼，宁死而已！弟有片言，愿闻。不知众位肯依我么？”众人道：“头领所言，谁敢不依？愿闻其言。”

林冲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

断金亭上，招多少断金之人；

聚义厅前，开几番聚义之会。

正是：

替天行道入将至，
仗义疏财汉便来。

毕竟林冲对吴用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1] 水汊（chà）：流入江河湖泊的短小水流。

[2] 赵官家：指宋代赵姓皇帝。

[3] 四清六活：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机灵干练。

[4] 颠倒：底细。

[5] 老郎：老练。

[6] 撻棹（huá jí）：短桨。

[7] 胡哨：撮起嘴唇或塞指于口所吹出的尖锐声音，多用作招集的信号。

[8] 分例：常规。

[9] 哨船：巡逻警戒的船只。

[10] 藏拙：掩藏拙劣，不以示人。表示自谦之辞。

[11] 通知：把事项告诉人知道。

[12] 据：本来。

[13] 发付：打发，发落。

[14] 参差：差池，差错。

[15] 分颜：翻脸。

[16] 剔：竖。

[17] 热赶：立即驱赶。

[18] 拈（nuò）：握。火杂杂：十分有力的样子。

第十九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此书笔力大过人处，每每在两篇相接连时，偏要写一样事，而又断断不使其间一笔相犯。如上文方写过何涛一番，入此回又接写黄安一番是也。看他前一番，翻江搅海；后一番，搅海翻江。真是一样才情，一样笔势。然而读者细细寻之，乃至曾无一句一字偶尔相似者。此无他，盖因其经营图度，先有成竹藏之胸中，夫而后随笔迅扫，极妍尽致，只觉干同是干，节同是节，叶同是叶，枝同是枝，而其间偃仰斜正，各自入妙，风痕露迹，变化无穷也。此书写何涛一番时，分作两番写；写黄安一番时，也分作两番写，固矣。然何涛却分为前后两番，黄安却分为左右两番。又何涛前后两番，一番水战，一番火攻；黄安左右两番，一番虚描，一番实画。此皆作者胸中预定之成竹也。夫其胸中预定成竹，既已有如是之各各差别，则虽湖荡即此湖荡，芦苇即此芦苇，好汉即此好汉，官兵一样官兵，然而间架既已各别，意思不觉都换。此虽悬千金以求一笔之犯，且不可得，而况其有偶同者耶！

宋江婆惜一段，此作者之纤笔也。为欲宋江有事，则不得不生出宋江杀人；为欲宋江杀人，则不得不生出宋江置买婆惜；为欲宋江置买婆惜，则不得不生出王婆化棺。故凡自王婆求施棺木以后，遥遥数纸，而直至于王公许施棺木之日，不过皆为下文宋江失事出逃之楔子。读者但观其始于施棺，终于施棺，始于王婆，终于王公，夫亦可以悟其洒墨成戏也。

话说林冲杀了王伦，手拿尖刀，指着众人，八字读之，不寒而栗。说道：【眉批】此一段特特写林冲。“据林冲虽系禁军，遭配到此，开口第一句的是林冲语，他人不肯说。○汉文帝《与南粤王书》第一句云“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与林冲第一句“身系禁军遭配到此”，二语正是一样文法。然汉文推心置腹，林冲提心在口，一是忠恕而行，一是机变立应，其厚其薄，乃如天渊。今日为众豪杰至此相聚，争奈王伦心胸狭隘，嫉贤妒能，推故不纳，因此火并了这厮，非林冲要图此位。据着我

胸襟胆气，焉敢拒敌官军，他日剪除君侧元凶首恶？《水浒》一书大题目，林冲一生大胸襟。今有晁兄仗义疏财，智勇足备；方今天下人，闻其名无有不伏。我今日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之主，不是势利，不是威胁，不是私恩小惠，写得豪杰有泰山岩岩之象。好么？”众人道：“头领言之极当。”晁盖道：“不可。自古强宾不压主，晁盖强杀，只是个远来新到的人，安敢便来占上？”林冲拓手向前^[1]，将晁盖推在交椅上，定大计，立大业，林冲之功，顾不伟哉！叫道：“今日事已到头，不必推却；若有不从，即以王伦为例！”妙绝快绝，骂杀秀才。○盖谦恭多者，即系秀才，以秀才易秀才而不知其非，岂不辜负尖刀耶！再三再四，扶晁盖坐了。林冲喝叫众人就于亭前参拜了。写得与韩琦卷帘相似。一面使小喽啰去大寨里摆下筵席，林冲才。一面叫人抬过了王伦尸首，林冲才。一面又着人去山前山后唤众多小头目都来大寨里聚义。林冲才。

林冲等一行人请晁盖上了轿马，都投大寨里来。到得聚义厅前，下了马，都上厅来。众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连日读《水浒》，已得十九回矣，直至此时方是开部第一句，看官都要重添眼色。中间焚起一炉香来。是。林冲向前道：顷在亭上已定第一座矣，今第二、第三座，亦须武师手定，故复凛然而前。“小可林冲只是个粗匹夫，不过只会些枪棒而已，无学无才，无智无术。林冲何尝不谦，只是谦得光明历落，可以作自叙，可以作列传，乃至遂可以作墓表、谥议，不须更易一字。而林冲自说如此，人说林冲亦如此，故知永异于秀才之谦也。今日山寨天幸得众豪杰相聚，大义既明，非比往日苟且。十字洗出梁山泊来。○《埤雅》云：“狗，苟也。以其苟于得食，故谓之狗。”今释“苟”字亦应倒借云：“苟，狗也。以其与狗无择，故谓之苟。”呜呼！审如斯言，然则不苟且者谁乎？学究先生在此，便请做军师，执掌兵权，调用将较。须坐第二位。”尊师重傅，真定得是。吴用答道：“吴某村中学究，胸次未见经纶济世之才^[2]，虽曾读些孙吴兵法，未曾有半粒微功，岂可占上！”林冲道：“事已到头，不必谦让。”吴用只得坐了第二位。林冲道：“公孙先生请坐第三位。”神道设教，真定得是。晁盖道：定一个，推一个，便印板可笑矣，换晁盖代之。“却使不得。若是这等推让之时，晁盖必须退位。”林冲道：“晁兄差矣。公孙先生名闻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测之机，呼风唤雨之法，那个及得！”公孙胜道：“虽有些小之法，亦无济世之才，如何敢占上，还是头领坐了。”林冲道：“只今番克敌制胜，便见得先生妙法。此句便。正是鼎分三足，缺一不可。先生不必推却。”公孙胜只得坐了第三位。林冲再要让时，过文法。晁盖、吴用、公孙胜都不肯。三人俱道：“适蒙头

领所说，鼎分三足，以此不敢违命。我三人占上，头领再要让人时，晁盖等只得告退。”三人扶住，林冲只得坐了第四位。论功行赏，真定得是。晁盖道：“今番须请宋、杜二头领来坐。”此句乃是作者惟恐文字直遂，故聊借作一曲，若真有此事，便当抹之。杜迁、宋万却那里肯？苦苦地请刘唐坐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七坐了第八位，刘、阮序齿，真定得是。杜迁坐了第九位，宋万坐了第十位，朱贵坐了第十一位。三个与上四个序贤坐得是。梁山泊自此是十一位好汉坐定。总结一句，有笔力，有经纬。山前山后共有七八百人都来参拜了，分立在两下。

晁盖道：听令。“你等众人在此，今日林教头扶我做山寨之主，
嘎。吴学究做军师，嘎。公孙先生同掌兵权，嘎。林教头等共管山寨。
嘎。汝等众人各依旧职，管领山前山后事务，守备寨栅滩头，休教有失。嘎。各人务要竭力同心，共聚大义。”嘎。○并不增添一语，只依上文林冲所定宣谕一遍，真是又好晁盖，又好林冲。昭烈之言曰“孤有孔明，如鱼有水”，其乐如是也。再教收拾两边房屋，安顿了阮家老小；细。○收完阮家老小。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纲金珠宝贝，收完生辰纲。并自家庄上过活的金银财帛，收完保正家私。就当厅赏赐众小头目并众多小喽罗。大赆。当下椎牛宰马，祭祀天地神明，庆贺重新聚义。众头领饮酒至半夜方散。次日，又办筵宴庆会。一连吃了数日筵席。晁盖与吴用等众头领计议：整点仓廩，一。修理寨栅，二。打造军器——枪刀弓箭、衣甲头盔——准备迎敌官军，三。安排大小船只，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厮杀，好做提备。四。○此只是计议一遍，尚未曾得周备，故下文吴用又重申之。不在话下。

一日，林冲见晁盖作事宽洪，疏财仗义，安顿各家老小在山，蓦然思念妻子在京师，存亡未保，遂将心腹备细诉与晁盖道：文情如千丈游丝，忽然飘落。“小人自从上山之后，欲要搬取妻子上山来，因见王伦心术不定，难以过活，一向蹉跎过了。流落东京，不知死活。”晁盖道：“贤弟既有宝眷在京，如何不去取来完聚？你快写书，便教人下山去，星夜取上山来，多少是好。”林冲当（写下）〔下写〕了一封书，叫两个自身边心腹小喽罗下山去了。

不过两个月，小喽罗还寨说道：“直至东京城内殿（师）〔帅〕府前，寻到张教头家，闻说娘子被高太尉威逼亲事，自缢身死，应前。已故半载。完林冲娘子。○颇有人读至此处潸然泪落者，错也。此只是作书者随手架出、随手抹倒之法，当时且实无林冲，又焉得有娘子乎哉？

不宁惟是而已，今夫人之生死，亦都是随业架出、随业抹倒之事也。岂真有人昔日曾作此书，亦岂真有我今日方读此书乎哉！然则泪落，亦不曾泪落；圣叹说错，乃真错也。张教头亦为忧疑，半月之前染患身故。完张教头。止剩得女使锦儿，已招赘丈夫在家过活。完锦儿。访问邻里，亦是如此说。加一句。打听得真实，又加一句。○加此二句，所以深明不是高府迫去，待林冲不得不如此，活写出心腹喽啰。回来报与头领。”林冲见说了，潸然泪下，自此杜绝了心中挂念。哭得真，放得快，真豪杰，真林冲。晁盖等见说，怅然嗟叹。山寨中自此无话，每日只是操练人兵，准备抵敌官军。

忽一日，众头领正在聚义厅上商议事务，只见小喽啰报上山来，说道：“济州府差拨军官，带领约有二千人马，乘驾大小船四五百只，见在石碣村湖荡里屯住，特来报知。”晁盖大惊，便请军师吴用商议，道：“官军将至，如何迎敌？”吴用笑道：“不须兄长挂心，吴某自有措置。自古道：‘水来土掩，兵到将迎。’”随即唤阮氏三雄，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又唤林冲、刘唐，受计道：“你两个便这般这般……”再叫杜迁、宋万，也分付了。

且说济州府尹点差团练使黄安并本府捕盗官一员，带领一千余人，拘集本处船只，就石碣村湖荡调拨，分开船只，作两路来取泊子。一句遂令文字分作两扇。

且说团练使黄安带领人马上船，摇旗呐喊，杀奔金沙滩来。看看渐近滩头，只听得水面上呜呜咽咽吹将起来。黄安道：“这不是画角之声？前何涛文出色写，此黄安文便约略写，疏密浓淡正妙。且把船湾住！”看时，只见水面上远远地三只船来。只是三只船。看那船时，每只船上只有五个人，只有五个人。四个人摇着双橹，船头上立着一个人，五个人又只是一个人，然则十五个人，只是三个人。头带绛红巾，都是一样红罗绣袄，棋子布背心不知抛向何处，贫富之际，令人深感。手里各拿着留客住。三只船上人都一般打扮。于内有人认得的，便对黄安说道：“这三只船上三个人，一个是阮小二，一个是阮小五，一个是阮小七。”黄安道：“你众人与我一齐并力向前，拿这三个人！”两边有四五十只船一齐发着喊，杀奔前去。那三只船唢呐了一声，一齐便回。四字如戏，不知视黄安如小儿？如虫蚁？黄团练把手内枪捻搭动，向前来叫道：“只顾杀这贼！我自有重赏！”

那三支船前面走，既不来。背后官军船上把箭射将去。那三阮去船舱里，各拿起一片青狐皮来遮那箭矢。又不去。后面船只只顾赶。赶不

过二三里水港，黄安背后一只小船飞也似划来报道：于报子口中完却一路，文情变诡，令我不测。“且不要赶！我们那一条杀入去的船只都被他杀下水里去，把船都夺去了！”黄安问道：“怎的着了那厮的手？”小船上人答道：尽向口中说出。“我们正行船时，只见远远地两只船来，每船上各有五个人。只是五个人。我们并力杀去赶他，赶不过三四里水面，四下里小港钻出七八只小船来。只是七八只船。船上弩箭似飞蝗一般射来！我们急把船回时，来到窄狭港口，只见岸上约有二三十人，只是二三十人。两头牵一条大箢索，横截在水面上。只是一条箢索。却待向前看索时，又被他岸上灰瓶、石子如雨点一般打将来。只是灰瓶、石子。众官军只得弃了船只，下水逃命。我众人逃得出来，到旱路边看时，那岸上人马皆不见了，马也被他牵去了，看马的军人都杀死在水里。一路完。我们芦花荡边寻得这只小船儿，径来报与团练。”此船定是吴用留与报信，以乱其军心者也，不得疑作者捏凑。

黄安听得说了，叫苦不迭；便把白旗招动，教众船不要去赶，且一发回来。那众船才拨得转头，未曾行动，只见背后那三只船又引着十数只船，十数只船。都只是这三五个人，三五个人。把红旗摇着，口里吹着胡哨，飞也似赶来。黄安却待把船摆开迎敌时，只听得芦苇丛中炮响。黄安看时，四下里都是红旗摆满，又似极多者。慌了手脚。后面赶来的船上叫道：“黄安留下了首级回去！”趣语绝倒。留下首级，如何回去？且留下首级，回去如何吃饭耶？黄安把船尽力摇过芦苇岸边，却被两边小港里钻出四五十只小船来，四五十只。船上弩箭如雨点射将来。黄安就箭林里字法之奇者，如肉雨、箭林、血粥等，皆可入谐史。夺路时，只剩得三四只小船了，黄安便跳过快船内，回头看时，只见后面的人一个个都扑通的跳下水里去了。有和船被拖去的，大半都被杀死。一路完。黄安驾着小快船正走之间，只见芦花荡边一只船上立着刘唐，一挠钩搭住黄安的船，托地跳将过来，只一把拦腰提住，喝道：“不要挣扎！”一时军人能识水的，水里被箭射死；不敢下水的，就船里都活捉了。事曰扫荡，文曰收拾。

黄安被刘唐扯到岸边，上了岸，远远地，晁盖、公孙胜山边骑着马，挺着刀，引五六十人、三二十匹马，齐来接应。写晁盖、吴用、公孙胜，宛然是个中军，真有不劳而定之体。然又特特藏过吴用者，盖深喻谋于九渊，发于九天，枢密之地非可以示人也。读《水浒》有极大学问，后世其念之也哉！一行人生擒活捉得一二百人，夺的船只尽数都收在山南水寨里安顿了。大小头领一齐都到山寨，晁盖下了马，来到聚义厅上坐定。众头领各去了戎装军器，团团坐下；捉那黄安绑在将军柱

上，取过金银段匹，赏了小喽啰。点简共夺得六百馀匹好马，山寨从此有许多马匹。这是林冲的功劳；明画。东港是杜迁、宋万的功劳；明画。西港是阮氏三雄的功劳；明画。捉得黄安是刘唐的功劳。明画。○山寨中共是十一位英雄，今单叙出七个有功，而不言晁盖者，凡众人之功，皆晁盖之功，晁盖固不得与众人争功也。吴用、公孙胜者，运筹于内，决胜于外，有发纵之能焉，亦不必与众人争功也。止有朱贵例应立功，然身在外司，势不得与，因为另生下文一段，以明无一人尸位素餐也。

众头领大喜，杀牛宰马，山寨里筵会。自酤的好酒，水泊里出的新鲜莲藕并鲜鱼，山南树上自有时新的桃、杏、梅、李、枇杷、山枣、柿、栗之类，自养的鸡、猪、鹅、鸭等品物，不必细说。写得山泊无物不备。众头领只顾庆赏。新到山寨，得获全胜，非同小可。

正饮酒间，只见小喽啰报道：“山下朱头领使人到寨。”上文各立功，此特补出朱贵，不重在晁盖诸人劫掠客商也。【眉批】一事是合传，不得分作两番。晁盖唤来，问有甚事。小喽啰道：“朱头领探听得一起客商，有数十人结联一处，今晚必从旱路经过，特来报知。”晁盖道：“正没金帛使用。特着一句，为朱贵地。谁领人去走一遭？”三阮道：“我弟兄们去！”三阮去了。晁盖道：“好兄弟！小心在意，速去早来。”

三阮便下厅去换了衣裳，挎了腰刀，拿了朴刀、**橈**叉、留客住，点起一百余人，上厅来别了头领，便下山，就金沙滩把船载过朱贵酒店里去了。晁盖恐三阮担负不下，又使刘唐又刘唐去了。点起一百余人，教领了下山去接应。又分付道：“只可善取金帛财物，切不可伤害客商性命。”又带表晁盖。刘唐去了。晁盖到三更不见回报，又使杜迁、宋万又杜迁、宋万去了。○于朱贵文中，又特着许多人去者，非令众人与朱贵分功，盖又深表朱贵，乃系耳目采听之司，不重一枪一刀，故是役虽全赖阮、刘、杜、宋六人，而功必归之朱贵也。引五十余人下山接应。

晁盖与吴用、公孙胜、林冲饮酒至天明，上文特遣阮、刘、杜、宋都去者，非必用四人也，正独留林冲也。盖为前文抵敌黄安时，单留晁盖、吴用、公孙胜，而令林冲与彼六人一例在军前听用，虽意在显出武师材勇过人，然已几于绛灌伍之矣。此特调尽群公，大书四人饮酒。呜呼，妙哉！只见小喽啰报道：“亏得朱头领！得了二十馀辆车子金银财

物并四五十匹驴骡头口^[3]！”叙朱贵功已定。晁盖又问道：“不曾杀人么？”带表。小喽啰答道：“那许多客人见我们来得头势猛了，都撇下车子、头口、行李，逃命去了，并不曾伤害他一个。”晁盖见说大喜：“我等自今已后，不可伤害于人。”是。取一锭白银赏了小喽啰，便叫将了酒果下山来，直接到金沙滩上，见众头领尽把车辆扛上岸来，再叫撑船去载头口马匹。细。众头领大喜。把盏已毕，教人去请朱贵上山来筵宴。半日只为此一句耳，作文顾不难哉！晁盖等众头领都上到山寨聚义厅上，簸箕掌、栲栳圈^[4]，坐定；叫小喽啰扛抬过许多财物，在厅上一包包打开，将彩帛衣服堆在一边，好。行货等物堆在一边，好。金银宝贝堆在正面；好。便叫掌库的小头目，每样取一半收贮在库，听候支用；好。这一半分做两分，厅上十一位头领均分一分，好。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分。好。把这新拿到的军健脸上刺了字号，好。选壮浪的分拨去各寨喂马砍柴^[5]，好。软弱的各处看车切草；好。黄安锁在后寨监房内。好。○结到黄安，断知前文不是二事也。

晁盖道：听晁盖说。“我等今日初到山寨，当初只指望逃灾避难，投托王伦帐下为一小头目。多感林教头贤弟推让我为尊，不想连得了两场喜事：第一，赢得官军，收得许多人马船只，捉了黄安；二乃又得了若干财物金银。此不是皆托众弟兄的才能？”众头领道：“皆托得大哥哥的福荫，以此得采。”晁盖再与吴用道：“俺们弟兄七人的性命皆出于宋押司、朱都头两个。古人道：‘知恩不报，非为人也。’若论大事，则下文吴用之言为得大体，今自为后文波节，则此语真是宋江钩饵。乃今作者反若置此语于第二，而以下文申作第一，遂使后人读之而迷也，盖笔墨真能颠倒人哉！今日富贵安乐从何而来？早晚将些金银，可使人亲到郓城县走一遭。此是第一件要紧的事务。再有白胜陷在济州大牢里，竟以两事双举，作者之欲迷人如此，读书可不慎欤！我们必须要去救他出来。”吴用道：“兄长不必忧心，小生自有摆划^[6]。宋押司是个仁义之人，紧地不望我们酬谢^[7]。虽然如此，礼不可缺，早晚待山寨粗安，必用一个兄弟自去。主句。白胜的事，可教募生人去那里使钱^[8]，买上嘱下，松宽他，便好脱身。只带着轻轻说。我等且商量屯粮造船，制办军器，安排寨栅城垣，添造房屋，整顿衣袍铠甲，打造枪刀弓箭，防备迎敌官军。”此段极似最重，却是故设迷人。晁盖道：“既然如此，全仗军师妙策指教。”吴用当下调拨众头领，分派去办。不在话下。

且不说梁山泊自从晁盖上山，好生兴旺。却说济州府太守见黄安手下逃回的军人备说梁山泊杀死官军，生擒黄安一事；又说梁山泊好汉十分英雄了得，无人近傍得他，难以收捕；抑且水路难认，港汊多杂，以

此不能取胜。府尹听了，只叫得苦，向太师府干办说道：“何涛先折了许多人马，独自一个逃得性命回来，已被割了两个耳朵，自回家将息，至今不痊；去的五百人，无一个回来，因此又差团练使黄安并本府捕盗官，带领军兵前去追捉，亦皆失陷；黄安已被活捉上山，杀死官军不知其数，又不能取胜。怎生是好！”

太守肚里正怀着鬼胎，没个道理处。只见承局来报说：“东门接官亭上有新官到来，飞报到此。”太守慌忙上马，来到东门外接官亭上；望见尘土起处，新官已到亭子前下马。府尹接上亭子，相见已了，那新官取出中书省更替文书来度与府尹。太守看罢，随即和新官到州衙里交割牌印，一应府库钱粮等项。当下安排筵席管待新官，旧太守备说梁山泊贼盗浩大，杀死官军一节。说罢，新官面如土色，心中思忖道：“蔡太师将这件勾当抬举我，却是此等地面，这般府分！又没强兵猛将，如何收捕得这伙强人？倘或这厮们来城里借粮时，却怎生奈何？……”旧官太守次日收拾了衣装行李，自回东京听罪。完济州太守。不在话下。

且说新府尹到任之后，请将一员新调来镇守济州的军官来，当下商议招军买马，集草屯粮，招募悍勇民夫，智谋贤士，准备收捕梁山泊好汉。一面申呈中书省，转行牌仰附近州郡，并力剿捕；一面自行下文书所属州县，知会收剿^[9]，及仰属县着令守御本境。这个都不在话下。

且说本州孔目差人赍一纸公文行下所属郓城县，教守御本境，防备梁山泊贼人。郓城县知县看了公文，教宋江叠成文案^[10]，行下各乡村，一体守备。宋江见了公文，心内寻思道：“晁盖等众人不想做下这般大事！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伤了何观察，又损害了许多官军人马，又把黄安活捉上山。如此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倘有疏失，如之奈何？”自家一个心中纳闷，分付贴书后司张文远，无意有意安放此人在此处。将此文书立成文案，行下各乡各保，自理会文卷。

宋江却信步走出县来，走不过三二十步，只听得背后有人叫声“押司”。春云渐展。宋江转回头来看时，却是做媒的王婆，此下一篇，自讨婆惜直至杀婆惜，皆是借作宋江在逃楔子。所以始于王婆，终于王公；始于施棺，终于施棺。凡以自表其非正文，只是随手点染而已。引着一个婆子，却与他说道：“你有缘，做好事的押司来也！”宋江转身来问道：“有甚么话说？”王婆拦住，指着阎婆对宋江说道：“押司不知。这一家儿从东京来，不是这里人家，嫡亲三口儿。夫主阎公，有个女儿婆惜。他那阎公平昔是个好唱的人，自小教得他那女儿婆惜也会唱诸般

耍令^[11]。年方一十八岁，颇有些颜色。三口儿因来山东投奔一个官人不着，流落在此郛城县。不想这里的人不喜风流宴乐，因此不能过活，在这县后一个僻净巷内权住。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时疫死了^[12]，这阎婆无钱津送^[13]，没做道理处，央及老身做媒。我道：‘这般时节，那里有这等恰好？’又没借换处。正在这里走头没路的，只见押司打从这里过，以此老身与这阎婆赶来。望押司可怜见他则个，作成一具棺材！”一具棺材。○从棺材上起。宋江道：“原来恁地。你两个跟我来，去巷口酒店里借笔砚写个帖子与你，去县东陈三郎家取具棺材。”宋江又问道：“你有结果使用么^[14]？”阎婆答道：“实不瞒押司说，棺材尚无，那讨使用？”宋江道：“我再与你银子十两做使用钱。”阎婆道：“便是重生的父母，再长的爹娘！做驴做马，却不道做鸨做鸭。报答押司！”宋江道：“休要如此说。”随即取出一锭银子递与阎婆，自回下处去了。

且说这婆子将了帖子，径来县东街陈三郎家取了一具棺材，回家发送了当，兀自馀剩下五六两银子，娘儿两个把来盘缠。不在话下。

忽一朝，那阎婆因来谢宋江，见他下处没有一个妇人家面，回来问间壁王婆道：春云再展。“宋押司下处不见一个妇人面，他曾有娘子也无？”王婆道：“只闻宋押司家里住在宋家村，却不曾见说他有娘子。在这县里做押司，只是客居。常常见他散施棺材药饵，极肯济人贫苦。敢怕是未有娘子。”阎婆道：“我这女儿长得好模样，又会唱曲儿，省得诸般耍笑；从小儿在东京时，只去行院人家串^[15]，那一个行院不爱他！显得是个歪货。有几个上行首要问我过房了几次^[16]，我不肯。只因我两口儿无人养老，因此不过房与他。不想今来倒苦了他！我前日去谢宋押司，见他下处没娘子，因此央你与我对宋押司说：他若要讨人时，我情愿把婆惜与他。我前日得你作成，亏了宋押司救济，无可报答他，与他做个亲眷来往。”

王婆听了这话，次日来见宋江，备细说了这件事。宋江初时不肯，怎当这婆子撮合山的嘴撺掇^[17]，一路只是要宋江失事，便特特生出杀婆惜来。杀之无名，便特特倒装出张三勾搭来。又恐张三有玷宋江闺门，便特特倒装出讨做外宅，以明非系正妻妾来。讨做外宅，即宋江不免近于赵员外、西门官人之徒，便特特倒装出鸨儿见他没有娘子，情愿把女与他来。鸨儿为何情愿把女与他，便特特倒装出施棺木来。曲曲折折，层层次次，当知悉是闲文，不得亦比正文例，一概认真读也。宋江依允了，就在县西巷内讨了一所楼房，置办些家伙什物，安顿了阎婆惜娘儿两个在那里居住。没半月之间，打扮得阎婆惜满头珠翠，遍体绫罗。又

过几日，连那婆子也有若干头面衣服。写婆惜衣饰写不尽，却写一句婆子，妙绝。端的养的婆惜丰衣足食！点染。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向后渐渐来得慢了。却是为何？原来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这阎婆惜水也似后生，如何譬，却譬得妙绝，只是讲解不得。况兼十八九岁，正在妙龄之际，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

一日，宋江不合带后司贴书张文远来阎婆惜家吃酒。春云三展。这张文远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厮唤做小张三，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平昔只爱去三瓦两舍，飘蓬浮荡，学得一身风流俊俏；更兼品竹调丝，无有不会。这婆惜是个酒色娼妓，一见张三，心里便喜，倒有意看上他。那张三亦是个酒色之徒，这事如何不晓得；见这婆娘眉来眼去，十分有情，便记在心里。向后但是宋江不在，这张三便去那里，假意儿只说来寻宋江。那婆娘留住吃茶，言来语去，成了此事。谁想那婆娘自从和那张三两个搭识上了，打得火块一般热，并无半点儿情分在这宋江身上。宋江但若来时，只把言语伤他，全不兜揽他些个^[18]。这宋江是个好汉，不以这女色为念，因此半月十日去走得一遭。那张三和这婆惜如胶似漆，夜去明来，街坊上人都都知了，却有些风声吹在宋江耳朵里。春云四展。宋江半信不信，自肚里寻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我只不上门便了。”自此有几个月不去。阎婆累使人来请，宋江只推事故不上门去。忽然住，妙绝。

话分两头。忽一日将晚，宋江从县里出来，去对过茶房里坐定吃茶。只见一个大汉，奇文涌拔。头带白范阳毡笠儿，身穿一领黑绿罗袄，白笠黑袄，为月下出色，然在苍然暮色中，更怕人。下面腿絛护膝八搭麻鞋^[19]，腰里跨着一口腰刀，背着一个大包，走得汗雨通流，气急喘促，把脸别转着看那县里。写得作怪，妙。宋江见了这个大汉走得蹊蹊，慌忙起身赶出茶房来，跟着那汉走。亦写得作怪。约走了三二十步，那汉回过头来，看了宋江，却不认得。写得作怪。宋江见了这人，略有些面熟，“莫不是那里曾厮会来？”心中一时思量不起。亦写得作怪。那汉见宋江，看了一回，也有些认得；立住了脚，定睛看那宋江，又不敢问。真写得作怪。宋江寻思道：“这个人好作怪！却怎地只顾看我？”宋江亦不敢问他。真写得作怪。

只见那汉去路边一个篦头铺里问道^[20]：“大哥，前面那个押司是谁？”此一段写得有鬼怪气，深灯读之，要怕起来。篦头待诏应道：“这

位是宋押司。”那汉提着朴刀，走到面前，唱个大喏，作怪煞。说道：“押司认得小弟么？”作怪煞。宋江道：“足下有些面善。”作怪煞。那汉道：“可借一步说话。”宋江便和那汉入一条僻净小巷。细。那汉道：“这个酒店里好说话。”两个上到酒楼，拣个僻净阁儿里坐下。那汉倚了朴刀，解下包裹，撇在桌子底下。细。那汉扑翻身便拜。宋江慌忙答礼道：“不敢拜问足下高姓？”那人道：“大恩人如何忘了小弟？”宋江道：“兄长是谁？真个有些面熟，小人失忘了。”那汉道：“小弟便是晁保正庄上曾拜识尊颜蒙恩救了性命的赤发鬼刘唐便是。”廿八字句。宋江听了大惊，说道：“贤弟，你好大胆！早是没做公的看见！险些儿惹出事来！”刘唐道：“感承大恩，不惧一死，特地来酬谢。”特表刘唐也。宋江道：“晁保正弟兄们近日如何？兄弟，谁教你来？”怪之之辞，吃惊如画。刘唐道：“晁头领哥哥再三拜上大恩人。得蒙救了性命，见今做了梁山泊主都头领，吴学究做了军师，公孙胜同掌兵权，林冲一力维持，火并了王伦。山寨里原有杜迁、宋万、朱贵和俺弟兄七个，共是十一个头领。见今山寨里聚集得七八百人，粮食不计其数。只想兄长太恩，无可报答，特使刘唐赍一封书并黄金一百两相谢押司，再去谢那朱都头。”只带一句已足。

刘唐便打开包裹，取出书来，递与宋江。此乃半句也。夫打开包裹，则应取出书与金子矣。今却因宋江开书太疾，便使刘唐取出金子不及，于是宋江一边自看书，刘唐一边自去开包取出金子。到得刘唐打开金子了，宋江却已看完了书，摸出招文袋来，盖其时真甚疾也。宋江看罢，便拽起褶子前襟，摸出招文袋。此亦半句也。宋江摸出招文袋时，刘唐方乃取出金子，下文宋江便紧接一齐插入，盖甚疾也。打开包儿时，刘唐取出金子放在桌上。宋江把那封书，就取了一条金子，和这书包了，插在招文袋内，放下衣襟，飞梁驾笋，造五凤楼手也。便道：“贤弟，将此金子依旧包了。”随即便唤量酒的并不说明，便唤量酒的，写宋江吃惊如画。打酒来^[21]，叫大块切一盘肉来，铺下些菜蔬果子之类，叫量酒人筛酒与刘唐吃。宋江不陪吃者，深写吃惊之后，惟恐有失也。看看天色晚了，刘唐吃了酒，量酒人自下去。

刘唐把桌上金子包打开，要取出来。写一时匆匆相视如画。宋江慌忙拦住道：“贤弟，你听我说。你们七个弟兄初到山寨，正要金银使用；宋江家中颇有些过活，且放在你山寨里，等宋江缺少盘缠时却来取。今日非是宋江见外，于内已受了一条。朱仝那人也有些家私，不用送去。我自与他说知人情便了。只答一句已足。贤弟，我不敢留你去家中住，活是吃惊语。倘或有人认得时，不是要处。今夜月色必然明朗，

你便可回山寨去，莫在此停阁。宋江再三申意众头领，不能前来庆贺，切乞恕罪。”刘唐道：“哥哥大恩，无可报答，特令小弟送些人情来与押司，微表孝顺之心。保正哥哥今做头领，学究军师号令非比旧日，小弟怎敢将回去？到山寨中必然受责。”是。宋江道：“既是号令严明，我便写一封回书，与你将去便了。”刘唐苦苦相央宋江收受，宋江那里肯接，随即取一幅纸来，借酒家笔砚，备细写了一封回书与刘唐收在包内。刘唐是个直性的人，深表刘唐。见宋江如此推却，想是不肯受了，便将金子依前包了。

看看天色夜来，刘唐道：“既然兄长有了回书，小弟连夜便去。”宋江道：“贤弟，不及相留，以心相照。”刘唐又下了四拜。宋江教量酒人来道：“有此位官人留下白银一两在此，我明日却自来算。”连帐亦不算，不惟押司托熟，亦为吃惊不小。刘唐背上包裹，拿了朴刀，跟着宋江下楼来。离了酒楼，出到巷口，天色黄昏，是八月半天气，月轮上来，写还题中“月夜”二字。宋江携住刘唐的手，宋江携刘唐手第二。分付道：“贤弟保重，再不可来。此间做公的多，不是耍处。我更不远送，只此相别。”刘唐见月色明朗，拽开脚步，望西路便走，连夜回梁山泊来。

却说宋江与刘唐别了，自慢慢走回下处来。一头走，一面肚里寻思道：“早是没做公的看见^[22]，险些惹出一场大事来！”一头想：“那晁盖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转不过两个弯，只听得背后有人叫一声：“押司，那里去来？好两日不见面！”宋江回头看时，倒吃一恼。不因这番，有分教：宋江

小胆翻为大胆，
善心变做恶心。

毕竟叫宋江的却是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1] 拓手：意不明。疑为“拱手”之误。

[2] 胸次：胸间。

[3] 头口：指骡马驴牛之类大牲畜。

[4] 簸箕掌、桡桡（kǎo lǎo）圈：表示圆圈的形状。形容围成一圈的样子。

[5] 壮浪：壮实，壮健。

[6] 摆划：办法。

[7] 紧地：必然。

[8] 蓦生：即陌生。

[9] 知会：通知。

[10] 叠：综合整理。

[11] 耍令：唐宋时一种说唱或兼伴舞的民间曲艺。

[12] 时疫：一时流行的传染病。

[13] 津送：办理丧事。

[14] 结果：指料理丧葬事项。使用：花费。

[15] 行院：妓院。亦借指妓女。

[16] 上行首：妓班首的称谓。亦泛指名妓。过房：以别人的儿女为儿女。

[17] 撮合山：指媒人。

[18] 兜揽：招揽，招引。

[19] 腿絊（bēng）：即腿绷，绑腿一类的用品。

[20] 篦头铺：理发店。

[21] 量酒：酒保，堂倌。

[22] 早是：幸而，幸好。

第二十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此篇借题描写妇人黑心，无幽不烛，无丑不备，暮年荡子读之咋舌，少年荡子读之收心，真是一篇绝妙针札荡子文字。

写淫妇便写尽淫妇，写虔婆便写尽虔婆，妙绝。

如何是写淫妇便写尽淫妇？看他一晚拿班做势，本要压伏丈夫，及至压伏不来，便在脚后冷笑，此明明是开关接马，送俏迎奸也。无奈正接不着，则不得已，乘他出门恨骂时，不难撒娇撒痴，再复将他兜住。乃到此又兜不住，正觉自家没趣，而陡然见有赃物，便早把一接一兜面孔一齐收起，竟放出狰狰食人之状来。刁时便刁杀人，淫时便淫杀人，

狠时便狠杀人，大雄世尊号为“花箭”，真不诬也。

如何是写虔婆便写尽虔婆？看他先前说得女儿恁地思量，及至女儿放出许多张致来，便改说：女儿气苦了，又娇惯了。一黄昏嘈出无数说话，句句都是埋怨宋江，怜惜女儿，自非金石为心，亦孰不入其玄中也。明早骤见女儿被杀，又偏不声张，偏用好言反来安放，直到县门前了，然后扭结发喊，盖虔婆真有此等辣手也。

话说宋江别了刘唐，乘着月色满街，六字不惟找足前题，兼乃递入后事，盖良夜如此，美人奈何，便不须遇着阎婆，宋江亦转入西巷矣。○月毕竟是何物，乃能令人情思满巷如此，真奇事也。○人每言英雄无儿女子情，除是英雄到夜便睡着耳。若使坐至月上时节，任是楚重瞳，亦须倚栏长叹。○见夜月便若相思，见晓月便若离别，然其实生平寡缘，无人可思，生平在家，无人可别也。见此茫茫，无端忽集，世又无圣人，我将问谁矣？○已上皆吴趋王斲山先生语，偶附于此。先生妙言奇趣，口作风云，自有《斲山语录》行世，想亦天下之所乐得而读也。信步自回下处来，却好的遇着阎婆春云五展。○前忽然住，此忽然接，有云穿月漏之妙。赶上前来叫道：“押司，多日使人相请，好贵人，难见面！便是小贱人有些言语高低，伤触了押司，只说言语伤触，虔婆成精语。也看得老身薄面，自教训他，与押司陪话。今晚老身有缘，得见

押司，同走一遭去。”

宋江道：“我今日县里事务忙，摆拨不开^[1]，改日却来。”一。阎婆道：“这个使不得。我女儿在家里专望，押司胡乱温顾他便了^[2]，直恁地下得^[3]？”反责宋江下得，虔婆成精语。宋江道：“端的忙些个，明日准来。”二。阎婆道：“我今晚要和你去。”便把宋江衣袖扯住了，发话道：“是谁挑拨你？反责宋江受人挑拨，虔婆成精语。我娘儿两个下半世过活都靠着押司。外人说的闲是闲非都不要听他，押司自做个张主^[4]，我女儿但有差错，都在老身身上。又包办一句，虔婆成精语。押司胡乱去走一遭。”宋江道：“你不要缠。我的事务分拨不开在这里。”三。阎婆道：“押司便误了些公事，知县相公不到得便责罚你。又奉承一句，虔婆成精语。这回错过，后次难逢。押司只得和老身去走一遭，到家里自有告诉。”又糊涂一句，虔婆成精语。宋江是个快性的人，吃那婆子缠不过，便道：“你放了手，我去便了。”春云六展。阎婆道：“押司不要跑了去，老人家赶不上。”又打诨一句，虔婆成精语。宋江道：“直恁地这等！”直性宋江如画。

两个厮跟着，来到门前，宋江立住了脚。前三段写不肯去，此又云立住脚，见宋江之不必杀婆惜也。阎婆把手一拦，说道：“押司来到这里，终不成不入去了？”虔婆成精如画。宋江进到里面凳子上坐了。前三段不肯去，一段立住脚，此又云凳子上坐，见宋江之不必杀婆惜也。那婆子是乖的，生怕宋江走去，便帮在身边坐了，写虔婆成精如画。叫道：“我儿，你心爱的三郎在这里。”看他句句包荒女儿，兜揽宋江，费心费口，风云转换，入后乃渐渐搓捏不拢，读之失笑。

那阎婆惜倒在床上，对着盏孤灯，正在没可寻思处，只等这小张三来，听得娘叫道“你的心爱的三郎在这里”，那婆娘只道是张三郎，错认陶潜，写来入画。慌忙起来，把手掠一掠云髻，丑。口里喃喃的骂道：“这短命！等得我苦也！丑。老娘先打两个耳刮子着！”丑。飞也似跑下楼来，就榻子眼里张时，丑。堂前琉璃灯却明亮，照见是宋江，那婆娘复翻身转又上楼去，依前倒在床上。丑。阎婆听得女儿脚步下楼来，又听得再上楼去了，两句不是听出花娘也邪，正是写出虔婆着急。婆子又叫道：“我儿，你的三郎在这里。怎地倒走了去？”那婆惜在床上应道：“这屋里多远，他不曾来！句。他又不瞎，如何自不上来，直等我迎接他！句。没了当絮絮聒聒地^[5]。”阎婆道：“这贱人真个望不见押司来，气苦了。恁地说，也好教押司受他两句儿。”一场官司反打在宋江屋里，婆舌可畏如此。婆子笑道：“押司，我同你上楼去。”春云七

展。宋江听了那婆娘说这几句，心里自有五分不自在；为这婆子来扯，勉强只得上楼去。本是一间六椽楼屋。前半间安一副春台实。凳子，虚。后半间铺着卧房，贴里安一张三面棱花的床，两边都是栏杆，实。上挂着一顶红罗幔帐，虚。侧首放个衣架，实。搭着手巾；虚。这边放着个洗手盆，实。一个刷子，虚。一张金漆桌子上实。放一个锡灯台，虚。边厢两个杌子，实。正面壁上挂一幅仕女，虚。对床排着四把一字交椅。实。○上得楼来，无端先把几件铺陈数说一遍，到后文中或用着，或不用着，恰好虚实间杂成文，真是闲心妙笔。

宋江来到楼上，阎婆便拖入房里去。宋江便向杌子上朝着床边坐了。如画。○杌子。阎婆就床上拖起女儿来，拖起了，然仍在床上，如画。○床。说道：“押司在这里。我儿，你只是性气不好，把言语来伤触他，恼得押司不上门，二十一字句。闲时却在家里思量。我如今不容易请得他来，你却不起来陪句话儿。颠倒使性！”三十一字句。○俗本不知此两行半是二句，便读得七零八碎，减多少色。○一句是凭空生出“语言伤触”四字，便将宋江一向不来缘故，轻轻改得好了。一句是当面生出“颠倒使性”四字，便将婆惜日常相思气苦，明明显得真了。灵心妙舌，其斯以为婆哉！

婆惜把手拓开，说那婆子：“你做甚么这般鸟乱！我又不曾做了歹事！浪妇偏嘴硬。○嘴硬，所以掩其浪也，乃人又反因嘴硬而断其为浪，今古皆然，浪妇戒哉！他自不上门，教我怎地陪话？”宋江听了，也不做声。婆子便掇过一把交椅在宋江肩下，便推他女儿过来，此句放下床来。○交椅。说道：“你且和三郎坐一坐。不陪话便罢，不肯陪话，便算到同坐，亦是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不要焦躁。”那婆娘那里肯过来，便去宋江对面坐了。宋江低了头不做声。婆子看女儿时也别转了脸。一写。○此语凡写数番，作一篇烟波。阎婆道：“‘没酒没浆，做甚么道场？’天生妙语与婆用。老身有一瓶儿好酒在这里，春云八展。买些果品来，与押司陪话，我儿你相陪押司坐地，不要怕羞，前要女儿陪话，既不陪话，便换作女儿同坐；及至又不同坐，便随口插出“陪坐”二字来，却又倒拴一句“不要怕羞”，抬得女儿金枝玉叶相似，妙哉婆也。我便来也。”宋江自寻思道：“我吃这婆子钉住了，脱身不得。等他下楼去，我随后也走了。”先不肯来，既又立住，既又坐凳上，既又要逃走，见宋江之不必杀婆惜也。那婆子瞧见宋江要走的意思，出得房门去，门上却有屈戌^[6]，便把房门拽上，将屈戌搭了。细婉之文。宋江暗忖道：“那虔婆倒先算了我。”

且说阎婆下楼来，先去灶前点起个灯；灶里见成烧着一锅脚汤^[7]，再趺上些柴头^[8]；细婉之文。拿了些碎银子，出巷口去买得些时新果品、鲜鱼、嫩鸡、肥鲊之类；归到家中，都把盘子盛了；取酒倾在盆里，舀半旋子，在锅里烫热了，倾在酒壶里；细婉之文。收拾了数盆菜蔬，三支酒盏，三双箸，一桶盘托上楼来放在春台上；春台。开了房门，细。搬将入来，摆满金漆桌子。桌子。看宋江时，只低着头；看女儿时，也朝着别处。二写。阎婆道：“我儿，起来把盏酒。”婆惜道：“你们自吃，我不耐烦！”婆子道：“我儿，爷娘手里从小儿惯了你性儿，说得女儿娇稚可怜之极。别人面上须使不得！”婆惜道：“不把盏便怎地？终不成飞剑来取了我头！”闲中先衬一句。那婆子倒笑起来，一个“笑”字。○吓人语，不得不笑。说道：“又是我的不是了。其语太唐突矣，便如飞一笑，引归自己。押司是个风流人物，不和你一般见识。一边又去如飞温住宋江。你不把酒便罢，且回过脸来吃盏酒儿。”一边又去如飞按下女儿。○看他三四转，如盘珠不定。婆惜只不回过头来。那婆子自把酒来劝宋江，宋江勉强吃了一盏。

婆子笑道：两个“笑”字。○不好开口，只得先笑。“押司莫要见责。闲话都打叠起^[9]，明日慢慢告诉。既云打叠起明日告诉矣，下又接出话来，看他粲花之舌。○要看他将张三事，在半含半吐间，说不得，不说不得，正如飞燕掠水，只是一点两点，真是绝世文情。外人见押司在这里，多少干热的不怯气，又还他一个缘故，又抬得女儿珍珠宝贝相似，若在必争也者。胡言乱语，放屁辣臊，八字糊涂得妙。押司都不要听，且只顾吃酒。”又是他自己说，又是他劝吃酒，教不要听，写出许多亲热，活是虔婆出现。筛了三盏在桌子上，说道：“我儿，不要使小孩儿的性，胡乱吃一盏酒。”先代作一解，次复劝之饮。婆惜道：“没得只顾缠我！我饱了，吃不得！”阎婆道：“我儿，你也陪侍你的三郎吃盏使得。”上只复劝之饮，此复插入三郎，苦心之婆，匠心之文也。婆惜一头听了，一面肚里寻思：“我只心在张三身上，兀谁耐烦相伴这厮！若不把他灌得醉了，他必来缠我！”婆惜只得勉强拿起酒来吃了半盏。春云九展。婆子笑道：三个“笑”字。○此笑真是乐。“我儿只是焦躁，且开怀吃两盏儿睡。才见肯吃酒，便轻轻递过一“睡”字，妙绝。押司也满饮几杯。”递过俏来。宋江被他劝不过，连饮了三五杯。婆子也连连吃了几杯，为明早失救地。再下楼去烫酒。春云十展。

那婆子见女儿不吃酒，心中不悦；才见女儿回心吃酒，欢喜道：“若是今夜兜得他住，那人恼恨都忘了！且又和他缠几时，却再商量。”婆子一头寻思，一面自在灶前吃了三大钟酒；觉道有些痒麻上

来，却又筛了一碗吃，为明早失救地，穿插无痕，真是妙手。旋了大半旋，倾在注子里，爬上楼来，见那宋江低着头不做声，女儿也别转着脸弄裙子。三写。○增“弄裙”字，写淫妇心动。这婆子哈哈地笑道：四个“笑”字。○此“笑”字上增出“哈哈”二字，写婆子带酒如画。“你两个又不是泥塑的，做甚么都不做声？赵松雪戏赠管夫人词云：“我依两个，忒煞情多。好一似练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却将来一齐都打破，再团再练，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那时节我泥里有你也，你泥里也有了我。”据此，则目下泥塑亦不妨，只须少顷再团再练也。附作一笑。押司，你不合是个男子汉，只得装些温柔，说些风话儿耍。”扳女儿不下了，忽然想到扳下宋江来，舌端变换之极。宋江正没做道理处，口里只不做声，肚里好生进退不得。此处本直接下唐二哥，却不便接去，又将他母女两个再作一顿，文笔宽转。阎婆惜自想道：“你不来睬我，指望老娘一似闲常时来陪你话，相伴你耍笑！我如今却不耍！”那婆子吃了许多酒，口里只管夹七带八嘈。正在那里张家长、李家短，说白道绿。

却有郓城县一个卖糟腌的唐二哥^[10]，叫做唐牛儿，春云十一展。如常在街上只是帮闲，常常得宋江赍助他；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也落得几贯钱使；宋江要用他时，死命向前。只为明日夺放宋江，恐有突如其来之嫌，故先插过隔夜。这一日晚，正赌钱输了，没做道理处，却去县前寻宋江。奔到下处，寻不见。街坊都道：“唐二哥，你寻谁，这般忙？”唐牛儿道：“我喉急了^[11]，要寻孤老^[12]，一地里不见他！”众人道：“你的孤老是谁？”唐牛儿道：“便是县里宋押司。”众人道：“我方才见他和阎婆两个过去，一路走着。”唐牛儿道：“是了。这阎婆惜贼贱虫，他自和张三两个打得火块也似热，只瞒着宋押司一个。他敢也知些风声，好几时不去了，今晚必然吃那老咬虫假意儿缠了去^[13]。我正没钱使，喉急了，胡乱去那里寻几贯钱使，就帮两碗酒吃。”一径奔到阎婆门前，见里面灯明，门却不关。入到胡梯边^[14]，细婉之文。听得阎婆在楼上哈哈地笑。第五个“笑”字，只是第四个“笑”字的影子。

唐牛儿捏脚捏手^[15]，上到楼上，板壁缝里张时，见宋江和婆惜两个都低着头；四写。那婆子坐在横头桌子边，口里七十三八十四只顾嘈。此行与前夹七带八行，只是一行书，分作两行写，又一过接之法也。唐牛儿闪将入来，看着阎婆和宋江、婆惜，唱了三个喏，立在边头。宋江寻思道：“这厮来得最好！”把嘴望下一努。又要走，见宋江之不欲杀婆惜也。唐牛儿是个乖的人，便瞧科^[16]，春云十二展。看着宋江便说道：“小人何处不寻过，原来却在这里吃酒耍！好吃得安稳！”宋江

道：“莫不是县里有甚么要紧事？”唐牛儿道：“押司，你怎地忘了？便是早间那件公事。知县相公在厅上发作，着四五替公人来下处寻押司^[17]；一地里又没寻处，相公焦燥做一片。押司便可动身。”宋江道：“恁地要紧，只得去。”便起身要下楼。吃那婆子拦住，道：“押司，不要使这科分^[18]！这唐牛儿捻泛过来^[19]，你这精贼也瞒老娘！正是‘鲁般手里调大斧’！这早晚知县自回衙去，和夫人吃酒取乐，妙语随口而成，映衬多少。有甚么事务得发作？你这道儿只好瞒魍魉^[20]，老娘手里说不过去！”唐牛儿便道：“真个是知县相公紧等的勾当，我却不会说谎。”阎婆道：“放你娘狗屁！老娘一双眼却是琉璃葫芦儿一般！却才见押司努嘴过来，叫你发科，你倒不撺掇押司来我屋里，颠倒打抹他去^[21]！常言道：‘杀人可恕，情理难容！’”

这婆子跳起身来，便把那唐牛儿劈脖子只一叉^[22]，踉踉跄跄，直从房里叉下楼来。春云十三展。唐牛儿道：“你做甚么便叉我？”婆子喝道：“你不晓得，破人买卖衣饭，如杀父母妻子？你高做声，便打你这贼乞丐！”唐牛儿钻将过来道：“你打！”这婆子乘着酒兴，叉开五指，去那唐牛儿脸上只一掌，直搯出帘子外去。总为明早作地。婆子便扯帘子，撇放门背后，却把两扇门关上，拿拴拴了，口里只顾骂。细婉之文。那唐牛儿吃了这一掌，立在门前大叫道：“贼老咬虫！不要慌！我不看宋押司面皮，教你这屋里粉碎，教你双日不着单日着！我不结果了你姓唐！”拍着胸，大骂了去。为明早作地。

婆子再到楼上，看着宋江道：“押司，没事睬那乞丐做甚么？那厮一地里去搪酒吃^[23]，只是搬是搬非！这等倒街卧巷的横死贼，也来上门上户欺负人！”宋江是个真实的人，吃这婆子一篇，道着了真病，倒抽身不得。春云十四展。婆子道：“押司，不要心里见责，老身只恁地知重得了。我儿，和押司只吃这杯，此句已不是劝酒矣。我猜着你两口多时不见，一定要早睡，收拾了罢休。”无数风云，一齐收拾。婆子又劝宋江吃两杯，收拾杯盘，下楼来，自去灶下去。细婉之文。○去灶下，却不收拾，婆心可怜。

宋江在楼上，自肚里寻思说：“这婆子女儿和张三两个有事，我心里半信不信，眼里不曾见真实。况且夜深了，我只得权睡一睡，且看这婆娘怎地，今夜与我情分如何。”丑。○春云十五展。只见那婆子又上楼来说道：“夜深了，我叫押司两口儿早睡。”又作馀波荡漾，诚恐寂然便住，须不称上文无数风云也。那婆娘应道：“不干你事，你自去睡！”婆子笑下楼来，六个“笑”字。口里道：“押司安置。今夜多欢，明

日慢慢地起。”再作一馀波，却便顺手带出明日宋江早起来，妙笔趣笔。婆子下楼来，收拾了灶上，洗了脚手，吹灭灯，自去睡了。细婉之文。

宋江坐在杌子上睃那婆娘时^[24]，复地叹口气。约莫已是二更天气，二更。那婆娘不脱衣裳，又活写花娘气恼，又为来朝拾鸾带地。便上床去，自倚了绣枕，扭过身，朝里壁自睡了。扭过身去，如画。○春云十六展。宋江看了，寻思道：“可奈这贱人全不睬我些个，他自睡了！我今日吃这婆子言来语去，央了几杯酒，打熬不得^[25]，夜深只得睡了罢。”把头上巾幘除下，放在桌子上；桌子。脱下上盖衣裳，搭在衣架；衣架。○以此二行陪下一行。腰里解下鸾带，上有一把解衣刀和招文袋，却挂在床边栏干子上；栏干。脱去了丝鞋净袜，便上床去那婆娘脚后睡了。春云十七展。

半个更次，二更半。听得婆惜在脚后冷笑，春云十八展。○写花娘，直写出花娘心上万转千回以后事来，真是神化之笔。○一晚要宋江撑岸就船，至此忽然撑船就岸，古今无气男子，被此笑纵擒多少。宋江心里气闷，如何睡得着？自古道：“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看看三更三更。交四更，酒却醒了。四更。捱到五更，五更。○逐更叙得好。宋江起来，面盆里冷水洗了脸，面盆。便穿了上盖衣裳，带了巾幘，读者而亦必至王公汤药担边，始知失却鸾带，则斯人者，其亦不必与于读书之数也已。夫夜来明明作三番脱卸，朝来明明只两番结束，岂有两三行间所叙之事，而眼光漏落者哉？口里骂道：“你这贼贱人好生无礼！”婆惜也不曾睡着，听得宋江骂时，扭过身回道：“你不羞这脸！”扭过身来，如画。○春云十九展。○上冷笑犹不开口，却为兜宋江不住，故又作撒娇势骂一句。宋江忿那口气，便下楼来。阎婆听得脚步响，便在床上说道：如画。○写此一句，正为少间失救地也，却甚似为夜来酒深者，妙绝。“押司，且睡歇，等天明去。没来由，起五更做甚么？”宋江也不应，只顾来开门。婆子又道：“押司出去时，与我拽上门。”如画，妙绝。

宋江出得门来，就拽上了；忿那口气没出处，一直要奔回下处来。却从县前过，见一碗灯明，看时，却是卖汤药的王公^[26]，来到县前赶早市。春云二十展。那老儿见是宋江来，慌忙道：“押司，如何今日出来得早？”宋江道：“便是夜来酒醉，错听更鼓。”王公道：“押司必然伤酒，且请一盏‘醒酒二陈汤’。”宋江道：“最好。”就凳上坐了。那老子浓浓的奉一盏“二陈汤”递与宋江吃。

宋江吃了，蓦然想起道：“时常吃他的汤药，不曾要我还钱。我旧时曾许他一具棺材，又是一具棺材。不曾与得他。”想起昨日有那晁盖送来的金子，受了他一条，在招文袋里。“何不就与那老儿做棺材钱，教他欢喜？”春云二十一展。宋江便道：“王公，我日前曾许你一具棺木钱，一向不曾把得与你。今日我有些金子在这里，把与你，你便可将去陈三郎家买了一具棺材，放在家里。你百年归寿时，我却再与你些送终之资。”王公道：“恩主时常觑老汉，又蒙与终身寿具，老子今世不能报答，后世做驴做马报答押司！”前者阎婆亦有此言。宋江道：“休如此说。”便揭起背子前襟，去取那招文袋时，吃了一惊，道：“苦也！春云二十二展。昨夜正忘在那贱人的床头栏杆子上，我一时气起来，只顾走了，不曾系得在腰里。这几两金子直得甚么？须有晁盖寄来的那一封书包着这金！我本欲在酒楼上刘唐前烧毁了，他回去说时，只道我不把他来为念；一解。正要下到下处来烧，却被这阎婆缠将我去；二解。昨晚要就灯下烧时，恐怕露在贱人眼里；三解。因此不曾烧得。今早走得慌，不期忘了。我常时见这婆娘看些曲本，颇识几字；先补一句。若是被他拿了，倒是利害！”便起身道：“阿公休怪，不是我说谎，只道金子在招文袋里，不想出来得忙，忘了在家。我去取来与你。”王公道：“休要去取。明日慢慢的与老汉不迟。”宋江道：“阿公，你不知道。我还有一件物事做一处放着，以此要去取。”宋江慌慌急急奔回阎婆家里来。

且说这婆惜听得宋江出门去了，爬将起来，口里自言自语道：“那厮搅了老娘一夜睡不着。那厮含脸只指望老娘陪气下情^[27]，我不信你！老娘自和张三过得好，谁耐烦睬你？你不上门来倒好！”口里说着，一头铺被，脱下上截袄儿，解了下面裙子，袒开胸前，脱下载衬衣，细婉之文。○与前不脱衣裳照耀。床面前灯却明亮，照见床头栏杆子上拖下条紫罗鸾带。春云二十三展。婆惜见了，笑道：“黑三那厮吃嚙不尽^[28]，忘了鸾带在这里！老娘且捉了，把来与张三系。”点染。使用手去一提，提起招文袋和刀子来，只觉袋里有些重，春云二十四展。便把手抽开，望桌子上只一抖，桌子。正抖出那包金子和书来。

这婆娘拿起来看时，灯下照见是黄黄的一条金子。婆惜笑道：“天教我和张三买物事吃！这几日我见张三瘦了，我也正要买些东西和他将息^[29]！”丑语，只是随手点染。将金子放下，却把那纸书展开来灯下看时，上面写着晁盖并许多事务。春云二十五展。婆惜道：“好呀！我只道‘吊桶落在井里’，原来也有‘井落在吊桶里’！我正要和张三两个做夫妻，单单只多你这厮！今日也撞在我手里！原来你和梁山泊强贼通同往来，送一百两金子与你！且不要慌，老娘慢慢地消遣你！”就把这封书

依原包了金子，还插在招文袋里。自言自语中间忽插一句叙事。“不怕你教五圣来摄了去！”妇人语。

正在楼上自言自语，只听得三字妙绝。不更从宋江边走来，却竟从婆娘边听去，神妙之笔。楼下呀地门响。床上问道：“是谁？”门前道：“是我。”床上道：“我说早哩，押司却不信，要去，原来早了又回来。且再和姐姐睡一睡，到天明去。”这边也不回话，一径已上楼来。一片都是听出来的，有影灯漏月之妙。那婆娘听得是宋江了，慌忙把鸾带、刀子、招文袋，一发卷做一块藏在被里；扭过身，又扭过身去。靠了床里壁，只做齁齁假睡着。春云二十六展。

宋江撞到房里，径去床头栏干上取时，却不见了。宋江心内自慌，只得忍了昨夜的气，把手去摇那妇人，道：“你看我日前的面，还我招文袋。”那婆惜假睡着，只不应。宋江又摇道：“你不要急躁，我自明日与你陪话。”婆惜道：“老娘正睡哩！是谁搅我？”宋江道：“你情知是我，假做甚么？”婆惜扭过身又扭过身来。道：“黑三，你说甚么？”宋江道：“你还了我招文袋。”婆惜道：“你在那里交付与我手里，却来问我讨？”宋江道：“忘了在你脚后小栏干上。这里又没人来，只是你收得。”婆惜道：“呸！你不见鬼来！”宋江道：“夜来是我不是了，明日与你陪话。你只还了我罢，休要作耍。”婆惜道：“谁和你做耍？我不曾收得！”宋江道：“你先时不曾脱衣裳睡，如今盖着被子睡，情事明画。一定是起来铺被时拿了。”

只见那婆惜柳眉踢竖，星眼圆睁，说道：“老娘拿是拿了，只是不还你！你使官府的人，便拿我去做贼断！”骇人。宋江道：“我须不曾冤你做贼。”婆惜道：“可知老娘不是贼哩！”骇人。宋江见这话，心里越慌，便说道：“我须不曾歹看承你娘儿两个，还了我罢，我要去干事。”婆惜道：“闲常也只嗔老娘和张三有事！至此便竟承当，写得花娘可畏。他有些不如你处，也不该一刀的罪犯！骇人。不强似你和打劫贼通同！”宋江道：“好姐姐，不要叫，邻舍听得，不是耍处！”婆惜道：“你怕外人听得，你莫做不得！语语骇人。这封书，老娘牢牢地收着！若要饶你时，只依我三件事便罢！”春云二十七展。宋江道：“休说三件事，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婆惜道：“只怕依不得。”宋江道：“当行即行。敢问那三件事？”

阎婆惜道：“第一件，你可从今日便将原典我的文书来还我，再写一纸任从我改嫁张三，并不敢再来争执的文书。”宋江道：“这个依得。”婆惜道：“第二件，我头上带的，我身上穿的，家里使用的，虽都

是你办的，也委一纸文书，不许你日后来讨。”宋江道：“这个也依得。”阎婆惜又道：“只怕你第三件依不得。”春云二十八展。宋江道：“我已两件都依你，缘何这件依不得？”婆惜道：“有那梁山泊晁盖送与你的一百两金子，快把来与我，我便饶你这一场‘天字第一号’官司，还你这招文袋里的款状！”宋江道：“那两件倒都依得。这一百两金子果然送来与我，我不肯受他的，依前教他把了回去。若端的有时，双手便送与你。”婆惜道：“可知哩！常言道：‘公人见钱，如蚊子见血。’他使人送金子与你，你岂有推了转去的？这话却似放屁！做公人的，那个猫儿不吃腥？‘阎罗王面前须没放回的鬼’！一篇中如‘飞剑’句、‘五圣’句、‘阎王’句，确是识字看曲本妇人口中语。你待瞒谁？便把这一百两金子与我，直得甚么？你怕是贼赃时，快熔过了与我！”骇人。宋江道：“你也须知我是老实的人，不会说谎。你若不信，限我三日，我将家私变卖一百两金子与你，你还了我招文袋！”婆惜冷笑此冷笑，正与更馀脚后冷笑映衬出花娘蜜中有刺来也。道：“你这黑三倒乖，把我一似小孩儿般捉弄！我便先还了你招文袋、这封书，歇三日却问你讨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讨挽歌郎钱’^[30]！我这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快把来两相交割！”宋江道：“果然不曾有这金子。”婆惜道：“明朝到公厅上，你也说不曾有这金子！”骇人。

宋江听了“公厅”两字，春云二十九展。怒气直起，那里按捺得住？睁着眼，道：“你还也不还？”那妇人道：“你恁地狠，我便还你不迭！”活是伶俐妇人语，又可恼，又可爱。宋江道：“你真个不还？”婆惜道：“不还！再饶你一百个不还！伶俐妇人语。若要还时，在郓城县还你！”骇人。宋江便来扯那婆惜盖的被。妇人身边却有这件物，倒不顾被，四字妙手。两手只紧紧地抱住胸前。宋江扯开被来，却见这鸾带头正在那妇人胸前拖下来。如画。宋江道：“原来却在这里！”一不做，二不休，两手便来夺。那婆惜那里肯放？宋江在床边舍命的夺，婆惜死也不放。重沓写一句，见夺之久。

宋江恨命只一拽^[31]，倒拽出那把压衣刀子在席上，春云三十展。宋江便抢在手里。那婆娘见宋江抢刀在手，叫：“黑三郎杀人也！”只这一声，提起宋江这个念头来。叙事真有龙跳虎卧之能。○宋江之杀，从婆惜叫中来，婆惜之叫，从鸾刀中来，作者真已深达十二因缘法也。那一肚皮气正没出处，婆惜却叫第二声时，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却早刀落，去那婆惜额子上只一勒，鲜血飞出，那妇人兀自吼哩。宋江怕他不死，再复一刀，那颗头伶伶仃仃落在枕头上。连忙取过招文袋，招文袋取了。抽出那封书来，便就残灯下烧了；书烧了。○痴人读至此

语，叹云：“何不早烧？”圣叹闻之，不觉一笑。系上鸾带，带系了。○只不见鸾刀下落。走下楼来。

那婆子在下面睡，听他两口儿论口^[32]，倒也不着在意里，梦中醉里，写来如画。只听得女儿叫一声“黑三郎杀人也”，正不知怎地，梦中醉里，写来如画。慌忙跳起来，穿了衣裳，奔上楼来，却好和宋江打个胸厮撞。阎婆问道：“你两口儿做甚么闹？”宋江道：“你女儿忒无礼，被我杀了！”婆子笑道：七个“笑”字。○以此一“笑”字，结夜来六“笑”字，绝倒。“却是甚话！便是押司生的眼凶，妙。又酒性不好，好。专要杀人，押司休取笑老身。”宋江道：“你不信时，去房里看。我真个杀了！”婆子道：“我不信。”推开房门看时，只见血泊里挺着尸首。婆子道：“苦也！却是怎地好？”宋江道：“我是烈汉，一世也不走，随你要怎地！”婆子道：“这贱人果是不好，押司不错杀了！成精虔婆。只是老身无人养赡！”宋江道：“这个不妨。既是你如此说时，你却不用忧心。我颇有家计，只教你丰衣足食便了，快活过半世。”阎婆道：“恁地时却是好也，深谢押司。我女儿死在床上，怎地断送^[33]？”成精虔婆。宋江道：“这个容易：我去陈三郎家买一具棺材与你，又一具棺材。作作、行人入殓时，我自分付他来，我再取十两银子与你结果。”婆子谢道：“押司，只好趁天未明时讨具棺材盛了，邻舍街坊都不要见影。”宋江道：“也好。你取纸笔来，我写个票子与你去取^[34]。”阎婆道：“票子也不济事，须是押司自去取，便肯早早发来。”成精虔婆。宋江道：“也说得是。”两个下楼来，婆子去房里拿了锁钥，出到门前，把门锁了，带了钥匙。细婉之文。宋江与阎婆两个投县前来。

此时天色尚早未明，县门却才开。那婆子约莫到县前左侧，把宋江一把结住^[35]，发喊叫道：“有杀人贼在这里！”吓得宋江慌做一团，连忙掩住口，道：“不要叫！”那里掩得住。县前有几个做公的走将拢来看时，认得是宋江，便劝道：“婆子闭嘴！押司不是这般的人，有事只消得好说！”阎婆道：“他正是凶首，与我捉住，同到县里！”原来宋江为人最好，上下爱敬，满县人没一个不让他；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手拿他，又不信这婆子说。

正在那里没个解救，恰好唐牛儿托一盘子洗净的糟姜来县前赶趁^[36]，夜来写牛儿，不知费几许笔墨，只为此时用得着耳。○不因夜来先写一番，则牛儿此时便是募生人，今却令读者皆与牛儿厮熟也。正见这婆子结扭住宋江在那里叫冤屈。唐牛儿见是阎婆一把扭结住宋江，想起昨夜的一肚子鸟气来，本是为了今早夺人，倒生出夜来呕气，却偏写做

为了夜来呕气，顺生出今早夺人。如此用笔，真令人寻觅不出。便把盘子放在卖药的老王凳子上，王公两用，前用来提着招文袋，后用来安放姜盘子，妙。钻将过来，喝道：“老贼虫！你做甚么结扭住押司？”婆子道：“唐二！你不要来打夺人去^[37]，要你偿命也！”唐牛儿大怒，那里听他说，把婆子手一拆拆开了，不问事由，四字妙手。叉开五指，去阎婆脸上只一掌，打个满天星。夜来亦有一掌。那婆子昏撒了^[38]，只得放手。宋江得脱，往闹里一直走了。婆子便一把却结扭住唐牛儿，叫道：“宋押司杀了我的女儿，你却打夺去了！”唐牛儿慌道：“我那里得知！”阎婆叫道：“上下替我捉一捉杀人贼则个！不时，须要带累你们！”众做公的只碍宋江面皮，不肯动手；拿唐牛儿时，须不担阁。众人向前，一个带住婆子，三四个拿住唐牛儿，把他横拖倒拽，直推进郓城县里来。正是：

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披麻救火，惹焰烧身。

毕竟唐牛儿被阎婆结住，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1] 摆拨：处置，安排。

[2] 温顾：温存。

[3] 下得：舍得，忍心。

[4] 张主：主张，作主。

[5] 没了当：没没了结，纠缠不清。絮絮聒聒：絮絮叨叨。

[6] 屈戌：环纽，搭扣。

[7] 脚汤：洗脚用的热水。

[8] 凑（còu）：同“凑”。

[9] 打叠：收拾。

[10] 糟腌：用酒或糟加上盐及其他调味品腌制的食品。

[11] 喉急：着急，发急。

[12] 孤老：商贩称主顾。

[13] 老咬虫：骂人的话，称鸨母、虔婆一类的女人。咬虫，指养汉的女人。

[14] 胡梯：扶梯，楼梯。

[15] 捏脚捏手：放轻脚步走路，不使声张。

[16] 瞧科：看清，察觉。

[17] 替：量词。犹批。

[18] 科分：向人示意的动作，行为。

[19] 捻泛：耍花样。

[20] 瞒魍魉（wǎng liǎng）：犹言骗鬼。魍魉，鬼怪。

[21] 打抹：示意，打发。

[22] 叉：用手或器具卡住向前或向外推。

[23] 搪：混，骗。

[24] 睻（suō）：瞧；斜视。

[25] 打熬：忍受。

[26] 汤药：用滋补药材煮成的饮料。

[27] 含脸：板着面孔。陪气下情：赔不是。

[28] 吃嚙：吃喝。

[29] 将息：养息，休息。

[30] 挽歌郎：出殡时牵引灵柩唱挽歌的人。

[31] 恨命：狠命，拼命。

[32] 论口：斗嘴，争吵。

[33] 断送：发葬治丧。

[34] 票子：谓支取银钱的字条。

[35] 结住：扭住。

[36] 赶趁：为牟利而奔走，做生意。

[37] 打夺：用暴力抢夺。

[38] 昏撒：昏迷，神志不清。

第二十一回

阎婆大闹郛城县

朱全义释宋公明

昔者伯牙有流水高山之曲，子期既死，终不复弹。后之人述其事，悲其心，孰不为之嗟叹弥日，自云：“我独不得与之同时，设复相遇，当能知之。”呜呼！言何容易乎？我谓声音之道，通乎至微，是事甚难。请举易者，而易莫易于文笔。乃文笔中，有古人之辞章，其言雅驯，未便通晓，是事犹难。请更举其易之易者，而易之易莫若近代之稗官。今试开尔明月之目，运尔珠玉之心，展尔粲花之舌，为耐庵先生一解《水浒》，亦复何所见其闻弦赏音，便知雅曲者乎？即如宋江杀婆惜一案，夫耐庵之繁笔累纸，千曲百折，而必使宋江成于杀婆惜者，彼其文心，夫固独欲宋江离郛城而至沧州也。而张三必固欲捉之，而知县必固欲宽之。夫诚使当时更无张三主唆虔婆，而一凭知县迁罪唐牛，岂其真将前回无数笔墨，悉复付之（唐弃）（庸案）乎耶？夫张三之力唆虔婆，主于必捉宋江者，是此回之正文也。若知县乃至满县之人，其极力周全宋江，若惟恐其或至于捉者，是皆旁文踢蹴，所谓波澜者也。张三不唆，虔婆不禀；虔婆不禀，知县不捉；知县不捉，宋江不走；宋江不走，武松不现。盖张三一唆之力，其筋节所系，至于如此。而世之读其文者，已莫不啧啧知县，而呶呶张三，而尚谓人我知伯牙。嗟乎！尔知何等伯牙哉！

写朱、雷两人各有心事，各有做法，又各不相照，各要热瞒，句句都带跳脱之势，与放走晁天王时，正是一样奇笔，又却是两样奇笔。才子之才，吾无以限之也。

话说当时众做公的拿住唐牛儿，解进县里来。知县听得有杀人的事，慌忙出来升厅。众做公的把这唐牛儿簇拥在厅前。知县看时，只见一个婆子跪在左边，一个猴子跪在右边。知县问道：“甚么杀人公事？”婆子告道：“老身姓阎，有个女儿，唤做婆惜，典与宋押司做外宅。昨夜晚间，我女儿和宋江一处吃酒，这个唐牛儿一径来寻闹，叫骂出门，邻里尽知。今早宋江出去走了一遭回来，把我女儿杀了。老身结

扭到县前，这唐二又把宋江打夺了去。告相公做主！”知县道：“你这厮怎敢打夺了凶身？”唐牛儿告道：“小人不知前后因依^[1]。只因昨夜去寻宋江搪碗酒吃，被这阎婆叉小人出来。今早小人自出来卖糟姜，遇见阎婆结扭宋押司在县前。小人见了，不合去劝他，他便走了。却不知他杀死他女儿的缘由。”知县喝道：“胡说！宋江是个君子诚实的人，如何肯造次杀人？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不是写知县，亦不是写宋江，都是故作翻跌。左右，在那里！”便唤当厅公吏。

当下转上押司张文远来，借得便。○若非此人，则满县都和宋江好，谁人肯与虔婆出力，直逼宋江去柴进庄上引出武松来耶？见说阎婆告宋江杀了他女儿，正是他的婊子^[2]。随即取了各人口词，就替阎婆写了状子，叠了一宗案，便唤当地方件作、行人并坊厢、里正、邻佑一千人等来到阎婆家，开了门，取尸首登场检验了^[3]。身边放着行凶刀子一把。鸾刀却在此。当日再三看验得系是生前项上被刀勒死，众人登场了当，尸首把棺木盛了，寄放寺院里，将一千人带到县里。

知县却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脱他，只把唐牛儿来再三推问。不是写知县，亦非写宋江，都是故作翻跌。唐牛儿供道：“小人并不知前后。”知县道：“你这厮如何隔夜去他家寻闹？一定你有干涉^[4]！”唐牛儿告道：“小人一时撞去搪碗酒吃……”知县道：“胡说！打这厮！”左右两边狼虎一般公人把这唐牛儿一索捆翻了。打到三五十，前后语言一般。知县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来勘问，且叫取一面枷来钉了，禁在牢里。知县、张三一番结卷。【眉批】知县、张三一番结案。

那张文远上厅来禀道：“虽然如此，见有刀子是宋江的压衣刀，必须去拿宋江来对问，便下落。”不是与婆惜有情，正是替武松出力。○读书须心知轻重，方名善读书人。不然者，不免有懵懂葫芦之诮也。如此书既已了却晁盖，便须接入武松，正是别起一番楼台殿阁。乃今知县只管要宽，此时若更不得张三立主文案，几番勾捉，则又安得逼走宋公明，撞出武都头乎？后人不知，遂反谓张三于公明甚薄。殊不知于公明甚薄者，于读书之人殊厚也。知县吃他三回五次来禀，遮掩不住，只得差人去宋江下处捉拿。宋江已自在逃去了，只拿得几家邻人来回话：“凶身宋江在逃，不知去向。”知县、张三二番结卷。【眉批】知县、张三二番结案。张文远又禀道：武松全仗。“犯人宋江逃去，他父亲宋太公并兄弟宋清见在宋家村居住，可以勾追到官，责限比捕，跟寻宋江到官理问。”知县本不肯行移，只要朦胧做在唐牛儿身上，日后自慢慢地出他；都是故作翻跌。怎当这张文远立主文案，唆使阎婆上厅，

只管来告。知县情知阻挡不住，只得押纸公文，差三两个做公的去宋家庄勾追宋太公并兄弟宋清^[5]。

公人领了公文，来到宋家村宋太公庄上。太公出来迎接。至草厅上坐定，公人将出文书，递与太公看了。宋太公道：“上下请坐，容老汉告禀。老汉祖代务农，守此田园过活。不孝之子宋江，自小忤逆，不肯本分生理，要去做吏，百般说他不从；因此，老汉数年前，本县官长处告了他忤逆，出了他籍，不在老汉户内人数。他自在县里住居，老汉自和孩儿宋清在此荒村守些田亩过活，他与老汉水米无交^[6]，并无干涉。老汉也怕他做出事来，连累不便；因此，在前官手里告了。执凭文帖在此存照，老汉取来教上下看。”众公人都是和宋江好的，明知道这个是预先开的门路，苦死不肯做冤家。不是写众人，亦不是写宋江，都是故作翻跌。众人回说道：“太公既有执凭，把将来我们看，抄去县里回话。”太公随即宰杀些鸡鹅，置酒管待了众人，赍发了十数两银子；取出执凭公文，教他众人抄了。众公人相辞了宋太公，自回县去回知县的话，说道：“宋太公三年前出了宋江的籍，告了执凭文帖，见有抄白在此^[7]，难以勾捉。”知县又是要出脱宋江的，便道：“既有执凭公文，他又别无亲族；只可出一千贯赏钱，行移诸处海捕捉拿便了。”知县、张三三番结卷。【眉批】知县、张三三番结案。

那张三又挑唆阎婆去厅上披头散发来告道：武松全仗。“宋江实是宋清隐藏在家，不令出官。相公如何不与老身做主去拿宋江？”知县喝道：“他父亲已自三年前告了他忤逆在官，出了他籍，见有执凭公文存照，如何拿得他父亲兄弟来比捕？”阎婆告道：“相公，谁不知道他叫做孝义黑三郎？这执凭是个假的。分明说个分上，可发一笑。只是相公做主则个！”知县道：“胡说！前官手里押的印信公文，如何是假的？”阎婆在厅下叫屈叫苦，哽哽咽咽地价哭告道：“相公，人命大如天！若不肯与老身做主时，只得去州里告状！只是我女儿死得甚苦！”那张三又上厅来替他禀道：武松全仗。“相公不与他行移拿人时，这阎婆上司去告状，倒是利害。倘或来提问时，小吏难去回话。”知县情知有理，只得押了一纸公文，便差朱仝、雷横二都头当厅发落：“你等可带多人去宋家村宋大户庄上搜捉犯人宋江来。”

朱、雷二都头领了公文，便来点起土兵四十余人，径奔宋家庄上来。宋太公得知，慌忙出来迎接。朱仝、雷横二人说道：“太公休怪我们。上司差遣，盖不由己。你的儿子押司见在何处？”宋太公道：“两位都头在上，我这逆子宋江，他和老汉并无干涉；前官手里已告开了他，

见告的执凭在此。已与宋江三年多各户另籍，不同老汉一家过活，亦不曾回庄上来。”朱仝道：“然虽如此，我们凭书请客，奉帖勾人，难凭你说不在庄上。你等我们搜一搜看，好去回话。”便叫土兵三四十人围了庄院。“我自把定前门。雷都头，你先入去搜。”写朱仝出色过人。○若使真正要搜，则应拨令众人围定前后门，朱、雷一同进去搜也。只因朱仝自己胸中有事，必要独自进去，却恐雷横见疑，因倒自来把定门外，却使雷横进去独搜一遍毕，然后换转雷横把定门外，不由不放他也进去独搜一遍，此皆欲取故予之法也。雷横便入进里面，庄前庄后搜了一遍，出来对朱仝说道：“端的不在庄里。”朱仝道：“我只是放心不下。雷都头，你和众弟兄把了门。我亲自细细地搜一遍。”视雷如戏。宋太公道：“老汉是识法度的人，如何敢藏在庄里？”朱仝道：“这个是人命的公事，你却嗔怪我们不得。”太公道：“都头尊便，自细细地去搜。”朱仝道：“雷都头，你监着太公在这里，休教他走动。”连太公亦遣开，写朱仝出色过人。

朱仝自进庄里，把朴刀倚在壁边，细。把门来拴了；细。走入佛堂内去，细。把供床拖在一边，细。揭起那片地板来。细。板底下有条索头。细。将索子头只一拽，细。铜铃一声响，宋江从地窖子里钻将出来，分外出奇，非心所料。见了朱仝，吃那一惊。朱仝道：“公明哥哥，休怪小弟捉你。只为你闲常和我最好，有的事都不相瞒。一日酒中，兄长曾说道：‘我家佛堂底下有个地窖子，上面供的三世佛。佛座下有片地板盖着，上便压着供床。你有些紧急之事，可来这里躲避。’小弟那时听说，记在心里。以叙述为疏解，手笔甚妙。今日本县知县差我和雷横两个来时，没奈何，要瞒生人眼目。相公也有觑兄长之心，只是被张三和这婆子在厅上发言发语道‘本县不做主时，定要在州里告状’，因此上又差我两个来搜你庄上。我只怕雷横执着^[8]，不会周全人，要知此语不是排下雷横，自见殷勤，实乃真正各不相照。倘或见了兄长，没个做圆活处，因此小弟赚他在庄前，一径自来和兄长说话。此地虽好，也不是安身之处。倘或有人知得，来这里搜着，如之奈何？”宋江道：“我也自这般寻思。若不是贤兄如此周全，宋江定遭缱绻之厄！”朱仝道：“休如此说。兄长却投何处去好？”宋江道：“小可寻思有三个安身之处：一是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庄上，二乃是青州清风寨小李广花荣处，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庄上。先于此处伏得三支，入后翻腾颠倒，变出无数文字。譬诸龙也，当其在渊，亦与径寸之虫何异？殆其飞去，霖雨万国，天地失色，然后乃叹向之可掬而观者，今乃不测其鳞爪之所在也。文章有此，真奇矣哉！他有两个孩儿：长男叫做毛头星孔明，次子叫做独火星孔亮，多曾来县里相会。那三处在这里踌躇未

定，不知投何处去好。”朱全道：“兄长可以作急寻思，当行即行。今晚便可动身，切勿迟延自误！”宋江道：“上下官司之事全望兄长维持，金帛使用只顾来取。”朱全道：“这事放心，都在我身上。兄长只顾安排去路。”

宋江谢了朱全，再入地窖子去。细。朱全依旧把地板盖上，细。还将供床压了，细。开门，细。拿朴刀，细。出来说道：“真个没在庄里。”叫道：“雷都头，我们只拿了宋太公去，如何？”不会看书人，只谓此句为朱全自解，会看书人，便知此句为雷横出色。○雷横之心与朱全之心一也。却因雷横粗，朱全细，便让朱全事事高出一头去。乃今既已表过朱全，便当以次表出雷横，行文亦不别起一头，只就上文脱卸而下，真称好手。雷横见说要拿宋太公去，寻思：“朱全那人和宋江最好，他怎地颠倒要拿宋太公？这话一定是反说。他若再提起，我落得做人情！”特表雷横，用笔却又曲折之极。朱全、雷横叫拢土兵都入草堂上来。宋太公慌忙置酒管待众人。朱全道：“休要安排酒食。且请太公和四郎同到本县里走一遭。”雷横道：“四郎如何不见？”先卸去四郎，好手。宋太公道：“老汉使他去近村打些农器，不在庄里。干净。宋江那厮，自三年已前把这逆子告出了户，见有一纸执凭公文在此存照。”朱全道：“如何说得过！我两个奉着知县台旨，叫拿你父子二人，自去县里回话。”雷横道：“朱都头，你听我说。写朱、雷二人句句防贼，声声捣鬼，令我失笑。宋押司他犯罪过，其中必有缘故，也未便该死罪。反与朱全说，故妙。既然太公已有执凭公文，系是印信官文书，又不是假的，反与朱全说，故妙。我们须看押司日前交往之面，权且担负他些个，反劝朱全，故妙。读之句句欲失笑也。只抄了执凭去回话便了。”朱全寻思道：“我自反说，要他不疑！”朱全道：“既然兄弟这般说了，我没来由做甚么恶人。”宋太公谢了，道：“深感二位都头相觑！”随即排下酒食，犒赏众人，将出二十两银子，送与两位都头。朱全、雷横坚执不受，把来散与众人，双表朱、雷。四十个土兵分了；抄了一张执凭公文，相别了宋太公，离了宋家村。朱、雷二位都头自引了一行人回县去了。

县里知县正值升厅，见朱全、雷横回来了，便问缘由。两个禀道：“庄前庄后，四围村坊，搜遍了二次，其实没这个人。宋太公卧病在床，不能动止，早晚临危。宋清已自前月出外未回。因此，只把执凭抄白在此。”知县道：“既然如此……”一面申呈本府，一面动了一纸海捕文书。知县、张三四番结卷。【眉批】知县、张三四番结案。只逼走宋江一篇，写得至再至三，笔墨淋漓如此。不在话下。

县里有那一等和宋江好的相交之人，都替宋江去张三处说开。那张三也耐不过众人面皮，一句。况且婆娘已死了，二句。张三又平常亦受宋江好处，三句。因此也只得罢了。上来岂真写张三情重哉，意只在逼走宋江耳。今宋江既已走了，张三便可善刀而藏，此真得风即转，得采即罢之文。不比近日灰堆学究，所撰无轻无重者也。○完张三。朱仝自凑些钱物把与阎婆，教不要去州里告状。既已逼走宋江，亦便收拾婆子，却又因便写在朱仝名下。这婆子也得了些钱物，没奈何，只得依允了。完阎婆。朱仝又将若干银两教人上州里去使用，文书不要驳将下来。完申文。又得知县一力主张，出一千贯赏钱，行移开了一个海捕文书，只把唐牛儿问做成个“故纵凶身在逃”，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完知县、唐牛儿。干连的人尽数保放宁家。完众人。

且说宋江他是个庄农之家，如何有这地窖子？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9]，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又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却做家私在屋里。宋时多有这般算的。

且说宋江从地窖子出来，和父亲兄弟商议：“今番不是朱仝相觑，须吃官司。此恩不可忘报。如今我和兄弟两个且去逃难。天可怜见，若遇宽恩大赦，那时回来，父子相见。父亲可使人暗暗地送些金银去与朱仝，央他上下使用，及资助阎婆些少，免得他上司去告扰。”太公道：“这事不用你忧心。你自和兄弟宋清在路小心。若到了彼处，那里使个得托的人寄封信来。”当晚弟兄两个拴束包裹。

到四更时分起来，洗漱罢，吃了早饭，两个打扮动身。宋江戴着白范阳毡笠儿，上穿白段子衫，系一条梅红纵线绦，下面缠脚絛衬着多耳麻鞋；宋清做伴当打扮，背了包裹。都出草厅前拜辞了父亲。只见宋太公洒泪不住，又分付道：“你两个前程万里，休得烦恼！”无人处却写太公洒泪，有人处便写宋江大哭。冷眼看破，冷笔写成，普天下读书人，慎勿忽《水浒》无皮里阳秋也。○自家洒泪，却分付别人休恼，老牛爱犊，写来如画。宋江、宋清却分付大小庄客：“早晚殷勤伏侍太公，休教饮食有缺。”人亦有言：养儿防老。写宋江分付庄客伏侍太公，亦皮里阳秋之笔也。弟兄两个各跨了一口腰刀，都拿了一条朴刀，打扮做两段写。径出离了宋家村。

两个取路登程，正遇着秋末冬初。是收租米害疟疾时。弟兄两个行

了数程，在路上思量道：“我们却投奔兀谁的是？”出门后方算去处，写尽匆匆。宋清答道：“我只闻江湖上人传说沧州横海郡柴大官人名字，说他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孙，只不曾拜识。此一语表出宋清不是公弟，亦复胸中自有一片。何不只去投奔他？人都说他仗义疏财，专一结识天下好汉，救助遭配的人，是个见世的孟尝君。我两个只投奔他去。”宋江道：“我也心里是这般思想。他虽和我常常书信来往，无缘分上，不曾得会。”两个商量了，径望沧州路上来。途中免不得登山涉水，过府冲州。但凡客商在路，早晚安歇有两件事不好：吃癞碗，睡死人床^[10]。七字说不尽苦。

且把闲话提过，只说正话。宋江弟兄两个不则一日来到沧州界分，问人道：“柴大官人庄在何处？”问了地名，一径投庄前来，便问庄客：“柴大官人在庄上也不？”庄客答道：“大官人在东庄上收租米，不在庄上。”忽作一折，折出下文柴进身分来。宋江便问：“此间到东庄有多少路？”庄客道：“有四十馀里。”宋江道：“从何处落路去？”^[11]庄客道：“不敢动问二位官人高姓？”宋江道：“我是郓城县宋江的便是。”庄客道：“莫不是及时雨宋押司么？”信及童仆，真写得妙，可见宋江，又可见柴进。宋江道：“便是。”庄客道：“大官人时常说大名，只怨怅不能相会。既是宋押司时，小人引去。”庄客慌忙便领了宋江、宋清柴进慌忙，何足为奇，妙在庄客慌忙也。径投东庄来。没三个时辰，早来到东庄。庄客道：“二位官人且在此亭上坐一坐，待小人去通报大官人出来相接。”宋江道：“好。”自和宋清在山亭上，倚了朴刀，解下腰刀，歇了包裹，坐在亭子上。

那庄客入去不多时，只见那座中间庄门大开，只一句写出庄里嚷做一片。柴大官人引着三五个伴当，慌忙跑将出来，极画柴进。亭子上与宋江相见。柴大官人见了宋江，拜在地下，极画柴进。口称道：“端的想杀柴进！六个字有喜极泪零之致，真是绝妙好辞，不知耐庵如何算出来。天幸今日甚风吹得到此，大慰平生渴仰之念！多幸！多幸！”宋江也拜在地下，答道：“宋江疏顽小吏，今日特来相投。”柴进扶起宋江来，口里说道：“昨夜灯花，今早鹊噪，不想却是贵兄降临。”绝妙好辞。满脸堆下笑来。出色画柴进。宋江见柴进接得意重，心里甚喜，便唤兄弟宋清也相见了。

柴进喝叫伴当收拾了宋押司行李，在后堂西轩下歇处。细。柴进携住宋江的手，出色画柴进。入到里面正厅上，分宾主坐定。柴进道：“不敢动问，闻知兄长任在郓城县勾当，如何得暇来到荒村敝处？”宋

江答道：“久闻大官人大名，如雷贯耳。虽然节次收得华翰^[12]，只恨贱役无闲，不能够相会。今日宋江不才，做出一件没出豁的事来^[13]；弟兄二人寻思，无处安身，想起大官人仗义疏财，特来投奔。”柴进听罢，笑道：“兄长放心，遮莫做下十恶大罪，既到敝庄，但不用忧心。不是柴进夸口，任他捕盗官军，不敢正眼儿觑着小庄。”宋江便把杀了阎婆惜的事一一告诉了一遍。柴进笑将起来，说道：“兄长放心，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此三语却不可，若果如是，柴进乃真不赦矣。○旋风之名不虚。说罢，便请宋江弟兄两个洗浴。随即将出两套衣服、巾帨、丝鞋、净袜，教宋江兄弟两个换了出浴的旧衣裳。写柴进殷勤，累幅不尽，故特从闲处着笔，作者真正才子。两个洗了浴，都穿了新衣服。庄客自把宋江弟兄的旧衣裳送在歇宿处。细。

柴进邀宋江去后堂深处，出色画柴进。已安排下酒食了，便请宋江正面坐地，出色画柴进。柴进对席，宋清有宋江在上，侧首坐了。三人坐定，有十数个近上的庄客并几个主管，轮替着把盏，伏侍劝饮。出色画柴进。柴进再三劝宋江弟兄宽怀饮几杯，宋江称谢不已。酒至半酣，三人各诉胸中朝夕相爱之念。看看天色晚了，点起灯烛。宋江辞道：“酒止。”柴进那里肯放，直吃到初更左侧。宋江起身去净手。柴进唤一个庄客提碗灯笼引领宋江东廊尽头处去净手。便道：“我且躲杯酒。”大宽转穿出前面廊下来^[14]，俄延（是）〔走〕着，看他蜿蜒而来。却转到东廊前面。

宋江已有八分酒，脚步起了，只顾踏去。蜿蜒而来。那廊下有一个大汉，因害疟疾，当不住那寒冷，把一锨火在那里向。宋江仰着脸，只顾踏将去，正跣在火锨柄上，把那火锨里炭火都掀在那汉脸上。蜿蜒而来。那汉吃了一惊，惊出一身汗来。武二何必害疟，聊借作一扭头耳。宋、武既得相遇，此扭便当不用，故顺手便写一句惊出汗来。夫以武二之神威，何至炭火惊得汗出，一惊而遂出汗者，隐然害疟已好也。才子之文，随手起倒，其妙如此。那汉气将起来，把宋江劈胸揪住，有势。大喝道：“你是甚么鸟人，敢来消遣我！”宋江也吃一惊。正分说不得，那个提灯笼的庄客慌忙叫道：“不得无礼！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那汉道：“‘客官’‘客官’！我初来时也是‘客官’，也曾最相待过。如今却听庄客搬口，便疏慢了我，正是‘人无千日好’！”却待要打宋江。有势。那庄客撇了灯笼，便向前来劝。正劝不开，只见两三碗灯笼飞也似来。柴大官人亲赶到，说：“我接不着押司，有势。○去报便不及矣，来接故恰好也。○又带表出柴进。如何却在这里闹？”

那庄客便把蹴了火锨的事说一遍。柴进笑道：“大汉，你不认得这位奢遮的押司？”那汉道：“奢遮杀，问他敢比得我郢城宋押司，他可能？”

三字正接下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八字，却因柴进大笑，便说不完，妙妙。○柴进大笑，在“郢城宋押司”五字中起，不等到“他可能”三字方笑也。柴进大笑道：“大汉，你认得宋押司不？”那汉道：“我虽不曾认得，江湖上久闻他是个及时雨宋公明，是个天下闻名的好汉！”柴进问道：“如何见得他是天下闻名的好汉？”那汉道：“却才说不了，正接上‘他可能’三字。他便是真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八个字不必櫟括宋江，正是捎打柴进。妙绝。我如今只等病好时，便去投奔他。”柴进道：“你要见他么？”那汉道：“不要见他说甚的！”快语，自是武二口中出。柴进道：“大汉，远便十万八千里，近便只在面前。”柴进指着宋江，便道：“此位便是及时雨宋公明。”那汉道：“真个也不是？”五字是惊出泪来语，乃至不及欢喜，与前端的“想杀柴进”一样。宋江道：“小可便是宋江。”那汉定睛看了看，好武二。纳头便拜，真好武二。说道：“我不信今日早与兄长相见！”古有相见何晚之语，说得口顺，已成烂套，耐庵忽翻作不信相见恁早，真是惊出泪来之语。俗本改作“我不是梦里么”，真乃换金得矢也。宋江道：“何故如此错爱？”那汉道：“却才甚是无礼，万望恕罪！‘有眼不识泰山’！”跪在地下，那里肯起来？好武二。宋江慌忙扶住，道：“足下高姓大名？”要问。柴进指（看）〔着〕那汉，说出他姓名，何处人氏。有分教：

山中猛虎，见时魄散魂离；
林下强人，撞着心惊胆裂。

正是：

说开星月无光彩，
道破江山水倒流。

毕竟柴大官人说出那汉还是何人，圣叹有罪了，半日已批出是武二。且听下回分解。

[1] 因依：原因，原委。

[2] 婊子：指外室，情妇。下文也作“表子”。

[3] 登场：当场。

[4] 干涉：关涉，关系。

[5] 勾追：追捕，拘捕。

[6] 水米无交：指互不相涉。

[7] 抄白：公文的抄本或副本。

[8] 执着：固执，拘泥。

[9] 抄扎：查抄没收。

[10] 吃癩碗，睡死人床：用不干净的碗吃饭，睡别人睡过的床。

[11] 落路：取道；离开大路而行。

[12] 节次：逐次。华翰：对他人来信的美称。

[13] 出豁：脱身。

[14] 大宽转：绕大弯。

第二十二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天下莫易于说鬼，而莫难于说虎。无他，鬼无伦次，虎有性情也。说鬼到说不来处，可以意为补接；若说虎到说不来时，真是大段着力不得。所以《水浒》一书，断不肯以一字犯着鬼怪，而写虎则不惟一篇而已，至于再，至于三。盖亦易能之事薄之不为，而难能之事便乐此不疲也。

写虎能写活虎，写活虎能写其搏人，写虎搏人又能写其三搏不中。
此皆是异样过人笔力。

吾尝论世人才不才之相去，真非十里、二十里之可计。即如写虎要写活虎，写活虎要写正搏人时，此即聚千人，运千心，伸千手，执千笔，而无一字是虎，则亦终无一字是虎也。独今耐庵乃以一人，一心，一手，一笔，而盈尺之幅，费墨无多，不惟写一虎，兼又写一人，不惟双写一虎一人，且又夹写许多风沙树石，而人是神人，虎是怒虎，风沙树石是真正虎林。此虽令我读之，尚犹目眩心乱，安望令我作之耶！

读打虎一篇，而叹人是神人，虎是怒虎，固已妙不容说矣。乃其尤妙者，则又如读庙门榜文后，欲待转身回来一段；风过虎来时，叫声“阿呀”，翻下青石来一段；大虫第一扑，从半空里撺将下来时，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一段；寻思要拖死虎下去，原来使尽气力，手脚都苏软了，正提不动一段；青石上又坐半歇一段；天色看看黑了，惟恐再跳一只出来，且挣扎下冈子去一段；下冈子走不到半路，枯草丛中钻出两只大虫，叫声“阿呀，今番罢了”一段。皆是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遂与后来沂岭杀虎一篇，更无一笔相犯也。

话说宋江因躲一杯酒，去净手了，转出廊下来，跣了火锨柄，引得那汉焦躁，跳将起来就欲要打宋江，柴进赶将出来，偶叫起宋押司，不必与前文甚合，正是好手。因此露出姓名来。那大汉听得是宋江，跪在地下那里肯起？说道：“小人‘有眼不识泰山’，一时冒渎兄长，望乞恕罪！”宋江扶起那汉，问道：“足下是谁？高姓大名？”柴进指着道：“这

人是清河县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已在此间一年了。”宋江道：“江湖上多闻说武二郎名字，不期今日却在这里相会。多幸！多幸！”柴进道：“偶然豪杰相聚，实是难得。就请同做一席说话。”

宋江大喜，携住武松的手，宋江携武松手第三。一同到后堂席上，便唤宋清与武松相见。细。柴进便邀武松坐地。宋江连忙让他一同在上面坐。武松那里肯坐？谦了半晌，武松坐了第三位。柴进教再整杯盘，来劝三人痛饮。宋江在灯下看了武松这表人物，心中欢喜，灯下看美人，千秋绝调语。此却换作灯下看好汉，又是千秋绝调语也。○灯下看美人，加一倍袅袅；灯下看好汉，加一倍凛凛。所以写剑侠者，都在灯下。便问武松道：“二郎因何在此？”武松答道：“小弟在清河县，因酒后醉了，与本处机密相争，一时间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厮昏沉，小弟只道他死了，因此一径的逃来投奔大官人处来躲灾避难，今已一年有馀。后来打听得那厮却不曾死，救得活了。今欲正要回乡去寻哥哥，不想染患疟疾，不能够动身回去。却才正发寒冷，在那廊下向火，被兄长跣了锨柄，吃了那一惊，惊出一身冷汗，敢怕病倒好了。”好手。宋江听了大喜。当夜饮至三更。酒罢，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轩下做一处安歇。真好宋江，令人心死。次日起来，柴进安排席面，杀羊宰猪，管待宋江，不在话下。

过了数日，宋江将出些银两来与武松做衣裳。宋江欢喜武松，亦累幅写不得尽，只说替他做衣裳，便写得一似欢喜美人相似，妙笔。○与前出浴新衣相映耀。柴进知道，那里肯要他坏钱？自取出一箱段匹绸绢，门下自有针工，便教做三人的称体衣裳。是。○宋江兄弟已换过新衣，此又三人一样都做者，王孙之所以异于酸子也。

说话的，柴进因何不喜武松？半日颇不满于柴进，得此一释。原来武松初来投奔柴进时，也一般接纳管待；次后在庄上，但吃醉了酒，性气刚，庄客有些管顾不到处，他便要下拳打他们，因此满庄里庄客没一个道他好。众人只是嫌他，都去柴进面前，告诉他许多不是处。柴进虽然不赶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回护法。却得宋江每日带挈他一处，饮酒相陪，武松的前病都不发了。何物小吏，使人变化气质。

相伴宋江住了十数日，武松思乡，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四字和平之极，不想变出惊天动地事来。柴进、宋江两个都留他再住几时，武松道：“小弟因哥哥多时不通信息，只得要去望他。”宋江道：“实是二郎要去，不敢苦留。如若得闲时，再来相会几时。”武松相谢了宋江。柴进取出些金银送与武松，武松谢道：“实是多多相扰了大官人！”武松缚

了包裹，拴了哨棒要行，哨棒此处起。柴进又治酒食送路。武松穿了一领新纳红绸袄^[2]，戴着个白范阳毡笠儿，看官着眼，须知此处写个红袄白笠，正是为下文打虎绚染也。背上包裹，提了杆棒，哨棒二。相辞了便行。宋江道：“贤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内，取了些银两，赶出到庄门前来，说道：“我送兄弟一程。”此一段非写宋江情重，只图别去柴进，便止存二宋，令武二眼中心上，一跳一跳也。宋江和兄弟宋清两个七个字直刺入武二眼里心里，耐庵真是才子。等武松辞了柴大官人，宋江也道：“大官人，暂别了便来。”

三个离了柴进东庄，行了五七里路，武松作别道：“尊兄，远了，请回。柴大官人必然专望。”宋江道：“何妨再送几步。”一别。路上说些闲话，不觉又过了三二里。武松挽住宋江手道：“尊兄不必远送。尝言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宋江指着道：“容我再行几步。二别。兀那官道上有个小酒店，我们吃三钟了作别。”三个来到酒店里，宋江上首坐了；武松倚了哨棒，哨棒三。下席坐了；宋清横头坐定。六字直刺入武二眼里心里。便叫酒保打酒来，且买些盘馔果品菜蔬之类，都搬来摆在桌子上。三人饮了几杯，看看红日半西，武松便道：“天色将晚；四字如何接入下文，写尽武二光明历落，不似今人唧唧不止。哥哥不弃武二时，就此受武二四拜，拜为义兄。”何人不应与宋江结拜，而独写向武二文中者，反衬武二手足情深，以与前文兄嫂一段相激射也。宋江大喜。武松纳头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五字直刺入武二眼里心里。身边取出一锭十两银子送与武松。武松那里肯受？说道：“哥哥客中自用盘费。”宋江道：“贤弟，不必多虑。你若推却，我便不认你做兄弟。”可见武二之求为兄弟如此，都是与后文激射法，非真宋江措语唐突也。武松只得拜受了，收放缠袋里。宋江取些碎银子还了酒钱，武松拿了哨棒，哨棒四。三个二宋眼前多却一个，武二心头尚少一个，只两个字，便将兄弟离合之际，写得出神入妙。出酒店前来作别。武松堕泪拜辞了自去。堕泪自感宋江，固也，然多半亦为宋清在旁，刺心刺眼。盖武二一心只在哥哥，却见他人兄弟双双如此，自虽金铁为心，正复如何相遣。看上三个字，下自去字，明明可见。读书固必以神理为主，若曹听曹说，无谓也。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门前，望武松不见了方才转身回来。写宋江又写得好。行不到五里路头，只见柴大官人骑着马，背后牵着两匹空马来接。写柴进又写得好。宋江望见了大喜，一同上马回庄上来。下了马，请入后堂饮酒。宋江弟兄两个自此只在柴大官人庄上。

话分两头。只说武松自与宋江分别之后，当晚投客店歇了。次日早，起来打火吃了饭，还了房钱，拴束包裹，提了哨棒，哨棒五。便走

上路，寻思道：“江湖上只闻说及时雨宋公明，果然不虚！结识得这般弟兄，也不枉了！”镜中花，水中月，俗笔临描不出，真是凭虚独撰之文。武松在路上行了几日，来到阳谷县地面。此去离县治还远。当日晌午时分，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上头写着五个字道：“三碗不过冈。”奇文。【眉批】自此以后几卷，都写武松神威。此卷饮酒作一段读，打虎作一段读。

武松入到里面坐下，把哨棒倚了，哨棒六。叫道：“主人家，快把酒来吃。”好酒是武二生平，只此开场第一句，便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只见店主人把三只碗，奇文。一双箸，一碟热菜，放在武松面前，满满筛一碗酒来。第一碗。○第一番，逐碗写；第二三四番，逐番写；第五六番，两番一顿写。武松拿起碗一饮而尽，叫道：“这酒好生有气力！其酒可知。主人家，有饱肚的，买些吃酒。”先唤酒，次及肉，其重其轻可知。○吾闻食肉者鄙，若好酒，未有非名士者也。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二三斤来吃酒。”店家去里面切出二斤熟牛肉，做一大盘子，将来放在武松面前；随即再筛一碗酒。第二碗。武松吃了道：“好酒！”又赞一句，其酒可知。又筛下一碗。第三碗。恰好吃了三碗酒，再也不来筛。奇文。武松敲着桌子，叫道：“主人家，怎的不来筛酒？”酒家道：“客官，要肉便添来。”所对非所问，绝倒。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来。”酒家道：“肉便切来添与客官吃，酒却不添了。”武松道：“却又作怪！”便问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卖酒与我吃？”酒家道：“客官，你须见我门前招旗上面明明写道‘三碗不过冈’。”武松道：“怎地唤作‘三碗不过冈’？”酒家道：“俺家的酒虽是村酒，却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来我店中吃了三碗的，便醉了，过不得前面的山冈去，因此唤作‘三碗不过冈’。若是过往客人到此，只吃三碗，更不再问。”碌碌者何足挂齿。武松笑道：“原来恁地！我却吃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道：“我这酒，叫做‘透瓶香’，好名色。又唤作‘出门倒’；好名色。初入口时，醇醲好吃，少刻时便倒。”武松道：“休要胡说！没地不还你钱^③？再筛三碗来我吃。”

酒家见武松全然不动，又筛三碗。第四碗，第五碗，第六碗。武松吃道：“端的好酒！又赞不住，其酒可知。主人家，我吃一碗还你一碗钱，只顾筛来。”酒家道：“客官，休只管要饮。这酒端得要醉倒人，没药医！”武松道：“休得胡鸟说！便是你使蒙汗药在里面，我也有鼻子！”店家被他发话不过，一连又筛了三碗。第七碗，第八碗，第九碗。武松道：“肉便再把二斤来吃。”写酒量，兼写食量，总表武松神威。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筛了三碗酒。第十碗，第十一碗，第十

二碗。武松吃得口滑，只顾要吃，去身边取出些碎银子，叫道：“主人家，你且来看我银子！还你酒肉钱够么？”又换一法，读之绝倒。酒家看了道：“有馀，还有些贴钱与你。”妙心妙笔，见酒是不更卖矣。武松道：“不要你贴钱，只将酒来筛。”酒家道：“客官，你要吃酒时，还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吃不得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时，你尽数筛将来。”酒家道：“你这条长汉倘或醉倒了时，怎扶得你住！”无端忽从酒家眼中口中，写出武松气象来，俗笔如何临描得出。武松答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汉！”酒家那里肯将酒来筛？武松焦躁，道：“我又不白吃你的！休要引老爹性发，通教你屋里粉碎，把你这鸟店子倒翻转来！”酒家道：“这厮醉了，休惹他。”再筛了六碗酒与武松吃了。第十三碗，第十四碗，第十五碗，第十六碗，第十七碗，第十八碗。前后共吃了十八碗，结一句。绰了哨棒，立起身来，哨棒七。○一路又将哨棒特特处处出色描写，彼固欲令后之读者，于陡然遇虎处，浑身倚仗此物以为无恐也，却偏有出自料外之事，使人惊杀。○绰了哨棒，第一个身分。【眉批】写哨棒有无数身分。道：“我却又不曾醉！”走出门前来，笑道：“却不说‘三碗不过冈’！”趣。手提哨棒便走。哨棒八。○手提哨棒，第二个身分。

酒家赶出来叫道：“客官，那里去？”奇文。武松立住了，问道：“叫我做甚么？我又不少你酒钱，唤我怎地？”又作摇摆。酒家叫道：“我是好意，你且回来我家看抄白官司榜文。”奇文。武松道：“甚么榜文？”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阳冈上有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三二十条大汉性命。官司如今杖限猎户擒捉发落。冈子路口都有榜文，可教往来客人结伙成队，于巳午未三个时辰过冈；其馀寅卯申酉戌亥六个时辰不许过冈；更兼单身客人，务要等伴结伙而过。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时分，我见你走都不问人，枉送了自家性命。不如就我此间歇了，等明日慢慢凑得三二十人，一齐好过冈子。”武松听了，笑道：“我是清河县人氏，这条景阳冈上少也走过了一二十遭，几时见说有大虫，你休说这般鸟话来吓我！便有大虫，我也不怕！”酒家道：“我是好意救你，你不信时，进来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你鸟做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酒家道：“你看么！我是一片好心，反做恶意，倒落得你恁地！你不信我时，请尊便自行！”一面说，一面摇着头，自进店里去了。写酒家色变如画。

这武松提了哨棒，哨棒九。○提了哨棒，第三个身分。大着步，自过景阳冈来。约行了四五里路，来到冈子下，见一大树，刮去了皮，一

片白，上写两行字。武松也颇识几字，抬头看时，上面写道：

近因景阳冈大虫伤人，但有过往客商，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伙成队过冈，请勿自误。奇文。

武松看了，笑道：“这是酒家诡诈，惊吓那等客人，便去那厮家里宿歇。我却怕甚么鸟！”

横拖着哨棒，哨棒十。○横拖哨棒。第四个身分。便上冈子来。那时已有申牌时分，这轮红日厌厌地相傍下山^[4]。骇人之景。武松乘着酒兴，只管走上冈子来。走不到半里多路，见一个败落的山神庙。奇文。○不因此庙，几令榜文无可贴处。行到庙前，见这庙门上贴着一张印信榜文。武松住了脚读时，上面写道：

阳谷县示：

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见今杖限各乡里正并猎户人等行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冈；其余时分，及单身客人，不许过冈，恐被伤害性命。各宜知悉。

政和 年 月 日奇文。

武松读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有此一折，反越显出武松神威。不然，便是卒然不及回避，侥幸得免虎口者矣。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异乎？存想了一回，说道：“怕甚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地！”活写出武松神威。

武松正走，看看酒涌上来，看他写酒醉，有节有次。便把毡笠儿掀在脊梁上，冬天也，偏要写得热极，后到大虫扑时，忽然惊出冷来，绝世妙手。将哨棒绾在肋下，哨棒十一。○哨棒绾在肋下，第五个身分。一步步上那冈子来；回头看这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骇人之景。○我当此时，便没虎来，也要大哭。

此时正是十月间天气，日短夜长，容易得晚。自注一句。武松自言自说道：“那得甚么大虫！人自怕了，不敢上山。”又作一纵。武松走了一直，酒力发作，醉。焦热起来，热。一只手提着哨棒，哨棒十二。○又提着哨棒，第六个身分。一只手把胸膛前袒开，画绝。踉踉跄跄，直

奔过乱树林来。骇人之景，可知虎林。见一块光挞挞大青石，奔过乱林，便应跳出虎来矣，却偏又生出一块青石，几乎要睡。使读者急杀了，然后放出虎来。才子可恨如此。把那哨棒倚在一边，哨棒倚在一边，第七个身分。○哨棒十三。放翻身体，却待要睡，惊死读者。只见发起一阵狂风。那一阵风过了，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出得有声势。武松见了，叫声“阿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有此一折，反越显出武松神威。不然，便是三家村中说子路，不近人情极矣。便拿那条哨棒在手里，哨棒十四。○拿着哨棒，第八个身分。闪在青石边。一闪。○已下人是神人，虎是活虎，读者须逐段定睛细看。○我常思画虎有处看，真虎无处看；真虎死有（虎）〔处〕看，真虎活无处看；活虎正走，或犹偶得一看，活虎正搏人，是断断必无处得看者也。乃今耐庵忽然以笔墨游戏，画出全副活虎搏人图来。今而后要看虎者，其尽到《水浒传》中、景阳冈上，定睛饱看，又不吃惊，真乃此恩不小也。○传闻赵松雪好画马，晚更入妙，每欲构思，便于密室解衣踞地，先学为马，然后命笔。一日管夫人来，见赵宛然马也。今耐庵为此文，想亦复解衣踞地，作一扑、一掀、一剪势耶？东坡画雁诗云：“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我真不知耐庵何处有此一副虎食人方法在胸中也。圣叹于三千年中，独以才子许此一人，岂虚誉哉！

那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扑，从半空里撺将下来。虎。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神妙之笔，灯下读之，火光如豆，变成绿色。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只一闪，闪在大虫背后。人。○二闪。那大虫背后看人最难，百忙中自注一句。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一掀，掀将起来。虎。武松只一闪，闪在一边。人。○三闪。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振得那山冈也动，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虎。武松却又闪在一边。人。○四闪。

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提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百忙中注一句。○才子博物，定非妄言，只是无处印证。○此段作一束，已上只用四闪法，已下放出气力来。那大虫又剪不着，再吼了一声，一兜兜将回来。虎。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双手轮起哨棒，轮起哨棒，第九个身分。○哨棒十五。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人。○此一劈，谁不以为了却大虫矣，却又变出怪事来。只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定睛看时，一棒劈不着大虫，尽平生气力矣，却偏劈不着大虫，吓杀人句。原来打急

了，正打在枯树上，百忙中又注一句。把那条哨棒折做两截，只拿得一半在手里。哨棒十六。○半日勤写哨棒，只道仗他打虎，到此忽然开除，令人瞠目噤口，不复敢读下去。○哨棒折了，方显出徒手打虎异样神威来，只是读者心胆堕矣。那大虫咆哮，性发起来，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虎。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远。人。那大虫恰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虎。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了却哨棒。○哨棒十七。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肱^膊地揪住，一按按将下来。人。

那只大虫急要挣扎，虎。被武松尽气力捺定，那里肯放半点儿松宽？人。武松把只脚望大虫面门上、眼睛里只顾乱踢。脚踢妙绝，双手放松不得也。踢眼睛妙绝，别处须踢不入也。那大虫咆哮起来，把身底下爬起两堆黄泥做了一个土坑。虎。○耐庵何由得知踢虎者必踢其眼？又何由得知虎被人踢，便爬起一个泥坑？皆未必然之文，又必定然之事，奇绝妙绝。武松把那大虫嘴直接下黄泥坑里去。人。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气力。虎。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人。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更动弹不得，只剩口里兀自气喘。虎。武松放了手来，松树边寻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里，只怕大虫不死，把棒槌又打了一回。哨棒十八。○哨棒馀波。眼见气都没了，方才丢了棒，哨棒此处毕。寻思道：“我就地拖得这死大虫下冈子去。”第一念要提去，妙。就血泊里双手来提时，那里提得动？原来使尽了气力，手脚都苏软了。有此一折，便越显出方才神威。

武松再来青石上坐了半歇，写出倦极，便越显出方才神威。又收到青石，妙绝。寻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倘或又跳出一只大虫来时，却怎地斗得他过？且挣扎下冈子去，明早却来理会。”特下此句，使下文来得突兀。就石头边寻了毡笠儿，叫声“阿呀”，翻下青石来，一时手脚都慌了，不及知毡笠落在何处矣，写得入神。转过乱树林边，收到乱树。一步步捱下冈子来。

走不到半里多路，只见枯草中又钻出两只大虫来。吓杀，奇文。武松道：“阿呀！我今番罢了！”吓杀，奇文。只见那两只大虫在黑影里直立起来。吓杀，奇文。武松定睛看时，却是两个人，把虎皮缝作衣裳，紧紧绷在身上，手里各拿着一条五股叉，奇文。见了武松，吃了一惊道：“你……你……你吃了獐獐心、豹子胆、狮子腿，胆倒包着身躯！如何敢独自一个，昏黑将夜，又没器械，走过冈子来！你……你……你是人？是鬼？”打虎既毕，却于猎户口中评之。武松道：“你两个是甚么

人？”那个人道：“我们是本处猎户。”武松道：“你们上岭来做甚么？”绝倒语。○我上岭来是打虎，你上岭来却做甚么？妙绝。两个猎户失惊道：“你兀自不知哩！如今景阳冈上有一只极大的大虫，夜夜出来伤人！只我们猎户也折了七八个，过往客人不记其数，都被这畜生吃了！本县知县着落当乡里正和我们猎户人等捕捉。那业畜势大难近^[5]，可知一扑一掀一剪，乃是非常之事。谁敢向前！我们为他，正不知吃了多少限棒，只捉他不得！今夜又该我们两个捕猎，和十数个乡夫在此，上上下下放了窝弓、药箭等他，正在这里埋伏，却见你大刺刺地四字无心中写出神威。从冈子上走将下来，我两个吃了一惊。你却正是甚人？曾见大虫么？”武松道：“我是清河县人氏，姓武，排行第二。百忙中带定望哥一案，故处处下此四字。却才冈子上乱树林边，正撞见那大虫，被我一顿拳脚打死了。”第一遍自叙。两个猎户听得，痴呆了，说道：“怕没这话？”武松道：“你不信时，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迹。”可惜红袄。两个道：“怎地打来？”武松把那打大虫的本事再说了一遍。第二遍自叙。○实是异常得意之事，不得不说了又说。○我亦要说，可怜无甚说得出的事也。

两个猎户听了，又喜又惊，叫拢那十个乡夫来。只见这十个乡夫都拿着钢叉、踏弩、刀枪，随即拢来。武松问道：“他们众人如何不随你两个上山？”猎户道：“便是那畜生利害，他们如何敢上来？”一伙十数个人都在面前。两个猎户叫武松把打大虫的事说向众人。第三遍自叙。○叫武二说又妙，旁人且得意，何况自家。众人都不肯信。武松道：“你众人不信时，我和你去看便了。”众人身边都有火刀、火石，随即发出火来，点起五七个火把。好。○如画。众人都跟着武松，四字如画。一同再上冈子来，看见那大虫做一堆儿死在那里。众人见了大喜，先叫一个去报知本县里正并该管上户^[6]；这里五七个乡夫自把大虫缚了，抬下冈子来。

到得岭下，早有七八十人都哄将来，先把死大虫抬在前面，将一乘兜轿抬了武松，上文一个神人，一个活虎，尽力放对，到此虎也抬人也抬，读之不觉失笑也。投本处一个上户家来，那上户、里正都在庄前迎接。把这大虫扛到草厅上。却有本乡上户、是一色人。本乡猎户，又是一色人。三二十人，都来相探武松。众人问道：“壮士高姓大名？贵乡何处？”武松道：“小人是此间邻郡清河县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带定。因从沧州回乡来，昨晚在冈子那边酒店吃得大醉了，王右军云：“夜来真大醉耶？”上冈子来，正撞见这畜生。”先说一句，下方省去。把那打虎的身分拳脚细说了一遍^[7]。第四遍自叙。众上户道：“真乃

英雄好汉！”众猎户先把野味将来与武松把杯。一色人一色管待。武松因打大虫困乏了，要睡。有此一折，便越显出武松真正神威。大户便叫庄客打并客房，且教武松歇息。到天明，上户先使人去县里报知，一面合具虎床，安排端正，迎送县里去。

天明，武松起来，洗漱罢，众多上户牵一羴羊^[8]，挑一担酒，一色人一色管待。都在厅前伺候。武松穿了衣裳，整顿巾帻，出到前面，与众人相见。众上户把盏，说道：“被这个畜生正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连累猎户吃了几顿限棒！今日幸得壮士来到，除了这个大害！第一，乡中人民有福；第二，客侣通行，实出壮士之赐！”武松谢道：“非小子之能，托赖众长上福荫。”众人都来作贺。吃了一早晨酒食，抬出大虫，放在虎床上。众乡村上户都把段匹花红来挂与武松。武松有些行李包裹，寄在庄上。细。一齐都出庄门前来。早有阳谷县知县相公使人来接武松，都相见了，叫四个庄客将乘凉轿来抬了武松，抬人。把那大虫扛在前面，抬虎。也挂着花红段匹，为之失笑。迎到阳谷县里来。

那阳谷县人民听得说一个壮士打死了景阳冈上大虫，迎喝了来^[9]，尽皆出来看，哄动了那个县治^[10]。武松在轿上看时，闲笔都好。只见亚肩叠背，闹闹嚷嚷，屯街塞巷，都来看迎大虫。到县前衙门口，知县已在厅上专等，武松下了轿。扛着大虫，都到厅前，放在甬道上。知县看了武松这般模样，人。又见了这个老大锦毛大虫，虎。心中自忖道：“不是这个汉，人。怎地打得这个虎！”虎。便唤武松上厅来。武松去厅前声了喏。知县问道：“你那打虎的壮士，你却说怎生打了这个大虫？”武松就厅前将打虎的本事说了一遍。第五遍自叙。厅上厅下众多人等都惊得呆了。知县就厅上赐了几杯酒，将出上户凑的赏赐钱一千贯给与武松，武松禀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赏赐。小人闻知这众猎户因这个大虫受了相公责罚，何不就把这一千贯给散与众人去用？”极表武松神威。○又远远先表武松无银子。知县道：“既是如此，任从壮士。”四字待以殊礼。

武松就把这赏钱在厅上散与众人、猎户。知县见他忠厚仁德，一篇打虎天摇地震文字，却以“忠厚仁德”四字结之，此恐并非史迁所知也。有心要抬举他，便道：“虽你原是清河县人氏，与我这阳谷县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参你在本县做个都头，如何？”武松跪谢道：“若蒙恩相抬举，小人终身受赐。”知县随即（换）〔唤〕押司立了文案，当日便参武松做了步兵都头。众上户都来与武松作贺庆喜，连连吃了三五日酒。武松自心中想道：“我本要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谁想倒来做了阳谷县

都头。”自此上官见爱，乡里闻名。【眉批】所寄行李包裹不见送来。

又过了三二日。那一日，武松走出县前来闲玩，只听得背后一个人叫声：“武都头，你今日发迹了，如何不看觑我则个？”谁耶？武松回头来看了，叫声：“阿呀！阿呀者，惊心动魄之声。篇中武松凡叫三个“阿呀”，一是青石上陡然见虎，一是下冈时误认猎户是虎，一是县前撞见此人也。入后回说出其姓名，方显武松真有大过人者，今且留之。你如何却在这里？”

不是武松见了这个人，有分教：

阳谷县中，尸横血（梁）〔染〕。

直教：

钢刀响处人头滚，
宝剑挥时热血流。

毕竟叫唤武都头的正是甚人，且听下回分解。

[1] 坏钱：花费钱财，指请客、送礼、资助人等，是一种客气的说法。

[2] 纳：通“衲”。

[3] 没地：难道，莫非。

[4] 厌厌：指日光微弱。

[5] 业畜：作恶的畜牲。

[6] 上户：富裕之家。

[7] 身分：指手段，本领。

[8] 羴（qiāng）：量词。用于宰杀过的羊或小牛。

[9] 迎喝：喝彩欢迎。

[10] 县治：县政府所在地。

第二十三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写武二视兄如父，此自是豪杰至性，实有大过人者。乃吾正不难于武二之视兄如父，而独难于武大之视二如子也。曰：嗟乎！兄弟之际，至于今日，尚忍言哉？一坏于干猴相争，阅墙莫劝；再坏于高谈天显，矜饰虚文。盖一坏于小人，而再坏于君子也。夫坏于小人，其失也鄙，犹可救也；坏于君子，其失也诈，不可救也。坏于小人，其失也鄙，其内即甚鄙，而其外未至于诈，是犹可以圣王之教教之者也；坏于君子，其失也诈，其外既甚诈，而其内又不免于甚鄙，是终不可以圣王之教教之者也。故夫武二之视兄如父，是学问之人之事也；若武大之视二如子，是天性之人之事也。由学问而得如武二之事兄者以事兄，是犹夫人之能事也；由天性而欲如武大之爱弟者以爱弟，是非夫人之能事也。作者写武二以救小人之鄙，写武大以救君子之诈。夫亦曰：兄之与弟，虽二人也；揆厥初生，则一本也。一本之事，天性之事也，学问其不必也。不得已而不废学问，此自为小人言之，若君子，其亦勉勉于天性可也。

上篇写武二遇虎，真乃山摇地撼，使人毛发倒卓。忽然接入此篇，写武二遇嫂，真又柳丝花朵，使人心魂荡漾也。吾尝见舞榭之后，便欲搦管临文，则殊苦手颤；铙吹之后，便欲洞箫清嘒，则殊苦耳鸣；驰骑之后，便欲入班拜舞，则殊苦喘急；骂座之后，便欲举唱梵呗，则殊苦喉燥。何耐庵偏能接笔而出，吓时便吓杀人，憨时便憨杀人，并无上四者之苦也！

写西门庆接连数番趯转，妙于叠，妙于换，妙于热，妙于冷，妙于宽，妙于紧，妙于琐碎，妙于影借，妙于忽迎，妙于忽闪，妙于有波，妙于无意思。真是一篇花团锦簇文字。

写王婆定计，只是数语可了，看他偏能一波一掞，一吐一吞，随心恣意，排出十分光来。于十分光前，偏又能随心恣意，先排出五件事来。真所谓其才如海，笔墨之气，潮起潮落者也。

通篇写西门爱奸，却又处处插入虔婆爱钞，描画小人共为一事，而各为其私，真乃可丑可笑。吾尝晨起开户，窃怪行路之人纷若驰马，意彼万万人中，乃至必无一人心头无事者。今读此篇而失笑也。

话说当日武都头回转身来看见那人，扑翻身便拜。奇。那人原来不是别人，正是武松的嫡亲哥哥武大郎。武松拜罢，说道：“一年有馀不见哥哥，如何却在这里？”此句在后想你文中，不答而答。武大道：“二哥，你去了许多时，如何不寄封书来与我？我又怨你，句。又想你。句。”○六个字囊括全部《北西厢记》。武大口中有此妙句。○想伊已自不能闲，又那得工夫怨你，可为武大作一转句。武松道：“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武大道：“我怨你时，当初你在清河县里，要便吃酒醉了，和人相打，时常吃官司，教我要便随衙听候，不曾有一个月净办^[1]，常教我受苦，这个便是怨你处。此一段宾。想你时，我近来取得一个老小，清河县人不怯气，都来相欺负，没人做主；你在家时，谁敢来放个屁？我如今在那里安不得身，只得搬来这里赁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处。”此一段主。○凭空结撰出一个搬来的缘故，不意后来变出无数奇观，咄咄怪事也。

看官听说：原来武大与武松是一母所生两个。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不恁地，如何打得那个猛虎？笔头有舌。这武大郎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只须四字已活画出。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起他一个诨名，叫做“三寸丁穀树皮”^[2]。

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可见来历不正。娘家姓潘，姓潘妙，后又有姓潘人作对。小名唤做金莲；“金莲”二字藏下在此，为武松一篇大文十来卷书锁钥。年方二十馀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不写作主母捻酸者，便于白与武大也。良工心苦，谁能知之？却倒陪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不因此句，武大又那讨钱来？自从武大娶得那妇人之后，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却来他家里薅恼。原来这妇人见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獩^[3]，不会风流；他倒无般不好，为头的爱偷汉子。那武大是个懦弱本分人，被这一班人不时间在门前叫道：“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因此，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每日仍旧挑卖炊饼^[4]。仍旧妙，一似已说过者。

此日，正在县前做买卖，当下见了武松，武大道：“兄弟，我前日在街上听得人沸沸地说道：‘景阳冈上一个打虎的壮士，姓武，县里知

县参他做个都头。’我也八分猜道是你，原来今日才得撞见。我且不做买卖，一同和你家去。”武松道：“哥哥，家在那里？”武大用手指道：“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武松替武大挑了担儿，极表武二。武大引着武松，转湾抹角，一径望紫石街来。

转过两个湾，来到一个茶坊间壁，倒插而下，即狱庙间壁菜园一样文法。武大叫一声：“大嫂开门。”只见帘子开处，帘子一。○一路便勤叙帘子。一个妇人出到帘子下，帘子二。应道：“大哥，怎地半早便归？”武大道：“你的叔叔四字不雅驯，然小家恒有之，却正用在此处，妙绝。在这里，且来厮见。”武大郎接了担儿入去，细。便出来道：“二哥，入屋里来和你嫂嫂相见。”武松揭起帘子，入进里面，与那妇人相见。武大说道：“大嫂，原来景阳冈上打死大虫新充做都头的正是我这兄弟。”见夫妇两个念诵已非一日。那妇人叉手向前道：“叔叔万福。”叔叔一。○凡叫过三十九遍叔叔，忽然改作你字，真欲绝倒人也。武松道：“嫂嫂请坐。”武松当下堆金山，倒玉柱，纳头便拜。极表武二。那妇人向前扶住武松，道：“叔叔，叔叔二。折杀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礼。”那妇人道：“奴家听得间壁王干娘说，亦倒插入。有个打虎的好汉迎到县前来，要奴家同去看一看。不想去得迟了，赶不上，不曾看见。可见不是不出闺门妇人。原来却是叔叔。叔叔三。且请叔叔到楼上去坐。”叔叔四。三个人同到楼上坐了。那妇人看着武大，道：“我陪侍着叔叔坐地，你去安排些酒食来管待叔叔。”两句二十字，却字字绝倒。○叔叔五，叔叔六。武大应道：“最好。二哥，你且坐一坐，我便来也。”武大下楼去了。

那妇人在楼上看了武松这表人物，自心里寻思道：“武松与他是嫡亲一母兄弟，他又生的这般长大。我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穀树皮，三分像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气！据着武松，大虫也吃他打倒了，他必然好气力。便想到他好气力，绝倒。说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来我家里住？二语连说，绝倒。不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那妇人脸上堆下笑来，问武松道：“叔叔，叔叔七。来这里几日了？”闲闲而起。武松答道：“到此间十数日了。”妇人道：“叔叔，叔叔八。在那里安歇？”渐来。武松道：“胡乱权在县衙里安歇。”那妇人道：“叔叔，叔叔九。恁地时却不便当。”渐来。武松道：“独自一身，容易料理。早晚自有土兵伏侍。”妇人道：“那等人伏侍叔叔，叔叔十。怎地顾管得到？何不搬来一家里住？早晚要些汤水吃时，奴家亲自安排与叔叔吃，叔叔十一。不强似这伙腌臢人？叔叔便吃口清汤也放心得下。”辞令妙品。○叔叔十二。武松道：“深谢嫂

嫂。”已上作一节。

那妇人道：“莫不别处有婶婶？可取来厮会也好。”此下三节，自作一节。○承上叔叔搬来，急插入一句云：若有婶婶，亦可取来。不重婶婶有无，只图以“婶婶”二字，挑逗武二心动也。武松道：“武二并不曾婚娶。”妇人又问道：“叔叔，叔叔十三。青春多少？”急承上不曾婚娶，即接过云：青春多少？意谓岂可许大犹未近妇人耶？两句极似不相连属，逐件自问者，而独能令武二之心油然而动，真妙笔也。武松道：“武二二十五岁。”那妇人道：“长奴三岁。第一答并未婚娶，第二答已二十五岁矣。料定武二两语出口处，必已心动，便应声折到自己身上来，将叔嫂二人，并作四字，更无丝毫分得开去，灵心妙笔，一至于此。说至此四字，已是深谈矣，便只此一顿顿住，下别漾开去，再说闲话，妙绝。叔叔，今番从那里来？”又闲闲而起。○叔叔十四。武松道：“在沧州住了一年有馀，只想哥哥在清河县住，不想却搬在这里。”那妇人道：“一言难尽！自从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负；清河县里住不得，搬来这里。若得叔叔这般雄壮，谁敢道个‘不’字？”忽然斜穿去，表出心中相爱来。○叔叔十五。○用新妇得配参军故事。武松道：“家兄从来本分，不似武二撒泼。”那妇人笑道：“怎地这般颠倒说！常言道：‘人无刚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这般‘三答不回头，四答和身转’的人。”忽然又表出自己与武二一合相处来。○又作一节。武松道：“家兄却不到得惹事，要嫂嫂忧心。”

正在楼上说话未了，武大买了些酒肉果品归来，放在厨下，走上楼来，叫道：“大嫂，你下来安排。”那妇人应道：“你看那不晓事的！叔叔在这里坐地，却教我撇了下来！”绝倒。○你看那不晓事嫂嫂，叔叔在这里坐地，却不肯撇了下来。○叔叔十六。【眉批】一路叔叔之声多于嫂嫂，读之真欲绝倒。武松道：“嫂嫂请自便。”那妇人道：“何不去叫间壁王干娘安排便了，又倒插出王干娘来。只是这般不见便^[5]！”武大自去央了间壁王婆安排端正了，都搬上楼来，摆在桌子上，无非是些鱼肉果菜之类，随即烫酒上来。武大叫妇人坐了主位，武松对席，武大打横^[6]。坐得绝倒。○只一坐法，写武大浑沌，武二直性，妇人心邪，色色都有。三个人坐下，武大筛酒在各人面前。那妇人拿起酒来，道：“叔叔，叔叔十七。休怪没甚管待，请酒一杯。”武松道：“感谢嫂嫂。休这般说。”武大只顾上下筛酒烫酒，那里来管别事？那妇人笑容可掬，满口儿道：“叔叔，叔叔十八。怎地鱼和肉也不吃一块儿？”拣好的递将过来。武松是个直性的汉子，只把做亲嫂嫂相待。断一句。谁知

那妇人是个使女出身，惯会小意儿^[4]。断一句。武大又是个善弱的人，那里会管待人？也断一句。

那妇人吃了几杯酒，一双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武松吃他看不过，只低了头不恁么理会。真好武松。○“不恁么理会”五字，传出圣贤心性来，便觉“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东风上下狂”二语之未能具足受持不淫戒也。当日吃了十数杯酒，武松便起身。武大道：“二哥，再吃几杯了去。”武松道：“只好恁地，却又来望哥哥。”都送下楼来。那妇人道：“叔叔，叔叔十九。是必搬来家里住；一句。○看他临出门时数语急拍。若是叔叔不搬来时，教我两口儿也吃别人笑话。二句。○叔叔二十。亲兄弟难比别人。三句。大哥，你便打点一间房，请叔叔来家里过活，四句。○叔叔二十一。休教邻舍街坊道个不是。”五句。○看他一刻上说两遍，绝倒。○邻舍街坊伏后。武大道：“大嫂说得是。二哥，你便搬来，也教我争口气。”武松道：“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说时，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来。”那妇人道：“叔叔，叔叔二十二。是必记心，奴这里专望。”绝倒，何劳嫂嫂。

武松别了哥嫂，离了紫石街，径投县里来，正值知县在厅上坐衙。武松上厅来禀道：“武松有个亲兄搬在紫石街居住，武松欲就家里宿歇，早晚衙门中听候使唤。不敢擅去，请恩相钧旨。”知县道：“这是孝悌的勾当，说出此二字，不愧进士出身。我如何阻你？你可每日来县里伺候。”武松谢了，收拾行李铺盖。有那新制的衣服点逗宋江、柴进。并前者赏赐的物件，点逗打虎。叫个土兵挑了，武松引到哥哥家里。那妇人见了，却比半夜里拾金宝的一般欢喜，堆下笑来。武大叫个木匠，就楼下整了一间房，铺下一张床，里面放一条桌子，伏。安两个杌子^[8]，伏。一个火炉。伏。○此非止是应用物件也。若止是应用物件，则便总写一句，云一应物件齐整，自不必说矣，今偏要逐项细开，便要读者认得武二房里如此铺设，后来便好看他行立坐起，色色亲见也。武松先把行李安顿了，分付土兵自回去，当晚就哥嫂家里歇卧。

次日早起，那妇人慌忙起来烧洗面汤，舀漱口水，于纤琐处写出。叫武松洗漱了口面，裹了巾帨，出门去县里画卯。那妇人道：“叔叔，叔叔二十三。画了卯，早些个归来吃饭，休去别处吃。”武松道：“便来也。”径去县里画了卯，伺候了一早晨，回到家里。那妇人洗手剔甲，四字纤琐入妙。齐齐整整，安排下饭食。三口儿共桌儿吃，武松吃了饭，那妇人双手捧一盏茶递与武松吃。武松道：“教嫂嫂生受，武松寝食不安。县里拨一个土兵来使唤。”那妇人连声叫道：老大不便，故用

连声。“叔叔，叔叔二十四。却怎地这般见外？自家的骨肉，又不伏侍了别人。便拨一个土兵来使用，这厮上锅上灶也不干净，奴眼里也看不得这等人。”绝之。武松道：“恁地时，却生受嫂嫂。”

话休絮烦。自从武松搬将家里来，取些银子与武大，教买饼徽茶果，请邻舍吃茶。众邻舍斗分子来与武松人情^[9]，武大又安排了回席，又先倒插下邻舍。○他日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只少却武大耳。都不在话下。过了数日，武松取出一匹彩色段子与嫂嫂做衣裳。两耀得妙，真是妙笔。那妇人笑嘻嘻道：“叔叔，叔叔二十五。如何使得？何故使不得？——既然叔叔把与奴家，不敢推辞，只得接了。”叔叔二十六。○零星拉杂，叙事真与史公无二。武松自此只在哥哥家里宿歇。武大依前上街挑卖炊饼。武松每日自去县里画卯，承应差使。不论归迟归早，那妇人顿羹顿饭，欢天喜地，伏侍武松，武松倒过意不去。省，又有笔力。那妇人常把些言语来撩拨他，武松是个硬心真汉，却不见怪。不见好，是丈夫；不见怪，是圣贤矣。极写武二过人。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不觉过了一月有馀，看看是十二月天气。连日朔风紧起，四下里彤云密布，又早纷纷扬扬飞下一天大雪来。当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气不止。次日，武松清早出去县里画卯，直到日中未归。武大被这妇人赶出去做买卖，绝倒。○先已清宫除道矣。央及间壁王婆又倒插出王婆。买下些酒肉之类，去武松房里簇了一盆炭火，火盆此处出现。心里自想道：“我今日着实撩斗他一撩斗^[10]，不信他不动情。”【眉批】妇人勾搭武二作一篇文字读。那妇人独自一个冷冷清清立在帘儿下等着，帘子三。只见武松踏着那乱琼碎玉归来。那妇人揭起帘子，帘子四。陪着笑脸迎接道：“叔叔，寒冷？”叔叔二十七。武松道：“感谢嫂嫂忧念。”入得门来，便把毡笠儿除将下来。那妇人双手去接。绝倒。武松道：“不劳嫂嫂生受。”自把雪来拂了，挂在壁上；如画。解了腰里缠袋，脱了身上鹦哥绿纹丝衲袄，入房里搭了。如画。○又不一齐脱卸，必留油靴在后文者，非中间有停歇也。武二自一边忙忙脱换，妇人自一边赶着说话，于是遂生出已下三行文来，实则搭了棉袄便脱油靴，并未常有停手处也。

那妇人便道：“奴等一早起。叔叔，叔叔二十八。怎地不归来吃早饭？”武松道：“便是县里一个相识请吃早饭，却才又有一个作杯^[11]，我不奈烦，一直走到家来。”那妇人道：“恁地，叔叔，向火。”叔叔二十九。武松道：“好。”句。便脱了油靴，换了一双袜子，穿了暖鞋；如画。掇个杌子，一个杌子出现。自近火边坐地。那妇人把前门上了拴，

绝倒。后门也关了，绝倒。○俗笔便竟搬酒来矣，此偏于搬酒先，着此两句，写出淫妇一腔心事。○又倒插出后门来，妙绝。却搬些按酒果品菜蔬入武松房里来，摆在桌子上。桌子出现。

武松问道：“哥哥那里去未归？”妇人道：“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买卖，我和叔叔自饮三杯。”叔嫂中间用一“和”字，真欲绝倒。○叔叔三十。武松道：“一发等哥哥家来吃。”妇人道：“那里等得他来？一句。等他不得！”二句。○只是一句，颠倒写作二句，写尽心忙口乱。说犹未了，早暖了一注子酒来。武松道：“嫂嫂坐地，等武二去烫酒正当。”妇人道：“叔叔，叔叔三十一。你自便。”那妇人也掇个杌子近火边坐了。第二个杌子出现。○如画。火头边桌儿上摆着杯盘。那妇人拿盏酒，擎在手里，看着武松道：“叔叔，叔叔三十二。满饮此杯。”闲闲而起。武松接过手来，一饮而尽。真好武二。○写武二饮酒处，特有神威。那妇人又筛一杯酒来，说道：“天色寒冷，叔叔，叔叔三十三。饮个成双杯儿。”真好淫妇，辞令妙品。武松道：“嫂嫂自便。”接来又一饮而尽。真好武二。武松却筛一杯酒递与那妇人吃。又两耀。妇人接过酒来吃了，却拿注子再斟酒来，放在武松面前。

那妇人将酥胸微露，云鬟半亸^[12]，脸上堆着笑容，说道：“我听得一个闲人说道：叔叔在县前东街上养着一个唱的。敢端的有这话么？”闲人者，何人也？叔叔养唱，嫂嫂却知，又是闲人说来，绝倒人也。○叔叔三十四。武松道：“嫂嫂休听外人胡说，武二从来不是这等人。”写武二答语处，都有神威。妇人道：“我不信，三字绝倒。○尔固嫂嫂也，信即奈何，不信又奈何哉？只怕叔叔口头不似心头。”何劳嫂嫂害怕，绝倒。○叔叔三十五。武松道：“嫂嫂不信时，只问哥哥。”今日之叙，独不可使哥哥闻耳。一直提出四字，写尽神威。那妇人道：“他晓得甚么？晓得这等事时，不卖炊饼了。真好淫妇，字字飞鸾走凤。○这等事，何事也？叔嫂私商，绝倒人也。叔叔，且请一杯。”又顿一顿。○叔叔三十六。连筛了三四杯酒饮了。那妇人也有三杯酒落肚，哄动春心，那里按纳得住？只管把闲话来说。武松也知了四五分，自家只把头来低了。知了四五分，只把头低了。○可知已上已有二三分不自在矣。

那妇人起身去烫酒。武松自在房里拿起火箸簇火。写出不快。那妇人暖了一注子酒，来到房里，一只手拿着注子，一只手便去武松肩膊上只一捏，写淫妇便是活淫妇。说道：“叔叔，叔叔三十七。只穿这些衣裳，不冷？”不审如何便热？武松已自有六七分不快意，也不应他。六

七分不快，只不应他。那妇人见他不应，劈手便来夺火箸，口里道：“叔叔不会簇火，我与叔叔拨火，只要似火盆常热便好。”叔叔三十八。叔叔三十九。武松有八九分焦躁，只不做声。八九分焦躁，只不做声。○可知已下是十分震怒也。那妇人欲心似火，不看武松焦躁，便放了火箸，却筛一盏酒来，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盏，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盏儿残酒。”写淫妇便是活淫妇。○已上凡叫过三十九个叔叔，至此忽然换作一“你”字，妙心妙笔。武松劈手夺来，泼在地下，神威。说道：“嫂嫂！潘失嫂嫂之道矣，又称嫂嫂者何？尊之也。何尊乎嫂嫂？尊之所以愧之也。尊之所以愧之奈何？彼固昵之，我固尊之，彼或怵然于我之尊之，当怵然于己之昵之也。君子修春秋，莫先于正名分，亦为此也。休要恁地不识羞耻！”只一句骂杀千古，武二真正神威。把手只一推，争些儿把那妇人推一交。武松睁起眼来道：“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¹³，字字响。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字字响。嫂嫂再叫一声。休要这般不识廉耻！再申一句。倘有些风吹草动，直算到底，写尽武二神威。武二眼里认得是嫂嫂，拳头却不认得是嫂嫂！奇绝之文。○自有“嫂嫂”二字以来，未经用作如此句法，真乃嫂嫂扫地矣。再来，休要恁地！”数语极表武二神威。那妇人通红了脸，便掇开了杌子，绝倒。口里说道：“我自作乐耍子，不直得便当真起来！好不识人敬重！”搬了盏碟，自向厨下去了。武松自在房里气忿忿地。

天色却早未牌时分，武大挑了担儿归来【眉批】武大归来，两边按留不住，另作一篇小文读。推门，那妇人慌忙开门。武大进来歇了担儿，随到厨下，见老婆双眼哭得红红的。武大道：“你和谁闹来？”那妇人道：“都是你不争气，教外人来欺负我！”既是外人，如何又叫他三十九遍叔叔。武大道：“谁人敢来欺负你！”妇人道：“情知是有谁！争奈武二那厮，我见他大雪里归来，连忙安排酒请他吃；他见前后没人，便把言语来调戏我！”武大道：“我的兄弟不是这等人，从来老实。方才说只问哥哥，今果然也。休要高做声，吃邻舍家笑话。”武大撇了老婆，来到武松房里，叫道：“二哥，你不曾吃点心，我和你吃些个。”

武松只不做声，一歇。寻思了半晌，又一歇。○二句不得连气读下。再脱了丝鞋，依旧穿上油膀靴，着了上盖，带上毡笠儿，前脱时从上而下，今着时从下而上。一头系缠袋，一面出门。活画，画亦画不出。武大叫道：“二哥，那里去？”也不应，一直地只顾去了。瞥然去了。武大回到厨下来问老婆道：“我叫他又不应，只顾望县前这条路走了去，十一字活画出呆子来。正是不知怎地了！”那妇人骂道：“糊突

桶！有甚么难见处？那厮羞了，没脸儿见你，走了出去！我也再不许你留这厮在家里宿歇！”那厮、这厮，即叔叔也。武大道：“他搬出去，须吃别人笑话。”那妇人道：“混沌魍魉！他来调戏我，倒不吃别人笑！你要便自和他道话，我却做不得这样的人！你还了我一纸休书来，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里敢再开口？活武大。○与后句照耀看。

正在家中两口儿絮聒，只见武松引了一个土兵，拿着条扁担，径来房里瞥然又来。收拾了行李，便出门去。瞥然又去。武大赶出来叫道：“二哥，做甚么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问；说起来，装你的幌子^[14]。你只由我自去便了。”武大那里敢再开口？活武大。○两句照耀，故妙。由武松搬了去。那妇人在里面喃喃呐呐的骂道：“却也好！三字起得声态俱有，活画出淫妇情性来，正不知耐庵如何算出。人只道一个亲兄弟做都头，怎地养活了哥嫂，却不知反来嚼咬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你搬了去，倒谢天地，且得冤家离眼前！”如闻其声。武大见老婆这等骂，正不知怎地，心中只是咄咄不乐^[15]，放他不下。活武大，又好武大，读之不觉悲从中来。○嗟乎！世人读《诗》而不废《棠棣》之篇，彼固无所感于中也，岂不痛哉！

自从武松搬了去县衙里宿歇，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挑卖炊饼。本待要去县里寻兄弟说话，却被这婆娘千叮万嘱分付，教不要去兜揽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寻武松。按下，妙手。

捻指间，岁月如流，不觉雪晴。过了十数日，却说本县知县自到任已来，却得二年半多了，赚得好些金银，此句不算调侃，正算作通病矣。欲待要使人送上东京去，与亲眷处收贮使用，谋个升转，却怕路上被人劫了去，须得一个有本事的心腹人去便好；猛可想起武松来，“须是此人可去，有这等英雄了得！”当日便唤武松到衙内商议道：“我有一个亲戚在东京城里住，欲要送一担礼物去，就捎封书问安则个。只恐途中不好行，须是得你这等英雄好汉方去得。你可休辞辛苦，与我去走一遭。回来我自重重赏你。”武松应道：“小人得蒙恩相抬举，安敢推故？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也自来不曾到东京，就那里观看光景一遭。竟似对友生语，不似对上官语。相公，明日打点端正了便行。”知县大喜，赏了三杯。不在话下。

且说武松领下知县言语，出县门来。到得下处，取了些银两，叫了个土兵，却上街来买了一瓶酒并鱼肉果品之类，一径投紫石街来，直到武大家里。瞥然又来。武大恰好卖炊饼了回来，见武松在门前坐地，叫土兵去厨下安排。武大眼中如画。那妇人馀情不断，见武松把将酒食

来，随手蹴出馀波，真是文情如穀。心中自想道：“莫不这厮思量我了，却又回来？那厮一定强不过我，且慢慢地相问他。”那妇人便上楼去重匀粉面，再整云鬟，换些艳色衣服穿了，来到门前，迎接武松。那妇人拜道：“叔叔，又饶数声叔叔。不知怎地错见了^[16]？好几日并不上门，教奴心里没理会处。每日叫你哥哥来县里寻叔叔陪话，归来只说道没寻处。今日且喜得叔叔家来。没事坏钱做甚么？”嫂嫂亦可谓糊突桶、混沌魍魉矣。○辞令妙品。武松答道：“武二有句话，特来要和哥哥嫂嫂说知则个。”那妇人道：“既是如此，楼上去坐地。”

三个人来到楼上客位里，武松让哥嫂上首坐了。武松掇个杌子，横头坐了。【眉批】武二置酒，又作一篇文字读。土兵搬将酒肉上楼来摆在桌子上。武松劝哥哥嫂嫂吃酒。那妇人只顾把眼来睃武松。糊突桶，混沌魍魉。武松只顾吃酒。

酒至五巡，武松讨付劝杯^[17]，叫土兵筛了一杯酒，拿在手里，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今日武二蒙知县相公差往东京干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两个月，少是四五十日便回。有句话特来和你说知，你从来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来欺负。兄弟二人，武大爱武二如子，武二又爱武大如子。武大自视如父，武二又自视如父。二人一片天性，便生出此句话来，妙绝。假如你每日卖十扇笼炊饼，你从明日为始，只做五扇笼出去卖；每日迟出早归，只防早晨夜晚，又乌料裁衣之在清昼耶？不要和人吃酒；武大何处吃酒？乃武二已明知武大之必将有酒吃也，妙绝。归到家里，便下了帘子，帘子五。○亦带帘子，妙绝。早闭上门，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君子不出恶声，只如此，妙绝。如若有人欺负你，不要和他争执，待我回来自和他理论。如子如父语。○数语照后，读之凛然。大哥依我时，满饮此杯。”武二神威。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见得是，我都依你说。”吃过了一杯酒。

武松再筛第二杯酒，对那妇人说道：“嫂嫂是个精细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说。妙人妙语。○可知武二不是不知人事者。我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做主看觑他。竟是托孤语，读之慷慨泪下。○读武二此语，忽叹昭烈‘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言，真猪狗之言也。常言道：‘表壮不如里壮。’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烦恼做甚么？岂不闻古人言‘篱牢犬不入’？”语语写出武二神威。那妇人被武松说了这一篇，一点红从耳朵边起，紫涨了面皮；指着武大，便骂道：“你这个腌臢混沌！有甚么言语在外人处说来，欺负老娘！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18]，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

的鳖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甚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头瓦儿，一个个要着地！”辞令妙品。○淫妇有相，只看会说话者，即其人也。武松笑道：“若得嫂嫂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应，却不要‘心头不似口头’。恰与前言相照得好。既然如此，武二都记得嫂嫂说的话了，请饮过此杯。”武二神威，读者皆欲起立。那妇人推开酒盏，一直跑下楼来；走到半胡梯上，发话道：活画。“你既是聪明伶俐，却不道‘长嫂为母’？绝倒。我当初嫁武大时，曾不听得说有甚么阿叔！绝倒。那里走得来‘是亲不是亲，便要做乔家公’！绝倒。自是老娘晦气了，鸟撞着许多事！”语语绝倒。哭下楼去了。那妇人自妆许多奸伪张致^[19]。

那武大、武松弟兄自再吃了几杯。武二自不必说，真乃难得武大。天下之人读至此句，莫不泪下。武松拜辞哥哥。武大道：“兄弟，去了？莫不文于武大也，今读其“兄弟去了”四字，何其烂熳淋漓！天文弥至也。我读之而声咽气尽，不复能赞之矣。早早回来，和你相见！”口里说，不觉眼中堕泪。真好武大。武松见武大眼中垂泪，便说道：“哥哥便不做得买卖也罢，只在家里坐地，又将前语一翻，务要极文之致。盘缠兄弟自送将来。”武大送武松下楼来。临出门，武松又道：“大哥，我的言语休要忘了。”极文之致。

武松带了土兵自回县前来收拾。次日早起来，拴束了包裹，来见知县。那知县已自先差下一辆车儿，把箱笼都装载车子上；点两个精壮土兵，县衙里拨两个心腹伴当，都分付了。那四个跟了武松就厅前拜辞了知县，拽扎起，提了朴刀，监押车子，一行五人离了阳谷县，取路望东京去了。

话分两头。只说武大郎自从武松说了去，整整的吃那婆娘骂了三四日。武大忍气吞声，由他自骂，心里只依着兄弟的言语，真个每日只做一半炊饼出去卖，未晚便归，一脚歇了担儿，便去除了帘子，帘子六。关上大门，却来家里坐地。那妇人看了这般，心内焦躁，指着武大脸上骂道：“混沌浊物，我倒不曾见日头在半天里，便把着丧门关了，也须吃别人道我家怎地禁鬼！听你那兄弟鸟嘴，也不怕别人笑耻！”武大道：“由他们笑说我家禁鬼。我的兄弟说的是好话，真好武大，我欲哭之。省了多少是非。”那妇人道：“呸！浊物！你是个男子汉，自不做主，却听别人调遣！”武大摇手道：“由他。我的兄弟是金子言语！”武大叫兄弟处，定带“我的”二字，妙绝。○金子言语，奇文未有。自武松去了十数日，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归，归到家里便关了门。那妇人也和

他闹了几场，向后闹惯了，不以为事。省。自此，这妇人约莫到武大归时先自去收了帘儿，关上大门。行文曲折逶迤而下。○帘子七。武大见了，自心里也喜，寻思道：“恁地时却好。”闲心闲笔。

又过了三二日，冬已将残，天色回阳微暖。固是春情，应在春日。当日武大将次归来。那妇人惯了，自先向门前来叉那帘子。帘子八。○“惯了”妙，写得并无踪影。【眉批】叉帘另作一篇文字读。也是合当有事，却好一个人从帘子边走过。便走得蹉蹊。○帘子九。自古道：“没巧不成话。”这妇人正手里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将倒去，不端不正，却好打在那人头巾上。此一滑，我极疑之。不然，岂前日雪天向火之日，亦失手伸将过去，不端不正，却好捏在叔叔肩胛上耶？

那人立住了脚，意思要发作；回过脸来看时，却是一个妖娆的妇人，因缘生法，福倚祸伏，真有如此。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气直钻过爪洼国去了，变作笑吟吟的脸儿。一个如迎。这妇人见不相怪，便叉手深深地道个万福，一个似送。说道：“奴家一时失手。官人疼了？”一个轻怜。那人一头把手整头巾，一面把腰曲着地还礼，道：“不妨事。娘子闪了手？”一个痛惜。却被这间壁的王婆正在茶局子里水帘底下看见了^[20]，至此方入王干娘正传。笑道：王婆笑起。○第一笑。“兀！谁教大官人打这屋檐边过？打得正好！”积世虔婆语，使读者肉飞眉舞。那人笑道：第二笑。“这是小人不是。一个低头。冲撞娘子，休怪。”那妇人也笑道：第三笑。“官人恕奴些个。”一个万福。【眉批】看他两个，一个如迎，一个似送，一个轻怜，一个痛惜，一个低头，一个万福，倒教我看书的羞得倒趑趄。那人又笑着，第四笑。大大地唱个肥喏，道：“小人不敢。”那一双眼都只在这妇人身上，也回了七八遍头，画。自摇摇摆摆，踏着八字脚去了。不信去了。这妇人自收了帘子叉竿入去，帘子十。掩上大门，等武大归来。

你道那人姓甚名谁？那里居住？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21]。伏砒霜。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伏踢武大、踢武二。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22]，排陷官吏。伏官吏通线。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伏何九忌怕。那人复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排行第一，人都唤他做西门大郎。近来发迹有钱，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

不多时，只见那西门庆一转，早来了，绝倒。趑入王婆茶坊里来，【眉批】西门庆转趑又作一篇文字读。去里边水帘下坐了。王婆笑道：第五笑。“大官人，却才唱得好个大肥喏！”西门庆也笑道：第六

笑。“干娘，你且来，我问你：间壁这个雌儿是谁的老小^[23]？”王婆道：“他是阎罗大王的妹子，五道将军的女儿。问他怎的？”西门庆道：“我和你说正话，休要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么不认得，他老公便是每日在县前卖熟食的……”半句歇住，声口入妙。西门庆道：“莫非是卖枣糕徐三的老婆？”随手搗成，如词家之有红衲袄也。○三。王婆摇手道：“不是。若是他的，正是一对儿。大官人再猜。”西门庆道：“可是银担子李二哥的老婆？”二。王婆摇头道：“不是！若是他的时也倒是一双。”西门庆道：“倒敢是花胳膊陆小乙的妻子？”（一）（三）。王婆大笑道：第七笑。“不是！若他的时，也又是好一对儿！大官人再猜一猜。”西门庆道：“干娘，我其实猜不着。”王婆哈哈笑道：第八笑。“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笑一声，他的盖老便是街上卖炊饼的武大郎^[24]。”西门庆跌脚笑道：第九笑。“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穀树皮的武大郎？”王婆道：“正是他。”西门庆听了，叫起苦来，说道：“好块羊肉，怎地落在狗口里！”王婆道：“便是这般苦事！自古道：‘骏马却驮痴汉走，巧妻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生要是这般配合。”西门庆道：“王干娘，我少你多少茶钱？”无可扳话，无可那延，只得随口扯淡，活画出涎脸来，使读者绝倒。王婆道：“不多，由他，歇些时却算。”西门庆又道：“你儿子跟谁出去？”一发扯淡，活画涎脸。王婆道：“说不得。跟一个客人淮上去，至今不归，又不知死活。”西门庆道：“却不叫他跟我？”一发涎脸死人。王婆笑道：第十笑。○笑得贼，明明笑其涎脸扯淡也。“若得大官人抬举他，十分之好。”西门庆道：“等他归来，却再计较。”淡死人，涎脸死人。再说了几句闲话，相谢起身去了。又去了。

约莫未及半个时辰，又捱将来王婆店门口帘边坐地，朝着武大门前。早又来了，绝倒。半歇，王婆出来道：“大官人，吃个‘梅汤’？”一路隐语点逗，都好。西门庆道：“最好，多加些酸。”隐语。王婆做了一个梅汤，双手递与西门庆。西门庆慢慢地吃了，只“慢慢地”三字，活画涎脸。盏托放在桌子上。活画出淡来。西门庆道：“王干娘，你这梅汤做得好，有多少在屋里？”王婆笑道：第十一笑。“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讨一个在屋里。”以风话入。西门庆道：“我问你梅汤，你却说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听的大官人问这‘媒’做得好，老身只道说做媒。”西门庆道：“干娘，你既是撮合山，也与我做头媒，说头好亲事，我自重重谢你。”王婆道：“大官人，你宅上大娘子得知时，婆子这脸怎吃得耳刮子？”西门庆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极是容得人。见今也讨几个身边人在家里^[25]，只是没一个中得我意的。你有这般好的与我主张一个，便来说不妨。就是‘回头人’也好，只要中得我意。”贼人语，已有所

指。○此语渐近矣，故下王婆忽然以风话漾开去。才子为文，必欲尽情极致每每如此。王婆道：“前日有一个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无端蹴出奇文，却只要消缴此节。西门庆道：“若好时，你与我说成了，我自谢你。”王婆道：“生得十二分人物，只是年纪大些。”奇文。西门庆道：“便差一两岁，也不打紧。真个几岁？”王婆道：“那娘子戊寅生，属虎的，新年恰好九十三岁。”绝倒。西门庆笑道：第十二笑。“你看这风婆子，只要扯着风脸取笑！”西门庆笑了第十三笑。起身去。又去了。

看看天色黑了，王婆却才点上灯来，正要关门，只见西门庆又趔将来，径去帘底下那座头上坐了，朝着武大门前只顾望。如何却又来了，绝倒。王婆道：“大官人，吃个‘和合汤’如何？”隐语换。西门庆道：“最好！干娘，放甜些。”隐语。王婆点一盏和合汤，递与西门庆吃。坐个一歇，活画出淡来。起身道：“干娘记了帐目，活画出淡来。明日一发还钱。”王婆道：“不妨。伏惟安置，来日早请过访。”东方麦铁，未有此舌。西门庆又笑了去。又去了。○第十四笑。当晚无事。

次日清早，王婆却才开门，把眼看门外时，只见这西门庆又在门前两头来往趔。早又来了，绝倒。○句法小变，放活多少。王婆见了道：“这个刷子趔得紧^[26]！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这厮鼻子上，只叫他舐不着。那厮会讨县里人便宜，且教他来老娘手里纳些败缺^[27]！”王婆开了门，正在茶局子里生炭，整理茶锅。西门庆一径奔入茶房里，来水帘底下，望着武大门前帘子里坐了看。帘子十一。王婆只做不看见，只顾在茶局里煽风炉子，不出来问茶。与上梅汤、和合汤变化，文心诡谲。

西门庆叫道：“干娘，点两盏茶来。”王婆笑道：第十五笑。“大官人来了？连日少见。东方麦铁之舌，真正妙绝。且请坐。”便浓浓的点两盏姜茶，此非隐语。乃是百忙中点出时节来，夫妻茶所以破晓寒也。将来放在桌子上。西门庆道：“干娘，相陪我吃个茶。”涎脸死人语。王婆哈哈笑道：第十六笑。“我又不是‘影射’的^[28]！”贼，妙。西门庆也笑了一回，第十七笑。问道：“干娘，间壁卖甚么！”活画涎脸，愈画愈妙。王婆道：“他家卖拖蒸河漏子热烫温和大辣酥。”只是风话。西门庆笑道：第十八笑。“你看！这婆子只是风！”王婆笑道：第十九笑。“我不风，他家自有亲老公！”西门庆道：“干娘，和你说正经话：说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饼，我要问他做三五十个，不知出去在家？”王婆道：“若要买炊饼，少间等他街上回来买，何消得上门上户？”贼，妙。西门庆道：“干娘说的是。”涎死人，涎脸死人，活画出。吃了茶，坐了一回，

起身道：“干娘，记了帐目。”淡死人，涎脸死人。王婆道：“不妨事，老娘牢牢写在帐上。”西门庆笑了去。又去了。○第二十笑。

王婆只在茶局子里张时，冷眼睨见西门庆又在门前趑过东去又看一看，变化，又省。走过西来又睨一睨；变化，又省。走了七八遍，变化，又省。径趑入茶房里来。又来，绝倒。王婆道：“大官人稀行！好几时不见面。”妙绝。西门庆笑将起来，第二十一笑。去身边摸出一两来银子一两银子。○连日用心，固不如一两之有验也，看下文虔婆便出门路，可发一笑。递与王婆，说道：“干娘，权收了做茶钱。”婆子笑道：第二十二笑。“何消得许多？”西门庆道：“只顾放着。”婆子暗暗地欢喜，道：“来了！这刷子当败！”且把银子来藏了，便道：“老身看大官人一两入手，便生出六个字来，然则贫士而望人垂青，岂不谬乎？有些渴，吃个‘宽煎叶儿茶’，如何？”仍作隐语。西门庆道：“干娘如何便猜得着？”婆子道：“有甚么难猜。自古道：‘入门休问荣枯事，观（着）〔看〕容颜便得知。’老身异样跷蹊作怪的事都猜得着。”西门庆道：“我有一件心上的事，干娘猜得着时，与你五两银子。”五两银子。王婆笑道：第二十三笑。“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个十分。大官人，你把耳朵来：绝倒，活画。你这两日脚步紧，赶趁得频，一定是记挂着隔壁那个人。我这猜如何？”西门庆笑起来：第二十四笑。“干娘，你端的智赛隋何，机强陆贾^[29]！不瞒干娘说：我不知怎地吃他那日又帘子时，见了这一面，却似收了我三魂七魄的一般，只是没做个道理入脚处。不知你会弄手段么？”王婆哈哈的笑起来道：第二十五笑。“老身不瞒大官人说，我家卖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六月初三下雪的那一日，卖了一个泡茶，直到如今不发市^[30]。专一靠些‘杂趁’养口。”奇文矢口而来。西门庆问道：“怎地叫做‘杂趁’？”王婆笑道：第二十六笑。“老身为头是做媒，又会做牙婆^[31]，也会抱腰^[32]，也会收小的，也会说风情，也会做马泊六^[33]。”奇文矢口而来。西门庆道：“干娘，端的与我说得成时，十两银子。便送十两银子与你做棺材本。”

王婆道：“大官人，你听我说：一两银子便看你，五两银子便猜你，十两银子便与你说出五件事、十分光来。一篇写刷子撒奸、花娘好色、虔婆爱钞，色色入画。但凡捱光的^[34]，两个字最难，要五件事俱全，方才行得。【眉批】说光独作一篇文字读。○于说光前先有一番五事问答，又可另作一篇读。第一件，下文将欲排出十分光来，却先于上文排出五件事，使读者如游深山，不觉迤迳而入。潘安的貌；第二件，驴儿大的行货；第三件，要似邓通有钱^[35]；第四件，小就要绵里针忍耐；第五件，要闲工夫。此五件，唤作‘潘、驴、邓、小、闲’。千古奇

文。五件俱全，此事便获着。”西门庆道：“实不瞒你说，这五件事我都有些：第一，下文将排出十分光，上文却先排出五件事，所谓欲变大阵，先设小阵也。然小阵一变，即成大阵，犹未足为奇观。此只以小阵一变，仍作小阵，读者方谓极情尽致，无可复加。而下文不觉早已排山倒海，冲至面前，真文字之极观也。我的面儿虽比不得潘安，也充得过；第二，我小时也曾养得好大龟；第三，我家里也颇有贯伯钱财^[36]，虽不及邓通，也颇得过；第四，我最耐得，他便打我四百顿，休想我回他一下；第五，我最有闲工夫。不然，如何来的恁频？干娘，你只作成我！完备了时，我自重重的谢你。”

王婆道：“大官人，虽然你说五件事都全，我知道还有一件事打搅，五件事，又变作一件事，然后慢慢变出十件事来。忽大忽小，忽小忽大，真有犹龙之誉。也多是札地不得^[37]。”西门庆说：“你且道甚么一件事打搅？”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捱光最难，十分光时，使钱到九分九厘，也有难成就处。我知你从来慳吝，不肯胡乱便使钱，只这一件打搅。”活画出积世虔婆。西门庆道：“这个极容易医治，我只听你的言情便了。”王婆道：“若是大官人肯使钱时，老身有一条计，便教大官人和这雌儿会一面。只不知官人肯依我么？”西门庆道：“不拣怎地，我都依你。干娘有甚妙计？”王婆笑道：第二十七笑。“今日晚了，且回去。过半年三个月却来商量。”行文至此，岂惟西门，虽读者亦无不洗耳愿闻矣，偏有此一闪，妙。西门庆便跪下道：“干娘！休要撒科^[38]，你作成我则个！”

王婆笑道：第二十八笑。“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那条计是个上着，虽然入不得武成王庙，端的强似孙武子教女兵——十捉九着！大官人，我今日对你说：不容易请教。这个人原是清河县大户人家讨来的养女，却做得一手好针线。大官人，你便买一匹白绫，一匹蓝绸，一匹白绢，再用十两好绵，都把来与老身。积世虔婆，趁火打劫之计，令我绝倒。我却走将过去，问他讨茶吃，却与这雌儿说道：‘有个施主官人与我一套送终衣料，特来借历头^[39]，央及娘子与老身拣个好日，去请个裁缝来做。’他若见我这般说，不睬我时，此事便休了。先用一反。他若说‘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缝时，这便有一分光了。第一段。○每一段用两“他若”，一反一正，绝代奇文。我便请他家来做。他若说‘将来我家里做’，不肯过来，此事便休了。反。他若欢天喜地说‘我来做，就替你裁’，这光便有二分了。第二段。若是肯来我这里做时，却要安排些酒食点心请他。第一日，你也不要来。妙。第二日，他若说不便当时，定要将家去做，此事便休了。反。他若依前肯过我家做时，这光便有三

分了。第三段。

“这一日，你也不要来。妙。到第三日晌午前后，你整整齐齐打扮了来，咳嗽为号。你便在门前说道：‘怎地连日不见王干娘？’我便出来，请你入房里来。若是他见你入来，便起身跑了归去，难道我拖住他？妙。此事便休了。反。他若见你入来，不动身时，这光便有四分了。第四段。坐下时，便对雌儿说道：‘这个便是与我衣料的施主官人，亏杀他！’我夸大官人许多好处，你便卖弄他的针线^[40]。若是他不来兜揽答应，此事便休了。反。他若口里答应说话时，这光便有五分了。第五段。我却说道：‘难得这个娘子与我作成出手做。亏杀你两个施主：合，称妙。一个出钱的，一个出力的。分疏，又妙。不是老身路歧相央，难得这个娘子在这里，官人好做个主人，替老身与娘子浇手^[41]。’你便取出银子来央我买。若是他抽身便走时，不成扯住他？此事便休了。反。他若是不动身时，这光便有六分了。第六段。

“我却拿了银子，临出门，对他道：‘有劳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他若也起身走了家去时，我也难道阻当他？此事便休了。反。若是他不起身走动时，此事又好了，这光便有七分了。第七段。等我买得东西来，摆在桌子上，我便道：‘娘子且收拾生活，喝一杯儿酒，难得这位官人坏钞。’他若不肯和你同桌吃时，走了回去，此事便休了。反。若是他只口里说要去，贼人语。○绝倒。却不动身时，此事又好了。这光便有八分了。第八段。待他吃的酒浓时，正说得入港，我便推道没了酒，再叫你买，你便又央我去买。我只做去买酒，把门拽上，关你和他两个在里面。绝倒。他若焦躁，跑了归去，此事便休了。反。他若由我拽上门，不焦躁时，这光便有九分了。第九段。只欠一分光了便完就。忽然一顿。这一分倒难。忽然一颺。○一顿一颺，使读者茫然。○上来一反一正，共有十八段，已近急口令矣。得此一顿一颺，政使文情入变，譬如画龙，鳞爪都具，而不点睛，直是令人痒杀。大官人，你在房里，着几句甜净的话儿说将入去；你却不可躁暴，便去动手动脚，打搅了事，那时我不管你。此处已是最后一光矣，又戒不可动手动脚，打搅了事，然则如之何耶？奇绝之笔。先假做把袖子在桌上拂落一双箸去，你只做去地下拾箸，将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闹将起来，我自来搭救，绝倒。此事也便休了，再也难得成。反。○又加一句。若是他不发声时，此是十分光了。这时节，“这时节”二句六字，声情都绝。婆子至此，亦绝倒矣，何况西门？何况读者？十分事都成了！这条计策如何？”第十段。

西门庆听罢，大笑道：第二十九笑。“虽然上不得凌烟阁^[42]，端的好计！”王婆道：“不要忘了许我的十两银子！”此是虔婆传中正语。西门庆道：“‘但得一片橘皮吃，莫便忘了洞庭湖。’这条计几时可行？”王婆道：“只在今晚便有回报。我如今趁武大未归，走过去细细地说诱他。你却便使人将绫绸绢匹并绵子来。”西门庆道：“得干娘完成得这件事，如何敢失信。”作别了王婆，便去市上绸绢铺里买了绫绸绢段并十两清水好绵；家里叫个伴当，取包袱包了，带了五两碎银，五两。径送入茶坊里。

王婆接了这物，分付伴当回去，自趑来开了后门，后门出现第一。走过武大家里来。【眉批】请做衣另作一篇小文读。那妇人接着，请去楼上坐地。那王婆道：“娘子，怎地不过贫家吃茶？”那妇人道：“便是这几日身体不快，懒走去的。”王婆道：“娘子家里有历日么？借与老身看一看，要选个裁衣日。”那妇人道：“干娘裁甚么衣裳？”王婆道：“便是老身十病九痛，怕有些山高水低，预先要制办些送终衣服。宛然有声。难得近处一个财主见老身这般说，布施与我一套衣料、绫绸绢段，又与若干好绵；放在家里一年有馀，不能够做。今年觉道身体好生不济，又撞着如今闰月，趁这两日要做；看他写出许多说话来。○已上犹是借历日，已下竟是请裁缝矣。又被那裁缝勒掯，只推生活忙，不肯来做。老身说不得这等苦！”辞令妙品。那妇人听了，笑道：第三十笑。“只怕奴家做得不中干娘意，若不嫌时，奴出手与干娘做，如何？”那婆子听了这话，堆下笑来，第三十一笑。说道：“若得娘子贵手做时，老身便死来也得好处去。妙话，活画婆子。久闻娘子好手针线，只是不敢相央。”【眉批】捱光重作一篇文字读。那妇人道：“这个何妨？许了干娘，务要与干娘做了。将历头叫人拣个黄道好日，便与你动手。”王婆道：“若得娘子肯与老身做时，娘子是一点福星，何用选日？忽然借历日，忽然不必历日，夹七夹八，妙绝。老身也前日央人看来，说道明日是个黄道好日；忽然借历日，忽然又说已央人看个黄道好日，一发夹七夹八，妙绝妙绝。老身只道裁衣不用黄道日，了不记他。”上文活写婆子随口嘈出，此句又活写婆子机变自救，妙绝。那妇人道：“归寿衣正要黄道日好，何用别选日。”第一分光已有。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时，大胆只是明日，起动娘子到寒家则个。”那妇人道：“干娘，不必，将过来做不得？”好，定少不得。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则个，又怕家里没人看门前。”并不强拉，只是软商，辞令妙品。那妇人道：“既是干娘恁地说时，我明日饭后便来。”那婆子千恩万谢下楼去了。第二分光又有。当晚回复了西门庆的话，约定后日准来。当夜无话。次日清早，王婆收拾房里干净了，

买了些线索，安排了些茶水，在家里等候。

且说武大吃了早饭，打当了担儿，自出去卖炊饼。略照武大，不疏漏。那妇人把帘儿挂了，帘子十二。从后门走过王婆家里来。后门二。那婆子欢喜无限，接入房里坐下，便浓浓地点道茶，撒上些出白松子、胡桃肉，细琐处写。递与这妇人吃了；抹得桌子干净，细琐偏入妙。便将出那绫绸绢段来。妇人将尺量了长短，量。裁得完备，裁。便缝起来。缝。婆子看了，口里不住声价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岁，眼里真个不曾见过这般好针线！”数语于本文无谓，只是使一日不寂寞。那妇人缝到日中，王婆便安排些酒食请他，下了一箸面与那妇人吃了；再缝了一歇，将次晚来，便收拾起生活，自归去。

恰好武大归来，挑着空担儿进门。不忘武大。那妇人拽开门，下了帘子。帘子十三。武大入屋里来，看见老婆面色微红，便问道：“你那里吃酒来？”那妇人应道：“便是间壁王干娘央我做送终的衣裳，日中安排些点心请我。”武大道：“阿呀！不要吃他的。我们也有央及他处。他便央你做得件把衣裳，你便自归来吃些点心，不直得搅恼他。你明日倘或再去做时，带了些钱在身边，也买些酒食与他回礼，尝言道：‘远亲不如近邻。’休要失了人情。他若是不肯要你还礼时，你便只是拿了家来，做去还他。”那妇人听了，数语于本文无谓，只是使武大不寂寞，作文要照前照后如此。当晚无话。

且说王婆子设计已定，赚潘金莲来家。次日饭后，武大自出去了，王婆便趲过来相请。去到他房里，取出生活，一面缝将起来。王婆自一边点茶来吃了，不在话下。看看日中，那妇人取出一贯钱付与王婆，说道：“干娘，奴和你买杯酒吃。”王婆道：“阿呀！那里有这个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这里做生活，如何颠倒教娘子坏钱？”那妇人道：“却是拙夫分付奴来！若还干娘见外时，只是将了家去做还干娘。”那婆子听了，连声道：“大郎直恁地晓事。既然娘子这般说时，老身权且收下。”这婆子生怕打脱了这事，自又添钱去买些好酒好食、希奇果子来，殷勤相待。看官听说：但凡世上妇人，由你十八分精细，被人小意儿过纵^[43]，十个九个着了道儿！所以六婆不许入门，后世切戒之。再说王婆安排了点心，请那妇人吃了酒食，再缝了一歇，看看晚来，千恩万谢归去了。第三分光已有。

话休絮繁。第三日早饭后，王婆只张武大出去了，便走过后门来，叫道：后门三。“娘子，老身大胆……”只说得四字，妙不容说。那妇人从楼上下来道：“奴却待来也。”两个厮见了，来到王婆房里坐下，取过

生活来缝。那婆子随即点盏茶来，两个吃了。那妇人看看缝到晌午前后。

却说西门庆巴不到这一日，陡然而出。裹了顶新头巾，穿了一套整整齐齐的衣服，带了三五两碎银子，又带三五两碎银子。径投这紫石街来。到得茶房门首，便咳嗽道：“王干娘，连日如何不见？”那婆子瞧科^[44]，便应道：“兀！谁叫老娘？”西门庆道：“是我。”那婆子赶出来看了，笑道：第三十二笑。“我只道是谁，却原来是施主大官人。你来得正好，且请你入去看一看。”把西门庆袖子一拖拖进房里，对着那妇人道：此句拖着西门对着妇人，下句指着妇人对着西门，活画出婆子无数身分。“这个便是那施主，与老身那衣料的官人。”西门庆见了那妇人，便唱个喏。那妇人慌忙放下生活，还了万福。第四分光又有。

王婆却指着这妇人对西门庆道：婆子身分。“难得官人与老身段匹，放了一年，不曾做得。如今又亏杀这位娘子出手与老身做成全了。真个是布机也似好针线，又密又好，其实难得！大官人，你且看一看。”活画。西门庆把起来看了，喝采，口里说道：“这位娘子怎地传得这手好生活！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妇人笑道：第三十三笑。“官人休笑话。”西门庆问王婆道：“干娘，不敢问，这位是谁家宅上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门庆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吟吟的笑道：第三十四笑。“便是间壁的武大郎的娘子。前日叉竿打得不疼，大官人便忘了。”忽插入，笔头有舌。那妇人脸便红红的道：“那日奴家偶然失手，官人休要记怀。”西门庆道：“说那里话。”王婆便接口道：“这位大官人一生和气，从来不会记恨，极是好人。”西门庆道：“前日小人不认得，原来却是武大郎的娘子。小人只认的大郎，一个养家经纪人^[45]。且是在街上做买卖，大大小小不曾恶了一个人，又会赚钱，又且好性格，真个难得这等人。”贼人恶口，明明赞之，明明挤之，明明搯之，明明羞之。王婆道：“可知哩。娘子自从嫁得这个大郎，但是有事，百依百随。”那妇人应道：“他是无用之人，‘他’字妙，‘无用’字妙，如出香口。○‘好妇嫁得呆郎。’第一怕人提起，气不得，不气不得，真有此六字之苦。官人休要笑话。”西门庆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软是立身之本，刚强是惹祸之胎。’似娘子的大郎所为良善时，‘万丈水无涓滴漏’。”王婆打着猎鼓儿道^[46]：“说的是。”西门庆奖了一回，便坐在妇人对面。第五分光已有，○写得绝倒。

王婆又道：“娘子，你认的这个官人么？”那妇人道：“奴不认的。”婆子道：【眉批】一段女夸。“这个大官人是这本县一个财主，知

县相公也和他来往，绝倒语，真羞死人。叫做西门大官人，万万贯钱财，说出无个数目，绝倒婆语。开着个生药铺在县前。家里钱过北斗，米烂陈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也有犀牛头上角，亦有大象口中牙。……”那婆子只顾夸奖西门庆，口里假嘈。画。那妇人就低了头缝针线。画。西门庆得见潘金莲十分情思，恨不就做一处。画。

王婆便去点两盏茶，来递一盏与西门庆，一盏递与这妇人，说道：“娘子相待大官人则个。”渐来。吃罢茶，便觉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着西门庆，把一只手在脸上摸。活画。西门庆心里瞧科，已知有五分。王婆便道：“大官人不来时，老身也不敢来宅上相请；巧言如簧。一者缘法，二者来得恰好。缘法只是来得恰好，来得恰好只是缘法，二句只是一句耳。却自冒冒失失，说出一者二者，活写出随口假嘈来，思之失笑。尝言道：‘一客不烦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钱的，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说来是好一对儿也。不是老身路歧相烦，难得这位娘子在这里，官人好做个主人，替老身与娘子浇手。”

西门庆道：“小人也见不到这里，有银子在此。”便取出来，和帕子递与王婆。那妇人便道：“不消生受得。”口里说，又不动身。活画。王婆将了银子要去，那妇人又不起身。活画。○第六分光又有。○光虽十分，其实只有此处最难必耳。叠写两句又不动身，在作者亦提刀而立，踌躇四顾之时也。【眉批】连写许多不动身，要着眼。婆子便出门，又道：“有劳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那妇人道：“干娘，免了。”二字活画淫妇。却亦是不动身。活画。○第七分光又有。也是因缘，却都有意了，西门庆这厮一双眼只看着那妇人。这婆娘一双眼也偷睃西门庆，写出四只眼来，妙绝。见了这表人物，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头自做生活。画。

不多时，王婆买了些见成的肥鹅熟肉、细巧果子归来，尽把盘子盛了，果子菜蔬尽都装了，搬来房里桌子上。看着那妇人道：“干娘自便相待大官人，奴却不当。”依旧原不动身。活画。那婆子道：“正是专与娘子浇手，如何却说这话？”王婆将盘馔都摆在桌子上，三人坐定，把酒来斟。这西门庆拿起酒盏来，说道：“娘子，满饮此杯。”那妇人笑道：第三十五笑。“多感官人厚意。”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饮，且请开怀吃两盏儿。”西门庆拿起箸来道：“干娘，替我劝娘子请些个。”那婆子拣好的递将过来与那妇人吃。

一连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烫酒来。写王婆忽离忽合，忽隐忽

跃，真如惊龙跳虎，下紧接西门庆道，又妙绝。西门庆道：“不敢动问娘子青春多少？”恰是嫂嫂问叔叔语。那妇人应道：“奴家虚度二十三岁。”恰是叔叔答嫂嫂语。西门庆道：“小人痴长五岁。”恰是嫂嫂勾叔叔语。○此三句无心中遥遥自引。那妇人道：“官人将天比地。”王婆走进来道：提科。“好个精细的娘子！不惟做得好针线，诸子百家皆通。”西门庆道：“却是那里去讨！妙。武大郎好生有福！”妙。【眉批】此节一递一句，另作一篇绝妙小文读。王婆便道：“不是老身说是非，大官人宅里枉有许多，那里讨一个赶得上这娘子的！”妙。西门庆道：“便是这等一言难尽；妙。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个好的。”王婆道：“大官人，先头娘子须好。”凭空蹴起，妙想奇文。西门庆道：“休说！若是我先妻在时，却不怎地家无主，屋倒竖！如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饭，妙。都不管事！”妙。那妇人问道：“官人，恁地时，殁了大娘子得几年了？”关心吊胆，绝倒。西门庆道：“说不得。小人先妻是微末出身，妙。却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得小人；如今不幸，他殁了已得三年，家里的事都七颠八倒。为何小人只是走了出来？在家里时，便要殴气。”妙。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你先头娘子，也没有武大娘子这手针线。”妙妙。西门庆道：“便是小人先妻，也没此娘子这表人物。”妙妙。

那婆子笑道：第三十六笑。“官人，你养的外宅在东街上，凭空又蹴起，妙想奇文，咄咄怪事。如何不请老身去吃茶？”西门庆道：“便是唱慢曲儿的张惜惜；我见他是路岐人^[47]，妙妙。不喜欢。”妙。婆子又道：“官人，你和李娇娇却长久。”妙。西门庆道：“这个人见今取在家里。若是他似娘子时，自册正了他多时^[48]。”妙妙。王婆道：“若有娘子般中得官人意的，来宅上说没妨事么？”妙妙。西门庆道：“我的爹娘俱已没了，我自主张，妙。谁敢道个不字。”妙。王婆道：“我自说要，急切那里有中得官人意的。”忽然漾开，妙妙。西门庆道：“做甚么了便没？妙妙。只恨我夫妻缘分上薄，自不撞着！”妙妙。

西门庆和这婆子一递一句，说了一回。第八分光已有。王婆便道：“正好吃酒，却又没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拨，再买一瓶儿酒来吃，如何？”西门庆道：“我手帕里有五两来碎银子，一发撒在你处，要吃时只顾取来，多的干娘便就收了。”哀哉世人，男女之会，亦必以钱物耀之。那婆子谢了官人，起身睃这粉头时^[49]，画。一钟酒落肚，哄动春心，又自两个言来语去，都有意了，只低了头，却不起身。活画。那婆子满脸堆下笑来，说道：第三十七笑。“老身去取瓶儿酒来，与娘子再吃一杯儿，有劳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注子里句。有酒句。没？句。

便再筛两盏儿，和大官人吃，老身直去县前那家，有好酒买一瓶来，有好歇儿担阁。”“直去”妙，“县前那家”妙，“好歇儿担阁”妙。字字绝倒，读之齿寒。那妇人口里说道：“不用了。”坐着，却不动身。活画。○第九分光已有。婆子出到房门前，便把索儿缚了房门，却来当路坐了。绝倒。

且说西门庆自在房里，便斟酒来劝那妇人；却把袖子在桌上一拂，把那双箸拂落地下。也是缘法凑巧，那双箸正落在妇人脚边。西门庆连忙蹲身下去拾，只见那妇人尖尖的一双小脚儿，正趂在箸边^[50]。西门庆且不拾箸，便去那妇人绣花鞋儿上捏一把。那妇人便笑将起来，第三十八笑。○已上通计三十八“笑”字，至此“笑”字结穴。老子云：“不笑不足以为道也。”说道：“官人休要啰唆，你真个要勾搭我？”西门庆便跪下道：“只是娘子作成小人！”那妇人便把西门庆搂将起来。反书妇人搂起西门庆来，《春秋》笔法。○第十分光完满具足。当时两个就王婆房里，脱衣解带，无所不至。此时不知武二已到东京否？武大炊饼已卖完否？读之一叹。

云雨才罢，正欲各整衣襟，只见王婆推开房门入来，怒道：“你两个做得好事！”虔婆此怒，却出料外，文情真是波诡云属。【眉批】王婆冲奸又作一篇小文读。西门庆和那妇人都吃了一惊。那婆子便道：“好呀好呀！我请你来做衣裳，不曾叫你来偷汉子！绝倒。武大得知，须连累我，不若我先去出首！”回身便走。真正奇文。那妇人扯住裙儿道：“干娘饶恕则个！”西门庆道：“干娘低声！”王婆笑道：“笑”字馀波。“若要我饶恕你们，都要依我一件！”那妇人道：“休说一件，便是十件，奴也依！”岂知十件都已依过。王婆道：“你从今日为始，瞒着武大，每日不要失约，负了大官人，我便罢休；若是一日不来，我便对你武大说。”绝倒。○正合下官之意。那妇人道：“只依着干娘便了。”王婆又道：“西门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多说，前妇人勾搭武二一篇大文，后便有武二起身分付哥嫂一篇小文。此西门勾搭妇人一篇大文，后亦有王婆入来分付奸夫淫妇一篇小文。耐庵胸中，其间架经营如此，胡能量其才之斗石也。○前武二分付武大云“你从明日为始，每日”云云，今王婆分付妇人，亦云“你从今日为始，每日”云云。前武二分付妇人云“你自不用武二多说”，今王婆分付西门，亦云“你自不用老身多说”，皆特特遥遥相引，不必尽照，不必尽不照，彼固不望后世有人能赏之也。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许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负心，我也要对武大说！”一发绝倒。西门庆道：“干娘放心，并不失信。”三人又吃几杯酒，已是下午的时分。那妇人便起身道：“武大那厮将归了，

四字是何称呼？奴自回去。”便趑过后门归家，后门四。先去下了帘子，帘子十四。武大恰好进门。不漏武大。

且说王婆看着西门庆道：“好手段么？”西门庆道：“端的亏了干娘！我到家便取一锭银送来与你，所许之物，岂敢昧心？”王婆道：“‘眼望旌节至，专等好消息。’不要叫老身‘棺材出了讨挽歌郎钱’。”西门庆笑了去。“笑”字尚未歇。不在话下。

那妇人自当日为始，每日趑过王婆家里来和西门庆做一处，恩情似漆，心意如胶。自古道：“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不到半月之间，街坊邻舍都知得了，只瞒着武大一个不知。

断章句，话分两头。且说本县有个小的，年方十五六岁，本身姓乔，因为做军在郓州生养的，就取名叫做郓哥，家中止有一个老爹。那小厮生得乖觉，此书每于绝大文字，偏有本事一字不相犯。如武松遇虎，李逵又遇虎；金莲偷汉，巧云又偷汉是也。乃偏于极小文字，偏没本事使他不相犯。如林冲送配时，极似卢俊义送配时；郓哥寻西门，极似唐牛寻宋江是也。此非文叔真有小敌怯、大敌勇之异，盖僧由画龙，若更安鳞施爪，便将破壁飞去。天下十成之物，造化皆思忌之，彼固特特不欲十成，非世人之所知也。自来只靠县前这许多酒店里卖些时新果品，时常得西门庆赍发他些盘缠。其日，正寻得一篮儿雪梨，提着来绕街寻问西门庆。又有一等的多口人说道：“郓哥，你若要寻他，我教你一处去寻。”郓哥道：“聒噪阿叔，叫我去寻得他见，赚得三五十钱养活老爹也好。”那多口的道：“西门庆他如今刮上了卖炊饼的武大老婆^[51]，每日只在紫石街上王婆茶坊里坐地，这早晚多定正在那里^[52]。你小孩子家只顾撞入去不妨。”

那郓哥得了这话，谢了阿叔指教。这小猴子提了篮儿，一直望紫石街走来，径奔入茶坊里去，却好正见王婆坐在小凳儿上绩绪^[53]。郓哥把篮儿放下，看着王婆道：“干娘，拜揖。”那婆子问道：“郓哥，你来这里做甚么？”郓哥道：“要寻大官人赚三五十钱养活老爹。”婆子道：“甚么大官人？”郓哥道：“干娘情知是那个，便只是他那个。”妙舌。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个姓名。”郓哥道：“便是两个字的。”妙舌。婆子道：“甚么两个字的？”郓哥道：“干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门大官人说句话。”望里面便走。

那婆子一把揪住，道：“小猴子，那里去！人家屋里，各有内外！”郓哥道：“我去房里便寻出来。”王婆道：“含（乌）〔乌〕猢猻！

我屋里那得甚么西门大官人！”郗哥道：“不要独吃自呵^[54]，也把这些汁水与我呷一呷！我有甚么不理睬得！”婆子便骂道：“你那小猢猻，理会得甚么！”郗哥道：“你正是马蹄刀木杓里切菜——水泄不漏，半点儿也没得落地！直要我说出来，只怕卖炊饼的哥哥发作！”那婆子吃他这两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含鸟猢猻！也来老娘屋里放屁辣臊！”郗哥道：“我是小猢猻，你是马泊六！”妙舌。○只如作五字对。那婆子揪住郗哥，凿上两个栗暴^[55]。郗哥叫道：“做甚么便打我！”婆子骂道：“贼猢猻！高做声，大耳刮子打你出去！”郗哥道：“老咬虫！没事得便打我！”这婆子一头叉，一头大栗暴凿直打出街上去。雪梨篮儿也丢出去，那篮雪梨四分五落，滚了开去。不因此句，如何生出事来？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过，一头骂，一头哭，一头走，一头街上拾梨儿，前半篇就两个人写出活画来，后半篇就三个人写出活画来。此至末后，忽然又就一个人写出活画来。笔势伸缩变化，我不能量其端倪所至。指着那王婆茶坊里骂道：“老咬虫，我教你不要慌！我不去说与他，不做出来不信！”提了篮儿，径奔去寻这个人。正是：

从前作过事，没兴一齐来。

直教：

掀翻狐兔窝中草，
惊起鸳鸯沙上眠。

毕竟这郗哥寻甚么人，且听下回分解。

[1] 净办：清静，安定不烦。

[2] 穀树皮：穀树的树皮黑而粗糙，以形容武大“面目丑陋”。

[3] 猥獠：指容貌、举止丑陋难看或庸俗拘束。

[4] 炊饼：蒸饼。

[5] 见便：知趣。

[6] 打横：围着方桌入座时坐在横边。

[7] 小意儿：用温顺态度或赠送财物讨好，献殷勤。

[8] 杌（wù）子：小凳子。

[9] 斗分子：凑份子，每人出一份钱凑起来办一件事。

[10] 撩斗：挑动，挑逗。

[11] 作杯：谓摆酒请客。

[12] 弹（duǒ）：下垂。

[13] 噙齿戴发：形容男子汉的豪迈气概。

[14] 装幌子：出丑，丢脸。

[15] 咄咄：感叹声。表示感慨。

[16] 错见：误会。

[17] 劝杯：酒杯名。专用于敬酒或劝酒，体积较大而制作精美。

[18] 不戴头巾男子汉：有男子气的女子。

[19] 张致：装模作样。

[20] 水帘：古代茶馆的标帜。用布缀于竿头，悬在店门上，招引茶客。也称望子。

[21] 生药：指天然药材及简单加工而未精制的药物。

[22] 过钱：代为他人收受贿赂而从中获利。

[23] 老小：妻子。

[24] 盖老：丈夫。

[25] 身边人：指侍妾。

[26] 刷子：傻瓜，浪子。

[27] 败缺：犹破费。指贡钱。

[28] 影射的：意中人。

[29] 隋何、陆贾：都是汉代智谋又善言之人。

[30] 发市：开市。谓做生意来了顾客。

[31] 牙婆：古代称以介绍人口买卖为业的妇女。

[32] 抱腰：接生。

[33] 马泊六：指撮合男女搞不正当关系的人。

[34] 捱光：谓偷情。

[35] 邓通：西汉文帝宠臣，富甲天下。

[36] 贯伯：贯百。伯，通“百”。

[37] 札地不得：无法解决。

[38] 撒科：说笑话。

[39] 历头：历书。

[40] 卖弄：此犹谓夸赞。

[41] 浇手：用酒菜犒劳别人。

[42] 凌烟阁：唐代挂功臣画像的建筑，由唐太宗下令建造。

[43] 过纵：笼络，献殷勤。

[44] 瞧科：看清，察觉。

[45] 经纪人：做买卖的商贩。

[46] 打着猎鼓儿：帮腔，敲边鼓。

[47] 路岐人：卖艺人。

[48] 册正：指把妾立为正妻。

[49] 粉头：原指妓女。此借指不正经的女子。

[50] 趑（qiáo）：翘。

[51] 刮：犹言勾搭。

[52] 多定：多半，大概。

[53] 绩绪：搓麻线。

[54] 独吃自呵：即独吃自疴。比喻顾己不顾人，一人独吞。疴，即“屙”，拉屎撒尿。

[55] 栗暴：将食指、中指弯曲起来敲击人头顶的动作。

第二十四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此回是结煞上文西门、潘氏奸淫一篇，生发下文武二杀人报仇一篇，亦是过接文字，只看他处处写得精细，不肯草草处。

第一段写郓哥定计，第二段写武大捉奸，第三段写淫妇下毒，第四段写虔婆帮助，第五段写何九瞧科。段段精神，事事出色，勿以小篇而忽之也。

写淫妇心毒，几欲掩卷不读，宜疾取第二十五卷快诵一过，以为羯鼓洗秽也。

话说当下郓哥被王婆打了这几下，心中没出气处，提了雪梨篮儿，一径奔来街上，直来寻武大郎。转了两条街，只见武大挑着炊饼担儿，正从那条街上来。郓哥见了，立住了脚，看着武大道：“这几时不见你，怎么吃得肥了？”奇文。武大歇下担儿，道：“我只是这般模样，有甚么吃得肥处？”郓哥道：“我前日要余些麦稈^[1]，一地里没余处，人都道你屋里有。”奇文。武大道：“我屋里又不养鹅鸭，那里有这麦稈？”郓哥道：“你说没麦稈，怎地栈得肥腴地^[2]？便颠倒提起你来也不妨，煮你在锅里也没气。”奇文。武大道：“含鸟猢猻，倒骂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3]？”“鸭”字奇文。郓哥道：“你老婆不偷‘汉子’，只偷‘子汉’！”武大扯住郓哥，道：“还我主来！”郓哥道：“我笑你只会扯我，却不咬下他左边的来^[4]！”武大道：“好兄弟，你对我说是兀谁，我把十个炊饼送你。”郓哥道：“炊饼不济事，你只做个小主人，请我吃三杯，我便说与你。”武大道：“你会吃酒？跟我来。”

武大挑了担儿，引着郓哥，到一个小酒店里歇了担儿；拿了几个炊饼，写来好笑。买了些肉，讨了一旋酒，请郓哥吃。那小厮又道：“酒便不要添了，肉再切几块来。”武大道：“好兄弟，你且说与我则个。”郓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发吃了，却说与你。你却不要气苦，我自帮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道：“你如今却说与我。”郓

哥道：“你要得知，把手来摸我头上肱**膊**。”趣绝。○与王婆把耳朵来一样笔法。武大道：“却怎地来有这肱**膊**？”郓哥道：“我对你说：我今日将这一篮雪梨去寻西门大郎挂一小钩子^[5]，一地里没寻处。街上有人说道：‘他在王婆茶房里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里行走。’我指望去撰三五十钱使，叵耐那王婆老猪狗不放我去房里寻他，大栗暴打我出来。我特地来寻你。我方才把两句话来激你，我不激你时，你须不来问我。”小贼。武大道：“真个有这等事？”郓哥道：“又来了！三字活画武大，神理都具。我道你是这般的鸟人！那厮两个落得快活！只等你出来，便在王婆房里做一处，你兀自问道真个也是假！”小贼。武大听罢道：“兄弟，我实不瞒你说，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里做衣裳，归来时，便脸红，我自也有些疑忌。这话正是了！此一语，先有来历在前。我如今寄了担儿，便去捉奸，如何？”

郓哥道：“你老大一个人，原来没些见识！那王婆老狗怎么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须三人也有个暗号，此等事郓哥固不得知，第耐庵又何由知之？诚乃博物君子。见你入来拿他，把你老婆藏过了。那西门庆须了得，打你这般二十来个；若捉他不着，干吃他一顿拳头。他又有钱有势，反告了一纸状子，你使用吃他一场官司，又没人做主，干结果了你！”武大道：“兄弟，你都说得是。却怎地出得这口气？”郓哥道：“我吃那老猪狗打了，也没出气处。我教你一着。写来入情。你今日晚些归去，都不要发作；也不可露一些嘴脸，只做每日一般。明朝你便少做些炊饼出来卖，写来入情。○“你便”、“我便”二字下，皆略用一顿，活是孩子迟声慢口。【眉批】你便、我便，犹如大珠小珠落盘乱走相似。我便在巷口等你。若是见西门庆入去时，我便来叫你。你便挑着担儿，只在左近等我。我便先去惹那老狗。必然来打我，我便将篮儿丢出街来。你便抢来。我便一头顶住那婆子。你便只顾奔入房里去，叫起屈来。此计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亏了兄弟。我有数贯钱，与你把去余米。明日早早来紫石街巷口等我。”郓哥得了数贯钱、几个炊饼，又带炊饼。自去了。武大还了酒钱，挑了担儿，去卖了一遭归去。

原来这妇人往常时只是骂武大，百般的欺负他；近日来也自知无礼，只得窝伴他些个^[6]。世人知之。当晚武大挑了担儿归家，也只和每日一般，并不说起。那妇人道：“大哥，买盏酒吃？”武大道：“却才和一般经纪人买三碗吃了。”那妇人安排晚饭与武大吃了。当夜无话。

次日饭后，武大只做三两扇炊饼安在担儿上。这妇人一心只想着西

门庆，那里来理会武大做多做少？好笔。当日武大挑了担儿，自出去做买卖。这妇人巴不能够他出去了，便趲过王婆房里来等西门庆。

且说武大挑着担儿，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见郓哥提着篮儿在那里张望。武大道：“如何？”郓哥道：“早些个。你且去卖一遭了来。他七八分来了，你只在左近处伺候。”武大飞云也似去卖了一遭回来。郓哥道：“你只看我篮儿撇出来，你便奔入去。”武大自把担儿寄下。不在话下。

却说郓哥提着篮儿走入茶坊里来，骂道：“老猪狗，你昨日做甚么便打我！”那婆子旧性不改，便跳起身来喝道：“你这小猢猻！老娘与你无干，你做甚么又来骂我！”郓哥道：“便骂你这马泊六，做牵头的老狗，直甚么屁！”四字奇文，才子骂世，只是胸中有此四字耳。那婆子大怒，揪住郓哥便打。【眉批】捉奸一段真是如锦。郓哥叫一声：“你打我！”把篮儿丢出当街上来。那婆子却待揪他，被这小猴子叫声“你打”时，就把王婆腰里带个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头撞将去，争些儿跌倒，却得壁子碍住不倒。那猴子死顶住在壁上。以五十四字成句，反就句中自成无数曲折，真是以手忙脚乱之事，写得妙手空空，奇才妙笔。只见武大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抢入茶坊里来。

那婆子见了是武大来，急待要拦当时，却被这小猴子死命顶住，那里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来也！”画虔婆。那婆娘正在房里，做手脚不迭，先奔来顶住了门。画淫妇。这西门庆便钻入床底下躲去。画奸夫。武大抢到房门边，用手推那房门时，那里推得开，口里只叫得：“做得好事！”画乌龟。○此事本急，今写来亦殊急，读之见纸上麻杂杂地。那妇人顶住着门，慌做一团，口里便说道：“闲常时只如鸟嘴卖弄杀好拳棒，急上场时便没些用！见个纸虎也吓一交！”那妇人这几句话，分明教西门庆来打武大，夺路了走。好。

西门庆在床底下听了妇人这几句言语，提醒他这个念头，好。便钻出来，拔开门，好。叫声：“不要打！”好。武大却待要揪他，被西门庆早飞起右脚。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窝里，扑地望后便倒了。乘便就写一句“踢中心窝”，便作武大了结之由，妙绝。西门庆见踢倒了武大，打闹里一直走了。妙。郓哥见不是话头，撇了王婆撒开。好。街坊邻舍都知道西门庆了得，谁敢来多管？好。○又伏。王婆当时就地下扶起武大来，好。见他口里吐血，面皮蜡查也似黄了^[4]，便叫那妇人出来，舀碗水来，看他写妇人出来法。救得苏醒，两个上下肩搀着，绝倒。便从后门武大今日亦从后门归去，绝倒。○后门五。扶归楼上去，安排他床上

睡了，当夜无话。

次日，西门庆打听得没事，依前自来和这妇人做一处，只指望武大自死。反顿一句。武大一病五日，不能够起。更兼要汤不见，要水不见，每日叫那妇人不应；又见他浓妆艳抹了出去，归来时便面颜红色。武大几遍气得发昏，又没人来睬着。武大叫老婆来分付道：“你做的勾当，我亲手来捉着你奸，你倒挑拨奸夫踢我心头，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们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们争不得了！妙。我的兄弟武二，你须得知他性格；妙。倘或早晚归来，他肯干休？妙。你若肯可怜我，早早伏侍我好了，他归来时，我都不提。妙。你若不看觑我时，待他归来，却和你们说话！”妙。○数语妙绝，然武大死于此数语矣。

这妇人听了这话，也不回言，四字如画。却趲过来，一五一十，都对王婆和西门庆说了。那西门庆听了这话，却似提在冰窖子^[8]里，说道：“苦也！我须知景阳冈上打虎的武都头，他是清河县第一个好汉！我如今却和你眷恋日久，情孚意合，却不恁地理会。如今这等说时，正是怎地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见你是个把舵的，我是趁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门庆道：“我枉自做了男子汉，到这般去处却摆布不开！你有甚么主见，遮藏我们则个^[9]！”王婆道：“你们却要长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门庆道：“干娘，你且说如何是长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们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将息好了起来，与他陪了话，武二归来，都没言语。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再来相约，这是短做夫妻。你们若要长做夫妻，每日同一处不担惊受怕，我却有一条妙计，只是难教你。”非写虔婆亦复软，只是行文忌直，且图一顿耳。

西门庆道：“干娘，周全了我们则个！只要长做夫妻！”王婆道：“这条计用着件东西，别人家里都没，天生天化^[10]，大官人家里却有！”奇语。○再一顿。西门庆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剜来与你。却是甚么东西？”王婆道：“如今这捣子病得重^[11]，趁他狼狈里，便好下手。大官人家里取些砒霜来，却教大娘子自去赎一帖心疼的药来，把这砒霜下在里面，把这矮子结果了，奇称。○只是视人如戏。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的，没了踪迹，反踢下何九，妙。便是武二回来，待敢怎地？自古道：‘嫂叔不通问。’‘初嫁从亲，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反踢下武二，妙。暗地里来往半年一载，等待夫孝满日，大官人娶了家去，这个不是长远夫妻，偕老同欢？此计如何？”西门庆道：“干娘，只怕罪过。罢！罢！罢！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哩。这是斩草除根，

萌芽不发；若是斩草不除根，春来萌芽再发！反复言之，皆反踢下文只斩得草，未除得根也。官人便去取些砒霜来，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时，却要重重谢我。”王婆本题。西门庆道：“这个自然，不消你说。”便去真个包了一包砒霜来，把与王婆收了。

这婆子却看着那妇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药的法度。如今武大不对你说道，教你看活他^[12]？“不对”，犹言“岂不对”也。你便把些小意儿贴恋他^[13]。“贴恋”二字，思之可畏，大雄氏谓之诈现亲附，哀哉痛哉！他若问你讨药吃时，便把这砒霜调在心疼药里。待他一觉身动，你便把药灌将下去，却便走了起身。奇。他若毒药转时，必然肠胃迸断，大叫一声，奇。你却把被只一盖，都不要人听得。奇。预先烧下一锅汤，煮着一条抹布。奇。他若毒药发时，必然七窍内流血，奇。口唇上有牙齿咬的痕迹。奇。他若放了命，便揭起被来，却将煮的抹布一揩，都没了血迹，奇。便入在棺材里，扛出去烧了，有甚么鸟事！”王婆何处得来？其实耐庵何处得来，可见才子之心，烛物如镜。那妇人道：“好却是好，只是奴手软了，临时安排不得尸首。”王婆道：“这个容易。你只敲壁子，我自过来相帮你。”西门庆道：“你们用心整理，明日五更来讨回报。”西门庆说罢，自去了。王婆把这砒霜用手捻为细末，活写虔婆。○今世人家，多有容六婆尝川入内者，我不知其有何相烦也。不能家喻户晓，聊识于此句之下，幸一念之。把与那妇人将去藏了。

那妇人却趑将归来。到楼上看武大时，一丝没两气，看看待死，那妇人坐在床边假哭。甚多。武大道：“你做甚么来哭？”妙语令我绝倒。那妇人拭着眼泪，说道：“我的一时间不是了，吃那厮局骗了，谁想却踢了你这脚！我问得一处好药，我要去赎来医你，又怕你疑忌了，不敢去取。”好。武大道：“你救得我活，无事了，一笔都勾，并不记怀，武二家来亦不提。快去赎药来救我则个！”那妇人拿了些铜钱，径来王婆家里坐地，好。却叫王婆去赎了药来，把到楼上，教武大看了，好。说道：“这帖心疼药，太医叫你半夜里吃。人静时。吃了倒头把一两床被发些汗，叫喊不得。明日便起得来。”不在床上了也。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个，可怜语。半夜里调来我吃。”那妇人道：“你自放心睡，我自伏侍你。”

看看天色黑了，那妇人在房里点上碗灯；妙笔。○读之觉纸上有阴风射人。下面先烧了一大锅汤，拿了一片抹布煮在汤里。听那更鼓时，却好正打三更。妙笔。那妇人先把毒药倾在盏子里，却舀一碗白汤，把

到楼上，叫声：“大哥，药在那里？”好。武大道：“在我席子底下枕头边，可怜语。你快调来与我吃。”那妇人揭起席子，将那药抖在盏子里；把那药贴安了，好。○极精细。将白汤冲在盏内；把头上银牌儿只一搅，调得匀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药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说道：“大嫂，这药好难吃！”那妇人道：“只要他医治得病，管甚么难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时，被这婆娘就势只一灌，特写与天下有奢遮标致妻子人看。一盏药都灌下喉咙去了。那妇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来。武大哎了一声，说道：“大嫂，吃下这药去，肚里倒疼起来！苦呀！苦呀！倒当不得了！”

这妇人便去脚后扯过两床被来，没头没脸只顾盖。特写与天下有奢遮标致妻子的看。武大叫道：“我也气闷！”那妇人道：“太医分付，教我与你发些汗，便好得快。”武大再要说时，这妇人怕他挣扎，便跳上床来骑在武大身上，把手紧紧地按住被角，那里肯放些松宽？特写与天下有奢遮标致妻子的看。那武大哎了两声，喘息了一回，肠胃迸断，呜呼哀哉，身体动不得了！

那妇人揭起被来，见了武大咬牙切齿，七窍流血，怕将起来，读之怕人。只得跳下床来，敲那壁子。王婆听得，走过后门头咳嗽。后门六。○“咳嗽”二字写得入神，又是声响，又无声响。那妇人便下楼来，开了后门。后门七。王婆问道：“了也未？”那妇人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脚软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么难处？真好虔婆，无怪后世人家内边，专好与之往来。我帮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卷起，虔婆骇人。○一句。○已下看他两个妇女逐件安排，都是半夜灯下之事，读之觉纸上阴风鬼火，无怪不有。舀了一桶汤，二句。把抹布撒在里面，掇上楼来；三句。卷过了被，四句。先把武大嘴边唇上都抹了，五句。却把七窍淤血痕迹拭净，六句。便把衣裳盖在尸上。七句。两个从楼上一步一掇，扛将下来，八句。就楼下寻扇旧门停了；九句。与他梳了头，十句。戴上巾帻，十一句。穿了衣裳，十二句。取双鞋袜与他穿了；十三句。将片白绢盖了脸，十四句。拣床干净被盖在死尸身上，十五句。却上楼来收拾得干净了。妙。○十六句。王婆自转将归去了。好。那婆娘便号号地假哭起养家人来^[14]。绝倒。○十七句。看官听说，原来但凡世上妇人哭有三样：绝倒之语，《尔雅》所无。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号。当下那妇人干号了一歇，却早五更。

天色未晓，好笔。西门庆奔来讨信，王婆说了备细。西门庆取银子

把与王婆，教买棺材津送，就叫那妇人商议。这婆娘过来和西门庆说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西门庆道：“这个何须得你说。”王婆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紧。地方上团头何九叔^[15]，他是个精细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绽不肯殓。”非写虔婆识人，只是先着何九一笔。西门庆道：“这个不妨，我自分付他便了，他不肯违我的言语。”王婆道：“大官人使用去分付他，不可迟误。”西门庆去了。

到天大明，王婆买了棺材，又买些香烛纸钱之类，归来与那妇人做羹饭，点起一盏随身灯^[16]，此句接前文，正是第十八句，却另写在此，有似失落者，妙绝。邻舍坊厢都来吊问。伏邻舍街坊。那妇人虚掩着粉脸假哭。众街坊问道：“大郎因甚病患便死了？”伏。那婆娘答道：“因害心疼病症，一日日越重了，看看不能够好，不幸昨夜三更死了！”又哽哽咽咽假哭起来。众邻舍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伏。不敢死问他，只自人情劝道：“死自死了，活的自要过，娘子省烦恼。”那妇人只得假意儿谢了。众人各自散了。王婆取了棺材，去请团头何九叔。但是入殓用的都买了，并家里一应物件也都买了，就叫了两个和尚晚些伴灵。多样时^[17]，何九叔先拨几个火家来整顿^[18]。

且说何九叔到巳牌时分慢慢地走出来，到紫石街巷口，迎见西门庆叫道：“九叔何往？”何九叔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殓这卖炊饼的武大郎尸首。”西门庆道：“借一步说话则个。”何九叔跟着西门庆，来到转角头一个小酒店里，坐下在阁儿内。西门庆道：“何九叔，请上坐。”何九叔道：“小人是何等之人，对官人一处坐地。”西门庆道：“九叔何故见外？且请坐。”二人坐定，叫取瓶好酒来。小二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按酒之类，即便筛酒。何九叔心中疑忌，想道：“这人从来不曾和我吃酒，闲中写出西门官人。今日这杯酒必有跷蹊。”

两个吃了半个时辰，只见西门庆去袖子里摸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说道：“九叔，休嫌轻微，明日别有酬谢。”何九叔叉手道：“小人无半点效力之处，如何敢受大官人见赐银两？大官人便有使令小人处，也不敢受。”西门庆道：“九叔休要见外，请收过了却说。”何九叔道：“大官人但说不妨，小人依听。”西门庆道：“别无甚事，少刻他家也有些辛苦钱。只是如今殓武大的尸首，凡百事周全，一床锦被遮盖则个，别不多言。”何九叔道：“是这些小事？有甚利害，如何敢受银两？”西门庆道：“九叔不收时便是推却。”那何九叔自来惧怕西门庆是个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受了。两个又吃了几杯，西门庆叫酒保来记了帐，明日来铺里支钱。两个下楼，一同出了店门。西门庆道：“九

叔记心，不可泄漏，改日别有报效。”分付罢，一直去了。

何九叔心中疑忌，肚里寻思道：“这件事却又作怪，我自去验武大郎尸首，他却怎地与我许多银子？这件事必定有跷蹊！”来到武大门前，只见那几个火家在门首伺候。何九叔问道：“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答道：“他家说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叔揭起帘子入来。帘子十五。王婆接着道：“久等阿叔多时了。”何九叔应道：“便是有些小事绊住了脚，来迟了一步。”只见武大老婆穿着些素淡衣裳从里面假哭出来。何九叔道：“娘子省烦恼。可伤大郎归天去了！”那妇人虚掩着泪眼道：“说不可尽！不想拙夫心疼症候，几日儿便休了！撇得奴好苦！”何九叔上上下下看了那婆娘的模样，好个标致。口里自暗暗地道：“我从来只听的说武大娘子，妙。不曾认得他，妙。原来武大却讨着这个老婆。妙。西门庆这十两银子有些来历。”妙。○只三四语，一语一转。何九叔看着武大尸首，揭起千秋幡^[19]，扯开白绢，用五轮八宝犯着两点神水眼^[20]，定睛看时，何九叔大叫一声，望后便倒，口里喷出血来，怪事。但见指甲青、唇口紫、面皮黄、眼无光。正是：

身如五鼓衔山月，
命似三更油尽灯。

毕竟何九叔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籴（dí）：买进谷物。粃：谷壳，麸糠。

[2] 栈：在特制的避光的笼栅里加料饲养家禽家畜，可使其迅速肥壮，叫做栈。

[3] 鸭：骂人的话。犹言乌龟王八。

[4] 左边的：暗喻男性生殖器。

[5] 挂一钩子：搭个主顾，拉关系。

[6] 窝伴：抚慰。

[7] 蜡查：即蜡渣。蜡经过提取后剩下的渣子。色白或黄。

[8] 冰窖（yìn）子：冰窖。

[9] 遮藏：遮蔽掩藏，使不外露。

[10] 天生天化：天然生就。

[11] 捣子：对男子的鄙称，犹家伙、流氓、光棍之类。

[12] 看活：治愈，治好。

[13] 贴恋：亲近爱恋。

[14] 养家人：指丈夫。

[15] 团头：地保。

[16] 随身灯：在死者脚旁点的灯。

[17] 多样时：多时，许久。

[18] 火家：以处理尸体为职业的人。

[19] 千秋幡：立在死者灵床或灵柩前的长条形旗。也叫“招魂幡”。

[20] 五轮八宝犯着两点神水眼：即眼睛。此特形容何九叔经验丰富。

第二十五回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

吾尝言：不登泰山，不知天下之高；登泰山不登日观，不知泰山之高也。不观黄河，不知天下之深；观黄河不观龙门，不知黄河之深也。不见圣人，不知天下之至；见圣人不见仲尼，不知圣人之至也。乃今于此书也亦然。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读《水浒》不读设祭，不知《水浒》之奇也。呜呼！耐庵之才，其又岂可以斗石计之乎哉！

前书写鲁达，已极丈夫之致矣；不意其又写出林冲，又极丈夫之致也。写鲁达又写出林冲，斯已大奇矣；不意其又写出杨志，又极丈夫之致也。是三丈夫也者，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状，各自有其装束，譬诸阎、吴二子，斗画殿壁，星宫水府，万神咸在，慈即真慈，怒即真怒，丽即真丽，丑即真丑。技至此，技已止；观至此，观已止。然而二子之胸中，固各别藏分外之绝笔，又有所谓云质龙章，日姿月彩，杳非世工心之所构，目之所遇，手之所抡，笔之所触也者。今耐庵《水浒》，正犹是矣。写鲁、林、杨三丈夫以来，技至此，技已止，观至此，观已止。乃忽然磬控，忽然纵送，便又腾笔涌墨，凭空撰出武都头一个人来。我得而读其文，想见其为人。其胸襟则又非如鲁、如林、如杨者之胸襟也，其心事则又非如鲁、如林、如杨者之心事也，其形状结束则又非如鲁、如林、如杨者之形状与如鲁、如林、如杨者之结束也。我既得以想见其人，因更回读其文，为之徐读之，疾读之，翱翔读之，歇续读之，为楚声读之，为豺声读之。呜呼！是其一篇一节一句一字，实杳非儒生心之所构，目之所遇，手之所抡，笔之所触矣。是真所谓云质龙章，日姿月彩，分外之绝笔矣。如是而尚欲量才子之才为斗为石，呜呼，多见其为不知量者也！

或问于圣叹曰：“鲁达何如人也？”曰：“阔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狭人也。”曰：“林冲何如人也？”曰：“毒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甘人也。”曰：“杨志何如人也？”曰：“正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驳人也。”曰：“柴进何如人也？”曰：“良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歹人也。”曰：“阮七何如人也？”曰：“快人也。”“宋

江何如人也？”曰：“戾人也。”曰：“李逵何如人也？”曰：“真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假人也。”曰：“吴用何如人也？”曰：“捷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呆人也。”曰：“花荣何如人也？”曰：“雅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俗人也。”曰：“卢俊义何如人也？”曰：“大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小人也。”曰：“石秀何如人也？”曰：“警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钝人也。”然则《水浒》之一百六人，殆莫不胜于宋江。然而此一百六人也者，固独人人未若武松之绝伦超群。然则武松何如人也？曰：“武松，天人也。”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断曰第一人，不亦宜乎？

杀虎后忽然杀一妇人，嗟乎！莫咆哮于虎，莫柔曼于妇人，之二物者，至不伦也。杀虎后忽欲杀一妇人，曾不举手之劳焉耳。今写武松杀虎至盈一卷，写武松杀妇人亦至盈一卷，咄咄乎异哉！忆大雄氏有言：“狮子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今岂武松杀虎用全力，杀妇人亦用全力耶？我读其文，至于气咽目瞪，面无人色，殆尤骇于读打虎一回之时。呜呼，作者固真以狮子喻武松，观其于街桥名字，悉安“狮子”二字可知也！

徒手而思杀虎，则是无赖之至也；然必终仗哨棒而后成于杀虎，是犹夫人之能事也。故必于四闪而后奋威尽力，轮棒直劈，而震天一响，树倒棒折，已成徒手，而虎且方怒。以徒手当怒虎，而终亦得以成杀之功；夫然后武松之神威以见，此前文所已详，今亦毋庸又述。乃我独怪其写武松杀西门庆，亦用此法也。其心岂不曰：杀虎犹不用棒，杀一鼠子何足用刀？于是握刀而往，握刀而来，而正值鼠子之际，刀反踢落街心，以表武松之神威。然奈何竟进鼠子而与虎为伦矣？曰：非然也。虎固虎也，鼠子固鼠子也。杀虎不用棒，杀鼠子不用刀者，所谓象亦全力，兔亦全力，观狮子桥下四字，可知也。

西门庆如何入奸，王婆如何主谋，潘氏如何下毒，其曲折情事，罗列前幅，灿如星斗，读者既知之矣。然读者之知之也，亦为读之而后得知之也。乃方夫读者读之而得知之之时，正武二于东京交割箱笼、街上闲行之时，即又奈何以己之所得知，例人之所不知，而欲武松闻何九之言，即燎然知奸夫之为西门，闻郓哥之言，即燎然知半夜如何置毒耶？篇中处处写武松是东京回来，茫无头路，虽极英灵，了无入处，真有神化之能。

一路勤叙邻舍，至后幅，忽然排出四家铺面来：姚文卿开银铺，赵仲铭开纸马铺，胡正卿开冷酒铺，张公开饅飮铺，合之便成财、色、

酒、气四字，真是奇绝，详见细评中。

每闻人言：莫骇疾于霹雳，而又莫奇幻于（雳）〔霹〕雳。思之骤不敢信。如所云：有人挂两握乱丝，雷电过，辄已丝丝相接，交罗如网者。一道士藏茧纸千张，拟书全笈，一夜遽为雷火所焚，天明视之，纸故无恙，而层层遍画龙蛇之形，其细如发者。以今观于武二设祭一篇，夫而后知真有事也。

话说当时何九叔跌倒在地下，众火家扶住。王婆便道：“这是中了恶^[1]，快将水来！”喷了两口，何九叔渐渐地动转，有些苏醒。王婆道：“且扶九叔回家去却理会。”两个火家又寻扇旧门，一扇已停武大，闲中一映。一径抬何九叔到家里，大小接着，就在床上睡了。老婆哭道：一家老婆哭不了，偏要又寻一家老婆哭起来，以作闲中一映。才子之心，真绣虎也。“笑欣欣出去，却怎地这般归来，闲常曾不知中恶！”坐在床边啼哭。武大老婆坐在床边假哭，何九老婆坐在床边真哭。闲中一映，灵心利笔。何九叔觑得火家都不在面前，踢那老婆道：“你不要烦恼，我自没事。何也？却才去武大家入殓，到得他巷口，迎见县前开药铺的西门庆请我去吃了一席酒，把十两银子与我，说道：‘所殓的尸首，凡事遮盖则个。’我到武大家，见他的老婆是个不良的人，我心里有八九分疑忌；到那里揭起千秋幡看时，见武大面皮紫黑，七窍内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齿痕，定是中毒身死。我本待声张起来，却怕他没人做主，恶了西门庆，却不是去撩蜂剔蝎^[2]？四字新艳，未经人道。待要胡卢提入了棺殓了^[3]，武大有个兄弟，便是前日景阳冈上打虎的武都头，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男子，倘或早晚归来，此事必然要发。”不惟何九料得，读者亦料得，然只谓要发耳，何意后文如此。○“此事必然要发”六字，不是张皇语，正是轻率语，须知之。

老婆便道：“我也听得前日有人说道：‘后巷住的乔老儿子郓哥去紫石街帮武大捉奸，闹了茶坊。’正是这件事了。你却慢慢的访问他。出得委婉有波纹。○偷奸奇事，金莲却会。通奸难事，王婆却会。捉奸丑事，何九老婆却又打听得。看他一群妇人，无不惯家，可发一笑。如今这事有甚难处？只使火家自去殓了，就问他几时出丧。若是停丧在家，待武二归来出殡，这个便没甚么皂丝麻线^[4]。若他便出去埋葬了也不妨。若是他便要出去烧化时，必有跷蹊。你到临时，只做去送丧，张人眼错^[5]，拿了两块骨头，和这十两银子收着，便是个老大证见。写得曲折明画，读之字字有响。○何九岂见不及此，而必出自其妻？盖作者之意，正欲与王婆、金莲相映击。一边以妇人教妇人，一边早又以妇人攻妇人，不用男子一言半句，惟恐不武也。他若回来不问时，便罢。却不

留了西门庆面皮，做一碗饭却不好？”反说至此句住，最妙。若定要替武家出力，便犯朱、雷、戴、蔡脚色也。何九叔道：“家有贤妻，四字通俗掉文语，却只说半句，有如歇后者，便活画小人口中极要文，反弄出不文来也。○又何九口中掉文四字，恰好映到金莲，歇后半句，恰好映到武大，妙绝。见得极明！”随即叫火家吩咐：“我中了恶，去不得，你们便自去殓了。就问他几时出丧，要紧句。快来回报。得的钱帛，你们分了，都要停当。细。若与我钱帛，不可要。”表出西门从前，表出武二以后。火家听了，自来武大家入殓。停丧安灵已罢，回报何九叔道：“他家大娘子说道：‘只三日便出殡，一句。去城外烧化。’”二句。○问一答二，妙笔。火家各自分钱散了。完火家。何九叔对老婆道：“你说这话正是了，我至期只去偷骨殖便了。”

且说王婆一力撺掇那婆娘当夜伴灵。第二日，请四僧念些经文。第三日早，众火家自来扛抬棺材，也有几家邻舍街坊相送。处处不脱邻舍街坊，妙笔。那妇人带上孝，一路上假哭养家人。前一回无数“笑”字，此一回无数假“哭”字，照耀可笑。来到城外化人场上，便教举火烧化。只见何九叔手里提着一陌纸钱来到场里。王婆和那妇人接见，道：“九叔，且喜得贵体没事了。”化人场上见鬼。何九叔道：“小人前日买了大郎一扇笼子母炊饼，不曾还得钱，自从读至捉奸一日，意谓长与“炊饼”二字别矣，不图此处又提出来，物是人非，令人不得不哭武大也。○真正才子之笔。特地把这陌纸来烧与大郎。”说得此来无痕。王婆道：“九叔如此志城！”何九叔把纸钱烧了，就撺掇烧化棺材。王婆和那妇人谢道：“难得何九叔撺掇，回家一发相谢。”礼，人之临其所亲之葬也，惟恐其速下也。曰：从此一别，其终已矣。故必求其又迟又迟焉。夫其天性则有然也。何九撺掇而曰难得，难得撺掇而许谢之，此其事，何九得而知之矣。呜呼！天闻若雷，岂必真在苍苍；神目如电，岂必真在冥冥。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何九叔道：“小人到处只是出热^[6]。娘子和干娘自稳便，斋堂里去相待众邻舍街坊。使转妇人，亦即用邻舍街坊，妙笔。小人自替你照顾。”使转了这妇人和那婆子，把火夹去，拣两块骨头拿去澈骨池内只一浸^[7]，看那骨头酥黑。写得好。何九叔收藏了，也来斋堂里和哄了一回。好笔，不寂寞。棺木过了，杀火收拾骨殖澈在池子里。众邻舍各自分散。勤写邻舍，妙甚。那何九叔将骨头归到家中，把幅纸都写了年月、日期，妙。送丧的人名字，妙。和这银子妙。一处包了，做一个布袋儿盛着，放在房里。妙。○自此为始，骨殖、银两在何九处。

再说那妇人归到家中，去榻子前面设个灵牌，上写“亡夫武大郎之位”；灵床子前点一盏琉璃灯，里面贴些经幡、钱垛、金银锭、采缯之属；每日却自和西门庆在楼上任意取乐，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里只是偷鸡盗狗之欢，如今家中又没人碍眼，任意停眠整宿。这条街上远近人家无有一人不知此事，却都惧怕西门庆那厮是个刁徒泼皮，谁肯来多管？好。

常言道：“乐极生悲，否极泰来。”只用两句闲话，便疾注而下，如箭过相似。光阴迅速，前后又早四十馀日。前云“少则四十馀日”。却说武松自从领了知县言语，监送车仗到东京亲戚处，投下了来书，交割了箱笼，街上闲行了几日，绝妙闲笔。补足那边，便衬起这边有许多事也。讨了回书，领一行人取路回阳谷县来。前后往回恰好过了两个月。前云“多亦不过两个月”。去时残冬天气，回来三月初头。好笔，明净之极。于路上只觉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赶回要见到哥哥，写武二路上，便写得阴风袭人。○并不用友于恭敬等字，却写得兄弟恩情，筋缠血渗，视今之采集经语，涂泽成篇者，真有金屎之别。且先去县里交纳了回书。知县见了大喜，看罢回书，已知金银宝物交得明白，赏了武松一锭大银，酒食管待，不必用说。完知县公事。○偏不疾来，偏去先完县事，心手都闲。

武松回到下处房里，换了衣服鞋袜，戴上个新头巾，锁上了房门，先写此句，与后孝服相映。○完县事后，偏又不疾来，偏又去下处脱换衣服，透透迤迤，如无事者，妙绝。○县中、下处二段，使读者眼前心上，遂有微云淡汉之意，不复谓下文有此奔雷骇电也。○此回读之，只谓其用笔极忙，殊不知处处都着闲笔。一径投紫石街来。两边众邻舍看见武松回了，一笔未落，先紧接邻舍，妙笔。○一笔未落，只写一句邻舍看见，却早已阴风四射，飒飒怕人。都吃一惊。大家捏两把汗，暗暗的说道：“这番萧墙祸起了^[8]！这个太岁归来^[9]，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来！”亦只谓弄出事来耳，何意后文如此。

且说武松到门前揭起帘子，帘子十六。○同是“帘子”字，此处便写得惨淡无光。探身入来，疾。见了灵床子，句法咽住。○见灵床，已见“亡夫武大郎之位”七字矣，却因骤然，故又有下句。又写“亡夫武大郎之位”咽住。七个字，又咽住。○此三字不与上句连，盖上句“亡夫武大郎之位”，只是突然见了，一直念下，不及数是几个字，是第一遍。次却定睛再念第二遍，便是逐个字念，如云“亡”一个字，“夫”二个字，“武”三个字，“大”四个字，“郎”五个字，“之”六个字，“位”，阿

呀，是七个字，不差了，下便紧接呆了，真化工之笔，虽“才子”二字，何足以尽之。【眉批】须知此两行中，有四遍亡夫武大郎之位字。呆了；又咽住。睁开双眼又咽住。○此四字中，又念一遍。道：“莫不是我眼花了？”又咽住。○念过三遍，方说一句话。叫声：“嫂嫂，便咽住。○此二字须一住，索解人不得。武二归了。”便咽住。○此四字连上读者，俗子也。

那西门庆正和这婆娘在楼上取乐，听得武松叫一声，惊得屁滚尿流，一直奔后门，后门八。从王婆家走了。那妇人应道：“叔叔少坐，奴便来也。”原来这婆娘自从药死了武大，那里肯带孝，每日只是浓妆艳抹和西门庆做一处取乐；听得武松叫声“武二归来了”，慌忙去面盆里洗落了脂粉，忙。拔去了首饰钗环，忙。蓬松挽了个髻儿，忙。脱去了红裙绣袄，忙。旋穿上孝裙孝衫，忙。○好一歇矣，下方接哭下来，绝倒。方从楼上哽哽咽咽假哭下来。

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夫死而哭，乃曰休哭，此岂英雄寡情耶？夫哭亦有雄有雌。情发乎中，不能自裁，放声一号，罄无不尽，此雄哭也。若夫展袂掩面，声如蚊蚋，借泪骂人，哽咽不已，此名雌哭，徒聒人耳，哭奚为也。我哥哥几时死了？一句。得甚么症候？一句。吃谁的药？”一句。○三句一气问，妙绝。那妇人一头哭，一头说道：活画妇人。“你哥哥自从你转背一二十日^[10]，猛可的害急心疼起来；病了八九日，求神问卜，甚么药不吃过，句法调侃砒霜。医治不得，死了！撇得我好苦！”【眉批】问过一遍○此一遍妇人所对，悉含糊未明，活是只图遮掩得过时情事也。隔壁王婆听得，生怕决撒^[11]，即便走过来帮他支吾。是。

武松又道：“我的哥哥从来不曾有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头，却怎地这般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暂时祸福。’谁保得长没事？”那妇人道：“亏杀了这个干娘。确。我又是没脚蟹^[12]，不是这个干娘，邻舍家谁肯来帮我！”反衬邻舍，趣甚。武松道：“如今埋在那里？”补问一句。○上三句一气注射而出，此一句却在最后独出，妙绝。妇人道：“我又独自一个，那里去寻坟地，没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烧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几日了？”上一气问三句，是死日、病症、吃药，补问一句是葬处，已都晓得了，忽然临去，又于四句中，将死日再问一遍，写得惊疑恍惚，闪闪烁烁，妙绝。【眉批】重问一句。妇人道：“再两日，便是断七。”

武松沉吟了半晌，便出门去，半晌是迟，便去是疾，今两句合写，是迟是疾，却只是一霎时上事，妙笔。径投县里来，开了锁，细。去房里换了一身素白衣服，与前换衣，闲处相映。便叫土兵打了一条麻绦，系在腰里；读者自从柴家庄上得见武二，便读过他许多要寻哥哥句，不意今日见此一语，为之泪落。身边藏了一把尖长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写刀亦特地出色增出八个字，非同等闲。取了些银两带在身边；细。叫一个土兵锁上了房门，细。去县前买了些米面椒料等物，香烛冥纸。就晚到家敲门。那妇人开了门，武松叫土兵去安排羹饭。武松就灵床子前点起灯烛，铺设酒肴。到两个更次，安排得端正，武松扑翻身便拜，道：“哥哥阴魂不远，你在世时软弱，今日死后，不见分明！你若是负屈衔冤，被人害了，托梦与我，兄弟替你做主报仇！”把酒浇奠了，烧化冥用纸钱，便放声大哭，嫂嫂便叫休哭，自家却又大哭，快哉英雄，毒哉英雄。【眉批】一番设祭未算设祭。哭得那两边邻舍无不凄惶。本是描写武二大哭，却又紧紧不放两边邻舍字，妙甚。那妇人也在里面假哭。嫂嫂休哭。○邻舍真恻惶，嫂嫂只假哭，为之一叹。武松哭罢，将羹饭酒肴和土兵吃了，不管嫂嫂。○好汉好钱，买来好酒好饭，岂肯喂猪狗耶？讨两条席子，叫土兵中门傍边睡。妙绝。不惟为下文睡着睡不着点染，要看他“中门傍边”四字，深防谨避，直与云长秉烛达旦一意。武松把条席子，就灵床子前睡。那妇人自上楼去下了楼门自睡。“下了楼门”四字，与上“中门傍边”四字一意。三尺童子读之，皆知非写妇人，正写武二也。

约莫将近三更时候，武松翻来覆去睡不着；活画。看那土兵时，鼾鼾的却似死人一般挺着。要写武二睡不着，须写不出，掉转笔忽写一句土兵睡着，便已活写出武二睡不着也，只是心上有事，心上无事耳，一反衬，便成活画。其妙不可不知。武松爬将起来，看那灵床子前琉璃灯半明半灭；侧耳听那更鼓时，正打三更三点。先写此两句，使读者黑黑魑魑，先自怕人。武松叹了一口气，坐在席子上自言自语，口里说道：“我哥哥生时懦弱，死了却有甚分明！”此句一顿，下便疾出，有张有势。说犹未了，只见灵床子下卷起一阵冷气来，盘旋昏暗，灯都遮黑了，壁上纸钱乱飞。那阵冷气逼得武松毛发皆竖，定睛看时，只见个人从灵床底下钻将出来，叫声：“兄弟！一灵擒住“兄弟”二字，写得真好武大。我死得好苦！”武松听不仔细，只如此妙，若出俗笔，便从头告诉一遍，非惟无理，兼令文章扫地矣。却待向前来再看时，并没有冷气，亦不见人；自家便一交颠翻在席子上坐地，好。寻思是梦非梦，回头看那土兵时，正睡着。回颦一句，文势环滚。○嫂嫂此时正在梦与鬼交也。武松想道：“哥哥这一死必然不明，却才正要报我知道，又被我

的神气冲散了他的魂魄。”借武二口自注一句。放在心里不题，等天明却又理会。

天色渐白了，土兵起来烧汤。武松洗漱了。那妇人也下楼来，看着武松道：“叔叔，夜来烦恼？”好。武松道：“嫂嫂，我哥哥端的甚么病死了？”重问起，妙绝。○前是三句一气注射问去，此却一句一递问来，写尽前日吃惊，今日精细。【眉批】重问起。那妇人道：“叔叔，却怎地忘了？夜来已对叔叔说了，害心疼病死了。”武松道：“却赎谁的药吃？”妙。○三句三“谁”字，累累如贯珠，写武二意思定要问出一个人来也。○此一问却问不出人来。那妇人道：“见有药帖在这里。”妙应前文，可见精细。武松道：“却是谁买棺材？”妙。○此一问，虽问出一个人，却不济事，与无人同。那妇人道：“央及隔壁王干娘去买。”武松道：“谁来扛抬出去？”妙。○此一问，却问出一个人来了。那妇人道：“是本处团头何九叔，尽是他维持出去。”武松道：“原来恁地。且去县里画卯却来。”写武二机密。

便起身带了土兵，细。走到紫石街巷口，问土兵道：“你认得团头何九叔么？”土兵道：“都头恁地忘了？前项他也曾来与都头作庆。借影作色。他家只在狮子街巷内住。”好街名，映衬出武二下文霍跃辊擢来。武松道：“你引我去。”土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门前，武松道：“你自先去。”土兵去了。好。武松却推开门来，叫声：“何九叔在家么？”这何九叔却才起来，是天初明时节。听得是武松归了，吓得手忙脚乱，头巾也戴不迭，画。急急取了银子和骨殖藏在身边，好。便出来迎接道：“都头几时回来？”武松道：“昨日方回。到这里有句话闲说则个，请那尊步同往。”何九叔道：“小人便去。都头，且请拜茶。”武松道：“不必，句。免赐。”句。○下二字即上二字，叠写两句，活画出心忙口杂。

两个一同出到巷口酒店里坐下，叫量酒人打两角酒来。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曾与都头接风，何故反扰？”武松道：“且坐。”写武二说不出话来处，入神入妙。何九叔心里已猜八九分。量酒人一面筛酒。武松更不开口，且只顾吃酒。惊才怪笔。何九叔见他不作声，倒捏两把汗，却把些话来撩他。

武松也不开言，并不把话来提起。惊才怪笔。酒已数杯，只见武松揭起衣裳，飏地掣出把尖刀来插在桌子上。惊才怪笔。○读之眼眦都裂。量酒的惊得呆了，那里肯近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黄，不敢甦气。先写量酒，次写何九，笔法错落颠倒，东坡所称“以手扪之，谓有窪隆”者

也。武松捋起双袖，又加上四字，出色惊人。【眉批】武二真正神威。握着尖刀，指何九叔道：“小子粗疏，还晓得‘冤各有头，债各有主’！你休惊怕，只要实说！开剖明画。对我一一说知哥哥死的缘故，便不干涉你！捉住何九不知头路，便把一一缘故都要他说出来，活写出初见何九，初开口问事时也。下文如飞换转话头，都是生龙活虎之笔。我若伤了你，不是好汉！百忙中出妙语。倘若有半句儿差，我这口刀四字怕人。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个透明的窟窿！百忙中出妙语。闲言不道，妙。○四字写出武二机变灵疾。你只直说我哥哥死的尸首是怎地模样！”妙。○上文一总笼统要问兄死缘故，说到此处，忽记起妇人说何九只是扛抬烧化，便疾换出此二句来，写匆忙便真匆忙杀人，写机变便真机变杀人。武松道罢，一双手按住肱膝，两只眼睁得圆彪彪地，看着何九叔。又加出廿一字，出色惊人。

何九叔便去袖子里取出一个袋儿，好。○骨殖、银两在酒楼上。放在桌子上，道：“都头息怒。这个袋儿便是一个大证见。”武松用手打开，看那袋儿里时，两块酥黑骨头、一锭十两银子，便问道：“怎地见得是老大证见^[13]？”何九叔道：【眉批】上文入殓送丧一篇，却于何九口中重述一遍，一个字亦不省。“小人并然不知前后因地。好说，所谓闲言不道。忽于正月二十二日，此等事定应撰出一个月日。在家，只见开茶坊的王婆好说。来呼唤小人殓武大郎尸首。至日，行到紫石街巷口，迎见县前开生药铺的西门庆大郎，好说。拦住邀小人同去酒店里吃了一瓶酒。西门庆取出这十两银子付与小人，分付道：‘所殓的尸首，凡百事遮盖。’小人从来得知道那人是个刁徒，不容小人不接。好说。吃了酒食，收了这银子，小人去到大郎家里，揭起千秋幡，只见七窍内有瘀血，唇口上有齿痕，系是生前中毒的尸首。小人本待声张起来，只是又没苦主；他的娘子已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好说。因此，小人不肯声言，自咬破舌尖，只做中了恶，扶归家来了，只是火家自去殓了尸首，不曾接受一文。好说。第三日，听得扛出去烧化，小人买了一陌纸，去山头假做人情^[14]；使转了王婆并令嫂，暗拾了这两块骨头，包在家里。这骨殖酥黑，系是毒药身死的证见。这张纸上写着年月、日時并送丧人的姓名，好说。便是小人口词了。都头详察。”武松道：“奸夫还是何人？”此六字俗笔所无，真正是东京初回，不知头路人语。何九叔道：“却不知是谁。小人闲听得说来，好。有个卖梨儿的郓哥，那小厮曾和大郎去茶坊里捉奸。这条街上，谁人不知？好。都头要知备细，可问郓哥。”好。武松道：“是。既然有这个人时，一同去走一遭。”武松收了刀，藏了骨头、银子，算还酒钱，骨殖、银两在武二身边。便同何九叔望郓哥家里来。

却好走到他门前，只见那小猴子挽着个柳笼栲栳在手里，余米归来。如画。何九叔叫道：“郓哥，你认得这位都头么？”郓哥道：“解大虫来时，我便认得了！亦借影作色。你两个寻我做甚么？”郓哥那小厮也瞧了八分，便说道：“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岁没人养赡，我却难相伴你们吃官司耍。”武松道：“好兄弟。”三字接下文，此只半句耳。因一头说，一头摸出银子来，故如此写。便去身边取五两来银子。“你把去与老爹做盘缠，跟我来说话。”郓哥自心里想道：“这五两银子如何不盘缠得三五个月？便陪侍他吃官司也不妨！”将银子和米把与老儿，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个饭店楼上来。武松叫过卖造三分饭来^[15]，对郓哥道：“兄弟，你虽年纪幼小，倒有养家孝顺之心。却才与你这些银子，且做盘缠。我有用着你处，事务了毕时，我再与你十四五两银子做本钱。闲中偶许。你可备细说与我：你恁地和我哥哥去茶坊里捉奸？”

郓哥道：**【眉批】**上文捉奸被踢一篇，亦于郓哥口中重述一遍，一个字亦不省。“我说与你，你却不要气苦。我从今年正月十三日，与正月二十二日对。提得一篮儿雪梨要去寻西门庆大郎挂一钩子，一地里没寻他处。问人时，说道：‘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里，和卖炊饼的武大老婆做一处；如今刮上了他，每日只在那里。’我听得了这话，一径奔去寻他，叵耐王婆老猪狗拦住，不放我入房里去。吃我把话来侵他底子，那猪狗便打我一顿栗暴，直叉我出来，将我梨儿都倾在街上。我气苦了，去寻你大郎，说与他备细，他便要去捉奸。我道：‘你不济事，西门庆那厮手脚了得！你若捉他不着，反吃他告了倒不好。我明日和你约在巷口取齐，你便少做些炊饼出来。我若张见西门庆入茶坊里去时，我先入去，你便寄了担儿等着。只看我丢出篮儿来，你便抢入来捉奸。’我这日又提了一篮梨儿，径去茶坊里，被我骂那老猪狗，那婆子便来打我，吃我先把篮儿撇出街上，一头顶住那老狗在壁上。武大郎却抢入去时，婆子要去拦截，却被我顶住了，只叫得‘武大来也！’原来倒吃他两个顶住了门。实是一个顶住，然说得太分明，便似同在房中矣。两个“二”字，宛然房门外人语。无论他人，我谓虽王婆，亦至今误谓两人顶住也。大郎只在房门外声张，却不提防西门庆那厮开了房门，奔出来，把大郎一脚踢倒了。我见那妇人随后便出来，扶大郎不动，不曾见扶进去，妙绝。我慌忙也自走了。过得五七日，说大郎死了。我却不知怎地死了。”妙绝。武松听道：“你这话是实了？你却不要说谎。”郓哥道：“便到官府，**【眉批】**怪猴子。我也只是这般说！”武松道：“说得是，兄弟。”倒“兄弟”二字在下，如闻其声。便讨饭来吃了，还了饭钱。三个人下楼来。何九叔道：“小人告退。”四字反衬出武二面色不好。○郓哥说便到官府，何九却说小人告退，活写出不知利害，极知利

害二色人来。武松道：“且随我来，正要你们与我证一证。”把两个一直带到县厅上。

知县见了，问道：“都头告甚么？”武松告说：“小人亲兄武大被西门庆与嫂通奸，下毒药谋杀性命。这两个便是证见。要相公做主则个。”知县先问了何九叔并郓哥口词，当日与县吏商议。原来县吏都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官人自不必说；此二语亦倒转写，错落之极，令人绝倒。因此，官吏通同计较道^[16]：“这件事难以理问。”知县道：“武松，你也是个本县都头，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捉奸见双，捉贼见赃，杀人见伤。’你那哥哥的尸首又没了，你又不曾捉得他奸；如今只凭这两个言语便问他杀人公事，莫非忒偏向么？你不可造次。须要自己寻思，当行即行。”此一番却勿怪知县，实说得是。武松怀里去取出两块酥黑骨头，十两银子，一张纸，前只指二人，此方取出三件。○骨殖、银两在县堂上。告道：“覆告相公：这个须不是小人捏合出来的。”知县看了道：“你且起来，待我从长商议。可行时便与你拿问。”骨殖、银两在知县处。何九叔、郓哥都被武松留在房里。好。○看官须记此二人在房里者。当日西门庆得知，却使心腹人来县里许官吏银两。

次日早晨，武松在厅上告禀，催逼知县拿人。谁想这官人贪图贿赂，回出骨殖并银子来，骨殖银两又在县堂上。说道：“武松，你休听外人挑拨你和西门庆做对头，这件事不明白，难以对理。圣人云：三字骗得进士，骗不得武二。○下四句俚鄙可笑，上却装此大冒子三字，可发一笑。‘经目之事，犹恐未真；背后之言，岂能全信？’不可一时造次。”狱吏便道：“都头，但凡人命之事，须要尸、伤、病、物、踪，忽与潘、驴、邓、小、闲作对，真乃以文为戏。五件事全，方可推问得。”武松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会。”迅疾豪快，读之满引一斗。收了银子和骨殖，再付与何九叔收了；骨殖、银两仍在何九叔处。○行文精细之极，若不付何九叔收了，带在身边，殊不便作事也。下厅来到自己房内，叫土兵安排饭食与何九叔同郓哥吃，“留在房里相等一等，我去便来也。”二人仍在房里。又自带了三两个土兵，离了县衙，将了砚瓦笔墨，就买了三五张纸藏在身边，就叫两个土兵买了个猪首、一只鹅、一只鸡、一担酒，和些果品之类，安排在家里。

约莫也是巳牌时候，带了个土兵来到家中。那妇人已知告状不准，放下心不怕他，大着胆看他怎的。活画。武松叫道：“嫂嫂，下来，有句话说。”那婆娘慢慢地行下楼来，也不假哭了。问道：“有甚么话

说？”活画。○如闻其声。武松道：“明日是亡兄断七；你前日恼了众邻舍街坊，我今日特地来把杯酒，替嫂嫂相谢众邻。”那妇人大刺刺地说道：“谢他们怎地？”活画。武松道：“礼不可缺。”唤土兵先去灵床子前，明晃晃的点起两枝蜡烛，焚起一炉香，列下一陌纸钱，把祭物去灵前摆了，堆盘满宴，四字一哭。哭何人？哭天下之人也。天下之人，无不一生咬姜呷醋，食不敢饱，直至死后浇奠之日，方始堆盘满宴一番，如武大者，盖比比也。铺下酒食果品之类，【眉批】又一番设祭，亦未算设祭。叫一个土兵后面烫酒，两个土兵门前安排桌凳，又有两个前后把门。犹带后门。

武松自分付定了，便叫：“嫂嫂，来待客。正客。我去请来。”先请隔壁王婆。陪客。○又是陪客，又是正客。那婆子道：“不消生受，教都头作谢。”武松道：“多多相扰了干娘，自有个道理。先备一杯菜酒，休得推故。”那婆子取了招儿^[17]，细画。收拾了门户，从后门走过来。后门。武松道：“嫂嫂坐主位，干娘对席。”婆子已知道西门庆回话了，放心着吃酒。两个都心里道：“看他怎地！”活画。武松又请这边下邻开银铺的财。姚二郎姚文卿，二郎道：“小人忙些，不劳都头生受。”武松拖住便道：“一杯淡酒，又不长久，便请到家。”那姚二郎只得随顺到来，便教去王婆肩下坐了。上回已写淫妇好色，虔婆爱钞矣，此忽乘便借邻舍铺面上，凭空点染出来。姚文卿坐王婆下者，表虔婆以财为命也。赵仲铭坐潘氏下者，表花娘搽脂点粉也。胡正卿坐赵仲铭下，即在潘氏一行者，言因花娘搽脂点粉，致有今日酒席也。又云吏员出身者，不惟便于下文填写口词，亦表一场官司，皆从妇人描眉画眼而起也。馈蚀者，物之有气者也。梦书夜梦馈蚀，明日斗气矣。先问王婆你隔壁是谁，所以深明财与气邻，盖戒世人心至深切也。张老仍坐王婆肩下，则知虔婆但知钱钞，而不知祸患，乃今其验之，然而悔已晚矣。看他先只因虔婆爱钞，便写一银铺，因花娘好色，便写一马铺。后忽又思世人所争，只是酒、色、财、气四事，乃今财、色二者，已极言之，止少酒、气二字，便随手撰出冷酒、馈蚀两铺来，真才子之文也。【眉批】请四家四样请法，语言都变换如活。

又去对门请两家。一家是开纸马铺的色。赵四郎赵仲铭^[18]。四郎道：“小人买卖撇不得，不及陪奉。”武松道：“如何使得？众高邻都在那里了。”不繇他不来，被武松扯到家里，道：“老人家爷父一般。”便请在嫂嫂肩下坐了。又请对门那卖冷酒店的酒。胡正卿。那人原是吏员出身，便瞧道有些尴尬，那里肯来？被武松不管他，拖了过来，却请去赵四郎肩下坐了。武松道：“王婆，你隔壁是谁？”王婆道：“他家是卖

饽饽儿的气。张公。”却好正在屋里，见武松入来，吃了一惊道：“都头没甚话说？”武松道：“家间多扰了街坊，相请吃杯淡酒。”那老儿道：“哎呀！老子不曾有些礼数到都头家，却如何请老子吃酒？”武松道：“不成微敬，便请到家。”老儿吃武松拖了过来，请去姚二郎肩下坐地。说话的，为何先坐的不走了？百忙中忽然自问，愈显笔势陡突。原来都有土兵前后把着门，都似监禁的一般。忽然自答，百忙中乃得让此一笔。

武松请到四家邻舍并王婆和嫂嫂共是六人。武松掇条凳子，却坐在横头，便叫土兵把前后门关了。好。○后门此日关了，遂成收煞。那后面土兵自来筛酒。武松唱个大喏，说道：“众高邻休怪小人粗卤，胡乱请些个。”众邻舍道：“小人们都不曾与都头洗泥接风^[19]，如今倒来反扰。”武松笑道：“不成意思，众高邻休得笑话则个。”土兵只顾筛酒。众人怀着鬼胎，正不知怎地。看看酒至三杯，那胡正卿便要起身，好，活画乖觉人。说道：“小人忙些个。”武松叫道：“去不得！三字可畏。既来到此，便忙也坐一坐。”那胡正卿心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暗暗地寻思道：“既是好意请我们吃酒，如何却这般相待？不许人动身！”只得坐下。活画乖觉人。武松道：“再把酒来筛。”土兵斟到第四杯酒，前后共吃了七杯酒过，众人却似吃了吕太后一千个筵宴！

只见武松喝叫土兵：“且收拾过了杯盘，疾。少间再吃。”四字衬出七杯之疾。武松抹桌子。疾。众邻舍却待起身，疾。武松把两只手只一拦，疾。道：“正要说话。写得可畏。一干高邻在这里，中间那位高邻会写字？”姚二郎便道：“此位胡正卿极写得好的。”捎带吏人不是银子不动笔。武松便唱个喏，道：“相烦则个。”便卷起双袖，先衬四字在前。去衣裳底下飏地只一掣，掣出那口尖刀来；可骇，又甚疾。右手四指笼着刀靶，大拇指按住掩心，又衬十五字在后。两只圆彪彪怪眼睁起，可骇。道：“诸位高邻在此，小人冤各有头，债各有主，只要众位做个证见！”开剖明画。

只见武松左手拿住嫂嫂，右手指定王婆。看他旋写武二，旋写众人，笔势骇疾不定。四家邻舍，惊得目瞪口呆，罔知所措，都面面厮觑，不敢做声。武松道：“高邻休怪，不必吃惊。武松虽是粗卤汉子，便死也不怕！五字只作‘粗卤’二字注脚。还省得‘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并不伤犯众位，只烦高邻做个证见。若有一位先走的，武松翻过脸来休怪，教他先吃我五七刀了去，武二便偿他命也不妨！”句句神威。众邻舍都目瞪口呆，再不敢动。武松看着王婆，喝道：本是喝骂妇

人事，却不可竟置虔婆在后，故先跨入一段，便笔有馀势。“兀的老猪狗听着！我的哥哥这个性命都在你的身上，慢慢地却问你！”安放毕，下便动手摆布正犯。回过脸来看着妇人，骂道：骇疾。“你那淫妇听着！你把我的哥哥性命怎地谋害了？从实招了，我便饶你！”那妇人道：“叔叔，你好没道理！绝倒。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绝倒。说犹未了，武松把刀脰察子插在桌子上，骇疾。用左手揪住那妇人头髻，右手劈胸提住；骇疾。把桌子一脚踢倒了，骇疾。隔桌子把这妇人轻轻地提将过来，一交放翻在灵床面前，骇疾。两脚踏住；骇疾。右手拔起刀来，骇疾。指定王婆骇疾。道：“老猪狗！你从实说！”那婆子要脱身脱不得，只得道：“不消都头发怒，老身自说便了。”见势头凶了，便许说，次后心上一转，却又不说，活画虔婆。

武松叫土兵取过纸墨笔砚，排好了桌子；妙。把刀指着胡正卿道：妙。“相烦你与我听一句，写一句。”胡正卿脰^{滕滕}抖着道：“小……小人便写……写。”妙。讨了些砚水，妙。百忙中偏有此闲笔。磨起墨来。妙，尚无可写，便且磨墨，真是活画。胡正卿拿着笔拂那纸，道：“王婆，你实说！”妙妙，活是等写之语。○四家邻舍中，只胡正卿插口说一句，妙。那婆子道：“又不干我事，教说甚么？”妙妙，先忽许说，次忽又不说，都是活画。武松道：“老猪狗！我都知了，你赖那个去！正破“不干我事”四字。你不说时，我先剐了这个淫妇，后杀你这老狗！”提起刀来，望那妇人脸上便^{搠两搠}^[20]。骇妙。○与西门热脸，冷暖自知。那妇人慌忙叫道：“叔叔二字绝笔。且饶我！你放我起来，我说便了！”武二自要虔婆说，却忽自妇人说出来，笔势捉搦不定。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跪在灵床子前，骇疾。喝一声：“淫妇快说！”骇妙。那妇人惊得魂魄都没了，只得从实招说。将那日放帘子因打着西门庆起，句。并做衣裳入马通奸^[21]，句。一一地说；补上郓哥、九叔所不知。次后来怎生踢了武大，踢武大是郓哥所知，怎生踢是补郓哥所不知。因何说讨下药，王婆怎地教唆拨置，中毒拨置是九叔所知，因何怎地是何九叔所不知。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前二详此一省法变。武松叫他说一句，骇疾。却叫胡正卿写一句。骇疾。○要知此两句中，武二怪眼有数十番闪烁回击。王婆道：“咬虫！你先招了，我如何赖得过？只苦了老身！”活画虔婆。王婆也只得招认了。把这婆子口词也叫胡正卿写了。从头至尾都说在上面。每喜其与上法变，其实只是一倒耳。叫他两个都点指画了字，英灵。就叫四家邻舍书了名，也画了字。英灵。叫土兵解搭膊来，绝倒。背接绑了这老狗，妙绝快绝。卷了口词，藏在怀里。英灵。

叫土兵取碗酒来，供养在灵床子前，是，妙绝。拖过这妇人来跪在灵前，是，妙绝。喝那老狗也跪在灵前，是，妙绝，快绝。洒泪【眉批】二“洒泪”字俗本无。道：“哥哥句。灵魂不远！句。今日句。兄弟与你报仇雪恨！”句。○只十六字，自成绝妙一篇前祭武大郎文。叫土兵把纸钱点着。骇疾。○着此一句，便知下杀淫妇一段文字，只在火化纸钱一霎时中做完，骇疾不可言。那妇人见势头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脑揪倒来^[22]，骇疾。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胳膊，骇疾。扯开胸脯衣裳。骇疾。○雪天曾愿自解，为之绝倒。○嫂嫂胸前衣裳却是叔叔扯开，千载奇文奇事。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骇疾。口里衔着刀，五字分外出色，写出来骇疾不可言。双手去挖开胸脯，骇疾。抠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骇疾。【眉批】第三番设祭，方是设祭，然亦未毕。脔察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骇疾。血流满地。四家邻舍眼都定了，只掩了脸，看他忒凶，又不敢劝，只得随顺他。“血流满地”四字连下节，是邻舍分中语也。武松叫土兵去楼上取下一床被来，写出自在。把妇人头包了，自在。揩了刀，自在。插在鞘里；自在。洗了手，自在。唱个喏，自在。○写骇疾处骇疾死人，写自在处自在死人，总表武二神威。道：“有劳高邻，甚是休怪。且请众位楼上少坐，待武二便来。”又转一奇峰。○不知何九、郓哥此时在武二房中说甚？四家邻舍都面面相看，不敢不依他，只得都上楼去坐了。武松分付土兵，也教押那婆子上楼去。妙。关了楼门，妙。着两个土兵在楼下看守。妙。

武松包了妇人那颗头，一直奔西门庆生药铺前来。骇疾。看着主管，唱个喏，是日武二唱了多喏。问道：“大官人在么？”主管道：“却才出去。”武松道：“借一步闲说一句话。”那主管也有些认得武松，不敢不出来。武松一引引到侧首僻净巷内，蓦然翻过脸来道：“你要死却是要活？”骇疾。主管慌道：“都头在上，小人又不曾伤犯了都……”不待辞毕，活画骇疾。○俗本“都”字下有“头”字。武松道：“你要死，休说西门庆去向；要死休说，皆口头语耳，却自是绝奇妙语，反若戒之也者。你若要活，实对我说西门庆在那里！”主管道：“却才和……和一个相识……去……去狮子桥下大酒楼上吃……”又不待辞毕，活画骇疾。○俗本“吃”字下有“酒”字。武松听了，转身便走。活是一个狮子。那主管惊得半晌移脚不动，自去了。移脚不动下加“自去了”三字，是写跛鳖显神龙法，思之可知。

且说武松径奔到狮子桥下酒楼前，便问酒保道：“西门庆大郎和甚人吃酒？”酒保道：“和一个一般的财主在楼上边街阁儿里吃酒。”武松一直撞到楼上，去阁子前张时，窗眼里见西门庆坐着主位，对面一个坐

着客席，两个唱的粉头坐在两边。闲中一衬。○多恐是李娇娇、张惜惜耳。武松把那被包打开一抖，骇疾。那颗人头血淋淋的滚出来。骇疾。武松左手提了人头，右手拔出尖刀，挑开帘子，骇疾。○挑开者，尖刀挑开也。钻将入来，急挑不开，故用“钻”字，活画骇疾。把那妇人头望西门庆脸上掼将来。骇疾。○不必掼，所以掼者，为此际须用双手，乃急切又无放头之处，且放便不骇疾矣，故忽然想出一“掼”字来，妙绝。

西门庆认得是武松，吃了一惊，叫声：“哎呀！”亦疾。便跳起在凳子上去，疾。一只脚跨上窗槛，要寻走路，疾。见下面是街，跳不下去，疾。心里正慌。疾。说时迟，那时快，武松却用手略按一按，骇疾。托地已跳在桌子上，骇疾。把些盏儿碟儿都踢下来。百忙中又夹一闲笔。两个唱的行院惊得走不动。百忙中又夹一句。那个财主官人慌了脚手，也倒了。百忙中又夹一句。西门庆见来得凶，便把手虚指一指，早飞起右脚来。兄终弟及，为之绝倒。武松只顾奔入去，骇妙。见他脚起，略闪一闪，妙。恰好那一脚正踢中武松右手，骇妙。那口刀踢将起来，直落下街心里去了。骇妙。○此句与上打虎折棒一样笔法，皆所以深明武二之神威也。○踢落刀也，却偏写云踢将起来，直落下去，一起一落。虽一落刀，亦必写成异样色势，真才子不虚也。西门庆见踢去了刀，心里便不怕他，右手虚照一照，左手一拳，照着武松心窝里打来；亦疾。却被武松略躲个过，骇疾。就势里从肋下钻入来，骇疾。左手带住头，连肩胛只一提，骇疾。右手早摔住西门庆左脚，叫声：“下去！”骇疾。那西门庆一者冤魂缠定，二乃天理难容，三来怎当武松神力？又向百忙中忽挤下三句来。只见头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当街心里去了，跌得个“发昏章第十一”^[23]！奇语，捎带俗儒分章可笑。○独恨大雄氏之言，亦被盲僧分章裂段，真发昏章第十一也。街上两边人都吃了一惊。是闲笔，不是闲笔。

武松伸手下凳子边提了淫妇的头，骇疾。也钻出窗子外，涌身望下只一跳，骇疾。○第一刀下去，第二摔奸夫下去，第三自跳下去。一个酒楼窗里，凡写三番下去，妙绝。跳在当街上；先抢了那口刀在手里，骇疾。看这西门庆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只把眼来动。武松按住，只一刀，割下西门庆的头来；写得快绝。把两颗头相结做一处，真亏王婆撮合。提在手里；妙。把着那口刀，妙。一直奔回紫石街来。

叫土兵开了门，将两颗人头供养在灵前；把那碗冷酒浇奠了，【眉批】第四番设祭，设祭已毕。又洒泪道：“哥哥灵魂不远，早生天界！兄弟与你报仇，杀了奸夫和淫妇，今日就行烧化。”生哥哥不得孝顺，

要甚灵床子，快人快事。○绝妙一篇后祭武大郎文。便叫土兵楼上请高邻下来，妙。把那婆子押在前面。妙。○看官须记得，老猪狗是背接绑着者。武松拿着刀，提了两颗人头，妙。○浇奠既毕，仍提在手。再对四家邻舍道：“我又有一句话，不顾骇死人。对你们高邻说，须去不得！”骇死人。那四家邻舍叉手拱立，尽道：“都头但说，我众人一听尊命。”武松说出这几句话来，有分教：

景阳冈好汉，屈做囚徒；
阳谷县都头，变作行者。

毕竟武松说出甚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1] 中恶：中邪。

[2] 撩蜂剔蝎：喻惹犯恶人，自取祸殃。

[3] 胡卢提：糊里糊涂，马马虎虎。

[4] 皂丝麻线：比喻是非混乱，纠缠不清。

[5] 眼错：谓一时没注意到。

[6] 出热：出力。

[7] 澈（sǎ）骨池：古代火化场里供撒骨灰的池子。

[8] 萧墙祸起：谓祸患起于内部。萧墙，古代宫室内当门的小墙，比喻内部。

[9] 太岁：比喻凶恶强暴的人。

[10] 转背：离开。

[11] 决撒：败露，戳穿。

[12] 没脚蟹：没有脚的螃蟹。比喻无活动能力者。

[13] 证见：证据。

[14] 山头：葬场，坟地。

[15] 过卖：古代酒饭馆里招呼食客的堂倌。

[16] 通同：共同。

[17] 招儿：招贴，招牌。

[18] 纸马：旧俗祭祀时所用的神像纸，祭毕随即焚化。古代祭祀用牲币，秦俗用马，后演变为用木马。唐王璠以纸为币，用纸马以祀鬼神。后世刻板以五色纸印神佛像出售，名曰纸马。或谓旧时所绘神像，皆画马其上，以为神佛乘骑之用，故称纸马。又称甲马。

[19] 洗泥：犹洗尘。

[20] (bì)：指用刀侧面拍打。

[21] 入马：俗称宿妓或勾搭女人上手谓“入马”。

[22] 脑揪：揪住后脑勺的头发或头巾的后部。

[23] 发昏章第十一：套用《孝经》“某某章第几”的句式，是“发昏”的戏谑语。

第二十六回

母药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前篇写武松杀嫂，可谓天崩地塌，鸟骇兽窜之事矣。入此回，真是强弩之末，势不可穿鲁缟之时，斯固百江郎莫不搁笔坐愁，摩腹吟叹者也。乃作者忽复自思：文章之法不止一端，右之左之，无不咸有，我独奈何菁华既竭，褰裳便去，自同鼯鼠，为艺林笑哉？于是便随手将十字坡遇张青一案，翻腾踢倒，先请出孙二娘来。写孙二娘便加出无数“笑”字，写武松便幻出无数风话，于是读者但觉峰回谷转，又来到一处胜地。而殊不知作者正故意要将顶天立地、戴发噙齿之武二，忽变作迎奸卖俏、不识人伦之猪狗。上文何等雷轰电激，此处何等展眼招眉；上文武二活是景阳冈上大虫，此处武二活是暮雪房中嫂嫂。到得后幅，便一发尽兴写出当胸搂住，压在身上八个字来，正是前后穿射，斜飞反扑，不图无心又得此一番奇笔也。

相见后，武松叫无数嫂嫂，二娘叫无数伯伯。前后二篇杀一嫂嫂，遇一嫂嫂，先做叔叔，后做伯伯，亦悉是他用斜飞反扑，穿射入妙之笔。

张青述鲁达被毒，下忽然又撰出一个头陀来，此文章家虚实相间之法也。然却不可便谓鲁达一段是实，头陀一段是虚。何则？盖为鲁达虽实有其人，然传中却不见其事；头陀虽实无其人，然戒刀又实有其物也。须知文到入妙处，纯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联绵激射，正复不定，断非一语所得尽赞耳。

此书每到人才极盛处，便忽然失落一人，以明网罗之处，另有异样奇人，未可以耳目所及，遂尽天下之士也。即如开书将说一百八人，为头已先失落一王进。张青光明寺出身，更加意为鲁达、武松作合，而中间已失落一头陀。宋江三打祝家之际，聚会无数新来豪杰，而末后已失落一栾廷玉。嗟乎！名垂简册，亦复有幸有不幸乎？彼成大名，显当世者，胡可遂谓蚌外无珠也！

话说当下武松对四家邻舍道：“小人因与哥哥报仇雪恨，犯罪正当

其理，虽死而不怨；天在上，地在下，日月在明，鬼神在幽，一齐洒泪，听公此言。却才甚是惊吓了高邻。又谢众人一句。小人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灵床子就今烧化了。读之心痛。○兄弟二人，一死于仇，一将死于报仇，想其父母在地下，不知相顾作何语。家中但有些一应物件，望烦四位高邻与小人变卖些钱来，作随衙用度之资，听候使用。细心闲笔。今去县里首告，休要管小人罪犯轻重，只替小人从实证一证。”是。随即取灵牌和纸钱烧化了；楼上有两个箱笼，取下来，打开看了，付与四邻收贮变卖；却押那婆子，提了两颗人头，径投县里来。真好看。

此时哄动了一个阳谷县，街上看的人不计其数。第一番看迎虎，第二番看人头，阳谷县人何其乐也。知县听得人来报了，先自骇然，随即升厅。武松押那王婆在厅前跪下，行凶刀子和两颗人头放在阶下。武松跪在左边，婆子跪在中间，四家邻舍跪在右边。武松怀中取出胡正卿写的口词，从头至尾告说一遍。知县叫那令史先问了王婆口词，一般供说，四家邻舍指证明白；又唤过何九叔、郓哥，都取了明白供状，唤当该作行人，委吏一员，把这一干人押到紫石街简验了妇人身尸，狮子桥下酒楼前简验了西门庆身尸，明白填写尸单格目，回到县里，呈堂立案。知县叫取长枷，且把武松同这婆子枷了，写得绝倒，今古同叹。收在监内；一干平人寄监在门房里。

且说县官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又想他上京去了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寻思他的好处，用笔甚轻，只须如此。便唤该吏商议道：“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把这人招状从新做过，改作：‘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次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伏，扭打至狮子桥边，以致斗杀身死。’”读之绝倒。○招中又无王婆，何也？读款状与武松听了，写一道申解公文，将这一干人犯解本管东平府申请发落。这阳谷县虽是个小县分，倒有仗义的人：有那上户之家都资助武松银两；也有送酒食、钱米与武松的。此处数段俱是冷题热写，然却将打虎时牵映出来。武松到下处，将行李寄顿土兵收了；将了十二三两银子与了郓哥的老爹。前文闲中一许，只谓口头活话，不意至此应出，行文精细如此。武松管下的土兵大半相送酒肉不迭。又妙，写出义烈感人。当下县吏领了公文，抱着文卷并何九叔的银子、骨殖、招词、刀仗，武大骨殖在县吏处。带了一干人犯，上路望东平府来。众人到得府前，看的人哄动了衙门口。

且说府尹陈文昭听得报来，随即升厅。那陈府尹是个聪察的官，已知这件事了；便叫押过这一干人犯，就当厅先把阳谷县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状招款看过，将这一干人一一审录一遍；把赃物并行凶刀仗封了，发与库子收领上库；武大骨殖上库。将武松的长枷换了一面轻罪枷了，下在牢里；把这婆子换一面重囚枷钉了，禁在提事司监死囚牢里收了；县何愤愤，府何察察，只是笔墨抑扬以成文势耳。唤过县吏领了回文，发落何九叔、郓哥、四家邻舍：“这六人且带回县去，宁家听候。好。本主西门庆妻子留在本府羁管听候。等朝廷明降，方始细断。”那何九叔、郓哥、四家邻舍，县吏领了，自回本县去了。武松下在牢里，自有几个土兵送饭。闲笔。○读此句，忽忆《论语》“人皆有兄弟，我独无”之语，不觉泪落。

且说陈府尹哀怜武松是个仗义的烈汉，时常差人看觑他；因此节级、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钱，倒把酒食与他吃。读至此处，忽又忆四海之内皆兄弟一语，叹其诚然也。陈府尹把这招稿卷宗都改得轻了，申去省院详审议罪；却使个心腹人赍了一封紧要密书，星夜投京师来替他干办。此篇写武松既写得异常，则写四边人定不得不都写得异常。譬如画虎者，四边草木都须作劲势，不然，便衬不起也。不知文者，竟漫谓难得陈文昭，真痴人说梦矣。那刑部官有和陈文昭好的，把这件事直禀过了省院官，议下罪犯：“据王婆县招漏去，此独首提，妙绝。生情造意，哄诱通奸，唆使本妇下药毒死亲夫；又令本妇赶逐武松不容祭祀亲兄，仍入此句，以明未常不采县招也。以致杀伤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伦，拟合凌迟处死。妙。据武松虽系报兄之仇，斗杀西门庆奸夫人命，亦则自首，难以释免，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妙。奸夫淫妇虽该重罪，已死勿论。妙。其余一千人犯释放宁家。妙。文书到日，即便施行。”尤妙。○似依决不待时律，然实为读者至此，已不及俟秋后矣。

东平府尹陈文昭看了来文，随即行移，拘到何九叔、郓哥并四家邻舍和西门庆妻小，一千人等都到厅前听断。牢中取出武松，读了朝廷明降，开了长枷，脊杖四十。上下公人都看觑他，止有五七下着肉。好。○独与前后诸人受杖不同。取一面七斤半铁叶团头护身枷钉了，脸上免不得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孟州牢城。其余一千众人，省谕发落，各放宁家。大牢里取出王婆，当厅听命。读了朝廷明降，这副便有一分了。写了犯由牌，这副便有二分了。画了伏状，这副便有三分了。便把这婆子推上木驴，这副便有四分了。四道长钉，三条绑索，这副便有五分了。东平府尹判了一个字：“剐！”一字句。○这副便有六分了。上坐，下抬；二字句。○这副便有七分了。破鼓响，碎锣鸣；三字句。○这副便

有八分了。犯由前引，混棍后催；四字句。○这副便有九分了。两把尖刀举，一朵纸花摇；五字句。○这副便有十分了。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副。十分光都完了。

话里只说武松带上行枷，看副了王婆，此句不是写出畅快，正显上文数行，都自武松眼中看出，非作者自置一笔也。有那原旧的上邻姚二郎，将变卖家私什物的银两交付与武松收受，极细。○独借姚二郎者，为他开银铺也。作别自回去了。当厅押了文帖，着两个防送公人领了，解赴孟州交割。府尹发落已了。只说武松与两个防送公人上路，有那原跟的土兵付与了行李，极细。亦回本县去了。武松自和两个公人离了东平府，迤迤取路投孟州来。那两个公人知道武松是个好汉，一路只是小心伏侍他，不敢轻慢他些个。亦独与诸人防送不同。武松见他两个小心，也不和他计较；包（里）〔裹〕内有的是金银，但过村坊铺店，便买酒买肉和他两个公人吃。

话休絮繁。武松自从三月初头杀了人，好笔。坐了两个月监房，好笔。如今来到孟州路上，正是六月前后，好笔。○去年此际，杨志在二龙山下矣。流光迅速，又是一番公案。炎炎火日当天，烁石流金之际，只得赶早凉而行。约莫也行了二十馀日，来到一条大路，三个人已到岭上，却是巳牌时分。武松道：“你们且休坐了，赶下岭去，寻买些酒肉吃。”两个公人道：“也说得是。”三个人奔过岭来，只一望时，见远远地土坡下约有数间草屋，傍着溪边柳树上挑出个酒帘儿。如画。武松见了，指道：“那里不有个酒店！”三个人奔下岭来，山冈边见个樵夫挑一担柴过去。并无姓名，只作眼前一闪，奇笔。武松叫道：“汉子，借问这里叫做甚么去处？”樵夫道：“这岭是孟州道岭。前面大树林边便是有名的十字坡。”坡名绝妙，自表其文心交叉四出，如十字也。前宝珠篇中已详论之。

武松问了，自和两个公人一直奔到十字坡边看时，为头一株大树，四五个人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缠着。如画。看看抹过大树边，早望见一个酒店，门前窗槛边坐着一个妇人：曹正店中一个妇人，此店中又一个妇人，不知谁宾谁主。露出绿纱衫儿来，头上黄烘烘的插着一头钗环，鬓边插着些野花。如画。○先远望写一番。见武松同两个公人来到门前，那妇人便走起身来迎接。——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搽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1]，上面一色金钮。如画。○又近看写一番。○常言美人之美，乃在或远或近之间。今写此妇人，既远近皆详矣，乃觉眼前心上，如逢鬼母，何也？——说道：“客官，歇脚了

去。本家有好酒、句。好肉；句。要点心时，好大馒头！”句。○本色行货。

两个公人和武松入到里面，一副柏木桌凳座头上，两个公人倚了棍棒，解下那缠袋，上下肩坐了。武松先把脊背上包裹解下来放在桌子上，解了腰间搭膊，脱下布衫。两个公人道：“这里又没人看见，我们担些利害，且与你除了这枷，快活吃两碗酒。”便与武松揭了封皮，除下枷来，放在桌子底下，都脱了上半截衣裳，搭在一边窗槛上。夏景。只见那妇人笑容可掬前写潘氏用许多“笑”字，此写二娘复用许多“笑”字，闪耀为奇。道：“客官，打多少酒？”武松道：“不要问多少，只顾烫来。肉便切三五斤来。一发算钱还你。”那妇人道：“也有好大馒头。”又说一句，深表大树坡本色道地行货也。武松道：“也把三二十个来做点心。”

那妇人嘻嘻地笑着入里面托出一大桶酒来，放下三只大碗、三双箸，切出两盘肉来，一连筛了四五巡酒，去灶上取一笼馒头来放在桌子上。两个公人拿起来便吃。武松取一个拍开看了，叫道：“酒家，这馒头是人肉的，是狗肉的？”那妇人嘻嘻笑道：“客官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荡荡乾坤，那里有人肉的馒头，狗肉的滋味？我家馒头积祖是黄牛的^[2]。”武松道：“我从来走江湖上，多听得人说道：‘大树十字坡，客人谁敢那里过？肥的切做馒头馅，瘦的却把去填河。’”只图押韵，遂与今日诗社无异，不意武二天人，亦复不免。

那妇人道：“客官那得这话？这是你自捏出来的。”武松道：“我见这馒头馅内有几根毛，一像人小便处的毛一般，虽是说馒头，乃其语溷褻之极，已入风话矣，读之绝倒。以此疑忌。”武松又问道：“娘子，你家丈夫却怎地不见？”绝妙风话。那妇人道：“我的丈夫出外做客未回。”武松道：“恁地时，你独自一个须冷落？”绝妙风话，宛然令嫂声口。那妇人笑着寻思道：“这贼配军却不是作死！倒来戏弄老娘，正是‘灯蛾扑火，惹焰烧身’，不是我来寻你。我且先对付那厮！”这妇人便道：“客官休要取笑，再吃几碗了，去后面树下乘凉。要歇，便在我家安歇不妨。”也说一句风话，绝妙。武松听了这话，自家肚里寻思道：“这妇人不怀好意了，你看我且先耍他！”武松又道：“大娘子，你家这酒好生淡薄，别有甚好酒，请我们吃几碗。”那妇人道：“有些十分香美的好酒，只是浑些。”武松道：“最好，越浑越好。”只是风话。那妇人心里暗笑，便去里面托出一甌浑色酒来。

武松看了道：“这个正是好生酒，只宜热吃最好。”那妇人道：“还

是这位客官省得，我烫来你尝看。”妇人自笑道：“这个贼配军正是该死，倒要热吃，这药却是发作得快，那厮当是我手里行货！”烫得热了，把将过来筛做三碗，笑道：“客官，试尝这酒。”两个公人那里忍得饥渴，只顾拿起来吃了。武松便道：“娘子，我从来吃不得寡酒，你再切些肉来与我过口。”张得那妇人转身入去，却把这酒泼在僻暗处，只虚把舌头来咂，道：“好酒！还是这个酒冲得人动！”写得武二真是妙人，立地生出机变。

那妇人那曾去切肉？只虚转一遭，便出来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两个公人只见天旋地转，禁了口，望后扑地便倒。武松也双眼紧闭，扑地仰倒在凳边。妙人。只听得笑道：只听得妙绝。“着了，繇你奸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脚水！”便叫：“小二、小三，快出来！”只听得飞奔出两个蠢汉来。听得妙绝。听他把两个公人先扛了进去，这妇人便来桌上提那包裹并公人的缠袋。想是捏一捏，约莫里面已是金银，“想是”妙绝，“约莫”妙绝，“已是”妙绝。只听得他大笑道：“只听得”妙绝。【眉批】俗本无八个“听”字，故知古本之妙。“今日得这三头行货，倒有好两日馒头卖，又得这若干东西。”听得把包裹缠袋提入进去了，“听得”妙绝。

随听他出来，看这两个汉子扛抬武松，“听他”妙绝。○先取馀事收拾尽，却放出笔来单写武松。那里扛得动？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妙人。只听得妇人喝道：“只听得”妙绝。“你这鸟男女只会吃饭吃酒，全没些用，直要老娘亲自动手！一段话。这个鸟大汉却也会戏弄老娘！又一段话。这等肥胖，好做黄牛肉卖。积祖之言不谬。那两个瘦蛮子只好做水牛肉卖。又一段话。扛进去，先开剥这厮用！”又一段话。○偏说出许多，使武松忍笑不住。听他一头说，一头想是脱那绿纱衫儿，解了红绢裙子，听他妙绝，想是妙绝。赤膊着，必须赤膊方使下文尽兴。便来把武松轻轻提将起来。武松就势抱住那妇人，妙人，生平未经之事。把两只手一拘拘将拢来，当胸前搂住；十五字句思之绝倒，武二真正妙人，无可不可。○前者嫂嫂日夜望之。却把两只腿望那妇人下半截只一挟，压在妇人身上，写出妙人无可不可，思之绝倒。○胸前搂住，压在身上，皆故作丑语以成奇文也。只见他杀猪也似叫将起来。上文许多事情，偏在耳中听出，此处杀猪也似一声，却于眼中看见，奇文绣错入妙。那两个汉子急待向前，被武松大喝一声，惊得呆了。那妇人被按压在地上，只叫道：“好汉饶我！”那里敢挣扎？

只见门前一人挑一担柴歇在门首。上文无端一闪，令读者几成眼

挫，至此忽又闪来。望见武松按倒那妇人在地上，那人大踏步跑将进来，叫道：“好汉息怒！且饶恕了，小人自有话说。”武松跳将起来，把左脚踏住妇人，提着双拳，看那人时，写得如画。头带青纱凹面巾，身穿白布衫，下面腿絛护膝，八搭麻鞋，腰系着缠袋，生得三拳骨叉脸儿，微有几根髭髯，年近三十五六；看着武松，叉手不离方寸，说道：“愿闻好汉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头武松的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阳冈打虎的武都头？”武松回道：“然也！”须知此二字是得意语。那人纳头便拜道：“闻名久矣，今日幸得拜识。”武松道：“你莫非是这妇人的丈夫？”那人道：“是小人的浑家。天下亦有所对非所问，而恰成妙对，乃至一字不复可换者，如此语是也。有眼不识泰山，不知怎地触犯了都头？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武松慌忙放起妇人来，便问：“我看你夫妻两个也不是等闲的人，当知此句不是写武松眼力，正是表夫妻二人。愿求姓名。”那人便叫妇人穿了衣裳，四字绝妙。快近前来拜了都头。武松道：“却才冲撞，嫂嫂休怪。”忽然叫出“嫂嫂”二字令我一惊。○方杀一嫂嫂，又认一嫂嫂，真是行文如戏。那妇人便道：“有眼不识好人，一时不是，望伯伯恕罪。且请伯伯里面坐地。”前文潘氏叫得叔叔一片响，此文二娘叫得伯伯一片响。叔叔、伯伯，激应奇绝。武松又问道：“你夫妻二位高姓大名？如何知我姓名？”知己之感，千古所同，独不谓武二天人，亦有之耳。那人道：“小人姓张，名青，原是此间光明寺种菜园子。大相国寺菜园后，又见此处。为因一时问争些小事，性起，把这光明寺僧行杀了，放把火烧做白地；遂与鲁达同。后来也没对头，官司也不来问。小人只在此大树坡下剪径。

“忽一日，有个老儿挑担子过来，小人欺负他老，抢出去和他厮并；斗了二十馀合，被那老儿一扁担打翻。原来那老儿年纪小时专一剪径，因见小人手脚活便，带小人归去到城里，教了许多本事，又把这个女儿招赘小人做了女婿。城里怎地住得，只得依旧来此间盖些草屋，卖酒为生；实是只等客商过住，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便死，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里卖。如此度日。小人因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人都叫小人做菜园子张青。俺这浑家姓孙，全学得他父亲本事，特表二娘。人都唤他做母药叉孙二娘。小人却才回来，听得浑家叫唤，谁想得遇都头。小人多曾分付浑家道：‘三等人不可坏他：第一是云游僧道，奇文。○张青为头是最惜和尚，便前牵鲁达，后挽武松矣。布格展笔，如画家所称大落墨也。他不曾受用过分了，又是出家的人。……’【眉批】第一段为鲁达、武松提纲。则恁地，也争些儿坏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人：原是延安府

老种经略相公帐前提辖，姓鲁，名达；此事传中未尝正写，只是鲁达口中述一遍，此处张青口中述一遍耳，另是一样奇格。为因三拳打死了一个镇关西，逃走上五台山落发为僧；因他脊梁上有花绣，江湖上都呼他做花和尚鲁智深；独详其做和尚之故，为后文武松作案。使一条浑铁禅杖，重六十来斤；独详禅杖，为后文戒刀作案。也从这里经过。浑家见他生得肥胖，也是黄牛。酒里下了些蒙汗药，扛入在作坊里。正要动手开剥，小人恰好归来，见他那条禅杖非俗，却慌忙把解药救起来，从禅杖上识出英雄，出色奇语。结拜为兄。此四字是一篇眼目，与后“结拜为弟”四字对看，是张青生平一片之心也。打听他近日占了二龙山宝珠寺，和一个甚么青面兽杨志张青一篇只重鲁达，不重杨志，故特另加“甚么”二字以别之。霸在那方落草。小人几番收得他相招的书信，只是不能彀去。”闲中闲放一线。

武松道：“这两个，张青一篇自重鲁达，武松分中却无轻重，故平提之也。我也在江湖上多闻他名。”张青道：“只可惜了一个头陀，长七八尺，一条大汉，述鲁达事毕，忽然又撰出一个头陀来，黄昏风雨，天黑如磐，每忆此文，心绝欲死。也把来麻坏了！小人归得迟了些个，已把他卸下四足。如今只留得一个箍头的铁界尺，一领皂直裰，一张度牒在此。无端撰出一个头陀，便生出数般器具，真不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盖其笔墨亦为蚨血所涂，故有子母环帖之能也。○先出三件，入下更出二件，文笔旋舞而下。别的都不打紧，有两件物最难得：一件是一百单八颗人顶骨做成的数珠，人但知上文先出三件，陪下二件，殊不知下文二件，亦是以一件陪一件。一件是两把雪花镔铁打成的戒刀。前鲁达自述云，见俺戒刀吃惊，此又将留下戒刀，三翻四覆描写，不意戒刀上，又有此奇文也。想这头陀也自杀人不少，直到如今，那刀要便半夜里啸响。看他人骨数珠不更注一语，独将戒刀出色描写，便知意在戒刀，馀物只作相伴也。小人只恨道不曾救得这个人，心里常常忆念他。张青真好。

“‘第二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此段于文情前后无甚关生，只有意无意与武松杀潘氏反映耳。○行院妓女则可饶恕，败坏风俗如潘氏，胡可得恕也？【眉批】第二段只作闲话，然亦反映武松杀潘氏作捎带。他们是冲州撞府，逢场作戏，陪了多少小心得来的钱物；若还结果了他，那厮们你我相传，去戏台上说得我等江湖上好汉不英雄。’又分付浑家：‘第三是各处犯罪流配的人，中间多有好汉在里头，切不可坏他。’然后正入本文，妙绝。【眉批】第三段正合本文。不想浑家不依小人的言语，今日又冲撞了都头。幸喜小人归得早些。却是如何了起这

片心？”上文一篇长话，却对武松说，至尾后忽掣转对浑家说一句，写出活张青来。

母药叉孙二娘道：“本是不肯下手，一者见伯伯包裹沉重，二乃怪伯伯说起风话，又叫两声伯伯。因此一时起意。”武松道：“我是斩头沥血的人，何肯戏弄良人？将前回两大篇文字，直提出来。我见嫂嫂瞧得我包裹紧，先疑忌了，因此，特地说些风话，漏你下手。那碗酒，我已泼了，假做中毒。你果然来提我。一时拿住，甚是冲撞了，嫂嫂休怪。”又叫两声嫂嫂。○凡此等皆作者特蹴奇波处。张青大笑起来，便请武松直到后面客席里坐定。武松道：“兄长，你且放出那两个公人则个。”写武松天人处。张青便引武松到人肉作坊里，看时，见壁上绷着几张人皮，妙。梁上吊着五七条人腿。妙。见那两个公人，一颠一倒，挺着在剥人凳上。妙。○特详之，以为昔之鲁达，今之武松，已开剥之头陀，未开剥之公人，一齐出色也。武松道：“大哥，你且救起他两个来。”张青道：“请问都头，今得何罪？配到何处去？”武松把杀西门庆并嫂的缘由一一说了一遍。张青夫妻两个欢喜不尽，闻以叔弑嫂，却欢喜不尽，写得粗豪可笑。便对武松说道：“小人有句话说，未知都头如何？”武松道：“大哥，但说不妨。”张青不慌不忙，对武松说出那几句话来，有分教：武松大闹了孟州城，哄动了安平寨。

直教：

打翻拽象拖牛汉，
掀倒擒龙捉虎人。

毕竟张青对武松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1] 主腰：古代女子束胸的一种紧身。即抹胸。

[2] 积祖：素来，一向。

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上文写武松杀人如菅，真是血溅墨缸，腥风透笔矣。入此回，忽然就两个公人上，三翻四落写出一片菩萨心胸，一若天下之大仁大慈，又未有仁慈过于武松也者，于是上文尸腥血迹洗刷净尽矣。盖作者正当写武二时，胸中真是出格拟就一位天人，凭空落笔，喜则风霏露洒，怒则鞭雷叱霆，无可无不可，不期然而然。固久非宋江之逢人便哭，阮七、李逵之拈刀便搥者所得同日而语也。

读此回，至武松忽然感激张青夫妻两个之语，嗟乎！岂不痛哉！夫天下之夫妻两个，则尽夫妻两个也，如之何而至于松之兄嫂，其夫妻两个独遽至于如此之极也！天乎？人乎？念松父松母之可以生松，而不能免于生松之兄，是诚天也，非人也。然而兄之可以不娶潘氏，与松之可以不舍兄而达行，是皆人之所得为也，非天也。乃松之兄可以不娶潘氏，而财主又必白白与之，松之志可以不舍兄而远行，而知县又必重重托之，然则天也，非人，诚断断然矣。嗟乎！今而后松已不信天下之大，四海之内，尚有夫良妻洁，双双两个之奇事，而今初出门庭，初接人物，便已有张青一对如此可爱。松即金铁为中，其又能不向壁弹泪乎耶？作者忽于叙事缕缕中，奋笔大书云：“武松忽然感激张青夫妻两个。”嗟乎！真妙笔矣。“忽然”字，俗本改作“因此”字，又于“两个”下增“厚意”字，全是学究注意盘飧之语，可为唾抹，今并依古本订定。

连叙管营逐日管待，如云一个军人托着一个盒子，看时，是一大镡酒，一盘肉，一盘子面，又是一大碗汁。晚来，头先那个人又顶一个盒子来，是几般菜蔬，一大镡酒，一大盘煎肉，一碗鱼羹，一大碗饭，不多时，那个人又和一个人来，一个提只浴桶，一个提一桶汤，送过浴裙手巾，便把藤簟铺了，纱帐挂起，放个凉枕，叫声安置。明日，那个人又提桶面汤，取漱口水，又带个待诏篦头，绾髻子，裹巾帨。又一个人将个盒子，取出菜蔬下饭，一大碗肉汤，一大碗饭。吃罢，又是一盏茶。搬房后，那个人又将一个提盒，看时，却是四般果子，一只熟鸡，又有许多蒸卷儿，一注子酒。晚间，洗浴乘凉。如此等事，无不细细开

列，色色描画。尝言太史公酒帐肉簿，为绝世奇文，断惟此篇足以当之。若韩昌黎《画记》一篇，直是印板文字，不足道也。

将写武松威震安平，却于预先一日，先去天王堂前闲走，便先安放得个青石墩在化纸炉边，奇矣。又奇者，到明日正写武松演试神力之时，却偏不一直写，偏先写得一半，如云轻轻抱一抱起，随手一撇，打入地下一尺来深，如是便止。却自留下后半再作一番写来，如云一提、一掷、一接，轻轻仍放旧处，直至如此，方是武松全副神力尽情托出之时。却又还有一半在后，如云面上不红、心头不跳、口里不喘是也。读第一段并不谓其又有第二段，读第二段更不谓其还有第三段，文势离奇屈曲，非目之所尝睹也。

话说当下张青对武松说道：“不是小人心歹，比及都头去牢城营里受苦，不若就这里把两个公人做翻，且只在小人家里过几时。此一句宾。若是都头肯去落草时，小人亲自送至二龙山宝珠寺，与鲁智深相聚入伙，如何？”张青生平一片之心。○此一句主。○看他上文还带说杨志，此处已只提鲁达，为一篇大文之纲领。武松道：“最是兄长好心顾盼小弟。只是一件，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汉。早伏蒋门神。【眉批】一路都写武二神威，不是人间蹊径。这两个公人于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伏侍我来，我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妙语，直衬出杀嫂嫂合天理来。你若敬爱我时，“敬爱”二字妙绝。武松天人，便说得此二字来。便与我救起他两个来，不可害他。”特表武松仁慈之至。张青道：“都头既然如此仗义，小人便救醒了。”当下张青叫火家便从剥人凳上搀起两个公人来，孙二娘便去调一碗解药来。张青扯住耳朵灌将下去。没半个时辰，两个公人如梦中睡觉的一般，爬将起来，看了武松，说道：“我们却如何醉在这里？这家怎么好酒！我们又吃不多，便恁地醉了！记着他家，回来再问他买吃！”随笔搯成趣语。武松笑将起来，张青、孙二娘也笑。

两个公人正不知怎地，那两个火家自去宰杀鸡鹅；煮得熟了，整顿杯盘端坐。张青教摆在后面葡萄架下，夏景。放了桌凳坐头。张青便邀武松并两个公人到后园内。武松便让两个公人上面坐了，张青、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张青待武松也，武松却不上坐者，盖预以弟道自居，令人又提武大当年，悲从中来也。孙二娘坐在横头，二娘固不必避生客也，然因此一坐，男女杂乱，便忽提出武大夫妻初见武二之日，不胜风景不殊之痛也。作者挑逗之工，于斯极矣。两个汉子轮番斟酒，来往搬摆盘馔。张青劝武松饮酒。至晚，取出那两口戒刀来，叫武松看了，果是镔铁打的，非一日之功。看他将戒刀赞诵一番，摩娑一番，加意极

矣。两个又说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武松又说：“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仗义疏财，如此豪杰，如今也为事逃在柴大官人庄上。”此却是武松生平一片之心，不得不说。○又不使宋江一边闲。两个公人听得，惊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难得你两个送我这里了，终不成有害你之心。武松仁慈，再表一遍。我等江湖上好汉们说话，你休要吃惊。我们并不肯害为善的人。你只顾吃酒，明日到孟州时，自有相谢。”频频表出武松仁慈者，所以尽情洗刷上文杀奸夫淫妇之污秽，以见武松真正天人，雷霆风雨，各极其用，不比梁山李逵、阮七之徒，草菅人命以为作戏也。描写至此，真神笔哉。当晚就张青家里歇了。

次日，武松要行，张青那里肯放？一连留住管待了三日。武松忽然感激张青夫妻两个。失一哥哥，得一哥哥，一个兄弟方做完，一个兄弟重做起，文心淋漓飞舞，读之有海霞赤城之观。○“忽然感激”四字，写武二真天人也。论年齿，张青却长武松九年，是年武松二十六岁也。○俗本“九年”作“五年”。因此，张青便把武松结拜为弟。与前“结拜为兄”四字对着，是张青一篇提纲。武松再辞了要行。张青又置酒送路，取出行李、包裹、缠袋，来交还了，不见他进去，却见他出来，妙绝。又送十来两银子与武松，把二三两零碎银子赍发两个公人。武松就把这十两银子一发与了两个公人，打虎一千贯，便分猎户；张青送十两，又与公人。远远表出武松身无长物，便为后面差拨一篇奇文作地，不知文者，便叹其挥金如土也。再带上行枷，依旧贴了封皮。细。张青和孙二娘送出门前。武松忽然感激，上东京时，嫂嫂不送出门前，还有哥哥送出门前也。到得配孟州时，已并无哥哥送出门前。天下为兄弟者，不止一人，亦有如是之怨毒者乎？今忽然于路旁萍水之张青夫妇，反生受其双双送出门前。亲兄武大，灵魂不远，今竟何在哉？忽然感激，洒出泪来，武二天人，故感激洒泪也。○反映前文，至于如此，真正才子，万世不能易也。只得洒泪别了，取路投孟州来。

未及晌午，早来到城里。直至州衙，当厅投下了东平府文牒。州尹看了，收了武松，自押了回文与两个公人回去，不在话下。随即却把武松帖发本处牢城营来。当日武松来到牢城营前，看见一座牌额，上书三个大字，写着道“安平寨”。公人带武松到单身房里。公人自去下文书，讨了收管，不必得说。

武松自到单身房里，早有十数个一般的囚徒来看武松，说道：此书凡系一段小文，便要故意相犯，如此文亦与林冲初到牢城营不换一

笔。“好汉，你新到这里，包裹里若有人情的书信，并使用的银两，取在手头，并无，故妙。少刻差拨到来，便可送与他，若吃杀威棒时，也打得轻。若没人情送与他时，端的狼狈。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特地报你知道。岂不闻‘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们只怕你初来不省得，通你得知。”武松道：“感谢你们众位指教我。小人身边略有些东西，若是他好问我讨时，便送些与他；若是硬问我要时，一文也没！”不是写武松不知世途，只是自矗奇峰，为下文生精作怪地耳。【眉批】林冲差拨管营处都有书信银两，武松两处都无，宋江牢（手）〔子〕有、节级无，写出他一个自爱，一个神威，一个机械，各各不同。众囚徒道：“好汉，休说这话！古人道：‘不怕官，只怕管。’‘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只是小心便好。”

说犹未了，只见一个道：“差拨官人来了！”众人都自散了。武松解了包裹坐在单身房里。反坐下，奇绝。只见那个人走将入来，问道：“那个是新到囚徒？”武松道：“小人便是。”差拨道：“你也是安眉带眼的人，新语。直须要我开口？说你是景阳冈打虎的好汉，阳谷县做都头，只道你晓事，如何这等不达时务？你敢来我这里，猫儿也不吃你打了！”随景成趣。武松道：“你到来发话，指望老爷送人情与你？半文也没！妙语。然世人都恒道之，而不能知其妙，何者？盖没钱至于没一文，止矣，若夫半文者，乞人亦不要也。偏说半文也没，盖云没之至也。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猫儿不吃打，狗儿或者领却拳头去。碎银有些，留了自买酒吃。自在之极。看你怎地奈何我？没地里到把我发回阳谷县去不成？”绝倒语，非武松说不出。那差拨大怒去了。又有众囚徒走拢来，妙波。○此却与林冲文不同。说道：“好汉！你和他强了，少间苦也！他如今去，和管营相公说了，必然害你性命！”武松道：“不怕！随他怎么奈何我！文来文对，武来武对！”此八字写武松不是蛮皮，盖其胸中计画已定。○然千载看书人到此，无不猜到下文定是武来武对也。

正在那里说未了，只见三四个人来单身房里叫，唤新到囚人武松。文情险绝。武松应道：“老爷在这里，又不走了，大呼小喝做甚么！”那来的人把武松一带带到点视厅前，那管营相公正在厅上坐。五六个军汉押武松在当面，管营喝叫除了行枷，说道：“你那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旧制：但凡初到配军，须打一百杀威棒。那兜挖的山，背将起来！”武松道：“都不要你众人闹动，要打便打，也不要兜挖！我若是躲闪一棒的，不是打虎好汉！写出打虎是得意之事。从先打过的都不算，从新再打起！绝倒。○一段。我若叫一声，便不是阳谷县为事的好男子！”写

出杀嫂又是得意事。○其文本与下连。两边看的人都笑道：“这痴汉弄死^[2]！且看他如何熬！”上下文皆是武松一连说话，中间忽夹写两边人笑，妙笔。“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儿，打我不快活！”其文与上阳谷为事句，一气连下。○二段。两下众人都笑起来。

那军汉拿起棍来，吆呼一声，文笔险仄。只见管营相公身边，立着一个人，六尺已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纪，白净面皮，三柳髭须，额头上缚着白手帕，奇。身上穿着一领青纱上盖，把一条白绢搭膊络着手。奇。那人便去管营相公耳朵边略说了几句话。只见管营道：“新到囚徒武松，你路上途中曾害甚病来？”妙。○一路看他写管营手柔，武松弓燥，一递一句，真欲失笑。武松道：“我于路不曾害！妙妙。酒也吃得！肉也吃得！饭也吃得！路也走得！”妙妙，反说出一串来。管营道：“这厮是途中得病到这里，我看他面皮才好，且寄下他这顿杀威棒。”妙。两边行杖的军汉低低对武松道：“你快说病。这是相公将就你，你快只推曾害便了。”加赠一层，更妙。武松道：“不曾害！不曾害！妙妙，反说出两句。打了倒干净！我不要留这一顿‘寄库棒’！新语。寄下倒是钩肠债，新语。几时得了！”妙妙。两边看的人都笑。若无此句，便是一管营、一武松、一行杖牢子，四边寂然更无人矣。管营也笑道：“想是这汉子多管害热病了^[3]，不曾得汗，故出狂言。不要听他，且把去禁在单身房里。”妙。○然而何也？我又欲疾读下去，得知其故，又欲且止，试一思之，愿天下后世之读是书者，至此等处，皆且止试思也。

三四个军人引武松依前送在单身房里。众囚徒都来问道：“你莫有甚好相识书信与管营么？”妙波屡皱。武松道：“并不曾有。”众囚徒道：“若没时，寄下这顿棒，不是好意，晚间必然来结果你。”武松道：“还是怎地来结果我？”众囚徒道：“他到晚把两碗干黄仓米饭来与你吃了，趁饱带你去土牢里，把索子捆翻，着藁荐卷了你，塞了你七窍，颠倒竖在壁边，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你性命。这个唤做‘盆吊’。”上文脱过威棒，读者虽未审何故，然已心魂安帖矣。作者却偏不肯便令安帖，偏又翻出两番刑法来，使读者重复忧起，绝世奇格。武松道：“再有怎地安排我？”众人道：“再有一样，也是把你来捆了，却把一个布袋，盛一袋黄沙，将来压在你身上，也不消一个更次便是死的。这个唤‘土布袋’。”偏有两样，写得其祸不测。武松又问道：“还有甚么法度害我？”只管问，绝倒。众人道：“只是这两件怕人些，其余的也不打紧。”

众人说犹未了，只见一个军人托着一个盒子入来，问道：“那个是新配来的武都头？”不叫作囚人武松矣，何也？武松答道：“我便是！有甚么话说？”妙。那人答道：“管营叫送点心在这里。”武松看时，一大瓖酒，一盘肉，一盘子面，又是一大碗汁。写得出奇，竟不知其何也。○逐色开列，以表不是草草供具，妙绝。武松寻思道：“敢是把这些点心与我吃了却来对付我？妙。我且落得吃了，却又理会！”武松把那瓖酒来一饮而尽，把肉和面都吃尽了。那人收拾家火回去了。去了，并不见有事。

武松坐在房里寻思，自己冷笑道：“看他怎地来对付我？”妙。看看天色晚来，只见头先那个人竟成尝随，写得妙极。【眉批】看他一路历落零乱，写下无数“只见一个人”、“只见那个人”，妙绝。又顶一个盒子入来。出奇。武松问道：“你又来怎地？”妙。那人道：“叫送晚饭在这里。”摆下几般菜蔬，又是一大瓖酒，一大盘煎肉，一碗鱼羹，一大碗饭。又逐色开列。武松见了，暗暗自忖道：“吃了这顿饭食，必然来结果我。妙。且由他，便死也做个饱鬼！落得吃了，却再计较。”那人等武松吃了，收拾碗碟回去了。又去了，并无事。

不多时，那个人又和一个汉子两个来，越写得出奇。一个提着浴桶，亦逐件写。一个提一大桶汤，逐件写。来看武松道：“请都头洗浴。”真奇绝。武松想道：“不要等我洗浴了来下手？妙。我也不怕他，且落得洗一洗。”那两个汉子安排倾下汤，不要武松动手。武松跳在浴桶里面洗了一回，随即送过浴裙、手巾，细细写出小心服事来。教武松拭了，穿了衣裳。一个自把残汤倾了，细细服事。提了浴桶去。去了。一个便把藤簟、句。纱帐句。○逐件细细开列。将来挂起^[4]，细细服事。铺了藤簟，细细服事。放个凉枕，细细服事。叫了安置，何等细细小心服事。也回去了。也去了，并无事。武松把门关上，拴了，着此句妙，写出高枕无事来。自在里面思想道：“这个是甚么意思？随他便了，且看如何。”妙。放倒头便自睡了。一夜无事。此四字各处有，此却入妙。

天明起来，才开得房门，只见夜来那个人出奇无穷。提着桶洗面汤进来，教武松洗了面，一。又取漱口水漱了口；二。又带个篦头待诏来^[5]，早饭前写到面汤，奇矣；又写出漱口，又写出篦头，奇不可言。替武松篦了头，三。绾个髻子，裹了巾帨；加一倍写。○挽髻子，裹巾帨，都不要武松动手。又是一个人将个盒子入来，取出菜蔬下饭，一大碗肉汤，一大碗饭。又逐色开列。○日日逐色开列。武松想道：“由你

走道儿，妙。我且落得吃了。”武松吃罢饭，便是一盏茶，加此一句，与上绾髻、裹巾同一出色之法。却才茶罢，只见送饭的那个人来请道：“这里不好安歇，请都头去那壁房里安歇，搬茶搬饭却便当。”此一吓却不可当，文情怪险至此。武松道：“这番来了！妙，我亦惊谓‘这番来了’。我且跟他去看如何。”一个便来收拾行李、被卧，一个引着武松看他连用无数“一个”、“那个”字，有乱山葱茏之势。离了单身房里，来到前面一个去处。推开房门来，里面干干净净的床帐，两边都是新安排的桌凳什物。何也？武松来到房里看了，存想道^[6]：“我只道送我入土牢里去，却如何来到这般去处？便是，何也？比单身房好生齐整。”

武松坐到日中，那个人又将一个提盒子入来，手里提着一注子酒。还未归结，还要写出许多恭敬来，文情奇肆至此。将到房中，打开看时，排下四般果子，一只熟鸡，又有许多蒸卷儿。逐色开列。○又逐次变换。那人便把熟鸡来斯了^[7]，《诗》云：“斧以斯之。”是此“斯”字出处也。俗本作“撕”字。将注子里好酒筛下，请都头吃。细细开列服事之法。武松心里忖道：“毕竟是何如？”妙。到晚又是许多下饭；忽省。又请武松洗浴了，省。乘凉忽增二字。歇息。并无事。武松自思道：“众囚徒也是这般说，我也是这般想，却怎地这般请我？”妙。

到第三日，依前又是如此送饭送酒。省。武松那日早饭罢，行出寨里来闲走，管营看顾后，读者便急欲得知其故久矣。忽然接入连日看待之厚一篇，烦文琐景，虽一往如在山阴道中，耳目应接不暇，然心头已极闷闷，正图耐过此番，便当有个归结。却突然又幻出天王堂前闲走一段来，文情恣肆，非世所有。只见一般的囚徒都在那里，担水的，劈柴的，做杂工的，却在晴日头里晒着。正是六月炎天，那里去躲这热？闲中一衬。武松却背叉着手，本借囚徒做工，衬出武松，却又反借武松叉手，衬出囚徒，用笔真如司马入庞家，不复辨其谁宾谁主。问道：“你们却如何在这日头里做工？”此语与“何不肉糜”何异，岂有武二为此言，只是作者极意挑剔耳。众囚徒都笑起来，回说道：“好汉，你自不知，我们拨在这里做生活时便是人间天上了，如何敢指望嫌热坐地！还别有那没人情的，将去锁在大牢里，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大铁链锁着，也要过哩！”武松听罢，去天王堂前后转了一遭；见纸炉边一个青石墩，倒插而入，乍读之，真不知其故。有个关眼，是缚竿脚的，连后文手提处，都先倒插在此，奇绝才子。好块大石。又喝一句，预为下文出色。○传云白受采，乃世又有未见白地而先渲染者，此四字是也。武松就石上坐了一会，便回房里来，只闲闲放下。坐地了自存想，妙。只见那个人又搬酒和肉来。脚上又找一句，妙。

话休絮烦。半日亦细烦之极矣，偏说休絮烦。武松自到那房里，住了数日，每日好酒好食搬来请武松吃，并不见害他的意。武松心里正委决不下。当日晌午，那人又搬将酒食来，又来。武松忍耐不住，按定盒子，问那人道：不惟武松忍不住了，连读者亦忍不住了。不惟读者忍不住了，虽作者亦不好又忍住了。“你是谁家伴当？怎地只顾将酒食来请我？”那人答道：“小人前日已禀都头说了，写得半明半灭，妙极。小人是管营相公家里梯己人。”^[8]武松道：“我且问你，每日送的酒食，正是谁教你将来请我？句。吃了怎地？”句。那人道：“是管营相公家里的小管营奇文，盖武松本与鲁达一双，故鲁达有老种经略相公、小种经略相公，武松有老施管营相公、小施管营相公也。教送与都头吃。”武松道：“我是个囚徒，犯罪的人，又不曾有半点好处到管营相公处，他如何送东西与我吃？”那人道：“小人如何省得？小管营分付道，教小人且送半年三个月却说话。”忽又一顿顿住，使人无出气处。武松道：“却又作怪！终不成将息得我肥胖了，却来结果我？妙。这个闷葫芦教我如何猜得破^[9]？这酒食不明，我如何吃得安稳？你只说与我，你那小管营是甚么样人，在那里曾和我相会，我便吃他的酒食。”三十字句。那个人道：“便是前日都头初来时，厅上立的那个白手帕包头、络着右手那人便是小管营。”三十一字句。○并不说出却已说出，妙在只说包头络手也。武松道：“莫不是穿青纱上盖、立在管营相公身边的那个人？”二十字句。○将装束各说半句，对答如画。那人道：“正是。”武松道：“我待吃杀威棒时，敢是他说，救了我，是么？”只一句，陡将前文两节奇事并作一事。那人道：“正是。”武松道：“却又跷蹊！我自是清河县人氏，他自是孟州人，自来素不相识，如何这般看觑我？必有个缘故。声如洪钟。我且问你，那小管营姓甚名谁？”那人道：“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人都叫他做金眼彪施恩。”武松听了道：“想他必是个好男子。武二天人语。你且去请他出来，和我相见了，这酒食便可吃你的；你若不请他出来和我厮见时，我半点儿也不吃！”那人道：“小管营分付小人道：‘休要说知备细。’教小人待半年三个月方才说知相见。”武松道：“休要胡说！你只去请小管营出来和我相会了便罢。”那人害怕，那里肯去？至此又作一顿。武松焦躁起来，那人只得去里面说知。

多时，偏能又作一顿。只见施恩从里面跑将出来，看着武松便拜。“跑出”妙，“便拜”妙，实是奇极。武松慌忙答礼，说道：“小人是个治下的囚徒^[10]，自来未曾拜识尊颜，前日又蒙救了一顿大棒，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甚是不当。又没半点儿差遣，正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施恩答道：“小弟久闻兄长大名，如雷灌耳；只恨云程阻隔，不能彀相见。今日幸得兄长到此，正要拜识威颜，只恨无物款待，因此怀

羞，不敢相见。”武松问道：“却才听得伴当所说，且教武松过半年三个月却有话说，正是小管营要与小人说甚话？”武二。施恩道：“村仆不省得事，脱口便对兄长说知道，却如何造次说得！”武松道：“管营恁地时却是秀才耍！倒教武松破肚皮闷了，怎地过得？你且说正是要我怎地？”武二。施恩道：“既是村仆说出了，小弟只得告诉：因为兄长是个大丈夫，真男子，有件事欲要相央，除是兄长便行得。特特说出如许一个大冒头，却只说得一句起句，下又顿住了，读之吃力杀人。只是兄长远路到此，气力有亏，未经完足，且请将息半年三五个月，待兄长气力完足，那时却对兄长说知备细。”

武松听了，呵呵大笑道：“管营听禀：我去年害了三个月疟疾，一句言是三月疟疾后。景阳冈上酒醉里打翻了一只大虫，一句言又是酒醉里。也只三拳两脚便自打死了，一句言尚不用全力。何况今日！”此句言今日既非病后，又非醉后，又有全力。施恩道：“而今且未可说。且等兄长再将养几时，待贵体完完备备，那时方敢告诉。”索性再一顿。武松道：“只是道我没气力了？既是如此说时，我昨日看见天王堂前那块石墩约有多少斤重？”忽然蹕跃而入。施恩道：“敢怕有三五百斤重。”武松道：“我且和你去看看，武松不知拔得动也不？”施恩道：“请吃罢酒了同去。”再加一顿。武松道：“且去了回来吃未迟。”

两个来到天王堂前，众囚徒见武松和小管营同来，都躬身唱喏。此句不是闲笔写景，盖倒插众人在此，以为少间罗拜地也。武松把石墩略摇一摇，大笑道：“小人真个娇惰了，那里拔得动！”奇妙无比，文势亦先略摇一摇矣。施恩道：“三五百斤石头，如何轻视得他！”武松笑道：妙人。“小管营也信真个拿不起？你众人且躲开，看武松拿一拿。”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脱下来拴在腰里，把那个石墩只一抱，轻轻地抱将起来；双手把石墩只一撇，扑地打下地里一尺来深。如此可谓奇绝矣，却只是一半，看他再写出一半。众囚徒见了，尽皆骇然。插入众人一句，也只是一半。武松再把右手去地里一提，提将起来，望空只一掷，掷去离地一丈来高；武松双手只一接，接来轻轻地放在原旧安处，此方是后半，然尚有一半在后，奇绝之笔。【眉批】看他“提”字与“提”字顶针，“掷”字与“掷”字顶针，“接”字与“接”字顶针。又看他两段，一段用“轻轻地”三字起，一段用“轻轻地”三字止。回过身来，看着施恩并众囚徒，面上不红，心头不跳，口里不喘。此又是一半，合一提、一掷、一接，不红、不跳、不喘，始表全副武松也。施恩近前，抱住武松便拜便拜不奇，奇于抱住也，敬之至，爱之至，不觉抱住矣。写得奇妙无比。道：“兄长非凡人也！真天神！”二语写得宛然是连惊带吓说出来声

口。众囚徒一齐都拜道：“真神人也。”此句即齐和管营下句也。

施恩便请武松到私宅堂上请坐了。武松道：“小管营今番须用说知有甚事使令我去。”施恩道：“且请少坐，待家尊出来相见了时，却得相烦告诉。”武松道：“你要教人干事，不要这等儿女相！妙。恁地不是干事的人了！妙。便是一刀一割的勾当^[12]，武松也替你去干！若是有些谄佞的，非为人也！”妙。○不是此数语，何以出一篇之气？故知下笔皆有分数。那施恩叉手不离方寸，才说出这件事来。有分教，武松：

显出那杀人的手段，
重施这打虎的威风。

正是：

双拳起处云雷吼，
飞脚来时风雨惊。

毕竟施恩对武松说出甚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1] 兜挖：背驮。

[2] 弄死：玩命，视生死如儿戏。

[3] 多管：多半，大概。

[4] 藤簟（diàn）：藤席。

[5] 篦头待诏：古代对理发师的称呼。

[6] 存想：思忖，思量。

[7] 斯：裂，扯开。

[8] 梯己：同“体己”。心腹。

[9] 闷葫芦：谓难猜透而使人纳闷的话或事。

[10] 治下：所管辖的范围之内。

[11] （biē）：同“憋”。

[12] 一刀一割：指动刀杀人。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尝怪宋子京官给椽烛，修《新唐书》。嗟乎！岂不冤哉！夫修史者，国家之事也；下笔者，文人之事也。国家之事，止于叙事而止，文非其所务也。若文人之事，固当不止叙事而已，必且心以为经，手以为纬，踌躇变化，务撰而成绝世奇文焉。如司马迁之书，其选也。马迁之传伯夷也，其事伯夷也，其志不必伯夷也；其传《游侠》、《货殖》，其事游侠、货殖，其志不必游侠、货殖也；进而至于《汉武本纪》，事诚汉武之事，志不必汉武之志也。恶乎志？文是己。马迁之书，是马迁之文也。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马迁之文之料也，以一代之大事，如朝会之严，礼乐之重，战陈之危，祭祀之慎，会计之繁，刑狱之恤，供其为绝世奇文之料，而君相不得问者。凡以当其有事，则君相之权也，非儒生之所得议也。若当其操笔而将书之，是文人之权矣；君相虽至尊，其又恶敢置一末喙乎哉！此无他，君相能为其事，而不能使其所为之事必寿于世。能使君相所为之事必寿于世，乃至百世千世以及万世，而犹歌咏不衰，起敬起爱者，是则绝世奇文之力，而君相之事反若附骥尾而显矣。是故马迁之为文也，吾见其有事之巨者而櫟括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有事之阙者而附会焉，又见其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但使吾之文得成绝世奇文，斯吾之文传而事传矣。如必欲但传其事，又令纤悉不失，是吾之文先已拳曲不通，已不得为绝世奇文，将吾之文既已不传，而事又乌乎传耶？盖孔子亦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若是乎事无文也；其文则史，若是乎文无事也。其文则史，而其事亦终不出于齐桓、晋文，若是乎文料之说，虽孔子亦早言之也。呜呼！古之君子，受命载笔，为一代纪事，而犹能出其珠玉锦绣之心，自成一篇绝世奇文。岂有稗官之家，无事可纪，不过欲成绝世奇文以自娱乐，而必张定是张，李定是李，毫无纵横曲直，经营惨淡之志者哉？则读稗官，其又何不读宋子京《新唐书》也！

如此篇，武松为施恩打蒋门神，其事也；武松饮酒，其文也。打蒋

门神，其料也；饮酒，其珠玉锦绣之心也。故酒有酒人，景阳冈上打虎好汉，其千载第一酒人也。酒有酒场，出孟州东门，到快活林十四五里田地，其千载第一酒场也。酒有酒时，炎暑乍消，金风飒起，解开衣襟，微风相吹，其千载第一酒时也。酒有酒令，无三不过望，其千载第一酒令也。酒有酒监，连饮三碗，便起身走，其千载第一酒监也。酒有酒筹，十二三家卖酒望竿，其千载第一酒筹也。酒有行酒人，未到望边，先已筛满，三碗既毕，急急奔去，其千载第一行酒人也。酒有下酒物，忽然想到亡兄而放声一哭，忽然恨到奸夫淫妇而拍案一叫，其千载第一下酒物也。酒有酒怀，记得宋公明在柴王孙庄上，其千载第一酒怀也。酒有酒风，少间蒋门神无复在孟州道上，其千载第一酒风也。酒有酒赞，“河阳”、“风月”四字，“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十字，其千载第一酒赞也。酒有酒题，“快活林”其千载第一酒题也。凡若此者，是皆此篇之文也，并非此篇之事也。如以事而已矣，则施恩领却武松去打蒋门神，一路吃了三十五六碗酒，只依宋子京例，大书一行足矣，何为乎又耐庵撰此一篇也哉？甚矣，世无读书之人，吾（末）〔未〕如之何也！

话说当时施恩向前说道：“兄长请坐，待小弟备细告诉衷曲之事。”武松道：“小管营，不要文文诌诌，只拣紧要的话直说来。”快人快语。○每叹古今奏疏，悉是文文诌诌，不拣要紧说话直说出来，殊不足当武松一抹也。施恩道：“小弟自幼从江湖上师父学得些小枪棒在身，孟州一境起小弟一个诨名，叫做金眼彪。小弟此间东门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唤做快活林，但是山东、河北客商们都来那里做买卖，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1]。往常时，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拚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兑坊里。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2]。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赚钱。一段写得此林真是快活。近来被这本营内张团练，新从东（路）〔潞〕州来，带一个人到此。那厮姓蒋，名忠，有九尺来长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个诨名，叫做蒋门神。那厮不特长大^[3]，原来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枪棒，拽拳飞脚，相扑为最。自夸大言道：‘三年上泰岳争交，不曾有对；自是奇语。普天之下，没我一般的了！’因此来夺小弟的道路。小弟不肯让他，吃那厮一顿拳脚打了，两个月起不得床。前日兄长来时，兀自包着头，兜着手，一应。直到如今，疮痕未消。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厮打，他却有张团练那一班儿正军，先伏一笔。若是闹将起来，和营中先自折理^[4]。有这一点无穷之恨不能报得！久闻兄长是个大丈夫，得免大棒，与连日酒肉，何足道哉，正复

此语难得耳。怎地得兄长与小弟出得这口无穷之怨气，死而瞑目！只恐兄长远路辛苦，气未完，力未足，因此且教将息半年三月，等贵体气完力足，方请商议。不期村仆脱口先言说了，小弟当以实告。”

武松听罢，呵呵大笑，便问道：“那蒋门神还是几颗头，几条臂膊？”为上文许多郑重一笑。施恩道：“也只是一颗头，两条臂膊，如何有多！”武松笑道：“我只道他三头六臂，有那吒的本事，我便怕他！原来只是一颗头，两条臂膊！既然没那吒的模样，却如何怕他？”施恩道：“只是小弟力薄艺疏，便敌他不过。”武松道：“我却不是说嘴，凭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快人快语。○然则公又是几条臂膊，若只是两条，又如何打得尽许多人也。既是恁地说了，如今却在这里做甚么？快人快语。有酒时，拿了去路上吃。快人快语。○千古第一酒场。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这厮和大虫一般结果他！打虎毕竟是武松平生得意之事，看他处处穿插出来。拳头重时打死了，我自偿命！”只作出口成讖，却已先伏一笔。施恩道：“兄长少坐。待家尊出来相见了，当行即行，未敢造次。等明日先使人去那里探听一遭，若是本人在家时，后日便去；若是那厮不在家时，却再理会。空自去打草惊蛇，倒吃他做了手脚，却是不好。”武松焦躁道：“小管营，你可知着他打了？妙，反若与于蒋门神之甚也。原来不是男子汉做事！男子汉做事者，闭门如守女，开门如脱兔是也。去便去，等甚么今日明日！快人快语。要去便走，怕他准备？”再说一遍，画出要走。

正在那里劝不住，只见屏风背后转出老管营来，叫道：“义士，老汉听你多时也。今日幸得相见义士一面，愚男如拨云见日一般。且请到后堂少叙片时。”武松跟了到里面。老管营道：“义士，且请坐。”武松道：“小人是个囚徒，如何敢对相公坐地。”老管营道：“义士休如此说。愚男万幸，得遇足下，何故谦让？”武松听罢，唱个无礼喏，相对便坐了。施恩却立在面前。武松道：“小管营如何却立地？”施恩道：“家尊在上相陪，兄长请自尊便。”武松道：“恁地时，小人却不自在。”老管营道：“既是义士如此，这里又无外人。”便叫施恩也坐了。极闲处无端生出一片景致，便陡然将天伦之乐，直提出来，所谓人皆有父子，我独亡兄弟也。○看他于为兄报仇后，已隔去无数文字，尚自隐隐吊动。仆从搬出酒肴果品盘馔之类。老管营亲自与武松把盏，说道：“义士如此英雄，谁不钦敬？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买卖，非为贪财好利，实是壮观孟州^[4]，增添豪侠气象。先把题目较正明白，然后令武松做出文字来。不期今被蒋门神倚势豪强，公然夺了这个去处！非义士英雄，不能报仇雪恨。义士不弃愚男，满饮此杯，受愚男四拜，拜为

长兄，以表恭敬之心。”为兄报仇以后，忽然一人结拜为弟，忽然一人结拜为兄，都是飞空架出之事。○前张青文中有结拜武松为弟句，此本与结拜鲁达为兄句作照耀耳。此处忽然借来，又作武松文中一番照耀，笔势可其翻舞不定。武松答道：“小人有何才学，‘才学’二字妙，正与后‘真才实学’句对。如何敢受小管营之礼？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6]！”当下饮过酒，施恩纳头便拜了四拜。武松连忙答礼，结为弟兄。当日武松欢喜饮酒，吃得大醉了，此句明明写是欢喜，却明明写出悲伤，我读之而知其然，天下人读之，当悉知其然也。便叫人扶去房中安歇。不在话下。

次日，施恩父子商议道：“都头昨夜痛醉，必然中酒^[7]，今日如何敢叫他去？且推道使人探听来，其人不在家里，延挨一日，却再理会。”写豪杰是豪杰，写爱敬豪杰是爱敬豪杰。○只因此一翻踢，却翻踢出下文绝妙一个酒情来，奇想奇格。当日施恩来见武松，说道：“今日且未可去。小弟已使人探知这厮不在家里。明日饭后却请兄长去。”武松道：“明日去时不打紧，今日又气我一日！”以不快语写出快语来，其妙可想。○此语却又似鲁达声口。早饭罢，吃了茶，施恩与武松去营前闲走了一遭；回到客房里，客房里。说些枪法，较量些拳棒。写得不寂寞。看看晌午，邀武松到家里，家里。只具着数杯酒相待，妙。○趁势再一翻踢，务令下文极其突兀。下饭按酒，不记其数。妙。武松正要吃酒，见他把按酒添来相劝，翻踢尽致。心中不在意；又妙在急用五字兜住，又再顿下一日，明日便一发突兀矣。吃了晌午饭，起身别了，回到客房里坐地。只见那两个仆人又来服侍武松洗浴。武松问道：“你家小管营今日如何只将肉食出来请我，却不多将些酒出来与我吃，此篇极写酒情，故于此等句皆应标出。是甚意故？”仆人答道：“不敢瞒都头说，今早老管营和小管营议论，今日本是要央都头去，怕都头夜来酒多，恐今日中酒，怕误了正事，因此不敢将酒出来。明日正要央都头去干正事。”武松道：“恁地时，道我醉了，误了你大事？”仆人道：“正是这般计较。”

当夜武松巴不得天明。是写武松起来吃酒，非写武松起来干事也。若说是干事，此人不知文，并不知酒矣。早起来洗漱罢，头上裹了一顶万字头巾，身上穿了一领土色布衫，腰里系条红绢搭膊，下面腿絛护膝八搭麻鞋，讨了一个小膏药贴了脸上金印。施恩早来请去家里吃早饭。武松吃了茶饭罢，施恩便道：“后槽有马，备来骑去。”

武松道：“我又不脚小，骑那马怎地？此文只写‘酒’字，故于闲话

都一踢踢开去。只要依我一件事。”一篇题目。施恩道：“哥哥但说不妨，小弟如何敢道不依。”武松道：“我和你出得城去，只要还我‘无三不过望。’”此等好句法，恰好从“三碗不过冈”脱化出来，前后掩映绝倒。○与“三碗不过冈”只换二字，已换成自己绝妙一句奇语，更与旧文无涉。汉武《秋风辞》起句，亦只将高帝《大风歌》起句只换二字，亦换成自己绝妙一句奇语，更与旧文无涉。笑今人心枯髯断，追琢出来，自夸一字不盗旧人，却不中与旧人作屁也。施恩道：“兄长，如何‘无三不过望’？小弟不省其意。”武松笑道：“我说与你，你要打蒋门神时，出得城去，但遇着一个酒店便请我吃三碗酒，若无三碗时便不过望子去^[8]，这个唤做‘无三不过望’。”奇奥之文，须此快解。施恩听了，想道：“这快活林离东门去有十四五里田地，先算路。算来卖酒的人家也有十二三家，次算望子。若要每店吃三碗时，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次算酒。才到得那里，恐哥哥醉了，如何使得？”次算量。武松大笑，道：“你怕我醉了没本事？我却是没酒没本事！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这气力不知从何而来！此段文字全学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笔法，却更觉精神过之。若不是酒醉后了胆大，景阳冈上如何打得这只大虫？忽然又举此事，是绝妙下酒物。那时节，三字声情俱有。我须烂醉了好下手，又有力，又有势！”此又全学坡公“酒气沸沸，从十指出”句法，却更觉精神过之。施恩道：“却不知哥哥是恁地。家下有的是好酒，只恐哥哥醉了失事，因此，夜来不敢将酒出来请哥哥深饮。既是哥哥酒后愈有本事时，恁地先教两个仆人自将了家里好酒、妙。果品馐饌^[9]，亦少不得。去前路等候，却和哥哥慢慢地饮将去。”妙。○第一酒场，千载未见。武松道：“恁么却才中我意！深许之。去打蒋门神，教我也有些胆量。没酒时，如何使得手段出来！还你今朝打倒那厮，教众人大笑一场！”施恩当时打点了，教两个仆人先挑食箩酒担，拿了些铜钱去了。老管营又暗暗地选拣了一二十条壮健大汉，慢慢的随后来接应，武松虽是天人，然打蒋门神却实是一件事，另写老管营作下整備，极不孟浪。都分付下了。

且说施恩和武松两个离了安平寨，出得孟州东门外来，行过得三五百步，只见官道傍边，早望见一座酒肆望子挑出在檐前，笔笔欲舞，字字能飞。那两个挑食担的仆人已先在那里等候。妙，妙。施恩邀武松到里面坐下，仆人已先安下肴饌，将酒来筛。武松道：“不要小盏儿吃。大碗筛来，只斟三碗。”立之监，佐之史，不许紊乱酒规，千载未见如此。仆人排下大碗，将酒便斟。武松也不谦让，连吃了三碗便起身。飞舞而下。仆人慌忙收拾了器皿，奔前去了。更好行酒人，写得尽情尽

致。武松笑道：“却才去肚里发一发！妙语，所谓开宗明义章第一。我们去休！”两个便离了这座酒肆，出得店来。

此时正是七月间天气，好笔。炎暑未消，金风乍起。两个解开衣襟，又好酒候，写来入妙。又行不得一里多路，来到一处，不村不郭，却早又望见一个酒旗儿，高挑出在树林里。另写出一个望子，笔尖疲于变换矣。来到林木丛中看时，却是一座卖村醪小酒店。施恩立住了脚，问道：“此间是个村醪酒店，也算一望么？”妙语绝倒。○意带讽谏，妙绝。【眉批】“也算一望”句，俗本作“哥哥吃么”。武松道：“是酒望，须饮三碗。若是无三，不过去便了。”酒场中忽作此大平等语。两个入来坐下，仆人排了酒碗果品。武松连吃了三碗，便起身走。仆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赶前去了。飞舞而下，笔尖不得少定。○叙事入妙，固矣，试问其飞舞之故在何处？两个出得店门来，又行不到一二里，路上又见个酒店。武松入来，又吃了三碗便走。小省法。

话休絮繁。武松、施恩两个一处走着，但遇酒店，便入去吃三碗。约莫也吃过十来处酒肆，大省法。施恩看武松时，不十分醉。此句非武松面上无酒，只是写施恩心头有事。武松问施恩道：“此去快活林还有多少路？”施恩道：“没多了，只在前面。远远地望见那个林子便是。”武松道：“既是到了，你且在别处等我，我自去寻他。”施恩道：“这话最好，四字写出怕来。小弟自有安身去处。望兄长在意，切不可轻敌。”吃打后人语。武松道：“这个却不妨，你只要叫仆人送我，前面再有酒店时，我还要吃。”真是笔墨淋漓，有恨不起刘伶读之之叹。施恩叫仆人仍旧送武松。施恩自去了。

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再吃过十来碗酒。笔畅墨遂，真无纤毫之憾。此时已有午牌时分，天色正热，却有些微风。此五字惟酒后耳热时知之。写酒至此五字，真高山流水之曲矣。武松酒却涌上来，把布衫摊开；虽然带着五七分酒，却装做十分醉的，前颠后偃，东倒西歪，快人妙人。○奇绝之人，奇绝之事，奇绝之文。来到林子前。仆人用手指道：“只前头丁字路口便是蒋门神酒店。”武松道：“既是到了，你自去躲得远着。等我打倒了，你们却来。”

武松抢过林子背后，见一个金刚来大汉^[10]，披着一领白布衫，撒开一把交椅，拿着蝇拂子，坐在绿槐树下乘凉。却先一现，笔势奇绝，遂有饿虎当路，奇鬼来瞰之意。武松假醉佯颠，斜着眼看了一看，心中自忖道：“这个大汉一定是蒋门神了。”直抢过去。此来正打蒋门神也，却反放他过去，笔势奇兀不可言。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早见丁字路口一个

大酒店，檐前立着望竿，上面挂着一个酒望子，写着四个大字，道“河阳风月”。写过无数望子，最后又写出一个异样望子来。○看他加出四个字。转过来看时，门前一带绿油栏杆，插着两把销金旗，每把上五个金字，写道：“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又写出两把旗，陪上望子，又写出十个字，陪上四个字，总是将酒场异样排设。一壁厢肉案、砧头、操刀的家生；一壁厢蒸作馒头、烧柴的厨灶；去里面一字儿摆着三只大酒缸，半截埋在地里，缸里面各有大半缸酒；真正快活林，名不虚立。正中间装列着柜身子；里面坐着一个年纪小的妇人，孙二娘后偏又生此一妙人，与上文潘氏激映。正是蒋门神初来孟州新娶的妾，原是西瓦子里唱说诸般宫调的顶老^[11]。武松看了，瞅着醉眼，径奔入酒店里来，便去柜身相对一付坐头上坐了^[12]；把双手按着桌子上，不转眼看那妇人。杀嫂后，偏要写出武二无数妙人妙事，一见之于十字坡，再见之于快活林矣。那妇人瞧见，回转头看了别处。写妇人、酒保，笔笔是寻闹不成，妙妙。

武松看那店里时，也有五七个当撑的酒保^[13]。武松却敲着桌子，叫道：“卖酒的主人家在那里？”一个当头酒保过来，看着武松道：“客人，要打多少酒？”武松道：“打两角酒。先把些来尝看。”奇文。那酒保去柜上叫那妇人舀两角酒下来，倾放桶里，烫一碗过来，道：“客人，尝酒。”好酒保，好妇人。武松拿起来闻一闻，摇着头道：“不好不好！换将来！”奇文。○闻一闻，绝倒。酒保见他醉了，将来柜上，道：“娘子，胡乱换些与他。”好酒保。【眉批】此段文情妙处不在写武松用许多撩拨，在写酒保、妇人许多撩拨只是不动也，譬如张弓正以急张不得为乐矣。那妇人接来，倾了那酒，又舀些上等酒下来。好妇人。酒保将去，又烫一碗过来。又好酒保。武松提起来啐一啐^[14]，叫道：“这酒也不好！快换来便饶你！”奇文。○啐一啐，绝倒。酒保忍气吞声，拿了酒去柜边，道：“娘子，胡乱再换些好的与他，休和他一般见识。这客人醉了，只要寻闹相似，便换些上好的与他罢。”真好酒保。那妇人又舀了一等上色的好酒来与酒保。真好妇人。酒保把桶儿放在面前，又烫一碗过来。真好酒保。

武松吃了道：“这酒略有些意思。”三番寻闹不出，只得放下另起。问道：“过卖，你那主人家姓甚么？”另起一头。○奇文。酒保答道：“姓蒋。”武松道：“却如何不姓李？”奇文。○我正怪今人纷纷有姓，却如何不姓李也。那妇人听了道：“这厮那里吃醉了，来这里讨野火^[15]么？”酒保道：“眼见得是个外乡蛮子，不省得了，在那里放屁！”看他已逗出许多不堪了，下文却又收住，妙绝。武松问道：“你说

甚么？”急问一句，要寻出头来。酒保道：“我们自说话，客人你休管，自吃酒。”真好酒保，妙妙。真好文情，妙妙。武松道：“过卖，叫你柜上那妇人下来相伴我吃酒。”又换一头。○于杀嫂后偏极写得武二风风失失。酒保喝道：“休胡说！不得不喝。这是主人家娘子！”武松道：“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地？相伴我吃酒也不打紧！”到此处，不惟酒保、妇人不堪，虽读者亦不堪矣。那妇人大怒，便骂道：“杀才！该死的贼！”不得不骂。推开柜身子，却待奔出来。

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脱下，上半截揣在怀里，便把那桶酒只一泼，泼在地上，妙。○有时一点一滴，惜之如性命，有时如渑如砥，弃之如粪土。写豪士好酒，另是一样性情。抢入柜身子里，却好接着那妇人。武松手硬，那里挣扎得？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胯，一手把冠儿捏做粉碎，揪住云髻，隔柜身子提将出来，望浑酒缸里只一丢。听得“扑通”的一声响，可怜这妇人正被直丢在大酒缸里。奇绝妙绝之文，无一笔不在酒上出色。武松托地从柜身前踏将出来。有几个当撑的酒保，手脚活些个的，都抢来奔武松。武松手到，轻轻地只一提，提一个过来，两手揪住，也望大酒缸里只一丢，桩在里面^[16]；奇绝妙绝。○句法变换。又一个酒保奔来，提着头只一掠，也丢在酒缸里；奇绝妙绝。○句法又变换。再有两个来的酒保，一拳句。一脚，句。都被武松打倒了。先头三个人在三只酒缸里，那里挣扎得起？真正快活林。后面两个人在酒地上爬不动。真正快活林。○读此句，始知前文泼酒之妙，真是无处不是酒。○鲁达打郑屠，下了一阵肉雨，便无处不是肉；武松打蒋门神，泼了一个酒地，便无处不是酒。一样奇绝妙绝之文。这几个火家捣子打得屁滚尿流，乖的走了一个。武松道：“那厮必然去报蒋门神来。我就接将去，大路上打倒他好看，教众人笑一笑。”

武松大踏步赶将出来。那个捣子径奔去报了蒋门神。蒋门神见说，吃了一惊，踢翻了交椅，丢去蝇拂子，便钻将来。武松却好迎着，正在大阔路上撞见。蒋门神虽然长大，近因酒色所迷，淘虚了身子，一。先自吃了那一惊；二。奔将来，那步不曾停住；三。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又有心来算他！蒋门神见了武松，心里先欺他醉，四。只顾赶将入来。

说时迟，那时快，武松先把两个拳头去蒋门神脸上虚影一影，忽地转身便走。笔翻墨舞，其捷如风。蒋门神大怒，抢将来，被武松一飞脚踢起，踢中蒋门神小腹上，其捷如风。双手按了，便蹲下去。武松一踅，踅将过来，那只右脚早踢起，直飞在蒋门神额角上，踢着正中，其

捷如风。望后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胸脯，其捷如风。○看他打虎有打虎法，杀嫂有杀嫂法，杀西门庆有杀西门庆法，打蒋门神有打蒋门神法，胸中有此许多解数。提起这醋钵儿大小拳头，望蒋门神头上便打。原来说过的打蒋门神扑手^[17]：先把拳头虚影一影便转身，却先飞起左脚；踢中了便转过身来，再飞起右脚。这一扑有名，唤做‘玉环步，鸳鸯脚’。此扑本是其捷如风，为上文又夹叙蒋门神，恐遂见迟延，故又重宣一遍也。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实学，非同小可！前文自谦有何才学，此处便写出真才实学来，武二真是出色。打得蒋门神在地下叫饶。武松喝道：“若要我饶你性命，只要依我三件事！”蒋门神在地下叫道：“好汉饶我！休说三件，便是三百件，我也依得！”武松指定蒋门神，说出那三件事来，有分教：

改头换面来寻主，
剪发齐眉去杀人。

毕竟武松说出那三件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1] 兑坊：即当铺。

[2] 趁食：谋饭吃，谋生。

[3] 长大：体貌高大壮伟。

[4] 折理：理亏。

[5] 壮观：增添雄伟宏壮的气象；使景象宏伟可观。

[6] 折草料：即折寿。

[7] 中酒：病酒，饮酒过量而生病或身体不适。

[8] 望子：酒旗。

[9] 馐饌（yáo zhuàn）：酒肉饭菜。馐，通“肴”。菜肴。

[10] 来：犹言一样、一般。

[11] 顶老：指妓女、歌妓。

[12] 坐头：座位。

[13] 当撑的：当值的。

[14] 啜：品尝，品辨。

[15] 讨野火：即找麻烦。多用于骂寻衅、耍无赖者。

[16] 桩：倒栽。

[17] 扑手：扑击的招数。

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看他写快活林，朝蒋暮施，朝施暮蒋，遂令人不敢复作快意之事。稗官有益于世，乃复如此不小。

张都监令武松在家出入，所以死武松也，而不知适所以自死。祸福倚伏不测如此，令读者不寒而栗！

看他写武松杀嫂后，偏写出他无数风流轻薄，如十字坡、快活林，皆是也。今忽然又写出张都监家鸳鸯楼下中秋一宴，娇娆旖旎，玉绕香围，乃至写到许以玉兰妻之，遂令武大、武二，金莲、玉兰宛然成对，文心绣错，真称绝世也。

看他写武松杀四人后，忽用“提刀”“踌躇”四字，真是善用《庄子》，几令后人读之，不知《水浒》用《庄子》，《庄子》用《水浒》矣。

后文血溅鸳鸯楼，是天翻地覆之事，却只先写一句，云忽然一个念头起，神妙之笔，非世所知。

话说当时武松踏住蒋门神在地下，道：“若要我饶你性命，只依我三件事，便罢！”蒋门神便道：“好汉但说，蒋忠都依。”武松道：“第一件，要你便离了快活林，将一应家火什物随即交还原主金眼彪施恩。谁教你强夺他的！”蒋门神慌忙应道：“依得！依得！”武松道：“第二件，我如今饶了你起来，你便去央请快活林为头为脑的英雄豪杰都来与施恩陪话。”此事快绝，写尽武二胸襟。蒋门神道：“小人也依得！”武松道：“第三件，你从今日交割还了，便要你离了这快活林，连夜回乡去，不许你在孟州住；在这里不回去时，我见一遍打你一遍，我见十遍打十遍！轻则打你半死，重则结果了你命！你依得么？”蒋门神听了，要挣扎性命，连声应道：“依得！依得！蒋忠都依！”武松就地下提起蒋门神来，看时，早已脸青嘴肿，脖子歪在半边，额角头流出鲜血来。可笑。武松指着蒋门神，说道：“休言你这厮鸟蠢汉！景阳冈上那只大

虫，也只三拳两脚，我兀自打死了！打虎得意之笔，便处处提唱出来。量你这个直得甚的！快交割还他！但迟了些个，再是一顿，便一发结果了你这厮！”蒋门神此时方才知是武松，武松自说出来。只得喏喏连声告饶。

正说之间，只见施恩早到，带领着三二十个悍勇军健，都来相帮；却见武松赢了蒋门神，不胜之喜，团团拥定武松。写得荣华。武松指着蒋门神，道：“本主已自在这里了，你一面便搬，一面快去请人来陪话！”蒋门神答道：“好汉，且请去店里坐地。”武松带一行人都到店里，看时，满地都是酒浆，入脚不得。那两个鸟男女正在缸里扶墙摸壁挣扎；绝倒。那妇人方才从缸里爬得出来，头脸都吃磕破了，下半截淋漓漓漓都拖着酒浆；绝倒。那几个火家、酒保走得不见影了。绝倒。

武松与众人入到店里坐下，喝道：“你等快收拾起身！”一面安排车子，收拾行李，先送那妇人去了；了。一面寻不着伤的酒保，“寻”字妙，不着伤的又妙。去镇上请十数个为头的豪杰，都来店里替蒋门神与施恩陪话。尽把好酒开了，有的是按酒，都摆列了桌面，请众人坐地。武松叫施恩在蒋门神上首坐定。争此一口无穷之气。各人面前放只大碗，叫把酒只顾筛来。酒至数碗，武松开话道：“众位高邻都在这里：我武松看他一篇说话，句句用“我”字起，说得响。自从阳谷县杀了人，配在这里，便听得人说道：‘快活林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营造的屋宇等项买卖，被这蒋门神倚势豪强，公然夺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饭。’你众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妙妙。我和他并无干涉。妙妙。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字响。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字响。我便死也不怕！”“我”字响。今日我本待把蒋家这厮一顿拳脚打死，就除了一害；“我”字响。我看你众高邻面上，权寄下这厮一条性命。“我”字响。我今晚便要他投外府去。“我”字响。若不离了此间，我再撞见时，“我”字响。景阳冈上大虫便是模样！”打虎得意之事，处处提唱出来。众人才知道他是景阳冈上打虎的武都头，亦是武松自说出来。都起身替蒋门神陪话，道：“好汉息怒。教他便搬了去，奉还本主。”

那蒋门神吃他一吓，那里敢再做声？施恩便点了家火什物，交割了店肆。蒋门神羞惭满面，已出一口无穷之气矣。相谢了众人，自唤了一辆车儿，就装了行李，起身去了，不在话下。且说武松邀众高邻直吃得尽醉方休。至晚，众人散了，武松一觉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收结前篇一番快事。

却说施老管营听得儿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自骑了马直来店里相谢武松，连日在店内饮酒作贺。快活林一境之人都知武松了得，那一个不来拜见武松。写得荣华。自此，重整店面，开张酒肆。老管营自回安平寨理事。施恩使人打听蒋门神带了老小不知去向，这里只顾自做买卖，且不去理他，就留武松在店里居住。自此，施恩的买卖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里并各赌坊、兑坊加利倍送闲钱来与施恩。再写快活林一句，真快活林不虚也。施恩得武松争了这口气，把武松似爷娘一般敬重。施恩自此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不在话下。

荏苒光阴，早过了一月之上。炎威渐退，玉露生凉；金风去暑，已及新秋。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当日施恩正和武松在店里闲坐说话，论些拳棒枪法。点缀。只见店门前，两三个军汉牵着一匹马，来店里寻问主人，道：“那个是打虎的武都头？”施恩却认得是孟州守御兵马都监张蒙方衙内亲随人。施恩便向前问道：“你们寻武都头则甚？”那军汉说道：“奉都监相公钧旨，闻知武都头是个好男子，武松平生一片心事，只是要人叫声“好男子”，乃小人之图害之者，早已一片声叫他做好男子矣。千古多有此事，君子可不慎哉！特地差我们将马来取他。相公有钧帖在此。”施恩看了，寻思道：“这张都监是我父亲的上司官，属他调遣。今者，武松又是配来的囚徒，亦属他管下，只得教他去。”施恩便对武松道：“兄长，这几位郎中是张都监相公处差来取你。他既着人牵马来，哥哥心下如何？”武松是个刚直的人，不知委曲，便道：“他既是取我，只得走一遭，看他有甚话说。”随即换了衣裳巾帻，带了个小伴当，上了马，一同众人投孟州城里来。到得张都监宅前，下了马，跟着那军汉直到厅前恭见张都监。

那张蒙方在厅上，见了武松来，大喜道：“大喜”字与后“大怒”字前后相照，写小人面不由衷，真是活画。“教进前来相见。”武松到厅下，拜了张都监，叉手立在侧边。张都监便对武松道：“我闻知你是个大丈夫，一样好名字。男子汉，又一样好名字。英雄无敌，一样好说话。敢与人同死同生。又一样好说话。○甚矣，小人之巧也，凡君子意之所在，彼色色能知之，又色色能言之，而其心殊不然也。独世之君子，既已心知其人，而又不免心感其语，于是忽然中其所图，遂至猝不可救，则独何耶？我帐前见缺恁地一个人，不知你肯与我做亲随梯己人么？”武松跪下，称谢道：“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若蒙恩相抬举，小人当以执鞭随镫，伏侍恩相。”张都监大喜，便叫取果盒酒出来。张都监亲自赐了酒，叫武松吃得大醉，投之以所好，小人之巧真有如此，写得活画。就前厅廊下收拾一间耳房与武松安歇。次日，又差人去施恩处

取了行李来，只在张都监家宿歇。

早晚都监相公不住地唤武松进后堂与酒与食，放他穿房入户，把做亲人一般看待；一段便写得与施恩一般。又叫裁缝与武松彻里彻外做秋衣。一段便写得与宋江一般。○君子所以不敢轻受人之解衣推食者，其心诚疑之也。武松见了，也自欢喜，心里寻思道：“难得这个都监相公一力要抬举我，自从到这里住了，寸步不离，又没工夫去快活林与施恩说话。虽是他频频使人来相看我，多管是不能够入宅里来？却在口中补出两日事来，妙笔。”武松自从在张都监宅里，相公见爱，但是人有些公事来央浼他的，武松对都监相公说了，无有不依。外人俱送些金银、财帛、段匹等件。恶。武松买个柳藤箱子，把这送的东西都锁在里面。此一段亦竟与连日闲文一样平平叙去，遂令读者不觉。不在话下。

时光迅速，却早又是八月中秋。张都监向后堂深处鸳鸯楼下楼名妙绝。狮子街定是武松杀人处，鸳鸯楼不是武松饮酒处也。○特写此段者，一则为武松杀嫂以后，又连连写出许多妇人与他相缠，便成绝世奇文；一则为此处先写预席一次，便见内边门路都熟，以便后日血溅一回入来也。安排筵宴，庆赏中秋，叫唤武松到里面饮酒。武松见夫人宅眷都在席上，吃了一杯，便待转身出来。写杀嫂人偏写出许多妇人与他缠扰，妙心妙笔。张都监唤住武松，问道：“你那里去？”武松答道：“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饮宴，小人理合回避。”是武二。张都监大笑道：大笑与后大骂相照。“差了。我敬你是个义士，好说。特地请将你来一处饮酒，如自家一般，竟是武松语。何故却要回避？”便教坐了。武松道：“小人是个囚徒，如何敢与恩相坐地。”张都监道：“义士，好说。你如何见外？此间又无外人，内人奈何？便坐不妨。”武松三回五次谦让告辞，张都监那里肯放？定要武松一处坐地。武松只得唱个无礼喏，远远地斜着身坐下。画。张都监着丫环养娘相劝，写杀嫂人写出如许多般妇女来，真正妙想妙笔。一杯两盏。

看看饮过五七杯酒，张都监叫抬上果桌饮酒，又进了一两套食，次说些闲话，问了些枪法。张都监道：“大丈夫饮酒，何用小杯！”竟是武松语。叫：“取大银赏钟斟酒与义士吃。”连珠箭劝了武松几钟。看看月明光彩照入东窗。好景。武松吃得半醉，却都忘了礼数，只顾痛饮。张都监叫唤一个心爱的养娘，叫做玉兰，玉兰名字妙，与前“金莲”二字遥遥相望，为武松十来卷一篇大文两头锁钥也。○武松一篇始于杀金莲，终于杀玉兰，金玉、莲兰，千古的对矣。出来唱曲。张都监指着玉兰道：“这里别无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头在此。你可唱个中秋对月

时景的曲儿，教我们听则个。”玉兰执着象板^[1]，向前各道个万福，顿开喉咙，唱一只东坡学士中秋《水调歌》。唱道是：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樽前月下，忽闻此言，令人陡然念阳谷县紫石街，不知在何处。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高）卷珠帘，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常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绝妙好辞，令人想到亡兄，想到宋江，想到张青夫妻，想到管营父子，洒泪不止。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玉兰唱罢，放下象板，又各道了一个万福，立在一边。张都监又道：“玉兰，你可把一巡酒。”偏要写得妇人在杀嫂人眼前袅娜不已，妙心妙笔。这玉兰应了，便拿了一副劝盘，丫环斟酒，先递了相公，次劝了夫人，第三个便劝武松饮酒。张都监叫斟满着。妙心妙笔，不惟在眼前袅娜，直写得杀嫂人身边有许多妇人俄延不去矣。武松那里敢抬头，起身远远地接过酒来，唱了相公、夫人两个大喏，拿起酒来一饮而尽，便还了盏子。宛然写出对嫂嫂饮酒时也。张都监指着玉兰对武松道：“此女颇有些聪明，不惟善知音律，亦且极能针指。忽然合出金莲本事来，妙心妙笔。如你不嫌低微，忽然合出金莲本事来，妙心妙笔。数日之间，择了良时，将来与你做个妻室。”写杀嫂人至此，妙心妙笔。疑非人间所有。武松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者之人，怎敢望恩相宅眷为妻？枉自折武松的草料！”张都监笑道：“我既出了此言，必要与你。你休推故阻我，必不负约。”

当时一连又饮了十数杯酒。约莫酒涌上来，恐怕失了礼节，便起身拜谢了相公夫人，出到前厅廊下房门前，开了门，觉道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里脱了衣裳，除了巾帨，拿条哨棒来，庭心里，月明下，使几回棒，打了几个轮头^[2]。写未睡有情有景。仰面看天时，约有三更时分。好笔。

武松进到房里，却待脱衣去睡，只听得后堂里一片声叫起：“有贼来！”奇。武松听得，道：“都监相公如此爱我，他后堂内里有贼，我如何不去救护？”武松献勤，提了一条哨棒，径抢入后堂里来。只见那个唱的玉兰慌慌张张走出来指道：看他偏写出玉兰来，显出金锁玉钥也。“一个贼奔入后花园里去了！”武松听得这话，提着哨棒，大踏步直赶入花园里去寻时，一周遭不见；复翻身却奔出来，不提防黑影里撇出一条板凳，把武松一交绊翻，走出七八个军汉，叫一声：“捉贼！”就地下把武松一条麻索绑了。武松急叫道：“是我！”那众军汉那里容他分

说？只见堂里灯烛荧煌，张都监坐在厅上，一片声叫道：“拿将来！”

众军汉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厅前，武松叫道：“我不是贼，是武松！”张都监看了大怒，小人面皮风云转换，其疾如此。变了面皮，喝骂道：“你这个贼配军，本是贼眉贼眼、贼心贼肝的人！前文一连叫出许多义士，此处一连说出许多贼来，小人口何足为据也。我倒抬举你一力成人，不曾亏负了你半点儿！却才教你一处吃酒，同席坐地，我指望要抬举与你个官，你如何却做这等的勾当？”武松大叫道：“相公，非干我事！我来捉贼，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贼？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不做这般的事！”张都监喝道：“你这厮休赖！且把（你）〔他〕押去他房里，搜看有无赃物！”

众军汉把武松押着，径到他房里，打开他那柳藤箱子绝倒。看时，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却是些银酒器皿，约有一二百两赃物。武松见了，也自目瞪口呆，只叫得屈。众军汉把箱子抬出厅前，张都监看了，大骂道：“贼配军！如此无礼！赃物正在你箱子里搜出来，如何赖得过！常言道：‘众生好度人难度！’然则足下定好度耶？原来你这厮外貌像人，倒有这等禽心兽肝！既然赃证明白，没话说了！”连夜便把赃物封了，且叫送去机密房里监收。“天明却和这厮说话！”武松大叫冤屈，那里肯容他分说？众军汉扛了赃物，将武松送到机密房里收管了。张都监连夜使人去对知府说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钱。

次日天明，知府方才坐厅，左右缉捕观察把武松押至当厅，赃物都扛在厅上。张都监家心腹人赍着张都监被盗的文书，呈上知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牢子、节级将一束问事狱具放在面前。武松却待开口分说，知府喝道：“这厮原是远流配军，如何不做贼！一定是一时见财起意！既是赃证明白，休听这厮胡说，只顾与我加力打！”那牢子、狱卒拿起批头竹片，雨点的打下来。武松情知不是话头，只得屈招做“本月十五日，一时见本官衙内许多银酒器皿，因而起意，至夜乘势窃取入己”，与了招状。知府道：“这厮正是见财起意，不必说了，且取枷来钉了监下！”牢子将过长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里监禁了。何至死囚牢里？糊涂可笑，今古一辙。武松下到大牢里，寻思道：“叵耐张都监那厮安排这般圈套坑陷我！我若能够挣得性命出去时，却又理会！”怨毒。牢子狱卒把武松押在大牢里，将他一双脚昼夜匣着，又把木杻钉住双手，那里容他些松宽。

话里却说施恩，已有人报知此事，慌忙入城来和父亲商议。【眉批】此以下写施恩，与武松文无涉，分别读之。老管营道：“眼见得是

张团练替蒋门神报仇，买嘱张都监，却设出这条计策陷害武松。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钱，受了人情贿赂，众人以此不由他分说，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寻思起来，他须不该死罪。只是买求两院押牢节级便好，可以存他性命。在外却又别作商议。”施恩道：“见今当牢节级姓康的，和孩儿最过得好。只得去求浼他如何？”老管营道：“他是为你吃官司，你不去救他，更待何时？”好。施恩将了一二百两银子，写施恩为武松使用，都是大银子，不得不点出。径投康节级，却在牢未回。施恩教他家着人去牢里说知。

不多时，康节级归来，与施恩相见。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诉了一遍。康节级答道：“不瞒兄长说，此一件事皆是张都监和张团练两个同姓结义做兄弟，也结义做兄弟，写来一笑。○与前施恩四拜相映衬。见今蒋门神躲在张团练家里，却央张团练买嘱这张都监，商量设出这条计来。一应上下之人都是蒋门神用贿赂。我们都接了他钱。厅上知府一力与他作主，定要结果武松性命；只有当案一个叶孔目不肯，因此不敢害他。这人忠直仗义，不肯要害平人，以此，武松还不吃亏。写得好。○凡他处必要写作牢中吃苦者，定为文情前后，有不得不吃苦之故耳。今写武松，既可不必要吃苦，则又何必定写吃苦也。今听施兄所说了，牢中之事尽是我自维持；如今便去宽他，今后不教他吃半点儿苦。写得好。你却快央人去，只嘱叶孔目，要求他早断出去，便可救得他性命。”施恩取一百两银子与康节级，康节级那里肯受？再三推辞，方才收了。活写世人受银子法。

施恩相别出门来，径回营里，又寻一个和叶孔目知契的人，送一百两银子与他，只求早早紧急决断。那叶孔目已知武松是个好汉，亦自有心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只被这知府受了张都监贿赂，嘱他不肯从轻；勘来武松窃取人财，又不得死罪，因此互相延挨，只要牢里谋他性命；今来又得了这一百两银子，亦知是屈陷武松，却把这文案都改得轻了，尽出豁了武松，只得限满决断。

次日，施恩安排了许多酒馔，甚是齐备，来央康节级引领，直进大牢里看视武松，见面送饭。一入死囚牢。此时武松已自得康节级看觑，将这刑禁都放宽了。施恩又取三二十两银子分俵与众小牢子^[3]，取酒食叫武松吃了。施恩附耳低言道：“这场官司明明是都监替蒋门神报仇，陷害哥哥。施恩得之于老康，武松得之于施恩，深亏此处有此一笔，便使飞云浦回来，犹如秋鹰击雀也。你且宽心，不要忧念。我已央人和叶孔目说通了，甚有周全你的好意。且待限满断决你出去，却再理

会。”此时武松得松宽了，已有越狱之心；突然分外添此一笔，便将施恩三入反衬出异样恩义。○一句出狱，却令三句入狱出色。听得施恩说罢，却放了那片心。施恩在牢里安慰了武松，归到营中。过了两日，施恩再备些酒食钱财，又央康节级引领入牢里与武松说话；相见了，将酒食管待；又分俵了些零碎银子与众人做酒钱。回归家来，又央浼人上下去使用，催趲打点文书。二入死囚牢。过得数日，施恩再备了酒肉，做了几件衣裳，增一句。再央康节级维持，相引将来牢里请众人吃酒，买求看觑武松；叫他更换了些衣服，吃了酒食。三入死囚牢。

出入情熟，一连数日，施恩来了大牢里三次。总结一句，好笔段。却不提防被张团练家心腹人见了，回去报知。那张团练便去对张都监说了其事。张都监却再使人送金帛来与知府，就说与此事。那知府是个赃官，接受了贿赂，便差人常常下牢里来闹看⁴，但见闲人便要拿问。施恩得知了，那里敢再去看觑？施恩三入，不为少矣，便忽然生个事情，一笔截住，甚有剪裁之妙。不然，日日入死囚牢，写得何日始了也。武松却自得康节级和众牢子自照管他。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节级家里讨信，得知长短。又补得好。都不在话下。

看看前后将及两月，有这当案叶孔目一力主张，知府处早晚说开就里，那知府方才知张都监接受了蒋门神若干银子，通同张团练，设计排陷武松，自心里想道：“你倒赚了银两，教我与你害人！”于今为烈。因此，心都懒了，不来管看。捱到六十日限满，牢中取出武松，当厅开了枷。当案叶孔目读了招状，定拟下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原盗赃物给还本主。张都监只得着家人当官领了赃物。当厅把武松断了二十脊杖，刺了金印，取一面七斤半铁叶盘头枷钉了，押一纸公文，差两个壮健公人防送武松，限了时日要起身。那两个公人领了牒文，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门便行。

原来武松吃断棒之时，却得老管营使钱通了，叶孔目又看觑他，知府亦知他被陷害，不十分来打重，因此断得棒轻。写得好。武松忍着那口气，又是一点无穷之气。带上行枷，出得城来，两个公人监在后面。约行得一里多路，只见官道旁边酒店里钻出施恩来，看着武松道：“小弟在此专等。”武松看施恩时，又包着头，络着手。不是蒋门神偏打二处，只图文情绝倒耳。武松问道：“我好几时不见你，如何又做恁地模样？”施恩答道：“实不相瞒哥哥说：小弟自从牢里三番相见之后，知府得知了，不时差人下来牢里点闹；那张都监又差人在牢门口左近两边巡看着；又在口中补出未知事来。因此小弟不能够再进大牢里看望兄长，

只到得康节级家里讨信。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里，只见蒋门神那厮又领着一伙军汉到来厮打。小弟被他又痛打一顿，也要小弟央浼人陪话，绝倒。却被他仍复夺了店面，依旧交还了许多家火什物。绝倒。小弟在家将息未起，今日听得哥哥断配恩州，特有两件绵衣写施恩写得好。送与哥哥路上穿着，煮得两只熟鹅在此，写施恩写得好。请哥哥吃了两块去。”施恩便邀两个公人，请他入酒肆。那两个公人那里肯进酒店里去？便发言发语道：“武松这厮，他是个贼汉！不争我们吃你的酒食，明日官府上须惹口舌。你若怕打，快走开去！”深明下文无冤。施恩见不是话头，便取十来两银子送与他两个公人。那厮两个那里肯接？恼忿忿地只要催促武松上路。深明下文无冤。

施恩讨两碗酒叫武松吃了，把一个包裹拴在武松腰里，好。把这两只熟鹅挂在武松行枷上。好。施恩附耳低言好。道：“包裹里有两件绵衣，好。一帕子散碎银子，路上好做盘缠；好。也有两双八搭麻鞋在里面。好。只是要路上仔细提防，这两个贼男女不怀好意！”好。○写来竟是父子、夫妇、兄弟，不是朋友，故写得好。○重读之，觉实实写得好，我却写不出。武松点头道：“不须分付，我已省得了。再着两个来也不惧他！每每后文事，偏在前文闲中先逗一句，至于此句，尤逗得无痕有影，妙绝妙绝。不知文者，谓是武松自夸了得也。你自回去将息。竟是父子、夫妇、兄弟。且请放心，我自有措置。”施恩拜辞了武松，哭着去了。完施恩完得好。不在话下。

武松和两个公人上路，行不到数里之上，数里。○看他一路叙出许多里数，史公敛手。两个公人悄悄地商议道：“不见那两个来？”果然不出都头所料。○文笔入妙。武松听了，自暗暗地寻思，冷笑道：“没你娘鸟兴！那厮到来扑复老爷^㉔！”武松右手却吃钉住在行枷上，左手却散着。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鹅来只顾自吃，也不睬那两个公人。妙心妙笔，写出妙人妙景。又行了四五里路，四五里。再把这只熟鹅除来右手扯着，把左手斯来只顾自吃；妙心妙笔，写出妙人妙景。行不过五里路，五里。把这两只熟鹅都吃完了。

约算离城也有八九里多路，一总八九里。只见前面路边先有两个人，文笔妙绝。提着朴刀，朴刀此处出现。各跨口腰刀，腰刀此处出现。先在那里等候；妙绝。见了公人监押武松到来，便帮着做一路走。文笔妙绝。武松又见这两个公人，与那两个提朴刀的挤眉弄眼，打些暗号。文笔妙绝。武松早睃见，自瞧了八分尴尬；只安在肚里，却且只做不见。妙人。又走不数里多路，数里。只见前面来到一处，济济荡荡鱼

浦，作文须作如此语，方是绝妙好辞。四面都是野港阔河。五个人行至浦边一条阔板桥，一座牌楼上，有牌额，写着道“飞云浦”三字。武松见了，假意问道：“这里地名唤做甚么去处？”两个公人应道：“你又不眼瞎，须见桥边牌额上写道‘飞云浦’！”

武松站住道：“我要净手则个。”妙。那两个提朴刀的走近一步，妙。却被武松叫声：“下去！”一飞脚早踢中，翻筋斗踢下水去了。妙。这一个急待转身，妙。武松右脚早起，扑通地也踢下水里去。妙。那两个公人慌了，望桥下便走。妙。武松喝一声：“那里去！”把枷只一扭，折作两半个，赶将下桥来。妙。那两个先自惊倒了一个。妙。武松奔上前去，望那一个走的后心上只一拳打翻，妙。就水边捞起朴刀来，读此句，为之一叹。本拟武松死于此刀，谁料自家之刀，仍杀自家之身耶？人生世上，此等事往往有之，愿后世以此为鉴也。赶上去，搠上几朴刀，死在地下；妙。却转身回来，把那个惊倒的也搠几刀。妙。

这两个踢下水去的才挣得起，正待要走，妙。武松追着，又砍倒一个；妙。赶入一步，劈头揪住一个，喝道：“你这厮实说，我便饶你性命！”妙。那人道：“小人两个是蒋门神徒弟。今被师父和张团练定计，使小人两个来相帮防送公人，一处来害好汉。”武松道：“你师父蒋门神今在何处？”妙。○问得筋节。那人道：“小人临来时，和张团练都在张都监家里后堂鸳鸯楼上吃酒，专等小人回报。”妙。○“都在”句，写出不费手脚。“鸳鸯楼”句，写出熟溜专等句，写出毒。武松道：“原来恁地！却饶你不得！”手起刀落，也把这人杀了；妙。解下他腰刀来，拣好的带了一把；看他捞朴刀解腰刀，便有两刀矣。将两个尸首都撺在浦里；又怕那两个不死，提起朴刀，每人身上又搠了几刀。妙。立在桥上看了一回，活画出来。○写武松真是武松，与他人不同。思量道：“虽然杀了这四个贼男女，不杀得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如何出得这口恨气！”提着朴刀踌躇了半晌，妙绝。○“提刀踌躇”四字，自庄子写庖丁后，忽于此处再见。一个念头，竟奔回孟州城里来。妙绝。○转笔如风。不因这番，有分教，武松：

杀几个贪夫，出一口怨气。

定教：

画堂深处尸横地，
红烛光中血满楼。

毕竟武松再回孟州城来，怎地结束，且听下回分解。

[1] 象板：象牙拍板。一种打击乐器。

[2] 轮头：一种使弄枪棒的套数。

[3] 分俵：分施，分给。

[4] 闸看：查看。

[5] 扑复：扑击。

第三十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我读至血溅鸳鸯楼一篇，而叹天下之人磨刀杀人，岂不怪哉！《孟子》曰：“杀人父，人亦杀其父；杀人兄，人亦杀其兄。”我磨刀之时，与人磨刀之时，其间不能以寸，然则非自杀之，不过一间，所谓易刀而杀之也。呜呼，岂惟是乎！夫易刀而杀之也，是尚以我之刀杀人，以人之刀杀我，虽同归于一杀，然我犹见杀于人之刀，而不至遂杀于我之刀也。乃天下祸机之发，曾无一格，风霆骇变，不须旋踵，如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人之遇害，可不为之痛悔哉！方其授意公人，而复遣两徒弟往帮之也，岂不尝殷勤致问：“尔有刀否？”两人应言：“有刀。”即又殷勤致问：“尔刀好否？”两人应言：“好刀。”则又殷勤致问：“是新磨刀否？”两人应言：“是新磨刀。”复又殷勤致问：“尔刀杀得武松一个否？”两人应言：“再加十四五五个亦杀得，岂止武松一个供得此刀。”当斯时，莫不自谓此刀跨而往，掣而出，飞而起，劈而落，武松之头断，武松之血洒，武松之命绝，武松之冤拔；于是拭之，视之，插之，悬之，归更传观之，叹美之，摩挲之，沥酒祭之。盖天下之大，万家之众，其快心快事，当更未有过于鸳鸯楼上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之三人者也。而殊不知云浦净手，马院吹灯，刀之去，自前门而去者，刀之归，已自后门而归。刀出前门之际，刀尚姓张，刀入后门之时，刀已姓武。于是向之霍霍自磨，惟恐不钅快者，此夜一十九人遂亲以头颈试之。呜呼！岂忍言哉！夫自买刀，自佩之，佩之多年而未尝杀一人，则是不如勿买，不如勿佩之为愈也。自买刀，自佩之，佩之多年而今夜始杀一人，顾一人未杀而刀已反为所借，而立杀我一十九人。然则买为自杀而买，佩为自杀而佩，更无疑也。呜呼！祸害之伏，秘不得知，及其猝发，疾不得掩，盖自古至今，往往皆有，乃世之人犹甘蹈之不悟，则何不读《水浒》二刀之文哉！

此文妙处，不在写武松心粗手辣，逢人便斫，须要细细看他笔致闲处，笔尖细处，笔法严处，笔力大处，笔路别处。如马槽听得声音方才知是武松句，丫鬟骂客人一段酒器皆不曾收句，夫人兀自问谁句，此其

笔致之闲也。杀后槽便把后槽尸首踢过句，吹灭马院灯火句，开角门便掇过门扇句，掩角门便把门都提过句，丫鬟尸首拖放灶前句，灭了厨下灯火句，走出中门拴前门句，撇了刀鞘句，此其笔尖之细也。前书一更四点，后书四更三点，前插出施恩所送棉衣及碎银，后插出麻鞋，此其笔法之严也。抢入后门杀了后槽，却又闪出后门拿了朴刀；门扇上爬入角门，却又开出角门掇过门扇，抢入楼中杀了三人，却又退出楼梯让过两人；重复随入楼中杀了二人，然后抢下楼来杀了夫人；再到厨房换了朴刀，反出中堂拴了前门。一连共有十数个转身，此其笔力之大也；一路凡有十一个“灯”字，四个“月”字，此其笔路之别也。

鸳鸯楼之立名，我知之矣，殆言得意之事与失意之事相倚相伏，未曾暂离，喻如鸳鸯二鸟双游也。佛言功德天尝与黑暗女姊妹相逐，是其义也。

武松蜈蚣岭一段文字，意思暗与鲁达瓦官寺一段相对，亦是初得戒刀，另与喝采一番耳，并不复关武松之事。

话说张都监听信这张团练说诱嘱托，替蒋门神报仇，要害武松性命，谁想四个人倒都被武松搠杀在飞云浦了。当时武松立于桥上寻思了半晌，踌躇起来，怨恨冲天：“不杀得张都监，如何出得这口恨气！”便去死尸身边解下腰刀，选好的取把来跨了，一写腰刀。【眉批】一路看他写刀，写角门，写灯，写月。拣条好朴刀提着，一写朴刀。○妙在即以彼家之刀，杀彼家之人。再径回孟州城里来。

进得城中，早是黄昏时候，武松径趑去张都监后花园墙外，却是一个马院。武松就在马院边伏着。听得那后槽却在衙里^[1]，未曾出来。正看之间，只见呀地角门开，一写角门开。后槽提着个灯笼出来，一写灯。里面便关了角门。二写角门关。武松却躲在黑影里，听那更鼓时，早打一更四点。此句起，妙笔。那后槽上了草料，挂起灯笼，二写灯。铺开被卧，脱了衣裳，上床便睡。武松却来门边挨那门响。

后槽喝道：“老爷方才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哩！”妙语。武松把朴刀倚在门边，二写朴刀。却掣出腰刀在手里，二写腰刀。又呀呀地推门。那后槽那里忍得住，便从床上赤条条地跳将出来，拿了搅草棍，拔了櫬^[2]，却待开门，被武松就势推开去，抢入来，入一重门来。○看他入来，出去，又入来，又出去，写得跳脱不可言。把这后槽劈头揪住。却待要叫，灯影下，三字妙笔。○三写灯。见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里，三写腰刀。○不见人，单见刀，一者灯下，二者吓极。先自惊得八分软了，口里只叫得一声：“饶命！”武松道：“你认得我么？”后槽听得声

音，方才知是武松，妙。○有此闲笔。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饶了我罢！”武松道：“你只实说，张都监如今在那里？”后槽道：“今日和张团练、蒋门神他三个吃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鸳鸯楼上吃哩。”武松道：“这话是实么？”后槽道：“小人说谎就害疮！”绝倒。武松道：“恁地却饶你不得！”手起一刀，四写腰刀。把这后槽杀了。杀第一个。一脚踢开尸首，闲细。把刀插入鞘里。五写腰刀。就灯影下妙。○四写灯。去腰里解下施恩送来的绵衣，前文施恩送绵衣、碎银、麻鞋三件，今忽将两件插在前边，一件插在后边，为百忙中极闲之笔，真乃非常之才。将出来，脱了身上旧衣裳，把那两件新衣穿了，拴缚得紧缚，把腰刀和鞘跨在腰里，六写腰刀。却把后槽一床单被包了散碎银两，百忙中插出施恩银两，非常之才。入在缠袋里，却把来挂在门边，记着。却将一扇门立在墙边，先去吹灭了灯火，闲细。○五写灯。却闪将出来，又出去。拿了朴刀，妙。○三写朴刀。○此句下又入来。从门上一步步爬上墙来。

此时却有些月光明亮。一写月。○妙笔。武松从墙头上一跳，却跳在墙里，又入一重门来。便先来开了角门，三写角门开。掇过了门扇，闲细。○此句又出去。复翻身入来，又入来。虚掩上角门，四写角门关。门都提过了。闲细。武松却望灯明处来五写灯。○又入一处来。看时，正是厨房里。只见两个丫环正在那汤罐边埋冤^[3]，说道：“伏侍了一日，兀自不肯去睡，只是要茶吃！那两个客人也不识羞耻，绝倒。撞得这等醉了，也兀自不肯下楼去歇息，只说个不了！”表出等回话。那两个女使正口里喃喃呐呐地怨怅，武松却倚了朴刀，四写朴刀。○朴刀在此。掣出腰里那口带血刀来，七写腰刀。○带血妙。把门一推，呀地推开门，抢入来，又入一重门来。先把一个女使鬓角儿揪住^[4]，一刀八写腰刀。杀了。杀第二个。那一个却待要走，两只脚一似钉住了的；再要叫时，口里又似哑了的，端的是惊得呆了。休道是两个丫环，便是说话的见了，也惊得口里半舌不展！忽然跳出话外，真是以文为戏。武松手起一刀，九写腰刀。也杀了，杀第三个。却把这两个尸首拖放灶前，闲细。灭了厨下灯火，六写灯。○闲细。趁着那窗外月光，（三）〔二〕写月。○妙笔。一步步挨入堂里来。又入一重来。

武松原在衙里出入的人，已都认得路数，径趑到鸳鸯楼胡梯边来，捏脚捏手摸上楼来。又入一重来。此时亲随的人都伏事得厌烦，远远地躲去了。好。只听得那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个说话。武松在胡梯口听。只听得蒋门神口里称赞不了，只说：“亏了相公与小人报了冤仇！再当二字妙，将有字衬出无字处。重重的报答恩相！”这张都监

道：“不是看我兄弟张团练面上，谁肯干这等的事！你虽费用了些钱财，却也安排得那厮好！这早晚多是在那里下手，那厮敢是死了。却不道这早晚已在这里下手，为之绝倒。只教在飞云浦结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来，便见分晓。”张团练道：“这四个对付他一个有甚么不了！再有几个性命六字奇句。也没了！”绝倒。○遂成口讖。蒋门神道：“小人也分付徒弟来，只教就那里下手结果了快来回报。”

武松听了，心头那把无明业火高三千丈，冲破了青天；右手持刀，左手写腰刀。左手揷开五指，陪一句，衬成刀势。抢入楼中。再入一步来。只见三五枝灯烛荧煌，七写灯。一两处月光射入，三写月。○绝妙好辞。楼上甚是明朗，面前酒器皆不曾收。闲细。蒋门神坐在交椅上，见是武松，吃了一惊，把这心肝五脏都提在九霄云外。说时迟，那时快，蒋门神急要挣扎时，武松早落一刀，十一写刀。劈脸剁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武松便转身回过刀来。不惟转身回刀甚疾，其转笔回墨亦甚疾。○十二写腰刀。那张都监方才伸得脚动，被武松当时一刀，十三写腰刀。齐耳根连脖子砍着，扑地倒在楼板上。两个都在挣命。顿一句。这张团练终是个武官出身，闲细。虽然酒醉，还有些气力；见剁翻了两个，料道走不迭，便提起一把交椅轮将来。武松早接个住，就势只一推。疾。休说张团练酒后，便清醒白醒时¹⁴，也近不得武松神力，真正妙笔。扑地望后便倒了。武松赶入去，句。一刀句。○十四写腰刀。先割下头来。杀第四个，又割头，与杀别个不同。蒋门神有力，挣得起来，武松左脚早起，翻筋斗踢一脚，按住也割了头；杀第五个，亦割头。转身来，把张都监也割了头。杀第六个，也割头。见桌子上有酒有肉，武松拿起酒钟子一饮而尽。连吃了三四钟，妙。便去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来，奇笔。蘸着血，奇墨。去白粉壁上奇纸。大写下八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奇文。○奇笔奇墨奇纸，定然做出奇文来。○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看他“者”字、“也”字，何等用得好？只八个字，亦有打虎之力。○文只八字，却有两番异样奇彩在内，真是天地间有数大文也。○依谢叠山例，是一篇放胆文字。把桌子上器皿踏扁了，揣几件在怀里。却待下楼，只听得楼下夫人声音叫道：“楼上官人们都醉了，快着两个上去搀扶。”行到水穷，又看云起，妙笔。○写武松杀张都监，定必写到杀得灭门绝户，方快人意，然使夫人深坐房中，武松亦不必搜捉出来也。只借分付家人凑在手边来，一齐授首，工良心苦，人谁知之？○下养娘引着两个小的，亦只闲闲凑来。说犹未了，早有两个人上楼来。

武松却闪在胡梯边又出来一步。看时，却是两个自家亲随人，便是

前日拿捉武松的。妙笔，妙不可言。武松在黑处让他过去，却拦住去路。两个入进楼中，见三个尸首横在血泊里，惊得面面厮觑，做声不得，正如“分开八片顶阳骨^[6]，倾下半桶冰雪水”；急待回身。武松随在背后，手起刀落，十五写腰刀。早剁翻了一个。杀第七个。那一个便跪下讨饶，武松道：“却饶你不得！”揪住也是一刀。十六写腰刀。○杀第八个。杀得血溅画楼，尸横灯影！绝妙好辞。○八写灯。武松道：“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一死！”提了刀，十七写腰刀。下楼来。又出来一步。夫人问道：“楼上怎地大惊小怪？”武松抢到房前。又入一重来。夫人见条大汉入来，兀自问道：“是谁？”闲细。○又表是暗中，与后灯明相照。武松的刀早飞起，十八写腰刀。劈面门剁着，倒在房前声唤。杀第九个。武松按住，将去割头时，刀切不入。十九写腰刀。○半日可谓忙杀腰刀，闲杀朴刀矣。得此一变，令人叫绝。○真正才子。武松心疑，就月光下四写月。看那刀时，已自都砍缺了。二十写腰刀。武松道：“可知割不下头来！”便抽身去厨房下忽然直出来，真正才子。拿取朴刀，五写朴刀。丢了缺刀，二十一写腰刀。翻身再入楼下来。忽然又直入来，写得怕人。只见灯明下九写灯。前番那个唱曲儿的养娘玉兰引着两个小的，人口凑聚，有法又有情。把灯十写灯。照见夫人被杀死地下，方才叫得一声：“苦也！”武松握着朴刀，六写朴刀。向玉兰心窝里搠着。杀第十个，○前杀金莲是心窝里，今杀玉兰亦是心窝里，藏此三字为暗记也。两个小的亦被武松搠死，一朴刀一个七写朴刀。结果了，杀十一个，杀第十二个。走出中堂，把门拴了前门，忽然又出前门去。拴得妙。又入来，忽然又入去。寻着两三个妇女，也都搠死了在地下。杀十三个，杀十四个，杀十五个。

武松道：“我方才心满意足！六字绝妙好辞。走了罢休！”撇了刀鞘，闲细之极。○二十二写腰刀。提了朴刀，八写朴刀。出到角门外，又直出来。○五写角门开。来马院里再出来。除下缠袋来；忘之固是败笔，然不忘真是奇笔。把怀里踏匾的银酒器都装在里面，拴在腰里；拽开脚步，再出来。倒提朴刀便走。九写朴刀。○倒提妙绝，是心满意足后气色，只两字便描写出来。到城边，寻思道：“若等门开，须吃拿了。不如连夜越城走。”便从城边踏上城来。

这孟州城是个小去处，那土城苦不甚高^[7]。就女墙边望下^[8]，句。先把朴刀虚按一按，句。○写跳城便真写出跳城来，真是才子。○十写朴刀。刀尖在上，棒梢向下，托地只一跳，妙写。○十一写朴刀。把棒一拄，立在濠堑边。妙笔。○十二写朴刀。月明之下看水时，四写月。○楼上月，此月也；濠边月，亦此月也。然而楼上之月，何其惨毒；濠

边之月，何其幽凉。武松在楼上时，月亦在楼上，初不知濠边月色何如。武松来濠边时，月亦在濠边，竟不记楼上月明何似。都监一家看月之时，濠边月里并无一个；武松濠边立月之际，张家月下更无一人。嗟乎！一月普照万方，万方不齐苦乐，月影只争转眼，转眼生死无常。前路茫茫，世间魑魅，读书至此，不知后人又何以为情也。只有一二尺深。此时正是十月半天气，各处水泉皆涸。武松就濠边脱了鞋袜，解下腿絛护膝，抓扎起衣服，从这城濠里走过对岸。却想起施恩送来的包裹里有双八搭麻鞋，如此穿插，妙岂容说。○以前篇中间一句，分插在后篇前后，真正奇笔。取出来穿在脚上。听城里更点时，已打四更三点。此句收，妙笔。○与前“一更四点”句，作一开一阖。武松道：“这口鸟气，今日方才出得松膝^[9]！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只可撒开。”提了朴刀，十三写朴刀。投东小路便走。走了一五更，一更四点，四更三点，前提后缴，合成奇格，此更以五更带作馀波。天色朦朦胧胧，尚未明亮。

武松一夜辛苦，身体困倦；棒疮发了又疼，那里熬得过？望见一座树林里，一个小小古庙，武松奔入里面，把朴刀倚了，十四写朴刀。解下包裹来做了枕头，闲细。扑翻身便睡。却待合眼，只见庙外边探入两把挠钩把武松搭住。两个人便抢入来将武松按定，一条绳索绑了。奇事。那四个男女道：“这鸟汉子却肥，好送与大哥去！”武松那里挣扎得脱，被这四个人夺了包裹、朴刀，十五写朴刀。却似牵羊的一般，脚不点地，好笑。拖到村里来。

这四个男女于路上自言自说道：“看！这汉子一身血迹，不正写，却用他人看出。却是那里来？莫不做贼着了手来？”捎带两月以前。武松只不做声，由他们自说。行不到三五里路，早到一所草屋内，把武松推将进去，侧首一个小门里面还点着碗灯。十一写灯。四个男女将武松剥了衣裳，绑在亭柱上。武松看时，见灶边梁上挂着两条人腿。武松自肚里寻思道：“却撞在横死神手里^[10]，死得没了分晓！早知如此时，不若去孟州府里首告了，便吃一刀一剮，却也留得一个清名于世！”那四个男女提着那包裹，口里叫道：“大哥！大嫂！快起来！我们张得一头好行货在这里了！”只听得前面应道：“我来也！你们不要动手，我自来开剥。”好。

没一盏茶时，只见两个人入屋后来。武松看时，前面一个妇人，背后一个大汉。两个定睛看了武松，那妇人便道：“这个不是叔叔？”妙绝。一篇十来卷文字，回环踢跳，无句不钩，无字不锁。那大汉

道：“果然是我兄弟！”妙绝，真疑鬼疑神之文。武松看时，那大汉不是别人，却正是菜园子张青，这妇人便是母药叉孙二娘。这四个男女吃了一惊，便把索子解了，将衣服与武松穿了，头巾已自扯碎，且拿个毡笠子与他戴上。两句写得好笑，遂似为做头陀之讖，然实是算到做头陀时，无处安放头巾，故先于此处销缴之也。原来这张青十字坡店面作坊却有几处，所以武松不认得。公自注。

张青即便请出前面客席里。叙礼罢，张青大惊，连忙问道：“贤弟如何恁地模样？”武松答道：**【眉批】**看他一路细细叙述，不省一字，显出大笔力。“一言难尽！我读半日不得了，一言如何得尽。自从与你相别之后，到得牢城营里，得蒙施管营儿子，唤做金眼彪施恩，一见如故，每日好酒好肉管顾我。为他有一座酒肉店在城东快活林内，甚是趁钱，却被一个张团练带来的蒋门神那厮，倚势豪强，公然白白地夺了。施恩如此告诉，我却路见不平，醉打了蒋门神，复夺了快活林，施恩以此敬重我。后被张团练买嘱张都监，定了计谋，取我做亲随，设智陷害，替蒋门神报仇：八月十五日夜，只推有贼，赚我到里面，却把银酒器皿预先放在我箱笼内，拿我解送孟州府里，强扭做贼，打招了监在牢里。却得施恩上下使钱透了，不曾受害。又得当案叶孔目仗义疏财，不肯陷害平人；又得当牢一个康节级与施恩最好。两个一力维持，待限满脊杖，转配恩州。昨夜出得城来，叵耐张都监设计，教蒋门神使两个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帮，就路上要结果我。到得飞云浦僻静去处，正欲要动手，先被我两脚把两个徒弟踢下水里去；赶上这两个鸟公人，也是一朴刀一个搠死了，都撇在水里。思量这口气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里去。一更四点，进去马院里，先杀了一个养马的后槽；爬入墙内去，就厨房里杀了两个丫环；直上鸳鸯楼上，把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三个都杀了；又砍了两个亲随；下楼来又把他老婆、儿女、养娘都戳死了。四更三点跳城出来，走了一五更路，前正传是第一遍，此叙述是第二遍。一时困倦，棒疮发了又疼，因行不得，投一小庙里权歇一歇，却被这四个绑缚将来。”

那四个搗子便拜在地下，道：“我们四个都是张大哥的火家。因为连日博钱输了，去林子里寻些买卖，却见哥哥从小路来，身上淋淋漓漓都是血迹，却在土地庙里歇，我四个不知是甚人。早是张大哥这几时分付道，‘只要捉活的’，因此，我们只拿挠钩套索出去。不分付时^[1]，也坏了大哥性命。正是有‘眼不识泰山’！一时误犯着哥哥，恕罪则个！”张青夫妻两个笑道：“我们因有挂心，这几时只要他们拿活的行货。他这四个如何省的我心里事？好张青夫妻。若是我这兄弟不困乏时，不说你

这四个男女，更有四十个也近他不得！”那四个捣子只顾磕头。武松唤起他来，道：“既然他们没钱去赌，我赏你些。”便把包裹打开，取十两碎银，把与四人将去分。好人送好物，应如此好好用。那四个捣子拜谢武松。张青看了，也取三二两银子赏与他们，四个自去分了。

张青道：“贤弟不知我心。四个捣子不知我心，连武松亦复不知我心，写张青夫妻其实好。从你去后，我只怕你有些失支脱节，或早或晚回来，知己。因此上分付这几个男女，但凡拿得行货，只要活的。那厮们慢仗些的趁活捉了^[12]，敌他不过的必致杀害，以此不教他们将刀仗出去，只与他挠钩套索。方才听得说，我便心疑，连忙分付等我自来看，好张青。谁想果是贤弟！”孙二娘道：“只听得叔叔打了蒋门神，又是醉了赢他，那一个来往人不吃惊！只一句便将前一篇，重复出色加染。有在快活林做买卖的客商常说到这里，却不知向后的事。叔叔困倦，且请去客房里将息，却再理会。”张青引武松去客房里睡了。两口儿自去厨下安排些佳肴美馔酒食管待武松。不移时，整治齐备，专等武松起来相叙。八个字写出好主人，正不以酒食为感也。

却说孟州城里，张都监衙内也有躲得过的，直到五更才敢出来。上半夜怕人，下半夜怕鬼，写得绝倒。众人叫起里面亲随、外面当直的军牢，都来看视。声张起来，街坊邻舍谁敢出来？捱到天明时分，妙绝妙绝，遂令读者疑字缝里或有武松劈面直跳出来。却来孟州府里告状。知府听说罢，大惊，火速差人下来，简点了杀死人数，行凶人出没去处，填画了图像、格目，回府里禀复知府，道：“先从马院里入来，就杀了养马的后槽一人，有脱下旧衣二件。前文所无。○前文止半句。次到厨房里，灶下杀死两个丫环，厨门边遗下行凶缺刀一把。前文所有。○此句本在后，倒插在前。楼上杀死张都监一员并亲随二人。此句本在后，倒插在前。外有请到客官张团练与蒋门神二人。白粉壁上，衣襟蘸血大写八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楼下搠死夫人一口。在外搠死玉兰一口，奶娘二口，此句本在后，倒插在前。儿女三口。此句前是二口，此多一口。前在前，此在后。共计杀死男女一十五名，掳掠去金银酒器六件。”正传是第一遍，叙述是第二遍，报官是第三遍。看他第一遍之纵横，第二遍之次第，第三遍之颠倒，无不处处入妙。○看他叙来有与前文合处，有与前文不必合处，政以疏密互见，错落不定为奇耳。必拘拘一字不失，何不印板印作一样三张也。知府看罢，便差人把住孟州四门，点起军兵并缉捕人员，城中坊厢里正，逐一排门搜捉凶人武松。

次日，飞云浦地里保正人等告称：“杀死四人在浦内，见有杀人血

痕在飞云浦桥下，尸首俱在水中。”共计十五人后，急接四人，踌躇满志之笔。知府接了状子，当差本县县尉下来。一面着人打捞起四个尸首，都检验了。两个是本府公人，两个自有苦主，各备棺木盛殓了尸首，尽来告状，催促捉拿凶首偿命。城里闭门三日，绝倒。家至户到，逐一挨察。五家一连，十家一保，那里不去搜寻？知府押了文书，委官下该管地面，各乡、各保、各都、各村，尽要排家搜捉，缉捕凶首。写了武松乡贯、年甲、貌相、模样，画影图形，出三千贯信赏钱。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赴州告报，随文给赏；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事发到官，与犯人同罪。遍行邻近州府一同缉捕。

且说武松在张青家里将息了三五日，打听得事务箴刺一般紧急，纷纷攘攘，有做公人出城来各乡村缉捕。张青知得，只得对武松说道：“二哥，不是我怕事不留你久住，如今官司搜捕得紧急，排门挨户，只恐明日有些疏失，必须怨恨我夫妻两个。我却寻个好安身去处与你，在先也曾对你说来，张青夫妻一片之心。只不知你中心肯去也不？”武松道：“我这几日也曾寻思，想这事必然要发，如何在此安（得身）〔身得〕牢？止有一个哥哥，又被嫂嫂不仁害了。甫能来到这里，又被人如此陷害。祖家亲戚都没了！无家之痛，此日最深。○“不仁”二字，雅驯之极，却已断尽淫妇奸夫矣，妙绝。今日若得哥哥有这好去处叫武松去，我如何不肯去？只不知是那里地面？”张青道：“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龙山宝珠寺。我哥哥鲁智深和甚么青面兽好汉杨志在那里打家劫舍，霸着一方落草。青州官军捕盗，不敢正眼觑他。贤弟，只除那里去安身，方才免得；若投别处去，终久要吃拿了。他那里常常有书来取我入伙；我只为恋土难移，不曾去得。我写一封书备细说二哥的本事。于我面上，如何不着你入伙？”武松道：“大哥，也说的是。我也有心，恨时辰未到，缘法不能凑巧。今日既是杀了人，事发了，没潜身处，此为最妙。大哥，你便写书与我去，只今日便行。”

张青随即取幅纸来，备细写了一封书，把与武松，安排酒食送路。只见母药叉孙二娘指着张青说道：“你如何便只这等叫叔叔去？前面定吃人捉了！”独表孙二娘能。武松道：“嫂嫂，你且说我怎地去不得？如何便吃人捉了？”孙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处都有了文书，出三千贯信赏钱，画影图形，明写乡贯年甲，到处张挂。阿叔脸上见今明明地两行金印，走到前路，须赖不过。”张青道：“脸上贴了两个膏药便了。”孙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乖！你说这痴话！这个如何瞒得过做公的？我却有个道理，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灾避难，如何依不得。”孙二娘大笑道：“我说出来，叔叔却不要嗔怪。”武松

道：“嫂嫂说的定依。”妙笔，令人忽然想到暮雪房中，不觉失笑。孙二娘道：“二年前，有个头陀打从这里过，吃我放翻了，把来做了几日馒头馅。却留得他一个铁界箍，一身衣服，一领皂布直裰，一条杂色短穗绦，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单八颗人顶骨数珠，一个沙鱼皮鞘子插着两把雪花镔铁打成的戒刀。这刀时常半夜里鸣啸得响，叔叔前番也曾看见。妙笔。今既要逃难，只除非把头发剪了，做个行者^[13]，须遮得额上金印。又且得这本度牒做护身符，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前世前缘？叔叔便应了他的名字，前路去，谁敢来盘问？这件事，好么？”张青拍手道：“二娘说得是！我到忘了这一着。二哥，你心里如何？”

武松道：“这个也使得，只恐我不像出家人模样。”张青道：“我且与你扮一扮看。”以文为戏。孙二娘去房中取出包裹来打开，将出许多衣裳，教武松里外穿了。武松自看道：“却一似我身上做的！”好。着了皂直裰，系了绦，把毡笠儿除下来，好。解开头发，折叠起来，将界箍儿箍起，挂着数珠。张青、孙二娘看了，两个喝采道：“却不是前生注定！”武松讨面镜子照了，自哈哈大笑起来。张青道：“二哥，为何大笑？”武松道：“我照了自也好笑，不知何故做了行者。写武二无可不可，真是天人处都在此等句见得，不得于世人所赞亦赞也。大哥，便与我剪了头发。”张青拿起剪刀，真是豪杰相聚，便有此等妙事。替武松把前后头发都剪了。

武松见事务看看紧急，便收拾包裹要行。张青又道：“二哥，你听我说。好像我要便宜：趣语。你把那张都监家里的酒器，留下在这里，我换些零碎银两，与你路上去做盘缠，万无一失。”细。武松道：“大哥见得分明。”尽把出来与了张青，换了一包散碎金银，都拴在缠袋内，系在腰里。武松饱吃了一顿酒饭，拜辞了张青夫妻二人，腰里跨了这两口戒刀，当晚都收拾了。孙二娘取出这本度牒，就与他缝个锦袋盛了，教武松挂在贴肉胸前。

武松临行，张青又分付道：“二哥，于路小心在意，凡事不可托大。酒要少吃，四字妙。休要与人争闹，也做些出家人行径。诸事不可躁性，省得被人看破了。如到了二龙山，便可写封回信寄来。我夫妻两个在这里，也不是长久之计，只作商量，却便彙括后事于此，妙笔。敢怕随后收拾家私，也来山上入伙。二哥，保重！保重！千万拜上鲁、杨二头领！”武松辞了出门。插起双袖，摇摆着便行。张青夫妻看了，喝采道：“果然好个行者！”谥曰伏虎尊者。

当晚，武行者离了大树十字坡，便落路走。此时是十月间天气，好笔。日正短，转眼便晚了。约行不到五十里，早望见一座高岭。武行者趁着月明，一步步上岭来，料道只是初更天色。武行者立在岭头上看时，见月从东边上来，照得岭上草木光辉。正看之间，只听得前面林子里有人笑声。武行者道：“又来作怪！这般一条净荡荡高岭，有甚么人笑语？”走过林子那边去打一看，只见松树林中，傍山一座坟庵，约有十数间草屋，推开着两扇小窗，一个先生搂着一个妇人，在那窗前看月戏笑。又是一个妇人，文情奇肆至此。武行者看了，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这是山间林下，出家人‘出家人’上忽添‘山间林下’四字，便将三千威仪、八百细行一齐提出。武松做行者，便真是行者，叹今日法门之非也。却做这等勾当！”便去腰里掣出那两口烂银也似戒刀来，在月光下看了，烂银也似刀，却在烂银也似月光下照看，便写得纸上烂银也似射入目睛，正不辩其是刀、是月、是纸、是墨也。道：“刀却是好，到我手里不曾发市，且把这个鸟先生试刀！”“先生”字上加“鸟”字，下加“试刀”字，千载奇语。手腕上悬了一把，再将这把插放鞘内，把两只直裰袖结起在背上，画出。竟来到庵前敲门。

那先生听得，便把后窗关上。武行者拿起块石头，便去打门。只见呀地侧首门开，走出一个道童来，喝道：“你是甚人？如何敢半夜三更，大惊小怪，敲门打户做甚么！”武行者睁圆怪眼，大喝一声：“先把这鸟道童祭刀！”说犹未了，手起处，铮地一声响，道童的头落在一边，倒在地下。只见庵里那个先生大叫道：“谁敢杀我道童！”托地跳将出来。那先生手轮着两口宝剑，竟奔武行者。武松大笑道：“我的本事，不要箱儿里去取！一生本事都放箱儿里，盖鸟先生则然矣。正是挠着我的痒处！”便去鞘里再拔出那口戒刀，轮起双戒刀来迎那先生。两个就月明之下，一来一往，一去一回，四道寒光旋成一圈冷气。竟是《剑术传》中选句。俗本改去，何也？○写两口剑，两口刀，却偏增出“月明之下”四字，便有异常气色。两个斗到十数合，只听得山岭傍边一声响亮，两个里倒了一个。妙。○此语前文未有。但见：

寒光影里人头落，
杀气丛中血雨喷。

毕竟两个里厮杀，倒了一个的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1] 后槽：指马夫。

[2]：同“闫”。

[3] 埋冤：埋怨。

[4] 髻（*zhuā*）角儿：即髻髻。梳在头顶两旁或脑后的发髻。

[5] 清醒白醒：谓神志清楚。

[6] 顶阳骨：头盖骨。

[7] 苦：用同“可”。犹却。表示转折。

[8] 女墙：城墙上呈凹凸形的小墙。

[9] 松：轻松，痛快。

[10] 横死神：泛指杀人害命的盗徒。

[11] 分付：交代，讲明。

[12] 慢仗：动作缓慢，慢吞吞。

[13] 行者：即头陀。行脚乞食的苦行僧人。

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此回完武松，入宋江，只是交代文字，故无异样出奇之处。然我观其写武松酒醉一段，又何其寓意深远也。盖上文武松一传，共有十来卷文字，始于打虎，终于打蒋门神。其打虎也，因“三碗不过冈”五字，遂至大醉，大醉而后打虎，甚矣，醉之为用大也！其打蒋门神也，又因“无三不过望”五字，至于大醉，大醉而后打蒋门神，又甚矣，醉之为用大也！虽然古之君子，才不可以终恃，力不可以终恃，权势不可终恃，恩宠不可终恃；盖天下之大，曾无一事可以终恃，断断如也。乃今武松一传，偏独始于大醉，终于大醉，将毋教天下以大醉独可终恃乎哉？是故怪力可以徒搏大虫，而有时亦失手于黄狗；神威可以单夺雄镇，而有时亦受缚于寒溪。盖借事以深戒后世之人，言天人如武松，犹尚无十分满足之事，奈何纭纭者，曾不一虑之也！

下文将入宋江传矣。夫江等之终，皆不免于窜聚水泊者，有迫之必入水泊者也。若江等生平一片之心，则固皎然如冰在玉壶，千世万世，莫不共见。故作者特于武松落草处，顺手表暴一通，凡以深明彼江等一百八人，皆有大不得已之心，而不必其后文之必应之也。乃后之手闲面厚之徒，无端便因此等文字，遽续一部。唐突才子，人之无良，于斯极矣！

当时两个斗了十数合，那先生被武行者卖个破绽，让那先生两口剑砍将入来；被武行者转过身来，看得亲切，只一戒刀，那先生的头滚落在一边，尸首倒在石上。武行者大叫：“庵里婆娘出来！我不杀你，只问你个缘故！”只见庵里走出那个妇人来，倒地便拜。武行者道：“你休拜我。你且说这里叫甚么去处，那先生却是你的甚么人？”那妇人哭着道：“奴是这岭下张太公家女儿，这庵是奴家祖上坟庵。这先生不知是那里人，来我家里投宿，言说善习阴阳，能识风水。我家爹娘不合留他在庄上，因请他来这里坟上观看地理^[4]，被他说诱，又留他住了几日。那厮一日见了奴家，便不肯去了；住了三两个月，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

了性命，却把奴家强骗在此坟庵里住。这个道童也是别处掳掠来的。这岭唤做蜈蚣岭。这先生见这条岭好风水，以此他便自号飞天蜈蚣王道人。”好风水，今日验矣，绝倒。○若真有风水，则又何以偏有此等事也？若风水本有，人自一时看不出，则何日当遇看得出人也？世之愚人，必欲津津言之，何哉！武行者道：“你还有亲眷么？”那妇人道：“亲戚自有几家，都是庄农之人，谁敢和他争论？”武行者道：“这厮有些财帛么？”妇人道：“他也积蓄得一二百两金银。”

武行者道：“有时，你快去收拾。我便要放火烧庵了！”那妇人问道：“师父，你要酒肉吃么？”好。武行者道：“有时将来请我。”好。那妇人道：“请师父进庵里去吃。”武行者道：“怕别有人暗算我么？”那妇人道：“奴有几颗头，敢赚得师父？”武行者随那妇人入到庵里，见小窗边桌子上摆着酒肉。补前未写。武行者讨大碗吃了一回。那妇人收拾得金银财帛已了，武行者便就里面放起火来。那妇人捧着一包金银献与武行者，武行者道：“我不要你的，你自将去养身。快走！快走！”那妇人拜谢了，自下岭去。武行者把那两个尸首都掷在火里烧了，插了戒刀，四字妙。○此一段，岂以必杀飞天蜈蚣为武乎？岂以必救妇人为仁乎？于是二者皆无取焉。然则为写戒刀，此言为独断也。连夜自过岭来，迤迤取路望着青州地面来。又行了十数日，但遇村坊道店，市镇乡城，果然都有榜文张挂在彼处捕获武松。到处虽有榜文，武松已自做了行者，于路却没人盘诘他。

时遇十一月间，天色好生严寒。好笔。当日武行者一路上买酒肉吃，只是敌不过寒威。上得一条土冈，早望见前面有一座高山，生得十分险峻。先叙白虎山，古云“行人如在画图中”，今日“笔墨都入画图中”也。武行者下土冈子来，走得三五里路，早见一个酒店，门前一道清溪，门前一道清溪。屋后都是颠石乱山。屋后都是乱山。○此二句，人只谓是写景，却不知都是章法。看那酒店时，却是个村落小酒肆。武行者过得那土冈子来，径奔入那村酒店里坐下，便叫道：“店主人家，先打两角酒来，肉便买些来吃。”店主人应道：“实不瞒师父说：酒却有些茅柴白酒，肉却多卖没了。”看他说没了。武行者道：“且把酒来挡寒。”店主人便去打两角酒，大碗价筛来教武行者吃；将一碟熟菜与他过口。看他说没了。片时间，吃尽了两角酒，又叫再打两角酒来。店主人又打了两角酒，大碗筛来。武行者只顾吃。原来过冈子时，先有三五分酒了；好笔。○四角酒不足以醉武松也，然要写多，又恐与三碗不过冈、无三不过望相近，因倒追到前文去插此一句，特与俗笔不同。一发吃过这四角酒，又被朔风一吹，酒却涌上。武松却大呼小叫道：“主人

家，你真个没东西卖，你便自家吃的肉食，也回些与我吃了，想到自吃的肉，一发挑动下文。一发还你银子！”店主人笑道：“也不曾见这个出家人，酒和肉只顾要吃，只是顺口捎带一句，亦是情所必有，却偏与榜文捕护相挑斗，故妙。却那里去取？——师父，你也只好罢休！”看他只是说没了。武行者道：“我又不白吃你的！如何不卖与我？”店主人道：“我和你说只有这些白酒，那得别的东西卖！”看他到底说没了。

正在店里论口，只见外面走入一条大汉，引着三四个人入进店里。主人笑容可掬，迎接道：“二郎，请坐。”那汉道：“我分付你的，安排也未？”店主人答道：“鸡与肉都已煮熟了，不但肉，又有鸡；不但有，又已熟。忽然写得馨香满鼻，绝妙文情。只等二郎来。”那汉道：“我那青花瓮酒在那里？”“酒”字上又加“青花瓮”三字，写得分外入耳。店主人道：“在这里。”三字活跳，与前许多郎当语相激射。那汉引了众人，便向武行者对席上头坐了，又偏坐得相激射。那同来的三四人却坐在肩下。店主人却捧出一樽青花瓮酒来，写得射眼之极。开了泥头^[2]，倾在一个大白盆里。青花瓮外，又加写出一个大白盆，不惟其物，惟其器便已令人眼涎喉痒之极，况又实实清香滑辣耶！武行者偷眼看时，写得绝倒，四字中有又恼又羞在内，馋自不必说。却是一瓮窖下的好酒，风吹过一阵阵香味来。武行者不住闻得香味，写得绝倒，中间又恼又羞，馋自不必说。喉咙痒将起来，“痒”字绝倒，又爬挠不得。恨不得钻过来抢吃。只见店主人又去厨下，把盘子托出一对熟鸡、一大盘精肉来，射眼之极。放在那汉面前，便摆了菜蔬，用杓子舀酒去烫。故意写得射眼，绝妙文情。武行者看自己面前只是一碟儿熟菜，不由的不气；写得馋，自不必说，其实又恼又羞。正是眼饱肚中饥，酒又发作，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桌子，大叫道：“主人家！你来！你这厮好欺负客人！”店主人连忙来问道：“师父，为头是此一声当不起。休要焦躁。要酒便好说。”好。○活写出半日不来顾管。武行者睁着双眼喝道：“你这厮好不晓道理！这青花瓮酒和鸡肉之类如何不卖与我？我也一般还你银子！”店主人道：“青花瓮酒和鸡肉，都是那二郎家里自将来的，只借我店里坐地吃酒。”

武行者心中要吃，那里听他分说，一片声喝道：“放屁！放屁！”店主人道：“也不曾见你这个出家人恁地蛮法！”只管将“出家人”三字，挑斗榜文捕获，有铜山东崩，洛钟西应之巧。武行者喝道：“怎地是老爷蛮法？我白吃你的？”那店主人道：“我倒不曾见出家人自称‘老爷’。”绝倒语。○看他只管说曾不看见，妙绝。武行者听了，跳起身来，叉开五指，望店主人脸上只一掌，把那店主人打个踉跄，直撞过那边去。

那对席的大汉见了，大怒；看那店主人时，打得半边脸都肿了，半日挣扎不起。写那汉大怒，却不便来发作，却又去看店主人，然后跳起身来，如画之笔。那大汉跳起身来，【眉批】一个立起。指定武松道：“你这个鸟头陀，好不依本分，却怎地便动手动脚！却不道是出家人勿起嗔心！”只管将“出家人”三字，挑斗榜文捕获，使读者心中疑忌。武行者道：“我自打他，干你甚事！”一个硬。○写两硬相磕，互不肯让，句句出色。那大汉怒道：“我好意劝你，你这鸟头陀敢把言语伤我！”一个又硬。武行者听得大怒，便把桌子推开，走出来，喝道：【眉批】又一个立起。“你那厮说谁！”一个又硬。○有声有色。那大汉笑道：“你这鸟头陀要和我厮打，正是来太岁头上动土！”便点手叫道^[3]：“你这贼行者，出来和你说话！”一个又硬。○有声有色。【眉批】一个走出。武行者喝道：“你道我怕你，不敢打你？”一抢抢到门边。一个又硬。○须知是一头喝，一头抢出来。【眉批】又一个走出。那大汉便闪出门外去。【眉批】一个出门。武行者赶到门外。【眉批】又一个出门。一路看他写两个硬汉各不相下。

那大汉见武松长壮，那里敢轻敌，便做个门户等着他。如画。武行者抢入去，接住那汉手，如画。那大汉却待用力跌武松，如画。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就手一扯，扯入怀中，只一拨，拨将去，恰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那里做得半分手脚？如画。○自打虎至此，曾无一次不变。那三四个村汉看了，手颤脚麻，那里敢上前来？武行者踏住那大汉，提起拳头来只打实落处，如画。打了二三十拳，就地下提起来，望门外溪里只一丢。如画。○写得只如将大汉作戏，又表神力，又表醉后。○“溪里”二字，妙绝文情。那三四个村汉叫声苦，不知高低^[4]，都下水去，把那大汉救上溪来，救上溪来，捉上溪来，不意寒溪有此妙事。自搀扶着投南去了。如画。这店主人吃了这一掌，打得麻了，动弹不得，自入屋后躲避去了。去了。

武行者道：“好呀！你们都去了，老爷吃酒了！”二语写出快活，有旁若无人之意。把个碗去白盆内舀那酒来只顾吃。可怜，好酒却是冷吃。○虽然冷吃，亦足强似顷间偷看时也。桌子上那对鸡、一盘子肉都未曾吃动，写得快活。武行者且不用箸，双手扯来任意吃，快活亦有，醉亦有。没半个时辰，把这酒、句。肉句。和鸡句。都吃个八分。武行者醉饱了，把直裰袖结在背上，便出店门，沿溪而走。绝妙文情。却被那北风卷将起来，武行者捉脚不住，一路上抢将来，画出头陀，画出醉，画出严寒，画出溪边。离那酒店走不得四五里路，傍边土墙里走出一只黄狗，看着武松叫。无端忽想出一只黄狗，文心千奇百怪，真乃意

想不到。武行者看时，一只大黄狗赶着吠。叠写一句者，上句从作者笔端写出，此句从武松眼中写出。从笔端写出者，写狗也；从眼中写出者，写醉也。武行者大醉，正要寻事，四字骂世，言世间无事可寻，一寻便寻了狗的事也。恨那只狗赶着他只管吠，便将左手鞘里掣一口戒刀来，大踏步赶。“狗”上加一“恨”字，“赶狗”上着一“戒刀”字，皆喻古今君子，有时忽与小人相持，为可深痛惜也。夫狗岂足恨之人，戒刀岂赶狗之具哉？那只黄狗绕着溪岸叫，写出寒溪，写出村犬，写出醉头陀，真是笔头有画。武行者一刀砍将去，却砍个空，使得力猛，头重脚轻，翻筋斗倒撞下溪里去，却起不来。其力可以打倒大虫，而不能不失手于黄狗，为用世者读之寒心。黄狗便立定了叫。活画黄狗，活画小人。○黄狗得意。○俗本落此句。冬月天道，虽只有一二尺深浅的水，却寒冷得当不得，爬起来，淋淋的一身水。学道必须闻一知十，看书却须闻一知二。如此句寒冷得当不得，须知是两个人寒冷得当不得。淋淋漓漓一身水，须知是淋淋漓漓两身水也。作传妙处，全妙于写一边，不写一边，却将不写一边，宛然在写一边时现出。其妙不可以一端尽也。却见那口戒刀浸在溪里，亮得耀人。爬起时不记戒刀，起来后忽然耀眼，写醉人真是醉人，写戒刀真好戒刀。俗本落此句。便再蹲下去捞那刀时，扑地又落下去，再起不来，只在那溪水里滚。此段不止活画醉人而已，喻言君子用世，每每一蹶之后，不能再振，所以深望其慎之也。

岸上侧首墙边转出一伙人来。当先一个大汉，头戴毡笠子，身穿鹅黄绉丝衲袄，手里拿着一条哨棒，却不接吃打大汉，妙。背后十数个人跟着，都拿木钯白棍。众人看见狗吠，画。○一狗吠而众人随之，类如此矣。指道：“这溪里的贼行者便是打了小哥哥的！如今小哥哥寻不见，大哥哥却又引了二三十个庄客自奔酒店里捉他去了，他却来到这里！”又作补，又作引。说犹未了，只见远远地那个吃打的汉子，换了一身衣服，细笔不漏。手里提着一把朴刀，背后引着三二十个庄客，都拖枪拽棒，跟着那个大汉，吹风胡哨，来寻武松。赶到墙边见了，指着武松，对那穿鹅黄袄子的大汉道：“这个贼头陀正是打兄弟的！”那个大汉道：“且捉这厮去庄里细细拷打！”那汉喝声：“下手！”三四十人一发上。可怜武松醉了，挣扎不得，急要爬起来，被众人一齐下手，横拖倒拽，捉上溪来。不成捉矣，止可谓之捞上溪来耳。○前文闲写一句云门前一道清溪，不意遂两用之。转过侧首墙边，一所大庄院，两下都是高墙粉壁，垂柳乔松，围绕着墙院。众人把武松推抢入去，剥了衣裳，夺了戒刀、包裹，揪过来绑在大柳树上，叫：“取一束藤条来，细细的打那厮！”

却才打得三五下，只见庄里走出一个人来问道：“你兄弟两个又打甚么人？”又打妙。只见这两个大汉叉手道：“师父听禀：兄弟今日和邻庄三四个相识去前面小路店里吃三杯酒，叵耐这个贼行者到来寻闹，把兄弟痛打了一顿，又将来摔在水里，头脸都磕破了，险些冻死，却得相识救了回来。归家换了衣服，带了人再去寻他，那厮把我酒肉都吃了，却大醉，倒在门前溪里。因此，捉拿在这里细细的拷打。看起这贼头陀来也不是出家人，脸上见刺着两个金印，这贼却把头发披下来遮了，必是个避罪在逃的囚徒。问出那厮根原，解送官司理论！”忽然一逼。这个吃打伤的大汉道：“问他做甚么！忽然一松。○一逼一松，总是摇漾读者。这秃贼打得我一身伤损，不着一两个月将息不起，不如把这秃贼一顿打死了，一把火烧了他，才与我消得这口恨气！”说罢，拿起藤条，恰待又打。只见出来的那人说道：“贤弟，且休打，待我看他一看。这人也像是一个好汉。”“也像是”三字妙绝。可见连日说好汉也，可见连日说武松也。

此时武行者心中略有些醒了，理会得，此三字中又提动景阳打虎一事在心头矣。只把眼来闭了，由他打，只不做声。那个人先去背上看了杖疮，写看一看，亦不一直写出，且先写个看背上杖疮，以作一曲，便无馋笔渴墨之诮。便道：“作怪！这模样想是决断不多时的疤痕。”转过面前，便将手把武松头发揪起来，方才看正面，便有酣笔饱墨之致也。定睛看了，叫道：“这个不是我兄弟武二郎？”疑鬼疑神之笔。武行者方才闪开双眼，看了那人道：“你不是我哥哥？”疑鬼疑神之笔。那人喝道：“快与我解下来！这是我的兄弟！”自武二郎兄死之后，如十字坡、孟州营、白虎庄，处处写出许多“哥哥”、“弟弟”字来，读之真有“昨夜雨滂烹，打倒葡萄棚”之妙也。然前两处犹明明知是某人，却写到结拜兄弟，便有通身击应之能耳。此却更不知是何人，竟写一个认是哥哥，一个认是兄弟，叫得一片亲然，使读者茫不知其为谁，岂其梦中见武大耶？盖特为是疑鬼疑神之笔以自娱乐，亦以娱乐后世之人也。那穿鹅黄袄子的妙。并吃打的妙。○一时写出四个人，却一个人认得三个人，一个人认得一个人，两个人各认得两个人，一个人只认得一个人，一个人认得三个人者，出来的人认得三个人也。一个人认得一个人者，武松只认得出来的也。两个人各认得两个人者，鹅黄袄子的认得出来的吃打的，吃打的认得出来的鹅黄袄子的也。一个人只认得一个人者，读者此时只认得武松，并不认得出来的、鹅黄袄子的、吃打的也。○妙批。

【眉批】看他写四个人都无名字。尽皆吃惊，连忙问道：“这个行者如何却是师父的兄弟？”那人便道：“他便是我时常和你们说的那景阳冈上打虎的武松。景阳冈打虎不惟自己时常说，别人也时常说，可知是一件

非常事。我也不知他如今怎地做了行者。”如画，如话。那弟兄两个听了，慌忙解下武松来，便讨几件干衣服与他穿了，细笔不漏。便扶入草堂里来。武松便要下拜。那个人惊喜相半，扶住武松，道：“兄弟酒还未醒，且坐一坐说话。”《水浒》写拜，已成套事，此又写得异样出色。○真好哥哥。武松见了那人，欢喜上来，酒早醒了五分，真有是事。讨些汤水洗漱了，吃些醒酒之物，便来拜了那人，只一拜作两概写。相叙旧话。

那人不是别人，又略一顿。正是郓城县人氏，句。姓宋，句。名江，句。表字公明。句。武行者道：“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庄上，却如何来在这里？兄弟莫不是和哥哥梦中相会么？”宋江道：“我自从和你在柴大官人庄上分别之后，我却在那里住得半年。是打虎杀嫂、初遇张青时也。不知家中如何，恐父亲烦恼，先发付兄弟宋清归去。便带出三十四回来。后却收拾得家中书信，说道：‘官司一事全得朱、雷二都头气力，已自家中无事，口中补写朱、雷。只要缉捕正身；因此，已动了个海捕文书各处追获。’这事已自慢了。却有这里孔太公屡次使人去庄上问信，后见宋清回家，说道宋江在柴大官人庄上，因此特地使人直来柴大官人庄上取我在这里。口中补写来孔家前半节事。此间便是白虎山。这庄便是孔太公庄上。恰才和兄弟相打的便是孔太公小儿子，因他性急，好与人厮闹，到处叫他做独火星孔亮。这个穿鹅黄袄子的便是孔太公大儿子，人都叫他做毛头星孔明。因他两个好习枪棒，却是我点拨他些个，以此叫我做师父。此句丑。我在此间住半年了。是打蒋门神、杀张都监、再遇张青时也。我如今正欲要上清风寨走一遭，这两日方欲起身。便入此句，为下作引。我在柴大官人庄上时，只听得人传说兄弟在景阳冈上打了大虫；又听知你在阳谷县做了都头；又闻斗杀了西门庆；此是半年。向后不知你配到何处去。兄弟如何做了行者？”此是半年。○上文云柴家半年、孔家半年，此又叙出半年中事都知，半年中事都不知，不惟行文有虚实之妙，又表出柴、孔两庄大小之不同也。

武松答道：“小弟自从柴大官人庄上别了哥哥，去到得景阳冈上打了大虫，送去阳谷县，知县就抬举我做了都头。后因嫂嫂不仁，与西门庆通奸，“通奸”上坐以“不仁”二字，妙绝，遂令“风情”二字，更立不起。药死了我先兄武大，诸字哭杀，何也？昔佛入灭后，阿难结集四经，升座初唱“如是我闻”四字，一时大众无不大哭也，曰：“昨犹见佛，今日已称我闻。”今武松别宋江时，犹口口“哥哥”，见宋江时已口称“先兄”。嗟乎！肠断脉绝，胡可以言也。被武松把两个都杀了，自首告到本县，转申东平府。后得陈府尹一力救济，断配孟州。……”至十

字坡，怎生遇见张青、孙二娘；到孟州，怎地会施恩，怎地打了蒋门神，如何杀了张都监一十五口，又逃在张青家，母药叉孙二娘教我做了头陀行者的缘故；过蜈蚣岭，试刀杀了王道人；至村店吃酒，醉打了孔兄.....把自家的事从头备细告诉了宋江一遍。

孔明、孔亮两个听了大惊，扑翻身便拜。武松慌忙答礼道：“却才甚是冲撞，休怪，休怪。”孔明、孔亮道：“我弟兄两个有眼不识泰山，万望恕罪！”武行者道：“既然二位相觑武松时，却是与我烘焙度牒书信并行李衣服；不可失落了那两口戒刀、这串数珠。”孔明道：“这个不须足下挂心。小弟已自着人收拾去了，整顿端正拜还。”武行者拜谢了。宋江请出孔太公，竟是哥哥身分，妙。○写得宋江亦有夸耀武松之意，妙妙。都相见了。孔太公置酒设席管待。不在话下。

当晚，宋江邀武松同榻，叙说一年有馀的事，我于世间无所爱，正独爱此一句耳。我二三同学人，亦同此癖也，武松之入玄中，宜哉。宋江心内喜悦。武松次日天明起来，都洗漱罢，出到中堂，相会吃早饭。孔明自在那里相陪。孔亮捱着疼痛，也来管待。妙。写得孔亮爱敬豪杰出，写得武松豪杰为人爱敬出。孔太公便叫杀羊宰猪，安排筵宴。是日，村中有几家街坊亲戚都来谒拜，又有几个门下人亦来拜见。宋江见了大喜。写武松到处有人拜门生，可谓荣华之极，一百七人中，无一个得及也。○官司榜文，有如无物，写得妙绝。

当日筵宴散了，宋江问武松道：“二哥今欲往何处安身？”武松道：“昨夜已对哥哥说了，一夜话中抽出一句，妙笔。菜园子张青写书与我，着兄弟投二龙山宝珠寺花和尚鲁智深不说起杨志。那里入伙，他也随后便上山来。”宋江道：“也好。也好者，仅好而有所未尽之辞，只二字截住，下却疾转出清风寨同去一段来，深表自家爱惜武松之至，不愿其遂去落草，而自家之一片冰心，遂可借此得以自白。此皆宋江生平权诈过人处，而后人反因此等续出后数十回，真可笑也。我不瞒你说，我家近日有书来，说道清风寨知寨小李广花荣，他知道我杀了阎婆惜，每每寄书来与我，千万教我去寨里住几时。此间又离清风寨不远，我这两日正待要起身去，因见天气阴晴不定，未曾起程。早晚要去那里走一遭，不若和你同往，如何？”写出恩爱如见。○诚如此，可谓爱人以德矣。武松道：“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带携兄弟投那里去住几时；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因此发心^[5]，只是投二龙山落草避难。亦且我又做了头陀，难以和哥哥同往，路上被人设疑，倘或有些决撒了^[6]，须连累了哥哥。便是哥哥与兄弟同死同生，也须累及了花知寨不

好。说得妙。曾不见花知寨，因宋公明而爱及花知寨，一妙也。虽因宋公明而爱及花知寨，然毕竟信公明深于信知寨，二妙也。只是由兄弟投二龙山去了罢。“只是由”三字，“去了罢”三字，便活衬出宋江恩爱来。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武松不必有此心，只因上文宋江数语感激至深，便慨然将宋江口中不便说明之事，一直都说出来。读其言，真令我欲痛哭也。○殊不知宋江却不然。宋江道：“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佑。看他便着实赞叹，全是一片权诈。若如此行，不敢苦劝，此八字重上四字。你只相陪我住几日了去。”此句又落到兄弟恩情上来，妙绝。○只因宋江要表不反，便有此一段文；只因有此一段文，便为七十回后续貂者作地也。

自此，两个在孔太公庄上，一住过了十日之上，宋江与武松要行，孔太公父子那里肯放？又留了三五日，宋江坚执要行，孔太公只得安排筵席送行。管待一日了，次日，将出新做的一套行者衣服，皂布直裰，陪。并带来的度牒、书信、界箍、数珠、戒刀、金银之类交还武松；又各送银五十两，权为路费。宋江推却不受，武松偏不然。孔太公父子只顾将来拴缚在包裹里。宋江整顿了衣服器械，武松依前穿了行者的衣裳，带上铁界箍，挂了人顶骨数珠，跨了两口戒刀，收拾了包裹，拴在腰里。宋江提了朴刀，悬口腰刀，带上毡笠子，辞别了孔太公。孔明、孔亮叫庄客背了行李，弟兄二人直送了二十馀里路，拜辞了宋江、武行者两个。宋江自把包裹背了，说道：“不须庄客远送，我自和武兄弟去。”孔明、孔亮相别，自和庄客归家。不在话下。

只说宋江和武松两个在路上行着，于路说些闲话，走到晚，歇了一宵；次日早起，打伙又行。两个吃罢饭，又走了四五十里，却来到一市镇上，地名唤做瑞龙镇，却是个三岔路口。宋江借问那里人道：“小人们欲投二龙山、清风镇上，不知从那条路去？”那镇上人答道：“这两处不是一条路去了：这里要投二龙山去，只是投西落路；若要投清风镇去，须用投东落路，过了清风山便是。”宋江听了备细，便道：“兄弟，我和你今日分手，就这里吃三杯相别。”武行者道：“我送哥哥一程了却回来。”真正哥哥既死，且把认义哥哥远送，所谓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也。宋江道：“不须如此。自古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早早的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与张青如出一口。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4]，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前宋江口中不好说明，却向武松口中说明之；然武松口中却说不畅，便再向宋江口中畅说之，妙绝。然而其实都是宋江权术，七十回后

纷纷续貂，殊无谓也。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做得大事业^[8]，可以记心。听愚兄之言，图个日后相见。”此非宋江自谦，实是武松珠玉在前矣。武行者听了，此五字真写得真好，有如鱼似水之乐。酒店上饮了数杯，还了酒钱。二人出得店来，行到市镇梢头三岔路口，武行者下了四拜。宋江洒泪，不忍分别，又分付武松道：“兄弟，休忘了我的言语：笔墨淋漓之至。少戒酒性。再申四字者，所以消缴武松十来卷文字，直挽至最初柴进庄上使酒打人一句也。保重！保重！”武行者自投西去了。看官牢记话头：武行者自来二龙山投鲁智深、杨志入伙了，不在话下。

且说宋江自别了武松，转身投东，望清风山路上来，于路只忆武行者。七字妙绝，遥遥直与一年前柴进庄上武松别宋江上路时相应。又自行了几日，却早远远的望见前面一座高山，生得古怪，树木稠密，心中欢喜，观之不足，贪走了几程，不曾问得宿头。如此入。看看天色晚了，宋江心内惊慌，肚里寻思道：“若是夏月天道，胡乱在林子里歇一夜；却恨又是仲冬天气，风霜正冽，夜间寒冷，难以打熬。倘或走出一个毒虫虎豹来时，如何抵当？却不害了性命？”只顾望东小路边撞将去。约莫走了也是一更时分，心里越慌，看不见地下，蹶了一条绊脚索。树林里铜铃响，走出十四五伏路小喽啰来，发声喊，把宋江捉翻，一条麻索缚了；夺了朴刀、包裹，吹起火把，将宋江解上山来。即晚间心中欢喜，观之不足之山也。宋江只得叫苦。却早押到山寨里。

宋江在火光下看时，四下里都是木栅；当中一座草厅，厅上放着三把虎皮交椅；后面有百十间草房。小喽啰把宋江捆做粽子相似，将来绑在将军柱上。有几个在厅上的小喽啰说道：“大王方才睡，且不要去报。等大王酒醒时，却请起来，剖这牛子心肝，做醒酒汤，我们大家吃块新鲜肉！”宋江被绑在将军柱上，心里寻思道：“我的造物只如此偃蹇^[9]！只为杀了一个烟花妇人，变出得如此之苦！谁想这把骨头却断送在这里！”只见小喽啰点起灯烛荧煌。宋江已自冻得身体麻木了，动弹不得，只把眼来四下里张望，低了头叹气。

约有二三更天气，只见厅背后走出三五个小喽啰来，叫道：“大王起来了。”便去把厅上灯烛剔得明亮。宋江偷眼看时，只见那个出来的大王，头上绾着鹅梨角儿，一条红绢帕裹着，身上披着一领枣红绫丝衲袄，便来坐在当中虎皮交椅上。那个好汉祖贯山东莱州人氏，姓燕，名顺，绰号锦毛虎；原是贩羊马客人出身，因为消折了本钱，流落在绿林丛内打劫。那燕顺酒醒起来，坐在中间交椅上问道：“孩儿们那里拿得

这个牛子？”小喽啰答道：“孩儿们正在后山伏路，只听得树林里铜铃响。原来这个牛子独自个背些包裹，撞了绳索，一交绊翻；因此拿得来献与大王做醒酒汤。”燕顺道：“正好！快去与我请得二位大王来同吃。”

小喽啰去不多时，只见厅侧两边走上两个好汉来：左边一个，五短身材，一双光眼，祖贯两淮人氏，姓王名英，江湖上叫他做矮脚虎；原是车家出身^[10]，为因半路里见财起意，就势劫了客人，事发到官，越狱走了，上清风山，和燕顺占住此山，打家劫舍。右边这个生的白净面皮，三牙掩口髭须，瘦长膀阔，清秀模样，也裹着顶绛红头巾；他祖贯浙西苏州人氏，姓郑，双名天寿；为他生得白净俊俏，人都号他做白面郎君；原是打银为生，因他自小好习枪棒，流落在江湖上；因来清风山过，撞着王矮虎，和他斗了五六十合，不分胜败；因此燕顺见他好手段，留在山上，坐了第三把交椅。当下三个头领坐下，王矮虎便道：“孩儿们，快动手取下这牛子心肝来，造三分醒酒酸辣汤来。”只见一个小喽啰掇一大铜盆水来放在宋江面前；怕。又一个小喽啰卷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剜心尖刀。怕。那个掇水的小喽啰便把双手泼起水来，浇那宋江心窝里。怕。○一部大书以宋江为主，则如此等处定当不妨，然作者却偏故意写得怕人，读之亦复吃惊不少。原来但凡人心都是热血裹着，把这冷水泼散了热血，取出心肝来时，便脆了好吃。再注一句者，为欲少迟下文也，然于何知之？

那小喽啰把水直泼到宋江脸上，宋江叹口气道：“可惜宋江死在这里！”燕顺亲耳听得“宋江”两字，三十七字只作一句读，其事甚疾。○此三十七字中，凡叙三个人，三件事，然其实泼时即是叹时，叹时即是听时，听时即是泼时，虽是三个人，三件事，然只在一霎中一齐都有，故应作一句读也。便喝住小喽啰道：“且不要泼水！”燕顺问道：“他那厮妙。说甚么‘宋江’？”妙。○看他两半句不合处。小喽啰答道：“这厮口里妙。说道：‘可惜宋江死在这里！’”妙。燕顺便起身来妙。问道：“兀那汉子，你认得宋江？”妙妙。宋江道：“只我便是宋江。”妙妙。燕顺走近跟前妙妙。又问道：“你是那里的宋江？”天下岂有两宋江耶？妙妙。宋江答道：“我是济州郓城县做押司的宋江。”妙妙。燕顺嚷道：妙妙。“你莫不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杀了阎婆惜逃出在江湖上的宋江？”妙妙。○详其地不足信，又必详其事焉。笔墨淋漓，乃至于此。宋江道：“你怎得知？我正是宋三郎宋江。”妙妙。○无所不详矣，只馀“三郎”二字，亦详出来，文心当面变化而出，非先有定式可据也。○看他连用无数“宋江”字押脚，有渔阳掺挝之声，能令满座动色。○俗

本讹。燕顺吃了一惊，便夺过小喽啰手内尖刀，把麻索都割断了；便夺尖刀，妙绝妙绝。便把自身上披的枣红纁丝衲袄脱下来，裹在宋江身上，便脱枣红衲袄，妙绝妙绝。便抱在中间虎皮交椅上；便抱上虎皮交椅，妙绝妙绝。便叫王矮虎、郑天寿快下来，三人纳头便拜。便叫来拜，妙绝妙绝。○写得燕顺屁滚尿流如活。○上七“宋江”字押脚，此四“便”字提头，文笔盘飞踢跳。俗本讹。

宋江滚下来答礼，问道：“三位壮士，何故不杀小人，反行重礼？此意如何？”亦拜在地。那三个好汉一齐跪下。燕顺道：“小弟只要把尖刀剗了自己的眼睛！未审亦作汤否？原来不识好人！一时间见不到处，少问个缘由，争些儿坏了义士！若非天幸，使令仁兄自说出大名来，我等如何得知仔细？小弟在江湖上绿林丛中走了十数年，闻得贤兄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的大名，只恨缘分浅薄，不能拜识尊颜。今日天使相会，真乃称心满意！”宋江答道：“量宋江有何德能，教足下如此挂心错爱？”燕顺道：“仁兄礼贤下士，结纳豪杰，名闻寰海，谁不钦敬！梁山泊近来如此兴旺，四海皆闻，曾有人说道，尽出仁兄之赐。全书大眼目。不知仁兄独自何来，今却到此？”

宋江把这救晁盖一节，杀阎婆惜一节，却投柴进并孔太公许多时，及今次要往清风寨寻小李广花荣，这几件事一一备细说了。三个头领大喜，随即取套衣服与宋江穿了；一面叫杀羊宰马，连夜筵席。当夜直吃到五更，叫小喽啰伏侍宋江歇了。次日辰牌起来，诉说路上许多事务，又说武松如此英雄了得。妙。○又妙于夜来不说，留作今朝竟日之欢也。三个头领跌脚懊恨道：“我们无缘！若得他来这里，十分是好。却恨他投那里去了！”妙。话休絮繁。宋江自到清风寨住了五七日，每日好酒好食管待。不在话下。

时当腊月初旬，山东人年例，腊日上坟。笔法。只见小喽啰山下报上来说道：“大路上有一乘轿子，七八个人跟着，挑着两个盒子，去坟头化纸。”王矮虎是个好色之徒，见报了，想此轿子必是个妇人，点起三五十小喽啰，便要下山，宋江、燕顺那里拦当得住？绰了枪刀，敲一棒铜锣，下山去了。宋江、燕顺、郑天寿三人自在寨中饮酒。那王矮虎去了约有三两个时辰，远探小喽啰报将来，说道：“王头领直赶到半路里，七八个军汉都走了，拿得轿子里抬着的一个妇人。只有一个银香盒，别无物件财物。”燕顺问道：“那妇人如今抬到那里？”小喽啰道：“王头领已自抬在山后房中去了。”燕顺大笑。宋江道：“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燕顺道：“这个兄弟诸般都肯向前，

只是有这些毛病。”宋江道：“二位和我同去劝他。”燕顺、郑天寿便引了宋江，直来到后山王矮虎房中，推开房门。只见王矮虎正搂住那妇人求欢，见了三位入来，慌忙推开那妇人，请三位坐。

宋江看见那妇人，便问道：“娘子，你是谁家宅眷？这般时节出来闲走，有甚么要紧？”那妇人含羞向前，深深地道了三个万福，便答道：“侍儿是清风寨知寨的浑家。凭空设幻，疑其笔尖有五鬼搬运之符也。为因母亲弃世，今得小祥^[11]，特来坟前化纸，那里敢无事出来闲走？告大王垂救性命！”宋江听罢，吃了一惊，肚里寻思道：“我正来投奔花知寨。莫不是花荣之妻？我如何不救？”文情奇妙，读之欲迷。宋江问道：“你丈夫花知寨好。如何不同你出来上坟？”那妇人道：“告大王，侍儿不是花知寨的浑家。”好。宋江道：“你恰才说是清风寨知寨的恭人^[12]。”好。那妇人道：“大王不知，这清风寨如今有两个知寨，好。一文好。一武。好。武官便是知寨花荣，好。文官便是侍儿的丈夫知寨刘高。”好。

宋江寻思道：“他丈夫既是和花荣同僚，我不救时，明日到那里须不好看。”看他下文好看。○此等皆是无中生有文字。宋江便对王矮虎说道：“小人有句话说，不知你肯依么？”王英道：“哥哥有话但说不妨。”宋江道：“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13]，好生惹人耻笑。我看这娘子说来，是个朝廷命官的恭人。怎生二字宋江声口。看在下薄面并江湖上‘大义’两字，放他下山回去，教他夫妻完聚，如何？”王英道：“哥哥听禀，王英自来没个押寨夫人做伴，况兼如今世上都是那大头巾弄得歹了^[14]，哥哥管他则甚？骂世语，竟似李贽恶习矣，然偶然一见即不妨，但不得通身学李贽，便殊累盛德也。胡乱容小弟这些个？”宋江便跪一跪，宋江身分。道：“贤弟若要押寨夫人时，日后宋江拣一个停当好的，在下纳财进礼，娶一个伏侍贤弟。只是这个娘子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妻，怎地做个人情，放了他则个。”燕顺、郑天寿一齐扶住宋江，道：“哥哥且请起来，这个容易。”宋江又谢道：“恁的时，重承不阻。”燕顺见宋江坚意要救这妇人，因此不顾王矮虎肯与不肯，喝令轿夫抬了去。此是写燕顺。那妇人听了这话，插烛也似拜谢宋江，一口一声叫道：“谢大王！”宋江道：“恭人，你休谢我，我不是山寨里大王，我自是郓城县客人。”辨得迟矣，亦可云辨得早哩。那妇人拜谢了下山，两个轿夫也得了性命，抬着那妇人下山来，飞也似走，只恨爷娘少生了两只脚。这王矮虎又羞又闷，只不作声；被宋江拖出前厅劝道：“兄弟，你不要焦躁。宋江日后好歹要与兄弟完娶一个，教你欢喜便了。小人并不失信。”燕顺、郑天寿都笑起来。王矮虎一时被宋江

以礼义缚了，礼义可以缚人，乃至可以缚王矮虎，而何世之不用之也。虽不满意，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自同宋江在山寨中吃筵席。不在话下。

且说清风寨军人一时间被掳了恭人去，只得回来，到寨里报知刘知寨，说道：“恭人被清风山强人掳去了！”刘高听了大怒，喝骂去的军人：“不了事！如何撇了恭人？”大棍打那去的军汉。众人分说道：“我们只有五七个，他那里三四十人，如何与他敌得？”刘高喝道：“胡说！你们若不去夺得恭人回来时，我都把你们下在牢里问罪！”

那几个军人吃逼不过，没奈何，只得央浼本寨内军健七八十人，各执枪棒，用意来夺。不想来到半路，正撞见两个轿夫抬得恭人飞也似来了。众军汉接见恭人，问道：“怎地能够下山？”那妇人道：“那厮捉我到山寨里，见我说道是刘知寨的夫人，唬得他慌忙拜我，便叫轿夫送我下山来。”活是文官妻子，亦会说大话骗人。众军汉道：“恭人，可怜见我们，只对相公说我们打夺得恭人回来，权救我众人这顿打！”那妇人道：“我自自有道理说便了。”众军汉拜谢了，簇拥着轿子便行。众人见轿夫走得快，妙。便说道：“你两个闲常在镇上抬轿时，只是鹅行鸭步，妙。如今却怎地这等走的快？”妙。那两个轿夫应道：“本是走不动，却被背后老大栗暴打将来！”妙。众人笑道：“你莫不见鬼？背后那得人！”轿夫方才敢回头，看了道：“哎也！是我走得慌了，脚后跟直打着脑杓子！”妙。○此文只是花荣楔子，作者无可见长，故借此作闲中一笑也。众人都笑，簇着轿子，回到寨中。

刘知寨见了大喜，便问恭人道：“你得谁人救了你回来？”那妇人道：“便是那厮们掳我去，不从奸骗，正要杀我；活是文官妻子，会说自家好处。见我说是知寨的恭人，不敢下手，慌忙拜我。却得这许多人来抢夺得我回来。”刘高听了这话，便叫取十瓶酒、一口猪，赏了七八十人。十瓶酒、一口猪，赏七八十人，文官破格事也。不在话下。

且说宋江自救了那妇人下山，又在山寨中住了五七日，思量要来投奔花知寨，当时作别要下山。三个头领苦留不住，做了送路筵席饯行，各送些金宝与宋江，打缚在包裹里。当日宋江早起来洗漱罢，吃了早饭，拴束了行李，作别了三位头领下山。那三个好汉将了酒果肴饌直送到山下二十馀里，官道傍边，把酒分别。三人不舍，叮嘱道：“哥哥去清风寨回来，是必再到山寨相会几时。”带一句。宋江背了包裹，提了朴刀，说道：“再得相见。”唱个大喏，分手去了。若是说话的同时生，并肩长，拦腰抱住，把臂拖回，便不使宋江要去投奔花知寨，险些儿死

无葬身之地！又变出一样住法。正是：

遭逢坎坷皆天数，
际会风云岂偶然？

毕竟宋江来寻花知寨撞着甚人，且听下回分解。

[1] 地理：风水。

[2] 泥头：指封酒坛口的泥巴。

[3] 点手：招手。

[4] 高低：好歹。

[5] 发心：决意。

[6] 决撒：败露，戳穿。

[7] 封妻荫子：妻受封诰，子孙亦荫袭官爵利禄或规定的特权。均属封建帝王宠赐臣下的一种优渥待遇。

[8] 决定：必然，一定。

[9] 造物：运气，命运。偃蹇（jiǎn）：困顿，艰难。

[10] 车家：车夫，赶车的人。

[11] 小祥：指对死者的周年祭。

[12] 恭人：对官员妻子的尊称。

[13] 溜骨髓：谓贪淫、好色。

[14] 大头巾：指官僚。

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文章家有枝接叶处，每每不得与前后大篇一样出色。然其叙事洁净，用笔明雅，亦殊未可忽也。譬诸游山者游过一山，又问一山，当斯之时，不无借径于小桥曲岸，浅水平沙。然而前山未远，魂魄方收，后山又来，耳目又费，则虽中间少有不称，然政不致遂败人意。又况其一桥一岸，一水一沙，乃殊非七十回后一望荒屯绝徼之比。想复晚凉新浴，豆花棚下，摇蕉扇，说曲折，兴复不浅也。

看他写花荣，文秀之极，传武松后定少不得此人，可谓矫矫虎臣，翩翩儒将，分之两隼，合之双璧矣。

话说这清风山离青州不远，只隔得百里来路。这清风寨却在青州三岔路口，地名清风镇。因为这三岔路上通三处恶山，因此，特设这清风寨在这清风镇上。落笔亦似一座恶山，便伏下许多林莽。那里也有三五千人家，却离这清风山只有一站多路。当日三位头领自上山去了。

只说宋公明独自一个，背着些包裹，迤迤来到清风镇上，便借问花知寨住处。那镇上人答道：“这清风寨衙门在镇市中间。南边有个小寨，是文官刘知寨住宅；问花知寨，偏先答刘寨，行文有犬牙交错之法。北边那个小寨正是武官花知寨住宅。”宋江听罢，谢了那人，便投北寨来。到得门首，见有几个把门军汉，问了姓名，入去通报。只见寨里走出那个少年的军官来，拖住宋江，喝叫军汉接了包裹、朴刀、腰刀，扶到正厅上，便请宋江当中凉床上坐了^[1]，纳头便拜四拜，写花荣又有花荣。○正厅上当中设放凉床，写得妙绝。盖花荣望宋江来久矣，特暗借陈蕃故事，翻写出异样交情来，真正妙手。起身道：“自从别了兄长之后，屈指又早五六年矣，常常念想。听得兄长杀了一个泼烟花，官司行文书各处追捕。小弟闻得，如坐针毡，连连写了十数封书，去贵庄问信，不知曾到也不？今日天赐，幸得哥哥到此，相见一面，大慰平生。”说罢又拜。宋江扶住道：“贤弟，休只顾讲礼。请坐了，听在下告

诉。”花荣斜坐着。三字与上凉床句对看，要知他全不用“宾主”二字相待，便连下文妻妹一段，都有神理，作者之手法如此。宋江把杀阎婆惜一事和投奔柴大官人并孔太公庄上遇见武松、清风山上被捉遇燕顺等事，细细地都说了一遍。花荣听罢，答道：“兄长如此多难，今日幸得仁兄到此。且住数年，人寿几何，是何言与！却又理会。”宋江道：“若非兄弟宋清寄书来孔太公庄上时，在下也特地要来贤弟这里走一遭。”花荣便请宋江去后堂里坐，唤出浑家崔氏来拜伯伯。拜罢，花荣又叫妹子出来拜了哥哥。写花荣，又有花荣。○花荣武官，何其文也！○看他文心前掩后映，何其妙哉！见刘知寨恭人，却误认是花知寨恭人，既晓得不是花知寨恭人，却又仍得见花知寨恭人，一奇也。未算到秦家嫂嫂，却先见花家妹子，今日是花家妹子，后日又却是秦家嫂嫂，二奇也。世之浅夫读此文，则止谓是花荣出妻见妹耳，岂复知其结构之妙哉！便请宋江更换衣裳鞋袜，香汤沐浴，真好花荣。在后堂安排筵席洗尘。

当日筵宴上，宋江把救了刘知寨恭人的事，备细对花荣说了一遍。花荣听罢，皱了双眉，说道：“兄长，没来由救那妇人做甚么？正好教灭这厮的口。”宋江道：“却又作怪！我听得说是清风寨知寨的恭人，因此把做贤弟同僚面上，特地不顾王矮虎相怪，一力要救他下山。你却如何恁的说？”花荣道：“兄长不知，不是小弟说口，这清风寨是青州紧要去处，是。若还是小弟独自在这里守把时，是。远近强人怎敢把青州搅得粉碎？是。近日除将这个穷酸饿醋来做个正知寨^[2]，是。这厮又是文官，又不识字；是。自从到任，只把乡间些少上户诈骗；是。朝廷法度，无所不坏。是。小弟是个武官副知寨，每每被这厮殴气，是。恨不得杀了这滥污禽兽。兄长却如何救了这厮的妇人？打紧这婆娘极不贤^[3]，只是调拨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残害良民，贪图贿赂。贪图贿赂，未有不残害良民者；残害良民以图贿赂，未有不奉其婆娘者；婆娘既识贿赂滋味，未有不调拨丈夫多行不仁者。借花荣口中，写得如秦镜相似。正好叫那贱人受些玷辱。兄长错救了这等不才的人。”宋江听了，便劝道：“贤弟差矣！自古道：‘冤仇可解不可结。’他和你是同僚官，虽有些过失，你可隐恶而扬善。贤弟，休如此浅见。”花荣道：“兄长见得极明。来日公廨内见刘知寨时，与他说过救了他老小之事。”宋江道：“贤弟若如此，也显你的好处。”花荣夫妻几口儿朝暮臻臻至至献酒供食^[4]，伏侍宋江。极写花荣。当晚安排床帐在后堂轩下，请宋江安歇。次日，又备酒食筵宴管待。

话休絮烦。宋江自到花荣寨里，吃了四五日酒。花荣手下有几个梯

己人，一日换一个，拨些碎银子在他身边，每日教相陪宋江去清风镇街上观看市井喧哗；村落宫观寺院，闲走乐情^[5]。写花荣都好。○为下文作引，好。自那日为始，这梯己人相陪着闲走，邀宋江去市井上闲玩。那清风镇上也有这座小构栏^[6]并茶坊酒肆，自不必说得。当日宋江与这梯己人在小构栏里闲看了一回，又去近村寺院道家宫观游赏一回，请去市镇上酒肆中饮酒。临起身时，那梯己人取银两还酒钱。宋江那里肯要他还钱，却自取碎银还了。宋江归来又不对花荣说。那个同去的人欢喜，又落得银子，又得身闲。此等只是闲笔闲搦。自此，每日拨一个相陪，和宋江去闲走。每日又只是宋江使钱。自从到寨里，无一个不敬爱他的。宋江在花荣寨里住了将及一月有馀，看看腊尽春回，又早元宵节近。

且说这清风寨镇上居民商量放灯一事，准备庆赏元宵，科敛钱物，去土地大王庙前扎缚起一座小鳌山，上面结彩悬花，张挂五七百碗花灯。土地大王庙内，逞赛诸般社火^[7]。家家门前扎起灯棚，赛悬灯火。市镇上，诸行百艺都有。虽然比不得京师，只此也是人间天上。当下宋江在寨里和花荣饮酒，正值元宵。是日，晴明得好。花荣到巳牌前后，上马去公廨内点起数百个军士，教晚间去市镇上弹压^[8]；又点差许多军汉，分头去四下里守把栅门。为官应如此矣。未牌时分，回寨来邀宋江吃点心。宋江对花荣说道：“听闻此间市镇上今晚点放花灯，我欲去看看。”花荣答道：“小弟本欲陪侍兄长，奈缘我职役在身，不能够闲步同往。先补一句。今夜兄长自与家间二三人去看灯，早早的便回；小弟在家专待家宴三杯，以庆佳节。”宋江道：“最好。”

却早天色向晚，东边推出那轮明月。宋江和花荣家亲随梯己人两三个，跟随着缓步徐行。到这清风镇上看灯时，只见家家门前搭起灯棚，悬挂花灯。灯上画着许多故事，也有剪彩飞白牡丹花灯，并芙蓉、荷花异样灯火。四五个人手厮挽着，来到大王庙前，在鳌山前看了一回，迤逦投南走。不过五七百步，只见前面灯烛荧煌，一伙人围住在一个大墙院门首热闹。锣声响处，众人喝采。宋江看时，却是一伙舞鲍老的^[9]。宋江矮矬，人背后看不见。那相陪的梯己人却认的社火队里，便教分开众人，让宋江看。那跳鲍老的，身躯扭得村村势势的^[10]。宋江看了，呵呵大笑。

只见这墙院里面，却是刘知寨夫妻两口儿，和几个婆娘在里面看。武知寨便上马去弹压，文知寨便和婆娘看灯，往往如是矣。听得宋江笑声，那刘知寨的老婆于灯下却认的宋江，便指与丈夫道：“兀！那个黑

矮汉子，便是前日清风山抢掳下我的贼头。”刘知寨听了吃一惊，便唤亲随六七人，叫捉那个笑的黑汉子。宋江听得，回身便走。走不过十馀家，众军汉赶上，把宋江捉住，拿到寨里，用四条麻索绑了，押至厅前。那三个梯己人见捉了宋江去，自跑回来报与花荣知道。

且说刘知寨坐在厅上，叫解过那厮来。众人把宋江簇拥在厅前跪下。刘知寨喝道：“你这厮是清风山打劫强贼，如何敢擅自来看灯！今被擒获，有何理说？”宋江告道：“小人自是郓城县客人张三，与花知寨是故友，来此间多日了，从不曾在清风山打劫。”刘知寨老婆却从屏风背后转将出来，喝道：“你这厮兀自赖哩！你记得教我教你做‘大王’时？”宋江告道：“恭人差矣。那时小人不对恭人说来，小人自是郓城县客人，亦被掳掠在此间，不能够下山去？”刘知寨道：“你既是客人被掳劫在那里，今日如何能够下山来，却到我这里看灯？”那妇人便说道：“你这厮在山上时，大刺刺的坐在中间交椅上，由我叫大王，那里睬人？”宋江道：“恭人全不记我一力救你下山，如何今日倒把我强扭做贼？”那妇人听了大怒，指着宋江骂道：“这等赖皮赖骨，不打如何肯招！”刘知寨道：“说得是。”喝叫取过批头来打那厮。一连打了两料^[11]，打得宋江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叫把铁锁锁了，明日合个囚车，把做郓城虎张三解上州里去。

却说相陪宋江的梯己人慌忙奔回来报知花荣。花荣听罢大惊，连忙写一封书，差两个能干亲随人去刘知寨处取。亲随人赍了书，急忙到刘知寨门前。把门军士入去报覆道：“花知寨差人在门前下书。”刘高叫唤至当厅。那亲随人将书呈上。刘高拆开封皮，读道：

花荣拜上僚兄相公座前：所有薄亲刘丈，花荣文甚。近日从济州来，放开郓城一字。因看灯火，误犯尊威，万乞情恕放免，自当造谢。草字不恭，烦乞照察不宣。

刘高看了，大怒，把书扯的粉碎，大骂道：“花荣这厮无礼！你是朝廷命官，如何却与强贼通同，也来瞒我。这贼已招是郓城县张三，你却如何写济州刘丈！俺须不是你侮弄的。你写他姓刘，是和我同姓，恁的我便放了他！”文官徒知此耳。喝令左右把下书人推将出去。

那亲随人被赶出寨门，急急归来，禀覆花荣知道，花荣听了，只叫得：“苦了哥哥！快备我的马来。”花荣披挂，拴束了弓箭，花荣一生。绰枪上马，带了三五十名军汉，都拖枪拽棒，直奔至刘高寨里来。把门军人见了，那里敢拦当？见花荣头势不好，尽皆吃惊，都四散走了。写

得好看。花荣抢到厅前，下了马，手中拿着枪。那三五十人都摆在厅前。写得好看。花荣口里叫道：“请刘知寨说话。”刘高听得，惊得魂飞魄散；惧怕花荣是个武官，那里敢出来相见？花荣见刘高不出来，立了一回，喝叫左右去两边耳房里搜人，那三五十军汉一齐去搜时，早从廊下耳房里寻见宋江，被麻索高吊起在梁上，又使铁索锁着，两腿打得肉绽。几个军汉便把绳索割断，铁锁打开，救出宋江。花荣便叫军士先送回家里去。花荣上了马，绰枪在手，口里发话道：“刘知寨！你便是个正知寨，待怎的奈何了花荣！谁家没个亲眷！你却甚么意思？我的一个表兄，直拿在家里，强扭做贼，好欺负人！明日和你说话。”花荣带了众人，自回到寨里来看视宋江。

却说刘知寨见花荣救了人去，急忙点起一二百人，也叫来花荣寨夺人。那二百人内，新有两个教头。为首的教头虽然了得些刀枪，终不及花荣武艺，不敢不从刘高，只得引了众人奔花荣寨里来。把门军士入去报知花荣。此时天色未甚明亮，那二百来人拥在门首，谁敢先入去？写得好看。都惧怕花荣了得。看看天大明了，却见两扇大门不关，写得好看。只见花知寨在正厅上坐着，写得好看。左手拿着弓，右手挽着箭。写得好看。众人都拥在门前。花荣竖起弓，大喝道：“你这军士们，不知‘冤各有头，债各有主’？刘高差你来，休要替他出色^[12]。你那两个新参教头，还未见花知寨的武艺。今日先教你众人看花知寨弓箭，然后你那厮们要替刘高出色，不怕的入来。看我先射大门上左边门神的骨朵头。”妙。【眉批】写得好看。搭上箭，拽满弓，只一箭，喝声：“着！”正射中门神骨朵头。妙。二百人都吃一惊。花荣又取第二枝箭，大叫道：“你们众人再看：我这第二枝箭要射右边门神的头盔上朱缨！”妙。飏的又一箭，不偏不斜，正中缨头上。妙。那两枝箭却射定在两扇门上。总结一句，有力。花荣再取第三枝箭，喝道：“你众人看我第三枝箭，要射你那队里穿白的教头心窝！”妙妙。那人叫声“哎呀！”便转身先走。写得好看。众人发声喊，一齐都走了。写得好看。

花荣且叫闭上寨门，却来后堂看觑宋江。花荣说道：“小弟误了哥哥，受此之苦。”宋江答道：“我却不妨。只恐刘高那厮不肯和你干休。我们也要计较个长便^[13]。”花荣道：“小弟舍着弃了这道官诰^[14]，真好花荣。和那厮理会。”宋江道：“不想那妇人将恩作怨，教丈夫打我这一顿。我本待自说出真名姓来，却又怕阎婆惜事发，因此只说郓城客人张三。叵耐刘高无礼，要把我做郓城虎张三解上州去，合个囚车盛我。要做清风山贼首时，顷刻便是一刀一剮！不得贤弟自来力救，便有铜唇铁舌，也和他分辨不得。”花荣道：“小弟寻思，只想他是读书人，须念同

姓之亲，因此写了刘丈；花知寨差矣，越是读书人，越把同姓痛恶；越是同姓，越为读书人痛恶耳。读至此处，我将听普天下慨叹之声。不想他直恁没些人情。如今既已救了来家，且却又理会。”宋江道：“贤弟差矣：既然仗你豪势，救了人来，凡事要三思。自古道：‘吃饭防噎，行路防跌。’他被你公然夺了人来，急使人来抢，又被你一吓，尽都散了；我想他如何肯干罢？必然要和你动文书。今晚我先走上清风山去躲避，你明日却好和他白赖，终久只是文武不和相殴的官司。我若再被他拿出去时，你便和他分说不过。”是。花荣道：“小弟只是一勇之夫，却无兄长的高明远见。只恐兄长伤重了走不动？”好花荣。宋江道：“不妨。事急难以担阁，我自捱到山下便了。”当日敷贴了膏药，吃了些酒肉，把包裹都寄在花荣处。黄昏时分，便使两个军汉送出栅外去了。宋江自连夜捱去。不在话下。

再说刘知寨见军士一个个都散回寨里来，说道：“花知寨十分英勇了得，谁敢去近前当他弓箭？”两个教头道：“着他一箭时，射个透明窟窿，却是都去不得。”刘高终是个文官，有些算计，当下寻思起来：“想他这一夺去，必然连夜放他上清风山去了，明日却来和我白赖；便争竞到上司，也只是文武不和斗殴之事，我却如何奈何得他？刘高又贼。我今夜差二三十军汉，去五里路头等候。倘若天幸捉着时，将来悄悄的关在家里，却暗地使人连夜去州里报知军官下来取，就和花荣一发拿了，都害了他性命。那时我独自霸着这清风寨，文武不和只为此句，写出千古炯鉴，非直稗官而已。省得受那厮们的气！”当晚点了二十余人，各执枪棒，就夜去了。约莫有二更时候，去的军汉背剪绑得宋江到来。看他省法，便避却前文清风山下被提一段矣。刘知寨见了大喜道：“不出吾之所料！且与我囚在后院里，休教一个人得知！”连夜便写了实封申状，差两个心腹之人星夜来青州府飞报。次日，花荣只道宋江上清风山去了，坐视在家，心里只道：“我且看他怎的！”竟不来保着^[15]。刘高也只做不知。两下都不说着。好。

且说这青州府知府正值升厅公座。那知府复姓慕容，“慕容”两字可称赐姓。双名彦达，是今上徽宗天子慕容贵妃之兄；倚托妹子的势，要在青州横行，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为六十二回作案。正欲回衙早饭，只见左右公人接上刘知寨申状，飞报贼情公事。知府接来看了刘高的文书，吃了一惊，便道：“花荣是个功臣之子，如何结连清风山强贼？这罪犯非小，未委虚的^[16]。”便教唤那本州兵马都监来到厅上分付他去。原来那个都监姓黄，名信；为他本身武艺高强，威镇青州，因此称他为“镇三山”。那青州地面所管下有三座恶山：第一便是清风

山，第二便是二龙山，第三便是桃花山。三山出名。这三处都是强人草寇出没的去处。黄信却自夸要捉尽三山人马，因此唤做“镇三山”。这兵马都监黄信上厅来领了知府的言语，出来点起五十个壮健军汉，披挂了衣甲，马上擎着那口丧门剑，连夜便下清风寨来，径到刘高寨前下马。

刘知寨出来接着，请到后堂，叙礼罢，一面安排酒食管待，一面犒赏军士；后面取出宋江来，教黄信看了。黄信道：“这个不必问了。连夜合个囚车，把这厮盛在里面！”头上抹了红绢，插一个纸旗，上写着：“清风山贼首郢城虎张三”。宋江那里敢分辩？只得由他们安排。黄信再问刘高道：“你拿得张三时，花荣知也不知？”黄信能。【眉批】此下一段专写黄信。刘高道：“小官夜来二更拿了他，悄悄的藏在家里。花荣只道去了，安坐在家。”黄信道：“既是恁的，却容易。明早安排一副羊酒，去大寨里公厅上摆着，却教四下里埋伏下三五十人预备着。我却自去花荣家请得他来，只说道：‘慕容知府听得你文武不和，因此特差我来置酒劝谕。’赚到公厅，只看我掷盏为号，就下手拿住了，一同解上州里去。此计如何？”刘高喝采道：“还是相公高见，此计却似瓮中捉鳖，手到拿来！”当夜定了计策。

次日天晓，先去大寨左右两边帐幕里，预先埋伏了军士，厅上虚设着酒食筵宴。早饭前后，黄信上了马，只带三两个从人，来到花荣寨前。军人入去传报。花荣问道：“来做甚么？”军汉答道：“只听得教报道黄都监特来相探。”花荣听罢，便出来迎接。黄信下马，花荣请至厅上叙礼罢，便问道：“都监相公，有何公干到此？”黄信道：“下官蒙知府呼唤，发落道：为是你清风寨内文武官僚不和，未知为甚缘由。知府诚恐二位因私仇而误公事，黄信会说。特差黄某赍到羊酒，前来与你二位讲和。已安排在大寨公厅上，便请足下上马同往。”花荣笑道：“花荣如何敢欺罔刘高？他又是个正知寨。只是他累累要寻花荣的过失。不想惊动知府，有劳都监下临草寨，花荣将何以报！”黄信附耳低言道：“知府只为足下一人。倘有些刀兵动时，他是文官，做得何用？你只依着我行。”黄信能。花荣道：“深谢都监过爱^[17]。”黄信便邀花荣同出门首上马。花荣道：“且请都监少叙三杯了去。”黄信道：“待说开了，畅饮何妨？”黄信能。花荣只得叫备马。

当时两个并马而行，直来到大寨，下了马。黄信携着花荣的手，同上公厅来。黄信能。只见刘高已自先在公厅上。三个人都相见了。黄信叫取酒来。从人已自先把花荣的马牵将出去，闭了寨门。黄信能。花荣不知是计，只想黄信是一般武官，必无歹意。黄信擎一盏酒来，先劝刘

高道：“知府为因听得你文武二官同僚不和，好生忧心；今日特委黄信到来，与你二公陪话。烦望只以报答朝廷为重，再后有事，和同商议。”黄信会说。刘高答道：“量刘高不才，颇识些理法，直教知府恩相如此挂心。我二人也无甚言语争执，此是外人妄传。”黄信大笑道：“妙哉！”黄信能。刘高饮过酒，黄信又斟第二杯酒来劝花荣道：“虽然是刘知寨如此说了，想必是闲人妄传，故是如此。且请饮一杯。”花荣接过酒吃了。刘高拿副台盏，斟一盏酒回劝黄信道：“动劳都监相公降临敝地，满饮此杯。”

黄信接过酒来，拿在手里，把眼四下一看，黄信能。有十数个军汉簇上厅来。黄信把酒盏望地下一掷，只听得后堂一声喊起，两边帐幕里走出三五十个壮健军汉，一发上，把花荣拿倒在厅前。黄信喝道：“绑了！”花荣一片声叫道：“我得何罪？”黄信大笑，喝道：“你兀自敢叫哩！你结连清风山强贼，一同背反朝廷，当得何罪？我念你往日面皮，不去惊动拿你家老小！”此却不是黄信交情，正是文章要着。花荣叫道：“也须有个证见。”黄信道：“还你一个证见！教你看真赃真贼，我不屈你。左右！与我推将来！”黄信能。无移时，一辆囚车，一个纸旗儿，一条红抹额，从外面推将入来。花荣看时，却是宋江；目睁口呆，面面厮觑，做声不得。黄信喝道：“这须不干我事，见有告人刘高在此。”花荣道：“不妨，不妨！这是我的亲眷，他自是郓城县人。你要强扭他做贼，到上司自有分辩处！”黄信道：“你既然如此说时，我只解你上州里，你自去分辩。”便叫刘知寨点起一百寨兵防送。花荣便对黄信说道：“都监赚我来，虽然捉了我，便到朝廷，和他还有分辩。可看我和都监一般武职官面，休去我衣服，此亦不是花荣爱好，正是文章要着。容我坐在囚车里。”黄信道：“这一件容易，便依着你。就叫刘知寨一同去州里折辩明白，休要枉害人性命。”此却不是黄信公道，正是文章要着，入下回便知。当时黄信与刘高都上了马，监押着两辆囚车，并带三五十军士，一百寨兵，簇拥着车子，取路奔青州府来。有分教：

火焰堆里，送数百间屋宇人家；
刀斧丛中，杀一二千残生性命。

正是：

生事事生君莫怨，
害人人害汝休嗔。

毕竟宋江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1] 凉床：供纳凉用的床，一般用竹子制成。

[2] 除：任命。

[3] 打紧：实在，真的。

[4] 臻臻至至：殷勤周到。

[5] 乐情：犹消遣。

[6] 构栏：宋时杂剧和各种伎艺演出的场所。

[7] 社火：旧时节日村社迎神赛会所扮演的诸种杂戏。

[8] 弹压：控制。

[9] 鲍老：古代戏剧脚色名。

[10] 村村势势：犹言土头土脑。

[11] 料：量词。犹遍。

[12] 出色：犹卖力，卖命。

[13] 长便：长久方便之计。

[14] 官诰：皇帝赐爵或授官的诏令。

[15] 保：同“睬”。

[16] 未委：未悉，不知。虚的（dì）：犹虚实。

[17] 过爱：谦辞。犹错爱。

第三十三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吾观元人杂剧，每一篇为四折，每折止用一人独唱，而同场诸人，仅以科白从旁挑动承接之。此无他，盖昔者之人，其胸中自有一篇一篇绝妙文字，篇各成文，文各有意，有起有结，有开有阖，有呼有应，有顿有跌，特无所附丽，则不能以空中抒写，故不得已旁托古人生死离合之事，借题作文。彼其意，期于后世之人，见吾之文而止，初不取古人之事得吾之文而见也。自杂剧之法坏，而一篇之事乃有四十馀折，一折之辞乃用数人同唱，于是辞烦节促，比于蛙鼓；句断字歇，有如病夫。又一似古人之事全赖后人传之，而文章在所不问也者。而冬烘学究、乳臭小儿，咸摇笔洒墨来作传奇矣。稗官亦然。稗官固效古史氏法也，虽一部前后必有数篇，一篇之中凡有数事，然但有一人必为一人立传，若有十人必为十人立传。夫人必立传者，史氏一定之例也。而事则通长者，文人联贯之才也。故有某甲、某乙共为一事，而实书在某甲传中，斯与某乙无与也。又有某甲、某乙不必共为一事，而于某甲传中忽然及于某乙，此固作者心爱某乙，不能暂忘，苟有便可以及之，辄遂及之，是又与某甲无与。故曰：文人操管之际，其权为至重也。夫某甲传中忽及某乙者，如宋江传中再述武松，是其例也。书在甲传，乙则无与者，如花荣传中不重宋江，是其例也。夫一人有一人之传，一传有一篇之文，一文有一端之指，一指有一定之归。世人不察，乃又摇笔洒墨，纷纷来作稗官，何其游手好闲一至于斯也！

古本《水浒》写花荣，便写到宋江悉为花荣所用。俗本只落一二字，其丑遂不可当。不知何人所改，既不可致诘，故特取其例一述之。

话说那黄信上马，手中横着这口丧门剑；刘知寨也骑着马，身上披挂些戎衣，手中拿一把叉；可谓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者矣。○叉、差同音，手中拿一把差，不止刘高，天下之人皆然矣。那一百四五十军汉寨兵，各执着缨枪棍棒，腰下都带短刀利剑；两下鼓，一声锣，解宋江和花荣望青州来。

众人都离了清风寨。行不过三四十里路头，前面见一座大林子。正来到那山嘴边前头，寨兵指道：“林子里有人窥望！”都立住了脚。黄信在马上问道：“为甚不行？”军汉答道：“前面林子里有人窥看。”黄信喝道：“休保他，只顾走！”看看渐近林子前，只听得噹噹的二三十面大锣一齐响起来。那寨兵人等都慌了手脚，只待要走。黄信喝道：“且住！都与我摆开。”叫道：“刘知寨，你压着囚车。”刘高在马上死应不得，只口里念：“救苦救难天尊！句。哎呀呀！句。十万卷经！句。三十坛醮！句。救一救！”句。○写得口中乱撞之极，或无上半句，或无下半句，真是绝倒。惊得脸如成精的冬瓜，青一回，黄一回。绝倒。○亦是奇语。

这黄信是个武官，终有些胆量，便拍马向前看时，只见林子四边，齐齐的分过三五百个小喽啰来，一个个身长力壮，都是面恶眼凶，头裹红巾，身穿衲袄，腰悬利剑，手执长枪，早把一行人围住。林子中跳出三个好汉来，一个穿青，一个穿绿，一个穿红，都戴着一顶销金万字头巾，各跨一口腰刀，又使一把朴刀，当住去路。中间是锦毛虎燕顺，上首是矮脚虎王英，下首是白面郎君郑天寿。三个好汉大喝道：“来往的到此当住脚，留下三千两买路黄金，任从过去！”黄信在马上大喝道：“你那厮们不得无礼！镇三山在此！”好。三个好汉睁着眼，大喝道：“你便是‘镇万山’，也要三千两买路黄金。好。没时不放你过去！”黄信说道：“我是上司取公事的都监，有甚么买路钱与你！”那三个好汉笑道：“莫说你是上司一个都监，便是赵官家驾过，也要三千贯买路钱；若是没有，且把公事人当在这里u，待你取钱来赎！”奇谭解人颐。黄信大怒，骂道：“强贼！怎敢如此无礼！”喝叫左右擂鼓鸣锣。黄信拍马舞剑，直奔燕顺。三个好汉一齐挺起朴刀来战黄信。

黄信见三个好汉都来并他，奋力在马上斗了十合，怎地当得他三个住？亦且刘高已自抖着，向前不得，见了这般头势，只待要走。黄信怕吃他三个拿了，坏了名声，只得一骑马，扑喇喇跑回旧路。三个头领挺着朴刀赶将来。黄信那里顾得众人，独自飞马奔回清风镇去了。

众军见黄信回马时，已自发声喊，撇了囚车，都四散走了。只剩得刘高，写得好。○读至此始知前文要刘高同来对理之妙。不然，则重要到镇捉刘高也。见头势不好，慌忙勒转马头，连打三鞭。那马正待跑时，被那小喽啰拽起绊马索，早把刘高的马掀翻，倒撞下来。众小喽啰一发向前，拿了刘高，抢了囚车，打开车辆。花荣已把自己的囚车掀开了，好。便跳出来，将这缚索都挣断了；却打碎那个囚车，救出宋江

来。好。自有那几个小喽啰，已自反剪了刘高，好。又向前去抢得他骑的马，好。亦有三匹驾车的马。好。却剥了刘高的衣服，与宋江穿了，好。○读至此，始知前文花荣乞留衣服之妙。不然，则一刘高之衣，禁寒中不可分衣两人，花荣又不可赤条条上山也。把马先送上山去。好。这三个好汉一同花荣并小喽啰，把刘高赤条条的绑了，押回山寨来。好。○一段叙得凑手。原来这三位好汉为因不知宋江消息，差几个能干的小喽啰下山，直来清风镇上探听，闻人说道：“都监黄信擲盞为号，拿了花知寨并宋江，陷车囚了，解投青州来。”因此报与三个好汉得知，带了人马，大宽转兜出大路来^[2]，预先截住去路；小路里亦差人伺候。闲笔周匝。因此救了两个，拿得刘高，都回山寨里来。

当晚上得山时，已是二更时分，都到聚义厅上相会。请宋江、花荣当中坐定，三个好汉对席相陪，一面且备酒食管待。燕顺分付，叫：“孩儿们，各自都去吃酒。”花荣在厅上称谢三个好汉，说道：“花荣与哥哥皆得三位壮士救了性命，报了冤仇，此恩难报！只是花荣还有妻小妹子在清风寨中，必然被黄信擒捉，却是怎生救得？”燕顺道：“知寨放心：料应黄信不敢便拿恭人；若拿时，也须从这条路里经过。好。○读至此始知前文黄信许花荣不拿家小之妙。我明日弟兄三个，下山去取恭人和令妹还知寨。”便差小喽啰下山先去探听。花荣谢道：“深感壮士大恩！”宋江便道：“且与我拿过刘高那厮来。”燕顺便道：“把他绑在将军柱上，剖腹取心，与哥哥庆喜。”花荣道：“我亲自下手割这厮！”花荣文甚。宋江骂道：“你这厮，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如何听信那不贤的妇人害我？今日擒来，有何理说？”花荣道：“哥哥问他则甚！”把刀去刘高心窝里只一剜，那颗心献在宋江面前。花荣文甚。○不是花荣说，便要写刘高许多摇尾乞命之话，污笔坏纸极矣。小喽啰自把尸首拖在一边。宋江道：“今日虽杀了这厮滥污匹夫，只有那个淫妇不曾杀得，未出那口怨气。”王矮虎便道：“哥哥放心，我明日自下山去拿那妇人，今番还我受用。”行文一时行到平淡处，无可出色，故借此作笑耳，不必真有之。众皆大笑。当夜饮酒罢，各自歇息。次日起来，商议打清风寨一事。燕顺道：“昨日孩儿们走得辛苦了，今日歇他一日，明日早下山去也未迟。”宋江道：“也见得是。正要养息人强马壮，不在促忙。”

不说山寨整点军马起程。且说都监黄信一骑马奔回清风镇上大寨内，便点寨兵人马紧守四边栅门。黄信写了申状，叫两个教军头目飞马报与慕容知府。知府听得飞报军情紧急公务，连夜升厅；看了黄信申状：“反了花荣，结连清风山强盗，时刻清风寨不保！事在告急，早遣

良将，保守地方！”已上三十字是申状。知府看了大惊，便差人去请青州指挥司总管本州兵马秦统制，急来商议军情重事。那人原是山后开州人氏；姓秦，讳个明字；因他性格急躁，声若雷霆，以此人都呼他做霹雳火秦明；祖是军官出身；使一条狼牙棒，有万夫不当之勇。那人听得知府请唤，径到府里来见知府。各施礼罢，那慕容知府将出那黄信的飞报申状来，教秦统制看了。秦明大怒道：“红头子敢如此无礼^[3]！不须公祖忧心^[4]，不才便起军马。不拿这贼，誓不再见公祖！”慕容知府道：“将军若是迟慢，恐这厮们去打清风寨。”秦明答道：“此事如何敢迟误！只今连夜便去点起人马，来日早行。”知府大喜，忙叫安排酒肉干粮，先去城外等候赏军。秦明见说反了花荣，怒忿忿地上马，大书秦明忠孝天性。奔到指挥司里，便点起一百马军，四百步军，先叫出城去取齐，摆布了起身。

却说慕容知府先在城外寺院里蒸下馒头，摆下大碗，烫下酒，每一个人三碗酒，两个馒头，一斤熟肉。须知此非闲笔，盖因知府赏军，便得先见秦统制一番军容；先见一番军容，便令后文宋江定计，不写己见。方才备办得了，却望见军马出城，引军红旗上大书：“兵马总管秦统制。”慕容知府望见秦明全副披挂了出城来，果是英雄无比。特详此笔，绝妙章法。秦明在马上，见慕容知府在城外赏军，慌忙叫军汉接了军器，下马来和知府相见。施礼罢，知府把了盏，将些言语嘱付总管，道：“善觑方便，早奏凯歌。”赏军已罢，放起信炮，秦明辞了知府，飞身上马，摆开队伍，催趲军兵，大刀阔斧，径奔清风寨来。原来这清风镇却在青州东南上，从正南取清风山较近，可早到山北小路。有此句，便令在前不碍不收花家老小，在后不碍单骑来说黄信也。

却说清风山寨里这小喽啰们探知备细，报上山来。山寨里众好汉正待要打清风寨去，只听的报道：“秦明引兵马到来！”都面面厮觑，俱各骇然。花荣便道：独写花荣。“你众位俱不要慌。自古兵临告急，必须死敌。教小喽啰饱吃了酒饭，只依着我行：先须力敌，后用智取。……如此如此，好么？”真好花荣。宋江道：“好计！正是如此行！”当日宋江、花荣先定了计策，便叫小喽啰各自去准备。花荣自选了一骑好马，定是刘高马也。一副衣甲，弓箭、铁枪都收拾了等候。

再说秦明领兵来到清风山下，离山十里下了寨栅。次日五更造饭，军士吃罢，放起一个信炮，直奔清风山来。拣空阔去处，摆开人马，发起擂鼓。只听得山上锣声震天响，飞下一彪人马出来。秦明勒住马，横着狼牙棒，睁着眼看时，却见众小喽啰簇拥着小李广花荣下山来。到得

山坡前，一声锣响，列成阵势。花荣在马上擎着铁枪，朝秦明声个喏。花荣文甚。秦明大喝道：“花荣！你祖代是将门之子，朝廷命官。教你做个知寨，掌握一境地方，食禄于国，有何亏你处？却去结连贼寇，反背朝廷！我今特来捉你！会事的下马受缚，免得腥手污脚。”花荣陪着笑道：看他一个只是笑，一个只是怒，一个儒雅，一个性急，各各如画。“总管听禀：量花荣如何肯反背朝廷？实被刘高这厮无中生有，官报私仇，逼迫得花荣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权且躲避在此。六字。是一部大书供状。望总管详察救解。”秦明道：“你兀自不下马受缚，更待何时！划地花言巧语^[5]，煽惑军心！”喝叫左右两边擂鼓。秦明轮动狼牙棒，直奔花荣。花荣大笑道：“秦明，你这原来不识好人饶让！我念你是个上司官，妙谭，未经人说。你道俺真个怕你？”便纵马挺枪，来战秦明。两个交手，斗到四五十合，不分胜败。花荣连斗了许多合，卖个破绽，拨回马，望山下小路便走。

秦明大怒，大怒。赶将来。花荣把枪去了事环上带住^[6]，把马勒个定，左手拈起弓，右手拔箭；拽满弓，扭过身躯，望秦明盔顶上只一箭，正中盔上，射落斗来大那颗红缨，却似报个信与他。妙绝花荣。秦明吃了一惊，不敢向前追赶，霍地拨回马，恰要赶杀众人，却早一哄地都上山去了。花荣自从别路，也转上山寨去了。

秦明见他都走散了，心中越怒，道：越怒。“叵耐这草寇无礼！”喝叫鸣锣擂鼓，取路上山。众军齐声呐喊，步军先上山来。转过三两个山头，只见上面擂木、炮石、灰瓶、金汁，从险峻处打将下来，向前的退步不迭，早打倒三五十个，只得再退下山来。

秦明怒极，怒极。带领军马绕山下来，寻路上山。寻到午牌时分，只见西山边锣响，树林丛中闪出一对红旗军来。妙绝花荣。秦明引了人马赶将去时，赶到西来。锣也不响，红旗都不见了。妙绝花荣。秦明看那路时，又没正路，都只是几条砍柴的小路；却把乱树折木交叉当了路口，又不能上去得。正待差军汉开路，只见军汉来报道：“东山边锣响，一阵红旗军出来。”妙绝花荣。秦明引了人马，飞也似奔过东山边来赶到东来。看时，锣也不鸣，红旗也不见了。妙绝花荣。秦明纵马去四下里寻路时，都是乱树折木塞断了砍柴的路径。句亦小变。只见探事的又来报道：“西边山上锣又响，红旗军又出来了。”妙绝花荣。○句法亦变。秦明拍马再奔来西山边又赶到西来。看时，又不见一个人，红旗也没了。妙绝花荣。

秦明怒坏，怒坏。【眉批】看他用许多“怒”字，写秦明性急，皆太

史法。恨不得把牙齿都咬碎了。正在西山边气忿忿的，又听得东山边锣声震地价响。妙绝花荣。○句法又变。急带了人马，又赶过来东山边又赶过东来。看时，又不见有一个贼汉，红旗都不见了。妙绝花荣。秦明怒挺胸脯，怒挺胸脯。又要赶军汉上山寻路，只听得西山边又发起喊来。妙绝花荣。○又变。秦明怒气冲天，怒气冲天。大驱兵马投西山边来，又赶过西来。山上山下看时，并不见一个人。妙绝花荣。秦明喝叫军汉两边寻路上山。数内有一个军人禀说道：“这里都不是正路；只除非东南上有一条大路，可已上去。若是只在这里寻路上去时，惟恐有失。”秦明听了，便道：“既有那条大路时，连夜赶将去！”便驱一行军马，奔东南角上来。又赶到东南上来。

看看天色晚了，又走得人困马乏；巴得到那山下时⁴，正欲下寨造饭，只见山上火把乱起，锣鼓乱鸣。妙绝花荣。○又变。秦明转怒，转怒。引领四五十马军，跑上山来。又跑上山来。只见山上树林内，乱箭射将下来，又射伤了些军士。秦明只得回马下山，又跑下山来。且教军士只顾造饭。恰才举得火着，只见山上有八九十把火光，呼风唢哨下来。妙绝花荣。○又变。秦明急待引军赶时，又赶。火把一齐都灭了。妙绝花荣。○只是骗他赶来，骗他赶去耳。偏写数遍，不嫌重复，故妙。○处急性人妙法。○想见花荣胸中，有八门五花之妙。

当夜虽有月光，亦被阴云笼罩，不甚明朗。找上一句好，便先为假秦明留一地也。秦明怒不可当，怒不可当。便叫军士点起火把，烧那树木。只听得山嘴上鼓笛之声，妙绝花荣，出奇无穷。秦明纵马上来看时，见山顶上点着十余个火把，照见花荣陪侍着宋江在上面饮酒。妙绝花荣，令人绝倒。秦明看了，心中没出气处，勒着马在山下大骂。处急性人妙绝。花荣笑答道：只是笑，好花荣。“秦统制，你不必焦躁。且回去将息着，妙绝。我明日和你并个你死我活的输赢便罢。”秦明怒喊道：怒喊。“反贼！你便下来，我如今和你并个三百合，却再作理会。”花荣笑道：只是笑。“秦总管，你今日劳困了，妙绝。我便赢得你也不为强。妙绝。你且回去，明日却来。”秦明越怒，越怒。只管在山下骂。本待寻路上山，却又怕花荣的弓箭，因此只在山坡下骂。百忙中忽注一句。

正叫骂之间，只听得本部下军马发起喊来。妙绝花荣，出奇无穷。秦明急回到山下看时，只见这边山上，火炮、火箭一齐烧将下来；妙绝。背后二三十个小喽啰做一群，把弓弩在黑影里射人；妙绝。○写得又绝倒。众军马发喊，一齐都拥过那边山侧深坑里去躲。十九字句。

○“深坑”字绝倒。此时已有三更时分，好笔。众军马正躲得弓箭时，只叫得苦：上溜头滚下水来，妙绝花荣，出奇无穷。一行人马却都在溪里，各自挣扎性命。妙绝。爬得上岸的，尽被小喽啰挠钩搭住，活捉上山去了；妙绝。爬不上岸的，尽淹死在溪里。妙绝。

且说秦明此时怒得脑门都粉碎了，怒得脑门粉碎。○看他写大怒，越怒，怒极，怒坏，怒挺胸脯，怒气冲天，转怒，怒不可当，怒喊，越怒，怒得脑门都粉碎了，全用史公章法。却见一条小路在侧边。妙绝花荣。秦明把马一拨，抢上山来；行不到三五十步，和人连马，擗下陷坑里去。妙绝花荣。○一路写花荣不劳一蹄，不折一矢，功成名立，真是妙绝。两边埋伏下五十个挠钩手，把秦明搭将起来，剥了浑身衣甲、盔、盔。军器，盔。○妙绝花荣，令我读之而笑。拿条绳索绑了，把马也救起来，妙绝花荣。都解上清风山来。

原来这般圈套，都是花荣的计策：自注一遍，令上文再一清出。先使小喽啰，或在东，或在西，引诱得秦明人困马乏，策立不定；预先又把这土布袋填住两溪的水，等候夜深，却把人马逼赶溪里去，上面却放下水来，那急流的水都结果了军马。你道秦明带出的五百人马？忽然提一句，笔法奇矫。一大半淹在水中，都送了性命；生擒活捉有一百五七十人，夺了七八十匹好马，不曾逃得一个回去；次后陷马坑里活捉了秦明。自注止此。

当下一行小喽啰捉秦明到山寨里，早是天明时候。五位好汉坐在聚义厅上。小喽啰缚绑秦明妙绝花荣。解在厅前，花荣见了，连忙跳离交椅，接下厅来，亲自解了绳索，扶上厅来，纳头拜在地下。妙绝花荣，真正出奇无穷。秦明慌忙答礼，便道：“我是被擒之人，由你们碎尸而死，何故却来拜我？”花荣跪下道：妙。“小喽啰不识尊卑，误有冒渎，切乞恕罪！”随取锦段衣服与秦明穿了。妙绝花荣，令我读之而笑。秦明问花荣道：“这位为头的好汉却是甚人？”偏动人问，何也？花荣道：“这位是花荣的哥哥，郓城县宋押司，讳江的便是。又妙绝花荣。这三位是山寨之主：燕顺、王英、郑天寿。”秦明道：“这三位我自晓得；句轻。这宋押司莫不是唤做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句重。宋江答道：“小人便是。”秦明连忙下拜道：“闻名久矣，不想今日得会义士！”宋江慌忙答礼不迭。秦明见宋江腿脚不便，写得好。问道：“兄长如何贵足不便？”宋江却把自离郓城县起头，直至刘知寨拷打的故事，从头对秦明说了一遍。秦明只把头来摇道：“若听一面之词，误了多少缘故！容秦明回州去，对慕容知府说知此事。”燕顺相留，且住数日；

随即便叫杀羊宰马，安排筵席饮宴。拿上山的军汉都藏在山后房里，妙绝花荣。也与他酒食管待。

秦明吃了数杯，起身道：“众位壮士，既是你们的好情分，不杀秦明，还了我盔甲、马匹、军器妙笔，令我读之而笑。回州去。”燕顺道：“总管差矣！你既是引了青州五百兵马都没了，如何回得州去？慕容知府如何不见你罪责？不如权在荒山草寨住几时。本不堪歇马，权就此间落草，论秤分金银，整套穿衣服，不强似受那大头巾的气？”秦明听罢，便下厅道：便下厅，写秦明妙。“秦明生是大宋人，死为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马总管，兼受统制使官职，又不曾亏了秦明，我如何肯做强人，背反朝廷？你们众位要杀时便杀了我！”花荣赶下厅来拖住道：赶下厅，写花荣妙。“兄长息怒，听小弟一言。我也是朝廷命官之子，无可奈何，被逼迫得如此。总管既是不肯落草，如何相逼得你随顺？只请少坐，席终了时，小弟讨衣甲、头盔、鞍马、军器，妙笔，令我读之而笑。还兄长去。”秦明那里肯坐？花荣又劝道：“总管夜来劳神费力了一日一夜，人也尚自当不得，那匹马如何不喂得他饱了去？”妙绝花荣。秦明听了，肚内寻思：“也说得是。”再上厅来，再上厅，写秦明、花荣都妙。坐了饮酒。那五位好汉轮番把盏，陪话劝酒。秦明一则软困，是。二为众好汉劝不过，是。开怀吃得醉了，扶入帐房睡了。这里众人自去行事。实事虚写。○一句八字中，有一夜男啼女哭，杀人放火在内。不在话下。

且说秦明一觉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跳将起来，急性如画。洗漱罢，便要下山。众好汉都来相留道：“总管，且吃早饭动身，送下山去。”秦明性急的人，便要下山。众人慌忙安排些酒食管待了，取出头盔、衣甲，妙笔好笑。与秦明披挂了，牵过那匹马来，并狼牙棒，妙笔好笑。○为是好笑，便不忍一句写尽，却分作两三句出之。先叫人在山下伺候。五位好汉都送秦明下山来，相别了，交还马匹，军器。妙笔好笑。秦明上了马，好笑，妙。拿着狼牙棒，好笑，妙。趁天色大明，离了清风山，取路飞奔青州来。

到得十里路头，恰好巳牌前后，远远地望见烟尘乱起，并无一个人来往。奇文。秦明见了，心中自有八分疑忌。到得城外看时，原来旧有数百人家，却都被火烧做白地；奇文。一片瓦砾场上，横七竖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记其数。奇文。秦明看了大惊。打那匹马在瓦砾场上跑到城边，大叫开门时，只见门边吊桥高拽起了，奇文。都摆列着军士、旌旗、擂木、炮石。秦明勒着马，大叫：“城上放下吊桥，度我入

城！”城上早有人看见是秦明，便擂起鼓来，呐着喊。奇文。秦明叫道：“我是秦总管，如何不放我入城？”只见慕容知府立在城上女墙边大喝道：“反贼！奇文。你如何不识羞耻！昨夜引人马来打城子，把许多好百姓杀了，又把许多房屋烧了，今日兀自又来赚哄城门。朝廷须不曾亏负了你，你这厮倒如何行此不仁！已自差人奏闻朝廷去了。早晚拿住你时，把你这厮碎尸万段。”秦明大叫道：“公祖差矣！秦明因折了人马，又被这厮们捉了上山去，方才得脱，昨夜何曾来打城子？”知府喝道：“我如何不认得你这厮的马匹、句。衣甲、句。军器、句。头盔！句。○奇文妙文。城上众人明明地见你指拨红头子杀人放火，奇文妙文。你如何赖得过？便做你输了被擒，如何五百军人没一个逃得回来报信？你如今指望赚开城门取老小？你的妻子今早已都杀了！你若不信，与你头看！”军士把枪将秦明妻子首级挑起在枪上教秦明看。秦明是个性急的人，看了浑家首级，气破胸脯，分说不得，只叫得苦屈。城上弩箭如雨点般射将下来，秦明只得回避。上文已足，只如此撇开。看见遍野火焰，尚兀自未灭。再画一句。

秦明回马在瓦砾场上，恨不得寻个死处。一句。肚里寻思了半晌，一句。纵马再回旧路。一句。行不得十来里，只见林子里妙绝花荣。转出一伙人马来。当先五匹马上五个好汉，不是别人：宋江、花荣、燕顺、王英、郑天寿。随从一二百小喽啰。宋江在马上欠身道：“总管何不回青州？独自一骑，投何处去？”秦明见问，怒气道：“不知是那个天不盖地不载该剐的贼，装做我去打了城子，坏了百姓人家房屋，杀害良民，倒结果了我一家老小，闪得我如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若寻见那人时，直打碎这条狼牙棒便罢！”宋江便道：妙绝，花荣此处便不出头也。○人但知宋江服秦明，不知花荣用宋江也。“总管息怒。小人有个见识，这里难说，且请到山寨里告禀。总管可以便往。”秦明只得随顺，再回清风山来。

于路无话。早到山亭前下马，众人一齐都进山寨内。小喽啰已安排酒果肴馔在聚义厅上。五个好汉邀请秦明上厅，都让他中间坐定。妙绝花荣。○此句与后仍请句对看，便知花荣之妙也。五个好汉齐齐跪下。秦明连忙答礼，也跪在地。宋江开话道：妙绝花荣，能用宋江。“总管休怪。昨日因留总管在山，坚意不肯，却是宋江定出这条计来：妙绝花荣，既能用宋江，又能深信宋江之必能服秦明，盖不惟能将军，又能将将者矣。叫小卒似总管模样的，却穿了总管的衣甲头盔，骑着那马，横着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点拨红头子杀人；燕顺、王矮虎带领五十余人助战；只做总管去家中取老小。因此杀人放火，先绝了总管归路的念

头。今日众人特地请罪！”秦明见说了，怒气攒心；欲待要和宋江等厮并，一句。却又自肚里寻思：一句。一则是上界星辰契合；二乃被他们软困以礼待之；三则又怕斗他们不过。三句。○上二句，不足以按住秦明，故作者在旁帮入三句，笔力妙甚。因此，只得纳了这口气，便说道：“你们弟兄虽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个，断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答道：此亦是花荣意，却到底用宋江说。○何用知其必出于花荣也？盖一人有一人正传，今此文正属花荣正传也。“不恁地时，兄长如何肯死心塌地？若是没了嫂嫂夫人，花知寨自说有一令妹，甚是贤慧。他情愿赔出，立办装奁，与总管为室，如何？”妙绝花荣，不惟善用兵，又善用将，乃至又善用其妹也。○俗本讹。秦明见众人如此相敬相爱，方才放心归顺。

花荣仍请宋江在居中坐了。秦明道：“好。”妙绝花荣，不惟戡定祸乱，又能正名定位，真是极写之矣。○俗本皆讹。秦明花荣，及三位好汉依次都坐，大吹大擂，饮酒商议打清风寨一事。秦明道：“这事容易，不须众弟兄费心。黄信那人亦是治下；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艺；三乃和我过的最好。明日我便先去叫开栅门，一席话，说他入伙投降，就取了花知寨宝眷，倒此句在拿刘高老婆之前，特与王英映带作趣。○前文宋江先许为王英作媒，后文却忽与秦明作媒，皆是行文闪烁之法。拿了刘高的泼妇，与仁兄报仇雪恨，偏与上句连说，独不为王英地乎？作进见之礼，如何？”宋江大喜道：“若得总管如此慨然相许，却是多幸多幸！”当日筵席散了，各自歇息。次日早起来，吃了早饭，都各各披挂了。秦明上马，先下山来，拿了狼牙棒，飞奔清风镇来。

却说黄信自到清风镇上，发放镇上军民，点起寨兵，晓夜提防，牢守栅门，又不敢出战；回护前文法。累累使人探听，不见青州调兵策应。当日只听得报道：“栅外有秦统制独自一骑马到来，叫开栅门。”黄信听了，便上马飞奔门边看时，果是一人一骑，又无伴当。黄信便叫开栅门，放下吊桥，迎接秦总管入来，直到大寨公厅前下马。请上厅来叙礼罢，黄信便问道：“总管缘何单骑到此？”秦明当下先说了损折军马等情，后说：“山东及时雨宋公明疏财仗义，结识天下好汉，谁不钦敬他？如今见在清风山上；我今次也在山寨入了伙。你又无老小，花荣、秦明都成累笔，故此处特省一句。何不听我言语，也去山寨入伙，免受那文官的气？”黄信答道：“既然恩官在彼，黄信安敢不从？只是不曾听得说有宋公明在山上，今次却说及时雨宋公明，自何而来？”妙笔明画。秦明笑道：“便是你前日解去的郓城虎张三便是。妙笔明画，又复绝倒。他怕说出真名姓，惹起自己的官司，以此只认说是张三。”黄信

听了，跌脚道：“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时，路上也自放了他。又表黄信。一时见不到处，只听了刘高一面之词，险不坏了他性命！”秦明、黄信两个正在公廨内商量起身，只见寨兵报道：“有两路军马，鸣锣擂鼓，杀奔镇上来！”秦明、黄信听得，都上了马，前来迎敌。军马到得栅门边望时，只见尘土蔽日，杀气遮天。

两路军兵投镇上，
四条好汉下山来。

毕竟秦明、黄信怎地迎敌，且听下回分解。

[1] 公事人：指犯人。当：抵押。

[2] 大宽转：绕个大弯。

[3] 红头子：强盗。

[4] 公祖：古代对知府已上地方官的尊称。

[5] 划（chǎn）地：却，反而。

[6] 了（liǎo）事环：武将马鞍上搁兵器的铜铁环。

[7] 巴得：犹盼望。

第三十四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此回篇节至多，如清风寨起行是一节，对影山遇吕方、郭盛是一节，酒店遇石勇是一节，宋江得家书是一节，宋江奔丧是一节，山泊关防严密是一节，宋江归家是一节。

读清风寨起行一节，要看他将车数、马数、人数通计一遍，分调一遍，分明是一段《史记》。

读对影山斗戟一节，要看他忽然变作极耀艳之文。盖写少年将军，定当如此。

读酒店遇石勇一节，要看他写得石将军，如猛虎当路，直是撩拨不得。只是认得两位豪杰，其顾盼雄毅便乃如此；何况身为豪杰者，其于天下人当如何也！

读宋江得家书一节，要看他写石勇不便将家书出来，又不甚晓得家中事体，偏用笔笔捺住法，写得宋江大喜，便又叙话饮酒，直待尽情尽致了，然后开出书来；却又不便说书中之事，再写一句封皮逆封，又写一句无“平安”字，皆用极奇拗之笔。

读宋江奔丧一节，要看他活画出奔丧人来。至如麻鞋句、短棒句、马句，则又分外妙笔也。

读水泊一节，要看他设置雄丽，要看他号令精严，要看他谨守定规，要看他深谋远虑，要看他盘诘详审，要看他开诚布忠，要看他不昵所亲之言，要看他不敢慢于远方之人，皆作者极意之笔。

读归家一节，要看他忽然生一张社长作波；却恐疑其单薄，又反生一王社长陪之。可见行文要相形势也。

当下秦明和黄信两个到栅门外看时，望见两路来的军马却好都到。
【眉批】此回篇节至多，须一一分别观之。一路是宋江、花荣，一路是燕顺、王矮虎，各带一百五十余人。黄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桥，大开寨门，迎接两路人马都到镇上。宋江早传下号令：休要害一个百姓，休伤

一个寨兵；叫先打入南寨，把刘高一家老小尽都杀了。王矮虎自先夺了那个妇人。可谓老婆心切。○极似写王矮虎，却不知借此一句，收取泼妇上山，报仇正法也。小喽啰尽把应有家私、金银财物宝货之资，都装上车子；再有马匹牛羊，尽数牵了。花荣自到家中，将应有的财物等项装载上车，搬取妻小妹子。内有清风镇上人数，都发还了。闲心细笔，文所本无，事所必有。众多好汉收拾已了，一行人马离了清风镇，都回到山寨里来。

车辆人马都到山寨，郑天寿迎接，向聚义厅上相会。黄信与众好汉讲礼罢，坐于花荣肩下。宋江叫把花荣老小安顿一所歇处；细。将刘高财物分赏与众小喽啰。细。王矮虎拿得那妇人，将去藏在自己房内。燕顺便问道：“刘高的妻今在何处？”王矮虎答道：“今番须与小弟做个押寨夫人。”燕顺道：“与却与你，且唤他出来，我有一句话说。”辞令能品。宋江便道：“我正要问他。”王矮虎便唤到厅前。那婆娘哭着告饶。宋江喝道：“你这泼妇！我好意救你下山，念你是个命官的恭人，你如何反将冤报？今日擒来，有何理说？”燕顺跳起身来，便道：“这等淫妇，问他则甚！”拔出腰刀，一刀挥为两段。赃官、淫妇前后一样杀法，亦此篇之章段也。○换燕顺者，只恐仍出花荣，便有碍矮虎，不如用他自家人，得省手耳。王矮虎见砍了这妇人，心中大怒，夺过一把朴刀，便要和燕顺交并。宋江等起身来劝住。宋江便道：“燕顺杀了这妇人也是。兄弟，你看我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教他夫妻团圆完聚，尚兀自转过脸来叫丈夫害我。贤弟，你留在身边，久后有损无益。宋江日后别娶一个好的，教贤弟满意。”燕顺道：“兄弟便是这等寻思：不杀他，久后必被他害了。”王矮虎被众人劝了，默默无言。燕顺喝叫打扫过尸首血迹，且排筵席庆贺。

次日，花荣请宋江、黄信主婚，燕顺、王矮虎、郑天寿做媒执伐¹，把妹子嫁与秦明。一应礼物都是花荣出备。王英方失夫人，秦明便得夫人，两事偏要接连写在一处，以为激射。吃了三五日筵席。五七日后，小喽啰探得事情，上山来报道：“青州慕容知府申将文书去中书省，奏说反了花荣、秦明、黄信，要起大军来征剿。”众人听罢，商量道：“此间小寨不是久恋之地；倘或大军到来，四面围住，如何迎敌？”宋江道：“小可有一计，不知中得诸位心否？”众好汉都道：“愿闻良策。”宋江道：“自这南方有个去处，地名唤做梁山泊，方圆八百馀里，中间宛子城、蓼儿洼。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军马，把住水泊，官兵捕盗，不敢正眼觑他。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马，去那里入伙？”一段大书宋江倡众落草，以正其罪也。秦明道：“既然有这个去处，却是十分

好。只是没人引进，他如何肯便纳我们？”宋江大笑，却把这打劫“生辰纲”金银一事，直说到刘唐寄书，将金子谢我，因此上杀了阎婆惜，逃去在江湖上。秦明听了，大喜道：“恁地，兄长正是他那里大恩人。事不宜迟，可以收拾起快去。”今日众人既属宋江倡率，前日晁盖又属宋江私放，以深表宋江为贼之首、罪之魁也。

只就当日商量定了，【眉批】此一节是清风山起行。便打并起十数辆车子，通计车。把老小并金银、财物、衣服、行李等件，都装载车子上，共有三二百匹好马。通计马。小喽罗们有不愿去的，赍发他些银两，任从他下山去投别主；闲笔，却少不得。有愿去的，编入队里，就和秦明带来的军汉，通有三五百人。通计人。宋江教分作三起下山，妙。只做去收捕梁山泊的官军。妙。○此一句，便引出后文山泊一篇来。山上都收拾得停当，装上车子，放起火来，把山寨烧作光地。分为三队下山：宋江便与花荣引着四五十人，分人。三五十骑马，分马。簇拥着五七辆车子，分车。老小队仗先行；第一队。秦明、黄信引领八九十匹马分马。和这应用车子，分车。作第二起；第二队。后面第三队字倒在上。便是燕顺、王矮虎、郑天寿三个，引着四五十匹马，分马。一二百人。分人。○第一队有人有马有车，第二队有马有车无人，第三队有马有人无车。○通共只十辆车，三二百匹马，三五百人，看他写得错综变化。离了清风山，取路投梁山泊来。于路中见了这许多军马，旗号上又明明写着“收捕草寇官军”，因此无人敢来阻挡。在路行五七日，离得青州远了。

且说宋江、花荣两个骑马在前头，背后车辆载着老小，与后面人马，只隔着二十来里远近。前面到一个去处，地名唤对影山，两边两座高山，一般形势，中间却是一条大阔驿路。两个在马上正行之间，只听得前山里锣鸣鼓响。为是强贼，为是官军，读至下，却都不是，始信山名对影，都有为也。花荣便道：“前面必有强人！”把枪带住，取弓箭来，整顿得端正，再插放飞鱼袋内；一面叫骑马的军士催趲后面两起军马上来，好。且把车辆人马扎住了。宋江和花荣两个引了二十馀骑军马向前探路。至前面半里多路，早见一簇人马，约有一百余人，尽是红衣红甲，拥着一个穿红少年壮士，横戟立马奇文奇格。在山坡前，大叫道：“今日我和你比试，分个胜败，见个输赢！”【眉批】此一节是吕方、郭盛斗戟，特表花荣神箭。只见对过山冈子背后，早拥出一队人马来，也有百十余人，都是白衣白甲，也拥着一个穿白少年壮士，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画戟。奇文奇格。○处处皆用散叙，此处忽然用两扇一联法，奇绝。这边都是素白旗号，那壁都是绛红旗号。又一联。只见两边

红白旗摇，震地花腔鼓擂，那两个壮士更不打话，各人挺手中戟，纵坐下马，两个就中间大阔路上斗到三十馀合，不分胜败。

花荣与宋江两个在马上看了喝采。看他前后两番喝采，寓意深隐，为之一叹。花荣一步步趲马向前看时，只见那两个壮士斗到深涧里，这两枝戟上，一枝是金钱豹子尾，一枝是金钱五色幡，又一联。却搅做一团，上面绒绦结住了，那里分拆得开？奇文。花荣在马上看了，便把马带住，左手去飞鱼袋内取弓，右手向走兽壶中拔箭；亦是一联。○此一段文都作分外耀艳语。搭上箭，拽满弓，觑着豹尾绒绦较亲处，飏的一箭，恰好正把绒绦射断。只见两枝画戟分开做两下。奇文。那二百余人一齐喝声采。前言两番喝采，寓意深隐者，何也？盖两戟相交，不相上下，则两戟之妙，可得而知也。两戟之妙可得而知，然而宋江知，花荣知者，二百余人不得知。二百余人不得知，则止有宋江、花荣马上喝采，而二百余人瞠目不出一声矣。盖天下曲高寡和，才高无赏，往往如是，不足怪也。迨夫花荣一箭分开两戟，而二百余人齐声喝采。夫二百余人，即又岂知花荣之内正外直，左托右抱乎哉！眼见两戟得箭而开，则喝采耳。呜呼！天下以成功论英雄，又往往如是，亦不足怪也。

那两个壮士便不斗，写两戟互不相服，却写一箭能服两戟，可谓极表花荣矣。都纵马跑来，直到宋江、花荣马前，就马上欠身声喏，都道：“愿求神箭将军大名？”花荣在马上答道：“我这个义兄，乃是郓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宋公明。说得响。我便是清风镇知寨小李广花荣。”说得响。○愿求神箭大名，却反先说郓城押司，岂以神箭重押司哉，得押司而神箭越重耳。那两个壮士听罢，扎住了戟，便下马，推金山，倒玉柱，又一联。○此六字，他书亦学用之矣，却不知在此处分外耀艳中，则映衬成色耳。他书前后不称，亦复硬用入来，真是文章苦海也。都拜道：“闻名久矣！”宋江、花荣慌忙下马，扶起那两位壮士，道：“且请问二位壮士高姓大名？”那个穿红的说道：“小人姓吕，名方，祖贯潭州人氏。平昔爱学吕布为人，因此习学这枝方天画戟。人都唤小人做小温侯吕方。一个古人。因贩生药到山东，消折了本钱，不能彀还乡，权且占住这对影山，打家劫舍。近日走这个壮士来，要夺吕方的山寨；和他各分一山，他又不肯，因此每日下山厮杀。不想原来缘法注定，今日得遇尊颜。”宋江又问这穿白的壮士高姓，那人答道：“小人姓郭，名盛，祖贯西川嘉陵人氏。差贩水银货卖，黄河里遭风翻了船，回乡不得。原在嘉陵学得本处兵马张提辖的方天戟；向后使得精熟，人都称小人做赛仁贵郭盛。又一个古人。两异名又是一联。○三个古人，一般绝技，文心妙绝。江湖上听得说，对影山有个使戟的占住了山头，

打家劫舍，因此一径来比并戟法。连连战了十数日，不分胜败。不期今日得遇二公，天与之幸。”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诉了，便道：“既幸相遇，就与二位劝和，如何？”两个壮士大喜，都依允了。后队人马已都到齐，一个个都引着相见了。吕方先请上山，杀牛宰马筵会。次日，却是郭盛置酒设席筵宴。宋江就说他两个撞筹入伙，辎队上梁山泊去投奔晁盖聚义。大书宋江倡众。欢天喜地，都依允了，此二少年上山，读之真有芝兰玉树生于庭阶之乐。便将两山人马点起，收拾了财物。

待要起身，宋江便道：“且住，非是如此去。一路文势如龙赴海，至此忽用中途一变，遂令读者不复知其鳞甲在何处。假如我这里有三百人马投梁山泊去，他那里亦有探细的人在四下里探听；倘或只道我们真是来收捕他，不是耍处。等我和燕顺先去报知了，后文手书，尚足相据，岂有今日宋江亲在行间，而虞山泊之见怪者？只是要凭空生出枝节，令下文风雨忽变，不欲宋江引着一行人直至山寨，如僧家所谓行道者然也。你们随后却来。还作三起而行。”花荣、秦明道：“兄长高见。正是如此计较，陆续进程。兄长先行半日，我等催督人马，随后起身来。”

且不说对影山人马陆续登程。只说宋江和燕顺各骑了马，带领随行十数人，先投梁山泊来。在路上行了两日，当日行到晌午时分，正走之间，只见官道傍边一个大酒店。宋江看了道：“孩儿们走得困乏，都叫买些酒，吃了过去。”当时宋江和燕顺下了马，入酒店里来；【眉批】此一节是酒店遇石勇。叫孩儿们松了马肚带，看官记此一句。都入酒店里坐。宋江和燕顺先入店里来看时，只有三副大座头，小座头不多几副。只见一副大座头上，先有一个在那里占了。

宋江看那人时，裹一顶猪嘴头巾，脑后两个太原府金不换纽丝铜钹，上穿一领皂袖衫，腰系一条白胳膊，下面腿絛护膝，八搭麻鞋；看官记此一句。桌子边倚着短棒，看官记此一句。横头上放着个衣包；看官记此一句。生得八尺来长，淡黄骨查脸，一双鲜眼，没根髭髯。怪丑如画。宋江便叫酒保过来，说道：“我的伴当多，我两个借你里面坐一坐。你叫那个客人，移换那副大座头与我伴当们坐地吃些酒。”酒保应道：“小人理会得。”宋江与燕顺里面坐了。先叫酒保打酒来：“大碗先与伴当，一人三碗。有肉便买来先与他众人吃，借宋江爱念众人，为酒保央求换座地；借酒保换座，为那人厮闹地；借那人厮闹，为得书地。看他叙事，何等曲折尽变，定不肯直写一笔也。却来我这里斟酒。”酒保又见伴当们都立满在炉边，如画。○又贴一句，为酒保必要

换座地也。酒保却去看着那个公人模样的客人道：“有劳上下^[2]，央求换座，何至便到寻闹，却先写个酒保误认他是上下，如此生情出笔，真称妙绝。那借这副大座头与里面两个官人的伴当坐一坐^[3]。”那汉嗔怪呼他做“上下”，便焦躁道：“也有个先来后到！甚么官人的伴当要换座头？老爷不换！”燕顺听了，对宋江道：“你看他无礼么？”先放一句，下便有节次。宋江道：“繇他便了，你也和他一般见识。”却把燕顺按住了。只见那汉转头看了宋江、燕顺冷笑。写大汉写得异样，方是时，彼固以宋江、燕顺为即所云脚底下泥者也，其安得以仆从如云，遂傲豪杰之士耶？是“冷笑”二字之意。

酒保又陪小心道：“上下，只管叫他上下。周全小人的买卖，换一换有何妨？”那汉大怒，拍着桌子道：“你这鸟男女好不识人！欺负老爷独自一个，明明怪其仆从如云。要换座头。便是赵官家，此亦脚底下泥。老爷也譬鸟不换^[4]。高则声^[5]，大脖子拳不认得你！”你亦脚底下泥。酒保道：“小人又不曾说甚么。”那汉喝道：“量你这厮敢说甚么！”妙。燕顺听了，那里忍耐得住？便说道：“兀那汉子，你也鸟强！不换便罢，没可得鸟吓他^[6]。”那汉便跳起来，（掉）〔绰〕了短棒在手里，便应道：“我自骂他，要你多管？老爷天下只让得两个人，其余的都把来做脚底下的泥。”奇峰忽然当面矗起。燕顺焦躁，便提起板凳，却待要打将去。

宋江因见那人出语不俗，妙。横身在里面劝解：“且都不要闹。我且请问你，你天下只让得那两个人？”那汉道：“我说与你，惊得你呆了！”犹言脚底下泥曾何足以知之，妙绝。宋江道：“愿闻那两个好汉大名。”那汉道：“一个是沧州横海郡柴世宗的孙子，唤做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两个人中须有宾主，今反先说宾在前者，便于跌成妙势也。宋江暗暗地点头，妙，如画。○脚底下泥，乃复解此语乎？又问：“那一个是谁？”那汉道：“这一个又奢遮！偏又摇摆一句，不忍便说出来，使脚底下泥侧耳。是郓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此等名字与脚底下泥言之，尚可惜耳。宋江看了燕顺暗笑，妙，如画。燕顺早把板凳放下了。妙，如画。“老爷只除了这两个，此句接上文连说，宋江、燕顺二句乃夹叙法耳。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皆所谓其余也。宋江道：“你且住。我问你：你既说起这两个人，我却都认得。脚底下泥亦复难料。你在那里与他两个厮会？”那汉道：“你既认得，我不说谎：三年前在柴大官人庄上住了四个月有馀；只不曾见得宋公明。”文情虚实都妙。宋江道：“你便要认黑三郎么？”那汉道：“我如今正要去寻他。”紧凑。宋江问道：“谁教你寻他？”那汉道：“他的亲兄弟铁扇子宋

清，教我寄家书去寻他。”紧凑。

宋江听了大喜，四字妙绝。既已寄书，偏不明白，便顿出许多节次来。○“大喜”字与一篇“痛哭”字，击射成文。【眉批】此一节是宋江得书。向前拖住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那汉相了一面，便拜道：“天幸使令小弟得遇哥哥！争些儿错过，空去孔太公那里走一遭。”宋江便把那汉拖入里面，问道：“家中近日没甚事？”看他问得对针，对得偏不对针，顿挫入妙。那汉道：“哥哥听禀：小人姓石名勇。原是大名府人氏。日常只靠放赌为生。本乡起小人一个异名，唤做石将军。为因赌博上，一拳打死了个人，逃走在柴大官人庄上。多听得往来江湖上人说哥哥大名，因此特去郛城县投奔哥哥。却又听得说道为事出外，因见四郎。听得小人说起柴大官人来，却说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庄上。因小弟要拜识哥哥，四郎特写这封家书，与小人寄来孔太公庄上，‘如寻见哥哥时，可叫兄长作急回来。’”只如此，妙妙。宋江见说，心中疑惑，渐从“大喜”字变过来。便问道：“你到我庄上住了几日？曾见我父亲么？”问得对针，妙妙。石勇道：“小人在彼只住得一夜便来了，不曾得见太公。”只是捺住，并不对针，妙妙。宋江把上梁山泊一节，都对石勇说了。反写宋江说闲话，妙妙。石勇道：“小人自离了柴大官人庄上，江湖上只闻得哥哥大名，疏财仗义，济困扶危。如今哥哥既去那里入伙，是必携带。”宋江道：“这不必你说，何争你一个人？反写宋江只管说闲话，妙妙。且来和燕顺厮见。”反写宋江做闲事，妙妙。叫酒保且来这里斟酒。三杯酒罢，反写宋江把酒相劝，只管纵将开去，务令文情尽奇尽变，然后写出石勇书来，妙妙。石勇便去包裹内取出家书，慌忙递与宋江。

宋江接来看时，封皮逆封着，一句。又没“平安”二字。二句。○又添二句，使不突然。宋江心内越是疑惑，从“大喜”渐变过来。连忙扯开封皮，从头读至一半，省一半，念一半，只一家书，写得有许多方法。后面写道：

……父亲于今年正月初头，因病身故，见今停丧在家，专等哥哥来家迁葬。千万！千万！切不可误！弟清泣血奉书。

宋江读罢，叫声苦，不知高低，自把胸脯捶将起来，自骂道：“不孝逆子，做下非为！老父身亡，不能尽人子之道，畜生何异！”自把头去壁上磕撞，大哭起来。与前大喜照耀。燕顺、石勇抱住。宋江哭得昏迷，半晌方才苏醒。

燕顺、石勇两个劝道：“哥哥，且省烦恼。”宋江便分付燕顺道：“不是我寡情薄意，其实只有这个先父记挂；“只有这个”四字，是纯孝之言。然“只有”二字，又妙在“只”字；“这个”二字，又妙在“这”字。中间便有昊天罔极，父一而已等意，勿以宋江而忽之也。○“先父”二字，遽然呼得妙，为后文一笑。○武松呼先兄，便终作先兄；宋江呼先父，未必真作先父。文情各有其妙。今已没了，只是星夜赶归去。教兄弟们自上山则个。”【眉批】此一节是宋江奔丧。燕顺劝道：“哥哥，太公既已没了，便到家时，也不得见了。天下无不死父母，只改一字，遂成奇语，令人绝倒。且请宽心，引我们弟兄去了，是。○写各人胸中各有其心，如画。那时小弟却陪侍哥哥归去奔丧，未为晚了。自古道：‘蛇无头而不行。’若无仁兄去时，他那里如何肯收留我们？”写燕顺留宋江，定少不得。不然，便上文都成浪笔矣。宋江道：“若等我送你们上山去时，误了我多少日期，却是使不得。我只写一封备细书札，都说在内，就带了石勇一发入伙，等他们一处上山。我如今不知便罢，既是天教我知了，正是度日如年，烧眉之急！我马也不要，从人也不带，二语插放此处，作宋江自说最妙。若俗笔，便定写在出门时；又其次者，竟日忘之也。一个连夜自赶回家！”燕顺、石勇那里留得住？

宋江问酒保借笔砚，讨了一幅纸，一头哭着，一面写书；悉与前大喜照耀。再三叮咛在上面，写了，封皮不粘，四字画出匆匆，真是妙笔。交与燕顺收了；脱石勇的八搭麻鞋穿上，妙绝。○真正才子，有此曲心曲笔，俗笔梦想不到。取了些银两藏放在身边，跨了一口腰刀，就拿了石勇的短棒，妙绝。酒食都不肯沾唇，便出门要走。燕顺道：“哥哥，也等秦总管、花知寨都来相见一面了，去也未迟。”定少不得。宋江道：“我不等了。我的书去，并无阻滞。石家贤弟，自说备细，可为我上复众兄弟们，可怜见宋江奔丧之急，休怪则个。”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飞也似独自一个去了。一路写宋江部署众人投入山泊，读者莫不拭目洗耳，观忠义堂上，晁、宋二人如何相见也。忽然此处如龙化去，令人眼光忽遭一闪，奇文奇格，妙绝妙绝。

且说燕顺同石勇只就那店里吃了些酒食点心，还了酒钱，却教石勇骑了宋江的马，一双八搭麻鞋、一条短棒却换了一匹马，妙笔。○宋江奔丧回去，须要随身短棒及八搭麻鞋，便记得石勇身边有。宋江回去后，便记得宋江马空了。只此记得，岂他人所及哉！带了从人，只离酒店三五里路，寻个大客店，歇了等候。次日辰牌时分，全伙都到。燕顺、石勇接着，备细说宋江哥哥奔丧去了。众人都埋怨燕顺是，定少不

得。道：“你如何不留他一留？”石勇分说道：“他闻得父亲没了，恨不得自也寻死，如何肯停脚？巴不得飞到家里。写了一封备细书札在此，教我们只顾去。他那里看了书，并无阻滞。”花荣与秦明看了书，与众人商议道：“事在途中，进退两难：是。回又不得，是。散了又不成，是。只顾且去。是。还把书来封了，是。○方始封书。都到山上看；那里不容，却别作道理。”是。○数语定少不得。

九个好汉并作一伙，带了三五百人马，渐近梁山泊来，寻大路上山。一行人马正在芦苇中过，只见水面上锣鼓振响。众人看时，漫山遍野都是杂彩旗旛。写得精严之极。【眉批】此一节是山泊关防严密。水泊中棹出两只快船来：当先一只船上，摆着三五十个小喽啰，船头上中间坐着一个头领，乃是豹子头林冲；精严之极。背后那只哨船上，也是三五十个小喽啰，船头上也坐着一个头领，乃是赤发鬼刘唐。精严之极。前面林冲在船上喝问道：“汝等是甚么人？那里的官军？敢来收捕我们！教你人人皆死，个个不留！你也须知俺梁山泊的大名。”花荣、秦明等都下马立在岸边，答应道：“我等众人非是官军，有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哥哥书札在此，特来相投大寨入伙。”林冲听了道：“既有宋公明兄长的书札，且请过前面，到朱贵酒店里，写得水泊精严之极。先请书来看了，却来相请厮会。”精严之极。船上把青旗只一招，何等精严。芦苇里棹出一只小船，妙。内有三个渔人，一个看船，妙。两个上岸来，妙。说道：“你们众位将军都跟我来。”水面上那两只哨船，一只船上把白旗招动。何等精严。铜锣响处，两只哨船一齐去了。何等精严。一行众人看了，都惊呆了，说道：“端的此处官军谁敢侵傍^[7]！我等山寨如何及得！”

众人跟着两个渔人，从大宽转，表出八百里。直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朱贵见说了，迎接众人，都相见了，便叫放翻两头黄牛，富贵气象。散了分例酒食；讨书札看了，精严。先向水亭上放一枝响箭，射过对岸芦苇中。早摇过一只快船来，朱贵便唤小喽啰分付罢，叫把书先赍上山去报知；精严。一面店里杀宰猪羊，富贵。管待九个好汉。把军马屯住，在四散歇了。看他极写精严，深表泊中有人。○虽有宋江手书，然或恐官府严刑逼写，假作投伙而图我者有之，把军马屯在四散，真经济之才也。

第二日辰牌时分，只见军师吴学究自来朱贵酒店里迎接众人。又用军师自来。一个个都相见了。叙礼罢，动问备细，何等精严。然后二三十只大白棹船来接。何等精严，何等富贵。吴用、朱贵邀请九位好汉下

船，老小、车辆、人马、行李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前望金沙滩来。上得岸，松树径里，众多好汉随着晁头领，全副鼓乐来接。富贵。晁盖为头，与九个好汉相见了，迎上关来，各自乘马坐轿，富贵。直到聚义厅上。一对对讲礼罢，左边一带交椅上，森然。却是晁盖、吴用、公孙胜、林冲、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迁、宋万、朱贵、白胜。恭喜白胜已早在此。那时白日鼠白胜，数月之前已从济州大牢里越狱，只须二字。逃走到山上入伙，皆是吴学究使人去用度，救他脱身。右边一带交椅上，森然。却是花荣、秦明、黄信、燕顺、王英、郑天寿、吕方、郭盛、石勇。列两行坐下。中间焚起一炉香来，各设了誓。当日大吹大擂，杀牛宰马筵宴。一面叫新到火伴厅下参拜了，自和小头目管待筵席。何等精严，何等富贵。收拾了后山房舍，教搬老小家眷都安顿了。秦明、花荣在席上称赞宋公明许多好处，清风山报冤相杀一事，众头领听了大喜。后说吕方、郭盛两个比试戟法、花荣一箭射断绒绦，分开画戟。晁盖听罢，意思不信，口里含糊应道：“直如此射得亲切？改日却看比箭。”

当日酒至半酣，食供数品，众头领都道：“且去山前闲玩一回，再来赴席。”当下众头领相谦相让，下阶闲步乐情，观看山景。行至寨前第三关上，只听得空中数行宾鸿嘹亮^[4]。花荣寻思道：“晁盖却才意思，不信我射断绒绦。何不今日就此施逞些手段教他们众人看，日后敬伏我？”【眉批】此一节是花荣试箭。把眼一观，随行人伴数内却有带弓箭的，妙笔。花荣便问他讨过一张弓来，在手看时，却是一张泥金鹄画细弓，正中花荣意；花荣妙箭，安肯以寻常之弓试哉！文人所以必用妙笔，美人所以必须妙镜也。急取过一枝好箭，弓详箭略。便对晁盖道：“恰才兄长见说花荣射断绒绦，众头领似有不信之意。远远的有一行雁来，花荣未敢夸口，这枝箭要射雁行内第三只雁的头上。此处一句，后分作二句，只是随手成文。射不中时，众头领休笑。”花荣搭上箭，拽满弓，觑得亲切，望空中只一箭射去，果然正中雁行内第三只，先写前之半句。直坠落山坡下，急叫军士取来看时，那枝箭正穿在雁头上。次找完前之半句，看他随手小文，皆有次第。晁盖和众头领看了，尽皆骇然，都称花荣做“神臂将军”。吴学究称赞道：“休言将军比小李广，便是养由基也不及神手！真乃是山寨有幸！”自此，梁山泊无一个不钦敬花荣。始结花荣传。众头领再回厅上筵会，到晚各自歇息。

次日，山寨中再备筵席，议定坐次。本是秦明才及花荣，因为花荣是秦明大舅，众人推让花荣在林冲肩下，坐了第五位，秦明坐第六位，刘唐坐第七位，黄信坐第八位，三阮之下，便是燕顺、王矮虎、吕方、

郭盛、郑天寿、石勇、杜迁、宋万、朱贵、白胜：一行共是二十一个头领坐定。第二结。庆贺筵宴已毕。山寨中添造大船屋宇、车辆什物，打造枪刀军器、铠甲头盔；整顿旌旗袍袄、弓弩箭矢，准备抵敌官军。于总结后，更添两行，极写水泊精严富贵。○已上一篇单表水泊雄丽精严，是全部书作身分处。不在话下。

却说宋江自离了村店，连夜赶归。当日申牌时候，奔到本乡村口张社长酒店里暂歇一歇。本至家矣，却不便归，再生出一张社长家作波撖，真是触手生情，落笔成景。那张社长却和宋江家来往得好。张社长见了宋江容颜不乐，眼泪暗流。张社长动问道：“押司有年半来不到家中，今日且喜归来，如何尊颜有些烦恼，心中为甚不乐？且喜官事已遇赦了，必是减罪了。”不惟无忧，反报一喜，妙。【眉批】此一节是宋江归家。宋江答道：“老叔自说得是。家中官事且靠后。只如一个生身老父殁了，如何不烦恼？”张社长大笑道：“押司真个也是作耍！令尊太公却才在我这里吃酒了回去，只有半个时辰来去，奇文。如何却说这话？”宋江道：“老叔休要取笑小侄。”便取出家书教张社长看了。此句是夹叙法，下语与上语连读下。“兄弟宋清明明写道：父亲于今年正月初头殁了，专等我归来奔丧。”张社长看罢，说道：“呸！那得这般事！只午时前后，和东村王太公随手又添一人，妙。在我这里吃酒了去，我如何肯说谎？”宋江听了，心中疑影，前文疑惑，是从大喜渐变到哭；此文疑影，是从大哭渐变到喜。没做道理处。寻思了半晌，只等天晚，别了社长，便奔归家。

入得庄门看时，没些动静。奇。庄客见了宋江，都来参拜。奇。宋江便问道：“我父亲和四郎有么？”庄客道：“太公每日望得押司眼穿。今得归来，却是欢喜。方才和东村里王社长在村口张社长店里吃酒了回来，睡在里面房内。”奇文。宋江听了大惊，撇了短棒，细。径入草堂上来。只见宋清迎着哥哥便拜。宋江见他果然不戴孝，奇文。心中十分大怒，便指着宋清骂道：“你这忤逆畜生，是何道理！父亲见今在堂，如何却写书来戏弄我？教我两三遍自寻死处，一哭一个昏迷。你做这等不孝之子！”宋清却待分说，只见屏风背后转出宋太公来，明明假计，乃我读至此句，始觉如梦忽醒，盖于前文一路，所感者深矣。叫道：“我儿，不要焦躁。这个不干你兄弟之事，是我每日思量要见你一面，因此教四郎只写道我殁了，你便归来得快。我又听得人说，白虎山地面多有强人，又怕你一时被人撺掇落草去了，做个不忠不孝的人；为此，急急寄书去唤你归家。作者特特书太公家教，正所以深明宋江不孝。而自来读者至此，俱谬许其为忠义之子，斯真过矣。又得柴大官人

那里来的石勇寄书去与你。这件事尽都是我主意，不干四郎之事，你休埋怨他。我恰才在张社长店里回来，睡在房里，听得是你归来了。”宋江听罢，纳头便拜太公，句。忧喜相伴。不便变出喜来，且写个忧喜相半，善体人情，方有此笔。

宋江又问父亲道：“不知近日官司如何？已经赦宥，必然减罪。适间张社长也这般说了。”宋太公道：“你兄弟宋清未回之时，多得朱仝、雷横的气力。向后只动了一个海捕文书，再也不曾来勾扰。我如今为何唤你归来？近闻朝廷册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书，应有民间犯了大罪尽减一等科断^[9]，俱已行开各处施行。便是发露到官^[10]，也只该个徒流之罪，不到得害了性命。且繇他，却又别作道理。”宋江又问道：“朱、雷二都头曾来庄上么？”宋清说道：“我前日听得说来，这两个都差出去了：朱仝差往东京去，一实。雷横不知差到那里去了。一虚。○递开二人便使下文展笔，乃其妙却在闲中问及，全无踪影。如今县里却是新添两个姓赵的勾摄公事^[11]。”宋太公道：“我儿远路风尘，且去房里将息几时。”止。合家欢喜。不在话下。

天色看看将晚，玉兔东生。约有一更时分，庄上人都睡了，只听得前后门发喊起来。看时，四下里都是火把，团团围住宋家庄，一片声叫道：“不要走了宋江！”太公听了，连声叫苦。不因此起，有分教：

大江岸上，聚集好汉英雄；
闹市丛中，来显忠肝义胆。

毕竟宋公明在庄上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1] 执伐：为人作媒。

[2] 上下：对公差的尊称。

[3] 那借：即挪借。原意指拆借贷款。此指借过、借用。

[4] 彊（biè）：不顺从，执拗。

[5] 则声：做声

[6] 没可得：犹言不能够，没必要。

[7] 侵傍：侵犯，侵袭。

[8] 宾鸿：即鸿雁。

[9] 科断：论处，判决。

[10] 发露：揭露，揭发。

[\[11\]](#) 勾摄：处理公务。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一部书中写一百七人最易，写宋江最难；故读此一部书者，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读宋江传最难也。盖此书写一百七人处，皆直笔也，好即真好，劣即真劣。若写宋江则不然，骤读之而全好，再读之而好劣相半，又再读之而好不胜劣，又卒读之而全劣无好矣。夫读宋江一传，而至于再，而至于又再，而至于又卒，而诚有以知其全劣无好，可不谓之善读书人哉！然吾又谓繇全好之宋江而读至于全劣也犹易，繇全劣之宋江而写至于全好也实难。乃今读其传，迹其言行，抑何寸寸而求之，莫不宛然忠信笃敬君子也？篇则无累于篇耳，节则无累于节耳，句则无累于句耳，字则无累于字耳。虽然，诚如是者，岂将以宋江真遂为仁人孝子之徒哉？《史》不然乎？记汉武帝初未尝有一字累汉武帝也，然而后之读者莫不洞然明汉武之非，是则是褒贬固在笔墨之外也。呜呼！稗官亦与正史同法，岂易作哉！岂易作哉！

话说当时宋太公掇个梯子上墙来看时，只见火把丛中约有一百余人。当头两个便是郓城县新参的都头，却是弟兄两个：一个叫做赵能，一个叫做赵得。两个便叫道：“宋太公！你若是晓事的，便把儿子宋江献将出来，我们自将就他；若是不教他出官时，和你这老子一发捉了去！”宋太公道：“宋江几时回来？”赵能道：“你便休胡说！有人在村口见他从张社长家店里吃了酒归来，亦有人跟到这里，添一句，好。你如何赖得过？”宋江在梯子边说道：“父亲你和他论甚口？孩儿便挺身出官也不妨，县里府上都有相识。况已经赦宥的事了，必当减罪。求告这厮们做甚么？赵家那厮是个刁徒，如今暴得做个都头，知道甚么义理？”“暴”字妙，骂世不尽。他又和孩儿没人情，空自求他。”宋太公哭道：“是我苦了孩儿！”宋江道：“父亲休烦恼。官司见了，到是有幸。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打在网里，如何能覩见父亲面？于清风山收罗花荣、秦明、黄信、吕方、郭盛及燕顺等三人，纷纷入水泊者，复是何人？方得死父赚转，便将生死热瞒，作者

正深写宋江权诈，乃至忍于欺其至亲。而自来读者皆叹宋江忠孝，真不善读书人也。便断配在他州外府，也须有程限；日后归来，也得早晚伏侍父亲终身。”宋太公道：“既是孩儿恁的说时，我自来上下使用，买个好去处。”

宋江便上梯来叫道：“你们且不要闹。我的罪犯今已赦宥，定是不死。且请二位都头进敝庄少叙三杯，明日一同见官。”赵能道：“你休使见识^[1]，赚我入来！”丑。宋江道：“我如何连累父亲兄弟？你们只顾进家里来。”宋江便下梯子来，开了庄门，请两个都头到庄里堂上坐下；连夜杀鸡宰鹅，置酒相待。那一百土兵人等都与酒食管待，送些钱物之类；取二十两花银，把来送与两位都头做好看钱^[2]。只三个字，便胜过一篇《钱神论》。○人之所以必要钱者，以钱能使人好看也。人以钱为命，而亦有时以钱与人者，既要好看，便不复顾钱也。乃世又有守钱成窖，而不要好看者，斯又一类也矣。当夜两个都头就在庄上歇了。

次早五更，同到县前；等待天明，解到县里来时，知县才出升堂。只见都头赵能、赵得押解宋江出官。知县时文彬见了大喜，责令宋江供状。当下宋江一笔供招：“不合于前年秋间典贍到阎婆惜为妾^[3]。为因不良，一时恃酒，争论斗殴，致被误杀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缉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无词。”知县看罢，且叫收禁牢里监候。

满县人见说拿得宋江，谁不爱惜他？都替他去知县处告说讨饶，备说宋江平日的好处。知县自心里也有八分开豁他，数语皆为迭配作地，不重在写宋江生平。当时依准了供状，免上长枷手杻，只散禁在牢里。宋太公自来买上告下^[4]，使用钱帛。那时阎婆已自身故了半年，没了苦主；这张三又没了粉头，不来做甚冤家。无笔不到。○若非此二语，便将必入宋江死罪，殛死郅城狱耶？算来不如放他迭配出去，再生出事来，使读者欢喜，故当省即省，乃文家妙诀也。县里叠成文案，待六十日限满，结解上济州听断。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繇，赦前恩宥之事，已成减罪，把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本州官吏亦有认得宋江的，一句。更兼他又有钱帛使用，二句。名唤做断杖刺配，又无苦主执证，三句。众人维持下来，都不甚深重，当厅带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差两个防送公人，无非是张千、李万。三字妙。可见一部书皆从才子文心捏造而出，愚夫则必谓真有其事。

当下两个公人领了公文，监押宋江到州衙前。宋江的父亲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里等候；置酒管待两个公人，赍发了些银两；教宋江换了衣服，打拴了包裹，穿了麻鞋。宋太公唤宋江到僻净处，叮嘱

道：“我知江州是个好地面，鱼米之乡，特地使钱买将那里去。你可宽心守耐。我自使四郎来望你。固少不得。盘缠，有便人常常寄来。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泊过；倘或他们下山来劫夺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教人骂做不忠不孝。此一节牢记于心。屡申此言，深表宋江不孝之子，不肯终受厥考之教也。○观其前聚清风山，后吟浔阳楼，当信此言不谬。孩儿，路上慢慢地去。天可怜见，早得回来，父子团圆，兄弟完聚！”宋江洒泪拜辞了父亲。洒泪。兄弟宋清送一程路。宋江临别时，嘱咐兄弟道：“我此去，不要你们忧心；只有父亲年纪高大，我又累被官司缠扰，背井离乡而去，兄弟你早晚只在家侍奉，休要为我到江州来，弃掷父亲，无人看顾。太公许四郎来，此是人情文情，两所必至。然于后文，来则费笔，不来又疑漏笔，不如便于此处随手放倒，省却无数心机也。我自江湖上相识多，见的那一个不相助，盘缠自有对付处。天若见怜，有一日归来也。”宋清洒泪拜辞了，父前子洒泪，兄前弟洒泪，写得秩秩然。自回家中去侍奉父亲宋太公。不在话下。

只说宋江和两个公人上路。那张千、李万已得了宋江银两，又因他是个好汉，因此于路上只是伏侍宋江。三个人上路行了一日，到晚投客店安歇了，打火做些饭吃，又买些酒肉请两个公人。宋江对他说：“实不瞒你两个说：我们今日此去，正从梁山泊边过；山寨上有几个好汉，闻我的名字，怕他下山来夺我，枉惊了你们。我和你两个明日早起些，只拣小路里过去，宁可多走几里不妨。”两个公人道：“押司，你不说，俺们如何得知？我等自认得小路过去，定不得撞着他们。”当夜计议定了。

次日，起个五更来打火，两个公人和宋江离了客店，只从小路里走。约莫也走了三十里路，只见前面山坡背后转出一伙人来。宋江看了，只叫得苦。四字两写，击应为奇。来的不是别人，为头的好汉正是赤发鬼刘唐，全泊头领分路等候，而撞着宋江独是刘唐者，言刘唐则众人见，言他人则刘唐不见，此固史氏之法也。将领着三五十人，便来杀那两个公人。这张千、李万跪做一堆儿跪在地下。宋江叫道：“兄弟！你要杀谁？”刘唐道：“哥哥，不杀了这两个男女，等甚么！”宋江道：“不要你污了手，把刀来我杀便了。”笔墨狡狴，令人莫测其故。两个人只叫得苦。与上击应。刘唐把刀递与宋江。妙。宋江接过，妙。○此等处写出宋江权术。问刘唐道：“你杀公人何意？”刘唐说道：“奉山上哥哥将令，特使人打听得哥哥吃官司，直要来郓城县劫牢，却知道哥哥不曾在牢里，不曾受苦。今番打听得断配江州，只怕路上错了路头，教大小头领分付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补文中这所无。便请上山。这

两个公人不杀了如何？”宋江道：“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其言甚正，然作者特书之于清风起行之后，吟反诗之前，殆所以深明宋江之权诈耶？若是如此来挟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看他假，此其所以为宋江也。○直意原本忠孝，是宋江好处；处处以权诈行其忠孝，是宋江不好处。刘唐慌忙攀住胳膊，道：“哥哥，且慢慢地商量！”就手里夺了刀。自刎之假，不如夺刀之真，然真者终为小卒，假者终为大王。世事如此，何可胜叹。宋江道：“你弟兄们若是可怜见宋江时，容我去江州牢城听候限满回来，那时却待与你们相会。”刘唐道：“哥哥这话，小弟不敢主张。是。前面大路上有军师吴学究同花知寨在那里，专等迎迓哥哥，二人迎。容小弟着小较请来商议。”宋江道：“我只是这句话，繇你们怎地商量。”

小喽罗去报，不多时，只见吴用、花荣两骑马在前，后面数十骑马跟着，飞到面前。下马叙礼罢，花荣便道：“如何不与兄长开了枷？”花荣真。宋江道：“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宋江假。○于知己兄弟面前，偏说此话，于李家店、穆家庄偏又不然，写尽宋江丑态。吴学究笑道：“我知兄长的意了。这个容易，只不留兄长在山寨便了。写宋江假杀，出不得吴用圈绩。看他只一“笑”字，便已算定不是今日之事。晁头领多时不曾得与仁兄相会，今次也正要和兄长说几句心腹的话。略请到山寨少叙片时，便送登程。”看他便笼罩宋江。宋江听了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看他也笼罩吴用。○写两人互用权术相加，真是出色妙笔。扶起两个公人来。宋江道：“要他两个放心，宁可我死，不可害他。”看他写宋江一片假。○既许不留，则定不害二人矣，偏是宋江便要再说一句，写得权诈人如镜。两个公人道：“全靠押司救命。”

一行人都离了大路，来到芦苇岸边，已有船只在彼。当时载过山前大路，却把山轿教人抬了，直到断金亭上歇了，叫小喽罗四下里去请众头领都来聚会。妙笔。迎接上山，到聚义厅上相见。晁盖谢道：“自从郛城救了性命，兄弟们到此，无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荐诸位豪杰上山，光辉草寨，恩报无门！”宋江答道：“小可自从别后，杀死淫妇，逃在江湖上，去了年半。本欲上山相探兄长一面，偶然村店里遇得石勇，稍寄家书^[4]，只说父亲弃世，不想却是父亲恐怕宋江随众好汉入伙去了，因此写书来唤我回家。虽然明吃官司，多得上下之人看觑，不曾重伤。今配江州，亦是好处。适蒙呼唤，不敢不至。今来既见了尊颜，奈我限期相逼，不敢久住，只此告辞。”前聚清风，后吟反诗，抑又何

也？晁盖道：“直如此忙！骂得假人妙。且请少坐。”两个中间坐了。宋江便叫两个公人只在交椅后坐，与他寸步不离。看他写宋江假。○便不要害公人，亦何至于如此？偏是假人，偏在人面前做张致，写得真是如镜。

晁盖叫许多头领都来参拜了宋江，分两行坐下，小头目一面斟酒。先是晁盖把盏了，向后军师吴学究、公孙胜起至白胜把盏下来。酒至数巡，宋江起身相谢道：“足见弟兄们相爱之情！宋江是个得罪囚人，不敢久停，只此告辞。”只要问前聚清风，后吟反诗，何也？晁盖道：“仁兄直如此见怪？骂得假人妙。虽然仁兄不肯要坏两个公人，多与他些金银，发付他回去，只说我梁山泊抢掳了去，不到得治罪于他。”宋江道：“兄这话休题！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违了他的教训，负累了他？前者一时乘兴与众位来相投，写他自解。○试问天下后世，此语还为前回一篇解得过否？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里撞见在下，指引回家。父亲说出这个缘故，情愿教小可明吃了官司；急断配出来，又频频嘱付；临行之时，又千叮万嘱，教我休为快乐，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惶惶惊恐。因此，父亲明明训教宋江；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说罢，泪如雨下，便拜倒在地。极写宋江权术，何也？忠孝之性，生于心，发于色，诚不可夺，虽用三军夺一匹夫而不可得也，如之何其至于哭乎？哭者，人生畅遂之情，非此时之所得来也。晁盖、吴用、公孙胜一齐扶起，众人道：“既是哥哥坚意要往江州，今日且请宽心住一日，明日早送下山。”三回五次，留得宋江，就山寨里吃了一日酒。教去了枷，也不肯除，再写一句，与后对看。只和两个公人同起同坐。当晚住了一夜。

次日早起来，坚心要行。吴学究道：“兄长听禀：看吴用更不留，可谓惟贼知贼。○写吴、宋两人权诈相当处，几有曹、杨之忌。吴用有个至爱相识，见在江州充做两院押牢节级，姓戴名宗。本处人称为戴院长。为他有道术，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唤他做神行太保。此人十分仗义疏财。夜来小生修下一封书在此，与兄长去，到彼时可和本人做个相识。但有甚事，可教众兄弟知道。”众头领挽留不住，安排筵宴送行。取出一盘金银送与宋江，为揭阳岭作引。又将二十两银子送与两个公人；就与宋江挑了包裹，都送下山来，一个个都作别了。吴学究和花荣直送过渡，到大路二十里外，二人送。○迎宋江用吴用、花荣者，花荣与宋江最昵，盖是以情招之，冀其必来也。然又算到宋江假人，未必为

情所动，则必须又用吴用以智胜之。此二人迎宋江之意也。送时又用二人者，迎既有之，送亦必然，此作者所以自成其章法也。乃俗子无赖，忽因此文，便向后日捏撮成吴用、花荣与宋江同死之文，为之欲呕而死也。众头领回上山去。

只说宋江自和两个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来。那个公人见了山寨里许多人马，一句。众头领一个个都拜宋江，一句。又得他那里若干银两，一句。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江。三个人在路约行了半月之上，早来到一个去处，望见前面一座高岭。两个公人说道：“好了！过得这条揭阳岭，便是浔阳江。到江州却是水路，相去不远。”宋江道：“天色暄暖，趁早走过岭去，寻个宿头。”公人道：“押司说得是。”三个人厮赶着，奔过岭来。行了半日，巴过岭头⁶，早看见岭脚边一个酒店，背靠颠崖，门临怪树，前后都是草房，去那树阴之下挑出一个酒旆儿来。画出阴惨。宋江见了，心中欢喜，便与公人道：“我们肚里正饥渴哩，原来这岭上有个酒店，我们且买碗酒吃再走。”

三个人入酒店来，两个公人把行李歇了，将水火棍靠在壁上。宋江让他两个公人上首坐定，宋江下首坐了。半个时辰，不见一个人出来。置之死地而又生，是必天然有以生之，故妙也。宋江入酒店坐下半个时辰，不见人出来，早已先明火家不在矣。使无此句，而但于后云等男女不见归，岂不同《西游》捏撮耶？宋江叫道：“怎地不见有主人家？”只听得里面应道：“来也！来也！”侧首屋下走出一个大汉来，赤色虬须，红丝虎眼，头上一顶破头巾，身穿一领布背心，露着两臂，下面围一条布手巾；看着宋江三个人，唱个喏，画出阴惨。道：“客人打多少酒？”宋江道：“我们走得肚饥，你这里有甚么肉卖？”那人道：“只有熟牛肉和浑白酒。”宋江道：“最好。你先切二斤熟牛肉来，打一角酒来。”那人道：“客人，休怪说。我这里岭上卖酒，只是先交了钱，好。方才吃酒。”宋江道：“倒是先还了钱吃酒，我也喜欢。等我先取银子与你。”

宋江便去打开包裹，取出些碎银子。那人立在侧边，偷眼瞅着，好。见他包裹沉重，有些油水，心内自有八分欢喜。接了宋江的银子，便去里面舀一桶酒，切一盘牛肉出来，放下三只大碗，三双箸，一面筛酒。三个人一头吃，一面口里说道：“如今江湖上歹人多，有万千好汉着了道儿的：酒肉里下了蒙汗药，麻翻了，劫了财物，人肉把来做馒头馅子。我只是不信，那里有这话？”好。那卖酒的人笑道：“你三个说了，不要吃我这酒和肉，里面都有了麻药！”好。宋江笑道：“这个大哥

瞧见我们说着麻药，便来取笑。”好。两个公人道：“大哥，热吃一碗也好。”那人道：“你们要热吃，我便将去烫来。”

那人烫热了，将来筛做三碗。正是饥渴之中，酒肉到口，如何不吃？三人各吃了一碗下去。只见两个公人瞪了双眼，口角边流下涎水来，你揪我扯，望后便倒。宋江跳起来道：“你两个怎地吃得一碗便恁醉了？”向前来扶他，三个人，偏留一个人再作一纵。不觉自家也头晕眼花，扑地倒了。光着眼，都面面厮觑；麻木了，动弹不得。酒店里那人道：“惭愧！好几日没买卖，今日天送这三头行货来与我。”先把宋江倒拖了，入去山岩边人肉作房里，放在剥人凳上；宋江奈何！又来把这两个公人也拖了入去。奈何！那人再来，却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后屋内，解开看时，都是金银。那人自道：“我开了许多年酒店，不曾遇着这等一个囚徒！不知其人，视其物，亦可以动心矣。偏不转笔，偏能再生出事来。量这等一个罪人，怎地有许多财物？却不是从天降下赐与我的！”那人看罢包裹，却再包了，且去门前望几个火家归来开剥。

立在门前看了一回，不见一个男女归来。读者无不知赖有此句，宋江当得不死。而殊不知宋江之不死，非不死于此句，早已不死于并无一人出来句也。只见岭下这边三个人奔上岭来。陡接奇文，有怪峰飞来之势。那人却认得，慌忙迎接道：“大哥那里去来？”那三个内一个大汉应道：便分主使。“我们特地上岭来接一个人，奇绝。料道是来的程途、一。日期二。了。我每日出来，只在岭下等候，不见到，正不知在那里担阁了。”远不千里，近只目前，读之绝倒。那人道：“大哥，却是等谁？”那大汉道：“等个奢遮的好男子。”即所谓只等一个囚徒也。那人问道：“甚么奢遮的好男子？”那大汉答道：“你敢也闻他的大名？捎带妙绝。○岂惟闻名，实乃见面。便是济州郓城县宋押司宋江。”那人道：“莫不是江湖上说的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写得遐陋僻澁，无不贯耳。那大汉道：“正是此人。”那人又问道：“他却因甚打这里过？”那大汉道：“我本不知。妙。近日有个相识从济州来，说道：‘郓城县宋押司宋江，不知为甚么事妙。○我本不知，知之相识，乃相识亦复不知，活写出传闻异辞来。发在济州府，断配江州牢城。’我料想他必从这里过来，别处又无路。他在郓城县时，我尚且要去和他厮会；今次正从这里经过，如何不结识他？写得笔墨淋漓，病夫闻之，皆欲奋发。因此，在岭下连日等候；接了他四五日，恰表出山泊一番来。并不见有一个囚徒过来。我今日同这两个兄弟信步踱上山岭，来你这里买碗酒吃，就望你一望。近日你店里买卖如何？”忽然将说话闲闲说开去，妙绝。不然，便像特特飞奔上岭来救宋江矣。○虽是闲闲说开，然末句仍带定话脚，

松急都有其妙。那人道：“不瞒大哥说，这几个月里好生没买卖。今日谢天地，捉得三个行货，又有些东西。”那大汉慌忙问道：“三个甚样人？”慌忙妙。○看他写一个慌忙张致，一个慢条斯里，笔笔入妙。那人道：“两个公人和一个罪人。”非是那汉慢条斯里，亦为不如此，不足以衬起大汉之慌故也。那汉失惊道：“这囚徒莫非是黑矮肥胖的人？”失惊妙。○传说宋江，并传说其黑矮，名士真有如此。那人应道：“真个不十分长大，面貌紫棠色。”绝倒。那大汉连忙问道：“不曾动手么？”连忙妙。○看他用“慌忙”字，“失惊”字，“连忙”字，声情俱有。那人答道：“方才拖进作房去，等火家未回，不曾开剥。”至此还说出“开剥”二字，绝倒。那大汉道：“等我认他一认！”写至此句，有骏马下坡之势矣。入下忽又用认不得句，陡然一收，笔法奇拗不可言。

当下四个人进山岩边人肉作房里，只见剥人凳上挺着宋江和两个公人，颠倒头放在地下。那大汉看见宋江，却又不认得；拗文妙笔。相他脸上金印，又不分晓；拗文妙笔。没可寻思处，猛想起道：“且取公人的包裹来，我看他公文便知。”绝处逢生，灵变之极。那人道：“说得是。”便去房里取过公人的包裹打开，见了一锭大银，又有若干散碎银两。无端写来，便成绝倒。○为是宋江，不得不救耳，不然，满眼如此物，胡可以忍耶？解开文书袋来，看了差批，众人只叫得：“惭愧！”那大汉便道：“天使令我今日上岭来！早是不曾动手，争些儿误了我哥哥性命！”那大汉便叫那人：“快讨解药来，先救起我哥哥。”那人也慌了，半日写那人如醉梦相似者，所以衬起大汉也。此处写那人也慌者，所以开释那人也。连忙调了解药，便和那大汉去作房里，先开了枷，前花荣要开，宋江不肯，此李立私开，宋江不问，皆作者笔法严冷处。○或解云：此处宋江未醒，安得责其不问？不知我不责其作房开时，我正责其出门带时也。扶将起来，把这解药灌将下去。

四个人将宋江扛出前面客位里，四个人自扛宋江，火家归来扛公人，有轻重贵贱之分。那大汉扶住着，渐渐醒来，光着眼，看了众人立在面前，又不认得。画出初醒时。只见那大汉教两个兄弟扶住了宋江，纳头便拜。宋江问道：“是谁？我不是梦中么？”写宋江既不答，又不扶，妙绝，画出初醒时也。只见卖酒的那人也拜。妙。宋江道：“这里正是那里？不敢动问二位高姓？”写宋江只是动不得，妙绝。那大汉道：“小弟姓李，名俊，祖贯庐州人氏，专在扬子江中撑船梢公为生，能识水性，人都呼小弟做混江龙李俊便是。这个卖酒的是此间揭阳岭人，只靠做私商道路^[2]，人尽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这两个兄弟是此间浔阳江边人，专贩私盐来这里货卖，却是投奔李俊家安身；大江中伏得

水，驾得船；是弟兄两个：一个唤做出洞蛟童威，一个叫做翻江蜃童猛。”两个也拜了宋江四拜。只是答不得，扶不得，妙绝。○凡三段写拜，乃其妙处恰在无文字处，盖文字之难知如此。

宋江问道：“却才麻翻了宋江，如何却知我姓名？”真要问。李俊道：“小弟有个相识，近日做买卖从济州回来，说起哥哥大名，为事发在江州牢城。李俊往常思念，只要去贵县拜识哥哥，只为缘分浅薄，不能够去。今闻仁兄来江州，必从这里经过。小弟连连在岭下等接仁兄五七日了，不见来。今日无心，天幸使令李俊同两个弟兄上岭来，就买杯酒吃，遇见李立说将起来；因此，小弟大惊，慌忙去作房里看了，却又不认得哥哥；猛可思量起来，取讨公文看了，才知道是哥哥。不敢拜问仁兄，闻知在郢城县做押司，不知为何事配来江州？”应前不知为甚事句。宋江把这杀了阎婆惜，直至石勇村店寄书，回家事发，今次配来江州，备细说了一遍。四人称叹不已。李立道：“哥哥，何不只在此间住了，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宋江答道：“梁山泊苦死相留，我尚兀自不肯住，恐怕连累家中老父，看他处处自说孝义，真是丑极。○纯孝不在口说。以口说求得孝子之名，甚矣，宋江衣钵之满天下也！此间如何住得！”李俊道：“哥哥义士，必不肯胡行。特书此一句，与前吴用击映。盖李俊不留，乃真信宋江；吴用不留，只是猜破宋江也。你快救起那两个公人来。”李立连忙叫了火家，已都归来了，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里来，把解药灌将下去，救得两个公人起来，面面厮觑，道：“我们想是行路辛苦，恁地容易得醉！”众人听了都笑。

当晚李立置酒管待众人，在家里过了一夜。次日，又安排酒食管待，送出包裹还了宋江并两个公人。当时相别了。宋江自和李俊、童威、童猛并两个公人下岭来，径到李俊家歇下。置备酒食，殷勤相待，结拜宋江为兄，留住家里过了数日。宋江要行，李俊留不住，取些银两赍发两个公人。宋江再带上行枷，朝廷法度擅动，宋江不问，何也？收拾了包裹行李，辞别李俊、童威、童猛，离了揭阳岭下，取路望江州来。

三个人行了半日，早是未牌时分。行到一个去处，只见人烟辏集，市井喧哗。正来到市镇上，只见那里一伙人围住着看。宋江分开人丛，挨入去看时，却原来是一个使枪棒卖膏药的。宋江和两个公人立住了脚，看他使了一回枪棒。那教头放下了手中枪棒，又使了一回拳。宋江喝采道：“好枪棒拳脚！”那人却拿起一个盘子来口里开科道^[8]：画。“小人远方来的人，投贵地特来就事。虽无惊人的本事，全靠恩官作成，远

处夸称，近方卖弄。如要筋骨膏药，当下取赎；如不用膏药，可烦赐些银两铜钱赍发，休教空过了。”那教头把盘子掠了一遭，没一个出钱与他。画。那汉又道：“看官，高抬贵手。”又掠了一遭，众人都白着眼看，又没一个出钱赏他。画。宋江见他惶恐，掠了两遭，没人出钱，便叫公人取出五两银子来。一路写宋江都从银钱上出色，深表宋江无他好处，盖作泥中有刺之笔也。宋江叫道：“教头，我是个犯罪的人，没甚与你，这五两白银权表薄意，休嫌轻微。”那汉子得了这五两白银，托在手里，便收科道^[1]：“恁地一个有名的揭阳镇上，没一个晓事的好汉抬举咱家！实是恶。难得这位恩官，本身见自为事在官，又是过往此间，恶。颠倒赍发五两白银！正是：

当年却笑郑元和，
只向青楼买笑歌。恶。
惯使不论家豪富，
风流不在着衣多。恶。

这五两银子强似别的五十两！恶。自家拜揖。愿求恩官高姓大名，使小人天下传扬。”恶。宋江答道：“教师，量这些东西值得几多？不须致谢。”

正说之间，只见人丛里一条大汉分开人众，抢近前来，大喝道：奇文突兀。“兀那厮！是甚么鸟汉！那里来的囚徒？敢来灭俺揭阳镇上威风！”掙着双拳来打宋江。不因此起相争，有分教：

浔阳江上，聚数筹搅海苍龙；
梁山泊中，添一伙爬山猛虎。

毕竟那汉为甚么要打宋江，且听下回分解。

[1] 见识：主意，计策。

[2] 好看钱：指求人照顾或饶恕而送与的钱财。

[3] 典贍：买妾并贍养其家。

[4] 买上告下：贿赂上司，央告下人。

[5] 稍：同“捎”。

[6] 巴：爬，攀登。

[7] 私商：贩运私货的商人。

[8] 开科：开口说话。

[9] 收科：收场，圆场。

第三十六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此书写一百七人，都有一百七人行径心地，然曾未有如宋江之权诈不定者也。其结识天下好汉也，初无青天之旷荡，明月之皎洁，春雨之太和，夏霆之径直，惟一银子而已矣。以银子为之张本，而于是自言孝父母，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孝父母也？自言敬天地，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敬天地也？自言尊朝廷，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尊朝廷也？自言惜朋友，斯不畏天下之人不信其惜朋友也？呜呼！天下之人，而至于惟银子是爱，而不觉出其根底，尽为宋江所窥，因而并其性格，亦遂尽为宋江之所提起放倒，阴变阳易。是固天下之人之丑事，然宋江以区区猾吏，而徒以银子一物买遍天下，而遂欲自称于世为孝义黑三，以阴谋他日晁盖之一席。此其丑事，又曷可耐乎？作者深恶世间每有如是之人，于是旁借宋江，特为立传，而处处写其单以银子结人，盖是诛心之笔也。

天下之人，莫不自亲于宋江；然而亲之至者，花荣其尤著也。然则花荣迎之，宋江宜无不来；花荣留之，宋江宜无不留；花荣要开枷，宋江宜无不开耳。乃宋江者，方且上援朝廷，下申父训，一时遂若百花荣曾不得劝宋江暂开一枷也者。而于是山泊诸人，遂真信为宋江之枷，必至江州牢城方始开放矣。作者恶之，故特于揭阳岭上，书曰“先开了枷”；于别李立时，书曰“再带上枷”；于穆家门房里，书曰“这里又无外人，一发除了行枷”，又书曰“宋江道：‘说得是。’当时去了行枷”；于逃走时，书曰“宋江自提了枷”；于张横口中，书曰“却又项上不带行枷”；于穆弘叫船时，书曰“众人都在江边，安排行枷”；于江州上岸时，书曰“宋江方才带上行枷”；于蔡九知府口中，书曰“你为何枷上没了封皮”；于点视厅前，书曰“除了行枷”。凡九处，特书行枷，悉与前文花荣要开一段遥望击应。嗟乎！以亲如花荣而尚不得宋江之真心，然则如宋江之人，又可与之一朝居乎哉？

此篇节节生奇，层层追险。节节生奇，奇不尽不止；层层追险，险不绝必追。真令读者到此，心路都休，目光尽灭，有死之心，无生之望

也。如投宿店不得，是第一追；寻着村庄，却正是冤家家里，是第二追；掇壁逃走，乃是大江截住，是第三追；沿江奔去，又值横港，是第四追；甫下船，追者亦已到，是第五追；岸上人又认得梢公，是第六追；艙板下摸出刀来，是最后一追，第七追也。一篇真是脱一虎机，踏一虎机，令人一头读，一头吓，不惟读亦读不及，虽吓亦吓不及也。

此篇于宋江恪遵父训，不住山泊后，忽然闲中写出一句不满其父语，一句悔不住在山泊语，皆作者用笔极冷，寓意极严处，处处不得漏过。

话说当下宋江不合将五两银子赍发了那个教师。只见这揭阳镇上众人丛中，钻过这条大汉，睁着眼喝道：“这厮那里学得这些鸟枪棒，来俺这揭阳镇上逞强！我已分付了众人休睬他，你这厮如何卖弄有钱，四字骂宋江确。把银子赏他，灭俺揭阳镇上的威风！”宋江应道：“我自赏他银两，却干你甚事？”那大汉揪住宋江，喝道：“你这贼配军！敢回我话¹¹！”宋江道：“做甚么不敢回你话？”那大汉提起双拳，劈脸打来。宋江躲个过。那大汉又赶入一步来，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对，写宋江要放对，下却不必宋江放对，笔路活泛。只见那个使枪棒的教头，从人背后赶将来，一只手揪这那大汉头巾，一只手提住腰胯，望那大汉肋骨上只一兜，踉跄一交，颠翻在地。偏写颠得不甚费力，与揭阳镇上威风句击应。那大汉却待挣扎起来，又被这教头只一脚踢翻了。偏翻两次，与揭阳镇上威风句击应。两个公人劝住教头。那大汉从地下爬将起来，七字写得羞极，为下文地。看了宋江和教头，说道：“使得使不得，教你两个不要慌！”一直望南去了。一纵。

宋江且请问：“教头高姓，何处人氏？”教头答道：“小人祖贯河南洛阳人氏，姓薛，名永。祖父是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军官，为因恶了同僚，不得升用，子孙靠使枪棒卖药度日。江湖上但呼小人病大虫薛永。不敢拜问，恩官高姓大名？”宋江道：“小可姓宋，名江。祖贯郓城县人氏。”薛永道：“莫非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宋江道：“小可便是。”薛永听罢便拜，宋江连忙扶住，道：“少叙三杯如何？”薛永道：“好！正要拜识尊颜，却为无门得遇兄长。”慌忙收拾起枪棒和药囊，同宋江便往邻近酒肆内去吃酒。只见酒家说道：“酒肉自有，只是不敢卖与你们吃。”分付酒家不卖，凡四叙，却段段变换，学《国策》城北徐公章法。宋江问道：“缘何不卖与我们吃？”酒家道：“却才和你们厮打的大汉已使人分付了：第一段作两节说。若是卖与你们吃时，把我这店子都打得粉碎。我这里却是不敢恶他。这人是此间揭阳镇上一霸，谁敢不听他说。”宋江道：“既然恁地，我们去休，那厮必然要来寻闹。”薛永

道：“小人也去店里算了房钱还他，一两日间也来江州相会。兄长先行。”宋江又取一二十两银子与了薛永，一路写宋江好处，只是使银撒漫，更无他长，是作者笔法严冷处。辞别了自去。

宋江只得自和两个公人也离了酒店，又自去一处吃酒。那店家说道：“小郎已自都分付了，我们如何敢卖与你们吃！第二段作一节说，却将下句倒作上句。你枉走，甘自费力，不济事！”宋江和两个公人都做声不得。连连走了几家，都是一般说话。第三段省。三个来到市稍尽头，见了几家打火小客店，正待要去投宿，却被他那里不肯相容。宋江问时，都道他已着小郎连连分付去了，“不许安着你们三个”。第四段换一句。

当下宋江见不是话头，三个便拽开脚步，望大路上走。看看见一轮红日低坠，天色昏暗，宋江和两个公人心里越慌。三个商量道：“没来由看使枪棒，恶了这厮！如今闪得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却是投那里去宿是好？”只见远远地小路上，上望见隔林深处射出灯光来。此一折，谓是一救，反是一跌，真乃匪夷所思。○先说是小路上，便与江岸相引。宋江见了道：“兀那里灯光明处，必有人家，遮莫怎地陪个小心，借宿一夜，明日早行。”公人看了道：“这灯光处又不在正路上。”再插一句不是正路，务与江岸相引。宋江道：“没奈何，虽然不在正路上，明日多行三二里，却打甚么不紧？”三个人当时落路来。

行不到二里多路，林子背后闪出一座大庄院来。宋江和两个公人来到庄院前敲门。庄客听得，出来开门，道：“你是甚人，黄昏夜半来敲门打户？”宋江陪着小心，答道：“小人是个犯罪配送江州的人，今日错过了宿头，无处安歇，欲求贵庄借宿一宵，来早依例拜纳房金。”庄客道：“既是恁地，你且在这里少待，等我入去报知庄主太公，可容即歇。”庄客入去通报了，复翻身出来，说道：“太公相请。”宋江和两个公人到里面草堂上，参见了庄主太公。太公分付教庄客领去门房里安歇，就与他们些晚饭吃。只一笔便打发到房门，极其径净者，所以便于那汉归来也。庄客听了，引去门首草房下，点起一碗灯，教三个歇定了；取三分饭食、羹汤、菜蔬，教他三个吃了。庄客收了碗碟，自入里面去。

两个公人道：“押司，这里又无外人，一发除了行枷，“这里又无外人”六字，追入宋江心里，真是如镜之笔。快活睡一夜，明日早行。”宋江道：“说得是。”当时去了行枷，闲中无端出此一笔，与前山泊对看，所以深明宋江之权诈也。○写宋江答公人，偏不答别句，偏答出此三个

字，便显出前文国家法度之语之诈。○此书写宋江权诈，俱于前后对照处露出，若散读之，皆恒事耳。和两个公人去房外净手，看见星光满天，妙笔。○此四字先从闲中一点。○既不甚亮，又不甚暗，在此夜事情恰好。又见打麦场边屋后是一条村僻小路，闲中先看出妙。不然，后文如何忽然生得出来。宋江看在眼里。三个净了手，入进房里，关上门去睡。宋江和两个公人说道：“也难得这个庄主太公留俺们歇这一夜。”正说间，听得里面有人九字，与第二节九字作章法。点火把来打麦场上一到处照看。陡然矗出奇峰，却只先作一影，妙笔妙笔。宋江在门缝里张时，见是太公引着三个庄客，把火一到处照看。宋江对公人道：“这太公和我父亲一般，件件定要自来照管，这早晚也不肯去睡，琐琐地亲自点看。”闲中无端，忽然插出宋江不满父亲语，暗与人前好话相射，热攒冷刺，妙不可言。

正说间，只听得外面有人九字，与上文作章法，中间只换一“外”字。叫开庄门。奇文。【眉批】第一吓。庄客连忙来开了门，放入五七个人来。为头的手里拿着朴刀，单见刀。背后的都拿着稻叉棍棒。单见叉棒。火把光下，宋江张看时，“那个提朴刀的正是在揭阳镇上要打我们的那汉。”再看方看出来。○险绝之想，奇绝之笔。宋江又听得那太公问道：“小郎，你那里去来？和甚人厮打？日晚了，拖枪拽棒！”那大汉道：“阿爹不知，哥哥在家里么？”忽然增出一个哥哥。太公道：“你哥哥吃得醉了，去睡在后面亭子上。”那汉道：“我自去叫他起来，我和他赶人。”太公道：“你又和谁合口？叫起哥哥来时，他却不肯干休。写得增出之人倒又利害，妙笔。你且对我说这缘故。”那汉道：“阿爹，你不知，今日镇上一个使枪棒卖药的汉子，叵耐那厮不先来见我弟兄两个，便去镇上撒科卖药，教使枪棒，被我都分付了镇上的人，分文不要与他赏钱。补叙出前文所无。不知那里走一个囚徒来，那厮做好汉出尖^[2]，把五两银子赏他，灭俺揭阳镇上威风！我正要打那厮，却恨那卖药的脑揪翻我，打了一顿，又踢了我一脚，至今腰里还疼。我已教人四下里分付了酒店客店，不许着这厮们吃酒安歇。补叙前文所无。先教那厮三个今夜没存身处。随后吃我叫了赌房里一伙人，赶将去客店里，拿得那卖药的来，尽气力打了一顿。如今把来吊在都头家里，补叙前文所无。明日送去江边，捆做一块抛在江里，先是一个馄饨。出那口鸟气！却只赶这两个公人押的囚徒不着，前面又没客店，竟不知投那里去宿了。又是远不千里，近只目前，绝倒之笔。我如今叫起哥哥来，分投赶去捉拿这厮！”太公道：“我儿，休恁地短命相！他自有银子赏那卖药的，却干你甚事？你去打他做甚么！可知道着他打了，也不曾伤重。快依我口便罢，休教哥哥得知。你吃人打了，他肯干罢？又

是去害人性命！偏将未出现者倒说得利害，令文情险绝。你依我说，且去房里睡了。半夜三更，莫去敲门打户，激恼村坊，你也积些阴德。”那汉不顾太公说，拿着朴刀，径入庄内去了。文情险怪之极，读之如逢奇鬼。太公随后也赶入去。

宋江听罢，对公人说道：“这般不巧的事！怎生是好！却又撞在他家投宿，我们只宜走了好。倘或这厮得知，必然吃他害了性命。便是太公不说，庄客如何敢瞒？”此处既有太公，宋江便可不走；然不走，则安得下回奇文耶？特写出一个必走之故，妙绝。两个公人都道：“说得是。事不宜迟，及早快走！”宋江道：“我们休从门前出去，掇开屋后一堵壁子出去罢。”净手时看得，遂令此际得便，用笔既妙，即叙事省力，不可不知此法也。两个公人挑了包裹，宋江自提了行枷，国家法度，奈何如此。○自花荣开枷，宋江不肯后，接手便将枷来写出数番通融，深表宋江之诈也。便从房里挖开屋后一堵壁子。三个人便趁星光之下，妙笔。望林木深处小路上只顾走。

正是慌不择路。走了一个更次，一更作提，五更作结，妙笔。望见前面满目芦花，一派大江，滔滔滚滚，正来到浔阳江边。出一虎机，踏一虎机，令读者吃吓不暇。○第一逼。【眉批】第二吓。只听得背后喊叫，火把乱明，吹风胡哨赶将来。第二逼。【眉批】第三吓。宋江只叫得苦道：“上苍救一救则个！”三人躲在芦苇丛中，望后面时，那火把渐近。第三逼。○既作险笔，便令险杀。三人心越慌，脚高步低，在芦苇里撞。前面一看，不到天尽头，早到地尽处，一带大江拦截，不重此半句，只重下半句耳，此半句已在上。侧边又是一条阔港。再加一句，见更不可走。○第四逼，真是险杀。【眉批】第四吓。宋江仰天叹道：“早知如此的苦，从直住在梁山泊也罢^[4]！在宋江是急时真话，在作者是闲中冷笔。谁想直断送在这里！”

宋江正在危急之际，只见芦苇丛中悄悄地忽然摇出一只船来。谓是一救，又是一跌，匪夷所思，奇至于此。宋江见了，便叫：“梢公^[4]！且把船来救我们三个，俺与你几两银子！”虽是急时相求，亦写卖弄银子。那梢公在船上问道：“你三个是甚么人，却走在这里来？”宋江道：“背后有强人打劫我们，一味地撞在这里。你快把船来渡我们！我多与你些银两！”一路写宋江只是以银子出色，是此回一篇之眼，不得不与标出。那梢公早把船放得拢来。三个连忙跳上船去。一个公人便把包裹丢下舱里，轻轻四字，又引出下文来。一个公人便将水火棍揎开了船^[5]。写忙乱如画。那梢公一头搭上橹，一面听着包裹落舱有些好响

声，心中暗喜；前跌犹轻，后跌至重。奇文险笔，使读者吃吓不尽。把橹一摇，那只小船早荡在江心里去。

岸上那伙赶来的人早赶到滩头，可骇。有十数个火把，为头两个大汉各挺着一条朴刀，随从有二十余人，各执枪棒，口里叫道：“你那梢公，快摇船拢来！”可骇。宋江和两个公人做一块儿伏在船舱里，说道：“梢公！却是不要拢船，我们自多谢你些银子！”只是卖弄银子。那梢公点头，只不应岸上的人，把船望上水咿咿哑哑的摇将去^[6]。试问看官，将谓是救，将谓是跌？真是推测不出。

那岸上这伙人大喝道：“你那梢公，不摇拢船来，教你都死！”可骇。那梢公冷笑几声，也不应。此是第一段。下又忽然变出问姓来，一发可骇之极。岸上那伙人又叫道：“你是那个梢公？问那个梢公。直恁大胆，不摇拢来？”那梢公冷笑应道：“老爷叫做张梢公！是张梢公。你不要咬我鸟！”【眉批】第五吓。岸上火把丛中那个长汉再画一笔。说道：“原来是张大哥！你见我弟兄两个么？”乃是一路，一发可骇。那梢公应道：“我又不瞎，做甚么不见你！”果是一路，一发可骇。那长汉道：“你既见我时，且摇拢来和你说话。”吓杀吓杀。那梢公道：“有话明朝来说，趁船的要紧。”极慌忙中忽作趣语，令人又吓又笑。○此是第二段。入下又换出梢公本意，使读者一发吓杀。那长汉道：“我弟兄两个正要捉这趁船的三个人！”骇笔。那梢公道：“趁船的三个都是我家亲眷，衣食父母，奇谈骇笔。请他归去吃碗‘板刀面’了来！”奇谈骇笔。那长汉道：“你且摇拢来，和你商量。”骇笔。那梢公道：“我的衣饭，倒摇拢来把与你，倒乐意！”第三段。写梢公决不肯拢来，其文愈骇也。那长汉道：“张大哥！再叫一句，写出相求之极。不是这般说！我弟兄只要捉这囚徒，此句分明说不要你衣饭，单要你囚徒。你且拢来！”那梢公一头摇橹，再画一笔。一面说道：“我自好几日接得这个主顾，却是不摇拢来，倒吃你接了去！决不摇拢来矣。虽然，读者真骇绝也。你两个只得休怪，改日相见！”宋江呆了，不听得话里藏阍^[7]，妙。在船舱里悄悄的和两个公人说：“也难得这个梢公！救了我们三个性命，妙。又与他分说！妙。不要忘了他恩德！却不是幸得这只船来渡了我们。”

却说那梢公摇开船去，离得江岸远了。三个人在舱里望岸上时，火把也自去芦苇中明亮。如画之笔。○不便说去了，为下文留步也。○将谓又离一虎机，不知正踏一虎机，奇文怪笔，层叠而起。宋江道：“惭愧！正是好人相逢，恶人远离。梢公闻之，能无失笑？且得脱了这场灾

难！”如那场何？只见那梢公摇着橹，口里唱起湖州歌来，唱道：

老爷生长在江边，不爱交游只爱钱。七字妙绝。○太上，不爱钱，只爱交游。其次，爱钱以为交游之地。又次，爱交游以为钱之地也。夫不爱钱只爱交游，是非宋江之所及也。若云爱交游以为钱地，则亦非宋江之所出也。今日宋江，则正所谓以钱为交游地者耳。乃梢公忽云：只爱钱，不爱交游。然则宋江一路撒漫使银，悉作唐捐矣乎？只此一句，便令宋江神绝心死，政不须又用板刀面也。○俗本讹。

昨夜华光来趁我，临行夺下一金砖！骇人语。

宋江和两个公人听了这首歌，都酥软了。宋江又想道：“他是唱耍。”且作一纵。三个正在舱里议论未了，只见那梢公放下橹，骇绝。说道：“你这个撮鸟！两个公人平日最会诈害做私商的人，今日却撞在老爷手里！你三个却是要吃‘板刀面’，奇语。却是要吃‘馄饨’？”奇语。宋江道：“家长休要取笑^[9]。怎地唤做‘板刀面’？怎地是‘馄饨’？”那梢公睁着眼，骇绝。道：“老爷和你耍甚鸟！若还要吃‘板刀面’时，奇语。○‘若要吃’三字，奇绝可笑。俺有一把泼风也似快刀在这艘板底下^[9]。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个，都剁你三个人下水去！你若要吃‘馄饨’时，奇语。你三个快脱了衣裳，都赤条条地跳下江里自死！”宋江听罢，扯定两个公人，说道：“却是苦也！正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梢公喝道：骇绝。“你三个好好商量，快回我话！”宋江答道：“梢公不知，我们也是没奈何，犯下了罪，迭配江州的人。你如何可怜见，饶了我三个！”那梢公喝道：“你说甚么闲话！临死讨饶，谓之闲话，可发一笑。饶你三个？我半个也不饶你！饶半个又作何用？老爷唤作有名的狗脸张爷爷，来也不认得爹，也去不认得娘！出色骇语，出色奇语。你便都闭了鸟嘴，快下水里去！”宋江又求告道：“我们都把包裹内金银、财帛、衣服等项，尽数与你，只饶了我三人性命！”

那梢公便去艘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来，大喝骇绝。○险笔至此，真令读者有死之心，无生之气。道：“你三个要怎地！”宋江仰天叹道：“为因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责，连累了你两个！”临死犹为此言，即《孟子》所谓“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那两个公人也扯着宋江，道：“押司，罢！罢！我们三个一处死休！”那梢公又喝道：“你三个好好快脱了衣裳，此又一喝，似催速跳，然其实反借“脱衣裳”三字，腾那出下文救兵来，须知良工心苦处。跳下江去！跳便跳，不跳时，老爷便剁下水里去！”

宋江和那两个公人抱做一块，望着江里。四字住得妙，只是上半句，但未及有下半句耳。写出一时迅速之极。只见江面上“咿咿哑哑”橹声响。奇文层叠而出。梢公回头看时，俗本作“宋江回头看”。一只快船飞也似从上水头急溜下来。古本“急溜”二字，便写出船到之速；俗本改作“摇将”二字，谬以千里。船上有三个人：一条大汉谁？手里横着托叉，立在船头上；梢头两个后生，谁？谁？摇着两把快橹。星光之下，妙笔。○四字之妙，正是苦不甚明，又不极暗。早到面前。那船头上横叉的大汉便喝道：“前面是甚么梢公，敢在当港行事？船里货物，见者有分！”仍作骇人语，不便露出救兵行径来，妙绝。这船梢公回头看了，慌忙应道：“原来却是李大哥，李什么？急急！我只道是谁来！大哥又去做买卖？只是不曾带挈兄弟。”此句正紧对其“见者有分”一句也，活画出狗脸张爷爷来，活画出不爱交游只爱钱面目来。

大汉道：“张家兄弟，你在这里又弄这一手！船里甚么行货？有些油水么？”梢公答道：“教你得知好笑：我这几日没道路，又赌输了，没一文；正在沙滩上闷坐，岸上一伙人，赶着三头行货来我船里，却是两个鸟公人，解一个黑矮囚徒，揭阳岭上问而后说，浔阳江中不问自说。只“黑矮”二字，用笔不同如此。正不知是那里人。他说道，送配江州来的，却又项上不带行枷。处处写出宋江不带行枷，与山泊欺花荣一段击应。赶来的岸上一伙人，却是镇上穆家哥儿两个，梢公姓张，来船姓李，岸上两个姓穆，姓则都知之矣，名则都不知也。定要讨他。我见有些油水吃，我不还他。”船上那大汉道：“咄！一字，如闻其声。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半日如逢无数奇鬼，读至此句，忽然眼前一亮。

宋江听得声音厮熟，便舱里叫道：“船上好汉是谁？救宋江则个！”那大汉失惊道：“真个是我哥哥！上文险极，此句快极。不险则不快，险极则快极也。早不做出来！”宋江钻出船上来看时，星光明亮，此十一字妙不可说。非云星光明亮，照见来船那汉，乃是极写宋江半日心惊胆碎，不复知天地何色；直至此，忽然得救，夫而后依然又见星光也。盖吃吓一回，始知之矣。那船头上立的大汉正是混江龙李俊；背后船梢上两个摇橹的，一个是出洞蛟童威，一个翻江蜃童猛。

这李俊听得是宋公明，便跳过船来，口里叫苦道：“哥哥惊恐，若是小弟来得迟了些个，误了仁兄性命！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棹船出来江里赶些私盐，不想又遇着哥哥在此受难！”那梢公呆了半晌，做声不得，与上“狗脸”三句映衬。方才问道：“李大哥，这黑汉便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李俊道：“可知是哩！”那梢公便拜道：“我那爷！

你何不早通个大名，省得着我做出歹事来，争些儿伤了仁兄！”却又只爱交游不要钱也。宋江问李俊道：“这个好汉是谁？请问高姓？”半日有叫张大哥，有叫张兄弟，他又自叫张爷爷，“张”字之多，非一遍矣。此处宋江忽然又问高姓，活画出前文吓极。李俊道：“哥哥不知，这个好汉却是小弟结义的兄弟，姓张，将姓张名横四字，分作两段，所以深写宋江吓极，不闻张大哥、张爷爷、张兄弟多遍“张”字也。俗本讹。是小孤山下人氏，单名横字，绰号船火儿，专在此浔阳江做这件稳善的道路。”言之可伤。○以极险恶事，而谓之稳善，岂非以世间道路，更险恶于板刀面耶？宋江和两个公人都笑起来。

当时两只船并着摇奔滩边来，缆了船，舱里扶宋江并两个公人上岸。李俊又与张横说道：“兄弟，我尝和你说：可见李俊。天下义士，只除非山东及时雨郓城宋押司。今日你可仔细认着。”张横敲开火石，点起灯来，照着宋江，扑翻身，又在沙滩上拜，星光中来，不好又是星光中去，则必敲火点灯，照着同行矣。乃作者文心，只一点灯亦不肯轻率便写，又必随手生出李俊，使张横仔细认宋江来。写得一个点灯，何等笔墨淋漓，真正才子之笔。道：“望哥哥恕兄弟罪过！”

张横拜罢，问道：“义士哥哥为何事配来此间？”李俊把宋江犯罪的事说了，今来迭配江州。张横听了，说道：“好教哥哥得知，小弟一母所生的亲弟兄两个：长的便是小弟；我有个兄弟，却又了得：浑身雪练也似一身白肉，没得四五十里水面，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10]，水里行一似一根白条，更兼一身好武艺，因此人起他一个异名，唤做浪里白条张顺。当初我弟兄两个只在扬子江边做一件依本分的道路。”宋江道：“愿闻则个。”张横道：“我弟兄两个，但赌输了时，我便先驾一只船，渡在江边净处做私渡。有那一等客人贪省贯百钱的，又要快，便来下我船。等船里都坐满了，却教兄弟张顺，也扮做单身客人，背着一个大包，也来趁船。我把船摇到半江里，歇了橹，抛了钉，插一把板刀，却讨船钱。本合五百足钱一个人，我便定要他三贯。却先问兄弟讨起，教他假意不肯还我；我便把他来起手，一手揪住他头，一手提定腰胯，扑通地撺下江里。排头儿定要三贯，一个个都惊得呆了，把出来不迭。都敛得足了，却送他到僻净处上岸。我那兄弟自从水底下走过对岸；等没了人，却与兄弟分钱去赌。一篇大文中，忽然插入一篇小文，奇笔。那时我两个只靠这道路过日。”宋江道：“可知江边多有主顾来寻你私渡。”李俊等都笑起来。张横又道：“如今我弟兄两个都改了业：妙语。○升官亦然，出了一个衙门，进了一个衙门，旁人只谓其改了业，殊不知只卖旧时行货也。我便只在这浔阳江里做些私商；兄弟张顺，他却如

今自在江州做卖鱼牙子^[11]。如今哥哥去时，小弟寄一封书去。只是不识字，写不得。”画。李俊道：“我们去村里央个门馆先生来写。”留下童威、童猛看船。三个人跟了李俊、张横，提了灯，千妖百怪之后，见此三字，如异国忽归。投村里来。

走不过半里路，看见火把还在岸上明亮。可见江心一事，其间甚疾。张横说道：“他弟兄两个还未归去！”李俊道：“你说兀谁弟兄两个？”张横道：“便是镇上那穆家哥儿两个。”李俊道：“一发叫他两个来拜了哥哥。”更为奇笔。宋江连忙说道：“使不得！他两个赶着要捉我！”李俊道：“仁兄放心，他弟兄不知是哥哥。他亦是我们一路人。”李俊用手一招，胡哨了一声，只见火把人伴都飞奔将来。于前火把飞奔，是一是二，皆空中结撰，成此奇笔。看见李俊、张横都恭奉着宋江做一处说话，那弟兄二人大惊道：“二位大哥如何与这三人厮熟？”李俊大笑道：“你道他是兀谁？”李俊妙人。那二人道：“便是不认得。只见他在镇上出银两赏那使枪棒的，灭俺镇上威风，正待要捉他！”李俊道：“他便是我日常和你们说的山东及时雨郓城宋押司公明哥哥！你两个还不快拜。”可见李俊。那弟兄两个撇了朴刀，扑翻身便拜，又可见穆家兄弟。道：“闻名久矣！不期今日方得相会！却才甚是冒渎，犯伤了哥哥，望乞怜悯恕罪。”宋江扶起二位，道：“壮士，愿求大名？”李俊便道：“这弟兄两个富户是此间人：姓穆，名弘，绰号没遮拦；兄弟穆春，唤做小遮拦；是揭阳镇上一霸。我这里有‘三霸’，哥哥不知，一发说与哥哥知道：忽然结束，其笔如椽。揭阳岭上岭下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此一句结束揭阳岭一篇绝奇文字。揭阳镇上是那弟兄两个一霸，此一句结束揭阳镇一篇绝奇文字。浔阳江边做私商的却是张横、张顺两个一霸；此一句结束浔阳江一篇绝奇文字。以此谓之‘三霸’。”又总结一句。宋江答道：“我们如何省得？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望乞放还了薛永！”此是宋江好处。穆弘笑道：“便是使枪棒的那厮？哥哥放心。”随即便教兄弟穆春：“去取来还哥哥。我们且请仁兄到敝庄伏礼请罪。”李俊说道：“最好，最好，便到你庄上去。”穆弘叫庄客着两个去看了船只，就请童威、童猛一同都到庄上去相会；是。一面又着人去庄上报知，置办酒食，杀羊宰猪，整理筵宴。

一行众人等了童威、童猛，一同取路投庄上来。却好五更天气，五更作结，妙笔。○可知吓了一夜。都到庄里，请出穆太公来相见了，就草堂上分宾主坐下。宋江与穆太公对坐。说话未久，天色明朗，穆春已取到病大虫薛永进来，一处相会了。穆弘安排筵席，管待宋江等众位饮宴；至晚，都留在庄上歇宿。次日，宋江要行，穆弘那里肯放，把众人

都留庄上，陪侍宋江去镇上闲玩，观看揭阳市村景致。又住了三日，宋江怕违了限次，写宋江偏在人前便要着假。坚意要行；穆弘并众人苦留不住，当日做个送路筵席。次日早起来，宋江作别穆太公并众位好汉；临行，分付薛永：“且在穆弘处住几时，却来江州，再得相会。”写宋江权术。穆弘道：“哥哥但请放心，我这里自看顾他。”取出一盘金银送与宋江，又赍发两个公人些银两。临动身，张横在穆弘庄上央人修了一封家书，央宋江付与张顺。当时宋江收放包裹内了。又成后文一引。一行人都送到浔阳江边。与芦苇中映。穆弘叫只船来，与梢公映。取过先头行李下船。众人都在江边，安排行枷，处处写宋江行枷不在颈上，笔法严冷。取酒食上船饯行。当下众人洒泪而别。李俊、张横、穆弘、穆春、薛永、童威、童猛一行人各自回家。不在话下。

只说宋江自和两个公人下船，投江州来。这梢公非比前番，忽插一语作趣。拽起一帆风蓬，早送到江州上岸。宋江方才带上行枷，写宋江行枷，笔笔严冷。两个公人取出文书，挑了行李，直至江州府前来，正值府尹升厅。原来那江州知府姓蔡，双名得章，是当朝蔡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那人为官贪滥，作事骄奢。为后作案。为这江州是个钱粮浩大的去处，抑且人广物盈，因此太师特地教他来做个知府。当时两个公人当厅下了公文，押宋江投厅下，蔡九知府看见宋江一表非俗，便问道：“你为何枷上没了本州的封皮？”加意写出宋江视行枷如儿戏，与前欺花荣对看，笔法严冷之极。两个公人告道：“于路上春雨淋漓，却被水湿坏了。”知府道：“快写个帖来，便送下城外牢城营里去。本府自差公人押解下去。”这两个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营内交割。当时江州府公人赍了文帖，监押宋江并同公人出州衙前，来酒店里买酒吃。宋江取三两来银子写宋江单是银子出色。与了江州府公人，当讨了收管，将宋江押送单身房里听候。那公人先去对管营差拨处替宋江说了方便，交割讨了收管，自回江州府去了。这两个公人也交还了宋江包裹、行李，千酬万谢，相辞了入城来。两个自说道：“我们虽是吃了惊恐，却赚得许多银两。”又用两个公人闲口闲嗑，一句櫟括上文三霸，一句点缀宋江本色。自到州衙府里伺候，讨了回文，两个取路往济州去了。

话里只说宋江又自央浼人情。差拨到单身房里，送了十两银子与他；银子出色。管营处又自加倍送十两并人事^[12]；银子出色。营里管事的人并使唤的军健人等都送些银两与他们买茶吃；银子出色。因此无一个不欢喜宋江。写宋江只如此，严冷之笔。少刻，引到点视厅前，除了行枷，写宋江行枷至此始毕。参见管营。为得了贿赂，在厅上说

道：“这个新配到犯人宋江听着：先朝太祖武德皇帝圣旨事例，但凡新入流配的人须先打一百杀威棒。左右！与我捉去背起来！”宋江告道：“小人于路感冒风寒时症^[13]，至今未曾痊愈。”管营道：“这汉端的像有病的，不见他面黄饥瘦，有些病症？且与他权寄下这顿棒。此人既是县吏出身，着他本营抄事房做个抄事。”就时立了文案，便教发去抄事。

宋江谢了，去单身房取了行李，到抄事房安顿了。众囚徒见宋江有面目，都买酒来庆贺。次日，宋江置备酒食与众人回礼；一句。不时间又请差拨、牌头递杯，二句。管营处常常送礼物与他。三句。宋江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帛，单把来结识他们；写宋江出色，只是金银财帛，更不见有他长，处处皆下特笔。住了半月之间，满营里没一个不欢喜他。

自古道：“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赞叹宋江能得人心，乃只用此二语，其意可知。宋江一日与差拨在抄事房吃酒，那差拨说与宋江道：“贤兄，我前日和你所说的那个节级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与他？今已一句之上。他明日下来时，须不好看。”宋江道：“这个不妨。那人要钱不与他；若是差拨哥哥但要时，只顾问宋江取不妨。那节级要时，一文也没！等他下来，宋江自有话说。”看他全是权诈。差拨道：“押司，那人好生利害，更兼手脚了得。倘或有些言语高低，吃了他些羞辱，却道我不与你通知。”宋江道：“兄长由他，但请放心，小可自有措置。敢是送些与他，也不见得；他有个不敢要我的，也不见得。”语语写出宋江权诈。

正恁的说未了，只见牌头来报道：“节级下在这里了，正在厅上大发作，骂道：‘新到配军如何不送常例钱来与我！’”差拨道：“我说是么？那人自来，连我们都怪。”宋江笑道：“差拨哥哥休罪，不及陪侍，改日再得作杯。小可且去和他说话。”差拨也起身道：“我们不要见他。”省。宋江别了差拨，离了抄事房，自来点视厅上，见这节级。不是宋江来和这人厮见，有分教：

江州城里，翻为虎窟狼窝；
十字街头，变作尸山血海。

直教：

撞破天罗归水浒，
掀开地网上梁山。

毕竟宋江来与这个节级怎么相见，且听下回分解。

[1] 回话：犹谓顶嘴。

[2] 出尖：带头，出面。

[3] 从直：老实。

[4] 梢公：即艄公。掌舵的人。泛指船夫。

[5] 搵（tiǎn）：撑，推。

[6] 上水：船逆流向上游航行。

[7] 话里藏阍：话里藏着哑谜、隐语。

[8] 家长：船家，船主。指驾船的人。

[9] 艨板：船上覆盖舱面的横版。

[10] 伏：同“泅”，浮游。

[11] 卖鱼牙子：即鱼贩子。后文也简作“鱼牙”。

[12] 人事：指赠送的礼品。

[13] 感冒：犹感受。时症：流行性疾病。

第三十七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写宋江以银子为交游后，忽然接写一铁牛李大哥。妙哉用笔，真令宋江有珠玉在前之愧，胜似骂，胜似打，胜似杀也。看他要银子赌，便向店家借；要鱼请人，便向渔户讨。一若天地间之物，任凭天地间之人公用用之。不惟不信世有悭吝之人，亦并不信世有慷慨之人；不惟与之银子不以为恩，又并不与银子不以为怨。夫如是，而宋江之权术独遇斯人而穷矣。宋江与之银子，彼亦不过谓是店家、渔户之流，适值其有之时也；店家不与银子，渔户不与鲜鱼，彼亦不过谓即宋江之流，适值其无之时也。夫宋江之以银子与人也，夫固欲人之感之也；宋江之不敢不以银子与人也，夫固畏人之怨之也。今彼亦何感？彼亦何怨？无宋江可骗，则自有店家可借；无店家可借，则自有赌房可抢；无赌房可抢，则自有江州城里城外执涂之人无不可讨。使必恃有结识好汉之宋江，而后李逵方得银子使用，然则宋江未配江州之前，彼将不吃酒不吃肉，小张乙赌房中亦复不去赌钱耶？通篇写李逵浩浩落落处，全是激射宋江，绝世妙笔。

处处将戴宗反衬宋江，遂令宋江愈慷慨愈出丑，皆属作者匠心之笔。

写李逵粗直不难，莫难于写粗直人处处使乖说谎也。彼天下使乖说谎之徒，却处处假作粗直，如宋江其人者，能不对此而羞死乎哉！

话说当时宋江别了差拨，出抄事房来，到点视厅上看时，见那节级掇条凳子坐在厅前，如画。○掇条凳子便算官长，可发一笑。高声喝道：“那个是新配到囚徒？”牌头指着宋江道：“这个便是。”那节级便骂道：“你这黑矮杀才，倚仗谁的势，要不送常例钱来与我？”宋江道：“‘人情人情，在人情愿。’妙解解颐。你如何逼取人财？好小哉相^[1]！”两边看的人听了，倒捏两把汗。那人大怒，喝骂：“贼配军！安敢如此无礼，颠倒说我小哉！那兜驮的，与我背起来，且打这厮一百讯棍^[2]！”两边营里众人都是和宋江好的，见说要打他，一哄都走了，只剩得

那节级和宋江。上文已成必打之势，却只写作众人走了，便腾那出下文来，笔墨曲折之甚。

那人见众人都散了，肚里越怒，拿起讯棒，便奔来打宋江。宋江说道：“节级你要打我，我得何罪？”好。那人大喝道：“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奇语可骇。宋江道：“你便寻我过失，也不到得该死。”好。那人怒道：“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宋江冷笑道：“我因不送得常例钱便该死时，结识梁山泊吴学究的却该怎地？”好。那人听了这话，慌忙丢了手中讯棍，便问道：“你说甚么？”好。宋江道：“我自说那结识军师吴学究的，好。你问我怎地？”好。那人慌了手脚，拖住宋江问道：“你正是谁？好。那里得这话来？”好。宋江笑道：“小可便是山东郓城县宋江。”那人听了大惊，连忙作揖，写戴宗拜，独与他人异，有情有文之笔。说道：“原来兄长正是及时雨宋公明！”宋江道：“何足挂齿。”那人便道：“兄长，此间不是说话处，未敢下拜。戴宗口中自注一句，好。同往城里叙怀，请兄长便行。”宋江道：“好，节级少待，容宋江锁了房门便来。”

宋江慌忙到房里取了吴用的书，细。自带了银两，又带银子。出来锁上房门，分付牌头看管，便和那人离了牢城营里，奔入江州城里来，去一个临街酒肆中楼上坐下。那人问道：“兄长何处见吴学究来？”宋江怀中取出书来，递与那人。那人拆开封皮，从头读了，藏在袖内，起身望着宋江便拜。只一拜，写得节次如画。宋江慌忙答礼，道：“适间言语冲撞，休怪，休怪。”那人道：“小弟只听得说：‘有个姓宋的五字为上文补漏，便令后人更无訾议处。发下牢城营里来。’往常时，但是发来的配军，常例送银五两。今番已经十数日，不见送来。今日是个闲暇日头，因此下来取讨。不想却是仁兄。与上“姓宋”句合作一语。恰才在营内，甚是言语冒渎了哥哥，万望恕罪！”宋江道：“差拨亦曾常对小可说起大名。宋江有心要拜识尊颜，却不知足下住处，又无因入城，特地只等尊兄下来，要与足下相会一面，以此耽误日久。不是为这五两银子不舍得送来；写宋江自表，亦不出银子，真是丑杀。只想尊兄必是自来，故意延挨。今日幸得相见，以慰平生之愿。”

说话的，那人是谁？便是吴学究所荐的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院长戴宗。笔法。那时，故宋时，金陵一路节级都称呼“家长”，湖南一路节级都称呼做“院长”。正叙事中偏有此闲笔。原来这戴院长有一等惊人的道术：但出路时，赍书飞报紧急军情事，把两个甲马拴在两只腿上^[3]，作起“神行法”来，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

百里。因此人都称做神行太保戴宗。

当下戴院长与宋公明说罢了来情去意，戴宗、宋江俱各大喜。两个坐在阁子里，叫那卖酒的过来，安排酒果、肴馔、菜蔬来，就酒楼上两个饮酒。宋江诉说一路上遇见许多好汉，众人相会的事务。戴宗也倾心吐胆，把和这吴学究相交来往的事告诉了一遍。

两个正说到心腹相爱之处，才饮得两三杯酒，只听楼下喧闹起来。过卖连忙走入阁子来对戴宗说道：“这个人只除非是院长说得他下。未来先画，另是一样妙笔。没奈何，烦院长去解拆则个^[4]。”戴宗问道：“在楼下作闹的是谁？”【眉批】自此去入李逵传。过卖道：“便是时常同院长走的那个唤做铁牛李大哥，李大哥来何迟也，真令读者盼杀也，想杀也。在底下寻主人家借钱。”二字妙绝。宋江处处以银子为要务，李逵却初入书便是借钱，作者特特将两人写在一处，中间形击真假，笔笔妙绝。戴宗笑道：“又是这厮在下面无礼，我只道是甚么人！兄长少坐，我去叫了这厮上来。”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时，引着一个黑凛凛大汉画李逵只五字，已画得出相。上楼来。宋江看见，吃了一惊，“黑凛凛”三字，不惟画出李逵形状，兼画出李逵顾盼、李逵性格、李逵心地来。下便紧接宋江吃惊句，盖深表李逵旁若无人，不晓阿谀，不可以威劫，不可以名服，不可以利动，不可以智取，宋江吃一惊，真吃一惊也。便问道：“院长，这大哥是谁？”戴宗道：“这个是小弟身边牢里一个小牢子，姓李名逵。祖贯是沂州沂水县百丈村人氏。本身一个异名，唤做黑旋风李逵。他乡中都叫他做李铁牛。因为打死了人，逃走出来，虽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曾还乡。为他酒性不好，（多人）〔人多〕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及会拳棍。见今在此牢里勾当。”

李逵看着宋江，问戴宗道：“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汉子黑，则呼之为黑汉子耳，岂以其衣冠济楚也而阿谀之。写李逵如画。戴宗对宋江笑道：“押司，你看这厮恁么粗卤，全不识些体面。”李逵道：“我问大哥，怎地是粗卤？”连粗卤不知是何语，妙绝。读至此，始知鲁达自说粗卤，尚是后天之民，未及李大哥也。戴宗道：“兄弟，你便请问‘这位官人是谁’便好，暗用苏东坡教坏司马君实仆事。你倒却说‘这黑汉子是谁’，这不是粗卤却是甚么？我且与你说知：这位仁兄便是闲常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从戴宗口中表出李逵生平。李逵道：“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看戴宗只提出“义士”二字，李逵便说出其地来，说出其号来，说出其状来，说出其名来，极写李逵念诵宋江，如人持咒也。戴宗喝道：“咄！你这厮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唤，全不识些高低！兀自

不快下拜，等几时！”李逵道：“若真个是宋公明，我便下拜；妙语。若是闲人，我却拜甚鸟！妙语。○看他下语真有铁牛之意。○“拜鸟”二字未经人说，为之绝倒。节级哥哥，不要嫌我拜了，你却笑我！”偏写李逵作乖觉语，而其呆愈显，真正妙笔。宋江便道：“我正是山东黑宋江。”便写出宋江喜之至，敬之至。

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爷！称呼不类，表表独奇。你何不早说些个，却反责之，妙绝妙绝。也教铁牛欢喜！”写得遂若不是世间性格，读之泪落。○“铁牛欢喜”四字又是奇文。扑翻身躯便拜。写拜亦复不同。○“扑翻身躯”字，写他拜得死心搭地；“便”字，写他拜的更无商量。宋江连忙答礼，说道：“壮士大哥请坐。”戴宗道：“兄弟，你便来我身边坐了吃酒。”李逵道：“不耐烦小盏吃，换个大碗来筛！”若在他面前说不得此语，即拜之何为？若既已拜之，即何妨开口便说此语？写李逵妙绝。○更无第一句，只此是第一句。

宋江便问道：“却才大哥为何在楼下发怒？”李逵道：“我有一锭大银，解了十两小银使用了^[5]，第一句讨大碗，第二句便说谎。写得奇绝妙绝。却问这主人家那借十两银子，写宋江则以银子为其生平，写李逵则以银子视同儿戏，笔墨激射，令人不堪。去赎那大银出来便还他，自要些使用。李逵亦复有使用银子处，为之绝倒。叵耐这鸟主人不肯借与我！上文宋江猜戴宗必为五两银，故自家下来；此文李逵猜主人不借十两银，故径来告借。写两个人，一个纯以小人待君子，一个纯以君子待小人，其厚其薄，天地悬隔，笔墨激射，令人不堪。却待要和那厮放对，打得他家粉碎，却被大哥叫了我上来。”宋江道：“只用十两银子去取？再要利钱么？”李逵道：“利钱已有在这里了，写他说谎，偏极妩媚。只要十两本钱去讨。”宋江听罢，便去身边取出一个十两银子把与李逵，以十两银买一铁牛，宋江一生得意之笔。说道：“大哥，你将去赎来用度。”戴宗要阻当时，【眉批】写戴宗又另是一色人。宋江已把出来了。李逵接得银子，便道：“却是好也！两位哥哥只在这里等我一等。赎了银子便来送还，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吃碗酒。”宋江道：“且坐一坐，吃几碗了去。”李逵道：“我去了便来。”推开帘子，下楼去了。我读至此处，不觉掩卷而叹。嗟乎！世安得有此人哉！下之，则骤然与我十两银子；上之，则斯人固我闲常无日不念诵，无日不愿见之人也。乃今突然而来，突然而去，不惟今日之恩惠不能留之少坐，即平日之爱慕亦不必赘以盘桓，要拜便拜，要去便去，要吃酒便吃酒，要说谎便说谎。嗟乎！世岂真有此人哉！

戴宗道：“兄长休借这银与他便好。却才小弟正欲要阻，兄长已把他手里了。”宋江道：“却是为何？”戴宗道：“这厮虽是耿直，只是贪酒好赌。他却几时有一锭大银解了？兄长吃他赚漏了这个银去^[6]。他慌忙出门，必是去赌。若还赢得时，便有得送来还哥哥；丑语。若是输了时，那讨这十两银来还兄长？丑语。写戴宗只与宋江一样。戴宗面上须不好看。”宋江笑道：“尊兄何必见外，些须银子，何足挂齿。由他去赌输了罢。写宋江好处只如此。我看这人倒是个忠直汉子。”戴宗道：“这厮本事自有，只是心粗胆大不好。在江州牢里，但吃醉了时，却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强的牢子^[7]。驳李逵，殆所以自驳也。我也被他连累得苦。专一路见不平，好打强汉，以此江州满城人都怕他。”又在戴宗口中补写生平。宋江道：“俺们再饮两杯，却去城外忽生一笋。闲玩一遭。”戴宗道：“小弟也正忘了和兄长去看江景则个。”宋江道：“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如此最好。”

且不说两个再饮酒。只说李逵得了这个银子，寻思道：“难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两银子。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却恨我这几日赌输了，没一文做好汉请他。没一文便做不得好汉，此宋江一路来所以独做成好汉也。语语皆与宋江激射。如今得他这十两银子，且将去赌一赌。倘或赢得几贯钱来，请他一请也好看。”要好看，是李逵白璧一瑕，分别观之。

当时李逵慌忙跑出城外一笋。小张乙赌房里来，便去场上，将这十两银子撒在地下，画。叫道：“把头钱过来我博^[8]！”那小张乙得知李逵从来赌直，便道：“大哥且歇，这一博下来便是你博。”画。下语皆与李逵不称，故妙。○客人已坐店中，只要赢得，便去做好汉请他矣，却偏说出歇一博来，妙绝。李逵道：“我要先赌这一博！”小张乙道：“你便傍猜也好。”画。○语语与李逵不称，妙绝。李逵道：“我不傍猜，只要博这一博，五两银子做一注！”又欲赢得快，又欲赢得多，绝倒。有那一般赌的却待要博，被李逵劈手夺过头钱来，便叫道：“我博兀谁？”小张乙道：“便博我五两银子。”李逵叫声：“快^[9]！”**肱膝**地博一个“叉”^[10]。绝倒。小张乙便拿了银子过来。李逵叫道：“我的银子是十两！”小张乙道：“你再博我五两‘快’，便还了你这锭银子。”李逵又拿起头钱，叫声：“快！”**肱膝**地又博个“叉”。绝倒。○不如此，不成奇文。小张乙笑道：“我教你休抢头钱，且歇一搏，不听我口，如今一连博上两个‘叉’。”画。○赌场信色，写来活现。

李逵道：“我这银子是别人的！”铁牛作此软语，越可怜，越无理，

越好笑，越妩媚。小张乙道：“遮莫是谁的也不济事了！你既输了，却说甚么？”李逵道：“没奈何，三字越可怜，越无理，越好笑，越妩媚。且借我一借，妙绝语。宋江处处以银为正经，李逵处处以银为戏事，笔墨激射，极其不堪。明日便送来还你。”看他又说谎，正妙极也。小张乙道：“说甚么闲话！自古赌钱场上无父子。你明明地输了，如何倒来革争^[11]？”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先作盛放银子之地，绝倒。口里喝道：“你们还我也不还？”小张乙道：“李大哥，你闲常最赌得直，口碑凿凿。今日如何恁么没出豁^[12]？”李逵也不答应他，不答应，又写得妙，直写出他外虽发极，内实心服来。便就地下掳了银子，又抢了别人赌的十来两银子，索性。都搂在布衫兜里，妙绝之事，奇绝之交。睁起双眼，就道：“老爷闲常赌直，今日权且不直一遍！”二语遂若出自圣人口中，盖上句守经，下句达权也。小张乙急待向前夺时，被李逵一指一交。十二三个赌博的一齐上，银子是命，真有此事。要夺那银子，被李逵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李逵把这伙人打得没地躲处，便出到门前。把门的问道：“大郎，那里去？”被李逵提在一边，“提”字妙，一手兜银可知。一脚踢开了门一手兜银，一手提人，便一脚踢门矣，活画出此时李大哥来。便走。何等爽利，看他到底不答应一句。那伙人随后赶将出来，都只在门前叫道：画。“李大哥！你恁地没道理，都抢了我们众人的银子去！”只在门前叫喊，没一个敢近前来讨。此二句便又写出平日来也。

李逵正走之时，听得背后一人赶上来，扳住肩臂，奇文。喝道：“你这厮如何却抢掳别人财物？”李逵口里应道：“干你鸟事！”骂尽天下。○常想世人评论古今，真是干你鸟事。回过脸来看时，却是戴宗，背后立着宋江。先骂后回，笔笔入妙。李逵见了，惶恐满面，天真烂漫，不是世人害羞身分。便道：“哥哥休怪！铁牛闲常只是赌直；又不说谎。今日不想输了哥哥银子，又没得些钱来相请哥哥，喉急了，时下做出这些不直来。”写他自辩处，恰与上文解银取赎语相违，得却一边，失却一边，天真烂漫，妙不可说。宋江听了，大笑道：“贤弟，但要银子使用，只顾来问我讨。写宋江只如此。今日既是明明地输与他了，快把来还他。”李逵只得从布衫兜里取出来，都递在宋江手里。又写他使乖，绝倒。宋江便叫过小张乙前来，都付与他。宋江只如此。小张乙接过来，说道：“二位官人在上，小人只拿了自己的。这十两原银虽是李大哥两博输与小人，如今小人情愿不要他的，省得记了冤仇。”画。宋江道：“你只顾将去，不要记怀。”小张乙那里肯？宋江便道：“他不曾打伤了你们么？”小张乙道：“讨头的^[13]、拾钱的和那把门的，都被他打倒在里面。”宋江道：“既是恁的，就与他众人做将息钱。

宋江只如此。兄弟自不敢来了，我自着他去。”小张乙收了银子，拜谢了回去。宋江道：“我们和李大哥吃三杯去。”戴宗道：“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馆，是唐朝白乐天古迹。我们去亭上酌三杯，就观江景则个。”宋江道：“可于城中买些肴馔之物将去。”插一句，早为鱼汤作引。戴宗道：“不用，如今那亭上有人在里面卖酒。”宋江道：“恁地时却好。”

当时三人便望琵琶亭上来。到得亭子上看时，一边靠着浔阳江，一边是店主人家房屋。琵琶亭上有十数副座头。戴宗便拣一副干净座头，让宋江坐了头位，戴宗坐在对席，肩下便是李逵。三个坐定，便叫酒保铺下菜蔬、果品、海鲜、按酒之类。李逵不爱。○偏写得与李逵不称。酒保取过两樽“玉壶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14]，写酒皆用出色名目，非为与宋戴映衬，全为与李逵不称也。开了泥头。李逵便道：三个人中第一开口。“酒把大碗来筛，不耐烦小盏价吃！”赌房抢银一事，竟若太虚云点，更不一字周旋，妙绝之笔。○不得做主，又来做客，在世人便有无数殷勤周致之语，今偏写得朴至慷慨，正不辩其谁主谁客，妙哉，至于此乎！○李逵传妙处，都在无字句处，要细玩。戴宗喝道：“兄弟好村！你不要做声，只顾吃酒便了！”宋江分付酒保道：“我两个面前放两只盏子，这位大哥面前放个大碗。”酒保应了下去，取只碗来放在李逵面前，一面筛酒，一面铺下肴馔。李逵笑道：一“笑”字，有小儿得饼之乐。“真个好个宋哥哥，人说不差了！看他极粗人胸中，又要三回四转将友生来玩味，真是奇笔。便知做兄弟的性格。李逵只说出八个字，而千载已无合式中选之人矣，何可胜叹！结拜得这位哥哥也不枉了！”竟骂戴宗矣，绝倒。

酒保斟酒，连筛了五七遍。宋江因见了这两人，心中欢喜，结上文。○下另出第三个人也。吃了几杯，忽然心里想要鱼辣汤吃，凭空落下“鱼”字，无影无痕。便问戴宗道：“这里有好鲜鱼么？”戴宗笑道：“兄长，你不见满江都是渔船？便插入渔船，明快之笔。此间正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宋江道：“得些辣鱼汤醒酒最好。”戴宗便唤酒保，教造三分加辣点红白鱼汤来。偏写得与李逵不称。顷刻造了汤来，宋江看见，道：“美食不如美器。虽是个酒肆之中，端的好整齐器皿！”偏写得与李逵不称。拿起箸来，相劝戴宗、李逵吃，自也吃了些鱼，呷几口汤汁。李逵并不使箸，便把手去碗里捞起鱼来，和骨头都嚼吃了。何等妩媚，其疾如风。宋江一头忍笑不住，呷了两口汁，此呷汁与上呷汁连，中间插出李逵捞鱼嚼吃，如风卷云，故宋江呷汁犹未毕也。便放下箸不吃了。文情渐引而出。戴宗道：“兄长，一定这鱼腌了

145，不中仁兄吃。”宋江道：“便是不才酒后只爱口鲜鱼汤吃，渐引下。这个鱼真是不甚好。”戴宗应道：“便是小弟也吃不得，是腌的，不中吃。”李逵嚼了自碗里鱼，便道：“两位哥哥都不吃，我替你们吃了。”忽用“替你们”三字，写他何等出力。○非写今日吃鱼出力，正写他日出力只如吃鱼也。便伸手去宋江碗里捞将过来吃了，又去戴宗碗里也捞过来吃了，无党无偏，平平荡荡，使宰天下，如此鱼矣。滴滴点点，淋一桌子汁水。观此，便深厌《曲礼》为烦。

宋江见李逵把三碗鱼汤和骨头都嚼吃了，便叫酒保来，分付道：“我这大哥想是肚饥。你可去大块肉切二斤来与他吃，好宋江，人说不差了，真是知他肚里。少刻一发算钱还你。”酒保道：“小人这里只卖羊肉，却没牛肉，四字绝倒，忽从酒保口中画出李逵不似吃羊肉人，妙笔凭空生出。要肥羊尽有。”李逵听了，便把鱼汁擗脸泼将去，淋那酒保一身。泼酒保有何妙处？妙在因此一泼，便写出李逵不吃汁来，偏与宋江思汤想水，不是一样，绝倒绝倒。戴宗喝道：“你又做甚么！”四字问得妙。真是令人应接不暇。李逵应道：“叵耐这厮无礼，欺负我只吃牛肉，吃牛肉何足赖？不赖抢银，却赖吃牛肉，妙绝。不卖羊肉与我吃！”酒保道：“小人问一声，也不多话。”宋江道：“你去只顾切来，我自还钱。”宋江只如此。酒保忍气吞声，去切了二斤羊肉，做一盘将来放桌子上。李逵见了，也不更问，买与我吃，则我吃矣，问固不差，不问更不差也。大把价揼来只顾吃；捻指间，把这二斤羊肉都吃了。何其妩媚。宋江看了道：“壮哉！真好汉也！”宋江掉文。李逵道：“这宋大哥便知我的鸟意！吃肉不强似吃鱼？”无端插出宋江掉文一句，却紧接出李逵误认来，奇笔妙笔，鬼神于文矣。○宋江自赞李逵壮哉，李逵却认是说羊肉壮哉；宋江自赞李逵真好汉，李逵却认是说羊肉真好吃。写通文人与不通文人相对，如画。

戴宗叫酒保来问道：“却才鱼汤、家生甚是整齐，鱼却腌了不中吃；别有甚好鲜鱼时，另造些辣汤来，与我这位官人醒酒。”酒保答道：“不敢瞒院长说，这鱼端的是昨夜的；今日的活鱼还在船内，等鱼牙主人不来，渐引而下。未曾敢卖动，因此未有好鲜鱼。”李逵跳起来道：“我自去讨两尾活鱼来与哥哥吃！”此句须分上下两半句读，正是各有其妙。盖“我自去讨”四字，只是向店主借银手段，而“与哥哥吃”四字，已是做好汉请宋江胸襟也。戴宗道：“你休去！只央酒保去回几尾来便了。”李逵道：“船上打鱼的不敢不与我，直得甚么！”戴宗拦当不住，李逵一直去了。又去了，并不以温存软款，自表平日相慕。而狡狴如宋江，已为之一倾。然则为人在世，其应学李大哥也。戴宗对宋江说

道：“兄长休怪。小弟引这等人来相会，全没些个体面，羞辱杀人！”写戴宗丑。宋江道：“他生性是恁的，如何教他改得？我倒敬他真实不假。”写宋江见李逵，便令权诈都尽，是作者特特合传之旨。两个自在琵琶亭上笑语说话取乐。

却说李逵走到江边看时，见那渔船一字排着，约有八九十只，都缆系在绿杨树下。看他一路写绿杨树。船上渔人，有斜枕着船梢睡的，画。○不止一人。有在船头上结网的，画。又不止一人。也有在水里洗浴的。画。○又不止一人。此时正是五月半天气，好笔。一轮红日将及沉西，不见主人来开舱卖鱼。李逵走到船边，喝一声道：“你们船上活鱼，把两尾来与我！”只如取诸宫中者然。那渔人应道：“我们等不见渔牙主人来，不敢开舱。你看那行贩都在岸上坐地。”妙。○却从渔人口中，又补画中一样。○又不止一人。○先写下无数人，便令下文看厮打热闹如画。李逵道：“等甚么鸟主人！先把两尾鱼来与我！”真是天不能盖，地不能载，王化不能服语，可骇可笑。那渔人又答道：“纸也未曾烧，如何敢开舱？那里先拿鱼与你？”

李逵见他众人不肯拿鱼，便跳上一只船去，渔人那里拦当得住？李逵不省得船上的事，只顾便把竹笆箴来拔^[16]。奇文。渔人在岸上，只叫得：“罢了！”奇文。李逵伸手去艑板底下一绞摸时^[17]，那里有一个鱼在里面？奇文。原来那大江里渔船，船尾开半截大孔放江水出入，养着活鱼；却把竹笆箴拦住，以此船舱里活水往来，养放活鱼，因此江州有好鲜鱼。这李逵不省得，倒先把竹笆箴提起了，将那一舱活鱼都走了。自注一遍。李逵又跳过那边船上去拔那竹箴。奇文。那七八十渔人都奔上船，把竹篙来打李逵。奇文。○七八十竹篙打李逵，奇文绝倒。李逵大怒，焦躁起来，便脱下布衫，看他一路写布衫。里面单系着一条褙子布手巾儿；好看。见那乱竹篙打来，两只手一架，早抢了五六条在手里，一似扭葱般都扭断了。奇文。渔人看见，尽吃一惊，却都去解了缆，把船撑开去了。奇文好看。李逵忿怒，赤条条地拿了截折竹篙，上岸来赶打，行贩无理之极。○奇文。都乱纷纷地挑了担走。奇文好看。

正热闹里，只见一个人从小路里走出来。众人看见，叫道：“主人来了！这黑大汉在此抢鱼，都赶散了渔船！”那人道：“甚么黑大汉，敢如此无礼？”众人把手指道：“那厮兀自在岸边寻人厮打！”那人抢将过去，喝道：“你这厮吃了豹子心，大虫胆，也不敢来搅乱老爷的道路！”李逵看那人时，六尺五六身材，三十二三年纪，三柳掩口黑髯；头上裹顶青纱万字巾，掩映着穿心红一点髻儿，上穿一领白布衫，腰

系一条绢搭膊，下面青白裊脚多耳麻鞋，手里提条行秤。李逵眼中看出。那人正来卖鱼，见了李逵在那里横七竖八打人，好看。便把秤递与行贩接了，细。赶上来，大喝道：“你这厮要打谁？”李逵不回话，轮过竹篙，却望那人便打。无理之极。○奇文。【眉批】此一段李逵主，那人宾。那人抢入去，早夺了竹篙。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头发。奇文。那人便奔他下三面，要跌李逵，怎敌得李逵水牛般气力？直推将开去，不能够拢身。奇文。那人便望肋下擢得几拳¹¹⁸。李逵那里着在意里？奇文。那人又飞起脚来踢，被李逵直把头按将下去，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去那人脊梁上擂鼓也似打。奇文。○一总无理之极。那人怎生挣扎？

李逵正打哩，一个人在背后劈腰抱住，一个人便来帮住手，喝道：“使不得！使不得！”李逵回头看时，却是宋江、戴宗。李逵便放了手。那人略得脱身，一道烟走了。忽然半路一顿。戴宗埋怨李逵说：“我教你休来讨鱼，又在这里和人厮打！倘或一拳打死了人，你不去偿命坐牢？”李逵应道：“你怕我连累你？我自打死了一个，我自去承当！”宋江便道：“兄弟，休要论口，拿了布衫，布衫。且去吃酒。”李逵向那柳树根头绿杨树。拾起布衫，搭在胳膊上，布衫。跟了宋江、戴宗便走。

行不得十数步，只听得前忽然用半路一顿，至此重复涌盆而起，文格奇绝。背后有人叫骂道：“黑杀才！今番要和你见个输赢！”李逵回转头来看时，便是那人脱得赤条条地，匾扎起一条水裊儿¹¹⁹，露出一身雪练也似白肉，头上除了巾帨，显出那个穿心一点红俏髻儿来，奇文。在江边，独自一个妙。把竹篙妙。撑着一只渔船妙。赶将来，口里大骂道：“千刀万剐的黑杀才！老爷怕你的不算好汉！宾句。走的不是好男子！”主句。○妙绝语，读之欲笑。【眉批】此一段那人主，李逵宾。李逵听了大怒，吼了一声，如画。撇了布衫，布衫。抢转身来。那人便把船略拢来凑在岸边，妙。一手把竹篙点定了船，妙。口里大骂着。妙。李逵也骂道：“好汉便上岸来！”不便合妙笔。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便搠；妙，妙。读之欲笑。撩拨得李逵火起，托地跳在船上。妙。

说时迟，那时快，那人只要诱得李逵上船，便把竹篙望岸边一点，妙。只脚一蹬，妙。那只渔船箭也似投江心里去了。妙。李逵虽然也识得水，反衬一句李逵识水，为后文不死地。苦不甚高，当时慌了手脚。那人更不叫骂，撇了竹篙，叫声“你来！今番和你定要见个输赢！”便把李逵胳膊拿住，口里说道：“且不和你厮打，先教你吃些水！”两只脚把

船只一晃，船底朝天，英雄落水。绝妙好辞。两个好汉扑通地都翻筋斗撞下江里去。宋江、戴宗急赶至岸边，那只船已翻在江里。两个只在岸上叫苦。画二人。江岸边早拥上三五百人在柳阴底下看，画三五百人。都道：“这黑大汉今番却着道儿！便挣扎得性命，也吃了一肚皮水。”宋江、戴宗在岸边看时，只见江面开处，那人把李逵提将起来，又淹将下去；奇文。两个正在江心里面，清波碧浪中间，一个显浑身黑肉，一个露遍体霜肤；绝妙好辞。○青波碧浪，黑肉白肤，斐然成章，照笔耀纸。两个打做一团，绞做一块。江岸上那三五百人没一个不喝采。每见人看火发喝采，看杖责喝采，看厮打喝采，嗟乎！人之无良，一至于此！愿后之读至此者，其一念之也。

当时宋江、戴宗看见李逵被那人在水里揪扯，浸得眼白，又提起来，又纳下去，老大吃亏，铁牛遂作水牛，奇文绝倒。便叫戴宗央人去救。戴宗问众人道：“这白大汉是谁？”渐引而下。有认得的说道：“这个好汉便是本处卖鱼主人，唤做张顺。”宋江听得，猛省道：渐引而下。“莫不是绰号浪里白条的张顺？”众人道：“正是，正是。”宋江对戴宗说道：“我有他哥哥张横的家书在营里。”戴宗听了，便向岸边高声叫道：“张二哥叫得妙。不要动手！有你令兄张横家书在此！这黑大汉是俺们兄弟，你且饶了他，上岸来说话！”

张顺在江心里，见是戴宗叫他，却也时常认得，便放了李逵，不便肯拢，笔有馀劲。赶到岸边^[20]，爬上岸来，看着戴宗唱个喏，道：“院长，休怪小人无礼。”戴宗道：“足下可看我面，且去救了我这兄弟上来，却教你相会一个人。”便似相赎者然，真是妙语。张顺再跳下水里，赴将开去。李逵正在江里探头探脑，假挣扎赴水。偏写他假处，偏是天真烂漫，令人绝倒。张顺早赶到分际，带住了李逵一只手，自把两条腿踏着水浪，如行平地；那水浸不过他肚皮，淹着脐下；摆了一只手，直托李逵上岸来。江边的人个个喝采。再画三五百人一句，表牙市未散。宋江看得呆了半晌。张顺、李逵都到岸上。李逵喘做一团，口里只吐白水。三碗辣鱼，二斤羊肉，一齐都出，为之绝倒。戴宗道：“且都请你们到琵琶亭上说话。”

张顺讨了布衫穿着，李逵也穿了布衫。前只一领布衫，此忽变出两领布衫，妙。四个人再到琵琶亭上来。戴宗便对张顺道：“二哥，你认得我么？”先问自家起，做个波揲。张顺道：“小人自识得院长，只是无缘不曾拜会。”戴宗指着李逵问张顺道：“足下日常曾认得他么？次问李逵，再做一波揲。今日倒冲撞了你。”张顺道：“小人如何不认得李大

哥，只是不曾交手。”李逵道：“你也淹得我够了！”妙。张顺道：“你也打得我好了！”妙。戴宗道：“你两个今番却做个至交的弟兄。常言道：‘不打不成相识。’”李逵道：“你路上休撞着我！”妙。张顺道：“我只在水里等你便了！”妙。四人都笑起来。大家唱个无礼喏。

戴宗指着宋江对张顺道：“二哥，你曾认得这位兄长么？”用两波擦后，忽然放去作李、张斗口语，然后再提出第三问来，笔法奇妙。张顺看了道：“小人却不认得，这里亦不曾见。”李逵跳起身来道：“这哥哥便是黑宋江！”司马君实仆，苏东坡教得坏；李逵，戴宗教不坏。看他依旧直言叫唤也。○活写出他得意来。张顺道：“莫非是山东及时雨郓城宋押司？”戴宗道：“正是公明哥哥。”张顺纳头便拜道：“久闻大名，不想今日得会！多听的江湖上来往的人说兄长清德，扶危济困，仗义疏财。”宋江答道：“量小可何足道哉。前日来时，揭阳岭下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日；后在浔阳江，因穆弘相会，得遇令兄张横，修了一封家书，寄来与足下，放在营内，不曾带得来。今日便和戴院长并李大哥来这里琵琶亭吃三杯，就观江景。宋江偶然酒后思量些鲜鱼汤醒酒，怎当得他定要来讨鱼。一句画出李逵。我两个阻他不住，只听得江岸上发喊热闹；叫酒保看时，说道是黑大汉和人厮打。我两个急急走来劝解，不想却与壮士相会。今日宋江一朝得遇三位豪杰，又结束一句。○前结两人，此结三人。岂非天幸！且请同坐，菜酌三杯。”再唤酒保重整杯盘，再备肴馔。张顺道：“既然哥哥要好鲜鱼吃，兄弟去取几尾来。”宋江道：“最好。”李逵道：“我和你去讨。”宋江与银不以为恩，张顺水浸不以为怨，天真烂漫，荡荡乎乎。戴宗喝道：“又来了！你还吃得水不快活？”张顺笑将起来，绾了李逵手，说道：“我今番和你去讨鱼，看别人怎地。”情分语言，都臻绝妙，又真好张顺也。

两个下琵琶亭来，到得江边，张顺略哨一声，只见江上渔船都撑拢来到岸边，画。张顺问道：“那个船里有金色鲤鱼？”只见这个应道：“我船上来！”那个应道：“我船里有！”一霎时，却凑拢十数尾金色鲤鱼来。张顺选了四尾大的，折柳条穿了，绿杨树。先教李逵将来亭上整理。竟是一家。张顺自点了行贩，分付了小牙子去把秤卖鱼^[21]；细。○收拾三五百人，好笔。张顺却自来琵琶亭上陪侍宋江。宋江谢道：“何须许多？但赐一尾够了。”张顺答道：“些小微物，何足挂齿。兄长食不了时，将回行馆做下饭。”两个序齿坐了：李逵道自家年长，坐了第三位；妙绝。○礼岂为我辈设耶？然而先王之礼，莫大于此矣。张顺坐第四位。再叫酒保讨两樽“玉壶春”上色酒来，并些海鲜、按酒、果品之类。张顺分付酒保把一尾鱼做辣汤；用酒蒸一尾，叫酒保切鲈。

四人饮酒中间，各叙胸中之事。

正说得入耳，只见一个女娘，年方二八，穿一身纱衣，五月。来到跟前，深深的道了四个万福，顿开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却被他唱起来一搅，三个且都听唱，打断了他的话头。不表李逵不近女色，正讥三人不觉露其本色也。李逵怒从心起，跳起身来，把两个指头去那女娘额上一点。饶他三个指头，已算惜玉怜香矣。那女娘大叫一声，蓦然倒地。众人近前看时，只见那女娘桃腮似土，檀口无言。那酒店主人一发向前拦住四人，要去经官告理。正是：

怜香惜玉无情绪，
煮鹤焚琴惹是非。

毕竟宋江等四人在酒店里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1] 小哉：卑鄙小气。

[2] 讯棍：古代刑具，拷问囚犯的棍棒。

[3] 甲马：迷信者所画的神符。

[4] 解拆：犹解劝。

[5] 解：抵押。

[6] 赚漏：骗取。

[7] 强（jiàng）：倔强，不听话。

[8] 头钱：一种博具。共用钱六枚，博者掷下去，看“字”（正面）和“镞”（背面）的多少，决定胜负。

[9] 快：头钱全是背面称为“快”。

[10] 叉：头钱全是正面称为“叉”。

[11] 革争：争执，争吵。

[12] 出豁：出息。

[13] 讨头：指聚赌抽头。

[14] 上色：上等，高级。

[15] 腌：指不新鲜。

[16] 竹笆篾：指竹篾编的篱笆。

[17] 绞摸：捞摸。

[18] 擢（zhuó）：戳，捅。

[19] 水裈儿：古代白色绸子或绢制成的裤子。因绸料易飘动，故称。

[20] 赴：泅水，游泳。

[21] 小牙子：牙行中的伙计。

第三十八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此回止黄通判读反诗一段，错落扶疏之极，其馀止看其叙事明净径捷耳。

浔阳楼饮酒后，忽写宋江腹泻，是作者惨淡经营之笔。盖不因此事，便要仍复入城寻彼三人，则笔墨殊费；不复入城寻彼三人，即又嫌新交冷落也。此正与林冲气闷连日不上街来同法。

写宋江问三个人住处，凡三样答法，可谓极尽笔墨之巧。至行入正库，饮酒吟诗，便纯用“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笔气，读之令人慷慨。

篇首女娘晕倒一段，只是吃鱼后借作收科，更无别样照应。

话说当下李逵把指头捺倒了那女娘，酒店主人拦住说道：“四位官人，如何是好？”主人心慌，便叫酒保、过卖都向前来救他，就地下把水喷嚏^[1]。看看苏醒，扶将起来看时，额角上抹脱了一片油皮^[2]，因此那女子晕昏倒了。救得醒来，千好万好。他的爹娘听得说是黑旋风，一句便省无数。先自惊得呆了半晌，那里敢说一言？看那女子，已自说得话了。娘母取个手帕，自与他包了头，收拾了钗钏。宋江问道：“你姓甚么？那里人家？”那老妇人道：“不瞒官人说，老身夫妻两口儿姓宋，原是京师人。只有这个女儿，小字玉莲。他爹自教得他几个曲儿，胡乱叫他来这琵琶亭上卖唱养口。为他性急，反映李逵性急。不看头势，不管官人说话，只顾便唱。今日这哥哥失手伤了女儿些个，终不成经官动词，连累官人？”宋江见他说得本分，便道：“你着甚人跟我到营里，我与你二十两银子宋江只如此。将息女儿。日后嫁个良人，免在这里卖唱。”那夫妻两口儿便拜谢道：“怎敢指望许多！”宋江道：“我说一句是一句，并不会说谎。反映李逵说谎。你便叫你老儿自跟我去讨与他。”那夫妻二人拜谢道：“深感官人救济！”

戴宗埋怨李逵道：“你这厮要便与人合口，又教哥哥坏了许多银子！”非写戴宗小哉相，正借以反衬宋江耳。李逵道：“只指头略擦得一

擦，他自倒了。不曾见这般鸟女子，恁地娇嫩！你便在我脸上打一百拳也不妨。”绝倒之语，可谓刻画铁牛，唐突玉莲矣。宋江等众人都笑起来。张顺便叫酒保去说：“这席酒钱我自还他。”写李逵无钱作主，反来大腹作客，后忽生出宋、张争还酒钱一段，前后照射，令人不堪。酒保听得道：“不妨不妨，只顾去。”宋江那里肯？丑。便道：“兄弟，我劝二位来吃酒，倒要你还钱。”丑。张顺苦死要还，丑。说道：“难得哥哥会面。仁兄在山东时，小弟弟儿两个也兀自要求投奔哥哥。今日天幸得识尊颜，权表薄意，非足为礼。”戴宗劝道：丑。“宋兄长，既然是张二哥相敬之心，只得曲允。”宋江道：“既然兄弟还了，改日却另置杯复礼。”丑。

张顺大喜，就将了两尾鲤鱼，和戴宗、李逵带了这个宋老儿，都送宋江离了琵琶亭，来到营里。五个人都进抄事房里坐下。宋江先取两锭小银二十两与了宋老儿。写宋江只如此。那老儿拜谢了去，不在话下。天色已晚，张顺送了鱼，宋江取出张横书付与张顺，相别去了。宋江又取出五十两一锭大银与李逵，宋江只如此。道：“兄弟，你将去使用。”戴宗也自作别，和李逵赶入城去了。神妙之笔，更不写李逵谢，亦不写李逵别。

只说宋江把一尾鱼送与管营，写宋江只如此。留一尾自吃。宋江因见鱼鲜，贪爱爽口，多吃了些，至夜四更，肚里绞肠刮肚价疼；天明时，一连泻了二十来遭，昏晕倒了，睡在房中。昨日之叙，为见三人也。既见三人了，明日若又叙，便觉行文稠叠；不叙，又殊觉冷谈也。只改作腹泻睡倒，其法与林冲连日气闷不上街来正同。宋江为人最好，营里众人都来煮粥烧汤，看觑伏待他。次日，张顺因见宋江爱鱼吃，又将得好金色大鲤鱼两尾送来，馀波。就谢宋江寄书之义。却见宋江破腹泻倒在床^[3]，众囚徒都在房里看视。张顺见了，要请医人调治。宋江道：“自贪口腹，吃了些鲜鱼，坏了肚腹，你只与我赎一贴止泻六和汤来吃，便好了。”叫张顺把这两尾鱼，一尾送与王管营，一尾送与赵差拨。写宋江只如此。张顺送了鱼，就赎了一贴六和汤药来与宋江了，自回去，不在话下。营内自有众人煎药伏待。次日，戴宗备了酒肉，李逵也跟了，径来抄事房看望宋江。只见宋江暴病才可，吃不得酒肉。两个自在房面前吃了，直至日晚，相别去了，写三人不复叙，只各自来，各自去，妙绝。亦不在话下。

只说宋江自在营中将息了五七日，觉得身体没事，病症已痊，思量要入城中去寻戴宗。又过了一日，不见他一个来。先写一句作引。次日

早膳罢，辰牌前后，揣了些银子，又带银子。锁上房门，离了营里，信步出街来，径走入城，去州衙前左边寻问戴院长家。有人说道：妙笔。“他又无老小，只在城隍庙间壁观音庵里歇。”是个太保。宋江听了，直寻访到那里，已自锁了门出去了。妙想妙笔。○若寻着，便又续前日之游矣，有何妙哉？却又来寻问黑旋风李逵时，多人说道：妙笔。○偏是他多人说。“他是个没头神，妙。又无家室，妙。只在牢里安身；妙。没地里的巡简，东边歇两日，西边歪几时：妙。正不知他那里是住处。”妙。宋江又寻问卖鱼牙子张顺时，亦有人说道：妙笔。“他自在城外村里住。便自卖鱼时，也只在城外江边。只除非讨赊钱入城来。”三段其文各变。

宋江听罢，只得出城来，五字一顿，妙绝，遂若此日已毕，不复有事者。直要问到那里，独自一个，闷闷不已，信步再出城外来，看见那一派江景非常，观之不足。以非常之人，负非常之才，抱非常之志，对非常之景，每每露出圭角来，写得雄浑之极。正行到一座酒楼前过，仰面看时，傍边竖着一根望竿，悬挂着一个青布酒旆子，上写道“浔阳江正库^[4]”。奇语。雕檐外一面牌额，上有苏东坡大书“浔阳楼”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郢城县时，只听得说江州好座浔阳楼，原来却在这里。我虽独自一个在此，不可错过，何不且上楼去，自己看玩一遭？”宋江来到楼前看时，只见门边朱红华表柱上两面白粉牌，各有五个大字，写道：“世间无比酒，天下有名楼。”将写宋江吟反诗，却先写出此十个字来，替他挑动诗兴。却又暗将“世间无比”、“天下有名”八个字，挑动宋江雄才异志，真是绝妙之笔。宋江便上楼来，去靠江占一座阁子里坐了，凭阑举目，喝采不已。酒保上楼来问道：“官人，还是要待客，只是自消遣？”宋江道：“要待两位客人，未见来。你且先取一樽好酒，果品肉食，只顾卖来，鱼便不要。”馀波。酒保听了，便下楼去。少时，一托盘把上楼来，一樽蓝桥风月美酒，摆下菜蔬、时新果品按酒，列几般肥羊、嫩鸡、酿鹅、精肉，尽使朱红盘碟。

宋江看了心中暗喜，自夸道：“这般整齐肴馔、济楚器皿^[5]，端的是好个江州！我虽是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些真山真水。我那里虽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独自一个，一杯两盏，倚阑畅饮，不觉沉醉；猛然蓦上心来，思想道：奇文突兀。○写宋江平生狡狴，却于醉后露出真心，极严极冷之笔。“我生在山东，长在郢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不觉酒涌上来，潸然泪下，临风触目，感恨伤怀。忽然做了一首

《西江月》词，写出宋江言发于衷，奇文突兀。便唤酒保，索借笔砚来，起身观玩，见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题咏。画。宋江寻思道：“何不就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公欲以何科目出身？写宋江内蓄异心，笔墨如镜。再来经过，重睹一番，以记岁月，想今日之苦。”寒士真有此兴，写来欲哭。乘着酒兴，磨得墨浓，蘸得笔饱，去那白粉壁上便写道：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表出权术，为宋江全传提纲。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写宋江心事，令人不可解。既不知其冤仇为谁，又不知其何故乃在浔阳江上也。

宋江写罢，自看了大喜大笑；一面又饮了数杯酒，突兀淋漓之极。不觉欢喜，自狂荡起来，手舞足蹈；又拿起笔来，去那《西江月》后再写下四句诗，突兀淋漓之极。道是：

心在山东身在吴，
飘蓬江海漫嗟吁。
他时若遂凌云志，
敢笑黄巢不丈夫！其言咄咄，使人欲惊。

宋江写罢诗，又去后面大书五字道：“郓城宋江作。”突兀淋漓之极。写罢，掷笔在桌上，又自歌了一回，再饮满数杯酒，突兀淋漓之极。不觉沉醉，力不胜酒；便唤酒保计算了，取些银子算还，多的都赏了酒保，写宋江醉中亦如此，真是久假成性。拂袖下楼来，踉踉跄跄，取路回营里来。开了房门，便倒在床上，一觉直睡到五更。酒醒时全然不记得昨日在浔阳江楼上题诗一节。宋江权术人，何至有漏？特补一笔，甚妙。当日害酒，自在房里睡卧。不在话下。

且说这江州对岸另有个城子，唤做无为军，却是个野去处。城中有个在闲通判^[6]，姓黄，双名文炳。这人虽读经书，却是阿谀谄佞之徒，心地匾窄，只要嫉贤妒能，——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为后伏案。闻知这蔡九知府是当朝蔡太师儿子，每将来浸润他，时常过江来请访知府，指望他引荐出职，再欲做官。也是宋江命运合当受苦，撞了这个对头。

当日，这黄文炳在私家闲坐，无可消遣，带了两个仆人，买了些时新礼物，自家一只快船，渡过江来，径去府里探望蔡九知府，恰恨撞着

府里公宴，不敢进去；却再回船，正好那只船，仆人已缆在浔阳楼下。来得便净。黄文炳因见天气暄热，且去楼上闲玩一回；信步入酒库里来，看了一遭，转到酒楼上凭栏消遣，观见壁上题咏甚多，也有做得好的，陪一句。亦有歪谈乱道的。再陪一句。黄文炳看了冷笑，“大惊”句，亦先作一倍。正看到宋江题《西江月》词并所吟四句诗，大惊道：“这个不是反诗？！谁写在此？”后面却书道“郓城宋江作”五个大字。黄文炳再读道：一。“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冷笑道：冷笑妙。“这人自负不浅。”确。又读道：二。“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侧着头道：侧着头妙。“那厮也是个不依本分的人。”确。又读：三。“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又笑道：又笑妙。“也不是个高尚其志的人，看来只是个配军。”确。又读道：四。“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摇头道：摇头妙。“这厮报仇兀谁，我亦疑之。却要在此间生事？我亦疑之。量你是个配军，做得甚用！”是，又殊不然。又读诗道：五。“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一点头道：点头妙。“这两句兀自可恕。”是。又读道：六。“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伸着舌，摇着头，道：伸着舌，摇着头，妙。“这厮无礼！他却要赛过黄巢，不谋反待怎地！”确。再读了“郓城宋江作”，七。想道：想妙。“我也多曾闻这个名字，那人多管是个小吏。”确。○一段逐句读，逐句评，有峡云乱卷，江树对生之势。便唤酒保来问道：“作这两篇诗词端的是何人题下在此？”酒保道：“夜来一个人独自吃了一瓶酒，写在这里。”黄文炳道：“约莫甚么样人？”酒保道：“面颊上有两行金印，多管是牢城营里人。好。○有此句，后便有脚。生得黑矮肥胖。”黄文炳道：“是了。”就借笔砚，取幅纸来抄了，藏在身边；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细。

黄文炳下楼，自去船中歇了一夜。次日饭后，仆人挑了盒仗^[7]，一径又到府前，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内，使人入去报复^[8]。多样时，蔡九知府遣人出来，邀请在后堂。蔡九知府却出来与黄文炳叙罢寒温已毕，送了礼物，分宾坐下。黄文炳禀说道：“文炳夜来渡江，到府拜望，闻知公宴，不敢擅入。今日重复拜见恩相。”蔡九知府道：“通判乃是心腹之交，径入来同坐，何妨？下官有失迎迓。”左右执事人献茶。茶罢，黄文炳道：“相公在上，不敢拜问。不知近日尊府太师恩相曾使人来否？”心上正经语，却又宛然接入新闻，妙甚。知府道：“前日才有书来。”黄文炳道：“不敢动问，京师近日有何新闻？”报新闻，反先问新闻，口角如画。知府道：“家尊写来书上分付道：‘近日太史院司天监奏道：夜观天象，罡星照临吴楚。敢有作耗之人^[9]，随即体察剿除。’更兼街市小儿谣言四句道：‘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

在山东。’因此嘱付下官，紧守地方。”黄文炳寻思了半晌，笑道：“恩相，事非偶然也。”黄文炳袖中取出所抄之诗，呈与知府，道：“不想却在此处。”蔡九知府看了，道：“这是个反诗！通判那里得来？”黄文炳道：“小生夜来不敢进府，回至江边，无可消遣，却去浔阳楼上避热闲玩，观看闲人吟咏，只见白粉壁上新题下这篇。”知府道：“却是何等样人写下？”写公子官如画。黄文炳回道：“相公，上面明题着姓名，道是‘郢城宋江作’。”

知府道：“这宋江却是甚么人？”数日前曾问枷上无封皮，数日后已梦梦不知，公子官活画。黄文炳道：“他分明写着‘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眼见得只是个配军，牢城营犯罪的囚徒。”知府道：“量这个配军做得甚么！”黄文炳道：“公相不可小觑了他^[10]。恰才相公所言尊府恩相家书说小儿谣言，正应在本人身上。”知府道：“何以见得？”黄文炳道：“‘耗国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木’字，明明是个‘宋’字。第二句‘刀兵点水工’，兴起刀兵之人，‘水’边着个‘工’字，明是个‘江’字。这个人姓宋，名江，又作下反诗，明是天数，万民有福！”知府又问道：“何为‘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黄文炳答道：“或是六六之年，或是六六之数。不明白正妙。‘播乱在山东’，今郢城县正是山东地方。这四句谣言已都应了。”

知府又道：“不知此间有这个人么？”公子官活画。黄文炳回道：“小生夜来问那酒保时，说道这人只是前日写下了去。这个不难，只取牢城营文册一查，便见有无。”知府道：“通判高见极明。”公子官活画。便唤从人，叫库子取过牢城营里文册簿来看。当时从人于库内取至文册，蔡九知府亲自简看，见后面果有五月间新配到囚徒一名，郢城县宋江。黄文炳看了，道：“正是应谣言的人，非同小可！如是迟缓，诚恐走透了消息。可急差人捕获，下在牢里，却再商议。”知府道：“言之极当。”公子官活画。随即升厅，叫唤两院押牢节级过来。厅下戴宗声喏。知府道：“你与我带了做公的人，快下牢城营里捉拿浔阳楼吟反诗的犯人郢城县宋江来，不可时刻违误！”

戴宗听罢，吃了一惊，心里只叫得苦；一。随即出府来，点了众节级、牢子，都叫“各去家里取了各人器械，来我下处间壁城隍庙里取齐”。戴宗分付了，众人各自归家去。戴宗却自作起“神行法”，先来到牢城营里，径入抄事房，推开门看时，宋江正在房里。见戴宗入来，慌忙迎接，便道：“我前日入城来，那里不寻遍；因贤弟不在，独自无聊，自去浔阳楼上饮了一瓶酒。这两日迷迷不好，正在这里害酒。”补

两日又不见三人也。戴宗道：“哥哥，你前日却写下甚言语在楼上？”宋江道：“醉后狂言，谁个记得。”戴宗道：“却才知府唤我当厅发落，叫多带从人拿捉浔阳楼上题反诗的犯人郓城县宋江正身赴官。兄弟吃了一惊，先去稳住众做公的在城隍庙等候，如今我特来先报你知。哥哥，却是怎地好？如何解救？”宋江听罢，搔头不知痒处，偏写宋江用不着权诈，妙绝。只叫得苦：“我今番必是死也！”戴宗道：“我教仁兄一着解手^[11]，未知如何？如今小弟不敢担搁，回去便和人来捉你。你可披乱了头发，把尿尿泼在地上，就倒在里面，诈作风魔。我和众人来时，你便口里胡言乱语，只做失心风^[12]，我便好自去替你回复知府。”绝倒。○宋江权诈偏至于此，令人绝倒。宋江道：“感谢贤弟指教，万望维持则个！”

戴宗慌忙别了宋江，回到城里，径来城隍庙，唤了众做公的，一直奔入牢城营里来，假意喝问：“那个是好。新配来的宋江？”牌头引众人到抄事房里，只见宋江披散头发，倒在尿尿坑里滚，见了戴宗和做公的人来，便说道：“你们是甚么鸟人！”戴宗假意大喝一声：“捉拿这厮！”宋江白着眼，却乱打将来，口里乱道：“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领十万天兵来杀你江州人。阎罗大王做先锋，五道将军做合后^[13]，与我一颗金印，重八百余斤，杀你这般鸟人！”众做公的道：“原来是个失心风的汉子，我们拿他去何用？”戴宗道：“说得是！好。我们且去回话，要拿时再来。”

众人跟了戴宗回到州衙里。蔡九知府在厅上专等回话。戴宗和众做公的在厅下回复知府道：“原来这宋江是个失心风的人，尿尿秽污全不顾，口里胡言乱语，浑身臭粪不可当，因此不敢拿来。”蔡九知府正待要问缘故时，黄文炳早在屏风背后转将出来，对知府道：“休信这话。本人作的诗词，写的笔迹，不是有风症的人，其中有诈。黄文炳能。好歹只顾拿来，便走不动，扛也扛将来。”黄文炳能。蔡九知府道：“通判说得是。”公子官活画。便发落戴宗：“你们不拣恁地，只与我拿得来。”

戴宗领了钧旨，只叫得苦；二。再将带了众人下牢城营里来，对宋江道：“仁兄，事不谐矣！兄长只得去走一遭。”便把一个大竹（篙）〔箩〕扛了宋江，直抬到江州府里当厅歇下。知府道：“拿过这厮来！”众做公的把宋江押于阶下。宋江那里肯跪？睁着眼，见了蔡九知府，道：“你是甚么鸟人？敢来问我！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引十万天兵来杀你江州人。阎罗大王做先锋，五道将军做合后，有一颗

金印，重八百餘斤！你也快躲了，不时我教你们都死！”蔡九知府看了，没做理会处。公子官活画。黄文炳又对知府道：“且唤本营差拨并牌头来，问这人来时有风，近日却才风？黄文炳能。若是来时风，便是真症候；若是近日才风，必是诈风。”知府道：“言之极当。”公子官活画。便差人唤到管营差拨，问他两个时，那里敢隐瞒？只得直说道：“这人来时不见有风病，敢只是近日举发此症。”知府听了大怒，唤过牢子狱卒，把宋江捆翻，一连打上五十下；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14]，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戴宗看了，只叫得苦，三。又没做道理救他处。

宋江初时也胡言乱语，次后吃拷打不过，只得招道：“自不合一时酒后误写反诗，别无主意。”蔡九知府明取了招状，将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枷了，推放大牢里收禁。宋江吃打得两腿走不动，当厅钉了，直押赴死囚牢里来。却得戴宗一力维持，分付了众小牢子，都教好觑此人。戴宗自安排饭食供给宋江。不在话下。

再说蔡九知府退厅，邀请黄文炳到后堂，称谢道：“若非通判高明远见，下官险些儿被这厮瞒过了。”黄文炳又道：“相公在上，此事也不宜迟，只好急急修一封书，便差人星夜上京师，报与尊府恩相知道，显得相公干了这件国家大事。只说显得相公，便已显得自家。小人机智，明捷如此。就一发禀道：‘若要活的，便着一辆陷车解上京；如不要活的，恐防路途走失，就于本处斩首号令，以除大害。’为下作引。便是今上得知，必喜。”只说相公，便显自己。蔡九知府道：“通判所言有理。公子官活画。下官即日也要使人回家，书上就荐通判之功，使家尊面奏天子，早早升授富贵城池，去享荣华。”通篇归结。黄文炳拜谢道：“小生终身皆依托门下，是文中旁语，却是文炳正题。自当衔环背鞍之报。”黄文炳就撺掇蔡九知府写了家书，印上图书^[15]。八字详细，为下作引。黄文炳问道：“公相，差那个心腹人去？”知府道：“本州自有个两院节级，唤做戴宗，会使‘神行法’，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只来早便差此人径往京师。只消旬日，可以往回。”黄文炳道：“若得如此之快，最好最好。”蔡九知府就后堂置酒管待了黄文炳。次日，相辞知府，自回无为军去了。

且说蔡九知府安排两个信笼，打点了金珠宝贝玩好之物，上面都贴了封皮。次日早晨，唤过戴宗到后堂，嘱付道：“我有这般礼物，一封家书，要送上东京太师府里去，庆贺我父亲六月十五日生辰。奇文大笔，忽若怪石飞落。○宋江为事之根，今日忽又撞着。日期将近，只有

你能干去得。你休辞辛苦，可与我星夜去走一遭。讨了回书便转来，我自重重地赏你。你的程途都在我心上。我已料着你神行的日期，专等你回报。切不可沿途担阁，有误事情。”戴宗听了，不敢不依，只得领了家书信笼，便拜辞了知府，挑回下处安顿了；却来牢里对宋江说道：“哥哥放心。知府差我上京师去，只旬日之间便回。就太师府里使些见识，解救哥哥的事。写戴宗不知书里事，妙。每日饭食，我自分付在李逵身上，委着他安排送来，不教有缺。仁兄且宽心守奈几日^[16]。”宋江道：“望烦贤弟救宋江一命则个！”

戴宗叫过李逵当面分付道：“你哥哥是对李逵语，只此三字已足。误题了反诗，在这里吃官司，未知如何。我如今又吃差往东京去，早晚便回。哥哥饭食，朝暮全靠着你看觑他则个。”李逵应道：“吟了反诗打甚么鸟紧！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骇人语，快绝妙绝。你自放心东京去，牢里谁敢奈何他！好便好，不好，我使老大斧头砍他娘！”亦为下作引。戴宗临行，又嘱咐道：“兄弟小心，不要贪酒，失误了哥哥饭食。休得出去啗醉了，饿着哥哥。”李逵道：“哥哥你自放心去。若是这等疑忌时，兄弟从今日就断了酒，看他断头沥血，可敬可畏。待你回来却开！未曾断，先算开，写来绝倒。○看他未曾断，先算开，却又肯断，一发难得也。早晚只在牢里服侍宋江哥哥，有何不可！”戴宗听了大喜，道：“兄弟，若得如此发心，坚意守看哥哥，更好。”当日作别自去了。李逵真个不吃酒，早晚只在牢里服侍宋江，寸步不离。写得至性人可敬可爱。○写李逵口中并不说忠说孝，而忽然发心服侍宋江，便如此寸步不离，激射宋江日日谈忠说孝，不曾伏侍太公一刻也。

不说李逵自看觑宋江。且说戴宗回到下处，换了腿絛、护膝、八答麻鞋，穿上杏黄衫，整了**胳膊**，腰里插了宣牌，换了巾帨，便袋里藏了书信盘缠，挑上两个信笼，出到城外，身边取出四个甲马，去两只腿上，每只各拴两个，口里念起“神行法”咒语来，顷刻离了江州。戴宗打扮，至此方出。一日行到晚，投客店安歇，解下甲马，取数陌金纸烧送了，奇语。过了一宿。次日早起来，吃了酒食，离了客店，又拴上四个甲马，挑起信笼，放开脚步便行。端的是耳边风雨之声，脚不点地。路上略吃些素饭、素酒^[17]、点心又走。看看日暮，戴宗早歇了，又投客店宿歇一夜。次日，起个五更，赶早凉行；拴上甲马，挑上信笼又走。约行过了三二百里，已是巳牌时分，不见一个干净酒店。此时正是六月初旬天气，蒸得汗雨淋漓，满身蒸湿，又怕中了暑气。

正饥渴之际，早望见前面树林侧首一座傍水临湖酒肆。可知。戴宗

捻指间走到跟前看时，干干净净，有二十副座头，尽是红油桌凳，一带都是槛窗。戴宗挑着信笼，入到里面，拣一副稳便座头，歇下信笼，解下腰里搭膊，脱下杏黄衫，喷口水，晾在窗栏上。夏景。戴宗坐下，只见个酒保来问道：“上下，打几角酒？要甚么肉食下酒？或猪、羊、牛肉？”戴宗道：“酒便不要多，与我做口饭来吃。”酒保又道：“我这里卖酒卖饭，又有馒头、粉汤。”戴宗道：“我却不吃（晕）〔荤〕腥，有甚素汤下饭？”酒保道：“加料麻辣煨豆腐^[18]，如何？”戴宗道：“最好，最好！”酒保去不多时，煨一碗豆腐，放两碟菜蔬，连筛三大碗酒来。

戴宗正饥又渴，一上把酒和豆腐都吃了^[19]。却待讨饭吃，只见天旋地转，头晕眼花，就凳边便倒。酒保叫道：“倒了！”只见店里走出一个人来，便是梁山泊旱地忽律朱贵，说道：“且把信笼将入去，先搜那厮身边有甚东西。”便有两个火家去他身上搜看。只见便袋里搜出一个纸包，包着一封书，取过来递与朱头领。朱贵拆开，却是一封家书；见封皮上面写道：“平安家信，百拜奉上父亲大人膝下。男蔡德章谨封。”朱贵便拆开，从头看去，见上面写道：“见今拿得应谣言题反诗山东宋江，监收在牢一节，听候施行。……”朱贵看罢，惊得呆了，半晌做声不得。火家正把戴宗扛起来，背入杀人作房里去开剥，只见凳头边溜下搭膊，上挂着硃红绿漆宣牌。朱贵拿起来看时，上面雕着银字，道是“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宗”。看出戴宗，又是一样写法。朱贵看了，道：“且不要动手！我常听得军师说，这江州有个神行太保戴宗，是他至爱相识，莫非正是此人？如何倒送书去害宋江？好。这一段书却又天幸撞在我手里！”叫：“火家，且与我把解药救醒他来，问个虚实缘由。”

当时火家把水调了解药，扶起来灌将下去。须臾之间，只见戴宗舒眉展眼，便爬起来。却见朱贵拆开家书在手里，好。戴宗便喝道：“你是甚人？好大胆，却把蒙汗药麻翻了我！如今又把太师府书信擅开，拆毁了封皮，却该甚罪？”朱贵笑道：“这封鸟书，打甚么不紧！休说拆开了太师府书札，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戴宗听了大惊，便问道：“好汉，你却是谁？愿求大名。”朱贵答道：“俺是梁山泊好汉旱地忽律朱贵。”戴宗道：“既是梁山泊头领时，定然认得吴学究先生？”朱贵道：“吴学究是俺大寨里军师，执掌兵权。足下如何认得他？”戴宗道：“他和小可至爱相识。”朱贵道：“兄长莫非是军师常说的江州神行太保戴院长么？”戴宗道：“小可便是。”朱贵又问道：“前者宋公明断配江州，经过山寨，吴军师曾寄一封书与足下，如今却缘何倒去害宋三郎性命？”戴宗道：“宋公明和我又是至爱兄弟。他如今为吟了反

诗，救他不得，我如今正要往京师寻门路救他，如何肯害他性命！”朱贵道：“你不信，请看蔡九知府的来信。”戴宗看了，自吃一惊；却把吴学究初寄的书与宋公相会的话，并宋江在浔阳楼醉后误题反诗一事，备细说了一遍。朱贵道：“既然如此，请院长亲到山寨里与众头领商议良策，可救宋公明性命。”

朱贵慌忙叫备分例酒食，管待了戴宗；便向水亭上，觑着对港，放了一枝号箭。响箭到处，早有小喽啰摇过船来。朱贵便同戴宗带了信笼细。下船，到金沙滩上岸，引至大寨。吴用见报，连忙下关迎接；见了戴宗，叙礼道：“间别久矣！今日甚风吹得到此？且请到大寨里来。”与众头领相见了。朱贵说起戴宗来的缘故，“如今宋公明见监在彼。”晁盖听得，慌忙请戴院长坐地，备问宋三郎吃官司为甚么事起。戴宗却把宋江吟反诗的事一一说了。晁盖听罢，大惊，便要起请众头领，点了人马，下山去打江州，救取宋三郎上山。吴用谏道：“哥哥，不可造次。江州离此间路远，军马去时，诚恐因而惹祸。打草惊蛇，倒送宋公明性命。此一件事，不可力敌，只可智取。吴用不才，略施小计，只在戴院长身上，定要救宋三郎性命。”奇事。晁盖道：“愿闻军师妙计。”吴学究道：“如今蔡九知府却差院长送书上东京去，讨太师回报，只这封书上，将计就计，写一封假回书，可称吴学究二劫生辰纲也。教院长回去。书上只说：‘教把犯人宋江切不可施行；便须密切差的当人员解赴东京^[20]，问了详细，定行处决示众，断绝童谣。’真好计策，真好回书。等他解来此间经过，我这里自差人下山夺了。读者只谓下文，又若清风山前故事矣。此计如何？”晁盖道：“倘若不从这里过时，却不误了大事？”详得好。公孙胜便道：“这个何难？我们自着人去远近探听，遮莫从那里过，务要等着，好歹夺了。是。只怕不能够他解来。”此句又为下作一引。

晁盖道：“好却是好，只是没人会写蔡京笔迹。”奇文。吴学究道：“吴用已思量心里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体，是苏东坡、黄鲁直、米元章、不意三公落名《水浒传》中，亦是奇事。蔡京四家字体。苏、黄、米、蔡，宋朝四绝。四绝。小生曾和济州城里一个秀才做相识，那人姓萧，名让，因他会写诸家字体，人都唤他做圣手书生，又会使枪弄棒、舞剑轮刀。吴用知他写得蔡京笔迹。不若央及戴院长就到他家，赚道泰安州岳庙里要写道碑文，先送五十两银子在此，作安家之资，便要他来。随后却使人赚了他老小上山，就教本人入伙，如何？”晁盖道：“书有他写便好了，也须要使个图书印记。”奇文。吴学究又道：“小生再有个相识，亦思量在肚里了。这人也是中原一绝，一

绝。见在济州城里居住。本身姓金，双名大坚，开得好石碑文，剔得好图书玉石印记，亦会枪棒厮打；因为他雕得好玉石，人都称他做玉臂匠。也把五十两银去，就赚他来镌碑文。到半路上，却也如此行便了。这两个人山寨里亦有用他处。”补一句妙。晁盖道：“妙哉！”当日且安排筵席，管待戴宗，就晚歇了。

次日早饭罢，烦请戴院长打扮做太保模样^[21]，将了一二百两银子，不限两个五十两好。拴上甲马便下山；把船渡过金沙滩上岸，拽开脚步，奔到济州来。没两个时辰，早到城里，寻问圣手书生萧让住处。有人指道：“只在州衙东首文庙前居住。”住得是。戴宗径到门首，咳嗽一声，问道：“萧先生有么？”只见一个秀才从里面出来，见了戴宗，却不认得，便问道：“太保何处？有甚见教？”戴宗施礼罢，说道：“小可是泰安州岳庙里打供太保^[22]。今为本庙重修五岳楼，本州上户要刻道碑文，特地教小可赍白银五十两作安家之资，请秀才便那尊步同到庙里作文则个。选定了日期，不可迟滞。”萧让道：“小生只会作文及书丹^[23]，别无甚用，如要立碑，还用刻字匠作。”顺手串下好。戴宗道：“小可再有五十两白银，就要请玉臂匠金大坚刻石。拣定了好日。万望指引，串下好。寻了同行。”

萧让得了五十两银子，便和戴宗同来寻请金大坚。正行过文庙，只见萧让把手指道：“前面那个来的便是玉臂匠金大坚。”顺手串出，便不相犯，好。当下萧让唤住金大坚，教与戴宗相见，具说前用戴宗说，此换萧让说，都好。泰安州岳庙里重修五岳楼，众上户要立道碑文碣石之事，“这太保特地各赍五十两银子，来请我和你两个去。”金大坚见了银子，心中欢喜。两个邀请戴宗就酒肆中市沽三杯^[24]，置些蔬食管待了。戴宗就付与金大坚五十两银子，作安家之资，又说道：“阴阳人已拣定了日期^[25]，请二位今日便烦动身。”萧让道：“天气暄热，今日便动身，也行不多路，前面赶不上宿头。只是来日起个五更，挨门出去。”金大坚道：“正是如此说。”两个都约定了来早起身，各自归家收拾动用。萧让留戴宗在家宿歇。

次日五更，金大坚持了包裹行头，来和萧让、戴宗三人同行。离了济州城里，行不过十里多路，戴宗道：“二位先生慢来，不敢催逼；小可先去报知众上户来接二位。”拽开步数，争先去了，这两个背着些包裹，自慢慢而行。看看走到未牌时候，约莫也走过了七八十里路，只见前面一声胡哨响，山城坡下跳出一伙好汉，约有四五十人。当头一个好汉正是那清风山王矮虎，看他用相迎之人，只是肩上肩下一辈，都好。

大喝一声道：“你两个是甚么人？那里去？——孩儿们，拿这厮取心来吃酒！”萧让告道：“小人两个是上泰安州刻石镌文的，又没一分财赋，止有几件衣服。”王矮虎喝道：“俺不要你财赋衣服，只要你两个聪明人的心肝做下酒！”萧让和金大坚焦躁，倚仗各人胸中本事，便挺杆棒，径奔王矮虎。王矮虎也挺朴刀来斗。三人各使手中器械，约战了五七合，王矮虎转身便走。两个却待去赶，听得山上锣声又响。左边走出云里金刚宋万，右边走出摸着天杜迁，背后却是白面郎君郑天寿，自是一辈。各带三十余人，一发上，把萧让、金大坚横拖倒拽，捉投林子里来。

四筹好汉道：“你两个放心。我们奉着晁天王的将令，特来请你二位上山入伙。”萧让道：“山寨里要我们何用？我两个手无缚鸡之力，只好吃饭。”杜迁道：“吴军师一来与你相识，二乃知你两个武艺本事，特使戴宗来宅上相请。”萧让、金大坚都面面相觑，做声不得。当时都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相待了分例酒食，不漏。连夜唤船，便送上山来。到得大寨，晁盖、吴用并头领众人都相见了，一面安排筵席相待；且说修蔡京回书一事，“因请二位上山入伙，共聚大义。”两个听了，都扯住吴学究道：“我们在此趋侍不妨，只恨各家都有老小在彼，自是闲文，然亦政须了却。明日官司知道，必然坏了！”吴用道：“二位贤弟不必忧心，天明时便有分晓。”奇。当夜只顾吃酒歇了。

次日天明，只见小喽啰报道：“都到了！”吴学究道：“请二位贤弟亲自去接宝眷。”奇。萧让、金大坚听得，半信半不信。两个下至半山，只见数乘轿子抬着两家老小上山来。两个惊得呆了，问其备细，老小说道：“你昨日出门之后，只见这一行人将着轿子来说：‘家长只在城外客店里中了暑风，快叫取老小来看救。’出得城时，不容我们下轿，直抬到这里。”两家都一般说。萧让听了，与金大坚两个闭口无言，只得死心塌地，再回山寨入伙。

安顿了两家老小，了。吴学究却请出来与萧让商议写蔡京字体回书，去救宋公明。金大坚便道：“从来雕得蔡京的诸样图书名讳字号。”当时两个动手完成，疾。忙排了回书，疾。备个筵席，快送戴宗起程，疾。分付了备细书意。疾。戴宗辞了众头领，下山来时，小喽啰忙把船只渡过金沙滩，疾。送至朱贵酒店里，连忙取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作别朱贵，拽开脚步，登程去了。疾。○数话写得手忙脚乱，为失事作地，妙绝。

且说吴用送了戴宗过渡，自同众头领再回大寨筵席。正饮酒间，只见吴学究叫声苦，不知高低^[26]。奇妙不可言。众头领问道：“军师何故

叫苦？”吴用便道：“你众人不知，是我这封书倒送了戴宗和宋公明性命也！”奇妙不可言。众头领大惊，连忙问道：“军师书上却是怎地差错？”吴学究道：“是我一时只顾其前，不顾其后。书中有个老大脱卯^[27]！”萧让便道：“小生写得字体和蔡太师字体一般，语句又不曾差了，一衬妙绝。请问军师，不知那一处脱卯？”金大坚又道：“小生雕的图书，亦无纤毫差错，又一衬妙绝。怎地见得有脱卯处？”吴学究叠两个指头，说出这个差错脱卯处。有分教，众好汉：

大闹江州城，鼎沸白龙庙。

直教：

弓弩丛中逃性命，
刀枪林里救英雄。

毕竟军师吴学究说出怎生脱卯来，且听下回分解。

[1] 喷嚏（xùn）：将水等含于口中向外快速喷散。

[2] 油皮：皮肤的表层。

[3] 破腹：腹泻，拉肚子。

[4] 正库：酒楼。

[5] 济楚：整齐鲜明。

[6] 在闲：赋闲在家。

[7] 盒仗：盛放礼盒的担子。

[8] 报复：禀报，报知。

[9] 作耗：作乱，叛乱。

[10] 公相：对官长的尊称。

[11] 解手：指解决事情的手段或办法。

[12] 失心风：也作“失心疯”。神经错乱，精神失常。

[13] 合后：军职名，与“先锋”相对。

[14] 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即死去活来之意。

[15] 图书：图章。

[16] 守奈：耐心等待。

[17] 素酒：寺庙里供神敬佛用和僧尼饮用的酒。其做法是没有经过蒸馏工艺，只是简单的将酒

糟滤除，馀下的酒水，放到锅里煮开，以使酒不会变质。

[18] 爇（āo）：一种烹调法。近似现在的卤菜法。

[19] 一上：犹一下子。

[20] 的当：恰当；稳妥。

[21] 太保：宋时称庙祝、巫师为太保。

[22] 打供：寺庙里主管供奉神佛之事。

[23] 书丹：古时刻碑，先用朱笔在石上摹写所要刻的文字，称“书丹”。

[24] 市沽：谓买酒。

[25] 阴阳人：即阴阳生。指以星相、占卜、相宅、相墓、圆梦等为业的人。

[26] 高低：此指底细。

[27] 脱卯：榫头离开卯眼。比喻事物脱节或失误。

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写急事不得多用笔，盖多用笔则其事缓矣。独此书不然：写急事不肯少用笔，盖少用笔则其急亦遂解矣。如宋江、戴宗谋逆之人，决不待时，虽得黄孔目捱延五日，然至第六日已成水穷云尽之际，此时只须云“只等午时三刻，便要开刀”一句便过耳。乃此偏写出早辰先着地方打扫法场；饭后点土兵刀仗刽子；巳牌时分，狱官禀请监斩，孔目呈犯由牌，判“斩”字，又细细将贴犯由牌之芦席亦都描画出来。此一段是牢外众人打扮诸事，作第一段。次又写**滕**扎宋江、戴宗，各将胶水刷头发，各绾作鹅梨角儿，又各插朵红绫纸花，青面大圣案前，各有“长休饭”、“永别酒”，然后六七十个狱卒一齐推拥出来。此一段是牢里打扮宋、戴两人，作第二段。次又写押到十字路口，用枪棒团团围住；又细说一个面南背北，一个面北背南，纳坐在地，只等监斩官来。此一段是宋、戴已到法场，只等监斩，作第三段。次又写众人看出人，为未见监斩官来，便去细看两个犯由牌：先看宋江，云犯人一名某人，如何如何，律斩；次看戴宗，云犯人某人，如何如何，律斩。逡巡间，不觉知府已到，勒住马，只等午时三刻。此一段是监斩已到，只等时辰，作第四段。使读者乃自陡然见有“第六日”三字便吃惊起，此后读一句吓一句，读一字吓一字，直至两三叶后，只是一个惊吓。吾尝言：读书之乐，第一莫乐于替人担忧。然若此篇者，亦殊恐得乐太过也。

此篇妙处，在来日便要处决，迅雷不及掩耳，此时即有人报知山泊，亦已缩地无法，又况更无有人得知他二人与山泊有情分也。今却在前回中，写吴用预先算出漏误，连忙授计众人下山。至于于路数日，则恰好是事发迟二日，黄孔目捱五日，三处各不相照，而时至事起，适然凑合，真是脱尽印板小说套子也。

写戴宗事发后，李逵、张顺二人杳然更不一见；不惟不见而已，又反写两番众人叫苦，以倒踢之，真令读者一路不胜闷闷。及读至“虎形黑大汉”一句，不觉毛骨都抖；至于张顺之来，则又做梦亦梦不到之奇

文也。

话说当时晁盖并众人听了，请问军师道：“这封书如何有脱卯处？”吴用说道：“早间戴院长将去的回书，是我一时不仔细，见不到处！才使的那个图书不是玉箸篆文‘翰林蔡京’四字？篆体字文，前略此详，正妙。只是这个图书便是教戴宗吃官司！”奇谈。金大坚便道：“小弟每每见蔡太师书缄并他的文章都是这样图书。今次雕得无纤毫差错，如何有破绽？”吴学究道：“你众位不知，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师儿子，如何父写书与儿子却使个讳字图书？说得明快之极。因此差了。是我见不到处！此人到江州必被盘诘。问出实情，却是利害！”晁盖道：“快使人去赶唤他回来别写，如何？”吴学究道：“如何赶得上。他作起‘神行法’来，这早晚已走过五百里了！好。只是事不宜迟，我们只得恁地，可救他两个。”晁盖道：“怎生去救？用何良策？”吴学究便向前与晁盖耳边说道：“这般这般……如此如此。……主将便可暗传下号令与众人知道，只是如此动身，休要误了日期。”众多好汉得了将令，各各拴束行头，连夜下山，望江州来。不在话下。

且说戴宗扣着日期，好。回到江州，当厅下了回书，蔡九知府见了戴宗如期回来，好生欢喜；先取酒来赏了三钟，亲自接了回书，便道：“你曾见我太师么？”戴宗禀道：“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了，不曾得见恩相。”知府拆开封皮，看见前面说：正经。“信笼内许多物件都收了……”中间说：次之。“妖人宋江，今上自要他看，可令牢固陷车，盛载密切，差的当人员连夜解上京师，沿途休教失走……”书尾说：带。“黄文炳早晚奏过天子，必然自有除授。”蔡九知府看了喜不自胜，叫取一锭二十五两花银赏了戴宗；一面分付教造陷车，商量差人解发起身。戴宗谢了，自回下处，买了些酒肉，来牢里看觑宋江。不在话下。

且说蔡九知府催并合成陷车，过得一二日，正要起程，只见门子来报道：“无为军黄通判特来相探。”紧接。蔡九知府叫请至后堂相见。又送些礼物、时新酒果，知府谢道：“累承厚意，何以克当。”黄文炳道：“村野微物，何足挂齿。”知府道：“恭喜早晚必有荣除之庆！”黄文炳道：“公相何以知之？”知府道：“昨日下午书人已回。妖人宋江，教解京师。通判只在早晚奏过今上，升擢高任。家尊回书备说此事。”黄文炳道：“既是恁地，深感恩相主荐。那个人下书，真乃神行人也！”知府道：“通判如不信时，就教观看家书，显得下官不谬。”黄文炳道：“小生只恐家书不敢擅看，如若相托，求借一观。”知府便道：“通判乃心腹之交，看有何妨。”便令从人取过家书，递与黄文炳看。

黄文炳接书在手，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卷过来看了封皮，只见图书新鲜。黄文炳摇着头道：“这封书不是真的。”贼。知府道：“通判错矣。此是家尊亲手笔迹，真正字体，如何不是真的？”黄文炳道：“公相容复：往常家书来时，曾有这个图书么？”贼。知府道：“往常来的家书却不曾有这个图书，只是随手写的。今番一定是图书匣在手边，就便印了这个图书在封皮上。”反用一解妙。黄文炳道：“相公休怪小生多言。这封书被人瞒过了相公！方今天下盛行苏、黄、米、蔡四家字体，谁不习学得？书轻点过。只是这个图书是令尊恩相做翰林学士时使出来，贼。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见。贼。如今升转太师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图书使出来？贼。○此一段比前吴用所说，又另增出。更兼亦是父寄书与子，须不当用讳字图书。令尊太师恩相是个识穷天下高明远见的人，安肯造次错用？贼。○此一段与吴用所说同。相公不信小生之言，可细细盘问下书人，曾见府里谁来。若说不对，便是假书。休怪小生多说，因蒙错爱至厚，方敢僭言。”蔡九知府听了，说道：“这事不难。此人自来不曾到东京，补一句。一盘问便显虚实。”知府留住黄文炳在屏风背后坐地，随即升厅，叫唤戴宗有委用的事。当下做公的领了钧旨，四散去寻。

且说戴宗自回到江州，先去牢里见了宋江，附耳低言，将前事说了，宋江心中暗喜，次日又有人请去酌杯。戴宗正在酒肆中吃酒，只见做公的四下来寻。当时把戴宗唤到厅上。蔡九知府问道：“前日有劳你走了一遭，真个办事，未曾重重赏你。”戴宗答道：“小人是承奉恩相差使的人，如何敢怠慢。”知府道：“我正连日事忙，未曾问得你个仔细。你前日与我去京师，那座门入去？”戴宗道：“小人到东京时，那日天色晚了，不知唤做甚么门。”东京帝都，人山人海，如何日晚，门都不知，写得好笑。知府又道：“我家府里门前，谁接着你？留你在那里歇？”戴宗道：“小人到府前，寻见一个门子，‘寻见’二字好笑，写得如市之门，可张雀网。接了书入去。少刻少刻又好笑，写得潭潭之府，跬步即尽。门子出来，又好笑，写得相府中，鬼亦更无别个。交收了信笼，着小人自去寻客店里歇了。写得相府中门房亦无一间，好笑。次日早五更去写得太师府前，如鸡声茅店、人迹板桥相似，好笑。府门前伺候时，只见那门子只是这个门子，如贫士、仓头相似，好笑。回书出来。小人怕误了日期，那里敢再问备细，戴宗固不问，门子如何也不问？好笑。慌忙一径来了。”知府再问道：“你见我府里那个门子却是多少年纪？或是黑瘦也白净肥胖？长大也是矮小？有须的也是无须的？”戴宗道：“小人到府里时，天色黑了；好笑。次早回时，又是五更时候，天色昏暗，好笑。○趁黑交进去，趁黑交出来，写得太师府前如

做鬼市，好笑。不十分看得仔细，只觉不恁么长，中等身材。“中等”二字好笑，长亦有之，短亦不远。敢是有些髭须。”反与知府商量髭须，好笑之极。

知府大怒，喝一声：“拿下厅去！”傍边走过十数个狱卒牢子，将戴宗拖翻在当面。戴宗告道：“小人无罪！”知府喝道：“你这厮该死！我府里老门子王公，已死了数年，如今只是个小王看门，如何却道他年纪大，有髭髯？况兼门子小王不能够入府堂里去，但有各处来的书信缄帖，必须经由府堂里张干办，方才去见李都管，然后递知里面，才收礼物！便要回书，也须得伺候三日！我这两笼东西，如何没个心腹的人出来问你个常便备细，就胡乱收了？我昨日一时间仓卒，被你这厮瞒过了！你如今只好好招说，这封书那里得来？”戴宗道：“小人一时心慌，要赶程途，因此不曾看得分晓。”蔡九知府喝道：“胡说！这贼骨头，不打如何肯招？左右，与我加力打这厮！”狱卒牢子情知不好，觑不得面皮，把戴宗捆翻，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戴宗捱不过拷打，只得招道：“端的这封书是假的！”知府道：“你这厮怎地得这封假书来？”戴宗告道：“小人路经梁山泊过，走出那一伙强人来，把小人劫了，绑缚上山，要割腹剖心。辩。去小人身上搜出书信看了，把信笼都夺了，却饶了小人。情知回乡不得，只要山中乞死。他那里却写这封书，与小人回来脱身。辩。一时怕见罪责，小人瞒了恩相。”知府道：“是便是了，中间还有些胡说！眼见得你和梁山泊贼人通同造意^[1]，谋了我信笼物件，却如何说这话？再打那厮！”

戴宗由他拷讯，只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讯了一回，语言前后相同，说道：“不必问了！取具大枷枷了，下在牢里！”却退厅来，称谢黄文炳道：“若非通判高见，下官险些儿误了大事！”黄文炳又道：“眼见得这人也结连梁山泊，通同造意，谋叛为党；若不祓除，必为后患。”知府道：“便把这两个问成了招状，立了文案，押去市曹斩首，然后写表申朝。”黄文炳道：“相公高见极明。似此，一者朝廷见喜，知道相公干这件大功；二者，免得梁山泊草寇来劫牢。”知府道：“通判高见甚远，下官自当动文书，亲自保举通判。”当日管待了黄文炳，送出府门，自回无为军去了。

次日，蔡九知府升厅，便唤当案孔目来分付道：“快教叠了文案，把这宋江、戴宗的供状招款粘连了；一面写下犯由牌^[2]，教来日押赴市曹斩首施行！自古‘谋逆之人，决不待时’，斩了宋江、戴宗，免致后患。”作此疾语，令人吃惊。当案却是黄孔目，本人与戴宗颇好，却无

缘便救他，只替他叫得苦；先写一句孔目无便救他，只叫得苦，反呼山泊诸公，妙甚。当日稟道：“明日是个国家忌日，妙。○空中结撰，有此奇文。○此止为梁山泊来不及作地耳，然在俗笔，定向知府边延捱下去，更不能先作骇疾语，次又另生出奇情救之也。后日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节，妙。○生出许多枝节。皆不可行刑；大后日亦是国家景命^[3]；妙，○看他“亦是”二字，勉强之极。直至五日后，方可施行。”一日是国忌，一日是中元，一日是景命，然则止是三日后耳，却云五日后，妙。原来黄孔目也别无良策，只图与戴宗少延残喘，亦是平日之心。又反呼山泊诸公，妙。

蔡九知府听罢，依准黄孔目之言，直待第六日此五字中，暗伏无数事在内。早晨，早晨。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扫了法场。偏是急杀人事，偏要故意细细写出，以惊吓读者。盖读者惊吓，斯作者快活也。○读者曰：不然，我亦以惊吓为快活；不惊吓处，亦便不快活也。饭后饭后。点起土兵和刀仗刽子，急杀人事。约有五百余人，都在大牢门前伺候，闲中先叙土兵之多，为后出色。巳牌时候，巳牌时候。狱官稟了知府，亲自来做监斩官。急杀人事。黄孔目只得把犯由牌呈堂，当厅判了两个“斩”字，便将片芦席贴起来。急杀人事。○急杀人事，偏又写得细。江州府众多节级、牢子虽然和戴宗、宋江过得好，却没做道理救得他，众人只替他两个叫苦。再插一句众人无力相救，只叫得苦，反呼山泊诸公，妙甚。○李逵两日不知在何处。○张顺两日一发不知在何处，急切中令人闷闷。当时打扮已了，就大牢里把宋江、戴宗两个**捆**扎起；一发急杀人。又将胶水刷了头发，绾个鹅梨角儿，偏要细写，恶极。各插上一朵红绫子纸花；偏要细写，恶极。驱至青面圣者神案前^[4]，偏要细写。各与了一碗长休饭、永别酒。偏要细写。吃罢，辞了神案，漏转身来^[5]，搭上利子^[6]。越急杀人。六七十个狱卒五百土兵，又加六七十狱卒，写得闹乱之极，为后作地。早把宋江在前、戴宗在后，推拥出牢门前来。越急杀人。宋江和戴宗两个面面厮觑，各做声不得。宋江只把脚来跌，戴宗低了头只叹气。江州府看的人真乃压肩叠背，何止一二千人。五百余土兵，六七十狱卒，又加二千看的人，写得闹动之极，为后作地。○李逵何在？张顺何在？急切中都不见了，令人闷绝。押到市曹十字路口，团团枪棒围住，越急杀人。把宋江面南背北，将戴宗面北背南，偏细。两个纳坐下，只等午时三刻，监斩官到来开刀。十八字句，真正急杀人。那众人仰面看那犯由牌上写道：

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吟反诗，妄造妖言，结连梁山泊强寇，通同造反，律斩。

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递私书，勾结梁山泊强寇，通同谋叛，律斩。

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某。已到法场上，只等午时到矣，却不便接“午时三刻”四字，却反生出众人看犯由牌一段，如得恶梦，偏不便醒，多捱一刻，即多吓一刻。吾尝言写急事须用缓笔，正此法也。

那知府勒住马，只等报来。上言只等午时三刻，监斩官到，即便开刀。此又云监斩官已到，只等午时三刻，文情愈迫愈急，真是地脉尽绝，天路不通，令人更无生情入想之处。

只见法场东边，一伙弄蛇的丐者奇文。○法场必在十字路口，故有东边、西边、南边、北边之文也。强要挨入法场里看，众土兵赶打不退。正相闹间，只见法场西边，一伙使枪棒卖药的奇文。也强挨将入来。土兵喝道：“你那伙人好不晓事！这是那里，强挨入来要看！”那伙使枪棒的说道：“你倒鸟村！我们冲州撞府，那里不曾去？到处看出人□！便是京师天子杀人，也放人看；你这小去处，砍得两个人，闹动了世界。我们便挨入来看一看，打甚么鸟紧！”东边略，西边详，各异。正和土兵闹将起来。监斩官喝道：“且赶退去，休放过来！”闹犹未了，只见法场南边，一伙挑担的脚夫奇文。又要挨将入来。土兵喝道：“这里出人，你挑那里去？”那伙人说道：“我们挑东西送与知府相公去的，你们如何敢阻当我！”土兵道：“便是相公衙里人，也只得去别处过一过！”那伙人就歇了担子，都掣了匾担，立在人丛里看。第二段闹，第三段不闹，又各异。只见法场北边，一伙客商推两辆车子过来，定要挨入法场上来。土兵喝道：“你那伙人那里去？”客人应道：“我们要赶路程，可放我等过去。”土兵道：“这里出人，如何肯放你！你要赶路程，从别路过去！”那伙客人笑道：“你倒说的好！俺们便是京师来的人，不认得你这里鸟路，只是从这大路走。”土兵那里肯放？那伙客人齐齐地挨定了不动。亦与上异。四下里吵闹不住。再总束一句，极其精神。这蔡九知府也禁治不得。又见这伙客人都盘在车子上，立定了看。

没多时，法场中间，人分开处，一个报，报道一声：“午时三刻。”写得急杀不可当。监斩官便道：“斩讫报来！”急杀不可当。两势下刀棒刽子便去开枷，急杀不可当。行刑之人执定法刀在手。急杀不可当。说时迟，“说时迟，那时快”六字，固此书中奇语也，乃此处又作两半用，更奇绝。那伙客人在车子上听得“斩”字，数内一个客人便向怀中取出一面小锣儿，立在车子上，当当地敲得两三声，四下里一齐动手；那时快，却见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

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个霹雳，从半空中跳将下来，五十一字成一句，不得读断。○自拿翻戴宗后，便不复更见大哥，何意此时从天而降，读之令人身毛都竖。○要想他更无商量处，直是一副血性自做出来，可笑可爱。手起斧落，早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要着。○每言大哥粗卤，大哥辄不肯服，只如此处两斧，大哥真是不粗卤也。便望监斩官马前砍将来。更要着，妙绝。众土兵急待把枪去搠时，那里拦当得住？众人且簇拥蔡九知府逃命去了。

只见东边那伙弄蛇的丐者，写如此匆忙事，偏板板下东、西、南、北四字，却又偏板板用两遍，而又能不见其板板，偏见其匆忙，见其笔力过人处。身边都掣出尖刀，看着土兵便杀。西边那伙使枪棒的妙。大发喊声，只顾乱杀将来，一派杀倒土兵狱卒。比前增“狱卒”字，便有变换。南边那伙挑担的脚夫妙。轮起匾担，横七竖八，都打翻了土兵和那看的人。比前又增看的人。北边那伙客人妙。都跳下车来，推过车子，拦住了人。写得妙。两个客商钻将入来，一个背了宋江，要着。一个背了戴宗。要着。其余的人，也有取出弓箭来射的，也有取出石子来打的，也有取出标枪来标的。写出纷纷杂杂，真使其事如画。原来扮客商的这伙便是晁盖、花荣、黄信、吕方、郭盛，此五个人真像客商。那伙扮使枪棒的便是燕顺、刘唐、杜迁、宋万，此四个人真像使枪棒的。扮挑担的便是朱贵、王矮虎、郑天寿、石勇，此四个人真像脚夫。那伙扮丐者的便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胜。此四个人真像丐者。这一行梁山泊共是十七个头领到来，带领小喽啰一百余人，四下里杀将起来。

只见那人丛里那个黑大汉，轮两把板斧，一味地砍将来。晁盖等却不认得，写黑大汉忽然欲明，忽然欲灭，笔势奇绝。○此处忽灭。只见他第一个出力，杀人最多。叙功疏中奇语。晁盖猛省起来：“戴宗曾说一个黑旋风李逵和宋三郎最好，是个莽撞之人。”此处忽明，闲中补出戴宗在山泊说琵琶亭饮酒事，如画。晁盖便叫道：“前面那好汉莫不是黑旋风？”那汉那里肯应？火杂杂地抡着大斧只顾砍人。此处又忽灭，妙绝。晁盖便叫背宋江、戴宗的两个小喽啰，只顾跟着那黑大汉走。晁盖极是。○只因极是，变出极不是来，奇想奇笔，出人意外。当下去十字街口，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渠，推倒颠翻的不计其数。众头领撇了车辆担仗，细。一行人尽跟了黑大汉，妙绝。直杀出城来。背后花荣、黄信、吕方、郭盛，四张弓箭，飞蝗般望后射来。那江州军民百姓谁敢近前？这黑大汉直杀到江边来，身上血溅满身，兀自在江边杀人。晁盖便挺朴刀，四字写得义形于色。叫道：“不干百姓事，

休只管伤人！”好晁盖。那汉那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又好黑大汉，真乃各成其事。

约莫离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前面望见尽是淘淘一派大江，却无了旱路。偏要逼到险绝处，使读者受吓不少。晁盖看见，只叫得苦。那黑大汉方才叫道：“方才”二字，有僧由点睛之妙，忽然将他跳楼以后气忿不开口直写出来，并将他跳楼以前气忿不开口亦直写出来。“不要慌！且把哥哥背来庙里！”众人都到来看时，合二语，活写出黑大汉在前，众人在后，好笑。靠江一所大庙，两扇门紧紧地闭着。黑大汉两斧砍开，快事。便抢入来。晁盖众人看时，两边都是老桧苍松，林木遮映；前面牌额上四个金书大字，写道“白龙神庙”。

小喽啰把宋江、戴宗背到庙里歇下，宋江方才敢开眼，宋江、戴宗开眼，不作一齐，好笔法。见了晁盖等众人，哭道：“哥哥！莫不是梦中相会？”晁盖便劝道：“恩兄不肯在山，致有今日之苦。这个出力杀人的黑大汉是谁？”“黑大汉”上加“出力杀人”四字，可作李大哥生时官名，死后谥号，妙绝妙绝。○写晁盖勤问李逵，非表晁盖关心，正表李逵骇目也。宋江道：“这个便是叫做黑旋风李逵。此处忽明。他几番就要大牢里放了我，补得妙绝。却是我怕走不脱，不肯依他。”晁盖道：“却是难得这个人！出力最多，四字评尽一生。又不怕刀斧箭矢。”六字画尽平生。花荣便叫：“且将衣服与俺二位兄长穿了。”问李逵是晁盖，定是大将，讨衣服是花荣，定是儒将。

正相聚间，只见李逵提着双斧，从廊下走出来。奇。宋江便叫住道：“兄弟，那里去？”李逵应道：“寻那庙祝，一发杀了！叵耐那厮见神见鬼，日日把鸟庙门关上！我指望拿他来祭门，却寻那厮不见！”徐波，一笑。宋江道：“你且来，先和我哥哥头领相见。”李逵听了，丢了双斧，望着晁盖跪了一跪，要知此跪非跪晁盖，正为宋江严命，不敢不跪耳。○“跪了一跪”四字，不是写他肯跪，正是写他不肯拜也。与前文“扑翻身躯便拜”六字反对，妙绝。说道：“大哥，休怪铁牛粗卤。”杀得快活，便认粗卤，绝倒。与众人都相见了，却认得朱贵是同乡人，两个大家欢喜。遥作沂水杀虎之引。花荣便道：“哥哥，你教众人只顾跟着李大哥走，如今来到这里，前面又是大江拦截住，断头路了，却又没一只船接应，倘或城中官军赶杀出来，却怎生迎敌，将何接济？”李逵便道：“不要慌！上云不要慌，是背入庙里；此又云不要慌，不审有何良策。陡然看到下句，不觉绝倒。我与你们再杀入城去，奇语。和那个鸟蔡九知府，一发都砍了快活！”戴宗此时方才苏醒，然后戴宗苏醒。

便叫道：“兄弟，使不得莽性！城里有五七千军马，下文城中追兵，遥望如何能定其数，先向无意中就戴宗口中点出一句，其法非人所知。若杀入去，必然有失！”阮小七便道：“远望隔江那里有数只船在岸边，我兄弟三个赴水过去，夺那几只船过来载众人，如何？”若无下文张、李、穆、童船来，则并不写隔江有船矣。为有下文张、李、穆、童船来，故先以隔江有船作引也。晁盖道：“此计是最上着。”

当时阮家三弟兄都脱剥了衣服，各人插把尖刀，便钻入水里去。约莫赴开得半里之际^[8]，妙笔。○不是等船，又不是夺船。只见江面上溜头流下三只棹船，吹风胡哨飞也似摇将来。偏写得两耀，妙。众人看时，见那船上各有十数个人，都手里拿着军器，两耀得妙。众人却慌将起来。妙。宋江听得说了，便道：“我命里这般合苦也！”奔出庙前看时，张顺不认众人，宋江又在庙内，叙事至此，几成两错，看他如此卸出笋口来，真有捻笔如花之乐。只见当头那只船上坐着一条大汉，倒提一把明晃晃五股叉，只“倒提”二字，明明写出不是追兵，妙极。头上挽个穿心红一点^髻儿，下面拽起条白绢水裯，口里吹着胡哨。可知。宋江看时，不是别人，正是张顺。宋江连忙便招手，叫道：“兄弟救我！”张顺等见是宋江，大叫道：“好了！”写出心中无数又苦又急。飞也似摇到岸边。三阮看见，退赴过来。夺船一段乃引文，盖惟恐张顺来得突然，故先作一波折，今既迎入，便随笔放下。一行众人都上岸来到庙前。

宋江看见宋江看出，余人都不认，都好。张顺自引十数个壮汉此一段乃独写张顺，故在当先船上，又独坐一只也。在那只船头上；张顺独作第一段。张横引着穆弘、穆春、薛永，带十数个庄客，在一只船上；揭阳镇一霸，浔阳江一霸，作第二队。第三只船上，倒一句，便觉文字变换。李俊引着李立、童威、童猛，也带十数个卖盐火家，揭阳岭一霸作第三队，忽然将上文无数长书收在一处。布想立格，无不大奇。都各执枪棒上岸来。张顺见了宋江，喜从天降，哭拜道：“喜从天降”四字下却接“哭拜”二字，直写出豪杰朋友神理来。俗笔如何能有一字？○真正大喜，未有不哭者，俗子安得知之？才子则知之耳。“自从哥哥吃官司，兄弟坐立不安，又无路可救！补出数日中又苦又急。近日又听得拿了戴院长，李大哥又不见面，补出寻李逵不着，又苦又急。○不惟补出张顺寻李逵，兼补出李逵自去行事，无一人与他商量，妙绝。我只得去寻了我哥哥，补出浔阳江心兄弟二人又苦又急。引到穆太公庄上，补出揭阳镇上穆、薛三人又苦又急。叫了许多相识；补出揭阳岭上四人又苦又急。今日我们正要杀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正文是劫法场，旁文又说

劫牢，写一时人事，咄咄之极。不想仁兄已有好汉们救出，来到这里。不敢拜问这伙豪杰，莫非是梁山泊义士晁天王么？”是不曾相认语。宋江指着上首立的四字写出山泊体统。道：“这个便是晁盖哥哥。你等众位都来庙里叙礼则个。”张顺等九人，晁盖等十七人，宋江、戴宗、李逵，共是二十九人，都入白龙庙聚会。这个唤做“白龙庙小聚会”。忽然一束，其笔如椽。○此一段为一部书之腰。

当下二十九筹好汉各各讲礼已罢，只见小喽啰慌慌忙忙入庙来报道：“江州城里鸣锣擂鼓，整顿军马出城来追赶。远远望见旗幡蔽日，刀剑如麻，前面都是带甲马军，后面尽是擎枪兵将；大刀阔斧，杀奔白龙庙路上来！”李逵听了，大叫一声：“杀将去！”只三字，壮多少军威，笑饶歌之繁弱也。提了双斧，便出庙门。晁盖叫道：“一不做，二不休！众好汉相助着晁某，直杀尽江州军马，方才回梁山泊去！”众英雄齐声应道：“愿依尊命！”一百四五十人一齐呐喊，杀奔江州岸上来。有分教：

血染波红，尸如山积。

直教：

跳浪苍龙喷毒火，
爬山猛虎吼天风。

毕竟晁盖等众好汉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1] 造意：此指策划。

[2] 犯由牌：古代处决罪犯时，公布罪状的牌子或告示。

[3] 景命：大命。指授予帝王之位的天命。

[4] 青面圣者：指狱神。

[5] 漏转：掉转。

[6] 利子：古刑具。即木驴。

[7] 出人：刑场杀人。

[8] 赴开：即游出去。赴，游泳。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前回写吴用劫江州，皆呼众人默然授计，直至法场上，方突然走出四色人来。此回写宋江打无为军，却将秘计一一说出，更不隐伏一句半句，凡以特特与之相异也。然文章家又有省则加倍省，增即加倍增之法。既已写宋江明明定计，便又写众人个个起行；不写则只须一句，写则必须两番。此又特特与俗笔相异，不可不知也。

打无为军一一事宜，已都在定计时明白开列，入后正叙处，只将许多“只见”字点逗人数而已。譬诸善弈者，满盘大势都已打就，入后只将一子两子处处劫杀，便令全局随手变动。文章至此，真妙手也。

写宋江口口恪遵父训，宁死不肯落草，却前乎此，则收拾花荣、秦明、黄信、吕方、郭盛、燕顺、王矮虎、郑天寿、石勇等八个人，拉而归之山泊；后乎此，则又收拾戴宗、李逵、张横、张顺、李俊、李立、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侯健、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等十六个人，拉而归之山泊。两边皆用大书，便显出中间奸诈，此史家案而不断之式也。

一路写宋江使权诈处，必紧接李逵粗言直叫，此又是画家所谓反衬法。读者但见李逵粗直，便知宋江权诈，则庶几得之矣。

写宋江上梁山后，毅然更张旧法，别出自己新裁，暗压众人，明欺晁盖，甚是咄咄逼人。不意笔墨之事，其力可以至此。

话说江州城外白龙庙中，常论一篇大文，全要尾上结束得好，固也。独今此文，忽然反在头上结束一遍，看他将“白龙庙中”四字兜头提出，下却分出梁山泊好汉某人某人等，浔阳江好汉某人某人等，城里好汉某人一人，通共计有若干好汉，读之政不知其为是结前文，为是起后文，但见其有切玉如泥之力。可见文无定格，随手可造也。梁山泊好汉先叙山泊。劫了法场，救得宋江、戴宗，正是晁盖、花荣、黄信、吕方、郭盛、刘唐、燕顺、杜迁、宋万、朱贵、王矮虎、郑天寿、石勇、

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胜，共计一十七人，看他许多大将。领带着八九十个悍勇壮健小喽啰。看他许多手下人。○一结。浔阳江上来接应的好汉，次叙江上。张顺、张横、李俊、李立、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九筹好汉，看他又是许多大将。也带四十余人，看他亦有许多手下人。都是江面上做私商的火家，撑驾三只大船，前来接应。一结。城里末叙城里。黑旋风李逵看他单是一个人。○上文结叙山泊、江上两枝人马，可称雄师。此单是李逵一个，亦不可不称雄师。笔墨之妙，史迁未及。引众人山泊、江上如许人马，城里李逵只是一个。可云多寡不敌之至矣。却忽然写出引众人三字，便令山泊一十七人及江上九人，无不悉为李逵所统。是至少者反至多，为奇变之极也。杀至浔阳江边，两路救应。通共有一百四五十人，都在白龙庙里聚义。如此结束，岂是恒人之笔。只听得小喽啰报道：“江州城里军兵擂鼓摇旗，鸣锣发喊，追赶到来。”

那黑旋风李逵听得，大吼了一声，提两把板斧，先出庙门。先出妙。众好汉呐声喊，都挺手中军器，齐出庙来迎敌。齐出妙。刘唐、朱贵先把宋江、戴宗护送上船，调刘、朱好。李俊同张顺、三阮整顿船只。调李、张、三阮好。就江边看时，见城里出来的官军约有五七千马军，须知五七千，不是从众人眼中约出，是从戴宗口中约出。当先都是顶盔衣甲，全副弓箭，手里都使长枪，彼军当先。背后步军簇拥，彼军背后。○写得彼军精神之极。摇旗呐喊，杀奔前来。这里李逵当先轮着板斧，赤条条地飞奔砍将入去；此军当先。背后便是花荣、黄信、吕方、郭盛四将拥护。此军背后。写得此军亦出色之极。花荣见前面的军马都扎住了枪，只怕李逵着伤，偷手取弓箭出来，搭上箭，拽满弓，望着为头领的一个马军，飏地一箭，只见番筋斗射下马去。那一伙马军吃了一惊，各自奔命，活画。拨转马头便走，倒把步军先冲倒了一半。活画。○是以师中重纪律也。这里众多好汉们一齐冲突将去，杀得那官军尸横野烂，血染江红，直杀到江州城下。城上策应官军早把擂木炮石打将下来。官军慌忙入城，关上城门，好几日不敢出来。为打无为州地。

众多好汉拖转黑旋风，“拖”字妙，非旗可令，非金可收，画出铁牛情性。回到白龙庙前下船。晁盖整点众人完备，都叫分头下船，开江便走。四字如脱兔。却值顺风，拽起风帆，三只大船载了许多人马头领，却投穆太公庄上来。一帆顺风，早到岸边埠头，一行众人都上岸来。穆弘邀请众好汉到庄内堂上，穆太公出来迎接。宋江等众人都相见了。太公道：“众头领连夜劳神，且请客房中安歇，将息贵体。”各人且去房里暂歇将养，整理衣服器械。当日穆弘叫庄客宰了一头黄牛，杀了十数个

猪羊，鸡鹅鱼鸭，珍肴异馔，排下筵席，管待众头领。饮酒中间，说起许多情节。晁盖道：“若非是二哥众位把船相救，我等皆被陷于纆绁！”穆太公道：“你等如何却打从那条路上来？”是近江州人语。李逵道：“我自只拣人多处杀将去，他们自要跟我来，我又不曾叫他。”大哥口中纯是天籁。众人听了都大笑。

宋江起身与众人道：“小人宋江，若无众好汉相救时，和戴院长皆死于非命。今日之恩，深于沧海，如何报答得众位！只恨黄文炳那厮，搜根剔齿^[1]，聪明人为人干事，往往不遭人怨，定被天怒，只为犯此四字耳。几番唆毒，要害我们^[2]，这冤仇如何不报！怎地启请众位好汉，再做个天大人情，去打了无为军，杀得黄文炳那厮，也与宋江消了这口无穷之恨。那时回去如何？”晁盖道：“我们众人偷营劫寨，只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非写晁盖心懒，亦非写其老成，盖止为才闹江州，便打无为，笔墨无节，便同戏事。故特向主军口中商量一句，以作文章一顿也。似此奸贼已有堤备，不若且回山寨去，聚起大队人马，一发和学究、公孙二先生并林冲、秦明都来报仇，也未为晚。”宋江道：“若是回山去了，再不能够得来：一者山遥路远；二乃江州必然申开明文，各处谨守，不要痴想。只是趁这个机会，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准备。”花荣道：“哥哥见得是。每写花荣灵警。虽然如此，只是无人识得路径，不知他地理如何。先得个人去那里城中探听虚实，也要看无为军出没的路径去处，就要认黄文炳那贼的住处了，然后方好下手。”薛永便起身，说薛永上山无功，故特用之。道：“小弟多在江湖上行，此处无为军最熟。我去探听一遭，如何？”宋江道：“若得贤弟去走一遭最好。”薛永当日别了众人，自去了。

只说宋江自和众头领在穆弘庄上商议要打无为军一事，整顿军器枪刀，安排弓弩箭矢，打点大小船只等项，堤备已了。只见薛永去了两日，带将一个人回到庄上来拜见宋江。宋江便问道：“兄弟，这位壮士是谁？”薛永答道：“这人姓侯，名健，祖居洪都人氏；做得第一手裁缝^[3]，端的是飞针走线；更兼惯习枪棒，曾拜薛永为师。人见他黑瘦轻捷，因此唤他做通臂猿。见在这无为军城里黄文炳家做生活。小弟因见了，就请在此。”宋江大喜，便教同坐商议。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数，自然义气相投。宋江便问江州消息，一。无为军路径如何。二。薛永说道：薛永说江州消息，侯健说无为州路径，行文清整之甚。“如今蔡九知府计点官军百姓，被杀死有五百余人，带伤中箭者不计其数，见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城门日中后便关，出入的好生盘问得紧。原来哥哥被害一事倒不干蔡九知府事，都是黄文炳那厮前回事情，却于此

处薛永口中醒出，妙甚。三回五次点拨知府教害二位。如今见劫了法场，城中甚慌，晓夜堤备。小弟又去无为军打听，正撞见这个兄弟出来吃饭，因是得知备细。”薛永只说江州，无为州便交卸下去。

宋江道：“侯兄何以知之？”侯健道：侯健说无为州路径。“小人自幼只爱习学枪棒，多得薛师父指教，因此不敢忘恩。近日黄通判特取小人来他家做衣服。因出来遇见师父，提起仁兄大名，说起此一节事来。小人要结识仁兄，特来报知备细。这黄文炳有个嫡亲哥哥，唤做黄文烨，止为后要赚他开门，便预先添出一个大官人来。然又不必杀大官人，故反加倍写他好善，以形容文炳之恶，其实乃是闲文，无别意也。与这文炳是一母所生二子。这黄文烨平生只是行善事，修桥补路，塑佛斋僧，扶危济困，救拔贫苦，那无为军城中都叫他黄面佛。好。○俗本作“黄佛子”。这黄文炳虽是罢闲通判，心里只要害人，惯行歹事，无为军都叫他做黄蜂刺。好。他兄弟两个分开做两院住，只在一条巷内出入。靠北门里便是他家。黄文炳贴着城住，黄文烨近着大街。此数语，是特生出黄文烨来本意。小人在他那里做生活，却听得黄通判回家来说：‘这件事，蔡九知府已被瞒过了，却是我点拨他，教知府先斩了然后奏去。’黄文烨听得说时，只在背后骂，说道：‘又做这等短命促掐的事^[4]！于你无干，何故定要害他？倘或有天理之时，报应只在目前，却不是反招其祸？’这两日听得劫了法场，好生吃惊。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与他计较，尚兀自未回来。”反先为不见黄文炳作注，妙笔。○注在前而不知，读至而犹然疑之。甚矣，人之不会读书也。宋江道：“黄文炳隔着他哥哥家多少路？”侯健道：“原是一家分开，如今只隔着中间一个菜园。”是生出黄文烨本意。宋江道：“黄文炳家多少人口？有几房头？”侯健道：“男子妇人通有四五十口。”报仇至杀其四五十口，可称大快，然杀之而后数之，不若数之而后杀之之尤快也。笔法之妙如此。

宋江道：“天教我报仇，特地送这个人来！虽是如此，全靠众兄弟维持。”众人齐声应道：“当以死向前！正要驱除这等赃滥奸恶之人，宋江以私怨杀黄文炳家四五十口，不可训矣，特标此句以盖之也。与哥哥报仇雪恨！”宋江又道：“只恨黄文炳那贼一个，却与无为军百姓无干。是他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骂我不仁。众弟兄去时，不可分毫侵害百姓。今去那里，我有一计，只望众人扶助扶助。”众头领齐声道：“专听哥哥指教。”宋江道：“有烦穆太公调遣诸将，第一先是太公，趣甚。○往常诸将听计，皆用秘密，此独彰明昭著，一一都写出来者，为避劫江州时，吴用调遣一篇也。对付八九十个叉袋，又要百

十束芦柴，用着五只大船，两只小船；央及张顺、李俊，驾两只小船；一一写出。五只大船上用着张横、三阮、童威，和识水的人护船：一一写出。此计方可。”穆弘道：“此间芦苇、油柴、布袋都有，我庄上的人都会使水驾船。便请哥哥行事。”宋江道：“却用侯家兄弟引着薛永并白胜先去无为军城中藏了；来日三更二点为期，只听门外放起带铃鹁鸽，便教白胜上城策应，先插一条白绢号带，近黄文炳家，便是上城去处。”一一写出。再又教石勇、杜迁扮做丐者，去城门边左近埋伏，只看火为号，便要下手杀把门军士。一一写出。李俊、张顺只在江面上往来巡绰，等候策应。完李俊、张顺句。○一一写出。

宋江分拨已定。薛永、白胜、侯健先自去了。先一队作埋伏。○上一番明写调遣，此一番又明写发军，务要与劫江州时不同也。随后再是石勇、杜迁扮做丐者，身边各藏了短刀暗器，也去了。一队作策应。这里自一面扛抬沙土布袋和芦苇、油柴上船装载。众好汉至期各各拴束了，身上都准备了器械，船舱里埋伏军汉。众头领分拨下船：晁盖、宋江、花荣在童威船上，此是中军第一队。燕顺、王矮虎、郑天寿在张横船上，第二队。戴宗、刘唐、黄信在阮小二船上，第三队。吕方、郭盛、李立在阮小五船上，第四队。穆弘、穆春、李逵在阮小七船上。第五队。只留下朱贵、宋万在穆太公庄，看理江州城里消息。另一队作防守。先使童猛棹一只打渔快船前去探路，另一队作探听。○不过二三十人，写得如许有进有退，有攻有守，有伏有应，有伸有缩，妙甚。小喽啰并军健都伏在舱里。大家庄客水手撑驾船只，当夜密地望无为军来。

此时正是七月尽天气，夜凉风静，月白江清，水影山光，上下一碧。如许杀人放火事，偏用绝妙好辞，写得景物清夷，行文亦当有诸葛君真名士之誉也。约莫初更前后，大小船只都到无为江岸边，拣那有芦苇深处，好。○何物文人，其胸中无所不妙。一字儿缆定了船只。只见那童猛看他历历落落，写出无数“只见”字，如闻棋子落枰之声。回船来报道：“城里并无些动静。”好。宋江便叫手下众人把这沙土布袋和芦苇、干柴都搬上岸，望城边来。听那更鼓时正打二更，宋江叫小喽啰各各拖了沙土布袋并芦柴就城边堆垛了。众好汉各挺手中军器，只留张横、三阮、两童守船接应；不惟精于行文，亦复精于行兵，若在俗笔，竟一哄都上岸矣。其馀头领都奔城边来。望城上时，约离北门有半里之路，宋江便叫放起带铃鹁鸽。只见城上“只见”二。一条竹竿，缚着白号带，风飘起来。宋江见了，便叫军士就这城边堆起沙土布袋，分付军汉，一面挑担芦苇、油柴上城。只见白胜“只见”三。已在那里接应等候，把手指与众军汉道：“只那条巷便是黄文炳住处。”好。

宋江问白胜道：“薛永、侯健在那里？”妙。○调遣曲折，前文已详，此处连用数个“只见”，不过更将前计再一点醒之耳。若又逐一板板应出，便觉了无灵变之气，只就一问一答，显得众人无不效命。笔法妙绝。白胜道：“他两个潜入黄文炳家里去了，只等哥哥到来。”宋江又问道：“你曾见石勇、杜迁么？”妙。白胜道：“他两个在城门边左近伺候。”宋江听罢，引了众好汉下城来，径到黄文炳门前，只见侯健“只见”四。闪在房檐下。宋江唤来，附耳低言道：“你去将菜园门开了，放他军士把芦苇、油柴堆放里面；可教薛永寻把火来点着，却去敲黄文炳门道：‘间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笼什物搬来寄顿！’大官人失火，曾与二官人何涉？然大官人失火，而搬运箱笼前来寄顿，此言直钻入二官人耳朵心坎也。○上文增出大官人，只为此一句耳。敲得门开，我自有摆布。”

宋江教众好汉分几个把住两头。精于用兵。侯健先去开了菜园门，军汉把芦柴搬来堆在里面。侯健就讨了火种，递与薛永，将来点着。侯健便闪出来，却去敲门，叫道：“间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笼搬来寄顿，快开门则个！”里面听得，便起来看时，望见隔壁火起，连忙开门出来。晁盖、宋江等呐声喊，杀将入去。众好汉亦各动手，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把黄文炳一门内外大小四五十口尽皆杀了，不留一人。献勤人看样。只不见了文炳一个。文情奇绝，偏要作此一闪。○前已注明，人自不觉也。众好汉把他从前酷害良民积攒下许多家私金银“家私金银”上，加出“酷害良民积攒下”七字，与天下看样。收拾俱尽¹⁴，大哨一声，众多好汉都扛了箱笼家财，却奔城上来。

且说石勇、杜迁见火起，各掣出尖刀，便杀把门的军人，却见前街邻舍，拿了水桶、梯子，都奔来救火。好。石勇、杜迁大喝道：“你那百姓休得向前！我们是梁山泊好汉数千在此，来杀黄文炳一门良贱，与宋江、戴宗报仇！不干你百姓事！你们快回家躲避了，休得出来闲管事！”众邻舍有不信的，立住了脚看。写得好，真有是事。只见黑旋风李逵“只见”五。轮起两把板斧，着地卷将来，众邻舍方才呐声喊，抬了梯子、水桶，一哄都走了。写得好。这边后巷也有几个守门军汉，带了些人，拖了麻搭火钩，都奔来救火。写得好。○多写救火者，正是张皇火势也。早被花荣张起弓，当头一箭，射翻了一个，好，足矣。大喝道：“要死的便来救火！”那伙军汉一齐都退去了。写得好。只见薛永“只见”六。拿着火把，便就黄文炳家里前后点着，乱乱杂杂火起。当时李逵砍断铁锁，大开城门。一半人从城上出去，一半人从城门下出去。必尽从门下出去，便是死笔，此独写出纷纷杂杂，得胜便走之状，

就画也画不来。○前宋江用石、杜夺门，正是要众人都从门下出去也。至此忽然写出一半人不依宋江将令，一时忙乱如画。只见三阮、张、童，“只见”七。都来接应，合做一处，扛抬财物上船。无为军已知江州被梁山泊好汉劫了法场，杀死无数的人，如何敢出来追赶，只得回避了。写得好。这宋江一行众好汉只恨拿不着黄文炳，结上引下。都上了船，摇开了，自投穆弘庄上来。不在话下。

却说江州城里望见无为军火起，蒸天价红，此一句上边都红。○上文止写众人各逞功劳，不曾写到火势，此处方显出大火来。满城中都讲动，只得报知本府。这黄文炳正在府里议事，直接侯健语。听得报说了，慌忙来禀知府道：“敝乡失火，‘敝乡’二字妙，写得从宽渐紧。急欲回家看觑！”蔡九知府听得，忙叫开城门，差一只官船相送。文炳之被捉，知府害之矣。黄文炳谢了知府，随即出来，带了从人，慌速下船，摇开江面，望无为军来。看见火势猛烈，映得江面上都红，此一句下边多红。梢公说道：“这火只是北门里火。”比敝乡渐紧。黄文炳见说了，心里越慌。看看摇到江心里，只见一只小船从江面上摇过去了。妙，写得神出鬼没。○“只见”八。少时，又是一只小船摇将过来，摇过去，摇过来，妙不可言。却不径过，望着官船直撞将来。此句上暗藏两只小船商量可知。从人喝道：“甚么船！敢如此直撞来！”只见那小船上一条大汉跳起来，“只见”九。手里拿着挠钩，妙，又可救火，又可搭人。口里应道：“去江州报失火的船！”只道手里拿一钩，不道口里又舒一钩也。黄文炳便钻出来，问道：“那里失火？”那大汉道：“北门黄通判家第一句是敝乡，第二句是北门，第三句便直逼出‘黄通判家’四字来，妙妙。被梁山泊好汉杀了一家人口，劫了家私，如今正烧着哩！”黄文炳失口叫声苦，不知高低。写得疾。那汉听了，一挠钩搭住了船，便跳过来。写得疾。黄文炳是个乖觉的人，早瞧了一分，便奔船梢后走，望江里踊身便跳。写得疾。只见当面前又一只船，“只见”十。写得疾。水底下早钻过一个人，把黄文炳劈腰抱住，拦头揪起，扯上船来。写得疾。船上那个大汉早来接应，写得疾。便把麻索绑了。水底下活捉了黄文炳的，便是浪里白条张顺；船上把挠钩的，便是混江龙李俊。两个好汉立在船上，那摇官船的梢公只顾下拜，馀波。李俊说道：“我不杀你们，只顾捉黄文炳这厮！你们自回去，说与蔡九知府那贼驴知道：俺梁山泊好汉们权寄下他那颗驴头，早晚便要来取！”斩首犯，赦从犯，都好。梢公战抖抖的道：“小人去说！”李俊、张顺拿了黄文炳过自己的小船上，放那官船去了。

两个好汉棹了两只快船，径奔穆弘庄上。早摇到岸边，望见一行头

领都在岸上等候，搬运箱笼上岸。见说拿得黄文炳，宋江不胜之喜。众好汉一齐心中大喜，说：“正要此人见面！”可谓久慕通判高才。李俊、张顺早把黄文炳带上岸。众人看了，监押着离了江岸，到穆太公庄上来。朱贵、宋万接着众人，看他一笔不乱。入到庄里草厅上坐下。

宋江把黄文炳剥了湿衣服，绑在柳树上，请众头领团团坐定。宋江叫取一壶酒来与众人把盏。上自晁盖，下至白胜，共是三十位好汉，都把遍了。宋江大骂：“黄文炳！你这厮！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如何只要害我，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杀我两个！你既读圣贤之书，如何要做这等毒害的事！我又不与你有杀父之仇，你如何定要谋我？你哥哥黄文烨与你这厮一母所生，他怎恁般修善！久闻你那城中都称他做黄面佛，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你这厮在乡中只是害人，交结权势，浸润官长^[6]，欺压良善，我知道无为军人民都叫你做黄蜂刺！我今日且替你拔了这个‘刺！’”妙说解颐。黄文炳告道：“小人已知过失，只求早死！”晁盖喝道：“你那贼驴！怕你不死！你这厮！早知今日，悔不当初！”宋江便问道：“那个兄弟替我下手？”只见黑旋风李逵“只见”十一。○须得此人动手。跳起身来，说道：“我与哥哥动手割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烧吃！”晁盖道：“说得是。”教：“取把尖刀来，就讨盆炭火来，细细地割这厮，烧来下酒与我贤弟消这怨气！”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黄文炳，笑道：该笔。“你这厮在蔡九知府后堂，且会说黄道黑拨置害人^[7]，无中生有撺掇他！字字令文炳心服，觉上文宋江之言，烦而无当。今日你要快死，“快死”二字奇绝。老爷却要你慢死！”“慢死”二字又奇绝。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人肉又有好歹拣择，奇绝之语。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众多好汉看割了黄文炳，都来草堂上与宋江贺喜。只见宋江先跪在地下。看他写宋江甫得性命，便用权术，真是笔情如镜。众头领慌忙都跪下，齐道：“哥哥有甚事，但说不妨，兄弟们敢不听？”宋江便道：“小可不才，自小学吏，初世为人，便要结识天下好汉。谦得奇绝。奈缘力薄才疏，不能接待，以遂平生之愿。自从刺配江州，多感晁头领并众豪杰苦苦相留，宋江因守父亲严训，不曾肯住。正是天赐机会，于路直至浔阳江上，又遭际许多豪杰。不想小可不才，一时间酒后狂言，险累了戴院长性命。感谢众位豪杰不避凶险，来虎穴龙潭，力救残生；又蒙协助报了冤仇。如此犯下大罪，闹了两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未知众位意下若何？如是相

从者，只今收拾便行；只此语，亦不必跪说，偏写宋江跪，皆表其权术也。如不愿去的，一听尊命。假作一顿，下便疾收，妙甚。只恐事发，反遭……”宋江口口不肯上山，却前在清风收拾许多人去，今在江州又要收拾许多人去。两番都用大书，盖深表其以权术为生乎也。○反遭下，辞尚未毕。说言未绝，李逵先跳起来，便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便罢！”写宋江权术处，偏写李逵爽直相形之。○一个跪说，一个斧砍，谁是谁非，人必能辨。○“先跳起来”四字妙，便见众人尚跪也。宋江道：“你这般粗卤说话！全在各弟兄们心肯意肯，方可同去。”“事发”一句已说在前，便仍以心肯意肯听之众人，极似不相强者，然写宋江权术不可当。众人议论道：“如今杀死了许多官军人马，闹了两处州郡，他如何不申奏朝廷？必然起军马来擒获。今若不随哥哥去，同死同生，却投那里去？”宋江大喜，谢了众人。

当日，先叫朱贵和宋万前回山寨里去报知，次后分作五起进程：头一起便是晁盖、旧。宋江、新。花荣、旧。戴宗、新。李逵，新。○第一起旧新相间。第二起便是刘唐、旧。杜迁、旧。石勇、旧。薛永、新。侯健，新。○第二起旧在前，新在后。第三起便是李俊、新。李立、新。吕方、旧。郭盛、旧。童威、新。童猛，新。○第三起两头新，中间旧。第四起便是黄信、旧。张顺、新。张横、新。阮家三兄弟，旧。○第四起两头旧，中间新。第五起便是穆弘、新。穆春、新。燕顺、旧。王矮虎、旧。郑天寿、旧。白胜。旧。○第五起新在前，旧在后。五起二十八个头领，总结一句，有气力，有神采。带了一干人等，将这所得黄文炳家财各各分开，装载上车子。穆弘带了穆太公并家小人等，将应有家财金宝，装载车上。庄客数内有不愿去的，都赍发他些银两，自投别主去佣工，有愿去的，一同便往。前四起陆续去了，已自行动。穆弘收拾庄内已了，放起十数个火把，烧了庄院，了。撇下了田地，了。自投梁山泊来。

且不说五起人马登程，节次进发，只隔二十里而行。先说第一起，晁盖、宋江、（华）〔花〕荣、戴宗、李逵五骑马，带着车仗人伴，在路行了三日，前面来到一个去处，地名唤做黄门山。宋江在马上与晁盖说道：“这座山生得形势怪恶，莫不有大伙在内^①？可着人催趲后面人马上来^②，一同过去。”说犹未了，只见前面山嘴上锣鸣鼓响。渐与对影山相犯矣，看他极力摆脱。宋江道：“我说么！且不要走动，等后面人马来，好和他厮杀。”花荣便拈弓搭箭在手，晁盖、戴宗各执朴刀，李逵拿着双斧拥护着宋江，闲中又写四人拥护，独表宋江无能，只是一生

权术，便得为头为脑，妙笔人看不出。一齐趱马向前。

只见山坡边闪出三五百个小喽啰，当先簇拥出四筹好汉，各挺军器在手，高声喝道：“你等大闹了江州，劫掠了无为军，杀害了许多官军百姓，待回梁山泊去？我四个等你多时！会事的只留下宋江，都饶了你们性命！”何由知之，写得可骇。宋江听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说道：“小可宋江处处写宋江权术过人。○好在挺身出跪，又妙在竟实说出“小可宋江”四字。被人陷害，冤屈无伸，今得四方豪杰，救了性命。小可不知在何处触犯了四位英雄，万望高抬贵手，饶恕残生！”不刚不柔，又悲又响，辞令至此，无人不哭。那四筹好汉见了宋江跪在前面，都慌忙滚鞍下马，撇了军器，飞奔前来，拜倒在地下，又奇。说道：“俺弟兄四个只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大名，想杀也不能个见面！俺听知哥哥在江州为事吃官司，我弟兄商议定了，正要来劫牢，有晁盖等十五筹好汉劫法场，便有李逵独自一个劫法场以陪之，有张顺等六筹相识好汉要劫牢，便有欧鹏等四筹不相识好汉要劫牢。文心文格，无不诡变之极。只是不得个实信。劫法场若单靠李逵，几误大事。劫牢若单靠欧鹏等，亦几误大事。令人事过思之，尚有馀畏未定。前日使小喽啰直到江州来打听，回来说道：‘已有多少好汉闹了江州，劫了法场，救出往揭阳镇去了。后又烧了无为军，劫掠黄通判家。’料想哥哥必从这里来，节次使人路中来探望。犹恐未真，故反作此一番诘问。得此一段，遂令前话有由。冲撞哥哥，万勿见罪。今日幸见仁兄！小寨里略备薄酒粗食，权当接风。请众好汉同到敝寨，盘桓片时。”

宋江大喜，扶起四位好汉，逐一请问大名。为头的那人，姓欧，名鹏，祖贯是黄州人氏；守把大江军户，因恶了本官，逃走在江湖上绿林中，熬出奇语，又痛语。这个名字，唤做摩云金翅。第二个好汉姓蒋，名敬，祖贯是湖南潭州人氏；原是落科举子出身，科举不第，弃文就武，颇有谋略，精通书算，积万累千，纤毫不差，亦能刺枪使棒，布阵排兵，因此人都唤他做神算子。第三个好汉姓马，名麟，祖贯是南京建康人氏；原是小番子闲汉出身^[10]；吹得双铁笛，使得好大滚刀，百十人近他不得，因此人都唤他做铁笛仙。第四个好汉姓陶，名宗旺，祖贯是光州人氏；庄家田户出身，能使一把铁锹，有的是气力，亦能使枪轮刀，因此人都唤做九尾龟。怎见得四个好汉英雄！

这四筹好汉接住宋江，小喽啰早捧过果盒，一大壶酒，两大盘肉，托来把盏。先递晁盖、宋江，次递花荣、戴宗、李逵。与众人都相见了，一面递酒。没两个时辰，第二起头领又到了，看他写后四起，不一

齐来。一个个尽都相见。把盏已遍，邀请众位上山。两起十位头领先来到黄门山寨内，那四筹好汉便叫椎牛宰马管待；却教小喽啰陆续下山，接请后面那三起十八位头领上山来筵宴。未及半日，三起好汉已都来到了，叙得省手。尽在聚义厅上筵席相会。宋江饮酒中间，在席上闲话道：“今次宋江投奔了哥哥晁天王看他紧顶晁天王，则晁天王一席，他日便更无余人能夺之者，写宋江权术如镜。上梁山泊去一同聚义，未知四位好汉肯弃了此处，同往梁山泊大寨相聚否？”处处写他收罗人马上山，可知前番大哭之诈。四个好汉齐答道：“若蒙二位义士不弃贫贱，情愿执鞭坠镫。”宋江、晁盖大喜，便说道：“既是四位肯从大义，便请收拾起程。”众多头领俱各欢喜，在山寨住了一日，过了一夜。

次日，宋江、晁盖仍旧做头一起，真是用笔详到。下山进发先去。次后依例而行，只隔着二十里远近。四筹好汉收拾起财帛金银等项，带领了小喽啰三五百人，便烧毁了寨栅，随作第六起登程。第六起纯是新，更无旧。○忽然增出一起，意外奇笔。宋江又合得这四个好汉，心中甚喜，于路在马上对晁盖说道：晁盖直性人，任凭宋江调拨。看他第一起只是自己与晁盖两个，其余三人悉是梯己心腹，更不着一余人在旁，于路便好多将言语兜绾他。写宋江权术，真有出神入化之笔。“小弟来江湖上走了这几遭，虽是受了些惊恐，却也结识得这许多好汉。看他自家先叙功一句，可谓咄咄逼人。○笔墨之事，摹画至此，奇哉。今日同哥哥上山去，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看他一段说话，先叙功高，次表心赤。功高，则众人不得而争之；心赤，则晁盖不得而疑之矣。一路上说着闲话，此是宋江吃紧权诈语，却说是闲话，妙绝。○愚尝思世人一生鹿鹿，皆闲话也。宋江谋晁盖交椅，今复安在哉！后人笑前人，后人又笑后人，笑自笑，闲话自闲话，世间之事，胡可胜叹！不觉早来到朱贵酒店里了。

且说四个守山寨的头领吴用、公孙胜、林冲、秦明，和两个新来的萧让、金大坚，已得朱贵、宋万先回报知，每日差小头目棹船出来酒店里迎接。一起起都到金沙滩上岸。擂鼓吹笛，众好汉们都乘马轿，迎上寨来。到得关下，军师吴学究等六人把了接风酒，都到聚义厅上，焚起一炉好香。晁盖便请宋江为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晁盖已入玄中，一路闲说之力如此。宋江那里肯？又妙。便道：“哥哥差矣。感蒙众位不避刀斧，救拔宋江性命。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何却让不才？若要坚执如此相让，宋江情愿就死。”晁盖道：“贤弟，如何这般说？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干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众？你正该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谁坐？”宋江道：“仁兄，论年齿，兄长也大十

岁。看他句句权诈之极。○让晁盖，还只是论齿，然则余人可知矣。俨然以功自居，真乃咄咄相逼。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再三推晁盖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吴学究坐了第三位，公孙胜坐了第四位。宋江道：看他毅然开口，目无晁盖，咄咄逼人。“休分功劳高下，只一句，便将晁盖从前号令一齐推倒，别出自己新裁，使山泊无旧无新，无不仰其鼻息，枭雄之才如此。○耐庵不过舐笔蘸墨耳，何其枭雄遂至如此！才子胸中，洵不可测也。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欲形其少也，贼贼。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欲夸其多也，贼贼。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尽入宋江手矣。○大才调人，做大事业，只是一着两着，譬如高手弈棋，只在一着两着也。但得之笔墨之间，更为奇事耳。众人齐道：“此言极当。”左边一带：林冲、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迁、宋万、朱贵、白胜；只九人。右边一带，论年甲次序，互相推让，增此八字，便显得右边济济。花荣、秦明、黄信、戴宗、李逵、李俊、穆弘、张横、张顺、燕顺、吕方、郭盛、萧让、王矮虎、薛永、金大坚、穆春、李立、欧鹏、蒋敬、童威、童猛、马麟、石勇、侯健、郑天寿、陶宗旺，共二十七人。○中间止萧让、金大坚非宋江相识，然要拖过花荣、秦明、黄信、燕顺、吕方、郭盛、王矮虎、郑天寿八人，列在右边，定不得不并及之矣。宋江此时，真顾盼自豪矣哉。共是四十位头领坐下。一结。大吹大擂，且吃庆喜筵席。

宋江说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谣言一事，说与众头领：“叵耐黄文炳那厮，事又不干他己，却在知府面前将那京师童谣解说道：“‘耗国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木’字，不是个‘宋’字？‘刀兵点水工’，兴动刀兵之人必是三点水着个‘工’字，不是个‘江’字？这个正应宋江身上。那后两句道：‘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合主宋江造反在山东。妙绝之笔。○要知此一番，不是酒席上闲述乐情而已，须知宋江只把现成公案，向众重宣一遍，便抵无数篝火狐鸣、鱼罾书帛之事，无处不写宋江权术过人。以此拿了小可。不期戴院长又传了假书，以此黄文炳那厮撺掇知府，只要先斩后奏。若非众好汉救了，焉得到此！”李逵跳将起来，道：“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每每写宋江用诈处，便被李逵跳破。如上文自述童谣一遍，本是以符讖牢笼众人，然却口中不要说出，自得众人心中暗动。偏忽然用李逵一句，直叫出来，两两相形，文情奇绝。○“天上言语”四字从何而来，奇绝妙绝。虽然吃了他些苦，黄文炳那贼也吃我割得快活！正应天上言语下，忽然说入自己快活事，夹七夹八，活画铁牛。放着我们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见当时国号大宋，便误认“宋皇帝”三字再折不开，一妙也。宋江姓宋，忽说是宋皇帝，晁盖不

姓宋，亦说是宋皇帝，二妙也。皇帝又有大小两个，三妙也。○要知晁盖大皇帝，全是宋江面上增出来者，妙绝。吴先生做个丞相，何处学来？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何处学来？我们都做个将军。铁牛思做将军，真乃未能免俗，然吾不知其藏之胸中，已复几时，直至今日，始得快吐之也。○除两哥哥做皇帝外，其余本做将军；亦止为吴用、公孙二人，看来不似做将军者，故遂生出丞相、国师来也。○铁牛居然欲为周公，真是梦想不到。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位是鸟位，水泊是鸟水泊，说得兴尽。戴宗慌忙喝道：“铁牛！你这厮胡说！你今日既到这里，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儿，须要听两位头领哥哥的言语号令！亦不许你胡言乱语，多嘴多舌！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以警后人！”李逵道：“阿呀！若割了我这颗头，几时再长得一个出来？我只吃酒便了。”此不是呆语，又写李大哥鉴貌辨色，明哲保身也。众多好汉都笑。

宋江又题起拒敌官军一事，说道：“那时小可初闻这个消息，好不惊恐，不期今日轮到宋江身上！”将前文直归结到今日。吴用道：“兄长当初若依了弟兄之言，只住山上快活，不到江州，不省了多少事？这都是天数注定如此！”宋江道：“黄安那厮如今在那里？”已隔数卷，至此忽问，可见此书一笔不漏。晁盖道：“那厮住不够两三个月，便病死了。”将今日直归结到前文。宋江嗟叹不已。当日饮酒，各各尽欢。晁盖先叫安顿穆太公一家老小；完。叫取过黄文炳的家财，赏劳了众多出力的小喽啰；完。取出原将来的信笼交还戴院长收用。完。戴宗那里肯要？定教收放在库内公支使用。又表戴宗。○此等是戴宗与宋江做人一样处。晁盖叫众多小喽啰参拜了新头领李俊等，完。都参见了。连日山寨里杀牛宰马，作庆贺筵席。不在话下。

再说晁盖教山前山后各拨定房屋居住，山寨里再起造房舍，修理城垣。至第三日酒席上，宋江起身对众头领说道：“宋江还有一件大事，正要禀众弟兄。小可今欲下山走一遭，乞假数日，何也。未知众位肯否？”晁盖便问道：“贤弟，今欲要往何处，干甚么大事？”宋江不慌不忙，说出这个去处，有分教：

枪刀林里，再逃一遍残生；
山岭边傍，传授千年勋业。

正是：

只因玄女书三卷，

留得清风史数篇。

毕竟宋公明要往何处去走一遭，且听下回分解。

[1] 搜根剔齿：谓寻根究底，连细微处也不放过。

[2] 唆毒：搬弄是非。

[3] 第一手：技艺最强的能手。

[4] 促掐：方言。亦作促恰、促搭。阴毒奸刁。

[5] 积攒（zǎn）：积攒。

[6] 浸润：奉承，讨好。

[7] 拨置：挑拨。

[8] 大伙：指人数较多、聚集成伙的强盗。

[9] 催攒：即催趲。催赶。

[10] 小番子：光棍，无赖。

第四十一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尝观古学剑之家，其师必取弟子，先置之断崖绝壁之上，迫之疾驰；经月而后，授以竹枝，追刺猿猱，无不中者；夫而后归之室中，教以剑术，三月技成，称天下妙也。圣叹叹曰：嗟乎！行文亦犹是矣。夫天下险能生妙，非天下妙能生险也。险故妙，险绝故妙绝；不险不能妙，不险绝不能妙绝也。游山亦犹是矣。不梯而上，不缒而下，未见其能穷山川之窈窕，洞壑之隐秘也。梯而上，缒而下，而吾之所至，乃在飞鸟徘徊、蛇虎踟躅之处，而吾之力绝，而吾之气尽，而吾之神色索然犹如死人，而吾之耳目乃一变换，而吾之胸襟乃一荡涤，而吾之识略乃得高者愈高，深者愈深，奋而为文笔，亦得愈极高深之变也。行文亦犹是矣。不搁笔，不卷纸，不停墨，未见其有穷奇尽变、出妙入神之文也。笔欲下而仍阁，纸欲舒而仍卷，墨欲磨而仍停；而吾之才尽，而吾之髯断，而吾之目矐，而吾之腹痛；而鬼神来助，而风云急通；而后奇则真奇，变则真变，妙则真妙，神则真神也。吾以此法遍阅世间之文，未见其有合者。今读还道村一篇，而独赏其险妙绝伦。嗟乎！支公畜马，爱其神骏，其言似谓自马以外都更无有神骏也者；今吾亦虽谓自《水浒》以外都更无有文章，亦岂诬哉！

前半篇两赵来捉，宋江躲过，俗笔只一句可了。今看他写得一起一落，又一起又一落，再一起再一落，遂令宋江自在厨中，读者本在书外，却不知何故，一时便若打并一片心魂，共受若干惊吓者。灯昏窗响，壁动鬼出，笔墨之事，能令依正一齐震动，真奇绝也。

上文神厨来捉一段，可谓风雨如磐，虫鬼骇逼矣；忽然一转，却作花明草媚，团香削玉之文。如此笔墨，真乃有妙必臻，无奇不出矣。

第一段神厨搜捉，文妙于骇紧；第二段梦受天书，文妙于整丽；第三段群雄策应，便更变骇紧为疏奇，化整丽为错落。三段文字凡作三样笔法，不似他人小儿舞鲍老，只有一副面具也。

此书每写宋江一片奸诈后，便紧接李逵一片真诚以激射之，前已处

处论之详矣。最奇妙者，又莫奇妙于写宋江取爷后，便写李逵取娘也。夫爷与娘，所谓一本之亲者也。譬之天矣，无日不戴之，无日不忘之。无日不忘之，无日不戴之，非有义可尽，亦并非有恩可感，非有理可讲，亦并非有情可说也。执涂之人而告之曰：“我孝。”孝，口说而已乎？执涂之人而告之曰：“我念我父。”然则尔之念尔父也，殆亦暂矣。我闻诸我先师曰：“夫孝，推而放之四海而准。”推而放之四海而准者，以孝我父者孝我君，谓之忠；以孝我父者孝我兄，谓之悌；以孝我父者孝我友，谓之敬；以孝我父者孝我妻，谓之良；以孝我父者孝我子，谓之慈；以孝我父者孝我百姓，谓之有道仁人也。推而至于伐一树，杀一兽，不以其顺，谓之不孝。故知孝者，百顺之德也，万福之原也。故知孝之为言顺也，顺之为言时也。时春则生，时秋则杀，时喜则笑，时怒则骂，生杀笑骂，皆谓之孝。故知行孝，非可以口说为也。我父我母，非供我口说之人也。自世之大逆极恶之人，多欲自言其孝，于是出其狡狴阴阳之才，先施之于其父其母，而后亦遂推而加之四海，驯至殃流天下，祸害相攻，大道既失，不可复治。呜呼！此口说之孝所以为强盗之孝，而作者特借宋江以活画之。盖言强盗之为强盗，徒以恶心向于他人；若夫口口说孝之人，乃以恶心向其父母，是加于强盗一等者也。我观远行者，必爇香而祝曰：“好人相逢，恶人远避。”盖畏强盗之至也。今父母孕子，亦当爇香祝曰：“心孝相逢，口孝远避。”盖为父母者之畏口口说孝之子，真有过于强盗也者。彼说孝之人，闻吾之言，今定不信。迨于他日不免有子，夫然后知曩者其父其母之遭我之毒，乃至若斯之极也。呜呼！作者之传宋江，其识恶垂戒之心，岂不痛哉！故于篇终紧接李逵取娘之文，以见粗卤凶恶如李铁牛其人，亦复不忘源本。然则孝之为德，下及禽虫，无不具足，宋江可以不必屡自矜许。且见粗卤凶恶如李铁牛其人，乃其取娘陡然一念，实反过于宋江取爷百千万倍。然则孝之为德，惟不说者其内独至。宋江不为人骂死，不为雷震死，亦当自己羞死也矣。

李逵取娘文前，又先借公孙胜取娘作一引者，一是写李逵见人取爷，不便想到娘，直至见人取娘，方解想到娘，是写李逵天真烂漫也。一是写宋江作意取爷，不足以感动李逵，公孙胜偶然看娘，却早已感动李逵，是写宋江权诈无用也。《易·彖辞》曰：“中孚，信及豚鱼。”言豚鱼无知，最为易信。中孚无为，而天下化之。解者乃作豚鱼难信。盖久矣权术之行于天下，而大道之不复讲也。

自家取爷，偏要说死而无怨，偏一日亦不可待。他人取娘，便怕他有疏失，便要他再过几时。传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观其不怨，知其不忠，何意稗官有此论道之乐。

话说当下宋江在筵上对众好汉道：“小可宋江自蒙救护上山，到此连日饮宴，甚是快乐。不知老父在家正是何如。即目江州申奏京师，必然行移济州，着落郓城县追捉家属，比捕正犯，恐老父存亡不保！宋江想念，欲往家中搬取老父上山，以绝挂念，不知众弟兄还肯容否？”晁盖道：“贤弟，这件是人伦中大事。不成我和你受用快乐，倒教家中老父吃苦？如何不依贤弟！只是众兄弟们连日辛苦，寨中人马未定，再停两日，点起山寨人马，一径去取了来。”下文宋江本欲一人自去，却先于晁盖口中作一宽笔，然后转出独自去来，行文何等委婉。○又此处先表过众兄弟不去，便令玄女庙侧，大树背后，出其不意。所谓欲起后文，先于前文作地矣。宋江道：“仁兄，再过几日不妨，只恐江州行文到济州，追捉家属，以此事不宜迟。今也不须点多人去，只宋江潜地自去，和兄弟宋清搬取老父连夜上山来，那时乡中神不知，鬼不觉；若还多带了人伴去，必然惊吓乡里，反招不便。”晁盖道：“贤弟路中倘有疏失，无人可救。”宋江道：“若为父亲，死而无怨。”看他方得性命，又早说死而无怨，读之失笑。当日苦留不住，宋江坚执要行，便取个毡笠带了，提条短棒，腰带利刃，便下山去。众头领送过金沙灘自回。

且说宋江过了渡，到朱贵酒店里上岸，出大路投郓城县来。路上少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无事即省。一日，奔宋家村晚了，到不得，且投客店歇了。次日趲行，到宋家村时却早，且在林子里伏了，等待到晚，却投庄上来敲后门。看他归家踪迹，写得招摇之甚。庄里听得，只见宋清出来开门；见了哥哥，吃那一惊，慌忙道：“哥哥，你回家来怎地？”画。宋江道：“我特来家取父亲和你。”宋清道：“哥哥，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这里都知道了。本县差下这两个赵都头每日来勾取，管定了我们，不得转动。只等江州文书到来，便要捉我们父子二人，下在牢里监禁，听候拿你，日里夜间，一二百土兵巡绰。你不宜迟，快去梁山泊请下众头领来救父亲并兄弟！”宋江听了，惊得一身冷汗；不敢进门，转身便走，奔梁山泊路上来。

是夜，月色朦胧，路不分明。宋江只顾拣僻净小路去处走。约莫也走了一个更次，写得妙。只听得背后有人发喊起来。宋江回头听时，只隔一二里路，看见一簇火把照亮，只听得叫道：“宋江休走！”宋江一头走，一面肚里寻思：“不听晁盖之言，果有今日之祸！皇天可怜，垂救宋江则个！”远远望见一个去处，只顾走。少间，风扫薄云，现出那轮明月，宋江方才认得仔细，叫声苦，不知高低。看了那个去处，有名唤做还道村。写得妙。○月暗月明，翻入奇境。原来团团都是高山峻岭，山下一遭涧水，中间单单只一条路。入来这村，左来右去走，只是这条

路，更没第二条路。宋江认得这个村口，欲待回身，却被背后赶来的人已把住了路口，火把照耀如同白日。

宋江只得奔入村里来，寻路躲避。抹过一座林子，早看见一所古庙，双手只得推开庙门，闲处先留一笔。乘着月光，入进庙里来，寻个躲避处。前殿后殿相了一回，安不得身，心里越慌。一进来便入神厨，此小儿捉迷藏耳。先顿一句安不得身，直等赵能到了，方乘急钻入神厨。写一时匆匆情景，可谓活画。只听得外面有人道：“都管只走在这庙里！”真是急杀。【眉批】第一段。宋江听时，是赵能声音，赵能声音，前未配江州时识之。急没躲处；见这殿上一所神厨，神厨如何躲得过？故必写到赵能到了，急没躲处，然后看到神厨。写慌迫中情事，分寸都出。宋江揭起帐幔，望里面探身便钻入神厨里，安了短棒，做一堆儿伏在厨内，身体把不住簌簌地抖。一。○看他数抖字。只听得外面拿着火把照将入来。急杀。

宋江在神厨里一头抖，二。一头偷眼看时，赵能、赵得引着四五十人，拿把火把，各到处照。看看照上殿来。急杀不可言。宋江抖道：三。“我今番走了死路，望神明庇佑则个！……神明庇佑！……神明庇佑！……”活写出情急人口中念诵无伦无次来。一个个都走过了，没人看着神厨里。如此奇峰，忽然一跌。○看他一路忽然跌起，忽然跌落，凡有数番。宋江抖定道：四。“可怜天！”只见赵得将火把来神厨里一照，方得上句一跌，下句忽然矗起，令人劈面一吓。○赵得一照，陡然接入，令宋江一句话，只说得三个字，真是奇笔。宋江抖得几乎死去。五。赵得一只手将朴刀杆挑起神帐，上下把火只一照，偏是急杀句，偏要仔细写，妙绝。火烟冲将起来，冲下一片黑尘来，正落在赵得眼里，眯了眼；便将火把丢在地下，一脚踏灭了，走出殿门外来，忽然又跌落。对土兵们道：“这厮不在庙里，别又无路，却走向那里去了？”众土兵道：“多应这厮走入村中树林里去了。这里不怕他走脱，这个村唤做还道村，只有这条路出入；里面虽有高山林木，却无路上得去。都头只把住村口，频提“把住村口”四字，使读者心头有两层着急。他便会插翅飞上天去也走不脱了。待天明，村里去细细捕捉！”赵能、赵得道：“也是。”引了土兵下殿去了。趁跌落时，再与着实一跌，奇笔妙笔。

宋江抖定道：六。“却不是神明庇佑！若还得了性命，必当重修庙宇，再塑……”意是“再塑金身”四字，却不及说完。只听得有几个土兵在庙门前叫道：“都头，在这里了！”陡然又矗起，奇笔妙笔。赵能、赵得和众人又抢入来。宋江簌簌地又把不住抖。七。赵能到庙前问

道：“在那里？”土兵道：“都头，你来看，庙门上两个尘手迹，何等奇妙，真乃天外飞来，却是当面拾得。一定是却才推开庙门，闪在里面去了！”赵能道：“说得是，再仔细搜一搜看！”这伙人再入庙里来搜时，急杀。宋江这一番抖真是几乎休了。八。那伙人去殿前殿后搜遍，只不曾翻过砖来。写得好笑。众人又搜了一回，火把看看照上殿来，急杀。○上殿来，下殿去，又上殿来，文笔奇恣，至于如此。赵能道：“多是只在神厨里。却才兄弟看不仔细，我自照一照看。”急杀。○前赵得照，乃突然一照，此赵能照，却先说了要照，然后来照，为神厨中人急杀也。一个土兵拿着火把，赵能便揭起帐幔，五七个人伸头来看。前赵得只是一个人匆匆一看而已，此却五七个人仔细来看，便一发急杀不可当。

不看万事俱休，才看一看，故作惊人语。只见神厨里卷起一阵恶风，将那火把都吹灭了，黑腾腾罩了庙宇，对面不见。赵能道：“却又作怪！平地里卷起这阵恶风来！想是神明在里面，定嗔怪我们只管来照，因此起这阵恶风显应^[1]。我们且去罢。又跌落。只守住村口，待天明再来寻。”赵得道：“只是神厨里不曾看得仔细，再把枪去搠一搠。”赵能道：“也是。”欲落未落，忽然又起，奇恣至此，真是惊才绝笔。两个却待向前，只听得殿后又卷起一阵怪风，吹得飞砂走石，滚将下来；摇得那殿宇岌岌地动^[2]；罩下一阵黑云，布合了上下，冷气侵入，毛发竖起。赵能情知不好，叫了赵得道：“兄弟，快走！神明不乐！”众人一哄都奔下殿来，望庙门外跑走。方跌落。有几个掀翻了的，也有闪脑腿的^[3]，爬得起来奔命。走出庙门，只听得庙里有人叫：“饶恕我们！”馀波奇绝，出于意外。赵能再入来看时，两三个土兵跌倒在龙墀里^[4]，被树根钩住了衣服，死也挣不脱，手里丢了朴刀，扯着衣裳叫饶。绝倒。○如此死急事，偏有本事写得一起一落，突兀尽致，临了犹作峰峦拳曲之形，真是才子。宋江在神厨里听了，又抖又笑。九。赵能把土兵衣服解脱了，领出庙门去。有几个在前面的土兵“在前面的”四字令人绝倒，即暗翻《孟子》“五十步笑百步”法。说道：“我说这神道最灵，“我说”二字绝倒，不知在何处说也。○活写出小人说风凉话来。你们只管在里面缠障，引得小鬼发作起来！小鬼发作，奇语。我们只去守住了村口等他，须不吃他飞了去！”赵能、赵得道：“说得是。只消村口四下里守定。”众人都望村口去了。无数奇峰，一齐尽跌。

只说宋江在神厨里口称惭愧，道：“虽不被这厮们拿了，却怎能够出村口去？”正在厨内寻思，百般无计，只听得后面廊下有人出来。上

文无数奇峰，一齐尽跌，忽然此处又另转出一峰，令人猜测不出。宋江又抖道：“又是苦也！早是不钻出去！”只见两个青衣童子径到厨边，举口道：“小童奉娘娘法旨，请星主说话。”宋江那里敢做声答应？一请。外面童子又道：“娘娘有请，星主可行。”宋江也不敢答应。二请。外面童子又道：“宋星主，休得迟疑，娘娘久等。”三请。宋江听得莺声燕语，不是男子之音，便从神椅底下钻将出来看时，却是两个青衣女童侍立在床边，宋江吃了一惊，却是两个泥神。分明听得三番相请，却借两个泥神忽作一跌，写鬼神便有鬼神气，真是奇绝之笔。只听得外面又说道：“宋星主，娘娘有请。”写得便活是鬼神，闪闪尸尸之极。【眉批】第二段。上文如怒龙入云，鳞爪忽没忽现，又如怪鬼夺路，形状忽近忽远。一转却别作天清地朗，柳霏花拂之文，令读者惊喜摇惑不定。宋江分开帐幔，钻将出来，只见是两个青衣螺髻女童，有上一番闪烁，便令此处亦不敢信其真假。齐齐躬身，各打个稽首^[5]。宋江问道：“二位仙童自何而来？”青衣道：“奉娘娘法旨，有请星主赴宫。”宋江道：“仙童差矣。我自姓宋，名江，不是甚么星主。”青衣道：“如何差了！请星主便行，娘娘久等。”宋江道：“甚么娘娘？亦不曾拜识，如何敢去！”青衣道：“星主到彼便知，不必询问。”宋江道：“娘娘在何处？”青衣道：“只在后面宫中。”

青衣前引便行，宋江随后跟下殿来。转过后殿侧首一座子墙角门^[6]，青衣道：“宋星主，从此间进来。”宋江跟入角门来看时，星月满天，香风拂拂，四下里都是茂林修竹。宋江寻思道：“原来这庙后又有这个去处。早知如此，却不来这里躲避，不受那许多惊恐。”一路都作疑鬼疑神，似信不信之笔。宋江行时，觉道香坞两行，夹种着大松树，都是合抱不交的，中间平坦一条龟背大街。宋江看了，暗暗寻思道：“我到不想古庙后有这般好路径！”都不实写。跟着青衣行不过一里来路，听得潺潺的涧水响；看前面时，一座青石桥，两边都是朱栏杆；要识梦回时，记取来时路。岸上栽种奇花异草，苍松茂竹，翠柳夭桃；桥下翻银滚雪般的水，流从石洞里去。过得桥基看时，两行奇树，中间一座大朱红棂星门。宋江入得棂星门看时，抬头见一所宫殿。宋江寻思道：“我生居郢城县，不曾听得说有这个去处！”心中惊恐，不敢动脚。都不实写。青衣催促：“请星主行。”一引引入门内，有个龙墀^[7]，两廊下尽是朱红亭柱，都挂着绣帘；正中一所大殿，殿上灯烛荧煌。青衣从龙墀内一步步引到月台上^[8]，听得殿上阶前又有几个青衣道：“娘娘有请，星主进来。”

宋江到大殿上，不觉肌肤战慄，毛发倒竖。下面都是龙凤砖阶。青

衣入帘内奏道：“请至宋星主在阶前。”宋江到帘前御阶之下，躬身再拜，俯伏在地，口称：“臣乃下浊庶民，不识圣上，伏望天慈俯赐怜悯！”御帘内传旨，教请星主坐。宋江那里敢抬头？委婉。教四个青衣扶上锦墩坐。宋江只得勉强坐下，殿上喝声“卷帘”，数个青衣早把珠帘卷起，搭在金钩上。娘娘问道：“星主别来无恙？”宋江起身再拜道：“臣乃庶民，不敢面覩圣容。”娘娘道：“星主，既然至此，不必多礼。”宋江恰才敢抬头舒眼，委婉。看见殿上金碧交辉，点着龙灯凤烛；两边都是青衣女童，持笏捧圭，执旌擎扇侍从；正中七宝九龙床上坐着那个娘娘，身穿金缕绛绡之衣，手秉白玉圭璋之器，天然妙目，正大仙容^[9]，常叹《神女》、《感甄》等赋，笔墨淫秽，殊愧大雅。似此绝妙好辞，令人敬爱交至。○“天然”句，妙在“妙目”字；“仙容”句，妙在“正大”字。岂惟稗史未有，亦是诸书所无。口中说道：“请星主到此。”命童子献酒。两下青衣女童执着莲花宝瓶，捧酒过来，斟在杯内。一个为首的女童执杯递酒，来劝宋江。宋江起身，不敢推辞，接过杯，朝娘娘跪饮了一杯。宋江觉道这酒馨香馥郁，如醍醐灌顶，甘露洒心。又是一个青衣捧过一盘仙枣，上劝宋江。宋江战战兢兢，怕失了体面，伸着指头取了一枚，就而食之，怀核在手。青衣又斟过一杯酒来劝宋江，宋江又一饮而尽。娘娘法旨，教再劝一杯。青衣再斟一杯酒过来劝宋江，宋江又饮了。仙女托过仙枣，又食了两枚。共饮过三杯仙酒，三枚仙枣，宋江便觉有些微醺，又怕酒后醉失体面，拜道：“臣不胜酒量，望乞娘娘免赐。”殿上法旨道：“既是星主不能饮酒，可止。”教：“取那三卷天书赐与星主。”青衣去屏风背后，青盘中托出黄罗袱子，包着三卷天书，度与宋江。

宋江看时，可长五寸^[10]，阔三寸；不敢开看，再拜祇受^[11]，藏于袖中。娘娘法旨道：“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勿忘勿泄。”只因此等语，遂为后人续貂之地。殊不知此等悉是宋江权术，不是一部提纲也。宋江再拜谨受。娘娘法旨道：“玉帝因为星主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暂罚下方，不久重登紫府^[12]，切不可分毫懈怠。若是他日罪下酆都，吾亦不能救汝。此三卷之书可以善观熟视。只可与天机星同观，其他皆不可见。写宋江用权诈，独不敢瞒吴用，其笔如镜。功成之后，便可焚之，勿留在世。从来相传异书，悉以此语为出身之路，思之每欲失笑。所嘱之言，汝当记取。目今天凡相隔，难以久留，汝当速回。”便令童子急送星主回去。“他日琼楼金阙，再当重会。”宋江便谢了娘娘，跟随青衣女童下得殿庭来。出得棂星门，送至石桥边，依稀记得来时路，写得妙绝。青衣道：“恰才星主受惊，不是娘娘护佑，已被擒拿。天明时，自然脱离

了此难。星主，看石桥下水里二龙相戏！”宋江凭栏看时，果见二龙戏水。二青衣望下一推。宋江大叫一声，却撞在神厨内，觉来乃是南柯一梦。入梦时不说是梦，至出后始说，此法诸书通用，而不知出于此。

宋江爬将起来看时，月影正午，料是三更时分。好。宋江把袖子里摸时，手内枣核三个，袖里帕子包着天书；将出来看时，果是三卷天书；又只觉口里酒香。宋江想道：“这一梦真乃奇异，似梦非梦。若把做梦来，妙。○前文何等匆遽，此文何等舒缓，疾雷激电之后，偏接一番烟霏云卷之态，极尽笔墨之致。如何有这天书在袖子里，口中又酒香，枣核在手里？说与我的言语都记得，不曾忘了一句？不把做梦来，妙。○两番活是初醒未醒意思。我自分明在神厨里，一交擗将入来，有甚难见处？……想是此间神圣最灵，显化如此？只是不知是何神明？”又作一顿，笔笔飞舞。揭起帐幔看时，九龙椅上坐着一位妙面娘娘，正和方才一般。妙笔入化，令人不能寻其笔迹。○入梦时，青衣女童是真是假；出梦时，妙面娘娘是假是真。只古庙中三个泥神，分作头尾两波，写得活灵生现，令俗子何处着笔也。宋江寻思道：“这娘娘呼我做星主，想我前生非等闲人也。这三卷天书必然有用。分付我的天言，天何言哉，况于书也？不曾忘了。青衣女童道：‘天明时，自然脱离此村之厄。’如今天色渐明，我却出去。”借势便出。便探手去厨里摸了短棒，细。把衣服拂拭了，细。一步步走下殿来。从左廊下转出庙前，仰面看时，旧牌额上刻着四个金字，道“玄女之庙”。牌额金字，有来时看者，有去时看者，皆写尽一时情事，不是浪补一笔。宋江以手加额，称谢道：“惭愧！原来是九天玄女娘娘传受与我三卷天书，又救了我的性命！如若能够再见天日之面，必当来此重修庙宇，再建殿庭。伏望圣慈俯垂护佑！”称谢已毕，只得望着村口悄悄出来。

离庙未远，只听得前面远远地喊声连天。又闪一影。○二赵去后，待女一闪，此处又一闪，笔情飘忽至此，读之猜测不出。【眉批】第三段。宋江寻思道：“又不济了！”住了脚。“且未可出去。上忽自云‘我却出去’，此忽又自云‘未可出去’，笔笔作鬼神恍惚之势。○一句未可出去。我若到他面前，定吃他拿了，不如且在这里路傍树背后躲一躲。”却才闪得入树背后去，只见数个土兵只见先是土兵。急急走得喘做一堆，奇绝之笔。把刀枪拄着，一步步擗将入来，拄着妙，活画出来。口里声声都只叫道：“神圣救命则个！”“神圣救命”四字，忽然躡括前来两段大文，倒皴反剔之法，于斯极矣。宋江在树背后看了，寻思道：“却又作怪！他们把着村口，紧提此句，真令读者摇颤不定。等我出来拿我，却又怎地抢入来？”

再看时，赵能也抢入来，只见次是赵能。口里叫道：“神圣！——神圣救命！”士兵叫“神圣救命”，赵能又叫“神圣救命”，令读者疑是玄女显化，定有鬼兵在后也。此皆作者特为此鬼怪之笔，俗本乃作“我们都是死也”，一何可笑。宋江道：“那厮如何恁地慌？”却见背后一条大汉追将入来。那个大汉上半截不着一丝，露出鬼怪般肉，手里拿着两把夹钢板斧，奇绝。○此来定不一人，然冲锋陷敌，当先敢死，必是大哥，写得情性俱有。口里喝道：“含鸟休走！”远观不睹，近看分明，正是黑旋风李逵。看他句句作鬼神恍惚之笔。○是泥塑侍女，又是梦中娘娘，又是泥塑娘娘，上文无数鬼神恍惚之事，忽然就黑旋风上，反衬一笔，真乃出神入化之文也。宋江想道：“莫非是梦里么？”句句与上文摇曳出鬼神恍惚之色来。不敢走出去。又一句不敢出去。

那赵能正走到庙前，被松树根只一绊，一交擗在地下。只松根绊跌，亦复写得前后掩映。李逵赶上，就势一脚踏住脊背，手起大斧，却待要砍；背后又是两筹好汉赶上来，把毡笠儿掀在脊梁上，各挺一条朴刀，看他写得如连珠炮相似，令人目光摇动。上首的是欧鹏，下首的是陶宗旺。李逵见他两个赶来，恐怕争功坏了义气，就手把赵能一斧砍做两半，连胸脯都砍开了，跳将起来，把士兵赶杀，四散走了。宋江兀自不敢便走出来。又一句不敢出来。背后只见又赶上三筹好汉，也杀将来；写众人来，真写得好，活画出四星五落赶杀之状来。前面赤发鬼刘唐，第二石将军石勇，第三催命判官李立。这六筹好汉说道：“这厮们都杀散了，只寻不见哥哥，却怎生是好？”石勇叫道：“兀那松树背后一个人立在那里！”宋江方才敢挺身出来，方写宋江出来，前凡用三跌也。说道：“感谢众兄弟们又来救我性命！将何以报大恩！”六筹好汉见了宋江，大喜道：“哥哥有了！四字妙，可见意不在杀人，又可见已寻了一早辰也。快去报与晁头领得知！”石勇、李立分头去了。只四字便囊括各处赶杀，而晁盖等七人、李俊等八人之许多辛苦，赵得之被杀，悉在其中矣。

宋江问刘唐道：“你们如何得知来这里救我？”刘唐答道：“哥哥前脚下得山来，晁头领与吴军师放心不下，此句单写晁盖，不写吴用，须知。便叫戴院长随即下来探听哥哥下落。补。晁头领又自己放心不下，写晁盖好。○“放心不下”四字作两番写来，使人感泣。再着我等众人前来接应，补。只恐哥哥有些疏失。半路里撞见戴宗，道两个贼驴追赶捕捉哥哥，补。晁头领大怒，分付戴宗去山寨，只教留下吴军师、公孙胜、阮家三兄弟、吕方、郭盛、朱贵、白胜看守寨栅，其余兄弟都教来此间寻觅哥哥。补。听得人说道：‘赶宋江入还道村去了！’补。村口守

把这厮们尽数杀了，不留一个，补。只有这几个奔进村里来。随即李大哥追来，我等都赶入来。不想哥哥在这里！”说犹未了，石勇引将淋漓错落之至。晁盖、花荣、秦明、黄信、薛永、蒋敬、马麟到来；李立引将李俊、穆弘、张横、张顺、穆春、侯健、萧让、金大坚。一行众多好汉都相见了。宋江作谢众位头领。晁盖道：“我叫贤弟不须亲自下山，不听愚兄之言，险些儿又做出来。”宋江道：“小可兄弟只为父亲这一事悬肠挂肚，坐卧不安，不由宋江不来取。”晁盖道：“好教贤弟欢喜：令尊并令弟家眷，我先叫戴宗引杜迁、宋万、王矮虎、郑天寿、童威、童猛送去，已到山寨中了。”省多少笔墨。宋江听得大喜，拜谢晁盖道：“得仁兄如此施恩，宋江死亦无怨！”方得性命，又说死亦无怨，将谁欺？欺天乎？一时，众头领各各上马，离了还道村口，宋江在马上，以手加额望空顶礼，称谢神明庇祐之力，容日专当拜还心愿。

一行人马径回梁山泊来。吴学究领了守山头领直到金沙滩，都来迎接。前到得大寨聚义厅上，众好汉都相见了。宋江急问道：“老父何在？”一片权诈。○孝顺不在口说，孝顺亦不在人前，凡属口说及在人前者，皆强盗，非孝顺也。晁盖便叫请宋太公出来。不多时，铁扇子宋清策着一乘山轿，抬着宋太公到来。众人扶策下轿，上厅来。宋江见了，喜从天降，笑逐颜开，再拜道：“老父惊恐。宋江做了不孝之子，负累了父亲吃惊受怕！”宋太公道：“叵耐赵能那厮弟兄两个每日拨人来守定了我们，只待江州公文到来，便要捉取我父子二人解送官司。听得你在庄后敲门，此时已有八九个土兵在前面草厅上；续后不见了，不知怎地赶出去了。补。○宛然口吻，遂宛然事情。到三更时候，又有二百余人把庄门开了，将我搭扶上轿抬了，教你兄弟四郎收拾了箱笼，放火烧了庄院。那时不由我问个缘由，径来到这里。”补。宋江道：“今日父子团圆相见，皆赖众兄弟之力也！”叫兄弟宋清拜谢了众头领。晁盖众人都来参拜宋太公已毕，一面杀牛宰马，且做庆喜筵席，作贺宋公明父子团圆。当日尽醉方散。次日又排筵席贺喜，大小头领尽皆欢喜。

第三日，晁盖又梯己备个筵席，写得有情有致。庆贺宋江父子完聚。忽然感动公孙胜一个念头：思忆老母在蓟州，写宋江取父一片假后，便欲写李逵取母一片真，以形激之。却恐文情太觉唐突，故又先借公孙胜作一过接，看他下文只用数语略递，便紧入李逵，别构奇观，意可见也。○今日借作李逵过接，后日又借作杨林等众人枝节，可谓一用两便矣。离家日久了，未知如何。众人饮酒之时，只见公孙胜起身对众头领说道：“感蒙众位豪杰相待贫道许多时，恩同骨肉。只是小道自从跟着晁头领到山，逐日宴乐，一向不曾还乡看视老母，亦恐我真人本师

悬望，欲待回乡省视一遭。暂别众头领三五个月，再回来相见，以满小道之愿，免致老母挂念悬望。”晁盖道：“向日已闻先生所言，令堂在北方无人侍奉。如曾说者，妙。今既如此说时，难以阻挡，只是不忍分别。虽然要行，且待来日相送。”公孙胜谢了。当日尽醉方散，各自归房安歇。次日早，就关下排了筵席，与公孙胜饯行。

且说公孙胜依旧做云游道人打扮了，腰里腰包肚包，背上雌雄宝剑，肩胛上挂着棕笠，手中拿把鳖壳扇，便下山来。众头领接住，就关下筵席，各各把盏送别。饯行已遍，晁盖道：“一清先生，此去难留，却不可失信。本是不容先生去，只是老尊堂在上^[13]，不敢阻挡。百日之外，专望鹤驾降临，切不可爽约。”公孙胜道：“重蒙列位头领看待许久，小道岂敢失信？回家参过本师真人，安顿了老母，便回山寨。”宋江道：“先生何不将带几个人去，一发就搬取老尊堂上山？早晚也得侍奉。”全为引出李逵，并非为一清作计，当想其用笔之妙。公孙胜道：“老母平生只爱清幽，吃不得惊唬，因此不敢取来。家中自有田产山庄，老母自能料理。上宋江语本为李逵作引，故一清只如此撇开。○一清之母只爱清幽，一清能养其志。如何公明之父惟恐其子落草，而终亦至于受尽惊吓也。写宋江许多孝行后，偏写出许多反衬之笔，以深志宋江之恶逆也。小道只去省视一遭便来，再得聚义。”宋江道：“既然如此，专听尊命。只望早早降临为幸。”晁盖取出一盘黄白之贐相送。公孙胜道：“不消许多，但只够盘缠足矣。”晁盖定教收了一半。打拴在腰包里，打个稽首，别了众人，过金沙滩便行，望蓟州去了。

众头领席散，却待上山，只见黑旋风李逵就关下放声大哭起来。奇人奇事奇文，亦是妙人妙事妙文。宋江连忙问道：“兄弟，你如何烦恼？”李逵哭道：“干鸟气么！这个也去取爷，那个也去望娘，偏铁牛是土掘坑里钻出来的！”何等天真烂漫，活写出纯孝之人来。○偏作谐语，便显宋江说忠说孝之假。晁盖便问道：“你如今待要怎地？”李逵道：“我只有一个老娘在家里。我的哥哥又在别人家做长工，如何养得我娘快乐？我要去取他来，这里快乐几时也好。”晁盖道：“兄弟说得是。写晁盖以衬出宋江。我差几个人同你去取了上来，也是十分好事。”宋江便道：“使不得！《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也。今宋江于己则一日不可更迟，于他人则毅然说使不得，天下有如是之仁人孝子者乎？写得可恨可畏。李家兄弟生性不好，回乡去必然有失。若是教人和他去，亦是不好。况且他性如烈火，到路上必有冲撞。他又在江州杀了许多人，那个不认得他是黑旋风？这几时官司如何不行移文书到那里了！必然原籍追捕。你又形貌凶恶，倘有疏失，路程遥远，如何得知？”

你且过几时，打听得平静了，去取未迟。”看他与前自己取爷时更不相同，皆特特写权诈人照顾不及处，以表宋江之假也。李逵焦躁，叫道：“哥哥！你也是个不平心的人！确确，忠恕之道，强盗恶乎知之哉！你的爷便要取上山来快活，我的娘由他在村里受苦！兀的不是气破了铁牛的肚子！”你的爷，我的娘，说得凿凿有理，使宋江无辨。宋江道：“兄弟，你不要焦躁。既是要去取娘，只依我三件事，便放你去。”李逵道：“你且说那三件事？”宋江点两个指头，说出这三件事来。有分教，李逵：

施为撼地摇天手，
来斗巴山跳涧虫。

毕竟宋江对李逵说出那三件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1] 显应：显灵。

[2] 岌岌：危急貌。

[3] 闪肭（nù）：扭伤筋络或肌肉。肭，扭，折伤。

[4] 龙墀（chí）：法坛，道场。

[5] 稽首：道士举一手向人行礼。

[6] 子墙：院落内部的小墙。角门：正门两侧的小门。

[7] 龙墀：丹墀。指宫殿的赤色台阶。

[8] 月台：正房、正殿突出连着前阶的平台。

[9] 正大：端正。

[10] 可：大约。

[11] 祇（zhī）：恭敬。

[12] 紫府：道教称仙人所居。

[13] 尊堂：对他人母亲的敬称。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粤自仲尼歿而微言绝，而忠恕一贯之义，其不讲于天下也既已久矣。夫中心之谓忠也，如心之谓恕也。见其父而知爱之谓孝，见其君而知爱之谓敬。夫孝敬繇于中心，油油然不自知其达于外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此之谓自谦。圣人自谦，愚人亦自谦；君子为善自谦，小人为不善亦自谦。为不善亦自谦者，厌然揜之，而终亦肺肝如见，然则天下之意，未有不诚者也。善亦诚于中，形于外；不善亦诚于中，形于外；不思善，不思恶，若恶恶臭，好好色之微，亦无不诚于中，形于外。盖天下无有一人，无有一事，无有一刻不诚于中，形于外也者。故曰：“自诚明，谓之性。”性之为言故也，故之为言自然也，自然之为言天命也。天命圣人，则无一人而非圣人也；天命至诚，则无善无不善而非至诚也。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善不善，其习也；善不善，无不诚于中，形于外，其性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者，虽圣人亦有下愚之德，虽愚人亦有上智之德。若恶恶臭，好好色，不惟愚人不及觉，虽圣人亦不及觉，是下愚之德也。若恶恶臭，好好色，乃至为善为不善，无不诚于中，形于外，圣人无所增，愚人无所减，是上智之德也。何必不喜？何必不怒？何必不哀？何必不乐？喜怒哀乐，不必圣人能有之也。匹妇能之，赤子能之，乃至禽虫能之，是则所谓道也。“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道，即所谓独也；不可须臾离，即所谓慎也。何谓独？诚于中，形于外。喜即盈天地之间止一喜，怒即盈天地之间止一怒，哀乐即盈天地之间止一哀，止一乐，更无旁念得而副贰之也。何谓慎？修道之教是也。

教之为言自明而诚者也。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则庶几矣不敢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也。何也？恶其无益也。知不善未尝复行，然则其“择乎中庸，得一善而拳拳服膺，必弗失之矣”。是非君子恶于不善之如彼也，又非君子好善之如此也。夫好善恶不善，则是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必废者耳，非所以学而至于圣人之法也。若夫君子欲诚其意之终必繇于择善而固执之者，亦以为善之后也若失，为不善之后也若

得。若得，则不免于厌然之揜矣；若失，则庶几其无祇于悔矣。圣人知当其欲揜而制之使不揜也难，不若引而置之无悔之地，而使之驯至乎心广体胖也易。故必津津以择善教后世者，所谓慎独之始事，而非《大学》“止至善”之善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固执之而弗失；能如是矣，然后谓之慎独。慎独而知从本是独，不惟有小人之揜即非独，苟有君子之慎亦即非独；于是始而择，既而慎，终而并慎亦不复慎。当是时，喜怒哀乐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从容中道，圣人也。如是谓之“止于至善”。不曰至于至善，而曰止于至善者，至善在近不在远，若欲至于至善，则是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也。故曰：“贤智过之。”为其欲至至善，故过之也。若愚不肖之不及，则为其不知择善慎独，故不及耳。然其同归不能明行大道，岂有异哉！若夫“止于至善”也者，维皇降衷于民，无不至善；无不至善，则应止矣。不惟小人为不善之非止也，彼君子之为善亦非止也；不惟为善为不善之非止也，彼君子之犹未免于慎独之慎，犹未止也。人诚明乎此，则能知止矣。知止也者，不惟能知至善不当止也，又能知不止之从无不中止也。夫诚知不止之从无不中止，而明于明德，更无惑矣，而后有定。知致则意诚也，而后能静；意诚则心正也，而后能安；心正则身修也，而后能虑；身修则家齐、国治、天下平也，而后能得；家齐、国治，天下平，则尽明德之量，所谓德之为言得也。夫始乎明，终乎明德，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全举如此，故曰：“明则诚矣。”惟天下至诚，为能“赞天地之化育”也。呜呼！是则孔子昔者之所谓忠之义也。盖忠之为言中心之谓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为喜怒哀乐之中节，谓之心；率我之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知家国、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乐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恕”。知喜怒哀乐无我无人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格物”。能无我无人无不任其自然喜怒哀乐，而天地以位，万物以育，谓之“天下平”。曾子得之，忠谓之一，恕谓之贯；子思得之，忠谓之中，恕谓之庸。故曰：“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呜呼！此固昔者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之精义。后之学者诚得闻此，内以之治其性情，即可以为圣人；外以之治其民物，即可以辅王者。然惜乎三千年来，不复更讲，愚又欲讲之，而惧或乖于遁世不悔之教，故反因读稗史之次而偶及之。当世不乏大贤、亚圣之材，想能垂许于斯言也。

能忠未有不恕者，不恕未有能忠者。看宋江不许李逵取娘，便断其必不孝顺太公，此不恕未有能忠之验。看李逵一心念母，便断其不杀养娘之人，此能忠未有不恕之验也。

此书处处以宋江、李逵相形对写，意在显暴宋江之恶，固无论矣。独奈何轻以“忠恕”二字下许李逵？殊不知忠恕天性，八十翁翁道不得，

周岁哇哇却行得，以“忠恕”二字下许李逵，正深表忠恕之易能，非叹李逵之难能也。

宋江取爷，村中遇神；李逵取娘，村中遇鬼。此一联绝倒。

宋江黑心人取爷，便遇玄女；李逵赤心人取娘，便遇白兔。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遇玄女，是奸雄捣鬼；李逵遇白兔，是纯孝格天。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遇神，受三卷天书；李逵遇鬼，见两把板斧。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天书，定是自家带去；李逵板斧，不是自家带来。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到底无真，李逵忽然有假。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取爷吃仙枣，李逵取娘吃鬼肉。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爷不忍见活强盗，李逵娘不及见死大虫。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爷不愿见子为盗，李逵娘不得见子为官。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取爷，还时带三卷假书；李逵取娘，还时带两个真虎。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爷生不如死，李逵娘死贤于生。此一联又绝倒。

宋江兄弟也做强盗，李逵阿哥亦是孝子。此一联又绝倒。

二十二回写武松打虎一篇，真所谓极盛难继之事也。忽然于李逵取娘文中，又写出一夜连杀四虎一篇，句句出奇，字字换色。若要李逵学武松一毫，李逵不能；若要武松学李逵一毫，武松亦不敢。各自兴奇作怪，出妙入神；笔墨之能，于斯竭矣。

话说李逵道：“哥哥，你且说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县搬取母亲，第一件，径回，不可吃酒。为曹大公家醉翻先作反衬。第二件，因你性急，谁肯和你同去？为朱贵弟兄先作反衬。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便来。第三件，你使的那两把板斧，休要带去。为假李逵先作反衬。路上小心在意，早去早回。”李逵道：“这三件事有什么依不得！哥哥放心。我只今日便行。我也不住了。”宋江之取爷也，众人钱之；公孙之取娘也，众人又钱之。奈何乎取爷取娘，而受人钱别乎哉？不提则连日饮酒，提起则立刻便行，情之至，义之尽也。当下李逵拽扎得爽俐，只跨一口腰刀，提条朴刀，带了一锭大银，为李逵一段地。三五个小银子，为李鬼一段地。吃了几杯酒，俗谓之封酒。唱个大喏，别了众人，八字妙绝，摹神之笔。盖其待众人如此，则其待娘可知。我亦不

知宋江之事父何如，但观其生平，全以权诈待人，而断其必忤逆太公之甚者也。便下山来，过金沙滩去了。

晁盖、宋江与众头领送行已罢，回到大寨里聚义厅上坐定。宋江放心不下，对众人说道：“李逵这个兄弟此去必然有失。不知众兄弟们谁是他乡中人？可与他那里探听个消息。”杜迁便道：“只有朱贵原是沂州沂水县人，与他是乡里。”宋江听罢，说道：“我却忘了。前日在白龙庙聚会时，李逵已自认得朱贵是同乡人。”好穿插。宋江便着人去请朱贵。小喽啰飞奔下山来，直至店里，请得朱贵到来。

宋江道：“今有李逵兄弟前往家乡搬取老母，因他酒性不好，为此不肯差人与他同去。诚恐路上有失，今知贤弟是他乡中人，你可去他那里探听走一遭。”朱贵答道：“小弟是沂州沂水县人。见在一个兄弟唤做朱富，顺便带出兄弟。在本县西门外开着个酒店，这李逵，他是本县百丈村董店东住；有个哥哥唤做李达，朱贵有弟，李逵有兄，随笔擲簸而成。○未有孝子而非悌弟者也，写李逵归家，口口哥哥，因还忆宋江怒骂宋清，盖真假之不能终掩有如此也。专与人家做长工。这李逵自小凶顽，因打死了人，逃走在江湖上，一向不曾回家。如今着小弟去那里探听也不妨，只怕店里无人看管。小弟也多时不曾还乡，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宋江道：“这个看店不必你忧心，我自教侯健、石勇替你暂管几时。”朱贵领了这言语，相辞了众头领下山来，便走到店里，收拾包裹，交割铺面与石勇、侯健，自奔沂州去了。这里宋江与晁盖在寨中每日筵席，饮酒快乐，与吴学究看习天书。宋江与吴用看天书，谁则知之？然则宋江自言与吴用看天书耳，可发一笑也。○因是而思昔者巢父挂瓢，许由洗耳，千口相传，已成美谭。然亦谁知之而谁言之？若言有人见之，别有人见之之处，巢、许不应为此。若言无人见之，然则巢、许自挂之，自洗之，又自言之矣。世间此类至多，胡可胜笑。不在话下。

且说李逵独自一个离了梁山泊，取路来到沂水县界。于路李逵端的不吃酒，徒以有老母在。因此不惹事，无有话说。行至沂水县西门外，见一簇人围着榜看，李逵也立在人丛中，听得读榜上道：“第一名，正贼宋江，系郓城县人。只得上半句。第二名，从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亦只得上半句。第三名，从贼李逵，系沂州沂水县人。……”也只得上半句。○只一榜，又分上下两半截写出，妙笔。李逵在背后听了，正待指手画脚，没做奈何处，只见一个人抢向前来，拦腰抱住，叫道：“张大哥！此段极似鲁达至雁门时，然而各不相妨者，为鲁达只是

无心忽遇金老而已，今此文却有二意：一是写朱贵之来，必在李逵未有事前，便摆脱去从来救应套子；一是李逵天性爽直，不解假名假姓，须得此处朱贵教他一遍，后文便生出“张大胆”三字来也。你在这里做甚么？”李逵扭过身看时，认得是旱地忽律朱贵。李逵问道：“你如何也来在这里？”朱贵道：“你且跟我说话。”

两个一同来西门外近村一个酒店内，直入到后面一间静房中坐了。是。朱贵指着李逵道：“你好大胆！前“张大哥”句，便教李逵假姓，此“好大胆”句，便以李逵假名，绝倒。那榜上明明写着赏一万贯钱捉宋江，补前下半句。五千贯捉戴宗，补前下半句。三千贯捉李逵，补前下半句。你却如何立在那里看榜？倘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如之奈何！宋公明哥哥只怕你惹事，不肯教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到这里做出怪来，续后特使我赶来探听你的消息。我迟下山来一日，又先到你一日，恰好李逵看榜，恰好朱贵抢来，一何巧合至此，几于印板笔法矣。反说一句迟来先到，不觉随手成趣，真妙笔也。你如何今日才到这里？”李逵道：“便是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吃酒，以此路上走得慢了。此等都是随手成趣。你如何认得这个酒店里？你是这里人？家在那里住？”

朱贵道：“这个酒店便是我兄弟朱富家里。我原是此间人，因在江湖上做客，消折了本钱，就于梁山泊落草，今次方回。”便叫兄弟朱富来与李逵相见了。朱富置酒管待李逵。李逵道：“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吃酒；今日我已到乡里了，便吃两碗儿，打甚么鸟紧！”爱哥哥则爱，爱酒则爱，笔笔真李逵，笔笔不是假宋江也。朱贵不敢阻当他，由他吃。当夜直吃到四更时分，安排些饭食，李逵吃了，趁五更晓星残月，霞光明朗，便投村里去。朱贵分付道：“休从小路去。只从大朴树转弯，投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去，便是董店东。写得宛然是同乡人声音。快取了母亲，和你早回山寨去。”李逵道：“我自从小路去，却不从大路走！谁耐烦！”宛然同乡人声音。朱贵道：“小路走，多大虫，轻轻一案。又有乘势夺包裹的剪径贼人。”又轻轻一案。○轻轻下此二笔，下忽转出两段奇文，正不知文生情，情生文矣。李逵应道：“我却怕甚鸟！”戴上毡笠儿，提了朴刀，跨了腰刀，别了朱贵、朱富，便出门投百丈村来。

约行了十数里，天色渐渐微明，【眉批】天色微明第一段。去那露草之中赶出一只白兔儿来，望前路去了。传言大孝合天，则甘露降；至孝合地，则芝草生；明孝合日，则凤凰集；纯孝合月，则白兔驯。闲中忽生出一白兔，明是纯孝所感，盖深许李逵之至也。○宋江取爷时无此

可知。李逵赶了一直，笑道：“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活写孝感。

正走之间，只见前面有五十来株大树丛杂，时值新秋，叶儿正红。凡写景处，须合下事观之，便成一幅图画。李逵来到树林边厢，只见转过一条大汉，喝道：“是会的留下买路钱，免得夺了包裹！”李逵看那人时，戴一顶红绢抓髻^髻几头巾，穿一领粗布衲袄，手里拿着两把板斧，令人忽思江州时打扮。把黑墨搽在脸上。夫妻二人一个搽墨，一个搽粉，写得好笑。李逵见了，大喝一声：先喝是李逵。“你这厮是甚么鸟人，此句处处有，然都问着别人，独此处忽然问着自己，几于以李逵问李逵，以鸟人问鸟人也。极奇极幻之文，有痴猴觑镜之妙。敢在这里剪径！”那汉道：“若问我名字，吓碎你心胆！老爷叫做黑旋风！绝倒。○若问黑旋风名字，吓碎黑旋风心胆，一好笑也。别人说别人是自己，自己闻自己是别人，二好笑也。你留下买路钱并包裹，便饶了你性命，容你过去！”李逵大笑道：不得不大笑。“没你娘鸟兴！写宋江处处将“父亲”二字高抬至顶，写李逵只把“娘”字当做骂人，妙绝。你这厮是甚么人？再问一句，真是如梦如幻，如镜如影。○吾友斲山先生尝言：“人影是无日光处，而人误谓有影；法帖是无墨拓处，而人误谓有字；四大中虚空是无四大处，而人误谓有人。”如此妙语，真是未经人道。附识如此。○假李逵是无李逵处，而人必呼之为假李逵，虽李逵当时，亦不能无我又是谁之疑也。那里来的？也学老爷名目，在这里胡行！”李逵挺起手中朴刀来奔那汉。那汉那里抵当得住，却待要走。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搠翻在地，一脚踏住胸脯，喝道：“认得老爷么？”妙绝。○若不认得，只问自己。○几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矣。那汉在地下叫道：“爷爷！饶你孩儿性命！”“爷爷”、“孩儿”等字，都与本文踢跳成趣。李逵道：“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汉黑旋风李逵便是！你这厮辱没老爷名字！”那汉道：“孩儿虽然姓李，孩儿姓李，不知爷又姓张，绝倒。不是真的黑旋风；分疏绝倒。○向真黑旋风说我不是真黑旋风，一何可笑！为是爷爷江湖上有名目，提起爷爷大名，鬼也害怕，鬼也害怕，惟鬼能知鬼也。因此孩儿盗学爷爷名目，胡乱在此剪径，但有孤单客人经过，听得说了‘黑旋风’三个字，便撇了行李逃奔了去，以此得这些利息，实不敢害人。小人自己的贱名叫做李鬼，只在这前村住。”宋江取爷，村中遇神；李逵取娘，村中遇鬼，遥对奇绝。李逵道：“叵耐这厮无礼，却在这里夺人的包裹行李，坏我的名目，学我使两把板斧！李逵爱名目，兼爱其板斧，是以君子爱品节，兼爱其羔雁也。○每见无知小儿，动笔便拟高、岑、王、孟诸家诗体，可谓学使板斧矣。且教他先吃我一斧！”劈手夺过一把斧来便砍。

李鬼慌忙叫道：“爷爷！杀我一个，便是杀我两个！”奇绝之文。○李逵一个，忽然走出两个；杀李鬼一个，忽然又杀两个。笔笔不从人间来。李逵听得，住了手，问道：“怎的杀你一个便是杀你两个？”李鬼道：“孩儿本不敢剪径，家中因有个九十岁的老母无人养赡，因此孩儿单题爷爷大名唬吓人，夺些单身的包裹，养赡老母；绝妙奇文。○强盗之假者，偏会假说出许多孝顺来。此篇全是描写李逵之真，以反衬宋江之假。此又顺借李鬼之假，以正衬宋江之假也。其实并不曾敢害了一个人。如今爷爷杀了孩儿，家中老母必是饿杀。”我观此言，疑非假李逵，竟是真宋江矣。李逵虽是个杀人不断眼的魔君，听得说了这话，自肚里寻思道：“我特地归家来取娘，却倒杀了一个养娘的人，天地也不容我。看他一片‘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心肠，正与宋江不许取娘一段对看。罢！罢！我饶了你这厮性命！”放将起来。李鬼手提着斧，纳头便拜。好笑。李逵道：“只我便是真黑旋风。你从今已后休要坏了俺的名目！”李鬼道：“孩儿今番得了性命，自回家改业，再不敢倚着爷爷名目在这里剪径。”李逵道：“你有孝顺之心，我与你十两银子做本钱，便去改业。”从来真正孝子，定能爱重孝子，宋江不许李逵取娘，便是宋江一生供状，写得真假画然。李逵便取出一锭银子把与李鬼，拜谢去了。李逵自笑道：“这厮却撞在我手里！既然他是个孝顺的人，必去改业。我若杀了他，天地必不容我。再说一遍，与上文宋江对看。○孝子之心，只是一片忠恕，写得妙绝。○两句天地不容，骂杀宋江矣。我也自去休。”拿了朴刀，一步步投山僻小路而来。

走到巳牌时分，看看肚里又饥又渴，四下里都是山径小路，不见有一个酒店饭店。正走之间，只见远远地山凹里露出两间草屋。李逵见了，奔到那人家里来，只见后面走出一个妇人来，髻髻鬓边插一簇野花^[2]，搽一脸胭脂铅粉。夫妇二人，黑白之极，读之一笑。李逵放下朴刀，道：“嫂子，我是过路客人，肚中饥饿，寻不着酒食店。我与你几钱银子，央你回些酒饭吃。”那妇人见了李逵这般模样，妙绝趣绝，真是看不惯，却不知即是日日看惯之人也。○做了他半世老婆，却从不曾认得，绝倒。不敢说没，只得答道：“酒便没买处，饭便做些与客人吃了去。”

李逵道：“也罢，只多做些个，正肚中饥出鸟来。”那妇人道：“做一升米不少么？”李逵道：“做三升米饭来吃。”那妇人向厨中烧起火来，便去溪边淘了米，将来做饭。李逵却转过屋后山边来净手。只见一个汉子擗手擗脚从山后归来。奇文。○上文若便了结，亦何以知李鬼之必非养娘之人哉，定然曲折到此矣。李逵转过屋后听时，那妇人正要上

山讨菜，开后门见了，便问道：“大哥，那里闪肭了腿？”那汉子应道：“大嫂，我险些儿和你不厮见了！你道我晦鸟气么？指望出去等个单身的过，整整的等了半个月，不曾发市。甫能今日抹着一个，你道是谁？绝倒。○原来他正是我，原来我不是他，我亦不道是他，你可知道是我。○远便千里，近只目前，妙绝。○猜不着时，便猜尽天下人亦猜不着；猜得着时，便只消猜一个，恰蚤猜着也。原来正是那真黑旋风！却恨撞着那驴鸟！我如何敌得他过？倒吃他一朴刀，“倒”字妙绝，人之骄妻妾也，每用此言矣。搠翻在地，定要杀我。吃我假意叫道：捎带宋江。‘你杀我一个，害了我两个！’他便问我缘故，我便假道：‘家中有九十岁的老娘无人养赡，定是饿死！’那驴鸟真个信我，饶了我性命；又与我一个银子做本钱，教我改了业养娘。我恐怕他省悟了赶将来，且离了那林子里，僻净处睡了一回，从山后走回家来。”文笔周致。那妇人道：“休要高声！却才一个黑大汉来家中，教我做饭，莫不正是他？如今在门前坐地。你去张一张看；若是他时，你去寻些麻药来，放在菜内，教那厮吃了，麻翻在地，我和你却对付了他，谋得他些金银，搬往县里住去，做些买卖，却不强似在这里剪径？”

李逵已听得了，便道：“叵耐这厮！我倒与了他一个银子，又饶了性命，他倒又要害我！这个正是天地不容！”妙绝。○凡三言之。○孝顺之道，必须则天明，事地察，可见天地只容孝子也。一转趯到后门边。这李鬼恰待出门，被李逵劈^劈揪住。那妇人慌忙自望前门走了。放走妇人，文格奇变。李逵捉住李鬼，按翻在地，身边掣出腰刀，早割下头来；拿着刀，奔前门寻那妇人时，正不知走那里去了。便不了。再入屋内来，去房中搜看，只见有两个竹笼，盛些旧衣裳，底下搜得些碎银两并几件钗环，李逵都拿了。又去李鬼身边搜了那锭小银子，细。都打缚在包裹里。却去锅里看时，三升米饭早熟了，好。只没菜蔬下饭。李逵盛饭来，吃了一回，看着自笑道：“好痴汉！放着好肉在前面，却不会吃！”可云吃鬼肉，亦可云自吃自，笔笔绝倒人。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两块肉来，把些水洗净了，灶里抓些炭火来便烧，一面烧一面吃。吃得饱了，把李鬼的尸首拖放屋下，放了把火，提了朴刀，自投山路里去了。

比及赶到董店东时，日已平西。【眉批】日已西第三段。径奔到家中，推开门，入进里面，只听得娘在床上问道：“是谁入来？”李逵看时，见娘双眼都盲了，坐在床上念佛。眼盲，便令下文深山讨水情景都有，且被虎吃后，便不疑到偶然走开也。○念佛娘养出吃人儿子，可笑一；半世念佛，临终却被虎吃，可笑二。只二字，活画出村里老妪来。

李逵道：“娘，铁牛来家了！”娘道：“我儿，你去了许多时，这几年正在那里安身？你的大哥只是在人家做长工，止博得些饭食吃，养娘全不济事！我时常思量你，眼泪流干，因此瞎了双目。又与眼瞎作一注，妙甚。你一向正是如何？”李逵寻思道：“我若说在梁山泊落草，娘定不肯去，我只假说便了。”宋江对人假说，李逵对娘假说。对人假说，是真强盗；对娘假说，是真孝子。盖对人假说，是做人方法；对娘假说，是为子方法也。李逵应道：“铁牛如今做了官，文官乎？武官乎？前云做个将军，然则是武官矣。○古之君子有棒檄色喜者，盖养志之法当如是也。上路特来取娘。”娘道：“恁地却好也！只是你怎生和我去得？”李逵道：“铁牛背娘到前路，殊失官体，绝妙之文。却觅一辆车儿载去。”娘道：“你等大哥来却商议。”李逵道：“等做甚么，我自和你去便了。”

恰待要行，只见李达提了一罐子饭来。又一孝子。○吾闻以子养，不闻以盗养，此宋江、公孙之别也。又闻以饭养，不闻以官养，此李家弟兄之别也。入得门，李逵见了便拜道：“哥哥，多年不见！”真正孝子，定是悌弟，写得蔼然一片。李达骂道：“你这厮归来做甚？又来负累人！”娘便道：“铁牛如今做了官，只知其一。特地家来取我。”李达道：“娘呀！休信他放屁！当初他打杀了人，教我披枷带锁，受了千万的苦。如今又听得他和梁山泊贼人通同，劫了法场，闹了江州，见在梁山泊做了强盗。然则做了官无疑矣。○《笑林》有其父名良臣者，其子不敢斥言之也，读《孟子》曰：今之所谓爷爷，古之所谓民贼也，即是此等骂法。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来，着落原籍追捕正身，却要捉我到官比捕；又得财主替我官司分理，补得周致。说：‘他兄弟已自十来年不知去向，亦不曾回家，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乡贯？’闲笔也，偏有本事与本文激射，遂令人忽思李鬼不杀，亦几乎被人捉去赚三千贯也。又替我上下使钱，因此不吃官司杖限追要。见今出榜赏三千钱捉他！你这厮不死，却走家来胡说乱道！”李逵道：“哥哥不要焦躁，一发和你同上山去快活，多少是好。”李达大怒，本待要打李逵，却又敌他不过；把饭罐撇在地下，一直去了。李逵道：“他这一去，必报人来捉我，是脱不得身，不如及早走罢。我大哥从来不曾见这大银，我且留下一锭五十两的大银子放在床上。管子之感鲍子也，曰：‘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千古真知己，便似兄弟。今李逵之赠其兄也，曰：我大哥从来不曾见这大银，我且留下一锭在此。千古真兄弟，便似知己。写得恩深义重之极。大哥归来见了，必然不赶来。”李逵便解下腰包，取一锭大银放在床上，叫道：“娘，我自背你去休。”娘道：“你背我那里去？”李逵道：“你休问我，只顾去快活便了。其言真是铁牛，真是孝

子，宋江说不出。我自背你去不妨。”李逵当下背了娘，提了朴刀，出门望小路里便走。为下作引。

却说李逵奔来财主家报了，领着十来个庄客，飞也似赶到家里看时，不见了老娘，只见床上留下一锭大银子。不见家母，乃见家兄，一笑。李逵见了这锭大银，心中忖道：“铁牛留下银子，背娘去那里藏了？……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来，我若赶去，倒吃他坏了性命。想他背娘必去山寨里快活。”一是见了银子，便有解说；一是随笔收卷上文，便更入下文也。众人不见了李逵，都没做理会处。李逵对众庄客说道：“这铁牛背娘去，不知往那条路去了。这里小路甚杂，怎地去赶他？”众庄客见李逵没理会处，俄延了半晌，也各自回去了。省妙。不在话下。

这里只说李逵怕李逵领人赶来，背着娘，只奔乱山深处僻净小路而走。便借上文穿入下文，好手。看看天色晚了，【眉批】天晚第四段。李逵背到岭下。娘双眼不明，不知早晚，李逵自认得这条岭唤做沂岭，过那边去，方才有人家。娘儿两个趁着星明月朗，一步步捱上岭来。娘在背上说道：“我儿，那里讨口水来我吃也好。”李逵道：“老娘，且待过岭去，借了人家安歇了，做些饭罢。”娘道：“我日中吃了些干饭，口渴得当不得。”李逵道：“我喉咙里也烟发火出。此句不是不肯寻水，正是肯寻水之根也。你且等我背你到岭上，寻水与你吃。”娘道：“我儿，端的渴杀我也！救我一救！”李逵道：“我也困倦得要不得！”此句是把娘歇放之根。李逵看看捱得到岭上松树边一块大青石上，把娘放下，插了朴刀在侧边，写得有色认，好。分付娘道：“耐心坐一坐，我去寻水来你吃。”

李逵听得溪涧里水响，闻声寻将去，盘过了两三处山脚，闻声可知其远，寻去可知其久，写来妙绝。来到溪边，捧起水来自吃了几口，了前烟发火出句。寻思道：又是好一回。“怎生能够得这水去把与娘吃？”立起身来，东观西望，又是好一回。远远地山顶上见一座庙，李逵道：“好了！”攀藤揽葛，又是好一回。上到庵前，推开门看时，却是个泗洲大圣祠堂，面前只有个石香炉。李逵用手去掇，原来却是和座子凿成的。绝倒。李逵拔了一回，那里拔得动？又是好一回。一时性起来，连那座子掇出前面石阶上一磕，把那香炉磕将下来。又是好一回。○绝倒。拿了再到溪边，又是好一回。将这香炉水里浸了，拔起乱草，洗得干净，又是好一回。挽了半香炉水，双手擎来，可知重哩。

再寻旧路，夹七夹八走上岭来。又是好一回。到得松树边石头上，

松树石头在，不见娘上。不见了娘，只见朴刀插在那里。朴刀在，不见娘下。李逵叫娘吃水，三字宛然纯孝之声，无贤无愚，闻之下泪。杳无踪迹。叫了几声不应，李逵心慌，四字奇文，李逵一生，只此一次。○于此不用其慌，恶乎用其慌？○宋江之慌为己，李逵之慌为娘，慌亦有不同也。丢了香炉，定住眼四下里看时，并不见娘；走不到三十余步，只见草地上一团血迹。李逵见了，一身肉发抖；看宋江许多“抖”字，看李逵许多“抖”字，妙绝。○俗本失。趁着那血迹寻将去，寻到一处大洞口，血迹引到洞口。只见两个小虎儿在那里舐一条人腿。铁牛吃鬼腿，小虎吃娘腿，亦复映射成趣。李逵把不住抖，抖妙。道：“我从梁山泊归来，特为老娘来取他。千辛万苦，背到这里，倒把来与你吃了！”“把来与你”四字，绝倒。○分明把娘与虎吃了，而不能不服李逵之孝；分明接太公在山寨快乐，而不能不骂宋江之陷父于不义也。那鸟大虫拖着这条人腿，不是我娘的是谁的？”心头火起，便不抖，赤黄须蚤竖起来，不抖又妙。将手中朴刀挺起，来搠那两个小虎。这小大虫被搠得慌，也张牙舞爪钻向前来，被李逵手起，先搠死了一个，好。那一个望洞里便钻了入去。李逵赶到洞里，也搠死了。小虎引入洞里。

李逵却钻入那大虫洞内，入虎穴，意在得虎子也；既杀虎子，又入虎穴，岂不怪哉！○前有武松打虎，此又有李逵杀虎，看他一样题目，写出两样文字，曾无一笔相近，岂非异才！○写武松打虎，纯是精细；写李逵杀虎，纯是大胆。如虎未归洞，钻入洞内；虎在洞外，赶出洞来，都是武松不肯做之事。伏在里面，张外面时，绝倒。只见那母大虫张牙舞爪望窝里来。李逵道：“正是你这业畜吃了我娘！”放下朴刀，跨边掣出腰刀。那母大虫到洞口，先把尾去窝里一剪，不知耐庵从何知之，奇绝妙绝。○武松文中，一扑一掀一剪，此亦一剪，却偏不同。便把后半截身躯坐将入去。耐庵从何知之，诚乃格物君子，奇绝妙绝。李逵在窝里看得仔细，把刀朝母大虫尾底下，尽平生气力，舍命一戳，武松有许多方法，李逵只是蛮戳，绝倒。正中那母大虫粪门。李逵使得力重，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里去了。加一句，写得异样出色，真正才子之笔。那母大虫吼了一声，就洞口带着刀，跳过涧边去了。

李逵却拿了朴刀，就洞里赶将出来。钻入洞，是何等大胆；赶出洞，又是何等大胆。直是更无一毫算计，纯乎不是武松也。那老虎负疼，直抢下山石岩下去了。不知何处去了，后却明白。李逵恰待要赶，只见就树边卷起一阵狂风，吹得败叶树木如雨一般打将下来。写得出色。自古道：“云生从龙，风生从虎。”那一阵风起处，星月光辉之下，大吼了一声，忽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骇绝之文。那大虫望李逵势

猛一扑。亦写一扑。○武松文中，一扑一掀一剪都躲过，是写大智量人，让一步法。今写李逵不然，虎更耐不得，李逵也更耐不得，劈面相遭，大家便出全力死搏，更无一毫算计，纯乎不是武松，妙绝。那李逵不慌不忙，趁着那大虫的势力，手起一刀，正中那大虫颌下。武松有许多方法，李逵又只如此。那大虫不曾再掀再剪：特写一句，表与武松文异。一者护那疼痛，二者伤着他那气管。那大虫退不够五七步，只听得响一声，如倒半壁山，登时间死在岩下。那李逵一时间杀了子母四虎，还又到虎窝边，将着刀复看了一遍，只恐还有大虫，是何等大胆，武松不肯。已无有踪迹。李逵也困乏了，只此句与写武松时同，俗笔偏不肯有此句，则何也？走向泗州大圣庙里，睡到天明。是何等大胆，武松不肯。

次日早晨，【眉批】次日早晨第五段。李逵却来收拾亲娘的两腿及剩的骨殖，把布衫包裹了；敛之以礼，真正孝子。直到泗州大圣庙后，掘土坑葬了。葬之以礼，真正孝子。李逵大哭了一场，写得生尽其爱，养尽其劳，葬尽其诚，哭尽其哀，真正仁人孝子，不与宋江权诈一样。肚里又饥又渴，不免收拾包裹，拿了朴刀，寻路慢慢的走过岭来。只见五七个猎户撞见猎户，亦与武松两样。都在那里收窝弓弩箭。见了李逵一身血污行将下岭来，众猎户吃了一惊，问道：“你这客人莫非是山神土地？如何敢独自过岭来？”李逵见问，自肚里寻思道：“如今沂水县出榜赏三千贯钱捉我，我如何敢说实话？只谎说罢。”偏写李逵慌说，偏愈见其真诚；偏写宋江信义，偏愈见其权诈。答道：“我是客人。昨夜和娘过岭来，因我娘要水吃，我去岭下取水，被那大虫把我娘拖去吃了。我直寻到虎窝里，先杀了两个小虎，后杀了两个大虎。泗州大圣庙里睡到天明，方才下来。”众猎户齐叫道：“不信你一个人如何杀得四个虎？便是李存孝和子路也只打得一个^[3]。这两个小虎且不打紧，那两大虎非同小可！我们为这两个畜生不知都吃了几顿棍棒。这条沂岭自从有了这窝虎在上面，整三五月没人敢行。我们不信！敢是你哄我？”李逵道：“我又不是此间人，看他会谎说，妙绝。没来由哄你做甚么？你们不信，我和你上岭去寻着与你，就带些人去扛了下来。”众猎户道：“若端的有时，我们自重重的谢你。却是好也！”众猎户打起胡哨来，一霎时聚起三五十人，都拿了铙钩枪棒，跟着李逵，必聚起众人，必拿着家生，必跟在后头，皆写猎户怕极，以反衬李逵大胆。再上岭来。

此时天大明朗，【眉批】天大明朗第六段。都到那山顶上。远远望见窝边果然杀死两个小虎，一个在窝内，一个在外面；一只母大虫死在

山岩边，一只雄虎死在泗州大圣庙前。众猎户见了杀死四个大虫，尽皆欢喜，便把索子抓缚起来。众人扛抬下岭，就邀李逵同去请赏；一面先使人报知里正上户，都来迎接着，抬到一个大户人家，唤做曹太公庄上。那人曾充县史，家中暴有几贯浮财，专一在乡放刁把揽；初世为人便要结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恐唬邻里；极要谈忠说孝，只是口是心非。句句打着宋江。当时曹太公亲自接来，相见了，邀请李逵到草堂上坐定，动问那杀虎的缘由。李逵却把夜来同娘到岭上要水吃，因此杀死大虫的话说了一遍。众人都呆了。曹太公动问：“壮士高姓名讳？”李逵答道：“我姓张，无名，只唤做张大胆。”非朱贵教之不能，看他异日改杀，只是姓李，便知今日“张大胆”三字，先有稿本也。曹太公道：“真乃是大胆壮士！不恁地胆大，如何杀得四个大虫！”一壁厢叫安排酒食管待。不在话下。

且说当村里得知沂岭杀了四个大虫，抬在曹太公家，讲动了村坊道店，哄得前村后村，山僻人家，大男幼女，成群拽队，都来看虎，引出。入见曹太公相待着打虎的壮士在厅上吃酒。数中却有李鬼的老婆，文情如环无端，随笔盘舞而出。○无昨日其夫被杀，次日其妻看虎之礼，只图文字回环耳。逃在前村爹娘家里，随着众人也来看虎，却认得李逵的模样，思李鬼不得见，见李逵如见李鬼焉。慌忙来家对爹娘说道：“这个杀虎的黑大汉，便是杀我老公，烧了我屋的。他叫做梁山泊黑旋风。”李鬼平日只提“黑旋风”三字，故其妻亦熟闻之。至于“李逵”二字，必留下里正口中出。俗本淆讹之极。○写李鬼妻，只重在杀李鬼、烧房屋，黑旋风乃指其名耳，实不知有出榜赏钱之事。爹娘听得，连忙来报知里正。里正听了道：“他既是黑旋风时，正是岭后百丈村打死了人的李逵。始出李逵。○鬼妻只重昨日事，里正只重旧时事，都像。逃走在江州，又做出事来，行移到本县原籍追捉，如今官司出三千贯赏钱拿他。他却走在这里！”暗地使人去请得曹太公到来商议。曹太公推道更衣，急急的到里正家。里正说：“这个杀虎的壮士便是岭后百丈村里的黑旋风李逵，见今官司着落拿他。”曹太公道：“你们要打听得仔细。倘不是时，倒惹得不好。若真个是时，却不妨，要拿他时也容易。只怕不是他时却难。”里正道：“见有李鬼的老婆认得他。曾来李鬼家做饭吃，杀了李鬼。”曹太公道：“既是如此，我们且只顾置酒请他，却问他今番杀了大虫，还是要去县里请功，还是要村里讨赏。若还他不肯去县里请功时，便是黑旋风了，着人轮换把盏，灌得醉了，缚在这里；却去报知本县，差都头来取去，万无一失。”众人道：“说得是。”

里正与众人商量定了。曹太公回家来款住李逵，一面且置酒来相

待，便道：“适间抛撇，请勿见怪。且请壮士解下腰间腰刀，放过朴刀，宽松坐一坐。”写老奸巨猾活现。李逵道：“好，好。我的腰刀已搁在雌虎肚里了，只有刀鞘在这里。触手成趣，闲心妙笔。若开剥时，可讨来还我。”曹太公道：“壮士放心。我这里有的是好刀，相送一把与壮士悬带。”李逵解了腰间刀鞘并缠袋包裹，都递与庄客收贮；便把朴刀倚过一边。曹太公叫取大盘肉，大壶酒来。众多大户并里正猎户人等轮番把盏，大碗大钟只顾劝李逵。曹太公又请问道：“不知壮士要将这虎解官请功，只是在这里讨些赍发？”李逵道：“我是过往客人，忙些个。偶然杀了这窝猛虎，不须去县里请功，只此有些赍发便罢；若无，我也去了。”曹太公道：“如何敢轻慢了壮士！少刻村中敛取盘缠相送。我这里自解虎到县里去。”李逵道：“布衫先借一领与我换了上盖。”曹太公道：“有，有。”当时便取一领细青布衲袄，黑大汉穿青布衲袄，好看好笑。就与李逵换了身上的血污衣裳。只见门前鼓响笛鸣，都将酒来与李逵把盏作庆，一杯冷，一杯热。李逵不知是计，只顾开怀畅饮，全不计宋江分付的言语。不两个时辰，把李逵灌得酩酊大醉，立脚不住。众人扶到后堂空屋下，放翻在一条板凳上，就取两条绳子，连板凳绑住了；便叫里正带人飞也似去县里报知，就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补了一张状子。好。

此时哄动了沂水县里。知县听得大惊，连忙升厅，问道：“黑旋风拿住在那里？这是谋叛的人，不可走了！”原告人并猎户答应道：“见缚在本乡曹大户家。为是无人近得他，诚恐有失，路上走了，不敢解来。”知县随即叫唤本县都头李云上厅来分付道：“沂岭下曹大户庄上拿住黑旋风李逵。你可多带人去，密地解来。休要哄动村坊，被他走了。”反引二朱。李都头领了台旨，下厅来，点起三十个老郎士兵，各带了器械，便奔沂岭村中来。

这沂水县是个小去处，如何掩饰得过？此时街市上讲动了，正引二朱。说道：“拿着了闹江州的黑旋风，如今差李都头去拿来。”朱贵在东庄门外朱富家，听得了这个消息，慌忙来后面对兄弟朱富说道：“这黑厮又做出来了！如何解救？宋公明特为他诚恐有失，差我来打听消息。如今他吃拿了，我若不救得他时，怎的回寨去见哥哥？似此怎生是好！”朱富道：“大哥，且不要慌。这李都头一身好本事，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我和你只两个同心合意，如何敢近傍他？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李云日常时最是爱我，常常教我使些器械。我却有个道理对他，只是在这里安不得身了。今晚煮三二十斤肉，将十数瓶酒，把肉大块切了，却将些蒙汗药拌在里面。我两个五更带数个火家，挑着去半路里僻

净处等候；他解来时，只做与他把酒贺喜，将众人都麻翻了，却放李逵，如何？”朱贵道：“此计大妙。事不宜迟，可以整顿，及早便去！”朱贵道：“只是李云不会吃酒，便麻翻了，终久醒得快。非写难于用计相救，正为留得李云，更有后文耳。还有件事。倘或日后得知，须在此安身不得。”朱富道：“兄弟，你在这里卖酒也不济事。不如带领老小，跟我上山，一发入了伙；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却不快活？今夜便叫两个火家，觅了一辆车儿，先送妻子和细软行李起身，约在十里牌等候，都去上山。我如今包裹内带得一包蒙汗药在这里；好。不然，何处急办？李云不会吃酒时，肉里多掺些，逼着他多吃些，也麻倒了。救得李逵，同上山去，有何不可？”朱富道：“哥哥说得是。”便叫人去觅下一辆车儿，打拴了三五个包箱，捎在车儿上；家中粗物都弃了；叫浑家和儿女上了车子，分付两个火家跟着车子，只顾先去。

且说朱贵、朱富当夜煮熟了肉，切做大块，将药来拌了，连酒装做两担，带了二三十个空碗；又有若干菜蔬，也把药来拌了；恐有不吃肉的，也教他着手。因上文有李云不吃酒，便掺放肉内一句，便又生出或有不吃肉，再拌菜蔬内一句以陪之。总之不肯以金针示人也。两担酒肉，两个火家各挑一担；弟兄两个自提了些果盒之类；四更前后，直接将将来僻净山路口坐等。到天明，远远地只听得敲着锣响，朱贵接到路口。

且说那三十来个土兵自村里吃了半夜酒；四更前后，把李逵背剪绑了解将来，后面李都头坐在马上。看看来到前面，朱富便向前拦住，叫道：“师父且喜，小弟将来接力。”桶内舀一壶酒来，斟一大钟，上劝李云。朱贵托着肉来，火家捧过果盒。李云见了，慌忙下马，跳向前来，说道：“贤弟，何劳如此远接！”朱富道：“聊表徒弟孝顺之心。”李云接过酒来，到口不吃。不吃。朱富跪下道：“小弟已知师父不饮酒，今日这个喜酒，也饮半盏儿。”李云推却不过，略呷了两口。略呷。朱富便道：“师父不饮酒，须请些肉。”李云道：“夜间已饱，吃不得了。”不惟不吃酒，并不吃肉，文情入妙。朱富道：“师父行了许多路，肚里也饿了。虽不中吃，胡乱请些，以免小弟之羞。”拣两块好的递将过来。

李云见他如此殷勤，只得勉强吃了两块。只吃两块。○一总为留得李云之地，不为难救李逵摇摆也。朱富把酒来劝上户里正并猎户人等，都劝了三钟。朱贵便叫土兵庄客众人都来吃酒。这伙男女那里顾个冷句。热、句。好吃句。不好吃？句。酒肉到口只顾吃，正如这风卷残云，落花流水，一齐上来抢着吃了。李逵光着眼，看了朱贵兄弟两个，

已知用计，故意道：“你们也请我吃些！”朱贵喝道：“你是歹人，有酒肉与你吃？这般杀才，快闭了口！”李云看着士兵，喝叫快走，只见一个个都面面厮觑，走动不得，口颤脚麻，都跌倒了。李云急叫：“中了计了！”恰待向前，不觉自家也头重脚轻晕倒了，软做一堆，睡在地下。当时朱贵、朱富各夺了一条朴刀，夺刀好。喝声“孩儿们休走！”两个挺起朴刀来赶这伙不曾吃酒肉的庄客并那看的人。走得快的走了，走得迟的就搠死在地。李逵大叫一声，把那绑缚的麻绳都挣断了；便夺过一条朴刀来杀李云。【眉批】已下独写朱富。朱富慌忙拦住，叫道：“不要无礼！他是我的师父，为人最好。你只顾先走。”好朱富。李逵应道：“不杀得曹太公老驴，如何出得这口气！”李逵赶上，手起一朴刀，先搠死曹太公杀得好。并李鬼的老婆，杀得好。续后里正也杀了；杀得好。性起来，把猎户排头儿一味价搠将去。杀得好。那三十来个士兵都被搠死了。杀得好。这看的人和众庄客只恨爹娘少生两只脚，都往深野路逃命去了。不杀好。

李逵还只顾寻人要杀，朱贵喝道：“不干看的人事，休只管伤人！”慌忙拦住。李逵方才住了手，就士兵身上剥了两件衣服穿上。好。三个人提着朴刀，便要从小路里走。朱富道：“不好，却是我送了师父性命！好朱富。他醒时，如何见得知县？必然赶来。你两个先行，我等他一等。好朱富。我想他日前教我的恩义，好朱富。且是为人忠直，好朱富。等他赶来，就请他一发上山入伙，也是我的恩义，好朱富。免得教回县去吃苦。”好朱富。朱贵道：“兄弟，你也见得是。我便先去跟了车子行，调遣得好。留李逵在路傍帮你等他。调遣得好。○看他三个人，也调遣定了行事，笑今日行兵之无纪也。若是他不赶来时，你们两个休执迷等他。”反补一句，文心周致。朱富道：“这是自然了。”当下朱贵前行去了。

只说朱富和李逵坐在路旁边等候。果然不到一个时辰，只见李云挺着一条朴刀，飞也似赶来，大叫道：“强贼休走！”李逵见他来得凶，跳起身，挺着朴刀来斗李云，恐伤朱富。四字写出李逵生平一片之心。正是有分教：

梁山泊内添双虎，
聚义厅前庆四人。

毕竟黑旋风斗青眼虎，二人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发髻。

[2] 髻（zhuā）髻：梳在头顶两旁或脑后的发髻。

[3] 李存孝和子路：李存孝是唐末五代的猛将，传说他十岁时就曾杀虎。子路为孔子弟子，《殷芸小说》中记载他曾取水杀虎。

第四十三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已上宋江既入山寨，一切线头都结矣。不得已，生出戴宗寻取公孙，别开机扣，便转出杨雄、石秀一篇锦绣文章，乃至直带出三打祝家无数奇观。而此一回，则正其过接长养之际也。贪游名山者，须耐仄路；贪食熊蹯者，须耐慢火；贪看月华者，须耐深夜；贪见美人者，须耐梳头。如此一回，固愿读者之耐之也。

看他一路无数小文字，都复有一丘一壑之妙，不似他书，一望平原而已。

一部收尾，此篇独居第一。

话说当时李逵挺着朴刀来斗李云。两个就官路傍边斗了五七合，不分胜败。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间隔开，叫道：“且不要斗，都听我说！”二人都住了手。朱富道：“师父听说：小弟多蒙错爱，指教枪棒，非不感恩；只是我哥哥朱贵见在梁山泊做了头领，今奉及时雨宋公明将令，着他来照管李大哥。不争被你拿了解官，教我哥哥如何回去见得宋公明？因此做下这场手段。却才李大哥乘势要坏师父，却是小弟不肯容他下手，只杀了这些土兵。我们本待去得远了，猜道师父回去不得，必来赶我；小弟又想师父日常恩念，特地在此相等。师父，你是个精细的人，有甚不省得？如今杀害了许多人性命，又走了黑旋风，你怎生回去见得知县？你若回去时，定吃官司，又无人来相救；不如今日和我们一同上山，投奔宋公明入了伙。未知尊意若何？”李云寻思了半晌，便道：“贤弟，只怕他那里不肯收留我。”朱富笑道：“师父，你如何不知山东及时雨大名，专一招贤纳士，结识天下好汉？”李云听了，叹口气道：“闪得我家难奔，有国难投！只喜得我并无妻小，省。不怕吃官司拿了。只得随你们去休！”李逵便笑道：“我的哥！你何不早说？”粗直是其天性。便和李云剪拂了。这李云既无老小，亦无家当，省。当下三人合作一处，来赶车子。半路上朱贵接见了，大喜。四筹好汉跟了车仗便行，于路无话。看看相近梁山泊，路上又迎着马麟、郑天寿，好。○昭烈敕

后主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吾谓行文亦然。如李、朱四人看看到山，又增出马麟、郑天寿来探听，此所谓小善必为。李云老小家当，定要写还二句，必不肯漏，此所谓小恶必避也。都相见了，说道：“晁、宋二头领又差我两个下山来探听你消息；好。今既见了，我两个先去回报。”当下二人先上山来报知。

次日，四筹好汉带了朱富家眷，都至梁山泊大寨聚义厅来。朱贵向前先引李云拜见晁、宋二头领，相见众好汉，说道：“此人是沂水县都头，姓李，名云，绰号青眼虎。”上文虎字犹留馀影，妙。次后朱贵引朱富参拜众位，说道：“这是舍弟朱富，绰号笑面虎。”妙。都相见了。李逵拜了宋江，独拜宋江。给还了两把板斧，细。诉说假李逵剪径一事，众人大笑；这个该笑。○先写众人都笑，衬下宋江独笑，妙笔。又诉说杀虎一事，为取娘至沂岭，被虎吃了，说罢，流下泪来。写出至人至性。宋江大笑大书宋江大笑者，可知众人不笑也。夫娘何人也？虎吃何事也？娘被虎吃，其子流泪，何情也？闻斯言也，不必贤者而后哀之，行道之人莫不哀之矣。江独何心，不惟不能哀之，且复笑之；不惟笑之而已，且大笑之耶？天下之人莫非子也，天下莫非人子，则莫不各有其娘也。江而独非人子则已，江而犹为人子，则岂有闻人之娘已被虎吃，而为人之子乃复大笑？江谁欺，欺太公乎？作者特于前幅大书宋江不许取娘，于后幅大书宋江闻虎吃娘大笑，所以深明谈忠谈孝之人，其胸中全无心肝，为稗史之樗枘也。道：“被你杀了四个猛虎，今日山寨里却添得两个活虎，不悲别人无娘，但夸自家添虎。正宜作庆。”不吊孝子，但庆强盗，皆深恶宋江笔法。众多好汉大喜，便教杀羊宰马，做筵席庆贺两个新到头领。晁盖便叫去左边白胜上首坐定。

吴用道：此三字是上来一篇大结束处，非结束李云、朱富而已，直结束劫法场以来也。“近来山寨十分兴旺，感得四方豪杰望风而来，皆是晁、宋二兄之德，亦众弟兄之福也。然虽如此，还令朱贵仍复掌管山东酒店，替回石勇、侯健。朱贵在东。朱富老小另拨一所房舍住居。目今山寨事业大了，非同旧日；可再设三处酒馆，专一探听吉凶事情，往来义士上山；如若朝廷调遣官兵捕盗，可以报知，如何进兵，好做准备。西山地面广阔，可令童威、童猛弟兄带领十数个火伴那里开店；二童在西。令李立带十数个火家，去山南边那里开店；李立在南。令石勇也带十来个伴当，去北山那里开店。石勇在北。仍复都要设立水亭号箭、接应船只。但有缓急军情，飞捷报来。已上第一令。山前设置三座大关，专令杜迁总行守把。但有一应委差，不许调遣，十字妙绝，读之一叹。早晚不得擅离。”六字妙绝，读之一叹。○第二令。又令陶宗旺

把总监工，掘港汊，修水路，开河道，整理宛子城垣，修筑山前大路。妙绝，读之一叹。○第三令。他原是庄户出身，修理久惯。令蒋敬掌管库藏仓廩，支出纳入；积万累千，书算帐目。第四令。令萧让设置寨中寨外，山上山下，三关把隘许多行移关防文约，大小头领号数。妙。○第五令。烦令金大坚刊造雕刻一应兵符、印信、牌面等项。第六令。令侯健管造衣袍铠甲、五方旗号等件。第七令。令李云监造梁山泊一应房舍、厅堂。第八令。令马麟监管修造大小战船。第九令。令宋万、白胜去金沙滩下寨。令王矮虎，郑天寿去鸭嘴滩下寨。两段第十令。令穆春、朱富管收山寨钱粮。第十一令。吕方、郭盛于聚义厅两边耳房安歇。绝妙亲兵。○第十二令。令宋清专管筵宴。写得宋清惟酒食是议，读之绝倒。○无数经济，发出一段极大文字，却以一戏语终之，妙绝。○此篇调遣众人，所以结束宋江上山许大文字也。以无数说话描写大宋机械变诈，几于食少事烦，却只以一句话描写小宋百无一能，只图口腹。如此结构，真是锦心绣手。都分拨已定，筵席了三日。不在话下。梁山泊自此无事，每日只是操练人马，教演武艺；水寨里头领都教习驾船赴水，船上厮杀。亦不在话下。一大结后，再作一小结。

忽一日，宋江与晁盖、吴学究并众人闲话道：“我等弟兄众位今日共聚大义，只有公孙一清不见回还。我想他回蓟江探母、参师，期约百日便回；今经日久，不知信息，莫非昧信不来？可烦戴宗兄弟与我去走一遭，探听他虚实下落，如何不来。”戴宗愿往。宋江大喜，说道：“只有贤弟去得快，旬日便知信息。”

当日戴宗别了众人。次早，打扮做承局，离了梁山泊，取路望蓟州来。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作起“神行法”来，于路只吃些素茶素食。在路行了三日，来到沂水县界，只闻人说道：随手点缀。“前日走了黑旋风，伤了好些人，连累了都头李云，不知去向，不甚分明正妙，宛然是闲人说闲话。至今无获处。”戴宗听了冷笑。

当日正行之次，只见远远地转过一个人来，手里提着一根浑铁笔管枪。匆匆行次，只见人枪而已，下文回看，始详其状。那人看见戴宗走得快，便立住了脚，叫一声：“神行太保。”穿接得奇。戴宗听得，回过脸来定睛看时，见山坡下小径边立着一个大汉，生得头圆耳大，鼻直口方，眉秀目疏，腰细膀阔。像条好汉。戴宗连忙回转身来，问道：“壮士，素不曾拜识，如何呼唤贱名？”那汉慌忙答道：“足下果是神行太保？”撇了枪，便拜倒在地。穿接甚好。戴宗连忙扶住答礼，问道：“足下高姓大名？”那汉道：“小弟姓杨，名林，祖贯彰德府人氏；多在绿林

丛中安身，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锦豹子杨林。数月之前，路上酒肆里遇见公孙胜先生，同在店中吃酒相会，便写得不冷落。备说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贤纳士，如此义气，写下一封书，教小弟自来投大寨入伙，只是不敢轻易擅进。公孙先生又说：‘李家道口旧有朱贵开酒店在彼，招引上山入伙的人。山寨中亦有一个招贤飞报头领，好官名。唤做神行太保戴院长，日行八百里路。’今见兄长行步非常，因此唤一声看，固知穿接之奇也。不想果是仁兄。正是天幸，无心得遇！”戴宗道：“小可特为公孙胜先生回蓟州去，杳无音信，今奉晁、宋二公将令，差遣来蓟州探听消息，寻取公孙胜还寨，不期却遇足下。”杨林道：“小弟虽是彰德府人，这蓟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倘若不弃，就随侍兄长同去走一遭。”戴宗道：“若得足下作伴，实是万幸。寻得公孙先生见了，一同回梁山泊未迟。”杨林见说了，大喜，就邀住戴宗，结拜为兄。

戴宗收了甲马，两个缓缓而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杨林置酒请戴宗，戴宗道：“我使‘神行法’，不敢食荤。”两个只买些素馔相待。过了一夜，次日早起，打火吃了早饭，收拾动身。杨林便问道：“兄长使‘神行法’走路，小弟如何（走）〔赶〕得上？只怕同行不得。”戴宗笑道：“我的‘神行法’也带得人同走。我把两个甲马拴在你腿上，作起法来，也和我一般走得快，奇事。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不然，你如何赶得我走！”杨林道：“只恐小弟是凡胎浊骨，比不得兄长神体。”戴宗道：“不妨。我这法诸人都带得，耐庵写至此句，早已想到李逵矣。作用了时，和我一般行，只是我自吃素，并无妨碍。”后日独难李逵，故妙。当时取两个甲马替杨林缚在腿上，戴宗也只缚了两个，作用了“神行法”，吹口气在上面，两个轻轻地走了去，要紧要慢，都随着戴宗行。后日独难李逵，故妙。两个于路间说些江湖上的事，虽只缓缓而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神行”二字，已是奇想，更有此奇笔描写之。

两个行到巳牌时分，前面来到一个去处：四围都是高山，中间一条驿路。杨林却自认得，引。便对戴宗说道：“哥哥，此间地名唤做饮马川。前面兀那高山里常常有大伙在内，近日不知如何。因为山势秀丽，水绕峰环，以此唤做饮马川。”两个正来到山边过，只听得忽地一声锣响，战鼓乱鸣，走出一二百小喽罗，拦住去路。当先捧着两筹好汉¹¹，各挺一条朴刀，大喝道：“行人须住脚！五字恰好喝神行人，故妙。你两个是甚么鸟人？那里去的？会事的快把买路钱来，饶你两个性命！”杨林笑道：“哥哥，你看我结果那呆鸟！”二字骂尽千载。○见好人而不识，闻好话而不信，读好文字而不解，皆呆鸟也。拈着笔管枪，抢将入去。

那两个好汉见他来得凶，走近前来看了，上首的那个便叫道：“且不要动手！兀的不是杨林哥哥么？”杨林住了，却才认得。上首那个大汉一个大。提着军器向前剪拂了，便唤下首这个长汉一个长。都来施礼罢。杨林请过戴宗，说道：“兄长且来和这两个弟兄相见。”戴宗问道：“这两个壮士是谁？如何认得贤弟？”杨林便道：“这个认得小弟的好汉，他原是盖天军襄阳府人氏，姓邓，名飞；为他双睛红赤，江湖上人都唤他做火眼狻猊^[2]，能使一条铁链，人皆近他不得。多曾合伙，一别五年，不曾见面，谁想今日却在这里相遇着。”邓飞便问道：“杨林哥哥，这位兄长是谁？必不是等闲人也。”杨林道：“我这仁兄各说其所知，与下文相对。是梁山泊好汉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邓飞听了，道：“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长，能行八百里路程的？”戴宗答道：“小可便是。”那两个头领慌忙剪拂，道：“平日只听得说大名，不想今日在此拜识尊颜。”戴宗忙问道：“这位好汉高姓大名？”邓飞道：“我这兄弟我这仁兄，我这兄弟，以闲笔作对，令文字不懈散。姓孟，名康，祖贯是真定州人氏，善造大小船只。原因押送花石纲，要造大船，嗔怪这提调官催并责罚，他把本官一时杀了，弃家逃走在江湖上绿林中安身，已得年久。因他长大白净，人都见他一身好肉体，起他一个绰号，叫他做玉幡竿孟康。”戴宗见说大喜。

四筹好汉说话间，杨林问道：“二位兄弟在此聚义几时了？”邓飞道：“不瞒兄长说，也有一年多了。只半载前，在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个哥哥，姓裴，名宣，先生一人，次生出二人。却因二人，又生出一人，真是行文省力法。○不是耐庵要图省力，其实收罗一百八人，亦大难事。祖贯是京兆府人氏。原是本府六案孔目出身，极好刀笔；为人忠直聪明，分毫不肯苟且，本处人都称他铁面孔目；亦会拈枪一。使棒，二。舞剑三。轮刀，四。智勇足备。为因朝廷除将一员贪滥知府到来，把他寻事，刺配沙门岛，从我这里经过，被我们杀了防送公人，救了他在此安身，聚集得三二百人。这裴宣极使得好双剑，上枪棒剑刀四事，此又抽出一件独赞之，有神色。让他年长，见在山寨中为主，烦请二位义士同往小寨相会片时。”便叫小喽啰牵过马来。戴宗、杨林卸下甲马，细。骑上马，望山寨来。

行不多时，早到寨前，下了马。裴宣已有人报知，连忙出寨降阶而接。戴宗、杨林看裴宣时，果然好表人物，生得面白肥胖，四平八稳。心中暗喜，当下裴宣邀请二位义士到聚义厅上，俱各讲礼罢，相请戴宗正面坐了；次是杨林、裴宣、邓飞、孟康五筹好汉。宾主相待，坐定筵宴。当日大吹大擂饮酒。

戴宗在筵上说起晁、宋二人如何招贤纳士，仗义疏财；一如何。众好汉如何同心协力；二如何。八百里梁山泊如何广阔；三如何。中间宛子城如何雄壮；四如何。四下里如何都是茫茫烟水；五如何。如何许多军马，不愁官兵来捉六如何。……只管把言语说他三个。写得错错落落。裴宣回道：“小弟也有这个山寨，一也有。也有三百来匹马，二也有。财赋也有十馀辆车子，粮食草料不算，三也有。也有三五百孩儿们；四也有。倘若仁兄不弃微贱时，引荐于大寨入伙，也有微力可效。五也有。未知尊意若何？”写得错错落落。戴宗大喜，道：“晁、宋二公待人接物并无异心。更得诸公相助，如锦上添花。若果有此心，便可收拾下行李，待小可和杨林去蓟州见了公孙胜先生同来，那时一同扮做官军，星夜前往。”众人大喜。

酒至半酣，移至后山断金亭上，看那饮马川景致吃酒，一百八人实难收罗，故借戴宗寻公孙作线，便顺手串出四五人也。然又恐写得冷落，便露出凑泊之迹，故特特写作加意之笔。喝采道：“山沓水匝，真乃隐秀³！八字画尽饮马川，抵无数名人游记。你等二位如何来得到此？”邓飞道：“原是几个不成材小厮们骂世。在这里屯扎，后被我两个来夺了这个去处。”众皆大笑。五筹好汉吃得大醉。裴宣起身舞剑助酒，看他特写移席，特写评赞山水，特写骂世语，特写舞剑，皆极力要写作加意之笔。戴宗称赞不已。至晚便留到寨内安歇。次日，戴宗定要和杨林下山，三位好汉苦留不住，相送到山下作别，自回寨里收拾行装，整理动身。不在话下。

且说戴宗和杨林离了饮马川山寨，在路晓行夜住，早来到蓟州城外，投个客店安歇了。杨林便道：“哥哥，我想公孙胜先生是个学道人，必在山间林下，不住城里。”妙论，使吾浩叹。○今之学道之人，皆不在山间林下；今之山间林下，却葬无数死人，哀哉！戴宗道：“说得是。”当时二人先去城外，一到处询问公孙胜先生下落消息，并无一个人晓得他。先生好。住了一日，次早起来，又去远近村坊街市访问人时，亦无一个认得，先生好。两个又回店中歇了。第三日，戴宗道：“敢怕城中有人认得他？”不然若使有人认得，斯不足以称先生矣。当日和杨林入蓟州城里来寻他。两个寻问老成人时，都道：“不认得。敢不是城中人，只怕是外县名山大刹居住。”先生好。

杨林正行到一个大街，只见远远地一派鼓乐迎将一个人来。过接。戴宗、杨林立在上街看时，前面两个小牢子，一个驮着许多礼物花红，一个捧着若干段子采缯之物，后面青罗伞下罩着一个押狱刽子。那人生

得好表人物，露出蓝靛般一身花绣，两眉入鬓，凤眼朝天，淡黄面皮，细细有几根髭髯。那人祖贯是河南人氏，姓杨名雄；因跟一个叔伯哥哥来蓟州做知府，一向流落在此；续后一个新任知府却认得他，因此就参他做两院押狱兼充市曹行刑刽子。因为他一身好武艺，面貌微黄，以此人都称他做病关索杨雄。当时杨雄在中间走着，背后一个小牢子擎着鬼头靶法刀。原来才去市心里决刑了回来，众相识与他挂红贺喜，送回家去，正从戴宗、杨林面前迎将过来。

一簇人在路口拦住了把盏。只见侧首小路里又撞出七八个军汉来，为头的一个叫做踢杀羊张保。杨志被牛所苦，杨雄为羊所困，皆非必然之事，只是借勺水兴洪波耳。这汉是蓟州守御池的军〔汉〕，带着这几个都是城里城外时常讨闲钱使的破落户汉子，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为见杨雄都是外乡人来蓟州，却有人惧怕他，因此不怯气。当日正见他赏赐得许多段匹，带了这几个没头神^[4]，吃得半醉，却好赶来要惹他；又见众人拦住他在路口把盏，那张保拨开众人，钻过面前，叫道：“节级拜揖。”杨雄道：“大哥，来吃酒。”张保道：“我不要吃酒，我特来问你借百十贯钱使用。”杨雄道：“虽是我认得大哥，不曾钱财相交，如何问我借钱？”张保道：“你今日诈得百姓许多财物，如何不借我些？”杨雄应道：“这都是别人与我做好看的^[5]，怎么是诈得百姓的？你来放刁！我与你军卫有司，各无统属！”张保不应，便叫众人向前一哄，先把花红段子都抢了去。杨雄叫道：“这厮们无礼！”却待向前打那抢物事的人，被张保劈胸带住，背后又是两个来拖住了手。那几个都动起手来，小牢子们各自回避了。杨雄被张保并两个军汉逼住了，施展不得，只得忍气，解拆不开。

正闹中间，只见一条大汉挑着一担柴来，一路行文，如龙初成，鳞甲隐隐而起。看见众人逼住杨雄动弹不得。那大汉看了，路见不平，便放下柴担，分开众人，前来劝道：“你们因甚打这节级？”那张保睁起眼来，喝道：“你这打脊饿不死冻不杀的乞丐^[6]，敢来多管！”那大汉大怒，性发起来，将张保劈头只一提，一交擗翻在地。那几个破落户见了，却待要来动手，早被那大汉一拳一个，都打的东倒西歪。杨雄方才脱得身，把出本事来施展，一对拳头撻梭相似，那几个破落户都打翻在地。数语救出杨雄。○非一张保便困杨雄，亦只是借以引出石秀耳，须知行文之苦。张保见不是头，爬将起来，一直走了。了。○没毛牛之必至于死者，不死不弄出杨志也；踢杀羊之一直逃去者，只此已足显杨雄也。行文都无浪笔，须知。杨雄忿怒，大踏步赶将去。张保跟着抢包袱的走。活画小人。杨雄在后面追着，赶转一条巷内去了。将杨雄递开

去，便令戴宗先结石秀有地，笔法甚好。○一个巷内。那大汉兀自不歇手，在路口寻人厮打。戴宗、杨林看了，暗暗地喝采，道：“端的是好汉！真正‘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便向前邀住，劝道：“好汉，看我二人薄面，且罢休了。”两个把他扶劝到一个巷内。又一个巷内。

杨林替他挑了柴担，好。戴宗挽住那汉子，好。○写得亲热。邀入酒店里来。杨林放下柴担，好。同到阁儿里面。那大汉叉手道：“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小人之祸。”戴宗道：“我弟兄两个也是外乡人，因见壮士仗义之心，只恐一时拳手太重，误伤人命，特地做这个出场^[4]。请壮士酌三杯，到此相会，结义则个。”那大汉道：“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小人这场，却又蒙赐酒相待，实是不当。”杨林便道：“四海之内，皆是兄弟，怎如此说？且请坐。”戴宗相让，那汉那里肯僭上？戴宗、杨林一带坐了，那汉坐在对席。叫过酒保，杨林身边取出一两银子来把与酒保，道：“不必来问，但有下饭，只顾买来与我们了，一发总算。”酒保接了银子去，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按酒之类。

三人饮过数杯，戴宗问道：“壮士高姓大名？贵乡何处？”那汉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贯是金陵建康府人氏，自小学得些枪棒在身，一生执意，是石秀，是另又一样人物。路见不平，便要去相助，人都呼小弟作拚命三郎。因随叔父来外乡贩羊马卖，不想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钱，还乡不得，流落在此蓟州，卖柴度日。既蒙拜识，当以实告。”戴宗道：“小可两个因来此间干事，得遇壮士如此豪杰。流落在此卖柴，怎能够发迹？不若挺身‘挺身’二字妙绝。做事业要挺身出去，了生死亦要挺身出去。挺身真是出世间之要诀也。江湖上，去做个下半世快乐也好。”石秀道：“小人只会使些枪棒，别无甚本事，如何能够发达快活！”戴宗道：“这般时节认不得真！一者朝廷闭塞，二乃奸臣不明。朝廷用‘闭塞’字，妙，言非朝廷不爱人材，只是奸臣闭塞之也。奸臣用‘不明’字，更妙，言奸臣闭塞朝廷，亦非有大过恶，只由不明故也。‘不明’二字，何等轻细，却断得奸臣尽情，断得奸臣心服，真是绝妙之笔。俗本乃误作‘朝廷不明’，‘奸臣闭塞’，复成何语耶？只二字转换，其优劣相去如此。古本、俗本之相去，胡可尽说，亦在天下善读书人，取两本细细对读，便知其异耳。小可一个薄识，因一口气，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伙，如今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只是好看语，盖有权术人，开口便防人一着，如宋江之于武松，皆此类也。学究不知世事，便因此语续出半部，真要笑杀。

石秀叹口气道：“小人便要去，也无门路可进！”戴宗道：“壮士若肯去时，小可当以相荐。”石秀道：“小人不敢拜问二位官人贵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兄弟姓杨，名林。”石秀道：“江湖上听得说个江州神行太保，莫非正是足下？”戴宗道：“小可便是。”叫杨林身边包袱内取一锭十两银子，送与石秀做本钱。看他写戴宗全学宋江，绝倒。○又学宋江说好话，又学宋江使银子，写得戴宗便活是第二宋江。石秀不敢受，再三谦让，方才收了，才知道他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正欲要诉说些心腹之话，投托入伙，移云接月之笔。○人但知接下之疾，岂复料此文乃直兜至翠屏山后耶？只听得外面有人寻问入来。三个看时，却是杨雄带领着二十余人，都是做公的，赶入酒店里来。戴宗、杨林见人多，吃了一惊，乘闹哄里，两个慌忙走了。卸去戴、杨，交入杨、石，移云接月，出笔最巧。○子弟少时读书，最要知古人出笔有无数方法：有正笔，有反笔，有过笔，有沓笔，有转笔，有偷笔。上五法易解。所谓偷笔，则如此文是也。盖一路都得戴宗作正文，至此忽趁势偷去戴宗，竟入杨雄、石秀正传，所谓移云接月，用力不多而得便至大。知此，则作《史记》非难事也。

石秀起身迎住，道：“节级，那里去来？”杨雄便道：“大哥，何处不寻你，却在这里饮酒。便放出戴宗一会那延，好笔。我一时被那厮封住了手，施展不得，多蒙足下气力救了我这场便宜。一时间只顾赶了那厮，去夺他包袱，却撇了足下。这伙兄弟听得我厮打，都来相助，依还夺得抢去的花红段匹回来，亦补。只寻足下不见。却才有人说道：‘两个客人劝他去酒店里吃酒。’因此才知得，特地寻将来。”石秀道：“却才是两个外乡客人写出石秀有心人。邀在这里酌三杯，说些闲话，只二语写出石秀有心人。不知节级呼唤。”杨雄大喜，便问道：“足下高姓大名？贵乡何处？因何在此？”石秀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贯是金陵建康府人氏；平生执性，路见不平，便要去舍命相护，以此都唤小人做拚命三郎。因随叔父来此地贩卖羊马，不期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钱，流落在此蓟州，卖柴度日。”再述一遍，不换一字。杨雄又问：“却才和足下一处饮酒的客人何处去了？”周致。石秀道：“他两个见节级带人进来，只道相闹，以此去了。”杨雄道：“恁地便唤酒保取两瓮酒来，大碗叫众人一家三碗，吃了先去，明日却得来相会。”杨雄领众人来，只为卸去戴宗之地耳。戴宗既已卸去，便并卸去众人，行文亦有狡兔死、走狗烹之法也。众人都吃了酒，自各散了。杨雄便道：“石家三郎，你休见外。想你此间必无亲眷，恩深义重，反在此句。我今日就结义你做个弟兄，如何？”石秀见说大喜，便说道：“不敢动问节级贵庚？”杨雄道：“我今年二十九岁。”石秀道：“小弟今年二十八岁。就请

节级坐，受小弟拜为哥哥。”石秀拜了四拜。杨雄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饮馔酒果来，“我和兄弟今日吃个尽醉方休。”

正饮酒之间，只见杨雄的丈人潘公，先露出一“潘”字来，先露出一丈人来。带领了五七个人，前借二十余人，所以走戴宗也。却恐痕迹太露，又生此五七个人陪之，此书每每如此。直寻到酒店里来。杨雄见了，起身道：“泰山来做甚么？”潘公道：“我听得你和人厮打，特地寻将来。”杨雄道：“多谢这个兄弟救护了我，打得张保那厮见影也害怕。我如今就认义了石家兄弟做我兄弟^[8]。”潘公道：“好，好。且叫这几个弟兄吃碗酒了去。”杨雄便叫酒保讨酒来。每人三碗吃了去。明明陪前一段可知。便叫潘公中间坐了，杨雄对席上首，石秀下首。三人坐下，酒保自来斟酒。潘公见了石秀这等英雄长大，心中甚喜，便说道：“我女婿得你做个兄弟相帮，也不枉了！公门中出入，谁敢欺负他！叔叔原曾做甚买卖道路？”石秀道：“先父原是操刀屠户。”潘公道：“叔叔曾省得杀牲口的勾当么？”石秀笑道：“自小吃屠家饭，如何不省得宰杀牲口。”潘公道：“老汉原是屠户出身，只因年老做不得了；止有这个女婿，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因此撇下这行衣饭。”三人酒至半酣，计算酒钱。石秀将这担柴也都准折了。柴下落，好。三人取路回来。

杨雄入得门，便叫：“大嫂，快来与这叔叔相见。”这字妙，是个认义叔叔。○与武大引武二回时对看，便知其妙。只见布帘里面应道：“大哥，你有甚叔叔？”是个认义叔叔，写得妙。杨雄道：“你且休问，先出来相见。”所谓一言难尽。布帘起处，走出那个妇人来。【眉批】务要写得与武松初见金莲一般。原来那妇人是七月七日生的，因此，小字唤做巧云。先嫁了一个吏员，是蓟州人，唤做王押司。两年前身故了，不妨便嫁杨雄，却为周年作地耳。方才晚嫁得杨雄，未及一年夫妻。石秀见那妇人出来，慌忙向前施礼，道：“嫂嫂，请坐。”石秀便拜。那妇人道：“奴家年轻，字法新妙。如何敢受礼！”杨雄道：“这个是我今日新认义的兄弟。你是嫂嫂，可受半礼。”当下石秀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四拜。与武松一样人，与武松一样事，与武松一样文章，不换一字，妙绝。那妇人还了两礼，请入来里面坐地，收拾一间空房，教叔叔安歇。活是潘金莲，读之失笑。话休絮烦。次日，杨雄自出去应当官府，分付家中道：“安排石秀衣服巾帨。”客店内有些行李包裹，都教去取来杨雄家里安放了。

却说戴宗、杨林自酒店里看见那伙做公的人来寻访石秀，闹哄里两个自走了，回到城外客店中歇了。次日又去寻问公孙胜。两日，绝无人

认得，先生到底好。又不知他下落住处。两个商量了且回去。当日收拾了行李，便起身离了蓟州，自投饮马川来，和裴宣、邓飞、孟康一行人马扮作官军，星夜望梁山泊来。戴宗要见他功劳，纠合得许多人马上山，山上自做庆贺筵席。不在话下。卸去戴宗，亦是狗烹弓藏之法。

再说有杨雄的丈人潘公自和石秀商量要开屠宰作坊。潘公道：“我家后门头是一条断路小巷。先伏断头小巷。○上文杨雄赶张保入一条巷内，戴宗邀石秀入一条巷内，便引出后门一条断头小巷来。有一间空房在后面。那里井水又便，可做作坊，点染成一座作坊。就教叔叔做房在里面，又好照管。”几乎不得照管，绝倒。石秀见了，也喜端的便益^[9]。潘公再寻了个旧时识熟副手，只央叔叔掌管帐目。石秀应承了，叫了副手，便把大青大绿妆点起肉案子、水盆、砧头，打磨了许多刀杖，整顿了肉案，打并了作坊猪圈，赶上十数个肥猪，选个吉日开张肉铺。众邻舍亲戚都来挂红贺喜，又费挂红贺喜。吃了一两日酒。杨雄一家得石秀开了店，都欢喜。自此无话。

一向潘公、石秀自做买卖。不觉光阴迅速，又早过了两个月有馀，时值秋残冬到。石秀里里外外身上都换了新衣穿着。先下一句新衣穿着，然后下文翻出波澜来，疑其腕中有鬼也。石秀一日早起五更，出外县买猪，三日了，方回家来，只见铺店不开；却到家里看时，肉店砧头也都收过了，刀仗家火亦藏过了。绝世奇文，令人再猜不着。石秀是个精细的人，看在肚里，便省得了，石秀错用心也，却偏说他精细，便令读者走入八阵图中，更寻不出。自心中忖道：“常言：‘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好。哥哥自出外去当官，不管家事，必然嫂嫂见我做了这些衣裳，一定背后有说话。又见我两日不回，必有人搬口弄舌，想是疑心，不做买卖。我休等他言语出来，我自先辞了回乡去休。自古道：‘那得长远心的人？’”此回本石秀错用心也，乃转入后文，却又真应此言，则又文章家之随手风云，腕中神鬼也。石秀已把猪赶在圈里，一句一事。却去房中换了脚手^[10]，一事。收拾了包裹、行李，一事。细细写了一本清帐，一事。从后面入来。此句亦为后日作状，不止叙今日。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素酒食妙，石秀心中又疑慢之也。邻子窃（铁）〔鉄〕，自古而然。请石秀坐定吃酒。潘公道：“叔叔，远出劳心，自赶猪来辛苦。”石秀道：“丈人，礼当。且收过了这本明白帐目。若上面有半点私心，天地诛灭！”收过店面，石秀吃一惊；交清帐目，潘公吃一惊。收过店面，石秀再猜不出；交清帐目，潘公再猜不出。全是鬼神搬运之文。潘公道：“叔叔，何故出此言？并不曾有个甚事。”石秀道：“小人离乡五七年了，今欲要回家去走一遭，特地交还帐目。今

晚辞了哥哥，明早便行。”潘公听了，大笑起来，道：“叔叔差矣。你且住，听老汉说。”七十回住法各妙，而以此卷为第一。那老子言无数句，话不一时。有分教：

报仇壮士提三尺，
破戒沙门丧九泉。

毕竟潘公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1] 捧：扶拥，簇拥。

[2] 狻猊（suān ní）：狮子。

[3] 隐秀：幽雅秀丽。

[4] 没头神：比喻没有根脚，到处乱撞的人。

[5] 做好看：使之增添光荣。

[6] 打脊：此处为骂人的话，犹该死。

[7] 出场：结局，收场。

[8] 认义：结义。

[9] 便益：方便，便利。

[10] 脚手：全身上下的衣服。

第四十四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佛灭度后，诸恶比丘于佛事中广行非法，破坏象教，起大疑谤，殄灭佛法，不尽不止。我欲说之，久不得便，今因读此而寄辩之。恶世比丘行非法时，每欲假托如来象教：或云讲经，或云造像，或云忏摩，或云受戒。外作种种无量庄严，其中包藏无量淫恶。是初不知如是佛事，如来在时，悉有仪则；如讲经者，如来大师于人天中作师子吼，三转法轮，得道为证，非第二人力之所及。如来既灭，有诸大士承佛遗嘱，流通尊经，则必审择希世法器，住于深山，闭门讲说。讲已思惟，思已坐禅，坐已行道，行已覆说。于二六时，不暇剪爪。初不听许在于闾闾，椎钟布告，招集男女，拍肩联臂，作诸戏笑，令菩提场杂秽充满。造像法者，如来非欲以己形像流布人间。是皆广用异妙方便，表宣法相，令众欢喜。四天王者，表于四谛：右伽蓝神，左应真者，表于俗谛，及以真谛；十六尊者，表十六句，迦叶阿难，表行与说；三世佛者，表世间尊。如是等像，莫不有表。初不听许广造一切淫祀鬼神，罗列堂殿，引诸女人烧香求福，惑乱僧徒，污染梵行。忏摩法者，超出世间有力大人，了知本性，纯白无垢，非以后心，忏于前心；从本寂静，不造罪故。譬如以水而洗于水，当知毕竟无有是处。然为微细，馀习未除，是用翹勤，质对尊像，求哀自责，誓愿清静，克期一报，永尽无遗。初不听许广开坛场，巧音歌唱，族姓子女，履舄交错，僧尼无分，笑语不择，于惭愧法，无惭无愧。受戒法者，如来制戒，分性与遮，性戒广渊，是为一切法身大士所游戏处，遮戒谨严，则为七众同所受持。若或有人，持于遮戒，通达性戒，是名合道芬陀利华。若不通于性戒妙义，但着袈裟，细视徐行，直不得名持遮戒也。授戒之法，释迦世尊为大和尚，弥勒菩萨作教授师，文殊尸利作羯磨师。初不听许盲师瞎众，自相叹誉，网罗士女，作己眷属，交通闺房，僧俗相接，密坐低语，招世毁谤。

至如近世佛教滥觞，更有一切庆佛诞生，开佛光明，烧船化库，求乞法名，如是种种怪异之事，竞共兴作，惑乱世间。妖比丘尼，穿门入

室，邀诸淫女、寡女、处女，连袂接屣，招摇梵刹，广起无量不净诸行，尤为非法，恼乱如来。夫释迦者，二月八日沸星出时，降生皇宫；二月八日沸星出时，成菩提道；二月八日沸星出时，转大法轮；二月八日沸星出时，入于涅槃。其馀一切诸大菩萨，无不各各先一日生，后一日灭。何尝某甲于某日生，某甲某日如世俗事。若为如来开光明者，如来已于无量劫来开大光明，五眼四智，种种具足。何曾有人反以光明，施与如来？若谓如来教人营福，烧化船库，寄来生者，如来法中诃责三业，贪为第一。是故现世国城妻子，犹教之言汝应弃舍，何得反兴妖妄之论，谓来世福，今世可求？若谓如来听诸女人求法名者，如来在时，尚禁女人不得来于僧伽蓝中，何尝广求在家女人围绕于己？至如经中末利夫人、韦提夫人、舍脂夫人、德鬘夫人，秉大誓愿，来从佛学，亦皆仍其旧时名字，何曾为其别立异名？世间当知如是种种怪异之事，皆是恶僧为钱财故，巧立名色。既得钱财，必营房室；营房室已，次营衣服，广于一身，作诸庄严；作庄严已，恣求淫欲，求淫欲时，何所不至？破坏佛法，破坏世法，破坏常住，破坏檀越。如是恶僧，出现世时，如来象教，应时必灭。是以世尊于垂涅槃，敕诸国王、大臣、长者、一切世间菩萨大人，欲护我法，必先驱逐如是恶僧，可以刀剑而斫刺之。彼若避走，疾以弓箭而射杀之。在在处处，搜捕扫除，毋令恶种尚有遗留。是则名为真正护法，是则名为爱恋如来，是则名为最胜供养，是则名为众生眼目。若复有人顾瞻祸福，犹豫不忍，是人即为世间大愚可怜悯者，一切如来为之悲哭。譬如壮士，展臂之间，已堕地狱，不可救拔。呜呼哀哉！安得先佛重出于世，一为廓清，令我众生，知是福田，为非福田，不以此言为河汉也！

西门庆一篇，已极尽淫秽之致矣，不谓忽然又有裴如海一篇，其淫其秽又复极尽其致。读之真似初春食河鲀，不复信有深秋蟹螯之乐。及至持螯引白，然后又疑梅圣俞“不数鱼虾”之语，徒虚语也。

王婆十分研光，以整见奇；石秀十分瞧科，以散入妙。悉是绝世文字。

话说石秀回来，见收过店面，便要辞别出门。潘公说道：“叔叔且住。老汉已知叔叔的意了：叔叔两夜不曾回家，今日回家，见收拾过了家火什物，叔叔一定心里只道不开店了，因此要去。休说恁地好买卖，便不开店时，也养叔叔在家。不瞒叔叔说，我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个王押司，不幸没了，今得二周年，做些功果与他^[1]，因此歇了这两日买卖。明日请下报恩寺僧人来做功德，就要央叔叔管待则个。老汉年纪高大，熬不得夜，因此一发和叔叔说知。”石秀道：“既然丈丈恁地说时^[2]，小人再纳定性过几时。”潘公道：“叔叔，今后并不要疑心，只顾随

分且过。”老龟声口。当时吃了几杯酒并些素食，收过不提。

明早，果见道人挑将经担到来，铺设坛场，摆放佛像供器，鼓钹钟磬，香花灯烛。厨下一面安排斋食。杨雄倒在外边回家来，分付石秀道：“贤弟，我今夜却限当牢，不得前来，凡事杨节级家里，却与王押司做周年，真是老大不堪之事，只用二字櫟括过去，读之一笑。央你支持则个^[3]。”石秀道：“哥哥放心自去，自然兄弟替你料理。”杨雄去了。石秀自在门前照管。

此时甫得清白天亮，只见一个年纪小的和尚揭起帘子入来，深深地与石秀打个问讯。石秀答礼道：“师父少坐。”随背后一个道人挑两个盒子入来。石秀便叫：“丈丈，有个师父在这里。”潘公听得，从里面出来。那和尚便道：“干爷，如何一向不到敝寺？”老子道：“便是开了这些店面，却没工夫出来。”那和尚便道：“押司周年，无甚罕物相送，些少挂面，几包京枣。”老子道：“阿也！甚么道理教师父坏钞？”教：“叔叔，收过了。”石秀自搬入去，叫点茶出来，门前请和尚吃。

只见那妇人从楼上下来，不敢十分穿重孝，只是淡妆轻抹，写出回头人，一笑。便问：“叔叔，谁送物事来？”石秀道：“一个和尚——叫丈丈做干爷的——送来。”不快之极。那妇人便笑道：“是师兄海阁黎裴如海^[4]。写出熟极。一个老实的和尚。又熟他性格。○谁疑其不老实耶？绝倒。他是裴家绒线铺里小官人，又熟他族姓。出家在报恩寺中。又熟他挂搭。因他师父是家里门徒，结拜我父做干爷，又熟他门徒。长奴两岁，因此上叫他做师兄。又熟他年纪。他法名叫做海公。又熟他法名。叔叔，晚间你只听他请佛念经，有这般好声音。”又熟他声音。○与卿何涉？石秀道：“原来恁地。”不快之极。自肚里已瞧科一分了。一分了。○潘金莲之于西门庆也，王婆以十分研光成就之；潘巧云之于裴如海也，石秀以十分瞧科看破之。真乃各极其妙。

那妇人便下楼来见和尚。石秀却背叉着手，活画出不快之极。随后跟出来，布帘里张看。随后跟出来，妙。一写石秀精细，一写淫妇不防。只见妇人出到外面，那和尚便起身向前来，三字画贼秃。合掌深深的打个问讯。那妇人便道：“甚么道理教师兄坏钞？”和尚道：“贤妹，些少微物，不足挂齿。”那妇人道：“师兄何故这般说？出家人的物事，怎的消受得！”和尚道：“敝寺新造水陆堂了^[5]，要来请贤妹随喜^[6]，一个要他去。只恐节级见怪。”那妇人道：“看来拙夫四字活画。○一是活画回头新来人，一是活画偷养汉子妇人也。也不恁地计较。我娘死时，亦曾许下血盆愿心^[7]，早晚也要来寺里一个也要来。相烦还了。”和尚

道：“这是自家的事，如何恁地说？但是分付如海的事，小僧便去办来。”那妇人道：“师兄多与我娘念几卷经便好。”只见里面姬嬛捧茶出来。那妇人拿起一盏茶来，把袖子去茶钟口边抹一杯，双手递与和尚。极写亲热不堪。那和尚连手接茶，连手妙，轻重可知。两只眼涎瞪瞪的只顾睃那妇人的眼，这妇人一双眼也笑迷迷的只管睃这和尚的眼。写得四眼极其不堪。自古“色胆如天”，却不防石秀在布帘里一眼张见，一双眼，张见四只眼，文情妙绝。俗本尽失。早瞧科了二分，二分了。道：“‘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我几番见那婆娘常常的只顾对我说些风话，又于极忙中补文中之所无。我只以亲嫂嫂一般相待。原来这婆娘倒不是个良人！莫教撞在石秀手里，敢替杨雄做个出场也不见得！”石秀一想，一发有三分瞧科了，三分了。便揭起布帘，撞将出来。疾甚，妙绝。那贼秃连忙放茶，疾甚，妙绝。○一连忙。便道：“大郎请坐。”

这淫妇便插口道：“这个叔叔便是拙夫新认义的兄弟。”那贼秃虚心冷气，连忙问道：二连忙。“大郎，贵乡何处？高姓大名？”石秀道：“我么？句。姓石，句。名秀，句。金陵人氏。句。○十个字作四句，咄咄骇人。为要闲管替人出力，又叫做拚命三郎。咄咄骇人。我是个粗卤汉子，倘有冲撞，和尚休怪！”咄咄骇人。○要好故问，却似惹着爆炭，妙绝。贼秃连忙道：三连忙。“不敢，不敢。小僧去接众僧来赴道场。”连忙出门去了。疾甚，妙绝。○四连忙。那淫妇道：“师兄，早来些个。”那贼秃连忙走，更不答应。五连忙。○写贼秃正要迎奸卖俏，陡然看见石秀气色，便连忙放茶，连忙动问，连忙不敢，连忙出门，连忙走，更不应，真活现一个贼秃也。淫妇送了贼秃出门，自入里面去了。石秀却在门前低了头只顾寻思，其实心中已瞧科四分。四分了。

多时，又着此二字，显出贼秃先来之早。方见行者来点烛烧香。少刻，这贼秃引领众僧都来赴道场。潘公央石秀接着。相待茶汤已罢，打动鼓钹，歌咏赞扬。一篇淫荡之文，中间偏夹写许多佛事，正复妙绝。只见这贼秃同一个一般年纪小的和尚做阇黎，摇动铃杵，发牒请佛，献斋赞供诸天护法监坛主盟，追荐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夹写许多佛事。只见那淫妇只见二字，总是那淫妇、那贼秃、那一堂和尚三段之头，皆石秀眼中事。乔素梳妆，来到法坛上，手捉香炉，拈香礼佛。极写石秀眼里不堪。那贼秃越逞精神，摇着铃杵，唱动真言。极写石秀眼里不堪。那一堂和尚见他两个并肩摩倚，这等模样，也都七颠八倒。极写石秀眼里不堪。证盟已毕^[8]，请众和尚里面吃斋。夹写佛事。那贼秃让在众僧背后，贼秃贼甚。转过头来看着这淫妇笑。笑。那淫妇也掩着口

笑。笑。○前以四“眼”字写出不堪，此以二“笑”字写出不堪。两个处处眉来眼去，以目送情。石秀都瞧科了，足有五分来不快意。五分了。

众僧都坐了吃斋。先饮了几杯素酒，搬出斋来，都下了衬钱^[9]。夹写佛事。潘公致了不安，先入去睡了。一个碍眼人去了。少刻，众僧斋罢，都起身行食去了^[10]。转过一遭，再入道场。夹写佛事。石秀不快，此时真到六分，六分了。只推肚疼，自去睡在板壁后了。妙，又一个碍眼人去了。那淫妇一点情动，那里顾得防备人看见，便自去支持众僧，又打了一回鼓钹动事，把些茶食果品煎点。那贼秃着众僧用心看经，请天王拜忏，设浴召亡，参礼三宝。处处夹写许多佛事。追荐到三更时分，众僧困倦，许多碍眼人都倦了。那贼秃越逞精神，高声念诵。那淫妇在布帘下久立，欲火炽盛，不觉情动，便教姪嬛请海师兄说话。那贼秃一头念诵，一头趋到淫妇前面。贼秃贼甚。

这淫妇摘住贼秃袖子，淫妇淫极。说道：“师兄，明日来取功德钱时，就对爹爹说血盆愿心一事，不要忘了。”反嘱之。贼秃道：“做哥的记得。只说：二字妙，两人一时商量出来，使板壁后人绝倒。‘要还愿也还了好。’”贼秃又道：“你家这个叔叔好生利害！”贼秃贼甚。淫妇把头一摇，道：“这个保他则甚！并不是亲骨肉！”淫妇淫极。○干兄妹是亲骨肉也。贼秃道：“恁地，小僧却才放心。”一头说，一头就袖子里捏那淫妇的手。淫妇假意把布帘来隔。那贼秃笑了一声，石秀眼中，极其不堪。自出去判斛送亡^[11]。到底夹写佛事。不想石秀却在板壁后假睡，正瞧得着，已看到七分了。七分了。当夜五更道场满散，送佛化纸已了，夹写佛事到底。众僧作谢回去。那淫妇自上楼去睡了。石秀却自寻思了，气道：“哥哥恁的豪杰，却恨撞了这个淫妇！”忍了一肚皮鸟气，自去作坊里睡了。

次日，杨雄回家，俱各不提。饭后，杨雄又出去了，只见那贼秃又换了一套整整齐齐的僧衣，径到潘公家来。那淫妇听得是和尚来了，慌忙下楼，出来接着，邀入里面坐地，便叫点茶来。淫妇谢道：“夜来多教师兄劳神，功德钱未曾拜纳。”贼秃道：“不足挂齿。小僧夜来所说血盆忏愿心这一事，特禀知贤妹：要还时，小僧寺里见在念经，只要写疏一通就是。”淫妇便道：“好，好。”忙叫姪嬛请父请出来商量。潘公便出来谢道：“老汉打熬不得，夜来甚是有失陪侍。不想石叔叔又肚疼倒了，无人管待，却是休怪，休怪。”贼秃道：“干爷正当自在。”淫妇便道：“我要替娘还了血盆忏旧愿。师兄说道：明日寺中做好事，就附答还了。先教师兄去寺里念经，我和你明日饭罢去寺里，只要证盟忏疏，

也是了当一头事。”潘公道：“也好。明日只怕买卖紧，柜上无人。”淫妇道：“放着石叔叔在家照管，却怕怎的？”潘公道：“我儿出口为愿，明日只得要去。”淫妇就取些银子做功德钱与贼秃去，“有劳师兄，莫责轻微。明日准来上刹讨素面吃。”贼秃道：“谨候拈香。”收了银子，便起身谢道：“多承布施。小僧将去分俵众僧。来日专等贤妹来证盟。”那妇人直送和尚到门外去了。石秀自在作坊里安歇，起来宰猪赶趁。

是日，杨雄至晚方回，妇人待他吃了晚饭，洗了脚手，却教潘公对杨雄说道：虚心。“我的阿婆临死时，孩儿许下《血盆经》忏愿心在这报恩寺中。我明日和孩儿去那里证盟了便回，说与你知道。”杨雄道：“大嫂，你便自说与我，何妨？”一路都写杨雄直性，只是有粗无细，全是衬出石秀。那妇人道：“我对你说，又怕你嗔怪，因此不敢与你说。”当晚无话，各自歇了。

次日五更，杨雄起来，接连写五个“起来”，如溪云乱起，读之应接不暇。自去画卯，承应官府。石秀起来自理会做买卖。只见淫妇起来梳头，句。裹脚，句。洗脖项，句。薰衣裳；句。迎儿起来寻香盒，句。催早饭；句。潘公起来买纸烛，句。讨轿子。句。○古本有如此妙文，俗本都失。石秀自一早晨顾买卖，也不来管他。极其不快。饭罢，把迎儿也打扮了。好笑。巳牌时候，潘公换了一身衣裳，好笑。来对石秀道：“相烦叔叔照管门前。老汉和拙女同去还些愿心便回。”石秀笑道：“小人自当照管。丈丈但照管嫂嫂，多烧些好香，绝倒。早早来。”石秀自瞧科八分了。八分了。

且说潘公和迎儿跟着轿子，送亲。一径望报恩寺里来。这贼秃已先在山门下伺候；看见轿子到来，喜不自胜，向前迎接。潘公道：“甚是有劳和尚。”那淫妇下轿来，谢道：“多多有劳师兄。”贼秃道：“不敢，不敢。小僧已和众僧都在水陆堂上。从五更起来诵经，到如今未曾住歇，只等贤妹来证盟，却是多有功德。”把这妇人和老子引到水陆堂上，一引。已自先安排下香花灯烛之类，有十数个僧人在彼看经。那淫妇都道了万福，参礼了三宝。贼秃引到地藏菩萨面前，二引。证盟忏悔。通罢疏头^[12]，便化了纸，请众僧自去吃斋，着徒弟陪侍。

那贼秃却请干爷和贤妹去小僧房里拜茶。一引把这淫妇引到僧房里深处，三引。预先都准备下了，叫声：“师哥，拿茶来。”只见两个侍者捧出茶来，白雪铤器盏内，硃红托子，雪白铤器盏内，绝细好茶也，却于半句中间夹出“朱红托子”四字，笔法之妙，俗子何知？绝细好茶。吃罢，放下盏子，“请贤妹里面坐一坐。”又引到一个小小阁儿里。四引。

琴光黑漆春台，挂几幅名人书画，小桌儿上焚一炉妙香。佛灭度后，末世恶世中，有恶比丘破坏佛法，皆复私营房室，造作种种非律器皿，弹琴烧香，藏蓄翰墨。如是恶人出现之时，能令佛法应时速灭。何以故？非律仪故，消信施故，不坐禅故，不观心故，多淫欲故，背和合故，起疑谤故，增生死故。若复是时，有大菩萨誓愿护法，出兴于世，身为国王及作大臣、长者居士、善男信女，见此恶人行非法时，即当白佛，鸣鼓椎钟，罢令其人还俗策使。其诸非法房室器皿，即当毁坏，毋令遗留。能如是者，则为佛法之所永赖，则为如来之所付托，则为一切诸佛欢喜，则为后世众生增长信心。若复有人惑于祸福，听信妖言为，彼恶人更生庇护，是人即当堕大地狱，妻不贞良。出大藏，附识于此。潘公和女儿一台坐了，贼秃对席，迎儿立在侧边。那淫妇道：“师兄，端的是好个出家人去处，清、幽、静、乐。”贼秃道：“妹子休笑话，怎生比得贵宅上！”潘公道：“生受了师兄一日，我们回去。”那贼秃那里肯？便道：“难得干爷在此，又不是外人。今日斋食已是贤妹做施主，如何不吃箸面了去？师哥，快搬来！”说言未了，却早托两盘进来，都是日常里藏下的希奇果子、异样菜蔬并诸般素馔之物，排一春台。淫妇便道：“师兄，何必治酒？反来打搅。”贼秃笑道：“不成礼数，微表薄情而已。”师哥将酒来斟在杯中。贼秃道：“干爷多时不来，试尝这酒。”老儿饮罢道：“好酒！端的味重！”好。贼秃道：“前日一个施主家传得此法，做了三五石米，明日送几瓶来与令婿吃。”老儿道：“甚么道理！”贼秃又劝道：“无物相酬，贤妹娘子，‘贤妹’下忽添‘娘子’字，好。胡乱告饮一杯。”两个小师哥儿轮番筛酒。迎儿也吃劝了几杯。好。那淫妇道：“酒住，有心。吃不去了。”贼秃道：“难得娘子竟称娘子矣，好。到此，再告饮一杯。”潘公叫轿夫入来，各人与他一杯酒吃。贼秃道：“干爷不必记挂，小僧都分付了，已着道人邀在外面，自有坐处吃酒面。好。干爷放心，且请开怀多饮几杯。”好。原来这贼秃为这个妇人，特地对付这等有力气的好酒。潘公吃央不过，多吃了两杯，当不住，醉了。和尚道：“且扶干爷去床上睡一睡。”和尚叫两个师哥，只一扶，把这老儿搀在一个冷净房里去睡了。

这里和尚自劝道：“娘子，开怀再饮一杯。”那淫妇一者有心，二乃酒入情怀，便觉有些朦朦胧胧上来，口里嘈道：“师兄，你只顾央我吃酒做甚么？”活画。贼秃低低告道：“只是敬爱娘子。”活画。淫妇便道：“我酒是罢了……”活画。○其言未毕，愿更详之。贼秃道：“请娘子去小僧房里看佛牙^[13]。”活画。○罪过。淫妇便道：“我正要看佛牙来了。”活画。○却又说还血盆愿心。这贼秃把那淫妇一引，引到一处楼上，五引。却是那贼秃的卧房，铺设得十分整齐。淫妇看了，先自五分

欢喜，今之妖僧，所以必营卧房也。便道：“你端的好个卧房，干干净净！”贼秃笑道：“只是少一个娘子。”贼秃贼甚。○看他逐渐入港。那淫妇也笑道：“你便讨一个不得？”淫妇淫极。○看他针针相接，梭梭相逐。贼秃道：“那里得这般施主？”淫妇道：“你且教我看佛牙则个。”贼秃道：“你叫迎儿下去了，我便取出来。”贼秃贼甚。淫妇便道：“迎儿，你且下去，看老爷醒也未。”淫妇淫甚。迎儿自下得楼来，去看潘公。

贼秃把楼门关上。淫妇笑道：“师兄，你关我在这里怎的？”便是不知怎的，卿试猜之。这贼秃淫心荡漾，向前搂住那淫妇，说道：“我把娘子十分爱慕，我为你下了两年心路；今日难得娘子到此，这个机会作成小僧则个！”淫妇道：“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你却要骗我。倘若他得知，却不饶你！”贼秃跪下道：“只是娘子可怜见小僧则个！”那淫妇张着手，说道：“贼秃家，倒会缠人！我老大耳刮子打你！”淫甚。贼秃嘻嘻的笑着，说道：“任从娘子打，只怕娘子闪了手。”贼甚。那淫妇淫心飞动，便搂起贼秃，道：“我终不成当真打你？”淫甚。贼秃便抱住这淫妇，向床前卸衣解带，了其心愿。佛牙遂入血盆，一时心愿都毕。

好半日，只三字写得极其不堪。今之人家，必欲纵其妻女登山入庙者，亦未思其好半日之不堪也。两个云雨方罢。那贼秃搂住这淫妇，说道：“你既有心于我，我身死而无怨；只是今日虽然亏你作成了我，只得一霎时的恩爱快活，不能够终夜欢娱，久后必然害杀小僧。”那淫妇便道：“你且不要慌，我已寻思一条计了。我家的人一个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我自买了迎儿，教他每日在后门里伺候，若是夜晚，他一不在家时，便掇一个香桌儿出来，烧夜香为号，你便入来不妨。只怕五更睡着了，不知省觉，却那里寻得一个报晓的头陀，买他来后门头大敲木鱼，高声叫佛，便好出去。若买得这等一个时，一者得他外面策望，二乃不叫你失了晓。”贼秃听了这话，大喜道：“妙哉！你只顾如此行。我这里自有个头陀胡道人，我自分付他来策望便了^[14]。”淫妇道：“我不敢留恋长久，恐这厮们疑忌。我快回去是得。你只不要误约。”那淫妇连忙再整云鬟，重匀粉面，开了楼门，便下楼来，教迎儿叫起潘公，慌忙便出僧房来。轿夫吃了酒面，已在寺门前伺候。那贼秃直送那淫妇到山门外。那淫妇作别了，上轿自和潘公、迎儿归家。不在话下。

却说这贼秃自来寻报晓头陀。本房原有胡道，今在寺后退居里小庵中过活，诸人都叫他做胡头陀；每日只是起五更来敲木鱼报晓，劝人念佛；天明时收掠斋饭。贼秃唤他来房中，安排三杯好酒，相待了他，

又取些银子送与胡道。胡道起身说道：“弟子无功怎敢受禄？日常又承师父的恩惠。”贼秃道：“我自看你是个志诚的人，我早晚出些钱，贴买道度牒剃你为僧。这些银子权且将去买些衣服穿着。”原来这贼秃日常时只是教师哥不时送些斋与胡道；待节下又带挈他去诵经，得些斋衬钱。补一层，便衬起心感。胡道感恩不浅，寻思道：“他今日又与我银两，必有用我处，何必等他开口？”胡道便道：“师父但有使令小道处，即当向前。”贼秃道：“胡道，你既如此好心说时，我不瞒你：所有潘公的女儿要和我来往^[15]，不说我要和，却说要和我，口角如活。约定后门首但有香桌儿在外时，便是教我来。我却难去那里惹。若得你先去看探有无，我才可去。又要烦你五更起来，叫人念佛时，可就来那里后门头；看没人，便把木鱼大敲报晓，高声叫佛，我便好出来。”胡道便道：“这个句。○略顿一顿，口角如活。……有何难哉？”当时应允了。

其日，先来潘公后门首讨斋饭。先来一次，针线之极。只见迎儿出来说道：“你这道人如何不来前门讨斋饭，却在后门里来？”那胡道便念起佛来。里面这淫妇听得了，便出来后门问道：“你这道人莫不是五更报晓的头陀？”胡道应道：“小道便是五更报晓的头陀，教人省睡，妙。晚间宜烧些香，妙。佛天欢喜。”妙。那淫妇听了大喜，便叫迎儿去楼上取一串铜钱来布施他。名曰布施。这头陀张得迎儿转背，便对淫妇说道：“小道便是海师父心腹之人，特地使我先来探路。”淫妇道：“我已知道了。今夜晚间你可来看，如有香桌儿在外，你可便报与他则个。”胡道把头来点着。迎儿取将铜钱来与胡道去了。那淫妇来到楼上，却把心腹之事对迎儿说。奴才但得些小便宜，如何不随顺了？省笔。

却说杨雄此日正该当牢，未到晚，先来取了铺盖去监里上宿。这一日，倒是迎儿巴不到晚，早去安排了香桌儿，黄昏时掇在后门外。写小儿女不知人事情性如活，写奴才献勤如活。○俗本误。那妇人却闪在傍边伺候。初更左侧，一个人戴顶头巾，闪将入来。迎儿吃一吓，奇绝妙绝之文。○迎儿吃一吓，妙绝。俗本皆失，可笑。道：“谁？”只一个字，写出吃吓来，令小儿女情性如活。那人也不答应。如活。这淫妇在侧边伸手便扯去他头巾，露出光顶来，轻轻地骂一声：“贼秃！倒好见识！”奇绝妙绝之文。俗本皆误。○淫妇倒好见识。两个厮搂厮抱着上楼去了。迎儿自来掇过了香桌儿，关上了后门，也自去睡了。他两个当夜如胶似漆，如糖似蜜，如酥似髓，如鱼似水，极写不堪，却极其雅驯也。快活淫戏了五七遍。只三字写得极其不堪。正好睡哩，只听得咯咯地木鱼响，奇绝，妙绝。高声念佛，贼秃和淫妇一齐惊觉。“一齐”二字

奇妙如活。俗本尽误。那贼秃披衣起来，道：“我去也。今晚再相会。”淫妇道：“今后但有香桌儿在后门外，你便不可负约。如无香桌儿在后门，你便切不可来。”贼秃下床，淫妇替他戴上头巾。淫极妙绝之文。俗本误。迎儿开了后门，簌只一字妙绝如活。去了。自此为始，但是杨雄出去当牢上宿，那贼秃便来。家中只有这个老儿，未晚先自要睡；迎儿这个丫头已自做一床了；极写不堪。只要瞒着石秀一个。那淫妇淫发起来，那里管顾。这贼秃又知了妇人的滋味，便似摄了魂魄的一般。这贼秃只待头陀报了，便离寺来。那淫妇专得迎儿做脚放他出入^[16]。因此快活往来戏耍，将近一月有馀。又省，又错落。

且说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时，自在坊里歇宿，常有这件事挂心，每日委决不下，却又不曾见这贼秃往来。先反跌一句，妙。每日五更睡觉，不时跳将起来料度这件事。斗笋合缝，又紧又密。只听得报晓头陀直来巷里敲木鱼，高声叫佛。石秀是乖觉的人，早瞧了九分，九分了。冷地里思量道：“这条巷是条死巷。如何有这头陀，连日来这里敲木鱼叫佛？事有可疑！”写石秀又作三番：第一番听得，第二番张见，第三番方是杀。今第一番。当是十一月中旬之日，五更时分，石秀正睡不着，只听得木鱼敲响，头陀直敲入巷里来，到后门口高声叫道：“普度众生救苦救难诸佛菩萨！”奇妙无比。石秀听得叫的跷蹊，便跳将起来，去门缝里张时，第二番张见。只见一个人，戴顶头巾，从黑影里闪将出来，和头陀去了；随后便是迎儿关门。妙笔。石秀瞧到十分，十分了。○此十分瞧科之文，作者乃特特与十分研光相对。俗本悉行改失，何也？○设不遇古本，岂不惜哉！恨道：“哥哥如此豪杰，却讨了这个淫妇！倒被这婆娘瞒过了，做成这等勾当！”巴得天明，把猪出去门前挂了，卖个早市；偏有此闲细之笔。饭罢，讨了一遭赊钱，偏有此闲细之笔。日中前后，看他写出天明、饭罢、日中，前后次序，闲婉之甚。径到州衙前来寻杨雄。

却好行至州桥边，正迎见杨雄。杨雄便问道：“兄弟，那里去来？”石秀道：“因讨赊钱，就来寻哥哥。”杨雄道：“我常为官事忙，并不曾和兄弟快活吃三杯，且来这里坐一坐。”杨雄把这石秀引到州桥下一个酒楼上，拣一处僻净阁儿里，两个坐下，叫酒保取瓶好酒来，安排盘馔海鲜案酒。二人饮过三杯，杨雄见石秀只低了头寻思。是石秀。杨雄是个性急的人，便问道：是杨雄。“兄弟心中有些不乐，莫不家里有甚言语伤触你处？”石秀道：“家中也无有甚话。兄弟感承哥哥把做亲骨肉一般看待，有句话，敢说么？”是石秀。杨雄道：“兄弟何故今日见外？有的话，但说不妨。”是杨雄。石秀道：“哥哥每日出来，只顾承当

官府，却不知背后之事。这个嫂嫂不是良人，兄弟已看在眼里多遍了，且未敢说。今日见得仔细，忍不住来寻哥哥，直言休怪。”杨雄道：“我自无背后眼。你且说是谁？”石秀道：“前者家里做道场，请那个贼秃海阇黎来，嫂嫂便和他眉来眼去，兄弟都看见。第三日又去寺里还血盆心愿心，两个都带酒归来。我近日只听得一个头陀直来巷内敲木鱼叫佛，那厮敲得作怪。今日五更被我起来张时，看见果然是这贼秃，戴顶头巾，从家里出去。似这等淫妇，要他何用！”四字问得妙。杨雄听了大怒道：“这贱人怎敢如此！”石秀道：“哥哥且息怒，今晚都不要提，是石秀。只和每日一般。明日只推做上宿，三更后却再来敲门。那厮必然从后门先走，兄弟一把拿来，从哥哥发落。”杨雄道：“兄弟见得是。”石秀又分付道：“哥哥今晚且不可胡发说话。”是石秀。杨雄道：“我明日约你便是。”两个再饮了几杯，算还了酒钱，一同下楼来，出得酒肆，各散了。只见四五个虞候叫杨雄道：偏生出别样事头，故妙。“那里不寻节级！知府相公在花园里坐地，教寻节级来和我们使棒。快走！快走！”杨雄便分付石秀道：“本官唤我，只得去应答。兄弟，你先回家去。”石秀当下自归家里来，收拾了店面，自去作坊里歇息。

且说杨雄被知府唤去，到后花园中使了几回棒。知府看了大喜，叫取酒来，一连赏了十大赏钟。杨雄吃了，都各散了。众人又请杨雄去吃酒。至晚，吃得大醉，扶将归来。那淫妇见丈夫醉了，谢了众人，却自和迎儿搀上楼梯去，明晃晃地点着灯盏。杨雄坐在床上，迎儿去脱鞦鞋^[17]，先作一陪。淫妇与他除头巾，解巾帨。奇绝妙绝之文。杨雄见他来除巾帨，一时蓦上心来，奇绝妙绝之文。○因除巾帨，忽然提着贼秃戴巾也。俗本悉改失。自古道：“醉发醒时言。”指着那淫妇骂道：“你这贱人！句。这贼妮子！句。好歹我要结果了你！”句。○无头无脑，写得活是醉人。那淫妇吃了一惊，不敢回话，且伏侍杨雄睡了。杨雄一头上床睡，一头口里恨恨的骂道：“你这贱人！一你这。你这淫妇！二你这。你这……你这……大虫口里倒涎！三你这，四你这。你这……你这……我手里不到得……轻……轻放了你！”五你这，六你这。○支离佶屈，写得活是醉人。那淫妇那里敢喘气？直待杨雄睡着。

看看到五更，杨雄酒醒了，讨水吃。那淫妇起来舀碗水递与杨雄吃了，桌上残灯尚明。是酒醒时景物。杨雄吃了水，便问道：“大嫂，你夜来不曾脱衣裳睡？”活是酒醒人。那淫妇道：“你吃的烂醉了，只怕你要吐，那里敢脱衣裳？只在脚后倒了一夜。”杨雄道：“我不曾说甚言语？”活是酒醒人。淫妇道：“你往常酒性好，但吃醉了便睡。我夜来只

有些儿放不下。”杨雄又问道：“石秀兄弟这几日不曾和他快活吃得三杯。绝妙酒醒遮头盖脚语。你家里也自安排些请他。”那淫妇便不应，自坐在踏床上，眼泪汪汪，口里叹气。写淫妇机变可畏。杨雄又说道：“大嫂，我夜来醉了，又不曾恼你，做甚么了烦恼？”那淫妇掩着泪眼只不应。如活。杨雄连问了几声，那淫妇掩着脸假哭。如活。杨雄就踏床上，扯起他在床上，务要问道为何烦恼。

那淫妇一头哭，一面口里说道：如活。“我爹娘当初把我嫁王押司，只指望‘一竹竿打到底’，声口如活。○看他说出自家贞节。谁想半路相抛！今日只为你十分豪杰，却嫁得个好汉，谁想你不与我做主！”声口如活。○看他如此说入去，便令杨雄不觉入其玄中，妇人可畏都如此。杨雄道：“又作怪！谁敢欺负你，我不做主？”那淫妇道：“我本待不说，如活，又恩爱软顺之极。却又怕你着他道儿；欲待说来，如活。又怕你忍气。”杨雄听了，便道：“你且说怎么地来？”那淫妇道：“我说与你，你不要气苦。看他恩爱之至，安得不入玄中？自从你认义了这个石秀家来，初时也好，顿一句。向后看看放出刺来，奇语。见你不归时，时常看了我，说道：‘哥哥今日又不来，嫂嫂自睡，也好冷落。’却便宛然。我只不睬他，贞节。不是一日了。妙妙。这个且休说。又顿一句，声声如活。昨日早晨，我在厨房洗脖项，这厮从后走出来，看见没人，从背后伸只手来摸我胸前，道：‘嫂嫂，你有孕也无？’却又宛然。被我打脱了手。贞节。本待要声张起来，何等贞节。又怕邻舍得知，笑话装你的幌子；何等恩爱。巴得你归来，却又滥泥也似醉了，又不敢说，写得恩爱软顺之极，安得不入玄中？我恨不得吃了他！你兀自来问石秀兄弟怎的！”声声如活。杨雄听了，心中火起，便骂道：是杨雄。“‘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厮倒来我面前，又说海阁黎许多事，说得个没巴鼻^[18]。眼见得那厮慌了，便先来说破，使个见识！”和盘托出，是个杨雄。口里恨恨地道：“他又不是我亲兄弟！赶了出去便罢！”是杨雄。

杨雄到天明，下楼来对潘公说道：“宰了的牲口腌了罢，绝倒。○活写出性急人。从今日便休要做买卖！”一霎时，把柜子和肉案都拆了。石秀天明正将了肉出来门前开店，只见肉案并柜子都拆翻了。又要做周年耶？石秀是个乖觉的人，如何不省得，笑道：“是了，四字写出精细乖觉。因杨雄醉后出言，走透了消息，倒吃这婆娘使个见识撺掇，定反说我无礼，他教丈夫收了肉店。我若使和他分辩，教杨雄出丑。我且退一步了，却别作计较。”石秀可畏，我恶其人。石秀便去作坊里收拾了包裹。第二番也。杨雄怕他羞耻，也自去了。决撒得好笑。石秀提

了包裹，跨了解腕尖刀，妙笔。○便不单是去。来辞潘公，道：“小人在宅上打搅了许多时。今日哥哥既是收了铺面，小人告回。帐目已自明明白白，并无分文来去。如有毫厘昧心，天诛地灭！”石秀可畏，我恶其人。潘公被女婿分付了，也不敢留他，由他自去了。

这石秀却只在近巷内又一条巷。寻个客店安歇，赁了一间房住下。石秀却自寻思道：“杨雄与我结义，我若不明白得此事，枉送了他的性命。他虽一时听信了这妇人说，心中怪我，我也分别不得，务要与他明白了此一事。我如今且去探听他几时当牢上宿，起个四更，便见分晓。”在店里住了两日，却去杨雄门前探听，当晚只见小牢子取了铺盖出去。石秀道：“今晚必然当牢，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

当晚回店里，睡到四更起来，跨了这口防身解腕尖刀，悄悄地开了店门，径蹑到杨雄后门头巷内，伏在黑影里张时。却好交五更时候，只见那个头陀挟着木鱼，来巷口探头探脑。石秀一闪，闪在头陀背后，骇疾。一只手扯住头陀，一只手把刀去脖子上阁着，骇疾。低声喝道：低声喝，妙。“你不要挣扎！若高做声便杀了你！妙妙。你只好好实说：海和尚叫你来怎地？”那头陀道：“好汉！你饶我便说。”石秀道：“你快说！我不杀你！”头陀道：“海阁黎和潘公女儿有染，每夜来往，教我只看后门头有香桌儿为号，唤他入钹^[19]，奇文。五更里却教我来敲木鱼叫佛，唤他出钹。”奇文。石秀道：“他如今在那里？”精细之至。头陀道：“他还在他家里睡觉。我如今敲得木鱼响，他便出来。”石秀道：“你且借你衣服、木鱼与我。”奇极。头陀手里先夺了木鱼。头陀把衣服正脱下来，被石秀将刀就颈上一勒，骇疾。○一勒妙，真已有成竹于胸中。杀倒在地，头陀已死了。石秀却穿上直裰、护膝，妙。一边插了尖刀，妙。把木鱼直敲入巷里来。奇极之文。

那贼秃在床上，却好听得木鱼咯咯地响，连忙起来披衣下楼。迎儿先来开门，贼秃随后从后门里闪将出来。石秀兀自把木鱼敲响。那和尚悄悄喝道：“只顾敲做甚么！”绝倒。石秀也不应他，让他走到巷口，一交放翻，骇疾。按住，喝道：“不要高做声！高做声便杀了你！妙妙。只等我剥了衣服便罢！”奇极。那贼秃知道石秀，那里敢挣扎做声？被石秀都剥了衣裳，赤条条不着一丝。妙绝，奇极之文。悄悄去屈膝边拔出刀来，三四刀搠死了，三四刀又妙，石秀可畏之极。却把刀来放在头陀身边；杀人是极忙遽事，看他何等闲逸脱套。将了两个衣服，卷做一捆包了，精细之极，石秀可畏。再回客店里，轻轻地妙。开了门进去，悄悄地妙。关上了，自去睡。不在话下。

却说本处城中一个卖糕粥的王公，其日五更，挑着担糕粥，点着个灯笼，一个小猴子跟着，出来赶早市。正来到死尸边过，却被绊一交，把那老子一担糕粥倾泼在地下。只见小猴子叫道：“苦也！一个和尚醉倒在这里！”绝倒。老子摸得起来，摸了两手腥血，叫声苦，不知高低。几家邻舍听得，都开了门出来，把火照时，只见遍地都是血粥，奇文。两个尸首躺在地上。众邻舍一把拖住老子，要去官司陈告。正是：

祸从天降，灾向地生。

毕竟王公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1] 功果：犹功德。指念佛、诵经、斋醮等。

[2] 丈丈：对尊长的敬称。

[3] 支持：对付，应付。

[4] 阇（shē）黎：梵语“阿阇梨”的省称。意谓高僧。亦泛指和尚。

[5] 水陆堂：举行水陆道场的斋堂。

[6] 随喜：佛教语。谓欢喜之意随瞻拜佛像而生，所以称游谒寺院为随喜。

[7] 血盆愿心：相传谓妇女生育过多，会触污神佛，死后下地狱，将在血盆池中受苦。若生前请僧人诵《血盆经》，则可消灾受福。

[8] 证盟：将死者姓名写在纸上并焚烧以告上天的一种迷信仪式。

[9] 衬钱：即衬施钱。施舍给僧道的钱物。

[10] 行食：借活动以消化食物。

[11] 判斛：把面食散给鬼魂吃。

[12] 疏头：向鬼神祈福的祝文。

[13] 佛牙：相传释迦牟尼圆寂之后，全身都变成细粒状舍利，但牙齿完整无损，佛教徒奉为珍宝，予以供奉，称佛牙。

[14] 策望：策应，守望。

[15] 所有：有个。

[16] 做脚：谓传递消息，做帮手。

[17] 鞦鞋：棉鞋。

[18] 巴鼻：来由，根据。

[19] 入钹（bó）：娼妓的隐语。即进门。后文的“出钹”即出门。

第四十五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店

前有武松杀奸夫淫妇一篇，此又有石秀杀奸夫淫妇一篇，若是者班乎？曰：不同也。夫金莲之淫，乃敢至于杀武大，此其恶贯盈矣，不破胸取心，实不足以蔽厥辜也。若巧云，淫诚有之，未必至于杀杨雄也。坐巧云以他日必杀杨雄之罪，此自石秀之言，而未必遂服巧云之心也。且武松之于金莲也，武大已死，则武松不得不问，此实武松万不得已而出于此。若武大固在，武松不得而杀金莲者，法也。今石秀之于巧云，既去则亦已矣，以姓石之人，而杀姓杨之人之妻，此何法也？总之，武松之杀二人，全是为兄报仇，而已曾不与焉；若石秀之杀四人，不过为己明冤而已，并与杨雄无与也。观巧云所以污石秀者，亦即前日金莲所以污武松者。乃武松以亲嫂之嫌疑，而落落然受之，曾不置辩，而天下后世，亦无不共明其如冰如玉也者。若石秀，则务必辩之；背后辨之，又必当面辩之；迎儿辩之，又必巧云辨之，务令杨雄深有以信其如冰如玉而后已。呜呼！岂真天下之大，另又有此一种巉刻狠毒之恶物欤？吾独怪耐庵以一手搦一笔，而既写一武松，又写一石秀。呜呼，又何奇也！

话说当下众邻舍结住王公，直到蓟州府里首告。知府却才升厅，一行人跪下告道：“这老子挑着一担糕粥，泼翻在地下。看时，却有两个死尸在粥里：先说泼粥，次说死尸，妙绝。○在粥里，妙。一个是和尚，一个是头陀，俱各身上无一丝。头陀身边有刀一把。”老子告道：“老汉每日常卖糕糜营生，只是五更出来赶趁。今朝起得早了些个，和这铁头猴子只顾走，不看下面，一交绊翻，碗碟都打碎了。相公可怜！重诉跌碎碗碟，轻带两个死尸，妙得经纪老子情性。知此，则听讼直易易也。只见血渌渌的两个死尸，又吃一惊！只诉自己吃惊，不管两人被杀，妙妙。叫起邻舍来，倒被扯住到官！“倒被”妙，活是不知高低老子。望相公明镜辩察！”

知府随即取了供词，行下公文，委当方里甲带了仵作公人，押了邻舍王公一千人等，下来简验尸首，明白回报。众人登场看检已了，回州禀复知府：“被杀死僧人系是报恩寺阍黎裴如海，傍边头陀系是寺后胡道。和尚不穿一丝，身上三四道搨伤致命方死。胡道身边见有凶刀一把。只见项上有勒死伤痕一道，系是胡道掣刀搨死和尚，惧罪自行勒死。”益叹石秀胸中精细，做事出人。知府叫拘本寺僧，鞫问缘故，俱各不知情由。知府也没个决断。当案孔目禀道：“眼见得这和尚裸形赤体，必是和那头陀干甚不公不法的事，互相杀死，不干王公之事。邻舍都教召保听候；尸首着仰本寺住持即备棺木盛殓，放在别处；立个互相杀死的文书便了。”知府道：“也说得是。”随即发落了一千人等。不在话下。

前头巷里又是一条巷。那些好事的子弟做成一只曲儿，唱道：

堪笑报恩和尚，撞着前生冤障；将善男瞒了，妙。信女勾来，妙。要他喜舍肉身，妙妙。慈悲欢畅。妙。怎极乐观音方才接引，妙。蚤血盆地狱塑来出相？妙。○真是绝妙好辞。想色空空色，空色色空，他全不记《多心经》上。妙。到如今，徒弟度生回，妙，绝倒。连长老涅槃街巷。妙，绝倒。若容得头陀，头陀容得，和合多僧，妙。○多僧者，上下各二也。同房共住，妙妙。未到得无常勾帐。妙。只道目连救母上西天，从不见这贼秃为娘身丧！妙绝。

后头巷里又是一条巷。也有几个好事的子弟，听得前头巷里唱着，却不伏气，便也做只《临江仙》唱出来赛他道：

淫戒破时招杀报，妙。因缘不爽分毫。妙。本来面目忒跷蹊，妙。一丝真不挂，妙妙。立地放屠刀。真正绝妙好辞。

大和尚今朝圆寂了，绝倒。小和尚昨夜狂骚。绝倒。头陀刎颈见相交，妙。为争同穴死，妙，同穴绝倒。誓愿不相饶。妙。

两只曲，条条巷又是条条巷。都唱动了。那妇人听得目瞪口呆，却不敢说，只是肚里暗暗地叫苦。

杨雄在蓟州府里，有人告道杀死和尚、头陀，心里早知了些个，寻思：“此一事准是石秀做出来的。我前日一时间错怪了他。我今日闲些，且去寻他，问他个真实。”正走过州桥前来，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哥哥，那里去？”杨雄回过头来，见是石秀，撞着略换。便道：“兄弟，我正没寻你处。”石秀道：“哥哥，且来我下处，和你说

话。”把杨雄引到客店里小房内，说道：“哥哥，兄弟不说谎么？”石秀可畏，笔笔写出咄咄相逼之势。杨雄道：“兄弟，你休怪我。是我一时愚蠢，酒后失言，反被那婆娘猜破了，说兄弟许多不是。我今特来寻贤弟，负荆请罪。”石秀道：“哥哥，兄弟虽是个不才小人，却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如何肯做别样之事？此语前武松亦曾说，却觉其阔大；今在石秀文中，便见其尖刻。真乃各极其妙。怕哥哥日后中了奸计，因此来寻哥哥，有表记教哥哥看。”此句直贯下“尽剥在此”，皆石秀语。中间却夹写一句将出衣裳，越显石秀咄咄可畏。将出和尚头陀的衣裳。“尽剥在此！”将出衣裳了，又说此四字，写得如活。杨雄看了，心头火起，便道：“兄弟休怪。我今夜碎割了这贱人，出这口恶气！”是杨雄。石秀笑道：“你又来了！石秀又狠毒，又精细，笔笔写出。你既是公门中勾当的人，如何不知法度？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奸，如何杀得人？倘或是小弟胡说时，却不错杀了人？”石秀转说转复可畏。杨雄道：“似此怎生罢休得？”“罢休”二字绝倒。忽然说到碎割，忽然说到罢休，是杨雄也。石秀道：“哥哥，只依着兄弟的言语，教你做个好男子。”杨雄道：“贤弟，你怎地教我做个好男子？”石秀道：“此间东门外有一座翠屏山，好生僻净。哥哥到明日，只说道：‘我多时不曾烧香，我今来和大嫂同去。’把那妇人赚将出来，就带了迎儿同到山上。精细。小弟先在那里等候着，当头对面，把这是非都对得明白了。哥哥那时写与一纸休书，弃了这妇人，多恐杨雄不肯，且先说是休弃；到得是非对毕，飏地递过刀来。石秀节节精细，节节狠毒，我畏其人。却不是上着？”杨雄道：“兄弟何必说得？你身上清洁，我已知了，都是那妇人说谎！”杨雄似不肯。石秀道：“不然，咄咄可畏。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来真实的事。”写石秀可畏之极。杨雄道：“既然兄弟如此高见，必然不差。是杨雄。我明日准定和那贱人来，你却休要误了。”石秀道：“小弟不来时，所言俱是虚谬。”句句生棱，字字出角，转说转复可畏。杨雄当下别了石秀，离了客店，且去府里办事。至晚回家，并不提起，亦不说甚，只和每日一般。前夜何不便尔？文情回合成趣。

次日，天明起来，对那妇人说道：“我昨夜梦见神人怪我，说有旧愿不曾还得。也是还愿，绝倒。向日许下东门外岳庙里那炷香愿，未曾还得。今日我闲些，要去还了。须和你同去。”那妇人道：“你便自去还了罢，要我去何用？”同是还愿，一肯去，一不肯去，写来绝倒。杨雄道：“这愿心却是当初说亲时许下的，必须要和你同去。”那妇人道：“既是恁地，我们早吃些素饭，烧汤洗浴了去。”杨雄道：“我去买香纸，雇轿子。你便洗浴了，梳头插带了等我。就叫迎儿也去走一遭。”杨雄又来客店里相约石秀：“饭罢便来，兄弟，休误。”石秀

道：“哥哥，你若抬得来时，只教在半山里下了轿，你三个步行上来。我自上面一个僻处等你。不要带闲人上来。”石秀色色精细，可畏之甚。

杨雄约了石秀，买了纸烛归来，吃了早饭。那妇人不知有此事，只顾打扮的齐齐整整。迎儿也插带了。轿夫扛轿子，早在门前伺候。杨雄道：“泰山看家，我和大嫂烧香了便回。”潘公道：“多烧香，早去早回。”宛然前日石秀告潘公语，回合成趣。那妇人上了轿子，迎儿跟着，杨雄也随在后面。出得东门来，杨雄低低分付轿夫道：“与我抬上翠屏山去，我自多还你些轿钱。”

不到两个时辰，早来到翠屏山上。原来这座翠屏山在蓟州东门外二十里，都是人家的乱坟；上西一望，尽是青草白杨，并无庵舍寺院。当下杨雄把那妇人抬到半山，叫轿夫歇下轿子，拔去葱管⁴，搭起轿帘，微细必悉。叫那妇人出轿来。妇人问道：“却怎地来这山里？”杨雄道：“你只顾且上去。轿夫，只在这里等候，不要来，少刻一发打发你酒钱。”轿夫道：“这个不妨，小人自只在此间伺候便了。”

杨雄引着那妇人并迎儿，三个人上了四五层山坡，只见石秀坐在上面。那妇人道：“香纸如何不将来？”妇人未上轿，杨雄以买香纸诓之；及其既上轿，杨雄便只空身跟来，以免后文收拾也。杨雄道：“我自先使人将上去了。”把妇人一引，引到一处古墓里。前日一引、二引、三引、四引、五引，今日只一引，回合成趣。石秀便把包裹、腰刀、杆棒都放在树根前来，精细之极。道：“嫂嫂拜揖。”只四字，亦复咄咄可畏。那妇人连忙应道：“叔叔怎地也在这里？”一头说，一面肚里吃了一惊。活画。石秀道：“在此专等多时。”咄咄可畏。杨雄道：“你前日对我说道，叔叔多遍把言语调戏你，又将手摸着你的胸前，问你有孕也未，今日这里无人，你两个对得明白。”那妇人道：“哎呀！过了的事，只顾说甚么？”妙绝，绝倒。石秀睁着眼道：“嫂嫂！你怎么说？”活画石秀。○只四字妙绝。那妇人道：“叔叔，你没事自把髯儿提做甚么？”妙绝，绝倒。○合前后二语，想妇人此时千难万难，妙笔能体出也。石秀道：“嫂嫂！嘻！”只一字妙绝。○上只四字，此只一字，而石秀一片精细，满面狠毒，都活画出来。俗本妄改许多闲话，失之万里。便打开包裹，取出海阁黎并头陀的衣服来，撤放地下，道：“你认得不？”咄咄畏人。那妇人看了，飞红了脸，无言可对。石秀飏地掣出腰刀，石秀狠毒之极，笔笔写出。便与杨雄说道：“此事只问（银）〔迎〕儿！”看他写翠屏山，全是石秀调遣杨雄。

杨雄便揪过那丫头，是杨雄。跪在前面，喝道：“你这小贱人，快好好实说！如何在和尚房里入奸，一如何。如何约会把香桌儿为号，二如何。如何教头陀来敲木鱼，三如何。○问中三用如何。实对我说，饶你这条性命！但瞒了一句，先把你剁做肉泥！”迎儿叫道：“官人，不干我事，不要杀我！我说与你。”如何僧房中吃酒；一如何。如何上楼看佛牙；二如何。如何赶他下楼下看潘公酒醒；三如何。第三日如何头陀来后门化斋饭；四如何。如何教我取铜钱布施与他；五如何。如何娘子和他约定，但是官人当牢上宿，要我掇香桌儿放出后门外，便是暗号，头陀来看了却去报知和尚；六如何。如何海阁黎扮做俗人，带顶头巾入来，娘子扯去了，露出光头来；七如何。如何五更听敲木鱼响，要我开后门放他出去；八如何。如何娘子许我一副钏镯，一套衣裳，所许前略此补。我只得随顺了；九如何。如何往来已不止数十遭，后来便吃杀了，十如何。如何又与我几件首饰，教我对官人说石叔叔把言语调戏一节，“这个我眼里不曾见，因此不敢说。十一如何。○补前所无，又说得好。只此是实，并无虚谬。”迎儿说罢，石秀便道：“哥哥，得知么？石秀可畏，语语咄咄来逼。这般言语须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说！语语咄咄来逼。请哥哥却问嫂嫂备细缘由！”看他又调遣。

杨雄揪过那妇人来，是杨雄。喝道：“贼贱人！丫头已都招了，你便一些儿休赖，再把实情对我说了，饶你这贱人一条性命！”那妇人说道：“我的不是了！你看我旧日夫妻之面，饶恕了我这一遍！”石秀道：“哥哥，含糊不得！石秀狠毒之极，我恶其人。○写得石秀拦接之间，骇疾不可当。须要问嫂嫂一个从头备细原由！”杨雄喝道：“贱人！你快说！”那妇人只得把和尚二年前如何起意；一如何。如何来结拜我父做干爷；二如何。做好事日，如何先来下礼；三如何。我递茶与他，如何只管看我笑；四如何。如何石叔叔出来，连忙去了；五如何。如何我出去拈香，只管捱近身来；六如何。半夜如何到布帘前捏我的手，便教我还了愿好；七如何。如何叫我是娘子，骗我看佛牙；八如何。如何求我图个长便；九如何。如何教我反间你，便撵得石叔叔出去；十如何。如何定要我把迎儿也与他，说不时，我便不来了；十一如何。○迎儿说一遍，巧云又说一遍，却句句不同，迎儿所说皆是事，巧云所说皆是情也。一一都说了。石秀道：“你却怎地对哥哥倒说我来调戏你？”上第十句，已明明招出石秀，务要特地再提出来，洗刷清白，咄咄相逼，可畏可恨。那妇人道：“前日他醉了骂我，我见他骂得跷蹊，我只猜是叔叔看见破绽，说与他；也是前两三夜，他先教道我如此说，补文中之所无。这早晨便把来支吾，实是叔叔并不曾恁地。”石秀道：“今日三面说明白了，任从哥哥心下如何措置。”石秀转说，转更可畏。○通篇结

束到此一句，写石秀只为明白自己，并非若武松之于金莲，令人可恨。杨雄道：“兄弟，你与我拔了这贱人的头面，剥了衣裳，然后我自伏侍他！”杨雄好笑。石秀便把妇人头面首饰衣服都剥了。“便把”二字，写石秀可畏可恨。

杨雄割两条裙带把妇人绑在树上。石秀径把迎儿的首饰也去了，“便把”妙，“径把”又妙，都写石秀可畏可恨。递过刀来，写石秀却在人情之外，天地间固另有此一等狠毒人。说道：“哥哥，这个小贱人留他做甚么！一发斩草除根！”何至于此，可畏可恨。杨雄应道：“果然！好笑。兄弟把刀来，我自动手！”迎儿见头势不好，却待要叫。杨雄手起一刀，挥作两段。那妇人在树上叫道：“叔叔，劝一劝！”活画绝倒。石秀道：“嫂嫂！不是我！”石秀狠毒，句句都画出来。○不是你劝的事，又是你帮的事耶？杨雄向前，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得。杨雄却指着骂道：“你这贼贱人！我一时误听不明，险些被你瞒过了！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我想你这婆娘，心肝五脏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不堪。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闲。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事件分开了^[2]，却将钗钏首饰都拴在包裹里了。好。

杨雄道：“兄弟，你且来，和你商量一个长便。如今一个奸夫、少说了。一个淫妇亦少说一个。都已杀了，只是我和你投那里去安身？”石秀道：“兄弟自有个所在，请哥哥便行。”写石秀精细出人。杨雄道：“却是那里去？”石秀道：“哥哥杀了人，兄弟又杀人，不去投梁山泊入伙，却投那里去？”杨雄道：“且住。我和你又不曾认得他那里一个人，如何便肯收录我们？”石秀道：“哥哥差矣。如今天下江湖上皆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招贤纳士，结识天下好汉，谁不知道？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艺，愁甚不收留？”杨雄道：“凡事先难后易，免得后患。我却不合是公人，只恐他疑心，不肯安着我们。”石秀笑道：“他不是押司出身？石秀写得色色出人。我教哥哥一发放心。前着，哥哥认义兄弟那一日，先在酒店里和我吃酒的那两个人，一个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一个是锦豹子杨林。他与兄弟十两一锭银子，尚兀自在包里，忽然回合。因此可去投托他。”杨雄道：“既有这条门路，我去收拾了些盘缠便走。”石秀道：“哥哥，你也这般搭缠。倘或入城事发拿住，如何脱身？放着包裹里见有若干钗钏首饰，兄弟又有些银两，再有人同去也够用了，逗一句引下文，妙笔。何须又去取讨？惹起是非来，如何解救？这事少时便发，不可迟滞，我们只好望山后走。”

石秀便背上包裹，拿了杆棒；杨雄插了腰刀在身边，提了朴刀。却待要离古墓，只见松树后走出一个人来，叫道：“清平世界，荡荡乾坤。把人割了，却去投奔梁山泊入伙！我听得多了！”奇文。杨雄、石秀看时，那人纳头便拜。又奇。杨雄却认得，这人姓时，名迁，祖贯是高唐州人氏；流落在此，只一地里做些飞檐走壁、跳篱骗马的勾当^[3]；曾在蓟州府里吃官司，却是杨雄救了；人都叫他做鼓上蚤。当时杨雄便问时迁：“你如何在这里？”时迁道：“节级哥哥听禀：小人近日没甚道路，在这山里掘些古坟，觅两分东西。因见哥哥在此行事，不敢出来冲撞。却听说去投梁山泊入伙，——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鸡盗狗的勾当，几时是了？跟随得二位哥哥上山去却不好？未知尊意肯带挈小人否？”石秀道：“既是好汉中人物，他那里如今招纳壮士，那争你一个？若如此说时，我们一同去。”时迁道：“小人却认得小路去。”好。当下引了杨雄、石秀，三个人自取小路下后山，投梁山泊去了。

却说这两个轿夫在半山里等到红日平西，不见三个下来；分付了，又不敢上去；挨不过了，如活。不免信步寻上山来。只见一群老鸦成团打块在古墓上。奇文。两个轿夫上去看时，原来却是老鸦夺那肚肠吃，以此聒噪。奇文。轿夫看了，吃着一惊，慌忙回家报与潘公，一同去蓟州府里首告。知府随即差委一员县尉带了仵作、行人来翠屏山检验尸首。已了，回复知府，禀道：“简得一口妇人潘巧云割在松树边；使女迎儿杀死在古墓下；坟边遗下一堆妇人与和尚头陀衣服。”写石秀胸中经济如许。知府听了，想起前日海和尚头陀的事，备细询问潘公。那老子把这僧房酒醉一节和这石秀出去的缘由细说了一遍。知府道：“眼见得这妇人与和尚通奸，那使女、头陀做脚。想石秀那厮路见不平，杀死头陀、和尚；杨雄这厮今日杀了妇人、使女无疑。……定是如此。只拿得杨雄、石秀，便知端的。”当即行移文书，捕获杨、石秀；其余轿夫人等各放回听候。潘公自去买棺木，将尸首殡葬。不在话下。

再说杨雄、石秀、时迁离了蓟州地面，在路夜宿晓行，不则一日，行到郢州地面；过得香林洼，早望见一座高山。不觉天色渐渐晚了，看见前面一所靠溪客店。三个人行到门首，店小二却待关门，只见这三个人撞将入来。小二问道：“客人，来路远，以此晚了？”时迁道：“我们今日走了一百里已上路程，因此到得晚了。”小二哥放他三个入来安歇，问道：“客人，不曾打火么？”时迁道：“我们自理会。”小二道：“今日没客歇，灶上有两只锅干净，客人自用不妨。”时迁道：“店里有酒肉卖么？”小二道：“今日早起有些肉，都被近村人家买

了去，只剩得一瓮酒在这里，并无下饭。”时迁道：“也罢。先借五升米来做饭，却理会。”小二哥取出米来与时迁，就淘了，做起一锅饭来。石秀自在房中安顿行李。叙得清出。杨雄取出一只钗儿把与店小二，叙得清出。先回他这瓮酒来吃，明日一发算帐。小二哥收了钗儿，便去里面掇出那瓮酒来开了，将一碟儿熟菜放在桌子上。时迁先提一桶汤来叫杨雄，石秀洗了脚手；写时迁渐引入事来。一面筛酒来，就来请小二哥一处坐地吃酒。非必要小二同饮，只为要问起祝家备细也。放下四只大碗，斟下酒来吃。

石秀看见店中檐下插着十数把好朴刀，奇。问小二哥道：“你家店里怎的有这军器？”小二哥应道：“都是主人家留在这里。”石秀道：“你家主人是甚么样人？”小二道：“客人，你是江湖上走的人，如何不知我这里的名字？前面那座高山便唤做独龙山。山前有一座凛巍巍冈子便唤做独龙冈。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这里方圆三十里，却唤做祝家庄。庄主太公祝朝奉有三个儿子，称为‘祝氏三杰’。庄前庄后有五七百人家，都是佃户。各家分下两把朴刀与他。这里唤作祝家店。常有数十个家人来店里上宿，以此分下朴刀在这里。”石秀道：“他分军器在店里何用？”小二道：“此间离梁山泊不远，只恐他那里贼人来借粮，因此准备下。”石秀道：“与你些银两，回与我一朴刀用，如何？”生波。小二哥道：“这个却使不得，器械上都编着字号。我小人吃不得主人家的棍棒。我这主人法度不轻。”石秀道：“我自取笑你，你却便慌。且只顾吃酒。”小二道：“小人吃不得了，先去歇了。客人自便，宽饮几杯。”

小二哥去了。杨雄、石秀又自吃了一回酒，只见时迁道：“哥哥，要肉吃么？”杨雄道：“店小二说没了肉卖，你又那里得来？”时迁嘻嘻的笑着去灶上提出一只老大公鸡来。都是生发后文，无甚出色。杨雄问道：“那里得这鸡来？”时迁道：“小弟却才去后面净手，见这只鸡在笼里，寻思没甚吃酒，被我悄悄把去溪边杀了，提桶汤去后面，就那里掇得干净^[4]，煮得熟了，把来与二位哥哥吃。”杨雄道：“你这厮还是这等贼手贼脚！”石秀笑道：“还未改本行！”三个笑了一回，把这鸡来手撕开吃了，一面盛饭来吃。

只见那店小二略睡一睡，放心不下，爬将起来，前后去照管；只见厨桌上有些鸡毛和鸡骨头，却去灶上看时，半锅肥汁。小二慌忙去后面笼里看时，不见了鸡，连忙出来问道：“客人，你们好不达道理^[5]！如何偷了我店里报晓的鸡吃？”时迁道：“见鬼了！耶！耶！如闻其声。我自路上买得这只鸡来吃，何曾见你的鸡！”小二道：“我店里的鸡却那里去

了？”时迁道：“敢被野猫拖了，黄狻猊吃了^[6]，鹞鹰扑去了？我却怎地得知？”好，如闻其声。小二道：“我的鸡才在笼里，不是你偷了是谁？”石秀道：“不要争！直几钱？陪了你便罢。”店小二道：“我的是报晓鸡，店内少他不得。你便陪我十两银子也不济，只要还我鸡！”石秀大怒道：“你诈哄谁！老爷不陪你便怎地！”店小二笑道：“客人，你们休要在这里讨野火吃！只我店里不比别处客店，拿你到庄上，便做梁山泊贼寇解了去！”看他要生出事头，无可生处，如此曲折写来。石秀听了，大骂道：“便是梁山泊好汉，你怎么拿了我去请赏？”杨雄也怒道：“好意还你些钱，不陪你怎地拿我去？”小二叫一声：“有贼！”只见店里赤条条地走出三五个大汉来，径奔杨雄、石秀来。被石秀手起，一拳一个，都打翻了。小二哥正待要叫，被时迁一拳打肿了脸，做声不得。这几个大汉都从后门走了。杨雄道：“兄弟，这厮们一定去报人来，我们快吃了饭走了罢。”三个当下吃饱了，把包裹分开腰了^[7]，穿上麻鞋，跨了腰刀，各人去枪架子上拣了一条好朴刀。好。石秀道：“左右只是左右^[8]，不可放过了他！”便去灶前寻了把草，灶里点个火，望里面四下燎着^[9]。毕竟写出是石秀。看那草房被风一煽，刮刮杂杂火起来，那火顷刻间天也似般大。三个拽开脚步，望大路便走。

三个人行了两个更次，只见前面后面火把不计其数，约有一二百人，发着喊，赶将来。石秀道：“且不要慌，我们且拣小路走。”石秀只是乖。杨雄道：【眉批】此处忽然写杨雄。“且住！一个来杀一个！两个来杀一双！待天色明朗即走！”此处却写出杨雄。说犹未了，四下里合拢来。杨雄当先，石秀在后，时迁在中，独写杨雄。三个挺着朴刀来战庄客。那伙人初时不知，轮着枪棒赶来，杨雄手起朴刀，早戳翻了五七个，前面的便走，后面的急待要退。石秀赶入去，又戳翻了六七人。四下里庄客见说杀伤了十数人，都是要性命的，思量不是头，都退去了。三个得一步赶一步。正走之间，喊声又起。枯草里舒出两把挠钩来，正把时迁一挠钩搭住，拖入草窝里去了。苦一时迁拖去，便令下文住手不得，生出三打祝家庄也。

石秀急转身来救时迁，背后又舒出两把挠钩来，却得杨雄眼快，便把朴刀一拨拨开，望草里便戳。发声喊，都走了。不可不救，不可定救，只如此好。两个见捉了时迁，怕深入重地，亦无心恋战：“顾不得时迁了，且四下里寻路走罢。”见远远地火把乱明，小路又无丛林树木，照得有路便走，画出。一直望东边去了。众庄客四下里赶不着，自救了带伤的人去，将时迁背剪绑了，押送祝家庄来。

且说杨雄、石秀走到天明，望见一座村落酒店。石秀道：“哥哥，前头酒肆里买碗酒饭吃了去，就问路程。”两个便入村店里来，倚了朴刀坐下，叫酒保取些酒来，就做些饭吃。酒保一面铺下菜蔬，烫将酒来。方欲待吃，只见外面一个大汉走入来，生得阔脸方腮，眼鲜耳大，貌丑形粗，穿一领茶褐绸衫，戴一顶万字头巾，系一条白绢搭膊，下面穿一双油膀靴，叫道：“大官人教你们挑担来庄上纳。”店主人连忙应道：“装了担，少刻便送到庄上。”那人分付了，便转身，又说道：“快挑来！”却待出门，正从杨雄、石秀面前过。杨雄却认得他，便叫一声“小郎，你如何在这里，不看我一看？”那人回转头来看了一看，却也认得，便叫道：“恩人如何来到这里？”望着杨雄便拜。

不是杨雄撞见了这个人，有分教：

三庄盟誓成虚谬，
众虎咆哮起祸殃。

毕竟杨雄、石秀遇见的那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1] 葱管：安装在轿帘边的管键，可以制约轿帘。

[2] 事件：指人体的部分。

[3] 跳篱骗马：谓偷窃和拐骗。

[4] 掇（xián）：拔取，摘取。

[5] 达：通晓，明白。

[6] 黄猊子：黄鼠狼。

[7] 腰：佩在腰上。

[8] 左右是左右：犹言反正如此。

[9] 焮（cuì）：点燃；烧灼。

第四十六回

扑天雕两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人亦有言：不遇盘根错节，不足以见利器。夫不遇难题，亦不足以见奇笔也。此回要写宋江打祝家庄。夫打祝家庄，亦寻常战斗之事耳，乌足以展耐庵之经纬？故未制文，先制题：于祝家庄之东，先立一李家庄；于祝家庄之西，又立一扈家庄。三庄相连，势如翼虎，打东则中帅西救，打西则中帅东救，打中则东西合救。夫如是而题之难御，遂如六马乱驰，非一缰所控；伏箭乱发，非一牌所隔；野火乱起，非一手所扑矣。耐庵而后回锦心，舒绣手，弄柔翰，点妙墨，早于杨雄、石秀未至山泊之日，先按下东李，此之谓繫其右臂。入下回，十六虎将浴血苦战，生擒西扈，此之谓戡其左腋。东西定，而歼厥三祝，曾不如缚一鸡之易者，是皆耐庵相题有眼，捋题有法，搗题有力，故得至是。人徒就篇尾论长数短，谓亦犹夫能事，殊未向篇首一筹量其落笔之万难也。

看他写李、祝之战，只是相当，非不欲作快笔，徒恐因而两家不得住手，便碍宋江一打笔势。故行文有时占得一笔是多一笔，亦有时留得一笔是多一笔也。

石秀探路一段，描出全副一个精细人。读之，益想耐庵七窍中，真乃无奇不备。

话说当时杨雄扶起那人来，叫与石秀相见。石秀便问道：“这位兄长是谁？”杨雄道：“这个兄弟姓杜，名兴，祖贯是中山府人氏。因为面颜生得粗莽，以此人都叫他做鬼脸儿。上年间做买卖来到蓟州，因一口气上打死了同伙的客人，吃官司监在蓟州府里，杨雄见他说起拳棒都省得，一力维持救了他。不想今日在此相会。”杜兴便问道：“恩人为何公事来到这里？”杨雄附耳低言道：“我在蓟州杀了人命，欲要投梁山泊去入伙。昨晚在祝家店投宿，因同一个来的火伴时迁偷了他店里报晓鸡吃，一时与店小二闹将起来，性起，把他店屋都烧了。我三个连夜逃走，不堤防背后赶来。我弟兄两个搠翻了他几个，不想乱草中间舒出两把挠钩，把时迁搭了去。我两个乱撞到此。正要问路，不想遇见贤

弟。”杜兴道：“恩人不要慌，我叫放时迁还你。”杨雄道：“贤弟少坐，同饮一杯。”三人坐下，当下饮酒。

杜兴便道：“小弟自从离了蓟州，多得恩人的恩惠；来到这里，感承此间一个大官人见爱，收录小弟在家中做个主管，每日拨万论千尽托付与杜兴身上，甚是信任，以此不想回乡去。”杨雄道：“此间大官人是谁？”杜兴道：“此间独龙冈前面有三座山冈，列着三个村坊；中间是祝家庄，西边是扈家庄，东边是李家庄。这三处庄上，三村里算来总有一二万军马人家，惟有祝家庄最豪杰。为头家长唤做祝朝奉，有三个儿子，名为祝氏三杰：长子祝龙，次子祝虎，三子祝彪。又有一个教师，唤做铁棒栾廷玉，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可惜此人。庄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庄客。西边那个扈家庄，庄主扈太公，有个儿子，唤做飞天虎扈成，也十分了得。惟有一个女儿最英雄，名唤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双刀，马上如法了得^[4]。这里东村庄上却是杜兴的主人，姓李名应，不说出绰号，留与下杨雄作问，甚好。能使一条浑铁点钢枪，背藏飞刀五口，百步取人，神出鬼没。这三村结下生死誓愿，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递相救应。惟恐梁山泊好汉过来借粮，因此三村准备下抵敌他。如今小弟引二位到庄上见了李大官人，求书去搭救时迁。”杨雄又问道：“你那李大官人，莫不是江湖上唤做扑天雕的李应？”杜兴道：“正是他。”石秀道：“江湖上只听得独龙冈有个扑天雕李应是好汉，却原来在这里。好。多闻他真个了得，是好男子，我们去走一遭。”

杨雄便唤酒保计算酒钱。杜兴那里肯要他还？便自招了酒钱，三个离了村店，便引杨雄、石秀来到李家庄上。杨雄看时，真个好大庄院。外面周回一遭阔港，粉墙傍岸，有数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树，门外一座吊桥接着庄门。入得门，来到厅前，两边有二十馀座枪架，明晃晃的都插满军器。杜兴道：“两位哥哥在此少等，待小弟入去报知，请大官人出来相见。”

杜兴入去不多时，只见李应从里面出来。杜兴引杨雄、石秀上厅拜见。李应连忙答礼，便教上厅请坐。杨雄、石秀再三谦让，方才坐了。李应便叫取酒来且相待。杨雄、石秀两个再拜道：“望乞大官人致书与祝家庄来救时迁性命，生死不敢有忘。”李应教请门馆先生来商议，修了一封书缄，看他先用代笔书，便令无层折处，生出层折。填写名讳，使个图书印记，又细。便差一个副主管赍了，先差副主管，亦于无层折处生层折也。备一匹快马，星火去那祝家庄，取这个人来。那副主管领了东人书札，上马去了。杨雄、石秀拜谢罢。一谢。○写出许多谢，令

下文便于变羞成怒。李应道：“二位壮士放心。小人书去，便当放来。”写他两番托意，亦令下文便便于羞成怒也。杨雄、石秀又谢了。又谢。李应道：“且请去后堂，少叙三杯等待。”看他说得便极。两个随进里面，就具早膳相待。饭罢，一。吃了茶，二。李应问些枪法，见杨雄、石秀说得有理，心中甚喜。三。

已牌时分，四。○叠写四句，见去得甚久。那个副主管回来。李应唤到后堂，问道：“去取的这人在那里？”看他说得如此便极。主管答道：“小人亲见朝奉下了书，倒有放还之心；后来走出祝氏三杰，反焦躁起来，书也不回，人也不放，定要解上州去。”李应失惊道：“他和我三家村里结生死之交，书到便当依允，如何恁地起来？必是你说得不好，以致如此！总写李应非意所料，以便下文变羞成怒也。杜主管，你须自去走一遭，副主管换正主管。○上先写书，次写主管；此却先写主管，次写书，笔法变换。亲见祝朝奉，说个仔细缘由。”杜兴道：“小人愿去。只求东人亲笔书缄，代笔书柬换亲笔书柬。到那里方才肯放。”李应道：“说得是。”急取一幅花笺纸来，李应亲自写了书札，封皮面上使一个讳字图书，又细。把与杜兴接了。后槽牵过一匹快马，备上鞍辔，拿了鞭子，便出庄门，上马加鞭，奔祝家庄去了。李应道：“二位放心，我这封亲笔书去，少刻定当放还。”又写托意。杨雄、石秀深谢了。深谢，总令下文李应不堪。留在后堂，饮酒等待。只是便极。

看看天色待晚，前写去久，用四句；此写去久，只用一句，法都变换。不见杜兴回来。李应心中疑惑，再教人去接，只见庄客报道：“杜主管回来了。”李应便道：“几个人回来？”看他只是非意所料，妙极。庄客道：“只是主管独自一个跑将回来。”李应摇着头道：“却又作怪！往常这厮不是这等兜搭，今日缘何恁地？”走出前厅，杨雄、石秀都跟出来。只见杜兴下了马，入得庄门，见他模样，气得紫涨了面皮，咨牙露嘴，半晌说不得话。前店中初遇时却不写，忽于此处画出一个鬼脸来，妙笔。李应道：“你且言备细缘故，怎么地来？”杜兴气定了，方道：画出。“小人赍了东人书札，到他那里第三重门下，却好遇见祝龙、祝虎、祝彪弟兄三个坐在那里。小人声了三个喏。杜兴尽礼。祝彪喝道：一路虽兼写三祝，而独显祝彪。○甫声喏，未开口，兜头便喝，极写祝彪无礼。‘你再来则甚？’小人躬身禀道：尽礼。‘东人有书在此，拜上。’祝彪那厮变了脸，骂道：极写祝彪无礼。‘你那主人恁地不晓人事！早晌使个泼男女来这里上书，要讨那个梁山泊贼人时迁！如今我要解上州里去，又来怎地？’小人说道：‘这个时迁不是梁山泊伙内人

数，他自是蓟州来的客人，要投见敝庄东人。不想误烧了官人店屋，明日东人自当依旧盖还。极善辞令，不是说得不好。万望俯看薄面，高抬贵手，宽恕，宽恕。’祝家三个都叫道：虽独写祝彪，亦有时兼写三祝，便错落之极。‘不还！不还！’小人又道：‘官人请看，东人亲笔书札在此。’祝彪那厮接过书去，也不拆开来看，就手扯得粉碎，极其无礼。喝叫把小人直叉出庄门。极其无礼。祝彪、祝虎发话道：又置祝龙，单兼祝虎，错落之极。‘休要惹老爷们性发！把你那……’言把你那李应捉来，也解去也，却不好唐突主人名字，忽然就“把你那”三个字下收住，下又另自尽一句礼，然后重说出来，妙笔出神入化。小人本不敢尽言，实被那三个畜生无礼，尽一句礼，然后重说。说，‘把你那李重说却又因气极，又说不出，只说得一“李”字，笔笔出神入妙。……李应捉来，也做梁山泊强寇解了去！’叠一“李”字，便活画出气极后，说不出话来。又喝叫庄客原拿了小人，先说直叉出，又说原拿了，无礼之极，真不可耐矣。被小人飞马走了。于路上气死小人！叵耐那厮，枉与他许多年结生死之交，今日全无些仁义！”又找两句，激出李应。

李应听罢，心头那把无明业火高举三千丈，按捺不下，大呼：“庄客！快备我那马来！”杨雄、石秀谏道：“大官人息怒。休为小人们坏了贵处义气。”李应那里肯听？便去房中披上一副黄金锁子甲，前后兽面掩心，穿一领大红袍，背胯边插着飞刀五把，拿了点钢枪，戴上凤翅盔，出到庄前，点起三百悍勇庄客，画出李应。杜兴也披一副甲，持把枪上马，画出杜兴。带领二十馀骑马军。杨雄、石秀也抓扎起，挺着朴刀，跟着李应的马，画出杨雄、石秀。○画李应就是个大官人，画杜兴是个主管，画杨雄、石秀是个客人，各各不同。径奔祝家庄来。

日渐衔山时分，早到独龙岗前，便将人马排开。原来祝家庄又盖得好：占着这座独龙山冈，四下一遭阔港，那庄正造在冈上，有三层城墙，都是顽石垒砌的，约高二丈；前后两座庄门，两条吊桥；墙里四边都盖窝铺，四下里遍插着枪刀军器；门楼上排着战鼓铜锣。

李应勒马在庄前大叫：“祝家三子！怎敢毁谤老爷！”只见庄门开处，拥出五六十骑马来。当先一骑似火炭赤的马上坐着祝朝奉第三子祝彪。李应指着大骂道：“你这厮，口边奶腥未退，头上胎发犹存！你爷与我结生死之交，誓愿同心共意，保护村坊！你家但有事情，要取人时，早来早放；要取物件，无有不奉！我今一个平人，二次修书来讨，你如何扯了我的书札，耻辱我名？是何道理？”祝彪道：“俺家虽和你结生死之交，誓愿同心协意，共捉梁山泊反贼，扫清山寨！你如何却结连

反贼，意在谋叛？”李应喝道：“你说他是梁山泊甚人？你这厮却冤平人做贼，当得何罪？”祝彪道：“贼人时迁已自招了，你休要在这里胡说乱道，遮掩不过！你去便去，不去时，连你捉了也做贼人解送！”写祝彪无礼之极。

李应大怒，拍坐下马，挺手中枪，便奔祝彪。祝彪纵马去战李应。两个就独龙冈前，一来一往，一上一下，斗了十七八合。祝彪战李应不过，拨回马便走。极写祝彪能。李应纵马赶将去。祝彪把枪横担在马上，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满弓，觑得较亲，背翻身一箭。极写祝彪能。李应急躲时，臂上早着。李应翻筋斗坠下马来。祝彪便勒转马来抢人。极写祝彪能。杨雄、石秀见了，大喝一声，捻两把朴刀，直奔祝彪马前杀将来。祝彪抵当不住，急勒回马便走；极写祝彪能。○写祝彪不止是枭勇，直是灵利之极。早被杨雄一朴刀戳在马后股上；此是特写杨雄。那马负疼，壁直立起来，险些儿把祝彪掀在馬下；写祝、李皆输赢相当，正好。却得随从马上的人都搭上箭射将来。只须如此，收煞得正好。杨雄、石秀见了，自思又无衣甲遮身，只得退回不赶。只须如此，收煞得正好。杜兴早自把李应救起，上马先去了，等杨雄、石秀退回，然后救李应，几不成语矣。杨雄、石秀自杀奔祝彪，杜兴自救李应，极忙乱事，写得极清出；极兜搭事，写得极轻捷，妙笔。杨雄、石秀跟了众庄客也走了。“也走了”上加“跟了众庄客”五字，便藏下后文无数奇情。祝家庄人马赶了二三里路，见天色晚来，也自回去了。只须如此。

杜兴扶着李应回到庄前，下了马，同入后堂坐定，宅眷都出来看视，是个大官人。拔了箭矢，伏侍卸了衣甲，是个大官人。便把金疮药敷了疮口，连夜在后堂商议。杨雄、石秀与杜兴说道：“既是大官人被那厮无礼，又中了箭，时迁亦不能够出来，都是我等连累大官人了。我弟兄两个只得上梁山泊去恳告晁、宋二公并众头领来与大官人报仇，就救时迁。”因辞谢了李应。李应道：“非是我不用心，实出无奈，两位壮士只得休怪。”叫杜兴取些金银相赠。杨雄、石秀那里肯受？李应道：“江湖之上，二位不必推却。”两个方才收受，拜辞了李应。杜兴送出村口，指与大路。极似闲笔，却都为后文藏下奇情。杜兴作别了，自回李家庄。不在话下。

且说杨雄、石秀取路投梁山泊来，早望见远远一处新造的酒店，映出。○一是新设三座，而一座亦不出现，是犹无设也。一是姓石人来，而不用姓石人接，是为无文也。那酒旗儿直挑出来。两个人入到店里买

些酒吃，就问路程。这酒店却是梁山泊新添设做眼的酒店，正是石勇掌管。两石相接，文随手起。两个一面吃酒，一头动问酒保上梁山泊路程。石勇见他两个非常，便来答应道：“你两位客人从那里来？要问上山去怎地？”杨雄道：“我们从蓟州来。”石勇猛可想起道：“莫非足下是石秀么？”杨雄道：“我乃是杨雄，问得绣错。若定向石秀问石秀，即是呆笔死墨，更有何妙。这个兄弟是石秀。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石勇慌忙道：“小子不认得。前者戴宗哥哥到蓟州回来，多曾称说兄长，缴还戴宗。闻名久矣。今得上山，且喜，且喜。”三个叙礼罢，杨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对石勇说了，石勇随即叫酒保置办分例酒来相待，须知此是第一番分例酒。推开后面水亭上窗子，拽起弓，放了一枝响箭，只见对港芦苇丛中早有小喽啰摇过船来。须知此又另一水亭，另一对港，另一张弓，另一喽啰，另一划船也。石勇便邀二位上船，直送到鸭嘴滩上岸。石勇已自先使人上山去报知，早见戴宗、杨林下山来迎接。回翔盘舞。俱各叙礼罢，一同上至大寨里。

众头领知道有好汉上山，都来聚会大寨坐下。戴宗、杨林引杨雄、石秀上厅参见晁盖、宋江并众头领。相见已罢，晁盖细问两个踪迹，杨雄、石秀把本身武艺投托入伙先说了。众人大喜，让位而坐。杨雄渐渐说到：“有个来投托大寨同入伙的时迁，不合偷了祝家店里报晓鸡，一时争闹起来，石秀放火，烧了他店屋，时迁被捉。李应二次修书去讨，怎当祝家三子坚执不放，誓要捉山寨里好汉，且又千般辱骂。叵耐那厮十分无礼！”

不说万事皆休，才然说罢，晁盖大怒，喝叫：“孩儿们！将这两个与我斩讫报来！”此等波撻，非为铺张山寨忠义，乃所以翻跌出宋江问罪之师也。脱无此一番，而便轻举妄动三打祝家，恐类儿戏，故不得已而生此也。宋江慌忙道：“哥哥息怒。两个壮士不远千里来此协助，如何却要斩他？”晁盖道：“俺梁山泊好汉自从伙并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恩德于民，一个个兄弟下山去，不曾折了锐气。新旧上山的兄弟们各各都有豪杰的光彩。晁盖语，读之想出其生平。这厮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其类至多。因此连累我等受辱！今日先斩了这两个，将这厮尸首级去那里号令。我亲领军马去洗荡那个村坊，不要输了锐气！孩儿们！快斩了报来！”又饶一句，风棱四起。宋江劝住道：“不然。哥哥不听这两位贤弟却才所说，那个鼓上蚤时迁，他原是如此等人，以致惹起祝家那厮来？岂是这二位贤弟要玷辱山寨！我也每每听得有人说，祝家庄那厮要和俺山寨敌对了。自补一句，妙笔。哥哥权且息怒。即目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寻他，那厮倒来

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势去拿那厮。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非是我们生事害他，其实那厮无礼！再三申说此句，妙。只是哥哥山寨之主，岂可轻动？自此以下，凡写梁山兴师建功，宋江悉不许晁盖下山。小可不才，亲领一支军马，启请几位贤弟们下山去打祝家庄。若不洗荡得那个村坊，誓不还山！一是山寨不折了锐气；好。二乃免此小辈，被他耻辱；好好。三则得许多粮食，以供山寨之用；好好。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伙。”好好。吴学究道：“公明哥哥之言最好。岂可山寨自斩手足之人？”戴宗便道：“宁可斩了小弟，不可绝了贤路。”回翔盘舞。众头领力劝，晁盖方才免了二人。杨雄、石秀也自谢罪。宋江抚谕道：晁盖、宋江各写得好，真乃恩威并著矣。“贤弟休生异心。此是山寨号令，不得不如此。便是宋江，倘有过失，妙论。也须斩首，不敢容情。如今新近又立了铁面孔目裴宣做军政司，赏功罚罪，已有定例。就上文新立规制中，忽抽出一石勇，忽抽出一裴宣，便表得众多豪杰，各各用命，非尸位素餐而已。○此等插带，真是才子。贤弟只得恕罪，恕罪。”杨雄、石秀拜罢，谢罪已了，晁盖叫去坐在杨林之下。山寨里都唤小喽啰来参贺新头领已毕，一面杀牛宰马，且做庆喜筵席；拨定两所房屋教杨雄、石秀安歇，每人拨十个小喽啰伏侍。

当晚席散，次日再备筵席会众，商量议事。宋江教唤铁面孔目裴宣计较下山人数，好。启请诸位头领同宋江去打祝家庄，定要洗荡了那个村坊。商量已定，除晁盖头领镇守山寨不动外，一寨之尊，写得好。留下吴学究、刘唐并阮家三弟兄、吕方、郭盛护持大寨。根本重地，写得好。原拨定守滩守关守店有职事人员俱各不动。各有专司旧令，不许调遣，写得好。又拨新到头领孟康管造船只，顶替马麟监督战船。补署新到头领，写得好。○将打祝家庄，却先写许多不打祝家庄者，如此文字，虽在《史记》，不可多得。写下告示，将下山打祝家庄头领分作两起：头一拨宋江、花荣、李俊、穆弘、李逵、杨雄、石秀、黄信、欧鹏、杨林带领二千小喽啰，三百马军，披挂已了，下山前进。前军写得好。第二拨便是林冲、秦明、戴宗、张横、张顺、马麟、邓飞、王矮虎、白胜也带领三千小喽啰，三百马军，随后接应。后军写得好。再着金沙滩、鸭嘴滩二小寨只教宋万、郑天寿把守，就行接应粮草。军行粮接，写得好。○已上数段，岂真写山泊号令哉？亦所谓寓言十九，意在讽谏也。晁盖送路已了，自回山寨。

且说宋江并众头领径奔祝家庄来，于路无话，早来到独龙山前。尚有一里多路，前军下了寨栅。宋江在中军帐里坐下，此一句止为前军射定寨脚，后军犹未到。便和花荣商议道：“我听得说，祝家庄里路径甚

杂，未可进兵。且先使两个人去探听路途曲折，知得顺逆路程，却才进兵，与他对敌。”李逵便道：看他并不审己量方，便插一句，绝倒。“哥哥，兄弟闲了多时，不曾杀得一人，我便先去走一遭。”宋江道：“兄弟，你去不得。若是破阵冲敌，用着你先去；这是做细作的勾当，用你不着。”李逵笑道：“量这个鸟庄，何须哥哥费力！只兄弟自带三二百个孩儿们杀将去，把这个鸟庄上人都砍了！何须要人先去打听？”宋江喝道：“你这厮休胡说！且一壁厢去，叫你便来！”李逵走开去了，自说道：“打死几个苍蝇，也何须大惊小怪！”宋江便唤石秀来，说道：“兄弟曾到彼处，可和杨林走一遭。”旧头领都已出色，故令新到者立功，此行文生熟停匀之法。○要知宋江点将，都是耐庵点将，则为善读书人矣。石秀便道：“如今哥哥许多人马到这里，他庄上如何不提备？我们扮作甚么人入去好？”杨林便道：“我自打扮了解魔的法师去^[2]，身边藏了短刀，手里擎着法环^[3]，于路摇将入去。你只听我法环响，不要离了我前后。”石秀道：“我在蓟州原曾卖柴，我只是挑一担柴进去卖便了。身边藏了暗器，有些缓急，匾担也用得着。”杨林道：“好，好！我和你计较了，今夜打点，五更起来便行。”

到得明日，石秀挑着柴担先入去。行不到二十来里，只见路径曲折多杂，四下里湾环相似；树木丛密，难认路头。石秀便歇下柴担不走。是石秀，此等处，一山泊人都不及也。听得背后法环响得渐近，石秀看时，却见杨林头带一个破笠子，身穿一领旧法衣，手里擎着法环，于路摇将进来。杨林却从石秀眼中看出。○实叙石秀，虚带杨林，妙笔。石秀见没人，叫住杨林，说道：“此处路径湾杂，不知那里是我前日跟随李应来时的路。文情翔舞。天色已晚，他们众人烂熟奔走，正看不仔细。”又自破解一句。杨林道：“不要管他路径曲直，只顾拣大路走便了。”错也。石秀又挑了柴，只顾望大路便走，见前面一村人家，数处酒店肉店。石秀挑着柴，便望酒店门前歇了。只见各店内都把刀枪插在门前；每人身上穿一领黄背心，写个大“祝”字；往来的人亦各如此。祝家号令，亦从石秀眼中看出。

石秀见了，便看着一个年老的人，唱个喏，是石秀。拜揖道：“丈人，请问此间是何风俗？为甚都把刀枪插在当门？”问得好，又精细。用得那老人道：“你是那里来的客人？原来不知，只可快走。”石秀道：“小人是山东贩枣子的客人，消折了本钱，回乡不得，因此担柴来这里卖。不知此间乡俗地理。”老人道：“只可快走，别处躲避。这里早晚要大厮杀也！”石秀道：“此间这等好庄坊去处，怎地了大厮杀？”问得好。老人道：“客人，你敢真个不知？我说与你。俺这里唤做祝家

村，冈上便是祝朝奉衙里。如今恶了梁山泊好汉，见今引领军马在村口，要来厮杀；却怕我这村里路杂，未敢入来，见今驻在外面。如今祝家庄上行号令下来，每户人家要我们精壮后生准备着；但有令传来，便要去策应。”石秀道：“丈人村中总有多少人家？”问得精细。老人道：“只我这祝家村，也有一二万人家。东西还有两村人接应：东村唤做扑天雕李应李大官人；西村唤做扈太公庄，有个女儿，唤做扈三娘，绰号一丈青，十分了得。”石秀道：“似此如何却怕梁山泊做甚么？”那老人道：“便是我们初来时，不知路的，也要吃捉了。”石秀道：“丈人，怎地初来要吃捉了？”问得紧。老人道：“我这村里的路，有旧人说道：‘好个祝家庄，尽是盘陀路！容易入得来，只是出不去！’”石秀听罢，便哭起来，扑翻身便拜，是石秀，机警之极。向那老人道：“小人是个江湖上折了本钱归乡不得的人！妙绝，是石秀方说得出，能令老人下泪也。倘或卖了柴出去，撞见厮杀，走不脱，却不是苦？爷爷，怎地可怜见！小人情愿把这担柴相送爷爷，只指与小人出去的路罢！”妙绝，是石秀方说得出。那老人道：“我如何白要你的柴？我就买你的。是老人情性。你且入来，请你吃些酒饭。”是老人情性。○写老人情性，固也，然亦是行文精细入妙处。盖宋江大军既已压境，则祝家巡绰之人定应络绎于路，岂可一老翁、一卖柴者叨叨说路耶？故此两句，正妙在“你且入来”四字也。

石秀拜谢了，挑着柴，跟那老人入到屋里。那老人筛下两碗白酒，盛一碗糕糜，叫石秀吃了。石秀再拜谢道：“爷爷，指教出去的路径。”是石秀，只记本题，写得机警。那老人道：“你便从村里走去，只看有白杨树便可转弯。只须一语，令读者亦复一快。不问路道阔狭，但有白杨树的转弯便是活路；上一句已明，此又再申“不问阔狭”四字，活是老人声口。没那树时都是死路。但有便是活路，则如无定是死路矣，却偏要再申一句。如有别的树木，转弯也不是活路。既说白杨，则别树定非矣，却偏要再申一句。○看他写老人说话，只须一句处，便要说十数句，真活画老人。若还走差了，左来右去，只走不出去。更兼死路里地下埋藏着竹签、铁蒺藜；若是走差了，踏着飞签，准定吃捉了，待走那里去！”活是老人，说得恁细。石秀拜谢了，便问：“爷爷高姓？”是石秀。那老人道：“这村里姓祝的最多，惟有我复姓钟离，土居在此^[4]。”石秀道：“酒饭小人都吃够了，改日当厚报。”

正说之间，只听得外面闹吵。石秀听得道：“拿了一个细作！”写得一波初平，一波疾起，真是妙笔。石秀吃了一惊，跟那老人是石秀，不看得，自看又不得，跟那老人，真写得妙。出来看时，只见七八十个

军人背绑着一个人过来。石秀看时，却是杨林，剥得赤条条的，索子绑着。石秀看了，只暗暗地叫苦，悄悄假问老人道：“这个拿了的是甚么人？为甚事绑了他？”此本不必打听，只为要写石秀遮掩自己，又顺便带出杨林被捉事耳。那老人道：“你不见说他是宋江那里来的细作？”石秀又问道：“怎地吃他拿了？”那老人道：“说这厮也好大胆，独自一个来做细作，打扮做个解魔法师，闪入村里来；却又不认这路，只拣大路走了，左来右去，只走了死路；又不晓的白杨树转湾抹角的消息，人见他走得差了，来路跷蹊，就报与庄上官人们来捉他。这厮方才又掣出刀来，手起伤了四五个人；补出杨林被捉时事。当不住这里人多，一发上，因此吃拿了。有人认得他从来是贼，叫做锦豹子杨林。”杨林不必被捉也，必写杨林被捉者，一以显石秀之独能，一以激宋江之进兵也。

说言未了，只听得前面喝道⁵，说是“庄上三官人巡绰过来”。写得一波又平，一波又起，真是妙笔。石秀在壁缝里张时，看得前面摆着二十对缨枪，后面四五个人骑着马，都弯弓插箭；又有三五对青白哨马，中间拥着一个年少壮士，坐在一匹雪白马上，全副披挂，跨了弓箭，手执一条银枪。石秀自认得他，特地问老人道：“过去相公是谁？”又从石秀眼中极写祝彪。○得此一段，遂令石秀入村神采焕发之极。○呼“将军”是“相公”，活是卖柴人口气。那老人道：“这个人正是祝朝奉第三子，唤做祝彪，定着西村扈家庄一丈青为妻。弟兄三个只有他第一了得！”石秀拜谢道：“老爷爷，指点寻路出去。”忽然截住，急提本题，石秀机警，写来如活。那老人道：“今日晚了，前面倘或厮杀，枉送了你性命。”石秀道：“爷爷可救一命则个！”那老人道：“你且在我家歇一夜。事莫急于进兵，尤莫急于进兵之有探路也，岂有机警如石秀，而肯于得路之后，再住一夜者？只因作者一心要铺张祝家号令严整，一心又要写得宋江轻入重地，作一险势，便暂留石秀一笔，若惟恐为杨林之续者，此皆文人惨淡经营之处，不可不知也。明日打听得没事，便可出去。”石秀拜谢了，坐在他家。只听得门前四五替报马报将来⁶，排门分付道：“你那百姓，今夜只看红灯为号，即花荣所射者也。齐心并力捉拿梁山泊贼人解官请赏。”叫过去了。本是后文秘计，却先明放此处，真正才子之笔。○设使不留石秀，如何得听出来？石秀问道：“这个人是谁？”那老人道：“这个官人是本处捕盗巡简。今夜约会要捉宋江。”石秀见说，心中自忖了一回，讨个火把，叫了安置，自去屋后草窝里睡了。便不更说闲话，写石秀机警出人处，笔笔妙绝。

却说宋江军马在村口屯驻，不见杨林、石秀出来回报，随后又使欧鹏去到村口，出来回报道：“听得那里讲动，说道捉了一个细作。小弟

见路径又杂，难认，不敢深入重地。”宋江听罢，忿怒道：“如何等得回报了进兵！又吃拿了一个细作，必然陷了两个兄弟！我们今夜只顾进兵，杀将入去，也要救他两个兄弟，宋江不肯轻入重地，则安得文章出奇；然宋江不为救两兄弟，即又安肯轻入重地也？笔墨相引而出，每每如此。未知你众头领意下如何？”只见李逵便道：“我先杀入去，看是如何！”看他先因要去被喝，至此忽又要去，一似并不记得曾被喝者，真写得妙。宋江听得，随即便传将令，教军士都披挂了；李逵、杨雄前一队做先锋；使李俊等引军做合后；穆弘居左，黄信居右；宋江、花荣、欧鹏等中军头领摇旗呐喊，擂鼓鸣锣，大刀阔斧，杀奔祝家庄来。

比及杀到独龙冈上，是黄昏时分，宋江催趲前军打庄，先锋李逵脱得赤条条的，奇人奇情奇景，亦复奇文。挥两把夹钢板斧，火拉拉地杀向前来。到得庄前看时，已把吊桥高高地拽起了，庄门里不见一点火。极写祝彪能。李逵便要下水过去，奇人奇情，亦复奇文。○不许他探路，真乃憋破肚皮；何意得做先锋，又被阔港截住，忽然想出下水过去。真是一片天真烂漫，令我读之又吓又笑也。杨雄扯住，道：“使不得！关闭庄门，必有计策。待哥哥来，别有商议。”李逵那里忍得住，拍着双斧，隔岸大骂战阵之事，偏写出天真烂漫来，妙绝。道：“那鸟祝太公老贼！你出来！黑旋风爷爷在这里！”庄上只是不应。极写祝彪能。

宋江中军人马到来，杨雄接着，报说庄上并不见人马，亦无动静。宋江勒马看时，庄上不见刀枪人马，心中疑忌，猛省道：“我的不是了。天书上明明戒说：‘临敌休急暴。’此五字何必天书始能言之，有意无意逗此一句，正表宋江天书之诈也。是我一时见不到，只要救两个兄弟，以此连夜进兵；不期深入重地，直到了他庄前，不见敌军。他必有计策，快教三军且退。”李逵叫道：“哥哥！军马到这里了，休要退兵！我与你先杀过去！你们都跟我来！”

说犹未了，庄上早知。只听得祝家庄里，一个号炮直飞起半天里去。极写祝彪能。那独龙冈上，千百把火把一齐点着，那门楼上弩箭如雨点般射将来。宋江急取旧路回军。只见后军头领李俊人马先发起喊来，说道：“来的旧路都阻塞了！必有埋伏！”写得纸上岌岌震动。宋江教军兵四下里寻路走。李逵挥起双斧，往来寻人厮杀，不见一个敌军。极忙中写李逵三番气闷事：第一番要做探路，宋江不许；第二番得做先锋，阔港截住；第三番寻人厮杀，不见一个。思之绝倒。只见独龙冈上山顶又放一个炮来。极写祝彪能。响声未绝，四下里喊声震地，惊得宋

公明目瞪口呆，罔知所措。你便有文韬武略，怎逃出地网天罗？正是：

安排缚虎擒龙计，
要捉惊天动地人。

毕竟宋公明并众将军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1] 如法：越发，更是。

[2] 解魔：禳解魔魅。

[3] 法环：道士所用的串铃。

[4] 土居：世代居住。

[5] 喝道：古代官员出行，仪仗前列导引传呼，令行人回避，谓之喝道。

[6] 替：量词。批。

第四十七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二打祝家庄

吾幼见陈思镜背八字，顺逆伸缩，皆成二句，叹以为妙。稍长，读苏氏织锦回文，而后知天下又有如是化工肖物之才也。幼见希夷方圆二图，参伍错综，悉有定象，以为大奇。稍长，闻诸葛八阵图法，而后知天下又有如是纵横神变之道也。今观耐庵二打祝家一篇，亦犹是矣：以墨为兵，以笔为马，以纸为疆场，以心为将令。我试读其文，真乃墨无停兵，笔无住马，纸几穿于蹂躏，心已绝于磨旗者也。欧鹏救矮虎，三娘便战欧鹏；邓飞助欧鹏奔三娘，祝龙便助三娘取宋江；马麟为宋江迎祝龙，邓飞便弃欧鹏保宋江；宋江呼秦明替马麟，秦明便舞狼牙取祝龙；马麟得秦明便夺矮虎，三娘却撇欧鹏战马麟；廷玉助祝龙取秦明，欧鹏便撇三娘接廷玉；邓飞舍宋江救欧鹏，廷玉却撇邓飞诱秦明；邓飞救秦明赶廷玉，马麟便撇三娘保宋江。此是第一阵。此军落荒正走，忽然添出穆弘、杨雄、石秀、花荣三路人马。彼军亦添出小郎君祝彪。虽李俊、张横、张顺下水不得，而戴宗、白胜亦在对岸助喊。此是第二阵。第一阵，妙于我以四将战彼三将，而我四将中前后转换，必用一将保护宋江，则亦以三将战三将，而迭跃挥霍写来，便有千万军马之势。第二阵妙于借秦明过第一拨中，却借第三拨花荣、穆弘作第二拨前来策救，真写出一时临敌应变，不必死守宋江成令；而末又补出戴宗、白胜隔港呐喊，以见不漏一人也。然又有奇之尤奇者：于鸣金收军之后，忽然变出三娘独赶宋江，而手足无措之际，却跳出一李逵。吾不怪其至此又作奇峰，正怪其前文如何藏过。乃一之为甚，而岂意跳出李逵之后，尚藏过一林冲。盖此第三阵尤为绝笔矣！

如此一篇血战文字，却以王矮虎做光起头，遂使读者胸中只谓儿戏之事，而一变便作轰雷激电之状，直是惊吓绝人。

矮虎、三娘本夫妻二人，而未入此回，则夫在此，妻在彼；既过此回，即妻在此，夫在彼。一篇以捉其夫去始，以捉其妻来终，皆属耐庵才子戏笔。

话说当下宋江在马上看时，四下里都有埋伏军马，且教小喽啰只往大路杀将去，只听得三军屯塞住了，众人都叫起苦来。宋江问道：“怎么叫苦？”众军都道：“前面都是盘陀路，走了一遭，又转到这里。”宋江道：“教军马望火把亮处有房屋人家取路出去。”又走不多时，只见前军又发起喊来，叫道：“甫能望火把亮处取路，又有苦竹签、铁蒺藜，遍地撒满鹿角，都塞了路口！”宋江道：“莫非天丧我也！”

正在慌急之际，只听得左军中间穆弘队里闹动，写来令人又吃一吓，笔法淋漓突兀之极。报来说道：“石秀来了！”只一石秀来，写得淋漓突兀至此。宋江看时，见石秀捻着口刀，奔到马前，道：“哥哥休慌，兄弟已知路了！暗传下将令，教三军只看有白杨树便转湾走去，不要管他路阔路狭！”宋江催趲人马，只看有白杨树便转。约走过五六里路，只见前面人马越添得多了。笔笔写来，淋漓骇绝。宋江疑忌，便唤石秀，问道：“兄弟，怎么前面贼兵众广？”石秀道：“他有烛灯为号。”

花荣在马上看见，忽然记得将军神箭，笔笔生龙活虎。把手指与宋江，道：“哥哥，你看见那树影里这碗烛灯么？只看我等投东，他便把那烛灯望东扯；若是我们投西，他便把烛灯望西扯。只那些儿，想来便是号令。”如此写出祝彪英灵，真有不烦一刀、不费一矢之略。宋江道：“怎地奈何得他那碗灯？”花荣道：“有何难哉！”便拈弓搭箭，纵马向前，望着影中只一箭，不端不正，恰好把那碗红灯射将下来。若写祝家赶杀，便是俗笔。若写山寨血战，亦是俗笔。看他写祝家只是一碗灯，写宋江只是一枝箭，战阵之事，写来全是仙笔，亦大奇也。四下里埋伏军兵，不见了那碗红灯，便都自乱撞起来。妙。宋江叫石秀引路，且杀出村口去。只听得前山喊声连天，一带火把纵横撩乱。宋江教前军扎住，写来令人又吃一吓，笔笔淋漓突兀之极。且使石秀领路去探。不多时，回来报道：“是山寨中第二拨马军到了，石秀来作一吓，第二拨到又作一吓，其用笔之奇至此。接应杀散伏兵！”宋江听罢，进兵夹攻，夺路奔出村口。祝家庄人马四散去了。

会合着林冲、秦明等众人军马同在村口驻扎，却好天明。去高阜处下了寨栅，整点人马，数内不见了镇三山黄信。宋江大惊，询问缘故，有昨夜跟去的军人见的来说道：“黄头领听着哥哥将令，前去探路，不堤防芦苇丛中舒出两把挠钩，拖翻马脚，被五七个人活捉去了，救护不得。”宋江听罢，大怒，要杀随行军汉，“如何不早报来？”林冲、花荣劝住宋江。众人纳闷道：“庄又不曾打得，倒折了两个兄弟，似此怎生奈何！”杨雄道：石秀既有探路之功，便让杨雄说出李应。“此间有三个

村坊结并。所有东村李大官人前日已被祝彪那厮射了一箭，见今在庄上养病。哥哥何不去与他计议？”宋江道：“我正忘了也，他便知本处地理虚实。”分付教取一对段匹羊酒，选一匹好马并鞍辔，亲自上门去求见。林冲，秦明权守栅寨。

宋江带同花荣、杨雄、石秀一个护身，两个介绍。上了马，随行三百马军，取路投李家庄来。到得庄前，早见门楼紧闭，吊桥高拽起了；墙里摆着许多庄兵人马，门楼上早擂起鼓来。宋江在马上叫道：“俺是梁山泊义士宋江，特来谒见大官人，别无他意，休要堤备。”庄门上杜兴看见有杨雄、石秀在彼，好。慌忙开了庄门，放只小船过来，与宋江声喏。宋江慌忙下马来答礼。杨雄、石秀近前禀道：好。“这位兄弟便是引小弟两个接李大官人的，唤做鬼脸儿杜兴。”宋江道：“原来是杜主管。相烦足下对李大官人说：俺梁山泊宋江久闻大官人大名，无缘不曾拜会。今因祝家庄要和俺们做对头，经过此间，特献彩段名马羊酒薄礼，只求一见，别无他意。”杜兴领了言语，再渡过庄来，直到厅前。

李应带伤披被坐在床上。杜兴把宋江要求见的言语说了，李应道：“他是梁山泊造反的人，我如何与他厮见？无私有意。你可回他话道：只说我卧病在床，动止不得，难以相见，改日却得拜会。所赐礼物，不敢祇受。”杜兴再渡过来见宋江，禀道：“俺东人再三拜上头领：本欲亲身迎迓，奈缘中伤，患躯在床，不能相见，容日专当拜会；适蒙所赐厚礼，并不敢受。”宋江道：“我知你东人的意了：我因打祝家庄失利，欲求相见则个；他恐祝家庄见怪，不肯出来相见。”杜兴道：“非是如此，委实患病。只一句截住。小人虽是中山人氏，到此多年了，颇知此间虚实事情。何必见李应，见杜兴犹见李应矣，用笔何等净便之极。中间是祝家庄，东是俺李家庄，西是扈家庄。这三村庄上誓愿结生死之交，有事互相救应。今番恶了俺东人，自不去救应。只一句便放倒一边，皆耐庵匠心所运也。只恐西村扈家庄上要来相助。他庄上别的不打紧，只有一个女将，唤做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刀，好生了得。详。○又即引动下文。却是祝家庄第三子祝彪定为妻室，早晚要娶。若是将军要打祝家庄时，不须堤备东边，只要紧防西路。

特特折笔写到李家，只为要提出此句也。得此一笔，下文便好注意只写西边，此所谓耐庵匠心之笔也。祝家庄上前后有两座庄门：详。一座在独龙冈前，一座在独龙冈后。若打前门，却不济事；须是两面夹攻，方可得破。详。前门打紧路杂难认，一遭都是盘陀路径，阔狭不等。但有白杨树便可转弯，方是活路；如无此树，便是死路。”详。○

此虽石秀已知，然在杜兴口中，不得不写一过。石秀道：“他如今都把白杨树斫伐去了，将何为记？”前并不见此事，忽然口中问出，虚实互用，笔法妙绝。杜兴道：“虽然斫伐了树，如何起得根尽？也须有树根在彼。作书不过弄笔之事也，乃写来便若真有其事而亲临其地者。真正才子，谁其匹之？只宜白日进兵攻打，黑夜不可进去。”详。

宋江听罢，谢了杜兴，一行人马却回寨里来。足矣，此行可谓不虚。林冲等接着，都到大寨里坐下。宋江把李应不肯相见并杜兴说的话对众头领说了。李逵便插口道：“好意送礼与他，那厮不肯出来迎接哥哥；我自引三百人去打开鸟庄，脑揪这厮出来拜见哥哥！”宋江道：“兄弟，你不省的：他是富贵良民，惧怕官府，如何造次肯与我们相见？”李逵笑道：“那厮想是个小孩子，怕见！”众人一齐都笑起来。宋江道：“虽然如此说了，两个兄弟陷了，不知性命存亡。你众兄弟可竭力向前，跟我再去打祝家庄。”众人都起身说道：“哥哥将令，谁敢不听？不知教谁前去？”黑旋风李逵说道：定是大哥，暗中亦猜得着。“你们怕小孩子，我便前去！”宋江道：“你做先锋不利，今番用你不着。”此篇每以闲笔写李逵气闷，令读者绝倒。李逵低了头忍气。宋江便点马麟、邓飞、欧鹏、王矮虎四个，“跟我亲自做先锋去。”第二点戴宗、秦明、杨雄、石秀、李俊、张横、张顺、白胜，准备下水路用人；第三点林冲、花荣、穆弘、李逵，分作两路策应。众军标拨已定，都饱食了，披挂上马。

且说宋江亲自要去做先锋，攻打头阵。前面打着一面大红“帅”字旗，一面红旗，引出两面白旗。引着四个头领，一百五十骑马军，一千步军，杀奔祝家庄来，直到独龙冈前。宋江勒马，看那祝家庄上扬起两面白旗，旗上明明绣着十四个字，道：“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极写祝彪可人。当下宋江在马上心中大怒，设誓道：“我若打不得祝家庄，永不回梁山泊！”众头领看了，一齐都怒起来。宋江听得后面人马都到了，留下第二拨头领攻打前门。写得明画。宋江自引了前部人马转过独龙冈后面来看祝家庄时，后面都是铜墙铁壁，把得严整。

正看之时，只见直西一彪军马呐着喊，从后杀来。三庄相联，殊难布笔，先以一段按下李应，次作一番先写扈家，是皆耐庵匠心运成，非易构之笔也。宋江留下马麟、邓飞把住祝家庄后门，写得明画。自带了欧鹏、王矮虎分一半人马前来迎接。山坡下来军约有二三十骑马军，当中簇拥着一员女将，正是扈家庄女将一丈青扈三娘，一骑青骢马上，加一“青”字，便觉青极。轮两口日月双刀，引着三五百庄客，前来祝家庄

策应。宋江道：“刚说扈家庄有个女将，好生了得，想来正是此人。谁敢与他迎敌？”说犹未了，只见这王矮虎是个好色之徒，亲迎则得妻，不亲迎则不得妻，必亲迎乎？听得说是个女将，指望一合便捉得过来，当时喊了一声，骤马向前，挺手中枪便出迎敌。两军呐喊。那扈三娘拍马舞刀来战王矮虎。一个双刀的熟闲，一个单枪的出众。忽作戏论。两个斗敌十数合之上，宋江在马上看时，见王矮虎枪法架隔不住。原来王矮虎初见一丈青，恨不得便捉过来；谁想斗过十合之上，看看的手颤脚麻，枪法便都乱了。不是两个性命相扑时，王矮虎却要做光起来^[4]。绝倒。那一丈青是个乖觉的人，心中道：“这厮无理！”便将两把双刀直上直下砍将入来。这王矮虎如何敌得过？拨回马却待要走，被一丈青纵马赶上，把右手刀挂了，轻舒粉臂，将王矮虎提脱雕鞍，众庄客齐上，横拖倒拽，活捉去了。

欧鹏见捉了王英，疾接出欧鹏。【眉批】欧鹏。便挺枪来救。一丈青纵马跨刀，接着欧鹏，两个便斗。原来欧鹏祖是军班子弟出身，使得好一条铁枪。如此忙又有闲笔，写欧鹏武艺。宋江看了，暗暗的喝采。怎的欧鹏枪法精熟，也敌不得那女将半点便宜！邓飞在远远处忽插出邓飞。看见捉了王矮虎，欧鹏又战那女将不下，跑着马，舞起一条铁链，大发喊赶将来。邓飞本欲助欧鹏战三娘，却因祝龙来取宋江，便疾退转保护，此发喊赶来，乃在半道，写得迅疾骇人。祝家庄上已看多时，诚恐一丈青有失，慌忙放下吊桥，开了庄门。祝龙彼军添出祝龙。亲自引了三百余人，骤马提枪来捉宋江。不说助三娘，却说捉宋江，迅疾骇人。马麟看见，疾接出马麟。【眉批】马麟。一骑马使起双刀来迎住祝龙厮杀。亦不说救宋江，却说战祝龙，马麟迎住祝龙，而邓飞疾回保护，笔笔迅疾骇人。邓飞恐宋江有失，疾掣转邓飞。不离左右。看他两边厮杀，喊声迭起。

宋江见马麟斗祝龙不过，马麟、祝龙一对。欧鹏斗一丈青不下，欧鹏、三娘一对。正慌哩，只见一彪军马从刺斜里杀将来。宋江看时大喜，却是霹雳火秦明，忽转出秦明。【眉批】秦明。听得庄后厮杀，前来救应。宋江大叫：“秦统制，你可替马麟！”秦明是个急性的人，更兼祝家庄捉了他徒弟黄信，正好没气，如此忙又有闲笔写秦明心事。拍马飞起狼牙棍，便来直取祝龙，祝龙也挺枪来敌秦明。马麟引了人却夺王矮虎，那一丈青看见了马麟来夺人，便撇了欧鹏，却来接住马麟厮杀。两个都会使双刀，马上相迎着，正如风飘玉屑，雪撒琼花。宋江看得眼也花了。秦明直取祝龙，便已替下马麟；乃马麟偏不归阵，却去救夺矮虎；三娘见来夺人，便反撇了欧鹏，来战马麟。一番接换，忽变出四口

刀来，迅疾骇人，不独宋江眼花也。

这边秦明和祝龙斗到十合之上，祝龙如何敌得秦明过？庄门里面那教师栾廷玉彼军添出栾廷玉。带了铁锤，上马挺枪，杀将出来。欧鹏便来迎住栾廷玉厮杀。三娘方撇欧鹏，欧鹏恰迎廷玉，迅疾骇人。栾廷玉也不来交马，带住枪时，刺斜里便走。欧鹏赶将去，被栾廷玉一飞锤正打着，写廷玉亦极迅疾。翻筋斗擗下马去。邓飞大叫：“孩儿们！救人！”疾接入邓飞。舞着铁链径奔栾廷玉。宋江急唤小喽啰救得欧鹏上马。邓飞舍宋江奔廷玉，宋江便得救欧鹏，迅疾骇人之极。那祝龙当敌秦明不住，拍马便走。栾廷玉也撇了邓飞，却来战秦明。邓飞舍宋江奔廷玉，廷玉却撇邓飞战秦明，笔笔迅疾骇人，不曾有点墨少停。两个斗了一二十合，不分胜败。栾廷玉卖个破绽，落荒即走。秦明舞棍径赶将去。栾廷玉便望荒草之中跑马入去。秦明不知是计，也追入去。原来祝家庄那等去处都有人埋伏；见秦明马到，拽起绊马索来，连人和马都绊翻了，发声，捉住了秦明。写秦明被捉，亦极迅疾。邓飞见秦明坠马，疾赶上邓飞。慌忙来救时，见绊马索起，待回身，两下里叫声“着”，挠钩似乱麻一般搭来，就马上活捉了去。写邓飞被捉，又极迅疾。○看廷玉撇了邓飞，却战秦明，及捉得秦明，便并捉得邓飞，笔笔跳掷而去，非五指之所得搦定也。宋江看见，只叫得苦，止救得欧鹏上马。

马麟撇了一丈青，急奔来保护宋江，疾掣回马麟。○已上一番血战，骤读之，疑谓此以四人战彼三人，及细读之，而始知此四人者，段段除出一人，保护宋江，实止三人出战也。真正才子，真正奇文。望南而走。背后栾廷玉、祝龙、一丈青分投赶将来。看看没路，正待受缚，只见正南上一个好汉飞马而来，疾。背后随从约有五百人马。宋江看时，乃是没遮拦穆弘，忽飞出穆弘。【眉批】穆弘。东南上也有三百余人，两个好汉飞奔前来：疾。一个是病关索杨雄，一个是拚命三郎石秀。又飞出杨雄、石秀。【眉批】杨雄、石秀。东北上又一个好汉，高声大叫：“留下人着！”疾。宋江看时，乃是小李广花荣。又飞出花荣。○行文固有水穷云起之法，不图此处水到极穷，云起极变也。使我读之，头目岑岑矣。【眉批】花荣。三路人马一齐都到。宋江心下大喜，一发并力来战栾廷玉、祝龙。庄上望见，恐怕两个吃亏，且教祝虎守把住庄门，如此忙又有闲笔，顿此一句。小郎君祝彪骑一匹劣马，使一条长枪，自引五百余人马从庄后杀将出来，彼军又添出祝彪。一齐混战。庄前李俊、张横、张顺又回顾到李俊、张横、张顺。下水过来，被庄上乱箭射来，不能下手。戴宗、白胜又补出戴宗、白胜。【眉批】李俊、张横、张顺、戴宗、白胜。只在对岸呐喊。只补写二段，亦复天摇地

震。宋江见天色晚了，急叫马麟先保护欧鹏出村口去。如此忙，用笔偏如此周折。宋江又叫小喽啰筛锣，聚拢众好汉，且战且走。宋江自拍马到处寻了看，只恐弟兄们迷了路。上来如此一篇奇文，真是天崩地塌，山摇海啸，非复目光所照，心魂所知矣。读至此句，方图少得休息，不意下文一转，忽然兴精作怪，重出奇情。才子之笔，千载无两。

正行之间，只见一丈青飞马赶来。迅疾骇人。宋江措手不及，便拍马望东而走。迅疾骇人。背后一丈青紧追着，八个马蹄翻盏撒钹相似，迅疾骇人。赶投深村处来。一丈青正赶上宋江，待要下手，迅疾骇人。只听得山坡上有人大叫道：“那鸟婆娘赶我哥哥那里去！”宋江看时，却是黑旋风李逵，无数好汉莫不各出死力，血战至深，乃至戴宗、白胜，亦复收拾已毕。却于不意中，独漏一李逵，至此忽然跳出，奇情奇文，不知其先构局、后下笔，先下笔、后变局也。【眉批】李逵。轮两把板斧，引着七八十个小喽啰，大踏步赶将来。连日闷闷，此得一吐。一丈青便勒转马，望这树林边去。宋江也勒住马看时，只见树林边转出十数骑马军来，当先簇拥着一个壮士，正是豹子头林冲，收拾众人已毕，忽然漏一李逵，已属意外之事，不谓还有一林冲也。才子奇情，我直无以测之矣。【眉批】林冲。在马上大喝道：“兀那婆娘，走那里去！”一丈青飞刀纵马，直奔林冲，林冲挺丈八蛇矛迎敌。两个斗不到十合，林冲卖个破绽，放一丈青两口刀砍入来，林冲把蛇矛逼个住，两口刀逼斜了，赶拢去，轻舒猿臂，款扭狼腰，把一丈青只一拽，活挟过马来。头上活捉矮虎过去，尾上活捉三娘过来，是役也，只是夫妻二人交易而退，为之失笑。宋江看见，喝声采，不知高低。林冲叫军士绑了，骤马向前道：“不曾伤犯哥哥么？”宋江道：“不曾伤着。”便叫李逵快走村中接应众好汉，“且教来村口商议，天色已晚，不可恋战。”黑旋风领本部人马去了。林冲保护宋江，押着一丈青在马上，取路出村口来。当晚众头领不得便宜，急急都赶出村口来。祝家庄人马也收回庄上去了。满村中杀死的人不计其数。祝龙教把捉到的人都将来陷车囚了，一发拿住宋江，却解上东京去请功。扈家庄已把王矮虎解送到祝家庄去了。

且说宋江收回大队人马，到村口下了寨栅，先教将一丈青过来，先教妙。唤二十个老成的小喽啰，老成妙。着四个头目，骑四匹快马，快马妙。把一丈青拴了双手，也骑一匹马，“连夜与我送上梁山泊去，连夜妙。交与我父亲宋太公收管，交太公妙。便来回话，便回话妙。待我回山寨，自有发落。”待我妙。○字字都成妙语。众头领都只道宋江自要这个女子，尽皆小心送去。妙，绝倒。○一篇天摇地震文字之后，忽作此风致煞尾，奇笔妙笔，总出常人意外。先把一辆车儿教欧鹏上山去

将息。细匝。一行人都领了将令，连夜去了。宋江其夜在帐中纳闷，一夜不睡，坐而待旦。

次日，只见探事人报来说：“军师吴学究引将三阮头领并吕方、郭盛带五百人马到来！”宋江听了，出寨迎接了军师吴用，到中军帐里坐下。吴学究带将酒食来与宋江把盏贺喜，何喜可贺，下文又未及详，遂令读者无不疑为一丈青也。一面犒赏三军众将。吴用道：“山寨里晁头领多听得哥哥先次进兵不利，特地使将吴用并五个头领来助战，不知近日胜败如何？”宋江道：“一言难尽！叵耐祝家那厮，他庄门上立两面白旗，写道：‘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这厮无礼！先一遭进兵攻打，因为失其地利，折了杨林、黄信；夜来进兵，又被一丈青捉了王矮虎，栾廷玉锤打伤了欧鹏，绊马索拖翻捉了秦明、邓飞，如此失利；若不得林教头恰活捉得一丈青时，折尽锐气！今来似此，如之奈何！若是宋江打不得祝家庄破，救不得这几个兄弟来，情愿自死于此地，也无面目回去见得晁盖哥哥！”吴学究笑道：“这个祝家庄也是合当天败，恰好有这个会，吴用想来，事在旦夕可破。”宋江听罢，十分惊喜，连忙问道：“这祝家庄如何旦夕可破？机会自何而来？”吴学究笑着，不慌不忙，叠两个指头，说出这个机会来。正是：

空中伸出拿云手，
救出天罗地网人。

毕竟军师吴用说出甚么机会来，且听下回分解。

[1] 做光：调情。

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千军万马后忽然颺去，别作湍悍娟致之文，令读者目不暇易。乐和说：“你有个哥哥。”解珍却说：“我有个姐姐。”

乐和所说哥哥，乃是娘面上来；解珍所说姐姐，却自爷面上起。乐和说起哥哥，乐和却是他的妻舅；解珍说起姐姐，解珍又是他兄弟的妻舅。无端撮弄出一派亲戚，却又甜笔净墨，绝无困蠢彭亨之状。昨读《史记》霍光与去病兄弟一段，叹其妙笔，今日又读此文也。

“赖”字出《左传》；赖人姓毛，出《大藏》。然此族今已蔓延天下矣，如之何！

话说当时吴学究对宋公明说道：“今日有个机会，却是石勇面上来投入伙的人，又与栾廷玉那厮最好，亦是杨林、邓飞的至爱相识。他知道哥哥打祝家庄不利，特献这条计策来入伙，以为进身之礼，随后便至。五日之内可行此计，却是好么？”宋江听了，大喜道：“妙哉！”方才笑逐颜开。

原来这段话正和宋公明初打祝家庄时一同事发。如此风急火急之文，忽然一阁阁起，却去另叙一事，见其才大如海也。○欲赋天台山，却指东海霞，真是奇情恣笔。乃是山东海边有个州郡，唤做登州。登州城外有一座山，山上多有豺狼虎豹，出来伤人，因此登州知府拘集猎户，当厅委了杖限文书，捉捕登州山上大虫，又仰山前山后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状：限外不行解官，痛责枷号不恕。

且说登州山下有一家猎户，弟兄两个：哥哥唤做解珍，兄弟唤做解宝。弟兄两个都使浑铁点钢叉，有一身惊人的武艺，当州里的猎户们都让他第一。那解珍一个绰号唤做两头蛇，这解宝绰号叫做双尾蝎。二人父母俱亡，不曾婚娶。只八个字，写得二解单兄双弟，更无一丝半线，入后忽然因亲及亲，牵出许多绳索来，又是一样方法。那哥哥七尺已上

身材，紫棠色面皮，腰细膀阔。写出好汉。这兄弟更是利害，也有七尺已上身材，面圆身黑，两只腿上刺着两个飞天夜叉；有时性起，恨不得拔树摇山，腾天倒地。写出好汉。那兄弟两个当官受了甘限文书，回到家中，整顿窝弓药箭，弩子铍叉，穿了豹皮裤，虎皮套体，拿了钢叉；详悉写之，以见二解得虎之难，而毛之赖之为不仁也。○今世之前人心竭力尽，而后人就口便吞者，亦岂少哉！两个径奔登州山上，下了窝弓，去树上等了一日，不济事了，得虎之难如此。收拾窝弓下去。次日，又带了干粮，再上山伺候。看看天晚，弟兄两个再把窝弓下了，爬上树去，直等到五更，又没动静。得虎之难如此。两个移了窝弓，却来西山边下了，坐到天明，又等不着。得虎之难如此。两个心焦，说道：“限三日内要纳大虫，迟时须用受责，却是怎地好！”

两个到第三日夜，伏至四更时分，不觉身体困倦，两个背厮靠着且睡，一路皆极写得虎之苦。未曾合眼，忽听得窝弓发响。两个跳将起来，拿了钢叉，四下里看时，只见一个大虫中了药箭，在那地上滚。写大虫入园，亦不是一笔，妙。两个捻着钢叉向前来。那大虫见了人来，带着箭便走。第一句是滚，第二句是走，第三句方是入园里去，妙。两个追将向前去，不到半山里时，药力透来，那大虫当不住，吼了一声，骨碌碌滚将下山去了。上得虎，不作一笔，此失虎，亦不作一笔。可见文无大小，皆无浪笔。解宝道：“好了！我认得这山是毛太公姓便不佳。○今日此族最盛。庄后园里，我和你下去他家取讨大虫。”当时弟兄两个提了钢叉，细。径下山来投毛太公庄上敲门。

此时方才天明，两个敲开庄门入去，庄客报与太公知道。多时，事不佳矣。毛太公出来。解珍、解宝放下钢叉，细。声了喏，说道：“伯伯，多时不见，今日特来拜扰。”毛太公道：“贤侄如何来得这等早？有甚话说？”解珍道：“无事不敢惊动伯伯睡寝。如今小侄因为官司委了甘限文书，要捕获大虫，一连等了三日；今早五更射得一个，不想从后山滚下在伯伯园里。望烦借一路取大虫则个。”毛太公道：“不妨。二字是口头便语，而小人之奸猾者尤说之最熟。既是落在我园里，二位且少坐。敢是肚饥了？吃些早饭去取。”可见早饭不可乱吃。叫庄客且去安排早膳来相待。当时劝二位吃了酒饭。又多时。解珍、解宝起身谢道：“感承伯伯厚意，望烦引去取大虫还小侄。”毛太公道：“既是在我庄后，却怕怎地？且坐吃茶，吃饭后又吃茶，皆极其那延。却去取未迟。”解珍、解宝不敢相违，只得又坐下。庄客拿茶来，教二位吃了。又多时。毛太公道：“如今和贤侄去取大虫。”解珍、解宝道：“深谢伯伯。”

毛太公引了二人，入到庄后，方叫庄客把钥匙来开门，入到庄后方叫，妙，便活写出老奸矣。百般开不开。又多时。毛太公道：“这园多时不曾有人来开，敢是锁锈了，活写老奸。○只合应云不是。因此开不得。去取铁锤来打开了罢。”庄客身边取出铁锤，钥匙便到了方讨，铁锤便身边取出。皆极力写出老奸败笔。打开了锁，众人都入园里去看时，遍山边去看，寻不见。毛太公道：“贤侄，你两个莫不错看了，认不仔细，敢不曾落在我园里？”看他一路渐渐赖来。解珍道：“怎地得我两个错看了？是这里生长的人，如何不认得？”毛太公道：“你自寻便了，有时自抬去。”上犹作通长商量语，此渐作白眼冷看语矣。毛口毛舌，真是写来如画。解宝道：“哥哥，你且来看，如画。这里一带草滚得平平地都倒了，一证。又有血路在上头。二证。○看此二句，便知二解不是无端来赖毛家，且令下文苦要还虎，便更无商量也。如何说不在这里？必是伯伯家庄客抬过了。”先指庄客，后斥太公，讨虎亦不作一笔。毛太公道：【眉批】毛解争虎，一声一口，是一篇绝妙小文字。“你休这等说！我家庄上的人如何得知有大虫在园里，便又抬得过？你也须看见方才当面敲开锁来，看他说得极干净，便如活画。和你两个一同入园里来寻，你如何这般说话？”解珍道：“伯伯，你须还我这个大虫去解官。”上犹云庄客抬过，此竟云你须还我，其辞渐迫。毛太公道：“你这两个好无道理！我好意请你吃酒饭，酒饭便作话本，老奸可畏可丑，每每如此。你颠倒赖我大虫！”解宝道：“有甚么赖处！你家也见当里正，官府中也委了甘限文书；却没本事去捉，倒来就我见成，真是毒极。你倒将去请功，教我兄弟两个吃限棒！”真是毒极。毛太公道：“你吃限棒，干我甚事！”老奸可畏，上犹赖，至此竟不复赖矣。解珍、解宝睁起眼来，便道：“你敢教我搜一搜么？”毛太公道：“我家比你家！写老奸相凌之语如画。各有内外！你看这两个叫化头不知教谁看？活画老奸声口。○句句明欺之。倒来无礼！”解宝抢近厅前，寻不见，心中火起，便在厅前打将起来。解珍也就厅前攀折栏杆，打将入去。毛太公叫道：“解珍、解宝白昼抢劫！”看他只叫出八个字，而喝其名字，喝其罪状，字无虚发，活画老奸。那两个打碎了厅前椅桌，见庄上都有准备，两个便拔步出门，指着庄上，骂道：“你赖我大虫，和你官司里去理会！”

那两个正骂之间，只见两三匹马投庄上来，引着一伙伴当。解珍认得是毛太公儿子毛仲义，虽姓毛，幸名义，疑尚可诉也，其又孰知虽锡嘉名，实承恶教，父子不义，同恶相济也哉？甚矣！名之不足以定人，而仁义忠信，徒欺我也。○名之佳者莫如霍去病、辛弃疾、晁无咎、张无垢，皆以改过自勉，其他以好字立名者，我见其人矣。接着说

道：“你家庄上庄客仍旧托辞庄客，写二解未常无礼。捉过了我大虫，你爹不讨还我，颠倒要打我弟兄两个！”毛仲义道：“这厮村人不省事，我父亲必是被他们瞒过了。你两个不要发怒，随我到家里，宛然留吃早饭、铁锤打锁教法。讨还你便了。”解珍、解宝谢了。毛仲义叫开庄门，教他两个进去；待得解珍、解宝入得门来，疾。便叫关上庄门，疾。喝一声：“下手！”疾。两廊下走出二三十个庄客，并恰才马后带来的都是做公的。疾。那兄弟两个措手不及。众人一发上，把解珍、解宝绑了。疾。○有是父，有是子。毛仲义道：“我家昨夜自射得一个大虫，看他说。如何来白赖我的？乘势抢掳我家财，打碎家中什物，当得何罪？解上本州，也与本州除了一害！”

原来毛仲义五更时先把大虫解上州里去了，却带了若干做公的来捉解珍、解宝。不想他这两个不识局面，正中了他的计策，注一通，此又一文法也。分说不得。毛太公教把两个使的钢叉一。做一包赃物，二。○赃物上写一“做”字，令人失笑。扛抬了计多打碎的家火什物，三。将解珍、解宝剥得赤条条地，背剪绑了，解上州里来。本州有个六案孔目，姓王，名正，又是一个好名字人。却是毛太公的女婿，村中既有毛男，州里又有毛女，毛头毛脑既多，而毛手毛脚遂不可当矣。○此篇写得因亲及亲，如此句，亦是先衬一笔也。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禀说了，才把解珍、解宝押到厅前，不由分说，捆翻便打；定要他两个招做混赖大虫，各执钢叉，因而抢掳财物。解珍、解宝吃拷不过，只得依他招了。知府教取两面二十五斤的重枷来枷了，钉下大牢里去。毛太公、毛仲义自回庄上商议道：“这两个男女却放他不得！不若一发结果了他，免致后患。”当时子父二人自来州里分付孔目王正：“与我一发斩草除根，了此一案。我这里自行与知府透打关节。”

却说解珍、解宝押到死囚牢里，引至亭心上来亭心一见。见这个节级。为头那人姓包，名吉，又是一个好名字人。○极贪鄙人却名义，极奸邪人却名正，极凶恶人却名吉，可叹可笑。已自得了毛太公银两，并听信王孔目之言，教对付他两个性命，便来亭心里坐下。亭心。小牢子对他两个说道：“快过来跪在亭子前！”看他特地将亭子写一番。包节级喝道：“你两个便是甚么两头蛇、双尾蝎，是你么？”解珍道：“虽然别人叫小人们这等混名，实不曾陷害良善。”其语隐然相刺，亦真有两头蛇、双尾蝎之能。包节级喝道：“你这两个畜生！今番我手里教你‘两头蛇’做‘一头蛇’，‘双尾蝎’做‘单尾蝎’！且与我押入大牢里去！”

那一个小牢子把他两个带在牢里来，见没人，那小节级便道：“你

两个认得我么？我是你哥哥的妻舅。”遥遥贤亲，凭空而坠。解珍道：“我只亲弟兄两个，别无那个哥哥。”故作一折，文澜横溢。○一哥哥不肯认，下却弯环枝蔓，牵出无数亲戚，又是一样文情。那小牢子道：“你两个须是孙提辖的兄弟？”且置妻舅而辨哥哥，声声如话。【眉批】解、乐认亲，一声一口，是一篇绝妙小文字。解珍道：“孙提辖是我姑舅哥哥，第一句认哥哥。我却不曾与你相会。第二句不认哥哥妻舅。足下莫非是乐和舅？”第三句又忽然想出，声声如话。那小节级道：“正是。我姓乐，名和，祖贯茅州人氏。先祖挈家到此，将姐姐嫁与孙提辖为妻。我自在此州里勾当，做小牢子。人见我唱得好，都叫我做铁叫子乐和¹。姐夫见我好武艺，也教我学了几路枪法在身。”原来这乐和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诸般乐品学着便会，作事道头知尾，说起枪棒武艺，如糖似蜜价爱。好乐和。为见解珍、解宝是个好汉，有心要救他；只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只报得他一个信。“只报一个信”句，与下“只央寄个信”句，闲中穿应，甚好。

乐和说道：“好教你两个得知：如今包节级得受了毛太公钱财，必然要害你两个性命，你两个却是怎生好？”解珍道：“你不说起孙提辖则休，你既说起他来，只央你寄一个信。”真是行到水穷，坐看云起，而所起之云，又止肤寸，不图后文冉冉而兴，腾龙降雨，作此奇观也。乐和道：“你却教我寄信与谁？”解珍道：“我有个姐姐，乐和说你有个哥哥，解珍却云我有个姐姐，东穿西透，绝世文情。是我爷面上的，乐和所说哥哥，娘面上来；解珍所说姐姐，爷面上出。东穿西透，绝世文情。却与孙提辖兄弟为妻，乐和算来，是孙提辖妻舅；二解算来，又是孙提辖兄弟妻舅。东穿西透，绝世文情。○上文先云父母双亡，不谓父母面上却寻出如此一派亲眷，真正绝世奇文。【眉批】亲上叙亲，极繁曲处偏清出如画，史公列传多有之，须留眼细读，始尽其妙，无以小文而忽之也。见在东门外十里牌住。他是我姑娘的女儿，叫做母大虫顾大嫂，开张酒店，家里又杀牛开赌。我那姐姐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姐夫孙新这等本事也输与他。此本赞姐姐语，却连姐夫都赞出来，妙笔。○又似戏语，乐和妙人，定曾失笑。只有那个姐姐和我弟兄两个最好。孙新、孙立的姑娘是我母亲，以此，他两个又是我姑舅哥哥。上云孙提辖是我姑舅哥哥，此又云顾大嫂是我爷面上姐姐，诚恐读者疑姑舅亦是爷面上亲，便令妙文塞断，故特又自注一句。央烦你暗地寄个信与他，把我的事说知，姐姐必然自来救我。”乐和听罢，分付说：“贤亲，你两个且宽心着。”先去藏些烧饼肉食，来牢里开了门，把与解珍、解宝吃了，推了事故，锁了牢门，教别个小节级看守了门。一径奔到东门外，望十里牌来。

早望见一个酒店，门前悬挂着牛羊等肉；后面屋下，一簇人在那里赌博。如画。乐和见酒店里一个妇人坐在柜上，心知便是顾大嫂，走向前，唱个喏，道：“此间姓孙么？”顾大嫂慌忙答道：“便是。足下却要沽酒，却要买肉？如要赌钱，后面请坐。”接连三句，遂令乐和之来，真乃甚风吹到。乐和道：“小人便是孙提辖妻舅乐和的便是。”顾大嫂笑道：“原来却是乐和舅，可知尊颜和姆姆一般模样^[2]。此句妙，不惟为乐大娘子作引，亦写出乐和人物标致也。且请里面拜茶。”乐和跟进里面客位里坐下。顾大嫂便动问道：“闻知得舅舅在州里勾当，家下穷忙少闲，不曾相会。是亲戚中语。今日甚风吹得到此？”乐和答道：“小人无事也不敢来相恼。今日厅上偶然发下两个罪人进来，虽不曾相会，是亲戚中语。多闻他的大名：一个是两头蛇解珍，一个是双尾蝎解宝。”顾大嫂道：“这两个是我的兄弟！不知因甚罪犯下在牢里？”乐和道：“他两个因射得一个大虫，被本乡一个财主毛太公赖了，又把他两个强扭做贼，抢掳家财，解入州里来。他又上上下下都使了钱物，早晚间，要教包节级牢里做翻他两个，结果了性命。小人路见不平，独力难救。只想一者占亲，二乃义气为重，特地与他通个消息。他说道，只除是姐姐便救得他。若不早早用心着力，难以救拔。”

顾大嫂听罢，一片声叫起苦来，一篇写顾大嫂，全用不着窈窕淑女四字。便叫火家：“快去寻得二哥家来说话！”这几个火家去不多时，寻得孙新归来与乐和相见。原来这孙新，祖是琼州人氏，军官子孙；因调来登州驻扎，弟兄就此为家。孙新生得身长力壮，全学得他哥哥的本事，使得几路好鞭枪；因此多人把他弟兄两个比尉迟恭，叫他做小尉迟。连哥说弟。顾大嫂把上件事对孙新说了。孙新道：“既然如此，教舅舅先回去。他两个已下在牢里，全望舅舅看觑则个。我夫妻商量个长便道理，却径来相投。”乐和道：“但有用着小人处，尽可出力向前。”顾大嫂置酒相待已了，将出一包碎银，付与乐和道：“烦舅舅将去牢里，散与众人并小牢子们，好生周全他两个弟兄。”乐和谢了，收了银两，自回牢里来替他使用。不在话下。

且说顾大嫂和孙新商议道：“你有甚么道理救我两兄弟？”孙新道：“毛太公那厮有钱有势，他防你两个兄弟出来，须不肯干休，定要翻了他两个，似此必然死在他手。若不去劫牢，别样也救他不得。”顾大嫂道：“我和你今夜便去。”“我和你”妙，“今夜便去”妙，真乃目无难事。○亦可号之为母旋风，意思实与李逵无二。孙新笑道：“你好粗卤！我和你也要算个长便，劫了牢，也要个去向。若不得我那哥哥乐和本说哥哥，解珍忽说姐姐；乐和寻着姐姐，孙新仍挽到哥哥。笔笔

盘旋，处处跌打，妙绝妙绝。和这两个人时，又于许多亲戚外，添出两个人。行不得这件事。”顾大嫂道：“这两个是谁？”孙新道：“便是那叔侄两个，最好赌的邹渊、邹闰，十五字一句，例如两人在纸背踢跳而出。如今见在登云山台峪里聚众打劫。他和我最好。若得他两个相帮，此事便成。”顾大嫂道：“登云山离这里不远，你可连夜去请他叔侄两个来商议。”孙新道：“我如今便去，你可收拾了酒食肴馔，我去定请得来。”顾大嫂分付火家宰了一口猪，铺下数盘果品按酒，排下桌子。

天色黄昏时候，只见孙新引了两筹好汉归来。那个为头的姓邹，名渊，原是莱州人氏；自小最好赌钱，闲汉出身；为人忠良慷慨，更兼一身好武艺，性气高强，不肯容人，江湖上唤他绰号出林龙。写出好汉。第二个好汉名唤邹闰，是他侄儿；年纪与叔叔仿佛，二人争差不多^[3]；身材长大，天生一等异相，脑后一个肉瘤；往常但和人争斗，性起来，一头撞去；忽然一日，一头撞折了涧边一株松树，看的人都惊呆了，因此都唤他做独角龙。写出好汉。当时顾大嫂见了，请入后面屋下坐地，却把上件事告诉与他，次后商量劫牢一节。邹渊道：“我那里虽有八九十人，只有二十来个心腹的。明日干了这件事，便是这里安身不得了。我却有个去处，我也有心要去多时，只不知你夫妇二人肯去么？”顾大嫂道：“遮莫甚么去处，都随你去，只要救了我两个兄弟！”写顾大嫂何等肝肠。邹渊道：“如今梁山泊十分兴旺，宋公明大肯招贤纳士。他手下见有我的三个相识在彼：一个是锦豹子杨林，已被祝家捉去。一个是火眼狻猊邓飞，亦已被祝家捉去。一个是石将军石勇。此在山泊边开店。○先一映出。都在那里入伙了多时。我们救了你两个兄弟，都一发上梁山泊投奔入伙去，如何？”顾大嫂道：“最好！有一个不去的，我便乱枪戳死他！”写顾大嫂活是黑旋风。邹闰道：“还有一件：我们倘或得了人，诚恐登州有些军马追来，如之奈何？”孙新道：“我的亲哥哥见做本州兵马提辖。如今登州只有他一个了得，得此一语，后便省手。几番草寇临城，都是他杀散了，到处闻名。不惟表出孙立本事，亦遂为对调张本也。我明日自去请他来，要他依允便了。”邹渊道：“只怕他不肯落草。”孙新说道：“我自有良法。”

当夜吃了半夜酒，歇到天明，留下两个好汉在家里，却使一个火家带领了一两个人，推一辆车子，“快去城中营里请我哥哥孙提辖并嫂嫂乐大娘子。说道：‘家中大嫂害病沉重，便烦来家看觑。’”顾大嫂又分付火家道：“只说我病重临危，有几句紧要的话，须是便来，只有一番相见嘱咐。”大虫口中又能作此情语，奇妙无比。○我年虽幼，而眷属凋伤，独为至多，骤读此言，不觉泪下。火家推车儿去了。孙新专在门前

伺候，等接哥哥。

饭罢时分，远远望见车儿来了，远望如画。载着乐大娘子，近睹如画。背后孙提辖骑着马，十数个军汉跟着，远望是车，车上是乐大娘子，乐大娘子背后是孙提辖，孙提辖背后是军汉，写得一行如画。○非画来人，画望来人者也。望十里牌来。孙新入去报与顾大嫂得知，说：“哥嫂来了。”顾大嫂分付道：“只依我如此行……”孙新出来接见哥嫂，且请嫂嫂下了车儿，同到房里看视弟媳妇病症。孙提辖下了马，入门来，端的好条大汉：淡黄面皮，是病。落腮胡须，是尉迟。八尺已上身材，是尉迟。姓孙，名立，绰号病尉迟；射得硬弓，骑得劣马；使一管长枪，腕上悬一条虎眼竹节钢鞭；是尉迟。海边人见了，望风便跌。写出好汉。当下病尉迟孙立下马来，进得门，便问道：“兄弟，婶子害甚么病？”孙新答道：“他害的症候甚是跷蹊，请哥哥到里面说话。”孙立便入来。孙新分付火家着这伙跟马的军士去对门店里吃酒。精细。便教火家牵过马，请孙立入到里面来坐下。

良久，孙新道：“请哥哥、嫂嫂去房里看病。”孙立同乐大娘入进房里，见没有病人。孙立问道：“婶子病在那里房内？”只见外面走入顾大嫂来，邹渊，邹闰跟在背后。写得奇绝。孙立道：“婶子，你正是害什么病？”顾大嫂道：“伯伯拜了。万福一句，亦与寻常妇人不同。我害些救兄弟的病！”四百四病中，未闻有此症，笔势踢跳之极。孙立道：“却又作怪！救甚么兄弟？”顾大嫂道：“伯伯！你不要推聋粧哑！口未开，便责之，活是黑旋风意思。你在城中岂不知道他两个？不出姓名，妙绝。是我兄弟，偏不是你的兄弟！”上文两番叙亲，至此一句忽合，绝世文情。孙立道：“我并不知道因由。是那两个兄弟？”照上不出姓名句。顾大嫂道：“伯伯在上。今日事急，绝妙大嫂，字字读之快。只得直言拜禀：这解珍、解宝被登云山下毛太公与同王孔目设计陷害，早晚要谋他两个性命。我如今和这两个好汉商量已定，要去城中劫牢，救出他两个兄弟，都投梁山泊入伙去。恐怕明日事发，先负累伯伯；因此我只推患病，请伯伯、姆姆到此，说个长便。若是伯伯不肯去时，我们自去上梁山泊去了。如今天下有甚分晓！走了的到没事，见在的便吃官司！常言道：‘近火先焦。’伯伯便替我们吃官司、坐牢，那时又没人送饭来救你。伯伯尊意如何？”孙立道：“我却是登州的军官，怎地敢做这等事？”顾大嫂道：“既是伯伯不肯，我今日便和伯伯并个你死我活！”绝妙大嫂，佩服其言，可以愈症。

顾大嫂身边便掣出两把刀来。如火。邹渊、邹闰各拔出短刀在手。

如火。孙立叫道：“婶子且住！写伯伯叫，衬出婶婶凶来。休要急速。待我从长计较，慢慢地商量。”乐大娘子惊得半晌做声不得。闲笔能到。顾大嫂又道：“既是伯伯不肯去时，即便先送姆姆前行！我们自去下手！”孙立道：“虽要如此行时，也待我归家去收拾包裹行李，看个虚实，方可行事。”顾大嫂道：“伯伯，你的乐阿舅透风与我们了！又牵出他内亲，一时妙口妙手。一就去劫牢，一就去取行李不迟。”孙立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众人既是如此行了，我怎地推却得？终不成日后倒要替你们吃官司？罢！罢！罢！都做一处商议了行！”先叫邹渊去登云山寨里收拾起财物马匹，马匹重。带了那二十个心腹的人，来店里取齐。邹渊去了。又使孙新入城里来问乐和讨信，就约会了，暗通消息解珍、解宝得知。

次日，登云山寨里邹渊收拾金银已了，自和那起人到来相助。孙新家里也有七八个知心腹的火家，并孙立带来的十数个军汉，共有四十余人。孙新宰了两个猪，一腔羊，众人尽吃了一饱。顾大嫂贴肉藏了尖刀，扮做个送饭的妇人先去。绝妙大嫂，只“先去”二字，活是黑旋风意思。孙新跟着孙立，弟跟兄。邹渊领了邹闰，叔领侄。○两句只十二字，又用一颠一倒，笔端乃妙之极。各带了火家，分作两路入去。线索清出。

却说登州府牢里，包节级得了毛太公钱物，只要陷害解珍、解宝的性命。当日乐和拿着水火棍正立在牢门里狮子口边，只听得拽铃子响。乐和道：“甚么人？”顾大嫂应道：“送饭的妇人。”乐和已自瞧科了，便来开门放顾大嫂入来，再关了门，将过廊下去。包节级正在亭心里亭心再见。看见，便喝道：“这妇人是甚么人？敢进牢里来送饭！自古‘狱不通风’！”乐和道：“这是解珍、解宝的姐姐自来送饭。”包节级喝道：“休要教他入去！你们自与他送进去便了！”又作一勒。乐和讨了饭，都来开了牢门，开了牢门。把与他两个。解珍、解宝问道：“舅舅，夜来所言的事如何？”补出夜来暗约。乐和道：“你姐姐入来了，只等前后相应。”乐和便把匣床与他两个开了^[4]。开了匣床。

只听的小牢子入来报道：“孙提辖敲门，要走入来。”包节级道：“他自是营官，来我牢里，有何事干！休要开门！”又作一勒。顾大嫂一蹙，蹙下亭心边去，疾甚。○亭心。外面又叫道：“孙提辖焦躁了打门。”包节级忿怒，便下亭心来。亭心。顾大嫂大叫一声：“我的兄弟在那里！”其势极凶，其声极痛，令我吓，又令我酸。身边便掣出两把明晃晃尖刀来。包节级见不是头，望亭心外便走。亭心。解珍、解宝，

提起枷从牢眼里钻将出来，疾甚。正迎着包节级。包节级措手不及，被解宝一枷梢打去，把脑盖劈得粉碎。包吉完。当时顾大嫂手起，早戳翻了三五个小牢子，一齐发喊，从牢里打将出来。孙立、孙新两个把住牢门，见四个从牢里出来，一发望州衙前便走。想见其夜来定计，写得疾甚。邹渊、邹润早从州衙里提出王孔目头来。王正完，又疾甚。○只勤叙一边，一边只一句便足。一行人大喊，步行者在前，孙提辖骑着马，弯着弓，搭着箭，压在后面。写得如火如锦。街上人家都关上门，不敢出来。又衬一句。州里做公的人认得是孙提辖，谁敢向前拦当？又衬一句。众人簇拥着孙立奔出城门去，一直望十里牌来，扶搀乐大娘子上上车儿，“扶搀”二字，人知写出闺房之秀，不知正反衬女中大虫也。顾大嫂上了马，帮着便行。妯娌绝倒。

解珍、解宝对众人道：“叵耐毛太公老贼冤家！如何不报了去！”是。○论事不报不快，论文不报不完。孙立道：“说得是。”便令兄弟孙新与舅舅乐和，“先护持车儿前行着，是。我们随后赶来。”孙新、乐和簇拥着车儿先行了。孙立引着解珍、解宝、邹渊、邹润并火家伴当，一径奔毛太公庄上来。正值毛仲义与太公在庄上庆寿饮酒，庆寿妙绝，随手成趣。却不堤备。一伙好汉呐声喊杀将入去，就把毛太公、毛仲义并一门老小尽皆杀了，不留一个；毛太公、毛仲义完。○可谓杀得精光。去卧房里搜简得十数包金银财宝，后院里牵得七八匹好马，马匹重。把四匹捎带驮载。解珍、解宝拣几件好的衣服穿了，换去囚服，甚细。将庄院一把火齐放起烧了。各人上马，带了一行人，赶不到三十里路，早赶上车仗人马，一处上路行程。于路庄户人家又夺得三五匹好马，马匹重。一行星夜奔上梁山泊去。

不一二日，来到石勇酒店里。那邹渊与他相见了，问起杨林、邓飞二人。石勇说起：“宋公明去打祝家庄，二人都跟去，两次失利。听得报来说，杨林、邓飞俱被陷在那里，不知如何。备闻祝家三子豪杰，又有教师铁棒栾廷玉相助，千丈游丝，忽然飘到。因此二次打不破那庄。”孙立听罢，大笑道：“我等众人来投大寨入伙，正没半分功劳。献此一条计，去打破祝家庄，为进身之报，如何？”石勇大喜道：“愿闻良策。”孙立道：“栾廷玉和我是一个师父教的武艺。我学的枪刀，他也知道；他学的武艺，我也尽知。我们今日只做登州对调来郢州守把，经过来此相望，他必然出来迎接我们；进身入去，里应外合，必成大事。此计如何？”

正与石勇说计未了，只见小较报道：“吴学究下山来，前往祝家庄

救应去。”斗筭都紧簇。石勇听得，便叫小较快去报知军师，请来这里相见。说犹未了，已有军马来到店前，乃是吕方、郭盛并阮氏三雄；随后军师吴用带领五百人马到来。石勇接入店内，引着这一行人都相见了，备说投托入伙，献计一节。吴用听了大喜。说道：“既然众位好汉肯作成山寨，且休上山，便烦疾往祝家庄行此一事，成全这段功劳，如何？”孙立等众人皆喜，一齐都依允了。吴用道：“小生如今人马先去，众位好汉随后一发便来。”

吴学究商议已了，先来宋江寨中，见宋公明眉头不展，面带忧容。吴用置酒与宋江解闷，备说起“石勇、杨林、邓飞三个的一起相识是登州兵马提辖病尉迟孙立，和这祝家庄教师栾廷玉是一个师父教的。今来共有八人，投托大寨入伙。特献这条计策，以为进身之报。今已计较定了：里应外合，如此行事。随后便来参见兄长。”宋江听说罢，大喜，把愁闷都撇在九霄云外，忙叫寨内置酒，安排筵席，等来相待。

却说孙立教自己的伴当人等跟着车仗人马投一处歇下，只带了解珍、解宝、邹渊、邹润、孙新、顾大嫂、乐和共是八人，来参宋江。都讲礼已毕，宋江置酒设席管待，不在话下。吴学究暗传号令与众人，教第三日如此行，第五日如此行。分付已了，孙立等众人领了计策，一行人自来和车仗人马投祝家庄进身行事。

再说吴学究道：“启动戴院长到山寨里走一遭，快与我取将这四个头领来，又奇。○跨节生枝，又一住法。我自有用他处。”

不是教戴宗连夜来取这四个人来，有分教：

水泊重添新羽翼，
山庄无复旧衣冠。

毕竟吴学究取那四个人来，且听下回分解。

[1] 叫子：即哨子。

[2] 姆姆：弟妻对兄妻的称呼。

[3] 争差：欠缺；差别。

[4] 匡床：古代牢狱中使用的一种刑具，形如木床，命囚犯仰卧其上，将手脚紧紧夹住，全身不能转动。

第四十九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三打祝家，变出三样奇格，知其才大如海。而我之所尤为叹赏者，如写栾廷玉竟无下落。呜呼，岂不怪哉！夫开庄门，放吊桥，三祝一栾一齐出马，明明在纸，我得而读之也，如之何三祝有杀之人，廷玉无死之地，从此一别，杳然无迹，而仅据宋江一声叹惜，遂必断之为死也？吾闻昔者英雄，知可为则为之，知不可为则瞥然颺去。譬如鹰隼击物不中，而高飞远引，深自灭迹者，如是等辈往往而有，即又恶知廷玉之不出此？如是则廷玉当亦未死。然吾观扈成得脱，终成大将，名在中兴，不可灭没，彼岂真出廷玉上哉！而显著若此，彼廷玉非终贫贱者，而独不为更出一笔，然则其死是役，信无疑也。所可异者，独为当日宋江之军，林冲、李俊、阮二在东，花荣、张横、张顺在西，穆弘、杨雄、李逵在南，而廷玉当先出马，乃独冲走正北。夫不取有将之三面，而独取无将之一面，存此一句之疑，诚不能无未死之议。然吾独谓三鼓一炮之际，四马势如螭虎，使此时廷玉早有所见，力犹可以疾按三祝全军不动，其如之何而仅以身遁，计出至下乎？此又其必死之明验也。曰：然则独走正北无将之一面者，何也？曰：正北非无将之面也；宋江军马四面齐起，而不书正北，当是为廷玉讳也。盖为书之则必详之，详之而廷玉刀不缺，枪不折，鼓不衰，箭不竭，即廷玉不至于死；廷玉而终亦至于必死，则其刀缺、枪折、鼓衰、箭竭之状，有不可言者矣。《春秋》为贤者讳，故缺之而不书也。曰：其并不书正北领军头领之名，何也？曰：为杀廷玉则恶之也。呜呼！一栾廷玉死，而用笔之难至于如此，谁谓稗史易作、稗史易读乎耶？

史进寻王教头，到底寻不见，吾读之胸前弥月不快；又见张青店中麻杀一头陀，竟不知何人，吾又胸前弥月不快；至此忽然又失一栾廷玉下落，吾胸前又将不快弥月也。岂不知耐庵专故作此鹘突之笔，以使人气闷。然我今日若使看破寓言，更不气闷，便是辜负耐庵，故不忍出此也。

第二连环计，何其轻便简净之极！三打祝家一篇累坠文字后，不可

无此捷如风、明如玉之笔，以挥洒之。

话说当时军师吴用启烦戴宗道¹⁴：“贤弟可与我回山寨去取铁面孔目裴宣、圣手书生萧让、通臂猿侯健、玉臂匠金大坚。玄之又玄，几乎玄杀。可教此四人带了如此行头连夜下山来。我自有用他处。”戴宗去了。

只见寨外军士来报：“西村扈家庄上扈成，牵牛担酒，特来求见。”宋江叫请入来。扈成来到中军帐前，再拜恳告道：“小妹一时粗卤，年幼不省人事，误犯威颜；今者被擒，望乞将军宽恕。奈缘小妹原许祝家庄上。前者不合奋一时之勇，陷于縲绁。如蒙将军饶放，但用之物，当依命拜奉。”宋江道：“且请坐说话。祝家庄那厮好生无礼，平白欺负俺山寨，因此行兵报仇，须与你扈家无冤。只是令妹引人捉了我王矮虎，因此还礼，拿了令妹。你把王矮虎回放还我，我便把令妹还你。”扈成答道：“不期已被祝家庄拿了这个好汉去。”吴学究便道：“我这王矮虎今在何处？”扈成道：“如今拘锁在祝家庄上，小人怎敢去取？”宋江道：“你不去取得王矮虎来还我，如何能够得你令妹回去！”吴学究道：“兄长休如此说。忽然接来一按按住，遂令祝家西臂亦断，妙绝。只依小生而言：今后早晚祝家庄上但有些响亮，你的庄上且不可令人来救护；倘或祝家庄上有人投奔你处，你可就缚在彼。若是捉下得人时，那时送还令妹到贵庄。只是如今不在本寨，前日已使人送在山寨，奉养在宋太公处。你且放心回去。我这里自有个道理。”扈成道：“今番断然不去救应他。若是他庄上果有人来投我时，定缚来奉献将军麾下。”西臂已断，写得决绝。宋江道：“你若是如此，便强似送我金帛。”扈成拜谢了去。

孙立便把旗号上改换作“登州兵马提辖孙立”，领了一行人马，都来到祝家庄后门前。好。庄下墙里望见是登州旗号，报入庄里去。栾廷玉听得是登州孙提辖到来相望，说与祝氏三杰道：“这孙提辖是我弟兄，自幼与他同师学艺。今日不知如何到此？”带了二十余人马，开了庄门，放下吊桥，开庄门，放吊桥。○此回勤写庄门吊桥，以为一篇节目。出来迎接。孙立一行人都下了马。众人讲礼已罢，栾廷玉问道：“贤弟在登州守把，如何到此？”孙立答道：“总兵府行下文书，对调我来此间郓州守把城池，堤防梁山泊强寇；便道经过，闻知仁兄在此祝家庄，特来相探。本待从前门来，因见村口庄前俱屯下许多军马，是远来不知头路语。不好冲突，特地寻觅村里，从小路问到庄后，入来拜望仁兄。”栾廷玉道：“便是这几时连日与梁山泊强寇厮杀，已拿得他几

个头领在庄里了。只要捉了宋江贼首，一并解官。天幸今得贤弟来此间镇守，正如锦上添花，旱苗得雨。”孙立笑道：“小弟不才，且看相助捉拿这厮们，成全兄长之功。”

栾廷玉大喜，当下都引一行人进庄里来，再拽起了吊桥，关上了庄门。拽吊桥，关庄门。孙立一行人安顿车仗人马，更换衣裳，都在前厅来相见祝朝奉，与祝龙、祝虎、祝彪三杰都相见了。一家儿都在厅前相接。栾廷玉引孙立等上到厅上相见。讲礼已罢，便对祝朝奉说道：“我这个贤弟孙立，绰号病尉迟，任登州兵马提辖。今奉总兵府对调他来镇守此间郓州。”祝朝奉道：“老夫亦是治下。”孙立道：“卑小之职，何足道哉？早晚也要望朝奉提携指教。”祝氏三杰相请众位尊坐。孙立动问道：“连日相杀，征阵劳神？”祝龙答道：“也未见胜败。众位尊兄鞍马劳神不易。”孙立便叫顾大嫂引了乐大娘子叔伯姆两个去后堂拜见宅眷；好。唤过孙新、解珍、解宝参见了，说道：“这三个是我兄弟。”好。指着乐和便道：“这位是此间郓州差来取的公吏。”好。指着邹渊、邹润道：“这两个是登州送来的军官。”好。祝朝奉并三子虽是聪明，却见他又有老小一。并许多行李车仗人马，二。又是栾廷玉教师的兄弟，三。那里有疑心？只顾杀牛宰马，做筵席管待众人饮酒。

过了一两日，到第三日，提动。庄兵报道：“宋江又调军马杀奔庄上来了！”祝彪道：第一日，只写祝彪出庄。“我自去上马拿此贼！”便出庄门，放下吊桥，出庄门，放吊桥。引一百馀骑马军杀将出来。早迎见一彪军马，约有五百来人。当先拥出那个头领，弯弓插箭，拍马轮枪，乃是小李广花荣。祝彪见了，跃马挺枪，向前来斗。花荣也纵马来战祝彪。两个在独龙冈前，约斗数十合，不分胜败。花荣卖个破绽，拨回马便走。卖个破绽，拨马便走，当知此日将令，原只要如此。俗本自增“引他赶来”四字，失之千里。祝彪正待要纵马追去，背后有认得的，说道：“将军休要去赶，恐防暗器，此人深好弓箭。”祝彪听罢，便勒转马来不赶，领回人马，投庄上来，拽起吊桥。投庄上，拽吊桥。看花荣时，已引军马回去了。可知将令。祝彪直到厅前下马，进后堂来饮酒。孙立动问道：“小将军今日拿得甚贼？”祝彪道：“这厮们伙里有个甚么小李广花荣，枪法好生了得。斗了五十馀合，那厮走了。我却待要赶去追他，军人们道，那厮好弓箭，因此各自收兵回来。”孙立道：“来日看小弟不才，拿他几个。”当日筵席上叫乐和唱曲，闲中点笔。众人皆喜。至晚席散，又歇了一夜。

到第四日午牌，提动。忽有庄兵报道：“宋江军马又来在庄前

了！”堂下祝龙、祝虎、祝彪三子都披挂了，出到庄前门外。第二日，写三祝出庄。○出庄门。远远地听得鸣锣擂鼓，呐喊摇旗，对面早摆下阵势。这里祝朝奉坐在庄门上，左边栾廷玉，右边孙提辖；祝家三杰并孙立带来的许多人伴都摆在门边。早见宋江阵上豹子头林冲高声叫骂，祝龙焦躁，先祝龙。喝叫放下吊桥，放吊桥。绰枪上马，引一二百人马，大喊一声，直奔林冲阵上。庄门下擂起鼓来，两边各把弓弩射住阵脚。林冲挺起丈八蛇矛，和祝龙交战。连斗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败。两边鸣锣，各回了马。可知将令。祝虎大怒，次祝虎。提刀上马。跑到阵前，高声大叫：“宋江决战！”说言未了，宋江阵上早有一将出马，乃是没遮拦穆弘来战祝虎。两个斗了三十余合，又没胜败。可知将令。祝彪见了大怒，三祝彪。便绰枪飞身上马，引二百余骑，奔到阵前。宋江队里病关索杨雄，一骑马、一条枪，飞抢出来战祝彪。

孙立看见两队儿在阵前厮杀，心中忍耐不住，故意作此疑笔。便唤孙新：“取我的鞭枪来！就将我的衣甲、头盔、袍袄把来披挂了！”牵过自己马来，这骑马号“乌骓马”，是尉迟。○此句乃补写第四十八回淡黄面皮一段文。备上鞍子，扣了三条肚带，腕上悬了虎眼钢鞭，绰枪上马。祝家庄上一声锣响，孙立出马在阵前。可知将令。宋江阵上，林冲、穆弘、杨雄都勒住马立于阵前。可知将令。孙立早跑马出来，说道：“看小可捉这厮们！”孙立把马兜住，喝问道：“你那贼兵阵上有好厮杀的出来与我决战！”宋江阵内鸾铃响处，一骑马跑将出来。众人看时，乃是拚命三郎石秀来战孙立。两马相交，双枪并举。两个斗到五十合，孙立卖个破绽，让石秀一枪搦入来，虚闪一个过，把石秀轻轻的从马上捉过来，直挟到庄首撇下，喝道：“把来缚了！”只如戏事。祝家三子把宋江军马一搅，都赶散了。一赶便散，可知将令。

三子收军，回到门楼下，见了孙立，众皆拱手钦伏。孙立便问道：“共是捉得几个贼人？”祝朝奉道：“起初先捉得一个时迁，次后拿得一个细作杨林，又捉得一个黄信；扈家庄一丈青捉得一个王矮虎；阵上拿得两个，秦明、邓飞；今番将军又捉得一个石秀，这厮正是烧了我店屋的；共是七个了。”孙立道：“一个也不要坏他；妙，只如戏事。快做七辆囚车装了，与些酒饭，将养身体，休教饿损了他，不好看。只如戏事，读之失笑。他日拿了宋江，一并解上东京去，教天下传名，说这个祝家庄三杰！”真会说，只如戏事。祝朝奉谢道：“多幸得提辖相助。想是这梁山泊当灭了。”邀请孙立到后堂筵宴。石秀自把囚车装了。

看官听说：石秀的武艺不低似孙立，要赚祝家庄人，故意教孙立捉

了，使他庄上人一发信他。自注一遍。孙立又暗暗地使邹渊、邹闰、乐和去后房里把门户都看了出入的路数。杨林、邓飞见了邹渊、邹闰，心中暗喜。乐和张看得没人，便透个消息与众人知了。顾大嫂与乐大娘子在里面，又看了房户出入的门径。将写第五日，却先详此数笔，甚妙。

至第五日，提动。孙立等众人都在庄上闲行。当日辰牌时候，早饭已后，只见庄兵报道：“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此处说分兵四路，下却只写三路，奇矣。又正少栾廷玉一路，更奇之奇也。盖其用笔之妙，都非世人所知矣。来打本庄！”孙立道：“分十路待怎地！你手下人且不要慌，早作准备便了。先安排些挠钩套索，须要活捉，拿死的也不算！”妙，只如戏笔。○已捉者惟恐饿坏，未捉者又恐失手，处处丁宁详至。庄上人都披挂了。

祝朝奉自亲自率引着一班儿上门楼来看时，见正东上一彪人马，当先一个头领，乃是豹子头林冲，背后便是李俊、阮小二，正东上，先叙头领。约有五百已上人马。次叙人马。正西上又有五百来人马，正西上，先叙人马。当先一个头领乃是小李广花荣，随背后是张横、张顺。次叙头领。正南门楼上望时，也有五百来人马，当先三个头领乃是没遮拦穆弘、病关索杨雄、黑旋风李逵。正南上，头领总叙，二段三换。四面都是兵马，战鼓齐鸣，喊声大举。栾廷玉听了，道：“今日这厮们厮杀，不可轻敌。我引了一队人马出后门，一个出去了。杀这正西北上的人马。”此一句便结果栾廷玉矣，不惟不知其如何杀死，亦并不知人马为谁也。祝龙道：“我出前门，两个出去了。杀这正东上的人马。”祝虎道：“我也出后门，三个出去了。杀那西南上的人马。”祝彪道：“我自出前门，四个都出去了。捉宋江，是要紧的贼首！”祝朝奉大喜，都赏了酒。偏写细事。各人上马，尽带了三百馀骑，奔出庄门。其余的都守庄院门楼前呐喊。

此时，二字妙，又用一法提动。邹渊、邹闰已藏了大斧，只守在监门左侧；邹渊、邹闰在监侧。解珍、解宝藏了暗器，不离后门；解珍、解宝在后门。孙新、乐和已守定前门左右；孙新、乐和在前门。顾大嫂先拨军兵保护乐大娘子，妙。却自拿了两把双刀在堂前撻。只听风声，便乃下手。顾大嫂在堂前。○已上一段写人人磨擦，事事齐备。

且说祝家庄上擂了三通战鼓，放了一个炮，把前后门都开，前后庄门都开了。放下吊桥，放下吊桥了。一齐杀将出来。都杀出去了。四路军兵出了门，四下里分投去厮杀。临后二字妙，又用一法提动。孙立带了十数个军兵立在吊桥上；妙绝，如火如锦。门里孙新便把原带来的旗

号插起在门楼上；妙绝，如火如锦。○暗用拔帜立帜事。乐和便提着枪直唱将入来；妙绝，如火如锦。邹渊、邹闰听得乐和唱，便忽哨了几声，轮动大斧，早把守监门的庄兵砍翻了数十个；便开了陷车，放出七只大虫来，各各架上拔了枪；妙绝，如火如锦。一声喊起，顾大嫂掣出两把刀，妙绝，如火如锦。直奔入房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尽都杀了。祝家一门毕。祝朝奉见头势不好了，却待要投井时，早被石秀一刀剁翻，割了首级。祝朝奉毕。那十数个好汉分投来杀庄兵。后门头解珍、解宝便去马草堆里放起把火，黑焰冲天而起。妙绝，如火如锦。○已上一段，写庄内伏兵拉杂四起。

四路人马见庄上火起，并力向前。祝虎见庄里火起，先奔回来。祝虎从前门回来。孙立守在吊桥上，妙绝。大喝一声：“你那厮那里去！”拦住吊桥。是以通篇勤写吊桥也。祝虎省口^[2]，便拨转马头，再奔宋江阵上来。这里吕方、郭盛两戟齐举，早把祝虎和人连马搠翻在地，众军乱上，剁做肉泥。祝虎毕。前军四散奔走。

孙立、孙新迎接宋公明入庄。百忙中先定主将，真正奇笔，真正大笔。东路祝龙斗林冲不住，飞马望庄后而来。祝龙望后门回来。到得吊桥边，是以勤写吊桥也。见后门头解珍、解宝妙绝。把庄客的尸首一个个掙将下来。火焰里，祝龙急回马望北而走，猛然撞着黑旋风，踊身便到，轮动双斧，早砍翻马脚。祝龙措手不及，倒撞下来，被李逵只一斧，把头劈翻在地。祝龙毕。祝彪见庄兵走来报知，不敢回，直望扈家庄投奔，祝彪又变一法，却写得情势都活。被扈成叫庄客捉了，绑缚下。正解将来，来见宋江，恰好遇着李逵，只一斧，砍翻祝彪头来，祝彪毕。○已上一段写祝家兄弟一齐殄灭。庄客都四散走了。李逵再轮起双斧，便看着扈成砍来。扈成见局面不好，投马落荒而走，弃家逃命，投延安府去了，后来中兴内也做了个军官武将。百忙中有此闲笔。且说李逵正杀得手顺，直抢入扈家庄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快人快事快笔。叫小喽啰牵了有的马匹，把庄里一应有的财赋，捎搭有四五十驮，将庄院门一把火烧了，快人快事快笔。却回来献纳。

再说宋江已在祝家庄上正厅坐下，众头领都来献功，生擒得四五百人，夺得好马五百馀匹，活捉牛羊不计其数。纪功也。宋江见了大喜，道：“只可惜杀了栾廷玉那个好汉！”正嗟叹间，前并不见有一笔写到栾廷玉相持以及被杀之事，至此忽然嗟叹其杀了可惜，文法疏奇之甚，皆学史公笔也。○读此回至不曾见栾廷玉如何死，与前文史进寻王进不见，张青店中头陀不知何人，三事俱极闷闷，乃作者固欲人闷闷，以为

娱乐也。闻人报道：“黑旋风烧了扈家庄，砍得头来献纳。”宋江便道：“前日扈成已来投降，谁教他杀了此人？如何烧了他庄院？”只见黑旋风一身血污，腰里插着两把板斧，直到宋江面前唱个大喏，极画黑旋风。说道：“祝龙是兄弟杀了，祝彪也是兄弟砍了，扈成那厮走了，扈太公一家都杀得干干净净。兄弟特来请功！”宋江喝道：“祝龙曾有人见你杀了，别的怎地是你杀了？”黑旋风道：“我砍得手顺，望扈家庄赶去，正撞见一丈青的哥哥解那祝彪出来，被我一斧砍了。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厮！宋江说只可惜杀了栾廷玉那汉，李逵偏道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厮，二语天然成对，妙绝。他家庄上被我杀得一个也没了！”宋江喝道：“你这厮！谁叫你去来？你也须知扈成前日牵牛担酒前来投降了！如何不听得我的言语，擅自去杀他一家，故违我的将令？”李逵道：“你便忘记了，我须不忘记！那厮前日教那个鸟婆娘赶着哥哥要杀，你今却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亲，便又思量阿舅、丈人！”忽然将上文一丈青公案再一勾染，便令下文异样出色，妙心妙笔。宋江喝道：“你这铁牛，休得胡说！我如何肯要这妇人？我自有个处置。你这黑厮拿得活的有几个？”李逵答道：“谁鸟耐烦，见着活的便砍了！”非为黑旋风快心满意，正为一丈青死心塌地也，用笔之巧如此。宋江道：“你这厮违了我的军令，本合斩首，且把杀祝龙、祝彪的功劳折过了。下次违令，定行不饶！”黑旋风笑道：“虽然没了功劳，也吃我杀得快活！”所谓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三打祝家通篇以密见奇，中间又夹叙李逵，正复以疏入妙。一文之中，疏密并行，真是奇事。

只见军师吴学究引着一行人马，都到庄上来与宋江把盏贺喜。宋江与吴用商议，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石秀禀说起这钟离老人指路之力，“也有此善心良民在内，亦不可屈坏了好人。”前文极写石秀狠毒，至此忽然作石秀劝宋江语，作者正深表宋江之狠毒，更过于石秀也。宋江听罢，叫石秀去寻那老人来。石秀去不多时，引着那个钟离老人来到庄上，拜见宋江、吴学究。宋江取一包金帛赏与老人，永为乡民：“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不留一家；因为你一家为善，以此饶了你这一境村坊人民。”【眉批】已上吴学究一掌连环计。那钟离老人只是下拜。宋江又道：极写宋江奸猾转变。“我连日在此搅扰你们百姓，今日打破了祝家庄，与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赐粮米一石，以表人心。”忽然相忘，便放出狠毒，直要洗荡村坊；忽然提着，便装出仁心，又赐粮米一石。接连二事，绝不相蒙，顷刻之间，做人两截，写宋江内小人而外君子，真是笔笔如镜。就着钟离老人为头给散。老人毕。一面把祝家庄多馀粮米尽数装载上车，金银财赋犒赏三军众将，其馀牛羊骡马等物将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庄，得粮米五十万

石。收足出军本题。宋江大喜。大小头领将军马收拾起身。又得若干新到头领：孙立、孙新、解珍、解宝、邹渊、邹润、乐和、顾大嫂，并救出七个好汉。孙立等将自己马也捎带了自己的财赋，同老小乐大娘子跟随了大队军马上山。当有村坊乡民扶老挈幼，香花灯烛，于路拜谢。宋江等众将一齐上马，将军兵分作三队摆开，连夜便回山寨。

话分两头。且说扑天雕李应恰才将息得箭疮平复，闭门在庄上不出，暗地使人常常去探听祝家庄消息，已知被宋江打破了，惊喜相半。只见庄客入来报说：“有本州知府带领三五十部汉到庄，突如其来。便问祝家庄事情。”【眉批】篇初先按下李应，而篇后先收完扈成。李应不受宋江羊酒，而终归山泊；扈成献宋江以羊酒，而反佐中兴。皆作者立篇命格之大略。李应慌忙叫杜兴开了庄门，放下吊桥，迎接入庄。李应把条白绢搭膊络着手，为避罪计。出来迎迓，邀请进庄里前厅。知府下了马，来到厅上，居中坐了。侧首坐着孔目；奇。下面一个押番³、奇。几个虞候；奇。阶下尽是许多节级、牢子。奇。李应拜罢，立在厅前。

知府问道：“祝家庄被杀一事，如何？”李应答道：“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有伤左臂，一向闭门，不敢出去，不知其实。”知府道：“胡说！祝家庄见有状子告你结连梁山泊强寇，引诱他军马，打破了庄；前日又受他鞍马、羊酒、彩段、金银，你如何赖得过？”李应告道：“小人是知法度的人，如何敢受他的东西？”知府道：“难信你说！且提去府里，你自与他对理明白！”妙。喝教狱卒牢子，“捉了！带他州里去与祝家分辩！”两下押番、虞候把李应缚了。众人簇拥知府上了马。知府又问道：“那个是杜主管杜兴？”又突如其来。杜兴道：“小人便是。”知府道：“状上也有你名，一同带去。妙。也与他锁了。”一行人都出庄门。当时拿了李应、杜兴，离了李家庄，脚不停地解来。奇绝妙绝。

行不过三十馀里，只见林子边撞出宋江、林冲、花荣、杨雄、石秀一班人马拦住去路。奇绝妙绝。林冲大喝道：“梁山泊好汉合伙在此！”奇绝妙绝。那知府人等不敢抵敌、撇了李应、杜兴逃命去了。奇绝妙绝。宋江喝叫赶上。奇绝妙绝。众人赶了一程，回来说道：“我们若赶上时，也把这个鸟知府杀了，但已不知去向。”奇绝妙绝。便与李应、杜兴解了缚索，开了锁，便牵两匹马过来，与他两个骑了。奇绝妙绝。宋江便道：“且请大官人上梁山泊躲几时如何？”奇绝妙绝。○真是不劳而定，却又毫无痕迹。李应道：“却是使不得。知府是你们杀了，不干我事。”宋江笑道：“官司里怎肯与你如此分辩？我们去了，必然要

负累了你。既然大官人不肯落草，且在山寨消停几日，打听得没事了时，再下山来不迟。”当下不由李应、杜兴不行。大队军马中间如何回得来？笔下戛戛有声。一行三军人马，迤迤回到梁山泊了。

寨里头领晁盖等众人擂鼓吹笛，下山来迎接，把了接风酒，都上到大寨里聚义厅上扇圈也似坐下。请上李应，与众头领都相见了。两个讲礼已罢，李应禀宋江道：“小可两个已送将军到大寨了。既与众头领亦都相见了，在此趋侍不妨，只不知家中老小如何，可教小人下山则个。”吴学究笑道：“大官人差矣。宝眷已都取到山寨了。贵庄一把火已都烧做白地，大官人却回那里去？”李应不信，早见车仗人马队队上山来。奇绝妙绝。李应看时，见是自家的庄客并老小人等。李应连忙来问时，妻子说道：“你被知府捉了来，随后又有两个巡简引着四个都头，带领三百来土兵，到来抄扎家私；又补出一番奇事，奇绝妙绝。把我们好好地教上车子，将家里一应箱笼、牛羊、马匹、驴骡等项都拿了去；又把庄院放起火来都烧了。”又向妻子口中决绝一句。李应听罢，只得叫苦。晁盖、宋江都下厅伏罪道：“我等兄弟们端的久闻大官人好处，因此行出这条计来。万望大官人情恕。”【眉批】已上吴学究二掌连环计。李应见了如此言语，只得随顺了。宋江道：“且请宅眷后厅耳房中安歇。”李应又见厅前厅后这许多头领亦有家眷老小在彼，便与妻子道：“只得依允他过。”宋江等当时请至厅前叙说闲话，众皆大喜。宋江便取笑道：“大官人，你看我叫过两个巡简并那知府过来相见。”奇妙。那扮知府的是萧让，奇妙。扮巡简的两个是戴宗、杨林，奇妙。扮孔目的是裴宣，奇妙。扮虞候的是金大坚、侯健。奇妙。又叫唤那个四个都头，却是李俊、张顺、马麟、白胜。奇妙。李应都看了，目瞪口呆，言语不得。

宋江喝叫小头目快杀牛宰马，与大官人陪话，庆贺新上山的十二位头领，乃是李应、孙立、孙新、解珍、解宝、邹渊、邹润、杜兴、乐和、时迁、女头领扈三娘、顾大嫂。同乐大娘子、李应宅眷另做一席，在后堂饮酒。大小三军自有犒赏。正厅上大吹大擂，众多好汉饮酒至晚方散。新到头领俱各拨房安顿。

次日又作席面，会请众头领作主张。宋江唤王矮虎来说道：“我当初在清风山时许下你一头亲事，文情如瀑布千尺，当头挂落。悬悬挂在心中，不曾完得此愿。今日我父亲有个女儿，招你为婿。”明是一丈青矣，却又作此一闪，真是灵心利笔，处处引人入胜。宋江自去请出宋太公来，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宋江亲自与他陪话，说道：“我这兄

弟王英，虽有武艺，不及贤妹。是我当初曾许下他一头亲事，一向未曾成得。今日贤妹你认义我父亲了，众头领都是媒人，今朝是个良辰吉日，贤妹与王英结为夫妇。”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子三字骤合，为之一笑。只得拜谢了。晁盖等众人皆喜，都称颂宋公明真乃有德有义之士。当日尽皆筵宴，饮酒庆贺。

正饮宴间，只见山下有人来报道：“朱贵头领酒店里有个郓城县人在那里，谁耶？要来见头领。”晁盖、宋江听得报了，大喜道：“既是这恩人上山来入伙，足遂平生之愿！”正是：

恩仇不辩非豪杰，
黑白分明是丈夫。

毕竟来的是郓城县甚么人，且听下回分解。

[1] 启烦：敬词。烦劳，劳驾。

[2] 省口：谓不答话。

[3] 押番：宋代禁军中比兵高一级的军士。

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此篇为朱、雷二人合传。前半忽作香致之调，后半别成跳脱之笔，真是才子腕下，无所不有。

写雷横孝母，不须繁辞，只落落数笔，便活画出一个孝子。写朱仝不肯做强盗，亦不须繁辞，只落落数笔，便直提出一副清白肚肠。笑宋江传中，越说得真切，越哭得悲痛，越显其忤逆不肖；越要尊朝廷，守父教，矜名节，爱身体，越见其以做强盗为性命也。人云：宁犯武人刀，莫犯文人笔。信哉！

景之奇幻者，镜中看镜；情之奇幻者，梦中圆梦；文之奇幻者，评话中说评话。如豫章城双渐赶苏卿，真对妙景，焚妙香，运妙心，伸妙腕，蘸妙墨，落妙纸，成此妙裁也。虽然，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江瑶柱连食，当复口臭，何今之弄笔小儿学之至十百，卒未休也。

豫章城双渐赶苏卿，妙绝处正在只标题目，便使后人读之，如水中花影，帘里美人，意中蚤已分明，眼底正自分明不出。若使当时真尽说出，亦复何味耶？

雷横母曰：“老身年纪六旬之上，眼睁睁地只看着这个孩儿！”此一语，字字自说母之爱儿，却字字说出儿之事母。何也？夫人老至六十之际，大都百无一能，惟知仰食其子。子与之食，则得食；子不与之食，则不得食者也。子与之衣服钱物，则可以至人之前；子不与之衣服钱物，则不敢以至人之前者也。其眼睁睁地只看孩儿，正如初生小儿眼睁睁地只看母乳，岂曰求报，亦其势则然矣。乃天下之老人，吾每见其垂首向壁，不来眼睁睁地看其孩儿者，无他，眼睁睁看一日，而不应，是其心悲可知也。明日又眼睁睁看一日，而又不应，是其心疑可知也。又明日又眼睁睁看一日，而终又不应，是其心夫而后永自决绝，誓于此生不复来看，何者？为其无益也！今雷横独令其母眼睁睁地无日不看，然则其日日之承伺颜色、奉接意思为何如哉！《陈情表》曰：“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雷横之母亦曰：“若是这个

孩儿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悲哉！仁孝之声，读之如闻夜猿矣！

话说宋江主张一丈青与王英配为夫妇，众人都称赞宋公明仁德，当日又设席庆贺。正饮宴间，只见朱贵酒店里使人上山来，报道：“林子前大路上一伙客人经过，小喽啰出去拦截，数内一个称是郓城县都头雷横。朱头领邀请住了，见在店里饮分例酒食，先使小较报知。”晁盖、宋江听了大喜，随即同军师吴用三个下山迎接。异数。朱贵早把船送至金沙滩上岸。【眉批】前不接，后不续，忽然一现，如院本之楔子。宋江见了，慌忙下拜，写宋江独拜，何以处晁盖哉？咄咄之色，我不欲读。道：“久别尊颜，常切思想。今日缘何经过贱处？”雷横连忙答礼道：“小弟蒙本县差遣往东昌府公干回来，经过路口，小喽啰拦讨买路钱，小弟提起贱名，因此朱兄坚意留住。”宋江道：“天与之幸！”请到大寨，教众头领都相见了，置酒管待。一连住了五日，每日与宋江闲话。晁盖动问朱全消息。晁盖直性人，至今未见雷横好处，故又独问朱全，写得性情都有，然其实是借此一笔，为下作引也。雷横答道：“朱全见今参做本县当牢节级，先放在此，笔法最好。新任知县好生欢喜。”宋江宛曲把话来说雷横上山入伙。雷横推辞：“老母年高，不能相从。待小弟送母终年之后，却来相投。”徒以有老母在。○正写雷横大孝，反显宋江不端，妙笔。雷横当下拜辞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众头领各以金帛相赠，宋江、晁盖自不必说。雷横得了一大包金银下山，亦先放此一笔，以见下文构阑中不是无钱使，俗子不知，遂为雷横食指跳动也。众头领都送至路口辞别，把船渡过大路，自回郓城县去了。山泊每添一番人马，必换一番调遣，此忽将雷横上山插放未及调遣之前，有云断月出之妙。不在话下。

且说晁盖、宋江回至大寨聚义厅上，起请军师吴学究定议山寨职事。【眉批】此一段又是一篇大排调文字。吴用已与宋公明商议已定，何至晁盖不及与闻，笔笔写宋江咄咄之色，令我更不欲读。次日会合众头领听号令。先拨外面守店头领，宋江道：上无晁盖，下无吴用，公然竟是宋江独说，只三字写尽咄咄之色。“孙新、顾大嫂原是开酒店之家，着令夫妇二人替回童威、童猛别用。”西山新店。○新人旧职。再令时迁去帮助石勇，北山新店，○新人添。乐和去帮助朱贵，东山旧店。○新人添。郑天寿旧于鸭嘴滩下寨。去帮助李立。南山新店。○旧人旧职。东西南北四座店内卖酒卖肉，每店内设有两个头领，招接四方入伙好汉。酒店为一山眼目，故番番调遣，必先申之。一丈青、王矮虎后山下寨，监督马匹。王矮虎旧于鸭嘴滩下寨。○新职。金沙滩小寨，

童威、童猛弟兄两个守把。二童旧于西山新店。○旧人旧职。鸭嘴滩小寨，邹渊、邹闰叔侄两个守把。新人旧职。山前大路，黄信、燕顺部领马军下寨守护。旧人新职。解珍、解宝守把山前第一关。山前三座大关，旧令杜迁总行守把，今分。○新人新职。杜迁、宋万守把宛子城第二关。宋万旧于金沙滩下寨。○旧人旧职。刘唐、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关。旧人新职。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旧人旧职。孟康仍前监造战船。新人旧职，未打祝家时替管。李应、杜兴、蒋敬总管山寨钱粮金帛。蒋敬旧人旧职，李应、杜兴新添。陶宗旺、薛永监筑梁山泊内城垣雁台。陶宗旺旧人旧职，薛永旧人新添。侯健专管监造衣袍、铠甲、旌旗、战袄。旧人旧职。朱富、宋清提调筵宴。朱富旧收钱粮。○旧人旧职。穆春、李云监造屋宇、寨栅。李云旧人旧职，穆春旧管钱粮。萧让、金大坚掌管一应宾客、书信、公文。旧分今合。裴宣专管军政，司赏功罚罪。新人新职。其余吕方、郭盛、孙立、欧鹏、马麟、邓飞、杨林、白胜分调大寨八面安歇。吕方、郭盛旧住忠义耳房，马麟旧管战船，白胜金沙滩下寨。晁盖、宋江、吴用居于山顶寨内。中军。花荣、秦明居于山左寨内。左军。○旧人新职。林冲、戴宗居于山右寨内。右军。○旧人新职。李俊、李逵居于山前，前军。○旧人新职。张横、张顺居于山后。后军。○旧人新职。杨雄、石秀守护聚义厅两侧。”新人旧职，替吕方、郭盛。一班头领分拨已定，每日轮流一位头领做筵席庆贺。山寨体统甚是齐整。每每一番大发放后，便有一篇大结束，巨笔如椽，肉眼不识。

再说雷横离了梁山泊，背了包裹，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郓城县。到家参见老母，一篇提纲。更换些衣服，赍了回文，径投县里来拜见了知县，回了话，销缴公文批帖，且自归家暂歇。依旧每日县中书画卯酉^[1]，听候差使。因一日行到县衙东首，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都头几时回来？”雷横回过脸来看时，却是本县一个帮闲的李小二。引子。

【眉批】前来无数雄奇震骇之篇，忽于此卷别作点染掩抑之调，如游太华归，忽登虎丘也。雷横答道：“我却才前日来家。”李小二道：“都头出去了许多时，不知此处近日有个东京新来打诨的行院^[2]，字法。色艺双绝，叫做白秀英。那妮子来参都头，反借此句，显出雷横已是县里出色人物。却值公差出外不在。如今见在构栏里，说唱诸般品调^[3]。每日有那一般打散^[4]，字法。或是戏舞，一般技艺。或是吹弹，又一般技艺。或是歌唱，又一般技艺，真说得耳热脚痒。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称述一句。都头如何不去睃一睃？从更一句。端的是好个粉头！”又自家赞赏一句，声声口口，真令雷横耳热脚痒。

雷横听了，又遇心闲，四字不但写雷横肯去之故，亦已先伏后文无钱之故矣。便和那李小二径到构栏里来看。只见门首挂着许多金字帐额，旗杆吊着等身靠背。入到里面，便去青龙头上字法。第一位坐了。坐得不尴尬，便生出事来。看戏台上，却做笑乐院本。字法。那李小二人丛里撒了雷横，自出外面赶碗头脑去了。李小二既已引入，便随手放去，妙。○字法。院本下来，只见一个老儿章法。裹着磕脑儿头巾，穿着一领茶褐罗衫，系一条皂绦，拿把扇子上来开科字法。○龟形如画。道：“老汉是东京人氏白玉乔的便是。如今年迈，只凭女儿秀英歌舞吹弹，普天下伏侍看官。”句法。○七字其实妙语。锣声响处，那白秀英早上戏台，章法。参拜四方；一。○好看。拈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二。○好看。拍下一声界方^[5]，三。○好看。念出四句七言诗道：

新鸟啾啾旧鸟归，老羊羸瘦小羊肥。定场诗只是寻常叹世语耳，却偏直贯入雷横双耳，真是绝妙之笔。○第一句言子望母，第二句言母念子。天下岂有无母之人哉，读之能不泪下也？

人生衣食真难事，四句并不联贯，而实联贯入妙者，彼固以四句联贯一篇，不在求四句之联贯也。○第三句七字，说尽世界，又一样泪下。

不及鸳鸯处处飞！一二句刺入雷横耳，第三句刺入合棚众人耳，到第四句忽然转到自家身上，显出与知县相好。只四句诗，便将一回情事罗撮出来，才子妙笔，有一无两。○俗本失此一段，可谓食蚌螭乃弃其螯矣。○此书每每横插诗歌，如五台亭里、瓦官寺前、黄泥冈上、鸳鸯楼下，皆妙不可言。

雷横听了，喝声采。要知雷横喝采，是动心前二句，不是感伤后二句也。○三字中并无一“孝子”字，而已活写出孝子来。那白秀英便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韞籍的格范^[6]，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我未见其书，只是题目，已文妙无双矣。说了开话又唱，唱了又说，详处极详，省处极省。合棚价众人喝采不绝。那白秀英唱到务头^[7]，章法，字法。这白玉乔按喝字法。道^[8]：“‘虽无买马博金艺，要动聪明鉴事人。’看官喝采是过去了，我儿，且下来。”声声如画。这一回便是衬交鼓儿的院本。字法。○笑乐院本既毕，又先许是交鼓院本，便令合棚众人，不得不为缠头。如耐庵自己每回住处，必用惊疑之笔，即其法也。白秀英拿起盘子，指着道：“财门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过，旺地上行。全副构栏语，句法字法都妙。手到面前，休教空过。”四字不过口头便语，乃入下却偏是空过，故妙不可言。白

玉乔道：“我儿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赏你。”声声如画。

白秀英托着盘子，先到雷横面前。青龙头上第一座，绝倒。雷横便去身边袋里摸时，不想并无一文。绝倒。○只“并无一文”四字，费耐庵无数心血。盖直于山泊下来时，便写一句得了一大包金银，以表雷横不同贫乞人之并无一文；又于遇李小二时，再写一句又值心闲，以表雷横亦不谓自己身边并无一文。如此便令上文青龙一座，既不梦梦，下文又羞又恼，都有因由也。若俗手亦复解写“并无一文”四字，何曾少缺一点一画，而彼此相较，遂如金泥，才与不才，岂计道里！雷横道：“今日忘了，不曾带得些出来，明日一发赏你。”白秀英笑道：一笑不堪。“‘头醋不酳二醋薄。’乃至以合棚之罪归之，不堪之甚。头醋、二醋，字法。官人坐当其位，四字尤其不堪。可出个标首^[9]。”字法。雷横通红了面皮，道：“我一时不曾带得出来，非是我舍不得。”白秀英道：“官人既是来听唱，如何不记得带钱出来？”辨折得不堪之甚。雷横道：“我赏你三五两银子，也不打紧，却恨今日忘记带来。”白秀英道：“官人今日眼见一文也无，提甚三五两银子！不堪之甚，恶毒之甚。正是教俺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恰好妙对，声声院本。○句法。白玉乔叫道：章法。“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骂女儿，却是骂雷横，妙妙。只顾问他讨甚么！且过去自问晓事的恩官赞别人，却又是骂雷横，妙妙。告个标首。”雷横道：“我怎地不是晓事的？”白玉乔道：“你若省得这子弟门庭时，字法。狗头上生角！”不堪之甚，恶毒之甚。○句法。众人齐和起来。旁衬一句，尤极不堪。○章法。雷横大怒，便骂道：“这忤奴，字法。怎敢辱我！”白玉乔道：“便骂你这三家村使牛的^[10]，字法。打甚么紧！”有认得的喝道：“使不得！这个是本县雷都头。”此一衬却定不可少。白玉乔道：“只怕是‘驴筋头’！”雷、驴、都、筋头字，随口相混成句，恶毒不可言。雷横那里忍耐得住，从坐椅上直跳下戏台来，揪住白玉乔，一拳一脚，便打得唇绽齿落。众人见打得凶，都来解拆，又劝雷横自回去了。构栏里人一哄尽散。

原来这白秀英却和那新任知县旧在东京两个来往，今日特地在郓城县开构栏。鸳鸯处处飞，斯言验矣。那花娘字法。○李贺诗有“花面丫头”四字，殊妙。见父亲被雷横打了，又带重伤，叫一乘轿子，径到知县衙内诉告：“雷横殴打父亲，搅散构栏，意在欺骗奴家！”好货。知县听了，大怒道：好货。“快写状来！”这个唤做“枕边灵”。句法。便教白玉乔写了状子，验了伤痕，指定证见。本处县里有人都和雷横好的，替他去知县处打关节。怎当那婆娘守定在衙内，撒娇撒痴，不由知县不行；一路都写花娘有死之道。立等知县差人把雷横捉拿到官，当厅责

打，取了招状，将具枷来枷了，押出去号令示众。第一段责枷。○逐段详写，以表雷横一枷梢，非陡然性起，其由来者渐也。

那婆娘要逞好手，写花娘有死之道。又去知县行说了^[11]，定要把雷横号令在构栏门首。第二日，那婆娘再去做场，知县却教把雷横号令在构栏门首。第二段号令。这一班禁子人等都是和雷横一般的公人，如何肯拚扒他^[12]。这婆娘寻思一会：“既是出名奈何了他，只是一怪！”写花娘有死之道。走出构栏门，去茶坊里坐下，叫禁子过去，发话道：“你们都和他有首尾，却放他自在！知县相公教你们拚扒他，你到做人情！少刻我对知县说了，看道奈何得你们也不！”禁子道：“娘子不必发怒，我们自去拚扒他便了。”白秀英道：“恁地时，我自将钱赏你。”禁子们只得来对雷横说道：“兄长，没奈何且胡乱拚一拚。”把雷横拚扒在街上。第三段拚扒。

人闹里，却好雷横的母亲正来送饭；“新鸟啾啾”、“老羊羸瘦”之言，又验矣。【眉批】此篇将雷横、朱仝分作两段文字，第一段写雷横孝母是真孝，不比宋江孝父是假孝。看见儿子吃他拚扒在那里，便哭起来，骂那禁子们道：“你众人也和我儿一般在衙门里出入的人，衬出美髯来。钱财直这般好使！谁保得常没事！”禁子答道：“我那老娘听我说：我们却也要容情，怎禁被原告人鉴定在这里要拚，我们也没做道理处。不时便要去和知县说，苦害我们，因此上做不得面皮。”那婆婆道：“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禁子们又低低道：“老娘，他和知县来往得好，一句话便送了我们，因此两难。”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一头骂，一头先解拚扶，妙笔，便放活雷横手脚，生出下文情事来也。一头口里骂道：“这个贼贱人直恁的倚势！我且解了这索子，看他如今怎的！”

白秀英却在茶房里听得，走将过来，便道：“你那老婢子却才道甚么？”那婆婆那里有好气，便指着骂道：“你这千人骑、万人压、乱人入的贱母狗！做甚么倒骂我！”白秀英听得，柳眉倒竖，星眼圆睁，大骂道：“老咬虫！乞贫婆！贱人怎敢骂我！”第四段大骂。婆婆道：“我骂你待怎的？你须不是郢城县知县！”白秀英大怒，抢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个踉跄。那婆婆却待挣扎，白秀再赶入去，老大耳光子只顾打。第五段毒打。○凡用五段文字，跌出一枷梢来。这雷横已是衔愤在心，又见母亲吃打，一时怒从心发，与前喝采句应。○俗本此处增雷横大孝的人句。扯起枷来，望着白秀英脑盖上，只一枷梢，打个正着，劈开了脑盖，扑地倒了。众人看时，脑浆迸流，眼珠突出，动弹不得，情

知死了。

众人见打死了白秀英，就押带了雷横，一发来县里首告，见知县备诉前事。知县随即差人押雷横下来，会集相官^[13]，拘唤里正邻佑人等，对尸简验已了，都押回县来。雷横一面都招承了，并无难意，徒以有老母在。他娘自保领回家听候。把雷横枷了，下在牢里。当牢节级却是美髯公朱仝，忽然转出髯公。见发下雷横来，也没做奈何处，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教小牢子打扫一间净房，安顿了雷横。少间，他娘来牢里送饭，哭着哀告朱仝道：“老身年纪六旬之上，眼睁睁地只看着这个孩儿！绝世妙文，绝世奇文，读之乃觉《陈情表》不及其沉痛，天下岂有无母之人哉，读之其能不泪下也。望烦节级哥哥看日常间弟兄面上，可怜见我这个孩儿，看觑，看觑！”朱仝道：“老娘自请放心归去。今后饭食不必来送，不是朱仝包办，亦图收住老娘也；设无此句，送饭何日是了？小人自管待他。倘有方便处，可以救之。”雷横娘道：“哥哥救得孩儿，却是重生父母！若孩儿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绝世妙文，绝世奇文，《陈情表》不及沉痛。朱仝道：“小人专记在心。美髯生平一片之心。老娘不必挂念。”那婆婆拜谢去了。朱仝寻思了一日，没做道理救他处；极写其难，以表朱仝。又自央人去知县处打关节，上下替他使用人情。那知县虽然爱朱仝，只是恨这雷横打死了他表子白秀英，也容不得他说了。又怎奈白玉乔那厮催并叠成文案，要知县断教雷横偿命，因在牢里六十日限满，断结解上济州。

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却教朱仝解送雷横。曲曲折折，生出事情来。朱仝引了十数个小牢子，监押雷横，离了郓城县。约行了十数里地，见个酒店。朱仝道：合三句，是个专记在心者。“我等众人就此吃两碗酒去。”众人都到店里吃酒。朱仝独自带过雷横，只做水火^[14]，来后面僻净处，开了枷，放了雷横，叙得直截爽快。分付道：“贤弟自回，快去家里取了老母，可谓子与子言孝矣，写得妙绝。星夜去别处逃难。这里我自替你吃官司。”髯真绝伦超群，写来令人感激。雷横道：“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须要连累了哥哥。”朱仝道：“兄弟，你不知，知县怪你打死了他表子，把这文案都做死了，解到州里，必是要你偿命。我放了你，我须不该死罪。况兼我又无父母挂念，惟孝子能知孝子，笔笔妙绝。○此语雷横能得之于朱仝，而宋江不能得之于一时万世者，则真假之别也。家私尽可赔偿。你顾前程万里，快去。”雷横拜谢了，便从后门小路奔回家里，收拾了细软包裹，引了老母，雷横传毕。**【眉批】**雷横传毕。星夜自投梁山泊入伙去了。徒以有老母在。不在话下。

却说朱仝拿这空枷擗在草里，细。却出来对众小牢子说道：“吃雷横走了，却是怎地好！”众人道：“我们快赶去他家里捉！”朱仝故意延迟了半晌，料着雷横去得远了，却引众人来县里出首。朱仝道：“小人自不小心，路上被雷横走了，在逃无获，情愿甘罪无辞。”雷横为母，朱仝为友，写得一样慷慨。○雷横招承，并无难色，徒以有老母在。朱仝情愿甘罪无辞，徒以吾友有老母在也。两句合来，不过十数字，而其势遂欲与史公《游侠》诸传分席争雄，洵奇事也。知县本爱朱仝，有心将就出脱他；被白玉乔要赴上司陈告朱仝故意脱放雷横，知县只得把朱仝所犯情由申将济州去。朱仝家中自着人去上州里使钱透了，却解朱仝到济州来。当厅审录明白，断了二十脊杖，刺配沧州牢城。朱仝只得带上行枷。两个防送公人领了文案，押送朱仝上路，家间自有人送衣服盘缠，先赍发了两个公人。当下离了郓城县，迤迤望沧州横海郡来，于路无话。

到得沧州，入进城中，投州衙里来，正值知府升厅。两个公人押朱仝同到厅阶下，呈上公文。知府看了，见朱仝一表非俗，貌如重枣，美髯过腹，知府先有八分欢喜，便教：“这个犯人休发下牢城营里，只留在本府听候使唤。”当下除了行枷，便与了回文，两个公人相辞了自回。

只说朱仝自在府中，每日只在厅前伺候呼唤。那沧州府里押番、虞候、门子、承局、节级、牢子都送了些人情；又见朱仝和气，因此上都欢喜他。忽一日，本官知府正在厅上坐堂，朱仝在阶下侍立。知府唤朱仝上厅问道：“你缘何放了雷横？自遭配在这里？”句句写出爱惜。朱仝禀道：“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横，只是一时间不小心，被他走了。”知府道：“你也不必得此重罪？”句句写出爱惜。朱仝道：“被原告人执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以此问得重了。”知府道：“雷横为何打死了那娼妓？”朱仝却把雷横上项的事备细说了一遍。知府道：“你敢见他孝道，为义气上放了他？”句句写出爱惜之至。朱仝道：“小人怎敢欺公罔上？”

正问之间，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小衙内来，方年四岁，生得端严美貌，乃是知府亲子，知府爱惜，如金似玉。甫写完母子恩爱，又接出父子恩爱来，奇文妙笔，是联是断。○母无不爱之子，而老妇爱子尤剧；父亦无不爱之子，而幼子可爱尤甚。雷横老娘，知府衙内，似断却连，似连仍断，作者命意之妙，当于笔墨之外寻之。那小衙内见了朱仝，径走过来便要他抱。要抱是第一段，看他文情渐渐生出来。朱仝只

得抱起小衙内在怀里。那小衙内双手扯住朱全长髯，说道：“我只要这胡子抱！”不要别人抱，只要朱全抱，是第二段。知府道：“孩儿，快放了手！写知府爱惜朱全固也，此却写到知府爱惜朱全美髯。夫云长制囊珍护，茂先不复御被，灵运临刑犹施维摩，此皆自有髯自惜之，而此知府乃独至于惜人之髯，真写出名士风流也。休要啰唆！”小衙内又道：“我只要这胡子抱，和我去耍！”抱了耍耍，是第三段。朱全禀道：“小人抱衙内去府前闲走，耍一回来了来。”知府道：“孩儿既是要你抱，你和他去耍一回来了来。”知府教抱去耍，是第四段。看他文情渐渐生来。

朱全抱了小衙内，出府衙前来，买些细糖果子与他吃；转了一遭，再抱入府里来。知府看见，问衙内道：“孩儿那里去来？”小衙内道：“这胡子和我街上看耍，又买糖和果子请我吃。”知府说道：“你那里得钱买物事与孩儿吃？”句句写出爱惜。朱全禀道：“微表小人孝顺之心，何足挂齿。”知府教取酒来与朱全吃。府里侍婢捧着银瓶果盒筛酒，连与朱全吃了三大赏钟。此一句不重赏酒，单重侍婢，盖此处逗出侍婢，便令后文传送衙内，早晚无禁，皆细心安顿之笔也。知府道：“早晚孩儿要你耍时，你可自行去抱他耍去。”知府教可自抱，是第五段，看他文情渐渐生出来。朱全道：“恩相台旨，怎敢有违。”自此为始，每日来和小衙内上街闲耍。朱全囊篋又有^[15]，只要本官见喜，小衙内面上，尽自赔费。用省笔叙抱耍已惯，是第六段。

时过半月之后，便是七月十五日，盂兰盆大斋之日^[16]，于闲笔点染处，忽然又将雷横大孝一提，盖盂兰盆为报母佛事也。年例各处点放河灯，修设好事。当日天晚，堂里侍婢奶子叫道：前银瓶果盒一行专为此句耳。“朱都头，小衙内今夜要去看河灯。夫人分付，你可抱他去看一看。”朱全道：“小人抱去。”那小衙内穿一领绿纱衫儿，头上角儿拴两条珠子头须^[17]，从里面走出来。写来可爱，便活有小儿在纸上也。朱全托在肩头上，转出府衙门前来，望地藏寺里去看点放河灯。

那时才交初更时分，朱全肩背着小衙内，绕寺看了一遭，却来水陆堂放生池边看放河灯。那小衙内爬在栏杆上，看了笑耍。只见背后有人拽朱全袖子，道：“哥哥，借一步说话。”朱全回头看时，却是雷横，吃了一惊，笔势亦跳脱而出，读之吃惊。【眉批】此段另是一样笔法。便道：“小衙内，且下来坐在这里。我去买糖来与你吃，切不要走动。”小衙内道：“你快来，我要去桥上看河灯。”朱全道：“我便来也。”转身却与雷横说话。

朱仝道：“贤弟因何到此？”雷横扯朱仝到静处，拜道：“自从哥哥救了性命，和老母无处归着，只得上梁山泊投奔了宋公明入伙。小弟说哥哥恩德，宋公明亦甚思想哥哥旧日放他的恩念，晁天王和众头领皆感激不浅，因此特地教吴军师同兄弟前来相探。”朱仝道：“吴先生见在何处？”背后转过吴学究道：“吴用在此。”言罢便拜。笔笔跳脱而出，令人吃惊。朱仝慌忙答礼道：“多时不见，先生一向安乐？”吴学究道：“山寨里众头领多多致意，今番教吴用和雷都头特来相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不答寒暄，直说来意，笔势跳脱，令人吃惊。到此多日了，不敢相见。今夜伺候得着，请仁兄便那尊步，同赴山寨，以满晁、宋二公之意。”更不商量，笔势跳脱之甚。

朱仝听罢，半晌答应不得，便道：**【眉批】**第二段写朱仝不肯落草，是真正不肯点污身体，不比宋江假道学。“先生差矣。看他半晌答应不得下，却矢口喝出“先生差矣”四字，妙绝。这话休题，恐被外人听了不好。雷横兄弟他自他自、我自，明画之极，心直口快，乃有此语，宋江一生亦说不出。犯了该死的罪，我因义气放了他，他出头不得，上山入伙。真正说得做强盗是末等事，口齿明画之极，不是宋江假惺惺语。我自为他配在这里，天可怜见，一年半载，挣扎还乡，复为良民，我却如何肯做这等的事？明画之极，不是宋江语。你二位便可请回，休在此间惹口面不好。”他自我自两段下，便急接“请回”句，写出美髯一片冰心，决决绝绝也。雷横道：“哥哥在此，无非只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非大丈夫男子汉的勾当。不是小弟纠合上山，端的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休得迟延有误。”朱仝道：“兄弟，上一段与吴用说，此一段与雷横说，各妙。你是甚么言语！写得骇笑之极，一似蜂蚕入怀者，妙绝。你不想，句。我为你母老家寒上说出“母老家寒”四字，真正仁人孝子，遂觉豪杰肝胆，都是乱民。放了你去，今日你到来陷我为不义！”斩钉截铁，天地鉴之，不是宋江假惺惺语。吴学究道：“既然都头不肯去时，我们自告退，相辞了去休。”突然而来，瞥然便去，笔笔跳脱。朱仝道：“说我贱名，上复众位头领。”只如此，更无半语周旋，妙绝。一同到桥边。

朱仝回来，不见了小衙内，笔笔跳脱，令人吃惊。叫起苦来，两头没路去寻。雷横扯住朱仝道：“哥哥休寻，笔笔跳脱。多管是我带来的两个伴当，听得哥哥不肯去，因此倒抱了小衙内去了。我们一同去寻。”朱仝道：“兄弟，不是耍处！若这个小衙内有些好歹，知府相公的性命也便休了！”上文雷横娘云：“若这个孩儿有些好歹，老身的性命也便休了。”此忽云：“若这个小衙内有些好歹，知府相公的性命也便休

了。”闲中作一关锁，两传遂与一篇。雷横道：“哥哥，且跟我来。”朱仝帮住雷横、吴用，三个离了地藏寺，径出城外。笔笔跳脱。朱仝心慌，便问道：“你的伴当抱小衙内在那里？”雷横道：“哥哥且走到我下处，包还你小衙内。”朱仝道：“迟了时，恐知府相公见怪。”吴用道：“我那带来的两个伴当是个没分晓的，一定直抱到我们的下处去了。”朱仝道：“你那伴当姓甚名谁？”雷横答道：“我也不认得，只听闻叫做黑旋风。”笔笔跳脱，令人吃惊。朱仝失惊道：“莫不是江州杀人的李逵么？”吴用道：“便是此人。”朱仝跌脚叫苦，慌忙便赶。

离城约走到二十里，只见李逵在前面叫道：“我在这里。”笔笔作奇鬼攫人之势，跳脱之极。朱仝抢近前来问道：“小衙内放在那里？”李逵唱个喏道：“拜揖写一个慌忙，一个作耍，令我失笑。节级哥哥，小衙内有在这里。”只论有无，绝倒。朱仝道：“你好好的抱出来还我！”李逵指着头上道：“小衙内头须儿却在我头上！”笔笔不犹人，跳脱之极。○问衙内，却答头须，忙者忙极，顽者顽极，令我失笑不已。朱仝看了，慌问：“小衙内正在何处？”李逵道：“被我拿些麻药抹在口里，直拖出城来，如今睡在林子里，你自请去看。”朱仝乘着月色明朗，径抢入林子里寻时，只见小衙内倒在地上。朱仝便把手去扶时，只见头劈做两半个，已死在那里。读到此句，失声一叹者，痴也。此自耐庵奇文耳，岂真有此事哉！

当时朱仝心下大怒，奔出林子来，早不见了三个人；笔笔作奇鬼之状。四下里望时，只见黑旋风远远地拍着双斧，叫道：“来！来！来！”笔笔作奇鬼之状。○俗本此处多一句。朱仝性起，奋不顾身，拽扎起布衫，大踏步赶将来。李逵回身便走，笔笔作奇鬼之状。背后朱仝赶来。这李逵却是穿山度岭惯走的人，朱仝如何赶得上，先自喘做一块。李逵却在前面，又叫：“来！来！来！”笔笔作奇鬼弄人之状，跳脱不可言。○俗本此处又增一句。朱仝恨不得一口气吞了他，只是赶他不上。赶来赶去，天色渐明，李逵在前面急赶急走，慢赶慢行，不赶不走。三句写得墨气淋漓，却是极省之笔。看看赶入一个大庄院里去了，竟是奇鬼身分。○读书须要留心，如此篇，但能留心记得美髯所配州名，则此座大庄院便不吃他一惊也。朱仝看了道：“那厮既有下落，我和他干休不得！”

朱仝直赶入庄院内厅前去，见里面两边都插着许多军器。朱仝道：“想必也是个官宦之家。”不止。立住了脚，高声叫道：“庄里有人么？”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人来。鬼没神出，读之又惊又喜。笔墨之

事，遂乃至此。那人是谁？顿一句。正是小旋风柴进。跳脱而出。○此篇另用一样笔法，读之有“野树花争发，春塘水乱流”之势，于全书中为变调也。问道：“兀的是谁？”朱仝见那人趋走如龙，神仪照日，八字妙文，画出王孙，别处移用不得。慌忙施礼答道：“小人是郓城县当牢节级朱仝，犯罪刺配到此。昨晚因和知府的小衙内出来看放河灯，被黑旋风不说出“李逵”二字，对下读之。杀了小衙内。见今走在贵庄，望烦添力捉拿送官。”柴进道：“既是美髯公，且请坐。”朱仝道：“小人不敢拜问官人高姓？”柴进答道：“小可小旋风便是。”亦不说姓柴名进。○不见黑旋风，却见小旋风，无端自成关锁。朱仝道：“久闻柴大官人。”连忙下拜，道：上下句连此五字，乃夹叙也。“不期今日得识尊颜。”柴进说道：“美髯公亦久闻名，且请后堂说话。”

朱仝随着柴进直到里面。朱仝道：“黑旋风那厮妙。如何却敢径入贵庄躲避？”柴进道：“容复：小可小旋风妙。○文情只如小鸟斗口，一接一妙。专爱结识江湖上好汉。为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近间有个爱友，和足下亦是旧友，目今见在梁山泊做头领，名唤及时雨宋公明，写一封密书，令吴学究、雷横、黑旋风俱在敝庄安歇，礼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因见足下推阻不从，故意教李逵杀害了小衙内，先绝了足下归路，竟说明，奇绝。○此回都不用婉语。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吴先生、句。雷兄，句。如何不出来陪话？”此篇真另是一样机杼。笔笔不犹人。

只见吴用、雷横从侧首阁子里出来，写得真有鬼神出没之状。望着朱仝便拜，便拜妙。说道：“兄长，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哥哥将令分付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晓。”朱仝道：“是则是你们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个！”柴进一力相劝。朱仝道：“我去则去，只教我见黑旋风面罢。”柴进道：“李大哥，你快出来陪话。”李逵也从侧首出来，奇妙之极。唱个大喏。却不拜，只唱喏，又妙。朱仝见了，心头一把无明业火高三千丈，按纳不下，起身抢近前来，要和李逵性命相搏。柴进、雷横、吴用三个苦死劝住。朱仝道：“若要我上山时，依得我一件事，我便去！”奇。吴用道：“休说一件事，遮莫几十件也都依你。愿闻那一件事。”不争朱仝说出这件事来，有分教：

大闹高唐州，惹动梁山泊。

直教：

招贤国戚遭刑法，
好客皇亲丧土坑。

毕竟朱全说出甚么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1] 书画卯酉：即上下班。卯时签到，酉时签退。

[2] 打趯（xué）：打转。走江湖，跑码头。

[3] 品调：各种曲调。

[4] 打散：宋元时，每场杂剧演完，会附加一段表演，作为整个演出的结束，称“打散”。亦泛指曲艺歌舞。

[5] 界方：镇书纸的文具。一般为木制，也有用玉石、象牙、水晶等为材料的。

[6] 格范：规范，榜样。

[7] 务头：戏曲、说唱艺术术语，解说不一。或指曲中最紧要或最精彩、动听之句，或指曲中平、上、去三声联串之处。

[8] 按喝：行院内人插话，让喝采声停下来。

[9] 标首：即标手钱。领头出的赏钱。

[10] 三家村：偏僻的小乡村。

[11] 行说：犹游说。

[12] 絀（bēng）扒：剥去衣服捆绑起来。

[13] 相官：在命案现场监理查伤验尸之事的官员。

[14] 水火：大小便的隐语。

[15] 囊篋（qiè）：袋子与箱子。借指财产。

[16] 盂兰盆大斋之日：即在盂兰节所举行的法会。古代习俗于农历七月十五日举行盂兰盆会，超度亡灵，称“盂兰节”。盂兰盆，意为救倒悬。旧传目连听从佛祖之言，于农历七月十五日置百味五果，供养三宝，以解救其亡母于饿鬼道中所受倒悬之苦。

[17] 头须：扎在发髻上类似穗子的装饰品。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赐 柴进失陷高唐州

此是柴进失陷本传也。然篇首朱仝欲杀李逵一段，读者悉误认为前回之尾，而不知此已与前了不相涉，只是偶借热铛，趁作煎饼，顺风吹花，用力至便者也。吾尝言读书者切勿为作书者所瞒。如此一段文字，瞒过世人不为不久；今日忍俊不禁，就此一处道破，当于处处思过半矣，不得以其稗官也而忽之也！

柴皇城妻写作继室者，所以深明柴大官人之不得不亲往也。以偌大家私之人，而既已无儿无女，乃其妻又是继室，以此而遭人亡家破之日，其分崩决裂可胜道哉！继室则年尚少，年尚少而智略不足以御强侮，一也。继室则来未久，来未久而恩威不足以压众心，二也。继室则其志未定，志未定而外有继嗣未立，内有帷箔可忧，三也，四也。然则柴大官人即使蚤知祸患，而欲敛足不往，亦不可得也。

嗟乎！吾观高廉倚仗哥哥高俅势要，在地方无所不为，殷直阁又倚仗姐夫高廉势要，在地方无所不为，而不禁愀然出涕也。曰：岂不甚哉！夫高俅势要，则岂独一高廉倚仗之而已乎？如高廉者仅其一也。若高俅之势要，其倚仗之以无所不为者，方且百高廉正未已也。乃是百高廉，又当莫不各有殷直阁其人；而每一高廉，岂仅仅于一殷直阁而已乎？如殷直阁者，又其一也。若高廉之势要，其倚仗之以无所不为者，又将百殷直阁正未已也。夫一高俅，乃有百高廉；而一一高廉，各有百殷直阁，然则少亦不下千殷直阁矣！是千殷直阁也者，每一人又各自养其狐群狗党二三百人，然则普天之下，其又复有宁宇乎哉！呜呼！如是者，其初高俅不知也，既而高俅必当知之。夫知之而能痛与戢之，亦可以不至于高俅也；知之而反若纵之甚者，此高俅之所以为高俅也。

此书极写宋江权诈，可谓处处敲骨而剔髓矣，其尤妙绝者。如此篇铁牛不肯为髯〔公〕陪话处，写宋江登时捏撮一片好话，逐句断续，逐句转变，风云在口，鬼蜮生心，不亦怪乎！夫以才如耐庵，即何难为江拟作一段联贯通畅之语，而必故为如是云云者，凡所以深著宋江之穷凶极恶，乃至敢于欺纯是赤子之李逵，为稗史之梃机也。

写宋江入伙后，每有大事下山，宋江必劝晁盖：“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如祝家庄、高唐州，莫不皆然。此作者特表宋江之凶恶，能以权术软禁晁盖，而后乃得惟其所欲为也。何也？盖晁盖去，则功归晁盖；晁盖不去，则功归宋江，一也。晁盖去，则宋江为副，众人悉听晁盖之令；晁盖不去，则宋江为帅，众人悉听宋江之令，二也。夫出则其位至尊，入则其功至高，位尊而功高，咄咄乎取第一座有馀矣！此宋江之所以必软禁晁盖，而作者深著其穷凶极恶，为稗史之樗枘也。

劫寨乃兵家一试之事也。用兵而至于必劫寨，甚至一劫不中而又再劫，此皆小儿女投掷之戏耳。而今耐庵偏若不得不出于此者，盖为欲破高廉，斯不得不远取公孙；远取公孙，斯不得不按住高廉。意在杨林之一箭，斯不得不用学究之料劫也。

此篇本叙柴进失陷，然至柴进既陷，而又必盛张高廉之神师者，非为难于搭救柴进，正以便于收转公孙。所谓墨酣笔疾，其文便连珠而下，梯接而上，正不知亏公孙救柴进，亏柴进归公孙也。读书者切勿为作书者所瞒，此又其一矣。

玄女而真有天书者，宜无不可破之神师也。玄女之天书而不能破神师者，耐庵亦可不及天书者也。今偏要向此等处提出天书，而天书又曾不足以奈何高廉，然则宋江之所谓玄女可知，而天书可知矣。前曰：“终日看习天书。”此又曰：“用心记了咒语。”岂有终日看习而今始记咒语者？明乎前之看习是诈，而今之记咒又诈也。前曰：“可与天机星同观。”此忽曰：“军师放心，我自有法。”岂有终日两人看习，而今吴用尽忘者？明乎前之未尝同观，而今之并非独记也。著宋江之恶至于如此，真出篝火狐鸣下倍蓰矣。

话说当下朱仝对众人说道：**【眉批】**看他过接法。“若要我上山时，你只杀了黑旋风，与我出了这口气，我便罢！”奇谈骇事。○文章妙处，全在脱卸。脱卸之法，千变万化，而总以使人读之，如神鬼搬运，全无踪迹，为绝技也。只如上回已赚得朱仝，则其文已毕，入此回，正是失陷柴进之正传。今看他不更别起事端，而便留李逵做一关楬，却又更借朱仝怨气顺手带下，遂令读者深叹美髯之忠，而竟不知耐庵之巧。真乃文坛中拔赵帜，立赤帜之材也。○每见读此文者，误认尚是前回馀文。小说之不能读，而欲读天下奇书，其谁欺？欺小衙内乎？李逵听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鸟！晁、宋二位哥哥将令，干我屁事！”将令与屁合作一句，李大哥妙人，有此妙语。朱仝怒发，又要和李逵厮并。三个又劝住了。朱仝道：“若有黑旋风时，我死也不上山去！”奇谈骇事。○总之是耐庵立意要脱卸到下文，非美髯立意要死并李逵也。柴进道：“恁地也却容易，我自有个道理，只留下李大哥在我这里便了。

看他文章过接奇绝处，如星移电掣，瞥然便去，不令他人留目。你们三个自上山去，以满晁、宋二公之意。”朱全道：“如今做下这件事了，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郛城县追捉，拿我家小，如之奈何！”吴学究道：“足下放心。此时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宝眷在山上了。”朱全方才有些放心。柴进置酒相待，就当日送行。三个临晚辞了柴大官人便行。柴进叫庄客备三骑马，送出关外。临别时，吴用又分付李逵道：“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庄上住几时，切不可胡乱惹事累人。每于事前先逗一线，如游丝惹花，将迎复脱，妙不可言。待半年三个月，等他性定，却来取你还山。此一句极似承上文吃紧语，然却是假笔。多管也来请柴大官人入伙。”此一句极似无来历突然语，然却是正笔。○只此二笔，要分正反，洵知文之难作，与文之难读也。三个自上马去了。

不说柴进和李逵回庄。且只说朱全随吴用、雷横来梁山泊入伙，行了一程，出离沧州地界，庄客自骑了马回去。三个取路投梁山泊来，于路无话。早到朱贵酒店里，先使人上山寨报知。晁盖、宋江引了大小头目，打鼓吹笛，直到金沙滩迎接。一行人都相见了，各人乘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马，都到聚义厅上叙说旧话。朱全道：“小弟今蒙呼唤到山，沧州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郛城县捉我老小，如之奈何？”宋江大笑道：“我教长兄放心，尊嫂并令郎已取到这里多日了。”朱全便问道：“见在何处？”宋江道：“奉养在家父太公歇处，兄长，请自己去问慰便了。”朱全大喜。宋江着人引朱全直到宋太公歇所，见了一家老小并一应细软行李。妻子说道：“近日有人赍书来说你已在山寨入伙了，因此收拾，星夜到此。”朱全出来拜谢了众人。宋江便请朱全、雷横山顶下寨。陡然将朱、雷一结，令两龙齐来入穴，看他何等笔力。○闲中忽大书“宋江便请”四字，见宋江之无晁盖也；又大书“山顶下寨”四字，见宋江之多树援也。一笔一削，遂拟春秋，岂意稗官，有此奇事！【眉批】不但结朱全，并结雷横，谓之两头一结法。一面且做筵席，连日庆贺新头领。不在话下。毕。

却说沧州知府至晚不见朱全抱小衙内回来，差人四散去寻了半夜。次日，有人见杀死在林子里，报与知府知道。府尹听了大惊，亲自到林子里看了，痛哭不已，备办棺木烧化。次日升厅，便行开公文，诸处缉捕，捉拿朱全正身。郛城县已自申报朱全妻子挈家在逃，不知去向。行开各州县，出给赏钱捕获。笔墨周致，又补郛城县事。不在话下。毕。

只说李逵在柴进庄上住了一个来月，闲杀铁牛。忽一日，轻轻三字，生出后回无数大文字。见一个人赍一封书火急奔庄上来。柴大官人

却好迎着，接书看了，大惊道：“既是如此，我只得去走一遭！”李逵便问道：须知急插入真是妙笔，不得但赞描画李逵如活而已。“大官人，有甚紧事？”柴进道：“我有个叔叔柴皇城，见在高唐州居住，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锡那厮来要占花园，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早晚性命不保。必有遗嘱的言语分付，特来唤我。想叔叔无儿无女，注出必须亲往之故。必须亲身去走一遭。”李逵道：“既是大官人去时，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如何？”以事论之，谓是旁文；以文论之，却是正事。须看耐庵妙笔，莫只看李逵妙人也。柴进道：“大哥肯去时，就同走一遭。”柴进即便收拾行李，选了十数匹好马，带了几个庄客。次日五更起来，柴进、李逵并人都上了马，离了庄院，望高唐州来。

不一日，来到高唐州，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马，留李逵和从人在外面厅房内。柴进自径入卧房里来看视叔叔，坐在榻前，放声恸哭。皇城的继室既已无儿无女矣，乃其妻又是继室，皆所以深明柴进之必亲往也。出来劝柴进道：“大官人鞍马风尘不易，初到此间，且休烦恼。”家破人亡之时，只有妇人哭、男子劝之理，岂有男子哭、妇人反劝之理哉？分明写出皇城家中，又无痛痒，又无缓急，此继室之所以为继室，而柴进之不得不亲往也。○“只继室”二字，直从意匠惨淡处经营出来，作文岂是易事，而读文又乌得不难也！柴进施礼罢，便问事情，继室答道：“此间新任知府高廉，兼管本州兵马，便伏交战诸文，设无此一语，下直取而杀之可也。是东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倚仗他哥哥势要，在这里无所不为。一部书并不正写高俅一笔，而高俅之恶贯，于斯盈矣。无所不为者，一辞不足以尽之之谓也。带将一个妻舅殷天锡来，人尽称他做殷直阁。那厮年纪却小，又倚仗他姐夫的势要，又在这里无所不为。高俅无所不为，犹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无所不为，胡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无所不为，不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亲戚，又复无所不为，胡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亲戚，又复无所不为，不可限也；高俅伯叔兄弟之亲戚，又当各有其狐狗奔走之徒，又当各各无所不为，胡可限也！嗟乎！天下者，朝廷之天下也；百姓者，朝廷之赤子也。今也纵不可限之虎狼，张不可限之馋吻，夺不可限之几肉，填不可限之谿壑，而欲民之不畔，国之不亡，胡可得也。有那等献勤的卖科⁴，对他说我家宅后有个花园，水亭盖造得好，前书高俅之伯叔兄弟夺人妻女；此书高俅伯叔兄弟之妻舅夺人田宅。盖高俅之党愈多，而高俅之势愈赫矣。前书高俅因伯叔兄弟夺人妻女，而欲诬诛林冲；此书高俅因伯叔兄弟之妻舅夺人田宅，而至祸连甲兵。盖高俅之势愈赫，而高俅之恶愈盈矣。那厮带将许多奸诈不及的三二十人，径入家里，来宅子后看了，写得赫赫。便要发遣我们出去，他要来住。写得赫

赫。皇城对他说道：“我家是金枝玉叶，有先朝丹书铁券在门，诸人不许欺侮。你如何敢夺占我的住宅？赶我老小那里去？”那厮不容所言，定要我们出屋。皇城去扯他，反被这厮推抢殴打；因此受这口气，一卧不起，饮食不吃，服药无效，眼见得上天远，入地近！今日得大官人来家做个主张，便有些山高水低，也更不忧。”柴进答道：“尊婶放心，只顾请好医士调治叔叔。但有门户^[2]，小侄自使人回沧州家里去取丹书铁券来，和他理会。先顿一句在此者，非表丹书铁券之即来，正表丹书铁券之未来也。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此四字是叠一句法，本言便告到官府也不怕他，却于官府二字下，叠出“今上御前”四字，以表丹书铁券之老大足恃，而不谓后文之殊不然也。也不怕他。”继室道：“皇城干事全不济事，还是大官人理论是得。”

柴进看视了叔叔一回，却出来和李逵并带来人从说知备细。李逵听了，跳将起来，说道：“这厮好无道理！忽然提出“道理”二字，令奸臣一吓。我有大斧在这里！教他吃我几斧，却再商量！”柴进道：“李大哥，你且息怒。没来由和他粗卤做甚么？他虽是倚势欺人，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这里指高廉也。和他理论不得，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指道君也。必道君皇帝方大似他，然则他之为他，其大何如哉！○只知这里之有高廉，而不知大似他的身边之有高俅，何哉？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李逵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快论确论。我只是前打后商量！五字是李大哥生平，亦是一大篇题目，不得作一句闲话读也。那厮若还去告状，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亦是下文一大篇题目，不是口头顺便快语而已。柴进笑道：“可知朱全要和你厮并，见面不得！本为要留李逵生出事来，故上文写作朱全怒发耳。今偏倒掬此笔，以自掩其笔墨之迹，耐庵每每如此。这里是禁城之内，如何比得你山寨里横行？”李逵道：“禁城便怎地？江州无为军，偏我不曾杀人！”妙人妙语，全是妩媚，毫无粗卤，令我读之解颐。柴进道：“等我看了头势，用着大哥时，那时相央。无事只在房里请坐。”又于柴进口中特作按压之语，以见下文突如其来，非柴进之所料也。

正说之间，里面侍妾慌忙来请大官人看视皇城。柴进入到里面卧榻前，只见皇城阁着两眼泪^[3]，对柴进说道：“贤侄志气轩昂，不辱祖宗。我今日被殷天锡毆死，你可看骨肉之面，亲赍书往京师拦驾告状，与我报仇。九泉之下也感贤侄亲意！保重，保重，再不多嘱！”言罢，便放了命。柴进痛哭了一场。继室恐怕昏晕，不惟不哭，反劝人勿哭，极写继室二字。劝住柴进道：“大官人烦恼有日，只四字，写尽新死人家相劝人语。且请商量后事。”柴进道：“誓书在我家里，不曾带得来，星夜

教人去取，须用将往东京告状。叔叔尊灵，且安排棺槨盛殓，成了孝服，却再商量。”柴进教依官制，备办内棺外槨，依礼铺设灵位。一门穿了重孝，大小举哀。李逵在外面听得堂里哭泣，自己磨拳擦掌价气，妙人，写得如画。问从人，都不肯说。一发可恼。宅里请僧修设好事功果。

至第三日，只见这殷天锡骑着一匹撞行的马，撞行妙。将引闲汉三二十人，手执弹弓、川弩，吹筒、气球、拈竿^[4]、乐器，城外游玩了一遭，带五七分酒，佯醉假颠，径来到柴皇城宅前，勒住马，叫里面管家的人出来说话。描写如画，正与高衙内一样脚色。柴进听得说，挂着一身孝服，慌忙出来答应。那殷天锡在马上问道：“你是他家甚么人？”柴进答道：“小可是柴皇城亲侄柴进。”殷天锡道：“我前日分付道，教他家搬出屋去，如何不依我言语？”柴进道：“便是叔叔卧病，不敢移动。夜来已自身故，待断七了搬出去。”殷天锡道：“放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这厮枷号起，先吃我一百讯棍！”柴进道：“直阁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着先朝丹书铁券，谁敢不敬？”殷天锡喝道：“你将出来我看！”好。柴进道：“见在沧州家里，已使人去取来。”殷天锡大怒道：“这厮正是胡说！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又好。左右，与我打这厮！”

众人却待动手。原来黑旋风李逵在门缝里张看，全是妩媚，毫无粗卤，妙人。听得喝打柴进，便拽开房门，大吼一声，直抢到马边，早把殷天锡揪下马来，一拳打翻。何等快便，何等条直，拦驾告状，何为也哉！那二三十人却待抢他，写得好。被李逵手起，早打倒五六个，一哄都走了。却再拿殷天锡提起来，拳头、脚尖一发上。柴进那里劝得住？看那殷天锡时，早已打死在地。只是一顿打，却作两截写。○快活。柴进只叫得苦，便教李逵且去后堂商议。柴进道：“眼见得便有人到这里，你安身不得了。官司我自支吾，你快走回梁山泊去。”李逵道：“我便走了，须连累你。”至性人语。○纯是一团道理在胸中，方说得此八个字来。怪不得他骂人无道理也。○必如此人，方能与人同生同死，他人只是闲时好听语耳。柴进道：“我自有誓书铁券护身，你便去是。事不宜迟！”李逵取了双斧，带了盘缠，出后门，自投梁山泊去了。

不多时，只见二百余人各执刀杖枪棒，围住柴皇城家。柴进见来捉人，便出来说道：“我同你们府里分诉去。”众人先缚了柴进，便入家里搜捉行凶黑大汉，不见，只把柴进绑到州衙内，当厅跪下。知府高廉听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锡，正在厅上咬牙切齿忿恨，只待拿人来，早把

柴进驱翻在厅前阶下。高廉喝道：“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锡？”柴进告道：“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孙，家门有先朝太祖誓书铁券，见在沧州居住。为是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看视。不幸身故，见今停丧在家。殷直阁将带三二十人到家，定要赶逐出屋，不容柴进分说，喝令众人殴打，被庄客李大救护，一时行凶打死。”高廉喝道：“李大见在那里？”柴进道：“心慌逃走了。”

高廉道：“他是个庄客，不得你的言语，如何敢打死人？你又故纵他逃走了，却来瞒昧官府！你这厮，不打如何肯招？牢子！下手加力与我打这厮！”柴进叫道：“庄客李大救主，误打死人，非干我事！放着先朝太祖誓书，如何便下刑法打我？”高廉道：“誓书有在那里？”好。柴进道：“已使人回沧州去取来了。”高廉大怒，喝道：“这厮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腕头加力，好生痛打！”众人下手，把柴进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只得招做“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殷天锡”，取那二十五斤死囚枷钉了，发下牢里监收。殷天锡尸首简验了，自把棺木殡葬。不在话下。这殷夫人要与兄弟报仇，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监禁下人口，封占了房屋园院。柴进自在牢中受苦。

却说李逵连夜回梁山泊，到得寨里，来见众头领。朱仝一见李逵，怒从心起，掣条朴刀，径奔李逵，须知此只是周旋前文，盖既已一时借作波折，便不得不与之收拾完缴。所谓情生文，文又生情，了不得已也。黑旋风拔出双斧，便斗朱仝。胸中自有一场大祸，且未及说，而见人要厮杀，便且与之厮杀，妙人之妙如此。【眉批】此是馀文，不入朱仝传，亦不作李逵传。晁盖、宋江并众头领一齐向前劝住。宋江与朱仝陪话道：“前者杀了小衙内，不干李逵之事，却是军师吴学究因请兄长不肯上山，一时定的计策。今日既到山寨，便休记心，只顾同心协助，共兴大义，休教外人耻笑。”便叫李逵：“兄弟，与美髯（公）陪话。”李逵睁着怪眼，叫将起来，有时要他死亦肯，有时要他陪话亦不肯，真是第一妙人。说道：“他直恁般做得起！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气力！自是李逵心口如一语。他又不曾有半点之功，却怎地倒教我陪话！”宋江道：“兄弟，却是你杀了小衙内，此语与下语不连。虽是军师严令，此语与下语又不连。论齿序，他也是你哥哥。此语与下语又不连。且看我面，与他伏个礼，看他句句不连。我却自拜你便了。”湾湾曲曲，一句一换，直换到此句，不得不令李逵心肯，写尽宋江权术，当面转变而出。○耐庵何难为宋江作一片理直气畅语，足使李逵心服，而必故为如此屈曲断续之辞，此盖所以深明宋江之权术，乃至忍于欺天性一直之李逵，而又敢于李逵面前，明明变换以欺之，所谓深恶痛绝之笔

也。李逵吃宋江央及不过，便道：“我不是怕你，为是哥哥逼我，没奈何了，与你陪话！”一“逼”字，“没奈何了”四字，写李逵服宋江，毕竟不是心服，妙笔。李逵吃宋江逼住了，只得撇了双斧，拜了朱仝两拜。朱仝方才消了这口气。毕。山寨里晁头领且教安排筵席，与他两个和解。补写晁盖，正是反剔宋江。

李逵说起：方才说起，虽文势不得不然，亦活写李逵天趣。“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亲叔叔柴皇城病症，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锡要夺屋宇花园，殴打柴进，吃我打死了殷天锡那厮。”宋江听罢，失惊道：“你自走了，须连累柴大官人吃官司！”吴学究道：“兄长休惊。等戴宗回山，便有分晓。”未审虚实，轻动大军，既不可；差人往探，稽延时日，又不可。忽然斜插一句，有意无意，便似恰好凑着者，巧心妙笔，独我能知之耳。李逵问道：“戴宗哥哥那里去了？”吴用道：“我怕你在柴大官人庄上惹事不好，特地教他来唤你回山。他到那里不见你时，必去高唐州寻你。”反作一注注开去，以自掩其笔墨之迹，妙绝。○每每有一段事，前文不能及，因向后文补叙出者，此自是补叙之一例。今此文乃是前文实实本无，而一时不得不出此一法，以自叙其两难之笔，谓之随手撮出例，并非补叙之一例也。

说言未绝，只见小较来报：“戴院长回来了。”看他何等迅疾。○看此句始悟上文之能。宋江便去迎接，到了堂上坐下，便问柴大官人一事。戴宗答道：“去到柴大官人庄上，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径奔那里去打听，只见满城人传说：‘殷天锡因争柴皇城庄屋，被一个黑大汉打死了。’见今负累了柴大官人陷于縲绁，下在牢里。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尽都抄扎了⁴。柴大官人性命早晚不保！”晁盖道：“这个黑厮又做出来了，但到处便惹口面！”李逵道：“柴皇城被他打伤，呕气死了，又来占他房屋，又喝教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妙人妙语，正以不可解为奇，并不知活佛又是甚东西也。

晁盖道：“柴大官人自来与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难，如何不下山去救他？我亲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便轻动？写宋江自到山寨，便软禁晁盖，不许转动，而又每以好语遮饰之，权诈可畏如画。小可和柴大官人旧来有恩，情愿替哥哥下山。”吴学究道：“高唐州城池虽小，人物稠穰，军广粮多，不可轻敌。烦请林冲、第一员便点林冲，陡然提出五岳楼下故事。花荣、秦明、李俊、吕方、郭盛、孙立、欧鹏、杨林、邓飞、马麟、白胜十二个头领，部引马步军兵五千作前队先锋；中军主帅宋公明、吴用并朱仝、雷横、戴宗、李

逵、张横、张顺、杨雄、石秀十个头领，部引马步军兵三千策应。”共该二十二位头领，辞了晁盖等众人，离了山寨，望高唐州进发。

梁山泊前军到得高唐州地界，早有军卒报知高廉。高廉听了，冷笑道：“你这伙草贼在梁山泊窝藏，我兀自要来剿捕你，今日你倒来就缚，此是天教我成功，左右快传下号令，整点军马出城迎敌，着那众百姓上城守护。”这高知府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一声号令下去，那帐前都统、监军、统领、统制、提辖军职一应官员，各各部领军马；就教场里点视已罢，诸将便摆布出城迎敌。高廉手下有三百梯己军士，号为“飞天神兵”，轻轻添出四字，便就柴进传中收出公孙胜来，可谓文心梯接而上，不得认真谓当时真有其人也。【眉批】看他趁势过接。一个个都是山东、河北、江西、湖南、两淮、两浙选来的精壮好汉。知府高廉亲自引了，披甲背剑，便奇。上马出到城外，把部下军官周回排成阵势，却将三百神兵列在中军，摇旗呐喊，擂鼓鸣金，只等敌军来到。

却说林冲、花荣、秦明总出三人。引领五千人马到来，两军相迎，旗鼓相望；各把强弓硬弩射住阵脚。两军中吹动画角，发起擂鼓，花荣、秦明别出二人。○上总出三人，此又别出二人，便单单让出林冲一个头来，为五岳楼下、白虎堂前、山神庙里无数大书，一齐吐气也。○作书须学此等笔法。带同十个头领都到阵前，把马勒住。头领林冲，横丈八蛇矛，跃马出阵，自岳楼下忍此一口气，节堂前再忍一口气，草场外再忍一口气，乃至水泊里再忍一口气，直到此一处，方乃一齐发作，快文亦快事也。厉声高叫：“姓高的贼，快快出来！”姓高的贼所包甚广，俗本讹。高廉把马一纵，引着三十余个军官，都出到门旗下，勒住马，指着林冲骂道：“你这伙不知死的叛贼！怎敢直犯俺的城池！”林冲喝道：“你这个害民强盗！骂高廉只此一句，下自痛骂高俅，妙绝。我早晚杀到京师，把你那厮欺君贼臣高俅碎尸万段，方是愿足！”对高廉骂高俅，各人心中自有怨毒，妙绝。○柴进传中忽为林冲传作结，真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垒块矣。○此等意思，又确是林武师，宋江不尔，武松不尔，鲁达不尔，李逵不尔，石秀近之矣，而犹不尔。

高廉大怒，回头问道：“谁人出马先捉此贼去？”军官队里转出一个统制官，姓于，名直，拍马抡刀，竟出阵前。林冲见了，径奔于直。两个战不到五合，于直被林冲心窝里一蛇矛刺着，翻筋斗擗下马去。小喜作折。高廉见了大惊：“再有谁人出马报仇？”军官队里又转出一个统制官，姓温，双名文宝，使一条长枪，骑一匹黄骠马，銮铃响，珂佩鸣，早出到阵前，四只马蹄荡起征尘，直奔林冲。秦明见了，大叫：“哥哥

稍歇，看我立斩此贼！”林冲勒住马，收了点钢矛，让秦明战温文宝。两个约斗十合之上，秦明放个门户，让他枪搦进来，手起棍落，把温文宝削去半个天灵盖，死于马下，那马跑回本阵去了。小喜作折。两阵军相对齐呐声喊。

高廉见连折二将，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宝剑来，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八字，耐庵撰之于前，诸小说家用之于后，至今日已成烂熟旧语，乃读之便似活画出一位法官。字字有身分，有威势，有声响，有棱角，始信前人描画之工也。只见高廉队中卷起一道黑气。那道气散至半空里，飞沙走石，撼地摇天，刮起怪风，径扫过对阵来。林冲、秦明、花荣等众将对面不能相顾，惊得那坐下马乱撞咆哮，众人回身便走。高廉把剑一挥，指点那三百神兵从阵里杀将出来。背后官军协助，一掩过来，赶得林冲等军马星落云散，七断八续；呼兄唤弟，觅子寻爷；五千军兵，折了一千余人，直退回五十里下寨。先将两番小喜作一波折，然后转出一番大败来，看他处处不作直笔。高廉见人马退去，也收了本部军兵，入高唐州城里安下。

却说宋江中军人马到来，林冲等接着，具说前事。宋江、吴用听了大惊。与军师道：“是何神术，如此利害？”吴学究道：“想是妖法。若能回风返火，便可破敌。”宋江听罢，打开天书看时，第三卷上有“回风返火破阵”之法。忽然又作一折。宋江大喜，用心记了咒语并秘诀，整点人马，五更造饭吃了，摇旗擂鼓，杀进城下来。

有人报入城中，高廉再点了得胜人马并三百神兵，开放城门，布下吊桥，出来摆成阵势。宋江带剑纵马出阵前，望见高廉军中一簇皂旗。如画。吴学究道：“那阵内皂旗便是使‘神师计’的军兵。但恐又使此法，如何迎敌？”宋江道：“军师放心，我自有破阵之法。诸军众将勿得惊疑，只顾向前杀去。”高廉分付大小将较：“不要与他强敌挑斗。但见牌响，一齐并力擒获宋江，我自有重赏。”两军喊声起处，高廉马鞍轿上挂着那面聚兽铜牌，上有龙章凤篆，先插在前。手里拿着宝剑，出到阵前。宋江指着高廉骂道：“昨夜我不曾到，兄弟们误折了一阵。今日我必要把你诛尽杀绝！”高廉喝道：“你这伙反贼，快早早下马受缚，省得我腥手污脚！”言罢，把剑一挥，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黑气起处，早卷起怪风来。宋江不等那风到，口中也念念有词，左手捏诀，右手把剑一指，喝声道：“疾！”那阵风不望宋江阵里来，倒望高廉神兵队里去了。小喜作折。宋江却待招呼人马，杀将过去。高廉见回了风，急取铜牌，把剑敲动，向那神兵队里卷一阵黄沙，就中军走出一群怪兽

毒虫，直冲过来。又是一番大败，却于其前亦先作一波折。宋江阵里众多人马惊呆了。宋江撇了剑，拨回马先走，可知天书非玄女所授。众头领簇捧着尽都逃命。大小军较你我不能相顾，夺路而走。高廉在后面把剑一挥，神兵在前，官军在后，一齐掩杀将来。宋江人马大败亏输。高廉赶杀二十馀里，鸣金收军，城中去了。

宋江来到土坡下，收住人马，扎下寨栅。虽是损折了些军卒，却喜众头领都有。特特注明。屯住军马，便与军师吴用商议道：“今番打高唐州连折了两阵，无计可破神兵，如之奈何？”【眉批】此一段是为后回作地法。吴学究道：“若是这厮会使‘神师计’，他必然今夜要来劫寨，须知此非学究妙算，正是耐庵妙笔。○详见下批。可先用计堤备。此处只可屯扎些少军马，我等去旧寨内驻扎。”宋江传令：只留下杨林、白胜看寨，杨林、白胜于众中为下材，然却不可使之无所树立，故每于此等事便调遣之，耐庵真有宰相之才。其余人马退去旧寨内将息。

且说杨林、白胜引人离寨半里草坡内埋伏。等到一更时分，只见风雷大作。杨林、白胜同三百馀人在草里看时，只见高廉步走，引领三百神兵，吹风唢哨，杀入寨里来；见是空寨，回身便走。杨林、白胜呐喊，高廉只怕中了计，四散便走，三百神兵各自奔逃。杨林、白胜乱放弩箭，只顾射去，一箭正中高廉左肩。妙绝。○上文吴用只合云：那厮会使神师计，必须请将公孙胜来方可。却忽然又算两军并杀方急，若必须请将公孙胜来，则又将如何按住高廉一面耶？左思右想，陡然算到不如射他一箭。然日里方夺路逃命之际，情势必所不及，故又左思右想，算出预备劫寨一番。此皆良工心苦，独我能知之也。○后文又劫寨者，盖言高廉惯要劫寨，以遮掩此文笔墨之迹，切勿为古人所瞒，则称善读书人矣。众军四散，冒雨赶杀，高廉引领了神兵去得远了。杨林、白胜人少，不敢深入。只要一箭足矣，不用深入也。少刻，雨过云收，复见一天星斗。月光之下，草坡前撠翻射倒拿得神兵二十馀人，如画。解赴宋公明寨内，具说雷雨风云之事。

宋江、吴用见说，大惊道：“此间只隔得五里远近，却又无雨无风！”众人议道：“正是妖法。只在本处，离地只有三四十丈，云雨气味是左近水泊中掇将来的。”便写得一似真有此事。杨林说：“高廉也自披发仗剑，杀入寨中。身上中了我一弩箭，回城中去了。为是人少，不敢去追。”宋江分赏杨林、白胜；把拿来的中伤神兵斩了；分拨众头领，下了七八个小寨，围绕大寨，堤备再来劫寨；岂有再来劫寨之理，正是耐庵自掩之笔也。○后文偏又当真再来劫寨，则耐庵弄奇犯险，每以此

等笔法为能事也。一面使人回山寨取军马协助。于高廉中箭后传出二令，一备再劫，一取救兵，皆故意避开取公孙胜一句，以自掩其笔墨之迹，妙绝。

且说高廉自中了箭，回到城中养病，令军士：“守护城池，晓夜堤备，且休与他厮杀。待我箭（养）〔疮〕平复起来，捉宋江未迟。”劫寨一段文字，乃正为此句耳，须知之。

却说宋江见折了人马，心中忧闷，和军师吴用商量道：“只这个高廉尚且破不得，倘或别添他处军马，并力来助，如之奈何？”吴学究道：“我想要破高廉妖法，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若不去请这个人来，柴大官人性命也是难救，高唐州城子永不能得。”正是：

要除起雾兴云法，
须请通天彻地人。

毕竟吴学究说这个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1] 卖科：奉承，讨好。

[2] 门户：此指官司。

[3] 阁：含着，不使流下。

[4] 拈竿：即黏竿。粘鸟的捕鸟竿。

[5] 抄扎：查抄没收。

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此篇纯以科诨成文，是传中另又一样笔墨。然在读者，则必须略其科诨，而观其意思。何则？盖科诨，文章之恶道也。此传之间一为之者，非其未能免俗而聊复尔尔，亦其意思真有甚异于人者也。何也？盖传中既有公孙，自不得不又有高廉。夫特生高廉以衬出公孙也，乃今不向此时盛显其法术，不且虚此一番周折乎哉！然而盛显法术，固甚难矣。不张皇高廉，斯无以张皇公孙也；顾张皇高廉以张皇公孙，而斯两人者，争奇斗异，至于牛蛇神鬼，且将无所不有，斯则与彼《西游》诸书又何以异？此耐庵先生所义不为也。吾闻文章之家，固有所谓避实取虚之法矣。今兹略于破高廉，而详于取公孙，意者其用此法与？然业已略于高廉，而详于公孙，则何不并略公孙，而特详于公孙之师？盖所谓避实取虚之法，至是乃为极尽其变，而李大哥特以妙人见借，助成局段者也。是故凡李大哥插科打诨，皆所以衬出真人；衬出真人，正所以衬出公孙也。若不知作者意思如此，而徒李大哥科诨之是求，此真东坡所谓“士俗不可医”，吾（末）〔未〕如之何也。

此篇又处处用对锁作章法，乃至一字不换，皆惟恐读者堕落科诨一道去故也。

此篇如拍桌溅面一段，不省说甚一段，皆作者呕心失血而得，不得草草读过。

话说当下吴学究对宋公明说道：“要破此法，只除非快教人去蓟州寻取公孙胜来，便可破得高廉。”宋江道：“前番戴宗去了几时，全然打听不着，却那里去寻？”吴用道：“只说蓟州，句。有管下多少县治、句。镇市、句。乡村，句。他须不曾寻得到。我想公孙胜他是个学道的人，必然在个名山大川、洞天真境居住。为学道人一锥。○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今番教戴宗可去绕蓟州管下山川去处寻觅一遭，不愁不见他。”宋江听罢，随即叫请戴院长商议，可往蓟州寻取公孙胜。戴宗道：“小可愿往，只是得一个做伴的去方好。”非院长怕途中寂寞，正

耐庵怕文章寂寞也。吴用道：“你作起‘神行法’来，谁人赶得上？”戴宗道：“若是同伴的人，我也把甲马拴在他腿上，教他也便走得快了。”

李逵便道：院长真说得快，大哥又接得快。○肉飞眉动之文。“我与戴院长做伴走一遭。”戴宗道：“你若要跟我去，须要一路上吃素，恶。○前并不以此难杨林，今忽偏以此难铁牛，故恶。○亏得题目恶，方生出妙文来。都听我的言语。”李逵道：“这个有甚难处？今日不曾难，真是不难；后日难起来，真是不易。铁牛真是心直口直。我都依你便了。”宋江、吴用分付道：“路上小心在意，休要惹事。若得见了，早早回来。”李逵道：“我打死了殷天锡，却教柴大官人吃官司，我如何不要救他？情理俱到，剖心剔胆之言，圣贤菩萨，只存得此一片心耳。今番并不许惹事了！”不曰“并不敢”，而曰“并不许”，自家分付自家，铁牛可爱如此。二人各藏了暗器，拴缚了包裹，拜辞宋江并众人，离了高唐州，取路投蓟州来。

走得二三十里，李逵立住脚道：“大哥，买碗酒吃了走也好。”却早来了，妙人。戴宗道：“你要跟我作‘神行法’，须要只吃素酒。”李逵笑道：看他赔一“笑”字，妙人。“便吃些肉也打甚么紧。”只作先探一句。戴宗道：“你又来了！今日已晚，且向前寻个客店宿了，明日早行。”两个又走了三十馀里，天色昏黑，寻着一个客店歇了，烧起火来做饭，沽一角酒来吃。李逵搬一碗素饭一碗。并一碗菜汤一碗。来房里与戴宗吃。妙绝之笔，并不曾写李逵如何，而读者早已为之失笑矣。戴宗道：“你如何不吃饭？”李逵应道：“我且未要吃饭哩。”看他说谎，铁牛苦心。戴宗寻思：“这厮必然瞒着我背地里吃荤。”戴宗自把菜饭吃了，悄悄地来后面张时，见李逵讨两角酒，一盘牛肉，立着在那里乱吃。两角酒，一盘牛肉，自不必说；妙处乃在“乱吃”字与“立着”字，活写出铁牛饥肠馋吻，又心慌智乱也。戴宗道：“我说什么！且不要道破他，明日小小地耍他耍便了！”恶。戴宗先去房里睡了，李逵吃了一回酒肉，恐怕戴宗问他，也轻轻的来房里睡了。轻轻妙。李逵亦有轻轻之日，真是奇事。俗本作“暗暗”，可笑。

到五更时分，戴宗起来，叫李逵打火，做些素饭吃了。各分行李在背上，算还了房宿钱，离了客店。行不到二里多路，戴宗说道：“我们昨日不曾使‘神行法’，今日须要赶程途。你先把包裹拴得牢了，我与你作法，行八百里便住。”戴宗取四个甲马去李逵两只腿上缚了，分付道：“你前面酒食店里等我。”恶。戴宗念念有词，吹口气在李逵腿上。李逵拽开脚步，浑如驾云的一般，飞也似去了。戴宗笑道：“且着他忍

一日饿！”戴宗也自拴上甲马，随后赶来。

李逵不省得这法，只道和他走路一般好耍，是以来也。那当得耳朵边有如风雨之声，两边房屋树木一似连排价倒了的，脚底下如云催雾趲。神行法奇事，偏有此奇笔描写之。李逵怕将起来，李逵亦有怕将起来之日，奇事。几遍待要住脚，两条腿那里收拾得住？却似有人在下面推的相似，脚不点地只管走去了。看见酒肉饭店，连排飞也似过去，又不能够入去买吃。恶，恶极。李逵只得叫：“爷爷，看他口中叫唤，无伦无次。且住一住！”看见走到红日平西，好笔力。肚里又饥又渴，越不能够住脚，惊得一身臭汗，气喘做一团。

戴宗从背后赶来，叫道：“李大，怎的不买些点心吃了去？”恶极。李逵应道：“哥哥，再叫哥哥，哀切之至，如闻其声。救我一救！饿杀铁牛了！”戴宗怀里摸出几个炊饼来自吃。恶极。李逵叫道：“我不能够住脚买吃，你与我个充饥。”戴宗道：“兄弟，你立住了与你吃。”恶极。李逵伸着手，只隔一丈来远近，只接不着。恶极。李逵叫道：“好哥哥，‘哥哥’上又加‘好’字，哀切之至，如闻其声。且住一住！”戴宗道：“便是今日有些跷蹊，我的两条腿也不能够住。”李逵道：“阿也！稚子声口。我这鸟脚不由我半分，只管自家在下边奔了去！脚则我之脚也，今日不由我。又曰只管自家，便若我自我，脚自脚，各不相及也者。如此妙语，自非李大哥，谁能道之？不要讨我性发，把大斧砍了下来！”以大斧唬吓自家之脚，妙语，非李大哥不能道。戴宗道：“只除是恁的般方好，恶极。不然，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日，也不能住！”恶极。李逵道：“好哥哥，又叫‘好哥哥’，哀切之至。休使道儿耍我！砍了腿下来，把甚么走回去？”写李大哥，偏用又憨又猾之笔，令人绝倒。戴宗道：“你敢是昨夜不依我？今日连我也奔不得住，你自奔去。”李逵叫道：“好爷爷！‘哥哥’二字忽换作‘爷爷’，越哀越切，情事如画。你饶我住一住！”戴宗道：“我的这法不许吃荤，第一戒的是牛肉。若还吃了一块牛肉，直要奔一世方才得住！”恶极。○走一世方才得住，亦是妙语，质言之，正是“走杀”二字耳。○脱犹未死，则何以为一世哉。李逵道：“却是苦也！我昨夜不合瞒着哥哥，其实偷买五七斤牛肉吃了！正是怎么好？”的的妙人。○就此处写出夜来牛肉多少，妙笔。戴宗道：“怪得今日连我的这腿也收不住！你这铁牛害杀我也！”恶极。李逵听罢，叫起撞天屈来。妙人。

戴宗笑道：“你从今已后，只依得我一件事，我便罢得这法。”李逵道：“老爷！看他口中无伦无次，哀切如画。你快说来，看我依你！”看

我依你，妙语非李大哥不能道。戴宗道：“你如今敢再瞒我吃荤么？”李逵道：“今后但吃时，舌头上生碗来大疔疮！奇语。○此语至今已成烂熟恶贱之句，然在此处读之，宛然新出于口，何也？我见哥哥会吃素，吃素又有会不会，妙语非李大哥不能道。铁牛却其实烦难，烦难妙，却不道有甚难处。因此上瞒着哥哥试一试。今后并不敢了！”吃荤又有试一试，又有并不敢，句句妙绝。戴宗道：“既是恁地，饶你这一遍！”赶上一步，把衣袖去李逵腿上只一拂，喝声：“住！”李逵应声立定。戴宗道：“我先去，你且慢慢的来。”不便收缴，再作一波。李逵正待抬脚，那里移得动？拽也拽不起，一似生铁铸就了的。恶极。李逵大叫道：“又是苦也！哥便再救我一救！”其辞宛转哀切，的的画出妙人。戴宗转回头来，笑道：“你方才罚咒真么？”恶极。李逵道：“你是我亲爷，其辞愈哀，其声愈切。○由“哥哥”改作“好哥哥”，由“好哥哥”改作“好爷爷”，由“好爷爷”改作“老爹”，由“老爹”改作“亲爷”，可谓无伦无次，无所不叫矣。却如何敢违了你的言语！”戴宗道：“你今番真个依我？”便把手绾了李逵，喝声：“起！”两个轻轻地走了去。李逵道：“哥哥可怜见铁牛，早歇了罢！”宛转哀切，的的妙人。○九字中全不诉适来之苦，而苦情一时诉尽，妙笔。见个客店，两个入来投宿。戴宗、李逵入到房里，去腿上卸下甲马，取出几陌纸钱烧送了，问李逵道：“今番却如何？”李逵扣着脚，叹气道：“这两条腿方才是我的了！”的的画出妙人。○有不信此脚之意。

戴宗便叫李逵安排些素酒素饭吃了，烧汤洗了脚，上床歇息。睡到五更，起来洗漱罢，吃了饭，还了房钱，两个又上路。行不到三里多路，戴宗取出甲马道：“兄弟，今日与你只缚两个，教你慢行些。”李逵道：“亲爷！昨入店时已叫“哥哥”，此处忽然重叫“亲爷”，活画出谈虎色变来。我不要缚了！”不要缚诚是，然何计与神行者相追逐哉？戴宗道：“你既依我言语，我和你干大事，如何肯弄你？你若不依我，教你一似夜来，只钉住在这里，直等我去蓟州寻见了公孙胜，回来放你！”李逵慌忙叫道：“你缚！你缚！”诚乃早知如此，悔不当初矣。戴宗与李逵当日各只缚两个甲马，作起“神行法”，扶着李逵同走。原来戴宗的法，要行便行，要住便住。李逵从此那里敢违他言语？于路上只是买些素酒素饭，吃了便行。

话休絮繁。两个用“神行法”，不旬日，迤迤来蓟州城外客店里歇了。次日，一日。两个入城来，戴宗扮做主人，李逵扮做仆者。绕城中寻了一日，并无一个认得公孙胜的。两个自回店里歇了。次日，又一日。又去城中小街狭巷寻了一日，绝无消耗。李逵心焦，骂道：“这个

乞丐道人，却鸟躲在那里！无亲无疏，无上无下，但不合意，便大骂之。三代直道而行，我仅见李大哥耳。我若见时，脑揪将去见哥哥！”戴宗瞅道：“你又来了！便不记得吃苦！”妙语。李逵陪笑道：“不敢！不敢！我自这般说一声儿耍。”的的写出妙人。○与后对锁作章法。戴宗又埋怨了一回，李逵不敢回话。妙人。两个又来店里歇了。次日早起，又一日。却去城外近村镇市寻觅。戴宗但见老人，先逗出“老人”二字，然后转过面店老人来，行文亦有步步莲花之法。便施礼拜问公孙胜先生家在那里居住，并无一人认得。戴宗也问过数十处。前已空过两日，到第三日，读者已料更空不过，却偏要再分上半日作一空也。

当日晌午时分，当日晌午。两个走得肚饥，路旁边见一个素面店。两个直入来买些点心吃，只见里面都坐满，没一个空处。戴宗、李逵立在当路。看他如此做出机会来，曲笔妙笔，非人所能也。过卖问道：“客官要吃面时，和这老人合坐一坐。”只是轻轻地落出一笋，绝不见斧削之迹。戴宗见个老丈独自一个占着一副大座头，便与他施礼，唱个喏，两个对面坐了，李逵坐在戴宗肩下，分付过卖造四个壮面来¹¹。戴宗道：“我吃一个，你吃三个不少么？”李逵道：“不济事！一发做六个来，我都包办！”本欲便写拍桌溅汁，斗出机会，却又恐突然便拍，不惟无此粗糙李逵，亦无此粗糙文章也。今先写肚饥，作第一段。过卖见了也笑。

等了半日，不见把面来，写等久，作第二段。李逵却见都搬入里面去了，写都搬进去，作第三段。○其实不堪，不得不拍。心中已有五分焦躁。只见过卖却搬一个热面，放在合坐老人面前。写单搬一个，作第四段。○一发不堪，不得不拍。那老人也不谦让，拿起面来便吃。写老人便吃，作第五段。○一发不堪，不得不拍。○只李逵一拍，看他曲曲写来，誓不肯作直笔。那分面却热，老儿低着头，伏桌儿吃。上五段为拍桌作引，此一段为溅汁作注。看他笔法安顿之妙。李逵性急，叫一声：“过卖！”骂道：“却教老爷等了这半日！”把那桌子只一拍，先有上五段，便令此句不突。溅那老人一脸热汁，先有前一注，便令此句不突。○看他如此斗出机会来，曲笔妙笔，非人所能也。那分面都泼翻了。老儿焦躁，便来揪住李逵，喝道：“你是何道理打翻我面！”李逵捻起拳头，要打老儿。戴宗慌忙喝住，与他陪话，道：“丈丈休和他一般见识，小可陪丈丈一分面。”那老人道：“客官不知，老汉路远，早要吃了面回去听讲，反从老人口中陡然出笋，不用戴宗开言访问，妙绝。迟时误了程途。”戴宗问道：“丈丈何处人氏？却听谁人讲甚么？”

老儿答道：“老汉是本处蓟州管下九宫县好县名。二仙山下人氏，好山名。○如七宝村、桃花庄、狮子桥、对影山等，皆与本文关合作致，不是无端指斥。因来这城中买些好香回去，听山上罗真人讲说‘长生不死’之法。”戴宗寻思：“莫不公孙胜也在那里？”便问老人道：“丈丈，贵庄曾有个公孙胜么？”老人道：“客官问别人定不知，多有人不认得他？老汉和他是邻舍。他只有个老母在堂。着。这个先生一向云游在外，着。比时唤做公孙一清^[2]。着。如今出姓^[3]，都只叫他清道人，不叫做公孙胜，此是俗名，无人认得。”为前一遭及昨二日寻不着注破。戴宗道：“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又拜问：“丈丈，九宫县二仙山离此间多少路？清道人在家么？”老人道：“二仙山只离本县四十五里便是。清道人他是罗真人上首徒弟。他本师如何放他离左右！”戴宗听了大喜，连忙催趲面来吃。和那老人一同吃了，若此处又必分表戴宗吃一个，李逵吃五个，岂不是呆鸟？算还面钱，同出店肆，问了路途。戴宗道：“丈丈先行，不令先行，少间如何销缴？凡作文须切记此法。小可买些香纸也便来也。”老人作别去了。

戴宗、李逵回到客店里，取了行李、包裹，再拴上甲马，离了客店，两个取路投九宫县二仙山来。戴宗使起“神行法”，四十五里片时到了。二人来到县前，问二仙山时，有人指道：“离县投东，只有五里便是。”两个又离了县治，投东而行，果然行不到五里，早来到二仙山下。见个樵夫，戴宗与他施礼，说道：“借问此间清道人家在何处居住？”樵夫指道：“只过这个山嘴，门外有条小石桥的便是。”山居如画。○先问居，次问人。文章极小处，都有节次。

两个抹过山嘴来，见有十数间草房，一周围矮墙，墙外一座小小石桥。山居如画。两个来到桥边，见一个村姑，提一篮新果子出来，山居如画。○诗云：“野鳧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一樵夫，一村姑，一石桥，一果篮，写来真令人想杀山居也。戴宗施礼问道：“娘子从清道人家出来，清道人在家么？”村姑答道：“在屋后炼丹。”山居如画。○高唐州厮杀忙杀人，二仙山炼丹闲杀人，乃忙者不知忙到何时方了，闲者又不知闲到何时方了，令我一叹也。戴宗心中暗喜，分付李逵道：“你且去树多处躲一躲，待我自入去见了他却来叫你。”

戴宗自入到里面看时，一带三间草房，门上悬挂一个芦帘。山居如画。戴宗咳嗽了一声，只见一个白发婆婆从里面出来。戴宗当下施礼道：“告禀老娘，小可欲求清道人相见一面。”婆婆问道：“官人高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从山东到此。”婆婆道：“孩儿出外云

游，不曾还家。”戴宗道：“小可是旧时相识，要说一句紧要的话，无紧要，尚回不在家；安有有紧要，反望其出来耶？戴宗徒知紧要之紧要，而不知世上之所谓紧要，乃山中之所谓扯淡，真可笑，亦可哀也。求见一面。”婆婆道：“不在家里，有甚话说？留下在此不妨，待回家自来相见。”戴宗道：“小可再来。”就辞了婆婆，却来门外对李逵道：“今番须用着你。是以院长必须得一个做伴同来也。方才他娘说道不在家里，如今你可去请他。他若说不在时，你便打将起来，好。却不得伤犯他老母，又好。我来喝住你便罢。”又好。○未放火，先算收火者，待李逵不得不尔也。

李逵先去包裹里取出双斧，插在两胯下，数日闷人，一时松颡，写得活画。入得门里，大叫一声：“着个出来！”四字绝倒。深山学道人家，曾未尝闻此声，真非李大哥道不出也。○明知学道之家定无余人，而云“着个出来”者，盖言自出来也得，娘出来也得也。四字中已画出火杂杂板斧之势矣。○读之觉纸上有声甚厉。婆婆慌忙迎着问道：“是谁？”见了李逵睁着双眼，先有八分怕他，问道：“哥哥有甚话说？”李逵道：“我乃梁山泊黑旋风，我常笑世间出将入相之人，其名震天震地，而以告于住山学道之士，方且瞠目不省何物。如黑旋风到处惊人，今日便欲以之惊此老母，可丑也。奉着哥哥将令，教我来请公孙胜。你叫他出来，佛眼相看！若还不肯出来，放一把鸟火，把你家当都烧做白地！”又大叫一声：“早早出来！”妙人妙绝。婆婆道：“好汉莫要恁地。我这里不是公孙胜家，自唤做清道人。”李逵道：“你只叫他出来，我自认得他鸟脸！”妙人妙绝。婆婆道：“出外云游未归。”李逵拔出大斧，先砍翻一堵壁。妙人妙绝。婆婆向前拦住。李逵道：“你不叫你儿子出来，我只杀了你！”拿起斧来便砍。妙人妙绝。把那婆婆惊倒在地。只见公孙胜从里面奔将出来，叫道：“不得无礼！”一个“只见”。只见戴宗便来喝道：“铁牛！如何吓倒老母！”又一个“只见”。○看他用两“只见”，便知都从李逵眼中写出，笔法之妙如此。戴宗连忙扶起。李逵撇了大斧，便唱个喏道：“阿哥休怪，不恁地你不肯出来。”妙人妙绝。

公孙胜先扶娘入去了，写公孙胜好。若写宋江，便要跪问其母不已，埋怨李逵不已矣。却出来拜请戴宗、李逵，邀进一间净室坐下，写公孙胜好。问道：“亏二位寻得到此。”戴宗道：“自从哥哥下山之后，小可先来蓟州寻了一遍，并无打听处，只纠合得一伙弟兄上山。今次宋公明哥哥因去高唐州救柴大官人，致被知府高廉两阵用妖法赢了；无计奈何，只得教小可和李逵径来寻请足下。绕遍蓟州，并无寻处。偶因素面店中得个此间老丈指引到此。却见村姑说足下在家烧炼丹药，老母

只是推却，因此使李逵激出哥哥来。这个太莽了些，望乞恕罪。宋公明哥哥在高唐州界上度日如年，请哥哥便可行程，以见始终成全大义之美。”公孙胜道：“贫道只开口二字，已不肯去矣。幼年飘荡江湖，多与好汉们相聚。自从梁山泊分别回乡，非是昧心：一者母亲年老，无人奉侍；真孝。二乃本师罗真人留在座前。真悌。恐怕山寨有人寻来，故意改名清道人，隐居在此。”戴宗道：“今者宋公明正在危急之际，哥哥慈悲，只得去走一遭。”公孙胜道：“干碍老母无人养赡，本师罗真人如何肯放？其实去不得了。”戴宗再拜恳告。公孙胜扶起戴宗，说道：“再容商议。”公孙胜留戴宗、李逵在净室里坐定，安排些素酒素食相待。三个吃了一回，戴宗又苦苦哀告道：“若是哥哥不肯去时，宋公明必被高廉捉了，山寨大义，从此休矣！”公孙胜道：“且容我去禀问本师真人。若肯容许，便一同去。”戴宗道：“只今便去启问本师。”公孙胜道：“且宽心住一宵，明日早去。”亦先逗出一宵二字。戴宗道：“公明在彼，一日如度一年，烦请哥哥便问一遭。”

公孙胜便起身引了戴宗、李逵离了家里，取路上二仙山来。此时已是秋残冬初时分，日短夜长，容易得晚，来到半山里，却早红轮西坠。不惟写景，亦已觑定夜半矣。松阴里面一条小路，山居如画。直到罗真人观前，见有朱红牌额，上写着“紫虚观”三个金字。真乃如画。三人来到观前着衣亭上，整顿衣服，从廊下入来，径投殿后松鹤轩里去。两个童子童子。看见公孙胜领人入来，报知罗真人。传法旨，教请三人入来。当下公孙胜引着戴宗、李逵到松鹤轩内，正值真人朝真才罢，坐在云床上。公孙胜向前行礼起居，躬身侍立。戴宗当下见了，慌忙下拜。自见宋公明，几以为天下之人物，至此而止矣，又岂知深山穷谷之处，又有如是之人物乎？写戴宗慌忙下拜，盖戴宗于是乎恍然自失矣。李逵只管光着眼看。有戴宗，不可无李逵，写得各极其妙。罗真人问公孙胜道：“此二位何来？”公孙胜道：“便是昔日弟子曾告我师，山东义友是也。今为高唐州知府高廉显逞异术，有兄宋江，特令二弟来此呼唤。弟子未敢擅便，故来禀问我师。”罗真人道：“一清既脱火坑⁴，学炼长生，何得再慕此境？”戴宗再拜，道：“容乞暂请公孙先生下山，破了高廉，便送还山。”罗真人道：“二位不知，此非出家人闲管之事。汝等自下山去商议。”不因此一跌，安得生出下文绝奇文字来？看官须感激真人，莫便错怪真人也。公孙胜只得引了二人，离了松鹤轩，连晚下山来。连晚妙，为下文蛛丝马迹。

李逵问道：“那老仙先生说甚么？”妙笔妙笔。设无此一曲，则竟当时发作耳，又安肯待到半夜耶？才子作文，真乃心到手到，非他人之所

知也。○“老仙先生”四字是铁牛胸中忽然杜撰出来之文，字字出人意，又字字在人眼前。妙绝妙绝，令我绝倒。戴宗道：“你偏不听！”李逵道：“便是不省得这般鸟做声。”妙人妙绝，令我绝倒。戴宗道：“便是他的师父说道教他休去！”李逵听了，叫起来道：“教我两个走了许多路程，我又吃了若干苦，知其受创之深。寻见了，却放出这个屁来！莫要引老爷性发，一只手捻碎你这道冠儿，一只〔手〕提住腰胯，把那老贼道倒直撞下山去！”于事则先有此语，而后有半夜之事；于文则先有半夜之事，而后有此语，盖是先衬之法也。○又与前脑揪相对作章法。戴宗瞅着道：“你又要钉住了脚！”李逵陪笑道：“不敢！不敢！我自这般说一声儿耍。”与前对锁作章法。

三个再到公孙胜家里，当夜安排些晚饭。戴宗和公孙胜吃了，李逵却只呆想不吃。偷吃牛肉，便吃五七斤；同吃壮面，便吃五六个；干事不成，便只呆想不吃。李大哥诚乃无处不是。○俗本讹。公孙胜道：“且权宿一宵，明日再去恳求本师。涉笔成趣。若肯时，便去。”戴宗只得叫了安置，收拾行李，和李逵来净室里睡。这李逵那里睡得着；胸中既有连累柴大官人一事，耳中又有必捉公明哥哥一句，真是如何睡得着。写李逵忠孝过人，令人感泣。捱到五更左侧，轻轻地爬将起来，李逵又有轻轻之日，妙人妙绝。听那戴宗时，正鼾鼾的睡熟，妙。自己寻思道：一“寻思”。○李逵又有寻思之日，李逵又有寻思两遍之日，都是妙人奇事。“却不是干鸟气么？你原是山寨里人，却来问甚么鸟师父！快论确论。我本待一斧砍了，出口鸟气；不争杀了他，却又请那个去救俺哥哥？”妙。○是李逵寻思语。又寻思道：“设使明朝那厮又不肯，却不误了哥哥的大事？极快极确。我只是忍不得了，妙妙。○只是忍不得，一似李逵又有忍得之日，妙人奇事。莫若杀了那个老贼道，教他没问处，只得和我去？”快论确论。

李逵当时摸了两把板斧，轻轻地开了房门，为了弟兄，便有无数“轻轻”，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也。乘着星月明朗，一步步摸上山来。到得紫虚观前，却见两扇大门关了，傍边篱墙苦不甚高。李逵腾地跳将过去，开了大门，一步步摸入里面来，直至松鹤轩前，只听隔窗有人念诵什么经号之声。不省得这般鸟做声，妙绝。○俗本作玉枢宝经，谁知之，谁记之乎？甚矣古本之不可不读也。李逵爬上来，搯破纸窗张时，李逵又有搯破窗张别人之日，妙人奇事。见罗真人独自一个坐在日间这件东西上；云床也，乃自戴宗眼中写之，则曰云床；自李逵眼中写之，则曰东西，妙绝。○俗本讹。面前桌儿上烟煨煨地⁵，香也，却从李逵眼中写成四字，用笔之妙，几于出入神化矣。○俗本又讹，真乃可恨。

两枝蜡烛点得通亮。李逵道：“这贼道！却不是当死！”一撺撺过门边来，把手只一推，扑的两扇亮榻齐开。李逵抢将入去，提起斧头，便望罗真人脑门上只一劈，早斫倒在云床上。奇文。李逵看时，流出白血来，奇文。○一个“看时”。笑道：“眼见得这贼道是童男子身，颐养得元阳真气，不曾走泄，正没半点的红！”奇文。○因此文，忽然想到李大哥亦定是童男子身，不尔，教他何处破身也？一笑。李逵再仔细看时，连那道冠儿劈做两半，一颗头直砍到项下。两个看时。○再看一遍，以见不曾眼错，皆特特与明早作照耀也。李逵道：“这个人只可驱除了他，与后真人语对锁作章法。先不烦恼公孙胜不去！”便转身，出了松鹤轩，从侧首廊下奔将出来。只见一个青衣童子拦住李逵，奇文不欲便住，故再蹴起一波。喝道：“你杀了我本师，待走那里去？”李逵道：“你这个小贼道！也吃我一斧！”手起斧落，把头早砍下台基边去。偏不杀一个，妙笔。李逵笑道：“如今只好撒开！”径取路出了观门，飞也似奔下山来。到得公孙胜家里，闪入来，闭上了门。净室里听戴宗时，妙。兀自未觉，李逵依前轻轻地睡了。李逵要他只管轻轻，真是奇事。

直到天明，公孙胜起来，安排早饭相待两个吃了。戴宗道：“再请先生同引我二人上山，恳告真人。”李逵听了，咬着唇冷笑。冷笑如画。○又好笑，又怕神行法。“咬唇”二字，活画出妙人。三个依原旧路，再上山来。入到紫虚观里松鹤轩中，见两个童子。依然妙。公孙胜问道：“真人何在？”童子答道：“真人坐在云床上养性。”李逵听说，吃了一惊，把舌头伸将出来，半日缩不入去。妙人妙绝。○此句至今日亦成烂熟套语，乃今在此处读之，依旧妙不可言，何也？三个揭起帘子入来看时，三个“看时”。见罗真人坐在云床上中间。奇文。李逵暗暗想道：“昨夜我敢是错杀了？”妙人妙想。○我敢是错杀，你敢是错认，对锁作章法。罗真人便道：“汝等三人又来何干？”戴宗道：“特来哀告我师慈悲，救取众人免难。”罗真人道：“这黑大汉是谁？”此一问，真乃陡然相逼，下文却变出趣事，文情转变，令人不测。戴宗答道：“是小可义弟，姓李，名逵。”真人笑道：“本待不教公孙胜去，看他的面上，教他去走一遭。”真人无假，只是顽耳。戴宗拜谢，对李逵说了，五字妙。紧照上文“不省鸟做声”句也。俗本失之，其过不小。李逵寻思：“那厮知道我要杀他，却又鸟说！”偏奸猾，妙人。

只见罗真人道：“我教你三人片时便到高唐州，如何？”三个谢了。戴宗寻思：李逵寻思，戴宗寻思，总写真人小小狡狴，便令二人无不颠倒。“这罗真人，又强似我的‘神行法’！”涉笔成趣。真人唤道童取三个

手帕来。戴宗道：“上告我师，却是怎生教我们便能够到高唐州？”罗真人便起身，道：“都跟我来。”三个人随出观门外石岩上来。先取一个红手帕铺在石上道：“一清可登。”公孙胜双脚踏在上面。罗真人把袖一拂，喝声道：“起！”那手帕化作一片红云，载了公孙胜，冉冉腾空便起，离山约有二十馀丈。便为擒高廉时作影。罗真人喝声：“住！”那片红云不动。却铺下一个青手帕，教戴宗踏上，喝声：“起！”那手帕却化作一片青云，载了戴宗，起在半空里去了。那两片青红二云，如芦席大，起在天上转。李逵看得呆了。写得如画。○爱神行则爱，爱腾云则爱，妙人妙绝。

罗真人却把一个白手帕，铺在石上，唤李逵踏上。李逵笑道：“你不是耍？若跌下来，好个大疙瘩！”偏奸猾，妙人。○只一“跌”字，亦必先逗。罗真人道：“你见二人么？”李逵立在手帕上。罗真人喝一声：“起！”那手帕化作一片白云，飞将起去。李逵叫道：“阿也！稚子之声。我的不稳，放我下来！”偏奸猾，妙人。罗真人把右手一招，那青红二云平平坠将下来。戴宗拜谢，侍立在右手，公孙胜侍立在左手。李逵在上面叫道：“我也要撒尿撒尿！你不着我下来，我劈头便撒下来也！”妙人妙语。○反以劈头吓唬人，绝倒。罗真人问道：“我等自是出家人，不曾恼犯了你，你因何夜来越墙而过，入来把斧劈我？若是我无道德，已被杀了。又杀了我一个道童！”李逵道：“不是我！你敢错认了！”^[6]与上文对锁作章法。罗真人笑道：“虽然只是砍了我两个葫芦，直到此处方注出。其心不善，且教你吃些磨难！”把手一招，喝声：“去！”一阵恶风，把李逵吹入云端里。只见两个黄巾力士押着李逵^[7]，耳朵边有如风雨之声，下头房屋树木一似连排曳去的，脚底下如云催雾趲，正不知去了多少远，唬得魂不着体，手脚摇战。与前神行法对锁作章法。忽听得刮刺刺地响一声，却从蓟州府厅屋上骨碌碌滚将下来。奇文。

当日正值府尹马士弘坐衙，偏撰一名，如真有之者。厅前立着许多公吏人等。看见半天里落下一个黑大汉来，奇文。○“半天”二字，是谁量定？亦是千古奇文，而人人不觉者，附记于此。众皆吃惊。马知府见了，叫道：“且拿这厮过来！”当下十数个牢子、狱卒，把李逵驱至当面。马府尹喝道：“你这厮是那里妖人？特来请法师破妖人，却反被法师弄做妖人，笔颠墨倒，妙不可言。如何从半天里吊将下来？”李逵跌得头破额裂，半晌说不出话来。绝倒。马知府道：“必然是个妖人！”教：“去取些法物来^[8]！”奇文。牢子、节级将李逵捆翻，驱下厅前草地，一个虞候掇一盆狗血没头一淋；又一个提一桶尿粪来望李逵头

上直浇到脚底下。李逵口里、耳朵里都是狗血、尿尿。亲做一遍妖人，便学得许多破妖人之法。明日回去，即以此知府之法，还破彼知府之妖，可也。○未见公孙胜作法破高廉，先见马知府作法破李逵。笔颠墨倒，妙不可言。李逵叫道：“我不是妖人，我是跟罗真人的伴当！”偏奸猾，妙人。原来蓟州人都知道罗真人是个现世的活神仙。从此便不肯下手伤他，再驱李逵到厅前。

早有吏人禀道：“这蓟州罗真人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若是他的从者，不可加刑。”马府尹笑道：“我读千卷之书，每闻古今之事，未见神仙有如此徒弟！丑语。○汝读千卷之书，每闻古今之事，曾见神仙如何徒弟？既系妖人，牢子，与我加力打那厮！”众人只得拿翻李逵，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奇语。马知府喝道：“你那厮快招了妖人，便不打你！”李逵只得招做“妖人李二”。换来换去，只是李大、李二，绝倒。取一面大枷钉了，押下大牢里去。

李逵来到死囚狱里，说道：“我是直日神将，如何枷了我？好歹教你这蓟州一城人都死！”偏奸猾，妙人。那押牢节级、禁子都知罗真人道德清高，谁不钦服？都来问李逵：“你端的是什么人？”李逵道：“我是罗真人亲随直日神将，因一时有失，恶了真人，把我撇在此间，教我受些苦难。三两日必来取我。你们若不把些酒肉来将息我时，我教你们众人全家都死！”偏奸猾，妙人。那节级、牢子见了他说，倒都怕他，只得买酒买肉请他吃。戴宗不得而禁之也，绝倒之文。李逵见他们害怕，越说起风话来。牢里众人越怕了，又将热水来与他洗浴了，换些干净衣裳。细。李逵道：“若还缺了我酒肉，我便飞了去，教你们受苦！”连日作神行法，真令铁牛瘦了一半，深感真人，送我乐土。牢里禁子只得倒陪告他^[9]。李逵陷在蓟州牢里不题。

且说罗真人把上项的事一一说与戴宗。戴宗只是苦苦哀告，求救李逵。罗真人留住戴宗在观里宿歇，动问山寨里事务。戴宗诉说晁天王、宋公明仗义疏财，专只替天行道，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许多好处。罗真人听罢默然。四字写出真人。俗本作听罢甚喜，真俗本耳！一住五日，戴宗每日磕头礼拜，求告真人，乞救李逵。罗真人道：“这等人只可驱除了罢，与前对锁作章法。俗本悉无，真是可恨。休带回去！”戴宗告道：“真人不知，这李逵虽是愚蠢，不省礼法，也有些小好处：第一，鲠直，分毫不肯苟取于人；第二，不会阿谀于人，虽死其忠不改，第三，并无淫欲邪心，贪财背义，敢勇当先。明明分出第一第二第三，而其文拉杂无辩，一见戴宗心慌口乱，一见李逵赞

叹不尽也。因此宋公明甚是爱他。不争没了这个人回去，教小可难见兄长宋公明之面。”罗真人笑道：“贫道已知这人是上界天杀星之数，于真人口中轻轻先逗出两座星辰名字，为第七十回通气。为是下土众生，作业太重，故罚他下来杀戮。吾亦安肯逆天，坏了此人？甚矣定业可畏，而稗官之劝戒不小也。只是磨他一会，我叫取来还你。”戴宗拜谢。

罗真人叫一声：“力士安在？”就鹤轩前起一阵风。风过处，一尊黄巾力士出现，躬身禀复：“我师有何法旨？”此回纯是此等文字，盖笔墨亦有气类也。罗真人道：“先差你押去蓟州的那人，罪业已满。你还去蓟州牢里取他回来。速去速回。”力士声喏去了，约有半个时辰，从虚空里把李逵撇将下来。戴宗连忙扶住李逵，问道：“兄弟，这两日在那里？”李逵看了罗真人，只管磕头拜说：“亲爷爷，铁牛不敢了也！”忽然移过亲爷爷三字来，妙人妙不可言。罗真人道：“你从今已后可以戒性，竭力扶持宋公明，休生歹心。”李逵再拜道：“你是我的亲爷，却如何敢违了你的言语！”与前对锁作章法。戴宗道：“你正去那里走了这几日？”戴宗只道是走，妙绝。○半日只写李逵，可谓冷杀戴宗矣，故如“又强似我神行法”、“你去那里走几日”之句，皆笔相顾之法也。李逵道：“自那日一阵风直刮我去蓟州府里，从厅屋脊上直滚下来，被他府里众人拿住。那个鸟知府道我是妖人，捉翻我捆了，却教牢子、狱卒把狗血和尿尿淋我一头一身，打得我两腿肉烂，把我枷了，下在大牢里去。众人问我：‘是何神将，从天上落下来？’只吃我说道：‘罗真人的亲随直日神将。因有些过失，罚受此苦，过三二日，必来取我。’虽是吃了一顿棍棒，却也诈得些酒肉。那厮们惧怕真人，却与我洗浴，换了一身衣裳。方才正在亭心里诈酒肉吃，真有此间乐不思蜀之意。只见半空里跳下这个黄巾力士，把枷锁开了，喝我闭眼，一似睡梦中，直扶到这里。”公孙胜道：“师父似这般的黄巾力士有一千馀员，都是本师真人的伴当。”李逵听了，叫道：“活佛！自好哥、老爷、亲爷以至活佛，不伦不次，信口而出，妙人妙绝。○称道士是佛，绝倒。你何不早说，免教我做了这般不是。”只顾下拜。反责他人，妙人妙绝。戴宗也再拜恳告道：“小可端的来得多日了。高唐州军马甚急，望乞师父慈悲，放公孙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破了高廉，便送还山。”罗真人道：“我本不教他去，今为汝大义为重，权教他去走一遭。我有片言，汝当记取。”公孙胜向前跪听真人指教。正是：

满（还）〔怀〕济世安邦愿，
来作乘鸾跨凤人。

毕竟罗真人对公孙胜说出甚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1] 壮面：硬面条，粗面条。

[2] 比时：先时，以前。

[3] 出姓：僧道出家后免去本姓。

[4] 火坑：指争名夺利、放纵欲望而终将导致苦果恶报的场所。

[5] 烟煨（wēi）煨：指香烧成灰烬后仍在冒烟。煨，热灰。

[6] 敢：大概，恐怕，或许。

[7] 黄巾力士：道教传说中在上界值勤的神将。

[8] 法物：施展法术之物。

[9] 陪告：陪着小心诉说。

第五十三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

请得公孙胜后，三人一同赶回，可也。乃戴宗忽然先去者，所以为李逵买枣糕地也；李逵特买枣糕者，所以为结识汤隆地也；李逵结识汤隆者，所以为打造钩镰枪地也。夫打造钩镰枪，以破连环马也。连环马之来，固为高廉报仇也；高廉之死，则死于公孙胜也。今公孙胜则犹未去也。公孙胜未去，是高廉未死也；高廉未死，则高俅亦不必遣呼延也；高俅不遣呼延，则亦无有所谓连环马也；无有所谓连环马，则亦不须所谓钩镰枪也；无有连环马，不须钩镰枪，则亦不必汤隆也。乃今李逵已预结识也；为结识故，已预买糕也；为买糕故，戴宗亦已预去也。夫文心之曲，至于如此，洵鬼神之所不得测也。

写公孙神功道法，只是一笔两笔，不肯出力铺张，是此书特特过人一筹处。

写公孙破高廉，若使一阵便了，则不显公孙；然欲再持一日，又太张高廉。趁前篇劫寨一势，写作又来劫寨，因而便扫荡之。不轻不重，深得其宜矣。

前劫寨是乘胜而来，后劫寨是因败而至；前后两番劫寨，以此为其分别。然作者其实以后劫寨自掩前劫寨之笔痕墨迹，如上卷论之详矣。

此回独大书林冲战功者，正是高家清水公案，非浪笔漫书也。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不其然乎？

李逵朴至人，虽极力写之，亦须写不出。乃此书但要写李逵朴至，便倒写其奸猾；写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朴至，真奇事也。

古诗云：“井水知天风。”盖言水在井中，未必知天风也。今两旋风都入高唐枯井之底，殆寓言当时宋江扰乱之恶，至于无处不至也。

卷末描画御赐踢雪乌骢只三四句，却用两“那马”句，读之遂抵一篇妙绝《马赋》。

话说当下罗真人道：“弟子，你往日学的法术却与高廉一般。吾今

特授与汝‘五雷天心正法’，依此而行，可救宋江，保国安民，替天行道。你的老母，我自使人早晚看视，勿得忧念。独此母不入山泊，为一部书之所无。汝本上应天间星数，略逗。以此暂容汝去一遭；切须专持从前学道之心，休被人欲摇动，误了自己脚跟下大事。”其言使人读之生惧，不枉是一代真人。○只此数句，便是五雷天心正法，何处更有别法？公孙胜跪授了诀法，便和戴宗、李逵拜辞了罗真人，别了众道伴下山。归到家中，收拾了宝剑二口并铁冠道衣等物了当，拜辞老母，离山上路。

行过了三四十里路程，戴宗道：“小可先去报知哥哥，好，又显神急，又显神足。先生和李逵大路上来，却得再来相接。”公孙胜道：“正好。贤弟先往报知，吾亦趲行来也。”戴宗分付李逵道：“于路小心伏侍先生，但有些差池，教你受苦。”李逵答道：“他和罗真人一般的法术，我如何敢轻慢了他！”馮波作笑。戴宗拴上甲马，作起“神行法”来，预先去了。

却说公孙胜和李逵两个离了二仙山九宫县，取大路而行，到晚寻店安歇。李逵惧怕罗真人法术，十分小心伏侍公孙胜，那里敢使性？两个行了三日，来到一个去处，地名唤做武冈镇，只见街市人烟辏集。公孙胜道：“这两日于路走得困倦，买碗素酒素面吃了行。”李逵道：“也好。”也好者，仅好而有所未尽之辞也。却见驿道傍边一个小酒店，两个入来店里坐下。公孙胜坐了上首，李逵解了腰包，单写李逵解包，便显待先生如此其敬也。下首坐了，叫过卖一面打酒，就安排些素馔来吃。公孙胜道：“你这里有甚素点心卖？”过卖道：“我店里只卖酒肉，没有素点心，市口人家有枣糕卖。”李逵道：“我去买些来。”迤迤生出事来。便去包内取了铜钱，径投市镇上来买了一包枣糕。【眉批】买枣糕忽然生出一段奇文来。

欲待回来，只听得路傍侧首有人喝采道：“好气力！”奇文骇笔。○李大哥耳边忽然有此三字，虽欲不生出事来，不可得也。李逵看时，一伙人围定一个大汉，把铁瓜锤在那里使，众人看了喝采他。李逵看那大汉时，先看大汉，看得出色。七尺已上身材，面皮有麻，鼻子上一条大路¹¹。就李逵眼中写出大汉形状来。李逵看那铁锤时，次看铁锤，看得出色。约有三十来斤。就李逵眼中写（中）〔出〕铁锤斤两来。那汉使得发了，一瓜锤正打在压街石上，把那石头打做粉碎，众人喝采。此一行正为上文“好气力”三字作注，非李逵眼见此事也。李逵忍不住，便把枣糕揣在怀里，便来拿那铁锤。妙人。○此一拿，全从“好气力”三字中

生出来。○须知此一拿，全是心服大汉气力真好，非是要显自己气力又好，来比落大汉也。下文只因那汉喝道“甚么鸟人”，便不免翻出恼来，亦喝道“甚么鸟好”。其实此时一片都是心服，看他看一看大汉，又看一看铁锤，一时眼前心上，真有十二分爱惜也。○此一拿正是端详铁锤，不是轻觑大汉。写李大哥不肯一笔轻薄，是此书手法。那汉喝道：“你是甚么鸟人，敢来拿我的锤？”眼光、声口恰是李逵一流人物。李逵道：“你使得甚么鸟好，教众人喝采！看了到污眼！你看老爷使一回教众人看。”妙人。○胸中实实爱惜，只因他出口轻薄，便亦接口轻薄之，真乃一片天趣。那汉道：“我借与你，你若使不动时，且吃我一顿脖子拳了去！”眼光、声口，恰是李逵一流人物。李逵接过瓜锤，如弄弹丸一般，使了一回，轻轻放下，面又不红，心头不跳，口内不喘。

那汉看了，倒身便拜，说道：“愿求哥哥大名。”写大汉意思，恰是李逵一流人物。李逵道：“你家在那里住？”一边问名，一边却问住处，非表李逵精细，不肯人前漏泄；盖图便于收卷，不肯延捱笔墨也。那汉道：“只在前面便是。”引了李逵到一个所在，见一把锁锁着门。便早写出无妻小，无家当来，皆图便于收卷，不肯延捱笔墨耳。那汉把钥匙开了门，请李逵到里面坐地。李逵看他屋里都是铁砧、铁锤、火炉、钳、凿、家伙，寻思道：“这人必是个打铁匠人，山寨里正用得着，何不叫他也去入伙？”公孙到，方才破高廉；高廉死，方才惊太尉；太尉怒，方才遣呼延；呼延至，方才赚徐宁；徐宁来，方才用汤隆。一路文情，本乃如此生去。今却忽然先将汤隆倒插前面，不惟教钩镰之文未起，并用钩镰之故亦未起，乃至并公孙先生亦尚坐在酒店中间，而铁匠却已预先整備。其穿插之妙，真不望世人知之矣。

李逵又道：“汉子，你通个姓名，教我知道。”那汉道：“小人姓汤，名隆，父亲原是延安府知寨官，因为打铁上，遭际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叙用。近年父亲在任亡过，小人贪赌，所好略同，闲中点染。流落在江湖上，因此权在此间打铁度日。入骨好使枪棒^[2]，字怯奇。为是自家浑身有麻点，人都叫小人做金钱豹子。前请公孙遇一豹子，此请公孙又遇一豹子，何豹子之多也！敢问哥哥高姓大名？”李逵道：“我便是梁山泊好汉黑旋风李逵。”汤隆听了再拜道：“多闻哥哥威名，谁想今日偶然得遇！”李逵道：“你在这里几时得发迹？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伙，教你也做个头领。”汤隆道：“若得哥哥不弃，肯带携兄弟时，愿随鞭镫。”就拜李逵为兄，李逵认汤隆为弟。一片恩爱，与他人结拜不同。汤隆道：“我又无家人伴当，同哥哥去市镇上吃三杯淡酒，表结拜之意。今晚歇一夜，明日早行。”故作一折。李逵道：“我有个师父在前面

酒店里，等我买枣糕去吃了便行，担阁不得，只可如今便行。”汤隆道：“如何这般要紧？”故作一折。○上午街头弄锤，下午随人落草，实是出奇之事，不得不作一折。李逵道：“你不知，宋公明哥哥见今在高唐州界首厮杀，只等我这师父到来救应。”汤隆道：“这个师父是谁？”李逵道：“你且休问，快收拾了去。”来得迅疾，结得迅疾，真正绝奇文字。汤隆急急拴了包裹盘缠银两，戴上毡笠儿，跨了口腰刀，提条朴刀，弃了家中破房旧屋、粗重家火，跟了李逵，直到酒店里来见公孙胜。

公孙胜埋怨道：“你如何去了许多时？再来迟些，我依前回去了！”呼延未到，先备汤隆，可谓亦太早计矣；忽然反衬出一句公孙回去来，夫得一未使用之汤隆，却失一急欲用之公孙，奇情幻笔，非人所知也。李逵不敢做声回话，引过汤隆，拜了公孙胜，备说结义一事。活写出新得兄弟，分外快活来。公孙胜见说他是打铁出身，心中也喜。李逵取出枣糕，叫过卖将去整理。三个一同饮了几杯酒，吃了枣糕，算还了酒钱。李逵、汤隆各背上包裹，单写李逵、汤隆背包，便显待先生如此其敬也。与公孙胜离了武冈镇，迤迤望高唐州来。

三个于路，三停中走了两停多路，那日早却好迎着戴宗来接。是待公孙先生礼。公孙胜见了大喜，连忙问道：“近日相战如何？”戴宗道：“高廉那厮近日箭疮平复，陡然接出，擒纵在手。每日引兵来搦战。哥哥坚守不敢出敌，只等先生到来。”公孙胜道：“这个容易。”李逵引着汤隆拜见戴宗，说了备细。活写出新得兄弟快活来。四人一处奔高唐州来。离寨五里远，早有吕方、郭盛引一百馀骑军马迎接着。是待公孙先生礼。四人都上了马，一同到寨，宋江、吴用等出寨迎接。是待公孙先生礼。各施礼罢，摆了接风酒，叙问阔阔之情^[3]，请入中军帐内，众头领亦来作庆。李逵引过汤隆来参见宋江，吴用并众头领等。活写出新得兄弟分外快活来。○看他如此倥偬之际，只知得意自家新有兄弟，全是一派天趣。○然其实描写李逵得意处，却都是遮掩其倒插之法耳，读者毋为作者所瞒也。讲礼已罢，寨中且做庆贺筵席。上文与公孙作庆已过，此正是庆李逵之得汤隆也。

次日，中军帐上，宋江、吴用、公孙胜商议破高廉一事。公孙胜道：“主将传令，且着拔寨都起。看敌军如何，小弟自有区处。”当日宋江传令各寨一齐引军起身，直抵高唐州城壕，下寨已定。次早五更造饭，军人都披挂衣甲。宋公明、吴学究、公孙胜三骑马直到军前，摇旗擂鼓，呐喊筛锣，杀到城下来。

再说知府高廉在城中箭疮已痊，隔夜小军来报知宋江军马又到，早晨都披挂了衣甲，便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将引三百神兵并大小将较出城迎敌。两军渐近，旗鼓相望，各摆开阵势。两阵里花腔鼙鼓擂，杂彩绣旗摇。宋江阵门开处，分出十骑马来，雁翅般摆开在两边。绝妙军容。【眉批】雁翅般是一样军容，纺车般是一样军容，十队破连环是一样军容。看他只是洒笔布墨，便有无数阵图摆出，不似《三国志》处处战到若干合，一刀斩于马下而已。左手下五将花荣、秦明、朱仝、欧鹏、吕方，右手下五将是林冲、孙立、邓飞、马麟、郭盛；中间三个总军主将，三骑马出到阵前。绝妙军容。看对阵金鼓齐鸣，门旗开处，也有二三十个军官簇拥着高唐州知府高廉出在阵前，立马门旗之下，厉声喝骂道：“你那水洼草贼，既有心要来厮杀，定要见个输赢！走的不是好汉！”宋江问一声：“谁人出马立斩此贼？”小李广花荣挺枪跃马，直至垓心^[4]。高廉见了，喝问道：“谁与我直取此贼去？”那统制官队里转出一员上将，唤做薛元辉，使两口双刀，骑一匹劣马，飞出垓心，来战花荣。两个在阵前斗了数合，花荣拨回马，望本阵便走。薛元辉纵马舞刀，尽力来赶。花荣略带住了马，拈弓取箭，扭转身躯，只一箭，把薛元辉头重脚轻射下马去。两军齐呐声喊。

高廉在马上见了大怒，急去马鞍前取下那面聚兽铜牌，把剑去击。那里敲得三下，只见神兵队里卷起一阵黄沙来，罩得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喊声起处，豺狼虎豹、怪兽毒虫就这黄沙内卷将出来。众军恰待都起，公孙胜在马上早掣出那一把松文古定剑来，松文好色泽，古定好名目。指着敌军，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只见一道金光射去，那伙怪兽毒虫都就黄沙中乱纷纷坠于阵前。众军人看时，却都是白纸剪的虎豹走兽，黄沙尽皆荡散不起。此等处看他只略叙，不肯极力铺张，皆特避俗笔也。宋江看了，鞭梢一指，大小三军一齐掩杀过去；但见人亡马倒，旗鼓交横。高廉急把神兵退走入城。宋江军马赶到城下，城上急拽起吊桥，闭上城门，擂木、炮石如雨般打将下来。宋江叫且鸣金，收聚军马下寨，整点人数，各获大胜，回帐称谢公孙先生神功德，随即赏劳三军。

次日，分兵四面围城，尽力攻打。公孙胜对宋江、吴用道：“昨夜虽是杀败敌军大半，眼见得那三百神兵退入城中去了。今日攻击得紧，那厮夜间必来偷营劫寨。前劫寨，所以为一箭地也；此又劫寨，所以免明日之再战也。然两文对立，亦便借作章法矣。今晚可收军一处，至夜深，分去四面埋伏。这里虚扎寨栅，教众将只听霹雳响，看寨中火起，一齐进兵。”传令已了，当日攻城至未牌时分，都收四面军兵还寨，却

在营中大吹大擂饮酒。谋定之军，每每如此。看看天色渐晚，众头领暗暗分拨开去，四面埋伏已定。

却说宋江、吴用、公孙胜、花荣、秦明、吕方、郭盛上土坡等候。是夜高廉果然点起三百神兵，背上各带铁葫芦，于内藏着硫黄焰硝，烟火药料；各人俱执钩刀、铁扫帚，口内都衔芦哨。劫寨神兵结束，前略此详。二更前后，大开城门，放下吊桥，高廉当先，驱领神兵前进，背后却带三十馀骑，奔杀前来。离寨渐近，高廉在马上作起妖法，却早黑气冲天，狂风大作，飞砂走石，播土扬尘。三百神兵各取火种，去那葫芦口上点着，一声芦哨齐响，黑气中间，火光罩身，大刀阔斧，滚入寨里来。高埠处，公孙胜仗剑作法，就空寨中平地上刮刺刺起个霹雳。三百神兵急待退步，只见那空寨中火起，火焰乱飞，上下通红，无路可出。四面伏兵齐赶，围定寨栅，黑处偏见。只是略叙，不肯极力铺张。三百神兵不曾走得一个，都被杀在阵里。先了神兵。高廉急引了三十馀骑奔走回城。背后一枝军马追赶将来，乃是豹子头林冲。看看赶上，急叫得放下吊桥。高廉只带得八九骑入城，其余尽被林冲和人连马生擒活捉了去。独写林冲者，直为五岳楼下、白虎堂前、山神庙里吐气也。高廉进到城中，尽点百姓上城守护。吾闻设兵将以保障城池，以奠安百姓也，未闻兵亡将折，而反驱百姓以守其城池也。千古通弊，为之浩叹！高廉军马神兵被宋江、林冲杀个尽绝。大书宋江，以明主军；大书林冲，以志快活。笔法妙绝。

次日，宋江又引军马四面围城甚急。高廉寻思：“我数年学得术法^④，不想今日被他破了！似此如之奈何？”只得使人去邻近州府求救。急急修书二封，教去东昌、寇州，“二处离此不远，这两个知府都是我哥哥抬举的人，丑。教星夜起兵来接应。”差了两个帐前统制官，赍擎书信，放开西门，杀将出来，投西夺路去了。众将却待去追赶，吴用传令：“且放他出去，可以将计就计。”宋江问道：“军师如何作用？”吴学究道：“城中兵微将寡，所以他去求救。我这里可使两枝人马，诈作救应军兵，于路混战；高廉必然开门助战，乘势一面取城，把高廉引入小路，必然擒获。”宋江听了大喜，令戴宗回梁山泊另取两枝军马，分作两路而来。

且说高廉每夜在城中空阔处堆积柴草，竟天价放火为号，城上只望救兵到来。过了数日，守城军兵望见宋江阵中不战自乱，好。急忙报知。高廉听了，连忙披挂上城瞻望，只见两路人马，战尘蔽日，喊杀连天，冲奔前来；四面围城军马，四散奔走。好。高廉知是两路救军到

了，尽点在城军马，大开城门，分头掩杀出去。

且说高廉撞到宋江阵前，看见宋江引着花荣、秦明，三骑马望小路而走。妙，写得如锦如火。高廉引了人马急去追赶，忽听得山坡后连珠炮响，心中疑惑，便收转人马回来。两边锣响，左手下小温侯，一个古人。右手下赛仁贵，又一个古人。各引五百人马冲将出来。高廉急夺路走时，部下军马折其大半；奔走脱得垓心时，望见城上已都是梁山泊旗号。妙，写得如锦如火。举眼再看，无一处是救应军马，只得引着些败卒残兵，投山僻小路而走。

行不到十里之外，山背后撞出一彪人马，当先拥出病尉迟，又一个古人。拦住去路，厉声高叫：“我等你多时！好好下马受缚！”高廉引军便回。背后早有一彪人马截住去路，当先马上却是美髯公。又一个古人。○看他四面截住，便撮出四个古人，真乃以文为戏，读之令人叹绝。○极小一篇文字，亦必作一章法，真是不得不叹绝也。两头夹攻将来，四面截了去路，高廉只得弃了马，次了马。却走上山。那四下里部军一齐赶上山去。高廉慌忙，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起！”驾一片黑云，冉冉腾空，直上山顶。高廉妖术不便住，至此又生出一段。只见山坡边转出公孙胜来，见了，便把剑在马上望空作用，只中也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将剑望上一指，只见高廉从云中倒撞下来，只是略叙，不肯极力铺张。侧首抢过插翅虎雷横，一朴刀把高廉挥做两段。

雷横提了首级，都下山来，前独详写林冲者，所以使沉冤一快也；此必大书雷横者，所以使新来立功也。耐庵笔下调遣众人，不肯草草如此。先使人去飞报主帅，宋江已知杀了高廉，收军进高唐州城内，先传下将令，休得伤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无犯；如此言，所谓仁义之师也。今强盗而忽用仁义之师，是强盗之权术也。强盗之权术，而又书之者，所以深叹当时之官军反不能然也。彼三家村学究，不知作史笔法，而遽因此等语，过许强盗真有仁义，不亦怪哉！○看他写宋江此来，本是救柴进，却反将救柴进作第二句，将假仁义陡然翻作第一句，以表江之权术，真有大过人者，为诸盗之魁也。且去大牢中救出柴大官人来。那时当牢节级、押狱禁子已都走了，止有三五十个罪囚，尽数开了枷锁释放，数中只不见柴大官人一个，千曲百折，得破高唐，无不以为救出柴进，易如探囊也。忽然又作一跌，真正出自意外。【眉批】不见柴进，第一跌。宋江心中忧闷。寻到一处监房内，却监着柴皇城一家老小；又一座牢内，监着沧州提捉到柴进一家老小，同监在彼，补前所无。为是连日厮杀，未曾取问发落。自注一句。只是没寻柴大官人处。

再一跌。○前一跌是初入之时，此一跌是搜遍之后，写得妙绝。吴学究教唤集高唐州押狱禁子跟问时⁶，数内有一个禀道：“小人是当牢节级蔺仁。前日蒙知府高廉所委，专一牢固监守柴进，不得有失；补一。又分付道：‘但有凶吉，你可便下手。’补二。三日之前知府高廉要取柴进出来施刑，小人为见本人是个好男子，不忍下手，只推道：‘本人病至八分，不必下手。’补三。后又催并得紧，小人回称：‘柴进已死。’补四。因是连日厮杀，知府不闲，小人却恐他差人下来看视，必见罪责，昨日引柴进去后面枯井边，开了枷锁，堆放里面躲避，如今不知存亡。”真正奇文，出自意外。

宋江听了，慌忙着蔺仁引入。直到后牢枯井边望时，见里面黑洞洞地，不知多少深浅；写枯井。上面叫时，那得人应？写枯井。把索子放下去探时，约有八九丈深。写枯井。○先写枯井，便衬出李逵舍身下探之忠勇，妙笔。宋江道：“柴大官人眼见得都是没了！”宋江垂泪。吴学究道：“主帅且休烦恼。谁人敢下去探看一遭，便见有无。”说犹未了，转过黑旋风李逵来，大叫道：“等我下去！”妙人。○一半忠勇，一半好奇：一半忠勇，为连累你吃官司句作结；一半好奇，为神行法青红云作结。宋江道：“正好。当初也是你送了他，今日正宜报本。”掂斤播两，是宋江语，令人闻之，可恼可畏。我若作李逵，便不复下去。李逵笑道：“我下去不怕，你们莫要割断了绳索！”自神行法吃亏后，处处小心叮嘱，又处处好奇欲试，写出妙人妙绝。○与上“大疙瘩”句一样句法。吴学究道：“你却也忒奸猾！”骂得妙，妙于极不确，却妙于极确，令人忽然失笑。且取一个大箢篋，把索子络了，接长索头，扎起一个架子，把索挂在上面。李逵脱得赤条条的，手拿两把板斧，坐在箢篋里，却放下井里去。

索上缚两个铜铃。渐渐放到底下，李逵却从箢篋里爬将出来，去井底下摸时，摸着一堆，却是骸骨。故作吓人语，妙笔妙笔。【眉批】摸着骸骨，第二跌。李逵道：“爷娘！甚鸟东西在这里！”此句写出井底之黑，画井底真是井底。又去这边摸时，底下湿漉漉的，没下脚处。此句写井底湿，画井底真是井底。李逵把双斧拔放箢篋里，两手去摸底下，四面却宽；此句写井底空洞，画井底真是井底。一摸摸着一个人，做一堆儿墩在水坑里。李逵叫一声：“柴大官人！”那里见动，又故作吓人语，妙笔妙笔。○入监不见柴进是第一跌，下井摸着骸骨是第二跌，摸着叫唤不应是第三跌。此书之妙，莫妙于逐步作跌，而俗子偏学其科诨以为奇也。【眉批】那里见动，第三跌。把手去摸时，只觉口内微微声唤。李逵道：“谢天地！三个字直与柴皇城家出后门时两句说话，正是一副

道理。恁地时，还有救性！”随即爬在箩里，摇动铜铃。众人扯将上来，却只李逵一个，妙人妙绝，绝倒我也。【眉批】只一李逵，第四跌。备细说了下面的事。宋江道：“你可再下去，先把柴大官人放在箩里，先发上来，却再放箩下来取你。”李逵道：“哥哥不知，我去蓟州着了两道儿，今番休撞第三遍。”真是奸猾。○两番写李逵奸猾，忽翻出下文发喊大叫来，妙文随手而成，正不知有意得之，无意得之也。宋江笑道：“我如何肯弄你！你快下去。”

李逵只得再坐箩里，又下井去。偏是他下井，偏是他下去两遍，字字可为失笑。○写李逵好奇，故肯下去；又奸猾，故不肯下去。妙人妙绝处，全在“只得”二字。到得底下，李逵爬将出箩去，却把柴大官人抱在箩里，摇动索上铜铃。上面听得，早扯起来。到上面，众人大喜。先喜寻着。及见柴进头破额裂，两腿皮肉打烂，眼目略开又闭，众人甚是凄惨，次悲受苦，写得有节次。叫请医士调治。李逵却在井底下发喊大叫。不惟自己要紧，亦急要看柴大官人也。宋江听得，急叫把箩放将下去，取他上来。李逵到得上面，发作道：“你们也不是好人！妙人妙绝。便不把箩放下来救我！”宋江道：“我们只顾看顾柴大官人，因此忘了你，休怪。”宋江就令众人把柴进扛扶上车睡了，先把两家老小并夺转许多家财，共有二十馀辆车子，叫李逵、雷横先护送上梁山泊去，护送用雷横、李逵，一是新到效劳，一是完连累一案。却把高廉一家老小良贱三四十口，处斩于市；快活。赏谢了藺仁；再把府库财帛仓廩粮米并高廉所有家私，尽数装载上山。

大小将较离了高唐州，得胜回梁山泊。所过州县，秋毫无犯。特笔之，以愧当时官军也。在路已经数日，回到大寨。柴进扶病起来，称谢晁、宋二公并众头领。晁盖教请柴大官人就山顶宋公明歇处，另建一所房子与柴进并家眷安歇。每一人上山，必特书宋江牢笼作自己心腹，今此独书出自晁盖，岂晁盖至此已悟耶？晁盖、宋江等众皆大喜。自高唐州回来，又添得柴进、汤隆两个头领，且作庆贺筵席。不在话下。

再说东昌、寇州两处顺风斜渡，又一过接之法。已知高唐州杀了高廉，失陷了城池，只得写表，差人申奏朝廷；又有高唐州逃难官员，都到京师说知事实。高太尉听了，知道杀死他兄弟高廉，特书高俅黥皇师，报私怨，以深恶之也。次日五更，在待漏院中专等景阳钟响，百官各具公服，直临丹墀，伺候朝见。当日五更三点，道君皇帝升殿。净鞭三下响，文武两班齐，天子驾坐。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启奏，无事卷帘退朝。”高太尉出班奏道：“今有济州梁山泊贼首晁盖、宋江累造大

恶，打劫城池，抢掠仓廩，聚集凶徒恶党，见在济州杀害官军，闹了江州无为军；今又将高唐州官民杀戮一空，仓廩库藏尽被掳去。此是心腹大患，若不早行诛剿，他日养成贼势，难以制伏。伏乞圣断。”天子闻奏大惊，随即降下圣旨，就委高太尉选将调兵，前去剿捕，务要扫清水泊，杀绝种类。高太尉又奏道：“量此草寇，不必兴举大兵。臣保一人，可去收复。”天子道：“卿若举用，必无差错，即令起行。飞捷报功，加官赐赏，高迁任用。”高太尉奏道：“此人乃开国之初，河东名将呼延赞嫡派子孙，单名唤个灼字；使两条铜鞭，有万夫不当之勇；见受汝宁郡都统制，手下多有精兵勇将。臣举保此人，可以征剿梁山泊。可授兵马指挥使，领马步精锐军士，克日扫清山寨，班师还朝。”天子准奏，降下圣旨：着枢密院即便差人赍敕前往汝宁州，星夜宣取。奉旨调将，是第一段。○一路特详呼延出军重大，以明是役之惊天动地，非复前文小小捕盗之比。【眉批】奉旨调将。当日朝罢，高太尉就于帅府着枢密院拨一员军官，赍擎圣旨前去宣取。当日起行，限时定日，要呼延灼赴京听命。

却说呼延灼在汝宁州统军司坐衙，听得门人报道：“有圣旨，特来宣取将军赴京，有委用的事。”呼延灼与本州官员出郭迎接到统军司，开读已罢，设筵管待使臣。火急收拾了头盔衣甲、鞍马器械，带引三四十从人，一同使命，离了汝宁州，星夜赴京。于路无话。早到京师城内殿司府前下马，来见高太尉。未见天子，先见太尉，可叹可笑。

当日高俅正在殿帅府坐衙。门吏报道：“汝宁州宣到呼延灼，见在门外。”高太尉大喜，叫唤进来参见。高太尉问慰已毕，与了赏赐。次日早朝，引见道君皇帝。天子看见呼延灼一表非俗，喜动天颜，就赐踢雪乌骓一匹。下文将有连环马一篇奇文，便先向此处生出踢雪乌骓一匹，装作头彩，绝妙章法也。那马，句。浑身墨锭似黑，四蹄雪练价白，因此名为“踢雪乌骓”；先画其毛片。○一段。那马，句。○二“那马”句，神彩奕奕。日行千里。次叹其德性。○一段。奉圣旨赐与呼延灼骑坐。两“那马”下，又撰一道圣旨，文势淋漓突兀。【眉批】天子赐马。呼延灼谢恩已罢，天子赐马是第二段。随高太尉再到殿帅府，既见天子，又到太尉，可叹可笑。商议起军剿捕梁山泊一事。呼延灼道：“禀明恩相：小人观探梁山泊，兵粗将广，马劣枪长，绝妙好辞，遂为山泊作赞。不可轻敌小觑。乞保二将为先锋，同提军马到彼，必获大功。”高太尉听罢大喜，问道：“将军所保谁人，可为前部先锋？”

不争呼延灼举保此二将，有分教：

宛子城重添良将，
梁山泊大破官军。

且教：

功名未上凌烟阁，
姓字先标聚义厅。

毕竟呼延灼对高太尉保出谁来，且听下回分解。

[1] 大路：大皱纹。

[2] 入骨：形容达到极点。

[3] 间阔：久别。

[4] 垓心：重围之的中心。

[5] 术法：即法术。

[6] 跟问：犹追问。

第五十四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此回凡三段文字。第一段写宋江纺车军，第二段写呼延连环军，皆极精神极变动之文。至第三段，写计擒凌振，却只如儿戏也。所以然者，盖作者当提笔未下之时，其胸中原只有连环马军一段奇思，却因不肯突然便推出来，故特就“连环”二字上颠倒生出“纺车”二字，先于文前别作一文，使读者眼光盘旋跳脱，卓策不定了，然后忽然一变，变出排山倒海异样阵势来。今试看其纺车轻，连环重，以轻引重，一也。纺车逐队，连环一排，以逐队引一排，二也。纺车人各自战，连环一齐跑发，以各自引一齐，三也。纺车忽离忽合，连环铁环连锁，以离合引连锁，四也。纺车前军战罢，转作后军，连环无前无后，直冲过来，以前转作后引无前无后，五也。纺车有进有退，连环只进无退，以有进有退引只进无退，六也。纺车写人，连环写马，以人引马，七也。盖如此一段花团锦簇文字，却只为连环一阵做得引子，然后入第二段。正写本题毕，却又不肯霎然一收便住，又特就马上生出炮来，做一拖尾。然又惟恐两大番后，又极力写炮，便令文字累坠不举，所以只将闲笔馀墨写得有如儿戏相似也。呜呼！只为中间一段，变成前后三段，可谓极尽中间一段之致；乃前后二段，只为中间一段，而每段又各各极尽其致。世人即欲起而争彼才子之名，吾知有所断断不能也。

前后二段，又各各极尽其致者。如前一段写纺车军，每一队欲去时，必先有后队接住；一接一卸，譬如鹅翎也。耐庵却又忽然算到第五队欲去时，必须接出押后十将，此处一露痕迹，便令“纺车”二字老大败阙，故特特于第五队方接战时，便写宋江十将预先已到，以免断续之咎，固矣。然却又算到何故一篇章法，独于第五队中忽然变换？此处仍露痕迹，毕竟鼯鼠技穷，于是特特又于第四队方接战时，便写第五队预先早到，以为之衬。真苦心哉，良工也。

又如前一段写纺车军五队，一队胜如一队，固矣。又须看他写到第四队，忽然阵上飞出三口刀；既而一变，变作两口刀，两条鞭；既而又一变，变作三条鞭。越变越奇，越奇越骇，越骇越乐，洵文章之盛观

矣。

后一段，则如晁盖传令，且请宋江上山，宋江坚意不肯。读之只谓意在灭此朝食耳，却不知正为凌振放炮作衬。此真绝奇笔法，非俗士之所能也。

又如要写炮，须另有写炮法。盖写炮之法，在远不在近。今看他于凌振来时，只是称叹名色，设立炮架；而炮之威势，则必于宋江弃寨上关后，砰然闻之。真绝奇笔法，非俗士之所能也。

写接连三个炮后，又特自注云：“两个打在水里，一个打在小寨上者。”写两个以表水泊之阔，写一个以表炮势之猛也。

至于此篇之前之后，别有奇情妙笔，则如：将写连环马，便先写一匹御赐乌骓以吊动之；将写徐宁甲，因先写若干关领甲仗以吊动之。若干马则以一匹马吊动，一副甲则以若干甲吊动，洵非寻常之机杼也。

话说高太尉问呼延灼道：“将军所保何人，可为先锋？”呼延灼禀道：“小人举保陈州团练使，姓韩，名滔，原是东京人氏，曾应过武举出身，使一条枣木槊，人呼为百胜将军，此人可为正先锋。又有一人，乃是（颖）〔颖〕州团练使，姓彭，名玘，亦是东京人氏，乃累代将门之子；使一口三尖两刃刀，武艺出众，人呼为‘天目将军’，此人可为副先锋。”【眉批】保举将材。高太尉听了，大喜道：“若是韩、彭二将为先锋，何愁狂寇不灭！”当日高太尉就殿帅府押了两道牒文，着枢密院差人星夜往陈、（颖）〔颖〕二州，调取韩滔、彭玘火速赴京。保举将材是第三段。不旬日间，二将已到京师，径来殿帅府参见了太尉并呼延灼。

次日，高太尉带领众人都往御教场中操演武艺。【眉批】太尉看操。看军了当，太尉看操是第四段。却来殿帅府会同枢密院官计议军机重事。【眉批】枢院议兵。高太尉问道：“你等三路总有多少人马在此？”呼延灼答道：“三路军马计有五千，连步军数及一万。”高太尉道：“你三人亲自回州，拣选精锐马军三千、步军五千，约会起程，收剿梁山泊。”呼延灼禀道：“此三路马步军兵都是训练精熟之士，人强马壮，不必殿帅忧虑，枢院议兵是第五段。但恐衣甲未全，以踢雪乌骓吊动连环马，以关领衣甲吊动徐宁甲，真妙绝之文。○以一匹马吊动许多马，以许多甲吊动一副甲，真奇绝之文也。○或有俗士不信此评者，圣叹因愿闻特写呼延之军衣甲未全之故，何故也？只怕误了日期，取罪不便，乞恩相宽限。”高太尉道：“既是如此说时，你三人可就京师甲仗库内，不拘数目，任意选拣衣甲盔刀，关领前去。务要军马整齐，好与对

敌。出师之日，我自差官来点视。”

呼延灼领了钧旨，带人往甲仗库关支。【眉批】关领甲仗。呼延灼选铁甲三千副，熟皮马甲五千副，铜铁头盔三千顶，长枪二千根，滚刀一千把，弓箭不计其数，火炮、铁炮五百馀架，都装载上车。临辞之日，高太尉又拨与战马三千匹。三个将军，各赏了金银段匹，三军尽关了粮赏。关领甲仗是第六段。呼延灼和韩滔、彭玘都与了必胜军状，辞别了高太尉并枢密院等官。三人上马，都投汝宁州来。于路无话。

到得本州，呼延灼便遣韩滔、彭玘各往陈、（颖）〔颖〕二州起军，前来汝宁会合。【眉批】三路合军。不够半月之上，三路兵马都已完足。呼延灼便把京师关到衣甲盔刀、旗枪鞍马，并打造连环铁铠、军器等物，分俵三军已了，伺候出军。三路合军，是第七段。高太尉差到殿帅府两员军官前来点视。犒赏三军已罢，【眉批】太尉犒军。呼延灼摆布三路兵马出城：太尉犒军是第八段。前军开路韩滔，中军主将呼延灼，后军催督彭玘。马步三军人等，浩浩荡荡，杀奔梁山泊来。“浩浩荡荡”四字，写军容绝妙好辞，抵过无数“车如流水马如龙”、“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语。

却说梁山泊远探报马径到大寨报知此事。聚义厅上，当中晁盖、宋江，上首军师吴用，下首法师公孙胜并众头领，各与柴进贺喜，终日筵宴。听知报道汝宁州双鞭呼延灼引着军马来征进，众皆商议迎敌之策。吴用便道：“我闻此人乃开国功臣河东名将呼延赞之后，武艺精熟；使两条（铜）〔钢〕鞭，卒不可近。必用能征敢战之将，先以力敌，后用智擒。”说言未了，黑旋风李逵便道：“我与你去捉这厮！”不是描写铁牛，正是提清题目，言此番大文，尚从打死殷天锡根上起。

【眉批】此下凡两段文字，此一段详梁山，略呼延；后一段详呼延，略梁山。宋江道：“你怎去得！我自有调度。可请霹雳火秦明打头阵，豹子头林冲打第二阵，小李广花荣打第三阵，一丈青扈三娘打第四阵，病尉迟孙立打第五阵。将前面五阵一队队战罢，如纺车般转作后军。调拨出奇，真是以兵为戏，亦是以文为戏。我亲自带引十个弟兄引大队人马押后。左军五将，朱仝、雷横、穆弘、黄信、吕方；右军五将，杨雄、石秀、欧鹏、马麟、郭盛。好。水路中，可请李俊、张横、张顺、阮家三弟兄驾船接应。好。却教李逵与杨林引步军分作两路埋伏救应。”好。宋江调拨已定，前军秦明第一拨。早引人马下山，向平山旷野之处列成阵势。【眉批】第一番详山泊，略呼延，作引文。

此时虽是冬天，却喜和暖。偏是百忙时，偏有本事作此闲笔。等候

了一日，早望见官军到来。先锋队里百胜将韩滔领兵扎下寨栅，当晚不战。

次日天晓，两军对阵，三通画鼓，出到阵前，马上横着狼牙棍，望对阵门旗开处，先锋将韩滔横槊勒马，大骂秦明道：“天兵到此，不思早早投降，还敢抗拒，不是讨死！我直把你水泊填平，梁山踏碎，生擒活捉你这伙反贼解京，碎尸万段！”秦明本是性急的人，听了也不打话，就性格上作省笔。便拍马舞起狼牙棍，直取韩滔。韩滔挺槊跃马，来战秦明，两个斗到二十馀合，韩滔力怯，只待要走，背后中军主将呼延灼已到。见韩滔战秦明不下，便从中军舞起双鞭，纵坐下那匹御赐踢雪乌骓，咆哮嘶喊，来到阵前。此一合中，呼延忽来。○此段文字本以山泊为主，以呼延为宾。今看他详写山泊诸将纺车般脱换，又插写呼延将军掷狮来去，以一笔兼写两家健将，遂令两篇章法一齐俱成，妙绝。

秦明见了，欲待来战呼延灼，第二拨豹子头林冲已到，接第二拨。便叫：“秦统制少歇，看我战三百合却理会！”林冲挺起蛇矛，奔呼延灼。秦明自把军马从左边蹩向山坡后去。第一拨纺车般转去矣。这里呼延灼自战林冲。两个正是对手：

枪来鞭去花一团，鞭去枪来锦一簇。绝妙好辞，不过两句九个字，而便令人眼光霍霍不定。

两个斗到五十合之上，不分胜败。

第三拨小李广花荣军到，接第三拨。阵门下大叫道：“林将军少歇，看我擒捉这厮！”林冲拨转马便走。呼延灼因见林冲武艺高强，也回本阵。此一合后，呼延忽去。林冲自把本部军马一转，转过山坡后去，第二拨纺车般转去矣。让花荣挺枪出马。呼延灼后军也到，天目将彭玘横着那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骑着五明千里黄花马，绝妙好辞。三、两、四、八、五、千，六个字用在一处，遂成异样花色。出阵大骂花荣道：“反国逆贼，何足为道！与吾并个输赢！”花荣大怒，也不答话，便与彭玘交马。两个战二十馀合，呼延灼看看见彭玘力怯，纵马舞鞭，直奔花荣。此一合中，呼延忽又来。

斗不到三合，第四拨一丈青扈三娘人马已到，接第四拨。大叫：“花将军少歇，看我捉这厮！”花荣也引军望右边蹩转山坡下去了。第三拨纺车般转去矣。彭玘来战一丈青未定，第五拨病尉迟孙立军马早到，便入第五拨，法变。勒马于阵前摆着，看这扈三娘去战彭玘，此处

忽然增出第五拨人马看战，便令精彩加倍耀艳，真文章之盛观也。两个正在征尘影里，杀气阴中，一个使大杆刀，是一样刀。一个使双刀。又是一样刀。○虽两将一样使刀，然实是两样刀也。忽然两样刀引出一样鞭来，真文章之盛观也。两个斗到二十余合，一丈青把双刀分开，回马便走。彭玕要逞功劳，纵马赶来。一丈青便把双刀挂在马鞍鞍上，袍底下取出红绵套索，上有二十四金钩，等彭玕马来得近，扭过身躯，把套索望空一撒，看得亲切。彭玕措手不及，早拖下马来。孙立喝教众军一发向前，把彭玕捉了。

呼延灼看见大怒，忿力向前来救。看他忽又来。一丈青便拍马来迎敌。呼延灼恨不得一口水吞了那一丈青。两个斗到十合之上，急切赢不得一丈青，呼延灼心中想道：“这个泼妇人在我手里斗了许多合，倒恁地了得！”心忙意急，卖个破绽，放他入来，却把双鞭只一盖，盖将下来，好呼延灼，真惊死人。那双刀却在怀里。又好一丈青，真惊死人。提起右手（铜）〔钢〕鞭，望一丈青顶门上打下来。好呼延灼，真惊死人。却被一丈青眼明手快，早起刀，只一隔，右手那口刀望上直飞起来。又好一丈青，真惊死人。却好那一鞭打将下来，正在刀口上，铮地一声响，火光迸散。好呼延灼，又好一丈青，真惊死人。一丈青回马望本阵便走，呼延灼纵马赶来。病尉迟孙立见了，接第五拨。便挺枪纵马向前迎住厮杀，背后宋江却好引十对良将都到，列成阵势。五拨人马既毕，纺车几乎停住矣，陡然接出押后大队来，真文章之盛观也。一丈青自引了人马，也投山坡下去了。第四拨纺车般转去矣。

宋江见活捉得天目将彭玕，心中甚喜，且来阵前，看孙立与呼延灼交战。又是一番看战，真乃十倍精彩。○文章声势，一段胜似一段，使人叹绝。孙立也把枪带住手腕上，绰起那条竹节钢鞭，来迎呼延灼。两个都使钢鞭，却更一般打扮：上文三口刀，中间忽然变出两口刀、两条鞭；至此又忽然变出三条鞭，真文章之盛观也。病尉迟孙立是交角铁幞头，交角。大红罗抹额，大红罗。百花点翠皂罗袍，百花点翠。乌油戗金甲，乌油戗金。骑一匹乌骓马，乌骓。使一条竹节虎眼鞭，竹节虎眼。赛过尉迟恭；借一古人画出孙立。这呼延灼却是冲天角铁幞头，冲天角。销金黄罗抹额，销金黄罗。七星打钉皂罗袍，七星打钉。乌油对嵌铠甲，乌油对嵌。骑一匹御赐踢雪乌骓，踢雪乌骓。使两条水磨八棱钢鞭，水磨八棱。左手的重十二斤，右手的重十三斤，加倍添写两句，异样精彩。真似呼延赞。亦借一古人画出呼延。两个在阵前左盘右旋，斗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败。

官军阵里韩滔见说折了彭玘，便去后军队里尽起军马，一发向前厮杀。宋江只怕冲将过来，便把鞭稍一指，十个头领引了大小军士掩杀过去；背后四路军兵分作两路，夹攻拢来。所谓转作后军也。呼延灼见了，急收转本部军马，各敌个住。为何不能全胜？忽问一句，笔力奇绝。却被呼延灼阵里都是“连环马军”：至此方表出连环马。马带马甲，人披铁铠。马带甲，只露得四蹄悬地；人披铠，只露着一对眼睛。此回都作绝妙好辞。宋江阵上虽有甲马，只是红缨面具、铜铃雉尾而已。好。这里射将箭去，那里甲都护住了。好。那三千马军各有弓箭，对面射来，好。因此不敢近前。借答作叙，笔力奇绝。宋江急叫鸣金收军。呼延灼也退二十馀里下寨。已上第一阵，详山泊，略官军。

宋江收军，退到山西下寨，屯住军马，且教左右群刀手簇拥彭玘过来。宋江望见，便起身喝退军士，亲解其缚，扶入帐中，分宾而坐，宋江便拜。彭玘连忙答拜道：“小人被擒之人，理合就死，何故将军宾礼相待？”宋江道：“某等众人，无处容身，暂占水泊，权时避难。今者朝廷差遣将军前来收捕，本合延颈就缚；但恐不能存命，因此负罪交锋，误犯虎威，敢乞恕罪。”此等悉是宋江权诈之辞，而学究借作续貂之本。彭玘答道：“素知将军仗义行仁，扶危济困，不想果然如此义气。倘蒙存留微命，当以捐躯报效。”宋江当日就将天目将彭玘使人送上大寨，教与晁天王相见，留在寨里。这里自一面犒赏三军并众头领，计议军情。

再说呼延灼收军下寨，自和韩滔商议如何取胜梁山水泊。韩滔道：“今日这厮们见俺催军近前，他便慌忙掩击过来；明日尽数驱马军向前，必获大胜。”呼延灼道：“我已如此安排下了，只要和你商量相通。”要知此一语，非计议明日，正注解今日也。不然，何不便驱过来？随即传下将令，教三千匹马军做一排摆着，好。每三十匹一连，却把铁环连锁；好。但遇敌军，远用箭射，近则使枪，直冲入去；好。三千“连环马车”分作一百队锁定；好。五千步军在后策应。好。“明日休得挑战，好。我和你押后掠阵。好。但若交锋，分作三面冲将过去。”好。【眉批】第二番详呼延，略山泊，为正文。计策商量已定，次日天晓出战。

却说宋江次日把军马分作五队在前，后军十将簇拥，两路伏兵分于左右。秦明当先，搦呼延灼出马交战^[4]，只见对阵但只呐喊，并不交锋。比昨日忽然换出一样阵势，便令笔墨都变，真文章之盛观也。为头五军都一字儿摆在阵前：中是秦明，左是林冲、一丈青，右是花荣、孙

立。在后随即宋江引十将也到，重重叠叠摆着人马。仍依昨日所拨而纺车换作一字，便令笔墨尽变。看对阵时，约有一千步军，只是擂鼓发喊，并无一人出马交锋。写并无一人，却写得异样精彩。宋江看了，心中疑惑，暗传号令，教后军且退，赖此句，便令宋江一军不至覆没，用笔之妙如此。却纵马直到花荣队里窥望。猛听对阵里连珠炮响，异样精彩。一千步军忽然分作两下，异样精彩。放出三面“连环马军”，直冲将来；异样精彩。两边把弓箭乱射，异样精彩。中间尽是长枪。异样精彩。宋江看了大惊，急令众军把弓箭施放，那里抵敌得住？每一队三十匹马，一齐跑发，不容你不向前走；注疏明快，直画出连环马声势来也。那连环马军漫山遍野，横冲直撞将来。前面五队军马望见，便乱撞了，策立不定，后面大队人马拦当不住，各自逃生。

宋江慌忙飞马便走，十将拥护而行，背后早有一队“连环马军”追将来，却得伏兵李逵、杨林引人从芦苇中杀出来，救得宋江。始知前文拨伏兵不虚。逃至水边，却有李俊、张横、张顺、三阮六个水军头领摆下战船接应。始知前文拨水军不虚。宋江急急上船，便传将令，教分头去救应众头领下船。周匝。那连环马直赶到水边，乱箭射来，异样声势，异样精彩。船上却有傍牌遮护，不能损伤，慌忙把船（掉）〔棹〕到鸭嘴滩头，尽行上岸。就水寨里整点人马，折其大半；却喜众头领都全，虽然折了些马匹，都救得性命。

少刻，只见石勇、时迁、孙新、顾大嫂都逃命上山，却说：“步军冲杀将来，把店屋平拆了去。我等若无号船接应，尽被擒捉！”陡然插出奇文，令人出于意外，犹如怪峰飞来，然又却是眼前景色。才子之文，诚绝世无双矣。○并不写连环马，却写得连环马异样声势，文亦异样精彩。宋江一一亲自抚慰，计点众头领时，中箭者六人——林冲、雷横、李逵、石秀、孙新、黄信，小喽啰中伤带箭者不计其数。晁盖闻知，同吴用、公孙胜下山来动问。宋江眉头不展，面带忧容。吴用劝道：“哥哥休忧。‘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必挂心？别生良策，可破连环车马。”晁盖便传号令，分付水军，牢固寨栅船只，保守滩头，晓夜堤备；请宋公明上山安歇。宋江不肯上山，只就鸭嘴滩寨内驻扎，闲处忽然布此一笔，不知乃为后文炮手作地。用笔之妙，不望人赏。只教带伤头领上山养病。

却说呼延灼大获全胜，回到本寨，开放连环马，如此等句必不肯漏，不为此书长处；只因必漏此句，乃他书短处，遂令此书独步也。都次第前来请功。杀死者不计其数，生擒得五百余人，夺得战马三百余

匹。随即差人前去京师报捷，一面犒赏三军。

却说高太尉正在殿帅府坐衙。门上报道：“呼延灼收捕梁山泊得胜，差人报捷。”心中大喜。次日早朝，越班奏闻天子。天子甚喜，敕赏黄封御酒十瓶，锦袍一领，【眉批】御赐袍酒。差官一员，赍钱十万贯。前去行营赏军。御赐袍酒是第九段。高太尉领了圣旨，回到殿帅府，随即差官赍捧前去。

却说呼延灼已知有天使到^[2]，与韩滔出二十里外迎接。接到寨中，谢恩受赏已毕，置酒管待天使；一面令韩先锋俵钱赏军，且将捉到五百余人囚在寨中，待拿得贼首，一并解赴京师示众施行。天使问：“彭团练如何不见？”高太尉不曾奏闻天子，此报捷之通诀也。呼延灼道：“为因贪捉宋江，深入重地，致被擒捉。今次群贼必不敢再来。小可分兵攻打，务要肃清山寨，扫尽水洼，擒获众贼，拆毁巢穴。但恨四面是水，无路可进。遥观寨栅，只除非得火炮飞打，以碎贼巢。久闻东京有个炮手凌振，名号轰天雷，此人善造火炮，能去十四五里远近，石炮落处，天崩地陷，山倒石裂。若得此人，可以攻打贼巢。【眉批】申请炮手。更兼他深通武艺，弓马熟闲。若得天使回京，于太尉前言知此事，可以急急差遣到来，克日可取贼巢。”天使应允，次日起程，于路无话。回到京师，来见高太尉，备说呼延灼求索炮手凌振，要建大功。高太尉听罢，传下钧旨，教唤甲仗库副使炮手凌振那人来。原来凌振，祖贯燕陵人，是宋朝天下第一个炮手，所以人都号他是轰天雷。更兼武艺精熟。当下凌振来参见了高太尉，就受了行军统领官文凭，便教收拾鞍马军器起身。申请炮手是第十段。

且说凌振把应用的烟火、药料，就将做下的诸色火炮并一应的炮石、炮架装载上车；带了随身衣甲盔刀行李等件，并三四十个军汉，离了东京，取路投梁山泊来。到得行营，先来参见主将呼延灼，次见先锋韩滔，备问水寨远近路程，制炮要领。山寨峻峻去处，安排三等炮石攻打：第一是风火炮，名色奇妙。第二是金轮炮，名色奇妙。第三是子母炮。名色奇妙。○便写出三等名色，异样精彩。先令军健整顿炮架，直去水边竖起，准备放炮。未见放炮，先竖炮架，写得异样精彩。

却说宋江正在鸭嘴滩上小寨内，和军师吴学究商议破阵之法，无计可施。有探细入来报道：“东京新差一个炮手，唤做轰天雷凌振，即日在水边竖起架子，安排施放火炮，攻打寨栅。”吴学究道：“这个不妨：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港汊甚多，宛子城离水又远；总有飞天火炮，如何能够打得到城边？数语先为读者作一安慰。且弃了鸭嘴滩小寨，看他

怎地设法施放，却做商议。”

当（了）〔下〕宋江弃了小寨，便都起身，且上关来。上文特写不肯上关，只谓宋江誓欲灭此朝食耳，不意正为凌振作渲染也，妙笔。晁盖、公孙胜接到聚义厅上，问道：“似此如何破敌？”动问未绝，早听得山下炮响。写炮又是一样声势，文亦又是一样精彩。一连放了三个火炮：两个打在水里，又是一样精彩。○此句特表水泊之阔，不是闲笔。一个直打到鸭嘴滩边小寨上。此句正表炮势之大，又是一样精彩，写得骇人。○写战必须写近，写炮必须写远，此故谁当知之？宋江见说，心中展转忧闷，众头领尽皆失色。吴学究道：“若得一人诱引凌振到水边，先捉了此人，方可商议破敌之法。”晁盖道：“可着李俊、张横、张顺、三阮六人棹船，如此行事。岸上朱全、雷横如此接应。”

且说六个水军头领得了将令，分作两队：李俊和张横先带了四五十个会水的，用两只快船，从芦苇深处悄悄过去；背后张顺、三阮棹四十馀只小船接应。再说李俊、张横上到对岸，便去炮架子边呐声喊，把炮架推翻。只如儿戏，奇妙之极。军士慌忙报与凌振知道。凌振便带了风、火二炮，拿枪上马，引了一千馀人赶将来。李俊、张横领人便走。只如儿戏。凌振追至芦苇滩边，看见一字儿摆开四十馀只小船，船上共有百十馀个水军。李俊、张横早跳在船上，故意不把船开。看看人马到了，呐声喊，都跳下水里去了。只如儿戏。凌振人马已到，便来抢船。朱全、雷横却在对岸呐喊擂鼓。只如儿戏，奇妙之极。凌振夺得许多船只，叫军健尽数上船，便杀过去。

船才行到波心之中，只见岸上朱全、雷横鸣起锣来，只如儿戏，奇妙之绝。水底下早钻起四五十水军，尽把船尾楔子拔了，只如儿戏。水都滚入船里来；外边就势扳翻船，军健都撞在水里。凌振急待回船，船尾舵橹已自被拽下水底去了。奇妙之绝，只如儿戏。两边却钻上两个头领来，把船只一扳，奇妙之极，只如儿戏。仰合转来，凌振却被合下水里去。水底下却是阮小二一把抱住，直拖到对岸来。连环马已大难事，忽然又增出一轰天雷来，诚所谓心摇胆落，手足无措之事也。一段只轻轻用五七个人、百十只船，彼以火攻，此以水胜，用力不多，而大难立解。令人读之，只如儿戏，真文章之盛观也。岸上早有头领接着，便把索子绑了，先解上山来。水中生擒二百馀人，一半水中淹死，些少逃得性命回去。呼延灼得知，急领马军赶将来时，船都已过鸭嘴滩去了。绝倒。箭又射不着，绝倒。人都不见了，绝倒。只忍得气。绝倒。○此一段纯用戏笔。呼延灼恨了半晌，只得引了人马回去。

且说众头领捉得轰天雷凌振，解上山寨，先使人报知。宋江便同满寨头领下第二关迎接，见了凌振，连忙亲解其缚，便埋怨众人道：“我教你们礼请统领上山，如何恁地无礼！”凌振拜谢不杀之恩。宋江便与他把盏已了，自执其手，宋江执凌振手。相请上山。到大寨，见了彭玕已做了头领，凌振闭口无言。彭玕劝道：“晁、宋二头领替天行道，招纳豪杰，专等招安，与国家出力。既然我等到此，只得从命。”宋江却又陪话。凌振答道：“小的在此趋侍不妨，争奈老母妻子都在京师，倘或有人知觉，必遭诛戮，如之奈何？”宋江道：“但请放心，限日取还统领。”凌振谢道：“若得头领如此周全，死亦瞑目！”晁盖道：“且教做筵席庆贺。”

次日，厅上大聚会众头领。饮酒之间，宋江与众又商议破“连环马”之策。正无良法，只见金钱豹子汤隆起身道：读至此句，始信圣叹前批不谬。○为造枪故，先备汤隆；今反借汤隆，生出徐宁。笔法屈曲，其妙无比。“小人不材，愿献一计。除是得这般军器，和我一个哥哥，可以破得连环甲马。”吴学究便问道：“贤弟，你且说用何等军器？你这个令亲哥哥是谁？”汤隆不慌不忙，叉手向前，说出这般军器和那个人来。正是：

计就玉京擒獬豸，
谋成金阙捉狻猊。

毕竟汤隆对众说出那般军器，甚么人来，且听下回分解。

[1] 搦（nuò）呼：叫骂挑战。挑；惹。

[2] 天使：谓天子的使者。

第五十五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盖耐庵当时之才，吾直无以知其际也。其忽然写一豪杰，即居然豪杰也；其忽然写一奸雄，即又居然奸雄也；甚至忽然写一淫妇，即居然淫妇。今此篇写一偷儿，即又居然偷儿也。人亦有言：非圣人不知圣人。然则非豪杰不知豪杰，非奸雄不知奸雄也。耐庵写豪杰，居然豪杰，然则耐庵之为豪杰可无疑也。独怪〔耐〕庵写奸雄，又居然奸雄，则是耐庵之为奸雄又无疑也。虽然，吾疑之矣。夫豪杰必有奸雄之才，奸雄必有豪杰之气；以豪杰兼奸雄，以奸雄兼豪杰，以拟耐庵，容当有之。若夫耐庵之非淫妇、偷儿，断断然也。今观其写淫妇居然淫妇，写偷儿居然偷儿，则又何也？噫嘻，吾知之矣！非淫妇定不知淫妇，非偷儿定不知偷儿也。谓耐庵非淫妇非偷儿者，此自是未临文之耐庵耳。夫当其未也，则岂惟耐庵非淫妇，即彼淫妇亦实非淫妇；岂惟耐庵非偷儿，即彼偷儿亦实非偷儿。经曰：“不见可欲，其心不乱。”群天下之族，莫非王者之民也。若夫既动心而为淫妇，既动心而为偷儿，则岂惟淫妇偷儿而已。惟耐庵于三寸之笔，一幅之纸之间，实亲动心而为淫妇，亲动心而为偷儿。既已动心，则均矣，又安辩泚笔点墨之非入马通奸，泚笔点墨之非飞檐走壁耶？经曰：“因缘和合，无法不有。”自古淫妇无印板偷汉法，偷儿无印板做贼法，才子亦无印板做文字法也。因缘生法，一切具足。是故龙树著书，以破因缘品而弁其篇，盖深恶因缘；而耐庵作《水浒》一传，直以因缘生法，为其文字总持，是深达因缘也。夫深达因缘之人，则岂惟非淫妇也，非偷儿也，亦复非奸雄也，非豪杰也。何也？写豪杰、奸雄之时，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则是耐庵固无与也。或问曰：然则耐庵何如人也？曰：才子也。何以谓之才子也？曰：彼固宿讲于龙树之学者也。讲于龙树之学，则菩萨也。菩萨也者，真能格物致知者也。

读此批也，其于自治也，必能畏因缘。畏因缘者，是学为圣人之法也。传称“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是也。其于治人也，必能不念恶。不念恶者，是圣人忠恕之道也。传称“王道平平，王道荡荡”是也。天下而不

乏圣人之徒，其必有以教我也。

此篇文字变动，又是一样笔法。如：欲破马，忽赚枪；欲赚枪，忽偷甲。由马生枪，由枪生甲，一也。呼延既有马，又有炮，徐宁亦便既有枪，又有甲。呼延马虽未破，炮先为山泊所得；徐宁亦便枪虽未教，甲先为山泊所得，二也。赞呼延踢雪骓时，凡用两“那马”句，赞徐宁赛唐猊时，亦使用两“那副甲”句，三也。徐家祖传枪法，汤家却祖传枪样；二“祖传”字对起，便忽然从意外另生出一祖传甲来，四也。于三回之前，遥遥先插铁匠，已称奇绝；却不知已又于数十回之前，遥遥先插铁匠，五也。

写时迁入徐宁家，已是更馀，而徐宁夫妻偏不便睡；写徐宁夫妻睡后，已入二更馀，而时迁偏不便偷。所以者何？盖制题以构文也。不构文而仅求了题，然则何如并不制题之为愈也。

前文写朱全家眷，忽然添出“令郎”二字者，所以反衬知府舐犊之情也。此篇写徐宁夫妻，忽然又添出一六七岁孩子者，所以表徐氏之有后，而先世留下镇家之甲定不肯漫然轻弃于人也。作文向闲处设色，惟《毛诗》及史迁有之，耐庵真正才子，故能窃用其法也。

写时迁一夜所听说话，是家常语，是恩爱语，是主人语，是使女语，是楼上语，是寒夜语，是当家语，是贪睡语。句句中间有眼，两头有棱，不只死写几句而已。

写徐家楼上夫妻两个说话，却接连写两夜，妙绝，奇绝！

汤隆、徐宁互说红羊皮匣子，徐宁忽向内里增一句云：“里面又用香绵裹住。”汤隆便忽向外面增一句云：“不是上面有白线刺着绿云头如意，中间有狮子滚绣球的？”只“红羊皮匣子”五字，何意其中又有此两番色泽。知此法者，赋海欲得万言，固不难也。

繇东京至山泊，其为道里不少，便分出三段赚法来，妙不可言。

正赚徐宁时，只用空红羊皮匣子；及赚过徐宁后，却反两用雁翎砌就圈金赛唐猊甲。实者虚之，虚者实之，真神掀鬼踢之文也。

话说当时汤隆对众头领说道：“小可是祖代打造军器为生。先父因此艺上遭际老种经略相公，得做延安知寨。先朝曾用这‘连环甲马’取胜。欲破阵时，须用‘钩镰枪’可破。汤隆祖传已有画样在此，若要打造，便可下手。未有枪法，已有枪样，未有教枪人，先有打枪手，又是一样出题法。○枪法祖传，枪样亦祖传，下因别生出一样祖传宝贝来，妙绝。汤隆虽是会打，却不会使。忽然一擒，忽然一纵，笔势变动。若要会使的人，只除非是我那个姑舅哥哥。不必姑舅哥哥也，先写是姑舅

哥哥者，为便于得知藏甲之处也。会使这钩镰枪法，只有他一个教头。他家祖传习学，不教外人。此三句见非徐宁不可。或是马上，或是步行，都有法则；此三句见非教使不可。端的使动，神出鬼没！”一个人赞。

说言未了，林冲问道：“莫不是见做金枪班教师徐宁？”汤隆称叹半日，却忽然换林冲口出其名字，虽为东京二字关锁，然文势亦极变动也。汤隆应道：“正是此人。”林冲道：“你不说起，我也忘了。这徐宁的‘金枪法’、先衬一句作宾。‘钩镰枪法’，次出主。○汤隆独赞钩镰者，为破呼延计也；林冲并赞金枪者，为识徐宁注也。端的是天下独步。在京师时多与我相会，较量武艺，彼此相敬相爱。又一个人赞。○不惟赞徐宁，兼复自赞矣，妙笔。只是如何能够得他上山来？”汤隆道：“徐宁祖传一件宝贝，徐既祖传枪法，汤又祖传枪样，则破呼延固必用钩镰，而教钩镰固必赚徐宁矣。今便就两个祖传上，再生出一个祖传来，成此一篇绝妙奇文，则真正凭空结撰之才也。世上无对，乃是镇家之宝。汤隆比时曾随先父知寨往东京视探姑姑时，多曾见来，是一副雁翎砌就圈金甲，写得活现。○上是眼见，下是耳闻，妙绝。这副甲，一句“这副甲”。○赞踢雪乌骓时，用两那马句；赞雁翎金甲时，用两这甲句，各成异样花色。披在身上，又轻又稳，四字写出一副妙甲来。○轻是甲之材，稳是甲之德。刀剑箭矢急不能透；此句补赞入上四字内。人都唤做‘赛唐猊’^[1]。”名色奇妙。多有贵公子要求一见，造次不肯与人看^[2]。此句既显徐宁极爱，又显汤隆独知。这副甲又一句“这副甲”。是他的性命；五字写爱甲入神，然正为追贼作地也。用一个皮匣子盛着，直挂在卧房中梁上^[3]。非姑舅兄弟，何从得知？若是先对付得他这副甲来时，不由他不到这里。”

吴用道：“若是如此，何难之有？放着有高手弟兄在此。耐庵用人之法如此。今次却用着鼓上蚤时迁去走一遭。”时迁随即应道：“只怕无此一物在彼，若端的有时，好歹定要取了来。”汤隆说：“你若盗得甲来，我便包办赚他上山。”宋江问道：“你如何去赚他上山？”汤隆去宋江耳边低低说了数句。宋江笑道：“此计大妙！”吴学究道：“再用得三个人，同上东京走一遭。一个到京收买烟火药料并炮内用的药材，百忙中忽然插出别事，妙笔。两个去取凌统领家老小。”妙笔。彭玕见了，便起身禀道：“若得一人到颍州取得小弟家眷上山，实拜成全之德。”上文百忙中忽然插出二事，虽与偷甲无涉，然犹是东京顺带之事。若此句则并不关东京矣，亦就百忙中一齐插出，不惟妙笔，真奇笔也。宋江便道：“团练放心，便请二位修书，小可自教人去。”便唤杨林，“可将金

银、书信，带领伴当，前往颍州取彭玕将军老小”；薛永扮作使枪棒卖药的，往东京取凌统领老小；李云扮作客商，同往东京收买烟火药料等物；乐和随汤隆同行，又挈薛永往来作伴；一面先送时迁下山去了。看他写众人起身，又分作三次，不肯作一率笔。次后且叫汤隆打起一把钩镰枪做样，入下偷甲文既毕，即徐宁已到山寨矣，打枪安顿此处，妙绝。却叫雷横提调监督。新铁匠下又陪出一旧铁匠，奇不可言。○倒插铁匠于三回之前，已谓奇不可言，又岂知先已倒插一位于数十回之前耶？再说汤隆打起钩镰枪样子，教山寨里打军器的照着样子打造。自有雷横提督，不在话下。

大寨做个送路筵席，当下杨林、薛永、李云、乐和、汤隆辞别下山去了。第二番起身。次日又送戴宗下山，往来探听事情。第三番起身。这段话，一时难尽。

这里且说时迁忽然安放看官一句，只谓少间定将逐段说来，却不知其骗我也。离了梁山泊，身边藏了暗器、诸般行头，在路迤邐来到东京，投个客店安下了。次日，趲进城来，寻问金枪班教师徐宁家，有人指点道：“入得班门里，靠东第五家黑角子门便是。”如画。时迁转入班门里，班门。先看了前门；前门。次后趲来相了后门，后门。见是一带高墙，墙。墙里望见两间小巧楼屋，楼。侧首却是一根钺柱^[4]。钺柱。○每欲画出一篇绝妙文字，必先向前文一一将应用字眼逐件排出，如棋家先列后着也。时迁看了一回，又去街坊问道：“徐教师在家里么？”人应道：“直到晚方归来，五更便去内里随班^[5]。”明日五更事，邻舍隔晚先说，便见不是捏凑之文。时迁叫了“相扰”，且回客店里来，取了行头，藏在身边，分付店小二道：“我今夜多敢是不归，照管房中则个。”小二道：“但放心自去，这里禁城地面，并无小人。”劈面注射语，读之绝倒。○与瓦官寺和尚对鲁智深说“那里似个出家人，只像绿林中强盗一般”，是一样文法。

时迁再入到城里，买了些晚饭吃了，却趲到金枪班徐宁家左右看时，没一个好安身去处。入手忽作一跌，令人吃惊。看看天色黑了，时迁拽入班门里面^[6]。一层。【眉批】第一节，时迁拽入班门。是夜，寒冬天色，却无月光。不惟点出时景，亦复安放时迁一夜。时迁看见土地庙后一株大柏树，便把两只腿夹定，一节节爬将树头顶上去，骑马儿坐在枝柯上，又一层。【眉批】第二节，时迁上树。悄悄望时，只见徐宁归来，望家里去了。“只见”如画。只见班里两个人提着灯笼出来关门，把一把锁锁了，各自归家去了。只见如画。○第一“只见”是主，第

二“只见”是宾，第三“只见”宾主双亡。只此小小一段，便是妙绝之文。早听得谯楼禁鼓，却转初更。初更。云寒星斗无光，露散霜花渐白。只见班里静悄悄地，“只见”如画。只见徐宁归家，只见两人关门，只见静悄悄地。前两“只见”是有所见，后一“只见”是无所见，活画出做贼人眼中节次。却从树上溜将下来，趲到徐宁后门边，从墙上下来，不费半点气力，爬将过去，又一层。【眉批】第三节，时迁下树，爬过墙伏厨房外。看里面时，却是个小小院子。时迁伏在厨房外张时，见厨房下灯明，两个姬嬛兀自收拾未了^[7]。是收拾将了之辞，便省却徐宁夫妻吃晚饭一段也。时迁却从钱柱上盘到膊风板边^[8]，【眉批】第四节，时迁从钱柱上楼檐。伏做一块儿，张那楼上时，见那金枪手徐宁和娘子对坐炉边向火，写出寒景。怀里抱着一个六七岁孩儿。偏写出不是便睡光景，妙绝。○徐宁有儿妙。前朱全有儿，所以能推知府爱子之心；此徐宁有儿，所以宝惜几世留传之甲也。时迁看那卧房里时，见梁上果然有个大皮匣拴在上面；指出正经题目。○张见皮匣是主，并张见弓箭、腰刀、衣服是宾。张见皮匣后，又必张见弓箭、腰刀、衣服者，多恐单写皮匣，便令房中寒俭也。○贼眼中无所不见，写来如画。房门口挂着一副弓箭，一口腰刀；衣架上挂着各色衣服；上张见皮匣是主，此又张见弓箭、腰刀，衣服，乃宾也。然亦活衬出内里随直装束来。徐宁口里叫道：“梅香，你来与我折了衣服。”上写弓箭、腰刀，衣服，只是陪伴皮匣，使不寂寞耳。此忽然便就三句内抽出衣服一句来，另自细细描写一通，以见本日真从内里随直出来。却又句句恰与匣中金甲先作映衬，别成异样色泽也。下面一个姬嬛上来，就侧首春台上先折了一领柴绣圆领；一。又折一领官绿衬里袄子二。并下面五色花绣踢串，三。一个护项彩色锦帕，四。一条红绿结子并手帕一包；五。另用一个小黄帕儿，包着一条双獭尾荔枝金带；六。○此六句与金甲映衬。共放在包袱内，此一句与皮匣映衬。把来安在烘笼上。此一句与梁上映衬。时迁都看在眼里。本为梁上匣中金甲而来，却反看了烘笼上包袱内许多衣服，做贼真有如此苦事。

约至二更以后，二更交三更。徐宁收拾上床。娘子问道：“明日随直也不？”妮妮如画。徐宁道：“明日正是天子驾幸龙符宫，须用早起五更去伺候。”不惟说明日出去必早之故，亦并说明日归来独迟之故矣。娘子听了，便分付梅香道：“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随班，你们四更起来烧汤，安排点心。”只一五更随直，街上邻舍先说，隔夜娘子又先说，妙绝。○向火弄儿、折衣服后，偏问此一段话，便令匆匆早睡有故。时迁自忖道：“眼见得梁上那个皮匣子便是盛甲在里面。我若赶半夜下手便好。倘若闹将起来，明日出不得城，却不误了大事？且捱到五

更里下手不迟。”偏写作不便偷。○此篇是全副贼文章，故上写贼眼脑，此写贼心肝，后写贼手脚也。听得徐宁夫妻两口儿上床睡了，一“听得”字。两个姬鬟在房门外打铺。若作一碍，令人吃惊。房里桌上却点着碗灯。那五个人都睡着了。两个梅香一日伏侍到晚，精神困倦，齁齁打呵，活画小儿女。时迁溜下来，去身边取个芦管儿，就窗棂眼里只一吹，把那碗灯早吹灭了。又一层。【眉批】第五节，时迁溜至楼窗外。

看看伏到四更左侧，四更。徐宁起来，便唤姬鬟起来烧汤。那两个使女从睡梦里起来，活画小儿女。看房里没了灯，叫道：“阿呀！今夜却没了灯！”徐宁道：“你不去后面讨灯等几时！”极似下半句催促梅香，却不知上半句引逗时迁也，妙绝。那个梅香开楼门下胡梯响。时迁听得，二“听得”字。却从柱上只一溜，来到后门边黑影里伏了。又一层。【眉批】第六节，时迁仍从钱柱溜下伏后门外。听得姬鬟正开后门出来，便去开墙门，三“听得”字。○只见他去开墙门，不知他去讨火，写得妙绝。时迁却潜入厨房里，贴身在厨桌下。又一层。【眉批】第七节，时迁潜入厨房伏厨桌〔下〕。梅香讨了灯火入来，又去关门，闲细之笔。却来灶前烧火。这个〔女使〕〔使女〕也起来生炭火上楼去。一“上去”。○又写出寒景。多时汤滚，捧面汤上去，二“上去”。徐宁洗漱了，叫烫些热酒上来。写出寒景。姬鬟安排肉食炊饼上去，三“上去”。○炭火上去，面汤上去，肉食上去，三“上去”字，都是厨桌下人分中语。徐宁吃罢，叫把饭与外面当直的吃。又有此闲细之笔。时迁听得徐宁下来叫伴当吃了饭，背着包袱，拿了金枪出门。四“听得”字。○二十四字句。两个梅香点着灯送徐宁出去。不惟时事如画，亦为遣开梅香，便于时迁入来耳。时迁却从厨桌下出来，便上楼去，从榻子边直蹑到梁上，却把身躯伏了。又一层。【眉批】第八节时迁上楼伏梁上。两个姬鬟又关闭了门户，吹灭了灯火，此是提灯。○细极。上楼来，脱了衣裳，倒头便睡。活画小儿女。

时迁听得两个梅香睡着了，五“听得”字。在梁上把那芦管儿指灯一吹，那灯又早灭了。时迁却从梁上轻轻解了皮匣。又一层。正要下来，徐宁的娘子觉来，听得响，忽作险笔，令人吃惊。叫梅香道：“梁上甚么响？”时迁做老鼠叫，妙。姬鬟道：“娘子不听得是老鼠叫？因厮打，这般响。”小儿女贪睡怕冷不肯起来，便随口附会一句，真乃如画。时迁就便学老鼠厮打，溜将下来；反借此语而下，奇妙之极。【眉批】第九节，时迁溜下梁来。悄悄地开了楼门，款款地背着皮匣，下得胡梯，从里面直开到外门，偷甲毕。【眉批】第十节，时迁去了。来到班门

口，已自有那随班的人出门，四更便开了锁。如此一段奇文，却将两头随班人下锁开锁作章法，奇绝。时迁得了皮匣，从人队里趁闹出去了，一口气奔出城外，到客店门前，此时天色未晓。敲开店门，去房里取出行李，拴束做一担儿挑了，计算还了房钱，出离店肆，投东便走。

行到四十里外，方才去食店里打火做些饭吃，只见一个人也撞将入来。写得突兀。时迁看时，不是别人，却是神行太保戴宗。见时迁已得了物，两个暗暗说了几句话。戴宗道：“我先将甲投山寨去，妙妙。你与汤隆慢慢地来。”时迁打开皮匣，取出那副雁翎锁子甲来，做一包袱包了。戴宗拴在身上，出了店门，作起“神行法”，自投梁山泊去了。

时迁却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担子上，奇奇妙妙。吃了饭食，还了打火钱，挑上担儿，出店门便走。到二十里路上，撞见汤隆，两个便入酒店里商量。汤隆道：“你只依我从这条路去，妙妙。但过路上酒店、饭店、客店，门上若见有白粉圈儿，奇奇妙妙。你便可就在那店里买酒买肉吃；客店之中，就便安歇；特地把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头，奇奇妙妙。离此间一程外等我。”奇奇妙妙。时迁依计去了。汤隆慢慢地吃了一回酒，却投东京城里来。

且说徐宁家里，天明，两个姬嬛起来，只见楼门也开了，下面中门大门都不关；慌忙家里看时，一应物件都有。写得变动。两个姬嬛上楼来对娘子说道：“不知怎的，门户都开了，却不曾失了物件。”娘子便道：“便道”者，不起身而道也。一写不曾失物，一写寒天懒起，的的如画。“五更里听得梁上响，你说是老鼠厮打，你且看那皮匣子没甚事么？”何遽便及皮匣？故从五更鼠打而入，妙妙。不更作俄延，竟瞥然而入，妙妙。两个姬嬛看了，只叫得苦：“皮匣子不知那里去了！”那娘子听了，慌忙起来，听得不曾失物，且卧而不起；听得不见皮匣，便慌忙起来。只一娘子起身，亦必挑剔尽妙如此。道：“快央人去龙符宫里报与官人知道，教他早来跟寻！”姬嬛急急寻人去龙符宫报徐宁；连央了三四替人，写忙处忙极。都回来说道：“金枪班直随驾内苑去了，写缓处缓极。外面都是亲军护御守把，谁人能够入去？缓处缓极。直须等他自归。”缓处缓极。徐宁娘子并两个姬嬛如热釜子上蚂蚁^[9]，走头无路，不茶不饭，慌做一团。写忙处忙极。

徐宁直到黄昏时候，写缓处缓极。方才卸了衣袍服色，着当直的背了，缓处缓极。将着金枪，慢慢家来。缓处缓极。到得班门口，邻舍说道：偏写邻舍说，表出家中嚷做一片。“娘子在家失盗，等候得观察不见回来。”徐宁吃了一惊，先知失贼，次知失甲，写吃惊都有轻重。慌

忙走到家里。两个丫鬟迎门道：先是邻舍，次是丫鬟，次是娘子，如画。“官人五更出去，却被贼入闪将入来，单单只把梁上那个皮匣子盗将去了！”徐宁听罢，只叫那连声的苦，从丹田底下直滚出口角来。奇语。娘子道：“这贼正不知几时闪在屋里！”写娘子活是娘子。○邻舍说，丫鬟又说，娘子只应如此矣。徐宁道：不答娘子，妙绝。“别的都不打紧，这副雁翎甲乃是祖宗留传四代之宝，不曾有失！花儿王太尉曾还我三万贯钱，我不曾舍得卖与他。忽然撰出一段事，妙绝。恐怕久后军前阵后要用，生怕有些差池，因此拴在梁上。多少人要看我的，只推没了。今次声张起来，枉惹他人耻笑！或问失此宝贝，何得不去缉捕？故作此语解之。○不去缉捕，便单等汤隆矣。今却失去，如之奈何！”

徐宁一夜睡不着，思量道：“不知是甚么人盗了去？自问。也是曾知我这副甲的人！”自答。○活画出失物人家恍恍惚惚，心口问答来。娘子想道：“敢是夜来灭了灯时，那贼已躲在家里了？亦自答还自问。○前娘子问，徐宁不答；此徐宁自问自答，娘子不接话头，亦只是自答。活画出失物人家恍恍惚惚，东猜西测来。必然是有人爱你的，将钱问你买不得，因此使这个高手贼来盗了去。此一段与花儿太尉一段对。你可央人慢慢缉访出来，别作商议，且不要打草惊蛇。”此一段与枉惹耻笑一段对。徐宁听了，到天明起来，坐在家中纳闷。

早饭时分，只听得有人扣门。当直的出去问了名姓，入来报道：是失物纳闷人家气色。“有个延安府汤知寨儿子汤隆，特来拜望。”徐宁听罢，教请进客位里相见^[10]。汤隆见了徐宁，纳头拜下，说道：“哥哥一向安乐？”徐宁答道：“闻知舅舅归天去了，一者官身羁绊，二乃路途遥远，不能前来吊问。并不知兄弟信息。一向正在何处？今次自何而来？”汤隆道：“言之不尽！自从父亲亡故之后，时乖运蹇，一向流落江湖。今从山东径来京师探望兄长。”徐宁道：“兄弟少坐。”便叫安排酒食相待。汤隆去包袱内取出两锭蒜条金，重二十两，送与徐宁，是钩镰教师聘礼，为之一笑。○有此便见不是为甲报信而来。说道：“先父临终之日，留下这些东西，教寄与哥哥做遗念^[11]。为因无心腹之人，不曾捎来。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师纳还哥哥。”徐宁道：“感承舅舅如此挂念。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顺处，怎地报答！”汤隆道：“哥哥，休恁地说。先父在日之时，常是想念哥哥这一身武艺，只恨山遥水远，不能够相见一面，因此留这些物与哥哥做遗念。”徐宁谢了汤隆，交收过了，且安排酒来管待。

汤隆和徐宁饮酒中间，徐宁只是眉头不展，面带忧容。汤隆起身

道：“哥哥，如何尊颜有些不喜？心中必有忧疑不决之事。”徐宁叹口气道：“兄弟不知，一言难尽！夜来家间被盗！”汤隆道：“不知失去了多少物事？”妙绝，便剔出“单单”二字来。徐宁道：“单单只盗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雁翎锁子甲，又唤作‘赛唐猊’。昨夜失了这件东西，以此心下不乐。”汤隆道：“哥哥那副甲，兄弟也曾见来，端的无比。先父常常称赞不尽。说我先人，便剔起彼先人；说我先人犹称赞不尽，便剔起彼先人着实宝惜，盖分明劝之必追矣。却是放在何处被盗了去？”若在山泊中并不曾说梁上也者。徐宁道：“我把一个皮匣子盛着，拴缚在卧房中梁上，正不知贼人甚么时候入来盗了去。”汤隆问道：“却是甚等样皮匣子盛着？”若在酒店中并不曾见红羊皮也者。徐宁道：“是个红羊皮匣子盛着，里面又用香绵裹住。”忽然在红羊皮里，另又添出一样铺设，妙不可言。汤隆失惊道：“红羊皮匣子！”接口说五个〔字〕一顿顿住，妙绝。问道：俗本失“问道”二字，便令上文“红羊皮匣子”五字不得一顿，神色便减多少。“不是上面有白线刺着绿云头如意，中间有狮子滚绣球的？”徐宁在红羊皮匣里添出色泽，汤隆在红羊皮匣外添出色泽，妙文对剔而起，妙不可言。徐宁道：“兄弟，你那里见来？”汤隆道：“小弟夜来离城四十里在一个村店里沽酒吃，见个鲜眼睛黑瘦汉子一百八人，有正出身便画者，有未出身先画者，有已出身却不画，少间别借一人眼中画出者。奇莫奇于时迁，在四十五回出身，直至此篇方与一画也。担儿上挑着。我见了，心中也自暗忖道：‘这个皮匣子却是盛甚么东西的？’只此三行文字，亦分作三段读，第一段是红羊皮匣。临出门时，我问道：‘你这皮匣子作何用？’那汉子应道：‘原是盛甲的，第二段是盛甲红羊皮匣。如今胡乱放些衣服。’第三段是空红羊皮匣，妙绝。必是这个人了。我见那厮却似闪肭了腿的，一步步挑着了走。奇奇妙妙，见必可追着。何不我们追赶他去？”徐宁道：“若是赶得着时，却不是天赐其便！”汤隆道：“既是如此，不要担阁，便赶去罢。”不令再计，行兵如脱兔，此之谓也。【眉批】此第一段望空赶。

徐宁听了，急急换上麻鞋，带了腰刀，提条朴刀，便和汤隆两个出了东郭门，拽开脚步，迤迤赶来。前面见有白圈壁上酒店里，汤隆道：“我们且吃碗酒了赶，就这里问一声。”奇奇妙妙。汤隆入得门坐下，便问道：“主人家，借问一声，曾有个鲜眼黑瘦汉子挑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么？”店主人道：“昨夜是有这般一个人挑着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了，一似腿上吃跌了的，一步一擗走。”此句不曾问，却答出来，文字变动之极。汤隆道：“哥哥，你听却何如？”一路汤隆语，段段作踢跳之调。徐宁听了，做声不得。是气昏人。两个连忙还了酒钱，出门便去。

前面又见一个客店，壁上有那白圈。汤隆立住了脚，奇奇妙妙。说道：“哥哥，兄弟走不动了，和哥哥且就这客店里歇了，明日早去赶。”徐宁道：“我却是官身，倘或点名不到，官司必然见责，如之奈何？”汤隆道：“这个不用兄长忧心，嫂嫂必自推个事故。”当晚又在客〔店〕里问时，店小二答道：“昨夜有一个鲜眼黑瘦汉子此句前在汤隆口中，此在小二口中，文字变动之极。在我店里歇了一夜，直睡到今日小日中方才去了，前店显说跌牒，此店虚写跌牒，文字变动之极。口里只问山东路程。”忽然插出路引，妙绝。汤隆道：“恁地，可以赶了。”段段作踢跳之调。当夜两个歇了，次日起个四更，离了客店，又迤迤赶来。汤隆但见壁上有白粉圈儿，便做买酒买食吃了问路，处处皆说得一般。省文。徐宁心中急切要那副甲，只顾跟随着汤隆赶了去。是气昏人。○又好笔力。

看看天色又晚了，望见前面一所古庙。庙前树下，时迁放着担儿在那里坐地。奇奇妙妙。汤隆看见，叫道：“好了！段段作踢跳之调。前面树下那个不是哥哥盛甲的红羊皮匣子？”【眉批】此第二段押贼赶。徐宁见了，抢向前来，一把揪住了时迁，喝道：“你这厮好大胆！如何盗了我这副甲来！”时迁道：“住！住！不要叫！如此接口，匪夷所思。是我盗了你这副甲来，偏不赖，匪夷所思。你如今却要怎地？”反问怎地，匪夷所思。○奇奇妙妙。徐宁喝道：“畜生无礼！倒问我要怎的！”时迁道：“你且看匣子里有甲也无！”汤隆便把匣子打开看时，里面却是空的。奇奇妙妙。○看他行文何等撇捷，何等洁净，我一生学不到者。徐宁道：“你这厮把我这副甲那里去了！”时迁道：“你听我说：小人姓张，排行第一，泰安州人氏。本州有个财主要结识老种经略相公，知道你家有这副雁翎锁子甲，不肯货卖，特地使我同一个李三两人来你家偷盗，许俺们一万贯。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来，闪肭了腿，因此走不动，先教李三拿了甲去，只留得空匣在此。你若要奈何我时，便到官司，就拚死我也不招！一段作对。若还肯饶我时，我和你去讨来还你。”一段作正。徐宁踌躇了半晌，决断不下。是气昏人。汤隆便道：“哥哥，不怕他飞了去！只和他去讨甲！承他第二段。若无甲时，须有本处官司告理！”翻他第一段。徐宁道：“兄弟也说得是。”三个厮赶着，又投客店里来歇了。徐宁、汤隆监住时迁一处宿歇。见鬼，绝倒。原来时迁故把些绢帛扎缚了腿，只做闪肭了的。徐宁见他走不动，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三个又歇了一夜，次日早起来再行。时迁一路买酒买肉陪告。一路无事，惟恐寂寞，故特写此一句，便有多少景色可想。若写作徐宁、汤隆买酒肉吃，便无多少景色可想也。又行了一日。

次日，徐宁在路上心焦起来，不知毕竟有甲也无。正走之间，只见路傍边三四个头口，拽出一辆空车子，背后一个人驾车；傍边一个客人，看着汤隆，纳头便拜。忽然变幻出来，奇奇妙妙。汤隆问道：“兄弟因何到此？”那人答道：“郑州做了买卖，要回泰安州去。”汤隆道：“最好！更不说第二句，陡然便合，何等撇捷，何等洁净，我一生学不到。我三个要搭车子，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遭。”那人道：“莫说三个上车，再多些也不计较。”汤隆大喜，叫与徐宁相见。徐宁问道：“此人是谁？”汤隆答道：“我去年在泰安州烧香，结识得这个兄弟，姓李，林连切洛。名荣，云元切学。是个有义气的人。”徐宁道：“既然如此，这张一又走不动，闪腿为可赶地，今又为搭车地，妙绝。都上车子坐地。”【眉批】此第三段上车赶。只叫车客驾车子行。四个人坐在车子上，一个贼，一个失主，一个报信人，一个闲人，坐得好笑。徐宁问道：赶甲极急，搭车又极闲，东究西审，便如活画。“张一，你且说与我那个财主姓名。”时迁推托再三，说道：“他是有名的郭大官人。”徐宁却问李荣道：问一个，又问一个，又画出急，又画出闲。“你那泰安州曾有个郭大官人么？”李荣答道：“我那本州郭大官人是个上户财主，是出得一万贯人。专好结识官宦来往，是要扳老种经略相公人。门下养着多少闲人。”是张一、李三主人。○只三句，而句句恰怕，奇奇妙妙。徐宁听罢，心中想道：“既有主坐^[12]，必不碍事。”又见李荣一路上说些枪棒，喝几个曲儿，不惟引路，亦已明明写出此客人。不觉又过了一日。

看看到梁山泊只有两程多路，只见李荣叫车客把葫芦去沽些酒来，是。买些肉来，就车子上吃三杯。李荣把出一个瓢来先倾一瓢来劝徐宁。徐宁一饮而尽。李荣再叫倾酒，车客假做手脱，把这一葫芦酒都翻在地下。李荣喝叫车客再去沽些，只见徐宁口角流涎，扑地倒在车上了。李荣是谁？便是铁叫子乐和。好笔力。○如脱面具。三个从车上跳将下来，赶着车子，直送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众人就把徐宁扛扶下船，都到金沙滩上岸。宋江已有人报知，和众头领下山接着。

徐宁此时麻药已醒，众人又用解药解了。徐宁开眼见了众人，吃了一惊，便问汤隆道：“兄弟，你如何赚我来到这里？”汤隆道：“哥哥听我说：小弟今次闻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杰，因此上在武冈镇拜黑旋风李逵做哥哥，投托大寨入伙。今被呼延灼用‘连环甲马’冲阵，无计可破，是小弟献此‘钩镰枪法’，只除是哥哥会使。由此定这条计：使时迁先来偷了你的甲，却教小弟赚哥哥上路；后使乐和假做李荣，过山时下了蒙汗药，请哥哥上山来坐把交椅。”徐宁道：“却是兄弟送了我^[13]！”宋

江执杯向前陪告道：“见今宋江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非敢贪财好杀，行不仁不义之事。万望观察怜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此数语是宋江所以赚人做强盗者，乃村学究遽许其忠义，何哉？只看他处处用，便可知。林冲也来把盏陪话道：“小弟亦在此间，兄长休要推却。”缴还林冲，章法。徐宁道：“汤隆兄弟，你却赚我到此，家中妻子必被官司擒捉，如之奈何！”宋江道：“这个不妨，观察放心，只在小可身上，早晚便取宝眷到此完聚。”晁盖、吴用、公孙胜都来与徐宁陪话，安排筵席作庆，一面选拣精壮小喽啰，学使钩镰枪法，一面使戴宗和汤隆星夜往东京搬取徐宁老小。

旬日之间，杨林自颍州取到彭玘老小，薛永自东京取到凌振老小，李云收买到五车烟火药料回寨。先结馀文。○中间一篇徐家金甲文字，两头却插出别家别事许多馀文，章法奇绝。更过数日，戴宗、汤隆取到徐宁老小上山。次结正文。徐宁见了妻子到来，吃了一惊，问是如何便得到这里，妻子答道：“自你转背，官司点名不到，我使了些金银首饰，只推道患病在床，因此不来叫唤。忽见汤叔叔赍着雁翎甲来仍用甲，奇奇妙妙。说道：‘甲便夺得来了，哥哥只是于路染病，将次死在客店里，叫嫂嫂和孩儿便来看视。’把我赚上车子，我又不知路径，迤迤来到这里。”徐宁道：“兄弟，好却好了，只可惜将我这副甲陷在家里了！”汤隆笑道：“好教哥哥欢喜：馀波更作一曲。打发嫂嫂上车之后，我便复翻身去赚了这甲，甲赚人，人赚甲，一时几转，变动之极。诱了这两个姬嫖，收拾了家中应有细软，做一担儿挑在这里。”徐宁道：“恁地时，我们不能够回东京去了！”汤隆道：“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来：馀波之余，再作一曲。在半路上撞见一伙客人，我把哥哥雁翎甲穿了，仍用甲，奇奇妙妙。搽画了脸，说哥哥名姓，劫了那伙客人的财物。这早晚，东京已自遍行文书捉拿哥哥。”徐宁道：“兄弟，你也害得我不浅！”晁盖、宋江都来陪话道：“若不是如此，观察如何肯在这里住？”随即拨定房屋与徐宁安顿老小。众头领且商议破连环马军之法。

此时雷横监造钩镰枪已都完备，与前呼应。○得此一呼一应，便知从前偷甲赚人之时，皆打造钩镰之时也。宋江、吴用等启请徐宁，教众军健学使钩镰枪法。徐宁道：“小弟今当尽情剖露^[14]，训练众军头目，拣选身材长壮之士。”众头领都在聚义厅上看徐宁选军，说那个钩镰枪法。有分教：

三千甲马登时破，
一个英雄指日降。

毕竟金枪徐宁怎的敷演钩镰枪法^[15]，且听下回分解。

[1] 唐猊：即唐夷，古代传说中的猛兽，皮坚厚，可制甲。

[2] 造次：轻率，随便。

[3] 中梁：屋的正梁。

[4] 戗柱：用来支撑房屋墙壁的柱子，防止房屋倾倒。

[5] 内里：宫中。随班：谓依照官位等次入朝供奉。

[6] 拽入：趁人不备进入。

[7] 姬鬟：即丫鬟。

[8] 搏风板：即博风板。屋顶两端伸出山墙之外，为了防风雪，用木条钉在檩条顶端，也起到遮挡桁（檩）头的作用。

[9] 鏊（ào）：一种平底锅。

[10] 客位：指客厅。

[11] 遗念：以死者遗物留作纪念。

[12] 主坐：即主犯。

[13] 送：断送，葬送。

[14] 剖露：谓充分表露、说明。

[15] 敷演：表演。

第五十六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看他当日写十队诱军，不分方面，只是一齐下去；至明日写三面诱军，亦不分队号，只是一齐拥起。虽一时纸上文势有如山雨欲来、野火乱发之妙，然毕竟使读者胸中茫不知其首尾乃在何处，亦殊闷闷也。乃闷闷未几，忽然西北闪出穆弘、穆春，正北闪出解珍、解宝，东北闪出王矮虎、一丈青。七队虽战苦云深，三队已龙没爪现，有七队之不测，正显三队之出奇；有三队之分明，转显七队之神变。不宁惟是而已，又于鸣金收军、各请功赏之后，陡然又闪出刘唐、杜迁一队来。呜呼！前乎此者有战矣，后乎此者有战矣。其书法也，或先整后变，或先灭后明。奇固莫奇于今日之通篇不得分明，至拖尾忽然一闪，一闪，一闪；三闪之后，已作隔尾，又忽然两人一闪也。

当日写某某是十队，某某是放炮，某某是号带，调拨已定。至明日，忽然写十队，忽然写放炮，忽然写号带。于是读者正读十队，忽然又是放炮；正读放炮，忽然又是十队；正读十队，忽然又是号带；正读号带，忽然又是放炮。遂令纸上一时亦复岌岌摇动，不能不令读者目眩耳聩，而殊不知作者正自心闲手缓也。异哉，技至此乎！

吾读呼延爱马之文，而不觉垂泪浩叹。何也？夫呼延爱马，则非为其出自殊恩也，亦非为其神骏可惜也，又非为其藉此恢复也。夫天下之感，莫深于同患难；而人生之情，莫重于周旋久。盖同患难，则曾有生死一处之许；而周旋久，则真有性情如一之谊也。是何论亲之与疏，是何论人之与畜，是何论有情之与无情！吾有一苍头，自幼在乡塾，便相随不舍。虽天下之驂，无有更甚于此苍头也者，然天下之爱吾，则无有更过于此苍头者也，而不虞其死也。吾友有一苍头，自与吾友往还，便与之风晨雨夜，同行共住。虽天下之驂，又无有更甚于此苍头也者；然天下之知吾，则又无有更过于此苍头者也，而不虞其去也。吾有一玉钩，其质青黑，制作朴略，天下之弄物，无有更贱于此钩者。自周岁时，吾先王母系吾带上，无日不在带上，犹五官之第六，十指之一枝也。无端渡河坠于中流，至今如缺一官，如隳一指也。然是三者，犹有

其物也。吾数岁时，在乡塾中临窗诵书，每至薄暮，书完日落，窗光苍然，如是者几年如一日也。吾至今暮窗欲暗，犹疑身在旧塾也。夫学道之人，则又何感何情之与有，然而天下之人之言感言情者，则吾得而知之矣。吾盖深恶天下之人之言感言情，无不有为之，故特于呼延爱马，表而出之也。

话说晁盖、宋江、吴用、公孙胜与众头领就聚义厅上，启请徐宁教使钩镰枪法。众人看徐宁时，果是一表好人物，六尺五六长身体，团团的一个白脸，三牙细黑髭髯，十分腰围膀阔。就众人眼中看出。选军已罢，便下聚义厅来，拿起一把钩镰枪自使一回。众人见了喝采。徐宁便教众军道：“但凡马上使这般军器，就腰胯里做步上来，上中七路，三钩四拨，一搠一分，共使九个变法。此一段是钩镰变法，是宾。若是步行使这钩镰枪，亦最得用。先使八步四拨，荡开门户；十二步一变，十六步大转身。分钩镰搠缴二十四步，那上攒下，钩东拨西；三十六步，浑身盖护，夺硬斗强。此是钩镰枪正法。”此一段是钩镰正法，是主。有诗诀为证：

四拨三钩通七路，
共分九变合神机。
二十四步那前后，
一十六翻大转围。以诗诀总结上二段。○竟似《考工记》文字。

徐宁将正法一路路敷演，教众头领看。众军汉见了徐宁使钩镰枪，都喜欢。就当日为始，将选拣精锐壮健之人晓夜习学。又教步军藏林伏草，钩蹄拽腿，下面三路暗法。又补一句。不到半月之间，教成山寨五七百人。宋江并众头领看了大喜，准备破敌。

却说呼延灼自从折了彭玕、凌振，每日只把马军来水边搦战。山寨中只教水军头领牢守各处滩头，水底钉了暗桩。呼延灼虽是在山西、山北两路山哨，决不能够到山寨边。梁山泊却叫凌振制造了诸般火炮，克日定时下山对敌。学使钩镰枪军士已都成熟。宋江道：本是徐宁训练，吴用调拨，乃反大书宋江者，此篇抗拒王师，罪在不赦，特书尽出宋江之谋，所以深著其恶也。“不才浅见，未知合众位心意否？”吴用道：“愿闻其略。”宋江道：“明日并不用一骑马军，众头领都是步战。是。孙、吴兵法却利于山林沮泽。今将步军下山，分作十队诱敌；是。但见军马冲掩将来，都望芦苇荆棘林中乱走。却先把钩镰枪军士埋伏在彼，是。每十个会使钩镰枪的，间着十个挠钩手，是。但见马到，一搅

钩翻，便把挠钩搭将入去捉了。平川窄路也如此埋伏。此法如何？”吴学究道：本是吴用调拨，此反书作吴用答，是《春秋》笔法。“正应如此藏兵捉将。”徐宁道：本是徐宁训练，此反书作徐宁答，是《春秋》笔法。“钩镰枪并挠钩，正是此法。”

宋江当日分拨十队步军人马。刘唐、杜迁引一队，一。穆弘、穆春引一队，二。杨雄、陶宗旺引一队，三。朱仝、邓飞引一队，四。解珍、解宝引一队，五。邹渊、邹润引一队，六。一丈青、王矮虎引一队，七。薛永、马麟引一队，八。燕顺、郑天寿引一队，九。杨林、李云引一队：十。这十队步军先行下山诱引敌军。再差李俊、张横、张顺、三阮、童威、童猛、孟康九个水军头领，乘驾战船接应；十一。再叫花荣、秦明、李应、柴进、孙立、欧鹏六个头领乘马引军，只在山边搦战；十二。凌振、杜兴专放号炮；十三。却叫徐宁、汤隆总行招引使钩镰枪军士。十四。中军宋江、吴用、公孙胜，戴宗、吕方、郭盛总制军马指挥号令，十五。其余头领俱各守寨。十六。宋江分拨已定。是夜三更，先载使钩镰枪军士过渡，四面去分头埋伏已定。写得明画之极。四更，却渡十队步军过去。明画之极。凌振，杜兴载过风火炮架，上高埠去处竖起炮架，阁上火炮。明画之极。徐宁、汤隆各执号带渡水。明画之极。○此处写得明画，已后便纵横灭没，不复知其首尾何处，又是一样章法。平明时分，宋江守中军人马隔水擂鼓呐喊摇旗。论调拨，则中军乃居最后；论挑战，则中军独居最先，又是一样章法。○极似先用中军，却独不用中军，奇绝。

呼延灼正在中军帐内，听得探子报知，传令便差先锋韩滔先来出哨，随即锁上连环甲马。呼延灼全身披挂，骑了踢雪乌骓马，仗着双鞭，大驱军马杀奔梁山泊来。隔水望见宋江引着许多人马，奇景如画。呼延灼教摆开马军。先锋韩滔来与呼延灼商议道：“正南上一队步军不知多少的。”呼延灼道：“休问他多少，只顾把连环马冲将去！”韩滔引着五百马军飞哨出去，又见东南上一队军兵起来。却欲分兵去哨，只见西南上又有起一队旗号，招飏呐喊。韩滔再引军回来，对呼延灼道：“南边三队贼兵都是梁山泊旗号。”呼延灼道：“这厮许多时不出来厮杀，必有计策。”第一段南方三队，逐队写出。说犹未了，只听得北边一声炮响，叙十队诱军，就便间入炮声，离奇错落，笔力奇绝。○十队拥起之时，即施放号炮之时，既不可单叙十队，又叙放炮；又不可叙毕十队，方叙放炮。得此奇横之笔，一齐夹杂写出，令人耳目震动。呼延灼骂道：“这炮必是凌振从贼，教他施放！”写出懊恼，令人失笑。众人平南一望，只见北边又拥起三队旗号。第二段北方三队，一句写出。

呼延灼对韩滔道：“此必是贼人奸计！我和你把人马分为两路：我去杀北边人马，你去杀南边人马。”正欲分兵之际，只见西边又是四队人马起来，第三段西方四队，亦一句写出。呼延灼心慌。又听得正北上连珠炮响，一带直接到土坡上。那一个母炮周回接着四十九个子炮^[1]，名为“子母炮”，响处风威大作。又极写炮声，纸上皆岌岌震动。○离奇错落，笔力奇绝。○十队既是诱军，便写不出声势，却借放炮写出十队声势来，妙笔。呼延灼军兵不战自乱，急和韩滔各引马步军兵四下冲突。

这十队步军东赶东走，西赶西走。此十三字是叙徐宁、汤隆号带之功，非叙十队也。○看他写得诱敌者、放炮者、招引者，人人用命，色色精神，妙绝。呼延灼看了大怒，引兵望北冲将来。望北第一段。宋江军兵尽投芦苇中乱走。呼延灼大驱连环马，卷地而来，那甲马一齐跑发，收勒不住，尽望败苇折芦之中、枯草荒林之内跑了去。又算注，又算画；注得明，画得活。只听里面胡哨响处，钩镰枪一齐举手，先钩倒两边马脚，中间的甲马便自咆哮起来。又算注，又算画，注得明，画得活。那挠钩手军士一齐搭住，芦苇中只顾缚人。呼延灼见中了钩镰枪计，便勒马回南边去赶韩滔。望南第二段。背后风火炮当头打将下来，又忽写炮，离奇错落，笔力奇绝。这边那边，漫山遍野，都是步军追赶着。韩滔、呼延灼部领的连环甲马乱滚滚都擗入荒草芦苇之中，尽被捉了。二人情知中了计策，纵马去四面跟寻马军夺路奔走时，更兼那几条路上麻林般摆着梁山泊旗号；不敢投那几条路走，一直便望西北上来。望西第三段。行不到五六里路，早拥出一队强人，当先两个好汉拦路，一个是没遮拦穆弘，一个是小遮拦穆春，前叙十队不分方面，只是一齐下去，至此忽然在三面闪出六个人来，不必尽见，不必尽不见，政如怒龙行雨，见其一爪两爪也。捻两条朴刀，大喝道：“败将休走！”【眉批】十队伏军，忽然闪出三段，绝妙章法。

呼延灼忿怒，舞起双鞭，纵马直取穆弘、穆春。略斗四五合，穆春便走。画出诱敌。呼延灼只怕中了计，不来追赶，不赶妙。望正北大路而走。仍望正北第四段。山坡下又转出一队强人，当先两个好汉拦路，一个是两头蛇解珍，一个是双尾蝎解宝，又闪出两个。各挺钢叉，直奔前来。呼延灼舞起双鞭来战两个。斗不到五七合，解珍、解宝拔步便走。画出诱敌。○两队如此，馀队可知。呼延灼赶不过半里多路，试赶又妙。○两段，一段写不赶，一段写赶，法变。两边钻出二十四把钩镰枪，着地卷将来。画出无处不是钩镰枪，离奇错落，笔力奇绝。呼延灼无心恋战，拨转马头望东北上大路便走，望东北第五段。又撞着王矮虎、一丈青夫妻二人又闪出两个。截住去路。呼延灼见路径不平，四下

兼有荆棘遮拦，拍马舞鞭，杀开条路直冲过去。变一句。○要变一句，便径变一句，是耐庵筋节处。王矮虎、一丈青赶了一直赶不上，赶字亦翻用转来，奇笔妙笔。呼延灼自投东北上去了，水穷云尽处，忽留此一线，妙笔。杀得大败亏输，雨零星乱。

宋江鸣金收军回山，各请功赏。三千连环甲马，有停半被钩镰枪拨倒^[2]，伤损了马蹄，剥去皮甲，把来做菜马；字法奇绝。二停多好马，牵上山去喂养，作坐马。开注连环甲马下落，为前篇结案。带甲军士都被生擒上山。又开注甲军下落。五十步军，被三面围得紧急，有望中军躲的，都被钩镰枪拖翻捉了；望水边逃命的，尽被水军头领围裹上船去，拽过滩头，拘捉上山。又开注步军下落。先前被拿去的马匹并捉去军士尽行复夺回寨。要足。把呼延灼寨栅尽数拆来，水边泊内，搭盖小寨。再造两处做眼酒店房屋等项，仍前着孙新、顾大嫂、石勇、时迁两处开店。陡插闲事，以文为戏。

刘唐、杜迁拿得韩滔，挽转第一队。○上文闪出六个人，此处又闪出六个人，灭没撑研，极笔墨之变事。把来绑缚解到山寨。宋江见了，亲解其缚，请上厅来，以礼陪话，相待筵宴，令彭玕、凌振说他入伙。说之之辞，则又是只待招安、安民报国等句也。而总谓之说，盖不听其久假不归也。韩滔也是七十二煞之数，自然意气相投，就梁山泊做了头领。宋江便教修书，使人往陈州搬取韩滔老小来山寨中完聚。瞥然与前卷凌振、彭玕、徐宁等句作一合相，如孤飞之雁，遥逐前行，妙笔妙笔。宋江喜得破了连环马，又得了许多军马衣甲盔刀，每日做筵席庆喜；仍旧调拨各路守把，堤防官兵。不在话下。

却说呼延灼折了许多官军人马，不敢回京，独自一个骑着那匹踢雪乌骓马，自此以下，以踢雪乌骓生波作折，另是一样章法。把衣甲拴在马上，活画出逃败将官来。于路逃难；却无盘缠，解下束腰金带，卖来盘缠。活画出逃败将官来。在路寻思道：“不想今日闪得我如此！却是去投谁好？”猛然想起：“青州慕容知府我亦猛然想起。旧与我有一面相识，何不去那里投奔他？却打慕容贵妃的关节，闲中一笔，早为慕容正罪。○非写呼延将军要关节，正表慕容知府有关节也。那时再引军来报仇未迟！”

在路行了二日，当晚又饥又渴，见路傍一个村酒店，呼延灼下马，把马拴在门前树上。呼延将军有败逃饥渴之时，御赐名马有拴在野树之时。人生失意，真常事耳。入来店内，把鞭子放在桌上，都从马上写，细妙之极。坐下了，叫酒保取酒肉来吃。酒保道：“小人这里只卖酒。

要肉时，村里却才杀羊；若要，小人去回买。”呼延灼把腰里料袋解下来，取出些金带倒换的碎银两把与酒保，道：“你可回一脚羊肉与我煮了，就对付草料，喂养我这匹马。一路都从马上着笔，细妙之极。今夜只就你这里宿一宵，明日自投青州府里去。”酒保道：“官人，此间宿不妨，只是没好床帐。”呼延灼道：“我是出军的人，但有歇处便罢。”出色写村店，亦出色写失意人。酒保拿了银子自去买羊肉。呼延灼把马背上捎的衣甲取将下来，松了肚带，我尝言美人爱青镜，名士爱古砚，大将爱良马，此处又一写出。坐在门前。等了半晌，只见酒保提一脚羊肉归来。呼延灼便叫煮了，回三斤面来打饼，打两角酒来。酒保一面煮肉打饼，一面烧脚汤与呼延灼洗了脚，逃败人无可形容，忽然写出“洗脚”二字，情事如画。便把马牵放屋后小屋下。一路都从马上着意。酒保一面切草煮料，呼延灼先讨热酒吃了一回。少刻肉熟，呼延灼叫酒保也与他些酒肉吃了，分付道：“我是朝廷军官，为因收捕梁山泊失利，待往青州投慕容知府。你好生与我喂养这匹马，是今上御赐的，名为‘踢雪乌骓马’。上文写大军覆没之后，更无一物可恃，只爱念得此一匹马；此文写大军覆没之后，更无一长可说，只夸示得此一匹马。人至失意时，真是活活如此。名士下第归来，向所亲吟其射策，亦犹是也。明日我重重赏你。”酒保道：“感承相公。却有一件事教相公得知：离此间不远有座山，唤做桃花山。陡然回合。山上有一伙强人，为头的是打虎将李忠，第二个是小霸王周通。聚集着五七百小喽罗，打家劫舍，时常来搅恼村坊，官司累次着仰捕盗官军来收捕他不得。相公夜间须用小心醒睡。”呼延灼说道：“我有万夫不当之勇，便道那厮们全伙都来也待怎生！只与我好生喂养这匹马。”别事都不经心，勤勤只嘱此马。不惟章法应尔，亦写将军之与战马，真有死生知己之感也。吃了一回酒肉饼子。酒保就店里打了一铺，画出村店。安排呼延灼睡了。

一者呼延灼连日心闷，二乃又多了几杯酒，就和衣而卧。便于下文。一觉直睡到三更方醒，只听得屋后酒保在那里叫屈起来。呼延灼听得，连忙跳将起来，提了双鞭，只四字写出英雄无用武之地来，可发一笑。走去屋后问道：“你如何叫屈？”酒保道：“小人起来上草，只见篱笆推翻，被人将相公的马偷将去了！前篇写偷甲，此篇写偷马，章法对而不对，不对而对，奇妙之极。远远地望见三四里火把尚明，一定是那里去了！”呼延灼道：“那里正是何处？”酒保道：“眼见得那条路上正是桃花山小喽罗偷得去了！”呼延灼吃了一惊，便叫酒保引路，就田塍上赶了二三里^[3]。火把看看不见，正不知投那里去了。呼延灼说道：“若失了御赐的马，却怎的是好！”不惜连环三千，却痛御赐一匹者，众材易集，名士难求也。荀粲“佳人难再得”之叹，亦此意也。酒保道：“相公

明日须去州里告了，差官军来剿捕，方才能彀〔夺回〕这匹马。”

呼延灼闷闷不已，坐到天明，叫酒保挑了衣甲，径投青州。第一节先赐一匹马，第二节布出无数马，第三节葬送无数马，第四节并失一匹马，章法妙绝奇绝。○昨日画出一幅逃败将官，画得好笑；今日又画出一幅逃败将官，一发画得好笑。来到城里时，天色已晚了，且在客店里歇了一夜。次日天晓，径到府堂阶下，参拜了慕容知府。知府大惊，问道：“闻知将军收捕梁山泊草寇，如何却到此间？”呼延灼只得把上项诉说了一遍。慕容知府听了道：“虽是将军折了许多人马，此非慢功之罪，中了贼人奸计，亦无奈何。下官所辖地面多被草寇侵害。将军到此，可先扫清桃花山，夺取那匹御赐的马；紧抱题目，妙笔。却连那二龙山、白虎山又陡然回合出二处来。两处强人一发剿捕了时，下官自当一力保奏，再教将军引兵复仇，如何？”呼延灼再拜道：“深谢恩相主监⁴。若蒙如此，誓当效死报德！”慕容知府教请呼延灼去客房里暂歇，一面更衣宿食。那挑甲酒保自叫他回去了。前篇有偷甲好汉，此篇又有挑甲酒保，妙妙。一住三日，呼延灼急欲要这匹御赐马，紧提题目，妙笔。又来禀复知府，便教点军。慕容知府便点马步军二千，借与呼延灼，又与了一匹青骢马。又引出一匹马来。呼延灼谢了恩相，披挂上马，带领军兵前来夺马，径往桃花山进发。

且说桃花山上，打虎将李忠与小霸王周通自得了这匹踢雪乌骓马，每日在山上庆喜饮酒。可见名士所至，望风而靡。当日有伏路小喽啰报道：“青州军马来也！”小霸王周通起身道：“哥哥守寨，兄弟去退官军。”便点起一百小喽啰，绰枪上马，下山来迎敌官军。

却说呼延灼引起二千兵马来到了山前，摆开阵势。呼延灼出马，厉声高叫：“强贼蚤来受缚！”小霸王周通将小喽啰一字摆开，便挺枪出马。呼延灼见了，便纵马向前来战。周通也跃马来迎。二马相交，斗不到六七合，周通气力不加，拨转马头，往山上便走。呼延灼赶了一直，怕有计策，急下山来扎住寨栅，等候再战。

却说周通回寨，见了李忠，诉说：“呼延灼武艺高强，遮拦不住，只得且退上山。倘或他赶到寨前来，如之奈何？”李忠道：“我算二龙山宝珠寺花和尚鲁智深在彼，多有人伴；更兼有个甚么青面兽杨志，又新有个行者武松，都有万夫不当之勇。不如写一封书，使小喽啰去那里求救。如此挽合，如扳弢弩。若解得危难，拚得投托他大寨，月终纳他些进奉也好。”特避便归水泊一句也。周通道：“小弟也多知他那里豪杰，只恐那和尚记当初之事，轻轻四字，提动无数。不肯来救。”李忠笑

道：“不然，他是个直性的好人，使人到彼，必然亲引军来救我。”能知鲁达，此其所以为李忠也。俗本略增数字，便不复成语。周通道：“哥哥也说得是。”就写了一封书，差两个了事的小喽啰，从后山滚将下去，妙绝妙绝，数十卷前绝倒之事，此处忽然以闲笔又画出来。○俗本作“𨔵将”下去，骤读之，亦殊不觉其失。及见古本乃是“滚”字，方叹一言之讹，相去无算也。取路投二龙山来。行了两日，蚤到山下，那里小喽啰问了备细来情。

且说宝珠寺里大殿上坐着三个头领：为首是花和尚鲁智深，第二是青面兽杨志，第三是行者二郎武松。前面山门下坐着四个小头领：一个是金眼彪施恩，一齐出现，真挽犛弩。原是孟州牢城施管营的儿子，为因武松杀了张都监一家人口，官司着落他家追捉凶身，以此连夜挈家逃走在江湖上，后来父母俱亡，打听得武松在二龙山，连夜投奔入伙；补血溅鸳鸯一篇尾。一个是操刀鬼曹正，一齐出现。原是同鲁智深、杨志收夺宝珠寺，杀了邓龙，后来入伙；补双夺珠寺一篇尾。一个是菜园子张青，一个是母夜叉孙二娘，夫妻两个，一齐出现。原是孟州道十字坡卖人肉馒头的，因鲁智深，武松连连寄书招他，亦来投奔入伙。补人肉馒头一篇尾。曹正听得说桃花山有书，先来问了详细，直上殿去禀复三个大头领知道。智深便道：“洒家当初离五台山时，到一个桃花村投宿，好生打了那撮鸟一顿。那厮却为认得洒家，倒请上山去吃了一日酒，凡叙旧事，正以约略为妙耳。俗本止增一二字，便令太详，不复可读。○略于叙旧，详于叙偷，写出妙人。结识洒家为兄，却便留俺做个寨主。俺见这厮们慳吝，被俺偷了若干金银酒器撒开他。真是青天白日心事，烈风雷雨弗迷者也。如今却来求救，且放那小喽啰上关来，看他说甚么。”

曹正去不多时，把那小喽啰引到殿下，唱了喏，说道：“青州慕容知府近日收得个征进梁山泊失利的双鞭呼延灼。如今慕容知府先教扫荡俺这里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几座山寨，却借军与他收捕梁山泊复仇。俺的头领今欲启请大头领将军下山相救；明朝无事了时，情愿来纳进奉。”杨志道：“俺们各守山寨，保护山头，本不去救应的是。洒家一者怕坏了江湖上豪杰，二者恐那厮得了桃花山便小觑了洒家这里；可留下张青、孙二娘、施恩、曹正看守寨栅，俺三个亲自走一遭。”随即点起五百小喽啰，六十馀骑军马，各带了衣甲军器，径往桃花山来。

却说李忠知二龙山消息，自引了三百小喽啰下山策应。呼延灼闻知，急领所部军马，拦路列阵，舞鞭出马，来与李忠相杀。原来李忠祖

贯濠州定远人氏，家中祖传，靠使枪棒为生；人见他身材壮健，因此呼他做打虎将。前文所略，至此始出。当时下山来与呼延灼交战，却如何敌得呼延灼过？斗了十合之上，见不是头，拨开军器便走。呼延灼见他本事低微，纵马赶上山来。小霸王周通正在半山看见，便飞下鹅卵石来。呼延灼慌忙回马下山来，只见官军迭头呐喊⁵。呼延灼便问道：“为何呐喊？”后军答道：“远望见一彪军马飞奔而来！”呼延灼听了，便来后军队里看时，见尘头起处，当头一个胖大和尚，骑了一匹白马，正是花和尚鲁智深，在马上大喝道：“那个是梁山泊杀败的撮鸟，敢来俺这里唬吓人！”收捕盗贼，名之为唬吓人，绝倒。呼延灼道：“先杀你这个秃驴，豁我心中怒气！”鲁智深轮动铁禅杖，呼延灼舞起双鞭，二马相交，两边呐喊。斗至四五十合，不分胜败。呼延灼暗暗喝采道：章法。“这个和尚倒恁地了得！”又恶知其初之非和尚耶？两边鸣金，各自收军暂歇。呼延灼少停，却耐不得，再纵马出阵，又活画出呼延，又急转出杨志，妙笔。大叫：“贼和尚！再出来与你定个输赢，见个胜败！”鲁智深却待正要出马，杨志叫道：“大哥少歇，看洒家去捉这厮！”舞刀出马来与呼（延）灼交锋。两个斗到四五十合，不分胜败。呼延灼又暗暗喝采道：章法。“怎的那里走出这两个来？恁地了得！不是绿林中手段！”又恶知其无可奈何，始入绿林耶？○借呼延口中一哭。杨志也见呼延灼武艺高强，卖个破绽，拨回马，跑回本阵。呼延灼也勒转马头，不来追赶。两边各自收军。鲁智深便和杨志商议道：“俺们初到此处，不宜逼近下寨。且退二十里，明日却再来厮杀。”轻轻一折，折出奇景，读下，啞然一笑。带领小喽啰，自过附近山冈下寨去了。

却说呼延灼在帐中纳闷，心内想道：“指望到此势如破竹，便拿了这伙草寇，怎知却又逢着这般对手！我直如此命薄！”正没摆布处，只见慕容知府使人来唤道：“叫将军且领兵回来保守城中。今有白虎山强人孔明、孔亮白虎山换一法出。引人马来青州劫牢。怕府库有失，特令来请将军回城守备。”呼延灼听了，就这机会，带领军马，连夜回青州去了。作一不了局，妙。

次日，鲁智深和杨志、武松又引了小喽啰摇旗呐喊，直到山下来看时，一个军马也无了，到吃了一惊。闲处蹙出奇景，令文字不寂寞。山上李忠、周通引人下来拜请三位头领上到山寨里，杀牛宰马，筵席相待，一面使人下山探听前路消息。

且说呼延灼引军回到城下，却见了一彪军马，正来到城边。为头的

乃是白虎山下孔太公儿子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如挽强弩。两个因和本乡一个财主争竞^[6]，把他一门良贱尽都杀了，聚集起五七百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亦补醉打孔亮一篇尾。因为青州城里有他的叔叔孔宾，被慕容知府捉下，监在牢里，孔明、孔亮特地点起山寨小喽罗来打青州，要救叔叔出去。撮起一事，令文字成贯。正迎着呼延灼军马，两边拥着，敌住厮杀。呼延灼便出马到阵前。慕容知府在城楼上观看，见孔明当先挺枪出马，直取呼延灼。两马相交，斗到二十馀合，呼延灼要在知府跟前显本事，又值孔明武艺低微，是宋江高弟也，闲中忽置一贬，以表宋江之百无一长，只是一片权诈也。○如此写宋江，真是皮里秋阳矣。只办得架隔遮拦；斗到间深里，被呼延灼就马上把孔明活捉了去，孔亮只得引了小喽罗便走。慕容知府在敌楼上指着^[7]，叫呼延灼引兵去赶。官兵一掩，活捉得百十余人。孔亮大败，四散奔走，至晚寻个古庙安歇。

却说呼延灼活捉得孔明，解入城中，来见慕容知府。知府大喜，叫把孔明大枷钉下牢里，和孔宾一处监收。一面赏劳三军，一面管待呼延灼，备问桃花山消息。呼延灼道：“本待是瓮中捉鳖，手到拿来，无端又被一伙强人前来救应。数内一个和尚，一个青脸大汉，二次交锋，各无胜败。这两个武艺不比寻常，不是绿林中手段，因此未曾拿得。”慕容知府道：“这个和尚便是延安府老种经略帐前军官提辖鲁达，如此人物，止令做提辖已不可，况并不容做提辖。今次落发为僧，唤做花和尚鲁智深。这一个青脸大汉，亦是东京殿帅府制使官，唤做青面兽杨志。如此人物，止令做制使已不可，况并不令做制使！再有一个行者，唤做武松，原是景阳冈打虎的武都头。如此人物，止令做都头已不可，况并不容做都头！○三句不是重出之文，正与呼延喝采相对，所谓借太守口中一哭也。这三个占住了二龙山，打家劫舍，累次拒敌官军，杀了三五个捕盗官，直至如今未曾捉得！”呼延灼道：“我见这厮们武艺精熟，原来却是杨制使、鲁提辖，真名不虚传！上呼延只赞鲁、杨，知府却并及武二，此知府自说三个，呼延却只叹二人，笔下分寸都出。○既已“这厮”，则应削其官矣，仍称之为制使、提辖者，所以深许杨志、鲁达之为边庭有用之才，不得已而至于绿林，而非其自为绿林也。借呼延口中一哭，令千载读之，人人弹泪。恩相放心，呼延灼今日在此，少不得一个个活捉了解官！”知府大喜，设筵管待已了，且请客房内歇，不在话下。

却说孔亮引了败残人马正行之间，猛可里树林中撞出一彪人马，当先一筹好汉，便是行者武松。如此牵合，力挽强弩。○前用鲁、杨斗呼

延，此用武松遇孔亮，只三个人，笔下调遣之妙如此。若在俗笔，何难昨日再写一阵，今日总写撞出耶？孔亮慌忙滚鞍下马，便拜道：“壮士无恙？”武松连忙答应，扶起问道：“闻知足下弟兄们占住白虎山聚义，几次要来拜望；一者不得下山，二乃路途不顺，以此难得相见。今日何事到此？”孔亮把救叔叔孔宾陷兄之事告诉了一遍。武松道：“足下休慌。我有六七个弟兄，见在二龙山聚义。今为桃花山李忠、周通被青州官军攻击得紧，来我山寨求救。鲁、杨二头领引了孩儿们先来与呼延灼交战，两个厮并了一日，不知何故，呼延灼忽然夜间去了。桃花山留我弟兄三人筵宴，把这踢雪马送与我们。连贯三山，以马为线，妙笔。今我部领头队人马回山，他二位随后便到。我叫他去打青州，救你叔兄如何？”孔亮拜谢武松。

等了半晌，只见鲁智深、杨志两个并马都到。只三个人，何故两个却是并马，一个偏作前军？明明露出调遣匀停之迹，与读书之人欣赏也。武松引孔亮拜见二位，备说：“那时我与宋江在他庄上相会，多有相扰。今日俺们可以义气为重，聚集三山人马，攻打青州，杀了慕容知府，擒获呼延灼，各取府库钱粮，以供山寨之用，如何？”鲁智深道：“洒家也是这般思想。便使人去桃花山报知，叫李忠、周通引孩儿们来，俺三处一同去打青州。”杨志便道：“青州城池坚固，人马强壮，又有呼延灼那厮英勇；不是俺自灭威风，若要攻打青州时，只除非依我一言，指日可得。”武松道：“哥哥，愿闻其略。”那杨志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

青州百姓，家家瓦裂烟飞；
水浒英雄，个个磨拳擦掌。

毕竟杨志对武松说出怎地打青州，且听下回分解。

[1] 周回：周围。

[2] 停半：一半。

[3] 田塍（chéng）：田埂。

[4] 主监：明鉴，判断。

[5] 迭头：连续不断。

[6] 争竞：争执，计较。

[7] 敌楼：城墙上御敌的城楼。也叫谯楼。

第五十七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打青州，用秦明、花荣为第一拨，真乃处处不作浪笔。

村学先生团泥作腹，镂炭为眼，读《水浒传》，见宋江口中有许多好语，便遽然以“忠义”两字过许老贼。甚或弁其书端，定为题目。此决不得不与之辩。辩曰：宋江有过人之才，是即诚然；若言其有忠义之心，心心图报朝廷，此实万万不然之事也。何也？夫宋江，淮南之强盗也。人欲图报朝廷，而无进身之策，至不得已而姑出于强盗。此一大不可也。曰：有逼之者也。夫有逼之，则私放晁盖亦谁逼之？身为押司，骹法纵贼，此二大不可也。为农则农，为吏则吏。农言不出于畔，吏言不出于庭，分也。身在郓城，而名满天下，远近相煽，包纳荒秽，此三大不可也。私连大贼以受金，明杀平人以灭口。幸从小惩，便当大戒；乃浔阳题诗，反思报仇，不知谁是其仇？至欲血染江水，此四大不可也。语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江以一朝小忿，貽大僇于老父。夫不有于父，何有于他？诚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五大不可也。燕顺、郑天寿、王英则罗而致之梁山，吕方、郭盛则罗而致之梁山，此犹可恕也；甚乃至于花荣亦罗而致之梁山，黄信、秦明亦罗而致之梁山，是胡可恕也！落草之事虽未遂，营窟之心实已久，此六大不可也。白龙之劫，犹出群力；无为之烧，岂非独断？白龙之劫，犹曰救死；无为之烧，岂非肆毒？此七大不可也。打州掠县，只如戏事，劫狱开库，乃为固然。杀官长则无不坐以污滥之名，买百姓则便借其府藏之物，此八大不可也。官兵则拒杀官兵，王师则拒杀王师，横行河朔，其锋莫犯，遂使上无宁食天子，下无生还将军，此九大不可也。初以水泊避罪，后忽忠义名堂，设印信赏罚之专司，制龙虎熊罴之旗号，甚乃至于黄钺、白旄、朱旛、皂盖违禁之物，无一不有，此十大不可也。夫宋江之罪，擢发无穷，论其大者，则有十条。而村学先生犹鳃鳃以忠义目之，一若惟恐不得当者，斯其心何心也！

原村学先生之心，则岂非以宋江每得名将，必亲为之释缚、擎盞，流泪纵横，痛陈忠君报国之志，极诉寝食招安之诚，言言剜胸臆，声声

沥热血哉？乃吾所以断宋江之为强盗，而万万必无忠义之心者，亦正于此。何也？夫招安，则强盗之变计也。其初父兄失教，喜学拳勇；其既恃其拳勇，不事生产；其既生产乏绝，不免困剧；其既困剧不甘，试为劫夺；其既劫夺既便，遂成啸聚；其既啸聚渐伙，必受讨捕。其既至于必受讨捕，而强盗因而自思：进有自赎之荣，退有免死之乐，则诚莫如招安之策为至便也。若夫保障方面，为王干城，如秦明、呼延等；世受国恩，宠绥未绝，如花荣、徐宁等；奇材异能，莫不毕效，如凌振、索超、董平、张清等；虽在偏裨，大用有日，如彭玘、韩滔、宣赞、郝思文、龚旺、丁得孙等：是皆食宋之禄，为宋之官，感宋之德，分宋之忧，已无不展之才，已无不吐之气，已无不竭之忠，已无不报之恩者也。乃吾不知宋江何心，必欲悉擒而致之于水泊。悉擒而致之，而或不可致，则必曲为之说曰：其暂避此，以需招安。嗟乎！强盗则须招安，将军胡为亦须招安？身在水泊，则须招安而归顺朝廷；身在朝廷，胡为亦须招安而反入水泊？以此语问宋江，而宋江无以应也。故知“一心报国，日望招安”之言，皆宋江所以诱人入水泊。谚云“饵芳可钓，言美可招”也。宋江以是言诱人入水泊，而人无不信之而甘心入于水泊。传曰：“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彼村学先生不知乌之黑白，犹鳃鳃以忠义目之，惟恐不得其当，斯其心何心也！

自第七回写鲁达后，遥遥直隔四十九回而复写鲁达。乃吾读其文，不惟声情鲁达也，盖其神理悉鲁达也。尤可怪者，四十九回之前，写鲁达以酒为命；乃四十九回之后，写鲁达涓滴不饮，然而声情神理无有非鲁达者。夫而后知今日之鲁达涓滴不饮，与昔日之鲁达以酒为命，正是一副事也。

话说武松引孔亮拜告鲁智深、杨志，求救哥哥孔明并叔叔孔宾，鲁智深便要聚集三山人马前去攻打。杨志道：请宋公明，偏出自杨志、鲁达二人，脱去武松，此文避熟之法也。“若要打青州，须用大队军马方可得济。俺知梁山泊宋公明大名，江湖上都唤他做及时雨宋江，更兼呼延灼是他那里仇人。俺们弟兄和孔家弟兄的人马都并做一处，孔家人马，杨志说并做一处，下又交付鲁达，都卸出武松，以避俗笔之熟。洒家这里再等桃花山人马齐备，一面且去攻打青州。孔亮兄弟，你却亲身星夜去梁山泊请下宋公明来并力攻城，此为上计。亦且宋三郎与你至厚。你们弟兄心下如何？”鲁智深道：请宋江若单出自杨志口，便是漏失武松；今出杨志口，又出鲁达口，便知不是漏失武松也。行文之妙如此。“正是如此。我只见今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可惜洒家不曾相会。众人说他的名字，聒得洒家耳朵也聋了，想必其人是个真男子，以致天下闻名。一段写得笔墨淋漓，是苏舜钦下酒物

也。前番和花知寨在清风山时，洒家有心要去和他厮会。及至洒家去时，又听得说道去了，以此无缘，不得相见。补叙出一段，便令夺珠寺后，救桃花前，作者自无两番笔墨，鲁达并非老大隔断。罢了，二字是计决抖擞之辞，俗本连上作一句读，可笑。孔亮兄弟，你要救你哥哥时，快亲自去那里告请他来。洒家等先在这里和那撮鸟们厮杀！”谓之预补法。孔亮交付小喽啰与了鲁智深，本是杨志说并作一处，此却交付鲁达，笔笔周匝。只带一个伴当，扮做客商，星夜投梁山泊来。

且说鲁智深、杨志、武松三人去山寨里，唤将施恩、曹正再带一二百人下山来相助。桃花山李忠、周通得了消息，便带本山人马，尽数起点，只留三五十个小喽啰看守寨栅，其余都带下山，来青州城下聚集，一同攻打城池。不在话下。

却说孔亮自离了青州，迤迤来到梁山泊边催命判官李立酒店里买酒吃，问路。李立见他两个来得面生，便请坐地问道：“客人从哪里来？”孔亮道：“从青州来。”李立问道：“客人要去梁山泊寻谁？”孔亮答道：“有个相识在山上，特来寻他。”李立道：“山上寨中都是大王住处，你如何去得？”孔亮道：“便是要寻宋大王。”李立道：“既是来寻宋头领，我这里分例。”便叫火家快去安排分例酒来相待。孔亮道：“素不相识，如何见款？”李立道：“客官不知：但是来寻山寨头领，必然是社火中人、故旧交友，岂敢有失祗应？便当去报。”孔亮道：“小人便是白虎山前庄户孔亮的便是。”李立道：“曾听得宋公明哥哥说大名来，今日且喜上山。”

二人饮罢分例酒，随即开窗，就水亭上放了一枝响箭，见对港芦苇深处早有小喽啰棹过船来，到水亭下。李立便请孔亮下了船，一同摇到金沙滩上岸，却上关来。孔亮看见三关雄壮，枪刀剑戟如林，心下想道：“听得说梁山泊兴旺，不想做下这等大事业！”将白虎之隘陋，只一笔反照出来。已有小喽啰先去报知，宋江慌忙下来迎接。孔亮见了，连忙下拜。宋江问道：“贤弟缘何到此？”武艺低微，所以到此。孔亮拜罢，放声大哭。宋江道：“贤弟心中有何危厄不决之难，但请尽说不妨。便当不避水火，一力与汝相助。贤弟且请起来。”孔亮道：“自从师父离别之后，老父亡化，哥哥孔明与本乡上户争些闲气起来，杀了他一家老小，官司来捕捉得紧，因此反上白虎山，聚得五七百人，打家劫舍。青州城里却有叔父孔宾被慕容知府捉了，重枷钉在狱中，因此我弟兄两个去打城子，指望救取叔叔孔宾。谁想去到城下，正撞了那个使双鞭的呼延灼。哥哥与他交锋，致被他捉了，解送青州，下在牢里，存亡

未保。小弟又被他追杀一阵。次日，正撞着武松，他便引我去拜见同伴的：一个是花和尚鲁智深，一个是青面兽杨志。他二人一见如故，便商议救兄一事。他道：他道者，武松道也。上文本是杨志、鲁达道也，此却正云武松道者，洵知上文脱去武松，只是行文避熟，其实杨志、鲁达即武松也。‘我请鲁、杨二头领并桃花山李忠、周通聚集三山人马攻打青州，你可连夜快去梁山泊内，告你师父宋公明来救你叔兄两个。’以此今日一径到此。”宋江道：“此是易为之事，你且放心。”

宋江便引孔亮参见晁盖、吴用、公孙胜并众头领，备说呼延灼走在青州，投奔慕容知府，今来捉了孔明，以此孔亮来到，恳告求救。晁盖道：“既然他两处好汉尚兀自仗义行仁，今者三郎和他至爱交友，如何不去？三郎贤弟，你连次下山多遍，今番权且守寨，愚兄替你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这个是兄弟的事。既是他远来相投，小可若自不去，恐他弟兄们心下不安，小可情愿请几位弟兄同走一遭。”又书晁盖要去，宋江不肯，与后对看。说言未了，厅上厅下一齐都道：“愿效犬马之劳，跟随同去。”须知此句，正为三山归泊作大呼大应。盖今日若干人一齐都下去，便引后日若干人一齐都上来也。不善读书人，只谓是宋江面上耳。眼光之大小，岂可以以彼此计！宋江大喜，当日设筵管待孔亮。饮筵中间，宋江唤铁面孔目裴宣定拨下山人数，分作五军起行：前军便差花荣、秦明、燕顺、王矮虎第一拨便是花荣、秦明，而以燕顺、王矮虎副之，为青州故也。开路作先锋；第二队便差穆弘、杨雄、解珍、解宝；第二拨。中军便是主将宋江、吴用、吕方、郭盛；中军居中，又是一样章法。第四队便是朱仝、柴进、李俊、张横；第三拨。后军便差孙立、杨林、欧鹏、凌振催军作合后。第四拨。○以前军、中军、后军字与第二队、第四队字间杂成文，甚好。

梁山泊点起五军，共计二十个头领，马步军兵二千人马。其馀头领自与晁盖守把寨栅。当下宋江别了晁盖，自同孔亮下山前进。所过州县，秋毫无犯。凡此书每书“所过州县”四字者，皆特著宋江之恶，见其过都历国，公然横行，而又以“秋毫无犯”四字为之省文也。俗本不知，乃又于二句上另加“于路无事”四字。彼又岂知所过州县之即于路，秋毫无犯之即无事哉！世人不识字，至于如此。已到青州，孔亮先到鲁智深等军中报知，众好汉安排迎接。宋江中军到了，武松引鲁智深、杨志、李忠、周通、施恩、曹正都来相见了。上文独脱去武松，此文独提出武松，笔笔妙笔。宋江让鲁智深坐地。鲁智深道：二句连读，始知其妙。活写出宋江谦恭，鲁达却付之不知也。权诈人到大人面前，一寸一尺都行不去，可笑可丑。“久闻阿哥大名，无缘不曾拜会，今日且喜认得阿

哥。”活是鲁达语，八字哭笑都有。宋江答道：“不才何足道哉！江湖上义士甚称吾师清德，宋江丑语。今日得识慈颜。丑语。平生甚幸。”杨志起身再拜道：写杨志便有旧家子弟体，便有官体，一发衬出鲁达直遂阔大来。“杨志旧日经过梁山泊，多蒙山寨重义相留，为是洒家愚迷，不曾肯住。今日幸得义士壮观山寨。此是天下第一好事。”杨志语又是一样，八字中赞骂都有。宋江答道：“制使威名，播于江湖，只恨宋江相见太晚！”鲁智深便令左右置酒管待，一一都相见了。

次日，宋江问青州一节，近日胜败如何，杨志道：“自从孔亮去了，前后也交锋三五次，各无输赢。只谓是补，不知是省。如今青州只凭呼延灼一个，若是拿得此人，觑此城子，如汤泼雪。”吴学究笑道：“此人不可力敌，可用智擒。”八字极写呼延，下文以两扇文字应之，章法严正。宋江道：“用何智可获此人？”吴学究道：“只除如此如此……”宋江大喜道：“此计大妙！”当日分拨了人马。

次早起军，前到青州城下，四面尽着军马围住，擂鼓摇旗，呐喊搦战。城里慕容知府见报，慌忙教请呼延灼商议：“今次群贼又去报知梁山泊宋江到来，似此如之奈何？”呼延灼道：“恩相放心。群贼到来，先失地利。这厮们只好在水泊里张狂，今却擅离巢穴，说得好，便与前文不犯。一个来捉一个，那厮们如何施展得？请恩相上城，看呼延灼厮杀。”呼延灼连忙披挂衣甲上马，叫开城门，放下吊桥，领了一千人马，近城摆开。宋江阵中一将出马。那人手拏狼牙棍，厉声高骂知府：“滥官害民贼徒！把我全家诛戮，今日正好报仇雪恨！”慕容知府认得秦明，冤有头，债有主；笔有踪，墨有线，不是孟浪置笔。○高唐林冲奋威，青州秦明怒发，是一样文字。便骂道：“你这厮是朝廷命官，国家不曾负你，缘何便敢造反？若拿住你时，碎尸万段！呼将军，可先下手拿这贼！”呼延灼听了，舞起双鞭，纵马直取秦明。秦明也出马，舞动狼牙大棍，来迎呼延灼。二将交马，正是对手，直斗到四五十合，不分胜败。慕容知府见斗得多时，恐怕呼延灼有失，慌忙鸣金，收军入城。如此救出秦明，深文曲笔，人所不晓。秦明也不追赶，退回本阵，宋江教众头领军校且退十五里下寨。

却说呼延灼回到城中，下马来见慕容知府，说道：“小将正要拿那秦明，恩相如何收军？”知府道：“我见你斗了许多合，但恐劳困，因此收军暂歇。秦明那厮原是我这里统制，与花荣一同背反，这厮亦不可轻敌。”呼延灼道：“恩相放心，小将必要擒此背义之贼！适间和他斗时，棍法已自乱了。来日教恩相看我立斩此贼！”此一段应前“不可力敌”一

句，下一段应前“只可智擒”一句。知府道：“既是将军如此英雄，来日若临敌之时，可杀开条路，送三个人出去：一个教他去东京求救；两个教他去邻近府州会合起兵，相助剿捕。”详于三山之请宋江，而不详于青州之请救援，此所谓徐六担板，只见一边也。既写三山之请宋江，又另自写青州之请救援，此所谓一个李白，两个李黑也。又不担板，又不李黑，横穿斜插，情势俱备，如此段，真耐庵贯花之才也。呼延灼道：“恩相高见极明。”当日知府写了求救文书，选了三个军官，都发放了当。不必明日真有是事，乃隔夜却详写如此，譬如花影横窗，有时真有，无时并无，妙绝。

只说呼延灼回到歇处，卸了衣甲暂歇。天色未明，文书未及发，军官未及送，写得好笑。只听得军校来报道：【眉批】此一段应只可智擒。“城北门外土坡上有三骑私自在那里看城：中间一个穿红袍骑白马的；两边两个，只认得右边的是小李广花荣，左边那个道妆打扮。”写三骑，或明或暗，如画如话。呼延灼道：“那个穿红的眼见是宋江了，道妆的必是军师吴用。你们且休惊动了他，便点一百马军，跟我捉这三个！”呼延灼连忙披挂上马，提了双鞭，带领一百余骑军马，悄悄地开了北门，放下吊桥，引军赶上坡来，只见三个正自呆了脸看城。奇事。呼延灼拍马上坡，三个勒转马头，慢慢走去。奇事。呼延灼奋力赶到前面几株枯树边厢，只见三个齐齐的勒住马。奇事。呼延灼方才赶到枯树边，只听得呐声喊。奇事。呼延灼正踏着陷坑，人马都跌将下坑去了。写得妙绝，轻轻而来，实出意外，令读者亦复一惊也。两边走出五六十个挠钩手，先把呼延灼钩将起来，绑缚了去，后面牵着那匹马。带马。其余马军赶来，花荣射倒当头五七个，后面的勒转马，一哄都走了。

宋江回到寨里，那左右群刀手却把呼延灼推将过来。宋江见了，连忙起身，喝叫快解了绳索，亲自扶呼延灼上帐坐定。宋江拜见，呼延灼道：“何故如此？”宋江道：“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不想起动将军，致劳神力。实慕将军虎威，今者误有冒犯，切乞恕罪。”处处以此数语说人入伙，正是宋江权诈铁案，而村竖反因此文，续出半部，又哀然加以忠义之名，何也？呼延灼道：“被擒之人，万死尚轻，义士何故重礼陪话？”宋江道：“量宋江怎敢坏得将军性命？皇天可表寸心。”只是恳告哀求。呼延灼道：“兄长尊意莫非教呼延灼往东京告请招安，到山赦罪？”忽然借呼延口为秦宫铜镜，宰地将宋江一照，妙笔。宋江处处以招安说人入伙，人无有答之者，于是天下后世，遂真以宋江为日望招安也。此处忽然用呼延反问一句，直令宋江更遮不得。

皮里阳秋，其妙如此。宋江道：“将军如何去得？写宋江只用一句截住，权诈如见，然亦心事如见矣，妙笔。高太尉那厮是个心地匾窄之徒，忘人大恩，记人小过。将军折了许多军马钱粮，他如何不见你罪责？写宋江巧言如簧，必主于说入伙而后止，皆是皮里阳秋之笔，不重于骂高俅也。如今韩滔、彭玘、凌振已多在敝山入伙，倘蒙将军不弃山寨微贱，宋江情愿让位与将军。数语是宋江正经题目。○情愿让位，丑语难堪。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那时尽忠报国，未为晚矣。”仍作好言，写宋江权诈可笑。呼延灼沉吟了半晌，一者是宋江礼数甚恭，骂杀宋江。二者见宋江语言有理，骂杀宋江。叹了一口气，跪下在地，道：“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实感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依！愿随鞭镫，决无还理。”宋江大喜，请呼延灼和众头领相见了；叫问李忠、周通，讨这匹踢雪乌骓马还将军骑坐。“马”字至此始结。

众人再商议救孔明之计。吴用道：“只除非教呼延将军赚开城门，垂手可得。更兼绝了这呼延将军念头。”好。宋江听了，来与呼延灼陪话道：“非是宋江贪劫城池，实因孔明叔侄陷在縲绁之中，非将军赚开城门，必不可得。”呼延灼答道：“小弟既蒙兄长收录，理当效力。”当晚点起秦明、花荣、仍点秦明、花荣为首，好。孙立、燕顺、吕方、郭盛、解珍、解宝、欧鹏、王英十个头领，都扮作军士衣服模样，跟了呼延灼，共是十一骑军马，来到城边，直至壕堑上，大呼：“城上开门！我逃得性命回来！”城上人听得是呼延灼声音，慌忙报与慕容知府。

此时知府为折了呼延灼，正纳闷间，听得报说呼延灼逃得回来，心中欢喜，连忙上马，奔到城上，望见呼延灼有十数骑马跟着，又不见面颜，只认得呼延灼声音。知府问道：“将军如何走得回来？”呼延灼道：“我被那厮的陷坑捉了我到寨里，却有原跟我的头目，暗地盗这匹马与我骑，就跟我来了。”马尚有馀音。知府只听得呼延灼说了，便叫军士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十个头领跟到城门里，迎着知府，早被秦明一棍，把慕容知府打下马来。结瓦砾场一案，若写孔亮打杀，便如嚼蜡。解珍、解宝便放起火来；欧鹏、王矮虎奔上城，把军士杀散。宋江大队人马见城上火起，一齐拥将入来。宋江急急传令：休教残害百姓，且收仓库钱粮。宋江权术如此。就大牢里救出孔明并他叔叔孔宾一家老小，便教救灭了火，细笔。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尽皆斩首，抄扎家私，分俵众军。一知府而家私乃至可俵众军，则亦不可不抄扎也。天明，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给散粮米救济。把府库金帛、仓廩米粮装载五六百车，又得了二百馀匹好马。就青州府里做个庆喜筵席，请三山头领同归大寨。如椽之笔，读之令人壮旺。李忠、周通使人回桃花山，尽数

收拾人马钱粮下山，放火烧毁寨栅。毕。鲁智深也使施恩、曹正回二龙山，与张青、孙二娘补出二人。收拾人马钱粮，也烧了宝珠寺寨栅。毕。

数日之间，三山人马都皆完备。宋江领了大队人马，班师回山。先叫花荣、秦明、呼延灼、朱仝四将开路。所过州县，分毫不扰。乡村百姓扶老挈幼，烧香罗拜迎接^[2]。数日之间，已到梁山泊边。众多水军头领具舟迎接。晁盖引领山寨马步头领，都在金沙滩迎接，直到大寨，向聚义厅上列位坐定。大排筵席，庆贺新到山寨头领：呼延灼、鲁智深、杨志、武松、施恩、曹正、张青、孙二娘、李忠、周通、孔明、孔亮共十二位新上山头领。坐间，林冲说起相谢鲁智深相救一事。一段如观群龙戏海，彼穿此接，东牵西掣，极文章之致也。○无数大段落，不得不作此大绾结，妙极。鲁智深动问道：“洒家自与教头别后，无日不念阿嫂，近来有信息否？”奇语绝倒，令人闻之，又感又笑。○俗本改。林冲（道）：“自火并王伦之后，使人回家搬取老小，已知拙妇被高太尉逆子所逼，随即自缢而死；妻父亦为忧疑染病而亡。”杨志举起旧日王伦手内山前相会之事，亦是绝倒事。众人皆道：“此皆注定，非偶然也！”晁盖说起黄泥冈劫取生辰纲一事，又是绝倒事。○凡举三段事，却事事绝倒，不止泛泛叙旧而已。众皆大笑。次日轮流做筵席，不在话下。

且说宋江见山寨又添了许多人马，如何不喜，便叫汤隆做铁匠总管，提督打造诸般军器并铁叶连环等甲；侯健管做旌旗袍服总管，添造三才九曜四斗五方二十八宿等旗，飞龙飞虎飞熊飞豹旗，黄钺白旄，朱纓皂盖；山边四面筑起墩台，重造西路、南路二处酒店，招接往来上山好汉，一就探听飞报军情。山西路酒店今令张青、孙二娘夫妇二人原是酒家，前去看守；山南路酒店仍令孙新、顾大嫂夫妇看守；山东路酒店依旧朱贵、乐和；山北路酒店还是李立、时迁。三关上添造寨栅，分调头领看守。部领已定，各各遵依。又是一番大发放。○中间只作闲叙，写出黄钺、白旄、朱纓、皂盖等字，探听、飞报、军情等句，皆深著宋江无君之罪也。不在话下。

忽一日，花和尚鲁智深来对宋公明说道：“智深有个相识，是李忠兄弟徒弟，唤做九纹龙史进，又陡然回合出一人，与上文连类而动。见在华州华阴县少华山上，和那一个神机军师朱武，又有一个跳涧虎陈达，一个白花蛇杨春，又回合出三人。四个在那里聚义。洒家常常思念他。自从瓦官寺与他别了，无一日不在心上。念阿嫂则念，念少年则

念，写鲁达笔笔淋漓，声声慷慨。今洒家要去那里探望他一遭，就取他四个同来入伙，未知尊意如何？”宋江道：“我也曾闻得史进大名，若得吾师去请他来最好。然虽如此，不可独自行，可烦武松兄弟相伴走一遭。他是行者，一般出家人，正好同行。”写景。武松应道：“我和师兄去。”当日便收拾腰包行李。鲁智深只做禅和子打扮^[3]，武松妆做随侍行者。两个相辞了众头领下山，过了金沙滩，晓行夜住。不止一日，来到华州华阴县界，径投少华山来。

且说宋江自鲁智深、武松去后，一时容他下山，常自放心不下，便唤神行太保戴宗随后跟来探听消息。布笔都好。再说鲁智深两个来到少华山下，伏路小喽啰出来拦住，问道：“你两个出家人那里来？”武松便答道：“这山上有史大官人么？”亦倒脱去鲁达，即上文避熟之法。小喽啰说道：“既是要寻史大王的，且在这里少等。我上山报知，头领便下来迎接。”武松道：“你只说鲁智深到来相探。”既避俗笔之熟，又免俗笔之淡。

小喽啰去不多时，只见神机军师朱武并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三个下山来接鲁智深、武松，却不见有史进。出奇。○若非此句，便一卷而去，有何生发？鲁智深便问道：“史大官人在那里？却如何不见他？”朱武近前上复道：“吾师不是延安府鲁提辖么？”鲁智深道：“洒家便是。这行者便是景阳冈打虎都头武松。”三个慌忙剪拂道：“闻名久矣！听知二位在三龙山扎寨，今日缘何到此？”鲁智深道：“俺们如今不在三龙山了，投托梁山泊宋公明大寨入伙，今者特来寻史大官人。”朱武道：“既是二位到此，且请到山寨中，容小可备细告诉。”鲁智深道：“有话便说。史家兄弟又不见，谁鸟耐烦到你山上去！”不惟爽直，兼写贞烈。○贞烈是赞奇女子字，今赞鲁达却用此二字，真奇事也。○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好友不交二人，观于鲁达，可以兴矣。武松道：“师兄是个急性的人，有话便说甚好。”

朱武道：“小人等三个在此山寨，自从史大官人上山以后，好生兴旺。近日史大官人下山，因撞见一个画匠，原是北宋大名府人氏，姓王，名义；因许下西岳华山金天圣帝庙内妆画影壁，一篇以西岳圣帝为文字收放。前去还愿。因为带将一个女儿，名唤玉娇枝同行，却被本州贺太守，原是蔡太师门人，那厮为官贪滥，非理害民。先出其罪。一日因来庙里行香，不想正见了玉娇枝有些颜色，累次着人来说，要取他为妾。王义不从，太守将他女儿强夺了去，却把王义刺配远恶军州。路经这里过，正撞见史大官人，告说这件事。史大官人把王义救在山上，将

两个防送公人杀了，直去府里要刺贺太守；被人知觉，倒吃拿了，见监在牢里。又要聚起军马，扫荡山寨。我等正在这里无计可施！”鲁智深听了道：“这撮鸟敢如此无礼！倒恁么利害！洒家便去结果了那厮！”直爽是大师天性。朱武道：“且请二位到寨里商议。”鲁智深立意不肯^[4]。武松一手挽住禅杖，一手指着道：“哥哥不见日色已到树梢尽头？”画出活武松，画也画不出。鲁智深看一看，吼了一声，愤着气，只得都到山寨里坐下。画出活鲁达，画也画不出。

朱武便叫王义出来拜见，再诉太守贪酷害民，强占良家女子。三人一面杀牛宰马，管待鲁智深、武松。鲁智深道：“史家兄弟不在这里，酒是一滴不吃！要便睡一夜，明日却去州里打死那厮罢！”句句使人洒出热泪，字字使人增长义气，非鲁达定说不出此语，非此语定写不出鲁达，妙绝，妙绝。武松道：“哥哥不得造次。我和你星夜回梁山泊去，报知宋公明，领大队人马来打华州，方可救得史大官人。”写爽直，便真正爽直；写精细，又真正精细。一副笔墨，叙出两副豪杰，又能各极其致，妙绝。鲁智深叫道：“等俺们去山寨里叫得人来，史家兄弟性命不知那里去了！”句句字字和血和泪写出来。武松道：“便打杀了太守，也怎地救得史大官人？武松却决不肯放哥哥去。”写鲁达不顾事之不及，写武松必求事之必济，活提出两个人。朱武又劝道：“师兄且息怒，武都头实论得是。”鲁智深焦躁起来，便道：“都是你这般性慢，直娘贼，骂得奇绝，骂人而人不怨，友道不匮，永锡尔类故也。送了俺史家兄弟！二语骂尽千古。只今性命在他人手里，还要饮酒细商！”和血和泪之墨，带哭带骂之笔，读之纸上岌岌震动，妙绝之文。○俗本皆改去，何也？众人那里劝得他呷一杯半盏？鹅项凳边，铁匠间壁，正与此处对看。当晚和衣歇宿。明早起个四更，提了禅杖，带了戒刀，不知那里去了。使我敬，使我骇，使我哭，使我思。○写得便与剑侠诸传相似。武松道：“不听人说，此去必然有失。”朱武随即差两个精细小喽啰前去打听消息。

却说鲁智深奔到华州城里，路傍借问州衙在那里，人指道：“只过州桥，投东便是。”鲁智深却好来到浮桥上，只见人都道：“和尚且躲一躲，太守相公过来！”反作一迎，妙笔。鲁智深道：“俺正要寻他，却正好撞在洒家手里！那厮多敢是当死！”贺太守头踏一对对摆将过来^[5]，看见太守那乘轿子却是暖轿；轿窗两边，各有十个虞候簇拥着，人人手执鞭枪铁链，守护两下，忽作一迎，忽又作一闪，妙笔。○只一暖轿家丁，便活衬出史进前日行刺来。鲁智深看了，寻思道：“不好打那撮鸟；若打不着，倒吃他笑！”

贺太守却在轿窗眼里看见了鲁智深欲进不进。过了渭桥，到府中下了轿，便叫两个虞候分付道：“你与我去请桥上那个胖大和尚到府里赴斋。”虞候领了言语，来到桥上，对鲁智深说道：“太守相公请你赴斋。”鲁智深想道：“这厮合当死在洒家手里！俺却才正要打他，只怕打不着，让他过去了。我要寻他，他却来请洒家！”鲁智深便随了虞候径到府里。

太守已自分付下了，一见鲁智深进到厅前，太守叫放了禅杖，去了戒刀，请后堂赴斋。鲁智深初时不肯，众人说道：“你是出家人，好不晓事！府堂深处，如何许你带刀杖入去？”鲁智深想道：“只俺两个拳头，也打碎了那厮脑袋！”妙解。廊下放了禅杖、戒刀，跟虞候入来。贺太守正在后堂坐定，把手一招，喝声：“捉下这秃贼！”两边壁衣内走出三四十个做公的来^[6]，横拖倒拽，捉了鲁智深。你便是：

那吒太子，怎逃地网天罗？
火首金刚，难脱龙潭虎窟。

正是：

飞蛾投火身倾丧，
怒螫吞钩命必伤。

毕竟鲁智深被贺太守拿下，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祇应：恭敬地伺候，照应。

[2] 罗拜：环绕下拜。

[3] 禅和子：参禅人的通称。

[4] 立意：打定主意，决心。

[5] 头踏：古代官员出行时，走在前面的仪仗。

[6] 壁衣：装饰墙壁的帷幕，用织锦或布帛做成。

第五十八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俗本写鲁智深救史进一段，鄙恶至不可读，每私怪耐庵，胡为亦有如是败笔；及得古本，始服原文之妙如此。吾因叹文章生于吾一日之心，而求传于世人百年之手。夫一日之心，世人未必知；而百年之手，吾又不得夺。当斯之际，文章又不能言，改窜一惟所命，如俗本《水浒》者，真可为之流涕呜咽者也！

渭河拦截一段，先写朱仝、李应执枪立宋江后，宋江立吴用后，吴用立船头，作一总提。然后分开两幅：一幅写吴用与客帐司问答，一转，转出宋江；宋江一转，转出朱仝；朱仝一转，转出岸上花荣、秦明、徐宁、呼延灼，是一样声势。一幅写宋江与太尉问答，一转，转出吴用；吴用一转，转出李应；李应一转，转出河里李俊、张顺、杨春，是一样声势。然后又以第三幅宋江、吴用一齐发作，以总结之，章法又齐整，又变化，真非草草之笔。

极写华州太守狡狴者，所以补写史进、鲁达两番行刺不成之故也。然读之殊无补写之迹，而自令人想见其时其事。盖以不补为补，又补写之一法也。

史进芒砀一叹，亦暗用阮籍“时无英雄”故事，可谓深表大郎之至矣。若夫蛮牌之败，只是文章交卸之法，不得以此为大郎惜也。

话说贺太守把鲁智深赚到后堂内，喝声：“拿下！”众多做公的，把鲁智深簇拥到厅阶下。贺太守正要开口勘问，只见鲁智深大怒道：太守不及勘问，鲁达反先怒发，文字都有身分。俗本悉改，令人气尽。【眉批】据古本《水浒》第五十八回如此，不知俗本何故另改作一段奄奄欲死文字，乌焉成马，令人可恨。“你这害民贪色的直娘贼，八个字骂尽千古。你敢便拿倒洒家！俺死亦与史进兄弟一处死，倒不烦恼！一直奔来，只咬定“史进兄弟”四字，读之令人心痛，又令人快活。只是洒家死了，宋公明阿哥须不与你干休！俺如今说与你：天下无解不得的冤仇！此语反出其口，思之失笑。你只把史进兄弟还了洒家；亦大难事，奇绝

妙绝。玉娇枝也还了洒家，等洒家自带去交还王义；还史进已大难事，又要还娇枝，又是还与和尚去还王义，奇绝妙绝。你却连夜也把华州太守交还朝廷！还娇枝已奇绝妙绝，又要还太守，一发奇绝妙绝。○说到还娇枝、还太守句，回思还史进，真易事耳。量你这等贼头鼠眼，专一欢喜妇人，也做不得民之父母！千载读之，无不汗颜。○此句为还太守作注也。若依得此三事，便是佛眼相看；若道半个不的，不要懊悔不迭！如今你且先交俺去看看史家兄弟，却回俺话！”不知是墨，不知是泪，不知是血，写得使人心痛，使人快活。贺太守听了，气得做声不得，与上正要开言作一句读。只道得个：“我心疑是个行刺的贼，原来果然是史进一路！古本如此情文曲折，俗本真是无理可笑。那厮……你看那厮写太守气咽不成语，真是活画出来。……且监下这厮，慢慢处置！这秃驴原来果然是史进一路！”活画出气急败坏，语言重沓；又活画出自神其智，心口相语，妙绝。也不拷打，取面大枷来钉了，押下死囚牢里去。一面申闻都省^[1]，乞请明降^[2]。禅杖、戒刀封入府堂里去了。

此时闹动了华州一府。小喽啰得了这个消息，飞报上山来。武松大惊道：“我两个来华州干事，折了一个，怎地回去见众头领！”正没理会处，只见山下小喽啰报道：“有个梁山泊差来的头领，唤做神行太保戴宗，见在山下。”便快。武松慌忙下来，迎接上山，和朱武等三人都相见了，诉说鲁智深不听劝谏失陷一事。戴宗听了，大惊道：“我不可久停了！就便回梁山泊，报与哥哥知道，早遣兵将前来救取！”武松道：“小弟在这里专等，万望兄长早去急来！”

戴宗吃了些素食，作起神行法，再回梁山泊来。三日之间，已到山寨。见了晁、宋二头领，便说鲁智深因救史进，要刺贺太守，被陷一事。晁盖听罢，（夫）〔大〕惊道：“既然两个兄弟有难，如何不救！我今不可担阁，便亲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山寨之主，未可轻动，原只兄弟代哥哥去。”又书宋江不肯。当日点起人马，作三队而行：前军点五员先锋，林冲、杨志、先拨林冲、杨志，妙。花荣、秦明、呼延灼呼延新到，例应立功，故亦在第一拨。引领一千甲马、二千步军先行，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中军领兵主将宋公明、军师吴用、朱仝、徐宁、解珍、解宝共是六个头领，马步军兵二千；后军主掌粮草，李应、杨雄、石秀、李俊、张顺共是五个头领押后，马步军兵二千。共计七千人马，离了梁山泊，直取华州来。在路趱行，不止一日，早过了半路，先使戴宗去报少华山上。朱武等三人安排下猪羊牛马，酝造下好酒等候。

再说宋江军马三队都到少华山下，武松引了朱武、陈达、杨春三人，亦用武松引见，笔法。下山拜请宋江，吴用并众头领都到山寨里坐下。宋江备问城中之事，朱武道：“两个头领已被贺太守监在牢里，只等朝廷明降发落。”宋江与吴用说道：“怎地定计去救取便好？”朱武道：“华州城郭广阔，壕沟深远，急切难打；只除非得里应外合，方可取得。”吴学究道：“明日且去城边看那城池如何，却再商量。”宋江饮酒到晚，巴不得天明，要去看城。吴用谏道：“城中监着两只大虫在牢里，如何不做堤备？白日不可去看。今夜月色必然明朗，申牌前后下山，一更时分可到那里窥望。”

当日捱到午后，宋江、吴用、花荣、秦明、朱仝共是五骑马下山，迤迤前行。初更时分，已到华州城外。在山坡高处，立马望华州城里时，正是二月中旬天气，月华如昼，天上无一片云彩。偏向刀枪剑戟林中写得花明月媚，妙笔妙笔。看见华州周围有数座城门，城高地壮，堑壕深阔。看了半晌，远远地也便望见那西岳华山。是王义画壁、太尉降香之处，不得不映带出来。

宋江等看见城池厚壮，形势坚牢，无计可施。吴用道：“且回寨里去，再作商议。”五骑马连夜回到少华山上。宋江眉头不展，面带忧容。吴学究道：“且差十数个精细小喽啰下山去远近探听消息。”两日内，忽有一人上山来报道：“如今朝廷差个殿司太尉，将领御赐‘金铃吊挂’来西岳降香，从黄河入渭河而来。”其事风马牛不及，令人不知所谓。吴用听了，便道：“哥哥休忧，计在这里了！”便叫李俊、张顺：“你两个与我如此如此而行。”李俊道：“只是无人识得地境，得一个引领路道最好。”白花蛇杨春便道：“小弟相帮同去，如何？”宋江大喜。三个下山去了。

次日，吴学究请宋江、李应、朱仝、呼延灼、花荣、秦明、徐宁共七个人，悄悄止带五百余人下山。到渭河渡口，李俊、张顺、杨春已夺下十馀只大船在彼。吴用便叫花荣、秦明、徐宁、呼延灼四个伏在岸上，第一拨。宋江、吴用、朱仝、李应下在船里，中军。李俊，张顺、杨春分船都去滩头藏了。第二拨。众人等候了一夜。

次日天明，听得远远地锣鸣鼓响，三只官船下来，船上插着一面黄旗，上写“钦奉圣旨西岳降香太尉宿”。朱仝、李应各执长枪，立在宋江背后，吴用立在船头。从船尾顺写至船头，读之如画。○正写之，则应作吴用立宋江前，朱仝、李应立宋江后也。○要知只四个人，便锁定一篇章法，盖吴用领第一段，宋江领第二段，朱仝领岸上诸人，李应领水

军诸人也。细读之，便知其合辟之妙耳。○俗本略缺。太尉船到，当港截住。四字笔力。船里走出紫衫银带虞候二十余人，喝道：“你等甚么船只，敢当港拦截住大臣！”宋江执着骨朵，躬身声喏。此第一段宋江不开言，悉是吴用说，妙笔。吴学究立在船头上，说道：【眉批】第一段吴用说。“梁山泊义士宋江，谨参祇候。”分明以吴用抵对客帐司，以宋江抵对太尉，宾主正副，笔笔画然。船上客帐司出来答道¹³：“此是朝廷太尉，奉圣旨去西岳降香。汝等是梁山泊乱寇，何故拦截？”宋江躬身不起。船头上吴用道：“俺们义士，只要求见太尉尊颜，有告复的事。”宋江只不开言，段段用吴用说，妙笔。客帐司道：“你等是何等人，敢造次要见太尉！”两边虞候喝道：“低声！”宋江却躬身不起。船头上吴用道：“暂请太尉到岸上，自有商量的事。”段段用吴用说，宋江只不开口，妙笔。客帐司道：“休胡说！太尉是朝廷命臣，如何与你商量！”宋江立起身来，笔势悚骇。道：“太尉不肯相见，只怕孩儿们惊了太尉。”一路吴用，到此忽换宋江，妙笔。朱仝把枪上小号旗只一招动，宋江背后一个传令。○写得又严整，又错纵，真正妙笔。岸下花荣、秦明、徐宁、呼延灼引出军马，一齐搭上弓箭，都到河口，摆列在岸上。奇文（骑）〔骇〕事，得未曾有。那船上梢公都惊得钻入梢里去了。如画。○此一段用吴用与客帐司问答，忽换宋江传令作尾，真正一篇奇绝章法。

客帐司人慌了，只得入去禀复。宿太尉只得出到船头上坐定。宋江又躬身唱喏，道：【眉批】第二段宋江说。“宋江等不敢造次。”以下第二段吴用不开言，悉是宋江说，妙笔。宿太尉道：“义士何故如此邀截船只？”宋江道：“某等怎敢邀截太尉？只欲求请太尉上岸，别有禀复。”尽是宋江自说，妙笔。宿太尉道：“我今持奉圣旨，自去西岳降香，与义士有何商议？朝廷大臣如何轻易登岸！”船头上吴用道：“太尉不肯时，只怕下面伴当亦不相容。”一路宋江，至此忽换吴用，妙笔。李应把号带枪一招，宋江背后又一个传令。李俊、张顺、杨春一齐撑出船来。奇文骇事，得未曾有。宿太尉看见，大惊。此一段写宋江与太尉问答，忽换吴用传令作尾，又一篇真正奇绝章法。李俊、张顺晃晃掣出尖刀在手，早跳过船来；奇文骇事。手起，先把两个虞候擗下水里去。奇文骇事。宋江连忙喝道：“休得胡做，惊了贵人！”李俊、张顺扑通也跳下水去，奇文骇事。早把两个虞候又送上船来；奇文骇事。自己两个也便托地又跳上船来。奇文骇事。○一段写李俊、张顺跳掷忽霍，读之目炫。吓得宿太尉魂不着体。宋江、吴用一齐喝道：“孩儿们且退去，休得惊着贵人！俺自慢慢地请太尉登岸。”以下第三段宋江、吴用一齐说，妙笔。宿太尉道：“义士有甚事，就此说不妨。”宋江、吴用道：

【眉批】第三段宋江、吴用齐说。“这里不是说话处，谨请太尉到山寨告禀，并无损害之心。若怀此念，西岳神灵诛灭！”宋江、吴用一齐说，妙笔。

到这时候，不容太尉不上岸，宿太尉只得离船上了岸。众人在树里牵出一匹马来，扶策太尉上了马，不得已随众同行。宋江、吴用先叫花荣、秦明陪奉太尉上山。宋江、吴用也上了马，看他于宋江、吴用各写一幅后，又将宋江、吴用各写一幅，真正一篇绝奇章法。分付教把船上一应人等并御香、祭物、金铃吊挂，齐齐收拾上山，只留下李俊、张顺带领一百余人看船。此处只说看船，后又忽借作伏兵截杀，真乃笔无定墨，纸非一文。一行众头领都到山上。宋江、吴用下马入寨，把宿太尉扶在聚义厅上当中坐定，两边众头领拔刀侍立。奇文骇事，真写得妙。宋江独自下了四拜，跪在面前，告复道：“宋江原是郓城县小吏，为彼官司所逼，不得已哨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今有两个兄弟，无事被贺太守生事陷害，下在牢里。欲借太尉御香、仪从并金铃吊挂去赚华州，事毕并还，于太尉身上并无侵犯。乞太尉钧鉴。”宿太尉道：“不争你将了御香等物去，明日事露，须连累下官！”宋江道：“太尉回京，都推在宋江身上便了。”宋江之恶如此，闲处写出。

宿太尉看了那一班人模样，怎生推托得？只得应允了。宋江执盃槃杯，设筵拜谢；就把太尉带来的人穿的衣服都借穿了；于小喽啰数内，选拣一个俊俏的，剃了髭须，穿了太尉的衣服，扮作宿元景；妙。宋江、吴用扮做客帐司；妙。解珍、解宝、杨雄、石秀扮做虞候；妙。小喽啰都是紫衫银带，执着旌节、旗幡、仪仗、法物，槃抬了御香、祭礼、金铃吊挂；花荣、徐宁、朱仝、李应扮作四个衙兵。妙。朱武、陈达、杨春款住太尉并跟随一应人等，置酒管待；是主人事。却教秦明、呼延灼引一队人马，林冲、杨志引一队人马，分作两路取城；妙。教武松预先去西岳门下伺候，只听号起行事。岳门此处只写一个，后忽添换一个，皆所谓笔无定墨，纸非一文也。

话休絮繁。且说一行人等离了山寨，径到河口下船而行，不去报与华州太守，一径奔西岳庙来。戴宗先去报知云台观观主并庙里职事人等。直至船边，迎接上岸，香花灯烛、幢幡宝盖摆列在前。先请御香上了香亭，庙里人夫扛抬了，导引金铃吊挂前行。观主拜见了太尉。吴学究道：“太尉一路染病不快，且把暖轿来。”只“暖轿”二字，亦复影衬作趣。左右人等扶策太尉上轿，径到岳庙里官厅内歇下。客帐司吴学究对

观主道：“这是特奉圣旨，赍捧御香、金铃吊挂来与圣帝供养。缘何本州官员轻慢，不来迎接？”观立答道：“已使人去报了，敢是便到。”

说犹未了，本州先使一员推官，带领做公的五七十人，极写太守狡狤。将着酒果，来见太尉。原来那小喽啰虽然模样相似，却语言发放不得，绝倒。○虽复发放不得，然亦曲盖鼓吹，身为王公矣。因此只教妆做染病，把靠褥围定在床上坐。推官一眼看那来的旌节、门旗、牙仗等物极写太守狡狤。都是内府制造出的，如何不信？客帐司匆匆入去禀复了两遭，写得好。却引推官入去，远远地阶下参拜了，见那太尉只把手指，并不听得说甚么。绝倒。客帐司直走下来，埋怨推官道：“太尉是天子前近幸大臣，不辞千里之遥，特奉圣旨到此降香，不想于路染病未痊，本州众官如何不来远接？”推官答道：“前路官司虽有文书到州，不见近报，因此有失迎迓，不期太尉先到庙里。本是太守便来，奈缘少华山贼人纠合梁山泊强盗要打城池，客帐司应喝低声。每日在彼堤防，以此不敢擅离，特差小官先来贡献酒礼。太守随后便来参见。”客帐司道：“太尉涓滴不饮，只叫太守快来商议行礼。”是要紧题目。

推官随即教取酒来，与客帐司亲随人把盏了。客帐司又入去禀一遭，请了钥匙出来，引着推官去开了锁，就香帛袋中取出那御赐金铃吊挂来，把条竹竿叉起，叫推官仔细自看。写得好。果然好一对金铃吊挂！乃是东京内府高手匠人做成的，浑是七宝珍珠嵌造，中间点着碗红纱灯笼，乃是圣帝殿上正中挂的；不是内府降来，民间如何做得？赞语入拍。客帐司叫推官看了，再收入柜匣内锁了；又将出中书省许多公文付与推官，写得好。便叫太守快来商议拣日祭祀。是要紧题目。推官和众多做公的都见了许多物件文凭，便辞了客帐司，径回到华州府里来报贺太守。

却说宋江暗暗地喝采道：“这厮虽然奸猾，也骗得他眼花心乱了！”此时武松已在庙门下了。笔力矫健，实称武二。吴学究又使石秀藏了尖刀，也来庙门下相帮武松行事，却又换戴宗扮做虞候。此等事又复当面转换，写当时众人视华州如无物也。云台观主进献素斋，一面教执事人等安排铺陈岳庙。宋江闲步看那西岳庙时，果然是盖造得好，殿宇非凡，真乃人间天上！百忙中又补画出岳庙来，真是笔有馀武。宋江看了一回，回至官厅前。门上报道：“贺太守来也。”宋江便叫花荣、徐宁、朱仝、李应四个衙兵各执着器械，分列在两旁；解珍、解宝、杨雄、戴宗各戴暗器，侍立在左右。

却说贺太守将领三百余人，极写太守狡狤。来到庙前下马，簇拥入

来。极写太守狡狴。客帐司吴学究、宋江见贺太守带着三百余人，都是带刀公吏人等入来。客帐司喝道：“朝廷贵人在此，闲杂人不许近前！”众人立住了脚，写得好的。贺太守独自进前来拜见太尉。客帐司道：“太尉教请太守入来厮见。”贺太守入到官厅前，望着小喽啰便拜。绝倒。客帐司道：“太守，你知罪么？”太守道：“贺某不知太尉到来，伏乞恕罪！”客帐司道：“太尉奉敕到此西岳降香，如何不来远接？”太守答道：“不曾有近报到州，有失迎迓。”吴学究喝声：“拿下！”疾。解珍、解宝弟兄两个飏地掣出短刀，一脚把贺太守踢翻，便割了头。疾。○快活。宋江喝道：“兄弟们动手！”早把那跟来的人三百余个惊得呆了，正走不动，花荣等一齐向前，把那一干人算子般都倒在地下⁴；可谓大算盘，无帐不结矣。有一半抢出庙门下，武松、石秀舞刀杀将入来，小喽啰四下赶杀，三百余人只剩一个回去；疾。○快活。续后到庙来的，都被张顺、李俊杀了。须知此句是文外之文，笔势飘忽如此。宋江急叫收了御香、吊挂下船，都赶到华州时，早见城中两路火起，一齐杀将入来。先去牢中救了史进、鲁智深，就打开库藏，取了财帛，装载上车。鲁智深径奔后堂，取了戒刀、禅杖。玉娇枝早已投井而死。此二句俗本失，古本有。

众人离了华州，上船回到少华山上，都来拜见宿太尉，纳还了御香、金铃吊挂、旌节、门旗、仪仗等物，拜谢了太尉恩相。宋江教取一盘金银相送太尉；随从人等，不分高低，都与了金银；大书金银，可谓许伯哭世矣。就山寨里做了个送路筵席，谢承太尉。众头领直送下山，到河口交割了一应什物船只，一些不少，还了原来的人等。宋江谢别了宿太尉，回到少华山上，便与四筹好汉商议，收拾山寨钱粮，放火烧了寨栅。再结一处。一行人等、军马粮草，都望梁山泊来。王义自赍发盘缠，投奔别处。不题。

且说宿太尉下船来到华州城中，已知被梁山泊贼人杀死军兵人马，劫了府库钱粮；城中杀死军教一百余人，马匹尽皆掳去；西岳庙中又杀了许多人性命。便叫本州推官推官便。动文书申达中书省起奏，都做“宋江先在途中劫了御香、吊挂；因此赚知府到庙，杀害性命”。宿太尉到庙里焚了御香，把这金铃吊挂分付与了云台观主，星夜急急自回京师奏知此事。不在话下。

再说宋江救了史进、鲁智深，带了少华山四个好汉，仍旧作三队分俵人马，回梁山泊来。所过州县，秋毫无犯。八字只算“于路无话”四字，作省文耳。先使戴宗前来上山报知。晁盖并众头领下山迎接，宋江

等一同到山寨里聚义厅上。都相见已罢，一面做庆喜筵席。次日，史进、朱武、陈达、杨春各以己财做筵宴，拜谢晁、宋二公。酒席间，晁盖说道：“我有一事，为是公明贤弟连日不在山寨，只得权时阁起；昨日又是四位兄弟新到，不好便说出来。三日前，有朱贵上山报说：‘徐州沛县芒碭山中，新有一伙强人，聚集着三千人马。为头一个先生，姓樊，名瑞，绰号混世魔王，能呼风唤雨，用兵如神。手下两个副将：一个姓项，名充，绰号八臂那吒，能使一面团牌，牌上插飞刀二十四把，百步取人，无有不中，手中仗一条铁标枪；又有一个姓李，名衮，绰号飞天大圣，也使一面团牌，牌上插标枪二十四根，亦能百步取人，无有不中，手中使一口宝剑。这三个结为兄弟，占住芒碭山，打家劫舍。三个商量的，要来吞并俺梁山泊大寨。’我听得说，不由不怒！”宋江听了，大怒道：“这贼怎敢如此无礼！小弟便再下山走一遭！”只见九纹龙史进便起身道：“小弟等四个初到大寨，无半米之功，情愿引本部人马前去收捕这伙强人！”久冷应热，固行文之法也。宋江大喜。

当下史进点起本部人马，与同朱武、陈达、杨春都披挂了，来辞宋江下山。把船渡过金沙滩，上路径奔芒碭山来。三日之内，早望见那座山。史进叹口气，问朱武道：“这里正不知何处是昔日汉高祖斩蛇起义之处！”写史进。○绝妙之文。朱武等三人也大家叹口气。写朱武三人。不一时，来到山下，早有伏路小喽啰上山报知。

且说史进把少华山带来的人马一字摆开，自己全身披挂，骑一匹火炭赤马，当先出阵，手中横着三尖两刃刀；背后三个头领便是朱武、陈达、杨春。四个好汉，勒马阵前。好看。望不多时，只见芒碭山上飞下一彪人马来，当先两个好汉：为头那个便是徐州沛县人，姓项，名充，果然使一面团牌，背插飞刀二十四把，右手仗条标枪，后面打着一面认军旗⁴，上书“八臂那吒”四个大字；另是一样气色，读之正复可畏。次后那个便是邳县人，姓李，名衮，果然也使一面团牌，背插二十四把标枪，左手把牌，右手仗剑，后面打着一面认军旗，上书“飞天大圣”四个大字。另是一样气色，读之真复可畏。

当下两个步行下山，见了对阵史进、朱武、陈达、杨春四骑马在阵前，并不打话。小喽啰筛起锣来，两个好汉舞动团牌，一齐上，直滚入阵来。人固另是一样气色，文亦另是一样声势。史进等拦当不住，后军先走。写得好笑。史进前军抵敌，写得好笑。朱武等中军呐喊，写得好笑。○要知此三句，正望下篇公孙八阵先作反衬也。退三四十里。史进险些儿中了飞刀；写飞刀，又写史进。杨春转身得迟，被一飞刀，战马

着伤，弃了马，逃命而走。写飞刀。

史进点军，折了一半，和朱武等商议，欲要差人回梁山泊求援。正忧疑之间，只见军士来报：“北边大路上尘头起处，约有二千军马到来！”史进等上马望时，却是梁山泊旗号，当先马上两员上将：一个是小李广花荣，一个是金枪手徐宁。第一拨先写兵，次写将。史进接着，备说项充、李衮蛮牌滚动，军马遮拦不住。花荣道：“宋公明哥哥见兄长来了，放心不下，好生懊悔，特差我两个到来帮助。”史进等大喜，合兵一处下寨。

次日天晓，正欲起兵对敌，军士又报：“北边大路上又有军马到来！”花荣、徐宁、史进一齐上马望时，却是宋公明亲自和军师吴学究、公孙胜、柴进、朱仝、呼延灼、穆弘、孙立、黄信、吕方、郭盛带领三千人马来到。第二拨先写将，次写兵。只小小两节，亦必变换作章法。○每次援兵，皆从山上明写调拨，此处忽变为突如其来之文，不先提出，亦是行文避熟也。史进备说项充、李衮飞刀、标枪、滚牌难近，折了人马一事，宋江大惊。吴用道：“且把军马扎下寨栅，别作商议。”

宋江性急，便要起兵剿捕，直到山下。此时天色已晚，望见芒碭山上都是青色灯笼。实写项充、李衮，虚写樊瑞，妙笔非人所及。公孙胜看了，便道：“此寨中青色灯笼便是会行妖法之人在内。我等且把军马退去，来日贫道献一个阵法，要捉此二人。”宋江大喜，传令教军马且退二十里，扎住营寨。次日清晨，公孙胜献出这个阵法。有分教：

魔王拱手上梁山，
神将倾心归水泊。

毕竟公孙胜献出什么阵法来，且听下回分解。

[1] 都省：都察院。

[2] 明降：谓明白的裁决、指示。

[3] 客帐司：衙署中负责接待、侍奉等的吏员。

[4] 算子：算盘。

[5] 认军旗：行军时主将作为表识的旗帜。旗上有不同的标记，以便士兵辨认。

第五十九回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读《水浒》俗本至此处，为之索然意尽。及见古本，始喟然而叹：呜呼妙哉！文至此乎！夫晁盖欲打祝家庄，则宋江劝：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也。晁盖欲打高唐州，则宋江又劝：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也。晁盖欲打青州，则又劝：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轻动。欲打华州，则又劝：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也。何独至于打曾头市，而宋江默未尝发一言？宋江默未尝发一言，而晁盖亦遂死于是役。今我即不能知其事之如何，然而君子观其书法，推其情状，引许世子不尝药之经以断斯狱，盖宋江弑晁盖之一笔为决不可宥也。此非谓史文恭之箭，乃真出于宋江之手也；亦非谓宋江明知曾头市之五虎能死晁盖，而坐不救援也。夫今日之晁盖之死，即诚非宋江所料，然而宋江之以晁盖之死为利，则固非一日之心矣。吾于何知之？于晁盖之每欲下山，宋江必劝知之。夫宋江之必不许晁盖下山者，不欲令晁盖能有山寨也，又不欲令众人尚有晁盖也。夫不欲令晁盖能有山寨，则是山寨诚得一旦而无晁盖，是宋江之所大快也。又不欲令众人尚有晁盖，则夫晁盖虽未死于史文恭之箭，而已死于厅上厅下众人之心非一日也。如是而晁盖今日之死于史文恭，是特晁盖之余矣。若夫晁盖之死，固已甚久甚久也。如是而晁盖至而若惊，晁盖死而若惊，其惟史文恭之与曾氏五虎有之；若夫宋江之心，固晁盖去而夷然，晁盖死而夷然也。故于打祝家则劝，打高唐则劝，打青州则劝，打华州则劝，则可知其打曾头市之必劝也。然而作者于前之劝则如不胜书，于后之劝则直削之者，书之以著其恶，削之以定其罪也。呜呼！以稗官而几欲上与《阳秋》分席，诎不奇绝？然不得古本，吾亦何由得知作者之笔法如是哉！

通篇皆用深文曲笔，以深明宋江之弑晁盖。如风吹旗折，吴用独谏，一也；戴宗私探，匿其回报，二也；五将死救，余各自顾，三也；主军星殒，众人不还，四也；守定啼哭，不商疗治，五也；晁盖遗誓，先云“莫怪”，六也；骤摄大位，布令详明，七也；拘牵丧制，不即报仇，八也；大怨未修，逢僧闲话，九也；置死天王，急生麒麟，十也。

第二回写少华山，第四回写桃花山，第十六回写二龙山，第三十一回写白虎山，至上篇而一齐挽结，真可谓奇绝之笔。然而吾嫌其同。何谓同？同于前若布棋，后若棋劫也。及读此篇，而忽然添出混世魔王一段，曾未尝有。突如其来得此一虚，四实皆活。夫而后知文章真有相救之法也。

话说公孙胜对宋江、吴用献出那个阵图，问曰：何不出自吴用？答曰：上金铃吊挂，既已全出吴用，此处例应独出公孙，不得吴用太热，公孙太冷也。道：“是汉末三分，诸葛孔明摆石为阵之法：四面八方，分八八六十四队，中间大将居之；其像四头八尾，左旋右转，按天地风云之机，龙虎鸟蛇之状；待他下山冲入阵来，两军齐开，有如伺候；等他一入阵，只看七星号带起处，把阵变为长蛇之势。贫道作起道法，教这三人在阵中，前后无路，左右无门。却于坎地上掘一陷坎，直逼此三人到于那里。两边埋伏下挠钩手，准备捉将。”

宋江听了大喜，便传将令，叫大小将较依令而行。再用八员猛将守阵，那八员？呼延灼、朱仝、花荣、徐宁、穆弘、孙立、史进、黄信。却叫柴进、吕方、郭盛权摄中军，宋江、吴用、公孙胜带领陈达磨旗^①，叫朱武指引五个军士，在近山高坡上看对阵报事。

是日巳牌时分，众军近山摆开阵势，摇旗擂鼓搦战。只见芒砀山上有三二十面锣声震地价响；三个头领一齐来到山下，便将三千余人摆开：左右两边项充、李衮，中间拥出那个混世魔王樊瑞，骑一匹黑马，立于阵前。那樊瑞虽会使些妖法，却不识阵势；须知此语，正是反显公孙，非蔑樊瑞也。看了宋江军马，四面八方，团团密密，心中暗喜道：“你若摆阵，中我计了！”分付项充、李衮：“若见风起，你两个便引五百滚刀手杀入阵去。”项充、李衮得令，各执定蛮牌，挺着标枪飞剑，只等樊瑞作用。只见樊瑞立在马上，左手挽定流星铜锤，右手仗着混世魔王宝剑，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却早狂风四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日色无光。项充、李衮呐声喊，带了五百滚刀手杀将过去。

宋江军马见杀将过来，便分开做两下。写得八阵图出，真是妙笔。项充、李衮一搅入阵，两下里强弓硬弩射住，来人只带得四五十人入来，其余的都回本阵去了。写得八阵图出。宋江望见项充、李衮已入阵里，便叫陈达把七星号旗只一招，那座阵势纷纷滚滚，变作长蛇之阵。写得八阵图出。项充、李衮正在阵里，东赶西走，左盘右转，寻路不见。高坡上朱武把小旗在那里指引：他两个投东，朱武便望东指；写得

好。若是投西，便望西指。写得好。原来公孙胜在远处看了，已先拔出那松文古定剑来，口中念动咒语，喝声道：“疾！”便借着那风，尽随着项充、李衮脚跟边乱卷。“便借那风”四字，读之绝倒。○古有诸葛借风，不如公孙借风之更奇也。○如此写公孙道法，真乃脱尽牛鬼蛇神，别成幽溪小洞矣。两个在阵中，只见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即前八字绝倒。四边并不见一个军马，一望都是黑气，此句写此军。后面跟的都不见了。此句写彼军。

项充、李衮心慌起来，只要夺路出阵，百般地没寻归路处。写出八阵图来。正走之间，忽然雷震一声，两个在阵叫苦不迭，一齐跣了双脚^[2]，翻筋斗擗下陷马坑里去。妙绝。○凡前文写得极难，皆倒衬后文甚易也。《庄子》曰：每至于族，见其难为，然后奏刀砉然，如土委地。盖行文之乐，正莫乐于此也，岂其扬公孙，抑史进哉！两边挠钩手早把两个搭将起来，便把麻绳绑缚了，解上山坡请功。宋江把鞭梢一指，三军一齐掩杀过去。樊瑞引人马奔走上山。三千人马，折其大半。

宋江收军，众头领都在帐前坐下，军健早解项充、李衮到于麾下。宋江见了，忙叫解了绳索，亲自把盏，说道：“二位壮士，其实休怪，临敌之际，不如此不得。小可宋江久闻三位壮士大名，欲来礼请上山，同聚大义；盖因不得其便，因此错过。倘若不弃，同归山寨，不胜万幸。”两个听了，拜伏在地，道：“久闻及时雨大名，只是小弟等无缘，不曾拜识。原来兄长果有大义！我等两个不识好人，要与天地相拗；奇崛之句，写来活是使蛮牌人声口。今日既被擒获，万死尚轻，反以礼待。若蒙不杀，誓当效死报答大恩。樊瑞那人，无我两个，如何行得？义士头领，若肯放我们一个回去，好。就说樊瑞来投拜，不知头领尊意如何？”宋江便道：“壮士不必留一人在此为当，便请二位同回贵寨。宋江来日专候佳音。”写宋江权术过人处，真是非常之才。两个拜谢道：“真乃大丈夫！若是樊瑞不从投降，我等擒来，奉献头领麾下。”便活是使蛮牌人声口。宋江听说大喜，请入中军，待了酒食，看他尽放回去，又有尽放回去之法，写得权术非常。○一也。换了两套新衣，二也。取两匹好马，三也。呼小喽啰拿了枪牌，四也。亲送二人下坡回寨。五也。○便过诸葛七纵一等也。○因明用八阵，便又暗用借风、七纵一事以陪之，耐庵文心之巧如此。

两个于路，在马上感恩不尽。来到芒碭山下，小喽啰见了大惊，接上山寨。樊瑞问两个来意如何，项充、李衮道：“我等逆天之人，合该万死！”句句活是使蛮牌人声口。樊瑞道：“兄弟，如何说这话？”两个

便把宋江如此义气说了一遍。樊瑞道：“既然宋公明如此大义，我等不可逆天，是一家之言。来早都下山投拜。”两个道：“我们也为如此而来。”不用项充、李袞相说，竟出樊瑞自家主意，好。当夜把寨内收拾已了。次日天晓，三个一齐下山，直到宋江寨前，拜伏在地。宋江扶起三人，请入帐中坐定。三个见了宋江，没半点相疑之意，彼此倾心吐胆，诉说平生之事。极表三人。三人拜请众头领都到芒砀山寨中，杀牛宰马，管待宋公明等众多头领，一面赏劳三军。饮宴已罢，樊瑞就拜公孙胜为师。宋江立主教公孙胜传授“五雷天心正法”与樊瑞。樊瑞大喜，绾结妙绝，只在篇中，又出篇外，才子之才如此。数日之间，牵牛拽马，卷了山寨钱粮，驮了行李，收聚人马，烧毁了寨栅，又结一处。○前三处实，此一处虚。有三处实，正不可无一处虚也。跟宋江等班师回梁山泊，于路无话。

宋江同众好汉军马已到梁山泊边，却欲过渡，只见芦苇岸边大路上一个大汉望着宋江便拜。奇文妙接。宋江慌忙下马扶住，问道：“足下姓甚名谁？何处人氏？”那汉答道：“小人姓段，双名景住。人见小弟赤发黄须，都唤小人为金毛犬。祖贯是涿州人氏。平生只靠去北边地面盗马^[3]。今春去到枪竿岭北边盗得一匹好马，雪练也似价白，浑身并无一根杂毛。头至尾长一丈，蹄至脊高八尺。那马一日能行千里，北方有名，唤做‘照夜玉狮子马’，乃是大金王子骑坐的，文情由前踢雪骝生来，马名照后玉麒麟立出，前映后带，绝世奇文。放在枪竿岭下，被小人盗得来。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无路可见，欲将此马前来进献与头领，权表我进身之意。不期来到凌州西南上曾头市过，被那曾家五虎夺了去。小人称说是梁山泊宋公明的，不想那厮多有污秽的言语，小人不敢尽说。且复收口作一顿跌，文有步骤。逃走得脱，特来告知。”宋江看这人时，虽是黄发卷须，却也一表非俗，心中暗喜，便道：“既然如此，且回到山寨里商议。”带了段景住，一同都下船，到金沙滩上岸。晁天王并众头领接到聚义厅上。宋江教樊瑞、项充、李袞和众头领相见，段景住一同都参拜了。打起聒厅鼓来，且做庆贺筵席。

宋江见山寨连添了许多人马，四方豪杰望风而来，因此叫李云、陶宗旺监工，添造房屋并四边寨栅。又作一小发放。段景住又说起那匹马的好处，宋江叫神行太保戴宗去曾头市探听那马的下落。戴宗去了四五日，回来对众头领说道：“这个曾头市上共有三千馀家，内有一家唤做曾家府。这老子原是大金国人，名为曾长者^[4]，生下五个孩儿，号为曾家五虎：大的儿子唤做曾涂，第二个唤做曾密，第三个唤做曾索，第四个唤做曾魁，第五个唤做曾升，又有一个教师史文恭，一个副教师苏

定。去那曾头市上，聚集着五七千人马，扎下寨栅，造下五十馀辆陷车，发愿要与我们势不两立，定要捉尽俺山寨中头领，做个对头。那匹千里玉狮子马见今与教师史文恭骑坐。更有一般堪恨那厮之处，杜撰几句言语，教市上小儿们都唱道：

摇动铁钹铃，神鬼尽皆惊。铁车并铁锁，上下有尖钉。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尽闻名！

没一个不唱，真是令人忍耐不得！”曾头市写得又有一样出色处，真乃风云海岳之才。○要知因偷马引出曾家五虎，亦与上文因偷鸡引出祝氏三雄，特特相犯，以显笔力。晁盖听罢，心中大怒道：“这畜生怎敢如此无礼！我须亲自走一遭，不捉得这畜生，誓不回山！我只点五千人马，请启二十个头领相助下山，其余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

当日晁盖便点林冲、特点林冲第一，章法奇绝人。呼延灼、徐宁、穆弘、张横、杨雄、石秀、孙立、黄信、燕顺、邓飞、欧鹏、杨林、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胜、杜迁、宋万，点至后半，忽然是最初小夺泊人，章法奇绝人。共是二十个头领，部领三军人马下山。宋江与吴用、公孙胜众头领就山下金沙滩饯行。上文若干篇，每动大军，便书晁盖要行，宋江力劝。独此行宋江不劝，而晁盖亦遂以死。深文曲笔，读之不寒而栗。○俗本妄添处，古本悉无，故知古本之可宝也。

饮酒之间，忽起一阵狂风，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众人见了，尽皆失色。大书众人失色，以见宋江不失色也。不然者，何不书“宋江等众人”五字耶？吴学究谏道：又大书吴用谏，以见宋江不谏，深文曲笔，遂与《阳秋》无异。“哥哥方才出军，风吹折认旗，于军不利。不若停待几时，却去和那厮理会。”晁盖道：“天地风云，何足为怪？趁此春暖之时，不去拿他，直待养成那厮气势，却去进兵，那时迟了。你且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吴用一个那里别拗得住，句句深著宋江之罪，深文曲笔。晁盖引兵渡水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宗下山去探听消息。此语后无下落，非耐庵漏失，正故为此深文曲笔，以明曾市之败，非宋江所不料，而绝不闻有救援之意，以深著其罪也。○骤读之，极似写宋江好；细读之，始知正是写宋江罪。文章之妙，都在无字句处，安望世人读而知之！

且说晁盖领着五千人马、二十个头领来到曾头市相近，对面下了寨栅。次日，先引众头领上马去看曾头市。众多好汉立马正看之间，只见

柳林中飞出一彪人马来，约有七八百人。当先一个好汉，便是曾家第四子曾魁，高声喝道：“你等是梁山泊反国草寇，我正要来拿你解官请赏，原来天赐其便！还不下马受缚，更待何时！”晁盖大怒，回头一看，早有一将出马去战曾魁。那人是梁山初结义的好汉豹子头林冲。特于此处大书林冲本色，以为一篇眼目。两个交马，斗了二十馀合，曾魁料道斗林冲不过，掣枪回马，便往柳林中走，林冲勒住马不赶。此篇于战处只略写，意只重在晁、宋之间耳。晁盖领转军马回寨，商议打曾头市之策。林冲道：“来日直去市口搦战，就看虚实如何，再作商议。”

次日平明，引领五千人马向曾头市口平川旷野之地列成阵势，擂鼓呐喊。曾头市上炮声响处，大队人马出来，一字儿摆着七个好汉：中间便是都教师史文恭；上首副教师苏定，下首便是曾家长子曾涂；左边曾密、曾魁；右边曾升、曾索：都是全身披挂。教师史文恭弯弓插箭，照后箭。坐下那匹便是千里玉狮子马，照前马。手里使一枝方天画戟。三通鼓罢，只见曾家阵里推出数辆陷车，放在阵前，曾头市写得又有一样出色。曾涂指着对阵，骂道：“反国草贼，见俺陷车么？我曾家府里杀你死的，不算好汉！我一个个直要捉你活的，装载陷车里解上东京，方显是五虎手段！你们趁早纳降，还有商议！”晁盖听了大怒，挺枪出马，直奔曾涂。众将一发掩杀过去，两军混战，曾家军马一步步退入村里。林冲、呼延灼东西赶杀，却见路途不好，急退回来收兵。本日战处只略写，却取次日失事先一勾染出来，用笔妙甚。当日两边各折了些人马。晁盖回到寨中，心中甚忧。一句引。众将劝道：“哥哥且宽心，休得愁闷，有伤贵体。往常宋公明哥哥出军，亦曾失利，好歹得胜回寨。今日混战，各折了些军马，又不曾输了与他，何须忧闷？”晁盖只是郁郁不乐。又一句引。

一连三日搦战，曾头市上并不曾见一个。第四日，忽有两个僧人直到晁盖寨里投拜。写得突兀。军人引到中军帐前，两个僧人跪下告道：“小僧是曾头市上东边法华寺里监寺僧人；今被曾家五虎不时常来本寺作践啰唆，索要金银财帛，无所不至。小僧尽知他的备细出没去处，只今特来拜请头领入去劫寨。剿除了他时，当坊有幸^[5]！”晁盖见说大喜，便请两个僧人坐了，置酒相待。独有林冲谏道：一路详写林冲独谏，以恶宋江之居然不来，深文曲笔，都要细看。“哥哥休得听信，其中莫非有诈。”晁盖道：“他两个出家人，怎肯妄语？轻轻便说出三个原故，明足拒谏之人，每每如此。○一。我梁山泊久行仁义之道，所过之处并不扰民；他两个与我何仇，却来掇赚^[6]？二。况兼曾家未必赢得我们大军，何故相疑？三。兄弟休生疑心，误了大事。今晚我自去走一

遭。”林冲苦谏，道：“哥哥必要去时，林冲分一半人马去劫寨，哥哥只在外面接应。”极写林冲，总是反刺宋江，妙极。晁盖道：“我不自去，谁肯向前？前写宋江下山，一时厅上厅下一齐愿去，何至令晁盖作如许语？深文曲笔，处处有刺。你却留一半军马在外接应。”林冲道：“哥哥带谁人去？”晁盖道：“点十个头领，分二千五百人马入去。”十个头领是刘唐、呼延灼、阮小二、欧鹏、阮小五、燕顺、阮小七、杜迁、白胜、宋万。写十将，亦复间列成文，章法奇绝人。

当晚造饭吃了，马摘铃，军衔枚，夜色将黑，便悄悄地跟了两个僧人直奔法华寺来。晁盖看时，却是一座古寺。晁盖下马，入到寺内，见没僧众，问那两个僧人道：“怎地这个大寺院没一个和尚？”僧人道：“便是曾家畜生薨恼，不得已，各自归俗去了；只有长老并几个侍者，自在塔院里居住。头领暂且屯住了人马，等更深些，小僧直引到那厮寨里。”晁盖道：“他的寨在那里？”和尚道：“他有四个寨栅，只是北寨里便是曾家弟兄屯军之处。若只打得那个寨子时，这三个寨便罢了。”晁盖道：“那个时分可去？”和尚道：“如今只是二更天气，且待三更时分，便无准备。”晁盖听曾头市上时，整整齐齐打更鼓响；又听了半个更次，绝不闻更点之声。只略写。僧人道：“这厮想是都睡了。如今可去。”僧人当先引路，晁盖带同诸将上马，领兵离了法华寺，跟着便走。

行不到五里多路，黑影处不见了两个僧人，来得突兀，去得突兀。前军不敢行动；看四边时，又且路径甚杂，都不见有人家。军士却慌起来，报与晁盖知道。呼延灼便叫急回旧路。走不到百十步，只见四下里金鼓齐鸣，喊声震地，一望都是火把。晁盖众将引军夺路而走，才转得两个湾，撞见一彪军马，当头乱箭射将来，扑的一箭，正中晁盖脸上，亦只略写。倒撞下马来。却得三阮、刘唐、白胜五个头领死并将去，救得晁盖上马，杀出村中来。十个人入去，却偏是五个初聚义人死救出来，生死患难之际，令人酸泪迸下。○单写初聚义五人死救晁盖，便显出满山人无不心在宋江，而视晁盖如无也。深又曲笔，妙不可言。村口林冲等引军接应，刚才敌得个住。两军混战，直杀到天明，各自归寨。

林冲回来点军时，燕顺、欧鹏、宋万、杜迁，只逃得自家性命；只逃自家性命者，盖言不及顾晁盖也，妙绝。带去二千五百人马，止剩得一千二三百人，亏得跟着呼延灼，都回到帐中。一千二三百人亏呼延者，盖言晁盖不亏呼延也，妙笔。众头领且来看晁盖时，那枝箭正射在面颊上；急拔得箭出，血晕倒了；看那箭时，上有“史文恭”字。写得精

神。林冲叫取金枪药敷贴上。原来却是一枝药箭。晁盖中了箭毒，已自言语不得。林冲叫扶上车子，极写林冲生死交情，以深恶宋江；又令火并一篇，有起有结，章法奇绝人。便差刘唐、三阮、杜迁、宋万，先送回山寨。差六人，章法奇绝人。读之，令人忽然想到初火并时，不胜风景不殊之痛。○古本之妙如此，而俗本尽讹，故知古本可宝也。其馀十四个头领在寨中商议：“今番晁天王哥哥下山来，不想遭这一场，正应了风折认旗之兆。我等极该收兵，一齐回去。但是必须等公明哥哥将令下来，方可回军，但知生宋江，不顾死晁盖。深文曲笔，直写出宋江平日使众人视晁盖如无也。岂可半途撇了曾头市自去？”书不撇曾市，以见撇晁盖也，妙绝。当晚二更时分，天色微明，十四个头领都在寨中嗟咨不安，进退无措，得此语，便令其罪悉归宋江，妙绝。忽听伏路小较慌急来报：“前面四五路军马杀来，火把不计其数！”林冲听了，一齐上马。三面山字火把齐明，照见如同白日，四下里呐喊到寨前。林冲领了众头领，不去抵敌，拔寨都起，回马便走。上文等宋江将令，只是借此一笔，以著宋江之恶耳。其文既见，便可脱换而去，若必真等将令，又是死板文字也。曾家军马背后卷杀将来。两军且战且走。走过了五六十里，方才得脱；计点人兵，又折了五七百人，大败亏输。急取旧路，望梁山泊回来。

众头领回到水浒寨上山，都来看视晁头领时，已自水米不能入口，饮食不进，浑身虚肿。宋江守定在床前啼哭，俗士读之，便谓宋江好，不知正极写宋江之诈也。○哭亦何罪？但通长读之，殊复不堪耳。我生生世世，不愿见此等人。众头领都守在帐前看视。宋江独哭，难乎其为下也；众人不哭，难乎其为上也。独哭，宋江今日之恶也；不哭，宋江平日之恶也。当日夜至三更，晁盖身体沉重，转头看着宋江，嘱付道：“贤弟莫怪我说：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一路写宋江之于晁盖一位，可谓虎视眈眈；至是晁盖将死，却忽然生出一难，笔力险怪不可言。○莫怪我说，妙绝。言罢，便瞑目而死。众头领都听了晁盖遗嘱。笔法。

宋江见晁盖已死，字法。○已死者，惟日望之之辞。放声大哭，如丧考妣。独写宋江哭，俗士以为好。○特写宋江“如丧考妣”四字，以表其哭之不伦，妙绝。众头领扶策宋江出去主事。吴用、公孙胜劝道：“哥哥且省烦恼，生死人之分定^[7]，何故痛伤？且请理会大事。”宋江哭罢，便教把香汤沐浴了尸首，装殓衣服巾帨，停在聚义厅上。众头领都来举哀祭祀。一面合造内棺外槨，选了吉时，盛放在正厅上，建起灵帏，中间设个神主，上写道：“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山寨中头

领，自宋公明以下，都带重孝；小头目并众小喽啰亦带孝头巾。林冲却把那枝誓箭，就供养在灵前。笔法。○山寨定鼎之功，实惟武师始终以之，章法奇绝人。○众人听遗嘱，林冲供誓箭，皆特写晁盖死后宋江又不如意，便生出许多文情来。寨内扬起长旛，请附近寺院僧众上山做功德，追荐晁天王^[8]。虽必有之事，然亦前映法华僧人，后引大圆和尚。宋江每日领众举哀，无心管理山寨事务。林冲与吴用、公孙胜并众头领商议立宋公明为梁山泊主，诸人拱听号令。首书林冲，笔法。

次日清晨，香花灯烛，林冲为首，笔法。与众等请出宋公明在聚义厅上坐定。林冲开话道：林冲一段是义。“哥哥听禀：国一日不可无君，家一日不可无主。晁头领是归天去了，山寨中事业岂可无主？四海之内，皆闻哥哥大名；来日吉日良辰，请哥哥为山寨之主，诸人拱听号令。”再提此句，以显下文宋江之有号令也。宋江道：“晁天王临死时嘱付：‘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便立为梁山泊主。’此话众头领皆知。一碍。誓箭在彼，一碍。○妙绝之文，读之令人不愿为恶，受如此苦。○权诈人一生受苦，如宋江其验也。真率人世界越阔，如李逵其验也。岂可忘了？又不曾报得仇，雪得恨，如何便居得此位？”吴学究道：吴用一段是智。“晁天王虽是如此说，今日又未曾捉得那人，山寨中岂可一日无主？若哥哥不坐时，其余便都是哥哥手下之人，谁人敢当此位？锥心之言。况兼众人多是哥哥心腹，亦无人敢有他言。又一句锥心之言。哥哥便可权临此位坐一坐，善处之言。待日后别有计较。”又一句善处之言。宋江道：“军师言之极当。今日小可权当此位，心事毕见。待日后报仇雪恨已了，拿住史文恭的，不拘何人，须当此位。”黑旋风李逵在侧边叫道：“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个大宋皇帝你也肯！”每每宋江一番权诈后，便紧接李大哥一番直遂以形击之，妙不可言。○有眼如电，有舌如刀，逵之所以如虎也。包藏祸心，外施仁义，江之所以如鬼也。宋江大怒道：不得不怒。“这黑厮又来胡说！再若如此乱言，先割了你这厮舌头！”李逵道：“我又不教哥哥不做；说请哥哥做皇帝，倒要割了我舌头！”越弹压，越说出来，妙人妙文。○“不做”字妙，俗本讹。吴学究道：“这厮不识时务的人，语语妙绝。○识时务（务）者为俊杰，又岂知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耶？众人不到得和他一般见识。语语妙绝。且请息怒，主张大事。”

宋江焚香已罢，林冲、吴用搀到主位，居中正面坐了第一把椅子。又书林冲、吴用搀，画尽宋江权诈。○越权诈，越见丑不可当。○“居中正面”四字，丑不可当。○论来尊宋江，正与尊晁盖一样耳，何至又有不同？嗟乎！人自不读其文耳。无如此许多字句便可以知晁盖，有如

此许多字句便可以知宋江。夫文字，人之图像也。观其图像，知其好恶，岂有疑哉？上首军师吴用，下首公孙胜。左一带林冲为头，右一带呼延灼居长。众人参拜了，两边坐下。宋江便说道：“便”字字法，言不须拟议也。“小可今日权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回心合意，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看他开口第一句，便买住众心，妙绝。如今山寨人马数多，非比往日，可请众兄弟分做六寨驻扎。此岂临时猝办之言？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此岂临时猝办之言？前后左右立四个旱寨。后山两个小寨，前山三座关隘，山下一个水寨，两滩两个小寨，今日各请弟兄分投去管。先作一总，次复分说，有章法。忠义堂上是我权居尊位，第二位军师吴学究，第三位法师公孙胜，第四位花荣，第五位秦明，第六位吕方，第七位郭盛。第一章。左军寨内：第一位林冲，第二位刘唐，第三位史进，第四位杨雄，第五位石秀，第六位杜迁，第七位宋万。第二章。右军寨内：第一位呼延灼，第二位朱仝，第三位戴宗，第四位穆弘，第五位李逵，第六位欧鹏，第七位穆春。第三章。前军寨内：第一位李应，第二位徐宁，第三位鲁智深，第四位武松，第五位杨志，第六位马麟，第七位施恩。第四章。后军寨内：第一位柴进，第二位孙立，第三位黄信，第四位韩滔，第五位彭玘，第六位邓飞，第七位薛永。第五章。水军寨内：第一位李俊，第二位阮小二，第三位阮小五，第四位阮小七，第五位张横，第六位张顺，第七位童威，第八位童猛。第六章。六寨计四十三员头领。忽作一结，有章法。山前第一关令雷横、樊瑞守把；第二关令解珍、解宝守把；第三关令项充、李衮守把；第七章。金沙滩小寨令燕顺、郑天寿、孔明、孔亮四个守把；鸭嘴滩小寨令李忠、周通、邹渊、邹润四个守把。山后两个小寨，左一个旱寨令王矮虎、一丈青、曹正，右一个旱寨令朱武、陈达、杨春，六人守把。第八章。忠义堂内，左一带房中：掌文卷，萧让；掌赏罚，裴宣；掌印信，金大坚；掌算钱粮，蒋敬。第九章。右一带房中：管炮，凌振；管造船，孟康；管造衣甲，侯健；管筑城垣，陶宗旺。第十章。忠义堂后两厢房中管事人员：监造房屋，李云；铁匠总管，汤隆；监造酒醋，朱富；监备筵宴，宋清；掌管什物，杜兴、白胜。第十一章。山下四路作眼酒店，原拨定朱贵、乐和、时迁、李立、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第十二章。管北地收买马匹，杨林、石勇、段景住。第十三章。○如此十三章，岂是临时猝办之言？前书谦让，后书分拨，以深表宋江之权诈也。分拨已定，各自遵守，毋得违犯。”梁山泊水浒寨内，大小头领，自从宋公明为寨主，尽皆一心，拱听约束。此亦反表前此之有二心也。二心也者，一心晁盖，一心宋江也。作者恶宋江之至矣。明日，宋江聚众商议：“本要与晁天王报仇，兴兵去打曾头市，却思庶民居丧，尚且不可轻动，我们岂可不待百日之后然后举兵？”众头领依宋江之

言，守在山寨，俗士必将以此为孝，不知此正大书宋江之缓于报仇也。
○俗本亦小讹，今依古本订正。每日修设好事，只做功果，追荐晁盖。

一日，请到一僧，法名大圆，乃是北京大名府在城龙华寺法主；只为游方来到济宁，经过梁山泊，就请在寨内做道场。因吃斋闲话间，宋江问起北京风土人物。极写宋江缓于报仇。那大圆和尚说道：“头领如何不闻河北玉麒麟之名？”宋江听了，猛然省起，说道：“你看我们未老，却恁地忘事！笔墨飞舞。北京城里是有个卢大员外，双名俊义，绰号玉麒麟，是河北三绝。祖居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时，小可心上还有甚么烦恼不释？”不悲失晁盖，但愿得麒麟。虽复文字转接，亦是深文曲笔。吴用笑道：“哥哥何故自丧志气？若要此人上山，有何难哉！”宋江答道：“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9]，如何能够得他来落草？”吴学究道：“吴用也在心多时了，不想一向忘却。小生略施小计，便教本人上山。”宋江便道：“人称足下为智多星，端的名不虚传！敢问军师用甚计策，赚得本人上山？”吴用不慌不忙说出这段计来。有分教：卢俊义

撇却锦簇珠围，
来试龙潭虎穴。

正是：

只为一入归水浒，
致令百姓受兵戈。

毕竟吴学究怎地赚卢俊义上山，且听下回分解。

[1] 磨旗：摇旗，挥动旗帜。

[2] 趔（tā）：失足跌倒。

[3] 北边：指当时的金国。

[4] 长者：即老太爷。

[5] 当坊：即“当方”，本地。

[6] 掇赚：哄骗。

[7] 分定：本分所定，命定。

[8] 追荐：诵念经文，超度死者。

[9] 长者：指显贵的人。

第六十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吴用卖卦用李逵同去，是偶借李逵之丑，而不必尽李逵之材也。偶借其丑，则不得不为之描画一二；不必尽其材，则得省即省。盖不过以旁笔相及，而未尝以正笔专写也。是故入城以后是正笔也。正笔则方写卢员外不暇矣，奚暇再写李逵？若未入城以前是旁笔也。旁笔即不惜为之描画一二者，一则以存铁牛本色，一又以作明日喧动之地也。

中间写小儿自哄李逵，员外自惊“天口”，世人小大相去之际，令我浩然发叹。呜呼！同读圣人之书，而或以之弋富贵，或以之崇德业；同游圣人之门，而或以之矜名誉，或以之致精微者，比比矣！于小儿何怪之有？

卢员外本传中，忽然插出李固、燕青两篇小传。李传极叙恩数，燕传极叙风流。乃卒之受恩者不惟不报，又反噬焉；风流者笃其忠贞，之死靡贰，而后知古人所叹：狼子野心，养之成害，实惟恩不易施；而“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实惟人不可忽也。稗官有戒有劝，于斯篇为极矣。

夫李固之所以为李固，燕青之所以为燕青，娘子之所以为娘子，悉在后篇，此殊未及也。乃读者之心头眼底，已蚤有以猜测之三人之性情行径者，盖其叙事虽甚微，而其用笔乃甚著。叙事微，故其首尾未可得而指也；用笔著，故其好恶蚤可得而辨也。《春秋》于定、哀之间，盖屡用此法也。

写卢员外别吴用后，作书空咄咄之状，此正白绢旗、熟麻索之一片雄心，浑身绝艺，无可出脱，而忽然受算命先生之所感触，因拟一试之于梁山；而又自以鸿鹄之志未可谋之燕雀，不得已望空咄咄，以自决其心也。写英雄员外，正应作如此笔墨，方有气势。俗本乃改作误听吴用，“寸心如割”等语，一何丑恶至此！

前写吴用，既有卦歌四句，后写员外，便有绢旗四句以配之，已是奇绝之事。不谓读至最后，却另自有配此卦歌四句者，又且不止于一首

而已也。论章法，则如演连珠；论一一四句，各各入妙，则真不减于旗亭画壁赌记绝句矣。俗本处处改作唐突之语，一何丑恶至此！

写许多诱兵忽然而出，忽然而入，番番不同，人人善谑，奇矣。然尤奇者，如李逵、鲁智深、武松、刘唐、穆弘、李应入去后，忽然一断，便接入车仗人夫，读者至此孰不以为已作收煞，而殊不知乃正在半幅也。徐徐又是朱仝、雷横引出宋江、吴用、公孙胜一行六七十人，真所谓愈出愈奇，越转越妙。此时忽然接入花荣神箭，又作一断，读者于是始自惊叹，以为夫而后方作收煞耳，而殊不知犹在半幅。徐徐又是秦明、林冲、呼延灼、徐宁四将夹攻，夫而后引入卦歌影中。呜呼！章法之奇，乃令读者欲迷；安得阵法之奇，不令员外中计也！

话说这龙华寺和尚说出三绝玉麒麟卢俊义名字与宋江，吴用道：“小生凭三寸不烂之舌，直往北京说卢俊义上山，如探囊取物，手到拈来，只是少一个奇形怪状的伴当和我同去。”奇语猜不出。说犹未了，只见黑旋风李逵高声叫道：“军师哥哥，小弟与你走一遭！”看他出席自荐，便知李逵之奇形怪状，不惟他人所惊，亦其自家所惊也。○我尝思天下美人无有不自以为美者，天下丑人亦无有不自以为丑者，如之何又有不自以为丑之人也？宋江喝道：“兄弟，你且住着！若是上风放火，下风杀人，打家劫舍，冲州撞府，合用着你。这是做细作的勾当，你这性子怎去得？”李逵道：“别，遭，一字句。你道我生得丑，绝倒语，如有隐恨者。嫌我，二字句。不要我去……”绝倒语，如有隐恨者。○不说下半截，妙不可言，既以丑自荐，又以丑自讳也。宋江道：“不是嫌你。如今大名府做公的极多，倘或被人看破，枉送了你的性命。”李逵叫道：“不妨！我不去也料无别人中得军师的意！”只用“不妨”二字答宋江，下却另为自负之言以鸣得意，妙不可言。○以奇形怪状独步一时，奇绝妙绝。吴用道：“你若依得我三件事，便带你去；若依不得，只在寨中坐地。”既欲用之，又故难之，便令吴用权术、李逵性情一齐出见。李逵道：“莫说三件，便是三十件也依你！”吴用道：“第一件，你的酒性如烈火，自今日去便断了酒，回来你却开。第二件，于路上做道童打扮，随着我，我但叫你，不要违拗。第三件最难，你从明日为始，并不要说话，只做哑子一般。依得这三件，便带你去。”李逵道：“不吃酒，做道童，都依得；闭着这个嘴不说话，却是憋杀我！”吴用道：“你若开口，便惹出事来。”李逵道：“也容易，我只口里衔着一文铜钱便了！”闲中忽作调侃世人语，令我一叹。众头领都笑。那里劝得住？当日忠义堂上做筵席送路，至晚各自去歇息。次日清早，吴用收拾了一包行李，教李逵打扮做道童，挑担下山。宋江与众头领都在金沙滩送行，再三分付吴用小心在意，休教李逵有失。吴用、李

逵别了众人下山。宋江等回寨。

且说吴用、李逵二人往北京去，行了四五日路程，每日天晚投店安歇，平明打火上路。于路上，吴用被李逵殴得苦。省。○此行本欲以李逵之丑喧动员外，若必详写一路惹事本末，岂惟顾奴失郎，亦当累纸不尽耳。只用一二段约略点缀，一意径趋正传，手法高妙，非稗史所能。行了几日，赶到北京城外店肆里歇下。当晚李逵去厨下做饭，一拳打得店小二吐血。小二哥来房里告诉吴用道：“你家哑道童忒狠，小人烧火迟了些，就打得小人吐血！”吴用慌忙与他陪话，把十数贯钱与他将息，自埋怨李逵。不在话下。岂有李逵而不惹事者，然一惹事而枝节烦蔓，文几不可了矣，只如此预先安放，有意无意，正自工良心苦。

过了一夜，次日天明起来，安排些饭食吃了，吴用唤李逵入房中分付道：“你这厮苦死要来，一路上殴死我也！今日入城，不是耍处，你休送了我的性命！”李逵道：“我难道不省得？”的的妙人，的的妙语，的的妙笔。吴用道：“我再和你打个暗号：若是我把头来摇时，你便不可动掸。”李逵应承了。只一李逵惹事，既已穿插于前，又复安放于后，工良心苦，始有此文。○如此，方得一片笔墨入卢员外正传去。两个就店里打扮入城：吴用戴一顶乌绉纱抹眉头巾，穿一领皂沿边白绢道服，系一条杂彩吕公绦，着一双方头青布履，手里拿一副渗金熟铜铃杵；李逵钹几根蓬松黄发，绾两枚浑骨丫髻，穿一领粗布短褐袍，勒一条杂色短须绦，穿一双蹬山透土靴，担一条过头木拐棒，挑着个纸招儿，上写着“讲命谈天，卦金一两”。两人如画。两个打扮了，锁上房门，离了店肆，望北京城南门来。此时天下各处盗贼生发，各州府县俱有军马守把。此处北京是河北第一个去处，更兼又是梁中书统领大军镇守，如何不摆得整齐？

且说吴用、李逵两个摇摇摆摆，却好来到城门下。守门的约有四五十军士，簇捧着一个把门的官人在那里坐定。吴用向前施礼，军士问道：“秀才那里来？”吴用答道：“小生姓张，名用。这个道童姓李。江湖上卖卦营生，今来大郡与人讲命。”身边取出假文引^[1]，教军士看了。众人道：“这个道童的鸟眼恰像贼一般看人！”写初到城门人便惊怪，便衬出一到街市无不喧哄，所以得动卢员外也。吴用要奇形怪状伴当同去，本旨如此，不是闲画李逵，读之须知。李逵听得，正待要发作，吴用慌忙把头来摇，李逵便低了头。绝倒。○李逵发作是此传闲文，只平平放倒，不用十分描写，妙。吴用向前与把门军士陪话道：“小生一言难尽！这个道童又聋又哑，只有一分蛮气力；却是家生的孩儿，没奈何

带他出来。这厮不省人事，望乞恕罪！”辞了便行。李逵跟在背后，脚高步低，又添出四字，不止两眼像贼而已，凡此皆为得动卢员外作地，不是闲画李逵也。望市心里来。

吴用手摇着铃杵，口里念着口号道：“甘罗发早子牙迟，彭祖颜回寿不齐。范丹贫穷石崇富，八字生来各有时。此乃时也，运也，命也。囊括子平全书。知生知死，知贵知贱。若要问前程，先赐银一两。”既以丑仆动其耳，又以高价动其心。说罢，又摇铃杵。北京城内小儿约有五六十个，跟着看了笑。却好转到卢员外解库门首，星卜贱伎，何至得动卢员外？故知得奇形怪状伴当气力不少。一头摇头，一头唱着，去了复又回来，小儿们哄动越多了。写得便若纸上活有吴用，活有李逵，活有群小儿，妙笔。○不惟活有而已，直写得纸上吴用是一样气色，李逵是一样气色，群小儿是一样气色，妙在何处？妙在“一头摇头”四字。

卢员外正在解库厅前坐地，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解，只听街上喧哄，唤当直的问道：“如何街上热闹？”当直的报复：“员外，端的好笑！街上一个别处来的算命先生在街上卖卦，要银一两算一命，谁人舍得？四字正挑着员外，妙笔。○一段先叙先生。后头一个跟的道童且是生得渗赖^[2]，走又走得没样范，小的们跟定了笑。”“渗赖”句应前贼眼，“样范”句应前脚高步低。一段次叙伴当。卢俊义道：“既出大言，必有广学。小儿自笑道童丑貌，员外自赏先生大言。人之相去，诚有如此。当直的，与我请他来。”当直的慌忙去叫道：“先生，员外有请。”吴用道：“是那个员外请我？”请则请耳，问甚员外？只图不像山泊好汉，岂知反不像算命先生。世间固有着意而反失之者，如此正自不少也。当直的道：“卢员外相请。”吴用便与道童跟着转来，揭起帘子，入到厅前，教李逵只在鹅项椅上坐定等候。用李逵毕。

吴用转过前来，向卢员外施礼，卢俊义欠身答着，问道：“先生贵乡何处，尊姓高名？”吴用答道：“小生姓张，名用，别号天口，既说假姓矣，却又将真姓拆作隐语，而能恰与算命先生宛合，真正妙才妙笔。祖贯山东人氏。能算皇极先天神数，知人生死贵贱。卦金白银一两，方才排算。”卢俊义请入后堂小阁儿里，分宾坐定。茶汤已罢，叫当直的取过白银一两，奉作命金。“烦先生看贱造则个^[3]。”吴用道：“请贵庚月日下算。”卢俊义道：“先生，‘君子问灾不问福’。不必道在下豪富，七字闭杀天下算命人谄口。只求推算目下行藏。在下今年三十二岁。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时。”此年无此月，此日无此时，必得八字

会合，方有此人，是必无此人也。吴用取出一把铁算子来，搭了一回，拿起算子一拍，大叫一声：“怪哉！”动女子小人则用软语，动豪杰丈夫必用险语，夫性各有所近，政不嫌于突如其来也。卢俊义失惊问道：“贱造主何吉凶？”吴用道：“员外必当见怪，岂可直言！”再用一激，妙绝。○动豪杰员外须作此语，若对纨绔员外，则止应云：“若不见怪，当以直言矣。”卢俊义道：“正要先生与迷人指路，但说不妨。”吴用道：“员外这命，目下不出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不能保守，死于刀剑之下。”卢俊义笑道：“先生差矣。卢某生于北京，长在豪富；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婚之女；更兼俊义作事谨慎，非理不为，非财不取；如何能有血光之灾？”

吴用改容变色，急取原银付还，起身便走，又用一激，妙绝。○待豪杰员外必须作如此，若待纨绔员外，则止应转口云：幸喜某星相救矣。嗟叹而言：“天下原来都要阿谀谄佞！罢！罢！‘分明指与平川路，却把忠言当恶言。’小生告退。”语语激动豪杰员外，却语语活似算命声口，妙笔。卢俊义道：“先生息怒。卢某偶然戏言，愿得终听指教。”吴用道：“从来直言，原不易信。”卢俊义道：“卢某专听，愿勿隐匿。”吴用道：“员外贵造，一切都行好运；独今年时犯岁君^[4]，正交恶限；恰在百日之内，要见身首异处。此乃生来分定，不可逃也。”先关断一句，妙。卢俊义道：“可以回避否？”吴用再把铁算子搭了一回，沉吟自语，道：“只除非去东南方巽地上一千里之外^[5]，可以免此大难；东南避难一句，若今日越说得确，便后日越未必来；若今日越说得不甚确，便后日越来得无疑惑。此皆行兵知彼，说法鉴机之秘诀也。然亦还有惊恐，却不得伤大体。”东南避难一句亦不甚劝，妙绝，盖不甚劝，斯深于劝矣。卢俊义道：“若是免得此难，当以厚报。”吴用道：“贵造有四句卦歌，小生说与员外，员外写于壁上。要他亲笔，恶极妙极。日后应验，方知小生妙处。”黄昏渡河，始信其妙。卢俊义叫取笔砚来，便去白粉壁上平头自写。吴用口歌四句道：

芦花滩上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

义到尽头原是命，反躬逃难必无忧。俗本讹。○四句忽然在前，忽然在后，忽然在壁上，忽然在河里，又是一样章法。

当时卢俊义写罢，吴用收拾起算子，作揖便行。写得捷如脱兔，妙笔。卢俊义留道：“先生少坐，过午了去。”吴用答道：“多蒙员外厚意，小生恐误卖卦，改日有处拜会。”不必先说，不必不说，妙笔。抽身便起。卢俊义送到门首。李逵拿了拐棒，走出门外。吴学究别了卢俊义，

引了李逵，径出城来；回到店中，算还房宿饭钱，收拾行李、包裹，李逵挑出卦牌，出离店肆，对李逵说道：“大事了也！我们星夜赶回山寨，安排迎接卢员外去。他早晚便来也！”数语写吴用真有名士风流。

且不说吴用、李逵还寨。却说卢俊义自送吴用出门之后，每日傍晚便立在厅前，独自个看着天，忽忽不乐；亦有时自言自语，正不知甚么意思。写卢员外，暗用书空咄咄事，妙绝。不然而真为吴用所赚，亦何以为卢员外也。这一日却耐不得，便叫当直的去唤众主管商议事务。笔势突兀，便活衬出卢员外来。俗本皆讹。少刻都到。那一个为头管家私的主管，姓李，名固。这李固原是东京人，因来北京投奔相识不着，冻倒在卢员外门前，卢员外救了他性命，其恩如此。养在家中；其恩如此。因见他勤谨，写得算得，教他管顾家间事务；其恩如此。五年之内，直抬举他做了都管，其恩如此。一应里外家私都在他身上；手下管着四五十个行财管干；其恩如此。一家内外都称他做李都管。其恩如此。○卢员外传中，忽然又入一篇小传，笔力奇绝。当日大小管事之人都随李固来堂前声喏。卢员外看了一遭，便道：“怎生不见我那一个人？”

说犹未了，阶前走过一人：六尺已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纪；三牙掩口髭须，十分腰细膀阔，戴一顶木瓜心攒顶头巾，穿一领银丝纱团领白衫，系一条蜘蛛斑红线压腰，着一双土黄皮油膀夹靴，脑后一对挨兽金环，鬓畔斜簪四季花朵。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自小父母双亡，卢员外家中养得他大。为见他一身雪练也似白肉，卢员外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若赛锦体，由你是谁，都输与他。妙人。不止一身好花绣，更兼吹得弹得，唱得舞得，拆白道字^[6]，顶真续麻^[7]，无有不能，无有不会；妙人。亦是说得诸路乡谈^[8]，省得诸行百艺的市语。妙人。更且一身本事，无人比得，拿着一张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落生，并不放空，箭到物落；四字作一篇绝妙《射赋》读，政使他人千追万琢不能到。晚间入城，少杀也有百十个虫蚁。若赛锦标社^[9]，那里利物管取都是他的。妙人。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头知尾。妙人。本身姓燕，排行第一，官名单讳个青字。北京城里人口顺，都叫他做浪子燕青。原来他却是卢员外一个心腹之人，卢员外传中，忽然又入一段小传笔力奇绝。也上厅声喏了，做两行立住：李固主在左边，燕青立在右边。

卢俊义开言道：“我夜来算了一命，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灾，只除非出去东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逃。因想东南方有个去处，是泰安州，那里有

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帝金殿，管天下人民生死灾厄。连日书空咄咄，实不曾作此想，而忽自云然者，鸿鹄之志，固不可与燕雀道也。我一者，去那里烧炷香，消灾灭罪；不是卢员外语。二者，躲过这场灾悔^[10]；亦不是卢员外语。三者做些买卖，一发不是卢员外语。观看外方景致。亦不是卢员外语。○连举数言，悉非心语，写得卢员外智深勇沉，真好人物。李固，你与我觅十辆太平车子，装十辆山东货物，你就收拾行李，跟我去走一遭。燕青小乙看管家里库房钥匙^[11]，只今日便与李固交割。我三日之内便要起身。”李固道：“主人误矣。常言道：‘卖卜卖卦，转回说话。’奇语如古谣谚。休听那算命的胡言乱语，只在家中，怕做甚么？”卢俊义道：“我命中注定了，你休逆我。若有灾来，悔却晚矣。”燕青道：“主人在上，须听小乙愚言：这一条路，去山东泰安州，正打从梁山泊边过。一语便已道着，非道着吴用奇计，正道着员外雄心也。○不枉员外呼之为“我那人”。近年泊内是宋江一伙强人在那里打家劫舍，官兵捕盗，近他不得。主人要去烧香，等太平了去。休信夜来那个算命的胡讲，倒敢是梁山泊歹人假装阴阳人来煽惑主人。只是有意无意之语，却宛然千伶百俐声口，又令行文波致横生，妙笔。小乙可惜夜来不在家里；若在家时，三言两语盘倒那先生，倒敢有场好笑！”绝世妙人，绝世妙语，若真有之，真乃绝世妙事；今即无之，亦是绝世妙文。卢俊义道：“你们不要胡说，谁人敢来赚我！梁山泊那伙贼男女打甚么紧！我看他如同草芥，兀自要去特地捉他，把日前学成武艺显扬于天下，也算个男子大丈夫！”说犹未了，不得不说，却又不欲尽说，忽作一顿，妙笔。屏风背后走出娘子贾氏来，也劝道：“丈夫，我听你说多时了。自古道：‘出外一里，不如屋里。’休听那算命的胡说，撇下海阔一个家业，耽惊受怕，去虎穴龙潭里做买卖。你且只在家里收拾别室，清心寡欲，高居静坐，自然无事。”观其所以留丈夫者，而知意不在于留丈夫也。读之令人掩口，却又大雅不露，妙笔。卢俊义道：“你妇人家省得甚么！却不知省得一件。我既主意定了，你都不得多言多语。”

燕青又道：“小人靠主人福荫，学得些个棒法在身。不是小乙说嘴，帮着主人去走一遭，路上便有些个草寇出来，小人也敢发落得三五十个开去。留下李都管看家，小人伏侍主人走一遭。”写一个愿去，空中映发。卢俊义道：“便是我买卖上不省得，要带李固去；他须省得，便替我大半气力，因此留你在看守。自有别人管帐，只教你做个樁主^[12]。”李固道：“小人近日有些脚气的症候，十分走不得多路。”写一个不愿去，空中映发。○读者初至此处，竟不知其妙在何处，故妙绝也。卢俊义听了，大怒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我要你跟去走一遭，你

便有许多推故！若是那一个再阻我的，教他知我拳头的滋味！”李固吓得只看娘子，如画。娘子便漾漾地走进来，如画。燕青亦更不再说。如画。○三句写三个人，便活画出三个人神理来，妙笔妙笔。

众人散了，李固只得忍气吞声，自去安排行李，讨了十辆太平车子，换了十个脚夫，四五十拽车头口，把行李装上车子，行货拴缚完备。卢俊义自去结束。第三日烧了神福，给散了家中大男小女，一个个都分付了，当晚先叫李固引两个当直的尽收拾了出城。李固去了。娘子看了车仗，流泪而入。看他写娘子流泪乃在今日，不在明日，妙笔。○极猥亵事，写得极大雅，真正妙笔也。

次日五更，卢俊义起来，沐浴罢，更换一身新衣服，吃了早膳，取出器械，到后堂里辞别了祖先香火；出门景色，一部所无。临时出门上路，分付娘子：“好生看家，多便三个月，少只四五十日便回。”贾氏道：“丈夫路上小心，频寄书信回来！”说罢，燕青流泪拜别。写娘子昨日流泪，今日不流泪也，却恐不甚明显，又特地紧接燕青流泪，以形击之，妙笔妙笔。卢俊义分付道：“小乙在家，凡事向前，不可出去三瓦两舍打哄^[13]。”燕青道：“主人如此出行，小乙怎敢怠慢？”只二语精义交至，令我读之泪下。

卢俊义提了棍棒，出到城外，李固接着。卢俊义道：“你引两个伴当先去。但有干净客店，先做下饭等候，车仗脚夫到来便吃，省得耽阁了路程。”李固也提条杆棒，先和两个伴当去了。卢俊义和数个当直的随后押着车仗行。但见途中山明水秀，路阔坡平，心中欢喜道：“我若是在家，那里见这般景致！”此第三句之半也，点逗轻妙之甚。行了四十馀里，李固接着主人；吃点心中饭罢，李固又先去了。再行四五十里，到客店里，李固接着车仗人马宿食。卢俊义来到店房内，倚了棍棒，挂了毡笠儿，解下腰刀，换了鞋袜宿食，皆不必说。第一日虽无事，亦必详写，此《水浒》传例也。

次日清早起来，打火做饭，众人吃了，收拾车辆头口，上路又行。第二日独写出店上路之时，以引起下文小二报信也。自此在路夜宿晓行。已经数日，省。○先详后省，故不见其空缺。今之稗官，真老大空缺耳。来到一个客店里宿食。天明要行，只见店小二哥对卢俊义说道：“好教官人得知：离小人店不得二十里路，正打梁山泊边口子前过去。山上宋公明大王，虽然不害来往客人，官人须是悄悄过去，休得大惊小怪。”警然而出。○每每惊天惊地之事，其来必轻轻冉冉。卢俊义听了道：“原来如此。”便叫当直的奇绝。取下衣箱，打开锁，去里面提

出一个包，奇绝。包内取出四面白绢旗；奇绝。问小二哥讨了四根竹竿，奇绝。每一根缚起一面旗来，每面栲栳大小七个字^[14]，奇绝。写道：

慷慨北京卢俊义，
金装玉匣来深地。
太平车子不空回，
收取此山奇货去！此回前用卦歌，此用白绢旗，后用三阮唱歌，作章法。○绝妙好诗，俗本之讹，真乃可恨。○奇货字又用得妙。

李固、当直的、脚夫、店小二看了，一齐叫起苦来。不曰李固等，而必备写众人，活画出一齐叫苦情状来。店小二问道：“官人莫不和山上宋大王是亲么？”吓极说出趣话来。卢俊义道：“我自是北京财主，却和这贼们有甚么亲！我特地要来捉宋江这厮！”小二哥道：“官人低声些，不要连累小人，不是耍处！你便有一万人马，也近他不得！”卢俊义道：“放屁！你这厮们都合那贼人做一路！”店小二掩耳不迭。四字，却写出梁山声势。众车脚夫都痴呆了。李固和当直的跪在地下告道：“主人，可怜见众人，留了这条性命回乡去，强似做罗天大醮！”卢俊义喝道：“你省得甚么！这等燕雀，安敢和鸿鹄厮并？用古不合，是精于用古之法者也。我思量平生学得一身本事，不曾逢着买主！今日幸然逢此机会，不就这里发卖，更待何时？我那车子上叉袋里不是货物，却是准备下一袋熟麻索！可知连日咄咄不是为趋吉避凶之计，写卢员外精神过人。倘若这贼们当死合亡，撞在我手里，一朴刀一个砍翻，你们众人与我便缚把车子里！货物撒了不打紧，且收拾车子装贼；可知此行不为买卖而来，真乃写得精神过人。把这贼首解上京师，请功受赏，方表我平生之志。若你们一个不肯去的，只就这里把你们先杀了！”只此一句，写卢员外与山泊众人一鼻孔出气。

前面摆四辆车子，上插了四把绢旗，后面六辆车子随后行了。那李固和众人哭哭啼啼，只得依他。卢俊义取出朴刀，装在杆棒上，三个丫儿扣牢了，要出色写其人，因出色写其刀，妙笔。赶着车子奔梁山泊路上来。众人见了崎岖山路，行一步怕一步。卢俊义只顾赶着要行。从清早起来，行到巳牌时分，远远地望见一座大林，有千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树。却好行到林子边，只听得一声胡哨响，吓得李固和两个当直的没躲处。卢俊义教把车仗押在一边。车夫众人都躲在车子下叫苦。勤勤描写众人，皆染叶衬花之法。卢俊义喝道：“我若搦翻，你们与我便缚！”

说犹未了，只见林子边走出四五百小喽啰来；来得闪闪忽忽。听得后面锣声响处，又有四五百小喽啰截住后路。一发闪闪忽忽。林子里一声炮响，托地跳出一筹好汉，手搭双斧，读之觉纸上乱如麻，杂如火，闪闪忽忽，真正妙绝。厉声高叫：“卢员外！认得哑道童么？”趣极。○偏是哑道童，偏厉声高叫，妙绝。【眉批】自李逵已下，逐个有逐个出来法，逐个有逐个去法，写得纵横变乱之极。○一路俱作趣语，又是一番妙笔也。卢俊义猛省，喝道：“我时常有心要来拿你这伙强盗，今日特地到此！快教宋江下山投拜！倘或执迷，我片时间教你人人皆死，个个不留！”李逵大笑道：“员外，你今日被俺军师算定了命，趣极。快来坐把交椅！”卢俊义大怒，拈着手中朴刀来斗李逵，李逵轮起双斧来迎。两个斗不到三合，李逵托地跳出圈子外来。转过身望林子里便走。妙。○一路都以三合便走为章法。卢俊义着朴刀随后赶去。李逵在林木丛中东闪西躲，妙。引得卢俊义性发，破一步，抢入林来。李逵飞奔乱松林中去了。一个去了。

卢俊义赶过林子这边，一个人也不见了；闪闪忽忽之极。却待回身，只听得松林傍边转出一伙人来，一个人高声大叫：“员外不要走！难得到此，认认洒家去！”趣极。卢俊义看时，却是一个胖大和尚，又一样出来法。身穿直裰，倒提铁禅杖。卢俊义喝道：“你是那里来的和尚？”鲁智深大笑道：“洒家便是花和尚鲁智深！今奉军师将令，着俺来迎接员外避难！”趣极。卢俊义焦躁，大骂：“秃驴敢如此无礼！”挺着朴刀，直取鲁智深。鲁智深轮起铁禅杖来迎。两个斗不到三合，鲁智深拨开朴刀，回身便走。又一个去了。卢俊义赶将去。

正赶之间，喽啰里走出行者武松，又一样出来法。轮两口戒刀，直奔将来，叫道：“员外！只随我去，不到得有血光之分！”句句趣极。卢俊义不赶智深，径取武松。又不到三合，武松拔步便走。又一个去了。卢俊义哈哈大笑道：“我不赶你！你这厮们何足道哉！”说犹未了，只见山坡下一个人在那里叫道：“卢员外，你不要夸口！岂不闻‘人怕落荡，铁怕落炉’？军师定下计策，犹如落地定了八字，你待走那里去？”句句趣极。卢俊义喝道：“你这厮是谁？”那人笑道：“小可只是赤发鬼刘唐。”又一样出来法。卢俊义骂道：“草贼休走！”手中朴刀，直取刘唐。方才斗得三合，此处不说便走，文法一变也。刺斜里一个人大叫道：“员外，没遮拦穆弘在此！”又一样出来法。当时刘唐、穆弘两个两条朴刀，双斗卢俊义。正斗之间，不到三合，亦不说便走，文法一变。只听得背后脚步响。又一样出来法。卢俊义喝声：“着！”刘唐、穆弘跳退数步。卢俊义急转身看背后那人时，却是扑天雕李应。一个人有一样

出法，而李应此处尤为奇笔。三个头领丁字脚围定，卢俊义全然不慌，越斗越健。正好步斗，只听得山顶一声锣响，三个头领各自卖个破绽，一齐拔步走了。又三个去了。○此又是一样去法，文亦一变。

卢俊义此时也自一身臭汗，不去赶他；却出林子外来寻车仗人伴时，十辆车子、人伴头口都不见了。卢俊义便向高阜处四下里打一望，只见远远地山坡下，一伙小喽啰把车仗头口赶在前面；将李固一千人连连串串，缚在后面；鸣锣擂鼓，解投松树那边去。上文无数诱兵，逐递而出，至此处忽然收到人夫车仗，读者只谓已作结煞矣；却不知还有一半在后，一递一递正要出来。章法变动之极，非小篇所得侔也。卢俊义望见，心头火炽，鼻里烟生，提着朴刀，直赶将去。约莫离山坡不远，只见两筹好汉喝一声道：“那里去！”一个是美髯公朱仝，一个是插翅虎雷横。先是一个一个，次是接连三个，此是一齐两个，后是六七十个，后又是并肩四个，末是散散四五个，章法变动之极。○又一样出来法。卢俊义见了，高声骂道：“你这伙草贼！好好把车仗人马还我！”朱仝手捻长髯，大笑道：妙。“卢员外，你还恁地不晓事！我常听得俺军师说：‘一盘星辰，只有飞来，没有飞去。’句句趣极。事已如此，不如坐把交椅。”卢俊义听了大怒，挺起朴刀，直奔二人。朱仝、雷横各将兵器相迎。斗不到三合，两个回身便走。又两个去了。卢俊义寻思道：“须是赶翻一个，却才讨得车仗！”舍着性命，赶转山坡，两个好汉都不见了，只听得山顶上击鼓吹笛；妙绝之笔。仰面看时，风刮起那面杏黄旗来，上面绣着“替天行道”四字；妙绝之笔。转过来打一望，望见红罗销金伞下盖着宋江，妙绝之笔。左有吴用，右有公孙胜。一行部从六七十人，又一样出来法。○此一段另增出无数色泽，真正妙绝之笔。一齐声喏道：“员外，且喜无恙！”句句趣极。卢俊义见了越怒，指名叫骂。山上吴用劝道：“员外，且请息怒。宋公明久慕威名，特令吴某亲诣门墙，迎员外上山，一同替天行道，请休见外。”卢俊义大骂：“无端草贼，怎敢赚我！”宋江背后转过小李广花荣，拈弓取箭，看着卢俊义，喝道：“卢员外休要逞能，先教你看花荣神箭！”说犹未了，飏地一箭，正射落卢俊义头上毡笠儿的红缨，吃了一惊，回身便走。“便走”字，上都在此，此忽在彼，笔端变动，真乃才子。○读至此处，又只谓结煞矣，却不知还有一半在后，章法奇绝妙绝。山上鼓声震地，只见霹雳火秦明、豹子头林冲引一彪军马，摇旗呐喊，从东山边杀出来；又见双鞭将呼延灼、金枪手徐宁四将又一样出来法。也领一彪军马，摇旗呐喊，从山西边杀出来；吓得卢俊义走头没路。看看天又晚，脚又疼，肚又饥，正是慌不择路，望山僻小径只顾走。上文数段悉是诱兵走，此二段悉是员外走，笔力转变，非人所知。约莫黄昏时分，平烟如

水，蛮雾沉山，月少星多，不分丛莽。四句绝妙好辞。看看走到一处，不是天尽头，须是地尽处，抬头一望，但见满目芦花，浩浩大水。妙绝。卢俊义立住脚，仰天长叹道：“是我不听人言，今日果有此祸！”

正烦恼间，只见芦苇里面一个渔人，摇着一只小船出来。那渔人倚定小船叫道：“客官好大胆！这是梁山泊出没的去处，半夜三更，怎地来到这里！”又一样出来法。○又写得吉凶不定，妙甚。卢俊义道：“便是我迷踪失路，寻不着宿头。你救我则个！”渔人道：“此间大宽转有一个市井，却用走三十馀里向开路程，更兼路杂，最是难认；若是水路去时，只有三五里远近。使其必从。你舍得十贯钱与我，我便把船载你过去。”卢俊义道：“你若渡得我过去，寻得市井客店，我多与你些银两！”那渔人摇船傍岸，扶卢俊义下船，把铁篙撑开。

约行三五里水面，只听得前面芦苇丛中橹声响，一只小船飞也似来。船上有两个人：又一样出来法。前面一个赤条条拿着一根木篙，后面那个摇着橹。此段先写篙，次写橹。前面的人横定篙，口里唱着山歌道：

英雄不会读诗书，英雄不读书，千古快论。彼刘、项原来之诗，真是儒生酸馅耳。○不曰“不曾读”，而曰“不会读”，便有睥睨不屑之意。《项羽本纪》起首数行，此只以七字尽之，异哉！

只合梁山泊里居。“只合”二字妙绝。一若安分守己之甚者，而读之乃觉嘻笑怒骂，色色俱有。才子之笔，真奇事也。○既以读书人居廊庙，则不读书人定合居山泊矣。千古通病，可胜叹息。

准备窝弓收猛虎，
安排香饵钓鳌鱼！

卢俊义听得，吃了一惊，不敢做声。又听得左边芦苇丛中，也是两个人摇一只小船出来：又一个出来。后面的摇着橹，有咿哑之声；前面的横定篙，此段先写橹，次写篙。口里也唱山歌道：

虽然我是泼皮身，
杀贼原来不杀人。分疏奇快，读之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者喜其实未尝杀一人，惧者惧其直将杀尽世间也。○亦暗用药师疗鹤事。

手拍胸前青豹子，

眼睷船里玉麒麟。如此妙绝之语，俗本悉行改窜，真乃可恨。
○极险之情，极趣之笔，读之便欲满引一斗。

卢俊义听了，只叫得苦。只见当中一只小船，飞也似摇将来，又一个出来。船头上立着一个人，倒提铁钻木篙，此段单写篙，省却橹。○三段凡三样。口里亦唱着山歌道：

芦花滩上有扁舟，
俊杰黄昏独自游。
义到尽头原是命，
反躬逃难必无忧。日后验矣，先生妙哉！○卦歌恰是太岁唱出，奇绝之事，奇绝之文。○三面皆唱卦歌，是何卦歌之多也！

歌罢，三只船一齐唱喏：中间是阮小二，左边是阮小五，右边是阮小七。水军通姓名，或不自通，或自通，或通而长，或通而短，亦段段各变。那三只小船一齐撞将来。卢俊义心内自想又不识水性，连声便叫渔人：“快与我拢船近岸！”那渔人哈哈大笑，对卢俊义说道：“上是青天，下是绿水；我生在浔阳江，来上梁山泊；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改姓，绰号混江龙李俊的便是！通姓名却作誓辞，奇妙不可言。○读至此段，又欲满引一斗。员外若还不肯降，枉送了你性命！”

卢俊义大惊，喝一声：“不是你，便是我！”拿着朴刀，望李俊心窝里搠将来。李俊见朴刀搠将来，拿定棹牌，一个背抛筋斗^[15]，扑通的翻下水去了。又是一样去法，愈变而愈妙也。那只船滴溜溜在水面转，朴刀又搠将下水去了。写得妙绝。○先是刀下去，次是人下去，只落水一句，不肯草草着笔。只见船尾一个人从水底下钻出来，叫一声：“我是浪里白条张顺！”又一个出来。○李俊通姓名，有许多语；张顺通姓名，只一语，可谓长短各极其致。○读至此，又欲满引一斗。把手挟住船梢，脚踏水浪，把船只一侧，船底朝天，英雄落水。八字奇文。

正是：

铺排打凤捞龙计，
坑陷惊天动地人。

毕竟卢俊义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文引：准予通行的文书。

[2] 渗赖：丑陋，使人可怕的样子。

[3] 贱造：对自己生辰八字的谦称。造，旧时星相术士用称人的生辰干支。

[4] 岁君：即太岁之神。古人以为冲犯它是不吉利的。

[5] 巽（xùn）地：按照八卦的方向，指东南方向。

[6] 拆白道字：一种文字游戏。把一个字拆开，使成一句话。

[7] 顶真续麻：宋元时一种带游戏性的文体。后句首字必须用前句末字。

[8] 乡谈：方言土语。

[9] 赛锦标社：指竞技场。

[10] 灾悔：即“灾晦”。灾难，晦气。

[11] 小乙：古代对年轻男性排行第一者的俗称。

[12] 椿（zhūn）主：总管。

[13] 打哄：胡闹。

[14] 栲栳：用柳条编成的盛物器具。亦称笆斗。

[15] 背抛筋斗：背身翻跟斗。

第六十一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写卢员外宁死不从数语，语语英雄员外。梁山泊有如此人，庶几差强人意耳。俗本悉遭改窜，对之使人气尽。

写宋江以“忠义”二字网罗员外，却被兜头一喝；既又以金银一盘诱之，却又被兜头一喝。遂令老奴一生权术，此书全部关节，至此一齐都尽也。呜呼！其才能以权术网罗众人者，固众人之魁也；其才能不为权术之所网罗如彼众人者，固亦众人之魁也。卢员外之坐第二把交椅，诚宜也。乃其才能不为权术之所网罗，而终亦不如能以权术网罗众人者之更为奸雄。呜呼！不雄不奸，不奸不雄。然则卢员外即欲得坐第一交椅，又岂可得哉！

读俗本至小乙求乞，不胜笔墨疏略之疑。窃谓以彼其人，即何至无术自资，乃万不得已而且出于求乞？既读古本，而始流泪叹息也。嗟乎！员外不知小乙，小乙自知员外。夫员外不知小乙，员外不知小乙，故不知小乙也。若小乙而既已知员外矣；既已知员外，则更不能不知员外；更不能不知员外，即又以何辞弃员外而之他乎？或曰：人之感恩，为相知也。相知之为言我知彼，彼亦知我也。今者小乙自知员外，员外初不能知小乙，然则小乙又何感于员外而必恋恋不弃此而之他？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夫我之知人，是我之生平一片之心也，非将以为好也；其人而为我所知，是必其人自有其人之异常耳，而非有所赖于我也。若我知人，而望人亦知我，我将以知为之钓乎？必人知我，而后我乃知人，我将以知为之报与？夫钓之与报，是皆市井之道；以市井之道，施于相知之间，此乡党自好者之所不为也。况于小乙知员外者，身为小乙则其知员外也易；员外不知小乙者，身为员外则其知小乙也难。然则小乙今日之不忍去员外者，无他，亦以求为可知而已矣。夫而后小乙知员外，员外亦知小乙：前乎此者为主仆，后乎此者为兄弟，诚有以也。夫而后天下后世无不知员外者，即无不知小乙；员外立天罡之首，小乙即居天罡之尾，洵非诬也。不然，而自恃其一身技巧，不难舍此远去。嗟乎！自员外而外，茫茫天下，小乙不复知之矣。夫舍我心所最知

之员外，而别事一不复可知之人，小乙而猪狗也者则出于此；小乙而非猪狗也，如之何其不至于求乞也？

自有《水浒传》至于今日，彼天下之人，又孰不以燕小乙哥为花拳绣腿、逢场笑乐之人乎哉！自我观之，仆本恨人，盖自有《水浒传》至于今日，殆曾未有人得知燕小乙哥者也。李后主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是燕小乙哥之为人也。

蔡福出得牢来，接连遇见三人，文势层见叠出，使人应接不暇，固矣。乃吾读第一段燕青，不觉为之一哭失声。哀哉！奴而受恩于主，所谓主犹父也；奴而深知其主，则是奴犹友也。天下岂有子之于父而忍不然，友之于友而得不然也与？哭竟，不免满引一大白。又读第二段李固，不觉为之怒发上指。有是哉！昔者主之生之，可谓至矣，尽矣；今之奴之杀之，亦复至矣，尽矣。古称恶人，名曰“穷奇”，言穷极变态，非心所料，岂非此奴之谓与？我欲唾之而恐污我颊，我欲杀之而恐污我刀。怒甚，又不免满引一大白。再读第三段柴进，不觉为之慷慨悲歌，增长义气。悲哉！壮哉！卢员外死，三十五人何必独生；卢员外生，三十五人何妨尽死。盖不惟黄金千两，同于草莽，实惟柴进一命，等于鸿毛。所谓不诺我，则请杀我，不能杀我，则请诺我，两言决也。感激之至，又不免满引一大白。或曰：然则当子之读是篇也，亦既大醉矣乎？笑曰：不然，是夜大寒，童子先睡，竟无处索酒，余未尝引一白也。

最先上梁山者，林武师也；最后上梁山者，卢员外也。林武师，是董超、薛霸之所押解也；卢员外，又是董超、薛霸之所押解也。其押解之文，乃至于不换一字者，非耐庵有江郎才尽之日，盖特特为此，以锁一书之两头也。

董超、薛霸押解之文，林、卢两传可谓一字不换；独至于写燕青之箭，则与昔日写鲁达之（之）杖，遂无纤毫丝粟相似，而又一样争奇，各自入妙也。才子之为才子，信矣！

薛霸手起棍落之时，险绝矣，却得燕青一箭相救；乃相救不及一纸，而满村发喊，枪刀围匝，一二百人，又复擒卢员外而去。当是时，又将如之何？为小乙者，势不得不报梁山。乃无端行劫，反几至于不免。于一幅之中，而一险初平，骤起一险，一险未定，又加一险，真绝世之奇笔也。

必燕青至梁山，而后梁山之救至。不惟虑燕青之迟，亦殊怪梁山之疏也。燕青一路自上梁山，梁山一路自来打听，则行路之人又多多矣。梁山之人如之何而知此人之为燕青，燕青如之何而知此人之为梁山之人也？工良心苦而算至行劫，工良心苦而算至行劫之前倒插射鹄，才子之为才子，信也！

六日之内而杀宋江，不已险乎？六日之内杀宋江，而终亦得劫法场者，全赖吴用之见之早也。乃今独于一日之内而杀卢俊义，此其势于宋江为急，而又初无一人预为之地也。呜呼！生平好奇，奇不望至此。生平好险，险不望至此，奇险至于如此之极，而终又得劫法场。才子之为才子，信也！

话说这卢俊义虽是了得，却不会水，被浪里白条张顺扳翻小船，倒撞下水去。张顺却在水底下拦腰抱住，钻过对岸来。只见岸上早点起火把，有五六十人在那里等，一个“只见”。○从水底下钻上岸来，接连写此无数“只见”，文势如满盘珠迸也。接上岸来，团团围住，解了腰刀，尽脱下湿衣服，便要索绑缚。只见神行太保戴宗传令，高叫将来：“不得伤犯了卢员外贵体！”两个“只见”。只见一人捧出一包袱锦衣绣袄与卢俊义穿了。三个“只见”。只见八个小喽啰抬过一乘轿来，推卢员外上轿便行。四个“只见”。只见远远地早有二三十对红纱灯笼，照着一簇人马，动着鼓乐，前来迎接：为头宋江、吴用、公孙胜，后面都是众头领。五个“只见”。只见一齐下马。六个“只见”。○此六字只是半句，未毕。卢俊义慌忙下轿，宋江先跪，后面众头领排排地都跪下。写得使人心动泪落，虽有金铁之人，至此不能自持矣。卢俊义亦跪在地下，道：“既被擒捉，只求早死！”宋江道：“且请员外上轿。”众人一齐上马，动着鼓乐，迎上三关，直到忠义堂前下马，请卢俊义到厅上，明晃晃地点着灯烛。宋江向前陪话，道：“小可久闻员外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幸得拜识，大慰平生！却才众兄弟甚是冒渎，万乞恕罪。”吴用向前道：“昨奉兄长之命，特令吴某亲诣门墙，以卖卦为由，赚员外上山，共聚大义，一同替天行道。”

宋江便请卢员外坐第一把交椅。晁盖之誓何在？处处故出宋江之恶，不为少讳也。卢俊义大笑道：“卢某昔日在家，实无死法；此句照破前日吴用。卢某今日到此，并无生望。此句喝破今日宋江。要杀便杀，何得相戏！”数语画出一位英雄员外，读之令人起敬起爱，叹名下真无虚士也。俗本草草，一何可笑！○亦暗用严将军语。宋江陪笑道：“岂敢相戏？实慕员外威德，如饥如渴，已非一日；所以定下计策，屈员外作山寨之主，早晚共听严命。”卢俊义道：“住口！卢某要死极易，要从实难！”真正英雄员外，语语读之，使人壮气。吴用道：“来日却又商议。”吴用于此不措一语，但主延捱时日而已，盖其计已久定也。当时置酒备食管待。卢俊义无计奈何，只得默饮数杯，小喽啰请去后堂歇了。

次日，次日。宋江杀牛宰马，大排筵宴，请出卢员外来赴席，再三再四偃留在中间坐了。酒至数巡，宋江起身把盏陪话道：“夜来甚是冲撞，幸望宽恕。虽然山寨窄小，不堪歇马，员外可看‘忠义’二字之面。宋江‘忠义’二字，处处网罗豪杰，独不能网罗卢员外，妙笔。宋江情愿让位，休得推却。”卢俊义道：“咄！只一字，便令谈忠说义人惊心夺魄。头领差矣！宋江开口说忠义，员外却接口说差矣，妙绝。卢某一身无罪，薄有家私；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若不提起‘忠义’两字，今日还胡乱饮此一杯；快绝之谈，足令老奸心死。若是说起‘忠义’来时，卢某头颈热血可以便溅此处！”快绝之谈，语语令老奸心死。吴用道：“员外既然不肯，难道逼勒？只留得员外身，留不得员外心。只是众兄弟难得员外到此，既然不肯入伙，且请小寨略住数日，却送还宅。”吴用只是一意，妙笔。卢俊义道：“头领既留卢某不住，何不便放下山？英雄员外语语健旺，俗本尽讹。实恐家中老小不知这般消息。”吴用道：“这事容易，先教李固送了车仗回去，员外迟去几日，却何妨？”写吴用实是妙人。吴用便问李都管：“你的车仗货物都有么？”李固应道：“一些儿不少。”宋江叫取两个大银把与李固；两个小钱打发当直的，那十个车脚共与他白银十两。众人拜谢。卢俊义分付李固道：“我的苦，你都知了；你回家中说与娘子，不要忧心。我若不死，可以回来。”到底是英雄员外语。李固道：“头领如此错爱，主人多住两月，但不妨事。”李固又有李固心事。辞了，便下忠义堂去。吴用随即起身说道：“员外宽心少坐，小生发送李都管下山便来。”吴用一骑马却先到金沙滩等候。

少刻，李固和两个当直的并车仗头口人伴都下山来。吴用将引五百小喽啰围在两边，坐在柳阴树下，写吴用实是妙人。便唤李固近前说道：“你的主人已和我们商议定了，今坐第二把交椅。此句非早定员外之座，正阴破宋江之心，盖知宋江之深者，莫如吴用；吴用口中，并不以第一把予员外，则知宋江心中，久不以第一把予晁盖也。此书处处故出宋江之恶，不为少讳如此。此乃未曾上山时预先写下四句反诗在家里壁上。四句卦歌，一用之以赚员外出门，再用之以排员外下水，三又用之使员外还家不得，奇绝。我教你们知道：壁下二十八个字，每一句头上出一个字。自注一遍，奇绝。‘芦花滩上有扁舟’，头上‘芦’字，奇绝。‘俊杰黄昏独自游’，头上‘俊’字；奇绝。‘义士手提三尺剑’，头上‘义’字；奇绝。‘反时须斩逆臣头’，头上‘反’字；奇绝。○四句，后二句忽变，正妙，不必印板写出三遍也。这四句诗包藏‘卢俊义反’四字。奇绝。○宋江反诗，黄文炳逐句闲评；卢俊义反诗，吴用亲口注释，可谓各极其妙。今日上山，你们怎知？本待把你众人杀了，显得我梁山泊

行短。今日姑放你们回去，便可布告京城：主人决不回来！”不惟李固反噬，惟吴用亦实教之。李固等只顾下拜。吴用教把船送过渡口，一行人上路奔回北京。

话分两头。不说李固等归家，且说吴用回到忠义堂上，再入筵席，各自默默饮酒，至夜而散。次日，次日。山寨里再排筵会庆贺。卢俊义说道：“感承众头领不杀。但卢某杀了倒好罢休，不杀便是度日如年。今日告辞。”英雄员外，到底不作软语。宋江道：“小可不才，幸识员外；来日宋江梯己备一小酌，对面论心一会，望勿推却。”又过了一日。又过一日。次日，宋江请；次日。次日，吴用请；次日。又次日，公孙胜请。又次日。话休絮烦，三十余个上厅头领每日轮一个做筵席。三十余日可知。光阴荏苒，日月如流，早过一月有馀。过一月有馀。卢俊义性发，又要告别。宋江道：“非是不留员外，争奈急急要回，来日忠义堂上安排薄酒送行。”又来日。次日，宋江又梯己送路。又来日。只见众头领都道：“俺哥哥敬员外十分，俺等众人当敬员外十二分！好话。偏我哥哥钱行便吃：‘砖儿何厚，瓦儿何薄！’”妙妙。李逵在内大叫道：“我受了多少气闷，直往北京请得你来，却不容我钱行了去；我和你眉尾相结，性命相扑！”更妙更妙。吴学究大笑道：“不曾见这般请客的，我劝员外鉴你众薄意，再住几时。”吴用只是一意，妙笔。

更不觉又过四五日。又过四五日。卢俊义坚意要行。只见神机军师朱武将引一班头领直到忠义堂上，开话道：“我等虽是以次弟兄，也曾与哥哥出气力，偏我们酒中藏着毒药？卢员外若是见怪，不肯吃我们的，我自不妨，只怕小兄弟们做出事来，老大不便！”又妙又妙。○厅上厅下，写得参差蓬勃，声音情状都有。吴用起身便道：“你们都不要烦恼，我与你央及员外再住几时，有何不可？常言道：‘将酒劝人，本无恶意。’”吴用只是一意，妙笔。卢俊义抑众人不过，只得又住了几日。又几日。前后却好三五十日。总结一句，笔法老到。自离北京是五月的话，不觉在梁山泊早过了两个多月。但见金风淅淅，玉露泠泠，早是深秋时分。卢俊义一心要归，对宋江诉说。宋江笑道：“这个容易，来日金沙滩送行。”又来日。卢俊义大喜。次日，还把旧时衣裳刀棒送还员外，一行众头领都送下山。宋江把一盘金银相送。又写宋江银子处处网罗豪杰，独不能网罗卢员外，妙绝。卢俊义笑道：“山寨之物，从何而来，卢某好受？骂得痛快。若无盘缠，如何回去，卢某好却？又算得阔绰。但得度到北京，其馀也是无用。”数语写得进以礼，退以义，绰绰有馀，真乃英雄员外。宋江等众头领直送过金沙滩，作别自回，不在话下。

不说宋江回寨。只说卢俊义拽开脚步，星夜奔波，行了旬日，方到北京。日已薄暮，赶不入城，就在店中歇了一夜。次日早晨，卢俊义离了村店，飞奔入城。尚有一里多路，只见一人，头巾破碎，衣裳褴褛，看着卢俊义，伏地便哭。卢俊义抬眼看时，却是浪子燕青，先出小乙，布笔甚好，亦恐员外归家后，更插不下也。便问：“小乙，你怎地这般模样？”燕青道：“这里不是说话处。”卢俊义转过土墙侧首，细问缘故。燕青说道：“自从主人去后，不过半月，李固回来对娘子说：‘主人归顺了梁山泊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当是便去官司首告了。他已和娘子做了一路，嗔怪燕青违拗，将一房家私尽行封了，赶出城外。更兼分付一应亲戚、相识：但有人安着燕青在家歇的，他便舍半个家私和他打官司。因此，小乙在城中安不得身，只得来城外求乞度日。小乙非是飞不得别处去，得此一语，便令千伶百俐人，乃复求乞，更不遭驳。因为深知主人必不落草，故此忍这残喘，在这里候见主人一面。只二十馀字，已抵一篇《豫让列传》矣。读此语时，正值寒冬深更，灯昏酒尽，无可如何，因拍桌起立，浩叹一声，开门视天，云黑如磐也。若主人果自山泊里来，可听小乙言语，再回梁山泊去，别做个商议。若入城中，必中圈套！”卢俊义喝道：“我的娘子不是这般人，你这厮休来放屁！”燕青又道：“主人脑后无眼，怎知就里？主人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倒补员外。娘子旧日和李固原有私情；倒补娘子。今日推门相就，做了夫妻，主人回去，必遭毒手！”卢俊义大怒，喝骂燕青道：“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谁不识得！量李固有几颗头，敢做恁般勾当！莫不是你做出歹事来，今日到来反说！前嘱付云‘休去三瓦两舍’，此喝骂云‘莫不倒来反说’，皆写员外失之燕青，而欲得之李固，皆文家反衬之法也。我到家中间出虚实，必不和你干休！”燕青痛哭，爬倒地下，拖住员外衣服。不惟小乙哭，我亦要哭，非哭员外，哭小乙也。卢俊义一脚踢倒燕青，大踏步便入城来。

奔到城内，径入家中，只见大小主管都吃一惊。李固慌忙前来迎接，请到堂上，纳头便拜。卢俊义便问：“燕青安在？”李固答道：“主人且休问，端的一言难尽！辛苦风霜，待歇息定了却说。”李固语与娘子语不差一字，写两人一路，绝倒。贾氏从屏风后哭将出来。卢俊义说道：“娘子见了，且说燕小乙怎地来？”贾氏道：“丈夫且休问，端的一言难尽！辛苦风霜，待歇息定了却说。”娘子语与李固语不差一字，绝倒。卢俊义心中疑虑，定死要问燕青来历，李固便道：“主人且请换了衣服，拜了祠堂，吃了早膳，那时诉说不迟。”写李固安排手脚，乃恰与出门时事逐句相应，妙绝之笔。一边安排饭食与卢员外吃。方才举箸，只听得前门后门喊声齐起，二三百个做公的抢将入来。卢俊义惊得

呆了，就被做公的绑了，一步一棍，直打到留守司来。

其时梁中书正在公厅，左右两行排列狼虎一般公人七八十个，把卢俊义拿到当面。李固和贾氏也跪在侧边。俗本作贾氏和李固，古本作李固和贾氏。夫贾氏和李固者，犹似以尊及卑，是二人之罪不见也；李固和贾氏者，彼固俨然如夫妇焉，然则李固之叛与贾氏之淫，不言而自见也。先贾氏，则李固之罪不见；先李固，则贾氏之罪见。此书法也。厅上梁中书大喝道：“你这厮是北京本处良民，如何却去投降梁山泊落草，坐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倒来里勾外连，要打北京！别又增出八字，便正李固之罪，明更非吴用之教之也。○吴用之教李固也，其计可谓毒甚矣，乃李固只增八字；而其毒遂更甚于吴用百倍。天下负恩之奴，真有如此之奇凶者。今被擒来，有何理说？”卢俊义道：“小人一时愚蠢，被梁山泊吴用假做卖卜先生来家，口出讹言，煽惑良心，掇赚到梁山泊，软监了两个多月。今日幸得脱身归家，并无歹意，望恩相明镜。”梁中书喝道：“如何说得过！你在梁山泊中，若不通情，如何住了许多时？见放着你的妻子并李固告状出首，怎地是虚？”李固道：看他写李固道、贾氏道，一递一口，俨然唱随，读之丑不可堪。“主人既到这里，招伏了罢。家中壁上见写下藏头反诗，便是老大的证见，不必多说。”贾氏道：“不是我们要害你，只怕你连累我。常言道：‘一人造反，九族全诛！’”卢俊义跪在厅下，叫起屈来。李固道：“主人不必叫屈。‘是真难灭，是假易除。’早早招了，免致吃苦。”贾氏道：“丈夫，虚事难入公门，实事难以抵对。你若做出事来，送了我的性命。不奈‘有情皮肉，无情杖子’，你便招了，也只吃得有数的官司。”李固上下都使了钱。张孔目上厅禀道：“这个顽皮赖骨，不打如何肯招！”梁中书道：“说得是！”喝叫一声：“打！”左右公人把卢俊义捆翻在地，不由分说，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昏晕去了三四次。卢俊义打熬不过，伏地叹道：“果然命中合当横死！忽然捎带算命，可谓随笔成趣。我今屈招了罢！”张孔目当下取了招状，讨一面一百斤死囚枷钉了，押去大牢里监禁。府前府后看的人都不忍见。特下此语，以反衬受恩之奴，结发之妻，不是浪笔。

当日推入牢门，押到庭心内，跪在面前，狱子炕上坐着。那个两院押牢节级兼充行刑刽子，姓蔡，名福，北京土居人氏；因为他手段高强，人呼他为铁臂膊。旁边立着这个嫡亲兄弟小押狱，生来爱带一枝花，河北人顺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那人拄着一条水火棍，立在哥哥侧边。写二蔡，便若一幅绝妙白描地狱变相。蔡福道：“你且把这个死囚带在那一间牢里，我家去走一遭便来。”蔡庆把卢俊义且带去了。

蔡福起身，出离牢门来，只见司前墙下转过一个人来，此下写只见一人，又只见一人，令人眼光闪动应接不及。手里提着饭罐，满面挂泪。只四字活画出屈原、申生、豫让等一辈人。蔡福认得是浪子燕青。李固之急于杀员外也，应书先遇李固可也；李固急于杀员外，而书先遇燕青，夫然后知燕青之忠事员外，加于常情万万也。蔡福问道：“燕小乙哥，你做甚么？”燕青跪在地下，眼泪如抛珠撒豆，告道：“节级哥哥！可怜见小人的主人卢员外吃屈官司，又无送饭的钱财！小人城外叫化得这半罐子饭，权与主人充饥！节级哥哥，怎地做个方……”缩一“便”字，妙绝。不惟小乙说不完，虽读者亦不忍读完也。说不了，气早咽住，爬倒在地。真是活画，画亦画不出。读之真乃猪狗有心，皆当下泪。蔡福道：“我知此事，你自去送饭把与他吃。”写二蔡。燕青拜谢了，自进牢里去送饭。

蔡福行过州桥来，只见一个茶博士又只见一人。叫住唱喏道：“节级，有个客人在小人茶房内楼上，专等节级说话。”蔡福来到楼下看时，正是主管李固。俗本作“却是”，古本作“正是”。“却是”者，出自意外之辞也；“正是”者，不出所料之辞也。只一字，便写尽叛奴之毒，公人之惯，古本之妙如此。各施礼罢，蔡福道：“主管有何见教？”李固道：“‘奸不厮瞒，俏不厮欺。’小人的事都在节级肚里。今夜晚间只要光前绝后。只将‘绝’字换过‘耀’字，而‘光’字亦都换却矣。换古之妙，至此方是出神入化。笑村学先生，取古人语拗曲改直，自称绝调也。○吾生平所见笔舌之妙，无逾临川清远先生者。其《牡丹亭》传奇杜丽娘入塾诗曰：“酒是先生馔，女为君子儒。”上句以“是”字换过“食”字，而恰恰字异音同，已为奇绝；至下句并不换一字，而化板重为风流，变圣经为香口，真乃千秋绝唱，一座尽倾也。○然犹未若吾友斫山先生之妙舌也，其他多不可举，姑举其一。一日会食蛤蜊，有较书在席，问客曰：“不审何故，雀入大水化为蛤。”先生应口答曰：“卿且莫理会此，我正未解卿家何故，雀入大蛤便化为水耳。”一座哄然大笑，乃至有翻酒失箸者。其灵唇妙舌，日有千言，言言仿此。盖其心清如水，故物来毕照，非他人之所得及也。无甚孝顺，五十两蒜条金在此，送与节级。厅上官吏，小人自去打点。”

蔡福笑道：“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难欺’？你那瞒心昧己勾当怕我不知！你又占了他家私，谋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两金子与我，结果了他性命，日后提刑官下马，我吃不得这等官司！”李固道：“只是节级嫌少，小人再添五十两。”蔡福道：“李主管，你‘割猫儿尾，拌猫儿饭’！北京有名恁地一个卢员外，只值得这一百两金子？你

若要我倒地他，不是我诈你，只把五百两金子与我！”非不为二蔡地，盖行文欲险，不得不尔。李固便道：“金子有在这里，便都送与节级，只要今夜完成此事。”蔡福收了金子，藏在身边，起身道：“明日早来扛尸。”李固拜谢，欢喜去了。

蔡福回到家里，却才进门，只见一人揭起芦帘，跟将入来，叫一声：“蔡节级相见。”又只见一人。○接笔而来，叠墨而起，妙不可言。蔡福看时，但见那一个人生得十分标致，且是打扮整齐：身穿鸦翅青圆领，腰系羊脂玉闹妆，头带駿驎冠^[1]，足蹑珍珠履。那人进得门，看着蔡福便拜。前二人读之易知，此一人思之难解，奇绝妙绝。蔡福慌忙答礼：便问：“官人高姓？有何见教？”那人道：“可借里面说话。”蔡福便请入来一个商议阁里阁名绝倒，不知商议何事？不出与官过赃，替人谋命耳。分宾坐下。那人开话道：“节级休要吃惊，开语令人吃惊。在下便是沧州横海郡人氏，姓柴，名进，大周皇帝嫡派子孙，绰号小旋风的便是。此来用柴进者，何也？富莫富于卢员外，贵莫贵于柴王孙，富贵相衬，一也；高唐救出之后，至今未尝立功，借此立功，二也。只因好义疏财，结识天下好汉，不幸犯罪，流落梁山泊。今奉宋公明哥哥将令，差遣前来，打听卢员外消息。谁知被赃官梁中书。污吏、张孔目。淫妇贾氏。奸夫，李固。○四物以类相从，写得好笑。通情陷害，监在死囚牢里，一命悬丝，尽在足下之手。妙妙。不避生死，特来到宅告知：若是留得卢员外性命在世，佛眼相看，不忘大德；但有半米儿差错^[2]，兵临城下，将至濠边，无贤无愚，无老无幼，打破城池，尽皆斩首！妙妙。久闻足下是个仗义全忠的好汉，无物相送，今将一千两黄金薄礼在此。倘若要捉柴进，就此便请绳索，誓不皱眉。”妙妙。蔡福听罢，吓得一身冷汗，半晌答应不得。柴进起身道：“好汉做事，休要踌躇，便请一决。”又妙又妙。蔡福道：“且请壮士回步，小人自有措置。”柴进便拜道：“既蒙语诺，当报大恩。”又妙又妙。出门唤过从人，取出黄金，递与蔡福，唱个喏便走。又妙又妙。○已上三段，写燕青是一样，写李固是一样，写柴进是一样。外面从人乃是神行太保戴宗，又是一个不会走的！百忙中忽作趣语，然非此传正例也。

蔡福得了这个消息，摆拨不下^[3]；思量半晌，回到牢中，把上项的事却对兄弟说一遍。蔡庆道：“哥哥生平最会断决，量这些小事有何难哉？常言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既然有一千两金子在此，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写二蔡。梁中书、张孔目都是好利之徒，接了贿赂，必然周全卢俊义性命。葫芦提配将出去^[4]，救得救不得，自有他梁山泊好汉，此等语鲁达不肯说，此七十二人之所以逊于三十六人也与？

俺们干的事便完了。”蔡福道：“兄弟这一论正合我意。你且把卢员外安顿好处，早晚把些好酒食将息他，传个消息与他。”蔡福、蔡庆两个商议定了，暗地里把金子买上告下，关节已定。

次日，李固不见动静，前来蔡福家催并。蔡庆回说：“我们正要下手结果他，中书相公不肯，已叫人分付要留他性命。你自去上面使用，嘱付下来，我这里何难？”妙妙如闻。李固随即又央人去上面使用。中间过钱人去嘱托，梁中书道：“这是押劳节级的勾当，难道教我下手？过一两日，教他自死。”妙妙如闻。两下里厮推。张孔目已得了金子，只管把文案拖延了日期。蔡福就里又打关节，教极早发落。张孔目将了文案来禀，梁中书道：“这事如何决断？”张孔目道：“小吏看来，卢俊义虽有原告，却无实迹；虽是在梁山泊住了许多时，这个却是扶同诬误^④，难问真犯。只宜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不知相公心下如何？”梁中书道：“孔目见得极明，正与下官相合。”笑杀。随唤蔡福牢中取出卢俊义来，就当厅除了长枷；读了招状文案，决了四十脊杖，换一具二十斤铁叶盘头枷，就厅前钉了；便差董超、薛霸管押前去，直配沙门岛。原来这董超、薛霸自从开封府做公人，押解林冲去沧州，路上害不得林冲，回来被高太尉寻事刺配北京。梁中书因见他两个能干，就留在留守司勾当。闲中忽补闲事，笔墨奇逸之甚。今日又差他两个监押卢俊义。林冲者，山泊之始；卢俊义者，山泊之终。一始一终，都用董超、薛霸作关锁，笔墨奇逸之甚。

当下董超、薛霸领了公文，带了卢员外离了州衙，把卢俊义监在使臣房里，以下皆特地与林冲文相也。各自归家收拾行李、包裹，即便起程。李固得知，只得叫苦；便叫人来请两个防送公人说话。董超、薛霸到得那里酒店内，李固接着，请至阁儿里坐下，一面铺排酒食管待。三杯酒罢，李固开言说道：“实不相瞒，卢员外是我仇家。千载受恩深处，必至于此，读之使人寒心。今配去沙门岛，路途遥远，他又没一文，绝倒之语，为守财虏寒心。教你两个空费了盘缠。急待回来，也得三四个月。我没甚的相送，两锭大银，权为压手。多只两程，少无数里，就便的去处，结果了他性命，揭取脸上金印回来表证，教我知道，每人再送五十两蒜条金与你。你们只动得一张文书；留守司房里，我自理会。”董超、薛霸两两相觑。董超道：“只怕行不得。”薛霸便道：“哥哥，这李官人，有名一个好男子，绝倒，世间月旦，大率如此矣。我们也把件事结识了他，若有急难之处，要他照管。”李固道：“我不是忘恩失义的人，足见高谊，绝倒杀人。慢慢地报答你两个。”

董超、薛霸收了银子，相别归家，收拾包裹，连夜起身。卢俊义道：“小人今日受刑，杖疮作痛，容在明日上路罢！”薛霸道：“你便闭了鸟嘴！老爷自悔气^[6]，撞着你这穷神！沙门岛往回六千里有馀，费多少盘缠！你又没一文，教我们如何摆布？”卢俊义诉道：“念小人负屈含冤，上下看觑则个！”董超骂道：“你这财主们，闲常一毛不拔；今日天开眼，报应得快！你不要怨怅，我们相帮你走。”卢俊义忍气吞声，只得走动。

行出东门，董超、薛霸把衣包、雨伞都挂在卢员外枷头上，两个一路上做好做恶，管押了行。【眉批】一路特地与林冲文一般，耐庵每每偏要如此。看看天色傍晚，约行了十四五里，前面一个村镇，寻觅客店安歇。当时小二哥引到后面房里，安放了包裹。薛霸道：“老爷们苦杀，是个公人，那里倒来伏侍罪人？你若要吃饭，快去烧火！”卢俊义只得带着枷来到厨下，问小二哥讨了个草柴，缚做一块，来灶前烧火。小二哥替他淘米做饭，洗刷碗盏。卢俊义是财主出身，这般事却不会做，草柴火把又湿，又烧不着，一齐灭了；甫能尽力一吹，被灰眯了眼睛。写得好极。董超又喃喃呐呐地骂。做得饭熟，两个都盛去了，卢俊义并不敢讨吃。两个自吃了一回，剩下些残汤冷饭，与卢俊义吃了。薛霸又不住声骂了一回。吃了晚饭，又叫卢俊义去烧脚汤。等得汤滚，卢俊义方敢去房里坐地。两个自洗了脚，掇一盆百煎滚汤赚卢俊义洗脚。与林冲文倒转。方才脱得草鞋，被薛霸扯两条腿纳在滚汤里，大痛难禁。薛霸道：“老爷伏侍你，颠倒做嘴脸！”两个公人自去炕上睡了；把一条铁索将卢员外锁在房门背后，声唤到四更。两个公人起来，叫小二哥做饭，自吃饱了，收拾包裹要行。卢俊义看脚时，都是燎浆泡，点地不得。当日秋雨纷纷，路上又滑，写得好极。○“自是断肠听不得，非干吹出断肠声。”为此秋雨作一注脚。卢俊义一步一擗，薛霸拿起水火棍，拦腰便打。董超假意去劝，一路上埋冤叫苦。

离了村店，约行了十馀里，到一座大林。卢俊义道：“小人其实走不动了，可怜见权歇一歇！”两个公人带入林子来，正是东方渐明，未有人行。薛霸道：“我两个起得早了，好生因倦，欲要就林子里睡一睡，只怕你走了。”卢俊义道：“小人插翅也飞不去！”薛霸道：“莫要着你道儿，且等老爷缚一缚！”可谓与林冲传一字不换矣，笔力之大如此。腰间解上麻索来，兜住卢俊义肚皮，去那松树上只一勒，反拽过脚来绑在树上。缚法于林冲文为加详。薛霸对董超道：“大哥，你去林子外立着，若有人来撞着，咳嗽为号。”董超道：“兄弟，放手快些个。”薛霸道：“你放心去看着外面。”说罢，拿起水火棍，看着卢员外

道：“你休怪我两个：你家主管教我们路上结果你。便到沙门岛也是死，不如及早打发了！你阴司地府不要怨我们。明年今日是你周年！”卢俊义听了，泪如雨下，低头受死。

薛霸两只手拿起水火棍，望着卢员外脑门上劈将下来。故作险笔，惊死读者。董超在外面，只听得一声扑地响，只道完事了，慌忙走入来看时，卢员外依旧缚在树上，奇之甚，妙之甚。薛霸倒仰卧在树下，水火棍撇在一边。奇之甚，妙之甚。董超道：“却又作怪！莫不你使得力猛，倒吃一交？”又趣甚。用手去扶时，那里扶得动？只见薛霸口里出血，心窝里露出三四寸长一枝小小箭杆。奇之甚，妙之甚。却待要叫，只见东北角树上坐着一个人，奇之甚，妙之甚。听得叫声：“着！”撒手响处，董超脖项上早中了一箭，两脚蹬空，扑地也倒了。

那人托地从树上跳将下来，拔出解腕尖刀，割绳断索，劈碎盘头枷，就树边抱住卢员外放声大哭。卢俊义闪眼看时，认得是浪子燕青，奇之甚，妙之甚。○一路偏要写得与林冲传一样，乃至不差一字，然后转出燕青救主来，却与鲁达救林冲并无毫厘相犯，所谓不辞险道，务臻妙境也。叫道：“小乙！莫不是魂魄和你相见么？”燕青道：“小乙直从留守司前跟定这厮两个到此，不想这厮果然来这林子里下手，如今被小乙两弩箭结果了，主人见么？”卢俊义道：“虽是你强救了我性命，却射死了这两个公人。这罪越添得重了，待走那里去的是？”燕青道：“当初都是宋公明苦了主人，今日不上梁山泊时，别无去处。”卢俊义道：“只是我杖疮发作，脚皮破损，点地不得！”燕青道：“事不宜迟，我背着主人去。”莫伶俐于小乙也，而此时此际，遂宛然李铁牛身分者，至性所发，固当不谋而合也。○只六字，逐抵一篇《陆秀夫张世杰列传》。心慌手乱，便踢开两个死尸，带着弩弓，插了腰刀，拿了水火棍，背着卢俊义，一直望东便走。不到十数里，早驮不动，见一个小小村店，入到里面，寻房住下；叫做饭来，权且充饥。两个暂时安歇这里。

这里却说过往人看见林子里射死两个公人在彼，近处社长报与里正得知，却来大名府里首告，随即差官下来简验，却是留守司公人董超、薛霸。回复梁中书，着落大名府缉捕观察，限了日期，要捉凶身。做公的人都来看了，“论这弩箭，眼见得是浪子燕青的。事不宜迟！”一二百做公的分头去一到处贴了告示，说那两个模样，晓谕远近村房道店、市镇人家，挨捕捉拿。

却说卢俊义正在店房将息杖疮，正走不动，只得在那里且住。店小二听得有杀人公事，无有一个不说；又见画他两个模样，小二心疑，却

走去告本处社长：“我店里有两个人，好生脚叉^[7]，不知是也不是。”社长转报做公的去了。

却说燕青为无下饭，拿了弩子去近边处寻几个虫蚁吃。脱得妙绝，又无踪影。却待回来，只听得满村里发喊。燕青躲在树林里张时，看见一二百做公的，枪刀围匝，把卢俊义缚在车子上，推将过去。燕青要抢出去救时，又无军器，只叫得苦，方脱一险，又成一险，奇峰怪壑，层见叠出，真欲惊死天下人。寻思道：“若不去梁山泊报与宋公明得知，叫他来救，却不是我误了主人性命？”当时取路。

行了半夜，肚里又饥，身边又没一文；走到一个土冈子上，丛丛杂杂，有些树木，就林子里睡到天明，心中忧闷，只听得树上喜鹊咕咕噪，写至此处，可谓笔慌墨促，急不得了矣；偏有馀力，作此奇波，才子洵非恒情可量耳。寻思道：“若是射得下来，村坊人家讨些水煮爆得熟，也得充饥。”只一喜鹊作波，却又写出燕青绝技，又写出燕青穷途，妙笔妙笔。走出林子外抬头看时，那喜鹊朝着燕青噪。百忙中作闲笔，却画出许多身分，上是听得鹊噪，此方是走出来看也。燕青轻轻取出弩弓，暗暗问天买卦^[8]，望空祈祷，说道：“燕青只有这一枝箭了！特写燕青神技。若是救得主人性命，箭到，句。灵鹊坠空；若是主人命运合休，箭到，句。灵鹊飞去。”祝辞都妙。搭上箭，叫声：“如意子，不要误我！”闻此妙语，如见妙人。弩子响处，正中喜鹊后尾，带了那枝箭直飞下冈子去。中鹊而鹊飞去，后知作者之意，固不在于得鹊也。

燕青大踏步赶下冈子去，不见喜鹊，却见两个人从前面走来：如此交卸过来，文字便无牵合之迹。不然，燕青恰下冈，而两人恰上冈，天下容或有如是之巧事，而文家固必无如是之率笔也。前头的，带顶猪嘴头巾，脑后两个金裹银环，上穿香皂罗衫，腰系销金^膀膊，穿半膝软袜麻鞋，提一条齐眉棍棒；奇哉，此何人斯？后面的，白范阳遮尘笠子，茶褐攒线袖衫，腰系绯红缠袋，脚穿踢土皮鞋，背了衣包，提条短棒，跨口腰刀。奇哉，又何人斯？这两个来的人正和燕青打个肩厮拍^[9]。燕青转回身看一看，寻思：“我正没盘缠，何不两拳打倒他两个，夺了包裹，却好上梁山泊？”揣了弩弓，抽身回来。这两个低着头只顾走。如画。燕青赶上，把后面带毡笠儿的后心一拳，扑地打倒；却待拽拳再打那前面的，却被那汉手起棒落，正中燕青左腿，打翻在地。后面那汉子爬将起来，踏住燕青，掣出腰刀，劈面门便剁。又蹴出一险事，令人一惊未了，一惊又起，妙绝。燕青大叫道：“好汉！我死不妨，可怜无人报信！”

那汉便不下刀，收住了手，提起燕青，问道：“你这厮报甚么信？”燕青道：“你问我待怎地？”前面那汉把燕青手一拖，却露出手腕上花绣，慌忙问道：“你不是卢员外家甚么浪子燕青？”燕青自通姓名既不可，那汉自晓姓名又不可，良工苦心，忽算到花绣上来，奇妙不可言。○一路写燕青忠勇处，处处写出妙人，可谓雕青剔绿之文矣。燕青想道：“左右是死，索性说了教他捉去，和主人阴魂做一处！”便道：“我正是卢员外家浪子燕青！”读之甚似极曲折者，却不知其极径直也。○此处固不径直不得，若其径直而又似曲折，则非他笔之所能耳。二人见说，一齐看一看道：“早是不杀了你，原来正是燕小乙哥！你认得我两个么？我是梁山泊头领病关索杨雄，他便是拚命三郎石秀。”用杨雄、石秀，亦从奸夫淫妇上映带而来。杨雄道：“我两个今奉哥哥将令，差往北京，打听卢员外消息。军师与戴院长亦随后下山，专候通报。”先伏一句。燕青听得是杨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对两个说了。杨雄道：“既是如此说时，我和小乙哥哥上山寨报知哥哥，别做个道理；你可自去北京打听消息，便来回报，”只轻轻飏下一笔，其弱如丝，又岂料其后文，变作惊天动地耶！石秀道：“最好。”便取身边烧饼干肉与燕青吃，结射鹄一案。把包裹与燕青背了，跟着杨雄连夜上梁山泊来。见了宋江，燕青把上项事备细说了一遍。宋江大惊，便会众头领商议良策。

且说石秀只带自己随身衣服，来到北京城外，天色已晚，入不得城，就城外歇了一宿。次日早饭罢，入得城来，但见人人嗟叹，个个伤情。奇文骇笔。石秀心疑，来到市心里，问市户人家时，只见一个老丈回言道：“客人，你不知，我这北京有个卢员外，等地财主^[10]，因被梁山泊贼人掳掠前去，逃得回来，倒吃了一场屈官司，迭配去沙门岛，又不知怎地路人坏了两个公人。昨夜拿来，今日午时三刻，解来这里市曹上斩他！客人可看一看。”石秀听罢，兜头一杓冰水；六日后斩宋江，已成险绝之笔；此更写出当日斩卢俊义，令我读至此处，不敢更望有转笔处。○真是吓死人，才子之才如此。急走到市曹，却见一个酒楼，石秀便来酒楼上，临街占个阁儿坐下。酒保前来问道：“客官，还是请人，还是独自酌杯？”急杀人时，偏有此消停之语，写得如画。石秀睁着怪眼道：“大碗酒，大块肉，只顾卖来，问甚么鸟！”酒保倒吃了一惊，打两角酒，切一大盘牛肉将来，石秀大碗大块，吃了一回。坐不多时，只听得楼下街上热闹，吓杀吓杀，如之何？如之何？石秀便去楼窗外看时，先将楼窗挑逗一笔。只见家家闭户，铺铺关门。酒保上楼来道：“客官醉也？楼下出人公事！快算了酒钱，别处去回避！”石秀道：“我怕甚么鸟！你快走下去，莫要讨老爷打！”酒保不敢做声，下楼

去了。

不多时，只听得街上锣鼓喧天价来。吓，吓杀，如之何？如之何？石秀在楼窗外看时，再将楼窗挑逗一句。十字路口，周回围住法场，十数对刀棒刽子，前排后拥，把卢俊义绑押到楼前跪下。铁臂膊蔡福拿着法刀，一枝花蔡庆扶着枷梢，写二蔡。说道：“卢员外，你自精细着。不是我兄弟两个救你不得，事做拙了。前面五圣堂里，我已安排下你的坐位了，你可一魂去那里领受。”说罢，人丛里一声叫道：“午时三刻到了。”吓，吓杀，如之何？如之何？一边开枷，吓杀。蔡庆早拿住了头，吓杀。蔡福早掣出法刀在手。吓杀。当案孔目高声读罢犯繇牌，吓杀。众人齐和一声。吓杀，如之何？如之何？楼上石秀只就那一声和里，掣着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吓杀人，乐杀人，奇杀人，妙杀人。蔡福、蔡庆撇了卢员外，扯了绳索先走。兼写二蔡。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吓杀，乐杀，奇杀，妙杀。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

原来这石秀不认得北京的路，只谓救出一个，却是陷入两个，笔力之奇，如龙搅海，的的才子。更兼卢俊义惊得呆了，越走不动。梁中书听得报来，大惊，便点帐前头目，引了人马，分头去把城门关上；差前后做公的合将拢来。随你好汉英雄，怎出高城峻垒？正是：

分开陆地无牙爪，
飞上青天久羽毛。

毕竟卢员外同石秀当下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1] 鹖鹖（jùn yí）冠：一种用鹖鹖鸟羽毛装饰的帽子。

[2] 半米：半粒米。谓极少。

[3] 摆拨：处置，安排。

[4] 葫芦提：犹糊涂。

[5] 扶同诖（guà）误：因附和别人而受到牵连犯了错误。扶同，附和。诖误，连累。

[6] 晦气：晦气，倒霉。

[7] 脚叉：奇怪可疑。

[8] 买卦：占卦，求卜吉凶。

[9] 打个肩厮拍：即擦肩而过。

[10] 等地：当地。

第六十二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奴才，古作奴财，始于郭令公之骂其儿，言为群奴之所用也。乃自今日观之，而群天之下又何此类之多乎哉！一哄之市，抱布握粟，婪如也。彼婪如者何为也？为奴财而已也。山川险阻，舟车翻覆，婪如也。彼婪如者何为也？为奴财而已也。甚而至于穷夜咿唔，比年入棘，婪如也。彼婪如者何为？为奴财而已也。又甚至于握符绶，呵殿出入，婪如也。彼婪如者何为？为奴财而已也。驰戈骤马，解脰陷脑，婪如也。幸而功成，即无不为奴财者也。千里行脚，频年讲肆，婪如也。既而来归，亦无不为奴财也。呜呼！群天下之人，而无不为奴财。然则君何赖以治？民何赖以安？亲何赖以养？子何赖以教？己德何赖以立？后学何赖以仿哉？石秀之骂梁中书曰：“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诚乃耐庵托笔骂世，为快绝哭绝之文也。

索超先是已从杨志文中出见，至是隔五十馀卷，而乃忽然欲合。恐人谓其无因而至前也，于是先从此处斜见横出，却又借韩滔一箭再作一顿，然后转出雪天之擒，其不肯率然置笔如此。

射索超用韩滔者，何也？意在再顿索超，非意在必射索超也。故有时射用花荣，是成乎其为射也；有时射用韩滔，是不成乎其为射也。不成乎其为射，而必用韩滔者，何也？韩滔为秦明副将，便即借之也。

以堂堂宰相之尊，衮衮枢密院官，三衙太尉之众，而面面厮觑。则面面厮觑已耳，亦有何策上纾国忧，下弭贼势乎哉？忽然背后转出一人。忽然背后转出之人，又从背后引出一人；忽然背后人所引之背后人，又从背后引出一人。呜呼！才难未必然乎？是何背后之多人也？然则之三人亦幸而得遇朝廷多事，尚得有以自见；不然者，几何其不为堂堂宰相、衮衮枢密院官、三衙太尉之脚底下泥，终亦不见天日之面也。之三人亦不幸而得遇朝廷多事，终亦不免自见；不然者，吾知其闭户高卧，亦足自老，殊不愿从堂堂宰相、衮衮枢密院官、三衙太尉之鼻下喉间仰取气息也。读竟，为之三叹。

话说当时石秀和卢俊义两个在城内走投没路，四下里人马合来，众做公的把挠钩套索一齐上，可怜寡不敌众，两个当下尽被捉了，解到梁中书面前，叫押过劫法场的贼来。石秀押在厅下，睁圆怪眼，高声大骂：“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奴才”二字，始于郭令公之骂其儿也，曰是殆为奴辈之所用耳。今亦暗用其意，撰成奇句，凡十一字，而有三“奴才”字，妙绝快绝。我听着哥哥将令：早晚便引军来打你城子，踏为平地，把你砍为三截！先教老爷来和你们说知！”石秀在厅前千奴才万奴才价骂，厅上众人都唬呆了。俗本误作“千贼万贼”，无谓之甚。梁中书听了，沉吟半晌，叫取大枷来，且把二人枷了，监放死囚牢里，分付蔡福在意看管，休教有失。蔡福要结识梁山泊好汉，把他两个做一处牢里关着，忙将好酒好肉与他两个吃，因此不曾吃苦。安放此句于没头帖子之前者，表二蔡也。

却说梁中书唤本州新任王太守当厅发落，就城中计点被伤人数，杀死的有七八十个，跌伤头面、磕折腿脚者不计其数，此非表梁中书爱民，盖补写上文势头之猛恶也。报名在官。梁中书支給官钱医治烧化了当。次日，城里城外报说将来：“收得梁山泊没头帖子数十张，不敢隐瞒，只得呈上。”不会读书人只谓从天而降，会读书人却谓前文已有线了。梁中书接着念道：

梁山泊义士宋江，仰示大名府官吏：员外卢俊义者，天下豪杰之士，好文章，掷地当作金石声。吾今启请上山，一同替天行道，如何妄徇奸贿，屈害善良！吾令石秀先来报知，不期反被擒捉。如是存得二人性命，献出淫妇奸夫，吾无多求；好文章。倘若故伤羽翼，屈坏股肱，便当拔寨兴师，同心雪恨！大兵到处，玉石俱焚！剿除奸诈，殄灭愚顽，天地咸扶，鬼神共佑！谈笑而来，鼓舞而去。好文章，从来露布之所未有。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安分良民，清慎官吏，切勿惊惶，各安职业。谕众知悉。真正绝妙一篇好文章。

当时梁中书看毕，便唤王太守到来商议：“此事如何剖决？”王太守是个善儒之人，听得说了这话，便禀梁中书道：“梁山泊这一伙，朝廷几次尚且收捕他不得，何况我这里一郡之力？倘若这亡命之徒引兵到来，朝廷救兵不迭，那时悔之晚矣！若论小官愚意：且姑存此二人性命，没头帖子正复何用？只求得此一句耳。一面写表申奏朝廷；二即奉书呈上蔡太师恩相知道；三着可教本处军马出城下寨，堤备不虞。如此可保大名无事，军民不伤。若将这两个一时杀坏，诚恐寇兵临城，一者无兵解救，二者朝廷见怪，三乃百姓惊惶，城中扰乱，深为未便。”看

他做出一正一反两股文章，知其进士出身也。梁中书听了道：“知府言之极当。”先唤押牢节级蔡福来，便道：“这两个贼徒非同小可，你若是拘束得紧，诚恐丧命；若教你宽松，又怕走了。你弟兄两个，早早晚晚，可紧可慢，在意坚固管候发落，休得时刻怠慢。”没头贴子之用如此。蔡福听了，心中暗喜：“如此发放，正中下怀。”领了钧旨，自去牢中安慰两个。不在话下。

只说梁中书便唤兵马都监大刀闻达、天王李成两个，都到厅前商议。梁中书备说梁山泊没头告示、王太守所言之事。两个都监听罢，李成便道：“量这伙草寇如何敢擅离巢穴？相公何必有劳神思！李某不才，食禄多矣；无功报德，愿施犬马之劳，统领军卒，离城下寨。草寇不来，别作商议；如若那伙强寇年衰命尽，擅离巢穴，领众前来，不是小将夸口，定令此贼片甲不回！”梁中书听了大喜，随即取金花绣段赏劳二将。两个辞谢，别了梁中书，各回营寨安歇。

次日，李成升帐，唤大小官军上帐商议。傍边走过一人，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便是急先锋索超又出头相见。可谓久别。李成传令道：“宋江草寇，早晚临城，要来打俺大名。你可点本部军兵离城三十五里下寨，我随后却领军来。”索超得了将令。次日，点起本部军兵，至三十五里地名飞虎峪靠山下寨。飞虎峪是一段。次日，李成引领正偏将，离城二十五里地名槐树坡下寨。槐树坡是一段。周围密布枪刀，四下深藏鹿角，三面掘下陷坑，众军摩拳擦掌，诸将协力同心，只等梁山泊军马到来，便要建功。写得有声势。

话分两头。原来这没头帖子却是吴学究闻得燕青、杨雄报信，又叫戴宗打听得卢员外、石秀都被擒捉，因此虚写告示向没人处撒下，及桥梁道路上贴放，只要保全卢俊义、石秀二人性命。注明。戴宗回到梁山泊，把上项事备细与众头领说知。宋江听罢大惊，就忠义堂打鼓集众，大小头领各依次序而坐。宋江开话对吴学究道：“当初军师好计启请卢员外上山，今日不想却教他受苦，又陷了石秀兄弟，再用何计可救？”吴用道：“兄长放心。小生不才，乘此机会，要取大金钱粮，以供山寨之用。明日是个吉辰，请兄长分一半头领把守山寨，其余尽随出去攻打城池。”

宋江当下便唤铁面孔目裴宣派拨大小军兵，来日起程。黑旋风李逵便道：“我这两把大斧多时不曾发市，听得打州劫县，他也在厅边欢喜！真正妙人，有此灵心妙舌。○说得板斧便似两个快友，奇妙非他人可及。哥哥拨与我五百小喽罗，抢到大名，把那鸟城池砍做肉地，救出

卢员外、石三郎，也使我哑道童吐口宿气！又教我做事做彻，却不快活？”说得情理都尽，真正妙人。○一语中有三故焉：高兴是一，出气是一，义愤是一也。宋江道：“兄弟虽然勇猛，这所在非比别处州府。那梁中书又是蔡太师女婿，更兼手下有李成、闻达，都是万夫不当之勇，不可轻敌。”李逵大叫道：“哥哥前日晓得我一生口快，便要我去妆做哑子；今日晓得我欢喜杀人，便不教我去做个先锋！依你这样用人之时，却不是屈杀了铁牛！”心直口快，骂得宋江更无可辩。○语语带定哑道童，便令章法不断，读者应知。○俗本讹。吴用道：“既然你要去，便教做先锋。点与五百好汉相随，就充头阵。来日下山。”

当晚宋江和吴用商议，拨定了人数。裴宣写了告示，送到各寨，各依拨次施行，不得时刻有误。此时秋末冬初天气，征夫容易披挂，战马久已肥满。军卒久不临阵，皆生战斗之心；正是有事为荣，无不欢天喜地，收拾枪刀，拴束鞍马，吹风唢呐，时刻下山。句句有鼓鼙之声，绝妙军中饶吹曲辞。若杜工部前后《出塞》，徒乱军心耳。第一拨：当先哨路黑旋风李逵，部领小喽啰五百。好。第二拨：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部领小喽啰一千。好。第三拨：女头领一丈青扈三娘、副将母药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部领小喽啰一千。好。第四拨：扑天雕李应、副将九纹龙史进、小尉迟孙新，部领小喽啰一千。好。○已上是一段。中军主将都头领：宋江、军师吴用。好。簇帐头领四员：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病尉迟孙立、镇三山黄信。好。此一段虚。前军头领：霹雳火秦明，副将百胜将韩滔、天目将彭玕。好。后军头领：豹子头林冲，副将铁笛仙马麟、火眼狻猊邓飞。好。左军头领：双鞭呼延灼，副将摩云金翅欧鹏、锦毛虎燕顺。好。右军头领：小李广花荣，副将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好。并带炮手轰天雷凌振。好。○前后左右四军并炮手是一段。○实。接应粮草、探听军情头领一员：神行太保戴宗。好。○只一调拨，文字亦殊易相犯耳，偏能逐番变换，逐番出色，岂非才子之笔。军兵分拨已定，平明，各头领依次而行，当日进发。只留下副军师公孙胜并刘唐、朱仝、穆弘四个头领统领马步军兵守把山寨。三关水寨中自有李俊等把守。独详此段，为下关胜用围魏救赵计作案。不在话下。

却说索超正在飞虎峪寨中坐地，只见流星报马前来报说：“宋江军马，大小人兵不计其数，离寨约有二三十里，将近到来！”索超听得，飞报李成槐树坡寨内。李成听了，一面报马入城，一面自备了战马，直到前寨。索超接着，说了备细。次日五更造饭，平明拔寨都起，前到庾家疃，列成阵势，摆开一万五千人马。李成、索超全副披挂，门旗下勒

住战马。平东一望，远远地尘土起处，约有五百余人，飞奔前来；当前一员好汉，乃是黑旋风李逵，调拨时第一段之一。手拈双斧，高声大叫：“认得梁山泊好汉黑爷爷么？”奇称。李成在马上看了，与索超大笑道：“每日只说梁山泊好汉，原来只是这等腌臢草寇，何足为道！真堪一笑。先锋，你看么？何不先捉此贼？”索超笑道：“不须小将，有人建功。”李成委索超，索超委偏裨，写得风流谈笑之极。言未绝，索超马后一员首将，姓王，名定，手捻长枪，引领部下一百马军，飞奔冲将过来。李逵被马军一冲，当下四散奔走。索超引军直赶过庾家疃时，只见山坡背后锣鼓喧天，早撞出两彪军马，左有解珍、孔亮，右有孔明、解宝，第一段之二。各领五百小喽啰冲杀将来。索超见他接应军马，方才吃惊，不来追赶，勒马便回。李成问道：“如何不拿贼来？”索超道：“赶过山去，正要拿他，原来这厮们倒有接应人马，伏兵齐起，难以下手。”李成道：“这等草寇，何足惧哉！”将引前部军兵，尽数杀过庾家疃来。

只见前面摇旗呐喊，擂鼓鸣锣，另是一彪军马，当先一骑马上，却是一员女将，引军红旗上金书大字“美人一丈青”，奇称。○黑爷爷奇，美人一丈青又奇，俗本都失之，遂令文章削色不少。左手顾大嫂，右手孙二娘，第一段之三。引一千馀军马，尽是七长八短汉，四山五岳人。李成看了道：“这等军人，作何用处！先锋与我向前迎敌，我却分兵勒捕四下草寇！”索超领了将令，手拈金蘸斧，拍坐下马，杀奔前来。一丈青勒马回头，望山凹里便走。李成分开人马，四下赶杀。忽然当头一彪人马，写得奇变。喊声动地，却是扑天雕李应，左有史进，右有孙新，着地卷来。第一段之四。李成急忙退入庾家疃时，左冲出解珍、孔亮，右冲出孔明、解宝，部领人马，重复杀转。三员女将拨转马头，随后杀来，赶得李成等四分五落。将及近寨，黑旋风李逵当先拦住。上只四分五落，至此忽然而合，兵势奇变，笔势亦奇变也。李成、索超冲开人马，夺路而去；比及至寨，大折无数。宋江军马也不追赶，一面收兵暂歇，扎下营寨。

却说李成、索超慌忙差人入城报知梁中书。梁中书连夜再差闻达速领本部军马前来助战。李成接着，就槐树坡寨内商议退兵之策。闻达笑道：“疥癩之疾，何足挂意！”当夜商议定了：明日四更造饭，五更披挂，平明进兵。战鼓三通，拔寨都起，前到庾家疃。只见宋江军马泼风也似价来。泼风，奇文。闻达便教将军马摆开，强弓硬弩，射住阵脚。宋江阵中早已捧出一员大将，红旗银字，大书“霹雳火秦明”；“早已”二字，为秦明摹神。勒马阵前，厉声大叫：“大名滥官污吏听着！多时要

打你这城子，诚恐害了百姓良民。好好将卢俊义、石秀送将出来，淫妇奸夫一同解出，我便退兵罢战，誓不相侵！若是执迷不悟，亦须有话早说！”闻达听了大怒，便问：“谁去力擒此贼？”说犹未了，索超早已出马，“早已”二字，为索超摹神。立在阵前，高声喝道：“你这厮是朝廷命官，国家有何负你？你好人不做，却落草为贼！我今拿住你时，碎尸万段！”秦明听了这话，一发炉中添炭，火上烧油，写得如画。拍马向前，轮狼牙棍直奔将来。索超纵马直取秦明。二匹劣马相交，两个急人发愤，秦明、索超真是一双，妙笔写出，只须二语。众军呐喊，斗过二十馀合，不分胜败。前军队里转过韩滔，就马上拈弓搭箭，觑得索超较亲，飏地只一箭，正中索超左臂，此非为韩滔立功，正是为索超作地。撇了大斧，回马望本阵便走。宋江鞭梢一指，大小三军一齐卷杀过去。正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大败亏输。直追过庾家疃，随即夺了槐树坡小寨。完槐树坡一寨。当晚闻达直奔飞虎峪，计点军兵，三停去一。宋江就槐树坡寨内屯扎。吴用道：“军兵败走，心中必怯；若不乘势追赶，诚恐养成勇气，急忙难得。”宋江道：“军师之言极当。”随即传令：当晚就将精锐得胜军将分作四路，连夜进发，杀奔将来。

再说闻达奔到飞虎峪，方在寨中坐了喘息，如画。小较来报，东边山上一带火起。写得有声有势。闻达带领军兵上马投东看时，只见遍山遍野通红；西边山上又是一带火起，不出来将姓名，先写两带火起，笔下声势之甚。闻达便引军兵急投西时，听得马后喊声震地，当先首将小李广花荣，引副将杨春、陈达，从东边火里直冲出来。声势之甚。闻达一时心慌，领兵便回飞虎峪。西边火里，东边火里，西边火里，声势之甚。当先首将双鞭呼延灼，引副将欧鹏、燕顺，直冲出来。声势之甚。两路并力追来，后面喊声越大，火光越明，声势之甚。又是首将霹雳火秦明，引副将韩滔、彭玘，人喊马嘶，不计其数。闻达军马大乱，拔寨都起。只见前面喊声又发，火光晃耀。声势之甚。闻达引军夺路，只听得震天震地一声炮响，又添出凌振，声势不可当。却是轰天雷凌振将带副手，从小路直转飞虎峪那边放起这炮。炮响里一片火把，妙妙。火光里一彪军马拦路，妙妙，声势百倍。乃是首将豹子头林冲，引副将马麟、邓飞，截住归路。四下里战鼓齐鸣，烈火竞举，此是第二段所调拨也。众军乱撞，各自逃生。闻达手舞大刀，苦战夺路，恰好撞着李成，合兵一处，且战且走；直到天明，方至城下。梁中书听得这个消息，惊得三魂失二，七魄剩一，奇语。连忙点军出城接应败残人马，紧闭城门，坚守不出。次日，宋江军马追来，直抵东门下寨，准备攻城。

且说梁中书在留守司聚众商议如何解救。李成道：“贼兵临城，事

在告急；若是迟延，必至失陷。相公可修告急家书，差心腹之人，星夜赶上京师报与蔡太师知道，早奏朝廷，调遣精兵前来救应，此是上策；第二作紧行文关报邻近府县，亦教早早调兵接应；第三，北京城内着仰大名府起差民夫上城，同心协助，守护城池，准备擂木炮石，踏弩硬弓，灰瓶金汁，晓夜堤备。如此，可保无虞。”梁中书道：“家书随便修下。谁人去走一遭？”当日差下首将王定，全副披挂，又差数个军马，领了密书，放开城门吊桥，望东京飞报声息，及关报邻近府分，发兵救应；先仰王太守起集民夫上城守护，不在话下。

且说宋江分调众将，引军围城，东西北三面下寨，只空南门不围，每日引军攻打；一面向山寨中催取粮草，为久屯之计，务要打破大名，救取卢员外、石秀二人。为关胜围魏救赵之计反衬一笔。李成、闻达连日提兵出城交战，不能取胜。略点以遮其冷。索超箭疮将息，未得痊愈。再顿以留其地。

不说宋江军兵打城。且说首将王定赍领密书，三骑马直到东京太师府前下马。门吏转报入去，太师教唤王定进来。直到后堂拜罢，呈上密书。蔡太师拆开封皮看了，大惊，问其备细。王定把卢俊义的事一一说了，“如今宋江领兵围城，声势浩大，不可抵敌。”庾家疃、槐树坡、飞虎峪三处厮杀，尽皆说罢。蔡京道：“鞍马劳困，你且去馆驿内安下，待我会官商议。”王定又禀道：“太师恩相：大名危如累卵，破在旦夕；倘或失陷，河北县郡如之奈何？望太师恩相早早遣兵剿除！”蔡京道：“不必多说，你且退去。”王定去了。太师随即差当日府干，请枢密院官急来商议军情重事。

不移时，东厅枢密使童贯引三衙太尉，都到节堂参见太师。蔡京把大名危急之事备细说了一遍，“如今将何计策，用何良将，可退贼兵，以保城郭？”说罢，众官互相厮觑，各有惧色。只见那步军太尉背后转出一人，每每非常之人多在人背后转出。乃是衙门防御保义使，姓宣，名赞，掌管兵马。此人生得面如锅底，鼻孔朝天，卷发赤须，彪形八尺，使口钢刀，武艺出众；画出名士。夫名士岂必鲜衣白面哉！先前在王府曾做郡马，人呼为“丑郡马”；因对连珠箭赢了番将，郡王爱他武艺，招做女婿；谁想郡主嫌他丑陋，怀恨而亡，因此不得重用，只做得个兵马保义使。叙述履历令人悲感。○连珠箭不能偿其丑陋，郡王爱不能行于郡主。功名得失之际，使人意气都尽。当时却忍不住，出班来禀太师道：“小将当初在乡中有个相识：此乃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⁴，姓关，名胜，生得规模与祖上云长相似，使一口青龙偃月刀，

人称为大刀关胜；见做蒲东巡简，屈在下僚。又一人背后人，妙妙。○亦与叙述履历一篇令人愈增悲感。○丑陋者不得重用，奇伟者又在下僚，然则当时用人，真惟贿赂一途矣，今日求之不既晚乎？此人幼读兵书，深通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若以礼币请他，拜为上将，可以扫清水寨，殄灭狂徒，保国安民。乞取钧旨。”蔡京听罢大喜，就差宣赞为使，赍了文书鞍马，连夜星火前往蒲东礼请关胜赴京计议。众官皆退。

话休絮繁。宣赞领了文书，上马进发，带将三五个从人，不则一日，来到蒲东巡简司前下马。当日关胜正和郝思文在衙内论说古今兴废之事，又一人背后人，妙妙。闻说东京有使命至，关胜忙与郝思文出来迎接。各施礼罢，请到厅上坐地，关胜问道：“故人久不相见，今日何事远劳亲自到此？”宣赞回言：“为因梁山泊草寇攻打大名，宣某在太师面前一力保举兄长有安邦定国之策，降兵斩将之才，特奉朝廷敕旨，太师钧命，彩币鞍马，礼请起行。兄长勿得推却，便请收拾赴京。”关胜听罢大喜，何遽大喜？只四字写尽英雄可怜。与宣赞说道：“这个兄弟，姓郝，双名思文，是我拜义弟兄。看他初被人荐便转荐人，写豪杰胸襟真与奸臣天壤。○看他一个背后人引出一个背后人，一个背后人又引出一个背后人，章法便与（杨）〔阳〕羨鹅笼无二。当初他母亲梦井木犴投胎，因而有孕，后生此人，因此，人唤他做井木犴。这兄弟，十八般武艺无有不能，可惜至今屈沉在此；只今同去协力报国，有何不可？”亦与叙述履历一篇令人悲感不已。宣赞喜诺，就行催请登程。

当下关胜分付老小，一同郝思文，将引关西汉十数个人，收拾刀马盔甲行李，跟随宣赞，连夜起程。来到东京，径投太师府前下马。门吏转报，蔡太师得知，教唤进。宣赞引关胜、郝思文直到节堂。拜见已罢，立在阶下。蔡太师看了关胜，端的好表人材：堂堂八尺五六身躯，细细三柳髭须，两眉入鬓，凤眼朝天，面如重枣，唇若涂朱。又画出一名士。太师大喜，便问：“将军青春多少？”关胜答道：“小将三十有二。”随手补出年甲。蔡太师道：“梁山泊草寇围困大名，请问将军，施何妙策以解其围？”关胜禀道：“久闻草寇占住水洼，惊群动众；今擅离巢穴，自取其祸。若救大名，虚劳人力，乞假精兵数万，先取梁山，后拿贼寇，教他首尾不能相顾。”太师见说大喜，与宣赞道：“此乃围魏救赵之计，读至此计，令人吃惊，且叹名下无虚也。正合吾心。”随即唤枢密院官调拨山东、河北精锐军兵一万五千；教郝思文为先锋，宣赞为合后，关胜为领兵指挥使；步军太尉段常接应粮草。犒赏三军，限日下起程，大刀阔斧，杀奔梁山泊来。直教：

龙离大海，不能驾雾腾云？
虎到平川，怎办张牙舞爪？

正是：

贪观天上中秋月，
失却盘中照殿珠。

毕竟宋江军马怎地结果，且听下回分解。

[\[1\]](#) 义勇武安王：宋代对关羽的封号。

第六十三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此回写水军劫寨，何至草草如此？盖意在衬出大刀，则余人总非所惜。所谓“琬琰之藉，无过白茅”者也。

写大刀处处摹出云长变相，可谓儒雅之甚，豁达之甚，忠诚之甚，英灵之甚。一百八人中，别有绝群超伦之格，又不得以读他传之眼读之。

写雪天擒索超，略写索超而勤写雪天者，写得雪天精神，便令索超精神。此画家所谓衬染之法，不可不一用也。

话说蒲东关胜当日辞了太师，统领一万五千人马，分为三队，离了东京，望梁山泊来。

话分两头。且说宋江与同众将每日攻打城池，李成、闻达那里敢出对阵？索超箭疮深重，又未平复，更无人出战。宋江见攻打城子不破，心中纳闷：离山已久，不见输赢。是夜在中军帐里闷坐，点上灯烛，取出玄女天书，正看之间，忽小校报说：“军师来见。”吴用到得中军帐内，与宋江道：“我等众军围许多时，如何杳无救军来到，城中又不出战？向有三骑马奔出城去，必是梁中书使人去京师告急。他丈人蔡太师必然上紧遣兵，中间必有良将。倘用围魏救赵之计：且不来解此处之危，反去取我梁山山寨，如之奈何？兄长不可不虑。论事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论文可谓忽伸忽缩，极奇极变矣。我等先着军士收拾，未可都退。”又妙。

正说之间，只见神行太保戴宗到来报说：“东京蔡太师拜请关菩萨玄孙蒲东郡大刀关胜^{[\[1\]](#)}，引一彪军马，飞奔梁山泊来。寨中头领主张不定，请兄长、军师早早收兵回来，且解梁山之难！”吴用道：“虽然如此，不可急还。今夜晚间，先教步军前行，留下两支军马，就飞虎峪两边埋伏。城中知道我等退军，必然追赶；若不如此，我兵先乱。”真

好。宋江道：“军师言之极当。”传令便差小李广花荣引五百军兵去飞虎峪左边埋伏，是。豹子头林冲引五百军兵去飞虎峪右边埋伏。是。再叫双鞭呼延灼引二十五骑马军，带着凌振，将了风火等炮，离城十数里远近，但见追兵过来，随即施放号炮，令其两下伏兵齐去并杀追兵。是。一面传令前队退兵，要如雨散云行，遇兵勿战，慢慢退回。是。步军队里，半夜起来，次第而行，直至次日巳牌前后方才尽退。看他写退兵亦必详尽如此。

城上望见宋江兵马手拖旗幡，肩担刀斧，纷纷滚滚拔寨都起，有还山之状。城上看了仔细，报与梁中书知道：“梁山泊军马今日尽数收兵都回去了。”梁中书听得，随即唤李成、闻达商议，闻达道：“想是京师救军去取他梁山泊，这厮们恐失巢穴，慌忙归去。可以乘势追杀，必擒宋江。”说犹未了，城外报马到来，赍东京文字，约会引兵去取贼巢；他若退兵，可以速追。紧簇。梁中书便叫李成、闻达各带一支军马，从东西两路追赶宋江军马。

且说宋江引兵正回，见城中调兵追赶，舍命便走。一边李成、闻达直赶到飞虎峪那边，只听得背后火炮齐响。李成、闻达吃了一惊，勒住战马看时，后面旗幡对刺，战鼓乱鸣。李成、闻达措手不及，左手下撞出小李广花荣，右手下撞出豹子头林冲，各引五百军马，两边杀来。李成、闻达知道中计，火速回军。前面又撞出呼延灼，引着一支马军，死并一阵，杀得李成、闻达头盔不见，衣甲飘零，退入城中，闭门不出。宋江军马次第方回。渐近梁山泊边，却好迎着丑郡马宣赞拦路。宋江约住军兵，权且下寨；若出俗笔，便写竟回山寨，然则一万五千人马何在耶？故知此句必不可少。暗地使人从偏僻小路赴水上山报知，约会水陆军兵两下救应。

且说水寨内，船火儿张横与兄弟浪里白条张顺商议道：“我和你弟兄两个自来寨中，不曾建功。现今蒲东大刀关胜三路调军，打我寨栅，不若我和你两个先去劫了他寨，捉得关胜，立这件大功，众兄弟面上也好争口气。”张顺道：“哥哥，我和你只管得些水军；倘或不相救应，枉惹人耻笑。”张横道：“你若这般把细^[2]，何年月日能够建功？你不便罢，我今夜自去！”张顺苦谏不听，当夜张横点了小船五十馀只，每船上只有三五人，浑身都是软战^[3]，手执苦竹枪，各带蓼叶刀，趁着月光微明，寒露寂静，把小船直抵旱路。此时约有二更时分。

却说关胜正在中军帐里点灯看书，有伏路小校悄悄来报：“芦花荡里约有小船四五十只，人人各执长枪，尽去芦苇里面两边埋伏，不知何

意，特来报知。”关胜听了，微微冷笑，回顾贴旁首将，低低说了一句。已下皆极画关胜，正不及为水军诸人惜也。○绝妙一幅云长变相。

且说张横将引三二百人，从芦苇中间藏踪蹑迹，直到寨边，拨开鹿角，径奔中军，望见帐中灯烛荧煌，关胜手捻髭髯，坐着看书。又一幅绝妙云长变相。○张横望见灯烛荧煌，关胜看书；三阮望见灯烛荧煌，并无一人。两“灯烛荧煌”句，相照作章法。俗本讹。张横暗喜，手搭长枪，抢入帐房里来。傍边一声锣响，众军喊动，如天崩地塌，山倒江翻，吓得张横拖长枪转身便走。四下里伏兵乱起，张横同二三百人不曾走得一个，尽数被缚，推到帐前。关胜看了，笑道：“无端草贼，安敢张我！”草贼骂曰“无端”，劫寨名为“张我”，真正英雄，真正阔大，真正儒雅，真正风流。○皆极画关胜。喝把张横陷车盛了，其余的尽数监着，直等捉了宋江，一并解上京师。每赖此句，便得不杀。

不说关胜捉了张横。却说水寨三阮头领正在寨中商议使人去宋江哥哥处听令，只见张顺到来报说：“我哥哥因不听小弟苦谏，去劫关胜营寨，不料被捉，囚车监了！”阮小七听了，叫将起来，说道：“我兄弟们同死同生，吉凶相救！你是他嫡亲兄弟，却怎地教他独自去，被人捉了？你不去救，我弟兄三个自去救他！”张顺道：“为不曾得哥哥将令，却不敢轻动。”阮小七道：“若等将令来时，你哥哥吃他剁做泥了！”阮小二、阮小五都道：“说得是！”张顺送他三个不过，只得依他。当夜四更，点起大小寨头领，各驾船一百馀只，一齐杀奔关胜寨来。岸上小军望见水面上战船如蚂蚁相似，都傍岸边，慌忙报知主帅。关胜笑道：“无见识奴！”骂得妙，儒雅人骂人亦骂得儒雅，真乃妙笔传出。○俗本于此四字下，添入许多字，反减许多色泽。古本于此四字下，更无许多字，却有许多色泽，不可不知。回顾首将，又低低说了一句。极写关胜。○此与前同作章法。

却说三阮在前，张顺在后，呐声喊，抢入寨来。只见寨内灯烛荧煌，并无一人。此与前变作章法。三阮大惊，转身便走。帐前一声锣响，左右两边，马军、步军分作八路，簸箕掌、栲栳圈，重重叠叠围裹将来。张顺见不是头，扑通的先跳下水去。三阮夺路到得水边，后军却早赶上，挠钩齐下，套索飞来，早把活阎罗阮小七横拖倒拽捉去了。阮小二、阮小五、张顺却得混江龙李俊带领童威、童猛死救回去。

不说阮小七被捉，囚在陷车之中。且说水军报上梁山泊来，报上去。刘唐便使张顺从水路里直到宋江寨中报说这个消息，报下来，一丝不错。宋江便与吴用商议怎生退得关胜，吴用道：“来日决战，且看胜

败如何。”正定计间，猛听得战鼓乱起，藏过所定之计，下便若出意外，此又一样笔法，非前文之所有。却是丑郡马宣赞部领三军直到大寨。宋江举众出迎，看了宣赞在门旗下勒战，便问：“兄弟，那个出马？”只见小李广花荣妍丑一双。拍马持枪，直取宣赞，宣赞舞刀来迎。一来一往，一上一下，斗到十合，花荣卖个破绽，回马便走。宣赞赶来，花荣就了事环带住钢枪，拈弓取箭，侧坐雕鞍，轻舒猿臂，翻身一箭。宣赞听得弓弦响，却好箭来，把刀只一隔，铮地一声响，射在刀面上。不是写花荣，乃是写宣赞。○写宣赞者，非止写宣赞也，写宣赞所以写关胜也。古有之云：“欲知其人，先看所使。”但极写宣赞，便已衬出关胜来也。花荣见一箭不中，再取出第二枝箭，看得较近，望宣赞胸膛上射来。宣赞蹬里藏身，又射个空。极写宣赞。宣赞见他弓箭高强，不敢追赶，霍地勒回马跑回本阵。花荣见他不赶，连忙便勒转马头，望宣赞赶来；又取第三枝箭，望得宣赞后心较近，再射一箭。只听铛地一声响，正射在背后护心镜上。虽意在极写宣赞，然终亦让出花荣，盖天罡之与地煞，固当有其辩耳。宣赞慌忙驰马入阵，使人报与关胜。关胜得知，便唤小校：“快牵我那马来！”霍地立起身，绰青龙刀，骑火炭马，门旗开处，直临阵前。又一幅绝妙云长变相。

宋江看见关胜天表亭亭，四字绝妙云长变相。与吴用指指点点喝采，指指点点妙，活画出所定计来。○上文定计，藏过其文，却隐隐约约于一路逗出之，妙妙。回头又高声对众将道：“将军英雄，名不虚传！”回头妙，高声妙。只这一句，林冲大怒，叫道：“我等弟兄自上梁山，大小五七十阵，未尝挫了锐气，今日何故灭自己威风！”说罢，挺枪出马，直取关胜。怒叫妙。关胜见了，大喝道：“水泊草寇，我不直得便凌逼你！单唤宋江出来，吾要问他何意背反朝廷！”英雄儒雅，俨似其祖。○极写关胜也。宋江在门旗下听了，喝住林冲，纵马亲自出阵，欠身与关胜施礼，说道：“郓城小吏宋江谨参，一惟将军问罪。”定计如此，真是妙绝。关胜喝道：“汝为小吏，安敢背叛朝廷？”宋江答道：“盖为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不许忠良进身，是一段说话，照关胜、宣赞、郝思文说，妙妙。布满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是一段说话，照梁山泊众人说，妙妙。宋江等替天行道，并无异心。”关胜大喝道：“分明草贼！替何天？行何道？骂得畅，骂得倒，极画关胜。天兵在此，还敢巧言令色！四字骂尽宋江一生，真乃绝妙关胜。若不下马受缚，着你粉骨碎身！”猛可里霹雳火秦明听得，大叫一声，舞狼牙棍，纵马直抢过来；是一个虎将。林冲也大叫一声，挺枪出马，飞抢过来。又一个虎将。两将双取关胜，关胜一齐迎住，三骑马向征尘影里转灯般厮杀。宋江忽然指指点点，便教鸣金收军。忽然指指点点，妙绝妙

绝。○忽然放出二将，忽然收转二将，定计如此，真是妙绝。林冲、秦明回马，一齐叫道：“正待擒捉这厮，兄长何故收军罢战？”一齐叫妙。宋江高声道：“贤弟，我等忠义自守，以两取一，非所愿也。语语锥入其耳，定计妙绝。纵使一时捉他，亦令其心不服。语语锥耳。吾看大刀义勇之将，世本忠臣；乃祖为神，家家家庙。语语锥耳，安能不入玄中？○三家字成句，句法奇绝。若得到此人上山，宋江情愿让位。”虽是计赚之言，然此位则岂宋江之所得让乎？又于闲处逗露宋江心事，以恶之也。林冲、秦明变色各退。变色妙。○已上皆所定之计也，俗本尽讹，遂不可读。当日两边各自收兵。

且说关胜回到寨中，下马卸甲，心中暗忖已入玄中，写来如画。道：“我力斗二将不过，看看输与他了，宋江倒收了军马，不知是何意思？”已入玄中，写来如画。便叫小军推出陷车中张横、阮小七过来，问道：“宋江是个郓城县小吏，你这厮们如何伏他？”忽转到陷车，笔墨超忽之甚。阮小七应道：“俺哥哥山东、河北驰名，叫做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你这厮不知忠义之人，以此六字骂关胜，可谓更骂不着，乃恰与关胜合拍，何也？如何省得！”关胜低头不语，深入玄中，写来如画。且教推过陷车。当晚坐卧不安，走出中军看月。寒色满天，霜华遍地，关胜嗟叹不已。又一幅绝妙云长变相，精神意思，都画出来。

有伏路小较前来报说：“有个胡须将军，匹马单鞭，要见元帅。”突如其来，又不是突如其来，笔法可想。关胜道：“你不问他是谁？”小较道：“他又没衣甲军器，并不肯说姓名，只言要见元帅。”不便出名好。关胜道：“既是如此，与我唤来。”没多时，来到帐中，拜见关胜。关胜回顾首将，剔灯再看，又一幅绝妙云长变相。形貌也略认得，便问那人是谁，那人道：“乞退左右。”关胜大笑道：“大将身居百万军中，若还不是一德一心，安能用兵如指？吾帐上帐下，无大无小，尽是机密之人；你有话，但说不妨。”极写关胜绝伦超群，真是妙绝之论。○此语庶几惟郭子仪、岳武穆有之，读之令人起敬起畏。那人道：“小将呼延灼的便是。前日曾与朝廷统领连环马军征进梁山泊。谁想中贼奸计，失陷了军机，不得还京见驾。昨者听得将军到来，真乃不胜之喜。早间阵上，林冲、秦明待捉将军，宋江火急收军，诚恐伤犯足下。此人素有归顺之意，独奈众贼不从。方才暗与呼延灼商议，正要驱使众人归顺。将军若是听从，明日夜间，轻弓短箭，骑着快马，从小路直入贼寨，生擒林冲等寇，解走京师，不惟将军建立大功，亦令宋江与小将得赎重罪。”关胜听了大喜。请入帐中，置酒相待。呼延灼备说宋江专以忠义为主，不幸陷落贼巢。关胜掀髯饮酒，拍膝嗟叹。又一幅绝妙云长变

相。不题。

却说次日宋江举兵搦战。关胜与呼延灼商议：“晚间虽有此计，今日不可不先赢此将。”呼延灼借副衣甲穿了，好。上马都到阵前。宋江独自骂呼延灼道：“山寨不曾亏负你半分，因何夤夜私去！”宋江独骂妙。呼延灼回道：“无知小吏，成何大事！”独骂宋江妙。○如此虚虚实实，安得不入玄中？宋江便令镇三山黄信出马，直奔呼延灼。两马相交，斗不到十合，呼延灼手起一鞭，把黄信打死马下。不说真假，竟叙打死，则非黄信可知也。俗本讹。关胜大喜，令大小三军一齐掩杀。呼延灼道：“不可追掩。吴用那厮广有神机，若还赶杀，恐贼有计。”从来苦肉计不令创巨，读之绝倒。关胜听了，火急收军，都回本寨。

到中军帐里，置酒相待，动问镇三山黄信如何，极写关胜忠信过人，不愧乃祖“日在天上，心在人内”二语。呼延灼道：“此人原是朝廷命官，青州都监，与秦明、花荣一时落草，平日多与宋江意思不合。今日要他出马，正要打杀此贼。”又说得妙，安得不入玄中？关胜大喜，传下将令，教宣赞、郝思文两路接应；自引五百马军，轻弓短箭，叫呼延灼引路，至夜二更起身；三更前后，直奔宋江寨中，炮响为号，里应外合，一齐进兵。

是夜月光如昼。黄昏时候，披挂已了，马摘鸾铃，人披软战，军卒衔枚疾走，一齐乘马；呼延灼当先引路，众人跟着。转过山径，约行了半个更次，前面撞见三五十个小军，低声问道：“来的不是呼将军么？”如此定计，真正妙绝。呼延灼喝道：“休言语！随在我马后走！”真正妙绝。呼延灼纵马先行，关胜乘马在后。又转过一层山嘴，只见呼延灼把枪尖一指，远远地一碗红灯。远远红灯。○只一红灯，作三层写来，便令一行人马如画。关胜勒住马，问道：“有红灯处是那里？”呼延灼道：“那里便是宋公明中军。”急催动人马。将近红灯，将近红灯。忽听得一声炮响，众军跟定关胜，杀奔前来。到红灯之下红灯之下。看时，不见一个；妙。便唤呼延灼时，亦不见了。妙。关胜大惊，知道中计，慌忙回马。听得四边山上一齐鼓响锣鸣。正是慌不择路，众军各自逃生。关胜连忙回马时，只剩得数骑马军跟着。先下此句，便令挠钩舒出，更无人救，笔法之妙如此。转出山嘴，又听得脑后树林边一声炮响，四下里挠钩齐出，把关胜拖下雕鞍，夺了刀马，卸去衣甲，前推后拥，拿投大寨里来。

却说林冲、花荣自引一支军马，截住宣赞。月明之下，三马相交，一幅好画。斗无二三十合，宣赞势力不加，回马便走。肋后撞出个女将

一丈青扈三娘，撒起红锦套索，把宣赞拖下马来。独添女将，为“丑郡马”三字渲染。步军向前，一齐捉住，解投大寨。一段。

话分两处。这边秦明、孙立引一支军马去捉郝思文，当路劈面撞住。郝思文拍马大骂：“草贼匹夫！当吾者死，避我者生！”秦明大怒，跃马挥狼牙棍直取郝思文。二马相交，约斗数合，孙立侧首过来，郝思文慌张，刀法不依古格，被秦明一棍搠下马来，三军齐喊一声，向前捉住。一段。再有扑天雕李应引领大小军兵，抢奔关胜寨内来，先救了张横、阮小七并被擒水军人等，夺去一应粮草马匹，却去招安四下败残人马。三段。

宋江会众上山，此时东方渐明。妙。○因此一句，令人想见一夜月下。忠义堂上分开坐次，早把关胜、宣赞、郝思文分投解来。宋江见了，慌忙下堂，喝退军卒，亲解其缚；把关胜扶在正中交椅上，纳头便拜，叩首伏罪，说道：“亡命狂徒，冒犯虎威，望乞恕罪！”好。呼延灼亦向前来伏罪道：“小可既蒙将令，不敢不依。万望将军免恕虚诞之罪！”又好。关胜看了一班头领，义气深重，回顾宣赞、郝思文道：“我们被擒在此，所事若何？”极画关胜，精神意思都有。二人答道：“并听将令。”极画关胜。○写得被擒之后，其威令犹行于下如此。又只是四个字，妙妙。关胜道：“无面还京，愿赐早死！”宋江道：“何故发此言？将军倘蒙不弃微贱，可以一同替天行道；若是不肯，不敢苦留，只今便送回京。”语语投其性之所近，定计如此，真是妙绝。○吴用所定计，直至此处方毕。【眉批】直至此语皆是吴用所定计。关胜道：“人称忠义宋公明，果然有之！人生世上，君知我报君，友知我报友。凿凿名论，可为厥祖义释曹公注脚。今日既已心动，愿住部下为一小卒。”今日既已心动，卓然纯臣之言。诚哉，“日在天上，心在人内”家法也。○说心动，便知其心之难动；彼自言心不动者，正转转心动之人耳。宋江大喜。当日一面设筵庆贺，一边使人招安逃窜败军，又得了五七千人马，军内有老幼者，随即给散银两，便放回家；一边差薛永赍书往蒲东搬取关胜老小，都不在话下。

宋江正饮宴间，默然想起卢员外、石秀陷在北京，潸然泪下。独不想起晁盖，何也？吴用道：“兄长不必忧心，吴用自有措置。只过今晚，来日再起军兵，去打大名，必然成事。”关胜便起身说道：“关某无可报答爱我之恩，人生除君亲而外，惟爱我之恩不可忘也。只一句，直提出乃祖云长全副心事来。○“爱我”二字，便櫟括上文吴用一篇定计，妙绝。愿为前部。”宋江大喜。次日早晨传令，就教宣赞、郝思文为

副，拨回旧有军马，便为前部先锋；其余原打大名头领不缺一个，添差李俊、张顺将带水战盔甲随去，为安道全也，非为索超也。若诱索超之用之，则所以自掩其笔迹也。以次再望大名进发。

这里却说梁中书在城中，正与索超起病饮酒。是日，日无晶光，朔风乱吼，三句写得索超跌顿有法，雪天穿插无痕。只见探马报道：“关胜、宣赞、郝思文并众军马俱被宋江捉去，已入伙了！梁山泊军马见今又到！”梁中书听得，唬得目瞪口呆，杯翻箸落。只见索超禀道：“前都中贼冷箭，今番定复此仇！”梁中书便斟热酒，立赏索超，便捷之甚。教：“快引本部人马出城迎敌！”李成、闻达随后调军接应。其时正是仲冬天气，连日大风，天地变色，马蹄冰合，铁甲如水。索超出席提斧，直至飞虎峪下寨。写得竟是一首绝妙《饮马长城窟行》，真正绝妙好辞。

次日，宋江引前部吕方、郭盛上高阜处看关胜厮杀。三通战鼓罢，这里关胜出阵，对面索超出马。当时索超见了关胜，却不认得。是新起病人，妙。随征军卒说道：“这个来的便是新背反的大刀关胜。”索超听了，并不打话，直抢过来，径奔关胜。关胜也拍马舞刀来迎。两人斗无十合，李成却在中军看见索超战关胜不下，自舞双刀出阵，夹攻关胜。写关胜。这边宣赞、郝思文见了，各持兵器，前来助战。五骑马搅做一块。写宣赞、郝思文。宋江在高阜看见，鞭梢一指，大军卷杀过去。李成军马大败亏输，连夜退入城去。宋江催兵直抵城下扎住营寨。

次日彤云压城^[4]，天惨地裂，索超独引一支军马出城冲突。只“雪天”二字，一路渐次写来，真若《北风图》，对之欲寒也。○写索超极其精神。吴用见了，便教军校迎敌戏战：他若追来，乘势便退。因此，索超得了一阵，欢喜入城。好。当晚云势越重，风色越紧。吴用出帐看时，却早成团打滚，降下一天大雪。凡三写欲雪之势，至此方写出雪来，妙笔。○俗本都讹。吴用便差步军去大名城外靠山边河路狭处掘成陷坑，上用土盖。那雪降了一夜，平明看时，约已没过马膝。写索超极其精神，写雪亦极其精神。

却说索超策马上城，望见宋江军马各有惧色，东西策立不定，当下便点三百军马蓦地冲出城来。宋江军马四散奔波而走，却教水军头领李俊、张顺身披软战，勒马横枪，前来迎敌。却才与索超交马，弃枪便走，特引索超奔陷坑边来。索超是个性急的，那里照顾？那里一边是路，一边是涧。李俊弃马跳入涧中，向着前面，口里叫道：“宋公明哥哥快走！”妙绝，真乃戏战也。索超听了，不顾身体，飞马撞过阵来。

山背后一声炮响，索超连人和马掀将下去，后面伏兵齐起。这索超便有三头六臂，也须七损八伤。正是：

烂银深盖藏圈套，
碎玉平铺作陷坑。

毕竟急先锋索超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玄孙：泛指远孙。

[2] 把细：小心，仔细。

[3] 软战：没配头盔、铠甲的战袍。

[4] 彤云：指下雪前密布的浓云。

第六十四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

盖至是而宋江成于反矣，大书背疮以著其罪，盖亦用韩信相君之背字法也。独怪耐庵之恶宋江如是，而后世之人犹务欲以“忠义”予之，则岂非耐庵作书为君子春秋之志，而后人之颠倒肆言，为小人无忌惮之心哉！有世道人心之责者，于其是非可不察乎？

宋江之反始于私放晁盖也。晁盖走而宋江之毒生，晁盖死而宋江之毒成。至是而大书宋江疽发于背者，殆言宋江反状至是乃见，而实宋江必反之志不始于今日也。观晁盖梦告之言，与宋江私放之言，乃至不差一字，是作者不费一辞，而笔法已极严矣。

打大名一来一去，又一来又一去，极文家伸缩变化之妙。

前文一打祝家庄，二打祝家庄，正到苦战之后，忽然一变，变出解珍、解宝一段文字，可谓奇幻之极。此又一打大名府，二打大名府，正到苦战之后，忽然一变，变出张旺、孙五一段文字，又复奇幻之极也。

世之读者殊不觉其为一副炉锤，而不知此实一样章法也。

写张顺请安道全，忽然横斜生出截江鬼张旺一段情事，奇矣！却又于其中间再生出瘦后生孙五一段情事。文心如江流漩渚，真是通身不定。

梁山泊之金拟聘安太医，却送截江鬼，一可骇也。半夜劫金，半夜宿娼，而送金之人与应受金之人同在一室，二可骇也。欲聘太医而已无金，太医既来而金如故，截江小船却作寄金之处，三可骇也。江心结冤，江心报复；虽一遇于巧奴房里，再遇于定六门前，而必不得及，四可骇也。板刀尚在，血迹未干，而冤头债脚疾如反掌；前日一条缆索，今日一条缆索，遂至丝毫不爽，五可骇也。孙五发科，孙五解缆，孙五放船，及至事成，孙五吃刀，孙五下水，不知为谁忙此半日，六可骇也。孙五先起恶心，孙五便先丧命；张旺虽若稍迟，毕竟不能独免；不知江底相逢，两人是笑是哭，七可骇也。不过一叶之舟，而忽然张旺、孙五二人，忽然张顺、张旺、孙五三人，忽然张旺一人，忽然张顺、安

道全、王定六、张旺四人，忽然张顺、安道全、王定六三人，忽然王定六一人，忽然无人。韦应物诗云：“野渡无人舟自横。”偏于此舟祸福倏忽如此，八可骇也。

却说宋江因这一场大雪，定出计策，擒了索超，其余军马都逃入城去，报说索超被擒。梁中书听得这个消息，不由他不慌，传令教众将只是坚守，不许出战。意欲便杀卢俊义、石秀，又恐激恼了宋江，朝廷急无兵马救应，其祸愈速；只得教监守着二人，再行申报京师，听凭太师处分。先安顿一笔，便令下文宽然有馀，手法老到之极。

且说宋江到寨，中军帐上坐下，早有伏兵解索超到麾下。宋江见了大喜，喝退军健，亲解其缚，请入帐中，置酒相待，用好言抚慰道：“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此语不可说关胜，而可说索超。盖关胜忠义之子，索超位不出李成、闻达上也。若是将军不弃，愿求协助宋江，一同替天行道。”杨志向前另自叙礼，诉说别后相念，两人执手洒泪。事已到此，不得不服。写索超服，亦与关胜不同。○生出杨志来作一收绌，妙甚。宋江大喜，再教置酒帐中作贺。

次日商议打城，一连数日，急不得破，宋江闷闷不乐。是夜独坐帐中，忽然一阵冷风，刮得灯光如豆；风过处，灯影下，闪闪走出一人。宋江抬头看时，却是天王晁盖，写得怕人。欲进不进，叫道：“兄弟，你在这里做甚么？”妙绝妙绝，只一句，便将宋江不为报仇之罪直提出来。宋江吃了一惊，急起身问道：“哥哥从何而来？冤仇不曾报得，中心日夜不安；宋江不为晁盖报仇偏不用他人声罪，偏是宋江自责，可谓业镜台前，神识自首矣。又因连日有事，一向不曾致祭；不报仇已不可说，乃至不致祭，彼宋江之于晁盖，殆何如也？写得深文曲笔，妙不可言。○不报仇无明文，自晁盖死至此凡四卷，皆其文也。恐人读而不能明正其罪，故特于此写其自责，而又别添“不致祭”三字以重之，笔法真止妙绝。今日显灵，必有见责。”晁盖道：“兄弟不知，我与你心腹弟兄，我今特来救你。如今背上之事发了，【眉批】“背上之事”四字定罪分明。只除江南地灵星可免无事。兄弟曾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今不快走时，更待甚么？倘有疏失，如之奈何！休怨我不来救你。”句句用宋江私放晁盖语，乃至不换一句者，所以深明宋江背反之志，实自私放晁盖之日始也。宋江意欲再问明白，赶向前去说道：“哥哥，阴魂到此，望说真实！”晁盖道：“兄弟，你休要多说，只顾安排回去，不要缠障。我便去也。”句句用私放晁盖语，不少一句。宋江撒然觉来，却是南柯一梦。便请吴用来到中军帐中，宋江备述前梦。吴用

道：“既是天王显圣，不可不信其有。目今天寒地冻，军马亦难久住，正宜权且回山，守待冬尽春初，雪消冰解，那时再来打城，亦未为晚。”亦不全信天王，妙甚。一见宋江、吴用平日初未尝以天王为意，一则大军进退庶不同于儿戏也。宋江道：“军师之言虽是，只是卢员外和石秀兄弟陷在纆细，度日如年，只望我等弟兄来救。不争我们回去，诚恐这厮们害他性命。此事进退两难，如之奈何？”当夜计议不定。

次日，只见宋江神思疲倦，身体发热，头如斧劈，一卧不起。众头领都到帐中看视。宋江道：“我只觉背上好生热疼。”众人看时，只见鳖子一般红肿起来^[1]。大书背疮，以明宋江反状已见，盖深恶之之笔也。吴用道：“此疾非痈即疽。吾看方书^[2]，绿豆粉可以护心，毒气不能侵犯。快觅此物，安排与哥哥吃。得此一句安放，便令建康往还有馀。只是大军所压之地，急切无有医人！”用一跌法，跌出张顺。只见浪里白条张顺说道：“小弟旧在浔阳江时，因母得患背疾，百药不能得治，后请得建康府安道全，手到病除，自此小弟感他恩德，但得些银两，便着人送去谢他。书此一以表张顺生平，一以见道全必来，且令杀人不愁出首也。今见兄长如此病症，只除非是此人医得。只是此去东途路远，急速不能便到。为哥哥的事，只得星夜前去。”吴用道：“兄长梦晁天王所言：‘百日之灾，则除江南地灵星可治。’莫非正应此人？”宋江道：“兄弟，你若有这个人，快与我去，休辞生受；只以义气为重，星夜去请此人，救我一命！”极丑之语，可谓平生奸伪，病见真性矣。○晁盖之仇，独不以义气为重何也？作者下此等句，皆是反衬法衬出宋江之恶来。吴用教取蒜金条一百两与医人，便生出截江鬼一段文字来。再将三二十两碎银作盘缠，分付张顺：“只今便行，好歹定要和他同来，便生出李巧奴一段文字来。切勿有误。我今拔寨回山，和他山寨里相会。分付细到。兄弟是必作急快来！”张顺别了众人，背上包裹，望前便去。

且说军师吴用传令诸将：“火速收军，罢战回山。车子上载了宋江，只今连夜起发。大名府内，曾经我伏兵之计，只猜我又诱他，定是不敢来追。”两番退兵，前以迟，此以速，皆极兵家之用，写吴用真正妙才。一边吴用退兵。不题。

却说梁中书见报宋江兵又去了，正是不知何意，李成、闻达道：“吴用那厮诡计极多，只可坚守，不宜追赶。”不出所料。

话分两头。且说张顺要救宋江，连夜趲行，时值冬尽，无雨即雪，路上好生艰难。写景妙，自此一路都是风雪中事。张顺冒着风雪，舍命而行，独自一个奔至扬子江边，看那渡船时，并无一只，张顺只叫得

苦。先作一顿。没奈何，绕着江边又走，只见败苇折芦里面有些烟起，是写大江，是写风雪，是写渡船，是写薄暮，是写赶路人，妙妙。张顺叫道：“梢公，快把渡船来载我！”只见芦苇里簌簌地响，走出一个人来，先响，次人。○忽然生出一个人，文情奇变之极。头戴箬笠，身披蓑衣，问道：“客人要那里去？”张顺道：“我要渡江去建康府干事至紧，多与你些船钱，渡我则个。”那梢公道：“载你不妨，只是今日晚了，便过江去，也没歇处。你只在我船里歇了，到四更风静雪止，我却渡你过去，只要多出些船钱与我。”张顺道：“也说得是。”便与梢公钻入芦苇里来，见滩边缆着一只小船，篷底下一个瘦后生在那里向火。忽然又生出一个人，文情奇变之极。

梢公扶张顺下船，走入舱里，把身上湿衣裳脱下来，叫那小后生就火上烘焙。看他两个便似世间好兄弟好朋友相似，何等情义真切。○叹今世间之好兄弟好朋友，其情义真切，亦只是此两个。张顺自打开衣包，取出绵被，和身一卷，倒在舱里，叫梢公道：“这里有酒卖么？买些来吃也好。”下船便开包，开包便取被，取被便卧倒，卧倒方问酒，活画风雪，活画薄暮，活画辛苦，活画船里歇了。梢公道：“酒却没买处，要饭便吃一碗。”张顺再坐起来，吃了一碗饭，放倒头便睡。未吃晚饭，先已睡倒；再坐起来吃了晚饭，便又睡倒。写张顺连日辛苦如画，便令下文便于捆缚。一来连日辛苦，二来十分托大，初更左侧，不觉睡着。那瘦后生一头双手向着火盆，画也画不出。一头把嘴努着张顺，一头口里轻轻叫那梢公画也画不出，妙绝。道：“大哥，你见么？”偏先是瘦后生发科，令我悲叹。梢公盘将来，去头边只一捏，觉道是金帛之物，把手摇道：“你去把船放开，去江心里下手不迟。”反叫他把船放开，不知下手那个，令我悲叹。那后生推开篷，一句一画。跳上岸，一句一画。解了缆，一句一画。跳上船，一句一画。把竹篙点开，一句一画。搭下橹，一句一画，妙绝。咿咿哑哑地摇出江心里来。不知为谁出力？不知把谁下手？可叹可叹。梢公在船舱里取缆船索，缆船索妙。○此回皆极写眼前果报也。轻轻地把张顺捆缚做一块，便去船梢艙板底下取出板刀来^[3]。读至此句，令我忽然想着夜闹浔阳，不觉失笑。○读至夜闹浔阳，则替宋江担忧；读至此回，又替张顺担忧。人生百年，安得不老哉！

张顺却好觉来，双手被缚，挣挫不得。梢公手拿板刀，按在他身上。张顺告道：只四字直反衬出夜闹浔阳一篇文字来。至人有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四字，遂可为其注脚也。“好汉！你饶我性命，都把金子与你！”梢公道：“金子也要，你的性命也要！”笔势奇险，使

人吃惊。张顺连声叫道：“你只教我囫囵死，冤魂便不来缠你！”上梢公语险极，此张顺语捷极。梢公道：“这个却使得！”又恶知其使不得哉。放下板刀，把张顺扑通的丢下水去。那梢公便去打开包来看时，见了许多金银，倒吃一吓；妙绝妙绝。把眉头只一皱，妙绝妙绝。便叫那瘦后生道：“五哥进来，和你说话。”妙绝妙绝。○陡然又蹴起一番波澜，大奇大奇。○写人险恶真有如此，可畏可恨。那人钻入舱里来，被梢公一手揪住，一刀落时，砍得伶仃^[4]，推下水去。大奇大奇。○是他发科，是他放船，是他吃刀下水，然则人又何乐而为恶哉？梢公打并了船中血迹，自摇船去了。

却说张顺是个水底下伏得三五夜的人，一时被推下去，就江底咬断索子，赴水过南岸时，见树林中隐隐有些灯光。张顺爬上岸，水绿绿地转入林子里看时，却是一个村酒店，半夜里起来醉酒^[5]，破壁缝透出火来。如画。张顺叫开门时，见个老丈，纳头便拜。老丈道：“你莫不是江中被人劫了，跳水逃命的么？”张顺道：“实不相瞒老丈，小人从山东来，要去建康府干事，晚来隔江觅船，不想撞着两个歹人，把小子应有衣服金银尽都劫了，窜入江中。小人却会赴水，逃得性命。公公救度则个！”

老丈见说，领张顺入后屋中，把个衲头与他替下湿衣服来烘^[6]，是一番脱换。烫些热酒与他吃。是一番相待。○写王家子父有次第，有轻重。老丈道：“汉子，你姓甚么？山东人来这里干何事？”口口只问山东，有路数人。张顺道：“小人姓张。建康府安太医是我兄弟，特来探望他。”老丈道：“你从山东来，曾经梁山泊过？”由山东问至梁山泊。张顺道：“正从那里经过。”老丈道：“他山上宋头领，不劫来往客人，又不杀害人性命，只是替天行道？”由梁山泊问至宋头领。张顺道：“宋头领专以忠义为主，不害良民，只怪滥官污吏。”老丈道：“老汉听得说：宋江这伙，端的仁义，只是救贫济老，那里似我这里草贼！若待他来这里，百姓都快活，不吃这伙滥官污吏薅恼！”一段真乃妙笔妙舌，便有过望草贼之意。○非怪草贼之不能救贫济老，怪草贼之不能治彼滥官污吏也。张顺听罢道：“公公不要吃惊，小人便是浪里白条张顺。因为俺哥哥宋公明害背疮，教我将一百两黄金来请安道全。谁想托大，在船中睡着，被这两个贼男女缚了双手，撺下江里；被我咬断绳索，到得这里。”老丈道：“你既是那里好汉，我教儿子出来，和你相见。”梢公后忽然添出一人，老丈后亦忽然添出一人，都是出奇之笔。

不多时，后面走出一个瘦后生来，又一瘦后生，奇极妙极。看着张

顺便拜道：“小人久闻哥哥大名，只是无缘，不曾拜识。小人姓王，排行第六。因为走跳得快，人人都唤小人做活闪婆王定六^[4]。平生只好赴水使棒，多曾投师，不得传受，一拍便合，不费多墨。权在江边卖酒度日。却才哥哥被两个劫了的，小人都认得：一个是截江鬼张旺；那一个瘦后生却是华亭县人，唤做油里鳅孙五。亦还他名色。这两个男女时常在这江里劫人。哥哥放心，在此住几日，等这厮来吃酒，我与哥哥报仇。”张顺道：“感承哥哥好意。我为兄长宋公明，恨不得一日奔回寨里。只等天明，便入城去请了安太医，回来却相会。”当下王定六将自己一包新衣裳，都与张顺换了，又一番脱换。杀鸡置酒相待。又一番相待。不在话下。

次日天晴雪消，王定六再把十数两银子与张顺，且教入建康府来。张顺进得城中，径到槐桥下，看见安道全正门前货药。张顺进得门，看着安道全，纳头便拜。安道全看见张顺，便问道：“兄弟多年不见，甚么风吹得到此？”张顺随至里面，把这闹江州跟宋江上山的事一一告诉了；后说宋江见患背疮，特地来请神医，扬子江中险些儿送了性命，因此空手而来，都实诉了。安道全道：“若论宋公明，天下义士，去医好他最是要紧。只一句表出安道全。只是拙妇亡过，四字妙，便已伏巧奴之亲热，出门之便捷也。家中别无亲人，离远不得，以此难出。”张顺苦苦求告：“若是兄长推却不去，张顺也不回山！”安道全道：“再作商议。”张顺百般哀告，安道全方才应允。

原来安道全新和建康府一个烟花娼妓唤做李巧奴时常往来，正是打得火热。无端又生出一段事来，可谓文随手变。当晚就带张顺同去他家，安排酒吃。李巧奴拜张顺为叔叔。此句不写巧奴之视张顺如亲，正写道全之视巧奴如室也。三杯五盏，酒至半酣，安道全对巧奴说道：“我今晚就你这里宿歇，明日早，和这兄弟去山东地面走一遭。多只是一个月，少是二十馀日，便回来看你。”丑语。那李巧奴道：“我却不要你去，丑语。你若不依我口，再也休上我门！”丑语。○悉与下有人敲门后一段对读。安道全道：“我药囊都已收拾了，只要动身，明日便走。你且宽心，我便去也不到得担阁。”李巧奴撒娇撒痴^[8]，倒在安道全怀里，说道：“你若还不念我，句。去了，句。我只咒得你肉片片儿飞！”写得无丑不备。张顺听了这话，恨不得一口水吞了这婆娘。先伏一句。看看天色晚了，安道全大醉倒了，搀去巧奴房里，睡在床上。巧奴却来发付张顺，道：“你自归去，我家又没睡处。”先来发遣，以为门首小房之地；小房里歇，以为张见张旺之地。不然，太医高亲，岂可撇之门首？不在门首，如何却得报仇哉？布笔都是一副心血算出。张顺

道：“我待哥哥酒醒同去。”巧奴发遣他不动，只得安他在门首小房里歇。笔墨曲折，情事团凑。

张顺心中忧煎，那里睡得着。睡得着便生出事来，睡不着又生出事来，妙绝。初更时分，有人敲门，奇。○你若不依我口，再也休上我门；此人却来敲门，定是依得他口者也。可叹可笑。张顺在壁缝里张时，只见一个人闪将入来，便与虔婆说话。如画绝倒。那婆子问道：“你许多时不来，却在那里？今晚太医醉倒在房里，却怎生奈何？”那人道：“我有十两金子，即以太医金子来与太医争光，绝倒。送与姐姐打些钗钏^[9]。老娘怎地做个方便，教他和我厮会则个。”虔婆道：“你只在我房里，我叫女儿来。”张顺在灯影下张时，却正是截江鬼张旺。写得冤家路窄，盖真有之。近来这厮，但是江中寻得些财，便来他家使。张顺见了，按不住火起；再细听时，只见虔婆安排酒食在房里，叫巧奴相伴张旺。真乃无丑不备，写之污纸，言之污颊。张顺本待要抢入去，却又怕弄坏了事，走了这贼。约莫三更时分，厨下两个使唤的也醉了；如画。○偏是此等人无夜不醉，是以君子义不欲醉也。虔婆东倒西歪，却在灯前打醉眼子^[10]。如画。张顺悄悄开了房门，蹇到厨下，见一把厨刀油晃晃放在灶上；“油晃晃”只三字，便活写出娼妓人家厨下。俗本误作“明晃晃”，便少却多少色泽，且与下文口卷不合也。看这婆婆倒在侧首板凳上，张顺走将入来，拿起厨刀，先杀了虔婆；要杀使唤的时，原来厨刀不甚快，砍了一个人，刀口早卷了。是厨刀。○亦作一顿。那两个正待要叫，却好一把劈柴斧正在手边，便捷。○一顿便起，笔力跳动。绰起来一斧一个，砍杀了。房中婆娘听得，慌忙开门，正迎着张顺，张顺进去，不如小婆娘出来，其法可想。手起斧落，劈胸膛砍翻在地。张旺灯影下见砍翻婆娘，推开后窗，跳墙走了。又作一纵，大奇大奇。○瘦后生偏随手了事，截江鬼偏到此又脱，一快一迟都妙。张顺懊恼无及，忽然想着武松自述之事，随即割下衣襟，蘸血去粉墙上写道：“杀人者，我安道全也！”忽然想着武松旧事，忽然偷用武松文法，而其实与武松一字不同。何则？武松是自认，张顺是推人，只是题目不同，便令一篇都变也。一连写了数十处。亦与武松变。○自认只一而已足，陷人多多为益善也。

捱到五更将明，只听得安道全在房中酒醒，便叫：“我那人。”丑。○只如此称唤，岂复肯去山东者哉！张顺道：“哥哥不要做声，我教你看你那人！”我那人，你那人，接口成趣。安道全起来，看见四个死尸，吓得浑身麻木，颤做一团。张顺道：“哥哥，你再看你写的么？”“你写的”三字，妙幻之极。安道全道：“你苦了我也！”张顺

道：“只有两条路从你行：若是声张起来，我自走了，哥哥却用去偿命；若还你要没事，家中取了药囊，拙妻早已亡过。连夜径上梁山泊，救我哥哥。这两件，随你行！”安道全道：“兄弟！你忒这般短命见识！”

趁天未明，张顺卷了盘缠，同安道全回家，开锁推门，是无家之人。取了药囊；出城来，径到王定六酒店里。王定六接着，说道：“昨日张旺从这里走过，可惜不遇见哥哥。”文字忽然穿到有人敲门之前，奇妙不可言。张顺道：“我也曾遇见那厮，可惜措手不及。正是要干大事，那里且报小仇。”写张顺不必杀张旺，所以深表张顺也。说言未了，王定六报道：“张旺那厮来也！”惜其去，报其来，斗文紧簇，亦写冤家路窄。张顺道：“且不要惊他，看他投那里去！”妙妙，偏不在巧儿房中，偏不在定六门前。只见张旺去滩头看船。王定六叫道：“张大哥，你留船来载我两个亲眷过去。”张旺道：“要趁船，快来！”王定六报与张顺，张顺道：“安兄，你可借衣服与小弟穿，小弟衣裳却换与兄长穿了，才去趁船。”写张顺分外细慎，不似张横。安道全道：“此是何意？”张顺道：“自有主张，兄长莫问。”安道全脱下衣服与张顺换穿了；张顺戴上头巾，遮尘暖笠影身；妙。王定六背了药囊。走到船边，张旺拢船傍岸，三个人上船。张顺爬入后梢，揭起艚板，板刀尚在；悄然拿了，再入船舱里。只“板刀尚在”四字，写得果报森然，令人不寒而栗。○不必用板刀也，而亦必拿过，见其细慎之至也。

张旺把船摇开，咿哑之声，又到江心里面。妙，果报可畏如此。张顺脱去上盖，不欲污道全之服也，写得色色细慎过人。叫一声“梢公快来！你看船舱里有血迹！”妙妙，即用前“血迹”字，然在张顺口中只是无意而合。张旺道：“客人休要取笑。”一头说，一头钻入舱里来，被张顺胳膊地揪住，喝一声：“强贼！认得前日雪天趁船的客人么！”读之快活之甚，松颍之甚，千古恶人看样。张旺看了，做声不得。张顺喝道：“你这厮谋了我一百两黄金，又要害我性命！你那个瘦后生那里去了？”要问。张旺道：“好汉，小人金子多了，怕他要分，我便少了，妙语绝倒。此即臧文仲窃位注脚，自古至今，无不尔尔，莫单笑截江鬼也。因此杀死，摔入江里去了。”本领既大，心计转粗，不至于是止也。张顺道：“你这强贼！老爷生在浔阳江边，长在小孤山下，做卖鱼牙子，天下传名！只因闹了江州，占住梁山泊里，随从宋公明纵横天下，谁不惧我！雄文骇俗，读之起舞。你这厮漏我下船，缚住双手，摔下江心，不是我会识水时，却不送了性命！今日冤仇相见，饶你不得！”就势只一拖，提在船舱中，取缆船索把手脚四马攒蹄捆缚做一

块，亦是缆船索，写得果报可畏。看着那扬子大江，直撺下去，写得果报可畏。喝一声道：“也免了你一刀！”写得果报可畏。王定六看了，十分叹息。四字妙绝，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不多一分，不少一寸。十分叹息，良有以也。张顺就船内搜出前日金子并零碎银两，银则犹是也，金少十两矣。都收拾包裹里，三人棹船到岸，对王定六道：“贤弟恩义，生死难忘！你若不弃，便可同父亲收拾起酒店，赶上梁山泊来，一同归顺大义，未知你心下如何？”王定六道：“哥哥所言，正合小弟之心。”说罢分别。张顺和安道全换转衣服，就北岸上路。色色细备，一笔不漏。王定六作辞二人，复上小船，自摇回家，本是山泊金子，欲送安太医，却送截江鬼，乃未几而仍归山泊者，安太医不得有，截江鬼又不得有也。本是截江鬼小船，乃截江鬼与瘦后生摇却半世，截江鬼又独摇数日，至是却属王定六摇归者，瘦后生不复在，截江鬼亦不复在也。嗟乎！观于此，而人犹不义命自安，纷纷妄求，不亦大哀也哉！收拾行李赶来。

且说张顺与同安道全上得北岸，背了药囊，移身便走。那安道全是文墨的人，不会走路，行不得三十馀里，早走不动。行文至此，已属馀尾，却忽作一顿。张顺请入村店，买酒相待。正吃之间，只见外面一个客人走到面前，叫声：“兄弟，如何这般迟误！”张顺看时，却是神行太保戴宗妙绝妙绝，又妙于道全之速去，又妙于定六之迟来。扮做客人赶来。张顺慌忙教与安道全相见了，便问宋公明哥哥消息。戴宗道：“目今宋哥哥神思昏迷，水米不进，看看待死！”张顺闻言，泪如雨下。写张顺。安道全问道：“皮肉血色如何？”便似医人声口。戴宗答道：“肌肤憔悴，终夜叫唤，疼痛不止，性命早晚难保！”安道全道：“若是皮肉身体得知疼痛，便可医治。只怕误了日期。”一句趲入。戴宗道：“这个容易。”取两个甲马，拴在安道全腿上。戴宗自背了药囊，妙。○前若便用此法，何以有扬子江心一案？今若不用此法，何以使背疮不误日期？故知一笔一画，皆有其故也。分付张顺：“你自慢来，我同太医前去。”两个离了村店，作起神行法，先去了。只用一字，忽结太医，却颺下张顺作馀波。

且说这张顺在本处村店里一连安歇了两三日，只见王定六背了包裹，同父亲果然过来。不更生头，顺笔带下，妙甚。张顺接见，心中大喜，说道：“我专在此等你。”王定六大惊道：“哥哥何由得还在这里？那安太医何在？”写王定六。张顺道：“神行太保戴宗接来迎着，已和他先行去了。”王定六却和张顺并父亲一同起身，投梁山泊来。

且说戴宗引着安道全，作起神行法，连夜赶到梁山泊。寨中大小头领接着，拥到宋江卧榻内，只一“拥”字，直画出众人情义来。就床上看时，口内一丝两气^[1]。安道全先诊了脉息，说道：“众头领休慌，脉体无事。身躯虽是沉重，大体不妨。不是安某说口，只十日之间，便要复旧。”众人见说，一齐便拜。安道全先把艾焙引出毒气，然后用药：外使敷贴之饵，内用长托之剂^[2]。并治法皆详写。五日之间，渐渐皮肤红白，肉体滋润。不过十日，虽然疮口未完，却得饮食如旧。只见张顺引着王定六父子二人，拜见宋江并众头领，诉说江中被劫，水上报冤之事，众皆称叹：“险不误了兄长之患！”

宋江才得病好，便又对众洒泪，商量要打大名，救取卢员外、石秀。看他“洒泪”二字，可谓丑极。仍不为晁天王报仇洒泪，故恶之也。安道全谏道：“将军疮口未完，不可轻动，动则急难痊可。”吴用道：“不劳兄长挂心，只顾自己将息，调理体中元气。吴用虽然不才，只就目今春初时候，定要打破大名城池，救取卢员外、石秀二人性命，擒拿淫妇奸夫，以满兄长报仇之意。”宋江道：“若得军师真报此仇，宋江虽死瞑目！”大书宋江甘心为卢员外报仇，以正其弑晁盖之罪也。吴用便就忠义堂上传令。有分教：

大名城内，变成火窟枪林；
留守司前，翻作尸山血海。

正是：

谈笑鬼神皆丧胆，
指挥豪杰尽倾心。

毕竟军师吴用怎地去打大名，且听下回分解。

[1] 鑿子：一种金属制成烙饼的器具，平面圆形，底盘中心稍凸。

[2] 方书：医书。

[3] 船稍：船尾。

[4] 伶俐：形容摇摆晃动的样子。

[5] 酹（zhà）酒：滤酒。酹，同“榨”。

[6] 衲头：补缀过的衣服。指破旧的衣服。

[7] 活闪婆：神话中的电母。

[8] 撒娇撒痴：做出娇憨的姿态。

[9] 钗钿（huán）：钗簪与耳环。泛指首饰。

[10] 打醉眼子：因酒醉而打瞌睡。

[11] 一丝两气：犹奄奄一息。形容生命垂危。

[12] 长托之剂：中医常用于外科疾病中期治疗的一种方剂。长，指生肌长肉；托，指托之向外。

第六十五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吾友斫山先生尝向吾夸京中口技，言：“是日宾客大会。于厅事之东北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众宾既团揖坐定，少顷，但闻屏障中抚尺二下，满堂寂然，无敢哗者。遥遥闻深巷犬吠声，甚久，忽耳畔鸣金一声，便有妇人惊觉欠伸，摇其夫，语猥亵事。夫呖语，初不甚应，妇摇之不止，则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响。既而儿醒，大啼。夫令妇与儿乳；儿含乳啼，妇拍而鸣之。夫起溺，妇亦抱儿起溺。床上又一大儿醒。狺狺不止。当是时，妇手拍儿声，口中鸣声，儿含乳啼声，大儿初醒声，床声，夫叱大儿声，溺瓶中声，溺桶中声，一齐凑发，众妙毕备。满座宾客无不伸颈侧目，微笑默叹，以为妙绝也。既而夫上床寝，妇又呼大儿溺毕，都上床寝，小儿亦渐欲睡。夫齁声起，妇拍儿亦渐拍渐止。微闻有鼠作作索索，盆器倾侧，妇梦中咳嗽之声。宾客意少舒，稍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妇亦起大呼，两儿齐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儿哭，百千狗吠。中间力拉崩倒之声，火爆声，呼呼风声，百千齐作；又夹百千求救声，曳屋许许声，抢夺声，泼水声，凡所应有，无所不有。虽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处也。于是宾客无不变色离席，奋袖出臂，两股战战，几欲先走。而忽然抚尺一下，群响毕绝。撤屏视之，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如故。盖久之久之，犹满堂寂然，宾客无敢先哗者也。”吾当时闻其言，意颇不信，笑谓先生：“此自是卿粲花之论耳，世岂真有是技？”维时先生亦笑谓吾：“岂惟卿不得信，实惟吾犹至今不信耳！”今日读“火烧翠云楼”一篇，而深叹先生未尝吾欺，世固真有是绝异非常之技也。

调拨时，一人一令；及乎动手，却各各变换，不必尽不同，不必尽同。无他，世固无印板厮杀，不但无印板文字也。

调拨作两半写，点逗亦作两半写，城里众人发作亦作两半写，城中大军策应亦作两半写，又是一样绝奇之格。

写梁山泊调拨劫城一大篇后，却写梁中书调拨放灯一小篇；写梁中书两头奔走一大篇后，却写李固、贾氏两头奔走一小篇。使人读之，真欲绝倒。

话说吴用对宋江道：“今日幸喜得兄长无事，又得安太医在寨中看视贵疾，此是梁山泊万千之幸。比及兄长卧病之时，小生累累使人去大名探听消息，补文中之所无，好笔。梁中书昼夜忧惊，只恐俺军马临城。又使人直往大名城里城外市井去处遍贴无头告示，晓谕居民勿得疑虑：冤各有头，债各有主；大军到郡，自有对头。因此，梁中书越怀鬼胎。又补一事。○并告示都补出来。又闻蔡太师见说降了关胜，天子之前更不敢提，只是主张招安，大家无事，因累累寄书与梁中书，教且留卢俊义、石秀二人性命，好做手脚。”再补一事，其文愈足。宋江见说，便要催趲军马下山去打大名。吴用道：“即今冬尽春初，早晚元宵节近。大名年例大张灯火。我欲乘此机会，先令城中埋伏，外面驱兵大进，里应外合，可以破之。”宋江道：“此计大妙！便请军师发落。”吴用道：“为头最要紧的是城中放火为号。你众弟兄中谁敢与我去城中放火？”只见阶下走过一人道：“小弟愿往。”众人看时，却是鼓上蚤时迁。时迁道：“小弟幼年曾到大名，城内有座楼，唤做翠云楼，楼上楼下大小有百十个阁子，眼见得元宵之夜必然喧哄。小弟潜地入城，到得元宵节夜，只盘去翠云楼上，放起火来为号，军师可自调遣人马入来。”吴用道：“我心正待如此。你明日天晓先下山去，只在元宵夜一更时候，楼上放起火来，若依将令，放火当在一更；及后叙事，乃入二更有馀，皆极情事之妙。便是你的功劳。”时迁应允，得令去了。第一日只拨一人。

吴用次日次日。却调解珍、解宝次日第一调。【眉批】调拨之前半截。扮做猎户，去大名城内官员府里献纳野味；正月十五日晚间，只见火起为号，便去留守司前截住报事官兵。若依将令，应截报事官兵；及后叙事，乃截中书回马，都妙。两个得令去了。两个、三个去了。再调杜迁、宋万第二调。扮做柴米客人，推辆车子，去城中宿歇；元宵夜，只看号火起时，却来先夺东门。只一东门，凡用两队人内外双夺，妙绝妙绝，真可谓万全之策矣。○此一队内夺东门。两个得令去了。四个、五个去了。再调孔明、孔亮第三调。扮做仆者，去大名城内闹市里房檐下宿歇，只看楼前火起，便要往来接应。定不可少，妙妙。○依将令，本是仆者；后叙事，却扮乞丐。都妙。两个得令去了。六个、七个去了。再调李应、史进第四调。扮做客人，去大名东门外安歇；只看城中号火起时，先斩把门军士，夺下东门，好做出路。此一队外夺东门。两

个得令去了。八个、九个去了。再调鲁智深、武松第五调。扮做行脚僧，前去大名城外庵院挂搭，只看城中号火起时，便去南门外截住大军，勾。冲击去路。便料定他去路，妙妙。两个得令去了。十个、十一个去了。再调邹渊、邹润第六调。扮做卖灯客人，直往大名城中寻客店安歇；只看楼中火起，便去司狱司前策应。第一紧着，妙妙。○司狱司是一篇大书正经题目，却怪其只拨一人；及读至叙事文中，始知孔明、孔亮、柴进、乐和悉入狱来，方叹行文变化之妙也。若前幅如此调遣，后幅如此遵依，此所谓画样葫芦，何以谓之兵犹鬼神哉？两个得令去了。十二个、十三个去了。再调刘唐、杨雄第七调。扮做公人，直去大名州衙前宿歇；只看号火起时，便去截住一应报事人员，令他首尾不能救应。二解截司前兵，此截州前报兵，妙。两个得令去了。十四个、十五个去了。再调公孙胜先生第八调。扮做云游道人，却教凌振扮做道童跟着，将带风火、轰天等炮数百个，直去大名城内净处守待；只看号火起时施救。定不可少。○有此一拨，又添无数声势。两个得令去了。十六个、十七个去了。再调张顺跟随燕青第九调。从水门里入城，径奔卢员外家，单捉淫扫奸夫。上调劫城大军已毕，此二队独为卢家调出。○此队在卢家后门。再调王矮虎、孙新、张青、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第十调。扮做三对村里夫妻，入城看灯，寻至卢俊义家中放火。此队来卢家门前。再调柴进带同乐和第十一调。扮做军官，直去蔡节级家中，要解救二人性命。此一队又独为蔡家调出。拉杂之中，极其详尽，妙绝妙绝。众头领俱各得令去了。十八个、十九个、二十个、二十一个、二十二个、二十三个、二十四个、二十五个、二十六个、二十七个去了。一路逐队结，此二队总结，章法不板。○第二日拨二十六人。

此是正月初头。不说梁山泊好汉依次各各下山进发。且说大名梁中书唤过李成、闻达、王太守等一干官员，商议放灯一事。商议，则非欲歇者矣。寇至而忧，寇退而乐，食肉之人，从来如此，可叹可笑。梁中书道：“年例城中大张灯火，庆贺元宵，与民同乐，全似东京体例；须知非学圣人也，学丈人也。如今被梁山泊贼人两次侵境，只恐放灯因而惹祸。下官意欲住歇放灯，你众官心下如何计议？”闻达便道：“想此贼人潜地退去，没头告示乱贴，此计是穷，必无主意，相公何必多虑？若还今年不放灯时，这厮们细作探知，必然被他耻笑。惜小耻成大辱，从来有此等计算。可以传下钧旨，晓示居民：比上年多设花灯，添扮社火，市心中添搭两座鳌山^[1]，照依东京体例，通宵不禁，十三至十七，放灯五夜。教府尹点视居民，勿令缺少；府尹第一节。相公亲自行春^[2]，务要与民同乐。相公第二节。闻某亲领一彪军马出城，去飞虎峪驻扎，以防贼人奸计；大刀第三节。再着李都监亲引铁马军，绕城巡逻，

勿令居民惊扰。”天王第四节。○议劫城者，一队一队调遣出来；议放灯者，亦一队一队分拨开去。写得真是绝倒。梁中书见说大喜。众官商议已定，随即出榜晓谕居民。

这北京大名府是河北头一个大郡，冲要去处^[3]。却有诸路买卖，云屯雾集，只听放灯，都来赶趁。只此一句，便知二十七人已一齐入得城来，妙笔高笔。在城坊隅巷陌，该管厢官每日点视，只得装扮社火，豪富之家催促悬挂花灯。第一段，催放灯火。○“只得”字、“催促”字，写尽放灯弊政，可笑。远者三二百里买，近者也过百十里之外，便有客商，年年将灯到城货卖。第二段，收买花灯。家家门前扎起灯棚，都要赛挂好灯，巧样烟火；户内缚起山棚^[4]，摆放五色屏风炮灯，四边都挂名人书画并奇异骨董玩器之物；在城大街小巷，家家都要点灯。第三段，扎缚灯棚。大名府留守司州桥边搭起一座鳌山，上面盘红、黄大龙两条，每片鳞甲上点灯一盏，口喷净水。去州桥河内周围上下点灯不计其数。铜佛寺前扎起一座鳌山，上面盘青龙一条，周回也有千百盏花灯。翠云楼前也扎起一座鳌山，上面盘着一条白龙，四面点火，不计其数。第四段，总叙三处鳌山。原来这座酒楼名贯河北，号为第一；上有三檐滴水，雕梁绣柱，极是造得好；楼上楼下有百十处阁子，终朝鼓乐喧天，每日笙歌聒耳。第五段，独详翠云楼一处。城中各处宫观寺院、佛殿法堂中，各设灯火，庆赏丰年。三瓦两舍更不必说。第六段，补叙城中无处无灯。

那梁山泊探细人得了这个消息，报上山来。吴用得知大喜，去对宋江说知备细。宋江便要亲自领兵去打大名。安道全谏曰：“将军疮口未完，切不可轻动；稍若怒气相侵，实难痊可。”吴用道：“小生替哥哥走一遭。”随即与铁面孔目裴宣点拨八路军马：第一队，上文一番分拨，只谓大军已行，不意隔二纸有馀，重复有此调遣，令人出自意外也。○分作二段，却二段各成大篇，奇绝之格。大刀关胜引领宣赞、郝思文为前部，镇三山黄信在后策应，前云黄信打死，此云黄信策应，更不言是假扮，真正高手妙笔。都是马军；又是一样调拨之法，真出奇无穷。○二十八个、二十九个、三十个、三十一一个。第二队，豹子头林冲引领马麟、邓飞为前部，小李广花荣在后策应，都是马军；三十二个、三十三个、三十四个、三十五个。第三队，双鞭呼延灼引领韩滔、彭玘为前部，病尉迟孙立在后策应，都是马军；三十六个、三十七个、三十八个、三十九个。第四队，霹雳火秦明引领欧鹏、燕青为前部，跳涧虎陈达在后策应，都是马军；四十个、四十一个、四十二个、四十三一个。○已上四队马军。第五队，调步军头领没遮拦穆弘将引杜兴、郑天寿；又

变一样调拨之法。○四十四个、四十五个、四十六个。第六队，步军头领黑旋风李逵将引李立、曹正；四十七个、四十八个、四十九个。第七队，步军头领插翅虎雷横将引施恩、穆春；五十个、五十一个、五十二个。第八队，步军头领混世魔王樊瑞，将引项充、李袞。五十三个、五十四个、五十五个。○已上四队步军。这八路马步军兵各自取路，即今便要起行，毋得时刻有误。正月十五日二更为期，都要到大名城下，马军、步军一齐进发。那八路人马依令下山。第一日拨一人，第二日拨二十六人，第三日拨二十八人，前后共拨五十五人，而为章法忽散、忽整、忽联、忽断，殊不见其累坠也。其馀头领尽跟宋江保守山寨。如此一番大战，而杨志、索超二人独不见调者，为梁中书受恩深处，不欲以负心教天下也，亦暗用云长义放曹公事。

且说时迁越墙入城，城中客店内却不着单身客人。斜插出地方紧急。他自白日在街上闲走，到晚来东岳庙神座底下安身。正月十三日，十三日，看他偏能逐日写。却在城中往来观看那搭缚灯棚，悬挂灯火。正看之间，只见解珍、解宝挑着野味，在城中往来观看；看他如此五十馀人，前既调遣一番，后又正叙一番，中间又能点逗一番。○点逗出解珍、解宝。【眉批】点逗之前半截。又撞见杜迁、宋万两个从瓦子里走将出来。点逗出杜迁、宋万。○点逗四人作一节。时迁当日先去翠云楼上打一个趂^[5]，只见孔明披着头发，身穿羊皮破衣，右手拄一条杖子，左手拿个碗，腌腌臢臢，在那里求乞，点逗出孔明。见了时迁，打抹他去背后说话。时迁道：“哥哥，你这般一个汉子，红红白白皮面，不像叫化的。城中做公的多，倘或被你看破，须误了大事。哥哥可以躲闪回避。”说不了，又见个丐者从墙边来，看时，却是孔亮。点逗出孔亮。时迁道：“哥哥，你又露出雪也似白面来，亦不像忍饥受饿的人。这般模样，必然决撒！”

却才道罢，背后两个人劈角儿揪住^[6]，喝道：“你们做得好事！”回头看时，却是杨雄、刘唐。点逗出杨雄、刘唐。时迁道：“你惊杀我也！”杨雄道：“都跟我来。”带去僻净处，埋怨道：“你三个好没分晓，却怎地在那里说话？倒是我两个看见；倘若被他眼明手快的公人看破，却不误了大事？我两个都已见了，弟兄们不必再上街去。”又从口中虚点馀人。孔明道：“邹渊、邹润昨日街上卖灯，鲁智深、武松已在城外庵里。再不必多说，又虚点出邹渊、邹润、鲁智深、武松。只顾临期各自行事。”点逗四人又作一节。五个说了，都出一个寺前。正撞见一个先生从寺里出来，众人抬头看时，却是入云龙公孙胜，背后凌振，扮作道童跟着。七个人都点头会意，各自去了。点逗出公孙胜、凌振。○

点逗二人又作一节。

看看相近上元。梁中书先令大刀闻达将引军马出城，去飞虎峪驻扎，以防贼寇。十四日，十四日。却令李天王李成亲引铁骑马军五百，全副披挂，绕城巡视。次日正是正月十五日，是日好生晴明，梁中书满心欢喜。自十三、十四写至十五；又自是日、是晚、初更写至二更，妙极妙极。未到黄昏，一轮明月却涌上来，照得六街三市熔作金银一片。灯光月光，只用六字写尽。士女挨肩叠背，烟火花炮比前越添得盛了。是放灯第三日语。是晚，晚。节级蔡福分付教兄弟蔡庆看守着大牢，“我自回家看看便来。”

方才进得家门，只见两个人闪将入来，前面那个军官打扮，后面仆者模样。灯光之下妙。看时，蔡福认得是小旋风柴进，后面的却不晓得是铁叫子乐和。若干人，有从十三日点逗者，有从十五日点逗者，有十三、十五两日都点逗者，笔法参差，墨气腾郁，总非恒手之所得有也。○将令在十五日，则十三、十四日犹闲甚也；将令在十五日之二更，则十五日之黄昏犹闲甚也。因其闲甚，而取若干人点逗一番；又因其闲甚，而取若干人再点逗一番。则其笔力横绝，诚有大过人者故也。○点逗出柴进、乐和。○不晓得是乐和，便已点出乐和矣，奇绝妙绝。蔡节级便请入里面去，见成杯盘，妙。随即管待。柴进道：“不必赐酒。在下到此，有件紧事相央。卢员外、石秀全得足下相觑，称谢难尽。今晚小子欲就大牢里，赶此元宵热闹，看望一遭。望你相烦引进，休得推却。”蔡福是个公人，早猜了八分；好。欲待不依，诚恐打破城池，都不见了好处，又陷了老小一家性命；只得担着血海的干系，便取些旧衣裳，教他两个换了，也扮做公人，换了巾帻，细。○却少不得。带柴进、乐和径奔牢中去了。

初更左右，初更。王矮虎、一丈青，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三对儿村里夫妻，乔乔画画装扮做乡村人⁴，挨在人丛里，便入东门去了；点逗出王矮虎、一丈青、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眉批】点逗之后半截。公孙胜带同凌振，挑着荆篓，去城隍庙里廊下坐地，公孙胜、凌振再见。这城隍庙只在州衙侧边。邹渊、邹润挑着灯在城中闲走；邹渊、邹润再见。杜迁、宋万各推一辆车子，径到梁中书衙前，闪在人闹处，杜迁、宋万再见。原来梁中书衙只在东门里大街住。刘唐、杨雄各提着水火棍，身边都自有暗器，来州桥上两边坐定；刘唐、杨雄再见。燕青领了张顺，自从水门里入城，静处埋伏。点逗出燕青、张顺。都不在话下。

不移时，楼上鼓打二更。二更。○看他已写至二更矣，偏能徐徐而引，不作急腔促板，真乃笔力过人。却说时迁挟着一个篮儿，里面都是硫磺、焰硝，放火的药头，篮儿上插朵闹蛾儿^[8]，趲入翠云楼后。走上楼去，时迁再见。○又写得如画。只见阁子内吹笙萧，动鼓板，掀云闹社，子弟们闹闹嚷嚷，都在楼上打哄赏灯。时迁上到楼上，只做卖闹蛾儿的，各处阁子里去看。撞见解珍、解宝，拖着钢叉，叉上挂着兔儿，在阁子前趲。已写至二更后，尚能以闲笔令解珍、解宝再见，真正笔力过人。时迁便道：“更次到了，怎生不见外面动掸？”偏作一顿。解珍道：“我两个方才在楼前，见探马过去，多管兵马到了。并不实写，只从口中渐渐传出，妙不可言。你只顾去行事。”

言犹未了，只见楼前都发起喊来，说道：“梁山泊军马到西门外了！”此已算实写，然亦只是众人口中传出，妙不可言。解珍分付时迁：“你自快去！我自去留守司前接应！”奔到留守司前，忽接此句，便卸却时迁，转去众人也。不然者，将令老鼠入牛角，更无转动处矣。行文不可不知此法。只见败残军马一齐奔入城来，说道：“闻大刀吃劫了寨也！省却一段大文字。梁山泊贼寇引军都到城下也！”此一发是实写，然亦只就口中传来，妙不可言也。○看他纯用虚笔，真是绝世奇文。李成正在城上巡逻，听见说了，飞马来到了留守司前，教点军兵，分付闭上城门，守护本州。

却说王太守亲引随从百余人，长枷铁锁，在街镇压；画出行春太守，笔法闲婉。听得报说这话，慌忙回留守司前。

却说梁中书正在衙前醉了闲坐，如画。○醉了闲坐，是二更已后。梁中书寇警在郊，而醉了闲坐，是蔡太师女婿梁中书也。初听报说，尚自不甚慌；活画文官行径。次后没半个更次，流星探马接连报来，吓得一言不吐，单叫：“备马！备马！”活画文官行径。说言未了，只见翠云楼上烈焰冲天，火光夺月，十分浩大。此是时迁功劳。○时迁虚写。

【眉批】城中发作之前半截。梁中书见了，急上得马，却待要去看时，第一段，要去看火。只见两条大汉，推两辆车子，放在当路，便去取碗挂的灯来，妙。望车子点着，随即火起。此是杜迁、宋万功劳。梁中书要出东门时，第二段，要出东门。两条大汉口称：“李应、史进在此！”手捻朴刀，大踏步杀来。把门官军吓得走了，手边的伤了十数个。李应、史进自外而入。杜迁、宋万却好接着出来，杜迁、宋万自内而出。四个合做一处，把住东门。调时分，此时合，文字变动，妙绝妙绝。

梁中书见不是头势，带领随行伴当飞奔南门。第三段，要出南门。南门传说道：妙妙。从东门走南门，而必至南门方知有寇，其于情事岂有当乎？只须传说便复回马，不必定至南门，妙绝妙绝。○下文中梁中书实夺南门而去，此却先写传说有贼，中路回马，不惟使仓卒奔波如画，兼令行文跌顿有法也。“一个胖大和尚轮动铁禅杖，一个虎面行者掣出双戒刀，发喊杀入城来！”鲁智深、武松虚写。梁中书回马，再到留守司前，第四段，再回司前。只见解珍、解宝手捻钢叉，在那里东冲西撞；本令截住报事人员，却反截住中书回府，文字变化得妙。急待回州衙，不敢近前。第五段，要至州衙。王太守却好过来，刘唐、杨雄两条水火棍齐下，打得脑浆迸流，眼珠突出，死于街前，虞候、押番各逃残生去了。本令截住报兵，却反打死太守，文字变化得妙。○若不变化，岂有印板厮杀哉！

梁中书急急回马奔西门，第六段，急奔西门。只听得城隍庙里火炮齐响，轰天震地。此是公孙胜、凌振功劳。○公孙胜、凌振亦虚写。邹渊、邹润手拿竹竿，只顾就房檐下放起火来；邹渊、邹润本令狱中策应，却先各处放火，文字段段变化，妙妙。南瓦子前，王矮虎、一丈青杀将过来；孙新、顾大嫂身边掣出暗器，就那里协助。铜佛寺前，张青、孙二娘入去，爬上鳌山，放起火来。已上写得拉杂之极，清出之极，迅疾之极，闲婉之极，绝世奇文，非眼所见。此时大名城内百姓黎民一个个鼠蹿狼奔，一家家神号鬼哭，四下里十数处火光亘天，四方不辨。

却说梁中书奔到西门，接着李成军兵，急到南门城上，第七段，再到南门。○看他三写南门，第一闻人传说，半路退转；第二奔到楼上，不敢出去；直至后第三，方夺路拚命而走，极文章跌顿之妙也。勒住马在鼓楼上看时，只见城下军马摆满，旗号写“大刀关胜”，火焰光中，抖擞精神，施逞骁勇；左有宣赞，右有郝思文，黄信在后催动人马，雁翅般横杀将来，已到门下。已下数队写得如火如荼，如霆如龙。○马军。

【眉批】城外策应之前半截。梁中书出不得城去，和李成躲至北门城下，第八段，躲至北门。望见火光明亮，军马不知其数，却是豹子头林冲跃马横枪，左有马麟，右有邓飞，花荣在后催动人马，飞奔将来。马军。再转东门，第九段，再转东门。一连火把丛中，只见没遮拦穆弘，左有杜兴，右有郑天寿，三筹好汉当先，手捻朴刀，引领一千余人，杀入城来。步军。梁中书径奔南门，舍命夺路而走。第十段，径夺南门而去。吊桥边火把齐明，只见黑旋风李逵，左有李立，右有曹正。李逵浑身脱剥，手搭双斧，从城濠里飞杀过来，李立、曹正一齐俱到。步军。

李成当先，杀开条血路，奔出城来，护着梁中书便走。只见左手下杀声震响，火把丛中，军马无数，却是双鞭呼延灼拍动坐下马，舞动手中鞭，径抢梁中书。马军。李成手举双刀，前来迎敌。那时李成无心恋战，拨马便走。左有韩滔，右有彭玘，两肋里撞来，孙立在后催动人马，并力杀来。正斗间，背后赶上小李广花荣，拈弓搭箭，射中李成副将，翻身落马。李成见了，飞马奔走。未及半箭之地，只见右手下锣鼓乱鸣，火光夺目，却是霹雳火秦明跃马舞棍，引着燕顺、欧鹏，背后陈达，又杀将来。李成浑身是血，且走且战，护着梁中书冲路而去。不曾写了，忽然一住，章法奇绝。

话分两头，却说城中之事。忽然顺笔带出城，忽然逆笔挽入城。杜迁、宋万去杀梁中书一门良贱，是一件事。【眉批】城中发作之后半截。刘唐、杨雄去杀王太守一家老小。是一件事。孔明、孔亮已从司狱司后墙爬将入去，二人在牢后，写得明画之极。邹渊、邹润却在司狱司前接住往来之人。二人在牢前，写得明画之极。大牢里柴进、乐和看见号火起了，便对蔡福、蔡庆道：“你弟兄两个见也不见？更待几时？”二人在牢中，写得明画之极。蔡庆在门边守时，邹渊，邹润早撞开牢门，大叫道：“梁中泊好汉全伙在此！好好送出卢员外、石秀哥哥来！”写牢前二人入来，迅疾之极。蔡庆慌忙报蔡福时，孔明、孔亮早从牢屋上跳将下来。写牢后二人入来，迅疾之极。不由他兄弟两个肯与不肯，柴进身边取出器械，便去开枷，放了卢俊义、石秀。写牢中二人发作，迅疾之极。○牢前人入来时，牢后人已跳下；牢后人跳下时，牢中人已动手。写得七手八脚，迅疾骇人，而又能清泚如画也。柴进说与蔡福：“你快跟我去家中保护老小！”一齐都出牢门来。邹渊、邹润接着，合做一处。二邹入来，牢里早已出来，只用“接着”二字，写尽一时骇疾。○已上是一件事。蔡福、蔡庆跟随柴进，来家中保全老小。是一件事。卢俊义将引石秀、孔明、孔亮、邹渊、邹润五个兄弟，径奔家中来捉李固、贾氏。

却说李固听得梁山泊好汉引军马入城，又见四下里火起，正在家中有些眼跳，绝倒。便和贾氏商量，收拾了一包金珠细软背了，便出门奔走。先出前门，次出后门，文字处处翻跌。只听得排门一带都倒，正不知多少人抢将入来。此是王矮虎、一丈青、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功劳。李固和贾氏慌忙回身，便望里面开了后门，蹚过墙边，径投河下来寻躲避处。写梁中书两头奔走后，忽写李固、贾氏两头奔走，读之叹其妙绝也。只见岸上张顺大叫：“那婆娘走那里去！”李固心慌，便跳下船中去躲。却待攒入舱里，又见一个人伸出手来，劈角儿揪住，喝

道：“李固！你认得我么？”百忙中写来。毕竟是燕小乙哥，妙人趣事。李固听得是燕青声音，慌忙叫道：“小乙哥！我不曾和你有甚冤仇，你休得揪我上岸！”你须与一个人有些冤仇耳。○燕青更不答话，可见骇疾之极。岸上张顺早把婆娘挟在肋下，拖到船边。张顺功劳。燕青拿了李固，燕青功劳。都望东门来了。已上是一件事。再说卢俊义奔到家中，不见了李固和那婆娘，明作一跌，妙妙。且叫众人把应有家私金银财宝都搬来装在车子上，往梁山泊给散。亦是一件事。

却说柴进和蔡福到家中收拾家资老小，同上山寨。蔡福道：“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残害。”表二蔡。柴进见说，便去寻军师吴用。比及寻着，吴用急传下号令去时，城中将及损伤一半。此等处却令人想宋江。当时天色大明，吴用、柴进在城内鸣金收军。众头领却接着卢员外并石秀，都到留守司相见，备说牢中多亏了蔡福、蔡庆弟兄两个看觑，已逃得残生。燕青、张顺早把这李固、贾氏解来。卢俊义见了，且教燕青监下，自行看管，听候发落。好。不在话下。

再说李成保护梁中书出城逃难，正撞着闻达领着败残军马回来，合兵一处，闻达头尾一见，妙笔高笔，非人所能也。【眉批】城外策应之后半截。投南便走。正走之间，前军发起喊来，却是混世魔王樊瑞，左有项充，右有李衮，三筹步军好汉舞动飞刀、飞枪，直杀将来；背后又是插翅虎雷横将引施恩、穆春，各引一千步军，前来截住退路。前文不曾写了，忽然一住，至此重接头绪，再作混战，章法奇绝。正是：

狱囚遇赦重回禁，
病客逢医又上床。

毕竟梁中书一行人马怎地结煞，且听下回分解。

[1] 鳌山：堆成巨鳌形状的灯山。

[2] 行春：谓官吏春日出巡。

[3] 冲要：指重要的地理位置或交通位置。

[4] 山棚：为庆祝节日而搭建的彩棚，其状如山高耸

[5] 打趂：泛指走动，进出。

[6] 劈角儿：犹劈头，当头。角，头顶两侧发束。

[7] 乔乔画画：乔装打扮。

[8] 闹蛾儿：古代一种头饰。剪丝绸或乌金纸为花或草虫之形。

第六十六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夫忠义堂第一座，固非宋江之所得据，亦非宋江之所得逊也。非所据而据之，名曰无耻；非所逊而逊之，亦名曰无耻。无耻之人，不惟不自惜，亦不为人惜。不自惜者，如前日宋江之欲据斯座，为李逵所不许是也；不惜人者，如今日宋江之欲逊斯座，为卢员外所不许是也。何也？盖无耻之人，其机械变诈，大要归归于必得斯座而后已；不惟其前日之据之为必欲得之，惟今日之逊之亦正其巧于必欲得之。夫其意而既已必欲得之，则是堂堂卢员外乃反为其所影借，以作自身飞腾之尺木也。此时为卢员外者，岂能甘之乎哉！或曰：宋江之据之也，意在于得斯座，诚有之矣；独何意知其逊之之亦欲得斯座乎？曰：忠义堂第一座，固非宋江之所得据，亦非宋江之所得逊也。使宋江而诚无意于得之，则夫天王有灵，誓箭在彼，亦听其人报仇立功自取之而已耳！自宋江有此一逊，而此座遂若己为宋江所有；此座己为宋江所有，然则后即有人报仇立功，其不敢与之争之，断断然也。此所谓机械变诈，无所用耻之尤甚者，故李逵番番大骂之也。

人即多疑，何至于疑关胜？吴用疑及关胜，则其无所不疑可知也。人即多疑，何至于疑李逵？宋江疑及李逵，则其无所不疑可知也。连书二人各有其疑，以著宋江、吴用之同恶共济也。

写李逵遇焦挺，令人读之油油然有好善之心，有谦抑之心，有不欺人之心，有不自薄之心。真好铁牛有此风流，真好耐庵有此笔墨矣！

打大名后，复不见有为天王报仇之心，便接水、火二将一篇，然则宋江之弑晁盖，不其信乎？

水、火二将文中，亦殊不肯草草，写来都能变换，不至令人意恶。

写关胜全是云长意思，不嫌于刻画优孟者，泱泱大书，期于无美不备。固不得以群芳竞吐，而独废牡丹；水陆毕陈，而反缺江瑶也。

话说当下梁中书、李成、闻达慌速合得败残军马，投南便走。正行

之间，又撞着两队伏兵，前后掩杀，李成、闻达护着梁中书并力死战，撞透重围，逃得性命，投西一直去了。樊瑞引项充、李袞追赶不上，自与雷横、施恩、穆春等同回大名府里听令。

再说军师吴用在城中传下将令，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救灭了火。梁中书、李成、闻达、王太守各家老小，杀的杀了，走的走了，也不来追究。只须如此。便把大名府库藏打开，应有金银宝物都装载上车；又开仓廩，将粮米俵济满城百姓了，馀者亦装载上车，将回梁山泊贮用；号令众头领人马都皆完备，把李固、贾氏钉在陷车内。将军马摆作三队，回梁山泊来，却叫戴宗先去报宋公明。

宋江会集诸将，下山迎接，都到忠义堂上。宋江见了卢俊义，纳头便拜，卢俊义慌忙答礼。宋江道：“宋江不揣，欲请员外上山同聚大义，不想却陷此难，几致倾送，寸心如割。皇天垂佑，今日再得相见！”卢俊义拜谢道：“上托兄长虎威，下感众头领义气，齐心并力，救拔贱体，肝脑涂地，难以报答！”便请蔡福、蔡庆拜见宋江，言说：“在下若非此二人，安得残生到此！”再补写二蔡。当下宋江要卢员外坐第一把交椅。第一把交椅既以之自据，又以之媚人。彼晁天王誓箭，竟安在哉？卢俊义大惊道：“卢某是何等人，敢为山寨之主？但得与兄长执鞭坠镫，做一小卒，报答救命之恩，实为万幸！”宋江再三拜请。卢俊义那里肯坐？只见李逵叫道：“哥哥偏不直性！快人快语，如镜如刀。前日肯坐坐了，今日又让别人！快人快语。这把鸟交椅便真个是金子做的？只管让来让去，快人快语。不要讨我杀将起来！”一发快人快语。宋江大喝道：“你这厮！”只三字妙绝，对此快人如镜，快语如刀，不得不心惊语塞也。卢俊义慌忙拜道：“若是兄长苦苦相让，着卢某安身不牢。”李逵又叫道：“若是哥哥做皇帝，卢员外做个丞相，我们今日都住在金殿里，也直得这般鸟乱；咄咄快绝。○又换出一副议论来，真乃令人闻所未闻。皇帝、丞相等语，前已曾两言之，至于今日愈出愈奇，铁牛真人中之宝也。无过只是水泊子里做个强盗，不如仍旧了罢！”句句令宋江惊死羞死，妙绝妙绝。宋江气得说话不出。写尽宋江。吴用劝道：“且教卢员外东边耳房安歇，宾客相待；等日后有功，却再让位。”宋江方才住了。只将誓箭轻轻一提，妙妙。此非吴用欲令宋江心死，正是吴用惟恐众人心动耳，先辩之。就叫燕青一处安歇，好。另拨房屋，叫蔡福、蔡庆安顿老小。好。关胜家眷，薛永已取到山寨。好。

宋江便叫大设筵宴，犒赏马、步、水三军，令大小头目并众喽啰军健，各自成团作队去吃酒。忠义堂上，设宴庆贺；大小头领，相谦相

让，饮酒作乐。卢俊义起身道：“淫妇奸夫，擒捉在此，听候发落。”宋江道：“我正忘了，叫他两个过来！”众军把陷车打开，拖出堂前，李固绑在左边将军柱上，贾氏绑在右边将军柱上。宋江道：“休问这厮罪恶，请员外自行发落。”卢俊义手拿短刀，自下堂来，大骂泼妇贼奴，就将二人割腹剜心，凌迟处死，抛弃尸首，上堂来拜谢众人。众头领尽皆作贺，称赞不已。妙妙。

且不说梁山泊大设筵宴，犒赏马、步、水三军。却说大名梁中书探听得梁山泊军马退去，再和李成、闻达引领败残军马入城来看觑老小时，十损八九，众皆号哭不已。补梁中书下落。比及邻近起军追赶梁山泊人马时，已自去得远了，且教各自收军。补救兵下落。梁中书的夫人躲得在后花园中，逃得性命，补蔡夫人下落。便教丈夫写表申奏朝廷；写书教太师知道，早早调兵遣将，剿除贼寇报仇。抄写民间被杀死者五千余人^[1]，中伤者不计其数；各部军马总折却三万有馀。一夜死伤，又从申奏文中补出。

首将赍了奏文密书上路，不则一日，来到东京太师府前下马。门吏转报，太师教唤入来。首将直至节堂下拜见了，呈上密书申奏，诉说打破大名，贼寇浩大，不能抵敌。蔡京初意亦欲苟且招安，功归梁中书身上，自己亦有荣宠；今日事体败坏，难好遮掩，便欲主战，因大怒道：“且教首将退去！”

次日五更，景阳钟响，待漏院中集文武群臣，蔡太师为首，直临玉阶，面奏道君皇帝。天子览奏大惊。有谏议大夫赵鼎出班奏道：“前者往往调兵征发，皆折兵将，盖因失其地利，以致如此。以臣愚意：不若降敕赦罪招安，诏取赴关，命作良臣，以防边境之害。”蔡京听了大怒，喝叱道：“汝为谏议大夫，反灭朝廷纲纪。猖獗小人，罪合赐死！”天子道：“如此，目下便令出朝。”当下革了赵鼎官爵，罢为庶人。当朝谁敢再奏？天子又问蔡京道：“似此贼势猖獗，可遣谁人剿捕？”蔡太师奏道：“臣量这等草贼，安用大军？臣举凌州有二将：一人姓单名廷珪，一人姓魏名定国，见任本州团练使。伏乞陛下圣旨，星夜差人调此一枝军马，克日扫清山泊。”天子大喜，随即降写敕符，着枢密院调遣。天子驾起，百官退朝。众官暗笑。次日，蔡京会省院差官赍捧圣旨敕符投凌州来。

再说宋江水浒寨内，将大名所得的府库金宝钱物给赏与马、步、水三军，连日杀牛宰马，大排筵宴，庆贺卢员外；虽无炮凤烹龙^[2]，端的肉山酒海。众头领酒至半酣，吴用对宋江等说道：“今为卢员外打破大

名，杀损人民，劫掠府库，赶得梁中书等离城逃奔，他岂不写表申奏朝廷？况他丈人是当朝太师，怎肯干罢？必然起军发马，前来征讨。”宋江道：“军师所虑，最为得理。何不使人连夜去大名探听虚实，我这里好做准备？”【眉批】此处又不闻将为晁天王报仇，妙绝。吴用笑道：“小弟已差人去了，将次回也。”此非补法，只是便笔耳，须辩。

正在筵会之间，商议未了，只见原差探事人到来，说：“大名府梁中书果然申奏朝廷，要调兵征剿。有谏议大夫赵鼎奏请招安，致被蔡京喝骂，削了赵鼎官职。如今奏过天子，差人往凌州调遣单廷珪、魏定国两个团练使，起（木）〔本〕州军马前来征讨。”宋江便道：“似此如何迎敌？”吴用道：“等他来时，一发捉了！”关胜起身道：“关某自从上山，从不曾出得半分气力。单廷珪、魏定国，蒲城多曾相会。久知单廷珪那厮善用决水浸兵之法，人皆称为圣水将军；魏定国这厮精熟火攻之法，上阵专用火器取人，因此呼为神火将军。水火一双，奇文。○偶一有之，正复生色，若《西游》纯是此等，则风斯下耳。小弟不才，愿借五千军兵，不等他二将起行，先在凌州路上接住。他若肯降时，带上山来；若不肯降，必当擒来奉献兄长。亦不须用众头领张弓挟矢，费力劳神。不知尊意若何？”宋江大喜，便叫宣赞、郝思文二将就跟着一同前去。关胜带了五千军马，来日下山。次早，宋江与众头领在金沙滩寨前饯行，关胜三人引兵去了。

众头领到忠义堂上，吴用便对宋江说道：“关胜此去，未保其心；可以再差良将，随后监督，就行接应。”大书吴用纯以欺诈待人，全无忠义之心，与宋江正是一流人也。宋江道：“吾观关胜，义气凛然，始终如一，军师不必多疑。”吴用道：“只恐他心不似兄长之心；可再叫林冲、杨志领兵，孙立、黄信为副将，带领五千人马，随即下山。”写关胜独行，以表义勇；写四将接应，以求济事。却又顺便表暴吴用之奸，笔下曲折老到之至。李逵便道：“我也去走一遭。”四将接应后，又有李逵之去，亦是从凌州倒算出来，然实写得铁牛可爱。宋江道：“此一去用你不着，自有良将建功。”李逵道：“兄弟若闲，便要生病；偏能作绝世妙语。若不叫我去时，独自也要去走一遭！”妙妙。宋江喝道：“你若不听我的军令，割了你头！”李逵见说，闷闷不已，下堂去了。

不说林冲、杨志领兵下山接应关胜。次日，只见小军来报：“黑旋风李逵昨夜二更拿了两把板斧，不知那里去了。”妙人，妙妙。宋江见报，只叫得苦：“是我夜来冲撞了他这几句言语，多管是投别处了！”大书宋江纯以欺诈待人，全无忠义之心，甚乃至于不信李铁牛之生平，与

吴用正是一流人也。○疑关胜，犹可言也；疑李逵，不可说也。作者书之，以深著宋江之恶，为更甚于吴用也。吴用道：“兄长，非也。他虽粗卤，义气倒重，不到得投别处去，多管是过两日便来。兄长放心。”宋江心慌，先使戴宗去赶；后着时迁、李云、乐和、王定六四个首将分四路去寻。吴用疑关胜遣四将，宋江疑李逵亦遣四将，作章法。

且说李逵是夜提着两把斧下山，抄小路径投凌州去，可谓目无难事。一路上自寻思道：“这两个鸟将军，何消得许多军马去征他！我且抢入城中，一斧一个，都砍杀了，也教哥哥吃一惊！也和他们争得一口气！”走了半日，走得未远，故知韩伯龙店，真是朱贵所开也。走得肚饥，把腰里摸一摸，原来贪慌下山^[3]，不曾带得盘缠，任意游行，随缘度日，迤来行脚者正未必有此。寻思道：“多时不曾做买卖，只得寻个鸟出气的！”妙，正复无妨。

正走之间，看见路旁一个村酒店，李逵便入去里面坐下，连打了三角酒，二斤肉吃了，起身便走。妙。酒保拦住讨钱，李逵道：“待我前头去寻得些买卖，却把来还你。”说罢，便动身。妙。只见外面走入个彪形大汉来，喝道：“你这黑厮好大胆！谁开的酒店，其语便有倚托。你来白吃，不肯还钱！”李逵睁着眼道：“老爷不拣那里，只是白吃！”世真有此人，调侃不少。○“不拣那里”四字，亦便挑拨下“梁山泊”字。那汉道：“我对你说时，惊得你尿流屁滚！老爷是梁山泊好汉韩伯龙的便是！本钱都是宋江哥哥的！”未列门墙，先使势要，其死于斧，不亦宜乎？○世真有此人，调侃不少。李逵听了暗笑：“我山寨里那里认得这个鸟人！”原来韩伯龙曾在江湖上打家劫舍，要来上梁山泊入伙，却投奔了旱地忽律朱贵，要他引见宋江；因是宋公明发背疮在寨中，又调兵遣将，多忙少闲，不曾见得，朱贵权且教他在村中卖酒。补一事。○此所谓不得与于一百八人之数者也。当时李逵在腰间拔出一把斧，看着韩伯龙道：“把斧头为当。”妙。韩伯龙不知是计，舒手来接，被李逵手起，望面门上只一斧，**肱**地砍着。可怜韩伯龙不曾上得梁山，死在李逵之手！欲附大人成名而反遭挤进者，有如此龙矣，读之一叹。两三个火家只恨爷娘少生了两只脚，望深村里走了。李逵就地下掳掠了盘缠，放火烧了草屋，望凌州便走。

行不得一日，正走之间，官道旁边只见走过一条大汉，直上直下相李逵^[4]。写得有意思，有气色，便知不是韩伯龙之类。李逵见那人看他，便道：“你那厮看老爷怎地？”那汉便答道：“你是谁的老爷？”妙语解人颐。○看他开口都有意思，有气色。李逵便抢将入来。那汉子手起

一拳，打个搭墩^[5]。奇人奇事。李逵寻思道：“这个汉子倒使得好拳！”坐在地下，仰着脸，问道：“你这汉子姓甚名谁？”被他打，便知他好拳；服他拳，便问他名姓。铁牛真有宰相胸襟。○服之至，爱之至，便急欲知其名姓，连爬起来亦有所不及矣。好贤如铁牛，令人想杀铁牛也。那汉道：“老爷没姓，要厮打便和你厮打！你敢起来！”奇人奇事。○便活写出没面目人。李逵大怒，正待跳将起来，被那汉子，肋罗里只一脚^[6]，又踢了一交。奇人奇事。李逵叫道：“赢你不得！”爬将起来便走。妙人妙至此，真乃妙不可言。○看他如此服善，世岂真有此人？○赢不得，便告之言赢不得，真是之夷狄不弃忠信人。

那汉叫住问道：“这黑汉子，你姓甚名谁？那里人氏？”李逵道：“今日输与你，不好说出来；妙人妙至此，真乃妙不可言。又可惜你是条好汉，不忍瞒你：妙人妙至此，真乃妙不可言。梁山伯黑旋风李逵的便是我！”妙人妙至此，真乃妙不可言。○看他又惜自己，又惜此人，满心倾倒，一腔忠直，世岂真有此人哉？那汉道：“你端的是不是？不要说谎。”李逵道：“你不信，只看我这两把板斧。”人闻李逵，乃至闻其板斧；李逵自信，乃至自信板斧。写得妙绝。那汉道：“你既是梁山泊好汉，独自一个投那里去？”是未信语，未是请问语。李逵道：“我和哥哥别口气，要投凌州去杀那姓单、姓魏的两个！”那汉道：“我听得你梁山泊已有军马去了，你且说是谁？”是未信语，不是打听语。○看他问毕，方始下拜可知也。李逵道：“先是大刀关胜，随后便是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领军策应。”那汉听了，纳头便拜。李逵道：“你便与我说罢，端的姓甚名谁？”不惟不恨其打，亦复不喜其拜，一心只是服其好拳，问其名姓。铁牛妙人，可爱如许。○看他便有求恳之意。那汉道：“小人原是中山府人氏，祖传三代，相扑为生，却才手脚，父子相传，不教徒弟。只八字表尽好拳脚。平生最无面目，到处投人不着，山东、河北都叫我做没面目焦挺。奇人奇名，世亦复无此人矣。近日打听得寇州地面有座山，名为枯树山；山上有个强人，平生只好杀人，世人把他比做丧门神，姓鲍，名旭。迤迤出来。他在那山里打家劫舍，我如今待要去那里入伙。”李逵道：“你有这等本事，如何不来投奔俺哥哥宋公明？”焦挺道：“我多时要奔大寨入伙，却没条门路。今日得遇兄长，愿随哥哥。”李逵道：“我和宋公明哥哥争口气了，下山来，要与宋公明别口气，独有大哥一人耳。不杀得一个人，空着双手，怎地回去？你和我去枯树山，说了鲍旭同去凌州，杀得单、魏二将，便好回山。”行文取径奇绝。焦挺道：“凌州一府城池，许多军马在彼，我和你只两个，便有十分本事，也不济事，枉送了性命；不如单去枯树山说了鲍旭，且去大寨入伙，此为上计。”各自说其意中之事，如画如

话。

两个正说之间，背后时迁赶将来，叫道：“哥哥忧得你苦，便请回山。如今分四路去赶你也！”便斗入，手法极好。李逵引着焦挺，且教与时迁厮见了。时迁劝李逵回山：“宋公明哥哥等你。”李逵道：“你且住！我和焦挺商量了，先去枯树山说了鲍旭，方才回来。”时迁道：“使不得！哥哥等你，即便回寨。”李逵道：“你若不跟我去，你自先回寨报与哥哥知道，我便回也。”时迁惧怕李逵，自回山寨去了。焦挺却和李逵自投寇州来，望枯树山去了。

话分两头，却说关胜与同宣赞、郝思文引领五千军马接来，相近凌州。且说凌州太守接得东京调兵的敕旨并蔡太师札付，随请兵马团练单廷珪、魏定国商议。二将受了札付，随即选点军兵，关领器械，拴束鞍马，整顿粮草，指日起行。忽闻报说：“蒲东大刀关胜引军到来，侵犯本州。”单廷珪、魏定国听得大怒，便收拾军马，出城迎敌。两军相近，旗鼓相望。门旗下关胜出马。那边阵内，鼓声响处，转出一员将来，戴一顶浑铁打就四方铁帽，顶上撒一颗斗来大小黑缨，披一付熊皮砌就嵌缝沿边乌油铠甲，穿一领皂罗绣就点翠团花秃袖征袍，着一双斜皮踢蹬嵌线云跟靴，系一条碧鞞钉就叠胜狮蛮带，一张弓，一壶箭，骑一匹深乌马，使一条黑杆枪，前面打一把引军按北方皂纛旗，上书七个银字：“圣水将军单廷珪。”又见这边鸾铃响处，又转出一员将来，戴一顶朱红缀嵌点金束发盔，顶上撒一把扫帚长短赤缨，披一副摆连环吞兽面狻猊铠，穿一领绣云霞飞怪兽绛红袍，着一双刺麒麟间翡翠云缝锦跟靴，带一张描金雀画宝雕弓，悬一壶凤翎凿山狼牙箭，骑坐一匹胭脂马，手使一口熟钢刀，前面打一把引军按南方红绣旗，上书七个银字：“神火将军魏定国。”

两员虎将一齐出到阵前，关胜见了，在马上说道：“二位将军，别来久矣。”单廷珪、魏定国大笑，指着关胜骂道：“无才小辈，背反狂夫！上负朝廷之恩，下辱祖宗名目，不知廉耻！引军到来，有何理说？”关胜答道：“你二将差矣。目今主上昏昧，奸臣弄权，非亲不用，非仇不弹。兄长宋公明仁义忠信，替天行道，特令关某招请二位将军。倘蒙不弃，便请过来，同归山寨。”单、魏二将听得大怒，骤马齐出；一个是遥天一朵乌云，一个如近处一团烈火，画。飞出阵前。关胜却待去迎敌，左手下飞出宣赞，右手下奔出郝思文，初写水、火二将文，例不得不作一纵；然关胜则非其所堪也，卸去大刀，替出宣、郝，极为得法。两对儿在阵前厮杀。刀对刀，迸万道寒光；枪搦枪，起一天杀气。

关胜提刀立在阵前，看了良久，啧啧叹赏不绝。

正斗之间，只见水火二将一齐拨转马头，望本阵便走。写得好。郝思文、宣赞随即追赶，冲入阵中。只见魏定国转入左边，单廷珪转过右边。写得好。一时宣赞赶着魏定国，郝思文追住单廷珪。说时迟，那时快，却说宣赞正赶之间，只见四五百步军，都是红旗红甲，一字儿围裹将来，挠钩套索，一齐举发，和人连马，活捉去了。写得好。再说郝思文追到右边，却见五百来步军，尽是黑旗黑甲，一字儿裹转来，脑后一发齐上，把郝思文生擒活捉去了。写得好。一面把人解入凌州，一面仍率五百精兵卷杀过来。关胜倒吃一惊，举手无措，望后便退。便算关胜一跌也。随即单廷珪、魏定国拍马在背后追来。关胜正走之间，只见前面冲出二将，关胜看时，左有林冲，右有杨志，从两肋窝里撞将出来⁴，笔法摇动之极。杀散凌州军马。关胜收住本部残兵，与林冲、杨志相见，合兵一处。随后孙立、黄信一同见了，权且下寨。

却说水、火二将捉得宣赞、郝思文，得胜回到城中。张太守接着，置酒作贺；一面教人做造陷车，装了二人，差一员偏将，带领三百步军，连夜解上东京，申达朝廷。作此怪峰，斗成奇筭。

且说偏将带领三百人马，监押宣赞、郝思文上东京来。迤迤前行，来到一个去处，只见满山枯树，遍地芦芽，一声锣响，撞出一伙强人，当先一个，手搭双斧，声喝如雷，正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后面带着这个好汉，正是没面目焦挺。结构大奇。两个好汉引着小喽啰，拦着去路，也不打话，便抢陷车，偏将急待要走，背后又撞出一个人来，脸如钢铁，双睛暴露。这个好汉正是丧门神鲍旭。大奇。向前把偏将手起剑落，砍下马来。其余人等撇下陷车，尽皆逃命去了。

李逵看时，却是宣赞、郝思文，便问了备细来由。宣赞亦问李逵：“你却怎生在此？”李逵便道：“为是哥哥不肯教我来厮杀，独自个私走下山来，先杀了韩伯龙，后撞见焦挺，引我到此。多承鲍家兄弟一见如故，便如我山上一般接待。却才商议，正欲去打凌州，却有小喽啰山头上望见这伙人马监押陷车到来，只道是官兵捕盗，不想却是你二位。”鲍旭邀请到寨内，杀牛置酒相待。郝思文道：“兄弟既然有心上梁山泊入伙，不若将引本部人马，就同去凌州并力攻打，此为上策。”鲍旭道：“小可与李兄正如此商议，足下之言，说得最是。我山寨之中也有三二百匹好马。”带领五七百小喽啰，五筹好汉，一齐来打凌州。

却说逃难军士奔回来报与张太守，说道：“半路里有强人夺了陷

车，杀了偏将！”单廷珪、魏定国听得大怒，便道：“这番拿着，便在这里施刑！”趁前势，再翻起一怪峰。只听得城外关胜引兵搦战。单廷珪争先出马，开城门，放下吊桥，引五百黑甲军飞奔出城迎敌。门旗开处，大骂关胜：“辱国败将，何不就死！”关胜听了，舞刀拍马。两个斗不到五十合，关胜勒转马头，慌忙便走。另是一样意思。单廷珪随即赶将来。约赶十馀里，关胜回头喝道：“你这厮不下马受降，更待何时！”另是一样气色。单廷珪挺枪直取关胜后心，关胜使出神威，拖起刀背，只一拍，喝一声：“下去！”另是一样意思。单廷珪下马。关胜下马，向前扶起，叫道：“将军恕罪！”马上喝之，马下扶之，纯是儒将意思，写得真好。○二“下马”字接连，事捷文捷。单廷珪惶恐伏地，乞命受降。关胜道：“某在宋公明哥哥面前多曾举你，特来相招二位将军，同聚大义。”单廷珪答道：“不才愿效犬马之力，共同替天行道。”两个说罢，并马而行。与上二“下马”字映衬有情，结绾得法。林冲接见二人并马行来，便问其故。关胜不说输赢，答道：“山僻之内，诉旧论新，招请归降。”另是一样意思，真乃旧家子弟，非馀人之所到也。林冲等众皆大喜。单廷珪回至阵前，大叫一声，五百黑甲军兵一哄过来；写得真好。其馀人马奔入城中去了，连忙报知太守。

魏定国听了，大怒。次日，领起军马，出城交战。单廷珪与同关胜、林冲直临阵前。只见门旗开处，神火将军出马，见单廷珪顺了关胜，大骂：“忘恩背主，不才小人！”关胜微笑，拍马向前迎敌。另是一样意思。二马相交，军器并举。两将斗不到十合，魏定国望本阵便走。关胜却欲要追，单廷珪大叫道：“将军不可去赶！”关胜连忙勒住战马。说犹未了，凌州阵内早飞出五百火兵，身穿绛衣，手执火器；前后拥出有五十辆火车，车上都满装芦苇引火之物；军士背上各拴铁葫芦一个，内藏硫黄、焰硝、五色烟药；一齐点着，飞抢出来。人近人倒，马过马伤。关胜军兵四散奔走，退四十馀里扎住。至此又作一跌，方骇为之奈何，及读至下一行，真不图其迅疾至是也。

魏定国收转军马回城，看见本州烘烘火起，烈烈烟生。看官读至此二句，试掩下文思之，当作如何解？原来却是黑旋风李逵与同焦挺、鲍旭，带领枯树山人马，却去凌州背后打破北门，杀入城中，劫掳仓库钱粮，放起火来。大奇大奇，真乃异样结构。○以火接火，使读者出于意外。魏定国知了，不敢入城，慌速回军，被关胜随后赶上追杀，首尾不能相顾。凌州已失，魏定国只得退走，奔中陵县屯驻。关胜引军马把县四下围住，便令诸将调兵攻打。魏定国闭门不出。

单廷珪便对关胜、林冲等众位说道：“此人是一勇之夫，攻击得紧，他宁死，必不辱。特表魏定国。事宽即完，急难成效。小弟愿往县中，不避刀斧，用好言招抚此人，束手来降，免动干戈。”关胜见说大喜，随即叫单廷珪单人匹马到县。

小校报知，魏定国出来相见了。单廷珪用好言说道：“如今朝廷不明，天下大乱，天子昏昧，奸臣弄权，我等归顺宋公明，且居水泊；久后奸臣退位，那时去邪归正，未为晚也。”魏定国听罢，沉吟半晌，说道：“若是要我归顺，须是关胜亲自来请，我便投降；他若是不来，我宁死不辱！”写关胜之见重如此，所以深表关胜，然魏定国之生平，亦略可见矣。单廷珪即便上马，回来报与关胜。

关胜见说，便道：“关某何足为重，却承将军谬爱？”匹马单刀，别了众人及单廷珪便去。全是云长意思。林冲谏道：“兄长，人心难忖，三思而行。”关胜道：“旧时朋友，何妨？”极写关胜忠信，以反衬宋江、吴用之欺诈也。直到县衙。魏定国接着，大喜，愿拜投降；同叙旧情，设筵管待。当日带领五百火兵，都来大寨；好。与林冲、杨志并众头领俱各相见已了，即便收军回梁山泊来。宋江早使戴宗接着，对李逵说道：“只为你偷走下山，教众兄弟赶了许多路！如今时迁、乐和、李云、王定六四个人先回山去了。轻轻完之。我如今先去报知哥哥，免至悬望。”

不说戴宗先去了。且说关胜等军马回到金沙滩边，水军头领棹船接济军马陆续过渡，只见一个人气急败坏跑将来。不是宋江想起，偏是景住跑来，深文曲笔。众人看时，却是金毛犬段景住。林冲便问道：“你和杨林、石勇去北地里买马，如何这等慌速跑来？”段景住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宋江调拨军兵，来打这个去处，重报旧仇，再雪前恨。正是：

情知语是钩和线，
从头钓出是非来。

毕竟段景住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1] 抄写：此谓上报。

[2] 炮（páo）凤烹龙：形容豪奢珍奇的肴馔。

[3] 贪慌：性急慌忙。

[4] 相（xiàng）：观察，打量。

[5] 搭墩：摔跤时屁股着地，上身不倒。

[6] 肋罗：即胳肢窝，腋下。

[7] 肋窝：腋下。

第六十七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我前书宋江实弑晁盖，人或犹有疑之。今读此回，观彼作者之意，何其反复曲折，以著宋江不为晁盖报仇之罪，如是其深且明也。其一，段景住曰：郁保四把马劫夺，解送曾头市去。夫“曾头市”三字，则岂非宋江所当刻肉刻骨、书石书树、日夜号呼、泪尽出血也者？乃自停丧摄位以来，杳然不闻提起。夫宋江不闻提起，则亦吴用之所不复提起，林冲之所不好提起，厅上厅下众人之所不敢提起与不知提起者也。乃今无端忽有段景住归，陡然提起，则是宋江之所不及掩其口也。其二，段景住备说夺马之事，宋江听了大怒。夫蕞尔曾头，顾不自量，一则夺其马，再则夺其马；一夺之不足，而至于再夺。人各有气，谁其甘乎？然而拟诸射死天王之仇，则其痛深痛浅必当有其分矣。今也，药箭之怨，累月不修；夺马之辱，时刻不待，此其为心果何如也？其三，晁盖遗令：但有活捉史文恭者，便为梁山泊主。及宋江调拨诸将，如徐宁、呼延灼、关胜、索超、单廷珪、魏定国、宣赞、郝思文等，悉不得与斯役。夫不共之仇，不及朝食，空群而来，死之可也。宋江而志在报仇也者，尚当悬第一座作重赏以募勇夫；宋江而志在第一座者，则虽终亦不为天王报仇，亦谁得而责之？乃今调拨诸将，而独置数人，岂此数人独不能捉史文恭乎？抑独不可坐第一座也？其四，新来人中，独卢俊义起身愿往，宋江便问吴用可否？吴用调之闲处。夫调将之法：第一先锋，第二左军，第三右军，第四中军，第五合后，第六伏军。伏军者计算已定，知其必败，败则必由此去，故先设伏以俟之也。今也诸军未行，计算未定，何用知其必败？何用知其败之必由此去？若未能知其必败，未能知其败之必由此去，而又独调员外先行埋伏，则是非所以等候史文恭，殆所以安置卢俊义也。其五，史文恭披挂上马，那匹马便是照夜玉狮子马。宋江看见好马，心头火起。夫史文恭所坐，则是先前所夺段景住之马；马之所驮，则是先前射死晁盖之史文恭。谚语有之：“好人相见分外眼明，仇人相见分外眼睁。”此言眼之所至，正是心之所至也。宋江而为马来者，则应先见马；宋江而为晁盖来者，则应先见史文恭。

今史文恭出马，而大书那马；宋江心头火起，而大书看见好马，然则宋江此来专为马也。其六，手书问罪，轻责其杀晁盖，而重责其还马；及还二次所夺，又问照夜狮子。夫还二次马匹，而宋江所失仅一照夜狮子已乎？若还二次马匹，又还照夜狮子，而宋江遂得班师还山，一无所问已乎？幸也保四内叛，伏窝计成，法华钟响，五曾尽灭也。不幸而青、凌两州救兵齐至，和解之约真成变卦，然则宋江殆将日夜哭念此马不能置也。其七，卢俊义既已建功，宋江乃又椎鼓集众，商议立主。夫“商议”之为言，未有成论，则不得不集思广谋以求其定，如之何如之何不辞反复连引其语也？今在昔，则晁盖遗令有箭可凭；在今，则员外报仇有功可据。然则卢俊义为梁山泊主，盖一辞而定也。舍此不讲，而又多自谦抑，甚至拈阄借粮，何其巧而多变一至于如是之极也？呜呼！作者书宋江之恶，其彰明昭著也如此，而愚之夫犹不正其弑晁盖之罪，而犹必沾沾以忠义之人目之，岂不大可怪叹也哉！

话说当时段景住跑来，对林冲等说道：“我与杨林、石勇前往北地买马，到彼选得壮甯有筋力好毛片骏马，买了二百馀匹；回至青州地面，被一伙强人，为头一个唤做险道神郁保四，横添一人，而不见其迹，妙妙。聚集二百馀人，尽数把马劫夺，解送曾头市去了！“曾头市”三字却从段景住口中提起，皆深表宋江不为晁盖报仇也。○仍从马上提起，以下彼此口口都只为马，则其不为晁盖甚明也，妙笔妙笔。石勇、杨林不知去向。小弟连夜逃来，报知此事。”林冲见说，叫且回山寨与哥哥相见了，却商议此事。

众人且过渡来，都到忠义堂上，见了宋江。关胜引单廷珪、魏定国与大小头领俱各相见了。李逵把下山杀了韩伯龙，遇见焦挺、鲍旭，同去打破凌州之事，说了一遍。宋江听罢，又添四个好汉，正在欢喜。段景住备说夺马一事，宋江听了大怒，道：“前者夺我马匹，至今不曾报仇，晁天王又反遭他射死。看他“报仇”二字放在夺马下，天王射死放在报仇下，妙笔。今天如此无礼，若不去剿这厮，惹人耻笑不小！”吴用道：“即日春暖无事，正好厮杀取乐。天下岂有不共戴天之事，而需春暖，而需无事，而言取乐者哉？写宋江、吴用全无报仇之心，妙笔。前者天王失其地利，如今必用智取。且教时迁，他会飞檐走壁，可去探听消息一遭，回来却作商量。”时迁听命去了。无三二日，只见杨林、石勇逃得回寨，备说曾头市史文恭口出大言，要与梁山泊势不两立。宋江见说，便要起兵。吴用道：“再得时迁回报，却去未迟。”宋江怒气填胸，要报此仇，片时忍耐不住，妙妙。○天王之仇一向不提，夺马之仇片时不忍，挑剔妙绝。又使戴宗飞去打听，立等回报。

不过数日，却是戴宗先回来，写戴宗、时迁，参差疏密可喜。○天王死后，久矣杳不闻有曾头市也，忽然再被夺马，便尔戴宗、时迁奔走旁午，笔笔皆极著宋江之恶也。说：“这曾头市要与凌州报仇，欲起军马。见今曾头市口扎下大寨，略。又在法华寺内做中军帐，数百里遍插旌旗，不知何路可进。”略。次日，时迁回寨报说：“小弟直到曾头市里面探知备细。与戴宗参差疏密互见。见今扎下五个寨栅。曾头市前面，二千余人守住村口。总寨内是教师史文恭执掌，详。北寨是曾涂与副教师苏定，详。南寨是次子曾密，详。西寨是三子曾索，详。东寨是四子曾魁，详。中寨是第五子曾升与父亲曾弄守把。详。这个青州郁保四，身長一丈，腰阔数围，绰号险道神，详。将这夺的许多马匹都喂养在法华寺内。”详。○马亦还他下落，则后文易于收拾也。

吴用听罢，便教会集诸将一同商议：“既然他设五个寨栅，我这里分调五支军将，可作五路去打。”卢俊义便起身道：宋江吃惊之事。○员外若不自家起身，则亦与徐宁、关胜、呼延灼、索超、单廷珪、魏定国等，同不见调矣。“卢某得蒙救命上山，未能报效；今愿尽命向前，未知尊意若何？”宋江便问吴用道：“员外如肯下山，可屈为前部否？”调拨则调拨耳，前部则前部耳，目顾吴用而口咨嗟之，其不欲员外之螯弧先登，盖灼如也。吴用道：“员外初到山寨，未经战阵，山岭崎岖，乘马不便，不可为前部先锋；别引一支军马，前去平川埋伏，只听中军炮响，便来接应。”独调员外于无可武之地，可谓极尽心机，又岂料冷处理埋伏之适遇史文恭哉？奇情曲笔，写得妙绝。宋江大喜，叫卢员外带同燕青，引领五百步军，平川小路听号。“宋江大喜”四字，书法。○于大军未调之先，先拨置卢员外者，盖旧日众人久已肯服，所虑独卢员外一人故也。○仅领步军五百，笔中有眼。再分调五路军马：曾头市正南大寨，看他调拨，又变出一样章法，奇才大笔。差马军头领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副将马麟、邓飞，引军三千攻打；三千。曾头市正东大寨，差步军头领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副将孔明、孔亮，引军三千攻打；三千。曾头市正北大寨，差马军头领青面兽杨志、九纹龙史进，副将杨春、陈达，引军三千攻打；三千。曾头市正西大寨，差步军头领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副将邹渊、邹润，引军三千攻打；三千。曾头市正中总寨，都头领宋公明，军师吴用、公孙胜，前书调开卢员外，又调开众将，此又大书宋公明自打总寨者，见其志在亲捉史文恭，以必得第一座也，妙笔。随行副将吕方、郭盛、解珍、解宝、戴宗、时迁，领军五千攻打。五千。○看他领军独多，而卢俊义则极少，皆是笔中有眼。合后步军头领黑旋风李逵、混世魔王樊瑞，副将项充、李衮，引马步军兵五千。分明宋江独领一万。其馀头领各守山寨。处处

有此一句，独此句中屈杀许多大将，妙笔可想。

不说宋江部领五军兵将大进。且说曾头市探事人探知备细，报入寨中。曾长官听了，便请教师史文恭、苏定商议军情重事。史文恭道：“梁山泊军马来时，只是多使陷坑，方才捉得他强兵猛将。这伙草寇，须是这条计以为上策。”曾长官便差庄客人等将了锄头铁锹，去村口掘下陷坑数十处，上面虚浮土盖，四下里埋伏了军兵，只等敌军到来；又去曾头市北路也掘下十数处陷坑。比及宋江军马起行时，吴用预先暗使时迁又去打听。此等段落悉与第五十九回晁盖轻入重地照耀。○有吴用，又必得时迁，叹前者之并无吴用也，谁实为之，而谓宋江非弑晁盖者乎？过数日之间，时迁回来报说：“曾头市寨南寨北部尽都掘下陷坑，不计其数，只等俺军马到来。”吴用见说，大笑道：“不足为奇！”引军前进，来到曾头市相近。此时日午时分，前队望见一骑马来，项带铜铃，尾拴雉尾；马上一人，青巾白袍，手执短枪。写曾头市正复勍敌。○意思便与小郎君祝彪一样。前队望见，便要追赶。吴用止住，便教军马就此下寨，所以然者，此青巾白袍驰马之处，即是掘下陷坑之处故也。○青巾白袍人，竟不知其为谁？妙妙。四面掘了濠堑，下了铁蒺藜。传下令去，教五军各自分头下寨，一般掘下濠堑，下了蒺藜。

一住三日，曾头市不出交战。彼固以为以逸待劳也。吴用再使时迁扮作伏路小军，去曾头市寨中探听他不知何意；所有陷坑，暗暗地记着一。离寨多少路远，一。总有几处。一。○好。时迁去了一日，都知备细，暗地使了记号，回报军师。次日，吴用传令：教前队步军各执铁锄，分作两队；奇极。又把粮车一百有馀，装载芦苇干柴，藏在中军。奇极。当晚传下与各寨诸军头领：来日巳牌，只听东西两路步军先去打寨。奇极。再教攻打曾头市北寨的杨志、史进，把马军一字儿摆开，只在那里擂鼓摇旗，虚张声势，切不可进。奇极。吴用传令已了。

再说曾头市史文恭只要引宋江军马打寨，便赶入陷坑。寨前路狭，待走那里去？次日巳牌，只听得寨前炮响，军兵大队都到南门。写寨前一炮，却是东西兵起；寨前又一炮，却是背后兵起，吴用之称智多星，洵非夸也。次后，只见东寨边来报道：妙妙。“一个和尚轮着铁禅杖，一个行者舞起双戒刀，攻打前后！”史文恭道：“这两个必是梁山泊鲁智深、武松。”一队口中猜出，一队旗上看出，只二队便有如许变换。○如此匆忙叙事中，又须文字变换，真乃心闲手敏也。却恐有失，便分人去帮助曾魁。分之使弱也。只见西寨边又来报道：妙妙。“一个长髯大

汉，一个虎面大汉，旗号上写着‘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前来攻打甚急！”一队旗上看出。史文恭听了，又分拨人去帮助曾索。写分兵明画之极。又听得寨前炮响，寨前炮响，寨前又炮响，绝妙兵法，却成绝妙章法。史文恭按兵不动，只要等他入来塌了陷坑，山上伏兵齐起，接应捉人。这里吴用却调马军从山背后两路抄到寨前，妙妙，令寨前陷坑无用也。○妙妙，正令寨前陷坑有用也。前面步军只顾看寨，又不敢去；可叹。○此吾所谓印板将令也。两边伏兵都摆在寨前；可叹。背后吴用军马赶来，尽数逼下坑去。彼掘陷坑而我用之，妙不可言。史文恭却待出来，吴用鞭梢一指，军寨中锣响，一齐推出百馀辆车子来，尽数把火点着，妙妙。上面芦苇、干柴、硫黄、焰硝一齐着起，烟火迷天。比及史文恭军马出来，尽被火车横拦当住，只得回避。又令之不得冲突，所谓计必万全者也。○如此一段便是绝妙阵法，岂得以其裨官也而忽之？急待退军，公孙胜早在阵中，挥剑作法，刮起大风，卷那火焰烧入南门，早把敌楼排栅尽行烧毁。妙妙，可谓一打曾头市矣。【眉批】已上一打曾头市矣。已自得胜，鸣金收军，四下里入寨，当晚权歇。史文恭连夜修整寨门。两下当住。写曾头市正复勦敌。

次日，曾涂对史文恭计议道：“若不先斩贼首，难以追灭。”嘱付教师史文恭牢守寨栅。曾涂率领军兵，披挂上马，出阵搦战。宋江在中军闻知曾涂搦战，带领吕方、郭盛，相随出到前军。门旗影里看见曾涂，心头怒起，用鞭指道：“谁与我先捉这厮，报往日之仇？”“谁与我”，虽复顺口之辞，然亦见宋江功归一身之意。小温侯吕方拍坐下马，挺手中方天画戟，直取曾涂。两马交锋，二器并举。斗到三十合已上，郭盛在门旗下，看见两个中间，将及输了一个。原来吕方本事迭不得曾涂^[1]，三十合已前，兀自抵敌不住；三十合已后，戟法乱了，只办得遮架躲闪。

郭盛只恐吕方有失，便骤坐下马，捻手中方天画戟，飞出阵来，夹攻曾涂。三骑马在阵前绞做一团。原来两枝戟上都拴着金钱豹尾。吕方、郭盛要捉曾涂，两枝戟齐举；写二戟。曾涂眼明，使用枪只一拨，写枪。却被两条豹尾搅住朱缨，夺扯不开。三个各要掣出军器使用。此即对影山故事也，乃对影山只是两戟豹尾，此又添出枪上朱缨，便有加倍好看也。小李广花荣在阵中看见，恐怕输了两个，便纵马出来，左手拈起雕弓，右手急取鈚箭^[2]，搭上箭，拽满弓，望着曾涂射来。二十九字一句，其事甚疾。○对影山射开豹尾，此竟射杀曾涂，妙妙。这曾涂却好掣出枪来，那两枝戟兀自搅做一团。说时迟，那时疾，曾涂掣枪，便望吕方项根搠来。三十七字一句，其事甚疾，令人吃吓。花荣箭早先

到，正中曾涂左臂，其事甚疾。翻身落马。吕方、郭盛双戟并施，其事甚疾。曾涂死于非命。曾涂死。十数骑马军飞奔回来报知史文恭，转报中寨。曾长官听得大哭。

只见旁边恼犯了一个壮士曾升，武艺绝高，使两口飞刀，人莫敢近；当时听了大怒，咬牙切齿，喝教：“备我马来！要与哥哥报仇！”曾长官拦当不住。全身披挂，绰刀上马，直奔前寨。史文恭接着，劝道：“小将军不可轻敌。宋江军中智勇猛将极多，若论史某愚意，只宜坚守五寨，暗地使人前往凌州，便教飞奏朝廷，调兵选将，多拨官军，分作两处征剿，一打梁山泊，一保曾头市。令贼无心恋战，必欲退兵急奔回山。那时史某不才，与汝兄弟一同追杀，必获大功。”说言未了，北寨副教师苏定到来，见说坚守一节，也道：“梁山泊吴用那厮诡计多谋，不可轻敌，只宜退守。待救兵到来，从长商议。”曾升叫道：“杀我哥哥，此冤不报，真强盗也！直等养成贼势，退敌则难！”史文恭、苏定阻挡不住。曾升上马，带领数十骑马军，飞奔出寨搦战。

宋江闻知，传令前军迎敌。当时秦明得令，舞起狼牙棍，正要出阵斗这曾升；只见黑旋风李逵手搭板斧，直奔军前，不问事由，抢出垓心。写得妙，遂更急于霹雳火也。对阵有人认得，说道：“这个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曾升见了，便叫放箭。原来李逵但是上阵，便要脱膊，妙人，只用八个字活画出来。全得项充、李衮蛮牌遮护；好。此时独自抢来，被曾升一箭，腿上正着，身如泰山，倒在地下。曾升背后马军齐抢过来。宋江阵上，秦明、花荣飞马向前死救，背后马麟、邓飞、吕方、郭盛一齐接应归阵。亦作一跌者，不欲写得曾家太易也。曾升见了宋江阵上人多，不敢再战，以此领兵还寨。宋江也自收军驻扎。已上二打曾头市。【眉批】已上二打曾头市。

次日，史文恭、苏定只是主张不要对阵，怎禁得曾升催并道：“要报兄仇！”史文恭无奈，只得披挂上马。那匹马便是先前夺的段景住的千里龙驹“照夜玉狮子马”。此篇写宋江独为马来，非为晁盖来也，故处处将马出色点染，见是一篇纲领。宋江引诸将摆开阵势迎敌，对阵史文恭出马。宋江看见好马，心头火起，写宋江本意只为马，妙笔。便令前军迎敌。秦明得令，飞奔坐下马来迎。二骑相交，军器并举。约斗二十馀合，秦明力怯，望本阵便走。史文恭奋勇赶来，神枪到处，秦明后腿股上早着，倒擗下马来。吕方、郭盛、马麟、邓飞四将齐出死命来救。虽然救得秦明，军兵折了一阵。再作一跌者，不欲写得曾家太易也。收回败军，离寨十里驻扎。

宋江叫把车子载了秦明，一面使人送回山寨将息；密与吴用商量，教取大刀关胜、金枪手徐宁，并要单廷珪、魏定国，四位下山，同来协助。“密与吴用商量”，书法妙绝。盖来则定当成功，归则难与争座者，如徐宁、呼延灼、关胜、索超、单廷珪、魏定国诸人是也。乃今敌势浩大，必须添人协助，而此五六人者又未深知其心，于是进退两难，回惑无措，两人密商，而舍索超、呼延，取关、徐、单、魏，盖写宋江心事历历如鉴也。宋江又自己焚香祈祷，暗卜一课。吴用看了卦象，便道：“恭喜大事无损，今夜倒主有贼兵入寨。”取四人后，又书宋江卜课，写心上有事人皇惑不定如鉴。○只用“恭喜大事无损”六字答宋江卜课，下却顺便接入下文，妙妙。宋江道：“可以早作准备。”吴用道：“请兄长放心，只顾传下号令。先去报与三寨头领，今夜起东西二寨，便教解珍在左，解宝在右，其余军马各于四下里埋伏。”已定。

是夜，天清月白，风静云闲。好景。史文恭在寨中对曾升道：“贼兵今日输了两将，必然惧怯，乘虚正好劫寨。”曾升见说，便教请北寨苏定、南寨曾密、西寨曾索引兵前来，一同劫寨。二更左侧潜地出哨，马摘鸾铃，人披软战，直到宋江中军寨内。见四下无人，劫着空寨，急叫中计，转身便走。左手下撞出两头蛇解珍，右手下撞出双尾蝎解宝，后面便是小李广花荣，一发赶上。只三句已足。曾索在黑地里被解珍一钢叉搠于马下。曾索死。放起火来，后寨发喊，东西两边，进兵攻打寨栅，混战了半夜。史文恭夺路得回。可谓三战曾头市也。【眉批】已上三战曾头市。

曾长官又见折了曾索，烦恼倍增。次日，要史文恭写书投降。史文恭也有八分惧怯，随即写书，速差一人赍擎，直到宋江大寨。小校报知曾头市有人下书。宋江传令，教唤入来。小校将书呈上。宋江拆开看时，写道：

曾头市主曾弄顿首再拜宋公明统军头领麾下：前者小男无知，倚仗小勇，抢过马匹，冒犯虎威。写曾家亦只重在夺马，若射死天王，只是轻轻言之，妙笔。向日天王下山，理合就当归附，无端部卒施放冷箭，只四字，不更深言，妙笔。罪累深重，百口何辞？然窃自原，非本意也。今顽犬已亡，遣使请和。如蒙罢战休兵，愿将原夺马匹尽数纳还；首尾只重夺马，使人读其书，知其事，以深著宋江之罪也。更赍金帛犒劳三军，免致两伤。谨此奉书，伏乞照察。

宋江看罢来书，目顾吴用，满面大怒，扯书骂道：写宋江、吴用同恶共济，真乃如画。○扯书而必顾吴用，大怒而只是满面，活画出一时如鬼

之伎来。“杀吾兄长，焉肯干休！只待洗荡村坊，是吾本愿！”下书人俯伏在地，凛颤不已。吴用慌忙劝道：一个骂，一个劝，一个目顾，一个慌忙，可笑可恨。“兄长差矣！我等相争，皆为气耳；为气则不为晁盖也。既是曾家差人下书讲和，岂为一时之忿，以失大义？”随即便写回书，取银十两，赏了来使。

回还本寨，将书呈上。曾长官与史文恭拆开看时，上面写道：

梁山泊主将宋江手书回示曾头市主曾弄：自古无信之国终必亡，无礼之人终必死，无义之财终必夺，无勇之将终必败。理之自然，无足奇者。竟是绝妙好议论。○看他发出四句大议论，却是句句为夺马，不为杀天王，写宋江之罪著矣。梁山泊与曾头市自来无仇，各守边界。总缘尔行一时之恶，遂惹今日之冤。杀天王亦不深言，只作轻轻二语，妙笔。若要讲和，便须发还二次原夺马匹，并要夺马凶徒郁保四，看他只为马。○曾家请罪只说夺马，犹曰避罪不得不尔也。若宋江问罪亦只说夺马，然则宋江之不为天王报仇，又岂有辨哉？犒劳军士金帛。讨马之后又及犒军，以见其无所不说，而独不说报仇也。忠诚既笃，礼数休轻。如或更变，别有定夺。

曾长官与史文恭看了，俱各惊忧。次日曾长官又使人来说：“若要郁保四，亦请一人质当。”宋江、吴用随即便差时迁、李逵、樊瑞、项充、李衮五人前去为信。临行时，吴用叫过时迁，附耳低言：“倘或有变，如此如此……”

不说五人去了。却说关胜、徐宁、单廷珪、魏定国到了，当时见了众人，就在中军扎住。

且说时迁引四个好汉来见曾长官。时迁向前说道：“奉哥哥将令，差时迁引李逵等四人前来讲和。”史文恭道：“吴用差这五个人来，未必无谋。”李逵大怒，揪住史文恭便打，奇人奇事。曾长官慌忙劝住。时迁道：“李逵虽然粗卤，却是俺宋公明哥哥心腹之人：特使他来，休得疑惑。”曾长官中心只要讲和，不听史文恭之言，便教置酒相待，请去法华寺寨中安歇，拨五百军人前后围住；却使曾升带同郁保四来宋江大寨讲和。二人到中军相见了，随后将原夺二次马匹并金帛一车送到大寨。宋江看罢道：“这马都是后次夺的，正有先前段景住送来那匹千里白龙驹‘照夜玉狮子马’，如何不见将来？”写宋江于马极其加意，以反映其视晁盖之仇如弃也。○马便如此记得，晁盖便如此不记得，妙笔。曾升道：“是师父史文恭乘坐着，以此不曾将来。”宋江道：“你疾忙快写

书去，教早早牵那匹马来还我！”写宋江谆谆恳恳只为马。曾升便写书，叫从人还寨，讨这匹马来。史文恭听得，回道：“别的马将去不吝，这匹马却不与他！”从人往复去了几遭，宋江定死要这匹马。妙笔。史文恭使人来说道：“若还定要我这匹马时，着他即便退军，我便送来还他！”

宋江听得这话便与吴用商量，尚然未决，妙笔妙笔。写宋江便有即便退军之意，以见此来单为夺马，更无馀志。忽有人来报道：“青州、凌州两路有军马到来。”宋江道：“那厮们知得，必然变卦。”变卦者，不肯还马也。若果志在报仇，岂忧变卦哉！妙笔。暗传下号令，就差关胜、单廷珪、魏定国去迎青州军马，好。○写青州、凌州两路救兵，只是借势层跌，以表宋江意只在马，未尝肯为晁盖报仇耳。不必又显战功，故只如此略略点去。花荣、马麟、邓飞去迎凌州军马。好。暗地叫出郁保四来，用好言抚恤他，十分恩义相待，说道：“你若肯建这场功劳，山寨里也教你做个头领。夺马之仇，折箭为誓，一齐都罢。”“之仇折箭为誓一齐都罢”十个字上，明明只是“夺马”二字，妙笔。你若不从，曾头市破在旦夕。任从你心。”郁保四听言，情愿投拜，从命帐下。吴用授计与郁保四道：“你只做私逃还寨，与史文恭说道：‘我和曾升去宋江寨中讲和，打听得真实了；如今宋江大意，只要赚这匹千里马，实无心讲和；若还与了他，必然翻变。如今听得青州、凌州两路救兵到了，十分心慌。正好乘势用计，不可有误。’即以己之瑕处作诱敌，妙妙。他若信从了，我自有处置。”

郁保四领了言语，直到史文恭寨里，把前事具说了一遍。史文恭领了郁保四来见曾长官，备说宋江无心讲和，可以乘势劫他寨栅。曾长官道：“我那曾升尚在那里，若还翻变，必然被他杀害。”史文恭道：“打破他寨，好歹救了。今晚传令与各寨，尽数都起，先劫宋江大寨；如断去蛇首，众贼无用，回来却杀李逵等五人未迟。”曾长官道：“教师可以善用良计。”当下传令与北寨苏定、东寨曾魁、南寨曾密，一同劫寨。郁保四却闪来法华寺大寨内，看了李逵等五人，暗与时迁走透这个消息。

再说宋江同吴用说道：“未知此计若何？”吴用道：“如是郁保四不回，便是中俺之计。他若今晚来劫我寨，我等退伏两边，却教鲁智深、武松引步军杀入他东寨，朱仝、雷横引步军杀入他西寨，却令杨志、史进引马军截杀北寨。此名‘番犬伏窝之计’^[3]，百发百中。”劫寨之奇，此为第一。○名色亦奇绝。

当晚却说史文恭带了苏定、曾密、曾魁尽数起发。是夜，月色朦胧，星辰昏暗。史文恭、苏定当先，曾密、曾魁押后，马摘鸾铃，人披软战，尽都来到宋江总寨。只见寨门不关，寨内并无一人，又不见些动静。情知中计，即便回身。急望本寨去时，只见曾头市里锣鸣炮响，却是时迁爬去法华寺钟楼上撞起钟来；偏不写放起火来，筛起锣来；偏就“法华寺”三字见景生情，撞起钟来，妙妙。东西两门火炮齐响，喊声大举，正不知多少军马杀将入来。却说法华寺中，李逵、樊瑞、项充、李衮一齐发作，杀将出来。史文恭等急回到寨时，寻路不见。曾长官见寨中大闹，又听得梁山泊大军两路杀将入来，就在寨里自缢而死。曾弄死。曾密径奔西寨，被朱仝一朴刀搠死。曾密死。曾魁要奔东寨时，乱军中马踏为泥。曾魁死。苏定死命奔出北门，却有无数陷坑，写得便似出于意外，故妙。背后鲁智深、武松赶杀将来，前逢杨志、史进，一时乱箭射死。苏定死。○写数人草草而死者，意只重史文恭一人也。后头撞来的人马都搠入陷坑中去，重重叠叠，陷死不知其数。写吴用不惟不遭陷坑之失，乃能反得陷坑之用，真不愧智多星矣。

且说史文恭得这千里马行得快，出色写马妙。杀出西门，落荒而走。此时黑雾遮天，不分南北。为晁盖阴魂作引。约行了二十馀里，不知何处，特书四字，以见此处非史文恭必走之路，而前文之冷调员外，为可丑可恨也。只听得树林背后一声锣响，撞出四五百军来。当先一将，手提杆棒，望马脚便打。宋江冷调员外，而史文恭又偏遇着，妙笔妙笔。○写史文恭遇卢俊义，先暗写一番，次明写一番，皆极其摇曳也。那匹马是千里龙驹，见棒来时，从头上跳过去了。出色写马，妙妙。○冷调员外者，断不欲其得遇史文恭也；冷调之而又偏遇之，可谓奇绝；乃冷调之而又偏遇之，而又偏失之，而又重获之，一发奇绝也。史文恭正走之间，只见阴云冉冉，冷气飕飕，黑雾漫漫，狂风飒飒，虚空之中，四边都是晁盖阴魂缠住。见晁盖之实式凭于卢俊义也。史文恭再回旧路，杀出西门作一纵，头上跳过再作一纵，然后以一句擒之，笔力奇矫之甚。却撞着浪子燕青，出卢俊义，偏先出燕青，皆极其摇曳。又转过玉麒麟卢俊义来，妙笔妙笔。○如此千曲百折，无非欲表宋江之奸恶也。喝一声：“强贼！待走那里去！”腿股上只一朴刀，搠下马来，便把绳索绑了，解投曾头市来。燕青牵了那匹千里龙驹，径到大寨。不惟写得仇是他家报，并写得马亦是他家得，妙妙。宋江看了，心中一喜一恼。一喜一恼，只是四字，更不分明，妙不可言。○不善读史者，疏之曰：喜者喜卢员外建功，怒者怒史文恭仇人也。善读史者，疏之曰：喜者喜玉狮子归来，恼者恼玉麒麟有功也。先把曾升就本处斩首；曾升死。曾家一门老少尽数不留；抄掳到金银财宝、米麦粮食，尽行装载上

车，回梁山泊给散各都头领，犒赏三军。

且说关胜领军杀退青州军马，花荣领军杀散凌州军马，都回来了。省。大小头领不缺一个，已得了这匹千里龙驹“照夜玉狮子马”，看他一篇之中，大书特书只是为马，以定宋江之罪也。其余物件尽不必说。陷车内囚了史文恭，便收拾军马，回梁山泊来，所过州县村坊并无侵扰。

回到山寨忠义堂上，都来参见晁盖之灵。林冲请宋江传令，古本有此“林冲请”三字，俗本无，两本相去如此。教圣手书生萧让作了祭文；令大小头领人人挂孝，个个举哀；将史文恭剖腹剜心，享祭晁盖。已罢，晁盖一生，武师实始终之，写得妙妙。宋江就忠义堂上与众弟兄商议立梁山泊之主。晁盖遗誓，明如画石，今日之事，有何商议？商议者，明明不用晁盖遗誓也。自比以下皆宋江商议之辞，岂复以晁盖为念哉！吴用便道：“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其余众弟兄各依旧位。”“吴用便道”四字，书法。宋江道：“向者晁天王遗言：‘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不拣是谁，便为梁山泊之主。’今日，卢员外生擒此贼，赴山祭献晁兄，报仇雪恨，正当为尊，不必多说。”卢俊义道：“小弟德薄才疏，怎敢承当此位？若得居末，尚自过分。”宋江道：“非宋某多谦，有三件不如员外处。何不一口到底，只奉天王遗令，而又别引他辞。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员外堂堂一表，凛凛一躯，众人无能得及。赞员外语，却是挑众人语。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众兄弟不弃，暂居尊位；员外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又非众人所能得及。挑众人语。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员外力敌万人，通今博古，一发众人无能得及。挑众人语。○看他出说三件，却偏不及为天王报仇也。宋江之奸恶无耻，一至于是乎！写得妙妙。员外有如此才德，正当为山寨之主。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句句挑众人语。宋江主张已定，休得推托。”卢俊义拜于地下，说道：“兄长枉自多谈。卢某宁死，实难从命。”吴用又道：“吴用又道”，书法。“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皆人所伏。兄长若如是再三推让，恐冷了众人之心。”原来吴用已把眼视众人，故出此语。写两人同恶共济如镜。

只见黑旋风李逵大叫道：“我在江州，舍身拚命，跟将你来，众人都饶让你一步！我自天也不怕！妙妙，天生是李大哥语。你只管让来让去假甚鸟！妙妙，快绝。我便杀将起来，各自散火！”妙妙，是是。武松见吴用以目示人，也上前叫道：“哥哥手下许多军官都是受过朝廷诰命的，他只是让哥哥，如何肯从别人？”妙妙，天生是武二语。刘唐便

道：“我们起初七个上山，那时便有让哥哥为尊之意。今日却让后来人。”妙妙，天生是刘唐语。鲁智深大叫道：“若还兄长要这许多礼数，洒家们各自撒开！”妙妙，天生是鲁提辖语。宋江道：“你众人不必多说，我别有个道理。看天意是如何，方才可定。”天王之遗令置之不论，而别生出许多商议，许多道理，写得可丑可恨之极。吴用道：“有何高见，便请一言。”宋江道：“有两件事。”正是教：

梁山泊内，重添两个英雄；
东平府中，又惹一场灾祸。

直教：

天罡尽数投山寨，
地煞空群聚水涯。

毕竟宋江说出那两件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1] 迭不得：比不上。

[2] 鈇箭：箭头较薄而阔，箭杆较长的一种箭。

[3] 番犬伏窝之计：传说古时番地有犬，性狡黠，常乘野兽外出时，潜伏兽窝中，等野兽归来，突然跳出袭击。后兵家用兵，常采取诱敌轻出，同时在敌营左右设置埋伏，待敌军回营时突然予以袭击，故谓“番犬伏窝之计”。

第六十八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打东平、东昌二篇，为一书最后之笔，其文愈深，其事愈隐，读者不可不察。何以言之？盖梁山泊，晁盖之业也；史文恭，晁盖之仇也；活捉史文恭，便主梁山泊，则晁盖之令也。遵晁盖之令，而报晁盖之仇，承晁盖之业，誓箭在彼，明明未忘，宋江不得与卢俊义争，断断如也。然而宋江且必有以争之。如之何宋江且必有以争之？弃晁盖遗令，而别阉东平、东昌二府借粮，则卢俊义更不得与宋江争也，亦断断如矣。或曰：“二城之孰坚孰瑕，宋江未有择也；是役之胜与不胜，宋江未有必也。何用知其必济，何用知卢之必不济？彼俱不济，无论；若幸而俱济，则是梁山泊主又未定也。今子之言卢俊义必不得与宋江争也。何故？”噫嘻！闻弦者赏音，读书者论事，岂其难哉！岂其难哉！观其分调众人之时，而令吴用、公孙胜二人悉居卢之部下也，彼岂不曰惟二军师实左右之，则功必易成；功必易成，是位终及之，庶几有以不负天王之言，诚为甚盛心也！乃我独有以知吴与公孙之在卢之部下，犹其不在卢之部下也；吴与公孙虽不在宋之部下，而实在宋之部下也。盖吴与公孙之在卢之部下，其外也；若其内，固曾不为卢设一计也。若吴与公孙虽不在宋之部下，然而尺书可来，匹马可去，借箸画计，曾不遗力，则犹在帐中无以异也。且此岸上粮车，水中米船，而不出于吴用耶？阴云布满，黑雾遮天，而不出于公孙胜耶？夫诚不出于吴与公孙则已耳，终亦出于吴与公孙，而宋江未来，括囊以待；宋江一至，争鞭而效，此何意也？迹其前后，推其存心，亦幸而没羽箭难胜耳！不幸而使没羽箭者方且一鼓就擒，则彼吴用、公孙胜之二人者，讵不能从中掣肘，败乃公事，于以徐俟宋江之来至哉！由斯以言，则是宋固必济，卢固必不济；卢俊义之终不得与宋江争也，断断如也。我故曰：打东平、东昌二篇，其文愈深，其事愈隐，读者不可不察也。

此书每欲作重叠相犯之题，如二解越狱，史进又要越狱，是其类也。忽然以“月尽”二字，翻空造奇，夫然后知极窘蹙题，其中皆有无数异样文字，人自无才不能洗发出来也。

刀枪剑戟、如麻似火之中，偏能夹出董将军求亲一事，读之使人又有一样眼色。

话说宋江不负晁盖遗言，把第一位让与卢员外，众人不服。宋江又道：“目今山寨钱粮缺少，梁山泊东有两个州府，却有钱粮：一处是东平府，一处是东昌府。我们自来不曾搅扰他那里百姓。今去问他借粮，可写下两个阄儿，我和卢员外各拈一处。如先打破城子的，便做梁山泊主，如何？”天王之遗令曰：如有活捉史文恭者，便做梁山泊主。至此宋江忽别换一令曰：如有先打破城子者，便做梁山泊主。吴用道：“也好。”卢俊义道：“休如此说。只是哥哥为梁山泊主，某听从差遣。”此时不由卢俊义，当下便唤铁面孔目裴宣写下两个阄儿。焚香对天祈祷已罢，各拈一个。宋江拈着东平府，卢俊义拈着东昌府。众皆无语。

当日设筵，饮酒中间，宋江传令，调拨人马。宋江部下：调拨又换出一格。林冲、花荣、刘唐、史进、徐宁、燕顺、吕方、郭盛、韩滔、彭玘、孔明、孔亮、解珍、解宝、王矮虎、一丈青、张青、孙二娘、孙新、顾大嫂、石勇、郁保四、王定六、段景住，大小头领二十五员，马步军兵一万；水军头领三员，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领水军驾船接应。卢俊义部下：吴用、公孙胜、将吴用、公孙胜二人悉让卢俊义，以愚众人，奇妙之极，夫又安知其不用吴用之掣其肘乎？关胜、呼延灼、朱仝、雷横、索超、杨志、单廷珪、魏定国、宣赞、郝思文、燕青、杨林、欧鹏、凌振、马麟、邓飞、施恩、樊瑞、项充、李衮、时迁、白胜，大小头领二十五员，马步军兵一万；水军头领三员，李俊、童威、童猛，引水手驾船接应。其余头领并中伤者看守寨栅。分俵已定。宋江与众头领去打东平府，卢俊义与众头领去打东昌府。众多头领各自下山。此是三月初一日的話，日暖风和，草青沙软，正好厮杀。写得好。

却说宋江领兵前到东平府，离城只有四十里路，地名安山镇，扎驻军马。宋江道：“东平府太守程万里，和一个兵马都监，乃是河东上党郡人氏，此人姓董，名平，善使双枪，人皆称为双枪将，有万夫不当之勇。虽然去打他城子，也和他通些礼数，差两个人赍一封战书去那里下。若肯归降，免致动兵；若不听从，那时大行杀戮，使人无怨。谁敢与我先去下书？”只见部下走过郁保四道：“小人认得董平，情愿赍书去下。”郁保四新到立功，例也。又见部下转过王定六道：“小弟新来，也并不曾与山寨中出力，今日情愿帮他去走一遭。”王定六亦须立功，例也。宋江大喜，随即写了战书与郁保四、王定六两个去下。书上只说借粮一事。

且说东平府程太守闻知宋江起军马到了安山镇驻扎，便请本州兵马都监双枪将董平商议军情重事。正坐间，门人报道：“宋江差人下战书。”程太守教唤至。郁保四、王定六当堂厮见了，将书呈上。程万里看罢来书，对董都监说道：“要借本府钱粮，此事如何？”董平听了大怒，叫推出去，即便斩首。程太守说道：“不可！自古两国相战，不斩来使，于礼不当。只将二人各打二十讯棍，发回原寨，看他如何。”董平怒气未息，喝把郁保四、王定六一索捆翻，打得皮开肉绽，推出城去。两个回到大寨，哭告宋江说：“董平那厮无礼，好生眇视大寨！”

宋江见打了两个，怒气填胸，便要平吞州郡。先叫郁保四、王定六上车，回山将息。只见九纹龙史进起身说道：“小弟旧在东平府时，与院子里一个娼妓有交，唤做李睡兰，往来情熟。我如今多将些金银，潜地入城，借他家里安歇。约时定日，哥哥可打城池。只待董平出来交战，我便爬去更鼓楼上放起火来。里应外合，可成大事。”宋江道：“最好。”史进随即收拾金银，安在包袱里，身边藏了暗器，拜辞起身。宋江道：“兄弟善觑方便，我且顿兵不动。”

且说史进转入城中，径到西瓦子李睡兰家。大伯见是史进，吃了一惊；接入里面，叫女儿出来厮见。李睡兰引去楼上坐了，便问史进道：“一向如何不见你头影？听得你在梁山泊做了大王，官司出榜捉你。这两日街上乱哄哄地，说宋江要来打城借粮，你如何却到这里？”史进道：“我实不瞒你说：我如今在梁山泊做了头领，不曾有功。如今哥哥要来打城借粮，我把你家备细说了。我如今特地来做细作，有一包金银相送与你，切不可走漏了消息。明日事完，一发带你一家上山快活。”史进丑话。李睡兰葫芦提应承，收了金银，且安排些酒肉相待；却来和大娘商量道：“他往常做客时，是个好人，在我家出入不妨。如今他做了歹人，倘或事发，不是要处。”大伯说道：“梁山泊宋江这伙好汉，不是好惹的；但打城池，无有不破。若还出了言语，他们有日打破城子入来，和我们不干罢！”虔婆便骂道：“老蠢物！你省得甚么人事！自古道：‘蜂刺入怀，解衣去赶。’天下通例，自首者即免本罪！你快去东平府里首告，拿了他去，省得日后负累不好！”大伯道：“他把许多金银与我家，不与他担些干系，买我们做甚么？”虔婆骂道：“老畜生！你这般说，却似放屁！我这行院人家坑陷了千千万万的人，岂争他一个！衙院中大本领语，读之可畏。你若不去首告，我亲自去衙前叫屈，和你也说在里面！”大伯道：“你不要性发，且叫女儿款住他，休得打草惊蛇，吃他走了。待我去报与做公的先来拿了，却去首官。”

且说史进见这李睡兰上楼来，觉得面色红白不定。如画。史进便问道：“你家莫不有甚事，这般失惊打怪？”李睡兰道：“却才上胡梯踏了个空，争些儿跌了一交，因此心慌撩乱。”如画。争不过一盏茶时，只听得胡梯边脚步响，有人奔上来；窗外呐声喊，数十个做公的抢到楼上，先是大伯上来，次是做公的上来，写得有光景，有次序。把史进似抱头狮子画出史进。○从极狼狈时，画出极雄健来，奇甚。绑将下楼来，径解到东平府里厅上。

程太守看了大骂道：“你这厮胆包身体！怎敢独自个来做细作？若不是李睡兰父亲首告，误了我一府良民！快招你的情由，宋江教你来怎地？”史进只不言语。妙，不惟写史进，亦图省笔也。董平便道：“这等贼骨头，不打如何肯招！”程太守喝道：“与我加力打这厮！”两边走过狱卒牢子，先将冷水来喷腿上，两腿各打一百大棍。史进由他拷打，只不言语。妙，写出史进。董平道：“且把这厮长枷木杻送在死囚牢里，等拿了宋江，一并解京施行！”

却说宋江自从史进去了，备细写书与吴用知道。如此，即何异吴用在帐中？吴用看了宋公明来书，说史进去娼妓李睡兰家做细作，大惊。急与卢俊义说知，连夜来见宋江，大书吴用之急宋江如此，以表其同恶共济，妙妙。问道：“谁叫史进去来？”宋江道：“他自愿去，说这李行首是他旧日的表子，好生情重，因此前去。”吴用道：“兄长欠些主张，若吴某在此，决不教去。从来娼妓之家，迎新送旧，陷了多少好人。更兼水性无定，总有恩情，也难出虔婆之手。此人今去必然吃亏！”宋江便问吴用请计，吴用便叫顾大嫂：“劳烦你去走一遭，可扮做贫婆^[1]，潜入城中，只做求乞的。若有些动静，火急便回。若是史进陷在牢中，你可去告狱卒，只说：‘有旧情恩念，我要与他送一口饭。’”拽入牢中，暗与史进说知：“我们月尽夜^[2]，三字变出奇文。黄昏前后，必来打城。你可就水火之处安排脱身之计。”月尽夜，你就城中放火为号，此间进兵，方好成事。兄长可先打汶上县，百姓必然都奔东平府；却叫顾大嫂杂在数内，乘势入城，便无人知觉。”好甚！不然者，寇警戒严，如何得入去？吴用设计已罢，上马便回东昌府去了。写吴用不在宋江部下，而为宋江定计，反显其在卢俊义部下而不为俊义定计也。深文妙笔，读之可思。宋江点起解珍、解宝，引五百余人，攻打汶上县。果然百姓扶老携幼，鼠窜狼奔，都奔东平府来。

却说顾大嫂头髻蓬松，衣服蓝缕，杂在众人里面，拽入城来，绕街求乞。到州衙前，打听得史进果然陷在牢中。次日，提着饭罐，只在司

狱司前往来伺候。见一个年老公人老人好善，庶几放入也。从牢里出来，顾大嫂看着便拜，泪如雨下。那年老公人问道：“你这贫婆哭做甚么？”顾大嫂道：“牢中监的史大郎是我旧的主人，自从离了，又早十年。只说道在江湖上做买卖，不知为甚事陷在牢里？眼见得无人送饭，老身叫化得这一口儿饭，特要与他充饥。哥哥怎生可怜见，引进则个，强如造七层宝塔。”那公人道：“他是梁山泊强人，犯着该死的罪，谁敢带你入去。”顾大嫂道：“便是一刀一剮，自教他瞑目而受。只可怜见引老身入去送这口儿饭，也显得旧日之情！”会说。说罢又哭。那老公人寻思道：“若是个男子汉，难带他入去；一个妇人家，有甚利害！”注出特遣大嫂之故。当时引顾大嫂直入牢中来，看见史进项带沉枷，腰缠铁索。史进见了顾大嫂，吃了一惊，做声不得。顾大嫂一头假啼哭，一头喂饭。别的节级便来喝道：“这是该死的歹人！狱不通风，谁放你来送饭！即忙出去，饶你两棍！”斗出奇文来。顾大嫂更住不得，只得：“月尽夜叫你自挣扎。”斗出奇文来。史进再要问时，顾大嫂被小节级打出牢门。史进只听得“月尽夜”三个字。斗出奇文来。

原来那个三月却是大尽^[3]。斗出奇文来。到二十九，史进在牢中见两个节级说话，问道：“今朝是几时？”那个小节级却错记了，回道：“今日是月尽夜，晚些买帖孤魂纸来烧^[4]。”斗出奇文来，奇不可言，骇不可言。史进得了这话，巴不得晚。令我吓绝，将如之何！一个小节级吃得半醉，带史进到水火坑边^[5]，史进哄小节级道：“背后的是谁？”赚得他回头，挣脱了枷，只一枷梢，把那小节级面上正着一下，打倒在地。吓绝。就拾砖头敲开木柵，吓绝。睁着鹞眼，抢到亭心里；吓绝。几个公人都酒醉了，被史进迎头打着，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拔开牢门，只等外面救应。吓绝，如之何？如之何？又把牢中应有罪人尽数放了，总有五六十人，就在牢内发起喊来。吓绝。有人报知太守，程万里惊得面如土色，连忙便请兵马都监商量。董平道：“城中必有细作，且差多人围困了这贼！我却乘此机会，领军出城，去捉宋江；相公便紧守城池，差数十公人围定牢门，休教走了！”董平上马，点军去了。程太守便点起一应节级、虞候、押番，各执枪棒，去大牢前呐喊。史进在牢里不敢轻出，外厢的人又不敢进去。顾大嫂只叫得苦。三句写三面人都尽。

却说都监董平点起兵马，四更上马，杀奔宋江寨来。伏路小军报知宋江，宋江道：“此必是顾大嫂在城中又吃亏了。他既杀来，准备迎敌。”号令一下，诸军都起。当时天色方明，却好接着董平军马，两下摆开阵势。董平出马。原来董平心灵机巧，三教九流无所不通，品竹调

弦无有不会，山东、河北皆号他为风流双枪将。宋江在阵前看了董平这表人品，一见便喜。又见他箭壶中插一面小旗，上写一联道：“英雄双枪将，风流万户侯。”大处写不尽，却向细处描点出来，所谓颊上三毫，只是意思所在也。宋江遣韩滔出马迎敌。韩滔手执铁槊，直取董平。董平那对铁枪神出鬼没，人不可当。宋江再叫金枪手徐宁仗钩镰枪前去替回韩滔。徐宁飞马便出，接住董平厮杀。两个在战场上战到五十馀合，不分胜败。交战良久，宋江恐怕徐宁有失，便教鸣金收军。徐宁勒马回来，董平手举双枪，直追杀入阵来。宋江乘势鞭梢一展，四下军兵一齐围住。宋江勒马上高阜处看望，只见董平围在阵内。他若投东，宋江便把号旗望东指，军马向东来围他；他若投西，号旗便往西指，军马便向西来围他。董平在阵中横冲直撞，两枝枪直杀到申牌已后，冲开条路，杀出去了。写董平。宋江不赶。董平因见交战不胜，当晚收军回城去了。宋江连夜起兵，直抵城下，团团调兵围住。顾大嫂在城中未敢放火，史进又不敢出来。两下拒住。小尽却举发，大尽却不动，奇情拗笔，匪夷所及。

原来程太守有个女儿，十分颜色；董平无妻，累累使人去求为亲，程万里不允。因此，日常间有些言和意不和。忽从“风流”二字转出波澜来。董平当晚领军入城，其日，使个就里的人，乘势来问这头亲事。妙。真英雄，真风流，温太真不足齿也。程太守回说：“我是文官，他是武官，相赘为婿，正当其理。只是如今贼寇临城，事在危急，若还便许，被人耻笑。待得退了贼兵，保护城池无事，那时议亲，亦未为晚。”那人把这话回复董平。董平虽是口里应道“说得是”，只是心中踌躇，不十分欢喜，恐怕他日后不肯。军马倥偬、羽书旁午之中，偏有笔力夹写许多蜂媒蝶使，妙妙。

这里宋江连夜攻打得紧，太守催请出战。董平大怒，大怒接上文何句，妙不可言。○只“大怒”二字，便活写出董平，英雄风流，四字都有。披挂上马，带领三军，出城交战。宋江亲在阵前门旗下，喝道：“量你这个寡将^[6]，怎当我手下雄兵十万，猛将千员！汝但蚤来就降，可以免汝一死！”董平大怒，回道：“文面小吏，该死狂徒，怎敢乱言！”说罢，手举双枪，直奔宋江。左有林冲，右有花荣，两将齐出，各使军器来战董平。约斗数合，两将便走。吴用计可知。宋江军马佯败，四散而奔。董平要逞骁勇，拍马赶来。宋江等却好退到寿春县界。

宋江前面走，董平后面追。吴用计可知。离城有十数里，前至一个村镇，两边都是草屋，中间一条驿道。吴用计可知。董平不知是计，只

顾纵马赶来。宋江因见董平了得，隔夜已使王矮虎、一丈青、张青、孙二娘四个带一百余人，先在草屋两边埋伏，却拴数条绊马索在路上，又用薄土遮盖，只等来时鸣锣为号，绊马索齐起，准备捉这董平。吴用计可知。董平正赶之间，来到那里，只听得背后孔明、孔亮大叫：“勿伤吾主！”却好到草屋前，一声锣响，两边门扇齐开，拽起绳索。那马却待回头，背后绊马索齐起，将马绊倒，董平落马。吴用计可知。左边撞出一丈青、王矮虎，右边走出张青、孙二娘，一齐都上，把董平捉了。头盔、衣甲、双枪、只马尽数夺了。两个女头领将董平捉住，擒董平偏用两女将，为“风流”二字渲染也。用麻绳背剪绑了。两个女将各执钢刀，监押董平来见宋江。

却说宋江过了草屋，勒住马，立在绿杨树下，迎见这两个女头领解着董平。宋江随即喝退两个女将：“我教你去相请董将军，谁教你们绑缚他来！”吴用计可知。二女将诺诺而退。吴用计可知。宋江慌忙下马，自来解其绳索，便脱护甲锦袍，与董平穿着，纳头便拜。已上皆吴用所定计可知。○写宋江擒董平，悉出吴用定计者，反显其不为卢员外定一计也。董平慌忙答礼。宋江道：“倘蒙将军不弃微贱，就为山寨之主。”欺董平乎？欺卢俊义乎？董平答道：“小将被擒之人，万死犹轻。若得容恕安身，已为万幸！若言山寨为主，小将受惊不小。”特将“山寨之主”四字作庄语相对，以形击宋江也。宋江道：“敝寨缺少粮食，特来东平府借粮，别无他意。”董平道：“程万里那厮原是童贯门下门馆先生，得此美任，安得不害百姓？此语为是公论？为是私怨？两边闪耀，便成佳致。若是兄长肯容董平回去，赚开城门，杀入城中，共取钱粮，以为报效。”宋江大喜，便令一行人将过盔甲枪马还了董平，细。披挂上马。

董平在前，宋江军马在后，卷起旗幡，都在东平城下。董平军马在前，大叫：“城上快开城门！”把门军士将火把照时，认得是董都监，随即大开城门，放下吊桥。董平拍马先入，砍断铁锁；背后宋江等长驱人马杀入城来。都到东平府里，急传将令：不许杀害百姓、放火烧人房屋。董平径奔私衙，杀了程太守一家人口，夺了这女儿。宋江先叫开了大牢，救出史进。写两人各急其急，妙甚。便开府库，尽数取了金银财帛；大开仓廩，装载粮米上车；先使人护送上梁山泊金沙滩，交割与三阮头领接递上山。完正题。史进自引人去瓦子西里李睡兰家，把虔婆老幼一门大小，碎尸万段。又与董平反衬成色。宋江将太守家私俵散居民，快事。仍给沿街告示，晓谕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杀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快事。告示已罢，收拾回军。

大小将较再到安山镇，只见白日鼠白胜飞奔前来，报说东昌府交战之事。宋江听罢，神眉剔竖，怪眼圆睁，大叫：“众多兄弟不要回山，且跟我来！”过接有气势。正是：

重驱水泊英雄将，
再夺东昌锦绣城。

毕竟宋江复引军马怎地救应，且听下回分解。

[1] 贫婆：贫穷的老妇人。

[2] 月尽：农历每月的最后一天。

[3] 大尽：农历有三十天的月份。

[4] 孤魂纸：旧时祭祀亡人所烧的冥纸。

[5] 水火坑：厕所的隐语。

[6] 寡将：无能之将。

第六十九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批详前一回中。

古亦未闻有以石子临敌者。自耐庵翻空出奇，忽然撰为此篇，而遂令读者之心头眼底，真觉石子之来，星流电掣，水泊之人，鸟骇兽窜也。此岂耐庵亦以一部大书张皇一百余人，实惟太甚，故于临绝笔时，恣意击打，以少杀其势耶？读一部七十回，篇必谋篇，段必谋段，之后忽然结以如卷如扫、如驰如撒之文，真绝奇之章法也。

叙一百八人，而终之以皇甫相马。嘻乎妙哉！此《水浒》之所以作乎？夫支离拥肿之材，未必无舟车之用；而蹄啮嘶喊之疾，未必非千里之力也。泥其外者，未必不金其里；灶下之厮养，未必不能还王于异国也。惟贤宰相有破格之识赏，斯百年中有异常之报效，然而世无伯乐，贤愚同死，其尤驳者，乃遂走险。至于势溃事裂，国家实受其祸，夫而后叹吾真失之于牝牡骊黄之外也。嗟乎！不已晚哉！

话说宋江打了东平府，收军回到安山镇，正待要回山寨，只见白胜前来报说，卢俊义去打东昌府连输了两阵：“城中有个猛将，姓张，名清，原是彰德府人，虎骑出身；善会飞石打人，百发百中，人呼为没羽箭。写出张清。手下两员副将：一个唤做花项虎龚旺，浑身上刺着虎斑，脖项上吞着虎头，马上会使飞枪；写出龚旺。一个唤做中箭虎丁得孙，面颊连项都有疤痕，马上会使飞叉。写出丁得孙。卢员外提兵临境，一连十日，不出厮杀。前日张清出城交锋，郝思文出马迎敌，战无数合，张清便走，郝思文赶去，被他额角上打中一石子，跌下马来，先就口中虚写一石子作引。却得燕青一弩箭射中张清战马，因此救得郝思文性命，燕青弩箭，亦先虚写作引。输了一阵。次日，混世魔王樊瑞引项充、李衮，舞牌去迎，不期被丁得孙从肋窝里飞出标叉，正中项充，因此又输了一阵。悉从口中虚写。二人见在船中养病。军师特令小弟来请哥哥早去救应。”不闻为设一计，而竟请救应，二人诡谋如镜照面。宋江见说，便对众人叹道：“卢俊义直如此无缘！特地教吴学究、公孙

胜都去帮他，只想要他见阵成功，坐这第一把交椅，谁想又逢敌手！看他无数权诈，无数丑态，遂令人不愿卒读。既然如此，我等众兄弟引兵都去救应。”当时传令，便起三军。诸将上马，跟随宋江直到东昌境界。卢俊义等接着，具说前事，权且下寨。

正商议间，小军来报：“没羽箭张清搦战。”宋江领众便起，向平川旷野摆开阵势；大小头领一齐上马，随到门旗下。三通鼓罢，张清在马上荡起征尘，往来驰走；门旗影里，左边闪出那个花项虎龚旺，右边闪出这个中箭虎丁得孙。三骑马来到阵前，张清手指宋江，骂道：“水洼草贼，愿决一阵！”宋江问道：“谁可去战此人？”只见阵里一个英雄忿怒跃马，手舞镰枪，出到阵前。宋江看时，乃是金枪手徐宁。宋江暗喜，便道：“此人正是对手。”或予之，好。徐宁飞马直取张清，两马相交，双枪并举。斗不到五合，张清便走，徐宁〔去〕赶（走）。张清把左手虚提长枪，右手便向锦囊中摸出石子，扭回身，觑得徐宁面门较近，只一石子，眉心早中，翻身落马。写石子一法。龚旺、丁得孙便来捉人。宋江阵上人多，早有吕方、郭盛两骑马、两枝戟，救回本阵。

宋江等大惊，尽皆失色，再问：“那个头领接着厮杀？”宋江言未尽，马后一将飞出，看时，却是锦毛虎燕顺。宋江却待阻当，那骑马已自去了。或夺之，好。燕顺接住张清，斗无数合，遮拦不住，拨回马便走。张清望后赶来，手取石子，看燕顺后心一掷，打在鎧甲护镜上，铮然有声，伏鞍而走。写石子又一法。

宋江阵上一人大叫：“匹夫何足惧哉！”拍马提槊飞出阵去。宋江看时，乃是百胜将韩滔，不打话，便战张清。两马方交，喊声大举。韩滔要在宋江面前显能，抖擞精神，大战张清。不到十合，张清便走。韩滔疑他飞石打来，不去追赶。又好。张清回头，不见赶来，翻身勒马便转。韩滔却待挺槊来迎，被张清暗藏石子，手起，望韩滔鼻凹里打中，只见鲜血迸流，逃回本阵。写石子又一法。彭玕见了大怒，不等宋公明将令，手舞三尖两刃刀，飞马直取张清。两个未曾交马，又好。被张清暗藏石子在手，手起，正中彭玕面颊，丢了三尖两刃刀，奔马回阵。写石子又一法。

宋江见输了数将，心内惊惶，便要将军马收转。只见卢俊义背后一大叫：好。“今日将威风折了，来日怎地厮杀！且看石子打得我么？”宋江看时，乃是丑郡马宣赞，拍马舞刀，直奔张清。张清便道：“一个来，一个走！两个来，两个逃！你知我飞石手段么？”宣赞道：“你打得别人，怎近得我！”说言未了，张清手起，一石子正中宣赞

嘴边，翻身落马。写石子又一法。龚旺、丁得孙却待来捉，怎当宋江阵上人多，众将救了回阵。

宋江见了，怒气冲天，掣剑在手，割袍为誓：“我若不拿得此人，誓不回军！”呼延灼见宋江设誓，便道：“兄长此言，要我们弟兄何用？”就拍踢雪乌骓，直临阵前，大骂张清：“小儿得宠，一力一勇！妙语如古谣谚。认得大将呼延灼么？”好。张清便道：“辱国败将，也遭吾毒手！”言未绝，一石子飞来。呼延灼见石子飞来，急把鞭来隔时，却中在手腕上，早着一下，便使不动钢鞭，回归本阵。写石子又一法。

宋江道：“马军头领都被损伤，步军头领谁敢捉得这厮？”唤一起笔。只见部下刘唐手捻朴刀，挺身出战。张清见了大笑，骂道：“你那败将！马军尚且输了，何况步卒！”刘唐大怒，径奔张清。张清不战，跑马归阵。刘唐赶去，人马相迎。刘唐手疾，一朴刀砍去，却砍着张清战马。那马后蹄直踢起来，刘唐面门上扫着马尾，双眼生花，早被张清只一石子打倒在地；写石子又一法。○一路都写石子，此忽插入马尾，奇笔。急待挣扎，阵中走出军来，横拖倒拽，拿入阵中去了。

宋江大叫：“那个去救刘唐？”接上卸下，又换上一起笔。只见青面兽杨志便拍马舞刀，直取张清。张清虚把枪来迎。杨志一刀砍去，张清镗里藏身，杨志却砍了个空。张清手拿石子，喝声道：“着！”石子从肋窝里飞将过去。张清又一石子，铮的打在盔上，吓得杨志胆丧心寒，伏鞍归阵。写石子又一法。

宋江看了，转转寻思：“若是今番输了锐气，怎生回梁山泊？谁与我出得这口气？”朱仝听得，目视雷横说道：“一个不济事，我两个同去夹攻！”亦换。朱仝居左，雷横居右，两条朴刀，杀出阵前。张清笑道：“一个不济，又添一个！由你十个，更待如何！”全无惧色。在马上藏两个石子在手。雷横先到，张清手起，势如“招宝七郎”，雷横额上早中一石子，扑然倒地。朱仝急来快救，脖项上又一石子打着。写石子又一法。○上两石子打不着杨志，此两石子连打朱仝、雷横。关胜在阵上看见中伤，大挺神威，轮起青龙刀，纵开赤兔马，来救朱仝、雷横。刚抢得两个奔走还阵，张清又一石子打来。关胜急把刀一隔，正中着刀口，迸出火光。关胜无心恋战，勒马便回。写石子又一法。○写关胜短。

双枪将董平见了，心中暗忖：“我今新降宋江，若不显我些武艺，上山去必无光彩。”手提双枪，飞马出阵。张清看见，大骂董平：“我和

你邻近州府，唇齿之邦，共同灭贼，正当其理！你今缘何反背朝廷？岂不自羞！”董平大怒，直取张清。两马相交，军器并举；两条枪阵上交加，四双臂环中撩乱。约斗五七合，张清拨马便走。董平道：“别人中你石子，怎近得我！”张清带住枪杆，去锦袋中摸出一个石子，右手才起，石子早到。董平眼明手快，拨过了石子。好。张清见打不着，再取第二个石子，又打将去，董平又闪过了。好。两个石子打不着，张清却早心慌。那马尾相衔，好。张清走到阵门左侧，好。董平望后心刺一枪来。好。张清一闪，镗里藏身，董平却搠了空，好。那条枪却搠将过来。好。董平的马和张清的马两厮并着，好好。○马尾相衔妙，两马厮并妙，两人大战，精彩却从两匹马上活写出来。张清便撇了枪，双手把董平和枪连臂膊只一拖，好好。却拖不动，两个搅做一块。好好。宋江阵上索超望见，轮动大斧，便来解救。对阵龚旺、丁得孙两骑马齐出，截住索超厮杀。好好。○又添出三人。张清、董平又分拆不开，索超、龚旺、丁得孙三匹马搅做一团。林冲、花荣、吕方、郭盛四将一齐尽出，两条枪、两枝戟来救董平、索超。好好。○又添出四人。张清见不是势头，弃了董平，跑马入阵。好。董平不舍，直撞入去，却忘了提备石子。张清见董平追来，暗藏石子在手，待他马近，喝声着：“着！”董平急躲，那石子抹耳根上擦过去了，董平便回。写石子又一法。○写董平长。索超撇了龚旺、丁得孙，也赶入阵来。好。张清停住枪，轻取石子，望索超打来。索超急躲不迭，打在脸上，鲜血迸流，提斧回阵。写石子又一法。○索超只就董平一段顺手带下。

且说林冲、花荣把龚旺截住在一边，一边。吕方、郭盛把丁得孙也截住在一边。一边。○两边双起，下分叙之。龚旺心慌，便把飞枪掣将来，却掣不着花荣、林冲。龚旺先没了军器，被林冲、花荣活捉归阵。龚旺一边毕。这边丁得孙舞动飞叉，死命抵敌吕方、郭盛，不提防浪子燕青在阵门里看见，暗忖道：“我这里被他片时连打一十五员大将，若拿他一个偏将不得，有何面目？”放下杆棒，身边取出弩弓，搭上弦，放一箭去，一声响，正中丁得孙马蹄，那马便倒，却被吕方、郭盛捉过阵来。丁得孙一边毕。张清要来救时，寡不敌众，只得拿了刘唐，且回东昌府去。太守在城上看见张清前后打了梁山泊一十五员大将；虽然折了龚旺、丁得孙，也拿得这个刘唐；回到州衙，把盏相贺。先把刘唐长枷送狱，却再商议。

且说宋江收军回来，把龚旺、丁得孙先送上梁山泊。宋江再与卢俊义、吴用道：“我闻五代时，大梁王彦章日不移影，连打唐将三十六员。今日张清无一时，连打我一十五员大将，真是不在此人之下，定当

是个猛将。”众人无语。宋江又道：“我看此人全仗龚旺、丁得孙为羽翼；如今羽翼被擒，可用良策，捉获此人。”吴用道：“兄长放心。小生见了此将出没，久已安排定了。何不早行？我欲问之。○久已，字法。虽然如此，且把中伤头领送回山寨，却教鲁智深、武松、孙立、黄信、李立尽数引领水军，安排车仗船只，水陆并进，船只相迎，赚出张清，便成大事。”吴用分拨已定。

再说张清在城内与太守商议道：“虽是赢了两阵，贼势根本未除，可使人去探听虚实，却作道理。”只见探事人来回报：“寨后西北上，不知那里将许多粮米，有百十辆车子；河内又有粮草船，大小有五百馀只；水陆并进，船马同来。沿路有几个头领监管。”太守道：“这厮们莫非有计？恐遭他毒手。再差人去打听，端的果是粮草也不是？”次日，小军回报说：“车上都是粮草，尚且撒下米来。水中船只虽是遮盖着，尽有米布袋露将出来。”说得如画。张清道：“今晚出城，先截岸上车子，后去取他水中船只。太守助战，一鼓而得。”太守道：“此计甚妙，只可善觑方便。”叫军汉饱餐酒食，尽行披挂，稍驮锦袋，张清手执长枪，引一千军兵，悄悄地出城。

是夜月色微明，星光满天。行不到十里，望见一簇车子，旗上明写“水浒寨忠义粮”。堂名“忠义”，乃至粮亦名“忠义”，世人可笑，每每有此。张清看了，见鲁智深担着禅杖，皂直裰拽扎起，当头先走。张清道：“这秃驴脑袋上着我一下石子。”鲁智深担着禅杖，此时自望见了，只做不知，大踏步只顾走，却忘了提防他石子。正走之间，张清在马上喝声：“着！”一石子正飞在鲁智深头上，打得鲜血迸流，望后便倒。又一石子，妙妙，譬如大雨既歇，犹闻馀滴也。张清军马一齐呐喊，都抢将来。武松急挺两口戒刀，死去救回鲁智深，撇了粮车便走。张清夺得粮车，见果是粮米，心中欢喜，不来追赶鲁智深，且押送粮草，推入城来。太守见了大喜，自行收管。

张清要再抢河中米船，太守道：“将军善觑方便。”张清上马，转过南门。此时望见河港内粮船不计其数。张清便叫开城门，一齐呐喊，抢到河边，都是阴云布满，黑雾遮天；马步军兵回头看时，你我对面不见。此是公孙胜行持道法。何不早行？我欲问之。张清看见，心慌眼暗，却待要回，进退无路。四下里喊声乱起，正不知军兵从哪里来。林冲引铁骑军兵，将张清连人和马都赶下水去了。河内却是李俊、张横、张顺、三阮、两童，八个水军头领一字儿摆在那里。张清挣扎不脱，被阮氏三雄捉住，绳缠索绑，送入寨中。水军头领飞报宋江。

吴用便催大小头领连夜打城。太守独自一个，怎生支吾得住？听得城外四面炮声，城门开了，吓得太守无路可逃。宋江军马杀入城中，先救了刘唐；次后便开仓库，就将钱粮一分发送梁山泊，结完本题。一分给散居民。太守平日清廉，饶了不杀。东平、东昌两太守两样结果，好。

宋江等都在州衙里聚集众人会面，只见水军头领早把张清解来。众多弟兄被他打伤，咬牙切齿，尽要来杀张清。宋江见解将来，亲自直下堂阶迎接，便陪话道：“误犯虎威，请勿挂意！”邀上厅来。说言未了，只见阶下鲁智深使手帕包着头，拿着铁禅杖，径奔来要打张清。宋江隔住，连声喝退。张清见宋江如此义气，叩头下拜受降。宋江取酒奠地^[1]，折箭为誓：“众弟兄若要如此报仇，皇天不佑，死于刀剑之下。”众人听了，谁敢再言？

宋江设誓已罢，众人大笑，尽皆欢喜，收拾军马，都要回山。只见张清在宋公明面前举荐东昌府一个兽医：“复姓皇甫，名端。此人善能相马，知得头口寒暑病症，下药用针，无不痊可，真有伯乐之才。原是幽州人氏，为他碧眼黄须，貌若番人^[2]，以此人称为“紫髯伯”。梁山泊亦有用他处，可唤此人带引妻小一同上山。”一百八人而以相马终之，岂非欲令读者得之于牝牡骊黄之外耶？宋江闻言大喜：“若是皇甫端肯去相聚，大称心怀。”张清见宋江相爱甚厚，随即便去，唤到兽医皇甫端来拜见宋江并众头领。宋江看他一表非俗，碧眼重瞳，虬髯过腹，夸奖不已。皇甫端见了宋江如此义气，心中甚喜，愿从大义。宋江大喜。

抚慰已了，传下号令，诸多头领收拾车仗、粮食、金银，一齐进发，把这两府钱粮运回山寨。前后诸军都起，于路无话。早回到梁山泊忠义堂上。宋江叫放出龚旺、丁得孙来，亦用好言抚慰。二人叩头拜降。又添了皇甫端在山寨，专工医兽；董平、张清亦为山寨头领。宋江欢喜，忙叫排宴庆贺。都在忠义堂上各依次席而坐。宋江看了众多头领，却好一百单八员。大结束语，如椽之笔。宋江开言说道：“我等弟兄自从上山相聚，但到处并无疏失，皆是上天护佑，非人之能。今来扶我为尊，皆托众弟兄英勇。至此竟一句揽归自己，更不再用推让，宋江权术过人如此。我今有句言语，烦你众弟兄共听。”吴用便道：“愿请兄长约束^[3]。”宋江对着众头领开口说这个主意下来。正是有分教：

三十六天罡符定数，
七十二地煞合玄机。

毕竟宋公明说出甚么主意，且听下回分解。

[1] 奠地：祈祷或起誓时以酒浇地。

[2] 番人：指少数民族或外国人。

[3] 约束：规章，法令。

第七十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

一部书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其丑也。

或问：石碣天文，为是真有是事？为是宋江伪造？此痴人说梦之智也，作者亦只图叙事既毕，重将一百八人姓名一一排列出来，为一部七十回书点睛结穴耳。盖始之以石碣，终之以石碣者，是此书大开阖；为事则有七十回，为人则有一百单八者，是此书大眼节。若夫其事其人之为有无，此固从来著书之家之所不计，而奈之何今之读书者之惟此是求也？

聚一百八人于水泊，而其书以终，不可以训矣。忽然幻出卢俊义一梦，意盖引张叔夜收讨之一案，以为卒篇也。呜呼！古之君子，未有不小心恭慎而后其书得传者也。吾观《水浒》洋洋数十万言，而必以“天下太平”四字终之，其意可以见矣。后世乃复削去此节，盛夸招安，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甚且至于哀然以“忠义”二字而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乱，至于如是之甚也哉！

天罡、地煞等名悉与本人不合，岂故为此不甚了了之文耶？吾安得更起耐庵而问之！

话说宋公明一打东平，两打东昌，回归山寨，计点大小头领，共有一百八员，心中大喜，遂对众弟兄道：“宋江自从闹了江州，上山之后，皆托赖众弟兄英雄扶助，立我为头。今者共聚得一百八员头领，心中甚喜。自从晁盖哥哥归天之后，但引兵马下山，公然保全，此是上天护佑，非人之能。纵有被掳之人，陷于縲绁，或是中伤回来，且都无事。今者，一百八人皆在面前聚会，端的古往今来，实为罕有。从前兵刃到处，杀害生灵，无可禳谢^[1]。我心中欲建一罗天大醮，报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一则祈保众弟兄身心安乐；二则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假话；三则上荐晁天

王，早生天界，世世生生，再得相见假话。就行超度横亡恶死、火烧水溺、一应无辜被害之人，俱得善道。我欲行此一事，未知众弟兄意下若何？”众头领都称道：“此是善果好事，哥哥主见不差。”吴用便道：“先请公孙胜一清主行醮事。亦须军师调拨。然后令人下山，四远邀请得道高士，就带醮器赴寨。仍使人收买一应香烛、纸马、花果、祭仪、素馔、净食^[2]，并合用一应物件。”商议选定四月十五日为始，七昼夜好事。山寨广施钱财，督并干办。日期已近，向那忠义堂前挂起长幡，四首堂上扎缚三层高台。堂内铺设七宝三清圣像，两班设二十八宿，十二宫辰，一切主醮星官真宰；堂外仍设监坛崔、卢、邓、窦神将。详写。摆列已定，设放醮器齐备。请到道众，连公孙胜，共是四十九员。

是日晴明得好，天和气朗，月白风清。宋江、卢俊义为首，吴用与众头领为次拈香。公孙胜作高功，主行斋事，关发一应文书符命；与那四十八员道众，每日三朝。至第七日满散^[3]，宋江要求上天报应，特教公孙胜专拜青词^[4]，奏闻天帝，宋江乃至欲欺上帝，真乃罪通于天矣。每日三朝。却好至第七日，三更时分，公孙胜在虚皇坛第一层，众道士在第二层，宋江等众头领在第三层，众小头目并将较都在坛下，众皆恳求上苍，务要拜求报应。

是夜三更时候，只听得天上一声响，如裂帛相似，正是西北乾方天门上。众人看时，直竖金盘，两头尖，中间阔，又唤做“天门开”，又唤做“天眼开”；里面毫光，射人眼目，霞彩缭绕，从中间卷出一块火来，如栲栳之形，直滚下虚皇坛来。那团火绕坛滚了一遭，竟钻入正南地下去了。写得出奇，遂与“误走妖魔”作一部大书一起一结也。此时天眼已合，众道士下坛来。宋江随即叫人将铁锹、锄头掘开泥土，跟寻火块。那地下掘不到三尺深浅，只见一个石碣，正面两侧，各有天书文字。一部大书以石碣始，以石碣终，章法奇绝。

当下宋江且教化纸，满散平明，斋众道士，各赠与金帛之物，以充衬资。方才取过石碣看时，上面乃是龙章凤篆、蝌蚪之书，人皆不识。众道士内有一人姓何，法讳玄通，对宋江说道：“小道家间祖上留下一册文书，专能辩验天书。那上面都是自古蝌蚪文字，以此贫道善能辨认。译将出来，便知端的。”宋江听了大喜，连忙捧过石碣，教何道士看了，良久，说道：“此石都是义士大名，镌在上面。侧首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顶上皆有星辰南北二斗，下面却是尊号。若不见责，当以从头一一敷宣。”宋江道：“幸得高士指迷，缘分不浅。倘蒙见教，实感大德。唯恐上天见责之言，请勿藏匿。万望尽情

剖露，休遗片言。”宋江唤过圣手书生萧让，用黄纸誊写。不漏。

何道士乃言：“前面有天书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后也有天书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面注着众义士的姓名。”

石碣前面书梁山泊天罡星三十六员：【眉批】第一重结束。

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三十六天罡，而天罡乃在第二；七十二地煞而地煞亦在第二，奇笔。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 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

天勇星大刀关胜 天雄星豹子头林冲

天猛星霹雳火秦明 天威星双鞭呼延灼

天英星小李广花荣 天贵星小旋风柴进

天富星扑天雕李应 天满星美髯公朱全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天伤星行者武松

天立星双枪将董平 天捷星没羽箭张清

天暗星青面兽杨志 天佑星金枪手徐宁

天空星急先锋索超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天异星赤发鬼刘唐 天杀星黑旋风李逵

天微星九纹龙史进 天究星没遮拦穆弘

天退星插翅虎雷横 天寿星混江龙李俊

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 天平星船虎儿张横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 天损星浪里白条张顺

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 天牢星病关索杨雄

天慧星拚命三郎石秀 天暴星两头蛇解珍

天哭星双尾蝎解宝 天巧星浪子燕青

石碣背面书地煞星七十二员：

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 地煞星镇三山黄信

地勇星病尉迟孙立 地杰星丑郡马宣赞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地威星百胜将韩滔

地英星天目将彭玕 地奇星圣水将单廷珪

地猛星神火将魏定国 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
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 地阔星摩云金翅欧鹏
地阖星火眼狻猊邓飞 地强星锦毛虎燕顺
地暗星锦豹子杨林 地轴星轰天雷凌振
地会星神算子蒋敬 地佐星小温侯吕方
地佑星赛仁贵郭盛 地灵星神医安道全
地兽星紫髯伯皇甫端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
地彗星一丈青扈三娘俗本作“慧”。 地暴星丧门神鲍旭
地默星混世魔王樊瑞 地猖星毛头星孔明
地狂星独火星孔亮 地飞星八臂那吒项充
地走星飞天大圣李袞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坚
地明星铁笛仙马麟 地进星出洞蛟童威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 地满星玉幡竿孟康
地遂星通臂猿侯健 地周星跳涧虎陈达
地隐星白花蛇杨春 地异星白面郎君郑天寿
地理星九尾龟陶宗旺 地俊星铁扇子宋清
地乐星铁叫子乐和 地捷星花项虎龚旺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孙 地镇星小遮拦穆春
地羁星操刀鬼曹正 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
地妖星摸着天杜迁 地幽星病大虫薛永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 地僻星打虎将李忠
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地孤星金钱豹子汤隆
地全星鬼脸儿杜兴 地短星出林龙邹渊
地角星独角龙邹润 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贵
地藏星笑面虎朱富 地平星铁臂膊蔡福
地损星一枝花蔡庆 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
地察星青眼虎李云 地恶星没面目焦挺
地丑星石将军石勇 地数星小尉迟孙新
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 地刑星菜园子张青
地壮星母药叉孙二娘 地劣星活闪婆王定六

地健星险道神郁保四 地耗星白日鼠白胜

地贼星鼓上蚤时迁 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文字既毕，例有结束。此回固一部七十篇之结束也。一部七十篇，则非一番结束之所得了。故特重重叠叠而结束之，今第一重结束。

当时何道士辩验天书，教萧让写录出来。读罢，众人看了，俱惊讶不已。宋江与众头领道：“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多弟兄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众人皆道：“天地之意，理数所定，谁敢违拗！”宋江遂取黄金五十两酬谢何道士。其余道众收得经资，收拾醮器，四散下山去了。

且不说众道士回家去了。只说宋江与军师吴学究、朱武等计议：堂上要立一面牌额，大书“忠义堂”三字。断金亭也换个大牌扁。前面册立三关。忠义堂后建筑雁台一座。顶上正面大厅一所，东西各设两房：正厅供养晁天王灵位；东边房内，宋江、吴用、吕方、郭盛；西边房内，卢俊义，公孙胜、孔明、孔亮。第二坡，左一带房内：朱武、黄信、孙立、萧让、裴宣；右一带房内：戴宗、燕青、张清、安道全、皇甫端。忠义堂左边，掌管钱粮仓廩收放，柴进、李应、蒋敬、凌振；右边，花荣、樊瑞、项充、李衮。山前南路第一关，解珍、解宝守把；第二关，鲁智深、武松守把；第三关，朱仝、雷横守把；东山一关，史进、刘唐守把；西山一关，杨雄、石秀守把；北山一关，穆弘、李逵守把。六关之外，置立八寨：有四旱寨，四水寨。正南旱寨，秦明、索超、欧鹏、邓飞；正东旱寨，关胜、徐宁、宣赞、郝思文；正西旱寨，林冲、董平、单廷珪、魏定国；正北旱寨，呼延灼、杨志、韩滔、彭玘。东南水寨，李俊、阮小二；西南水寨，张横、张顺；东北水寨，阮小五、童威；西北水寨，阮小七、童猛。其余各有执事。第二重结束。

从新置立旌旗等项。山顶上，立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字。忠义堂前，绣字红旗二面，一书“山东呼保义”，一书“河北玉麒麟”。外设飞龙飞虎旗、飞熊飞豹旗，青龙白虎旗，朱雀玄武旗，黄钺白旄，青旛皂盖，绯纓黑纛；中军器械外，又有四斗五方旗，三才九曜旗，二十八宿旗，六十四卦旗，周天九宫八卦旗。一百二十四面镇天旗，尽是侯健制造。金大坚铸造兵符印信。一切完备。选定吉日良时，杀牛宰马，祭献天地神明。挂上忠义堂、断金亭牌额，立起“替天行道”杏黄旗。

宋江当日大设筵宴，亲捧兵符印信，颁布号令：

诸多大小兄弟，各各管领，悉宜遵守，毋得违误，有伤义气。如有故违不遵者，定依军法治之，决不轻恕。

计开：

梁山泊总兵都头领二员：呼保义宋江、玉麒麟卢俊义。

掌管机密军师二员：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一同参赞军务头领一员：神机军师朱武。

掌管钱粮头领二员：小旋风柴进、扑天雕李应。

马军五虎将五员：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呼延灼、双枪将董平。

马军八骠骑兼先锋使八员：小李广花荣、金枪手徐宁、青面兽杨志、急先锋索超、没羽箭张清、美髯公朱仝、九纹龙史进、没遮拦穆弘。

马军小彪将兼远探出哨头领一十六员：镇三山黄信、病尉迟孙立、丑郡马宣赞、井木犴郝思文、百胜将军韩滔、天目将彭玕、圣水将单廷珪、神火将魏定国、摩云金翅欧鹏、火眼狻猊邓飞、锦毛虎燕顺、铁笛仙马麟、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锦豹子杨林、小霸王周通。

步军头领一十员：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赤发鬼刘唐、插翅虎雷横、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病关索杨雄、拚命三郎石秀、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

步军将校一十七员：混世魔王樊瑞、丧门神鲍旭、八臂那吒项充、飞天大圣李衮、病大虫薛永、金眼彪施恩、小遮拦穆春、打虎将李忠、白面郎君郑天寿、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出云龙邹渊、独角龙邹润、花项虎龚旺、中箭虎丁得孙、没面目焦挺、石将军石勇。

四寨水军头领八员：混江龙李俊、船虎儿张横、浪里白条张顺、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

四店打听声息，邀接来宾头领八员：东山酒店，小尉迟孙新、母大虫顾大嫂；西山酒店，菜园子张青、母药叉孙二娘；南山酒店，旱地忽律朱贵、鬼脸儿杜兴；北山酒店，催命判官李立、活闪婆王定六。

总探声息头领一员：神行太保戴宗。

军中走报机密步军头领四员：铁叫子乐和、鼓上蚤时迁、金毛犬段景住、白日鼠白胜。

守护中军马军骁将二员：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

守护中军步军骁将二员：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

专管行刑刽子二员：铁臂膊蔡福、一枝花蔡庆。

专掌三军内探事马军头领二员：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

掌管监造诸事头领一十六员：行文走檄调兵遣将一员，圣手书生萧让；定功赏罚军政司一员，铁面孔目裴宣；考算钱粮支出纳入一员，神算子蒋敬；监造大小战船一员，玉幡竿孟康；专造一应兵符印信一员，玉臂匠金大坚；专造一应旌旗袍袄一员，通臂猿侯健；专攻医兽一应马匹一员，紫髯伯皇甫端；专治诸疾内外科医士一员，神医安道全；监督打造一应军器铁用一员，金钱豹子汤隆；专造一应大小号炮一员，轰天雷凌振；起造修缉房舍一员，青眼虎李云；屠宰牛马猪羊牲口一员，操刀鬼曹正；排设筵宴一员，铁扇子宋清；监造供应一切酒醋一员，笑面虎朱富；监筑梁山泊一应城垣一员，九尾龟陶宗旺；专一把捧帅字旗一员，险道神郁保四。

宣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梁山泊大聚会，分调人员告示。第三重结束。

当日梁山泊宋公明传令已了，分调众头领已定，各各领了兵符印信。筵宴已毕，人皆大醉，众头领各归所拨寨分。中间有未定执事者，都于雁台前后驻扎听调。号令已定，各各遵守。

明日，宋江鸣鼓集众，都到堂上，焚一炉香，又对众人道：“今非昔比，我有片言：我等既是天星地曜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生死相托，患难相扶，一同扶助宋江，仰答上天之意。”众皆大喜，齐声道：“是。”各人拈香已罢，一齐跪在堂上。宋江为首，誓曰：

维宣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梁山泊义士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花荣、柴进、李应、朱仝、鲁智深、武松、董平、张清、杨志、徐宁、索超、戴宗、刘唐、李逵、史进、穆弘、雷横、李俊、阮小二、张横、阮小五、张顺、阮小七、杨雄、石秀、解珍、解宝、燕青、朱武、黄信、孙立、宣赞、郝思文、韩滔、彭玘、单廷珪、魏定国、萧让、裴宣、欧鹏、邓飞、燕顺、杨林、凌振、蒋敬、吕方、郭盛、安道全、皇甫端、王英、扈三娘、鲍旭、樊瑞、孔明、孔亮、项充、李衮、金大坚、马麟、童威、童猛、孟康、侯健、陈达、杨春、郑天寿、陶宗旺、宋清、乐和、龚旺、丁得孙、穆春、曹正、宋万、杜迁、薛永、施恩、李忠、周通、汤隆、杜兴、邹渊、邹

闰、朱贵、朱富、蔡福、蔡庆、李立、李云、焦挺、石勇、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王定六、郁保四、白胜、时迁、段景住。同秉至诚，共立大誓：

窃念江等昔分异国，今聚一堂；准星辰为弟兄，指天地作父母。一百八人，人无同面，面面峥嵘；一百八人，人合一心，心心皎洁。乐必同乐，忧必同忧；生不同生，死必同死。既列名于天上，无貽笑于人间。一日之声气既孚，终身之肝胆无二。倘有存心不仁，削绝大义，外是内非，有始无终者，天昭其上，鬼阍其旁；刀剑斩其身，雷霆灭其迹；永远沉于地狱，万世不得人身！报应分明，神天共察！

誓毕，众人同声发愿：“但愿生生相会，世世相逢，永无间阻，有如今日！”当日众人歃血饮酒，大醉而散。第四重结束。看官听说：这里方是梁山泊大聚义处。一百八人姓名，凡写四番，而后以一句总收之，笔力奇绝。

是夜卢俊义归卧帐中，便得一梦。晁盖七人以梦始，宋江、卢俊义一百八人以梦终，皆极大章法。梦见一人，其身甚长，手挽宝弓，自称：“我是嵇康，影张叔夜字，妙。要与大宋皇帝收捕贼人，故单身到此。汝等及早各各自缚，免得费我手脚！”卢俊义梦中听了此言，不觉怒从心发，便提朴刀，大踏步赶上，直戳过去，却戳不着，原来刀头先已折了。可谓吉祥文字。卢俊义心慌，便弃手中折刀，再去刀架上拣时，只见许多刀、枪、剑、戟，也有缺的，也有折的，齐齐都坏，更无一件可以抵敌。真正吉祥文字。那人早已赶到背后。卢俊义一时无措，只得提起右手拳头，劈面打去，却被那人只一弓稍，卢俊义右臂早断，扑地跌倒。那人便从腰里解下绳索，捆缚做一块，拖去一个所在。正中中间排设公案。那人南面正坐，把卢俊义推在堂下草里，似欲勘问之状。只听得门外却有无数人哭声震地。那人叫道：“有话便都进来！”只见无数人一齐哭着，膝行进来。卢俊义看时，却都绑缚着，便是宋江等一百七人。妙妙。卢俊义梦中大惊，便问段景住道：“这是甚么缘故？谁人擒获将来？”段景住却跪在后面，与卢俊义正近，低低告道：“哥哥得知员外被捉，急切无计来救，便与军师商议，只除非行此一条苦肉计策，情愿归附朝廷，庶几保全员外性命。”说言未了，只见那人拍案骂道：“万死狂贼！你等造下弥天大罪，朝廷屡次前来收捕，你等公然拒杀无数官军！今日却来摇尾乞怜，希图逃脱刀斧！我若今日赦免你们时，后日再以何法去治天下？不朽之论，可破续传招安之谬。况且狼子野心，正自信你不得！不朽之论。我那刽子手何在？”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声令下，壁衣里蜂拥出行刑刽子二百一十六人，两个伏侍一

个，将宋江、卢俊义等一百单八个好汉在于堂下草里一齐处斩。真正吉祥文字。

卢俊义梦中吓得魂不附体，微微闪开眼看堂上时，却有一个牌额，大书“天下太平”四个青字。真正吉祥文字，古本《水浒》如此。俗本妄肆改窜，真所谓愚而好自用也。

诗曰：

太平天子当中坐，
清慎官员四海分。
但见肥羊宁父老，
不闻嘶马动将军。
叨承礼乐为家世，
欲以讴歌寄快文。
不学东南无讳日，
却吟西北有浮云。好诗。
大抵为人土一丘，
百年若个得齐头！
完租安稳尊于帝，
负曝奇温胜若裘。
子建高才空号虎，
庄生放达以为牛。
夜寒薄醉摇柔翰，
语不惊人也不休！好诗。○以诗起，以诗结，极大章法。

[1] 禳谢：向神祭祷，谢罪消灾。

[2] 纸马：祭祀时所用的神像纸，祭祀结束后随即焚化。

[3] 满散：做佛事或道场期满后的一种谢神仪式。

[4] 青词：道士上奏天庭或征召神将的符篆。用朱笔书写在青藤纸上，故称。

附录

序一

原夫书契之作，昔者圣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于结绳，而其盛殽而为六经。其秉简载笔者，则皆在圣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有其权而知其故，则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作也。是故《易》者，导之使为善也；《礼》者，坊之不为恶也；《书》者，纵以尽天运之变；《诗》者，衡以会人情之通也。故《易》之为书，行也；《礼》之为书，止也；《书》之为书，可畏；《诗》之为书，可乐也。故曰《易》圆而《礼》方，《书》久而《诗》大。又曰《易》不赏而民劝，《礼》不怒而民避，《书》为庙外之几筵，《诗》为未朝之明堂也。

若有《易》而可以无《书》也者，则不复为《书》也。有《易》有《书》而可以无《诗》也者，则不复为《诗》也。有《易》有《书》有《诗》而可以无《礼》也者，则不复为《礼》也。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则知《易》与《书》与《诗》与《礼》各有其一故，而不可以或废也。有圣人之德而又在圣人之位，则有其权；有其权，而后作《易》，之后又欲作《书》，又欲作《诗》，又欲作《礼》，咸得奋笔而遂为之，而人不得而议其罪也。

无圣人之位，则无其权；无其权，而不免有作，此仲尼是也。仲尼无圣人之位，而有圣人之德；有圣人之德，则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此《春秋》是也。顾仲尼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斯其故何哉？知我惟《春秋》者，《春秋》一书，以天自处学《易》，以事系日学《书》，罗列与国学《诗》，扬善禁恶学《礼》：皆所谓有其德而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于作，不能已于作而遂兼四经之长，以合为一书，则是未尝作也。

夫未尝作者，仲尼之志也。罪我惟《春秋》者，古者非天子不考

文，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后世巧言之徒，无不纷纷以作。纷纷以作既久，庞言无所不有；君读之而旁皇于上，民读之而惑乱于下，势必至于拉杂燔烧，祸连六经。夫仲尼非不知者，而终不已于作，是则仲尼所为引罪自悲者也。或问曰：然则仲尼真有罪乎？答曰：仲尼无罪也。仲尼心知其故，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辄有所作，于是因史成经，不别立文，而但于首大书“春王正月”。若曰：其旧则诸侯之书也，其新则天子之书也。取诸侯之书，手治而成天子之书者，仲尼不予诸侯以作书之权也。仲尼不肯以作书之权予诸侯，其又乌肯以作书之权予庶人哉！是故作书，圣人之事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作书，圣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书，其人可诛，其书可烧也。何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横议，则乌得不烧？横议之人，则乌得不诛？

故秦人烧书之举，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烧而始皇烧者，仲尼不但无作书之权，是亦无烧书之权者也。若始皇烧书而并烧圣经，则是虽有其权而实无其德；实无其德，则不知其故；不知其故，斯尽烧矣。故并烧圣经者，始皇之罪也；烧书，始皇之功也。无何汉兴，又大求遗书。当时在廷诸臣，以献书进者多有。于是四方功名之士，无人不言有书，一时得书之多，反更多于未烧之日。今夫自古至今，人则知烧书之为祸至烈，又岂知求书之为祸之尤烈哉！烧书，而天下无书；天下无书，圣人之书所以存也。求书，而天下有书；天下有书，圣人之书所以亡也。烧书，是禁天下之人作书也；求书，是纵天下之人作书也。

至于纵天下之人作书矣，其又何所不至之与有！明圣人之教者，其书有之；叛圣人之教者，其书亦有之。申天子之令者，其书有之；犯天子之令者，其书亦有之。

夫诚以三代之治治之，则彼明圣人之教与申天子之令者，犹在所不许。何则？恶其破道与治，黔首不得安也。如之何而至于叛圣人之教，犯天子之令，而亦公然自为其书也？原其由来，实惟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父子兄弟，聚族撰著，经营既久，才思溢矣。

夫应诏固须美言，自娱何所不可？刻画魑魅，诋讪圣贤，笔墨既酣，胡可忍也？是故，乱民必诛，而“游侠”立传；市儉辱人，而“货殖”名篇。意在穷奇极变，皇惜刳心呕血，所谓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尽不快，不快不止也。如是者，当其初时，犹尚私之于下，彼此传观而已，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殆其既久，而上亦稍稍见之，稍稍见之而

不免喜之，不惟不之禁也。夫叛教犯令之书，至于上不复禁而反喜之，而天下之人岂其复有忌憚乎哉！其作者，惊相告也；其读者，惊相告也。惊告之后，转相祖述，而无有一人不作，无有一人不读也。于是而圣人之遗经，一二篇而已；诸家之书，坏牛折轴不能载，连阁复室不能度也。天子之教诏，土苴之而已；诸家之书，非缥緲不为其题，非金玉不为其签也。积渐至于今日，祸且不可复言。民不知偷，读诸家之书则无不偷也；民不知淫，读诸家之书则无不淫也；民不知诈，读诸家之书则无不诈也；民不知乱，读诸家之书则无不乱也。夫吾向所谓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者，不过忧其附会经义，示民以杂；测量治术，示民以明。示民以杂，民则难信；示民以明，民则难治。

故遂断之破道与治，是为横议，其人可诛，其书可烧耳；非真有所大诡于圣经，极害于王治也，而然且如此。若夫今日之书，则岂复苍帝造字之时之所得料，亦岂复始皇燔烧之时之所得料哉？是真一诛不足以蔽其辜，一烧不足以灭其迹者。而祸首罪魁，则汉人诏求遗书，实开之衅。故曰烧书之祸烈，求书之祸尤烈也。

烧书之祸，祸在并烧圣经。圣经烧，而民不兴于善，是始皇之罪万世不得而原之也。求书之祸，祸在并行私书。私书行而民之于恶乃至无所不有，此汉人之罪亦万世不得而原之也。然烧圣经，而圣经终大显于后世，是则始皇之罪犹可逃也。若行私书，而私书遂至灾害蔓延不可复救，则是汉人之罪终不活也。呜呼！君子之至于斯也，听之则不可，禁之则不能，其又将以何法治之与哉？曰：吾闻之，圣人之作书也以德，古人之作书也以才。知圣人之作书以德，则知六经皆圣人之糟粕，读者贵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栴比字句，以为从事于经学也。知古人之作书以才，则知诸家皆鼓舞其菁华，览者急须褰裳去之，而不得捃拾齿牙以为谭言之微中也。于圣人之书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敢于《易》之下作《易》传，《书》之下作《书》传，《诗》之下作《诗》传，《礼》之下作《礼》传，《春秋》之下作《春秋》传也。何也？诚愧其德之不合，而惧章句之未安，皆当大拂于圣人之心也。于诸家之书而诚能褰裳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肯于《庄》之后作广《庄》，《骚》之后作续《骚》，《史》之后作后《史》，《诗》之后作拟《诗》，稗官之后作新稗官也。何也？诚耻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袭，是真不免于古人之奴也。夫扬汤而不得冷，则不如且莫进薪；避影而影愈多，则不如教之勿趋也。恶人作书，而示之以圣人之德，与夫古人之才者，盖为游于圣门者难为言，观于才子之林者难为文，是亦止薪

勿趋之道也。然圣人之德，实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能事，则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犹夫人之能事；犹夫人之能事，则庶几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马迁有马迁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才之为言材也。凌云蔽日之姿，其初本于破蓼分莢；于破蓼分莢之时，具有凌云蔽日之势；于凌云蔽日之时，不出破核分莢之势，此所谓材之说也。又才之为言裁也。有全锦在手，无全锦在目；无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见其领，知其袖；见其襟，知其帔也。夫领则非袖，而襟则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后相合，离然各异，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谓裁之说也。今天下之人，徒知有才者始能构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构思以后；徒知有人者始能立局，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立局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琢句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安字以后。此苟且与慎重之辩也。言有才始能构思、立局、琢句而安字者，此其人，外未尝矜式于珠玉，内未尝经营于惨淡，隤然放笔，自以为是，而不知彼之所为才实非古人之所为才，正是无法于手而又无耻于心之事也。言其才绕乎构思以前、构思以后，乃至绕乎布局、琢句、安字以前以后者，此其人，笔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笔不安换右笔，用右笔不安换左笔；用正墨不现换反墨；用反墨不现换正墨；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则是其纸上无字、无句、无局、无思者也。而独能令千万世下人之读吾文者，其心头眼底乃窅窅有思，乃摇摇有局，乃铿铿有句，而烨烨有字，则是其提笔临纸之时，才以绕其前，才以绕其后，而非徒然卒然之事也。故依世人之所谓才，则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谓才，则必文成于难者，才子也。依文成于易之说，则是迅疾挥扫，神气扬扬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难之说，则必心绝气尽，面犹死人者，才子也。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庄周、屈平、马迁、杜甫，其妙如彼，不复具论。若夫施耐庵之书，而亦必至于心尽气绝，面犹死人，而后其才前后缭绕，始得成书，夫而后知古人作书，真非苟且也者。而世之人犹尚不肯审己量力，废然歇笔，然则其人真不足诛，其书真不足烧也。夫身为庶人，无力以禁天下之人作书，而忽取牧猪奴手中之一编，条分而节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书不敢复作，已作之书一旦尽废，是则圣叹廓清天下之功，为更奇于秦人之火。故于其首篇叙述古今经书兴废之大略如此。虽不敢自谓斯文

之功臣，亦庶几封关之丸泥也。

序二

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进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己，则圣贤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耶？夫君则犹是君也，臣则犹是臣也，夫何至于国而无忠义？此虽恶其臣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君解也。父则犹是父也，子则犹是子也，夫何至于家而无忠义？

此虽恶其子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父解也。故夫以忠义予《水浒》者，斯人必有愆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则何为而至于水浒者乎？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剗削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如之何而终亦幸免于宋朝之斧钺？彼一百八人而得幸免于宋朝者，恶知不将有若干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者乎？耐庵有忧之，于是奋笔作传，题曰《水浒》，意若以为之一百八人，即得逃于及身之诛戮，而必不得逃于身后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而又妄以忠义予之，是则将为戒者而应将为劝耶？豺狼虎豹而有祥麟威凤之目，杀人夺货而有伯夷、颜渊之誉，剗削之余而有上流清节之荣，揭竿斩木而有忠顺不失之称，既已名实牴牾，是非乖错，至于如此之极，然则几乎其不胥天下后世之人，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以为高山景行，其心向往者哉！是故由耐庵之《水浒》言之，则如史氏之有《樗枰》是也，备书其外之权诈，备书其内之凶恶，所以诛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由今日之《忠义水浒》言之，则直与宋江之赚入伙、吴用之说撞筹无以异也。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呜呼！名者，物之表也；志者，人之表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书也；志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

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焉。后世之恭慎君子，苟能明吾之志，庶几不易吾言矣哉！

序 三

施耐庵《水浒》正传七十卷，又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今与汝释弓。序曰，吾年十岁，方入乡塾，随例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意惛如也。每与同塾儿窃作是语：不知习此将何为者？又窥见大人彻夜吟诵，其意乐甚，殊不知其何所得乐？又不知尽天下书当有几许？其中皆何所言，不雷同耶？如是之事，总未能明于心。明年十一岁，身体时时有小病。病作，辄得告假出塾。吾既不好弄，大人又禁不许弄，仍以书为消息而已。

吾最初得见者，是《妙法莲华经》。次之，则见屈子《离骚》。次之，则见太史公《史记》。次之，则见俗本《水浒传》。是皆十一岁病中之创获也。《离骚》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记其一句两句吟唱而已。《法华经》、《史记》解处为多，然而胆未坚刚，终亦不能尝读。

其无晨无夜不在怀抱者，吾于《水浒传》可谓无间然矣。吾每见今世之父兄，类不许其子弟读一切书，亦未尝引之见于一切大人先生，此皆大错。夫儿子十岁，神智生矣，不纵其读一切书，且有他好，又不使之列于大人先生之间，是驱之与婢仆为伍也。汝昔五岁时，吾即容汝出坐一隅，今年始十岁，便以此书相授者，非过有所宠爱，或者教汝之道当如是也。吾犹自记十一岁读《水浒》后，便有于书无所不窥之势。吾实何曾得见一书，心知其然，则有之耳。

然就今思之，诚不谬矣。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

然但能善读《水浒》，而已为其人绰绰有馀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夫以一手而画数面，则将有兄弟之形；一口而吹数声，斯不免再映也。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格物亦有法，汝应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何谓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天

下自然，无法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夫然后物格，夫然后能尽人之性，而可以赞化育，参天地。今世之人，吾知之，是先不知因缘生法。不知因缘生法，则不知忠。不知忠，乌知恕哉？是人生二子而不能自解也。

谓其妻曰：眉犹眉也，目犹目也，鼻犹鼻，口犹口，而大儿非小儿，小儿非大儿者，何故而不自知实与其妻亲造作之也。夫不知子，问之妻。夫妻因缘，是生其子。天下之忠，无有过于夫妻之事者；天下之忠，无有过于其子之面者。审知其理，而睹天下人之面，察天下夫妻之事，彼万面不同，岂不甚宜哉！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庵左手握如是斗斛，右手持如是刀尺，而仅乃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

若其文章，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又何异哉！吾既喜读《水浒》，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吾日夜手钞，谬自评释，历四五六七八月，而其事方竣，即今此本是已。如此者，非吾有读《水浒》之法，若《水浒》固自为读一切书之法矣。吾旧闻有人言：庄生之文放浪，《史记》之文雄奇。始亦以之为然，至是忽啞然其笑。古今之人，以瞽语瞽，真可谓一无所知，徒令小儿肠痛耳！夫庄生之文，何尝放浪？《史记》之文，何尝雄奇？彼殆不知庄生之所云，而徒见其忽言化鱼，忽言解牛，寻之不得其端，则以为放浪；徒见《史记》所记皆刘项争斗之事，其他又不出于杀人报仇、捐金重义为多，则以为雄奇也。若诚以吾读《水浒》之法读之，正可谓庄生之文精严，《史记》之文亦精严。不宁惟是而已，盖天下之书，诚欲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即无有不精严者。何谓之精严？

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夫以庄生之文杂之《史记》，不似《史记》，以《史记》之文杂之庄生，不似庄生者，庄生意思欲言圣人之道，《史记》摭其怨愤而已。其志不同，不相为谋，有固然者，毋足怪也。

若复置其中之所论，而直取其文心，则惟庄生能作《史记》，惟子长能作《庄子》。吾恶乎知之？吾读《水浒》而知之矣。夫文章小道，必有可观，吾党斐然，尚须裁夺。古来至圣大贤，无不以其笔墨为身光耀。只如《论语》一书，岂非仲尼之微言，洁净之篇节？然而善论道者论道，善论文者论文，吾尝观其制作，又何其甚妙也！《学而》一章，三唱“不亦”；叹“觚”之篇，有四“觚”字，馀者一“不”、两“哉”而已。“质

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其文交互而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法传接而出。

“山”“水”、“动”“静”、“乐”“寿”，譬禁树之对生。“子路问闻斯行”，如晨鼓之频发。其他不可悉数，约略皆佳构也。彼《庄子》、《史记》，各以其书独步万年，万年之人，莫不叹其何处得来。若自吾观之，彼亦岂能有其多才者乎？皆不过以此数章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者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其人不出绿林，其事不出劫杀，失教丧心，诚不可训。然而吾独欲略其形迹，伸其神理者，盖此书七十回、数十万言，可谓多矣，而举其神理，正如《论语》之一节两节，浏然以清，湛然以明，轩然以轻，濯然以新，彼岂非《庄子》、《史记》之流哉！不然，何以有此？如必欲苛其形迹，则夫十五《国风》，淫污居半；《春秋》所书，弑夺十九。不闻恶神奸而弃禹鼎，憎《桀杳》而诛倚相，此理至明，亦易晓矣。嗟乎！人生十岁，耳目渐吐，如日在东，光明发挥。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于手也。夫固以为《水浒》之文精严，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也。汝真能善得此法，而明年经业既毕，便以之遍读天下之书，其易果如破竹也者，夫而后叹施耐庵《水浒传》真为文章之总持。不然，而犹如尝儿之泛览者而已。是不惟负施耐庵，亦殊负吾。汝试思之，吾如之何其不郁郁乎哉！

皇帝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宋史纲

淮南盗宋江掠京东诸郡，知海州张叔夜击降之。

史臣断曰：赦罪者，天子之大恩；定罪者，君子之大法。宋江掠京东诸郡，其罪应死，此书“降”而不书“诛”，则是当时已赦之也。盖盗之初，非生而为盗也。父兄失教于前，饥寒驱迫于后，而其才与其力，又不堪以郁郁让人，于是无端入草，一啸群聚，始而夺货，既而称兵，皆有之也。然其实谁致之失教，谁致之饥寒，谁致之有才与力而不得自见？“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成汤所云，不其然乎？孰非赏之亦不窃者？而上既陷之，上又刑之，仁人在位，而罔民可为，即岂称代天牧民之意哉！故夫降之而不诛，为天子之大恩，处盗之善法也。若在君子，则又必不可不大正其罪，而书之曰盗者。君子非不知盗之初，非生而为盗，与夫既赦以后之乐与更始，亦不复为盗也。君子以为天子之职，在养万民；养万民者，爱民之命，虽蛄飞蠕动，动关上帝生物之心。君子之职，在教万民；教万民者，爱民之心，惟一朝一夕，必谨履霜为冰之惧。故盗之后，诚能不为盗者，天子力能出之汤火而置之衽席，所谓九重之上，大开迁善之也。乃盗之后未必遂无盗者，君子先能图其神奸而镇以禹鼎，所谓三尺之笔，真有雷霆之怒也。盖一朝而赦者，天子之恩；百世不改者，君子之法。宋江虽降而必书曰盗，此《春秋》谨严之志，所以昭往戒、防未然、正人心、辅王化也。后世之人不察于此，而哀然于其外史，冠之以忠义之名，而又从而节节称叹之。呜呼！彼何人斯，毋乃有乱逆之心矣夫。

张叔夜之击宋江而降之也，《宋史》大书之曰知海州者何？予之也。何予乎张叔夜？予其真能知海州者也。何也？盖君子食君之食，受君之命，分君之地，牧君之民，则曰知某州。知之为言司其事也。老者未安，尔知其安；少者未育，尔知其育；饥者未食，尔知树畜；寒者未衣，尔知蚕桑；劳者未息，尔知息之；病者未愈，尔知愈之；愚者未教，尔知教之；贤者未举，尔知举之。夫如是，然后谓之不废厥职。三年报政，而其君劳之，锡之以燕享，赠之以歌诗，处之以不次，延之以黄阁。盖知州真为天子股肱心膂之臣，非苟且而已也。自官箴既坠，而肉食者多。民废田业，官亦不知；民学游手，官亦不知；民多饥馁，官

亦不知；民渐行劫，官亦不知。如是，即不免至于盗贼蜂起也。而问其城郭，官又不知；问其兵甲，官又不知；问其粮草，官又不知；问其马匹，官又不知。嗟乎！既已一无所知，而又欺其君曰：吾知某州。夫尔知某州何事者哉？《宋史》于张叔夜击降宋江，而独大书知海州者，重予之也。

史臣之为此言也，是犹宽厚言之者也。若夫官知某州，则实何事不知者乎？关节，则知通也；权要，则知跪也；催科，则知加耗也；对簿，则知罚赎也；民户殷富，则知波连以逮之也；吏胥狡狴，则知心膂以托之也。其所不知者，诚一无所知；乃其所知者，且无一而不知也。嗟乎！嗟乎！一无所知，仅不可以为官；若无一不知，不且俨然为盗乎哉！诚安得张叔夜其人，以击宋江之余力而遍击之也！

宋史目

宋江起为盗，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知亳州侯蒙上书，言江才必有大过人者，不若赦之，使讨方腊以自赎。帝命蒙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张叔夜知海州。江将至海州，叔夜使间者觐所向。江径趋海滨，劫巨舟十馀，载卤获。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史臣断曰：观此而知天下之事无不可为，而特无为事之人。夫当宋江以三十六人起于河朔，转掠十郡，而十郡官军莫之敢婴也。此时岂复有人谓其饥兽可缚，野火可扑者哉！一旦以朝廷之灵，而有张叔夜者至。夫张叔夜，则犹之十郡之长官耳，非食君父之食独多，非蒙国家之知遇独厚也者。且宋江，则亦非独雄于十郡，而独怯于海州者也。然而前则恣其劫杀，无敢如何；后则一朝成擒，如风迅扫者。此无他，十郡之长官，各有其妻子，各有〔其〕货重（重），各有其禄位，各有其性命，而转顾既多，大计不决，贼骤乘之，措手莫及也。张叔夜不过无妻子可恋，无货重可忧，无禄位可求，无性命可惜。所谓为与不为，维臣之责；济与不济，皆君之灵，不过如是。而彼宋江三十六人者，已悉縶其臂而投麾下。呜呼！史书叔夜募死士得千人，夫岂知叔夜固为第一死士乎哉！《传》曰：“见危致命。”又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又曰：“我战则克。”又曰：“可以寄百里之命。”张叔夜有焉，岂不矫矫社稷之臣也乎！

侯蒙欲赦宋江使讨方腊，一语而八失焉。以皇皇大宋，不能奈何一贼，而计出于赦之使赎。夫美其辞则曰“赦”、曰“赎”，其实正是温语求息，失朝廷之尊，一也。杀人者死，造反者族，法也。劫掠至于十郡，肆毒实惟不小，而轻与议赦，坏国家之法，二也。方腊所到残破，不闻皇师震怒，而仰望扫除于绿林之三十六人，显当时之无人，三也。诱一贼攻一贼，以冀两斗一伤，乌知贼中无人不窥此意而大笑乎？势将反教之合，而令猖狂愈甚，四也。武功者，天下豪杰之士捐其头颅肢体而后得之，今忽以为盗贼出身之地，使壮夫削色，五也。《传》言：“四郊多垒，大夫之辱。”今更无人出手犯难，为君解忧，而徒欲以诏书为弭

乱之具，有负养士百年之恩，六也。有罪者可赦，无罪者生心，从此无治天下之术，七也。若谓其才有过人者，则何不用之未为盗之先，而顾荐之既为盗之后，当时宰相为谁，颠倒一至于是，八也。呜呼！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如侯蒙其人者，亦幸而遂死耳。脱真得知东平，恶知其不大败公事，为世僂笑者哉！何罗贯中不达，犹祖其说，而有《续水浒传》之恶札也。

读第五才子书法

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水浒传》却不然。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后来人不知，却于《水浒》上加“忠义”字，遂并比于史公发愤著书一例，正是使不得。

《水浒传》有大段正经处，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从来人却是不晓得。

《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其余便饶恕了。

或问：施耐庵寻题目写出自家锦心绣口，题目尽有，何苦定要写此一事？

答曰：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

题目是作书第一件事。只要题目好，便书也作得好。

或问：题目如《西游》、《三国》，如何？答曰：这个都不好。《三国》人物事体说话太多了，笔下拖不动，趑趄不转，分明如官府传话奴才，只是把小人声口替得这句出来，其实何曾自敢添减一字。《西游》又太无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便使人读之，处处可住。

《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

凡人读一部书，须要把眼光放得长。如《水浒传》七十回，只用一

目俱下，便知其二千馀纸，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许多事体，便是文字起承转合之法，若是拖长看去，却都不见。

《水浒传》不是轻易下笔，只看宋江出名，直在第十七回，便知他胸中已算过百十来遍。若使轻易下笔，必要第一回就写宋江，文字便一直帐，无擒放。

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作《水浒传》者，真是识力过人。某看他一部书，要写一百单八个强盗，却为头推出一个孝子来做门面，一也；三十六员天罡，七十二座地煞，却倒是三座地煞先做强盗，显见逆天而行，二也；盗魁是宋江了，却偏不许他便出头，另又幻一晁盖盖住在上，三也；天罡地煞，都置第二，不使出现，四也；临了收到“天下太平”四字作结，五也。

三个“石碣”字，是一部《水浒传》大段落。

《水浒传》不说鬼神怪异之事，是他气力过人处。《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

《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真是绝奇本事。

《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至于中间事迹，又逐段逐段自成文字，亦有两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

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

《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

《水浒传》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人家子弟稍识字，便当教令反复细看，看得《水浒传》出时，他书便如破竹。

江州城劫法场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大名府劫法场一篇，一发

奇绝。

潘金莲偷汉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潘巧云偷汉一篇，一发奇绝。景阳冈打虎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沂水县杀虎一篇，一发奇绝。真正其才如海。

劫法场，偷汉，打虎，都是极难题目，直是没有下笔处，他偏不怕，定要写出两篇。

《宣和遗事》具载三十六人姓名，可见三十六人是实有。只是七十回中许多事迹，须知都是作书人凭空造谎出来。如今却因读此七十回，反把三十六个人物都认得了，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文字有气力如此。

一百八人中，定考武松上上。时迁、宋江是一流人，定考下下。

鲁达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心地厚实，体格阔大。论粗卤处，他也有些粗卤；论精细处，他亦甚是精细。然不知何故，看来便有不及武松处。想鲁达已是人中绝顶，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处。

《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无一个入得他眼。《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

看来作文，全要胸中先有缘故。若有缘故时，便随手所触，都成妙笔；若无缘故时，直是无动手处，便作得来，也是嚼蜡。

只如写李逵，岂不段段都是妙绝文字，却不知正为段段都在宋江事后，故便妙不可言。盖作者只是痛恨宋江奸诈，故处处紧接出一段李逵朴诚来，做个形击。

其意思自在显宋江之恶，却不料反成李逵之妙也。此譬如刺枪，本要杀人，反使出一身家数。

近世不知何人，不晓此意，却节出李逵事来，另作一册，题曰“寿

张文集”，可谓咬人屎橛，不是好狗。

写李逵色色绝倒，真是化工肖物之笔。他都不必具论，只如逵还有兄李达，便定然排行第二也，他却偏要一生自叫李大，直等急切中移名换姓时，反称作李二，谓之乖觉。试想他肚里，是何等没分晓。

任是真正大豪杰好汉子，也还有时将银子买得他心肯。独有李逵，便银子也买他不得，须要等他自肯，真又是一样人。

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业来，然琢削元气也不少。

吴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与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

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吴用便明明白白驱策群力，有军师之体。

吴用与宋江差处，只是吴用却肯明白说自家是智多星，宋江定要说自家忠诚质朴。

宋江只道自家笼罩吴用，吴用却又实实笼罩宋江。两个人心里各各自知，外面又各各只做不知，写得真是好看煞人。

花荣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恁地文秀。

阮小七是上上人物，写得另是一样气色。一百八人中，真要算做第一个快人，心快口快，使人对之，齷齪都销尽。

杨志、关胜是上上人物。杨志写来是旧家子弟，关胜写来全是云长变相。

秦明、索超是上中人物。

史进只算上中人物，为他后半写得不好。

呼延灼却是出力写得来的，然只是上中人物。

卢俊义、柴进只是上中人物。卢俊义传，也算极力将英雄员外写出来了，然终不免带些呆气。譬如画骆驼，虽是庞然大物，却到底看来觉道不俊。柴进无他长，只有好客一节。

朱仝与雷横，是朱仝写得好。然两人都是上中人物。

杨雄与石秀，是石秀写得好。然石秀便是中上人物，杨雄竟是中下人物。

公孙胜便是中上人物，备员而已。

李应只是中上人物，然也是体面上定得来，写处全不见得。

阮小二、阮小五、张横、张顺，都是中上人物。燕青是中上人物，刘唐是中上人物，徐宁、董平是中上人物。

戴宗是中下人物，除却神行，一件不足取。

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虽《国策》、《史记》都作事迹搬过去，何况《水浒传》。

《水浒传》有许多文法，非他书所曾有，略点几则于后：有倒插法。谓将后边要紧字，蓦地先插放前边。如五台山下铁匠间壁父子客店，又大相国寺岳庙间壁菜园，又武大娘子要同王干娘去看虎，又李逵去买枣糕，收得汤隆等是也。

有夹叙法。谓急切里两个人一齐说话，须不是一个说完了，又一个说，必要一笔夹写出来。如瓦官寺崔道成说“师兄息怒，听小僧说”，鲁智深说“你说你说”等是也。

有草蛇灰线法。如景阳冈勤叙许多“哨棒”字，紫石街连写若干“帘子”字等是也。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

有大落墨法。如吴用说三阮，杨志北京斗武，王婆说风情，武松打虎，还道村捉宋江，二打祝家庄等是也。

有绵针泥刺法。如花荣要宋江开枷，宋江不肯；又晁盖番番要下

山，宋江番番劝住，至最后一次便不劝是也。笔墨外，便有利刃直戳进来。

有背面铺粉法。如要衬宋江奸诈，不觉写作李逵真率；要衬石秀尖利，不觉写作杨雄糊涂是也。

有弄引法。谓有一段大文字，不好突然便起，且先作一段小文字在前引之。如索超前，先写周谨；十分光前，先说五事等是也。《庄子》云：“始于青萍之末，盛于土囊之口。”《礼》云：“鲁人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

有獭尾法。谓一段大文字后，不好寂然便住，更作馀波演漾之。如梁中书东郭演武归去后，知县时文彬升堂；武松打虎下冈来，遇着两个猎户；血溅鸳鸯楼后，写城壕边月色等是也。

有正犯法。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江州城劫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劫法场；何涛捕盗后，又写黄安捕盗；林冲起解后，又写卢俊义起解；朱仝、雷横放晁盖后，又写朱仝、雷横放宋江等。正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以为快乐是也。真是浑身都是方法。

有略犯法。如林冲买刀与杨志卖刀，唐牛儿与郓哥，郑屠肉铺与蒋门神快活林，瓦官寺试禅杖与蜈蚣岭试戒刀等是也。

有极不省法。如要写宋江犯罪，却先写招文袋金子，却又先写阎婆惜和张三有事，却又先写宋江讨阎婆惜，却又先写宋江舍棺材等。凡有若干文字，都非正文是也。

有极省法。如武松迎入阳谷县，恰遇武大也搬来，正好撞着；又如宋江琵琶亭吃鱼汤后，连日破腹等是也。

有欲合故纵法。如白龙庙前，李俊、二张、二童、二穆等救船已到，却写李逵重要杀入城去；还道村玄女庙中，赵能、赵得都已出去，却有树根绊跌，士兵叫喊等，令人到临了又加倍吃吓是也。

有横云断山法。如两打祝家庄后，忽插出解珍、解宝争虎越狱事；又正打大名城时，忽插出截江鬼、抽里鳅谋财倾命事等是也。只为文字太长了，便恐累坠，故从半腰间暂时闪出，以间隔之。

有鸾胶续弦法。如燕青往梁山泊报信，路遇杨雄、石秀，彼此须互不相识。且由梁山泊到大名府，彼此既同取小径，又岂有止一小径之理？看他便顺手借如意子打鹊求卦，先斗出巧来，然后用一拳打倒石秀，逗出姓名来等是也。都是刻苦算得出来。

旧时《水浒传》，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闲事。此本虽是点阅得粗略，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文法；不惟晓得《水浒传》中有许多文法，他便将《国策》、《史记》等书，中间但有若干文法，也都看得出来。旧时子弟读《国策》、《史记》等书，都只看了闲事，煞是好笑。

《水浒传》到底只是小说，子弟极要看，及至看了时，却凭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

人家子弟只是胸中有了这些文法，他便《国策》、《史记》等书都肯不释手，看《水浒传》有功于子弟不少。

旧时《水浒传》，贩夫皂隶都看；此本虽不曾增减一字，却是与小人没分之书，必要真正有锦绣心肠者，方解说道好。

《水浒传》自序

【贯华堂所藏古本《水浒传》前自有序一篇，今录之。】

人生三十而未娶，不应更娶；四十而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为家；六十不应出游。何以言之？用违其时，事易尽也。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飧，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后可知。一日如此，三万六千日何有！以此思忧，竟何所得乐矣？每怪人言某甲于今若干岁。夫若干者，积而有之之谓。今其岁积在何许？可取而数之否？可见已往之吾，悉已变灭。不宁如是，吾书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变灭。是以可痛也！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其谁曰不然？然亦何曾多得。有时风寒，有时泥雨，有时卧病，有时不值，如是等时，真住牢狱矣。舍下薄田不多，多种秫米，身不能饮，吾友来需饮也。舍下门临大河，嘉树有荫，为吾友行立蹲坐处也。舍下执炊爨、理盘盂者，仅老婢四人；其余凡畜童子大小十有余人，便于驰走迎送、传接简帖也。舍下童婢稍闲，便课其缚帚织席。缚帚所以扫地，织席供吾友坐也。吾友毕来，当得十有六人。然而毕来之日为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

大率日以六七人来为尝矣。吾友来，亦不便饮酒，欲饮则饮，欲止先止，各随其心，不以酒为乐，以谈为乐也。吾友谈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遥，传闻为多。传闻之言无实，无实即唐丧唾津矣。亦不及人过失者，天下之人本无过失，不应吾诋诬之也。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尝闻也。吾友既皆绣淡通阔之士，其所发明，四方可遇。然而每日言毕即休，无人记录。有时亦思集成一书，用赠后人，而至今阙如者：名心既尽，其心多懒，一；微言求乐，著书心苦，二；身死之后，无能读人，三；今年所作，明年必悔，四也。是《水浒传》七十一卷，则吾友散后，灯下戏墨为多；风雨甚，无人来之时半之。然而经营于心，久而成习，不必伸纸执笔，然后发挥。盖薄莫篱落之下，五更卧被之中，垂首拈带，睇目观物之际，皆有所遇矣。或若问：言既已未尝集为一书，云何独有此传？则岂非此传成之无名，不成无损，一；心闲试弄，舒卷自恣，二；无贤无愚，无不能读，三；文章得失，小不足

悔，四也。呜呼哀哉！吾生有涯，吾呜乎知后人之读吾书者谓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读之而乐，斯亦足耳。且未知吾之后身读之谓何，亦未知吾之后身得读此书者乎？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

东都施耐庵序。

注评本

三国演义

貳



〔明〕罗贯中 著
〔清〕毛宗岗 评



目录

[前言](#)

[校点说明](#)

[第一回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第二回 张翼德怒鞭督邮 何国舅谋诛宦竖](#)

[第三回 议温明董卓叱丁原 馈金珠李肃说吕布](#)

[第四回 废汉帝陈留践位 谋董贼孟德献刀](#)

[第五回 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破关兵三英战吕布](#)

[第六回 焚金阙董卓行凶 匿玉玺孙坚背约](#)

[第七回 袁绍磐河战公孙 孙坚跨江击刘表](#)

[第八回 王司徒巧使连环计 董太师大闹凤仪亭](#)

[第九回 除凶暴吕布助司徒 犯长安李傕听贾诩](#)

[第十回 勤王室马腾举义 报父仇曹操兴师](#)

[第十一回 刘皇叔北海救孔融 吕温侯濮阳破曹操](#)

[第十二回 陶恭祖三让徐州 曹孟德大战吕布](#)

[第十三回 李傕郭汜大交兵 杨奉董承双救驾](#)

[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吕奉先乘夜袭徐州](#)

[第十五回 太史慈酣斗小霸王 孙伯符大战严白虎](#)

[第十六回 吕奉先射戟辕门 曹孟德败师洧水](#)

[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军 曹孟德会合三将](#)

[第十八回 贾文和料敌决胜 夏侯惇拔矢啖睛](#)

[第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 白门楼吕布殒命](#)

[第二十回 曹阿瞞许田打围 董国舅内阁受诏](#)

[第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论英雄 关公赚城斩车胄](#)

[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马步三军 关张共擒王刘二将](#)

[第二十三回 祢正平裸衣骂贼 吉太医下毒遭刑](#)

[第二十四回 国贼行凶杀贵妃 皇叔败走投袁绍](#)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关公约三事 救白马曹操解重围](#)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损兵折将 关云长挂印封金](#)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汉寿侯五关斩六将](#)

[第二十八回 斩蔡阳兄弟释疑 会古城主臣聚义](#)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

[第三十回 战官渡本初败绩 劫乌巢孟德烧粮](#)

[第三十一回 曹操仓亭破本初 玄德荆州依刘表](#)

[第三十二回 夺冀州袁尚争锋 决漳河许攸献计](#)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乱纳甄氏 郭嘉遗计定辽东](#)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听密语 刘皇叔跃马过檀溪](#)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隐沦 单福新野遇英主](#)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计袭樊城 元直走马荐诸葛](#)
[第三十七回 司马徽再荐名士 刘玄德三顾草庐](#)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决策 战长江孙氏报仇](#)
[第三十九回 荆州城公子三求计 博望坡军师初用兵](#)
[第四十回 蔡夫人议献荆州 诸葛亮火烧新野](#)
[第四十一回 刘玄德携民渡江 赵子龙单骑救主](#)
[第四十二回 张翼德大闹长坂桥 刘豫州败走汉津口](#)
[第四十三回 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孙权决计破曹操](#)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群英会蒋干中计](#)
[第四十六回 用奇谋孔明借箭 献密计黄盖受刑](#)
[第四十七回 阚泽密献诈降书 庞统巧授连环计](#)
[第四十八回 宴长江曹操赋诗 锁战船北军用武](#)
[第四十九回 七星坛诸葛祭风 三江口周瑜纵火](#)
[第五十回 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战东吴兵 孔明一气周公瑾](#)
[第五十二回 诸葛亮智辞鲁肃 赵子龙计取桂阳](#)
[第五十三回 关云长义释黄汉升 孙仲谋大战张文远](#)
[第五十四回 吴国太佛寺看新郎 刘皇叔洞房续佳偶](#)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孙夫人 孔明二气周公瑾](#)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铜雀台 孔明三气周公瑾](#)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卧龙吊丧 耒阳县凤雏理事](#)
[第五十八回 马孟起兴兵雪恨 曹阿瞞割须弃袍](#)
[第五十九回 许褚裸衣斗马超 曹操抹书间韩遂](#)
[第六十回 张永年反难杨修 庞士元议取西蜀](#)
[第六十一回 赵云截江夺阿斗 孙权遗书退老瞞](#)
[第六十二回 取涪关杨高授首 攻雒城黄魏争功](#)
[第六十三回 诸葛亮痛哭庞统 张翼德义释严颜](#)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计捉张任 杨阜借兵破马超](#)
[第六十五回 马超大战葭萌关 刘备自领益州牧](#)
[第六十六回 关云长单刀赴会 伏皇后为国捐生](#)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汉中地 张辽威震逍遥津](#)
[第六十八回 甘宁百骑劫魏营 左慈掷杯戏曹操](#)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辂知机 讨汉贼五臣死节](#)
[第七十回 猛张飞智取瓦口隘 老黄忠计夺天荡山](#)
[第七十一回 占对山黄忠逸待劳 据汉水赵云寡胜众](#)
[第七十二回 诸葛亮智取汉中 曹阿瞞兵退斜谷](#)
[第七十三回 玄德进位汉中王 云长攻拔襄阳郡](#)
[第七十四回 庞令明抬榱决死战 关云长放水淹七军](#)
[第七十五回 关云长刮骨疗毒 吕子明白衣渡江](#)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战沔水 关云长败走麦城](#)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关公显圣 洛阳城曹操感神](#)
[第七十八回 治风疾神医身死 传遗命奸雄数终](#)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赋诗 侄陷叔刘封伏法](#)
[第八十回 曹丕废帝篡炎刘 汉王正位续大统](#)
[第八十一回 急兄仇张飞遇害 雪弟恨先主兴兵](#)
[第八十二回 孙权降魏受九锡 先主征吴赏六军](#)
[第八十三回 战猇亭先主得仇人 守江口书生拜大将](#)
[第八十四回 陆逊营烧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阵图](#)
[第八十五回 刘先主遗诏托孤儿 诸葛亮安居平五路](#)
[第八十六回 难张温秦宓逞天辩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兴师 抗天兵蛮王初受执](#)
[第八十八回 渡泸水再缚番王 识诈降三擒孟获](#)
[第八十九回 武乡侯四番用计 南蛮王五次遭擒](#)
[第九十回 驱巨兽六破蛮兵 烧藤甲七擒孟获](#)
[第九十一回 祭泸水汉相班师 伐中原武侯上表](#)
[第九十二回 赵子龙力斩五将 诸葛亮智取三城](#)
[第九十三回 姜伯约归降孔明 武乡侯骂死王朗](#)
[第九十四回 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马懿克日擒孟达](#)
[第九十五回 马谡拒谏失街亭 武侯弹琴退仲达](#)
[第九十六回 孔明挥泪斩马谡 周鲂断发赚曹休](#)
[第九十七回 讨魏国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维诈献书](#)
[第九十八回 追汉军王双受诛 袭陈仓武侯取胜](#)
[第九十九回 诸葛亮大破魏兵 司马懿入寇西蜀](#)
[第一百回 汉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斗阵辱仲达](#)
[第一百一回 出陇上诸葛妆神 奔剑阁张郃中计](#)
[第一百二回 司马懿占北原渭桥 诸葛亮造木牛流马](#)
[第一百三回 上方谷司马受困 五丈原诸葛亮禳星](#)
[第一百四回 陨大星汉丞相归天 见木像魏都督丧胆](#)
[第一百五回 武侯预伏锦囊计 魏主拆取承露盘](#)

[第一百六回 公孙渊兵败死襄平 司马懿诈病赚曹爽](#)
[第一百七回 魏主政归司马氏 姜维兵败牛头山](#)
[第一百八回 丁奉雪中奋短兵 孙峻席间施密计](#)
[第一百九回 困司马汉将奇谋 发曹芳魏家果报](#)
[第一百十回 文鸯单骑退雄兵 姜维背水破大敌](#)
[第一百十一回 邓士载智败姜伯约 诸葛诞义讨司马昭](#)
[第一百十二回 救寿春于诠死节 取长城伯约鏖兵](#)
[第一百十三回 丁奉定计斩孙綝 姜维斗阵破邓艾](#)
[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驱车死南阙 姜维弃粮胜魏兵](#)
[第一百十五回 诏班师后主信谗 托屯田姜维避祸](#)
[第一百十六回 钟会分兵汉中道 武侯显圣定军山](#)
[第一百十七回 邓士载偷度阴平 诸葛瞻战死绵竹](#)
[第一百十八回 哭祖庙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争功](#)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计成虚话 再受禅依样画葫芦](#)
[第一百二十回 荐杜预老将献新谋 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附录](#)

[序](#)

[凡例](#)

[读三国志法](#)

[返回总目录](#)

前言

何满子

明人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为“四大奇书”。特别标举出这四部书，不仅就其对艺术成就的评价，即使就其对中国小说艺术发展的权衡来说，也是很有见地的。《三国演义》从其成书的渊源言，是中国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并因此书而导致了历史演义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最大宗这一事实。《水浒传》已经偏离了“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梦粱录》）的“讲史”的正规格局，而是以民间英雄故事为主的小说了。《西游记》则更由玄奘取经的史实为张本演化为神魔小说，从历史小说中分裂出来成了一种独立的分支。最后，《金瓶梅》宣告了取材于现实生活的文人独立创作长篇小说的诞生，摆脱了长篇小说由民间说话艺人长期积蕴而成的传统。明清长篇小说大致没有越出这四部小说所奠定的范围。

《三国演义》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地位，不仅在于它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以及它是历史小说中最成功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精神现象。它凝聚着晋唐以来社会广大群众的历史观、伦理观和价值观，反映着社会各阶层意识的折衷，这就使这部小说获得了远远超过其自身艺术成就的社会影响。基于群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三国故事作为一个重要话题在民间的长期盛传，舞台上三国戏的长期流行，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社会风习和意识的连锁反应——例如桃园结义对下层社会的影响，关羽作为道教神的民间威望，等等，都支持和簇拥了《三国演义》在古代小说中的无与伦比的地位。

撇开两晋以后记述三国故事的野史稗乘不论，从晚唐段成式、李商隐的笔记和诗句中所透露的市人说三国故事的时间算起，至明初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大约经过了五百多年；至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罗本而成为现今最流行的《三国志演义》，又经过了三百年左右。前于二百四十则的罗本和一百二十回的毛本两部大书外，今日能

看到的还有元至治（1321—1323）间刊行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和略早于它的《三分事略》。同平话与演义同时流行的戏剧，明以后演三国故事的诸体剧作不计外，据近人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所载，宋元的南戏可考者有四种；元代与元明之际的三国故事杂剧，则据傅惜华汇集著录的《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可考见的尚有四十三种之多。这里之所以要连带提一下三国戏，是因为元刊平话只是宋元时说三国故事的讲史艺人丰富演述内容的情节纲领，一种类似今日影剧说明书式的粗简的故事梗概，讲史中不少被删落的情节必定保留在早期的剧本里。其中如朱凯的《刘玄德醉走黄鹤楼》杂剧，至今还在京剧中搬演；王晔的《卧龙岗》杂剧，解放前徽剧和绍兴乱弹（剧名作《诸葛亮招亲》）也还演出于舞台，剧中的诸葛夫人黄氏能制造机械人送酒食，木牛流马也是她所创，这类情节的格调和《三国志平话》之以虚构为主者十分近似。而这些内容从罗贯中起，在小说中就看不到了。

《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虽然漫长而曲折，但依其内容的性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平话阶段和演义阶段。平话阶段虽也是演述三国的战争兴废，但史实仅是全部故事的骨架，情节有大量的虚构，乃至人物也有不少是杜撰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时间、地理、政制、官称等等，大都由讲史艺人自由创造，不受史实限制。名曰演述三国史，其实却是被尊为正统的蜀汉故事，魏、吴两家只是为了表述蜀汉的兴废不得不涉及的陪衬。由于今见的作为艺人演述底本的元刊本平话过分粗略，只能从另一种宋人平话《新编五代史平话》——虽然也是节略过的讲史底本——想见其彷彿，那就是如鲁迅所说的“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挥，一涉细故，便多增饰……又杂诨词，以博笑噱”（《中国小说史略·宋之话本》）那样一种格局，历史已被着上了一层浓厚的特有的民间故事的色彩了。其现象大致和西方同一时期或稍晚的取材于史事的《罗兰之歌》、《亚历山大故事》等英雄叙事诗相近。但到了罗贯中开始的演义阶段，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罗贯中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引录的大量三国至晋、宋的私史野乘以及《博物志》、《搜神记》等志怪小说作材料，剪裁镕铸，基本关节上符合史传的纪载，以至在某种程度上，确有谢肇淛所说的“事太实则近腐”之弊。它之所以有生命力，在明代能广传，并能作为毛宗岗父子作进一步修订而获得流行的蓝本，不但在于它将头绪纷繁的三国史事编排得条理井然而又委曲紧凑，更在于对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特别是战争场面，作了许多饶有戏剧性的渲染，使之具有史传所未有的生动性；而这些艺术虚构的部分，大都是从民间传说和讲史中得来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演义的历史观更接近于平话而不同于陈寿的《三国志》，正因为这一点，人们才将《三国志通俗

演义》在血缘上和《三国志平话》相连接，纵然与平话相比，演义已经别开生面，外貌全已改观了。

毛宗岗是演义的最后加工者。毛宗岗，字序始，号子庵，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生卒年不详。今日所见毛评本《三国志演义》最早的是康熙间刻本，可知其人顺治、康熙间在世。毛宗岗的父亲毛纶，字德音，号声山，颇有文名。苏州是当时小说、戏曲的出版中心，批点小说、戏曲的金圣叹更被当时所推崇。毛纶见金圣叹以评《水浒传》和《西厢记》享名，见猎心喜，便选中了《三国演义》和《琵琶记》与之抗衡，这情况在他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总论》有所反映。毛纶中年以后双目失明，评书时由他口授，经毛宗岗笔录和进行文字加工。毛本《三国演义》卷首有金圣叹的序文一篇，一反金圣叹所定六种才子书的一贯见解，称《三国演义》为“第一才子书”，并亦称“圣叹外书”，显系伪托以提高声价。序文署顺治甲申年（1644），也系假托。甲申为顺治元年，其时金圣叹尚健在，毛氏父子决不敢在金圣叹还活着的时候作伪。现仅知毛宗岗与也是苏州人的《隋唐演义》的改订者褚人获有交往，以伪金序的“忽于友人案头见毛子所评《三国志》之稿”云云的口气推断，毛宗岗可能根本不认识金圣叹。

毛宗岗师金圣叹评改《水浒》的故技，对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是改，二是评。改的借口也模仿金圣叹，自称以“古本”改“俗本”。其实，“俗本”是有的，自《三国志通俗演义》于嘉靖壬午（1522）刊行以后，今存的各种明刻本见于著录者尚存二十多种，内容都有所改动。例如，罗贯中书中的诗赞，都是题“史官有诗曰”、“后人诗曰”、“胡曾有诗曰”、“罗隐有诗曰”、“史官有赞曰”、“史官裴松之有论曰”等等，以后最多见的建阳刻本，大多数的诗都改成了“周静轩先生”的诗。又如罗本共二百四十则，每则起讫都极少说话人口气的过渡文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话并不是例行规格，回末更没有以“正是”起领的对语。后来如北大图书馆藏的明建阳吴观明刊本、北京市图书馆藏的吴郡绿荫堂明刊本等四五种明本，就已将二百四十则改为一百二十回，每回起讫说话人的套语也普遍采用了。同时，确实也有多种如毛宗岗在《凡例》中所说的伪托李卓吾和钟惺批评的本子。这些都是毛氏所指斥的“俗本”，但先于嘉靖元年（或作序的弘治甲寅，1494）的“古本”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有之，则在毛宗岗的肚皮里。

所谓据“古本”改正的，实则毛宗岗的创造。在《凡例》十条所举的改正中，一、二、五、八等四条是改，三、四两条是增，六、七、九、

十等四条是删。改的方面，除了第二条所举如“昭烈闻雷失箸”、“马腾入京遇害”、“曹后骂曹丕”、“孙夫人投江”等属于情节的改动外，其余如第一条所称的将原来的文字改得更为通俗易读，第五条的将回目改得更整齐、更对仗，第八条的用唐宋人的咏史诗代替周静轩的诗（有些是恢复罗贯中所引的原诗），大都属于文字的润饰，大体上是改得成功的，尤其将原来浅近的文言改得更加通俗，有利于小说的普及。增的方面，第三条所举的增入“关公秉烛待旦”、“管宁割席分坐”、“曹操分香卖履”、“康成侍儿之慧”、“邓艾凤兮之对”等不少细节，大都有裴注和《世说新语》之类旧籍的依据，在艺术效果上也起了丰富人物形象的作用；第四条所举的增入三国时期的名文如陈琳《讨曹操檄》、孔融《荐祢衡表》、诸葛亮《出师表》等，“备好古者之览观”，也应予肯定。删的方面，六、七两条所举的删去伪托的李卓吾评语和坊本的圈点，原不属于小说本身，可置不论；第九条的删去蔡瑁题壁的七绝和王朗、钟繇赋铜雀台的七律，以近体诗非汉时所有，值得赞许；但第十条所举的删去“诸葛亮欲烧魏延于上方谷”、“诸葛瞻得邓艾书而犹豫未决”等，就有商榷余地。特别是诸葛瞻得邓艾书而犹豫一条的删去，削减了人物性格和心理活动的复杂性，使人物归于全黑或全白，不如保留其初犹豫而终果决殉身之为愈。除此之外，毛本还有两种重大的删削，在《凡例》中没有说，其实倒是十分重要的。即其一，删去了大量与情节关系不大的表奏文牒论赞等，如罗贯中本卷一第一则光禄大夫杨赐和议郎蔡邕的对策，第五则何进被杀后的史官论赞之类凡六、七十处之多，其中如卷四第三则《袁术七路下徐州》，罗本原有张纡所作孙策绝袁术书一通，长达千字左右，占了这一则的三分之一强的篇幅，如此大量的冗闲文字，既阻碍了情节的连贯和流走，又不是文学性较强的名篇，删掉它们是很有道理的，这对毛本能代替罗本而流行起了不小的作用。其二，删去了不少罗本对重要人物曹操的恕词和合于史实的客观叙写，罗本的观点虽也是尊刘抑曹，奉蜀汉为正统，但对曹操这一在三国史中头等重要的人物并不一味丑化，在描画他的残忍险恶的同时，也写他的才略志节，写他的宽容爱士，写他的性格中可爱的一面，使读者得到的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奸雄”的形象，并非浑身都是丑恶，因而真实感更强；毛本则凡体现曹操性格另一面的描叙几乎一概删落，人物的好处也作了恶意的诛心之论的解释，曹操就成了没有丝毫可取之处的脸谱化的人物，可信性就差得远了。

毛宗岗的评论除了文中的夹批以外，集中表现在卷首的《读三国志法》和每回的评语之中。前者是对全书的总评，后者是每回情节的就事论事。这些评论绝大部分是史论而不是文论，少数可归为文学评论的，

有一些也是貌似文学评论而实质上仍是历史评论。《读法》是毛宗岗对这部小说的纲领性的见解，全文共二十五则，逐则论之，第一、二、三等三则与文学毫无关系，只是论历史和历史人物。第四则开头就说：“《三国》一书，乃文章之最妙者。”看来是论文了，但接着还只是说了史事之起讫，历史人物的主次，历史发展中人物出现的前后和事件发生的时序，等等。所举的都是历史本身的事实，没有一个作者可以把刘表、刘璋写成主角而把刘备写作陪衬人物，也没有一个作者可以把孙氏定江东写在刘备取西川之后。毛宗岗所说的“假令今人作稗官，欲平空拟一三国之事，势必劈头便叙三人，三人便各据一国”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是他为了自张其说所以发矢的虚悬的靶子。他也知道写历史小说不能“平空”，只好说“古事所传，天然有此等波澜，天然有此等层折，以成绝世妙文”。这不过是说历史事件本身巧，而不是文章之妙。仍是评史而不是评文。

第五则末尾说：“今之不善画者，虽使画两人亦必彼此同貌；今之不善歌者，即使唱两调亦必前后同声。文之合掌，往往类是。古人本无雷同之事，而今人好为雷同之文，则何不取余所批《三国志》而读之。”这段话孤立起来看，确是主张人物形象的个性化，但前面用以举例的，仍是刘、曹自创帝业与孙权借父兄之身创业之不同，三家称帝前后之不同，蜀与魏有战无和、吴与蜀和多于战、吴与魏战多于和之不同，魏传五主、蜀止二世、吴凡四主之不同，蜀先亡、魏次之、吴最后之不同，孙策兄终弟及、丕植舍弟立兄、刘备父子相继之不同。说来说去其所以不同仍出于历史事实，无关于论文。本应大大发挥的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场面描绘的个性化等反而不着一字，接触到了文学评论却又滑到历史评论上去了。

接着第六则的“六起六结”，第七则的“追本穷源”，第八则的“巧收幻结”，第九则的“以宾衬主”，第十则的所谓“树”、“枝”、“叶”、“花”、“善避”、“善犯”，第十一则“星移斗转，雨覆云翻”一连举了四十一个“一变”，所举的例证，也都是历史事件的起结、本源、巧幻、宾主以及历史人物间本有的相互关系，这些都不是任何一个作家可以凭空创造的，说来说去也还是毛宗岗自己所说的“是造物者之巧也”，是“造物自然之文”。顶多只等于说了一句：历史小说的动人，有赖于题材，即历史本身的动人。

以下自第十二则至十九则，虽然论的也是“造物自然之文”，即历史事件提供了小说以艺术创造的条件，但毕竟进入了文学表现方法的范

围。如第十二则的论文之宜连宜断，第十三则的论正文之前必须一段闲文为引，第十四则的论文后必须有馀势，其实都是不以作家的意旨为转移的史实的本然状貌所致，如五关斩将、三顾草庐、七擒孟获之宜连，三气周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之宜断，赤壁纵火先有博望、新野纵火为引，六出祁山先有七擒孟获为引，董卓之乱后有从贼作乱为馀波，武侯出师后有姜维伐魏为馀波，凡此种种，也都是历史的天造地设，但毛宗岗却借此表达了创作技法上的剪裁、穿插、伏笔、倒叙、描写的角度等在小说结构上的作用。这是明末清初以金圣叹为代表的评点派将八股文法施之于小说批评的“特技”，金圣叹由于才性和知识范围较广，往往能提高到系统的、思辨的高度，而毛宗岗则只能就事论事，从小说本身作出一些归纳，当然这也有助于读者对小说构成上的理解。

第二十条虽然标为“奇峰对插，锦屏对峙”，但其实是对小说中历史人物的评价。第二十一条论历史事件的“天造地设，以成全篇之结构”，而指出全书的“照应”、“关锁”，也都是论史或金圣叹所说的“以文运事”，可惜毛宗岗只谈到“事”的本身而没有论述“文”怎样“运事”，这是他在八股文评点法上也还不及金圣叹之处。

第二十二到二十五三则是将《三国》和《史记》、《左传》、《国语》和其他小说《水浒》、《西游记》等作比较，说《三国》胜于它们。所论的是非可置之不论，但从中却暴露了毛宗岗对历史与小说的界划之模糊，他的小说评论之所以实际上大多是历史评论，当也是由于对文学的特殊规律缺乏应有的把握所致。

毛本《三国志演义》的每回评语，大致也是如此。

因此，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评点，实质上是表述他的历史观。这历史观就是强调正统思想，因此，《读法》第一则就开宗明义地提出：“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他的这一观点支配了他对《三国演义》的评论，也左右着对小说的删改。这种蜀汉正统思想自东晋以来，虽有少数上层社会人士，如史学家习凿齿等所主张，但主要来自民间，具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在此不能析述。《三国志平话》所体现的大致是民间尊刘抑曹的观点，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继承了平话的民间观点，但因为以陈寿的《三国志》为演义根据，多少淡化了这一观点（例如，并不把曹操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至毛本，则将民间传统的蜀汉正统观和朱熹《通鉴纲目》所持的同一观点结合，大大加以强调。《读法》第一则所说“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正是毛宗岗的自白。程、朱理学和朱熹的

《四书集注》是当时法定的知识分子的金科玉律，以评点八股文方法评改《三国志演义》的毛宗岗，持有朱熹的历史观是自然之理，毫不足怪的。

因此，毛本《三国志演义》在历史观上体现了统治思想和下层人民思想的微妙的融合。这便是三百年来这部小说改为统治者所容许、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原因。经过毛宗岗的评改，虽然《三国志演义》夹有浓厚的正统观点和封建伦理的糟粕，但仍不失为中国长篇历史小说中最成功的著作，并由于本文开头所提到过的社会精神现象的历史原因，拥有其深广的影响和迄今未衰的艺术生命力。

校点说明

毛氏评本《三国演义》，旧署“圣叹外书，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声山别集，吴门杭永年资能氏定”。按毛纶（声山）在《第七才子书琵琶记总论》中，曾详述与其子宗岗订评罗贯中《三国志》的过程，且云：“书既成，有白门快友见而称善，将取以付梓。不意忽遭背师之徒欲窃此书为己有，遂致刻事中阁，殊为可恨。今特先以《琵琶》呈教，其《三国》一书，容当嗣出。”《琵琶》有康熙丙午（1666）序，则《三国》的“嗣出”更在此后。此处所言的未竣刻本，以及毛评《三国》的原始刊本，今已不易得。

现在所能见到的刻本、印本，尚不下十余种，分别冠以《绣像第一才子书》、《贯华堂第一才子书》、《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绘图三国演义》、《英雄谱》（与《水浒传》合刻）、《三国志演义》、《三国演义》诸名。除像赞、绘图各本不尽同外，正文或十九卷，或二十卷，或六十卷，而一百二十回的回数及分法则无异，可知毛本实际仅存在一个系统。（两衡堂刊本《笠翁评阅绘图三国志第一才子书》序称：“余于声山所评传首，已僭为之序矣。”笠翁作序的毛本今未见。两衡堂刊本虽名为“第一才子书”，实乃李渔评本而非毛评本。）这些本子若按其特征，可大体归分为三类：

（一）前期本。包括康熙至嘉庆这一百余年间的各种传本，如高丽覆刻十九卷本、大魁堂藏板本、两仪堂藏板本、永安堂藏板本等。各本首为顺治甲申金圣叹序，以下依次为凡例、读法、总目、图像、正文。正文回前有总评，回中为夹评。

（二）通行本。以咸丰善成堂套朱印本为标志，此后坊间所出大率祖此本。通行本较前类主要的不同，是在金序后增添了咸丰三年清溪居士的《重刊三国志演义序》。

（三）建国后整理本。有作家出版社1955年整理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新版本。其特征是除以若干种毛本校勘正文、择善而从外，还据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本）以至史籍，订补毛本正

文的诂误。整理本仅收演义正文，正文内亦不收毛评。

前期本由于年代较久，版本间有漫漶、剗改以至补页的情形，又由于书坊的辗转传刻，难免“书三写，鱼成鲁，帝成虎”，讹、改、衍、夺之处颇多，不免粗糙。通行本虽是前期本的重刊，但行文较为严饬，较少明显的舛错。然而，通行本带有后人订改的某些痕迹。以毛氏的评语为例，如第九十四回总评及第一百十五回夹评，两见“常山率然”一语。“率然”为蛇名，见《孙子》及《神异经》，而通行本前作“常山蛇然”，后作“常山之蛇”，显为校订者（或书贾）不知“率然”之义而妄改，“常山蛇然”尤觉不文。又如第一百十四回夹评有云：“以此木换八木。”戏析“米”字为八木，在毛宗岗友人褚人获的《坚瓠集》中已有成例，而通行本一本作“以柴草换粮米”，一本作“以粮米换柴草”，索然无味，亦显为后人改笔。因此，选择毛评《三国》的早期版本，复以晚起的通行本加以校勘，这无论对这部小说的研究或阅读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

本书的点校，以大魁堂本为底本，原书全称“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黄纸封面书题：正中双行书名，上方横刻“金圣叹外书”，左、右旁镌“毛声山评点三国志”及“大魁堂藏板”。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六字，偶有眉批及行间旁训。白口，无格，四周单边。正文十九卷，书分二十册，内有数叶补板。据纸质及板式，初步鉴定为清初刊本。复以咸丰三年朱套板刊本《绣像第一才子书》及光绪庚寅上海图书集成局印本《绘图三国演义》两种为校本，以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本《三国演义》为参校本。

本书校勘，以尽量保存原貌为原则。底本中俗体字、异体字和明显错字，径改不出校。底本、校本异文两可时，从底本。底本人名、地名、文意上的诂误或前后歧异，据校本酌改；若校本与底本同，则据参校本酌改。如五十四回“入南郡买办物件”改“南郡”为“南徐”，一百十回“姜维引兵百万”改“百万”为“五万”等俱属此例。凡从校本或参校本的改文，以原字加（ ）列于前，校改文字加〔 〕列于后，补文加〔 〕、衍文加（ ）示别。原夹评位置不变；行间旁训移于相应的正文之后，视同夹评；眉批则置于正文中相应的位置，前标以【眉】，以示区别；皆排以楷体小字。回前总评则排以楷体大字，以示与正文区别。

原书前有金圣叹所撰的《序》、《凡例》、《读三国志法》3种，现皆作为附录置于正文后。

本书的校点和注释工作由孙玲担任。

第一回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人谓魏得天时、吴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国将兴，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刘季将为天子，有吴广、陈涉以先之；刘秀为天子，有赤眉、铜马以先之也。以三寇引出三国，是全部中宾主；以张角兄弟三人引出桃园兄弟三人，此又一回中宾主。

今人结盟，必拜关帝；不知桃园当日，又拜何神？可见盟者，盟诸心，非盟诸神也。今人好通谱，往往非族认族；试观桃园三义，各自一姓：可见兄弟之约，取同心同德，不取同姓同宗也。若不信心而信神，不论德而论姓，则神道设教，莫如张角三人，同气连枝，亦莫如张角三人矣。而彼三人者，其视桃园为何如耶！

齐东绝倒之语，偏足煽惑愚人，如“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是已。且安知南华老仙天书三卷，非张角谬言之而众人妄信之乎！愚以为裹黄巾、称黄天，由前而观，则黄门用事之应；由后而观，则黄初改元之兆也。

百忙中忽入刘、曹二小传：一则自幼便大，一则自幼便奸；一则中山靖王之后，一则中常侍之养孙：低昂已判矣。后人犹有以魏为正统，而书“蜀兵入寇”者，何哉？

许劭曰：“治世能臣，乱世奸雄”，此时岂治世耶？劭意在后一语，操喜亦喜在后一语。喜得恶，喜得险，喜得直，喜得无礼，喜得不平常，喜得不怀好意。只此一喜，使是奸雄本色。

词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词起，以词结。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推其治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出师表》曰：“叹息痛恨于桓、灵。”故从桓、灵说起。桓、灵不用十常侍，则东汉可以不为三国。刘禅不用黄皓，则蜀汉可以不为晋国。此一部大书，前后应照起。桓帝禁锢善类^[1]，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诛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2]自此愈横。将说何进，先以陈、窦二人作引。

建宁二年四月望日，帝御温德殿。方升座，殿角狂风骤起。只见一条大青蛇，从梁上飞将下来，蟠于椅上。白蛇斩而汉兴，青蛇见而汉危。青蛇、白蛇，遥遥相对。○“惟虺惟蛇，女子之祥。”寺人正女子一类也，故有此兆。帝惊倒，左右急救入宫，百官俱奔避。须臾蛇不见了，忽然大雷大雨，加以冰雹，落到半夜方止，坏却房屋无数。建宁四年二月，洛阳地震。又海水泛滥，沿海居民，尽被大浪卷入海中。水将灭火。光和元年，雌鸡化雄。此兆尤切中宦官。以男子而净身，则雄化为雌矣，以阉人而干政，则雌又化为雄也。六月朔，黑气十余丈，飞入温德殿中。秋七月，有虹见于玉堂。五原山岸，尽皆崩裂。种种不祥，非止一端。先说灾异，引起盗贼。帝下诏问群臣以灾异之由，议郎蔡邕上疏，以为蜺^[3]堕、鸡化，乃妇寺干政^[4]之所致，言颇切直。首卷书以蔡邕起，以董卓结，盖邕固一代文人也，使不失身董卓，则《三国志》当成于蔡邕之手，岂成于陈寿之手哉？作者殆为中郎惜之。帝览奏叹息，因起更衣。曹节在后窃视，悉宣告左右；遂以他事陷邕于罪，放归田里。后张让、赵忠、封谿、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惲、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帝尊信张让，呼为“阿父”。有此张父，自然生出张角等兄弟三人来。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

时巨鹿郡有兄弟三人：以此兄弟三人，引出桃园兄弟三人来。一名张角，一名张宝，一名张梁。那张角本是个不第秀才，脱儒冠而裹黄巾，负却秀才名色。因入山采药，遇一老人，碧眼童颜，手执藜杖，唤角至一洞中，以天书三卷授之，曰：“此名《太平要术》，汝得之，当代天宣化^[5]，普救世人。若萌异心，必获恶报。”若无此句，人不肯信。角拜问姓名。老人曰：“吾乃南华老仙也。”言讫，化阵清风而去。此事谁见来？张角是自言之，而人遂信之，正与篝火狐鸣一般伎俩。角得此书，晓夜攻习，能呼风唤雨，号为“太平道人”。称谓绝奇。

中平元年正月内，疫气流行，张角散施符水^[6]，为人治病，自称“大贤良师”。名号愈出愈奇。角有徒弟五百余人，云游四方，皆能书符念咒。次后徒众日多，角乃立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称为将军。书符念咒，只好遣鬼为将，奈何以人为将乎！称“道人”，称“师”，又称“将军”，名号愈出愈奇。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造语不通之极。如此秀才，宜其不第也。○汉将兴，有赤帝、白帝之奇谶；汉将亡，有苍天、黄天之妖言。赤、白、苍、黄，二帝二天，正遥遥相映。又云：“岁在甲子^[7]，天下大吉。”令人各以白土书“甲子”二字于家中大门上。青、幽、徐、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贤良师张角名字。天子既呼张让为父，天下又安得不奉角为师。角遣其党马元义，暗赍^[8]金帛，结交中涓封谗，以为内应。外寇必结连内寇。角与二弟商议曰：“至难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顺，若不乘势取天下，诚为可惜！”遂一面私造黄旗，约期举事；一面使弟子唐州驰书报封谗。唐州乃径赴省中告变。中涓反作奸细，奸细反作首人，可见内寇更恶于外寇。帝召大将军何进引出何进。调兵擒马元义，斩之；次收封谗等一千人下狱。何不便杀？张角闻知事露，星夜举兵，自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隐然鼎足，为三国引子。申言于众曰：“今汉运将终，大圣人出。汝等皆宜顺天从正^[9]，以乐太平。”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本黄天而裹黄巾，煞是好笑。贼势浩大，官军望风而靡。何进奏帝火速降诏，令各处备御讨贼立功。一面遣中郎将卢植、皇甫嵩、朱儁，各引精兵，分三路讨之。好。

且说张角一军，前犯幽州界分。幽州太守刘焉，一个姓刘的，引出一个姓刘的出来。乃江夏竟陵人氏，汉鲁恭王之后也。鲁恭王之后，引出中山靖王之后来。当时闻得贼兵将至，召校尉邹靖计议。靖曰：“贼兵众，我兵寡，明公^[10]宜作速^[11]招军应敌。”刘焉然其说，随即出榜招募义兵。

榜文行到涿县，引出涿县中一个英雄。方入此卷正文。先是一个英雄。那人不甚好读书，便与不第秀才不同。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生得身長八尺^[12]，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可知蜀（吴）〔汉〕是正统。姓刘名备，字玄德。昔刘胜之子刘贞，汉武帝时封涿鹿亭侯，后坐酎金失侯^[13]，汉武帝宗庙祭礼，命宗藩俱献金助祭。金色有不佳者，辄削其封。因此遗这一枝在涿县。玄德祖刘雄，父刘弘。弘曾举孝廉，亦尝作吏，早丧。玄德幼孤，事母

至孝。然则昭烈之事母，胜于高宗之事父矣。家贫，贩屨^[14]织席为业。汉武用主父偃计，削弱宗藩，以致光武起于田间，昭烈起于织席，可胜叹哉！家住本县楼桑村。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高五丈馀，遥望之童童如车盖^[15]。相者云：“此家必出贵人。”只为此一株桑，遂使南阳八百株桑不能独乐其乐。玄德幼时，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汉高微时，见始皇帝从曰：“丈夫不当如是耶？”正与此合。叔父刘元起奇其言，曰：“此儿非常人也！”因见玄德家贫，常资给之。好叔父。年十五岁，母使游学，尝师事郑玄、卢植，与公孙瓒等为友。以上是玄德一篇小传。及刘焉发榜招军时，玄德年已二十八岁矣。当日见了榜文，慨然长叹。此一叹，叹出无数大事来。随后一人厉声言曰：“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故长叹？”斗然而来。

玄德回视其人，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颌虎须^[16]，声若巨雷，势如奔马。又引出一个英雄。玄德见他形貌异常，问其姓名。其人曰：“某姓张，名飞，字翼德。世居涿郡，颇有庄田。卖酒屠猪，专好结交天下豪杰。与玄德有同好。恰才见公看榜而叹，故此相问。”玄德曰：“我本汉室宗亲，姓刘，名备。今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恨力不能，故长叹耳。”飞曰：“吾颇有资财，当招募乡勇，与公同举大事，如何？”毕竟有资财者易于举大事。玄德甚喜，遂与同入村店中饮酒。

正饮间，见一大汉推着一辆车子，到店门首歇了，入店坐下便唤酒保：“快斟酒来吃，我待赶入城去投军！”斗然而来。玄德看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17]，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又引出一个英雄。○写玄德先遇张公，次遇关公，叙法参差有致。玄德就邀他同坐，叩其姓名。其人曰：“吾姓关，名羽，字寿长，后改云长，河东解良人也。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颇与张翼德同性。逃难江湖五六年矣。今闻此处招军破贼，特来应募。”玄德遂以己志告之，云长大喜。同到张飞庄上，共议大事。飞曰：“我庄后有一桃园，花开正盛；明日当于园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结为兄弟，协力同心，然后可图大事。”黄巾贼有三个姓张的弟兄，不如张翼德结两个不姓张的弟兄较胜万倍。但论兄弟不兄弟，何论姓张不姓张哉！玄德、云长齐声应曰：“如此甚好。”

次日，于桃园中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三人焚香再拜而说誓曰：“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18]。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

同日死。千古盟书，第一奇语。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誓毕，拜玄德为兄，关羽次之，张飞为弟。祭罢天地，复宰牛设酒，聚乡中勇士得三百余人，就桃园中痛饮一醉。如此胜举，值得一醉。

来日，收拾军器，但恨无马匹可乘。正思虑间，人报有两个客人，引一伙伴当，赶一群马，投庄上来。来得凑巧。玄德曰：“此天佑我也。”三人出庄迎接。原来二客乃中山大商：一名张世平，一名苏双，每年往北贩马，近因寇发而回。玄德请二人到庄，置酒管待，诉说欲讨贼安民之意。二客大喜，愿将良马五十匹相送；又赠金银五百两，镔铁一千斤，以资器用。大是佳客。玄德谢别二客，便命良匠打造双股剑。云长造青龙偃月刀，刀名奇。又名“冷艳锯”，更新奇。重八十二斤。张飞造丈八点钢矛。各置全身铠甲。共聚乡勇五百余人，来见邹靖。邹靖引见太守刘焉。三人参见毕，各通姓名。玄德说起宗派，刘焉大喜，遂认玄德为侄。方作关、张之兄，又作刘焉之侄。

不数日，人报黄巾贼将程远志，统兵五万，来犯涿郡。刘焉令邹靖引玄德等三人，统兵五百，看他以五百敌其五万。前去破敌。玄德等欣然领军前进。直至大兴山下，与贼相见。贼众皆披发，以黄巾抹额^[19]。当下两军相对，玄德出马，左有云长，右有翼德，扬鞭大骂：“反国逆贼，何不早降！”程远志大怒，遣副将邓茂出战。张飞挺丈八蛇矛直出，手起处，刺中邓茂心窝，翻身落马。极写翼德。程远志见折了邓茂，拍马舞刀，直取张飞；云长舞动大刀，纵马飞迎。程远志见了，早吃一惊，措手不及，被云长刀起处挥为两段。极写云长。龙刀、蛇矛，初发利市。后人诗赞二人曰：

英雄露颖^[20]在今朝，
一试矛兮一试刀。
初出便将威力展，
三分好把姓名标。

众贼见程远志被斩，皆倒戈而走。玄德挥军追赶，投降者不计其数，大胜而回。刘焉亲自迎接，赏劳军士。次日，接得青州太守龚景牒文，言黄巾贼围城将陷，乞赐救援。刘焉与玄德商议。玄德曰：“备愿往救之。”壮甚。刘焉令邹靖将兵五千，同玄德、关、张，投青州来。贼众见救军至，分兵混战。玄德兵寡，不胜，退三十里下寨。前以五百而大胜，此以五千而小却，写得变幻。若每战必写获捷，便不成文字矣。玄德谓关、张曰：“贼众我寡，必出奇兵方可取胜。”乃分关公引一

千军，伏山左，张飞引一千军，伏山右：鸣金为号，齐出接应。先写关、张斩将，次写玄德运筹，叙法亦参差有致。次日，玄德与邹靖引军鼓噪而进，贼众迎战。玄德引军便退，贼众乘势追赶。方过山岭，玄德军中一齐鸣金，左右两军齐出。玄德麾^[21]军，回身复杀。三路夹攻，贼众大溃。极写玄德。直赶至青州城下，太守龚景亦率民兵出城助战。带写青州戍兵一句好。贼势大败，剿戮极多，遂解青州之围。后人诗赞玄德曰：

运筹决算有神功，
二虎还须逊一龙。
初出便能垂伟绩，
自应分鼎在孤穷。

龚景犒军毕，邹靖欲回。玄德曰：“近闻中郎将卢植，与贼首张角战于广宗，备昔曾师事卢植，欲往助之。”壮甚，义甚。于是邹靖引军自回，玄德与关、张引本部五百人投广宗来。

至卢植军中，入帐施礼，具道来意。卢植大喜，留在帐前听调。时张角贼众十五万，植兵五万，相拒于广宗，未见胜负。植谓玄德曰：“我今围贼在此，贼弟张梁、张宝在颍川，与皇甫嵩、朱儁对垒。汝可引本部人马，我更助汝一千官军，前去颍川打探消息，约期剿捕。”玄德领命，引军星夜投颍川来。本来要助卢植，却使转助皇甫嵩、朱儁，叙法变幻。时皇甫嵩、朱儁领军拒贼，贼战不利，退入长社，依草结营。嵩与儁计曰：“贼依草结营，当用火攻之。”遂令军士每人束草一把，暗地埋伏。

其夜大风忽起，正与“呼风唤雨”相映作趣。二更以后，一齐纵火，嵩与儁各引兵攻击贼寨，火焰张天，贼众惊慌，马不及鞍，人不及甲，四散奔走。杀到天明，张梁、张宝引败残军士夺路而走。忽见一彪^[22]军马尽打红旗，当头来到，截住去路。读至此，必谓是玄德、关、张来矣，不意竟不是。奇绝。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忽然飞来。操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因为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冒姓曹。曹嵩生操，小字^[23]阿瞞，一名吉利。曹操世系如此，岂得与靖王后裔、景帝玄孙同日论哉！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尝怒之，玄德之叔父奇其侄，曹操之叔父怒其侄：都是好叔父。言于曹嵩，嵩责操。操忽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操

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24]耳。”欺其父、欺其叔，他日安得不欺其君乎？○玄德孝其母，曹瞒欺其父、叔，正邪更别。嵩信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嵩并不听。因此操得恣意放荡。时人有桥玄者，谓操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阳何颉见操，言：“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二人皆不识曹操，曹操闻之亦不喜。汝南许劭，有知人之名。操往见之，问曰：“我何如人？”劭不答。又问，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二语定评。操闻言大喜。称之为奸雄而大喜，大喜便是真正奸雄。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都）〔部〕尉。初到任，即设五色棒十馀条于县之四门，有犯禁者，不避豪贵，皆责之。中常侍蹇硕之叔提刀夜行，操巡夜拿住，就棒责之。由是内外莫敢犯者，威名颇震。后为顿丘令。百忙中夹叙曹操一篇小传，奇。因黄巾起，拜为骑都尉，引马步军五千，前来颍川助战。正值张梁、张宝败走，曹操拦住，大杀一阵，斩首万馀级，夺得旗幡、金鼓、马匹极多。张梁、张宝死战得脱。操见过皇甫嵩、朱儁，随即引兵追袭张梁、张宝去了。写曹操忽然飞来，忽然飞去，奇绝。

却说玄德引关、张来颍川，听得喊杀之声，又望见火光烛天。急引兵来时，贼已败散。玄德见皇甫嵩、朱儁，具道卢植之意。嵩曰：“张梁、张宝势穷力乏，必投广宗去依张角。玄德可即星夜往助。”玄德领命，遂引兵复回。卢植遣助皇甫嵩、朱儁，皇甫嵩、朱儁又遣助卢植，叙法变幻。到得半路，只见一簇军马，护送一辆槛车^[25]；车中之囚，乃卢植也。更极变幻。玄德大惊，滚鞍下马，问其缘故。植曰：“我围张角，将次可破；因角用妖术，未能即胜。张角妖术，在卢植口中虚叙一句，好。朝廷差黄门^[26]左丰前来体探，问我索取贿赂。我答曰：‘军粮尚缺，安有馀钱奉承天使^[27]？’左丰挟恨，回奏朝廷，说我高垒不战，惰慢军心。因此朝廷震怒，遣中郎将董卓来代将我兵，先伏一笔。取我回京问罪。”张飞听罢大怒，要斩护送军人，以救卢植。的是快人。玄德急止之曰：“朝廷自有公论，汝岂可造次^[28]？”军士簇拥卢植去了。关公曰：“卢中郎已被逮，别人领兵，我等去无所依，不如且回涿郡。”玄德从其言，遂引军北行。

行无二日，忽闻山后喊声大震。玄德引关、张纵马上高冈望之，见汉军大败。后面漫山塞野，黄巾盖地而来，旗上大书“天公将军”。真是意外出奇。玄德曰：“此张角也！可速战。”玄德两番往来，本要助战，却都未战；今引兵欲回，本不想战，却反得一战：叙法俱变。三人飞马引军而出。张角正杀败董卓，乘势赶来，忽遇三人冲杀，角军大乱，败

走五十馀里。三人救了董卓回寨。本要助卢植，却反救了董卓，变幻。○此回本叙刘、关、张，中间却夹叙曹操，末后又带出董卓，奇绝。卓问三人现居何职，玄德曰：“白身^[29]。”卓甚轻之，不为礼。可笑，可恶。玄德出，张飞大怒曰：“我等亲赴血战，救了这厮^[30]，他却如此无礼！若不杀之，难消我气！”便要提刀入帐，来杀董卓。见卢植受屈便要救，见董卓无礼便要杀，略无一毫算计。写张翼德，真是当时第一快人。正是：

人情势利古犹今，
谁识英雄是白身？
安得快人如翼德，
尽诛世上负心人！

毕竟董卓性命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1] 禁锢善类：即东汉末的党锢之祸。

[2] 中涓：指宦官。

[3] 蜺：同霓，大气中有时跟虹同时出现的一种光的现象，形成的原因和虹相同，只是光线在水珠中的反射比形成虹时多了一次，彩带排列的顺序和虹相反，红色在内，紫色在外，即副虹，颜色比虹淡。古代因以霓比喻君主身边的奸佞。

[4] 妇寺：妇，指后宫女子如后妃、乳母等。寺，寺人，即宦官。

[5] 宣化：传布君命，教化百姓。

[6] 散施符水：巫师道士以符篆焚化于水中，或直接向水画符诵咒，迷信者以为可以辟邪治病。

[7] 岁在甲子：中平元年为甲子年。

[8] 赍（jī）：携带。

[9] 从正：趋从正道。

[10] 明公：旧时对有名位者的尊称。

[11] 作速：从速，赶快。

[12] 八尺：汉代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七八寸。

[13] 坐酎金失侯：皇帝太庙祭祀，诸侯必须进贡相助，叫做酎金。汉武为削夺诸侯爵位，提高酎金的标准，以至不少诸侯不能完纳，于是朝廷便以不纳酎金为名削其爵。坐，犯罪。

[14] 屨（jù）：单底鞋，多以麻、葛、皮等制成。

[15] 童童：重叠的样子。车盖：古代权贵所坐车上遮雨蔽日的篷，状如伞，有柄。

[16] 燕颌（hán）：形容相貌威武。颌，下巴。

[17] 重枣：深暗红色的枣子。

[18] 黎庶：黎民百姓。

[19] 抹额：把头巾裹扎在额前。

[20] 露颖：即脱颖而出。

[21] 麾：指挥。

[22] 一彪：表数量，犹言一队。

[23] 小字：小名，乳名。

[24] 见罔：被诬罔、陷害。

[25] 槛车：囚车。

[26] 黄门：宦者，太监。因东汉黄门令、中黄门诸官皆为宦者充任，故称。

[27] 天使：朝廷使者。

[28] 造次：轻率，随便。

[29] 白身：平民。

[30] 厮：对男子轻蔑的称呼，犹小子。

第二回

张翼德怒鞭督邮 何国舅谋诛宦竖

翼德要救卢植，不曾救得，要杀董卓，不曾杀得，今遇督邮，更不能耐矣！督邮蠹国害民，是又一黄巾也。柳条一顿，可谓再破黄巾第二功。

写翼德十分性急，接手便写何进十分性慢。性急不曾误事，性慢误事不小。人谓项羽不能忍，是性急；高祖能忍，是性慢。此其说非也。项羽刻印将封，印敝而不忍与；鸿门会上，范增三举玦而不忍发，正病在迟疑不断，何尝性急？高祖四万斤金，可捐则捐之；三齐、九江、大梁之地，可割则割之；六国印，可销则销之；鸿沟之约，可背则背之，正妙在果断有馀，何尝性慢？

西汉则外戚盛于宦官，东汉则宦官盛于外戚。惟其外戚盛也，故初则产、禄几危汉祚，后则王莽遂移汉鼎。而宦官如弘恭、石显辈虽尝擅权，未至如东汉之横，是西汉之亡，亡于外戚也。若东汉则不然，外戚与宦官迭为消长。而以宦官图外戚，则常胜，如郑众之杀窦宪、单超之杀梁冀是也；以外戚图宦官，则常不胜，如窦武见杀于前，而何进复见杀于后是也。是东汉之亡，亡于宦竖也。然窦武不胜，止于身死；何进不胜，遂以亡国。何也？曰：召外兵之故也。外戚图之而不胜，至召外兵以胜之，而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国于是乎非君之国矣。乱汉者，宦竖也；亡汉者，外镇也；而召外镇者，外戚也。然则谓东汉之亡，亦亡于外戚，可也。

前于玄德传中，忽然夹叙曹操；此又于玄德传中，忽然带表孙坚。一为魏太祖，一为吴太祖，三分鼎足之所从来也。分鼎虽属孙权，而伏线则已在此。此全部大关目处。

三大国将兴，先有三小丑为之作引。三小丑既灭，又有众小丑为之馀波。从来实事，未尝径遂率直。奈何今之作稗官者本可任意添设，而反径遂率直耶！

且说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也，官拜河东太守，自来骄傲。一味骄傲，便算不得奸雄，便不及曹操。当日怠慢了玄德，张飞性发，便欲杀之，玄德与关公急止之曰：“他是朝廷命官，岂可擅杀？”飞曰：“若不杀这厮，反要在他部下听令，其实不甘！二兄要便住在此，我自投别处去也！”确是怒后愤急语，不然，三人义同生死，何出此言。玄德曰：“我三人义同生死，岂可相离？不若都投别处去便了。”飞曰：“若如此，稍解吾恨。”

于是三人连夜引军来投朱儁。儁待之甚厚，合兵一处，进讨张宝。是时曹操自跟皇甫嵩讨张梁，大战于曲阳。首回夹叙曹操，此处还他一句下落，且为后文伏线。这里朱儁进攻张宝，张宝引贼众八九万屯于山后。儁令玄德为其先锋，与贼对敌。张宝遣副将高升出马搦战^[1]，玄德使张飞击之。飞纵马挺矛，与升交战，不数合，刺升落马。玄德麾军直冲过去。

张宝就马上披发仗剑，作起妖法，只见风雷大作，一股黑气从天而降，黑气中似有无限人马杀来。前张角妖术只在卢植口中虚点一句，今张宝妖术却用实叙，都好。玄德连忙回军，军中大乱，败阵而归。与朱儁计议，儁曰：“彼用妖术，我来日可宰猪羊狗血，令军士伏于山头，候贼赶来，从高坡上泼之，其法可解。”玄德听令，拨关公、张飞各引军一千，伏于山后高冈之上，盛猪羊狗血并秽物准备。

次日，张宝摇旗擂鼓，引军搦战，玄德出迎。交锋之际，张宝作法，风雷大作，飞砂走石，黑气漫天，滚滚人马，自天而下。玄德拨马便走，张宝驱兵赶来。将过山头，关、张伏军放起号炮，秽物齐泼。但见空中纸人草马纷纷坠地，风雷顿息，砂石不飞。《太平要术》甚是不济。○关公当日已可与翼德并称伏魔大帝。张宝见解了法，急欲退军。左关公，右张飞，两军都出，背后玄德、朱儁一齐赶上，贼兵大败。玄德望见“地公将军”旗号，飞马赶来，张宝落荒而走。玄德发箭，中其左臂。前写关、张，此写刘备。张宝带箭逃脱，走入阳城，坚守不出。

朱儁引兵围住阳城攻打，一面差人打探皇甫嵩消息。探子回报，只如此带笔接叙，不冗不脱，绝妙经营。且说：“皇甫嵩大获胜捷，朝廷以董卓屡败，命嵩代之。带应董卓。嵩到时，张角已死，了却张角。张梁统其众与我军相拒，被皇甫嵩连胜七阵，斩张梁于曲阳。了去张梁。发张角之棺，戮尸枭首^[2]，送往京师。馀众俱降。朝廷加皇甫嵩为车骑将军，领冀州牧。皇甫嵩又表奏卢植有功无罪，朝廷复卢植原官。又带应卢植，妙。曹操亦以有功，除济南相，结曹操。即日将班师赴

任。”一场大事，只就探子回报，带笔写出。一边实叙，一边虚叙，参差尽致。朱儁听说，催促军马悉力攻打阳城。贼势危急，贼将严政刺杀张宝，献首投降。了却张宝。○以三寇为三国作，而“天公”先亡，“人公”次之，“地公”后亡，正应着魏先亡，蜀次之，吴亡又次之，天然一个小样子。朱儁遂平数郡，上表献捷。

时又黄巾馀党三人：三人方死，又有三人作馀波。赵弘、韩忠、孙仲，聚众数万，望风烧劫，称与张角报仇。朝廷命朱儁即以得胜之师讨之。儁奉诏，率军前进。时贼据宛城，儁引兵攻之，赵弘遣韩忠出战。儁遣玄德、关、张攻城西南角。韩忠尽率精锐之众，来西南角抵敌。朱儁自纵铁骑三千，径取东北角。贼恐失城，急弃西南而回。玄德从背后掩杀，贼众大败，奔入宛城。朱儁分兵四面围定。

城中断粮，韩忠使人出城投降，儁不许。不许得有见。玄德曰：“昔高祖之得天下，盖为能招降纳顺，公何拒韩忠耶？”儁曰：“彼一时此一时也。昔秦、项之际，天下大乱，民无定主，故招降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反，若容其降，无以劝善。使贼得利恣意劫掠，失利便投降，此长寇之志，非良策也。”此是正论。玄德曰：“不容寇降，是矣。今四面围如铁桶，贼乞降不得，必然死战。万人一心，尚不可当，况城中有数万死命^[3]之人乎？不若撤去东南，独攻西北。贼必弃城而走，无心恋战，可即擒也。”两策都是。儁然之，随撤东、（西）〔南〕二面军马，一齐攻打西北。韩忠果引军弃城而奔。儁与玄德、关、张率三军掩杀，射死韩忠，了却韩忠。馀皆四散奔走。正追赶间，赵弘、孙仲引贼众到，与儁交战。儁见弘势大，引军暂退，弘乘势复夺宛城。

儁离十里下寨。方欲攻打，忽见正东一彪人马到来。来得突兀。为首一将，生得广额阔面，虎体熊腰——吴郡富春人也，姓孙，名坚，字文台，乃孙武子之后。年十七岁时，与父至钱塘，见海贼十余人劫取商人财物，于岸上分赃。坚谓父曰：“此贼可擒也。”遂奋力提刀上岸，扬声大叫，东西指挥，如唤人状。贼以为官兵至，尽弃财物奔走。坚赶上，杀一贼。亦是自幼便奇。由是郡县知名，荐为校尉。后会稽奸贼许昌造反，自称“阳明皇帝”，聚众数万。坚与郡司马招募勇士千余人，会合州郡破之，斩许昌并其子许韶。刺史臧旻上表奏其功，除坚为盐渚丞，又除盱音于。盱音夷。丞、下邳音披。丞。有此大功，只除一丞，可笑。今见黄巾寇起，聚集乡中少年及诸商旅，并淮、泗精兵一千五百余人，前来接应。孙坚为吴国孙权之父，故百忙中特为立一小传。朱儁

大喜，便令坚攻打南门，玄德打北门，朱儁打西门，留东门与贼走。孙坚首先登城，斩贼二十余人，贼众奔溃。赵弘飞马突槊，直取孙坚。坚从城上飞身夺弘槊，刺弘下马，了却赵弘。却骑弘马飞身往来杀贼。写得孙坚如此英雄，可见仲谋分鼎亦非易耳。孙仲引贼突出北门，正迎玄德，无心恋战，只待奔逃。玄德张弓，一箭正中孙仲，翻身落马。了却孙仲。朱儁大军随后掩杀，斩首数万级，降者不可胜计。南阳一路，十数郡皆平。

儁班师回京，诏封为车骑将军，河南尹。儁表奏孙坚、刘备等功。坚有人情，除别郡司马，上任去了。饶他十分本事，终须靠着人情，为之一叹。惟玄德听候日久，不得除授^[4]。

三人郁郁不乐，上街闲行。正值郎中张钧车到，玄德见之，自陈功绩。钧大惊，随入朝见帝，曰：“昔黄巾造反，其原皆由十常侍卖官鬻爵，非亲不用，非仇不诛，以致天下大乱。今宜斩十常侍，悬首南郊^[5]，遣使者布告天下，有功者重加赏赐，则四海自清平也。”不提刘玄德，却只骂十常侍，拔本塞源之论。十常侍奏帝曰：“张钧欺主。”帝令武士逐出张钧。十常侍共议：“此必破黄巾有功者不得除授，故生怨言。权且教省家铨注^[6]微名，待后却再理会未晚。”即伏后沙汰一着。因此玄德除授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克日赴任。

玄德将兵散回乡里，细。止带亲随二十余人，与关、张来安喜县中到任。署县事一月，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到任之后，与关、张食则同桌，寝则同床。如玄德在稠人广坐^[7]，关、张侍立，终日不倦。今复有此结拜兄弟否？

到县未及四月，朝廷降诏，凡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8]。玄德疑在遣中。无人情者如此吃亏，为之一叹。适督邮行部^[9]至县，玄德出郭迎接，见督邮施礼。督邮坐于马上，惟微以鞭指回答。可恶，该打。关、张二公俱怒。及到馆驿，督邮南面高坐，玄德侍立阶下。良久，督邮问曰：“刘县尉是何出身？”所问与董卓如出一口，势利小人，大都如是。玄德曰：“备乃中山靖王之后。自涿郡剿戮黄巾，大小三十馀战，颇有微功，因得除今职。”督邮大喝曰：“汝诈称皇亲，虚报功绩！目今朝廷降诏^[10]，正要沙汰这等滥官污吏！”可恶，该打。玄德喏喏连声而退。归到县中，与县吏商议。吏曰：“督邮作威，无非要贿赂耳。”此等机关，还是县吏精通。玄德曰：“我与民秋毫无犯，那得财物与他？”次日，督邮先提县吏去，勒令指称县尉害民。可恶，该打。玄德几番自往求免，俱被门役阻住，不肯放参。不过要一纸包耳。

却说张飞饮了数杯闷酒，乘马从馆驿前过，来了。督邮作威时，定然不知有老张。见五六十个老人，皆在门前痛哭。飞问其故，众老人答曰：“督邮逼勒县吏，欲害刘公，我等皆来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门人赶打。”张飞大怒，睁圆环眼，咬碎钢牙，滚鞍下马，径入馆驿，把门人那里阻挡得住。直奔后堂，见督邮正坐厅上，将县吏绑倒在地。飞大喝：“害民贼！认得我么？”快人快事。妙在绝无商量。督邮未及开言，早被张飞揪住头发，扯出馆驿，直到县前马桩上缚住，前日坐马上，今日缚马桩上，好笑。攀¹¹¹下柳条，去督邮两腿上着力鞭打，打得畅快。督邮所望者蒜条金耳，岂意张公以柳条鞭见赠。一连打折柳条十数枝。此柳条十数枝可当甘棠之思。

玄德正纳闷间，听得县前喧闹，问左右，答曰：“张将军绑一人，在县前痛打。”玄德忙去观之，见绑缚者乃督邮也。不谓南面高坐人一至于此。玄德惊问其故，飞曰：“此等害民贼，不打死等甚！”快人快语，绝无商量。督邮告曰：“玄德公救我性命！”不敢不敢，我本诈称皇亲、虚报功绩者，安能救公耶？玄德终是仁慈的人，急喝张飞住手。傍边转过关公来，曰：“兄长建许多大功，仅得县尉，今反被督邮侮辱。吾思枳棘¹¹²丛中，非栖鸾凤之所，不如杀督邮，弃官归乡，别图远大之计。”落落丈夫语。玄德乃取印绶，挂于督邮之颈，可谓挂印督邮。责之曰：“据汝害民，本当杀却，今姑饶汝命。翼德竟将打死之；关公乃欲杀之；而玄德则姑饶之。写三人各自一样，无不酷肖。吾缴还印绶，从此去矣。”如此缴印辞官法，绝奇绝趣。督邮归告定州太守，太守申文省府，差人捕捉。玄德、关、张三人往代州投刘恢。恢见玄德乃汉室宗亲，留匿在家。不题。按下一头。

却说十常侍既握重权，互相商议，但有不从己者，诛之。赵忠、张让差人问破黄巾将士索金帛，不从者奏罢职。皇甫嵩、朱儁皆不肯与，赵忠等俱奏罢其官。帝又封赵忠等为车骑将军，张让等十三人皆封列侯。朝政愈坏，人民嗟怨。于是长沙贼区星作乱；又是黄巾馀波？渔阳张举、张纯反，举称天子，纯称大将军。又是两个姓张的。表章雪片告急，十常侍皆藏匿不奏。

一日，帝在后园与十常侍饮宴，谏议大夫刘陶径到帝前大恸。帝问其故，陶曰：“天下危在旦夕，陛下尚自与阉宦¹¹³共饮耶？”帝曰：“国家承平，有何危急？”陶曰：“四方盗贼并起，侵掠州郡，其祸皆由十常侍卖官害民，欺君罔上，朝廷正人皆去，祸在目前矣！”刘陶不愧姓刘。十常侍皆免冠跪伏于帝前曰：“大臣不兼容，臣等不能活矣！愿乞

性命归田里，尽将家产以助军资。”言罢痛哭。何异骊姬夜半之哭？奸竖妖姬，一般身分。帝怒谓陶曰：“汝家亦有近侍之人，何独不容朕耶！”呼武士推出斩之。刘陶大呼：“臣死不惜，可怜汉室天下四百余年，到此一旦休矣！”好刘陶。

武士拥陶出，方欲行刑，一大臣喝住曰：“勿得下手！待我谏去。”众视之，乃司徒陈耽，径入宫中来谏帝曰：“刘谏议得何罪而受诛？”帝曰：“毁谤近臣，冒渎^[14]朕躬。”耽曰：“天下人民，欲食十常侍之肉，陛下敬之如父母，身无寸功，皆封列侯。况封諝等结连黄巾，欲为内乱。照应前文。陛下今不自省，社稷立见崩摧矣！”言言痛切。帝曰：“封諝作乱，其事不明。十常侍中，岂无一二忠臣？”谥之曰“灵”，名称其实。陈耽以头撞阶而谏。好陈耽。帝怒，命牵出，与刘陶皆下狱。是夜，十常侍即于狱中谋杀之。可惜，可恨。假帝诏以孙坚为长沙太守，讨区星。

不五十日，报捷，江夏平。了却区星。诏封坚为乌程侯。封刘虞为幽州牧，领兵往渔阳征张举、张纯。代州刘恢以书荐玄德见虞，虞大喜，令玄德为都尉，引兵直抵贼巢，与贼大战数日，挫动锐气。张纯专一凶暴，士卒心变，帐下头目刺杀张纯，将头纳献，了却张纯。率众来降。张举见势败，亦自缢死。了却张举。渔阳尽平。刘虞表奏刘备大功。朝廷赦免鞭督邮之罪，落得打。除下密丞，迁高堂尉。公孙瓒又表陈玄德前功，荐为别部司马，守平原县令。玄德在平原，颇有钱粮军马，重整旧日气象。刘虞平寇有功，封太尉。前文至此一束。

中平六年夏四月，灵帝病笃，召大将军何进入宫，商议后事。接入何进事。那何进起身屠家，因妹入宫为贵人，生皇子辩，遂立为皇后，进由是得权重任。帝又宠幸王美人，生皇子协。何后嫉妒，鸩杀^[15]王美人。可恶。皇子协养于董太子宫中。董太后乃灵帝之母，解渎亭侯刘苴之妻也。初因桓帝无子，迎立解渎亭侯之子，是为灵帝。灵帝入继大统^[16]，遂迎养母氏于宫中，尊为太后。插叙董太后，为后文伏线。○迎养则可，“尊为太后”，非礼也。若尊董氏为太后，亦将尊解渎亭侯为太皇乎？当时无有谏者，盖由奸邪擅权，言路闭塞耳。

董太后尝劝帝立皇子协为太子。帝亦偏爱协，欲立之。当时病笃，中常侍蹇硕奏曰：“若欲立协，必先诛何进，以绝后患。”帝然其说，因宣进入宫。进至宫门，司马潘隐谓进曰：“不可入宫，蹇硕欲谋杀公。”进大惊，急归私宅，召诸大臣，欲尽诛宦官。座上一人挺身而出曰：“宦官之势，起自冲、质之时，朝廷滋蔓极广，安能尽诛？倘机不

密，必有灭族之祸，请细详之！”一语道破。进视之，乃典军校尉曹操也。进叱曰：“汝小辈安知朝廷大事！”不知后来朝廷大事，都出此小辈之手。

正踌躇间，潘隐至，言：“帝已崩。今蹇硕与十常侍商议，秘不发丧，矫诏^[17]宣何国舅入宫，欲绝后患，册立皇子协为帝。”说未了，使命至，宣进速入以定后事。操曰：“今日之计，先宜正君位，然后图贼。”扼要语。进曰：“谁敢与吾正君讨贼？”一人挺身而出曰：“愿借精兵五千，斩关入内，册立新君。尽诛阉竖，扫清朝廷，以安天下！”语亦不寻常。进视之，乃司徒袁逢之子，袁隗音危。之侄，名绍，字本初，现为司隶校尉。何进大喜，遂点御林军五千。绍全身披挂，何进引何颙、荀攸、郑泰等大臣三十馀员，相继而入，就灵帝柩前扶立太子辩即皇帝位。

百官呼拜已毕，袁绍入宫收蹇硕。硕慌走入御园花阴下，为中常侍郭胜所杀，以宦官杀宦官。硕所领禁军尽皆投顺。绍谓何进曰：“中官^[18]结党，今日可乘势尽诛之！”是。张让等知事急，慌入告何后曰：“始初设谋陷害大将军者，止蹇硕一人，并不干臣等事。今大将军听袁绍之言，欲尽诛臣等，乞娘娘怜悯！”何太后曰：“汝等勿忧，我当保汝。”传旨宣何进入。太后密谓曰：“我与汝出身寒微，非张让等焉能享此富贵？今蹇硕不仁，既已伏诛，汝何听信人言，欲尽诛宦官耶？”妇人误事。何进听罢，出谓众官曰：“蹇硕设谋害我，可族灭其家。其餘不必妄加残害。”何进如此无用，死不足惜。袁绍曰：“若不斩草除根，必为丧身之本。”是。进曰：“吾意已决，汝勿多言！”众官皆退。

次日，太后命何进参录尚书事，其餘皆封官职。董太后宣张让等入宫商议，曰：“何进之妹，始初我抬举他，今日他孩儿即皇帝位，内外臣僚皆其心腹，威权太重，我将如何？”让奏曰：“娘娘可临朝，垂帘听政；封皇子协为王；加国舅董重大官，掌握军权；重用臣等。张让意中只重此句。大事可图矣！”董太后大喜。

次日设朝，董太后降旨，封皇子协为陈留王，董重为骠骑将军，张让等共预朝政。何太后见董太后专权，于宫中设一宴，请董太后赴席。酒至半酣，何太后起身捧杯再拜曰：“我等皆妇人也，参预朝政非其所宜。昔吕后因握重权，宗族千口皆被戮。今我等宜深居九重^[19]，朝廷大事任大臣元老自行商议，今国家之幸也。愿垂听焉！”说得是，惜言是而人非。董后大怒曰：“汝鸩死王美人，设心嫉妒。恶毒。分明劈心一拳。今倚汝子为君，与汝兄何进之势，辄敢乱言。吾敕骠骑断汝兄首，

如反掌耳！”何后亦怒曰：“吾以好言相劝，何反怒耶！”董后曰：“汝家屠沽小辈^[20]，有何见识！”两宫互相争竞，体统坏尽。张让等各劝归宫。

何后连夜召何进入宫，告以前事。何进出，召三公共议。来早设朝，使廷臣奏“董太后原系藩妃，不宜久居宫中，合仍迁于河间安置”，限目下即出国门。一面遣人起送董后，一面点禁军围骠骑将军董重府宅，追索印绶。董重知事急，自刎于后堂。家人举哀，军士方散。以外戚杀外戚。张让、段珪见董后一枝已废，遂皆以金珠玩好结构何进弟何苗并其母舞阳君，令早晚入何太后处善言遮蔽。因此，十常侍又得近幸。一班女子小人。

六月，何进暗使人鸩杀董后于河间驿庭。称太后则不可，然迎养宫中，灵帝所以尽子情也。出之外藩而又鸩杀之，何进之罪大矣。○今日姓何的弑董后，他日姓董的弑何后，天之报施亦巧。举柩回京，葬于文陵。进托病不出。司隶校尉袁绍入见进曰：“张让、段珪等流言于外，言公鸩杀董后，欲谋大事。乘此时不诛阉宦，后必为大祸。是。昔窦武欲诛内竖，机谋不密，反受其殃。今公兄弟部曲^[21]将吏皆英俊之士，兄弟倒未必。若使尽力，事在掌握：此天赞之时，不可失也！”进曰：“且容商议。”左右密报张让。家人骨肉个个向外，进之为人可知矣。让等转告何苗，又多送贿赂。苗便奏何后云：“大将军辅佐新君，不行仁慈，专务杀伐。今无端又欲杀十常侍，此取乱之道也。”后纳其言。少顷，何进入白后，欲诛中涓。何进真在梦中。何后曰：“中官统领禁省，汉家故事^[22]。先帝新弃天下，尔欲诛杀旧臣，非重宗庙也。”进本是没决断之人，没决断之人干得甚事？听太后言，唯唯而出。袁绍迎问曰：“大事若何？”进曰：“太后不允，如之奈何？”绍曰：“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此时事急，不容太后不从。”此计坏了。进曰：“此计大妙！”偏是此计不妙，他偏说大妙，想何进胸中如漆。便发檄至各镇，召赴京师。主簿陈琳曰：“不可。俗云：‘掩目而捕燕雀’，是自欺也，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家大事乎！今将军仗皇威，掌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若欲诛宦官，如鼓洪炉燎毛发耳。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却反外檄大臣临犯京阙，英雄聚会，各怀一心，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反生乱矣。”良言硕昼，炳若日星。何进笑曰：“此懦夫之见也！”颠倒不听好人言。傍边一人鼓掌大笑曰：“此事易如反掌，何必多议！”视之，乃曹操也。正是：

欲除君侧宵人^[23]乱，
须听朝中智士谋。

不知曹操说出甚话来，且听下文分解。

[1] 搦战：挑战。

[2] 戮尸：刑罚的一种。陈尸示众，以示羞辱。梟首：斩首并悬挂示众。

[3] 死命：拼命。

[4] 除授：拜官授职。

[5] 悬首南郊：指用十常侍的首级祭天。南郊，古代天子在京都南面的郊外筑圜丘以祭天的地方。

[6] 省家：指官府。铨注：谓对官吏的考选登录。

[7] 稠人：众人。广坐：众人聚坐的场所。

[8] 沙：淘汰，拣选。

[9] 行部：巡行所属部域，考核政绩。

[10] 目今：现在，当前。

[11] 攀：拗折。

[12] 枳棘：枳木与棘木。因其多刺而称恶木，常用以比喻恶人和恶劣环境。

[13] 阉宦：对宦官的蔑称。下阉竖、内竖同义。

[14] 冒渎：冒犯。

[15] 鸩杀：用鸩酒毒杀。

[16] 入继大统：继承皇位，登基称帝。

[17] 矫诏：假托诏令。

[18] 中官：即宦官。

[19] 九重：指宫禁，朝廷。

[20] 屠沽小辈：屠夫、贩酒之辈。指出身低贱。

[21] 部曲：古代军队编制单位。此借指何进兄弟率领的军队。

[22] 故事：旧日的典章制度。

[23] 宵人：小人，坏人。

第三回

议温明董卓叱丁原 馈金珠李肃说吕布

天子者，日也。日而借光于萤火，不成其为日矣。后人以孔明在蜀，耿耿如长庚之照一方。夫长庚，则固胜于萤光百倍也。

李肃说吕布一段文字，花团锦簇。凡劝人背叛、劝人弑逆，是最难启齿之事；今偏不说出，偏要教他自说，妙不可言。

奸在君侧者，除之贵密、贵速。董卓上表以暴其威，是不密也；顿兵以观其变，是不速也。何进不知当密，卓则知之，而故为不密；何进不知当速，卓则知之，而故为不速。其意以为如是，而何进必死，内乱必作，夫然后乘衅入朝，可以惟我所欲为耳。此皆出李儒之谋，儒亦智矣。乃劝卓收吕布为腹心，又何愚而失于计也。杀一义父，拜一义父，为其父者，不亦危乎？卓不疑布，布亦不虑卓之疑己，无谋之人，固不足怪。儒自以为智，而虑不及此，哀哉！

玄德结两异姓之弟，而得其死力，丁原结一异姓之子，而受其摧残，其故何也？一则择弟而弟，弟其所当弟；一则不择子而子，子其所不当子故也。观吕布，益服关、张之笃义。观丁原，益叹玄德之知人。

且说曹操当日对何进曰：“宦官之祸，古今皆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若欲治罪，当除元恶，但付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败也。”所见大胜本初。两人优劣俱在于此。何进怒曰：“孟德亦怀私意耶？”操退曰：“乱天下者，必进也。”进乃暗差使命，赍密诏，星夜往各镇去。

却说前将军、颍川侯、西凉刺史董卓，先为破黄巾无功，朝议将治其罪，因贿赂十常侍幸免，贿赂十常侍之人，安能杀十常侍？后又约托朝贵迁他显官，统西州大军二十万，常有不臣之心。是时得诏大喜，点起军马，陆续便行，使其婿中郎将牛辅守住陕西，自己却带李傕、郭汜、张济、樊稠等提兵望洛阳进发。卓婿谋士李儒曰：“今虽奉诏，中间多有暗昧。何不差人上表，名正言顺，大事可图。”何进暗发密诏，

李儒乃欲显上表章，明明要激成内乱。卓大喜，遂上表。其略曰：

窃闻天下所以乱逆不止者，皆由黄门常侍张让等侮慢天常^[1]之故。臣闻扬汤止沸^[2]，不如去薪；溃痈虽痛^[3]，胜于养毒。臣敢鸣钟鼓入洛阳，请除让等。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何进得表，出示大臣。侍御史郑泰谏曰：“董卓乃豺狼也，引入京城，必食人矣。”欲去狐鼠，乃召豺狼。确论。进曰：“汝多疑，不足谋大事。”卢植亦谏曰：“植素知董卓为人面善心狠，一入禁庭，必生祸患，不如止之勿来，免致生乱。”进不听。郑泰、卢植皆弃官而去，朝廷大臣去者大半。进使人迎董卓于涪池，卓按兵不动。先上表以示威，复按兵以观变，皆李儒之谋也。

张让等知外兵到，共议曰：“此何进之谋也。我等不先下手，皆灭族矣！”乃先伏刀斧手五十人于长乐宫嘉德门内，入告何太后曰：“今大将军矫诏召外兵至京师，欲灭臣等，望娘娘垂怜赐救！”太后曰：“汝等可诣大将军府谢罪。”让曰：“若到相府，骨肉齑粉^[4]矣。望娘娘宣大将军入宫，谕止之，如其不从，臣等只就娘娘前请死。”太后乃降诏宣进。妇人误事如此。

进得诏便行，主簿陈琳谏曰：“太后此诏，必是十常侍之谋。切不可去，去必有祸！”智哉陈琳。进曰：“太后诏我，有何祸事？”袁绍曰：“今谋已泄，事已露，将军尚欲入宫耶？”曹操曰：“先召十常侍出，然后可入。”真应变之策。进笑曰：“此小儿之见也。好个大人。吾掌天下之权，十常侍敢待如何！”绍曰：“公必欲去，我等引甲士护从，以防不测。”于是袁绍、曹操各选精兵五百，命袁绍之弟袁术领之。袁术全身披挂，引兵布列青琐门外，绍与操带剑护送何进至长乐宫前。黄门传懿旨云：“太后特宣大将军，余人不许辄入。”将袁绍、曹操等都阻住宫门外。

何进昂然直入。可谓大将军八面威风。至嘉德殿门，张让、段珪迎出，左右围住。进大惊。让厉声责进曰：“董卓何罪，妄以鸩死？国母丧葬，托疾不出！汝本屠沽小辈，我等荐之天子，以致荣贵。不思报效，欲相谋害。汝言我等甚浊，其清者是谁？”《左传》曰：“惟无瑕者可以戮人。”何进谋杀董卓，其罪亦与十常侍等。进慌急欲寻出路，至此而欲寻出路，真小儿之见也。宫门尽闭。伏甲齐出，将何进砍为两段。后人诗叹之曰：

汉室倾危天数终，
无谋何进作三公。
几番不听忠臣谏，
难免宫中受剑锋。

让等既杀何进，袁绍久不见进出，乃于宫门外大叫曰：“请将军上车！”让等将何进首级从墙上掷出，身不能上车而行，头乃得逾墙而出，还算逃得一半。宣谕曰：“何进谋反，已伏诛矣！其余胁从，尽皆赦宥^[4]。”袁绍厉声大叫：“阉官谋杀大臣！诛恶党者前来助战！”何进部将吴匡便于青琐门外放起火来，袁术引兵突入宫庭，但见阉官，不论大小尽皆杀之。势必至此。然则又何必召外兵耶？袁绍、曹操斩关入内，赵忠、程旷、夏惲、郭胜四个被赶至翠花楼前，剁为肉泥。宫中火焰冲天。张让、段珪、曹节、侯览将太后及太子并陈留王劫去内省，从后道走北宫。时卢植弃官未去，见宫中事变，摆^[6]甲持戈，立于阁下。遥见段珪拥逼何后过来，植大呼曰：“段珪逆贼，安敢劫太后！”段珪回身便走。太后从窗中跳出，植急救得免。国舅逾墙，只剩一头，太后跳窗，得保全身，犹幸矣。吴匡杀入内庭，见何苗亦提剑出，匡大呼曰：“何苗同谋害兄，当共杀之！”众人俱曰：“愿斩谋兄之贼！”苗欲走，四面围定，砍为齏粉。绍复令军士分头来杀十常侍家属，不分大小尽皆诛绝，多有无须者误被杀死。此时胡子大得便宜。曹操一面救灭宫中之火，请何太后权摄大事，遣兵追袭张让等，寻觅少帝。孟德举动毕竟不同。

且说张让、段珪劫拥少帝及陈留王，冒烟突火，连夜奔走。至北邙山，约二更时分，后面喊声大举，人马赶至。当前河南中部掾吏闵贡大呼：“逆贼休走！”张让见事急，遂投河而死。帝与陈留王未知虚实，不敢高声，伏于河边乱草之内。军马四散去赶，不知帝之所在。帝与王伏至四更，露水又下，腹中饥馁，相抱而哭。又怕人知觉，吞声草莽之中。寇则伏莽，帝亦伏莽，为之一叹。陈留王曰：“此间不可久恋，须别寻活路。”于是二人以衣相结，爬上岸边。满地荆棘，黑暗之中不见行路。

正无奈何，忽有流萤千百成群，光芒照耀，只在帝前飞转。炎刘之势，昔如日月，今为萤光，火德衰矣。陈留王曰：“此天助我兄弟也！”遂随萤光而行，渐渐见路。行至五更，足痛不能行，山冈边见一草堆，帝与王卧于草堆之中。竟为草头皇帝矣。草堆前面是一所庄院，庄主是夜梦两红日坠于庄后，两红日正应陈留亦为帝之兆。惊觉，披衣

出户，四下观望，见庄后草堆上红光冲天，然则萤光相随，直以光引光耳。慌忙往视，却是二人卧于草畔。庄主问曰：“二少年谁家之子？”帝不敢应，陈留王指帝曰：“此是当今皇帝，遭十常侍之乱，逃难到此。吾乃皇弟陈留王也。”庄主大惊，再拜曰：“臣先朝司徒崔烈之弟崔毅也，因见十常侍卖官嫉贤，故隐于此。”崔烈此弟颇胜于兄。遂扶帝入庄，跪进酒食。

却说闵贡赶上段珪，拿住问：“天子何在？”珪言：“已在半路相失，不知何往。”贡遂杀段珪，悬头于马项下。分兵四散寻觅，自己却独乘一马随路追寻。偶至崔毅庄，毅见首级，问之，贡说详细。崔毅引贡见帝，君臣痛哭。贡曰：“国不可一日无君，请陛下还都。”崔毅庄上止有瘦马一匹，备与帝乘，贡与陈留王共乘一马，帝曰万乘，王曰千乘，大夫亦曰百乘。今一帝、一王、一臣，止共骑得二马，可叹。离庄而行。

不到三里，司徒王允、太尉杨彪、左军校尉淳于琼、右军校尉赵萌、后军校尉鲍信、中军校尉袁绍，一行人众接着车驾，君臣皆哭。先使人将段珪首级往京师号令，另换好马，与帝及陈留王骑坐，细。簇帝还京。先是洛阳小儿谣曰：“帝非帝，王非王，千乘万骑走（百）（北）邙。”至此果应其讖^[7]。后来帝废为王，王反为帝，所谓“帝非帝，王非王”耶。此时只应得末一句，那知后来却应在首二句耶。

车驾行不到数里，忽见旌旗蔽日，尘土遮天，一枝人马到来，百官失色，帝亦大惊。袁绍骤马出问：“何人？”绣旗影里一将飞出，厉声问：“天子何在？”不答袁绍，竟问天子，气质便来得不好。帝战栗不能言。陈留王勒马向前，叱曰：“来者何人？”卓曰：“西凉刺史董卓也。”董卓至此时始来，皆李儒之计也。陈留王曰：“汝来保驾耶？汝来劫驾耶？”卓应曰：“特来保驾。”陈留王曰：“既来保驾，天子在此，何不下马！”卓大惊，慌忙下马，拜于道左。陈留王以言抚慰董卓，自初至终，并无失语。献帝此时，颇强人意，何后来倦怠之甚也？卓暗奇之，已怀废立之意。是日还宫，见何太后，俱各痛哭。检点宫中，不见了传国玉玺^[8]。为后文孙坚得玺伏线。

董卓屯兵城外，每日带铁甲马军入城，横行街市，百姓惶惶不安。卓出入宫庭，略无忌惮。后军校尉鲍信来见袁绍，言：“董卓必有异心，可速除之。”若欲除之，不如勿召。既已召之，欲除则难矣。绍曰：“朝廷新定，未可轻动。”鲍信见王允，亦言其事。允曰：“且容商议。”信自引本部军兵，投泰山去了。董卓招诱何进兄弟部下之兵，尽

归掌握，私谓李儒曰：“吾欲废帝立陈留王，何如？”不过欲借废立以张威，非真有爱于陈留也。李儒曰：“今朝廷无主，不就此时行事，迟则有变矣。来日于温明园中，召集百官，谕以废立，有不从者斩之，则威权之行，正在今日。”卓喜。

次日，大排筵会，遍请公卿。公卿皆惧董卓，谁敢不到？卓待百官到了，然后徐徐到园门下马，妆模做样，可恶可笑。带剑入席。酒行数巡，卓教停酒止乐，乃厉声曰：“吾有一言，众官静听。”众官侧耳。卓曰：“天子为万民之主，无威仪不可以奉宗庙社稷。今上懦弱，不若陈留王聪明好学，可承大位。吾欲废帝立陈留王，诸大臣以为何如？”鸣钟鼓入洛阳，不是来杀十常侍，特来废皇帝耳。诸官听罢，不敢出声。

座上一人，推案直出，立于筵前，大呼：“不可！不可！汝是何人，敢发大语！天子乃先帝嫡子，初无过失，何得妄议废立！汝欲为篡逆耶？”此时此人不可少。卓视之，乃荆州刺史丁原也。卓怒叱曰：“顺我者生，逆我者死！”遂掣佩剑，欲斩丁原。时李儒见丁原背后一人，生得器宇轩昂，威风凛凛，手执方天画戟，怒目而视。先从李儒眼中虚画一吕布。○此处先写戟。李儒急进曰：“今日饮宴之处，不可谈国政，来日向都堂公论未迟。”众人皆劝，丁原上马而去。卓问百官曰：“吾所言，合公道否？”卢植曰：“明公差矣。昔太甲不明，伊尹放之于桐宫^[9]。昌邑王^[10]登位方二十七日，造恶三千馀条，故霍光告太庙而废之。今上虽幼，聪明仁智，并无分毫过失。公乃外郡刺史，素未参与国政，又无伊、霍之大才，何可强主废立之事？圣人云：‘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正论侃侃，不愧为玄德之师。卓大怒，拔剑向前，欲杀植。议郎彭伯谏曰：“卢尚书海内人望，今先害之，恐天下震怖。”卓乃止。司徒王允曰：“废立之事，不可酒后相商，另日再议。”王允此时，胸中已有成算。于是百官皆散。

卓按剑立于园门，忽见一人跃马持戟，于园门外往来驰骤。又从董卓眼中虚画一吕布。○前只写戟，此处添写马。卓问李儒：“此何人也？”儒曰：“此丁原义儿，姓吕，名布，字奉先者也。在李儒口中，方实叙出吕布姓名。主公且须避之！”添此一句，张皇之极。卓乃入园潜避。

次日，人报丁原引军城外搦战。卓怒，引军同李儒出迎。两阵对圆，只见吕布顶束发金冠，披百花战袍，摆唐猊^[11]铠甲，系狮蛮^[12]宝带，纵马挺戟，随丁建阳出到阵前。又双从董卓、李儒眼中实写一吕布。○看他先写状貌，次写姓名，次写妆束；先写戟，次写马，次写冠

带袍甲：都作三层出落。妙。建阳指卓骂曰：“国家不幸，阉官弄权，以致万民涂炭。尔无尺寸之功，焉敢妄言废立，欲乱朝廷！”董卓未及回言，吕布飞马直杀过来。董卓慌走，建阳率军掩杀。卓兵大败，退三十馀里下寨，聚众商议。卓曰：“吾观吕布非常人也，吾若得此人，何虑天下哉？”帐前一人出曰：“主公勿忧。某与吕布同乡，知其勇而无谋，见利忘义。二语说尽奉先。某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吕布拱手来降，可乎？”卓大喜，观其人，乃虎贲中郎将李肃也。卓曰：“汝将何以说之？”肃曰：“某闻主公有名马一匹，号曰‘赤兔’，日行千里。此处轻轻略赞一句。须得此马，再用金珠，以利结其心。某更进说词，吕布必反丁原，来投主公矣。”卓问李儒曰：“此言可乎？”儒曰：“主公欲取天下，何惜一马！”看他翁婿二人口口稳取天下，煞是可笑。卓欣然与之，今不惜名马，后独惜爱妃，何也？更与黄金一千两，明珠数十颗，玉带一条。

李肃赍了礼物，投吕布寨来。伏路军人围住，肃曰：“可速报吕将军，有故人来见。”军人报知，布命入见。肃见布曰：“贤弟别来无恙？”布揖曰：“久不相见，今居何处？”肃曰：“现任虎贲中郎将之职。闻贤弟匡扶社稷，不胜之喜。有良马一匹，日行千里，渡水登山，如履平地，此处又添赞一句。名曰‘赤兔’。特献与贤弟，以助虎威。”且不说是董卓之马，妙甚。布便令牵过来看。果然那马浑身上下火炭般赤，无半根杂毛，从头至尾长一丈，从蹄至项高八尺，嘶喊咆哮，有腾空入海之状。从吕布眼中方看出浑身上下好处，层次出落得妙。此马将为云长骑坐，故先于此处极写，妙。后人诗单道赤兔马曰：

奔腾千里荡尘埃，
渡水登山紫雾开。
掣断丝缰摇玉辔，
火龙飞下九天来。

布见了此马，大喜，极写名将爱马。谢肃曰：“兄赐此龙驹，将何为报？”肃曰：“某为义气而来，岂望报乎！”布置酒相待。酒酣，肃曰：“肃与贤弟少得相见，令尊却常会来。”妙在同乡人口中称“令尊”，必谓是姓吕之父矣。布曰：“兄醉矣！先父弃世多年，安得与兄相会？”肃大笑曰：“非也！某说今日丁刺史耳。”妙，明明羞他。布惶恐曰：“某在丁建阳处，亦出于无奈。”等他自说，妙妙。肃曰：“贤弟有擎天驾海之才，四海孰不钦敬？功名富贵，如探囊取物，何言无奈而在人之下乎？”看他逼入去，恶极。布曰：“恨不逢其主耳。”等他自说，

妙妙。肃笑曰：“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见机不早，悔之晚矣。”恶极。又逼入。布曰：“兄在朝廷，观何人为世之英雄？”等他先问，妙妙。肃曰：“某遍观群臣，皆不如董卓。疾入。董卓为人，敬贤礼士，赏罚分明，终成大业。”布曰：“某欲从之，恨无门路。”等他自说，妙妙。肃取金珠、玉带列于布前，马与金珠、玉带分两番取出，先后次序得妙。布惊曰：“何为有此？”肃令叱退左右，告布曰：“此是董公久慕大名，特令某将此奉献。赤兔马亦董公所赠也。”至此方才说明。妙极。布曰：“董公如此见爱，某将何以报之？”肃曰：“如某之不才，尚为虎贲中郎将，公若到彼，贵不可言。”布曰：“恨无涓埃^[13]之功，以为进见之礼。”等他自说，妙妙。肃曰：“功在翻手之间，公不肯为耳。”恶极妙极。布沉吟良久，曰：“吾欲杀丁原，引军归董卓，何如？”此句亦等他自说，恶极、妙极。肃曰：“贤弟若能如此，真莫大之功也。但事不宜迟，在于速决。”得他自肯，便即催之。布与肃约于明日来降，肃别去。

是夜二更时分，布提刀径入丁原帐中。原正秉烛观书，见布至，曰：“吾儿来有何事故？”布曰：“吾堂堂丈夫，安肯为汝子乎！”堂堂丈夫，不为丁原子；然一堂堂丈夫，又何独为董卓子乎？总是金珠、赤兔在那里说话耳。原曰：“奉先何故心变？”布向前，一刀砍下丁原首级，大呼左右：“丁原不仁，吾已杀之。肯从吾者在此，不从者自去！”军士散其大半。

次日，布持丁原首级，往见李肃。肃遂引布见卓。卓大喜，置酒相待，卓先下拜曰：“卓今得将军，如旱苗之得甘雨也。”布纳卓坐而拜之曰：“公若不弃，布请拜为义父。”方杀一义父，又拜一义父。杀得容易，亦拜得容易。卓以金甲锦袍赐布，畅饮而散。卓自是威势越大，自领前将军事，封弟董旻为左将军、鄴侯，封吕布为骑都尉、中郎将、都亭侯。

李儒劝卓早定废立之计。仍接叙到废立事。卓乃于省中设宴会集公卿，令吕布将甲士千馀侍卫左右。是日太傅袁隗与百官皆到。酒行数巡，卓按剑曰：“今上闇弱^[14]，不可以奉宗庙。吾将依伊尹、霍光故事，特特引二故事，却是从卢植口中学来，足见其胸中无物。废帝为弘农王，立陈留王为帝。有不从者斩！”群臣惶怖莫敢对。中军校尉袁绍挺身而出曰：“今上即位未几，并无失德。汝欲废嫡立庶，非反而何？”劝召外兵者公也，今日骂董卓晚矣。卓怒曰：“天下事在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汝视我之剑不利否？”袁绍亦拔剑曰：“汝剑利，吾剑未尝不

利！”两个在筵上对敌。正是：

丁原仗义身先丧，
袁绍争锋势又危。

毕竟袁绍性命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1] 天常：天的常道。指封建的纲常伦理。

[2] 扬汤止沸：从锅里舀起开水再倒回去，以制止水的沸滚。喻治标而不治本。

[3] 溃痈：挤破脓疮。

[4] 骨肉齑（jī）粉：即粉身碎骨。齑，粉碎。

[5] 赦宥：宽恕；赦免。

[6] 擗（huàn）：穿。

[7] 讖（chèn）：将来要应验的预言、预兆。

[8] 玉玺：专指皇帝的玉印。始于秦始皇。

[9] “昔太甲”句：太甲是商朝第四位国王，即位后暴虐乱德，伊尹将他流放到桐宫，自己摄政。三年后，太甲在桐宫悔过自新，伊尹又将他迎回亳都，让他执政。

[10] 昌邑王：即刘贺。汉昭帝死后，刘贺即位，因荒淫无度，二十七天后就被霍光所废。

[11] 唐猊：即唐夷。古代传说中的猛兽，皮坚厚，可制甲。后因借以称良甲。

[12] 狮蛮：古代武官腰带钩上饰有狮子、蛮王的形象。

[13] 涓埃：细流与微尘。比喻微小。

[14] 闇弱：谓懦弱而不明事理。

第四回

废汉帝陈留践位 谋董卓孟德献刀

吕后惨杀戚姬，而惠帝无子；何后酖死王美人，而少帝不终。岂非天哉！且也前有何进之弑董卓，后有董卓之弑何后。天道好还，于兹益信。

丁管、伍孚，奋不顾身，若使两人当曹操之地，必不肯为献刀之举矣。曹操欲谋人，必先全其身。丁管、伍孚所不及曹操者，智也；曹操所不及丁管、伍孚者，忠也。假令当日，县令不肯释放，伯奢果去报官，而曹操竟为董卓所杀，则天下后世，岂不以为汉末忠臣，固无有过于曹操者哉？王莽谦恭下士，而后人有诗叹之曰：“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

孟德杀伯奢一家，误也，可原也；至杀伯奢，则恶极矣。更说出“宁使我负人，休教人负我”之语，读书者至此，无不诟之、詈之，争欲杀之矣。不知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试问天下人，谁不有此心者，谁复能开此口乎？至于讲道学诸公，且反其语曰：“宁使人负我，休教我负人。”非不说得好听，然察其行事，却是步步私学孟德二语者。则孟德犹不失为心口如一之小人，而此曹之口是心非，而不如孟德之直捷痛快也。吾故曰：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

若使首回张飞于路中杀却董卓，此回陈宫于店中杀却曹操，岂不大快。然使尔时即便杀却，安得后面有许多怪怪奇奇、异样惊人文字？苍苍者将演出无数排场，此二人却是要紧脚色，故特特留之耳。

且说董卓欲杀袁绍，李儒止之曰：“事未可定，不可妄杀。”袁绍手提宝刀，辞别百官而出，悬节^[1]东门，奔冀州去了。亦去得慷慨。卓谓太傅袁隗曰：“汝侄无礼，吾看汝面，姑恕之。今既因叔恕侄，后何因侄杀叔？废立之事若何？”隗曰：“太尉所见是也。”侄儿颇刚，叔子太软。卓曰：“敢有阻大议者，以军法从事！”群臣震恐，皆云：“一听尊命。”宴罢，卓问侍中周毖、校尉伍琼曰：“袁绍此去若何？”周毖曰：“袁绍忿忿而去，若购^[2]之急，势必为变。且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

吏遍于天下，倘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山东非公有也。不如赦之，拜为一郡守，则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一个说他有用。伍琼曰：“袁绍好谋无断，四字评定。不足为虑。诚不若加之一郡守，以收民心。”一个说他无用。卓从之，即日差人拜绍为渤海太守。

九月朔，请帝升嘉德殿，大会文武。卓拔剑在手，对众曰：“天子闇弱，不足以君天下。今有策文一道，宜为宣读。”乃命李儒读策曰：

孝灵皇帝，早弃臣民。皇帝承嗣，海内侧望。而帝天资轻佻，威仪不恪，居丧慢惰。否德^[3]既彰，有忝大位。皇太后教无母仪，统政荒乱。永乐太后暴崩，众论惑焉。三纲之道，天地之纪，毋乃^[4]有阙？陈留王协，圣德伟懋^[5]，规矩肃然。居丧哀戚，言不以邪，休声美誉，天下所闻。宜承洪业，为万世统。兹废皇帝为弘农王，皇太后还政。请奉陈留王为皇帝，应天顺人，以慰生灵之望。

李儒读策毕，卓叱左右扶帝下殿，解其玺音徙。绶，北面长跪^[6]，称臣听命。又呼太后去服候敕。帝、后皆号哭，群臣无不悲惨。阶下一大臣，愤怒高叫曰：“贼臣董卓，敢为欺天之谋，吾当以颈血溅之！”挥手中象简^[7]直击董卓。此象简亦可云击贼笏。卓大怒，喝武士拿下——乃尚书丁管也。卓命牵出斩之。管骂不绝口，至死神色不变。此时何可无此一人！后人诗叹之曰：

董贼潜怀废立图，
汉家宗社委丘墟。
满朝臣宰皆囊括，
惟有丁公是丈夫。

卓请陈留王登殿，群臣朝贺毕，卓命扶何太后并弘农王及帝妃唐氏于永安宫闲住，封锁宫门，禁群臣无得擅入。昔桓、灵禁錮党人，今董卓禁錮天子。可怜少帝四月登基，至九月即被废。卓所立陈留王协，表字伯和，灵帝中子，即献帝也，时年九岁。改元初平。董卓为相国，赞拜不（明）〔名〕^[8]，入朝不趋，剑履上殿^[9]，威福莫比。李儒劝卓擢用名流，以收人望^[10]，从来权臣大都如是。因荐蔡邕之才。卓命征之，邕不赴。初念原好。卓怒，使人谓邕曰：“如不来，当灭汝族。”求贤之法太峻。邕惧，只得应命而至。卓见邕大喜，一月三迁其官，拜为侍中，甚见亲厚。孔光屈节于董贤，谷永依托于王凤，扬雄失身于新莽，龟山应聘于蔡京：古今同叹。

却说少帝与何太后、唐妃困于永安宫中，衣服饮食渐渐少缺，少帝泪不曾干。李后主所云“此中日夕以眼泪洗面”也。一日偶见双飞燕于庭中，遂吟诗一首。空庭飞鸟，任其翔舞；冷宫废主，身被牢笼。触目感愤，抗声而吟，不知是诗，不知是泪？诗曰：

嫩草绿凝烟，袅袅双飞燕。

洛水一条青，陌上人称羨。前半首咏燕，兴也，比也。

远望碧云深，是吾旧宫殿。目断旧宫，不能奋飞，诚不如双燕之反故巢矣。伤哉！

何人仗忠义，泄我心中怨？后半首自咏，赋也。○诗好。

董卓时常使人探听，是日获得此诗，来呈董卓。卓曰：“怨望作诗，杀之有名矣。”杀之何名？请教。○天子亦以文字取祸，千古异闻。遂令李儒带武士十人，入宫弑帝。帝与后、妃正在楼上，宫女报李儒至，帝大惊。儒以鸩酒奉帝。赋诗饮酒，最是雅事，不意有此燕诗鸩酒之惨毒也。帝问何故，儒曰：“春日融和，是双燕飞庭时节。董相国特上寿酒。”好个寿酒。太后曰：“既云寿酒，汝可先饮。”此酒岂可相劝。儒怒曰：“汝不饮耶？”呼左右持短刀、白练于前，曰：“寿酒不饮，可领此二物！”鸩酒可曰寿酒，则二物亦可曰寿礼。唐妃跪告曰：“妾身代帝饮酒，愿公存母子性命。”满朝文武，不如此一女子。儒叱曰：“汝何人，可代王死？”乃举酒与何太后曰：“汝可先饮！”后欲儒先饮，儒亦欲后先饮，只算还敬。后大骂：“何进无谋，引贼入京，致有今日之祸！”此时方悟何进误事，不识一念及董太后、王美人否？儒催逼帝，帝曰：“容我与太后作别。”大恸而作歌。甚矣，帝之多文也。既作感怀诗于前，复作绝命词于后。文章无救于祸患，我为天子一哭，更为文章一哭。其歌曰：

天地易兮日月翻，
弃万乘兮退守藩。
为臣逼兮命不久，
大势去兮空泪潸！音山。

唐妃亦作歌曰：

皇天将崩兮后土颓，
身为帝姬兮恨不随。
生死异路兮从此毕，
奈何载速兮心中悲！

歌罢，相抱而哭，李儒叱曰：“相国立等回报，汝等俄延，望谁救耶？”太后大骂：“董贼逼我母子，皇天不佑！汝等助恶，必当灭族！”儒大怒，双手扯住太后，直撺下楼，叱武士绞死唐妃，以鸩酒灌杀少帝。惨极。李儒之罪，浮于董卓。还报董卓，卓命葬于城外。

自此每夜入宫，奸淫宫女，夜宿龙床。便是强盗所为，不成气候。尝引军出城，行到阳城地方。时当二月，村民社赛^[11]，男女皆集。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馀颗于车下，连轸^[12]还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末世官军捕盗，往往如此，堂堂宰相，亦为是耶？于城门外焚烧人头，以妇女财物分散众军。

越骑校尉伍孚，字德瑜，见卓残暴，愤恨不平。尝于朝服内，披小铠，藏短刀，欲伺便杀卓。一日，卓入朝，孚迎至阁下，拔刀直刺卓。将叙曹操行刺，却先有伍孚行刺作引。天然奇妙。○孚之勇往直前较胜于操，盖曹操顾身，伍孚不顾身也。卓气力大，两手扼住，吕布便入，揪倒伍孚。卓问曰：“谁教汝反？”孚瞪目大喝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反”字驳得快畅。汝罪恶盈天，人人愿得而诛之，吾恨不车裂汝以谢天下！”卓大怒，命牵出剖剐之，孚临死骂不绝口。后人 有诗赞之曰：

汉末忠臣说伍孚，
冲天豪气世间无。
朝堂杀贼名犹在，
万古堪称大丈夫！

董卓自此出入，常带甲士护卫。

时袁绍在渤海，闻知董卓弄权，乃差人赍密书来见王允。夹写袁绍致书，前应悬节出奔，后伏兴兵会盟。妙甚。○接叙出王允，尤妙。书略曰：

卓贼欺天废主，人不忍言。而公恣其跋扈，如不听闻，岂报国效忠之臣哉？绍今集兵练卒，欲扫清王室，未敢轻动。公若有心，当乘间图之。倘有驱使，即当奉命。

王允得书，寻思无计。一日，于侍班阁子内，见旧臣俱在，允曰：“今日老夫贱降^[13]，晚间敢屈众位到舍小酌。”非请众官吃司徒寿酒，正为天子前日曾吃李儒寿酒耳。众官皆曰：“必来祝寿。”当晚王允

设宴后堂，公卿皆至。酒行数巡，王允忽然掩面大哭。绝不说起胸中心事，突然放声大哭，一则想着前日天子吃寿酒之眼泪，一则引出今日众人吃寿酒之眼泪也。是至情，亦是妙用。众官惊问曰：“司徒贵诞，何故发悲？”允曰：“今日并非贱降，因欲与众位一叙，恐董卓见疑，故托言耳。董卓欺主弄权，社稷旦夕难保。想高皇诛秦灭楚，奄^[14]有天下，谁想传至今日，乃丧于董卓之手。此吾所以哭也。”于是众官皆哭。徒作楚囚相对，亦何益耶！坐中一人，独抚掌大笑，众人皆哭我独笑，的的妙人。曰：“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妙语解颐。允视之，乃骠骑校尉曹操也。毕竟主意全别。允怒曰：“汝祖宗亦食禄汉朝，今不思报国，而反笑耶？”操曰：“吾非笑别事，笑众位无一计杀董卓耳。操虽不才，愿即断董卓头悬之都门，以谢天下。”其语甚壮。允避席问曰：“孟德有何高见？”操曰：“近日操屈身以事卓者，实欲乘间图之耳。有心人。今卓颇信操，操因得时近卓。闻司徒有七宝刀一口，愿借与操，入相府刺杀之，虽死不恨！”袁绍致书，孟德献刀，一样愤激，而操更壮。允曰：“孟德果有是心，天下幸甚！”遂亲自酌酒奉操。操沥酒设誓，允随取宝刀与之。操藏刀，饮酒毕，即起身辞别众官而去。写得慷慨动色，仿佛荆卿渡易水时。众官又坐了一回，亦俱散讫。

次日，曹操佩着宝刀来至相府，问：“丞相何往？”从人云：“在小阁中。”操径入。见董卓坐于床上，吕布侍立于侧。读书者至此，为曹操捏一把汗。卓曰：“孟德来何迟？”操曰：“马羸^[15]行迟耳。”亏此一句，后来好逃走。卓顾谓布曰：“吾有西凉进来好马，奉先可亲去拣一骑赐与孟德。”多谢。少停，当以宝刀奉答。布领命而出。好机会。操暗忖曰：“此贼合死！”我亦谓然。即欲拔刀刺之，惧卓力大，未敢轻动。有鉴于伍孚之事也。卓胖大，不耐久坐，遂倒身而卧，转面向内。一发凑巧。操又思曰：“此贼当休矣！”我亦谓然。急掣宝刀在手，读至此，又为董卓捏一把汗。恰待要刺，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镜中，照见曹操在背后拔刀，意外出奇之事，写得情景如面。急回身问曰：“孟德何为？”读书者至此，大为曹操捏一把汗。时吕布已牵马至阁外。夹写此句，要令读者吃惊不小。操惶遽^[16]，乃持刀跪下曰：“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好权变，的是奸雄。○赐马献刀，大好酬酢。○刺卓何必宝刀，其所以请宝刀者，预为地也。献刀之举，未必不在曹操算中。卓接视之，见其刀长尺馀，七宝嵌饰，极其锋利，果宝刀也。补写宝刀，忙中闲笔。○如此宝刀，固不当以董卓之颈血污之。遂递与吕布收了。操解鞘付布。先拔刀，后解鞘，明明行刺。董卓愚莽，故不省得。卓引操出阁看马，操谢曰：“愿借试一骑。”妙。适未及试刀，今不得不急试

马。卓就教与鞍辔。细。操牵马出相府，加鞭望东南而去。来便迟，去便快。○推托马羸，未必不为此时地也。奸雄妙算如神。

布对卓曰：“适来曹操似有行刺之状，及被喝破，故推献刀。”毕竟吕布略乖觉些。卓曰：“吾亦疑之。”此是顺口话，适才并不曾疑。正说话间，适李儒至，此君若早来，孟德休矣。卓以其事告之。儒曰：“操无妻小在京，唯其如此，所以去得放心，去得干净。○是句在李儒口中带叙出来，省笔。只独居寓所。今差人往召，如彼无疑而便来，则是献刀，如推托不来，则必是行刺，便可擒而问也。”李儒甚有机变，惜为董卓令坦。卓然其说，即差狱卒四人往唤操。差狱卒，便是擒捉之状。去了良久，孟德去远矣。回报曰：“操不曾回寓，乘马飞出东门。门吏问之，操曰：‘丞相差我有紧急公事。’纵马而去矣。”此段在狱卒口中补叙出来，省笔。儒曰：“操贼心虚逃窜，行刺无疑矣。”卓大怒曰：“我如此重用，反欲害我！”儒曰：“此必有同谋者，待拿住曹操，便可知矣。”读书者至此，又为王允担忧。卓遂令遍行文书，画影图形，捉拿曹操，擒献者赏千金、封万户侯，窝藏者同罪。

且说曹操逃出城外，飞奔谯郡。路经中牟县，为守关军士所获，读书者至此，不特为曹操着急，且益为王允担忧。擒见县令。且不说县令是谁，好好。操言：“我是客商，复姓皇甫。”何不云复姓夏侯？县令熟视曹操，沉吟半晌，是何故耶？令人惊疑不定。乃曰：“吾前在洛阳求官时，曾认得汝是曹操，如何隐讳？且把来监下，明日解去京师请赏。”熟视沉吟后却说出此数语，孟德奈何？把关军士赐以酒食而去。细。至夜分，县令唤亲随入，暗地取出曹操，直至后院中审究。精细。此熟视沉吟时算定者。问曰：“我闻丞相待汝不薄，何故自取其祸？”操曰：“燕雀安知鸿鹄志哉！汝既拿住我，便当解去请赏，何必多问！”此县令须以此言动之，奸雄眼力过人。县令屏退左右，精细。谓操曰：“汝休小觑我。我非俗吏，奈未遇其主耳。”是有心人。操曰：“吾祖宗世食汉禄，若不思报国，与禽兽何异？偏是奸雄会说道学语。吾屈身事卓者，欲乘间图之，为国除害耳。今事不成，乃天意也！”曹操此时，竟是一位正人。县令曰：“孟德此行，将欲何往？”问得紧要。操曰：“吾将归乡里，发矫诏，召天下诸侯兴兵共诛董卓，吾之愿也。”词直气壮。○后文事先逗露于此。县令闻言，乃亲释其缚，扶之上坐，再拜曰：“公真天下忠义之士也！”微独县令信之，读书者至此亦几信之。○写县令先沉吟，次密召，后拜服，最有次序。曹操亦拜问县令姓名，县令曰：“吾姓陈，名宫，字公台。至此方出姓名，好。老母妻子皆在东郡。此处先说老母妻子，遥对后白门楼中语。今感公忠义，愿弃一

官，从公而逃。”不特相救，且复相从，宫之于操，其恩不可谓不厚矣。操甚喜。是夜陈宫收拾盘费，与曹操更衣易服，各背剑一口，细。乘马投故乡来。

行了三日，至成皋地方。天色向晚，操以鞭指林深处，二语是绝妙一幅画景。谓宫曰：“此间有一人，姓吕，名伯奢，是吾父结义弟兄。就往问家中消息，觅一宿，如何？”闲闲而来。宫曰：“最好。”二人至庄前下马，入见伯奢。奢曰：“我闻朝廷遍行文书，捉汝甚急，汝父已避陈留去了。应上“家中消息”句。汝如何得至此？”操告以前事，曰：“若非陈县令，已粉骨碎身矣。”异日白门楼中何不记此一语？伯奢拜陈宫曰：“小侄若非使君，曹氏灭门矣。曹氏幸不灭门，君家却即刻有灭门之祸。使君宽怀安坐，今晚便可下榻草舍。”应上“觅宿”句。说罢，即起身入内。良久乃出，写得举动可疑。谓陈宫曰：“老夫家无好酒，容往西村沽一樽来相待。”言讫，匆匆上驴而去。更是可疑。

操与宫坐久，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一发惊疑。操曰：“吕伯奢非吾至亲，应上“结义兄弟”句。此去可疑，当窃听之。”微独操疑之，读书者至此亦深疑之。二人潜步入草堂后，但闻人语曰：“缚而杀之，何如？”吓杀。操曰：“是矣！二字摹神。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遂与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不曾在董家试刀，却来吕家试剑。一连杀死八口。“八口之家”，无一全矣。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杀。昔吕后曾以人为彘，今曹操误认彘为人，而吕氏全家被杀，伯奢岂吕氏苗裔与？否则何以有此恶报也。宫曰：“孟德心多，误杀好人矣！”急出庄上马而行。行不到二里，只见伯奢驴鞍鞮¹²⁷悬酒二瓶，手携果菜而来，又是一幅画图。叫曰：“贤侄与使君何故便去？”操曰：“被罪之人，不敢久住。”伯奢曰：“吾已吩咐家人宰一猪相款，适来内良久，正为吩咐此耳。○丈人宿子路，不过鸡黍是供，今何必杀猪相款乎？伯奢真奢矣。贤侄、使君何憎一宿？速请转骑。”操不顾，策马便行。

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此来者何人？”伯奢回头看时，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乃翁之结义兄弟也，而既杀其家，复杀其身，咄哉阿瞞！岂堪复与刘、关、张三人作狗彘耶？宫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此等见识，在曹操原是不差。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曹操从前竟似一个好人，到此忽然说出奸雄心事。此二语是开宗明义章第一。陈宫默然。当夜行数里，月明中敲开客店门投宿。又是一幅绝妙画景。

○忙中偏有此点缀，妙。喂饱了马，曹操先睡。陈宫寻思：“我将谓曹操是好人，弃官跟他。原来是个狼心之徒！今日留之，必为后患！”不差。便欲拔剑来杀曹操。该杀。正是：

设心狠毒非良士，
操卓原来一路人。

毕竟曹操性命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1] 悬节：悬挂符节。表示弃官。

[2] 购：悬赏缉捕。

[3] 否德：鄙陋之德。否，通“鄙”。

[4] 毋乃：岂非。

[5] 伟懋（mào）：同“伟茂”，盛大。

[6] 北面：古礼，臣拜君，卑幼拜尊长，皆面向北行礼。

[7] 象简：即象笏，象牙制的手板。古代品位较高的官员朝见君主时所执，供指画和记事。

[8] 不名：不直呼董卓其名，表示优礼、尊重之意。

[9] 剑履上殿：佩带宝剑、穿着鞋子上朝。古代大臣朝见皇帝，要除下佩剑和鞋子放在殿外。董卓剑履上殿，显示自己特殊的地位。

[10] 人望：众人所属望。

[11] 社赛：指社日迎神赛会。这是古代农民祭祀土神的一种风俗。

[12] 连轜：车后横木相接。形容车多。

[13] 贱降：谦称自己的生日。

[14] 奄：久。

[15] 羸：瘦弱。

[16] 惶遽：恐惧慌张。

[17] 鞞（qiáo）：马鞍拱起的部分。

第五回

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破关兵三英战吕布

董卓不乱，诸镇不起；诸镇不起，三国不分。此一卷正三国之所自来也。故先叙曹操发檄举事，次叙孙坚当先敢战，末叙刘备三人英雄无敌。其余诸人，纷纷滚滚，不过如白茅之藉琬琰而已。

袁术不识玄德兄弟，无足责也。本初亦是人豪，乃亦拘牵俗见，不能格外用人。此孟德之所以为可儿也。今人都骂孟德奸雄，吾恐奸雄非寻常人所可骂，还应孟德骂人不奸雄耳。

甚矣，目前地位之不足量英雄也！十八镇诸侯，以盟主推袁绍；而后来分鼎竟属孙、曹。且孙、曹虽为吴、魏之祖，而僭号称尊，尚在后嗣。其异日堂堂天子正位继统者，乃立公孙瓒背后之一县令。呜呼，英雄岂易量哉！公孙瓒背后之一人，为惊天动地之人；而此一人又有背后之两人，又是惊天动地之人。英雄不得志时，往往居人背后，俗眼不能识；直待其惊天动地，而后叹前者立人背后之日交臂失之。孰知其背后冷笑之意，固已视十八路诸侯如草芥矣。

却说陈宫临欲下手杀曹操，忽转念曰：“我为国家跟他到此，杀之不义，不若弃而他往。”插剑上马，不等天明，自投东郡去了。陈宫不随曹操，可谓知人，然后来却随吕布，则犹未为知人也。操觉，不见陈宫，寻思：“此人见我说了这两句，疑我不仁，操自以为不仁，可谓自知之明。弃我而去。吾当急行，不可久留。”遂连夜到陈留，寻见父亲，备说前事，欲散家资招募义兵。父言：“资少恐不成事。此间有孝廉卫弘，疏财仗义，其家巨富，富者必不疏财，疏财者必不富。今曰疏财矣，而又曰其家巨富，何也？盖不疏财者，善藏其富，必不使人知其有富名。其家巨富，正在疏财上见得耳。若得相助，事可图矣。”操置酒张筵，拜请卫弘到家，告曰：“今汉室无主，董卓专权，欺君害民，天下切齿。操欲力扶社稷，恨力不足。公乃忠义之士，敢求相助！”卫弘曰：“吾有是心久矣，恨未遇英雄耳。既孟德有大志，愿将家资相助。”脱尽富人习套，不愧为孝廉矣。操大喜。于是先发矫诏，驰报各

道，然后招集义兵，竖起招兵白旗一面，上书“忠义”二字。有声有色，古来真正奸雄，未有不借此二字而起。不数日间，应募之士，如雨骈集。

一日，有一个阳平卫国人，姓乐，名进，字文谦，来投曹操。又有一个山阳巨鹿人，姓李，名典，字曼成，也来投曹操。操皆留为帐前吏。又有沛国譙人夏侯惇，字元让，乃夏侯婴之后。自小习枪棒，年十四，从师学武，有人辱骂其师，惇杀之，逃于外方。闻知曹操起兵，与其族弟夏侯渊两个，各引壮士千人来会。李典、乐进，各自一人来；夏侯惇、夏侯渊，却是两人同来，又带着千人而来。来法各自不同。此二人本操之弟兄：操父曹嵩，原是夏侯氏之子，过房与曹家，因此是同族。忽然替曹氏扳亲叙眷。虽是再将他家世细述一番，亦是作者闲中冷笔。不数日，曹氏兄弟曹仁、曹洪各引兵千馀来助。不姓曹而同族者既有两人，今姓曹而同族者又有两人。可发一笑。曹仁字子孝，曹洪字子廉，二人弓马熟娴，武艺精通。操大喜，于村中调练军马。卫弘尽出家财，置办衣甲旗幡。兵精。四方送粮食者，不计其数。粮足。○以上一段极写曹氏。

时袁绍得操矫诏，乃聚麾下文武，引兵三万，离渤海来与曹操会盟。袁绍先到，正与前番致书王允相应。操作檄文以达诸郡，檄文曰：

操等谨以大义布告天下：董卓欺天罔地，灭国弑君，秽乱宫禁，残害生灵，狼戾不仁，罪恶充积。今奉天子密诏，大集义兵，誓欲扫清华夏，剿戮群凶。望兴义师，共泄公愤，扶持王室，拯救黎民。檄文到日，可速奉行！

操发檄文去后，各镇诸侯，皆起兵相应：第一镇，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第二镇，冀州刺史韩馥；第三镇，豫州刺史孔由；第四镇，兖州刺史刘岱；第五镇，河内郡太守王匡；第六镇，陈留太守张邈；第七镇，东郡太守乔瑁；音妹。第八镇，山阳太守袁遗；第九镇，济北相鲍信；第十镇，北海太守孔融；第十一镇，广陵太守张超；第十二镇，徐州刺史陶谦；第十三镇，西凉太守马腾；第十四镇，北平太守公孙瓒；第十五镇，上党太守张杨；第十六镇，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第十七镇，祁乡侯渤海太守袁绍。诸路军马，多少不等，有三万者，有一二万者，各领文官武将，投洛阳来。

且说北平太守公孙瓒统领精兵一万五千，路经德州平原县。正行之间，遥见桑树丛中一面黄旗，数骑来迎。瓒视之，乃刘玄德也。刘玄德

不列诸侯之内，却是公孙瓒路上相遇，叙得有意无意。孰知后来虎牢关前当先出色者，却是此人。瓒问曰：“贤弟何故在此？”玄德曰：“旧日蒙兄保备为平原县令，今闻大军过此，特来奉候，就请兄长入城歇马。”瓒指关、张而问曰：“此何人也？”玄德曰：“此关羽、张飞，备结义兄弟也。”瓒曰：“乃同破黄巾者乎？”玄德曰：“皆此二人之力。”就从玄德带表关、张，为虎牢关张本。瓒曰：“今居何职？”玄德答曰：“关羽为马弓手，张飞为步弓手。”瓒叹曰：“如此可谓埋没英雄！千古英雄往往如此，为之一叹。今董卓作乱，天下诸侯共往诛之。贤弟可弃此卑官，一同讨贼，力扶汉室，若何？”玄德曰：“愿往。”张飞曰：“当时若容我杀了此贼，免有今日之事。”快人快语。又照应前文。云长曰：“事已至此，即当收拾前去。”

玄德、关、张引数骑跟公孙瓒来，曹操接着。众诸侯亦陆续皆至，各自安营下寨，连接二百馀里。操乃宰牛杀马，大会诸侯，商议进兵之策。太守王匡曰：“今奉大义，必立盟主。众听约束，然后进兵。”操曰：“袁本初四世三公，门多故吏，汉朝名相之裔，可为盟主。”不过以门第推之。绍再三推辞，众皆曰：“非本初不可。”绍方应允。

次日，筑台三层，遍列五方旗帜，上建白旄黄钺^[1]，兵符将印，请绍登坛。绍整衣佩剑，慨然而上，焚香再拜。其盟曰：

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乘衅^[2]纵害，祸加至尊，虐流百姓。绍等惧社稷沦丧，纠合义兵，并赴国难。凡我同盟，齐心戮力，以致臣节，必无二志。有渝此盟，俾坠其命，无克遗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实皆鉴之！

读毕歃血^[3]。众因其辞气慷慨，皆涕泗横流。歃血已罢，下坛。众扶绍升帐而坐，两行依爵位年齿^[4]分列坐定。操行酒数巡，言曰：“今日既立盟主，各听调遣，同扶国家，勿以强弱计较。”先喝破。袁绍曰：“绍虽不才，既承公等推为盟主，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国有常刑，军有纪律，各宜遵守，勿得违犯。”众皆曰：“惟命是听。”绍曰：“吾弟袁术总督粮草，应付诸营，无使有缺。与后不肯发粮相照。更须一人为先锋，直抵汜水关挑战。余各据险要，以为接应。”长沙太守孙坚出曰：“坚愿为前部。”此处极写孙氏。绍曰：“文台勇烈，可当此任。”坚遂引本部人马，杀奔汜水关来。守关将士差流星马往洛阳丞相府告急。

董卓自专大权之后，每日饮宴。李儒接得告急文书，径来禀卓。卓大惊，急聚众将商议。温侯吕布挺身而出曰：“父亲勿虑。关外诸侯，布

视之如草芥。愿提虎狼之师，尽斩其首，悬于都门。”卓大喜曰：“吾有奉先，高枕无忧矣！”言未绝，吕布背后一人吕布背后一人，那知公孙瓒背后又有人。高声出曰：“割鸡焉用牛刀！不劳温侯亲往，吾斩众诸侯首级，如探囊取物耳！”卓视之，其人身长九尺，虎体狼腰，豹头猿臂——关西人也，姓华，名雄。卓闻言大喜，加为骁骑校尉，拨马步军五万，同李肃、胡轡、赵岑星夜赴关迎敌。众诸侯内有济北相鲍信，寻思孙坚既为前部，怕他夺了头功，暗拨其弟鲍忠，先将马步军三千，径抄小路，直到关下搦战。华雄引铁骑五百飞下关来，大喝：“贼将休走！”鲍忠急待退，被华雄手起刀落，斩于马下。先写鲍忠之死，后写孙坚之勇。生擒将校极多。华雄遣人赍鲍忠首级来相府报捷，卓加雄为都督。

却说孙坚引四将直至关前。那四将？第一个，右北平土垠人，姓程，名普，字德谋，使一条铁脊蛇矛；第二个，姓黄，名盖，字公覆，零陵人也，使铁鞭；第三个，姓韩，名当，字义公，辽西令支人也，使一口大刀；第四个，姓祖，名茂，字太荣，吴郡富春人也，使双刀。孙坚披烂银铠，裹赤帻^[5]，此处先写赤帻，为后文伏线。横古锭刀，骑花鬃马，指关上而骂曰：“助恶匹夫，何不早降！”华雄副将胡轡引兵五千，出关迎战。程普飞马挺矛，直取胡轡。斗不数合，程普刺中胡轡咽喉，死于马下。写程普正是写孙坚。副将如此，主将可知。坚挥军直杀至关前，关上矢石如雨。孙坚引兵回至梁东屯住，使人于袁绍处报捷，就于袁术处催粮。或说术曰：“孙坚乃江东猛虎，若打破洛阳，杀了董卓，正是除狼而得虎也。今不与粮，彼军必散。”术听之，不发粮草。袁术误事，可恨可恨。

孙坚军缺食，军中自乱，细作^[6]报上关来。李肃为华雄谋曰：“今夜我引一军从小路下关，袭孙坚寨后。将军挥其前寨，坚可擒矣。”雄从之，传令军士饱餐，正是坚军缺食映照。乘夜下关。是夜月白风清，为照见赤帻伏线。到坚寨时已是半夜，鼓噪直进。坚慌忙披挂上马，正遇华雄。两马相交，斗不数合，后面李肃军到，竟天价^[7]放起火来，风月之下放火，风助火势，月助火光，分外猛烈。坚军乱窜，众将各自混战，止有祖茂跟定孙坚，突围而走。背后华雄追来。坚取箭，连放两箭，皆被华雄躲过；再放第三箭时，因用力太猛，拽折了鹊画弓，只得弃弓纵马而奔。祖茂曰：“主公头上赤帻射目，为贼所识认，可脱帻与某戴之。”祖茂智、勇、忠、义，色色具足。坚就脱帻换茂盔，孙坚脱帻，胜于曹操弃袍。分两路而走。雄军只望赤帻者追赶，坚乃从小路得脱。祖茂被华雄追急，将赤帻挂于人家烧不尽的庭柱上，却入树林潜

躲。华雄军于月下遥见赤帔，四面围定，不敢近前。可知孙坚英勇，敌所慑服。用箭射之，方知是计，遂向前取了赤帔。祖茂于林后杀出，挥双刀欲劈华雄。雄大喝一声，将祖茂一刀砍于马下。杀至天明，雄方引兵上关。程普、黄盖、韩当都来，寻见孙坚，再收拾军马屯扎。坚为折了祖茂，伤感不已，星夜遣人报知袁绍。

绍大惊曰：“不想孙文台败于华雄之手！”便聚众诸侯商议。众人都到，只有公孙瓒后至，绍请入帐列坐。绍曰：“前日鲍将军之弟不遵调遣，擅自进兵，杀身丧命，折了许多军士。今者孙文台又败于华雄，挫动锐气，为之奈何？”独不说起袁术之不发粮，岂非徇私。诸侯并皆不语。绍举目遍视，见公孙瓒背后立着三人，容貌异常，都在那里冷笑。此处极写刘、关、张。○如此三人，却在人背后立着，岂不可叹！岂不可怪！绍问曰：“公孙太守背后何人？”瓒呼玄德出曰：“此吾自幼同舍兄弟，平原令刘备是也。”曹操曰：“莫非破黄巾刘玄德乎？”偏是他记得。瓒曰：“然。”即令刘玄德拜见。瓒将玄德功劳，并其出身，细说一遍。绍曰：“既是汉室宗派，取坐来。”命坐。袁本初只重家世，不重功勋，可笑。备逊谢，绍曰：“吾非敬汝名爵，吾敬汝是帝室之胄耳。”玄德乃坐于末位，关、张叉手侍立于后。

忽探子来报：“华雄引铁骑下关，用长竿挑着孙太守赤帔，好照应。来寨前大骂搦战。”绍曰：“谁敢去战？”袁术背后转出骁将俞涉，曰：“小将愿往。”绍喜，便着俞涉出马。即时报来：“俞涉与华雄战不三合，被华雄斩了。”虚写，妙。众大惊。太守韩馥曰：“吾有上将潘凤，可斩华雄。”绍急令出战。潘凤手提大斧上马。去不多时，飞马来报：“潘凤又被华雄斩了。”都用虚写，妙。○写得华雄声势，越衬得云长声势。众皆失色。绍曰：“可惜吾上将颜良、文丑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惧华雄！”衬入此数语，一发激恼云长。

言未毕，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更耐不得矣。众视之，见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巨钟，立于帐前。绍问何人，即异日杀颜良、文丑之人也。公孙瓒曰：“此刘玄德之弟关羽也。”代答妙。绍问：“现居何职？”瓒曰：“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帐上袁术大喝曰：“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一弓手今且为王、为帝、为天尊矣。袁氏兄弟，四世三公，今何在哉？即为云长执鞭，云长之马亦决不肯也。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袁绍曰：“使一弓手出战，必被

华雄所笑。”袁绍、袁术，真乃难兄难弟。操曰：“此人仪表不俗，华雄安知他是弓手？”关公曰：“如不胜，请斩某头。”操教酺⁸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阿瞒的是可儿。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壮哉。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亦用虚写，妙。正欲探听，鸾铃响，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写得百倍声势。后人

威镇乾坤第一功，
辕门⁹画鼓响咚咚。
云长停盏施英勇，
酒尚温时斩华雄。

曹操大喜。只见玄德背后，转出张飞，高声大叫：“俺哥哥斩了华雄，不就这里杀入关去活拿董卓，更待何时！”快人快语。袁术大怒，喝曰：“俺大臣尚自谦让，量一县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都与赶出帐去！”袁术俗物，翼德何不以老拳断送之。世间此等俗物极多，一一该以老拳断送之也。曹操曰：“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袁术曰：“既然公等只重一县令，我当告退。”操曰：“岂可因一言而误大事耶？”命公孙瓒且带玄德、关、张回寨。众官皆散。曹操暗使人赍牛酒，抚慰三人。阿瞒毕竟是可儿。

却说华雄手下败军报上关来，李肃慌忙写告急文书，申闻董卓。卓急聚李儒、吕布等商议，儒曰：“今失了上将华雄，贼势浩大。袁绍为盟主，绍叔袁隗现为太傅。倘或里应外合，深为不便，可先除之。请丞相亲领大军分拨剿捕。”卓然其说，唤李傕、郭汜领兵五百，围住太傅袁隗家，不分老幼尽皆诛绝。先将袁隗首级去关前号令。袁绍外不能治其弟，内不能蔽其叔，为盟主何益。卓遂起兵二十万，分为两路而来：一路先令李傕、郭汜引兵五万，把住汜水关，不要厮杀；卓自将十五万，同李儒、吕布、樊稠、张济等守虎牢关。这关离洛阳五十里。军马到关，卓令吕布领三万军去关下扎住大寨，卓自在关上屯住。

流星马探听得，报入袁绍大寨而来。绍聚众商议。操曰：“董卓屯兵虎牢，截俺诸侯中路，今可勒兵一半迎敌。”绍乃分王匡、乔瑁、鲍信、袁遗、孔融、张杨、陶谦、公孙瓒八路诸侯往虎牢关迎敌。操引军往来救应。八路诸侯，各自起兵。河内太守王匡，引兵先到。先是一路人马。吕布带铁骑三千，飞奔来迎。王匡将军马列成阵势，勒马门旗下看时，见吕布出阵，头戴三叉束发紫金冠，体挂西川红锦百花袍，身披

兽面吞头连环铠，腰系勒甲玲珑狮蛮带。弓箭随身，手持画戟，坐下嘶风赤兔马，果然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写吕布声势，愈衬刘、关、张声势。王匡回头问曰：“谁敢出战？”后面一将纵马挺枪而出，匡视之，乃河内名将方悦。两马相交，无五合，被吕布一戟刺于马下，挺戟直冲过来。匡军大败，四散奔走。布东西冲杀，如入无人之境。幸得乔瑁、袁遗两军皆至，又是两路人马。来救王匡，吕布方退。三路诸侯各折了些人马，退三十里下寨。

随后五路军马都至，又是五路人马。八路人马，写得参差有势。一处商议，言吕布英雄，无人可敌。此时袁术何不以“四世三公”四字退却吕布也？正虑间，小校报来：“吕布搦战。”八路诸侯，一齐上马。军分八队，布在高冈。遥望吕布一簇军马绣旗招飐^[10]，先来冲阵。上党太守张杨部将穆顺，出马挺枪迎战，被吕布手起一戟刺于马下。众大惊。北海太守孔融部将武安国使铁锤飞马而出，吕布持戟拍马来迎，战到十馀合，一戟砍断安国手腕，弃锤于地而走。八路军兵齐出，救了武安国。吕布退回去了。众诸侯回寨商议。曹操曰：“吕布英勇无敌，可会十八路诸侯，共议良策。若擒了吕布，董卓易诛耳！”

正议间，吕布复引兵搦战。八路诸侯齐出。公孙瓒挥槊亲战吕布。战不数合，瓒败走，吕布纵赤兔马赶来。那马日行千里，飞走如风，看着赶上。布举画戟，望瓒后心便刺。傍边一将，圆睁环眼，倒竖虎须，挺丈八蛇矛，飞马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张飞在此！”杀华雄先写云长，战吕布先写翼德，都好。吕布见了，弃了公孙瓒，便战张飞。飞抖擞精神，酣战吕布，连斗五十馀合，不分胜负。云长见了，把马一拍，舞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来夹攻吕布。三匹马丁字儿厮杀。战到三十合，战不倒吕布。刘玄德掣双股剑，骤黄鬃马，刺斜里也来助战。这三个围住吕布，转灯儿般厮杀，今日走马灯，多用三战吕布故事，这便是灯样。八路人马都看得呆了。其实好看，此时众人亦只好看得。吕布架隔遮拦不定，看着玄德面上，虚刺一戟，玄德急闪。吕布荡开阵角，倒拖画戟，飞马便回。三个那里肯舍，拍马赶来。八路军兵喊声大震，一齐掩杀。吕布军马望关上奔走，玄德、关、张随后赶来。古人曾有篇言语，单道着玄德、关、张三战吕布：

汉朝天数当桓灵，
炎炎红日将西倾。
奸臣董卓废少帝，
刘协懦弱魂梦惊。

曹操传檄告天下，
诸侯奋怒皆兴兵。
议立袁绍作盟主，
誓扶王室定太平。
温侯吕布世无比，
雄才四海夸英伟。
护躯银铠砌龙鳞，
束发金冠簪雉尾。
参差宝带兽平吞，
错落锦袍飞凤起。
龙驹跳踏起天风，
画戟荧煌射秋水^[11]。
出关搦战谁敢当？
诸侯胆裂心惶惶。
踊出燕人张翼德，
手握蛇矛丈八枪。
虎须倒竖翻金线，
环眼圆睁起电光。
酣战未能分胜败，
阵前恼起关云长。
青龙宝刀灿霜雪，
鹦鹉战袍飞蜃蝶。
马蹄到处鬼神嚎，
目前一怒应流血。
枭雄玄德掣双锋，
抖擞天威施勇烈。
三人围绕战多时，
遮拦架隔无休歇。
喊声震动天地翻，
杀气迷漫牛斗寒。
吕布力穷寻走路，
遥望家山拍马还。
倒拖画杆方天戟，
乱散销金五彩幡。
顿断线绦走赤兔，
翻身飞上虎牢关。

三人直赶吕布到关下，看见关西上西风吹动青罗伞盖。张飞大叫：“此必董卓！追吕布有甚强处？不如先拿董卓，便是斩草除根！”快人快语。拍马上关，来擒董卓。每回之末，定作异样惊人语。妙绝。正是：

擒贼定须擒贼首，
奇功端的^[12]待奇人。

未知胜负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1] 白旄：古代的一种军旗。竿头以牦牛尾为饰，用以指挥全军。黄钺：饰以黄金的长柄斧子。

[2] 乘衅：利用机会，趁空子。

[3] 歃血：古代盟会中的一种仪式。盟约宣读后，参加者用口微吸所杀牲之血，以示诚意。

[4] 年齿：年龄。

[5] 赤帻（zé）：红色头巾。

[6] 细作：暗探，间谍。

[7] 竟天：直至天边；满天。价：助词，相当于“地”。

[8] 酺（shī）：斟酒。

[9] 辕门：领兵将帅的营门。

[10] 招飏（zhǎn）：即招展。飘扬，摇曳。

[11] 荧煌：辉煌。

[12] 端的：真的，确实。

第六回

焚金阙董卓行凶 匿玉玺孙坚背约

无故而迁天子，则比于蒙尘；无端而迁百姓，则等于流窜。迁天子不易，迁百姓更难。昔汉武徙关中豪杰，择富者而徙之：其贫者不中徙也。今董卓杀富户而徙贫民，富者既死于罪，贫者复死于徙：民生其时，富亦死，贫亦死，《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其不在周宣，而在汉献乎？

平王居东而周衰，光武居东而汉兴，其故何也？一则能诛王莽，而冠履之分明；一则不能讨申侯，而君臣之义灭也。盘庚复成汤之故宇而殷盛，献帝复高祖之故（此）〔土〕而汉亡，其故何也？一则天子当阳，而曲达其迓续民命之情；一则暴臣当国，而大逞其劫夺民生之恶也。总之君尊则治，君卑则乱；民安则治，民危则乱。安在西方之必胜于东而新都之宜复其旧哉？

观董卓行事，是愚蠢强盗，不是权诈奸雄。奸雄必要结民心，奸雄必假行仁义。今焚宫室、发陵寝，杀百姓、掳货财，不过如张角等所为。后人并称卓、操，孰知卓之不及操也远甚！

人各一心，不能同事，苏秦洹水之约，所以不久而散也。前者孙坚欲战，而袁术沮之；今者曹操欲战，而袁绍复沮之，使有志之人，动而掣肘，可胜叹哉！至于刘表，徒负虚名。不闻其得曹操之檄而谋董卓，但见其奉袁绍之书而截孙坚，其无用可知矣。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众将易得，主将难求。为从者万辈，不若为首者一人之重也。“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公。”此语可垂千古。

曹操几死者三：献刀而逃，在中牟军士所获，一死也；陈宫于客店欲杀之，二死也；荥阳之战，中箭堕马，三死也。脱此三死，人为曹幸，我独为操恨，恨其不得以一死成忠义之名。天下固有生不如死者，此类是也。

玉玺琢自祖龙，则祖龙以前，夏、商、周之为天子，何尝有玉玺耶？况祖龙三十六年玉玺失而复得，而祖龙即于明年死，则是失之不足

忧，得之不足喜也。孙坚举动，颇有忠义之气，一得玉玺，而忽怀异心，亦其见之不明耳。

却说张飞拍马赶到关下，关上矢石如雨，不得进而回。八路诸侯同请玄德、关、张贺功，使人去袁绍寨中报捷。

绍遂移檄孙坚，令其进兵。不奖刘、关、张战捷，只檄孙坚进兵。但教孙坚进兵，不责袁术给粮，殊为可笑。坚引程普、黄盖至袁术寨中相见，坚以杖画地曰：“董卓与我本无仇隙，今我奋不顾身，亲冒矢石来决死战者，上为国家讨贼，此句责他无君。下为将军家门之私。指袁隗受害。○此句责他无亲。而将军却听谗言，不发粮草，致坚败绩，将军何安？”术惶恐无言，命斩进谗之人，以谢孙坚。忽人报坚曰：“关上有一将乘马来寨中，要见将军。”坚辞袁术，归到本寨。唤来问时，乃董卓爱将李傕。奇。坚曰：“汝来何为？”傕曰：“丞相所敬者，惟将军耳。今特使傕来结亲：丞相有女，欲配将军之子。”“匪寇，婚媾。”突如其来。坚大怒，叱曰：“董卓逆天无道，荡覆汉室，吾欲夷其九族以谢天下，安肯与逆贼结亲耶！吾不斩汝，汝当速去，早早献关，饶你性命！倘若迟误，粉骨碎身！”孙坚是汉子，与吕布大异。

李傕抱头鼠窜，回见董卓，说孙坚如此无礼。卓怒，问李儒，儒曰：“温侯新败，兵无战心。不若引兵回洛阳，迁帝于长安，以应童谣。近日街市童谣曰：‘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鹿走入长安，方可无斯难。’童谣甚奇。臣思此言：‘西头一个汉’，乃应高祖旺于西都长安，传一十二世；‘东头一个汉’，乃应光武旺于东都洛阳，今亦传一十二帝。李儒所解，不合童谣。盖‘东头一个汉’乃指许都，‘西头一个汉’乃指蜀都也。天运合回。丞相迁回长安，乃保无虞。”卓大喜曰：“非汝言，吾实不悟。”

遂引吕布星夜回洛阳，商议迁都。聚文武于朝堂，卓曰：“汉东都洛阳三百余年，气数已衰。吾观旺气，实在长安。吾欲奉驾西幸，汝等各宜促装！”司徒杨彪曰：“关中残破零落，今无故捐^[1]宗庙、弃皇陵，恐百姓惊动。天下动之至易，安之至难，望丞相鉴察。”此从百姓起见，言现居不可动摇。卓怒曰：“汝阻国家大计耶？”太尉黄琬曰：“杨司徒之言是也。往者王莽篡逆，更始赤眉^[2]之时，焚烧长安，尽为瓦砾之地；更兼人民流移，百无一二。今弃宫室而就荒地，非所宜也。”此从朝廷起见，言荒地不可建都。卓曰：“关东贼起，天下播乱^[3]。长安有崤函^[4]之险，更近陇右，木石砖瓦克日可办，宫室营造不须月馀。汝等再休乱言。”司徒荀爽谏曰：“丞相若欲迁都，百姓骚动不宁矣。”荀爽

之意亦重在百姓。卓大怒曰：“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抛却百姓，安有天下？确是不通文理之言。即日罢杨彪、黄琬、荀爽为庶民。卓出上车，只见二人望车而揖。视之，乃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也。卓问有何事，毖曰：“今闻丞相欲迁都长安，故来谏耳。”卓大怒曰：“我始初听你两个，保用袁绍；今绍已反，是汝等一党！”照应前文。叱武士推出都门斩首。遂下令迁都，限来日便行。

李儒曰：“今钱粮缺少，洛阳富户极多，可籍没入官。但是袁绍等门下，杀其宗党而抄其家赀^[4]，必得巨万。”读“哿矣富人”之诗，而叹幽、厉之朝犹为盛世矣。卓即差铁骑五千，遍行（提）〔提〕拿洛阳富户共数千家。插旗头上，大书“反臣逆党”，尽斩于城外，取其金赀。何不竟题之曰“富户”，而必借逆党为名乎？“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人生乱世，不幸而富，便当族耳。陶朱公三致千金而三散之，诚惧此也。李傕、郭汜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富民死，贫民徙，所得何罪？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天动地。不是丞相要迁都，却是强盗殿场矣。卓临行，教诸门放火焚烧居民房屋，并放火烧宗庙宫府。南北两宫，火焰相接；长（安）〔乐〕宫庭，尽为焦土。仿佛楚人一炬。又差吕布发掘先皇及后妃陵寝，取其金宝，军士乘势掘官民坟墓殆尽。黄巾贼反不如此之甚。董卓装载金珠缎匹好物数千馀车，劫了天子并后妃等，竟望长安去了。王莽知有《金縢》而学之，要做假圣人。董卓不知有《盘庚》而学之，竟做真强盗。

却说卓将赵岑见卓已弃洛阳而去，便献了汜水关。孙坚驱兵先入。玄德、关、张杀入虎牢关，诸侯各引军入。

且说孙坚飞奔洛阳，遥望火焰冲天，黑烟铺地，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坚先发兵救灭了火，令众诸侯各于荒地上屯住军马。曹操来见袁绍曰：“今董贼西去，正可乘势追袭。本初按兵不动，何也？”众诸侯中，毕竟孙、曹二人出色。绍曰：“诸兵疲困，进恐无益。”庸夫无胆。操曰：“董贼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诸公何疑而不进？”袁、曹优劣又见于此。众诸侯皆言不可轻动。俱是庸夫。操大怒曰：“竖子不足与谋^[4]！”遂自引兵万馀，领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李典、乐进，星夜来赶董卓。是壮举，不是轻动。

且说董卓行至荥阳地方，太守徐荣出接。李儒曰：“丞相新弃洛阳，防有追兵。可教徐荣伏军荥阳城外山坞之旁，若有兵追来，可竟放

过，待我这里杀败，然后截住掩杀，令后来者不敢复追。”若十八路齐出，一徐荣何足当之！可恨众人愚懦，致令孟德败兵。卓从其计，又令吕布引精兵殿后。

布正行间，曹操一军赶上。吕布大笑曰：“不出李儒所料也！”将军马摆开。曹操出马，大叫：“逆贼劫迁天子，流徙百姓，将欲何往？”吕布骂曰：“背主懦夫，何得妄言！”夏侯惇挺枪跃马，直取吕布。战不数合，李傕引一军从左边杀来，操急令夏侯渊迎敌。右边喊声又起，郭汜引军杀到，操急令曹仁迎敌。三路军马，势不可当。夏侯惇抵敌吕布不住，飞马回阵。布引铁骑掩杀，操军大败，回望荥阳而走。此败非操之罪，乃众诸侯之罪也。走至一荒山脚下，时约二更，月明如（画）

〔昼〕。闲笔点缀，绝佳。方才聚集残兵，正欲埋锅造饭，只听得四围喊声，徐荣伏兵尽出。徐荣党恶，与李儒等。曹操慌忙策马，夺路奔逃，正遇徐荣，转身便走。荣搭上箭，射中操肩膊。操带箭逃命，蹚过山坡，两个军士伏于草中，见操马来，二枪齐发，操马中枪而倒。操翻身落马，被二卒擒住。使读者吃一吓。只见一将飞马而来，挥刀砍死两个步军，下马救起曹操。不谓竟有此一救。○读到此处，方知“月明如（画）〔昼〕”四字点缀得好。惟其月明如（画）〔昼〕，故一来便见；若暗黑中，正自摸不着也。操视之，乃曹洪也。操曰：“吾死于此矣，贤弟可速去！”洪曰：“公急上马，洪愿步行。”操曰：“贼兵赶来，汝将奈何？”洪曰：“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公。”曹洪真好兄弟。乃不从一家起见，而以天下起见，所以更奇。操曰：“吾若再生，汝之力也。”操上马，洪脱去衣甲，拖刀跟马而走。天下可无洪，曹操却不可无洪。

约走至四更馀，只见前面一条大河阻住去路，后面喊声渐近。使读者又吃一吓。操曰：“命已至此，不得复活矣！”洪急扶操下马，脱去袍铠，负操渡水。此时又不可无洪。才过彼岸，追兵已到，隔水放箭。操带水而走。险杀，吓杀。比及天明，又走三十馀里，土冈下少歇。忽然喊声起处，一彪人马赶来，却是徐荣从上流渡河来追。使读者又吃一吓。操正慌急间，只见夏侯惇、夏侯渊自引数十骑飞至，大喝：“徐荣勿伤吾主！”不谓又有此一救。徐荣便奔夏侯惇，惇挺枪来迎。交马数合，惇刺徐荣于马下，杀得好。杀散徐兵。随后曹仁同李典、乐进各引兵寻到。见了曹操，忧喜交集。聚残兵五百馀人，同回河南。曹操此一战，虽败犹荣。

却说众诸侯分屯洛阳。孙坚救灭宫中馀火，屯兵城内，设帐于建章

殿基上。坚令军士扫除宫殿瓦砾，凡董卓所掘陵寝，尽皆掩闭。于太庙基上草创殿屋三间，请众诸侯立列圣神位，宰太牢^[8]祀之。孙坚忙中举动，大是可观。祭毕皆散。坚归寨中。是夜星月交辉，“明月自来还自去，更无人倚玉栏杆。”乃按剑露坐，仰观天文。见紫微垣中，白气漫漫，坚叹曰：“帝星不明，贼臣乱国。万民涂炭，京城一空！”言讫，不觉泪下。在瓦砾场上看月，又在旧殿基上看月。月色愈好，人情愈悲。孙坚洒泪数语，可当唐人怀古诗数首。

旁有军士指曰：“殿南有五色毫光，起于井中。”亦使读者眼光闪烁。坚唤军士点起火把，下井打捞。捞起一妇人尸首，虽然日久，其尸不烂：此妇人之死，不在董卓放火之时，却在张让作乱之时。宫样装束，项下带一锦囊。取开看时，内有朱红小匣，用金锁锁着。启视之，乃一玉玺：方圆四寸，上镌五龙交纽，旁缺一角，以黄金镶之；上有篆文八字，云：“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前文不见了传国玉玺，今于此处还他下落，妙补前文。坚得玺，乃问程普，普曰：“此传国玺也！此玉是昔日卞和于荆山之下，见凤凰栖于石上，载而进之楚文王。解之，果得玉。秦二十六年，令良工琢为玺，李斯篆此八字于其上。应上篆文八字句。二十八年，始皇巡狩，至洞庭湖，风浪大作，舟将覆，急投玉玺于湖而止。未曾入井，先曾入湖。至三十六年，始皇巡狩至华阴，有人持玺遮道，与从者曰：‘持此还祖龙^[9]。’言讫不见。此玺复归于秦。始皇得玺于活人，孙坚得玺于死妇。明年，始皇崩。得玺即死，又何取乎玺也。后来子婴将玉玺献与汉高祖。后至王莽篡逆，孝元皇太后将印打王寻、苏献，崩其一角，以金镶之。应上旁缺一角句。光武得此宝于宜阳，传位至今。近闻十常侍作乱，劫少帝出北邙，回宫失此宝。又与前失玺照应。今天授主公，必有登九五之分。孙坚改节，实因程普此二语。此处不可久留，宜速回江东，别图大事。”坚曰：“汝言正合吾意。明日便当托疾辞归。”孙坚一得玉玺便尔心变，惜哉！商议已定，密谕军士勿得泄漏。正为下文军人泄漏伏线。

谁想内中一军，是袁绍乡人，欲假此为进身之计，连夜偷出营寨来报袁绍。绍与之赏赐，暗留军中。次日，孙坚来辞袁绍，曰：“坚抱小疾，欲归长沙，特来别公。”绍笑曰：“吾知公疾，乃害传国玺耳。”趣甚。坚失色曰：“此言何来？”绍曰：“今兴兵讨贼，为国除害；玉玺乃朝廷之宝，公既获得，当对众留于盟主处。也不怀好意。候诛了董卓，复归朝廷。今匿之而去，意欲何为？”坚曰：“玉玺何由在吾处？”绍曰：“建章殿井中之物何在？”坚曰：“吾本无之，何强相逼？”绍曰：“速取出，免自生祸。”坚指天为誓曰：“吾若果得此宝私自藏匿，

异日不得善终，死刀箭之下！”今之盗物者极会赌咒，孙坚英雄，何亦尔尔？众诸侯曰：“文台如此说誓，想必无之。”绍唤军士出曰：“打捞之时，有此人否？”坚大怒，拔所佩之剑，要斩那军士。绍亦拔剑曰：“汝斩军人，乃欺我也！”绍背后颜良、文丑皆拔剑出鞘。坚背后程普、黄盖、韩当亦掣刀在手。众诸侯一齐劝住。坚随即上马，拔寨离洛阳而去。去了一个有用人。绍大怒，遂写书一封，差心腹人连夜往荆州送与刺史刘表，教就路上截住夺之。伏线。

次日，人报曹操追董卓，战于荥阳，大败而回。绍令人接至寨中，会众置酒，与操解闷。孙坚无心对月，曹操亦何心对酒。饮宴间，操叹曰：“吾始兴大义，为国除贼。诸公既仗义而来，操之初意，欲烦本初引河内^[10]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固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制其险要；公路率南阳之军，驻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11]。皆深沟高垒，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所言确是良策。今迟疑不进，大失天下之望，操窃耻之！”绍等无言可对。既而席散，操见绍等各怀异心，料不能成事，自引军投扬州去了。又去了一个有用人。公孙瓒谓玄德、关、张曰：“袁绍无能为也，久必有变。吾等且归。”遂拔寨北行。又去了三个有用人。至平原，令玄德为平原相，自去守地养军。兖州太守刘岱问东郡太守乔瑁借粮，瑁推辞不与。岱引兵突入瑁营，杀死乔瑁，尽降其众。袁绍见众人各自分散，就领兵拔寨，离洛阳，投关东去了。盟主走了。好个盟主。

却说荆州刺史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也，乃汉室宗亲。幼好结纳，与名士七人为友，时号“江夏八俊”。刘表徒负虚名。那七人？汝南陈翔，字仲麟；同郡范滂，字孟博；鲁国孔昱，字世元；渤海范康，字仲真；山阳檀敷，字文友；同郡张俭，字符节；南阳岑晷，字公孝：刘表与此七人为友。今之依托名流、自谓名士者，皆刘表类也。有延平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瑁为辅。当时看了袁绍书，随令蒯越、蔡瑁，引兵一万来截孙坚。既能引兵截孙坚，何不兴兵勤王室？坚军方到，蒯越将阵摆开，当先出马。孙坚问曰：“蒯英度何故引兵截吾去路？”越曰：“汝既为汉臣，如何私匿传国之宝？可速留下，放汝归去！”坚大怒，命黄盖出战，蔡瑁舞刀来迎。斗到数合，盖挥鞭打瑁，正中护心镜，瑁拨回马走。孙坚乘势杀过界口。山背后金鼓齐鸣，乃刘表亲自引军来到。孙坚就马上施礼曰：“景升何故信袁绍之书，相逼邻郡？”表曰：“汝匿传国玺，将欲反耶？”坚曰：“吾若有此物，死于刀箭之下！”只管赌咒。表曰：“汝若要我听信，将随军行李任我搜着。”坚怒曰：“汝有何力，敢小觑我！”方欲交兵，刘表便退。坚纵马赶去，两山

后伏兵齐起，背后蔡瑁、蒯越赶来，将孙坚困在垓心。正是：

玉玺得来无用处，
反因此宝动刀兵。

毕竟孙坚怎地脱身，且听下文分解。

[1] 捐：弃。

[2] 赤眉：指西汉末以樊崇等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因以赤色涂眉为标志，故称。

[3] 播乱：作乱。

[4] 崤（xiáo）函：即今河南灵宝的函谷关。

[5] 贄（zī）：通“资”。货物，钱财。

[6] 竖子：对人的鄙称。犹今言“小子”。

[7] 𢇛（xué）：绕。

[8] 太牢：古代祭祀，牛羊豕三牲具备谓之太牢。

[9] 祖龙：指秦始皇。

[10] 河内：黄河以北。

[11] 三辅：京城附近地区。

第七回

袁绍磐河战公孙 孙坚跨江击刘表

诸侯纷纷，互相争竞，天下已成四分五裂之势。一董卓未死，而天下又生出无数董卓。欲举而一之固难，欲举而三之，亦正不易也。

袁绍之取冀州，谋亦巧哉。然人知韩馥、公孙瓒为袁绍所愚，而不知袁绍又为董卓所愚。绍初为盟主以讨卓，何其壮也！今董卓遣一介之使以和之，而遂奉命不遑。呜呼，有愧曹操多矣！

善盗物者最会赌咒，亦惟善赌咒者最会盗物。观于孙坚故事，可为寒心。

一玉玺耳，孙坚匿焉，袁绍争焉，刘表截焉。究竟孙坚不因得玺而帝，反因得玺而死。若备之帝蜀，未尝得玺，丕之帝魏，权之帝吴，亦皆不因玺。噫嘻！皇帝不皇帝，岂在玉玺不玉玺哉？

看此回瓒与绍战，一日之间，忽败忽胜，忽胜忽败，变态不测。至于文弱如刘表，勇壮如孙坚，必以为胜在孙、败在刘，而事之相反，又不可料如此。嗟乎！茫茫世事，何常之有？一部《三国志》，俱当作如是观。微独《三国》而已，一部十七史，俱当作如是观。

此回叙孙坚之终，叙孙策之始，凡皆为孙权而叙之也。孙权于此卷方才出名，乃出名而犹未出色，止写得孙策出色耳。然与刘、曹鼎立者，孙权也，是孙权为主，而孙坚、孙策皆客也。且因孙权而叙其父兄，则又以孙坚、孙策为主，而袁绍、公孙瓒又其客也。然公孙瓒文中忽有一刘备，突如其来，倏焉而往，而公孙瓒遂表备为平原相，则因刘备而叙及公孙瓒，因公孙瓒而叙及袁绍。是又以袁绍之战公孙为主，而孙坚之击刘表为客矣。何也？分汉鼎者孙权，而继汉统者刘备也。以三国为主，则绍、瓒等皆其客；三国以刘备为主，则孙权又其客也。今此回之目曰“袁绍战公孙”，而注意乃在刘备；曰“孙坚击刘表”，而注意乃在孙权。宾中有主，主中又有宾，读《三国志》者不可以不辨。

却说孙坚被刘表围住，亏得程普、黄盖、韩当三将死救得脱，折兵

大半。夺路引兵回江东。自此孙坚与刘表结怨。伏一笔。

且说袁绍屯兵河内，缺少粮草，冀州牧韩馥遣人送粮以资军用。袁术不发粮而致孙坚之败，韩馥以送粮而启袁绍之谋。庸人举动皆错。谋士逢纪说绍曰：“大丈夫纵横天下，何待人送粮为食！冀州乃钱粮广盛之地，将军何不取之？”绍曰：“未有良策。”纪曰：“可暗使人驰书与公孙瓒，令进兵取冀州，约以夹攻，瓒必兴兵。韩馥无谋之辈，必请将军领州事。就中取事，唾手可得。”绍大喜，即发书到瓒处。瓒得书，见说共攻冀州，平分其地，大喜，即日兴兵。

绍却使人密报韩馥。馥慌聚荀谏、辛评二谋士商议。如此二人亦称谋士，可笑。谏曰：“公孙瓒将燕、代之众，长驱而来，其锋不可当；兼有刘备、关、张助之，难以抵敌。今袁本初智勇过人，手下名将极广，将军可请彼同治州事。彼必厚待将军，无患公孙瓒矣。”正中逢纪之计。韩馥即差别驾关纯去请袁绍。长史耿武谏曰：“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4]，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乳哺立可饿死。奈何欲以州事委之？此引虎入羊群也！”冀州未尝无人。馥曰：“吾乃袁氏之故吏，才能又不如本初。古者择贤者而让之，诸君何嫉妒耶？”耿武叹曰：“冀州休矣！”于是弃职而去者三十余人，独耿武与关纪伏于城外，以待袁绍。数日后，绍引兵至，耿武、关纪拔刀而出，欲刺杀绍。绍将颜良立斩耿武，文丑砍死关纪。二人烈烈，可谓忠于韩馥。绍入冀州，以馥为奋威将军，以田丰、沮授、许攸、逢纪分掌州事，尽夺韩馥之权。“择贤而让”，贤者固如是乎？馥懊悔无及，遂弃下家小，匹马往投陈留太守张邈去了。虎入羊群，羊能存乎？其得去，犹幸矣。

却说公孙瓒知袁绍已据冀州，遣弟公孙越来见绍，欲分其地。绍曰：“可请汝兄自来，吾有商议。”越辞归。行不到五十里，道旁闪出一彪军马，口称：“我乃董丞相家将也！”乱箭射死公孙越。袁绍不能讨董卓，反假作董家兵以杀人。如此举动有愧盟主多矣。从人逃回，见公孙瓒，报越已死。瓒大怒，曰：“袁绍诱我起兵攻韩馥，他却就里取事。今又诈董卓兵射死吾弟，此冤如何不报！”尽起本部兵杀奔冀州来。

绍知瓒兵至，亦领军出，二军会于磐河之上。绍军于磐河桥东，瓒军于桥西。瓒立马桥上，大呼曰：“背义之徒，何敢卖我！”绍亦策马至桥边，指瓒曰：“韩馥无才，愿让冀州于吾，与尔何干？”瓒曰：“昔日以汝为忠义，推为盟主，今之所为，真狼心狗行之徒，有何面目立于世间！”回思向日歃血定盟，可发一笑。今之称盟兄盟弟者须要仔细。袁绍大怒曰：“谁可擒之？”言未毕，文丑策马挺枪，直杀上桥。公孙瓒就

桥边与文丑交锋。战不到十馀合，瓚抵挡不住，败阵而回，文丑乘势追赶。瓚走入阵中，文丑飞马径入中军，往来冲突。瓚手下健将四员，一齐迎战，被文丑一枪刺一将下马，三将俱走。

文丑直赶公孙瓚出阵后，瓚望山谷而逃。文丑骤马厉声大叫：“快下马受降！”瓚弓箭尽落，头盔坠地，披发纵马，奔转山坡，其马前失，瓚翻身落于坡下。文丑急捻枪来刺。读书者至此，必曰：“公孙瓚休矣！”忽见草坡左侧转出一个少年将军，飞马挺枪，直取文丑。来得突兀。公孙瓚扒上坡去，看那少年，生得身長八尺，浓眉大眼，阔面重颐，威风凛凛。与文丑大战五六十合，胜负未分。在公孙瓚眼中看出，分外声势。瓚部下救军到，文丑拨回马去了，那少年也不追赶。瓚忙下土坡，问那少年姓名，那少年欠身答曰：“某乃常山真定人也，姓赵，名云，字子龙。此人突如其来。人谓当日公孙瓚得一救星，却是异日刘玄德得一帮手。本袁绍辖下之人。因见绍无忠君救民之心，故特弃彼而投麾下。子龙立志，高人一等。不期于此处相见。”瓚大喜，遂同归寨，整顿甲兵。

次日，瓚将军马分作左右两军，势如羽翼。马五千馀匹，大半皆是白马。因公孙瓚曾与羌人战，尽选白马为先锋，号为“白马将军”，羌人但见白马便走，因此白马极多。闲文错杂得妙。袁绍令颜良、文丑为先锋，各引弓弩手一千，亦分作左右两军。令在左者射公孙瓚右军，在右者射公孙瓚左军。再令麴义引八百弓手，步兵一万五千，列于阵中。一边马多，一边箭多。袁绍自引马步军数万于后接应。公孙瓚初得赵云，不知心腹，令其另领一军在后。便非能知人、能用人之人。遣大将严纲为先锋。瓚自领中军，立马桥上，傍竖大红圈金线帅字旗于马前。有声有色。○先伏一笔。从辰时擂鼓，直到巳时，绍军不进。麴义令弓手皆伏于遮箭牌下，只听炮响发箭。严纲鼓噪呐喊，直取麴义。义军见严纲兵来，都伏而不动，直到来得至近，一声炮响，八百弓弩手一齐俱发。麴义亦能军。纲急待回，被麴义拍马舞刀，斩于马下。瓚军大败。左右两军欲求救应，都被颜良、文丑引弓弩手射住。马多不如箭多。绍军并进，直杀到界桥边。麴义马到，先斩执旗将，把绣旗砍倒。若使子龙在前，必不至此。公孙瓚见砍倒绣旗，回马下桥而走。瓚军一败。麴义引军直冲到后军，正撞着赵云，挺枪跃马，直取麴义，战不数合，一枪刺麴义于马下。赵云一骑马飞入绍军，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公孙瓚引军杀回，绍军大败。瓚军一胜。

却说袁绍先使探马看时，回报麴义斩将搴旗^[2]，追赶败兵，因此不

作准备。与田丰引着帐下持戟军士数百人，弓箭手数十骑，乘马出观，呵呵大笑：“公孙瓒无能之辈！”正说之间，忽见赵云冲到面前。弓箭手急待射时，云连刺数人，众军皆走。后面瓒军团团围裹上来。田丰慌对绍曰：“主公且于空墙中躲避。”绍以兜鍪扑地^[3]，大呼曰：“大丈夫愿临阵斗死，岂可入墙而望活乎！”此时气概，惜不用之于讨董卓之时。众军士齐心死战，赵云冲突不入。绍兵大队掩至，颜良亦引军来到，两路并杀。赵云保公孙瓒杀透重围，回到界桥。绍驱兵大进，复赶过桥，落水死者不计其数。瓒军又一败。○处处夹写桥，妙。

袁绍当先赶来，不到五里，只听得山背后喊声大起，闪出一彪人马。为首三员大将，乃是刘玄德、关云长、张翼德。读书者至此，亦正想公等三人。因在平原探知公孙瓒与袁绍相争，特来助战。当下三匹马三般兵器，飞奔前来，直取袁绍。绍惊得魂飞天外，手中宝刀坠于马下，忙拨马而逃。四世三公，奈何惧此一县令、两弓手耶？众人死救过桥。瓒军又一胜。○写两军忽胜忽败，令读者目光霍霍。公孙瓒亦收军回寨。玄德、关、张动问毕，瓒曰：“若非玄德远来救我，几乎狼狈。”教与赵云相见，玄德甚相敬爱，便有不舍之心。眼力绝胜公孙瓒。○此为后文子龙归刘张本。

却说袁绍输了一阵，坚守不出。两军相拒月馀，有人来长安报知董卓。李儒对卓曰：“袁绍与公孙瓒，亦当今豪杰。现在磐河厮杀，宜假天子之诏，差人往和解之。二人感德，必顺太师矣。”卓曰：“善。”次日，便使太傅马日磾、音低。太仆赵岐赍诏前去。二人来至河北，绍出迎于百里之外，再拜奉诏。此果天子诏耶？乃董卓令耳。昔日盟众而讨之，今日再拜而奉之，绍真懦夫哉！次日，二人至瓒营宣谕，瓒乃遣使致书于绍，互相讲和。二人自回京复命。瓒即日班师，又表荐刘玄德为平原相。玄德与赵云分别，执手垂泪，不忍相离。云叹曰：“某曩日误认公孙瓒为英雄，今观所为，亦袁绍等辈耳！”玄德曰：“公且屈身事之，相见有日。”洒泪而别。此时子龙不即归刘，非子龙之恋瓒，乃玄德之爱瓒也。

却说袁术在南阳闻袁绍新得冀州，遣使来求马千匹，绍不与。术怒，自此兄弟不睦。曹家兄弟相救，袁家兄弟相仇。袁、曹优劣，又见于此。又遣使往荆州，问刘表借粮二十万，表亦不与。术恨之，密遣人遗书于孙坚，使伐刘表。袁术前以不发粮而致孙坚于败，今又恨他人之不发粮而误孙坚之死，可恨。其书略曰：

前者刘表截路，乃吾兄本初之谋也。今本初又与表私议，欲袭江

东。公可速兴兵伐刘表，吾为公取本初，是何言欤！二仇可报。公取荆州，吾取冀州，切勿误也！有此一番致书，便为后文孙策投袁术张本。

坚得书曰：“叵耐刘表^[4]，昔日断吾归路，今不乘时报恨，更得何年！”聚帐下程普、黄盖、韩当等商议。程普曰：“袁术多诈，未可准信。”坚曰：“吾欲自报仇，岂望袁术之助乎？”语亦壮。便差黄盖先来江边安排战船，多装军器粮草，大船装载战马，克日兴师。江中细作探知，来报刘表。表大惊，急聚文武将士商议。蒯良曰：“不必忧虑。可令黄祖部领江夏之兵为前驱，主公率荆襄之众为援。孙坚跨江涉湖而来，安能用武乎？”计亦通。表然之。令黄祖设备，随后便起大军。

却说孙坚有四子，皆吴夫人所生。长子名策，字伯符；次子名权，字仲谋；三子名翊，字叔弼；四子名匡，字季佐。孙坚将死，其子方欲出头，故百忙中特为叙出。吴夫人之妹，即为孙坚次妻，后有二乔，前有二吴。二乔各配一婿，二吴却共归一夫。亦生一子一女，子名朗，字早安；女名仁。并叙其女，为后配刘备张本。坚又过房俞氏一子^[5]，名韶，字公礼。坚有一弟，名静，字幼台。坚临行，静引诸子列拜于马前而谏曰：“今董卓专权，天子懦弱，海内大乱，各霸一方。江东方稍宁，以一小恨而起重兵，非所宜也，愿兄详之！”文台之弟，胜（是）〔似〕本初之弟。坚曰：“弟勿多言。吾将纵横天下，有仇岂可不报！”长子孙策曰：“如父亲必欲往，儿愿随行。”坚许之。遂与策登舟，杀奔樊城。【眉】樊城在襄阳府。

黄祖伏弓弩手于江边，见船傍岸，乱箭俱发。坚令诸军不可轻动，只伏于船中，来往诱之。一连三日，船数十次傍岸。黄祖军只顾放箭，箭已放尽，坚却拔船上所得之箭，约十数万。当日正值顺风，坚令军士一齐放箭，朱晦翁见此，亦当注曰：“即以其人之箭，还射其人之兵。”岸上支吾不住^[6]，只得退走。坚军登岸，程普、黄盖分兵两路，直取黄祖营寨。背后韩当驱兵大进。三面夹攻，黄祖大败，弃却樊城，走入邓城。孙坚大胜。坚令黄盖守住船只，亲自统兵追袭。

黄祖引军出迎，布阵于野。坚列成阵势，出马于门旗之下。孙策也全副披挂，挺枪立马于父侧。本初无弟，文台有儿。黄祖引二将出马：一个是江夏张虎，一个是襄阳陈生。黄祖扬鞭大骂：“江东鼠贼，安敢侵犯汉室宗亲境界！”便令张虎搦战。坚阵内韩当出迎。两骑相交，战三十馀合，陈生见张虎力怯，飞马来助。孙策望见，按住手中枪，扯弓搭箭，正射中陈生面门，应弦落马。张虎见陈生坠地，吃了一惊，措手不及，被韩当一刀，削去半个脑袋。程普纵马直来阵前捉黄祖。黄祖弃

却头盔、战马，杂于步军内逃命。孙坚掩杀败军，直到汉水，【眉】汉水在襄阳城南，其源出陕西蟠冢山。命黄盖将船只进泊汉江。孙坚又大胜。

黄祖聚败军来见刘表，备言坚势不可当。表慌请蒯良商议，良曰：“目今新败，兵无战心，只可深沟高垒，以避其锋。却潜令人求救于袁绍，此围自可解也。”有袁术致书于孙坚，便有刘表求救于袁绍。势所必然。蔡瑁曰：“子柔之言，直拙计也^[7]。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岂可束手待毙！某虽不才，愿请军出城，以决一战。”刘表许之。蔡瑁引军万余，出襄阳城外，于岷山【眉】岷，贤上声。岷山在襄阳角城南。布阵。孙策将得胜之兵，长驱大进。蔡瑁出马，坚曰：“此人是刘表后妻之兄也，谁与吾擒之？”蔡瑁出处从孙坚口中点出，叙事妙品。程普挺铁脊矛，出马与蔡瑁交战。不到数合，蔡瑁败走。坚驱大军，杀得尸横遍野。蔡瑁逃入襄阳。孙坚又大胜。蒯良言瑁不听良策，以致大败，按军法当斩。刘表以新娶其妹，不肯加刑。刘表溺爱后妻，便为后文废刘琦、立刘琮张本。

却说孙坚分兵四面，围住襄阳攻打。忽一日，狂风骤起，将中军帅字旗竿吹折。屡胜之后，忽有此不祥之兆，天有不测风云，正应人有旦夕祸福。○公孙瓒帅字旗，敌军砍倒；孙坚帅字旗，天风吹折。两处闲闲相照。韩当曰：“此非吉兆，可暂班师。”坚曰：“吾屡战屡胜，取襄阳只在旦夕，岂可因风折旗竿，遽尔罢兵^[8]！”遂不听韩当之言，攻城愈急。蒯良谓刘表曰：“某夜观天象，见一将星欲坠，以分野度之^[9]，当应在孙坚。又一预兆。彼兆在风，此兆在星。○孙坚前在建章殿前看月，仰叹帝星不明；今于襄阳城下遇风，遂使将星下坠。一月、一风，帝星、将星，遥遥相对。主公可速致书袁绍，求其相助。”刘表写书，问：“谁敢突围而出？”健将吕公应声愿往。蒯良曰：“汝既敢去，可听吾计。与汝军马五百，多带能射者。冲出阵去，即奔岷山，他必引军来赶。汝分一百人上山，寻石子准备；一百人执弓弩，伏于林中。但有追兵到时，不可径走，可盘旋曲折，引到埋伏之处，矢石俱发。若能取胜，放起连珠号炮，城中便出接应。本为求救防追，不谓便以此杀敌。如无追兵，不可放炮，趲程而去^[10]。主意在此三句，那知却是闲文。今夜月不甚明，黄昏便可出城。”吕公领了计策，拴束军马，黄昏时分，密开东门，引兵出城。

孙坚在帐中忽闻喊声，急上马，引三十馀骑出营来看。军士报说：“有一彪人马杀将出来，望岷山而去。”坚不会诸将，只引三十馀骑

赶来。吕公已于山林丛杂去处上下埋伏。坚马快，单骑独来，前军不远。坚大叫：“休走！”吕公勒回马来战孙坚。交马只一合，吕公便走，闪入山路去。坚随后赶入，却不见了吕公。坚方欲上山，忽然一声锣响，山上石子乱下，林中乱箭齐发。坚体中石、箭，脑浆迸流，人马皆死于岷山之内，寿止三十七岁。刘备、曹操、孙坚并起一时，而备则及身而帝，操亦及身而王，独坚不帝不王而死于不虞之锋刃，岂非有幸有不幸哉？○孙坚此一死，不特坚所不及料，亦蒯良、吕公之所不及料也。

吕公截住三十骑，并皆杀尽，放起连珠号炮。城中黄祖、蒯越、蔡瑁分头引兵杀出，江东诸军大乱。黄盖听得喊声震天，引水军杀来，正迎着黄祖。战不两合，生擒黄祖。程普保着孙策，急待寻路，正遇吕公。程普纵马向前，战不到数合，一矛刺吕公于马下。两军大战，杀到天明，各自收军。刘表军自入城。

孙策回到汉水，方知父亲被乱箭射死，尸首已被刘表军士扛抬入城去了，放声大哭。本欲报截路之仇，今又添一杀父之仇，是仇上加仇矣。众军俱号泣。策曰：“父尸在彼，安得回乡！”黄盖曰：“今活捉黄祖在此，得一人入城讲和，将黄祖去换主公尸首。”仇上添仇，而反欲遣换讲和者，重在父尸故耳。言未毕，军吏桓楷出曰：“某与刘表有旧，愿入城为使。”策许之。桓楷入城，见刘表，具说其事。表曰：“文台尸首，吾已用棺木盛贮在此。可速放回黄祖，两家各罢兵，再休侵犯。”桓楷拜谢欲行，阶下蒯良出曰：“不可不可！吾有一言，令江东诸军片甲不回。请先斩桓楷，然后用计。”正是：

追敌孙坚方殒命，
求和桓楷又遭殃。

未知桓楷性命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1] 鼻息：比喻声势、气势。

[2] 搴（qiān）：拔取。

[3] 兜鍪（móu）：古代战士戴的头盔。

[4] 叵耐：可恨。

[5] 过房：指以别人的儿女为儿女。

[6] 支吾：犹支撑、抵挡。

[7] 直：只不过。

[8] 遽尔：突然。

[9] 分野：与星次相对应的地域。古以十二星次的位置划分地面上州、国的位置与之相对应。就天文说，称作分星；就地面说，称作分野。

[10] 趲（zǎn）程：赶路。

第八回

王司徒巧使连环计 董太师大闹凤仪亭

十八路诸侯不能杀董卓，而一貂蝉足以杀之；刘、关、张三人不能胜吕布，而貂蝉一女子能胜之。以衽席为战场，以脂粉为甲冑，以盼睐为戈矛，以颦笑为弓矢，以甘言卑词为运奇设伏，女将军真可畏哉！当为之语曰：“司徒妙计高天下，只用美人不用兵。”

为西施易，为貂蝉难：西施只要哄得一个吴王；貂蝉一面要哄董卓，一面又要哄吕布，使出两副心肠，妆出两副面孔，大是不易。我（为）〔谓〕貂蝉之功，可书竹帛。若使董卓伏诛后，王允不激成李、郭之乱，则汉室自此复安；而貂蝉一女子，岂不与麟阁、云台并垂不朽哉？最恨今人讹传关公斩貂蝉之事，夫貂蝉无可斩之罪，而有可嘉之绩，特为表而出之。

此回最妙在董卓赐金安慰吕布一段。若无此一段以缓之，则布之刺卓，不待凤仪亭相遇之后矣。且凤仪亭打戟堕地之时，吕布何难拾戟回刺董卓？而但往外急走，则皆此一缓之力也。

连环计之妙，不在专杀董卓也。设使董卓掷戟之时，刺中吕布，则卓自损其一臂，而卓可图矣。此皆在王允算中，亦未始不在貂蝉算中。王允岂独爱吕布，貂蝉亦岂独爱吕布哉！吾尝谓“西子真心归范蠡，貂蝉假意对温侯”，盖貂蝉心中只有一王允尔。

前卷方叙龙争虎斗，此回忽写燕语莺声。温柔旖旎，真如饶吹之后，忽听玉箫；疾雷之余，忽见好月。令读者应接不暇。今人喜读稗官，恐稗官中反无如此妙笔也！

却说蒯良曰：“今孙坚已丧，其子皆幼。乘此虚弱之时，火速进军，江东一鼓可得。若还尸罢兵，容其养足气力，荆州之患也！”表曰：“吾有黄祖在彼营中，安忍弃之？”良曰：“舍一无谋黄祖而取江东，有何不可！”自是畅论。表曰：“吾与黄祖心腹之交，舍之不义。”遂送桓楷回营，相约以孙坚尸换黄祖。死孙坚换活黄祖，人道刘

表便宜，我道刘表不便宜。黄祖十辈，不敌孙坚一人；孙坚之死，犹胜黄祖之生也。孙策换回黄祖，迎接灵柩，罢战回江东，葬父于曲阿之原。丧事已毕，引军居江都。招贤纳士，屈己待人，四方豪杰渐渐投之。便有不凡。不在话下。放过孙策，接入董卓。

却说董卓在长安闻孙坚已死，乃曰：“吾除却一心腹之患也！”问：“其子年几岁矣？”或答曰：“十七岁。”卓遂不以为意。自此愈加骄横，自号为“尚父”，王莽欲学周公，董卓又欲学太公，可发一笑。出入僭天子仪仗^[1]，封弟董旻为左将军、鄂侯，侄董璜为侍中，总领禁军。董氏宗族，不问老幼，皆封列侯。离长安城二百五十里别筑“郿坞”，役民夫二十五万人筑之。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长安，昔有新丰，今有小长安。内盖宫室，仓库屯积二十年粮食；选民间少年美女八百人实其中，金玉、彩（白）〔帛〕、珍珠堆积不知其数。家属都住在内。为后文伏案。卓往来长安，或半月一回，或一月一回，公卿皆候送于横门外^[2]。卓尝设帐于路，与公卿聚饮。

一日，卓出横门，百官皆送，卓留宴。适北地招安降卒数百人到。卓即命于座前，或断其手足，或凿其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锅煮之，哀号之声震天。百官战栗失箸^[3]，卓饮食谈笑自若。以杀降卒为下酒物，亦甚无趣。

又一日，卓于省台大会百官，列坐两行。酒至数巡，吕布径入，向卓耳边言不数句。卓笑曰：“原来如此！”命吕布于筵上揪司空张温下堂。百官失色。不多时，侍从将一红盘，托张温头入献。同时有两张温。此一张温，乃汉张温也。后孙权使张温至蜀，乃吴张温也。百官魂不附体。卓笑曰：“诸公勿惊。张温结连袁术，欲图害我，因使人寄书来，错下在吾儿奉先处，故斩之。张温事即在董卓口中叙出，省笔。公等无故，不必惊畏。”众官唯唯而散。

司徒王允归到府中，寻思今日席间之事，坐不安席。此处又放过董卓，接入王允，斗筭俱妙。至夜深月明，策杖步入后园，立于荼蘼架侧，仰天垂泪。孙坚、王允一样月下洒泪，而一是悲愤，一是忧郁。忽闻有人，在牡丹亭畔长吁短叹。允潜步窥之，乃府中歌伎貂蝉也。无端忽叙出一女子。不用王允想到此人，偏用此人来挑动王允，妙妙。其女自幼选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允以亲女待之。是夜允听良久，喝曰：“贱人将有私情耶？”一喝妙甚。不用顺叙，偏用逆挑，最有波致。貂蝉惊跪答曰：“贱妾安敢有私。”允曰：“汝无所私，何夜深于此长叹？”蝉曰：“容妾伸肺腑之言。”允曰：“汝勿隐匿，当实

告我。”蝉曰：“妾蒙大人恩养，训习歌舞，优礼相待，妾虽粉骨碎身，莫报万一。近见大人两眉愁锁，必有国家大事，自曹操行刺不成以后，王允日夜忧闷光景，俱于貂蝉口中暗暗补出。又不敢问。今晚又见行坐不安，因此长叹。不想为大人窥见。倘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好貂蝉。允以杖击地曰：“谁想汉天下却在汝手中耶！突作奇语，令人猜想不着。随我到画阁中来。”

貂蝉跟允到阁中，允尽叱出妇妾，纳貂蝉于坐，叩头便拜。又特作此惊人之笔，令人一发猜想不着。貂蝉惊伏于地，曰：“大人何故如此？”允曰：“汝可怜汉天下生灵！”看官试想，一个女子，教他如何救天下生灵？言讫泪如泉涌。貂蝉曰：“适间贱妾曾言：但有使令，万死不辞。”允跪而言曰：“百姓有倒悬之危^[4]，君臣有累卵之急，非汝不能救也。贼臣董卓将欲篡位，朝中文武无计可施。董卓有一义儿，姓吕，名布，骁勇异常。我观二人，皆好色之徒，今欲用连环计，计名奇。先将汝许嫁吕布，后献与董卓，汝于中取便谍间他父子反颜^[5]，令布杀卓，以绝大恶。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皆汝之力也。不知汝意若何？”此处方说出计策，却要他成功衽席之上。貂蝉曰：“妾许大人万死不辞，望即献妾与彼。妾自有道理。”允曰：“事若泄漏，我灭门矣。”此句叮嘱断不可少。貂蝉曰：“大人勿忧。妾若不报大义，死于万刃之下。”允拜谢。

次日，便将家藏明珠数颗，令良匠嵌造金冠一顶，使人密送吕布。本将玉女为钓，先用珠冠作饵。妙。布大喜，亲到王允宅致谢。不用王允去请，却使吕布自来。又妙。允预备嘉肴美馔，候吕布至，允出门迎迓，接入后堂，延之上坐。布曰：“吕布乃相府一将，司徒是朝廷大臣，何故错敬？”允曰：“方今天下别无英雄，惟有将军耳。允非敬将军之职，敬将军之才也。”布大喜。允殷勤敬酒，口称董太师并布之德不绝。极口奉承吕布，妙矣。却又于吕布面前褒奖太师，更妙。布大笑畅饮。允叱退左右，只留侍妾数人劝酒。

酒至半酣，允曰：“唤孩儿来。”竟说是孩儿，妙。少顷，二青衣引貂蝉艳妆而出。布惊问何人，允曰：“小女貂蝉也。允蒙将军错爱，不异至亲，故令其与将军相见。”便命貂蝉与吕布把盏。貂蝉送酒与布，眉下眼来眼去。来了。允佯醉曰：“孩儿央及将军痛饮几杯，吾一家全靠着将军哩。”布请貂蝉坐。貂蝉假意欲入，写得好看。允曰：“将军吾之至友，孩儿便坐何妨！”貂蝉便坐于允侧，先把盏，后同坐，以渐而亲，写得次序。吕布目不转睛的看。又饮数杯，允指蝉谓布曰：“吾欲

将此女送与将军为妾，还肯纳否？”布出席谢曰：“若得如此，布当效犬马之报！”允曰：“早晚选一良辰，送至府中。”布欣喜无限，频以目视貂蝉，貂蝉亦以秋波送情。写得好看。不意《三国志》中，有此一段温柔旖旎文字。少顷席散，允曰：“本欲留将军止宿，恐太师见疑。”布再三拜谢而去。

过了数日，允在朝堂见了董卓，趁吕布不在侧，精细。伏地拜请曰：“允欲屈太师车骑，到草舍赴宴，未审钧意若何？”卓曰：“司徒见招，即当趋赴。”允拜谢。归家，水陆毕陈^[6]，于前厅正中设座，锦绣铺地，内外各设帏幔。写设宴。比前加倍尊严。次日晌午，董卓来到。董卓、吕布来法不同，一个自来，一个请来。允具朝服出迎，再拜起居^[7]。卓下车，左右持戟甲士百馀，簇拥入堂，分列两旁。允于堂下再拜。卓命扶上，赐坐于侧。允曰：“太师盛德巍巍，伊、周不能及也^[8]！”卓大喜。进酒作乐，允极其致敬。天晚酒酣，允请卓入后堂。请入后堂，才出貂蝉，不特次序应然，亦见机密之至。卓叱退甲士，允捧觞称贺曰：“允自幼颇习天文。夜观乾象^[9]，汉家气数已尽。太师功德振于天下，若舜之受尧，禹之继舜，正合天心人意。”不但奉承董卓，便已埋伏后文。卓曰：“安敢望此！”允曰：“自古有道伐无道，无德让有德，岂过分乎！”卓笑曰：“若果天命归我，司徒当为元勋。”先许一个元勋稳当。允拜谢，堂中点上画烛，止留女使进酒供食。允曰：“教坊之乐，不足供奉。偶有家伎，敢使承应。”卓曰：“甚妙。”允教放下帘栊。笙簧缭绕，簇捧貂蝉舞于帘外。董卓先坐前堂，次入后堂；貂蝉先舞帘外，转入帘内：俱有次序。有词赞之曰：

原是昭阳宫里人，
惊鸿宛转掌中身^[10]。
只疑飞过洞庭春。
按彻《梁州》莲步稳，
好花风袅一枝新。
画堂香暖不胜春。

又诗曰：

红牙催拍燕飞忙，
一片行云到画堂。
眉黛促成游子恨，
脸容初断故人肠。
榆钱不买千金笑，

柳带何须百宝妆。
舞罢隔帘偷目送，
不知谁是楚襄王？

舞罢，卓命近前。貂蝉转入帘内，深深再拜。来了。卓见貂蝉颜色美丽，便问：“此女何人？”允曰：“歌伎貂蝉也。”此时又不说是孩儿，更妙。卓曰：“能唱否？”允命貂蝉执檀板^[11]，低讴一曲，貂蝉见吕布只把盏，见董卓便歌舞。说女儿是女儿身分，说歌伎是歌伎身分。正是：

一点樱桃启绛唇，
两行碎玉喷《阳春》^[12]。
丁香舌吐衡钢剑^[13]，
要斩奸邪乱国臣。

卓称赏不已。允命貂蝉把盏。卓擎杯问曰：“青春几何？”貂蝉曰：“贱妾年方二八。”卓笑曰：“真神仙中人也！”也来了。允起曰：“允欲将此女献上太师，未审肯容纳否？”卓曰：“如此见惠，何以报德？”允曰：“此女得侍太师，其福不浅。”卓再三称谢。允即命备毡车，先将貂蝉送到相府。女将军兵起前去了。○连忙送去，妙。卓亦起身告辞。

允亲送董卓，直到相府，然后辞回，乘马而行。不到半路，只见两行红灯照道，吕布骑马执戟而来，正与王允撞见。看到此处，为王允吃一吓。便勒住马，一把揪住衣襟，厉声问曰：“司徒既以貂蝉许我，今又送与太师，何相戏耶？”吓杀。允急止之曰：“此非说话处，且请到草舍处。”妙，有机变。布同允到家下马。入后堂，也入后堂，妙。叙礼毕，允曰：“将军何故反怪老夫？”布曰：“有人报我，说你把毡车送貂蝉入相府，是何意故？”允曰：“将军原来不知。昨日太师在朝堂中，对老夫说：‘我有一事，明日要到你家。’允因此准备小宴等候。太师饮酒中间，说：‘我闻你有一女名唤貂蝉，已许吾儿奉先。我恐你言未准，特来相求，并请一见。’老夫不敢有违，随引貂蝉出拜公公。‘公公’二字拗心。妙。太师曰：‘今日良辰，吾即当取此女回去，配与奉先。’更妙。将军试思：太师亲临，老夫焉敢推阻？”一派鬼话，令人入其玄中。布曰：“司徒少罪^[14]。布一时错见，来日自当负荆。”允曰：“小女颇有妆奁，待过将军府下，便当送至。”此句找足得妙。想吕布此时，犹俨然以新郎自待也。布谢去。

次日，吕布在府中打听，绝不闻音耗^[15]。不闻“配与奉先”之音耗

也。径入堂中，寻问诸侍妾，侍妾对曰：“夜来太师与新人共寝，至今未起。”董卓做干爷，难为了干娘；吕布做干儿，难为了干媳妇。布大怒，不得不怒。潜入卓卧房后窥探。时貂蝉起于窗下梳头，忽见窗外池中照一人影，极长大，头戴束发冠，先见影，后见人，妙。偷眼视之，正是吕布。貂蝉故蹙双眉，做忧愁不乐之态，复以香罗频拭泪眼。笑亦倾人，颦亦倾人。吕布窥视良久，乃出。少顷又入，卓已坐于中堂，见布来，问曰：“外面无事乎？”布曰：“无事。”外面无事，里面却有事。侍立卓侧。卓方食，布偷目窃望，见绣帘内一女子往来观觑，微露半面，以目送情，此皆女将军绝妙兵法。布知是貂蝉，神魂飘荡。卓见布如此光景，心中疑忌，曰：“奉先无事且退。”布怏怏而出。

董卓自纳貂蝉后，为色所迷，月馀不出理事。卓偶染小疾，貂蝉衣不解带，曲意逢迎，看他待布如彼，待卓又如此。使出两副心肠，妆出两副面孔，令我想杀女将军矣。卓心愈喜。吕布入内问安，正值卓睡，貂蝉于床后探半身望布，以手指心，又以手指董卓，挥泪不止。女将军韬略一至于此，孙吴不及也。布心如碎。卓朦胧双目，见布注视床后，目不转睛，回身一看，见貂蝉立于床后。卓大怒，叱布曰：“汝敢戏吾爱姬耶！”唤左右逐出，今后不许入堂。吕布怒恨而归。先为掷戟作引。路遇李儒，告知其故。儒急入见卓曰：“太师欲取天下，何故以小过见责温侯？倘彼心变，大事去矣！”卓曰：“奈何？”儒曰：“来朝唤入，赐以金帛，好言慰之，自然无事。”卓依言。次日，使人唤布入堂，慰之曰：“吾前日病中心神恍惚，误言伤汝，汝勿记心！”随赐金十斤，锦二十匹。布谢归，此处忽又一顿。波澜倏起倏落，大有层折。然身虽在卓左右，心实系念貂蝉。

卓疾既愈，入朝议事。布执戟相随，见卓与献帝共谈，便乘间提戟出内门，一写戟。上马径投相府来。一写马。系马府前，再写马。提戟入后堂，再写戟。寻见貂蝉。蝉曰：“汝可去后园中凤仪亭边等我。”布提戟径往，三写戟。立于亭下曲栏之旁。良久，见貂蝉分花拂柳而来，果然如月宫仙子。花下看佳人，如马上看壮士，加倍动目。泣谓布曰：“我虽非王司徒亲女，然待之如己出。自见将军，许侍箕帚^[16]，妾已生平愿足。谁想太师起不良之心，将妾淫污。妾恨不即死，止因未与将军一诀，故且忍辱偷生。今幸得见，妾愿毕矣！此身已污，不得复事英雄。愿死于君前，以明妾志！”语语动人。言讫，手攀曲栏，望荷花池便跳。以死动之。吕布慌忙抱住，泣曰：使布怒易，使布泣难。布而至于泣，董卓不能活矣。“我知汝心久矣！只恨不能共语！”貂蝉手扯布曰：“妾今生不能与君为妻，愿相期于来世。”再逼一句，妙。布

曰：“我今生不能以汝为妻，非英雄也！”正要逼出他此句。蝉曰：“妾度日如年，愿君怜而救之！”明明催杀董卓。自己原不肯死。布曰：“我今偷空而来，恐老贼见疑，必当速去。”貂蝉牵其衣曰：“君如此惧怕老贼，妾身无见天日之期矣！”妙极，恶极。布立住曰：“容我徐图良策。”说罢，提戟欲去。四写戟。○若此时便去，那得撞着董卓？读书者至此，亦惟恐其去也。貂蝉曰：“妾在深闺，闻将军之名，如雷灌耳，以为当世一人而已，谁想反受他人之制乎！”言讫，泪下如雨。谚云：“请将不如激将。”是绝妙说士声口。布羞惭满面，重复倚戟，五写戟。回身搂抱貂蝉，用好言安慰。两个偎偎倚倚，不忍相离。此皆貂蝉故意淹留吕布，要他撞着董卓。女将军兵法神妙如许。

却说董卓在殿上，回头不见吕布，心中怀疑，连忙辞了献帝，登车回府。见布马系于府前。三写马。问门吏，吏答曰：“温侯入后堂去了。”卓叱退左右，径入后堂中，寻觅不见；唤貂蝉，蝉亦不见。急杀。急问侍妾，曰：“貂蝉在后花园看花。”卓寻入后园，正见吕布和貂蝉在凤仪亭下共话，画戟倚在一边。六写戟。卓怒，大喝一声。布见卓至，大惊，回身便走。卓抢了画戟，七写戟。挺着赶来。吕布走得快，卓肥胖赶不上，掷戟刺布。八写戟。布打戟落地。九写戟。卓拾戟再赶，十写戟。布已走远。卓赶出园门，一人飞奔前来，与卓胸膛相撞，卓倒于地。此何人耶？令人急欲看下文矣。正是：

冲天怒气高千丈，
仆地肥躯做一堆。

未知此人是谁，且听下文分解。

[1] 僭（jiàn）：超越本分，冒用上者的职权、名义行事。

[2] 横门：汉代长安城北西头的第一门，是通向西域的大道。

[3] 箸（zhù）：筷子。

[4] 倒悬之危：以人之倒挂比喻处境极其困苦或危急。

[5] 谍间：伺机离间。反颜：反转面孔。谓翻脸不认人。

[6] 水陆：指水中和陆地所产的食物。

[7] 起居：问安。

[8] 伊、周：指商朝的伊尹和周朝的周公。

[9] 乾象：天象。古人以为天象变化与人事有关。

[10] 惊鸿：形容美女轻盈优美的舞姿。

[11] 檀板：乐器名。檀木制的拍板。

[12] 碎玉：牙齿的美称。

[13] 衡（zhūn）：纯。

[14] 少罪：不要怪罪。

[15] 音耗：音信，消息。

[16] 侍箕帚：司洒扫，借指为妻妾。

第九回

除凶暴吕布助司徒 犯长安李傕听贾诩

弑一君，复立一君，为所立者，未有不疑其弑我亦如前之君也。弑一父，复归一父，为所归者，未有不疑其弑我亦如前之父也。乃献帝畏董卓，而董卓不畏吕布；不惟不畏之，又复恃之。业已恃之，又不固结之，而反怨怒之、仇恨之；及其将杀己，又复望其援己而呼之。呜呼，董卓真蠢人哉！

王允劝吕布杀董卓一段文字，一急一缓，一起一落，一反一正，一纵一收，比李肃劝杀丁建阳更是淋漓痛快。今人俱以蔡邕哭卓为非，论固正矣；然情有可原，事有足录。何也？士各为知己者死。设有人受恩桀、纣，在他人固为桀、纣，在此人则尧、舜也。董卓诚为邕之知己，哭而报之，杀而殉之，不为过也。犹胜今之势盛则借其馀润，势衰则掉臂去之，甚至为操戈，为下石，无所不至者，毕竟蔡为君子，而此辈则真小人也。

吕布去后，貂蝉竟不知下落。何也？曰：成功者退。神龙见首不见尾，正妙在不知下落。若必欲问他下落，则范大夫泛湖之后，又谁知西子踪迹乎？

张柬之不杀武三思而被害；恶党固不可赦，遗孽固不可留也。但李傕、郭汜拥兵于外，当散其众而徐图之。不当求之太急，以至生变耳。故柬之之病，病在缓；王允之病，病在急。

却说那撞倒董卓的人，正是李儒。当下李儒扶起董卓，至书院中坐定。卓曰：“汝为何来此？”儒曰：“儒适至府门，知太师怒入后园，寻问吕布，因急走来。正遇吕布奔走，云：‘太师杀我！’儒慌赶入园中劝解。不意误撞恩相，死罪死罪！”李儒来此，只在李儒口中叙明，省笔之甚。卓曰：“叵音颇。耐逆贼，戏吾爱姬，誓必杀之！”儒曰：“恩相差矣！昔楚庄王绝缨之会^[1]，不究戏爱姬之蒋雄，后为秦兵所困，得其死力相救。今貂蝉不过一女子，而吕布乃太师心腹猛将也。太师若就此机会，以蝉赐布，布感大恩，必以死报太师。太师请自三思！”李儒几

破连环计。卓沉吟良久，曰：“汝言亦是，我当思之。”儒谢而出。

卓入后堂，唤貂蝉问曰：“汝何与吕布私通耶？”蝉泣曰：“妾在后园看花，吕布突至。妾方惊避，布曰：‘我乃太师之子，何必相避？’提戟赶妾至凤仪亭。妾见其心不良，恐为所逼，欲投荷池自尽，却被这厮抱住。正在生死之间，得太师来救了性命。”此等巧言，溺爱者每为所惑。董卓曰：“我今将汝赐与吕布，何如？”貂蝉大惊，哭曰：惊是真惊，哭是假哭。“妾身已事贵人，今忽欲下赐家奴，妾宁死不辱！”遂掣壁间宝剑，欲自刎。亦以死动人。○今日妇人放刁，每以要死恐吓其夫，是学貂蝉而误者也。卓慌夺剑，拥抱曰：“吾戏汝！”只三字，如闻其声。貂蝉倒于卓怀，掩面大哭曰：“此必李儒之计也。儒与布交厚，故设此计，却不顾惜太师体面与贱妾性命，妾当生啖音示。其肉^[2]！”说破李儒尤妙。不特间吕布，并间李儒。卓曰：“吾安忍舍汝耶！”蝉曰：“虽蒙太师怜爱，但恐此处不宜久居，必被吕布所害。”卓曰：“吾明日和你归郾坞去，同受快乐，慎勿忧疑。”蝉方收泪拜谢。次日，李儒入见曰：“今日良辰，可将貂蝉送与吕布。”卓曰：“布与我有父子之分，不便赐与，我只不究其罪。汝传我意，以好言慰之可也。”此处又用一顿。是听李儒一半言语，不然掷戟之后，安得虎头蛇尾？儒曰：“太师不可为妇人所惑。”卓变色曰：“汝之妻肯与吕布否？貂蝉之事，再勿多言，言则必斩！”李儒出，仰天叹曰：“吾等皆死于妇人之手矣！”双股剑、青龙刀、丈八蛇矛，俱不及女将军兵器。今之好色者，仔细仔细！后人读书至此，有诗叹之曰：

司徒妙算托红裙，
不用干戈不用兵。
三战虎牢徒费力，
凯歌却奏凤仪亭。

董卓即日下令还郾坞。百官俱拜送。貂蝉在车上，遥见吕布于稠人之内，眼望车中。貂蝉虚掩其面，如痛哭之状。哭是假哭。车已去远，布缓辔于土冈之上，眼望车尘，叹惜痛恨。恨是真恨。忽闻背后一人问曰：“温侯何不从太师去，乃在此遥望而发叹？”问得恶。布视之，乃司徒王允也。相见毕，允曰：“老夫日来因染微恙，闭门不出，故久未得与将军一见。补笔，周旋得妙。今日太师驾归郾坞，只得扶病出送，却喜得晤将军。请问将军，为何在此长叹？”布曰：“正为公女耳。”允佯惊曰：“许多时，尚未与将军耶？”推托疾闭门，方掩饰得此句。不然，王允岂有不知之理？布曰：“老贼自宠幸久矣！”允佯大惊曰：“不信有

此事！”布将前事一一告允。允仰面跌足，半晌不语，良久乃言曰：“不意太师作此禽兽之行！”因挽布手曰：“且到寒舍商议。”布随允归。允延入密室，置酒款待。布又将凤仪亭相遇之事，细述一遍。允曰：“太师淫吾之女，夺将军之妻，诚为天下耻笑。非笑太师，笑允与将军耳！一转，妙。然允老迈无能之辈，不足为道；可惜将军盖世英雄，亦受此污辱也！”又一转，更妙更恶。布怒气冲天，拍案大叫。允急曰：“老夫失语，将军息怒。”布曰：“誓当杀此老贼，以雪吾耻！”允急掩其口曰：“将军勿言，恐累及老夫。”不用顺口撺掇，却用反舌激恼。布曰：“大丈夫生居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允曰：“以将军之才，诚非董卓所可限制。”此处王允却用顺口撺掇。布曰：“吾欲杀此老贼，奈是父子之情，恐惹后人议论。”此处吕布却用反言跌顿。允微笑曰：“将军自姓吕，太师自姓董。掷戟之时，岂有父子情耶？”撺掇之中，又以“掷戟”二字激恼他。布奋然曰：“非司徒言，布几自误！”允见其意已决，便说之曰：“将军若扶汉室，乃忠臣也，青史传名，流芳百世。将军若助董卓，乃反臣也，载之史笔，遗臭万年！”数语撇却家门私怨，告以朝廷大义，乃是正文。布避席下拜曰：“布意已决，司徒勿疑。”允曰：“但恐事或不成，反招大祸。”当其奋怒，反掩口以止之。及其迟疑，则正言以动之。待其应允，又反言以决之。凡用三番曲折。王允信是妙人。布拔带刀刺臂出血为誓。允跪谢曰：“汉祀不斩，皆出将军之赐也！切勿泄漏。临期有计，自当相报。”伏笔。布慨诺而去。

允即请仆射士孙瑞、司隶校尉黄琬商议。瑞曰：“方今主上有疾新愈，可遣一能言之人往郾坞，请卓议事。一面以天子密诏付吕布，使伏甲兵于朝门之内。引卓入，诛之，此上策也。”琬曰：“何人敢去？”瑞曰：“吕布同郡骑都尉李肃，以董卓不迁其官^[3]，甚是怀怨。若令此人去，卓必不疑。”允曰：“善。”请吕布共议。布曰：“昔日劝吾杀丁建阳，亦此人也。照应前文。今若不去，吾先斩之！”使人密请肃至。布曰：“昔日公说布，使杀丁建阳而投董卓。今卓上欺天子，下虐生灵，罪恶贯盈，人神共愤。公可传天子诏往郾坞，宣卓入朝，伏兵诛之。力扶汉室，共作忠臣。尊意若何？”肃曰：“我亦欲除此贼久矣，恨无同心者耳。今将军若此，是天赐也，肃岂敢有二心！”惯会杀父者，吕布也；惯劝人杀父者，李肃也。遂折箭为誓。允曰：“公若能干此事，何患不得显官？”正应“董卓不迁其官”句，直刺入李肃耳中。

次日，李肃引十数骑前到郾坞，入报天子有诏。卓教唤入。天子有诏，坐而受之，目中尚有天子二字乎？李肃入拜。卓曰：“天子有何诏？”肃曰：“天子病体新痊，欲会文武于未央殿，议将禅位于太师，故

有此诏。”中心藏之久矣。此语亦直刺入董卓耳中。卓曰：“王允之意若何？”卓贼胸中，只碍一王允，想见王允平日气概。肃曰：“王司徒已命人筑受禅台，只等主公到来。”受禅台故事却在后文，于此处先虚点一笔。有此处之虚，乃有后文之实。卓大喜曰：“吾夜梦一龙罩身，今日果得此喜信。龙罩身者，帝治其罪也，此老如何省得。时哉不可失！”便命心腹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四人，领飞熊军三千守郾坞，自己即日排驾回京。顾谓李肃曰：“吾为帝，汝当为执金吾^[4]。”又许一个执金吾。肃拜谢称臣。卓入辞其母。母时年九十馀矣，此姬老而不死，以待典刑，皆董卓恶贯所致。问曰：“吾儿何往？”卓曰：“儿将往受汉禅，母亲早晚为太后也。”又许一个太后。母曰：“吾近日肉颤心惊，恐非吉兆。”卓曰：“将为国母，岂不预有惊报！”国母要做，只怕令孙不肯。遂辞母而行。临行，谓貂蝉曰：“吾为天子，当立汝为贵妃。”又许一个贵妃。貂蝉已明知就里，假作欢喜拜谢。凤仪亭战功将从今日奏凯矣。

卓出坞上车，前遮后拥，望长安来。行不到三十里，所乘之车，忽折一轮。卓下车乘马。又行不到十里，那马咆哮嘶喊，掣断辔头。卓问肃曰：“车折轮，马断辔，其兆若何？”肃曰：“乃太师应诏汉禅，弃旧换新，将乘玉辇金鞍之兆也。”前则其母疑而董卓解之，此则董卓疑而李肃又解之。董卓解得勉强，李肃解得敏捷。卓喜而信其言。次日，正行间，忽然狂风骤起，昏雾蔽天。卓问肃曰：“此何祥也？”肃曰：“主公登龙位，必有红光紫雾，以壮天威耳。”卓又喜而不疑。

既至城外，百官俱出迎接。只有李儒抱病在家，不能出迎。董卓此来无人谏阻，正为此耳。卓进至相府，吕布入贺。卓曰：“吾登九五，汝当总督天下兵马。”又许一个总督，真是做梦。布拜谢，就帐前歇宿。是夜有数十小儿于郊外作歌，风吹歌声入帐。歌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不得生！”“千里草”，乃董字；“十日上”，乃卓字；不生者，言死也。歌声悲切。卓问李肃曰：“童谣主何吉凶？”肃曰：“亦只是言刘氏灭、董氏兴之意。”葫芦提的妙。次日侵晨^[5]，董卓摆列仪从入朝。忽见一道人，青袍白巾，手执长竿，上缚布一丈，两头各书一“口”字。明明是“吕布”二字。卓问肃曰：“此道人何意？”肃曰：“乃心恙之人也^[6]。”呼将士驱去。

卓进朝。群臣各具朝服，迎谒于道；李肃手执宝剑，扶车而行。到北掖音亦。门，军兵尽挡在门外，独有御车二十馀人同入。董卓遥见王允等各执宝剑立于殿门，惊问肃曰：“持剑是何意？”肃不应，到此便不

消解说矣。推车直入。王允大呼曰：“反贼至此，武士何在？”两旁转出百余人，持戟挺槊刺之。卓衷甲不入^[7]，伤臂堕车，大呼曰：“吾儿奉先何在？”吕布从车后厉声出曰：“有诏讨贼！”以前叫过无数父亲，此处忽唤一“贼”字，可发一笑。一戟直透咽喉。吕布孝丁原以刃，孝董卓以戟。或刀或戟，比以用力用劳，各尽子道。李肃早割头在手。吕布左手持戟，右手怀中取诏，大呼曰：“奉诏讨贼臣董卓，其余不问！”将吏皆呼“万岁”。后人有诗叹董卓曰：

伯业成时为帝王^[8]，
不成且作富家郎。
谁知天意无私曲，
郿坞方成已灭亡。

却说当下吕布大呼曰：“助卓为虐者，皆李儒也！谁可擒之？”李肃应声愿往。忽听朝门外发喊，人报李儒家奴已将李儒绑缚来献。事甚省力，文甚省笔。王允命缚赴市曹斩之。又将董卓尸首号令通衢。卓尸肥胖，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可称卓灯。膏流满地。百姓过者，莫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王允又命吕布同皇甫嵩、李肃领兵五万，至郿坞抄籍董卓家产、人口^[9]。

却说李傕、郭汜、张济、樊稠闻董卓已死，吕布将至，便引了飞熊军，连夜奔凉州去了。吕布至郿坞，先取了貂蝉。吕布心中只为此一事。皇甫嵩命将坞中所藏良家子女，尽行释放。好。但系董卓亲属，不分老幼，悉皆诛戮，卓母亦被杀。是弑何太后之报。○董卓收得好儿子，此姬养得好儿子。卓弟董旻、侄董璜，皆斩首号令。收籍坞中所蓄，黄金数十万，白金数百万^[10]，绮罗、珠宝、器皿、粮食不计其数。刻剥民脂民膏，而今安在哉！可为贪夫之戒。回报王允，允乃大犒军士，设宴于都堂，召集众官酌酒称庆。

正饮宴间，忽人报曰：“董卓暴尸于市，忽有一人伏其尸而大哭。”允怒曰：“董卓伏诛，士民莫不称贺，此何人独敢哭耶！”遂唤武士：“与吾擒来！”须臾擒至。众官见之，无不惊骇，原来那人不是别人，乃侍中蔡邕也。蔡邕之哭董卓，亦如栾布之哭彭越。允叱曰：“董卓逆贼，今日伏诛，国之大幸。汝亦汉臣，乃不为国庆，反为贼哭，何也？”邕伏罪曰：“邕虽不才，亦知大义，岂肯背国而向卓？只因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自知罪大，愿公见原，倘得黔音钳。首刎足^[11]，使续成汉史，以赎其辜，邕之幸也。”若使邕成汉史，当夺范曄、陈寿之席。众官惜邕之才，皆力救之。太傅马日磾亦密谓允曰：“伯喈

旷世逸才，若使续成汉史，诚为盛事。且其孝行素著，若遽杀之，恐失人望。”本是全孝不在忠，今《琵琶》曲本反说他全忠不能至孝，诬之甚矣。允曰：“昔孝武不杀司马迁，后使作史，遂致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运衰微，朝政错乱，不可令佞臣执笔于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讪议^[12]也。”王允所见亦是，恐其叙董卓处有曲笔耳。日磾无言而退，私谓众官曰：“王允其无后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岂能久乎？”当下王允不听马日磾之言，命将蔡邕下狱中缢死。同一死也，若前日不从董卓而为卓所杀，岂不善乎？吾为邕惜之。一时士大夫闻者，尽为流涕。后人论蔡邕之哭董卓固自不是，允之杀之亦为已甚。有诗叹曰：

董卓专权肆不仁，
侍中何自竟亡身。
当时诸葛隆中卧，
安肯轻身事乱臣！

且说李傕、郭汜、张济、樊稠逃居陕西，使人至长安上表求赦。王允曰：“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虽大赦天下，独不赦此四人。”先赦其罪，后散其兵，而后图之，未为晚也。此是王允失算。使者回报李傕。傕曰：“求赦不得，各自逃生可也。”谋士贾诩曰：“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缚君矣。不然，诱集陕人，并本部军马，杀入长安，与董卓报仇。事济，奉朝廷以正天下；若其不胜，走亦未迟。”只贾诩一言，便使长安大乱。武士兵端，起于说士舌端。可畏哉！傕等然其说，遂流言于西凉州曰：“王允欲将洗荡此方之人矣！”众皆惊惶。乃复扬言曰：“徒死无益，能从我反乎？”众皆愿从。于是聚众十馀万，分作四路，杀奔长安来。路逢董卓女婿中郎将牛辅，引军五千人，欲去与丈人报仇。卓有二婿，李儒伏诛，牛辅漏网，何也？李傕便与合兵，使为前驱。四人陆续进发。

王允听知西凉兵来，与吕布商议。布曰：“司徒放心。量此鼠辈，何足数也！”遂引李肃将兵出敌。肃当先迎战，正与牛辅相遇，大杀一阵。牛辅抵敌不过，败阵而去。不想是夜二更，牛辅乘李肃不备，竟来劫寨。肃军乱窜，败走三十馀里，折军大半。来见吕布，布大怒，曰：“汝何挫吾锐气！”遂斩李肃，悬头军门。惯劝人杀父之报。不用别人杀之，即用杀父之人杀之，此天道之巧。次日，吕布进兵，与牛辅对敌。量牛辅如何敌得吕布，仍复大败而走。是夜，牛辅唤心腹人胡赤儿商议曰：“吕布骁勇，万不能敌。不如瞒了李傕等四人，暗藏金珠，与

亲随三五人弃军而去。”贼徒身分，正堪为董卓之婿。胡赤儿应允。

是夜收拾金珠，弃营而走，随行者三四人。将渡一河，赤儿欲谋取金珠，竟杀死牛辅，将头来献吕布。一派贼徒。布问起情由，从人出首：“胡赤儿谋杀牛辅，夺其金宝。”布怒，即将赤儿诛杀。胡赤儿之杀牛辅，亦如吕布之杀董卓也。知人则明，自知则暗。领军前进，正迎着李傕军马。吕布不等他列阵，便挺戟跃马，麾军直冲过来。傕军不能抵挡，退走五十馀里。依山下寨，请郭汜、张济、樊稠共议。曰：“吕布虽勇，然而无谋，不足为虑。我引军守住谷口，每（口）〔日〕诱他厮杀；郭将军可领军抄击其后，效彭越挠楚之法^[13]，鸣金进兵，擂鼓收兵；张、樊二公却分兵两路，径取长安。彼首尾不能救应，必然大败。”贾诩固能谋，李傕亦善算。众用其计。

却说吕布勒兵到山下，李傕引军搦战。布忿怒，冲杀过去，傕退走上山。山上矢石如雨，布军不能进。忽报郭汜在阵后杀来，布急回战。只闻鼓声大震，汜军已退。布方欲收军，锣声响处，傕军又来。未及对敌，背后郭汜又领军杀到。及至吕布来时，却又擂鼓收军去了。颠倒金鼓以乱之，所以疲其力也。激得吕布怒气填胸。一连如此几日，欲战不得，欲止不得。正在恼怒，忽然飞马报来，说张济、樊稠两路军马竟往长安，京城危急。布急领军回，背后李傕、郭汜杀来。布无心恋战，只顾奔走，折了好些人马。昔日能挡十八路诸侯，而今日不能胜李、郭、张、樊四军，何也？岂既得貂蝉后，勇力已不如前日矣！比及到长安，城下贼兵云屯雨集，围定城池，布军与战不利。军士畏吕布暴厉，多有降贼者，布心甚忧。数日之后，董卓余党李蒙、王方在城中为贼内应，偷开城门，四路贼军一齐拥入。吕布左冲右突，拦挡不住，自引数百骑往青琐门外呼王允曰：“势急矣！请司徒上马，同出关去，别作良策！”王允若去，是弃天子而去也。贻天子以危，而已则逃其难，王允决不为矣。允曰：“若蒙社稷之灵，安得国家，吾之愿也。若不获已，则允奉身以死。临难苟免，吾不为也。为我谢关东诸公，努力以国家为念！”吕布再三相劝，王允只是不肯去。王允是汉子。不一时，各门火焰竟天，吕布只得弃却家小，貂蝉也不要了。引百馀骑飞奔出关，投袁术去了。

李傕、郭汜纵兵大掠。太常卿种音充。拂、太仆鲁馗、大鸿胪周奂、音唤。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音奇。皆死于国难。

贼兵围绕内庭至急，侍臣请天子上宣平门止乱。李傕等望见黄盖，约住军士，口呼“万岁”。献帝倚楼问曰：“卿不候奏请，辄入长安，意

欲何为？”李傕、郭汜仰面奏曰：“董太师乃陛下社稷之臣，无端被王允谋杀，臣等特来报仇，非敢造反。如吴楚七国之欲杀晁错也。但见王允，臣便退兵。”王允时在帝侧，闻知此言，奏曰：“臣本为社稷计。事已至此，陛下不可惜臣以误国家。臣请下见二贼。”帝徘徊不忍。允自宣平门楼上跳下楼去，王允跳楼，胜于扬雄跳阁。大呼曰：“王允在此！”好王允。李傕、郭汜拔剑叱曰：“董太师何罪而见杀？”允曰：“董贼之罪，弥天亘地^[14]，不可胜言。受诛之日，长安士民皆相庆贺，汝独不闻乎？”傕、汜曰：“太师有罪，我等何罪，不肯相赦？”本意在此句。王允大骂：“逆贼何必多言！我王允今日有死而已！”王允死之无益，不如随吕布而去。然不忍弃天子而走，乃其忠也。二贼手起，把王允杀于楼下。史官有诗赞曰：

王允运机筹，奸臣董卓休。
心怀家国恨，眉锁庙堂忧。
英气连霄汉，忠心贯斗牛。
至今魂与魄，犹绕凤凰楼。

众贼杀了王允，一面又差人将王允宗族老幼，尽行杀害。士民无不下泪。当下李傕、郭汜寻思曰：“既到这里，不杀天子谋大事，更待何时？”便持剑大呼，杀入内来。正是：

巨魁伏罪灾方息，
从贼纵横祸又来。

未知献帝性命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1] 绝缨之会：据汉刘向《说苑·复恩》载：楚庄王大宴群臣，日暮酒酣，灯烛灭。有人乘机牵拉引美人之衣。美人就拉断了那人的冠缨，并告诉楚庄王，要求点亮灯烛，欲追查绝缨之人。楚庄王不从，令群臣全部都拉断冠缨后才点亮灯烛，大家尽欢而罢。三年后，晋国与楚国交战，有一位楚将奋死杀敌，最后大胜晋军。楚庄王问之，始知即那次宴会上绝缨者。此处蒋雄这个名字当是作者虚构，不见史籍。

[2] 噬（shì）：吃。

[3] 迁：晋升官职。

[4] 执金吾：负责皇帝大臣警卫、仪仗以及徼循京师、掌管治安的武职官员。

[5] 侵晨：天快亮时，拂晓。

[6] 心恙：谓精神不正常。

[7] 衷甲：衣服里面穿铠甲。

[8] 伯业：即霸业。

[9] 抄籍：查抄财产，登记后没收。

[10] 白金：古指银子。

[11] 黔首：当是“黥首”之误。黥（qíng）首，古刑法，于额上刺字。刖（yuè）足：古代肉刑之一，断足。

[12] 讪议：诋毁、非议。

[13] 彭越挠楚：秦末楚汉相争时，汉将彭越常出击骚扰楚军的后方。

[14] 亘（gèn）地：遍地。

第十回

勤王室马腾举义 报父仇曹操兴师

或问予曰：天雷击董卓于身后，何不击董卓于生前？击既死之元凶，何不击方兴之从贼？予应之曰：天有天理，亦有天数。待其恶贯既盈，而后假手于人以杀之，是亦气数使然。盖天理之天，不能不听于天数之天也。

贾诩深沟高垒之谋，即李左车劝陈馥之策也。陈馥不能用李左车之言，车固遇非其人；李傕能用贾诩之言，诩亦事非其主。君子择主而事，可不慎哉？

马超如此英勇，却怪虎牢关前，并不见西凉兵将挺身一战，何也？意者马超此时尚幼，未随父来。又或马腾见袁绍不能用人，袁术不肯发粮，故无战心耶？不然今日讨李、郭者马腾，异日受衣带诏者亦马腾。既已烈烈于后，岂得冥冥于前？

曹操以荀彧为“吾之子房”，是隐然以高祖自待矣，何至加九锡而始知其有不臣之心乎？文若不于此时疑之，直至后日而始疑之，惜哉，见之不早也！

曹操杀吕伯奢一家是有意，陶谦害曹嵩一家是无心。曹操迁怒于陶谦，犹可言也；迁怒于徐州百姓则恶矣；至复迁怒于昔日救命之陈宫，则尤恶矣！恶人有言必践，言之则必行之。前日杀吕家，是“宁可我负人”；今日欲报仇，是“不可人负我”。

却说李、郭二贼欲杀献帝，张济、樊稠谏曰：“不可。今日若便杀之，恐众人不服，不如仍旧奉之为主，赚诸侯入关。先去其羽翼，然后杀之，天下可图也。”一欲杀，一不杀，总是狂寇算计，与曹操不同。李、郭二人从其言，按住兵器。帝在楼上，宣谕曰：“王允既诛，军马何故不退？”李傕、郭汜曰：“臣等有功王室，未蒙赐爵，故不敢退军。”帝曰：“卿欲封何爵？”李、郭、张、樊四人各自写职衔献上，勒要如此官品。今道士受策，每自拟职衔以奏天庭，想亦用此法也。帝只

得从之，封李傕为车骑将军、池阳侯，领司隶校尉，假节钺^[1]；郭汜为后将军，假节钺，同秉朝政；樊稠为右将军、万年侯；张济为骠骑将军、平阳侯，领兵屯弘农；其余李蒙、王方等各为校尉。然后谢恩，只算自封自，何谢之有？领兵出城。

又下令追寻董卓尸首，获得些零碎皮骨，以香木雕成形体，安凑停当，大设祭祀，用王者衣衾棺槨，选择吉日，迁葬郾坞。临葬之期，天降大雷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曹操七十二疑冢，天不一击之，而独击董卓之墓者，盖报其发掘陵寝之恶也。李傕候晴再葬，是夜又复如是。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前脐中置灯是人火，今雷火消灭是天火。天之怒卓。可谓甚矣！

且说李傕、郭汜既掌大权，残虐百姓。密遣心腹，侍帝左右，观其动静。献帝此时举动荆棘^[2]。朝廷官员，并由二贼升降。因采人望，特宣朱儁入朝，封为太仆，同领朝政。董卓召蔡邕，李、郭用朱儁，正是一样意思。一日，人报西凉太守马腾、并州刺史韩遂二将引军十数万，杀奔长安来，声言讨贼。原来二将先曾使人入长安，结连侍中马宇、谏议大夫种邵、左中郎将刘范三人为内应，共谋贼党。三人密奏献帝，封马腾为征西将军、韩遂为镇西将军，各受密诏，并力讨贼。此处讨李、郭有密诏，后文讨曹操亦有衣带诏，前后一辙。

当下李傕、郭汜、张济、樊稠闻二军将至，一同商议御敌之策。谋士贾诩曰：“二军远来，只宜深沟高垒，坚守而拒之。不过百日，彼兵粮尽，必将自退。然后引兵追之，二将可擒矣。”此即李左车劝陈馥之计。李蒙、王方出曰：“此非好计。愿借精兵万人，立斩马腾、韩遂之头，献于麾下。”贾诩曰：“今若即战，必当败绩。”李蒙、王方齐声曰：“若吾二人败，情愿斩首；吾若战胜，公亦当输首级与我！”诩谓李傕、郭汜曰：“长安西二百里整屋音周质。山，其路险峻，可使张、樊两将军屯兵于此，坚壁守之，此似善棋者下一闲着，后来却是要着。待李蒙、王方自引兵迎敌可也。”李傕、郭汜从其言，点一万五千人马与李蒙、王方。

二人忻喜而去，离长安二百八十里下寨。西凉兵到，两个引军迎去。西凉军马拦路摆开阵势，马腾、韩遂联辔而出，指李蒙、王方骂曰：“反国之贼，谁去擒之？”言未绝，只见一位少年将军，面如冠玉，眼若流星，虎体猿臂，彪腹狼腰，手执长枪，坐骑骏马，从阵中飞出。写得声势。原来那将即马腾之子马超，字孟起，年方十七岁，英勇无敌。王方欺他年幼，跃马迎战，战不到数合，早被马超一枪刺于马下。

马超勒马便回。李蒙见王方刺死，一骑马从马超背后赶来，超只做不知。马腾在阵门下大叫：“背后有人追赶！”声犹未绝，只见马超已将李蒙擒在马上。二人皆败，不出贾诩之料。原来马超明知李蒙追赶，却故意俄延^[3]，等他马近举枪刺来，超将身一闪，李蒙搦个空。两马相并，被马超轻舒猿臂，生擒过去。马超乃五虎将之一，此处极写其英勇，正为后文伏线。军士无主，望风奔逃，马腾、韩遂乘势追杀，大获胜捷，直逼隘口下寨，把李蒙斩首号令。

李傕、郭汜听知李蒙、王方皆被马超杀了，方信贾诩有先见之明，重用其计，只理会紧守关防，由他搦战，并不出迎。果然西凉军未及两月粮草俱乏，商议回军。恰好长安城中马宇家僮出首家主与刘范、种邵外连马腾、韩遂欲为内应等情，后来董承谋讨曹操亦被家僮所首，前后又出一辙。李傕、郭汜大怒，尽收三家老少良贱斩于市，把三颗首级直来门前号令。马腾、韩遂见军粮已尽，势不得不去。○起义之兵，却因食尽而沮，前有孙坚，后有韩、马，为之一叹。内应又泄，加一倍要去。只得拔寨退军。李傕、郭汜令张济引军赶马腾，樊稠引军赶韩遂，西凉军大败。

马超在后死战，杀退张济。毕竟马超猛于韩遂。樊稠去赶韩遂，看看赶上，相近陈仓，韩遂勒马向樊稠曰：“吾与公乃同乡之人，今日何太无情？”国义不足以动之，而但以乡情动之。樊稠也勒住马答道：“上命不可违。”韩遂曰：“吾此来亦为国家耳，公何相逼之甚也？”先通乡情，后说国义。樊稠听罢，拨转马头，收兵回寨，让韩遂去了。

不提防李傕之侄李别，见樊稠放走韩遂，回报其叔。李傕大怒，便欲兴兵讨樊稠。贾翊曰：“目今人心未宁，频动干戈，深为不便。不若设一宴请张济、樊稠庆功，就席间擒稠斩之，毫不费力。”贾诩为傕谋，每每中窾，惜乎事非其主。李傕大喜，便设宴请张济、樊稠。二将忻然赴宴。酒半阑，李傕忽然变色曰：“樊稠何故交通韩遂^[4]，欲谋造反？”稠大惊，未及回言，只见刀斧手拥出，早把樊稠斩首于案下。樊稠犹知同乡之情，李傕更不念同事之情。吓得张济俯伏于地。李傕扶起曰：“樊稠谋反，故尔诛之。公乃吾之心腹，何须惊惧？”将樊稠军拨与张济管领。张济自回弘农去了。张济此时亦当心变，而终从李傕，非丈夫也。

李傕、郭汜自战败西凉兵，诸侯莫敢谁何^[5]。贾诩屡劝抚安百姓，结纳贤豪，自是朝廷微有生意。此等举动，比之李儒劝杀百姓，大不相同；惜其党恶，至今受人唾骂。不想青州黄巾又起，聚众数十万，头目

不等，劫掠良民。黄巾与李、郭等真是声应气求，有董卓作之于上，自有黄巾馀党应之于下。太仆朱儁保举一人可破群贼，李傕、郭汜问是何人，朱儁曰：“要破山东群贼，非曹孟德不可。”从李傕引出黄巾，又从黄巾引入曹操。下文独详叙曹操事，此正过枝接叶处也。李傕曰：“孟德今在何处？”儁曰：“见为东郡太守，广有军兵。若命此人讨贼，贼可克日而破也^[6]。”李傕大喜，星夜草诏，差人赍往东郡，命曹操与济北相鲍信一同破贼。又添出鲍信陪之。操领了圣旨，会合鲍信一同兴兵，击贼于寿阳。鲍信杀入重地，为贼所害。此处了却鲍信。操追赶贼兵直到济北，降者数万。操即用贼为前驱，兵马到处，无不降顺。不过百馀日，招安到降兵三十馀万，男女百馀万口。操择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其余尽令归农。曹操自此威名日重。捷书报到长安，朝廷加曹操为镇东将军。

操在兖州，招贤纳士。有叔侄二人来投操，先来二人。乃颍川颍阴人，姓荀，名彧，字文若，荀彧之子也。旧事袁绍，今弃绍投操。操与语，大悦，曰：“此吾之子房也！”隐然以高祖自待。遂以为行军司马。其侄荀攸，字公达，海内名士。曾拜黄门侍郎，后弃官归乡，今与其叔同投曹操，操以为行军教授。荀彧曰：“某闻兖州有一贤士，今此人不知何在。”操问是谁，彧曰：“乃东郡东阿人，姓程，名昱，音育。字仲德。”一人荐出一人。操曰：“吾亦闻名久矣。”遂遣人于乡中寻问，访得他在山中读书。操拜请之，程昱来见，曹操大喜。昱谓荀彧曰：“某孤陋寡闻，不足当公之荐。公之乡人，姓郭，名嘉，字奉孝，一人又荐出一人。乃当今贤士，何不罗而致之？”彧猛省曰：“吾几忘却！”遂启操征聘郭嘉到兖州，共论天下之事。郭嘉荐光武嫡派子孙，淮南成德人，姓刘，名晔，字子阳。一人又荐出一人。操即聘晔至。晔又荐二人：一个是山阳昌邑人，姓满，名宠，字伯宁；一个是武城人，姓吕，名虔，字子恪。一人荐出二人。曹操亦素知这两个名誉，就聘为军中从事。满宠、吕虔共荐一人，乃陈留平丘人，姓毛，名玠，字孝先。二人共荐一人。曹操亦聘为从事。又有一将，引军数百人来投曹操，又自来一人。乃泰山巨平人，姓于，名禁，字文则。操见其人弓马熟娴，武艺出众，命为点军司马。

一日，夏侯惇引一大汉来见，前所见皆先通姓名而后引见，惟夏侯惇所荐，先引见而后通姓名。又是一样笔法。操问何人，惇曰：“此乃陈留人，姓典，名韦，勇力过人。旧跟张邈，与帐下人不和，手杀数十人，逃窜山中。惇出射猎，见韦逐虎过涧，因收于军中。今特荐之于公。”典韦来历，只在夏侯惇口中叙出，好。操曰：“吾观此人容貌魁

梧，必有勇力。”惇曰：“他曾为友报仇杀人，提头直出闹市，数百人不敢近。只今所使两枝铁戟，重八十斤，挟之上马，运使如飞。”操即令韦试之。韦挟戟骤马，往来驰骋。忽见帐下大旗为风所吹，岌岌欲倒。众军士挟持不定，韦下马喝退众军，一手执定旗杆，立于风中，巍然不动。操曰：“此古之恶来也^[7]！”恶来助纣，果然。遂命为帐前都尉，解身上锦袄及骏马雕鞍赐之。叙典韦独详，文字参差有法。

自是曹操部下，文有谋臣，武有猛将，威镇山东。总结一句。乃遣泰山太守应劭往琅琊郡取父曹嵩。曹操去讨黄巾，不讨李、郭，是重外而轻内；不去勤王，先去取父，是先私而后公也。嵩自陈留避难，隐居琅琊。当日接了书信，便与弟曹德及一家老小四十馀口，并从者百余人、车百馀辆，径望兖州而来。道径徐州，太守陶谦，字恭祖，为人温厚纯笃，向欲结纳曹操，正无其由，陶谦差矣！曹操何人，而必欲结纳之耶！知操父经过，遂出境迎接。再拜致敬，大设筵宴，款待两日。曹嵩要行，陶谦亲送出郭，特差都尉张闾将部兵五百护送。谁知为好反成怨？

曹嵩率家小行到华、费间，时夏末秋初，大雨骤至，只得投一古寺歇宿。寺僧接入。嵩安顿家眷，命张闾将军马屯于两廊。众军衣装都被雨打湿，同声叹怨。张闾唤手下头目于静处商议曰：“我们本是黄巾馀党，勉强降顺陶谦，未有好处。如今曹家辎重车辆无数，你们欲得富贵不难。只就今夜三更，大家砍将入去，把曹嵩一家杀了，取了财物同往山中落草。此计何如？”曹操讨黄巾，那知又受黄巾之害。众皆应允。是夜风雨未息，曹嵩正坐，忽闻四壁喊声大举。曹德提剑出看，就被搠死。曹嵩慌引一妾，奔入方丈后，欲越墙而走。妾肥胖不能出，嵩慌急，与妾躲于厕中，被乱军所杀。是曹操杀吕伯奢全家之报。吕家害在一猪，曹家胖妾，亦一猪也。应劭死命逃脱，投袁绍去了。张闾杀尽曹嵩全家，取了财物，放火烧寺，与五百人逃奔淮南去了。后人诗曰：

曹操奸雄世所夸，
曾将吕氏杀全家。
如今阖户逢人杀，
天理循环报不差。

当下应劭部下有逃命的军士报与曹操，操闻之，遂倒于地。众人救起，操切齿曰：“陶谦纵兵杀吾父，此仇不共戴天！吾今悉起大军，洗荡徐州，方雪吾恨！”遂留荀彧、程昱领军三万守鄆城、范县、东阿三县，此二人为后来抵敌吕布伏线。其馀尽杀奔徐州来。夏侯惇、于禁、

典韦为先锋。操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以雪父仇。迁怒百姓，殊为无理。当有九江太守边让与陶谦交厚，闻知徐州有难，自引兵五千来救。操闻之大怒，使夏侯惇于路截杀之。后陈琳檄中以此罪操。

时陈宫为东郡从事，亦与陶谦交厚，闻曹操起兵报仇，欲尽杀百姓，星夜前来见操。自前回客店中一去，陈宫却无下落，于此处补出。操知是为陶谦作说客^[8]，欲待不见，又灭不过旧恩，只得请入帐中相见。宫曰：“今闻明公以大兵临徐州，报尊父之仇，所到欲尽杀百姓，某因此特来进言。陶谦乃仁人君子，非好利忘义之辈。尊父遇害，乃张闾之恶，非谦罪也。且州县之民，与明公何仇？杀之不祥。望三思而行！”操怒曰：“公昔弃我而去，今有何面目，复来相见？迁怒陈宫，更是无理。陶谦杀吾一家，誓当摘胆剜心，以雪吾恨。然则吕伯奢全家被杀，又将摘何人之胆、剜何人之心，以雪其恨也？公虽为陶谦游说，其如吾不听何！”陈宫辞出，叹曰：“吾亦无面目见陶谦也！”遂驰马投陈留太守张邈去了。为后文使吕布攻徐州张本。

且说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此段亦在陈琳檄中。陶谦在徐州，闻曹操起军报仇，杀戮百姓，仰天恸哭曰：“我获罪于天，致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难！”急聚众官商议。曹豹曰：“曹兵既至，岂有束手待死，某愿助使君破之。”陶谦只得引军出迎。远望操军，如铺霜涌雪，中军竖起白旗二面，大书“报仇”、“雪恨”四字。写得如此声势，（谓）〔读〕书者至此，为陶谦寒心，又为徐州百姓寒心。军马列成阵势，曹操纵马出阵，身穿缟素，扬鞭大骂。陶谦亦出马于门旗下，欠身施礼曰：“谦本欲结好明公，故托张闾护送。不想贼心不改，致有此事。实不干陶谦之故，望明公察之！”操大骂曰：“老匹夫！杀吾父，尚敢乱言！谁可生擒老贼？”夏侯惇应声而出。陶谦慌走入阵。夏侯惇赶来，曹豹挺枪跃马，前去迎敌。两马相交，忽然狂风大作，飞砂走石。两军皆乱，各自收军。此时亦天之不欲绝徐州百姓也。

陶谦入城，与众计议曰：“曹兵势大难敌。吾当自缚往操营，任其剖割，以救徐州一郡百姓之命。”忧在百姓，仁人之言。言未绝，一人进前，言曰：“府君久镇徐州，人民感恩。今曹兵虽众，未能即破我城。府君与百姓，坚守勿出。某虽不才，愿施小策，教曹操死无葬身之地。”众人大惊，便问：“计将安出？”正是：

本为纳交反成怨，
那知绝处又逢生。

毕竟此人是谁，且听下文分解。

[1] 节钺：符节和斧钺。古代授予将帅，作为加重权力的标志。

[2] 举动荆棘：一举一动都受到牵制，像在荆棘丛中行走。

[3] 俄延：延缓，耽搁。

[4] 交通：勾结，串通。

[5] 谁何：查问。

[6] 克日：约定日期。

[7] 恶来：商纣王的臣子，飞廉（又作蜚廉）之子，以勇力而闻名。

[8] 说（shuì）客：游说之士；善于用言语说动对方的人。

第十一回

刘皇叔北海救孔融

吕温侯濮阳破曹操

本是陶谦求救，却弄出孔融求救。本是太史慈救孔融，却弄出刘玄德救孔融。本是孔融求玄德，却弄出陶谦求玄德。本是玄德退曹操，却弄出吕布退曹操。种种变幻，令人测摸不出。

看前回曹操咬牙切齿、秣马厉兵，观者必以为此回中定然踏平徐州，碎割陶谦矣。不意虎头蛇尾，竟自解围而去。所以然者，操以兖州为家，无兖州则无家也。顾家之情重，遂使报父之情轻，故乘便卖个人情与刘备。嗟乎！天下岂有报父仇而可以卖人情者乎？孝子报仇，不复顾身，奈何顾家而遂中止乎？太史慈为母报德，而终以克报，慈诚孝子也。曹操为父报仇，而竟不克报，以操非孝子做也。

刘备之辞徐州，为真辞耶？为假辞耶？若以为真辞，则刘璋之益州且夺之，而陶谦之徐州反让之，何也？或曰：辞之愈力，则受之愈稳。大英雄人，往往有此算计，人自不知耳。

却说献计之人，乃东海朐县人，姓糜，名竺，字子仲。此人家世富豪，尝往洛阳买卖，乘车而回，路遇一美妇人来求同载。竺乃下车步行，让车与妇人坐；妇人请竺同载，竺上车端坐，目不邪视。其实难得。行及数里，妇人辞去，临别对竺曰：“我乃南方火德星君也。离为中，女人固属阴，故火星化为妇人。奉上帝敕，往烧汝家。感君相待以礼，故明告君。君可速归，搬出财物。吾当夜来。”言讫不见。心火不动，天火亦不为害。然今之能为糜竺者，几人哉？天火安能烧得许多也！竺大惊，飞奔到家，将家中所有疾忙搬出。是晚果然厨中火起，尽烧其屋。竺因此广舍家财，济贫拔苦，后陶谦聘为别驾从事。夹叙糜竺一段闲情。叙事到极急时，偏用一缓。当日献计曰：“某愿亲往北海郡，求孔融起兵救援，更得一人，往青州田楷处求救。若二处军马齐来，操必退兵矣。”谦从之。遂写书二封，问帐下谁人敢去青州求救，一人应声愿往。众视之，乃广陵人，姓陈，名登，字符龙。陶谦先打发陈元龙往青州去讫，略过青州一边，下便详叙北海一边。然后命糜竺赍

书赴北海，自己率众守城，以备攻击。

却说北海孔融，字文举，鲁国曲阜人也，孔子二十世孙，泰山都尉孔宙之子。自小聪明，年十岁时，往谒河南尹李膺。阍人难之^[1]，融曰：“我系李相通家^[2]。”及入见，膺问曰：“汝祖与吾祖何亲？”融曰：“昔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融与君岂非累世通家^[3]？”今挟刺投人者多写通家，想亦学孔融而误也。膺大奇之。少顷，大中大夫陈炜至，膺指融曰：“此奇童也。”炜曰：“小时聪明，大时未必聪明。”融即应声曰：“如君所言，幼时必聪明者。”口角尖利，咄咄逼人。炜等皆笑曰：“此子长成，必当代之伟器也。”自此得名。后为中郎将，累迁北海太守。极好宾客，今之写通家帖拜客者，偏多怪吝，未必好客，此孔融之所以不可及也。常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之愿也。”高怀。惜今世无孔融，我亦欲写通家帖拜投门下矣。在北海六年，甚得民心。又夹叙孔融一段闲文。叙事到极急时，又用一缓。

当日正与客坐，人报徐州糜竺至。融请入见，问其来意。竺出陶谦书，言：“曹操攻围甚急，望明公垂救！”融曰：“吾与陶恭祖交厚，子仲又亲到此，如何不去？只是曹孟德与我无仇，当先遣人送书解和。如其不从，然后起兵。”竺曰：“曹操倚仗兵威，决不肯和。”融教一面点兵，一面差人送书。

正商议间，忽报黄巾贼党管亥部领群寇数万，杀奔前来。此数万人突如其来，怪绝。孔融大惊，急点本部人马，出城与贼迎战。管亥出马曰：“吾知北海粮广，可借一万石，即便退兵。不然，打破城池，老幼不留！”孔融叱曰：“吾乃大汉之臣，守大汉之地，岂有粮米与贼耶！”管亥大怒，拍马舞刀，直取孔融。融将宗宝，挺枪出马，战不数合，被管亥一刀砍宗宝于马下。孔融兵大乱，奔入城中，管亥分兵四面围城。孔融心中郁闷，糜竺怀愁，更不可言。糜竺此时其实难过。

次日，孔融登城，遥望贼势浩大，倍添烦恼。忽见城外一人，挺枪跃马，杀入贼阵，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直到城下，大叫“开门”。此一人又突如其来，怪绝。孔融不识其人，不敢开门。贼众赶到壕边，那人回身，连搦十数人下马，具见英雄。贼众倒退。融急命开门引入。其人下马弃枪，径到城上，拜见孔融。融问其姓名，对曰：“某东莱黄县人，复姓太史，名慈，其名曰慈，其人必孝。字子义。老母重蒙恩顾。某昨自辽东回家省亲，知贼寇城，老母说：‘屡受府君深恩，汝当往救！’某故单马而来。”曹操为父报仇，太史慈为母报德。孔融大喜。原来孔融与太史慈虽未识面，却晓得他是个英雄。因他远出，有老母住

在离城二十里之外，融常使人遗以粟帛。母感融德，故特使慈来救。好客而惠及其母，固当得此报。

当下孔融重待太史慈，赠与衣甲鞍马。慈曰：“某愿借精兵一千，出城杀贼。”融曰：“君虽英勇，然贼势甚盛，不可轻出。”慈曰：“老母感君厚德，特遣慈来，如不能解围，慈亦无颜见母矣。的是孝子声口。愿决一死战。”融曰：“吾闻刘玄德乃当世英雄，若请得他来相救，此围自解。只无人可使耳。”慈曰：“府君修书，某当急往。”糜竺方为陶谦求救于孔融，太史慈又为孔融求救于刘备。变幻之极。融喜，修书付慈。慈掣甲上马，腰带弓矢，手持铁枪，饱食严装。城门开处，一骑飞出。近壕，贼将率众来战。慈连搦死数人，透围而出。管亥知有人出城，料必是请救兵的，便自引数百骑赶来，八面围定。慈倚住枪，拈弓搭箭，八面射之，无不应弦落马。贼众不敢来追。英雄之极。

太史慈得脱，星夜投平原来见刘玄德。施礼罢，具言孔北海被围求救之事，呈上书札。玄德看毕，问慈曰：“足下何人？”慈曰：“某太史慈，东海之鄙人也。与孔融亲非骨肉，比非乡党，特以气谊相投^[4]，有分忧共患之意。语语打动玄德，妙。今管亥暴乱，北海被围，孤穷无告，危在旦夕。闻君仁义素着，能救人危急，故特令某冒锋突围，前来求救。”玄德敛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耶？”自负语，亦肮脏语。乃同云长、翼德点精兵三千，往北海郡进发。

管亥望见救军来到，亲自引兵迎敌。因见玄德兵少，不以为意。玄德与关、张、太史慈立马阵前，管亥忿怒直出，太史慈却待向前，云长早出，破黄巾贼却用一裹青巾者，可谓以木克土。直取管亥。两马相交，众军大喊。量管亥怎敌得云长？数十合之间，青龙刀起，劈管亥于马下。太史慈、张飞两骑齐出，双枪并举，杀入贼阵。玄德驱兵掩杀。城上孔融，望见太史慈与关、张赶杀贼众，如虎入羊群，纵横莫当，只八字，写得何等声势。便驱兵出城。两下夹攻，大败群贼，降者无数，馀党溃散。可谓“惯破黄巾刘、关、张”矣。

孔融迎接玄德入城，叙礼毕，大设筵宴庆贺。又引糜竺来见玄德，具言张闾杀曹嵩之事：“今曹操纵兵大掠，围住徐州，特来求救。”玄德曰：“陶恭祖乃仁人君子，不意受此无辜之冤！”孔融曰：“公乃汉室宗亲，今曹操残害百姓，倚强欺弱，何不与融同往救之？”玄德曰：“备非敢推辞，奈兵微将寡，恐难轻动。”孔融曰：“融之欲救陶恭祖，虽曰旧谊，亦为大义，公岂独无仗义之心耶？”激励得好。玄德曰：“既如此，请文举先行，容备去公孙瓒处借三五千人马，随后便来。”融曰：“公切

勿失信。”玄德曰：“公以备为何如人也？正与“北海知世间有刘备”句相照。圣人云：‘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刘备借得军或借不得军，必然亲至。”孔融应允，教糜竺先回徐州去报，融便收拾起程。太史慈拜谢曰：“慈奉母命，前来相助，今幸无虞。有扬州刺史刘繇，与慈同郡，有书来唤，不敢不去。容图再见。”融以金帛相酬，慈不肯受而归。何不留之，可惜可惜。其母见之，喜曰：“我喜汝有以报北海也！”子是孝子，母是贤母。遂遣慈往扬州去了。为后伏线。

不说孔融起兵。且说玄德投北海来见公孙瓒，具说欲救徐州之事。瓒曰：“曹操与君无仇，何苦替人出力？”玄德曰：“备已许人，不敢失信。”瓒曰：“吾借与君马步军二千。”玄德曰：“更望借赵子龙一行。”未尝须臾忘此人。瓒许之。玄德遂与关、张引本部三千人为前部，子龙引二千军随后，往徐州来。

却说糜竺回报陶谦，言北海又请得刘玄德来助；陈元龙也回报青州田楷欣然领兵来救。一边实叙，一边虚叙，妙。陶谦心安。原来孔融、田楷两路军马，惧怕曹兵势猛，远远依山下寨，未敢轻进。曹操见两路军到，亦分了军势，不敢向前攻城。

却说刘玄德军到，见孔融。融曰：“曹兵势大，操又善于用兵，未可轻战。且观其动静，然后进兵。”玄德曰：“但恐城中无粮，难以持久。备令云长、子龙领军四千，在公部下相助。备与张飞杀奔曹营，径投徐州去见陶使君商议。”毕竟玄德英雄。融大喜，会合田楷，为犄角之势^[5]；云长、子龙领兵两边接应。

是日玄德、张飞引一千人马，杀入曹兵寨边。正行之间，寨内一声鼓响，马步军兵如潮似浪拥将出来。当头一员大将，乃是于禁，勒马大叫：“何处狂徒，往那里去！”张飞见了，更不打话，直取于禁。两马相交，战到数合，玄德掣双股剑麾兵大进，于禁败走。张飞当前追杀，直到徐州城下。城上望见红旗白字，大书“平原刘玄德”，陶谦急令开门。

玄德入城，陶谦接着，共到府衙。礼毕，设宴相待，一壁劳军^[6]。陶谦见玄德仪表轩昂，语言豁达，心中大喜，便命糜竺取徐州牌印，让与玄德。陶恭祖一让徐州。玄德愕然曰：“公何意也？”谦曰：“今天下扰乱，王纲不振，公乃汉室宗亲，正宜力扶社稷。老夫年迈无能，情愿将徐州相让。公勿推辞。谦当自写表文，申奏朝廷。”玄德离席再拜曰：“刘备虽汉朝苗裔，功微德薄，为平原相犹恐不称职。今为大义，故来相助。公出此言，莫非疑刘备有吞并之心耶？若举此念，皇天不

佑！”谦曰：“此老夫之实情也。”再三相让，玄德那里肯受。真耶？假耶？糜竺进曰：“今兵临城下，且当商议退敌之策。待事平之日，再当相让可也。”玄德曰：“备当遗书与曹操，劝令解和。操若不从，厮杀未迟。”于是传檄二寨，且按兵不动，遣人赍书以达曹操。

却说曹操正在军中，与诸将议事，人报徐州有战书到。操拆而观之，乃刘备书也。书略曰：

备自关外得拜君颜，嗣后天各一方，不及趋侍。向者尊父曹侯，实因张闾不仁，以致被害，非陶恭祖之罪也。目今黄巾遗孽扰乱于外，董卓馀党盘踞于内。愿明公先朝廷之急而后私仇，撤徐州之兵，以救国难。则徐州幸甚！天下幸甚！书好。

曹操看书，大骂：“刘备何人，敢以书来劝我！且中间有讥讽之意。”命斩来使，一面竭力攻城。郭嘉谏曰：“刘备远来救援，先礼后兵。主公当用好言答之，以慢备心。然后进兵攻城，城可破也。”操从其言，款留来使，候发回书。正商议间，忽流星马飞报祸事。令人测摸不出，怪绝。操问其故，报说：“吕布已袭破兖州，进据濮阳。”真是意想不到。原来吕布自遭李、郭之乱，逃出武关，去投袁术。术怪吕布反复不定，拒而不纳。投袁绍，绍纳之，与布共破张燕于常山。布自以为得志，傲慢袁绍手下将士。绍欲杀之。布乃去投张杨，杨纳之。时庞舒在长安城中私藏吕布妻小，送还吕布。李傕、郭汜知之，遂斩庞舒，写书与张杨，教杀吕布。布因弃张杨，去投张邈。吕布出关后事，附补于此。恰好张邈弟张超引陈宫来见张邈。宫说邈曰：“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君以千里之众，而反受制于人，不亦鄙乎？今曹军征东，兖州空虚。而吕布乃当世勇士，君与之共取兖州，伯业可图也。”陈宫妙人。张邈大喜，便令吕布袭破兖州，随据濮阳，止有鄄城、东阿、范县三处被荀彧、程昱设计死守得全，亏得前番防守。其余俱破。曹仁屡战皆不能胜，特此告急。不是刘备救陶谦，却是吕布救陶谦。亦不是吕布救陶谦，仍是陈宫救陶谦也。操闻报，大惊曰：“兖州有失，使吾无家可归矣，不可不亟图之！”欲报父仇，奈何顾家耶！郭嘉曰：“主公正好卖个人情与刘备，退军去复兖州。”报仇何事，可卖人情乎？操然之。即时答书与刘备，拔寨退兵。前写曹操盛怒，有不可向迕之势，不意却作如此收局。奇幻。

且说来使回徐州，入城见陶谦，呈上书札，言曹兵已退。谦大喜，差人请孔融、田楷、云长、子龙等赴城大会。众军齐赴，必谓有一场大战矣，不意曹兵已不战而退。奇幻。饮宴既毕，谦延玄德于上座，拱手

对众曰：“老夫年迈，二子不才，不堪国家重任。刘公乃帝室之胄^[7]，德广才高，可领徐州。老夫情愿乞闲养病。”陶恭祖二让徐州。玄德曰：“孔文举令备来救徐州，为义也。今无端据而有之，天下将以备为无义人矣。”糜竺曰：“今汉室陵迟^[8]，海宇颠覆，树功立业，正在此时。徐州殷富，户口百万，刘使君领此，不可辞也！”糜竺亦看上玄德了。玄德曰：“此事决不敢应命。”陈登曰：“陶府君多病，不能视事，明公勿辞。”玄德曰：“袁公路四世三公^[9]，海内所归，近在寿春，何不以州让之？”孔融曰：“袁公路冢中枯骨，四字骂得恶。何足挂齿！今日之事，天与不取，悔不可追。”玄德坚执不肯。陶谦泣下曰：“君欲舍我而去，我死不瞑目矣！”云长曰：“既承陶公相让，兄且权领州事。”张飞曰：“又不是我强要他的州郡，他好意相让，何必苦苦推辞！”说得爽利。玄德曰：“汝等欲陷我于不义耶？”陶谦推让再三，玄德只是不受。真耶？假耶？陶谦曰：“如玄德必不肯从，此间近邑，名曰小沛，足可屯军，请玄德暂驻军此邑，以保徐州，何如？”众皆劝玄德留小沛，玄德从之。陶谦劳军已毕，赵云辞去，玄德执手挥泪而别。孔融、田楷亦各相别，引军自回。玄德与关、张引本部军来至小沛，修葺城垣，抚谕居民。高祖起于沛，玄德亦居小沛，可称小沛公。

却说曹操回军，曹仁接着，言吕布势大，更有陈宫为辅，兖州、濮阳已失，其鄄城、东阿、范县三处，赖荀彧、程昱二人设计相连，死守城郭。操曰：“吾料吕布有勇无谋，不足虑也。”教且安营下寨，再作商议。吕布知曹操回兵已过滕县，召副将薛兰、李封曰：“吾欲用汝二人久矣。汝可引军一万，坚守兖州。吾亲自率兵，前去破曹。”二人应诺。陈宫急入见曰：“将军弃兖州，欲何往乎？”布曰：“吾欲屯兵濮阳，以成鼎足之势。”宫曰：“差矣。薛兰必守兖州不住。具有先见。此去正南一百八十里，泰山路险，可伏精兵万人在彼。曹兵闻失兖州，必然倍道而进^[10]，待其过半，一击可擒也。”洵是妙策。布曰：“吾屯濮阳，别有良谋。汝岂知之！”遂不用陈宫之言，而用薛兰守兖州而行。曹操兵行至泰山险路，郭嘉曰：“且不可进，恐此处有伏兵。”陈宫之言，郭嘉暗暗料着。曹操笑曰：“吕布无谋之辈，故教薛兰守兖州，自往濮阳，安得此处有埋伏耶？吕布不听陈宫之言，曹操又暗暗料着。教曹仁领一军围兖州，吾进兵濮阳，速攻吕布。”陈宫闻曹兵至近，乃献计曰：“今曹兵远来疲困，利在速战，不可养成气力。”布曰：“吾匹马纵横天下，何愁曹操？待其下寨，吾自擒之！”

却说曹操兵近濮阳，下住寨脚。次日，引众将出，陈兵于野。操立马于门旗下，遥望吕布兵到。阵圆处，吕布当先出马，两边摆开八员健

将。第一个，雁门马邑人，姓张，名辽，字文远；第二个，泰山华阴人，姓臧，名霸，字宣高。两将又各引六员健将：郝萌、曹性、成廉，魏续、宋宪、侯成。布军五万，鼓声大震。操指吕布而言曰：“吾与汝自来无仇，何得夺吾州郡？”布曰：“汉家城池，诸人有分，偏尔合得？”极无理语，说来却甚是有理。便叫臧霸出马搦战，曹军内乐进出迎。两马相交，双枪齐举。战到三十余合，胜负不分。夏侯惇拍马便出助战，吕布阵上张辽截住厮杀。恼得吕布性起，挺戟骤马，冲出阵来。夏侯惇、乐进皆走，吕布掩杀，曹军大败，退三四十里。布自收军。曹操输了一阵，回寨与诸将商议。于禁曰：“某今日上山观望，濮阳之西，吕布有一寨，约无多军。今夜彼将谓我军败走，必不准备，可引兵击之。若得寨，布军必惧。此为上策。”操从其言，带曹洪、李典、毛玠、吕虔、于禁、典韦六将，选马步二万人，连夜从小路进发。

却说吕布于寨中劳军。陈宫曰：“西寨是个要紧去处，倘或曹操袭之，奈何？”布曰：“他今日输了一阵，如何敢来？”宫曰：“曹操是极能用兵之人，须防他攻我不备。”于禁之谋，陈宫又暗暗料着。布乃拨高顺并魏续、侯成引兵往守西寨。

却说曹操于黄昏时分引军至西寨，四面突入，寨兵不能抵挡，四散奔走。曹操夺了寨。将及四更，高顺方引军到，杀将入来。布兵未至，西寨已夺，可见曹操行军之速。曹操自引军马来迎，正逢高顺，三军混战。将及天明，正西鼓声大震，人报吕布自引救军来了。操弃寨而走。既夺而使之不能不弃，可见陈宫应敌之妙。背后高顺、魏续、侯成赶来，当头吕布亲自引军来到，于禁、乐进双战吕布不住。操望北而行，山后一彪军出：左有张辽，右有臧霸。操使吕虔、曹洪战之，不利。操望西而走。忽又喊声大震，一彪军至：郝萌、曹性、成廉、宋宪四将拦住去路。杀得好看。陈宫兵法颇妙。众将死战，操当先冲阵。梆子响处，箭如骤雨射将来。操不能前进，无计可脱，大叫：“谁人救我！”马军队里，一将踊出，乃典韦也，手挺双铁戟，大叫：“主公勿忧！”飞身下马，插住双戟，取短戟十数枝挟在手中，吕布一戟，典韦双戟，奇矣。乃不用两大戟，而用无数小戟，更奇。顾从人曰：“贼来十步乃呼我！”奇。遂放开脚步，冒箭前行，布军数十骑追至，从人大叫曰：“十步矣！”韦曰：“五步乃呼我！”奇。从人又曰：“五步矣！”韦乃飞戟刺之，一戟一人坠马，并无虚发。百步箭不敌五步戟，奇绝。立杀数十人，众皆奔走。韦复飞身上马，挺一双大铁戟，冲杀入去。忽上马，忽下马，忽用小戟，忽用大戟。写典韦如生龙活虎。郝、曹、侯、宋四将不能抵挡，各自逃去。典韦杀散敌军，救出曹操。众将随后也到，寻路

归寨。看看天色傍晚，背后喊声起处，吕布骤马提戟赶来，大叫：“操贼休走！”此时人困马乏，大家面面相觑，各欲逃生。正是：

谁能暂把重围脱？
只怕难当劲敌追！

不知曹操性命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1] 阍（hūn）人：守门人。

[2] 通家：犹世交。

[3] 累世通家：因为老子姓李名耳，故说孔家和李家是“累世通家”。

[4] 气谊：义气情谊。

[5] 犄（jī）角：分兵牵制或夹击敌人。

[6] 一壁：一边。

[7] 胄：古代帝王或贵族的后嗣。

[8] 陵迟：衰败。

[9] 三公：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

[10] 倍道：兼程。

第十二回

陶恭祖三让徐州 曹孟德大战吕布

糜竺家中之火，天火也；濮阳城中之火，人火，亦天火也。糜竺知烧而避其烧，天所以全君子也；曹操不知烧而亦不死于烧，天所以留奸雄也。全君子是天理，留奸雄是天数。

曹操既据兖州，且将北取冀，安得不东取徐？是徐州固操所必争也。今虽暂舍之而去，其志岂能须臾忘徐州哉！玄德虽受陶谦之让，吾知终非其有尔。

荀文若曰：“河济之地，昔之关中、河内也。”是隐然以高祖、光武之所为教曹操矣。待其后自加九锡而恶其不臣，岂始既教之，而后复恶之耶？坡公称文若为圣人，吾未敢信。

吕布一听陈宫之言而辄胜，一不听陈宫之言而辄败，宫诚智矣。然田氏之叛，乃宫教之也。何也？先致其机也。若在老手，只须自用一人假作田使，不必使田氏知之。

曹操正慌走间，正南上一彪军到，乃夏侯惇引军来救援，截住吕布大战。斗到黄昏时分，自昨夜黄昏时分，直到今夜黄昏时分，好一场大杀。大雨如注，各自引军分散。操回寨，重赏典韦，加为领军都尉。

却说吕布到寨，与陈宫商议。宫曰：“濮阳城中有富户田氏，家僮千百，为一郡之巨室。可令彼密使人往操寨中下书，言：‘吕温侯残暴不仁，民心大怨。后吕布之败，果然为此两句。今欲移兵黎阳，止有高顺在城内。可连夜进兵，我为内应。’不想后来弄假成真。操若来，诱之入城，四门放火，外设伏兵。曹操虽有经天纬地之才，到此安能得脱也？”吕布从其计，密谕田氏，使人径到操寨。操因新败，正在踌躇，忽报田氏人到。呈上密书云：“吕布已往黎阳，城中空虚。万望速来，当为内应。城上插白旗，大书‘义’字，便是暗号。”前日曹操在徐州城外以白旗示威，今日吕布在濮阳城中以白旗行诈。操大喜曰：“天使吾得濮阳也！”重赏来人，一面收拾起兵。刘晔曰：“布虽无谋，陈宫多计，

只恐其中有诈，不可不防。明公欲去，当分三军为三队：两队伏城外接应，一队入城方可。”操之不死于是役，全亏刘晔此数语。操从其言，分军三队，来至濮阳城下。操先往观之，见城上遍竖旗幡；西门角上，有一“义”字白旗。此时只此一点白，谁知少顷弄出一片红。心中暗喜。

是日午牌，城门开处，两员将引军出战：前军侯成，后军高顺。操即使典韦出马，直取侯成。侯成抵敌不过，回马望城中走。韦赶到吊桥边，高顺亦拦挡不住，都退入城中去了。数内有军人乘势混过阵来见操，说是田氏之使，呈上密书，约云：“今夜初更时分，与前两番黄昏时分相照。城上鸣锣为号，便可进兵。某当献门。”操拨夏侯惇引军在左，曹洪引军在右，自己引夏侯渊、李典、乐进、典韦四将，率兵入城。李典曰：“主公且在城外，容某等先入城去。”李典所见亦是。操喝曰：“我不自往，谁肯向前！”遂当先领兵直入。

时约初更，月光未上，将写火光之明，先写月光之暗以形之。○前写黄昏有雨，今写初更无月。忙中偏有此闲笔。只听得西门上吹赢壳声，喊声忽起。门上火把燎乱，城门大开，吊桥放落。曹操争先拍马而入。直到州衙，路上不见一人。操知是计，忙拨回马，大叫：“退兵！”州衙中一声炮响，四门烈火轰天而起。金鼓齐鸣，喊声如江翻海沸。吓杀。东巷内转出张辽，西巷内转出臧霸，夹攻掩杀。操走北门。道旁转出郝萌、曹性，又杀一阵。操急走南门，高顺、侯成拦住。典韦怒目咬牙，冲杀出去，高顺、侯成倒走出城。中计者未得出城，杀敌者倒走出城，好笑。典韦杀离吊桥，回头不见了曹操，翻身复杀入城来。门下撞着李典，典韦问：“主公何在？”典曰：“吾亦寻不见。”韦曰：“汝在城外催救军，我入去寻主公！”李典去了。典韦杀入城中，寻觅不见，再杀出城壕边，撞着乐进，进曰：“主公何在？”韦曰：“我往复两遭，寻觅不见。”进曰：“同杀入去救主！”语亦壮。两人到门边，城上火炮滚下，乐进马不能入。典韦冲烟突火，又杀入去，到处寻觅。典韦三入火城，可谓忠勇。

却说曹操见典韦杀出去了，四下里人马截来，不得出南门；再转北门，火光里正撞见吕布，挺戟跃马而来。吓杀。读书者至此，必谓曹操死矣。操以手掩面，加鞭纵马竟过。妙有智识。若此时便拨马回走，必反被擒矣。吕布从后拍马赶来，将戟于操盔上一击，问曰：“曹操何在？”因其掩面，故认不真，然亦以其纵马竟过，故不疑其即操也。操反指曰：“前面骑黄马者是他。”有急智。吕布听说，纵马向前追赶。见了曹操，反问曹操；舍却曹操，别赶曹操。谚云：“方说曹操，曹操就

到。”当面错过，岂不好笑。曹操拨转马头，望东门而走，走得好。正逢典韦。韦拥护曹操，杀开条血路。到城门边，火焰甚盛，城上堆下柴草，遍地都是火。韦用戟拨开，飞马冒烟突火先出，曹操随后亦出。方到门道边，城门上崩下一条火梁来，正打着曹操战马后胯，那马扑地倒了。吓杀。读书者至此，又必谓曹操死矣。操用手托梁堆放地上，手臂、须发尽被烧伤。曹操之须未割于漳关，先烧于濮阳。须不幸而为曹操之须，须亦苦矣。典韦回马来救。恰好夏侯渊亦到，两个同救起曹操，突火而出。操乘渊马，典韦杀条大路而走。直混战到天明，操方回寨。

众将拜伏问安。操仰面笑曰：如此一番惊吓后，忽然发笑，正谚所谓“哭不得而笑”耳。“误中匹夫之计，吾必当报之！”郭嘉曰：“计可速发。”操曰：“今只将计就计，诈言我被火伤，已经身死。昨日吕布使人诈降，今日曹操自己诈死。你诈我，我诈你，好看杀人。布必引兵来攻。我伏兵于马陵山中，候其兵半渡而击之，布可擒矣。”好计策。嘉曰：“真良策也！”于是令军士挂孝发丧，昨日濮阳城内一片红，今日濮阳城外一片白。红是真红，白是假白。○挂孝发丧，今人必以为不祥，可见婆子气人干不得事。诈言操死。早有人来濮阳报吕布，说曹操被火烧伤肢体，到寨身死。布随点起军马，杀奔马陵山来。将到操寨，一声鼓响，伏兵四起。吕布死战得脱，折了好些人马，败回濮阳，坚守不出。是年蝗虫忽起，食尽禾稻。关东一境，每谷一斛直钱五十贯，人民相食。曹操因军中粮尽，引军回鄆城暂住。吕布亦引军出屯山阳就食。因此二处权且罢兵。两家俱因凶荒罢兵，蝗虫倒是和事老。

却说陶谦在徐州，时年已六十三岁，忽然染病。看看沉重，请糜竺、陈登议事。竺曰：“曹兵之去，止为吕布袭兖州故也。今因岁荒罢兵，来春又必至矣。势所必然。府君两番欲让位与刘玄德，时府君尚强健，故玄德不肯受。今病已沉重，正可就此而与之，玄德不肯辞矣。”糜竺心归玄德久矣。谦大喜，使人来小沛，请刘玄德商议军务。玄德引关、张带十数骑到徐州，陶谦教请入卧内。玄德问安毕，谦曰：“请玄德公来，不为别事，止因老夫病已危笃，朝夕难保，万望明公可怜汉家城池为重，‘以汉家城池为重’，的是仁人君子之言。受取徐州牌印，老夫死亦瞑目矣！”玄德曰：“君有二子，何不传之？”谦曰：“长子商，次子应，其才皆不堪任。老夫死后，犹望明公教诲，不但让州，兼且托子，恭祖可谓知人。切勿令掌州事！”玄德曰：“备一身安能当此大任！”谦曰：“某举一人，可为公辅，系北海人，姓孙，名乾，字公佑。此人可使为从事。”又谓糜竺曰：“刘公当世人杰，汝当善

事之。”玄德终是推托。陶谦以手指心而死。陶恭祖三让徐州。○其名曰谦，其字曰恭，其人则让，可谓名称其实。

众军举哀毕，即捧牌印交送玄德。玄德固辞。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民心悦服如此，想见刘公平日德政。关、张二公亦再三相劝。玄德乃许权领徐州事，使孙乾、糜竺为辅，陈登为幕官。尽取小沛军马入城，出榜安民，一面安排丧事。玄德与大小军士尽皆挂孝，濮阳外有假挂孝，徐州城中有真挂孝。一假一真，前后照耀。大设祭奠。祭毕，葬于黄河之（源）〔原〕。将陶谦遗表申奏朝廷。应前文。

操在鄆城，知陶谦已死，刘玄德领徐州牧，大怒曰：“我仇未报，汝不费半箭之功，坐得徐州。真是气杀。吾必先杀刘备，后戮谦尸，以雪先君之怨！”即传号令，克日起兵去打徐州。前番卖个人情，此时不肯做人情矣。荀彧入谏曰：“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正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终济大业。明公本首事兖州，河、济乃天下之要地，是亦昔之关中、河内也。文若此时已将高祖、光武望曹操矣，何后日九锡之加，而反有所不满乎？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吕布乘虚寇之，是无兖州也。若徐州不得，明公安所归乎？今陶谦虽死，已有刘备守之。徐州之民既已服备，必助备死战。明公弃兖州而取徐州，是弃大而就小，去本而求末，以安而易危也。愿熟思之。”药石之言，洞见利害。操曰：“今岁荒乏粮，军士坐守于此，终非良策。”彧曰：“不如东略陈地，使军就食汝南、颍川。黄巾余党何仪、黄劭等劫掠州郡，多有金帛粮食。此等贼徒又容易破，破而取其粮，以养三军，朝廷喜，百姓悦，乃顺天之事也。”取粮于寇，是妙策。操喜从之，乃留夏侯惇、曹仁守鄆城等处，自引兵先略陈地，次及汝、颍。

黄巾何仪、黄劭知曹兵到，引众来迎，会于羊山。时贼兵虽众，都是狐群狗党，并无队伍行列。操令强弓硬弩射住，令典韦出马。何仪令副元帅出战，不三合，被典韦一戟刺于马下。操引众乘势赶过羊山下寨。次日，黄劭自引军来。阵圆处，一将步行出战，头裹黄巾，身披绿袄，手提铁棒，大叫：“我乃截天夜叉何曼也，确是强盗绰号。谁敢与我厮斗！”曹洪见了，大喝一声，飞身下马，提刀步出。两下向阵前厮杀，四五十合，胜负不分。曹洪诈败而走，何曼赶来，洪用拖刀背砍计，转身一彪，砍中何曼，再复一刀杀死。杀得好。李典乘势，飞马直入贼阵。黄劭不及提备，被李典生擒活捉过来。曹兵掩杀贼众，夺其金

帛粮食无数。意正欲得此耳。何仪势孤，自引数百骑奔走葛陂。正行之间，山背后撞出一军，为头一个壮士，身長八尺，腰大十围，手提大刀，截住去路。横闪出此一壮士，奇。何仪挺枪出迎，只一合，被那壮士活挟过去。馀众着忙，皆下马受缚，被壮士尽驱入葛陂坞中。如驱牛羊。

却说典韦追袭何仪到葛陂，壮士引军迎住。典韦曰：“汝亦黄巾贼耶？”壮士曰：“黄巾数百骑，尽被我擒在坞内！”趣甚。韦曰：“何不献出？”壮士曰：“你若赢得手中宝刀，我便献出！”韦大怒，挺双戟向前来战。两个从辰至午，不分胜负，各自少歇。不一时，那壮士又出搦战，典韦亦出。直战到黄昏，各因马乏暂止。可见人自不乏。典韦手下军士飞报曹操。操大惊，忙引众将来看。次日，壮士又出搦战。操见其人威风凛凛，心中暗喜，吩咐典韦：“今日且诈败。”韦领命出战，战到三十合，败走回阵。壮士赶到阵门中，弩弓射回。操急引军退五里，密使人掘下陷坑，暗伏钩手。

次日，再令典韦引军百馀骑出。壮士笑曰：“败将何敢复来！”便纵马接战。典韦略战数合，便回马走。壮士只顾望前赶来，不提防连人带马，都落于陷坑之内。黄巾被驱入坞中，而驱黄巾之人又陷入坑内，好笑。被钩手缚来见曹操。操忙下帐，叱退军士，亲解其缚，急取衣衣之，命坐，问其乡贯姓名。曹操得英雄心俱用此法。壮士曰：“我乃谯国谯县人也，姓许，名褚，字仲康。向遭寇乱，聚宗族数百人，筑坚壁于坞中以御之。一日寇至，吾令众人多取石子准备，吾亲自飞石击之，无不中者。典韦飞戟，许褚飞石，俱可称“没羽箭”。寇乃退去。又一日寇至，坞中无粮，遂与贼和，约以耕牛换米。米已送到，贼驱牛至坞外，牛皆奔走向回，被我双手掣二牛尾，倒行百馀步。真神力。贼大惊，不敢取牛而走。因此保守此处无事。”此人生平，又用此人自述为称。操曰：“吾闻大名久矣！还肯降否？”褚曰：“固所愿也。”遂招引宗族数百人俱降。操拜许褚为都尉，赏劳甚厚。随将何仪、黄劭斩讫。细。汝、颍悉平。

曹操班师，曹仁、夏侯惇接见，言：“近日细作报说兖州薛兰、李封军士皆出掳掠，城邑虚空。可引得胜之兵攻之，一鼓可下。”操遂引军径奔兖州。薛兰、李封出其不意，只得引兵出城迎战。许褚曰：“某愿取此二人，以为贄见之礼^[2]。”典韦已见本事，此处专写许褚。操大喜，遂令出战。李封使画戟向前来迎。交马两合，许褚斩封于马下。薛兰急走回阵，吊桥边李典拦住。薛兰不敢回城，引军投巨野而去，却被

吕虔飞马赶来，一箭射于马下。果不出陈宫所料。军皆溃散。

曹操复得兖州，程昱便请进兵取濮阳。操令许褚、典韦为先锋，夏侯惇、夏侯渊为左军，李典、乐进为右军，操自领中军，于禁、吕虔为合后。兵至濮阳，吕布欲自将出迎，陈宫谏：“不可出战。待众将聚会后，方可。”吕布曰：“吾怕谁来！”遂不听宫言，引兵出阵，横戟大骂。许褚便出，斗二十合，不分胜负。操曰：“吕布非一人可胜。”便差典韦助战，两将夹攻，左边夏侯惇、夏侯渊，右边李典、乐进齐到。六员将共攻吕布，此可云六战吕布。布遮拦不住，拨马回城。城上田氏见布败回，急令人拽起吊桥。布大叫：“开门！”田氏曰：“吾已降曹将军矣！”谁知弄假反成真。布大骂，引军奔定陶而去。陈宫急开东门，保护吕布老小出城。不知此时貂蝉安在？操遂得濮阳，（怒）〔恕〕田氏旧日之罪。刘晔曰：“吕布乃猛虎也，今日困之，不可少容。”操令刘晔等守濮阳，自己引军赶至定陶。

时吕布与张邈、张超尽在城中，高顺、张辽、臧霸、侯成巡海打粮未回。巡海打粮，与黄巾何异。操军至定陶，连日不战，引军退四十里下寨。正值济郡麦熟，操即令军割麦为食。布军打粮未回，操军割麦为食，都照应前文岁荒乏粮。细作报知吕布，布引军赶来，将近操寨，见左边一望林木茂盛^[3]，恐有伏兵而回。操知布军回去，乃谓诸将曰：“布疑林中有伏兵耳，可多插旌旗于林中以疑之。前‘义’字假白旗只得一面，此处假旗却又甚多。寨西一带长堤，无水，可尽伏精兵。明日吕布必来烧林，吕布心肠，早被曹操猜破。堤中军断其后，布可擒矣。”于是止留鼓手五十人，于寨中擂鼓，将村中掳来男女在寨内呐喊，打粮、割麦，又掳村中男女，民生此时亦大困矣。恐凶年又相寻也。精兵多伏堤中。

却说吕布回报陈宫，宫曰：“操多诡计，不可轻敌。”曹操诡计，又被陈宫猜破。布曰：“吾用火攻，可破伏兵。”乃留陈宫、高顺守城。布次日引大军来，遥见林中有旗，驱兵大进，四面放火，竟无一人。欲投寨中，却闻鼓声大震。正自疑惑不定，忽然寨后一彪军出。吕布纵马赶来，炮响处，堤内伏兵尽出。夏侯惇、夏侯渊、许褚、典韦、李典、乐进骤马杀来。吕布料敌不过，落荒而走。从将成廉被乐进一箭射死。布军三停去了二停^[4]，败卒回报陈宫。宫曰：“空城难守，不若急去。”遂与高顺保着吕布老小，奔定陶而走。处处写吕布老小，盖因吕布所注意者在此也。曹操将得胜之兵，杀入城中，势如劈竹。张超自焚，张邈投袁术去了，山东一境尽被曹操所得。安民修城，不在话下。

却说吕布正走，逢诸将皆回，打粮回也。陈宫亦已寻着。布曰：“吾军虽少，尚可破曹操。”再引军来。正是：

兵家胜败真常事，
卷甲重来未可知。

不知吕布胜负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1] 羸（luó）壳：即螺壳，用海螺壳做成的号角。

[2] 贄（zhì）见之礼：见面礼。

[3] 一望：指目力所及的距离。

[4] 停：成数。总数分成几部分，其中一部分叫一停。三停、二停即三成、二成。

第十三回

李傕郭汜大交兵 杨奉董承双救驾

王允以妇人行反间，杨彪亦以妇人行反间。同一间也，允用之而乱稍平，彪用之而乱益甚。何也？盖吕布听允而为允所用，郭汜则未尝听彪（用）〔而〕不为彪所用也。纵使汜能杀傕，犹以董卓杀董卓耳。傕与汜，是二董卓也。一董卓死，而一董卓愈横，曾何救于汉室哉！况二人合而离，离而复合。离而天子公卿受其毒，合而天子公卿亦受其毒。杨彪始而反间，续而讲和。既欲离之，又欲合之，主张不定，适以滋扰，以是谋国亦无策之甚矣。

吕布之诛董卓，奉天子诏者也。郭汜之攻李傕，不奉天子诏而自相吞并者也。一则假公义以报私仇，一则但知有私仇，而不知有公义。故布之行事与卓异，汜之肆恶与傕同。

杨奉、贾诩，其于李傕亦始合而终离。乃一离而不复合，是则（独）〔能〕补过者也。若郭阿多反复无常，与二人正自霄壤。

或问予曰：设使王允谋泄，郿坞兵变，其乱亦必至此？予应之曰：董卓不死，将不止于劫天子；而吕布不胜，则必不至于劫公卿，而亦必不至与董卓后合。何以知之？彼意在夺貂蝉，则不得不党王允，党王允，则不得不助献帝，势所必然耳。

若使今人作稗官，董卓之后，便必紧接曹操。而兹偏有傕、汜为董卓之馀波，又有李、乐为傕、汜之馀波。夫然后以杨奉、董承之救驾作一过文，徐徐转出曹操。何其曲折乃尔！天真善作稗官者哉！

却说曹操大破吕布于定陶，布乃收集败残军马于海滨，众将皆来会集，欲再与曹操决战。陈宫曰：“今曹兵势大，未可与争。先寻取安身之地，那时再来未迟。”布曰：“吾欲再投袁绍，何如？”未叙袁绍那边要来，先叙吕布这边要去。宫曰：“先使人往冀州探听消息，然后可去。”布从之。

且说袁绍在冀州，闻知曹操与吕布相持，谋士审配进曰：“吕布豺

虎也，若得兖州，必图冀州。不若助操攻之，方可无患。”绍遂遣颜良将兵五万，往助曹操。后陈琳檄中以此居功。细作探知这个消息，飞报吕布。布大惊，与陈宫商议。宫曰：“闻刘玄德新领徐州，可往投之。”布从其言，竟投徐州来。有人报知玄德。玄德曰：“布乃当今英勇之士，可出迎之。”糜竺曰：“吕布乃虎狼之徒，不可收留，收则伤人矣。”为后文夺徐州伏线。玄德曰：“前者非布袭兖州，怎解此郡之祸？前者曹军之退，名亏玄德，实亏吕布。今玄德明明说出，何等光明忠厚。今彼穷而投我，岂有他心！”张飞曰：“哥哥心肠忒好。虽然如此，也要准备。”老张却是粗中有细。

玄德领众出城三十里，接着吕布，并马入城，都到州衙厅上。讲礼毕，坐下，布曰：“某自与王司徒计杀董卓之后，又遭催、汜之变，飘零关东，诸侯多不能兼容。岂非以汝连杀两义父，故人多疑汝耶？近因曹贼不仁，侵犯徐州，蒙使君力救陶谦，布因袭兖州，以分其势。便有居功之意。不料反堕奸计，败兵折将。今投使君，共图大事，未审尊意如何？”玄德曰：“陶使君新逝，无人管领徐州，因令备权摄州事。今幸将军至此，合当相让。”遂将牌印送与吕布。有玄德今日之让，便有吕布后日之夺。一似先知其将夺，故作此让。吕布却待要接，只见玄德背后关、张二公各有怒色，布乃佯笑曰：“量吕布一勇夫，何能作州牧乎？”玄德又让。陈宫曰：“强宾不压主，请使君勿疑。”玄德方止。遂设宴相待，收拾宅院安下。

次日，吕布回席请玄德，玄德乃与关、张同往。饮酒至半酣，布请玄德入后堂，关、张随入。布令妻女出拜玄德，玄德再三谦让。布曰：“贤弟不必推让。”张飞听了，瞋目大叱曰：“我哥哥是金枝玉叶，你是何等人，敢称我哥哥为贤弟！你来！我和你斗三百合！”翼德生平只让得两个人为兄，其余则不惟不屑兄之，并不屑弟之也。吕布即欲为张公之弟且不可，况欲为其兄，且欲为其兄之兄乎？宜其忿然欲斗三百合也。○皇帝且称之为叔，而吕布乃呼之为弟，的是无礼。玄德连忙喝住，关公劝飞出。玄德与吕布陪话曰：“劣弟酒后狂言，兄勿见责。”布默然无语。须臾席散，布送玄德出门，张飞跃马横枪而来，大叫：“吕布！我和你并三百合u！”的是快人。○写张飞与吕布不合，为后失徐州张本。玄德急令关公劝止。次日，吕布来辞玄德曰：“蒙使君不弃，但恐令弟辈不能兼容。布当别投他处。”玄德曰：“将军若去，某罪大矣！劣弟冒犯，另日当令陪话。近邑小沛，乃备昔日屯兵之处。将军不嫌浅狭，权且歇马，如何？粮食军需，谨当应付。”吕布谢了玄德，自引军投小沛安身去了。玄德自去埋怨张飞。不题。

却说曹操平了山东，表奏朝廷，加操为建德将军、费亭侯。此时朝廷是李傕、郭汜做，封操者，傕、汜也。其时李傕自为大司马，郭汜自为大将军，横行无忌，朝廷无人敢言。太尉杨彪、大司农朱儁暗奏献帝曰：“今曹操拥兵二十余万，谋臣武将数十员，若得此人扶持社稷，剿除奸党，天下幸甚！”以此时大势观之，其才其力足以勤王室者，必曹操也。献帝泣曰：“朕被二贼欺凌久矣，若得诛之，诚为大幸。”彪奏曰：“臣有一计：先令二贼自相残害，然后诏曹操引兵杀之，扫清贼党，以安朝廷。”献帝曰：“计将安出？”彪曰：“闻郭汜之妻最妒，可令人于汜妻处用反间计，则二贼自相害矣。”又是女将军出头。帝乃书密诏付杨彪，此召曹操之诏也。彪即暗使夫人以他事入郭汜府，连环计陪了一个貂蝉，此计却就用他妻子，更不费力。乘间告汜妻曰：“闻郭将军与李司马夫人有染，其情甚密。倘司马知之，必遭其害。夫人宜绝其往来为妙。”汜妻讶曰：“怪见他经宿不归，却干出如此无耻之事！是妒妇声口。非夫人言，妾不知也。当慎防之。”彪妻告归，汜妻再三称谢而别。应该谢。

过了数日，郭汜又将往李傕府中饮宴，妻曰：“傕性不测，况今两雄不并立，倘彼酒后置毒，妾将奈何？”汜不肯听，妻再三劝住。至晚间，傕使人送酒筵至，汜妻乃暗置毒于中，方始献入。汜便欲食，妻曰：“食自外来，岂可便食！”乃先与犬试之，犬立死。即用骊姬谮申生之术。此妇想亦曾读过《左传》。自此汜心怀疑。

一日朝罢，李傕力邀郭汜赴家饮酒。至夜席散，汜醉而归，偶然腹痛。妻曰：“必中其毒矣！”急令将粪汁灌之，一吐方定。本为自己吃醋，却教丈夫吃粪。汜大怒曰：“吾与李傕共图大事，今无端欲谋害我，我不先发，必遭毒手。”遂密整本部甲兵，欲攻李傕。何不亦设一酌以邀傕，如杀樊稠故事乎？郭汜失算甚矣。早有人报之傕。傕亦大怒曰：“郭阿多安敢如此！”遂点本部甲兵来杀郭汜。两处合兵数万，就于长安城下混战，乘势掳掠居民。杨彪反间计反弄出不好来了。傕侄李暹音先。引兵围住宫院，用车二乘，一乘载天子，一乘载伏皇后，只为一妇人，致使祸及帝、后。使贾诩、左灵监押车驾，其余宫人、内侍，并皆步走。拥出后宰门，正遇郭汜兵到，乱箭齐发，射死宫人不知其数。李傕随后掩杀，郭汜兵退。车驾冒险出城，不由分说，竟拥到李傕营中。郭汜领兵入官，尽抢掳宫嫔采女入营，不畏妒妻耶？放火烧宫殿。董卓焚洛阳，郭汜焚长安，又见咸阳三月矣。次日，郭汜知李傕劫了天子，领军来营前厮杀。帝、后都受惊恐。后人诗叹之曰：

光武中兴兴汉世，
上下相承十二帝。
桓灵无道宗社堕，
阉臣擅权为叔季^[2]。
无谋何进作三公，
欲除社鼠招奸雄。
豺獭虽驱虎狼入，
西州逆竖生淫凶。
王允赤心托红粉，
致令董吕成矛盾。
渠魁殄灭天下宁，
谁知李郭心怀愤。
神州荆棘争奈何？
六宫饥馑愁干戈。
人心既离天命去，
英雄割据分山河。
后王规此存兢业，
莫把金瓯等闲缺。
生灵糜烂肝脑涂，
剩水残山多怨血。
我观遗史不胜悲，
今古茫茫叹《黍离》^[3]。
人君当守苞桑戒^[4]，
太阿谁执全纲维^[5]？

却说郭汜兵到，李傕出营接战。汜军不利，暂且退去。傕乃移帝后车驾于郾坞，董贼郾坞，遗害至此，惜王允杀卓时不即堕之。使侄李暹监之，断绝内使，饮食不继，侍臣皆有饥色。帝令人问傕取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赐左右，傕怒曰：“朝夕上饭，何又他求？”乃以腐朽肉粮与之，可恶。皆臭不可食。帝骂曰：“逆贼直如此相欺！”侍中杨（彪）（琦）急奏曰：“傕性残暴。事势至此，陛下且忍之，不可撓其锋也^[6]。”若必欲换好米好肉，恐亦如郭汜腹痛矣。帝乃低头无语，泪盈龙袍。忽左右报曰：“有一路军马，枪刀映日，金鼓震天，前来救驾。”好消息。帝教打听是谁。乃郭汜也。原来即是此公。帝心转忧。只闻坞外喊声大起，原来李傕引兵出迎郭汜，鞭指郭汜而骂曰：“我待你不薄，你如何谋害我？”汜曰：“尔乃反贼，如何不杀你！”然则公又是何等人？傕曰：“我保驾在此，何为反贼？”汜曰：“此乃劫驾，何为保

驾？”催曰：“不须多言！我两个各不许用军士，只自并输赢，赢的便把皇帝取去罢了。”以皇帝当赌输赢之物，可笑可叹。○皇帝上用一“把”字，皇帝下用“取去”字，自有皇帝二字以来，未有如此之狼狽者。

二人便就阵前厮杀。战到十合，不分胜负。只见杨彪拍马而来，大叫：“二位将军少歇！老夫特邀众官来与二位讲和。”杨彪始既欲用反间，今又欲为讲和，胸中全无主意。催、汜乃各自还营。杨彪与朱儁会合朝廷官僚六十余人，先诣郭汜营中劝和。郭汜竟将众官尽行监下。众官曰：“我等为好而来，何乃如此相待？”汜曰：“李催劫天子，偏我劫不得公卿？”极没理语，说来却是趣甚。杨彪曰：“一劫天子，一劫公卿，意欲何为？”汜大怒，便拔剑欲杀彪，中郎将杨密力劝，汜乃放了杨彪、朱儁，其余都监在营中。彪谓儁曰：“为社稷之臣，不能匡君救主，空生天地间耳！”固是正论，惜未得匡君救主之法。言讫，相抱而哭，昏绝于地。儁归家成病而死。朱儁与蔡邕不同。自此之后，催、汜每日厮杀，一连五十余日，死者不知其数。

却说李催平日最喜左道妖邪之术，常使女巫击鼓降神于军中^[4]。郭汜听妒妻之言，李催信女巫之说。从来恶人，未有不听妇人言、不信师巫邪说者，可见听妇人言、信邪术，非好人。贾诩屡谏不听。侍中杨琦密奏帝曰：“臣观贾诩，虽为李催心腹，然实未尝忘君，陛下当与谋之。”正说之间，贾诩来到，帝乃屏退左右，泣谕诩曰：“卿能怜汉朝，救朕命乎？”“朕”字两头，忽着“救命”二字，自有朕字以来，未有如此之狼狽者。诩拜伏于地，曰：“固臣所愿也。陛下且勿言，臣自图之。”帝收泪而谢。

少顷，李催来见，带剑直入，帝面如土色。催谓帝曰：“郭汜不臣，监禁公卿，欲劫陛下。非臣，则驾被掳矣！”帝拱手称谢，催乃出。时皇甫郦入见帝。帝知郦能言，又与李催同乡，诏使往两边解和。前有和事公卿，此有和事天子。郦奉诏，走至汜营说汜。汜曰：“如李催送出天子，我便放出公卿。”郦即来见李催曰：“今天子以某是西凉人，与公同乡，特令某来劝和二公。汜已奉诏，公意若何？”催曰：“吾有败吕布之大功，请问此是甚么功劳？辅政四年，多着勋绩，劫天子、掳百姓都算是勋绩。天下共知。郭阿多盗马贼耳，乃敢擅劫公卿，与我相抗，誓必诛之！君试观我方略士众，足胜郭阿多否？”一派梦语。郦答曰：“不然。昔有穷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难，以致灭亡。近董卓之强，君所目见也，吕布受恩而反图之，斯须之间，头悬国门，则强

固不足恃矣。将军为上将，持钺仗节，子孙宗族皆居显位，国恩不可谓不厚。今郭汜劫公卿，而将军劫至尊，果谁轻谁重耶？”其词太直，不是和事人。李傕大怒，拔剑叱曰：“天子使汝来辱我乎？我先斩汝头！”骑都尉杨奉谏曰：“今郭汜未除而杀天使，则汜兴兵有名，诸侯皆助之矣。贾诩亦力劝，傕怒少息。诩遂推皇甫郃出。郃大叫曰：“李傕不奉诏，欲弑君自立！”侍中胡邈急止之曰：“无出此言！恐于身不利。”郃叱之曰：“胡敬才！汝亦为朝廷之臣，如何附贼？君辱臣死，吾被李傕所杀，乃分也！”大骂不止。郃虽忠，李傕可以用计胜，不可以理争也。帝知之，急令皇甫郃回西凉。

却说李傕之军大半是西凉人氏，更赖羌兵为助，却被皇甫郃扬言于西凉人曰：“李傕谋反，从之者即为贼党，后患不浅！”西凉人多有听郃之言，军心渐涣。军士肯听同乡人语，李傕却不肯听同乡人语。逆贼不知有国，并不知有乡。傕闻郃言，大怒，差虎贲王昌追之。昌知郃乃忠义之士，竟不往追，只回报曰：“郃已不知何往矣。”王昌殊有侠气。贾诩又密谕羌人曰：“天子知汝等忠义，久战劳苦，密诏使汝还郡，后有重赏。”羌人正怨李傕不与爵赏，遂听诩言，都引兵去。诩又密奏帝曰：“李傕贪而无谋，今兵散心怯，可以重爵饵之。”帝乃降诏，封傕为大司马。傕喜曰：“此女巫降神祈祷之力也！”遂重赏女巫，却不赏军将。李傕如此着邪，其妻亦宜以粪汁灌之，盖郭汜是吃粪人，李傕亦是吃粪人也。骑都尉杨奉大怒，谓宋果曰：“吾等出生入死，身冒矢石，功反不及女巫耶！”宋果曰：“何不杀此贼，以救天子？”奉曰：“你于中军放火为号，吾当引兵外应。”二人约定是夜二更时分举事。不料其事不密，有人报知李傕。傕大怒，令人擒宋果先杀之。杨奉引兵在外，不见号火。李傕自将兵出，恰遇杨奉，就寨中混杀到四更。奉不胜，引军投西安去了。为后救驾伏线。李傕自此军势渐衰。更兼郭汜常来攻击，杀死者甚多。

忽人来报：“张济统领大军自陕西来到，欲与二公解和。声言如不从者，引兵击之。”不记杀樊稠之时，伏地再拜耶？傕便卖个人情，先遣人赴张济军中许和。郭汜亦只得许诺。张济上表，请天子驾幸弘农。帝喜曰：“朕思东都久矣，今乘此得还，乃万幸也！”诏封张济为骠骑将军。济进粮食酒肉，供给百官。可称大酺。粮食酒肉，家常物耳，不意此时天子公卿，得之竟成至宝。汜放公卿出营。傕收拾车驾东行，遣旧御林军数百持戟护送。

銮輿过新丰，至霸陵。时值秋天，金风骤起^[8]。帝、后但知宫廷春

暖，今日却受用鞍马秋风。得此点染，悲凉之极。忽闻喊声大作，数百军兵来至桥上，拦住车驾，厉声问曰：“来者何人？”侍中杨琦拍马上桥曰：“圣驾过此，谁敢拦阻！”有二将出曰：“吾等奉郭将军命，把守此桥，以防奸细。既云圣驾，须亲见帝方可准信。”杨琦高揭珠帘。帝谕曰：“朕躬在此，卿何不退？”众将皆呼“万岁”，分于两边，驾乃得过。霸陵秋景虽佳，天子过桥不易。二将回报郭汜曰：“驾已去矣。”汜曰：“我正欲哄过张济，劫驾再入郾坞。郾坞竟成陷阱。你如何擅自放了过去？”遂斩二将，起兵赶来。

车驾正到华阴县，背后喊声震天，大叫：“车驾且休动！”帝泣告大臣曰：“方离狼窝，又逢虎口，如之奈何？”众皆失色。贼军渐近，吓杀。只听得一派鼓声，山背后转出一将。当先一面大旗，上书“大汉杨奉”四字，引军千馀杀来。来得好。原来杨奉自为李傕所败，便引军屯终南山下，今闻驾至，特来保护。补应前文。当下列开阵势。汜将崔勇出马，大骂：“杨奉反贼！”奉大怒，回顾阵中曰：“公明何在？”一将手执大斧，飞骤骅骝^[9]，直取崔勇。两马相交，只一合，斩崔勇于马下。杨奉乘势掩杀，汜军大败，退走二十馀里。奉乃收军来见天子。帝慰谕曰：“卿救朕躬，其功不小。”奉顿首拜谢。帝曰：“适斩贼将者何人？”奉乃引此将拜于车下曰：“此人河东杨郡人，姓徐，名晃，字公明。”先出字，后出姓名，又是一样叙法。帝慰劳之。杨奉保驾至华阴驻跸^[10]，将军段煨具衣服、饮膳上献。是夜，天子宿于杨奉营中。

郭汜败了一阵，次日点军，又杀至营前来。徐晃当先出马。郭汜大军八面围来，将天子、杨奉困在垓心。又吃一惊。正在危急之中，忽然东南上喊声大震，一将引军纵马杀来。贼众奔溃。徐晃乘势攻击，大败汜军。那人来见天子，乃国戚董承也。杨奉、董承，参差而至。帝哭诉前事，承曰：“陛下免忧。臣与杨将军誓斩二贼，以靖天下。”帝命早赴东都。连夜驾起，前幸弘农。

却说郭汜引败军回，撞着李傕，言：“杨奉、董承救驾往弘农去了。若到山东，立脚得牢，必然布告天下，令诸侯共伐我等，三族不能保矣！”傕曰：“今张济兵据长安，未可轻动。我和你乘间合兵一处，至弘农杀了汉君，平分天下，有何不可？”汜喜诺。看李、郭二人如此一番相争后，忽又相合。《诗》云：“方茂尔恶，相尔矛矣。既夷既怿，如相酬矣。”小人之交，固都如是。二人合兵，于路劫掠，所过一空。杨奉、董承知贼兵远来，遂勒兵回，与贼大战于东涧。傕、汜二人商议：“我众彼寡，只可以混战胜之。”于是李傕在左，郭汜在右，漫山遍

野拥来。杨奉、董承两边死战，刚保帝后车出。百官宫人，符册典籍，一应御用之物，尽皆抛弃。郭汜引军入弘农劫掠。承、奉保驾走陕北，催、汜分兵赶来。承、奉一面差人与催、汜讲和，一面密传圣旨往河东，急召故白波帅韩暹、李乐、胡才三处军兵前来救应。此数人终非好相识。尔时何不便召曹操耶？那李乐亦是啸聚山林之贼，今不得已而召之。以贼攻贼，岂是善计？三处军闻天子赦罪赐官，如何不来，并拔本营军士，来与董承约会一齐，再取弘农。

其时李催、郭汜但到之处，劫掠百姓，老弱者杀之，强壮者充军。临敌则驱民兵在前，名曰“敢死军”。何尝敢死，只是不敢求活耳。不当名为“敢死军”，只当名为“替死军”。贼势浩大。李乐军到，会于渭阳。郭汜令军士将衣服物件抛弃于道。乐军见衣服满地，争往取之，队伍尽失。催、汜二军，四面混战，乐军大败。杨奉、董承遮拦不住，保驾北走，背后贼军赶来，李乐曰：“事急矣！请天子上马先行！”帝曰：“朕不可舍百官而去。”众皆号泣相随。胡才被乱军所杀。承、奉见贼追急，请天子弃车驾，步行至黄河岸边，李乐等寻得一只小舟作渡船。时值天气严寒，帝与后强扶到岸。此时景象，比草堆萤火之时更是悲凉。前是兄弟流离，此则夫妇逃难也。边岸又高，不得下船。后面追兵将至。杨奉曰：“可解马缰绳接连，拴缚帝腰，放下船去。”人从中国舅伏德挟白绢十数匹至，曰：“我于乱军中拾得此绢，可接连拽攀。”行军校尉尚弘，用绢包帝及后，令众先挂帝往下放之，乃得下船。以白绢挂天子下船，真可称白龙挂。李乐仗剑立于船头上。后兄伏德，负后下船中。岸上有不得下船者，争扯船缆，李乐尽砍于水中。渡过帝、后，再放船渡众人。其争渡者，皆被砍下手指，《左传》述晋败于郟之役，有云“舟中之指可掬也”，此将毋同？哭声震天。

既渡彼岸，帝左右止剩得十余人。杨奉寻得牛车一辆载帝至大阳，绝食，晚宿于瓦屋中，野老进粟饭，上与后共食，粗粝不能下咽。“惟辟玉食”，乃有食粗粝之天子，为之一叹。次日，诏封李乐为征北将军，韩暹为征东将军。起驾前行，有二大臣寻至，哭拜车前，乃太尉杨彪、太仆韩融也。帝、后俱哭。韩融曰：“催、汜二贼，颇信臣言。臣舍命去说二贼罢兵，陛下善保龙体。”韩融去了，李乐请帝入杨奉营暂歇。杨彪请帝都安邑县。驾至安邑，苦无高房，帝、后都居于茅屋中。又无门关闭，四边插荆棘以为屏蔽。帝与大臣议事于茅屋之下，茅屋土阶，直欲比德唐尧。诸将引兵于篱外镇压^[1]。李乐等专权，百官稍有触犯，竟于帝前殴骂。故意送浊酒粗食与帝，禹尝菲饮食矣。既使之法尧，又使之学禹，李乐真爱君哉。帝勉强纳之。李乐、韩暹又连名奏保

无徒、部曲、巫医、走卒二百馀名^[12]，并为校尉、御史等官。李傕、郭汜做了官，原做强盗；李乐等部卒做了强盗，又要做官。强盗是官做，官又是强盗做。然则做了官，是真做了强盗也。刻印不及，以锥画之，全不成体统。

却说韩融曲说傕、汜二贼，二贼从其言，乃放百官及宫人归。是岁大荒，百姓皆食枣菜，饿莩遍野。河内太守张杨献米肉，河东太守王邑献绢帛，帝稍得宁。董承、杨奉商议，一面差人修洛阳宫院，欲奉车驾还东都，李乐不从。董承谓李乐曰：“洛阳本天子建都之地。安邑乃小地面，如何容得车驾？今奉驾还洛阳，是正理。”李乐曰：“汝等奉驾去，我只在此处住。”承、奉乃奉驾起程。李乐暗令人结连李傕、郭汜，一同劫驾。前犹以贼攻贼，今则以贼合贼。董承、杨奉、韩暹知其谋，连夜摆布军士，护送车驾前奔箕关。李乐闻知，不等傕、汜军到，自引本部人马前来追赶。四更左侧，赶至箕山下，大叫：“车驾休行！李傕、郭汜在此。”汝果与傕、汜无二。吓得献帝心惊胆战。山上火光遍起，正是：

前番两贼分为二，
今番三贼合为一。

不知汉天子怎离此难，且听下文分解。

[1] 并：拼杀，打斗。

[2] 叔季：末世。

[3] 《黍离》：本为《诗经·王风》中的篇名。《诗经·王风·黍离序》：“《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后遂用作感慨亡国之词。

[4] 苞桑：《易·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孔颖达疏：“若能其亡其亡，以自戒慎，则有希于苞桑之固，无倾危也。”后因用“苞桑”指帝王能经常思危而不自安，国家就能巩固。

[5] 太阿：古宝剑名。此喻权柄。

[6] 撓（yīng）：触犯。

[7] 降神：迎神。

[8] 金风：秋风。古人认为秋季主金，所以秋风又叫金风。

[9] 骅骝（huá liú）：周穆王八骏之一。泛指骏马。

[10] 驻蹕（bì）：帝王出行，途中停留暂住。

[11] 镇压：把守。

[12] 无徒：指无赖之辈。

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吕奉先乘夜袭徐郡

或谓：杨彪请召曹操，何不请召刘备？曰：刘备兵少而势弱，曹操兵多而势强。以多少强弱衡之，则必舍备而取操矣。况有杨奉、韩暹怀二心以争之于内，又有诸大镇挟重兵以争之于外，一刘备之兵力，乌足以御之乎？荀彧告操曰“恐有先我而为之”者，抑知袁绍、袁术辈可为而不能为，刘备能为而不可为，舍曹操竟无有为之者尔。

操之迁帝许都，与卓之迁帝长安，傕、汜之迁帝郿坞，无以异也。然卓与傕、汜之名逆而操之名顺者，勤王之师与劫驾不同，所以独成气候。晋文公要天子赴河阳，而诸侯宾服，真伯者之事也。

刘备不杀吕布，留以为操敌也。他日白门楼劝斩吕布，恐其为操翼也。前之不杀，与后之劝杀，各有深意。英雄所见，非凡人可及。

朱虚侯酒令，正为怪着姓吕的。张翼德酒风，亦为怪着姓吕的。朱虚侯意中只有一刘，那管我是吕家女婿。张翼德意中只有一刘，偏怪他说吕家丈人。

曹操为自己报父仇，而徐州卒未尝为操所破。吕布为老婆报父仇，而徐州竟为布所夺。鞭内父之怨，更甚于杀亲父之怨。人情爱父不如爱妻，可叹也。然爱父不如爱妻，则必有爱妻不如爱妾者。曹豹吃打，便思为老婆报仇；独不思王允被杀，何不为貂蝉报仇耶？不算爱貂蝉，还是怕老婆。为之一笑。

却说李乐引军诈称李傕、郭汜，来追车驾，天子大惊。杨奉曰：“此李乐也。”遂令徐晃出迎之。李乐亲自出战。两马相交，只一合，被徐晃一斧砍于马下，也算杀一李傕、郭汜矣。杀散馀党，保护车驾过箕关。太守张杨具粟帛，迎驾于轺道。帝封张杨为大司马。杨辞帝，屯兵野王去了。帝入洛阳，见宫室烧尽，街市荒芜，满目皆是蒿草，宫院中只有颓墙坏壁，前即竖看月之处。命杨奉且盖小宫居住。百官朝贺，皆立于荆棘之中。天子一向在长安，亦如居荆棘中耳。诏改兴

平为建安元年。“建安”二字，取建都安邦之义，可见天子之意固在洛阳也。孰知曹操乃欲移之耶？是岁又大荒。洛阳居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尽去城中剥树皮、掘草根食之。尚书郎以下，皆自出城樵采，群臣何罪，皆为束薪？多有死于颓墙坏壁之间者。生不能为版筑宰相，死乃为墙下缙绅，哀哉。汉末气运之衰，无甚于此。后人诗叹之曰：

血流芒砀白蛇亡^[1]，
赤帜纵横游四方。
秦鹿逐翻兴社稷，
楚骓推倒立封疆。
天子懦弱奸邪起，
气色凋零盗贼狂。
看到两京遭难处，
铁人无泪也恓惶。

太尉杨彪奏帝曰：“前蒙降诏，未曾发遣。今曹操在山东，兵强将盛，可宣入朝，以辅王室。”帝曰：“朕前既降诏，应前文。卿何必再奏，今即差人前去便了。”彪领旨，即差使命赴山东，宣召曹操。

却说曹操在山东，闻知车驾已还洛阳，聚谋士商议。荀彧进曰：“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此劝以伯者之业。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此直劝以王者之事。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此时此事，除却曹操亦无人可为矣。曹操大喜。正要收拾起兵，忽报有天使赍诏宣召。操接诏，克日兴师。

却说帝在洛阳，百事未备，城郭崩倒，欲修未能。人报李傕、郭汜领兵将到。帝大惊，问杨奉曰：“山东之使未回，李、郭之兵又至，为之奈何？”杨奉、韩暹曰：“臣愿与贼决死战，以保陛下！”董承曰：“城郭不坚，兵用不多，战如不胜，当复如何？不若且奉驾往山东避之。”帝从其言，即日起驾，望山东进发。前者使命未至，曹操先欲勤王；此时曹操未来，天子反欲投操。写得两不相照，匆忙变动之极。百官无马，皆随驾步行。出了洛阳，行无一箭之地，但见尘头蔽日，金鼓喧天，无限人马来到。又吃一吓，使人疑是傕、汜伏兵。帝后战栗不能言。

忽见一骑飞来，乃前差往山东之使命也。至车前拜启曰：“曹将军尽起山东之兵，应诏前来。闻李傕、郭汜犯洛阳，先差夏侯惇为先锋，

引上将十员，精兵五万，前来保驾。”帝心方安。少顷，夏侯惇引许褚、典韦等至马前面君，俱以军礼见帝。慰谕方毕，忽报正东又有一路军到。帝即命夏侯惇往探之，回奏曰：“乃曹操步军也。”须臾曹洪、李典、乐进来见驾。通名毕，洪奏曰：“臣兄知贼兵至近，恐夏侯惇孤力难为，故又差臣等倍道而来协助。”帝曰：“曹将军真社稷臣也！”只怕未必。遂命护驾前行。探马来报：“李傕、郭汜领兵，长驱而来。”帝令夏侯惇分两路迎之。惇乃与曹洪分为两翼，马军先出，步军后随，尽力攻击，傕、汜贼兵大败，斩首万馀。于是请帝还洛阳故宫。夏侯惇屯兵于城外。

次日，曹操引大队人马到来。马军先到，步军继至，然后大队人马到。写曹操来得声势。安营毕，入城见帝，拜于殿阶之下。帝赐平身，宣谕慰劳。操曰：“臣向蒙国恩，刻思图报。今傕、汜二贼，罪恶贯盈。臣有精兵二十馀万，以顺讨逆，无不克捷。陛下善保龙体，以社稷为重。”帝乃封操领司隶校尉、假节钺、录尚书事。

却说李傕、郭汜知操远来，议欲速战。贾诩谏曰：“不可。操兵精将勇，不如降之，求免本身之罪。”傕怒曰：“尔敢灭吾锐气！”拔剑欲斩诩。众将劝免。是夜，贾诩单马走回乡里去了。去得是。独恨其不早耳。次日，李傕军马来迎操兵。操先令许褚、曹仁、典韦领三百铁骑，于傕阵中冲突三遭，方才布阵。阵圆处，李傕侄李暹、李别出马阵前。未及开言，许褚飞马过去，一刀先斩李暹。李别吃了一惊，倒撞下马。褚亦斩之，双挽人头回阵。曹操抚许褚之背曰：“子真吾之樊哙也^[2]！”又隐然以高祖自待。随令夏侯惇领兵左出、曹仁领兵右出，操自领中军冲阵。鼓响一声，三军齐进，贼兵抵敌不住，大败而走。操亲掣宝剑押阵，率众连夜追杀，剿戮极多，降者不计其数。傕、汜望西逃命，忙忙似丧家之狗，自知无处容身，只得往山中落草去了。一向做官，原是做强盗。今去做强盗，原只算去做官。曹操回兵，仍屯于洛阳城外。杨奉、韩暹两个商议：“今曹操成了大功，必掌重权，如何容得我等？”乃入奏天子，只以追杀傕、汜为名，引本部军屯于大梁去了。

帝一日命人至曹营，宣操入宫议事。操闻天使至，请入相见。只见那人眉清目秀，精神充足。操暗想曰：“今东都大荒，官僚军民皆有饥色，此人何得独肥？”因问之曰：“公尊颜充腴^[3]，以何调理而至此？”对曰：“某无他法，只食淡二十年矣。”肥者必俗，好淡却是不俗。操乃颌之。又问曰：“君居何职？”对曰：“某居孝廉，然则是曹操年家。原为袁绍、张杨从事。今闻天子还都，特来朝觐^[4]，官封正议郎。济阴定陶

人，姓董，名昭，字公仁。”曹操避席曰：“闻名久矣！幸得于此相见。”遂置酒帐中相待，令与荀彧相会。

忽入报曰：“一队军往东而去，不知何人。”操急令人探之。董昭曰：“此乃李傕旧将杨奉，与白波帅韩暹，因明公来此，故引兵欲投大梁去耳。”操曰：“莫非疑操乎？”昭曰：“此乃无谋之辈，明公何足虑也。”操又曰：“李、郭二贼，此去若何？”昭曰：“虎无爪，鸟无翼，不久当为明公所擒，无足介意。”看得杨、韩、李、郭四人雪淡。操见昭语言投机，便问以朝廷大事。昭曰：“明公兴义兵以除暴乱，入朝辅佐天子，此五伯之功也^[5]。但诸将人殊意异，未必服从。今若留此，恐有不便。惟移驾幸许都为上策。此策非为朝廷，专为曹操。然朝廷播越^[6]，新还京师，远近仰望，以冀一朝之安。今复徙驾，不厌众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决计之。”不似食淡人语。然食盐醋人，又何能知此？操执昭手而笑曰：“此吾之本志也。但杨奉在大梁，大臣在朝，不有他变否？”昭曰：“易也。以书与杨奉，先安其心。明告大臣：以京师无粮，欲车驾幸许都，近鲁阳，转运粮食，庶无缺欠悬隔之忧。大臣闻之，当欣从也。”操大喜。昭谢别，操执其手曰：“凡操有所图，惟公教之。”昭称谢而去。曹操又得一谋士。

操由是日与众谋士密议迁都之事。时侍中太史令王立，私谓宗正刘艾曰：“吾仰看天文，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斗牛，过天津，荧惑又逆行，与太白会于天关，金火交会，必有新天子出。吾观大汉气数将终，晋魏之地，必有兴者。”周时有《魏风》，而魏为晋所并，魏地遂入于晋。及晋卿魏斯求为诸侯，与韩、赵三分晋国，而魏复兴焉。《左传》曰：“魏大名也。故毕万卜居于此，而子孙乃昌。”魏居天下之中，中央属土，土之色黄，正应“黄天当立”之谶。又密奏献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代汉而有天下者，当在魏。”操闻之，使人告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操以是告彧。彧曰：“汉以火德王，而明公乃土命也。许都属土，到彼必兴。火能生土，土能旺木，正合董昭、王立之言，他日必有兴者。”虽云地利，实合天时，故曰曹操得天时。操意遂决。

次日入见帝，奏曰：“东都荒废久矣，不可修葺，更兼转运粮食艰辛。许都地近鲁阳，城郭宫室、钱粮民物，足可备用。臣敢请驾幸许都，惟陛下从之。”帝不敢不从，群臣皆惧操势，亦莫敢有异议。遂择日起驾。此时皇帝竟如双陆象棋，搬来搬去，凭人安放。操引军护行，百官皆从行。

行不到数程，前至一高陵，忽然喊声大举，杨奉、韩暹领兵拦路。二人忽来夺驾。使其得志，未必不为催、汜所为。徐晃当先，大叫：“曹操欲劫驾何往？”操出马视之，见徐晃威风凛凛，暗暗称奇，便令许褚出马与徐晃交锋。刀斧相交，战五十余合，不分胜败。操即鸣金收军，召谋士议曰：“杨奉、韩暹诚不足道，徐晃乃真良将也。吾不忍以力并之，当以计招之。”曹操见才便爱，安得不成大业。行军从事满宠曰：“主公勿虑。某向与徐晃有一面之交，今晚扮作小卒偷入其营，以言说之，管教他倾心来降。”操欣然从之。

是夜，满宠突至其前，来得突兀，如华元登子反之床。揖曰：“故人别来无恙乎？”徐晃惊起，熟视之曰：“子非山阳满伯宁耶？何以至此？”宠曰：“某现为曹将军从事。今日于阵前得见故人，欲进一言，故特冒死而来。”晃乃延之坐，问其来意。宠曰：“公之勇略，世所罕有，奈何屈身于杨、韩之徒？曹将军当世英雄，其好贤礼士，天下所知也。今日阵前见公之勇，十分敬爱，故不忍以健将决死战，特遣宠来奉邀。公何不弃暗投明，共成大业？”语甚明快。晃沉吟良久，乃喟然叹曰：“吾固知奉、暹非立业之人，奈从之久矣，不忍相舍。”宠曰：“岂不闻‘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遇可事之主而交臂失之，非丈夫也！”晃起谢曰：“愿从公言。”宠曰：“何不就杀奉、暹而去，以为进见之礼？”晃曰：“以臣弑主，大不义也。吾决不为。”与吕布杀丁原大相悬绝。公明真义士，故后来独与云长公交厚。宠曰：“公真义士也！”晃遂引帐下数十骑，连夜同满宠来投曹操。早有人报知杨奉，奉大怒，自引千骑来追，大叫：“徐晃反贼休走！”正追赶间，忽然一声炮响，山上山下，火把齐明，伏军四出。曹操亲自引军当先，大喝：“我在此等候多时，休教走脱！”满宠去而徐晃必来，徐晃来而杨奉必赶，都在曹操算中。杨奉大惊。急待回军，早被曹操围住。恰好韩暹引兵来救，两军混战，杨奉走脱。曹操趁彼军乱，乘势攻击，两家军士大半多降。杨奉、韩暹势孤，引败兵投袁术去了。后文伏线。

曹操收军回营。满宠引徐晃入见，操大喜，厚待之。于是迎銮驾到许都，盖造宫室殿宇，立宗庙、社稷、省台、司院、衙门，修城郭、府库。封董承等十三人为列侯。赏功罚罪，并听曹操处置。操自封为大将军、武平侯；帝命为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毕竟封不畅，故不若自封之为爽快也。○李催、郭汜自写职衔，勒令帝封；今曹操竟自封职衔，更不劳天子费心，愈出愈奇。以荀彧为侍中尚书令；荀攸为军师；郭嘉为司马祭酒；刘晔为司空掾曹；毛玠、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催督钱粮；程昱为东平相；范成、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都令；夏侯惇、夏侯渊、曹

仁、曹洪皆为将军；吕虔、李典、乐进、于禁、徐晃皆为校尉；许褚、典韦皆为都尉。其馀将士，各各封官。自此大权皆归于曹操。总结一句。朝廷大务，先禀曹操，然后封奏天子。自此皇帝又在曹操手中过活矣。

操既定大事，乃设宴后堂，聚众谋士共议曰：“刘备屯兵徐州，自领州事；近吕布以兵败投之，备使居于小沛。若二人同心，引兵来犯，乃心腹之患也。公等有何妙计可图之？”方定许都，遂以徐州为心腹之患，可知徐州乃操所必欲争也。许褚曰：“愿请精兵五万，斩刘备、吕布之头，献于丞相。”荀彧曰：“将军勇则勇矣，不知用谋。今许都新定，未可造次用兵。彧有一计，名曰‘二虎竞食’之计。计名奇。今刘备虽领徐州，未得诏命。明公可奏请诏命，实授备为徐州牧，因密与一书，教杀吕布。事成，则备无猛士为辅，亦渐可图；事不成，则吕布必杀刘备矣。此乃二虎竞食之计也。”极似战国策士之谋。操从其言。即时奉请诏命，遣使赍往徐州，封刘备为征东将军、宜城亭侯、领徐州牧，并附密书一封。

却说刘玄德在徐州，闻帝幸许都，正欲上表庆贺，忽报天使至。出郭迎接入郡，拜受恩命毕，设宴款待来使。使曰：“君侯得此恩命，实曹将军于帝前保荐之力也。”玄德称谢。使者乃取出私书，递与玄德。玄德看罢，曰：“此事尚容计议。”已识破机关。席散，安歇来使于馆驿。玄德连夜与众商议此事。张飞曰：“吕布本无义之人，杀之无碍。”直心快口。玄德曰：“他势穷而来投我，我若杀之，亦是不义。”张飞曰：“好人难做。”看透世情语。然是为天下负好人者说法，非要人不做好人也。玄德不从。

次日，吕布来贺，玄德教请入见。布曰：“闻公受朝廷恩命，特来相贺。”玄德逊谢。只见张飞扯剑上厅，要杀吕布，玄德慌忙阻住。布大惊曰：“翼德何故只要杀我？”张飞叫曰：“曹操道你是无义之人，教我哥哥杀你！”曹操密书，却被他一口喊出。玄德连声喝退。乃引吕布同入后堂，实告前因，就将曹操所送密书与吕布看。此是玄德妙用。布看毕，泣曰：“此乃曹贼欲令我二人不和耳！”玄德曰：“兄勿忧，刘备誓不为此不义之事。”吕布再三拜谢。备留布饮酒，至晚方回。关、张曰：“兄长何故不杀吕布？”玄德曰：“此曹孟德恐我与吕布同谋伐之，故用此计，使我两人自相吞并，彼却于中取利。奈何为所使乎？”荀彧之计早被料破，可见玄德机智绝人，不是一味忠厚。关公点头道是。张飞曰：“我只要杀此贼，以绝后患！”本心自要杀此贼，固不因孟德之书

起见也。快人快语。玄德曰：“此非大丈夫之所为也。”次日，玄德送使命回京，就拜表谢恩，并回书与曹操，只言容缓图之。

使命回见曹操，言玄德不杀吕布之事。操问荀彧曰：“此计不成，奈何？”彧曰：“又有一计，名曰‘驱虎吞狼’之计。”计名又奇。操曰：“其计如何？”彧曰：“可暗令人往袁术处通问，报说刘备上密表，要略南郡。术闻之必怒而攻备。公乃明诏刘备讨袁术。两边相并，吕布必生异心。此驱虎吞狼之计也。”因刘、吕二人不肯相并，又弄出一袁术来。操大喜，先发人往袁术处，次假天子诏，发人往徐州。

却说玄德在徐州，闻使命至，出郭迎接。开读诏书，却是要起兵讨袁术。玄德领命，送使者先回。糜竺曰：“此又是曹操之计。”玄德曰：“虽是计，王命不可违也。”曹操所以能令人者，只为假托王命。遂点军马，克日起程。孙乾曰：“可先定守城之人。”玄德曰：“二弟之中，谁人可守？”关公曰：“弟愿守此城。”玄德曰：“吾早晚欲与你议事，岂可相离？”张飞曰：“小弟愿守此城。”玄德曰：“你守不得此城。你一者酒后刚强，鞭挞士卒；为下文使酒伏线。二者作事轻易，不从人谏。为下文不听陈登伏线。吾不放心。”张飞曰：“弟自今以后不饮酒，只为不饮酒，倒弄出酒风来。不打军士，诸般听人劝谏便了。”糜竺曰：“只恐口不应心。”飞怒曰：“吾跟哥哥多年，未尝失信，你如何轻料我！”玄德曰：“弟言虽如此，吾终不放心。还请陈元龙辅之，早晚令其少饮酒，不曰不饮，而曰少饮，料得张公必不肯不饮酒也。勿致失事。”陈登应诺。玄德吩咐了当，乃统马步军二万，离徐州望南阳进发。

却说袁术闻说刘备上表，欲吞其州县，乃大怒曰：“汝乃织席编屨之夫，今辄占据大郡，与诸侯同列。吾正欲伐汝，汝却反欲图我，深为可恨！”乃使上将纪灵起兵十万，杀奔徐州。两军会于盱眙。玄德兵少，依山傍水下寨。那纪灵乃山东人，一口三尖刀重五十斤。是日引兵出阵，大骂：“刘备村夫，安敢侵吾境界！”玄德曰：“吾奉天子诏，以讨不臣^[4]。汝今敢来相拒，罪不容诛。”纪灵大怒，拍马舞刀，来取玄德。关公大喝曰：“匹夫休得逞强！”出马与纪灵大战。一连三十合，不分胜负。纪灵大叫：“少歇！”关公便拨马回阵，立于阵前候之。儒雅之极，是云长身份，不是翼德身份。纪灵却遣副将荀正出马。关公曰：“只教纪灵来，与他决个雌雄！”荀正曰：“汝乃无名下将，非纪将军对手！”关公大怒，直取荀正，交马一合，砍荀正于马下。玄德驱兵杀将过去，纪灵大败，退守淮阴河口。不敢交战，只教军士来偷营劫

寨，皆被徐州杀败。两军相拒，不在话下。

却说张飞自送玄德起身后，一应杂事，俱付陈元龙管理；军机大务，自家斟酌。一日设宴，请各官赴席。众人坐定。张飞开言曰：“我兄临去时，吩咐我少饮酒，恐致失事。众官今日尽此一醉，明日都各戒酒，自己不能戒酒，却要众人陪他戒酒，妙。帮我守城。今日却都要满饮。”言罢，起身与众官把盏。酒至曹豹面前，豹曰：“我从天戒^[8]，不饮酒。”“天戒”二字新。○你自不吃酒，天何尝戒你来。飞曰：“厮杀汉如何不饮酒！一死且不惜，斗酒安足辞。我要你吃一盞。”豹惧怕，只得饮了一杯。破天戒矣。张飞把遍各官，自斟巨觥，连饮了几十杯，不觉大醉。却又起身，与众官把盏。酒至曹豹，豹曰：“某实不能饮矣！”飞曰：“汝恰才吃了，如今为何推却？”豹再三不饮。飞醉后使酒^[9]，今人每因使酒故戒酒，翼德偏因戒酒反致使酒。毕竟今人俗而翼德趣。便发怒曰：“你违我将令，该打一百！”以将令行酒令，令官不过取笑；以酒令行将令，将官却是认真。便喝军士拿下。陈元龙曰：“玄德公临去时，吩咐你甚来？”飞曰：“你文官只管文官事，休来管我。”违了将令，固非文官所得而管也。曹豹无奈，只得告求曰：“翼德公看我女婿之面，且恕我罢！”飞曰：“你女婿是谁？”豹曰：“吕布是也。”正提着他对头。飞大怒曰：“我本不欲打你，你把吕布来吓我，我偏要打你。我打你便是打吕布。”张飞使酒骂曹豹，意不在曹豹而在吕布。亦如灌夫使酒骂临汝侯，意不在临汝而在田蚡也。诸人劝不住，将曹豹鞭至五十，此五十鞭只算酒筹。众人苦苦告饶方止。不怕曹豹背痛，只怕吕布耳热。

席散，曹豹回去，深恨张飞，连夜差人赍书一封，径投小沛见吕布，备说张飞无礼。且云：“玄德已往淮南，今夜可乘飞醉，引兵来袭徐州，不可错此机会。”吕布见书，便请陈宫来议。宫曰：“小沛原非久居之地。今徐州既有可乘之隙。失此不取，悔之晚矣。”两雄不并栖，况有陈宫为之谋，曹操为之构，即无张飞使酒，布能久居小沛哉？无徒以使酒责张飞也。布从之，随即披挂上马，领五百骑先行。使陈宫引大军继进，高顺亦随后进发。曹操之攻徐州，为父报仇；吕布之袭徐州，为妻之父报仇。小沛离徐州只四五十里，上马便到。吕布到城下时，恰才四更，月色澄清。当此月明人静，正好再饮酒，如何却动兵。城上更不知觉。布到城边叫曰：“刘使君有机密使人至！”城上有曹豹军，报知曹豹。豹上城看之，便令军士开门。吕布一声暗号，众军齐入，喊声大举。张飞正醉卧府中，左右急忙摇醒，报说：“吕布赚开城门，杀将进来了！”张飞大怒，慌忙披挂，绰了丈八蛇矛^[10]。才出府门，上得马

时，吕布军马已到，正与相迎。张飞此时酒犹未醒，不能力战；吕布素知飞勇，虎牢关前已曾领教。亦不敢相逼。十八骑燕将保着张飞杀出东门，玄德家眷在府中，都不及顾了。

却说曹豹，见张飞只十数人护从，又欺他醉，遂引百十人赶来。岂非讨死。飞见豹，大怒，拍马来迎，战了三合，曹豹败走。飞赶到河边，一枪正刺中曹豹后心，此一枪只算醉笔草草。○此时酒令已完，正好杀将。连人带马死于河中。活时不肯饮酒，死时罚他吃水。飞于城外招士卒，出城者尽随飞投淮南而去。吕布入城，安抚居民。令军士一百人，守把玄德宅门，诸人不许擅入。此非吕布用情，乃感玄德示以操书之情也。

却说张飞引数十骑直到盱眙，来见玄德，具说曹豹与吕布应外合，夜袭徐州。众皆失色。玄德叹曰：“得何足喜，失何足忧！”落落丈夫语。关公曰：“嫂嫂安在？”问得紧要。飞曰：“皆陷于城中矣。”玄德默然无语。闻家眷失陷，只默然不语，后见翼德欲自刎，却放声大哭。是至情，亦是妙用。关公顿足埋怨曰：“你当初要守城时，说甚来？兄长吩咐你甚来？今日城池又失了，嫂嫂又陷了，如何得好！”张飞闻言，惶恐无地，掣剑欲自刎。正是：

举杯畅饮情何放，
拔剑捐生悔已迟！

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1] “血流”句：相传刘邦在芒砀山斩白蛇起义。芒砀（dàng），芒山、砀山的合称，在今安徽省砀山县东南。另《史记·高祖本纪》载：“秦始皇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

[2] 樊哙（kuài）：汉高祖刘邦身边的猛将，多次助其脱险。

[3] 充腴：肥胖，丰满。

[4] 朝覲：谓臣子朝见君主。

[5] 五伯：即春秋五霸。

[6] 播越：逃亡，流离失所。

[7] 不臣：不守臣节，不合臣道。

[8] 天戒：谓天性戒绝某些嗜好。

[9] 使酒：因酒使性。

[10] 绰（chāo）：抓，提。

第十五回

太史慈酣斗小霸王 孙伯符大战严白虎

吕布袭兖州，而曹操卒复兖州；吕布袭徐州，而刘备不能复徐州。非备之才不如，而实势不如也。本是吕布依刘备，今反成刘备依吕布。客转为主，主转为客，备之遇亦艰矣哉！

孙策信太史慈，而慈亦不欺孙策，英雄心事如青天白日，所以能相与有成耳。若刘备不听曹操而杀吕布，吕布乃听袁术而欲攻刘备，及为袁术所欺，而后召刘备，何无信义乃尔！翼德之欲杀之，可谓知人，翼德非莽人也。

玉玺得而孙坚亡，玉玺失而孙策霸。甚矣，玉玺之无关重轻也！成大业者，以收人才、结民心为实，而玉玺不与焉。坚之匿之，不若策之弃之。策之英雄，殆过其父。

或曰：孙策如此英雄，何不先击刘表，以报父仇？予曰：脚头不立定，未可报仇；脚头才立定，亦未可报仇。曹操初得兖州，而遽击陶谦，则吕布旋议其后；刘备未定巴蜀，而遽攻曹操，则关、张不能为功。固筹之熟矣。

前回叙曹氏立国之始，此回叙孙氏开国之由。两家已各成一局面，而刘备则尚茕茕无依。然继汉正统者，备也。故前回以刘备结，此回以刘备起。叙两家，必夹叙刘备，盖既以备为正统，则叙刘处文虽少，是正文；叙孙、曹处文虽多，皆旁文。于旁文之中带出正文，如草中之蛇，于彼见头，于此见尾；又如空中之龙，于彼见鳞，于此见爪。记事之妙，无过于是。今人读《三国志》而犹欲别读稗官，则是未尝读《三国志》也。

却说张飞拔剑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夺剑掷地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邶风》云：‘绿兮衣兮，绿衣黄里。’从来衣服比妻子。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但闻人有继妻，不闻有继兄继弟。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虽失了城池家

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况城池本非吾有，识时达势语。家眷虽被陷，吕布必不谋害，尚可设计救之。贤弟一时之误，何至遽欲捐生耶！”今之因妯娌不睦，而致兄弟不睦者多矣。同胞且然，何况异姓？观玄德数语，胜读《棠棣》一篇。说罢大哭，关、张俱感泣。

且说袁术知吕布袭了徐州，星夜差人至吕布处，许以粮五万斛、马五百匹、金银一万两、彩缎一千匹，使夹攻刘备。袁术前既不纳吕布，今又交通吕布，反复可笑。布喜，令高顺领兵五万，袭玄德之后。前曾为其所拒，今又为其所使，吕布不但无义，亦无气。玄德闻得此信，乘阴雨撤兵，弃盱眙而走，思欲东取广陵。比及高顺军来，玄德已去。高顺与纪灵相见，就索所许之物。灵曰：“公且回军，容某见主公计之。”高顺乃别纪灵回军，见吕布，具述纪灵语。布正在迟疑，忽有袁术书至，书意云：“高顺虽来，而刘备未除。且待捉了刘备，那时方以所许之物相送。”前之所许，竟似商于六百里。布怒骂袁术失信，欲起兵伐之，陈宫曰：“不可。术据寿春，兵多粮广，不可轻敌。不如请玄德还屯小沛，使为我羽翼。他日令玄德为先锋，那时先取袁术，后取袁绍，可纵横天下矣。”布听其言，令人赍书迎玄德回。忽欲攻之，忽欲迎之，反覆无常，可笑。

却说玄德引兵东取广陵，被袁术劫寨，折兵大半。回来正遇吕布之使，呈上书札，玄德大喜。关、张曰：“吕布乃无义之人，不可信也！”玄德曰：“彼既以好情待我，奈何疑之？”遂来到徐州。此在他人决不肯来，亦决不敢来。布恐玄德疑惑，先令人送还家眷。甘、糜二夫人见玄德，具说吕布令兵把定宅门，禁诸人不得入，又常使侍妾送物，未尝有缺。玄德谓关、张曰：“我知吕布必不害我家眷也。”乃入城谢吕布。张飞恨吕布，不肯随往，先奉二嫂往小沛去了。玄德入见吕布拜谢，吕布曰：“我非欲夺城，因令弟张飞在此，恃酒杀人，恐有失事，故来守之耳。”多谢。玄德曰：“备欲让兄久矣。”布假意仍让玄德，玄德力辞，还屯小沛住扎。本是吕布寄寓于刘备，今反弄成刘备寄寓于吕布，真客反为主，主反为客。关、张心中不忿，玄德曰：“屈身守分，以待天时，不可与命争也。”能屈然后能伸，确是至言。吕布令人送粮米、缎匹，自此两家和好，不在话下。

却说袁术大宴将士于寿春，人报孙策征庐江太守陆康，得胜而回。术唤策至，策拜于堂下。问劳已毕，便令侍坐饮宴。此处接写孙策，忽写他在袁术堂下趋跄拜坐，令人不解其故。直至下文方与说明，笔法妙甚。原来孙策自父丧之后，退居江南，礼贤下士。后因陶谦与策母舅丹

阳太守吴景不和，策乃移母并家属，居于曲阿，自己却投袁术。术甚爱之，常叹曰：“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因使为怀义校尉，引兵攻泾县大帅祖郎，得胜。术见策勇，复使攻陆康，今又得胜而回。补述简到。当日筵散，策归营寨。见术席间相待之礼甚傲，袁术与孙坚同辈，其待策之傲，自以为父执耳。不知英雄固不论年。策虽小，犹虎也；术虽发白，不过一老牛而已。心中郁闷，乃步月于中庭。因思：“父孙坚如此英雄，我今沦落至此！”不觉放声大哭。昔孙坚在洛阳时，曾于月下挥泪；今孙策在袁术处，亦于月下放声。一为国事伤情，一为家声发愤。“我有一片心，诉与天边月。”月之感人，甚矣哉！

忽见一人自外而入，大笑曰：“伯符何故如此？尊父在日，多曾用我。君今有不决之事，何不问我，乃自哭耶！”策视之，乃丹阳故鄣人，姓朱，名治，字君理，孙坚旧从事官也。策收泪而延之坐，曰：“策所哭者，恨不能继父之志耳。”哭得英雄。治曰：“君何不告袁公路，借兵往江东，假名救吴璟，实图大业，而乃久困于人之下乎？”正商议间，一人忽入曰：“公等所谋，吾已知之。吾手下有精壮百人，暂助伯符一马之力。”策视其人，乃袁术谋士，汝南细阳人，姓吕，名范，字子衡。袁术谋士为他人用，术之无成可知矣。策大喜，延坐共议。吕范曰：“只恐袁公路不肯借兵。”策曰：“吾有亡父留下传国玉玺，乃翁设誓抵赖，令子竟不隐讳。以为质当。”以无用之玺，换有用之兵，大有算计。范曰：“公路欲得此久矣。袁术平日妄想，却从吕范口中补出，妙。以此相质，必肯发兵。”三人计议已定。

次日，策入见袁术，哭拜曰：“父仇不能报，今母舅吴璟，又为扬州刺史刘繇所逼。策老母家小，皆在曲阿，必将被害。先说报父仇，实重在救母难。策敢借雄兵数千渡江，救难省亲。恐明公不信，有亡父留下玉玺，权为质当。”术闻有玉玺，取而视之，大喜曰：“吾非要你玉玺，今且权留在此。为后文僭号张本。我借兵三千、马五百匹与你，平定之后，可速回来。你职位卑微，难掌大权。我表你为折冲校尉、殄寇将军，不但借得兵马，兼得一个大官。克日领兵便行。”策拜谢，遂引军马，带领朱治、吕范、旧将程普、黄盖、韩当等，择日起兵。

行至历阳，见一军到。当先一人，姿质风流，仪容秀丽，见了孙策，下马便拜。策视其人，乃庐江舒城人，姓周，名瑜，字公瑾。孙策是小霸王，此人亦小范增也。原来孙坚讨董卓之时，移家舒城。瑜与孙策同年，交情甚密，因结为昆仲^[4]。策长瑜两月，瑜以兄事策。瑜叔周尚为丹阳太守，今往省亲，不但同年，亦且同志。到此与策相遇。策见

瑜大喜，诉以衷情。瑜曰：“某愿施犬马之力，共图大事。”策喜曰：“吾得公瑾，大事谐矣！”便令与朱治、吕范等相见。瑜谓策曰：“吾兄欲济大事，亦知江东有二张乎？”一人荐出二人。○能成大事者，必能得士；能助人成大事者，必能荐贤。策曰：“何为二张？”瑜曰：“一人乃彭城张昭，字子布；一人乃广陵张紘，字子纲。二人皆有经天纬地之才，因避乱隐居于此。吾兄何不聘之？”策喜，即便令人赍礼往聘，俱辞不至。有身份。若呼之即至者，周瑜亦不荐之矣。策乃亲到其家，与语大悦。力聘之，二人许允。策遂拜张昭为长史兼抚军中郎将，张紘为参谋、正议校尉，商议攻击刘繇。

却说刘繇字正礼，东莱牟平人也，亦是汉室宗亲，太尉刘宠之侄，兖州刺史刘岱之弟。旧为扬州刺史，屯于寿春，被袁术赶过江东，故来曲阿。叙明刘繇来历。当下闻孙策兵至，急聚众将商议。部将张英曰：“某领一军，屯于牛渚，纵有百万之兵，亦不能近。”言未毕，帐下一人高叫曰：“某愿为前部先锋！”众视之，乃东莱黄县人太史慈也。慈自解了北海之围后，便来见刘繇，繇留于帐下。补应前文。当日听得孙策来到，愿为前部先锋。繇曰：“你年尚轻，未可为大将，袁术以年轻孙策，刘繇亦以年轻太史慈。术与繇是一流人。只在吾左右听命。”太史慈不喜而退。张英领兵至牛渚，积粮十万于邸阁^[2]。孙策引兵到，张英出迎，两军会于牛渚滩上。孙策出马，张英大骂，黄盖便出。与张英战不数合，忽然张英军中大乱，报说寨中有人放火。此放火者，果何人耶？事诚意外之事，文亦意外之文。张英急回军。孙策引军前来，乘势掩杀。张英弃了牛渚，望深山而逃。原来那寨后放火的，乃是两员健将，一人乃九江寿春人，姓蒋，名钦，字公奕；一人乃九江下蔡人，姓周，名泰，字幼平。二人皆遭世乱，聚人在扬子江中，劫掠为生。久闻孙策为江东豪杰，能招贤纳士，故特引其党三百余人，前来相投。二人不待相投而后立功，乃先立功而后相投，来得甚奇。策大喜，用为军前校尉。收得牛渚邸阁粮食、军器，并降卒四千余人，遂进兵神亭。

却说张英败回见刘繇，繇怒欲斩之。谋士笮融、薛礼劝免，使屯兵零陵城拒敌。刘繇自领兵于神亭岭南下营，孙策于岭北下营。策问土人^[3]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在岭上。”光武庙宜在洛阳，奈何神亭岭亦有之？意者洛阳太庙焚毁，而刘繇自以为宗室，乃立庙于此耶？策曰：“吾夜梦光武召我相见，当往视之。”孙策后来不信神仙，此日独信梦兆，何也？长史张昭曰：“不可。岭南乃刘繇寨，尚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焉！”遂披挂绰枪上马，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共十三骑，出寨上岭，到庙焚香。下马

参拜已毕，策向前跪祝曰^[4]：“若孙策能于江东立业，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卿自欲兴孙家基业，与刘家何与？且正与刘家宗亲作对，何反向汉室祖先致祝也？○小霸王欲求神力助攻刘氏，当求项羽庙而祝之。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探看刘繇寨栅。”诸将皆以为不可，策不从。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早有伏路小军飞报刘繇。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跃曰^[5]：“此时不捉孙策，更待何时！”遂不候刘繇将令，竟自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都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同行。此小将军不传其名，可竟称之为小太史慈。众将皆笑。燕雀笑鸿鹄。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方始回马。足见孙策大胆。正行过岭，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儒雅之极。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只我便是。从容之极。你两个一齐来并我一个，我不惧你。我若怕你，非孙伯符也。”孙郎独战太史慈，此项羽所谓独身挑战者也。慈曰：“你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纵马横枪，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在旁观者眼中摹写一笔，妙。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乃佯输诈败，引孙策赶来。慈却不由旧路上岭，竟转过山背后。策赶到，大喝曰：“走的不算好汉！”慈心中自恃：“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6]。不愁捉不得孙策，只愁捉了被人夺去，可谓目无孙策矣。再引一程，教这厮没寻处，方好下手。”于是且战且走。策那里肯舍，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去，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杀得好看。马不知走的那里去了。不惟从人失散，且复“爱丧其马”。两个弃了枪，揪住厮打，不打不成相识。战袍扯得粉碎。策手快，掣了太史慈背上的短戟，慈亦掣了策头上的兜鍪。策把戟来刺慈，慈把兜鍪遮架。策即以慈之戟刺慈，慈亦即以策之盔御策。同是以敌治敌，同是以我困我。忽然喊声后起，乃刘繇接应军到来，约有千馀。策正慌急，程普等十二骑亦冲到，策与慈方才放手。慈于军中讨了一匹马，细。取了枪，上马复来。孙策的马却是程普收得，细。策亦取枪上马。刘繇一千馀军和程普等十二骑混战，逶迤杀到神亭岭下^[7]。喊声起处，周瑜领军来

到。赖有此军接应，不然孙策亦轻身陷敌矣。独不记乃尊岷山故事耶？刘繇自引大军，杀下岭来。时近黄昏，风雨暴至，两下各自收军。若非风雨，慈、策二人将直杀至大天明矣。

次日，孙策引军到刘繇营前，刘繇引军出迎。两阵圆处，孙策把枪挑太史慈的小戟于阵前，令军士大叫曰：“太史慈若不是走的快，已被刺死了！”太史慈亦将孙策兜鍪挑于阵前，前日虎牢关上，挑孙坚赤帟，今日神亭岭下，挑孙策兜鍪，可称落帽世家。也令军士大叫曰：“孙策头已在此！”两军呐喊，这边夸胜，那边道强。太史慈出马，要与孙策决个胜负，策遂欲出。程普曰：“不须主公劳力，某自擒之。”程普出到阵前，太史慈曰：“你非我之敌手，只教孙策出马来！”程普大怒，挺枪直取太史慈。两马相交，战到三十合，刘繇急鸣金收军。太史慈曰：“我正要捉拿贼将，何故收军？”刘繇曰：“人报周瑜领军袭取曲阿，有庐江松滋人陈武，字子烈，接应周瑜入去。此段事即在刘繇口中叙出，甚省笔。吾家基业已失，不可久留。速往秣陵，会薛礼、笮融军马，急来接应。”太史慈跟着刘繇退军，孙策不赶，收住人马。长史张昭曰：“彼军被周瑜袭取曲阿，无恋战之心，今夜正好劫营。”孙策然之。当夜分军五路，长驱大进，刘繇军兵大败，众皆四纷五落。太史慈独力难当，引十数骑连夜投泾县去了。

却说孙策又得陈武为辅，其人身长七尺，面黄睛赤，形容古怪。前只在刘繇口中述其事，今却在孙策眼中见其人，补叙得好。策甚敬爱之，拜为校尉，使作先锋攻薛礼。武引十数骑突入阵去，斩首级五十馀颗，只十数骑耳，斩首如此之多，足见其勇。薛礼闭门不敢出。策正攻城，忽有人报：“刘繇会合笮融，去取牛渚。”孙策大怒，自提大军，竟奔牛渚。刘繇、笮融二人出马迎敌，孙策曰：“吾今到此，你如何不降？”刘繇背后一人，挺枪出马，乃部将于糜也。与策战，不三合，被策生擒过去，拨马回阵。繇将樊能见捉了于糜，挺枪来赶。那枪刚搠到策后心，策阵上军士大叫：“背后有人暗算！”策回头忽见樊能马到，乃大喝一声，声如巨雷。樊能惊骇，倒翻身撞下马来，破头而死。策到门旗下将于糜丢下，已被挟死。一霎时挟死一将，喝死一将，自此人皆呼孙策为“小霸王”。忙中夹注一笔，妙。霸王无面见江东，今小霸王复霸江东，或即项羽后身亦未可知。当日刘繇兵大败，人马大半降策。策斩首级万馀。刘繇与笮融走豫章，投刘表去了。又是到孙策仇人处。

孙策还兵，复攻秣陵，亲到城壕边，招谕薛礼投降。城上暗放一冷箭，正中孙策左腿，翻身落马。众将急救起，还营拔箭，以金疮药傅

之^[8]。策令军中诈称主将中箭身死。孙坚真被射死，孙策诈作射死。一真一假，一死一生，令人不测。军中举哀。拔寨齐起。薛礼听知孙策已死，连夜起城内之军，与骁将张英、陈横杀出城来追之。忽然伏兵四起，孙策当先出马，高声大叫：“孙郎在此！”孙策不死，无异孙坚复生。众军皆惊，尽弃枪刀，拜于地下。策令休杀一人。张英拨马回走，被陈武一枪刺死，陈横被蒋钦一箭射死，薛礼死于乱军之中。策入秣陵，安辑居民^[9]，移兵至泾县来捉太史慈。

却说太史慈招得精壮二千余人，并所部兵，正要来与刘繇报仇。孙策与周瑜商议活捉太史慈之计。瑜令三面攻县，只留东门放走，离县二十五里，三路各伏一军，太史慈到那里，人困马乏，必然被擒。原来太史慈所招军，大半是山野之民，不谙纪律^[10]。然则虽有二千人，原只太史慈一人耳。泾县城头，苦不甚高^[11]。当夜，孙策命陈武短衣持刀，首先爬上城放火。太史慈见城上火起，上马投东门走，背后孙策引军来赶。太史慈正走，后军赶至三十里，却不赶了。太史慈走了五十里，人困马乏，芦苇之中，喊声忽起。慈急待走，两下里绊马索齐来，将马绊翻了，生擒太史慈，解投大寨。

策知解到太史慈，亲自出营，喝散士卒，自释其缚，将自己锦袍衣之。孙策为小霸王，太史慈亦一小英布也。但项羽不能用英布，孙策能用慈，胜项羽多矣。请入寨中，谓曰：“我知子义真丈夫也。刘繇蠢辈，不能用为大将，以致此败。”贬驳刘繇，隐然夸奖自己。慈见策待之甚厚，遂请降。策执慈手，笑曰：“神亭相战之时，若公获我，还相害否？”慈笑曰：“未可知也。”极似穿封戌对楚灵王语。策大笑，请入帐，邀之上坐，设宴款待。慈曰：“刘君新破，士卒离心。某欲自往收拾馀众以助明公，不识能相信否？”策起谢曰：“此诚策所愿也。今与公约：明日日中，望公来还。”慈应诺而去。诸将曰：“太史慈此去必不来矣。”策曰：“子义乃信义之士，必不背我。”众皆未信。

次日，立竿于营门以候日影。恰将日中，太史慈引一千馀众到寨。孙策大喜，众皆服策之知人。有孙策之信太史慈，乃有孙权之信诸葛亮。弟正学其兄也。于是孙策聚数万之众下江东，安民恤众，投者无数。江东之民，皆呼策为“孙郎”，但闻孙郎兵至，皆丧胆而走。及策军到，并不许一人掳掠，鸡犬不惊。人民皆悦，犒牛酒到寨劳军，策以金帛答之，欢声遍野。项羽好杀，每欲屠城，今小霸王绝胜老霸王矣。其刘繇旧军愿从军者听从，不愿为军者给赏归农。江南之民，无不仰颂，勇者不必有仁，孙郎勇而能仁，尤为难得。由是兵势大盛。策乃迎母、

叔、诸弟，俱归曲阿，使弟孙权与周泰守宣城，孙权此处方出头。策领兵南取吴郡。

时有严白虎，自称东吴德王，据吴郡，遣部将守住乌（城）〔程〕、嘉兴。当日白虎闻策兵至，令弟严舆出兵，会于枫桥。孙郎既得陈武，又得太史慈，已有二虎，何惧此一虎？舆横刀立马于桥上。有人报入中军，策便欲出。一将之勇有馀，君人之度未足。张紘谏曰：“夫主将乃三军之所系命，不宜轻敌小寇，愿将军自重。”策谢曰：“先生之言如金石，但恐不亲冒矢石，则将士不用命耳。”随遣韩当出马。比及韩当到桥上时，蒋钦、陈武早驾小舟，从河岸边杀过桥来，乱箭射倒岸上军。二人飞身上岸砍杀，严舆退走。韩当引军直杀到阊门下，贼退入城里去了。策分兵水陆并进，围住吴城，一困三日，无人出战。策引众军到阊门外招谕。城上一员裨将，左手托定护梁，右手指着城下大骂。太史慈就马上拈弓取箭，顾军将曰：“看我射中这厮左手。”说声未绝，弓弦响处，果然射个正中，把那将的左手射透，反牢钉在护梁上。此将但会骂人，却不能回手相应。城下城上人见者无不喝采。城下人喜而喝采，宜矣；城上人正当着急，如何也喝采？想苏州人固应有此清兴。众人救了这人下城。白虎大惊曰：“彼军有如此人，安能敌乎？”遂商量求和。次日，使严舆出城来见孙策。策请舆入帐饮酒。酒酣，问舆曰：“令兄意欲如何？”舆曰：“欲与将军平分江东。”策大怒曰：“鼠辈安敢与吾相等！”彼自名“白虎”，策乃目之曰鼠辈。命斩严舆。舆拔剑起身，策飞剑砍之，应手而倒，割下首级，令人送入城中。

白虎料敌不过，弃城而走。策进兵追袭，黄盖攻取嘉兴，太史慈攻取乌（城）〔程〕，数州皆平。白虎奔余杭，于路劫掠，人遇孙家兵如遇青龙，遇严家兵真遇白虎。被土人凌操领乡人杀败，望会稽而走。凌操父子二人，来接孙策，策使为从征校尉，遂同引兵渡江。严白虎聚寇分布于西津渡口，程普与战，复大败之。连夜赶到会稽。会稽太守王朗欲引兵救白虎，忽一人出曰：“不可。孙策用仁义之师，白虎乃暴虐之众，还宜擒白虎以献孙策。”此言甚当。朗视之，乃会稽余姚人，姓虞，名翻，字仲翔，现为郡吏。朗怒叱之，翻长叹而出。

朗遂引兵会合白虎，同陈兵于山阴之野。两阵对圆，孙策出马，谓王朗曰：“吾兴仁义之兵，来安浙江，汝何故助贼？”朗骂曰：“汝贪心不足，既得吴郡，而又强并吾界。今日特与严氏报仇！”王朗亦一时名士，何不识好歹至此。孙策大怒，正待交战，太史慈早出。王朗拍马舞

刀，与慈战不数合，朗将周昕杀出助战。孙策阵中，黄盖飞马接住周昕交锋。两下鼓声大震，互相鏖战。

忽王朗阵后先乱，一彪军从背后抄来。来得奇。朗大惊，急回马来迎，原来是周瑜与程普引军刺斜杀来。孙郎每亏周郎接应。孙郎之下江东，周郎之功居多。前后夹攻，王朗寡不敌众，与白虎、周昕杀条血路，走入城中，拽起吊桥，坚闭城门。孙策大军乘势赶到城下，分布众军四门攻打。王朗在城中见孙策攻城甚急，欲再出兵决一死战。严白虎曰：“孙策兵势甚大，足下只宜深沟高垒，坚壁勿出。不消一月，彼军粮尽，自然退走。那时乘虚掩之，可不战而破也。”朗依其议，乃固守会稽城而不出。几如勾践之甲楯五千。

孙策一连攻了数日，不能成功，乃与众将计议。孙静曰：“王朗负固守城，难可卒拔。会稽钱粮，大半屯于渣渚。其地离此数十里，莫若以兵先据其内，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孙权有叔，孙坚有弟。策大喜曰：“叔父妙用，定破贼人矣！”即下令于各门燃火，虚张旗号，设为疑兵，连夜撤围南去。周瑜进曰：“主公大兵一起，王朗必然出城来赶，可用奇兵胜之。”策曰：“吾今准备下了，取城只在今夜。”遂令军马起行。名取渣渚，其意实在会稽。孙郎兵法颇妙，非徒勇也。

却说王朗闻报孙策军马退去，自引众人来敌楼上观望，见城下烟火并起，旌旗不杂，心下持疑。周昕曰：“孙策走矣，特设此计以疑我耳，可出兵袭之。”严白虎曰：“孙策此去，莫非要去渣渚？我引部兵，与周将军追之。”朗曰：“渣渚是我屯粮之所，正须提防。汝引兵先行，吾随后接应。”白虎与周昕领五千兵出城追赶。将近初更，离城二十馀里，忽密林里一声鼓响，火把齐明。白虎大惊，便勒马回走，一将当先拦住，火光中视之，乃孙策也。周昕舞刀来迎，被策一枪刺死。馀众皆降。白虎杀条血路，望余杭而走。王朗听知前军已败，不敢入城，引部下奔逃海隅去了。孙策复回大军，乘势取了城池，安定人民。不隔一日，只见一人将着严白虎首级，来孙策军前投献。策视其人，身長八尺，面方口阔，问其姓名，乃会稽馀姚人，姓董，名袭，字元代。此人亦先立功而后出姓名，与前文一样笔法。策喜，命为别部司马，自是东路皆平。令叔孙静守之，令朱治为吴郡太守。收军回江东。

却说孙权与周泰守宣城，忽山贼窃发，四面杀至。时值更深，不及抵敌，泰抱权上马。贼用刀来砍，泰赤体步行，提刀杀贼，砍杀十馀人。随后一贼跃马挺枪，直取周泰，被泰扯住枪拖下马来，夺了枪、马，杀条血路，救出孙权。馀贼远遁。周泰身被十二枪，有如此用命之

将，安得不兴。金疮发胀，命在须臾。策闻之大惊。帐下董袭曰：“某曾与海寇相持，身遭数枪。得会稽一个贤郡吏虞翻荐一医者，半月而愈。”因荐医遂并荐一荐医之人，曲折之甚。策曰：“虞翻莫非虞仲翔乎？”袭曰：“然。”策曰：“此贤士也，我当用之。”急于求医，更急于用贤。乃令张昭与董袭同往，聘请虞翻。

翻至，策优礼相待，拜为功曹。因言及求医之意。先拜官而后问医，是为其贤士而用之，非专托其请医生也。翻曰：“此人乃沛国譙郡人，姓华，名佗，字元化，真当世之神医也。当引之来见。”不一日引至。策见其人童颜鹤发，飘然有出世之姿^[12]，华佗先于此处出现。乃待为上宾，请视周泰疮。佗曰：“此易事耳。”投之以药，一月而愈。策大喜，厚谢华佗。遂进兵，杀除山贼，江南皆平。孙策分拨将士守把各处隘口，一面写表申奏朝廷，一面结交曹操，一面使人致书与袁术取玉玺。

却说袁术暗有称帝之心，乃回书推托不还。孙坚匿玺而不出，袁术赖玺而不还，皆以此玺为奇货。不知在人不在玺，犹之在德不在鼎也。急聚长史杨大将，都督张勋、纪灵、桥蕤，上将雷薄、陈兰等三十余人商议曰：“孙策借我军马起事，今日尽得江东地面，乃不思报本，而反来索玺，殊为无礼。当以何策图之？”长史杨大将曰：“孙策据长江之险，兵精粮广，未可图也。今当先伐刘备，此卷书以备始，亦以备终。以报前日无故相攻之恨，然后图取孙策未迟。某献一计，使备即日就擒。”正是：

不去江东图虎豹，
却来徐郡斗蛟龙。

不知其计若何，且听下文分解。

[1] 昆仲：兄弟。长曰昆，次曰仲。

[2] 邸阁：古代官府所设储存粮食等物资的仓库。

[3] 土人：世代居住本地的人。

[4] 祝：祈祷。

[5] 踊跃：欢欣鼓舞的样子。

[6] 吃：被，让。

[7] 逶迤：曲折行进。

[8] 金疮：金属利器对人体所造成的创伤。傅：涂搽。

[9] 安辑：安抚。

[10] 谙（ān）：熟悉，知道。

[11] 苦：副词，用同“可”。犹却，表示转折。

[12] 出世：超出世人。

第十六回

吕奉先射戟辕门 曹孟德败师涪水

操欲杀布，而备出书以示布，术欲攻备，而布亦射戟以救备，相报之道也。操因备之不杀布，而使构怨于术，术因布之不攻备，而遂求婚于布，相取之谋也。以相报之道言之，布在玄德度内；以相取之谋论之，术亦在孟德算中。

尝纵观春秋时事，婚姻每为敌国。辰嬴在晋，而秦尝伐晋；穆姬在秦，而晋尝绝秦。况吕布不有其父，何有其婿；袁术不有其同族之兄，何有于异姓之戚。安在疏不间亲耶？或解之曰：天下尽有于父母则背之、于儿女则昵之者，于兄弟则背之、于外戚则亲之者。人情颠倒，往往如是。此固陈宫之所必欲劝，而陈珪之所必欲争耳。

毛遂对楚王曰：“合纵为楚，非为赵。”吕布恐袁术取小沛，则徐州危，其劝和也为己，非为备也。张仪劝楚绝齐欢，而楚遂为秦所弱。陈珪恐袁、吕之交合，则不利于刘，亦不利于曹，其劝绝也，亦为刘、为曹，而非为布也。惟布本不为备，故夺马求和，便不许备。而射戟之时，口口为备，矜德色于备，一似助备无有如布者。珪不惟不为布，方父子同谋以图布。而绝婚之谋，口口为布，谆谆爱布，一似效忠于布无有如珪者。《三国志》有《战国策》之譎，而《战国策》无《三国志》之巧，真绝世妙文哉！

操之忌备，前既欲使吕布图之，后又使袁术攻之，而决不肯自杀之者，要推恶人与别人做。盖以其为人望所归，而不欲使吾有害贤之名也。此等奸雄，奸到绝顶。佗父不解，读书至此，失声叹曰：“曹操亦有好处。”此真为曹操所笑矣。

董卓爱妇人，曹操亦爱妇人。乃卓死于布，而操不死于綉，何也？曰：卓之死，为失心腹猛将之心；操之不死，为得心腹猛将之助也。兴亡成败，止在能用人与否耳，岂在好色不好色哉！吴王不用子胥，虽无西施亦亡；吴王能用子胥，虽有西施何害？袁中郎先生作《灵岩记》曰：“先齐有好内之桓公，仲父云无害霸；蜀宫无倾国之美入，刘禅竟

为俘虏。”此千古风流妙论。

摹写典韦以死拒敌，淋漓痛快，令人读之，凛凛有生气，是篇中出色处。

却说杨大将献计，欲攻刘备，袁术曰：“计将安出？”大将曰：“刘备军屯小沛，虽然易取，奈吕布虎踞徐州，前次许他金帛粮马，至今未与，恐其助备。今当令人送与粮食，以结其心，前番是赊，今番是现。使其按兵不动，则刘备可擒。先擒刘备，后图吕布，徐州可得也。”术喜，便具粟二十万斛，令韩胤赍密书往见吕布。先送后讲。吕布甚喜，赖物便怒，得物便喜，真如小儿。重待韩胤。胤回告袁术，术遂遣纪灵为大将，雷薄、陈兰为副将，统兵数万，进攻小沛。玄德闻知此信，聚众商议。张飞要出战。孙乾曰：“今小沛粮寡兵微，如何抵敌？可修书告急于吕布。”张飞曰：“那厮如何肯来？”玄德曰：“乾之言善。”遂修书与吕布。书略曰：

伏自将军垂念，令备于小沛容身，实拜云天之德。今袁术欲报私仇，遣纪灵领兵到县。亡在旦夕，非将军莫能救。望驱一旅之师，以救倒悬之急，不胜幸甚！

吕布看了书，与陈宫计议曰：“前者袁术送粮致书，盖欲使我不救玄德也。今玄德又来求救。吾想玄德屯军小沛，未必遂能为我害；若袁术并了玄德，则北连泰山诸将以图我，我不能安枕矣。不若救玄德。”遂点兵起程。吕布从来没有主张，独此番大有定见。

却说纪灵起兵，长驱大进，已到沛县东南，扎下营寨。昼列旌旗，遮映山川；夜设火鼓，震明天地。形容得声势。玄德县中，止有五千余人，也只得勉强出县，布阵安营。忽报吕布引兵，离县一里西南上扎下营寨。纪灵知吕布领兵来救刘备，急令人致书于吕布，责其无信。袁术先曾无信，今怪吕布不得。布笑曰：“我有一计，使袁、刘两家都不怨我。”乃发使往纪灵、刘备寨中，请二人饮宴。此非饮宴时，岂欲以杯酒释兵权耶？奇绝。玄德闻布相请，即便欲往。关、张曰：“兄长不可去。吕布必有异心。”玄德曰：“我待彼不薄，彼必不害我。”遂上马而行，去得有胆。关、张随往。

到吕布寨中入见，布曰：“吾今特解公之危，且不明言解危之法，妙。异日得志，不可相忘。”与白门楼相照。玄德称谢。布请玄德坐，关、张按剑立于背后。人报纪灵到，玄德大惊，欲避之，布曰：“吾特

请你二人来会议，勿得生疑。”玄德未知其意，心下不安。纪灵下马入寨，却见玄德在帐上坐，大惊，抽身便回，同是一惊，纪灵尤甚。左右留之不住。吕布向前一把扯回，如提童稚。数万之众，而以童稚将之，关、张兵虽少，不足惧也。灵曰：“将军欲杀纪灵耶？”此句着忙之极。布曰：“非也。”灵曰：“莫非杀大耳儿乎？”此句又过望之极。布曰：“亦非也。”灵曰：“然则为何？”布曰：“玄德与布，乃兄弟也。今为将军所困，故来救之。”且不明言救之之法，妙。灵曰：“若此，则杀灵也？”此句更着忙得妙。布曰：“无有此理。布平生不好斗，惟好解斗。吾今为两家解之。”绝似今日讼师之言。灵曰：“请问解之之法？”未入门，先请问，情景逼真。布曰：“吾有一法，从天所决。”且只含吐，不即说出，妙。乃拉灵入帐，与玄德相见。两人不以兵戎相见，而以酒食，大奇。二人各怀疑忌。

布乃居中坐，使灵居左，备居右，主居中而客居左右，是大阿哥身分。且教设宴行酒。今大阿哥惯要备酒替人和事，盖有所觊觎于其间也。若吕布替玄德和事而不索谢，胜今之大阿哥多矣。酒行数巡，布曰：“你两家看我面上，俱各罢兵。”开谈且只如此。玄德无语。灵曰：“吾奉主公之命，提十万之兵，专捉刘备，如何罢得？”张飞大怒，拔剑在手，叱曰：“吾虽兵少，觑汝辈如儿（觑）〔戏〕耳。吕布提之如童稚，则张飞觑之如儿戏矣。你比百万黄巾何如？你敢伤我哥哥！”有玄德之无语，少不得张飞之发作。关公急止之曰：“你看吕将军如何主意，那时各回营寨厮杀未迟。”有张公之发作，少不得关公之劝解。○做好做恶，自收自放，今之听处事者，多用此法。吕布曰：“我请你两家解斗，须不教尔厮杀。”是和事人声口。这边纪灵不忿，那边张飞只要厮杀。情景逼真。

布大怒，教左右：“取我戟来！”布提画戟在手，纪灵、玄德尽皆失色。本是解和，却故作此惊人之笔。布曰：“我劝你两家不要厮杀，尽在天命。”令左右接过画戟，去辕门外远远插定，乃回顾纪灵、玄德曰：“辕门离中军一百五十步。吾若一箭射中戟小枝，你两家罢兵。方说出解之之法，妙。如射不中，你各自回营，安排厮杀。有不从吾言者，并力拒之。”鲁仲连聊城一矢，难为了燕将，只为得一边；不若吕奉先辕门一箭，却不难为纪灵，是两边都为。纪灵私忖：“戟在一百五十步之外，安能便中？且落得应允。待其不中，那时凭我厮杀。”一个度其未必中。便一口许诺。玄德自无不允。布都教坐，再各饮一杯酒。读者至此，将拭目观射矣，却偏教再饮酒。顿跌绝妙。酒毕，布教取弓箭来。玄德暗祝曰：“只愿他射得中便好！”一个祝其必中。摹写两人心

事如画。只见吕布挽起袍袖，搭上箭，扯满弓，叫一声：“着！”正是：

弓开如秋月行天，
箭去似流星落地。绝妙好词。

一箭正中画戟小枝，帐上帐下将校齐声喝采。读者至此亦为喝采。后人
有诗赞之曰：

温侯神射世间稀，
曾向辕门独解危。
落日果然欺后羿^[1]，
号猿直欲胜由基^[2]。
虎筋弦响弓开处，
雕羽翅飞箭到时。
豹子尾摇穿画戟，
雄兵十万脱征衣。

当下吕布射中画戟小枝，呵呵大笑，其实得意。掷弓于地，执纪灵、玄德之手曰：“此天令你两家罢兵也！”应前“从天所决”、“尽在天命”等语。喝教军士：“斟酒来，各饮一大觥！”处处夹写酒，妙。玄德暗称：“惭愧^[3]！”应前暗祝意。纪灵默然半晌，应前暗忖。告布曰：“将军之言，不敢不听。奈纪灵回去，主人如何肯信？”布曰：“吾自作书覆之便了。”一枝箭消缴二十万斛。酒又数巡，纪灵求书先回。布谓玄德曰：“非我则公危矣！”玄德拜谢，与关、张回。次日，三处军马都散。

不说玄德入小沛，吕布归徐州，却说纪灵回淮南见袁术，说吕布辕门射戟解和之事，呈上书信。袁术大怒曰：“吕布受吾许多粮米，正项军粮且不肯发，今白送落二十万斛，岂不着恼。反以此儿戏之事，偏护刘备。吾当自提重兵，亲征刘备，兼讨吕布。”纪灵曰：“主公不可造次。吕布勇力过人，一把如提童稚之时，实亲领教其勇力。兼有徐州之地。若布与刘备首尾相连，不易图也。灵闻布妻严氏有一女，已及笄^[4]，主公有一子，可令人求亲于布。布若嫁女于主公，必杀刘备。此乃疏不间亲之计也。”贿赂不中，变为仇敌，仇敌不便，变为婚姻，愈出愈奇。○前处处说吕布妻小，知布儿女情深。袁术从之，即日遣韩胤为媒，赍礼物往徐州求亲。胤到徐州见布，称说：“主公仰慕将军，欲求令爱为儿妇，永结秦晋之好。”布入谋于妻严氏。原来吕布有二妻一妾：先娶严氏为正妻，后娶貂蝉为妾，及居小沛时，又娶曹豹之女为次妻。曹氏先亡无出，貂蝉亦无所出，惟严氏生一女，布最钟爱。补叙得

妙。当下严氏对布曰：“吾闻袁公路久镇淮南，兵多粮广，早晚将为天子。为后袁术称帝伏笔。若成大事，则吾女有后妃之望。只不知他有几子？”确是妇人声口。布曰：“止有一子。”妻曰：“既如此，即当许之。纵不为皇后，吾徐州亦无忧矣。”人家婚姻，多凭妇人作主，只要亲家富贵。古今同然。布意遂决，厚款韩胤，许了亲事。

韩胤回报袁术。术即备聘礼，仍令韩胤送至徐州。吕布受了，设席相待，留于馆驿安歇。次日，陈宫竟往馆驿内，拜望韩胤。又一个帮做媒的来了。讲礼毕，坐定，宫乃叱退左右，对胤曰：“谁献此计，教袁公与奉先联姻？意在取刘玄德之头乎？”一语道破。胤失惊，起谢曰：“乞公台勿泄！”宫曰：“吾自不泄，只恐其事若迟，必被他人识破，事将中变。”为后陈珪说吕布绝婚伏线。胤曰：“然则奈何？愿公教之。”宫曰：“吾见奉先，使其即日送女就亲，何如？”一个方来下聘，一个便去催妆。胤大喜，称谢曰：“若如此，袁公感佩明德不浅矣！”宫遂辞别韩胤，入见吕布曰：“闻公女许嫁袁公路，甚善。但不知于何日结亲？”布曰：“尚容徐议。”宫曰：“古者自受聘至成婚之期，各有定例。天子一年，诸侯半年，大夫一季，庶民一月。”布曰：“袁公路天赐国宝，映带玉玺，好。早晚当为帝。今从天子例，可乎？”是何言欤？与严氏如出一口。宫曰：“不可。”布曰：“然则仍从诸侯例？”宫曰：“亦不可。”等不及半年。布曰：“然则将从卿大夫例矣？”宫曰：“亦不可。”又等不及一季。布笑曰：“公岂欲吾依庶民例耶？”宫曰：“非也”。然则并一月亦等不及矣。布曰：“然则公意欲如何？”宫曰：“方今天下，诸侯互相争雄。今公与袁公路结亲，诸侯保无有（疾）〔嫉〕妒之心？若复远择吉期，或竟乘我良辰，伏兵半路以夺之，如之奈何？其言亦殊动听。为今之计，不许便休，既已许之，当趁诸侯未知之时，即便送女到寿春，‘求我庶士，迨其今兮。’另居别馆，然后择吉成亲，万无一失也。”布喜曰：“公台之言甚当。”遂入告严氏，连夜具办妆奁，收拾宝马香车，令宋宪、魏续一同韩胤送女前去。鼓乐喧天，送出城外。谚云：“朝种树，晚乘凉。”竟似娶妾一般，可笑。

时陈元龙之父陈珪，养老在家，闻鼓乐之声，遂问左右。左右告以故，珪曰：“此乃疏不间亲之计也。玄德危矣！”遂扶病来见吕布。“为吕者左袒”，陈宫是也。“为刘者右袒”，陈珪是也。布曰：“大夫何来？”珪曰：“闻将军死至，特来吊丧。”故作惊人语。婚、丧、贺、吊，映衬成文。布惊曰：“何出此言？”珪曰：“前者袁公路以金帛送公，欲杀刘玄德，而公以射戟解之。今忽来求亲，其意盖欲以公女为

质，质物犹可，质人不堪；质子犹可，质女不堪。随后就来攻玄德而取小沛。小沛亡，徐州危矣。且彼或来借粮，或来借兵，公若应之，是疲于奔命，而又结怨于人；若其不允，是弃亲而启兵端也。言袁术将攻徐州。况闻袁术有称帝之意，是造反也。彼若造反，则公乃反贼亲属矣，得无为天下所不容乎？”言天下皆将攻徐州。布大惊曰：“陈宫误我！”急命张辽引兵追赶，至三十里之外，将女抢归。高宗刻印销印，正见其有决断。吕布送婚夺婚，正见其无主张。连韩胤都拿回监禁，不放归去。殊非待媒礼。却令人回复袁术，只说女儿妆奁未备，俟备毕便自送来。陈珪又说吕布，使解韩胤赴许都，恶极，妙极。○又为后文伏线。布犹豫未决。

忽人报：“玄德在小沛招军买马，不知何意。”布曰：“此为将者本分事，何足为怪？”正话间，宋宪、魏续至，告布曰：“我二人奉明公之命，往山东买马，买得好马三百馀匹。回至沛县界首，被强寇劫去一半。打听得乃刘备之弟张飞，诈妆山贼，抢劫马匹去了。”此是醒时夺的，不是使酒。吕布听了大怒，随即点兵往小沛来斗张飞。玄德闻知大惊，慌忙领兵出迎。两阵圆处，玄德出马曰：“兄长何故领兵到此？”布指骂曰：“我辕门射戟，救你大难，你何故夺我马匹？”玄德曰：“备因缺马，令人四下收买，安敢夺兄马匹？”布曰：“你便使张飞夺了我好马一百五十匹，尚自抵赖！”张飞挺枪出马曰：“是我夺了你好马，你今待怎么？”快人快语。布骂曰：“环眼贼！你累次渺视我！”飞曰：“我夺你马你便恼，你夺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说了！”妙妙。其言又快直又公平。布挺戟出马，来战张飞，飞亦挺枪来迎。两个酣战一百馀合，未见胜负。玄德恐有疏失，急鸣金收军入城。吕布分军，四面围定。

玄德唤张飞，责之曰：“都是你夺他马匹，惹起事端，如今马匹在何处？”飞曰：“都寄在各寺院内。”玄德随令人出城至吕布营中，说情愿送还马匹，两相罢兵。布欲从之，陈宫曰：“今不杀刘备，久后必为所害！”亦伏白门楼之事。布听之，不从所请，攻城愈急。玄德与糜竺、孙乾商议。孙乾曰：“曹操所恨者，吕布也。不若弃城走许都，投奔曹操，借军破布，此为上策。”玄德曰：“谁可当先破围而出？”飞曰：“小弟情愿死战！”玄德令飞在前，云长在后，自居于中，保护老小。当夜三更，乘着月明，出北门而走。正遇宋宪、魏续，被翼德一阵杀退，得出重围。后面张辽赶来，关公敌住。吕布见玄德去了，也不来赶，随即入城安民，令高顺守小沛，自己仍回徐州去了。玄德既失徐州，又失小沛，虽皆因翼德起衅，然实陈宫构之也。

却说玄德前奔许都，到城外下寨，先使孙乾来见曹操，言被吕布追逼，特来相投。操曰：“玄德与吾兄弟也。”奸甚。便请入城相见。次日，玄德留关、张在城外，自带孙乾、糜竺入见操。操待以上宾之礼。奸甚。玄德备诉吕布之事，操曰：“布乃无义之辈，吾与贤弟并力诛之。”又是一个呼贤弟的。幸翼德此时不在侧耳。玄德称谢。操设宴相待，至晚送出。荀彧入见曰：“刘备，英雄也。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操不答。彧出，郭嘉入。操曰：“荀彧劝我杀玄德，当如何？”嘉曰：“不可。主公兴义兵，为百姓除暴，惟仗信义以招俊杰，犹惧其不来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以困穷而来投，若杀之，是害贤也。天下智谋之士，闻而自疑，将裹足不前，主公谁与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机，不可不察。”数语非为刘备，实为曹操。操大喜曰：“君言正合吾心。”次日即表荐刘备领豫州牧。程昱谏曰：“刘备终不为人之下，不如早图之。”操曰：“方今正用英雄之时，不可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孝与吾有同见也。”操非不欲杀备，但欲使吕布杀之、袁术杀之，必不欲自杀之也。奸雄奸雄。遂不听昱言，以兵三千、粮万斛送与玄德，使往豫州到任，进兵屯小沛，招集原散之兵攻吕布。

玄德至豫州，令人约会曹操。操正欲起兵自往征吕布，忽流星马报说：“张济自关中引兵攻南阳，为流矢所中而死。济侄张绣统其众，用贾诩为谋士，结连刘表，屯兵宛城，欲兴兵犯关夺驾。”补接处如奇峰矗起。操大怒，欲兴兵讨之，又恐吕布来侵许都，乃问计于荀彧。彧曰：“此易事耳。吕布无谋之辈，见利必喜。明公可遣使往徐州，加官赐赏，令与玄德解和。荀彧前欲使二人相斗，今又欲使二人相和，变幻百出。布喜，则不思远图矣。”操曰：“善。”遂差奉军都尉王则，赍官诰并和解书，往徐州去讠；一面起兵十五万，亲讨张绣，分军三路而行，以夏侯惇为先锋。军马至涇水下寨。贾诩劝张绣曰：“操兵势大，不可与敌，不如举众投降。”张绣从之，使贾诩至操寨通款^[5]。操见诩应对如流，甚爱之，欲用为谋士。诩曰：“某昔从李傕，得罪天下；自知之明。今从张绣，言听计从，未忍弃之。”为下文攻曹操张本。乃辞去。次日，引绣来见操，操待之甚厚。引兵入宛城屯扎，馀军分屯城外，寨栅联络十馀里。一住数日，绣每日设宴请操。

一日操醉，退入寝所，私问左右曰：“此城中有妓女否？”因酒及色，阿瞒颇露本相。操之兄子曹安民知操意，乃密对曰：“昨晚小侄窥见馆舍之侧有一妇人，生得十分美丽。问之，即绣叔张济之妻也。”取人叔之妻以媚其叔，甚不正路。操闻言，便令安民领五十甲兵往取之。

须臾，取到军中，以军中作桑中。操见之，果然美丽，问其姓，妇答曰：“妾乃张济之妻邹氏也。”操曰：“夫人识吾否？”邹氏曰：“久闻丞相威名，今夕幸得瞻拜。”“今夕何夕，见此良人。”操曰：“吾为夫人故，特纳张绣之降。不然，灭族矣。”忽将大人情卖与妇人，确是醉后狂语。邹氏拜曰：“实感再生之恩。”操曰：“今日得见夫人，乃天幸也。今宵愿同枕席，随吾还都安享富贵，何如？”丑极。邹氏拜谢。是夜，共宿于帐中。郭汜之妻妒，张济之妻淫，皆党恶之报。邹氏曰：“久住城中，绣必生疑，亦恐外人议论。”操曰：“明日同夫人去寨中住。”可称压寨夫人。次日，移于城外安歇，唤典韦就中军帐房外宿卫，他人非奉呼唤，不许辄入。因此，内外不通。操每日与邹氏取乐，不想归期。奸雄如操，至此亦流连忘返，色之于人，甚矣哉！张绣家人密报绣。绣怒曰：“操贼辱我太甚！”张绣尚有廉耻。若使势利无耻者，当认曹操为继叔矣。便请贾诩商议。诩曰：“此事不可泄漏。来日等操出帐议事，如此如此。”

次日，操坐帐中，张绣入告曰：“新降兵多有逃亡者，乞移屯中军。”操许之。绣乃移屯其军。分为四寨，刻期举事^[6]。贾诩之谋甚细密。因畏典韦勇猛，急切难近，乃与偏将胡车儿商议。那胡车儿力能负五百斤，日行七百里，亦异人也。当下献计于绣曰：“典韦之可畏者，双铁戟耳。主公明日可请他来吃酒，使尽醉而归，那时某便混入他跟来军士数内。偷入帐房，先盗其戟，此人不足畏矣。”既请吃酒，何不便于酒中置毒？既可偷入帐房，何不便利刺典韦，且何不竟刺曹操耶？车儿计不及此，盖天未欲死操也。绣甚喜，预先准备弓箭、甲兵，告示各寨。至期，令贾诩致意，请典韦到寨，殷勤待酒。至晚醉归，胡车儿杂在众人队里，直入大寨。只叙得一半。是夜，曹操于帐中与邹氏饮酒。忽听帐外人言马嘶，捉奸的来了。操使人观之，回报：“是张绣军夜巡。”操乃不疑。

时近二更，忽闻寨后呐喊，报说草车上火起。操曰：“军人失火，勿得惊动。”不是军人失火，只为主将要紧杀火。须臾，四下里火起。操始着忙，急唤典韦。韦方醉卧，睡梦中听得金鼓喊杀之声，便跳起身来，却寻不见了双戟。暗补车儿偷戟事，省笔。时敌兵已到辕门，韦急掣步卒腰刀在手，只见门首无数军马，各挺长枪，抢入寨来。韦奋力向前，砍死二十余人。马军方退，步军又到，两边枪如苇列。韦身无片甲，上下被数十枪，兀自死战^[7]。刀砍缺不堪用，韦即弃刀，双手提着两个军人迎敌，以双人当双戟，大奇。击死者八九人。真可谓以人治人。群贼不敢近，只远远以箭射之，箭如骤雨。韦犹死拒寨门，争奈寨

后贼军已入，韦背上又中一枪，乃大叫数声，血流满地而死。死了半晌，还无一人敢从前门而入者。死典韦足拒生贼军。

却说曹操赖典韦当住寨门，乃得从寨后上马逃奔，只有曹安民步随。操右臂中了一箭，马亦中了三箭，亏得那马是大宛良马，熬得痛，走得快。刚刚走到涑水河边，贼兵追至，安民被砍为肉泥。马泊六死了。操急骤马，冲波过河。才上得岸，贼兵一箭射来，正中马眼，那马扑地倒了。操长子曹昂即以己所乘之马奉操，操上马急奔。曹昂却被乱箭射死。爱将、爱子皆死于妇人之手。操乃走脱。自己便走脱，只不知邹夫人如何下落。路逢诸将，收集残兵。

时夏侯惇所领青州之兵，乘势下乡劫掠人家，平虏校尉于禁即将本部军于路剿杀，安抚乡民。为民杀兵，乃真将军。青州兵走回，迎操泣拜于地，言于禁造反，赶杀青州军马。操大惊。须臾，夏侯惇、许褚、李典、乐进都到。操言于禁造反，可整兵迎之。

却说于禁见操等俱到，乃引军射住阵角，凿堑音倩。安营。俨如对敌者。或告之曰：“青州军言将军造反，今丞相已到，何不分辩，乃先立营寨耶？”于禁曰：“今贼追兵在后，不时即至。若不先准备，何以拒敌？分辩小事，退敌大事。”退敌正是分辩。安营方毕，张绣军两路杀至。于禁身先出寨迎战，绣急退兵。左右诸将见于禁向前，各引兵击之，绣军大败，追杀百馀里。绣势穷力孤，引败兵投刘表去了。为后伏线。曹操收军点将，于禁入见，备言青州之兵肆行劫掠，大失民望，某故杀之。操曰：“不告我，先下寨，何也？”禁以前言对。操曰：“将军在匆忙之中，能整兵坚垒，任谤任劳，使反败为胜。虽古之名将，何以加兹^[8]！”乃赐以金器一副，封益寿亭侯。责夏侯惇治兵不严之过。治兵不严，虽猛将如惇、亲族如惇，且不能逃其责，况不如惇者乎！又设祭祭典韦。操亲自哭而奠之，顾谓诸将曰：“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独号泣典韦也！”此是曹操得人心处。然必用自说，便知其假。众皆感叹。次日，下令班师。

不说曹操还兵许都。且说王则赍诏至徐州，布迎接，入府开读。诏书封布为平东将军，特赐印绶。又出操私书。王则在吕布面前，极道曹公相敬之意，布大喜。忽报袁术遣人至，布唤入问之。使言：“袁公早晚即皇帝位，立东宫，催取皇妃早到淮南。”布大怒曰：“反贼焉敢如此！”遂杀来使，将韩胤用枷钉了^[9]，真独桌请媒人矣。陈宫亦当陪吃一桌。遣陈登赍谢表，解韩胤，一同王则上许都来谢恩。且答书于操，欲求实授徐州牧。操知布绝婚袁术，大喜，遂斩韩胤于市曹。

陈登密谏操曰：“吕布，豺狼也，勇而无谋，轻于去就。八字定评。宜早图之。”操曰：“吾素知吕布狼子野心，诚难久养。非公父子，莫能究其情，公当与吾谋之。”登曰：“丞相若有举动，某当为内应。”为后赚吕布张本。操喜，表赠陈珪秩中二千石^[10]，登为广陵太守。登辞回，操执登手曰：“东方之事，便以相付。”登点头允诺。回徐州，见吕布。布问之，登言：“父赠禄，某为太守。”布大怒曰：“汝不为吾求徐州牧，而乃自求爵禄。汝父教我协同曹公，绝婚公路，今吾所求，终无一获，而汝父子俱各显贵。吾为汝父子所卖耳！”遂拔剑欲斩之。登大笑曰：“将军何其不明之甚也！”从容之极。布曰：“吾何不明？”登曰：“吾见曹公，言养将军譬如养虎，当饱其肉，不饱则将噬人。曹公笑曰：‘不如卿言。吾待温侯如养鹰耳，狐兔未息，不敢先饱；饥则为用，饱则颺去^[11]。’”张良以韩信、彭越、英布为虎，以绛、灌等诸将为鹰，此即借用其语，明是陈登捏出。某问谁为狐兔，曹公曰：淮南袁术、江东孙策、冀州袁绍、荆襄刘表、此四人前文已见。益州刘璋、汉中张鲁，此二人前文未见，于此处点出，为后文伏线。皆狐兔也。”布掷剑笑曰：“曹公知我也！”痴人。正说话间，忽报袁术军取徐州。吕布闻言失惊。正是：

秦晋未谐吴越斗，
婚姻惹出甲兵来。

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1] 后羿：传说中的神射手。

[2] 由基：即养由基，战国时楚国神射手。

[3] 惭愧：感幸之词。此处意为侥幸。

[4] 及笄（jī）：古时以女子年满十五为及笄。表示可以许婚嫁人。

[5] 通款：谓与敌方通和言好。

[6] 刻期：限定日期。刻，通“克”。

[7] 兀自：仍然。

[8] 加：超过。

[9] 枷：古代加在犯人颈上的木制刑具。

[10] 秩：官职，品位。中二千石：汉代官秩名。

[11] 颺去：飞走。

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军 曹孟德会合三将

泽麋虎皮，便为众射之的。袁术一僭帝号，天下共起而攻之。曹操所以迟迟而未发者，非薄天子而不为，正畏天下而不敢耳。况所乐乎为君，以其有令天下之权也。权则专之于己，名则归之于帝，操之谋善矣。操辞其名，而取其实；术无其实，而冒其名。岂非操巧而术拙？

或曰：蜀、吴、魏三国后来皆称皇帝，独袁术之帝则不可，何也？曰：真能做皇帝者，每不在先而在后。其为正统混一之帝，必待海内削平，四方宾服；又必有群臣劝进，诸侯推戴，然后让再让三，辞之不得，而乃视南郊、改正朔焉。则受之也愈迟，而得之也愈固。即为闰统偏安之帝，亦必待小邦俱已兼并，大国仅存一二，外而邻境息烽，内而人民乐附，然而自侯而王，自王而帝，次第而升之。斯能传之后人，以为再世不拔之业。今观建安之初，曹操虽专，献帝尚在，而群雄角立，如刘备、孙策、袁绍、公孙瓒、吕布、张绣、张鲁、刘表、刘璋、马腾、韩遂之徒，曾未有一人遽敢盗窃名字者。而以寿春太守漫然而僭至尊之号，安得不速祸而召亡哉！

爱兵而不爱民，不可以为将；爱将而不爱民，不可以为君。最善将兵者，必能治兵，兼能治他人之兵，于禁是也；善将将者，必能治将，兼能治他人之将，刘备是也。曹操击绣之兵，以手扶麦而过，则知操之能为将矣。袁术攻徐之将，于路劫掠而来，则知术之不能为君矣。民为邦本，故此回之中三致意云。

操之忌备深矣，忌布亦深矣。方其相合，则私为之构以离之；及其既离，又以未及攻之而姑使合之；乃阳合之，而又私相嘱托欲其终离之。初则为二虎争食之谋，继又为驱虎吞狼之计，末更为掘坑待虎之策，种种不怀好意。吕布不知，而为其所弄。刘备知之，而权且应命。

曹操亦明知刘备必然知之，而大家只做不知，真好看煞人。

曹操一生，无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令诸侯，又借诸侯，以攻诸侯。至于欲安军心，则他人之头亦可借；欲申军令，则自己之发亦可

借。借之谋愈奇，借之术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

却说袁术在淮南，地广粮多，又有孙策所质玉玺，遂思僭称帝号。如此举动，又可恶，又可笑，又可丑，又可怜。大会群下，议曰：“昔汉高祖不过泗上一亭长，而有天下。今历年四百，气数已尽，海内鼎沸。吾家四世三公，久仰。○薄视亭长，重称四世三公，只是自矜家世。丑极。百姓所归。吾欲应天顺人，正位九五。尔众人以为何如？”主簿阎象曰：“不可。昔周后稷，积德累功；至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以服事殷。明公家世虽贵，未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若殷纣之暴也。此事决不可行。”此事曹操亦不敢行，而必留待其后人者，正怕此一段议论耳。术怒曰：“吾袁姓出于陈，陈乃大舜之后。然则不止四世三公矣。以土承火，正应其运。又讖云：‘代汉者，当涂高也。’吾字公路，正应其讖。当涂而高，象魏阙也。此曹操之讖，袁术何得冒认？又有传国玉玺。若不为君，背天道也。吾意已决，多言者斩！”但闻有群臣劝进而犹让者，不闻有群臣力谏而大怒者。皇帝岂是使性做的？遂建号仲氏，建号仲氏，想是虞舜第二房子孙。立台省等官，乘龙凤辇，祀南北郊^[1]。立冯方女为后，立子为东宫。因命使催取吕布之女为东宫妃。却闻布已将韩胤解赴许都，为曹操所斩，补接前文。乃大怒。遂拜张勋为大将军，统领大军二十馀万，分七路征徐州。第一路，大将张勋居中；第二路，上将桥蕤居左；第三路，上将陈纪居右；第四路，副将雷薄居左；第五路，副将陈兰居右；第六路，降将韩暹居左；第七路，降将杨奉居右。末二路应前文、伏后文。各领部下健将，克日起行。命兖州刺史金尚为太尉，监运七路钱粮，尚不从，术杀之。以纪灵为七路都救应使。术自引军三万，使李丰、梁刚、乐就为催进使，接应七路之兵。写得声势。

吕布使人探听得张勋一军从大路径取徐州，桥蕤一军取小沛，陈纪一军取沂都，雷薄一军取琅琊，陈兰一军取碣石，韩暹一军取下邳，杨奉一军取浚山，这一段事，又从吕布探听处补叙出，好。七路军马，日行五十里，于路劫掠将来，好个皇帝兵。乃急召众谋士商议。陈宫与陈珪父子俱至，陈宫曰：“徐州之祸，乃陈珪父子所招，媚朝廷以求爵禄。今日移祸于将军。可斩二人之头献袁术，其军自退。”此时即杀陈珪父子，袁术必不退兵，陈宫此谋甚左。布听其言，即命擒下陈珪、陈登。没主意。陈登大笑曰：“何如是之懦也！吾观七路之兵，如七堆腐草，何足介意！”语多豪气。○元龙会说大话，亦会干大事。今人干大事则不如元龙，说大话则学元龙，可叹也！布曰：“汝若有计破敌，免汝死罪。”陈珪曰：“将军若用老夫之言，徐州可保无虞。”布曰：“试言

之。”珪曰：“术兵虽众，皆乌合之师，素不亲信。我以正兵守之，出奇兵胜之，无不成功。更有一计，不止保安徐州，并可生擒袁术。”其语愈壮。布曰：“计将安出？”珪曰：“韩暹、杨奉乃汉旧臣，因惧曹操而走，无家可依，暂归袁术。术必轻之，彼亦不乐为术用。若凭尺书结为内应，更连刘备为外合，必擒袁术矣。”此彼失其二路，而我得其三路矣。布曰：“汝须亲到韩暹、杨奉处下书。”陈登允诺。布乃发表上许都，为后曹操攻术张本。并致书与豫州，为后云长助布张本。然后令陈登引数骑，先于下邳道上候韩暹。

暹引兵至，下寨毕，登入见。暹问曰：“汝乃吕布之人，来此何干？”登笑曰：“某为大汉公卿，四字便打动韩暹。何为吕布之人？若将军者，向为汉臣，今乃为叛贼之臣，使昔日关中保驾之功，化为乌有，窃为将军不取也。揭其前功，搔着痒处。且袁术性最多疑，将军后必为其所害。今不早图，悔之无及！”说出后患，刺着病处。暹叹曰：“吾欲归汉，恨无门耳。”登乃出布书。暹览书毕，曰：“吾已知之。公先回，吾与杨将军反戈击之。但看火起为号，温侯以兵相应可也。”前欲两处下书，今说得此一处，而彼一处已不必复往。如摧枯拉朽，全不费力。登辞暹，急回报吕布。布乃分兵五路，高顺引一军进小沛，敌桥蕤；陈宫引一军进沂都，敌陈纪；一将敌一将。张辽、臧霸引一军出琅琊，敌雷薄；宋宪、魏续引一军出碣石，敌陈兰；两将敌一将。吕布自引一军出大道，敌张勋。大将敌大将。各领军一万，馀者守城。吕布出城三十里下寨。张勋军到，料敌吕布不过，且退二十里屯住，待四下兵接应。是时二更时分，韩暹、杨奉分兵到处放火，援应吕家军入寨。勋军大乱。吕布乘势掩杀，张勋败走。吕布赶到天明，正撞纪灵接应。前日替人和事，今日自做对头。两军相迎，恰待交锋，韩暹、杨奉两路杀来。纪灵大败而走。

吕布引兵追杀，山背后一彪军到。门旗开处，只见一队军马，打龙凤日月旗幡，四斗五方旗帜，金瓜银斧，黄钺白旄，黄罗绢金伞盖之下，袁术身披金甲，腕悬二刀，立马阵前。如泽之麋蒙虎之皮。大骂吕布：“背主家奴！”布怒，挺戟向前，术将李丰挺枪来迎。战不三合，被布刺伤其手，丰弃枪而走。吕布麾兵冲杀，术军大乱。吕布引军从后追赶，抢夺马匹衣甲无数。袁术引着败军，走不上数里，山背后一彪军出，截住去路。当先一将，乃关云长也。即前日虎牢关前喝骂之马弓手也。○此时云长独来，则知翼德是必不肯来。大叫：“反贼还不受死！”袁术慌走，馀众四散奔逃，被云长大杀了一阵。袁术收拾败军，奔回淮南去了。术兵甚不经战，真如腐草。吕布得胜，邀请云长并杨

奉、韩暹等一行人马到徐州，大排筵宴管待，军士都有犒赏。次日，云长辞归。布保韩暹为沂都牧、杨奉为琅琊牧，商议欲留二人在徐州。陈珪曰：“不可。韩、杨二人据山东，不出一年，则山东城郭皆属将军也。”布然之，遂送二将暂于沂都、琅琊二处屯扎，以候恩命。为后玄德杀二人张本。陈登私问父曰：“何不留二人在徐州，为杀吕布之根？”珪曰：“倘二人协助吕布，是反为虎添爪牙也。”登乃服父之高见。杀义父人，偏有父子同心人协谋败之。

却说袁术败回淮南，遣人往江东，问孙策借兵报仇。策怒曰：“汝赖吾玉玺，僭称帝号，背反汉室，大逆不道！吾方欲加兵问罪，岂肯反助叛贼乎！”孙策甚是正气。遂作书以绝之。回思月下大哭之时，今日始得一雪其愤。使者赍书回见袁术，术看毕，怒曰：“黄口孺子，何敢乃尔！犹以年幼轻之，殊属梦寐。吾先伐之！”长史杨大将力谏方止。

却说孙策自发书后，防袁术兵来，点军守住江口。忽曹操使至，拜策为会稽太守，令起兵征讨袁术。策乃商议，便欲起兵，长史张昭曰：“术虽新败，兵多粮足，未可轻敌。不如遗书曹操，劝他南征，吾为后应。两军相援，术军必败。万一有失，亦望操救援。”策从其言，遣使以此意达曹操。

却说曹操至许都，思慕典韦，立祠祭之；封其子典满为中郎，收养在府。忙中照应前事。忽报孙策之使致书。操览书毕，又有人报袁术乏粮，劫掠陈留。以劫掠为事，似强盗，不似皇帝。欲乘虚攻之，遂兴兵南征。令曹仁守许都，其余皆从征，马步兵十七万，粮食辎重千馀车。一面先发人会合孙策与刘备、吕布。兵至豫章界上，玄德早引兵前迎，操命请入营。相见毕，玄德献上首级二颗，奇。操惊曰：“此是何人首级？”玄德曰：“此韩暹、杨奉之首级也。”奇。操曰：“何以得之？”玄德曰：“吕布令二人权住沂都、琅琊两县。不意二人纵兵掠民，人人嗟怨。因此备乃设一宴诈请议事，饮酒间掷盏为号，使关、张二弟杀之，尽降其众。今特来请罪。”此事只在玄德口中叙出，省却许多笔墨。操曰：“君为国家除害，正是大功，何言罪也？”遂厚劳玄德，纵兵掠民者，于禁治其兵，玄德治其将，更是痛快，固当厚劳。合兵到徐州界。吕布出迎，操善言抚慰，封为左将军，许于还都之时换给印绶。安放得好。布大喜。操即分吕布一军在左，玄德一军在右，自统大军居中，令夏侯惇、于禁为先锋。

袁术知曹兵至，令大将桥蕤引兵五万作先锋，两军会于寿春界口。桥蕤当先出马，与夏侯惇战不三合，被夏侯惇搦死。术军大败，奔走回

城。忽报孙策发船攻江边西面，吕布引兵攻东面，刘备、关、张引兵攻南面，操自引兵十七万攻北面。袁术攻徐州，分兵七路；曹操攻寿春，分兵四面。术大惊，急聚众文武商议。杨大将曰：“寿春水旱连年，人皆缺食，今又动兵扰民，民既生怨，兵至难以拒敌。不如留军在寿春，不必与战，待彼兵粮尽，必然生变。陛下且统御林军渡淮，一者就熟，二者暂避其锐。”方才称帝，便议迁都。术用其言，留李丰、乐就、梁刚、陈纪四人，分兵十万，坚守寿春。其余将卒并库藏金玉宝贝，尽数收拾，过淮去了。亦飞走矣。

却说曹兵十七万，日费粮食浩大，诸郡又荒旱，接济不及。操催军速战，李丰等闭门不出。操军相拒月余，粮食将尽，致书于孙策，借得粮米十万斛，不敷支散。管粮官任峻部下仓官王垕音后。入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这策此时对王垕说不得。垕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不敢吝借，但此物只好借这一次。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向孙策借粮不足，却向王垕借头。粮可借，头亦可借乎？借则借矣，未审何时得还？垕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心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垕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纯用霸术。

次日，操传令各营将领：“如三日内不并力破城，皆斩！”操亲自至城下，督诸军搬土运石，填壕塞堑。城上矢石如雨，有两员裨将畏避而回，操掣剑亲斩于城下，遂自下马，接土填坑。纯用霸术。于是大小将士无不向前，军威大振。城上抵敌不住。曹兵争先上城，斩关落锁，大队拥入。李丰、陈纪、乐就、梁刚都被生擒，操令皆斩于市。焚烧伪造宫室殿宇、一应犯禁之物，寿春城中，收掠一空。收之掠之，得毋亦曰借乎。商议欲进兵渡淮，追赶袁术。荀彧谏曰：“年来荒旱，粮食艰难。若更进兵，劳军损民，未必有利。不若暂回许都，待来春麦熟，暗伏后践麦一事。军粮足备，方可图之。”操踌躇未决。忽报马到，报说：“张绣依托刘表，复肆猖獗；南阳、（张）〔江〕陵诸县复反。曹洪拒敌不住，连输数阵，今特来告急。”操乃驰书与孙策，令其跨江布阵，以为刘表疑兵，使不敢妄动。拒刘表专使孙策，妙。自己即日班师，别议征张绣之事。临行，令玄德仍屯兵小沛，与吕布结为兄弟，互

相救助，再无相侵。奸甚。吕布领兵自回徐州。操密谓玄德曰：“吾令汝屯兵小沛，是‘掘坑待虎’之计也。前“二虎竞食”、“驱虎吞狼”之计，已领教过矣。公但与陈珪父子商议，勿致有失。某当为公外援。”阳使合，阴使离，奸甚。话毕而别。

却说曹操引军回许都，入报：“段煨杀了李傕，伍习杀了郭汜，将头来献。”又省却无数笔墨。段煨并将李傕合族老小二百馀口活解入许都，操令分于各门处斩，传首号令，真是快事。人民称快。天子升殿，会集文武，作太平筵宴。二贼之死，天子亦酌酒相贺。封段煨为荡寇将军，伍习为殄虏将军，各引兵镇守长安。二人谢恩而去。操即奏张绣作乱，当兴兵伐之。天子乃亲排銮驾，送操出师，时建安三年夏四月也。正是麦秋时。

操留荀彧在许都调遣兵将，自统大军进发。行军之次，见一路麦已熟，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刈麦。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曰：“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君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曹操可谓知天知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官军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并不敢践踏。因粮于敌可也，取粮于民不可也。故无粮，则寿春城中不妨收掠；有粮，则所过麦田不许践踏。操乘马正行，忽田中惊起一鸠。那马眼生，窜入麦中，践坏了一大块麦田。操随呼行军主簿，拟议自己践麦之罪。权诈可爱。主簿曰：“丞相岂可议罪？”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权诈可爱。众急救住。郭嘉曰：“古者《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丞相总统大军，岂可自戕？”操沉吟良久，乃曰：“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吾姑免死。”即借郭嘉口中语，轻轻将死罪抛开。乃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地曰：“割发权代首。”使人以发传示三军，曰：“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前既借人代己，此又借发代头，无所不用其借。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懍遵军令。后人诗论之曰：

十万貔貅十万心^[2]，
一人号令众难禁。
拔刀割发权为首，
方见曹瞒诈术深。

却说张绣知操引兵来，急发书报刘表，使为后应。一面与雷叙、张

先二将，领兵出城迎敌。两阵对圆，张绣出马，指操骂曰：“汝乃假仁义、无廉耻之人，与禽兽何异！”隐然为其叔母发恨。操大怒，令许褚出马。绣令张先接战。只三合，许褚斩张先于马下。绣军大败。操引军赶至南阳城下，绣入城，闭门不出。操围城攻打，见城壕甚阔，水势又深，急难近城。乃令军士运土填壕，又用土布袋并柴薪、草把相杂，于城边作梯凳。又立云梯，窥望城中。操自骑马，绕城观之。如此三日，传令：“教军士于西门角上堆积柴薪，会集诸将，就那里上城。”城中贾诩见如此光景，便谓张绣曰：“某已知曹操之意矣。今可将计就计而行。”正是：

强中自有强中手，
用诈还逢识诈人。

不知其计若何，且听下文分解。

[1] 祀南北郊：天子登基后，在都城南郊祭天，在北郊祭地。

[2] 貔貅（pí xiū）：古籍中的两种猛兽。后多连用以比喻勇猛的战士。

第十八回

贾文和料敌决胜 夏侯惇拔矢啖睛

“将在谋而不在勇”。贾诩之知彼知己，决胜决负，斯诚善矣。至于郭嘉论袁、曹优劣，破曹之疑，不减淮阴侯登坛数语。若夏侯惇拔矢啖睛，不过一武夫之能，未足多也。“十胜”、“十败”，其言皆确，吾独于“仁胜”、“德胜”则有辩焉。夫操何仁何德之有？假仁非仁也，市德非德也。但当曰“才胜”、“术胜”耳。

操之哭典韦，非为典韦哭也。哭一既死之典韦，而凡未死之典韦无不感激。此非曹操忠厚处，正是曹操奸雄处。或曰：奸雄虽奸，安得此一副急泪？予答之曰：彼口中哭典韦，意中自哭亡儿、亡侄，我恶乎知之？

兵有先后着。此着宜在先，后一着不得；此着宜在后，先一着不得。操欲攻袁绍，而惧吕布之议其后也，于是舍绍而攻布。布既平，而后吾可安意肆志于袁绍。此先后着之不可乱也。

操亦巧矣哉！术方攻布，则助布以攻术，惧布之复与术和也。布既破术，则约备而攻布，知术之必不复与布和也。备、布之交合，而操之患深；袁、吕之交合，而操之患更深。今备既离，术亦离，而后布可图矣。老谋深算，信不可及。

却说贾诩料知曹操之意，便欲将计就计而行，乃谓张绣曰：“某在城上，见曹操绕城而观者三日。他见城东南角，砖土之色新旧不等，鹿角多半毁坏，意将从此处攻进，却虚去西北上积草，诈为声势，欲哄我撤兵守西北。彼乘夜黑必爬东南角而进也。”虚者实之，实者虚之，早被贾生看破。绣曰：“然则奈何？”诩曰：“此易事耳。来日可令精壮之兵，饱食轻装，尽藏于东南房屋内。却教百姓假扮军士，虚守西北。夜间，任他在东南角上爬城；俟其爬进城时，一声炮响，伏兵齐起，操可擒矣。”以诈待诈，正是将计就计。绣喜从其计。早有探马报曹操，说张绣尽撤兵在西北角上，呐喊守城，东南却甚空虚。操曰：“中吾计矣！”谁知反中彼计。遂命军中密备锹镢、爬城器具。日间只引军攻西

北角，至二更时分，却领精兵于东南角上爬过壕去，砍开鹿角。城中全无动静，众军一齐拥入。只听得一声炮响，伏兵四起。曹军急退。背后张绣亲驱勇壮杀来。曹军大败，退出城外，奔走数十里。张绣直杀至天明，方收军入城。曹操计点败军，折兵五万馀人，失去辎重无数；吕虔、于禁俱各被伤。此皆为城中有智囊也。

却说贾诩见操败走，急劝张绣遗书刘表，使起兵截其后路。表得书，即欲起兵。忽探马报：“孙策屯兵湖口。”应前。蒯良曰：“策屯兵湖口，乃曹操之计也。今操新败，若不乘势击之，后必有患。”蒯良之智，亦不在贾生下。表乃令黄祖坚守隘口，自己统兵至安众县，截操后路。一面约会张绣。绣知表兵已起，即同贾诩引兵袭操。

且说操军缓缓而行，故意缓行，便知有谋矣。至襄城，到（渭）（涪）水，操忽于马上放声大哭。奸雄可爱。众惊问其故，操曰：“吾思去年于此地折了吾大将典韦，不由不哭耳！”此老得将士心惯用斯法。○邹夫人不知如何下落，亦当一哭。因即下令屯住军马，大设祭筵，吊奠典韦亡魂。操亲自拈香哭拜，三军无不感叹。其所以亲自拈香哭拜者，正要使三军无不感叹耳。祭典韦毕，方祭侄曹安民及长子曹昂，先祭将而后及侄与子，是妙用。并祭阵亡军士，不是为亡的，正是为活的。连那匹射死的大宛马也都致祭。不是为马，正欲感人。○忙中来叙此一段事，提照前文，妙。

次日，忽荀彧差人报说：“刘表助张绣屯兵安众，截吾归路。”操答彧书曰：“吾日行数里，非不知贼来追我。然吾计画已定，若到安众，破绣必矣。君等勿疑。”妙算先定，此时却不明言。便催军行。至安众县界，刘表军已守险要，张绣随后引军赶来。操乃令众军黑夜凿险开道，暗伏奇兵。前黑夜爬城，我中彼伏兵之计；今黑夜凿险，彼亦中我伏兵之计。真正奇妙。及天色微明，刘表、张绣军会合，见操兵少，疑操遁去，俱引兵入险击之。操纵奇兵出，大破两家之兵。曹兵出了安众界口，于隘外下寨。彼方截险，我能出险。所谓用兵如神。刘表、张绣各整败兵相见，表曰：“何期反中曹操奸计！”绣曰：“容再图之。”于是两军集于安众。

且说荀彧探知袁绍欲兴兵犯许都，星夜驰书报曹操。操得书心慌，即日回兵。细作报知张绣，绣欲追之。贾诩曰：“不可追也，追之必败。”其所以必败之故，且不说出。刘表曰：“今日不追，坐失机会矣！”力劝绣，引军万馀，同往追之。约行十馀里，赶上曹军后队。曹军奋力接战，绣、表两军大败而还。截之者绕其前，追之者逐其后。绕

其前而不胜，逐其后则宜胜矣，而又不胜，殊出意外。绣谓诩曰：“不用公言，果有此败。”诩曰：“今可整兵再往追之。”奇语似戏。绣与表俱曰：“今已败，奈何复追？”诩曰：“今番追去，必获大胜。如其不然，请斩吾首。”其所以必胜之故，且不说出。绣信之。亏他信。刘表疑虑，不肯同往。绣乃自引一军往追，绣乃深信诩言，诩所以不忍弃之也。操兵果然大败，军马辘重连路散弃而走。不叙战，只叙败，省笔。○曹兵一败之后，忽得两胜；两胜之后，又复一败：令读者闪烁不测。

绣正往前追赶，忽山后一彪军拥出，此处且不说是何军，留在后文补出。叙法变幻。绣不敢前追，收军回安众。刘表问贾诩曰：“前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败，后以败卒击胜兵，而公曰必克，究竟悉如公言^[1]。何其事不同而皆验也？愿公明教我。”读者亦亟欲请教。诩曰：“此易知耳。将军虽善用兵，非曹操敌手。操军虽败，必有劲将为后殿^[2]，以防追兵，我兵虽锐，不能敌之也，故知必败。夫操之急于退兵者，必因许都有事。既破我追军之后，必轻车速回，不复为备。我乘其不备，而更追之，故能胜也。”必败必胜之故，至此方说明。盖前之追在曹操料中，后之追不在曹操料中也。凿凿而谈，了了如见。刘表、张绣俱服其高见。不特表、绣服之，即曹操当亦服之。诩劝表回荆州，绣守襄城，以为唇齿。两军各散。

且说曹操正行间，闻报后军为绣所追，急引众将回身救应。补叙前文所未及，好。只见绣军已退，败兵回告操曰：“若非山后这一路人马阻住中路，我等皆被擒矣。”数语于败军口中点缀得好。操急问何人，那人绰枪下马，拜见曹操，乃镇威中郎将，江夏平春人，姓李，名通，字文达。至此方叙出姓名。操问何来，通曰：“近守汝南，闻丞相与张绣、刘表战，特来接应。”操喜，封之为建功侯，守汝南西界以防表、绣。李通谢而去。忽然来，随即去，总不费笔墨。操还许都，表奏孙策有功，封为讨逆将军，赐爵吴侯。遣使赍诏江东，谕令防剿刘表。操回府，众官参见毕，荀彧问曰：“丞相缓行至安众，何以知必胜贼兵？”读者也要请教。操曰：“彼退无归路，必将死战。吾缓诱之而暗图之，是以知其必胜也。”昔日书中所言，至此才说明。○前有贾诩论兵，此又有曹操论兵，可当兵书一则。荀彧拜服。不特彧服之，即贾诩当亦服之。

郭嘉入，操曰：“公来何暮也？”嘉袖出一书白操曰：“袁绍使人致书丞相，言欲出兵攻公孙瓒，特来借粮借兵。”操曰：“吾闻绍欲图许都，今见吾归，又别生他议。”遂拆书观之，见其词意骄慢。随李密致书于李渊，词意骄慢，渊卑词答之，今绍正与密相类。乃问嘉曰：“袁

绍如此无状，吾欲讨之，恨力不及，如何？”嘉曰：“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隐然以高祖待操。高祖惟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今绍有十败，公有十胜，妙论。绍兵虽盛，不足惧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大英雄不拘细节。绍自谓四世三公，故以繁礼为家数。不知太原公子，固自不衫不履也。绍以逆动，公以顺率，此义胜也。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名固顺。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前有子产治郑，后有孔明治蜀，皆是猛以济宽。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唯才，此度胜也。如袁绍为盟主时，不责袁术之羈粮；而曹操用兵，能奖于禁而责夏侯也。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此谋胜也。此袁、曹第一优劣处。绍专收名誉，公以至诚待人，未必。此德胜也。操外虽诚而内实诈，算不得德。绍恤近忽远，公虑无不周，此仁胜也。操何仁之有？但当曰才胜耳。绍听谗惑乱，公浸润不行³，此明胜也。绍每疑田丰、沮授，而操深信郭嘉、荀彧是也。绍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繁礼多仪不是文，法度严明乃真文。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胜也。如后文袁绍驰檄讨操，乃顿兵不进；而操能以十万之众，破绍兵八十万是也。公有此十胜，于以败绍无难矣。”总结一句。○上文只说操之十胜，而绍之十败已举于中。操笑曰：“如公所言，孤何足以当之！”荀彧曰：“郭奉孝十胜十败之说，正与愚见相合。绍兵虽众，何足惧耶！”嘉曰：“徐州吕布，实心腹大患。今绍北征公孙瓒，我当乘其远出，先取吕布，扫除东南，然后图绍，乃为上计。否则我方攻绍，布必乘虚来犯许都，为害不浅也。”数陈十胜十败之后，读者必将谓攻绍矣，乃忽欲舍绍而攻布，殊出意表。操然其言，遂议东征吕布。荀彧曰：“可先使人往约刘备，待其回报，方可动兵。”为后漏书伏线。操从之，一面发书与玄德，一面厚遣绍使，奏封绍为大将军、太尉，兼都督冀、青、幽、并四州，密书答之云：“公可讨公孙瓒。吾当相助。”奸巧。绍得书大喜，便进兵攻公孙瓒。便是谋之不胜。

且说吕布在徐州，每当宾客宴会之际，陈珪父子必盛称布德。待吕布只须如此。陈宫不悦，乘间告布曰：“陈珪父子面谀将军，其心不可测，宜善防之。”凡面谀人者，必腹算人者也。陈珪父子便是榜样。布怒叱曰：“汝无端献谗，欲害好人耶？”闻忠言则怒为献谗，闻谀言则信为好人：奉先殊属梦梦。虽然，世之如奉先者正复不少也。宫出叹曰：“忠言不入，吾辈必受殃矣！”意欲弃布他往，却又不忍，又恐被人嗤笑。此时若去，谁来笑你？不能引决，为可笑耳。乃终日闷闷不乐。一日，带领数骑去小沛地面围猎解闷，忽见官道上一骑驿马，飞奔前去。如此穿插接递，妙有情致。宫疑之，弃了围场，引从骑从小路赶

上，“从小路”三字细甚，正对上“官道”二字说也。问曰：“汝是何处使命？”那使者知是吕布部下人，慌不能答。好。宫令搜其身，得玄德回答曹操密书一封。前日曹操密书，是玄德后堂取去；今日玄德回书，是陈宫半路得来。究竟前未见回札，今未见来柬，总各看得一半耳。宫即连人与书拿见吕布。布问其故，来使曰：“曹丞相差我往刘豫州处下书，今得回书，不知书中所言何事。”使者差矣，那里有寄书的反瞒着鱼雁？○前慌不能答，此亦答犹不答。布乃拆书细看，陈宫不先拆，候吕布手拆，俱细甚。书略曰：

奉命欲图吕布，敢不夙夜用心。但备兵微将少，不敢轻动。丞相兴大师，备当为前驱，谨严兵整甲，专待钧命。

吕布见了，大骂曰：“操贼焉敢如此！”遂将使者斩首，先使陈宫、臧霸结连泰山寇孙观、吴敦、尹礼、昌豸，音希。绝了假皇帝，结连真强盗。东取山东兖州诸郡，令高顺、张辽取沛城攻玄德，令宋宪、魏续西取汝、颍。布自总中军，为三路救应。本是操欲攻布，却反致布先发作，又出意表。

且说高顺等引兵出徐州，将至小沛。有人报知玄德，玄德急与众商议。孙乾曰：“可速告急于曹操。”玄德曰：“谁可去许都告急？”阶下一人出曰：“某愿往。”视之，乃玄德同乡人，姓简，名雍，字宪和，现为玄德幕宾。玄德即修书付简雍，使星夜赴许都求援。此番莫又遇陈宫。一面整顿守城器具。玄德自守南门，孙乾守北门，云长守西门，张飞守东门，令糜竺与其弟糜芳守护中军。原来糜竺有一妹嫁与玄德为次妻，玄德与他弟兄有郎舅之亲，故令其守中军保护妻小。忙中又夹叙闲事，正见玄德托人不苟，不似吕布妻小之托于宋宪、魏续焉。高顺军至，玄德在敌楼上问曰：“吾与奉先无隙^[4]，何故引兵至此？”顺曰：“你结连曹操，欲害吾主，今事已露，何不就缚！”言讫，便麾军攻城。玄德闭门不出。

次日，张辽引兵攻打西门。云长从城上谓之曰：“公仪表非俗，何故失身于贼？”壮士惜壮士。○为后白门楼相救伏线。张辽低头不语。好张辽。云长知此人有忠义之气，更不以恶言相加，亦不出战。豪杰爱豪杰。辽引兵退至东门，张飞便出迎战。早有人报知关公。关公急来东门看时，只见张飞方出城，张辽军已退。好张辽。飞欲追赶，关公急召入城。飞曰：“彼惧而退，何不追之？”关公曰：“此人武艺不在你我之下。因我以正言感之，颇有自悔之心，故不与我等战耳。”好汉识好汉。飞乃悟，只令士卒坚守城门，更不出战。

却说简雍至许都见曹操，具言前事。操即聚众谋士议曰：“吾欲攻吕布，不忧袁绍掣肘^[5]，只恐刘表、张绣议其后耳。”提照前文。荀攸曰：“二人新破，未敢轻动。吕布骁勇，若更结连袁术，纵横淮、泗，急难图矣。”表与绣合不足虑，布与术合深足忧。郭嘉曰：“今可乘其初叛，众心未附，疾往击之。”操从其言。即命夏侯惇与夏侯渊、吕虔、李典领兵五万先行，自统大军陆续进发，简雍随行。叙事细甚。早有探马报知高顺，顺飞报吕布。布先令侯成、郝萌、曹性引二百余骑接应高顺，使离沛城三十里去迎曹军，自引大军随后接应。玄德在小沛城中，见高顺退去，知是曹家兵至，乃只留孙乾守城，糜竺、糜芳守家，自己却与关、张二公，提兵尽出城外，分头下寨，接应曹军。空城出屯是失着。

却说夏侯惇引军前进，正与高顺军相遇，便挺枪出马搦战。高顺迎敌，两马相交，战有四五十合，高顺抵敌不住，败下阵来。惇纵马追赶，顺绕阵而走。惇不舍，亦绕阵追之。阵上曹性看见，暗地拈弓搭箭，觑得亲切，一箭射去，正中夏侯惇左目。惇大叫一声，急用手拔箭，不想连眼珠拔出，好痛也。乃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弃也！”遂纳于口内啖之。惇此时面上一眼，腹中一眼；一眼外观，一眼内视。己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矣。○若云“父精母血”，虽然自吃自，还算吃爹娘。仍复提枪纵马，直取曹性。性不及提防，早被一枪搠透面门，曹性面上反多一眼矣。死于马下。两边军士见者，无不骇然。夏侯惇既杀曹性，纵马便回。高顺从背后赶来，麾军齐上，曹兵大败。夏侯渊救护其兄而走，吕虔、李典将败军退去济北下寨。高顺得胜，引军回击玄德。恰好吕布大军亦至，布与张辽、高顺分兵三路，来攻玄德、关、张三寨。正是：

啖睛猛将虽云（战）〔勇〕，
中箭先锋难久持。

未知玄德胜负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1] 究竟：结果。

[2] 后殿：行军时居于尾部者。

[3] 浸润：指谗言。

[4] 无隙：无怨无仇。

[5] 掣肘：谓从旁牵制。

第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 白门楼吕布殒命

使刘备于漏书之后，而小沛之战为布所杀，则操必曰：“非我也，布也。”及令备当淮南之冲，若其放走吕布而操杀之，则又必曰：“非我也，军令也。”欲使他人杀之，而无其隙构，吕布则有其隙矣。欲自杀之，而无其名，违军令则有其名矣。操心中步步欲害玄德，而外面却处处保护玄德；乃玄德心中亦步步提防曹操，而外面亦处处逢迎曹操。两雄相遇，两智相对，使读书者惊心动魄。

玄德尝曰：“元龙（河）〔湖〕海之士，豪气未除。”又曰：“元龙如卧百尺楼上。”则元龙之为人，其英爽高明可知。乃英爽高明之人，而亦喜于用诈，何也？曰：兵不厌诈，亦在用之得其宜耳。不当诈而不诈，则有不欺人之羊叔子；当诈而诈，何妨有善骗人之陈元龙。

或曰：玄德既知丁原、董卓之事，何不劝操留布，以为图操之地？予曰：不然，操非丁原、董卓比也。操不杀布，则必用布；用布，则必防布。既能以利厚结之，而使为我用；又能以术牢笼之，而使不为我害。是为虎添翼也。操之周密，不似丁、董之疏虞，玄德其见及此乎？

易牙杀子以飧君，管仲以为非人情不可近，刘安之事，将毋同乎？曰：不同。牙为利也，安为义也。君非绝食，则易牙之烹其子为不情。君当绝食，则介之推自割其肉不为过也。虽然，吕布之恋妻也太愚，刘安之杀妻也太忍，唯玄德为得其中。不得不弃而弃之，何必如兄弟之誓同生死，固不当学吕布。得保则保之，又谁云衣服之不及手足，亦不当学刘安。

曹家人截嫁拦婚，并非拉着香囊酒吃；吕家女空回白转，不为少了开门钱来。前日长枷钉韩胤，是独桌请了媒人；今番火炬烧下邳，是打灯接着新轿。军中得胜鼓，疑是娶人的奏乐人；马前大纛旗，权当迎女的宸闺帐。国丈自驮着贵妃出走，不顾辱没了东宫；皇帝更不教太子亲迎，只为恶识了天使。《伐柯》诗咏成破斧，待大媒的是刀锯不是酒浆；血光星犯着红鸾，战通宵的是疆场不是枕席。此数联皆绝倒。

将欲和人戒酒，先特特邀人饮酒，张飞何其有礼；从未请人吃酒，便白白教人断酒，吕布大是不情。自要吃酒，却戒他人不吃酒，张飞怪得高怀；自不吃酒，却怒他人吃酒，吕布怒得没趣。送酒是好意，侯成遇张飞，定当引为腹心；拒酒是蠢才，曹豹与吕布，果然可称翁婿。先饮酒，后领棒，以醉人受醉棒，曹豹之痛好耐；既折酒，又折棒，以醒棒打醒人，侯成之恨难消。张飞借老曹打老吕，实不曾打老曹；吕布为众将打一人，是分明打众将。张飞戒饮之饮，比不戒饮之饮愈多，翻觉戒饮为多事；吕布禁酒之害，比害酒之害更甚，可为禁酒之大惩。戒气胜戒酒，张飞但当戒一己之鞭笞；禁酒如禁色，吕布安能禁众人之夫妇。张飞杀过一夜酒风，明日便戒酒不成，倒便宜了醉汉；吕布打散他人筵席，自家竟与酒永别，活断送了醒人。张飞徐州城之失，还堪以酒解其闷；吕布白门楼之死，谁能以酒奠其魂。此数联又绝倒。

却说高顺引张辽击关公寨，吕布自击张飞寨，关、张各出迎战。玄德引兵两路接应。吕布分军从背后杀来，关、张两军皆溃，玄德引数十骑奔回沛城。今日狼狽奔回，则知前日不当尽出城外下寨。吕布赶来，玄德急唤城上军士放下吊桥。吕布随后也到，城上欲待放箭，又恐射了玄德，叙事周致。被吕布乘势杀入城门，把门将士抵敌不住，都四散奔避。吕布招军入城。玄德见势已急，到家不及，只得弃了妻小，此卷中以玄德弃妻、刘安杀妻、吕布恋妻，相对成趣。穿城而过，走出西门，匹马逃难。又失了小沛城。此城凡三得三失矣。吕布赶到玄德家中，糜竺出迎，告布曰：“吾闻大丈夫不废人之妻子。与将军争天下者，曹公耳。玄德常念辕门射戟之恩，不敢背将军也。今不得已而投曹公，惟将军怜之。”语亦动听。布曰：“吾与玄德旧交，岂忍害他妻子？”前布与袁术战时，玄德曾遣云长助之，故今以此相报耶？便令糜竺引玄德妻小去徐州安置。为后糜竺登城拒布伏案。布自引军投山东兖州境上，留高顺、张辽守小沛。此时孙乾已逃出城外，关、张二人亦各自收得些人马，往山中住扎。补笔应前，亦便伏笔照后。

且说玄德匹马逃难，正行间，背后一人赶至，视之，乃孙乾也。孙乾先至，关、张慢来，叙法参差有致。玄德曰：“吾今两弟不知存亡，妻小失散，为之奈何？”先说两弟，后及妻小，妙。孙乾曰：“不若且投曹操，以图后计。”玄德依言，寻小路投许都。途次绝粮，尝往村中求食，但到处，闻刘豫州，皆争进饮食。绝胜重耳过卫时。○先写此句，为后刘安杀妻供食作引。一日，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少年出拜，问其姓名，乃猎户刘安也。是喜吃野味人。当下刘安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野味难得，不若家味之便。乃杀其妻以食之¹。奇

绝。古名将亦有杀妻飧士者。妇人不幸生乱世，遂使命如草菅，哀哉！
○玄德以妻子比衣服，此人以妻子为饮食，更奇。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人有溺爱（惶）〔悍〕妻者，但知妻是肉，不知妻是狼，乃当以刘安之法处之。○若在惧内者言之，当名曰“狮子肉”。玄德不疑，遂饱食了一顿，曹操在吕伯奢家，误认猪是人；玄德在刘安家，误认人是狼。曹操不曾吃得一块猪肉，玄德饱吃一顿人肉。不吃猪肉者，反是恶人；吃人肉者，反不失为好人。天晚就宿。不知刘安此夜如何睡得着？至晓将去，往后院取马，忽见一妇人杀于厨下，不意取马，反忽见狼。臂上肉已都割去，昨宵深得此一臂之力。○玄德髀肉可复生，此妇臂肉安得复生耶？玄德惊问，方知昨夜食者，乃其妻之肉也。设或不见不问，则刘安终不使玄德知之。其立念比杀妻飧士者更奇。玄德不胜伤感，洒泪上马。刘安告玄德曰：“本欲相随使君，因老母在堂，未敢远行。”又是孝子。玄德称谢而别，取路出梁城。

忽见尘头蔽日，一彪大军来到。玄德知是曹操之军，同孙乾径至中军旗下，与曹操相见，不必直到许都，即于途中相遇，好。且说失沛城、散二弟、陷妻小之事，操亦为之下泪。假慈悲。又说刘安杀妻为食之事，其事甚奇，不得不为一述。操乃令孙乾以金百两往赐之。千金买骏骨，百金谢狼肉。一上黄金台，一饱刘君腹。○刘安得此金，又可娶一妻矣，但恐无人肯嫁之耳。何也，恐其又把作野味请客也。军行至济北，夏侯渊等接入寨，备言兄夏侯惇损其一目，卧病未痊。回顾前文，好。操临卧处视之，令先回许都调理。好安放。一面使人打探吕布现在何处。探马回报云：“吕布与陈宫、臧霸结连泰山贼寇，共攻兖州诸郡。”照前文。操即令曹仁引三千兵打沛城，操亲提大军，与玄德来战吕布。伏后案。

前至山东，路近萧关，正遇泰山寇孙观、吴敦、尹礼、昌豨领兵三万馀，拦住去路。操令许褚迎战。四将一齐出马，许褚奋力死战，四将抵敌不住，各自败走。操乘势掩杀，追至萧关。探马飞报吕布。此句是过文。时布已回徐州，欲同陈登往救小沛，小沛休矣。令陈珪守徐州。徐州休矣。陈登临行，珪谓之曰：“昔曹公曾言东方事尽付与汝。今布将败，可便图之。”照应前文。登曰：“外面之事，儿自为之。倘布败回，父亲便请糜竺一同守城，休放布入。儿自有脱身之计。”埋伏后文。珪曰：“布妻小在此，心腹颇多，为之奈何？”思虑周匝。登曰：“儿亦有计了。”是父是子。乃入见吕布，曰：“徐州四面受敌，操必力攻。我当先思退步。可将钱粮移于下邳，只说钱粮，不说妻小，妙甚。倘徐州被围，下邳有粮可救。主公盍早为计？”布曰：“元龙之言甚

善，吾当并妻小移去。”此句待他自说，甚妙。遂令宋宪、魏续保护妻小与钱粮，移屯下邳，妻小休矣。○此处点出宋宪、魏续，笔法闲警。一面自引军与陈登往救萧关。

到半路，登曰：“容某先到关探曹操虚实，主公方可行。”此关休矣。布许之。登乃先到关上，陈宫等接见。登曰：“温侯深怪公等不肯向前，要来责罚。”反间得妙。宫曰：“今曹兵势大，未可轻敌。吾等紧守关隘，可劝主公深保沛城，乃为上策。”陈登唯唯。至晚上关而望，见曹兵直逼关下，乃乘夜连写三封书，拴在箭上，射下关去。书中约他放火为号，杀入关中也。此处尚不说明。次日，辞了陈宫，飞马来见吕布曰：“关上孙观等皆欲献关，某已留下陈宫守把。将军可于黄昏时杀去救应。”又反间得妙。盖孙观等皆新结之寇，且又新败，而陈宫实为吕布心腹，故必作如此语以诱布，而布乃无不信矣。○“黄昏时”三字，更有针线。布曰：“非公则此关休矣！”非公则此关安得休？便教陈登飞骑先至关，约陈宫为内应，举火为号。正暗合陈登书中之意。亦是“黄昏时”三字，有以启之也。登径往报宫曰：“曹兵已抄小路到关内，恐徐州有失。公等宜急回。”骗吕布又骗陈宫，两边夹叙，都用实笔，妙。宫遂引众弃关而走。也着了道儿。登就关上放起火来。不负书中之约，亦可谓不背吕布之令。吕布乘黑杀至，陈宫军和吕布军在黑暗里自相掩杀。只一陈登，弄得他七颠八倒，可知曹操用间之妙。曹兵望见号火，一齐杀到，乘势攻击。陈登箭上三书中语暗补于此，妙。孙观等各自四散逃避去了。易聚易散，是贼寇身分。○此句伏后招安一案。

吕布直杀到天明，方知是计，呆鸟。急与陈宫回徐州。到得城边叫门时，城上乱箭射下，前日小沛城上之箭，当移于此日射之。糜竺在敌楼上喝曰：“汝夺吾主城池，今当仍还吾主，汝不得复入此城也！”陈珪不出，使糜竺答话，妙甚。布大怒曰：“陈珪何在？”竺曰：“吾已杀之矣。”假说妙。若不如此说，恐陈登在吕布军中，为其所害也。然不知登已早脱身去矣。布回顾宫曰：“陈登安在？”已往小沛赚高顺、张辽去了。宫曰：“将军尚执迷而问此佞贼乎？”真是呆鸟。布令遍寻军中，却只不见。好笑。宫劝布急投小沛，布从之。

行至半路，只见一彪军骤至，视之，乃高顺、张辽也。奇。布问之，答曰：“陈登来报，说主公被围，令某等急来救解。”不向陈登那边叙去，却从吕布这边听来，是用虚笔，与前文变。宫曰：“此又佞贼之计也。”布怒曰：“吾必杀此贼！”只怕杀他不得了。急驱马至小沛。只见小沛城上，尽插曹兵旗号。原来曹操已令曹仁袭了城池，引军把守。

叙法虚实俱佳。吕布于城下大骂陈登，登在城上，指布骂曰：“吾乃汉臣，安肯事汝反贼耶！”此时却不面谏。布大怒，正待攻城，忽听背后喊声大起，一队人马来到，当先一将，乃是张飞。突如其来，来得凑巧。高顺出马迎敌，不能取胜，布亲自接战。正斗间，阵外喊声复起，曹操亲统大军冲杀前来。写张飞后，不即写云长，忽又夹叙曹操，用笔错落。吕布料难抵敌，引军东走，曹兵随后追赶。吕布走得人困马乏，忽又闪出一彪军拦住去路，为首一将立马横刀，大喝：“吕布休走，关云长在此！”突如其来，来得凑巧。○看他写关、张之来，叙法各变，妙甚。吕布慌忙接战。背后张飞赶来，布无心恋战，与陈宫等杀开条路，径奔下邳。侯成引兵接应去了。略作一顿。○此处点出侯成，用笔闲警。

关、张相见，各洒泪言失散之事。写得有情致。云长曰：“我在海州路上住扎，探得消息，故来至此。”张飞曰：“弟在芒砀山住了这几时，今日幸得相遇。”补写二人踪迹，只在二公口中自叙，省笔。两个叙话毕，一同引兵来见玄德，哭拜于地。玄德悲喜交集，叙得有情致。引二人见曹操，便随操入徐州。糜竺接见，具言家属无恙，玄德甚喜。陈珪父子亦来参拜曹操。叙事简到，一笔不漏。操设一大宴犒劳诸将，操自居中，使陈珪居右，玄德居左，亦学吕布坐法耶。其馀将士，各依次坐。宴罢，操嘉陈珪父子之功，加封十县之禄，授登为伏波将军。完陈珪父子。

且说曹操得了徐州，心中大喜，可知其在兖州时，未尝须臾忘徐州也。商议起兵攻下邳。程昱曰：“布今止有下邳一城，若逼之太急，必死战而投袁术矣。确虑。布与术合，其势难攻。今可使能事者守住淮南径路，内防吕布，外当袁术。正是此意。况今山东尚有臧霸、孙观之徒未曾归顺，防之亦不可忽也。”此是馀意。操曰：“吾自当山东诸路。其淮南径路，请玄德当之。”使玄德当袁、吕往来之要冲，亦即驱虎吞狼之计也。玄德曰：“丞相将令，安敢有违？”玄德此时不得不。次日，玄德留糜竺、简雍在徐州，带孙乾、关、张引军往守淮南径路，曹操自引兵攻下邳。

且说吕布在下邳，自恃粮食足备，应前移屯钱粮。且有泗水之险，照后曹操决水。安心坐守，可保无虞。陈宫曰：“今操兵方来，可乘其寨栅未定，以逸击劳，无不胜者。”布曰：“吾方屡败，不可轻出。待其来攻而后击之，皆落泗水矣。”岂知此水反为我害。遂不听陈宫之言。过数日，曹兵下寨已定，操统众将至城下，大叫：“吕布答话！”布上城

而立。操谓布曰：“闻奉先又欲结婚袁术，吾故领兵至此。夫术有反逆大罪，而公有讨董卓之功，今何自弃其前功，而从逆贼耶？倘城池一破，悔之晚矣。若早求降，共扶王室，当不失封侯之位。”此非诱布，实欲用布也。玄德在白门楼时，正虑此耳。布曰：“丞相且退，尚容商议。”主张不定。陈宫在布侧，大骂：“曹操奸贼！”一箭射中其麾盖。今日城上之一箭，不如前日店中之一剑。操指宫恨曰：“吾誓杀汝！”为白门楼伏案。○吕布辕门之射，玄德不必报恩；陈宫麾盖之射，曹操安得怀恨耶？遂引兵攻城。宫谓布曰：“曹操远来，势不能久。将军可以步骑出屯于外，宫将馀众闭守于内。操若攻将军，宫引兵击其背；若来攻城，将军为救于后。不过旬日，操军食尽，可一鼓而破。此乃犄角之势也。”玄德屯兵城外，而致失小沛者，为与关、张俱出，而城中空虚也。今陈宫所言，则诚大善。布曰：“公言极是。”遂归府收拾戎装。

时方冬寒，吩咐从人多带绵衣，布妻严氏闻之，百忙中忽闪出一妇人，正应前“移置妻小”句。出问曰：“君欲何往？”布告以陈宫之谋。严氏曰：“君委全城、捐妻子，孤军远出，倘一旦有变，妾岂得为将军之妻乎？”汝若肯死，安得为他人妻？只此一语，便非贞妇。布踌躇未决，三日不出。没主意。宫入见曰：“操军四面围城，若不早出，必受其困。”布曰：“吾思远出不如坚守。”没主意。宫曰：“近闻操军粮少，遣人往许都去取，早晚将至。又在陈宫口中，带叙曹操军中事。将军可引精兵，往断其粮道，此计大妙。”布然其言，复入内对严氏说知此事。婚姻之事谋及妇人，犹可言也；军旅之事谋及妇人，不可言也。严氏泣曰：“将军若出，陈宫、高顺安能坚守城池？倘有差失，悔无及矣！妾昔在长安，已为将军所弃，幸赖庞舒私藏妾身，再得与将军相聚。顿提前事，如千丈游丝，忽然一落。孰知今又弃妾而去乎？将军前程万里，请勿以妾为念！”言罢痛哭。先以危词动之，又以哀词诀之，然后继之以哭，不由丈夫不听。

布闻言愁闷不决，入告貂蝉。貂蝉别来无恙。○既谋之妻，又谋之妾，总是没主张。貂蝉曰：“将军与妾作主，勿轻身自出。”严氏之言详，貂蝉之言略，叙法俱佳。布曰：“汝无忧虑。吾有画戟、赤兔马，谁敢近我？”频夸戟马，正为后文盗马、盗戟作反衬。乃出谓陈宫曰：“操军粮至者，诈也。操多诡计，吾未敢动。”惧内人偏不肯说是惧内，偏有许多解说。宫出，叹曰：“吾等死无葬身之地矣！”极似李儒叹董卓语。布于是终日不出，只同严氏、貂蝉饮酒解闷。饮酒二字，闲闲而起。

谋士许汜、王楷入见布，进计曰：“今袁术在淮南，声势大振。将军旧曾与彼约婚，今何不仍求之？彼兵若至，内外夹攻，操不难破也。”此计不出程昱所料。布从其计，即日修书，就着二人前去。许汜曰：“须得一军引路，冲出方好。”布令张辽、郝萌两个引兵一千，送出隘口。是夜二更，张辽在前，郝萌在后，保着许汜、王楷杀出城去。抹过玄德寨，众将追赶不及，已出隘口。读者至此，为玄德着急。郝萌将五百人跟许汜、王楷而去，张辽引一半军回来。一军忽分两队，一去一回，写得变幻。到隘口时，云长拦住，未及交锋，高顺引兵出城救应，接入城中去了。此时捉住张辽，不如后日捉住郝萌。

且说许汜、王楷至寿春，拜见袁术，呈上书信。术曰：“前者杀吾使命，赖我婚姻，今又来相问，何也？”汜曰：“此为曹操奸计所误，愿明公详之。”术曰：“汝主不因曹兵困急，岂肯以女许我？”楷曰：“明公今不相救，恐唇亡齿寒，亦非明公之福也。”术曰：“奉先反覆无信，可先送女，然后发兵。”孙策借兵，得他玉玺为质；吕布借兵，又要他女儿为质。一是死宝，一是活宝。许汜、王楷只得拜辞，和郝萌回来。

到玄德寨边，汜曰：“日间不可过。夜半吾二人先行，郝将军断后。”商量停当，夜过玄德寨。许汜、王楷先过去了，郝萌正行之间，张飞出寨拦路。郝萌交马，只一合，被张飞生擒过去，五百人马尽被杀散。本恐许汜、王楷有失，故郝萌引军送之，不意彼二人反走脱，郝萌反被擒。写得变幻。○走张辽则写云长，擒郝萌则写张飞，都好。张飞解郝萌来见玄德，玄德押往大寨见曹操。郝萌备说求救许婚一事，操大怒，斩郝萌于军门。又杀了吕家一个媒人。使人传谕各寨，小心防守，如有走透吕布及彼军士者，依军法处治。玄德亦在约束之内。各寨悚然。玄德回营，吩咐关、张曰：“我等正当淮南冲要之处，二弟切宜小心在意，勿犯曹公军令。”飞曰：“捉了一员贼将，曹操不见有甚褒赏，却反来唬吓^[2]，何也？”几乎又惹此公发作。玄德曰：“非也。曹操统领多军，不以军令，何能服人？弟勿犯之。”玄德之意，不过“在他檐下过，不敢不低头”耳。然若以此语劝张飞，飞必不服，故以军令当严为辞，盖假话也。关、张应诺而退。

却说许汜、王楷回见吕布，具言袁术先欲得妇，然后起兵救援。布曰：“如何送去？”汜曰：“今郝萌被获，操必知我情，预作准备。若非将军亲自护送，谁能突出重围？”布曰：“今日便送去，如何？”又何仓卒至此。汜曰：“今日乃凶神值日，不可去。明日大利，宜用戌、亥时。”不唯会做媒，又会选日。布命张辽、高顺：“引三千军马，安排小

车一辆，我亲送至二百里外，却使你两个送去。”次夜二更时分，是戌末亥初。吕布将女以绵缠身，用甲包裹，负于背上，提戟上马。只有随新人的送娘，那有背新人的送爹？只有盖新人的红罗，那有裹新人的铁甲？只有坐新人的花轿，那有骑新人的战马？可发一笑。放开城门，布当先出城，张辽、高顺跟着。将次到玄德寨前，一声鼓响，关、张二人拦住去路，大叫：“休走！”布无心恋战，只顾夺路而行，玄德自引一军杀来，两军混战。吕布虽勇，终是缚一女在身上，只恐有伤，不敢冲突重围。赵云怀小儿却能冲阵，吕布背女子不能突围。意者玄德之子紫微早已临身，奉先之女红鸾未曾照命耶？后面徐晃、许褚皆杀来，众军皆大叫曰：“不要走了吕布！”布见军来太急，只得仍退入城。前番是自己追转，今番是别人赶回。玄德收军，徐晃等各归寨，端的不曾走透一个。吕布回到城中，心内忧闷，不独吕布忧闷，女儿当亦忧闷。只是饮酒。聊当送亲酒。

却说曹操攻城，两月不下。忽报：“河内太守张杨出兵东市，欲救吕布，部将杨丑杀之。欲将头献丞相，却被张杨心腹将眭固所杀，反投犬城去了。”此事只在报人口中叙过，省笔。操闻报，即遣史涣追斩眭固。只一句了却，更省笔。因聚众将曰：“张杨虽幸自灭，然北有袁绍之忧，东有表、绣之患。下邳久围不克，吾欲舍布还都，暂且息战，何如？”荀攸急止曰：“不可。吕布屡败，锐气已堕。军以将为主，将衰则军无战心。彼陈宫虽有谋而迟。确评。今布之气未复，宫之谋未定，作速攻之，布可擒矣。”机会良不可失。若在袁绍，必不肯听此言。郭嘉曰：“某有一计，下邳城可立破，胜于二十万师。”荀彧曰：“莫非决沂、泗之水乎？”嘉笑曰：“正是此意。”不消郭嘉说出，荀彧早已道着。二口如出一心。操大喜，即令军士决两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坐视水淹下邳。濮阳城中，吕布赠操以火；下邳城中，曹操答布以水。毕竟火不胜水。下邳一城，只剩得东门无水，为后侯成盗马出东门伏案。其余各门都被水淹。众军飞报吕布。布曰：“吾有赤兔马，渡水如平地，又何惧哉！”公则无惧矣，妻小奈何？恐不能尽驮在背上也。乃日与妻妾痛饮美酒。只顾自己吃酒，不顾他人吃水。因酒色过伤，形容销减。一日，取镜自照，惊曰：“吾被酒色伤矣！自今日始当戒之。”遂下令城中，但有饮酒者皆斩。不戒色，则戒酒；自己害酒，却戒别人饮酒。可笑。

却说侯成有马十五匹，被后槽人盗去^[3]，欲献与玄德。将写侯成盗马献曹操，先写后槽人盗马献玄德，天然奇妙。侯成知觉，追杀后槽人，将马夺回。诸将与侯成作贺。失马安知非福，得马安知非祸？嗟哉

诸将，不若塞翁之高见矣。侯成酿得五六斛酒，欲与诸将会饮，恋妻妾者，既为游釜之鱼；会宾客者，亦作处堂之燕。有其上，必有其下也。恐吕布见罪，乃先以酒五瓶诣布府^[4]，禀曰：“托将军虎威，追得失马，众将皆来作贺。酿得些酒，未敢擅饮，特先奉上微意。”亦可谓词礼交至矣。布大怒曰：“吾方禁酒，汝却酿酒会饮，莫非同谋伐我乎？”此语实启其杀机。命推出斩之。罪不至此。《酒诰》注曰：“予其杀者，未必杀也。”宋宪、魏续等诸将俱入告饶，布曰：“故犯吾令，理合斩首。今看众将面，且打一百。”众将又哀告，打了五十背花^[5]，与张飞打曹豹一样打法，但打曹豹是醉棒，打侯成是醒棒。然后放归。众将无不丧气。宋宪、魏续至侯成家来探视，侯成泣曰：“非公等，则吾死矣！”宪曰：“布只恋妻子，视吾等如草芥。”续曰：“军围城下，水绕壕边，吾等死无日矣！”然则水可吊也，马何可贺？宪曰：“布无仁无义，我等弃之而走，何如？”续曰：“非丈夫也。不若擒布献曹公。”一个商量要走，一个决计要擒，叙法又参差又次序。侯成曰：“我因追马受责，而布所倚恃者，赤兔马也。因马想到马。汝二人果能献门擒布，吾当先盗马去见曹公。”因盗马想到盗马。○侯成马后槽人不曾盗得，吕布马侯成反要盗去，奇幻。三人商议定了。三人者，或则托其防护妻小，或则赖其引兵接应，皆布之心腹也。而布卒死于此三人之手，异哉。○回思吕布“同谋伐吾”一语，竟是出口成讖。是夜侯成暗至马院，盗了那匹赤兔马，张飞夺马是一百五十匹，后槽偷马是一十五匹，今侯成盗马却只一匹。飞奔东门来。东门无水故也。魏续便开门放出，却佯作追赶之状。若真追转，吕布也该饮酒贺喜。侯成到曹操寨，献上马，侯成马不曾献与玄德，吕布马反先献与曹操，奇幻。备言宋宪、魏续插白旗为号，准备献门。濮阳城中白旗是诈，下邳城上白旗是真。○白旗之说，前三人商议时所画之策。乃却于此处补出。曹操闻此信，便押榜数十张^[6]，射入城去。一则惑其军心，一则暗约宋、魏二人。○前陈登射书，今曹操射榜；陈登书连射三封，曹操榜又连射数十：正相对成趣。其榜曰：

大将军曹，特奉明诏，征伐吕布。如有抗拒大军者，破城之日，满门诛戮。上至将校，下至庶民，有能擒吕布来献，或献其首级者，重加官赏。为此榜谕，各宜知悉。前叙陈登书用暗补法，今叙曹操榜却明写其词，都好。

次日平明，城外喊声震地。吕布大惊，提戟上城，各门点视。责骂魏续走透侯成，失了战马，欲待治罪。城下曹兵望见城上白旗，竭力攻城，布只得亲自抵敌，从平明直打到日中。曹兵稍退，此时宋、魏二人不即献门者，惧布之勇也。布少憩门楼，此门楼其即白门楼耶？不觉睡

着在椅上。既非酒醉，何便睡着？宋宪赶退左右，先盗其画戟，侯成盗马，宋宪盗戟，正相对。○被责者侯成，而首欲擒布者，反是魏续；首谋者魏续，而先盗戟者，反是宋宪。叙得参差变幻。便与魏续一齐动手，将吕布绳缠索绑，紧紧缚住。不意吕布竟被缚于二人。夫非二人之能缚布也，布实自缚于其妻妾耳。○“紧紧”二字，对后“缚太急”句。布从睡梦中惊醒，急唤左右，却都被二人杀散，把白旗一招，曹兵齐至城下。魏续大叫：“已生擒吕布矣！”夏侯渊尚未信，宋宪在城上掷下吕布画戟来，典韦之死，双戟先亡；吕布之擒，一戟先落。大开城门，曹兵一拥而入。高顺、张辽在西门，水围难出，为曹兵所擒。陈宫奔至南门，为徐晃所获。

曹操入城，即传令退了所决之水，出榜安民。叙事周。一面与玄德同坐白门楼上。关、张侍立于侧，提过擒获一千人来。吕布虽然长大，却被绳索捆作一团。真如细布。布叫曰：“缚太急，乞缓之！”既已被缚，何争缓急。操曰：“缚虎不得不急。”陈登说他是鹰，曹操偏说他是虎。布见侯成、魏续、宋宪皆立于侧，乃谓之曰：“我待诸将不薄，汝等何忍皆反？”宪曰：“听妻妾言，不听将计，何谓不薄？”责备得是。布默然。其实没得说。须臾，众拥高顺至。操问曰：“汝有何言？”顺不答。亦好。操怒，命斩之。徐晃解陈宫至，操曰：“公台别来无恙！”轻薄语。宫曰：“汝心术不正，吾故弃汝！”操曰：“吾心不正，公又奈何独事吕布？”亦责备得不差。宫曰：“布虽无谋，不似你诡诈奸险。”操曰：“公自谓足智多谋，今竟何如？”好嘲笑。宫顾吕布曰：“恨此人不从吾言！若从吾言，未必被擒也！”操曰：“今日之事，当如何？”问得恶。宫大声曰：“今日有死而已！”操如此问，宫必如此答。使操而有良心者，念其昔日活我之恩，若竟释之；释之而不降，则竟纵之；纵之而彼又来图我，而又获之，然后听其自杀。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而操非其伦也。操曰：“公如是，奈公之老母妻子何？”又问得恶。○中牟县初遇时，曾谈及老母妻子，此处遥应前文。宫曰：“吾闻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老母妻子之存亡，亦在于明公耳。吾身既被擒，请即就戮，并无挂念。”并无一弱语。操有留恋之意，假惺惺。不记前城上射箭时，发狠要杀之耶？宫径步下楼，左右牵之不住。硬汉。操起身，泣而送之，假惺惺。宫并不回顾。硬汉。操谓从者曰：“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养老。怠慢者斩。”一味权诈。○谆谆母妻，亦为卷中杀妻恋妻等事作馀波。宫闻言，亦不开口，伸颈就刑。硬汉。众皆下泪。操以棺槨盛其尸，葬于许都。宫初获操而不杀，客店欲杀而不果，宫之活操者再矣。而操不一活之，操真狠人哉。后人

有诗叹之曰：

生死无二志，丈夫何壮哉！
不从金石论，空负栋梁材。
辅主真堪敬，辞亲实可哀。
白门身死日，谁肯似公台？

方操送宫下楼时，布告玄德曰：“公为坐上客，布为阶下囚，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宫何硬，布何软。玄德点头。及操上楼来，布叫曰：“明公所患，不过于布，布今已服矣。公为大将，布副之，天下不难定也。”布言如此，备愈不肯出言相宽矣。操回顾玄德曰：“何如？”操意已动。玄德答曰：“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妙极，似为操语。布目视玄德曰：“是儿最无信者！”聊以效颦。操令牵下楼缢之。布回顾玄德曰：“大耳儿！不记辕门射戟时耶？”即不辕门射戟，备未必死。操则负宫，备不为负布。忽一人大叫曰：“吕布匹夫！死则死耳，何惧之有！”未骂曹操，先骂吕布，未说自己不怕死，先骂吕布怕死，大是妙人。众视之，乃刀斧手拥张辽至。写吕布、陈宫、张辽、高顺陆续擒至，各有一样身分。操令将吕布缢死，然后枭首。后人诗叹曰：

洪水滔滔淹下邳，
当年吕布受擒时。
空馀赤兔马千里，
漫有方天戟一枝。
缚虎望宽今太懦，
养鹰休饱昔无疑。
恋妻不纳陈宫谏，
枉骂无恩大耳儿。

又有诗论玄德曰：

伤人饿虎缚休宽，
董卓丁原血未干。
玄德既知能啖父，
争如留取害曹瞒？

却说武士拥张辽至，操指辽曰：“这人好生面善。”辽曰：“濮阳城中曾相遇，如何忘却？”操笑曰：“你原来也记得！”辽曰：“只是可惜！”奇语忽发。操曰：“可惜甚的？”辽曰：“可惜当日火不大，不曾烧死你这国贼！”因今日之水，提起昔日之火，妙甚。操大怒曰：“败将安

敢辱吾！”拔剑在手，亲自来杀张辽。不觉露恨恶身。张辽全无惧色，引颈待杀。所谓“死则死耳，何惧之有”？曹操背后，一人攀住臂膊，一人跪于面前，说道：“丞相且莫动手！”正是：

乞哀吕布无人救，
骂贼张辽反得生。

毕竟救张辽的是谁，且听下文分解。

[1] 食（sì）：拿东西给人吃。

[2] 唬（xià）吓：吓唬。唬，吓唬。

[3] 后槽人：管马房的人。后槽，马房。

[4] 诣：到。

[5] 背花：旧时刑杖之称。

[6] 押榜：签发布告文书。

第二十回

曹阿瞞许田打围 董国舅内阁受诏

赵高以指鹿察左右之顺逆，曹操以射鹿验众心之从违。奸臣心事，何其前后如出一辙也！至于借弓不还，始而假借，既且实受，岂独一弓为然哉？即天位亦犹是尔。河阳之狩，以臣召君，许田之猎，以上从下，皆非天子意也。然重耳率诸侯以朝王，曹操代天子而受贺，操于是不得复为重耳矣。

云长之欲杀操，为人臣明大义也。玄德之不欲杀，为君父谋万全也。君侧之恶，除之最难。前后左右，皆其腹心爪牙，杀之而祸及我身，犹可耳；杀之而祸及君父，则不为功之首，而反为罪之魁矣，可不慎哉！

董承前曾拒催、汜以救驾，今若能诛曹操，是再救驾也。马腾前同韩遂攻催、汜，曾受密诏，今同董承谋曹操，是再受诏也。前之救驾是实事，而后之救驾是虚谈。前之受诏用虚叙，而后之受诏用实写。一虚一实，参差变换，各各入妙。又妙在七人受诏处，或自受，或因人所受以为受；或先见诏，或后见诏；或约来，或自至；或两人同来，或一人独至；或潸然泪下，或咬牙切齿。文官有文官身分，武臣有武臣气概，人人不同，人人如画，真叙事妙品。

曹操无君之罪，至许田射鹿而大章明较着矣。人臣无将，将则必诛。袁术之僭，其既然者也；曹操之篡，其将然者也。将之与既，厥罪维均，故自有衣带诏之后，凡兴兵讨操者，俱大书“讨贼”以予之。

前有谋诛宦竖之何国舅，后有谋诛奸相之董国舅，遥遥相对，然二人不可同年而语矣。进有鸩董后之罪，承有拒李催之功；进则灵帝尝欲杀之，承则献帝倾心托之。乃二人之贤否不同，而同于败者，进之失在不断，承之失在不密。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事欲其秘，何必歃血会饮？迹恐其露，何必立券书名？虽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不祚汉，无徒为董承咎也。

话说曹操举剑欲杀张辽，玄德攀住臂膊，云长跪于面前。玄德曰：“此等赤心之人，正当留用。”云长曰：“关某素知文远忠义之士，愿以性命保之。”为后文张辽土山救关公张本。操掷剑笑曰：“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恐他人做了人情，便说自家是戏。奸雄权变，真不可及。乃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要杀则亲自拔剑，不杀则解衣延坐。怒便加一倍怒，爱亦加一倍爱。奸雄权变，真不可及。辽感其意，遂降。操拜辽为中郎将，赐爵关内侯，使招安臧霸。霸闻吕布已死，张辽已降，遂亦引本部军投降，操厚赏之。臧霸又招安孙观、吴敦、尹礼来降，独昌豨未肯归顺。操封臧霸为琅琊相，孙观等亦各加官，令守青、徐沿海地面。将吕布妻女载回许都。未识貂蝉亦在其中否？自此之后，不复知貂蝉下落矣。大犒三军，拔寨班师。路过徐州，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操自欲取徐州，而不欲以予备，明矣。百姓叩谢。操唤车骑将军车胄权领徐州。为后文关公斩车胄张本。

操军回许昌，封赏出征人员，留玄德在相府左近宅院歇定。次日，献帝设朝，操表奏玄德军功，引玄德见帝。玄德具朝服拜于丹墀^[1]。帝宣上殿，问曰：“卿祖何人？”玄德奏曰：“臣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阁下玄孙，刘雄之孙，刘弘之子也。”首回中已叙过，此又于玄德口中自叙一番。帝教取宗族世谱检看，令宗正卿宣读曰：

孝景皇帝生十四子。第七子乃中山靖王刘胜。胜生陆城亭侯刘贞。贞生沛侯刘昂。昂生漳侯刘禄。禄生沂水侯刘恋。恋生钦阳侯刘英。英生安国侯刘建。建生广陵侯刘哀。哀生胶水侯刘宪。宪生祖邑侯刘舒。舒生祁阳侯刘谊。谊生原泽侯刘必。必生颍川侯刘达。达生丰灵侯刘不疑。不疑生济川侯刘惠。惠生东郡范令刘雄。雄生刘弘。弘不仕。刘备乃刘弘子也。

帝排世谱，则玄德乃帝之叔也。历按宗谱，章章可考，正为后文继汉正统张本。帝大喜，请入偏殿，叙叔侄之礼。帝暗思：“曹操弄权，国事都不由朕主。今得此英雄之叔，朕有助矣！”帝亦有眼力。遂拜玄德为左将军、宜城亭侯。皇帝面封，封得冠冕。设宴款待毕，玄德谢恩出。自此人皆称为“刘皇叔”。

曹操回府，荀彧等一班谋士入见曰：“天子认刘备为叔，恐无益于明公。”操曰：“彼既认为皇叔，吾以天子之诏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况吾留彼在许都，名虽近君，实在吾掌握之内，吾何惧哉！操不使备留徐州，正是此意。吾所虑者，太尉杨彪系袁术亲戚，倘与二袁为内应，

为害不浅。当即除之。”乃密使人诬告彪交通袁术，遂收彪下狱，命满宠按治之。前彪实劝帝召操，今操即害彪，老贼大是忘本。时北海太守孔融在许都，孔融自玄德北海解围后，至此第二番出现。因谏操曰：“杨公四世清德，岂可因袁氏而罪之乎？”操曰：“此朝廷意也。”融曰：“使成王杀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操不得已，乃免彪官，放归田里。彪则幸免，而操之忌融，自此始矣。议郎赵彦愤操专横，上疏劾操不奉帝旨、擅收大臣之罪。操大怒，即收赵彦杀之。杀赵彦、收杨彪二事，俱见陈琳檄中。于是百官无不悚惧。

谋士程昱说操曰：“今明公威名日盛，何不乘此时行王霸之业？”操曰：“朝廷股肱尚多^[2]，未可轻动。吾当请天子田猎，以观动静。”观动静者，观左右之顺逆也。于是拣选良马、名鹰、俊犬、弓矢俱备，先聚兵城外，操入请天子田猎。帝曰：“田猎恐非正道。”绝非亡国之君之言，何天之不祚汉也？操曰：“古之帝王，春搜、音守。夏苗、秋獮、音先。冬狩^[3]，四时出郊，以示武于天下。今四海扰攘之时，正当借田猎以讲武。”帝不敢不从，周宣王之猎于东都，是天子当阳；汉献帝之猎于许田，是权臣耀武。随即上逍遥马，带宝雕弓、金鈚箭^[4]，排銮驾出城。玄德与关、张各弯弓插箭，内穿掩心甲，手持兵器，引数十骑随驾出许昌。满朝文武，独详叙刘、关、张，正为关公欲杀曹操张本。曹操骑爪黄飞电马，引十万之众，与天子猎于许田。军士排开围场，周广三百馀里。操与天子并马而行，只争一马头^[5]，背后都是操之心腹将校。可知此时杀将曹操不得。文武百官，远远侍从，谁敢近前。

当日献帝驰马到许田，刘玄德起居道旁^[6]。帝曰：“朕今欲看皇叔射猎。”玄德领命上马，忽草中赶起一兔，玄德射之，一箭正中那兔，将有曹操射鹿，先有玄德射兔以引之。帝喝采。转过土坡，忽见荆棘丛中，赶出一只大鹿。帝连射三箭不中，顾谓操曰：“卿射之。”操就讨天子宝雕弓、金鈚箭，扣满一射，正中鹿背，倒于草中。汉失其鹿，为操所得，正魏代汉之兆也。群臣将校见了金鈚箭，只道天子射中，都踊跃向帝呼“万岁”。曹操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弓箭可借，“万岁”亦可借乎？操之俨然迎受，正以观众人之所动静也。众皆失色。此句内伏下马腾一班人。玄德背后，云长大怒，剔起卧蚕眉^[7]，睁开丹凤眼，提刀拍马便出，要斩曹操。义气凛凛，须眉如睹。玄德见了，慌忙摇手送目，关公见兄如此，便不敢动。玄德欠身向操称贺曰：“丞相神射，世所罕及！”如此涵养，是英雄权变，是帝王度量。操笑曰：“此天子洪福耳。”乃回马向天子称贺，竟不献还宝雕弓，就自悬带。袁术窃玺，曹操窃弓，不意一时遂有二阳货。围场已罢，宴于许

田。宴毕，驾回许都。众人各自归歇。云长问玄德曰：“操贼欺君罔上，我欲杀之，为国除害，兄何止我？”玄德曰：“‘投鼠忌器’。操与帝相离只一马头，其心腹之人周回拥侍。吾弟若逞一时之怒，轻有举动，倘事不成，有伤天子，罪反坐我等矣。”大有斟酌。云长曰：“今日不杀此贼，后必为祸。”玄德曰：“且宜秘之，不可轻言。”云长耐不得，玄德偏耐得。

却说献帝回宫，泣谓伏皇后曰：“朕自即位以来，奸雄并起。先受董卓之殃，后遭傕、汜之乱，常人未受之苦，吾与汝当之。后得曹操，以为社稷之臣，遥应前文。不意专国弄权，擅作威福。朕每见之，背若芒刺。今日在围场上身迎呼贺，无礼已极，早晚必有异谋。吾夫妇不知死所也！”异日曹操行凶，先害董妃，后及伏后。此时献帝密谋，却因伏后，乃及董妃。伏皇后曰：“满朝公卿俱食汉禄，竟无一人能救国难乎？”言未毕，忽一人自外而入曰：“帝、后休忧。吾举一人，可除国害。”帝视之，乃伏皇后之父伏完也。伏完之死在后，董承之死在先；今却于董承之前，先将伏完引线，叙事妙品。帝掩泪问曰：“皇丈亦知操贼之专横乎？”完曰：“许田射鹿之事，谁不见之？但满朝之中，非操宗族，则其门下。若非国戚，谁肯尽忠讨贼？老臣无权，难行此事。车骑将军、国舅董承可托也。”因一国戚，又引出一国戚。帝曰：“董国舅多赴国难，朕躬素知。可宣入内，共议大事。”完曰：“陛下左右皆操贼心腹，倘事泄，为祸不浅。”帝曰：“然则奈何？”完曰：“臣有一计。陛下可制衣一领，取玉带一条，密赐董承。却于带衬内缝一密诏以赐之，令到家见诏，可以昼夜画策，神鬼不觉矣。”衣带诏之谋出自伏完，而伏完偏不在董承等七人之内，却说在后文另作一事，读者所不能测也。帝然之。

伏完辞出，帝乃自作一密诏，咬破指尖，以血写之。臣有刺血上表者矣，未有天子而刺血下诏者也。此亦千古奇事。暗令伏皇后缝于玉带紫锦衬内，却自穿锦袍，自系此带，令内史宣董承入。承见帝礼毕，帝曰：“朕夜来与后说霸河之苦，念国舅大功，故特宣入慰劳。”承顿首谢。帝引承出殿，到太庙，转上功臣阁内。帝焚香礼毕，引承观画像。中间画汉高祖容像，帝曰：“吾祖高皇帝，起身何地？如何创业？”将说自己，先问高皇。承大惊曰：“陛下戏臣耳？圣祖之事，何为不知？高皇帝起自泗上亭长，提三尺剑，斩蛇起义，纵横四海。三载亡秦，五年灭楚，遂有天下，立万世之基业。”与首回起处遥遥相应。帝曰：“祖宗如此英雄，子孙如此懦弱，岂不可叹！”因指左右二辅之像曰：“此二人，非留侯张良、酈侯萧何也？”将命董承，先说留侯、酈侯。承

曰：“然也。高祖开基创业，实赖二人之力。”帝回顾左右较远，乃密谓承曰：“卿亦当如此二人立于朕侧。”方入正义。承曰：“臣无寸功，何以当此？”帝曰：“朕想卿西都救驾之功，未尝少忘，无可为赐。”因指所着袍带曰：“卿当衣朕此袍，系朕此带，常如在朕左右也。”承顿首谢。帝解袍、带赐承，意只在带，特以袍陪之。密语曰：“卿归可细视之，勿负朕意。”承会意，穿袍系带，辞帝下阁。

早有人报知曹操曰：“帝与董承登功臣阁说话。”操即入朝来看。董承出阁，才过宫门，恰遇操来，急无躲避处，急杀。只得立于路侧施礼。操问曰：“国舅何来？”承曰：“适蒙天子宣召，赐以锦袍玉带。”操问曰：“何故见赐？”承曰：“因念某旧日西都救驾之功，故有此赐。”操曰：“解带我看。”急杀，急杀。承心知衣带中必有密诏，恐操看破，迟延不解。操叱左右：“急解下来！”急杀急杀，如何如何？看了半晌，笑曰：“果然是条好玉带！再脱下锦袍来借看。”承心中畏惧，不敢不从，遂脱袍献上。带不自解，袍却自脱，形容畏惧之态如画。操亲自以手提起，对日影中细细详看。看毕，自己穿在身上，系了玉带，回顾左右曰：“长短如何？”一边着急，一边故意卖弄，好看。左右称美。操谓承曰：“国舅即以此袍带转赐与吾，何如？”急杀急杀，如何如何！承告曰：“君恩所赐，不敢转赠，容某别制奉献。”操曰：“国舅受此衣带，莫非其中有谋乎？”吓杀。承惊曰：“某焉敢？丞相如要，便当留下。”操曰：“公受君赐，吾何相夺？聊为戏耳。”遂脱袍带还承。董承不肯献，操却偏要；董承愿献，操便不要。奸雄真奸猾之极。

承辞操归家，至夜独坐书院中，将袍仔细反复看了，并无一物。曹操细看袍，董承亦先看袍。承思曰：“天子赐我袍带，命我细观，必非无意。今不见甚踪迹，何也？”随又取玉带检看，乃白玉玲珑，碾成小龙穿花，皆用紫锦为衬，缝缀端整，亦并无一物。承心疑，放于桌上，反复寻之。操见袍中无物，故不更疑及带；承正以袍中无物，故更猜及带。良久倦甚。正欲伏几而寝，忽然灯花落于带上，烧着背衬。承惊拭之，已烧破一处，微露素绢，隐见血迹。急取刀拆开视之，乃天子手书血字密诏也。不用自己寻着，却用灯火烧出，曲折之甚。诏曰：

朕闻人伦之大，父子为先；尊卑之殊，君臣为重。近日操贼弄权，欺压君父，结连党伍，败坏朝纲，敕赏封罚，不由朕主。朕夙夜忧思，恐天下将危。卿乃国之大臣，朕之至戚，当念高帝创业之艰难，纠合忠义两全之烈士，殄灭奸党，复安社稷，祖宗幸甚！破指洒血，书诏付卿，再四慎之，勿负朕意！建安四年春三月诏。

董承览毕，涕泪交流，一夜寝不能寐。为下文隐几而卧伏线。晨起，复至书院中，将诏再三观看，无计可施。乃放诏于几上，沉思灭操之计。忖量未定，隐几而卧。因一夜不寐之故。

忽侍郎王子服至，门吏知子服与董承交厚，不敢拦阻，竟入书院。见承伏几不醒，袖底压着素绢，微露“朕”字。形容得妙，与董承于灯火烧破处窥见血迹，一样惊人。子服疑之，默取看毕，藏于袖中。又为董承吃一吓。呼承曰：“国舅好自在，亏你如何睡得着！”只因一夜睡不着，故此时睡着耳。承惊觉，不见诏书，魂不附体，手脚慌乱。子服曰：“汝欲杀曹公，吾当出首^[8]。”急杀。承泣告曰：“若兄如此，汉室休矣！”子服曰：“吾戏耳。吾祖宗世食汉禄，岂无忠心？愿助兄一臂之力，共诛国贼！”承曰：“兄有此心，国之幸。”子服曰：“当于密室同立义状，开口便要立盟书，颇觉书生气，是文官身分。各舍三族，以报汉君。”其言不祥。承大喜，取白绢一幅，先书名画字，子服亦即书名画字。书毕，子服曰：“将军吴子兰与吾至厚，可与同谋。”子服引出一人。承曰：“满朝大臣，惟有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是吾心腹，必能与我同事。”董承又引出二人。

正商议间，家僮入报种辑、吴硕来探。来得凑巧，省笔之极。承曰：“此天助我也。”教子服暂避于屏后。避得妙。承接二人入书院坐定，茶毕，辑曰：“许田射猎之事，君亦怀恨乎？”承曰：“虽怀恨，无可奈何。”硕曰：“吾誓杀此贼，恨无助我者耳！”辑曰：“为国除害，虽死无怨。”不用董承先说，却用二人自说，妙。王子服从屏后出曰：“汝二人欲杀曹丞相，我当出首，董国舅便是证见。”亦用逆挑，不用顺接，妙。种辑怒曰：“忠臣不怕死。吾等死作汉鬼，强似你阿附国贼^[9]！”同一逆挑之话，而董承闻之着急，种辑闻之着恼，各各不同。承笑曰：“吾等正为此事，欲见二公。王侍郎之言乃戏耳。”便于袖中取出诏来与二人看。二人读诏，挥泪不止。承遂请书名。子服曰：“二公在此少待，吾去请吴子兰来。”子服去不多时，即同子兰至，两人自来，一人请至，又各不同。与众相见，亦书名毕。承邀于后堂会饮。

忽报：“西凉太守马腾相探。”又一个自来的。承曰：“只推我病，不能接见。”门吏回报。腾大怒曰：“我夜来在东华门外，亲见他锦袍玉带而出，又将袍带一提。何故推病耶？吾非无事而来，奈何拒我！”门吏入报，备言腾怒。承起曰：“诸公少待，暂容承出。”随即出厅延接。礼毕坐定，腾曰：“腾入觐将还，故来相辞，何见拒也？”承曰：“贱躯暴疾，有失迎候，罪甚。”腾曰：“面带春色，未见病容。”承无言可

答。腾拂袖便起，自来的几乎又自去。嗟叹下阶曰：“皆非救国之人也！”承感其言，挽留之，彼来则拒之，彼去则留之，俱用逆写。问曰：“公谓何人非救国之人？”腾曰：“许田射猎之事，吾尚气满胸膛；公乃国之至戚，犹自耽于酒色，而不思讨贼，安得为皇家救难扶灾之人乎？”承恐其诈，佯惊曰：“曹丞相乃国之大臣，朝廷所倚赖，公何出此言？”纯用逆挑，妙。腾大怒曰：“汝尚以曹贼为好人耶！”承曰：“耳目甚近，请公低声。”前用王子服反说，董承正告，此用马腾正告，董承反说，又各不同。腾曰：“贪生怕死之徒，不足以论大事！”说罢，又欲起身。写马腾与董承落落难合，又非若前四人之一说便是也，妙。

承知腾忠义，乃曰：“公且息怒，某请公看一物。”遂邀腾入书院，取诏示之。腾读毕，毛发倒竖，咬齿嚼唇，满口流血，写马腾又是马腾身份，与前五人不同。谓承曰：“公若有举动，吾即统西凉兵为外应。”承请腾与诸公相见，取出义状，教腾书名。腾乃取酒歃血为盟，天子刺血，马腾嚼血，六人歃血。只因一纸血诏，引动一片血诚。曰：“吾等誓死不负所约！”其言亦不祥。指坐上五人言曰：“若得十人，大事谐矣。”承曰：“忠义之士，不可多得。若所与非人，则反相害矣。”人少做不得，人多亦做不得。腾教取驾行鹭序簿来检看^[10]。检到刘氏宗族，乃拍手言曰：“何不共此人商议？”因外戚荐出一外戚，又因一外戚引出一宗室。众皆问何人。马腾不慌不忙，说出那人来，正是：

本因国舅承明诏，
又见宗潢佐汉朝^[11]。

毕竟马腾之言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1] 丹墀（chí）：指宫殿的赤色台阶或赤色地面。

[2] 股肱：大腿和胳膊。比喻左右辅佐之臣。

[3] 春搜、夏苗、秋獮（xiǎn）、冬狩：指帝王四季狩猎。语出《左传》隐公五年。

[4] 鈚（pī）箭：箭头较薄而阔，箭杆较长的一种箭。

[5] 争：相差。

[6] 起居：此指向皇帝行礼问安。

[7] 剔：竖起。

[8] 出首：检举，告发。

[9] 阿（ē）附：依附。

[10] 驾行鹭序簿：朝廷在职官员的名册。

[11] 宗潢：宗室，皇族。

第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论英雄 关公赚城斩车胄

天子血诏从许田起见，诸臣定盟亦从许田起见。马腾之知玄德，以云长而知之；马腾之知云长，以许田而知之。想见许田当日，曹操之横，气焰逼人，云长之怒，须眉皆动。文有叙事在后幅，而适为前篇加倍衬染者，此类是也。

两雄不并立。不并立，则必相图。操以备为英雄，是操将图备矣，又逆知备之必将图我矣。备方与董承等同谋，而忽闻此言，安得不失惊落箸耶？是因落箸而假托闻雷，非因闻雷而故作落箸也。若因闻雷而故作落箸，以之欺小儿则可，岂所以欺曹操者？俗本多讹，故依原本校正之。

“一震之威，乃至于此。”只淡淡一语，轻轻溜过，妙在有意无意之间，岂真学小儿掩耳缩颈之态耶？古史所载，后人多有误解之者。即如项羽困于垓下，闻汉兵四面皆楚歌，大惊曰：“汉已尽得楚乎？何楚人之多也！”是张良、韩信欲使羽疑彭城已失，乱其军心耳。今人看《千金记》，误以楚歌为思家之曲，劝楚人还乡。夫楚人有家，汉人亦有家；将解散客兵，而先解散我兵，为之奈何？不知作传奇者，不过分外妆点以图悦目，而乃错认其事，讹以传讹，宁不为识者所笑！

此时孙策在江东，曹操更不以英雄许之。直待后来孙权承袭，乃始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然则此老眼力，大是不谬。当青梅煮酒之日，英雄只有两人，鼎足尚缺其一也。

自车胄为云长所杀，而曹操之兵端起矣。玄德之不欲杀胄者，以此时衣带诏未泄，董承谋未露，尚欲与操羁縻勿绝，阳和而阴图之耳。英雄作事，须要审势量力，性急不得。玄德深心人，故有此等算计。云长直心人，别无此等肚肠。两人同是豪杰，却各自一样性格，云长之不及玄德者在此，玄德之不及云长者亦在此。

此回叙刘、曹相攻之始，而中间夹写公孙瓒并袁术二段文字。瓒之事只在满宠口中虚写，术之事却用一半虚写、一半实写。不独瓒、术两

人于此回中收场，而玉玺下落，亦于此回中结局。前者汉帝失玉玺，今者玉玺归汉帝，相去十数回，遥遥相对，而又预伏七十回后曹丕受玺篡汉之由。有应有伏，一笔不漏，一笔不繁。每见近人纪事，叙却一头，抛却一头，失枝脱节，病在遗忘；未说这边，又说那边，手忙脚乱，病在冗杂。今试读《三国演义》，其亦可以阁笔矣。

董承义状上大书左将军刘备，备之继正统而无愧者此也。只“左将军刘备”五字，消得“汉昭烈皇帝”五字。昔汉高祖讨项羽诏曰：“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于是名正言顺，海内归心。今玄德既奉衣带诏以讨贼，则仗义执言；武侯之六出祁山，姜维之九伐中原，皆自此诏始矣。然备于斩车胄之后，何不便将此诏布告天下乎？曰：诏词本以赐董承者也。董承在内，若遽暴之，恐害董承故也。待承死，而后此诏乃昭然共被于海内耳。

瓚之亡也，积粟三十万；术之亡也，剩麦三十斛。粮多亦亡，粮少亦亡，何也？曰：二人之无谋等也。无谋等，则粮之多少无异也。然瓚生平，尚有荐玄德之一节可取，若袁术生平，直是一无足取。初以不发粮而误人，既乃以绝粮而自毙。天之报施，诚不爽哉！

却说董承等问马腾曰：“公欲用何人？”马腾曰：“见有豫州牧刘玄德在此，何不求之？”因董承转出马腾，因马腾转出玄德。玄德为主，董、马二人不过做一引子耳。承曰：“此人虽系皇叔，今正依附曹操，安肯行此事耶？”玄德依附曹操，与曹操依附董卓，同一识见。腾曰：“吾观前日围场之中，曹操迎受众贺之时，云长在玄德背后，挺刀欲杀操，玄德以目视之而止。前回事又在马腾眼中、口中衬写一笔。玄德非不欲图操，恨操牙爪多，恐力不及耳。玄德心事，马腾一语道着。公试求之，当必应允。”吴硕曰：“此事不宜太速，当从容商议。”众皆散去。

次日黑夜里，董承怀诏，径往玄德公馆中来。门吏入报，玄德迎出，请入小阁坐定，关、张侍立于侧。玄德曰：“国舅夤夜至此^[1]，必有事故。”承曰：“白日乘马相访，恐操见疑，故黑夜相见。”玄德命取酒相待。承曰：“前日围场之中，云长欲杀曹操，将军动目摇头而退之，何也？”问得突兀。玄德失惊曰：“公何以知之？”承曰：“人皆不见，某独见之。”不说马腾看见，竟说自己看见，好。玄德不能隐讳，遂曰：“舍弟见操僭越，故不觉发怒耳。”承掩面而哭曰：“朝廷臣子若尽如云长，何忧不太平哉！”语殊慷慨淋漓。玄德恐是曹操使他来试探，乃佯言曰：“曹丞相治国，为何忧不太平？”前马腾正说，董承反说以试之，今董承正说，玄德反说以试之，妙甚。承变色而起曰：“公乃汉朝

皇叔，故剖肝沥胆以相告，公何诈也？”玄德曰：“恐国舅有诈，故相试耳。”于是董承取衣带诏令观之，玄德不胜悲愤。又将义状出示，上止有六位：一，车骑将军董承；二，工部侍郎王子服；三，长水校尉种辑；四，议郎吴硕；五，昭信将军吴子兰；六，西凉太守马腾。忽将前六人于此处历历叙明，却在玄德眼中看出，妙甚。玄德曰：“公既奉诏讨贼，备敢不效犬马之劳？”承拜谢，便请书名。玄德亦书“左将军刘备”，大书特书，五字堪传千古。押了字，付承收讫。承曰：“尚容再请三人，共聚十义，以图国贼。”刘备一人可当百矣，何必凑足十人耶？玄德曰：“切宜缓缓施行，不可轻泄。”共议到五更，相别去了。

玄德也防曹操谋害，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2]。邵平种瓜是无聊，玄德种菜是有意。关、张二人曰：“兄不留心天下大事，而学小人之事，何也？”玄德曰：“此非二弟所知也。”此处且不说明，留在后文补出。二人乃不复言。

一日，关、张不在，玄德正在后园浇菜，许褚、张辽引数十人入园中，曰：“丞相有命，请使君便行。”玄德惊问曰：“有甚紧事？”不特玄德惊疑，即读者亦为惊疑。许褚曰：“不知，只教我来相请。”吓杀。玄德只得随二人入府见操。操笑曰：“在家做得好大事！”吓杀。读者至此，必谓衣带诏泄矣。唬得玄德面如土色。读者亦吃一大吓。操执玄德手，直至后园，曰：“玄德学圃不易^[3]！”玄德方才放心，如水上惊涛，忽起忽落。答曰：“无事消遣耳。”操曰：“适见枝头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张绣时，道上缺水，将士皆渴。吾心生一计，以鞭虚指曰：‘前面有梅林。’军士闻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征张绣事已隔数回，忽于此处补出一段闲文，妙绝妙绝。今见此梅，不可不赏。今见此梅，亦还想张济妻否？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小亭一会。”恐是睹物怀人，未能忘情，故欲以酒解之耳。玄德心神方定。随至小亭，已设樽俎，盘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叙得闲闲雅雅，与董承黑夜饮酒又自不同。

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从人遥指天外龙挂^[4]，有景。操与玄德凭栏观之。俨如一幅画图。操曰：“使君知龙之变化否？”闲闲说来。玄德曰：“未知其详。”假呆得妙。操曰：“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试指言之。”从龙说起，渐渐说到英雄，又渐渐说到当世人物。亦如雨之将至，而先有雷，

雷之将至，而先有龙挂也。玄德曰：“备肉眼安识英雄？”一发假呆得妙。操曰：“休得过谦。”玄德曰：“备叨恩庇⁵，得仕于朝，天下英雄，实有未知。”一味妆呆诈痴，即种菜之意。操曰：“既不识其面，亦闻其名。”玄德曰：“淮南袁术，兵粮足备，可为英雄？”因术称帝，故首举术为问。不知术之龙非真龙，备之问亦是假问。操笑曰：“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袁术即于此回中结局，与后文正相应。玄德曰：“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为英雄？”为后文求救袁绍伏笔。操笑曰：“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为后文破袁绍伏线。玄德曰：“有一人名称八俊，威镇九州——刘景升可为英雄？”为后文依托刘表伏笔。○此下二段，又变一样文法。操曰：“刘表虚名无实，非英雄也。”看低当世多少名士。玄德曰：“有一人血气方刚，江东领袖——孙伯符乃英雄也。”为后文借寓江东伏笔。操曰：“孙策藉父之名，非英雄也。”看低当世多少公子。玄德曰：“益州刘季玉，可为英雄乎？”为后文入川伏笔。○又变一样文法。操曰：“刘璋虽系宗室，乃守户之犬耳，何足为英雄？”看低天下多少宗室。玄德曰：“如张绣、张鲁、韩遂等辈，皆何如？”连问三人，又变一样文法。○言韩遂而不及马腾者，正与备共立义状，故隐之耳。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张绣、韩遂事之已见前文者也，刘璋、张鲁事之尚在后文者也。前文于此再一总，后文于此先一提。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齿！”后三人皆降曹。玄德曰：“舍此之外，备实不知。”只是一味妆呆。

操曰：“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满怀自负。玄德曰：“谁能当之？”倒问一句妙甚，不但不自以为英雄，且似乎并不知曹操为英雄者。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曹操自以为英雄，又心畏玄德为英雄，一向只是以心相待，不曾当面说出。今番酒后，不觉一语道破。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⁶，不觉落于地下。半晌妆呆，却被一语道破，安得不惊？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箸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为甚说破英雄，便尔举止失措？曹操心多，安得不疑。亏此一语随机应变，平白地掩饰过去。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淡淡一语，妙在有意无意之间。将闻言失箸缘故，轻轻掩饰过了。真是灵警。操遂不疑玄德。竟被瞒过。后人诗赞曰：

勉从虎穴暂趋身，
说破英雄惊杀人。

巧借闻雷来掩饰，
随机应变信如神。

天雨方住，见两个人撞入后园，手提宝剑，突至亭前，左右拦挡不住。操视之，乃关、张二人也。与鸿门会樊哙排盾而入，一样声势。原来二人从城外射箭方回，听得玄德被许褚、张辽请将去了，慌忙来相府打听，此处不说二公吃惊，留在后文云长口中补出，好。闻说在后园，只恐有失，故冲突而入。真好兄弟。却见玄德与操对坐饮酒，二人按剑而立。方说天上之龙，席间忽然来了二虎。操问二人何来，云长曰：“听知丞相和兄饮酒，特来舞剑，以助一笑。”操笑曰：“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语甚趣。玄德亦笑。到底只是假呆面孔，妙。操命：“取酒与二樊哙压惊。”语更趣甚。樊哙不容有二，今乃与樊哙有三矣。关、张拜谢。须臾席散，玄德辞操而归。云长曰：“险些惊杀我两个！”补前一笔。○不独二公吃惊，即读者亦曾吃惊。玄德以落箸事说与关、张，关、张问是何意。玄德曰：“吾之学圃，正欲使操知我无大志。前日不说明，今乃补解之。不意操竟指我为英雄，我故失惊落箸。又恐操生疑，故借惧雷以掩饰之耳。”于玄德口中，将前文下一注脚。关、张曰：“兄真高见！”

操次日又请玄德，正饮间，人报满宠去探听袁绍而回，操召入问之，宠曰：“公孙瓒已被袁绍破了。”一段大文，只在满宠口中一句点出，省笔之甚。玄德急问曰：“愿闻其详。”前磐河之战，玄德曾救公孙，此处不得不急问。宠曰：“瓒与绍战不利，筑城围圈，圈上建楼，高十丈，名曰‘易京楼’，积粟三十万以自守，战士出入不息。或有被绍围者，众请救之，瓒曰：‘若救一人，后之战者，只望人救，不肯死战矣。’遂不肯救。瓒之失事在此。因此袁绍兵来，多有降者。瓒势孤，使人持书赴许都求救，不意中途为绍军所获。后陈琳檄中以此罪操。瓒又遗书张燕，暗约举火为号，里应外合，下书人又被袁绍擒住。却来城外放火诱敌。瓒自出战，伏兵四起，军马折其大半。退守城中，被袁绍穿地，直入瓒所居之楼下，放起火来。瓒无走路，先杀妻子，然后自缢，全家都被火焚了。前文曹操破吕布却用实写，此处袁绍破公孙都用虚述。一详一略，皆叙事妙品。今袁绍得了瓒军，声势甚盛。绍弟袁术，在淮南骄奢过度，不恤军民，众皆背反。术使人归帝号于袁绍。绍欲取玉玺，术约亲自送至，见今弃淮南，欲归河北。若二人协力，急难收复。乞丞相作急图之。”本是探听袁绍，却并接入袁术，妙。玄德闻公孙瓒已死，追念昔日荐己之恩，不胜伤感，回顾前文，如千丈游丝，忽又一落。又不知赵子龙如何下落，放心不下。不独玄德欲知其下落，

即读者亦急欲知其下落，乃此处偏不叙明，直至后古城聚义时方才出现。叙事真有草蛇灰线之奇。因暗想曰：“我不就此时寻个脱身之计，更待何时？”遂起身对操曰：“术若投绍，必从徐州过。备请一军，就半路截击，术可擒矣。”可见青梅煮酒时第一句便说他英雄，真是假话。操笑曰：“来日奏帝，即便起兵。”

次日，玄德面奏君，操令玄德总督五万人马，又差朱灵、路昭二人同行。奸狡之极。玄德辞帝，帝泣送之。此时董承想已通消息于帝，帝与备已心照矣。玄德到寓，星夜收拾军器鞍马，挂了将军印，催促便行。慌速之极。董承赶出十里长亭来送，玄德曰：“国舅宁耐^[4]。某此行必有以报命。”承曰：“公宜留意，勿负帝心。”二人分别。完却上文立义状一段事情。关、张在马上问曰：“兄今番出征，何故如此慌速？”玄德曰：“吾乃笼中鸟、网中鱼，此一行如鱼入大海、鸟上青霄，不受笼网之羁绊。”曹操比备为龙，然龙在网罗之中，与鱼鸟无异，故急欲脱此羁绊。因命关、张催朱灵、路昭军马速行。此句亦少不得。

时郭嘉、程昱考较钱粮方回^[5]，亏得二人出外，玄德故能脱然而去。知曹操已遣玄德进兵徐州，慌入谏曰：“丞相何故令刘备督军？”操曰：“欲截袁术耳。”程昱曰：“昔刘备为豫州牧时，某等请杀之，丞相不听。又将前文一提。今日又与之兵，此放龙入海，纵虎归山也。后欲治之，其可得乎？”程昱直欲杀备。郭嘉曰：“丞相纵不杀备，亦不当使之去。古人云：‘一日纵敌，万世之患。’望丞相察之。”郭嘉只欲留备。操然其言，遂令许褚将兵五百前往，务要追玄德转来。许褚应诺而去。读者至此又为玄德着急。

却说玄德正行之间，只见后面尘头骤起，谓关、张曰：“此必曹兵追至也。”遂下了营寨，令关、张各执军器，立于两边。如欲厮杀状，掩卷猜之，必谓下文与许褚交战矣。许褚至，见严兵整甲，乃下马入营见玄德。玄德曰：“公来此何干？”褚曰：“奉丞相命，特请将军回去，别有商议。”玄德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面过君，又蒙丞相钧语。今别无他议，公可速回，为我禀覆丞相。”数语亦不激不随。许褚寻思：“丞相与他一向交好，今番又不曾教我来厮杀，只得将他言语回覆，另候裁夺便了。”遂辞了玄德，领兵而回。许褚一来，如江潮忽起；许褚一去，又如江潮忽落。回见曹操，备述玄德之言。操犹豫未决。程昱、郭嘉曰：“备不肯回兵，可知其心变矣。”操曰：“我有朱灵、路昭二人在彼，料玄德未必敢心变。遣二人同去之意，此处方说出。况我既遣之，何可复悔？”遂不复追玄德。了却曹操一边。后人

诗叹玄德曰：

束兵秣马去匆匆，
心念天言衣带中。
撞破铁笼逃虎豹，
顿开金锁走蛟龙。

却说马腾见玄德已去，边报又急，亦回西凉州去了。又安放马腾一句。玄德兵至徐州，刺史车胄出迎，公宴毕，孙乾、糜竺等都来参见。玄德回家探视老小，一向空身在京，家小自在徐州。至此补照出来，极周密。一面差人探听袁术。探子回报：“袁术奢侈太过，雷薄、陈兰皆投嵩山去了。为后劫粮伏线。术势甚衰，乃作书让帝号于袁绍。绍命人召术，术乃收拾人马、宫禁御用之物，先到徐州来。”玄德知袁术将至，乃引关、张、朱灵、路昭五万军出，正迎着先锋纪灵至。张飞更不打话，直取纪灵。斗无十合，张飞大喝一声，刺纪灵于马下，有纪灵如此无用，知辕门射戟时，玄德非真了不得而必望吕布救之也。败军奔走。袁术自引军来斗。玄德分兵三路，朱灵、路昭在左，关、张在右，玄德自引兵居中，与术相见，在门旗下责骂曰：“汝反逆不道，吾今奉明诏前来讨汝，汝当束手受降，免你罪犯。”袁术骂曰：“织席编屨小辈，安敢轻我！”还是虎牢关前面孔，今日恐用不着。麾兵赶来，玄德暂退，让左右两路军杀出。杀得术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兵卒逃亡不可胜计。又被嵩山雷薄、陈兰劫去钱粮草料。欲回寿春，又被群盗所袭，“代汉当涂”，竟成虚讖。公路公路，竟是走头无路矣。只得住于江亭，止有一千馀众，皆老弱之辈。时当盛暑，粮食尽绝，只剩麦三十斛，分派军士。家人无食，多有饿死者。术嫌饭粗，不能下咽，昨日“推位让国”，无复“垂拱平章”。不得“饱膳餐饭”，只得“饥厌糟糠”。乃命庖人取蜜水止渴^[9]，庖人曰：“止有血水，安有蜜水！”术坐于床上，大叫一声，倒于地下，吐血斗馀而死。未曾吃血水，奈何就还席。时建安四年六月也。后人诗曰：

汉末刀兵起四方，无端袁术太猖狂。不思累世为公相，便欲孤身作帝王。强暴枉夸传国玺，骄奢妄说应天祥。渴思蜜水无由得，独卧空床呕血亡。

袁术已死，侄袁胤将灵柩及妻子奔庐江来，被徐璆尽杀之。璆夺得玉玺，赴许都献于曹操。操大喜，封徐璆为高陵太守。此时玉玺归操。为后文曹丕受玺篡汉张本。

却说玄德知袁术已丧，写表申奏朝廷，书呈曹操。令朱灵、路昭回许都，留下军马保守徐州。一面亲自出城，招谕流散人民复业。爱民是玄德第一作用。

且说朱灵、路昭回许都见曹操，说玄德留下军马，操怒，欲斩二人。荀彧曰：“权归刘备，二人亦无奈何。”操乃赦之。彧又曰：“可写书与车胄，就内图之。”朱灵、路昭既无可奈何，车胄又复何用？操从其计，暗使人来见车胄，传曹操钧旨。胄随即请陈登商议此事。登曰：“此事极易。今刘备出城招民，不日将还，将军可命军士伏于瓮城边^[10]，只作接他，待马到来，一刀斩之。某在城上射住后军，大事济矣。”胄从之。陈登回，见父陈珪，备言其事。珪命登先往报知玄德。登领父命，飞马去报，曹操写书与车胄而不写书与陈登父子者，以其素与玄德相善故耳。车胄无谋，乃反与登商议，宜其死也。正迎着关、张，报说如此如此。本要报玄德，却先报了关、张，变幻。原来关、张先回，玄德在后。注一句。张飞听得，便要去厮杀，云长曰：“他伏瓮城边待我，去必有失。我有一计，可杀车胄：乘夜扮做曹军到徐州，引车胄出迎，袭而杀之。”飞然其言。那部下军原有曹操旗号，衣甲都同。本是朱灵、路昭之兵，不消扮得。当夜三更，到城边叫门。城上问：“是谁？”众应是曹丞相差来张文远的人马。报知车胄，胄急请陈登议曰：“若不迎接，诚有疑；若出迎之，又恐有诈。”胄乃上城回言：“黑夜难以分辨，平明了相见^[11]。”车胄此时颇有主意，曹操所以托为心腹。城下答应：“只恐刘备知道，疾忙开门！”妙。车胄犹豫未定，城外一片声叫“开门”。车胄只得披挂上马，引一千军出城。跑过吊桥，大叫：“文远何在？”火光中只见云长提刀纵马，直迎车胄，大叫曰：“匹夫安敢怀诈，欲杀吾兄！”车胄大惊，战未数合，遮拦不住，拨马便回。到吊桥边，城上陈登乱箭射下，前曾说过“我在城上射住后军”。车胄绕城而走，云长赶来，手起一刀，砍于马下，陈登本欲先报玄德，关、张却先斩车胄，变幻之极。割下首级提回，望城上呼曰：“反贼车胄，吾已杀之。众等无罪，投降免死！”诸军倒戈投降，军民皆安。云长将胄头去迎玄德，具言车胄欲害之事，今已斩首。玄德大惊曰：“曹操若来，如之奈何？”是深心人。云长曰：“弟与张飞迎之。”是直心人。玄德懊悔不已，遂入徐州，百姓父老伏道而接。玄德到府寻张飞，飞已将车胄全家杀尽。玄德曰：“杀了曹操心腹之人，如何肯休？”陈登曰：“某有一计，可退曹操。”正是：

既把孤身离虎穴，
还将妙计息狼烟。

不知陈登说出甚计来，且听下文分解。

[1] 夤（yín）夜：深夜。夤，深。

[2] 韬晦：指才能行迹隐藏不露。

[3] 圃：种菜。

[4] 龙挂：指龙卷风。远看积雨云下呈漏斗状舒卷下垂，旧时以为是龙下挂吸水。

[5] 叨（tāo）：犹忝。表示承受之意。常用作谦词。

[6] 匙：舀取食物等的小勺。箸：筷子。

[7] 宁耐：忍耐。

[8] 考较：检查。

[9] 庖人：厨师。

[10] 瓮城：城门外的小月城。

[11] 平明：黎明。

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马步三军 关张共擒王刘二将

荐刘备者公孙瓒也，杀公孙瓒者袁绍也，归袁绍者袁术也，攻袁术者刘备也。然则欲使袁绍救刘备，不独刘备意中以为必无之事，即读者意中亦以为必无之事矣。乃刘备偏往求之，袁绍偏肯救之。操之与备，合而忽离；绍之与备，离而忽合。读其前回，更不料有后回。事之变，文之幻，真令读者梦亦梦不到也。

陈登欲求援兵，试掩卷猜之，必以为求救于马腾矣。乃舍马腾而求袁绍，何也？曰：马腾虽同受衣带诏，而徐州之发使于西凉也远，冀州之进兵于许都也近。且马腾势小，袁绍势大，舍其远者小者，求其大者近者，亦是英雄见识。

玄德之求袁绍也，以郑玄为之介绍，而首回叙述玄德生平，早有“师事郑玄”一语遥遥伏线。且郑玄、卢植俱为玄德所师，而卢植详见前文，郑玄直至此处方才出现。一先一后，参差错落，极叙事笔法之妙。况又于关公斩将之后，袁绍兴兵之前，忽然夹叙马氏歌姬、郑家诗婢一段风流文字，真如霹雳火中偶杂一片清冷云也。

曹操十胜、袁绍十败之说，于第十八回中见之，窃谓继此以后，必叙袁、曹交锋之事。乃隔着数回，直至斯篇，方始起兵相持，而犹未交锋也。各各奋勇而来，各各解散而去，虎头蛇尾，可发一笑。只因袁绍性格，不出谋士料中，遂使《三国》文字，竟出今人意外。

或疑曹操见檄必怒，似宜增病，而病反因之而愈，其故何也？曰：此与“闻许劭之言而大喜”同一意也。人莫能识其奸雄，而有人焉能识之，彼亦自以为知己；人莫能斥其罪恶，而有人焉能斥之，彼亦自以为快心。今有谏人者，谏得不着痛痒，受谏者必不乐。然则骂人者骂得切中要害，受骂者岂不觉爽乎！武曌见骆宾王檄，叹曰：“有如此才而不用，宰相之过也。”使武曌见檄而怒骂宾王，便不成武曌；使曹操见檄而怒骂陈琳，便不成曹操矣。事之成败不足论，而文人之笔千古常伸。袁本初虽不能胜曹操，徐敬业虽不能除武曌，而陈琳、宾王之文，至今

脍炙人口，即谓曹操已为陈琳所杀、武曌已为宾王所诛可也。吾所惜者，宾王数武曌之恶已尽，陈琳数曹操之恶未尽。盖陈琳草檄之时，董妃尚未死，伏后尚未弑，董承等七人及孔融、耿纪等尚未遇害，故数操之恶，止数得一半耳，然而操已闻而汗下矣。若使于董妃既死、伏后既弑、董孔诸人既遇害之后，再邀陈琳之笔以骂之，其痛快又当何如哉！

当刘备立公孙瓒背后之时，刘岱固俨然座上一诸侯也。孰意今日乃俯首而为曹操爪牙，又被关、张提起放倒，呼来喝去，直如小儿，岂不可耻之甚乎？今之居上座者，切宜仔细，慎勿为立人背后者所窃笑也。

玄德获岱、忠二人而不杀，尚欲留为讲和之地，其与袁绍之顿兵河朔、迁延不进，毋乃同耶？曰否。绍之力足以战，而不战；备之力不足以战，故不欲战。袁绍性慢，是无主意；刘备性慢，是有斟酌。

却说陈登献计于玄德曰：“曹操所惧者袁绍。绍虎踞冀、青、幽、并诸郡，带甲百万，文官武将极多。今何不写书，遣人到彼求救？”回想磐河一战，则此番求绍似乎极难，乃陈登偏计及此，奇绝。玄德曰：“绍向与我未通往来，今又新破其弟，安肯相助？”登曰：“此间有一人，与袁绍三世通家。若得其一书致绍，绍必来相助。”奇绝，此何人耶？玄德问何人。登曰：“此人乃公平日所折节敬礼者，何故忘之？”奇绝，此何人耶？玄德猛省曰：“莫非郑康成先生乎？”不用陈登说出，却用玄德想出。登笑曰：“然也。”原来郑康成名玄，好学多才，尝受业于马融。融每当讲学，必设绛帐，前聚生徒，后陈声妓，侍女环列左右。玄听讲三年，目不邪视，风流先生，偏有此道学门生。融甚奇之。及学成而归，融叹曰：“得我学之秘者，惟郑玄一人耳！”玄家中侍婢，俱通《毛诗》。一婢尝忤玄意，玄命长跪阶前，一婢戏谓之曰：“胡为乎泥中？”^[1]此婢应声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2]其风雅如此。道学主人，偏有此风流侍婢。或曰：先生有歌姬，弟子亦有诗婢，是先生风流，弟子亦风流也。予笑谓：不然。有如此婢，而忍使跪于泥中，是道学不是风流。○忙中夹叙此一段闲文，趣甚。桓帝朝，玄官至尚书。后因十常侍之乱，弃官归田，居于徐州。补应前文。玄德在涿郡时，已曾师事之，与第一回中照应，又如千丈游丝，至此一落。及为徐州牧，时时造庐请教，敬礼特甚。玄德初到徐州时事，却从此处补出。当下玄德想出此人，大喜，便同陈登亲至郑玄家中，求其作书。玄慨然依允，写书一封，付与玄德。玄德便差孙乾，星夜赍往袁绍处投递。

绍览毕，自忖曰：“玄德攻灭吾弟，本不当相助。但重以郑尚书之命，不得不往救之。”袁、刘素不相亲，却用郑玄联络之，事出意外。

遂聚文武官商议兴兵伐曹操，谋士田丰曰：“兵起连年，百姓疲弊，仓禀无积，不可复兴大军。宜先遣人献捷天子，献灭公孙瓒之捷也。若不得通，乃表称曹操隔我王路，然后提兵屯黎阳，更于河内增益舟楫、缮置军器，分遣精兵屯扎边鄙，三年之中，大事可定也。”一个不要兴兵，是意在缓战。谋士审配曰：“不然。以明公之神武，抚河朔之强盛，兴兵讨曹贼，易如反掌。何必迁延日月？”一个要兴兵，是以势言，意在速战。谋士沮授曰：“制胜之策，不在强盛。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练，比公孙瓒坐受困者不同。提照公孙瓒一句，应前文。今弃献捷良策，而兴无名之兵，窃为明公不取。”又一个不要兴兵，是在不战。谋士郭图曰：“非也。兵加曹操，岂曰无名？公正当及时早定大业。愿从郑尚书之言，与刘备共仗大义，剿灭曹贼。上合天意，下合民情，实为幸甚！”又一个要兴兵，是以理言，意在宜战。四人争论未定，袁绍踌躇不决。没主意。忽许攸、荀谏自外而入，绍曰：“二人多有见识，且看如何主张。”二人施礼毕，绍曰：“郑尚书有书来，令我起兵助刘备、攻曹操。起兵是乎？不起兵是乎？”二人齐声应曰：“明公以众克寡，以强攻弱，是以势言。讨汉贼以扶汉室，是以理言。起兵是也。”又两个要兴兵的，是合理势而言。绍曰：“二人所见，正合我心。”便商议兴兵。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六人谋，则依四人之论。先令孙乾回报郑玄，并约玄德准备接应。一面令审配、逢纪为统军，田丰、荀谏、许攸为谋士，颜良、文丑为将军，起马军十五万，步兵十五万，共精兵三十万，望黎阳进发。

分拨已定，郭图进曰：“明公大举伐操，必须数操之恶，驰檄各郡，声罪致讨，然后名正言顺。”只因郭图数语，引出一篇绝世妙文来。绍从之，遂令书记陈琳草檄。琳字孔璋，素有才名。桓帝时为主簿，因谏何进不听，遥应第二卷中事。复遭董卓之乱，避难冀州，绍用为记室。忙中又夹叙陈琳事，极闲极警。当下领命草檄，援笔立就。其文曰：

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拟也。数句作一冒。曩者强秦弱主，赵高执柄，专制朝权，威福由己。时人迫胁，莫敢正言，终有望夷之败，祖宗焚灭，污辱至今，永为世鉴。将数操祖曹腾之恶，故先以赵高作一例子。及臻吕后季年，产、吕产。禄吕禄。专政，内兼二军，外统梁、赵，擅断万机，决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内寒心。于是绛侯、周勃。朱虚，刘章。兴兵奋怒，诛夷逆暴，尊立太宗，汉文帝。故能王道兴隆，光明显融：此则大臣立权之明表

也。将数曹操之恶，又先以吕产、吕禄作一样子。绍隐然以绛侯自比，而以朱虚比玄德也。○以上泛论往昔，以下方入本题。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珌、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言腾与十常侍同恶。以上先骂其祖。父嵩，乞丐携养，嵩本姓夏侯，腾乞为己子，故曰“乞丐携养”。事见第一卷中。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言嵩以贿赂，官至太尉。以上骂其父。绍自以四世三公，家世甚美，故先将曹氏家世丑诋一番。操赘阉遗丑，赘指嵩，阉指腾。本无懿德，操狡锋协，好乱乐祸。此方数操恶。

幕府绍自谓。董卓鹰扬，扫除凶逆，续遇董卓，侵官暴国。于是提剑挥鼓，发命东夏。收罗英雄，弃瑕取用，故遂与操同谄合谋，授以裨师，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此叙绍与操共事之由，事见第五回中。

○本是操先起兵，请绍为盟主；今反说绍自起兵，用操为偏将。此文人曲笔也。至乃愚佻短略，轻进易退，伤夷折衄，数丧师徒。指荥阳之败。幕府辄复分兵命锐，修完补辑，表行东郡，领兖州刺史，操自领兖州，而绍居功，亦是曲笔。被以虎文，奖成威柄，冀获秦师一克之报。此言绍第二番不弃曹操，谓操宾羊质而被以虎文，乃绍奖成其威福也。

秦师是引用孟明事。而操遂承资跋扈，恣行凶忒，割剥元元，残贤害善：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伟，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首被梟悬之诛，妻孥受灰灭之咎。事见第十回中。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事见第十一回中。彷徨东裔，蹈据无所。幕府惟强干弱枝之义，且不登叛人之党，叛人指吕布。故复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响振，布众奔沮，事在第十四回中。拯其死亡之患，复其方伯之位，此言绍第三番不弃曹操。则幕府无德于兖土之民，而有大造于操也。总顿一笔，历言操无状而绍包容之，与吕相绝秦书一样入妙。

后会鸾驾返旆，群贼寇攻。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催、汜之乱，绍未勤王，此处斡旋得好。○北鄙之警，指公孙瓒磐河之战。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翊卫幼主。本系杨彪请帝召操，而乃谓是绍所使，亦是曲笔。操便放志，专行胁迁，当御省禁；

当御谓驾馭也。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百僚钳口，道路以目。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

故太尉杨彪，典历二司，彪为司空，又为司徒。享国极位。操因缘眦睚，被以非罪，掳楚参并，五毒备至，触情任忒，不顾宪纲。事见第四十回中。又议郎赵彦，忠谏直言，义有可纳，是以圣朝含听，改容加

饰。操欲迷夺时明，杜绝言路，擅收立杀，不俟报闻。事亦见第二十回中。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同母兄弟。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攻徐州，所过发冢，梁孝王冢亦被发，操知而不问。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此等名色，乃时人呼之耳，非操所立也。今竟云操之特置，亦是深文。所过隳突，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位，而行盗贼之态，污国害民，毒施人鬼。操初时无赖，后颇好名，深讳前事。今斥言之，安得不汗下乎？加其细政惨苛，科防互设，罾缴充蹊，坑阱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触机陷，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三句将前文一总。

幕府方诘外奸，未及整训，加绪含容，冀可弥缝。言绍至此犹不弃操。顿笔绝佳。而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摧挠栋梁，孤弱汉室，除灭忠正，专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孙瓒，强寇桀逆，拒围一年。操因其未破，阴交书命，外助王师，内相掩袭；会其行人发露，瓒亦梟夷，故使锋芒挫缩，厥图不果。事见第二十一回中。以上言绍屡次包容曹操，而操无礼特甚，是直在我而曲在彼也。今乃屯据敖仓，阻河为固，欲以螳螂之斧，御隆车之隧。螳螂当车，语见《庄子》。螳螂举前两足，状如执斧，故云斧。隆车，雷车也，雷神名丰隆，故云隆车。隧，辙也。幕府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骁骑千群，奋中黄、育、获之士，中黄、夏育、乌获，皆古力士。骋良弓劲弩之势。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绍甥高幹为并州，绍子谭为青州。大军泛黄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荆州刘表与绍相结。掎，击也。雷震虎步，若举炎火以炳飞蓬，覆沧海以沃燹炭，有何不灭者哉！前言我直彼曲，是理胜；此言我强彼弱，是势胜也。

又操军吏士，其可战者，皆出自幽、冀，或故营部曲，咸怨旷思归，流涕北顾。其馀兖、豫之民，及吕布、张杨之馀众，覆亡迫胁，权时苟从，各被创夷，人为仇敌。若回旆反徂，登高冈而击鼓吹，扬素挥以启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此言操无可战之将，势固易破。○素，白也。挥，播也。方今汉室陵迟，纲维弛绝，圣朝无一介之辅，股肱无折冲之势。方畿之内，简练之臣，皆垂头搨翼，莫所凭恃。虽有忠义之佐，胁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节？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托宿卫，内实拘执。惧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会，可不勗哉！此言操有篡逆之渐，理又难容，语殊悲壮。操又矫命称制，遣使发兵。恐边远州郡，过听给与，违众旅叛，旅，助也，言助叛人。举以丧名，为天下笑，则明哲不取也。此段绝彼之党。即日幽、并、青、冀，四州并进。绍子熙领幽州。书到荆

州，便勒见兵，与建忠将军协同声势。建忠将军指张绣。言荆州刘表已与张绣勒兵来助矣。州郡各整义兵，罗落境界，举师扬威，并匡社稷，则非常之功，于是乎着。此段广我之助，又应起处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意。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户侯，赏钱五千万。部曲偏裨将校诸吏降者，勿有所问。广宣恩信，班扬符赏，布告天下，咸使知圣朝有拘偃之难。如律令！

绍览檄大喜，即命使将此檄遍行州郡，并于各处关津隘口张挂。

檄文传至许都，时曹操方患头风，卧病在床。“头风”二字，近为吉平事作引，远为华佗事伏线。左右将此檄传进。操见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从床上一跃而起，陈琳之文，胜是华佗之药。顾谓曹洪曰：“此檄何人所作？”洪曰：“闻是陈琳之笔。”操笑曰：“有文事者，必须以武略济之。陈琳文事虽佳，其如袁绍武略之不足何！”方吓得汗出，便强言笑语，真是奸雄。遂聚众谋士商议迎敌。孔融闻之，来见操曰：“袁绍势大，不说理顺，只说势大，犹婉词也。不可与战，只可与和。”荀彧曰：“袁绍无用之人，何必议和？”融曰：“袁绍土广民强。其部下如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皆智谋之士，田丰、沮授皆忠臣也，颜良、文丑，勇冠三军。其余高览、张郃、淳于琼等，俱世之名将。何谓绍为无用之人乎？”孔融此时便有左袒袁绍之意，为后文曹操杀融伏线。彧笑曰：“绍兵多而不整。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历诋众谋士之短，但确中其病。可见知己知彼，不独能知彼之主，亦能知彼之辅也。颜良、文丑，持匹夫之勇，一战可擒。其余碌碌等辈，纵有百万，何足道哉！”荀彧此一段话，与“十胜”、“十败”之说遥应。孔融默然。操大笑曰：“皆不出荀文若之料。”遂唤前军刘岱、后军王忠，引军五万，打着丞相旗号，去徐州攻刘备。原来刘岱旧为兖州刺史，及操取兖州，岱降于操，操用为偏将，故今差他与王忠一同领兵。百忙中夹补前文之所未及。操却自引大军二十万进黎阳拒袁绍。程昱曰：“恐刘岱、王忠不称其使。”操曰：“吾亦知非刘备敌手，为后二人被擒伏线。权且虚张声势。”吩咐：“不可轻进，待我破绍，再勒兵破备。”刘岱、王忠领兵去了。曹操自引兵至黎阳。两军隔八十里，各自深沟高垒，相持不战。自八月守至十月。原来许攸不乐审配领兵，沮授又恨绍不用其谋，各不相和，不图进取。果应荀彧之言。袁绍心怀疑惑，不思进兵。方起兵时先无主张，故今进兵时亦没要紧。操乃唤吕布手下降将臧霸守把青、徐，于禁、李典屯兵河上，曹仁总督大军，屯于官渡，操自引一军，竟回许都。袁、曹究竟未尝交手。○按住袁绍一

边，以下独叙刘备一边。

且说刘岱、王忠引军五万，离徐州一百里下寨。中军虚打曹丞相旗号，未敢进兵，只打听河北消息。这里玄德也不知曹操虚实，未敢擅动，亦只探听河北。忽曹操差人催刘岱、王忠进战。二人在寨中商议，岱曰：“丞相催促攻城，你可先去。”王忠曰：“丞相先差你。”岱曰：“我是主将，如何先去？”二人互相推诿，亦如审配、许攸等互相疑沮，竟是一样局面。好笑。忠曰：“我和你同引兵去。”岱曰：“我与你拈阄，拈着的便去。”王忠拈着“先”字，袁绍与六人谋，则从其后者；曹操使二人战，则拈其先者。只得分一半军马，来攻徐州。玄德听知军马到来，请陈登商议曰：“袁本初虽屯兵黎阳，奈谋臣不和，尚未进取。曹操不知在何处？闻黎阳军中无操旗号，此事却从玄德口中补出，妙。如何这里却反有他旗号？”登曰：“操诡计百出，必以河北为重，亲自监督，却故意不建旗号，乃于此处虚张旗号。吾意操必不在此。”登之料操，亦如彘之料绍。玄德曰：“两弟谁可探听虚实？”张飞曰：“小弟愿往。”玄德曰：“汝为人躁暴，不可去。”飞曰：“便是有曹操，也拿将来！”快人快语。云长曰：“待弟往观其动静。”玄德曰：“云长若去，我却放心。”于是云长引三千人马出徐州来。

时值初冬，阴云布合，雪花乱飘。才见青梅如豆，又见白雪如花。忽而杯酒，忽而干戈，一年之中，不独天时变，人事亦变矣。军马皆冒雪布阵。云长骤马提刀而出，想见赤面绿袍人在雪光中分外照耀。大叫王忠打话。忠出曰：“丞相到此，缘何不降？”云长曰：“请丞相出阵，我自有一话说。”忠曰：“丞相岂肯轻见你！”云长大怒，骤马向前，王忠挺枪来迎。两马相交，云长拨马便走，王忠赶来。转过山坡，云长回马，大叫一声，舞刀直取。王忠拦截不住，恰待骤马奔逃，云长左手倒提宝刀，右手揪住王忠勒甲绦，拖下鞍轿，横担于马上，回本阵来。王忠直如此易捉，可笑。王忠军四散奔走。以云长赶散王忠兵，亦如汤泼雪。

云长押解王忠回徐州见玄德，玄德问：“尔乃何人？现居何职？敢诈称曹丞相？”忠曰：“焉敢有诈，奉命教我虚张声势，以为疑兵。丞相实不在此。”老实人。老实原是用表字。玄德教付衣服酒食，且暂监下，待捉了刘岱再作商议。云长曰：“某知兄有和解之意，故生擒将来。”玄德曰：“吾恐翼德躁暴，杀了王忠，故不教去。此等人杀之无益，留之可为解和之地。”此时尚欲求和，以袁绍既不决战，而自审其力未足拒操也。张飞曰：“二哥捉了王忠，我去生擒刘岱来！”玄德

曰：“刘岱昔为兖州刺史，虎牢关伐董卓时，也是一镇诸侯。今日为前军，不可轻敌。”虎牢关事已隔十馀回，此处忽然提照出来。飞曰：“量此辈何足道哉！我也似二哥生擒将来便了。”玄德曰：“只恐坏了他性命，误我大事。”飞曰：“如杀了，我偿他命！”快人快语。玄德遂与军三千，飞引兵前进。

却说刘岱知王忠被擒，坚守不出。张飞每日在寨前叫骂，岱听知是张飞，越不敢出。如此人使当刘备，阿瞒亦殊失计。飞守了数日，见岱不出，心生一计，莽人忽然用计，未尝莽也。且正妙在以莽惑人耳。传令：“今夜二更去劫寨。”日间却在帐中饮酒，奇绝妙绝。诈醉，寻军士罪过，打了一顿，缚在营中，曰：“待我今夜出兵时，将来祭旗！”却暗使左右纵之去。奇绝妙绝。军士得脱，偷走出营，径往刘岱营中来报劫寨之事。刘岱见降卒身受重伤，遂听其说，虚扎空寨，伏兵在外。

是夜，张飞却分兵三路：中间使三十馀人劫寨放火，却教两路军抄出他寨后，看火起为号夹击之。三更时分，张飞自引精兵，先断刘岱后路。中路三十馀人，抢入寨中放火。刘岱伏兵恰待杀入，张飞两路兵齐出。岱军自乱，正不知飞兵多少，各自溃散。前在雪光中照耀赤面，今在火光中照耀黑脸，一样怕人，敌军安得不溃。刘岱引一队残军夺路而走，正撞见张飞。狭路相逢，急难回避，交马只一合，早被张飞生擒过去。馀众皆降。飞使人先报入徐州。玄德闻之，谓云长曰：“翼德自来粗莽，今亦用智，吾无忧矣。”乃亲自出郭迎之。非奖励其勇，奖励其智也。飞曰：“哥哥道我躁暴，今日如何？”其实得意。玄德曰：“不用言语相激，如何肯使机谋？”柔人激之则刚，直人激之则反曲。奇甚。飞大笑。

玄德见缚刘岱过来，慌下马解其缚曰：“小弟张飞误有冒渎，望乞恕罪。”还以兖州刺史待之，比王忠略有体面。遂迎入徐州，放出王忠，一同管待。玄德曰：“前因车胄欲害备，故不得不杀之。丞相错疑备反，遣二将军前来问罪。备受丞相大恩，正思报效，安敢反耶？二将军至许都，望善言为备分诉，备之幸也。”甘言卑词，一味虚假，还用青梅煮酒时身分。刘岱、王忠曰：“深荷使君不杀之恩，当于丞相处方便，以某两家老小保使君。”玄德称谢。次日，尽还原领军马，送出郭外。

刘岱、王忠行不上十馀里，一声鼓响，张飞拦路，大喝曰：“我哥哥忒没分晓，捉住贼将如何又放了！”唬得刘岱、王忠在马上发颤。张飞睁眼挺枪赶来，背后一人飞马大叫：“不得无礼！”视之乃云长也，刘

岱、王忠方才放心。云长曰：“既兄长放了，吾弟如何不遵法令？”飞曰：“今番放了，下次又来。”云长曰：“待他再来，杀之未迟。”关、张二人一收一放，定是玄德作用。刘岱、王忠连声告退曰：“便丞相诛我三族，也不来了。望将军宽恕！”二人见云长之刀、翼德之谋，亦如曹操见陈琳之檄，不得不汗下也。飞曰：“便是曹操自来，也杀他片甲不回，今番权且寄下两颗头！”快人快语。刘岱、王忠抱头鼠窜而去。云长、翼德回见玄德曰：“曹操必然复来。”孙乾谓玄德曰：“徐州受敌之地，不可久居，不若分兵屯小沛，守邳城，为犄角之势，以防曹操。”玄德用其言，令云长守下邳，甘、糜二夫人亦于下邳安置。前吕布以家小住下邳而殒命，今玄德亦以家小住下邳而出奔。婆子气人又要怨风水不好矣。甘夫人乃小沛人也，糜夫人乃糜竺之妹也。忽然夹叙二夫人出处，笔极闲极警。孙乾、简雍、糜竺、糜芳守徐州，玄德与张飞屯小沛。

刘岱、王忠回见曹操，具言刘备不反之事。操怒骂：“辱国之徒，留你何用！”喝令左右推出斩之。正是：

犬豕何堪二虎斗，
鱼虾空自与龙争。

不知二人性命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1] 胡为乎泥中：出自《诗经·邶风·式微》。此处为侍婢借用来问：“为什么跪在地上？”

[2]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出自《诗经·邶风·柏舟》。此处为侍婢借用来回答：“向主人回报事情，正好碰上主人发火。”

第二十三回

祢正平裸衣骂贼 吉太医下毒遭刑

祢衡、孔融、杨修三人才同，而其品则有不同。杨修事操者也；孔融不事操，而犹与操周旋者也；祢衡则不事操，而并不屑与操周旋者也。三人皆为操所杀。而三人之中，惟衡最刚，故三人之死，亦惟衡独蚤。操自负奸雄，其才力足以推倒一世，而祢衡鄙夷傲睨，视若无物，非胆勇过人，安能如此？生前既骂曹操，死后又骂王敦，至今鹦鹉洲英灵不泯，岂得仅以文人才士目之耶！或谓骂操如陈琳而不杀之，何以独忌祢正平乎？操之出使正平于诸侯者，以正平恃才而狂，欲使人磨折他一番，挫其锐气，然后用之耳，不虞黄祖之遽杀之也。先儒有《代曹操责黄祖书》，备言此意。予曰：不然。为此说者，未知祢、陈两人之优劣也。祢衡骂操以口，陈琳骂操以笔。虽同一骂，而衡之骂操，自骂者也；琳之骂操，代人骂者也。夫自骂之与代人骂，则有间矣。琳之言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使操用之以射人，则其代操骂敌，亦犹是也。陈琳骂操，而终于事操；祢衡骂操，则必不事操。代人骂者可降，自骂者断不降，此操之所以不杀琳而必杀衡欤！

为刘表计者，既知曹操使祢衡之意，便不当使衡见黄祖，当仍令衡还许都，方是高曹操一头地。今操借刀于表，表复借刀于祖，是与操一般见识，终在曹操术中耳。

董承元宵一梦，何其快心；奈此梦不应，可为惋惜。虽然，天地梦藪也，古今梦缘也，人生梦魂也。汉之变而为三国，三国之变而为晋，犹之蕉耳，鹿耳，蝴蝶耳，邯郸与南柯耳。事之真者，何必非梦？则事之梦者，何必非真？梦如董承，直谓之真焉可矣。尝读《昙花记》，见冥王坐勘曹操，拷之问之，打之骂之。或曰：此后人欲泄其愤，无聊之极思耳。予曰：不然，理应如是，不可谓之戏也。古来缺陷不平之事，有欲反其事以补之者：一曰邓伯道父子团圆，一曰荀奉倩夫妻偕老，一曰屈大夫重兴楚国，一曰燕太子克复秦仇，一曰王明妃再入汉关，一曰侯夫人生逢炀帝，一曰岳武穆寸斩秦桧，一曰南霁云立灭贺兰。斯皆以天数俯从人心，以人心挽回天数。然则董承剑起，曹操头落，忠魂所

结，竟当作如是观。

上医医国，其吉平之谓乎？若吉平者，不愧为太医矣。以其药医曹操之头风，是毒药也；以其药医献帝之心病，是良药也。人谓其误以诈病为真病，不得谓之知病；我谓其能以毒药为良药，斯真谓之知医。惜乎其药不行耳。欲生人则生之，欲杀人则杀之，能生人是良医，能杀人亦是良医。独怪今之医家，心则华佗救周泰之心，药则吉平毒曹操之药，杀人而犹执生人之方，生人而适作杀人之孽，吾不知其医术居何等也。

孔融荐祢衡一篇文字，十分光彩。阅至此，掀髯称快，当满引一大白。祢衡鼓击三挝，令人泣下；吉平血流九指，令人眦裂。阅至此，慷慨悲怀，又当满引一大白。

此回起处，正是曹操欲攻刘备，却因招安表、绣，放下刘备，忽然接入董承。及董承事露，而首人不知有刘备；至搜出义状，而曹操始知与承同谋者之有刘备，于是下文攻刘备，更不容缓矣。然则此回虽无刘备之事，而实刘备传中一大关目也。

却说曹操欲斩刘岱、王忠，孔融谏曰：“二人本非刘备敌手，若斩之，恐失将士之心。”操乃免其死，黜罢爵禄。欲自起兵伐玄德，孔融曰：“方今隆冬盛寒，应前‘雪花飘’句。未可动兵，待来春未为晚也。孔融心向玄德，来春之说乃缓词耳。可先使人招安张绣、刘表，然后再图徐州。”操然其言，先遣刘晔往说张绣。至襄城，先见贾诩，陈说曹公盛德。贾诩乃留晔于家中，次日来见张绣，说曹公遣刘晔招安之事。正议间，忽报袁绍有使至。绣命入，使者呈上书信。绣览之，亦是招安之意。诩问来使曰：“近日兴兵破曹操，胜负何如？”使曰：“隆冬寒月，权且罢兵。与孔融之言相合。今以将军与荆州刘表，俱有国士之风，故来相请耳。”使者口中就便带出刘表，正与陈琳檄文中相应。诩大笑曰：“汝可便回见本初，道：‘汝兄弟尚不能容，何能容天下国士乎！’”袁术始而误粮，绍不能以军法斩之；继而僭号，绍不能以大义诛之。责绍者，正当责其不能讨术，不当责其不能容术也。贾诩初随李傕，后随曹操，虽有知谋，不知顺逆，故其言如此。当面扯碎书，叱退来使。张绣曰：“方今袁强曹弱，今毁书叱使，袁绍若至，当如之何？”诩曰：“不如去从曹操。”绣曰：“吾先与操有仇，安得相容？”应前第十六回中事。诩曰：“从操，其便有三：夫曹公奉天子明诏，征伐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操虽弱，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今之锦上添花者，好向富厚处纳款，不乐向寡乏处通情，请听贾诩之论。曹公五霸之志，必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愿将军无疑焉。”绣从其言，请刘晔相见。晔盛称操德，且

曰：“丞相若记旧怨，安肯使某来结好将军乎？”绣大喜，即同贾诩等赴许都投降。绣见操，拜于阶下。操忙扶起，执其手曰：“有小过失，勿记于心。”乱其叔母，乃曰“小过失”，亏他这副老面皮。遂封绣为扬武将军，封贾诩为执金吾使。操又得一谋士。

操即命绣作书招安刘表。贾诩进曰：“刘景升好结纳名流，今必得一有文名之士往说之，方可降耳。”只此一句，引出祢正平来。操问荀攸曰：“谁人可去？”攸曰：“孔文举可当其任。”操然之。攸出见孔融曰：“丞相欲得一有文名之士，以备行人之选^[1]。公可当此任否？”融曰：“吾友祢衡，字正平，其才十倍于我。此人宜在帝左右，不但可备行人而已。我当荐之天子。”不曰荐之丞相，而曰荐之天子，我知正平固不为操用者也。于是遂上表奏帝。其文曰：

臣闻洪水横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贤俊。昔世宗继统，指汉武帝。将弘基业，畴咨熙载，群士响臻。陛下睿圣，纂承基绪，遭遇厄运，劳谦日昃。维岳降神，异人并出。窃见处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质贞亮，一句言其品。英才卓犖^[2]。一句言其才。初涉艺文，升堂睹奥。目所一见，辄诵之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潜计^[3]，桑弘羊，武帝时人。安世默识^[4]，张安世，宣帝时人。以衡准之，诚不足怪。一段美其才。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嫉恶若仇。任座抗行，任座，魏文侯时人。史鱼厉节，殆无以过也。一段美其品。只此数语，便为祢衡骂曹操张本。鸷鸟类百，不如一鹗。郭嘉、程昱等皆鸷鸟耳。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飞辩骋词，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馀。

昔贾谊求试属国，诡系单于；诡，责也。终军欲以长缨，牵制劲越；溺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严象，亦用异才，擢拜台郎，衡宜与为比。一段言其少年有志，应前“年二十四”句。如得龙跃天衢，振翼云汉，扬声紫微，垂光虹霓，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门之穆穆。钧天广乐，必有奇丽之观；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宝。语亦奇丽非常。若衡等辈，不可多得。《激楚》、《阳阿》，曲名。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贪；飞兔、騊褭，皆良马。绝足奔放，良、王良。乐伯乐。之所急也。臣等区区，敢不以闻？陛下笃慎取士，必须效试，乞令衡以褐衣召见。如无可观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帝览表，以付曹操，操遂使人召衡至。礼毕，操不命坐。无礼惹骂。祢衡仰天叹曰：“天地虽阔，何无一人也！”开口便异。操曰：“吾手下有数十人，皆当世英雄，何谓无人？”高祖踞见酈生，生责之，高

祖便起谢。今曹操不谢，宜正平之终怒也。衡曰：“愿闻。”操曰：“荀彧、荀攸、郭嘉、程昱，机深智远，虽萧何、陈平不及也。张辽、许褚、李典、乐进，勇不可当，虽岑彭、马武不及也。吕虔、满宠为从事，于禁、徐晃为先锋。夏侯惇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间福将。安得无人？”曹操自夸其谋臣、战将，叙得参差有势。衡笑曰：“公言差矣。此等人物，吾尽识之。荀彧可使吊丧问病，荀攸可使看坟守墓，程昱可使关门闭户，郭嘉可使白词念赋，张辽可使击鼓鸣金，许褚可使牧牛放马，乐进可使取状读诏，李典可使传书送檄，吕虔可使磨刀铸剑，满宠可使饮酒食糟，于禁可使负版筑墙，徐晃可使屠猪杀狗，夏侯惇称为‘完体将军’，曹子孝呼为‘要钱太守’。‘完体’反言之也，‘要钱’正言之也。然恐天下，不独一曹子孝矣。其余皆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耳。”骂得畅快。操怒曰：“汝有何能？”衡曰：“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致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5]。异人处只在此二句。岂与俗子共论乎！”祢衡自赞，亦如孔融之赞衡。时止有张辽在侧，掣剑欲斩之，操曰：“吾正少一鼓吏^[6]，早晚朝贺宴享，可令祢衡充此职。”衡欲使张辽击鼓鸣金，操即以其鄙薄张辽者命衡也。衡不推辞，应声而去。玩世不恭，有诗人《简兮》之风。辽曰：“此人出言不逊，何不杀之？”操曰：“此人素有虚名，远近所闻。今日杀之，天下必谓我不能容物。彼自以为能，故令为鼓吏以辱之。”奸雄作用故欲辱衡，谁知反为衡所辱也。

来日，操于省厅上大宴宾客，令鼓吏挝鼓^[7]。旧吏云：“挝鼓必换新衣。”衡穿旧衣而入，遂击鼓为《渔阳三挝》，音节殊妙，渊渊有金石声，于草木之器，能作金石之音，正所谓《激楚》、《阳阿》，掌伎所贪者也。祢正平《渔阳挝》与嵇叔夜《广陵散》并称绝调，惜于今不传。坐客听之，莫不慷慨流涕。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当面脱下旧破衣服，裸体而立，浑身尽露，孟嘉落帽以傲桓温，祢衡裸衣以辱曹操。奸雄而遇狂士，大有可观。坐客皆掩面。衡乃徐徐着裤，颜色不变。真是目中无人。操叱曰：“庙堂之上，何太无礼！”衡曰：“欺君罔上，乃谓无礼。明明道着老贼。吾露父母之形，以显清白之体耳！”既听“伐鼓渊渊”，又见“白鸟鹤鹤”。操曰：“汝为清白，谁为污浊？”衡曰：“汝不识贤愚，是眼浊也；不读诗书，是口浊也；不纳忠言，是耳浊也；不通古今，是身浊也；不容诸侯，是腹浊也；常怀篡逆，是心浊也。前既力诋其谋臣将士，今却指名独骂曹操。又骂之于伐鼓之后，可谓‘鸣鼓而攻之’矣。○孔融荐祢衡一篇文章，十分光彩；祢衡骂曹操一篇言语，十分锋铓：可称双绝。吾乃天下名士，用为鼓吏，是犹阳货轻仲尼^[8]，臧仓毁孟子耳^[9]。索性骂个尽情畅绝。欲成王霸之业，而如此

轻人耶？”时孔融在坐，恐操杀衡，乃从容进曰：“祢衡罪同胥靡^[10]，不足发明王之梦。”用高宗梦傅说事。古使有罪者充役，谓之“胥靡”；傅说筑墙于傅岩之野，是代罪人役也。操指衡而言曰：“令汝往荆州为使。如刘表来降，便用汝作公卿。”衡不肯往。操教备马三匹，令二人扶挟而行，祢衡崛强之态可掬。却教手下文武整酒于东门外送之。荀彧曰：“如祢衡来，不可起身。”衡至，下马入见，众皆端坐。衡放声大哭。荀彧问曰：“何为而哭？”衡曰：“行于死柩之中，如何不哭！”鼓音之悲，正为此耳。众皆曰：“吾等是死尸，汝乃无头狂鬼耳！”衡曰：“吾乃汉朝之臣，不作曹瞒之党，安得无头？”祢衡以汉帝为头，不似彼众人以曹操为头也。众欲杀之。荀彧急止之曰：“量鼠雀之辈，何足污刀！”衡曰：“吾乃鼠雀，尚有人性，汝等只可谓之蜾蠃^[11]。”然则其事曹操，不过如蚁中之王，蜂中之长耳。众恨而散。

衡至荆州见刘表毕，虽颂德，实讥讽，表不喜。表好名士而不喜祢衡，如叶公之好龙，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令去江夏见黄祖。或问表曰：“祢衡戏谑主公，何不杀之？”表曰：“祢衡数辱曹操，操不杀者，恐失人望；故令作使于我，欲借我手杀之，使我受害贤之名也。吾今遣去见黄祖，使曹操知我有识。”刘表使见黄祖，即曹操使见刘表之意，是操借刀于表，而表复乞诸其邻而与之耳。众皆称善。时袁绍亦遣使至，表问众谋士曰：“袁本初又遣使来，曹孟德又差祢衡在此，当从何便？”从事中郎将韩嵩进曰：“今两雄相持，将军若欲有为，乘此破敌可也。如其不然，将择其善者而从之。今曹操善能用兵，贤俊多归，其势必先取袁绍，然后移兵向江东，恐将军不能御。莫若举荆州以附操，操必重待将军矣。”与贾诩劝张绣相同。表曰：“汝且去许都观其动静，再作商议。”嵩曰：“君臣各有定分。嵩今事将军，虽赴汤蹈火，一唯所命。将军若能上顺天子，下从曹公，使嵩可也；如持疑未定，嵩到京师，天子赐嵩一官，则嵩为天子之臣，不复为将军死矣。”先说在前，后来不得罪之。表曰：“汝且先往观之，吾别有主意。”嵩辞表，到许都见操，遂拜嵩为侍中，领零陵太守。果应韩嵩之言。荀彧曰：“韩嵩来观动静，未有微功，重加此职，祢衡又无音耗，丞相遣而不问，何也？”荀彧双问韩、祢二人。操曰：“祢衡辱吾太甚，故借刘表手杀之，何必再问。”曹操单答祢衡一人。遂遣韩嵩回荆州说刘表。嵩回见表，称颂朝廷盛德，劝表请子入侍。表大怒曰：“汝怀二心耶？”欲斩之。嵩大叫曰：“将军负嵩，嵩不负将军。”蒯良曰：“嵩未去之前，先有此言矣。”刘表遂赦之。

人报黄祖斩了祢衡，此事不用实叙，只在使者口中虚写，省笔。表

问其故，对曰：“黄祖与祢衡共饮，皆醉。祖问衡曰：‘君在许都有何人物？’衡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除此二人，别无人物。’祖曰：‘似我何如？’衡曰：‘汝似庙中之神，虽受祭祀，恨无灵验。’祖大怒曰：‘汝以我为土木偶人耶！’衡之视人，不是死尸，即是木偶，所以取祸。遂斩之。衡至死，骂不绝口。”此非黄祖杀之，而刘表杀之；亦非刘表杀之，而曹操杀之也。刘表闻衡死，亦嗟呀不已^[12]，令葬于鹦鹉洲边。后人诗叹曰：

黄祖才非长者俦，
祢衡丧首此江头。
今来鹦鹉洲边过，
惟有无情碧水流。

却说曹操知祢衡受害，笑曰：“腐儒舌剑，反自杀矣。”不说自己杀，又不说别人杀他，反说他自杀，奸雄之极。因不见刘表来降，便欲兴兵问罪。荀彧谏曰：“袁绍未平，刘备未灭，而欲用兵江汉，是犹舍心腹而顾手足也。可先灭袁绍，后灭刘备，江汉可以扫而平矣。”操从之。以上按下荆州一边，以下再叙许都一边。

且说董承自刘玄德去后，日夜与王子服等商议，无计可施。建安五年元旦朝贺，见曹操骄横愈甚，感愤成疾。将叙元宵饮酒，先叙元旦染病。老泉诗曰：“佳节每从愁里过，壮士犹傍醉中来。”正与此合。帝知国舅染病，令随朝太医前去医治。此医乃洛阳人，姓吉，名太，字称平，众人皆呼为吉平，当时名医也。平到董承府用药调治，旦夕不离，常见董承长吁短叹，不敢动问。但知其身病，不知其心病也。时值元宵，吉平辞去，承留住，二人共饮。饮至更馀，承觉困倦，就和衣而睡。前二十回中隐几而卧，乃是日里，今和衣而睡，乃是夜间。前因隔夜未眠，此因病后困倦。写得有情有景。忽报王子服等四人至，承出接入。服曰：“大事谐矣！”承曰：“愿闻其说。”服曰：“刘表结连袁绍，起兵五十万，共分十路杀来。快畅之极。马腾结连韩遂，起西凉军七十二万，从北杀来。快畅之极。曹操尽起许昌兵马，分头迎敌，城中空虚。若聚五家僮仆，可得千余人。乘今夜府中大宴，庆赏元宵，将府围住，突入杀之，不可失此机会！”更快畅之极。承大喜，随即唤家奴各人收拾兵器，自己披挂绰枪上马，疾至此有起色矣。约会都在内门前相会，同时进兵。夜至二鼓，众兵皆到。董承手提宝剑，徐步直入，见操设宴后堂，大叫：“操贼休走！”一剑剁去，随手而倒。一路看来，竟似真有此快事，何其天从人愿至于如此之易也？霎时觉来，乃南柯一梦，

半晌欢喜，读至此句，不觉扫兴。口中犹骂“操贼”不止。吉平向前叫曰：“汝欲害曹公乎？”承惊惧不能答。楚庄王将有所谋，必屏人独寝，恐梦中漏言，正为此也。吉平曰：“国舅休慌。某虽医人，未尝忘汉。某连日见国舅嗟叹，不敢动问。恰才梦中之言，已见真情，幸勿相瞒。倘有用某之处，虽灭九族，亦无后悔！”满朝文武，不及此一医生多矣。承掩面而哭曰：“只恐汝非真心。”平遂咬下一指为誓。献帝刺指写诏，吉平咬指为誓，二指正复相应。承乃取出衣带诏，令平视之，且曰：“今之谋望不成者^[13]，乃刘玄德、马腾各自去了，无计可施，因此感而成疾。”至此方说出真正病源。平曰：“不消诸公用心，操贼性命，只在某手中。”今日医生之手，皆如此之可畏。承问其故。平曰：“操贼常患头风，痛入骨髓，才一举发，便召某医治。如早晚有召，只用一服毒药，必然死矣，何必举刀兵乎？”一贴药胜是百万兵。承曰：“若得如此，救汉朝社稷者，皆赖君也！”方是真正良医，不但医董承身病，并医董承心病；不但医承心病，且医献帝心病矣。

时吉平辞归，承心中暗喜，步入后堂。忽见家奴秦庆童同侍妾云英，在暗处私语，承大怒，唤左右捉下，欲杀之。夫人劝免其死，夫人大是误事。各人杖脊四十，将庆童锁于冷房。庆童怀恨，夤夜将铁锁扭断，跳墙而出，径入曹操府中，告有机密事。前十回中马宇为家僮所首，此处董承亦同为家僮所首。前略后详，事虽同而文各异。操唤入密室问之，庆童云：“王子服、吴子兰、种辑、吴硕、马腾五人，只说得五人，妙。在家主府中商议机密，必然是谋丞相。家主将出白绢一段，不知写道甚的。近日吉平咬指为誓，我也曾见。”秦庆童口中，妙在说得不明不白。但见白绢，不见血诏，但知写字咬指，不知所议谓何。正如断碑之文，不甚可读，而以意度之，自能猜测而得也。曹操藏匿庆童于府中。董承只道逃往他方去了，也不追寻。

次日，曹操诈患头风，召吉平用药。吉平自思曰：“此贼合休！”暗藏毒药入府。操之意是假病，平之医亦是假医。操卧于床上，令平下药，平曰：“此病可一服即愈。”自然不消第二服。教取药罐，当面煎之。药已半干，平已暗下毒药，亲自送上。操知有毒，故意迟延不服。平曰：“乘热服之，少汗即愈。”水二钟，姜三片，滓不再煎。操起曰：“汝既读儒书，必知礼义。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父有疾饮药，子先尝之。汝为我心腹之人，何不先尝而后进？”先尝则不能进矣。平曰：“药以治病，何用人尝？”平知事已泄，纵步向前，扯住操耳而灌之。操推药泼地，砖皆迸裂。操未及言，左右已将吉平执下。事虽未成，而吉平之勇过于鱗诸矣。操曰：“吾岂有疾？特试汝耳！汝果有害

我之心！”遂唤二十个精壮狱卒，执平至后园拷问。此是一拷吉平。操坐于亭上，将平缚倒于地。吉平面不改容，略无惧怯。想其怀药入府时，已置死生于度外。操笑曰：“量汝是个医人，安敢下毒害我？必有人唆使你来。你说出那人，我便饶你。”平叱之曰：“汝乃欺君罔上之贼，天下皆欲杀汝，岂独我乎！”绝似施全对秦桧语。操再三磨问^[14]，平怒曰：“我自欲杀汝，安有人使我来？先说人皆欲杀，不独是我；又说我自欲杀，更不关人。若论有人指使，则天下人皆使我来；若论无人指使，则更无一人使我来也。今事不成，惟死而已！”操怒，教狱卒痛打。打到两个时辰，皮开肉裂，血流满阶。操恐打死无可对证，令狱卒揪去静处，权且将息。恶极。

传令次日设宴，请众大臣饮酒。惟董承托病不来，王子服等皆恐操生疑，只得俱至。一人因恐而不来，数人因恐而皆至。操于后堂设席。酒行数巡，曰：“筵中无可为乐，我有一人，可为众官醒酒。吉平善用表汗汤，今操用他为醒酒汤。教二十个狱卒，与吾牵来！”须臾，只见一长枷钉着吉平，拖至阶下。此是二拷吉平。操曰：“众官不知，此人连结恶党，欲反背朝廷，谋害曹某。今日天败，请听口词。”操教先打一顿，昏绝于地，以水喷面。吉平甦醒^[15]，吉平被水喷醒，众官却被曹操吓醒。睁目切齿而骂曰：“操贼！不杀我，更待何时！”操曰：“同谋者先有六人，与汝共七人耶？”足七人之数者，刘玄德也。若添一吉平，则八人矣。乃白绢状上本无吉平，而庆童口中却无玄德，猜测得妙。平只是大骂。王子服等四人面面相觑，如坐针毡。曹操意中八人，认作七人；曹操座上六人，尚欠二人。参差不齐，错落有致。操教一面打，一面喷，平并无求饶之意。硬汉。操见不招，且教牵去。还不许他死，恶极。

众官席散，操只留王子服等四人夜宴。四人魂不附体，只得留待。操曰：“本不相留，争奈有事相问。汝四人，不知与董承商议何事？”子服曰：“并未商议甚事。”操曰：“白绢中写着何事？”子服等皆隐讳。操教唤出庆童对证，子服曰：“汝于何处见来？”庆童曰：“你回避了众人，六人在一处画字，如何赖得？”庆童只见得六人。子服曰：“此贼与国舅侍妾通奸，被责诬主，不可听也。”操曰：“吉平下毒，非董承所使而谁？”子服等皆言不知。操曰：“今晚自首，尚犹可恕。若待事发，其实难容！”子服等皆言：“并无此事！”操叱左右，将四人拿住监禁。

次日，带领众人径投董承家探病，前吉平至曹操府中看病，今曹操至董承家中探病，都是不怀好意。承只得出迎。操曰：“缘何夜来不赴

宴？”承曰：“微疾未痊，不敢轻出。”操曰：“此是忧国家病耳。”曹操赚吉平是假病，董承患曹操是真病。承愕然。操曰：“国舅知吉平事乎？”承曰：“不知。”操冷笑曰：“国舅如何不知？”唤左右：“牵来与国舅起病。”意欲以吉平三拷当枚生《七发》。○前日醒酒，得以吉平为汤；今日起病，是又以吉平为酒矣。承举措无地。须臾，二十狱卒推吉平至阶下。此为三拷吉平。吉平大骂：“曹操逆贼！”见曹操便骂，硬汉。操指谓承曰：“此人曾攀下王子服等四人，吾已拿下廷尉。尚有一人，未曾捉获。”曹操只道一人，不知尚有三人。因问平曰：“谁使汝来药我？可速招出！”平曰：“天使我来杀逆贼！”妙。人心所存，即天理也。操怒教打，身上无容刑之处。承在座观之，心如刀割。操又问平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平曰：“嚼以为誓，誓杀国贼！”绝不抵赖，硬汉。操教取刀来，就阶下截去其九指，今之庸医以十指杀人者，亦当以此法杀之。曰：“一发截了，教你为誓！”平曰：“尚有口可以吞贼，有舌可以骂贼！”“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操令割其舌。平曰：“且勿动手。吾今熬刑不过，只得供招，不知者读至此，必以为将供出董承矣。可释吾缚。”意在此句耳。操曰：“释之何碍！”遂命解其缚。平起身，望阙拜曰：“臣不能为国家除贼，乃天数也！”拜毕，撞阶而死。立誓以杀曹操，是其忠也；至死不招董承，是其义也。被祸最惨，性骨最烈，不意医生中乃有此人。操令分其肢体号令。时建安五年正月也。史官有诗曰：

汉朝无起色，医国有称平。
立誓除奸党，捐躯报圣明。
极刑词愈烈，惨死气如生。
十指淋漓处，千秋仰异名。

操见吉平已死，教左右牵过秦庆童至面前。操曰：“国舅认得此人否？”承大怒曰：“逃奴在此，即当诛之！”操曰：“他首告谋反，今来对证，谁敢诛之？”承曰：“丞相何故听逃奴一面之说？”操曰：“王子服等吾已擒下，皆招证明白，汝尚抵赖乎？”即唤左右拿下，命从人直入董承卧房内，搜出衣带诏并义状。操看了，笑曰：“鼠辈安敢如此！”曹操一向只知有义状，今日方知有血诏；一向只知有六人，今日方知有七人矣。遂命：“将董承全家良贱尽皆监禁，休教走脱一个！”操回府，以诏状示众谋士商议，要废献帝，更立新君。曹操此时，竟欲为董卓所为矣。正是：

数行丹诏成虚望，

一纸盟书惹祸殃。

未知献帝性命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1] 行人：出使的使者。

[2] 卓犖（lì）：卓烁。形容光彩鲜明。此指才能卓越。

[3] 弘羊潜计：西汉桑弘羊自幼有心算才能，以此十三岁入侍宫中。潜计，心算。

[4] 安世默识：指西汉张安世记忆力超强。默识，暗中强记。

[5] 孔、颜：孔子与其弟子颜渊的并称。

[6] 鼓吏：掌鼓的官吏。

[7] 挝（zhuā）：敲打。

[8] 阳货轻仲尼：孔子去阳货的主人家做客，阳货见孔子年轻，面有饥色，衣服也不光鲜，就认为他是来蹭吃蹭喝的，于是出言讥讽孔子。

[9] 臧仓：战国末期鲁国人，曾向鲁国国君诋毁孟子，使其不见孟子，人谓之臧仓小人。

[10] 胥靡：古代服劳役的奴隶或刑徒。

[11] 蜾（guǒ）虫：即蜾蠃，寄生蜂的一种。

[12] 嗟呀：叹息。

[13] 谋望：谋求，希望。

[14] 磨问：仔细审讯。

[15] 甦（sū）醒：即苏醒。甦，苏醒。现通用作“苏”。

第二十四回

国贼行凶杀贵妃 皇叔败走投袁绍

尝咏唐人吊马嵬诗曰：“可怜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其言可谓悲矣。然杨妃之死，死于其兄之误国；董妃之死，死于其兄之爱君。夫以兄之罪而杀杨妃，今人犹为之惋惜。况以兄之忠而杀董妃，能不为之悼叹乎哉！吾以为董妃之冤，冤于太真，则献帝之痛，更痛于玄宗矣。

以天子之尊，而束缚于权臣，不得已耳。以方伯之重，而牵制于小儿，亦不得已耶？衣带诏之事既闻，董贵妃之事甚惨，正忠臣肝脑涂地之秋，义士发愤立功之日，而乃迁延岁月，坐失机会。天子不能保其嫔妃，诸侯且欲恋其家室。己之幼子有疾，犹然系怀；君之孕嗣遭殃，不为动念。以四世三公代食汉禄者，反不如一医生之尽节，良可叹也！

读徐文长《四声猿》，有祢衡骂曹操一篇文字，将祢衡死后之事，补骂一番，殊为痛快。今恨不将陈琳檄后之事，再教陈琳补骂一番也。虽然，惟无瑕者可以戮人。袁绍不奉天子之命，而袭取冀州，欺韩馥，又卖公孙瓒，其罪一；催、汜之乱，不闻勤王，其罪二；袁术僭号而不能讨，及术归帝号而又欲近之，其罪三。为绍计者，恐我尽言以责操，而操亦尽言以责我，故一骂之后，不复更骂耳。昔齐桓公挟天子以令诸侯，行权力而假仁义。聂北之救，坐视邢亡；楚丘之封，直待卫灭；又兄弟姊妹之间多惭德焉。是以其责楚也，不责其僭称王号，吞并诸姬，而但问以包茅不贡、昭王不复。舍其大而责其小，舍其近而责其远，其同此意也夫？

田丰首欲缓战，今欲急战；前则无隙可伺，今则有虚可乘。审时势而为谋，惜袁绍之不能用耳。然吾怪郭图、审配独无一言，何也？盖二人与田丰不和。故前者丰不欲战，二人以宜战之说争之；今者丰既欲战，二人更不以宜战之说助之。但从自己门户起见，不从国家大事起见，古来朋党之害，往往坐此。唐有牛、李之互持，宋有朔、洛、蜀之角立，朝廷且受其患，况袁绍一隅之主乎？

为天下者不顾家。玄德前败于吕布，遂弃妻小而不顾；今败于曹操，又弃妻小而不顾。与高祖委吕后于项羽，正复相同。彼袁绍室家情重，恋恋小儿，岂得为成大事之人！

袁绍与玄德三番相见：第一次在虎牢，第二次在磐河，第三次在冀州。玄德于袁绍三番求救：第一次郑玄作柬，第二次自己致书，第三次单骑亲往。绍则前倨而后恭，备亦昔疏而今密，非绍之贤而纳备，乃备之急而投绍耳。前乎此者，依托吕布，又依托曹操；后乎此者，依托刘表，又依托孙权。茕茕一身，常为客子，然则备之为君，殆在《旅》之六五云。

操之敌绍，能以寡胜众，备之敌操，不能以寡胜众，是备之用兵，不如操矣。然为将之道，在能用兵；为君之道，不在能用兵，而在能用兵之人。备之所以败者，以此时未遇诸葛亮耳。未遇诸葛，虽关、张之勇无所用之；既遇诸葛，虽曹操之智不能当之。而诸葛不为操所得，独为备所得，善乎唐太宗之论操曰：“一将之智有馀，万乘之才不足。”韩信善将兵，一将之智也；高祖不善将兵，而善将将，万乘之才也。岂非操之用兵则胜于备，而用人则逊于备欤？

却说曹操见了衣带诏，与众谋士商议，欲废却献帝，更择有德者立之。程昱谏曰：“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号令天下者，以奉汉家名号故也。今诸侯未平，遽行废立之事，必起兵端矣。”操乃止。操贼几为董卓所为，而卒未为者，以自己曾讨董卓故也。只将董承等五人并其全家老小，押送各门处斩。死者共七百余人。城中官民见者，无不下泪。不特当日见者下泪，即今日读者亦为酸鼻。后人诗叹董承曰：

密诏传衣带，天言出禁门。
当年曾救驾，此日更承恩。
忧国成心疾，除奸入梦魂。
忠贞千古在，成败复谁论。

又有叹王子服等四人诗曰：

书名尺素矢忠谋^[1]，
慷慨思将君父酬。
赤族可怜捐百口^[2]，
丹心自是足千秋。

且说曹操既杀了董承等众人，怒气未消，遂带剑入宫，来弑董贵

妃。咄咄怪事。贵妃乃董承之妹，帝幸之，已怀孕五月。补叙贵妃一笔。当日帝在后宫，正与伏皇后私论董承之事至今尚无音耗，点缀，好。忽见曹操带剑入宫，面有怒容，帝大惊失色。宰相面有怒容，而天子大惊失色，岂不奇绝。操曰：“董承谋反，陛下知否？”帝曰：“董卓已诛矣。”操言董承，而帝故意误言董卓，盖操乃今日之董卓也。帝意不在卓，殆暗指操耳。帝亦善于词令。操大声曰：“不是董卓！是董承！”帝战栗曰：“朕实不知。”尝读《左传·周郑交质》篇“王曰无之”句，为之一叹。今献帝“朕实不知”四字，正复相似。○此时宰相俨如问官，天子竟似罪人矣。操曰：“忘了破指修诏耶？”帝不能答。手迹既真，口词难赖。操叱武士擒董妃至。帝告曰：“董妃有五月身孕，望丞相见怜！”帝因孕而欲求免其身。操曰：“若非天败，吾已被害，岂得复留此女为吾后患！”伏后告曰：“贬于冷宫，待分娩了，杀之未迟。”后度不能免其身，但求全其孕。○宰相作色，帝后哀求，皆绝奇之事。操曰：“欲留此逆种为母报仇乎？”天子之嗣，乃曰“逆种”，是何言欤！董妃泣告曰：“乞全尸而死，勿令彰露。”妃度身、孕俱不能免，但泣求全尸矣。可怜可恨，令我不忍注目。操令取白练至面前。因乃兄列名于白绢，遂使其妹毕命于白练。帝泣谓妃曰：“卿于九泉之下，勿怨朕躬！”何言之痛也，读者能不鼻酸而发指否？言讫，泪下如雨。伏后亦大哭。操怒曰：“犹作儿女态耶！”叱武士牵出，勒死于宫门之外。巍巍至尊，不能庇一女子，真天翻地覆时也。后人诗叹董妃曰：

春殿承恩亦枉然，
伤哉龙种并时捐。
堂堂帝主难相救，
掩面徒看泪涌泉。

操谕监宫官曰：“今后但有外戚宗族，不奉吾旨，辄入宫门者，斩，守御不严，与同罪。”为后文伏完事露伏笔。又拨心腹人三千充御林军，令曹洪统领，以为防察。献帝此时如坐牢狱中。

操谓程昱曰：“今董承等虽诛，尚有马腾、刘备亦在此数，不可不除。”昱曰：“马腾屯军西凉，未可轻取，但当以书慰劳，勿使生疑，诱入京师图之可也。为后诱出马腾伏笔。刘备现在徐州，分布犄角之势，亦不可轻敌。以上将马、刘二人并说。况今袁绍屯兵官渡，常有图许都之心。若我一旦东征，刘备势必求救于绍。绍乘虚来袭，何以当之？”放下马腾，专策刘备；又因刘备，转策袁绍。操曰：“非也。备乃人杰也，今若不击，待其羽翼既成，急难图矣。袁绍虽强，事多怀疑不

决，何足忧乎！”操以玄德为英雄，不以本初为英雄，正与青梅煮酒时谈论相合。正议间，郭嘉自外而入。操问曰：“吾欲东征刘备，奈有袁绍之忧，如何？”嘉曰：“绍性迟而多疑，其谋士各相妒忌，比操语又添出谋士一句。不足忧也。刘备新整军兵，众心未服，二语为后张、关部卒降曹，降卒诈投关公袭取下邳等事伏笔。丞相引兵东征，一战可定矣。”操大喜曰：“正合吾意。”遂起大军二十万，分兵五路下徐州。下徐州五路分兵，攻小沛八面遣将。此五路只虚写，后八面却实叙，俱妙。

细作探知，报入徐州。孙乾先往下邳报知关公，随至小沛报知玄德。玄德与孙乾计议曰：“此必求救于袁绍，方可解危。”于是玄德修书一封，此时玄德竟亲自写书，不必更烦郑康成矣。遣孙乾至河北。乾乃先见田丰，具言其事，求其引进。前托郑玄致书，今又托田丰引进，不啻先之以子贡、申之以冉有也。丰即引孙乾入见绍，呈上书信。只见绍形容憔悴，衣冠不整。却又作怪。丰曰：“今日主公何故如此？”绍曰：“我将死矣！”令人不解。丰曰：“主公何出此言？”绍曰：“吾生五子，唯最幼者极快吾意。妇人爱少子，丈夫亦如是耶？今患疥疮，命已垂绝。绍所患者，不过小儿之病；小儿所患者，又不过疥癣之疾。可发一笑。吾有何心更论他事乎？”可笑。丰曰：“今曹操东征刘玄德，许昌空虚。若以义兵乘虚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救万民。此不易得之机会也，唯明公裁之！”丰前欲缓战，今欲急战，此量时度势之言，与沮授一味言战者不同。绍曰：“吾亦知此最好，奈我心中恍惚，恐有不利。”丰曰：“何恍惚之有？”绍曰：“五子中唯此子生得最异，尚有疏虞^[3]，吾命休矣。”遂决意不肯发兵，曹昂死，而曹操只言哭典韦；袁熙病，而袁绍不肯救刘备。袁、曹优劣，又见如此。况前郑玄致书之时，董承未死，血诏未泄；今此事已露，玄德书中必详言之，乃绍见书而不一发愤，可谓无气。乃谓孙乾曰：“汝回见玄德，可言其故。倘有不如意，可来相投，我自有相助之处。”为后刘备投袁绍伏笔。田丰以杖击地曰：“遭此难遇之时，乃以婴儿之病失此机会，大事去矣！可痛惜哉！”跌足长叹而出^[4]。真正可惜。○玄德求救于绍，不出程昱所料；袁绍不肯发兵，不出郭嘉所料。孙乾见绍不肯发兵，只得星夜回小沛见玄德，具说此事。玄德大惊曰：“似此如之奈何！”张飞曰：“兄长勿忧。曹兵远来，必然困乏，乘其初至，先去劫寨，可破曹操。”此计亦可，但瞒不过曹操耳。玄德曰：“素以汝为一勇夫耳，前者捉刘岱时，颇能用计，又将前事一提。今献此策，亦中兵法。”乃从其言，分兵劫寨。

且说曹操引军往小沛来。正行间，狂风骤至，忽听一声响亮，将一

面牙旗吹折。孙坚之死，有风报应；曹操之胜，亦有风报应。操便令军兵且住，聚众谋士问吉凶。荀彧曰：“风从何方来？吹折甚颜色旗？”操曰：“风自东南方来，吹折角上牙旗，单旗曰角，双旗曰门。旗乃青红二色。”董承之死，只因红诏一纸，白绢一幅；刘备之败，却因青红牙旗一面。荀曰：“不主别事，今夜刘备必来劫寨。”张飞之计，早被荀文若占出。操点头。忽毛玠入见，曰：“方才东南风起，吹折青红牙旗一面。主公以为主何吉凶？”操曰：“公意若何？”毛玠曰：“愚意以为今夜必主有人来劫寨。”谋士所见皆同。后人诗叹曰：

吁嗟帝胄势孤穷，
全仗分兵劫寨功。
争奈牙旗折有兆，
老天何故纵奸雄？

操曰：“天报应我，当即防之。”遂分兵九队，只留一队向前虚扎营寨，余众八面埋伏。九里山前，十面埋伏；小沛城外，八面埋伏。是夜月色微明，既写风，又写月，忙中偏有此闲笔。玄德在左，张飞在右，分兵两队进发，只留孙乾守小沛。

且说张飞自以为得计，领轻骑在前突入操寨，但见零零落落无多人马，四边火光大起，喊声齐举，飞知中计，急出寨外。正东张辽、正西许褚、正南于禁、正北李典、东南徐晃、西南乐进，东北夏侯惇、西北夏侯渊八处军马杀来。曹操分拨八面之将，前不叙明，至此方点出。张飞左冲右突，前遮后当。所领军兵，原是曹操手下旧军，见事势已急，尽皆投降去了。正是朱灵、路昭及车胄所领之兵也。飞正杀间，逢着徐晃，大杀一阵，后面乐进赶到。飞杀条血路，突围而走，只有数十骑跟定。欲还小沛，去路已断；欲投徐州、下邳，又恐曹军截住。寻思无路，只得望芒砀山而去。按下张飞，下文单叙玄德。

却说玄德引兵劫寨，将近寨门，忽然喊声大震，后面冲出一军，先截去了一半人马。夏侯惇又到，玄德突围而走，夏侯渊又从后追来。玄德回顾，止有三十余骑跟随，急欲奔还小沛，叙张飞处既详，叙玄德处不得不略。然非略也，其详已在张飞劫寨中矣。早望见小沛城中火起，顺笔虚写，便算实叙，妙。只得弃了小沛。欲投徐州、下邳，又见曹军漫山塞野，截住去路。亦虚写一句。玄德自思无路可归，想：“袁绍有言：‘倘不如意，可来相投。’今不若暂往依栖，别作良图。”还记磐河相遇时否？正是“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也。遂望青州路而走，正逢李典拦住。玄德匹马落荒望北而逃，李典掳将从骑去了。李典在正北，夏

侯惇在东北，夏侯渊在西北。玄德望北而逃，正当与此三路军相遇。一笔不乱。

且说玄德匹马投青州，日行三百里，奔至青州城下叫门。门吏问了姓名，来报刺史，刺史乃袁绍长子袁谭。谭素敬玄德，闻知匹马到来，即便开门出迎，袁谭较胜乃翁，而乃翁反爱其少子，何也？接入公廨，细问其故。玄德备言兵败相投之意。谭乃留玄德于馆驿中住下，发书报父袁绍，一面差本州人马，护送玄德至平原界口。袁绍亲自引众，出邳郡三十里迎接玄德。回想虎牢关时，真前倨而后恭也。玄德拜谢，绍忙答礼曰：“昨为小儿抱病，有失救援，于心怏怏不安。今幸得相见，大慰平生渴想之思。”繁礼多仪，虚文无当。玄德曰：“孤穷刘备，玄德此时正剩一身，自称‘孤穷刘备’，真不诬也。久欲投于门下，奈机缘未遇。今为曹操所攻，妻子俱陷，天子不能保其一贵妃，董承等不能保其七百馀口，玄德又安能保其二夫人乎？想将军容纳四方之士，故不避羞惭，径来相投。望乞收录，誓当图报。”绍大喜，相待甚厚，同居冀州。按下玄德，下文单叙云长。

且说曹操当夜取了小沛，随即进兵攻徐州。糜竺、简雍守把不住，只得弃城而走。陈登献了徐州。曹操大军入城。安民已毕，随唤众谋士议取下邳。荀彧曰：“云长保护玄德妻小，死守此城。若不速取，恐为袁绍所窃。”彧已知备之必竟投绍矣。操曰：“吾素爱云长武艺人材，欲得之以为己用，不若令人说之使降。”欲说降关公，亦大难事。郭嘉曰：“云长义气深重，必不肯降；曹操但知其武艺人材，郭嘉独知其义气。若使人说之，恐被其害。”帐下一人出曰：“某与关公有一面之交，愿往说之。”众视之，乃张辽也。回想白门楼相救之事，已隔数回，此处忽然照应。程昱曰：“文远虽与云长有旧，吾观此人，非可以言词说也。某有一计，使此人进退无路；然后用文远说之，彼必归丞相矣。”正是：

整备窝弓射猛虎^[1]，
安排香饵钓鳌鱼。

未知其计若何，且听下文分解。

[1] 尺素：小幅的绢帛。古人多用以写信或文章。

[2] 赤族：诛灭全族。

[3] 疏虞：疏忽，失误。

[4] 跌足：跺脚。

[5] 窝弓：猎人用以捕兽的伏弩。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关公约三事 救白马曹操解重围

云长本来事汉，何云“降汉”？“降汉”云者，特为“不降曹”三字下一注脚耳。曹操借一“汉”字笼络天下，云长即提一“汉”字压倒曹操。如张绣、张鲁、韩遂等辈，名为降汉，而实则降曹者也。吕布、袁术等辈，不降曹而亦不降汉者也。华歆、王朗、郭嘉、程昱、张辽、许褚等辈，不知有汉而但知有曹者也。荀彧、荀攸，误以为汉即是曹、曹即是汉，而不知汉必非曹、曹必非汉者也。汉是汉，曹是曹，将两下划然分开，较然明白，是云长十分学问，十分见识。非熟读《春秋》，不能到此。

关公三事之约，先有张辽三罪之说以引起之。张辽三罪，第一是负皇叔，第二是陷二嫂，第三是不能匡扶汉室。关公三事，首言归汉，次言保嫂，末言寻兄；第一辨君臣之分，第二言男女之别，第三明兄弟之义。以张辽所云第三者为第一，以张辽所云第一者为第三，而曹操听之不以第一事为难，独以第三事为难，不知第三事即在第一事中矣。操曰“汉即吾也”，此特奸雄欺人之语。而关公以皇叔为汉，不以曹操为汉，既云“归汉不归曹”，是到底归刘不归操耳。

刘备与董承同谋，俨然列七人之数。而曹操于董贵妃则杀之，于五家七百口则杀之，独至甘、糜二夫人不惟不杀，又加礼焉，何也？曰：此非爱玄德而独能忘其仇，乃爱关公而以此结其心也。故凡操之不杀甘、糜者，为关公也。使关公而死于土山之围，则甘、糜二夫人，其不同于董贵妃与五家七百口者几希矣。

观云长秉烛达旦一事，操欲乱其上下内外之礼，设心亦甚恶矣。忌玄德，仇玄德，故欲以此辱玄德；爱关公，敬关公，而又欲以此试关公。奸雄之奸，真是如鬼如蜮。

关公受袍则内之，受马则拜之，一举一动，处处不忘兄长，何其恩义之笃耶！“乐莫乐于新相知”，凡今之人，喜新而弃旧者多矣。读“我行其野”之篇，讽“习习谷风”之什，令人叹想云长之不置也。

玄德既在袁绍处，则袁之将即刘之将也。关公而杀袁之将，是即杀

刘之将也。使绍因颜良之死而杀玄德，与关公杀之何异？然此不得为关公咎也。绍之纳备，虽有“倘不如意，当来相投”之语，而第一次致书，发兵而不战；第二次致书，并兵亦不发。关公此时，安知备之必投绍、绍之必纳备乎？曹操军中细作料已深知，而奸如曹操，又何难蒙蔽关公之耳目，而不使之知乎？关公曰：“我当立功报曹而后去。”则其杀袁将者，正谓归刘地耳。曹操知之，欲借此以绝其归刘之路；关公不知，欲借此以遂其归刘之心。故曰不得为关公咎也。

曹操厚待云长，袁绍亦厚待玄德。然曹操则始终不渝，袁绍则忽而加礼，忽而欲杀，主张不定。袁、曹优劣，又见于此。

却说程昱献计曰：“云长有万人之敌，非智谋不能取之。今可即差刘备手下投降之兵，入下邳见关公，只说是逃回的，伏于城中为内应。却引关公出战，诈败佯输，诱入他处，以精兵截其归路，然后说之可也。”此计亦甚善。操听其谋，即令徐州降兵数十，径投下邳来降关公，关公以为旧兵，留而不疑。程昱所以欲用降卒也。次日，夏侯惇为先锋，领兵五千来搦战。关公不出，惇即使人于城下辱骂。非骂不足以激公。关公大怒，引三千人马出城，与夏侯惇交战。约战十余合，惇拨回马走。关公赶来，惇且战且走。关公约赶二十里，恐下邳有失，提兵便回。公亦见及此，但恨尚迟耳。只听得一声炮响，左有徐晃，右有许褚，两队军截住去路。关公夺路而走，两边伏兵排下硬弩百张，箭如飞蝗，关公不得退。勒兵再回，徐晃、许褚接住交战。关公奋力杀退二人，引军欲回下邳，夏侯惇又截住厮杀。公战至日晚，无路可归，只得一座土山，引兵屯于山头，权且少歇。曹兵团团将土山围住。此时甘、糜二嫂失陷城中矣。○前张飞失陷二嫂于徐州，今关公亦失陷二嫂于下邳。一是夜间，一是日里；一是醉后，一是醒时。

关公于土山遥望下邳，城中火光冲天，却是那诈降兵卒偷开城门，曹操自提大军杀入城中，只教举火以惑关公之心。不从曹操一边特叙起，却从关公一边带叙出，好。关公见下邳火起，心下惊惶，不特为失下邳着急，更为陷二嫂着急。连夜几番冲下山来，皆被乱箭射回。捱到天晓，再欲整顿下山冲突，忽见一人跑马上山来，视之，乃张辽也。关公迎谓曰：“文远欲来相敌耶？”以己度人，各为其主，是关公语。辽曰：“非也。想故人旧日之情，特来相见。”遂弃刀下马，与关公叙礼毕，坐于山顶。公曰：“文远莫非说关某乎？”不是敌，便是说。关公此时语气，落落难合。辽曰：“不然。昔日蒙兄救弟，今日弟安得不救兄？”又将白门楼事一提。公曰：“然则文远将欲助我乎？”既非敌，又非说，则是助矣。以己度人，朋友情重。又确是关公语。辽曰：“亦非

也。”公曰：“既不助我，来此何干？”语气又落落难合。辽曰：“玄德不知存亡，翼德未知生死。昨夜曹公已破下邳，军民尽无伤害，差人护卫玄德家眷，不许惊扰。先言二嫂无恙，以安其心。如此相待，弟特来报兄。”二句又含吐得妙。关公怒曰：“此言特说我也！不是敌，不是助，竟是说矣。吾今虽处绝地，视死如归。汝当速去，吾即下山迎战。”凛凛数语，至今读之，须眉如戟。张辽大笑曰：“兄此言，岂不为天下笑乎？”公曰：“吾仗忠义而死，安得为天下笑？”辽曰：“兄今即死，其罪有三。”凡说英雄人，誉之不动，责之则动；甘言卑词，不若严气正色。此极得说关公法。公曰：“汝且说我那三罪？”辽曰：“当初刘使君与兄结义之时，誓同生死。今使君方败，而兄即死战，倘使君复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复得，岂不负当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是玄德若死，关公不得独生；玄德若生，关公安得独死？刘使君以家眷付托于兄，兄今战死，二夫人无所依赖，负却使君依托之重，其罪二也。是公死而使二夫人亦死，是公有憾于死；倘公死而二夫人或未必能死，则公益有憾于死。兄武艺超群，兼通经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汉室，徒欲赴汤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为义？其罪三也。关公心存汉室，辽即以汉室二字动之。○关公以死为义，乃张辽偏说不是义，妙。兄有此三罪，弟不得不告。”公沉吟曰：“汝说我有三罪，欲我如何？”辽曰：“今四面皆曹公之兵，兄若不降，则必死。徒死无益，不若且降曹公，却打听刘使君音信，知在何处，即往投之。此二句方刺入关公耳中。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不背桃园之约，三者可留有用之身。有此三便，兄宜详之。”三便又以三罪中第二为第一，以三罪中第一为第二，错综得妙。古人本无印板说话，今人奈何有印板文字也？公曰：“兄言三便，吾有三约。若丞相能从我，即当卸甲。如其不允，吾宁受三罪而死。”辽因三罪说出三便，公又因三便说出三约。辽曰：“丞相宽洪大量，何所不容？愿闻三事。”公曰：“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辨君臣之分。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严男女之别。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明兄弟之义。三者缺一，断不肯降。望文远急急回报。”

张辽应诺，遂上马，回见曹操。先说降汉不降曹之事，操笑曰：“吾为汉相，汉即吾也。曹操欺天下，而天下受其欺，正为此语。此可从之。”第一件似难却易。辽又言：“二夫人欲请皇叔俸给，并上下人等不许到门。”操曰：“吾于皇叔俸内，更加倍与之。至于严禁内外，乃是家法，又何疑焉！”第二件直是不难。辽又曰：“但知玄德信息，虽远必往。”操摇首曰：“然则吾养云长何用？此事却难从。”操之所难，

正在第三件。辽曰：“岂不闻豫让‘众人’、‘国士’之论乎^[2]？刘玄德待云长，不过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结其心，何忧云长之不服也？”为后文赠袍、赠金、赠马诸事张本。操曰：“文远之言甚当，吾愿从此三事。”

张辽再往山上，回报关公。关公曰：“虽然如此，暂请丞相退军，容我入城见二嫂告知其事，然后投降。”我以三事之后，又请一事。张辽再回，以此言报曹操。操即传令退军三十里。奸雄可爱。荀彧曰：“不可，恐有诈。”操曰：“云长义士，必不失信。”曹操生平以诈待人，独于关公则信之。遂引军退。关公引兵入下邳，见人民安妥不动，应前张辽所云“军民尽无伤害”。竟到府中来见二嫂。甘、糜二夫人听得关公到来，急出迎之。公拜于阶下曰：“使二嫂受惊，某之罪也。”二夫人曰：“皇叔今在何处？”公曰：“不知去向。”二夫人曰：“二叔今将若何？”公曰：“关某出城死战，被困土山，张辽劝我投降。我以三事相约，曹操已皆允从，故特退兵放我入城。我不曾得嫂嫂主意，未敢擅便。”事嫂如事兄，禀命于嫂，如禀命于兄也。二夫人问：“那三事？”关公将上项三事备述一遍。甘夫人曰：“昨日曹军入城，我等皆以为必死，谁想毫发不动，一军不敢入门。应前张辽所云“不许惊扰”。叔叔既已领诺^[3]，何必问我二人？只恐日后曹操不容叔叔去寻皇叔。”曹操难在第三事，二夫人亦疑操之难于第三事。公曰：“嫂嫂放心，关某自有主张。”为后文五关斩将伏笔。二夫人曰：“叔叔自家裁处，凡事不必问俺女流。”女流偏要插口，只此二语，可为女流之箴。

关公辞退，遂引数十骑来见曹操。操自出辕门相接。关公下马入拜，操慌忙答礼。关公曰：“败兵之将，深荷不杀之恩^[4]。”操曰：“素慕云长忠义，今日幸得相见，足慰平生之望。”与袁绍接玄德之语相似。然绍繁礼虚文，操深心厚貌，各自不同。关公曰：“文远代禀三事，蒙丞相应允，谅不食言。”再面决一句，妙。操曰：“吾言既出，安敢失信？”关公曰：“关某若知皇叔所在，虽陷水火，必往从之。独将第三事再申明一遍。此时恐不及拜辞，伏乞见原。”为后文不辞而去伏笔。操曰：“玄德若在，必从公去，但恐乱军中亡矣。公且宽心，尚容缉听^[5]。”缓语，亦妙。关公拜谢。操设宴相待。

次日班师还许昌。关公收拾车仗，请二嫂上车，亲自护车而行。于路安歇馆驿，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操以三事中第二事试之，而公男女之辨凛然不乱。操见公如此，愈加敬服。既到许昌，操拨一府与关公居

住。关公分一宅为两院，内门拨老军十人把守，关公自居外宅。操引关公朝见献帝。帝命为偏将军，公谢恩归宅。操次日设大宴，会众谋臣武士，以客礼待关公，延之上座。礼貌不足以结之。又备绫锦及金银器皿相送，关公都送与二嫂收贮。金帛不足以动之。○为后封金伏笔。关公自到许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关公尽送入内门，令伏侍二嫂。好色不足以眩之。却又三日一次，于内门外躬身施礼，动问：“二嫂安否？”二夫人回问皇叔之事毕，曰“叔叔自便。”关公方敢退回。今天下有如此悌弟否？操闻之，又叹服关公不已。一日，操见关公所穿绿锦战袍已旧，即度其身品，取异锦作战袍一领相赠。关公受之，穿于衣底，上仍用旧袍罩之。“衣锦尚絺”非恶其文之着，恶其旧之没也。操笑曰：“云长何如此之俭乎？”公曰：“某非俭也，旧袍乃刘皇叔所赐，某穿之如见兄，而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故穿于上。”至性至情，读至此令人泪下。操叹曰：“真义士也！”然口虽称羨，心实不悦。

一日，关公在府，忽报：“内院二夫人哭倒于地，不知为何，请将军速入。”关公乃整衣跪于内门外，问：“二嫂为何悲泣？”甘夫人曰：“我夜梦皇叔身陷于土坑之内，觉来与糜夫人论之，想在九泉之下矣，是以相哭。”董承有梦，甘夫人亦有梦；董之梦似吉反凶，甘之梦似凶反吉。梦长梦短，各自成趣。关公曰：“梦寐之事，不可凭信。此是嫂嫂想念之故。请勿忧愁。”正说间，适曹操命使来请关公赴宴。公辞二嫂，往见操。操见公有泪容，前不叙关公下泪，此于曹操眼中补出。○关公之泪亦自难落。问其故，公曰：“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操笑而宽解之，频以酒相劝。公醉，自绰其髯而言曰：“生不能报国家，而背其兄，徒为人也！”酒后心热，乘醉绰髯，写关公如画。操问曰：“云长髯有数乎？”不慰其言中之意，而但问其手中之髯，极力把闲语漾开去，最得为人解闷之法。公曰：“约数百根。每秋月约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纱囊裹之，恐其断也。”陆士龙自爱其须，惟公亦然。操以纱锦作囊，与关公护髯。媚其人，并媚其髯，媚人当如是矣。次日早朝见帝，帝见关公一纱锦囊垂于胸次，帝问之，关公奏曰：“臣髯颇长，丞相赐囊贮之。”帝令当殿披拂，过于其腹。帝曰：“真美髯公也！”此须既贮相囊，又经御赏，须之遭际，可谓独奇。因此人皆呼为“美髯公”。闲笔，趣甚。忽一日，操请关公宴。临散，送公出府，见公马瘦，操曰：“公马因何而瘦？”关公曰：“贱躯颇重，马不能载，因此常瘦。”操令左右备一马来，须臾牵至。那马身如火炭，状甚雄伟。操指曰：“公识此马否？”公曰：“莫非吕布所骑赤兔马乎？”自白门楼后此马不知下落，今忽然出现。操曰：“然也。”遂并鞍辔送与关公，人择

主，马亦择主。幸哉赤兔，今乃得其主矣。○赤面人骑赤兔马，正如秋水长天。关公再拜称谢。操不悦曰：“吾累送美女金帛，公未尝下拜，公平日之不轻下拜，今在曹操口中补出。今吾赠马，乃喜而再拜，何贱人而贵畜耶？”关公曰：“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非为马而拜，为兄而拜也。操愕然而悔。关公辞去。后人诗叹曰：

威倾三国著英豪，
一宅分居义气高。
奸相枉将虚礼待，
岂知关圣不降曹。

操问张辽曰：“吾待云长不薄，而彼常怀去心，何也？”辽曰：“容某探其情。”次日往见关公。礼毕，辽曰：“我荐兄在丞相处，不曾落后⁶？”公曰：“深感丞相厚意。只是吾身虽在此，心念皇叔，未尝去怀。”心口如一，略无隐讳。辽曰：“兄言差矣，处世不分轻重，非丈夫也。玄德待兄，未必过于丞相；兄何故只怀去志？”公曰：“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刘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此。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出言如金石。辽曰：“倘玄德已弃世，公何所归乎？”公曰：“愿从于地下。”不负桃园同死之盟。辽知公终不可留，乃告退。回见曹操，具以实告。操叹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关公之义，能使奸雄心折。荀彧曰：“彼言立功方去，若不教彼立功，未必便去。”操然之。按住云长一边，以下再叙玄德一边。

却说玄德在袁绍处，旦夕烦恼。绍曰：“玄德何故常忧？”玄德曰：“二弟不知音耗，妻小陷于曹贼。玄德处处先说兄弟，后及妻小。上不能报国，下不能保家，安得不忧？”绍曰：“吾欲进兵赴许都久矣。方今春暖，正好兴兵。”便商议破曹之策。田丰谏曰：“前操攻徐州，许都空虚，不及此时进兵。今徐州已破，操兵方锐，未可轻敌。不如以久持之，待其有隙而后可动也。”田丰第一次不欲战，第二次欲战，今第三次又不欲战，随时通变，正与沮授不同。绍曰：“待我思之。”因问玄德曰：“田丰劝我固守，何如？”玄德曰：“曹操欺君之贼，明公若不讨之，恐失大义于天下。”玄德只以衣带诏为重。绍曰：“玄德之言甚善。”遂欲兴兵。田丰又谏，绍怒曰：“汝等弄文轻武，使我失大义！”田丰顿首曰：“若不听臣良言，出师不利。”绍大怒，欲斩之。玄德力劝，乃囚于狱中。不听其言，又辱其身。待士如此，安能胜操乎？沮授见田丰下狱，乃会其宗族，尽散家财，与之诀曰：“吾随军而去，

胜则威无不加，败则一身不保矣！”众皆下泪送之。与蹇叔哭师相似。

绍遣大将颜良作先锋，进攻白马。沮授谏曰：“颜良性狭，虽骁勇，不可独任。”绍曰：“吾之上将，非汝等可料。”大军进发至黎阳，东郡太守刘延告急许昌。曹操商议兴兵抵敌。关公闻知，遂入相府见操曰：“闻丞相起兵，某愿为前部。”只为欲去，故急欲立功。操曰：“未敢烦将军。早晚有事，当来相请。”关公乃退。操引兵十五万，分三队而行，于路又连接刘延告急文书。操先提五万军亲临白马，靠土山扎住。又是一座土山。遥望山前平川旷野之地，颜良前部精兵十万，排成阵势。操骇然，回顾吕布旧将宋宪曰：“吾闻汝乃吕布部下猛将，今可与颜良一战。”宋宪领诺，绰枪上马，直出阵前。颜良横刀立马于旗门下，见宋宪马至，良大喝一声，纵马来迎。战不三合，手起刀落，斩宋宪于阵前。曹操大惊曰：“真勇将也！”魏续曰：“杀我同伴，愿去报仇！”操许之。续上马持矛，径出阵前，大骂颜良。良更不打话，交马一合，照头一刀，劈魏续于马下。吕布之马，已为关公所骑；吕布之将，又为颜良所杀。操曰：“今谁敢当之？”徐晃应声而出，与颜良战二十合，败归本阵。写得颜良声势，越衬得云长声势，正与写华雄一样笔法。诸将栗然。

曹操收军，良亦引军退去。操见连折二将，心中忧闷。程昱曰：“某举一人，可敌颜良。”操问是谁，昱曰：“非关公不可。”操曰：“吾恐他立功便去。”昱曰：“刘备若在，必投袁绍。今若使云长破袁绍之兵，绍必疑刘备而杀之矣。备既死，云长又安往乎？”是直欲借云长之手以杀玄德也，昱之计亦谲矣哉！操大喜，遂差人去请关公。关公即入辞二嫂。二嫂曰：“叔今此去，可打听皇叔消息。”早为后回伏线。关公领诺而去，提青龙刀，上赤兔马，此关公第一次试马。○青龙、赤兔，正复成对。引从者数人，直至白马来见曹操。操叙说：“颜良连诛二将，勇不可当，特请云长商议。”关公曰：“容某观之。”操置酒相待。

忽报颜良搦战，操引关公上土山观看。操与关公坐，诸将环立。所谓以客礼相待。曹操指山下颜良排的阵势，旗帜鲜明，枪刀森布，严整有威，乃谓关公曰：“河北人马如此雄壮！”关公曰：“以吾观之，如土鸡瓦犬耳！”语殊趣。○鸡犬矣，又以土瓦为之，轻之殊甚。操又指曰：“麾盖之下，绣袍金甲，持刀立马者，乃颜良也。”关公举目一望，谓操曰：“吾观颜良，如插标卖首耳！”山前颜铺，出卖首级，不误主顾。○关公出语，亦甚风流。然则世之建虚名者，大半皆卖首之标矣。

操曰：“未可轻视。”夸奖颜良，正激怒关公。不用请他，却用激他，奸甚。关公起身曰：“某虽不才，愿去万军中取其首级，来献丞相。”张辽曰：“军中无戏言，云长不可忽也。”亦激他一句。关公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跑下土山来，凤目圆睁，蚕眉直竖，直冲彼阵，河北军如波开浪裂。关公径奔颜良。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冲来，方欲问时，关公赤兔马快，早已跑到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云长手起一刀，刺于马下。杀得出其不意，所以谓之刺也。忽地下马，割了颜良首级，拴于马项之下。插标卖首，今已被青龙刀买去矣。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描写神威，真如生龙活虎。河北兵将大惊，不战自乱，曹军乘势攻击，死者不可胜数，马匹器械，抢夺极多。关公纵马上山，众将尽皆称贺。公献首于操前。操曰：“将军真神人也！”关公曰：“某何足道哉！吾弟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既念其兄，又夸其弟，公固处处不忘兄弟也。○“探囊取物”与“插标卖首”，正映射成趣。○叙关公一边太热，觉翼德一边太冷，却从关公口中突然一提。操大惊，回顾左右曰：“今后如遇张翼德，不可轻敌。”令写于衣袍襟底以记之。为长坂桥伏笔。

却说颜良败军奔回，半路迎见袁绍，报说被赤面长须使大刀一勇将，不知其名，但言其状，在河北军士眼中口中，画出一关公。匹马入阵，斩颜良而去，因此大败。绍惊问曰：“此人是谁？”沮授曰：“此必是刘玄德之弟关云长也。”绍大怒，指玄德曰：“汝弟斩吾爱将，汝必通谋，留尔何用！”唤刀斧手推出玄德斩之。使袁绍此时果杀玄德，云长知之，必立誓报仇，务杀袁绍而后死。是既借云长之手以杀玄德，又借云长之手以杀袁绍也。程昱之计，真是可畏。正是：

初见方为座上客，
此日几同阶下囚。

未知玄德性命若何，且听下文分解。

[1] 说（shuì）：劝说别人听从自己的意见。此指劝降。

[2] 豫让“众人”、“国士”之论：春秋末晋人豫让为主人智伯报仇，欲行刺赵襄子，被赵襄子抓获。赵襄子责问豫让：“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中行氏吗？智伯把他们都消灭了，而你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托身为智伯的家臣。现在智伯已经死了，你为什么却如此急切地为他报仇呢？”豫让说：“我侍奉范氏、中行氏，他们都只把我当作一般人（众人）看待，所以我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他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

[3] 领诺：答应，应承。

[4] 荷：承蒙。

[5] 缉听：寻访打听。

[6] 落后：怠慢。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损兵折将 关云长挂印封金

今人见关公为汉寿亭侯，遂以“汉”为国号，而直称之曰“寿亭侯”，即博雅家亦时有此。此起于俗本演义之误也。俗本云：“曹瞞铸寿亭侯印貽公而不受，加以汉字而后受。”是齐东野人之语，读者不察，遂为所误。夫汉寿，地名也。亭侯，爵名也。汉有亭侯、乡侯、通侯之名，如孔愉为余不亭侯，钟繇为东武亭侯，玄德为宜城亭侯之类。《蜀志》：“大将军费祎会诸将于汉寿。”则汉寿亭侯犹言汉寿之亭侯耳，岂可去“汉”字而以“寿亭侯”为名耶？鸡笼山关庙内题主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之神。”本自了然。余则谓当于外额亦加一“汉”字，曰“汉汉寿亭侯之祠”，则人人洞晓矣。俗本之误，今依古本校正。

曹操弃粮与马以饵敌，损金与印以饵士。同一饵也，欲杀之则饵之，欲用之则亦饵之。然文丑为操所饵，关公必不为操所饵，操亦无可如何耳。

颜良之死，出其不意；文丑之死，则非出其不意也。使丑亦如龚都之以玄德消息告云长，则必不至于死。故公之刺颜良，或为颜良惜；公之诛文丑，更不得为文丑惜。关公之斩袁将者再，袁绍之欲杀玄德者亦再，玄德此时，其不死也间不容发，而关公陷于不知。直待见孙乾、遇龚都，而始知我之所以报曹操者，几至于杀玄德，则安得不流涕北顾、奋然而决去哉！即使曹操追公而杀之，公所不顾也；即袁绍仇公而杀之，亦公所不顾也。前之爱一死，所以全其嫂；今之轻一死，所以报其兄。观其“见兄一面，万死不辞”之语，真一字一血泪矣。

曹操一生奸伪，如鬼如蜮，忽然遇着堂堂正正、凛凛烈烈、皎若青天、明若白日之一人，亦自有“珠玉在前，觉吾形秽”之愧，遂不觉爱之敬之，不忍杀之。此非曹操之仁有以容纳关公，乃关公之义有以折服曹操耳。虽然，吾奇关公，亦奇曹操。以豪杰折服豪杰不奇，以豪杰折服奸雄则奇；以豪杰敬爱豪杰不奇，以奸雄敬爱豪杰则奇。夫豪杰而至折服奸雄，则是豪杰中有数之豪杰；奸雄而能敬爱豪杰，则是奸雄中有数之奸雄也。

人情未有不爱财与色者也；不爱财与色，未有不重爵与禄者也；不重爵与禄，未有不重人之推心置腹、折节敬礼者也。曹操所以驾驭人才，笼络英俊者，恃此数者已耳。是以张辽旧事吕布，徐晃旧事杨奉，贾诩旧事张绣，文聘旧事刘表，张郃乃袁绍之旧臣，庞德乃马超之旧将，无不弃故从新，乐为之死。独至关公，而心恋故主，坚如铁石。金银美女之赐，不足以移之；偏将军、汉寿亭侯之封，不足以动之；分庭抗礼、杯酒交欢之异数，不足以夺之：夫而后奸雄之术穷矣。奸雄之术既穷，始骇天壤间不受驾驭、不受笼络者，乃有如此之一人，即欲不吁嗟、景仰，安可得乎？

来得明白，去得明白。推斯志也，纵无二嫂之羁绊而孑然一身，亦必不给曹操而遁去也。明知袁绍为曹操之仇，而致书曹操明明说出，更不隐讳。不知兄在，则斩其将，既知兄在，则归其处，心事无不可对人言者。有人如此，安得不与日月争光！

却说袁绍欲斩玄德，玄德从容进曰：“明公只听一面之词，而绝向日之情耶？备自徐州失散，二弟云长未知存否。天下同貌者不少，岂赤面长须之人，即为关某也？明公何不察之？”此时云长尚在疑似之间，故玄德只说不是云长以解之。袁绍是个没主张的人，闻玄德之言，责沮授曰：“误听汝言，险杀好人。”第一次欲杀，被玄德躲过。遂仍请玄德上帐坐，议报颜良之仇，帐下一人应声而进曰：“颜良与我如兄弟，今被曹贼所杀，我安得不雪其恨？”玄德视其人，身長八尺，面如獬豸¹，乃河北名将文丑也。文丑之意，只在报颜良之仇，更不去打听关公消息，故卒为关公所杀也。袁绍大喜曰：“非汝不能报颜良之仇。吾与十万军兵，便渡黄河，追杀曹贼！”沮授曰：“不可。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乃为上策。若轻举渡河，设或有变，众皆不能还矣。”沮授分兵守险之说，亦与田丰相合。绍怒曰：“皆是汝等迟缓军心，迁延日月，有妨大事！岂不闻兵贵神速乎？”既知兵贵神速，何以前番两次不肯速战？沮授出，叹曰：“上盈其志，下移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济乎！”与田丰以杖击地之言，亦复相同。遂托疾不出议事。玄德曰：“备蒙大恩，无可报效，意欲与文将军同行，一者报明公之德，二者就探云长的实信。”玄德意只重在此句。绍喜，唤文丑与玄德同领前部。文丑曰：“刘玄德屡败之将，于军不利。既主公要他去时，某分三万军，教他为后部。”若使玄德在前，文丑不至于死。于是文丑自领七万军先行，令玄德引三万军随后。

且说曹操见云长斩了颜良，倍加钦敬，表奏朝廷，封云长为汉寿亭侯，汉寿地名，亭侯爵名。俗本此处多讹，今依古本削去。铸印送关

公。为后挂印张本。忽报：“袁绍又使大将文丑渡黄河，已据延津之上。”操乃先使人移徙居民于西河，然后自领兵迎之。传下将令：以后军为前军，以前军为后军，文丑与玄德分前、后军，曹操却以前军、后军互相倒转。粮草先行，军兵在后。诮诈得妙。吕虔曰：“粮草在先，军兵在后，何意也？”操曰：“粮草在后，多被剽掠，故令在前。”此是假话。虔曰：“倘遇敌军劫去，如之奈何？”操曰：“且待敌军到时，却又理会。”只不说明。虔心疑未决。操令粮食辎重沿河直至延津。操在后军，听得前军发喊，急教人看时，报说：“河北大将文丑兵至，我军皆弃粮草，四散奔走。后军又远，将如之何？”操以鞭指南阜曰：“此可暂避。”诮诈得妙。人马急奔土阜。操令军士皆解衣卸甲少歇，尽放其马。既弃粮，又弃马，真令人不测。文丑军掩至。众将曰：“贼至矣！可急收马匹，退回白马！”荀攸急止之曰：“此正可以饵敌，何故反退？”荀攸独知曹操之意。操急以目视荀攸而笑。攸知其意，不复言。曹操只不要说明。文丑军既得粮草军仗，又来抢马。军士不依队伍，自相杂乱。曹操却令军将一齐下土山击之，文丑军大乱。曹兵围裹将来，文丑挺身独战。军士自相践踏，文丑止遏不住，只得拨马回走。曹操能兵。操在土阜上指曰：“文丑为河北名将，谁可擒之？”张辽、徐晃飞马齐出，大叫：“文丑休走！”文丑回头见二将赶上，遂按住铁枪，拈弓搭箭，正射张辽。徐晃大叫：“贼将休放箭！”张辽低头急躲，一箭射中头盔，将簪缨射去。辽奋力再赶，坐下战马又被文丑一箭射中面颊，那马跪倒前蹄，张辽落地。文丑回马复来，徐晃急轮大斧，截住厮杀。只见文丑后面军马齐到，晃料敌不过，拨马而回，文丑沿河赶来。此亦先写文丑声势，以衬云长声势。忽见十馀骑马，旗号翩翩，一将当头提刀，飞马而来，乃关云长也，突如其来，与斩颜良时又自一样气色。大喝：“贼将休走！”与文丑交马。战不三合，文丑心怯，拨马绕河而走。关公马快，赶上文丑，脑后一刀，将文丑斩下马来。文丑此时若以玄德消息告关公，则不至于死矣。曹操在土阜上见关公砍了文丑，大驱人马掩杀。河北军大半落水，沮授言不可渡河，此处方验。粮草、马匹仍被曹操夺回。如垂棘之璧，屈产之乘。

云长引数骑东冲西突，正杀之间，刘玄德领三万军随后到。读者至此，必谓二人相会矣。前面哨马探知，报与玄德云：“今番又是红面长髯的斩了文丑。”但闻其形，未见其人。玄德慌忙骤马来看，隔河望见一簇人马，往来如飞，旗上写着“汉寿亭侯关云长”七字。但见其旗，不见其面。玄德暗谢天地曰：“原来吾弟果然在曹操处！”知其在曹而反喜者，信其必不降操也。欲待招呼相见，被曹兵大队拥来，只得收兵回去。此时宜必相见矣，而竟不相见。方喜在原之近，又恨陟冈之远。咫

尺天涯，为之一叹。

袁绍接应至官渡，下定寨栅。郭图、审配入见袁绍，说：“今番又是关某杀了文丑，刘备佯推不知。”袁绍大怒，骂曰：“大耳贼！焉敢如此！”少顷，玄德至，绍令推出斩之。读者至此，为玄德吃吓，又代关公吃吓。玄德曰：“某有何罪？”绍曰：“你故使汝弟又坏我一员大将，如何无罪？”玄德曰：“容伸一言而死。曹操素忌备，今知备在明公处，恐备助公，故特使云长诛杀二将，公知必怒。此借公之手而杀刘备也。愿明公思之。”程昱所言，不出玄德之料。袁绍曰：“玄德之言是也，汝等几使我受害贤之名。”第二番欲杀，又被玄德躲过。喝退左右，请玄德上帐而坐。玄德谢曰：“荷明公宽大之恩，无可补报。欲令一心腹人，持密书去见云长，使知刘备消息。彼必星夜来到，辅佐明公，共诛曹操，以报颜良、文丑之仇，若何？”前者云长尚在疑似之间，则玄德只言不是云长以解之；今者云长更无疑惑矣，则又言招来云长以解之。袁绍大喜曰：“吾得云长，胜颜良、文丑十倍也。”还记虎牢关前，盟主高坐而叱之否？玄德修下书札，未有人送去。此时不即寄去，又作一顿，妙。

绍令退军武阳，连营数十里，按兵不动。袁绍此番又是虎头蛇尾。操乃使夏侯惇领兵守住官渡隘口，自己班师回许都，大宴众官，贺云长之功，因谓吕虔曰：“昔日吾以粮草在前者，乃饵敌之计也，惟荀公达知吾心耳。”此时方才说明。众皆叹服。正饮宴间，忽报：“汝南有黄巾刘辟、龚都，甚是猖獗。曹洪累战不利，乞遣兵救之。”云长闻之，进曰：“关某愿施犬马之劳，破汝南贼寇。”惟其急欲归刘，故急欲报曹耳。操曰：“云长建立大功，未曾重酬，岂可复劳征进？”公曰：“关某久闲，必生疾病，愿再一行。”英雄语。玄德“髀肉复生”之叹，亦是此意。曹操壮之，点兵五万，使于禁、乐进为副将，次日便行。荀彧密谓操曰：“云长常有归刘之心，倘知消息必去，不可频令出征。”操曰：“今次取功，吾不复教临敌矣。”

且说云长领兵将近汝南，扎住营寨。当夜，营外拿了两个细作人来。云长视之，内中认得一人，乃孙乾也。来得突兀，出于意外。关公叱退左右，问乾曰：“公自溃散之后，一向踪迹不闻，今何为在此处？”乾曰：“某自逃难，飘泊汝南，幸得刘辟收留。孙乾一向踪迹，只用他口中一句叙出，极省笔。今将军为何在曹操处？未识甘、糜二夫人无恙否？”关公因将上项事细说一遍。乾曰：“近闻玄德公在袁绍处，欲往投之，未得其便。今刘、龚二人归顺袁绍，相助攻曹。天幸得将军到

此，因特令小军引路，教某为细作^[2]，来报将军。来日二人当虚败一阵，公可速引二夫人投袁绍处，与玄德公相见。”玄德寄书未到，孙乾相见在前。云长欲知乃兄消息，不从河北知之，却从汝南知之，皆出意外。关公曰：“既兄在袁绍处，吾必星夜而往。但恨吾斩绍二将，恐今事变矣。”恐事变者，非恐袁绍杀己也，恐因此而玄德又不在袁绍处耳。乾曰：“某当先往探彼虚实，再来报将军。”亦探玄德尚在袁绍处与否也。○为后文途中报言伏笔。公曰：“吾见兄长一面，虽万死不辞。言兄长果然在袁绍处，则绍虽欲杀我，亦必往也。今回许昌，便辞曹操也。”当夜密送孙乾去了。

次日，关公引兵出，龚都披挂出阵。关公曰：“汝等何故背反朝廷？”都曰：“汝乃背主之人，何反责我？”关公曰：“我为何背主？”都曰：“刘玄德在袁本初处，汝却从曹操，何也？”孙乾在营中密语，龚都在阵上明言。○为后文军士报二夫人张本。关公更不打话，拍马舞刀向前，龚都便走，关公赶上，都回身告关公曰：“故主之恩，不可忘也。公当速进，我让汝南。”让汝南者，欲其立功报曹，以便速去耳。关公会意，驱军掩杀。刘、龚二人佯输诈败，四散去了。云长夺得州县，安民已定，班师回许昌。曹操出郭迎接，赏劳军士。宴罢，云长回家，参拜二嫂于门外。甘夫人曰：“叔叔两番出军，可知皇叔音信否？”公答曰：“未也。”此时不即实告，是精细处。关公退，二夫人于门内痛哭，曰：“想皇叔休矣！二叔恐我姊妹烦恼，故隐而不言。”将闻喜信，反先痛哭，叙事至此，又复一顿。

正哭间，有一随行老军听得哭声不绝，于门外告曰：“夫人休哭，主人现在河北袁绍处。”不用关公说知，却用军人报信，事曲而文亦曲。夫人曰：“汝何由知之？”军曰：“跟关将军出征，有人在阵上说来。”应龚都语。夫人急召云长，责之曰：“皇叔未尝负汝，汝今受曹操之恩，顿忘旧日之义，不以实情告我，何也？”关公顿首曰：“兄今委实在河北，未敢教嫂嫂知者，恐有泄漏也。恐有泄漏者，公意曹操不知玄德在河北耳，岂知操固与程昱筹之熟耳。事须缓图，不可欲速。”为欲待孙乾回报也，却又不说明，妙。甘夫人曰：“叔宜上紧。”公退，寻思去计，坐立不安。

原来于禁探知刘备在河北，报与曹操。公则必待孙乾报而后知，操岂待于禁报而后知耶？操令张辽来探关公意。关公正闷坐，张辽入贺曰：“闻兄在阵上知玄德音信，特来贺喜。”公方欲秘之，而辽已明言之，妙。关公曰：“故主虽在，未得一见，何喜之有？”辽既明言，公即

不隐讳。辽曰：“兄与玄德交，比弟与兄交何如？”公曰：“我与兄，朋友之交也。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又君臣者也，岂可共论乎？”看他轻重较然，只二语中，已备五伦之三矣。辽曰：“今玄德在河北，兄往从否？”关公曰：“昔日之言，安肯背之？文远须为我致意丞相。”直心口快。张辽将关公之言回告曹操，操曰：“吾自有计留之。”恐亦无甚妙计矣。

且说关公正寻思间，忽报有故人相访。读者至此，必谓孙乾有信至矣。及请入，却不相识。奇。关公问曰：“公何人也？”答曰：“某乃袁绍部下南阳陈震也。”关公大惊，急退左右，问曰：“先生此来，必有所为？”震出书一缄，递与关公。公视之，乃玄德书也。玄德寄书人直至此处方来，来得突兀，出人意外。其略云：

备与足下自桃园缔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相违，割恩断义？君必欲取功名、图富贵，愿献备首级以成全功。两番几被袁绍所杀，故言之激如此。书不尽言，死待来命。

关公看书毕，大哭曰：不得不哭。“某非不欲寻兄，奈不知所在也，安肯图富贵而背旧盟乎？”既得此书，则知玄德尚在袁绍处，不必待孙乾回报。而公之去，更不容缓矣。震曰：“玄德望公甚切，公既不背旧盟，宜速往见。”关公曰：“人生天地间，无终始者，非君子也。吾来时明白，去时不可不明白。明明白白，是公一生过人处。今吾作书，烦公先达知兄长，容某辞却曹公，奉二嫂来相见。”震曰：“倘曹操不允，为之奈何？”陈震之意，公不告而竟去。公为人明白，则必告而后去。公曰：“吾宁死，岂肯久留于此！”言不死则必告，不去则必死也。震曰：“公速作回书，免致刘使君悬望。”关公写书答云：

窃闻义不负心，忠不顾死。自幼读书，粗知礼义。观羊角哀、左伯桃之事^[3]，未尝不三叹而流涕也。前守下邳，内无积粟，外无援兵，欲即效死，奈有二嫂之重，未敢断首捐躯，致负所托，故尔暂且羁身，冀图后会。近至汝南，方知兄信，即当面辞曹公，奉二嫂归。但怀异心，神人共戮。披肝沥胆，笔楮难穷。瞻拜有期，伏惟照鉴。玄德来书，从关公眼中看出；关公答书，却从关公笔下写出，叙得参差有致。

陈震得书自回。

关公入内告知二嫂，随即至相府拜辞曹操。操知来意，乃悬回避牌于门。操所谓有计留之者，别无他计，只是一个不肯相见耳。关公怏怏

而回。命旧日跟随人役，收拾车马，早晚伺候；吩咐宅中所有原赐之物，尽皆留下，分毫不可带去。一尘不染，澄然以清。次日，再往相府辞谢，门首又挂回避牌。操此时留公之计亦穷矣。关公一连去了数次，皆不得见，省笔。乃往张辽家相探，欲言其事，辽亦托疾不出。此想亦曹操之故也。关公思曰：“此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我去志已决，岂可复留！”即写书一封，辞谢曹操。书略曰：

羽少事皇叔，誓同生死；皇天后土，实闻斯言。前者下邳失守，所请三事，已蒙恩诺。今探知故主见在袁绍军中，明明说出，更不隐讳。回思昔日之盟，岂容违背？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兹特奉书告辞，伏惟照察。其有馀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为后文华容道伏线。

写毕封固，差人去相府投递；一面将累次所受金银，一一封置库中，悬汉寿亭侯印于堂上，封金挂印，至今传为千古美谈。请二夫人上车。关公上赤兔马，手提青龙刀，率领旧日跟随人役，护送车仗，径出北门。果于去，勇于去，更不踌躇疑沮于其去。门吏挡之，关公怒目横刀，大喝一声，门吏皆退避。先为五关斩将作一引。关公既出门，谓从者曰：“汝等护送车仗先行，但有追赶者，吾自当之，勿得惊动二位夫人。”从者推车，望官道进发。

却说曹操正论关公之事未定，左右报关公呈书。操即看毕，大惊曰：“云长去矣！”四字有无限爱惜、无限嗟呀之意。○曹操见书是第一段。忽北门守将飞报：“关公夺门而去，车仗鞍马二十余人，人数在北门守将口中补出。皆望北行。”北门守将来报是第二段。又关公宅中人来报说：“关公尽封所赐金银等物，美女十人，另居内室。此句又于关公宅中人口内补出。其汉寿亭侯印，悬于堂上。丞相所拨人役，皆不带去，只带原跟从人及随身行李，出北门去了。”关公宅中人来报是第三段。只关公一去，用三段文字以描写之。来得昂藏，去亦去得英烈。众皆愕然。一将挺身出曰：“某愿将铁骑三千，去生擒关某，献与丞相！”众视之，乃将军蔡阳也。预为后文斩蔡阳伏笔。正是：

欲离万丈蛟龙穴，
又遇三千狼虎兵。

蔡阳要赶关公，毕竟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1] 獬豸（xiè zhì）：传说中的异兽。一角，能辨曲直，见人相斗，则以角触邪恶无理者。古人视为祥物。

[2] 细作：暗探，间谍。

[3] 羊角哀、左伯桃之事：战国时，燕国人羊角哀和左伯桃同往楚国求官。途中忽遇风雪，盘费用尽，仅够一人生存，左伯桃将银两、食物悉数留给了羊角哀，让他前往楚国，自己留此等候。羊角哀至楚国做了上大夫，后回去寻找左伯桃，而左已因冻饿死在树洞中，羊角哀遂拔剑自刎，以报答左伯桃。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汉寿侯五关斩六将

吾读此回而叹曹操之义，又未尝不叹曹操之奸也。其于关公之去，赠金、赠袍，亲自送行，而独吝一纸文凭，不即给与。使关公而死于卞喜之伏兵，或死于王植之纵火，则操必曰：“非我也，守关将吏也。”已则居爱贤之名，而但责将吏以误杀之罪，斯其奸不已甚欤！以小人而行君子之事，则虽似君子，而终怀小人之心。今人但见“各为其主”之语，便啧啧曹操不置，可谓不知乌之雌雄矣。

文有伏线之妙。荥阳城中之事，先于东岭关前伏线，此即伏于一回之内者也；玉泉山顶之事，早于镇国寺中伏线，此伏于数十回之前者也。其间一传家信，一叙乡情，闲闲冷冷，极没要紧处却是极要紧处。如此叙事，虽龙门复生，无以过之。

关公斩蔡阳在后回，而此回先有蔡阳欲赶关公一段文字，廖化归关公尚隔十数回，而此回先有廖化救二夫人一段文字，皆所谓隔年下种者也。至于关公，行色匆匆，途中所历，忽然遇一少年，忽然遇一老人，忽然遇一强盗，忽然遇一和尚，点缀生波，殊不寂寞。天然有此妙事，助成此等妙文。若但过一关杀一将，五处关隘一味杀去，有何意趣？

自二十五回至此，皆为云长立传，而玄德、翼德两边，未免冷淡。乃于白马之役，忽有翼德探囊取物一语，文中虽无翼德，而翼德之威灵如见。至于玄德行藏，或在袁绍一边致书，或在关公一边接柬，或在龚都阵上口传，或在孙乾途中备述。处处提照出来，更不疏漏，真叙事妙品。

关公此行，其难有三：保二嫂车仗而行，必须缓辔相随，非比独行可以驰骋，虽有千里马，无所用之，一难也；自许昌而出，关隘重重，非止一处两处，可以侥幸而越，二难也；又所投之处乃曹操之仇，守关将士防御甚严，非比别处可以通融，三难也。有此三难，卒能脱然而去，虽邀天幸，实仗神威。总之，志不决，虽易者亦难；志既决，虽难者亦易耳。

五关斩将，非关公意也，观其不杀刘延可见矣。延虽不肯借船，而不敢拒公，则公竟舍之而不杀。推此而论，使胡班救公之后，王植不追，公亦何必索植而杀之乎。其余或以力敌，或以计害，皆不得已而杀之耳。故曰非公意也。

却说曹操部下诸将中，自张辽而外，只有徐晃与云长交厚，其余亦皆敬服。独蔡阳不服关公，故今日闻其去，欲往追之。操曰：“不忘故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操视诸将中未尝有此人。遂叱退蔡阳，不令去赶。程昱曰：“丞相待关某甚厚，今彼不辞而去，乱言片楮^[4]，冒渎钧威，其罪大矣。若纵之使归袁绍，是与虎添翼也。不若追而杀之，以绝后患。”又是一个要赶的。操曰：“吾昔已许之，岂可失信？彼各为其主，勿追也。”袁绍欲杀玄德，而曹操不追关公。有始有终，是曹操高袁绍一头地。因谓张辽曰：“云长封金挂印，财贿不以动其心，爵禄不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敬之。操所以饵人者，不过财贿、爵禄耳。今二者不足以动关公，操安得不敬。想他去此不远，我一发结识他做个人情。汝可先去请住他，待我与他送行，更以路费征袍赠之，使为后日纪念。”既不追之，则必饯之，索性加厚一倍。有心人算计，往往如此。张辽领命，单骑先往。曹操引数十骑随后而来。

却说云长所骑赤兔马，日行千里，本是赶不上，因欲护送车仗，不敢纵马，按辔徐行。忽听背后有人大叫：“云长且慢行！”公此时必谓追兵至矣。回头视之，见张辽拍马而至。尊恙已愈乎？关公教车仗从人，只管望大路紧行，为后被劫伏笔。自己勒住赤兔马，按定青龙刀，问曰：“文远莫非欲追我回乎？”辽曰：“非也。丞相知兄远行，欲来相送，特先使我请住台驾，别无他意。”关公曰：“便是丞相铁骑来，吾愿决一死战！”其言刚甚。遂立马于桥上望之。见曹操引数十骑，飞奔前来，背后乃是许褚、徐晃、于禁、李典之辈。操见关公横刀立马于桥上，此时何不挂回避牌？恐关公此时，反急欲回避矣。令诸将勒住马匹，左右摆开。关公见众人手中皆无军器，方始放心。操曰：“云长行何太速？”关公于马上欠身答曰：“关某前曾稟过丞相，今故主在河北，不由某不急去。累次造府，不得参见，故拜书告辞，封金挂印，纳还丞相，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言简而意尽。操曰：“吾欲取信于天下，安肯有负前言？恐将军途中乏用，特具路资相送。”一将便从马上托过黄金一盘。关公曰：“累蒙恩赐，尚有馀资。留此黄金，以赏将士。”其人光明，其言磊落。操曰：“特以少酬大功于万一，何必推辞？”关公曰：“区区微劳，何足挂齿。”操笑曰：“云长天下义士，恨吾福薄，不得相留。自叹缘慳分浅，乃爱极慕极之语。锦袍一领，略表寸心。”令

一将下马，双手捧袍过来。云长恐有他变，不敢下马，精细。用青龙刀尖挑锦袍披于身上，勒马回头称谢曰：“蒙丞相赐袍，异日更得相会。”须贾以绋袍而得以不死，则曹操袍可留异日华容道一命矣。遂下桥望北而去。操甚殷殷，公甚落落；操甚款款，公甚匆匆。许褚曰：“此人无礼太甚，何不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骑，吾数十余人，安得不疑？代为之解。吾言既出，不可追也。”又自为解。曹操自引众将回城，于路叹想云长不已。见如此人，安得不惜别？

不说曹操自回。且说关公来赶车仗。约行三十里，却只不见。不知读者至此，必疑是曹操使人截去矣。云长心慌，纵马四下寻之。忽见山头一人，高叫：“关将军且住！”与张辽背后相呼正复相似，不知者读自此，又疑是曹操使人来留公矣。关公举目视之，只见一少年黄巾锦衣，持枪跨马，马项下悬着首级一颗，引百馀步卒飞奔前来。奇。公问曰：“汝何人也？”少年弃枪下马，拜伏于地。云长恐是诈，精细。勒马持刀问曰：“壮士愿通姓名？”答曰：“吾本襄阳人，姓廖，名化，字元俭。因世乱流落江湖，聚众五百余人，劫掠为生。恰才同伴杜远下山巡哨，误将两夫人劫掠上山。吾问从者，知是大汉刘皇叔夫人，且闻将军护送在此，吾即欲送下山来。杜远出言不逊，被某杀之，今献头与将军请罪。”此事只在廖化口中叙出，省笔。关公曰：“二夫人何在？”化曰：“现在山中。”关公教急取下山。不移时^[2]，百余人簇拥车仗前来，关公下马停刀，叉手于车前问候曰：“二嫂受惊否？”二夫人曰：“若非廖将军保全，已被杜远所辱。”又在二夫人口中略述一遍。关公问左右曰：“廖化怎生救夫人？”左右曰：“杜远劫上山去，就要与廖化各分一人为妻。廖化问起根由，好生拜敬，杜远不从，已被廖化杀了。”又在左右口中详述一遍。关公听言，乃拜谢廖化。廖化欲以部下人送关公，关公寻思：“此人终是黄巾馀党，未可作伴。”乃谢却之。精细。廖化又拜送金帛，关公亦不受。丞相之金且不受，况强盗之金乎？然不受丞相之金、亦不受强盗之金者，其视丞相之金与强盗之金无以异也。廖化拜别，自引人伴投山谷中去了。廖化终从关公，而此处不即相从合而暂离，遥为后文伏线，妙。

云长将曹操赠袍事告知二嫂，催促车仗前行。至天晚，投一村庄安歇。庄主出迎，须发皆白，问曰：“将军姓甚名谁？”关公施礼曰：“吾乃刘玄德之弟关某也。”老人曰：“莫非斩颜良、文丑的关公否？”二人为河北名将，而公能杀之，则杀名将者之为名将，其名更着矣。○前卷事又从老人口中一提。公曰：“便是。”老人大惊，便请入庄。关公曰：“车上还有二位夫人。”老人便唤妻女出迎。二夫人至草堂上，关公

叉手立于二夫人之侧。老人请公坐，公曰：“尊嫂在上，安敢就坐！”极似范蠡在石室中光景。老人乃令妻女请二夫人入内室款待，自于草堂款待关公。关公问老人姓名，老人曰：“吾姓胡，名华。桓帝时曾为议郎，致仕归乡^[3]。今有小儿胡班，在荥阳太守王植部下为从事。将军若从此处经过，某有一书寄与小儿。”未至第一关，先为第四关脱难伏线，妙。关公允诺。次日早膳毕，请二嫂上车，取了胡华书信，相别而行，取路投洛阳来。

前至一关，名东岭关。第一关。把关将姓孔，名秀，引五百军兵在岭上把守。当日关公押车仗上岭，军士报知孔秀，秀出关来迎。关公下马，与孔秀施礼。秀曰：“将军何往？”公曰：“某辞丞相，特往河北寻兄。”秀曰：“河北袁绍，正是丞相对头。将军此去，必有丞相文凭。”前曹操送行，赠金、赠袍，而不与以文凭，是不留而留，送而不送也。公曰：“因行期慌迫，不曾讨得。”不说曹操不给，只说自己不讨。秀曰：“既无文凭，待我差人禀过丞相，方可放行。”关公曰：“待去禀时，须误了我行程。”秀曰：“法度所拘，不得不如此。”关公曰：“汝不容我过关乎？”其语渐硬。秀曰：“汝要过去，留下老小为质。”此言无礼。关公大怒，不得不怒。举刀就杀孔秀。秀退入关去，鸣鼓聚军，披挂上马，杀下关来，大喝曰：“汝敢过去么？”关公约退车仗，纵马提刀，竟不打话，直取孔秀，秀挺枪来迎。两马相交，只一合，钢刀起处，孔秀尸横马下。孔秀前恭后倨，关公亦先礼后兵。○斩却一将。众军便走。关公曰：“军士休走。吾杀孔秀，不得已也，可见五关斩将，原非关本意。与汝等无干。借汝众军之口，传语曹丞相，言孔秀欲害我，我故杀之。”恺切周至之极。众军俱拜于马前。关公即请二夫人车仗出关，望洛阳进发。第二关。

早有军士报知洛阳太守韩福。韩福急聚众将商议。牙将孟坦曰：“既无丞相文凭，即系私行。若不阻挡，必有罪责。”畏曹操，故不畏关公。韩福曰：“关公英勇，颜良、文丑俱为所杀。又将杀颜良、文丑一提。今不可力敌，只须设计擒之。”孟坦曰：“某有一计：先将鹿角拦定关口，待他到时，小将引兵和他交锋，佯败诱他来追。公可用暗箭射之。若关某坠马，即擒解许都，必得重赏。”既欲免罪，又伏贪赏。商议停当，人报关公车仗已到。韩福弯弓插箭，引一千人马摆列关口，问：“来者何人？”关公马上欠身言曰：“吾汉寿亭侯关某，敢借过路。”韩福曰：“有曹丞相文凭否？”已知其无，却又假问。关公曰：“事冗不曾讨得。”韩福曰：“吾奉丞相钧命，镇守此地，专一盘诘往来奸细。若无文凭，即系逃窜。”关公怒曰：“东岭孔秀，已被吾杀，汝亦欲

寻死耶？”韩福曰：“谁人与我擒之？”孟坦出马，轮双刀来取关公。关公约退车仗，拍马来迎。孟坦战不三合，拨回马便走。关公赶来。孟坦只指望引诱关公，不想关公马快，早已赶上，只一刀砍为两段。斩却二将。关公勒马回来，韩福闪在门首，尽力放了一箭，正射中关公左臂。公用口拔出箭，血流不住，飞马径奔韩福，冲散众军。韩福急走不迭，关公手起刀落，带头连肩斩于马下。此头与肩，足以报吾臂之恨矣。○斩却三将。杀散众军，保护车仗。

关公割帛束住箭伤，于路恐人暗算，不敢久住，连夜投沂水关来。第三关。把关将乃并州人氏，姓卞，名喜，善使流星锤，原是黄巾馀党，廖化是强盗馀党，卞喜亦是强盗馀党。乃既做官之强盗，反不若未做官之强盗能识好人也。后投曹操，拨来守关。当下闻知关公将到，寻思一计，就关前镇国寺中，埋伏下刀斧手二百余人，诱关公至寺，约击盂为号，欲图相害。在佛地上谋杀好人，是强盗所为，然未必非和尚所为也。安排已定，出关迎接关公。公见卞喜来迎，便下马相见。喜曰：“将军名震天下，谁不敬仰！今归皇叔，足见忠义！”小人欺君子，偏能为君子之言。关公诉说斩孔秀、韩福之事。卞喜曰：“将军杀之是也。某见丞相，代禀衷曲。”言之太甘，其中必苦。关公甚喜，同上马过了沂水关，到镇国寺前下马。众僧鸣钟出迎。原来那镇国寺乃汉明帝御前香火院，本寺有僧三十余人。内有一僧，却是关公同乡人，法名普静。当下普静已知其意，向前与关公问讯，胡班救关公，却于胡华家先期伏线；普静救关公，即在镇国寺当日相逢。曰：“将军离蒲东几年矣？”关公曰：“将及二十年矣。”普静曰：“还认得贫僧否？”虽然当日相逢，却叙昔年旧识，然则伏线又在二十年之前。公曰：“离乡多年，不能相识。”普静曰：“贫僧家与将军家只隔一条河。”离乡人好与同乡人言乡，出家人亦与俗家人言家。意中欲报极要紧的事，口中却说没要紧的话。卞喜见普静叙出乡里之情，恐有走泄，乃叱之曰：“吾欲请将军赴宴，汝僧人何得多言！”关公曰：“不然。乡人相遇，安得不叙旧情耶？”不是“逢僧话”，却是叙乡情；不是“浮生半日闲”，却是旅况几年阔。如借《西湘》曲者，不是“随喜到”，却是“望蒲东”耳。普静请关公方丈待茶^[4]。关公曰：“二位夫人在车上，可先献茶。”普静教取茶先奉夫人，然后请关公入方丈。普静以手举所佩戒刀，以目视关公，此僧大通，是慧明不是法聪。公会意，命左右持刀紧随。卞喜请关公于法堂筵席。关公曰：“卞君请关某，是好意，还是歹意？”卞喜未及回言，关公早望见壁衣中有刀斧手^[5]，乃大喝卞喜曰：“吾以汝为好人，安敢如此！”卞喜知事泄，大叫：“左右下手！”左右方欲动手，皆被关公拔剑砍之。卞喜下堂，绕廊而走，关公弃剑，执大刀来赶。卞喜暗取飞锤，

掷打关公。关公用刀隔开锤，赶将入去，一刀劈卞喜为两段。要在佛地上杀好人是真强盗，能在佛地上杀歹人是真菩萨。○斩却四将。随即回身来看二嫂，早有军人围住，见关公来，四下奔走。关公赶散，谢普静曰：“若非吾师，已被此贼害矣。”救关公者普静，杀卞喜者亦普静。杀之而当，杀即生也。此僧可谓深通佛法。普静曰：“贫僧此处难容，收拾衣钵，亦往他处云游也。后会有期，将军保重。”早为玉泉山伏线。关公称谢，护送车仗，往荥阳进发。第四关。

荥阳太守王植，却与韩福是两亲家。闻得关公杀了韩福，商议欲暗害关公，关公念兄恩，王植重姻谊，闲闲相对。乃使人守住关口。待关公到时，王植出关，喜笑相迎。关公诉说寻兄之事，植曰：“将军于路驱驰，夫人车上劳困，且请入城，馆驿中暂歇一宵，来日登途未迟。”与卞喜一样弱法。关公见王植意甚殷勤，遂请二嫂入城。馆驿中皆铺陈了当。王植请公赴宴，公辞不往，前赴卞喜席，今遂不赴王植席，足见精细。植使人送筵席至馆驿。关公因于路辛苦，请二嫂晚膳毕，就正房歇定。遂吩咐从者各自安歇，饱喂马匹。关公亦解甲憩息。

却说王植密唤从事胡班听令曰：“关某背丞相而逃，又于路杀太守并守关将校，死罪不轻。此人武勇难敌，汝今晚点一千军围住馆驿，一人一个火把，待三更时分，一齐放火，不问是谁，尽皆烧死。不用壁中刀斧，却用门外火把。一在日里，一在夜间。吾亦自引军接应。”为后追赶关公张本。胡班领命，便点起军士，密将干柴引火之物搬于馆驿门首，约时举事。胡班寻思：“我久闻关云长之名，不识如何模样，试往窥之。”乃至驿中，问驿吏曰：“关将军在何处？”答曰：“正厅上观书者是也。”胡班潜至厅前，见关公左手绰髯，于灯下凭几看书。写得如画。班见了，失声叹曰：“真天人也！”不特其人可敬，其貌亦可敬。公问何人，胡班入拜曰：“荥阳太守部下从事胡班。”关公曰：“莫非许都城外胡华之子否？”班曰：“然也。”公唤从者于行李中取书付班。普静叙乡情，胡班见家信，又闲闲相对。班看毕，叹曰：“险些误杀忠良！”遂密告曰：“王植心怀不仁，欲害将军，暗令人四面围住馆驿，约于三更放火。今某当先去开了城门，将军急收拾出城。”方信胡华寄书不是闲文。关公大惊，忙披挂提刀上马，请二嫂上车，尽出馆驿。果见军士各执火把听候。关公急来到城边，只见城门已开。关公催车仗急急出城。胡班还去放火。前是王植赚关公，此则胡班赚王植矣。关公行不到数里，背后火把照耀，人马赶来，来送命了。当先王植大叫：“关某休走！”关公勒马，大骂：“匹夫！我与你无仇，如何令人放火烧我？”王植拍马挺枪，径奔关公，被关公拦腰一刀，砍为两段，斩却五

将。人马都赶散。关公催车仗速行，于路感胡班不已。为后文胡班归蜀伏笔。

行至滑州界首，有人报与刘延，延引数十骑出郭而迎。关公马上欠身而言曰：“太守别来无恙！”照应白马之役。延曰：“公今欲何往？”公曰：“辞了丞相，去寻家兄。”延曰：“玄德在袁绍处，绍乃丞相仇人，如何容公去？”公曰：“昔日曾言定来。”延曰：“今黄河渡口关隘，夏侯惇部将秦琪据守，恐不容将军过渡。”先报一信。公曰：“太守应付船只若何？”延曰：“船只虽有，不敢应付。”无用之人。公曰：“我前者诛颜良、文丑，亦曾与足下解厄，又在关公口中将前事一提。今日求一渡船而不与，何也？”延曰：“只恐夏侯惇知之，必然罪我。”无用之人。关公知刘延无用之人，遂自催车仗前进。有杀有不杀，妙甚。若逢人便杀，便不成关公矣。到黄河渡口，第五关。秦琪引军出，问：“来者何人？”关公曰：“汉寿亭侯关某也。”琪曰：“今欲何往？”关公曰：“欲投河北去寻兄长刘玄德，敬来借渡。”琪曰：“丞相公文何在？”公曰：“吾不受丞相节制，有甚公文！”前托言事冗行忙，此则竟说不受节制，更是直捷痛快。琪曰：“吾奉夏侯将军将令，守把关隘，你便插翅，也飞不过去！”关公大怒曰：“你知我于路斩戮拦截者乎？”琪曰：“你只杀得无名下将，敢杀我么？”关公怒曰：“汝比颜良、文丑若何？”又将前事一提。秦琪大怒，纵马提刀，直取关公。二马相交，只一合，关公刀起，秦琪头落。斩却六将。关公曰：“当吾者已死，余人不必惊走。速备船只，送我渡河。”军士急撑舟傍岸。关公请二嫂上船渡河。渡过黄河，便是袁绍地方。关公所历关隘五处，斩将六员。将行程图总结一笔，斩将账总算一盘。后人诗叹曰：

挂印封金辞汉相，
寻兄遥望远途还。
马骑赤兔行千里，
刀偃青龙出五关。
忠义慨然冲宇宙，
英雄从此震江山。
独行斩将应无敌，
今古留题翰墨间。

关公于马上自叹曰：“吾非欲沿途杀人，奈事不得已也。曹公知之，必以我为负恩之人矣。”观公此语，知日后华容道相遇，定然不杀。

正行间，忽见一骑自北而来，大叫：“云长少住！”关公勒马视之，

乃孙乾也。孙乾至此方来，来得突兀，亦来得凑巧。关公曰：“自汝南相别，一向消息若何？”乾曰：“刘辟、龚都自将军回兵之后，复夺了汝南，此事只在孙乾口中补出，好。遣某往河北结好袁绍，请玄德同谋破曹之计。不想河北将士各相妒忌，田丰尚囚狱中，沮授黜退不用，审配、郭图各自争权，袁绍多疑，主持不定。某与刘皇叔商议，先求脱身之计，今皇叔已往汝南会合刘辟去了。此回叙关公一边，十分热闹，放下玄德一边，未免冷落。今就孙乾口中，将河北事细述一遍，笔法又密又省。恐将军不知，反到袁绍处，或为所害，特遣某于路迎接将来。幸于此得见！将军可速往汝南，与皇叔相会。”陈震致书，在孙乾未知之前；孙乾报信，又在关公已行之后。叙得参差历落。关公教孙乾拜见夫人。写得周至。夫人问其动静，孙乾备说：“袁绍二次欲斩皇叔，前孙乾在汝南时未说此事，故至此方言。今幸脱身往汝南去了。夫人可与云长到此相会。”二夫人皆掩面垂泪。写得入情。关公依言，不投河北去，径取汝南来。本赴河北，忽转汝南。只因古人踪迹无常，遂使后人文字变幻。正行之间，背后尘埃起处，一彪人马赶来，当先夏侯惇大叫：“关某休走！”正是：

六将阻关徒受死，
一军拦路复争锋。

毕竟关公怎生脱身，且听下文分解。

[1] 片楮（chǔ）：片纸。

[2] 移时：经历一段时间。

[3] 致仕：因年老辞去官职，退休。

[4] 方丈：指僧尼长老、住持的居室。

[5] 壁衣：装饰墙壁的帷幕，用织锦或布帛做成。

第二十八回

斩蔡阳兄弟释疑 会古城主臣聚义

曹操于关公之行，不使人导之出疆者，阳美其大义而阴忌其归刘，故听彼自往。若其于路阻截而复回，则是不留之留也。若其中途为人所害而死，则是不杀之杀也。迨至斩关而出，渡过黄河，当此之时，留之不可，杀之不得也。于是又恐不见了自己人情，然后令人赍送文凭以示恩厚。斯其设心，不大可见乎？文凭之送，不送于需用文凭之时，而送于不必用文凭之后。读书者至此，慎勿被曹操瞒过也。

关公既遇廖化，又遇周仓。廖化是黄巾，周仓亦是黄巾。化之从公后于仓，而仓之慕公切于化。夫使仓而不与公遇，不过绿林一豪客耳。今日立厢绘像，仓得捧大刀立于公之侧，竟附公以并垂不朽。可见人贵改图，士贵择主。虽失足萑苻，未尝不可以更新；而单身作仆，胜似拥喽啰称大王也。

人但知“降汉不降曹”为云长大节，而不知大节如翼德殆视云长而更烈也。云长辨汉与曹甚明，翼德辨汉与曹又甚明。操为汉贼，则从汉贼者亦汉贼。彼误以关公为降曹，故骂曹操并骂关公，而桃园旧好所不暇顾矣。盖有君臣，然后有兄弟。君臣之义乖，即兄弟之义亦绝。衣带诏之公愤为重，而桃园之私盟为轻。推斯志也，使翼德而处土山之围，宁蹈白刃而死，岂肯权宜变通，姑与曹操周旋乎哉！翼德生平最怒吕布，以其灭伦绝理，故一见便呼为“三姓家奴”，而嗣后屡欲杀之，其怒曹操，亦犹是耳。恶吕布以正父子之伦，恶曹操以正君臣之礼，如翼德者，斯可谓之真孝子，斯可谓之真忠臣。

翼德失徐州，而云长责之；云长寄许都，而翼德责之。能如此以义相责，方是好兄弟。每怪今人好立朋党，一缔私盟，便互相遮护，虽有大过，不嫌其非。此以水济水耳，岂所称“和而不同”之君子乎？

玄德之于关公也，隔河望见旗帜而以手加额；翼德之于关公也，古城觐面相逢而绰枪欲战。一兄一弟，何其不同如此哉？曰：既不降曹，而何以在曹？此翼德所以责关公者也。知其身虽在曹，而必不降曹，此

玄德所以信关公者也。观弟之责其兄，则能为翼德之兄者，固自不易；
观兄之信其弟，则能为云长之主者，大非偶然矣。

只因关公以弟寻兄、以叔保嫂，遂引出一派亲戚来：胡华与胡班为父子；韩福与王植为姻家；蔡阳与秦琪为甥舅。不唯各主其主，又复各亲其亲矣。至于不杀郭常之子，以存人祀；收养关定之子，以立己嗣。关公父子是初相见，桃园兄弟是重会合，玄德夫妇是再团圆。合前回与此回，殆共成一篇亲亲文字云。

玄德在许都听满宠报信，但知公孙瓒下落，不知赵子龙下落，令人郁郁不快。关公在汝南见孙乾报信，但知玄德下落，并不提起张翼德下落，又令人郁郁不快。今至此回，不约而同，不期而会，不特当日见者快然，即今日读者亦为之快然矣。由前而观，则桃园为初聚义，古城为再聚义。由后而观，则南阳会诸葛方为大聚义，古城合子龙为小聚义也。

刘、关、张三人两番聚散：一散于吕布之攻小沛，再散于曹操之攻徐州。而玄德则前投曹操，后投袁绍；关公则前在东海，后在许都；翼德则两次俱在芒砀山中。乃叙事者于前之散也，略关、张而独详玄德；于后之散也，则略翼德，稍详玄德，而独甚详关公。所以然者，三面之事，不能并时同叙，故取其事之长者而备载焉，取其事之短者而简括焉。史迁笔法，往往如此。

前回埋伏后文，此回收拾前文。如胡班、糜竺、糜芳、简雍、赵云等，俱于前回埋伏。糜竺、糜芳、简雍、赵云等，俱于此回收拾。

却说关公同孙乾保二嫂向汝南进发，不想夏侯惇领三百余骑从后追来。孙乾保车仗前行。关公回身，勒马按刀问曰：“汝来赶我，有失丞相大度。”夏侯惇曰：“丞相无明文传报。汝于路杀人，又斩吾部将，无礼太甚！我特来擒你，献与丞相发落！”言讫，便拍马挺枪欲斗。只见后面一骑飞来，大叫：“不可与云长交战！”关公按辔不动。来使于怀中取出公文，谓夏侯惇曰：“丞相敬爱关将军忠义，恐于路关隘拦截，故遣某特赍公文，遍行诸处。”直在渡河之后公文方到，此曹操奸猾处。惇曰：“关某于路杀把关将士，丞相知否？”来使曰：“此却未知。”第一次斩关之时，关吏必已飞报许都矣。岂有五关俱斩，而操犹未知者乎？其“未知”者，曹操教之也，恐知之而后发使，不见了自己人情耳。惇曰：“我只活捉他去见丞相，待丞相自放他。”关公怒曰：“吾岂惧汝耶！”拍马持刀，直取夏侯惇。惇挺枪来迎。

两马相交，战不十合，忽又一骑飞至，大叫：“二将军少歇！”惇停

枪问来使曰：“丞相叫擒关某乎？”此句问得更妙。惇意亦以斩关之事操必知之矣。使者曰：“非也。丞相恐守关诸将阻挡关将军，故又差某驰公文来放行。”未渡河前一纸公文不见，既渡河后公文连片而至，曹操大是奸猾。惇曰：“丞相知其于路杀人否？”使者曰：“未知。”第二番使命犹云“未知”，一发是诈。惇曰：“既未知其杀人，不可放去。”指挥手下军士，将关公围住。关公大怒，舞刀来迎。

两个正欲交锋，阵后一人飞马而来，大叫：“云长、元让，休得争战！”众视之，乃张辽也。二人各勒住马。张辽近前言曰：“奉丞相钧旨：因闻知云长斩关杀将，恐于路有阻，特差我传谕各处关隘，任便放行。”前两次言不知者，恐知其斩关而后发使，不见了人情也。此直言已知者，见得知其斩关而并不怒，索性再卖个人情也。皆是曹操奸猾处。惇曰：“秦琪是蔡阳之甥，他将秦琪托付我处。今被关某所杀，怎肯干休！”伏后蔡阳厮杀事。辽曰：“我见蔡将军，自有分解。既丞相大度，教放云长去，公等不可废丞相之意。”夏侯惇只得将军马约退。五关俱已斩过，一夏侯惇何足阻之，此时亦落得做个人情矣。辽曰：“云长今欲何往？”关公曰：“闻兄长又不在袁绍处，吾今将遍天下寻之。”辽曰：“既未知玄德下落，且再回见丞相，若何？”本为放行而来，却转出挽留一语，趣甚。关公笑曰：“安有是理！文远回见丞相，幸为我谢罪。”说毕，与张辽拱手而别。公之来以辽终，公之去亦以辽终。于是张辽与夏侯惇领军自回。

关公赶上车仗，与孙乾说知此事。二人并马而行。行了数日，忽值大雨滂沱，行装尽湿。出路人每有如此苦事。遥望山冈边有一所庄院，关公引着车仗，到彼借宿。庄内一老人出迎，又遇一老人。关公具言来意。老人曰：“某姓郭，名常，世居于此。久闻大名，幸得瞻拜。”遂宰羊置酒相待，请二夫人于后堂暂歇。郭常陪关公、孙乾于草堂饮酒，此老之待客与胡华相似。一边烘焙行李，照上“行装尽湿”句，细甚。一边喂养马匹。闲中带出马匹二字，为后偷马一逗，细甚。

至黄昏时候，忽见一少年又遇一少年。引数人入庄，径上草堂。郭常唤曰：“吾儿来拜将军。”因谓关公曰：“此愚男也。”关公问何来，常答曰：“射猎方回。”代答。少年见过关公，即下堂去了。写得闪闪忽忽。常流泪言曰：“老夫耕读传家，止生此子，不务本业，惟以游猎为事，是家门不幸也！”胡华之子贤，郭常之子不肖，闲闲相对。关公曰：“方今乱世，若武艺精熟，亦可以取功名，何云不幸？”常曰：“他若肯习武艺，便是有志之人。今专务游荡，无所不为，伏偷马事。老夫

所以忧耳。”关公亦为叹息。

至更深，郭常辞出。关公与孙乾方欲就寝，忽闻后院马嘶人叫。读者至此，疑又有卞喜伏兵，王植纵火之事。关公急唤从人，却都不应，乃与孙乾提剑往视之。只见郭常之子倒在地上叫唤，从人正与庄客厮打。好看。公问其故。从人曰：“此人来盗赤兔马，前有劫车仗之盗，此又有偷马匹之贼，亦闲闲相对。被马踢倒。公不可犯，公之马亦不可犯。我等闻叫唤之声，起来巡看，庄客们反来厮闹。”公怒曰：“鼠贼焉敢盗吾马！”恰待发作，郭常奔至，告曰：“不肖子为此歹事，罪合万死！奈老妻最怜爱此子，人情多爱独子，而妇人之情，又每怜不肖之子。则此子之不肖，未必非怜爱酿成之也。乞将军仁慈宽恕！”关公曰：“此子果然不肖！适才老翁所言，真知子莫若父也。不知子者又莫若母。我看翁面，且姑恕之。”遂吩咐从人看好了马，喝散庄客，与孙乾回草堂歇息。

次日，郭常夫妇出拜于堂前，谢曰：“犬子冒渎虎威，深感将军恩恕。”关公令唤出：“我以正言教之。”常曰：“他于四更时分，又引数个无赖之徒，不知何处去了。”为后劫马伏笔。关公谢别郭常，请二嫂上车，出了庄院，与孙乾并马护着车仗，取山路而行。不及三十里，只见山背后拥出百余人。为首两骑马，本为盗一匹马，却引出两骑马来。前面那人头裹黄巾，身穿战袍，后面乃郭常之子也。奇绝。此子两番忽伏忽见。黄巾者曰：“我乃天公将军张角部将也！来者快留下赤兔马，放你过去。”关公大笑曰：“无知狂贼，汝既从张角为盗，亦知刘、关、张兄弟三人名字否？”第一回中事忽于此一提。○于关公口中补照刘、张，妙甚。黄巾者曰：“我只闻赤面长髯者名关云长，此人口中却放下刘、张，独问关公，又妙。却未识其面。现对赤面，何云未识？汝何人也？”公乃停刀立马，解开须囊，出长髯令视之。此人所以舍刘、张而独问关公者，盖已疑公之赤面，而一未见有长髯耳，故公即开出示之。其人滚鞍下马，脑揪郭常之子^[1]，拜献于马前。前有杀杜远之廖化，今有擒常子之裴元绍，又遥遥相对。关公问其姓名。告曰：“某姓裴，名元绍。自张角死后，一向无主，啸聚山林，权于此处藏伏。今早这厮来报：‘有一客人更不问此客姓名，这厮可谓卤莽。骑一匹千里马，在我家投宿。’特邀某来劫夺此马。不想却遇将军。”前杜远事只在廖化口中虚述，今郭子事亦只在元绍口中虚述，皆省笔之法。郭常之子拜伏乞命。关公曰：“吾看汝父之面，饶你性命！”笃于兄弟者，不绝人之父子。郭子抱头鼠窜而去。

公谓元绍曰：“汝不识吾面，何以知吾名？”元绍曰：“离此三十里，有一卧牛山，山上有一关西人，姓周，名仓，两臂有千斤之力，板肋虬髯^[2]，形容甚伟^[3]。原在黄巾张宝部下为将，张宝死，啸聚山林。他多曾与某说将军盛名，恨无门路相见。”因郭常引出郭常之子，因郭常之子引出裴元绍，又因裴元绍引出周仓，方知郭常相见一段文字并非闲笔。郭常为周仓引头，亦如胡华为胡班伏线耳。关公曰：“绿林中非豪杰托足之处。公等今后可各去邪归正，勿自陷其身。”元绍拜谢。

正说话间，遥望一彪人马来到。元绍曰：“此必周仓也。”关公乃立马待之。果见一人，黑面长身，持枪乘马，引众而至。周仓形状，前在元绍口中叙出，今又在关公眼中看出。见了关公，惊喜曰：“此关将军也！”疾忙下马，俯伏道傍，曰：“周仓参拜。”画出惊喜之状。关公曰：“壮士何处曾识关某来？”仓曰：“旧随黄巾张宝时，曾识尊颜。元绍但闻公名，周仓已识公面。恨失身贼党，不得相随。今日幸得拜见，愿将军不弃，收为步卒，早晚执鞭随镫，死亦甘心。”勇于从义，诚于慕贤，仓亦人杰矣哉！公见其意甚诚，乃谓曰：“汝若随我，汝手下人伴若何？”仓曰：“愿从则俱从，不愿从者听之可也。”于是众人皆曰：“愿从。”关公乃下马，至车前稟问二嫂。稟命而行，俨然有父兄在。甘夫人曰：“叔叔自离许都，于路独行，至此历过多少艰难，并未尝要军马相随。前廖化欲相投，叔既却之，夫人口中，又将廖化事一提，照应前文。今何独容周仓之众也？我辈女流浅见，叔自斟酌。”公曰：“嫂嫂之言是也。”遂谓周仓曰：“非关某寡情，奈二夫人不从。汝等且回山中，待我寻见兄长，必来相招。”周仓顿首告曰：“仓乃一粗莽之夫，失身为盗，今遇将军，如重见天日，岂忍复错过！若以众人相随为不便，可令其尽跟裴元绍去。仓只身步行跟随将军，虽万里不辞也！”有匹马寻兄之主人，自有只身随主之从者。○仓之诚于从公如此，宜其与公同享血食于千秋也。关公再以此言告二嫂。甘夫人曰：“一二人相从，无妨于事。”公乃令周仓拨人伴随裴元绍去。元绍曰：“我亦愿随关将军。”周仓曰：“汝若去时，人伴皆散。且当权时统领，我随关将军去，但有住扎处，便来取你。”伏一笔。元绍怏怏而别。元绍之不得从公，亦有幸有不幸也。

周仓跟着关公，往汝南进发。行了数日，遥见一座山城。公问土人：“此何处也？”土人曰：“此名古城。数月前有一将军，姓张，名飞，引数十骑到此，将县官逐去，逐县官，正与鞭督邮遥望。占住古城，招军买马，积草屯粮。今聚有三五千人马，四远无人敢敌^[4]。”芒碭一去，令人想杀。至此忽然出现，为之色喜。关公喜曰：“吾弟自徐州

失散，一向不知下落，谁想却在此！”本为寻兄，却先遇弟，奇文幻事。乃令孙乾先入城通报，教来迎接二嫂。本为寻常家数耳，不料下文幻出绝奇之事。

却说张飞在芒碭山中，住了月馀。因出外探听玄德消息，又是一位寻兄的。偶过古城。入县借粮，县官不肯，此土人所未述。○这县官大不晓事。飞怒，因就逐去县官，夺了县印，将军权署知县印。占住城池，权且安身。补叙张飞事，断不可少。当日孙乾领关公命，入城见飞。施礼毕，具言：“玄德离了袁绍处，投汝南去了。今云长直从许都送二位夫人至此，请将军出迎。”张飞听罢，便不回言，随即披挂持矛上马，引一千余人，径出北门。奇绝怪绝，不解其故。孙乾惊讶，又不敢问，只得随出城来。关公望见张飞到来，喜不自胜，付刀与周仓接了，拍马来迎。只见张飞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吼声如雷，挥矛望关公便搠。奇绝怪绝。一路胡华、郭常、廖化、周仓等辈，无不出庄拜迎、下马拜伏，至此爱弟相见，忽然挺矛便搠，真惊杀人。

关公大惊，连忙闪过，便叫：“贤弟何故如此？岂忘了桃园结义耶？”首卷中事，公忽一提。飞喝曰：“你既无义，有何面目来与我相见！”前此称兄称弟，今忽作你我之呼。盖你我之为兄弟，本以义合也。你既无义，则你是你、我是我，你是做你的人，我是做我的人，你无面目见我，我亦无面目见你矣。说得字字愤，声声激。○前回极力写云长，此回极力写翼德。关公曰：“我如何无义？”飞曰：“你背了兄长，降了曹操，封侯赐爵。今又来赚我，竟说来赚我，冤屈得好。我今与你拼个你死我活！”桃园之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今你既背义，则你死我活，方为快也。字字愤，声声激。关公曰：“你原来不知。我也难说，现放着二位嫂嫂在此，贤弟请自问。”公不自说，推二嫂说，情景逼真。二夫人听得，揭帘而呼曰：“三叔何故如此？”飞曰：“嫂嫂住着，且看我杀了负义的人，然后请嫂嫂入城。”嫂犹兄也，杀负兄之人于嫂之前，犹杀之于兄前也。字字愤，声声激。○降曹即是负刘，负刘即是负义；义则兄（是）之，负义则人之：翼德真圣人也。甘夫人曰：“二叔因不知你等下落，故暂时栖身曹氏。今知你哥哥在汝南，特不避险阻，送我们到此，三叔休错见了。”糜夫人曰：“二叔向在许都，原出于无奈。”前翼德失陷二嫂于吕布，则云长责之，而玄德解之；今云长失陷二嫂于曹操，则翼德责之，而二嫂解之。前后亦遥遥相对。飞曰：“嫂嫂休要被他瞒过了。忠臣宁死而不辱，大丈夫岂有事二主之理！”可知云长之事，翼德所不能为，亦不肯为。关公曰：“贤弟休屈了我。”孙乾曰：“云长特来寻将军。”夹孙乾语，更妙。飞喝曰：“如何你

也胡说？他那里有好心，必是来捉我！”真认云长为曹操心腹，故作此等语。关公曰：“我若捉你，须带军马来。”借此一语，带起下文，如针引线，极叙法之妙。○幸是不曾带得廖化、裴元绍等一班人伴来，不然真是没得辨。飞把手指曰：“兀的不是军马来也^[5]！”来得突兀。叙事妙品。关公回顾，果见尘埃起处，一彪人马来到。风吹旗号，正是曹军。关公此时，真浑身是口难分说矣。张飞大怒曰：“今还敢支吾么^[6]？”不特翼德心疑，即关公亦心疑，读者至此亦心疑。挺丈八蛇矛便搠将来。

关公急止之曰：“贤弟且住，你看我斩此来将，以表我真心。”绝妙辨冤法。飞曰：“你果有真心，我这里三通鼓罢，便要你斩来将！”祢衡之鼓三通，其节悲；张飞之鼓三通，其声壮。关公应诺。须臾，曹军至，为首一将，乃是蔡阳，挺刀纵马，大喝曰：“你杀吾外甥秦琪，却原来逃在此！吾奉丞相命，特来拿你！”关公更不打话，举刀便砍。张飞亲自擂鼓。只见一通鼓未尽，关公刀起处，蔡阳头已落地。关公事借蔡阳头为辨揭，蔡阳头以张飞鼓为邀帖。众军士俱走。关公活捉执认旗的小卒过来^[7]，问取来由，小卒告说：“蔡阳闻将军杀了他外甥，十分忿怒，要来河北与将军交战。丞相不肯，因差他往汝南攻刘辟，不想在这里遇着将军。”曹操一边事在军人口中补出，省笔。关公闻言，教去张飞前告说其事。飞将关公在许都时事细问小卒，小卒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飞方才信。既借曹将头辨心迹于目前，又借曹军口证往事于前日，张飞又不得不信服矣。

正说间，忽城中军士来报：“城南门外，有十数骑来的甚紧，不知是甚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读者至此，又疑是曹兵至矣。张飞心中疑虑，便转出南门看时，果见十数骑轻弓短箭而来。见了张飞，滚鞍下马。视之，乃糜竺、糜芳也。张飞在古城遇二糜，与关公在汝南遇孙乾，一样出人意外。飞亦下马相见。竺曰：“自徐州失散，我兄弟二人逃难回乡。使人远近打听，知云长降了曹操，主公在于河北，又闻简雍亦投河北去了，又在二糜口中带表简雍下落，妙。只不知将军在此。昨于路上遇见一伙客人，说有一姓张的将军如此模样，今据古城，我兄弟度量必是将军，故来寻访，幸得相见。”二糜踪迹，亦只借他口中叙出，省笔。飞曰：“云长兄与孙乾送二嫂方到，已知哥哥下落。”二糜大喜，同来见关公，并参见二夫人。飞遂迎请二嫂入城。至衙中坐定，二夫人诉说关公历过之事，张飞方才大哭，参拜云长。不知则大怒欲杀，知之则大哭下拜，英雄血性，固应尔尔。二糜亦俱伤感。张飞亦自诉别后之事，叙事简到。一面设宴贺喜。

次日，张飞欲与关公同赴汝南见玄德，写张飞。关公曰：“贤弟可保护二嫂暂住此城，待我与孙乾先去探听兄长消息。”保嫂寻兄之事，前此关公独任之，今则与翼德分任之矣。飞允诺。关公与孙乾引数骑奔汝南来。刘辟、龚都接着，关公便问：“皇叔何在？”刘辟曰：“皇叔到此住了数日，为见军少，复往河北袁本初处商议去了。”前赴河北，却在汝南；今至汝南，又在河北。古诗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散而求复聚，如此之难，可发一叹。关公怏怏不乐。孙乾曰：“不必忧虑，再苦一番驱驰，仍往河北去报知皇叔，同至古城便了。”关公依言，辞了刘辟、龚都，回至古城，与张飞说知此事。张飞便欲同至河北，写张飞。关公曰：“有此一城，便是我等安身之处，未可轻弃。我还与孙乾同往袁绍处，寻见兄长，来此相会。贤弟可坚守此城。”飞曰：“兄斩他颜良、文丑，如何去得？”斩颜良、文丑事，又在张飞口中一提。关公曰：“不妨。我到彼，当见机而变。”为后不入境伏笔。遂唤周仓问曰：“卧牛山裴元绍处共有多少人马？”仓曰：“约有四五百。”关公曰：“我今抄近路去寻兄长，汝可往卧牛山招此一枝人马，从大路上接来。”欲使彼接应，以防不虞，不意后文又殊不然。仓领命而去。

关公与孙乾只带二十馀骑投河北来。将至界首，乾曰：“将军未可轻入，只在此间暂歇。孙乾甚精细。○千里寻兄，及至兄所，却不即入见，变幻之极。待某先入见皇叔，别作商议。”关公依言，先打发孙乾去了。遥望前村有一所庄院，便与从人到彼投宿。庄内一老翁携杖而出，又遇一老人。与关公施礼。公具以实告。老翁曰：“某亦姓关，名定，久闻大名，幸得瞻谒。”遂命二子出见，又遇两少年。○此处且不叙明二子，妙。款留关公，并从人俱留于庄内。胡华之后有郭常，郭常之后有关定。一样蹊径，各自出奇。

且说孙乾匹马入冀州，见玄德，具言前事。玄德曰：“简雍亦在此间，先有二糜报信，此处便不突然。可暗请来同议。”少顷，简雍至，与孙乾相见毕，共议脱身之计。雍曰：“主公明日见袁绍，只说要往荆州说刘表共破曹操，便可乘机而去。”前在许都脱身，托言攻袁术，今在河北脱身，托言说刘表，一样骗法。玄德曰：“此计大妙！但公能随我去否？”雍曰：“某亦自有脱身之计。”此计且不说出。商议已定。

次日，玄德入见袁绍，告曰：“刘景升镇守荆襄九郡，兵精粮足，宜与相约，共攻曹操。”绍曰：“吾尝遣使约之，奈彼未肯相从。”玄德曰：“此人是备同宗，备往说之，必无推阻。”绍曰：“若得刘表，胜刘辟多矣。”遂命玄德行。绍又曰：“近闻关云长已离了曹操，欲来河北。

吾当杀之，以雪颜良、文丑之恨。”孙乾不与关公同入，确有主见。玄德曰：“明公前欲用之，吾故召之，又将前事一提。今何又欲杀之耶？且颜良、文丑比之，二鹿耳，云长乃一虎也。失二鹿而得一虎，何恨之有？”若绍之优柔无断，直一羊耳。羊安能用虎乎？绍笑曰：“吾实爱之，故戏言耳。公可再使人召之，令其速来。”玄德曰：“即遣孙乾往召之可也。”玄德脱身之计，简雍预先画定；孙乾脱身之计，玄德随机化出。绍大喜，从之。玄德出，简雍进曰：“玄德此去，必不回矣。某愿与偕往，一则同说刘表，二则监住玄德。”妙人妙计。绍然其言，便命简雍与玄德同行。玄德请攻袁术，曹操使朱灵、路昭监之；玄德请约刘表，袁绍即使简雍监之。袁、曹愚智又别于此。郭图谏绍曰：“刘备前去说刘辟，未见成事，此事不实叙，只用虚笔点缀。今又使与简雍同往荆州，必不返矣。”绍曰：“汝勿多疑，简雍自有见识。”可发一笑。郭图嗟呀而出。

却说玄德先命孙乾出城回报关公，一面与简雍辞了袁绍，上马出城。行至界首，孙乾接着，同往关定庄上。关公迎门接拜，执手啼哭不止。刘、关至此方才相见。○“啼哭”二字，宛然孺慕之诚。关定领二子拜于草堂之前。玄德问其姓名，关公曰：“此人与弟同姓，有二子：长子关宁，学文；次子关平，学武。”二子姓名学业，至此方补叙，却用关公代说，妙。○郭常之子不肖，关定之子又贤，又复闲闲相对。关定曰：“今愚意欲遣次子跟随关将军，未识肯容纳否？”郭子不肖，而郭常欲留之；关子贤，而关定欲遣之。毕竟郭常不脱常情，关定自有定见。玄德曰：“年几何矣？”定曰：“十八岁矣。”玄德曰：“既蒙长者厚意，吾弟尚未有子，今即以贤郎为子，若何？”此从同姓上想出。异姓者既为兄弟，同姓者岂不当为父子耶？关定大喜，便命关平拜关公为父，呼玄德为伯父。关公本为寻兄，忽然得子；玄德方见一弟，又认一侄，奇文奇事。○前玄德于途中遇杀妻为食之刘安，今关公于途中遇遗子为嗣之关定，亦遥相映照。玄德恐袁绍追之，急收拾起行。关平随着关公，一齐起身，关定送了一程自回。

关公教取路往卧牛山来。正行间，忽见周仓引数十人带伤而来。奇文奇事，杂沓而来。关公引他见了玄德，细问其何故受伤，仓曰：“某未至卧牛山之前，先有一将单骑而来，与裴元绍交锋，只一合，刺死裴元绍，关平为养子，有不必随行之关宁以陪之；周仓为前将，有不得随行之裴元绍以陪之。一虚一实，天然奇妙。尽数招降人伴^[8]，占住山寨。周仓到彼招诱人伴时，止有这几个过来，余者俱惧怕不敢擅离。仓不忿，与那将交战，被他连胜数次，身中三枪。因此来报

主公。”玄德曰：“此人怎生模样？姓甚名谁？”仓曰：“极其雄壮，不知姓名。”关公遇张飞，妙在先知姓名；周仓见赵云，妙在不知姓名。于是关公纵马当先，玄德在后，径投卧牛山来。周仓在山下叫骂，只见那将全副披挂，持枪骤马，引众下山。玄德早挥鞭出马，大叫曰：“来者莫非子龙否？”意外出奇。那将见了玄德，滚鞍下马，拜伏道旁。原来果然是赵子龙。徐州一别，令人想杀；今此处忽然出现，又为之色喜。玄德、关公俱下马相见，问其何由至此，云曰：“云自别使君，不想公孙瓒不听人言，以致兵败自焚。遥应第二十一回中语。袁绍屡次招云，云想绍亦非用人之人，因此未往。有见识。后欲至徐州投使君，是其生平一片之心。又闻徐州失守，云长已归曹操，使君又在袁绍处。云几番欲来相投，只恐袁绍见怪。又精细。四海飘零，无容身之地。前偶过此处，适遇裴元绍下山来，欲夺吾马，莫非又被郭常之子所误？云因杀之，借此安身。近闻翼德在古城，欲往投之，未知真实，今幸得遇使君！”子龙一向踪迹，即借他口中历历叙出，又周至，又省笔，又妙在夹带刘、关、张三人事。玄德大喜，诉说从前之事。关公亦诉前事。“柬书欲寄何由达，旧事凄凉不可听。”玄德曰：“吾初见子龙，便有留恋不舍之情。遥应第七回中事。今幸得相遇！”云曰：“云奔走四方，择主而事，未有如使君者。今得相随，大称平生，虽肝脑涂地无恨矣！”剖心沥胆之言。当日就烧毁山寨，率领人众，尽随玄德前赴古城。张飞、糜竺、糜芳迎接入城，各相拜诉。二夫人具言云长之事，玄德感叹不已。前刘、关相见时，云长但执手啼哭，并无一语自明。今二夫人代为言之。○云长心事，光明磊落，玄德已深信之；虽微二夫人言，固将感叹不已也。

于是杀牛宰马，先拜谢天地，宛如桃园结义之时。然后遍劳诸军。玄德见兄弟重聚，将佐无缺，又新得了赵云，关公又得了关平、周仓二人，欢喜无限，连饮数日。其实可喜。后人诗赞之曰：

当时手足似瓜分，
信断音稀杳不闻。
今日君臣重聚义，
正如龙虎会风云。

时玄德、关、张、赵云、孙乾、简雍、糜竺、糜芳、关平、周仓部领马步军校，共四五千。上已将前事一总，此又总叙一笔，老甚。○上文单叙将，此兼叙兵。玄德欲弃了古城，去守汝南，究竟古城只作得书过文。恰好刘辟、龚都差人来请。省却多少笔墨，叙事妙品。于是遂

起军往汝南住扎，招军买马，徐图征进，不在话下。放下玄德一边。

且说袁绍见玄德不回，大怒，欲起兵伐之。郭图曰：“刘备不足虑。曹操乃勍敌也^[9]，不可不除。刘表虽据荆州，不足为强。江东孙伯符威镇三江，地连六郡，谋臣武士极多，可使人结之，共攻曹操。”放下刘备，专重曹操，又放下刘表，转出孙策，此文字过枝接叶处。绍从其言，即修书，遣陈震为使，来会孙策。正是：

只因河北英雄去，
引出江东豪杰来。

未知其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1] 脑揪：揪住后脑勺的头发或头巾的后部。

[2] 板肋：指胸部或背部结实隆起的肌肉。虬髯：拳曲的连鬓胡须。

[3] 形容：外貌，模样。

[4] 四远：四方。

[5] 兀的：这，这个。

[6] 支吾：用含混闪烁的话搪塞。

[7] 认旗：行军时主将所有的作为表识的旗帜。旗上有不同的标记，以便士兵辨认。

[8] 人伴：部下，随从。

[9] 勍（qíng）敌：强敌。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

前孙坚以三十骑轻出，而至于死；今孙策以单骑轻出，而至于伤。轻而无备，此吴子寿梦之所以卒于巢也。万乘至重，壮者虑轻，坚与策之不得为帝王者在此。

智伯之客只一，许贡之客有三。未知许贡之待此三人，亦能如智伯之待豫让否也？又未知此三人之事许贡，其先亦如豫让之曾事他人否也？乃豫让伏桥入厕，吞炭漆身，未尝损赵襄子分毫，但能斩其衣袍而已。若三人之箭射枪搠，孙策皆以身亲受之，其事比豫让为尤快，其人亦比豫让为更烈。虽其姓名不传，固当表而出之，以愧后世之为臣而忘君者。

孙策不信于神仙，是孙策英雄处。英明如汉武，犹且惑神仙、好方士，而孙策不然，此其识见诚有大过人者。其死也，亦运数当绝、适逢其会耳，非于吉之能杀之也。世人不察，以为孙策死于于吉，然则张角所云“南华老仙授以《太平要术》”，亦将谓其有是事否？若于吉能杀孙策，何以南华老仙不能救张角乎？

孙策之怒，非怒于吉，怒士大夫之群然拜之也。至今吴下风俗，最好延僧礼道，并信诸巫祝鬼神之事，盖自昔日而已然矣。席间耳语，纷纷下楼，此等光景实不可耐，孙策见之，安得不怒乎？若于吉果系神仙，杀亦不死，何索命之有？其索命者，或孙策将亡，别有妖孽托言，必非于吉。正史但曰：“孙策为许贡之客所刺，伤重而殒。”并不载于吉一事，所以破世人之惑也。予今存而辨之，亦以破世人之惑云。

有父创业以遗其子者矣，未有兄创业以遗其弟者也。策无年而权有年，策无嗣而权有嗣，策也�蹴而取之，权也安坐而享之。所以然者，何也？良由策之为策，冲锋陷阵，克敌之勇有馀；雅俗坐镇，君人之度未足耳。孙策死而以帝业让之孙权，亦犹刘繇死而以帝业让之刘秀。策于举事之初，便梦光武，此其应已在孙权矣。

鲁肃之济周瑜，是笃友，不是市恩；周瑜之举鲁肃，是荐贤，不是

酬惠。试观鲁肃初见孙权数语，与孔明隆中所见略同。人但知其为谨厚，而不知其慷慨；但知其为诚实，而不知其英敏。岂得为知子敬者耶！

人谓管仲不如鲍叔，以鲍叔能荐贤，而管仲不能荐贤也。今周瑜荐鲁肃，鲁肃又荐诸葛瑾，张紘亦荐顾雍，其转相汲引如此。彼管仲于临终时，力短宾须无、宁越等诸人，而未尝荐一贤士以自代。然则如瑜、如肃、如紘者，贤于管仲远矣。

使刘表截孙坚者，袁绍也；使曹仁婚孙匡者，曹操也。孙策欲结袁绍以拒曹操，则合者忽离，离者忽合；孙权又却袁绍而顺曹操，则合者将离而终合，离者将合而终离。事之变幻，何其不可捉摸乃尔乎！前回正叙刘备脱离袁绍之事，后回将叙袁绍再攻曹操之事，而此回忽然夹叙东吴，如天外奇峰横插入来。事既变，叙事之文亦变。《三国》一书，诚非他书所能及。

却说孙策自霸江东，兵精粮足。建安四年，袭取庐江，败刘勋。庐江太守。使虞翻驰檄豫章，豫章太守华歆投降。后孙权使华歆至许昌，先于此处伏笔。○王朗不降孙策而归曹操，华歆则既降孙策而又归曹操。华歆人品，又在王朗之下。自此声势大振，乃遣张紘往许昌上表献捷。曹操知孙策强盛，叹曰：“狮儿难与争锋也！”刘景升之儿如豚犬，孙文台之儿如狮子。遂以曹仁之女许配孙策幼弟孙匡，两家结婚。曹操结婚孙策，与袁术求婚吕布一样主意。留张紘在许昌。伏笔。孙策求为大司马，曹操不许，策恨之，常有袭许都之心。吕与袁以绝婚而不睦，孙与曹以结婚而亦不睦，两样局面。于是吴郡太守许贡乃暗遣使赴许都，上书于曹操。其略曰：

孙策骁勇，与项籍相似。小霸王。朝廷宜外示荣宠，召还京师，不可使居外镇，以为后患。

使者赍书渡江，被防江将士所获，解赴孙策处。吕布获着刘备书是答书，孙策获着许贡书是送书。答书犹可原，送书不可耐。策观书大怒，斩其使，遣人假意请许贡议事。贡至，策出书示之，叱曰：“汝欲送我于死地耶！”命武士绞杀之。孙曹之交至此愈离。贡家属皆逃散。借家属衬出家客，妙。有家客三人，欲为许贡报仇，恨无其便。此三客惜不传其姓名。

一日，孙策引军会猎于丹徒之西山，赶起一大鹿，策纵马上山逐之。曹操许田射鹿，何其严整；孙策丹徒逐鹿，何其轻率。正赶之间，

只见树林之内，有三个人持枪带弓面立。比豫让伏桥更觉闪忽。策勒马问曰：“汝等何人？”答曰：“乃韩当军士也。在此射鹿。”策方举鞭欲行，一人拈枪望策左腿便刺。写得突兀。策大惊，急取佩剑从马上砍去，剑刃忽坠，止存剑靶在手，一人早拈弓搭箭射来，正中孙策面颊。不是射鹿，却是射狮。策就拔面上箭，取弓回射，放箭之人应弦而倒。狮儿甚能。那二人举枪向孙策乱搠，大叫曰：“我等是许贡家客，特来为主人报仇！”即在家客口中说明，省笔。○三人来所，却在两人口中说出，更妙。策别无器械，只以弓拒之，前太史慈以一盔抵一戟，今孙策以一弓抵二枪，前后映射。且拒且走，二人死战不退。策身被数枪，马亦带伤。前周泰以保护孙权而被枪，今孙策以无人保护而被伤，又前后映射。正危急之时，程普引数人至，孙策大叫：“杀贼！”程普引众齐上，将许贡家客砍为肉泥。义哉三客，胜徐晃、张辽辈多矣！看孙策时，血流满面，被伤至重，乃以刀割袍，裹其伤处，救回吴会养病。后人诗赞许家三客曰：

孙郎智勇冠江湄^[1]，
射猎山中受困危。
许客三人能死义，
杀身豫让未为奇。

却说孙策受伤而回，使人寻请华佗医治，不想华佗已往中原去了，华佗前医周泰，后医关公，故于此处更为一提。止有徒弟在吴。命其治疗，其徒曰：“箭头有药，毒已入骨。须静养百日，方可无虞，若怒气冲激，其疮难治。”先伏一笔。孙策为人最是性急，恨不得即日便愈。将息到二十馀日，忽闻张紘有使者自许昌回。策唤问之，使者曰：“曹操甚惧主公，其帐下谋士亦俱敬服，惟有郭嘉不服。”此在使者口中补叙，省甚。策曰：“郭嘉曾有何说？”使者不敢言。策怒，因问之，使者只得从实告曰：“郭嘉曾对曹操言主公不足惧也：‘轻而无备，性急少谋，乃匹夫之勇也，他日必死于小人之手。’”正与射猎受伤相照。嘉之料策，不于射猎知之，早于战太史慈知之矣。策闻言大怒曰：“匹夫安敢料吾！吾誓取许昌！”遂不待疮愈，便欲商议出兵。张昭谏曰：“医者戒主公百日休动，今何因一时之忿，自轻万金之躯？”正话间，忽报袁绍遣使陈震至。接引前卷。○陈震此来，恰中机会。策唤入问之，震具言袁绍欲结东吴为外应，共攻曹操。正中下怀。策大喜，即日会诸将于城楼上，设宴款待陈震。

饮酒之间，忽见诸将互相偶语，纷纷下楼。此等光景，其实可笑可

恶。策怪问何故。左右曰：“有于神仙者，今从楼下过，诸将欲往拜之耳。”此时不即说明于神仙来历，留俟后文叙出，有情景。策起身凭栏观之，见一道人，身披鹤氅^[2]，手携藜杖，立于当路，百姓俱焚香伏道而拜。吴人风俗，往往如此。策怒曰：“是何妖人？快与我擒之！”左右告曰：“此人姓于，名吉，寓居东方，往来吴会，普施符水，救人万病，无有不验。当世呼为神仙，未可轻渎。”华佗是医中之仙，于吉又是仙中之医。然则孙策被伤，诸将何不即荐于吉疗之，而必求华佗之徒也？策愈怒，喝令：“速速擒来，违者斩！”左右不得已，只得下楼，拥于吉至楼上。策叱曰：“狂道怎敢煽惑人心？”于吉曰：“贫道乃琅琊宫道士，顺帝时曾入山采药，得神书于曲阳泉水上，号曰《太平青领道》，凡百馀卷，皆治人疾病方术。此与张角得《太平要术》俱是自说，无人看见。贫道得之，惟务代天宣化，普救万人，未曾取人毫厘之物。不取人物，则与今之方士不同。安得煽惑人心？”策曰：“汝毫不取人，衣服饮食，从何而得？汝即黄巾张角之流，张角事已隔二十馀回，忽又于此提动。今若不诛，必为后患！”叱左右斩之。张昭谏曰：“于道人在江东数十年，并无过犯，不可杀害。”策曰：“此等妖人，吾杀之何异屠猪狗！”俗呼之为神仙，策乃骂之为猪狗，快绝。众官皆苦谏，陈震亦劝。策怒未息，命且囚于狱中。众官俱散，陈震自归馆驿安歇。

孙策归府，早有内侍传说此事与策母吴太夫人知道。男子或有不信僧道者，却又拗妇人不过。夫人唤孙策入后堂，谓曰：“吾闻汝将于神仙下于縲绁^[3]。此人多曾医人疾病，军民敬仰，不可加害。”策曰：“此乃妖人，能以妖术惑众，不可不除。”夫人再三劝解。策曰：“母亲勿听外人妄言，儿自有区处^[4]。”乃出唤狱吏取于吉来问。原来狱吏皆敬信于吉，吉在狱中时，尽去其枷锁；及策唤取，方带枷锁而出。策访知大怒，痛责狱吏，仍将于吉械系下狱^[5]。策之杀吉，皆众人之激也。张昭等数十人连名作状，拜求孙策，乞保于神仙。今有写连名保状为病人拜神仙而求保者矣，未有代神仙拜托人而求保者也。可发一笑。策曰：“公等皆读书人，何不达理？昔交州刺史张津，听信邪教，鼓瑟焚香，常以红帕裹头，自称可助出军之威，后竟为敌军所杀。百忙中又于张角之前远引一故事。张角用黄巾，张津用红帕；张角是黄天当立，张津是赤地当兴矣。两下映射成趣。此等事甚无益，诸君自未悟耳。吾欲杀于吉，正思禁邪觉迷也。”

吕范曰：“某素知于道人能祈风祷雨。方今天旱，何不令其祈雨以赎罪？”前言治病，此忽转出祈雨，幻甚。策曰：“吾且看此妖人若何。”遂命于狱中取出于吉，开其枷锁，令登坛求雨。吉领命，即沐浴

更衣，取绳自缚于烈日之中。前孙策欲拘囚于吉，则狱吏私开其枷锁；今孙策命开其枷锁，则于吉反取绳自缚。映射成趣。百姓观者，填街塞巷。夹写百姓一句，好。于吉谓众人曰：“吾求三尺甘霖，以救万民，然我终不免一死。”神仙不死，死者必非神仙。众人曰：“若有灵验，主公必然敬服。”于吉曰：“气数至此，恐不能逃。”极似郭璞语。既知气数难逃，便不当怗孙策矣。王敦之死，未闻郭璞作祟，然则孙策之死，安得谓是于吉作祟耶？少顷，孙策亲至坛中下令：“若午时无雨，即焚死于吉。”先令人堆积干柴伺候。亦是一祈雨法。将及午时，狂风骤起。风过处，四下阴云渐合。不便写下雨，妙有顿折。○前者“不速之客三人来”，此则“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策曰：“时已近午，空有阴云而无甘雨，正是妖人！”叱左右将于吉扛上柴堆，四下举火。焰随风起，偏有此一折，妙甚。忽见黑烟一道，冲上空中，一声响亮，雷电齐发，大雨如注。顷刻之间，街市成河，溪涧皆满，足有三尺甘雨。遇雨之吉，群疑亡也。于吉仰卧于柴堆之上，大喝一声，云收雨住，复见太阳。看他一时写出风、云、烟、火、雷、电、雨、日，令读者惊心动魄。于是众官及百姓共将于吉扶下柴堆，解去绳索，再拜称谢。

孙策见官民俱罗拜于水中，不顾衣服，乃勃然大怒，此时众人不罗拜，孙策或未必杀吉。使策果于杀吉者，皆众人之过也。叱曰：“晴雨乃天地之定数，妖人偶乘其便，尔等何得如此惑乱！”若果能欲雨而雨，欲晴而晴，则亦可欲死而死，欲生而生矣。今死生既云有定数，则晴雨安得无定数。掣宝剑令左右速斩于吉。众官力谏，策怒曰：“尔等皆欲从于吉造反耶！”众官乃不敢复言。策叱武士将于吉一刀斩头落地。能避火劫，不能避刀兵劫，毕竟不成神仙。只见一道青气，太平青领道。投东北去了。琅琊山在东北。策命将其尸号令于市，以正妖妄之罪。

是夜风雨交作，及晓，不见了于吉尸首。能于既死之后掇去其尸，何不先于未死之前遁去其身乎？守尸军士报知孙策，策怒，欲杀守尸军士。忽见一人从堂前徐步而来，视之，却是于吉。既往东北，何又来西南？策大怒，正欲拔剑砍之，忽然昏倒于地。左右急救入卧内，半晌方甦。吴太夫人来视疾，谓策曰：“吾儿屈杀神仙，四字好笑。故招此祸。”策笑曰：“儿自幼随父出征，杀人如麻，何曾有为祸之理？今杀妖人，正绝大祸，安得反为我祸？”孙策明理，毕竟英雄。夫人曰：“因汝不信，以致如此。今可作好事以禳之^[6]。”确是妇人声口。今日吴下，此风尤甚。○若云作好事，是将迫荐神仙矣。岂有神仙而望人迫荐者乎？好笑。策曰：“吾命在天，妖人决不能为祸。何必禳耶？”夫人料劝不

信，乃自令左右暗修善事禳解。妇人信鬼之事，慈母爱子之情。○何不并禳许贡及其家客三人？岂鬼不为祟，而神仙反为祟乎？

是夜二更，策卧于内宅。忽然阴风骤起，灯灭而复明，灯影之下，见于吉立于床前。人之将死，而鬼物侮之，非真于吉之能为祸也。策大喝曰：“吾平生誓诛妖妄，以靖天下^[7]。汝既为阴鬼，何敢近我？”取床头剑掷之，忽然不见。吴太夫人闻之，转生忧闷。策乃扶病强行，以宽母心。孙策事母至孝，岂有神仙而害孝子者？母谓策曰：“圣人云：‘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又云：‘祷尔于上下神祇。’鬼神之事，不可不信。今之信佛信仙者，偏会引孔孟之言为证，不独一吴太夫人也。汝屈杀于先生，岂无报应？吾已令人设醮于郡之玉清观内^[8]，设醮玉清，前不叙明，至此借吴太夫人口中说出，好。汝可亲往拜祷，自然安妥。”策不敢违母命，只得勉强乘轿至玉清观内。孙策不得已而从母命，与今之信妇言而拜仙佛者不同。

道士接入，请策焚香。策焚香而不谢，毕竟是强汉。忽然炉中烟起不散，结成一座华盖，上面端坐着于吉。种种兴妖作怪，神仙必不为此。策怒，唾骂之，走离殿宇，又见于吉立于殿门首，怒目视策。种种兴妖作怪，神仙必不为此。策顾左右曰：“汝等见妖鬼否？”左右皆云：“未见。”策愈怒，拔佩剑望于吉掷去，一人中剑而倒，众视之，乃前日动手杀于吉之小卒，被剑斫入脑袋，七窍流血而死。小卒动手杀于吉，非小卒之意；吉若恨而杀之，亦不成神仙矣。策命扛出葬之。比及出观，又见于吉走入观门来。种种兴妖作怪，神仙必不为此。策曰：“此观亦藏妖之所也！”直以玉清观与琅琊宫一例看。遂坐于观前，命武士五百人拆毁之。武士方上屋揭瓦，却见于吉立于屋上，飞瓦掷地。种种兴妖作怪，神仙必不为此。○不能禁其拆毁，只得反助其揭瓦，亦甚着乖。策大怒，传令逐出本观道士，放火烧毁殿宇。火起处，又见于吉立于火光之中。种种兴妖作怪，神仙必不为此。○此时何不更求甘雨以灭火耶？策怒归府，又见于吉立于府门前。种种兴妖作怪，神仙必不为此。策乃不入府，随点起三军，出城外下寨，传唤众将商议，欲出兵助袁绍夹攻曹操。忙中回顾陈震通好一事，妙甚。众将俱曰：“主公玉体违和，未可轻动，且待平愈出兵未迟。”是夜，孙策宿于寨内，又见于吉披发而来。种种兴妖作怪，神仙必不为此。○“披发而来”，一发像鬼，不像神仙。策于帐中叱喝不绝。

次日，吴太夫人传命召策回府，策乃归见其母。夫人见策形容憔悴，泣曰：“儿失形矣！”策即引镜自照，果见形容十分瘦损，不觉失

惊，顾左右曰：“吾奈何憔悴至此耶！”言未已，忽见于吉立于镜中。种种兴妖作怪，神仙必不为此。○闻神仙有照妖镜，不意凡人又有照神仙之镜。策拍镜大叫一声，金疮迸裂，昏绝于地。曰“金疮迸裂”，则孙策仍死于许贡之客，非死于于吉也。夫人令扶入卧内。须臾甦醒，自叹曰：“吾不能复生矣！”随召张昭等诸人及弟孙权至卧榻前，嘱咐曰：“天下方乱，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大可有为。子布等幸善相吾弟。”乃取印绶与孙权曰：“若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使各尽力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孙策深自知，亦深知其弟。卿宜念父兄创业之艰难，善自图之！”权大哭，拜受印绶。策告母曰：“儿天年已尽，不能奉慈母。今将印绶付弟，望母朝夕训之。父兄旧人，慎勿轻怠。”孙策可谓孝于父母，友于兄弟。母哭曰：“恐汝弟年幼不能任大事，当复如何？”策曰：“弟才胜儿十倍，足当大任。倘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内事、外事分得妙。恨周瑜不在此，不得面嘱之也！”此句补得妙。又唤诸弟嘱曰：“吾死之后，汝等并辅仲谋。宗族中敢有生异心者，众共诛之。骨肉为逆，不得入祖坟安葬。”早为后文孙峻、孙綝伏线。诸弟泣受命。又唤妻乔夫人谓曰：“吾与汝不幸中途相分，汝须孝养尊姑。早晚汝妹入见，可嘱其转致周郎，尽心辅佐吾弟，休负我平日相知之雅。”周郎之于孙策，犹樊哙之于汉高，皆两姨之亲也。○此处将二乔点叙一笔，为后文伏线。言讫，瞑目而逝。年止二十六岁。此是孙策当死，切勿认作于吉有灵。若于吉果能捉杀孙策，则后文左慈何不捉杀曹操耶？后人诗赞曰：

独战东南地，人称小霸王。
运筹如虎踞，决策似鹰扬。
威镇三江靖，名闻四海香。
临终遗大事，专意属周郎。

孙策既死，孙权哭倒于床前。张昭曰：“此非将军哭时也。语亦壮。宜一面治丧事，一面理军国大事。”权乃收泪。张昭令孙静理会丧事，请孙权出堂，受众文武谒贺。孙权生得方颐大口^[9]，碧眼紫髯。曹操有黄须儿，孙坚有紫须儿，紫须胜黄须多矣。昔汉使刘琬入吴，见孙家诸昆仲，因语人曰：“吾遍观孙氏兄弟，虽各才气秀达，然皆禄祚不永^[10]。惟仲谋形容奇伟，骨格非常，乃大贵之表，又享高寿，众皆不及也。”百忙中忽补叙刘琬善相，是闲笔，却又是紧笔。

且说当时孙权承孙策遗命，掌江东之事。经理未定，人报周瑜自巴

丘提兵回吴。权曰：“公瑾已回，吾无忧矣。”原来周瑜守御巴丘。闻知孙策中箭被伤，因此回来问候。将至吴郡，闻策已亡，故星夜来奔丧。看他补叙处何等周致。当下周瑜哭拜于孙策灵柩之前。吴太夫人出，以遗嘱之语告瑜。瑜拜伏于地曰：“敢不效犬马之力，继之以死！”少顷，孙权入。周瑜拜见毕，权曰：“愿公无忘先兄遗命。”孙策不能面嘱周瑜，而特自嘱其妻，以转嘱其妻之妹；周瑜亦不能面见孙策，而但闻其母与弟述策之言。与白帝城托孤者，又是一样局面。瑜顿首曰：“愿以肝脑涂地，报知己之恩！”权曰：“今承父兄之业，将何策以守之？”瑜曰：“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为今之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也。”权曰：“先兄遗言，内事托子布，外事全赖公瑾。”瑜曰：“子布贤达之士，足当大任。瑜不才，恐负倚托之重，愿荐一人以辅将军。”才如周郎，而能推贤让能，是其大过人处。权问何人。瑜曰：“姓鲁，名肃，字子敬，临淮东川人也。周瑜始荐张昭于孙策，今又荐鲁肃于孙权，始终以荐人为主，妙。此人胸怀韬略，腹隐机谋。早年丧父，事母至孝。其家极富，常散财以济贫乏。瑜为居巢长之时，将数百人过临淮，因乏粮，闻鲁肃家有两困米，各三千斛，因往求助。肃即指一困相赠，其慷慨如此。孝亲笃友，轻财好施，此等人岂易于富翁中求之？○能孝亲笃友，则必能忠君矣。能轻财好施，则必不私其家以负国矣。平生好击剑骑射。寓居曲阿，祖母亡，还葬东城。其友刘子扬欲约彼往巢湖投郑宝，肃尚踌躇未往。今主公可速召之。”权大喜，即命周瑜往聘。

瑜奉命亲往，见肃叙礼毕，具道孙权相慕之意。肃曰：“近刘子扬约某往巢湖，某将就之。”瑜曰：“昔马援对光武云：‘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马援舍隗嚣而从光武，鲁肃亦当舍郑宝而从孙权。今吾孙将军亲贤礼士，纳奇录异，世所罕有。足下不须他计，只同我往投东吴为是。”肃从其言，遂同周瑜来见孙权。权甚敬之，与之谈论，终日不倦。

一日，众官皆散，权留鲁肃共饮至晚，同榻抵足而卧。极似李邕侯见唐肃宗时。夜半，权问肃曰：“方今汉室倾危，四方纷扰。孤承父兄馀业，思为桓、文之事^[11]，君将何以教我？”肃曰：“昔汉高祖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12]，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项羽，许贡以孙策比项羽，是言其骁勇；鲁肃以曹操比项羽，是言其跋扈。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今乘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天下大势已了

然胸中，其识见不在孔明以下。权闻言大喜，披衣起谢。

次日，厚赐鲁肃，并将衣服帋帐等物赐肃之母。君能推其孝以及臣，则臣必将推其孝以及君。肃又荐一人见孙权：此人博学多才，事母至孝，君能孝，则所用之臣亦孝；臣能孝，则所荐之人亦孝。复姓诸葛，名瑾，字子瑜，琅琊南阳人也。权拜之为上宾。瑾劝权勿通袁绍，且顺曹操，然后乘便图之。权依言，乃遣陈震回，以书绝袁绍。了前案。○孙策本欲通绍而攻曹，今权乃通曹而绝绍，机谋转变，倏忽不同。

却说曹操闻孙策已死，欲起兵下江南，侍御史张紘谏曰：用张紘谏，妙。“乘人之丧而伐之，既非义举，若其不克，弃好成仇。不如因而善遇之。”操然其说，乃即奏封孙权为将军，兼领会稽太守；即令张紘为会稽都尉，赍印往江东。后文曹操独留华歆，而此处不留张紘者，以紘之兄弟久事东吴，终不为操用耳。孙权大喜，又得张紘回吴，即命与张昭同理政事。张紘又荐一人于孙权：此人姓顾，名雍，字元叹，乃中郎蔡邕之徒，又是一孝子之徒。其为人少言语，不饮酒，严厉正大。雍性不饮酒，孙权尝曰：“顾公在座，使人不乐。”其人之严正可知。权以为丞，行太守事。自是孙权威震江东，深得民心。

且说陈震回见袁绍，具说：“孙策已亡，孙权继立，曹操封之为将军，结为外应矣。”袁绍大怒，遂起冀、青、幽、并等处人马七十馀万，复来攻取许昌。正是：

江南兵革方休息，
冀北干戈又复兴。

未知胜负若何，且听下文分解。

[1] 江湄（méi）：江岸。此指长江两岸。

[2] 鹤氅（chǎng）：鸟羽制成的裘。用作外套。

[3] 縲绁（léi xiè）：捆绑犯人的绳索。引申为牢狱。

[4] 区处：处理，筹划安排。

[5] 械系：戴上镣铐，拘禁起来。

[6] 禳（ráng）：除去邪恶或灾异。

[7] 靖：安定。

[8] 设醮（jiào）：道士设立道场祈福消灾。

[9] 颐（yí）：下巴。

[10] 禄祚（zuò）：福禄。

[11] 桓、文之事：即霸业。桓、文，指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和晋文公。

[12] 义帝：即楚义帝，名熊心。秦二世二年（前208）夏六月，被楚地反秦义军首领项梁等拥立为王，号“楚怀王”。秦朝灭亡后，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

第三十回

战官渡本初败绩 劫乌巢孟德烧粮

当曹操攻吕布之时，袁绍可以全师袭许都而不袭，一失也。当曹操攻刘备之时，袁绍又可以全师袭许都而不袭，是再失也。迨吕布已灭，刘备已败，然后争之，斯已晚矣。然苟能以全师屯官渡而拒其前，以偏师袭许都而断其后，未尝不可以取胜，而绍又不为，是三失也。既已失之于始，谅不能得之于终，此田丰之所以知其必败耳。

项羽与高帝约割鸿沟以王，而高帝欲归，若非张良劝之勿归，楚、汉之胜负未可知也。今袁绍与曹操相拒于官渡，而操以乏粮而欲归，若非荀彧劝之勿归，袁、曹之胜负亦未可知也。读书至此，正是大关目处。如布棋者，满盘局势，所争只在一着而已。袁绍善疑，曹操亦善疑。然曹操之疑，荀彧决之而不疑，所以胜也；袁绍之疑，沮授决之而仍疑，许攸决之而愈疑，所以败也。曹操疑所疑，亦能信所信。韩猛之粮，不疑其诱敌；许攸之来，不疑其诈降，所以胜也。袁绍疑所不当疑，又信所不当信。见曹操致荀彧之书，则疑其虚；见审配罪许攸之书，则信其实；听许攸袭许都之语，则疑其诈；听郭图谮张郃之语，则信其真：所以败也。一败于白马而颜良死，再败于延津而文丑亡，犹小败耳。至三败，而七十万大军止存八百馀骑。前者“十胜”、“十败”之说，不于此大验乎哉！

凡用兵之法，以粮为重。然于己之粮，有弃之者矣；于人之粮，亦有弃之者矣。或两军相当，我弃我粮以诱敌，敌争取我粮则必乱，敌乱则我胜，我胜则粮仍归我，是弃未尝弃也。或大敌猝至，我欲坚壁，坚壁则必清野，清野则必自焚其积，不焚则粮为敌资，焚之则敌无所取，是非弃我粮，实断寇粮也。若夫粮之在敌，可劫则劫之，劫之而我因粮于敌，是敌粮皆我粮也。不可劫则焚之，劫之不尽，则我小受其利，而敌未必大损，焚之则敌之大损，即我之大利，是焚胜于劫也。总之以少攻多，以弱攻强，非用奇不能取胜。故高帝有给汉粮之萧何，不可无烧楚粮之彭越。曹操有能应粮之荀彧，不可无请烧粮之许攸。

高帝踞床跣足而见英布，是过为傲慢，以挫其气；曹操披衣跣足而

迎许攸，是过为殷勤，以悦其心。一则善驾驭，一则善结纳。其术不同，而其能用人则同也。光武焚书以安反侧，是恕之于人心既定之后；曹操焚书以靖众疑，是忍之于人心未定之时。一则有度量，一则有权谋。其事同，而其所以用心不同也。帝王有帝王气象，奸雄有奸雄心事，真是好看。

袁绍兵多，可分之以袭许昌；曹操兵少，安能分之以袭邳郡，并取黎阳乎？故许攸之献计袁绍，是欲以实计破曹操，使曹操不及知之；荀攸之献计曹操，是欲以虚声恐袁绍，正欲使袁绍知之。此兵家虚虚实实之大不同者。《三国》一书，直可作《武经七书》读。

韩信、陈平初皆在楚，而项羽驱之入汉；许攸、张郃初皆事袁，而本初驱之归曹。良可叹也。其驱之不动者，在楚唯有范增，在袁惟有沮授而已。呜呼，如增、如授，能有几人哉！

却说袁绍兴兵望官渡进发，夏侯惇发书告急。曹操起军七万，前往迎敌，留荀彧守许都。绍兵临发，田丰从狱中上书谏曰：“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田丰第一次请缓战，第二次请急战，今第三、第四次皆请勿战，确有斟酌。逢纪谮曰：“主公兴仁义之师，田丰何得出此不祥之语！”绍因怒，欲斩田丰。没主意。众官告免。绍恨曰：“待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若破了曹操，倒未必杀。正与后文反照。遂催军进发，旌旗遍野，刀剑如林。行至阳武，下定寨栅。沮授曰：“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彼军；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如我军。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若能旷以日月，则彼军不战自败矣。”知彼知我。此即贾诩劝李傕拒马腾之计也。绍怒曰：“田丰慢我军心，吾回日必斩之，汝安敢又如此！”叱左右：“将沮授锁禁军中，待我破曹之后，与田丰一体治罪！”田丰意在不战，沮授意在缓战。不战但可免败，缓战实可致胜，乃皆不见用而反见罪，惜哉！于是下令，将大军七十万，东西南北，周围安营，连络九十馀里。

细作探知虚实，报至官渡，曹军新到，闻之皆惧。曹操与众谋士商议。荀彧曰：“绍军虽多，不足惧也。我军俱精锐之士，无不一以当十。但利在急战。若迁延日月，粮草不敷，事可忧矣。”所见与沮授同。此用而彼不用者，所遇之主异耳。操曰：“所言正合吾意。”遂传令军将鼓噪而进。绍军来迎，两边排成阵势。审配拨弩手一万，伏于两翼；弓箭手五千，伏于门旗内：约炮响齐发。

三通鼓罢，袁绍金盔金甲，锦袍玉带，立马阵前。左右摆列着张郃、高览、韩猛、淳于琼等诸将，旌旗节钺，甚是严整。曹阵上门旗开

处，曹操出马。许褚、张辽、徐晃、李典等各持兵器，前后拥卫。前写二人交战，俱未亲身对垒。此番方是大决雌雄。曹操以鞭指袁绍曰：“吾于天子之前，保奏你为大将军，今何故谋反？”绍怒曰：“汝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恶罪弥天，甚于莽、卓，乃反诬人造反耶！”操曰：“吾今奉诏讨汝！”绍曰：“吾奉衣带诏讨贼！”只此七字，抵得一篇陈琳檄文。操怒，使张辽出战。张郃跃马来迎。二将斗了四五十合，不分胜负，曹操见了暗暗称奇。为后收用张郃伏笔。许褚挥刀纵马直出助战，高览挺枪接住。四员将捉对儿厮杀。曹操令夏侯惇、曹洪各引三千军，齐冲彼阵。审配见曹军来冲阵，便令放起号炮：两下万弩并发，中军内弓箭手一齐拥出阵前乱射。袁军惯以箭取胜，此北人长技也。曹军如何抵敌，望南急走。袁绍驱兵掩杀，曹军大败，尽退至官渡。

袁绍移军逼近官渡下寨，审配曰：“今可拨兵十万守官渡，就曹操寨前筑起土山，令军人下视寨中放箭。操若弃此而去，吾得此隘口，许昌可破矣。”亦是好计。绍从之，于各寨内选精壮军人，用铁锹土担，齐来曹操寨边垒土成山。曹营内见袁军堆筑土山，欲待出去冲突，被审配用弩手当住咽喉要路，不能前进。十日之内，筑成土山五十馀座，上立高橰¹，分拨弓箭手于其上射箭。曹军大惧，皆顶着遮箭牌守御。土山上一声梆子响处，箭下如雨，前之箭自北而南，今之箭则自上而下。曹军皆蒙楯伏地，袁军呐喊而笑。呐喊与笑相连，此等军声从来未有。

曹操见军慌乱，集众谋士问计。刘晔进曰：“可作发石车以破之。”以石御箭，妙计。操令晔进车式，连夜造发石车数百乘，分布营墙内，正对着土山上云梯，候弓箭手射箭时，营内一齐拽动石车，炮石飞空，往上乱打。人无躲处，弓箭手死者无数。袁军皆号其车为“霹雳车”，箭自上而下，则谓之雨；石自下而上，则谓之雷。雨从天降，雷自地起。由是袁军不敢登高射箭。审配又献一计：令军人用铁锹暗打地道，直透曹营内，号为“掘子军”。霹雳车是震，为雷；掘子军又是坤，为地矣。曹兵望见袁军于山后掘土坑，报知曹操，操又问计于刘晔。晔曰：“此袁军不能攻明而攻暗，发掘伏道，欲从地下透营而入耳。”不能自上而下，又将自下而上。操曰：“何以御之？”晔曰：“可绕营掘长堑，则彼伏道无用也。”兵在山上，御之以石；兵在地中，御之以水，计更妙。操连夜差军掘堑。袁军掘伏道到堑边，果不能入，空费军力。

却说曹操守官渡，自八月起至九月终，军力渐乏，粮草不继。意欲弃官渡退回许昌，迟疑未决，乃作书遣人赴许昌问荀彧。彧以书报之。此袁、曹成败关头。书略曰：

承尊命，使决进退之疑。愚以袁绍悉众聚于官渡，欲与明公决胜负，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绍军虽众，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济？今军实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惟明公裁察焉。曹操此时进则胜，退则败，文若一书，关系非小。

曹操得书大喜，令将士效力死守。绍军约退三十馀里，操遣将出营巡哨，有徐晃部将史涣获得袁军细作，解见徐晃。晃问其军中虚实，答曰：“早晚大将韩猛运粮至军前接济，先令我等探路。”徐晃便将此事报知曹操。荀攸曰：“韩猛匹夫之勇耳。若遣一人引轻骑数千，从半路击之，断其粮草，绍军自乱。”我军缺粮，则必断敌之粮，自是军家要着。操曰：“谁人可往？”攸曰：“即遣徐晃可也。”操遂差徐晃将带史涣并所部兵先出，后使张辽、许褚引兵救应。

当夜韩猛押粮车数千辆解赴绍寨，正走之间，山谷内徐晃、史涣引军截住去路。韩猛飞马来战，徐晃接住厮杀，史涣便杀散人夫，放火焚烧粮车。此是第一次烧粮，小试其端。韩猛抵当不住，拨回马走，徐晃催军烧尽辎重。袁绍军中望见西北上火起，正惊疑间，败军报来粮草被劫，绍急遣张郃、高览去截大路。正遇徐晃烧粮而回，恰欲交锋，背后张辽、许褚军到。两下夹攻，杀散袁军。四将合兵一处，回官渡寨中。曹操大喜，重加赏劳。又分军于寨前结营，为犄角之势。

却说韩猛败军还营，绍大怒，欲斩韩猛，众官劝免。审配曰：“行军以粮食为重，不可不用心提防。乌巢乃屯粮之处，必得重兵守之。”韩猛所运是行粮，乌巢所积是坐粮。一是粮之小者，一是粮之大者。因失小，故思防大。袁绍曰：“吾筹策已定。汝可回邺都监督粮草，休教缺乏。”审配领命而去。袁绍遣大将淳于琼，部领督将眭元进、韩菖子、吕威璜、赵睿等，引二万人马守乌巢。那淳于琼性刚好酒，军士多畏之；既至乌巢，终日与诸将聚饮。楚国子反以饮酒误事，淳于琼者将毋同？

且说曹操军粮告竭，急发使往许昌，教荀彧作速措办粮草，星夜解赴军前接济。使者赍书而往，行不止三十里，被袁军捉住，缚见谋士许攸。袁家细作为徐晃所获，曹家使者为许攸所获，正复相似。乃操能用晃，而绍不能用攸，为之一叹。那许攸字子远，少时曾与曹操为友，此时却在袁绍处为谋士。先叙明许攸来历。当下搜得使者所赍曹操催粮书信，径来见绍，曰：“曹操屯军官渡，与我相持已久，许昌必空虚。若

分一军星夜掩袭许昌，则许昌可拔，而操可擒也。今操粮草已尽，正可乘此机会，两路击之。”此计若行，操无葬身之地矣。绍曰：“曹操诡计极多，此书乃诱敌之计也。”与吕布不用陈宫之谋前后一辙。攸曰：“今若不取，后将反受其害。”

正话间，忽有使者自邳郡来，呈上审配书。荀彧答书于曹操，审配致书于袁绍，亦复相似。书中先说运粮事，后言：“许攸在冀州时，尝滥受民间财物，且纵令子侄辈多科税，钱粮入己。今已收其子侄下狱矣。”因运粮便借钱粮事寻出罪案，而又加以滥受民财一款，恶甚。绍见书大怒曰：“滥行匹夫，尚有面目于吾前献计耶！善用人者，使贪使诈，即攸果滥行，其计自是可用。独不闻陈平有受金之谤，而高祖捐金以予之乎？汝与曹操有旧，想今亦受他财贿，为他作奸细啜赚吾军耳^[2]！此疑所不当疑，是教之投操也。本当斩首，今权且寄头在项。可速退出，今后不许相见！”许攸出，仰天叹曰：“忠言逆耳，竖子不足与谋！吾子侄已遭审配之害，吾何颜复见冀州之人乎？”遂欲拔剑自刎。此处不即写投操，又作一曲折，妙。左右夺剑劝曰：“公何轻生至此！袁绍不纳直言，后必为曹操所擒。公既与曹公有旧，何不弃暗投明？”投操之计，反出自左右，写得曲折。只这两句言语，点醒许攸，于是许攸径投曹操。后人诗叹曰：

本初豪气盖中华，
官渡相持枉叹嗟。
若使许攸谋见用，
山河争得属曹家？

却说许攸暗步出营，径投曹寨，伏路军人拿住。攸曰：“我是曹丞相故友，快与我通报，说南阳许攸来见。”军士忙报入寨中。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3]。荀彧所谓体任自然，与绍繁礼多仪者异也。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看老奸何等殷勤。攸慌扶起曰：“公乃汉相，吾乃布衣，何谦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岂敢以名爵相上下乎！”袁绍怒骂之，而曹操敬礼之，许攸安得不堕其术中耶？攸曰：“某不能择主，屈身袁绍，言不听，计不从。今特弃之，来见故人，愿赐收录。”操曰：“子远肯来，吾事济矣！愿即教我以破绍之计。”攸曰：“吾曾教袁绍以轻骑乘虚袭许都，首尾相攻。”操欲求破绍之计，攸乃先说明破操之计，妙妙。操大惊曰：“若袁绍用子言，吾事败矣！”攸曰：“公今军粮尚有几何？”问得妙。操曰：“可支一年。”诞得妙。攸笑曰：“恐未

必。”冷，妙。操曰：“有半年耳。”渐减，妙。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吾以诚相投，而公见欺如是，岂吾所望哉！”文势至此又一曲折。操挽留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既云实诉，仍是虚言，妙甚。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又冷，妙。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却又道“朋友有信”。遂附耳低言曰：好做作。“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曹操口中渐渐减来，凡作四番跌顿。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大声说破，正对附耳低言，妙。操愕然曰：“何以知之？”攸乃出操与荀彧之书以示之曰：“此书何人所写？”摹写逼真。操惊问曰：“何处得之？”攸以获使之事相告。先问粮，然后出书；先出书，然后说得书缘故：亦作两番跌顿。操执其手曰：“子远既念旧交而来，愿即有以教我。”攸曰：“明公以孤军抗大敌，而不求急胜之方，此取死之道也。与荀彧书中之意略同。攸有一策，不过三日，使袁绍百万之众，不战自破。明公还肯听否？”妙在不即说出何策。操喜曰：“愿闻良策。”攸曰：“袁绍军粮辎重，尽积鸟巢，今拨淳于琼守把。琼嗜酒无备。公可选精兵，诈称袁将蒋奇领兵到彼护粮，乘间烧其粮草辎重，则绍军不三日将自乱矣。”烧韩猛所运之粮，不如烧鸟巢所屯之粮。操大喜，重待许攸，留于寨中。留许攸于寨中，是曹操精细处。

次日，操自选马步军士五千，准备往鸟巢劫粮。张辽曰：“袁绍屯粮之所，安得无备？丞相未可轻往，恐许攸有诈。”以张辽衬出曹操之知人。文势至此，又作一曲。操曰：“不然，许攸此来，天败袁绍。今吾军粮不给，难以久持，若不用许攸之计，是坐而待困也。善于料己。彼若有诈，安肯留我寨中？善于料人。○然则操之留攸于寨，正所以试之也。且吾亦欲劫寨久矣。又为后文伏笔。今劫粮之举，计在必行，君请勿疑。”辽曰：“亦须防袁绍乘虚来袭。”将欲劫人，先防人来劫我，亦是兵家要着。操笑曰：“吾已筹之熟矣。”便教荀攸、贾诩、曹洪同许攸守大寨，同许攸守寨，又是精细处。夏侯惇、夏侯渊领一军伏于左，曹仁、李典领一军伏于右，以备不虞。教张辽、许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后，操自引诸将居中，居者分左右，行者分前后，有法。共五千人马，尽打着袁绍旗号。军士皆束草负薪，人衔枚^[4]，马勒口，黄昏时望鸟巢进发。是夜星光满天。忙中偏有此闲笔。

且说沮授被袁绍拘禁在军中，是夜因见众星朗列，乃命监者引出中庭，仰观天象。忽见太白逆行^[5]，侵犯牛、斗之分，正欲叙曹操烧粮，却忽叙沮授观星，奇妙。大惊曰：“祸将至矣！”遂连夜求见袁绍。时绍已醉卧，听说沮授有密事启报，唤入问之。授曰：“适观天象，见太白

逆行于柳、鬼之间，流光射入牛、斗之分⁶，恐有贼兵劫掠之害。乌巢屯粮之所，不可不隄备。宜速遣精兵猛将，于间道山路巡哨，免为曹操所算。”前若用许攸之言，则绍可以胜；今若用沮授之言，则绍犹不至于败。文势至此，又作一曲。绍怒叱曰：“汝乃得罪之人，何敢妄言惑众！”因叱监者曰：“吾令汝拘囚之，何敢放出！”遂命斩监者，别唤人监押沮授。袁绍一误再误，天下事能堪几误耶！授出，掩泪叹曰：“我军亡在旦夕，我尸骸不知落何处也！”为后曹操殡葬沮授作反照。后人诗叹曰：

逆耳忠言反见仇，
独夫袁绍少机谋。
乌巢粮尽根基拔，
犹欲区区守冀州。

却说曹操领兵夜行，前过袁绍别寨，寨兵问是何处军马，操使人应曰：“蒋奇奉命往乌巢护粮。”此是假蒋奇大赚真淳于。袁军见是自家旗号，遂不疑惑。凡过数处，皆诈称蒋奇之兵，并无阻碍。略得妙。及到乌巢，四更已尽，前云黄昏进发，此云四更已尽，时候一些不乱，细甚。操教军士将束草周围举火，众将校鼓噪直入。时淳于琼方与众将饮了酒醉卧帐中，绍醉卧，琼亦醉卧，是君是臣。闻鼓噪之声，连忙跳起问：“何故喧闹？”言未已，早被挠钩拖翻。醉汉倒了。眭元进、赵睿运粮方回，见屯上火起，急来救应。曹军飞报曹操，说：“贼兵在后，请分军拒之。”操大喝曰：“诸将只顾奋力向前，待贼至背后，方可回战！”有进无退，真善用兵。于是众军将无不争先掩杀，一霎时火焰四起，烟迷太空。眭、赵二将驱兵来救。操勒马回战，二将抵敌不住，皆被曹军所杀，粮草尽行烧绝。前后两番烧粮，前是小粮，此是大粮。淳于琼被擒见操，操命割去其耳鼻手指，缚于马上，放回绍营以辱之。醉汉此时想已醒矣。

却说袁绍在帐中，闻报正北上火光满天，不信星光，遂有火光。知是乌巢有失，急出帐召文武各官，商议遣兵往救。此时何不放出沮授耶？此时不放沮授，则知后日必杀田丰。张郃曰：“某与高览同往救之。”郭图曰：“不可。曹军劫粮，曹操必然亲往；操既自出，寨必空空。可纵兵先击曹操之寨，操闻之必速还。此孙臧‘围魏救韩’之计也。”计非不佳，惜已为张辽所料。张郃曰：“非也。曹操多谋，外出必为内备，以防不虞。郃之言正与辽之计相合。今若攻操营而不拔，琼等见获，吾属皆被擒矣。”郭图曰：“曹操只顾劫人，岂留兵在寨耶！”再

三请劫曹营。绍乃遣张郃、高览引军五千，往官渡击曹营；遣蒋奇领兵一万，往救乌巢。使真蒋奇去敌假蒋奇。○若此时并力尽去救乌巢，则粮或不至尽烧。绍不听郃言，是一误、再误而又三误矣。

且说曹操杀散淳于琼部卒，尽夺其衣甲旗帜，伪作淳于琼部下败军回寨。至山僻小路，正遇蒋奇军马。奇军问之，称是乌巢败军奔回，前是假蒋奇去赚真淳于，此又是假淳于来赚真蒋奇，妙。奇遂不疑，驱马径过。张辽、许褚忽至，大喝：“蒋奇休走！”奇措手不及，被张辽斩于马下，尽杀蒋奇之兵。又使人当先伪报云：“蒋奇已自杀散乌巢兵了。”袁绍因不复遣人接应乌巢，只添兵往官渡。既以假淳于赚真蒋奇，又以死蒋奇赚活袁绍，愈出愈幻。

却说张郃、高览攻打曹营，左边夏侯惇，右边曹仁，中路曹洪，一齐冲出：三下攻击，袁军大败。比及接应军到，曹操又从背后杀来，四下围住掩杀，张郃、高览夺路走脱。袁绍收得乌巢败残军马归寨，见淳于琼耳鼻皆无，手足尽落。绍问：“如何失了乌巢？”败军告说：“淳于琼醉卧，因此不能抵敌。”绍怒，立斩之。郭图恐张郃、高览回寨证对是非，先于袁绍前谮曰：“张郃、高览见主公兵败，心中必喜。”绍曰：“何出此言？”图曰：“二人素有降曹之意，今遣击寨，故意不肯用力，以致损折士卒。”审配之书，是驱谋士以资敌；郭图之谮，又驱猛将以资敌矣。绍大怒，遂遣使急召二人归寨问罪。没主意。郭图先使人报二人云：“主公将杀汝矣。”极力驱之。及绍使至，高览问曰：“主公唤我等为何？”使者曰：“不知何故。”览遂拔剑斩来使。郃大惊，览曰：“袁绍听信谗言，必为曹操所擒，吾等岂可坐而待死？不如去投曹操。”郃曰：“吾亦有此心久矣。”于是二人领本部兵马，往曹操寨中投降。曹操既得许攸，又得二将，非曹得之，乃绍弃之耳。夏侯惇曰：“张、高二人来降，未知虚实。”操曰：“吾以恩遇之，虽有异心，亦可变矣。”老奸。遂开营门命二人入。二人倒戈卸甲，拜伏于地。操曰：“若使袁绍肯从二将军之言，不至有败。今二将军肯来相投，如微子去殷^[1]，韩信归汉也。”纯用甘言抚慰，是老奸惯家。遂封张郃为偏将军、都亭侯，高览为偏将军、东莱侯，二人大喜。既慰以甘言，又縻以好爵，二人安得不堕其术中？

却说袁绍既去了许攸，又去了张郃、高览，又失了乌巢粮，军心惶惶。许攸又劝曹操作速进兵，张郃、高览请为先锋，袁家人都为曹家用，可发一叹。操从之。即令张郃、高览领兵往劫绍寨。以敌攻敌。○应前“吾久欲劫寨”句。当夜三更时分，出军三路劫寨，混战到明，各自

收兵，绍军折其大半。略得好。荀攸献计曰：“今可扬言调拨人马，一路取酸枣、攻邴郡，一路取黎阳，断袁兵归路。袁绍闻之，必然惊惶，分兵拒我。我乘其兵动时击之，绍可破也。”许攸劝绍袭许昌是实话，荀攸劝操袭邴郡、黎阳是虚话，一实一虚，各是妙策。○先乱其心、分其势，然后乘其动而击之，此以少胜多之法。操用其计，使大小三军，四远扬言。绍军闻此信，来寨中报说：“曹操分兵两路：一路取邴郡，一路取黎阳去也。”绍大惊，急遣袁尚分兵五万救邴郡，辛明分兵五万救黎阳，连夜起行。不出所料。曹操探知袁绍兵动，便分大队军马，八路齐出，直冲绍营。袁军俱无斗志，四散奔走，遂大溃。袁绍披甲不迭，单衣幅巾上马^[8]，与前“金盔金甲、锦袍玉带，立马阵前”，相映成趣。幼子袁谭后随。张辽、许褚、徐晃、于禁四员将引军追赶袁绍，绍急渡河，尽弃图书、车仗、金帛，止引随行八百余骑而去。袁绍官渡之败，与曹操赤壁之败，一样狼狈之极。操军追之不及，尽获遗下之物。所杀八万余人，血流盈沟，溺水死者不计其数。操获全胜，将所得金宝缎匹，给赏军士。于图书中检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奸雄可爱。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光武尝焚书，使反侧于自安，曹操颇学此法。

却说袁绍兵败而奔，沮授因被囚禁，急走不脱，为曹军所获，擒见曹操。操素与授相识。授见操，大呼曰：“授不降也！”沮授与许攸皆为操故人，乃攸降而授不降，人品特绝。操曰：“本初无谋，不用君言，君何尚执迷耶？吾若早得足下，天下不足虑也。”因厚待之，留于军中。授乃于营中盗马，欲归袁氏。操怒，乃杀之，授至死神色不变。有人如此，可谓群空冀北。操叹曰：“吾误杀忠义之士也！”命厚礼殓殓，为建坟安葬于黄河渡口，题其墓曰：“忠烈沮君之墓”。袁绍不能识而曹操识之，为之一叹。后人诗赞曰：

河北多名士，忠贞推沮君。
凝眸知阵法，仰面识天文。
至死心如铁，临危气似云。
曹公钦义烈，特与建孤坟。

操下令攻冀州。正是：

势弱只因多算胜，
兵强却为寡谋亡。

未知胜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櫓：没有顶盖的望楼。

[2] 啜赚：撮弄，哄骗。

[3] 跣（xiǎn）足：光着脚。

[4] 衔枚：横衔枚于口中，以防喧哗或叫喊。枚，形如筷子，两端有带，可系于颈上。

[5] 太白：即金星。古星象家以为太白星主杀伐，故多以喻兵戎。

[6] 柳、鬼、牛、斗：皆为二十八星宿中的星宿名。

[7] 微子去殷：微子为商末纣王的庶兄，因纣王无道，微子屡谏不听，于是出走离开了商。

[8] 幅巾：古代男子以全幅细绢裹头的头巾。

第三十一回

曹操仓亭破本初 玄德荆州依刘表

前陈琳檄中未及衣带诏一事，以尔时董承谋未泄，故诏未宣布耳。及官渡之战，袁绍声言曰：“吾奉衣带诏讨贼！”此语差强人意，不劳陈琳再作檄文一篇矣。然犹未诵此诏于军前也。至玄德在军前将此诏朗诵一番，尤为痛快。《易》曰：“孚号有厉。”玄德有焉。大义所在，岂可以成败论之耶！

苏老泉读书至此而叹曰：此孟德、本初之所以兴亡乎！孟德既胜乌桓，曰：“吾所以胜者，幸也。前谏吾者，乃万全之策也。”遂赏谏者，曰：“后勿难言。”本初败于官渡，曰：“诸人闻吾败必相哀，惟田别驾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杀田丰。为明主谋而忠，其言虽不验而见褒；为庸主谋而忠，其言虽已验而见罪。何其不同如此哉！玄德势小，曹操不敢小觑之；本初势大，曹操偏能小觑之。然徐州之役，八面埋伏，是小题大做，固不敢小视玄德也；仓亭之战，十面埋伏，是大题大做，亦不敢小视本初也。狮子搏兔搏象，皆用全力，曹操可谓能兵矣。

刘备之于曹操，初与之为交而后与之为仇者也。刘备之于袁绍，初与之为敌而后托之为援者也。刘备之于吕布，初与之为敌而后与之为交，既与之为交而又与之为敌者也。刘备之于孙权，初托之为援而后与之为敌，既与之为敌而终托之为援者也。在徐州则先为主而后为客，在西川则先为客而后为主。惟其于刘表可谓始终如一，惜表之不足与有为耳。

刘备与诸将聚饮沙滩之时，惜众人，遣众人，正所以留众人也。亦如舅犯从重耳归晋国之时，辞公子，别公子，正所以要公子也。遣之而其心愈坚，辞之而其心愈固。一是患难方深，一是安乐将至；一是以君慰臣，一是以臣结主。虽是两样局面，却是一样方法。

此回有伏笔，有补笔，有转笔，有换笔。如袁氏谭、尚相争尚在后回，而在郭图口中先伏一笔；刘备投托孙权尚隔数卷，而在孙乾口中先伏一笔；檀溪跃马逃难亦在后文，而于蔡瑁口中先伏一笔：此伏笔之法

也。黄星垂象本桓帝时事，而于此方补一笔；袁绍爱幼子已见前回，尚未说明何人，而于此方补一笔；袁谭守青州已见前文，若袁熙、高幹之守幽、并，未经叙明，而于此方补一笔：此补笔之法也。袁绍兵败心灰，正议后嗣，忽因二子一甥来助，复与曹操相持，是忽转一笔；操欲乘势攻绍，忽因秋成在即，又因刘备来袭，回救许昌，是忽转一笔；刘备既投荆州，曹操欲攻刘表，忽因程昱之谏，置表而图绍，又忽转一笔：此转笔之法也。仓亭之战，曹操设计，袁绍中计，前后详叙两番，至汝南之袭，但叙刘备中计，不叙曹操设计，前隐后现，又换一样笔法；袁绍授剑，田丰伏剑，刘备投表，刘表接备，皆详叙两边，至刘备之败，则用实写，龚都之死，却用虚写，又换一样笔法：此换笔之法也。诸如此类，妙不可言。

却说曹操乘袁绍之败，整顿军马，迤迤追袭。袁绍幅巾单衣，引八百馀骑，奔至黎阳北岸，大将蒋义渠出寨迎接。绍以前事诉与义渠。义渠乃招谕离散之众，众闻绍在，又皆蚁聚，军势复振，议还冀州。军行之次，夜宿荒山。绍于帐中闻远远有哭声，军中闻夜哭，抵得唐人《塞上行》数篇。遂私往听之，却是败军相聚，诉说丧兄失弟、弃伴亡亲之苦，各各捶胸大哭，李华《吊古战场文》是闻鬼哭，袁绍此夜是闻人哭。皆曰：“若听田丰之言，我等怎遭此祸！”不骂袁绍，只哭想田丰，袁绍愈觉难堪。绍大悔曰：“吾不听田丰之言，兵败将亡，今回去，有何面目见之耶！”不因其言验而敬信之，乃因其言验而羞见之，谗人之言自此得入矣。次日，上马正行间，逢纪引军来接。绍对逢纪曰：“吾不听田丰之言，致有此败。吾今归去，羞见此人。”开之以谮端。逢纪因谮曰：“田丰在狱中闻主公兵败，抚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料！’”哭是耳闻，笑是传说。哭是实，笑是虚。袁绍大怒曰：“竖儒怎敢笑我！我必杀之！”逢纪之谮田丰，亦如郭图之谮张郃、高览，而绍皆信之，是当疑而不疑也。遂命使者赍宝剑先往冀州狱中杀田丰。晋惠公杀庆郑而后入，庆郑固有可死之罪也。袁绍杀田丰而后归，田丰有何可死之罪乎？

却说田丰在狱中，一日，狱吏来见丰曰：“与别驾贺喜。”用反击法，妙。丰曰：“何喜可贺？”狱吏曰：“袁将军大败而回，君必见重矣。”纯用反笔。丰笑曰：“吾今死矣！”奇。狱吏问曰：“人皆为君喜，君何言死也？”丰曰：“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贺得袁绍喜，方可贺得田丰喜。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知人必败，又知其必羞，田丰真知人哉！狱吏未信。忽使者赍剑至，传袁绍之命，欲取田丰之首，狱吏方惊。丰曰：“吾固知必死也。”狱吏皆流

泪。军士夜哭，是思活田丰；狱吏流泪，是惜死田丰。丰曰：“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此绍不识丰，非丰不识绍也。然丰不怨绍，只怨自己；怨自己，真深于怨绍也。乃自刎于狱中。后人诗曰：

昨朝沮授军中失，
今日田丰狱内亡。
河北栋梁皆折断，
本初焉不丧家邦！

田丰既死，闻者皆为叹惜。

袁绍回冀州，心烦意乱，不理政事。其妻刘氏劝立后嗣。兵败之后，忽然劝立后嗣，正为后文伏笔。绍所生三子：长子袁谭，字显思，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显奕，出守幽州；三子袁尚，字显甫，是绍后妻刘氏所生，生得形貌俊伟，绍甚爱之，因此留在身边。方知前日因幼子患病而不肯发兵，正是此人。自官渡兵败之后，刘氏劝立尚为后嗣，绍乃与审配、逢纪、辛评、郭图四人商议。原来审、逢二人向辅袁尚，辛、郭二人向辅袁谭，四人各为其主。一家之中，又分二党。当下袁绍谓四人曰：“今外患未息，内事不可不早定，吾将议立后嗣：长子谭，为人性刚好杀；次子熙，为人柔懦难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礼贤敬士，吾欲立之。公等之意若何？”袁绍与刘表正是一流人。郭图曰：“三子之中谭为长，今又居外；主公若废长立幼，此乱萌也。目下军威稍挫，敌兵压境，岂可复使父子兄弟自相争乱耶？下回事早伏在此。主公且理会拒敌之策，立嗣之事，毋容多议。”言亦侃侃。袁绍踌躇未决。忽报袁熙引兵六万自幽州来，袁谭引兵五万自青州来，外甥高幹亦引兵五万自并州来，各至冀州助战。绍喜，再整人马来战曹操。立嗣之事，至此忽然放下，文势一顿。

时操引得胜之兵，陈列于河上，有土人簞食壶浆以迎之^[1]。操见父老数人，须发尽白，乃命入帐中赐坐，问之曰：“老丈多少年纪？”答曰：“皆近百岁矣。”操曰：“吾军士惊扰汝乡，吾甚不安。”父老曰：“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2]，辽东人殷馗善晓天文，夜宿于此，对老汉等言：‘黄星见于乾象，正照此间。后五十年，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3]。’前回于百忙中，忽叙沮授夜观天象；此回于百忙中，忽叙殷馗预卜星文。一是当时事，一是往年事，又各不同。今以年计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敛于民，民皆怨之。丞相兴仁义之兵，吊民伐罪，官渡一战，破袁绍百万之众，正应当时殷馗之言，兆民可望太平

矣。”操笑曰：“何敢当老丈所言？”遂取酒食绢帛赐老人而遣之。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鸡犬者，如杀人之罪。有时贱人如鸡犬，有时贵鸡犬如人，皆老奸权变处。于是军民震服。操亦心中暗喜。喜得恶。

人报袁绍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万，前至仓亭下寨。操提兵前进，下寨已定。次日，两军相对，各布成阵势。操引诸将出阵，绍亦引三子一甥及文官武将出到阵前。操曰：“本初计穷力尽，何尚不思投降？直待刀临项上，悔无及矣！”绍大怒，回顾众将曰：“谁敢出马？”袁尚欲于父前逞能，便舞双刀飞马出阵，来往奔驰。操指问众将曰：“此何人？”有识者答曰：“此袁绍三子袁尚也。”言未毕，一将挺枪早出，操视之，乃徐晃部将史涣也。两骑相交，不三合，尚拨马刺斜而走。史涣赶来，袁尚拈弓搭箭，翻身背射，正中史涣左目，坠马而死。袁绍见子得胜，挥鞭一指，大队人马拥将过来混战。大杀一场，各鸣金收军还寨。叙战处亦先作一顿。

操与诸将商议破绍之策，程昱献“十面埋伏”之计，劝操：“退军于河上，伏兵十队。诱绍追至河上，我军无退路，必将死战，可胜绍矣。”十面埋伏，是韩信破项羽之计；背水为阵，是韩信破陈馥之计。今抄两篇旧文字，合成一篇新文字。操然其计。左右各分五队。分左右妙。左：一队夏侯惇、二队张辽、三队李典、四队乐进、五队夏侯渊；右：一队曹洪、二队张郃、三队徐晃、四队于禁、五队高览。中军许褚为先锋。名为十面，却是十一队，名为十一队，却只是左右中三队。变化之极。

次日，十队先进，埋伏左右已定。至半夜，操令许褚引兵前进，中军先进。伪作劫寨之势。好。袁绍五寨人马一齐俱起，五寨十队，彼此相对。许褚回军便走，袁绍引军赶来，喊声不绝。比及天明，赶至河上，曹军无去路。操大呼曰：“前无去路，诸军何不死战！”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众军回身奋力向前，许褚飞马当先，力斩十数将，袁军大乱。袁绍退军急回，背后曹军赶来。正行间，一声鼓响，左边夏侯渊，右边高览，两军冲出。第五队为第一。袁绍聚三子一甥，死冲血路奔走。又行不到十里，左边乐进，右边于禁杀出，第四队为第二。杀得袁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又行不到数里，左边李典，右边徐晃，两军截杀一阵。第三队为第三。袁绍父子胆丧心惊，奔入旧寨，令三军造饭。方欲待食，左边张辽，右边张郃，径来冲寨。第二队为第四。绍慌上马，前奔仓亭，人马困乏，欲待歇息，后面曹操大军赶来，忽说曹操大军，几疑忘却一队，不知其正是作顿跌也。袁绍舍命而走。正行之间，

右边曹洪，左边夏侯惇，挡住去路。第一队为第五。○以上队队分明，前用顺叙，后用倒出，不惟阵法纵横，笔法亦甚错落。绍大呼曰：“若不决死战，必为所擒矣！”奋力冲突，得脱重围，袁熙、高幹皆被箭伤。军马死亡殆尽。绍抱三子痛哭一场，不觉昏倒，众人急救，绍口吐鲜血不止，此时袁绍不即死，又作一顿。叹曰：“吾自历战数十场，不意今日狼狈至此，此天丧吾也！汝等各回本州，誓与曹贼一决雌雄！”便教辛评、郭图火急随袁谭前往青州整顿，恐曹操犯境；令袁熙仍回幽州，高幹仍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马以备调用。袁绍引袁尚等入冀州养病，令尚与审配、逢纪暂掌军事。此时立尚之意已决。

却说曹操自仓亭大胜，重赏三军。令人探察冀州虚实，细作回报，绍卧病在床，袁尚、审配紧守城池。袁谭、袁熙、高幹皆回本州。众皆劝操急攻之。操曰：“冀州粮食极广，审配又有机谋，未可急拔。现今禾稼在田，恐废民业，姑待秋成后取之未晚^[4]。”前与吕布相持，以岁荒解兵；今与袁绍相持，以秋成解兵。前此为军食计，今却为民食计，此皆老人拜迎之力也。正议间，忽荀彧有书到，报说：“刘备在汝南得刘辟、龚都数万之众，闻丞相提军出征河北，乃令刘辟守汝南，备亲自引兵乘虚来攻许昌。丞相可速回军御之。”忽然接入刘玄德，斗筭绝妙。操大惊，留曹洪屯兵河上，虚张声势，操自提大兵往汝南来迎刘备。前使刘岱、王忠当刘备而自当袁绍，今使曹洪当袁绍而自当刘备，又与前异。

却说玄德与关、张、赵云等引兵欲袭许都，行近穰山地面，正遇曹兵杀来，玄德便于穰山下寨。军分三队：云长屯兵于东南角上，张飞屯兵于西南角上，玄德与赵云于正南立寨。前曹兵分左右十队，今刘兵却分东南、西南、正南三队，相对成趣。曹操兵至，玄德鼓噪而出。操布成阵势，叫玄德打话。玄德出马于门旗下，操以鞭指骂曰：“吾待汝为上宾，汝何背义忘恩？”玄德曰：“汝托名汉相，实为国贼。吾乃汉室宗亲，奉天子密诏来讨反贼！”遂于马上朗诵衣带诏。读至此为之一快。操大怒，教许褚出战，玄德背后赵云挺枪出马，二将相交三十合，不分胜负。忽然喊声大震，东南角上云长冲突而来，西南角上张飞引军冲突而来，三处一齐掩杀。操军远来疲困，不能抵当，大败而走。玄德得胜回营。不是以少胜多，实是以逸胜劳。

次日，又使赵云搦战，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再使张飞搦战，操兵亦不出。玄德愈疑。此正曹操遣兵截龚都、袭汝南时也。于此却不叙明，令人测摸不出。忽报龚都运粮至，被曹军围住，玄德急令张飞去救。忽

又报夏侯惇引军抄背后径取汝南，不叙曹操一边发兵，单叙玄德一边闻报，省笔之法。玄德大惊曰：“若如此，吾前后受敌，无所归矣！”急遣云长救之。两军皆去。不一日，飞马来报，夏侯惇已打破汝南，刘辟弃城而走，云长现今被围。玄德大惊。又报张飞去救龚都，也被围住了。俱用虚笔，不用实叙。妙甚。玄德急欲回兵，又恐操兵后袭。忽报寨外许褚搦战，玄德不敢出战。

候至天明，教军士饱食，步军先起，马军后随，寨中虚传更点。玄德等离寨约行数里，转过土山，火把齐明，山头上大呼曰：“休教走了刘备！丞相在此专等！”来得突兀。玄德慌寻走路，赵云曰：“主公勿忧，但跟某来。”赵云挺枪跃马，杀开条路，玄德掣双股剑后随。正战间，许褚追至，与赵云力战。背后于禁、李典又至。玄德见势危，落荒而走。听得背后喊声渐远，玄德望深山僻路，单马逃生。捱到天明，侧首一彪军冲出，读至此为之一急。玄德大惊，视之，乃刘辟引败军千馀骑，护送玄德家小前来，孙乾、简雍、糜芳亦至，读至此为之一宽。诉说：“夏侯惇军势甚锐，因此弃城而走。曹兵赶来，幸得云长当住，因此得脱。”只在刘辟口中一叙，省却无数笔墨。玄德曰：“不知云长今在何处？”急问云长，妙。刘辟曰：“将军且行，却再理会。”不直说云长被围，最得慰人之法。

行到数里，一棒鼓响，前面拥出一彪人马，当先大将乃是张郃，大叫：“刘备快下马受降！”玄德方欲退后，只见山头上红旗麾动，一军从山坞内拥出，为首大将乃高览也。玄德两头无路，仰天大呼曰：“天何使我受此窘极耶！事势至此，不如就死！”欲拔剑自刎。读至此为之一急。刘辟急止之曰：“容某死战，夺路救君。”读至此为之一宽。言讫，便来与高览交锋。战不三合，被高览一刀砍于马下。先写刘辟之死，以衬赵云之勇。玄德正慌，方欲自战，读至此又为一急。高览后军忽然自乱，一将冲阵而来，枪起处，高览翻身落马，视之，乃赵云也。读至此又为一宽。玄德大喜。云纵马挺枪，杀散后队，又来前军独战张郃。郃与云战三十馀合，拨马败走。云乘势冲杀，却被郃兵守住山隘，路窄不得出。读至此又为一急。正夺路间，只见云长、关平、周仓引三百军到。两下夹攻，杀退张郃，各出隘口，占住山险下寨。读至此又为一宽。玄德使云长寻觅张飞。急寻张飞，又妙。原来张飞去救龚都，龚都已被夏侯渊所杀。飞奋力杀退夏侯渊，迤迤赶去，却被乐进引军围住。云长路逢败军，寻踪而去，杀退乐进，与飞同回见玄德。叙得简净。人报曹军大队赶来，玄德教孙乾等保护老小先行。玄德与关、张、赵云在后，且战且走。操见玄德去远，收军不赶。

玄德败军不满一千，狼狈而奔。西至一江，唤土人问之，乃汉江也，玄德权且安营。土人知是玄德，奉献羊酒，前老人献酒于曹操，是畏其胜；今土人献酒于玄德，是怜其败。胜时之酒易得，败时之酒难当。乃聚饮于沙滩之上。玄德叹曰：“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随刘备。备之命窘，累及诸君。今日身无立锥，诚恐有误诸君。君等何不弃备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数语呜咽慷慨，令人泣数行下。众皆掩面而哭。云长曰：“兄言差矣！昔日高祖与项羽争天下，数败于羽，后九里山一战成功，而开四百年基业。胜负兵家之常，何可自隳其志？”玄德此时不减高祖睢水、荥阳时矣。孙乾曰：“成败有所，不可丧志。此离荆州不远。刘景升坐镇九州，兵强粮足，更且与公皆汉室宗亲，何不往投之？”此处突然接入刘表，斗笋又妙。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某愿先往说之，使景升出境而迎主公。”不用备自往，却使表来迎，妙甚。玄德大喜，便令孙乾星夜往荆州。

到郡，入见刘表，礼毕，刘表问曰：“公从玄德，何故至此？”乾曰：“刘使君天下英雄，虽兵微将寡，而志欲匡扶社稷。汝南刘辟、龚都素无亲故，亦以死报之。明公与使君同为汉室之胄，今使君新败，欲往江东投孙仲谋，此句只是虚话，不意后文却成实事。乾僭言曰：‘不可背亲而向疏。荆州刘将军礼贤下士，士归之如水之投东，何况同宗也！’因此使君特使乾先来拜白，惟明公命之。”乾亦善为说词。表大喜曰：“玄德，吾弟也，久欲相会而不可得，今肯惠顾，实为幸甚。”蔡瑁谮曰：“不可。刘备先从吕布，后事曹操，近投袁绍，皆不克终，足可见其为人。今若纳之，曹操必加兵于我，枉动干戈。不如斩孙乾之首以献曹操，操必重待主公也。”先言刘备不可纳，次言曹操不可忤，后言杀孙乾以媚曹操，其言甚毒。孙乾正色曰：“乾非惧死之人也。刘使君忠心为国，非曹操、袁绍、吕布等比。前此相从，不得已也。今闻刘将军汉朝苗裔，谊切同宗，故千里相投。尔何献谗而妒贤如此耶？”刘表闻言，乃叱蔡瑁曰：“吾主意已定，汝勿多言。”蔡瑁惭恨而出。便伏后文谋害刘备事。刘表遂命孙乾先往报玄德，一面亲自出郭三十里迎接。玄德见表，执礼甚恭，表亦相待甚厚。玄德引关、张等拜见刘表，表遂与玄德等同入荆州，分拨院宅居住。表之迎备，与绍之迎备相同。然备之依绍，止是一人，今则与云长等同依刘表，比前又不同。

却说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荆州投奔刘表，便欲引兵攻之。程昱曰：“袁绍未除，而遽攻荆襄，倘袁绍从北而起，胜负未可知矣。不如还兵许都，养军蓄锐，待来年春暖，然后引兵先破袁绍，后取荆襄，南北之利，一举可收也。”前放下袁绍，转出刘备、刘表，今又放下二

刘，仍转入袁绍，俱斗筭妙处。操然其言，遂提兵回许都。至建安八年春正月，操复商议兴师。先差夏侯惇、满宠镇守汝南，以拒刘表，留曹仁、荀彧守许都，亲统大军前赴官渡屯扎。

且说袁绍自旧岁感冒^[6]吐血症候，今方稍愈，商议欲攻许都。审配谏曰：“旧岁官渡、仓亭之败，军心未振，尚当深沟高垒，以养军民之力。”前谏战者，田丰、沮授也；劝战者，郭图、审配也。今审配亦谏，大势可知。正议间，忽报曹操进兵官渡，来攻冀州。绍曰：“若候兵临城下，将至壕边，然后拒敌，事已迟矣。吾当自领大军出迎。”袁尚曰：“父亲病体未痊，不可远征，儿愿提兵前去迎敌。”绍许之。遂使人往青州取袁谭，幽州取袁熙，并州取高幹，四路同破曹操。正是：

才向汝南鸣战鼓，
又从冀北动征鼙。

未知胜负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1] 簋（dān）食壶浆：用簋装着饭食，用壶盛着浆汤。《孟子·梁惠王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簋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后用为犒师拥军的典故。簋，古代用来盛饭食的盛器。以竹或苇编成，圆形，有盖。

[2] 黄星：黄色的星。古代认为是祥瑞之兆。

[3] 真人：指统一天下的所谓真命天子。

[4] 秋成：秋季成熟，秋收。

[5] 隳：毁坏，废弃。

[6] 感冒：因受到刺激而引发疾病。

第三十二回

夺冀州袁尚争锋 决漳河许攸献计

君子观于袁氏之乱，而信古来图大事者，未有兄弟不协而能有济者也。桃园兄弟以异姓而如骨肉，固无论已。他如权之据吴，则有“汝不如我，我不如汝”之兄；操之开魏，则有“宁可无洪，不可无公”之弟。同心同德，是以能成帝业。彼袁氏者，绍与术既相左于前，谭与尚复相争于后，各自矛盾，以貽敌人之利，岂不重可惜哉！

善处人骨肉之间者，其惟王修乎！若执从父之见，则当以袁尚为嗣；若执立长之说，则当以袁谭为嗣。然使谭而能为泰伯，则尚可受之；谭而不能为泰伯，则尚不宜受之矣。使尚而能为叔齐，则谭可取之；尚而不能为叔齐，则谭不宜争之矣。故审配之助弟以攻兄者，非也；郭图之助兄以攻弟者，亦非也；惟王修之言，为金玉之论云。

甚矣，朋党之为祸烈也！以袁氏观之，初则众谋士立党，后则两公子亦立党。初则田丰、沮授为一党，审配、郭图为一党；后则郭图与审配又因谭、尚而分为二党，于是逢纪党审配，辛评又党郭图。甚至审配之侄背其叔而党其友，辛评之弟背其兄而党其仇。然则谓袁氏之亡，亡于朋党可也。

曹操决漳河以淹冀州与决泗水以淹下邳，前后两篇大约相类。然用水于南境不奇，用水于北境为奇；淹下邳之计出于曹操之谋士不奇，淹冀州之策即出于袁氏之旧臣为奇。且下邳之淹，止一水耳；若淹冀州，则先遏一水，通一水以运粮，然后决一水以破敌，是有三水矣。下邳之水，所以报濮阳之火，两家各用其一耳；若淹冀州，则先有却韩猛、烧乌巢之火于前，而乃有通白沟、决漳河之水于后，是一家兼用其两矣。

侯成以献酒被责而降曹，冯礼亦以饮酒被责而降曹。降曹同也，而一降于决水之后而不死，一降于决水之后而随死，则大异。魏续为友人抱愤而献门，审荣亦为友人抱愤而献门。献门同也，而吕布在城中而被执，袁尚在城外而未擒，则又异。就其极相类处，却有极不相类处，若有特特犯之而又特特避之者，真是绝妙文章。

观鸟巢之焚，令人追念易京楼之焚；观审配之死，令人追念耿武、关纪之死。一冀州耳，韩忽变而为袁，袁忽变而为曹。其始也，馥失之，瓚争之，而绍取之。其既也，谭失之，尚争之，而操取之。兴亡弹指，得丧转盼，夺人者，曾几何时而为人所夺。读书至此，为之三叹！

陈琳之檄，骂曹嵩，又骂曹腾，其骂也胜似杀矣。陶谦杀操之父，而操欲报仇；陈琳骂操之祖父，胜于杀操之祖父，而操不报仇，何也？曰：琳为袁绍而骂，则非琳骂之，而绍骂之也。绍为主而琳为从，不罪陈琳而归罪于袁绍，犹之不罪张闾而归罪于陶谦耳。虽然，使琳为曹操骂绍而为绍所获，则绍必杀琳。绍不能为此度外之事，而操独能为此度外之事。君子于此，益识袁、曹之优劣矣。

此回叙袁、曹相攻，各有三层转变：袁尚始欲救谭，既而不救，终而复救；袁谭始欲降曹，既而合尚，终复降曹；曹操始攻冀州，既攻荆州，后复仍攻冀州。诸如此类，皆不测之极。

却说袁尚自斩史涣之后，自负其勇，不待袁谭等兵至，遂自引兵数万出黎阳，与南军前队相迎。张辽当先出马，袁尚挺枪来战，不三合，架隔遮拦不住，大败而走。张辽乘势掩杀，袁尚不能主张^[1]，急急引军奔回冀州。袁绍闻袁尚败回，又受了一惊，旧病复发，吐血数斗，昏倒在地。尚之败，袁绍实纵之；绍之死，袁尚实速之也。刘夫人慌救入卧内，病势渐危。刘夫人急请审配、逢纪直至袁绍榻前，商议后事。绍但以手指而不能言。刘夫人曰：“尚可继后嗣否？”绍点头。袁绍此时即不点头，亦不容不立尚矣。审配便就榻前写了遗嘱。绍翻身大叫一声，又吐血斗馀而死。孙策死得磊磊落落，袁绍死得昏昏闷闷。后人诗曰：

累世公卿立大名，
少年意气自纵横。
空存俊杰三千客^[2]，
漫有英雄百万兵。
羊质虎皮功不就，
凤毛鸡胆事难成^[3]。
更怜一种伤心处，
家难徒延两弟兄。

袁绍既死，审配等主持发丧。刘夫人便将袁绍所爱宠妾五人尽行杀害，妒性猖獗矣。又恐其阴魂于九泉之下再与绍相见，痴极，可发一笑！乃髡其发，刺其面，毁其尸：其妒恶如此。妒至于鬼，妒亦奇矣。妒其生，故欲其死；如又妒其死，则何不亦从之死耶？我为人，而人终

不能防鬼；不若我亦为鬼，而鬼庶可以防鬼耳。袁尚恐宠妾家属为害，并收而杀之。惠帝见人毙而泣，今袁尚助母为虐，毋乃太甚。审配、逢纪立袁尚为大司马将军，领冀、青、幽、并四州牧，遣书报丧。此时袁谭已发兵离青州，知父死，便与郭图、辛评商议。图曰：“主公不在冀州，审配、逢纪必立显甫为主矣。当速行！”辛评曰：“审、逢二人必预定机谋。今若速往，必遭其祸。”袁谭曰：“若此当何如？”郭图曰：“可屯兵城外，观其动静，某当亲往察之。”谭依言。

郭图遂入冀州，见袁尚，礼毕，尚问：“兄何不至？”图曰：“因抱病在军中，不能相见。”尚既僭立，谭不奔丧。尚固不弟，谭亦不子。尚曰：“吾受父亲遗命，立我为主，加兄为车骑将军。目下曹军压境，请兄为前部，吾随后便调兵接应也。”图曰：“军中无人商议良策，愿乞审正南、逢元图二人为辅。”郭图索二谋士，欲去尚之左右手也。独不思谭而谋尚，乃自去其手足耶！尚曰：“吾亦欲仗此二人早晚画策，如何离得！”图曰：“然则于二人内遣一人去，何如？”尚不得已，乃令二人拈阄，拈着者便去。逢纪拈着，尚即命逢纪赍印绶，同郭图赴袁谭军中。

纪随图至谭军，见谭无病，心中不安，献上印绶。谭大怒，欲斩逢纪。郭图密谏曰：“今曹军压境，且只款留逢纪在此，以安尚心。待破曹之后，却来争冀州不迟。”谭从其言，即时拔寨起行，前至黎阳，与曹军相抵。谭遣大将汪昭出战，操遣徐晃迎敌。二将战不数合，徐晃一刀斩汪昭于马下。曹军乘势掩杀，谭军大败。谭收败军入黎阳，遣人求救于尚。原隰哀矣，兄弟求矣。尚与审配计议，只发兵五千余人相助。曹操探知救军已到，遣乐进、李典引兵于半路接着，两头围住，尽杀之。救如无救。袁谭知尚止拨军五千，又被半路坑杀^[4]，大怒，乃唤逢纪责骂。纪曰：“容某作书致主公，求其亲自来救。”谭即令纪作书，遣人到冀州致袁尚。尚与审配共议。配曰：“郭图多谋，前次不争而去者，为曹军在境也。今若破曹，必来争冀州矣。不如不发救兵，借操之力以除之。”是何言语？尚从其言，不肯发兵。前止少发兵，后竟不发兵，计愈左矣。使者回报，谭大怒，立斩逢纪，谮田丰之报。议欲降曹。

早有细作密报袁尚。尚与审配议曰：“使谭降曹，并力来攻，则冀州危矣。”乃留审配并大将苏由固守冀州，自领大军来黎阳救谭。第一次少发兵，第二次不发兵，第三次亲领兵。其反覆无常，酷肖其父。尚问军中：“谁敢为前部？”大将吕旷、吕翔兄弟二人愿去。亦是兄弟二

人，正与谭、尚映射。尚点兵三万，使为先锋，先至黎阳。谭闻尚自来，大喜，遂罢降曹之议。阅墙则阅，御侮则御，固兄弟之常理也。谭屯兵城中，尚屯兵城外，为犄角之势。

不一日，袁熙、高幹皆领军到城外，屯兵三处，每日出兵与操相持。尚屡败，操兵屡胜。至建安八年春二月，操分路攻打，袁谭、袁熙、袁尚、高幹皆大败，叙四路兵交战，却甚省笔。弃黎阳而走。操引兵追至冀州，谭与尚入城坚守，熙与幹离城三十里下寨，虚张声势。四路合成一路。操兵连日攻打不下。郭嘉进曰：“袁氏废长立幼，而兄弟之间权力相并，各自树党，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争。后来遗计定辽东，亦是此意。不如举兵南向荆州，征讨刘表，以候袁氏兄弟之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而定也。”正攻冀州，忽作一顿，匪夷所思。操善其言，命贾诩为太守，守黎阳；曹洪引兵守官渡。操引大军向荆州进兵。

谭、尚听知曹军自退，遂相庆贺。袁熙、高幹各自辞去。袁谭与郭图、辛评议曰：“我为长子，反不能承父业，尚乃继母所生，反承大爵，心实不甘。”不出郭嘉所料。图曰：“主公可勒兵城外，只做请显甫、审配饮酒，伏刀斧手杀之，大事定矣。”谭从其言。适别驾王修自青州来，谭将此计告之。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与他人争斗，断其右手，而曰我必胜，安可得乎？夫弃兄弟而不亲，天下其谁亲之？彼谗人离间骨肉，以求一朝之利，愿塞耳勿听也！”数语抵得一篇《棠棣》之诗。谭怒，叱退王修，使人去请袁尚。尚与审配商议，配曰：“此必郭图之计也。主公若往，必遭奸计，不如乘势攻之。”袁尚依言，便披挂上马，引兵五万出城。未有带五万人赴席者，为之一笑。

袁谭见袁尚引军来，情知事泄，亦即披挂上马，与尚交锋。尚见谭大骂。谭亦骂曰：“汝药死父亲，劈空造出一罪案。凡兄弟相争者，往往如此。篡夺爵位，今又来杀兄耶！”二人亲自交锋，岂复成兄弟也。袁谭大败。尚亲冒矢石，冲突掩杀。战操何其怯，追兄何其猛。谭引败军奔平原，尚收兵还。袁谭与郭图再议进兵，令岑璧为将，领兵前来。尚自引兵出冀州，两阵对圆，旗鼓相望。璧出骂阵，尚欲自战，大将吕旷拍马舞刀，来战岑璧。二将战无数合，旷斩岑璧于马下。谭兵又败，再奔平原。审配劝尚进兵，追至平原。谭抵当不住，退入平原，坚守不出。尚三面围城攻打。谭与郭图计议。图曰：“今城中粮少，彼军方锐，势不相敌。愚意可遣人投降曹操，使操将兵攻冀州，尚必还救。将军引兵夹击之，尚可擒矣。若操击破尚军，我因而敛其军实以拒操。操

军远来，粮食不继，必自退去。我可以仍据冀州，以图进取也。”一袁尚且不能胜，乃欲胜既破袁尚之曹操，恐无是理，但说得好听耳。谭从其言，始议降曹，既而合尚，今复从降曹之议。其没主意亦酷肖其父。问曰：“何人可为使？”图曰：“辛评之弟辛毗，又是兄弟二人，映射成趣。字佐治，见为平原令。此人乃能言之士，可命为使。”谭即召辛毗，毗欣然而至。谭修书付毗，使三千军送毗出境。毗星夜赍书往见曹操。

时操屯军西平伐刘表，表遣玄德引兵为前部以迎之。未及交锋，辛毗到操寨。见操礼毕，操问其来意，毗具言袁谭相求之意，呈上书信。操看书毕，留辛毗于寨中，聚文武计议。程昱曰：“袁谭被袁尚攻击太急，不得已而来降，不可准信。”吕虔、满宠亦曰：“丞相既引兵至此，安可复舍表而助谭？”荀攸曰：“三公之言未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有事，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不敢展足，其无四方之志可知矣。料刘表如见。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数十万，若二子和睦，共守成业，天下事未可知也。今乘其兄弟相攻，势穷而投我。我提兵先除袁尚，后观其变，并灭袁谭，天下定矣。此机会不可失也。”荀攸欲先灭尚而后灭谭，后来却先灭谭而后灭尚，变化不同。若说一句是一句，便是今日印板文字矣。

操大喜，便邀辛毗饮酒，谓之曰：“袁谭之降，真耶诈耶？袁尚之兵，果可必胜耶？”毗对曰：“明公勿问真与诈也，只论其势可耳。袁氏连年丧败，兵革疲于外，谋臣诛于内；兄弟谗隙⁵，国分为二；加之饥馑并臻，天灾人困，无问智愚，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灭袁氏之时也。今明公提兵攻邺，袁尚不还救，则失巢穴；若还救，则谭踵袭其后。以明公之威，击疲惫之众，如迅风之扫秋叶也。舍此之图而伐荆州，荆州丰乐之地，国和民顺，未可动摇。况四方之患，莫大于河北。河北既平，则霸业成矣。愿明公详之。”其言全不为袁谭，竟是为曹操。辛氏兄弟各怀一心，与袁氏兄弟正复相似。操大喜曰：“恨与辛佐治相见之晚也！”即日督军还取冀州。玄德恐操有谋，不敢追袭，引兵自回荆州。正攻荆州，又忽作一顿，匪夷所思。

却说袁尚知曹军渡河，急急引军还邺，命吕旷、吕翔断后。袁谭见尚退军，乃大起平原军马，随后赶来。行不到数十里，一声炮响，两军齐出：左边吕旷，右边吕翔，兄弟二人截住袁谭。谭勒马告二将曰：“吾父在日，吾并未慢待二将军，今何从吾弟而见逼耶？”二将闻言，乃下马降谭。谭曰：“勿降我，可降曹丞相。”二将因随谭归营。谭

候操军至，引二将见操。操大喜，以女许谭为妻，即令吕旷、吕翔为媒。人谓袁谭此时失却一弟，得却一妻，背却一父，得却一翁矣。孰知后来皆成画饼耶？

谭请操攻取冀州。操曰：“方今粮草不接，搬运劳苦，我由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然后进兵。”运粮用水，后来攻城亦用水。遏淇水入白沟，先为决漳河伏线。令谭且居平原。操引军退屯黎阳，封吕旷、吕翔为列侯，随军听用。郭图谓袁谭曰：“曹操以女许婚，恐非真意。今又封赏吕旷、吕翔，带去军中，此乃牢笼河北人心，后必终为我祸。主公可刻将军印二颗，暗使人送与二吕，令作内应。待操破了袁尚，可乘便图之。”孰知二吕之不复为袁氏用乎？谭依言，遂刻将军印二颗，暗送与二吕。二印只算谢媒。二吕受讫，径将印来禀曹操。操大笑曰：“谭暗送印者，欲汝等为内助，待我破袁尚之后，就中取事耳。汝等且权受之，我自有主张。”自此曹操便有杀谭之心。曹操许女之意，既是假非真；郭图刻印之谋，亦弄巧成拙。

且说袁尚与审配商议：“今曹兵运粮入白沟，必来攻冀州，如之奈何？”配曰：“可发檄使武安长尹楷屯毛城，通上党运粮道；令沮授之子沮鹄守邯郸，远为声援。主公可进兵平原，急攻袁谭，先绝袁谭，然后破曹。”不急攻仇而先攻兄，为计亦左。袁尚大喜，留审配与陈琳守冀州，使马延、张顗二将为先锋，连夜起兵攻打平原。谭知尚兵来近，告急于操。操曰：“吾今番必得冀州矣！”正说间，适许攸自许昌来，闻尚又攻谭，入见操曰：“丞相坐守于此，岂欲待天雷击杀二袁乎？”不用震为雷，将用坎为水。操笑曰：“吾已料定矣。”遂令曹洪先进兵攻邺，操自引一军来攻尹楷。

兵临本境，楷引军来迎。楷出马，操曰：“许仲康安在？”许褚应声而出，纵马直取尹楷。楷措手不及，被许褚一刀斩于马下。叙许褚战功，为后杀许攸伏线。馀众奔溃，操尽招降之，完却尹楷。即勒马取邯郸。沮鹄进兵来迎。张辽出马与鹄交锋。战不三合，鹄大败，辽从后追赶。两马相离不远，辽急取弓射之，应弦落马。操指挥军马掩杀，众皆奔散。完却沮鹄。于是操引大军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军绕城筑起土山，又暗掘地道以攻之。前官渡之战，袁绍用土山地道；今冀州之攻，曹操亦用土山地道。孰知艮为山，坤为地，总不如坎为水也。审配设计坚守，法令甚严。东门守将冯礼因酒醉有误巡警，淳于琼以酒失事，今冯礼又以酒失事，何袁将之善饮也。配痛责之。冯礼怀恨，潜地出城降操^[6]。操问破城之策，礼曰：“突门内土厚^[7]，可掘地道而

入。”操便命冯礼引三百壮士，夤夜掘地道而入。

却说审配自冯礼出降之后，每夜亲自登城点视军马。当夜在突门阁上，望见城外无灯火，配曰：“冯礼必引兵从地道而入也。”急唤精兵运石击突闸门，门闭，冯礼及三百壮士皆死于土内。操折了这一场，遂罢地道之计，袁绍掘地道，曹操当之以堑；曹操掘地道，袁兵拒之以阍。前后遥映。退军于洹水之上，以候袁尚回兵。袁尚攻平原，闻曹操已破尹楷、沮鹄，大军围困冀州，乃掣兵回救。部将马延曰：“从大路去，曹操必有伏兵。可取小路，从西山出滏水口去劫曹营，必解围也。”尚从其言，自领大军先行，令马延与张顗断后。早有细作去报曹操。操曰：“彼若从大路上来，吾当避之；若从西山小路而来，一战可擒也。吾料袁尚必举火为号，袁尚之火，不如曹操之水。令城中接应。吾可分兵击之。”于是分拨已定。

却说袁尚出滏水界口，东至阳平，屯军阳平亭，离冀州十七里，一边靠着滏水。尚令军士堆积柴薪干草，至夜焚烧为号。遣主簿李孚扮作曹军都督，直至城下，大叫：“开门！”审配认得是李孚声音，放入城中，说：“袁尚已陈兵在阳平亭，等候接应，若城中兵出，亦举火为号。”配教城中堆草放火，以通音信。屡用“火”字，引出下文水来。孚曰：“城中无粮，可发老弱残兵并妇人出降，彼必不为备，我即以兵继百姓之后出攻之。”尔时冀州百姓，未死于水而先死于兵矣。配从其论。

次日，城上竖起白旗，上写“冀州百姓投降”。操曰：“此是城中无粮，教老弱百姓出降，后必有兵出也。”又早猜破。操教张辽、徐晃各引三千军来，伏于两边。操自乘马张麾盖至城下，果见城门开处，百姓扶老携幼，手持白旛而出。百姓才出尽，城中兵突出。操教将红旗一招，白旗、红旗，映射成趣。张辽、徐晃两路兵齐出乱杀，城中兵只得复回。操自飞马赶来，到吊桥边，城中弩箭如雨，射中操盔，险透其顶。前在下邳城下，射中麾盖；今在冀州城下，射中头盔。两番用水之前，其被射亦复相似。众将急救回阵。操更衣换马，引众将来攻尚寨。尚自迎敌。时各路军马一齐杀至，两军混战，袁尚大败。

尚引败兵退往西山下寨，令人催取马延、张顗军来。不知曹操已使吕旷、吕翔去招安二将。二将随二吕来降，操亦封为列侯。叙法甚省笔。即日进兵攻打西山，先使二吕、马延、张顗截断袁尚粮道。谭、尚相攻，是以袁攻袁。操即用袁氏之将，以截袁氏之粮，亦是以袁攻袁。尚情知西山守不住，夜走隘口，安营未定，四下火光并起，伏兵齐出，

人不及甲，马不及鞍，尚军大溃，退走五十里。势穷力极，只得遣豫州刺史阴夔至操营请降。操佯许之，却连夜使张辽、徐晃去劫寨，操于谭之降，则纳之；于尚之降，则劫之。又是一样做法。尚尽弃印绶、节钺、衣甲、辎重，望中山而逃。

操回军攻冀州。许攸献计曰：“何不决漳河之水以淹之？”前下邳之淹，其计出于曹操之谋士郭嘉；今漳河之决，其计出于袁氏之客许攸。是亦以袁攻袁也。操然其计，先差军于城外掘壕堑，周围四十里。审配在城上见操军在城外掘堑，却掘得甚浅。妙。配暗笑曰：“此欲决漳河之水以灌城耳。壕深可灌，如此之浅，有何用哉？”遂不为备。当夜曹操添十倍军士，并力发掘。比及天明，广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水深数尺；操之掘堑，先浅后深，诡譎可喜。更兼粮绝，军士皆饿死。辛毗在城外，用枪挑袁尚印绶衣服，招安城内之人。审配大怒，将辛毗家属老小八十馀口，就于城中斩之，将头掷下。辛毗号哭不已。审配之侄审荣素与辛毗相厚，见辛毗家属被害，心中怀忿，乃密写献门之书，拴于箭上，射下城来。审配前收捕许攸子侄，今又诛杀辛毗家属，而不能自禁其侄，可发一叹。军士拾献辛毗，毗将书献操。操先下令：如入冀州，休得杀害袁氏一门老小；军民降者免死。

次日天明，审荣大开西门，放曹兵入。前淹下邳，有献门之宋宪、魏续；今淹冀州，有献门之审荣。前后亦复相似。辛毗跃马先入，军将随后，杀入冀州。审配在东南城楼上，见操军已入城中，引数骑下城死战。正迎徐晃交马，晃生擒审配，绑出城来。路逢辛毗，毗咬牙切齿，以鞭鞭配首曰：“贼杀才！今日死矣！”配大骂辛毗：“贼徒！引曹操破我冀州，我恨不杀汝也！”徐晃解配见操。操曰：“汝知献门接我者乎？”配曰：“不知。”操曰：“此汝侄审荣所献也。”配怒曰：“小儿无行，乃至于此！”袁氏兄弟相左，审氏叔侄亦相左，俱是骨肉之变。操曰：“昨孤至城下，何城中弩箭之多耶？”配曰：“恨少！恨少！”与张辽答濮阳之火语气相似。操曰：“卿忠于袁氏，不容不如此，今肯降吾否？”配曰：“不降！不降！”辛毗哭拜于地曰：“家属八十馀口，尽遭此贼杀害。愿丞相戮之，以雪此恨！”配曰：“吾生为袁氏臣，死为袁氏鬼，不似汝辈谗谄阿谀之贼，可速斩我！”操教牵出。临受刑，叱行刑者曰：“吾主在北，不可使我面南而死！”乃向北跪，引颈就刃。审正南缘何正北而死？一笑。后人诗叹曰：

河北多名士，谁如审正南！
命因昏主丧，心与古人参。

忠直言无隐，廉能志不贪。
临亡犹北面^[8]，降者尽羞惭。

审配既死，操怜其忠义，命葬于城北。众将请曹操入城。操方欲起行，只见刀斧手拥一人至，操视之，乃陈琳也。操谓之曰：“汝前为本初作檄，但罪状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陈琳作檄事已隔数卷，至此忽然一提。琳答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以箭自比，以弦比袁绍。箭非自发，乃弦发之也。操若能为琳之弦，琳亦愿为操之箭矣。左右劝操杀之，操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杀审配极似杀陈宫，赦陈琳极似赦张辽，与淹下邳一篇文章遥遥相对。○曹操头风亏得陈琳医治，此时不杀，只算谢医。

却说操长子曹丕，字子桓，时年十八岁。丕初生时，有云气一片，其色青紫，圆如车盖，覆于其室，终日不散。有望气者密谓操曰：“此天子气也。令嗣贵不可言！”丕八岁能属文，有逸才，博古通今，善骑射，好击剑。百忙中忽入曹丕一小传，早为后文曹丕称帝伏线。○叙袁家儿子将完，忽接入曹家儿子事，妙笔。时操破冀州，丕随父在军中，先领随身军，径投袁绍家下马，拔剑而入。有一将当之曰：“丞相有命，诸人不许入绍府。”丕叱退，提剑入后堂。见两个妇人相抱而哭，丕向前欲杀之。正是：

四世公侯已成梦，
一家骨肉又遭殃。

未知性命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1] 主张：犹支撑。

[2] 三千客：形容门客众多。 战国齐孟尝君、魏信陵君、赵平原君、楚春申君四公子皆喜养士，门下号称有食客三千人。

[3] 羊质虎皮、凤毛鸡胆：都比喻外强内弱，虚有其表。

[4] 坑杀：原指活埋，此犹谓全歼。

[5] 谗隙：因谗害而彼此产生仇怨。

[6] 潜地：暗中。

[7] 突门：正式城门以外的秘密出口。

[8] 北面：面向北。古礼，臣拜君，卑幼拜尊长，皆面向北行礼。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乱纳甄氏 郭嘉遗计定辽东

袁尚母刘氏之妒，其酷烈也甚矣。乃城破之后，不能死节，而献甄氏于曹丕，以图苟全，又何其无烈性至此乎！可见妇之贞者必不妒，妇之妒者必不贞。吕氏为项羽所得而不死，所以有人彘之刑；飞燕曾事射鸟儿，所以多杀皇嗣；武曌有聚麀之耻，所以弑王后、杀萧妃。岂非妒妇之明验哉？

袁谭不得娶曹操之女，曹丕反得娶袁绍之妇，是曹操失一婿而得一妇，袁绍失一妇而又失一妇也。曹操之女未嫁而已寡，犹当悼其死婿；袁熙之妻未寡而再嫁，毋乃负其生夫乎！婚可绝，婿可易，曹操不妨舍谭求后婿；婿可续，儿不可续，刘氏亦将认丕为继儿乎？绍妾毁既死之容，熙妻何不毁欲生之面？为绍妻者，妒及于既死之夫；为熙母者，何不念及于未死之子？总只因兄弟之变，遂引出夫妇之变、母子之变、翁婿之变、姑媳之变。君子读书至此，盖深有感于骨肉之间矣。

沮授不屈，审配亦不屈。同一不屈也，而沮授则一于事袁，审配则知有袁尚而不知有袁谭，审配不如沮授多矣。许攸降操，王修亦降操。同一降也，而许攸则助曹谋袁，王修则不忍助曹谋袁，王修贤于许攸远矣。是不可以无辨。

杀许攸者，曹操也，非许褚也。许攸数侮曹操，操欲杀攸久矣。欲自杀之，而恐有杀故人、杀功臣之名，特假手于许褚耳。昔颠颉焚僇负羁之家，而重耳杀颠颉以徇于军；今许褚杀攸而操曾不之罪，故曰非许褚杀之，而曹操杀之也。曹操资许攸之力以得冀州，刘备资法正之力以得西川。而法正恃功而横，未闻见杀于关、张；许攸恃功而骄，遂乃见杀于许褚。君子以是知刘备之厚而曹操之薄。

王修和解二袁之言，是真语、激语、熟语。刘表和解二袁之言，是假语、缓语、冷语。然则刘表不过自解其不发兵之故，而在二袁听之，则当以表之言为良言也。董卓尝和解袁绍与公孙瓒矣，曹操尝和解刘备与吕布矣。仇敌相争，犹可暂时和解，况兄弟耶？而二袁不能听，悲

夫！

曹操有时而仁，有时而暴。免百姓秋租，仁矣；而使百姓敲冰拽船，何其暴也。不杀逃民而纵之，仁矣；又戒令勿为君士所获，仍不禁军之杀民，何其暴也。其暴处多是真，其仁处多是假。盖曹操待冀州之民，与其待袁绍无以异耳。杀其子，夺其妇，取其地，而乃哭其墓；然则其哭也，真为慈悲乎，假为慈悲乎？奸雄之奸，非复常人意量所及。

“急之则合，缓之则争”，此郭嘉所以策冀州者也，其策辽东亦犹是矣。曹操进军攻北，而谭与尚相和；及其回兵向南，而谭与尚遂相斗。观谭之与尚，而熙、尚之与公孙康，岂异此哉！但操之于谭则两之，于熙、尚与康则一存而一灭之；于冀州则待其乱而我灭之，于辽东则听其自灭而更不烦我灭之。此则微有不同者尔。

却说曹丕见二妇人啼哭，拔剑欲斩之。忽见红光满目，为甄氏立皇后伏笔。○曹操有黄星之应，曹丕有青云紫雪之祥，正与红光相映成趣。遂按剑而问曰：“汝何人也？”一妇人告曰：“妾乃袁将军之妻刘氏也。”丕曰：“此女何人？”刘氏曰：“此次男袁熙之妻甄氏也。因熙出镇幽州，甄氏不肯远行，故留于此。”丕拖此女近前，见披发垢面。丕以衫袖拭其面而观之，见甄氏玉肌花貌，有倾国之色，二语包着一篇《洛神赋》。遂对刘氏曰：“吾乃曹丞相之子也。愿保汝家，汝勿忧虑。”遂按剑坐于堂上。

却说曹操统领众将入冀州城，将入城门，许攸纵马近前，以鞭指城门而呼操曰：“阿瞞，汝不得我，安能入此门？”骄甚，浅甚。操大笑。奸甚。众将闻言，俱怀不平。为后许褚杀许攸张本。操至绍府门下，问曰：“谁曾入此门来？”守将对曰：“世子在内^[1]。”操唤出责之。刘氏出拜曰：“非世子不能保全妾家，愿献甄氏为世子执箕帚。”妒妇此时何无烈性？操教唤出，甄氏拜于前。操视之曰：“真吾儿妇也！”遂令曹丕纳之。本谓袁谭得妻，却弄出袁熙失妻。本是袁氏欲娶曹氏之女，却弄出曹氏娶袁氏之妇。奇绝，幻绝。

曹既定冀州，亲往袁氏墓下设祭，再拜而哭，甚哀，奸雄身段。顾谓众官曰：“昔日吾与本初共起兵时，本初问吾曰：‘若事不辑^[2]，方面何所可据^[3]？’吾问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虎牢关以前之语，却从此处补出。此言如昨，而今本初已丧，吾不能不为流涕也！”众皆叹息。操以金帛粮米赐绍妻刘氏。刘氏受赐，不羞愧否？乃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

之难，尽免今年租赋。”此奸雄收拾民心处。一面写表申朝，操自领冀州牧。

一日，许褚走马入东门，正迎许攸，攸唤褚曰：“汝等无我，安能出入此门乎？”褚怒曰：“吾等千生万死，身冒血战，夺得城池，汝安敢夸口？”攸骂曰：“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褚大怒，拔剑杀攸，攸之当死，不在此时，早在呼阿瞞之时矣。提头来见曹操，说：“许攸如此无礼，某杀之矣。”操曰：“子远与吾旧交，故相戏耳，何故杀之？”此奸雄假话。深责许褚，令厚葬许攸。都是奸雄欺人之处。乃令人遍访冀州贤士，冀民曰：“骑都尉崔琰，字季珪，清河东武城人也。数曾献计于袁绍，绍不从，因此托疾在家。”操即召琰为本州别驾从事，此奸雄收拾士心处。因谓曰：“昨按本州户籍，共计三十万众，可谓大州。”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相争，冀民暴骨原野，丞相不急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先计校户籍，岂本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曹操方夸其众多，崔琰却惜其匮乏，贤士之名洵不虚传。操闻言，改容谢之，待为上宾。

操已定冀州，使人探袁谭消息。时谭领兵劫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间等处，闻袁尚败走中山，乃统军攻之。尚无心战斗，径奔幽州投袁熙。谭尽降其众，欲复图冀州。操使人召之，谭不至。操大怒，驰书绝其婚，吕布与袁氏既绝婚而又送女，曹操与袁氏既许女而又绝婚，前后遥遥相对。自统大军征之，直抵平原。谭闻操自统军来，遣人求救于刘表。表请玄德商议，玄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势正盛，袁氏兄弟不久必为操擒，救之无益。况操常有窥荆、襄之意，我只养兵自守，未可妄动。”表曰：“然则何以谢之？”玄德曰：“可作书与袁氏兄弟，以和解为名，婉词谢之。”正叙谭、操相攻，忽夹叙备、表共议，文势至此又作一顿。表然其言，先遣人以书遗谭。书略曰：

君子违难，不适仇国。日前闻君屈膝降曹，则是忘先人之仇，弃手足之谊，而遗同盟之耻矣。若冀州不弟^[4]，当降心相从。待事定之后，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高义耶？先责其降操，后劝其睦尚。

又与袁尚书曰：

青州天性峭急^[5]，迷于曲直。君当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后，乃计曲直，不亦善乎？若迷而不返，则是韩卢、东郭自困于前，而遗田父之获也^[6]。先言睦谭之利，后言攻谭之害。○本为袁谭求救，而书并致袁尚，可见善和事人，不止劝一边也。

谭得表书，知表无发兵之意，又自料不能敌操，遂弃平原，走保南皮。曹操追至南皮。时天气寒肃，河道尽冻，粮船不能行动。操令本处百姓敲冰拽船，百姓闻令而逃。操大怒，欲捕斩之。露出奸雄本相。百姓闻得，乃亲往营中投首。操曰：“若不杀汝等，则吾号令不行；若杀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已则放之，而复使军士获之，则曰：杀人者军士也，非我也。奸雄之极。百姓皆垂泪而去。

袁谭引兵出城，与曹军相敌。两阵对圆，操出马以鞭指谭而骂曰：“吾厚待汝，汝何生异心？”谭曰：“汝犯吾境界，夺吾城池，赖吾妻子，照应前言，文法趣甚。反说我有异心！”操大怒，使徐晃出马，谭使彭安接战。两马相交，不数合，晃斩彭安于马下。谭军败走，退入南皮。操遣军四面围住。谭着慌，使辛评见操约降。此时何不仍与袁尚相和，求救于袁尚耶？操曰：“袁谭小子，反复无常，吾难准信。汝弟辛毗，吾已重用，汝亦留此可也。”评曰：“丞相差矣！某闻主贵臣荣，主忧臣辱。某久事袁氏，岂可背之！”袁谭不与弟合是为私，辛评不与弟合是为公。操知其不可留，乃遣回。评回见谭，言操不准投降。谭叱曰：“汝弟现事曹操，汝怀二心耶？”评闻言，气满填胸，昏绝于地。谭令扶出，须臾而死。辛评之死，胜辛毗之生。谭亦悔之。郭图进曰：“来日尽驱百姓当先，以军继其后，必与曹操决一死战。”不惜百姓者，能保土地乎？谭从其言。当夜尽驱南皮百姓，皆执刀枪听令。

次日平明，大开四门，军在后，驱百姓在前，喊声大举，一齐拥出，直抵曹寨。两军混战，自辰至午，胜负未分，杀人遍地。操见未获全胜，弃马上山，亲自击鼓。将士见之，奋力向前，谭军大败。百姓被杀者无数。此时北方百姓大是当灾。曹洪奋威突阵，正迎袁谭，举刀乱砍，谭竟被曹洪杀于阵中。杀袁谭者，乃是曹操之弟。何曹氏有兄弟，而袁氏无兄弟耶？○曹洪杀袁谭，是叔翁杀侄婿矣。一笑。郭图见阵大乱，急驰入城中。乐进望见，拈弓搭箭，射下城壕，人马俱死。郭图驱民为兵，宜其死也。

操引兵入南皮，安抚百姓。忽有一彪军来到，乃袁熙部将焦触、张南也。操自引军迎之。二将倒戈卸甲，特来投降。操封为列侯。又黑山贼张燕引军十万来降，操封为平北将军。下令将袁谭首级号令，敢有哭者斩。头挂北门外。一人布冠衰衣^[4]，哭于头下。左右拿来见操。操问之，乃青州别驾王修也，王修哭袁谭之首，极似栾布哭彭越之头。因谏袁谭被逐，应前。今知谭死，故来哭之。操曰：“汝知吾令否？”修

曰：“知之。”操曰：“汝不怕死耶？”修曰：“我生受其辟命，亡而不哭，非义也。畏死忘义，何以立世乎？若得收葬谭尸，受戮无恨。”语从血性中流出，读之可以作忠。操曰：“河北义士，何其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用，则吾安敢正眼觑此地哉！”连前沮授、审配、辛评等，总赞一句。遂命收葬谭尸，礼修为上宾，以为司金中郎将。因问之曰：“今袁尚已投袁熙，取之当用何策？”修不答。好王修。操曰：“忠臣也。”明于兄弟之义者，必知君臣之分。问郭嘉，嘉曰：“可使袁氏降将焦触、张南等自攻之。”操用其言，随差焦触、张南、吕旷、吕翔、马延、张顗各引本部兵，分三路进攻幽州。数人皆袁氏旧将，正与王修反照。一面使李典、乐进会合张燕打并州，攻高幹。前止策熙、尚，今忽带补高幹。

且说袁尚、袁熙知曹兵将至，料难迎敌，乃弃城，引兵星夜奔辽西投乌桓去了。幽州刺史乌桓触聚幽州众官，歃血为盟，共议背袁向曹之事。乌桓触先言曰：“吾知曹丞相当世英雄，今往投降，有不遵令者斩！”依次歃血，循至别驾韩珩，珩乃掷剑于地，大呼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主败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义缺矣！若北面而降操，吾不为也！”韩珩自是奇士。众皆失色。乌桓触曰：“夫兴大事，当立大义。事之济否，不待一人。韩珩既有志如此，听其自便。”推珩而出。乌桓不杀韩珩，亦是奇士。乌桓触乃出城迎接三路军马，径来降操。操大喜，加为镇北将军。

忽探马来报：“乐进、李典、张燕攻打并州，高幹守住壶关口，不能下。”叙事甚省。操自勒兵前往。三将接着，说幹拒关难过。操集众将共议破幹之计，荀攸曰：“若破幹，须用诈降计方可。”操然之。唤降将吕旷、吕翔，附耳低言如此如此。方叙韩珩不降，接叙二吕诈降，又与韩珩反照。吕旷等引军数十，直抵关下，叫曰：“吾等原系袁氏旧将，不得已而降曹。曹操为人诡譎，薄待吾等。吾今还扶旧主，可疾开关相纳。”高幹未信，只教二将自上关说话。二将卸甲弃马而入，谓幹曰：“曹军新到，可乘其军心未定，今夜劫寨，某等愿当先。”幹喜从其言，二吕舍尚而降谭，又舍谭而降曹，今复舍曹而降幹。即使真降，亦当虑其反覆矣。幹乃信而不疑，宜其败也。

是夜，教二吕当先，引万馀军前去。将至曹寨，背后喊声大震，伏兵四起。高幹知是中计，急回壶关城，乐进、李典已夺了关。叙事又省笔。高幹夺路走脱，往投单于。操领兵拒住关口，使人追袭高幹。幹到单于界，正迎北番左贤王，幹下马拜伏于地，言：“曹操吞并疆土，今

欲犯王子地面，万乞救援，同力克复，以保北方。”左贤王曰：“吾与曹操无仇，岂有侵我土地？汝欲使我结怨于曹氏耶！”叱退高幹。后有公孙康不敢纳二袁，此先有左贤王不肯纳高幹作引。幹寻思无路，只得投刘表。行至上洛，被都尉王琰所杀，将头解送曹操。后有公孙康送二袁之头，此先有王琰送高幹之头作引。操封琰为列侯。

并州既定，先取青州，次取冀州，又次取幽州，今又定并州，四州于此一结。操商议西击乌桓^[8]。曹洪等曰：“袁熙、袁尚兵败将亡，势穷力尽，远投沙漠。我今引兵西击，倘刘备、刘表乘虚袭许都，我救应不及，为祸不浅矣。请回师勿进为上。”此言二袁投乌桓不足患，而刘备投刘表为足患。郭嘉曰：“诸公所言错矣。主公虽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边远，必不设备。乘其无备，卒然击之，必可破也。先说乌桓可击。且袁绍与乌桓有恩，而尚与熙兄弟犹存，不可不除。次说乌桓不可不击。刘表坐谈之客耳，先言刘表不足虑。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也。”次言刘备可虑而不足虑。操曰：“奉孝之言极是。”遂率大小三军，车数千辆，望前进发。但见黄沙漠漠，狂风四起，道路崎岖，人马难行。四语抵得一篇《塞上行》。操有回军之心，问于郭嘉。嘉此时不伏水土，卧病车上。操泣曰：“因我欲平沙漠，使公远涉艰辛，以至染病，吾心何安？”嘉曰：“某感丞相大恩，虽死不能报万一。”操曰：“吾见北地崎岖，意欲回军，若何？”嘉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而难以趋利，不如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备。但须得识径路者为引导耳。”病人能作如此壮健语，毋怪今之壮健人反奄奄如作病中语也。遂留郭嘉于易州养病，求向导官以引路。人荐袁绍旧将田畴深知此境，操召而问之，畴曰：“此道秋夏间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楫，最难行动。不如回军，从卢龙口越白檀之险，出空虚之地，前近柳城，掩其不备，冒顿可一战而擒也^[9]。”地势如在指掌。操从其言，封田畴为靖北将军，作向导官，为前驱。张辽为次，操自押后，倍道轻骑而进。田畴引张辽前至白狼山，正遇袁熙、袁尚会合冒顿等数万骑前来。张辽飞报曹操，操自勒马登高望之，见冒顿兵无队伍，参差不整。操谓张辽曰：“敌兵不整，便可击之。”乃以麾授辽。辽引许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奋力急攻，冒顿大乱。辽拍马斩冒顿于马下，馀众皆降。袁熙、袁尚引数千骑投辽东去了。

操收兵入柳城，封田畴为柳亭侯，以守柳城。畴涕泣曰：“某负义逃窜之人耳，蒙厚恩全活，为幸多矣，岂可卖卢龙之寨以邀赏禄哉！死不敢受侯爵。”田畴为操设谋，虽不及王修之不答；而不受侯爵，则高

于吕旷等多矣。操义之，乃拜畴为议郎。操抚慰单于等人，收得骏马万匹，即日回兵。

时天气寒且旱，二百里无水，军又乏粮，杀马为食，凿地三四十丈方得水。回想决漳河、通白沟之时，何水之多；而今何水之少也。湿则极湿，干则极干，前后映射成趣。操回至易州，重赏先曾谏者，因谓众将曰：“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乃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与袁绍之杀田丰，真霄壤之隔。操到易州时，郭嘉已死数日，停柩在公廨。操往祭之，大哭曰：“奉孝死，乃天丧吾也！”回顾众官曰：“诸君年齿，皆孤等辈，惟奉孝最少，吾欲托以后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肠崩裂矣！”前哭袁绍是假哭，后哭郭嘉是真哭。嘉之左右，将嘉临死所封之书呈上，曰：“郭公临亡，亲笔书此，嘱曰：‘丞相若从书中所言，辽东事定矣。’”先微露一句，却不叙明，妙。操拆书视之，点头嗟叹。诸人皆不知其意。此处更不说明，妙甚。

次日，夏侯惇引众人禀曰：“辽东太守公孙康久不宾服，此处诸将口中点出，妙甚。今袁熙、袁尚又往投之，必为后患。不如乘其未动，速往征之，辽东可得也。”操笑曰：“不烦诸公虎威，数日之后，公孙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奇语，疑惑煞人。诸将皆不肯信。不独当时诸将不肯信，即今读者亦不肯信。

却说袁熙、袁尚引数千骑奔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康，本襄平人，武威将军公孙度之子也。当日知袁熙、袁尚来投，遂聚本部属官商议此事。公孙恭曰：“袁绍在日，尝有吞辽东之心。今袁熙、袁尚兵败将亡，无处依栖，来此相投，是鸠夺鹊巢之意也。若容纳之，后必相图。不如赚入城中杀之，献头与曹公，曹公必重待我。”所言亦大是。然使公孙康此时即听其言，又不足为奇。康曰：“只怕曹操引兵下辽东，又不如纳二袁使为我助。”有此一折，方见郭嘉遗计之为奇。恭曰：“可使人探听：如曹兵来攻，则留二袁；如其不动，则杀二袁，送与曹公。”皆在郭嘉料中。康从之，使人去探消息。

却说袁熙、袁尚至辽东，二袁密议曰：“辽东军数万骑，足可与曹操争衡。今暂投之，后当杀公孙康而夺其地，养成气力而抗中原，可复河北也。”不出公孙恭之料。商议已定，乃入见公孙康。康留于馆驿，只推有病，不即相见。

不一日，细作回报：“曹操兵屯易州，并无下辽东之意。”公孙康大

喜，乃先伏刀斧手于壁衣中，使二袁入。皆在郭嘉料中。相见礼毕，命坐。时天气严寒，尚见床榻上无裯褥，谓康曰：“愿铺坐席。”康瞋目言曰：“汝二人之头，将行万里，何席之有！”写得突兀惊人。尚大惊。康叱曰：“左右何不下手！”刀斧手拥出，就坐席上砍下二人之头，用木匣盛贮，使人送到易州来见曹操。皆在郭嘉料中。时操在易州，按兵不动。夏侯惇、张辽入禀曰：“如不下辽东，可回许都，恐刘表生心。”操曰：“待二袁首级至，即便回兵。”便不说明缘故，正不知葫芦里卖甚药。众皆暗笑。忽报辽东公孙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级至，众皆大惊。使者呈上书信，操大笑曰：“不出奉孝之料！”重赏来使，封公孙康为襄平侯、左将军。众官问曰：“何为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遂出郭嘉书以示之。一路隐隐跃跃，至此方出书相示，文势绝妙。书略曰：

今闻袁熙、袁尚往投辽东，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孙康久畏袁氏吞并，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击之，必并力迎敌，急不可下；若缓之，公孙康、袁氏必自相图。其势然也。郭嘉遗书在众人眼中看出，妙。

众皆踊跃称善。操引众官复设祭于郭嘉灵前。亡年三十八岁，从征伐十有一年，多立奇勋。此处又补郭嘉行状。后人诗赞曰：

天生郭奉孝，豪杰冠群英。
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
运谋如范蠡，决策似陈平。
可惜身先丧，中原梁栋倾。

操领兵还冀州，使人先扶郭嘉灵柩于许都安葬。

程昱等请曰：“北方既定，今还许都，可早建下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志久矣！诸君所言，正合吾意。”早为后文赤壁鏖兵伏线。是夜宿于冀州城东角楼上，凭栏仰望天文。将叙地下金光，先叙天上星文，斗筭绝妙。时荀攸在侧，操指曰：“南方旺风依然，恐未可图也。”又为后文赤壁兵败伏线。攸曰：“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正看间，忽见一道金光从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宝于地下。”操下楼令人随光掘之。正是：

星文方向南中指，
金宝旋从北地生。

不知所得何物，且听下文分解。

[1] 世子：指太子，帝王和诸侯的嫡长子。此指曹丕。

[2] 不辑：不成。

[3] 方面：四方，四面。

[4] 冀州：此指任冀州牧的袁尚。

[5] 青州：此指任青州刺史的袁谭。

[6] “则是”句：韩卢是古代天下跑得最快的狗，而东郭逵是跑得最快而且狡猾的兔子。一天，韩卢追逐东郭逵，绕着三座山跑了五圈，韩卢还是没有追上东郭逵，结果两者都累死了。一个农夫刚好路过，轻易地捉住韩卢和东郭逵。比喻争强斗胜，两败俱伤。

[7] 衰衣：丧服。

[8] 乌桓：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原是东胡族的一支，西汉初被匈奴击败，迁移到乌桓山，因以为名。

[9] 冒顿：原指西汉初年匈奴的单于。此代指乌桓首领。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听密语 刘皇叔跃马过檀溪

管仲之有三归，或云是台，或云是女。以今度之，意者管仲喜得三归之女，而即以此名其台，未可知也。然则是台亦是女，非有两三归也。若铜雀之二桥则不然：曹植所欲建者，玉龙、金凤所接之二桥；曹操所欲得者，乃孙策、周瑜所娶之二乔。桥之与乔，则有辨矣。

此回以雀始，以马终。有曹操得雀，却远引舜母梦雀；有舜母梦雀，却便有禅母梦斗。又因铜雀生出金凤，又因金凤生出玉龙。前有凤与龙，后有鹤与马。将有的卢之跃，先有白鹤之鸣。至于张武丧马、赵云夺马、刘备送马、刘表还马、蒯越相马、伊籍谏马，种种波澜，无不层折入妙，此文中佳境。

前回百忙中忽叙曹丕生时之异，此回百忙中忽叙刘禅生时之祥，皆为后日称帝张本也。然叙曹丕于入冀州之时，是追叙已往；此叙刘禅于屯新野之日，是现叙目前，又是一样笔叙法。

袁绍昵后妻，刘表亦昵后妻；袁绍爱幼子，刘表亦爱幼子；袁绍优柔不断，刘表亦优柔不断。二人性情何其相似至于如此之甚也！一则以家世自矜，大而无当；一则以虚名自爱，文而无用。虽胄美三公，名高八俊，亦何益哉！然刘表亦有过于袁绍者：绍以逢纪之谮而杀田丰，表不以蔡瑁之谮而杀玄德。毕竟声望中人，犹较胜于阀阅中人。

曹操攻冀州之时，备不劝表袭许都；至操击乌桓之时，备乃劝表袭许都。其故何也？从冀州回救许都也近，近则不可袭；从乌桓回救许都也远，远则可袭。势不同也。且有不救袁谭以示怯于前，操必轻表而不设备；乘其不备而袭之，此所谓始如处女，后若脱兔，真兵家之妙算也。刘表不用备言，失此机会，可胜叹哉！

蔡夫人从屏风后窃听，大是怕人，玄德襄阳赴会，几乎丧命，皆此一听所致。不独景升害怕，玄德亦当害怕；不独玄德害怕，即读者至此亦为之寒心咋舌也。今日惧内之家，多有此风。凡宾客至堂中叙话者，切宜仔细，不可妄言，恐惊动屏风后窃听之人，不是耍处。

天下怕老婆之人，未有不缘于爱老婆者也。爱极生怕，怕则不敢，爱则不忍。不忍与不敢之心合，而于是妻之旨不可违，妻之锋不可犯，而妻党之权遂牢固而不可破矣。虽然，今天下岂少刘景升哉！笑景升者复为景升，吾正恐景升笑人耳。

光武过滹沱之马，安行水上；昭烈过檀溪之马，几陷水中。李世民过涧之马，却有三跪；刘玄德过溪之马，只是一跃。金太祖混同江之马，按辔而行；刘先主檀溪之马，超越而过。宋高宗渡江之马，死马当活马骑；汉昭烈过溪之马，劣马作神马用。读书至此，真千古奇观。

范增欲杀沛公，而项羽不忍；蔡瑁欲杀玄德，而刘表不忍。然鸿门之宴，项羽在，故范增不能为政；襄阳之宴，刘表不在，则蔡瑁为政。由此言之，襄阳一会，其更险于鸿门哉！

却说曹操于金光处掘出一铜雀，间荀攸曰：“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梦玉雀入怀而生舜，今得铜雀，亦吉祥之兆也。”后曹丕欲学舜之禅尧，于此先伏一笔。操大喜，遂命作高台以庆之。乃即日破土断木，烧瓦磨砖，筑铜雀台于漳河之上。约计一年而工毕。大兵之后，又兴大役，爱民者如是乎？少子曹植进曰：“若建层台，必立三座：中间高者，名为铜雀；左边一座，名为玉龙；右边一座，名为金凤。又生出玉龙、金凤以配铜雀，更觉分外生色。更作两条飞桥，横空而上，乃为壮观。”此所云二桥，乃“桥”也，非“乔”也。操曰：“吾儿所言甚善。他日台成，足可娱吾老矣！”为后大宴铜雀台及临终时遗命伏线。原来曹操有五子，惟植性敏慧，善文章，为后七步成章伏线。曹操平日最爱之。前文叙袁绍爱少子，后文叙刘表爱少子，此又叙曹操爱少子，正与前后相映像。于是留曹植与曹丕在邺郡造台，使张燕守北寨。操将所得袁绍之兵共五六十万，班师回许都，大封功臣。又表赠郭嘉为贞侯，养其子炎于府中。以上了却北方事，以下专叙南方事。复聚众谋士商议，欲南征刘表。荀彧曰：“大军方北征而回，未可复动。且待半年，养精蓄锐，刘表、孙权可一鼓而下也。”带说孙权，早为后文伏线。操从之，遂分兵屯田，以候调用。

却说玄德自到荆州，刘表待之甚厚。一日，正相聚饮酒，忽报降将张武、陈孙在江夏掳掠人民，共谋造反。表惊曰：“二贼又反，为祸不小！”玄德曰：“不须兄长忧虑，备亲往讨之。”表大喜，即点三万军与玄德前去。玄德领命即行，不日来到江夏。张武、陈孙引兵来迎。玄德与关、张、赵云出马在门旗下，望见张武所骑之马，极其雄骏，玄德曰：“此必千里马也。”曹操喜得死雀，刘备却爱活马。言未毕，赵云挺枪而出，径冲彼阵。张武纵马来迎，不三合，被赵云一枪刺落马下，随

手扯住辔头，牵马回阵。子龙凑趣。陈孙见了，随赶来夺。张飞大喝一声，挺矛直出，将陈孙刺死。众皆溃散。玄德招安余党，平复江夏诸县，班师而回。此段事为得马而叙，为檀溪张本。○此番为得马而叙，而夺马杀将，偏用子龙、翼德，不用骑赤兔马之人，是其用笔闲处幻处。

表出郭迎接入城，设宴庆功。酒至半酣，表曰：“吾弟如此雄才，荆州有倚赖也。但忧南越不时来寇，张鲁、孙权皆足虑也。”但虑南越、张鲁、孙权，而独不虑及曹操，可谓知近不知远矣。玄德曰：“弟有三将，足可委用：使张飞巡南越之境，云长拒固子城以镇张鲁，赵云拒三江以当孙权。何足虑哉！”玄德所虑只在曹操耳。表喜，欲从其言。蔡瑁告其姊蔡夫人曰：不告姊丈而告其姊，其姊之为姊可知，而姊丈之为姊丈亦可知矣。“刘备遣三将居外，而自居荆州，久必为患。”蔡夫人乃夜对刘表曰：夜对妙，潜得其时矣。“我闻荆州人多与刘备往来，不可不防之。今容其居住城中，无益，不若遣使他往。”表曰：“玄德仁人也。”蔡氏曰：“只恐他人不似汝心。”呼夫曰“汝”，夫人之尊如此。表沉吟不答。此时不即遣玄德，又作一顿，是刘表缓处，是文字曲处。

次日出城，见玄德所乘之马极骏，问之，知是张武之马。表称赞不已，玄德遂将此马送与刘表。刘备赞马，赵云凑趣夺来；刘表赞马，玄德又凑趣送去。表大喜，骑回城中。蒯越见而问之，表曰：“此玄德所送也。”越曰：“昔先兄蒯良蒯良之死，只在蒯越口中带出。最善相马，越亦颇晓。此马眼下有泪槽，额边生白点，名为‘的卢’，骑则妨主。张武为此马而亡，主公不可乘之。”若云亡张武者是的卢，则亡吕布者岂赤兔马耶？恐马不任咎也。表听其言。次日请玄德饮宴，因言曰：“昨承惠良马，深感厚意。但贤弟不时征进，可以用之。敬当送还。”玄德起谢。表又曰：“贤弟久居此间，恐废武事。襄阳属邑新野县，颇有钱粮。弟可引本部军马于本县屯扎，何如？”数语已在前沉吟不语时算定矣。玄德领诺。次日谢别刘表，引本部军马径往新野。从荆州移屯新野，与前从徐州移屯小沛同一局面。方出城门，只见一人在马前长揖曰：“公所骑马，不可乘也。”玄德视之，乃荆州幕宾伊籍，字机伯，山阳人也。玄德忙下马问之，籍曰：“昨闻蒯异度对刘荆州云：‘此马名的卢，乘则妨主。’因此还公。公岂可复乘之？”蒯越学蒯良之相马以告刘表，伊籍又述蒯越之相马以告玄德。只一马耳，却生出无数曲折。玄德曰：“深感先生见爱，但凡人生死有命，岂马所能妨哉！”刘表惧怕，玄德不惧怕，即此可见两人高下。籍服其高见，自此常与玄德往来。为后

伊籍两番救玄德伏线。

玄德自到新野，军民皆喜，政治一新。建安十二年春，甘夫人生刘禅。是夜有白鹤一只，飞来县衙屋上，雀从地出，鹤从天来，前后闲闲映射。高鸣四十馀声，望西飞去。应后刘禅称帝西川四十馀年。临分娩时，异香满室。甘夫人尝夜梦仰吞北斗，因而怀胎，故乳名阿斗。前见黄星，此梦北斗，又闲闲映射。○忙中忽夹叙阿斗降生事，却又并非闲笔。此时曹操正统兵北征，玄德乃往荆州，说刘表曰：“今曹操悉兵北征，许昌空虚，若以荆、襄之众，乘间袭之，大事可就也。”读前回曹操北征乌桓之时，深怪刘备在荆州何处睡着。今观此处，方知英雄谋略。表曰：“吾坐据九州足矣，岂可别图？”不出前回郭嘉所料。玄德默然。表邀入后堂饮酒。酒至半酣，表忽然长叹，玄德曰：“兄长何故长叹？”表曰：“吾有心事，未易明言。”此时不即说出缘故，是刘表缓处，是文字曲处。玄德再欲问时，蔡夫人出立屏后，刘表乃垂头不语。写尽悍妇妨察之严，闇夫畏忌之状。○先写蔡夫人此番窃听，却无所闻，妙甚。须臾席散，玄德自归新野。至是年冬，闻曹操自柳城回，玄德甚叹表之不用其言。

忽一日，刘表遣使至，请玄德赴荆州相会。玄德随使而往，刘表接着，叙礼毕，请入后堂饮宴，因谓玄德曰：“近闻曹操提兵回许都，势日强盛，必有吞并荆、襄之心。昔日悔不听贤弟之言，失此好机会。”九州铁铸不成此一大错。玄德曰：“今天下分裂，干戈日起，机会岂有尽乎？若能应之于后，未足为恨也。”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表曰：“吾弟之言甚当。”相与对饮。酒酣，表忽潸然泪下。前止长叹，此写下泪，文势纡徐有致。玄德问其故，表曰：“吾有心事，前者欲诉与贤弟，未得其便。”玄德曰：“兄长有何难决之事？倘有用弟之处，弟虽死不辞。”表曰：“前妻陈氏所生长子琦，为人虽贤，而柔懦不足立事；后妻蔡氏所生少子琮，颇聪明。此在刘表口叙出，省笔。吾欲废长立幼，恐碍于礼法；欲立长子，争奈蔡氏族中皆掌军务¹⁴，后必生乱。因此委决不下。”前不说明，此方说出，文势纡徐有致。○既爱少子，又怜长子；既爱长子，又畏蔡氏。活画一没主意无决断人。玄德曰：“自古废长立幼，取乱之道。若忧蔡氏权重，可徐徐削之，不可溺爱而立少子也。”自是正论。表默然。

原来蔡夫人素疑玄德，凡遇玄德与表叙论，必来窃听。前既先写蔡夫人出立屏后，此处所叙便不突然。是时正在屏风后，闻玄德此言，心甚恨之。后文孔明不对刘琦之问，直至登楼去梯，而后言者，正恐此属

垣之有耳也。玄德自知语失，遂起身如厕。因见己身髀肉复生^[2]，亦不觉潸然流涕。刘表下泪是儿女态，玄德下泪是英雄气。少顷复入席。表见玄德有泪容，怪问之，玄德长叹曰：“备往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散；今久不骑，髀里肉生。日月蹉跎，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刘表为家庭系情，玄德为天下发愤。表曰：“吾闻贤弟在许昌，与曹操青梅煮酒，共论英雄，贤弟尽举当世名士，操皆不许，而独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青梅煮酒事已隔数回，忽于此处一提。以曹操之权力，犹不敢居吾弟之先，何虑功业不建乎？”玄德乘着酒兴，失口答曰：“备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虑也。”前于曹操面前，假作愚人身分；今在刘表面前，却露出英雄本色。表闻言默然。玄德自知语失，托醉而起，归馆舍安歇。前写玄德默然，后写刘表默然；前写刘表长叹，后写玄德长叹；前写刘表下泪，后写玄德下泪；前云玄德自知失语，起身如厕；后又云玄德自知失语，托醉而起。皆故意作此两两相对之笔，闲甚，妙甚。后人诗赞玄德曰：

曹公屈指从头数，
天下英雄独使君。
髀肉复生犹感叹，
争教寰宇不三分？

却说刘表闻玄德语，口虽不言，心怀不足，别了玄德，退入内宅。蔡夫人曰：“适间我于屏后听得玄德之言，甚轻觑人，足见其有吞并荆州之意。今若不除，必为后患。”屏后所闻，着怒只在前语；今激刘表，却只说他后语。妇人狡猾。表不答，但摇头而已。活画刘表。蔡氏乃密召蔡瑁入，商议此事。瑁曰：“请先就馆舍杀之，然后告知主公。”读至此，为玄德捏一把汗。蔡氏然其言。瑁出，便连夜点军。蔡瑁不奉刘表之命，便欲点军杀玄德，想见蔡瑁之横，蔡夫人之专，而刘表之弱。

却说玄德在馆舍中秉烛而坐，三更之后，方欲就寝，忽一人叩门而入，视之，乃伊籍也。来得闪忽。原来伊籍探知蔡瑁欲害玄德，特夤夜来报。此伊籍第一番救玄德。当下伊籍将蔡瑁之谋报知玄德，催促玄德速速起身。玄德曰：“未辞景升，如何便去？”籍曰：“公若辞，必遭蔡瑁之害矣。”玄德乃谢别伊籍，急唤从者，一齐上马，不待天明，星夜奔回新野。比及蔡瑁领军到馆舍时，玄德已去远矣。瑁悔恨无及，乃写诗一首于壁间，幻想。径入见表曰：“刘备有反叛之意，题反诗于壁上，不辞而去矣。”玄德谏刘表是几句真话，蔡瑁陷玄德是一首假诗。

表不信，亲诣馆舍观之，果有诗四句。诗曰：

数年徒守困，空对旧山川。

龙岂池中物，乘雷欲上天！龙跃池中，正应马跃溪中。假诗之句，已预为之讖矣。

刘表见诗大怒，拔剑言曰：“誓杀此无义之徒！”行数步，猛省曰：“吾与玄德相处许多时，不曾见他作诗，此必外人离间之计也。”遂回步入馆舍，用剑尖削去此诗，弃剑上马。忽而大怒，忽而猛省，忽而拔剑，忽而弃剑，如潮起潮落，是刘表好处，是文字曲处。蔡瑁请曰：“军士已点齐，可就往新野擒刘备。”表曰：“未可造次，容徐图之。”既识破假诗，不即说明，乃作此葫芦提语，是刘表缓处，是文字曲处。

蔡瑁见表持疑不决，乃暗与蔡夫人商议，即日大会众官于襄阳，就彼处谋之。次日，瑁禀表曰：“近年丰熟，合聚众官于襄阳^[3]，以示抚劝之意。请主公一行。”表曰：“吾近日气疾作，实不能行。可令二子为主待客。”瑁曰：“公子年幼，恐失于礼节。”表曰：“可往新野请玄德待客。”请玄德赴会，不用蔡瑁说，却用刘表说。甚妙。瑁暗喜正中其计，便差人请玄德赴襄阳。

却说玄德奔回新野，自知失言取祸，未对众人言之。忽使者至，请赴襄阳。孙乾曰：“昨见主公匆匆而回，意甚不乐，愚意度之，在荆州必有事故。今忽请赴会，不可轻往。”一个说不该去。玄德方将前项事诉与诸人。归时不说，至此方说，曲甚。云长曰：“兄自疑心语失，刘荆州并无嗔责之意。外人之言，不可轻信。襄阳离此不远，若不去，则荆州反生疑矣。”一个说不该不去。玄德曰：“云长之言是也。”张飞曰：“筵无好筵，会无好会，不如不去。”又一个说不该去。赵云曰：“某将马步军三百人同往，可保主公无事矣。”一个愿领兵随去。玄德曰：“如此甚好。”遂与赵云即日赴襄阳。

蔡瑁出郭迎接，意甚谦谨。写蔡瑁之诈。随后刘琦、刘琮二子引一班文武官僚出迎。玄德见二公子俱在，并不疑忌。是日请玄德于馆舍暂歇。赵云引三百军围绕保护，云披甲挂剑，行坐不离左右。写赵云之忠。刘琦告玄德曰：“父亲气疾作，不能行动，特请叔父待客，抚劝各处守牧之官。”玄德曰：“吾本不敢当此，既有兄命，不敢不从。”

次日，人报九郡四十二州官员俱已到齐。蔡瑁预请蒯越计议曰：“刘备世之枭雄，久留于此，后必为害，可就今日除之。”越

曰：“恐失士民之望。”瑁曰：“吾已密领刘荆州言语在此。”蔡瑁欺刘表既用假诗，欺蒯越又传假命。越曰：“既如此，可预作准备。”瑁曰：“东门岷山大路，已使吾弟蔡和引军把守；南门外已使蔡中守把；北门外已使蔡勋守把。三蔡伏兵只在蔡瑁口中叙出，最省笔。只有西门不必守把，前有檀溪阻隔，虽有数万之众，不易过也。”先说得如此之险，方见后文脱难之奇。越曰：“吾见赵云行坐不离玄德，恐难下手。”瑁曰：“吾伏五百兵在城内准备。”越曰：“可使文聘、王威二人另设一席于外厅，以待武将。先请住赵云，然后可行事。”与张绣欲谋曹操，先使人灌醉典韦，同一方法。瑁从其言。

当日杀牛宰马，大张筵席。玄德乘的卢马至州衙，命牵入后园拴系。此处写马、写后园，极似闲笔，却俱暗为后文伏线。妙。众官皆至堂中。玄德主席，二公子两边分坐，其余各依次而坐。赵云带剑立于玄德之侧。文聘、王威入请赵云赴席。云推辞不去，极写赵云精细。玄德令赵云就席，云勉强应命而出。蔡瑁在外，收拾得铁桶相似，将玄德带来三百军，都遣归馆舍，只待半酣，号起下手。读至此，又为玄德捏一把汗。酒至三巡，伊籍起把盏，至玄德前，以目视玄德，低声谓曰：“请更衣。”玄德会意，即起如厕。伊籍把盏毕，疾入后园，接着玄德，附耳报曰：“蔡瑁设计害君，城外东、南、北三处皆有军马守把，惟西门可走，公宜速逃！”此伊籍第二番救玄德，写得又闪忽，又精微。玄德大惊，急解的卢马，开后园门牵出，飞身上马，不顾从者，匹马望西门而走。门吏问之，玄德不答，加鞭而出。门吏当之不住，飞报蔡瑁。瑁即上马，引五百军随后追赶。前云伏兵五百在城，正为此句伏线。

却说玄德撞出西门，行无数里，前有大溪拦住去路。读至此，又为玄德捏一把汗。那檀溪阔数丈，水通湘江，其波甚紧。极言其险，愈见后文脱难之奇。玄德到溪边，见不可渡，勒马再回。若此时便写跃马，则无步骤矣。勒马再回，情势逼真。遥望城西，尘头大起，追兵将至。玄德曰：“今番死矣！”遂回马到溪边。回头看时，追兵近矣，急极矣，险极矣。玄德着慌，纵马下溪。纵马下溪，是慌极举动，情势是逼真。行不数步，马前蹄忽陷，浸湿衣袍。不便写跃马，偏有此一折。愈出愈奇，愈险愈妙。玄德乃加鞭大呼曰：“的卢！的卢！今日妨吾！”急到没去处，险到没去处，读者以为必无生路矣。下文忽然死里逃生，真乃出人意表。言毕，那马忽从水中涌身而起，一跃三丈，飞上西岸，玄德如从云雾中起。文不险不奇，事不急不快。急绝险绝之际，忽翻出奇绝快绝之事，可惊可喜。后来苏学士有古风一篇，单咏跃马檀溪事。诗曰：

老去花残春日暮，
宦游偶至檀溪路。
停骖遥望独徘徊，
眼前零落飘红絮。
暗想咸阳火德衰^[4]，
龙争虎斗交相持。
襄阳会上王孙饮，
坐中玄德身将危。
逃生独出西门道，
背后追兵复将到。
一川烟水是檀溪，
急叱征骑往前跳。
马蹄踏碎青玻璃，
天风响处金鞭挥。
耳畔但闻千骑走，
波中忽见双龙飞。
西蜀独霸真英主，
坐下龙驹两相遇。
檀溪溪水自东流，
龙驹英主今何处？
临流三叹心欲酸，
斜阳寂寂照空山。
三分鼎足浑如梦，
踪迹空留在世间。

玄德跃过溪西，顾望东岸，蔡瑁已引军赶到溪边，大叫：“使君何故逃席而去？”本是逃死，乃云逃席。玄德曰：“吾与汝无仇，何故欲相害？”瑁曰：“吾并无此心。使君休听人言！”玄德见瑁手将拈弓取箭，乃急拨马望西南而去。写蔡瑁尚有馀势，玄德尚有馀慌。瑁谓左右曰：“是何神助也？”不特蔡瑁吃惊，即读者至今犹未信。方欲收军回城，只见西门内赵云引三百军赶来。前频写赵云随身保护，读者以为玄德全仗此人矣。不谓报信者乃伊籍，跃溪者乃的卢，赵云竟未及相助。今玄德已去，蔡瑁将归，而赵云忽然劈面赶来，读者又疑后文赵云必杀蔡瑁也。正是：

跃去龙驹能救主，
追来虎将欲诛仇。

未知蔡瑁性命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1] 争：怎。

[2] 髀（bì）肉复生：因久不骑马，大腿上肉又长起来了。为自叹壮志未酬，虚度光阴之辞。髀，大腿。

[3] 合：应该。

[4] 火德衰：指汉王朝命势衰微。火德，即汉王朝。古代以五行（金、木、水、火、土）来附会王朝历运，汉朝属火德。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隐沦 单福新野遇英主

此回为玄德访孔明，孔明见玄德作一引子耳。将有南阳诸葛庐，先有南漳水镜庄以引之；将有孔明为军师，先有单福为军师以引之。不特此也，前回有玉龙金凤，此回乃有伏龙凤雏；前回有一雀一马，此回乃有一凤一龙。是前回又为此回作引也。究竟一凤一龙未曾明指其为谁，不但水镜不肯说龙凤姓名，即单福亦不肯自道其真姓名。庞统二字，在童子口中轻轻逗出，而玄德却不知此人之即为凤雏；元直二字，在水镜夜间轻轻逗出，而玄德却不知此人之即为单福。隐隐跃跃，如帘内美人，不露全身，只露半面，令人心神恍惚，猜测不定。至于诸葛亮三字，通篇更不一露，又如隔墙闻环佩声，并半面亦不得见。纯用虚笔，真绝世妙文。

赵云在襄阳城外，檀溪水边，接连几个转身，不见玄德，可谓急矣。若使翼德处此，必杀蔡瑁；若使云长处此，纵不杀蔡瑁，必要拿住蔡瑁，要在他身上寻还我兄。安肯将蔡瑁轻轻放过，却自寻到新野，又寻到南漳乎？三人忠勇一般，而子龙为人又精细而极安顿，一人有一人性格，各各不同，写来真是好看。

前玄德以髀肉复生而悲，何其壮也。今至南漳，道中见牧童吹笛而来，乃有吾不如也之叹，顿使英雄气尽。盖马蹄甚危，牛背甚稳；长鞭甚急，短笛甚闲。碌碌半生，征鞍劳苦，岂若散发林间，行吟泽畔，为足逍遥而适志耶！非但玄德不如，即效死之庞统，尽瘁之孔明，皆不如也。水镜先生宁老于南漳而不出，有以夫！

玄德于波翻浪滚之后，忽闻童子吹笛，先生鼓琴；于电走风驰之后，忽见石案香清，松轩茶熟。正在心惊胆战，俄而气定神闲。真如过弱水而访蓬莱，脱苦海而游阆苑，恍疑身在神仙境界矣。至于夜半听水镜与元直共语，仿佛王积薪听妇姑弈棋，虽极分明，却费揣度，可闻而不可知，可听而不可见，尤神妙之至。

水镜述襄阳童谣曰“泥中蟠龙向天飞”，是以玄德比龙也；前蔡瑁捏

造玄德反诗曰“龙岂池中物”，亦以玄德比龙也；苏子瞻檀溪古风一篇，有“波中忽见双龙飞”之句，是又谓真主一龙，骏马亦一龙也。然人但知如龙之主，自有如龙之马以救之；不知如龙之主，不可无如龙之士以佐之。泥中龙、池中龙、波中龙，凡写无数龙字，总只为引起伏龙一人而已。

水镜之荐伏龙、凤雏，不肯明指其人，是荐而犹未荐也；然不便说出，正深于荐者也。何也？其人郑重，而言之不甚郑重，则听者不知其为郑重矣。唯郑重言之，使知其人之重，说且不可轻说，见又不可轻见，用又何可轻用耶？此三顾之勤所以不敢后，而百里之任所以不敢辱也。

袁绍之信逢纪，不知其恶也；其杀田丰，囚沮授，不知其善也。若刘表既知玄德之贤而不能用，既知蔡瑁之恶而不能去，是好贤不如《缁衣》，与不知贤者等；恶恶不如《巷伯》，与不知恶者等耳。元直之辞之也，宜哉！

观玄德遇元直一段文字，何其纤徐而曲折也。在水镜庄上，彼此各不相见。水镜与元直语，并不出说玄德；明日与玄德语，并不说出元直。及玄德归新野，元直亦更不造谒；直待市上行歌，马前邂逅，然后邀入县衙。读者至此，以为此时方得遇合矣，而不知其犹未即合也，又借相马作一波澜。一则将欲事之，乃先试之；一则将欲用之，忽欲拒之。迨说明相试之故，然后彼此欢洽。可见人之轻率径遂者，必非妙人；文之轻率径遂者，必非妙文。今人作稗官，每到两人相合处，便急欲其就，唯恐其不就，有如此之纤徐曲折者乎？故读稗官，愈思《三国》一书之妙也。

却说蔡瑁方欲回城，赵云引军赶出城来。原来赵云正饮酒间，忽见人马动，急入内观之，席上不见了玄德。前先叙蔡瑁路上见赵云，此方补叙赵云席上不见玄德，叙事妙品。云大惊，出投馆舍，听得人说蔡瑁引军望西赶去了。云火急绰枪上马，引着原带来三百军，奔出西门，正遇见蔡瑁，急问曰：“吾主何在？”瑁曰：“使君逃席而去，不知何往。”赵云是谨细之人，不肯造次，此时不杀蔡瑁，是子龙精细处，然实读者所不测。即策马前行，遥望大溪。别无去路，乃复回马，喝问蔡瑁曰：“汝请吾主赴宴，何故引着军马追来？”瑁曰：“九郡四十二州县官僚俱在此，吾为上将，岂可不防护？”云曰：“汝逼吾主何处去了？”问语一句紧一句。瑁曰：“闻使君匹马出西门，到此却又不见。”云惊疑不定，直来溪边看时，只见隔岸一带水迹。写到隔岸水迹，闲甚、细甚。云暗忖曰：“难道连马跳过了溪去？”以为必无之事。令三百军四散观望，并不见踪迹。先远望，次近看，次令众人四散观

望，写得情景逼真。云再回马时，蔡瑁已入城去了。云乃拿守门军士追问，皆说刘使君飞马出西门而去。云再欲入城，又恐有埋伏，遂急引军归新野。写子龙四番盘问，两度到溪，两次回马，极慌张又极精细。

却说玄德跃马过溪，似醉如迷，想此阔涧一跃而过，岂非天意！非惟读者不信，即玄德当日亦自不信。迤迤望南漳策马而行。日将沉西，正行之间，见一牧童跨于牛背上，口吹短笛而来，忽然别出奇境。玄德叹曰：“吾不如也！”马背何如牛背稳，谁云骑马胜骑牛？遂立马观之。牧童亦停牛罢笛，熟视玄德，曰：“将军莫非破黄巾刘玄德否？”奇绝，幻绝。玄德惊问曰：“汝乃村僻小童，何以知吾姓字？”马背上人不识牛背上人，牛背上人却偏识马背上人。牧童曰：“我本不知，因常侍师父，有客到日，多曾说有一刘玄德^[1]，身长七尺五寸，垂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乃当世之英雄。今观将军如此模样，想必是也。”借牧童口中画出一玄德。玄德曰：“汝师何人也？”牧童曰：“吾师复姓司马，名徽，字德操，颍川人也，道号水镜先生。”能识英雄，不愧水镜之目。玄德曰：“汝师与谁为友？”不知其人视其友，亦以其自号水镜，故有此问也。小童曰：“与襄阳庞德公、庞统为友。”此卷叙玄德见司马徽，正为见诸葛亮伏线耳。乃童子口中不说诸葛，只说庞统，又添出一庞德公以陪之，奇妙。玄德曰：“庞德公乃庞统何人？”童子曰：“叔侄也。庞德公字山民，长俺师父十岁；庞统字士元，小俺师父五岁。一日，我师父在树上采桑，适庞统来相访，坐于树下，共相议论，终日不倦。吾师甚爱庞统，呼之为弟。”详叙庞统，略叙德公，俱妙。玄德曰：“汝师今居何处？”牧童遥指曰：“前面林中，便是庄院。”玄德曰：“吾正是刘玄德。汝可引我去拜见你师父。”

童子便引玄德，行二里馀，到庄前下马，入至中门，忽闻琴声甚美。玄德教童子且休通报，侧耳听之。既闻笛声，又听琴声，与从前马蹄声、波涛声大不相同矣。琴声忽住而不弹，一人笑而出曰：“琴韵清幽，音中忽起高抗之调，必有英雄窃听。”前不必玄德通名，而童子先知；今亦不必童子通报，而先生先出。是童子眼中看出一玄德，先生耳中又听出一玄德。童子指谓玄德曰：“此即吾师水镜先生也。”玄德视其人松形鹤骨，器宇不凡，慌忙进前施礼，衣襟尚湿。点逗闲细。水镜曰：“公今日幸免大难！”仙乎，仙乎！玄德惊讶不已。小童曰：“此刘玄德也。”

水镜请入草堂，分宾主坐定。玄德见架上满堆书卷，窗外盛栽松竹，横琴于石床之上，清气飘然。隐然为诸葛草庐先写一样子。水镜问

曰：“明公何来？”玄德曰：“偶尔路由此过，因小童相指，得拜尊颜，不胜万幸！”水镜笑曰：“公不必隐讳，公今必逃难至此。”玄德遂以襄阳一事告之。至此方说出，曲折之甚。水镜曰：“吾观公气色，已知之矣。”因问玄德曰：“吾久闻明公大名，何故至今犹落魄不偶耶^[2]？”玄德曰：“命途多蹇^[3]，所以至此。”水镜曰：“不然。盖因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将欲荐出两人，先说他左右无人，是作一跌。玄德曰：“备虽不才，文有孙乾、糜竺、简雍之辈，武有关、张、赵云之流，竭忠辅相，颇赖其力。”盖说左右有人，并不向水镜求人，又作一顿。水镜曰：“关、张、赵云乃万人敌，惜无善用之之人。若孙乾、糜竺辈，乃白面书生，非经纶济世之才也。”隐然说他左右之人不及我意中之人，又作一跌。玄德曰：“备亦尝侧身以求山谷之遗贤，奈未遇其人何！”竟说山谷无人，更不向水镜求人，又作一顿。水镜曰：“岂不闻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谓无人？”不说我意中有人，只说天下未尝无人，又作一跌。玄德曰：“备愚昧不识，愿赐指教。”直待水镜说未尝无人，然后玄德请问其人。至此方是极力一纵。水镜曰：“公闻荆襄诸郡小儿谣言乎？其谣曰：‘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子遗^[4]。到头天命有所归，泥中蟠龙向天飞。’谣言大奇。此谣始于建安初。建安八年，刘景升丧却前妻，便生家乱，此所谓‘始欲衰’也。‘无子遗’者，不久则景升将逝，文武零落无子遗矣。‘天命有归’，‘龙向天飞’，盖应在将军也。”且不答所问之人，忽自述所闻之谣，又极力一纵。○蔡瑁题假诗，以龙比玄德；水镜解童谣，亦以龙比玄德。玄德闻言，惊谢曰：“备安敢当此？”不问所求之人，且谢所解之语，又极力一纵。水镜曰：“今天下之奇才尽在于此，公当往求之。”彼方惊谢所解之谣，此则隐示以当求之人，亦极力一迎。玄德急问曰：“奇才安在？果系何人？”直待说出此间有人，然后急问何人，又极力一迎。水镜曰：“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只“伏龙凤雏”四字，凡作如许跌顿，如许迎纵，方才说出。何等曲折，何等郑重。玄德曰：“伏龙、凤雏何人也？”水镜抚掌大笑曰：“好！好！”如此一番跌顿迎纵，说出“伏龙凤雏”四字，却又不明指其姓名，只言“好好”，真绝世妙文。玄德再问时，水镜曰：“天色已晚，将军可于此暂宿一宵，明日当言之。”此时宜说出姓名矣，乃又欲迟至明日。逼近之至，又复漾开去。妙绝。即命小童具饮馔相待，马牵入后院喂养。此等句，俗笔几忘之。玄德饮膳毕，即宿于草堂之侧。早为后文宿诸葛庐中作一引子。

玄德因思水镜之言，寝不成寐。约至更深，忽听一人叩门而入。写得隐隐跃跃，闪闪忽忽。水镜曰：“元直何来？”将从市上相见，先在庐中听得，此伏笔之妙。玄德起床密听之，闻其人答曰：“久闻刘景升善

善恶恶^[5]，特往谒之。及至相见，徒有虚名，盖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者也。此郭公之所以亡。故遗书别之，而来至此。”水镜曰：“公怀王佐之才^[6]，宜择人而事，奈何轻身往见景升乎？且英雄豪杰，只在眼前，公自不识耳。”隐隐道着起床密听之人。其人曰：“先生之言是也。”玄德闻之大喜，暗忖此人必是伏龙、凤雏，妙在并不是伏龙、凤雏。即欲出见，又恐造次。妙在不即相见。候至天晓，玄德求见水镜，问曰：“昨夜来者是谁？”水镜曰：“此吾友也。”玄德求与相见，水镜曰：“此人欲往投明主，已到他处去了。”妙在不说出将投玄德。玄德请问其姓名，水镜笑曰：“好！好！”妙在不说出姓名。玄德再问：“伏龙、凤雏，果系何人？”水镜亦只笑曰：“好！好！”昨夜不语，待至明日；及至明日，只是不说。妙妙。玄德拜请水镜出山相助，同扶汉室。水镜曰：“山野闲散之人，不堪世用。自有胜吾十倍者来助公，公宜访之。”自己不出，只是荐人；及至荐人，又待其自访。妙妙。

正谈论间，忽闻庄外人喊马嘶，小童来报：“有一将军，引数百人到庄来也。”读者至此，疑是蔡瑁追兵至矣。玄德大惊，急出视之，乃赵云也。玄德大喜。云下马入见曰：“某夜来回县，寻不见主公，连夜跟问到此。极写赵云之忠。主公可作速回县。只恐有人来县中厮杀。”此时只恐蔡瑁兵来，后文却是曹仁兵来。

玄德辞了水镜，与赵云上马，投新野来。行不数里，一彪人马来到，视之，云长与翼德也。前写赵云，此写关、张。相见大喜。玄德诉说跃马檀溪之事，共相嗟呀^[7]。到县中，与孙乾等商议。乾曰：“可先致书于景升，诉告此事。”玄德从其言，即令孙乾赍书至荆州。刘表唤入问曰：“吾请玄德襄阳赴会，缘何逃席而去？”孙乾呈上书札，具言蔡瑁设谋相害，赖跃马檀溪得脱。表大怒，急唤蔡瑁责骂曰：“汝焉敢害吾弟！”命推出斩之。蔡夫人出，哭求免死，表怒犹未息。孙乾告曰：“若杀蔡瑁，恐皇叔不能安居于此矣。”语中有刺，妙在隐而不露。表乃责而释之，所谓恶恶而不能去。使长子刘琦同孙乾至玄德处请罪。

琦奉命赴新野，玄德接着，设宴相待。酒酣，琦忽然堕泪。刘表席间堕泪，是爱心难割；刘琦席间堕泪，是忧心未安。玄德问其故，琦曰：“继母蔡氏，常怀谋害之心，侄无计免祸，幸叔父指教。”先为后文求计诸葛作一引。玄德劝以“小心尽孝，自然无祸”。是叔父语。次日，琦泣别。玄德乘马送琦出郭，因指马谓琦曰：“若非此马，吾已为泉下之人矣。”点逗檀溪事，有情景。琦曰：“此非马之力，乃叔父之洪福也。”说罢相别，刘琦泣涕而去。

玄德回马入城，忽见市上一人，葛巾布袍，皂绦乌履，长歌而来。一人泣而去，一人歌而来，接应成趣。歌曰：

天地反覆兮火欲殂^④，
大厦将崩兮一木难扶。
山谷有贤兮欲投明主，
明主求贤兮却不知吾。

玄德闻歌，暗思：“此人莫非水镜所言伏龙、凤雏乎？”玄德自闻伏龙、凤雏之后，不知伏龙、凤雏为谁，刻刻以此关心，处处以此猜测。妙，妙。遂下马相见，邀入县衙。问其姓名，答曰：“某乃颍上人也，姓单名福。妙在不说出真姓名。久闻使君纳士招贤，欲来投托，未敢辄造，故行歌于市，以动尊听耳。”孰知市上行歌之人，即庄上叩门之人乎？玄德大喜，待为上宾。单福曰：“适使君所乘之马，再乞一观。”玄德方喜得人，单福却先看马。奇妙。玄德命去鞍牵于堂下。单福曰：“此非的卢马乎？虽是千里马，却只妨主，不可乘也。”又与蒯越相马、伊籍谏马相应。玄德曰：“已应之矣。”遂具言跃檀溪之事。妨主当应在张武之死，不应在檀溪之奔。福曰：“此乃救主，非妨主也。终必妨一主，某有一法可禳。”蒯越相马，伊籍谏马，单福禳马，真乃妙妙。玄德曰：“愿闻禳法。”福曰：“公意中有仇怨之人，可将此马赐之。待妨过了此人，然后乘之，自然无事。”借禳马作波澜，逆折而入，妙甚。○前回既详叙马，此处不好便住，亦即借此一段作收科。玄德闻言变色曰：“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备不敢闻教！”本欲相合，忽若相离，曲折之甚。福笑谢曰：“向闻使君仁德，未敢便信，故以此言相试耳。”本欲相投，忽先相试，曲折之甚。玄德亦改容起谢曰：“备安能有仁德及人，惟先生教之。”几欲相离，然后相合，曲折之极。福曰：“吾自颍上来此，闻新野之人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可见使君之仁德及人也。”水镜述襄阳之谣，单福述新野之歌，前后正相对。玄德乃拜单福为军师，调练本部人马。

却说曹操自冀州回许都，常有取荆州之意，特差曹仁、李典并降将吕旷、吕翔等领兵三万屯樊城，虎视襄阳，就探看虚实。此处补叙曹操一边，最是省笔。时吕旷、吕翔禀曹仁曰：“今刘备屯兵新野，招军买马，积草储粮，其志不小，不可不早图之。吾二人自降丞相之后，未有寸功，愿请精兵五千，取刘备之头以献丞相。”没用人偏会说大话。曹仁大喜，与二吕兵五千，前往新野厮杀。不想子龙所云厮杀，却应在此。

探马飞报玄德。玄德请单福商议，福曰：“既有敌兵，不可令其入境。便是胜算。可使关公引一军从左面出，以敌来军中路；张飞引一军从右而出，以敌来军后路；公自引赵云出兵前路相迎：敌可破矣。”左军、右军、中军，却分做中路、后路、前路，大有变化。玄德从其言，即差关、张二人去讠；然后与单福、赵云等，共引二千人马，出关相迎。行不数里，只见山后尘头大起，吕旷、吕翔引军来到。两边各射住阵角^[9]。玄德出马于旗门下，大呼曰：“来者何人，敢犯吾境？”吕旷出马曰：“吾乃大将吕旷也。奉丞相命，特来擒汝！”玄德大怒，使赵云出马。二将相交，战不数合，赵云一枪刺吕旷于马下。如此不耐杀之人，何苦无事讨事做。玄德麾军掩杀，吕翔抵敌不住，引军便走。正行间，路旁一军突出，为首大将，乃关云长也。冲杀一阵，吕翔折兵大半，夺路走脱。行不到十里，又一军拦住去路，为首大将挺矛大叫：“张翼德在此！”叙法与前变。直取吕翔，措手不及，被张飞一矛刺中，翻身落马而死。不耐杀。馀众四散奔走。玄德合军追赶，大半多被擒获。此番得胜，是单福第一功。玄德班师回县，重待单福，犒赏三军。

却说败军回见曹仁，报说二吕被杀，军士多被活捉。曹仁大惊，与李典商议，典曰：“二将欺敌而亡。今只宜按兵不动，申报丞相，起大兵来征剿，乃为上策。”早为后文伏线。仁曰：“不然。今二将阵亡，又折许多军马，此仇不可不急报。量新野弹丸之地，何劳丞相大军？”曹仁轻视其地。典曰：“刘备人杰也，不可轻视。”李典重视其人。仁曰：“公何怯也！”典曰：“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某非怯战，但恐不能必胜耳。”仁怒曰：“公怀二心耶？吾必欲生擒刘备！”典曰：“将军若去，某守樊城。”为后失樊城反照。仁曰：“汝不同去，真怀二心矣！”典不得已，只得与曹仁点起二万五千军马，渡河投新野而来。正是：

偏裨既有與尸辱^[10]，
主将重兴雪耻兵。

未知胜负何如，且听下文分解。

[1] 多曾：犹多次。

[2] 不偶：命运不好。

[3] 蹇（jiǎn）：困苦，不顺利。

[4] 孑（jié）遗：遗留，残存。

[5] 善善恶恶：谓奖善嫉恶，好恶分明。

[6] 王佐：王者的辅佐，佐君成王业的人。

[7] 嗟呀：惊叹，叹息。

[8] 火：此指汉朝，因为汉朝属火德。殂（cú）：死亡。

[9] 射住：犹压住。

[10] 偏裨：偏将，裨将。将佐的通称。輿尸：以车运尸。此指战死。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计袭樊城 元直走马荐诸葛

孔明乃《三国志》中第一妙人也。读《三国志》者必贪看孔明之事，乃阅过三十五回，尚不见孔明出现，令人心痒难熬；及水镜说出“伏龙”二字，偏不肯便道姓名，愈令人心痒难熬。至此回徐庶既去之后，再回身转来，方才说出孔明。读者至此，急欲观其与玄德相遇矣；孰意徐庶往见，而孔明作色，却又落落难合。写来如海上仙山，将近忽远。绝世妙人，须此绝世妙文以副之。

叙单福用兵处，不须几句；然设伏料敌，破阵取城之能，已略见一斑矣。后文有孔明无数神机妙算，此先有单福小试其端以引之。如将观名优演名剧，而此回则是副末登场也。

此回以孔明为主，而单福其宾也，即庞统亦其宾也。水镜双荐伏龙、凤雏，而单福专荐伏龙，带言凤雏。于孔明则详之，于庞统则略之，是又有宾主之别焉。盖主为重，则宾为轻。故玄德既知单福之即是元直，并不提起水镜庄上先曾听见；既知凤雏之即是庞统，并不提起牧童口中先曾说出。此非玄德于此有所不暇言，而实作者于此亦有所不暇记。总之注意在正笔，而旁笔皆在所省耳。

庞统有叔，孔明亦有叔；徐庶有弟，孔明亦有弟。庞统之叔与水镜为友，孔明之叔与刘表为交。徐庶则母在而弟亡，孔明则弟在而父亡。庞统来历在牧童口中叙出，徐庶来历在程昱口中叙出，孔明来历在徐庶口中叙出。叙庞统止及其叔，叙徐庶止及其母与弟，叙孔明则不但及其弟与叔，并及其父与祖。或先或后，或略或详，参差错落，真叙事妙品。

渐离以筑击秦皇而秦皇杀渐离，徐母以砚击曹操而曹操不敢杀徐母，是徐母之威更烈于渐离矣。张良击秦不中而不见执于秦，徐母击操不中而拼见执于操，是徐母之胆更壮于张良矣。奇妇人胜似奇男子，不独列女传中罕见之，即豪士传中亦罕见之。

蔡瑁假玄德之诗而刘表疑之，程昱假徐母之书而徐庶信之，岂庶之

智不如表哉？情切于母子故也。缓则易于审量，急则不及致详；疏则旁观者清，亲则关心者乱。若徐庶迟疑不赴，不成其为孝子矣。故君子于徐庶无讥焉。

曹操不强留关公，以全其兄弟之义；玄德不强留徐庶，以全其母子之恩。两人之心同乎？曰：不同。曹操之于关公，佯纵之而阴阻之，及阻之不得而后送之；若玄德之于徐庶，则竟送之而已。且曹操深欲袁绍之杀玄德，而玄德惟恐曹操之杀徐母。一诈一诚，相去何啻天渊。

观玄德与徐庶作别一段，长亭分手，肠断阳关，“瞻望弗及，伫立以泣”，胜读唐人送别诗数十首，几令人潸然下泪矣。乃忽然荐起一卧龙先生，顿使玄德破涕为欢，回愁作喜。一回之内，半幅之间，而哀乐倏变，奇事奇文。

却说曹仁忿怒，遂起本部大兵，即星夜渡河，意欲踏平新野。极写曹仁声势，以显单福之能。且说单福得胜回县，谓玄德曰：“曹仁屯兵樊城，今知二将被诛，必起大军来战。”玄德曰：“当何以迎之？”福曰：“彼若尽提兵而来，樊城空虚，可乘间夺之。”写单福宛然一武侯小样。玄德问计，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此处妙在不叙明白。玄德大喜，预先准备已定。忽报马报说曹仁引大军渡河来了。单福曰：“果不出吾之料！”遂请玄德出军迎敌。

两阵对圆，赵云出马，唤彼将答话。曹仁命李典出阵，与赵云交锋。约战十数合，李典料敌不过，拨马回阵。云纵马追赶，两翼军射住，遂各罢兵归寨。李典回见曹仁，言彼军精锐，不可轻敌，不如回樊城。又与下文失樊城相照。曹仁大怒曰：“汝未出军时，已慢吾军心；今又卖阵，罪当斩首！”便喝刀斧手推出李典要斩，众将苦告方免。乃调李典领后军，仁自引军为前部。

次日，鸣鼓进军，布成一个阵势，使人问玄德曰：“识吾阵否？”极写曹仁弄巧，以显单福之智。单福便上高处观看毕，谓玄德曰：“此‘八门金锁阵’也。武侯八阵图，陆逊入而不觉；曹仁八阵势，单福一见便知。八门者：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如从生门、景门、开门而入则吉；从伤门、惊门、休门而入则伤；从杜门、死门而入则亡。今八门虽布得整齐，只是中间通欠主将。见笑大方。如从东南角上生门击入，往正西景门而出，其阵必乱。”写单福又宛然一武侯小样。玄德传令，教军士把住阵角，命赵云引五百军从东南而入，径往西出。云得令，挺枪跃马，引兵径投东南角上，呐喊杀入中军。曹仁便投北走，云不追赶，却突出西门，又从西杀转东南角上来。曹仁军大乱。此非写赵

云，是写单福。玄德麾军冲击，曹兵大败而退。单福命休追赶，收军自回。

却说曹仁输了一阵，方信李典之言，因复请典商议，言：“刘备军中必有能者，妙在此时不知是单福。吾阵竟为所破。”李典曰：“吾虽在此，甚忧樊城。”又为后文失樊城反照。曹仁曰：“今晚去劫寨。如得胜，再作计议；如不胜，便退军回樊城。”李典曰：“不可。刘备必有准备。”仁曰：“若如此多疑，何以用兵？”遂不听李典之言。自引军为前队，使李典为后应，当夜二更劫寨。

却说单福正与玄德在寨中议事，忽信风骤起。福曰：“今夜曹仁必来劫寨。”玄德曰：“何以敌之？”福笑曰：“吾已预算定了。”又宛然一武侯小样。遂密密分拨已毕^[1]。至二更，曹仁兵将近寨，只见寨中四围火起，烧着寨栅。曹仁知有准备，急令退军。赵云掩杀将来，仁不及收兵回寨，急望北河而走。将到河边，才欲寻船渡河，岸上一彪军杀到，为首大将，乃张飞也。此皆在前附耳低言之中，不是写张飞，是写单福。曹仁死战，李典保护曹仁下船渡河，曹军大半淹死水中。曹仁渡过河面，上岸奔至樊城，令人叫门。只见城上一声鼓响，一将引军而出，大喝曰：“吾已取樊城多时矣！”众惊视之，乃关云长也。此亦在前附耳低言之中，不是写云长，是写单福。○写袭樊城不用实叙，最省笔。仁大惊，拨马便走。云长追杀过来。曹仁又折了好些军马，星夜投许昌。于路打听，方知有单福为军师，设谋定计。妙在路上方知，曲折之甚。

不说曹仁败回许昌，且说玄德大获全胜，引军入樊城，县令刘泌出迎。玄德安民已定。那刘泌乃长沙人，亦汉室宗亲，遂请玄德到家，设宴相待。只见一人侍立于侧。玄德视其人器宇轩昂，因问泌曰：“此何人？”泌曰：“此吾之甥寇封，本罗侯寇氏之子也，因父母双亡，故依于此。”玄德爱之，欲嗣为义子。刘泌欣然从之，遂使寇封拜玄德为父，改名刘封。忙中夹叙刘封承嗣事，却并非闲笔。玄德带回，令拜云长、翼德为叔。云长曰：“兄长既有子，何必用螟蛉^[2]？后必生乱。”云长收关平为子，而独不欲玄德收寇封者，臣之子无争立之嫌，君之子则有争立之嫌故也。玄德曰：“吾待之如子，彼必事吾如父，何乱之有！”云长不悦。为后孟达说刘封伏线。玄德与单福计议，令赵云引一千军守樊城。玄德领众自回新野。

却说曹仁与李典回许都见曹操，泣拜于地请罪，具言损将折兵之事。操曰：“胜负乃军家之常。但不知谁为刘备画策？”问得紧要。曹仁言是单福之计。操曰：“单福何人也？”不但曹操不知其为何人，即玄德

此时亦未知其果何人也。程昱笑曰：“此非单福也。奇绝。此人幼好学击剑，中平末年，尝为人报仇杀人，披发涂面而走，为吏所获。问其姓名不答，吏乃缚于车上，击鼓行于市，令市人识之，虽有识者不敢言。而同伴窃解救之，乃更姓名而逃，折节向学，遍访名师，尝与司马徽谈论。始为豪侠，继为名士。此人乃颍川徐庶，字元直，单福乃其托名也。”单福真姓名，直至此处方借程昱口中叙明。妙甚。操曰：“徐庶之才，比君何如？”昱曰：“十倍于昱。”与后元直赞孔明语相似。操曰：“惜乎贤士归于刘备，羽翼成矣！奈何？”昱曰：“徐庶虽在彼，丞相要用，召来不难。”操曰：“安得彼来归？”昱曰：“徐庶为人至孝。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庶既孝子，即安肯为操用乎？幼丧其父，止有老母在堂。现今其弟徐康已亡，老母无人侍养。丞相可使人赚其母至许昌，令作书召其子，则徐庶必至矣。”不以丞相召之，而以母召之，固知庶之不可召也。操大喜，使人星夜前去取徐庶母。不一日，取至。省笔。操厚待之。因谓之曰：“闻令嗣徐元直乃天下奇才也，今在新野，助逆臣刘备，背叛朝廷，正犹美玉落于污泥之中，诚为可惜。今烦老母作书，唤回许都，吾于天子之前保奏，必有重赏。”先以助逆背叛恐之，继以美玉污泥动之，而后复称天子以压之，举重赏以陷之：全是欺妇人语。遂命左右取过文房四宝，命徐母作书。徐母曰：“刘备何如人也？”不亟发作，先问一句。妙甚。操曰：“沛郡小辈，妄称皇叔，全无一信义，所谓外君子而内小人者也。”先说玄德并非宗室，后说玄德并非好人，又全是欺妇人语。徐母厉声曰：“汝何虚诳之甚也！吾久闻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阁下玄孙。说玄德的是宗亲。屈身下士，恭己待人，仁声素著。世之黄童、白叟、牧子、樵夫皆知其名，真当世之英雄也。说玄德的是好人。吾儿辅之，得其主矣。破“美玉污泥”句。汝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破“天子之前保奏”句。乃反以玄德为逆臣，破“逆臣背叛”句。欲使吾儿背明投暗，岂不自耻乎！”破“作书唤回”句。○先极口赞玄德，后极口骂曹操，比称衡、吉平尤为痛快。言讫，取石砚便打曹操。此一石砚抵得博浪椎。操大怒，叱武士执徐母出，将斩之。程昱急止之，入谏曰：“今徐母触忤丞相者，欲求死也。丞相若杀之，则招不善之名，而成徐母之德。徐母既死，徐庶必死心助刘备以报仇矣。不如留之，使徐庶身心两处，纵使助刘备，亦不尽力也。且留得徐母在，昱自有计赚徐庶至此，以辅丞相。”昱之为操谋诚善。操然其言，遂不杀徐母，送于别室养之。操之不杀徐母者，念于王陵故事也。

程昱日往问候，诈言曾与徐庶结为兄弟，待徐母如亲母，时常馈送物件，必具手启，徐母因亦作手启答之。程昱赚得徐母笔迹，乃仿其字

体，诈修家书一封，甚矣，妇人识字之为累也！为之一叹。差一心腹人，持书径奔新野县，寻问单福行幕^[3]。军士引见徐庶。庶知母有家书至，急唤入问之。来人曰：“某乃馆下走卒，奉老夫人言语，有书附达。”云长在曹操处得兄书，徐庶在玄德处得母书。一真一假，遥遥相应。庶拆封视之。书曰：

近汝弟康丧，举目无亲。正悲凄间，不期曹丞相使人赚至许昌，言汝背反，下我于缲绁，赖程昱等救免。若得汝降，则能免我死。如书到日，可念劬劳之恩^[4]，星夜前来，以全孝道；然后徐图归耕故园，妙在此句，不教他事曹操，宛似其母声口。免遭大祸。吾今命若悬丝，尚望救援^[5]！更不多言。

徐庶览毕，泪如泉涌。持书来见玄德曰：“某本颍川徐庶，字元直，因为逃难，更名单福。直至将去，方说出真名；向来不露真名者，亦正恐曹操知之而收其母耳。前闻刘景升招贤纳士，特往见之。及与论事，方知是无用之人，故作书别之。夤夜至司马水镜庄上，诉说其事。水镜深责庶不识主，因说：‘刘豫州在此，何不事之？’只此句话玄德不曾听得，至此补出。妙甚。庶故作狂歌于市，以动使君。幸蒙不弃，即赐重用。争奈老母今被曹操奸计赚至许昌囚禁，将欲加害。老母手书来唤，庶不容不去。非不欲效犬马之劳，以报使君；奈慈亲被执，不得尽力。今当告归，容图后会。”油油然孝子之言，比绝裾之温峤，不啻天渊矣。玄德闻言大哭曰：“子母乃天性之亲，元直无以备为念。待与老夫人相见之后，或者再得奉教。”玄德更不相留，真善体孝子之情。徐庶便拜谢欲行。玄德曰：“乞再聚一宵，来日饯行。”孙乾密谓玄德曰：“元直天下奇才，久在新野，尽知我军中虚实。今若使归曹操，必然重用，我其危矣。主公宜苦留之，切勿放去。操见元直不去，必斩其母。元直知母死，必为母报仇，力攻曹操也。”此计亦妙，但非仁人所忍为。玄德曰：“不可。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玄德谢孙乾留庶之计，与谢单福相马之说一样意思。众皆感叹。

玄德请徐庶饮酒，庶曰：“今闻老母被囚，虽金波玉液^[6]，不能下咽矣。”玄德曰：“备闻公将去，如失左右手，虽龙肝凤髓^[7]，亦不甘味。”“龙凤”二字，隐然逗下一龙一凤。二人相对而泣，坐以待旦。诸将已于郭外安排筵席饯行。玄德与徐庶并马出城，至长亭，下马相辞。送别光景，写得凄惻不胜。玄德举杯谓徐庶曰：“备分浅缘薄，不能与先生相聚；望先生善事新主，以成功名。”“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

人。”何其言之痛也！庶泣曰：“某才微智浅，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别，实为老母故也。纵使曹操相逼，庶亦终身不设一谋。”是血性语。其急归见母，则依依孺子；其誓不佐操，则烈烈丈夫。玄德曰：“先生既去，刘备亦将远遁山林矣。”此句方逼出下文。庶曰：“某所以与使君共图王霸之业者，恃此方寸耳^[8]。今以老母之故，方寸乱矣，纵使在此，无益于事。真情实语。使君宜别求高贤辅佐，共图大业，何便灰心如此？”此处但说不宜灰心，尚不提起孔明。玄德曰：“天下高贤，恐无出先生右者。”此句宜逼出孔明矣。庶曰：“某樗栎庸材^[9]，何敢当此重誉？”只自谦逊，尚不提起孔明。临别，又顾谓诸将曰：“愿诸公善事使君，以图名垂竹帛，功标青史，切勿效庶之无终始也。”哀痛之词，令人鼻酸。诸将无不伤感。玄德不忍相离，送了一程，又送一程。庶辞曰：“不劳使君远送，庶就此告别。”此时还只辞远送，不提起孔明。玄德就马上执庶之手曰：“先生此去，天各一方，未知相会却在何日？”说罢，泪如雨下。依依不舍，极写玄德爱贤之笃。庶亦涕泣而别。玄德立马于林畔，看徐庶乘马与从者匆匆而去。匆匆而去，极写元直念母之孝。○元直匆匆之状，在玄德眼中看出。妙甚。玄德哭曰：“元直去矣！吾将奈何？”只此二语，抵得江文通《别赋》一篇。凝泪而望，却被一树林隔断。玄德以鞭指曰：“吾欲尽伐此处树木。”众问何故，玄德曰：“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西厢》曲云：“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玄德之望元直也似之。

正望间，忽见徐庶拍马而回。上文写到徐庶去后，已是水穷山尽，更无他望矣。此处忽然拍马而回，如绝处逢生，真奇妙之笔。玄德曰：“元直复回，莫非无去意乎？”此元直必无之事，玄德必有之想。遂欣然拍马向前迎问曰：“先生此回，必有主意。”庶勒马谓玄德曰：“某因心绪如麻，忘却一语。此间有一奇士，只在襄阳城外二十里隆中，使君何不求之？”此时方说出一句要紧话，荐出一个要紧人，却又不言其名，先言其地。玄德曰：“敢烦元直为备请来相见。”此语正与后文三顾草庐反映成趣。庶曰：“此人不可屈致，使君可亲往求之。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10]，汉得张良矣。”只赞其人，不言其名。玄德曰：“此人比先生才德何如？”玄德亦不问其名，先问其人。庶曰：“以某比之，譬犹驽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耳。此人每尝自比管仲、乐毅；以吾观之，管、乐殆不及此人。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盖天下一人也。”还只赞其人，不言其名。玄德喜曰：“愿闻此人姓名。”玄德至此方问姓名。庶曰：“此人乃琅琊阳都人，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至此方说出孔明姓名。纡徐之极，郑重之极。乃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其父名珪，字子贡，为泰山郡丞，早卒。亮从其叔玄。玄与荆州刘景升有旧，因往依

之，遂家于襄阳。后玄卒，亮与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细叙其家门履历。尝好为《梁父吟》。补叙其生平。所居之地有一冈，名卧龙岗，补叙其住处。因自号为‘卧龙先生’。补叙其别号。○自比管、乐与好为《梁父吟》分作两次叙出；南阳与卧龙岗、姓名与别号，亦都分作两次叙出，妙甚。此人乃绝代奇才，使君急宜枉驾见之^[11]。若此人肯相辅佐，何愁天下不定乎！”玄德曰：“昔水镜先生曾为备言：‘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今所云莫非即伏龙、凤雏乎？”因“卧龙”二字忆起伏龙，又因伏龙忆起凤雏，曲甚。庶曰：“凤雏乃襄阳庞统也，伏龙正是诸葛孔明。”水镜双荐两人，却并不曾说出一人；元直单荐一人，却早说出两人。妙极。玄德踊跃曰：半晌涕泣，此时踊跃。悲则极悲，喜则极喜。“今日方知伏龙、凤雏之语，何期大贤只在目前。非先生言，备有眼如盲也！”后人有赞徐庶走马荐诸葛诗曰：

痛恨高贤不再逢，
临歧泣别两情浓^[12]。
片言却似春雷震，
能使南阳起卧龙。

徐庶荐了孔明，再别玄德，策马而去。玄德闻徐庶之语，方悟司马德操之言，似醉方醒，如梦初觉。引众将回至新野，便具厚币，同关、张前去南阳请孔明。写玄德求贤之急。

且说徐庶既别玄德，感其留恋之情，恐孔明不肯出山辅之，遂乘马直至卧龙岗下，入草庐见孔明。写元直为人之忠。孔明问其来意，庶曰：“庶本欲事刘豫州，奈老母为曹操所囚，驰书来召，只得舍之而往。临行时，将公荐于玄德。玄德即日将来奉谒，望公勿推阻，即展生平之大才以辅之，幸甚！”孔明闻言作色曰：“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13]！”说罢，拂袖而入。写孔明处己之高。庶羞惭而退，上马趲程，音瓚，散走也。赴许昌见母。正是：

嘱友一言因爱主，
赴家千里为忠亲。

未知后事若何，下文便见。

[1] 密密：犹秘密。

[2] 螟蛉：蜾蠃常捕螟蛉喂它的幼虫，古人误认为蜾蠃养螟蛉为己子。后因以为养子的代称。

[3] 行幕：出行使用的帐幕。

[4] 劬（qú）劳：劳累，劳苦。多指父母养育子女之辛劳。

[5] 耑（zhuān）：同“专”。

[6] 金波玉液：比喻美酒。

[7] 龙肝凤髓：比喻美食。

[8] 方寸：指心。

[9] 樗栎（chū lì）：樗和栎为两种不成材的树木，因以比喻才能低下。此为自谦。

[10] 吕望：即姜尚。

[11] 枉驾：屈驾。

[12] 临歧：面临歧路。为赠别之辞。

[13] 牺牲：供祭祀用的纯色全体牲畜。

第三十七回

司马徽再荐名士 刘玄德三顾草庐

徐庶之母与王陵之母，皆贤母也。陵母之死，恐其子之归楚；庶母之死，怒其子之归曹。然庶母不死于曹操召见之初，而死于徐庶既归之日，或恨其死之晚矣。予曰：不然。曹操非项羽比也，羽直而操诈。庶母即欲先死以绝庶之望，而奸诡如操，何难秘之而不使庶知，又何难于母死之后假作母书以招庶乎？此不得为庶母咎也。

水镜之荐孔明，与元直之荐孔明又自不同：元直则相告相嘱，唯恐玄德之无人，唯恐孔明之不出，是极忙极热者也；水镜则自言自语，反以元直之荐为多事，反以孔明之出为可惜，是极闲极冷者也。一则特为荐孔明而返，一则偶因访元直而来；一有心，一无意。写来更无一笔相似，而各各入妙。

玄德望孔明之急，闻水镜而以为孔明，见崔州平而以为孔明，见石广元、孟公威而以为孔明，见诸葛均、黄承彦而又以为孔明。正如永夜望曙者，见灯光而以为曙也，见月光而以为曙也，见星光而又以为曙也。又如旱夜望雨者，听风声而以为雨也，听泉声而以为雨也，听漏声而又以为雨也。《西厢》曲云：“风动竹声，只道金佩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玄德求贤如渴之情，有类此者。孔明即欲不出，安得而不出乎？

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无论徐庶有始无终，不如不出；即如孔明尽瘁至死，毕竟魏未灭，吴未吞，济得甚事！然使春秋贤士尽学长沮、桀溺、接舆、丈人，而无知其不可而为之仲尼，则谁着尊周之义于万年？使三国名流尽学水镜、州平、广元、公威，而无志决身殒、不计利钝之孔明，则谁传扶汉之心于千古？玄德之言曰：“何敢委之数与命？”孔明其同此心欤！

淡泊宁静之语，是孔明一生本领。淡泊则其人之冷可知，宁静则其人之闲可知。天下非极闲极冷之人，做不得极忙极热之事。后来自博望烧屯以至六出祁山，无数极忙极热文字，皆从极闲极冷中积蓄得来。

此回极写孔明，而篇中却无孔明。盖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写其人如闲云野鹤之不可定，而其人始远；写其人如威凤祥麟之不易睹，而其人始尊。且孔明虽未得一遇，而见孔明之居则极其幽秀，见孔明之童则极其古淡，见孔明之友则极其高超，见孔明之弟则极其旷逸，见孔明之丈人则极其清韵，见孔明之题咏则极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欢，而孔明之为孔明，于此领略过半矣。玄德一访再访，已不觉入其玄中，又安能已于三顾耶！

每到玄德访孔明处，必夹写张翼德几句性急语以衬之。或谓孔明妆腔，玄德做势，一对空头，不若张翼德十分老实。予笑曰：为此言者，以论今人则可，以论玄德、孔明则不可。孔明真正养重，非比今人之本欲求售，只因索价，假意留难；玄德真正慕贤，非比今人之本不爱客，只因好名，虚修礼貌也。

观水镜“未得其时”之言及州平“徒费心力”之语，令读者眼光直射注五丈原一篇。盖在孔明未起手时，早为他结尾伏下一笔矣。今有作稗官者，往往前不顾后，后不顾前；更有阅稗官者，亦往往前忘其后，后忘其前。或曰：此等人当令其读《三国》。予曰：此等人正未许其读《三国》。

却说徐庶趲程赴许昌。曹操知徐庶已到，遂命荀彧、程昱等一班谋士往迎之。庶入相府拜见曹操，为亲屈，非为操屈也。操曰：“公乃高明之士，何故屈身而事刘备乎？”庶曰：“某幼逃难，流落江湖，偶至新野，遂与玄德交厚。老母在此，幸蒙慈念，不胜愧感。”人欲杀其母，而反谢其慈念，真万不得已之言。操曰：“公今至此，正可晨昏侍奉令堂，吾亦得听清诲矣。”孰知此后晨昏永不得侍奉，而清诲亦誓不赐教乎！庶拜谢而出，急往见其母，泣拜于堂下。母大惊曰：“汝何故至此？”庶曰：“近于新野事刘豫州，因得母书，故星夜至此。”徐母勃然大怒，拍案骂曰：“辱子^[1]！飘荡江湖数年，吾以为汝学业有进，何其反不如初也！元直始不过为侠客，继则居然作名士，本是后胜于初，乃责其反不如初。妙甚。汝既读书，须知忠孝不能两全。岂不识曹操欺君罔上之贼！刘玄德仁义布于四海，况又汉室之胄。汝既事之，得其主矣，今凭一纸伪书，更不详察，遂弃明投暗，自取恶名，真愚夫也！吾有何面目与汝相见？汝玷辱祖宗，空生于天地间耳！”前骂曹操可敬，今骂徐庶更可敬。骂庶深于骂操矣。骂得徐庶拜伏于地，不敢仰视，母自转入屏风后去了。少顷，家人出报曰：“老夫人自缢于梁间。”徐庶慌入救时，母气已绝。本欲全母之生以归，乃归而反速母之死，元直其抱恨终天乎！后人徐母赞曰：

贤哉徐母，流芳千古。
守节无亏，于家有补。
教子多方，处身自苦。
气若丘山，义出肺腑。
赞美豫州，毁触魏武。
不畏鼎镬^[2]，不惧刀斧。
唯恐后嗣，玷辱先祖。
伏剑同流^[3]，断机堪伍^[4]。
生得其名，死得其所。
贤哉徐母，流芳千古！

徐庶见母已死，哭绝于地，良久方甦。曹操使人赍礼吊问，又亲往祭奠。母而有灵，母其吐之！徐庶葬母柩于许昌之南原，居丧守墓。凡曹操所赐，庶俱不受。以上了却徐庶，以下专叙孔明。

时操欲商议南征，荀彧谏曰：“天寒未可用兵，‘天寒’二字，照后风雪。姑待春暖，方可长驱大进。”操从之，乃引漳河之水作一池，名玄武池，于内教练水军，准备南征。汉武习水战于昆明池，是天子穷兵外国；曹操习水战于玄武池，是权臣黷武中华。○以上按下曹操，以下再叙玄德。

却说玄德正安排礼物，欲往隆中谒诸葛亮，忽人报：“门外有一先生，峨冠博带^[5]，道貌非常，特来相探。”伊何人乎？玄德曰：“此莫非即孔明否？”不独玄德疑是孔明，即读者至此亦疑是孔明矣。然孔明决不如此容易见也。遂整衣出迎。视之，乃司马徽也。突如其来，幻绝。玄德大喜，请入后堂高坐，拜问曰：“备自别仙颜，日因军务倥偬^[6]，有失拜访。今得光降，大慰仰慕之私。”徽曰：“闻徐元直在此，特来一会。”不是来荐孔明，却是来会徐庶。妙在极闲。玄德曰：“近因曹操囚其母，徐母遣人驰书唤回许昌去矣。”只答还他寻徐庶，尚不提起荐孔明。妙在极闲。徽曰：“此中曹操之计矣！吾素闻徐母最贤，虽为操所囚，必不肯驰书召其子，此书必诈也。元直不去，其母尚存；今若去，母必死矣！”水镜之明于知人，与徐母之勇于死义，可称双绝。

玄德惊问其故，徽曰：“徐母高义，必羞见其子也。”其子不知而其友知之，所谓关心者乱，旁观者清。玄德曰：“元直临行，荐南阳诸葛亮，其人若何？”此处方是正文，以上只算闲话。徽笑曰：“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来呕心血也？”不荐之荐，不赞之赞。妙在极闲极冷。玄德曰：“先生何出此言？”徽曰：“孔明与博陵崔州平、颍川石

广元、汝南孟公威与徐元直四人为密友。本因徐庶知孔明，却又于徐庶之外，闲闲叙出三人。○前者一人姓名不肯道，今则连片说出。奇妙。此四人务于精纯，惟孔明独观其大略。藏精纯于大略之中。尝抱膝长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众问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既述其言，又述其所不言；其言可知，其所不言不可量。○此补徐庶语中所未及。每常自比管仲、乐毅，其才不可量也。”此申徐庶语中所已及。玄德曰：“何颍川之多贤乎！”徽曰：“昔有殷馗，善观天文，尝谓群星聚于颍分，其地必多贤士。”玄德所求，水镜所荐，止一贤耳。乃舍一贤而美多贤，一称地灵，一称天文。妙在极忙中夹此闲语。时云长在侧曰：“某闻管仲、乐毅乃春秋、战国名人，功盖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毋乃太过？”云长高抬管、乐，将孔明一抑。徽笑曰：“以吾观之，不当比此二人，我欲另以二人比之。”极似顺云长语气。云长问：“那二人？”徽曰：“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云长意中必谓于管、乐之下更求其次矣，不想水镜却于管、乐之上请出太公、留侯来，索性抹倒管、乐，将孔明极力一扬。妙极，妙极。众皆愕然。徽下阶相辞欲行，玄德留之不住。徽出门，仰天大笑曰：“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预为后文伏笔。言罢，飘然而去。写水镜如闲云野鹤，忽然飞来，忽然飞去，颯洒之极。玄德叹曰：“真隐居贤士也！”

次日，玄德同关、张并从人等来隆中。遥望山畔，数人荷锄耕于田间，而作歌曰：

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
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
荣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
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的是好歌。

玄德闻歌，勒马唤农夫问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乃卧龙先生所作也。”未见其人，先闻其歌。玄德曰：“卧龙先生住何处？”农夫曰：“自此山之南，一带高冈，乃卧龙岗也。冈前疏林内茅庐中，即诸葛亮先生高卧之地。”玄德谢之，策马前行。不数里，遥望卧龙岗，果然清景异常。未见其人，先观其地。后人有一古风一篇，单道卧龙居处。诗曰：

襄阳城西二十里，
一带高冈枕流水。
高冈屈曲压云根，

流水潺湲飞石髓^[8]。
势若困龙石上蟠，
形如单凤松阴里。
柴门半掩闭茅庐，
中有高人卧不起。
修竹交加列翠屏，
四时篱落野花馨。
床头堆积皆黄卷^[9]，
座上往来无白丁。
叩户苍猿时献果，
守门老鹤夜听经。
囊里名琴藏古锦，
壁间宝剑映松文。
庐中先生独幽雅，
闲来亲自勤耕稼。
专待春雷惊梦回，
一声长啸安天下。诗亦不俗。

玄德来到庄前，下马亲叩柴门，一童出问，玄德曰：“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直是一个脚色手本。童子曰：“我记不得许多名字。”每见人家闺女接着一大字名帖，辄便吃吓。今童子听得如许官衔，竟似不闻也者，真不愧为卧龙先生之童也。玄德曰：“你只说刘备来访。”称名而去其官，则得之矣。童子曰：“先生今早少出。”第一番不遇。玄德曰：“何处去了？”童子曰：“踪迹不定，不知何处去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玄德曰：“几时归？”童子曰：“归期亦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数日。”写童子闲冷之甚。玄德惆怅不已。张飞曰：“既不见，自归去罢了。”玄德曰：“且待片时。”云长曰：“不如且归，再使人来探听。”玄德从其言，嘱付童子：“如先生回，可言刘备拜访。”临行再嘱，极写殷勤。遂上马。

行数里，勒马回观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观之不已。再将卧龙所居之处赏鉴一番，妙在勒马回观。盖玩山色者，宜于遥看；游胜地者，不忍遽别也。忽见一人，容貌轩昂，丰姿俊爽，头戴逍遥巾，身穿皂布袍，杖藜从山僻小路而来。伊何人乎？玄德曰：“此必卧龙先生也！”我亦疑是卧龙先生。急下马向前施礼，问曰：“先生非卧龙否？”其人曰：“将军是谁？”妙在不即答名，先问玄德。玄德曰：“刘备

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妙在此人不是孔明，使玄德望个空。玄德曰：“久闻大名，幸得相遇。乞即席地权坐，请教一言。”

二人对坐于林间石上，关、张侍立于侧。忙中偏有此闲笔。州平曰：“将军何故欲见孔明？”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乱，四方云扰，欲见孔明，求安邦定国之策耳。”州平笑曰：“公以定乱为主，虽是仁心，但自古以来，治乱无常。自高祖斩蛇起义，诛无道秦，是由乱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乱；光武中兴，重整基业，复由乱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复四起，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10]，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妙在极忙极热之时，偏听此极闲极冷之语。○说孔明徒费心力，是于孔明未出山时，早为他临结局伏下一笔。妙。玄德曰：“先生所言，诚为高见，但备身为汉胄，合当匡扶汉室，何敢委之数与命？”与孔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之言一样意思。州平曰：“山野之夫，不足与论天下事，适承明问，故妄言之。”州平更不往复，一作收科。玄德曰：“蒙先生见教。但不知孔明往何处去了？”玄德见话不投机，亦借问孔明作收科。州平曰：“吾亦欲访之，正不知其何往。”愈问愈冷。玄德曰：“请先生同至敝县，若何？”如此闲冷之人，安肯到县？玄德此言，不过了世事语。州平曰：“愚性颇乐闲散，无意功名久矣，容他日再见。”既无意功名，安肯他日再见？州平此言，亦是了世事。言讫长揖而去。去得扬洒，与水镜一般。玄德与关、张上马而行。张飞曰：“孔明又访不着，却遇此腐儒，闲谈许久！”偏是腐儒最喜闲谈，翼德骂之，诚为畅快。但州平非其人耳。玄德曰：“此亦隐者之言也。”昔之隐士，翼德见之犹以为腐儒；若今之腐儒，恐玄德见之必不以为隐士也。

三人回至新野，过了数日，玄德使人探听孔明，回报曰：“卧龙先生已回矣。”玄德便教备马。张飞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使人唤来便了。”有翼德阻挡，愈衬得玄德殷勤。玄德叱曰：“汝岂不闻孟子云：‘欲见贤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孔明当世大贤，岂可召乎！”孔明能比管、乐，玄德能读《孟子》。遂上马再往访孔明。关、张亦乘马相随。时值隆冬，天气严寒，彤云密布。行无数里，忽然朔风凛凛，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银妆。卧龙岗雪景必更可观。张飞曰：“天寒地冻，尚不用兵，正与前荀彧‘大寒不可用兵’一语相反而相应。岂宜远见无益之人乎？不如回新野以避风雪。”写翼德愈衬出玄

德。玄德曰：“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如弟辈怕冷，可先回去。”飞曰：“死且不怕，岂怕冷乎！但恐哥哥空劳神思。”用兵不怕冷，访客却怕冷。一笑。玄德曰：“勿多言，只相随同去。”将近茅庐，忽闻路傍酒店中有人作歌。此何人？玄德立马听之，其歌曰：

壮士功名尚未成，
呜呼久不遇阳春。
君不见东海老叟辞荆蓿，
后车遂与文王亲。
八百诸侯不期会，
白鱼入舟涉孟津。
牧野一战血流杵，
鹰扬伟烈冠武臣。
又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
长揖芒砀隆淮公^[1]。

高谈王霸惊人耳，
辍洗延坐钦英风。
东下齐城七十二，
天下无人能继踪。
两人非际圣天子，
至今谁复识英雄？歌中之意，独有取于吕望与邴生者，隐然合着管仲、乐毅也。管仲相于齐，而吕望封于齐；乐毅下齐七十馀城，而邴生亦下齐七十馀城。孔明自比管、乐，而此作歌之人，与孔明相彷彿；故其所歌之人，亦与管、乐相彷彿耳。

歌罢，又有一人击桌而歌，此又何人？其歌曰：

吾皇提剑清寰海，
创业垂基四百载。
桓灵季业火德衰，
奸臣贼子调鼎鼐。
青蛇飞下御座傍，
又见妖虹降玉堂。首回中事，忽于此处一提。
群盗四方如蚁聚，
奸雄百辈皆鹰扬。
吾侪长啸空拍手，
闷来村店饮村酒。

独善其身尽日安，
何须千古名不朽！前歌是吊古，此歌是感今；前歌是嗟遇，此歌是自慰。一唱一和，如相赠答。

二人歌罢，抚掌大笑。玄德曰：“卧龙其在此间乎？”我亦疑二人中必有一卧龙。遂下马入店。见二人凭桌对饮，上首者白面长须，下首者清奇古貌。先闻其歌，后见其貌。玄德揖而问曰：“二公谁是卧龙先生？”长须者曰：“公何人？欲寻卧龙何干？”亦妙在不即通名，先问玄德。玄德曰：“某乃刘备也。欲访先生，求济世安民之术。”长须者曰：“我等非卧龙，皆卧龙之友也。又妙在两人都不是孔明，使玄德又望一个空。吾乃颍川石广元，此位是汝南孟公威。”水镜说孔明之友，自徐庶而外，更有崔、石、孟三人，今玄德俱不期而会。一则遇于初访孔明之后，一则遇于再访孔明之前。或一人独遇，或两人并遇。参差错落，妙事妙文。玄德喜曰：“备久闻二公大名，幸得邂逅。今有随行马匹在此，敢请二公同往卧龙庄上一谈。”广元曰：“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国安民之事，不劳下问。明公请自上马寻访卧龙。”又妙在极闲极冷。

玄德乃辞二人，上马投卧龙岗来。到庄前下马，扣门问童子曰：“先生今日在庄否？”童子曰：“现在堂上读书。”读者至此，疑其只有两顾，不消三顾矣。玄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至中门，只见门上大书一联云：“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观此二语，想见其为人。玄德正看间，忽闻吟咏之声，乃立于门侧窥之。不即入见，且窥听之。写得纾徐有致。见草堂之上，一少年拥炉抱膝，歌曰：

凤凰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疑其人之为龙，而听其歌，则又以凤自况。

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

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

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

玄德待其歌罢，上草堂施礼曰：“备久慕先生，无缘拜会。昨因徐元直称荐，敬至仙庄，不遇空回。今特冒风雪而来，得瞻道貌，实为万幸。”此时玄德意中以为既遇孔明，即今读者意中亦以为既遇孔明矣。那少年慌忙答礼曰：“将军莫非刘豫州，欲见家兄否？”妙在又不是孔明，又使玄德望个空。玄德惊讶曰：“先生又非卧龙耶？”少年曰：“某乃卧龙之弟诸葛均也。愚兄弟三人，长兄诸葛瑾，现在江东孙仲谋处为幕宾，孔明乃二家兄。”前徐庶止叙孔明之弟而未及其兄，今却在诸葛

均口中补叙出诸葛瑾。只一兄一弟，分作两番出落，真叙事妙品。玄德曰：“卧龙今在家否？”均曰：“昨为崔州平相约，出外闲游去矣。”第二番又不遇。○方欲邀石、孟同来，谁知反为州平约去。玄德曰：“何处闲游？”均曰：“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往来莫测，不知去所。”说出高人韵事，又妙在极闲极冷。玄德曰：“刘备直如此缘分浅薄，两番不遇大贤！”均曰：“少坐献茶。”张飞曰：“那先生既不在，请哥哥上马。”我知翼德此时决耐不得矣。玄德曰：“我既到此间，如何无一语而回？”因问诸葛均曰：“闻令兄卧龙先生熟谙韬略，日看兵书，可得闻乎？”均曰：“不知。”又答得极闲极冷。张飞曰：“问他则甚！风雪甚紧，不如早归。”又借翼德焦躁，衬出玄德谦恭。玄德叱止之。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车骑，容日却来回礼。”玄德曰：“岂敢望先生枉驾。数日之后，备当再至。愿借纸笔作一书，留达令兄，以表刘备殷勤之意。”第一次通名，第二次致书，以次而来，渐渐相近。均遂进文房四宝。玄德呵开冻笔，拂展云笺，写书曰：

备久慕高名，两次晋谒，不遇空回，惆怅何似！窃念备汉朝苗裔，滥叨名爵，伏睹朝廷陵替^[12]，纲纪崩摧，群雄乱国，恶党欺君，备心胆俱裂。虽有匡济之诚，实乏经纶之策。仰望先生仁慈忠义，慨然展吕望之大才，施子房之鸿略，称吕望、子房，正与司马徽、徐元直所言相应。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布达，再容斋戒薰沐，特拜尊颜，面倾鄙悃^[13]。统希鉴原。

玄德写罢，递与诸葛均收了，拜辞出门。均送出，玄德再三殷勤致意而别。第一次嘱其童，第二次嘱其弟，以次而来，又渐渐相近。方上马欲行，忽见童子招手篱外，叫曰：“老先生来也！”此必孔明无疑矣。玄德视之，见小桥之西，一人暖帽遮头，狐裘蔽体，骑着一驴，随后一青衣小童，携一葫芦酒，踏雪而来。绝妙一幅画图。转过小桥，口吟诗一首。又写得极闲极冷。诗曰：

一夜北风寒，万里彤雪厚。
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
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
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堂上之歌有凤，雪中之歌有龙。凤与龙又闲闲相对。
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通篇咏雪，末句咏梅，比石、孟二人吊古感今之歌，更觉潇洒。

玄德闻歌曰：“此真卧龙矣！”我亦以为此番定然不误。滚鞍下马，向前施礼曰：“先生冒寒不易！刘备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驴答礼。诸葛均在后曰：“此非卧龙家兄，乃家兄岳父黄承彦也。”妙在又不是孔明，又使玄德望个空。○不用黄承彦通名，却用诸葛均代说，又变一样文法。玄德曰：“适间所吟之句，极其高妙。”承彦曰：“老夫在小婿家观《梁父吟》，记得这一篇。适过小桥，偶见篱落间梅花，故感而诵之。不期为尊客所闻。”宋太祖雪中访赵普，见了《论语》半部；刘玄德雪中访孔明，听了诗歌几篇。然半部致太平，是赵普欺人之语，不若诗歌之足以动听也。玄德曰：“曾见令婿否？”承彦曰：“便是老夫也来看他。”又妙在答得极闲极冷。玄德闻言，辞别承彦，上马而归。正值风雪又大，回望卧龙冈，悒悒不已^[14]。前番玩景，此番无心玩景，惟有悒悒。写得有情致。后人有诗，单道玄德风雪访孔明。诗曰：

一天风雪访贤良，
不遇空回意感伤。
冻合溪桥山石滑，
寒侵鞍马路途长。
当头片片梨花落，
扑面纷纷柳絮狂。
回首停鞭遥望处，
烂银堆满卧龙岗。

玄德回新野之后，光阴荏苒，又早新春。冬雪则龙蛰，春雪则龙起。访卧龙者，固当于春时访之。乃令卜者揲蓍^[15]，选择吉期，斋戒三日，薰沐更衣，再往卧龙冈谒孔明。明裡休享，成王以敬神之道敬周公；斋戒薰沐，昭烈亦以敬神之道敬孔明。关、张闻之不悦，遂一齐入谏玄德。正是：

高贤未服英雄志，
屈节偏生杰士疑。

未知其言若何，下文便晓。

[1] 辱子：蔑称。犹小子。

[2] 鼎镬（huò）：古代的酷刑。用鼎镬烹人。鼎和镬本是古代两种烹饪器。

[3] 伏剑：秦末楚汉交战时，项羽欲招降刘邦部下王陵，以其母为要挟。后来汉营的使者来到项羽处，王母让使者回去告诉王陵专事刘邦，然后自己伏剑自杀。

[4] 断机：相传孟子少时，废学归家，孟母方织，因引刀断其机织，曰：“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孟子因勤学自奋，遂成大儒。

[5] 峨冠博带：高冠和阔衣带。古代儒生或士大夫的装束。

[6] 倥偬（kǒng zǒng）：纷繁迫促。

[7] 姜子牙：即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的姜尚。张子房：即辅佐刘邦的张良。

[8] 石髓：即石钟乳。

[9] 黄卷：书籍。

[10] 斡旋：运转，扭转。

[11] 隆准公：汉高祖刘邦的别称。隆准，高鼻。《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

[12] 陵替：谓纲纪废弛，上下失序。

[13] 愍（kǔn）：诚恳，至诚。

[14] 悒（yì）悒：忧郁不快。

[15] 揲蓍（dié shī）：古代问卜的一种方式。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决策 战长江孙氏报仇

玄德第三番访孔明，已无阻隔。然使一去便见，一见便允，又径直没趣矣。妙在诸葛均不肯引见，待玄德自去，于此作一曲。及令童子通报，正值先生昼眠，则又一曲。玄德不敢惊动，待其自醒，而先生只是不醒，则又一曲。及半晌方醒，只不起身，却自吟诗，则又一曲。童子不即传言，直待先生问有俗客来否，然后说知，则又一曲。及既知之，却不即见，直待入内更衣，然后出迎，则又一曲。此未见以前之曲折也。及初见时，玄德称誉再三，孔明谦让再三，只不肯赐教，于此作一曲。及玄德又恳，方问其志若何，直待玄德促坐，细陈衷悃，然后为之画策，则又一曲。及孔明既画策，而玄德不忍取二刘，孔明复决言之，而后玄德始谢教，则又一曲。孔明虽代为画策，却不肯出山，直待玄德涕泣以请，然后许诺，则又一曲。既已许诺，却复固辞聘物，直待玄德殷勤致意，然后肯受，则又一曲。及既受聘，却不即行，直待留宿一宵，然后同归新野，则又一曲。此既见以后之曲折也。文之曲折至此，虽九曲武夷，不足拟之。

孔明既云曹操不可与争锋，而又曰中原可图，其故何哉？盖汉、贼不两立，虽知天时，必尽人事，所以明大义于天下耳。且其言有应有不应：三分鼎足，言之应者也；功成归田，言之不必应者也。其必应者酬三顾之恩，其不必应者念托孤之重。大段规模，固已算定于前；而相理制宜，不妨变通于后。如必说一句定是一句，天下岂有印板事体，古人岂有印板言语，书中岂有印板文章乎？

或曰：孔明不劝玄德取孙、曹之地，而劝玄德取二刘之地，将欲扶汉而反自翦其宗室，毋乃不可乎？予曰：不然。二刘之地，玄德不取，必为孙、曹所有。故争荆州于孙权，何如受荆州于刘表，此玄德之失计于先也；取西川于刘璋，无异取西川于曹操，此孔明之预规其后也。不得以此为孔明病。

正叙孔明出草庐之后，读者方欲拭目而观孔明之事，乃忽然舍却新野，夹叙东吴；不但为孙权一边不当冷落，亦将为孔明游说东吴张本

也。且其间文字亦有相连而及者：孔明为玄德画策，便有周瑜为孙权画策以配之；孙权为孙坚报仇，便有徐氏为孙翊报仇以配之；又玄德得贤相，孙权亦得良将；孔明欲图荆、益，甘宁亦请图荆、益：凡如此类，皆天然成对，岂非妙文。

前太子辨与皇子协卧草堆之中，而崔毅有两日之梦；今孙策与孙权领江东之众，而其母亦有一日一月之梦。夫日为君象，民无二君，天无二日。辨既废而协始立，一日没而后一日升，原无两日并出之理也。若以孙权为日，则是与蜀、魏之君并出而为三日矣。吾以为正统之主则当日之，僭号之主则但当月之。就江东而论，则权为日而策为月；若就天下而论，则宜以刘备为日，而曹丕与孙权皆月耳。

二乔姊妹，分嫁二婿；二吴姊妹，同归一夫。权母谓权曰：“吾死之后，汝事吾妹如事我。”然则母死之前，权以母姨为庶母；母死之后，权即以母姨为继母矣。以母姨为庶母，与寻常之庶母不同；以母姨为继母，与寻常之继母不同。权即欲不尽孝而不可得矣。虽然，不独孙权宜然也。凡继母之与前母，亦姊妹行也；即庶母之与嫡母，亦姊妹行也。岂必母姨而后为母之姊妹，岂必事母之姊妹而后尽孝哉？

唐徐世勣起于盗贼之中，而甘宁亦起于盗贼之中；世勣初号“无赖贼”，继号“难当贼”，末号“佳贼”，而甘宁亦号“锦帆贼”。然世勣阿附武后，而甘宁忠事孙权，则世勣之佳不必佳，而甘宁之锦乃真锦也。

今之学孔明者，不能学其决策草庐，而但学其昼寝。学甘宁者，不能学其改邪归正，而但学其铜铃锦帆。学孙权者，不能学其尊贤礼士，为父报仇，而但学其丧中争战。学徐氏者，不能学其智谋节义，而但学其浓妆艳裹，言笑自若。为之一笑。

却说玄德访孔明两次不遇，欲再往访之，关公曰：“兄长两次亲往拜谒，其礼太过矣。想诸葛亮有虚名而无实学，故避而不敢见。今有请名士作文、请名医治病而迟迟不赴者，乃当以此诮之。兄何惑于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昔齐桓公欲见东郭野人，五反而方得一面。关公爱读《春秋》，便对他说一春秋故事。况吾欲见大贤耶？”张飞曰：“哥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为大贤？今番不须哥哥去，他如不来，我只用一条麻绳缚将来！”将欲以麻绳当干旄之素丝耶？将欲以一缚当白驹之繫维耶？如此请客，可发一笑。玄德叱曰：“汝岂不闻周文王谒姜子牙之事乎？既引齐桓，又述周文，每况愈高。可见玄德之卑以自牧，正其高于自待也。文王且如此敬贤，汝何太无礼！今番汝休去，我自与云长去。”飞曰：“既两位哥哥都去，小弟如何落后？”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礼。”麻绳一条，不劳带得。飞应诺。

于是三人乘马引从者往隆中。离草庐半里之外，玄德便下马步行，其恭也如是。正遇诸葛均。玄德忙施礼，问曰：“令兄在庄否？”均曰：“昨暮方归。将军今日可与相见。”言罢，飘然自去。玄德访孔明，必带着两个兄弟同去；孔明见玄德，更不消一个兄弟陪来。劳者自劳，逸者自逸。玄德曰：“今番侥幸，得见先生矣！”张飞曰：“此人无礼，便引我等到庄也不妨，何故竟自去了！”玄德曰：“彼各有事，岂可相强？”若使诸葛均一见玄德，便连忙回转，报出孔明，迎门相揖，则不成其为卧龙兄弟也。

三人来到庄前叩门，童子开门出问。玄德曰：“有劳仙童转报，刘备专来拜见先生。”童子曰：“今日先生虽在家，但今在草堂上昼寝未醒。”惟其为卧龙，故不妨昼寝。今有瞌睡汉，不能学孔明，而但学其昼寝，岂得谓之卧龙哉？直是卧牛、卧犬耳。玄德曰：“既如此，且休通报。”吩咐关、张二人，只在门首等着。玄德徐步而入，见先生仰卧于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立阶下^[4]。《西厢》之“伫立闲阶”，是未见其人而候之；玄德之伫立闲阶，是既见其人而候之。半晌，先生未醒。关、张在外立久，不见动静，入见玄德犹然侍立。张飞大怒，谓云长曰：“这先生如何傲慢！见我哥哥侍立阶下，他竟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后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先生一生最善火攻，翼德乃欲以此法施之于先生，是班门弄斧矣。一笑。云长再三劝住。玄德仍命二人出门外等候。望堂上时，见先生翻身将起，忽又朝里壁睡着。妙在此时还不便醒。童子欲报，玄德曰：“且勿惊动。”又立了一个时辰，孔明才醒，口吟诗曰：妙在还不便起，且自吟诗。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或问先生何所梦？予曰：仲尼之梦，是梦周公；孔明之梦，必是梦伊尹。

孔明吟罢，翻身问童子曰：“有俗客来否？”妙在童子不即通报，待先生先问。○客曰“俗客”，太难为人。能来此地者，其客亦不俗矣。童子曰：“刘皇叔在此立候多时。”孔明乃起身曰：“何不早报！尚容更衣。”还要更衣，妙。遂转入后堂。又半晌，又是半晌，妙。方整衣冠出迎。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在玄德眼中画出一孔明。玄德下拜曰：“汉室末胄，涿郡愚夫，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昨两次晋谒，不得一见；已书贱名于文几，未审得入览否？”孔明曰：“南阳野人，疏懒成性，屡蒙将军枉临，不胜愧赧。”乍见之时，却用玄德开谈，孔明回答。一述其来情，

一谢其过访，都是套话。是第一段。

二人叙礼毕，分宾主而坐。童子献茶。茶罢，孔明曰：“昨观书意，足见将军忧民忧国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疏，有误下问。”玄德曰：“司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语，岂虚谈哉？望先生不弃鄙贱，曲赐教诲。”茶罢之后，却用孔明开谈，玄德回答。一自谦才短，一称赞大名，其语尚远。是第二段。孔明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耳，安敢谈天下事？二公谬举矣。将军奈何舍美玉而求顽石乎？”玄德曰：“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开备愚鲁而赐教。”第三段是孔明再三推辞，玄德再三请教，其语渐近。孔明笑曰：“愿闻将军之志。”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迄无所就。唯先生开其愚而拯其厄，实为万幸。”第四段是孔明问志，玄德言怀，方是深谈。

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先说曹操不可取。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次说孙权不可取。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此言荆州可取。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闇弱^[2]，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此言益州可取。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孙权不可取则结之。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曹操虽不可取，而终当伐之。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未下棋时，先将一盘局势算得停停当当，岂非天下第一手。

言罢，命童子取出画一轴，挂于中堂，指谓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正不知先生几时觅下此一图画，可见其一向高卧，非真正睡着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分得奇。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既曰“成鼎足”，又曰“图中原”。盖成鼎足是顺天时，图中原是尽人事。○孔明画策已尽于此。玄德闻言，避席拱手谢曰：“先生之言，顿开茅塞，使备如拨云雾而睹青

天。但荆州刘表、益州刘璋，皆汉室宗亲，备安忍夺之？”此孔明赐教之后而玄德踌躇，又作一折。孔明曰：“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刘璋非立业之主，久后必归将军。”玄德闻言，顿首拜谢。此孔明重言以决而玄德谢教，乃作一收。只这一席话，乃孔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真万古之人不及也。后人诗赞曰：

豫州当日叹孤穷，
何幸南阳有卧龙！
欲识他年分鼎处，
先生笑指画图中。

玄德拜请孔明曰：“备虽名微德薄，愿先生不弃鄙贱，出山相助。备当拱听明诲。”孔明曰：“亮久乐耕锄，懒于应世，不能奉命。”此孔明于决策之后忽然不肯出山，又作一折。玄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苍生何？”言毕，泪沾袍袖，衣襟尽湿。前至水镜庄上衣襟尽湿，今在卧龙庄上衣襟亦尽湿。前之湿是水，今之湿是泪。前遇难而不泪，今为求贤而反泪者。前不为一身而泪，今则为苍生而泪也。孔明见其意甚诚，乃曰：“将军既不相弃，愿效犬马之劳。”此孔明因玄德意诚而许诺，又作一收。玄德大喜，遂命关、张入，拜献金帛礼物，孔明固辞不受。孔明不肯受聘，又作一折。玄德曰：“此非聘大贤之礼，但表刘备寸心耳。”孔明方受。此因玄德又恳而孔明方受，又作一收。于是玄德等在庄中共宿一宵。前宿水镜庄上，为想伏龙、凤雏，一夜睡不着。今此夜与前不同，定然睡着矣。次日，诸葛均回，孔明嘱付曰：“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方出山便思退步，是真淡泊宁静之人。后人诗叹曰：

身未升腾思退步，
功成应忆去时言。
只因先主丁宁后，
星落秋风五丈原。
又有古风一篇曰：
高皇手提三尺雪，
芒砀白蛇夜流血。
平秦灭楚入咸阳，
二百年前几断绝。
大哉光武兴洛阳，
传至桓灵又崩裂。

献帝迁都幸许昌，
纷纷四海生豪杰。
曹操专权得天时，
江东孙氏开鸿业。
孤穷玄德走天下，
独居新野愁民危。
南阳卧龙有大志，
腹内雄兵分正奇。
只因徐庶临行语，
茅庐三顾心相知。
先生尔时年三九，亮出山时，年方二十七岁。
收拾琴书离陇亩。
先取荆州后取川，
大展经纶补天手^[3]。
纵横舌上鼓风雷，
谈笑胸中换星斗。
龙骧虎视安乾坤^[4]，
万古千秋名不朽！

玄德等三人别了诸葛均，与孔明同归新野。玄德待孔明如师，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共论天下之事。孔明曰：“曹操于冀州作玄武池以练水军，必有侵江南之意。可密令人过江探听虚实。”玄德从之，使人往江东探听。下文将叙东吴事，此乃过枝接叶处。

却说孙权自孙策死后，据住江东，承父兄基业，广纳贤士，开宾馆于吴会，命顾雍、张紘延接四方宾客。方写玄德求贤，又接写孙权好士。连年以来，你我相荐。时有会稽阡泽字德润、彭城严畯字曼才、沛县薛综字敬文、汝阳程秉字德枢、吴郡朱桓字休穆、陆绩字公纪、吴人张温字惠恕、张温有二：前董卓所杀之张温，乃洛阳张温；此张温则吴郡张温。会稽骆统字公绪、乌程吴粲字孔休，此数人皆至江东，孙权敬礼甚厚。又得良将数人，乃汝阳吕蒙字子明、吴郡陆逊字伯言、琅琊徐盛字文向、东郡潘璋字文珪、庐江丁奉字承渊。文武诸人，共相辅佐，由此江东称得人之盛。方写玄德得一贤，接写孙权得多士。○程普、黄盖、周泰、韩当则孙坚所得；周瑜、张绍、张紘、虞翻、太史慈等则孙策所得。若鲁肃、诸葛瑾、顾雍则孙权初立时所得；今阡泽、吕蒙等数人又独后至。前分叙，此总叙，或详或略，笔法各妙。

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绍，遣使往江东，命孙权遣子入朝随驾。袁术欲使吕布质女，曹操欲使孙权质子，一样意思。权犹豫未决。吴太夫人命周瑜、张昭等面议。张昭曰：“操欲令我遣子入朝，是牵制诸侯之法也。然若不令去，恐其兴兵下江东，势必危矣。”既知遣质之为牵制，而又忧不遣质之将危，是首鼠两端之语。周瑜曰：“将军承父兄馀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足，将士用命，有何逼迫而欲送质于人？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连和，彼有命召，不得不往，如此则见制于人也。不如勿遣，徐观其变，别以良策御之。”孔明为玄德画策，只数语决疑；周瑜为孙权画策，亦只数语决疑。吴夫人曰：“公瑾之言是也。”权遂从其言，谢使者，不遣子。自此曹操有下江南之意，但正值北方未宁，无暇南征。轻按下曹操，再接叙东吴。

建安八年十一月，孙权引兵伐黄祖，战于大江之中，祖军败绩。权部将凌操轻舟当先，杀入夏口，被黄祖部将甘宁一箭射死。凌操子凌统，时年方十五岁，奋力往夺父尸而归。前孙策求父尸，今凌统夺父尸，遥遥相对。权见风色不利，收军还东吴。

却说孙权弟孙翊，为丹阳太守。翊性刚好酒，醉后尝鞭撻士卒。前则有宋宪、魏续之叛吕布，后则有范疆、张达之刺张飞，皆为此也。丹阳督将妣览、郡丞戴员二人常有杀翊之心，乃与翊从人边洪结为心腹，共谋杀翊。时诸将县令皆集丹阳，翊设宴相待。翊妻徐氏美而慧，极善卜《易》。女先生起课则有之矣，美夫人起课是所仅见。是日卜一卦，其象大凶，劝翊勿出会客。翊不从，不听妇言，本是好处；不听慧夫人言，却是蠢处。不信卜，只是莽处；不信慧夫人卜，却是俗处。遂与众大会。至晚席散，边洪带刀跟出门外，即抽刀砍死孙翊。妣览、戴员乃归罪边洪，斩之于市。与后文司马昭之归罪成济，正复相同。二人乘势掳翊家资侍妾。妣览见徐氏美貌，乃谓之曰：“吾为汝夫报仇，汝当从我，不从则死。”徐氏曰：“夫死未几，不忍便相从；可待至晦日^⑤，设祭除服，然后成亲未迟。”既不从，又不死，权变之极。览从之。徐氏乃密召孙翊心腹旧将孙高、傅婴二人入府，泣告曰：对妣览不泣，对孙、高二人则泣，权变之极。“先夫在日，常言二公忠义。今妣、戴二贼谋杀我夫，只归罪边洪，将我家资童婢尽皆分去。妣览又欲强占妾身，妾已诈许之，以安其心。二将军可差人星夜报知吴侯，一面设密计以图二贼，雪此仇辱，生死衔恩^⑥！”言毕再拜。孙高、傅婴皆泣曰：“我等平日感府君恩遇，今日所以不即死难者，正欲为复仇计耳。此二语即徐氏之意。夫人所命，敢不效力！”于是密遣心腹使者往报孙权。

至晦日，徐氏先召孙、傅二人，伏于密室帷幕之中，今之妇人，有丈夫新死而学徐氏之设人于帷幕者矣，吾不知其有何仇之欲报而为此设伏也。然后设祭于堂上。祭毕，即除去孝服，沐浴薰香，浓妆艳裹，言笑自若。今之妇人，有丈夫新死而学徐氏之浓妆艳裹、言笑自若者矣，我不知其有何仇之欲报而为此权诈也。○古之寡妇，浓妆艳裹、言笑自若是假，披麻戴孝、掩面长号是真；今之寡妇，浓妆艳裹、言笑自若是真，披麻戴孝、掩面长号是假。古今之不相及，《柏舟》之诗、《黄鹄》之咏，其不可复作乎！妨览闻之甚喜。至夜，徐氏遗婢妾请览入府，倒先去请，权变之极。设席堂中饮酒。饮既醉，徐氏乃邀览入密室。览喜，乘醉而入。徐氏大呼曰：“孙、傅二将军何在！”二人即从帷幕中持刀跃出，妨览措手不及，被傅婴一刀砍倒在地，孙高再复一刀，登时杀死。不杀之于席间，而杀之于密室者，恐戴员知之而不来故也。精细之极。徐氏复传请戴员赴宴。何等机智。员入府来，至堂中，亦被孙、傅二将所杀也。一杀之于密室，一杀之于堂中，各自一样杀法，妙甚。一面使人诛戮二将家小及其余党。更是快畅。徐氏遂重穿孝服，《周书》曰：“王释冕，反丧服。”盖暂时从吉云。将妨览、戴员首级祭于孙翊灵前。此方是真正设祭。

不一日，孙权自领军马至丹阳，见徐氏已杀妨、戴二贼，比及孙权兵到，女将早已杀贼矣。其卜《易》则知是女先生，其用兵则是女军师。如此奇妇人，恐不让南阳卧龙也。乃封孙高、傅婴为牙门将，令守丹阳，取徐氏归家养老。江东人无不称徐氏之德。后人诗赞曰：

才节双全世所无，
奸回一旦受摧锄。
庸臣从贼忠臣死，
不及东吴女丈夫。

且说东吴各处山贼尽皆平复，大江之中，有战船七千馀只。孙权拜周瑜为大都督，总统江东水陆军马。为后赤壁鏖兵伏线。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权母吴太夫人病危，召周瑜、张昭二人至，谓曰：“我本吴人，幼亡父母，与弟吴景徙居越中。后嫁于孙氏，生四子。长子策生时，吾梦月入怀；后生次子权，又梦日入怀。日胜于月，为后孙权称帝伏线。○刘禅之母梦斗，即叙于其母分娩之初；孙权之母梦日，补叙于其母临终之顷。叙法各变，妙甚。卜者云：‘梦日月入怀者，其子大贵。’不幸策早丧。今将江东基业付权，望公等同心助之，吾死不朽矣。”又嘱权曰：“汝事子布、公瑾以师傅之礼，不可怠慢。吾妹与我共嫁汝父，则

亦汝之母也。吾死之后，事吾妹如事我。汝妹亦当恩养，择佳婿以嫁之。”为后玄德入赘伏线。○看他先嘱其臣，后嘱其子；及其嘱子之言，又先嘱其以师傅之礼待臣，而后及其妹与女。盖先公而后私，先尊贤而后亲亲也。何东吴奇女子之多乎！言讫遂终。孙权哀哭，具丧葬之礼，自不必说。

至来年春，孙权商议欲伐黄祖。张昭曰：“居丧未及期年，不可动兵。”周瑜曰：“报仇雪恨，何待期年？”伐人之丧不可，丧中伐人亦不可；然以报父仇则无不可也。若论报仇，正当服缟素而兴师，何待服除之有！张昭之见，往往不及周瑜。权犹豫未定。适平北都尉吕蒙入见，告权曰：“某把龙湫水口，忽有黄祖部将甘宁来降。某细询之，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也，颇通书史，有气力，好游侠。尝招合亡命，纵横于江湖之中，腰悬铜铃，人听铃声，尽皆避之。响马贼有响箭，响船贼亦有响铃。然则贼之不响者，必无用之贼也。又尝以西川锦作帆幔，时人皆称为‘锦帆贼’。贼以‘锦帆’为名，其贼甚趣。不唱‘大江东’，却唱‘锦帆开’矣。后悔前非，改行从善，引众投刘表。见表不能成事，即欲来投东吴，却被黄祖留住夏口。前东吴破祖时，祖得甘宁之力，救回夏口，乃待宁甚薄。都督苏飞屡荐宁于祖，祖曰：‘宁乃劫江之贼，岂可重用？’周仓起于黄巾，而关公用为亲随；甘宁起于劫江，而黄祖不肯用为心腹。君子用人最是通融，小人用人偏极拘执。宁因此怀恨。为后杀黄祖伏线。苏飞知其意，乃置酒邀宁到家，谓之曰：‘吾荐公数次，奈主公不能用。日月逾迈，人生几何，宜自远图。吾当保公为鄂县长，自作去就之计。’苏飞之荐甘宁于黄祖，为甘宁也，非为黄祖也。若为黄祖，则当告祖曰：‘不重用则杀之，勿以资敌国。’何乃导之入吴耶？飞之为友谋则忠矣，为主谋则不忠。宁因此得过夏口，欲投江东，恐江东恨其救黄祖杀凌操之事。某具言主公求贤若渴，不记旧恨，况各为其主，又何恨焉？宁欣然引众渡江，来见主公。乞钧旨定夺。”甘宁一段来历，不向黄祖一边叙去，却向吕蒙口内述来，最是省笔。孙权大喜曰：“吾得兴霸，破黄祖必矣。”遂命吕蒙引甘宁入见。参拜已毕，权曰：“兴霸来此，大获我心，岂有记恨之理？黄祖不录甘宁之力，孙权不记甘宁之怨，彼此正相反。请无怀疑。愿教我以破黄祖之策。”宁曰：“今汉祚日危，曹操终必篡窃。南荆之地，操所必争也。刘表无远虑，其子又愚劣，不能承业传基，明公宜早图之；若迟，则操先图之矣。孔明劝玄德取荆州，甘宁亦劝孙权取荆州。今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迈，务于货利；侵求吏民，人心皆怨；战具不修，军无法律。明公若往攻之，其势必破。既破祖军，鼓行而西，据楚关而图巴、蜀，霸业可定也。”孔明劝玄德取巴、蜀，甘宁亦劝孙权取巴、蜀。○如此见识，

岂得以劫江之贼目之耶？孙权曰：“此金玉之论也。”遂命周瑜为大都督，总水陆军兵；吕蒙为前部先锋，董袭与甘宁为副将；权自领大军十万，征讨黄祖。

细作探知，报至江夏。黄祖急聚众商议，令苏飞为大将，陈就、邓龙为先锋，尽起江夏之兵迎敌。陈就、邓龙各引一队艨艟截住沔口^[8]，艨艟上各设强弓硬弩千馀张，将大索系定艨艟于水面上。后文曹操之船用连环，此处黄祖之船用贯索。环不可断，索则可断也。东吴兵至，艨艟上鼓响，弓弩齐发，兵不敢进，约退数里水面。甘宁谓董袭曰：“事已至此，不得不进。”乃选小船百馀只，每船用精军五十人，二十人撑船，三十人各披衣甲，手执钢刀。不避矢石，直至艨艟傍边，砍断大索，艨艟遂横。本是贯索勾陈，却遇了天煞白虎；本欲乘风破浪，却做了野渡横舟。为之一笑。甘宁飞上艨艟，将邓龙砍死。陈就弃船而走。吕蒙见了，跳下小船，自举橈棹，直入船队，放火烧船。陈就急待上岸，吕蒙舍命赶到跟前，当胸一刀砍翻。以上写水军战功。比及苏飞引军于岸上接应时，东吴诸将一齐上岸，势不可当。祖军大败。苏飞落荒而走，正遇东吴大将潘璋，两马相交，战不数合，被璋生擒过去，径至船中来见孙权。以上写陆路战功。权命左右以槛车囚之，待活捉黄祖，一并诛戮。催动三军，不分昼夜，攻打夏口。正是：

只因不用锦帆贼，
至令冲开大索船。

不知黄祖胜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拱立：肃立，恭敬地站着。

[2] 闇弱：昏庸懦弱。

[3] 补天手：挽回世运的能人。

[4] 龙骧（xiāng）：昂举腾跃貌。

[5] 晦日：农历每月最后一天。

[6] 衔恩：受恩，感恩。

[7] 奸回：指奸恶邪僻之人。

[8] 艨艟（méng chōng）：古代战船。

第三十九回

荆州城公子三求计 博望坡军师初用兵

文有馀波在后者，前有玄德三顾草庐一段奇文，后便有刘琦三求诸葛一段小文是也；文有作波在前者，将有孔明为玄德用兵一段奇文，却先有孔明为刘琦画策一段小文是也。谋人国不可轻，故三顾始出；谋人家亦不可轻，故三请后言。谋国事不可不密，故屏人促坐；谋家事尤不可不密，故登楼去梯。刘琦方惧祸，孔明又惧其漏言之祸；孔明未授计，玄德先授以求计之计。玄德、孔明，其真天下有心人也。

君之适子，所以奉宗庙社稷之粢盛，朝夕视君膳者也。故适子不可以出外，不出外则得立，出外则不得立。然刘琦之求计于孔明者，非求立也，求生而已。不求立而求生，则宜在外，不宜在内。若知其不得立而犹勉强以求立，势不至如潘崇之教商臣不止，是岂仁人之所忍为哉！

或疑申生在内而死，扶苏在外而亦死，似孔明之教刘琦者，犹非万全之策也。予曰：不然。刘表之与始皇，则有间矣。始皇，残暴人也，残暴素著，故李斯得假其威以杀扶苏于外。刘表，柔懦人也，柔懦素著，则蔡瑁不得矫其旨以杀刘琦于外。势有相反，故事有不同，不可以一类论耳。

前徐庶在玄德面前夸奖孔明，是正笔、紧笔；今在曹操面前夸奖孔明，是旁笔、闲笔。然无旁笔、闲笔，则不见正笔、紧笔之妙。不但孔明一边愈加渲染，又使徐庶一边亦不冷落，真叙事妙品。

孔明初出茅庐，第一次用计便是火攻。夫兵犹火也，用兵如用火，用火亦如用兵。兵不足而以火济之，是以火济火也。乃玄德之言曰：“我得孔明，如鱼得水。”翼德亦曰：“何不使水去？”然则以孔明而用火，是犹以水济火矣。以火济火，而火之威烈；以水济火，而火之用神。

博望一烧，有无数衬染：写云浓月淡，是反衬；写秋飘夜风、林木芦苇，是正衬；写徐庶夸奖，是顺衬；写夏侯轻侮，关、张不信，是逆衬。且其间又曲折多端：当赵云诱敌，则有韩浩谏追为一折；玄德诱

敌，则有于禁、李典中涂疑沮为再折；人马走发，拦当不住，则又有夏侯猛省，传令勿追为三折。令读者至此，几疑计之不成，烧之不果；而功且终就，而敌且终破。方叹文章之妙，有非猜测之所能及者。若只一味直写，则竟依《纲目》例大书曰“诸葛亮破曹兵于博望”，一句可了，又何劳作演义者撰此一篇哉！

刘表因见黄祖被杀，故欲玄德助我以防孙权；孔明欲留孙权为援，故劝玄德舍权而当曹操：此为后文伏线也。甘宁借江夏为避仇之地，而刘琦复借江夏为避患之地；乃孔明为刘琦谋今日安身之所，而早为玄德谋兵败借援之所：此亦为后文伏线也。不但此也，晋之代魏，尚隔数十回，而司马氏之家世，早详叙于曹操未攻博望之先。正如五月《姤》卦，方当五阳强盛之时，而一阴已伏于下。若必前人去然后有后人，前事毕然后有后事，不独古今无此不相贯之事，亦岂有此不相贯之文乎？

却说孙权督众攻打夏口，黄祖兵败将亡，情知守把不住，遂弃江夏，望荆州而走。甘宁料得黄祖必走荆州，乃于东门外伏兵等候。黄祖之不用甘宁，犹梁惠王之不用卫鞅也。祖带数十骑突出东门，正走之间，一声喊起，甘宁拦住。祖于马上谓宁曰：“我向日不曾轻待汝^[4]，今何相逼耶？”宁叱曰：“吾昔在江夏多立功绩，汝乃以劫江贼待我，今日尚有何说？”前日劫水路，今日劫陆路。宁不自以为贼，而黄祖待之以贼，今日乃真为黄祖之贼矣。黄祖自知难免，拨马而走。甘宁冲开士卒，直赶将来。只听得后面喊声起处，又有数骑赶来。宁视之，乃程普也。宁恐普来争功，慌忙拈弓搭箭，背射黄祖，祖中箭翻身落马。宁枭其首级，回马与程普合兵一处，回见孙权，献黄祖首级。黄祖之死，不用程普杀之，必用甘宁杀之，可为不能用人之戒。权命以木匣盛贮，待回江东祭献于亡父灵前。应第七回中事，又与前回徐氏祭夫相映像。○前孙策能以活黄祖换死孙坚，今孙权又能以死黄祖祭死孙坚，有子如此，孙坚不死矣。

重赏三军，升甘宁为都尉。商议欲分兵守江夏，张昭曰：“孤城不可守，不如且回江东。刘表知我破黄祖，必来报仇；我以逸待劳，必败刘表。表败而后乘势攻之，荆、襄可得也。”意不在江夏，而在荆、襄，是舍小而图大。向来子布画策，唯此差强人意。权从其言，遂弃江夏，班师回江东。

苏飞在槛车内，密使人告甘宁求救。宁曰：“飞即不言，吾岂忘之？”今之忘恩者，幸其人之不言，甚且恶其人之言之矣。大军既至吴会，权命将苏飞枭首，与黄祖首级一同祭献。甘宁乃入见权，顿首哭告

曰：“某向日若不得苏飞，则骨填沟壑矣^[2]，安能效命于将军麾下哉？今飞罪当诛，某念其昔日之恩，情愿纳还官爵，以赎飞罪。”甘宁非吕蒙无由见孙权，然非苏飞则无由见吕蒙也。追本穷源，知恩报德，是有血性男子，不是无义气丈夫。权曰：“彼既有恩于君，吾为君赦之。但彼若逃去，奈何？”宁曰：“飞得免诛戮，感恩无地，岂肯走乎！若飞去，宁愿将首级献于阶下。”既愿以官爵赎之，又愿以首级保之，如此报德，方不负施德之人。权乃赦苏飞，止将黄祖首级祭献。

祭毕，设宴大会文武庆功。正饮酒间，只见座上一人大哭而起，拔剑在手，直取甘宁。宁忙举坐椅以迎之。权惊视其人，乃凌统也，因甘宁在江夏时，射死他父亲凌操，今日相见，故欲报仇。方写孙权报仇，便接写甘宁报恩；方写甘宁报恩，又接写凌统报仇。义士之义，孝子之孝，各各出色。权连忙劝住，谓统曰：“兴霸射死卿父，彼时各为其主，不容不尽力。今既为一家人，岂可复理旧仇？万事皆看吾面。”孙权自欲报仇，却不许凌统报仇，似乎不情；为甘宁而赦苏飞，独不为凌统而杀甘宁，似乎偏向。然为报仇起见，人有恩于为我报仇之人则赦之，人而欲杀为我报仇之人则解之，情也，非偏也。凌统叩头大哭曰：“不共戴天之仇，岂容不报！”权与众官再三劝之，凌统只是怒目而视甘宁。权即日命甘宁领兵五千、战船一百只，往夏口镇守，以避凌统。宁拜谢，领兵自往夏口去了。此处写甘宁往夏口，正为后文刘琦请守夏口伏线。权又加封凌统为承烈都尉，统只得含恨而止。凌统不曾杀得甘宁，固是大仇未报；孙权但杀黄祖，不曾杀刘表，亦止报得一半，不若徐氏之报仇为快也。然则不独凌统含恨，孙权亦尚含恨。东吴自此广造战船，分兵守把江岸。又命孙静引一枝军守吴会，孙权自领大军屯柴桑，周瑜日于鄱阳湖教练水军，以备攻战。读者至此，必谓将来孙权与刘表攻战矣。孰知却为与曹操攻战之地乎？

话分两头。却说玄德差人打探江东消息，遥接前文。回报东吴已攻杀黄祖，现今屯兵柴桑。玄德便请孔明计议。正话间，忽刘表差人来请玄德赴荆州议事。不写玄德要去，却说刘表来请。妙甚。孔明曰：“此必因江东破了黄祖，故请主公商议报仇之事也。某当与主公同往，相机而行，自有良策。”读者至此，必谓孔明将为刘表画报仇之策矣。孰知后文却偏不与东吴交战，出人意表。玄德从之，留云长守新野，令张飞引五百人马跟随往荆州来。玄德在马上谓孔明曰：“今见景升，当若何对答？”孔明曰：“当先谢襄阳之事。他若令主公去征讨江东，切不可应允，但说容归新野整顿军马。”此孔明不欲结怨孙权，正为后文投托东吴地步。

玄德依言，来到荆州馆驿安下，留张飞屯兵城外，玄德与孔明入城见刘表。礼毕，玄德请罪于阶下，表曰：“吾已悉知贤弟被害之事。当时即欲斩蔡瑁之首以献贤弟，因众人告免，故姑恕之。贤弟幸勿见罪。”玄德曰：“非干蔡将军之事，想皆下人所为耳。”一语将前事轻轻抹过。表曰：“今江夏失守，黄祖遇害，故请贤弟共议报复之策。”玄德曰：“黄祖性暴，不能用人，故至此祸。隐然指着甘宁。然黄祖不能用甘宁，刘表不能杀蔡瑁，正复同病。玄德之意，殆借黄祖以讽刘表乎！今若兴兵南征，倘曹操北来，又当奈何？”表曰：“吾今年老多病，不能理事，贤弟可来助我。我死之后，弟便为荆州之主也。”前有陶谦让徐州，此有刘表让荆州，遥遥相对。玄德曰：“兄何出此言！量备安敢当此重任？”孔明以目视玄德。玄德曰：“容徐思良策。”遂辞出。回至馆驿，孔明曰：“景升欲以荆州付主公，奈何却之？”玄德曰：“景升待我，恩礼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夺之？”孔明叹曰：“真仁慈之主也！”此时玄德若取了荆州，省却后来无数手脚矣。使非玄德仁慈，安得文字曲折。

正商论间，忽报公子刘琦来见。玄德接入，琦泣拜曰：“继母不能兼容，性命只在旦夕，望叔父怜而救之。”前于徐庶未来之先，已早为此处伏下一笔。玄德曰：“此贤侄家事耳，奈何问我？”孔明微笑。玄德求计于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亮不敢与闻。”少时，玄德送琦出，附耳低言曰：“来日我使孔明回拜贤侄，可如此如此，彼定有妙计相告。”此处不即说明求计之法，叙事妙品。琦谢而去。次日，玄德只推腹痛，乃挽孔明代往回拜刘琦^[3]。孔明允诺，来至公子宅前，下马入见公子。公子邀入后堂。茶罢，琦曰：“琦不见容于继母，幸先生一言相救。”此刘琦第一番求计。孔明曰：“亮客寄于此，岂敢与人骨肉之事？倘有泄漏，为害不浅。”说罢，起身告辞。此孔明第一次推却。○第一次说所以不敢言之故。琦曰：“既承光顾，安敢漫别？”乃挽留孔明入密室共饮。饮酒之间，琦又曰：“继母不见容，乞先生一言救我。”此刘琦第二番求计。孔明曰：“此非亮所敢谋也。”言讫，又欲辞去。此孔明第二次推却。第二次只一语谢之。琦曰：“先生不言则已，何便欲去？”孔明乃复坐。琦曰：“琦有一古书，请先生一观。”幻甚。乃引孔明登一小楼。自后堂而密室，自密室而小楼，写得曲细。孔明曰：“书在何处？”琦泣拜曰：“继母不见容，琦命在旦夕，先生忍无一言相救乎？”此刘琦第三番求计。孔明作色而起，便欲下楼，此孔明第三次推却。○第三次不答一语。只见楼梯已撤去。此玄德附耳低言之计也，妙在此处写出。琦告曰：“琦欲求教良策，先生犹恐泄漏，不肯出言。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出君之口，入琦之耳，可以赐教矣。”此时并

无隔屏窃听之人。孔明曰：“疏不间亲，亮何能为公子谋？”妙在此时还不肯说，又复作难，曲折之甚。琦曰：“先生终不幸教琦乎！琦命固不保矣，请即死于先生之前。”乃掣剑欲自刎。此亦玄德附耳低言之计也，妙在此处写出。孔明止之曰：“已有良策。”至此方说，亦是水穷山尽，绝处逢生。琦拜曰：“愿即赐教。”孔明曰：“公子岂不闻申生、重耳之事乎⁴？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刘琦请孔明观古书，此却是孔明教刘琦观古书。今黄祖新亡，江夏乏人守御，公子何不上言，乞屯兵守江夏，则可以避祸矣。”或笑孔明为刘琦画策，不过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耳，何须如此作难方才说出？不知走非容易，使人不知是走，方是会走；若使人知其走，便走不成、走不脱矣。琦再拜谢教，乃命人取梯送孔明下楼。今之求人画策者，偏会拔短梯。一笑。孔明辞别，回见玄德，具言其事。玄德大喜。

次日，刘琦上言欲守江夏，刘表犹豫未决，请玄德共议。玄德曰：“江夏重地，固非他人可守，正须公子自往。东南之事，兄父子当之；西北之事，备愿当之。”使刘琦当孙权，而自当曹操，亦孔明所教也。表曰：“近闻曹操于邳郡作玄武池以练水军，必有南征之意，不可不防。”刘表正欲防孙权，因玄德说出曹操，便顺口说防曹操。玄德曰：“备已知之，兄勿忧虑。”遂拜辞回新野。刘表令刘琦引兵三千往江夏镇守。为后玄德走江夏张本。

却说曹操罢三公之职，自以丞相兼之。以毛玠为东曹掾，崔琰为西曹掾，司马懿为文学掾。懿字仲达，河内温人也。颍川太守司马隼之孙，京兆尹司马防之子，主簿司马朗之弟也。叙司马懿独详其家世，盖在魏未代汉之先，早为晋之代魏伏笔。妙。自是文官大备，乃聚武将商议南征。夏侯惇进曰：“近闻刘备在新野，每日教演士卒，必为后患，可早图之。”操即命夏侯惇为都督，于禁、李典、夏侯兰、韩浩为副将，领兵十万，直抵博望城以窥新野。不窥荆襄而窥新野，操固轻视刘表而重视玄德也。荀彧谏曰：“刘备英雄，今更兼诸葛亮为军师，不可轻敌。”惇曰：“刘备鼠辈耳，吾必擒之。”轻视玄德，与曹操相反。徐庶曰：“将军勿轻视刘玄德。今玄德得诸葛亮为辅，如虎生翼矣。”用徐庶说，妙。徐庶不对曹操说，却对夏侯惇说，又妙。操曰：“诸葛亮何人也？”庶曰：“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先生。有经天纬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计，真当世之奇才，非可小觑。”此处徐庶赞孔明，与前程昱赞徐庶遥相对。操曰：“比公若何？”庶曰：“庶安敢比亮？庶如萤火之光，亮乃皓月之明也。”不愧名亮字孔明。夏侯惇曰：“元直之言谬矣。吾看诸葛亮如草芥耳，何足惧哉！轻视孔明，与徐庶相构。吾若不一阵生擒刘

备，活捉诸葛，愿将首级献与丞相。”操曰：“汝早报捷书，以慰吾心。”惇奋然辞曹操，引军登程。

却说玄德自得孔明，以师礼待之。关、张二人不悦，曰：“孔明年幼，有甚才学！兄长待之太过，又未见他真实效验！”玄德曰：“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徐庶比孔明以月，玄德比孔明以水。月可以无萤，鱼不可以无水。两弟不复多言。”关、张见说，不言而退。一日，有人送鼈牛尾至，玄德取尾亲自结帽。孔明入见，正色曰：“明公无复有远志，但事此而已耶？”玄德投帽于地而谢曰：“吾聊假此以忘忧耳。”种菜所以避祸，结帽所以忘忧，遥遥相对。孔明曰：“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玄德曰：“不如也。”孔明曰：“明公之众，不过数千人，万一曹兵至，何以迎之？”玄德曰：“吾正愁此事，未得良策。”孔明曰：“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敌。”玄德遂招新野之地，得三千人。孔明朝夕教演阵法。此处民兵正为后文诱敌之用。

忽报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万，杀奔新野来了。张飞闻知，谓云长曰：“可着孔明前去迎敌便了。”正说之间，玄德召二人入，谓曰：“夏侯惇引兵到来，如何迎敌？”张飞曰：“哥哥何不使‘水’去？”张飞欲使“水”去，孔明却使“火”去。“水”、“火”二字，前后相照成趣。玄德曰：“智赖孔明，勇须二弟，何必推调⁴？”关、张出，玄德请孔明商议。孔明曰：“但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主公若欲亮行兵，乞假剑印。”韩信非挂印登坛不能令樊哙，孔明非取剑印不能令关、张。玄德便以剑印付孔明，孔明遂聚集众将听令。张飞谓云长曰：“且听令去，看他如何调度。”未听令之前，先写翼德要看他如何。孔明令曰：“博望之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军马。不识地理者，不可以为军师。云长可引一千军往豫山埋伏，等彼军至，放过休敌，其辎重粮草必在后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纵兵出击，就焚其粮草。翼德可引一千军去安林背后山谷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旧屯粮草处纵火烧之。关平、刘封可引五百军，预备引火之物，于博望坡后两边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矣。”又命于樊城取回赵云，令为前部，不要赢，只要输。“主公自引一军为后援。各须依计而行，勿使有失。”前叙单福定计取樊城，在后文始见；今叙孔明用计烧博望，在前文说明。又是一样笔法。云长曰：“我等皆出迎敌，未审军师却作何事？”孔明曰：“我只坐守县城。”张飞大笑曰：“我们都去厮杀，你却在家里坐地，好自在！”总为后文作衬染。孔明曰：“剑印在此，违令者斩！”玄德曰：“岂不闻‘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二弟不可违令。”张飞冷笑而去。云长曰：“我们且看他的计应也不应，

那时却来问他未迟。”既听令之后，又写云长要看他如何。二人去了。众将皆未知孔明韬略，今虽听令，却都疑惑不定。又写众将多未信。○前夏侯惇轻孔明，是敌人不肯信；今众将疑孔明，是自家人亦不肯信。先有此两处不信，愈显得下文奇妙。孔明谓玄德曰：“主公今日可便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来日黄昏，敌兵必到，主公便弃营而走，但见火起，即回军掩杀。亮与糜竺、糜芳引五百军守县。命孙乾、简雍准备庆喜筵席，安排功劳簿伺候。”妙极妙极。○前后调度用两番写，叙事入妙。派拨已毕，玄德亦疑惑不定。不惟众人不信，连玄德亦未信，愈显得下文奇妙。

却说夏侯惇与于禁等引兵至博望，分一半精兵作前队，其余尽护粮车而行。粮车在后，正应孔明所言。时当秋月，商飙徐起^[6]。此非闲笔，正为后文火势衬染。人马趲行之间，望见前面尘头忽起。惇便将人马摆开，问向导官曰：“此间是何处？”答曰：“前面便是博望城，后面是罗川口。”惇令于禁、李典押住阵脚，亲自出马阵前。遥望军马来，惇忽然大笑。众问：“将军为何而笑？”惇曰：“吾笑徐元直在丞相面前，夸诸葛亮为天人。今观其用兵，乃以此等军马为前部与吾对敌，正如驱犬羊与虎豹斗耳！此是民兵诱敌之故。吾于丞相前夸口，要活捉刘备、诸葛亮，今必应吾言矣。”极写夏侯惇之骄，以反衬后文之败。遂自纵马向前。赵云出马，惇骂曰：“汝等随刘备，如孤魂随鬼矣！”骄极矣。云大怒，纵马来战。两马相交，不数合，云诈败而走。夏侯惇从后追赶。云约走十馀里，回马又战，不数合又走。韩浩拍马向前谏曰：“赵云诱敌，恐有埋伏。”韩浩一谏，文势一曲。惇曰：“敌军如此，虽十面埋伏，吾何惧哉！”遂不听浩言，直赶至博望坡。一声炮响，玄德自引军冲将过来，接应交战。夏侯惇笑谓韩浩曰：“此即埋伏之兵也！谁知此处伏兵亦是诱敌。吾今晚不到新野，誓不罢兵！”乃催军前进，玄德、赵云退后便走。

时天色已晚，浓云密布，又无月色，昼风既起，夜风愈大。先写月色之暗，以反衬后文火光之明；先写风力之大，以正衬后文火势之猛。夏侯惇只顾催军赶杀。于禁、李典赶到窄狭处，两边都是芦苇。典谓禁曰：“欺敌者必败。南道路狭，山川相逼，树木丛杂，倘彼用火攻奈何？”禁曰：“君言是也。吾当往前为都督言之；君可止住后军。”前有韩浩之谏，此有于禁、李典之言，文势又一曲。李典便勒回马，大叫：“后军慢行！”人马走发，那里拦当得住。于禁骤马大叫：“前军都督且住！”夏侯惇正走之间，见于禁从后军奔来，便问何故。禁曰：“南道路狭，山川相逼，树木丛杂，可防火攻。”夏侯惇猛省，即回马令军

马勿进。前一路写风、写林木、写芦苇，读者至此，急欲观其烧矣；乃复有夏侯惇猛省欲回一段，竟似下文烧不成也者。如此曲折，试掩卷猜之，决猜不着也。言未已，只听背后喊声震起，早望见一派火光烧着，随后两边芦苇亦着。一霎时四面八方，尽皆是火，先写背后，次写两边，然后写四面八方。极忙之中，却有次第。又值风大，火势愈猛。方信前写秋月、商飙，不是闲笔。曹家人马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赵云回军赶杀。夏侯惇冒烟突火而走。

且说李典见势头不好，急奔回博望城时，火光中一军拦住，当先大将，乃关云长也。李典纵马混战，夺路而走。于禁见粮草车辆都被火烧，便投小路奔逃去了。夏侯兰、韩浩来救粮草，正遇张飞。前调诸将，此处逐一叙出。前是布棋，此是收着。战不数合，张飞一枪刺夏侯兰于马下。韩浩夺路走脱。直杀到天明，却才收军。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后人有诗曰：

博望相持用火攻，
指挥如意笑谈中。
直须惊破曹公胆，
初出茅庐第一功。

夏侯惇收拾残军，自回许昌。

却说孔明收军。关、张二人相谓曰：“孔明真英杰也！”唯有前番疑惑，乃有此处称叹。行不数里，见糜竺、糜芳引军簇拥着一辆小车，车中端坐一人，乃孔明也。关、张下马，拜伏于车前。唯有前番轻侮，乃有此处拜伏。须臾，玄德、赵云、刘封、关平等皆至，收聚众军，把所获粮草辎重，分赏将士，班师回新野。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不写玄德褒孔明，却写百姓颂玄德。颂玄德甚于颂孔明也。孔明回至县中，谓玄德曰：“夏侯惇虽败去，曹操必自引大军来。”玄德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亮有一计可敌曹军。”正是：

破敌未堪息战马，
避兵又必赖良谋。

未知其计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1] 向日：往日，以前。

[2] 骨填沟壑：犹死。

[3] 洸（měi）：央求，请求。

[4] 申生、重耳之事：春秋时，晋献公欲立宠妃骊姬之子奚齐为太子，骊姬设计逼太子申生自杀。申生之弟重耳为避害，流亡出走。十九年后，重耳重回晋国即位，是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

[5] 推调：推托，推辞。

[6] 商飏（biāo）：秋风。

第四十回

蔡夫人议献荆州 诸葛亮火烧新野

前自三顾草庐之后，便当接火烧博望一篇，却夹叙孙权杀黄祖、刘琦屯江夏以间之；至火烧博望之后，便当接火烧新野一篇，却夹叙曹操杀孔融、刘琮献荆州以间之。盖几处同时之事，不得详却一处，略却数处也。看他叙新野，又叙荆州；叙荆州，又叙东吴与许昌：头绪多端，如一线穿，却不见断续之痕。尤妙在叙孔融处，补叙祢衡往事；叙荆州处，详叙王粲生平。偏能于极忙中叙此闲笔。

刘景升家难，与袁本初家难正自仿佛，而写来却无一笔相类者，何也？盖本初始终爱少子，而景升则有临终立长子之命：其不同一也。谭、尚相攻；而刘琮则本有让琦之心，刘琦亦初无伐琮之意：其不同二也。谭之降操，以长子不得立之故；琮之降操，则以幼子僭立之故：其不同三也。谭之降操，其臣教之；琮之降操，虽其臣教之，而实其母成之：其不同四也。冀州为曹操所自夺，而荆州则刘琮所献：其不同五也。本初之死，尚未尝不讣告谭；而景升之死，刘琮竟匿而不发：其不同六也。种种不同，求一笔之相犯而不可得。岂非天然有此变化之事，以成此变化之文哉！

玄德取荆州于刘表病危之时，则不正；取荆州于刘琮僭立之后，则无不正也。即谓取荆州于刘琮僭立之时，或有不正；而取荆州于刘琮降曹之日，则更无不正也。失此不取，而使荆州为曹操所有之荆州，又为孙权所欲得之荆州，于是借荆州、分荆州、索荆州、还荆州，遂至遗无数葛藤于后，则皆此回中一着之错耳。

孔融才大名高，意所予夺，天下从之，此曹操之所深忌者。奸雄必去其所忌，而后可以惟我欲为。故称魏王、加九锡之事，必待于融死之后也。当时即无郗虑之谮，而操之欲杀之久矣。《纲目》书操杀融而存其官，盖重予之云。

或谓文人无行，文如蔡邕，而失身董卓；文如王粲，而劝降曹操：斯固然矣。然如孔融、祢衡之互相称许，则岂非名称其实者哉！两人之

志节，实足动义概而忤雄风。然则无行文人之说，其赖此二人而一雪斯言欤！

凡用计之难，不难在第一次，而难在第二次。当敌人经过一番之后，仍以前法施之，而敌之依旧不觉，则奇莫奇于斯矣。然其前后用法亦微有不同者：前之火纯用火，后之火兼用水。若以卦象论之：前卦只是巽为风，离为火；后卦乃变成水火既济。惜乎曹操出兵之时，不早令管辂卜之也。

博望之火易料，新野之火难料。何也？博望之火在城外，新野之火在城中；博望之火在林木，新野之火在房屋也。然孔明新野之火是城中房屋之火，吕布濮阳之火亦是城中房屋之火。而吕布伏兵城中，孔明伏兵城外。火中之伏兵可见，火外之伏兵不可知。则新野之烧，更甚于濮阳矣。况火不足而继之以水，下邳之水是白日，白河之水是黑夜；冀州之水是灌城，白河之水是灌军。愈用愈幻，愈出愈奇。今日读者见之，犹目眩神摇，安得当日战者遇之，不魂飞胆落乎！

却说玄德问孔明求拒曹兵之计，孔明曰：“新野小县，不可久居。近闻刘景升病在危笃，可乘此机会，取彼荆州为安身之地，庶可拒曹操也。”玄德曰：“公言甚善。但备受景升之恩，安忍图之！”孔明曰：“今若不取，后悔何及？”为后文争荆州伏线。玄德曰：“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孔明曰：“且再作商议。”

却说夏侯惇败回许昌，自缚见曹操，伏地请罪，操释之。惇曰：“惇遭诸葛亮诡计，用火攻破我军。”操曰：“汝自幼用兵，岂不知狭处须防火攻？”惇曰：“李典、于禁曾言及此，悔之不及。”操乃赏二人。兵败而有赏，曹瞒胜人之处。惇曰：“刘备如此猖狂，真腹心之患也，不可不急除。”操曰：“吾所虑者，刘备、孙权耳，余皆不足介意。今当乘此时扫平江南。”因叙刘备，就势带出孙权，为后文赤壁伏线。便传令起大兵五十万，令曹仁、曹洪为第一队，张辽、张郃为第二队，夏侯渊、夏侯惇为第三队，于禁、李典为第四队，仍用夏侯、于、李，如秦穆公之再用三帅。操自领诸将为第五队。每队各引兵十万。又令许褚为折冲将军，引兵三千为先锋。先锋反叙在后，叙法变幻。选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师。并记其日，重其事也。

大中大夫孔融谏曰：“刘备、刘表皆汉室宗亲，不可轻伐。以理言。孙权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险，亦不易取。以势言。○融意重在二刘，带言孙权。今丞相兴此无义之师，恐失天下之望。”操怒曰：“刘备、刘表、孙权皆逆命之臣，岂容不讨！”前操止言刘备、孙权，今亦

带言刘表。遂叱退孔融，下令“如有再谏者必斩”。孔融出府，仰天叹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败乎！”至仁独指刘备，而表与权又在所轻。时御史大夫郗虑家客闻此言，报知郗虑。虑常被孔融侮慢，心正恨之，乃以此言入告曹操，且曰：“融平日每狎侮丞相，平日狎侮，却借郗虑口中带叙出来。又与祢衡相善。衡赞融曰‘仲尼不死’，融赞衡曰‘颜回复生’，孔、祢交誉语，亦借郗虑口中叙出。向者祢衡之辱丞相，乃融使之也。”又将祢衡前事一提。操大怒，遂命廷尉捕捉孔融。融有二子，年尚少，时方在家对坐弈棋，左右急报曰：“尊君被廷尉执去，将斩矣！二公子何不急避？”二子曰：“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乎？”操之残恶，二子早已看透。言未已，廷尉又至，尽收融家小，并二子皆斩之，操之杀祢衡，必假手于他人；今杀孔融，则竟自杀之，更不避杀贤士之名矣。号令融尸于市。京兆脂习伏尸而哭，操闻之大怒，欲杀之，荀彧曰：“彧闻脂习常谏融曰：‘公刚直太过，乃取祸之道。’脂习谏融语，却在荀彧口中补叙出来。今融死而来哭，乃义人也，不可杀。”脂习之哭孔融，与王修之哭袁谭正复相似。操乃止。习收融父子尸首，皆葬之。后人诗赞孔融曰：

孔融居北海，豪气贯长虹。
座上客常满，樽前酒不空。此系融幼时语，应第十一回中。
文章惊世俗，谈笑侮王公。
史笔褒忠直，存官纪大中。《纲目》书曰“杀大中大夫孔融”，存其官也。

曹操既杀孔融，传令五队军马次第起行，只留荀彧等守许昌。

却说荆州刘表病重，使人请玄德来托孤。玄德引关、张至荆州见刘表，表曰：“我病已入膏肓，不久便死矣，特托孤于贤弟。我子无才，恐不能承父业，我死之后，贤弟可自领荆州。”陶谦三让徐州，刘表可谓再让荆州矣。玄德泣拜曰：“备当竭力以辅贤侄，安敢有他意乎？”正说间，人报曹操自领大兵至。玄德急辞刘表，星夜回新野。刘表病中闻此信，吃惊不小，商议写遗嘱，令玄德辅佐长子刘琦为荆州之主。刘表临死不听妇人言而立少子，虽不能正其始，犹能正其终也。蔡夫人闻之大怒，关上内门，使蔡瑁、张允二人把住外门。时刘琦在江夏，知父病危，来至荆州探病。方到外门，蔡瑁当住曰：“公子奉父命镇守江夏，其任至重，今擅离职守，倘东吴兵至，如之奈何？若入见主公，主公必生嗔怒，病将转增，非孝也。宜速回。”蔡瑁此时但阻琦之见父，而不敢害琦者，畏玄德之在新野耳。刘琦立于门外，大哭一场，上马仍回江

夏。刘表病势危笃，望刘琦不来，至八月戊申日，大叫数声而死。刘表欲立刘琦而不能杀蔡瑁，以至于此。后人诗叹刘表曰：

昔闻袁氏居河朔，
又见刘君霸汉阳。
总为牝晨致家累^[1]，
可怜不久尽销亡。

刘表既死，蔡夫人与蔡瑁、张允商议，假写遗嘱，令次子刘琮为荆州之主，袁绍之妻立少子，是顺夫之命；刘表之妻立少子，是逆夫之命。蔡氏更劣于刘氏矣。然后举哀报丧。时刘琮年方十四岁，颇聪明，乃聚众言曰：“吾父弃世，吾兄现在江夏，更有叔父玄德在新野。汝等立我为主，倘兄与叔兴兵问罪，如何解释？”刘琮贤于袁尚。众官未及对，幕官李珪答曰：“公子之言甚善。今可急发哀书至江夏，请大公子为荆州之主，就命玄德一同理事。北可以敌曹操，南可以拒孙权，此万全之策也。”刘表有如此之臣，而平日不能重托之，乃使蔡瑁掌兵权，何其用人之舛误也！蔡瑁叱曰：“汝何人？敢乱言以逆主公遗命！”李珪大骂曰：“汝内外朋谋，假称遗命，废长立幼，眼见荆襄九郡，送于蔡氏之手！故主有灵，必当殛汝^[2]！”蔡瑁大怒，喝令左右推出斩之。李珪至死大骂不绝。李珪其泄治之流乎！于是蔡瑁遂立刘琮为主。蔡氏宗族分领荆州之兵。令治中邓义、别驾刘先守荆州，蔡夫人自与刘琮前赴襄阳驻扎，以防刘琦、刘备。就葬刘表之柩于襄阳城东汉阳之原，竟不讣告刘琦与玄德。自死至葬而竟不讣告，妇人作事舛错至此，宜其亡之速也。

刘琮至襄阳，方才歇马，忽报曹操引大军径望襄阳而来。琮大惊，遂请蒯越、蔡瑁等商议。东曹掾傅巽进言曰：“不特曹操兵来为可忧。今大公子在江夏，玄德在新野，我皆未往报丧，若彼兴兵问罪，荆、襄危矣。巽有一计，可使荆、襄之民安如泰山，又可保全主公名爵。”不忧曹操而忧玄德、刘琦，则其计可知矣。琮曰：“计将安出？”巽曰：“不如将荆、襄九郡献与曹操，必重待主公也。”李珪既杀，此傅巽之言所由来也。琮叱曰：“是何言也！孤受先君之基业，坐尚未稳，岂可便弃之也？”刘琮贤于袁谭。蒯越进曰：“傅公悌之言是也。夫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今曹操南征北讨，以朝廷为名，主公拒之，其名不顺。且主公新立，外患未宁，内忧将作。荆、襄之民，闻曹兵至，未战而胆先寒，安能与之敌哉？”蒯越尝助蔡瑁谋害玄德，宜其有此论，若蒯良在则必不至此。琮曰：“诸公善言，非我不从，但以先君之业，一

旦弃与他人，恐貽笑于天下耳。”傅、蒯二人志不及此十四岁儿。

言未已，一人昂然而进曰：“傅公悌、蒯异度之言甚善，何不从之？”众视之，乃山阳高平人，姓王，名粲，字仲宣。粲容貌瘦弱，身材短小。幼时往见中郎蔡邕，时邕高朋满座，闻粲至，倒履迎之，宾客皆惊曰：“蔡中郎何独敬此小子耶？”邕曰：“此子有异才，吾不如也。”蔡邕之敬王粲，如孔融之重祢衡。然王、蔡二人不如孔、祢二人多矣。粲博闻强记，人皆不及。尝观道旁碑文一过，便能记诵；观人弈棋，棋局乱，粲复为摆出，不差一子。又善算术。其文辞妙绝一时。年十七，辟为黄门侍郎，不就。后因避乱至荆、襄，刘表以为上宾。忽叙王粲生平，忙中偏有此闲笔。当日谓刘琮曰：“将军自料比曹公何如？”琮曰：“不如也。”与玄德、孔明问答语相似。一则商议备敌，一则商议降敌，语同而意不同。粲曰：“曹公兵强将勇，足智多谋，擒吕布于下邳，摧袁绍于官渡，逐刘备于陇右，破乌桓于白登。又将曹操前事于此总叙一遍。枭除荡定者，不可胜计。今以大军南下荆、襄，势难抵敌。傅、蒯二君之谋，乃长策也。将军不可迟疑，致生后悔。”文人不可与谋国事如此。琮曰：“先生见教极是。但须禀告母亲知道。”只见蔡夫人从屏后转出，惯立屏后窃听人语，此妇人恶态。谓琮曰：“既是仲宣、公悌、异度三人所见相同，何必告我？”我不怪妇人同此三人之见，却怪三人不异妇人之见。于是刘琮意决，便写降书，令宋忠潜地往曹操军前投献。宋忠领命，直至宛城，接着曹操，献上降书。操大喜，重赏宋忠，吩咐教刘琮出城迎接，便着他永为荆州之主。假语骗小儿。

宋忠拜辞曹操，取路回荆、襄。将欲渡江，忽见一枝人马到来，视之，乃关云长也。宋忠回避不迭，被云长唤住，细问荆州之事。忠初时隐讳，后被云长盘问不过，只得将前后事情一一实告。云长大惊，随捉宋忠至新野见玄德，备言其事。玄德闻之大哭。此哀刘表而哭，非畏曹操而哭也。张飞曰：“事已如此，可先斩宋忠，随起兵渡江，夺了襄阳，杀了蔡氏、刘琮，然后与曹操交战。”快人快语。玄德曰：“你且缄口，我自有斟酌。”乃叱宋忠曰：“你知众人作事，何不早来报我？今虽斩汝，无益于事，可速去。”宋忠且不杀，岂肯杀刘琮母子乎？忠拜谢，抱头鼠窜而去。

玄德正忧闷间，忽报公子刘琦差伊籍到来。玄德感伊籍昔日相救之恩，降阶迎之，再三称谢。照顾前文。籍曰：“大公子在江夏，闻荆州已故，蔡夫人与蔡瑁等商议，不来报丧，竟立刘琮为主。公子差人往襄阳探听，回说是实。恐使君不知，特差某赍哀书呈报，并求使君尽起麾

下精兵，同往襄阳问罪。”刘琦求助于刘备，与袁谭之求助于曹操大不相同。玄德看书毕，谓伊籍曰：“机伯只知刘琮僭立，更不知刘琮已将荆、襄九郡献与曹操矣！”本是伊籍报玄德信，却反是玄德报伊籍信。籍大惊曰：“使君从何知之？”玄德具言拿获宋忠之事。籍曰：“若如此，使君不如以吊丧为名，前赴襄阳，诱刘琮出迎，就便擒下，诛其党类，则荆州属使君矣。”最是善策。孔明曰：“机伯之言是也。主公可从之。”玄德垂泪曰：“吾兄临危托孤于我，今若执其子而夺其地，异日死于九泉之下，何面目复见我兄乎？”刘琮既降曹操，则玄德非取荆州于刘琮，而取荆州于曹操也，何尚以刘表为言乎？○前刘表让之而不取，失一机会；今刘琮失之而不取，又失一机会。孔明曰：“如不行此事，今曹兵已至宛城，何以拒敌？”玄德曰：“不如走樊城以避之。”几与屯小沛时同一局面。

正商议间，探马飞报曹兵已到博望了。玄德慌忙发付伊籍回江夏整顿军马，一面与孔明商议拒敌之计。孔明曰：“主公且宽心。前番一把火，烧了夏侯惇大半人马；今番曹兵又来，必教他中这条计。不说出何计，正使人猜测不着。我等在新野住不得了，不如早到樊城去。”便差人四门张榜，晓谕居民：“无问老幼男女，愿从者，即于今日皆跟我往樊城暂避，不可自误。”挈民同走，又是一番走法。差孙乾往河边调拨船只，救济百姓；差糜竺护送各官家眷到樊城。先言百姓，后及各官家眷，足见爱民之至。一面聚诸将听令。先教云长：“引一千军去白河上流头埋伏。各带布袋，多装沙土，遏住白河之水，至来日三更后，只听下流头人喊马嘶，急取起布袋，放水淹之，却顺水杀将下来接应。”前翼德曰：“何不使水去？”今番真是使水去了。又唤张飞：“引一千军去博陵渡口埋伏。此处水势最慢，曹军被淹，必从此逃难，可便乘势杀来接应。”第二次调拨，又在水边。又唤赵云：“引军三千，分为四队：自领一队伏于东门外，其三队分伏西、南、北三门，却先于城内人家屋上，多藏硫黄焰硝引火之物。曹军入城，必安歇民房。来日黄昏后，必有大风。不知天时者，不可以为军师。但看风起，便令西、南、北三门伏军尽将火箭射入城去；待城中火势大作，却于城外呐喊助威。第三次调拨，方用火攻。○既以风力助火势，又以人声助火威，自然分外猛烈。只留东门放他出走，汝却于东门外从后击之。从后击之，妙。赶他到水边去。天明会合关、张二将，收军回樊城。”又先算定收兵时候。再令糜芳、刘封二人：“带二千军，一半红旗，一半青旗，红属火，青属木，木能生火。去新野城外三十里鹊尾坡前屯住。一见曹军到，红旗军走在左，青旗军走在右。他心疑必不敢追，汝二人却去分头埋伏。只望城中火起，便可追杀败兵，然后却来白河上流头接应。”前三次调拨

已完，不想又有此一段在后，奇妙。○前一人一拨，此两人同拨。孔明分拨已定，乃与玄德登高了望，只候捷书。为下文登高对坐饮酒伏笔。

却说曹仁、曹洪引军十万为前队，前面已有许褚引三千铁甲军开路，浩浩荡荡，杀奔新野来。是日午牌时分，来到鹊尾坡，午为火位，鹊应朱鹊，正为下文点染。望见坡前一簇人马，尽打青、红旗号，许褚催军向前。刘封、糜芳分为四队，青、红旗各归左右。前于第四次调拨，此却于第一次出现。许褚勒马，教：“且休进，前面必有伏兵。我兵只在此处住下。”许褚一骑马飞报前队曹仁，曹仁曰：“此是疑兵，必无埋伏。可速进兵，我当催军继至。”许褚复回坡前，提兵杀入。至林下追寻时，不见一人。时日已西坠，自午至晚，渐渐叙到夜来，却有次第。

许褚方欲前进，只听得山上大吹大擂。抬头看时，只见山顶上一簇旗，旗丛中两把伞盖，左玄德，右孔明，二人对坐饮酒。相对饮酒，不是赏红灯，定是看烟火。许褚大怒，引军寻路上山，山上擂木炮石打将下来，不能前进；又闻山后喊声大震，欲寻路厮杀，天色已晚。已晚。曹仁领兵到，教且夺新野城歇马。军士至城下时，只见四门大开。曹兵突入，并无阻挡，城中亦不见一人，竟是一座空城了。谁知以此空城作炉灶。曹洪曰：“此是势孤计穷，故尽带百姓逃窜去了。我军权且在城安歇，来日平明进兵。”此时各军走乏，都已饥饿，皆去夺房造饭。曹仁、曹洪就在衙内安歇。已入火瓮中矣。初更已后，初更。狂风大作。未写火，先写风。守门军士飞报火起。曹仁曰：“此必军士造饭不小心遗漏之火，不可自惊。”说犹未了，接连几次飞报，西、南、北三门皆火起。不见兵，只见火，奇幻。曹仁急令众将上马时，满县火起，上下通红。是夜之火，更胜前日博望烧屯之火。忽将前事对照以应上文，妙甚。后人诗叹曰：

奸雄曹操守中原，
九月南征到汉川。
风伯怒临新野县，
祝融飞下焰摩天^[3]。

曹仁引众将突烟冒火，寻路奔走，闻说东门无火，急急奔出东门。军士自相践踏，死者无数。曹仁等方才脱得火厄，背后一声喊起，赵云引军赶来混战。前于第三次调拨，此于第二次出现。曹军各逃性命，谁肯回身厮杀。正奔走间，糜芳引一军至，又冲杀一阵。曹仁大败，夺路而走，刘封又引一军截杀一阵。糜、刘二人前已于第一次出现，今于第

三、第四次又出现。前则一齐出现，此则次第出现。到四更时分，四更。人马困乏，军士大半焦头烂额，奔至白河边，喜得河水不甚深，上流头有灰布袋故也。军马都下河吃水，人相喧嚷，马尽嘶鸣。

却说云长在上流用布袋遏住河水。黄昏时分，望见新野火起；补“黄昏”一句，甚妙。至四更，忽听得下流头人语马嘶，急令军士一齐掣起布袋，水势滔天，望下流冲去，曹军人马俱溺于水中，死者极多。前于第一次调拨，今却于第五次出现。○既用火烧，又用水浸，十万之众，不为炭定为泥矣。曹仁引众将望水势慢处夺路而走。行到博陵渡口，只听喊声大起，一军拦路，当先大将，乃张飞也，大叫：“曹贼快来纳命！”前于第二次调拨，今出于第六次出现。○看他叙得前后参差有势，却又一笔不乱。曹军大惊。正是：

城内才看红焰吐，
水边又遇黑风来。

未知曹仁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牝晨：“牝鸡司晨”的简称。原意为母鸡报晓。旧时贬喻女性掌权，所谓阴阳倒置，将导致家破国亡。

[2] 殛（jí）：诛杀。

[3] 祝融：相传远古帝喾时的火官，后尊为火神，命曰祝融。后亦以为火或火灾的代称。

第四十一回

刘玄德携民渡江 赵子龙单骑救主

前孔明教刘琦，是走为上计；今教玄德，亦是走为上计。然刘琦之走得免于难，玄德之走几不免于难，其故何也？则皆玄德不忍之心为之累耳。若非不忍于刘表，则可以不走；若非不忍于刘琮，则又可以不走。即走矣，若非不忍于百姓，则犹可以轻于走，捷于走，脱然于走。其走而及于难者，乃玄德之过于仁，而非孔明之疏于计也。

蔡氏之死，天不假手于玄德；刘琮之死，天不假手于刘琦。而杀之者乃是曹操，此造物者之巧也。然操于张绣之降则不杀，于张鲁之降则不杀，即于袁谭之初降而未叛，则亦不遽杀；而独于刘琮母子，则必杀之而后已，其故何居？曰：琮之意在永保荆州，失之则悔，悔则必怨，怨则旧臣之未降者或将噓枯烬以复燃，则可虑者一；即其臣之已降者见故主尚在，亦将怀二心以图我，则可虑者二；且操方欲下江南，而琮或复与琦合，将结刘备以为我肘腋之患，则可虑者三。操之筹此至熟矣，琮即欲不死，岂可得哉？

檀溪之役，子龙以三百人而不能救玄德；长坂之役，子龙以一单骑而独能救阿斗：事之不可知者也。关公之保二夫人，历过五关，而皆得无恙；子龙之保二夫人，止过长坂，而不能两全；又事之不可知者也。或谓檀溪不关龙马之力，当阳亦岂虎将之功，天也，非人也；我谓关公尽事兄之节，子龙竭救主之忠，天也，亦人也。玄德弃荆州，既失其地利，犹幸邀天之佑，得人之助尔。

孙策之知太史慈，不以新降而疑其诈；玄德之信子龙，不以临难而疑其违：一则投契于一时，一则孚信于平日也。大约文字之妙，多在逆翻处。不有糜芳之告，翼德之疑，则玄德之识不奇，子龙之忠亦不显。

《三国》叙事之法，往往善于用逆，所以绝胜他书。

文有伏线之妙：玄德之取长沙，魏延之救黄忠，尚隔数回，而此处襄阳城外，早有一魏延忽然而来，忽然而去；在此时初无补于玄德，初无益于襄阳，而孰知预为后日之用，真奇事奇文。

徐氏以不死报夫仇，糜氏以一死全夫嗣：皆贤妻也。吴夫人临死，托壮子于良臣；糜夫人临死，托幼子于猛将：皆贤母也。然死更难于不死；临难之托子，更难于平时之托子：则糜夫人之贤，又在东吴两妇之上。

凡叙事之难，不难在聚处，而难在散处。如当阳长坂一篇：玄德与众将及二夫人并阿斗，东三西四，七断八续，详则不能加详，略又不可偏略，庸笔至此，几于束手。今作者将糜芳中箭，在玄德眼中叙出；简雍着枪，糜竺被缚，在赵云眼中叙出；二夫人弃车步行，在简雍口中叙出；简雍报信，在翼德口中叙出；甘夫人下落，则借军士口中详之；糜夫人及阿斗下落，则借百姓口中详之。历落参差，一笔不忙，一笔不漏。又有旁笔，写秋风，写秋夜，写旷野哭声，将数千兵及数万百姓无不点缀描画。予尝读《史记》，至项羽垓下一战，写项羽，写虞姬，写楚歌，写九里山，写八千子弟，写韩信调军，写众将十面埋伏，写乌江自刎，以为文章纪事之妙，莫有奇于此者。及见《三国》当阳长坂之文，不觉叹龙门之复生也。

却说张飞因关公放了上流水，遂引军从下流杀将来，截住曹仁混杀。忽遇许褚，便与交锋。许褚不敢恋战，夺路走脱。张飞赶来，接着玄德、孔明，一同沿河到上流。刘封、糜芳已安排船只等候，遂一齐渡河，尽望樊城而去，孔明教将船筏放火烧毁。水上之火，又其余事。

却说曹仁收拾残军，就新野屯住，使曹洪去见曹操，具言失利之事。操大怒曰：“诸葛村夫，安敢如此！”催动三军，漫山寨野，尽至新野下寨。传令军士一面搜山，一面填塞白河。令大军分作八路，一齐去取樊城。前是五队，今变作八路。刘晔曰：“丞相初至襄阳，必须先买民心，今刘备尽迁新野百姓入樊城，若我兵径进，二县为齑粉矣。不如先使人招降刘备。备即不降，亦可见我爱民之心；此句是正意。若其来降，则荆州之地，可不战而定也。”此句是陪说。操从其言，便问：“谁可为使？”刘晔曰：“徐庶与刘备至厚，今现在军中，何不命他往？”操曰：“他去恐不复来。”晔曰：“他若不来，貽笑于人矣。丞相勿疑。”前者赚徐庶，程昱料其必来；今者遣徐庶，刘晔料其必返。前后相映。操乃召徐庶至，谓曰：“我本欲踏平樊城，奈怜众百姓之命。公可往说刘备，如肯来降，免罪赐爵；若更执迷，军民共戮，玉石俱焚。吾知公忠义，故特使公往。愿勿相负。”明知备之不降而招之，又明知庶之不勤备降而遣之，皆诈也。不过先礼后兵，以示虚惠于百姓耳。

徐庶受命而行。至樊城，玄德、孔明接见，共诉旧日之情。庶

曰：“曹操使庶来招降使君，乃假买民心也，今彼分兵八路，填白河而进。樊城恐不可守，宜速作行计。”不待徐庶教之行，而孔明之行计已定矣。玄德欲留徐庶。庶谢曰：“某若不还，恐惹人笑。某今老母已丧，抱恨终天。身虽在彼，誓不为设一谋，公有卧龙辅佐，何愁大业不成？庶请辞。”若无卧龙辅佐，此时徐庶亦不留乎？或曰：徐庶，孝子也，母虽死而坟墓在焉，故不敢绝操耳。玄德不敢强留。

徐庶辞回，见了曹操，言玄德并无降意。操大怒，即日进兵。玄德问计于孔明。孔明曰：“可速弃樊城，取襄阳暂歇。”本意在襄阳，孰知下文偏不是襄阳。玄德曰：“奈百姓相随许久，安忍弃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愿随者同去，不愿者留下。”先使云长往江岸整顿船只，令孙乾、简雍在城中扬声曰：“今曹兵将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愿随者，便同过江。”若使此时不告百姓，潜师宵遁，则后来必不为曹操所追及矣。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此之谓人和。即日号泣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玄德于船上望见，大哭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或曰：玄德之欲投江，与曹操之买民心，一样都是假处。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为假。虽同一假也，而玄德胜曹操多矣。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船到傍岸，回顾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云长催船渡之，方才上马。不携百姓则已，既已携之，岂可携其半而弃其半？则催船急渡，乃必然之势也。

行至襄阳东门，只见城上遍插旌旗，壕边密布鹿角，玄德勒马大叫曰：“刘琮贤侄，吾但欲救百姓，并无他念。可快开门。”亦以百姓动之。刘琮闻玄德至，惧而不出。蔡瑁、张允径来敌楼上，叱军士乱箭射下。城外百姓，皆望敌楼而哭。刘琮拒玄德则不义，弃百姓则不仁。城中忽有一将，引数百人径上城楼，大喝：“蔡瑁、张允卖国之贼！刘使君乃仁德之人，今为救民而来投，何得相拒！”突如其来，伊何人哉？众视其人，身長八尺，面如重枣，乃义阳人也，姓魏，名延，字文长。魏延之归玄德，尚在十数回之后，却早于此处出现，妙。当下魏延轮刀砍死守门将士，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卖国之贼！”读者至此，必谓蔡瑁、张允此时必死，而玄德此时必入襄阳矣。张飞便跃马欲入，玄德急止之曰：“休惊百姓！”处处以百姓为重。魏延只顾招呼玄德军马入城，只见城内一将飞马引军而出，大喝：“魏延无名小卒，安敢造乱！认得我大将文聘么？”忽然又遇一阻隔。妙绝。魏延大怒，挺枪跃马，便来交战。两下军兵在城边混杀，喊

声大震。玄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处处以百姓为重。孔明曰：“江陵乃荆州要地，不如先取江陵为家。”本要取江陵，谁知后文又不是江陵。玄德曰：“正合吾心。”于是引着百姓，尽离襄阳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阳城中百姓，多有乘乱逃出城来，跟玄德而去。此之谓人和。魏延与文聘交战，从巳至未，手下兵卒，皆已折尽。延乃拨马而逃，却寻不见玄德，自投长沙太守韩玄去了。为后救黄忠伏线。

却说玄德同行军民共数万，大小车数千辆，挑担背负者不计其数。路过刘表之墓，玄德率众将拜于墓前，哭告曰：“辱弟备无德无才，负兄寄托之重，罪在备一身，与百姓无干。望兄英灵，垂救荆、襄之民！”言甚悲切，军民无不下泪。曹操哭袁绍之墓是假哭，玄德哭刘表之墓是真哭。○虽为刘表而哭，却为百姓而祝，处处以百姓为重。忽哨马报曰：“曹操大军，已屯樊城，使人收拾船筏，即日渡江赶来也。”众将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馀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玄德泣曰：“举大事者必以仁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不携百姓则已，既已携之，岂可携于前而弃于后？到底同行，亦必然之势也。百姓闻玄德此言，莫不伤感。后人有诗赞曰：

临难仁心存百姓，
登舟挥泪动三军。
至今凭吊襄江口，
父老犹然忆使君。

却说玄德拥着百姓，缓缓而行。孔明曰：“追兵不久即至。可遣云长往江夏求救于公子刘琦，教他速起兵乘船会于江陵。”方知前日为刘琦画策，已早为今日玄德伏着。玄德从之，即修书，令云长同孙乾领五百军往江夏求救，令张飞断后，为长坂桥伏线。赵云保护老小，为当阳伏笔。其余俱管顾百姓而行。处处以百姓为重。每日只走十馀里便歇。

却说曹操在樊城，使人渡江至襄阳，召刘琮相见。琮惧怕不敢往见，蔡瑁、张允请行。王威密告琮曰：“将军既降，玄德又走，曹操必懈弛无备。愿将军奋整奇兵，设于险处击之，操可获矣。获操则威震天下，中原虽广，可传檄而定。此难遇之机，不可失也。”王威此计，妙不可言。刘琮若能行之，是一时快事；刘琮即不行之，亦千古快谈。琮以其言告蔡瑁，瑁叱王威曰：“汝不知天命，安敢妄言！”威怒骂曰：“卖国之徒，吾恨不生啖汝肉！”瑁欲杀之，蒯越劝止。李珪死而王威不死，亦侥幸耳。瑁遂与张允同至樊城，拜见曹操。瑁等辞色甚是谄

佞。操问：“荆州军马钱粮，今有多少？”瑁曰：“马军五万，步军十五万，水军八万：共二十八万。钱粮大半在江陵，其余各处，亦足供给一载。”既有如此之兵粮，而不修战具，蔡瑁非人哉！操曰：“战船多少？原是何人管领？”瑁曰：“大小战船共七千余只，原是瑁等二人掌管。”操遂加瑁为镇南侯、水军大都督，张允为助顺侯、水军副都督。为赤壁伏线。二人大喜拜谢。狗才。操又曰：“刘景升既死，其子降顺，吾当表奏天子，使永为荆州之主。”连许两番，谁知都是假话。二人大喜而退。荀攸曰：“蔡瑁、张允乃谄佞之徒，主公何遂加以如此显爵，更教都督水军乎？”操笑曰：“吾岂不识人？止因吾所领北地之众，不习水战，故且权用此二人。待成事之后，别有理会。”奸雄用人，全是权诈，可恨可爱。

却说蔡瑁、张允归见刘琮，具言：“曹操许保奏将军永镇荆、襄。”琮大喜。次日，与母蔡夫人赍捧印绶兵符，亲自渡江拜迎曹操。大事去矣。操抚慰毕，即引随征军将进屯襄阳城外，蔡瑁、张允令襄阳百姓焚香拜接。曹操俱用好言抚谕。百姓焚香是无奈何，曹操抚谕是了世事。入城至府中坐定，即召蒯越近前，抚慰曰：“吾不喜得荆州，喜得异度也。”老奸。遂封蒯越为江陵太守、樊城侯，傅巽、王粲等皆为关内侯；三人前劝刘琮降操，正为此耳。而以刘琮为青州刺史，便教起程。两次诈许，今番变卦。恶极。琮闻命大惊，辞曰：“琮不愿为官，愿守父母乡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随朝为官，免在荆、襄被人图害。”琮再三推辞，曹操不准，琮只得与母蔡夫人同赴青州。只有故将王威相随，其余官员俱送至江口而回。刘琮此时行旅之况，更惨于玄德矣。操唤于禁嘱付曰：“你可引轻骑追刘琮母子杀之，以绝后患。”恶极，然亦势所必然。于禁得令，领众赶上，大喝曰：“我奉丞相令，教来杀汝母子，可早纳下首级。”蔡夫人抱刘琮而大哭。早知今日，悔不当初，欲再从屏风后窃听宾客之语，岂可得哉！虽然，吕布之妻严氏、袁绍之妻刘氏，皆被曹操取至许都；则蔡夫人之见杀，犹为死得干净也。于禁喝令军士下手，王威忿怒，奋力相斗，竟被众军所杀。冀州死节者有沮授、审配；荆州死节者惟王威一人。军士杀死刘琮及蔡夫人，于禁回报曹操，操重赏于禁。便使人往隆中搜寻孔明妻小，却不知去向，原来孔明先已令人搬送至三江内隐避矣。徐庶之母被执，而孔明之家杳然，毕竟卧龙妙人，胜元直十倍。操深恨之。

襄阳既定，荀攸进言曰：“江陵乃荆、襄重地，钱粮极广。刘备若据此地，急难动摇。”操曰：“孤岂忘之？”随命于襄阳诸将中选一员引军开道，诸将中却独不见文聘。操使人寻问，方才来见。操曰：“汝来

何迟？”对曰：“为人臣而不能使其主保全境土，心实悲惭，无颜早见耳。”言讫，欷歔流涕。与袁绍之客王修等相类。操曰：“真忠臣也。”除江夏太守，赐爵关内侯，便教引军开道。探马报说：“刘备带领百姓，日行止十数里，计程只有三百馀里。”已行过一月矣。操教各部精选五千铁骑，星夜前进，限一日一夜，赶上刘备。以一日一夜赶一月之程，兵虽锐而亦疲矣。大军陆续随后而进。

却说玄德引十数万百姓、三千馀军马，一程程挨着往江陵进发。赵云保护老小，张飞断后。将二人再点一句，为后文伏线。孔明曰：“云长往江夏去了，绝无回音，不知若何？”玄德曰：“敢烦军师亲自走一遭。刘琦感公昔日之教，今若见公亲至，事必谐矣。”孔明允诺，便同刘封引五百军先往江夏求救去了。关公既去，孔明又行，止剩张、云二将矣。当日玄德自与简雍、糜竺、糜芳同行。正行间，忽然一阵狂风就马前刮起，尘土冲天，平遮红日。未写兵来，先写风报，使人凛凛。玄德惊曰：“此何兆也？”简雍颇明阴阳，袖占一课，失惊曰：“此大凶之兆也，应在今夜。主公可速弃百姓而走。”玄德曰：“百姓从新野相随至此，吾安忍弃之？”处处以百姓为重。雍曰：“主公若恋而不弃，祸不远矣。”玄德问：“前面是何处？”左右答曰：“前面是当阳县，有座山名为景山。”玄德便叫就此山扎住。

时秋末冬初，凉风透骨；黄昏将近，哭声遍野。尝读李陵书曰：“凉秋九月，时闻悲风萧条之声。”又读李华《吊古战场文》曰：“往往鬼哭，天阴则闻。”未尝不愀然悲也。今此处兼彼二语，倍觉凄凉。○“秋末冬初”二句，早为后文赤壁借风作衬。至四更时分，只听得西北喊声震地而来。玄德大惊，急上马引本部精兵二千馀人迎敌。曹兵掩至，势不可当，玄德死战。正在危迫之际，幸得张飞引军至，杀开一条血路，救玄德望东而走。文聘当先拦住，玄德骂曰：“背主之贼，尚有何面目见人！”文聘羞惭满面，引兵自投东北去了。文聘尚有良心。张飞保着玄德，且战且走。奔至天明，闻喊声渐渐远去，玄德方才歇马。看手下随行人，止有百馀骑；百姓老小并糜竺、糜芳、简雍、赵云等一干人，皆不知下落。此处写得七零八落，后文一一点出。玄德大哭曰：“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先言百姓，次言诸将、老小，处处以百姓为重。

正恁惶时^[4]，忽见糜芳面带数箭，踉跄而来，糜芳带箭，在玄德眼中叙出，极省。妙。口言：“赵子龙反投曹操去了也！”将写赵云尽忠，

却报赵云降操。是借糜芳口下反衬下文。玄德叱曰：“子龙是我故交，安肯反乎？”玄德之言，是正衬下文。张飞曰：“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或者反投曹操，以图富贵耳。”糜芳不知赵云，张飞亦疑赵云，不独反衬玄德之识，正反衬赵云之忠。玄德曰：“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知心之语。糜芳曰：“我亲见他投西北去了。”此却何故？张飞曰：“待我亲自寻他去。若撞见时，一枪刺死！”读者至此，为赵云寒心。玄德曰：“休错疑心，岂不见你二兄诛颜良、文丑之事乎？白马解围事已隔数回，至此忽然一提。子龙此去，必有事故。吾料子龙必不弃我也。”张飞那里肯听，引二十馀骑，至长坂桥。见桥东有一带树木，飞生一计，教所从二十馀骑，都砍下树枝，拴在马尾上，在树林内往来驰骋，冲起尘土，以为疑兵。翼德渐能用智，想为孔明陶镕故也。飞却亲自横矛立马于桥上，向西而望。写得有声势。○此处权按下张飞，以下单叙赵云。

却说赵云自四更时分与曹军厮杀，往来冲突，杀至天明，寻不见玄德，又失了玄德老小。云自思曰：“主公将甘、糜二夫人与小主人阿斗，托付在我身上。今日军中失散，有何面目去见主人？不如去决一死战，好歹要寻主母与小主人下落。”方叙明不归东南，投转西北之故。回顾左右，只有三四十骑相随。云拍马在乱军中寻觅，二县百姓嚎哭之声，震天动地，中箭着枪、抛男弃女而走者，不计其数。将写二夫人，先写两县百姓，是以旁笔佐正笔。赵云正走之间，见一人卧在草中，视之，乃简雍也。借赵云眼中叙出简雍，又省笔。云急问曰：“曾见两位主母否？”雍曰：“二主母弃了车仗，抱阿斗而走。我飞马赶去，转过山坡，被一将刺了一枪，跌下马来，马被夺了去。我争斗不得，故卧在此。”只糜芳中箭，简雍着枪，作两样叙法，又妙在二夫人先借简雍口中点出。云乃将从人所骑之马，借一匹与简雍骑坐。又着二卒扶护简雍先去，报与主人：“我上天入地，好歹寻主母与小主人来。如寻不见，死在沙场上也！”说罢，拍马望长坂坡而去。妙在不叙简雍一边归报，只叙赵云一面去寻。忽一人大叫：“赵将军那里去？”云勒马问曰：“你是什么人？”答曰：“我乃刘使君帐下护送车仗的军士，被箭射倒在此。”赵云便问二夫人消息，军士曰：“恰才见甘夫人披头跣足，相随一伙百姓妇女，投南而走。”甘夫人下落，借军士口中叙出，又省笔。○简雍说两个夫人，都未有下落；军士只说一个夫人，却有下落。俱妙。

云见说，也不顾军士，急纵马望南赶去。写赵云心忙，无暇更救军士，不独简雍与军士轻重有别，且夫人与军士缓急更殊也。只见一伙百姓，男女数百人，相携而走。云大叫曰：“内中有甘夫人否？”夫人在后

面望见赵云，放声大哭。云下马插枪而泣曰：“使主母失散，云之罪也。糜夫人与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与糜夫人被逐，弃了车仗，杂于百姓内步行，与简雍语相应。又撞见一枝军马冲散。糜夫人与阿斗不知何往，我独自逃生至此。”糜夫人失散，借甘夫人口中点出，又省笔。正言间，百姓发喊，又撞出一枝军来。赵云拔枪上马看时，面前马上绑着一人，乃糜竺也。糜竺被缚，借赵云眼中点出，又省笔。○糜芳中箭，简雍着枪，糜竺被缚，写得参差历落。妙。背后一将，手提大刀，引着千馀军，乃曹仁部将淳于导，拿住糜竺，正要解去献功。补叙明白，笔法变换。赵云大喝一声，挺枪纵马，直取淳于导。导抵敌不住，被云一枪刺落马下，向前救了糜竺，夺得马二匹。云请甘夫人上马，杀开条大路，直送至长坂坡。只见张飞横矛立马于桥上，大叫：“子龙！你如何反我哥哥？”此时已知不反，又问一句，为前文馀波。云曰：“我寻不见主母与小主人，因此落后，何言反耶？”飞曰：“若非简雍先来报信，我今见你，怎肯干休也！”简雍报信，借翼德口中补叙出来，又极省笔。云曰：“主公在何处？”飞曰：“只在前面不远。”云谓糜竺曰：“糜子仲保甘夫人先行，待我仍往寻糜夫人与小主人去。”言罢，引数骑再回旧路。妙在此时不即见玄德。

正走之间，见一将手提铁枪，背着一口剑，引十数骑跃马而来。赵云更不答话，直取那将，交马只一合，把那将一枪刺倒，从骑皆走。原来那将乃曹操随身背剑之将夏侯恩也。本为曹操背剑，今为赵云送剑。曹操有宝剑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釭”，倚天剑自佩之，青釭剑令夏侯恩佩之。那青釭剑砍铁如泥，锋利无比。补叙宝剑来历，又以倚天陪青釭。急中偏有此缓笔，忙中偏有此闲笔。当时夏侯恩自恃勇力，背着曹操，只顾引人抢夺掳掠。不想撞着赵云，被他一枪刺死，夺了那口剑，看靶上有金嵌“青釭”二字^[2]，方知是宝剑也。再补写宝剑一句。

云插剑提枪，复杀入重围，回顾手下从骑，已没一人，只剩得孤身。得了宝剑，失了从骑。云并无半点退心，只顾往来寻觅，但逢百姓，便问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着孩儿，左腿上着了枪，行走不得，只在前面墙缺内坐地。”甘夫人下落，用军士报信；糜夫人下落，又用百姓报信。俱省笔。赵云听了，连忙追寻。只见一个人家，被火烧坏土墙，糜夫人抱着阿斗，坐于墙下枯井之傍啼哭。先将土墙枯井于此一逗。妙。云急下马伏地而拜。夫人曰：“妾得见将军，阿斗有命矣。望将军可怜他父亲飘荡半世，只有这点骨血。将军可护持此子，教他得见父面，妾死无恨！”言之伤心，闻之酸鼻。○阿斗乃甘夫人所生，而患难之中，糜夫人能携持付托，胜如己出，更自难得。云

曰：“夫人受难，云之罪也。不必多言，请夫人上马。云自步行死战，保夫人透出重围。”糜夫人曰：“不可！将军岂可无马？人知玄德过檀溪不可无马，不知赵云过当阳亦不可无马。此子全赖将军保护。妾已重伤，死何足惜！望将军速抱此子前去，勿以妾为累也。”好夫人。云曰：“喊声将近，追兵已至，请夫人速速上马。”糜夫人曰：“妾身委实难去，休得两误。”乃将阿斗递与赵云曰：“此子性命全在将军身上！”人知昭烈在白帝城托阿斗于孔明，不知糜夫人在长坂坡托阿斗于子龙，一样付托之重。赵云三回五次，请夫人上马，夫人只不肯上马。四边喊声又起，云厉声曰：“夫人不听吾言，追军若至，如之奈何？”势迫事险，心慌语急，写来如画。糜夫人乃弃阿斗于地，翻身投入枯井中而死。人但知赵云不惜死以保其主，不知糜夫人不惜死以保其子。赵云固奇男子，糜夫人亦奇妇人。后人有诗赞之曰：

战将全凭马力多，
步行怎把幼君扶？
拼将一死存刘嗣^[3]，
勇决还亏女丈夫。

赵云见夫人已死，恐曹军盗尸，便将土墙推倒，掩盖枯井。土墙枯井，前边先点出，此处便不突然。可见其用笔闲细。掩讫，解开勒甲绦，放下掩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吕布驮女儿在背，甚是累坠；赵云裹阿斗在怀，颇觉轻便。绰枪上马。早有一将引一队步军至，来得如此危急，愈足见糜夫人一死之妙。乃曹洪部将晏明也，持三尖两刃刀来战赵云。不三合，被赵云一枪刺倒，杀散众军，冲开一条路。正走间，前面又一枝军马拦住，当先一员大将，旗号分明，大书“河间张郃”。云更不答话，挺枪便战。约十馀合，云不敢恋战，夺路而走。背后张郃赶来，云加鞭而行，不想“跼蹐”一声^[4]，连马和人，颠入土坑之内。读者至此，必谓赵云不免矣。张郃挺枪来刺，忽然一道红光，从土坑中滚起，那匹马平空一跃，跳出坑外。亦大奇事。上是赵云保阿斗，此却是阿斗保赵云矣。○与玄德檀溪跃马仿佛相似。后人有诗曰：

红光罩起困龙飞，
征马冲开长坂围。
四十二年真命主，
将军因得显神威。

张郃见了，大惊而退。赵云纵马正走，背后忽有二将大呼：“赵云休走！”前面又有二将，使两般军器，截住去路：后面赶的是马延、张

顗，前面阻的是焦触、张南，都是袁绍手下降将。袁绍降将正与子龙映射。赵云力战四将，曹军一齐拥至。云乃拔青釭剑乱砍，手起处，衣甲平过，血如涌泉。杀退众军将，直透重围。玄德逃难赖良马，子龙杀将赖宝剑。一马一剑，正复相当。

却说曹操在景山顶上，望见一将，所到之处，威不可当，急问左右是谁，曹洪飞马下山大叫曰：“军中战将可留姓名！”云应声曰：“吾乃常山赵子龙也！”曹洪回报曹操。操曰：“真虎将也！吾当生致之。”遂令飞马传报各处：如赵云到，不许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因此赵云得脱此难，此亦阿斗之福所致也。曹操要捉生赵云，却使赵云保得活阿斗。这一场杀，赵云怀抱后主，直透重围，砍倒大旗两面，夺槊三条；前后枪刺剑砍，杀死曹营名将五十馀员。总叙一句，省却无数笔墨。后人诗曰：

血染征袍透甲红，
当阳谁敢与争锋。
古来冲阵扶危主，
只有常山赵子龙。

赵云当下杀透重围，已离大阵，血满征袍。正行间，山坡下又撞出两枝军，乃夏侯惇部将钟缙、钟绅兄弟二人，一个使大斧，一个画戟，大喝：“赵云快下马受缚！”上已作一收，不想此处又起。正是：

才离虎窟逃生去，
又遇龙潭鼓浪来。

毕竟子龙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1] 恹（qiān）惶：悲伤貌。

[2] 靶：器物上便于用手拿的部分。

[3] 刘嗣：刘氏的后代，即刘禅。

[4] 跄跄（gē tà）：象声词，此为跌倒的声音。

第四十二回

张翼德大闹长坂桥 刘豫州败走汉津口

前回写赵云，此回写张飞。写赵云是几番血战，写张飞只是一声叱喝。天下事亦有虚声而可当实际者，然必其人平日之实际足以服人，而后临时之虚声足以耸听，所以张飞之功与赵云等。非若今人之全靠虚声，浑无实际也。人吃尽老力，我只出一张寡嘴也。

翼德喝退曹军，若非有云长昔日夸奖之语，曹操当时未必如此之惧也。不但此也，翼德横矛立马于桥上，而曹兵疑为诱敌之计，若非有孔明两番火攻，惊破曹兵之胆，当时曹操又未必如此之疑也。则非翼德之先声夺人，而实则云长之先声足以夺人；又非云长之先声夺人，而实则孔明之先声足以夺人耳。

玄德将阿斗掷地，亦掷得不差。由后观之，以一英雄之赵云，救一无用之刘禅，诚不如勿救矣。然从来豪杰不遇时，庸人多厚福。禅之智则劣于父，而其福则过于父。玄德劳苦一生，甫登大宝，未几而殁，反不如庸庸之子，安享四十二年南面之福也。长坂之役，本是庸主赖虎将之力而得生，人反谓虎将赖庸主之福而不死，为之一叹。

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如玄德本欲投襄阳，忽变而江陵；既欲投江陵，又忽变而汉津：此猜测之所不及也。刘表为孙权之仇，刘表未死，孙权方欲攻之；刘表既死，权忽使人吊之：又猜测之所不及也。唯猜测不及，所以为妙。若观前事便知其有后事，则必非妙事；观前文便知其有后文，则必非妙文。

读书之乐，不大惊则不大喜，不大疑则不大快，不大急则不大慰。当子龙杀出重围，人困马乏之后，又遇文聘追来，是一急。而及见玄德之时，怀中阿斗不见声息，是一疑。至翼德断桥之后，玄德被曹操追至江边，更无去路，又一急。及云长旱路接应之后，忽见江上战船拦路，不知是刘琦，又一惊。及刘琦同载之后，忽又见战船拦路，不知是孔明，又一疑一急。令读者眼中，如猛电之一去一来，怒涛之一起一落。不意尺幅之内，乃有如此之幻也。

孔明劝玄德结孙权为援，鲁肃亦劝孙权结玄德为援，所见略同；而孔明巧处，不用我去求人，偏使人来求我。若鲁肃一至，孔明慌忙出迎，便没趣矣。妙在鲁肃求见，然后肯出，此孔明之巧也。一见之后，若孔明先下说词，又没趣矣；妙在孔明并不挑拨鲁肃，鲁肃先来勾搭孔明，又孔明之巧也。鲁肃欲邀孔明同去，而若使孔明欣然应允，又没趣矣；妙在玄德假意作难，孔明勉强一行，又孔明之巧也。求人之意甚急，故作不屑求人之态，胸中十分要紧，口内十分迟疑。写来真是好看煞人。

前看李肃说吕布杀丁原，偏等吕布自说出来，是一段绝妙文字。又看王允说吕布杀董卓，亦等吕布自说出来，又是一段绝妙文字。今看孔明欲往东吴见孙权，必待鲁肃说出，比前二段文字更是奇妙。前二段止是两人往复，此则夹一玄德在中；前二段一等吕布说出来时，便随口赞成，此则既等肃说出来时，却又诈言不肯。愈出愈幻，愈转愈曲，赏心悦目，蔑以过兹。

却说钟缙、钟绅二人拦住赵云厮杀，赵云挺枪便刺，钟缙当先挥大斧来迎。两马相交，战不三合，被云一枪刺落马下，夺路便走。背后钟绅持戟赶来，马尾相衔，那枝戟只在赵云后心内弄影。云急拨转马头，恰好两胸相拍。云左手持枪隔过画戟，右手拔出青釭宝剑砍去，带盔连脑，砍去一半，绅落马而死，既写赵云，又写宝剑。○赵云既斩曹营名将五十馀员矣，不想五十馀员后又有续案。馀众奔散。赵云得脱，望长坂桥而走，只闻后面喊声大震，原来文聘引军赶来。赵云到得桥边，人困马乏，人困马乏矣，偏又有追军至，令读者着急。○此处写赵云人困马乏，愈见其适间威勇莫当。见张飞挺矛立于桥上，云大呼曰：“翼德援我！”飞曰：“子龙速行，追兵我自当之。”本欲杀子龙而来，今反得为子龙之援。妙。云纵马过桥，行二十馀里，见玄德与众人憩于树下，云下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几不得见而复见，故不得不泣。相见之泣，悲其前之相失也。写得恻恻入情。云喘息而言曰：此处写赵云喘息，愈见上文劳苦功高。“赵云之罪，万死犹轻。糜夫人身带重伤，不肯上马，投井而死，云只得推土墙掩之。怀抱公子，身突重围，赖主公洪福，幸而得脱。适来公子尚在怀中啼哭，此一会不见动静，多是不能保也。”此处又着此疑人之笔，曲折之甚。遂解视之，原来阿斗正睡着未醒。阿斗一生，只是睡着未醒耳。云喜曰：“幸得公子无恙！”双手递与玄德。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袁绍怜幼子而拒田丰之谏，玄德掷幼子以结赵云之心。一智一愚，相去天壤。赵云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后人有诗曰：

曹操军中飞虎出，
赵云怀内小龙眠。
无由抚慰忠臣意，
故把亲儿掷马前。

却说文聘引军追赵云至长坂桥，只见张飞倒竖虎须，圆睁环眼，手绰蛇矛，立马桥上；借文聘眼中写一张飞。○此处按下赵云，只写张飞。又见桥东树林之后，尘头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马，不敢近前。可知系树枝于马后，驰骋林间，的是妙计。俄而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渊、乐进、张辽、张郃、许褚等都至，见飞怒目横矛，立马于桥上，又描一句，在诸将眼中再写一张飞。又恐是诸葛孔明之计，都不敢近前。正写张飞，又带写孔明。扎住阵脚，一字儿摆在桥西，使人飞报曹操。操闻知，急上马，从阵后来。张飞睁圆环眼，隐隐见后军青罗伞盖、旄钺旌旗来到，料得是曹操心疑，亲自来看。前在诸将眼中写张飞，此又在张飞眼中写曹操。飞乃厉声大喝曰：半日不喝，此时方喝，妙。“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二“我”字响甚。声如巨雷。曹军闻之，尽皆股栗^[1]。不待当时闻者股栗，即今日读之，犹觉其声如在纸上。曹操急令去其伞盖，第一喝早喝去了曹操伞盖。回顾左右曰：“我向曾闻云长言：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忽将白马解围时语于此处提照出来。今日相逢，不可轻敌。”言未已，张飞睁目又喝曰：“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死战？”其声愈猛。曹操见张飞如此气概，颇有退心。又在曹操眼中写一张飞。飞望见曹操后军阵脚移动，第二喝又喝退了曹操后军。乃挺矛又喝曰：“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此一喝更极嘲笑。喊声未绝，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第三喝直喝死了曹操近将。操便回马而走。于是诸军众将一齐望西逃走。正是：

黄口孺子，怎闻霹雳之声；
病体樵夫，难听虎豹之吼。

一时弃枪落盔者不计其数，人如潮涌，马似山崩，自相践踏。前回写赵云死战，有死战之勇；此回写张飞不战，有不战之威。两样文章，一样出色。后人有诗赞曰：

长坂桥头杀气生，
横枪立马眼圆睁。
一声好似轰雷震，

独退曹家百万兵。

却说曹操惧张飞之威，骤马望西而走，冠簪尽落，披发奔逃。与袁绍磐河遇关、张时一般光景。张辽、许褚赶上，扯住辔环，曹操仓皇失措。犹疑被翼德追获。张辽曰：“丞相休惊。料张飞一人，何足深惧！今急回军杀去，刘备可擒也。”曹操神色方才稍定，前写赵云喘息未定，是写赵云馀勇；此写曹操神色方定，是写张飞馀威。乃令张辽、许褚再至长坂桥探听消息。

且说张飞见曹军一拥而退，不敢追赶，速唤回原随二十馀骑，摘去马尾树枝，细甚。令将桥梁拆断，失算矣。然后回马来见玄德，具言断桥一事。玄德曰：“吾弟勇则勇矣，惜失于计较。”飞问其故。玄德曰：“曹操多谋。汝不合拆断桥梁，彼必追至矣。”妙在不即说明。飞曰：“他被我一喝，倒退数里，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断桥，彼恐有埋伏，不敢进兵；今拆断了桥，彼料我无军而怯，必来追赶。彼有百万之众，虽涉江、汉，可填而过，岂惧一桥之断耶？”方说明缘故。○马尾树枝，是翼德巧处；拆断桥梁，是翼德拙处。莽人使乖，到底是莽。于是即刻起身，从小路斜投汉津，望沔阳路而走。

却说曹操使张辽、许褚探长坂桥消息，回报曰：“张飞已拆断桥梁而去矣。”操曰：“彼断桥而去，乃心怯也。”曹操料张飞，玄德料曹操，都各不差。遂传令差一万军，速搭三座浮桥，只今夜就要过。李典曰：“此恐是诸葛亮之诈谋，不可轻进。”操曰：“张飞一勇之夫，岂有诈谋？”李典之疑，是疑孔明；曹操之信，是信张飞。遂传下号令，火速进兵。

却说玄德行近汉津，忽见后面尘头大起，鼓声连天，喊声震地。玄德曰：“前有大江，后有追兵，如之奈何？”几与檀溪之危相似。急命赵云准备抵敌。曹操下令军中曰：“今刘备釜中之鱼，阱中之虎，若不就此时擒捉，如放鱼入海，纵虎归山矣。众将可努力向前。”众将领命，一个个奋威追赶。有此一逼，更使读者寒心。忽山坡后鼓声响处，一队军马飞出，大叫曰：“我在此等候多时了！”又是绝处逢生。当头那员大将，手执青龙刀，坐下赤兔马，原来是关云长去江夏借得军马一万，探知当阳长坂大战，特地从此路截出。云长一边事于此处方才补出，正妙在突如其来。曹操一见云长，即勒住马，回顾众将曰：“又中诸葛亮之计也！”与李典之言相照。传令大军速退。

云长追赶十数里，即回军保护玄德等到汉津，已有船只伺候，云长

请玄德并甘夫人、阿斗至船中坐定。云长问曰：“二嫂嫂如何不见？”玄德诉说当阳之事。叙得一笔不漏。云长叹曰：“曩日猎于许田时，若从吾意，可无今日之患。”第二十回中事，忽于此提照出来。玄德曰：“我于此时亦投鼠忌器耳。”又追解前事。正说之间，忽见江南岸战鼓大鸣，舟船如蚁，顺风扬帆而来。故作惊人之笔。玄德大惊。不特玄德吃惊，读者至此亦为吃惊。船来至近，只见一人白袍银铠，立于船头上大呼曰：“叔父别来无恙！小侄得罪。”玄德视之，乃刘琦也。先听其言，后见其人，叙得变化。琦过船哭拜曰：“闻叔父困于曹操，小侄特来接应。”玄德大喜，遂合兵一处，放舟而行。在船中正诉情由，江西南上战船一字儿摆开，乘风呼哨而至。又作惊人之笔，令读者再吃一惊。刘琦惊曰：“江夏之兵，小侄已尽起至此矣。今有战船拦路，非曹操之军，即江东之军也，如之奈何？”不但疑是曹军，且又疑是吴军。此在刘琦眼中想出，正与下文鲁肃至江夏反照。玄德出船头视之，见一人纶巾道服，坐在船头上，乃孔明也，背后立着孙乾。只云长、刘琦、孔明三人，分作三次相见，皆故作惊人之笔。玄德慌请过船，问其何故却在此。孔明曰：“亮自至江夏，先令云长于汉津登陆地而接。我料曹操必来追赶，主公必不从江陵来，必斜取汉津矣。故特请公子先来接应，我竟往夏口，尽起军前来相助。”孔明一边事，即借孔明口中补出。极省笔。玄德大悦，合为一处，商议破曹之策。孔明曰：“夏口城险，颇有钱粮，可以久守。请主公且到夏口屯住。公子自回江夏，整顿战船，收拾军器，为犄角之势，可以抵当曹操。若共归江夏，则势反孤矣。”特约刘琦接应，却又不到江夏，变化之极。刘琦曰：“军师之言甚善。但愚意欲请叔父暂至江夏，整顿军马停当，再回夏口不迟。”玄德曰：“贤侄之言亦是。”遂留下云长，引五千军守夏口。玄德、孔明、刘琦共投江夏。既欲往夏口，却又重到江夏。变化之极。

却说曹操见云长在旱路引军截出，疑有伏兵，不敢来追；又恐水路先被玄德夺了江陵，便星夜提兵赴江陵来。荆州治中邓义、别驾刘先，已备知襄阳之事，料不能抵敌曹操，遂引荆州军民出郭投降。本是玄德欲取江陵，却反是曹操取江陵。变化之极。曹操入城，安民已定，释韩嵩之囚，加为大鸿胪。韩嵩之囚在三十三回中，至此方照应。其余众官，各有封赏。曹操与众将议曰：“今刘备已投江夏，恐结连东吴，是滋蔓也。”“结连东吴”一句，早为下文伏线。当用何计破之？”荀攸曰：“我今大振兵威，遣使驰檄江东，请孙权会猎于江夏，共擒刘备，分荆州之地，永结盟好。孙权必惊疑而来降，则吾事济矣。”此李左车所谓先声而后实者也。操从其计，一面发檄遣使赴东吴，一面计点马步水军共八十三万，诈称一百万，水陆并进，船骑双行，沿江而来，西连

荆、陕，东接蕲、黄，寨栅联络三百馀里。极写曹操军威，正为下文赤壁衬染。

话分两头。却说江东孙权屯兵柴桑郡，闻曹操大军至襄阳，刘琮已降，今又星夜兼道取江陵，乃集众谋士商议御守之策。鲁肃曰：“荆州与国邻接，江山险固，士民殷富。吾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刘表新亡，刘备新败，肃请奉命往江夏吊丧，因说刘备使抚刘表众将，同心一意，共破曹操。备若喜而从命，则大事可定矣。”孔明欲得荆州，鲁肃亦欲得荆州；孔明欲合东吴以破曹，鲁肃亦欲合刘备以破曹。是鲁肃识见过人处。权喜从其言，即遣鲁肃赍礼往江夏吊丧。

却说玄德至江夏，与孔明、刘琦共议良策。孔明曰：“曹操势大，急难抵敌，不如往投东吴孙权，以为应援。正写鲁肃一边要来，却又写孔明一边要去。机括相投，接笋甚妙。使南北相持，吾等于中取利，有何不可？”的的妙算。玄德曰：“江东人物极多，必有远谋，安肯兼容耶？”孔明笑曰：“今操引百万之众，虎踞江、汉，江东安得不使人来探听虚实？若有人到此，亮借一帆风，直至江东，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南北两军互相吞并。若南军胜，共诛曹操以取荆州之地；此句是主。若北军胜，则我乘势以取江南可也。”此句是宾。玄德曰：“此论甚高。但如何得江东人到？”

正说间，人报江东孙权差鲁肃来吊丧，船已傍岸。孔明笑曰：“大事济矣！”写孔明之智，倍觉出色。遂问刘琦曰：“往日孙策亡时，襄阳曾遣人去吊丧否？”问得筋节。○孙策之死在二十九回中，忽于此处提照。琦曰：“江东与我家有杀父之仇，安得通庆吊之礼？”孙坚之死在第七回中，又忽于此处提照。孔明曰：“然则鲁肃之来，非为吊丧，乃来探听军情也。”以仇家而忽求通礼，是猜测不到之事，然其来意则可猜测矣。遂谓玄德曰：“鲁肃至，若问曹操动静，主公只推不知。再三问时，主公只说可问诸葛亮。”此今俗谚所云门角落里之人也。一笑。计会已定^[2]，使人迎接鲁肃。

肃入城吊丧，收过礼物，刘琦请肃与玄德相见。鲁肃此时，非为见刘琦，正为见玄德。礼毕，邀入后堂饮酒，肃曰：“久闻皇叔大名，无缘拜会，今幸得见，实为欣慰。近闻皇叔与曹操会战，必知彼虚实。敢问操军约有几何？”欲问江夏动静，先问北军虚实。玄德曰：“备兵微将寡，一闻操至即走，竟不知彼虚实。”鲁肃曰：“闻皇叔用诸葛孔明之谋，“诸葛孔明”四字，不消玄德说出，却是鲁肃先说。妙甚。两场火烧得曹操魂亡胆落，何言不知耶？”玄德曰：“除非问孔明，便知其

详。”肃曰：“孔明安在？愿求一见。”玄德教请孔明出来相见。只刘琦、玄德、孔明，分作三次相见。妙甚。肃见孔明礼毕，问曰：“向慕先生才德，未得拜晤。今幸相遇，愿闻目今安危之事。”孔明曰：“曹操奸计，亮已尽知，但恨力未及，故且避之。”曰“亮已尽知”，隐然要孙权请教；曰“力未及”，隐然要孙权助力：却妙在不直说出来。肃曰：“皇叔今将止于此乎？”鲁肃逼近一句。孔明曰：“使君与苍梧太守吴臣有旧，将往投之。”偏不说要投孙权，偏说要投吴臣。此等说品，今人多有学之者。今之医生遇人相请，本是闲坐在家，只说要到别家看病；今之先生求人荐馆，本是没人聘他，只说又有别家致聘。可发一笑也。肃曰：“吴臣粮少兵微，自不能保，焉能容人？”又逼近一句。孔明曰：“吴臣处虽不足久居，今且暂依之，别有良图。”鲁肃只言吴臣不足依，还未说出孙权来；孔明亦言吴臣只可暂依，亦并不提起孙权。妙甚。肃曰：“孙将军虎踞六郡，兵精粮足，又极敬贤礼士，江表英雄，多归附之。今为君计。莫若遣心腹往结东吴，以共图大事。”鲁肃此时更耐不得，只得自说出孙将军来矣。孔明曰：“刘使君与孙将军自来无旧^[3]，恐虚费词说，且别无心腹之人可使。”见他说出孙权来，又故意议开一句，然正是逼近一句。言无心腹之人可使，隐然除却自己，更无人可去矣。妙在只不说出来。肃曰：“先生之兄，现为江东参谋，日望与先生相见。肃不才，愿与公同见孙将军，共议大事。”孔明自己要去，却待鲁肃请他，连诸葛瑾在彼并不提起，亦待鲁肃说出。妙不可言。玄德曰：“孔明是吾之师，顷刻不可相离，安可去也？”半晌只是孔明之语耳，此时玄德从旁会孔明、鲁肃两人往复之意，便来此一句，针锋相凑。肃坚请孔明同去，玄德佯不许。孔明曰：“事急矣，请奉命一行。”玄德方才许诺。为鲁肃一味老实，孔明、玄德两下会意，妆腔做势，好看之极。鲁肃遂别了玄德、刘琦，与孔明登舟，望柴桑郡来。正是：

只因诸葛扁舟去，
致使曹兵一旦休。

不知孔明此去毕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股栗：大腿发抖。形容恐惧之甚。

[2] 计会：商量，计划。

[3] 无旧：没有旧交情。

第四十三回

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

孔明将欲以东吴之兵破曹操之兵，而此回则是孔明之以舌为兵也。其战群儒以舌，其激孙权亦以舌。舌如悬河，则以舌为水；言扬属火，则又以舌为火。盖虽赤壁之兵未交，而卧龙先生先有一番水战，先有一番火战矣。

刘琮之事，即孙权前车之鉴也。琮之臣王粲、蒯越等皆为尊官，而琮独见杀；权而降操，亦犹是耳。善乎鲁肃之言曰：“诸臣皆可降，惟将军不可降。”真金玉之言哉！

文人之病，患在议论多而成功少。大兵将至，而口中无数之乎者也、诗云子曰，犹刺刺不休，此晋人之言谈、宋儒之讲学，所以无补于国事也。张昭等一班文士，得武人黄盖叱而止之，大是快事。

玄德客寓荆州，又值荡析，脱身南走，未有所归。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而孔明说权之言曰：“操军破，必北还，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是以荆州自处，而分画三国也。不几大言乎？曰：此固草庐之所以语先主者也。不但荆州未取，而早为其意中所有；即益州未夺，而亦预为其目中所无。且其时刘表虽亡，而刘璋、张鲁、马腾、韩遂尚在，观其鼎足一语，竟似未尝有此数人者，岂非英雄识见有所先定欤！

曹操青梅煮酒之日，谓玄德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而孙权亦曰：“非豫州莫能当曹操者。”何其言之不谋而相合欤？盖天下唯英雄能识英雄，不待识之于鼎足之时，而早识之于孤穷之日。每怪今人肉眼，见人赫奕，则畏而重之；见人沦落，则鄙而笑之。异故相非，同必相识。英雄之不遇识者，正为天下更无有英雄如此人者耳。

此回文字曲处，妙在孔明一至东吴，鲁肃不即引见孙权，且歇馆驿，此一曲也。又妙在孙权不即请见，必待明日，此再曲也。及至明日，又不即见孙权，先见众谋士，此三曲也。及见众谋士，又彼此角辩，议论齟齬，四曲也。孔明言语既触众谋士，又忤孙权，此五曲也。

迨孙权作色而起，拂衣而入，读者至此，几疑玄德之与孙权终不相合，孔明之至东吴竟成虚往也者。然后下文峰回路转，词洽情投。将欲通之，忽若阻之；将欲近之，忽若远之。令人惊疑不定，真是文章妙境。

孙权既听鲁肃之说，定吾身之谋；又闻孔明之言，识彼军之势。此时破曹之计决矣。乃复踌躇不断，寝食俱废者，何哉？盖非此一折，则后文周瑜之略不显，而孔明激周瑜之智不奇。不必孙权之果出于此，而作者特欲为后文取势耳。观此可悟文章之法。

却说鲁肃、孔明辞了玄德、刘琦，登舟望柴桑郡来，二人在舟中共议。鲁肃谓孔明曰：“先生见孙将军，切不可实言曹操兵多将广。”鲁肃第一次叮嘱。孔明曰：“不须子敬叮咛，亮自有对答之语。”孔明第一次应承。及船到岸，肃请孔明于馆驿中暂歇，先自往见孙权。此时不即引见，便有曲折。权正聚文武于堂上议事，闻鲁肃回，急召入问曰：“子敬往江夏，体探虚实若何？”肃曰：“已知其略，尚容徐禀。”妙在不即说出孔明。权将曹操檄文示肃曰：“操昨遣使赍文至此，孤先发遣来使，现今会众商议未定。”曹操檄文之至，妙在孙权口中叙出。肃接檄文观看，曹操檄文之语，妙在鲁肃眼中看出。其略曰：

孤近承帝命，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风归顺。今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1]，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幸勿观望，速赐回音。

鲁肃看毕曰：“主公尊意若何？”权曰：“未有定论。”张昭曰：“曹操拥百万之众，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拒之不顺。此是论理。且主公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既得荆州，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势不可敌。此是论势。以愚之计，不如纳降，为万安之策。”张昭第一次劝降。众谋士皆曰：“子布之言，正合天意。”张昭只言地利不可恃，众人又言天意不可违。孙权沉吟不语。孙权第一次不答。张昭又曰：“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则东吴民安，江南六郡可保矣。”张昭第二次劝降。孙权低头不语。孙权第二次不答。

须臾，权起更衣，鲁肃随于权后。权知肃意，乃执肃手而言曰：“卿欲如何？”肃曰：“恰才众人所言，深误将军。众人皆可降曹操，惟将军不可降曹操。”二语是至论。权曰：“何以言之？”肃曰：“如肃等降操，当以肃还乡党^[2]，累官故不失州郡也^[3]。将军降操，欲安所归乎？位不过封侯，车不过一乘，骑不过一匹，从不过数人，岂得南面称孤哉！众人之意，各自为己，不可听也。将军宜早定大计。”众人只

就东吴全势论，肃只望孙权一人身上说，极其痛快。权叹曰：“诸人议论，大失孤望。子敬开说大计，正与吾见相同。此天以子敬赐我也！张昭为孙策所得士，周瑜亦孙策所得士，惟鲁肃为孙权自得之，故独私为己有。但操新得袁绍之众，近又得荆州之兵，恐势大难以抵敌。”鲁肃嘱孔明，正为此也。肃曰：“肃至江夏，引诸葛瑾之弟诸葛亮在此，主公可问之，便知虚实。”妙在至此方说出孔明。权曰：“卧龙先生在此乎？”肃曰：“现在馆驿中安歇。”权曰：“今日天晚，且未相见。妙在说出孔明，又不相见。来日聚文武于帐下，先教见我江东英俊，然后升堂议事。”此是孙权好胜。至今吴人风俗往往如此。肃领命而去。

次日至馆驿中见孔明，又嘱曰：“今见我主，切不可言曹操兵多。”鲁肃第二次叮嘱。孔明笑曰：“亮自见机而变，决不有误。”孔明第二次应承。肃乃引孔明至幕下，早见张昭、顾雍等一班文武二十余人，峨冠博带，整衣端坐。“衣裳楚楚”，《蜉蝣》之诗，其为诸名士咏乎！孔明逐一相见，各问姓名，施礼已毕，坐于客位。张昭等见孔明丰神飘洒，器宇轩昂，料道此人必来游说。

张昭先以言挑之曰：“昭乃江东微末之士，久闻先生高卧隆中，自比管、乐，此语果有之乎？”张昭之意，即欲借管、乐压倒孔明。俗谚所谓“借他的拳，撞他的嘴”也。孔明曰：“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4]。”“小可”二字妙，意谓尚不止此。昭曰：“近闻刘豫州三顾先生于草庐之中，幸得先生，以为如鱼得水，思欲席卷荆、襄。今一旦以属曹操，未审是何主见？”亦问得恶，是当面嘲笑。孔明自思张昭乃孙权手下第一个谋士，若不先难倒他，如何说得孙权？意不在张昭，而在孙权。遂答曰：“吾观取汉上之地，易如反掌。我主刘豫州躬行仁义，不忍夺同宗之基业，故力辞之。说得冠冕。刘琮孺子，听信佞言，暗自投降，致使曹操得以猖獗。今我主屯兵江夏，别有良图，非等闲可知也。”亦是实话，并非大言。昭曰：“若此，是先生言行相违也。先生自比管、乐：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乐毅扶持微弱之燕，下齐七十馀城。此二人者，真济世之才也。先生在草庐之中，但笑傲风月，抱膝危坐^[5]。今既从事刘豫州，当为生灵兴利除害，剿灭乱贼。不责其不降曹，反责其不攻曹，恶极。且刘豫州未得先生之前，尚且纵横寰宇，割据城池。此句更恶。今得先生，人皆仰望。虽三尺童蒙，亦谓彪虎生翼，将见汉室复兴，曹氏即灭矣。朝廷旧臣，山林隐士，无不拭目而待，以为拂高天之云翳^[6]，仰日月之光辉，拯民于水火之中，措天下于衽席之上^[7]，在此时也。故意先将他极口一赞。何先生自归豫州，曹兵一出，弃甲抛戈，望风而窜。上不能报刘表以安庶民，下不能辅孤子而

据疆土，乃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后，反不如其初也。将他极口一贬，说玄德反不如初，是更进一层，其语尤恶。管仲、乐毅，果如是乎？愚直之言，幸勿见怪！”当面抢白。

孔明听罢，哑然而笑曰：“鹏飞万里，其志岂群鸟能识哉？亦是实话，并非大言。譬如人染沉疴^[8]，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相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先生忽然讲医道，隐然笑张昭是庸臣谋国，如庸医杀人也。吾主刘豫州，向日军败于汝南，寄迹刘表，兵不满千，将止关、张、赵云而已，此正如病势尪羸已极之时也^[9]。三顾草庐，正是病重时求名医耳。新野山僻小县，人民稀少，粮食鲜薄，豫州不过暂借以容身，岂真将坐守于此耶？夫以甲兵不完，城郭不固，军不经练，粮不继日，然而博望烧屯，白河用水，使夏侯惇、曹仁辈心惊胆裂，窃谓管仲、乐毅之用兵，未必过此。公然自赞。至于刘琮降操，豫州实出不知，且又不忍乘乱夺同宗之基业，此真大仁大义也。高抬玄德，美其亲亲之仁。当阳之败，豫州见有数十万赴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不忍弃之，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此亦大仁大义也。又高抬玄德，美其爱民之德。寡不敌众，胜负乃其常事。昔高皇数败于项羽，而垓下一战成功，此非韩信之良谋乎？夫信久事高皇，未尝累胜。隐然以玄德比高皇，自比韩信。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诚为天下笑耳！”说尽秀才之病。这一篇言语，说得张昭并无一言回答。战胜了一个。

座间忽一人抗声问曰：“今曹公兵屯百万，将列千员，龙骧虎视，平吞江夏，公以为何如？”夸称曹操，便低一着，不及子布多矣。孔明视之，乃虞翻也。孔明曰：“曹操收袁绍蚁聚之兵，劫刘表乌合之众，虽数百万不足惧也。”虞翻冷笑曰：“军败于当阳，计穷于夏口，区区求教于人，而犹言不惧，此真大言欺人也！”亦是当面嘲笑。孔明曰：“刘豫州以数千仁义之师，安能敌百万残暴之众？退守夏口，所以待时也。今江东兵精粮足，且有长江之险，犹欲使其主屈膝降贼，不顾天下耻笑。由此论之，刘豫州真不惧操贼者矣！”借赞玄德以鄙薄江东，词令妙品。虞翻不能对。又战胜了一个。

座间又一人问曰：“孔明欲效仪、秦之舌，游说东吴耶？”此人直是没甚说。孔明视之，乃步骘也。孔明曰：“步子山以苏秦、张仪为辩

士，不知苏秦、张仪亦豪杰也。自赞则管、乐犹云小可，骂人则仪、秦亦是豪杰。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两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国之谋，非比畏强凌弱，惧刀避剑之人也。君等闻曹操虚发诈伪之词，便畏惧请降，敢笑苏秦、张仪乎？”借赞仪、秦以鄙薄江东，词令妙品。步骘默然无语。又战胜了一个。

忽一人问曰：“孔明以曹操何如人也？”孔明视其人，乃薛综也。孔明答曰：“曹操乃汉贼也，又何必问？”综曰：“公言差矣。汉传世至今，天数将终。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人皆归心。虞翻但夸曹操之强犹可。至薛综乃辩其不是汉贼，丧心蔑理，比虞翻又低一着。刘豫州不识天时，强欲与争，正如以卵击石，安得不败乎？”孔明厉声曰：“薛敬文安得出此无父无君之言乎？称‘君’、‘父’二字，喝倒薛综，题目正大。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公既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公乃以天数归之，真无父无君之人也！不足与语！请勿复言！”凿凿侃侃，愧杀薛综。薛综满面羞惭，不能对答。又战胜了一个。

座上又一人应声问曰：“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犹是相国曹参之后^[10]。刘豫州虽云中山靖王苗裔，却无可稽考，眼见只是织席贩屨之夫耳，何足与曹操抗衡哉！”对臣骂主，已为失体，况又左袒曹操，更低一着。孔明视之，乃陆绩也。孔明笑曰：“公非袁术座间怀橘之陆郎乎^[11]？请安坐，听吾一言。轻薄。曹操既为曹相国之后，则世为汉臣矣。今乃专权肆横，欺凌君父，是不惟无君，亦且蔑祖，不惟汉室之乱臣，亦曹氏之贼子也。犹借曹参骂曹操，词令妙品。刘豫州堂堂帝胄，当今皇帝按谱赐爵，何云无可稽考？其实冠冕正大。○按谱赐爵二十回中事，忽于此处提照。且高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织席贩屨，又何足为辱乎？又以高祖比玄德。公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骂得畅。陆绩语塞。又战胜了一个。

座上一人忽曰：“孔明所言，皆强词夺理，均非正论，不必再言。且请问孔明治何经典？”一发问得没要紧，不济之极。孔明视之，乃严畯也。孔明曰：“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且古耕莘伊尹，钓渭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弇之辈，皆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生平治何经典；岂亦效书生区区于笔砚之间，数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若使卧龙以文章名世，亦不过蔡邕、王粲、陈琳、杨修等辈耳，何足为重。严畯低头丧气而不能对。又战胜了一个。

忽又一人大声曰：“公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亦即是严峻之论，没甚添换。孔明视其人，乃汝南程德枢也。孔明答曰：“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看低天下多少文人学士。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12]，不免投阁而死^[13]，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日赋万言，亦何取哉！”以扬雄事莽为当出降操者比。程德枢不能对。又战胜了一个。众人见孔明对答如流，尽皆失色。

时座上张温、骆统二人又欲问难，忽一人自外而入，厉声言曰：“孔明乃当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难，非敬客之礼也。曹操大军临境，不思退敌之策，乃徒斗口耶！”彼此问难，一往一复，毕竟作何结局？得此人来喝倒，绝妙收科。众视其人，乃零陵人，姓黄名盖，字公覆，现为东吴粮官。为后文伏线。当时黄盖谓孔明曰：“愚闻多言获利，不如默而无言。何不将金石之论为我主言之，乃与众人辩论也？”黄盖言语倒可胜得孔明，众谋士不及也。孔明曰：“诸君不知世务，互相问难，不容不答耳。”未见周郎与曹操战，先见孔明与诸谋士战。周郎之战是舟师水卒，孔明之战是舌剑唇枪。然周郎为应兵，孔明亦为应兵耳。于是黄盖与鲁肃引孔明入。至中门，正遇诸葛瑾，安放诸葛瑾在此处最妙，若与诸谋士一同相见，将以孔明为客乎，抑将不以孔明为客乎？将亦与孔明辩乎，抑独不与孔明辩乎？孔明施礼。瑾曰：“贤弟既到江东，如何不来见我？”孔明曰：“弟既事刘豫州，理宜先公后私。公事未毕，不敢及私。望兄见谅。”瑾曰：“贤弟见过吴侯，却来叙话。”说罢自去。去得妙。若与孔明一同入见孙权，则孙权与孔明坐，诸葛瑾将与诸谋士侍立耶？

鲁肃曰：“适间所嘱，不可有误。”鲁肃第三次叮嘱。孔明点头应诺。孔明第三次应承。引至堂上，孙权降阶而迎，优礼相待。施礼毕，赐孔明坐。众文武分两行而立。鲁肃立于孔明之侧，只看他讲话。孔明致玄德之意毕，偷眼看孙权，碧眼紫髯，堂堂一表。孔明暗思：“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不可说。等他问时，用言激之便了。”先生前讲医道，此又善相法。献茶已毕，孙权曰：“多闻鲁子敬谈足下之才，今幸得相见，敢求教益。”孔明曰：“不才无学，有辱明问。”权曰：“足下近在新野，佐刘豫州与曹操决战，必深知彼军虚实。”孙权之意，专在欲知曹兵虚实。孔明曰：“刘豫州兵微将寡，更兼新野城小无粮，安能与曹操相持？”只说玄德兵少，尚未说出曹兵多少。权曰：“曹兵共有多少？”孔明曰：“马步水军，约有一百馀万。”三次应承鲁肃，至此忽然

变卦。妙甚。权曰：“莫非诈乎？”孔明曰：“非诈也。曹操就兖州已有青州军二十万；平了袁绍，又得五六十万；中原新招之兵三四十万；今又得荆州之兵二三十万。以此计之，不下一百五十万。亮以百万言之，恐惊江东之士也。”索性再说多些，不怕气坏了鲁肃。鲁肃在旁，闻言失色，以目视孔明，孔明只做不见。妙甚。权曰：“曹操部下战将，还有多少？”既问其兵，又问其将者，或兵虽多而将少，犹不足惧也。孔明曰：“足智多谋之士，能征惯战之将，何止一二千人！”既夸其兵，又夸其将，且又夸其谋臣，更不怕气坏了鲁肃。权曰：“今曹操平了荆、楚，复有远图乎？”或兵将虽多而无远志，犹不足惧也。孔明曰：“即今沿江下寨，准备战船，不欲图江东，待取何地？”此句直逼将来。权曰：“若彼有吞并之意，战与不战，请足下为我一决。”孔明曰：“亮有一言，但恐将军不肯依。”劝他投降，颇觉口重，故先着此一句。权曰：“愿闻高论。”孔明曰：“向者宇内大乱，故将军起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曹操芟除大难^[14]，略已平矣。近又新破荆州，威震海内，纵有英雄，无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愿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15]，不如早与之绝；此句反是宾。若其不能，何不从众谋士之论，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此句反是主。权未及答，孔明又曰：“将军外托服从之名，内怀疑贰之见^[16]，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又逼下句。权曰：“诚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降操？”急问此句，已是不乐。孔明曰：“昔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又安能屈处人下乎！”明明说孙权不及玄德，并不及田横。恶甚。○前鲁肃以为诸臣皆降，惟孙权不可降，高待孙权也；今孔明以为玄德皆不可降，唯孙权可降，薄待孙权也。孙权闻之，安得不怒乎？孙权听了孔明此言，不觉勃然变色，拂衣而起，退入后堂。众皆哂笑而散。有此一折，几疑孙刘之好不合矣。而下文忽转出无数奇文奇事。令人不测。鲁肃责孔明曰：“先生何故出此言？幸是吾主宽洪大度，不即面责。先生之言，藐视吾主甚矣。”孔明仰面笑曰：“何如此不能容物耶！反责孙权，妙。我自有破曹之计，彼不问我，我故不言。”方才说出真话，然却是不曾说出。肃曰：“果有良策，肃当请主公求教。”孔明曰：“吾视曹操百万之众，如群蚁耳！但我一举手，则皆为齑粉矣！”又说出大话，然却是不曾说出。肃闻言，便入后堂见孙权。权怒气未息，顾谓肃曰：“孔明欺吾太甚！”肃曰：“臣亦以此责孔明，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破曹之策，孔明不肯轻言，主公何不求之？”权回嗔作喜曰：“原来孔明有良谋，故以言词激我。我一时浅见，几误大事。”好孙权。便同鲁肃重复出堂，再请孔明叙话。孔明前在草庐，必待玄德三请；今在江东，亦必待孙权再问。权见孔明，谢曰：“适来冒渎威严，幸勿见

罪。”孔明亦谢曰：“亮言语冒犯，望乞恕罪。”权邀孔明入后堂，置酒相待。

数巡之后，权曰：“曹操平生所恶者：吕布、刘表、袁绍、袁术、豫州与孤耳。今数雄已灭，独豫州与孤尚存。孤不能以全吴之地受制于人，吾计决矣。有志气。非刘豫州莫与当曹操者，此句是求玄德相助。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此句是恐玄德不能相助。孔明曰：“豫州虽新败，然关云长犹率精兵万人；刘琦领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言玄德之势不为弱。曹操之众，远来疲惫，近追豫州，轻骑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17]。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士民附操者，迫于势耳，非本心也。言曹操之势不足畏。今将军诚能与豫州协力同心，破曹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隐然以荆州自处，而与吴、魏并列为三。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惟将军裁之。”权大悦曰：“先生之言，顿开茅塞。吾意已决，更无他疑。即日商议起兵，共灭曹操！”遂令鲁肃将此意传谕文武官员，就送孔明于馆驿安歇。

张昭知孙权欲兴兵，遂与众议曰：“中了孔明之计也！”急入见权曰：“昭等闻主公将兴兵与曹操争锋，主公自思比袁绍若何？说他不如玄德，尚然不乐；说他不如袁绍，一发不喜。曹操向日兵微将寡，尚能一鼓克袁绍，何况今日拥百万之众南征，岂可轻敌？若听诸葛亮之言，妄动甲兵，此所谓负薪救火也。”张昭第三次劝降。孙权只低头不语。孙权第三次不答。顾雍曰：“刘备因为曹操所败，故欲借我江东之兵以拒之，主公奈何为其所用乎？愿听子布之言。”舌战之时，顾雍独无一言，却在此时开口。孙权沉吟未决。孔明已将曹操兵势虚实开说明白矣，何尚沉吟未决耶？作者于此，特欲借此逼出后文周郎耳，不必孙权之果如此也。张昭等出，鲁肃入见曰：“适张子布等又劝主公休动兵，力主降议，此皆全躯保妻子之臣，为自谋之计耳。愿主公勿听也。”孙权尚在沉吟。都为后文取势。肃曰：“主公若迟疑，必为众人误矣。”权曰：“卿且暂退，容我三思。”都为后文取势。肃乃退出。时武将或有要战的，文官都是要降的，议论纷纷不一。前止写文官，此处又补写武将一句。

且说孙权退入内宅，寝食不安，犹豫不决。都为后文取势。吴国太见权如此，问曰：“何事在心，寝食俱废？”权曰：“今曹操屯兵于江、汉，有下江南之意。问诸文武，或欲降者，或欲战者。欲待战来，恐寡不敌众；欲待降来，又恐曹操不容。寡不敌众，是怨于刘备；恐操不

容，是怨于刘琮。因此犹豫不决。”吴国太曰：“汝何不记吾姐临终之语乎？”忽将权母临终遗命一提。孙权如醉方醒，似梦初觉，想出这句话来。正是：

追思国母临终语，
引得周郎立战功。

毕竟说着甚的，且看下文分解。

[1] 会猎：犹会战。

[2] 乡党：家乡。

[3] 累官：谓积功升官。

[4] 小可：犹稍好，尚可。

[5] 危坐：古人以两膝着地，耸起上身为“危坐”，即正身而跪，表示严肃恭敬。后泛指正身而坐。

[6] 云翳（yì）：云。

[7] 衽（rèn）席：床褥与莞簟。比喻安定之处。

[8] 沉痾（kē）：重病；久治不愈的病。

[9] 尪羸（wāng léi）：瘦弱。

[10] 曹参：汉高祖刘邦的功臣。

[11] 座间怀橘之陆郎：陆绩六岁时在九江见袁术，袁术给他橘子吃，陆绩拿了三个揣在怀里，临走拜别时，不小心将怀里的橘子掉了出来。袁术问：“陆郎来做客，还要带走橘子吗？”陆绩回答说：“准备拿回去给母亲吃。”一时成为美谈。此处诸葛亮以此事揶揄陆绩。

[12] 莽：王莽，西汉末以外戚篡汉，建立新朝。

[13] 投阁：西汉扬雄校书天禄阁时，刘棻曾向雄问古文奇字。后棻被王莽治罪，株连扬雄。当狱吏往捕时，雄恐不能自免，即从阁上跳下，几乎摔死。后有诏勿问，但京师纷纷传语：“惟寂寞，自投阁。”扬雄作《解嘲》，有“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句，故云。后用为文士不甘寂寞而遭祸殃之典。

[14] 芟（shān）除：消除。

[15] 中国：中原。

[16] 疑贰：疑惑不定。

[17] 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gǎo）：谓强弩发出的箭，到了末程，连鲁缟也穿不过。比喻衰微之势。缟，细白的生绢。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孙权决计破曹操

孙权破操之计必待周瑜决之者，非决之以周瑜之言，而实决之以孙策临终之言，则谓周瑜之破操，一孙策之破操可也。不但此也，孙策之语，孙权能忆之者，忆之以权母临终之言，而又忆之以母姑忆姊之言也，则谓周瑜之破操，一吴氏两夫人之破操可也。且周瑜破操之计必待孔明激之者，非激之以孔明，而激之以二乔也，则谓周瑜之破操，一大乔、小乔之破操可也。赤壁鏖兵一场大功，得妇人之力居多。妇人真可畏哉！

张昭有负孙策付托之重。或解之曰“内事不决问张昭”，原不当以外事问之。不知天下未有能谋内事而不能谋外事者，又未有不能谋外事而能谋内事者。攘外乃所以安内，外患至而不能捍，谓之知内，吾不信也。

前回孙权谓孔明曰：“非豫州莫与当曹操者。”是孔明之激怒孙权，而致孙权之求助于玄德也。此回周瑜谓孔明曰：“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贼。”是孔明之激怒周瑜，而致周瑜之求助于孔明也。本是玄德求助于孙权，却能使孙权反求助于玄德；本是孔明求助于周瑜，却能使周瑜反求助于孔明。孔明之智，真妙绝千古。

周瑜拒操之志，早已决于胸中，而诈言降操者，是以言挑拨孔明，欲使其求助于我也。鲁肃不知其诈，而极力争之；孔明知其诈，而随口顺之。瑜、亮二人各自使乖，各说假话，大家暗暗猜着，大家只做不知，而中间夹着一至诚之鲁肃，时出几句老实语以形之，写来真是好看煞人。

入门问讳，岂有入其国而不知其国之夫人者乎？或疑孔明二乔之说，乃演义妆点耳，非真有是言也。然吾读杜牧之诗，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之句，则使孔明不借风，周郎不纵火，将二乔之为二乔，其不等于张济之妻、袁熙之妇者几希矣！事既非曹操之所无，说何必非孔明之所有？

《铜雀》旧赋云：“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螾蛭。”此言东西有玉龙、金凤之两台，而接之以桥也。以螾蛭比之，即《阿房赋》所谓“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凌空，不霁何虹”者也。孔明乃将“桥”字改作“乔”字，将“西”字改作“南”字，将“连”字改作“揽”字，而下句则全改之，遂轻轻划在二乔身上去，可谓善改文章者矣。刘贡父患疯疾，苏子瞻戏改《大风歌》以嘲之曰：“大疯起兮眉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其殆学孔明之改赋乎！

以“桥”作“乔”，此读别字也。孔明欲欺周郎，故有意为之。奈何近世孔明之多乎！“弄璋”而以为“弄麝”，“伏腊”而以为“伏猎”矣，“芋”而以为“羊”、“金根”而以为“金银”矣，吾不知其将赚何人，将施何计，而亦学孔明之改别字也。为之一笑。

周瑜非忌孔明也，忌玄德也。孔明为玄德所有则忌之，使孔明而为东吴所有，则不忌也，观其使诸葛瑾招之之意可见矣。非若庞涓之忌孙臆，同事一君而必欲杀之而后快也。一则在异国而招之使入我国，一则在我国而驱之使入异国。试以庞涓较周瑜，则周瑜真爱孔明之至耳。

却说吴国太见孙权疑惑不决，乃谓之曰：“先姊遗言云：‘伯符临终有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今何不请公瑾问之？”国太述先姊遗言，先姊却又是述伯符遗言。○孙策遗命是二十九回中事，忽于此提照。权大喜，即遣使往鄱阳请周瑜议事。可知前文写孙权沉吟犹豫，不过欲逼出周瑜。原来周瑜在鄱阳湖训练水师，闻曹操大军至汉上，便星夜回柴桑郡议军机事。使者未发，周瑜已先到。不待孙权去请，却写周瑜自来，是极写周瑜。鲁肃与瑜最厚，先来接着，将前项事细述一番。不待周瑜问鲁肃，先写鲁肃告周瑜，是极写鲁肃。周瑜曰：“子敬休忧，瑜自有主张。与孔明答应鲁肃一般。今可速请孔明来相见。”鲁肃上马去了。

周瑜方才歇息，忽报张昭、顾雍、张紘、步骧四人来相探。瑜接入堂中坐定，叙寒温毕。张昭曰：“都督知江东之利害否？”问得惊惶之极。瑜曰：“未知也。”假糊涂。妙。昭曰：“曹操拥众百万，屯于汉上，昨传檄文至此，欲请主公会猎于江夏。虽有相吞之意，尚未露其形。昭等劝主公且降之，庶免江东之祸。不想鲁子敬从江夏带刘备军师诸葛亮至此，彼因自欲雪愤，特下说词以激主公，子敬却执迷不悟。正欲待都督一决。”瑜曰：“公等之见皆同否？”顾雍等曰：“所议皆同。”瑜曰：“吾亦欲降久矣。公等请回。明早见主公，自有定义。”只用顺口答应。妙。昭等辞去。

少顷，又报程普、黄盖、韩当等一班战将来见。瑜迎入，各问慰讫。程普曰：“都督知江东早晚属他人否？”问得愤懑之极。瑜曰：“未知也。”又是假糊涂。普曰：“吾等自随孙将军开基创业，大小数百战，方才战得六郡城池。今主公听谋士之言，欲降曹操，此真可耻可惜之事！吾等宁死不辱。望都督劝主公决计兴兵，吾等愿效死战。”写武将如寿。○前已写过黄盖，此处却写程普。瑜曰：“将军等所见皆同否？”黄盖忿然而起，以手拍额曰：“吾头可断，誓不降曹！”又独写黄盖。众人皆曰：“吾等都不愿降。”带表众人。瑜曰：“吾正欲与曹操决战，安肯投降？将军等请回。瑜见主公，自有定议。”亦只顺口答应。妙。程普等别去。

又未几，诸葛瑾、吕范一班儿文官相候。瑜迎入，讲礼方毕，诸葛瑾曰：“舍弟诸葛亮自汉上来，言刘豫州欲结东吴共伐曹操，文武商议未定。因舍弟为使，瑾不敢多言，是避嫌疑之语。专候都督来决此事。”瑜曰：“以公论之若何？”瑾曰：“降者易安，战者难保。”二语妙甚，明明说文官欲保身，武官不惜死。周瑜笑曰：“瑜自有主张。来日同至府下定议。”与对鲁肃语一般。瑾等辞退。忽又报吕蒙、甘宁等一班儿来见。瑜请入，亦叙谈此事。有要战者，有要降者，互相争论。前是要降者与要战者分作两处相见，今并作一起相见。前详此略，笔法各异。瑜曰：“不必多言，来日都到府下公议。”妙在不置可否。众乃辞去。周瑜冷笑不止。不知他葫芦里卖甚药。

至晚，人报鲁子敬引孔明来拜。瑜出中门迎入，叙礼毕，分宾主而坐。肃先问瑜曰：“今曹操驱众南侵，和与战二策，主公不能决，一听于将军。将军之意若何？”是老实人先开口。瑜曰：“曹操以天子为名，其师不可拒；且其势大，未可轻敌。战则必败，降则易安。吾意已决，来日见主公，便当遣使纳降。”此是周郎假话，所以急孔明、试孔明也。鲁肃愕然曰：“君言差矣！江东基业已历三世，岂可一旦弃于他人？伯符遗言，外事付托将军。今正欲仗将军保全国家，为泰山之靠，奈何从懦夫之议耶？”周瑜不过欲挑拨孔明开口，却妙在孔明不言，只在鲁肃回答。瑜曰：“江东六郡，生灵无限，若罹兵革之祸，必有归怨于我，故决计请降耳。”孙权欲求助于豫州，周瑜却欲孔明求助于我，故又反言以挑拨之。肃曰：“不然。以将军之英雄，东吴之险固，操未必便能得志也。”又妙在孔明不言，让鲁肃回答。

二人互相争辩，孔明只袖手冷笑。前写周瑜冷笑，此又写孔明冷笑矣。都是满腹春秋。瑜曰：“先生何故哂笑？”孔明曰：“亮不笑别人，

笑子敬不识时务耳。”恶极，妙极。肃曰：“先生如何反笑我不识时务？”孔明曰：“公瑾主意欲降操，甚为合理。”恶极，妙极。瑜曰：“孔明乃识时务之士，必与吾有同心。”大家说假语，好看煞人。肃曰：“孔明，你也如何说此？”夹着鲁肃一句老实话以衬之。妙。孔明曰：“操极善用兵，天下莫敢当。向只有吕布、袁绍、袁术、刘表敢与对敌；今数人皆被操灭，天下无人矣。句句奚落孙权，又句句奚落周瑜。恶极，妙极。独有刘豫州不识时务，强与争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将军决计降曹，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贵。国祚迁移，付之天命，何足惜哉！”恶极，妙极。鲁肃大怒曰：“汝教吾主屈膝受辱于国贼乎！”又夹着鲁肃一句老实话。

孔明曰：“愚有一计：并不劳牵羊担酒，纳土献印；亦不须亲自渡江；只须遣一介之使，扁舟送两个人到江上。操一得此两人，百万之众，皆卸甲卷旗而退矣。”说到此处，更奇极、妙极。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操兵？”孔明曰：“江东去此两人，如大木飘一叶，太仓减一粟耳^[1]。而操得之，必大喜而去。”且不便说是何人，偏要待他再问。妙极。瑜又问：“果用何二人？”孔明曰：“亮居隆中时，即闻操于漳河新造一台，名曰‘铜雀’，极其壮丽，广选天下美女以实其中。先有这一句为实。操本好色之徒，久闻江东乔公有二女，长曰大乔，次曰小乔，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方说出要他妻子及其主人之嫂。操曾发誓曰：‘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又先有一句为实。一愿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虽死无恨矣。’恶极矣，妙极矣。今虽引百万之众，虎视江南，其实为此二女也。恶极，妙极。将军何不去寻乔公，以千金买此二女，佯作不知。妙。差人送与曹操。操得二女，称心满意，必班师矣。恶极，妙极。此范蠡献西施之计，何不速为之？”妙在又借故事为证。周瑜曰：“操欲得二乔，有何证验？”周瑜不即怒骂，又核实一句。文势甚曲。孔明曰：“曹操幼子曹植，字子建，下笔成文。操尝命作一赋，名曰《铜雀台赋》。赋中之意，单道他家合为天子，又先有一句为实。誓取二乔。”有赋为证，竟似千真万真。瑜曰：“此赋公能记否？”又核实一句，不即发怒。妙甚。孔明曰：“吾爱其文华美，尝窃记之。”瑜曰：“试请一诵。”又核实一句，不即发怒。妙甚。孔明即时诵《铜雀台赋》云：

从明后以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门之嵯峨兮^[2]，浮双阙乎太清^[3]。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旧赋云：“连二桥于东西兮，若

长空之螾螾。”此“桥”也，非“乔”也。今孔明易此二语，便轻轻划在二乔身上去。俯皇都之宏丽兮，瞰云霞之浮动。欣群才之来萃兮，协飞熊之吉梦^[4]。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云天亘其既立兮，家愿得乎双逞，扬仁化于宇宙兮，尽肃恭于上京。惟相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

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君寿于东皇。御龙旗以遨游兮，回鸾驾而周章。恩化及乎四海兮，嘉物阜而民康^[5]。愿斯台之永固兮，乐终古而未央！^[6]

周瑜听罢，勃然大怒，离座指北而骂曰：“老贼欺吾太甚！”至此不得不怒，不得不急。孔明急起止之曰：“昔单于屡侵疆界，汉天子许以公主和亲，今何惜民间二女乎？”偏说“民间”二字，佯为不知。恶极矣，妙极矣。瑜曰：“公有所不知，知之久矣。大乔是孙伯符将军主妇，小乔乃瑜之妻也。”孔明佯作惶恐之状，曰：“亮实不知。失口乱言，死罪！死罪！”恶极，妙极。瑜曰：“吾与老贼誓不两立！”孔明曰：“事须三思，免致后悔。”既知是他妻子及其主之嫂矣，又故意说此两句。愈恶，愈妙。瑜曰：“吾承伯符寄托，安有屈身降操之理？适来所言，故相试耳。方说出真话。吾自离鄱阳湖，便有北伐之心，虽刀斧加头，不易其志也。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贼。”前此说假话，本欲孔明来求我，今却是我求孔明。孔明曰：“若蒙不弃，愿效犬马之劳，早晚拱听驱策。”瑜曰：“来日入见主公，便议兴兵。”孔明与鲁肃辞出，相别而去。

次日清晨，孙权升堂。左边文官张昭、顾雍等三十余人，右边武官程普、黄盖等三十余人，衣冠济济，剑佩锵锵，分班侍立。前孔明入见，止列着文官；今周瑜入见，兼列着武官。两番写来，各自好看。少顷，周瑜入见。礼毕，孙权问慰罢，瑜曰：“近闻曹操引兵屯汉上，驰书至此，主公尊意若何？”权即取檄文与周瑜看。瑜看毕，笑曰：“老贼以我江东无人，敢如此相侮耶！”听赋则怒，见檄则笑；怒极而笑，笑正其怒也。权曰：“君之意若何？”瑜曰：“主公曾与众文武商议否？”权曰：“连日议此事，有劝我降者，有劝我战者。吾意未定，故请公瑾一决。”瑜曰：“谁劝主公降？”问得懊恼之极，如见其词色。权曰：“张子布等皆主其意。”瑜即问张昭曰：“愿闻先生所以主降之意。”昨日随口答应，此时忽然盘问。昭曰：“曹操挟天子而征四方，动以朝廷为名，近又得荆州，威势越大。吾江东可以拒操者，长江耳。今操艨艟战舰，何止千百？水陆并进，何可当之？不如且降，更图后计。”不知图甚后

计。瑜曰：“此迂儒之论也！一句骂倒张昭。周瑜骂胜似孔明骂。江东自开国以来，今历三世，安忍一旦废弃？”权曰：“若此，计将安出？”瑜曰：“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将军以神武雄才，仗父兄馀业，据有江东，兵精粮足，正当横行天下，为国家除残去暴，奈何降贼耶？以大义论之，则不当降操。且操今此来，多犯兵家之忌。北土未平，马腾、韩遂为其后患，而操久于南征，一忌也。此处忽提马腾，为前文董承义状照应，为后文徐庶流言伏笔。北军不熟水战，操舍鞍马，仗舟楫，与东吴争衡，二忌也。为后计杀蔡瑁、张允伏笔。又时值隆冬盛寒，马无蒿草，三忌也。时值隆冬，为后借东风伏笔。驱中国士卒，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为后献连环计伏笔。操兵犯此数忌，虽多必败。将军擒操，正在今日。以大势论之，则又不必降操。瑜请得精兵数千，进屯夏口，为将军破之！”其言甚壮。权矍然起曰^[4]：“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所惧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与对孔明语一般。孤与老贼，誓不两立！卿言当伐，甚合孤意。此天以卿授我也。”与对鲁肃语一般。瑜曰：“臣为将军决一血战，万死不辞，只恐将军狐疑不定。”又反激孙权一句以决之。权拔佩剑砍面前奏案一角曰：“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张昭此时大难为情。言罢，便将此剑赐周瑜，即封瑜为大都督，程普为副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如文武官将有不听号令者，即以此剑诛之。写得孙权出色。瑜受了剑，对众言曰：“吾奉主公之命，率众破曹。诸将官吏来日俱于江畔行营听令。如迟误者，依七禁令、五十四斩施行^[8]。”写得周瑜声势。言罢，辞了孙权，起身出府。众文武各无言而散。

周瑜回到下处，便请孔明议事。孔明至，瑜曰：“今日府下公议已定，愿求破曹良策。”孔明曰：“孙将军心尚未稳，不可以决策也。”拔剑砍案之后，又说心未稳，不是孔明看不出。瑜曰：“何谓心不稳？”孔明曰：“心怯曹兵之多，怀寡不敌众之意。将军能以军数开解，使其了然无疑，然后大事可成。”孙权屡以曹兵多寡为问，孔明便从此看出他心未稳。瑜曰：“先生之论甚善。”乃复入见孙权。权曰：“公瑾夜至，必有事故。”瑜曰：“来日调拨军马，主公心有疑否？”权曰：“但忧曹操兵多，寡不敌众耳。他无所疑。”卧龙先生料事如此。瑜笑曰：“瑜特为此，特来开解主公。主公因见操檄文言水陆大军百万，故怀疑惧，不复料其虚实。今以实较之：彼将中国之兵，不过十五六万，且已久疲；所得袁氏之众，亦止七八万耳，尚多怀疑未服。将北来军兵平白地开销了无数。夫以久疲之卒，狐疑之众，其数虽多，不足畏也。瑜得五万兵，自足破之。其言甚壮。愿主公勿以为虑。”权抚瑜背曰：“公瑾此言，足释吾疑。子布无谋，深失孤望。独卿及子敬与孤同

心耳。又带骂张昭，带表鲁肃。卿可与子敬、程普即日选军前进。孤当续发人马，多载资粮，为卿后应。卿前军倘不如意，便还就孤。不算胜，先算败，其志愈坚。孤当亲与操贼决战，更无他疑。”其言亦甚壮。周瑜谢出，暗忖曰：“孔明早已料着吴侯之心，其计划又高我一头，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周郎欲杀孔明，正是孔明知己。乃令人连夜请鲁肃入帐，言欲杀孔明之事。肃曰：“不可。今操贼未破，先杀贤士，是自去其助也。”周瑜患孔明，子敬只患曹操。瑜曰：“此人助刘备，必为江东之患。”不是患孔明，乃患玄德之得孔明耳。肃曰：“诸葛瑾乃其亲兄，可令招此人同事东吴，岂不妙哉？”瑜善其言。可见周郎非忌胜己者，特忌胜己者之为敌用耳。

次日平明，瑜赴行营，升中军帐高坐，左右立刀斧手，聚集文官武将听令。原来程普年长于瑜，今瑜爵居其上，心中不乐，是日乃托病不出，令长子程咨自代。周郎初点兵时，程普以年少轻周郎；与孔明初点兵时，关、张以年少轻孔明正复相似。瑜令众将曰：“王法无亲，诸君各守乃职。方今曹操弄权，甚于董卓，囚天子于许昌，屯暴兵于境上。我今奉命讨之，诸君幸皆努力向前。大军到处，不得扰民；赏劳罚罪，并不徇纵^[9]。”誓师之言，先明大义，周郎大是可儿。令毕，即差韩当、黄盖为前部先锋，领本部战船即日起行，前至三江口下寨，别听将令；蒋钦、周泰为第二队；凌统、潘璋为第三队；太史慈、吕蒙为第四队；陆逊、董袭为第五队；吕范、朱治为四方巡警使，催督六郡官军，水陆并进，克期取齐^[10]。只五万兵，观其调拨，却有数十万之势。调拨已毕，诸将各自收拾船只军器起行。程咨回见父程普，说周瑜调兵，动止有法。普大惊曰：“我素欺周郎懦弱不足为将，今能如此，真将才也！我如何不服？”遂亲诣行营谢罪。关、张之服孔明，在奏捷之后；程普之服周郎，即在调兵之时：又不同。瑜亦逊谢。

次日，瑜请诸葛瑾，谓曰：“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事刘备？今幸至江东，欲烦先生不惜齿牙馀论^[11]，使令弟弃刘备而事东吴，则主公既得良辅，此句为孙权，是周郎本意。而先生兄弟又得相见，此句为诸葛，是周郎傍意。岂不美哉？先生幸即一行。”瑾曰：“瑾自至江东，愧无寸功。今都督有命，敢不效力。”即时上马，径投驿亭来见孔明。

孔明接入，哭拜各诉阔情^[12]。瑾泣曰：“弟知伯夷、叔齐乎？”孔明暗思：“此必周郎教来说我也。”开口便见雌雄。遂答曰：“夷、齐，古之圣贤也。”闲闲答应。瑾曰：“夷、齐虽至饿死首阳山下，兄弟二人亦

在一处。我今与你同胞共乳，乃各事其主，不能旦暮相聚。视夷、齐之为人，能无愧乎？”亦善于词令。孔明曰：“兄所言者，情也；弟所守者，义也。此言弟不能从兄。弟与兄皆汉人，今刘皇叔乃汉室之胄，兄若能去东吴而与弟同事刘皇叔，则上不愧为汉臣，而骨肉又得相聚，此情义两全之策也。此言兄可以来从弟。不识兄意以为何如？”瑾思曰：“我来说他，反被他说了我也。”真可笑矣。遂无言回答，起身辞去。回见周瑜，细述孔明之言。瑜曰：“公意若何？”问得妙。瑾曰：“我受孙将军厚恩，安肯相背！”瑜曰：“公既忠心事主，不必多言，吾自有伏孔明之计。”在他阿兄面前，不好说得要杀耳。正是：

智与智逢宜必合，
才和才角又难容。

毕竟周瑜定何计伏孔明，且看下回分解。

[1] 太仓：古代京师储谷的大粮仓。

[2] 嵯峨：高耸屹立貌。

[3] 太清：天空。

[4] 飞熊吉梦：据《武王伐纣平话》：西伯侯夜梦飞熊一只，来至殿下，周公解梦谓必得贤人，后果得贤人姜尚，当时姜尚正在渭水之滨垂钓。后因以“飞熊”指君主得贤的征兆。

[5] 阜（fù）：丰厚，富有。

[6] 按，此所引曹植《铜雀台赋》中，“立双台”至“协飞熊”八句及“御龙旗”至“乐终古”六句当是小说作者伪作，不见史书记载。

[7] 矍（jué）然：惊讶相视貌。

[8] 七禁令、五十四斩：指各种军法。详见《太平御览》引《武侯兵法》。

[9] 徇纵：徇私纵容。

[10] 取齐：聚齐，集合。

[11] 不惜齿牙馀论：即多费口舌之意。馀论，指一言半语。

[12] 阔情：久别相念之情。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群英会蒋干中计

凡大功之将成，必有其端之先见。而所谓端者，又有顺有逆。敌方疑我，而我先小败以骄其志，此端之逆见者也。敌方轻我，而我先小胜以挫其锐，此端之顺见者也。曹操当刘琮新降，豫州新败之后，席卷荆、襄，气吞吴、会，骄盈极矣，是不可不先有以挫之。周郎以江口之小胜，预为赤壁之见端，殆不用逆而用顺者乎？

玄德有檀溪跃马一事在前，可谓险矣，而此处江口劳军之事则愈险。云长有单刀赴会一事在后，可谓奇矣，而此处江口相从之事则愈奇。险莫险于不知，奇莫奇于不露。蔡瑁追之，而仓皇出奔，是知其险者也；周瑜送之，而从容作别，是不知其险者也。却荆州之请，而以言折鲁肃，是露其奇者也；立玄德之后，而以不言慑周瑜，是不露其奇者也。前后两番，极其相类，又极其相反，真妙不可言。

文有正衬，有反衬。写鲁肃老实以衬孔明之乖巧，是反衬也。有周瑜乖巧以衬孔明之加倍乖巧，是正衬也。譬如写国色者，以丑女形之而美，不若以美女形之而觉其更美。写虎将者，以懦夫形之而勇，不若以勇夫形之而觉其更勇。读此可悟文章相衬之法。

孔明未出草庐之时，即曰“外结孙权”。故荆州之守，关公欲分兵拒吴，则孔明止之；关公之歿，玄德欲兴兵伐吴，则孔明谏之。至白帝托孤以后，终孔明之世，未尝与吴相恶，盖欲结之以共讨汉贼也。惟鲁肃之见与孔明合，而周瑜之见独与鲁肃殊。肃方引孔明以相助，而瑜则欲杀孔明；肃方引玄德以相助，而瑜又欲杀玄德。是瑜之不及鲁肃远矣。虽然，肃知玄德与孔明之为人杰，故欲得之以为援；周瑜亦知玄德、孔明为人杰，故必欲杀之以绝患。天下非人杰不能知人杰。呜呼，瑜亦人杰矣哉！

玄德在水镜庄上听元直之语，妙在句句明白。蒋干在周瑜帐中听军士之语，妙在不甚明白。玄德耳中虽甚明白，心中不知元直为谁，却是不明白。蒋干耳中虽不明白，眼中已见张、蔡降书，却是极明白。两样

听法，亦作两样猜法。前后各各入妙。

陈宫在路上拾得玄德与曹操书，妙在千真万真。蒋干在帐中拾得张、蔡与周瑜书，妙在疑真疑假。吕布见书，更无不信；曹操见书，初信后疑。陈宫所拾之书，并非曹操所作；蒋干所拾之书，却是周瑜所为。一样拾法，两样来历。前后又各各入妙。

秦庆童述董承私语，只一句两句，秒在庆童不解。蒋干述周瑜私语，亦只一句两句，妙在蒋干先知。庆童所听，有义状为证，却是曹操搜出。蒋干所听，有降书为证，却是蒋干带来。一样述法，两样详法。

前后又各各入妙。

周瑜诈睡，是骗蒋干；蒋干诈睡，又骗周瑜。周瑜假呼蒋干，是明知其诈睡；蒋干不应周瑜，是不知其诈呼。周瑜之醉，醉却是醒；蒋干之醒，醒却是梦。妙在先说破他是说客，使他开口不得；又妙在说他不是说客，一发使他开口不得。妙在梦中呼子翼、骂操贼，使他十分疑惑；又妙在醒来忘却呼子翼、骂操贼，一发使他十分疑惑。周瑜假做极疏，却步步是密；蒋干自道极乖，却步步是呆。写来真是好看。

却说周瑜闻诸葛瑾之言，转恨孔明，存心欲谋杀之。次日点齐军将，入辞孙权。权曰：“卿先行，孤即起兵继后。”瑜辞出，与程普、鲁肃领兵起行，便邀孔明同往。邀孔明不是好意。孔明欣然从之。孔明从之，亦不是不知。一同登舟，驾起帆樯^山，迤迤望夏口而进。离三江口五六十里，船依次第歇定。周瑜在中央下寨，岸上依西山结营，周围屯住。孔明只在一叶小舟内安身。孔明之舟如一叶，孔明之身亦如一叶。以一叶之身寄于东吴，而安如泰山，真神人也。周瑜分拨已定，使人请孔明议事。孔明至中军帐，叙礼毕。瑜曰：“昔曹操兵少，袁绍兵多，而操反胜绍者，因用许攸之谋，先断乌巢之粮也。三十回中事，于此处提照。今操兵八十三万，我兵只五六万，安能拒之？亦必须先断操之粮，然后可破。我已探知操军粮草俱屯于聚铁山。先生久居汉上，熟知地理。敢烦先生与关、张、子龙辈，吾亦助兵千人，星夜往聚铁山断操粮道。彼此各为主人之事，幸勿推调。”天下唯不怀好意人最会说好话。孔明暗思：“此因说我不动，设计害我。我若推调，必为所笑；不如应之，别有计议。”乃欣然领诺。写孔明乖觉，只是不露出来。瑜大喜。孔明辞出。

鲁肃密谓瑜曰：“公使孔明劫粮，是何意见？”瑜曰：“吾欲杀孔明，恐惹人笑，故借曹操之手杀之，以绝后患耳。”写周瑜使乖，便自己说出来。肃闻言，乃往见孔明，看他知也不知。只见孔明略无难色，整点军马要行。妙人乖觉全不露。肃不忍，以言挑之曰：“先生此去，

可成功否？”写鲁肃忠厚，以反衬周瑜。孔明笑曰：“吾水战、步战、马战、车战，各尽其妙，何愁功绩不成？非比江东公与周郎辈止一能也。”又用反激语。先生惯行此法。肃曰：“吾与公瑾何谓一能？”孔明曰：“吾闻江南小儿谣言云：‘伏路把关饶子敬，临江水战有周郎。’公等于陆地但能伏路把关，此句是宾。周公瑾但堪水战，不能陆战耳。”此句是主。肃乃以此言告知周瑜。瑜怒曰：“何欺我不能陆战耶！不用他去！我自引一万马军，往聚铁山断操粮道。”写孔明耐得，写周瑜耐不得。肃又将此言告孔明。孔明笑曰：“公瑾令吾断粮者，实欲使曹操杀吾耳。方才说破他使我之故。吾故以片言戏之，公瑾便容纳不下。目今用人之际，只愿吴侯与刘使君同心，则功可成；如各相谋害，大事休矣。此以正言教之，止其害我之谋。操贼多谋，他平生惯断人粮道，今如何不以重兵提备？公瑾若去，必为所擒。此以忠言告之，平其好胜之气。今只当先决水战，挫动北军锐气，别寻妙计破之。为下文伏笔。望子敬善言以告公瑾为幸。”鲁肃遂连夜回见周瑜，备述孔明之言。瑜摇头顿足曰：“此人见识胜吾十倍，今不除之，后必为我国之祸！”愈敬之，愈服之，愈欲杀之。肃曰：“今用人之际，望以国家为重。此句是主。且待破曹之后，图之未晚。”此句是宾。○处处写鲁肃忠厚，以反衬周瑜。瑜然其说。

却说玄德吩咐刘琦守江夏，自领众将引兵往夏口。遥望江南岸旗幡隐隐，戈戟重重，料是东吴已动兵矣，乃尽移江夏之兵，至樊口屯扎。玄德聚众曰：“孔明一去东吴，杳无音信，不知事体如何，谁人可去探听虚实回报？”鱼久脱水，毋乃涸乎？糜竺曰：“竺愿往。”玄德乃备羊酒礼物，令糜竺至东吴，以犒军为名，探听虚实。竺领命，驾小舟顺流而下，径至周瑜大寨前。军士入报周瑜，瑜召入。竺再拜，致玄德相敬之意，献上酒礼。瑜受讫，设宴款待糜竺。竺曰：“孔明在此已久，今愿与同回。”瑜曰：“孔明方与我同谋破曹，岂可便去？既不放去，又不令与糜竺相见。写周瑜不怀好意。吾亦欲见刘豫州，共议良策，奈身统大军，不可暂离。若豫州肯枉驾来临，深慰所望。”不放孔明去，反欲赚玄德来，写周瑜一发不怀好意了。竺应诺，拜辞而回。肃问瑜曰：“公欲见玄德，有何计议？”又夹写鲁肃老实，以衬周瑜。瑜曰：“玄德世之枭雄，不可不除。吾今乘机诱至杀之，实为国家除一后患。”既欲杀孔明，又欲杀玄德，何其狠也。鲁肃再三劝谏，又写鲁肃忠厚，以衬周瑜。瑜只不听，遂传密令：“如玄德至，先埋伏刀斧手五十人于壁衣中，看吾掷杯为号，便出下手。”读至此为玄德担忧。

却说糜竺回见玄德，具言周瑜欲请主公到彼面会，别有商议。玄德

便教收拾快船一只，只今便行。又写玄德坦直，以衬周瑜。云长谏曰：“周瑜多谋之士，又无孔明书信，精细之极。恐其中有诈，不可轻去。”前襄阳赴会，是关公劝行；今周郎相邀，却是关公谏阻。与前文相类又相反。玄德曰：“我今结东吴以共破曹操，周郎欲见我，我若不往，非同盟之意。两相猜忌，事不谐矣。”玄德只防曹操，不防周瑜。云长曰：“兄长若坚意要去，弟愿同往。”写云长。张飞曰：“我也跟去。”写翼德。玄德曰：“只云长随我去。翼德与子龙守寨，简雍固守鄂县。我去便回。”吩咐毕，即与云长乘小舟，并从者二十余人，飞棹赴江东。前往襄阳，是子龙随去；今往江东，是关公随去。前是三百步卒，今只二十从人。又相类而相反。玄德观看江东艨艟战舰、旌旗甲兵，左右分布整齐，心中甚喜。又写玄德忠厚，以衬周瑜。军士飞报周瑜：“刘豫州来了。”瑜问：“带多少船只来？”军士答曰：“只有一只船，二十余人。”瑜笑曰：“此人命合休矣！”读至此，又为玄德担忧。乃命刀斧手先埋伏定，然后出寨迎接。玄德引云长等二十余人直到中军帐，叙礼毕，瑜请玄德上坐。天下惟不怀好意人最会虚恭敬。玄德曰：“将军名传天下，备不才，何烦将军重礼？”乃分宾主而坐。周瑜设宴相待。

且说孔明偶来江边，闻说玄德来此与都督相会，吃了一惊，此一惊不小。急入中军帐窃看动静。只见周瑜面有杀气，两边壁衣中密排刀斧。孔明大惊曰：“似此如之奈何！”读者至此，必疑下文定是孔明设计，然后玄德得脱矣。回视玄德，谈笑自若。履危而不知，使旁观者愈着急。却见玄德背后一人，按剑而立，乃云长也。在孔明眼中写一云长。孔明喜曰：“吾主无危矣。”遂不复入，仍回身至江边等候。妙在此时不即与玄德相见。周瑜与玄德饮宴，酒行数巡，瑜起身把盏，猛见云长按剑立于玄德背后，再在周瑜眼中写一云长。忙问何人。玄德曰：“吾弟关云长也。”瑜惊曰：“非向日斩颜良、文丑者乎？”二十五回中事，忽于此处一提。玄德曰：“然也。”瑜大惊，汗流满背，便斟酒与云长把盏。不是写周瑜，正是写云长。少顷，鲁肃入。玄德曰：“孔明何在？烦子敬请来一会。”瑜曰：“且待破了曹操，与孔明相会未迟。”又不肯教孔明相见。写周瑜不怀好意。玄德不敢再言。云长以目视玄德，写云长。玄德会意，即起身辞瑜曰：“备暂告别。即日破敌收功之后，专当叩贺。”瑜亦不留，送出辕门。

玄德别了周瑜，与云长等来至江边，只见孔明已在舟中。写孔明真是可爱。玄德大喜。孔明曰：“主公知今日之危乎？”玄德愕然曰：“不知也。”孔明曰：“若无云长，主公几为周郎所害矣。”玄德方才省悟，

极写玄德忠厚老实。便请孔明同回樊口。孔明曰：“亮虽居虎口，安如泰山。唯龙能制虎。今主公但收拾船只军马候用。以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后为期，可令子龙驾小舟来南岸边等候。切勿有误。”为后文伏笔。写孔明真是可爱。玄德问其意。孔明曰：“但看东南风起，亮必还矣。”预先算定，真是奇绝妙绝。玄德再欲问时，孔明催促玄德作速开船。言讫自回。玄德与云长及从人开船，行不数里，忽见上流头放下五六十只船来。船头上一员大将，横矛而立，乃张飞也。因恐玄德有失，云长独力难支，特来接应。前已写过云长，此却极写翼德。于是三人一同回寨，不在话下。

却说周瑜送了玄德，回至寨中，鲁肃入问曰：“公既诱玄德至此，为何又不下手？”瑜曰：“关云长，世之虎将也，与玄德行坐相随，吾若下手，他必来害我。”此处方才说明。肃愕然。忽报曹操遣使送书至。瑜唤入。使者呈上书看时，封面上判云“汉大丞相付周都督开拆”。瑜大怒，更不开看，将书扯碎，掷于地下，此封书亦可作《铜雀台赋》观。喝斩来使。肃曰：“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瑜曰：“斩使以示威！”遂斩使者，将首级付从人持回。此人头回而身不回矣，当赠诗一句曰“头在曹军身在吴”矣。随令甘宁为先锋，韩当为左翼，蒋钦为右翼，前分六队起身，每队二人；今遣三队迎敌出，每队只一人，与前甚是变换。此之谓小试其端也。瑜自部领诸将接应。来日四更造饭，五更开船，鸣鼓呐喊而进。

却说曹操知周瑜毁书斩使，大怒，便唤蔡瑁、张允等一班荆州降将为前部，操自为后军，催督战船。到三江口，早见东吴船只，蔽江而来。为首一员大将，坐在船头上大呼曰：“吾乃甘宁也！谁敢来与我决战？”蔡瑁令弟蔡瑁前进。两船将近，甘宁拈弓搭箭，望蔡瑁射来，应弦而倒。先写先锋立功。宁驱船大进，万弩齐发，曹军不能抵当。右边蒋钦，左边韩当，直冲入曹军队中。次写左右翼。曹军大半是青、徐之兵，素不习水战，大江面上，战船一摆，早立脚不住。甘宁等三路战船，纵横水面。总写一句。周瑜又催船助战。曹军中箭着炮者不计其数，从巳时直杀到未时，周瑜虽得利，只恐寡不敌众，遂下令鸣金，收住船只。此孔明所谓“先挫北军锐气”者，虽是周瑜之功，亦即孔明之所教。曹军败回。操登旱寨，再整军士，唤蔡瑁、张允责之曰：“东吴兵少，反为所败，是汝等不用心耳！”为下文曹操误杀二人张本。蔡瑁曰：“荆州水军久不操练，青、徐之军又素不习水战，故尔致败。今当先立水寨，令青、徐军在中，荆州军在外，每日教习精熟，方可用之。”操曰：“汝既为水军都督，可以便宜从事，又何必禀我？”于是

张、蔡二人，自去训练水军。沿江一带分二十四座水门，以大船居于外为城郭，小船居于内，可通往来。为周瑜计杀二人张本。至晚点上灯火，照得天心水面通红。旱寨三百馀里，烟火不绝。将写周瑜所放之火，先写曹操军中之火。衬染绝妙。

却说周瑜得胜回寨，犒赏三军，一面差人到吴侯处报捷。当夜瑜登高观望，只见西边火光接天。左右告曰：“此皆北军灯火之光也。”又写火光，预为下文赤壁火光衬染。瑜亦心惊。次日，瑜欲亲往探看曹军水寨，乃命收拾楼船一只，带着鼓乐，随行健将数员，各带强弓硬弩，一齐上船，迤迤前进。至操寨边，瑜命下了碇石^[2]，楼船上鼓乐齐奏。瑜暗窥他水寨，大惊曰：“此深得水军之妙也！”问：“水军都督是谁？”左右曰：“蔡瑁、张允。”瑜思曰：“二人久居江东，谙绝水战，吾必设计先除此二人，然后可以破曹。”为下文赚蒋干张本。正窥看间，早有曹军飞报曹操，说：“周瑜偷看吾寨。”操命纵船擒捉。瑜见水寨中旗号动，急救收起碇石，两边四下一齐轮转橹棹，望江面上如飞而去。极写南船轻捷。比及曹寨中船出时，周瑜的楼船已离了十数里远，追之不及，回报曹操。

操问众将曰：“昨日输了一阵，挫动锐气，今又被他深窥吾寨，吾当作何计破之？”言未毕，忽帐下一人出曰：“某自幼与周郎同窗交契^[3]，愿凭三寸不烂之舌，往江东说此人来降。”周瑜既观水寨之后，正欲使人渡江离间蔡瑁、张允，而蒋干请往江东，适中机会，恰好凑着周瑜也。曹操大喜，视之，乃九江人，姓蒋，名干，字子翼，现为帐下幕宾。操问曰：“子翼与周公瑾相厚乎？”干曰：“丞相放心，干到江左，必要成功。”谁知此处倒使周瑜成功。操问：“要将何物去？”干曰：“只消一童随往，二仆驾舟，其余不用。”操甚喜，置酒与蒋干送行。干葛巾布袍，驾一只小舟，径到周瑜寨中，命传报：“故人蒋干相访。”周瑜正在帐中议事，闻干至，笑谓诸将曰：“说客至矣！”遂与众将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妙在不叙明所授何计，直待下文方见。众皆应命而去。

瑜整衣冠，引从者数百，皆锦衣花帽，前后簇拥而出。葛巾布袍，极其淡素；锦衣花帽，极其烜赫。相形之下，甚是好看。蒋干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来，瑜拜迎之。干曰：“公瑾别来无恙？”瑜曰：“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耶？”妙在开口便说破他。干愕然曰：“吾久别足下，特来叙旧，奈何疑我作说客也？”瑜笑曰：“吾虽不及师旷之聪^[4]，闻弦歌而知雅意。”趣甚，不愧称顾曲周郎。干曰：“足下待故人如此，便请告退。”瑜笑而挽其臂曰：“吾但恐兄为曹氏作说客耳。既无

此心，何速去也？”遂同入帐。叙礼毕，坐定，即传令悉召江左英杰与子翼相见。夸耀江东人物。

须臾，文官武将，各穿锦衣；帐下偏裨将校，都披银铠：分两行而入。夸耀江东殷富。瑜都教相见毕，就列于两傍而坐。大张筵席，奏军中得胜之乐，轮换行酒。瑜告众官曰：“此吾同窗契友也。虽从江北到此，却不是曹家说客。公等勿疑。”前妙在说破他是说客，此又妙在说他并不是说客，使他开口不得。遂解佩剑付太史慈曰：“公可佩我剑作监酒：今日宴饮，但叙朋友交情；如有提起曹操与东吴军旅之事者，即斩之！”一发使他开口不得。妙甚，恶甚。太史慈应诺，按剑坐于席上。朱虚侯监酒，是禁人逃席；今太史慈监酒，是戒言公事：此等令官，真是怕人。蒋干惊，不敢多言。直是开口不得。周瑜曰：“吾自领军以来，滴酒不饮；今日见了故人，又无疑忌，当饮一醉。”说罢，大笑畅饮。为下文诈醉张本。座上觥筹交错。饮至半酣，瑜携干手，同步出帐外。左右军士，皆全装惯带，持戈执戟而立。夸耀江东军威。瑜曰：“吾之军士，颇雄壮否？”干曰：“真熊虎之士也。”瑜又引干到帐后一望，粮草堆如山积。又夸耀江东军粮。瑜曰：“吾之粮草，颇足备否？”干曰：“兵精粮足，名不虚传。”瑜佯醉大笑曰：“想周瑜与子翼同学业时，不曾望有今日。”干曰：“以吾兄高才，实不为过。”瑜执干手曰：“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酈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说得风流慷慨，一发使他开口不得。言罢大笑。蒋干面如土色。瑜复携干入帐，会诸将再饮，因指诸将曰：“此皆江东之英杰。今日此会，可名‘群英会’。”盛称江东得士，非独夸示蒋干，正以夸示曹操也。饮至天晚，点上灯烛，瑜自起舞剑作歌。歌曰：

丈夫处世兮立功名，
立功名兮慰平生。
慰平生兮吾将醉，
吾将醉兮发狂吟！

歌罢，满座欢笑。至夜深，干辞曰：“不胜酒力矣。”瑜命撤席，诸将辞出。瑜曰：“久不与子翼同榻，今宵抵足而眠。”于是佯作大醉之状，携干入帐共寝。瑜和衣卧倒，呕吐狼籍。蒋干如何睡得着？妙在搅得他不能稳睡。伏枕听时，军中鼓打二更，起视残灯尚明。看周瑜时，鼻息如雷。干见帐内桌上堆着一卷文书，乃起床偷视之，却都是往来书

信。内有一封，上写“张允蔡瑁谨封”。恶极，妙极。干大惊，暗读之。书略曰：

某等降曹，非图仕禄，迫于势耳。今已赚北军困于寨中，但得其便，即将操贼之首，献于麾下。早晚人到，便有关报。幸勿见疑。先此敬覆。

干思曰：“原来蔡瑁、张允结连东吴！”遂将书暗藏于衣内。再欲检看他书时，床上周瑜翻身，干急灭灯就寝。瑜口内含糊曰：“子翼，我数日之内，教你看操贼之首！”既驱之以桌上来书，又骗之以帐中醉语。骗法愈妙。干勉强应之。瑜又曰：“子翼，且住！教你看操贼之首！”又复叠一句，宛然是醉人声口。及干问之，瑜又睡着。妙绝。干伏于床上，将近四更，只听得有人入帐，唤曰：“都督醒否？”周瑜梦中做忽觉之状，妙绝。故问那人曰：“床上睡着何人？”又宛然是醉人情状。妆来逼真。答曰：“都督请子翼同寝，何故忘却？”瑜懊悔曰：“吾平日未尝饮醉，昨日醉后失事，不知可曾说甚言语？”既诈醉，又诈醒；既诈说，又诈忘。妆来逼真。那人曰：“江北有人到此。”瑜喝：“低声！”妙绝。便唤：“子翼。”妙绝。蒋干只妆睡着。前是周瑜假睡，此又是蒋干假睡。干受人骗，又要骗人。瑜潜出帐。干窃听之，只闻有人在外曰：“张、蔡二都督道：‘急切不得下手。’”既骗之以帐中醉话，又骗之以帐外人语。骗法愈妙。后面言语颇低，听不真实。只一句勾了，正不消多听。少顷，瑜入帐，又唤：“子翼。”妙绝。蒋干只是不应，蒙头假睡。蒋干只道自己骗人，不料已受人骗。瑜亦解衣就寝。计策已完，可以解衣矣。干寻思：“周瑜是个精细人，天明寻书不见，必然害我。”睡至五更，干起唤周瑜，瑜却睡着。几番诈醉，又几番诈睡，可谓神于骗矣。干戴上巾帻⁴，潜步出帐，唤了小童，径出辕门。军士问：“先生那里去？”干曰：“吾在此恐误都督事，权且告别。”军士亦不阻挡。皆是周瑜之计。

干下船，飞棹回见曹操。操问：“子翼干事若何？”干曰：“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词所能动也。”操怒曰：“事不济，反为所笑！”干曰：“虽不能说周瑜，却与丞相打听得一件事。乞退左右。”干取出书信，将上项事逐一说与曹操。操大怒曰：“二贼如此无礼耶！”前只是蒋干中计，今曹操亦中计。即便唤蔡瑁、张允到帐下，操曰：“我欲使汝二人进兵。”瑁曰：“军尚未曾练熟，不可轻进。”操怒曰：“军若练熟，吾首级献于周郎矣！”蔡、张二人不知其意，惊慌不能回答。若使曹操出书示之，责以谋反，而蔡、张二人犹可辨，操亦不至于杀二人矣。正妙在不

说明白，致二人惊惶失语，宛然是机谋已泄，不能抵对。操喝武士推出斩之。须臾，献头帐下，操方省悟曰：“吾中计矣！”聪明人只好愚弄他一时。后人诗叹曰：

曹操奸雄不可当，
一时诡计中周郎。
蔡张卖主求生计，
谁料今朝剑下亡！

众将见杀了张、蔡二人，入问其故。操虽心知中计，却不肯认错，聪明人吃骗，往往不肯认错，不独曹操为然也。乃谓众将曰：“二人怠慢军法，吾故斩之。”众皆嗟呀不已。操于众将内选毛玠、于禁为水军都督，以代蔡、张二人之职。思二人火星进命矣。

细作探知，报过江东。周瑜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耳。今既剿除，吾无忧矣。”肃曰：“都督用兵如此，何愁曹贼不破乎！”瑜曰：“吾料诸将不知此计，独有诸葛亮识见胜我，想此谋亦不能瞒也。瞒过蒋干，瞒过曹操，安能瞒过孔明？子敬试以言挑之，看他知也不知，便当回报。”正是：

还将反间成功事，
去试从旁冷眼人。

未知肃去问孔明还是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帆樯（qiáng）：挂帆的桅杆。

[2] 碇（dìng）石：稳定船身的石块。

[3] 交契：交情，情谊。

[4] 师旷：春秋时著名乐师。善弹琴，辨音力极强。

[5] 巾幘（zé）：头巾。

第四十六回

用奇谋孔明借箭 献密计黄盖受刑

周瑜欲断北军之粮，明知其断不成，智也；孔明欲造江东之箭，明知其造不成，亦智也。乃周瑜不断粮，不能使北军无粮；而孔明不造箭，却能使江东有箭：则孔明之智为奇矣。周瑜欲借曹操之刀以杀孔明，早被孔明识破；而孔明借曹操之箭以与周瑜，却使周瑜不知，则孔明之智为尤奇矣。十日之限已可畏，偏要缩至三日；三日之限已甚危，偏又放过两日。令读者阅至第三日之夜，为孔明十分着急，十分担忧，几于水尽山穷，径断路绝；而补意奏功俄顷，报命一朝。真乃妙事妙文。

借箭之计，其利有三。使东吴得十万箭之用，一利也。既得十万箭之用，而又省造十万箭之费，是以二十万箭之利与江东也，二利也。我有所得，则利在我；我纵无所得，而能使敌有所失，则利亦在我。今我得十万箭之用，省造十万箭之费，而又令曹军有十数万箭之失，是以三十数万箭之利与江东也，三利也。在孔明不过施一小耳，而其利至于如此，真不愧军师之称哉！

孔明用计之妙，善于用借。破北军者，既借江东之兵；而助江东者，即借北军之箭：是借于东又借于北也。取箭者，既借鲁肃之舟；而疑操者，复借一江之雾：是借于人又借于天也。兵可借，箭可借，于是乎东风亦可借，荆州亦无不可借矣。

周瑜以蔡瑁、张允之假书赚曹操，而曹操即以蔡中、蔡和之假降赚周瑜，此相报之巧也。曹操以二蔡之诈降赚周瑜，而周瑜即假二蔡之诈降以赚曹操，又相报之巧也。乃蔡瑁、张允实未尝叛曹操，而操误信其事；蔡中、蔡和明明是来降周瑜，而瑜已知其非，则操之巧不如瑜。操使游说之客于敌国，适以杀吾军得力之人；瑜纳诈降之将于彼军，遂借以通我将诈降之信：则瑜之巧过于操。两智相欺，两诈相敌，写来真是动心悦目。

孔明掌中之字，与周瑜掌中之字，不约而同，此合掌文字也；又参

之以黄盖之言，是三人之文，皆为合掌矣。孔明新野之火，与博望之火，大同小异，此重复文字也。又将继之以赤壁之火，是一人之文而三番重复矣。然必文如公瑾，方许其合掌；文如孔明，方不厌其重复。每怪今人作文，动手便合，落笔便重，彼此只是一般，前后更无添换，即何不取周瑜、孔明之文而读之耶？

黄盖苦肉之计，苟非黄盖之所自愿，此岂周瑜之所能使哉！周瑜深欲用此计，而恨未得黄盖之一人。唯黄盖真能舍此身，而后可行苦肉之一计耳。作者于此，不是写周瑜之智，正是写黄盖之忠；亦只是写黄盖之忠，不是写黄盖之智。

周瑜反间之谋，只好黑夜里骗蒋干；黄盖苦肉之计，偏要白日里瞒众人；盖不瞒众人，恐瞒不得曹操也。曹操之杀蔡瑁是真，周瑜偏识二蔡之降为假。黄盖之忤周瑜是假，二蔡已信周瑜之怒为真。盖欲瞒曹操，又必须先瞒二蔡也。乃众人可瞒，二蔡可瞒，曹操可瞒，而孔明必不可瞒。不但公瑾不能瞒孔明，而孔明反嘱子敬以瞒公瑾。则孔明之智又高公瑾数头。

吾尝观黄盖苦肉之计，而叹其计之行，亦有天意焉。盖此计之可虑者有三：使黄盖受棒太毒而至于死，虽捐躯而无尚于国事，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一可虑也；使众将不知，有愤激而生变者，则弄假成真，未图彼军，而先致我军之叛，二可虑也；又使曹操怨于蒋干之被欺，拒盖之降而不纳，则黄盖徒然受刑，周瑜枉自妆乔，适为曹操所笑，三可虑也。乃黄盖不死，诸将不叛，曹操不疑，而周郎竟以此成功，岂非天哉！

却说鲁肃领了周瑜言语，径来舟中相探孔明。孔明接入小舟对坐。肃曰：“连日措办军务，有失听教。”孔明曰：“便是亮亦未与都督贺喜。”奇妙。肃曰：“何喜？”孔明曰：“公瑾使先生来探亮知也不知，便是这件事可贺喜耳。”妙在不等他开口，竟自说出，不想黑夜之事，孔明早已知之矣。唬得鲁肃失色问曰：“先生何由知之？”孔明曰：“这条计只好弄蒋干。曹操虽被一时瞒过，必然便省悟，只是不肯认错耳。隔江之事，孔明又已知之矣。今蔡、张二人既死，江东无患矣，如何不贺喜！吾闻曹操换毛玠、于禁为水军都督，则这两个手里，好歹送了水军性命。”为后文赤壁伏线。鲁肃听了，开口不得，蒋干见周瑜开口不得，鲁肃见孔明亦开口不得。把些言语支吾了半晌，别孔明而回。孔明嘱曰：“望子敬在公瑾面前，勿言亮先知此事。公瑾要瞒孔明，孔明又要瞒公瑾，妙甚。恐公瑾心怀妒忌，又要寻事害亮。”为下文造箭伏笔。鲁肃应诺而去，回见周瑜，把上项事只得实说了。写鲁肃老实。瑜大惊曰：“此人决不可留，吾决意斩之！”肃劝曰：“若杀孔明，却被曹

操笑也。”写鲁肃忠厚。瑜曰：“吾自有公道斩之，教他死而无怨。”前欲使曹操杀之，此直欲自杀之。肃曰：“何以公道斩之？”瑜曰：“子敬休问，来日便见。”妙在不即说出。

次日，聚众将于帐下，教请孔明议事，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问孔明曰：“即日将与曹军交战，水路交兵，当以何兵器为先？”孔明曰：“大江之上，以弓箭为先。”此语反是孔明说出，妙。瑜曰：“先生之言，甚合愚意。但今军中正缺箭用，敢烦先生监造十万枝箭，以为应敌之具。此系公事，先生幸勿推却。”前使断粮，今使造箭。前要断粮，是周瑜自说；今要用箭，却待孔明先说。妙甚。孔明曰：“都督见委，自当效劳。敢问十万枝箭，何时要用？”瑜曰：“十日之内，可完办否？”限期已促矣。孔明曰：“操军即日将至，若候十日，必误大事。”不以为促，反以为缓。奇妙。瑜曰：“先生料几日可完办？”孔明曰：“只消三日，便可拜纳十万枝箭。”不唯不请宽期，反欲自己立限。真奇绝，妙绝。瑜曰：“军中无戏言。”孔明曰：“怎敢戏都督？愿纳军令状，三日不办，甘当重罚。”受罚不待周瑜说，偏是孔明自说。妙，妙。瑜大喜，唤军政司当面取了文书，置酒相待，曰：“待军事毕后，自有酬劳。”不说罚，偏说酬，妙，妙。孔明曰：“今日已不及，来日造起。至第三日，可差五百小军到江边搬箭。”已算定江边。饮了数杯，辞去。鲁肃曰：“此人莫非诈乎？”是惊怪语。瑜曰：“他自送死，非我逼他。今明白对众要了文书，他便两胁生翅，也飞不去。谁知乃是“万古凌霄一羽毛”耶！我只吩咐军匠人等，教他故意迟延，凡应用物件，都不与齐备。如此，必然误了日期。那时定罪，有何理说？恶极。读者至此当为孔明着急。公今可去探他虚实，却来回报。”肃领命来见孔明。孔明曰：“吾曾告子敬休对公瑾说，他必要害我。不想子敬不肯为我隐讳，今日果然又弄出事来。三日内如何造得十万箭？子敬只得救我！”不知者读至此，又为孔明着急。肃曰：“公自取其祸，我如何救得你？”孔明曰：“望子敬借我二十只船，每船要军士三十人，船上皆用青布为帐，各束草千余个，分布两边。吾别有妙用。箭料甚奇，不知如何造法。第三日包管有十万枝箭。奇妙。只不可又教公瑾得知，若彼知之，吾计败矣。”此却是切嘱。肃允诺，却不解其意，回报周瑜，果然不提起借船之事，前不瞒周瑜，是老实处；今不忍不瞒周瑜，是忠厚处。只言孔明并不用箭竹、翎毛、胶漆等物，自有道理。瑜大疑曰：“且看他三日后如何回复我？”

却说鲁肃私自拨轻快船二十只，各船三十余人，并布幔、束草等物，尽皆齐备，候孔明调用。第一日却不见孔明动静，放过第一日。第

二日亦只不动。又放过第二日。至第三日四更时分，放过两日，至第三日，又到四更时分，险到没去处矣。孔明密请鲁肃到船中。肃问曰：“公召我来何意？”孔明曰：“特请子敬同往取箭。”正不知箭在何处。奇甚。肃曰：“何处去取？”孔明曰：“子敬休问，前去便见。”与周瑜对子敬语同。遂命将二十只船，用长索相连，径望北岸进发。是夜大雾漫天，长江之中，雾气更甚，对面不相见。此是预先算定。孔明促舟前进，果然是好大雾！前人有篇《大雾垂江赋》曰：

大哉长江！西接岷、峨，南控三吴，北带九河。汇百川而入海，历万古以扬波。至若龙伯、海若^[1]，江妃、水母，长鲸千丈，天吴九首^[2]，鬼怪异类，咸集而有。盖夫鬼神之所凭依，英雄之所战守也。

时而阴阳既乱，昧爽不分。讶长空之一色，忽大雾之四屯。虽與薪而莫睹^[3]，惟金鼓之可闻。初若溟蒙，才隐南山之豹；渐而充塞，欲迷北海之鲲。然后上接高天，下垂厚地。渺乎苍茫，浩乎无际。鲸鲵出水而腾波，蛟龙潜渊而吐气。又如梅霖收溽，春阴酿寒，溟溟漠漠，浩浩漫漫。东失柴桑之岸，南无夏口之山。战船千艘，俱沉沦于岩壑；渔舟一叶，惊出没于波澜。甚则穹昊无光^[4]，朝阳失色，返白昼为昏黄，变丹山为水碧。虽大禹之智，不能测其浅深；离娄之明^[5]，焉能辨乎咫尺？

于是冯夷息浪^[6]，屏翳收功^[7]，鱼鳖遁迹，鸟兽潜踪。隔断蓬莱之岛，暗围阊阖之宫。恍惚奔腾，如骤雨之将至；纷纭杂沓，若寒云之欲同。乃能中隐毒蛇，因之而为瘴疠；内藏妖魅，凭之而为祸害。降疾厄于人间，起风尘于塞外。小民遇之夭伤，大人观之感慨。盖将返元气于洪荒，混天地为大块。

当夜五更时候，三日之限已满。船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船只头西尾东，一带摆开，就船上擂鼓呐喊。取箭之法甚奇。鲁肃惊曰：“倘曹兵齐出，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料曹操于重雾中必不敢出。吾等只顾酌酒取乐，待雾散便回。”酌酒是贺箭，亦是赏雾。

却说曹寨中听得擂鼓呐喊，毛玠、于禁二人慌忙飞报曹操。操传令曰：“重雾迷江，彼军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轻动。可拨水军弓弩手乱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内唤张辽、徐晃各带弓弩军三千，火速到江边助射。胜东吴工匠多矣。比及号令到来，毛玠、于禁怕南军抢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先是一起送箭的。少顷，旱寨内弓弩手亦到，又是一起送箭的。约一万余人，尽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发。孔明教把船吊回，头东尾西，逼近水寨受箭，彼送来，我受之。一面擂鼓呐

喊。待至日高雾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只船两边束草上，排满箭枝。不消胶漆、翎毛，箭已完办。孔明令各船上军士齐声叫曰：“谢丞相箭！”曹操谨具奉申，孔明则写领谢帖矣。恶极，趣极。比及曹军寨内报知曹操时，这里船轻水急，已放回二十馀里，追之不及。曹操懊悔不已。

却说孔明回船谓鲁肃曰：“每船上箭约五六千矣。不费江东半分之力，已得十万馀箭。明日即将来射曹军，却不甚便？”此时权领，后即送还。肃曰：“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雾？”孔明曰：“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利，不知奇门^[8]，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天文”一句是主，下几句陪说。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雾，因此敢任三日之限。曹操正堕在孔明云雾中。公瑾教我十日完办，工匠料物，都不应手，将这一件风流罪过，明白要杀我。我命系于天，公瑾焉能害我哉！”此时方才说破。鲁肃拜服。船到岸时，周瑜已差五百军在江边等候搬箭。孔明教于船上取之，可得十馀万枝，都搬入中军帐交纳。鲁肃入见周瑜，备说孔明取箭之事。瑜大惊，慨然叹曰：“孔明神机妙算，吾不如也！”后人有诗赞曰：

一天浓雾满长江，
远近难分水渺茫。
骤雨飞蝗来战舰，
孔明今日伏周郎。

少顷，孔明入寨见周瑜。瑜下帐迎之，称羨曰：“先生神算，使人敬服。”孔明曰：“诡譎小计，何足为奇！”自谦处正是自负。瑜邀孔明入帐共饮，瑜曰：“昨吾主遣使来催督进军，瑜未有奇计，愿先生教我。”前问用何兵器是假问，今问用何奇策是真问。孔明曰：“亮乃碌碌庸才，安有妙计？”瑜曰：“某昨观曹操水寨，极是严整有法，非等闲可攻。思得一计，不知可否，先生幸为我一决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自写于手内，看同也不同。”瑜大喜，教取笔砚来，先自暗写了，却送与孔明，孔明亦暗写了。两个移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观看，皆大笑。八十三万大军已尽于两人掌中矣。原来周瑜掌中字，乃一“火”字；孔明掌中，亦一“火”字。以箭射船，是金克木；以火烧兵，是火克金。○二火相合，明成《离》卦。离者，丽也。周郎正当与孔明相附丽而成功。瑜曰：“既我两人所见相同，更无疑矣。幸勿漏泄。”孔明曰：“两家公事，岂有漏泄之理？吾料曹操虽两番经我这条计，又将博望、新野事一提。然必不为备。今都督尽行之可也。”操能料之于

陆，不能料之于水。饮罢分散，诸将皆不知其事。

却说曹操平白折了十五六万箭，江东得箭十馀，曹操失箭十五六万，盖大半射在船上，小半射落水中矣。若曹操亦整整只失得十万箭，不唯无此等文，亦无此等事也。心中气闷。荀攸进计曰：“江东有周瑜、诸葛亮二人用计，急切难破。可差人去东吴诈降，为奸细内应，以通消息，方可图也。”操曰：“此言正合吾意。汝料军中谁可行此计？”攸曰：“蔡瑁被诛，蔡氏宗族皆在军中。瑁之族弟蔡中、蔡和现为副将。丞相可以恩结之，差往诈降东吴，必不见疑。”二蔡诈降，以杀兄为名，易使人信。操从之，当夜密唤二人入帐，嘱咐曰：“汝二人可引些少军士，去东吴诈降。但有动静，使人密报，事成之后，重加封赏。休怀二心！”二人曰：“吾等妻子俱在荆州，安敢怀二心？丞相勿疑。曹操之不疑者在此，周瑜之不信者亦在此。某二人必取周瑜、诸葛亮之首，献于麾下。”正与前文“取操贼之首”相应。操厚赏之。次日，二人带五百军士，蒋干作说客，只带一小童；二蔡为细作，乃有五百军士。驾船数只，顺风望着南岸来。

且说周瑜正理会进兵之事，忽报江北有船来到江口，称是蔡瑁之弟蔡和、蔡中，特来投降。瑜唤入。二人哭拜曰：“吾兄无罪，被操贼所杀。吾二人欲报兄仇，特来投降。杀蔡瑁者周瑜也，欲报兄仇，则不当投降矣。望赐收录，愿为前部。”瑜大喜，大喜者，非喜其真降，正喜其诈降也。重赏二人，即命与甘宁引军为前部。二人拜谢，以为中计。瑜密唤甘宁吩咐曰：“此二人不带家小，非真投降，正与二蔡对曹操语相应。乃曹操使来为奸细者。吾今欲将计就计，教他通报消息。为黄盖伏线。汝可殷勤相待，就里提防。至出兵之日，先要杀他两个祭旗。后文事先伏于此。汝切须小心，不可有误。”甘宁领命而去。鲁肃入见周瑜曰：“蔡中、蔡和之降，多应是诈，不可收用。”此非写鲁肃乖觉，正是写鲁肃老实。瑜叱曰：“彼因曹操杀其兄，欲报仇而来降，何诈之有！你若如此多疑，安能容天下之士乎？”二蔡诈，周瑜更诈。肃默然而退，乃往告孔明。孔明笑而不言。周郎乖，孔明更乖。肃曰：“孔明何故哂笑？”孔明曰：“吾笑子敬不识公瑾用计耳。大江隔远，细作极难往来。操使蔡中、蔡和诈降来探我军中事，公瑾将计就计，正要他通报消息。一一都被看破，妙。兵不厌诈，公瑾之谋是也。”并瞒着鲁肃，所谓兵不厌诈。肃方才省悟。

却说周瑜夜坐帐中，忽见黄盖潜入中军来见周瑜。来得突兀。瑜问曰：“公覆夜至，必有良谋见教。”盖曰：“彼众我寡，不宜久持，何不

用火攻之？”孔明、公瑾掌中之字，已在黄盖意中。瑜曰：“谁教公献此计？”前戒孔明勿漏泄，今问此一句，正疑掌中“火”字漏泄也。盖曰：“某出自己意，非他人之所教也。”虽非学古，却已合掌。瑜曰：“吾正欲如此，故留蔡中、蔡和诈降之人，以通消息，但恨无一人为我行诈降计耳。”自欲使人诈降，故深喜敌人来诈降；及有敌人来诈降，却恨无自家人去诈降。盖曰：“某愿行此计。”瑜曰：“不受些苦，彼如何肯信？”炎上作苦，欲用火攻，安得不苦？盖曰：“某受孙氏厚恩，虽肝脑涂地，亦无怨悔。”瑜拜而谢之曰：“君若肯行此苦肉计，则江东之万幸也。”周瑜苦心，黄盖苦肉。苦心不易，苦肉更难。盖曰：“某死亦无怨。”遂谢而出。

次日，周瑜鸣鼓大会诸将于帐下，孔明亦在座。周瑜曰：“操引百万之众，连络三百馀里，非一日可破。今令诸将各领三个月粮草，准备御敌。”下文破敌只在一月之内，诈言三月，反衬下文。言未讫，黄盖进曰：“莫说三个月，便支三十个月粮草，也不济事。若是这个月破的，便破；若是这个月破不的，只可依张子布之言，弃甲倒戈，北面而降之耳！”先说要降，为诈降张本。○又将前文张昭语一提。周瑜勃然变色，大怒曰：“吾奉主公之命督兵破曹，敢有再言降者必斩。将前文砍案事一提。今两军相敌之际，汝敢出此言慢我军心，不斩汝首，难以服众！”喝左右将黄盖斩讫报来。明知众将必劝，故意妆此花面。黄盖亦怒曰：“吾自随破虏将军，纵横东南，已历三世，那有你来？”前说要降，与张昭相应；此以年少轻周郎，又与程普相应。瑜大怒，喝令速斩。越妆越像。甘宁进前告曰：“公覆乃东吴旧臣，望宽恕之。”瑜喝曰：“汝何敢多言，乱吾法度！”先叱左右将甘宁乱棒打出。前收二蔡是假喜，今打黄盖定是假怒，想甘宁早已心照矣。众官皆跪告曰：“黄盖罪固当诛，但于军不利。望都督宽恕，权且记罪。破曹之后，斩亦未迟。”瑜怒未息。越妆越像。众官苦苦告求。瑜曰：“若不看众官面皮，决须斩首！今且免死！”命左右拖翻，打一百脊杖^[9]，以正其罪。隔夜商量，主意正在于此。众官又告免。瑜推翻案桌，叱退众官，喝教行杖。越妆越像。将黄盖剥了衣服，拖翻在地，打了五十脊杖。众官又复苦苦求免。瑜跃起指盖曰：“汝敢小觑我耶！正对‘那有你来’一语。真乃越妆越像。且寄下五十棍。再有怠慢，二罪俱罚！”恨声不绝而入帐中。此时苦肉计已毕，若不有此馀怒，恐露出破绽来。真越妆越像。

众官扶起黄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扶归本寨，昏绝几次。动问之人^[10]，无不下泪。鲁肃也往看问了，来至孔明船中，谓孔明曰：“今日公瑾怒责公覆，我等皆是他部下，不敢犯颜苦谏^[11]；先生是

客，何故袖手旁观，不发一语？”在鲁肃口中补写孔明适间光景。孔明笑曰：“子敬欺我。”不以老实待子敬，却以乖觉待子敬，早疑是周郎使来相试也。肃曰：“肃与先生渡江以来，未尝一事相欺，今何出此言？”孔明曰：“子敬岂不知公瑾今日毒打黄公覆，乃其计耶？如何要我劝他？”甘宁知之而劝，劝亦是诈；孔明知之而不劝，不劝是真。肃方悟。孔明曰：“不用苦肉计，何能瞒过曹操？今必令黄公覆去诈降，却教蔡中、蔡和报知其事矣。如见。子敬见公瑾时，切勿言亮先知其事，只说亮也埋怨都督便了。”公瑾瞒不得孔明，孔明又要瞒公瑾，妙。肃辞去，入帐见周瑜。瑜邀入帐后。肃曰：“今日何故痛责黄公覆？”瑜曰：“诸将怨否？”肃曰：“多有心中不安者。”瑜曰：“孔明之意若何？”肃曰：“他也埋怨都督忒情薄。”瑜笑曰：“今番须瞒过他也。”谁知反被他所瞒。肃曰：“何谓也？”瑜曰：“今日痛打黄盖，乃计也。吾欲令他诈降，先须用苦肉计，瞒过曹操，就中用火攻之，可以取胜。”前言二蔡之降非诈，是欺子敬；今言黄盖之打非真打，却不瞒子敬。肃乃暗思孔明之高见，却不敢明言。周郎不瞒子敬，那知子敬反瞒周郎。

且说黄盖卧于帐中，诸将皆来动问，盖不言语，但长吁而已。忽报参谋阚泽来问，盖令请入卧内，叱退左右。阚泽曰：“将军莫非与都督有仇？”盖曰：“非也。”泽曰：“然则公之受责，莫非苦肉计乎？”不用黄盖说明，先是阚泽猜破。妙。盖曰：“何以知之？”泽曰：“某观公瑾举动，已料着八九分。”唯孔明便识得十分。盖曰：“某受吴侯三世厚恩，无以为报，故献此计以破曹操。吾虽受苦，亦无所恨。吾遍观军中，无一人可为心腹者。惟公素有忠义之心，敢以心腹相告。”泽曰：“公之告我，无非要我献诈降书耳。”又不用黄盖说明，先是阚泽猜破。妙甚。盖曰：“实有此意。未知肯否？”阚泽欣然领诺。正是：

勇将轻身思报主，
谋臣为国有同心。

未知阚泽所言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1] 海若：传说中的海神。

[2] 天吴：传说中的水神名。

[3] 輿薪：满车子的柴。比喻大而易见的事物。

[4] 穹昊：犹穹苍，天空。

[5] 离娄：传说中视力特强的人。

[6] 冯夷：传说中的黄河之神，即河伯。泛指水神。

[7] 屏翳（yì）：古代传说中的风神。

[8] 奇门：即奇门遁甲。术数的一种。以十干中的乙、丙、丁为三奇，以八卦的变相休、生、伤、杜、景、死、惊、开为八门，故名奇门；十干中“甲”最尊贵而不显露，“六甲”常隐藏于“戊、己、庚、辛、壬、癸”所谓“六仪”之内，三奇、六仪分布九宫，而“甲”不独占一宫，故名“遁甲”。古人认为根据奇门遁甲，可推算吉凶祸福。

[9] 脊杖：古时一种施于背部的杖刑。

[10] 动问：问候。

[11] 犯颜：敢于冒犯君王或尊长的威严。

第四十七回

阚泽密献诈降书 庞统巧授连环计

欺庸人易，欺奸雄难。黄盖受杖，犹可不死于杖；阚泽献书，宜其必死于书。而卒能不死而成功者，以得说奸雄之法也。说奸雄之法与说英雄之法，皆不当用顺，而当用逆。英雄所自负者义耳，张辽之说关公，妙在责其轻死之非义；奸雄所自负者智耳，阚泽之说曹操，妙在笑其料事之不明：所谓用逆而不用顺者也。若使辽而甘言卑说，则公之拒愈峻；若使泽而伏地陈乞，则泽之死愈速矣。

前回写甘宁，此回写阚泽。而极写阚泽，必先极写曹操；不写曹操之奸，不显阚泽之巧。若彼不知为苦肉计而欺之不难，惟彼既知为苦肉计而欺之之为难也。彼不知为诈降书而中之不足奇，惟彼既知为诈降书而我终能中之之为奇也。计虽巧，而无行计之人则亦拙；计虽庸，而有行计之人则不庸耳。

蔡和、蔡中之诈降，两人同来者也；黄、阚二人之诈降，妙在一来而一未来。二蔡之诈降，竟以身来而不必先以书来者也；黄盖之诈降，妙在身不来而书来。二蔡之诈降，来而不返者也；阚泽之诈降，妙在速返，又妙在初时不肯复返，而次后乃欲速返，一似速返则得返，不速返则不得返者。一般是降，却有几样降法；一般是诈，却有几样诈法。愈出愈幻，非复读者意计之所及。

文章之妙，有各不相照者：二蔡现在，而黄盖之降书，初不烦二蔡为通；阚泽渡江，而二蔡之报信，不即使阚泽为奇。文章之妙，又有各不相照而暗暗相照者：黄盖但以其谋告阚泽，〔而阚泽〕献降书之后，比然添出一甘宁；阚泽未以其谋告甘宁，而甘宁欺二蔡之言，有如关会乎阚泽。写来真是变幻可喜。

御战船之法，有彼方连而我利其断者，有彼方断而我利其连者。黄祖之舟，以大索相连，冲之不能入，甘宁以刀断之，而艨艟遂横，此则利其断也；曹操之舟，散而不聚，烧之不能尽，庞统以环连之，而火攻始便，此则利其连也。兵法变化无常，孙膑以减灶胜，而虞诩又以增灶

胜，随机而应，岂可执一论哉！

连环计一见于王允，再见于庞统。前之环虚名也，后之环实事也。王允以貂蝉双锁董、吕二人，如环之交互相连，故名连环耳。每见近日演《连环记》者，乃作吕布以玉连环赠与貂蝉，此又是传奇平空妆点出来，岂连环命名之意乎？若庞统则不然，实以铁环连锁操船，与取名连环者不同。前以貂蝉为环，止有一环；后以铁环为环，乃有无数连环。前虚后实，前少后多，各极其妙。

北兵多病，而庞统以连环之方治之，此药毋乃太毒乎！虽然，卖毒药者不独一庞统也，黄盖、阚泽皆是也。盖之药甚苦，泽之药甚甘，统之药甚辣，合苦者、甘者、辣者共成一剂毒药；然后周郎煎之以火，孔明扇之以风：而八十三万大军，遂无一人有起色矣。

却说阚泽字德润，会稽山阴人也。家贫好学，尝借人书来看，看过一遍，更不遗忘。口才辨给，少有胆气。胆气从读书得来。孙权召为参谋，与黄盖最相善。百忙中略述阚泽生平，不烦不略。盖知其能言有胆，故欲使献诈降书。泽欣然应诺曰：“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不几与草木同腐乎？公既捐躯报主，泽又何惜微生！”其言大有胆气。可见无胆气者，必不是能读书人。黄盖滚下床来，拜而谢之。黄盖拜阚泽，正与周瑜拜黄盖相对。泽曰：“事不可缓，即今便行。”盖曰：“书已修下了。”极写黄盖，而文字又省笔。

泽领了书，只就当夜扮作渔翁，以书作钩，以身作线，而以八十三万大军为鱼也。驾小舟望北岸而行。是夜寒星满天。闲笔点缀得妙。三更时候，半夜扁舟，机密之至。早到曹军水寨。巡江军士拿住，连夜报知曹操。操曰：“莫非是奸细么？”军士曰：“只一渔翁，自称是东吴参谋阚泽，有机密事来见。”操便教引将入来。军士引阚泽至，只见帐上灯烛辉煌，曹操凭几危坐，问曰：“汝既是东吴参谋，来此何干？”泽曰：“人言曹丞相求贤若渴，今观此问，甚不相合。黄公覆，汝又错寻思了也！”开口便用反激语。操曰：“吾与东吴旦夕交兵，汝私行到此，如何不问？”泽曰：“黄公覆乃东吴三世旧臣，今被周瑜于众将之前，无端毒打，不胜忿恨。因欲投降丞相，为报仇之计，特谋之于我。我与公覆情同骨肉，径来为献密书，未知丞相肯容纳否？”操曰：“书在何处？”阚泽取书呈上。操拆书就灯下观看。书略曰：

盖受孙氏厚恩，本不当怀二心。妙在先说此二句。然以今日事势论之：用江东六郡之卒，当中国百万之师，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东吴将吏，无有智愚，皆知其不可。周瑜小子，偏怀浅戆⁴，自负其能，

辄欲以卵敌石；兼之擅作威福，无罪受刑，有功不赏。盖系旧臣，无端为所摧辱，心实恨之！伏闻丞相诚心待物，虚怀纳士，盖愿率众归降，以图建功雪耻。粮草军仗，随船献纳。用计专在此二句。泣血拜白，万勿见疑。

曹操于几案上翻覆将书看了十余次，忽然拍案张目大怒曰：“黄盖用苦肉计，令汝下诈降书，就中取事，却敢来戏侮我耶！”二人机谋被他明明道破。读者至此，为黄盖惜，又为阚泽忧矣。便教左右推出斩之。左右将阚泽簇下。令读者急杀。泽面不改容，仰天大笑。写阚泽真是有胆。操教牵回，叱曰：“吾已识破奸计，汝何故哂笑？”泽曰：“吾不笑你。吾笑黄公覆不识人耳。”笑黄公覆，正是笑你；却偏说不笑你，笑黄公覆。写阚泽真是能言。操曰：“何不识人？”泽曰：“杀便杀，何必多问！”写阚泽真是有胆。操曰：“吾自幼熟读兵书，深知奸伪之道。汝这条计，只好瞒别人，如何瞒得我？”奸雄自负语。泽曰：“你且说书中那件事是奸计？”操曰：“我说出你那破绽，教你死而无怨：你既是真心献书投降，如何不明约几时？你今有何理说？”阚泽待曹操问而后言，曹操亦待阚泽问而后说。顿跌有势。阚泽听罢，大笑曰：“亏汝不惶恐，敢自夸熟读兵书！还不及早收兵回去！倘若交战，必被周瑜擒矣！无学之辈！可惜吾屈死汝手！”自负有智，偏要笑他无学，纯用反激语。妙。操曰：“何谓我无学？”泽曰：“汝不识机谋，不明道理，岂非无学？”妙在不即说。操曰：“你且说我那几般不是处？”泽曰：“汝无待贤之礼，吾何必言！但有死而已。”妙在不肯说。操曰：“汝若说得有理，我自然敬服。”正要逼他说此一句，然后说耳。泽曰：“岂不闻‘背主作窃，不可定期’？倘今约定日期，急切下不得手，这里反来接应，事必泄漏。但可觑便而行，岂可预期相订乎？汝不明此理，欲屈杀好人，真无学之辈也！”写阚泽真是能读书人。○方见孔明激孙权、激周瑜，又见阚泽激曹操。愈出愈奇。操闻言，改容下席而谢曰：“某见事不明，误犯尊威，幸勿挂怀。”惟聪明人能权变，亦惟聪明人偏着骗耳。既已道破，又被瞒过。泽曰：“吾与黄公覆倾心投降，如婴儿之望父母，岂有诈乎？”操大喜曰：“若二人能建大功，他日受爵，必在诸人之上。”泽曰：“某等非为爵禄而来，实应天顺人耳。”先骂后谏。骂则极其骂，谏则极其谏。操取酒待之。

少顷，有人入帐，于操耳边私语。操曰：“将书来看。”其人以密书呈上。操观之，颜色颇喜。阚泽暗思：“此必蔡中、蔡和来报黄盖受刑消息，操故喜我投降之事为真实也。”妙在曹操不说，阚泽亦不问，大家心里明白。如蒋干在周瑜帐中听帐外人语，一假一真，各各入妙。操

曰：“烦先生再回江东，与黄公覆约定，先通消息过江，吾以兵接应。”可见不书时日之妙。泽曰：“某已离江东，不可复还。望丞相别遣机密人去。”妙在不肯去，竟似千真万真。操曰：“若他人去，事恐泄漏。”泽再三推辞，良久乃曰：“若去，则不敢久停，便当行矣。”妙在欲速去，又似千真万真。

操赐以金帛，泽不受。辞别出营，再驾扁舟，重回江东，来见黄盖，细说前事。盖曰：“非公能辩，则盖徒受苦矣。”黄盖舍身，阚泽掉舌。然阚泽亦惟能舍身，故能掉舌耳；不似今人之不肯舍身，但能掉舌也。泽曰：“吾今去甘宁寨中，探蔡中、蔡和消息。”先在曹操坐中识得，再向甘宁寨里看来，前后紧紧相接。盖曰：“甚善。”泽至宁寨，宁接入。泽曰：“将军昨为救黄公覆，被周公瑾所辱，吾甚不平。”妙在反言以试之。宁笑而不答。写甘宁是解人。笑者，与阚泽会意也；不答者，瞒者二蔡也。

正话间，蔡和、蔡中至。泽以目送甘宁，甘宁以笑，阚泽以目。一笑一目，如相问答。宁会意，乃曰：“周公瑾只自恃其能，全不以我等为念。我今被辱，羞见江左诸人！”说罢，咬牙切齿，拍案大叫。妆一个，像一个。泽乃虚与宁耳边低语。宁低头不言，长叹数声。两个妆模做样，好看杀人。蔡和、蔡中见宁、泽皆有反意，以言挑之曰：“将军何故烦恼？先生有何不平？”来了。泽曰：“吾等腹中之苦，汝岂知耶？”妙在假意不言。蔡和曰：“莫非欲背吴投曹耶？”蔡和此时更忍一住。阚泽失色，甘宁拔剑而起曰：“吾事已为窥破，不可不杀之以灭口！”一个失惊，一个佯怒，各妆一样，竟似千真万真。蔡和、蔡中慌曰：“二公勿忧。吾亦当以心腹之事相告。”又来了。宁曰：“可速言之！”蔡和曰：“吾二人乃曹公使来诈降者。二公若有归顺之心，吾当引进。”骗他两个自说出来。恶甚，妙甚。宁曰：“汝言果真？”妙在诈作不信。二人齐声曰：“安敢相欺？”宁佯喜曰：“若如此，是天赐其便也！”前已写过阚泽，此处单写甘宁，故一路只用甘宁说话。二蔡曰：“黄公覆与将军被辱之事，吾已报知丞相矣。”不打自招，正与阚泽于曹操席上所见照应。泽曰：“吾已为黄公覆献书丞相，今特来见兴霸，相约同降耳。”此处方用阚泽说话。宁曰：“大丈夫既遇明主，自当倾心相投。”前既假报周瑜，此又假谏曹操，越妆越像。于是四人共饮，同论心事。二蔡即时写书密报曹操，说“甘宁与某同为内应”。阚泽另自修书，遣人密报曹操。妙在各不关会。书中具言黄盖欲来，未得其便，但看船头插青牙旗而来者，即是也。为后文赤壁伏线。

却说曹操连得二书，心中疑惑不定，聚众谋士商议曰：“江左甘宁被周瑜所辱，愿为内应；黄盖受责，令阚泽来纳降：俱未可深信。写曹操奸猾。谁敢直入周瑜寨中探听实信？”不是又使一个人去，那得又引一个人来。蒋干进曰：“某前日空往东吴，未得成功，深怀惭愧。今愿舍身再往，务得实信回报丞相。”操大喜，即时令蒋干上船。干驾小舟，径到江南水寨边，蒋干第一番渡江，只送两个水军都督；第二番渡江，却送了八十三万大军。便使人传报。

周瑜听得干又到，大喜曰：“吾之成功，只在此人身上！”遂嘱咐鲁肃：“请庞士元来，为我如此如此。”前番送去一封假书，今番又要送去一个假人。原来襄阳庞统，字士元，因避乱寓居江东，鲁肃曾荐之于周瑜，统未及往见，瑜先使肃问计于统曰：“破曹当用何策？”统密谓肃曰：“欲破曹兵，须用火攻。伏龙、凤雏所见略同，又是一篇合掌文字矣。但大江面上，一船着火，余船四散，除非献连环计，教他钉作一处，然后功可成也。”昔操作池练兵，取名玄武；谁知遇着连环，则为勾陈；遇着火攻，则为朱雀乎？肃以告瑜，瑜深服其论，因谓肃曰：“为我行此计者，非庞士元不可。”肃曰：“只怕曹操奸猾，如何去得？”周瑜沉吟未决，正寻思没个机会，忽报蒋干又来。来得凑巧，蒋干之功不小。瑜大喜，一面吩咐庞统用计，一面坐于帐上，使人请干。

干见不来接，心中疑虑，教把船于僻静岸口缆系，乃入寨见周瑜。瑜作色曰：“子翼何故欺我太甚！”前番尽欢，有尽欢之妙；今番变面，有变面之妙。写得周瑜真是可爱。蒋干笑曰：“吾想与你乃旧日弟兄，特来吐心腹事，何言相欺也？”瑜曰：“汝要说吾降，除非海枯石烂！前番吾念旧日交情，请你痛饮一醉，留你共榻；你却盗吾私书，不辞而去，归报曹操，杀了蔡瑁、张允，致使吾事不成。正该谢他，反去责他，不当人子。今日无故又来，必不怀好意！吾不看旧日之情，一刀两段！正要用他，反谓要杀他，不当人子。本待送你过去，争奈吾一二日间，便要破曹贼；待留你在军中，又必有泄漏。”便教左右：“送子翼往西山庵中歇息。待吾破了曹操，那时渡你过江未迟。”若不是他渡江，怎能勾破曹操。蒋干再欲开言，周瑜已入帐后去了。左右取马与蒋干乘坐，送到西山背后小庵歇息，拨两个军人伏侍。

干在庵内，心中忧闷，寝食不安。是夜星露满天，与阚泽渡江时一般景致。一在水边，一在山边，各有闲趣。独步出庵后，只听得读书之声。信步寻去，见山岩畔有草屋数椽，内射灯光。又写灯光，与后文赤壁火光衬染。干往窥之，只见一人挂剑灯前，诵孙、吴兵书^[2]。干思此

必异人也，叩户请见。其人开门出迎，仪表非俗。干问姓名，答曰：“姓庞，名统，字士元。”干曰：“莫非凤雏先生否？”统曰：“然也。”在三十四回出名，却于此处方才出现。干喜曰：“久闻大名，今何僻居此地？”答曰：“周瑜自恃才高，不能容物，吾故隐居于此。庞统灯下之语，与周瑜帐中之言，一是醉里骂曹操，一是醒时骂周瑜。一般局面，两样做法。公乃何人？”干曰：“吾蒋干也。”统乃邀入草庵，共坐谈心。干曰：“以公之才，何往不利？如肯归曹，干当引进。”统曰：“吾亦欲离江东久矣。公既有引进之心，即今便当一行。如迟则周瑜闻之，必将见害。”甘宁、阚泽骗二蔡，庞统又骗蒋干，都是一片假语，前后正复相对。于是与干连夜下山，至江边寻着原来船只，飞棹投江北。

既至操寨，干先入见，备述前事。操闻凤雏先生来，只道凤雏飞来，那知却是火老鸦。亲自出帐迎入，分宾主坐定，问曰：“周瑜年幼，恃才欺众，不用良谋。操久闻先生大名，今得惠顾，乞不吝教诲。”曹操见阚泽则前倨而后恭，见庞统则前后俱恭。妙在相类而相反。统曰：“某素闻丞相用兵有法，今愿一睹军容。”闲闲而来。操教备马，先邀统同观旱寨。统与操并马登高而望，统曰：“傍山依林，前后顾盼，出入有门，进退曲折，虽孙、吴再生，穰苴复出^[3]，亦不过此矣。”先以美言谀之，似更无计之可献。操曰：“先生勿得过誉，尚望指教。”于是又与同观水寨。见向南分二十四座门，皆有艨艟战舰，列为城郭，中藏小船，往来有巷，起伏有序，统笑曰：“丞相用兵如此，名不虚传！”又以美言谀之，似更无计之可献。前看旱寨是宾，此看水寨是主。因指江南而言曰：“周郎，周郎！克期必亡！”操大喜。回寨，请入帐中，置酒共饮，同说兵机。统高谈雄辩，应答如流。操深敬服，殷勤相待。妙在尚不献计，只说闲话。统佯醉曰：“敢问军中有良医否？”然后以微言挑之。却妙在一句便住，不即说明。操问何用，统曰：“水军多疾，须用良医治之。”方才说明其意，却妙在尚不即说连环。时操军因不服水土，俱生呕吐之疾，多有死者，操正虑此事，忽闻统言，如何不问。统曰：“丞相教练水军之法甚妙，但可惜不全。”阚泽见曹操，先激而后谏；庞统见曹操，先谏而后讽。又妙在相类而相反。操再三请问，统曰：“某有一策，使大小水军，并无疾病，安稳成功。”庞统特来行医，特来用药；但恐疾虽愈而人则死耳。操大喜，请问妙策。统曰：“大江之中，潮生潮落，风浪不息。北兵不惯乘舟，受此颠播，便生疾病。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搭，或三十为一排，或五十为一排，首尾用铁环连锁，上铺阔板，休言人可渡，马亦可走矣，乘此而行，任他风浪潮水上下，复何惧哉？”风浪虽不怕，只恐还怕一件东

西。○士元此来，添油乎？增灰乎？惜乎老瞒竟不解也。曹操下席而谢曰：“非先生良谋，安能破东吴耶？”非先生良谋，安能烧北军耶？统曰：“愚浅之见，丞相自裁之。”操即时传令，唤军中铁匠，连夜打造连环大钉，锁住船只。诸军闻之，俱各喜悦。后人有诗曰：

赤壁鏖兵用火攻，
运筹决策尽皆同。
若非庞统连环计，
公瑾安能立大功？

庞统又谓操曰：“某观江左豪杰，多有怨周瑜者。某凭三寸舌为丞相说之，使皆来降。借此为脱身之计。既下了火种，不得不为避火地也。周瑜孤立无援，必为丞相所擒。瑜既破，则刘备无所用矣。”又带照刘备一句，妙。操曰：“先生果能成大功，操请奏闻天子，封为三公之列。”统曰：“某非为富贵，但欲救万民耳。丞相渡江，慎勿杀害。”又以美言骄之，使之不疑。妙。操曰：“吾替天行道，安忍杀戮人民？”统拜求榜文，以安宗族。妙。操曰：“先生家属，现居何处？”统曰：“只在江边。若得此榜，可保全矣。”操命写榜，押付统^[4]。阚泽递黄盖书，是送去一张火票；庞统讨曹操榜，是销缴一面火牌。统拜谢曰：“别后可速进兵，休待周郎知觉。”庞统临别偏有许多言语。阚泽妙在速行，庞统妙在缓行。操然之。统拜别，至江边正欲下船，忽见岸上一人，道袍竹冠，一把扯住统曰：“你好大胆！黄盖用苦肉计，阚泽下诈降书，你又来献连环计，只恐烧不尽绝！你们把出这等毒手来，只好瞒曹操，也须瞒我不得。”唬得庞统魂飞魄散。每于终篇故作惊人之笔，令人疑惑不定。正是：

莫道东南能制胜，
谁云西北独无人？

毕竟此人是谁，且看下文分解。

[1] 偏怀：狭窄的胸怀。浅戆（gàng）：谓心胸狭窄而举事鲁莽。

[2] 孙、吴：指春秋时军事家孙武和战国时军事家吴起。

[3] 穰苴（ráng jū）：即春秋末齐国军事家司马穰苴。

[4] 钤（qiān）押：在文书上签名画押表示负责。

第四十八回

宴长江曹操赋诗 锁战船北军用武

前于阚泽赚曹操一段正文之后，又有赚二蔡一段旁文以缀之；今于庞统献连环一段正文之后，又有救徐庶一段旁文以缀之。所重在正文，而旁文不重也。然以赚二蔡带写甘宁，不但甘宁一边不冷落，而又使黄盖一边加渲染；以救徐庶照出马腾，不但徐庶一边不疏漏，而又使马腾一边不遗忘。有此天然妙事，凑成天然妙文，固今日作稗官者构思之所不能到也。

天下有最失意之事，必有一最快意之事以为之前焉。将写赤壁之败，则先写其轴轳千里，旌旗蔽空；将写华容之奔，则先写其东望武昌，西望夏口。盖志不得意不满，趾不高气不扬，则害不甚而祸不速也。写吴王者，极写采莲之乐，非为采莲写也，为甬东写耳；写霸王者，极写夜宴之乐，非写夜宴写也，为乌江写耳。然则曹操之横槊赋诗，其夫差之采莲、项羽之夜宴乎！

曹操当舞槊作歌之时，正志得意满之时也。而歌乃曰“忧思难忘”，又曰“何以解忧”，又曰“忧从中来”，何其宜乐而忧耶？盖乐者忧之所伏。《檀弓》之言曰：“乐斯陶，陶斯咏，咏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矣。”淳于之讽齐王，亦曰：“乐不可极，乐极生悲。”是不独“乌鹊南飞”为南征失利之兆，而即其酹酒临江，固知其忧必及之耳。

古人亦有善用古人之文者。横槊之歌，多引《风》、《雅》之句；而坡公《赤壁赋》一篇，亦取曹操歌中之意而用之：其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即所谓“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也；其曰“哀吾生之须臾”，即所谓“譬若朝露，去日无多”也；其曰“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即所谓“皎皎如月，何时可辍”也。取古人之文以为我文，亦视其用之何如耳，苟其善用，岂必如今人之杜撰哉！

凡计之妙，欲使敌用我计而败，必有不用我计而败者以坚敌之心，则焦触、张南之败是也。吴所以愚操者，连环之计耳。焦触、张南败于无环之舟，使操知不用连环之不利，而用连环之志愈决矣。凡计之妙，

我欲行此计而胜，必有不用此计而亦胜者以杜敌之疑，则韩当、周泰之胜是也。吴所欲用者，火攻之计耳。韩当、周泰胜以不火之舟，使操知东吴之不必用火，而从之用火，乃为操所不及料矣。人但知前回之猷连环、后回之烧赤壁为周郎破曹之事，而此回则似乎闲文之无当于前后者也，孰知乃前后之关目也耶？

火攻之策，不但孔明、公瑾、庞统、黄盖所知，而亦徐庶、程昱、荀攸之所知也。徐庶不为操言之，而攸与昱则为操言矣；为操言之，而操未尝不知矣。知之而终不免于犯之，其故何哉？盖操知风之不东，而不知风之可借；知火之不利于南，而不知火之可转于北。有回天之人，而天亦不可知；有助人之天，而人亦不可知耳。

事有与下文相反者，又有与下文相引者。如操之临江而歌，瑜之触风而倒，此与下文相反者也；刘馥以乌鹊之咏为不祥，周瑜以黄旗之折为预兆，此与下文相引者也。不相反则下文之事不奇，不相引则下文之事不现。可见事之幻文之变者，出人意外，未尝不在人意中。

却说庞统闻言，吃了一惊，急回视其人，原来却是徐庶。徐庶一向冷落，至此忽然出现。统见是故人，心下方定，回顾左右无人，乃曰：“你若说破我计，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皆是你送了也！”庶笑曰：“此间八十三万人马，性命如何？”真是两位菩萨说法。统曰：“元直真欲破我计耶？”庶曰：“吾感刘皇叔厚恩，未尝忘报。曹操送死吾母，吾已说过终身不设一谋，又将三十一回中事一提。今安肯破兄良策？只是我亦随军在此，兵败之后，玉石不分，岂能免难？君当教我脱身之术，我即缄口远避矣。”前以几十万生灵为言，今只图逃却一身矣。统笑曰：“元直如此高见远识，谅此有何难哉！”庶曰：“愿先生赐教。”统去徐庶耳边略说数句。妙在不叙明白。庶大喜拜谢。庞统别却徐庶，下船自回江东。

且说徐庶当晚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谣言。附耳低言之计于此始见。次日，寨中三三五五，交头接耳而说。早有探事人报知曹操，说军中传言西凉州韩遂、马腾谋反，杀奔许都来。二人一向冷落，妙于此处提照。果有此事，真是快事；即无此事，亦是快文。操大惊，急聚众谋士商议曰：“吾引兵南征，心中所忧者，韩遂、马腾耳。军中谣言，虽未辨虚实，然不可不防。”不便信，又不得不信。言未毕，徐庶进曰：“庶蒙丞相收录，恨无寸功报效。请得三千人马，星夜往散关把住隘口。如有紧急，再行告报。”不是防兵，却是避火。操喜曰：“若得元直去，吾无忧矣！散关之上，亦有军兵，公统领之。目下拨三千马步军，命臧霸为先锋，星夜前去，不可稽迟¹⁴。”带挈了三千人，又带挈了

一个臧霸，想是火星不照命耳。徐庶辞了曹操，与臧霸便行。此便是庞统救徐庶之计。此处明写一句，以结上文。后人诗曰：

曹操征南日日忧，
马腾韩遂起戈矛。
凤雏一语教徐庶，
正似游鱼脱钓钩。

曹操自遣徐庶去后，心中稍安，遂上马先看沿江旱寨，次看水寨。乘大船一只，于中央上建帅字旗号，两傍皆列水寨，船上埋伏弓弩千张，操居于上。时建安十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气晴明，平风静浪。写一“风”字，为下文借风相映。操令：“置酒设乐于大船之上，吾今夕欲会诸将。”天色向晚，东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长江一带，如横素练^[2]。如读《赤壁赋》。操坐大船之上，左右侍御者数百人，皆锦衣绣袄，荷戈执戟。文武众官，各依次而坐。操见南屏山色如画，东视柴桑之境，西观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觑乌林，四顾空阔。写江景如画。心中欢喜，谓众官曰：“吾自起义兵以来，与国家除凶去害，誓愿扫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万雄师，更赖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后，天下无事，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太平。”写曹操骄盈之甚。文武皆起谢曰：“愿得早奏凯歌，我等终身皆赖丞相福荫。”操大喜，命左右行酒。

饮至半夜，操酒酣，遥指南岸曰：“周瑜、鲁肃，不识天时！今幸有投降之人，为彼心腹之患，此天助吾也。”写曹操骄盈之甚。荀攸曰：“丞相勿言，恐有泄漏。”写荀攸精细，以形曹操骄盈。操大笑曰：“座上诸公与近侍左右，皆吾心腹之人也，言之何碍？”不是写其坦易，正是写其骄盈。又指夏口曰：“刘备、诸葛亮，汝不料蝼蚁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耶！”既笑江东，又笑夏口，写曹操骄盈之甚。顾谓诸将曰：“吾今年五十四岁矣，如得江南，窃有所喜。昔日乔公与吾至契，吾知其二女皆有国色。后不料为孙策、周瑜所娶。吾今新构铜雀台于漳水之上，如得江南，当娶二乔置之台上，以娱暮年，吾愿足矣！”须知孔明之言不是说谎，周瑜之怒亦不是错怪。言罢大笑。唐人杜牧之有诗曰：

折戟沉沙铁未消，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曹操正笑谈间，忽闻鸦声望南飞鸣而去。只怕是火老鸦。操问曰：“此鸦缘何夜鸣？”左右答曰：“鸦见月明，疑是天晓，故离树而鸣也。”鹊噪未为吉，鸦鸣岂是凶？操又大笑。时操已醉，乃取槊立于船头上，以酒奠于江中，满饮三爵，横槊谓诸将曰：“吾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历数往事，略述生平，趾高气扬，志得意满，写曹操骄盈之甚。今对此景，甚有慷慨。吾当作歌，汝等和之。”歌曰：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当歌”“当”字，多有莫解之者。如云“对酒宜歌”，则非也。“当”非“该当”之“当”，乃“临当”之“当”耳。如当风、当起、当场之类。言人生对酒临歌之时，有几时哉！即“人生几见月当头”之意也。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忽着一个“忧”字。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3]。又着一个“忧”字。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4]；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皎皎如月，何时可辍？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又一个“忧”字。篇中忽着无数“忧”字，盖乐极生悲，已为后文预兆矣。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讌，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5]，无枝可依。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周公吐哺^[6]，天下归心。自比周公，骄盈极矣。

歌罢，众和之，共皆欢笑。忽座间一人进曰：“大军相当之际，将士用命之时，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操视之，乃扬州刺史，沛国相人，姓刘，名馥，字符颖。馥起自合淝，创立州治，聚逃散之民，立学校，广屯田，兴治教，久事曹操，多立功绩。夹叙刘馥生平，闲笔为妙。当下操横槊问曰：“吾言有何不吉？”馥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此不吉之言也。”苏子瞻《赤壁赋》亦引此四句，以为孟德之困于周郎，盖南飞而无可依，主应其南征而无所得耳。操大怒曰：“汝安敢败吾兴！”手起一槊，刺死刘馥。醉后骄盈愈甚。众皆惊

骇，遂罢宴。次日，操酒醒，懊恨不已。馥子刘熙，告请父尸归葬，操泣曰：“吾昨因醉误伤汝父，悔之无及。可以三公厚礼葬之。”又拨军士护送灵柩，即日回葬。临江饮酒，横槊赋诗，忽然刺杀一人，大是杀风景。况隔夜则歌，明日则泣，亦是不吉之兆。

次日，水军都督毛玠、于禁诣帐下请曰：“大小船只，俱已配搭连锁停当。旌旗战具，一一齐备。请丞相调遣，克日进兵。”极写北军壮盛。操至水军中央大战船上坐定，唤集诸将，各各听令。水旱二军，俱分五色旗号：青、黄、赤、黑、白，按水、火、金、木、土，正与后文无数火字映射。水军中央黄旗毛玠、于禁，前军红旗张郃，后军皂旗吕虔，左军青旗文聘，右军白旗吕通；极写水军严整。马步前军红旗徐晃，后军皂旗李典，左军青旗乐进，右军白旗夏侯渊。极写旱军严整。○以水军为主，故中央有黄旗，而旱路则无之。其余各分前后左右者，按东西南北也。乃前军皆用红旗，正与火攻相映射。水陆路都接应使：夏侯惇、曹洪；护卫往来监战使：许褚、张辽。九旗之后，又有二队，严整之极。其余骁将，各依队伍。令毕，水军寨中发擂三通，各队伍战船分门而出。是日西北风骤起，写西北风，正与后文东风反照。各船拽起风帆，冲波激浪，稳如平地。北军在船上，踊跃施勇，刺枪使刀。前后左右各军，旗幡不杂。又有小船五十余只，往来巡警催督。为下文曹操下小船逃命张本。操立于将台之上，观看调练，心中大喜，以为必胜之法。骄盈之甚。教且收住帆幔，各依次序回寨。

操升帐，谓众谋士曰：“若非天命助我，安得风雏妙计？铁索连舟，果然渡江如履平地。”程昱曰：“船皆连锁，固是平稳；但彼若用火攻，难以回避，不可不防。”北军未尝无人。操大笑曰：“程仲德虽有远虑，却还有见不到处。”荀攸曰：“仲德之言甚是，丞相何故笑之？”北军未尝无人。操曰：“凡用火攻，必藉风力。方今隆冬之际，但有西风北风，安有东风南风耶？吾居于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彼若用火，是烧自己之兵也，吾何惧哉？正与后文周瑜发病、孔明写方张本。若是十月小春之时，吾早已提备矣。”老贼未尝不奸猾。诸将皆拜伏曰：“丞相高见，众人不及。”操顾诸将曰：“青、徐、燕、代之众，不惯乘舟，今非此计，安能涉大江之险！”曹操前因作歌赋诗，送了一个人；今因夸耀武，又送了两个人。只见班部中二将挺身而出曰^[4]：“小将虽幽、燕之人，也能乘舟。今愿借巡船二十只，直至北江口，夺旗鼓而还，以显北军亦能乘舟也。”二人舍其所长而争其所短，不亦病乎！操视之，乃袁绍手下旧将焦触、张南也。操曰：“汝等皆生长北方，恐乘舟不便。江南之兵，往来水上，习练精熟，汝勿轻以性命为儿戏也。”焦触、张

南大叫曰：“如其不胜，甘受军法！”操曰：“战船尽已连锁，惟有小舟。每舟可容二十人，只恐未便接战。”触曰：“若用大船，何足为奇？乞付小舟二十馀只，某与张南各引一半，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须要夺旗斩将而还。”多大言者少成事。操曰：“吾与汝二十只船，差拨精锐军五百人，皆长枪硬弩。到来日天明，将大寨船出到江面上，远为之势。更差文聘亦领三十只巡船，接应汝回。”写曹操亦甚周密。焦触、张南欣喜而退。次日四更造饭，五更结束已定^[8]，早听得水寨中擂鼓鸣金，船皆出寨，分布水面，长江一带，青红旗号交杂。焦触、张南领哨船二十只，穿寨而出，望江南进发。

却说南岸隔夜听得鼓声喧震，遥望曹操调练水军，探事人报知周瑜。瑜往山顶观之，操军已收回。补叙隔日，一笔不漏。次日，忽又闻鼓声震天，军士急登高观望，见有小船冲波而来，飞报中军。周瑜问帐下：“谁敢先出？”韩当、周泰二人齐出曰：“某当权为先锋破敌。”因黄盖病，故二人权为先锋，与前后文相应。瑜喜，传令各寨严加守御，不可轻动。韩当、周泰各引哨船五只，分左右而出。

却说焦触、张南凭一勇之气，飞棹小船而来^[9]。韩当独披掩心^[10]，手执长枪，立于船头。焦触船先到，便命军士乱箭望韩当船上射来。当用牌遮隔。焦触捻长枪与韩当交锋，当手起一枪，刺死焦触。张南随后大叫赶来。隔斜里周泰船出。张南挺枪立于船头，两边弓矢乱射。周泰一臂挽牌，一手提刀，两船相离七八尺，泰即飞身一跃，直跃过张南船上，手起刀落，砍张南于水中，有此二人之死，愈令操信连环计之妙，而更不疑连环之不可用也。乱杀驾舟军士。众船飞棹急回。韩当、周泰催船进赶，到半江中，恰与文聘船相迎，两边便摆定船厮杀。

却说周瑜引众将立于山顶，遥望江北水面，艨艟战船排合江上，旗帜号带皆有次序。回看文聘与韩当、周泰相持，韩当、周泰奋力攻击，文聘抵敌不住，回船而走。文聘之败，又在周瑜眼中望见。叙法变换。韩、周二入急催船追赶。周瑜恐二人深入重地，便将白旗招贴，令众鸣金，二人乃挥棹而回。此写南军第二次小胜，亦是预为之兆。周瑜于山顶看隔江战船，尽入水寨。瑜顾谓众将曰：“江北战船如芦苇之密，操又多谋，当用何计以破之？”众未及对，忽见曹军寨中，被风吹折中央黄旗，飘入江中。曹军折旗，却在周瑜眼中望见。叙法变换。○将写周瑜旗角拂面，先写曹操军中折旗。衬染绝佳。瑜大笑曰：“此不祥之兆也！”写周瑜大笑，反衬下文大叫。正观之际，忽狂风大作，江中波涛拍岸。一阵风过，刮起旗角于周瑜脸上拂过。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试

思猛想是何想？一事是何事？解人必已辨之。大叫一声，往后便倒，口吐鲜血。诸将急救起时，却早不省人事。终篇又忽作惊人之笔，令人疑惑不定。正是：

一时忽笑又忽叫，
难使南军破北军。

毕竟周瑜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稽迟：迟延，滞留。

[2] 素练：白色绢帛。常用以喻云、水、瀑布等。

[3] 杜康：传说为最早造酒的人。后亦借指酒。

[4] 苹：草名。白蒿类。

[5] 匝（zā）：圈，周。

[6] 周公吐哺：据《韩诗外传》记载，周公曾告诫被伯禽要礼贤下士，就像自己吃一顿饭时，也要数次吐出口中食物，迫不及待的去接待贤士。吐哺，吐出嘴里食物。

[7] 班部：犹班列。指朝班的行列。

[8] 结束：整治行装。

[9] 飞棹（zhào）：飞快地划桨。棹，船桨。

[10] 掩心：护胸的铠甲。

第四十九回

七星坛诸葛祭风 三江口周瑜纵火

曹操假病，吉平以药药之而不死，不知其假也。周郎真病，孔明以不药药之而得生，独识其真也。北军之病病在畏水，庞统镇以金而平其水，至水症平而火症发，则水不能制矣。周郎之病病在畏风，孔明顺其气而疏其风，使寒风息而温风生，则风适为用矣。病若周郎，人所莫识；医如孔明，亦世所罕闻。

吾尝读《易》，观风火之为“家人”，火风之为“鼎”。窃以为可与赤壁之战相况也。惟孙、刘合为一家，而鼎足之形成。孙之合于刘，亦如火之合于风，风因火力而风愈扬，火藉风力而火乃烈。瑜之不可无亮，犹亮之不可无瑜耳。

孔明之祭风，其孔明之用兵乎？杖剑登坛，号令严肃，仿佛与命将相似；按二十八宿与六十四卦，仿佛与布阵相似；下一层以青红黑白分列四方旗帜，仿佛与四路奇兵相似；中一层又以五色间杂分布八方，仿佛与八路奇兵相似；上一层以四人分左右两翼，又仿佛与两阵奇兵相似。虽未用兵，而有同于用兵者，只一百二十人，不异千军万马之势。

其视彼八十三万大军，不啻如腐草败苇，继而折之，真不费力矣。

写周郎用兵，不于既战时写之，正于将战未战时写之：一写其东风未发之前，各处打点，各人准备，秣马厉兵，治舟束甲，未战而已勃勃乎有欲战之势；一写其东风既发之后，诸将听令，各军赴敌，按部分班，星驰电走，将战而已森森然有必战之形。盖用兵之胜，决之于将战未战之时，而不待于既战之后也。若但观其战，不过某人射某人于水中，某人砍某人于马下而已，又何以见江东士气之壮，周郎兵略之善哉！

周郎赤壁一战，未调破曹操之兵，而先调取孔明之兵。以水陆十二队分取八十三万人，而独以两队当孔明一人，盖以孔明一人为大敌，又在八十三万人之上也。乃八十三万人可胜，而孔明终不可胜。知其不可胜而欲杀之，人以病周郎之刻；知其不可胜而强欲杀之，吾以笑周郎之

愚。

赤壁之火，不自赤壁始也，其下种在二回之前矣。以大江为灶，以赤壁为炉，而黄盖其担柴者也，阚泽其送炭者也，庞统其添油者也。况更有蒋干之乞薪于人以佐其炊，二蔡之采樵于外以资其爨者乎！迨乎孔明执扇而从之，周瑜因人而热之，而风伯施威，祝融凭怒，殆又其后事云。

周郎调兵分作两段，诸葛调兵亦分作两段，如周郎于调兵之先另取孔明，而孔明亦于调兵之后别命云长是也。然周郎既不知玄德之当结，又不知孔明之不死，则不知人而亦不知天；孔明既知曹操之不死，而又知云长之必释，则能知天而更能知人。由是观之，则周郎之不及孔明也远甚。

写风写火，此回可谓奇矣。而定谋之初，则机密之至。周郎命各书一字于掌中，孔明亦暗写一方于纸上。而不知纸上之风，风之始也；掌中之火，火之原也。从来燎灭之威，必始于炎炎之细；土囊之口，必始于青苹之末：其犹此夫！

此回写风之将来，有无数曲折；写风之既至，又有无数点染。所云曲折者：如孔明上坛三次，下坛三次，并无动静是也；又如等到天晚，不见风起，周瑜疑惑，言此时安得有东风是也；又如等到三更，先听风声，出帐视之，旗带忽飘西北是也；又如周瑜叹诧为奇，而曹操一边见之，又以为一阳初生，偶亦有之，不足为奇是也。所云点染者：如丁奉、徐盛迎风而走，守坛将士当风而立是也；又如赵云扯篷，其船如飞，小校望见远帆，忽而孔明已到是也；又如曹操见月射波浪，金蛇万道是也；又如黄盖隔二里放火；又如风声正大，不听得弓弦响是也。至于此回有风，却于前回先写雾，于后回又写雨，其余写月、写星、写云，不一而足，俱与风相映射。吾尝叹今之善画者，能画花、画云、画月，而独不能画风，今读七星坛一篇，而如见乎丹青矣。

却说周瑜立于山顶，观望良久，忽然望后而倒，口吐鲜血，不省人事。左右救回帐中。诸将皆来动问，尽皆愕然相顾曰：“江北百万之众虎踞鲸吞。不争都督如此^[1]，倘曹兵一至，如之奈何？”慌忙差人申报吴侯，一面求医调治。北军求医，周瑜又求医。

却说鲁肃见周瑜卧病，心中忧闷，来见孔明，言周瑜卒病之事^[2]。孔明曰：“公以为何如？”肃曰：“此乃曹操之福，江东之祸也。”孔明笑曰：“公瑾之病，亮亦能医。”北军之病，庞统医之；周瑜之病，必须孔明治之。肃曰：“诚如此，则国家万幸！”即请孔明同去看病。肃先入见

周瑜。瑜以被蒙头而卧。肃曰：“都督病势若何？”鲁肃是真问病。周瑜曰：“心腹搅痛，时复昏迷。”肃曰：“曾服何药饵？”瑜曰：“心中呕逆^[3]，药不能下。”肃曰：“适来去望孔明，言能医都督之病。现在帐外，烦来医治，何如？”瑜命请入，教左右扶起，坐于床上。孔明曰：“连日不晤君颜，何期贵体不安！”孔明是假问病。瑜曰：“‘人有旦夕祸福’，岂能自保？”孔明笑曰：“‘天有不测风云’，人又岂能料乎？”一语道着心病。巧绝，妙绝。瑜闻失色，乃作呻吟之声。孔明曰：“都督心中似觉烦积否^[4]？”瑜曰：“然。”孔明曰：“必须用凉药以解之。”瑜曰：“已服凉药，全然无效。”孔明曰：“须先理其气，气若顺，则呼吸之间自然痊愈。”都是隐语、妙语。瑜料孔明必知其意，乃以言挑之曰：“欲得顺气，当服何药？”大家借病说哑谜，写来真是好看。孔明笑曰：“亮有一方，便教都督气顺。”此等顺气方，谅用不着陈皮几分、乌药几钱也。瑜曰：“愿先生赐教。”孔明索纸笔，摒退左右，密书十六字曰：

欲破曹公，宜用火攻。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直是四句药性歌，恐《难经》、《脉诀》，万病回春，未必有此奇方。

写毕，递与周瑜曰：“此都督病源也。”此等病源，近世医家写不出。瑜见了大惊，暗思：“孔明真神人也！早已知我心事。只索以实情告之。”乃笑曰：“先生已知我病源，将用何药治之？事在危急，望即赐教。”特求急救良方。孔明曰：“亮虽不才，曾遇异人，传授八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云从龙，风从虎。孔明为卧龙，又为啸虎矣。都督若要东南风时，可于南屏山建一台，名曰七星坛，高九尺，作三层，用一百二十人手执旗幡围绕。亮于台上作法，借三日三夜东南大风，助都督用兵，何如？”病贵驱风，今反以风治病，盖三日之风，胜于七年之艾矣。瑜曰：“休道三日三夜，只一夜大风，大事可成矣。只是事在目前，不可迟缓。”不欲迟而多，但愿速而少，今人服药，往往如此。孔明曰：“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风，至二十二日丙寅风息，如何？”周以甲子兴，纣以甲子亡；赤壁之战，几同牧野之师。瑜闻言大喜，矍然而起。只因“其风肆好”，遂尔“勿药有喜”。便传令差五百精壮军士，往南屏山筑坛；拨一百二十人执旗守坛，听候使令。

孔明辞别出帐，与鲁肃上马，来南屏山相度地势，令军士取东南方赤土筑坛，东南巽地，与风相取；色尚其赤，与火相照。方圆二十四丈，每一层高三尺，共是九尺。下一层插二十八宿旗：东方七面青旗，

按角、亢、氐、房、心、尾、箕^[5]，布苍龙之形；北方七面皂旗，按斗、牛、女、虚、危、室、壁，作玄武之势；西方七面白旗，按奎、娄、胃、昂、毕、觜、参，踞白虎之威；南方七面红旗，按井、鬼、柳、星、张、翼、轸，成朱雀之状。前回曹操用兵，用五色旗号以按五方；今孔明祭风，亦用四方旗号以按列宿。前后正相映射。第二层周围黄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四卦，分八位而立。曹操调兵，以黑、白、青、红列前后左右，而以黄旗立于中央；孔明祭风，以黑、白、青、红列台下四面，而以黄旗立于中层。前后又复映射。上一层用四人，各人戴束发冠，穿皂罗袍，凤衣博带，朱履方裾。前左立一人，手执长竿，竿尖上用鸡羽为葆^[6]，以招风信；前右立一人，手执长竿，竿上系七星号带，以表风色；后左立一人，捧宝剑；后右立一人，捧香炉。曹操调兵，分水陆二处；孔明祭风，分上中下三层。曹操于水军五队、旱军四队之外，又添设两队；孔明于二十八宿、六十四卦之上，又设立四人。前后又相映射。坛下二十四人，各持旌旗、宝盖、大戟、长戈、黄旄、白钺、朱幡、皂纛，环绕四面。第一层用四人，第二层六十四人，第三层二十八人，今又加以二十四人，恰好是一百二十人之数。看他调度，井然不乱，参差有法，或按八方，或按七星，虽一百二十人，如有千军万马之势。孔明于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沐浴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发，来到坛前，俨似祈雨道士模样。吩咐鲁肃曰：“子敬自往军中相助公瑾调兵。倘亮所祈无应，不可有怪。”反说一句，愈衬下文之奇。鲁肃别去。孔明嘱咐守坛将士：“不许擅离方位，嘎。不许交头接耳，嘎。不许失口乱言，嘎。不许大惊小怪。嘎。如违令者斩！”嘎。○孔明筑坛祭风，与韩信登坛点将一样声势。众皆领命。孔明缓步登坛，观瞻方位已定，焚香于炉，注水于盂，仰天暗祝。下坛入帐中少歇，令军士更替吃饭。孔明一日上坛三次，下坛三次，却并不见有东南风。先反写一句，妙。

且说周瑜请程普、鲁肃一班军官在帐中伺候，只等东南风起，便调兵出，写周瑜一面等候，十分声势。一面关报孙权接应。好。黄盖已自准备火船二十只，船头密布大钉，船内装载芦苇干柴，灌以鱼油，上铺硫黄、焰硝引火之物，各用青布油单遮盖。船头上插青龙牙旗，船尾各系走舸^[7]。在帐下听候，只等周瑜号令。又写黄盖一面作备，又十分声势。甘宁、阚泽窝盘蔡和、蔡中在水寨中^[8]，每日饮酒，不放一卒登岸。妙。周围尽是东吴军马，把得水泄不通，只等帐上号令下来。又写甘宁、阚泽一面打点，十分周密，十分声势。周瑜正在帐中坐议，探子来报：“吴侯船只离寨八十五里停泊，只等都督好音。”又写孙权一面等候，更觉十分声势。瑜即差鲁肃遍告各部下官兵将士：“俱各收拾船

只、军器、帆橹等物。号令一出，时刻休违。倘有违误，即按军法。”又写鲁肃传令遍告，又是十分声势。众兵将得令，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又写众兵将一句，加倍声势。

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风不动。再反写一句，以见下文之奇。近日道士祈雨，反祈出晴来，此不能学七星坛上下半夜之孔明，只学得上半日之孔明也。瑜谓鲁肃曰：“孔明之言谬矣！隆冬之时，怎得东南风乎？”再借周瑜口中极力反写一句，以见下文之奇。○万一此时无风奈何？或笑曰：从来南风极盛，必不虑也。肃曰：“吾料孔明必不谬谈。”将近三更时分，忽听风声响，旗幡转动。瑜出帐看时，旗脚竟飘西北，霎时间东南风大起。将写风起，先写声响，次写旗脚，以渐而来，妙甚。瑜骇然曰：“此人有夺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测之术！若留此人，乃东吴祸根也。及早杀却，免生他日之忧。”才借得风来，便欲杀借风之人，周郎可谓狠矣。不知风尚能借，杀岂不能远乎？急唤帐前护军校尉丁奉、徐盛二将：各带一百人，徐盛从江内去，丁奉从旱路去，都到南屏山七星坛前，休问长短，拿住诸葛亮便行斩首，将首级来请功。未调各路破曹操之兵，先调两路杀孔明之兵，周郎之视孔明，重于曹操，重于八十三万大兵也。○今日道士求得雨，便要谢将；孔明借得风来，周郎却以斩首为谢将。可发一大笑。二将领命。徐盛下船，一百刀斧手荡开棹桨；丁奉上马，一百弓弩手各跨征驹，往南屏山来。读书至此，为孔明捏一把汗。于路正迎着东南风起。但于有火处写风，不于无火处写风，则疏矣。今去杀孔明，初不赖风力，而于此处闲写一句，正见叙事笔法之密。后人有诗曰：

七星坛上卧龙登，
一夜东风江水腾。
不是孔明施妙计，
周郎安得逞才能？

丁奉马军先到，见坛上执旗将士当风而立。又写一句风，妙甚。丁奉下马，提剑上坛，不见孔明，先生将办化作旋风去矣。慌问守坛将士，答曰：“恰才下坛去了。”周瑜旱路一军无用。丁奉忙下坛寻时，徐盛船已到，二人聚于江边。小卒报曰：“昨晚一只快船停在前面滩口，适间却见孔明披发下船，那船望上水去了。”周瑜水路一军无用。丁奉、徐盛便分水陆两路追袭。徐盛教拽起满帆，抢风而使。遥望前船不远，徐盛在船头上高声大叫：“军师休去！都督有请！”读书至此，又为孔明一急。只见孔明立于船尾，大笑曰：“上覆都督：好好用兵！诸葛

亮暂回夏口，异日再容相见。”写得孔明从容不迫，的是妙人。徐盛曰：“请暂少住，有紧话说。”孔明曰：“吾已料定都督不能容我，必来加害，预先教赵子龙来相接。将军不必追赶。”第一次不说破，第二次方才说破。妙甚。徐盛见前船无篷，妙。只顾赶去。看看至近，赵云拈弓搭箭，立于船尾大叫曰：“吾乃常山赵子龙也！奉令特来接军师。你如何来追赶？本待一箭射死你来，显得两家失了和气。教你知我手段！”孔明妙在第二次方说破，赵子龙妙在第三次方说出来。言讫，箭到处，射断徐盛船上篷索，那篷堕落下水，其船便横。赵云却教自己船上拽起满帆，更妙。乘顺风而去。其船如飞，追之不及。不是写篷，是写风。既借风破曹兵，又借风归夏口，可谓一事两得。岸上丁奉唤徐盛船近岸，言曰：“诸葛亮神机妙算，人不可及。更兼赵云有万夫不当之勇，汝知他当阳长坂时否？又将前事一提。吾等只索回报便了。”于是二人回见周瑜，言孔明预先约赵云迎接去了。周瑜大惊曰：“此人如此多谋，使吾晓夜不安矣！”周瑜第一次调拨两路军出去，而丁、徐二人空身来见，竟无成功。是曹操可胜，八十三万大兵可胜，而孔明一人必不可胜也。鲁肃曰：“且待破曹之后，却再图之。”

瑜从其言，此处按下孔明一边，以下单叙周郎调拨之事。唤集诸将听令。先教甘宁带了蔡中妙甚。并降卒沿南岸而走：“只打北军旗号，直取乌林地面，正当曹操屯粮之所。深入军中，举火为号。第一队旱路火军。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帐下，我有用处。”只蔡和、蔡中二人，分作两处用之。妙甚。第二唤太史慈吩咐：“你可领三千兵，直奔黄州地界，断曹操合淝接应之兵，就逼曹兵，放火为号。只看红旗，便是吴侯接应之兵。”第二队旱路火军。这两队兵最远，先发。又总叙一句，做一顿。第三唤吕蒙领三千兵，去乌林接应甘宁，焚烧曹操寨栅。第三队旱路火军。第四唤凌统领三千兵，直截彝陵界首，只看乌林火起，以兵应之。第四队旱路火军。第五唤董袭领三千兵，直取汉阳，从汉川杀奔曹操寨中，看白旗接应。第五队旱路火军。第六唤潘璋领三千兵，尽打白旗，往汉阳接应董袭。第六队旱路火军。六队船只，各自分路去了。又总叙一句，做一顿。却令黄盖安排火船，使小卒驰书约曹操，今夜来降。以上先调旱路放火之军，此处却是水路先锋，第一个放火的。一面拨战船四只，随于黄盖船后接应。为下文黄盖下小船捉曹操张本。第一队领兵军官韩当，第二队领兵军官周泰，第三队领兵军官蒋钦，第四队领兵军官陈武：四队各引战船三百只，前面各摆列火船二十只。将水路火军四队一齐叙出，又换一样笔法。周瑜自与程普在大艨艟上督战，徐盛、丁奉为左右护卫。以上旱军六队。水军连黄盖与周瑜亦是六队，共是十二队，与前回曹操水军五队、旱军六队，正复相对。只留鲁肃共阍

泽及众谋士守寨。程普见周瑜调军有法，甚相敬服。忙中又与前文映合。

却说孙权差使命持兵符至，说已差陆逊为先锋，直抵蕲、黄地面进兵，吴侯自为后应。此处写孙权又是两队。只五六万兵，叙得严整有法，隐然有百万之势。瑜又差人西山放火炮，南屏山举号旗。各各准备停当，只等黄昏举动。甲子日夜半有风，至乙丑日黄昏发火。黄昏以前，却是周瑜一一调拨。

话分两头。且说刘玄德在夏口专候孔明回来，忽见一队船到，乃是公子刘琦自来探听消息。玄德请上敌楼坐定^[9]，说：“东南风起多时，子龙去接孔明，至今不见到，吾心甚忧。”小校遥指樊口港上：“一帆风送扁舟来到，必军师也。”遥指而便到，是写风之顺也。玄德与刘琦下楼迎接。须臾船到，须臾亦是风到。孔明、子龙登岸。玄德大喜。问候毕，孔明曰：“且无暇告诉别事，前者所约军马战船，皆已办否？”不说上项事，正作者补点上项事也。妙甚。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军师调用。”孔明便与玄德、刘琦升帐坐定，谓赵云曰：“子龙可带三千军马，渡江径取乌林小路，拣树木芦苇密处埋伏。第一队亦取乌林，与周瑜相合。今夜四更已后，曹操必然从那条路奔走。算定四更，则非周瑜之所及也。等他军马过，就半中间放起火来。虽然不杀他尽绝，也杀一半。”第一队旱路火军。○说捉不得曹操，正为下文关公伏笔。云曰：“乌林有两条路，一条通南郡，一条取荆州，不知向那条路来？”孔明曰：“南郡势迫，曹操不敢往，必来荆州，然后大军投许昌而去。”料如指掌。云领计去了。又唤张飞曰：“翼德可领三千兵渡江，截断彝陵这条路，去葫芦谷口埋伏。第二队亦取彝陵，与周瑜相合。曹操不敢走南彝陵，必望北彝陵去。来日雨过，必然来埋锅造饭。预知有雨，更非周瑜之所及也。只看烟起，便就山边放起火来。虽然不捉得曹操，翼德这场功料也不小。”第二队旱路火军。○又说捉不得曹操，正为下文关公伏笔。飞领计去了。又唤糜竺、糜芳、刘封三人，各驾船只，绕江剿擒败军，夺取器械。第一队水军。三人领计去了。孔明起身，谓公子刘琦曰：“武昌一望之地，最为紧要。公子便请回，率领所部之兵，陈于岸口。操一败，必有逃来者，就而擒之，却不可轻离城郭。”第二队水军。刘琦便辞玄德、孔明去了。孔明谓玄德曰：“主公可于樊口屯兵，凭高而望，坐看今夜周郎成大功也。”前遣过两路旱军，两路水军，却于此处故作一顿，独留一队旱军在后，与前周瑜调拨大是不同。

时云长在侧，孔明全然不睬。本要重用他，却反不睬他。妙甚。云

长忍耐不住，乃高声曰：“关某自随兄长征战，许多年来未尝落后。今日逢大敌，军师却不委用，此是何意？”待关公自问，妙甚。无此愤激，不见后文之奇。孔明笑曰：“云长勿怪！某本欲烦足下把一个最紧要的隘口，怎奈有些违碍，不敢教去。”不即一口说出，妙甚。然无此留难，却不见后文之奇。云长曰：“有何违碍，愿即见谕。”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足下当有以报之。今日操兵败，必走华容道。若令足下去时，必然放他过去。因此不敢教去。”言公必放者，不是激之使不放，正料定其必不肯不放也。云长曰：“军师好心多！当日曹操果是重待某，某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报过他了。今日撞见，岂肯放过！”前既愤激，此又辨白，愈显后文之奇。孔明曰：“倘若放了时，却如何？”云长曰：“愿依军法！”孔明曰：“如此，立下文书。”云长便与了军令状。此写关公之决。云长曰：“若曹操不从那条路上来，如何？”孔明曰：“我亦与你军令状。”此写孔明之智。云长大喜。孔明曰：“云长可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来。”周郎既以火逐之，孔明又以火迎之。周郎善于用火，孔明更工于用火也。云长曰：“曹操望见烟，知有埋伏，如何肯来？”孔明笑曰：“岂不闻兵法虚虚实实之论？操虽能用兵，只此可以瞒过他也。他见烟起，将谓虚张声势，必然投这条路来。奇绝，妙绝。将军休得容情。”前既留难，此又切嘱，愈显后文之奇。云长领了将令，引关平、周仓并五百校刀手，投华容道埋伏去了。前写周瑜调拨，后写孔明调拨，至此方完。玄德曰：“吾弟义气深重，若曹操果然投华容道去时，只恐端的放了。”不惟孔明料之，玄德已料之矣。孔明曰：“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孔明既知人，又知天。玄德曰：“先生神算，世所罕及！”孔明遂与玄德往樊口，看周瑜用兵，留孙乾、简雍守城。此俗谚所云“云端里看厮杀”也。

却说曹操在大寨中，与众将商议，只等黄盖消息。当日东南风起甚紧。程昱入告曹操曰：“今日东南风起，宜预提防。”程昱亦甚精细。操笑曰：“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何足为怪。”若曹操见风而惊，便不奇矣。正妙在处之泰然，乃见后文之出其不意也。军士忽报江东一只小船来到，说有黄盖密书，操急唤入。其人呈上书，书中诉说：“周瑜关防得紧，因此无计脱身。今有鄱阳湖新运到粮，周瑜差盖巡哨，已有方便。好歹杀江东名将，献首来降。只在今晚二更，船上插青龙牙旗者，即粮船也。”火军当插红旗，而用青旗者何也？曰：木生火也。曹军黄旗居中，而以青旗胜之，木克土也。操大喜，遂与众将来水寨中大船上，观望黄盖船到。

且说江东，天色向晚，周瑜唤出蔡和，令军士缚倒。和叫：“无罪！”瑜曰：“汝是何等人，敢来诈降！吾今缺少福物祭旗^[10]，愿借你首级。”送箭人情，已令江东拜赐；祭旗福物，又承曹操馈来。和抵赖不过，大叫曰：“汝家阚泽、甘宁亦曾与谋！”可发一笑。瑜曰：“此乃吾之所使也。”蔡和悔之无及。瑜令捉至江边皂纛旗下，奠酒烧纸，一刀斩了蔡和，用血祭旗毕，便令开船。黄盖在第三只火船上，独披掩心，手提利刃，旗上大书“先锋黄盖”。盖乘一天顺风，望赤壁进发。周瑜既献了活三牲，黄盖便去烧顺风纸矣。

是时东风大作，波浪汹涌。操在中军，遥望隔江，看看月色，照耀江水，如万道金蛇，翻波戏浪。偏有闲笔写月、写波，以点染风势。操迎风大笑，自以为得志。此时老奸尚在梦中。忽一军指说：“江南隐隐一簇帆幔，使风而来。”操凭高望之。报称：“皆插青龙牙旗。内中有大旗，上书先锋黄盖名字。”操笑曰：“公覆来降，此天助我也！”来船渐近。程昱观望良久，谓操曰：“来船必诈。且休教近寨。”北军未尝无人。操曰：“何以知之？”程昱曰：“粮在船中，船必稳重；今观来船，轻而且浮，更兼今夜东南风甚紧，倘有诈谋，何以当之？”可惜知觉得迟了。操省悟，有曹操大笑，乃见下文之奇；有曹操省悟，更见下文之奇。便问：“谁去止之？”文聘曰：“某在水上颇熟，愿请一往。”言毕，跳下小船，用手一指，十数只巡船随文聘船出。聘立于船头，大叫：“丞相钧旨：南船且休近寨，就江心抛住。”众军齐喝：“快下了篷！”言未绝，弓弦响处，文聘被箭射中左臂，倒在船中。受了十万枝箭后，先有此一箭回礼。船上大乱，各自奔回。南船距操寨止隔二里水面。黄盖用刀一招，前船一齐发火。火趁风威，风助火势，船如箭发，烟焰涨天。二十只火船，撞入水寨，写火猛、风猛、船猛、人猛，十分声势。曹寨中船只一时尽着，又被铁环锁住，无处逃避。方见连环计之好。隔江炮响，四下火船齐到，但见三江面上，火逐风飞，一派通红，漫天彻地。适才见万道金蛇，此时却变作千条火龙矣。

曹操回观岸上营寨，几处烟火。黄盖跳在小船上，背后数人驾舟，冒烟突火，来寻曹操。操见势急，方欲跳上岸，忽张辽驾一小脚船，扶操下得船时，那只大船，已自着了。前以五十只小船为往来巡警之用，至此却为曹操救命之用。张辽与十数人保护曹操，飞奔岸口。黄盖望见穿绛红袍者下船，料是曹操，乃催船速进，手提利刃，高声大叫：“曹贼休走！黄盖在此！”操叫苦连声。张辽拈弓搭箭，觑着黄盖较近，一箭射去。此时风声正大，黄盖在火光中，那里听得弓弦响，正中肩窝，翻身落水。正写曹操被火，忽写黄盖落水。正快意时，又见此不快意

事，令人阅至此，不得不急欲看后文也。正是：

火厄盛时遭水厄，
棒疮愈后患金疮。

未知黄盖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不争：不料。

[2] 卒（cù）：突然。

[3] 呕逆：气逆而产生呕吐的感觉。

[4] 烦积：郁结。

[5] “角、亢、氐、房、心、尾、箕”及以下“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昂、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合起来为中国古代天文学所谓二十八星宿的名称。

[6] 葆：古代用鸟羽装饰的一种仪仗。

[7] 走舸：轻便快速的战船。

[8] 窝盘：紧密地陪伴。

[9] 敌楼：城墙上御敌的城楼。也叫谯楼。

[10] 福物：谓祭祀所用的酒肉。

第五十回

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

凡计之中人，必度彼之为何如人而后中之，则未有不中者也；又度彼之料我为何如人而后中之，则未有不中者也。盖彼方自以为智，而我即中之以其智，则正迎乎彼之意中；彼方料我之智，而我反中之以我之愚，则又出乎彼之意外：如孔明之料曹操于华容是也。夫举火于此而伏兵于彼，则智人之所为，而为彼之所知；举火在此而伏兵即在此，此愚人之所为，而为彼之不及料。操固熟知有兵家虚实之法，而又熟知孔明之知有兵家虚实之法，此其所以为孔明所中欤！

或疑关公之于操，何以欲杀之于许田，而不杀之于华容？曰：许田之欲杀，忠也；华容之不杀，义也。顺逆不分，不可以为忠；恩怨不明，不可以为义。如关公者，忠可干霄，义亦贯日，真千古一人。怀惠者，小人之情；报德者，烈士之志。虽其人之大奸大恶，得罪朝廷，得罪天下，而彼能不害我，而以国土遇我，是即我之知己也。我杀我之知己，此在无意气丈夫则然，岂血性男子所肯为乎？使关公当日以公义灭私恩，曰：吾为朝廷斩贼，吾为天下除凶，其谁曰不宜？而公之心，以为他人杀之则义，独我杀之则不义，故宁死而有所不忍耳。曹操可以释陈宫而不释，关公可以杀曹操而不杀，是关公之仁异于曹操。蔡邕哭董卓而王允罪之，关公释曹操而孔明谅之，则孔明之见高于王允矣。

孔明既知关公之不杀操，则华容之役，何不以翼德、子龙当之？曰：孔明知天者也。天未欲杀操，则虽当之以翼德、子龙，必无成功。故孔明之使关公者，所以成关公之义；而其不使翼德、子龙者，亦以掩翼德、子龙之短也。然则关公之释操，非公释之，而孔明释之；又非孔明释之，而实天释之耳。

前回写江中之火，此回写岸上之火。前回止写周郎之火，此回续写孔明之火。前回是写帆櫓之风，此回是写林木之风。前回是写孔明之以风助火，此回是写孔明之以火继风。而至于风止火息之后，又有风之余势、火之余威以点缀之。于风之后而遇雨，火之后而见烟，烟与雨正风与火之余也。且其后文又有与前文相反者：衣甲尽湿，又当燥之以风；

军士乏食，又当炊之以火。盖即一回之中，而前之风为害，后之风为利；前之火为仇，后之火又为恩云。

操之习水战而凿池于北方，其名则玄武也，其象则习坎也。而庞统进之以勾陈，周郎则应之以朱雀；孔明当之以重巽，周郎则应之以重离。至于走彝陵、奔华容，则又为螭蛇之惊，白虎之凶，明夷之于行不食，旅人之先笑后号矣。

曹操于舟中舞槊之时，既大笑；今在华容败走之前，又大笑。前之笑是得意，后之笑是强颜。前之笑是适己，后之笑是骂人。前之笑既乐极生悲，后之笑又非苦中得乐。前之笑与后之笑都无是处，千古而下，又当笑其所笑。

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以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士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打。不谓奸雄眼泪，既可作钱帛用，又可作槌杖用。奸雄真是奸得可爱。

却说当夜张辽一箭射黄盖下水，救得曹操登岸，寻着马匹走时，军已大乱。舍大舟就小舟，又舍水路奔旱路，写一时仓忙之甚。韩当冒烟突火来攻水寨，忽听得士卒报道：“后梢舵上一人，高叫将军表字。”韩当细听，但闻高叫：“公义救我！”当曰：“此黄公覆也！”急救救起。见黄盖负箭着伤，咬出箭杆，箭头陷在肉内。韩当急为脱去湿衣，用刀剜出箭头，扯旗束之，脱自己战袍与黄盖穿了，先令别船送回大寨医治。原来黄盖深知水性，故大寒之时，和甲堕江，也逃得性命。黄盖苦肉于前，又苦肉于后，勇不避难，极写其忠。

却说当日满江火滚，喊声震地。左边是韩当、蒋钦两军从赤壁西边杀来，右边是周泰、陈武两军从赤壁东边杀来，先锋已去，将四队水军合作两队。正中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大队船只都到。此是中军一队。火须兵应，兵仗火威。此正是三江水战，赤壁鏖兵。曹军着枪中箭、火焚水溺者，不计其数。后人诗曰：

魏吴争斗决雌雄，
赤壁楼船一扫空。
烈火初张照云海，
周郎曾此破曹公。

又有一绝云：

山高月小水茫茫，
追叹前朝割据忙。
南士无心迎魏武，
东风有意便周郎。

不说江中鏖兵。且说甘宁令蔡中引入曹寨深处，宁将蔡中一刀砍于马下，只蔡中、蔡和两人，却有两样杀法。妙。就草上放起火来。第一队旱军出现。吕蒙遥望中军火起，也放十数处火接应甘宁。第三队旱军出现。潘璋、董袭分头放火呐喊。第五队、第六队旱军出现。四下里鼓声大震。前已写过水军，此处写旱军，却又先写四队。曹操与张辽引百馀骑，在火林内走，“火林”二字甚新。看前面无一处不着。正走之间，毛玠救得文聘，引十数骑到。韩当救黄盖，即叙在前；毛玠救文聘，补叙在后。笔法甚变。操令军寻路，张辽指道：“只有乌林，地面空阔可走。”操径奔乌林。

正走间，背后一军赶到，大叫：“曹贼休走！”火光中现出吕蒙旗号。在曹操眼中看出，带写火光之盛。操催军马向前，留张辽断后，抵敌吕蒙。却见前面火把又起，从山谷中拥出一军，大叫：“凌统在此！”第四队旱军出现，却在凌统口中叫出。曹操肝胆皆裂。忽刺斜里一彪军到，大叫：“丞相休慌！徐晃在此！”彼此混战一场，一路望北而走。忽见一队军马屯在山坡前，徐晃出问，乃是袁绍手下降将马延、张顗，有三千北地军马，列寨在彼，当夜见满天火起，未敢转动，恰好接着曹操。两个替死鬼来了。操教二将引一千军马开道，其余留着护身。操得这枝生力军马，心中稍安。马延、张顗二将飞骑前行。不到十里，喊声起处，一彪军出。为首一将，大呼曰：“吾乃东吴甘兴霸也！”甘宁忽没忽现，分两番写，极其声势。马延正欲交锋，早被甘宁一刀斩于马下。张顗挺枪来迎，宁大喝一声，顗措手不及，被宁手起一刀，翻身落马。后军飞报曹操。操此时指望合淝有兵救应，不想孙权在合淝路口，望见江中火光，知是我军得胜，便教陆逊举火为号；太史慈见了，与陆逊合兵一处，冲杀将来。又是两路旱军。○周瑜调拨第二队是太史慈，今却于末后出现。叙得参差有致。操只得望彝陵而走。路上撞见张郃，操令断后。

纵马加鞭，走至五更，回望火光渐远，曹操心方定，不是写曹操脱火，正是写火势猛烈。问曰：“此是何处？”左右曰：“此是乌林之西，宜都之北。”操见树木丛杂，山川险峻，乃于马上仰面大笑不止。且不要笑，理会哭着。诸将问曰：“丞相何故大笑？”操曰：“吾不笑别人，

单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时，预先在这里伏下一军，如之奈何？”不要忙，孔明已先合着你意了。说犹未了，两边鼓声震响，火光竟天而起，前是周郎之火，此是孔明之火。前是孔明以风助火，此是孔明以火继风。惊得曹操几乎坠马。吓杀。刺斜里一彪军杀出，大叫：“我赵子龙奉军师将令，在此等候多时了！”前孔明所拨第一队于此出现。操教徐晃、张郃双敌赵云，自己冒烟突火而去。子龙不来追赶，只顾抢夺旗帜。曹操得脱。

天色微明，黑云罩地，东南风尚不息。前写风是在有火处写，此写风又在无火处写。忽然大雨倾盆，湿透衣甲。可谓“水火既济”。操与军士冒雨而行，诸军皆有饥色。操令军士往村落中劫掠粮食，寻觅火种。火能为利，亦能为害。方脱其害，又求其利。前则遍地是火，此处却要寻觅，亦火之有盛必有衰也。方欲造饭，后面一军赶到，操心甚慌。原来却是李典、许褚保护着众谋士来到。写曹军七零八落，陆续凑合。叙法绝佳。操大喜，令军马且行，问：“前面是那里地面？”人报：“一边是南彝陵大路，一边是北彝陵山路。”操问：“那里投南郡江陵去近？”军士禀曰：“取南彝陵过葫芦口去最便。”操教走南彝陵。行至葫芦口，军皆饥馁，行走不上；马亦困乏，多有倒于路者。操教前面暂歇。马上有带得锣锅的，也有村中掠得粮米的，便就山边拣干处埋锅造饭，割马肉烧吃。回思横槊赋诗之时，真所谓昨日今朝大不同。尽皆脱去湿衣，于风头吹晒。马皆摘鞍野放，咽咬草根。操坐于疏林之下，仰面大笑。宜哭又笑，想亦哭不得而笑耳。众官问曰：“适来丞相笑周瑜、诸葛亮，引惹出赵子龙来，又折了许多人马。恰像笑出来的。如今为何又笑？”操曰：“吾笑诸葛亮、周瑜毕竟智谋不足。若是我用兵时，就这个去处，也埋伏一彪军马，以逸待劳。我等纵然脱得性命，也不免重伤矣。彼见不到此，我是以笑之。”不要忙，孔明又合着你意了。正说间，前军后军一齐发喊。又笑出一个来了。操大惊，弃甲上马。众军多有不及收马者。早见四下火烟布合，山口又是孔明之火。此时不消寻觅火种矣。一军摆开，为首乃燕人张翼德，横矛立马，大叫：“操贼走那里去！”此是孔明所拨第二队出现。诸军众将见了张飞，尽皆胆寒。许褚骑无鞍马来战张飞。张辽、徐晃二将，纵马也来夹攻。两边军马混战做一团。操先拨马走脱，诸将各自脱身。张飞从后赶来。操迤迤奔逃，追兵渐远，回顾众将多已带伤。

正行间，军士禀曰：“前面有两条路，请问丞相从那条路去？”操问：“那条近？”军士曰：“大路稍平，却远五十馀里。小路投华容道，却近五十馀里，只是地窄路险，坑坎难行。”操令人上山观望，回

报：“小路山边有数处烟起，大路并无动静。”操教前军便走华容道小路。不向无火处走，反向有烟处走，想尚烧得不快活也。诸将曰：“烽烟起处，必有军马，何故反走这条路？”操曰：“岂不闻兵书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诸葛亮多谋，故使人于山僻烧烟，使我军不敢从这条山路走，他却伏兵在大路等着。吾料已定，偏不教中他计！”不要忙，却已中他计了。诸将皆曰：“丞相妙算，人不可及。”且慢慢赞着。遂勒兵走华容道。

此时人皆饥倒，马尽困乏，焦头烂额者扶策而行^[1]，中箭着枪者勉强而走。衣甲湿透，个个不全；此时又巴不得以火烘之矣。军器旗旛，纷纷不整。大半皆是彝陵道上被赶得慌，只骑得秃马，鞍辔衣服，尽皆抛弃。正值隆冬严寒之时，其苦何可胜言。极写曹操狼狈，以衬关公释放之义。操见前军停马不进，问是何故，回报曰：“前面山僻路小，因早晨下雨，坑塹内积水不流，泥陷马蹄，不能前进。”前苦于火，今苦于水。操大怒，前大笑，笑得不情；此大怒，怒得无理。叱曰：“军旅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岂有泥泞不堪行之理！”传下号令，教老弱中伤军士在后慢行，强壮者担土束柴，搬草运芦，填塞道路；务要即时行动，如违令者斩。众军只得都下马，就路傍砍伐竹木，填塞山路。操恐后军来赶，令张辽、许褚、徐晃引百骑执刀在手，但迟慢者便斩之。既死于敌之火，又死于我之刀，操军几无孑遗矣。此时军已饥乏，众皆倒地，操喝令人马沿栈而行，死者不可胜数，号哭之声，于路不绝。操怒曰：“死生有命，何哭之有？如再哭者立斩！”只许自己笑，不许别人哭。三停人马：一停落后，一停填了沟壑，一停跟随曹操。过了险峻，路稍平坦。操回顾止有三百余骑随后，并无衣甲袍铠整齐者。八十三万大军，只剩得三百余骑。操催速行，众将曰：“马乏矣，只好少歇。”操曰：“赶到荆州将息未迟。”又行不到数里，操在马上扬鞭大笑。第三番又笑。一发笑得可笑。众将问：“丞相何又大笑？”操曰：“人皆言周瑜、诸葛亮足智多谋，以吾观之，到底是无能之辈。若使此处伏一旅之师，吾等皆束手受缚矣。”有此一句，乃见下文关公之义。

言未毕，一声炮响，两边五百校刀手摆开，为首大将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截住去路。又笑出一个来了。今番笑出此人来，一但笑不得，哭亦哭不得矣。操军见了，亡魂丧胆，面面相觑。操曰：“既到此处，只得决一死战！”众将曰：“人纵然不怯，马力已乏，安能复战？”程昱曰：“某素知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著。丞相旧日有恩于彼，今只亲自告之，可脱此难。”不但孔明能料云长，程昱亦能料之。操从其说，即纵马向前，欠身谓云长

曰：“将军别来无恙？”云长亦欠身答曰：“关某奉军师将令，等候丞相多时。”不骂操贼，而称丞相，便有不杀之意。操曰：“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可谓哀鸣。云长曰：“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然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以奉报矣。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公？”今日之事，君事也。此庾公对孺子之语耳，关公效之，便有不杀之意。操曰：“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此事在白马解围之后，则公之未及报也。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2]？”公明《春秋》，即以《春秋》动之。小人之乞怜于君子，必不以小人之情动君子，而必以君子之道望君子也。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妙在不言处写。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回身时，曹操已与众将过去了。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张辽无言，关公亦无言，都妙在不言处写。长叹一声，并皆放去。一喝一叹，写得有势有情。后人诗曰：

曹瞒兵败走华容，
正与关公狭路逢。
只为当初恩义重，
放开金锁走蛟龙。

曹操既脱华容之难，行至谷口，回顾所随军兵，止有二十七骑。三百馀骑残兵，又只剩得二十七人。比及天晚，已近南郡，火把齐明，一簇人马拦路。此处尚有火之馀威。操大惊曰：“吾命休矣！”操之见火而惊，如牛之望月而喘也。只见一群哨马冲到，方认得是曹仁军马，操才安心。曹仁接着，言：“虽知兵败，不敢远离，只得在附近迎接。”操曰：“几与汝不相见也！”于是引众入南郡安歇。随后张辽也到，说云长之德。操点将校，中伤者极多，操皆令将息。曹仁置酒与操解闷，众谋士俱在座。操忽仰天大恸，宜哭反笑，宜笑反哭，奸雄哭笑，与人不同。众谋士曰：“丞相于虎窟中逃难之时，全无惧怯；今到城中，人已得食，马已得料，正须整顿军马复仇，何反痛哭？”操曰：“吾哭郭奉孝耳！若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遂搥胸大哭曰：“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哭死的与活的看，奸甚。○周郎知二蔡之诈，并非有人往江北探来；曹操信黄盖之真，自是有人到江东报去。拾伪书之蒋干，有谁请到江东？献连环之士元，问孰引归江北？不当哭郭嘉，还该

笑自己。众谋士皆默然自惭。

次日，操唤曹仁曰：“吾今暂回许都收拾军马，必来报仇。汝可保全南郡。吾有一计，密留在此，非急休开，急则开之。依计而行，使东吴不敢正视南郡。”为后文周瑜中箭伏线。仁曰：“合淝、襄阳，谁可保守？”操曰：“荆州托汝管领；襄阳吾已拨夏侯惇守把；合淝最为紧要之地，吾令张辽为主将，乐进、李典为副将，保守此地。但有缓急，飞报将来。”为后文孙权战张辽伏线。操分拨已定，遂上马引众奔回许昌。荆州原降文武各官，依旧带回许昌调用。曹仁自遣曹洪据守彝陵、南郡，以防周瑜。以上放下曹操，以下接叙关公。

却说关云长放了曹操，引军自回。此时诸路军马皆得马匹、器械、钱粮，已回夏口；独云长不获一人一骑，空身回见玄德。关公无所得，其所得者义耳。孔明正与玄德作贺，忽报云长至。孔明忙离坐席，执杯相迎曰：“且喜将军立此盖世之功，除普天下之大害，合宜远接庆贺！”若果然杀得曹操，真当酌酒相贺矣。虽未有此事，然不可无此文。云长默然。孔明曰：“将军莫非因吾等不曾远接，故尔不乐？”回顾左右曰：“汝等缘何不先报？”虽孔明未必如此之诈，而作文者不可无如此之曲。云长曰：“关某特来请死。”孔明曰：“莫非曹操不曾投华容道上来？”若不肯释曹操，便不是关公；若操不走华容，必不是孔明。云长曰：“是从那里来。关某无能，因此被他走脱。”孔明曰：“拿得甚将士来？”云长曰：“皆不曾拿。”既失其主，何问其从。孔明曰：“此是云长想曹操昔日之恩，故意放了。但既有军令状在此，不得不按军法。”遂叱武士推出斩之。好做作。正是：

拼将一死酬知己，
致令千秋仰义名。

未知云长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扶策：搀扶，支撑。

[2] 庾公之斯追子濯（zhuó）孺子：春秋时郑国派子濯孺子侵犯卫国，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他。子濯孺子因为发病不能拿弓，以为必死无疑，但听说是庾公之斯追击他，又知道自己不会死，说：“庾公之斯是跟尹公之他学的箭术，而尹公之他是跟我学的箭术。尹公之他是正派人，他看中的朋友一定也是正派的。”庾公之斯追到后，得知子濯孺子因为发病不能拿弓，就说：“我向尹公之他学箭术，尹公之他是向您学箭术，我不忍心用您传授的箭术反过来伤害您。但是今天是国君交付的事，我不敢不办。”于是抽出箭来，敲掉箭头，射了四箭之后返身回去了。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战东吴兵 孔明一气周公瑾

君子观于南郡之战，而叹兵家胜负之不可知也。曹操于赤壁大败之后，而遗计于曹仁，遂使周郎于赤壁大胜之后，而中箭于南郡。以八十三万之众不能胜瑜，而一曹仁足以胜之；以江口、乌林之兵未尝失利，而一南郡则失之：斯已奇矣。更可异者，由前而观，则黄盖之中箭，为大胜中之小挫；周瑜之中箭，又为大胜后之小挫。由后而观，则曹操之算周瑜，为大挫后之小胜；曹仁之失南郡，又为小胜后之大挫。夫事之难料至于如此，用兵者其何得以败而沮、胜而骄乎？

读前回而见孙、刘之合，读此回而见孙、刘之离。盖同患则相恤，同利则相争，凡人之情，大抵然矣。当曹操之来，气吞吴会；赤壁之战，吴非为刘，实以自为耳。迨乎曹操已破，北军已还，而荆州九郡，刘备欲之，孙权又欲之。孔明欲为玄德取之，周郎、鲁肃又欲为孙权取之。于是乃以破曹而德色于刘，因以索谢而取偿于荆，遂致孙与刘终不得为好相识，良可叹也。

荆州之地，孔明让吴先攻，而玄德患之；周瑜许刘后取，而鲁肃又患之。盖玄德之不欲夺刘表、不欲夺刘琮，与鲁肃之不欲杀玄德、不欲杀孔明，同一仁人之心；而其不欲以荆州让人，则皆仁者之智耳。然玄德不知孔明之已有定算，鲁肃不知周瑜之假做人情，则智尚有所未及也。可见忠厚人乖觉，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老实人使心，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

吕布在濮阳开城赚曹操，曹仁在南郡亦开城赚周瑜。同一赚也，一则赚使入城而烧之，一则赚使入城而射之；一则使人诈降而赚之，一则以诈走而赚之：斯则其不同者矣。乃吕布使人诈降，其后乃至真降；曹仁诈走，其后乃至真走：是不同中又有相同处。真妙事妙文。

曹仁以诈走赚周瑜，周瑜即以诈死赚曹仁。同一诈也，而曹仁之诈，是曹操之所教；周瑜之诈，则是周瑜之所自为：斯则其不同者矣。且周瑜以诈死赚曹仁，曹操亦曾以诈死赚吕布，则曹仁之智不及周瑜，

而周瑜之智同于曹操耳。乃曹操诈死，未便真死；而周瑜之诈死，则若有预兆焉。周瑜假作堕马，金疮假裂，其后至于真堕马，金疮真裂。其初佯怒、佯病、佯死，后乃至至于真怒、真病、真死，是相同中更有不同处。真妙事妙文。

观孔明之袭南郡，其即吕蒙袭荆州之事所由伏乎！周瑜力战而任其劳，孔明安坐而享其利，瑜即欲不怒，安得而不怒？吴即欲不报，安得而不报？然而孔明则已有辞矣。孔明袭之于曹氏，非袭之于东吴；取东吴之所将取，非取东吴之所既取。则虽同一袭，而孔明之袭，又大异于吕蒙之袭矣。

周瑜之失南郡，不当怒孔明，当自怨其计之疏耳。昔赵人空壁逐韩信，而信先使人立赤帜于赵城；今瑜当曹仁劫寨之时，预伏一军于南郡之侧，则何至为子龙所袭乎？始之中箭，既轻进于前；继之失地，又迟发于后。是瑜之智殆出韩信之下。

当周瑜战曹仁之时，正孔明遣将取三城之时。妙在周瑜一边实写，孔明一边虚写；又妙在赵子龙一边在周瑜眼中实写，云长、翼德两边在周瑜耳中虚写。此叙事虚实之法。

却说孔明欲斩云长，玄德曰：“昔吾三人结义时，誓同生死。又将首卷中事一提。今云长虽犯法，不忍违却前盟。望权记过，容将功赎罪。”孔明方才饶了。两人先自说通，此时却一个做好，一个做恶。

且说周瑜收军点将，各各叙功，申报吴侯。所得降卒，尽行发付渡江^[1]。大犒三军，遂进兵攻取南郡。前队临江下寨，前后分五营，周瑜居中。瑜正与众商议征进之策，忽报：“刘玄德使孙乾来与都督作贺。”瑜命请入。乾施礼毕，言：“主公特命乾拜谢都督大德，有薄礼上献。”刘谢孙，孙亦当谢刘。瑜问曰：“玄德在何处？”乾答曰：“现移兵屯油江口。”瑜惊曰：“孔明亦在油江否？”此时吃惊，谁知后来还吃惊。乾曰：“孔明与主公同在油江。”瑜曰：“足下先回，某亲来相谢也。”刘谢孙，当谢周郎之火；孙谢刘，当谢孔明之风。瑜收了礼物，发付孙乾先回。肃曰：“却才都督为何失惊？”瑜曰：“刘备屯兵油江，必有取南郡之意。我等费了许多精神，军马用了许多钱粮，目下南郡反手可得。彼等心怀不仁，要就现成，谁知后文偏加倍现成。须放着周瑜不死！”谁知后来就现成，偏在公活时。肃曰：“当用何策退之？”瑜曰：“吾自去和他说话。好便好；不好时，不等他取南郡，先结果了刘备！”须放着孔明不死。肃曰：“某愿同往。”于是瑜与鲁肃引三千轻骑，径投油江口来。

先说孙乾回见玄德，言周瑜将亲来相谢。玄德乃问孔明曰：“来意若何？”孔明笑曰：“那里为这些薄礼肯来相谢？止为南郡而来。”一个乖似一个。玄德曰：“他若提兵来，何以待之？”孔明曰：“他来便可如此如此应答。”须知下文玄德之言，皆是孔明之言。遂于油江口摆开战船，岸上列着军马。

人报周瑜、鲁肃引兵到来，孔明使赵云领数骑来接。瑜见军势雄壮，心甚不安。须结果刘备不得。行至营门外，玄德、孔明迎入帐中，各叙礼毕，设宴相待。玄德举酒致谢鏖兵之事。酒至数巡，瑜曰：“豫州移兵在此，莫非有取南郡之意否？”只得直说出来。玄德曰：“闻都督欲取南郡，故来相助。谁知乃是玄德欲取南郡，周郎来相助乎？若都督不取，备必取之。”妙甚。瑜笑曰：“吾东吴久欲吞并汉江，今南郡已在掌中，如何不取？”只怕捏不牢。玄德曰：“胜负不可预定。曹操临归，令曹仁守南郡等处，必有奇计；暗照锦囊。更兼曹仁勇不可当，但恐都督不能取耳。”反激一句。恶甚，妙甚。瑜曰：“吾若取不得，那时任从公取。”玄德曰：“子敬、孔明在此为证，都督休悔。”妙在又决绝一句。鲁肃踌躇未对。瑜曰：“大丈夫一言既出，何悔之有？”孔明曰：“都督此言，甚是公论。先让东吴去取；若不下，主公取之，有何不可？”恶甚，妙甚。瑜与肃辞别玄德、孔明，上马而去。

玄德问孔明曰：“却才先生教备如此回答，虽一时说了，展转寻思，于理未然。我今孤穷一身，无置足之地，欲得南郡，权且容身。若先教周瑜取了，城池已属东吴矣，却如何得住？”一向不要荆州，此时却说出实话来。孔明大笑曰：“当初亮劝主公取荆州，主公不听，照应刘表病时，刘琮降时之事。今日却想耶？”趣甚。玄德曰：“前为景升之地，故不忍取；今为曹操之地，理合取之。”孔明曰：“不须主公忧虑。尽着周瑜去厮杀，早晚教主公在南郡城中高坐。”玄德是让曹操先取而后取之，孔明是让周郎先取而后取之。第未识如何早晚便得高坐，令人不测。玄德曰：“计将安出？”孔明曰：“只须如此如此。”妙在此处不叙明，却于后文始见。玄德大喜，只在江口屯扎，按兵不动。

却说周瑜、鲁肃回寨，肃曰：“都督如何亦许玄德取南郡？”毕竟鲁肃是实心。瑜曰：“吾弹指可得南郡，不要忒稳了。落得虚做人情^[2]。”谁知后来却实做了人情。随问帐下将士：“谁敢先取南郡？”一人应声而出，乃蒋钦也。瑜曰：“汝为先锋，徐盛、丁奉为副将，拨五千精锐军马，先渡江，吾随后引兵接应。”

且说曹仁在南郡，吩咐曹洪守彝陵，以为犄角之势。人报吴兵已渡

汉江，仁曰：“坚守勿战为上。”若终能坚守，则不至于失矣。牛金奋然进曰：“兵临城下而不出战，是怯也。况吾兵新败，正当重振锐气。照应赤壁之事。某愿借精兵五百，决一死战。”仁从之，令牛金引五百军出战。丁奉纵马来迎，约战四五合，奉诈败，牛金引军追赶入阵，奉指挥众军一裹，围牛金于阵中。金左右冲突，不能得出。曹仁在城上望见牛金困在垓心，遂披甲上马，引麾下壮士数百骑出城，奋力挥刀，杀入吴阵。徐盛迎战，不能抵当。曹仁杀到垓心，救出牛金，回顾尚有数十骑在阵，不能得出，遂复翻身杀入，救出重围。写曹仁如此之勇，以见下文周瑜之胜不易。正遇蒋钦拦路，曹仁与牛金奋力冲散。丁奉、徐盛、蒋钦三人，点次错落。仁弟曹纯，亦引兵接应，混杀一阵，吴军败走，曹仁得胜而回。蒋钦兵败，回见周瑜，瑜怒欲斩之，写周瑜第一次失利，为下文怒孔明张本。众将告免。

瑜即点兵，要亲与曹仁决战。甘宁曰：“都督未可造次。今曹仁令曹洪据守彝陵，为犄角之势。某愿以精兵三千，径取彝陵，都督然后可取南郡。”计亦甚善。瑜服其论，先教甘宁领三千兵攻打彝陵。写周瑜分兵如此之劳，以见下文之胜不易。早有细作报知曹仁。仁与陈矫商议，矫曰：“彝陵有失，南郡亦不可守矣。宜速救之。”仁遂令曹纯与牛金暗地引兵救曹洪。曹纯先使人报知曹洪，令洪出城诱敌。将写南郡弃城诱敌，先有彝陵出城诱敌为之作引。甘宁引兵至彝陵，洪出与甘宁交锋。战有二十馀合，洪败走，宁夺了彝陵。至黄昏时，曹纯、牛金兵到，两下相合，围了彝陵。写周瑜第二次失利，为下文怒孔明张本。探马飞报周瑜，说甘宁困于彝陵城中，瑜大惊。程普曰：“可急分兵救之。”瑜曰：“此地正当冲要之处，若分兵去救，倘曹仁引兵来袭，奈何？”吕蒙曰：“甘兴霸乃江东大将，岂可不救？”瑜曰：“吾欲自往救之，但留何人在此，代当吾任？”蒙曰：“留凌公绩当之。蒙为前驱，都督断后，不须十日，必奏凯歌。”瑜曰：“未知凌公绩肯暂代吾任否？”凌统曰：“若十日为期，可当之；十日之外，不胜其任矣。”又写周瑜分兵如此之难，以见下文之胜不易。瑜大喜，遂留兵万馀，付与凌统，即日起大兵投彝陵来。蒙谓瑜曰：“彝陵南僻小路，取南郡极便。可差五百军去砍倒树木，以断其路。彼军若败，必走此路；马不能行，必弃马而走，吾可得其马也。”得马之利，恐不足偿后文失地之辱。瑜从之，差军去讫。大兵将至彝陵，瑜问：“谁可突围而入，以救甘宁？”周泰愿往，即时绰刀纵马，直杀入曹军之中，径到城下。甘宁望见周泰至，自出城迎之。泰言：“都督自提兵至。”宁传令教军士严装饱食，准备内应。又写周瑜分兵如此之劳，以见下文之胜不易。

却说曹洪、曹纯、牛金闻周瑜兵将至，先使人往南郡报知曹仁，一面分兵拒敌。及吴兵至，曹兵迎之。比及交锋，甘宁、周泰分两路杀出，曹兵大乱，吴兵四下掩杀。曹洪、曹纯、牛金果然投小路而走，却被乱柴塞道，马不能行，尽皆弃马而走。吴兵得马五百余匹。两次失利，才得一胜。周瑜驱兵星夜赶到南郡，正遇曹仁军来救彝陵，两军接着，混战一场。天色已晚，各自收兵。曹仁回城中与众商议，曹洪曰：“目今失了彝陵，势已危急，何不拆丞相遗计观之，以解此危？”此处妙在暗写。曹仁曰：“汝言正合吾意。”遂拆书观之，大喜，便传令，教五更造饭。平明，大小军马尽皆弃城，城上遍插旌旗，虚张声势，军分三门而出。

却说周瑜救出甘宁，陈兵于南郡城外。见曹兵分三门而出，瑜上将台观看，只见女墙边虚搦旌旗^[3]，无人守护；又见军士腰下各束缚包裹。此是曹操锦囊之计，以诈走赚周瑜也。方在赤壁真走之后，又教曹仁诈走之法。有赤壁之真，故不疑南郡之诈耳。瑜暗忖曹仁必先准备走路，遂下将台号令，分布两军为左右翼，如前军得胜，只顾向前追赶，直待鸣金，方许退步。命程普督后军，瑜亲自引军取城。对阵鼓声响处，曹洪出马搦战。瑜自至门旗下，使韩当出马，与曹洪交锋。战到三十余合，洪败走，曹仁自出接战，周泰纵马相迎；斗十余合，仁败走，阵势错乱。诈败以诱之。周瑜麾两翼军杀出，曹军大败。瑜自引军马追至南郡城下，曹军皆不入城，望西北而走。妙！竟似真败者。韩当、周泰引前部尽力追赶。瑜见城门大开，城上又无人，遂令众军抢城。数十骑当先而入，瑜在背后纵马加鞭，直入瓮城。陈矫在敌楼上，望见周瑜亲自入城来，暗暗喝采道：“丞相妙策如神！”一声梆子响，两边弓弩齐发，势如骤雨。争先入城的，都颠入陷坑内。周瑜急勒马回时，被一弩箭正射中左肋，翻身落马。前受他十万枝箭，此一箭却受得不好。牛金从城中杀出，来捉周瑜，徐盛、丁奉二人舍命救去。城中曹兵突出，吴兵自相践踏，落堑坑者无数。程普急收兵时，曹仁、曹洪分兵两路杀回，吴兵大败。幸得凌统引一军从刺斜里杀来，敌住曹兵。曹仁引得胜兵进城，程普收败军回寨。写周瑜第三次失利，愈见下文之胜不易。

丁、徐二将救得周瑜到帐中，唤行军医者用铁钳子拔出箭头，将金疮药敷掩疮口，疼不可当，饮食俱废。写周瑜受如此之险，又为下文怒孔明张本。医者曰：“此箭头上有毒，急切不能痊可。若怒气冲激，其疮复发。”伏后文。程普令三军紧守各寨，不许轻出。三日后，牛金引军来搦战，程普按兵不动，牛金骂至日暮方回。次日又来骂战，程普恐瑜生气，不敢报知。至第三日，牛金直至寨门外叫骂，声声只道要捉周

瑜。既被射，又被骂，以见下文之胜不易。程普与众商议，欲暂且退兵，回见吴侯，却再理会。此处文势作一顿，正应孔明取不得南郡之语。

却说周瑜虽患疮痛，心中自有主张，已知曹兵常来寨前叫骂，却不见众将来禀。一日，曹仁自引大军，擂鼓呐喊，前来搦战，程普拒住不出。周瑜唤众将入帐问曰：“何处鼓噪呐喊？”众将曰：“军中教演士卒。”瑜怒曰：“何欺我也！吾已知曹兵常来寨前辱骂。程德谋既同掌兵权，何故坐视？”遂命人请程普入帐问之，普曰：“吾见公瑾病疮，医者言勿触怒，故曹兵搦战，不敢报知。”瑜曰：“公等不战，主意若何？”普曰：“众将皆欲收兵暂回江东，待公箭疮平复，再作区处。”瑜听罢，于床上奋然跃起曰：“大丈夫既食君禄，当死于战场，以马革裹尸还，幸也！岂可为我一人，而废国家大事乎？”语亦甚壮。言讫，即披甲上马。写周瑜如此之勇，以见下文之胜不易。诸军众将无不骇然。遂引数百骑出营前，望见曹兵已布成阵势，曹仁自立马于门旗下，扬鞭大骂曰：“周瑜孺子，料必横夭^[4]，再不敢正觑我兵！”骂犹未绝，瑜从群骑内突然出曰：“曹仁匹夫！见周郎否！”妙甚，趣甚。曹军看见，尽皆惊骇。曹仁回顾众将曰：“可大骂之！”众军厉声大骂。周瑜大怒，使潘璋出战。未及交锋，周瑜忽大叫一声，口中喷血，坠于马下。有此假怒，以引下文真怒。曹兵冲来，众将向前抵住，混战一场，救起周瑜，回到帐中。程普问曰：“都督贵体若何？”瑜密谓普曰：“此吾之计也。”普曰：“计将安出？”瑜曰：“吾身本无甚痛楚，吾所以为此者，欲令曹兵知我病危，必然欺敌。可使心腹军士去城中诈降，说吾已死，今夜曹仁必来劫寨。吾却于四下埋伏以应之，则曹仁可一鼓而擒也。”写周瑜费如此之计，为下文怒孔明张本。程普曰：“此计大妙！”随就帐下举起哀声。众军大惊，尽传言都督箭疮大发而死，各寨尽皆挂孝。赤壁江边一片红，南郡城外一片白。真红假白，正复相对。

却说曹仁在城中与众商议，言周瑜怒气冲发，金疮崩裂，以致口中喷血，坠于马下，不久必亡。正论间，忽报吴寨内有十数个军士来降，中间亦有二人，原是曹兵被掳过去的。妙在即用其人。曹仁忙唤入问之，军士曰：“今日周瑜阵前金疮碎裂，归寨即死。今众将皆已挂孝举哀。我等因受程普之辱，故特归降，便报此事。”曹仁大喜，随即商议今晚便去劫寨，夺周瑜之尸，斩其首级，送赴许都。不能杀活周郎，却欲杀死周郎。一笑。陈矫曰：“此计速行，不可迟误。”曹仁遂令牛金为先锋，自为中军，曹洪、曹纯为合后，只留陈矫领些少军士守城，其余军兵尽起。为下文孔明拿住陈矫伏线。初更后出城，径投周瑜大寨。来

到寨门，不见一人，但见虚插旗枪而已，情知中计，急忙退军。四下炮声齐发，东边韩当、蒋钦杀来，西边周泰、潘璋杀来，南边徐盛、丁奉杀来，北边陈武、吕蒙杀来。曹兵大败，三路军皆被冲散，以四面敌三路。写诸将如此劳苦功高，又为下文怒孔明张本。首尾不能相救。曹仁引十数骑杀出重围，正遇曹洪，遂引败残军马一同奔走。杀到五更，离南郡不远，一声鼓响，凌统又引一军拦住去路，截杀一阵。曹仁引军斜而走，又遇甘宁，大杀一阵。四路之后，又有两路。写诸将如此劳苦功高，又为下文怒孔明张本。曹仁不敢回南郡，径投襄阳大路而行。吴军赶了一程自回。

周瑜、程普收住众军，径到南郡城下，见旌旗布满，敌楼上一将叫曰：“都督少罪！吾奉军师将令，已取城了。吾乃常山赵子龙也。”一向忙了这几时，都为孔明出力。周瑜大怒，便命攻城。城上乱箭射下。瑜命且回军商议，使甘宁引数千军马，径取荆州；凌统引数千军马，径取襄阳；然后却再取南郡未迟。正分拨间，忽然探马急来报说：“诸葛亮自得了南郡，遂用兵符，星夜诈调荆州守城军马来救，却教张飞袭了荆州。”荆州一路用虚写。又一探马飞来报说：“夏侯惇在襄阳，被诸葛亮差人赍兵符，诈称曹仁求救，诱惇引兵出，却教云长袭取了襄阳。”襄阳一路亦用虚写。二处城池，全不费力，皆属刘玄德矣。又总叙一句。取者不费力，叙者亦不费笔。周瑜曰：“诸葛亮怎得兵符？”程普曰：“他拿住陈矫，兵符自然尽属之矣。”探马口中不叙陈矫，却在程普口中补出。妙事妙品。周瑜大叫一声，金疮迸裂。前是诈骗曹仁，此番却弄出真来了。正是：

几郡城池无我分，
一场辛苦为谁忙！

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发付：打发，发落。

[2] 落得：乐得，甘愿去做。

[3] 女墙：城墙上呈凹凸形的小墙。

[4] 横夭：意外地早死。

第五十二回

诸葛亮智辞鲁肃 赵子龙计取桂阳

荆州者，大汉之荆州，而非刘表之荆州也。非刘表之荆州，何必刘表之子方可有？即以为刘表之荆州，而刘表之子可有，刘表同宗之弟何不可有？然使孔明执此语以谢鲁肃，则东吴之攻我必速矣。东吴攻我，则我势危；曹操见我与吴之相攻，而复乘其间以图我，则我愈危。故不若借刘琦以缓之；而彼不肯缓，则以将死之刘琦暂缓之。此孔明之明而熟于计也。

前回玄德所取者，荆州尚未半耳。周瑜即能听鲁肃之言而不攻刘备，安肯不分取荆州之半而遂去乎？周瑜之所以去者，有吴侯之召也；吴侯之所以召者，有合淝之战也。人但知周瑜之战曹仁，适为孔明取三郡之助；而不知孙权之战合淝，又适为孔明取四郡之助也。

三国人才绝异，而其形貌亦多有异者，如大耳之玄德，赤面长髯之关公，虎须环眼之翼德，碧眼紫须之仲谋，及黄须之曹彰，斯皆奇矣。而又有白眉之马良，至今称众中之尤者，必曰白眉。虽然，形貌末耳。舜重瞳，重耳重瞳，项羽亦重瞳，黄巢左目亦重瞳，或圣而帝，或谪而霸，或勇而亡，或好杀而亡。人之贤不贤，岂在貌之异不异哉！

马良请表刘琦为荆州牧以安众心，可见荆州之人未忘刘表，其从曹操者，迫于势耳。使玄德于刘表托孤之日而遂自取，则人心必不附；人心不附，则曹操来追而内变必作。故知玄德之迟于取荆州，未为失算矣。或曰：荆州之人，既已未忘刘表；益州之人，岂其不念刘璋？玄德不背刘表于死后，而独可夺刘璋于生前，其故何欤？曰：荆州者，东吴之所必争也，宜权借刘琦以谢东吴；益州则非张鲁之所敢争也，不必存刘璋以谢张鲁。当曹操习战玄武之时，未尝须臾忘荆州也。外患既迫，我何能猝定荆州之人心而消其内忧？及曹操既破张鲁之后，势未暇遽窥益州也。外患尚迟，则我可徐抚益州之人心而戢其内变。是以荆州之事，不得以益州律之。

刘度纳降，只是一番；赵范纳降，却有两番。孔明取零陵，只是一

番，子龙取桂阳，却有两番。于道荣之诈，孔明知之而纵之，以行我计，妙在暗写；陈应、鲍龙之诈，子龙知之而杀之，用其带来之人以行我计，妙在明写。即一回之中，而前事与后事无一毫相犯，前文后文亦无一毫相犯。问近日稗官能有此否？

刘备取刘焉妇，而赵云不取赵范之嫂，是赵云过于刘备矣。张绣耻以其婢事曹操，而赵范愿以其嫂事赵云，是赵范不如张绣矣。赵范之意，以为嫂复作嫂，一重亲何妨更做两重亲。赵云之意，以为兄同是兄，一家人岂可更作两家事。

赵范之爱子龙，以为亲，却是极疏；子龙之怒赵范，以为疏，却是极亲。才通谱便令见嫂，是真以之为兄也，亲也；然才通谱便令娶嫂，是原不以之为兄也，疏也。才通谱便打，是不认之为弟也，疏也；然才通谱便打，是已认之为弟也，亲也。自子龙一打之后，而叔真是叔，嫂真是嫂，弟真是弟，兄真是兄也。

赵子龙之事，戏成数联云：太守华堂出粉面，可惜莽相如负却卓王孙；佳人翠袖捧金钟，又怜美玉环不遇韦节度。李靖无心，枉了善识人的红拂；令公有院，逢着不解事的千牛。老拳一击，打断了驾鹊仙桥；美酒三杯，撮不合行云巫峡。虽非认义哥哥，也仿着云长秉烛；不学多情叔叔，羞杀他曹植思甄。此数联俱堪绝倒。

却说周瑜见孔明袭了南郡，又闻他袭了荆襄，如何不气！真是气杀。气伤箭疮，半晌方甦，众将再三劝解。瑜曰：“若不杀诸葛村夫，怎息我心中怨气！程德谋可助我攻打南郡，定要夺还东吴。”读者至此，必谓下文与赵子龙厮杀也。正议间，鲁肃至。瑜谓之曰：“吾欲起兵与刘备、诸葛亮共决雌雄，复夺城池。子敬幸助我。”鲁肃曰：“不可。方今与曹操相持，尚未分成败；主公见攻合淝不下。为前文补笔，为后文伏笔。不争自家互相吞并，倘曹兵乘虚而来，其势危矣。鲁肃见识，到底是结刘以拒曹。况刘玄德旧曾与曹操相厚，若逼得紧急，献了城池，一同攻打东吴，如之奈何？”玄德自受衣带诏后，势不复与曹操合矣。然在东吴揣之，何必不然？瑜曰：“吾等用计策，损兵马，费钱粮，他去图见成，岂不可恨！”也要思量东风是谁家的。肃曰：“公瑾且耐。容某亲见玄德，将理来说他。若说不通，那时动兵未迟。”诸将曰：“子敬之言甚善。”

于是鲁肃引从者径投南郡来，到城下叫门。赵云出问，肃曰：“我要见刘玄德有话说。”云答曰：“吾主与军师在荆州城中。”肃遂不入南郡，径投荆州。见旌旗整列，军容甚盛，肃暗羡曰：“孔明真非常人也！”又在鲁肃眼中补写孔明。军士报入城中，说鲁子敬要见。孔明令

大开城门，接肃入衙。讲礼毕，分宾主而坐。茶罢，肃曰：“吾主吴侯与都督公瑾，教某再三申意皇叔：前者，操引百万之众，名下江南，实欲来图皇叔，亦是实话。幸得东吴杀退曹兵，救了皇叔。所有荆州九郡，合当归于东吴。今皇叔用诡计夺占荆襄，使江东空费钱粮军马，而皇叔安受其利，恐于理未顺。”子敬之言，不激不随，的是长者。孔明曰：“子敬乃高明之士，何故亦出此言？常言道：‘物必归主。’荆襄九郡，非东吴之地，乃刘景升之基业。吾主固景升之弟也。景升虽亡，其子尚在。以叔辅侄，而取荆州，有何不可？”刘表乃东吴之仇，而孔明权借刘表以谢东吴者，以子敬曾来吊刘表之丧故耳。肃曰：“若果系公子刘琦占据，尚有可解；今公子在江夏，须不在这里！”孔明曰：“子敬欲见公子乎？”便命左右：“请公子出来。”赵云之至南郡，公子之到荆州，皆不用先叙在前，此省笔之法。只见两从者从屏风后扶出刘琦。琦谓肃曰：“病躯不能施礼，子敬勿罪。”屏风后乃蔡夫人所立之处，今又换却刘琦。鲁肃吃了一惊，默然无语，良久，言曰：“公子若不在，便如何？”一见便望他死，是老实人语。孔明曰：“公子在一日，守一日，若不在，别有商议。”语甚含糊。妙。肃曰：“若公子不在，须将城池还我东吴。”孔明曰：“子敬之言是也。”葫芦提得妙。遂设宴相待。

宴罢，肃辞出城，连夜归寨，具言前事。瑜曰：“刘琦正青春年少，如何便得他死？这荆州何日得还？”肃曰：“都督放心，只在鲁肃身上，务要讨荆襄还东吴。”读此句，必谓子敬定有妙策。瑜曰：“子敬有何高见？”肃曰：“吾观刘琦过于酒色，病入膏肓，音荒。现今面色羸瘦，气喘呕血，不过半年，其人必死。那时往取荆州，刘备须无得推故。”子敬别无妙策，不过望刘琦死耳。可发一笑。周瑜犹自忿气未消，忽孙权遣使至，斗筭甚妙。瑜令请入。使曰：“主公围合肥，战不捷。几番厮杀，只用使者口中一句虚点。特令都督收回大军，且拨兵赴合肥相助。”亏此一事，按下周瑜。周瑜只得班师回柴桑养病，令程普部领战船士卒，来合肥听孙权调用。以上按下东吴一边，以下专叙玄德一边。

却说刘玄德自得荆州、南郡、襄阳，心中大喜，商议久远之计。忽见一人上厅献策，视之，乃伊籍也。玄德感其旧日之恩，十分相敬，又将檀溪事一提。坐而问之^[1]。籍曰：“要知荆州久远之计，何不求贤士以问之？”玄德曰：“贤士安在？”籍曰：“荆襄马氏兄弟五人，并有才名：幼者名谡，音速。字幼常；带叙马谡，为后文归蜀伏线。其最贤者，眉间有白毛，名良，字季常。伊籍前曾谏马，此又荐马。玄德前破张武得一马，今取荆州又得一马。良马、马良，相映成趣。乡里为之谚

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马良之贤不贤，不在眉之白不白也。若白眉而遂良，则今之社日生者，岂尽贤人也？公何不求此人而与之谋？”玄德遂命请之。马良至，玄德优礼相待，请问保守荆、襄之策。良曰：“荆、襄四面受敌之地，恐不可久守。可令公子刘琦于此养病，招谕旧人以守之，就表奏公子为荆州刺史，以安民心。孔明借公子以谢东吴，马良亦借公子以安民心，前后相应。然后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积收钱粮，以为根本。此久远之计也。”为后文取四郡张本。玄德大喜，遂问：“四郡当先取何郡？”良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武陵，然后湘江之东取桂阳，长沙为后。”玄德遂用马良为从事，伊籍副之。请孔明商议送刘琦回襄阳，替云长回荆州。照应前文。便调兵取零陵，差张飞为先锋，赵云合后，孔明、玄德为中军，人马一万五千。留云长守荆州，此处便是云长守荆州，预为后文伏线。糜竺、刘封守江陵。

却说零陵太守刘度，闻玄德军马到来，乃与其子刘贤商议。贤曰：“父亲放心。他虽有张飞、赵云之勇，我本州上将邢道荣，力敌万人，可以抵对。”刘度遂命刘贤与邢道荣引兵万馀，离城三十里，依山靠水下寨。探马报说：“孔明自引一军到来。”前是暗袭，此是明攻。道荣便引军出战。两阵对圆，道荣出马，手使开山大斧，厉声高叫：“反贼安敢侵我境界！”只见对阵中一簇黄旗出，旗开处，推出一辆四轮车，车中端坐一人，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用扇招邢道荣曰：“吾乃南阳诸葛孔明也。曹操引百万之众，被吾聊施小计，杀得片甲不回，又将赤壁事一提。汝等岂堪与我对敌？我今来招安汝等，何不早降？”道荣大笑曰：“赤壁鏖兵，乃周郎之谋也，干汝何事，敢来夸语！”不知孔明风力。轮大斧竟奔孔明。孔明便回车望阵中走，阵门复闭。道荣直冲杀过来，阵势急分两下而走。忽闭忽开，阵法纵横。道荣遥望中央一簇黄旗，料是孔明，乃只望黄旗而赶。抹过山脚，黄旗扎住，忽地中央分开，不见四轮车，只见一将挺矛跃马，大喝一声，直取道荣，乃张翼德也。孔明忽没，张飞忽现，来得突兀。道荣轮大斧来迎，战不数合，气力不加，拨马便走。翼德随后赶来，喊声大震，两下伏兵齐出。道荣舍死冲过，前面一员大将拦住去路，大叫：“认得常山赵子龙否！”亦写得突兀。道荣料敌不过，又无处奔走，只得下马请降。子龙缚来寨中见玄德、孔明。玄德喝教斩首，孔明急止之，问道荣曰：“汝若与我捉了刘贤，便准你投降。”此处是孔明用计，妙在不先说明。道荣连声愿往。孔明曰：“你用何法捉他？”道荣曰：“军师若肯放某回去，某自有巧说。今晚军师调兵劫寨，某为内应，约来劫寨，便是诈言。活捉刘贤献与军师。刘贤既擒，刘度自降矣。”玄德不信其言。

孔明曰：“邢将军非谬言也。”浑身是计，却不叙明。遂放道荣归。道荣得放回寨，将前事实诉刘贤。贤曰：“如之奈何？”道荣曰：“可将计就计。今夜将兵伏于寨外，寨中虚立旗旛，待孔明来劫寨，就擒之。”已在孔明算中。刘贤依计。

当夜二更，果然有一彪军到寨口，每人各带草把，一齐放火。刘贤、道荣两下杀来，放火军便退。此是孔明之计，不知者读至此，必谓孔明中计矣。刘贤、道荣两军乘势追赶，赶了十馀里，军皆不见。奇绝，怪绝。刘贤、道荣大惊，急回本寨，只见火光未灭，寨中突出一将，乃张翼德也。全是孔明调度，妙在不先叙明。刘贤叫道荣：“不可入寨，却去劫孔明寨便了。”于是复回军。走不十里，赵云引一军刺斜里杀出，一枪刺道荣于马下。全是孔明调度，妙在不先叙明。刘贤急拨马奔走，背后张飞赶来，活捉过马，绑缚见孔明。贤告曰：“邢道荣教某如此，实非本心也。”孔明令释其缚，与衣穿了，赐酒压惊，教人送入城说父投降，待邢道荣则诈，待刘贤则真。如其不降，打破城池，满门尽诛。刘贤回零陵见父刘度，备述孔明之德，劝父投降。度从之，遂于城上竖起降旗，大开城门，赍捧印绶出城，竟投玄德大寨纳降。孔明教刘度仍为郡守，其子刘贤赴荆州随军办事。隐然以子为质。零陵一郡居民，尽皆喜悦。

玄德入城安抚已毕，赏劳三军，乃问众将曰：“零陵已取了，桂阳郡何人敢取？”马良之言，本是零陵之后便取武陵，今却先取桂阳。变换得妙。赵云应曰：“某愿往。”张飞奋然出曰：“飞亦愿往。”二人相争。孔明曰：“终是子龙先应，只教子龙去。”张飞不服，定要去取。孔明教拈阄，拈着的便去，又是子龙拈着。张飞怒曰：“我并不要人相帮，只独领三千军去，稳取城池。”张飞争先，后却用取武陵。此处早为武陵伏笔。赵云曰：“某也只领三千军去，如不得城，愿受军令。”孔明大喜，取了军令状，选三千精兵付赵云去。前是两将双立战功，此却分开两处。张飞不服，玄德喝退。赵云领了三千人马，径往桂阳进发。

早有探马报知桂阳太守赵范，范急聚众商议。管军校尉陈应、鲍龙愿领兵出战。原来二人都是桂阳岭山乡猎户出身，陈应会使飞叉，鲍龙曾射杀双虎。忽夹叙陈应、鲍龙二句。忙中偏有此闲笔。二人自恃勇力，乃对赵范曰：“刘备若来，某二人愿为前部。”赵范曰：“我闻刘玄德乃大汉皇叔；更兼孔明多谋，关、张极勇；今领兵来的赵子龙，在当阳长坂百万军中，如入无人之境。又将子龙前事一提。我桂阳能有多少人马？不可迎敌，只可投降。”便为下文张本。应曰：“某请出战。若擒

不得赵云，那时任太守投降不迟。”赵范拗不过，只得应允。陈应领三千人马出城迎敌，早望见赵云领军来到。陈应列成阵势，飞马绰叉而出。赵云挺枪出马，责骂陈应曰：“吾主刘玄德，乃刘景升之弟，今辅公子刘琦同领荆州，又将前事一点。特来抚民。汝何敢迎敌？”陈应骂曰：“我等只服曹丞相，岂顺刘备！”赵云大怒，挺枪骤马，直取陈应，应捻叉来迎。两马相交，战到四合，陈应料敌不过，拨马便走。赵云追赶。陈应回顾赵云马来相近，用飞叉掷去，被赵云接住，回掷陈应。应急躲过，云马早到，将陈应活捉过马，掷于地下，喝军士绑缚回寨。败军四散奔走。云入寨叱陈应曰：“量汝安敢敌我！我今不杀汝，放汝回去，说与赵范，早来投降。”与孔明放邢道荣不同。陈应谢罪，抱头鼠窜，回到城中，对赵范尽言其事。范曰：“我本欲降，汝强要战，以致如此。”遂叱退陈应，赍捧印绶，引十数骑出城投大寨纳降。

云出寨迎接，待以宾礼，置酒共饮，纳了印绶，酒至数巡，范曰：“将军姓赵，某亦姓赵，五百年前，合是一家；近日此风盛行。将军乃真定人，某亦真定人，又是同乡。倘得不弃，结为兄弟，实为万幸。”今日异乡亦作通谱，何况同乡。云大喜，各叙年庚，云与范同年，云长范四个月，范遂拜云为兄。二人同乡同年又同姓，十分相得。不知者读至此，必谓二赵更密于关张矣，孰知后来却又不然。至晚席散，范辞回城。

次日，范请云入城安民。云教军士休动，只带五十骑随入城中。第一次入城。居民执香伏道而接。云安民已毕，赵范邀请入衙饮宴。酒至半酣，范复邀云入后堂深处，洗盏更酌。云饮微醉，范忽请出一妇人，与云把酒。突如其来，出人意外。子龙见妇人身穿缟素，“缟衣綦巾，聊乐我员。”有倾国倾城之色，谁想此时忽然遇一文君。乃问范曰：“此何人也？”范曰：“家嫂樊氏也。”不使妻拜伯，独使嫂见叔，便是作怪。子龙改容敬之。道学之极。樊氏把盏毕，范令就坐，亲热之极。云辞谢，道学之极。樊氏辞归后堂。云曰：“贤弟何必烦令嫂举杯耶？”范笑曰：“中间有个缘故，乞兄勿阻。先兄弃世已三载，正当再醮之时矣。家嫂寡居，终非了局。弟常劝其改嫁，嫂曰：‘若得三件事兼全之人，我方嫁之：第一要文武双全，名闻天下；第二要相貌堂堂，威仪出众；第三要与家兄同姓。’再醮妇人，却如此拣择，为之一笑。你道天下那得有这般凑巧的？这样拣法，其实拣不出来。今尊兄堂堂仪表，名震四海，又与家兄同姓，正合家嫂所言。令嫂之巧则凑矣，只怕令兄未必肯凑。若不嫌家嫂貌陋，愿陪嫁资，与将军为妻，前呼尊兄，此忽改呼将军，正恐呼兄则有碍于娶嫂也。结累世之亲，如何？”云闻言，大

怒而起，厉声曰：“吾既与汝结为兄弟，汝嫂即吾嫂也，岂可作此乱人伦之事乎！”赵范看得通谱为泛，赵云看得通谱为真。近日世俗好言通谱，必得认真如赵云者，方可通之；恐天下赵范不少，切宜仔细。赵范羞惭满面，答曰：“我好意相待，如何这般无礼！”遂目视左右，有相害之意。云已觉，一拳打倒赵范，径出府门，上马出城去了。不算打媒人，还只算打兄弟。范急唤陈应、鲍龙商议。应曰：“这人发怒去了，只索与他厮杀。”范曰：“但恐赢他不得。”鲍龙曰：“我两个诈降在他军中，太守却引兵来搦战，我二人就阵上擒之。”邢道荣是被困而诈降，今两人是自去诈降，又是一样诈法。陈应曰：“必须带些人马。”龙曰：“五百骑足矣。”当夜二人引五百军径奔赵云寨来投降。云已心知其诈，写赵云精细。遂教唤入。二将到帐下，说：“赵范欲用美人计赚将军，赵范实无此心，东吴将有此事。一实一虚，前后相映。只等将军醉了，扶入后堂谋杀，将头去曹丞相处献功：如此不仁。某二人见将军怒出，必连累于某，因此投降。”赵云佯喜，置酒与二人痛饮。二人大醉，云乃缚于帐中，擒其手下人问之，果是诈降。邢道荣之诈，孔明肚里明白；陈、鲍二人之诈，赵云盘问出来。云唤五百军入，各赐酒食，传令曰：“要害我者，陈应、鲍龙也，不干众人之事。汝等听吾行计，皆有重赏。”众军拜谢。将降将陈、鲍二人当时斩了；却教五百军引路，云引一千军在后，连夜到桂阳城下叫门。妙在即用其人。城上听时，说：“陈、鲍二将军杀了赵云回军，请太守商议事务。”妙在即用其计。城上将火照看，果是自家军马。赵范急忙出城，云喝左右捉下。遂入城，安抚百姓已定，第二次入城。飞报玄德。

玄德、孔明亲赴桂阳，云迎接入城，推赵范于阶下。孔明问之，范备言以嫂许嫁之事。孔明谓云曰：“此亦美事，公何如此？”云曰：“赵范既与某结为兄弟，今若娶其嫂，惹人唾骂，一也；此从兄弟起见。其妇再嫁，使失大节，二也；此从夫妇起见。赵范初降，其心难测，三也。主公新定江、汉，枕席未安，云安敢以一妇人而废主公之大事？”此从君臣起见。○当挥掌之时，已不认赵范为兄弟；则得桂阳之后，何妨听军师做媒人。而子龙终不肯从，是子龙之不可及也。玄德曰：“今日大事已定，与汝娶之，若何？”云吾：“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立，何患无妻子乎？”落落丈夫语。○赵范做媒不允，玄德亦不允，樊氏可谓数奇。玄德曰：“子龙真丈夫也！”遂释赵范，仍令为桂阳太守，重赏赵云。

张飞大叫曰：“偏子龙干得功，偏我是无用之人！不是眼红，却是技痒。只拨三千军与我去取武陵郡，活捉太守金旋来献！”谁知后来偏

不是活捉。孔明大喜曰：“翼德要去不妨，但要依一件事。”正是：

军师决胜多奇策，
将士争先立战功。

未知孔明说出那一件事来，且看下文分解。

[\[1\]](#) 坐而问之：让对方坐下来再问话。表示敬意。

第五十三回

关云长义释黄汉升 孙仲谋大战张文远

孔明取七郡之地，前三郡用袭，后四郡用攻。而后四郡之中，两郡太守是降，两郡太守是死。零陵、桂阳是太守不欲战，手下人欲战；武陵、长沙是太守欲战，手下人不欲战。至于零陵与桂阳不同，武陵与长沙又异，求其一笔之相犯而不可得。事之天然变幻至于如此，后之作稗官者，即执笔效之，安能仿佛耶！

云长不杀黄忠，是好胜处，不是慈悲处，以为杀堕马之人，不足为勇故耳。若认作慈悲，则为宋襄公之仁义，岂所以论云长哉！设以宋襄公处此，不但堕马不杀，即不堕马亦不杀。何也？白发黄忠，已在不禽二毛之例也。

此处有云长义释黄忠，后复有翼德义释严颜以对之。此处有黄忠射盔缨不射关公，前却有赵云射篷索不射徐盛以对之。然关公不杀黄忠，是不便杀，欲留待后杀；翼德不杀严颜，是竟不杀；赵云不杀徐盛，是本当杀姑不杀；黄忠不杀关公，是直不忍杀。四人各有一样肚肠，写来更不相犯。

文章之妙，有前文方于此应，后文又于此伏者，如魏延之献长沙是也。前在襄阳城下大战文聘，今在长沙城上杀却韩玄，是前文于此应也；孔明既死，魏延乃有反汉之谋；魏延初降，孔明已有欲杀之志。是后文又于此伏也。通观全部，虽人与事纷纷，而伏应之妙，则一篇如一句，斯真有数文字。

黄忠者，五虎将之一也，于此回方才出名，写来亦极出色。写其刀，写其箭，犹但写其勇耳；至于不射关公，知重义也；敦请始出，能自爱也；请葬韩玄，不记怨也；请以刘表之侄为郡守，不忘本也。不独勇略过人，而其人品亦有不可及，与关、张、赵云并列，夫何愧焉。

方叙玄德取四郡，便接叙孙权战合肥，盖玄德取四郡之时，正孙权战合肥之时也。若不按下周瑜，召去程普，牵制孙权，则玄德安能从容而取汉上之地？故夹叙孙权一边，特为玄德一边发明也。且孙权虽失南

郡，而犹能取合淝；则以此之得，偿彼之失，而索荆州之意不至于甚急耳。是合淝之役，不独为上文发明，又将为下文伏线也。

周瑜破曹仁，而孙权不能破张辽，非独张辽之智过于曹仁，亦孙权之智不如周瑜也。天下岂有一养马之后槽而可以杀大将？又岂有一小卒为细作而可以放火开城门者乎？太史慈而死于是役，使周郎而在军中，必不至此。故凡权之所以败，皆以周郎怒气冲激，养病柴桑之故。则不但南郡之失，当致怨于孔明，而合淝之战，亦当归怨孔明耳。

张辽之守合淝，其真大将之才乎！赤壁之战，射黄盖以救曹操，犹不过战将之能耳。观于此回，有大将之才三：既胜而能惧，是其慎也；闻变而不乱，是其定也；乘机以诱敌，是其谋也。宜其为关公之器重欤！惟大将不惧大将，亦惟大将能知大将。于黄忠见关公之神武，于张辽亦见关公之知人。

却说孔明谓张飞曰：“前者子龙取桂阳郡时，责下军令状而去。今日翼德要取武陵，必须也责下军令状，方可领兵去。”赵云军令状，是赵云情愿；张飞军令状，是孔明索取。张飞遂立军令状，欣然领三千军，星夜投武陵界上来。金旋听得张飞引兵到，乃集将校，整点精兵器械，出城迎敌。从事巩志谏曰：“刘玄德乃大汉皇叔，仁义布于天下，加之张翼德骁勇非常，不可迎敌，不如纳降为上。”此处独与桂阳相反。金旋大怒曰：“汝欲与贼通连为内变耶？”喝令武士推出斩之。众官皆告曰：“先斩家人，于军不利。”金旋乃喝退巩志，自率兵出。离城二十里，正迎张飞。飞挺矛立马，大喝金旋。旋问部将：“谁敢出战？”众皆畏惧，莫敢向前。如此将士而欲迎敌，多见其不知量也。旋自骤马舞刀迎之。张飞大喝一声，浑如巨雷，金旋失色，不敢交锋，拨马便走。张飞不消战得，又与前两处不同。飞引众军随后掩杀。金旋走至城边，城上乱箭射下。旋惊视之，见巩志立于城上曰：“汝不顺天时，自取败亡，吾与百姓自降刘矣。”言未毕，一箭射中金旋面门，坠于马下。将写黄忠之箭，先写巩志之射，天然一个引子。军士割头献张飞。巩志出城纳降，飞就令巩志赍印绶往桂阳见玄德。玄德大喜，遂令巩志代金旋之职。

玄德亲至武陵，安民毕，驰书报云长，言翼德、子龙各得一郡。明明挑动云长。云长乃回书上请曰：“闻长沙尚未取，如兄长不以弟为不才，教关某干这件功劳甚好。”前既写过赵、张，此处却写关公。玄德大喜，遂教张飞星夜去替云长守荆州，令云长来取长沙。云长既至，入见玄德、孔明。孔明曰：“子龙取桂阳，翼德取武陵，都是三千军去。今长沙太守韩玄，固不足道。只是他有一员大将，乃南阳人，姓黄，名

忠，字汉升，黄忠名字，却用孔明口中说出。叙法变换。是刘表帐下中郎将，与刘表之侄刘磐共守长沙，为后文荐刘磐张本。后事韩玄；虽今年近六旬，却有万夫不当之勇，不可轻敌。先在孔明口中写黄忠。云长去，必须多带军马。”云长曰：“军师何故长别人锐气，灭自己威风？量一老卒，何足道哉！关某不须用三千军，只消本部下五百名校刀手，决定斩黄忠、韩玄之首，献来麾下。”写云长好胜，更自出色。玄德苦挡，云长不依，只领五百校刀手而去。孔明谓玄德曰：“云长轻敌黄忠，只恐有失，主公当往接应。”玄德从之，随后引兵望长沙进发。独长沙却用孔明、玄德自去，与零陵相似，与桂阳、武陵相反。

却说长沙太守韩玄，平生性急，轻于杀戮，众皆恶之。为后文百姓助魏延张本。是时听知云长军到，便唤老将黄忠商议。忠曰：“不须主公忧虑，凭某这口刀，这张弓，一千个来，一千个死！”夸刀又夸弓，为射关公伏线。原来黄忠能开二石力之弓，百发百中。言未毕，阶下一人应声而出曰：“不须老将军出战，只就某手中定活捉关某。”韩玄视之，乃管军校尉杨龄。韩玄大喜，遂令杨龄引军一千，飞奔出城。约行五十里，望见尘头起处，云长军马早到。杨龄挺枪出马，立于阵前骂战。云长大怒，更不打话，飞马舞刀，直取杨龄。龄挺枪来迎。不三合，云长手起刀落，砍杨龄于马下。先写杨龄之死，以反衬黄忠之勇。追杀败兵，直至城下。韩玄闻之大惊，便教黄忠出马。玄自来城上观看。忠提刀纵马，引五百骑兵飞过吊桥。云长见一老将出马，知是黄忠，把五百校刀手一字摆开，横刀立马而问曰：“来将莫非黄忠否？”写得关公儒雅之极。忠曰：“既知我名，焉敢犯我境！”云长曰：“特来取汝首级！”趣甚。言罢，两马交锋，斗一百余合，不分胜负。写黄忠第一日。韩玄恐黄忠有失，鸣金收军。黄忠收军入城。云长也退离城十里下寨，心中暗忖：“老将黄忠，名不虚传，斗一百合，全无破绽。又在关公意中写一黄忠。来日必用拖刀计，背砍赢之。”

次日早饭毕，又来城下搦战。韩玄坐在城上，教黄忠出马。忠引数百骑杀过吊桥，再与云长交马。又斗五六十合，胜负不分。写黄忠第二日。两军齐声喝采。又在众人眼中旁写一笔。鼓声正急时，云长拨马便走。黄忠赶来。云长方用刀砍去，忽听得脑后一声响，急回头看时，见黄忠被战马前失，掀在地下。不知者读至此，必谓黄忠死矣。云长急回马，双手举刀猛喝曰：“我且饶你性命，快换马来厮杀！”此处却写关公。黄忠急提起马蹄，飞身上马，奔入城中。玄惊问之，忠曰：“此马久不上阵，故有此失。”玄曰：“汝箭百发百中，何不射之？”又借韩玄口中写一黄忠。忠曰：“来日再战，必然诈败，诱到吊桥边射之。”玄以

自己所乘一匹青马与黄忠。忠拜谢而退，寻思：“难得云长如此义气！他不忍杀害我，我又安忍射他？此处又写黄忠。若不射，又恐违了将令。”是夜踌躇未定。

次日天晓，人报云长搦战，忠领兵出城。云长两日战黄忠不下，十分焦躁，抖擞威风，与忠交马。战不到三十馀合，忠诈败，云长赶来。忠想昨日不杀之恩，不忍便射，带住刀，把弓虚拽弦响。不便射，妙。云长急闪，却不见箭。云长又赶，忠又虚拽，又不便射，更妙。云长急闪，又无箭，只道黄忠不会射，放心赶来。将近吊桥，黄忠在桥上搭箭开弓，弦响箭到，正射在云长盔缨根上。写黄忠第三日。○前是云长义释汉升，此又是汉升义释云长矣。前面军齐声喊起。云长吃了一惊，带箭回寨，方知黄忠有百步穿杨之能，今日只射盔缨，正是报昨日不杀之恩也。又在云长意中写一黄忠。云长领兵而退。

黄忠回到城上来见韩玄，玄便喝左右捉下黄忠。忠叫曰：“无罪！”玄大怒曰：“我看了三日，汝敢欺我！汝前日不力战，必有私心；昨日马失，他不杀汝，必有关通；因他第三日，并疑他前两日。今日两番虚拽弓弦，第三箭却止射他盔缨，如何不是外通内连？若不斩汝，必为后患！”喝令刀斧手推下城门外斩之。众将欲告，玄曰：“告免黄忠者，便是同情！”不知者读至此，又必谓黄忠死矣。刚推到门外，恰欲举刀，忽然一将挥刀杀入，砍死刀手，救起黄忠，救得突兀，出人意外。大叫曰：“黄汉升乃长沙之保障，今杀汉升，是杀长沙百姓也！此句便挑动百姓。韩玄残暴不仁，轻贤慢士，当众共殛之。愿随我者便来！”众视其人，面如重枣，目若朗星，乃义阳人魏延也。前四十一回中，早为此处伏线。自襄阳赶刘玄德不着，来投韩玄；玄怪其傲慢少礼，不肯重用，故屈沉于此。补叙得妙。当日救下黄忠，教百姓同杀韩玄，袒臂一呼，相从者数百余人。黄忠拦挡不住。又写黄忠。魏延直杀上城头，一刀砍韩玄为两段，提头上马，引百姓出城投拜云长。云长大喜，遂入城。安抚已毕，请黄忠相见，忠托病不出。又写黄忠。云长即使人去请玄德、孔明。

却说玄德自云长来取长沙，与孔明随后催促人马接应。正行间，青旗倒卷，一鸦自北南飞，连叫三声而去。曹操乌鹊南飞，不是吉兆；偏有此处乌鹊，却是吉兆。玄德曰：“此应何祸福？”孔明就马上袖占一课，曰：“长沙郡已得，又主得大将，午时后定便分晓。”今日安得有此起课先生。少顷，见一小校飞报前来，说：“关将军已得长沙郡，降将黄忠、魏延。耑等主公到彼。”玄德大喜，遂入长沙。云长接入厅上，

具言黄忠之事。玄德乃亲往黄忠家相请，忠方出降，又写黄忠。求葬韩玄尸首于长沙之东。又写黄忠。后人诗赞黄忠曰：

将军气概与天参，
白发犹然困汉南。
至死甘心无怨望，
临降低首尚怀惭。
宝刀灿雪彰神勇，
铁骑临风忆战酣。
千古高名应不泯，
长随孤月照湘潭。

玄德待黄忠甚厚。云长引魏延来见，孔明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写得突然可怪。玄德惊问孔明曰：“魏延乃有功无罪之人，军师何故欲杀之！”孔明曰：“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自是正论，然意却不重在此。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斩之以绝祸根。”先生不惟善卜，又善相，早为一百回后伏线。玄德曰：“若斩此人，恐降者人人自危，望军师恕之。”孔明指魏延曰：“吾今饶汝性命。汝可尽忠报主，勿生异心，若生异心，我好歹取汝首级。”魏延喏喏连声而退。巩志杀金旋而孔明不罪之，乃独罪魏延者，知延之必反，故欲借此以杀延耳。黄忠荐刘表侄刘磐，现在攸县闲居。又写黄忠。玄德取回，教掌长沙郡。四郡已平，总叙一句，以括上文。玄德班师回荆州，改油江口为公安。自此钱粮广盛，贤士归之。将军马四散屯于隘口。以上按下玄德一边，以下接叙东吴一边。

却说周瑜自回柴桑养病，令甘宁守巴陵郡，令凌统守汉阳郡，二处分布战船，听候调遣。程普引其余将士投合淝县来。原来孙权自从赤壁鏖兵之后，久在合淝，补述前文。与曹兵交锋，大小十馀战，未决胜负，一句包着无数文字，省却无数笔墨。不敢逼城下寨，离城五十里屯兵。闻程普兵到，孙权大喜，亲自出营劳军。人报鲁子敬先至，权乃下马立待之。正应“天以子敬赐我”之语。肃慌忙滚鞍下马施礼。众将见权如此待肃，皆大惊异。权请肃上马，并辔而行，密谓曰：“孤下马相迎，足显公否？”肃曰：“未也。”鲁肃大奇。权曰：“然则何如而后为显耶？”肃曰：“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使肃名书竹帛，始为显矣。”愿以其君显，非但以其身显也。权抚掌大笑。同至帐中，大设饮宴，犒劳鏖兵将士，商议破合淝之策。

忽报张辽差人来下战书。权拆书观毕，大怒曰：“张辽欺吾太甚！”

汝闻程普军来，故意使人搦战。来日吾不用新军赴敌，看我大战一场！”仲谋乃自好胜。传令当夜五更三军出寨，望合淝进发。辰时左右，军马行至半途，曹兵已到。两边布成阵势。孙权金盔金甲，披挂出马；左宋谦，右贾华，二将使方天画戟，先将戟一逗。两边护卫。三通鼓罢，曹军阵中门旗两开，三员将全装惯带，立于阵前：中央张辽，左边李典，右边乐进。张辽纵马当先，专搦孙权决战。权绰枪欲自战，阵门中一将挺枪骤马早出，乃太史慈也。太史慈一向冷落，于此略一写之。张辽挥刀来迎。两将战有七八十合，不分胜负。曹阵上李典谓乐进曰：“对面金盔者，孙权也。若捉得孙权，足可与八十三万大军报仇。”又将赤壁事一提。说犹未了，乐进一骑马，一口刀，从刺斜里径取孙权，如一道电光，飞至面前，手起刀落。写得骇人。宋谦、贾华急将画戟遮架，刀到处，两枝戟齐断，更自骇人。只将戟干望马头上打。乐进回马，宋谦绰军士手中枪赶来。李典搭上箭，望宋谦心窝里便射，应弦落马。太史慈见背后有人堕马，弃却张辽，望本阵便回。张辽乘势掩杀过来，吴兵大乱，四散奔走。张辽望见孙权，骤马赶来。看看赶上，更自骇人。刺斜里撞出一军，为首大将，乃程普也，来得突兀。截杀一阵，救了孙权。张辽收军自回合淝。

程普保孙权归大寨，败军陆续回营。孙权因见折了宋谦，放声大哭。长史张紘曰：“主公恃盛壮之气，轻视大敌，三军之众，莫不寒心。即使斩将搴旗，威振疆场^[1]，亦偏将之任，非主公所宜也。愿抑贲育之勇^[2]，怀王霸之计^[3]。且今日宋谦死于锋镝之下，皆主公轻敌之故，今后切宜保重。”孙坚以轻追而被箭，孙策以轻出而受创。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权曰：“是孤之过也。从今当改之。”少顷，太史慈入帐，言其手下有一人，姓戈，名定，与张辽手下养马后槽是弟兄：“后槽被责怀怨，今晚使人报来，举火为号，刺杀张辽，报宋谦之仇。作奸细者不过一小卒，为内应者亦只一养马后槽，可发一笑。某请引兵为外应。”权曰：“戈定何在？”太史慈曰：“已混入合淝城中去了。某愿乞五千兵去。”诸葛瑾曰：“张辽多谋，恐有准备，不可造次。”太史慈坚执要行。孙权轻出，太史慈又轻进，君臣皆轻，安得不败。权因伤感宋谦之死，急要报仇，遂令太史慈引兵五千，去为外应。

却说戈定乃太史慈乡人。当日杂在军中，随入合淝城，寻见养马后槽，两个商议。戈定曰：“我已使人报太史慈将军去了，今夜必来接应。你如何用事？”此等人有甚计策商量出来。后槽曰：“此间离军中较远，夜间急不能进，只就草堆上放起一把火，你去前面叫反，城中兵乱，就里刺杀张辽，说得忒容易了。馀军自走也。”戈定曰：“此计大

妙！”是夜张辽得胜回城，赏劳三军，传令不许解甲宿睡。既胜而能慎，是大将，不是战将。左右曰：“今日全胜，吴兵远遁，将军何不卸甲安息？”辽曰：“非也。为将之道，勿以胜为喜，勿以败为忧。倘吴兵度我无备，乘虚攻击，何以应之？今夜防备，当比每夜更加谨慎。”不但为将之道为然也，立身处世，大抵宜尔。

说犹未了，后寨火起，一片声叫反，报者如麻。张辽出帐上马，唤亲从将校十数人，当道而立。左右曰：“喊声甚急，可往观之。”辽曰：“岂有一城皆反者？此是造反之人，故惊军士耳。如乱者先斩！”其智能谋，其静能镇。无移时，李典擒戈定并后槽至。辽询得其情，立斩于马前。只听得城门外鸣锣击鼓，喊声大震。辽曰：“此是吴兵外应，可就计擒之。”便令人于城门外放起一把火，众皆叫反，大开城门，放下吊桥。曹仁在南郡赚周瑜是白日，张辽在合肥赚太史慈是黑夜。前后相映。太史慈见城门大开，只道内变，挺枪纵马先入。城上一声炮响，乱箭射下，太史慈急退，身中数箭。太史慈中箭与周瑜中箭，前后又相似。背后李典、乐进杀出，吴兵折其大半，乘势直赶到寨前。陆逊、董袭杀出，救了太史慈。曹兵自回。孙权见太史慈身带重伤，愈加伤感。张昭请权罢兵，权从之，遂收兵下船，回南徐润州。比及屯住军马，太史慈病重；权使张昭等问安，太史慈大叫曰：“大丈夫生于乱世，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人人有此志，不能人人遂此志，为之三叹。言讫而亡，年四十一岁。后人诗赞曰：

矢志全忠孝，东莱太史慈。
姓名昭远塞，弓马震雄师。
北海酬恩日，神亭酣战时。
临终言壮志，千古共嗟咨！

孙权闻慈死，伤悼不已，命厚葬于南徐北固山下，养其子太史亨于府中。以上按下孙权一边，以下再叙玄德一边。

却说玄德在荆州整顿军马，闻孙权合肥兵败，已回南徐，与孔明商议。孔明曰：“亮夜观星象，见西北有星坠地，必应折一皇族。”方叙太史慈死，只疑东南有将星坠地，乃忽然接出西北刘琦。接笔甚幻。正言间，忽报公子刘琦病亡。玄德闻之，痛哭不已。孔明劝曰：“生死分定，主公勿忧，恐伤贵体。且理大事，可急差人到彼守御城池，并料理葬事。”玄德曰：“谁可去？”孔明曰：“非云长不可。”即时便教云长前去襄阳保守。玄德曰：“今日刘琦已死，东吴必来讨荆州，如何对答？”孔明曰：“若有人来，亮自有言对答。”过了半月，人报东吴鲁肃

特来吊丧。正是：

先将计策安排定，
只等东吴使命来。

未知孔明如何对答，且看下文分解。

[1] 疆場（yì）：指战场。

[2] 贲育：战国时勇士孟贲和夏育的并称。

[3] 王霸：指能成就王霸之业的人。

第五十四回

吴国太佛寺看新郎 刘皇叔洞房续佳偶

文章之奇，有不越半幅，而倏而吊丧，倏而作伐，倏而挂孝，倏而结亲，斯亦奇矣。然而凶则是凶，吉则是吉，犹未足为奇也。奇莫奇于戈矛剑戟之内，忽然花烛洞房；又莫奇于洞房花烛之中，仍是戈矛剑戟。凶即是吉，吉即是凶；吉伏于凶，凶又伏于吉。则此一篇，真为人意计之所不及量耳。

观孙权之使鲁肃吊丧，而叹今日之人情，大抵如斯矣。前之吊刘表，非为刘表而吊也，为刘备而吊也；后之吊刘琦，又非为刘备而吊也，为荆州而吊也。吊本为死，乃以为生；吊本为人，乃以为我。吊之而无益于我，则虽当吊而不吊焉；吊之而有益于我，则虽不必吊而亦吊焉。岂独东吴为然哉？又岂独吊丧为然哉？凡近世之纷纷往来，皆当作东吴吊丧观。

孔明之辞鲁肃也，刘琦未死，则以刘琦谢之；刘琦既死，则以取西川谢之。而第二番措词又与第一番不同：前则止用缓词耳，今则先折之以正论，既明示不还之情，后乃应之以权宜，始托为暂借之说。其云借也，是即其不还之意也。孔明尝借箭于敌矣，尝借风于天矣，借箭亦将还箭，借风亦将还风耶？

凡借物于人者，以己之所有借之，乃谓之借。荆州非孙氏之有也，何谓借乎？凡授契于人者，先立契而后取物，乃以契为信。荆州刘氏之所先取也，何契之有乎？近此有谋人之美产而必写借契者矣，亦有谢人之索逋而虚以抵契搪塞者矣，鲁肃、孔明，毋乃类是！至于两家互相欺诳，一则假写借契，一则假立婚书，借契疑真实假，婚书弄假成真。一对空头，真堪捧腹。

孔明诵《铜雀台赋》是以孙权之嫂、周瑜之妻激东吴也；今授锦囊密计，是又以孙权之母、周瑜之丈人助玄德也。其子之策，其母破之；其婿之策，其丈人又破之。妙在即用他自家人，教他怪别人不得。

袁术遣媒于吕布，认真做媒，却做不成；孙权遣媒于刘备，假意做

媒，倒做成了。然则吕范非媒也，孙乾亦非媒也，乔国老乃真媒也。而乔国老之为媒，又孔明实使之。是成就此一段婚姻者，大媒惟孔明一人而已。

烧了外太公的香，不怕舅爷作梗；倚了老丈母的势，便堪女婿放刁。和尚寺中相女婿，禅堂倩作蓝桥；新人房里接将军，锦帐又成赤壁。回廊下执斧健儿，须不是伐柯之斧；绣帏前持兵侍女，却可助行雨之兵。有成就良姻的太太，吴夫人不比崔夫人；遇不怀好意的哥哥，孙仲谋险做孙飞虎。此数联俱绝倒。

却说孔明闻鲁肃到，与玄德出城迎接，接到公廨^[1]，相见毕。肃曰：“主公闻令侄弃世，特具薄礼，遣某前来致祭。周都督再三致意刘皇叔、诸葛先生。”玄德、孔明起身称谢，收了礼物，置酒相待。肃曰：“前者皇叔有言：公子不在，即还荆州。今公子已去世，必然见还。不识几时可以交割？”第二次索荆州。玄德曰：“公且饮酒，有一个商议。”此是孔明所教。肃强饮数杯，又开言相问。玄德未及回答，孔明变色曰：“子敬好不通理，直须待人开口！前番用柔，此番用刚，忽柔忽刚，令人不测。自我高皇帝斩蛇起义，开基立业，先抬出高皇帝来压倒东吴。传至于今，不幸奸雄并起，各据一方，少不得天道好还，复归一统。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玄孙，次抬出孝景皇帝来压倒东吴。今皇上之叔，次抬出今皇上来压倒东吴。岂不可分茅裂土^[2]？况刘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兄业，有何不顺？说到刘表，已是第四层意。汝主乃钱塘小吏之子，素无功德于朝廷，今倚势力占据六郡八十一州，尚自贪心不足，而欲并吞汉土。前既高抬皇叔，此又明骂孙权。刘氏天下，我主姓刘倒无分，汝主姓孙反要强争？且赤壁之战，我主多负勤劳，众将并皆用命，岂独是汝东吴之力？此言我不亏东吴。若非我借东南风，周郎安能展半筹之功？此言东吴反亏我。江南一破，休说二乔置于铜雀宫，照应四十四回中语。虽公等家小亦不能保。恶极，妙极。适来我主人不即答应者，以子敬乃高明之士，不待细说，何公不察之甚也！”脚头才立得定，便会变面，便会说硬话，今人多有之矣，但本事不及孔明耳。一席话，说得鲁子敬缄口无言，半晌乃曰：“孔明之言，怕不有理，争奈鲁肃身上甚是不便。”理上说不去，只得以情告之。孔明曰：“有何不便处？”肃曰：“昔日皇叔当阳受难时，是肃引孔明渡江，见我主公；将四十三回中事一提。后来周公瑾要兴兵取荆州，又是肃挡住；至说待公子去世还荆州，又是肃担承。又将五十二回中事一提。今却不应前言，教鲁肃如何回复？主人面上说不去，只得以自己情分告知。我主与周公瑾必然见罪。肃死不恨，只恐惹恼东吴，兴动干戈，皇叔亦不能安坐荆州，空为天下耻笑耳。”既告之以情，又动之以

势。孔明曰：“曹操统百万之众，动以天子为名，吾亦不以为意，岂惧周郎一小儿乎！前是论理，此又论势。若恐先生面上不好看，我劝主人立纸文书，暂借荆州为本；岂有城池而可以契借者乎？若云为本，正不知起利几分算？待我主别图得城池之时，便交付还东吴。此论如何？”极似赖债者，并不回绝，只用话说。肃曰：“孔明待夺得何处，还我荆州？”孔明曰：“中原急未可图，西川刘璋闇弱，我主将图之。若图得西川，那时便还。”以荆州为本，以西川为利。待得利之后，单还本钱，则是不起利者矣。肃无奈，只得听从。玄德亲笔写成文书一纸，押了字。保人诸葛孔明也押了字。妙极。孔明曰：“亮是皇叔这里人，难道自家作保？烦子敬先生也押个字，回见吴侯也好看。”妙极，恶极。肃曰：“某知皇叔乃仁义之人，必不相负。”遂押了字，如此作中，不知可有中物相谢。收了文书。宴罢辞回，玄德、孔明，送到船边。孔明嘱曰：“子敬回见吴侯，善言伸意，休生妄想。若不准我文书，我翻了面皮，连八十一州都夺了。一句硬。今只要两家和气，休教曹贼笑话。”又一句软。

肃作别下船而回，先到柴桑郡见周瑜。瑜问曰：“子敬讨荆州如何？”肃曰：“有文书在此。”呈与周瑜。瑜顿足曰：“子敬中诸葛之谋也！名为借地，实是混赖。从来文书不足据，不独荆州为然也。他说取了西川便还，知他几时取西川？假如十年不得西川，十年不还？这等文书，如何中用？你却与他做保！从来保人难做，不独鲁肃为然也。他若不还时，必须连累足下，主公见罪，奈何？”肃闻言，呆了半晌，曰：“恐玄德不负我。”活写老实人。瑜曰：“子敬乃诚实人也。刘备梟雄之辈，诸葛亮奸猾之徒，恐不似先生心地。”肃曰：“若此，如之奈何？”瑜曰：“子敬是我恩人，想昔日指困相赠之情^[3]，如何不救你？指困时周郎原不曾有借契。你且宽心住数日，待江北探细的回，别有区处。”鲁肃踟躇不安^[4]。

过了数日，细作回报：“荆州城中扬起布旛做好事，城外别建新坟，军士各挂孝。”瑜惊问曰：“没了甚人？”细作曰：“刘玄德没了甘夫人，即日安排殡葬。”刘琦之死，在荆州一边叙来；甘夫人之死，在东吴一边听得。文法变换。瑜谓鲁肃曰：“吾计成矣！使刘备束手安缚，荆州反掌可得。”妙极，令人不测。肃曰：“计将安出？”瑜曰：“刘备丧妻，必将续娶。主公有一妹，极其刚勇，侍婢数百，居常带刀，房中军器摆列遍满，虽男子不及。为后文玄德惊恐张本。我今上书主公，教人去荆州为媒，说刘备来入赘。读者至此，疑是成亲之后，教孙夫人讨荆州也。赚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幽囚在狱中，却使人去讨荆州换刘

备。原来却不用夫人。等他交割了荆州城池，我别有主意。于子敬身上，须无事也。”鲁肃拜谢。周瑜写了书呈，选快船送鲁肃投南徐见孙权，先说借荆州一事，呈上文书。权曰：“你却如此糊涂！这样文书，要他何用？”谚云：“不做媒人不做保，一世无烦恼。”子敬作呆，既受埋怨；只怕周瑜做媒，终须淘气。肃曰：“周都督有书呈在此，说用此计，可得荆州。”权看毕，点头暗喜，寻思谁人可去，猛然省曰：“非吕范不可。”遂召吕范至，谓曰：“近闻刘玄德丧妇。吾有一妹，欲招赘玄德为婿，永结姻亲，同心破曹，以扶汉室。非子衡不可为媒，望即往荆州一言。”做媒不用鲁肃，却用吕范，正恐识破讨荆州耳。范领命，即日收拾船只，带数个从人望荆州来。

却说玄德自没了甘夫人，昼夜烦恼。一日，正与孔明闲叙，人报东吴差吕范到来。孔明笑曰：“此乃周瑜之计，必为荆州之故，亮只在屏风后潜听。也学蔡夫人身段。但有甚说话，主公都应承了。想孔明此时已料着七八分。留来人在馆驿中安歇，别作商议。”玄德教请吕范入，礼毕坐定，茶罢，玄德问曰：“子衡来，必有所谕？”刘琦之死则吊，甘夫人之死则不吊。不吊丧而便作伐，便知作伐之非真也。范曰：“范近闻皇叔失偶，有一门好亲，故不避嫌，特来作媒，未知尊意若何？”玄德曰：“中年丧妻，大不幸也。骨肉未寒，安忍便议亲？”范曰：“人若无妻，如屋无梁，岂可中道而废人伦？吾主吴侯有一妹，美而贤，堪奉箕帚。若两家共结秦晋之好，则曹贼不敢正视东南也。此事家国两便，请皇叔勿疑。但我国太吴夫人甚爱幼女，不肯远嫁，必求皇叔到东吴就婚。”先说联姻，次说入赘，语有次第。玄德曰：“此事吴侯知否？”已疑是周郎之计，故有此问。范曰：“不先禀吴侯，如何敢造次来说？”玄德曰：“吾年已半百，鬓发斑白，吴侯之妹，正当妙龄，恐非配偶。”范曰：“吴侯之妹，身虽女子，志胜男儿。常言：‘若非天下英雄，吾不事之。’极似赵范对子龙之语，其事一实一虚相映。今皇叔名闻四海，正所谓淑女配君子，岂以年齿上下相嫌乎？”玄德曰：“公且少留，来日回报。”是日设宴相待，留于馆舍。

至晚，与孔明商议。孔明曰：“来意亮已知道了。总瞒不过此老。适间卜《易》，得一大吉大利之兆，卦象之辞，必是“老夫得其女妻”。主公便可应允。先教孙乾和吕范回见吴侯。立契时两边都有保人，说亲时两家亦各有媒人。面许已定，择日便去就亲。”玄德曰：“周瑜定计欲害刘备，岂可以身轻入危险之地？”孔明大笑曰：“周瑜虽能用计，岂能出诸葛亮之料乎！其实说得嘴响，不似今人单会说大话。略用小谋，使周瑜半筹不展；吴侯之妹，又属主公；荆州万无一失。”玄德将与孙夫

人成鱼水之欢，终赖有如鱼得水之孔明也。玄德怀疑未决。孔明竟教孙乾往江南说合亲事。

孙乾领了言语，与吕范同到江南，来见孙权。权曰：“吾愿将小妹招赘玄德，并无异心。”孙乾拜谢，回荆州见玄德，言吴侯专候主公去结亲。玄德怀疑不敢往，孔明曰：“吾已定下三条计策，非子龙不可行也。”雄媳妇全亏此男赠嫁。遂唤赵云近前，附耳言曰：“汝保主公入吴，当领此三个锦囊。囊中有三条妙计，依次而行。”仲谋、公瑾皆入孔明囊中矣。即将三个锦囊，与云贴肉收藏。孔明先使人往东吴纳了聘，一切完备。

时建安十四年冬十月。小春之吉，可咏《桃夭》。玄德与赵云、孙乾取快船十只，随行五百余人，离了荆州，前往南徐进发。荆州之事，皆听孔明裁处，玄德心中怏怏不安。不是新郎怕羞，却是赘婿胆怯。到南徐州，船已傍岸，云曰：“军师吩咐三条妙计，依次而行。今已到此，当先开第一个锦囊来看。”于是开囊看了计策。便唤五百随行军士，一一吩咐如此如此，众军领命而去。又教玄德先往见乔国老。不是赵云教玄德，却是孔明教赵云。那乔国老乃二乔之父，居于南徐。玄德牵羊担酒，先往拜见，说吕范为媒，娶夫人之事。先打外太公的关节。随行五百军士，都披红挂彩，入南徐买办物件，传说玄德入赘东吴，城中人尽知其事。方知用五百人妙处。不然，以之防患则尚少，与之赠嫁则已多。孙权知玄德已到，教吕范相待，且就馆舍安歇。

却说乔国老既见玄德，便入见吴国太贺喜。已在孔明算中。国太曰：“有何喜事？”乔国老曰：“令爱已许刘玄德为夫人，今玄德已到，何故相瞒？”周瑜一个丈人，反为孔明用了。国太惊曰：“老身不知此事！”便使人请吴侯问虚实，一面先使人于城中探听。人皆回报：“果有此事。女婿已在馆驿安歇，五百随行军士都在城中买猪羊果品，准备成亲。在报事人口中、吴国太耳中写得热闹。做媒的女家是吕范，男家是孙乾，俱在馆驿中相待。”国太吃了一惊。少顷，孙权入后堂见母亲，国太捶胸大哭。孙权一个母亲，又为孔明用了。权曰：“母亲何故烦恼？”国太曰：“你直如此将我看承得如无物！我姐姐临危之时，吩咐你甚么话来？”照应前文。孙权失惊曰：“母亲有话明说，何苦如此？”国太曰：“男大须婚，女大须嫁，古今常理。我为你母亲，事当禀命于我。你招刘玄德为婿，如何瞒我？女儿须是我的！”俱在孔明算中。权吃了一惊，问曰：“那里得这话来？”国太曰：“若要不知，除非莫为。满城百姓，那一个不知？你倒瞒我！”乔国老曰：“老夫已知多日了，今

特来贺喜。”妙在又夹乔国老一句。权曰：“非也。此是周瑜之计，因要取荆州，故将此为名，赚刘备来拘囚在此，要他把荆州来换；若其不从，先斩刘备。此是计策，非实意也。”国太大怒，骂周瑜曰：“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直恁无条计策去取荆州^[5]，骂得是。却将我女儿为名使美人计！杀了刘备，我女便是望门寡^[6]，明日再怎的说亲？须误了我女儿一世。你们好做作^[7]！”前既大哭，此又大怒，俱在孔明算中。乔国老曰：“若用此计，便得荆州，也被天下人耻笑。此事如何行得！”妙在又夹乔国老一句。两个老人儿真是一吹一唱。说得孙权默然无语。国太不住口的骂周瑜，骂周瑜便是骂孙权。乔国老劝曰：“事已如此，刘皇叔乃汉室宗亲，不如真个招他为婿，免得出丑。”外太公做媒人，一拍即上。权曰：“年纪恐不相当。”国老曰：“刘皇叔乃当世豪杰，若招得这个女婿，也不辱了令妹。”国太曰：“我不曾认得刘皇叔。明日约在甘露寺相见，如不中我意，任从你们行事；若中我的意，我自把女儿嫁他！”不由孙权作主。孙权乃大孝之人，见母亲如此言语，随即应承，出外唤吕范，吩咐来日甘露寺方丈设宴，国太要见刘备。吕范曰：“何不令贾华部领三百刀斧手，伏于两廊；若国太不喜时，一声号举，两边齐出，将他拿下。”读者至此，又为玄德捏一把汗。然国太定然相得中，亦在孔明算中矣。权遂唤贾华吩咐预先准备，只看国太举动。

却说乔国老辞吴国太归，使人去报玄德，言来日吴侯、国太亲自要见，好生在意。活是一个媒人。玄德与孙乾、赵云商议。云曰：“来日此会，多凶少吉，云自引五百军保护。”赠嫁甚是精细。次日，吴国太、乔国老先在甘露寺方丈里坐定。孙权引一班谋士，随后都到，却教吕范来馆驿中请玄德。玄德内披细铠，外穿锦袍，新郎打扮簇新，但不知可曾有乌须药？从人背剑紧随，上马投甘露寺来。赵云全装惯带，引五百军随行。来到寺前下马，先见孙权。权观玄德仪表非凡，心中有畏惧之意。阿兄则畏，令妹必爱矣。二人叙礼毕，遂入方丈见国太。国太见了玄德，大喜，谓乔国老曰：“真吾婿也！”中了丈母意，自然中夫人意。国老曰：“玄德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更兼仁德布于天下。国太得此佳婿，真可庆也！”乔国老此等言语，女婿知之，一定埋怨；然女婿计策出丑，还赖丈人为之斡旋耳。玄德拜谢，共宴于方丈之中。

少刻，子龙带剑而入，立于玄德之侧。国太问曰：“此是何人？”玄德答曰：“常山赵子龙也。”国太曰：“莫非当阳长坂抱阿斗者乎？”照应四十一回中事。玄德曰：“然。”国太曰：“真将军也！”遂赐以酒。赵云所饮者喜酒，与鸿门饮樊哙之酒不同。赵云谓玄德曰：“却才某于廊下巡视，见房内有刀斧手埋伏，必无好意。可告知国太。”玄德乃跪于国

太席前，未跪夫人，先跪丈母，是借丈母操演也。泣而告曰：“若杀刘备，就此请诛。”才做女婿，便尔放刁。国太曰：“何出此言？”玄德曰：“廊下暗伏刀斧手，非杀备而何？”国太大怒，责骂孙权：难为了舅子。“今日玄德既为我婿，即我之儿女也。亲爱之极。何故伏刀斧手于廊下！”权推不知，唤吕范问之；范推贾华；国太唤贾华责骂，华默然无言。国太喝令斩之。玄德告曰：“若斩大将，于亲不利，备难久居膝下矣。”又是他讨饶，一发见得女婿好处。乔国老也相劝。国太方叱退贾华。刀斧手皆抱头鼠窜而去。

玄德更衣出殿前，见庭下有一石块。玄德拔从者所佩之剑，仰天祝曰：“若刘备能勾回荆州^[8]，成王霸之业，一剑挥石为两段。如死于此地，剑剁石不开。”言讫，手起剑落，火光迸溅，砍石为两段。蓝田之玉，方种为双；寺门之石，忽分为二。孙权在后面看见，问曰：“玄德公如何恨此石？”玄德曰：“备年近五旬，不能为国家剿除贼党，心常自恨。今蒙国太招为女婿，此平生之际遇也。恰才问天买卦，如破曹兴汉，砍断此石。今果然如此。”权暗思：“刘备莫非用此言瞒我？”亦掣剑谓玄德曰：“吾亦问天买卦，若破得曹贼，亦断此石。”却暗暗祝告曰：“若再取得荆州，兴旺东吴，砍石为两半！”手起剑落，巨石亦开。大家暗祝心事，俱为后文伏线。至今有十字纹“恨石”尚存。后人观此胜迹，作诗赞曰：

宝剑落时山石断，
金环响处火光生。
两朝旺气皆天数，
从此乾坤鼎足成。

二人弃剑，相携入席。又饮数巡，孙乾目视玄德，玄德辞曰：“备不胜酒力，告退。”孙权送出寺前，二人并立，观江山之景。玄德曰：“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一语品题，遂成佳语。至今甘露寺碑上云：“天下第一江山”。后人诗赞曰：

江山雨雾拥青螺^[9]，
境界无忧乐最多。
昔日英雄凝目处，
岩崖依旧抵风波。

二人共览之次^[10]，江风浩荡，洪波滚雪，白浪掀天。忽见波上一叶小舟，行于江面上，如行平地。可作一幅江景图。玄德叹曰：“南人驾

船，北人乘马，信有之也。”孙权闻言，自思曰：“刘备此言，戏我不惯乘马耳。”乃令左右牵过马来，飞身上马，驰骤下山，复加鞭上岭，笑谓玄德曰：“南人不能乘马乎？”玄德闻言，撩衣一跃，跃上马背，飞走下山，复驰骋而上。二人立马于山坡之上，扬鞭大笑。权能试马，玄德不能试舟，毕竟让舅爷一步。至今此处名为“驻马坡”。后人诗曰：

驰骤龙驹气概多，
二人并辔望山河。
东吴西蜀成王霸，
千古犹存驻马坡。

当日二人并辔而回。南徐之民，无不称贺。

玄德自回馆驿，与孙乾商议。乾曰：“主公只是哀求乔国老，早早毕姻，免生别事。”是媒人语，但不知如何谢媒。次日，玄德复至乔国老宅前下马。国老接入，礼毕，茶罢，玄德告曰：“江左之人，多有要害刘备者，恐不能久居。”国老曰：“玄德宽心，吾为公告国太，令作护持。”国老可为撮合山，毕竟小媒人不如大媒人。玄德拜谢自回。乔国老入见国太，言玄德恐人谋害，急急要回。国太大怒曰：“我的女婿，谁敢害他！”即时便教搬入书院暂住，择日毕姻。竟似养女婿矣。玄德自入告国太曰：“只恐赵云在外不便，军士无人约束。”国太教尽搬入府中安歇，玄德处处赖丈母之力。休留在馆驿中，免得生事。玄德暗喜。

数日之内，大排筵会，孙夫人与玄德结亲。至晚客散，两行红炬，接引玄德入房。灯光之下，但见枪刀簇满，侍婢皆佩剑悬刀，立于两傍，唬得玄德魂不附体。读至此，又疑是甘露寺之兵矣。正是：

惊看侍女横刀立，
疑是东吴设伏兵。

毕竟是何缘故，且看下文分解。

[1] 公廨（xiè）：官署。

[2] 分茅：分封王侯。古代分封诸侯，用白茅裹着泥土授予被封者，象征授予土地和权力，谓之“分茅”。裂土：分封土地。

[3] 指困（qūn）：《三国志·吴志·鲁肃传》：“周瑜为居巢长，将数百人故过候肃，并求资粮。肃家有两困米，各三千斛。肃乃指一困与周瑜。”后亦以“指困”喻慷慨资助。

[4] 跼蹐（jú jí）：局促不安。

[5] 直恁（rèn）：犹言竟然如此。

[6] 望门寡：旧时谓女子未嫁而夫死。亦用以称未嫁而夫死的女子。

[7] 做作：作为，举动，所作所为。

[8] 能勾：即能够。

[9] 青螺：喻青山。

[10] 之次：……的时候。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孙夫人 孔明二气周公瑾

王允以美人计赚两人，只是一番；周瑜以美人计赚一人，却有两番。王允则专用实，周瑜则前虚而后实也。始之诈言入赘，诱其至吴，是虚以美人赚之；继欲娱其耳目，惑其心志，是实以美人赚之。计亦巧矣！孰知王允赚两人而皆得，周瑜赚一人而亦失；王允一用而辄得，周瑜两用而终失乎！

孙夫人房内设兵，而玄德心常凛凛。玄德非畏兵，而畏夫人之兵；亦非畏夫人，而畏好兵之夫人也。每怪今之惧内者，其夫人未尝好兵，而亦畏之，何也？曰：虽不好兵，而未尝不好战；好战甚于好兵也。只夫人便是兵，又何必房中设兵而后谓之兵耶？

甚矣，孔明之计之妙也！既借孙权之母、周瑜之丈人为玄德成婚之助，又即借孙权之妹为玄德归荆州之助。不但乔国老、吴国太为孔明所借，即孙夫人亦为孔明所借矣。国老可借，国母可借，夫人可借，而荆州大何不可借哉？

孙夫人之配玄德，如齐姜之配重耳，皆丈夫女也。重耳不欲去而齐姜遣之，玄德欲去而孙夫人从之。齐姜听重耳独去，不独去恐去不成；孙夫人与玄德同去，不同去也去不成。重耳之去，齐姜不告于其父；玄德之去，孙夫人不告于其兄。一则杀采桑之女，是英雄手段；一则退拦路之兵，亦是英雄手段。

玄德在车前哀告夫人，涕泣请死，活似妇人乞怜取妍，在丈夫面前放刁模样。以英雄人作此儿女态，是特孔明之所教耳。不想今日风俗，夫纲不振，竟若深得孔明妙计者。第三个锦囊，更不消卧龙先生传授得也。

吕布送女，送不过去，为撞着拉亲的曹老瞒；孙权追妹，追不转来，为遇着接亲的诸葛亮。袁术讨不成媳妇，止折了一个媒人；孙权杀不得妹夫，干赔了一个妹子。前后遥遥映射成趣。

老新郎学作妇人腔，宛然弱婿；小媳妇偏饶男子气，壮矣贤妻。一

个向娘子身边长跪，顾不得膝下有黄金；一个为丈夫面上生嗔，那怕他军前排白刃。家将畏主人而尤畏其妹，赘婿之惧内可知；新娘听丈夫而不听其兄，女生之向外益信。前日单身入赘，赠嫁的只有赵子龙；今日两口回门，送亲的却是周公瑾。化难生恩的刘备，阑干贯索，翻成天喜红鸾；弄巧成拙的周郎，阳错阴差，引出丧门吊客。此数联俱绝倒。

却说玄德见孙夫人房中两边枪刀森列，侍婢皆佩剑，不觉失色。管家婆进曰：“贵人休得惊惧。夫人自幼好观武事，居常令侍婢击剑为乐，故尔如此。”今人妇人所乐之兵器，又是一样。玄德曰：“非夫人所观之事，吾甚心寒，可命暂去。”管家婆禀覆孙夫人曰：“房中摆列兵器，娇客不安，今且去之。”孙夫人笑曰：“厮杀半生，尚惧兵器乎？”虽然厮杀半生，却不曾与女将军厮杀。命尽撤去，令侍婢解剑伏侍。当夜玄德与孙夫人成亲，两情欢洽。中间藏着无数欢洽。玄德又将金帛散给侍婢，以买其心。不但欲夫人欢洽，并欲侍婢欢洽。妙。先教孙乾回荆州报喜。自此连日饮酒，国太十分爱敬。女婿得岳母喜欢，那得做不起。

却说孙权差人来柴桑郡报周瑜，说：“我母亲力主，已将吾妹嫁刘备。不想弄假成真，此事还复如何？”瑜闻大惊，撮合者乃是令岳。行坐不安，乃思一计，修密书付来人持回见孙权。权拆书视之，书略曰：

瑜所谋之事，不想反复如此。既已弄假成真，又当就此用计。刘备以枭雄之姿，有关、张、赵云之将，更兼诸葛用谋，必非久屈人下者。愚意莫如软困之于吴中：盛为筑宫室以丧其心志，多送美色玩好以娱其耳目，使分开关、张之情，隔远诸葛之契，各置一方；然后以兵击之，大事可定矣。今若纵之，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愿明公熟思之。

孙权看毕，以书示张昭。昭曰：“公瑾之谋，正合愚意。刘备起身微末，奔走天下，未尝受享富贵。今若以华堂大厦，子女金帛，令彼享用，自然疏远孔明、关、张等，使彼各生怨望，然后荆州可图也。主公可依公瑾之计而速行之。”前是假用美人计，此却真用美人计矣。权大喜，即日修整东府，广栽花木，盛设器用，请玄德与妹居住；又增女乐数十余人，并金玉锦绮玩好之物。国太只道孙权好意，喜不自胜。为丈母者，不但望婿女相得，尤喜郎舅相得。玄德果然被声色所迷，不想回荆州。已入温柔乡矣。

却说赵云与五百军在东府前住，终日无事，玄德太忙，子龙甚闲。

只去城外射箭走马。看看年终，云猛省：“孔明吩咐三个锦囊与我，教我一到南徐，开第一个；住到年终，开第二个；临到危急无路之时，开第三个。于内有神出鬼没之计，可保主公回家。孔明附耳吩咐语，至此方才补出。此时岁已将终，主公贪恋女色，并不见面，何不拆开第二个锦囊，看计而行？”玄德恋着贴肉的锦被，亏得赵云有贴肉的锦囊。遂拆开视之：原来如此神策。即日径到府堂，要见玄德。侍婢报曰：“赵子龙有紧急事来报贵人。”玄德唤入问之。云佯作失惊之状，第一个锦囊用着乔国老并五百个军士，第二个锦囊却只用赵云一人。曰：“主公深居画堂，不想荆州耶？”玄德曰：“有甚事如此惊怪？”云曰：“今早孔明使人来报，说曹操要报赤壁鏖兵之恨，又将四十九回中事一提。起精兵五十万，杀奔荆州，甚是危急，请主公便回。”此是锦囊定计。玄德曰：“必须与夫人商议。”云曰：“若和夫人商议，必不肯教主公回。不如休说，今晚便好起程。迟则误事！”此是子龙激语。玄德曰：“你且暂退，我自有道理。”云故意催逼数番而出。妙甚。

玄德入见孙夫人，暗暗垂泪。孙夫人曰：“丈夫何故烦恼？”玄德曰：“念备一身飘荡异乡，生不能侍奉二亲，又不能祭祀宗祖，乃大逆不孝也。今岁旦在迩，使备悒悒不已。”且说三分话。孙夫人曰：“你休瞒我，我已听知了也！方才赵子龙报说荆州危急，你欲还乡，故推此意。”已知其心。玄德跪而告曰：“夫人既知，备安敢相瞒？备欲不去，使荆州有失，被天下人耻笑；欲去，又舍不得夫人，因此烦恼。”前跪丈母，今跪夫人；前在有人处跪，今在无人处跪。此是从来做丈夫的衣钵，今日流传更广。夫人曰：“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当相随。”此时夫人亦是孔明囊中之物矣。玄德曰：“夫人之心，虽则如此，争奈国太与吴侯安肯容夫人去？夫人若可怜刘备，暂时辞别。”言毕，泪如雨下。本是要他同去，反说暂时辞别。诈甚，妙甚。孙夫人劝曰：“丈夫休得烦恼。妾当苦告母亲，必放妾与君同去。”玄德曰：“纵然国太肯时，吴侯必然阻挡。”是要他瞒着哥哥。孙夫人沉吟良久，乃曰：“妾与君正旦拜贺时，推称江边祭祖，不告而去，若何？”玄德又跪而谢曰：“若如此，生死难忘！切勿漏泄。”善哭又善跪，夫人安得不入其玄中。两个商议已定。玄德密唤赵云吩咐：“正旦日，你先引军士出城，于官道等候。吾推祭祖，与夫人同走。”云领诺。

建安十五年春正月元旦，吴侯大会文武于堂上。玄德与孙夫人入拜国太。孙夫人曰：“夫主想父母宗祖坟墓，俱在涿郡，昼夜伤感不已。今日欲往江边，望北遥祭，须告母亲得知。”听着丈夫之语，连母亲面前亦无实话。今日此风亦盛。国太曰：“此孝道也，岂有不从？汝虽不

识姑舅，可同汝夫前去祭拜，亦见为妇之礼。”俱在孔明算中。孙夫人同玄德拜谢而出。此时只瞒着孙权。夫人乘车，止带随身一应细软^[1]。玄德上马，引数骑跟随出城，与赵云相会。五百军士前遮后拥，离了南徐，趲程而行。拣元旦回门，既是新春吉日；拣元旦逃走，妙在出奇不意。

当日孙权大醉，左右近侍扶入后堂，文武皆散。比及众官探得玄德、夫人逃走之时，天色已晚。要报孙权，权醉不醒。及至睡觉^[2]，已是五更。妹夫去远了。次日，孙权闻知走了玄德，急唤文武商议。张昭曰：“今日走了此人，早晚必生祸乱。可急追之。”孙权令陈武、潘璋选五百精兵，无分昼夜，务要赶上拿回。二将领命去了。孙权深恨玄德，将案上玉砚摔为粉碎。为破曹而砍案，为追刘而摔砚。而曹可破，刘不可追，非若甘露寺中之石，可以随我所愿也。程普曰：“主公空有冲天之怒，某料陈武、潘璋必擒此人不得。”权曰：“焉敢违我令！”普曰：“郡主自幼好观武事，严毅刚正，诸将皆惧。既然肯顺刘备，必同心而去。所追之将，若见郡主，岂肯下手？”权大怒，掣所佩之剑，唤蒋钦、周泰听令，曰：“汝二人将这口剑去取吾妹并刘备头来，违令者立斩！”孙权此时已无兄妹之情，孰知夫人此时止有夫妻之爱。蒋钦、周泰领命，随后引一千军赶来。

却说玄德加鞭纵辔，趲程而行，当夜于路暂歇两个更次^[3]，慌忙起行。看看来到柴桑界首，望见后面尘头大起，人报：“追兵至矣！”读至此，为玄德着急。玄德慌问赵云曰：“追兵既至，如之奈何？”赵云曰：“主公先行，某愿当后。”转过前面山脚，一彪军马拦住去路，当先两员大将，厉声高叫曰：“刘备早早下马受缚！吾奉周都督将令，守候多时！”读至此，一发为玄德着急。原来周瑜恐玄德走脱，先使徐盛、丁奉引三千军马于冲要之处扎营等候。时常令人登高遥望，料得玄德若投旱路，必经此道而过。当日徐盛、丁奉了望得玄德一行人到，各绰兵器，截住去路。七星坛追孔明之时，此二人分作水旱二路，此处却都在旱路。前是追在背后，此是挡在面前，其势比前更是可畏。玄德惊慌，勒回马问赵云曰：“前有拦截之兵，后有追赶之兵，前后无路，如之奈何？”云曰：“主公休慌。军师有三条妙计，多在锦囊之中，已拆了两个，并皆应验。今尚有第三个在此，吩咐遇危难之时，方可拆看。今日危急，当拆观之。”便将锦囊拆开，献与玄德。前两个锦囊皆是赵云自看，第三个锦囊却送与玄德自看。盖求夫人须是彼夫去求也。

玄德看了，急来车前泣告孙夫人曰：“备有心腹之言，至此尽当实

诉。”夫人曰：“丈夫有何言语，实对我说。”玄德曰：“昔日吴侯与周瑜同谋，将夫人招嫁刘备，实非为夫人计，乃欲幽困刘备而夺荆州耳。夺了荆州，必将杀备，是以夫人为香饵而钓备也。今香饵既得，金钩可脱。备不惧万死而来，知夫人有男子之胸襟，必能怜备。妙甚。昨闻吴侯将欲加害，故托荆州有难，以图归计。一片心和盘托出。幸得夫人不弃，同至于此。今吴侯又令人在后追赶，周瑜又使人于前截住，非夫人莫解此祸。如夫人不允，备请死于车前，以报夫人之德。”前在丈母面前请死，今又在夫人面前请死。此是从来夫人吓丈夫妙诀，不意玄德亦作此态。诈甚，妙甚。夫人怒曰：“吾兄既不以我为亲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见乎！今日之危，我当自解。”于是叱从人推车直出，卷起车帘，亲喝徐盛、丁奉曰：“你二人欲造反耶？”孔明妙计安天下，只用夫人不用兵。徐、丁二将慌忙下马，弃了军器，声喏于车前曰^[4]：“安敢造反？为奉周都督将令，屯兵在此，专候刘备。”对夫人面呼玄德之名，煞是可恶。孙夫人大怒曰：“周瑜逆贼！我东吴不曾亏负你！玄德乃大汉皇叔，是我丈夫。只此四字，便足压倒丁、徐二将。我已对母亲、哥哥说知回荆州去。因二将为周瑜所使，故连哥哥亦说在内。今你两个于山脚去处，引着军马拦截道路，意欲劫掠我夫妻财物耶？”竟说他是劫掠，语甚可畏。徐盛、丁奉喏喏连声，口称：“不敢。请夫人息怒。这不干我等之事，乃是周都督的将令。”先喝倒了两个。孙夫人叱曰：“你只怕周瑜，独不怕我！周瑜杀得你，我岂杀不得周瑜？”把周瑜大骂一场，国太骂周瑜是为女儿，夫人骂周瑜是为丈夫。喝令推车前进。徐盛、丁奉自思：“我等是下人，安敢与夫人违拗？”又见赵云十分怒气，在徐、丁二人眼中写一赵云。若只写夫人，不写赵云，便有遗漏。只得把军喝住，放条大路教过去。已在孔明算中。

恰才行不得五六里，背后陈武、潘璋赶到，徐盛、丁奉备言其事，陈、潘二将曰：“你放他过去差矣！且慢埋怨着。我二人奉吴侯旨意，特来追捉他回去。”于是四将合兵一处，趲程赶来。玄德正行间，忽听的背后喊声大起，玄德又告孙夫人曰：“后面追兵又到，如之奈何？”夫人曰：“丈夫先行，我与子龙当后。”前既仗夫人为开路先锋，今又仗夫人为断后猛将。玄德先引三百军，望江岸去了。子龙勒马于车傍，将士卒摆开，专候来将。四员将见了孙夫人，只得下马，叉手而立。夫人曰：“陈武、潘璋，来此何干？”二将答曰：“奉主公之命，请夫人、玄德回。”不呼刘备而称玄德，不说追而说请，与徐、丁二将又自不同。夫人正色叱曰：“都是你这伙匹夫，离间我兄妹不睦！不骂孙权，反骂二将，妙甚。我已嫁他人，今日归去，须不是与人私奔。我奉母亲慈旨，令我夫妇回荆州。因二将为孙权所使，故又不说哥哥，只说母亲，

妙甚。便是我哥哥来，也须依礼而行。前只骂周瑜，此处并将孙权压倒。你二人倚仗兵威，欲待杀害我耶？”骂得四人面面相觑，各自寻思：“他一万年也只是兄妹。更兼国太作主，吴侯乃大孝之人，怎敢违逆母言？明日翻过脸来，只是我等不是。不如做个人情。”又喝倒了两个。军中又不见玄德，但见赵云怒目睁眉，只待厮杀，又在陈、潘二人眼中带写赵云。因此四将喏喏连声而退，已在孔明算中。孙夫人令推车便行。徐盛曰：“我四人同去见周都督，告禀此事。”

四人犹豫未定，忽见一军如旋风而来，来得声势。视之，乃蒋钦、周泰。逐一对差来，只算送的是高灯旺相耳。二将问曰：“你等曾见刘备否？”四将曰：“早晨过去，已半日矣。”蒋钦曰：“何不拿下？”四人各言孙夫人发话之事。蒋钦曰：“便是吴侯怕道如此，封一口剑在此，吴侯一剑，怎敌孔明三囊。教先杀他妹，后斩刘备。违者立斩！”四将曰：“去之已远，怎生奈何？”蒋钦曰：“他终是些步军，急行不上。徐、丁二将军可飞报都督，教水路棹快船追赶；我四人在岸上追赶。无问水旱之路，赶上杀了，休听他言语。”于是徐盛、丁奉飞报周瑜，蒋钦、周泰、陈武、潘璋四个领兵沿江赶来。

却说玄德一行人马，离柴桑较远，来到刘郎浦，到了刘郎浦，便不怕孙家港矣。心才稍宽。沿着江岸寻渡，一望江水弥漫，并无船只。玄德俯首沉吟。赵云曰：“主公在虎口中逃出，今已近本界，吾料军师必有调度，何用犹疑？”玄德听罢，蓦然想起在吴繁华之事，不觉凄然泪下。又将上文回顾，叙事妙品。后人诗叹曰：

吴蜀成婚此水浔，
明珠步障屋黄金^[5]。
谁知一女轻天下，
欲易刘郎鼎峙心。

玄德令赵云望前哨探船只，忽报后面尘土冲天而起。玄德登高望之，但见军马盖地而来，叹曰：“连日奔走，人困马乏，追兵又到，死无地矣！”看看喊声渐近。与檀溪跃马时一样危急。正慌急间，忽见江岸边一字儿抛着拖篷船二十余只。赵云曰：“天幸有船在此！何不速下，棹过对岸，再作区处？”玄德与孙夫人便奔上船，子龙引五百军亦多上船。只见船舱中一人纶巾道服，大笑而出，曰：“主公且喜！诸葛亮在此等候多时。”接亲的来了。船中扮作客人的，皆是荆州水军。玄德大喜。不移时，四将赶到。孔明笑指岸上人言曰：“吾已算定多时矣。有得他说嘴。汝等回去传示周郎，教休再使美人局手段。”若要再

使，除非再送一个夫人。岸上乱箭射来，船已开的远了，蒋钦等四将只好呆看。

玄德与孔明正行间，忽然江声大振。回头视之，只见战船无数，帅字旗下，周瑜自领惯战水军，左有黄盖，右有韩当，势如飞马，疾似流星。看看赶上。丈人成就了好事，女婿干做了冤家。孔明教棹船投北岸，弃了船，尽皆上岸而走，车马登程。周瑜赶到江边，亦皆上岸追袭。大小水军，尽是步行，止有为首官军骑马。周瑜当先，黄盖、韩当、徐盛、丁奉紧随。周瑜曰：“此处是那里？”军士答曰：“前面是黄州界首。”望见玄德车马不远，瑜令并力追袭。岂因玄德毕姻之后，不曾与大舅、姨公会亲，故特苦苦追逼耶？一笑。正赶之间，一声鼓响，山崦内一彪刀手拥出^[6]，为首一员大将，乃关云长也。又是一个接亲的。周瑜举止失措，急拨马便走；云长赶来，周瑜纵马逃命。正奔走间，左边黄忠，右边魏延，两军杀出，又是两个接亲的。吴兵大败。周瑜急急下得船时，岸上军士齐声大叫曰：“周郎妙计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前在南郡时，则送了城池又折兵，犹可言也；今陪了夫人又折兵，则大不堪矣。瑜怒曰：“可再登岸，决一死战！”黄盖、韩当力阻。瑜自思曰：“吾计不成，有何面目去见吴侯！”项王不曾把虞姬送与别人，犹云“无面见江东父老”；今周郎平白地把夫人送与玄德，更有何面目见江东主人？大叫一声，金疮迸裂，倒于船上。众将急救，却早不省人事。此时既死，倒省了后文多少气。正是：

两番弄巧翻成拙，
此日含嗔却带羞。

未知周郎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细软：指轻便而便于携带的贵重物品。

[2] 睡觉：睡后醒来。

[3] 更次：指夜间一个更时。

[4] 声喏（ré）：古人谒见官长或会见宾客时叉手行礼，同时扬声致敬之谓。

[5] 步障：用以遮蔽风尘或视线的一种屏幕。

[6] 山崦（yān）：山坳，山曲。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铜雀台 孔明三气周公瑾

曹操赤壁赋诗，在未败之前，是赏心乐事；铜台大宴，在既败之后，只算解闷消愁。未败之前，其语骄；既败之后，其语逊。然其曰愿题墓道云“曹侯之墓”，则奸雄欺人之语也。心则奸雄，口则圣贤。不但瞒众人，又欲瞒君子；不但瞒一时，直欲瞒尽天下后世。其斯之谓老瞒乎！

操以备之得荆州比龙之得水，其视备一龙也。乃自青梅煮酒之时，以龙比英雄，而曰“英雄惟使君与操”，则其自视亦一龙也。向则一龙失水，一龙得水，失水之龙，犹受制于得水之龙。而今则两龙皆得水矣：操以兖、许为水，而玄德以荆、襄为水。然玄德之得荆州，犹是借来之水，不若得西川方为自有之水，是得荆州犹未可云得水也。乃玄德不以荆州为水，亦不以西川为水，而直以孔明为水耳。以西川为水，则得水尚在荆州之后；以孔明为水，则得水已在荆州之前。况孔明固所称卧龙也，玄德遇孔明，如龙得水；孔明遇玄德，亦如龙得水。其卧南阳，以为勿用之潜龙；其出茅庐，则为在田之见龙；其助玄德以讨曹操，则奉应运之飞龙，以敌战野之弃龙。水以济水，龙以辅龙。曹操虽如鬼如蜮，安能以一水敌二水，一龙当二龙哉！

孙权之表刘备为荆州牧，非结备也，正欲使曹之忌备而攻备也。操攻备，而我得乘间以取荆州，是佯以己之所欲者让备，而实欲以备之所有者归我也。操之以周瑜为南郡守，非畏瑜也，正畏备而欲使瑜之攻备也。瑜攻备，而我亦得乘间以取荆州，是名以备之所得者授瑜，而实欲以我之所失者还归我也。然则以荆州表刘，即是鲁肃索荆州之心；以南郡授周瑜，无异曹仁守南郡之意：两样机谋，一样诡谲。《战国策》中多有此等文字，不谓于《三国》往往见之。

鲁肃之索荆州者三，孔明之辞鲁肃者亦三：初以刘琦未死辞之，继以候取西川辞之，终又以不忍取西川辞之。前既云候取西川，而忽云不忍取西川；既云不忍取西川，而其后乃卒取西川：是前与后相谬也，诈也。孙权既使鲁肃索荆州，而又表刘备为荆州牧；既表刘备为荆州牧，

而又使鲁肃索荆州：是前与后亦相谬也，诈也。彼以诈来，故此以诈往耳。孙权之上表，既不足据；而刘备之立契，又何足凭？周瑜之做媒，既非好意；而鲁肃之作保，又何必不受骗耶？

鲁肃见玄德之哭而不忍，是以玄德之假不忍动其真之不忍也。周瑜闻玄德之喜而得意，是以玄德之假得意赚其真得意也。周瑜诈言取蜀而鲁肃误以为真，是老实人不晓得弄虚头。孔明诈许犒师而周瑜不知其诈，是聪明人又撞了撮空手。写来真是好看。

三顾草庐之文，妙在一连写去；三气周瑜之文，妙在断续叙来。一气周瑜之后，则有张辽合淝之战、孔明汉上之攻、玄德南徐之攻以间之；二气周瑜之后，则又有曹操铜雀台之宴以间之。其间断续之处，或长或短，正以参差入妙。

周瑜之欲杀玄德者三矣：诱令犒师江上，一也；诱使就婚南徐，二也；刘郎浦之追，三也。其欲杀孔明者亦三也：先使断粮，是欲令曹操杀之也，一也；继使造箭，是欲自以军令杀之也，二也；七星坛之遣将，是不以军令，而直欲以无罪杀之也，三也。彼有三杀，此有三气，亦相报之道宜然耳。况以气报杀，以一报两，报之犹为厚矣。

却说周瑜被诸葛亮预先埋伏关公、黄忠、魏延三枝军马，一击大败。黄盖、韩当急救下船，折却水军无数。遥观玄德、孙夫人车马仆从，都停住于山顶之上，瑜如何不气？不该气别人，只该气自己。箭疮未愈，因怒气冲激，疮口迸裂，昏绝于地。众将救醒，开船逃去。孔明教休追赶，自和玄德归荆州庆喜，赏赐众将。

周瑜自回柴桑，蒋钦等一行人马自归南徐报孙权。权不胜忿怒，欲拜程普为都督，起兵取荆州。周瑜又上书，请兴兵雪恨。张昭谏曰：“不可。曹操日夜思报赤壁之恨，因恐孙、刘同心，故未敢兴兵。今主公若以一时之忿，自相吞并，操必乘虚来攻，国势危矣。”以此时论之，则张昭之见胜于周瑜。顾雍曰：“许都岂无细作在此？若知孙、刘不睦，操必使人勾结刘备。备惧东吴，必投曹操。若是则江南何日得安？为今之计，莫若使人赴许都，表刘备为荆州牧。曹操知之，则惧而不敢加兵于东南，且使刘备不恨于主公。然后使心腹用反间之计，令曹、刘相攻，吾乘隙而图之，斯为得耳。”顾雍之见，更胜张昭。权曰：“元叹之言甚善。但谁可为使？”雍曰：“此间有一人，乃曹操敬慕者，可以为使。”权问何人。雍曰：“华歆在此，何不遣之？”权大喜。即遣歆赍表赴许都。曹操恨刘备之取徐州，而反诏刘备为徐州牧，欲使吕布忌之也。今东吴亦恨刘备之取荆州，而反表刘备为荆州牧，欲使曹操忌之也。同是一样机谋。歆领命起程，径到许都来见曹操。闻操会群

臣于邳郡，庆赏铜雀台，歆乃赴邳郡候见。

操自赤壁败后，常思报仇；只疑孙、刘并力，因此不敢轻进。时建安十五年春，造铜雀台成。筑台是三十四回中事，至此始成，其劳民伤财可知。曹操之有铜雀台，犹董卓之有郿坞也。操乃大会文武于邳郡，设宴庆贺。其台正临漳河，中央乃铜雀台，左边一座名玉龙台，右边一座名金凤台，各高十丈。上横二桥相通，千门万户，金碧交辉。八言可抵一篇《阿房宫赋》。是日，曹操头戴嵌宝金冠，身穿绿锦罗袍，宗族都命穿红，自己却又穿绿。玉带珠履，凭高而坐。文武侍立台下。操欲观武官比试弓箭，乃使近侍将西川红锦战袍一领，挂于垂杨枝上，以一锦袍引出无数锦袍人来。○玄武池中习水战，是演武于赤壁未败之前；铜雀台前挂锦袍，是演武于赤壁既败之后。下设一箭垛，以百步为界。分武官为两队：曹氏宗族俱穿红，其余将士俱穿绿，前在赤壁江中，分五色旗号；今在铜雀台边，分红绿两班。各带雕弓长箭，跨鞍勒马，听候指挥。此日其实好看。操传令曰：“有能射中箭垛红心者，即以锦袍赐之；如射不中，罚水一杯。”号令方下，红袍队中，一个少年将军骤马而出，一个红。众视之，乃曹休也。休飞马往来，奔驰三次，第一个出来射箭的，却不便射，先往来驰骤作势。写得好看。扣上箭，拽满弓，一箭射去，正中红心。好看。金鼓齐鸣，夹写金鼓。众皆喝采。夹写众人。曹操于台上望见，大喜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又夹写曹操语。方欲使人取锦袍与曹休，只见绿袍队中一骑飞出，间一个绿。叫曰：“丞相锦袍，合让俺外姓先取，宗族中不宜搀越。”操视其人，乃文聘也。众官曰：“且看文仲业射法。”又夹写众官语。文聘拈弓纵马，一箭亦中红心。好看。众皆喝采，金鼓乱鸣。二句倒写，又与前变。聘大呼曰：“快取袍来！”只见红袍队中又一将飞马而出，又一个红。厉声曰：“文烈先射，汝何得争夺？看我与两个解箭！”拽满弓，一箭射去，也中红心。好看。众人齐声喝采。只写众人，不写金鼓，文法又变。视其人，乃曹洪也。先写箭，后写人，文法又变。

洪方欲取袍，只见绿袍队里又一将出，又间一个绿。扬弓叫曰：“你三人射法，何足为奇？看我射来！”众视之，乃张郃也。郃飞马翻身，背射一箭，也中红心。更好看。四枝箭齐齐的攒在红心里。又总写四箭一句。众人都道：“好射法！”写众人喝采，又变一法。○亦只写众人，不写金鼓。郃曰：“锦袍须该是我的！”言未已，红袍队中一将飞马而出，又一个红。大叫曰：“汝翻身背射，何足称异？看我夺射红心！”众视之，乃夏侯渊也。渊骤马至界口，扭回身一箭射去，正在四箭当中。更好看。金鼓齐鸣。只写金鼓，不写众人，文法又变。渊勒马

按弓大叫曰：“此箭可夺得锦袍么？”只见绿袍队里，一将应声而出，又间一个绿。大叫：“且留下锦袍与我徐晃！”出徐晃名字，又是一样写法。渊曰：“汝更有何射法，可夺我袍？”晃曰：“汝夺射红心，不足为异。看吾单取锦袍！”拈弓搭箭，遥望柳条射去，恰好射断柳条，锦袍坠地。一发好看。徐晃飞取锦袍，披于身上，绿袍人变做红袍人矣。骤马至台前声喏曰：“谢丞相袍！”看至此，疑已结夺袍之局矣，不谓其殊未已也。曹操与众官无不称羨。一总写了曹操与众官一句。

晃才勒马要回，猛然台边跃出一个绿袍将军，叙法又变。大呼曰：“你将锦袍那里去？早早留下与我。”众视之，乃许褚也。晃曰：“袍已在此，汝何敢强夺！”褚更不回答，竟飞马来夺袍。妙在夺得无理。○以前都是红袍人与绿袍人相争，此却是绿袍队里自相争夺。然此时徐晃身上已不是绿袍，恰好与许褚一红一绿相争，真是好看。两马相近，徐晃便把弓打许褚。褚一手按住弓，把徐晃拖离鞍鞚。晃急弃了弓，翻身下马，褚亦下马，两个揪住厮打。射箭起头，厮打结局，可发一笑。操急使人解开，那领锦袍已是扯得粉碎。人人射箭夺此袍，却被一不曾射箭人扯得粉碎。妙极，趣极。操令二人都上台。徐晃睁眉怒目，许褚切齿咬牙，各有相斗之意。操笑曰：“孤特视公等之勇耳，岂惜一锦袍哉！”便教诸将尽都上台，各赐蜀锦一匹，老瞒最会和事。诸将各各称谢。操命各依位次而坐。乐声竞奏，水陆并陈。文官武将轮次把盏，献酬交错^[1]。与酺酒临江之时，正复相类。

操顾谓众文官曰：“武将既以骑射为乐，足显威勇矣。公等皆饱学之士，登此高台，可不进佳章以纪一时之胜事乎？”众官皆躬身而言曰：“愿从钧命。”前者横槊赋诗，横槊是武，赋诗是文，以一人兼文武，今则使众人分奏之。时有王朗、钟繇、王粲、陈琳一班文官，进献诗章。诗中多有称颂曹操功德巍巍、合当受命之意。王莽之时，《剧秦美新》只是一个，此日乃有无数扬雄。曹操逐一览毕，笑曰：“诸公佳作，过誉甚矣。孤本愚陋，始举孝廉。出身是文。后值天下大乱，筑精舍于谯东五十里^[2]，欲春夏读书，一句文。秋冬射猎，一句武。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不意朝廷征孤为典军校尉，出仕是武。遂更其意，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图死后得题墓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后来称魏公、称魏王者谁耶？念自讨董卓、剿黄巾以来，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遂平天下。武功绝顶。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文官极品。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别人称帝称王，未必弑母后、杀贵妃而大肆其恶也。或见孤权重，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

德，此言耿耿在心。自比周文王，推不好人与子孙做。但欲孤委捐兵众^[3]，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此是实话，亦骑虎难下之势矣。孤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又将国家推头，奸甚。诸公必无知孤意者。”众皆起拜曰：“虽伊尹、周公，不及丞相矣！”曹操欲为文王，而众比之伊尹、周公，又非其意。后人有诗曰：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下士时。
假使当年身便死，
一生真伪有谁知？

曹操连饮数杯，不觉沉醉，唤左右捧过笔砚，亦欲作铜雀台诗。刚才下笔，忽报：“东吴使华歆表奏刘备为荆州牧，孙权以妹嫁刘备，汉上九郡大半已属备矣。”操闻之，手脚慌乱，投笔于地。“满城风雨近重阳”，为催租人所阻。今曹操连一句也无，何其惫也。程昱曰：“丞相在万军之中，矢石交攻之际，未尝动心。今闻刘备得了荆州，何故如此失惊？”操曰：“刘备，人中之龙也，生平未尝得水。今得荆州，是困龙入大海矣。孤安得不动心也！”孰知其未得荆州之时，早已得水矣。何也？彼固以孔明为水也。程昱曰：“丞相知华歆来意否？”操曰：“未知。”昱曰：“孙权本忌刘备，欲以兵攻之，但恐丞相乘虚而击。故令华歆为使，表荐刘备，乃安备之心，以塞丞相之望耳。”当时乖人一个赛一个。操点头曰：“是也。”昱曰：“某有一计，使孙、刘自相吞并，丞相乘间图之，一鼓而二敌俱破。”操大喜，遂问其计。程昱曰：“东吴所倚者，周瑜也。丞相今表奏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留华歆在朝重用之，瑜必自与刘备为仇敌矣。即荀彧所谓“二虎争食”之计。我乘其相并而图之，不亦善乎？”操曰：“仲德之言，正合孤意。”遂召华歆上台，重加赏赐。当日筵散，操即引文武回许昌，表奏周瑜为总领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慷他人之慨。封华歆为大理少卿，留在许都。为六十六回伏线。使命至东吴，周瑜、程普各受职讫。有职而无地，竟是挂名太守。

周瑜既领南郡，愈思报仇，遂上书吴侯，乞令鲁肃去讨还荆州。孙权乃命肃曰：“汝昔保借荆州与刘备，今备迁延不还^[4]，等待何时？”肃曰：“文书上明白写着，得了西川便还。”权叱曰：“只说取西川，到今又不动兵，不等老了人！”肃曰：“某愿往言之。”遂乘船投荆州而来。第三次讨荆州。

却说玄德与孔明在荆州，广聚粮草，调练军马，远近之士多归之。忽报鲁肃到，玄德问孔明曰：“子敬此来何意？”孔明曰：“昨者孙权表主公为荆州牧，此是惧曹操之计。操封周瑜为南郡太守，此欲令我两家自相吞并，他好于中取事也。又是一个乖的，一个赛一个。今鲁肃此来，又是周瑜既受太守之职，要来索荆州之意。”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若肃提起荆州之事，主公便放声大哭。前来吊孝不哭，此非吊孝反哭。奇绝，怪绝。哭到悲切之处，亮自出来解劝。”计会已定，接鲁肃入府，礼毕叙坐。肃曰：“今日皇叔做了东吴女婿，便是鲁肃主人，如何敢坐？”玄德笑曰：“子敬与我旧交，何必太谦？”肃乃就坐。茶罢，肃曰：“今奉吴侯钧命，专为荆州一事而来。皇叔已借住多时，未蒙见还。今既两家结亲，当看亲情面上，早早交付。”妹夫借阿舅的东西，又与外人不同了。玄德闻言，掩面大哭。亏得那里来这副急泪。肃惊曰：“皇叔何故如此？”玄德哭声不绝。孔明从屏后出曰：“亮听之久矣。子敬知吾主人哭的缘故么？”肃曰：“某实不知。”孔明曰：“有何难见？当初我主人借荆州时，许下取得西川便还。仔细想来，益州刘璋是我主人之弟，一般都是汉朝骨肉。若要兴兵去取城池时，恐被外人唾骂；一层。若要不取，还了荆州，何处安身？二层。若不还时，于尊舅面上又不好看。三层。事实两难，因此泪出痛肠。”孔明说罢，触动玄德衷肠，真个捶胸顿足，放声大哭。越收越像。鲁肃劝曰：“皇叔且休烦恼，与孔明从长计议。”孔明曰：“有烦子敬，回见吴侯，勿惜一言之劳，将此烦恼情节，恳告吴侯，再容几时。”妙在只用缓兵之计。肃曰：“倘吴侯不从，如之奈何？”孔明曰：“吴侯既以亲妹聘嫁皇叔，安得不从乎？望子敬善言回复。”第三次索荆州，俱用孔明回答。

鲁肃是个宽仁长者，见玄德如此哀痛，只得应允。定然陪出了几点眼泪矣。玄德、孔明拜谢。宴毕，送鲁肃下船。径到柴桑，见了周瑜，具言其事。周瑜顿足曰：“子敬又中诸葛亮之计也！当初刘备依刘表时，常有吞并之意，何况西川刘璋乎？似此推调，未免累及老兄矣。此时鲁肃亦该哭。吾有一计，使诸葛亮不能出吾算中。子敬便当一行。”肃曰：“愿闻妙策。”瑜曰：“子敬不必去见吴侯，再去荆州对刘备说：孙、刘两家既结为亲，便是一家；若刘氏不忍去取西川，我东吴起兵去取，取得西川时，以作嫁资，却把荆州交还东吴。”“何不即以荆州为嫁资？”肃曰：“西川迢递，取之非易。都督此计，莫非不可？”老实人说实心话。瑜笑曰：“子敬真长者也。长者是无用之别名。你道我真个去取西川与他？我只以此为名，实欲去取荆州，且教他不做准备。东吴军马收川，路过荆州，就问他索要钱粮，刘备必然出城劳军。那时乘

势杀之，夺取荆州，雪吾之恨，解足下之祸。”此等计策，周郎甚是不济。

鲁肃大喜，便再往荆州来。玄德与孔明商议。孔明曰：“鲁肃必不曾见吴侯，只到柴桑和周瑜商议了甚计策，来诱我耳。但说的话，主公只看我点头，便满口应承。”或教他不应，或教他哭，或教他应承，皆是孔明扯线。计会已定。鲁肃入见。礼毕，曰：“吴侯甚是称赞皇叔盛德，遂与诸将商议，起兵替皇叔收川。取了西川，却换荆州，以西川权当嫁资。荆州是现成妆奁，何必舍近而求远！但军马经过，却望应些钱粮。”孔明听了，忙点头曰：“难得吴侯好心！”玄德拱手称谢曰：“此皆子敬善言之力。”一个点头，一个会意。孔明曰：“如雄师到日，即当远接犒劳。”鲁肃暗喜，宴罢辞回。

玄德问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大笑曰：“周瑜死日近矣！这等计策，小儿也瞒不过！”玄德又问如何，小儿瞒不过，大人倒不晓得。孔明曰：“此乃‘假途灭虢’之计也^[4]。虚名收川，实取荆州。等主公出城劳军，乘势拿下，杀入城来，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也。”周瑜乖，孔明更乖。玄德曰：“如之奈何？”孔明曰：“主公宽心，只顾准备窝弓以擒猛虎，安排香饵以钓鳌鱼。等周瑜到来，他便不死，也九分无气。”孔明只是顽皮作乐。便唤赵云听计：“如此如此，其余我自有摆布。”玄德大喜。后人有诗云：

周瑜决策取荆州，
诸葛先知第一筹。
指望长江香饵稳，
不知暗里钓鱼钩。

却说鲁肃回见周瑜，说玄德、孔明欢喜一节，准备出城劳军。周瑜大笑曰：“原来今番也中了吾计！”且慢笑，准备气着。便教鲁肃禀报吴侯，并遣程普引军接应。周瑜此时箭疮已渐平愈，身躯无事，使甘宁为先锋，自与徐盛、丁奉为第二，凌统、吕蒙为后队，水陆大兵五万，望荆州而来。周瑜在船中，时复欢笑，以为孔明中计。周瑜对蒋干时尝诈说梦话，此则真说梦话矣。前军至夏口，周瑜问：“荆州有人在前面接否！”人报：“刘皇叔使糜竺来见都督。”瑜唤至，问劳军如何。糜竺曰：“主公皆准备安排下了。”准备窝弓以射猛虎，安排香饵以钓鳌鱼。瑜曰：“皇叔何在？”竺曰：“在荆州城门外相等，与都督把盏。”只怕周郎吃不得这一杯。瑜曰：“今为汝家之事出兵远征，劳军之礼，休得轻易。”糜竺领了言语先回。

战船密密排在江上，依次而进，看看至公安，并无一只军船，又无一人远接。周瑜催船速行。离荆州十馀里，只见江面上静荡荡的。哨探的回报：“荆州城上，插两面白旗，送嫁资来，如何反插白旗？想预为周郎吊孝耳。并不见一人之影。”瑜心疑，教把船傍岸，亲自上岸乘马，带了甘宁、徐盛、丁奉一班军官，引亲随精军三千人，径望荆州来。既至城下，并不见动静。瑜勒住马，令军士叫门。城上问是谁人，只做不认得，妙。吴军答曰：“是东吴周都督亲自在此。”言未毕，忽一声梆子响，城上军一齐都竖起枪刀。敌楼上赵云出曰：“都督此行，端的为何？”不即说破，先问一句，妙。瑜曰：“吾替汝主取西川，汝岂犹未知耶？”云曰：“孔明军师已知都督‘假途灭虢’之计，故留赵云在此。吾主公有言：‘孤与刘璋，皆汉室宗亲，安忍背义而取西川？若汝东吴端的取蜀，吾当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偏与后文相反。周瑜闻之，勒马便回。只见一人打着令字旗，于马前报说：“探得四路军马，一齐杀到：关某从江陵杀来，张飞从秭归杀来，黄忠从公安杀来，魏延从孱陵小路杀来，四路正不知多少军马。喊声远近震动百馀里，皆言要捉周瑜。”此是把盏劳军的。瑜马上大叫一声，箭疮复裂，坠于马下。正是：

一着棋高难对敌，
几番算定总成空。

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献酬：谓饮酒时主客互相敬酒。

[2] 精舍：学舍，书斋。

[3] 委捐：放弃，丢掉。

[4] 迁延：拖延。

[5] 假途灭虢（guó）：春秋时，晋国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在灭虢后的回师途中，把虞国也灭了。后以指以向对方借路为名行灭亡对方之实的计谋。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卧龙吊丧 耒阳县凤雏理事

天下当治，人才辈出；天下当乱，人才亦辈出。君子观于生瑜生亮之叹，而窃以为当人才之并生，不独此二人为然也。其并生而相济者，如庶之先亮，统之赞亮，维之继亮，肃、蒙、逊、抗之嗣瑜，嘉、昱、或、攸之佐操皆是矣；其并生而相难者，如备之遇操，亮之遇懿，维之遇艾皆是矣。天生一非常之人，必更生非常之人以济之；而天生一非常之才，亦必更生一非常之才以难之。夫既生备，何生操？既生亮，何生懿？既生维，又何生艾哉？

孔明吊公瑾之曰：“从此天下，更无知音。”盖不独爱我者为知己，能忌我者亦知己也；不独欲用我者为知音，欲杀我者亦知音也。不宁唯是，苟能爱我而不能用，用我而用之不尽其才，反不如忌我杀我者之知我耳。

孔明吊公瑾之后，忽然遇着庞统，与庞统见曹操之后，忽然遇着徐庶，正复相似。前是将徐庶放去，此是将庞统引来。一样文法，两样局面，真叙事妙品。

元直、德操，并称伏龙、凤雏名字，已在三十六回之前，至此已隔二十回矣，而凤雏方与卧龙会于一处。其先则忽隐忽现，若灭若没，踪迹又自不同。始之为周瑜献连环，极似四皓为子房定太子；继之见孙权，极似王猛之见桓温；从之谒玄德，极似邓禹之谒光武：虽未及孔明，而写来亦甚出色。庞统走谒荆州，与徐庶之走谒新野，皆不如孔明之高卧南阳，三顾而后出也；徐庶后归曹操，庞统亦先投孙，又不如孔明之以草庐始，以五丈原终，前后无二也。然庞统有荐书二封，初时并不取出，直待耒阳县中显过本事，然后将书呈送，可见有本事人不藉荐书之力。今之求讨荐牒专靠吹嘘者，恐为庞统所笑矣。

孙权既失一周瑜，又失一庞统，是再失也；玄德既得一孔明，又得一庞统，是两得也。周瑜不能荐统，而肃乃荐统；周瑜忌孔明之助刘，而鲁肃则荐统以助刘。不但庞统所学，与周瑜大不相同；而鲁肃所见，

亦与周瑜大不相同。

董承等七人同立义状，至此已隔三十馀回矣。独马腾一人去西凉，杳无动静，令读者意甚悬悬。今忽于此回中照应出来，并与赤壁以前庞统教徐庶之语，暗相关合。如此叙事，真有一篇如一句者。不似今人之作稗官，如理词谱而见杂曲，如观演戏而点杂剧，逐段皆断，更不联络也。

事有前文所未识，而观于后文可以识前文者，如曹操之杀苗泽是也。即其后之杀苗泽，而前之杀秦庆童可知。岂有不赦黄奎之亲戚，而独纵董承之家奴乎？小人不独不容于君子，而并不见容于小人。不独以小人谋小人而不容于小人，即以小人助小人而亦不容于小人。读此可为小人之戒。

却说周瑜怒气填胸，坠于马下，左右急救归船。军士传说：“玄德、孔明在前山顶上饮酒取乐。”但自饮酒，更不来把盏。瑜大怒，咬牙切齿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吾誓取之！”正恨间，人报吴侯遣弟孙瑜到。周瑜接入，具言其事。孙瑜曰：“吾奉兄命来助都督。”遂令催军前行。行至巴丘，人报上流有刘封、关平二人领军截住水路。周瑜愈怒。忽又报孔明遣人送书至。催死文书到了。周瑜拆封视之。书曰：

汉军师中郎将诸葛亮，致书于东吴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亮自柴桑一别，至今恋恋不忘。闻足下欲取西川，亮窃以为不可。益州民强地险，刘璋虽闇弱，足以自守。今劳师远征，转运万里，欲收全功，虽吴起不能定其规，孙武不能善其后也。恶极，妙极。曹操失利于赤壁，志岂须臾忘报仇哉？今足下兴兵远征，倘操乘虚而至，江南齑粉矣！亮不忍坐视，恶极，妙极。特此告知。幸垂照鉴。

周瑜览毕，长叹一声，忿极而叹，叹甚于忿。唤左右取纸笔，作书上吴侯。乃聚众将曰：“吾非不欲尽忠报国，奈天命已绝矣。汝等善事吴侯，共成大业。”言讫，昏绝。徐徐又醒，仰天长叹曰：“既生瑜，何生亮！”连叫数声而亡。周瑜少年，经怒不起，盖其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明耳。寿三十六岁。后人诗叹曰：

赤壁遗雄烈，青年有俊声。
弦歌知雅意，杯酒谢良朋。
曾谒三千斛，常驱十万兵。
巴丘终命处，凭吊欲伤情。

周瑜停丧于巴丘。众将将所遗书缄，遣人飞报孙权。权闻瑜死，放声大哭。拆视其书，乃荐鲁肃以自代也。书略曰：

瑜以凡才，荷蒙殊遇，委任腹心，统御兵马，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图报效。奈死生不测，修短有命，愚志未展，微躯已殒，遗恨何极！方今曹操在北，疆场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曹操以备为龙，周郎又以备为虎。天下之事，尚未可知。此正朝士盱眙之秋¹，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之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倘蒙垂鉴，瑜死不朽矣。

孙权览毕，哭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而死，孤何赖哉？既遗书特荐子敬，孤敢不从之！”即日便命鲁肃为都督，总统兵马，一面教发周瑜灵柩回葬。

却说孔明在荆州，夜观天文，见将星坠地，乃笑曰：“周瑜死矣！”至晓，白于玄德。玄德使人探之，果然死了。玄德问孔明曰：“周瑜既死，还当如何？”孔明曰：“代瑜领兵者，必鲁肃也。能料死，又能料生。亮观天象，将星聚于东方。亮当以吊丧为由，往江东走一遭，就寻贤士佐助主公。”预为庞统伏线。玄德曰：“只恐吴中将士加害于先生。”孔明曰：“瑜在之日，亮犹不惧；今瑜已死，又何患乎？”孔明吊丧，与关公赴会一样有胆。乃与赵云引五百军，具祭礼，下船赴巴丘吊丧。于路探听得孙权已令鲁肃为都督，周瑜灵柩已回柴桑。孔明径至柴桑，鲁肃以礼迎接。周瑜部将皆欲杀孔明，因见赵云带剑相随，不敢下手。孔明教设祭物于灵前，亲自奠酒，跪于地下，读祭文曰：

呜呼公瑾，不幸夭亡！
修短故天，人岂不伤？
我心实痛，酹酒一觞。
君其有灵，享我烝尝！
吊君幼学，以交伯符；
仗义疏财，让舍以居。
吊君弱冠，万里鹏抟；
定建霸业，割据江南。
吊君壮力，远镇巴丘；
景升怀虑，讨逆无忧。
吊君丰度，佳配小乔；
汉臣之婿，不愧当朝。
吊君气概，谏阻纳质；

始不垂翅，终能奋翼。
吊君鄱阳，蒋干来说；
挥洒自如，雅量高志。
吊君弘才，文武筹略；
火攻破敌，挽强为弱。
想君当年，雄姿英发；
哭君早逝，俯地流血。
忠义之心，英灵之气。
命终三纪，名垂百世。
哀君情切，愁肠千结。
惟我肝胆，悲无断绝。
昊天昏暗，三军怆然。
主为哀泣，友为泪涟。
亮也不才，丐计求谋；
助吴拒曹，辅汉安刘。
犄角之援，首尾相俦。
若存若亡，何虑何忧？
呜呼公瑾，生死永别！
朴守其贞，冥冥灭灭。
魂如有灵，以鉴我心。
从此天下，更无知音。
也是实话。呜呼痛哉！
伏惟尚飨。

孔明祭毕，伏地大哭，泪如涌泉，哀恸不已。哭其不能助我以攻曹，乃真哭，非假哭也。众将相谓曰：“人尽道公瑾与孔明不睦，今观其祭奠之情，人皆虚言也。”鲁肃见孔明如此悲切，亦为感伤，自思曰：“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写鲁肃处处是实心人。后人诗叹曰：

卧龙南阳睡未醒，
又添列曜下舒城^[2]。
苍天既已生公瑾，
尘世何须出孔明？

鲁肃设宴款待孔明。宴罢，孔明辞回。方欲下船，只见江边一人道袍竹冠，皂绦素履，一手揪住孔明，大笑曰：“汝气死周郎，却又来吊

孝，明欺东吴无人耶？”孔明急视其人，乃凤雏先生庞统也。孔明此来，正为寻访贤士，乃不用孔明去寻，偏用庞统自来。又不用顺写，偏用逆接。妙甚。孔明亦大笑。两人携手登舟，各诉心事。孔明乃留书一封与统，嘱曰：“吾料孙仲谋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意，可来荆州共扶玄德。此人宽仁厚德，必不负公平生之所学。”统允诺而别。不便偕归，妙有曲折。孔明自回荆州。

却说鲁肃送周瑜灵柩至芜湖，孙权接着，哭祭于前，命厚葬于本乡。了却周瑜。瑜有两男一女，长男循，次男胤，权皆厚恤之。鲁肃曰：“肃碌碌庸才，误蒙公瑾重荐，其实不称所职。愿举一人以助主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谋略不减于管、乐，枢机可并于孙、吴。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见在江南，何不重用？”借鲁肃口极力写庞统。权闻言大喜，便问此人姓名，肃曰：“此人乃襄阳人，姓庞名统，字士元，道号凤雏先生。”权曰：“孤亦闻其名久矣。今既在此，可即请来相见。”于是鲁肃邀请庞统入见孙权，施礼毕。权见其人浓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心中不喜，“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独不思碧眼紫髯，亦自形容古怪耶？乃问曰：“公平生所学，以何为主？”统曰：“不必拘执，随机应变。”权曰：“公之才学，比公瑾如何？”统笑曰：“某之所学，与公瑾大不相同。”权平生最喜周瑜，见统轻之，心中愈不乐，既厌其貌，又怪其言。乃谓统曰：“公且退。待有用公之时，却来相请。”统长叹一声而出。鲁肃曰：“主公何不用庞士元？”权曰：“狂士也，用之何益？”肃曰：“赤壁鏖兵之时，此人曾献连环策，成第一功。照应四十七回中事。主公想必知之。”权曰：“此时乃曹操自欲钉船，未必此人之功也，吾誓不用之。”鲁肃出，谓庞统曰：“非肃不荐足下，奈吴侯不肯用公。公且耐心。”统低头长叹不语。肃曰：“公莫非无意于吴中乎？”统不答。肃曰：“公抱匡济之才，何往不利？可实对肃言，将欲何往？”统曰：“吾欲投曹操去也。”反言以激之。肃曰：“此明珠暗投矣，可往荆州投刘皇叔，必然重用。”统曰：“统意实欲如此，前言戏耳。”肃曰：“某当作书奉荐，公辅玄德，必令孙、刘两家无相攻击，同力破曹。”见识胜周郎十倍。统曰：“此某平生之素志也。”乃求肃书，径往荆州来见玄德。

此时孔明按察四郡未回。妙有曲折。门吏传报江南名士庞统特来相投。玄德久闻统名，便教请入相见。统见玄德，长揖不拜。玄德见统貌陋，心中亦不悦，曹操初见庞统，恭敬之极，仲谋、玄德反不如之。乃问统曰：“足下远来不易。”统不即取出鲁肃书并孔明荐书，但答曰：“闻皇叔招贤纳士，特来相投。”妙有身分。若今之挟荐书投人者，

未入门而先传进矣。玄德曰：“荆楚稍定，苦无闲职。此去东北一百三十里，有一县名耒阳县，缺一县宰，屈公任之，如后有缺，却当重用。”统思玄德待我何薄，欲以才学动之，见孔明不在，只得勉强相辞而去。妙有曲折。

统到耒阳县，不理政事，终日饮酒为乐，醉翁之意不在酒。一应钱粮词讼，并不理会。有人报知玄德，言庞统将耒阳县事尽废。玄德怒曰：“竖儒焉敢乱吾法度！”遂唤张飞吩咐：“引从人去荆南诸县巡视。如有不公不法者，就便究问。恐于事有不明处，可与孙乾同去。”张飞领了言语，与孙乾前至耒阳县。军民官吏，皆出郭迎接，独不见县令。以饮酒废事，犹胜于以迎接废事。若善于迎接者，便非好县令。飞问曰：“县令何在？”同僚覆曰：“庞县令自到任及今，将百馀日，县中之事，并不理问，每日饮酒，自旦及夜，只在醉乡。今日宿酒未醒，犹卧不起。”既有卧龙，安得无卧凤？卧治有馀，卧亦是醒。彼暗于治者，虽日日醒，犹日日卧耳。张飞大怒，欲擒之。孙乾曰：“庞士元乃高明之人，未可轻忽，且到县问之。如果于理不当，治罪未晚。”飞乃入县正厅上坐定，教县令来见。统衣冠不整，扶醉而出。故作偃蹇之态。飞怒曰：“吾兄以汝为人，令作县宰，汝焉敢尽废县事？”统笑曰：“将军以吾废了县中何事？”奇绝，妙绝。飞曰：“汝到任百馀日，终日在醉乡，安得不废政事？”统曰：“量百里小县，些小公事，何难决断？此不足为先生事。将军少坐，待我发落。”随即唤公吏，将百馀日所积公务，都取来剖断。吏皆纷然赍抱案卷上厅，诉词被告人等环跪阶下。统手中批判，口中发落，耳内听词，刘穆之不足为奇。曲直分明，并无分毫差错。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将百馀日之事，尽断毕了，谁云大受者不可小知。投笔于地，而对张飞曰：“所废之事何在？妙极。曹操、孙权，吾视之若掌上观文，一语便露出圭角。量此小县，何足介意？”飞大惊，下席谢曰：“先生大才，小子失敬。吾当于兄长处极力举荐。”前倨后恭，粗中有细。统乃将出鲁肃荐书。两封荐书，又只先取一封，藏却一封。妙有曲折。飞曰：“先生初见吾兄，何不将出？”统曰：“若便将出，似乎专藉荐书来干谒矣。”今之求讨荐书，一味钻刺者，能不愧死。飞顾谓孙乾曰：“非公则失一大贤也。”遂辞统回荆州见玄德，具说庞统之才。玄德大惊曰：“屈待大贤，吾之过也！”飞将鲁肃荐书呈上，不消鲁肃荐，先生先自荐矣。玄德拆视之，书略曰：

庞士元非百里之才，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如以貌取之，恐负所学，有鉴于孙权，而先为是言也。终为他人所用，实可惜也。

玄德看毕，正在嗟叹，忽报孔明回。玄德接入，礼毕。孔明先问曰：“庞军师近日无恙否？”问妙。玄德曰：“近治耒阳县，好酒废事。”孔明笑曰：“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之学，胜亮十倍。此句是过誉。足见孔明之谦，不似今人之妄自矜夸也。亮曾有荐书在士元处，曾达主公否？”玄德曰：“今日方得子敬书，却未见先生之书。”孔明曰：“大贤若处小任，往往以酒糊涂，倦于视事。”玄德曰：“若非吾弟所言，险失大贤。”随即令张飞往耒阳县敬请庞统到州内。玄德下阶请罪，统方将出孔明所荐之书。两封书作两次取出，写庞统极有身分。玄德看书中之意，言凤雏到日，宜即重用。玄德喜曰：“昔司马德操言：‘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照应三十五回中语。今吾二人皆得，汉室可兴矣。”遂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赞方略，教练军士，听候征伐。以下按下玄德一边，以下接叙曹操一边。

早有人报到许昌，言刘备有诸葛亮、庞统为谋士，招军买马，积草屯粮，连结东吴，早晚必兴兵北伐。曹操闻之，遂聚众谋士商议南征。荀攸进曰：“周瑜新死，可先取孙权，次攻刘备。”操曰：“我若远征，恐马腾来袭许都。前在赤壁之时，军中有讹言，亦传西凉入寇之事，照应四十八回中事。今不可不防也。”荀攸曰：“以愚所见，不若降诏加马腾为征南将军，使讨孙权，诱入京师，先除此人，则南征无患矣。”本因刘备转出孙权，又因孙权转入马腾，将二十回中事，至此忽然归结。操大喜，即日遣人赍诏至西凉召马腾。

却说腾字寿成，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父名肃，字子硕，桓帝时为天水兰干县尉；后失官，流落陇西，与羌人杂处，遂娶羌女生腾。腾身長八尺，体貌雄异，禀性温良，人多敬之。灵帝末年，羌人多叛，腾招募民兵破之。初平中年，因讨贼有功，拜征西将军，与镇西将军韩遂为弟兄。又补叙马腾来历，是续前文之所未及。当日奉诏，乃与长子马超商议曰：“吾自与董承受衣带诏以来，与刘玄德约共讨贼，不幸董承已死，玄德屡败；我又僻处西凉，未能协助玄德。马腾一向冷落，不见出头，得此两句叙明。今闻玄德已得荆州，我正欲展昔日之志，而曹操反来召我，当是如何？”马超曰：“操奉天子之命以召父亲。今若不往，彼必以逆命责我矣。当乘其来召，竟往京师，于中取事，则昔日之志可展也。”有马超之言，方见马腾此去，不是疏虞。马腾兄子马岱谏曰：“曹操心怀叵测，叔父若往，恐遭其害。”为下文伏笔。超曰：“儿愿尽起西凉之兵，随父亲杀入许昌，为天下除害，有何不可？”是马超声口。腾曰：“汝自统羌兵保守西凉，只教次子马休、马铁并侄马岱随我同往。曹操见有汝在西凉，又有韩遂相助，谅不敢加害于我也。”为后文韩遂

助马超伏线。超曰：“父亲欲往，切不可轻入京师。当随机应变，观其动静。”腾曰：“吾自有处，不必多虑。”于是马腾乃引西凉兵五千，先教马休、马铁为前部，留马岱在后接应，为马岱逃回伏笔。迤迤望许昌而来。离许昌二十里，屯住军马。

曹操听知马腾已到，唤门下侍郎黄奎吩咐曰：“目今马腾南征，吾命汝为行军参谋，先至马腾寨中劳军，可对马腾说：西凉路远，运粮甚难，不能多带人马。我当更遣大兵协同前进。来日教他入城面君，赚他入城，便是诱杀之计。吾就应付粮草与之。”奎领命来见马腾，腾置酒相待。奎酒半酣而言曰：“吾父黄琬，死于李傕、郭汜之难，尝怀痛恨。又将数十回前之事于此一提。不想今日又遇欺君之贼。”腾曰：“谁为欺君之贼？”奎曰：“欺君者操贼也。公岂不知之，而问我耶？”腾恐是操使来相探，急止之曰：“耳目较近，休得乱言。”奎叱曰：“公竟忘却衣带诏乎？”前马腾见董承时，马腾正言，董承隐讳；今黄奎见马腾，又是黄奎正言，马腾隐讳。前后遥遥相对。腾见他说出心事，乃密以实情告之。奎曰：“操欲公入城面君，必非好意。公不可轻入。来日当勒兵城下，待曹操出城点军，就点军处杀之，大事济矣。”二人商议已定。

黄奎回家，恨气未息。其妻再三问之，奎不肯言。不告其妻而独告其妾，何也？不料其妾李春香与奎妻弟苗泽私通。泽欲得春香，正无计可施。与董承家秦庆童事又相仿佛。妾见黄奎愤恨，遂对泽曰：“黄侍郎今日商议军情回，意甚愤恨，不知为谁。”泽曰：“汝可以言挑之。”曰：“人皆说刘皇叔仁德，曹操奸雄，何也？”看他说甚言语。”是夜，黄奎果到春香房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妇人，尚知邪正，何况我乎？吾所恨者，欲杀曹操也。”妾曰：“若欲杀之，如何下手？”奎曰：“吾已约定马将军，明日在城外点兵时杀之。”谋及妇人，宜其死耳。妾告于苗泽，泽报知曹操。操便密唤曹洪、许褚，吩咐如此如此；又唤夏侯渊、徐晃，吩咐如此如此。各人领命去了，一面先将黄奎一家老小拿下。

次日，马腾领着西凉兵马，将次近城，只见前面一簇红旗，打着丞相旗号。马腾只道曹操自来点军，拍马向前。忽听得一声炮响，红旗开处，弓弩齐发。一将当先，乃曹洪也。马腾急拨马回时，两下喊声又起：左边许褚杀来，右边夏侯渊杀来，后面又是徐晃领兵杀至，截断西凉军马，两起调拨，却匀作四处出现。将马腾父子三人困在垓心^[3]。马腾见不是头，奋力冲杀。马铁早被乱箭射死。三人中先死了一个。马休

随着马腾，左冲右突，不能得出。二人身带重伤，坐下马又被箭射倒。父子二人俱被执。曹操教将黄奎与马腾父子一齐绑至，董承七人之外，添出一吉平；马腾父子之外，添出一黄奎。前后遥遥望相对。黄奎大叫：“无罪！”操教苗泽对证。马腾大骂曰：“竖儒误我大事！我不能为国杀贼，是乃天也！”操命牵出。马腾骂不绝口，与其子马休及黄奎一同遇害。后人有诗叹马腾曰：

父子齐芳烈，忠贞著一门。
捐生图国难，誓死答君恩。
嚼血盟言在，诛奸义状存。
西凉推世胄，不愧伏波孙。

苗泽告操曰：“不愿加赏，只求李春香为妻。”操笑曰：“你为了一妇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义之人何用！”奸雄快语，可儿可儿。便教将苗泽、李春香与黄奎一家老小并斩于市。观者无不叹息。后人有诗叹曰：

苗泽因私害荅臣^[4]，
春香未得反伤身。
奸雄亦不兼容恕，
枉自图谋作小人。

曹操教招安西凉兵马，谕之曰：“马腾父子谋反，不干众人之事。”一面使人吩咐把住关隘，休教走了马岱。且说马岱自引一千兵在后，早有许昌城外逃回军士，报知马岱。岱大惊，只得弃了兵马，扮作客商，连夜逃遁去了。以上按下西凉一边。以下再叙许昌一边。

曹操杀了马腾等，便决意南征。忽人报曰：“刘备调练军马，收拾器械，将欲取川。”操惊曰：“若刘备收川，则羽翼成矣，将何以图之？”言未毕，阶下一人进言曰：“某有一计，使刘备、孙权不能相顾，江南、西川皆归丞相。”正是：

西州豪杰方遭戮，
南国英雄又受殃。

未知献计者是谁，且看下文分解。

[1] 盬（gàn）食：晚食。指勤于政事，不能按时吃饭。

[2] 列曜：群星，星宿。

[3] 垓（gāi）心：重围之中。

[4] 荅臣（jìn）：指忠诚之臣。

第五十八回

马孟起兴兵雪恨 曹阿瞞割须弃袍

周瑜在而孙、刘离，周瑜死而孙、刘合；曹操去而孙、刘离，曹操欲至而孙、刘又合。此两家离合之机也。乃孙方借刘以拒操，而刘忽借马以救孙则奇；刘方约马以拒操，而操忽约韩以取马则更奇；韩不为操以攻马，而马得合韩以攻曹则愈奇。至于刘不助马，而助马者乃是韩；刘不约韩，而约韩者乃是操；马非救孙，而救孙者实是马；马非应刘，而借马者实是刘：是又事之最巧而文之至约者矣。

曹操、孙权之欲报父仇，为父也，非为君也，私也。马超之欲报父仇，为父也，亦为君也，公也。马腾为衣带诏而死，则腾为忠臣；超为父之死于衣带诏而讨操，则超为孝子而亦为忠臣。而前史误书之

为“贼”，误书之为“反”，则大谬矣。若断以《春秋》之义，直当书曰“马超起兵西凉讨曹操”，斯为得之。曹操不能杀陶谦而以吕布回兵，孙权不能杀刘表而反使鲁肃吊孝，乌睹所谓不共天地、不同日月者乎？

若马超者，是真能报仇矣。绕树之枪，渡河之箭，操之不死，间不容发。虽天方助操，不能遽斩国贼；而使之心寒胆落，魄散魂飞，则谓马超已诛曹操可也。君子观于割须弃袍之事，而窃以为是汉帝之威灵也。何也？衣带诏不降，则义状不立；义状不立，则马腾不死；马腾不死，则马超不来。惟有帝之刺血，所以有操之割须；惟有帝之解带，所以有操之弃袍耳。

曹操每至危急时，有曹洪救之，有许褚救之，有丁斐救之。然而曹洪、许褚救之，是以救救也；丁斐之救，是以不救救也。延津之战，弃粮与马；渭桥之战，放马与牛。前之饵敌，所以取胜；后之饵敌，所以救败。则洪与褚之勇，又不若丁斐之智耳。当马超战潼关之时，孙、刘两家若乘虚而袭许都，此大也事，而孙权不为，刘备亦不为，其故何也？盖东吴之兵，但能应敌而不能取敌，一合淝且不下，而何有于许昌乎？且其所欲得者荆州耳，志固不在中原也。刘备则欲养其兵力以取西川，即东吴求救，且不肯轻劳我师，而何假于袭许昌乎？是其志虽在中原，而西川未得，不敢遽图中原也。曹操有可乘之势，而两家未有能乘

之力。呜呼，岂非天哉！赤壁鏖兵之日，徐庶曾乞一兵守潼关矣；而此回但见钟繇不见徐庶，何也？意者徐庶此时已死乎？不然，庶纵不肯为操设谋，而身在潼关，恐不能谢其责也。自赤壁一去，更不见徐庶下落。庶即不死，我知其必托病而归田里耳。

却说献策之人，乃治书侍御史陈群，字长文。操问曰：“陈长文有何良策？”群曰：“今刘备、孙权结为唇齿。若刘备欲取西川，丞相可命上将提兵，会合淝之众，径取江南，则孙权必求救于刘备。备意在西川，必无心救权；权无救则力乏兵衰，江东之地，必为丞相所得。前欲使马腾伐吴，意不在吴而在腾也，至此则真伐吴矣。若得江东，则荆州一鼓可平也。荆州既平，然后徐图西川，天下定矣。”操曰：“长文之言，正合吾意。”即时起大兵三十万，径下江南，令合淝张辽准备粮草，以为供给。

早有细作报知孙权，权聚众将商议。张昭曰：“可差人往鲁子敬处，教急发书到荆州，使玄德同力拒曹。子敬有恩于玄德，其言必从；且玄德既为东吴之婿，亦义不容辞。若玄德来相助，江南可无患矣。”事急则孙、刘复合。但内兄不致书于妹丈，而必欲烦鲁肃修书者，以前有江上之追故耳。故曰：“凡事留人情，后来好相见。”权从其言，即遣人谕鲁肃，使求救于玄德。肃领命，随即修书，使人送玄德，玄德看了书中之意，留使者于馆舍，差人往南郡请孔明。孔明到荆州，玄德将鲁肃书与孔明看毕，孔明曰：“也不消动江南之兵，也不必动荆州之兵，自使曹操不敢正觑东南^[4]。”便回书与鲁肃，教：“高枕无忧，若但有北兵侵犯，皇叔自有退兵之策。”妙在不即说明，令人测摸不出。使者去了。玄德问曰：“今操起三十万大军，会合淝之众，一拥而来，先生有何妙计，可以退之？”孔明曰：“操平生所虑者，乃西凉之兵也。今操杀马腾，其子马超现统西凉之众，必切齿操贼。主公可作一书往结马超，使超兴兵入关，则操又何暇下江南乎？”马腾死后，便当接出马超；却偏因曹操伐吴，孙权求救，然后转将出来。事曲而文亦曲。玄德大喜，即时作书，遣一心腹人径往西凉州投下。

却说马超在西凉州，夜感一梦，梦见身卧雪地，群虎来咬。惊惧而觉，心中疑惑，聚帐下将佐，告说梦中之事。帐下一人应声曰：“此梦乃不祥之兆也。”众视其人，乃帐前心腹校尉，姓庞名德，字令明。超问：“令名所见若何？”德曰：“雪地遇虎，梦兆殊恶。莫非老将军在许昌有事否？”言未毕，一人踉跄而入，接筭甚紧。哭拜于地曰：“叔父与弟皆死矣！”超视之，乃马岱也。超惊问何为？岱曰：“叔父与侍郎黄奎

同谋杀操，不幸事泄，皆被斩于市，二弟亦遇害。惟岱扮作客商，星夜走脱。”超闻言，哭倒于地，众将救起。超咬牙切齿，痛恨操贼。即无玄德书，超之起兵决矣。忽报荆州刘皇叔遣人赍书至，马超正说梦，马岱忽来；马超正哭，玄德书又忽来。接笏处俱极紧。超拆视之。书略曰：

伏念汉室不幸，操贼专权，欺君罔上，黎民凋残。备昔与令先君同受密诏，誓诛此贼。照应二十回中事。今令先君被操所害，此将军不共天地，不同日月之仇也。若能率西凉之兵以攻操之右，备当举荆、襄之众以遏操之前，句虚。则逆操可擒，奸党可灭，仇辱可报，汉室可兴矣。书不尽言，立待回音。

马超看毕，即时挥涕回书，发使者先回，随后便起西凉军马。正欲进发，忽西凉太守韩遂使人请马超往见。马超正欲起兵，韩遂之使忽来。接笏又甚紧。超至遂府，遂将出曹操书。视之，内云：“若将马超擒赴许都，即封汝为西凉侯。”玄德致书于马超用实写，曹操致书于韩遂用虚写。一实一虚，笔法变化。○有些书札往来，便为下文诈书张本。超拜伏于地曰：“请叔父就缚俺兄弟二人，解赴许昌，免叔父戈戟之劳。”有此一逆，文势更曲。韩遂扶起曰：“吾与汝父结为兄弟，安忍害汝？汝若兴兵，吾当相助。”玄德之助是虚，韩遂之助是实。马超拜谢。韩遂便将操使者推出斩之，乃点手下八部军马，一同进发。那八部？乃侯选、程银、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杨秋也。八将随着韩遂，合马超手下庞德、马岱，共起二十万大兵，杀奔长安来。写得声势。

长安郡守钟繇飞报曹操，一面引军拒敌，布阵于野。西凉州前部先锋马岱，引军一万五千，浩浩荡荡，漫山遍野而来。钟繇出马答话。岱使宝刀一口，与繇交战。不一合，繇大败奔走。只会写字，那里会厮杀？我有笔如刀，不若别人怀宝剑。岱提刀赶来。马超、韩遂引大军都到，围住长安。钟繇上城守护。长安乃西汉建都之处，城郭坚固，壕堑险深，急切攻打不下。一连围了十日，不能攻破。庞德进计曰：“长安城中土硬水硷，甚不堪食，更兼无柴。今围十日，军民饥荒。不如暂且收军，只须如此如此，长安唾手可得。”此时妙在不叙明白，至后方知是计。马超曰：“此计大妙！”即时差令字旗传与各部，尽教退军。马超亲自断后，各部军马渐渐退去。钟繇次日登城看时，军皆退了，只恐有计，令人哨探，果然远去，方才放心，纵令军民出城打柴取水，大开城门，放人出入。即此便是计策。至第五日，人报马超兵又到，军民竞奔

入城，此时庞德已杂其中矣。钟繇仍复闭城坚守。

却说钟繇弟钟进，守把西门，约近三更，城门里一把火起。钟进急来救时，城边转过一人，举刀纵马，大喝曰：“庞德在此！”庞德入城不用明叙，至此突如其来，如亚夫将军从天而下。钟进措手不及，被庞德一刀斩于马下，杀散军校，斩关断锁，放马超、韩遂军马入城。钟繇从东门弃城而走。马超、韩遂得了城池，赏劳三军。钟繇退守潼关，飞报曹操。操知失了长安，不敢议南征，照应前文东吴求救事。此马超救之，而实玄德救之也。遂唤曹洪、徐晃吩咐：“先带一万人马，替钟繇紧守潼关。如十日内失了关隘，皆斩；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我统大军随后便至。”二人领了将令，星夜便行。曹仁谏曰：“洪性躁，诚恐误事。”预为失潼关伏笔。操曰：“你与我押送粮草，便随后接应。”

却说曹洪、徐晃到潼关替钟繇，坚守关隘，并不出战。马超领军来关下，把曹操三代毁骂。又一陈琳。曹洪大怒，要提兵下关厮杀，徐晃谏曰：“此是马超要激将军厮杀，切不可与战。待丞相大军来，必有主画。”马超军日夜轮流来骂。陈琳骂操以笔，马超骂操以口，笔止一笔，口有万口。曹洪只要厮杀，徐晃苦苦挡住。至第九日，在关上看时，西凉军都弃马在于关前草地上坐；多半困乏，就于地上睡卧。诱敌之计。曹洪便教备马，点起三千兵，杀下关来。西凉兵弃马抛戈而走，洪迤迤追赶。时徐晃正在关上点视粮车，闻曹洪下关厮杀，大惊，急引兵随后赶来，大叫曹洪回马。忽然背后喊声大震，马岱引军杀至。城外见马岱，与城中见庞德，皆突如其来。写得声势。曹洪、徐晃急回走时，一棒鼓响，山背后两军截出：左是马超、右是庞德，混杀一阵。曹洪抵挡不住，折军大半，撞出重围，奔到关上。西凉兵随后赶来，洪等弃关而走。庞德直追过潼关，撞见曹仁军马，救了曹洪等一军。马超接应庞德上关。

曹洪失了潼关，奔见曹操。操曰：“与你十日限，如何九日失了潼关？”洪曰：“西凉军兵百般辱骂，因见彼军懈怠，乘势赶去，不想中贼奸计。”操曰：“洪年幼躁暴，徐晃你须晓事！”晃曰：“累谏不从。当日晃在关上点粮车，比及知道，小将军已下关了。晃恐有失，连忙赶去，已中贼奸计矣。”操大怒，喝斩曹洪。忘却“宁可无洪，不可无公”之时耶？众官告免。曹洪服罪而退。

操进兵直扣潼关。曹仁曰：“可先下定寨栅，然后打关未迟。”操令砍伐树木，起立排栅，分作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渊，操自居中寨。次日，操引三寨大小将校，杀奔关隘前去，正遇西凉军马。两边各

布阵势。操出马于门旗下，看西凉之兵，人人勇健，个个英雄。又见马超生得面如傅粉^[2]，唇若抹朱，腰细膀宽，声雄力猛，白袍银铠，手执长枪，立马阵前，借曹操眼中极写马超。上首庞德，下首马岱。操暗暗称奇，自纵马谓超曰：“汝乃汉朝名将子孙，何故背反耶？”超咬牙切齿，大骂：“操贼！欺君罔上，罪不容诛！害我父弟，不共戴天之仇！吾当活捉生啖汝肉！”前是背后骂，此是当面骂。只此数语，亦抵得一篇檄文。说罢，挺枪直杀过来。曹操背后于禁出迎。两马交战，斗得八九合，于禁败走。张郃出迎，战二十合亦败走。李通出迎，超奋威交战，数合之中，一枪刺李通于马下。超把枪望后一招，西凉兵一齐冲杀过来。操兵大败。西凉兵来得势猛，左右将佐皆抵当不住。马超、庞德、马岱引百馀骑，直入中军来捉曹操。操在乱军中，只听得西凉军大叫：“穿红袍的是曹操！”操就马上急脱下红袍。畅绝，快绝。马超挂孝，曹操何敢穿红？操之去红，只算替马超带孝。又听得大叫：“长髯者是曹操！”操惊慌，掣所佩刀断其髯。袁绍入宫时，胡子大得便宜；马超追操时，胡子又极受累。军中有人将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马超，超遂令人叫拿：“短髯者是曹操！”操闻知，即扯旗角包颈而逃。畅绝，快绝。关公囊长须，曹操包短须。若云“裹颈的是曹操”，则将断其颈乎？后人诗曰：

潼关战败望风逃，
孟德惶惶脱锦袍。
剑割髭髯应丧胆，
马超声价盖天高。

曹操正走之间，背后一骑赶来，回头视之，正是马超。吓杀。操大惊。左右将校见超赶来，各自逃命，只撇下曹操。超厉声大叫曰：“曹操休走！”操惊得马鞭坠地。看看赶上，马超从后使枪搠来。操绕树而走，超一枪搠在树上，急拔下时，操已走远。或曰：恶人不死，天之道也。予曰：此非天道，特天数耳。超纵马赶来，山坡边转过一将，大叫：“勿伤吾主！曹洪在此！”轮刀纵马，拦住马超，操得命走脱。与荥阳救操仿佛相似。洪与马超战到四五十合，渐渐刀法散乱，气力不加。夏侯渊引数十骑随到。马超独自一人，恐被所算，乃拨马而回，夏侯渊也不来赶。

曹操回寨，却得曹仁死据定了寨栅，因此不曾多折军马。操入帐叹曰：“吾若杀了曹洪，今日必死于马超之手也！”不是写曹洪，是写马超。遂唤曹洪，重加赏赐。收拾败军，坚守寨栅，深沟高垒，不许出

战。超每日引兵来寨前辱骂搦战，操传令教军士坚守，如乱动者斩。诸将曰：“西凉之兵尽使长枪，当选弓弩迎之。”操曰：“战与不战，皆在于我，非在贼也。贼虽有长枪，安能便刺？诸公但坚壁观之，贼自退矣。”诸将皆私相议曰：“丞相自来征战，一身当先；今败于马超，何如此之弱也。”弱得作怪。过了几日，细作报来：马超又添二万生力兵来助战，乃是羌人部落。操闻知大喜。喜得作怪。诸将曰：“马超添兵，丞相反喜。何也？”操曰：“待吾胜了，却对汝等说。”

三日后，又报关上又添军马。操又大喜，就于帐中设宴作贺。贺得作怪。诸将皆暗笑。操曰：“诸公笑我无破马超之谋，公等有何良策？”徐晃进曰：“今丞相盛兵在此，贼亦全部现屯关上，此去河西，必无准备；若得一军暗渡蒲坂津，先截贼归路，丞相径发河北击之，贼两不相应，势必危矣。”因曹操分兵，故韩与马亦分兵，分则易间也。操曰：“公明之言，正合吾意。”便教徐晃：“引精兵四千，和朱灵同去，径袭河西，伏于山谷之中，待我渡河北，同时击之。”徐晃、朱灵领命，先引四千军暗暗去了。操下令，先教曹洪于蒲坂津安排船筏，留曹仁守寨，操自领兵渡渭河。早有细作报知马超。超曰：“今操不攻潼关，而使人准备船筏，欲渡河北，必将遏吾之后也。吾当引一军循河拒住岸北。操兵不得渡，不消二十日，河东粮尽，操兵必乱，却循河南而击之，操可擒矣。”长江不可渡，渭河亦几不可渡。韩遂曰：“不必如此。岂不闻兵法有云：‘兵半渡可击。’待操兵渡至一半，汝却于南岸击之，操兵皆死于河内矣。”不死于陆，必死于水。其不死者天也。超曰：“叔父之言甚善。”即使人探听曹操几时渡河。

却说曹操整兵已毕，分三停军前渡渭河。比及人马到河口时，日光初起。操先发精兵渡过北岸，开创营寨。操自引亲随护卫军将百人，按剑坐于南岸，看军渡河。忽然人报：“后边白袍将军到了！”白虎来临，螭蛇发动。众皆认得是马超，一拥下船。河边军争上船者，声喧不止。操犹坐而不动，按剑指约休闹。只顾其前，不顾其后，乌巢烧粮时亦用此法。只听得人喊马嘶，蜂拥而来，船上一将跃身上岸，呼曰：“贼至矣！请丞相下船！”操视之，乃许褚也。操口内犹言：“贼至何妨？”回头视之，马超已离不得百馀步。吓杀。许褚拖操下船时，船已离岸一丈有馀，褚负操一跃上船。随行将士尽皆下水，扳住船边，争欲上船逃命。船小将翻，褚掣刀乱砍，傍船手尽折，倒于水中。“舟中之指可掬。”急将船望下水棹去。许褚立于梢上。忙用木篙撑之。操伏在许褚脚边。许褚为曹操手下将，曹操反为许褚脚下人。马超赶到河岸，见船已流在半河，遂拈弓搭箭，喝令骁将绕河射之。矢如雨急，褚恐伤曹

操，以左手举马鞍遮之。操无洪则死于陆，无褚则死于水，其不死者天也。马超箭不虚发，船上驾舟之人应弦落水，船中数十人皆被射倒。其船反撑不定，于急水中旋转。许褚独奋神威，将两腿夹舵摇撼，一手使篙撑船，一手举鞍遮护曹操。以旗包颈，以鞍遮身，不谓旗与鞍却有如此用法。

时有渭南县令丁斐在南山之上，见马超追操甚急，恐伤操命，遂将寨内牛只马匹尽驱于外，漫山遍野，皆是牛马。西凉兵见之，都回身争取牛马，无心追赶，曹操因此得脱。曹操不死，亏了树，亏了旗，亏了鞍，又亏了牛马。○亏了放牛，救了水中一老牛；亏了放马，退了岸上一怒马。方到北岸，便把船筏凿沉。诸将听得曹操在河中逃难，急来救时，操已登岸。许褚身被重铠，箭皆嵌在甲上。众将保操至野寨中，皆拜于地而问安。操大笑曰：“我今日几为小贼所困！”每败必笑，奸雄故态。褚曰：“若非有人纵马放牛以诱贼，贼必努力渡河矣。”操问曰：“诱贼者谁也？”有知者答曰：“渭南县令丁斐也。”少顷，斐入见。操谢曰：“若非公之良谋，则吾被贼所擒矣。”遂命为典军校尉，斐曰：“贼虽暂去，明日必复来，须以良策拒之。”操曰：“吾已准备好了。”遂唤诸将：“各分头循河筑起甬道，暂为寨脚。贼若来时，陈兵于甬道外，内虚立旌旗，以为疑兵。更沿河掘下壕堑，虚土棚盖，河内以兵诱之。贼急来必陷，贼陷便可击矣。”但为自守之计，是示之以弱。

却说马超回见韩遂，说：“几乎捉住曹操！有一将奋勇负操下船去了，不知何人。”遂曰：“吾闻曹操选极精壮之人为帐前侍卫，名曰虎卫军，以骁将典韦、许褚领之。因许褚并提起典韦，照应击张绣时事。典韦已死，今救曹操者，必许褚也。此人勇力过人，人皆称为‘虎痴’，如遇之。不可轻敌。”超曰：“吾亦闻其名久矣。”遂曰：“今操渡河，将袭我后，可速攻之。不可令他创立营寨。若立营寨，急难剿除。”超曰：“以侄愚意，还只拒住北岸。使彼不得渡河，乃为上策。”遂曰：“贤侄守寨，吾引军循河战操，若何？”超曰：“令庞德为先锋，跟叔父前去。”

于是韩遂与庞德将兵五万，直抵渭南。操令众将于甬道两旁诱之。庞德先引铁骑千馀，冲突而来。喊声起处，人马俱落于陷马坑内。庞德踊身一跳，跃出土坑，立于平地，立杀数人，步行砍出重围。写庞德声势，为后文战关公伏笔。韩遂已被困在垓心，庞德步行救之，正遇着曹仁部将曹承，被庞德一刀砍于马下，夺其马，杀开一条血路，救出韩遂，投东南而走。庞德失马夺马，许褚跳船撑船，其勇相似。背后曹兵

赶来，马超引军接应，杀败曹兵，复救出大半军马。战至日暮方回。计点人马，折了将佐程银、张横，陷坑中死者二百余人。韩遂八将中折了二人。超与韩遂商议：“若迁延日久，操于河北立了营寨，难以退敌，不若乘今夜引轻骑去劫野营。”遂曰：“须分兵前后相救。”于是超自为前部，令庞德、马岱为后应，当夜便行。

却说曹操收兵屯渭北，唤诸将曰：“贼欺我未立寨棚，必来劫野营。可四散伏兵，虚其中军。号炮响时，伏兵尽起，一鼓可擒也。”超、遂之谋，早为老贼所觉。众将依令伏兵已毕。当夜，马超却先使成宜引三十骑往前哨探。成宜见无人马，径入中军。操军见西凉兵到，遂放号炮。四面伏兵皆出，只围得三十骑。成宜被夏侯渊所杀。韩遂八将中又折了一人。马超却自从背后与庞德、马岱兵分三路，蜂拥杀来。正是：

纵有伏兵能候敌，
怎当健将共争先？

未知胜负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1] 正觑：正面直视。

[2] 傅粉：搽粉。

第五十九回

许褚裸衣斗马超 曹操抹书间韩遂

马超者，蜀中五虎将之一也。此回于其未入蜀之时，先写马超之勇；而将写马超之勇，先写许褚之勇：写许褚正以写马超也。然许褚但矜其用，而马超斗之，亦不过以勇斗勇耳。马腾之轻入虎口，固为忠有馀而智不足；马超之徒恃虎威，其亦勇有馀而谋未足欤！

兵法有妙于用间者：胜一人难，胜两人易，以一人不可间，而两人则可间也；聚两人于一处而胜之难，分两人于两处而胜之易，以两人之聚不可间，而两人之分则可间也。然而间之则非一术矣：有马上之语，而书中之字可疑；有书中之字，而马上之语愈可疑。间之则又非无端矣：斩使之前，操先有书，有前之书而后之书可疑；割地之时，遂亦有书，有我之书而彼之书亦可疑。操之所以疑超者，盖深得兵家间法之妙云。

周瑜之愚蒋干，妙在黑夜；曹操之间韩遂，又妙在白日。愚蒋干之书，妙在明白；间韩遂之书，又妙在糊涂。周瑜帐前之语，妙在说极要紧话；曹操马上之语，又妙在说极没要紧话。骗法不同，愈出愈妙，写来好看杀人。

天下岂有两阵对圆，而但叙寒温，无一语及军事者？又岂有遣使送书，精密如曹操，而误封草稿者？此明系反间之计，而韩遂不知，乃含糊以对马超，马超安得不怒乎？然则马超之疑，虽曹操之智足以使之，而亦韩遂之愚有以成之耳。

马超断韩遂之手，犹自断其手也；韩遂因马超之疑而欲图马超，亦犹自断其手也。两人之相救当如左右手，而乃自相矛盾，使曹操拱手而享其利，袖手而观其败，岂不深可惜哉！

孙权之兵事决于大都督，刘备之兵事决于军师，而唯曹操则自揽其权而独运其谋。虽有众谋士以赞之，而裁断出诸臣之上，又非刘备、孙权比也。观其每运一计，其始必为众将之所未知，其后乃为众将之所叹服。唐太宗题其墓曰“一将之智有馀”，良然良然。

操每见西凉之添兵而大喜，盖以兵多则粮不能继，一可喜也；兵多则心不能一，二可喜也。乌巢之战，以少而胜；赤壁之战，以多而败。

操之料人，亦以己之得失料之而已。

张角之以左道惑众，已隔五十馀回矣，此回忽有一左道之张鲁以配之。角有兄弟三人，鲁则有父子祖孙三世；角有太平道人、大贤良师之名，鲁则有师君、祭酒、鬼卒之号。何其不谋而相类也？盖刘备之将聚桃园，则以黄巾为之始；而刘备之将入西蜀，则以张鲁为之端：是一部大书前后关合处。

却说当夜两兵混战，直到天明，各自收兵。马超屯兵渭口，日夜分兵前后攻击。曹操在渭河内，将船筏锁链作浮桥三条，接连南岸。曹仁引军夹河立寨，将粮草车辆穿连以为屏障。马超闻之，教军士各挟草一束，带着火种，与韩遂引军并力杀到寨前，堆积草把，放起烈火。前有赤壁之烧，后有渭河之烧。大火之后，又有小火。操兵抵敌不住，弃寨而走。车乘、浮桥，尽被烧毁。西凉兵大胜，截住渭河。曹操立不起营寨，心中忧惧。荀攸曰：“可取渭河沙土，筑起土城，可以坚守。”操拨三万军担土筑城。马超又差庞德、马岱各引五百马军，往来冲突；更兼沙土不实，筑起便倒，操无计可施。

时当九月尽，天气暴冷，彤云密布，连日不开。妙有闲笔点次时序。曹操在寨中纳闷。忽人报曰：“有一老人来见丞相，欲陈说方略^[1]。”操请入。见其人鹤骨松姿，形貌苍古。问之，乃京兆人也，隐居终南山，姓娄，名子伯，道号梦梅居士。操以客礼待之。子伯曰：“丞相欲跨渭安营久矣，今何不乘时筑之？”操曰：“沙土之地，筑垒不成。隐士有何良策赐教？”子伯曰：“丞相用兵如神，岂不知天时乎？连日阴云布合，朔风一起，必大冻矣。前文冀州之时，有老叟陈说星象；今战渭桥之日，又有老叟陈说天时。前后遥遥相对。风起之后，驱兵士运土泼水，比及天明，土城已就。”操大悟，厚赏子伯。子伯不受而去。不受金帛，高则高矣；但不明顺逆，有愧隐士之名。彼四皓助吕，不得为安刘；今梦梅助曹，岂得为安汉乎？

是夜北风大作，操尽驱兵士担土泼水；为无盛水之具，作缣囊盛水浇之^[2]，随筑随冻。比及天明，沙水冻紧，土城已筑完。超之焚寨，恃有火攻；操之筑寨，赖有水助。细作报知马超，超领兵观之，大惊，疑有神助。次日，集大军鸣鼓而进。操自乘马出营，止有许褚一人随后。操扬鞭大呼曰：“孟德单骑至此，请马超出来答话。”超乘马挺枪而出。操曰：“汝欺我营寨不成，一夜天已筑就，汝何不早降！”老贼妄称天

命，天实为之，谓之何哉！马超大怒，意欲突前擒之，见操背后一人，睁圆怪眼，手提钢刀，勒马而立。极写许褚英勇，以衬马超之英勇。超疑是许褚，乃扬鞭问曰：“闻汝军中有虎侯，安在哉？”许褚提刀大叫曰：“吾即谯郡许褚也！”目射神光，威风抖擞。超不敢动，乃勒马回。前梦众虎而疑，今见一虎而退。操亦引许褚回寨。两军观之，无不骇然。操谓诸将曰：“贼亦知仲康乃虎侯也！”自此军中皆称褚为虎侯。百忙中夹注一笔。许褚曰：“某来日必擒马超。”操曰：“马超英勇，不可轻敌。”褚曰：“某誓与死战！”即使人下战书，说虎侯单搦马超来日决战。超接书大怒曰：“何敢如此相欺耶！”即批次日誓杀虎痴。褚一虎也，超亦一虎也，虎超岂畏虎褚？

次日两军出营，布成阵势。超分庞德为左翼，马岱为右翼，韩遂押中军。超挺枪纵马，立于阵前，高叫：“虎痴快出！”曹操在门旗下回顾众将曰：“马超不减吕布之勇！”此语是激许褚。言未绝，许褚拍马舞刀而出。马超挺枪接战。斗了一百馀合，胜负不分。马匹困乏，各回军中，换了马匹，又出阵前。又斗一百馀合，不分胜负。许褚性起，飞回阵中，卸了盔甲，浑身筋突，赤体提刀，翻身上马，来与马超决战。极写许褚，正是极写马超。○曹操弃袍，许褚弃甲，弃甲亦算输矣。两军大骇。两个又斗到三十馀合，褚奋威举刀便砍马超。超闪过，一枪望褚心窝刺来。褚弃刀将枪挟住。两个在马上夺枪。许褚力大，一声响，拗断枪杆，各拿半节在马上乱打。以厮杀始，以厮打终。一笑。操恐褚有失，遂令夏侯渊、曹洪两将齐出夹攻。庞德、马岱见操将齐出，麾两翼铁骑，横冲直撞，混杀将来。操兵大乱。许褚臂中两箭。谁教汝赤膊。诸将慌退入寨。马超直杀到壕边，操兵折伤大半。未行反间之前，操军屡败，可见将在谋而不在勇也。操令坚闭休出。马超回至渭口，谓韩遂曰：“吾见恶战者莫如许褚，真虎痴也！”

却说曹操料马超可以计破，乃密令徐晃、朱灵尽渡河西结营，前后夹攻。一日，操于城上见马超引数百骑直临寨前，往来如飞。操观良久，掷兜鍪于地曰：“马儿不死，吾无葬地矣！”伍员不死，楚不得安。曹操其有鞭墓之惧乎？夏侯渊听了，心中气忿，厉声曰：“吾宁死于此地，誓灭马贼！”遂引本部千余人，大开寨门，直赶去。操急止不住，恐其有失，慌自上马前来接应。马超见曹兵至，乃将前军作后队，后队作先锋，一字儿摆开。夏侯渊到，马超接往厮杀。超于乱军中遥见曹操，就撇了夏侯渊，直取曹操。写马超志在报仇，不但是勇，实见其孝。操大惊，拨马而走，曹兵大乱。

正追之际，忽报操有一军，已在河西下了营寨，超大惊，无心追赶，急收军回寨，与韩遂商议，言：“操兵乘虚已渡河西，吾军前后受敌，如之奈何？”部将李堪曰：“不如割地请和，两家且各罢兵，捱过冬天，到春暖别作计议。”韩遂曰：“李堪之言最善，可从之。”超犹豫未决。马超不欲和而韩遂欲和，即此便为下文生疑张本。杨秋、侯选皆劝求和，于是韩遂遣杨秋为使，直往操寨下书，言割地请和之事。曹操反间之书未来，韩遂求和之书先去。操曰：“汝且回寨，吾来日使人回报。”杨秋辞去。贾诩入见操曰：“丞相主意若何？”操曰：“公所见若何？”诩曰：“兵不厌诈，可伪许之；然后用反间计，令韩、马相疑，则一鼓可破也。”贾诩前为李傕策马腾，今为曹操策马超，始终助逆，虽智谋不足取也。操抚掌大喜曰：“天下高见，多有相合。文和之谋，正吾心中之事也。”于是遣人回书，言：“待我徐徐退兵，还汝河西之地。”一面教搭起浮桥，作退军之意。

马超得书，谓韩遂曰：“曹操虽然许和，奸雄难测。倘不准备，反受其制。超与叔父轮流调兵，今日叔向操，超向徐晃；明日超向操，叔向徐晃。分头提备，以防其诈。”两下分开，反间之计便可从此而入。韩遂依计而行。早有人报知曹操。操顾贾诩曰：“吾事济矣！”问：“来日是谁合向我这边？”人报曰：“韩遂。”

次日，操引众将出营，左右围绕，操独显一骑于中央。韩遂部卒多有不识操者，出阵观看。想是要看短须乎？操高叫曰：“汝诸军欲观曹公耶？吾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谋耳。”割须裹颈之时，惟恐被人识认；今却出面示人，好生大胆。○两目一口，只是髭须割去几根耳。一笑。诸军皆有惧色。操使人过阵谓韩遂曰：“丞相谨请韩将军会话。”韩遂即出阵，见操并无甲仗，亦弃衣甲，轻服匹马而出。二人马头相交，各按辔对语。操曰：“吾与将军之父同举孝廉，吾尝以叔事之。吾亦与公同登仕路，不觉有年矣。对阵之时，忽叙年家。将军今年妙龄几何？”既叙寒温，又叙年齿，全不似对阵时语，是极没要紧话，却是极要紧处。韩遂答曰：“四十岁矣。”操曰：“往日在京师，皆青春年少，何期又中甸矣。安得天下清平共乐耶！”多时不见，髭须满面；今失去髭须，当有今昔之感。只把旧事细说，并不提起军情。奸极，妙极。说罢大笑，相谈有一个时辰，方回马而别，奸极，妙极。各自归寨。早有人将此事报知马超。超忙来问韩遂曰：“今日曹操阵前所言何事？”遂曰：“只诉京师旧事耳。”超曰：“安得不言军务乎？”遂曰：“曹操不言，吾何独言之？”超心甚疑，不言而退。在曹操算中。

却说曹操回寨，谓贾诩曰：“公知吾阵前对语之意否？”诩曰：“此意虽妙，尚未足间二人。某有一策，令韩、马自相仇杀。”操问其计。贾诩曰：“马超乃一勇之夫，不识机密。丞相亲笔作一书，单与韩遂，中间朦胧字样，于要害处，自行涂抹改易，然后封送与韩遂。故意使马超知之，超必索书来看。若看见上面要紧去处尽皆改抹，只猜是韩遂恐超知甚机密事，自行改抹，正合着单骑会语之疑；疑则必生乱。我更暗结韩遂部下诸将，使互相离间，超可图矣。”叙谈不足，继之以书，书中有涂抹，则疑语中亦必有隐讳矣。因前疑后，因后疑前，真是绝妙疑兵之计。操曰：“此计甚妙。”随写书一封，将紧要处尽皆改抹，然后实封，故意多遣从人送过寨去，多带从人，正欲使马超知之。下了书自回。果然有人报知马超。超心愈疑，径来韩遂处索书看。韩遂将书与超。超见上面有改抹字样，问遂曰：“书上如何都改抹糊涂？”遂曰：“原书如此，不知何故。”超曰：“岂有以草稿送与人耶？必是叔父怕我知了详细，先改抹了。”俱在贾诩算中。遂曰：“莫非曹操错将草稿误封来了？”殷浩空函，曹操草稿，皆咄咄怪事。超曰：“吾又不信。曹操是精细之人，岂有差错？吾与叔父并力杀贼，奈何忽生异心？”遂曰：“汝若不信吾心，来日吾在阵前赚操说话，汝从阵内突出，一枪刺杀便了。”读至此，为曹操寒心。超曰：“若如此，方见叔父真心。”两人约定。

次日，韩遂引侯选、李堪、梁兴、马玩、杨秋五将出阵。马超藏在门影里。韩遂使人到操寨前，高叫：“韩将军请丞相攀话^[3]。”操乃令曹洪引数十骑径出阵前与韩遂相见。马离数步，洪马上欠身言曰：“夜来丞相拜意将军之言，切莫有误。”言讫便回马。对马之后，继之以可疑之书；送书之后，又继之以可疑之语。前既自出，后换他人。奸雄机智，真不可及。超听得大怒，挺枪骤马，便刺韩遂。五将拦住，劝解回寨。遂曰：“贤侄休疑，我无反心。”马超那里肯信，恨怨而去。韩遂与五将商议曰：“这事如何解释？”杨秋曰：“马超倚仗武勇，常有欺凌主公之心，便胜得曹操，怎肯相让？以某愚见，不如暗投曹公，他日不失封侯之位。”弄假成真，俱在曹操，贾诩算中。遂曰：“吾与马腾结为兄弟，安忍背之？”杨秋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遂曰：“谁可以通消息？”杨秋曰：“某愿往。”遂乃写密书，遣杨秋径来操寨，说投降之事。假书换得真书，曹操大得便宜。操大喜，许封韩遂为西凉侯、杨秋为西凉太守。其余皆有官爵。约定放火为号，共谋马超。杨秋拜辞，回见韩遂，备言其事：“约定今夜放火，里应外合。”遂大喜，就令军士于中军帐后堆积干柴，五将各悬刀剑听候。韩遂商议欲设宴赚请马超，就席图之，犹豫未决。

不想马超早已探知备细，便带亲随数人，仗剑先行，令庞德、马岱为后应。超潜步入韩遂帐中，只见五将与韩遂密语，只听得杨秋口中说道：“事不宜迟，可速行之！”蒋干在周瑜帐中所听之语是虚，今马超在韩遂帐前所听之语是实。一实一虚，前后遥遥相映。超大怒，挥剑直入，大喝曰：“群贼焉敢谋害我！”众皆大惊。超一剑望韩遂面门剁去，遂慌以手迎之，左手早被砍落。韩遂手痛，不是马超手辣，只缘曹操手毒耳。五将挥刀齐出。超纵步出帐外，五将围绕混杀。超独挥宝剑，力敌五将。剑光明处，鲜血溅飞：砍翻马玩，剁倒梁兴，五将中又去其二。三将各自逃生。超复入帐中来杀韩遂时，已被左右救去。帐后一把火起，各寨兵皆动。超连忙上马，庞德、马岱亦至，互相混战。超领军杀出时，操兵四至：前有许褚，后有徐晃，左有夏侯渊，右有曹洪。西凉之兵，自相并杀。超不见了庞德、马岱，乃引百馀骑截于渭桥之上。

天色微明，方知混杀了一夜。只见李堪领一军从桥下过，超挺枪纵马逐之。李堪拖枪而走。恰好于禁从马超背后赶来，禁开弓射马超。超听得背后弦响，急闪过，却射中前面李堪，落马而死。三将又去其一。○曹操欲借韩遂杀马超，谁知马超又借于禁杀李堪。为之一笑。超回马来杀于禁，禁拍马走了。超回桥上住扎。操兵前后大至，虎卫军当先，乱箭夹射马超。超以枪拨之，矢皆纷纷落地。写得超可畏。超令从骑往来突杀。争奈曹兵围裹坚厚，不能冲出。超于桥上大喝一声，杀入河北，从骑皆被截断。超独在阵中冲突，却被暗弩射倒坐下马，马超堕于地上，操军逼合。正在危急，忽西北角上一彪军杀来，乃庞德、马岱也。此是绝处逢生。二人救了马超，将军中战马与马超骑了，翻身杀条血路，望西北而走。曹操闻马超走脱，传令诸将：“无分晓夜，务要赶到马儿。如得首级者，千金赏，万户侯，生获者封大将军。”与前追刘豫州仿佛相似。众将得令，各要争功，迤迤追袭。马超顾不得人马困乏，只顾奔走，从骑渐渐皆散。步兵走不上者多被擒去。止剩得三十馀骑，与庞德、马岱望陇西临洮而去。以上按下马超，以下专叙曹操。

曹操亲自追至安定，知马超去远，方收兵回长安。众将毕集。韩遂已无左手，做了残疾之人，韩遂无手，曹操无须，同病相怜，为之一笑。操教就于长安歇马，授西凉侯之职。杨秋、侯选皆封列侯，令守渭口。八将止剩其二。下令班师回许都。凉州参军杨阜，字义山，径来长安见操。操问之，杨阜曰：“马超有吕布之勇，深得羌人之心。今丞相若不乘势剿绝，他日养成气力，陇上诸郡，非复国家之有也。望丞相且休回兵。”为后文马超夺陇西张本。操曰：“吾本欲留兵征之，奈中原多事，南方未定，不可久留。君当为孤保之。”阜领诺，又保荐韦康为凉

州刺史，同领兵屯冀城，以防马超。为后文杨阜破马超张本。阜临行，请于操曰：“长安必留重兵以为后援。”操曰：“吾已定下，汝但放心。”阜辞而去。

众将皆问曰：“初贼据潼关，渭北道缺，丞相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迁延日久，而后北渡，立营固守，何也？”老贼用兵，每为诸将所不识。操曰：“初，贼守潼关，若吾初到便取河东，贼必以各寨分守诸渡口，则河西不可渡矣。吾故盛兵皆聚于潼关前，使贼尽南守，而河西不准备，故徐晃、朱灵得渡也。吾然后引兵北渡，连车树栅，为甬道，筑水城，欲贼知吾弱，以骄其心，使不准备。吾乃巧用反间，畜士卒之力，一旦击破之。正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荀彧谓操用兵如神，信然。众将又请问曰：“丞相每闻贼加兵添众，则有喜色，何也？”操曰：“关中边远，若群贼各依险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复；今皆来聚一处，其众虽多，人心不一，易于离间，一举可灭，吾故喜也。”《孟德新书》虽不传，只此一段，可当《新书》一则。众将拜曰：“丞相神谋，众不及也。”操曰：“亦赖汝众文武之力。”遂重赏诸军。留夏侯渊屯兵长安，所得降兵，分拨各部。夏侯渊保举冯翊高陵人，姓张，名既，字德容，为京兆尹，与渊同守长安。操班师回都，献帝排銮驾出郭迎接。明明是迎贼，非迎讨贼之人。诏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汉相萧何故事。自此威震中外。以上按下曹操。以下接入张鲁。

这消息播入汉中，早惊动了汉宁太守张鲁。原来张鲁乃沛国丰人。其祖张陵，在西川鹤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人，人皆敬之。陵死之后，其子张衡行之。百姓但有学道者，助米五斗，世号“米贼”。妙绝神号。张衡死，张鲁行之。张角与张鲁，一个横叙三人，一个竖传三世。一横一竖，前后遥遥相对。鲁在汉中，自号为“师君”，称谓奇绝。其来学道者，皆号为“鬼卒”，称谓奇绝。为首者号为“祭酒”，愈出愈奇。领众多者，号为“治头大祭酒”。愈出愈奇。务以诚信为主，不许欺诈。如有病者，即设坛，使病人居于静室之中，自思己过，当面陈首^[4]，然后为之祈祷。主祈祷之事者，号为“奸令祭酒”。愈出愈奇。祈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文三通，名为“三官手书”。一通焚于山顶以奏天，一通埋于地以奏地，一通沉于水底以申水官。天公、地公、人公与天官、地官、水官，前后遥遥相对。如此之后，但病痊可，将米五斗为谢。今之僧道替人家作好事，每以铺灯镇坛，骗人米粟，不若米贼之犹为老实也。又盖义舍，舍内饭米、柴火、肉食齐备，许过往人量食多少，自取而食，多取者受天诛。天只怕不管此等闲事。境内有犯法者，

必恕三次；不改者，然后施刑。所在并无官长，尽属祭酒所管。如此雄据汉中之地已三十年。国家以为地远不能征伐，就命鲁为镇南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进贡而已。张角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今张鲁在汉中，亦别有一天。当年闻操破西凉之众，威震天下，乃聚众商议曰：“西凉马腾遭害，马超新败，曹操必将侵我汉中。我欲自称汉宁王，何不竟称汉中大帅君、大祭酒？督兵拒曹操，诸君以为何如？”阎圃曰：“汉川之民，户出十万余众，财富粮足，四面险固；今马超新败，西凉之民，从子午谷奔入汉中者，不下数万。愚意益州刘璋昏弱，不如先取西川四十一州为本，然后称王未迟。”张鲁大喜，遂与弟张卫商议起兵。以上又按下张鲁，以下接入刘璋。○张角有弟，张鲁亦有弟。早有细作报入川中。

却说益州刘璋，字季玉，即刘焉之子，汉鲁恭王之后。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因居于此。后焉官至益州牧，兴平元年患病疽而死。第一回中便以刘焉作引，至此方才叙明来历，遥应前文。州大吏赵韪等，共保障为益州牧。璋曾杀张鲁母及弟，因此有仇。刘表与孙权有仇。刘璋与张鲁有仇，彼此遥遥相对。○张鲁、刘璋，在曹操青梅煮酒之时，刘备已说出两人名字，至此方才叙明来历，亦遥应前文。璋使庞羲为巴西太守，以拒张鲁。时庞羲探知张鲁欲兴兵取川，急报知刘璋。璋平生懦弱，闻得此信，心中大忧，急聚众官商议。忽一人昂然而出曰：“主公放心。某虽不才，凭三寸不烂之舌，使张鲁不敢正眼来觑西川。”正是：

只因蜀地谋臣进，
致引荆州豪杰来。

未知此人是谁，且看下文分解。

[1] 方略：权谋，策略。

[2] 缣（jiān）：双丝织的浅黄色细绢。

[3] 攀话：闲谈，交谈。

[4] 陈首：自己供认所犯错误、罪行。

第六十回

张永年反难杨修 庞士元议取西蜀

《孟德新书》或有以其不传为可惜者。不知兵不在书，即使其书传，而书中之意，岂书之所能传乎？得其书而化之，虽旧亦新；执其书而泥之，虽新亦旧。得其书中之意，则无以书为也；不得其书中之意，则又何以书为也？夫善兵者不言兵。曹操有书，而孔明无书，是以曹操之用兵不及孔多云。

张松暗暗把一西川欲送与曹操，曹操却白白把一西川让与玄德。玄德以谦得之，曹操以骄失之也。许攸狎侮曹操，而操独能忍者，当未破袁绍之时，故气抑而善下；张松狎侮曹操，而操不能忍者，以既破马超之后，故志满而易骄耳。文有隐而愈现者：张松之至荆州，凡子龙、云长接待之礼，与玄德对答之言，明系孔明所教。篇中只写子龙、只写云长、只写玄德，更不叙孔明如何打点，如何指使，而令读者心头眼底处处有一孔明在焉。真神妙之笔。孔明深欲为玄德取西川，又明知张松此来是卖西川，却教玄德只做不知，凭他挑拨，并不提起，直待张松忍耐不住，自吐衷曲。最似今之巧于贸易者，极欲买是物，偏故作不欲买之状，直待卖者求售，然后取之。写来真是好看。西川画图一轴，孔明在草庐时已曾取以示玄德，何待张松而后见之？曰：孔明之图，不过形势之大略也。张松之图，必其险要曲折之详备者也。大略虽已可见，而至于何处可以屯粮、何处可以伏兵，不有张松，安能知其详哉！况将入一险峻之西川，则必有人焉为之先容，为之内应。是其得松，又不专在于得图耳。

玄德迎张松之计，孔明教之；而取西川之谋，则庞统主之。何也？盖孔明欲以守荆州之责自任，而特以取川之事委之庞统也。以荆州当吴、魏之冲，苟我方入川，而吴、魏乘虚来袭，将奈之何？故刘璋之使不来，则西川不可入；荆州之守不重，则西川亦不可入。

当刘表之迎刘备也，忌之者蔡瑁一小人耳。至于刘璋欲迎，而黄权争之，李恢争之，刘巴争之，王累又以死争之。此数人者，皆君子也。未得孔明之前，则一小人之忌，几为其所中；兼得庞统之后，则众君子

之争，曾不以为忧。得士者昌，于兹益信。

却说那进计于刘璋者，乃益州别驾，姓张，名松，字永年。其人生得额颡头尖，鼻偃齿露，身短不满五尺，言语有若铜钟。庞统貌丑，张松亦貌丑，可见以貌取人者，不可以相天下士。刘璋问曰：“别驾有何高见，可解张鲁之危？”松曰：“某闻许都曹操，扫荡中原，吕布、二袁皆为所灭，近又破马超，天下无敌矣。主公可备进献之物，松亲往许都，说曹操兴兵取汉中，以图张鲁。则鲁拒敌不暇，何敢复窥蜀中耶？”张松看得曹操中意，谁知后来却是不然。刘璋大喜，收拾金珠锦绮，为进献之物，遣张松为使。松乃暗画西川地理图本藏之，画图为记，永年张铺出卖西川，不误主顾。带从人数骑，取路赴许都。早有人报入荆州。孔明便使人入许都打探消息。有此一句，暗为下文伏线。

却说张松到了许都馆驿中住定，每日去相府伺候，求见曹操。原来曹操自破马超回，傲睨得志^[1]，每日饮宴，无事少出，国政皆在相府商议。张松候了三日，方得通姓名。左右近侍先要贿赂，却才引入。此苏秦所谓因鬼见帝者也。然走谒大人者，往往如此，岂独曹操为然哉！操坐于堂上，松拜毕，操问曰：“汝主刘璋连年不进贡，何也？”松曰：“为路途艰难，贼寇窃发，不能通进。”操叱曰：“吾扫清中原，有何盗贼？”好言太平而恶言盗贼者，秦之赵高、宋之贾似道则然，不谓曹操亦作此语。松曰：“南有孙权，北有张鲁，西有刘备，至少者亦带甲十数万，岂得为太平耶？”抢白的好。操先见张松人物猥琐，五分不喜；又闻语言冲撞，遂拂袖而起，转入后堂。曹操不以貌陋轻庞统，独以貌陋轻张松，何也？盖庞统谀之，而张松触之也。左右责松曰：“汝为使命，何不知礼，一味冲撞？幸得丞相看汝远来之面，不见罪责。汝可急急回去！”松笑曰：“吾川中无谄佞之人也。”身虽短，言则长。

而忽阶下一人大喝曰：“汝川中不会谄佞，吾中原岂有谄佞者乎？”松观其人，单眉细眼，貌白神清。一俊一丑，相形好看。问其姓名，乃太尉杨彪之子杨修，字德祖，现为丞相门下掌库主簿。此人博学能言，智识过人。松知修是个舌辩之士，有心难之。修亦自恃其才，小觑天下之士。当时见张松言语讥讽，遂邀出外面书院中，分宾主而坐，谓松曰：“蜀道崎岖，远来劳苦。”松曰：“奉主之命，虽赴汤蹈火，弗敢辞也。”修问：“蜀中风土何如？”松曰：“蜀为西郡，古号益州。路有锦江之险，地连剑阁之雄。回还二百八程，纵横三万馀里。鸡鸣犬吠相闻，市井闾阎不断^[2]。田肥地茂，岁无水旱之忧；国富民丰，时有管弦之乐。所产之物，阜如山积。天下莫可及也！”张松口中夸示之语，亦

抵得一幅画图。修又问曰：“蜀中人物如何？”松曰：“文有相如之赋^[3]，武有伏波之才^[4]；医有仲景之能^[5]，卜有君平之隐^[6]。九流三教，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不可胜记，岂能尽数！”既夸地灵，又夸人杰。修又问曰：“方今刘季玉手下，如公者还有几人？”松曰：“文武全才，智勇足备，忠义慷慨之士，动以百数。如松不才之辈，车载斗量，不可胜记。”既夸先贤，又夸时俊。

修曰：“公近居何职？”松曰：“滥充别驾之任，甚不称职。敢问公为朝廷何官？”修曰：“现为丞相府主簿。”松曰：“久闻公世代簪缨^[7]，何不立于庙堂，辅佐天子，乃区区作相府门下一吏乎？”孔融称杨彪四世清德，而其子乃为曹操所用。且操曾执辱杨彪，而修曾不以为嫌，宜其为松笑耳。杨修闻言，满面羞惭，强颜而答曰：“某虽居下寮，丞相委以军政钱粮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诲，极有开发，故就此职耳。”不曰附操之势，而曰服操之才，亦是勉强支吾之语。松笑曰：“松闻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达孙、吴之机，专务强霸而居大位，安能有所教诲，以开发明公耶？”既笑杨修，又笑曹操，妙甚，恶甚。修曰：“公居边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试令公观之。”呼左右于篋中取书一卷，以示张松。松观其题曰《孟德新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共一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曹操以兵为书，张松又以言为兵。松看毕，问曰：“公以此为何书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准今，仿《孙子》十三篇而作。若仿十三篇，便不得谓之‘新书’。公欺丞相无才，此堪以传后世否？”松大笑曰：“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曹丞相盗窃以为己能，止好瞒足下耳！”今之盗窃他人文字以为己有者，恨不令张永年见之。修曰：“丞相秘藏之书，虽已成帖，未传于世。公言蜀中小儿暗诵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试诵之。”遂将《孟德新书》，从头至尾，朗诵一遍，并无一字差错。不是曹操蹈袭他人文，却是曹操之文，被张松蹈袭去了。修大惊曰：“公过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后人有诗赞曰：

古怪形容异，清高体貌疏。
语倾三峡水，目视十行书。
胆量魁西蜀，文章贯太虚。
百家并诸子，一览更无馀。

当下张松欲辞回。修曰：“公且暂居馆舍，容某再禀丞相，令公面君。”松谢而退。修入见操曰：“适来丞相何慢张松乎？”操曰：“言语不逊，吾故慢之。”修曰：“丞相尚容一祢衡，何不纳张松？”照应二十三

回中事。操曰：“祢衡文章播于当今，吾故不忍杀之。松有何能？”修曰：“且无论其口似悬河，辩才无碍。适修以丞相所撰《孟德新书》示之，彼观一遍，即能暗诵，如此博闻强记，世所罕有。松言此书，乃战国时无名氏所作，蜀中小儿皆能熟记。”操曰：“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令扯碎其书烧之。今人文字多有暗合古人者，却不肯学曹操之烧之也。修曰：“此人可使面君，教见天朝气象。”操曰：“来日我于西教场点军，汝可先引他来，使见我军容之盛，杨修夸之以文，曹操又耀之以武。教他回去传说：吾即日下了江南，便来收川。”修领命。

至次日，与张松同至西教场。操点虎卫雄兵五万，布于教场中。果然盔甲鲜明，衣袍灿烂；金鼓震天，戈矛耀日；四方八面，各分队伍；旌旗扬彩，人马腾空。松斜目视之。斜目便有傲睨不屑之意。良久，操唤松指而示曰：“汝川中曾见此英雄人物否？”松曰：“吾蜀中不曾见此兵革，但以仁义治人。”妙甚，恶甚。○文不足以动之，而欲以武动之，曹操已低一着。操变色视之。松全无惧意。杨修频以目视松。操谓松曰：“吾视天下鼠辈，犹草芥耳。大军到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取，顺吾者生，逆吾者死。汝知之乎？”松曰：“丞相驱兵到处，战必胜，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此皆无敌于天下也！”当面嘲笑，亦大快心。闻此数语，《新书》即不暗合古人亦当烧矣。操大怒曰：“竖儒怎敢揭吾短处！”喝令左右推出斩之。杨修谏曰：“松虽可斩，奈从蜀道而来入贡，若斩之，恐失远人之意。”操怒气未息。荀彧亦谏，操方免其死，令乱棒打出。有此一番受侮，愈衬下文之妙。

松归馆舍，连夜出城，收拾回川。松自思曰：“吾本欲献西川州郡与曹操，谁想如此慢人。把一个西川乱棒打落了。我来时于刘璋之前开了大口；今日怏怏空回，须被蜀中所笑。吾闻荆州刘玄德仁义远播久矣，不如径由那条路回。试看此人如何，我自有主见。”一个主顾不着，只得再寻一个。于是乘马引仆从望荆州界上而来。前至郢州界口，忽见三队军马，约有五百馀骑，为首一员大将，轻妆软扮，勒马前问曰：“来者莫非张别驾乎？”松曰：“然也。”那将慌忙下马，声喏曰：“赵云等候多时。”明明是孔明调遣，妙在不叙出来，令读者自知之。松下马答礼曰：“莫非常山赵子龙乎？”云曰：“然也。某奉主公刘玄德之命，为大夫远涉路途，鞍马驱驰，特命赵云聊奉酒食。”言罢，军士跪奉酒食，云敬进之。极其恭敬，便与曹操相反。松自思曰：“人言刘玄德宽仁爱客，今果如此。”俱在孔明算中。遂与赵云饮了数杯，

上马同行，来到荆州界首。是日天晚，前到馆驿。见驿门外百余人侍立，击鼓相接。一将于马前施礼曰：“奉兄长将令，为大夫远涉风尘，令关某洒扫驿庭，以待歇宿。”又明明是孔明调遣，妙在只不叙明，令读者自知之。松下马与云长、赵云同入馆舍。讲礼叙坐，须臾排上酒筵，二人殷勤相劝。又极其恭敬，妙与曹操相反。饮至更阑，方始罢席，宿了一宵。

次日早膳毕，上马行不到三五里，只见一簇人马到。乃是玄德引着伏龙、凤雏亲自来接。遥见张松，早先下马等候。非敬张松也，敬西川耳。松亦慌忙下马相见。玄德曰：“久闻大夫高名，如雷灌耳。恨云山遥远，不得听教。今闻回都，专此相接。倘蒙不弃，到荒州暂歇片时，以叙渴仰之思，实为万幸。”非请张松，直请得一个西川来了。松大喜，遂上马并辔入城。至府堂上，各各叙礼，分宾主依次而坐，设宴款待。饮酒间，玄德只说闲话，并不提起西川之事。孔明教法绝妙。松以言挑之曰：“今皇叔守荆州，还有几郡？”孔明答曰：“荆州乃暂借东吴的，每每使人取讨。今我主因是东吴女婿，故权且在此安身。”却用孔明回答，妙甚。松曰：“东吴据六郡八十一州，民强国富，犹且不知足耶？”庞统曰：“吾主汉朝皇叔，反不能占据州郡；其它皆汉之蠹贼^[8]，却都恃强侵占地土；惟智者不平焉。”又换庞统回答，妙甚。孔明只言玄德无处安身，庞统便言他人合当相让。一吹一唱，大家说着哑谜。玄德曰：“二公休言，吾有何德，敢多望乎？”庞统不平之语，渐渐说得近了，却用玄德一语漾开去。妙甚。松曰：“不然。明公乃汉室宗亲，仁义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据州郡，便代正统而居帝位，亦非分外。”玄德拱手谢曰：“公言太过，备何敢当。”玄德一味谦逊，只不拢来。妙甚。

自此一连留张松饮宴三日，并不提起川中之事。三日后还不提起，妙甚。松辞去，玄德于十里长亭设宴送行。玄德举酒酌松曰：“甚荷大夫不外，留叙三日。今日相别，不知何时再得听教？”到西川来领教便了。言罢潸然泪下。非为张松而泪，为西川而泪也。张松自思：“玄德如此宽仁爱士，安可舍之？不如说之，令取西川。”乃言曰：“松亦思朝暮趋侍，恨未有便耳。松观荆州东有孙权，常怀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鲸吞。亦非可久恋之地也。”只说荆州不可居，尚未说出西川来，亦自觉引路。玄德曰：“故知如此，但未有安迹之所。”以言钓之。松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民殷国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荆、襄之众，长驱西指，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至此更耐不得，只得和盘托出。玄德曰：“备安敢当此？刘益州亦帝室宗亲，恩泽布蜀中久矣。他人岂可得而动摇乎？”张松明明说出，已是极力相就矣。妙

在玄德又用一语漾开去。松曰：“某非卖主求荣，实实是此四字，偏要先辨白一句，亦自觉口重耳。今遇明公，不敢不披沥肝胆。刘季玉虽有益州之地，禀性闇弱，不能任贤用能；加之张鲁在北，时思侵犯，人心离散，思得明主。松此一行，专欲纳款于操^[9]。何期逆贼恣逞奸雄，傲贤慢士，故特来见明公。不打自招，尽情说出。明公先取西川为基，然后北图汉中，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功莫大焉。明公果有取西川之意，松愿施犬马之劳，以为内应。未知钧意若何？”连日殷勤相待，止为要钓他这几句话。玄德曰：“深感君之厚意。奈刘季玉与备同宗，若攻之，恐天下人唾骂。”又推开一句。妙甚。松曰：“大丈夫处世，当努力建功立业，着鞭在先；今若不取，为他人所取，悔之晚矣。”皆是孔明、庞统意中之语，却偏要逼张松口中说出。妙甚。玄德曰：“备闻蜀道崎岖，千山万水，车不能方轨，马不能联辔；虽欲取之，用何良策？”此处方才应承，却便要钓他这本画图出来。

松于袖中取出一图，递与玄德曰：“深感明公盛德，敢献此图。但看此图，便知蜀中道路矣。”孔明用计，至此大事已毕。玄德略展视之，上面尽写着地理行程，远近阔狭，山川险要，府库钱粮，一一俱载明白。松曰：“明公可速图之。松有心腹契友二人：法正、孟达。此二人必能相助，如二人到荆州时，可以心事共议。”又引出两人来一同做贼。玄德拱手谢曰：“青山不老，绿水长存。他日事成，必当厚报。”松曰：“松遇明主，不得不尽情相告，岂敢望报乎？”说罢作别。极似迎宾馆中说分上者，直待临别时，方才一露来意。孔明命云长等护送数十里方回。

张松回益州，先见友人法正。正字孝直，右扶风郡人也，贤士法真之子。松见正，备说：“曹操轻贤傲士，只可同忧，不可同乐。吾已将益州许刘皇叔矣，专欲与兄共议。”轻轻将一国卖与人了。法正曰：“吾料刘璋无能，已有心见刘皇叔久矣。此心相同，又何疑焉？”少顷，孟达至。达字子庆，与法正同乡。达入，见正与松密语。达曰：“吾已知二公之意，将欲献益州耶？”松曰：“是欲如此。兄试猜之，合献与谁？”达曰：“非刘玄德不可。”三人抚掌大笑。做买卖归，又合著伙计了。法正谓松曰：“兄明日见刘璋，当若何？”松曰：“吾荐二公为使，可往荆州。”不用法、孟二人请往，却用松荐之。妙。二人应允。

次日，张松见刘璋，璋问：“干事若何？”松曰：“操乃汉贼，欲篡天下，不可为言。彼已有取川之心。”先将取川诓他。璋曰：“似此如之奈何？”松曰：“松有一谋，使张鲁、曹操必不敢轻犯西川。”不即说是

何计，待他自问。璋曰：“何计？”松曰：“荆州刘皇叔，与主公同宗，仁慈宽厚，有长者风。赤壁鏖兵之后，操闻之而胆裂，何况张鲁乎？主公何不遣使结好，使为外援，可以拒曹操、张鲁矣。”不须玄德自来，却使刘璋去请，亦谓善于卖国矣。璋曰：“吾亦有此心久矣。谁可为使？”松曰：“非法正、孟达不可往也。”璋即召二人入，修书一封，令法正为使，先通情好；次遣孟达领精兵五千，迎玄德入川为援。

正商议间，一人自外突入，汗流满面，大叫曰：“主公若听张松之言，则四十一州郡已属他人矣！”松大惊，视其人，乃西阆中巴人，姓黄，名权，字公衡，现为刘璋府下主簿。黄权后亦从刘备，而此时则忠于刘璋。璋问曰：“玄德与我同宗，吾故结之为援，汝何出此言？”权曰：“某素知刘备宽以待人，柔能克刚，英雄莫敌。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兼有诸葛亮、庞统之智谋，关、张、赵云、黄忠、魏延为羽翼。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刘备安肯伏低做小？与郭嘉之度刘表，其语相同。若以客礼待之，又一国不容二主。今听臣言，则西蜀有泰山之安；不听臣言，主公有累卵之危矣。张松昨从荆州过，必与刘备同谋。其言如见。可先斩张松，后绝刘备，则西川万幸也。”璋曰：“曹操、张鲁到来，何以拒之？”权曰：“不如闭境绝塞，深沟高垒，以待时清。”璋曰：“贼兵犯界，有烧眉之急；若待时清，则是慢计也。”遂不从其言，遣法正行。又一人阻曰：“不可！不可！”璋视之，乃帐前从事官王累也。韩馥欲招袁绍，耿武、关纯谏之；刘璋欲招玄德，而黄权、王累谏之。前后正复相类。累顿首言曰：“主公今听张松之说，自取其祸。”璋曰：“不然。吾结好刘玄德，实欲拒张鲁也。”累曰：“张鲁犯界，乃癣疥之疾；刘备入川，乃心腹之大患。况刘备世之枭雄，先事曹操，便思谋害；后从孙权，便夺荆州。心术如此，安可同处乎？今若召来，西川休矣！”王累之言，更切于黄权，故其后黄权不死，而王累独死。璋叱曰：“再休乱道！玄德是我同宗，他安肯夺我基业？”便教扶二人出。遂命法正便行。

法正离益州，径取荆州，来见玄德。参拜已毕，呈上书信。玄德拆封视之。书曰：

族弟刘璋再拜致书于玄德宗兄将军麾下：久伏电天^[10]，蜀道崎岖，未及赍贡，甚切惶愧。璋闻“吉凶相救，患难相扶”，朋友尚然，况宗族乎？今张鲁在北，旦夕兴兵，侵犯璋界，甚不自安。专人谨奉尺书，上乞钧听。倘念同宗之情，全手足之义，即日兴师，剿灭狂寇，永为唇齿，自有重酬。即以西川酬之。书不尽言，耑候车骑。

玄德看毕大喜，设宴相待法正。酒过数巡，玄德摒退左右，密谓正曰：“久仰孝直英名，张别驾多谈盛德。今获听教，甚慰平生。”前张松初来，再三推调，今日却急于自说矣。前缓后急，变化不同。法正谢曰：“蜀中小吏，何足道哉！盖闻马逢伯乐而嘶，人遇知己而死。张别驾昔日之言，将军复有意乎？”只消将张松语一提，不必更说自家语。玄德曰：“备一身寄客，未尝不伤感而叹息。尚思鸛鹤尚存一枝^[1]，狡兔犹藏三窟，何况人乎？蜀中丰馥之地，非不欲取；奈刘季玉系备同宗，不忍相图。”既言欲得西川，却又假意推调。法正曰：“益州天府之国，非治乱之主，不可居也，今刘季玉不能用贤，此业不久，必属他人。今日自付与将军，不可错失。岂不闻逐兔先得之语乎？将军欲取，某当效死。”前得画图，今又得一乡导。玄德拱手谢曰：“尚容商议。”

当日席散，孔明亲送法正归馆舍。玄德独坐沉吟。庞统进曰：“事当决而不决者，愚人也。主公高明，何多疑耶？”玄德问曰：“以公之意，当复何如？”统曰：“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以得志。益州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今幸张松、法正为内助，此天赐也。何必疑哉？”如范蠡“天以吴赐越”之语。玄德曰：“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谄，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不忍取刘表，正是此意。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庞统笑曰：“主公之言，虽合天理，奈离乱之时，用兵争强，固非一道；若拘执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从权变。且‘兼弱攻昧’、‘逆取顺守’，汤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后，报之以义，封为大国，何负于信？此处说封以大国，后乃欲袭杀之于涪城，何耶？今日不取，终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当铭肺腑。”于是遂请孔明，同议起兵西行。孔明曰：“荆州重地，必须分兵守之。”玄德曰：“吾与庞士元、黄忠、魏延前往西川；军师可与关云长、张翼德、赵子龙守荆州。”孔明应允。取川之谋，惟庞统力劝；取川之事，亦惟庞统任之耳。于是孔明总守荆州；关公拒襄阳要路，当青泥隘口；张飞领四郡巡江；赵云屯江陵，镇公安。玄德令黄忠为前部，魏延为后军，玄德自与刘封、关平在中军，庞统为军师，马步兵五万起程西行。临行时，忽廖化引一军来降。二十七卷中所伏之人，于此处始来。玄德便教廖化辅佐云长，以拒曹操。

是年冬月，引兵望西川进发。行不数程，孟达接着，拜见玄德，说刘益州令某领兵五千远来迎接。玄德使人入益州，先报刘璋。璋便发书告报沿途州郡，供给钱粮。璋欲自出涪城，亲接玄德，即下令准备车乘帐幔，旌旗铠甲，务要鲜明。主簿黄权入谏曰：“主公此去，必被刘备

之害，某食禄多年，不忍主公中他人奸计。望三思之！”既于遣使时谏之，又于出迎时谏之。张松曰：“黄权此言，疏间宗族之义，滋长寇盗之威，实无益于主公。”璋乃叱权曰：“吾意已决，汝何逆吾！”权叩首流血，近前口衔璋衣而谏。璋大怒，扯衣而起。权不放，顿落门牙两个。黄权之齿落，黄权之心尽矣。璋喝左右，推出黄权。权大哭而归。璋欲行，一人叫曰：“主公不纳黄公衡忠言，乃欲自就死地耶！”伏于阶前而谏。璋视之，乃建宁俞元人也，姓李，名恢，叩首谏曰：“切闻君有诤臣，父有诤子。黄公衡忠义之言，必当听从。若容刘备入川，是犹迎虎于门也。”李恢后来亦事玄德，然此时则忠于刘璋。璋曰：“玄德是吾宗兄，安肯害吾？再言者必斩！”叱左右推出李恢。张松曰：“今蜀中文官各顾妻子，不复为主公效力；诸将恃功骄傲，各有外意。不得刘皇叔，则敌攻于外，民攻于内，必败之道也。”偏是卖国之人，反说别人不忠。璋曰：“公所谋深，于吾有益。”次日，上马出榆桥门。人报：“从事王累，自用绳索倒吊于城门之上，一手执谏章，一手仗剑，口称如谏不从，自割断其绳索，撞死于此地。”如此谏法，从来未有。刘璋教取所执谏章观之。其略曰：

益州从事臣王累泣血恳告：窃闻“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昔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言，会盟于武关，为秦所困。今主公轻离大郡，欲迎刘备于涪城，恐有去路而无回路矣。倘能斩张松于市，绝刘备之约，则蜀中老幼幸甚，主公之基业亦幸甚！

刘璋观毕，大怒曰：“吾与仁人相会，如亲芝兰，汝何数侮于吾耶！”王累大叫一声，自割断其索，撞死于地。黄权、李恢之识同于王累，而王累之忠则过于此二人。后人诗叹曰：

倒挂城门捧谏章，
拼将一死报刘璋。
黄权折齿终降备，
矢节何如王累刚！

刘璋将三万人马往涪城来。后军装载资粮钱帛一千馀辆，来接玄德。却说玄德前军已到垫沮。所到之处，一者是西川供给，二者是玄德号令严明，如有妄取百姓一物者斩，于是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百姓扶老携幼，满路瞻观，焚香礼拜。玄德皆用好言抚慰。初来便收拾人心。

却说法正密谓庞统曰：“近张松有密书到此，言于涪城相会刘璋，便可图之。机会切不可失。”张松之计太狠。统曰：“此意且勿言。待二

刘相见，乘便图之。若预走泄，于中有变。”庞统直欲并瞒过玄德。法正乃秘而不言。涪城离成都三百六十里。璋已到，使人迎接玄德。两军皆屯于涪江之上。玄德入城，与刘璋相见，各叙兄弟之情。礼毕，挥泪诉告衷情。初见刘表未尝挥泪，今见刘璋而泪者，以将取其西川，故有所不忍而挥泪也。饮宴毕，各回寨中安歇。璋谓众官曰：“可笑黄权、王累等辈，不知宗兄之心，妄相猜疑。吾今日见之，真仁义之人也。吾得他为外援，又何虑曹操、张鲁耶？非张松则失之矣。”且慢谢，须仔细着。乃脱所穿绿袍，并黄金五百两，令人往成都赐与张松。人言刘璋暗，即此便知其暗。时部下将佐刘瑄、冷苞、张任、邓贤等一班文武官曰：“主公且休欢喜。刘备柔中有刚，其心未可测，还宜防之。”后来此四人皆死于战，可谓璋之忠臣。璋笑曰：“汝等皆多虑，吾兄岂有二心哉！”众皆嗟叹而退。

却说玄德归到寨中，庞统入见曰：“主公今日席上见刘季玉动静乎？”玄德曰：“季玉真诚实人也。”统曰：“季玉虽善，其臣刘瑄、张任等，皆有不平之色，其间吉凶未可保也。刘璋无隙可寻，以手下人为说。以统之计，莫若来日设宴，请季玉赴席，于衣壁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公掷杯为号，就筵上杀之。一拥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劝杀刘璋，孔明必不出此言。玄德曰：“季玉是吾同宗，诚心待吾；二句是宾。更兼吾初到蜀中，恩信未立；二句是主。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公此谋，虽霸者亦不为也。”不曰王者不为，曰霸者亦不为，拒绝之甚。统曰：“此非统之谋，是法孝直得张松密书，言事不宜迟，只在早晚当图之。”言未已，法正入见，曰：“某等非为自己，乃顺天命也。”玄德曰：“刘季玉与吾同宗，不忍取之。”正曰：“明公差矣。若不如此，张鲁与蜀有杀母之仇，必来攻取。明公远涉山川，驱驰士马，既到此地，进则有功，退则无益。若执狐疑之心，迁延日久，大为失计。且恐机谋一泄，反为他人所算。庞统只言取之之利，法正却言不取之害，更进一层。不如乘此天与人归之时，出其不意，早立基业，实为上策。”庞统亦再三相劝。正是：

人主几番存厚道，
才臣一意进权谋。

未知玄德心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傲睨（nì）：傲慢斜视，骄傲。

[2] 阊阖（lú yán）：里巷内外的门。后多借指里巷。

[3] 相如：即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

[4] 伏波：即东汉伏波将军马援。

[5] 仲景：即东汉名医张仲景。

[6] 君平：即西汉著名隐士严遵，字君平，在成都以卜筮为生。

[7] 簪缨：古代官吏的冠饰。比喻显贵。

[8] 蝻（máo）贼：本指吃禾苗的两种害虫。后喻危害人民或国家的人。

[9] 纳款：归顺，降服。

[10] 电天：古代对权位显赫者的敬称。

[11] 鷦鷯（jiāo liáo）尚存一枝：《庄子·逍遥游》：“鷦鷯巢于深林，不过一枝。”此谓像鷦鷯这样的小鸟，也需要依靠一根树枝来安身。

第六十一回

赵云截江夺阿斗 孙权遗书退老瞞

取川者，玄德之心也。然乘刘璋之来迎而袭杀之，以夺其地，不足以服西川之人心，此玄德之所不欲为也。庞统以此劝之，劝之不从，而欲自行之。若孔明处此，必不然矣。是以庞统之智，虽不亚于孔明，而用谲而不失其正，行权而不诡于道，则孔明又在庞统之上欤？

英雄一生出色惊人之事不可多得，得其一，便可传为美谈。今偏不止一番，却有两番，则子龙之截江夺阿斗是也。美云长者，但称其单刀赴会，而不知已有油江赴会一事以为之前焉。美子龙者，但称其长坂救主，而不知又有截江夺主一事以为之后焉。尝历观前史，求其出色惊人者，或代止有其一人，人止有其一事，孰有应接不暇如《三国》者乎？

然则既读《三国》，虽有他书，不敢请矣。

孙夫人在荆，刘备得以孙权之母牵制孙权。若使阿斗入吴，孙权又将以刘备之子牵制刘备矣。英明如夫人，岂不知东吴取阿斗之意，而乃欲携之以归耶？国太病而取夫人，似也；其取阿斗，则非国太之意可知也。取阿斗非国太之意，则取夫人亦未必为国太之意可知也，而夫人曾不察焉。然则由前而观，不愧为女丈夫；由后而观，依然女子之见耳。

荀彧之死，或以杀身成仁美之者，非也。初之劝操取兖州，则比之于高、光；继之劝操战官渡，则比之于楚、汉。凡其设策定计，无非助操僭逆之谋。杜牧讥其教盗穴墙发柜者，诚为至论矣。既以盗贼之事教之，后乃忽以君子之论谏之，何其前后之相谬耶？盖彧之失在从操之初，而欲盖之以晚节，毋乃为识者所笑？

父兄创业以貽子弟固难，子弟能承父兄之业尤难。当曹操讨董卓之时，与孙坚并列，权特操之后辈耳。操之言曰：“生子当如孙仲谋。”隐然以前辈自居，而以后辈目权也。然袁术以年少轻孙策，而曹操正以年少重孙权，此老奸识英雄之眼，又非他人可及。

孙权之击合淝，宋谦死焉，太史慈又死焉。至于濡须而独能屡胜，何也？盖东吴之兵长于自守，而短于攻取。合淝攻取之兵也，濡须则自

守之兵也。以攻取，则一城不能拔；以自守，虽四十万之众可以却之。其亦长短之势有异乎？

前回与后回，皆叙玄德入川之事，而此回忽然放下西川更叙荆州，放下荆州更叙孙权，复因孙权夹叙曹操。盖阿斗为西川四十余年之帝，则取西川为刘氏大关目，夺阿斗亦刘氏大关目也。至于迁秣陵，应王气，为孙氏僭号之由；称魏公，加九锡，为曹氏僭号之本。而曹操梦日，孙权致书，互相畏忌，又鼎足三分一大关目也。以此三大关目，为此书半部中之眼。又妙在西川与荆州分作两边写，曹操与孙权合在一处写，叙事用笔之精，直与腐史不相上下。

却说庞统、法正二人劝玄德就席间杀刘璋，西川唾手可得，玄德曰：“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决不可行。”二人再三说之，玄德只是不从。次日，复与刘璋宴于城中，彼此细叙衷曲，情好甚密。酒至半酣，庞统与法正商议曰：“事已至此，由不得主公了。”便教魏延登堂舞剑，乘势杀刘璋。如范增之遣项庄。延遂拔剑进曰：“筵间无以为乐，愿舞剑为戏。”庞统便唤众武士入，列于堂下，只待魏延下手。刘璋手下诸将，见魏延舞剑筵前，又见阶下武士，手按刀靶，直视堂上，从事张任亦掣剑舞曰：“舞剑必须有对，某愿与魏将军同舞。”如项伯之对项庄。二人对舞于筵前。魏延目视刘封，封亦拔剑助舞。于是刘瓚、冷苞、邓贤各掣剑出曰：“我等当群舞，以助一笑。”鸿门宴上，舞剑只有一人，今却有无数项庄、项伯，更是奇绝。玄德大惊，急掣左右所佩之剑，立于席上曰：“吾兄弟相逢痛饮，并无疑忌。又非鸿门会上，何用舞剑？不弃剑者立斩！”刘璋亦叱曰：“兄弟相聚，何必带刀？”命侍卫者尽去佩剑。众皆纷然下堂。玄德唤诸将士上堂，以酒赐之。鸿门宴上，止赐樊哙卮酒，今却有无数樊哙，更是奇绝。曰：“吾弟兄同宗骨血，共议大事，并无二心。汝等勿疑。”诸将皆拜谢。刘璋执玄德之手而泣曰：“吾兄之恩，誓不敢忘。”二人欢饮，至晚而散。玄德归寨，责庞统曰：“公等奈何欲陷备于不义耶？今后断勿为此。”庞统、法正之谋太急，不如玄德之缓。急则不免于忽，缓则不失为仁。统嗟叹而退。

却说刘璋归寨，刘瓚等曰：“主公见今日席上光景乎？不如早回，免生后患。”刘璋曰：“吾兄刘玄德，非比他人。”众将曰：“虽玄德无此心，他手下人皆欲吞并西川，以图富贵。”从来帝王事业，多是手下人成之。璋曰：“汝等无间吾兄弟之情。”遂不听，自与玄德欢叙。忽报张鲁整顿兵马，将犯葭萌关。刘璋便请玄德往拒之。玄德慨然领诺，即日引本部兵，望葭萌关去了。众将劝刘璋令大将紧守各处关隘，以防玄德兵变。为后文取涪关张本。璋初时不从，后因众人苦劝，乃令白水都督

杨怀、高沛二人，守把涪水关，刘璋自回成都。玄德到葭萌关，严禁军士，广施恩惠，以收民心。玄德不欲遽杀刘璋，亦为收民心故耳。先收民心，而后取西川，此是玄德主意。

早有细作报入东吴，吴侯孙权会文武商议。顾雍进曰：“刘备分兵远涉，出险而去，未易往还。何不差一军，先截川口，断其归路，后尽起东吴之兵，一鼓而下荆襄，此不可失之机会也。”此计但说得好听，须知荆州有孔明、关、张、赵云守之，未易得取也。权曰：“此计大妙！”正商议间，忽屏风后一人大喝而出曰：“进此计者可斩之！欲害吾女之命耶？”刘表屏风后之一人，是玄德难星；孙权屏风后之一人，是玄德救星。众惊视之，乃吴国太也。国太怒曰：“吾一生惟有一女，嫁与刘备。今若动兵，吾女性命如何！”前为孙夫人不欲杀玄德，今又为孙夫人不欲取荆州。因叱孙权曰：“汝掌父兄之业，坐领八十一州，尚自不足，乃顾小利而不念骨肉！”孙权喏喏连声，答曰：“老母之训，岂敢有违。”遂叱退众官。国太恨恨而入。

孙权立于轩下，自思：“此机会一失，荆、襄何日可得？”孙权此时还当埋怨周郎。正沉吟间，只见张昭入问曰：“主公有何忧疑？”孙权曰：“正思适间之事。”张昭曰：“此极易也：今差心腹将一人，只带五百军，潜入荆州，下一封密书与郡主，只说国太病危，欲见亲女，若国太听得咒他，又当着恼。取郡主星夜回东吴。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教带来。那时玄德定把荆州来换阿斗。前日折了一个夫人，今日却要赢他一个公子。如其不然，一任动兵，更有何碍？”权曰：“此计大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最有胆量。自幼穿房入户，多随吾兄。今可差他去。”昭曰：“切勿漏泄，只此便令起行。”于是密遣周善，将五百人，扮为商人，分作五船。后来吕蒙亦使人扮作客商，今却于此处先有一引子。更诈修国书，以备盘诘；船内暗藏兵器。周善领命，取荆州水路而来。

船泊江边，善自入荆州，令门吏报孙夫人，夫人命周善入。善呈上密书。夫人见说国太病危，洒泪动问。不是太太要归神，却是哥哥会捣鬼。周善拜诉曰：“国太好生病重，旦夕只是思念夫人。倘去得迟，恐不能相见。就教夫人带阿斗去见一面。”阿斗不是孙夫人养的，既非国太亲外孙，如何要见？只此便可知其撒谎。夫人曰：“皇叔引兵远出，我今欲回，须使人知会军师，方可以行。”周善曰：“若军师回言道，须报知皇叔，候了回命，方可下船，如之奈何？”夫人曰：“若不辞而去，恐有阻挡。”周善曰：“大江之中，已准备下船只，只今便请夫人上车出

城。”孙夫人听知母病危急，如何不慌？便将七岁孩子阿斗载在车中；昔日长坂坡前，亏了一个死夫人保来；今日荆州城里，几被一个活夫人取去。随行带三十余人，各跨刀剑，上马离荆州城，便来江边上船。府中人欲报时，孙夫人已到沙头镇，下在船中了。

周善方欲开船，只听得岸上有人大叫：“且休开船，容与夫人钱行！”视之，乃赵云也。来得突兀。○阿斗曾做赵云怀中之物，今日此去，如取其怀而夺之矣。原来赵云巡哨方回，听得这个消息，吃了一惊。只带四五骑，旋风般沿江赶来。前吴将追夫人是旱路，今子龙追夫人是水路。前是以旱追旱，今是以旱追水。前有六将，今只一人。周善手执长戈，大喝曰：“汝何人，敢当主母！”叱令军士一齐开船，各将军器出来，摆列在船上。风顺水急，船皆随流而去。赵云沿江赶叫：“任从夫人去，只有一句话拜禀。”周善不睬，只催船速进。赵云沿江赶到十馀里，忽见江滩斜缆一只渔船在那里。赵云弃马执枪，跳上渔船，只两人驾船前来，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赶。渔船只取得鱼，今却借他取一小龙，可谓小材大用。周善教军士放箭。赵云以枪拨之，箭皆纷纷落水。离大船悬隔丈馀，吴兵用枪乱刺。赵云弃枪在小船上，掣所佩青釭剑在手，分开枪搠，望吴船涌身一跳，早登大船。此一跃之功，抵得长坂坡十战。吴兵尽皆惊倒。赵云入舱中，见夫人抱阿斗于怀中，若非昔日在子龙怀中，安得今日在夫人怀中。喝赵云曰：“何故无礼！”云插剑声喏曰：“主母欲何往？何故不令军师知会？”夫人曰：“我母亲病在危笃，无暇报知。”云曰：“主母探病，何故带小主人去？”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荆州无人看觑。”云曰：“主母差矣！主人一生，只有这点骨血。极似糜夫人对子龙语。小将在当阳长坂坡百万军中救出，今日夫人却欲抱将去，是何道理？”有得他说，说得嘴响。夫人怒曰：“量汝只是帐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云曰：“夫人要去便去，只留下小主人。”夫人喝曰：“汝半路辄入船中，必有反意！”宛然是昔日叱喝徐盛、丁奉面孔。云曰：“若不留下小主人，纵然万死，亦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掣，子龙前番救阿斗，是杀着男将；今番夺阿斗，却撞着女兵。被赵云推倒，就怀中夺了阿斗，抱出船头上。何等爽快。欲要傍岸，又无帮手；欲要行凶，又恐碍于道理，进退不得。夫人喝侍婢夺阿斗，赵云一手抱定阿斗，前做了男赠嫁，今却做了雄乳娘。一手仗剑，人不敢近。周善在后梢挟住舵，只顾放船下水。风顺水急，望中流而去。赵云孤掌难鸣，只护得阿斗，安能移舟傍岸。

正在危急，忽见下流头港内，一字儿使出十馀只船来，船上磨旗擂鼓¹。赵云自思：“今番中了东吴之计！”不独子龙着急，读者至此，亦

替子龙着急。只见当头船上一员大将，手执长矛，高声大叫：“嫂嫂留下侄儿去！”先闻其声。原来张飞巡哨听得这个消息，急来油江夹口，正撞着吴船，急忙截住。后见其人。当下张飞提剑跳上吴船。周善见张飞上船，提刀来迎，被张飞手起一剑砍倒，提头掷于孙夫人前。一颗人头，权当叔叔饯行之礼。夫人大惊曰：“叔叔何故无礼？”张飞曰：“嫂嫂不以俺哥哥为重，私自归家，这便无礼。”快人快语。夫人曰：“吾母病重，甚是危急，若等你哥哥回报，须误了我事。若你不放我回去，我情愿投江而死！”张飞与赵云商议：“若逼死夫人，非为臣下之道。只护着阿斗过船去罢。”前日夫妇归荆，追之者意不在妇而在夫；今日母子归吴，追之者意不在母而在子。乃谓夫人曰：“俺哥哥大汉皇叔，也不辱没嫂嫂。今日相别，若思哥哥恩义，早早回来。”说罢，抱了阿斗，自与赵云回船，东吴许多将佐，追不得刘备转去；今只张、赵二人，却夺得阿斗转来。放孙夫人五只船去了。后人诗赞子龙曰：

昔年救主在当阳，
今日飞身向大江。
船上吴兵皆胆裂，
子龙英勇世无双！

又有诗赞翼德曰：

长坂桥边怒气腾，
一声虎啸退曹兵。
今朝江上扶危主，
青史应传万载名。

二人欢喜回船。行不数里，孔明引大队船只接来，前写张、赵，今写孔明。若孔明此时不来，便疏漏矣。见阿斗已夺回，大喜。三人并马而归。孔明自申文书往葭萌关，报知玄德。

却说孙夫人回吴，具说张飞、赵云杀了周善，截江夺了阿斗。孙权大怒曰：“今吾妹已归，与彼不亲，杀周善之仇，如何不报！”唤集文武，商议起军攻取荆州。此处只叙孙权取荆州之谋，便不叙母女怎生相见，并真病假病缘故，此省笔之法。正商议调兵，忽报曹操起军四十万，来报赤壁之仇。曹操起兵，不向曹操一边叙来，却在孙权一边听得，又省笔之法。孙权大惊，且按下荆州，商议拒敌曹操。人报长史张紘辞疾回家，今已病故，有哀书上呈。权拆视之，书中劝孙权迁居秣陵，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气，可速迁于此，以为万世之业。为后文称帝

张本。孙权览书大哭，谓众官曰：“张子纲劝吾迁居秣陵，吾如何不从！”即命迁治建业，筑石头城。石头城自此而始。吕蒙进曰：“曹操兵来，可于濡须水口筑坞以拒之。”诸将皆曰：“上岸击贼，跣足入船，何用筑城？”蒙曰：“兵有利钝，战无必胜。如猝然遇敌，步骑相促，人尚不暇及水，何能入船乎？”能守而后能战，有备而后无患，吕蒙可谓善计。权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子明之见甚远。”便差军数万筑濡须坞。晓夜并工，刻期告竣。以下按过孙权，接叙曹操。

却说曹操在许都，威福日甚。长史董昭进曰：“自古以来，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虽周公、吕望，莫可及也。栉风沐雨三十余年^[2]，扫荡群凶，与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岂可与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锡以彰功德。”董昭前请迁都许昌，今又请加九锡，全乎为曹操腹心者也。不想食淡人，偏不肯淡。你道那九锡？一，车马；大辂、戎辂各一。大辂，金车也。戎辂，兵车也。玄牡二驷，黄马八匹。二，衣服；袞冕之服，赤舄副焉。袞冕，王者之服；赤舄，朱履也。三，乐悬^[3]；乐悬，王者之乐也。四，朱户；居以朱户，红门也。五，纳陛^[4]；纳陛以登。陛，阶也。六，虎贲；虎贲三百人，守门之军也。七，鈇钺；鈇钺各一。鈇，即斧也。钺，斧属。八，弓矢；彤弓一，彤矢百。彤，赤色也。旅弓十，旅矢千。旅，黑色也。九，秬鬯圭瓚^[5]。秬鬯一卣，圭瓚副焉。秬，黑色也。鬯，香酒，灌地以求神于阴。卣，中樽也。圭瓚，宗庙祭器，以祀先王也。

侍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兴义兵，匡扶汉室，当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荀彧向为曹操心腹，今日忽然作此等语，是教曹操以淡也。董昭淡而不淡，荀彧不淡而假淡，可发一笑。曹操闻言，勃然变色。董昭曰：“岂可以一人而阻众望？”遂上表请尊操为魏公，加九锡。操愿书墓道曰“曹侯之墓”，今则与此言大不相同。荀彧叹曰：“吾不想今日见此事！”操闻，深恨之，以为不助己也。

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兴兵下江南，就命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杀己之心，托病止于寿春。忽曹操使人送饮食一盒至，曹操有九锡，荀彧只有一锡。盒上有操亲笔封记。开盒视之，并无一物。彧会其意，遂服毒而亡。汉文帝赐食于周亚夫而不设箸，是犹有食也。今操以空盒赐荀彧，是并食亦无有矣。明是使彧绝食之意，彧安得不死乎？年五十岁。后人诗叹曰：

文若才华天下闻，
可怜失足在权门。

后人休把留侯比^[6]，
临没无颜见汉君。

其子荀恽，发哀书报曹操。操甚懊悔，命厚葬之，谥曰敬侯。

且说曹操大军至濡须，先差曹洪领三万铁甲马军，哨至江边。回报云：“遥望沿江一带，旗幡无数，不知兵聚何处。”方见藏兵在坞之妙。操放心不下，自领兵前进，就濡须口摆开军阵。操领百余人，上山坡遥望战船，各分队伍，依次摆列；旗分五色，兵器鲜明。当中大船上青罗伞下，坐着孙权。左右文武侍立两边。操以鞭指曰：“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景升儿子，豚犬耳^[7]！”刘琮降操而操薄之，孙权拒操而操嘉之。奸雄赏鉴，亦自不凡。忽一声响动，南船一齐飞奔过来。濡须坞内又一军出，冲动曹兵。曹操军马退后便走，止喝不住。忽有千百骑赶到山边，为首马上一人，碧眼紫髯，众人认得正是孙权。权自引一队马军来击曹操。操大惊，急回马时，东吴大将韩当、周泰，两骑马直冲将上来。操背后许褚纵马舞刀，敌住二将，曹操得脱归寨。许褚与二将战三十合方回。操军一败。

操回寨，重赏许褚，责骂众将：“临敌先退，挫吾锐气！后若如此，尽皆斩首！”是夜二更时分，忽寨外喊声大震。操急上马，见四下里火起。赤壁之火，于此再见。却被吴兵劫入大寨，杀至天明，曹兵退五十馀里下寨。操军再败。操心中郁闷，闲看兵书。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法，岂不知兵贵神速乎？丞相起兵，迁延日久，故孙权得以准备，夹濡须水口为坞，难于攻击，不若且退兵还许都，别作良图。”操不应。不应便有退心。程昱出。

操伏几而卧，忽闻潮声汹涌，如万马争奔之状。操急视之，见大江中推出一轮红日，光华射目；仰望天上，又有两轮太阳对照。日而有三，正应鼎足之象。忽见江心那轮红日，直飞起来，坠于寨前山中，其声如雷。猛然惊觉，原来在帐中做了一梦。正征战时，忽然叙却一梦，一部《三国》皆当作如是观。帐前军报道午时。曹操教备马，引五十馀骑，径奔出寨，至梦中所见落日山边。正看之间，忽见一簇人马，当先一人金盔金甲。操视之，乃孙权也。孙权之母梦日而生权，曹操之梦正与权母之梦相合。三十八回中事，于此照应出来。权见操至，也不慌忙，在山上勒住马，以鞭指操曰：“丞相坐镇中原，富贵已极，何故贪心不足，又来侵我江南？”操答曰：“汝为臣下，不尊王室。吾奉天子诏，特来讨汝！”孙权笑曰：“此言岂不羞乎？天下岂不知你挟天子令诸侯？吾非不尊汉朝，正欲讨汝以正国家耳！”孙权题目，亦自正大。操

大怒，叱诸将上山捉孙权。忽一声鼓响，山背后两彪军出：右边韩当、周泰，左边陈武、潘璋。四员将带三千弓弩手乱射，矢如雨发。操急引众将回走。背后四将赶来甚急。赶到半路，许褚引众虎卫军敌住，救回曹操。操军三败。吴兵齐奏凯歌，回濡须去了。

操还营自思：孙权非等闲人物。红日之应，久后必为帝王。正与秣陵王气相应。于是心中有退兵之意，又恐东吴耻笑，进退未决。两边又相拒了月馀，战了数场，互相胜负。省却无数笔墨。直至来年正月，春雨连绵，水港皆满，军士多在泥水之中，困苦异常。赤壁连环之舟，水中如在岸上；濡须雨后之兵，岸上如在水中。操心甚忧。当日正在寨中，与众谋士商议。或劝操收兵；或云目今春暖，正好相持，不可退归。操犹豫未定，忽报东吴有使赍书到。操启视之。书略曰：

孤与丞相，彼此皆汉朝臣宰。丞相不思报国安民，乃妄动干戈，残虐生灵，岂仁人之所为哉！即日春水方生，公当速去。如其不然，复有赤壁之祸矣。公宜自思焉。

书背后又批两行云：

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以权为英雄，权亦以操为英雄，正是两心相照。

曹操看毕，大笑曰：“孙仲谋不欺我也。”操畏权，权亦畏操。若云不畏，便是欺人之语。重赏来使，遂下令班师，命庐江太守朱光镇守皖城，自引大军回许昌。赤壁以遇火而退，濡须以遇水而归，前后遥遥相映。孙权亦收军回秣陵。

权与众将商议：“曹操虽然北去，刘备尚在葭萌关未还，何不引拒曹操之兵，以取荆州？”张昭献计曰：“且未可动兵。某有一计，使刘备不能再还荆州。”正是：

孟德雄兵方退北，
仲谋壮志又图南。

不知张昭说出甚计来，且看下文分解。

[1] 磨旗：摇旗，挥动旗帜。

[2] 栉风沐雨：风梳发，雨洗头。形容奔波劳苦。

[3] 乐悬：指悬挂的钟磬类乐器。

[4] 纳陛：“九錫”之一。凿殿基为登升的陛级，纳之于檐下，不使尊者露而升，故名。

[5] 秬鬯（jù chāng）：古代以黑黍和郁金香草酿造的酒，用于祭祀降神及赏赐有功的诸侯。圭瓚：古代的一种玉制酒器，形状如勺，以圭为柄，用于祭祀。

[6] 留侯：即汉高祖刘邦的谋臣张良，封留侯。

[7] 豚犬：猪和狗。

第六十二回

取涪关杨高授首 攻雒城黄魏争功

读前回而见孙与刘之相离，读此回而见备与璋之相恶。一取妹而一夺子，孙、刘之所以离也；一吝粮而一毁书，璋、备之所以恶也。然孙、刘之离者，可以复合；而璋、备之恶者，不可以复合。何也？璋既迎备，则已有不能更拒之势，招之来而又欲麾之去，则首鼠两端，而衅必起矣。备既入川，则已有不能不取之势，入其境而不忍取其地，则进退维谷，而祸及身矣。总之，召虎易而遣虎难，入险易而出险难耳。

玄德初以徐州为家，而布夺之，操又夺之。继以荆州为家，而操争之，权又争之。惟至于西川，则真为玄德之家矣。然其受陶谦之让，而不受刘表之让者，怨于徐州之得而复失，故重发于刘表也。不夺同宗之荆，而独夺同宗之益者，怨于荆州之迟而滋议，故不得复重发于刘璋也。此其先后迟速之机，因时而变者然也。

庞统之计三：一曰取成都，二曰取涪关，三曰回荆州。夫回荆州则是无策矣，不可谓之下策也。统之意，本以袭杀刘璋于初迎之时为上计，而自葭萌取成都为中计，自葭萌取涪关为下计。玄德之从其中，犹是从其下耳。然杀刘璋而急取之，则人心不附，而抚之也难。不杀刘璋而缓取之，则人心可服，而享之也固。是取乎其下者，乃其所以为上计欤？

观于张肃、张松，而有慨于兄弟之间也。一则卖主求荣，而不告其兄；一则惧祸及己，而不顾其弟。在同胞之兄弟且然，而况备与璋之以同宗通谱者耶？读书至此，为之三叹。

玄德其不用壮而善于用老者乎？急于取川者，壮罔之谋也；缓于取川者，老成之算也。魏延以壮而败，黄忠以老而胜。老成则吉，壮罔则凶。为将之道固然，将将者用兵之道，何独不然？

有以闲笔为伏笔者：正当干戈争斗之时，忽有一紫虚上人，如古木寒鸦，苍岩怪石，此极忙中之闲笔也。乃涪关之役，庞统未死，孔明未来，而紫虚早有“一凤坠地，一龙升天”之语，则已为后文伏笔也。与云

长在镇国寺中见普静和尚，玄德在南漳庄上见水镜先生一样笔墨。

文有正笔，有奇笔。如玄德之杀杨、高，士元之取涪关，刘瑄之谒紫虚，冷苞之议决水，皆以次而及者也，正笔也。如黄忠之救魏延，玄德之入敌寨，魏延之捉冷苞，法正之见彭姜，皆突如其来者也，奇笔也。正笔发明在前，奇笔推原在后；正笔极其次第，奇笔极其突兀：可谓叙事妙品。

却说张昭献计曰：“且休要动兵。若一兴师，曹操必复至。不如修书二封：一封与刘璋，言刘备结连东吴，共取西川，使刘璋心疑而攻刘备；一封与张鲁，教进兵向荆州来。着刘备首尾不能救应。我然后起兵取之，事可谐矣。”前者玄德欲救孙权而致书于马超，是不救之救；今者孙权欲图刘备而致书于璋、鲁，是不图之图。权从之，即发使二处去讫。

且说玄德在葭萌关日久，甚得民心。忽接得孔明文书，知孙夫人已回东吴。又闻曹操兴兵犯濡须，乃与庞统议曰：“曹操击孙权，操胜必将取荆州，权胜亦必取荆州矣。为之奈何？”庞统曰：“主公勿忧。有孔明在彼，料想东吴不敢犯荆州。主公可驰书去刘璋处，只推：‘曹操攻击孙权，权求救于荆州。吾与孙权唇齿之邦，不容不相援。张鲁自守之贼，决不敢来犯界。吾今欲勒兵回荆州，与孙权会同破曹操。孙权之书，以刘备结东吴为名；玄德之书，又以东吴求刘备为说。大家借题，互相欺诌，正是一对空头。奈兵少粮缺。望推同宗之谊，速发精兵三、四万，行粮十万斛相助。请勿有误。’若得军马钱粮，却另作商议。”此处不即说明。玄德从之，遣人往成都，来到关前。杨怀、高沛闻知此事，遂教高沛守关，杨怀同使者入成都，见刘璋呈上书信。刘璋看毕，问杨怀：“为何亦同来。”杨怀曰：“专为此书而来。刘备自从入川，广布恩德，以收民心，其意甚是不善。今求军马钱粮，切不可与。如若相助，是把薪助火也。”刘璋曰：“吾与玄德有兄弟之情，岂可不助？”一人出曰：“刘备枭雄，久留于蜀而不遣，是纵虎入室矣。今更助之以军马钱粮，何异与虎添翼乎？”一以备为火，一以备为虎。谁知火已炽，不可灭；虎已入，不可出乎？众视其人，乃零陵烝阳人，姓刘名巴，字子初。刘璋闻刘巴之言，犹豫未决。黄权又复苦谏。璋乃量拨老弱军四千，米一万斛，发书遣使报玄德。是授之以隙矣。仍令杨怀、高沛紧守关隘。

刘璋使者到葭萌关见玄德，呈上回书。玄德大怒曰：“吾为汝御敌，费力劳心。汝今积财吝赏，何以使士卒效命乎？”遂扯毁回书，大

骂而起。正欲寻闹，得出一书，便好翻转面皮。使者逃回成都。庞统曰：“主公只以仁义为重，今日毁书发怒，前情尽弃矣！”玄德曰：“如此当若何？”庞统曰：“某有三条计策，请主公自择而行。”玄德问：“那三条计？”统曰：“只今便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此为上计。若就席间杀刘璋，则此又其中计矣。杨怀、高沛乃蜀中名将，各仗强兵拒守关隘。今主公佯以回荆州为名，二将闻知必来相送，就送行处擒而杀之。夺了关隘，先取涪城，然后却向成都，此中计也。此中计，凤雏已为下计矣。退还白帝，连夜回荆州，徐图进取，此为下计。若弃葭萌而归，此玄德所必不愿也。庞统特以此句激之，欲其行上二计耳。若沉吟不去，将至大困，不可救矣。”又逼一句，然实是确话。玄德曰：“军师上计太促，下计太缓，中计不迟不疾，可以行之。”玄德不用上计，而用中计，犹有不忍之心。

于是发书致刘璋，只说“曹操令部将乐进引兵至青泥镇，众将抵敌不住，吾当亲往拒之，不及面会，特书相辞”。书至成都，张松听得说刘玄德欲回荆州，只道是真心。玄德此时不曾知会得张松。乃修书一封，欲令人送与玄德。却值亲兄广汉太守张肃到，松急藏书于袖中，与肃相陪说话。肃见松神情恍惚，心中疑惑。松取酒与肃共饮，献酬之间，忽落此书于地。画图藏得甚紧，手书何故不密。被肃从人拾得。席散后，从人以书呈肃。肃开视之。书略曰：

松昨进言于皇叔，并无虚谬，何乃迟迟不发？逆取顺守，古人所贵。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何故欲弃此而回荆州乎？使松闻之，如有所失。书呈到日，疾速进兵。松当为内应，万勿自误。

张肃见了，大惊曰：“吾弟作灭门之事，不可不首。”连夜将书见刘璋，具言弟张松与刘备同谋，欲献西川。刘璋大怒曰：“吾并未尝薄待他，何故欲谋反！”一向尚在梦中。遂下令捉张松全家，尽斩于市。后人有诗叹曰：

一览无遗世所稀，
谁知书信泄天机。
未观玄德兴王业，
先向成都血染衣。

刘璋既斩张松，聚集文武商议曰：“刘备欲夺吾基业，当如之何？”黄权曰：“事不宜迟，即便差人告报各处关隘，添兵把守，不许放荆州一人一骑入关。”璋从其言，星夜驰檄各关去讫。若依庞统上计，则各关未

必费力。

却说玄德提兵回涪城，先令人报上涪水关，请杨怀、高沛出关相别。杨、高二将闻报，商议曰：“玄德此回若何？”高沛曰：“玄德合死。我等各藏利刀在身，就送行处刺之，以绝吾主之患。”庞统正欲于送行时杀二将，二将亦欲于送行时刺玄德，彼此正是同心，但二将知己不知彼耳。杨怀曰：“此计大妙。”二人只带随行二百人，出关送行，其余并留在关上。玄德大军尽发。前至涪水之上，庞统在马上谓玄德曰：“杨怀、高沛若欣然而来，可提防之。此句是主。若彼不来，便起兵径取其关，不可迟缓。”此句是宾。正说间，忽起一阵旋风，把马前“帅”字旗吹倒。不必风旗告变，庞统已知之矣。玄德问庞统曰：“此何兆也？”统曰：“此警报也，杨怀、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宜善防之。”玄德乃身披重铠，自佩宝剑防备。人报杨、高二将前来送行。玄德令军马歇定。庞统吩咐魏延、黄忠：“但关上来的军士，不问多少，马步军兵，一个也休放回。”为下文赚关之用。二将得令而去。

却说杨怀、高沛二人身边各藏利刀，带二百军兵，牵羊送酒，直至军前。见并无准备，心中暗喜，以为中计。入至帐下，见玄德正与庞统坐于帐中。二将声喏曰：“闻皇叔远回，特具薄礼相送。”遂进酒劝玄德。玄德曰：“二将军守关不易，当先饮此杯。”玄德不肯自饮，教他先饮，是玄德谨慎提防处。二将饮酒毕，玄德曰：“吾有密事，与二将军商议，闲人退避。”遂将带来二百人，尽赶出中军。玄德叱曰：“左右与吾捉下二贼！”帐后刘封、关平应声而出。杨、高二人急待争斗，刘封、关平各捉住一人。玄德喝曰：“吾与汝主是同宗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谋，离间亲情！”庞统叱左右搜其身畔，果然各搜出利刀一口。亦将舞剑以助一笑乎？统便喝斩二人，玄德还犹未决，统曰：“二人本意欲杀吾主，罪不容诛！”遂叱刀斧手斩杨怀、高沛于帐前。黄忠、魏延早将二百人先自捉下，不曾走了一个。玄德唤入，各赐酒压惊。善买人心。玄德曰：“杨怀、高沛离间吾兄弟，又藏利刀行刺，故行诛戮，尔等无罪，不必惊疑。”众各拜谢。庞统曰：“吾今即用汝等引路，带吾军取关，各有重赏。”不欲走透一人，正为此耳。众皆应允。

是夜，二百人先行，大军随后。前军至关下叫曰：“二将军有急事回，可速开关。”城上听得是自家军，即时开关。大军一拥而入，兵不血刃，得了涪关。只杀得两人，甚不费力。蜀兵皆降，玄德各加重赏。随即分兵前后守把。次日劳军，设宴于公厅。玄德酒酣，顾庞统曰：“今日之会，可为乐乎？”未免露出真情。○玄德在刘表席间醉后失

言，于此复见。庞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闻昔日武王伐纣，作乐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欤？以纣比刘璋，亦拟之非其伦，确是醉话。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退。”庞统大笑而起。亦有醉意。左右亦扶玄德入后堂。睡至半夜，酒醒，左右以逐庞统之言告知玄德，玄德大悔。次早，穿衣升堂，请庞统谢罪曰：“昨日酒醉，言语触犯，幸勿挂怀。”庞统谈笑自若。玄德曰：“昨日之言，惟吾有失。”庞统曰：“君臣俱失，何独主公？”一语冰释，庞统亦妙。玄德亦大笑，其乐如初。

却说刘璋闻玄德杀了杨、高二将，袭了涪水关，大惊曰：“不料今日果有此事。”始信王累之言。遂聚文武，问退兵之策。黄权曰：“可连夜遣兵屯雒县，塞住咽喉之路。刘备虽有精兵猛将，不能过也。”璋遂令刘瑁、冷苞、张任、邓贤点五万大军，星夜往守雒县，以拒刘备。四将行兵之次，刘瑁曰：“吾闻锦屏山中有一异人，道号紫虚上人，知人生死贵贱。吾辈今日行军，正从锦屏山过，何不试往问之？”正厮杀时，忽见一世外之人。张任曰：“大丈夫行兵拒敌，岂可问于山野之人乎？”是大丈夫语。瑁曰：“不然。圣人云：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吾等问于高明之人，当趋吉避凶。”既一心为主，又何趋避之有。于是四人引五六十骑至山下，问径樵夫。樵夫指高山绝顶上，便是上人所居。四人上山至庵前，见一道童出迎。极与水镜庄上仿佛。问了姓名，引入庵中。只见紫虚上人坐于蒲墩之上。四人下拜，求问前程之事。紫虚上人曰：“贫道乃山野废人，岂知休咎？”刘瑁再三拜问，紫虚遂命道童取纸笔，写下八句言语，付与刘瑁。其文曰：

左龙右凤，飞入西川。
雏凤坠地，为落凤坡伏笔。卧龙升天。
一得一失，天数当然。
见机而作，勿丧九泉。

刘瑁又问曰：“吾四人气数如何？”紫虚上人曰：“定数难逃，何必再问！”四人无一生遗，亦先伏下一笔。瑁又请问时，上人眉垂目合，恰似睡着的一般，并不答应。四人下山。刘瑁曰：“仙人之言，不可不信。”张任曰：“此狂叟也，听之何益。”张任不降之意，于此已决。遂上马前行。既至雒县，分调人马，守把各处关隘口。刘瑁曰：“雒城乃成都之保障，失此则成都难保。吾四人公议，着二人守城，二人去雒县前面，依山傍险，扎下两个寨子，勿使敌兵临城。”冷苞、邓贤曰：“某愿往结寨。”刘瑁大喜，分兵二万，与冷、邓二人，离城六十里下寨。

玄德以二将当先，刘璋亦有二将当先。刘瑄、张任守护雒城。

却说玄德既得涪水关，与庞统商议进取雒城。人报刘璋拨四将前来，即日冷苞、邓贤领二万军离城六十里，扎下两个大寨。玄德聚众将问曰：“谁敢建头功，去取二将寨栅？”老将黄忠应声出曰：“老夫愿往。”写黄忠不异廉颇、马援。玄德曰：“老将军率本部人马，前至雒城，如取得冷苞、邓贤营寨，必当重赏。”黄忠大喜，即领本部兵马，谢了要行。矍铄哉是翁。忽帐下一人出曰：“老将军年纪高大，如何去得？小将不才愿往。”玄德视之，乃是魏延。黄忠曰：“我已领下将令，你如何敢搀越^[2]？”魏延曰：“老者不以筋骨为能。吾闻冷苞、邓贤乃蜀中名将，血气方刚，恐老将军近他不得，岂不误了主公大事？魏延激恼黄忠，则黄忠之成功愈必。因此愿相替，本是好意。”黄忠大怒曰：“汝说吾老，敢与我比试武艺么？”此处黄忠欲与魏延比试，后文关公欲与马超比武，前后相映。魏延曰：“就主公之前，当面比试。赢得的便去，何如？”黄忠遂趋步下阶，便叫小校将刀过来。人虽老，宝刀不老。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今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两虎相斗，必有一伤。须误了我大事。吾与你二人劝解，休得争论。”庞统曰：“汝二人不必相争。即今冷苞、邓贤下了两个营寨。今汝二人自领本部军马，各打一寨。如先夺得者，便为头功。”赢者便为壮，输者便为老。于是分定黄忠打冷苞寨，魏延打邓贤寨。二人各领命去了。庞统曰：“此二人去，恐于路上相争，主公可自引军为后应。”预知魏延必争黄忠之功。玄德留庞统守城，自与刘封、关平引五千军，随后进发。

却说黄忠归寨，传令来日四更造饭，五更结束，平明进兵，取左边山谷而进。魏延却暗使人探听黄忠甚时起兵。探事人回报：“来日四更造饭，五更起兵。”魏延暗喜，吩咐众军士二更造饭，三更起兵，平明要到邓贤寨边。厮杀时叙不得齿。写魏延贪功，亦甚壮勇。军士得令，都饱餐一顿，马摘铃，人衔枚，卷旗束甲，暗地去劫寨。三更前后，离寨前进。到半路，魏延马上寻思：“只去打邓贤寨，不显能处，不如先去打冷苞寨，却将得胜兵打邓贤寨。两处功劳都是我的。”就马上传令，教军士都投左边山路里去。彼后我先，宜右忽左，魏延好胜，视今之推诿退避者，何异天渊。天色微明，离冷苞寨不远，教军士少歇，排搦金鼓旗幡、枪刀器械^[3]。早有伏路小军飞报入寨，冷苞已有准备了。如此早去，又吃准备，可谓“夜眠清早起，又有早行人”。一声炮响，三军上马杀将出来。魏延纵马提刀，与冷苞接战。二将交马，战到三十合，川兵分两路来袭汉军。汉军走了半夜，人马力乏，抵当不住，退后便走。魏延听得背后阵脚乱，撇了冷苞，拨马回走。川兵随后赶来，汉

军大败。正为争功失功。走不到五里，山背后鼓声震地，邓贤引一彪军从山谷里截出来，大叫：“魏延快下马受降！”魏延策马飞奔，那马忽失前蹄，双足跪地，将魏延掀将下来。读者至此，必谓魏延死矣。邓贤马奔到，挺枪来刺魏延。枪未到处，弓弦响，邓贤倒撞下马。后面冷苞方欲来救，一员大将，从山坡上跃马而来，厉声大叫：“老将黄忠在此！”先闻其弓，后见其人，为得声势。舞刀直取冷苞。冷苞抵敌不住，望后便走。黄忠乘势追赶，川兵大乱。

黄忠一枝军救了魏延，魏延在长沙城上救了黄忠，此日真堪相报。杀了邓贤，直赶到寨前。冷苞回马与黄忠再战。不到十馀合，后面军马拥将上来，冷苞只得弃了左寨，引败军来投右寨。只见寨中旗帜全别，冷苞大惊。兜住马看时，当头一员大将，金甲锦袍，乃是刘玄德。写得突兀。左边刘封，右边关平，大喝道：“寨子吾已夺下，汝欲何往？”原来玄德引兵从后接应，便乘势夺了邓贤寨子。补叙得妙。冷苞两头无路，取山僻小径，要回雒城。行不到十里，狭路伏兵忽起，搭钩齐举，把冷苞活捉了。写得突兀。原来却是魏延自知罪犯，无可解释，收拾后军，令蜀兵引路，伏在这里，等个正着。补叙得妙。用索缚了冷苞，解投玄德寨来。

却说玄德立起免死旗，但川兵倒戈卸甲者，并不许杀害，如伤者偿命。善买人心。又谕众降兵曰：“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愿降者充军，不愿降者放回。”放回之人，又将为未取之地布其先声耳。黄忠安下寨脚，径来见玄德，说魏延违了军令，可斩之。玄德急召魏延，魏延解冷苞至。玄德曰：“延虽有罪，此功可赎。”令魏延谢黄忠救命之恩，今后毋得相争。魏延顿首伏罪。善于调停。玄德重赏黄忠。黄忠故自不老。使人押冷苞到帐下，玄德去其缚，赐酒压惊，问曰：“汝肯降否？”冷苞曰：“既蒙免死，如何不降！刘瓚、张任与某为生死之交；若肯放某回去，当即招二人来降，就献雒城。”玄德大喜，便赐衣服、鞍马，令回雒城。总是收川将之心。魏延曰：“此人不可放回，若脱身一去，不复来矣。”玄德曰：“吾以仁义待人，人不负我。”

却说冷苞得回雒城，见刘瓚、张任，不说捉去放回，只说：“被我杀了十馀人，夺得马匹逃回。”今人有讳言没体面事者，往往类此。刘瓚忙遣人往成都求救。刘璋听知折了邓贤，大惊，慌忙聚众商议。长子刘循进曰：“儿愿领兵前去守雒城。”璋曰：“既吾儿肯去，当遣谁人为辅？”一人出曰：“某愿往。”璋视之，乃舅氏吴懿也。璋曰：“得尊舅去最好。谁可为副将？”吴懿保吴兰、雷同二人为副将。三人后皆为刘备

所用。点二万军马，来到雒城。刘瓚、张任接着，共言前事。吴懿曰：“兵临城下，难以拒敌，汝等有何高见？”冷苞曰：“此间一带正靠涪江，江水大急，前面寨占山脚，其形最低。某乞五千军，各带锹锄前去，决涪江之水，可尽淹死刘备之兵也。”热人用火，冷人用水。一笑。吴懿从其计，即令冷苞前往决水，吴兰、雷同引兵接应。冷苞领命，自去准备决水器械。

却说玄德令黄忠、魏延各守一寨，自回涪城，与军师庞统商议。细作报说：“东吴孙权遣人结好东川张鲁，将欲来攻葭萌关。”张鲁兴兵，不从张鲁一边叙来，却从玄德一边听得，此省笔之法。玄德惊曰：“若葭萌关有失，截断后路，吾进退不得，当如之何？”庞统谓孟达曰：“公乃蜀中人，多知地理，去守葭萌关如何？”达曰：“某保一人与某同去守关，万无一失。”玄德问何人。达曰：“此人曾在荆州刘表部下为中郎将，乃南郡枝江人，姓霍，名峻，表字仲邈。”玄德大喜，即时遣孟达、霍峻守葭萌关去了。玄德此时腹背受敌，亦大危事，却只使两人去当后路，令人急欲观其后也。

庞统退归馆舍，门吏忽报：“有客特来相访。”统出迎接，见其人身长八尺，形貌甚伟；头发截短，披于颈上，发短而心甚长。衣服不甚齐整。统问曰：“先生何人也？”其人不答，径登堂仰卧床上。来得作怪。统甚疑之，再三请问，其人曰：“且消停，吾当与汝说知天下大事。”作怪，令人测摸不出。统闻之愈疑，命左右进酒食。其人起而便食，并无谦逊。饮食甚多，食罢又睡。一发作怪。统疑惑不定，使人请法正视之，恐是细作。法正慌忙到来，统出迎接，谓正曰：“有一人如此如此。”法正曰：“莫非彭永言乎？”奇。升阶视之。其人跃起曰：“孝直别来无恙！”正是：

只为川人逢旧识，
遂令涪水息洪流。

毕竟此人是谁，且看下文分解。

[1] 休咎：吉凶。

[2] 搀越：越出本分。如越职、越权等。

[3] 排搯（shuò）：排开，排列。

第六十三回

诸葛亮痛哭庞统 张翼德义释严颜

前文之决水者二：曹操之决泗水以淹下邳，决漳水以淹冀州也。后文之决水者一：关公之决湘江以淹七军是也。独此回于涪水之决，则欲决而不能决，遂不果决。有前之二实，不可无此之一虚。有此之一虚，然后又有后之一实。文字有虚实相生之法，不意天然有此等妙事，以助成此等妙文。

观于庞统之死，而知荆州之所以失，关公之所以亡也。何也？庞统不死，则收川之事委之庞统，而孔明可以不离荆州；纵使抚川之事托之孔明，而荆州又可转付庞统，虽有吕蒙、陆逊，何所施其诡计哉！故凡荆州之失与关公之亡，不关于吕蒙之多智，陆逊之能谋，而特由于庞统之死耳。然则谓孔明之哭庞统，即为关公哭也可，即为荆州哭也可。

甚矣，躁进之心不可不戒，而人已猜嫌之情不可不忘也！庞统未死之时，星为之告变矣，梦为之告变矣，马又为之告变矣；而统乃疑孔明之忌己，欲功名之速立，遂使“凤兮凤兮”，反不如“鸿飞冥冥”，足以避弋人之害。呜呼！虽曰天也，岂非人也！

孔明隆中决策之语，其曰“外结孙权”，所谓东和孙权也；其曰“然后中原可图”，所谓北拒曹操也。其告关公即以此耳。况孙夫人在而孙、刘暂合，孙夫人去而孙、刘遂离。孙既与刘离，必将北与操合。濡须之战，权不致书于备以求援，而独致书于操以解兵，便有与操连和之机矣。孙与刘离不足忧，而曹与孙合则大可惧。苟但知北拒曹操，而不知东和孙权，其又何能拒操也耶？

翼德生平有快事数端：前乎此者，鞭督邮矣，骂吕布矣，喝长坂矣，夺阿斗矣。然前数事之勇，不若擒严颜之智也；擒严颜之智，又不若释严颜之尤智也。未遇孔明之前，则勇有馀而智不足；既遇孔明之后，则勇有馀而智亦有馀。盖一入孔明薰陶，而莽气化焉，骄气亦化焉。勇不可学，而智可学。翼德之勇固其素有，而其智则孔明教之云。

严将军头本未尝断，而有“断头将军”语，遂使千古传为一美谈。文

天祥《正气歌》曰：“为颜将军头。”而元人吊天祥诗亦曰：“忠如蜀将斩严时。”竟似严将军真曾断头也者。可见人虽不死，不可以畏死，虽不必不生，不可以贪生。

人但知树林中过去之张飞是假，不知大寨中跌足大叫之张飞亦是假。后之张飞，是以假张飞扮作真张飞；前之张飞，是以真张飞扮作假张飞。后之以假为假固奇，前之以真为假尤奇。

却说法正与那人相见，各抚掌而笑。庞统问之，正曰：“此公乃广汉人，姓彭，名耒，字永言，蜀中豪杰也。因直言触忤刘璋，被璋髡钳为徒隶^[1]，因此短发。”统乃以宾礼待之，问耒从何而来，耒曰：“吾特来救汝数万人性命，见刘将军方可说。”妙在不即说明，先作此惊人之语。法正忙报玄德。玄德亲自谒见，请问其故。耒曰：“将军有多少军马在前寨？”玄德实告：“有黄忠、魏延在彼。”耒曰：“为将之道，岂可不知地理乎？前寨靠涪江，若决动江水，前后以兵塞之，一人无可逃也。”冷苞之计，早被猜破。玄德大悟。彭耒曰：“罡星在西方，太白临于此地，当有不吉之事，切宜慎之。”借决水一事，照下落凤坡。○方才说地理，便又说天文。玄德即拜彭耒为幕宾，使人密报魏延、黄忠，教朝暮用心巡警，以防决水。不消移营，甚妙。黄忠、魏延商议：“二人各轮一日，如遇敌军到来，互相通报。”

却说冷苞见当夜风雨大作，引了五千军，径循江边而进，安排决江，只听得后面喊声大起。冷苞知有准备，急急回军。后面魏延引军赶来，川兵自相践踏。冷苞正奔走间，撞着魏延。交马不数合，被魏延活捉去了。冷苞第二次被擒。比及吴兰、雷同来接应时，又被黄忠一军杀退。魏延解冷苞到涪关，玄德责之曰：“吾以仁义相待，放汝回去，何敢背我！今次难饶！”将冷苞推出斩之，重赏魏延。玄德设宴管待彭耒。忽报：“荆州诸葛亮军师特遣马良奉书至此。”玄德召入问之。马良礼毕曰：“荆州平安，不劳主公忧念。”遂呈上军师书信。玄德拆书观之。略云：

亮夜算太乙数，今年岁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观乾象，太白临于雒城之分，主将帅身上多凶少吉。切宜谨慎。彭耒之言，早与孔明相合。

玄德看了书，便教马良先回。玄德曰：“吾将回荆州去论此事。”庞统暗思：“孔明怕我取了西川，成了功，故意将此书相阻耳。”此士元不及孔明处。乃对玄德曰：“统亦算太乙数，已知罡星在西，应主公合得

西川，别不主凶事。亦算得着。统亦占天文，见太白临于雒城，先斩蜀将冷苞，已应凶兆矣。只因自己心热，却画在姓冷的身上去。主公不可疑心，可急进兵。”玄德见庞统再三催促，乃引军前进。黄忠同魏延接入寨去。庞统问法正曰：“前至雒城，有多少路？”法正画地作图。玄德取张松所遗图本对之，并无差错。照应画图。法正言：“山北有条有大路，正取雒城东门；山南有条小路，却取雒城西门。两条路皆可进兵。”庞统谓玄德曰：“统令魏延为先锋，取南小路而进；主公令黄忠作先锋，从山北大路而进。并到雒城取齐。”俱作画中人。玄德曰：“吾自幼熟于弓马，多行小路。军师可从大路去取东门，吾取西门。”庞统曰：“大路必有军邀拦，主公引兵当之。统取小路。”玄德曰：“军师不可。吾夜梦一神人，手执铁棒击吾右臂，觉来犹自臂疼。此行莫非不佳。”玄德以伏龙、凤雏为左右手，士元乃其右手也。庞统曰：“壮士临阵，不死带伤，理之自然也。何故以梦寐之事疑心乎？”玄德曰：“吾所疑者，孔明之书也。梦是梦，书是书，不似今人但看梦书。军师还守涪关，如何？”庞统大笑曰：“主公被孔明所惑矣。彼不欲令统独成大功，故作此言以疑主公之心。前只肚里寻思，今却口中说出。心疑则致梦，何凶之有？统肝脑涂地，方称本心。主公再勿多言。来早准行。”当日传下号令，军士五更造饭，平明上马。黄忠、魏延领军先行。玄德再与庞统约定，忽坐下马眼生前失，把庞统掀将下来。又是一个预兆。玄德跳下马，自来笼住那马。玄德曰：“军师何故乘此劣马？”庞统曰：“此马乘久，不曾如此。”玄德曰：“临阵眼生，误人性命。吾所骑白马，性极驯熟。军师可骑，万无一失。劣马吾自乘之。”遂与庞统更换所骑之马。庞统谢曰：“深感主公厚恩，虽万死亦不能报也。”说出死字，又是一个预兆。遂各上马取路而进。玄德见庞统去了，心中甚是不快，怏怏而行。又是一个预兆。

却说雒城中吴懿、刘琰听知折了冷苞，遂与众商议。张任曰：“城东南山僻有一条小路，最为要紧，某自引一军守之。诸公紧守雒城，勿得有失。”忽报汉兵分两路前来攻城。张任急引三千军，先来抄小路埋伏。见魏延兵过，张任教尽放过去，休得惊动。后见庞统军来，张任军士遥指军中大将，骑白马者必是刘备。的卢救了玄德，白马送了士元，前后遥遥相对。张任大喜，传令教如此如此。

却说庞统迤迤前进，抬头见两山逼窄，树木丛杂；又值夏末秋初，枝叶茂盛。百忙中又夹此闲景，正合七夕。庞统心下甚疑，勒住马问此处是何地。数内有新降军士，指道：“此处地名落凤坡。”庞统惊曰：“吾道号凤雏，此处名落凤坡，不利于吾！”卧龙岗为孔明之始，落

凤坡为士元之终，前后遥遥相对。令后军疾退。只听山坡前一声炮响，箭如飞蝗，只望骑白马者射来。可怜庞统竟死于乱箭之下，时年止三十六岁。后人诗叹曰：

古岷相连紫翠堆，
士元有宅傍山隈。
儿童惯识呼鸢曲，
闾巷曾闻展骥才^[2]。
预计三分平刻削，
长驱万里独徘徊。
谁知天狗流星坠^[3]，
不使将军衣锦回。

先是东南有童谣云：

一凤并一龙，相将到蜀中。
才到半路里，凤死落坡东。
风送雨，雨送风，
隆汉兴时蜀道通，
蜀道通时只有龙。又与紫虚上人语相应。○荆州之谣曰：“泥中
蟠龙向天飞。”西川之谣曰：“蜀道通时只有龙。”前之龙应在
君，后之龙应在臣。

当日张任射死庞统，汉军拥塞，进退不得，死者大半。前军飞报魏延。魏延忙勒兵欲回，奈山路逼窄，厮杀不得。又被张任截断归路，在高阜处用强弓硬弩射来，魏延心慌。魏延不死者，天幸也。而士元独不得邀天幸，惜哉！有新降蜀兵曰：“不如杀奔雒城下，取大路而进。”延从其言，当先开路，杀奔雒城来。尘埃起处，前面一军杀至，乃雒城守将吴兰、雷同也。后面张任引兵追来，前后夹攻，把魏延围在垓心。魏延死战不能得脱。但见吴兰、雷同后军自乱，二将急回马去救。魏延乘势赶去，当先一将，舞刀拍马，大叫：“文长，吾特来救汝！”视之，乃老将黄忠也。前是魏延两擒冷苞，此是黄忠两救魏延。一回之中，又自相对。两下夹攻，杀败吴、雷二将，直冲至雒城之下。刘琰引兵杀出，却得玄德在后当住接应。黄忠、魏延翻身便回。玄德军马比及奔到寨中，张任军马又从小路里截出。刘瓚、吴兰、雷同当先赶来。玄德守不住二寨，且战且走，奔回涪关。凤既死，龙亦受困。蜀兵得胜，迤迤追赶。玄德人困马乏，那里有心厮杀，且只顾奔走。将近涪关，张任一军追赶至紧。幸得左边刘封、右边关平，二将引三万生力兵截出，杀退张

任；还赶二十里，夺回战马极多。白马既亡，别马何用。

玄德一行军马，再入涪关。问庞统消息，有落凤坡逃得性命的军士报说：“军师连人带马，被乱箭射死于坡前。”玄德闻言，望西痛哭不已。接輿之歌，是悲生凤；玄德之哭，是悲死凤。遥为招魂设祭，诸将皆哭。黄忠曰：“今番折了庞统军师，张任必然来攻打涪关，如之奈何？不若差人往荆州，请诸葛军师来商议收川之计。”正说之间，人报：张任引军直临城下搦战。黄忠、魏延皆西要出战。玄德曰：“锐气新挫，宜坚守以待军师来到。”黄忠、魏延领命，只谨守城池。玄德写一封书，教关平吩咐：“你与我往荆州请军师去。”为后文关公守荆州伏笔。关平领了书，星夜往荆州来。玄德自守涪关，并不出战。

却说孔明在荆州，时当七夕佳节，大会众官夜宴，共说收川之事。只见正西上一星，其大如斗，从天坠下，流光四散。孔明失惊，掷杯于地，掩面哭曰：“哀哉！痛哉！”众官慌问其故。孔明曰：“吾前者算今年罡星在西方，不利于军师；天狗犯于吾军，只因天上一狗，却失人间一凤。○此句补前文所未及。太白临于雒城，已拜书主公，教谨防之。谁想今夕，西方星坠，庞士元命必休矣！”言罢大哭曰：“今吾主丧一臂矣！”与玄德之梦相应。众官皆惊，未信其言。孔明曰：“数日之内，必有消息。”是夕酒不尽欢而散。

数日之后，孔明与云长等正坐间，人报关平到。众官皆惊。关平入，呈上玄德书信。孔明视之，内言：“本年七月初七日，庞军师被张任在落凤坡前箭射身故。”本为渡鹊佳期，却为落凤忌日。孔明大哭，众官无不垂泪。孔明曰：“既主公在涪关进退两难之际，亮不得不去。”西川失了一凤，换去一龙。云长曰：“军师去，谁人保守荆州？荆州乃重地，干系非轻。”孔明曰：“主公书中虽不明言其人，吾已知其意了。”在下书人身上着眼。乃将玄德书与众官看曰：“主公书中把荆州托在吾身上，教我自量才委用。虽然如此，今教关平赍书前来，其意欲云长公当此重任。玄德差关平之意，在孔明口中说出，妙。云长想桃园结义之情，又将首回中事一提。可竭力保守此地。责任非轻，公宜勉之。”荆州去了一龙，只留一虎。云长更不推辞，慨然领诺。孔明设宴，交割印绶。云长双手来接。孔明擎着印曰：“这干系都在将军身上。”郑重之至，写得如画。云长曰：“大丈夫既领重任，除死方休。”与庞统说死字，前后相对。孔明见云长说个死字，心中不悦。欲待不与，其言已出。孔明曰：“倘曹操引兵来到，当如之何？”云长曰：“以力拒之。”孔明又曰：“倘曹操、孙权齐起兵来，如之奈何？”云

长曰：“分兵拒之。”孔明曰：“若如此，荆州危矣！未得西川，而荆州之失已兆于此。吾有八个字，将军牢记，可保守荆州。”云长问：“那八个字？”孔明曰：“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只重在“东和孙权”一句，八个字只两个字耳。若“北拒曹操”，关公已知之矣。云长曰：“军师之言，当铭肺腑。”孔明遂与了印绶，令文官马良、伊籍、向朗、糜竺，武将糜芳、廖化、关平、周仓一班儿，辅佐云长，同守荆州。自六十回中玄德入川之后，便与云长不复相见；今自此回中孔明入川之后，亦不得复与云长相见。读书至此，为之愀然。一面亲自统兵入川。先拨精兵一万，教张飞部领，取大路杀奔巴州、雒城之西，先到者为头功。一路旱军。又拨一枝兵，教赵云为先锋，溯江而上，会于雒城。一路水军。孔明随后引简雍、蒋琬等起行。那蒋琬，字公琰，零陵襄乡人也，乃荆州名士，现为书记。此处铺叙蒋琬来历，殊不费笔。当日孔明引兵一万五千，与张飞同日起行。

张飞临行时，孔明嘱咐曰：“西川豪杰甚多，不可轻敌。为严颜伏笔。于路戒约三军，勿得掳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处，并宜存恤，勿得恣逞鞭撻士卒。望将军早会雒城，不可有误。”张飞欣然领诺，上马而去。迤迤前行，所到之处，但降者秋毫无犯。径取汉川路，前至巴郡。细作回报：“巴郡太守严颜乃蜀中名将，年纪虽高，精力未衰，善开硬弓，使大刀，有万夫不当之勇。隐然又是一个黄忠。据住城郭，不竖降旗。”张飞教离城十里下住大寨，差人入城去：“说与老匹夫，早早来降，饶你满城百姓性命！若不归顺，即踏平城郭，老幼不留。”

却说严颜在巴郡，闻刘璋差法正请玄德入川，拊心而叹曰：“此所谓独坐穷山，引虎自卫者也。”可谓老识。后闻玄德据住涪关，大怒，屡欲提兵往战，又恐这条路上有兵来。补笔周到。当日闻知张飞兵到，便点起本部五六千人马，准备迎敌。或献计曰：“张飞在当阳长坂，一声喝退曹兵百万之众，曹操亦闻风而避之，不可轻敌。又将四十二回中事一提。今只宜深沟高垒，坚守不出。彼军无粮，不过一月，自然退去。更兼张飞性如烈火，专要鞭撻士卒。如不与战，必怒，怒则必以暴厉之气待其军士。军心一变，乘势击之，张飞可擒也。”以昔日张飞度之。严颜从其言，教军士尽数上城守护。忽见一个军士，大叫开门。严颜教放入问之。那军士告说是张将军差来的，把张飞言语依直便说。严颜大怒，骂：“匹夫怎敢无礼！吾严将军岂降贼者乎！借你口说与张飞！”唤武士把军士割下耳鼻，却放回寨。写严颜如此触怒张飞，愈见下文义释之奇。军人回见张飞，哭告严颜如此毁骂。张飞大怒，咬牙睁目，披挂上马，引数百骑来巴郡城下搦战。城上众军百般痛骂。张飞性

急，几番杀到吊桥，要过护城河，又被乱箭射回。到晚全无一个人出，张飞忍一肚子气回寨。

次日早晨，又引军去搦战。那严颜在城敌楼上，一箭射中张飞头盔。与黄忠射关公盔缨前后相对。飞指而恨曰：“吾拿住你这老匹夫，我亲自食你肉！”写张飞如此忿怒，愈见下文义释之奇。到晚又空回。第三日，张飞引了军沿城去骂。原来那座城子是个山城，周围都是乱山。张飞自乘马登山，下视城中。见军士尽皆披挂，分列队伍，伏在城中，只是不出；又见民夫来来往往，搬砖运石，相助守城。张飞教马军下马，步军皆坐，引他出敌，并无动静。又骂了一日，依旧空回。至此已气了三日。张飞在寨中，自思：“终日叫骂，彼只不出，如之奈何？”猛然思得一计，教众军不要前去搦战，都结束了，在寨中等候；却只教三五十个军士，直去城下叫骂，引严颜军出来，便与厮杀。张飞磨拳擦掌，只等敌军来。小军连骂了三日，全然不出。又气了三日。张飞眉头一纵，又生一计，传令教军士四散砍打柴草，寻觅路径，不来搦战。张飞此时不减孔明之谋。严颜在城中，连日不见张飞动静，心中疑惑，着十数个小军士，扮作张飞砍柴的军士，潜地出城，杂在军内，入山中探听。已在张飞算中。

当日诸军回寨。张飞坐在寨中，顿足大骂：“严颜老匹夫，枉气杀我！”此是昔日张飞真面目，却是今日张飞假腔调。只见帐前三四个人说道：“将军不须心焦，这几日打探得有一条小路，可以偷过巴郡。”张飞故意大叫曰：“既有这个去处，何不早来说！”莽人假莽，粗人假粗，却正是极精极细。众应曰：“这几日却才哨探得出。”张飞曰：“事不宜迟，只今二更造饭，趁三更明月，拔寨都起，人衔枚，马去铃，悄悄而行。我自前面开路，汝等依次而行。”传了令，便满寨告报。妙人妙计。探细的军听得这个消息，尽回城中来报与严颜。颜大喜曰：“我算定这匹夫忍耐不得！能料其粗，不能料其细；能料其莽，不能料其精。你偷小路过去，须是粮草辎重在后；我截住后路，你如何得过？好无谋匹夫，中我之计！”谁知反中了张飞之计。即时传令，教军士准备赴敌：“今夜二更也造饭，三更出城，伏于树木丛杂去处。只等张飞过咽喉小路去了，车仗来时，只听鼓响，一齐杀出。”传了号令，看看近夜，严颜全军尽皆饱食，披挂停当，悄悄出城，四散伏住，只听鼓响。严颜自引十数裨将，下马伏于林中。

约三更后，遥望见张飞亲自在前，横矛纵马，悄悄引军前进。读者至此，正不知张飞如何用计，若如此定为严颜所算。去不得三四里，背

后车仗人马，陆续进发。严颜看得分晓，偏说是看得分晓。一齐擂鼓，四下伏兵尽起。正来抢夺车仗，背后一声锣响，一彪军掩到，大喝：“老贼休走，我等的你恰好！”严颜猛回头看时，为首一员大将，豹头环眼，燕颌虎须，使丈八矛，骑深乌马，乃是张飞。忽然有两张飞，好生作怪。读者至此，几疑是《西游记》身外身法矣。四下里锣声大震，众军杀来。严颜见了张飞，举手无措，交马战不十合，张飞卖个破绽，严颜一刀砍来，张飞闪过，撞将入去，扯住严颜勒甲绦，生擒过来，掷于地下。众军向前，用索绑缚住了。原来先过去的是假张飞。此处方才叙明，绝妙用笔。料道严颜击鼓为号，张飞却教鸣金为号；金响诸军齐到，川兵大半弃甲倒戈而降。

张飞杀到巴郡城下，后军已自入城。张飞叫休杀百姓，出榜安民。群刀手把严颜推至。飞坐于厅上，严颜不肯下跪。硬汉。飞怒目咬牙大叱曰：“大将到此，为何不降，而敢拒敌？”严颜全无惧色，回叱飞曰：“汝等无义，侵我州郡，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一语传为千古美谈。飞大怒，喝左右斩来。严颜喝曰：“贼匹夫！要砍便砍，何怒也？”张飞见严颜声音雄壮，面不改色，乃回嗔作喜，下阶喝退左右，亲解其缚，取衣衣之，扶在正中高坐，低头便拜曰：“适来言语冒渎，幸勿见责。吾素知老将军乃豪杰之士也。”此处出人意外，不但严颜所不料，亦读者所不料也。严颜感其恩义，乃降。后人诗赞严颜曰：

白发居西蜀，清名震大邦。
忠心如皎日，浩气卷长江。
宁可断头死，安能屈膝降？
巴州年老将，天下更无双。

又有赞张飞诗曰：

生获严颜勇绝伦，
惟凭义气服军民。
至今庙貌留巴蜀，
社酒鸡豚日日春。

张飞请问入川之计。严颜曰：“败军之将，荷蒙厚恩，无以为报，愿施犬马之劳。不须张弓只箭，径取成都。”正是：

只因一将倾心后，
致使连城唾手降。

未知其计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髡（kūn）钳：古代刑罚。谓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

[2] 骥才：比喻杰出的人才。骥，骏马。

[3] 天狗：星名。此喻庞统。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计捉张任 杨阜借兵破马超

张任设伏以害庞统，孔明亦设伏以捉张任。同一伏也，而任则在山城，孔明则在平岸；张任则在林木，孔明则在芦苇；张任以强弓硬弩，孔明以长枪砍刀；张任之伏止一处，孔明伏不止一处；张任意在射杀，孔明意在捉活：又有甚不同者。则孔明之用兵为独奇。

玄德获张任，正当为庞统报仇，而不忍杀之，而欲降之。何哉？盖欲资其才以为用耳。章邯射杀项梁，而项羽折箭以誓之；朱鲔谮杀刘演，而光武指河而誓之。天下未平，不敢怀怨以待人也。且勿论其远者，曹操不记杀典韦之怨而纳张绣，孙权不记杀凌操之怨而纳甘宁，亦此意也。乃玄德欲任降，而任终不肯降，若张任者，则真断头将军矣。

杨阜之为韦康报仇，义也；而其攻马超以助曹操，则非义。马腾两番受诏，两番讨贼，固汉之忠臣也；其子之欲雪父恨则孝，承父志而讨国贼则忠。奉一欺君罔上之曹操，而攻一忠孝之马超，以超为贼，而不知操之为贼，故杨阜之义，君子无取焉。

或曰：杨阜之助操以算马超，与陈登之助操以算吕布，将毋同乎？予曰：不同。马超孝子也，吕布无父之人也。且登之助操，在许田射鹿之前，尔时衣诏未发也，董贵人未死也。魏公未称，九锡未加，操之逆未露，而操之恶未彰，则其挟天子以令诸侯者，陈登信而助之无怪也。至于阜，而衣带诏发矣，董贵人死矣，魏公已称，九锡已加矣。操为国贼，而助国贼者亦贼，杨阜其何说之辞？

五虎将中，关、张、赵、黄皆大将才也。若马超，则可为战将，而不可为大将。其杀韦康，屠百姓，不得谓之仁矣；其不疑杨阜，不得谓之智矣。前既惑于曹操，而攻韩遂；后复归于张鲁，而拒玄德：此其识见，当在四人之下。

人谓姜叙之母，同于太史慈之母：慈之母勉其子以报孔融，叙之母勉其子以报韦康，此则其可嘉者也。我谓姜叙之母，异于徐庶之母：庶之母知操之为贼，叙之母不知讨操者之非贼而助操者之为贼，此则其可

惜者也。人谓赵昂之妻异于吕布之妻：布之妻阻其夫之出战，昂之妻励其夫以起兵，此则其可嘉者也。我谓赵昂之妻，同于刘表之妻：表之妻背刘备而从曹操，致其身与子俱死；昂之妻助曹操以攻马超，身幸免于死，而亦致其子于死。此又其可惜者也。虽然，郭嘉、程昱等辈，天下所称智谋之士，犹然不明顺逆，而何论于妇人哉？尚论者于杨氏、王氏可勿讥云。

此回自孔明捉张任之后，便当接马超攻葭萌之事。而马超攻葭萌，由于张鲁遣马超；张鲁遣马超，由于马超投张鲁；马超投张鲁，则又由于杨阜破马超。夫杨阜之与刘璋，风马牛不相及也。而寻原溯委，遂忽然夹叙陇中一段文字，却与五十九回之末遥遥相接，此等叙事，宜求之《左传》、《史记》之中。

却说张飞问计于严颜，颜曰：“从此取雒城，凡守御关隘，都是老夫所管，官军皆出于掌握之中。今感将军之恩，无可以报，老夫当为前部，所到之处，尽皆唤出拜降。”只因一个断头将军，引出无数降将军。张飞称谢不已。于是严颜为前部，张飞领军随后。凡到之处，尽是严颜所管，都唤投降。有迟疑未决者，颜曰：“我尚且投降，何况汝乎？”自是望风归顺，并不曾厮杀一场。省事亦省笔。○以下按过翼德一边，接叙玄德一边。

却说孔明已将起程日期申报玄德，教都会聚雒城。玄德与众官商议：“今孔明、翼德分两路取川，会于雒城，同入成都。水陆舟车已于七月二十日起程，此时将及待到。今我等便可进兵。”黄忠曰：“张任每日来搦战，见城中不出，彼军懈怠不做准备，今日夜间，分兵劫寨，胜如白昼厮杀。”上既写翼德，下又写黄忠。玄德从之。教黄忠引兵取左，魏延引兵取右，玄德取中路。当夜二更，三路军马齐发。张任果然不做准备。汉军拥入大寨，放起火来，烈焰腾空。蜀兵奔走，连夜直赶到雒城，城中兵接应入去。玄德还中路下寨。次日，引兵直到雒城，围住攻打。张任按兵不出。攻到第四日，若孔明未来，便能攻破雒城，便不见孔明用计之妙。玄德自提一军攻打西门，令黄忠、魏延在东门攻打，留南门放军行走。原来南门一带，都是山路；北门有涪水，因此不围。张任望见玄德在西门，骑马往来，指挥打城，从辰至未，人马渐渐力乏。张任教吴兰、雷同二将引兵出北门，转东门，敌黄忠、魏延；自己却引军出南门，转西门，单迎玄德。前射白马将，是射着假玄德；今出雒城门，是来寻真玄德。城内尽拨民兵上城，擂鼓助喊。

却说玄德见红日平西，教后军先退。军士方回身，城上一片声喊

起，南门内军马突出。张任径来军中捉玄德，玄德军中大乱。黄忠、魏延又被吴兰、雷同敌住，两下不能相顾。玄德敌不住张任，拨马往山僻小路而走。张任从背后追来，看看赶上。玄德独自一人一马，张任引数骑赶来。读至此为玄德一吓。玄德正望前尽力加鞭而行，忽山路一军冲来。读至此又为玄德一吓。玄德马上叫苦曰：“前有伏兵，后有追兵，天亡我也！”每于接笋处故作惊人之笔。只见来军当头一员大将，乃是张飞。原来张飞与严颜正从那条路上来，望见尘埃起，知与川兵交战。张飞当先而来，张将军来得突兀，来得凑巧，不如此，不见义释严颜之妙。正撞着张任，便就交马。战到十馀合，背后严颜引兵大进。张任火速回身。张飞直赶到城下。张任退入城，拽起吊桥。张飞回见玄德，曰：“军师溯江而来，尚且未到，反被我夺了头功。”有得他说嘴。玄德曰：“山路险阻，如何无军阻挡，长驱大进，先到于此？”张飞曰：“于路关隘四十五处，皆出老将严颜之功，因此于路并不曾费分毫之力。”不是义释一人，却是智收诸郡。遂把义释严颜之事，从头说了一遍，引严颜见玄德。玄德谢曰：“若非老将军，吾弟安能到此？”即脱身上黄金锁子甲以赐之。为已降者奖，又为未降者劝。严颜拜谢。正待安排宴饮，忽闻哨马回报：“黄忠、魏延和川将吴兰、雷同交锋，城中吴懿、刘璝又引兵助战，两下夹攻，我军抵敌不住，魏、黄二将败阵投东去了。”不从黄、魏一边叙来，却在刘、张一边听得，省笔之法。张飞听得，便请玄德分兵两路杀去救援。于是张飞在左，玄德在右，杀奔前来。吴懿、刘璝见后面喊声起，慌退入城中。吴兰、雷同只顾引兵追赶黄忠、魏延，却被玄德、张飞截住归路。黄忠、魏延又回马转攻。吴兰、雷同料敌不住，只得将本部军马前来投降。严颜之后，又是两个降将军。玄德准其降，收兵近城下寨。

却说张任失了二将，心中忧虑。吴懿、刘璝曰：“兵势甚危，不决一死战，如何得兵退？一面差人去成都，见主公告急；雒城求救于成都，便为成都求救于汉中张本。一面用计敌之。”张任曰：“吾来日领一军搦战，诈败引转城北；城内再以一军冲出，截断其中，可获胜也。”吴懿曰：“刘将军相辅公子守城，我引兵冲出助战。”约会已定。次日，张任引数千人马，摇旗呐喊，出城搦战。张飞上马出迎，更不打话，与张任交锋。战不十馀合，张任诈败，绕城而走。张飞尽力追之，吴懿一军截住，张任引军复回，把张飞围在垓心，进退不得。黄忠、魏延捉张任不得，张飞亦捉张任不得，方见下文孔明之妙。正没奈何，只见一队军从江边杀出。当先一员大将，挺枪跃马，与吴懿交锋，只一合，生擒吴懿，战退敌军，救出张飞。视之，乃赵云也。赵云此来，亦来得突兀，来得凑巧，与上文张飞来法一样笔墨。飞问：“军师何

在？”云曰：“军师已至，想此时已与主公相见了也。”叙法甚妙。二人擒吴懿回寨。张任自退入东门去了。

张飞、赵云回寨中，见孔明、简雍、蒋琬已在帐中。飞下马来参军师。不向孔明一边叙来，却从张飞一边看出，用笔之妙。孔明惊问曰：“如何得先到？”玄德具述严颜之事。孔明贺曰：“张将军能用谋，皆主公之洪福也。”赵云解吴懿见玄德，玄德曰：“汝降否？”吴懿曰：“我既被捉，如何不降？”又是一个降将军。玄德大喜，亲解其缚。孔明问：“城中有几人守城？”吴懿曰：“有刘季玉之子刘循，辅将刘璜、张任。刘璜不打紧，张任乃蜀郡人，极有胆略，不可轻敌。”但借吴懿口中写张任，写张任正是写孔明。孔明曰：“先捉张任，然后取雒城。”问：“城东这座桥名为何桥？”吴懿曰：“金雁桥。”孔明遂乘马至桥边，绕河看了一遍。回到寨中，唤黄忠、魏延听令曰：“离金雁桥南五六里，两岸都是芦苇蒹葭，可以埋伏。金雁桥可为落凤坡答礼。魏延引一千枪手伏于左，单戳马上将；黄忠引一千刀手伏于右，单砍坐下马。杀散彼军，张任必投山东小路而来。张翼德引一千军，伏在那里，就彼处擒之。”又唤赵云伏于金雁桥北：“待我引张任过桥，你便将桥拆断，却勒兵于桥北，遥为之势，使张任不敢望北走，退投南去，却好中计。”每处用计，只是如此如此而已，此处详叙在前，又是一样笔法。调遣已定，军师自去诱敌。

却说刘璋差卓膺、张翼二将，前至雒城助战。张任教张翼与刘璜守城，自与卓膺为前后二队，任为前队，膺为后队，出城退敌。孔明引一队不整不齐军，妙在不整不齐。过金雁桥来与张任对阵。孔明乘四轮车，纶巾羽扇而出，两边百馀骑簇拥，遥指张任曰：“曹操以百万之众，闻吾之名，望风而走。今汝何人，敢不投降？”天下惟没用的人，最会说大话。不但不整不齐是诱敌，即说大话亦是诱敌。张任看孔明军伍不齐，在马上冷笑曰：“人说诸葛亮用兵如神，原来有名无实！”把枪一招，大小军校齐杀过来。孔明弃了四轮车，上马退走过桥。张任从背后赶来，过了金雁桥，见玄德军在左，严颜军在右，冲杀将来。张任知是计，急回军时，桥已拆断了。过桥拆桥，何今日孔明之多也。一笑。欲投北去，只见赵云一军隔岸摆开，遂不敢投北，径往南绕河而走。走不到五七里，早到芦苇丛杂处。魏延一军从芦中忽起，都用长枪乱戳。黄忠一军伏在芦苇里，用长刀只剁马蹄。江边芦苇，可为城边林木答礼。马军尽倒，皆被执缚，步军那里敢来？张任引数十骑望山路而走，正撞着张飞。张任方欲退走，张飞大喝一声，众军齐上，将张任活捉了。原来卓膺见张任中计，已投赵云军降了，又是一个降将军。○省笔

法。一发都到大寨。玄德赏了卓膺。张飞解张任至，孔明亦坐于帐中，玄德谓张任曰：“蜀中诸将，望风而降，汝何不早投降？”张任睁目怒叫曰：“忠臣岂肯事二主乎？”玄德曰：“汝不识天时耳。降即免死。”任曰：“今日便降，久后也不降！可速杀我！”不肯诈降是硬汉，便说实话是直汉。玄德不忍杀之。张任厉声高骂。孔明命斩之，以全其名。张任倒是断头将军。后人诗赞曰：

烈士岂甘从二主，
张君忠勇死犹生。
高明正似天边月，
夜夜流光照雒城。

玄德感叹不已，令收其尸首，葬于金雁桥侧，以表其忠。不取其头祭庞统，而反葬之，所以收川中之人心也。不是为死，正是为生。

次日，令严颜、吴懿等一班蜀中降将为前部，直至雒城，大叫：“早开门受降，免一城生灵受苦！”刘璋在城上大骂。严颜方待取箭射之，忽见城上一将，拔剑砍翻刘璋，开门投降。又是一个降将军，却断他人之头以来降。玄德军马入雒城，刘璋开西门走脱，投成都去了。玄德出榜安民。杀刘璋者，乃武阳人张翼也。叙明在后，笔法又变。玄德得了雒城，重赏诸将。孔明曰：“雒城已破，成都只在目前。唯恐外州郡不宁，可令张翼、吴懿引赵云抚外水、定江、犍为等处所属州郡；令严颜、卓膺引张飞抚巴西、德阳所属州郡，就委官按治平靖，即勒兵回成都取齐。”先得外郡，便先抚外郡，处置得宜。张飞、赵云领命，各自引兵去了。孔明问：“前去有何处关隘？”蜀中降将曰：“止绵竹有重兵守御；若得绵竹，成都唾手可得。”孔明便商议进兵。法正曰：“雒城既破，蜀中危矣。主公欲以仁义服众，且勿进兵。某作一书上刘璋，陈说利害，璋自然降矣。”孔明曰：“孝直之言最善。”便令写书，遣人径往成都。前张松致书于玄德，致不过来；今法正致书于刘璋，却公然致去。

却说刘璋逃回见父，说雒城已陷，刘璋慌聚众官商议。从事郑度献策曰：“今刘备虽攻城夺地，然兵不甚多，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不如尽驱巴西、梓潼民过涪水以西。其仓廩野谷，尽皆烧除。深沟高垒，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彼兵自走。我乘虚击之，备可擒也。”亦似李左军教陈馥之计。刘璋曰：“不然，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备敌也。此言非保全之计。”刘璋虽暗，亦有仁心。然从来有仁心者，每每吃亏，每每失事，为之一叹。正

议间，人报法正有书至。刘璋唤入，呈上书。璋拆开书视之，其略曰：

昨蒙遣差结好荆州，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以致如此。今荆州眷念旧情，不忘族谊。主公若能幡然归顺，量不薄待。望三思裁示。

刘璋大怒，扯毁其书，大骂：“法正卖主求荣，忘恩背义之贼！”逐其使者出城。刘璋既不听郑度之策，又不即从法正之言，犹豫不决，正是刘表、袁绍一流人。即时遣妻弟费观，提兵前去守把绵竹。费观举保南阳人姓李，名严，字方正，一同领兵。当下费观、李严点三万军来守绵竹。益州太守董和，字幼宰，南郡支江人也，上书与刘璋，请往汉中借兵。璋曰：“张鲁与吾世仇，安肯相救？”今有与所亲为仇，而致欲结其仇以攻亲者矣。亲既变仇，而欲仇反变亲，不亦难乎？为之一叹。和曰：“虽然与我有仇，刘备军在雒城，势在危急，唇亡则齿寒，若以利害说之，必然肯从。”璋乃修书遣使前赴汉中。

却说马超自兵败入羌二载有馀，结好羌兵，攻拔陇西州郡。所到之处，尽皆归降，因刘璋求救于汉中，本该接叙张鲁；却放下张鲁，接入马超。盖为马超投张鲁，张鲁遣马超之由也。此等叙事，如连山断岭，笔法逼真龙门。惟冀城攻打不下。刺史韦康累遣人求救于夏侯渊，韦康求救于夏侯渊，与刘璋求救于张鲁，两相映衬。渊不得曹操言语，未敢动兵。韦康见救兵不来，与众商议，不如投降马超。参军杨阜哭谏曰：“超等叛君之徒，岂可降之？”康曰：“事势至此，不降何待？”阜苦谏不从。韦康大开城门，投拜马超。韦康出降，与后文刘璋出降，两相映衬。超大怒曰：“汝今事急请降，非真心也！”将韦康四十馀口尽斩之，不留一人。马超杀韦康而失州郡之心，与后文玄德不害刘璋以收州郡之心，正是相反。有人言杨阜劝韦康休降，可斩之。超曰：“此人守义，不可斩也。”复用杨阜为参军。马超用杨阜，与后文玄德用刘巴、黄权，又相类而相反。阜荐梁宽、赵衢二人，超尽用为军官。此时一似真降者。杨阜告马超曰：阜妻死于临洮，乞告两个月假，归葬其妻便回。马超从之。

杨阜过历城，来见抚彝将军姜叙。叙与阜是姑表兄弟：叙之母是阜之姑，时年已八十二。当日，杨阜入姜叙内室，拜见其姑，哭告曰：“阜守城不能保，主亡不能死，愧无面目见姑。马超叛君，妄杀郡守，一州士民无不恨之。今吾兄坐据历城，竟无讨贼之心，此岂人臣之理乎？”言罢泪流出血。杨阜思报其主，当与许贡之客并称。叙母闻言，唤姜叙入，责之曰：“韦使君遇害，亦尔之罪也。”又谓阜曰：“汝既降人，且食其禄，何故又兴心讨之？”阜曰：“吾从贼者，欲留残生，

与主报冤也。”叙曰：“马超英勇，急难图之。”阜曰：“有勇无谋，易图也。吾已暗约下梁宽、赵衢。兄若肯兴兵，二人必为内应。”方知所荐二人，不是真荐。叙母曰：“汝不早图，更待何时。谁不有死，死于忠义，死得其所也。勿以我为念。汝若不听义山之言，吾当先死，以绝汝念。”一个女丈夫，可比断头将军。叙乃与统兵校尉尹奉、赵昂商议。原来赵昂之子赵月，现随马超为裨将。赵昂当日应允，归见其妻王氏曰：“吾今日与姜叙、杨阜、尹奉一处商议，欲报韦康之仇。吾想子赵月现随马超，今若兴兵，超必先杀吾子，奈何？”亦有谋及妇人而不失者，赵昂是也。其妻厉声曰：“雪君父之大耻，虽丧身亦不惜，何况一子乎！君若顾子而不行，吾当先死矣！”又一个女丈夫，可比断头将军。赵昂乃决。次日一同起兵。姜叙、杨阜屯历城，尹奉、赵昂屯祁山。王氏乃尽将首饰资帛，亲自往祁山军中赏劳军士，以励其众。当以夫人为主帅，以赵昂为偏裨。

马超闻姜叙、杨阜会合尹奉、赵昂举事，大怒，即将赵月斩之。赵昂先送了一个儿子。令庞德、马岱尽起军马，杀奔历城来。姜叙、杨阜引兵出。两阵圆处，杨阜、姜叙衣白袍而出，与马超在潼关时正相映像。叙与阜以干表兄弟而相援，备与璋以同宗兄弟而相攻，为之一叹。大骂曰：“叛君无义之贼！”马超大怒，冲将过来，两军混战。姜叙、杨阜如何抵得马超，大败而走。马超驱兵赶来。背后喊声起处，尹奉、赵昂杀来。马超急回时，两下夹攻，首尾不能相顾。正斗间，刺斜里大队军马杀来。原来是夏侯渊得了曹操军令，正领军来破马超。此一路军马突如其来，却照应前文，又是不突。超如何当得三路军马，大败奔回。走了一夜，比及平明，到得冀城叫门时，城上乱箭射下。梁宽、赵衢立在城上，大骂马超；将马超妻杨氏从城上一刀砍了，撇下尸首来；又将马超幼子三人，并至亲十馀口，都从城上一刀一个，剁将下来。超气噎塞胸，几乎坠下马来。杀了韦康一家，出乎尔者反乎尔，人苦不絜矩耳。背后夏侯渊引兵追赶。超见势大，不敢恋战；与庞德、马岱杀开一条路走。前面又撞见姜叙、杨阜，杀了一阵；冲得过去，又撞着尹奉、赵昂，杀了一阵。零零落落，剩得五六十骑，连夜奔走，四更前后，走到历城下，守门者只道姜叙兵回，开门接入。超从城南门边杀起，尽洗城中百姓。百姓何辜，所谓怒于室而作色于市者也。至姜叙宅，拿出老母。母全无惧色，指马超而大骂。超大怒，自取剑斩之。姜叙又送了一个母亲。尹奉、赵昂全家老幼，亦尽被马超所杀。尹、赵又送了两家老幼。昂妻王氏因在军中得免于难。照应前文。次日，夏侯渊大军至，马超弃城杀出，望西而逃。行不得二十里，前面一军摆开，为首的是杨阜。超切齿而恨，拍马挺枪刺之。阜宗弟七人，一齐来助战。

马岱、庞德敌住后军。阜弟七人，皆被马超杀死。杨阜又送了七个兄弟。阜身中五枪，犹然死战。后面夏侯渊大军赶来，马超遂走。只有庞德、马岱五七骑后随而去。夏侯渊自行安抚陇西诸州人民，令姜叙等各分守，用车载杨阜赴许都，见曹操。操封阜为关内侯。阜辞曰：“阜无捍难之功，又无死难之节，于法当诛，何颜受职？”操嘉之，卒与之爵。可谓操之忠臣。

却说马超与庞德、马岱商议，径往汉中投张鲁。此处方接入汉中。张鲁大喜，以为得马超，则西可以吞益州，东可以拒曹操，乃商议欲以女招超为婿。大将杨柏谏曰：“马超妻子遭惨祸，皆超之贻害也，主公岂可以女与之？”鲁从其言，遂罢招婿之议。张鲁欲婿马超而不果，与袁术欲婚吕布而不遂，前后遥遥相对。或以杨柏之言告知马超，超大怒，有杀杨柏之意。为后文杀杨柏伏笔。杨柏知之，与兄杨松商议，亦有图马超之心。为后文杨松谗马超伏笔。正值刘璋遣使求救于张鲁，鲁不从。忽报刘璋又遣黄权到。权先来见杨松，说：“东西两川实为唇齿，西川若破，东川亦难保矣。今若肯相救，当以二十州相酬。”与孙权援刘备而欲以荆州九郡为谢，一实一虚，又相映射。松大喜，即引黄权来见张鲁，说唇齿利害，更以二十州相谢。鲁喜其利，从之。巴西阎圃谏曰：“刘璋与主公世仇，今事急求救，诈许割地，不可从也！”忽阶下一人进曰：“某虽不才，愿乞一旅之师，生擒刘备，务要割地以还。”正是：

方看真主来西蜀，
又见精兵出汉中。

未知其人是谁，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五回

马超大战葭萌关 刘备自领益州牧

孙权与刘表为仇，刘璋亦与张鲁为仇；黄权之求救于汉中，如鲁肃之吊丧于江夏，所谓同舟遇风，吴越可以相济者也。然玄德助仲谋，而张鲁不能助季玉，何哉？盖孙与刘非操之所能间也，璋与鲁则孔明之所能间者也。然使张鲁不用杨松，虽有间亦不能入，则非孔明之能间之，一张鲁之自间之耳。

蔡瑁在荆州，而刘备不能安其身；杨松在汉中，而马超亦不能安其身，是则同矣。然备之依表，欲以拒曹，超之归鲁，乃欲攻备，则超之志异于备矣。我方欲讨国贼，而伐其同心讨贼之人；我方欲报父仇，而伐其与父同事之友。超其忘衣带诏之事乎？不独内有杨松，而欲立功于葭萌为势之所不能。纵使内无杨松，而欲立功于葭萌，亦为理之所不可。

关公之欲与马超比试，非真欲与之比试也，欲借此以压服其心也。汉高初见英布，而倨傲跼蹐以折之，恐其骄则不为我用耳。马超新降，其视川中诸将无出我右，将不免于自矜。得孔明一书，方知翼德之上又有绝伦超群如关公者，而超之骄气折矣。关公见书而笑曰：“孔明知吾心。”孔明其知此心哉！

玄德当奔走流离之时，而不忍弃百姓，而一得西川，乃欲以民田赏功，是不可无子龙之谏也。子龙爱民所以爱国，爱国则不复爱家。前于取桂阳之时，不以妻子动其心，今于入川之后，不以田宅累其念，有古大臣之风焉，岂独一名将之才足以尽之！

子产之言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凡子产之用猛，正其善于用宽也。孔明之治蜀，其得此意乎？法行而知恩，即猛以济宽之道。玄德以孔明为水，而当其治蜀，则又不为水而为火矣。曹操徙刘琮于青州，而杀其母子；刘备迁刘璋于公安，而归其财物，则备与操异矣。刘备宽以抚蜀，而收之以恩；诸葛严以治蜀，而绳之以法，则亮又与备异矣。盖我与敌取其相反：敌以

暴，我以仁，敌以急，我以缓，以相反为能者也。君与相取其相济：君以仁，相以义，君以柔，相以刚，以相济为用者也。不相反，则无以相胜；不相济，则无以相成。

却说阎圃正劝张鲁勿助刘璋，只见马超挺身出曰：“超感主公之恩无可上报，愿领一军攻取葭萌关，生擒刘备。忘了董承义状。务要刘璋割二十州奉还主公。”张鲁大喜，先遣黄权从小路而回，随即点兵二万与马超。此时庞德卧病不能行，留于汉中。为后文归曹操张本。张鲁令杨柏监军，正是冤家撞着对头人。超与弟马岱选日起程。

却说玄德军马在雒城，法正所差下书人回报说：“郑虔劝刘璋尽烧野谷并各处仓廩，率巴西之民避于涪水西，深沟高垒而不战。”前既在刘璋一边写来，此又在玄德一边听得，是两边双叙法。笔有省处，亦有不省处，变化不同。玄德、孔明闻之皆大惊，曰：“若用此言，吾势危矣。”法正笑曰：“主公勿忧，此计虽毒，刘璋必不能用也。”料刘璋如见，可谓知彼知己。不一日，人传刘璋不肯迁动百姓，不从郑虔之言。玄德闻之，方始宽心。玄德一边听得，匀两段写，妙甚。孔明曰：“可速进兵取绵竹。如得此处，成都易取矣。”遂遣黄忠、魏延领兵前进。

费观听知玄德兵来，差李严出迎。严领三千兵出，各布阵完。黄忠出马，与李严战四五十合，不分胜败。孔明在阵中教鸣金收军。便有爱李严之意。黄忠回阵问曰：“正待要擒李严，军师何故收兵？”孔明曰：“吾已见李严武艺，不可力取。来日再战，汝可诈败，引入山峪，出奇兵以胜之。”黄忠领计。次日，李严再引兵来，黄忠又出战，不十合诈败，引兵便走。李严赶来，迤迤赶入山峪，猛然省悟。急待回来，前面魏延引兵摆开。孔明自在山头，唤曰：“公如不降，两下已伏强弩，欲与吾庞士元报仇矣。”姓张的射死了，却寻着姓李的，真是张冠李戴。李严慌下马，卸甲投降。又是一个降将军。军士不曾伤害一人。孔明引李严见玄德，玄德待之甚厚。严曰：“费观虽是刘益州亲戚，与某甚密，当往说之。”玄德即命李严回城招降费观。不疑李严，便是待之甚厚处。严入绵竹城，对费观赞玄德如此仁德，今若不降，必有大祸。观从其言，开门投降。又是一个降将军。玄德遂入绵竹，商议分兵取成都。忽流星马急报，言：“孟达、霍峻守葭萌关，今被东川张鲁遣马超与杨柏、马岱领兵攻打甚急，救迟则关隘休矣。”接笋甚紧。玄德大惊。孔明曰：“须是张、赵二将，方可与敌。”玄德曰：“子龙引兵在外未回，翼德已在此，可急遣之。”孔明曰：“主公且勿言，容亮激之。”

却说张飞闻马超攻关，大叫而入，曰：“辞了哥哥，便去战马超也。”写得张飞如画。孔明佯作不闻，妙甚。对玄德曰：“今马超侵犯关隘，无人可敌，除非往荆州取关云长来，方可与敌。”为后文关公比试，虚伏一笔。张飞曰：“军师何故小觑吾，吾曾独拒曹操百万之兵，照应四十二回中事。岂愁马超一匹夫乎？”孔明曰：“翼德拒水断桥，此因曹操不知虚实耳；若知虚实，将军岂得无事？今马超之勇，天下皆知，渭桥六战，杀得曹操割须弃袍，几乎丧命，照应五十八回中事。非等闲可比。云长且未必可胜。”纯用反激，妙甚。飞曰：“我只今便去，如胜不得马超，甘当军令。”孔明曰：“既尔肯写文书，便为先锋。请主公亲自去一遭，留亮守绵竹，待子龙来却作商议。”为后子龙守绵竹伏笔。魏延曰：“某亦愿往。”添一个副手。孔明令魏延带五百哨马先行，张飞第二，玄德后阵，望葭萌关进发。

魏延哨马先到关下，正遇杨柏。魏延与杨柏交战，不十合，杨柏败走。魏延要夺张飞头功，乘势赶去。前面一军摆开，为首乃是马岱。魏延只道是马超，舞刀跃马迎之。魏延与马岱，先作一个破题。与岱战不十合，岱败走。延赶去，被岱回身一箭，中了魏延左臂。延急回马走。马岱赶到关前，只见一将喊声如雷，从关上飞奔至面前。原来是张飞初到关上，听得关前厮杀，便来看时，正见魏延中箭，因骤马下关，救了魏延。飞喝马岱曰：“汝是何人？先通姓名，然后厮杀。”马岱曰：“吾乃西凉马岱是也。”张飞曰：“你原来不是马超，快回去，非吾对手！只令马超那厮自来，说道燕人张飞在此。”批得一张通名红单帖。马岱大怒曰：“汝焉敢小觑我！”挺枪跃马，前取张飞。战不十合，马岱败走。张飞欲待追赶，关上一骑马到来，叫：“兄弟且休去！”飞回视之，原来是玄德到来。前军、中军、后军匀三次到，写得次第，亦写得突兀。飞遂不赶，一同上关。玄德曰：“恐怕你性躁，故我随后赶来到此。既然胜了马岱，且歇一宵，来日战马超。”

次日天明，关下鼓声大震，马超兵到。玄德在关上看时，门旗影里，马超纵骑持枪而出，狮盔兽带，银甲白袍：一来结束非凡，二者人才出众。在玄德眼中，极写一马超。玄德叹曰：“人言锦马超，名不虚传！”又在玄德眼中，补写一马超。张飞便要下关。玄德急止之，曰：“且休出战。先当避其锐气。”关下马超单搦张飞出马，关上张飞恨不得平吞马超，“西地锦”惹动了“急三枪”。三五番皆被玄德当住。看看午后，玄德望见马超阵上人马皆倦，遂选五百骑，跟着张飞冲下关来。马超见张飞军来，把枪望后一招，约退军有一箭之地。张飞军马一齐扎住，关上军马陆续下来。张飞挺枪大呼：“认得燕人张翼德么？”马超

曰：“吾家屡世公侯，岂识村野匹夫！”又被马超一激。张飞大怒，两马齐出，二枪并举，约战百馀合，不分胜负。一白一黑，杀得好看。玄德观之，叹曰：“真虎将也！”连翼德都赞在内。恐张飞有失，急鸣金收军，两将各回。写第一次交锋。张飞回到阵中，略歇马片时，不用头盔，只裹包巾，上马又出阵前，搦马超厮杀。超又出，两个再战，玄德恐张飞有失，自披挂下关，直至阵前。看张飞与马超又斗百馀合，两个精神倍加。玄德教鸣金收军。写第二次交锋。二将分开，各回本阵。

是日天色已晚，玄德谓张飞曰：“马超英勇，不可轻敌。且退上关，来日再战。”张飞杀得性起，那里肯休。大叫曰：“誓死不回！”玄德曰：“今日天晚，不再战矣。”飞曰：“多点火把，安排夜战。”好斗与好饮一般，既卜其昼，又卜其夜。马超亦换了马，再出阵前，大叫曰：“张飞敢夜战么？”张飞性起，问玄德换了坐下马，抢出阵来。叫曰：“我捉你不得，誓不上关！”超曰：“我胜你不得，誓不回寨！”大家立誓，可称盟兄盟弟。两军呐喊，点起千百火把，照耀如同白日。两将又向阵前鏖战。到二十馀合，马超拨回马便走。张飞大叫曰：“走那里去？”原来马超见赢不得张飞，心生一计：诈败佯输，赚张飞赶来，暗掣铜锤在手，扭回身觑着张飞便打将来。比战许褚更自利害。张飞见马超走，心中也提防。比及铜锤打来时，张飞一闪，从耳朵边过去。张飞便勒回马走时，马超却又赶来。张飞带住马，拈弓搭箭，回射马超，超却闪过。二将各自回阵。一锤一箭，借作收科，不然将战个不住矣。玄德自于阵前叫曰：“吾以仁义待人，不施谲诈，马超起你收兵歇息，我不乘势赶你。”极会做人情。马超闻言，亲自断后，诸军渐退。玄德亦收军上关。

次日，张飞又欲下关战马超。人报军师来到。玄德接着孔明。孔明曰：“亮闻孟起世之虎将，若与翼德死战，必有一伤。故令子龙、汉升守住绵竹，我星夜来此。绵竹之守，借孔明口中叙出，省笔之甚。可用条小计令马超归降主公。”玄德曰：“吾见马超英勇，甚爱之，如何可得？”孔明曰：“亮闻东川张鲁，欲自立为‘汉宁王’。手下杨松极贪贿赂，主公可差人从小路径投汉中，先用金银结好杨松，后进书与张鲁云：‘吾与刘璋争西川，是与汝报仇。不可听信离间之言。事定之后，保汝为汉宁王。’刘璋许以地，孔明许以爵。二者不可得兼，舍地而取爵可也。令其撤回马超兵，待其来撤时，便可用计招降马超矣。”玄德大喜，即时修书，差孙乾赍金珠，从小路径至汉中，先来见杨松，说知此事，送了金珠。松大喜，先引孙乾见张鲁陈言方便。全是金珠在那里说话。鲁曰：“玄德只是左将军，如何保得我为汉宁王？”杨松曰：“他

是大汉皇叔，正合保奏。”不是皇叔保得，而金珠可以保得。张鲁大喜，便差人教马超罢兵。孙乾只在杨松家听回信。

不一日，使者回报：“马超言未成功，不可退兵。”未有奸臣在内而大将立功于外者。张鲁又遣人去唤，又不肯回，一连三次不至。杨松曰：“此人素无信行，不肯罢兵，其意必反。”遂使人流言云：“马超意欲夺西川，自为蜀主，与父报仇，不肯臣于汉中。”全是金珠说话。张鲁闻之，问计于杨松。松曰：“一面差人去说与马超：‘汝既欲成功，与汝一月限，要依我三件事。若依得便有赏，否则必诛：一要取西川，二要刘璋首级，三要退荆州兵。三件事不成，可献头来。’出下三个难题目，马超关节不到，如何作文。一面教张卫点军守把关隘，防马超兵变。”鲁从之，差人到马超寨中说这三件事。超大惊曰：“如何变得恁的[1]？”金珠之为物，极是善变。乃与马岱商议：“不如罢兵。”杨松又流言曰：“马超回兵，必怀异心。”不想金珠这等有用了。于是张卫分七路军坚守隘口，不放马超兵入。超进退不得，无计可施。

孔明谓玄德曰：“今马超正在进退两难之际，亮凭三寸不烂之舌，亲往超寨说马超来降。”玄德曰：“先生乃吾之股肱心腹，倘有疏虞，如之奈何？”孔明坚意要去，玄德再三不肯放去。正踌躇间，忽报赵云有书荐西川一人来降。接笏甚妙。玄德召入问之，其人乃建宁俞元人也，姓李，名恢，字德昂。玄德曰：“向日闻公苦谏刘璋，今何故归我？”照应前文。恢曰：“吾闻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前谏刘益州者，以尽人臣之心；既不能用，知必败矣。今将军仁德布于蜀中，知事必成，故来归耳。”玄德曰：“先生此来，必有益于刘备。”恢曰：“今闻马超在进退两难之际。恢昔在陇西，与彼有一面之交，愿往说马超归降若何？”李恢来得凑巧，恰好做了孔明替身。孔明曰：“正欲得一人替吾一往。愿闻公之说词。”李恢于孔明耳畔陈说如此如此。孔明大喜，即时遣行。入得孔明的耳，方入得马超的耳。

恢行至超寨，先使人通姓名。马超曰：“吾知李恢乃辩士，今必来说我。”先唤二十刀斧手伏于帐下，嘱曰：“令汝砍，即砍为肉酱！”须臾，李恢昂然而入。马超端坐帐中不动，叱李恢曰：“汝来为何？”恢曰：“特来作说客。”蒋干一见周瑜，辨明不是说客；李恢一见马超，妙在自说是说客。超曰：“吾匣中宝剑新磨。汝试言之，其言不通，便请试剑。”恢笑曰：“将军之祸不远矣！但恐新磨之剑，不能试吾之头，将欲自试也。”先以危言动之，妙在即借他题目发挥。超曰：“吾有何祸？”恢曰：“吾闻越之西子[2]，善毁者不能闭其美；齐之无盐[3]，善美

者不能掩其丑。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此天下之常理也。今将军与曹操有杀父之仇，而陇西又有切齿之恨。前不能救刘璋而退荆州之兵，后不能制杨松而见张鲁之面，目下四海难容，一身无主。若复有渭桥之败，冀城之失，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李恢言语，当得金珠用，一字一金，一字一珠矣。超顿首谢曰：“公言极善，但超无路可行。”恢曰：“公既听吾言，帐下何故伏刀斧手？”超大惭，尽叱退。李恢舌剑，可以退帐下之剑。恢曰：“刘皇叔礼贤下士，吾知其必成，故舍刘璋而归之。公之尊人，昔年曾与皇叔约共讨贼，照应二十回中事。公何不背暗投明，以图上报父仇，下立功名乎？”马超大喜，即唤杨柏入，一剑斩之，方雪破婚之恨。将首级共恢一同上关来降玄德。

玄德亲自接入，待以上宾之礼。超顿首谢曰：“今遇明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时孙乾已回，玄德复命霍峻、孟达守关，便撤兵来取成都。赵云、黄忠接入绵竹。人报蜀将刘峻、马汉引军到，赵云曰：“某愿往擒此二人！”言讫，上马引军出。玄德在城上款待马超吃酒。未曾安席，子龙已斩二人之头，献于筵前。张飞显过本事，却用赵云显本事与马超看。马超亦惊，倍加敬重。超曰：“不须主公军马厮杀，超自唤出刘璋来降。如不肯降，超与弟马岱取成都，双手奉献。”子龙以两颗人头为安席之敬，马超便欲以一座城池为进见之礼。玄德大喜。是日尽欢。

却说败兵回到益州报刘璋。璋大惊，闭门不出。人报城北马超救兵到，刘璋方敢登城望之。见马超、马岱立于城下，大叫：“请刘季玉答话。”刘璋在城上问之。超在马上以鞭指曰：“吾本领张鲁兵来救益州，谁想张鲁听信杨松谗言，反欲害我。今已归降刘皇叔。公可纳土拜降，免致生灵受苦。如或执迷，吾先攻城矣！”好一个请来的救星。刘璋惊得面如土色，气倒于城上。众官救醒，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开门投降，以救满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尚有兵三万馀人，钱帛粮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刘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馀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三年，血肉捐于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忠厚为无用之别名，非忠厚之无用，忠厚而不精明之为无用也。刘璋失岂在仁，失在仁而不智耳。众人闻之，皆堕泪。忽一人进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视之，乃巴西充国人也，姓谯，名周，字允南。此人素晓天文。璋问之，周曰：“某夜观乾象，见群星聚于蜀郡。其大星光于皓月，乃帝王之象也。况一载之前，小儿谣云：‘若要吃新饭，须待先主来。’此乃预兆，为玄德称帝伏笔。不可逆天道。”黄权、刘巴闻言皆大怒，欲斩之，谯周惯说天文，后来劝后主出降，即此

人也。权、巴欲杀之，亦不为过。刘璋挡住。忽报：“蜀郡太守许靖逾城出降矣。”刘璋大哭归府。前不听挂城之王累，今却哭逾城之许靖，亦迟矣。

次日，人报刘皇叔遣幕宾简雍在城下唤门。璋令开门接入。雍坐车中，傲睨自若。忽一人掣剑大喝曰：“小辈得志，傍若无人！汝敢藐视吾蜀中人物耶？”雍慌下车迎之。此人乃广汉绵竹人也，姓秦，名宓，字子敕。秦宓后来以舌辨难吴使，于此处先露圭角。雍笑曰：“不识贤兄，幸勿见责。”遂同入见刘璋，具说玄德宽洪大度，并无相害之意。于是刘璋决计投降，厚待简雍。次日，亲赍印绶文籍，与简雍同车出城投降。玄德出寨迎接，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不得已”三字，亦是玄德实话。然古来以此三字解说者多矣。如重耳之杀怀公，小白之杀子纠，唐太宗之杀建成、元吉皆是也。兄弟之变至于如此，为之一叹。其入寨，交割印绶文籍，并马入城。

玄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灯烛迎门而接。玄德到公厅，升堂坐定。郡内诸官皆拜于堂下，惟黄权、刘巴闭门不出。众将忿怒，欲往杀之。玄德慌忙传令曰：“如有害此二人者，灭其三族！”汉高之封雍齿、赦蒯通，即此意也。玄德亲自登门，请二人出仕。不独收二人之心，正欲收众人之心。二人感玄德恩礼，乃出。孔明请曰：“今西川平定，难容二主，可将刘璋送去荆州。”玄德曰：“吾方得蜀郡，未可令季玉远去。”孔明曰：“刘璋失基业者，皆因太弱耳。主公若以妇人之仁，临事不决，恐此土难以长久。”一个做好，一个做恶，定是商量停当。玄德从之，设一大宴，请刘璋收拾财物，佩领振威将军印绶，令将妻子良贱，尽赴南郡公安住歇，即日起行。玄德迁刘璋于公安，与曹操迁刘琮于青州，正是一样算计。但一则杀之于路，一则善遣之去，为不同耳。

玄德自领益州牧。其所降文武，尽皆重赏，定以名爵：严颜为前将军，法正为蜀郡太守，董和为掌军中郎将，许靖为左将军长史，庞义为营中司马，刘巴为左将军，黄权为右将军。其余吴懿、费观、彭漾、卓膺、李严、吴兰、雷同、李恢、张翼、秦宓、譙周、吕义，霍峻、邓芝、杨洪、周群、费祎、费诗、孟达，文武投降官员共六十余人，并皆擢用。先封新降之臣，然后封旧日之臣，皆是玄德权变处。诸葛亮为军师，关云长为荡寇将军、汉寿亭侯，张飞为征远将军、新亭侯，赵云为镇远将军，黄忠为征西将军，魏延为扬武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孙乾、简雍、糜竺、糜芳、刘封、关平、周仓、廖化、马良、马谡、蒋琬、伊籍，及旧日荆、襄一班文武官员，尽皆升赏。诸臣劳苦功高，至

此方才受封，良是不易。遣使赍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钱五千万、蜀锦一千匹，赐与云长。既赏西川从征之将，遂念荆州留守之臣。盖不有留守，则从征不能成功，是西川之取，云长亦与有功也。其馀官将，给赐有差。杀牛宰马，大饷士卒，开仓赈济百姓，既收士心，又结民心。军民大悦。

益州既定，玄德欲将成都有名田宅，分赐诸官。赵云谏曰：“益州人民屡遭兵火，田宅皆空，今当归还百姓，令安居复业，民心方服，不宜夺之为私赏也。”萧何强买民间田宅以自污，为遇猜忌之主故然，今子龙遇玄德，不嫌市惠于民。玄德大喜，从其言。使诸葛军师定拟治国条例，刑法颇重。法正曰：“昔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愿军师宽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高祖约法，是刑新国，用轻典。今刘璋闇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道，于斯著矣。”孔明治蜀，是刑乱国，用重典。法正拜服。自此军民安堵^[4]。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镇抚，并皆平定。法正为蜀郡太守，凡平日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二句内包着无数事情，省笔之甚。或告孔明曰：“孝直太横，宜稍斥之。”孔明曰：“昔主公困守荆州，北畏曹操，东惮孙权，赖孝直为之辅翼，遂翻然翱翔，不可复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耶？”因竟不问。继刘璋而用猛，是猛以济宽；遇法正而用宽，是宽以济猛。法正闻之，亦自敛戢^[5]。法行而知恩，恩行而亦知法矣。

一日，玄德正与孔明闲叙，忽报云长遣关平来谢所赐金帛。玄德召入。平拜罢，呈上书信曰：“父亲知马超武艺过人，要入川来与之比试高低。教就禀伯父此事。”不必有此事，不可无此言。玄德大惊，曰：“若云长入蜀，与孟起比试，势不两立。”孔明曰：“无妨。亮自作书回之。”孔明已会其意。玄德只恐云长性急，便教孔明写了书，发付关平星夜回荆州。平回至荆州，云长问曰：“我欲与马孟起比试，汝曾说否？”平答曰：“军师有书在此。”云长拆开视之。其书曰：

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以亮度之：孟起虽雄烈过人，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6]，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今公受任守荆州，不为不重；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惟冀明察。

云长看毕，自绰其髯笑曰：“孔明知我心也。”正欲孔明将自摇高，高以压服孟起耳。非喜其誉己也。将书遍示宾客，遂无入川之意。以下接过西川、荆州两边，接叙东吴一边。

却说东吴孙权知玄德并吞西川，将刘璋逐于公安，遂召张昭、顾雍商议曰：“当初刘备借我荆州时，说取了西川便还荆州。今已得巴蜀四十一州，须用取索汉上诸郡。如其不还，即动干戈。”玄德方才得采，不想讨债的便来。张昭曰：“吴中方宁，不可动兵。昭有一计，使刘备将荆州双手奉还主公。”正是：

西蜀方开新日月，
东吴又索旧山川。

未知其计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恁的：如此，这样。

[2] 西子：即春秋时越国的美女西施。

[3] 无盐：即战国时齐国无盐地方的丑女钟离春。

[4] 安堵：犹安居。

[5] 敛戢（jí）：收敛。

[6] 黥布、彭越：二人都是汉高祖刘邦身边的猛将。

第六十六回

关云长单刀赴会 伏皇后为国捐生

关公不屑与东吴较量尔，我只将“大汉”二字压倒东吴，此其读《春秋》得力处也。吕布之对曹操曰：“汉家疆土，人人有分。”惟其无父，所以无君。关公之对诸葛瑾曰：“大汉疆土，岂可妄以尺寸与人？”惟其能为人臣，所以能为人弟。

玄德之就婚，妙在授计而往；关公之赴会，又妙在不消授计。玄德之就婚而归，妙在不别而行；关公之赴会而归，又妙在公然而别。张辽之请关公，妙在屡请方来；鲁肃之请关公，又妙在一请便来。关公之别曹操，妙在不劳他送；关公之别鲁肃，又妙在偏要他送。前日之五关斩将，妙在拦当不住；今日之扁舟江上，又妙在无人拦当。前日之独行千里，妙在来得明白，去得明白；今日之单刀赴会，又妙在来得轩昂，去得轩昂。读书至此，而叹公之往来自得，旁若无人，岂但在一时为然，岂但在一国为然哉！直将独往独来于天地古今之中耳。

观曹操杖杀母后一事，天翻地覆，真前史之所绝无而仅见者矣。或为之解曰：献帝为高帝后身，伏后为吕后后身，曹操为韩信后身，曹操女为戚姬后身，华歆为赵王如意后身。呜呼！其然耶？其不然耶？

以名士如华歆，而助操为恶至于如此之甚，原其初不过为荣利之心未忘也。拾金而观之，利未忘也；见乘轩者而视之，荣未忘也。止此贪荣慕利之心，遂成其党恶助虐之心。管幼安知割席分坐，殆逆料其后欤？

或谓管宁坐卧一楼，足不履地，以地为魏地也，独不思楼非魏地之楼乎？予曰：不然。贤人君子特借此以自明其高尚之志耳。文丞相诗曰：“或为辽东帽，清操励冰雪。”而《纲目》亦书曰：“汉管宁卒于魏。”诚以清操如管宁，有非魏之所得有也者。若以楼为魏之楼，则箕山亦为唐之山，颍水亦为虞之水，首阳之薇亦为周之薇矣。

以国戚害国戚者，何进也；以国戚荐国戚者，伏完也。以宦官害国戚者，张让也；以宦官助国戚者，穆顺也。以国戚谋国戚而胜，以国戚

与国戚共谋权臣而不胜；以宦官谋国戚而胜，以宦官与国戚共谋权臣而亦不胜。然则权臣之恶，其更甚于宦官、国戚乎！然立曹贵人为皇后，则操亦居然国丈矣，丕亦居然国舅矣。王莽以国戚而为权臣，操与丕则又以权臣而为国戚矣。国戚不足惧，以权臣为之则可惧；权臣不足惧，权臣而又使之为国戚，则更可惧。魏之篡汉，又何疑焉？

荀彧以操之加九锡而死，荀攸以操之称魏王而死。君子惜其不死于杀董妃之时，以为死之已晚也；然尤幸其能死于弑伏后之前，以为死之未晚也。未杀董妃则加九锡、称魏王之渐也，称魏王则弑伏后之本也，弑伏后则篡国之机也。乃加九锡则董昭劝之，称魏王则王粲赞之，弑伏后则华歆助之，是彧与攸之为人，其犹有贤于董昭、王粲、华歆者耶！

却说孙权要素荆州。张昭献计曰：“刘备所倚仗者，诸葛亮耳。其兄诸葛瑾今仕于吴。何不将瑾老小执下，使瑾入州告其弟，令劝刘备交割荆州：‘如其不还，必累及我老小。’亮念同胞之情，必然应允。”既夺不得阿斗，却用着诸葛瑾；不能取刘备之子以牵制刘备，却借孔明之兄以牵制孔明。权曰：“诸葛瑾乃诚实君子，安忍拘其老小？”昭曰：“明教知是计策，自然放心。”掩耳盗铃。权从之，召诸葛瑾老小，虚监在府。一面修书，打发诸葛瑾往西川去。第四次索荆州。○保人本是鲁肃，文书上原无诸葛瑾名字，今舍肃而使瑾，又是推班出色。不数日，到了成都，先使人报知玄德。玄德问孔明曰：“令兄此来为何？”孔明曰：“来索荆州耳。”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只须如此如此。”

计会已定，孔明出郭接瑾。不到私宅，径入宾馆。参拜毕，瑾放声大哭。老实人何处得此急泪？亮曰：“兄长有事但说，何故发哀？”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为不还荆州乎？因弟之故，执下兄长老小，弟心何安！兄休忧虑，弟自有计还荆州便了。”兄既假哭，弟亦假应。一兄一弟，俱不是真。瑾大喜，即同孔明入见玄德，呈上孙权书。玄德看了，怒曰：“孙权既以妹嫁我，却乘我不在荆州，竟将妹子潜地取去，情理难容。刘玄德老小已被骗去，诸葛瑾老小又何足惜。我正要大起川兵，杀下江南，报我之恨，却还想来索荆州乎？”前番只是借，今番却要赖矣。孔明哭拜于地，妙。曰：“吴侯执下亮兄长老小，倘若不还，吾兄将全家被戮。兄死，亮岂能独生？望主公看亮之面，将荆州还了东吴，全亮兄弟之情。”孔明自做好人，却教玄德做难人。妙。玄德再三不肯，孔明只是哭求。三个人都是妆腔做势。玄德徐徐曰：“既如此，看军师面，分荆州一半还之。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与他。”借债的先还一半。亮曰：“既蒙见允，便可写书与云长，令交割三郡。”玄德曰：“子瑜到彼，须用善言求吾弟。吾弟性如火，吾向

惧之。切宜仔细。”玄德又自做好人，推关公做难人。妙。瑾求了书，辞了玄德，别了孔明，登途径到荆州。

云长请入中堂，宾主相叙。瑾出玄德书曰：“皇叔先许以三郡还东吴，望将军即日交割，令瑾好回见吾主。”云长变色曰：“吾与吾兄桃园结义，誓共匡扶汉室。荆州本大汉疆土，岂得妄以尺寸与人？提出“大汉”二字，辞严义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虽吾兄有书来，我却只不还。”后文使伊籍知会关公便听了；此时只有诸葛瑾来，便知是孔明之计。瑾曰：“今吴侯执下瑾老小，若不得荆州，必将被诛，望将军怜之。”云长曰：“此是吴侯谲计^[1]，如何瞒得我过！”玄德、孔明知而不言，却被关公一口说破。瑾曰：“将军何太无面目？”云长执剑在手曰：“休再言！此剑上并无面目^[2]！”关平告曰：“军师面上不好看，望父亲息怒。”关平与关公，亦似约会一般。云长曰：“不看军师面上，教你回不得东吴！”瑾满面羞惭，急辞下船，再往西川见孔明。孔明已自出巡去了。哥哥却为弟弟所弄。瑾只得再见玄德，哭告云长欲杀之事。前是假哭，此是真哭。玄德曰：“吾弟性急，极难与言。子瑜可暂回，容吾取了东川、汉中诸郡，调云长往守之，那时方得交付荆州。”取了西川，又等东川，极似今人赖债的，最会回债。

瑾不得已，只得回东吴见孙权，具言前事。孙权大怒曰：“子瑜此去，反复奔走，莫非皆是诸葛亮之计？”然也。瑾曰：“非也。吾弟亦哭告玄德，方许将三郡先还，又无奈云长恃顽不肯。”子瑜是实心人，不像兄弟乖觉。孙权曰：“既刘备有先还三郡之言，便可差官前去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赴任，且看如何。”不曾会租，便要管业。瑾曰：“主公所言极善。”权乃令瑾取回老小，一面差官往三郡赴任。不一日，三郡差去官吏尽被逐回，告孙权曰：“关云长不肯相容，连夜赶逐回吴，迟后者便要杀。”只是不肯写承揽。○逐回官吏之事，只借官吏口中说出，省笔。孙权大怒，差人召鲁肃责之曰：“子敬昔为刘备作保，借吾荆州；今刘备已得西川，不肯归还，子敬岂得坐视？”此时寻着保人，却要原中理直。肃曰：“肃已思得一计，正欲告主公。”权问：“何计？”肃曰：“今屯兵于陆口，使人请关云长赴会。若云长肯来，以善言说之；如其不从，伏下刀斧手杀之。如彼不肯来，随即进兵与决胜负，夺取荆州便了。”中人没法，勉强生出两条计策。孙权曰：“正合吾意。可即行之。”阡泽进曰：“不可。关云长乃世之虎将，非等闲可及。恐事不谐，反遭其害。”孙权怒曰：“若如此，荆州何日可得？”便命鲁肃速行此计。肃乃辞孙权至陆口，召吕蒙、甘宁商议，设宴于陆口寨外临江亭上，只有借债的请中人，如何倒要中人费酒席？修下请书，选帐下能言

快语一人为使，登舟渡江。

江口关平问了，遂引使人入荆州叩见云长，具道鲁肃相邀赴会之意，呈上请书。云长看书毕，谓来人曰：“既子敬相请，我明日便来赴宴，请帖上定写：翌日候教，恕乏人邀。汝可先回。”使者辞去。关平曰：“鲁肃相邀，必无好意，父亲何故许之？”云长笑曰：“吾岂不知耶？此是诸葛瑾回报孙权，说吾不肯还三郡，故令鲁肃屯兵陆口，邀我赴会，便索荆州。吾若不往，道吾怯矣。若是怕讨债不吃酒，便是不会欠债的。吾来日独驾小舟，只用亲随十余人，单刀赴会，看鲁肃如何近我！”极写关公神威。平谏曰：“父亲奈何以万金之躯，亲蹈虎狼之穴，恐非所以重伯父之寄托也。”极写关平细腻。云长曰：“吾于千枪万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际，匹马纵横，如入无人之境，岂忧江东群鼠乎？”下战书且不怕，请吃酒何足怕？马良亦谏曰：“鲁肃虽有长者之风，但今事急，不容不生异心，将军不可轻往。”须知中人要脱干系。云长曰：“昔战国时赵人蔺相如，无缚鸡之力，于渑池会上，觑秦国君臣如无物，况吾曾学万人敌者乎^[3]？公乃合廉、蔺为一入矣。既已许诺，不可失信。”良曰：“纵将军去，亦当有准备。”云长曰：“只教吾儿选快船十只，藏善水军五百，于江上等候。看吾红旗起处，便过江来。”平领命自去准备。先准备候客的。

却说使者回报鲁肃，说云长慨然应允，来日准到。肃与吕蒙商议：“此来若何？”蒙曰：“彼带军马来，某与甘宁各人领一军，伏于岸侧，放炮为号，准备厮杀。如无军来，只于庭后伏刀斧手五十人，就筵间杀之。”计会已定。次日，肃令人于岸口遥望。辰时后，见江面上一只船来，梢公水手只数人，一面红旗，风中招飏，显出一个大“关”字来。写得情景如画，今日演《单刀赴会》者，未必能如此之写生也。船渐近岸，见云长青巾绿袍，坐于船上；傍边周仓捧着大刀；八九个关西大汉，各跨腰刀一口。儒雅之极，英雄之极。○在鲁肃眼中看来，加倍出奇。鲁肃惊疑，接入庭内。

叙礼毕，入席饮酒，举杯相劝，不敢仰视。云长谈笑自若。酒至半酣，肃曰：“有一言诉与君侯，幸垂听焉。昔日令兄皇叔，使肃于吾主之前保借荆州暂住，约于取川之后归还。今西川已得，而荆州未还，得无失信乎？”不是请吃酒，却是讨债了。云长曰：“此国家之事，筵间不必论之。”似周瑜对蒋干语。肃曰：“吾主只区区江东之地，而肯以荆州相借者，为念君侯等兵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则荆州自应见还。乃皇叔但肯先割三郡，而君侯又不从，恐于理上说不去。”前

说玄德不肯还，此说关公不肯还，语又逼近。云长曰：“乌林之役，左将军亲冒矢石，戮力破敌，岂得徒劳而无尺寸之资，今足下复来索地耶？”只略答他两句，妙在略而不详。肃曰：“不然。君侯始与皇叔同败于长坂，计穷力竭，将欲远窜，吾主矜念皇叔身无处所^[4]，不爱土地，使有所托足，以图后功。而皇叔愆德隳好^[5]，已得西川，又占荆州，贪而背义，恐为天下所耻笑。惟君侯察之。”此将玄德与关公合说。云长曰：“此皆吾兄之事，非某所宜与也。”玄德推关公，关公又推玄德。关公对诸葛亮之词严，对鲁肃之词婉，所以然者，饮酒之时，只宜如此对答，正妙在不以为意。肃曰：“某闻君侯与皇叔桃园结义，誓同生死。皇叔即君侯也，何得推托乎？”此又坐在云长身上去。云长未及回答，周仓在阶下厉声言曰：“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忽夹周仓一语，是好伴当，便有催起身之意。云长变色而起，夺周仓所捧大刀，立于庭中，目视周仓而叱曰：“此国家之事，汝何敢多言！可速去！”妙在借周仓作一收科。仓会意，先到岸口，把红旗一招。关平船如箭发，奔过江东来。云长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鲁肃手，佯推醉曰：“公今请吾赴宴，莫提起荆州之事。吾今已醉，恐伤故旧之情。他日令人请公到荆州赴会，另作商议。”说得不激不随，绝妙收拾法。鲁肃魂不附体，被云长扯至江边。吕蒙、甘宁各引本部军欲出，见云长手提大刀，亲握鲁肃，恐肃被伤，遂不敢动。关公把臂，不独鲁肃丧胆，兼使二将寒心。云长到船边，却才放手，早立于船首，与鲁肃作别。肃如痴似呆，看关公船已乘风而去。难得请来，忽然放去，鲁肃此时，如有所失。后人诗赞关公曰：

藐视吴臣若小儿，
单刀赴会敢平欺。
当年一段英雄气，
尤胜相如在渑池。

云长自回荆州。鲁肃与吕蒙共议：“此计又不成，如之奈何？”蒙曰：“可即申报主公，起兵与云长决战。”肃即时使人申报孙权。权闻之大怒，商议起倾国之兵，来取荆州。忽报：“曹操又起三十万大军来也。”下文曹操兵竟不曾来，忽于此处借作一顿。权大惊，且教鲁肃休惹荆州之兵，移兵向合肥、濡须以拒曹操。以上按下东吴一边，以下专叙曹操一边。

却说操将欲起程南征，参军傅干，字彦材，上书谏操。书略曰：

干闻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相济，而后王业成。往者天下

大乱，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成）王命者，吴与蜀耳。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胜。愚以为且宜增修文德，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待时而动。今若举数十万之众顿长江之滨，倘贼凭险深藏，使我士马不得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天威屈矣。惟明公详察焉。

曹操览之，遂罢南征，前次虚言南征，竟似特为荆州作援。兴设学校，延礼文士。于是侍中王粲、杜袭、卫凯、和洽四人，议欲尊曹操为魏王。中书令荀攸曰：“不可。丞相官至魏公，荣加九锡，位已极矣。今又进升王位，于理不可。”荀彧谏九锡已晚矣，荀攸不谏九锡而谏称王，抑又晚矣。曹操闻之，怒曰：“此人欲效荀彧耶？”又将前事一提。荀攸知之，忧愤成疾，卧病十数日而卒，亡年五十八岁。操厚葬之，遂罢魏王事。姑徐徐云尔，未必因荀攸之谏而遂止也。

一日，曹操带剑入宫，献帝正与伏后共坐。伏后见操来，慌忙起身。帝见曹操，战栗不已。操曰：“孙权、刘备各霸一方，不尊朝廷，当如之何？”帝曰：“尽在魏公裁处。”卫君所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操怒曰：“陛下出此言，外人闻之，只道吾欺君也！”帝曰：“君若肯相辅则幸甚；不尔，愿垂恩相舍^[6]。”语极软，又似极刚。操闻言，怒目视帝，恨恨而出。

左右或奏帝曰：“近闻魏公欲自立为王，不久必将篡位。”帝与伏后大哭。后曰：“妾父伏完，常有杀操之心，妾今当修书一封，密与父图之。”天子血诏尚且无成，皇后手书又复何用！帝曰：“昔董承为事不密，反遭大祸。今恐又泄漏，朕与汝皆休矣。”照应二十三回中事。后曰：“旦夕如坐针毡，似此为人，不如早亡。妾看宦官中之忠义可托者，莫如穆顺，当令寄此书。”穆顺与张让、赵忠相去天壤。乃即召穆顺入屏后，退去左右近侍。帝、后大哭告顺曰：“操贼欲为魏王，早晚必行篡夺之事。朕欲令后父伏完密图此贼，而左右之人，俱贼心腹，无可托者。欲汝将皇后密书寄与伏完，量汝忠义，必不负朕。”顺泣曰：“臣感陛下大恩，敢不以死报！臣即请行。”国戚是好国戚，宦官亦是好宦官。后乃修书付顺。顺藏书于发中，潜出禁宫，带中诏，发中书，前后遥遥相映。径至伏完宅，将书呈上。完见是伏后亲笔，乃谓穆顺曰：“操贼心腹甚众，不可遽图。除非江东孙权、西川刘备，二处起兵于外，操必自往，此时却求在朝忠义之臣，一同谋之。内外夹攻，庶可有济。”董承义状上只存刘备一人，今又欲添出一孙权。顺曰：“皇丈可作书覆帝、后，求密诏，暗遣人往吴、蜀二处，令约会起兵，讨贼救

主。”伏完即取纸写书付顺。何不口传，又要回书，不密之甚。顺乃藏于头髻内，辞完回宫。

原来早有人报知曹操。操先于宫门等候。穆顺回，遇曹操，操问：“那里去来？”顺答曰：“皇后有病，命求医去。”害忧国病，欲求医国手耳。操曰：“召得医人何在？”顺曰：“还未召至。”操喝左右，遍搜身上，并无夹带。放行，忽然风吹落其帽。操又唤回，取帽视之，遍观无物，还帽令戴。穆顺双手倒戴其帽。冠履倒置之时，宜其帽之倒也。操心疑，令左右搜其头发中，搜出伏完书来。操看时，书中言欲结连孙、刘为外应。操大怒，执下穆顺于密室问之，顺不肯招。好穆顺。操连夜点起甲士三千，围住伏完私宅，老幼并皆拿下。董承事泄得迟，伏完事泄得快，前后又自不同。搜出伏后亲笔之书，随将伏氏三族尽皆下狱。平明，使御林将军郗虑持节入宫，先收皇后玺绶。

是日，帝在外殿，见郗虑引三百甲兵直入。帝问曰：“有何事？”虑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玺。”帝知事泄，心胆俱碎。虑至后宫，伏后方起。虑便唤管玺绶人索取玉玺而出。敢于收皇后玺，其不收传国玺者几希矣。伏后情知事发，便于殿后椒房内夹壁中藏躲^[4]。少顷，尚书令华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后殿，问宫人：“伏后何在？”宫人皆推不知。歆教甲兵打开朱户，寻觅不见；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寻。歆亲自动手，揪后头髻拖出。曹操搜穆顺之发，华歆揪伏后之发，其罪皆难擢发。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见魏公诉去！”后披发跣足，二甲士推拥而出。原来华歆素有才名，向与邴原、管宁相友善，时人称三人为一龙：华歆为龙头，邴原为龙腹，管宁为龙尾。今则有尾无头。若论歆之行凶，则是虎头豹头；若论歆之为操爪牙，则是狗头马头矣。一日，宁与歆共种园蔬，锄地见金。宁挥锄不顾，歆拾而视之，然后掷下。手虽掷下，心上好生舍不得。若非管宁看见，必然袖而藏之矣。又一日，宁与歆同坐观书，闻户外传呼之声，有贵人乘轩而过。宁端坐不动，歆弃书往观。今之艳羡富贵人者，比比皆是，我甚危之。宁自此鄙歆之为人，遂割席分坐，不复与之友。头尾不复相连。后来管宁避居辽东，常带白帽，坐卧一楼，足不履地，终身不肯仕魏。歆出而宁不出，是又见头不见尾。而歆乃先事孙权，后归曹操，至此乃有收捕伏皇后一事。百忙中忽接叙华歆生平，极似闲笔，却不是闲笔。后人诗叹华歆曰：

华歆当日逞凶谋，
破壁生将母后收。
助虐一朝添虎翼，

骂名千载笑龙头。

又有诗赞管宁曰：

辽东传有管宁楼，
人去楼空名独留。
笑杀子鱼贪富贵，
岂如白帽自风流。

且说华歆将伏后拥至外殿。帝望见后，乃下殿抱后而哭。歆曰：“魏公有命，可速行！”后哭谓帝曰：“不能复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知在何时也！”为天子不能庇一浑家，为之一哭。甲士拥后而去，帝捶胸大恸。见郗虑在侧，帝曰：“郗公，如闻其声。天下宁有是事乎！”哭倒在地。郗虑令左右扶帝入宫。华歆拿伏后见操，操骂曰：“吾以诚心待汝等，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杀汝，汝必杀我！”喝左右，乱棒打死。读至此令人发上指冠。随即入宫，将伏后所生二子，皆酖杀之。当晚，将伏完、穆顺等宗族二百馀口，皆斩于市。朝野之人，无不惊骇。时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后人诗叹曰：

曹瞒凶残世所无，
伏完忠义欲何如？
可怜帝后分离处，
不及民间妇与夫！

献帝自从坏了伏后，连日不食。操入曰：“陛下无忧，臣无异心。臣女已与陛下为贵人，大贤大孝，宜居正宫。”献帝安敢不从？于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庆贺正旦之节，册立曹操女曹贵人为正宫皇后。皇后可以杖得，皇后亦有何荣？国丈可以杀得，国丈亦有何贵？而操犹以女为后，已为国丈耶？群下莫敢有言。

此时曹操威势日甚，会大臣商议收吴灭蜀之事。贾诩曰：“须召夏侯惇、曹仁二人回，商议此事。”操即时发使，星夜唤回。夏侯惇未至，曹仁先到，连夜便入府中见操。操方被酒而卧，许褚仗剑立于堂门之内。曹仁欲入，被许褚挡住。曹仁大怒曰：“吾乃曹氏宗族，汝何敢阻挡耶？”许褚曰：“将军虽亲，乃外藩镇守之官；许褚虽疏，见充内侍。主公醉卧堂上，不敢放入。”仁乃不敢入。曹操闻之，叹曰：“许褚真忠臣也！”逆臣手下，偏有忠臣，为之一叹。不数日，夏侯惇亦至，共议征伐。惇曰：“吴、蜀急未可攻，宜先取汉中张鲁，以得胜之兵取

蜀，可一鼓而下也。”曹操曰：“正合吾意。”遂起兵西征。正是：

方逞凶谋欺弱主，
又驱劲卒扫偏邦。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谲（jué）计：诡计。谲，诡诈。

[2] 面目：面子，颜面。

[3] 万人敌：战胜万人之术。指兵法。

[4] 矜念：怜念。

[5] 愆德隳（huī）好：损害道义，破坏交情。

[6] 垂恩：施予恩泽。

[7] 椒房：指后妃居住的宫室。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汉中地 张辽威震逍遥津

操以许褚为忠臣，是贼臣亦爱忠臣也；操以杨松为贼臣，是贼臣亦恶贼臣也。然但以褚之助己者为忠，犹未为知忠臣；能以松之助我者为贼，则真能恶贼臣矣。夫贼而即见恶于贼，亦何乐而为贼？以贼而亦知贼之可恶，复奈何而自为贼哉？

庞德之背马超而从曹操，犹不至如杨阜之攻马超以助曹操也，而君子以为无异；不惟无异，且有甚焉。凡阜之所以涕泗纵横，必欲破马超而后快者，不过以韦康之见杀耳。阜为康之参军，而为康报仇至于如此之激；德为马腾家将，而乃甘心事一杀马腾之曹操，是独何心哉？君子曰：庞德于是乎不及杨阜。

操之得陇而不望蜀，苏子瞻以为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斯固然矣。然操之怀惧者三：前以初破袁绍之众，远行疲敝，跋涉江河，致有赤壁之败；今以初平张鲁之众，历险阻，越山川，不恤其劳而用之，安能料其必胜乎？一可惧也。使荆州会合东吴而乘虚北伐，将奈之何？二可惧也。且心畏孔明之才，向以博望、新野蕞尔之城，犹能焚我师而挫我锐，况今有西川之地而欲与之抗衡？三可惧也。操实有此三惧，而假托知足以为辞，此奸雄欺人之语耳。

孙、刘之分荆州，非孙、刘之分之，而曹操分之也。何也？曹操不下东川，则荆州不可得而分也。前此之许分而不果分，非关公之阻之，而孔明阻之也。何也？伊籍不至荆州，则荆州又不可得而分也。交割三郡，但有诸葛瑾来，而无蜀中之使命偕之以来，关公已知孔明之佯许矣。若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以伊籍一至，关公即便交割耶？

兵有迟则得、速则失者，郭嘉之定辽东是也；兵有速则得、迟则失者，吕蒙之取皖城是也。城有战则失、不战则不失者，曹洪之守潼关是也；城有战则能守、不战则不能守者，张辽之守合肥是也。或迟或速，或战或不战，用兵之道，变动不拘，可当《孙子》十三篇读。

金雁桥之断，孔明以此擒张任；小师桥之断，张辽不能擒孙权，非

张辽之拙于人谋，而实孙权之邀有天幸也。君子于檀溪之奔，知成都之景历有归；于逍遥津之脱，亦知陵之王气有验。

却说曹操兴师西征，分兵三队：前部先锋夏侯渊、张郃；操自领诸将居中；后部曹仁、夏侯惇，押运粮草。早有细作报入汉中来，张鲁与弟张卫商议退敌之策，何不使鬼卒当之？卫曰：“汉中最险无如阳平关。可于关之左右，依山傍林，下十余个寨栅，迎敌曹兵。兄在汉宁，多拨粮草应付。”米贼岂患米之不足。张鲁依言，遣大将杨昂、杨任与其弟即日起程。军马到阳平关，下寨已定。夏侯渊、张郃前军随到，闻阳平关已有准备，离关一十五里下寨。是夜，军士疲困，各自歇息。忽寨后一把火起，杨昂、杨任两路兵杀来劫寨。夏侯渊、张郃急上得马，四下里大兵拥入，曹兵大败，曹兵第一次败。退见曹操。操怒曰：“汝二人行军多年，岂不知兵若远行疲困，可防劫寨？如何不作准备？”欲斩二人，以明军法。众官告免。

操次日自引兵为前队，见山势险恶，林木丛杂，不知路径，恐有伏兵，即引军回寨，谓许褚、徐晃二将曰：“吾若知此处如此险恶，必不起兵来。”入陇且如此之惧，又何必入蜀耶？早为后文不欲攻蜀，伏下一笔。许褚曰：“兵已至此，主公不可惮劳。”次日，操上马，只带许褚、徐晃二人，来看张卫寨栅。三匹马转过山坡，早望见张卫寨栅。操扬鞭遥指，谓二将曰：“如此坚固，急切难下。”初进便有退心。言未已，背后一声喊起，箭如雨下。杨昂、杨任分两路杀来。操大惊。许褚大呼曰：“吾当敌贼，徐公明善保主公。”说罢提刀纵马向前，力敌二将。杨昂、杨任不能当许褚之勇，回马退去，其余不敢向前。徐晃保着曹操奔过山坡，前面又一军到，看时，却是夏侯渊、张郃二将听得喊声，又引军杀来接应。于是杀退杨昂、杨任，救得曹操回寨。曹兵第二次又败。操重赏四将。自此两边相拒五十余日，只不交战。曹操传令退军。贾诩曰：“贼势未见强弱，主公何故自退耶？”操曰：“吾料贼兵每日提备，急难取胜。吾以退军为名，使贼懈而无备，然后分轻骑抄袭其后，必胜贼矣。”前欲退是真退，此欲退是假退。贾诩曰：“丞相神机，不可测也。”于是令夏侯渊、张郃分兵两路，各引轻骑三千，取小路抄阳平关后。曹操一面引大军拔寨尽起。杨昂听得曹兵退，请杨任商议，欲乘势击之。杨任曰：“操诡计极多，未知真实，不可追赶。”若杨昂依得杨任，曹操未必能胜。杨昂曰：“公不往，吾当自去。”杨任苦谏不从。若杨任止得杨昂，曹操亦不能胜。杨昂尽提五寨军马前进，只留些少军士守寨。是日，大雾迷漫，对面不相见。前孔明借箭时，有江中大雾；今曹兵破敌时，有山中大雾。前有赋，此无赋者，只下文叙事情

景，而赋已在其中矣。杨昂军至半路，不能行，且权扎住。

却说夏侯渊一军抄过山后，见重雾垂空，又闻人语马嘶，但闻人语，不见人形；但闻马嘶，不见马到。抵得一篇大雾赋。恐有伏兵，急催人马行动，大雾中误走到杨昂寨前。守寨军士听得马蹄响，只道是杨昂兵回，开门纳之。互相错认，妙。曹军一推而入，见是空寨，便就寨中放起火来。火在雾中，则为红雾。五寨军士尽皆弃寨而走。比及雾散，杨任领兵来救，与夏侯渊战不数合，背后张郃兵到。杨任杀条大路，奔回南郑。杨昂待要回时，已被夏侯渊、张郃两个占了寨栅。若非大雾，曹操亦未必能胜。背后曹操大队军马赶来。两下夹攻，四边无路。杨昂欲突阵而出，正撞着张郃。两个交手，被张郃杀死。败兵回投阳平关，来见张卫。原来卫知二将败走，诸营已失，半夜弃关奔回去了。曹操遂得阳平关并诸寨。若非张卫无用，曹操亦未必能胜。

张卫、杨任回见张鲁。卫言二将失了隘口，因此守关不住。自己逃走了，却推在别人身上。张鲁大怒，欲斩杨任。任曰：“某曾谏杨昂休追操兵。他不肯听信，故有此败。任再乞一军前去挑战，必斩曹操。如不胜，甘当军令。”一杨任何能为？张鲁取了军令状。杨任上马，引二万军离南郑下寨。

却说曹操提军将进，先令夏侯渊领五千军，往南郑路上哨探，正迎着杨任军马，两军摆开。任遣部将昌奇出马，与渊交锋，战不三合，被渊一刀斩于马下。杨任自挺枪出马，与渊战三十馀合，不分胜负。渊佯败而走，任从后追来，被渊用拖刀计斩于马下。军士大败而回。两个姓杨的都死了，只剩一个姓杨的去送东川也。曹操知夏侯渊斩了杨任，即时进兵，直抵南郑下寨。张鲁慌聚文武商议。张鲁此时何不修书三封，以告天地鬼神乎？阎圃曰：“某保一人，可敌曹操手下诸将。”鲁问是谁，圃曰：“南安庞德，前随马超投主公；后马超往西川，庞德卧病不曾行。现今蒙主公恩养，何不令此人去？”在阎圃口中补照五十六回中事。张鲁大喜，即召庞德至，厚加赏劳；点一万军马，令庞德出。离城十馀里，与曹兵相对。

庞德出马搦战。曹操在渭桥时深知庞德之勇，照应五十八回中事。乃嘱诸将曰：“庞德乃西凉勇将，原属马超；今虽依张鲁，未称其心。吾欲得此人，汝等须皆与缓斗，使其力乏，然后擒之。”徐晃事杨奉而操欲得之，庞德事张鲁而操又欲得之。一则使人往说，一则命将缓斗，前后遥遥相对。张郃先出，战了数合便退。夏侯渊也战数合退了。徐晃又战三五合，也退了。临后许褚战五十馀合亦退。庞德力战四将，并无

惧怯。各将皆于操前夸庞德好武艺。在诸将口中夸奖武艺，预为下文战关公伏笔。曹操心中大喜，与众商议：“如何得此人投降？”贾诩曰：“某知张鲁手下有一谋士杨松，其人极贪贿赂。今可暗以金帛送之，使谮庞德于张鲁，便可图矣。”前玄德欲得马超，孔明想着杨松；今曹操欲得庞德，贾诩亦想着杨松。松之贪著闻于外，而鲁独不知，哀哉！操曰：“何由得人入南郑？”诩曰：“来日交锋，诈败佯输，弃寨而走。使庞德据我寨，我却于夤夜引兵劫寨，庞德必退入城。却选一能言军士，扮作彼军，杂在阵中，便得入城。”操听其计，选一精细军校，重加赏赐，付与金掩心甲一副，秦以五羊皮换百里奚，今操以一金甲换了庞德。令披在贴肉，外穿汉中军士号衣，先于半路上等候。

次日，先拨夏侯渊、张郃两枝军远去埋伏；却教徐晃挑战，不数合败走。庞德招军掩杀，曹兵尽退。庞德却夺了曹操寨栅。见寨中粮草极多，曹操既弃甲又弃粮，总为欲得庞德耳。而寨既劫，则粮仍是我粮；松可杀，则甲仍是我甲矣。大喜，即时申报张鲁；一面在寨中设宴庆贺。当夜二更之后，忽然三路火起：正中是徐晃、许褚，左张郃，右夏侯渊，三路军马，齐来劫寨。庞德不及提备，只得上马冲杀出来，望城而走。背后三路兵追来。庞德急唤开城门，领兵一拥而入。此时细作已杂到城中，径投杨松府下谒见，具说：“魏公曹丞相久闻盛德，特使某送金甲为信。更有密书呈上。”松大喜。见金便喜，不独一杨松为然也。看了密书中言语，谓细作曰：“上覆魏公，但请放心。某自有良策奉报。”打发来人先回，便连夜入见张鲁，说庞德受了曹操贿赂，卖此一阵。偏是受贿人专要谤人受贿。张鲁大怒，唤庞德责骂，欲斩之。若非张鲁不明，曹操亦必不能胜。阎圃苦谏。张鲁曰：“你来日出战，不胜必斩！”庞德抱恨而退。次日，曹兵攻城，庞德引兵冲出。操令许褚交战。褚诈败，庞德赶来。操自乘马于山坡上唤曰：“庞令明何不早降？”庞德寻思：“拿住曹操，抵一千员上将。”遂飞马上坡。此时犹是渭桥之心。一声喊起，天崩地塌，连人和马跌入陷坑内去。四壁钩索一齐上前，活捉了庞德，押上坡来。曹操下马，叱退军士，亲释其缚，问庞德肯降否。庞德寻思张鲁不仁，情愿拜降。此时忘却渭桥矣。曹操亲扶上马，共回大寨，故意教城上望见。人报张鲁：“德与操并马而行。”鲁益信杨松之言为实。事有弄假成真而使人人信为真者，往往如此。

次日，曹操三面竖立云梯，飞炮攻打。张鲁见其势已极，与弟张卫商议。卫曰：“放火尽烧仓廩府库，出奔南山，去守巴中可也。”与郑度劝刘璋一样意思。杨松曰：“不如开门投降。”张鲁犹豫不定。卫

曰：“只是烧了便行。”张鲁曰：“我向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得达。今不得已而出奔，仓廩府库国家之有，不可废也。”遂尽封锁。与刘璋不欲烧涪水之粮，正相仿佛。是夜二更，张鲁引全家老小，开南门杀出。曹操教休追赶，提兵入南郑。见鲁封闭库藏，心甚怜之。遂差人往巴中，劝使投降。张鲁欲降，张卫不肯。杨松以密书报操，便教进兵，松为内应。金甲只要换庞德，不想直换了汉中。操得书，亲自引兵往巴中。张鲁使弟卫领兵出敌，与许褚交锋，被褚斩于马下。败军回报张鲁，鲁欲坚守。杨松曰：“今若不出，坐而待毙矣。某守城，主公当亲与决一死战。”鲁从之。刘璋能斩张松，张鲁到底信杨松，鲁之暗，比璋尤甚。阎圃谏鲁休出。鲁不听，遂引军出迎。未及交锋，后军已走。张鲁急退，背后曹兵赶来。鲁到城下，杨松闭门不开。贿赂之于人，甚矣哉！张鲁无路可走，操从后追至，大叫：“何不早降！”鲁乃下马投拜。操大喜，念其封仓库之心，优礼相待，米贼终以米得免。封鲁为镇南将军。阎圃等皆封列侯。于是汉中皆平。曹操传令各郡分设太守，置都尉，祭酒、师君之名，至此一换。大赏士卒。惟有杨松卖主求荣，即命斩之于市曹示众。与杀苗泽一般快举。后人诗叹曰：

妨贤卖主逞奇功，
积〔得〕（德）金银总是空。
家未荣华身受戮，
令人千载笑杨松。

曹操已得东川，主簿司马懿进曰：“刘备以诈力取刘璋，蜀人尚未归心。今主公已得汉中，益州震动，可速进兵征之，势必瓦解。智者贵于乘时，时不可失也。”一言取蜀之利。曹操叹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初畏山川险峻，得陇已出望外，借知足而止兵，亦是老贼假语。刘晔曰：“司马仲达之言是也。若少迟缓，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张等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守关隘，不可犯矣。”一言不取蜀之害。操曰：“士卒远涉劳苦，且宜存恤。”遂按兵不动。以上按下曹操一边，以下接叙西川一边。

却说西川百姓听知曹操已取东川，料必来取西川，一日之间数遍惊恐。玄德请军师商议，孔明曰：“亮有一计，曹操自退。”玄德问何计。孔明曰：“曹操分军屯合肥，惧孙权也。今我若分江夏、长沙、桂阳三郡还吴，前是假割三郡，此时方欲真割。遣舌辨之士陈说利害，令吴起兵袭合肥，牵动其势，操必勒兵南向矣。”玄德问：“谁可为使？”伊籍曰：“某愿往。”玄德大喜，遂作书具礼，令伊籍先到荆州，知会云长，

可知前番不遣人知会，是明明愚弄诸葛瑾。然后入吴。到秣陵，来见孙权，先通了姓名。权召籍入。籍见权礼毕，权问曰：“汝到此何为？”籍曰：“昨承诸葛子瑜取长沙等三郡，为军师不在，有失交割，今传书送还。说得圆稳。所有荆州南郡、零陵，本欲送还；被曹操袭取东川，使关将军无容身之地。前以玄德容身为辞，今又以关公容身为辞，总是活脱法。今合淝空虚，望君侯起兵攻之，使曹操撤兵回南。吾主若取了东川，即还荆州全土。”有此一说，又为后文吕蒙袭荆州张本。权曰：“汝且归馆舍，容吾商议。”伊籍退出。

权问计于众谋士，张昭曰：“此是刘备恐曹操取西川，故为此谋。虽然如此，可因操在汉中，乘势取合淝，亦是上计。”权从之，发付伊籍回蜀去讫，便议起兵攻操。令鲁肃收取长沙、江夏、桂阳三郡；此时关公并不作梗，则知前之不肯乃是默会孔明意也。屯兵于陆口，取吕蒙、甘宁回；又去馀杭取凌统回。不一日，吕蒙、甘宁先到。蒙献策曰：“现今曹操令庐江太守朱光屯兵于皖城，大开稻田，纳谷于合淝，以充军实。今可先取皖城，然后攻合淝。”操之怜张鲁，以钱粮为重，蒙之攻皖城，意亦然。权曰：“此计甚合吾意。”遂教吕蒙、甘宁为先锋，蒋钦、潘璋为合后，权自引周泰、陈武、董袭、徐盛为中军。时程普、黄盖、韩当在各处镇守，都未随征。又补叙几个不来的。

却说军马渡江，取和州径到皖城。皖城太守朱光使人往合淝求救，一面固守城池，坚壁不出。权自到城下看时，城上箭如雨发，射中孙权麾盖。孙权亲冒矢石，皆为蜀中所使。权回寨问众将曰：“如何取得皖城？”董袭曰：“可差军士筑起土山攻之。”徐盛曰：“可竖云梯，造虹桥，下观城中而攻之。”吕蒙曰：“此法皆费日月而成，合淝救军一至，不可图矣。今我军初到，士气方锐，正可乘此锐气，奋力攻击。来日平明进兵，午未时便当破城。”兵贵神速，此类是也。权从之。次日五更饭毕，三军大进。城上矢石齐下。甘宁手执铁链，冒矢石而上。甘宁可谓“拔鳌弧以先登”。朱光令弓弩手齐射，甘宁拨开箭林，“箭林”二字新。一链打倒朱光。吕蒙亲自擂鼓。士卒皆一拥而上，乱刀砍死朱光，馀众多降。得了皖城，方才辰时。张辽引军至半路，哨马回报皖城已失。辽即回兵归合淝。不出吕蒙所算。

孙权入皖城，凌统亦引军到。权慰劳毕，大犒三军，重赏吕蒙、甘宁诸将，设宴庆功。吕蒙逊甘宁上坐，盛称其功劳。酒至半酣，凌统想起甘宁杀父之仇，照应三十八回中事。又见吕蒙夸美之，心中大怒，瞪目直视良久，忽拔左右所佩之剑，立于筵上曰：“筵前无乐，看吾舞

剑。”甘宁知其意，推开果桌起身，两手取两枝戟挟定，纵步出曰：“看我筵前使戟。”吕蒙见二人各无好意，便一手挽牌，一手提刀，立于其中曰：“二公虽能，皆不如我巧也。”说罢舞起刀牌，将二人分于两下。与刘备、刘璋筵前看诸将舞剑，又是一样光景。早有人报知孙权。权慌跨马，直至筵前。众见权至，方各放下军器。权曰：“吾常言二人休念旧仇，今日又何如此？”凌统哭拜于地。写凌统真是孝子。孙权再三劝止。至次日，起兵进取合肥，三军尽发。

张辽为失了皖城，回到合肥，心中愁闷。忽曹操差薛悌送木匣一个，上有操封，傍书云：“贼来乃发。”合肥木匣，与南郡锦囊，遥遥相对。是日报说孙权自引十万大军来攻合肥。张辽便开匣观之，内书云：“若孙权至，张、李二将军出战，乐将军守城。”张辽将教帖与李典、乐进观之^[4]，乐进曰：“将军之意若何？”张辽曰：“主公远征在外，吴兵以为破我必矣。今可发兵出迎，奋力与战，折其锋锐，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有以守为守者，有以战为守者，以战为守，张辽之言是也。李典素与张辽不睦，闻辽此言，默然不答。吴有甘、凌不睦，魏有张、李不睦，彼此相对。乐进见李典不语，便道：“贼众我寡，难以迎敌，不如坚守。”张辽曰：“公等皆是私意，不顾公事。吾今自出迎敌，决一死战。”便教左右备马。李典慨然而起，曰：“将军如此，典岂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愿听指挥。”张辽大喜曰：“既曼成肯相助，来日引一军于逍遥津北埋伏；待吴兵杀过来，可先断小师桥。与孔明断金雁桥一样方法。吾与乐文谦击之。”曹操只教两人出战，一人坚守，今却三人俱出，可见行军用兵贵随机应变，不可拘执也。李典领命，自去点军埋伏。

却说孙权令吕蒙、甘宁为前队，自与凌统居中，其余诸将陆续进发，望合肥杀来。吕蒙、甘宁前队兵进，正与乐进相迎。甘宁出马与乐进交锋，战不数合，乐进诈败而走。张辽本说两人诱敌，一人埋伏，今却用一人诱敌，两人埋伏，又是变化不拘。甘宁招呼吕蒙一齐引军赶去。孙权在第二队，听得前军得胜，催兵行至逍遥津北，忽闻连珠炮响，左边张辽一军杀来，右边李典一军杀来。孙权大惊，急令人唤吕蒙、甘宁回救时，张辽兵已到。读至此，为孙权一急。凌统手下止有三百馀骑，当不得曹军势如山倒。凌统大呼曰：“主公何不速渡小师桥！”言未毕，张辽引二千馀骑当先杀至。凌统翻身死战。孙权纵马上桥，桥南已折丈馀，并无一片板。读至此，又为孙权一急。孙权惊得手足无措。牙将谷利大呼曰：“主公可约马退后，再放马向前，跳过桥去。”孙权收回马来有三丈馀远，然后纵辔加鞭，那马一跳飞过桥南。

与玄德檀溪跃马隐然相对。后人诗曰：

的卢当日跳檀溪，
又见吴侯败合淝。
退后着鞭驰骏骑，
逍遥津上玉龙飞。

孙权跳过桥南，徐盛、董袭驾舟相迎。玄德檀溪之奔，是出水登岸；孙权逍遥津之走，又舍陆从舟。凌统、谷利抵住张辽。甘宁、吕蒙引军回救，却被乐进从后追来，李典又截住厮杀，吴兵折了大半。吴人此时逍遥不得，逍遥津做了惶恐滩、零丁洋矣。凌统所领三百余人，尽被杀死，统身中数枪，杀到桥边，桥已折断，绕河而逃。凌统不能越桥，而孙权能越，可见权之实邀天幸也。称帝已兆于此。孙权在舟中望见，急令董袭掉舟接之，乃得渡回。吕蒙、甘宁皆死命逃过河南。这一阵杀得江南人人害怕；闻张辽大名，小儿也不敢夜啼。小儿便害怕，大人原不必害怕。大人害怕，便是小儿。众将保护孙权回营。权乃重赏凌统、谷利，收军回濡须，整顿船只，商议水陆并进；一面差人回江南，再起人马来助战。以上按下孙权，以下再叙曹操。

却说张辽闻孙权在濡须，将欲兴兵进取，恐合淝兵少，难以抵敌，急令薛悌星夜往汉中，报知曹操，求请救兵。操同众官议曰：“此时可收西川否？”刘晔曰：“今蜀中稍定，已有隄备，不可击也。不如撤兵去救合淝之急，就下江南。”操乃留夏侯渊守汉中定军山隘口，留张郃守蒙头岩等隘口。为后文张本。其余军兵，拔寨都起，杀奔濡须坞来。正是：

铁骑方能平陇右，
旌旄又复指江南。

未知胜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教帖：公侯、大臣的书面命令。

第六十八回

甘宁百骑劫魏营 左慈掷杯戏曹操

鲁连一矢为人解纷，不若甘宁一矢为己解怨。我能解我怨，不待他人为之解纷也。廉颇怒藺相如，相如让之，而廉颇之怒平；贾复怒寇恂，寇恂让之，而贾复之怒平；若凌统杀父之仇，是非一让之所能平矣。故甘宁之让凌统不难，而救凌统难。盖以仇让仇，不足奇；而以仇救仇，乃足为仇者之所深感耳。

荀攸谏操称王，而能暂寝称王之举；崔琰谏操称王，而不能复遏称王之谋。然君子以为琰之贤过于攸，何也？攸与彧初既党操，而继乃规操；初不知有汉，而继乃复知有汉。是失之于始而正之于终者也。若崔琰则无助贼之计，惟有骂贼之节，故尚论者当以攸为魏之谋士，而以琰为汉之忠臣。

袁谭、袁尚，异母兄弟也；刘琦、刘琮，亦异母兄弟也。绍与表惟爱后妻，故欲立其所出。其溺少子也，以溺妇人故也。若曹操则不然。丕与植，皆为卞氏之所生，而操独以才爱植，是为子之才不才起见，非为母之爱不爱起见。夫溺妇妇之心，不可得而夺；而不溺妇妇之意，则可得而回。此贾诩之谏，所以能入欤？

曹操当称魏王、立世子、江东请和、孙权纳贡之后，正志得意满之时也。威无不加，权无不遂，其势力足以刑人、辱人、屠人、族人。而忽遇一无可奈何之左慈，刑之不得，辱之不得，屠之族之亦不得，而于是奸雄之威丧，奸雄之权沮，奸雄之势诘，奸雄之力尽矣。且有“土鼠随金虎，奸雄一旦休”之语，于极热闹中早笑其销灭。不啻于秦长脚之遇风魔，令读者快之。

曹操之遇左慈，与孙策之遇于吉仿佛相似，而实有大不同者。于吉非来谒孙策，左慈特来谒曹操，是于吉无意，而左慈有心；于吉不敢犯孙策，左慈敢于侮曹操，是于吉没趣，而左慈有胆；于吉索命，而左慈不索命，是于吉死，左慈不死；孙策杀一于吉，便处处有于吉，曹操杀了无数左慈，却不见一个左慈，是于吉不能空，而左慈能空。于吉未得

为仙，若左慈之仙则真仙耳。

但当空诸所有，不当实诸所无。左慈其借空相点化曹操乎？汉家箫鼓，魏国山河，不转盼而夕阳流水；吴宫花草，晋代衣冠，曾几时而幽径荒丘。汉也，魏也，吴也，晋也，殆无一非空者也。知过去之为空，即知现在之亦是空；不待脱手而后空，即入手之时而未尝不空。操若能知此意，则王位可以不贪，乘舆可以不僭，而汉祚可以不窃矣。

却说孙权在濡须口收拾军马，忽报曹操自汉中领兵四十万前来救合淝。孙权与谋士计议，先拨董袭、徐盛二人领五十只大船，在濡须口埋伏；令陈武带领人马，往来江岸巡哨。张昭曰：“今曹操远来，必须先挫其锐气。”张昭屡次以不战为主，此番却有胆气。权乃问帐下曰：“曹操远来，谁敢当先破敌，以挫其锐气？”凌统出曰：“某愿往。”权曰：“带多少军去？”统曰：“三千人足矣。”甘宁曰：“只须百骑，便可破敌，何必三千！”凌统大怒。两个就在孙权面前争竞起来。为上回馀波。权曰：“曹军势大，不可轻敌。”乃命凌统带三千军，出濡须口去哨探，遇曹兵便与交战。

凌统领命，引着三千人马离濡须坞。尘头起处，曹兵早到。先锋张辽与凌统交锋，斗五十合，不分胜败。孙权恐凌统有失，令吕蒙接应回营。甘宁见凌统回，即告权曰：“宁今夜只带一百人马去劫曹营，若折了一人一骑，也不算功。”一可当百，则百可当万。孙权从之，乃调拨帐下一百精锐马兵付宁；又以酒五十瓶，羊肉五十斤，赏赐军士。甘宁回到营中，教一百人皆列坐，先将银碗斟酒，自吃两碗，乃语百人曰：“今夜奉命劫寨，请诸公各满饮一觞，努力向前。”或破敌而后饮，或先饮酒以壮胆，皆妙。众人闻言，面面相觑。甘宁见众人有难色，乃拔剑在手，怒叱曰：“我为上将，且不惜命，汝等何得迟疑！”众人见甘宁作色，皆起拜曰：“愿效死力。”南人本是无用，激之则有用。甘宁将酒肉与百人共饮食尽，约至二更时候，取白鹅翎一百根，插于盔上为号，前为锦帆贼，今又为鹅翎军矣。都披甲上马，飞奔曹操寨边，拔开鹿角，大喊一声，杀入寨中，径奔中军来杀曹操。原来中军人马，以车仗伏路穿连，围得铁桶相似，不能得进。既写甘宁有胆，又写曹操能军。甘宁只将百骑，左冲右突。曹兵惊慌，正不知敌兵多少，自相扰乱。那甘宁百骑，在营内纵横驰骤，逢着便杀。各营鼓譟¹，举火如星，喊声大震。张辽能止吴儿夜哭，甘宁能使北军夜惊，一样声势。甘宁从寨之南门杀出，无人敢当。孙权令周泰引一枝兵来接应，甘宁将百骑回到濡须。操兵恐有埋伏，不敢追袭。后人诗赞曰：

鼙鼓声喧震地来，
吴师到处鬼神哀。
百翎直贯曹军寨，
尽说甘宁虎将才。

甘宁引百骑到寨，不折一人一骑。至营门，令百人皆击鼓吹笛，口称“万岁”，欢声大震。鼓笛之声，比铜铃响时又是一样气色。孙权自来迎接。甘宁下马拜伏。权扶起，携宁手曰：“将军此去，足使老贼惊骇。张辽吓小儿，不若甘宁吓老贼。非孤相舍，正欲观卿胆耳。”即赐绢千匹，利刀百口。宁拜受讫，遂分赏百人。权语诸将曰：“孟德有张辽，孤有甘兴霸，足以相敌也。”宁善将兵，权善将将。

次日，张辽引兵搦战。凌统见甘宁有功，奋然曰：“统愿敌张辽。”权许之。统遂领兵五千离濡须，权自引甘宁临阵观战。对阵圆处，张辽出马，左有李典，右有乐进。凌统纵马提刀，出至阵前。张辽使乐进出迎。两个斗到五十合，未分胜败。曹操闻知，亲自策马到门旗下来看，见二将酣斗，乃令曹休暗放冷箭。曹休便闪在张辽背后，开弓一箭，正中凌统坐下马，那马直立起来，把凌统掀翻在地。乐进连忙持枪来刺。枪还未到，只听得弓弦响处，一箭射中乐进面门，翻身落马。曹休明写，甘宁暗写，妙甚。两军齐出，各救一将回营，鸣金罢战。凌统回寨中，拜谢孙权。权曰：“放箭救你者甘宁也。”凌统乃顿首拜宁曰：“不想公能如此垂恩！”自此与甘宁结为生死之交，再不为恶。甘宁不是以德报怨，乃是以直报怨耳。

且说曹操见乐进中箭，令自到帐中调治。次日，分兵五路来袭濡须。操自领中路；左一路张辽，二路李典；右一路徐晃，二路庞德。每路各带一万人马，杀奔江边来。写曹军甚是声势。时董袭、徐盛二人在船上，见五路军马来到，顾诸军各有惧色，南人无用。徐盛曰：“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何惧哉！”遂引猛士数百人，用小船渡过江边，杀入李典军中去了。甘宁百人在黑夜，徐盛数百人在白日，白日更难于黑夜。董袭在船上，令众军擂鼓呐喊助威。忽然江上猛风大作，白浪掀天，波涛汹涌。军士见大船将覆，争下脚舰逃命。董袭仗剑大喝曰：“将受君命，在此防贼，怎敢弃船而去！”立斩下船军士十余人。须臾风急船覆，董袭竟死于江口水中。宁不畏死而不死，袭不畏死而竟死，有幸有不幸焉。徐盛在李典军中，往来冲突。却说陈武听得江边厮杀，引一军来，正与庞德相遇，两军混战。孙权在濡须坞中，听得曹兵杀到江边，亲自与周泰引军前来助战。写数万军马，分头交战，历历详

明，一笔不乱。正见徐盛在李典军中搅做一团厮杀，便麾军杀入接应。却被张辽、徐晃两枝军，把孙权困在垓心。曹操上高阜处，看见孙权被围，急令许褚纵马持刀杀入军中，把孙权军冲作两段，彼此不能相救。前张辽所断者桥也，今许褚所断者兵也，皆善于用截。

却说周泰从军中杀出，杀了出来。到江边不见了孙权，勒回马，从外又杀入阵中，又杀入去。问本部军：“主公何在？”军人以手指兵马厚处曰：“主公被围甚急！”周泰挺身杀入，寻见孙权。泰曰：“主公可随泰杀出。”于是泰在前，权在后，奋力冲突。泰到江边，又杀出来。回头又不见孙权，乃复翻身杀入围中，又杀入去。○写周泰如生龙活虎，以前事论之，此是第二番，就此日论之，又有第三番。又寻见孙权。权曰：“弓弩齐发，不能得出，如何？”泰曰：“主公在前，某在后，可以出围。”孙权乃纵马前行，周泰左右遮护，身被数枪，箭透重铠，救得孙权。劫营难，救主尤难。○又杀出来。到江边，吕蒙引一枝水军前来接应下船。亏得此路水军。权曰：“吾亏周泰三番冲杀，得脱重围。但徐盛在垓心，如何得脱？”周泰曰：“吾再救去。”救主之后，犹有馀勇可贾。遂轮枪复翻身杀入重围之中，又杀入去。救出徐盛。又杀出来。二将各带重伤。吕蒙教军士乱箭射住岸上兵，救二将下船。

却说陈武与庞德大战，后面又无应兵，被庞德赶到峪口，树林丛密。陈武再欲回身又战，被树株抓住袍袖，不能迎敌，为庞德所杀。陈武之见杀于庞德，与祖茂之见杀于华雄，前后遥遥相对。曹操见孙权走脱了，自策马驱兵，赶到江边对射。吕蒙箭尽，正慌间，忽对江一军船到，为首一员大将，乃是孙策女婿陆逊，自引十万兵到；一阵射退曹兵，亏得又有此路军。乘势登岸追杀曹兵，复夺战马数千匹。曹兵伤者不计其数，大败而回。初有甘宁之劫营，后有陆逊之来救，中间没兴，赖有两头。于乱军中寻见陈武尸首。孙权知陈武已亡，董袭又沉江而死，哀痛至切。令人水中寻见董袭尸首，与陈武尸一齐厚葬之。又感周泰救护之功，设宴款之。权亲自把盏，抚其背，泪流满面，臣之感君有流涕纵横者矣，君之感臣亦涕泗纵横，君臣相得，莫过于此。曰：“卿两番相救，照应十五回中事。不惜性命，被枪数十，肤如刻画，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卿乃孤之功臣，孤当与卿共荣辱，同休戚也。”赞周泰正以励诸将。言罢，令周泰解衣与众将观之：皮肉肌肤，如同刀剐，盘根遍体。孙权手指其痕，一一问之。周泰具言战斗被伤之状。一处伤令吃一觥酒。若欲以疮疤换酒吃，是欲饮必先痛，不痛不能饮矣；若但能饮不能痛，何以谓之“痛饮”乎！○以此行酒，恐惜死武臣终席无一杯相及也。是日，周泰大醉。权以青罗伞赐

之，令出入张盖，以为显耀。无数疮疤，换得一顶罗盖。

权在濡须与操相拒月馀，不能取胜。张昭、顾雍上言：“曹操势大，不可力取。若与久战，大损士卒。不若求和，安民为上。”孙曹之相和，自此始。孙刘之相离，亦自此兆。孙权从其言，令步骘往曹营求和，许年纳岁贡。操见江南急未可下，乃从之，令：“孙权先撤人马，吾然后班师。”步骘回覆，权只留蒋钦、周泰守濡须口，尽发大兵上船回秣陵。以上按下孙权，以下再叙曹操。

操留曹仁、张辽屯合淝，班师回许昌。文武众官皆议立曹操为魏王。尚书崔琰力言不可。众官曰：“汝独不见荀文若乎？”琰大怒曰：“时乎，时乎！会当有变，任自为之。”崔琰之阻魏王，更烈于荀彧之阻九锡、荀攸之阻称王。有与琰不和者，告知操。操大怒，收琰下狱问之。琰虎目虬髯，只是大骂曹操欺君奸贼。荀彧、荀攸不闻其骂，而崔琰能骂，与二人不同。廷尉告操，操令杖杀崔琰在狱中。后人有赞曰：

清河崔琰，天性坚刚。
虬髯虎目，铁石心肠。
奸邪辟易^[2]，声节显昂。
忠于汉主，千古名扬。

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群臣表奏献帝，颂魏公曹操功德极天际地，伊、周莫及，宜进爵为王。献帝即令钟繇草诏，册立曹操为魏王。曹操假意上书三辞。自封之而自让之，妆腔做势，可发一笑。诏三报不许，操乃拜命受魏王之爵，冕十二旒^[3]，乘金根车^[4]，驾六马，用天子车服銮仪，出警入蹕^[5]，于邺郡盖魏王宫，议立世子。操大妻丁夫人无出；妾刘氏生子曹昂，因征张绣时死于宛城；照应十八回中事。卞氏所生四子：长曰丕，次曰彰，三曰植，四曰熊。自称魏王，便是其子篡汉之兆，故于此处特详叙其子。于是黜丁夫人，而立卞氏为魏王后。第三子曹植，字子建，极聪明，举笔成章，操欲立之为后嗣。丕与植一母所生，而操独爱植，又与袁绍、刘表不同。绍与表是以其母起见，操则但以其子起见耳。长子曹丕恐不得立，乃问计于中大夫贾诩，诩教如此如此。自是但凡操出征，诸子送行，曹植乃称述功德，发言成章。惟曹丕辞父，只是流涕而拜，左右皆感伤。于是操疑植乖巧，诚心不及丕也。今人谓刘备基业是哭成的，不知曹丕帝位亦是哭来的。丕又使人买嘱近侍，皆言丕之德。操欲立后嗣，踌躇不定。乃问贾诩曰：“孤欲立后嗣，当立谁？”贾诩不答。妙甚。操问其故。诩曰：“正有所思，故不能

即答耳。”妙甚。操曰：“何所思？”诩对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言简而意妙，妙在不谏之谏。操大笑，遂立长子曹丕为王世子。

冬十月，魏王宫成，差人往各处收取奇花异果，栽植后苑。有使者到吴地，见了孙权，传魏王令旨，再往温州取柑子。时孙权正尊让魏王，便令人于本城选了大柑子四十馀担，星夜送往邳郡。曹操以青梅饷刘备，孙权以柑子馈老瞒，前后映射成趣。至中途，挑担役夫疲困，歇于山脚下，见一先生，眇一目^[6]，跛一足，头戴白藤冠，身穿青懒衣，来与脚夫作礼，言曰：“你等挑担劳苦，贫道都替你挑一肩何如？”众人大喜。于是先生每担各挑五里。但是先生挑过的担儿都轻了。鹅笼先生能使身轻，今此先生能使担轻，更是奇幻。众皆惊疑。先生临去，与领柑子官说：“贫道乃魏王乡中故人，姓左，名慈，字元放，道号乌角先生。乌角，紫虚，相射成趣。如你到邳郡，可说左慈申意。”遂拂袖而去。取柑人至邳郡见操，呈上柑子。操亲剖之，但只空壳，内并无肉。前以空盒赐荀彧，可谓一报还一报。一笑。操大惊，问取柑人。取柑人以左慈之事对，曹未肯信。

门吏忽报：“有一先生，自称左慈，求见大王。”操召入。取柑人曰：“此正途中所见之人。”操叱之曰：“汝以何妖术，摄吾佳果？”慈笑曰：“岂有此事？”取柑剖之，内皆有肉，其味甚甜。但操自剖者皆空壳。才入我手，便已成空。此是左慈点化奸雄也。称魏王，图汉鼎，皆当作如是观。操愈惊，乃赐左慈坐而问之。慈索酒肉，操令与之，饮酒五斗不醉，肉食全羊不饱。万羊丞相、斗酒学士，皆不及矣。操问曰：“汝有何术，以至于此？”慈曰：“贫道于西川嘉陵峨嵋山中，学道三十年，忽闻石壁中有声呼我之名，及视不见。如此者数日。忽有天雷震碎石壁，得天书三卷，名曰《遁甲天书》。张角三人亦言受天书三卷矣，然张角以此煽惑天下，左慈以此点化奸雄，又自不同。上卷名‘天遁’，中卷名‘地遁’，下卷名‘人遁’。天遁能腾云跨风，飞升太虚；地遁能穿山透石；人遁能云游四海，藏形变身，飞剑掷刀，取人首级。此句便是恐吓老瞒。大王位极人臣，何不退步，跟贫道往峨嵋山中修行？当以三卷天书相授。”操在铜雀台上谓众官曰：“我若解兵柄，恐人谋害。”今若去修行，便没人谋害矣。操曰：“吾亦久思急流勇退，奈朝廷未得其人耳。”慈笑曰：“益州刘玄德，乃帝室之胄，何不让此位与之？不然，贫道当飞剑取汝之头也。”吉平骂之，祢衡骂之，不若左慈之快。操大怒曰：“此正是刘备细作！”喝左右拿下。慈大笑不止。操令十数狱卒，捉下拷之。狱卒着力痛打，看左慈时，却鼾鼾熟睡^[7]，全无痛楚。三拷吉平之威，至此全无用处。操怒，命取大枷铁钉钉了，铁锁锁

了，送入牢中监收，令人看守。只见枷锁尽落，左慈卧于地上，并无伤损。械系杨彪之威，至此又无用处。连监禁七日，不与饮食。及看时，慈端坐于地上，面皮转红。先生面皮红，曹操面皮厚矣。狱卒报知曹操，操取出问之。慈曰：“我数十年不食，亦不妨；日食千羊，亦能尽。”操无可奈何。老贼奸计百出，至此亦有无可奈何之日。畅绝，快绝。

是日，诸官皆至王宫大宴。正行酒间，左慈足穿木履，立于筵前。众官惊怪。左慈曰：“大王今日水陆俱备^[8]，大宴群臣，四方异物极多，内中欠缺何物，贫道愿取之。”操曰：“我要龙肝作羹，汝能取否？”慈曰：“有何难哉！”捋虎须且不惧，取龙肝又何难。取墨笔于粉墙上画一条龙，以袍袖一拂，龙腹自开。左慈于龙腹中提出龙肝一副，鲜血尚流。假龙真肝，是假是真。操不信，叱之曰：“汝先藏于袖中耳！”呆话。慈曰：“即今天寒，草木枯死，大王要甚好花，随意所欲。”操曰：“吾只要牡丹花。”慈曰：“易耳。”令取大花盆放筵前，以水喂之^[9]，顷刻发出牡丹一株，开放双花。空中有花，花即是空，亦是点化奸雄。众官大惊，邀慈同坐而食。少刻，炮官进鱼脍^[10]。慈曰：“脍必松江鲈鱼者方美。”操曰：“千里之隔，安能取之？”愈呆。慈曰：“此亦何难取！”教把钓竿来，于堂下鱼池中钓之。顷刻，钓出数十尾大鲈鱼，放在殿上。温州之柑，既已化实成空；松江之鲈，何妨自无入有。操曰：“吾池中原有此鱼。”更呆。慈曰：“大王何相欺耶？天下鲈鱼只两腮，惟松江鲈鱼有四腮，此可辨也。”众官视之，果是四腮。“巨口细鳞”，苏子《赤壁赋》中曾有之矣。操见此鱼，亦记赤壁之事乎？慈曰：“烹松江鲈鱼，须紫芽姜方可。”操曰：“汝亦能取之否？”慈曰：“易耳。”令取金盆一个，慈以衣覆之，须臾得紫芽姜满盆，进上操前。操以手取之，忽盆内有书一本，题曰《孟德新书》。操取视之，一字不差。书在张松口中，不过记问之奇；今在左慈盆内，更见幻术之妙。操大疑。慈取桌上玉杯，满斟佳酿，进操曰：“大王可饮此酒，寿有千年。”操曰：“汝可先饮。”慈遂拔冠上玉簪，于杯中一画，将酒分为两半；奇绝，幻绝。自饮一半，将一半奉操。操叱之。慈掷杯于空中，化成一白鸠，绕殿而飞。尝读《列仙传》，饭可为蜂，杖可化龙，则杯之变鸠，不足奇耳。众官仰面视之，左慈不知所往。左右忽报：“左慈出宫门去了。”操曰：“如此妖人，必当除之，否则必当为害。”遂命许褚引三百铁甲军追擒之。

褚上马，引军赶至城门，望见左慈穿木履在前，慢步而行。褚飞马追之，却只追不上。虎褚将军之威，至此亦全无用处。直赶到一山中，

有牧羊小童，赶着一群羊而来，慈走入羊群内。羊亦可名乌角先生。褚取箭射之，慈即不见。褚尽杀群羊而回。追赶左慈不上，却将群羊出气。牧羊小童守羊而哭，忽见羊头在地上作人语，唤小童曰：“汝可将羊头都凑在死羊腔子上。”幻极。小童大惊，掩面而走。忽闻有人在后呼曰：“不须惊走，还汝活羊。”小童回顾，见左慈已将地上死羊凑活，赶将来了。断头之羊既可活，剖肝之龙亦未必死。小童急欲问时，左慈已拂袖而去，其行如飞，倏忽不见。正与前慢步而行，相对成趣。小童归告主人。主人不敢隐讳，报知曹操。操画影图形，各处捉拿左慈。三日之内，城里城外，所捉眇一目、跛一足、白藤冠、青懒衣、穿木履先生，都一般模样者，有三四百个，孙行者变化之法，不谓《三国志》中已有之。哄动街市。操令众将，将猪羊血泼之，押送城南教场。曹操亲自引甲兵五百人围住，尽皆斩之。人人颈腔内，各起一道青气，到上天聚成一处，化成一个左慈。一致而有万殊，万殊仍归一处。向空招白鹤一只骑坐，白鸠绕殿而飞，白鹤自空而至，相映成趣。○或借群羊隐形，或乘白鹤遐举，幻甚，趣甚。拍手大笑曰：“土鼠随金虎，奸雄一旦休！”言操死于午年正月也，早为七十八回伏线。操令众将以弓箭射之。忽然狂风大作，走石扬沙；所斩之尸，皆跳起来，手提其头，奔上演武厅来打曹操。甘宁百骑是真人真马，左慈百辈是疑鬼疑神，前后映射成趣。文官武将，掩面惊倒，各不相顾。正是：

奸雄权势能倾国，
道士仙机更异人。

未知曹操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鼓譟：即鼓噪。出战时擂鼓呐喊。

[2] 辟易：退避，避开。

[3] 冕十二旒（liú）：天子戴的冕冠前后悬垂的玉串为十二条。

[4] 金根车：以黄金为饰的根车。帝王所乘。

[5] 出警入蹕（bì）：谓帝王出入时警戒清道，禁止行人。

[6] 眇（miǎo）：一目失明。

[7] 鼾（hōu）鼾：熟睡时的鼻息声。

[8] 水陆：指水中和陆地所产的食物。

[9] 嚥（xùn）：含在口中而喷出。

[10] 炮（páo）官：即厨师。炮，通“庖”。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辂知机 讨汉贼五臣死节

前回方写一左慈，此回又接写一管辂。左慈术之幻者也，管辂数之真者也。术之所变，令人不可测识；数之所定，亦令人无可奈何。诚知其无可奈何，而竭智尽能以图逞其欲者，亦复何为哉？故不独左慈之术所以点化老贼，而管辂之数亦所以醒悟奸雄。

当庞统未死，孔明未入蜀之时，先有紫虚上人八句谶语以为之兆；今当夏侯渊未死，曹丕未篡汉之时，又先有管公明八句谶语以为之兆。

此皆以前之闲文，为后之伏笔者也。乃紫虚八句，合作一篇，公明八句，分为两段；紫虚则刘瓚往见，公明则许芝引来；紫虚则略其生平，公明则叙其往事。或略或详，前后更无一笔相犯，所以为佳。

金祗若能先约刘备，俟操之出救汉中而后举事，则备自外来，祗从中起，其事未必无成，而惜乎其发之太骤也。虽然，事之成败不足论，而其忠肝义胆，实可对后土而告皇天，安见此五贤之有异于三杰乎？史官仍魏史之旧，误书为耿纪、韦晃等谋反伏诛，大为背谬。自《纲目》正之曰：“耿纪、韦晃讨曹操不克，死之。”《春秋》之旨，昭于千古矣。

或谓许昌失火之事，管辂不先言，则曹操不预防。操不预防，则操可以出汉中，而五臣之事，未必其无成矣。吉平、管辂，一医一卜，而吉氏一门忠义，管辂为操防灾，毋乃管辂之卜，不若吉平之医乎？虽然，此不足为管辂咎。五臣之举火，数也；管辂之言失火，亦数也；曹操得管辂之言，亦数也。数之既定，无可复逃。但在奸雄，则当思一定之数，以戢其篡窃之心；在忠臣，则不当因一定之数，而沮其报国之志耳。

元宵起义，董承先有其梦，而金祗乃实有其事，是前之梦早为后之事作引也。元宵相约，先有吉平饮酒于前，乃有二吉举火于后，是后之火又因前之酒而生也。隔三十馀回，而虚实相生，父子相继，斯亦奇矣。至于马腾为汉名臣之后，金祗亦汉名臣之后，而腾之事泄甚迟，祗

之事发甚速。吉邈、吉穆为父而死，马休、马铁亦为父而死，而马氏三人合在一处，吉氏三人分为两时。其照耀史册者，参差不同，种种各异，更是可观。

观耿、韦五家之僮仆，而窃叹董承之不及此五人也。董承之事，以一秦庆童泄之；而五家僮仆七百余人，竟无有一人泄其事者。使非五人之能用其人，而何以能若是哉！田横传，而田横之五百人赖以传；乃五百人传，而田横愈以传。君子于五家僮仆之贤，而益信五人之贤为不可及云。

却说当日曹操见黑风中群尸皆起，惊倒于地。须臾风定，群尸皆不见。百化为一，一又化为空，真是仙家妙理。左右扶操回宫，惊而成疾。后人诗赞左慈曰：

飞步凌云遍九州，
独凭遁甲自遨游。
等闲施設神仙术，
点悟曹瞒不转头。

曹操染病，服药无愈。适太史丞许芝自许昌来见操。操令芝卜《易》，芝曰：“大王曾闻神卜管辂否？”一个起课先生，又荐出一个起课先生，不似今之起课者，自夸灵验，唯恐他人夺却道路也。操曰：“久闻其名，未知其术，汝可详言之。”芝曰：“管辂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丑，好酒疏狂。其父曾为琅琊郡丘长。辂自幼便喜仰视星辰，卜必兼星，不知星者不能卜。夜不能寝，父母不能禁止。常云‘家鸡野鹄，尚自知时，何况为人在世乎？’与邻儿共戏，辄画地为天文，分布日月星辰。及稍长，即深明《周易》，仰观风角^[1]，数学通神^[2]，兼善相术。卜兼星，星又兼相。琅琊太守单子春闻其名，召辂相见。时有坐客百余人，皆能言之士。辂谓子春曰：‘辂年少，胆气未坚，先请美酒三升，饮而后言。’以兵战者，以酒壮胆；以舌战者，亦欲以酒壮胆。子春奇之，遂与酒三升。饮毕，辂问子春：‘今欲与辂为对者，若府君四座之士耶？’子春曰：‘吾自与君旗鼓相当。’于是与辂讲论《易》理。辂亹亹而谈^[3]，言言精奥。子春反复辨难，辂对答如流。从晓至暮，酒食不行。晋人清谈，已兆于此。子春及众宾客无不叹服。于是天下号为‘神童’。

“时有居民郭恩者，兄弟三人皆得瘧疾^[4]，请辂卜之。辂曰：‘卦中有君家本墓中女鬼，非君伯母即叔母也。昔饥荒之年，谋数升米之利，

推之落井，以大石压破其头，孤魂痛苦，自诉于天，故君兄弟有此报。不可禳也。’曹操闻之，若想起董贵人、伏皇后之事，当为寒心。郭恩等涕泣伏罪。

“安平太守王基，知谿神卜，延谿至家。适信都令妻常患头风，正与曹操头风相映。其子又患心痛，若曹操不是心痛，当是心黑。心痛可医，心黑不可医。因请谿卜之。谿曰：‘此堂之西角有二死尸：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头在壁内，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头，故头痛；持弓箭者主刺胸腹，故心痛。’乃掘之。入地八尺，果有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木俱已朽烂。谿令徙骸骨去城外十里埋之，妻与子遂无恙。能以卜治病，则又以卜而兼医。

“馆陶令诸葛原迁新兴太守，谿往送行。客言谿能覆射。诸葛原不信，暗取燕卵、蜂窝、蜘蛛三物，分置三盒之中，令谿卜之。卦成，各写四句于盒上。左慈能取石中之书，管谿能猜盒中之物，又相映成趣。其一曰：‘含气须变，依乎宇堂，雌雄以形，羽翼舒张。此燕卵也。’其二曰：‘家室倒悬，门户众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窝也。’其三曰：‘觳觫长足，吐丝成罗，寻网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满座惊骇。管谿能猜燕卵、蜂巢等物，与左慈能取龙肝、鱼脍，相映成趣。

“乡中有老妇失牛，求卜之，谿判曰：‘北溪之滨，七人宰烹，急往追寻，皮肉尚存。’老妇果往寻之，见七人于茅舍后煮食，皮肉犹存。左慈能使死羊复活，管谿能使失牛复得，又相映成趣。妇告本郡太守刘邠，捕七人罪之。因问老妇曰：‘汝何以知之？’妇告以管谿之神卜。刘邠不信，请谿至府，取印囊及山鸡毛藏于盒中，令卜之。谿卜其一曰：‘内方外圆，五色成文，舍实守信，由则有章。此印囊也。’其二曰：‘岩岩有鸟，锦体朱衣，羽翼玄黄，鸣不失晨。此山鸡毛也。’玉印有囊，山鸡有毛，与玉杯、白鸠又相映成趣。刘邠大惊，遂待为上宾。

“一日，出郊闲行，见一少年耕于田中。谿立道傍观之良久，问之曰：‘少年高姓贵庚？’答曰：‘姓赵，名颜，年十九岁矣。敢问先生为谁？’谿曰：‘吾管谿也。吾见汝眉间有死气，三日内必死。此是相术之验。汝貌美，可惜无寿。’赵颜回家，急告其父。父闻之，赶上管谿，哭拜于地曰：‘请归救吾子！’谿曰：‘此乃天命也，安可禳乎？’父告曰：‘老夫止有此子，望乞垂救。’赵颜亦哭求。谿见其父子情切，乃谓赵颜曰：‘汝可备净酒一瓶，鹿脯一块，来日赍往南山之中。大树之下，看盘石上有二人弈棋：一人向南坐，穿白袍，其貌甚恶；一人向北坐，穿红衣，其貌甚美。汝可乘其弈兴浓时，将酒及鹿脯跪进之。待其

饮食毕，汝乃哭拜求寿，必得益算矣。但切勿言是吾所教。’管辂幼时能观星于天，画星于地，今又能使人见星于山，此是星学之奇。老人留辂在家。次日，赵颜携酒脯杯盘入南山之中。约行五六里，果有二人于大松树下盘石上着棋，全然不顾。赵颜跪进酒脯。二人贪着棋，不觉饮酒已尽。左慈饮酒食肉，两星君亦饮酒食肉，想他家原不忌酒肉也。今之不饮酒、不饮肉者，吾知之矣。赵颜哭拜于地而求寿，二人大惊。穿红袍者曰：‘此必管子之言也。吾二人既受其私，必须怜之。’穿白袍者乃于身边取出簿籍检看，谓赵颜曰：‘汝今年十九岁当死，吾今于十字上添一九字，汝寿可至九十九。一酒一脯，换了八十年之寿。则淳于髡所谓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满篝满车者，不为过也。回见管辂，教再休泄漏天机，不然必致天谴。’穿红者出笔添讫，一阵香风过处，二人化作二白鹤，冲天而去。与左慈骑白鹤，相映成趣。赵颜归问管辂。辂曰：‘穿红者，南斗也；穿白者，北斗也。’颜曰：‘吾闻北斗九星，何止一人？’辂曰：‘散而为九，合而为一也。一左慈能化众左慈，众左慈只是一左慈，又与星君变化相映。北斗注死，南斗注生。今已添注寿算，子复何忧？’父子拜谢。自此管辂恐泄天机，更不轻为人卜。以上忽借许芝口中，夹叙管辂生平，百忙中偏有此等闲笔。此人见在平原，大王欲知休咎，何不召之？”此处方总接入正文。操大喜，即差人往平原召辂。

辂至参拜讫，操令卜之。辂答曰：“此幻术耳，何必为忧？”操心安，病乃渐可。操令卜天下之事，辂卜曰：“二八纵横，黄猪遇虎。定军之南，伤折一股。”为夏侯渊被斩伏笔。即令卜传祚修短之数，辂卜曰：“狮子宫中，以安神位。王道鼎新，子孙极贵。”为曹丕篡汉伏笔。操问其详，辂曰：“茫茫天数，不可预知，待后自验。”操欲封辂为太史，辂曰：“命薄相穷，不称此职，不敢受也。”操问其故，答曰：“辂额无主骨，眼无守睛，鼻无梁柱，脚无天根，背无三甲，腹无三壬。只可泰山治鬼，不能治生人也。”不说命，但说相，相穷便是命薄。操曰：“汝相吾若何？”辂曰：“位极人臣，又何必相？”相君之面，位止人臣；相君之背，贵不可言。再三问之，辂但笑而不答。操令辂遍相文武官僚，辂曰：“皆治世之臣也。”皆事乱世之奸雄者也，管辂不肯直言耳。若许劭之相曹操，便直说出来。操问休咎，皆不肯尽言。后人诗赞管辂曰：

平原神卜管公明，
能算南辰北斗星。
八卦幽微通鬼窍，

六爻玄奥究天庭。
预知相法应无寿，
自觉心原极有灵。
可惜当年奇异术，
后人无复授遗经。

操令卜东吴、西蜀二处。辘设卦云：“东吴主亡一大将，西蜀有兵犯界。”操不信。忽合淝报来，东吴陆口守将鲁肃身故。操大惊，便差人往汉中探听消息。不数日，飞报刘玄德遣张飞、马超兵屯下辨取关。不从吴、蜀两边叙来，却从曹操一边听得，省笔之甚。操大怒，便欲自领大兵再入汉中，令管辘卜之。辘曰：“大王未可妄动，来春许都必有火灾。”为耿纪事伏笔。操见辘言累验，故不敢轻动，留居邳郡，使曹洪领兵五万往助夏侯渊、张郃同守东川；又差夏侯惇领兵三万，于许都来往巡警，以备不虞；为夏侯惇救火伏笔。又教长史王必总督御林军马。主簿司马懿曰：“王必嗜酒性宽，恐不堪任此职。”操曰：“王必是孤披荆棘、历艰难时相随之人，忠而且勤，心如铁石，最足相当。”遂委王必领御林军马，屯于许昌东华门外。

时有一人姓耿，名纪，字季行，洛阳人也。旧为丞相府掾，后迁侍中、少府，与司直韦晃甚厚。见曹操进封王爵，出入用天子车服，心甚不平。与董承等七人见许田射鹿而不平，遥相对照。时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照后元宵。耿纪与韦晃密议曰：“操贼奸恶日甚，将来必为篡逆之事。吾等为汉臣，岂可同恶相济？”韦晃曰：“吾有心腹人，姓金名祗，乃汉相金日磾之后，金日磾之后，与马伏波之后，遥相对照。素有讨曹之心，更兼与王必甚厚；若得同谋，大事济矣。”耿纪曰：“他既与王必交厚，岂肯与我等同谋乎？”韦晃曰：“且往说之，看是如何。”于是二人同至金祗宅中，祗接入后堂坐定。晃曰：“德伟与王长史甚厚，吾二人特来告求。”开口便妙。祗曰：“所求何事？”晃曰：“吾闻魏王早晚受禅，将登大宝，公与王长史必高迁，望不相弃，曲赐提携，感德非浅。”先用反言以挑之。祗拂袖而起。适从者奉茶至，便将茶泼于地上。晃佯惊曰：“德伟故人，何薄情也？”祗曰：“吾与汝交厚，为汝等是汉朝臣宰之后。今不思报本，欲辅造反之人，吾有何面目与汝为友！”被二人挑出心语。耿纪曰：“奈天数如此，不得不为耳。”妙在不便正说，再用反词。祗大怒。耿纪、韦晃见祗果有忠义之心，乃以实情相告曰：“吾等本欲讨贼，来求足下，前言特相试耳。”待他再怒，然后说明。祗曰：“吾累世汉臣，安能从贼！公等欲扶汉室，有何高见？”晃曰：“虽有报国之心，未有讨贼之计。”祗曰：“吾欲里应外合，杀了王

必，夺其兵权，扶助銮舆。更结刘皇叔为外援，操贼可灭矣。”未结外援，而先谋内变，事安得成。二人闻之，抚掌称善。祗曰：“我有心腹二人，与操贼有杀父之仇，见居城外，可用为羽翼。”耿纪问是何人。祗曰：“太医吉平之子：长名吉邈，字文然；次名吉穆，字思然。操昔日为董承衣带诏事曾杀其父，二子逃窜远乡，得免于难。今已潜归许都，若使相助讨贼，无有不从。”马腾与马休、马铁合在一处写，吉平与吉邈、吉穆分作两处写。一处写只有一段事，两处写却有两段事。耿纪、韦晃大喜。金祗即使人密唤二吉。须臾二人至。祗具言其事。二人感愤流泪，怨气冲天，誓杀国贼。一忠臣之后，又有两孝子，又与马超报仇遥遥相对。金祗曰：“正月十五夜间，城中大张灯火，庆赏元宵。耿少府、韦司直，你二人各领家僮杀到王必营前。只看营中火起，趁着百姓点灯，却用州官放火。分两路杀入，杀了王必，径跟我入内，请天子登五凤楼，召百官面谕讨贼。董承是先奉诏而后谋举事，金祗是先举事而后请发诏，又是一样局面。吉文然兄弟于城外杀入，放火为号，各要扬声，叫百姓诛杀国贼，截住城内救军。待天子降诏，招安已定，便进兵杀投邳郡擒曹操，即发使赍诏召刘皇叔。今日约定，至期二更举事，勿似董承自取其祸。”董承正月十五之梦，梦疑是真；金祗正月十五之事，事还成梦。五人对天说誓，歃血拜盟，与董承家歃血，遥相映对。各自归家，整顿军马器械，临期而行。

且说耿纪、韦晃二人各有家僮三四百，预备器械。吉邈兄弟亦聚三百人口，四家僮仆，共七百余人。只推围猎，安排已定。金祗先期来见王必，言：“方今海宇稍安，魏王威震天下。今值元宵令节，不可不放灯火，以示太平气象。”王必然其言，告谕城内居民，尽张灯结彩，庆赏佳节。

至正月十五夜，天色晴霁，星月交辉，六街三市，竞放花灯。真个金吾不禁，玉漏无催^[6]。百忙中偏有闲笔写元宵佳景，妙甚。王必与御林诸将在营中饮宴。二更以后，忽闻营中呐喊，人报营后火起。在元宵还疑是放烟火。王必慌忙出帐看时，只见火光乱滚，又闻喊声连天，知是营中有变，急上马出南门，正遇耿纪，一箭射中肩膊，几乎坠马，遂望西门而走。射不杀王必便是天数。背后有军赶来，王必着忙弃马步行，至金祗门首，慌叩其门。原来金祗一面使人于营中放火，一面亲领家僮随后助战，只留妇女在家。时家中闻王必叩门之声，只道金祗归来。祗妻从隔门便问曰：“王必那厮杀了么？”对王必问王必，与吕布在汉阳城中，对曹操问曹操，正是一般。王必大惊，方悟金祗同谋，径投曹休家，报知金祗、耿纪等同谋反。王必意中尚不知韦晃、二吉。休急

披挂上马，引千馀人在城中拒敌。城内四下火起，烧着五凤楼，帝避于深宫，百忙中又写汉帝避火。曹氏心腹爪牙死据宫门。城中但闻人叫：“杀尽曹贼，以扶汉室。”百忙中又写城中百姓听得喊声。

原来夏侯惇奉曹操命，巡警许昌，领三万军离城五里屯扎。是夜遥望见城中火起，便领大军前来，围住许都，使一枝军入城接应曹休，直混杀至天明。既写曹休一边，又写夏侯惇一边。耿纪、韦晃等无人相助。人报金祗、二吉皆被杀死，金祗、二吉之死，只在耿、韦一边听得，用虚写法最省笔。耿纪、韦晃夺路杀出城门，正遇夏侯惇大军围住，活捉去了。耿、韦二人被擒却用实写。手下百馀人皆被杀。夏侯惇入城，救灭遗火，尽收五人老小宗族，王必夜里但知有二人，天明时夏侯惇方知有五人。使人飞报曹操。操传令，教将耿、韦二人及五家宗族老少，皆斩于市，并将在朝大小百官，尽行拿解邳郡，听候发落。五家之外又被及众官，惨毒已极。夏侯惇押耿、韦二人至市曹，耿纪厉声大叫曰：“曹阿瞞！吾生不能杀汝，死当作厉鬼以击贼。”刽子以刀搠其口，流血满地，大骂不绝而死。韦晃以面颊顿地曰：“可恨！可恨！”咬牙皆碎而死。二人之烈，不减吉平。后人诗赞曰：

耿纪精忠韦晃贤，
各持空手欲扶天。
谁知汉祚相将尽，
恨满心胸丧九泉。

夏侯惇尽杀五家老小宗族，将百官解赴邳郡。曹操于教场立红旗于左，白旗于右，下令曰：“耿纪、韦晃等造反，放火焚许都，汝等亦有出救火者，亦有闭门不出者。如曾救火者，可立于红旗下，如不曾救火者，可立于白旗下。”众官自思救火者必无罪，于是多奔红旗之下。三停内只有一停立于白旗下。令教尽拿立于红旗下者。众官各言无罪。操曰：“汝当时之心，非是救火，实欲助贼耳！”尽命拿出漳河边斩之，死者三百馀员。老贼至此，心愈毒，手愈辣矣。其立于白旗下者，尽皆赏赐，仍令还许都。时王必已被箭疮发而死，操命厚葬之。令曹休总督御林军马，钟繇为相国，华歆为御史大夫。遂定侯爵六等十八级，关西侯爵十七级，皆金印紫绶；又置关内、外侯十六级，银印龟纽墨绶；五大夫十五级，铜印环纽绶。定爵封官，朝廷又换一班人物。变更官制，愈是篡国之兆。曹操方悟管辂火灾之说，遂重赏辂。辂不受。以上按下许昌一边，以下再叙东川一边。

却说曹洪领兵到汉中，令张郃、夏侯渊各据险要，曹洪亲自进兵拒

敌。时张飞自与雷同守把巴西。马超兵至下辨，令吴兰为先锋，领军哨出，正与曹洪军相近。吴兰欲退，牙将任夔曰：“贼兵初至，若不先挫其锐气，何颜见孟起乎！”于是骤马挺枪，搦曹洪战。洪自提刀跃马而出。交锋三合，斩夔于马下，将有大败，必有小胜。乘势掩杀。吴兰大败，回见马超。超责之曰：“汝不得吾令，何故轻敌至败？”吴兰曰：“任夔不听吾言，故有此败。”马超曰：“可紧守隘口，勿与交锋。”一面申报成都，听候行止。曹洪见马超连日不出，恐有诈谋，引军退回南郑。张郃来见曹洪，问曰：“将军既已斩将，如何退兵？”洪曰：“吾见马超不出，恐有别谋。且我在邳都，闻神卜管辂有言：当于此地折一员大将。将管辂语照应，谁知不是此一员，却是那一员也。吾疑此言，故不敢轻进。”张郃大笑曰：“将军行兵半生，今奈何信卜者之言而惑其心哉！不信卜，亦是豪杰。郃虽不才，愿以本部兵取巴西。若得巴西，蜀郡易耳。”洪曰：“巴西守将张飞，非比等闲，不可轻敌。”张郃曰：“人皆怕张飞，吾视之如小儿耳。但曰彼丈夫我丈夫可耳，乃曰我丈夫而彼小儿，只怕这个老张，还不认得那个老张也。此去必擒之！”洪曰：“倘有疏失若何？”郃曰：“甘当军令。”洪勒了文状，张郃进兵。正是：

自古骄兵多致败，
从来轻敌少成功。

未知胜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风角：古代占卜之法。以五音占四方之风而定吉凶。

[2] 数学：古代指术数之学。

[3] 亶（wěi）亶而谈：谓诗文或谈论动人，有吸引力，使人不知疲倦。

[4] 蹠疾：瘸腿。

[5] 觳觫（hǔ sù）：恐惧战栗貌。

[6] 金吾不禁，玉漏无催：指开放宵禁。

第七十回

猛张飞智取瓦口隘 老黄忠计夺天荡山

数回之前，方写关公饮酒，此处又接写翼德饮酒。单刀赴会之饮，是饮他人之酒；瓦口寨前之饮，是饮自己之酒。关公之饮酒是胆，翼德之饮酒是智；关公之饮酒是豪，翼德之饮酒是巧。夫以胆而饮，饮又可以壮胆；以豪而饮，饮又可以助豪。若欲以酒而行其巧与智则难矣。胆与豪，则与酒相近者也；巧与智，是不与酒相近者也。不与酒相近，而卒能于酒中用之，则饮如张公更不可及。

张郃草草用兵，误以张飞之用兵为草草耳。乃郃之骄，方视之如草；而飞之智，则又以草为人。始知其醉之非真醉也。若使醉为真醉，则真张飞无异草张飞；惟醉非真醉，故草张飞能赚真张郃，而真张郃反似草张郃耳。今日以醉取瓦口之张飞，大非昔日以醉失徐州之张飞，是前后竟有两张飞也。而今日赚张郃之张飞，即前日赚严颜之张飞，是前后原无两张飞也。乃其赚严颜者，林木前后，张飞有两；赚张郃者，寨门内外，张飞又有两。疑鬼疑神，几有同于左慈之身外身也者，张公其酒中之仙乎？

《诗》称：“方叔元老。”《易·系》：“师贞丈人。”将之贵用老成人也明矣。然用老而以少者佐之，尤不若以老佐老之为妙也。有马首欲东之桀，则先轸不能行其意；有乞乞勇夫之三帅，则蹇叔不能用其谋。

黄忠之请严颜为副，有以哉！

兵有贵于诱敌者，彼以我为莽，而我即诱之以粗疏；彼以我为老，而我即诱之以怯弱是也。然有诱兵居其前，必更有奇兵绕其后而后胜，如翼德、汉升皆以小路取关之背，斯则其兵之奇者矣。故无诱不能用奇，而无奇亦不可用诱。

却说张郃部兵三万，同分三寨，各傍山险：一名岩渠寨，一名蒙头寨，一名荡石寨。当日，张郃于三寨中，各分兵一半去取巴西，留一半守寨。早有探马报到巴西，说张郃引兵来了。张飞急唤雷同商议。同曰：“阆中地恶山险，可以埋伏。将军引兵出战，我出奇兵相助，郃可

擒矣。”彼分三寨，我分两路，以两对三。将名雷同，用军却不雷同。张飞拨精兵五千与雷同去讠。飞自引兵一万，离阆中三十里，与张郃兵相遇。两军摆开，张飞出马，单搦张郃。郃挺枪纵马而出。张与张同，枪与枪同，副将名雷同，主将亦是雷同。战到三十馀合，郃后军忽然喊起：原来望见山背后有蜀兵旗旛，故此扰乱。雷同伏兵，先用虚写。张郃不敢恋战，拨马回走。张飞从后掩杀，前面雷同又引兵杀出，两下夹攻，郃兵大败。张飞、雷同连夜追袭，直赶到岩渠山。张郃仍旧分兵守住三寨，多置擂木炮石，坚守不战。

张飞离岩渠十里下寨，次日引兵搦战。郃在山上大吹大擂饮酒，并不下山。将写张飞饮酒，先写张郃饮酒。张飞令军士大骂，郃只不出，飞只得还营。次日，令雷同又去山下搦战，郃又不出。雷同驱军士上山，山上擂木炮石打将下来，雷同急退。荡石、蒙头两寨兵出，杀败雷同。次日，张飞又去搦战，张郃又不出。飞使军人百般秽骂，郃在山上亦骂。彼亦骂，此亦骂，不是相杀，竟是斗口。张飞寻思，无计可施。相拒五十馀日，飞就在山前扎住大寨，每日饮酒饮至大醉，坐于山前辱骂。彼饮酒，此亦饮酒，不是相杀，竟是较量。

玄德差人犒军，见张飞终日饮酒，使者回报玄德。玄德大惊，忙来问孔明。孔明笑曰：“原来如此。军前恐无好酒，成都佳酿极多，可将五十瓮作三车装，送到军前，与张将军饮。”不是知趣，却是知机。○管公明谈《易》，清酒三升；张翼德破敌，美酒五十瓮。玄德曰：“吾弟自来饮酒失事，军师何故反送酒与他？”孔明笑曰：“主公与翼德做了许多年兄弟，还不知其为人耶？翼德自来刚强，然前于收川之时，义释严颜，此非勇夫所为也。又将六十一回中事一提。今与张郃相拒五十馀日，酒醉之后，便坐山前辱骂，傍若无人，此非贪杯，乃败张郃之计耳。”在徐州时是真醉，在巴西时是假醉；玄德但知其真，孔明却知其假。玄德曰：“虽然如此，未可托大^[1]。可使魏延助之。”孔明令魏延解酒赴军前，车上各插黄旗，大书“军前公用美酒”。绝妙酒旗。魏延领命，解酒到寨中，见张飞，传说主公赐酒。飞拜受讠，吩咐魏延、雷同各引一枝人马为左右翼，只看军中红旗起，便各进兵。绝妙酒令。教将酒摆列帐下，令军士大开旗鼓而饮。绝妙酒场。有细作报上山来。张郃自来山顶观望，见张飞坐于帐下饮酒，令二小卒于面前相扑为戏。绝妙下酒物。郃曰：“张飞欺我太甚！”传令今夜下山劫飞寨，令蒙头、荡石二寨皆出，为左右援。

当夜，张郃乘着月色微明，引军从山侧而下，径到寨前。遥望张飞

大明灯烛，正在帐中饮酒。阅至此，只道张飞亲自诱敌。张郃当先，大喊一声，山头擂鼓为助，直杀入中军。但见张飞端坐不动。张郃骤马到面前，一枪刺倒，阅至此为张飞一吓，为张郃一喜。却是一个草人。赚严颜的假张飞是活张飞，赚张郃的假张飞却是死张飞。急勒马回时，帐后连珠炮起，一将当先拦住去路，睁圆环眼，声若巨雷，乃张飞也，前遥见张飞饮酒，又近见张飞端坐，又刺倒张飞在地，此处又忽然走出一个张飞，就似行者孙，者行孙矣。挺矛跃马，直取张郃。两将在火光中，战到三五十合。张郃只盼两寨来救，谁知两寨救兵已被魏延、雷同两将杀退，就势夺了二寨。张郃不见救兵至，正没奈何，又见山上火起，已被张飞后军夺了寨栅。张郃三寨俱失，三寨之失，只用虚写。只得奔瓦口关去了。张飞大获全胜，美酒五十瓮，当于此时饮之。报入成都。玄德大喜，方知翼德是计，只要诱张郃下山。方知醉张飞却是醒张飞。

却说张郃大败，退守瓦口关，三万军已折了二万，遣人问曹洪求救。洪大怒曰：“汝不听吾言，强要进兵，失了紧要隘口，却又来求救！”遂不肯发兵，使人催督张郃出战。郃心慌，前日开大口，今日也心慌，恐应管公明之数。只得定计，分两军去关口前山僻埋伏，吩咐曰：“我诈败，张飞必然赶来，汝等就截其归路。”当日张郃引军前进，正遇雷同。战不数合，张郃败走，雷同赶来。两军齐出，截断回路。张郃复回，刺雷同于马下。前次刺的是假张飞，今次刺的是真雷同。败军回报张飞。飞自来与张郃挑战。郃又诈败，张飞不赶。妙。郃又回战，不数合又败走。张飞知是计，收军回寨，饮酒后愈觉细腻，想是酒量比前更进。与魏延商议曰：“张郃用埋伏计杀了雷同，又要赚吾，何不将计就计。”以翼德而知人之计，已奇；又能将人之计就己之计，更奇。延问曰：“如何？”飞曰：“我明日先引一军前往，汝却引精兵于后，待伏兵出，汝可分兵击之。用车十馀乘，各藏柴草，塞住小路，放火烧之。前既用草人，此又用草车，善于驱使草木。吾乘势擒张郃，与雷同报仇。”魏延领计。

次日，张飞引兵前进。张郃兵又至，与张飞交锋。战到十合，郃又诈败。张飞引马步军赶来，前妙在不赶，今又妙在赶。郃且战且走，引张飞过山峪口，郃将后军为前，复扎住营，与飞又战，指望两彪伏兵出，要围困张飞。不想伏兵却被魏延精兵到，赶入谷口，将车辆截住山路，放火烧车，山谷草木皆着，烟迷其径，兵不得出。前张鲁兵败是雾锁，今张郃兵败是烟迷。雾自天生，烟由人作。张飞只顾引军冲突，张郃大败，死命杀开条路，走上瓦口关，收聚败兵，坚守不出。张飞和魏

延连日攻打关隘不下。飞见不济事，把军退二十里，却和魏延引数十骑，自来两边哨探小路。忽见男女数人，各（行）〔背〕小包，于山僻路攀藤附葛而走。飞于马上用鞭指与魏延曰：“夺瓦口关，只在这几个百姓身上。”其言幻绝，匪夷所思。便唤军士吩咐：“休要惊恐他，好生唤那几个百姓过来。”军士连忙唤到马前。飞用好言以安其心，一步细腻一步，翼德何尝莽来。问其何来。百姓告曰：“某等皆汉中居民，今欲还乡。听知大军厮杀，塞闭阆中官道；今过苍溪，从梓潼山桧钗川入汉中还家去。”飞曰：“这条路取瓦口关远近若何？”百姓曰：“从梓潼山小路，却是瓦口关背后。”飞大喜，带百姓入寨中，与了酒食；吩咐魏延：“引兵扣关攻打，我亲自引轻骑出梓潼山攻关后。”便令百姓引路，选轻骑五百从小路而进。捉得几个向导官。

却说张郃为救军不到，心中正闷。人报魏延在关下攻打。张郃披挂上马，却待下山，忽报：“关后四五路火起，不知何处兵来。”如亚夫将军从天而降。郃自领兵来迎。旗开处早见张飞。郃大惊，急往小路而走。马不堪行，后面张飞追赶甚急。郃弃马，上山寻径而逃，方得走脱。前则“踊跃用兵”，今则“爱丧其马”矣。随行只有十余人，步行入南郑，见曹洪。洪见张郃只剩下十余人，大怒曰：“吾教汝休去，汝取下文状要去。今日折尽大兵，尚不自死，还来做甚！”喝令左右推出斩之。前以张飞为小儿，今却被小儿骗了。行军司马郭淮谏曰：“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张郃虽然有罪，乃魏王所深爱者也，不可便诛。可再与五千兵，径取葭萌关，牵动其各处之兵，汉中自安矣。前张鲁使马超取葭萌关，在玄德背后；今郭淮使张郃取葭萌，亦在翼德背后。如不成功，二罪俱罚。”曹洪从之，又与兵五千，教张郃取葭萌关。郃领命而去。

却说葭萌关守将孟达、霍峻，知张郃兵来。霍峻只要坚守，孟达定要迎敌，引军下关与张郃交锋，大败而回。先写孟达之败，以反衬黄忠之胜；先写孟达之真败，以正衬黄忠之假败。霍峻急申文书到成都。玄德闻知，请军师商议。孔明聚众将于堂上，问曰：“今葭萌关紧急，必须阆中取翼德，方可退张郃也。”法正曰：“今翼德兵屯瓦口，镇守阆中，是亦紧要之地，不可取回。帐中诸将内，选一人去破张郃。”孔明笑曰：“张郃乃魏之名将，非等闲可及。除非翼德，无人可当。”惯用激将之法。忽一人厉声而出曰：“军师何轻视众人耶？吾虽不才，愿斩张郃首级，献于麾下。”众视之，乃老将黄忠也。激出一个老的来。孔明曰：“汉升虽勇，争奈年老，恐非张郃对手。”索性竭力一激。忠听了，白发倒竖而言曰：“某虽老，两臂尚开三石之弓^[2]，浑身还有千斤之力，

岂不足敌张郃匹夫耶？”孔明曰：“将军年近七十，如何不老？”妙在只是反激。忠趋步下堂，取架上大刀，轮动如飞，壁上硬弓，连拽折两张。廉将军不独善饭。孔明曰：“将军要去，谁为副将？”忠曰：“老将严颜，可同我去。老的又请出一个老的来。”黄忠请严颜为副，大有意思。但有疏虞^[3]，先纳下这白头。”白头妙。玄德大喜，即时令严颜、黄忠去与张郃交战。赵云谏曰：“今张郃亲犯葭萌关，军师休为儿戏。若葭萌一失，益州危矣。何故以二老将当此大敌乎？”玄德不知张飞，子龙亦不知黄忠。一则疑其莽，二则虑其老。孔明曰：“汝以二人老迈，不能成事，吾料汉中必此二人手内可得。”赵云等各各哂笑而退^[4]。

却说黄忠、严颜到关上，孟达、霍峻见了，心中亦笑孔明欠调度：“是这般紧要去处，如何只教两个老的来？”有子龙笑之，又有孟达、霍峻笑之，愈显下文得胜之奇。黄忠谓严颜曰：“你可见诸人动静么？他笑我二人年老，今可建奇功，以服众心。”老将又激老将。严颜曰：“愿听将军之令。”两个商议定了。黄忠引军下关，与张郃对阵。张郃出马，见了黄忠笑曰：“你许大年纪^[5]，犹不识羞，尚欲出战耶！”前欺张飞为小儿，以为小儿则欺之；以为老夫则又欺之。既欺小又欺老，安得不败。忠怒曰：“竖子欺吾年老，吾手中宝刀却不老！”妙语。遂拍马向前，与郃决战。二马相交，约战二十馀合，忽然背后喊声起：原来是严颜从小路抄在张郃军后。两军夹攻，张郃大败。严颜虚写，来得突兀。○此即前两个商议之计，妙在前不明写，此方写明。连夜赶去，张郃兵败八九十里，黄忠、严颜收兵入寨，俱各按兵不动。

曹洪听知张郃输了一阵，又欲见罪。郭淮曰：“张郃被迫，必投西蜀，今可遣将助之，就如监临，使不生外心。”郭淮亦善于将将。曹洪从之，即遣夏侯惇之侄夏侯尚并降将韩玄之弟韩浩二人，引五千兵前来助战。二将即时起行。到张郃寨中，问及军情。郃言：“老将黄忠甚是英雄，更有严颜相助，不可轻敌。”此时却让他一分。韩浩曰：“我在长沙，知此老贼利害。他和魏延献了城池，害吾亲兄，今既相遇，必当报仇。”照应五十三回中事。遂与夏侯尚引新军离寨前进。原来黄忠连日哨探，已知路径。严颜曰：“此去有山，名天荡山，山中乃是曹操屯粮积草之地。若取得那个去处，断其粮草，汉中可得也。”亦是老谋深算。忠曰：“将军之言，正合吾意。可与吾如此如此。”严颜依计，自领一枝军去了。妙在此处不叙明，留待后见。

却说黄忠听知夏侯尚、韩浩来，遂引军马出营。韩浩在阵前大骂黄忠：“无义老贼！”拍马挺枪来取黄忠。夏侯尚便出夹攻。黄忠力战二

将，各斗十馀合，黄忠败走。二将赶二十馀里，夺了黄忠寨。忠又草创一营。次日，夏侯尚、韩浩赶来，忠又出阵，战数合又败走。读者至此，试掩卷猜之，真乎？假乎？二将又赶二十馀里，夺了黄忠营寨，唤张郃守后寨。郃来前寨谏曰：“黄忠连退二日，于中必有诡计。”夏侯尚叱张郃曰：“你如此胆怯，可知屡次战败。今后休多言，看吾二人建功！”前是曹洪把细，张郃粗莽；今又是张郃把细，夏侯尚粗莽。张郃羞赧而退。次日，二将又战，黄忠又败，退二十里，二将迤迤赶上。次日，二将兵出，黄忠望风而走，连败数阵，省笔。直退在关上。二将扣关下寨，黄忠坚守不出。

孟达暗暗发书申报玄德，说：“黄忠连输数阵，见今退在关上。”玄德慌问孔明。孔明曰：“此乃老将骄兵之计也。”翼德诈醉知之，黄忠诈败则又知之，孔明可谓知人。赵云等不信。玄德差刘封来关上接应黄忠。忠与封相见，问刘封曰：“小将军来助战何意？”封曰：“父亲得知将军数败，故差某来。”忠笑曰：“此老夫骄兵之计也。与孔明如出一口。看今夜一阵，可尽复诸营，夺其粮食马匹。此是借寨与彼屯辎重耳。以空寨换实寨，大得便宜。今夜留霍峻守关，孟将军可与我搬粮草夺马匹，小将军看我破敌。”拿得定，算得到，写黄忠的是妙人。

是夜三更，忠引五千军，开关直下。原来夏侯尚、韩浩二将连日见关上不出，尽皆懈怠，被黄忠破寨直入，人不及甲，马不及鞍，二将各自逃命而走，军马自相践踏，死者无数。比及天明，连夺三寨。寨中丢下军器鞍马无数，尽教孟达搬运入关。黄忠催军马随后而进，刘封曰：“军士力困，可以暂歇。”忠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策马先进。宝刀不老，黄忠亦不老。士卒皆努力向前。张郃军兵反被自家败兵冲动，都屯扎不住，望后而走，尽弃了许多寨栅，直奔至汉水傍。张郃寻见夏侯尚、韩浩议曰：“此天荡山乃粮草之所，更接米仓山，亦屯粮之地，是汉中军士养命之源。倘若疏失，是无汉中也。当思所以保之。”魏延送酒，张郃护米，前后相映成趣。夏侯尚曰：“米仓山有吾叔夏侯渊分兵守护，那里正接定军山，不必忧虑。谁知可虑正在此。天荡山有吾兄夏侯德镇守，我等宜往投之，就保此山。”于是张郃与二将连夜投天荡山来。

见夏侯德，具言前事。夏侯德曰：“吾此处屯十万兵，你可引去，复取原寨。”郃曰：“只宜坚守，不可妄动。”忽听山前金鼓大震，人报黄忠兵到。夏侯德大笑曰：“老贼不谙兵法，只恃勇耳。”孰知不专恃壮力，实有老谋。郃曰：“黄忠有谋，非止勇也。”已领略过矣。德

曰：“川兵远涉而来，连日疲困，更兼深入战境，此无谋也。”郃曰：“亦不可轻敌，且宜坚守。”韩浩曰：“愿借精兵三千击之，当无不克。”德遂分兵与浩下山，黄忠整兵来迎。刘封谏曰：“日已西沉矣，军皆远来劳困，且宜暂息。”少年倒似老人。忠笑曰：“不然。此天赐奇功，不取是逆天也。”言毕，鼓噪大进。韩浩引兵来战。黄忠挥刀直取浩，只一合，斩浩于马下。入虎穴，得虎子矣。蜀兵大喊，杀上山来。张郃、夏侯尚急引军来迎。忽听山后大喊，火光冲天而起，上下通红。夏侯德提兵来救火时，正遇老将严颜，手起刀落，斩夏侯德于马下。张飞袭瓦口关后，却用明写；严颜袭天荡山后，却用暗写。原来黄忠预先使严颜引军埋伏于山僻去处，只等黄忠军到，却来放火，柴草堆上一齐点着，烈焰飞腾，照耀山谷。此处方才叙明。严颜既斩夏侯德，从山后杀来。张郃、夏侯尚前后不能相顾，只得弃天荡山，望定军山投奔夏侯渊去了。失了两个隘口。

黄忠、严颜守住天荡山，捷音飞报成都。玄德闻之，聚众将庆喜。法正曰：“昔曹操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乃留夏侯渊、张郃二将屯守，而自引大军北还，此失计也。今张郃新败，天荡失守，主公若乘此时举大兵亲往征之，汉中可定也。既定汉中，然后练兵积粟，观衅伺隙^[4]，进可讨贼，退可自守。此天与之时，不可失也。”得人和亦得天时，可乘此以取地利。玄德、孔明皆深然之。遂传令赵云、张飞为先锋，玄德与孔明亲自引兵十万，择日图汉中；传檄各处，严加提防。时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吉日。玄德大军出葭萌关下营，召黄忠、严颜到寨，厚赏之。玄德曰：“人皆言将军老矣，惟军师独知将军之能，今果立奇功。但今汉中定军山，乃南郑保障，粮草积聚之所；若得定军山，阳平一路无足忧矣。将军还敢取定军山否？”黄忠慨然应诺，便要领兵前去。孔明急止之曰：“老将军虽然英勇，然夏侯渊非张郃之比也。又用反激法。渊深通韬略，善晓兵机，曹操倚之为西凉藩蔽^[5]：先曾屯兵长安，拒马孟起；照应五十八回中事。今又屯兵汉中。操不托他人而独托渊者，以渊有将才也。今将军虽胜张郃，未卜能胜夏侯渊。吾欲酌量着一人去荆州，替回关将军来，方可敌之。”前借张飞激他，今又借关公激他。忠奋然答曰：“昔廉颇年八十，尚食斗米、肉十斤，诸侯畏其勇，不敢侵犯赵界，何况黄忠未及七十乎？若如此说，则公尚是年少。军师言吾老，吾今并不用副将，只将本部兵三千人去，立斩夏侯渊首级，纳于麾下。”孔明再三不容。到底只是反激，甚妙。黄忠只是要去。孔明曰：“既将军要去，吾使一人作为监军同去，若何？”正是：

请将须行激将法，

少年不若老年人。

未知其人是谁，且看下文分解。

[1] 托大：大意。

[2] 石（dàn）：量词。计算弓弩强度的单位。

[3] 疏虞：疏忽，失误。

[4] 哂（shěn）笑：嘲笑。

[5] 许：如此，这般。

[6] 观衅伺隙：窥伺敌人的间隙。

[7] 藩蔽：屏障。

第七十一回

占对山黄忠逸待劳 据汉水赵云寡胜众

夏侯渊以妙才为字，可谓实不称其名矣。夏侯非妙才，若杨修庶为妙才。而有妙才之杨修，先有一妙才之蔡邕；有妙才之蔡邕，又先有一妙才之邯郸淳。百忙中夹叙一段闲文，虽极不相蒙处，却有极相映合处，近日稗官中未见有此。

前回与此回，方叙战胜攻取之事，几于旌旗眩目，金鼓聒耳矣。忽于武功之内带表文词，猛将之中杂见列女：如曹女之孝，蔡琰之聪，“黄绢幼妇”之品题，“外孙羹臼”之颖悟，令人耳目顿换。纪事之妙，真不可方物。

有以二老将而共建奇功者，天荡山之役是也。有以一老将而再立奇功者，定军山之役是也。盖使可一不可再，则前者之功为幸邀矣；惟可一而又可再，益信前者之功非幸致矣。且老者报主之日短，则其报主之心愈殷，黄忠真不愧忠臣哉！

孔明之两用黄忠，非用其老也，用其老而壮也；又非专用其壮也，盖有老谋而后有壮事。老而壮，则其老不为弱；壮而老，则其壮不为轻。

上回于黄忠之前，先写张飞；此回于黄忠之后，独写赵云。云之救黄忠于重围，与前之救阿斗于重围无异也。云之据汉水以退曹兵，与飞之拒长坂以退曹兵无异也。然救阿斗与拒长坂，以两人分任之不奇，救黄忠与拒汉水，以一人兼任之则奇。救阿斗或仗后主之福不奇，救黄忠独赖将军之力则奇。拒长坂但欲止之勿来不奇，据汉水更能追之使去则奇。其事相同，而比前更自出色。

子龙以一身当数十万猝至之众，若闭寨而守则必死，即弃寨而走亦必死，乃不弃寨亦不闭寨，而掩旗息鼓立马在外，以疑兵胜之，非独胆包身，直是智包身耳。若但云胆而已，则大胆姜维何以屡败于邓艾耶？

却说孔明吩咐黄忠：“你既要去，吾教法正助你。凡事计议而行。

绝妙法家，恰好姓法。吾随后拨人马来接应。”黄忠应允，和法正领本部兵去了。孔明告玄德曰：“此老将不着言语激他，虽去不能成功。他今既去，须拨人马前去接应。”乃唤赵云：“将一枝人马，从小路出奇兵接应黄忠。若忠胜，不必出战；倘忠有失，即去救应。”前以严颜助黄忠，是以老助老；此以赵云助黄忠，是以壮助老。又遣刘封、孟达：“领三千兵，于山中险要去处，多立旌旗，以壮我兵之声势，令敌人惊疑。”三人各自领兵去了。为后文袭定军山伏笔。又差人往下辨授计与马超，令他如此而行。此处不说明，为后文截曹操后路伏笔。又差严颜往巴西阆中守隘，替张飞、魏延来同取汉中。为后文袭南郑伏笔。

却说张郃与夏侯尚来见夏侯渊，说：“天荡山已失，折了夏侯德、韩浩。今闻刘备亲自领兵来取汉中，可速奏魏王，早发精兵猛将，前来接应。”夏侯渊便差人报知曹洪。以上按下西川一边，以下再叙曹操一边。洪星夜前到许昌，禀知曹操。操大惊，急聚文武商议，发兵救汉中。长史刘晔进曰：“汉中若失，中原震动。大王休辞劳苦，必须亲自征讨。”操自悔曰：“恨当时不用卿言，以致如此。”照应六十七回中语。忙传令旨，起兵四十万亲征。时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也。曹操兵分三路而进：前部先锋夏侯惇，操自领中军，使曹休押后，三军陆续起行。操骑白马金鞍，玉带锦衣；武士手执大红罗销金伞盖，左右金瓜银钺、鎗棒戈矛，打日月龙凤旌旗。护驾龙虎官军二万五千，分为五队，每队五千，按青黄赤白黑五色，旗幡甲马，并依本色，光辉灿烂，极其雄壮。僭称王号之后，又是一样气色。

兵出潼关，操在马上望见一簇林木，极其茂盛，问近侍曰：“此何处也？”答曰：“此名蓝田。蓝田有玉，果有玉人在焉。林木之间，乃蔡邕庄也。今邕女蔡琰，与其夫董（纪）（祀）居此。”原来操素与蔡邕相善，蔡邕事至此已隔数十回，忽于闲中照应前文。先时其女蔡琰，乃卫道玠之妻，后被北方虏去，于北地生二子，作《胡笳十八拍》，流入中原。此亦是绝妙好辞，可与《曹娥碑》作对。操深怜之，使人持千金入北方赎之。左贤王惧操之势，送蔡琰还汉，昭君不还，而蔡琰得还，有幸有不幸。操乃以琰配与董祀为妻。当日到庄前，因想起蔡邕之事，令军马先行，操引近侍百馀骑，到庄门下马。

时董祀出仕于外，止有蔡琰在家。琰闻操至，忙出迎接。操至堂，琰起居毕，侍立于侧。操偶见壁间悬一碑文图轴，起身观之。问于蔡琰，琰答曰：“此乃曹娥之碑也。女子口中又叙出一女子来。昔和帝时，上虞有一巫者，名曹盱，能婆娑乐神^[4]。五月五日，醉舞舟中，堕

江而死。其女年十四岁，绕江啼哭七昼夜，跳入波中。后五日，负父之尸浮于江面。里人葬之江边。上虞令度尚奏闻朝廷，表为孝女。昔有姓曹的孝女，今有姓曹的奸臣，老瞒辱没曹字多矣。度尚令邯鄲淳作文镌碑以记其事。时邯鄲淳年方十三岁，文不加点，一挥而就，又是一才子。立石墓侧，时人奇之。妾父蔡邕闻而往观，时日已暮，乃于暗中以手摸碑文而读之，手能看文，非手中有眼，实心中有眼耳。索笔大书八字于其背。后人镌石，并镌此八字。”操读八字云：“黄绢幼妇，外孙齏臼。”奇文。操问琰曰：“汝解此意否？”琰曰：“虽先人遗笔，妾实不解其意。”蔡琰敏慧，自能省得。其不言者，欲操自解之也。操回顾众谋士曰：“汝等解否？”众皆不能答。于内一人出曰：“某已解其意。”操视之，乃主簿杨修也。操曰：“卿且勿言，容吾思之。”遂辞了蔡琰，引众出庄。上马行三里，忽省悟，未必。笑谓修曰：“卿试言之。”修曰：“此隐语耳。‘黄绢’，乃颜色之丝也，色傍加丝，是‘绝’字。‘幼妇’者，少女也，女傍少字，是‘妙’字。天下之妙，无有过于幼妇者。不独解字之形，亦可解字之义。一笑。‘外孙’乃女之子也，女傍子字，是‘好’字。‘齏臼’，乃受五辛之器也，受傍辛字，是‘辵’字^[2]。总而言之，是‘绝妙好辵’四字。”操大惊曰：“正合孤意！”多应是老贼油嘴：若既晓得，何不写在掌中，如孔明、周瑜之互写“火”字者，而乃虚言合我意耶？读书者莫为他瞒过也。众皆叹羨杨修才识之敏。百忙中忽夹此一段闲文，叙事妙品。

不一日，军至南郑。曹洪接着，备言张郃之事。操曰：“非郃之罪，胜负乃兵家常事耳。”洪曰：“目今刘备使黄忠攻打定军山，夏侯渊知大王兵至，固守未曾出战。”操曰：“若不出战，是示懦也！”便差人持节到定军山，教夏侯渊进兵。刘晔谏曰：“渊性太刚，恐中奸计。”操乃作手书与之。使命持节到渊营，渊接入。使者出书，渊拆视之，略曰：

凡为将者，当以刚柔相济，不可徒恃其勇。若但任勇，则是一夫之敌耳。吾今屯大军于南郑，欲观卿之“妙才”，勿辱二字可也。若渊号妙才，便当有才；则操号孟德，何以不德乎？

夏侯渊览毕大喜，打发使命回讷，乃与张郃商议曰：“今魏王率大兵屯于南郑，以讨刘备。吾与汝久守此地，岂能建立功业？来日吾出战，务要生擒黄忠。”只怕妙才此番有些不妙。张郃曰：“黄忠谋勇兼备，况有法正相助，不可轻敌。此间山路险峻，只宜坚守。”惊弓之鸟。渊曰：“若他人（见）〔建〕了功劳，吾与汝有何面目见魏王耶？汝只守

山，吾去出战。”遂下令曰：“谁敢出哨诱敌？”夏侯尚曰：“吾愿往。”渊曰：“汝去出哨，与黄忠交战，只宜输，不宜赢。吾有妙计，如此如此。”且看妙才有何妙计。尚受令，引三千军离定军山大寨前行。

却说黄忠与法正引兵屯于定军山口，累次挑战，夏侯渊坚守不出。欲要进攻，又恐山路危险，难以料敌，只得据守。是日，忽报山上曹兵下来搦战。黄忠恰待引军出迎，牙将陈式曰：“将军休动，某愿当之。”文势一曲。忠大喜，遂令陈式引军一千，出山口列阵。夏侯尚兵至，遂与交锋。不数合，尚诈败而走。式赶去，行到半路，被两山上擂木炮石打将下来，不能前进。正欲回时，背后夏侯渊引兵突出，陈式不能抵当，被夏侯渊生擒回寨，部卒多降。将有大败，必有小胜。有败军逃得性命，回报黄忠，说陈式被擒。忠慌与法正商议，正曰：“渊为人轻躁，恃勇少谋。可激励士卒，拔寨前进，步步为营。诱渊来战而擒之。此乃反客为主之法。”妙才未必有才，法家果是有法。忠用其谋，将应有之物，尽赏三军，欢声满谷，愿效死战。黄忠即日拔寨而进，步步为营，每营住数日又进。渊闻之，欲出战。张郃曰：“此乃反客为主之计，不可出战，战则有失。”此番又是夏侯渊粗莽，张郃把细。渊不从，令夏侯尚引数千兵出战，直到黄忠寨前。忠上马提刀出迎，与夏侯尚交马，只一合，生擒夏侯尚归寨。余皆败走，为陈式答礼。回报夏侯渊。渊急使人到黄忠寨，言愿将陈式来换夏侯尚。忠约定来日阵前相换。次日，两军皆到山谷阔处，布成阵势。黄忠、夏侯渊各立马于本阵门旗之下。黄忠带着夏侯尚，夏侯渊带着陈式，各不与袍铠，只穿蔽体薄衣。一声鼓响，陈式、夏侯尚各望本阵奔回。好看。○黄祖换孙坚，是活的换死的；陈式换夏侯尚，是活的换活的。夏侯尚比及到阵门时，被黄忠一箭射中后心，尚带箭而回。多换了一箭，却是便宜。渊大怒，骤马径取黄忠。忠正要激渊厮杀。两将交马，战到二十余合，曹营内忽然鸣金收兵。渊慌拨马而回，被忠乘势杀了一阵。渊回阵，问押阵官：“为何鸣金？”答曰：“某见山凹中有蜀兵旗旛数处，恐是伏兵，故急招将军回。”渊信其说，遂坚守不出。

黄忠逼到定军山下，与法正商议。正以手指曰：“定军山西巍然有一座高山，四下皆是险道。此山上足可下视定军山之虚实。将军若取得此山，定军山只在掌中也。”蔡邕读文，在掌中如在眼中；法正取山，在目中即在掌中。忠仰见山头稍平，山上有些少人马。是夜二更，忠引军士，鸣金击鼓，直杀上山顶。此山有夏侯渊部将杜袭守把，止有数百余人。当时见黄忠大队拥上，只得弃山而走。忠得了山顶，正与定军山相对。法正曰：“将军可守在半山，某居山顶。待夏侯渊兵至，吾举白

旗为号，将军却按兵勿动；待他倦怠无备，吾却举起红旗，将军便下山击之。以逸待劳，必当取胜。”曹操出兵有五色旗，今法正只用红白二旗，彼此闲闲相对。忠大喜，从其计。

却说杜袭引军逃回，见夏侯渊，说黄忠夺了对山。渊大怒曰：“黄忠占了对山，不容我不出战！”张郃谏曰：“此乃法正之谋也，将军不可出战，只宜坚守。”张郃此时小心之甚。渊曰：“占了吾对山，观吾虚实，如何不出战？”郃苦谏不听。渊分军围住对山，大骂挑战。法正在山上举起白旗，任从夏侯渊百般辱骂，黄忠只不出。俟午时以后，法正见曹兵倦怠，锐气已堕，多下马坐息，乃将红旗招展。鼓角齐鸣，喊声大震，黄忠一马当先，驰下山来，犹如天崩地塌之势。夏侯渊措手不及，被黄忠赶到麾盖之下，大喝一声，犹如雷吼。渊未及相迎，黄忠宝刀已落，连头带肩砍为两段。夏侯妙才绝于此，是黄巾不是幼妇。后人

有诗赞黄忠曰：

苍头临大敌，皓首逞神威。
力趁雕弓发，风迎雪刃挥。
雄声如虎吼，骏马似龙飞。
献馘功勋重^[3]，开疆展帝畿^[4]。

黄忠斩了夏侯渊，曹兵大溃，各自逃生。黄忠乘势去夺定军山，张郃领兵来迎。忠与陈式两下夹攻，混杀一阵，张郃败走。忽然山傍闪出一彪人马，当住去路，为首一员大将，大叫：“常山赵子龙在此！”子龙来得突兀。张郃大惊，引败军夺路望定军山而走。只见前面一枝兵来迎，乃杜袭也。袭曰：“今定军山已被刘封、孟达夺了。”刘封、孟达在杜袭口中点出，与子龙是一虚一实，叙事妙品。郃大惊，遂与杜袭引败兵到汉水扎营，一面令人飞报曹操。

操闻渊死，放声大哭，方悟管辂所言“三八纵横”，乃建安二十四年也；“黄猪遇虎”，乃岁在己亥正月也；“定军之南”，乃定军山之南也；“伤折一股”，乃渊与操有兄弟之亲情也。管辂占辞，至此方悟，则知蔡邕碑文八字，未必即时悟出。○占辞虽是前定妙数，然亦魏王手书一封为催命文书耳。操令人寻管辂时，不知何处去了。去得妙。天下事尽多，岂能一一全知。即知之而不可救，徒乱人意耳。是以君子不问数。操深恨黄忠，既是定数，又有何恨？遂亲统大军，来定军山与夏侯渊报仇，令徐晃作先锋。行到汉水，张郃、杜袭接着曹操。二将曰：“今定军山已失，可将米仓山粮草移于北山寨中屯积，然后进兵。”曹操依允。

却说黄忠斩了夏侯渊首级，来葭萌关上见玄德献功。前战张郃时愿纳下白头，今却献上一颗黑头。玄德大喜，加忠为征西大将军，设宴庆贺。忽牙将张著来报说：“曹操自领大军二十万，来与夏侯渊报仇。目今张郃在米仓山搬运粮草，移于汉水北山脚下。”孔明曰：“今操引大兵至此，恐粮草不敷，故勒兵不进。若得一人深入其境，烧其粮草，夺其辎重，则操之锐气挫矣。”直与鸟巢断粮遥遥相映。黄忠曰：“老夫愿当此任。”孔明曰：“操非夏侯渊之比，不可轻敌。”又用反激法。玄德曰：“夏侯渊虽是总帅，乃一勇夫耳，安及张郃？若斩得张郃，胜斩夏侯渊十倍也。”忠奋然曰：“吾愿往斩之。”孔明曰：“你可与赵子龙同领一枝兵去，凡事计议而行，看谁立功。”又激他。忠应允便行。孔明就令张著为副将同去。云谓忠曰：“今操引二十万众，分屯十营，将军在主公前要去夺粮，非小可之事。将军当用何策？”忠曰：“看我先去，如何？”云曰：“等我先去。”忠曰：“我是主将，你是副将，如何争先？”云曰：“我与你都一般为主公出力，何必计较？我二人拈阄，拈着的先去。”忠依允。当是黄忠拈着先去。拈阄亦是叙齿。云曰：“既将军先去，某当相助。可约定时刻，如将军依时而还，某按兵不动；若将军过时而不还，某即引军来接应。”忠曰：“公言是也。”于是二人约定午时为期。黄忠斩夏侯，妙在晚刻；赵云约黄忠，妙在午刻。云回本寨，谓部将张翼曰：“黄汉升约定明日去夺粮草。若午时不回，我当往助。吾营前临汉水，地势危险；我若去时，汝可谨守寨栅，不可轻动。”张翼应诺。

却说黄忠回到寨中，谓副将张著曰：“我斩了夏侯渊，张郃丧胆。吾明日领命去劫粮草，只留五百军守营，你可助吾。今夜三更尽皆饱食，四更离营，杀到北山脚下，先捉张郃，后劫粮草。”各人吩咐自家副将：赵云极其精细，黄忠极其勇往。张著依令。当夜，黄忠领人马在前，张著在后，偷过汉水，直到北山之下。东方日出，见粮草如山，有些少军士看守，见蜀兵到，尽弃而走。黄忠教马军一齐下马，取柴堆于米粮之上。正欲放火，张郃兵到，与忠混战一处。曹操闻知，急令徐晃接应。晃领兵前进，将黄忠困于垓心。张著引三百军走脱，正要回寨，忽一枝兵撞出拦住去路，为首大将乃是文聘。后面曹兵又至，把张著围住。前周郎欲取聚铁山，孔明以为难，今米仓山亦复不易。

却说赵云在营中看看等到午时，不见忠回，急忙披挂上马，引三千军向前接应。临行谓张翼曰：“汝可坚守营寨。两壁厢多设弓弩⁵，以为准备。”此时已预算退步，写赵云精细之极。翼连声应诺。云挺枪骤马，直杀往前去。迎头一将拦路，乃文聘部将慕容烈也，拍马舞刀来迎

赵云，被云手起一枪刺死。曹兵败走。云直杀入重围，又一枝兵截住，为首乃魏将焦炳。云喝问曰：“蜀兵何在？”炳曰：“已杀尽矣！”云大怒，骤马一枪，又刺死焦炳。前写黄忠，此写赵云。杀散余兵，直至北山之下，见张郃、徐晃两人围住黄忠，军士被困多时。云大喝一声，挺枪骤马杀入重围，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那枪浑身上下，若舞梨花，遍体纷纷，如飘瑞雪。四句是绝妙枪赞。○黄忠斩夏侯，有红旗一面；子龙救汉升，见白光一道。一红一白，相映成趣。张郃、徐晃心惊胆战，不敢迎敌。云救出黄忠，且战且走，所到之处，无人敢阻。操于高处望见，惊问众将曰：“此将何人也？”有识者告曰：“此乃常山赵子龙也。”操曰：“昔日当阳长坂英雄尚在！”提照前事。急传令曰：“所到之处，不许轻敌。”赵云救了黄忠，杀透重围，有军士指曰：“东南上围的必是副将张著。”云不回本寨，遂望东南杀来。所到之处，但见“常山赵云”四字旗号，曾在当阳长坂知其勇者，互相传说，尽皆逃窜。先声夺人，又为前事渲染。○此在众人眼中写赵云。云又救了张著。曹操见云东冲西突，所向无前，莫敢迎敌；此又在曹操眼中写赵云。救了黄忠，又救了张著，奋然大怒，自领左右将士来赶赵云。云已杀回本寨，部将张翼接着，望见后面尘起，知是曹兵追来，即谓云曰：“追兵渐进，可令军士闭上寨门，上敌楼防护。”云喝曰：“休闭寨门！汝岂不知，吾昔在当阳长坂时，单枪匹马，（戏）〔覷〕曹兵八十三万如草芥。今有军有将，又何惧哉！”上文是别人传说，此却是自家说；英雄一生快事，不嫌自负。今人亦欲自负，怎奈没得说也。

遂拨弓弩手于寨外壕中埋伏，将营内旗枪尽皆倒偃，金鼓不鸣。云匹马单枪，立于营门之外。张飞在长坂桥边，以树枝结于马尾，妆作有兵之状；今赵云偏反作无兵之状，妙在极相类又极相反。

却说张郃、徐晃领兵追至蜀寨，天色已暮；见寨中偃旗息鼓，又见赵云匹马单枪，立于营外，寨门大开，二将不敢前进。正疑之间，曹操亲到，急催督众军向前。众军听令，大喊一声，杀奔营前；见赵云全然不动，草张飞端坐不动，今活赵云亦全然不动。奇绝，妙绝。曹兵翻身就回。赵云把枪一招，壕中弓弩齐发。时天色昏黑，正不知蜀兵多少。操先拨回马走。只听得后面喊声大震，鼓角齐鸣，蜀兵赶来。曹兵自相践踏，拥到汉水河边，落水死者，不知其数。子龙一人有胆，曹操数十万军皆丧胆。赵云、黄忠、张著各引兵一枝，追杀甚急。操正奔走间，忽刘封、孟达率二枝兵，从米仓山路杀来，放火烧粮草。刘封、孟达不期而会，来得突兀。操弃了北山粮草，忙回南郑。徐晃、张郃扎脚不住，亦弃本寨而走。赵云占了曹寨，黄忠夺了粮草，汉水所得军器无

数，大获胜捷，差人去报玄德。玄德遂同孔明前至汉水，问赵云的部卒曰：“子龙如何厮杀？”军士将子龙救黄忠、拒汉水之事，细述一遍。玄德大喜，看了山前山后险峻之路，欣然谓孔明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姜维胆大如卵，犹是身包胆耳。子龙是胆包身，其大当不止如卵也。后人诗赞曰：

昔日战长坂，威风犹未减。
突阵显英雄，被围施勇敢。
鬼哭与神号，天惊并地惨。
常山赵子龙，一身都是胆。

于是玄德号子龙为“虎威将军”，大劳将士，欢宴至晚。

忽报曹操复遣大军从斜谷小路而进，来取汉水。玄德笑曰：“操此来无能为也。我料必得汉水矣。”乃率兵于汉水之西以迎之。只因子龙有胆，玄德此时亦是大胆。曹操命徐晃为先锋，前来决战。帐前一人出曰：“某深知地理，愿助徐将军同去破蜀。”操视之，乃巴西宕渠人也，姓王，名平，字子均，见充牙门将军。操大喜，遂命王平为副先锋，相助徐晃。操屯军于定军山北。徐晃、王平引军至汉水，晃令前军度水列阵，平曰：“军皆渡水，倘若急退，如之奈何？”晃曰：“昔韩信背水为阵，所谓‘致之死地而后生’也。”恰与后文马谡对王平语相合。平曰：“不然。昔者韩信料敌人无谋而用此计；今将军能料赵云、黄忠之意否？”赵云、黄忠诚非陈馥之比。○恰与后文谏马谡相照。晃曰：“汝可引步军拒敌，看我引马军破之。”遂令搭起浮桥，随即过河来战蜀兵。正是：

魏人妄意宗韩信，
蜀相那知是子房^[6]。

未知胜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婆娑：跳舞。

[2] 辍：即“辞”（辭）字。

[3] 献馘（guó）：古时出战杀敌，割取左耳，以献上论功。亦泛指奏凯报捷。馘，被杀者之左耳。

[4] 帝畿（jī）：犹京畿。指京都或京都及其附近地区。

[5] 壁厢：边，旁。

[6] 子房：即汉高祖刘邦的谋士张良，字子房。

第七十二回

诸葛亮智取汉中 曹阿瞞兵退斜谷

曹操善疑，而孔明即以疑兵胜操。此非孔明之疑操，而操之自疑也。然虽操之自疑，而非孔明则不能疑之也。烧于博望、挫于新野、困于乌林、穷于华容，操之畏孔明久矣。见他人之疑兵未必疑，惟见孔明之疑兵而不敢不疑。故善用疑兵者，必度其人之可以疑而疑之，又必度我之可以用疑兵而后用之耳。即如韩信以背水胜，徐晃以背水败，同一法而今昔之势异；徐晃以背水败，孔明以背水胜，同一时而彼此之势又异。兵之善用，岂不视乎其人哉！

操之不能守汉中，犹备之不能守徐州也。操既取兖州，则徐州为操之所必取；备既取西川，则汉中亦为备之必取。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操欲跋涉山川，以与备争此土，吾知其难矣。

汉高之破项王，赖有彭越以扰其后；先主之破曹操，亦有马超以扰其后：前后殆如一辙也。五虎将中，关公既守荆州，而张飞、赵云、黄忠之建功又备写于前回，独于马超未有及焉。今观此回，则超之功不在四人之下。

孔融、荀彧、杨修皆为忤操而死，而修则不如融，并不如彧。何也？不事操而以正直忤操者，孔融也；先以不正不直事操，而后以正直忤操者，荀彧也；既以不正不直事操，又以不正不直忤操者，杨修也。

修为杨彪之子，而屈身事操，既有愧于家门；复为曹植之故而使操心疑，又不善处人骨肉。夫以正直忤操，则罪在操；以不正不直忤操，则罪在修。故修之死，君子于操无责焉。

或疑操以才忌杨修者，非也。士之才有二：一曰谋士之才，一曰文士之才。以谋士之才而为操用者，如郭嘉、程昱、荀彧、荀攸、贾诩、刘晔等是也；以文士之才而为操用者，如杨修、陈琳、王粲、阮瑀等是也。文士之才，不若谋士之才之为足忌。而操之忌荀彧但以阻九锡之故，前此未之忌焉，其余谋士亦曾未之忌焉。其视谋士之才且然，而何忌于文士哉？故虽骂操如陈琳，而操不以为罪，盖才而不为我用则忌

之，才而为我用则不忌耳。使修非党植以欺曹操，则操可以不怒，而修可以不死。彼谓修之以才见忌者，殆未为笃论矣。

曹操于定军之南，折其一股，又于汉川之东，折其二齿。股之折非真，而齿之落则真矣。于潼关之役，割须数茎，又于汉中之役，落齿两个，须之割不痛，而齿之落则痛矣。弟既死，身又伤，其兆大凶，恨不再令管辂卜之；须既短，齿又缺，其相已破，恨不再令管辂相之。

此回叙事之法，有倒生在前者：其人将来，而先有一语以启之，如操之称黄须是也。有补叙在后者：其人既死，而举其未死之前追叙之，如操之恶杨修是也。有横间在中者：正叙此一事，而忽引他事以夹之，如两军交战之时，而杂以曹彰、杨修两人之生平是也。至于曹操之平代北，则因曹彰而及焉；曹丕之忌曹植，则又因杨修而及焉。其他正文之中，张、赵、马、魏、孟达、刘封诸将，或于彼忽伏，或于此忽现，参差断续，纵横出奇，令人心惊目眩。作者用笔，直与孔明用兵相去不远。

却说徐晃引军渡汉水，王平苦谏不听，渡过汉水扎营。黄忠、赵云告玄德曰：“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玄德应允。二人引兵而行。忠谓云曰：“今徐晃恃勇而来，且休与敌，待日暮兵疲，你我分兵两路击之可也。”即法正教黄忠之策。云然之，各引一军据住寨栅。徐晃引兵从辰时搦战，直至申时，蜀兵不动。晃尽教弓弩手向前，望蜀营射去。黄忠谓赵云曰：“徐晃令弓弩射者，其军必将退也。可乘时击之。”言未已，忽报曹兵后队果然退动。于是蜀兵鼓声大震，黄忠领兵左出，赵云领兵右出，两下夹攻，徐晃大败，军士逼入汉水，死者无数。晃曰置之死地而后生，今则置之死地而竟死矣。晃死战得脱，回营责王平曰：“汝见吾军势将危，如何不救？”平曰：“我若来救，此寨亦不能保。我曾谏公休去，公不肯听，以致此败。”晃大怒，欲杀王平。平当夜引本部军就中放起火来，曹兵大乱，徐晃弃营而走。王平渡汉水，来投赵云。云引见玄德。王平尽言汉水地理。玄德大喜曰：“孤得王子均，取汉中无疑矣。”遂命王平为偏将军，领向导使。曹操送一个向导来了。

却说徐晃逃回，见操说王平反去降刘备矣。操大怒，亲统大军来夺汉水寨栅。赵云恐孤军难立，遂退于汉水之西。两军隔水相拒。玄德与孔明来观形势。孔明见汉水上流头有一带土山，可伏千余人。乃回到营中，唤赵云吩咐：“汝可引五百人，皆带鼓角伏于土山之下。或半夜，或黄昏，只听我营中炮响：炮响一声，擂鼓一番。只不要出战。”以虚声胜之。子龙受计去了。孔明却在高山上暗窥。次日，曹兵到来搦战，

蜀营中一人不出，弓弩亦都不发。曹兵自回。当夜更深，孔明见曹营灯火方息，军士歇定，遂放号炮。子龙听得，令鼓角齐鸣。曹兵惊慌，只疑劫寨。及至出营，不见一军。但闻“击鼓其镗”，不见“踊跃用兵”。方才回营欲歇，号炮又响，鼓角又鸣，呐喊震地，山谷应声。“鸣鼓而攻之”可也，焉用战？曹兵彻夜不安。一连三夜，如此惊疑。操心怯，拔寨退三十里，就空阔处扎营。老贼不经吓。孔明笑曰：“曹操虽知兵法，不知诡计。”遂请玄德亲渡汉水，背水结营。徐晃背水而败，孔明又用背水而胜。玄德问计，孔明曰：“可如此如此。”曹操见玄德背水下寨，心中疑惑，使人来下战书。孔明批：“来日决战。”

次日，两军会于中路五界山前，列成阵势。操出马，立于门旗下，两行布列龙凤旌旗，擂鼓三通，唤玄德答话。玄德引刘封、孟达并川中诸将而出。操扬鞭大骂曰：“刘备忘恩失义，反叛朝廷之贼。”玄德曰：“吾乃大汉宗亲，奉诏讨贼。汝上弑母后，自立为王，僭用天子銮舆，非反而何？”自面诵衣带诏之后，阔别久矣。今此数语，又抵得一篇衣带诏。操怒，命徐晃出马来战。刘封出迎。交战之时，玄德先走入阵。封敌晃不住，拨马便走。操下令：“捉得刘备，便为西川之主。”大军齐呐喊，杀过阵来。蜀兵望汉水而逃，尽弃营寨，马匹军器丢满道上。曹军皆争取，操急鸣金收军。众将曰：“某等正待捉刘备，大王何故收军？”操曰：“吾见蜀兵背汉水安营，其可疑一也；多弃马匹军器，其可疑二也。可急退军，休取衣物。”遂下令曰：“妄取一物者立斩，火速退兵。”曹兵方回头时，孔明号旗举起，玄德中军领兵便出，黄忠左边杀来，赵云右边杀来。俱在前文“如此如此”之中。曹兵大溃而逃，孔明连夜追赶。操传令军回南郑，只见五路火起，原来魏延、张飞得严颜代守阆中，分兵杀来，先得了南郑。在七十一回中伏笔，至此方见。操心惊，望阳平关而走。玄德大兵追至南郑褒州。安民已毕，玄德问孔明曰：“曹操此来，何败之速也？”孔明曰：“操平生为人多疑，虽能用兵，疑则多败。吾以疑兵胜之。”曹操善疑，孔明又善信；惟信得真，故拿得定。○操惟多疑，所以死亦有七十二疑冢。玄德曰：“今操退守阳平关，其势已孤，先生将何策以退之？”孔明曰：“亮已算定了。”便差张飞、魏延分兵两路，去截曹操粮道；令黄忠、赵云分兵两路，去放火烧山。四路军将，各引向导官军去了。此处四路兵，又是第二番差遣。

却说曹操退守阳平关，令军哨探。回报曰：“今蜀兵将远近小路尽皆塞断，砍柴去处尽放火烧绝，不知兵在何处。”先写黄忠、赵云两路。操正疑惑间，又报张飞、魏延分兵劫粮。次写张飞、魏延两路。操问曰：“谁敢敌张飞？”许褚曰：“某愿往。”操令许褚引一千精兵去阳平

关路上，护接粮草。解粮官接着，喜曰：“若非将军到此，粮不得到阳平矣。”恐将军到此亦无益。遂将车上的酒肉献与许褚。褚痛饮，前醉张飞是假醉，今醉许褚是真醉。便乘酒兴，催粮车行。解粮官曰：“日已暮矣，前褒州之地山势险恶，未可过去。”褚曰：“吾有万夫之勇，岂惧他人哉！今夜乘着月色，正好使粮车行走。”醉人在月下，一发动了酒兴。许褚当先，横刀纵马，引军前进。二更已后，往褒州路上而来。行至半路，忽山凹里鼓角震天，一枝军当住，为首大将乃张飞也，挺矛纵马，直取许褚。褚舞刀来迎，却因酒醉，敌不住张飞；战不数合，被飞一矛刺中肩膀，翻身落马，军士急忙救起，退后便走。万夫之勇，原来如此。张飞尽夺粮草车辆而回。只因酒肉之故，失却粮食。○烧山用虚写，抢粮用实写。然留下魏延，只写张飞，实之中又有虚焉。妙甚。

却说众将保着许褚，回见曹操。操令医士疗治金疮，一面亲自提兵来与蜀兵决战。玄德引军出迎。两阵对圆，玄德令刘封出马。操骂曰：“卖履小儿，常使假子拒敌。吾若唤黄须儿来，汝假子为肉泥矣！”吴有紫须，魏有黄须，并复相对。刘封大怒，挺枪骤马，径取曹操。操令徐晃来迎，封诈败而走。操引兵追赶。蜀兵营中四下炮响，鼓角齐鸣。亦是疑兵。操恐有伏兵，急救退军。曹兵自相践踏，死者极多，奔回阳平关。方才歇定，蜀兵赶到城下，东门放火，西门呐喊，南门放火，北门擂鼓。操大惧，弃关而走。老贼只是不经吓。蜀兵随后追袭。操正走之间，前面张飞引一枝兵截住，赵云引一枝兵从背后杀来，黄忠又引兵从褒州杀来。前所拨四路，先写三路，留一路在后。写的参差有势。操大败，诸将保护曹操，夺路而走。

方逃至斜谷界口，前面尘头忽起，一枝兵到。操曰：“此军若伏兵，吾休矣。”及兵将近，乃操次子曹彰也。正想着他，来得凑巧。彰字子文，少善骑射；膂力过人¹⁴，能手格猛兽。操尝戒之曰：“汝不读书，而好弓马，此匹夫之勇，何足贵乎？”彰曰：“大丈夫当学卫青、霍去病，立功沙漠，长驱数十万众，纵横天下，何能作博士也！”说得博士无用，教杨修、王粲等一班文人何处生活？操尝问诸子之志，彰曰：“好为将。”操问：“为将何如？”彰曰：“披坚执锐，临难不顾，身先士卒，赏必行，罚必信。”颇为老瞒肖子。操大笑。建安二十三年，代郡乌桓反，操令彰引兵五万讨之。临行戒之曰：“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法不徇情，尔宜深戒。”即彰所云“赏必行、罚必信”之意。彰到代北，身先战阵，直杀至桑干，北方皆平。因闻操在阳平关，故来助战。百忙中忽叙曹彰生平，正补前文所未及。操见彰至，大喜曰：“我黄须儿来，破刘备必矣！”正恐未必。遂勒兵复回，于斜谷界口安营。

有人报玄德言曹彰到，玄德问曰：“谁敢去战曹彰？”刘封曰：“某愿往。”孟达又说要去。玄德曰：“汝二人同去，看谁成功。”各引兵五千来迎。刘封在先，孟达在后。曹彰出马，与封交战，只三合，封大败而回。假子不及真儿。孟达引兵前进，方欲交锋，只见曹兵大乱。原来马超、吴兰两军杀来，在七十一回中伏着，至此方见。曹兵惊动。孟达引军夹攻。马超士卒蓄锐日久，到此耀武扬威，势不可当。曹兵败走。曹彰正遇吴兰，两个交锋，不数合，曹彰一戟刺吴兰于马下。有曹操夸奖一番，得此聊足解嘲。○谚云“黄须无弱汉”，果然。三军混战，操收兵于斜谷界口扎住。

操屯兵日久，欲要进兵，又被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被蜀兵耻笑，心中犹豫不决。适庖官进鸡汤，许褚啖酒肉，曹操啖鸡汤，可比太史公酒肉账簿。操见碗中有鸡肋，因而有感于怀。正沉吟间，夏侯惇入帐禀请夜间口号，操随口曰：“鸡肋，鸡肋。”直是席面上生风，绝妙酒令。惇传令众官，都称鸡肋。行军主簿杨修见传“鸡肋”二字，便教随行军士各收拾行装，准备归程。弄聪明。有人报知夏侯惇，惇大惊，遂请杨修至营中，问曰：“公何收拾行装？”修曰：“以今夜号令，便知魏王不日将退兵归也。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来日魏王必班师矣。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故先收拾行装，免得临行慌乱。”若云弃之有味，犹不欲遽弃也。今收拾行装，则竟弃之矣。夏侯惇曰：“公真知魏王肺腑矣。”遂亦收拾行装。于是寨中诸将，无不准备归计。

当夜曹操心乱，不能稳睡，遂手提钢斧，绕寨私行。只见夏侯惇寨内军士各准备行装，操大惊，急回帐，召惇问其故。惇曰：“主簿杨德祖先知大王欲归之意。”操唤杨修问之，修以鸡肋之意对。操大怒曰：“汝怎敢造言，乱我军心！”碑文八字解得不差，不想口号二字竟解差了。喝刀斧手推出斩之，将首级号令于辕门外。

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操尝造花园一所，造成，操往观之，不置褒贬，只取笔于门上书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晓其意，修曰：“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园门阔耳。”于是再筑墙围，改造停当，又请操观之。操大喜，问曰：“谁知吾意？”左右曰：“杨修也。”操虽称美，心甚忌之。非忌其才，忌其知我意也。曹操意中不言之事，最畏人知。又一日，塞北送酥一盒至，操自写“一合酥”三字于盒上，置之案头。修入见之，竟取匙与众分食讫。操问其故，修答曰：“盒上明书一人一口酥，岂敢违丞相之命乎？”操虽喜笑，

而心恶之。操尝以空盒遣荀彧，今杨修以空盒还曹操，操安得不怒？操恐人暗中谋害己身，常戒左右：“吾梦中好杀人，凡吾睡着，汝等切勿近前。”周瑜诈作梦中语，只要骗得蒋干一个；曹操之诈，却欲骗尽众人，奸雄之极。一日昼寝帐中，落被于地，一近侍慌取覆盖。操跃起，拔剑斩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佯惊问：“何人杀吾近侍？”众以实对。操痛哭，命厚葬之。假梦、假睡、假问、假哭，一片是假。人皆以为操果梦中杀人。惟修知其意，临葬时指而叹曰：“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操闻而愈恶之。周郎瞒不得孔明，曹操瞒不得杨修，便一样欲杀之。操第三子曹植，爱修之才，常邀修谈论，终夜不息。操与众商议，欲立植为世子。曹丕知之，密请朝歌长吴质入内府商议。因恐有人知觉，乃用大簏藏吴质于中，只说是绢匹在内，载入府中。修知其事，径来告操。操即不杀修，修后必为丕所杀。操令人于丕府门伺察之。丕慌告吴质，质曰：“无忧也。明日用大簏装绢，再入以惑之。”以假混真，以真混假，巧妙之极。丕如其言，以大簏载绢入。使者搜看簏中，果绢也，回报曹操。操因疑修譖害曹丕，愈恶之。其实可恶。操欲试曹丕、曹植之才干。一日，令各出邳城门。却密使人吩咐门吏，令勿放出。曹丕先至，门吏阻之，丕只得退回。植闻之，问于修。修曰：“君奉王命而出，如有阻当者，竟斩之可也。”植然其言。及至门，门吏阻住。植叱曰：“吾奉王命，谁敢阻当？”立斩之，于是曹操以植为能。修以杀人教人，操又以杀人为能，都不是好人。后有人告操曰：“此乃杨修之所教也。”操大怒，因此亦不喜植。杨修不能处人骨肉之间。修又尝为曹植作答教十馀条，但操有问，植即依条答之。子建亦倩人代笔也。操每以军国之事问植，植对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后曹丕暗买植左右，偷答教来告操。操见了，大怒曰：“匹夫安敢欺我耶！”此时已有杀修之心。今乃借惑乱军心之罪杀之。补叙杨修生平与见杀之由，又于百忙中夹叙闲事，笔法殊妙。修死年三十四岁。后人诗曰：

聪明杨德祖，世代继簪缨。
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
闲谈惊四座，捷对冠群英。
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

曹操既杀杨修，佯怒夏侯惇，亦欲斩之。众官告免。操乃叱退夏侯惇，下令来日进兵。次日，兵出斜谷界口，前面一军相迎，为首大将乃魏延也。魏延一路，于此处方见。操招魏延归降，延大骂，操令庞德出战。二将正斗间，曹寨内火起，人报马超劫了中后二寨。马超忽没忽现，写来又是一样声势。操拔剑在手曰：“诸将退后者斩！”众将努力上

前。魏延诈败而走，操方麾军回战马超，自立马于高阜处，看两军争战。忽一彪军撞至面前，大叫：“魏延在此！”魏延忽去忽来，写得亦与马超一样声势。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马。延弃弓绰刀，骤马上山坡来杀曹操。读至此，为之拍案一快。刺斜里闪出一将，大叫：“休伤吾主！”忘却旧主，而以操为吾主，岂不羞杀。视之，乃庞德也。德奋力向前，战退魏延，保操前行。读至此，为之废书一叹。马超兵已退。操带伤归寨：原来被魏延射中人中，折却门牙两个。曹操此时愈嚼不得鸡肋矣。急令医士调治。方忆杨修之言，随将修尸收回厚葬，就令班师，却教庞德断后。操卧于毡车之中，左右虎贲军护卫而行。忽报斜谷山上两边火起，伏兵赶来，曹兵人人惊恐。正是：

依稀昔日潼关厄，
仿佛当年赤壁危。

未知曹操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膂（lǚ）力：体力。

第七十三回

玄德进位汉中王 云长攻拔襄阳郡

刘备之为徐州牧，为豫州牧，是曹操假天子之命以予之者也；其为荆州牧，孙权佯表之而操未之予者也；若其为益州牧，则备自予之者也。然而自予之胜于曹操之予之者，以操为国贼，故操之予不足重也。备之为左将军、宜城亭侯，是天子为之者也；若其为汉中王，则非天子爵之，而自爵之者也。然而自爵之无异于天子之爵之者，以备能讨国贼，则固天子之所欲爵也。表奏献帝之文，称与董承同受密诏；既受王爵之后，便令关公北伐樊城。大义昭然，炳若日月，故《纲目》于备之领益州牧、称汉中王，无贬辞焉。

曹操称公称王，而子孙又追称之为帝。而称于朝者夺于天下，称于一时者夺于后世。天下后世之称操，不曰公、不曰王、不曰帝，直曰贼而已矣。若关公之为汉寿亭侯，又为前将军。一国爵之，天下不得而议之；一时爵之，后世不得而议之。后时且不独侯之将之，又从而王之帝之。可见爵以人重耳，人岂以爵重哉！

孙权之求婚于关公也，当代为公致对曰：“两家之和不和，不在婚与不婚也。汉中王尝受室于东吴矣，吴侯能惠顾前好，则有孙夫人在，何必又重以某之婚姻？苟其不能，虽婚无益。”如是则辞婉而意妙，不至大伤东吴之心也。虽然，若谓荆州之失，为关公拒婚所致，则又不然。曹仁之女曾配孙权之弟，而竟无解于赤壁之师；曹操之女亦为献帝之后，而究不改其篡夺之志。此非其明验耶？且玄德之自吴逃归，权欲迫而杀之，又欲并其妹而杀之。夫不以妹之故而不杀玄德，安能以娶关公之女故而不夺荆州？然则公之拒婚，诚不为过，但“犬子”一语，太觉不堪耳。

吕范假意做媒，倒弄假成真；诸葛瑾好意做媒，反为好成怨。或戏曰：孙权之子，当令姑娘作伐；关公之女，须待伯母主婚。既欲亲上加亲，何不即使亲人说亲乎？予笑曰：姑娘撇却姑夫而归，伯母不顾伯父而去，上一辈正与下一辈看样。东吴若传孙夫人之命，一发不济矣。

孔明若不使关公取樊城，则荆州可以不失；即欲使公取樊城，而另遣一大将以代公守荆州，则荆州亦可以不失。而孔明计不出此，此不得为孔明咎也，天也。关公若能听王甫而不用潘濬，则关公可以不死；若不用糜芳、傅士仁，则关公亦可以不死。而关公又计不及此，此不得为关公咎也，天也。人欲兴汉，而天不祚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此回正叙得襄阳之事，下回又叙斩庞德、获于禁之事，皆快事也。而出兵之前，乃有失火为之告凶，又有恶梦为之告变，是早为七十六回伏线也。夫为失意伏线，而伏于将失意之时不足奇，惟伏于将快意之时则深足奇。此非作者有意为如此之文，而实古来天然有如此之事。奈何今人眼光甚短，但能及寸，不能及尺，但能及尺，不能及丈耶！

却说曹操退兵至斜谷，孔明料他必弃汉中而走，故差马超等诸将分兵十数路，不时攻劫。补注前文。因此操不能久住，又被魏延射了一箭，急急班师。三军锐气堕尽。前队才行，两下火起，乃是马超伏兵追赶。曹兵人人丧胆。操令军士急行，晓夜奔走无停，直至京兆，方始安心。此时颇快人意。

且说玄德命刘封、孟达、王平等攻取上庸诸郡。申耽等闻操已弃汉中而走，遂皆投降。玄德安民已定，大赏三军，人心大悦。不独当日人心大悦，即今日读者至此，亦为之大悦。于是众将皆有推尊玄德为帝之心，未敢径启，却来禀告诸葛军师。孔明曰：“吾意已有定夺了。”随引法正等入见玄德曰：“今曹操专权，百姓无主，主公仁义著于天下，今已抚有两川之地，可以应天顺人，即皇帝位。孔明之意非蔑献帝也，殆欲如唐肃宗灵武之事，尊帝为上皇耳。名正言顺，以讨国贼。事不宜迟，便请择吉。”玄德大惊曰：“军师之言差矣！刘备虽然汉之宗室，乃臣子也。若为此事，是反汉矣！”玄德以在上之天子为辞。孔明曰：“非也。方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舍死亡生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龙附凤，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避嫌守义，恐失众人之望。愿主公熟思之。”孔明以在下之人心为辞。玄德曰：“要吾僭居尊位，吾必不敢。可再商议长策。”诸将齐言曰：“主公若只推却，众心解矣！”上是孔明劝进，此又写诸将进戴。孔明曰：“主公平生以义为本，未肯便称尊号。今有荆襄、两川之地，可暂为汉中王。”玄德曰：“汝等虽欲尊吾为王，不得天子明诏，是僭也。”不是辞王，但欲请诏。孔明曰：“今宜从权，不可拘执常理。”张飞大叫曰：“异姓之人皆欲为君，何况哥哥乃汉朝宗派。莫说汉中王，就称皇帝，有何不可！”每到玄德谦让处，便是张飞直叫出来。玄德叱曰：“汝勿多言！”孔明曰：“主公宜从权变，先进位汉中王，然后表奏天子，未为迟也。”操贼挟天子以

令诸侯，天子之诏，乃操主之者也。故先称王，而后奉表，乃权宜之法。玄德再三推辞不过，只得依允。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筑坛于沔阳，方圆九里，分布五方，各设旌旗仪仗。群臣皆依次序排列。许靖、法正请玄德登坛，进冠冕玺绶讫，面南而坐，受文武官员拜贺为汉中王。称得堂堂正正，与魏王加九锡不同。子刘禅，立为王世子。封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诸葛亮为军师，总理军国大事。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大将，魏延为汉中太守。其余各拟功勋定爵。玄德既为汉中王，遂修表一道，差人赍赴许都。表曰：

备以具臣之才，荷上将之任，总督三军，奉辞于外，不能扫除寇难，靖匡王室，久使陛下圣教陵迟^[1]，六合之内否而未泰，惟忧反侧，疚如疾首^[2]。先用自责。曩者董卓，伪为乱阶。自是之后，群凶纵横，残剥海内。赖陛下圣德威临，人臣同应，或忠义奋讨，或上天降罚，暴逆并殄^[3]，以渐冰消。次以董卓、傕、汜之乱，以下方说曹操。惟独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国权，恣心极乱。臣昔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陷害。即奉衣带诏一事，消受得一个汉中王。臣播越失据^[4]，忠义不果，自述起兵徐州以后之事。遂得使操穷凶极逆，主后戮杀，皇子鸩害。此二事足定操贼罪案。虽纠合同盟，念在奋力，懦弱不武，历年未效。常恐殒没，辜负国恩，寤寐永叹，夕惕若厉^[5]。又是自责之语。

今臣群僚以为：在昔《虞书》，敦叙九族，庶明厉翼，帝王相传，此道不废。周监二代，并建诸姬，实赖晋、郑夹辅之力。高祖龙兴，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卒斩诸吕，以安大宗。今操恶直丑正，实繁有徒^[6]，包藏祸心，篡盗已显。既宗室微弱，帝族无位，斟酌古式，依假权宜，上臣为大司马、汉中王。以上述群下推戴之意。臣伏自三省：受国厚恩，荷任一方，陈力未效，所获已过，不宜复忝高位，以重罪谤。以上自叙谦让之怀。群僚见逼，迫臣以义。臣退惟寇贼不梟，国难未已，宗庙倾危，社稷将坠，诚臣忧心碎首之日。若应权通变，以宁静圣朝，虽赴水火所不得辞。辄顺众议，拜受印玺，以崇国威。以上又述群下复请，不得复辞之故。仰惟爵号，位高宠厚；俯思报效，忧深责重。惊怖惕息^[7]，如临于谷。敢不尽力输诚，奖励六师，率齐群义，应天顺时，以宁社稷。此又述受爵以后，当讨贼自效。谨拜表以闻。

表到许都，曹操在邳郡闻知玄德自立汉中王，大怒曰：“织席小儿，安敢如此！吾誓灭之！”即时传令，尽起倾国之兵赴两川，与汉中王决雌雄。操以备为英雄，自青梅煮酒之时已知有今日矣，又何为而怒耶？一人出班谏曰：“大王不可因一时之怒，亲劳车驾远征。臣有一

计，不须张弓只箭，令刘备在蜀自受其祸。待其兵衰力尽，只须一将往征之，便可成功。”操视其人，乃司马懿也。仲达此时渐渐出头。操喜问曰：“仲达有何高见？”懿曰：“江东孙权，以妹嫁刘备，而又乘间窃取回去；照应六十一回中事。刘备又据占荆州不还，彼此俱有切齿之恨。今可差一舌辩之士，赍书往说孙权，使兴兵取荆州。刘备必发两川之兵以救荆州。那时大王兴兵去取汉川，令刘备首尾不能相救，势必危矣。”不消自家费力，却去挑拨他人。操大喜，即修书令满宠为使，星夜投江东来见孙权。

权知满宠到，遂与谋士商议。张昭进曰：“魏与吴本无仇，前因听诸葛之说词，致两家连年征战不息，生灵遭其涂炭。今满伯宁来，必有讲和之意，可以礼接之。”独不记二乔铜雀之事乎？是操为仇，而备乃婚姻也。权依其言，令众谋士接满宠入城相见。礼毕，权以宾礼待宠。宠呈上操书，曰：“吴、魏自来无仇，皆因刘备之故，致生衅隙^[8]。魏王差某到此，约将军攻取荆州，魏王以兵临汉川，首尾夹击。破刘之后，共分疆土，誓不相侵。”玄德不肯还荆州，曹操独肯分疆土耶？孙权览书毕，设筵相待满宠，送归馆舍安歇。权与众谋士商议。顾雍曰：“虽是说词，其中有理。温州柑子四十担，前已送过；今日之议，敢不奉承？今可一面送满宠回，约会曹操首尾相击；一面使人过江，探云长动静，方可行事。”张昭只要和魏，顾雍却有两说。诸葛瑾曰：“某闻云长自到荆州，刘备娶与妻室，先生一子，次生一女。其女尚幼，未许字人^[9]。云长家事，却借诸葛瑾口中补出，省笔之法。某愿往与主公世子求婚。若云长肯许，即与云长计议，共破曹操；若云长不肯，然后助曹取荆州。”诸葛瑾有鲁肃之风。孙权重用其谋，先送满宠回许都；却遣诸葛瑾为使，投荆州来。

入城见云长，礼毕，云长曰：“子瑜此来何意？”瑾曰：“特来求结两家之好。吾主吴侯，有一子，甚聪明；闻将军有一女，特来求亲。两家结好，并力破曹，此诚美事。请君侯思之。”吕范做媒是假，诸葛瑾做媒是真。一是求婿，一是求妇，各各不同。云长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虎女犬子，太觉言重。玄德曾配孙夫人矣，是虎兄而配犬妹也；孙夫人为公之嫂矣，是虎叔而有犬嫂也。不看汝弟之面，立斩汝首！再休多言！”遂唤左右逐出。做媒的往往讨怠慢。瑾抱头鼠窜，回见吴侯，不敢隐匿，遂以实告。权大怒曰：“何太无礼耶！”便唤张昭等文武官员商议取荆州之策。步骘曰：“曹操久欲篡汉，所惧者刘备也。今遣使来令吴兴兵吞蜀，此嫁祸于吴也。”云长不肯嫁女，于吴无损；曹操有意嫁祸，不利于吴。权曰：“孤亦欲取荆州久矣。”骘

曰：“今曹仁现屯兵于襄阳、樊城，又无长江之险，旱路可取荆州。如何不取，却令主公动兵？只此便见其心。步骘略有见识，张昭不如也。主公可遣使去许都见操，令曹仁旱路先起兵取荆州，云长必掣荆州之兵而取樊城。若云长一动，主公可遣一将暗取荆州，一举可得矣。”为后文吕蒙袭荆州张本。权从其议，即时遣使过江，上书曹操，陈说此事。操大喜，发付使者先回，随遣满宠往樊城助曹仁为参谋官，商议动兵。吴让魏先发，是着乖处。一面驰檄东吴，令领兵水路接应，以取荆州。以上按下吴、魏两边，以下接应先主一边。

却说汉中王令魏延总督军马，守御东川，遂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宫庭，又置馆舍。自成都至白水，共建四百余处馆舍亭邮。广积粮草，多造军器，以图进取中原。写西川大起景色。细作人探听得曹操结连东吴，欲取荆州，即飞报入蜀。汉中王忙请孔明商议。孔明曰：“某已料曹操必有此谋，然吴中谋士极多，必教操令曹仁先兴兵矣。”明见万里，是以谓之孔明。汉中王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可差使命就送官诰与云长，令先起兵取樊城，使敌军胆寒，自然瓦解矣。”吴欲使魏先发，孔明又使云长先发，一是让先，一是占先。汉中王大喜，即差前部司马费诗为使，赍捧诰命，投荆州来。

云长出郭，迎接入城。至公厅礼毕，云长问曰：“汉中王封我何爵？”诗曰：“五虎大将之首。”云长问：“那五虎将？”诗曰：“关、张、赵、马、黄是也。”云长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遂不肯受印。公太好胜，既不肯以虎配犬，又不肯以虎并虎。○严颜老而翼德以为壮，黄忠不服老而云长以为老，二公情性又自不同。诗笑曰：“将军差矣！昔萧何、曹参与高祖同举大事，最为亲近。而韩信乃楚之亡将也，然信位为王，居萧、曹之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中王虽有五虎将之封，而与将军有兄弟之义，视同一体，以兄弟之义动之。将军即汉中王，汉中王即将军也。岂与诸人等哉？将军受汉中王厚恩，当与同休戚共祸福，不宜计较官号之高下。愿将军思之。”诗之善于说词，与张辽等。云长大悟，乃再拜曰：“某之不明，非足下见教，几误大事。”即拜受印绶。费诗方出王旨，令云长领兵取樊城。云长领命，即时便差傅士仁、糜芳二人为先锋，先引一军于荆州城外屯扎；一面设宴城中款待费诗。

饮至二更，忽报城外寨中火起。云长急披挂上马，出城看时，乃是傅士仁、糜芳饮酒，帐后遗火，烧着火炮，满营撼动，把军器粮草尽皆

烧毁。便是不祥之兆。云长引兵救扑，至四更方才火灭。云长入城，召傅士仁、糜芳责之曰：“吾令汝二人作先锋，不曾出师，先将许多军器粮草烧毁，火炮打死本部军人。如此误事，要你二人何用？”叱令斩之。为后文二人背公伏线。○于诸葛瑾当看军师之面，于糜芳当看亡嫂之面。费诗告曰：“未曾出师，先斩大将，于军不利。可暂免其罪。”云长怒气不息，叱二人曰：“吾不看费司马之面，必斩汝二人之首。”乃唤武士各杖四十，摘去先锋印绶，罚糜芳守南郡，傅士仁守公安。既轻待之，又重托之，此公之所以误也。且曰：“若吾得胜回来之日，稍有差池，二罪俱罚。”二人满面羞惭，喏喏而去。云长便令廖化为先锋，关平为副将，自总中军，马良、伊籍为参谋，一同征进。先是，有胡华之子胡班，到荆州来投降关公。公念其旧日相救之情，甚爱之，胡班救关公是二十七回中事，于此照应出来。令随费诗入川见汉中王受爵。费诗辞别关公，带了胡班，自回蜀中去了。

且说关公是日祭了帅字大旗，假寐于帐中。忽见一猪，其大如牛，浑身黑色，奔入帐中，径咬云长之足。水属亥，亥者水也。其江东谋害之象乎？云长大怒，急拔剑斩之，声如裂帛。霎然惊觉，乃是一梦。便觉左足阴阴疼痛，又是不祥之兆。先主梦臂疼，应在庞统；关公梦足痛，应在自身。心中大疑。唤关平至，以梦告之。平对曰：“猪亦有龙象。龙附足，乃升腾之意，不必疑忌。”云长聚多官于帐下，告以梦兆。或言吉祥者，或言不祥者，众论不一。云长曰：“吾大丈夫，年近五旬，即死何憾！”说一“死”字，亦是不祥之兆。正言间，蜀（兵）（使）至，传汉中王旨，拜云长为前将军，假节钺，都督荆、襄九郡事。云长受命讫，众官拜贺曰：“此足见猪龙之瑞也。”今日详梦者，大都类此。于是云长坦然不疑，遂起兵奔襄阳大路而来。

曹仁正在城中，忽报云长自领兵来。仁大惊，欲坚守不出，副将翟元曰：“今魏王令将军约会东吴取荆州；今彼自来，是送死也，何故避之？”参谋满宠谏曰：“吾素知云长勇而有谋，未可轻敌。不如坚守，乃为上策。”骁将夏侯存曰：“此书生之言耳。岂不闻‘水来土掩，岂知淹七军之水，竟不能以土掩乎？将至兵迎’？我军以逸待劳，自可取胜。”曹仁从其言，令满宠守樊城，自领兵来迎云长。云长知曹兵来，唤关平、廖化二将，受计而往。与曹兵两阵对圆，廖化出马搦战，翟元出迎。二将战不多时，化诈败，拨马便走。翟元从后追杀，荆州兵退二十里。先退后进，公亦善于用兵。次日，又来搦战，夏侯存、翟元一齐出迎，荆州兵又败，又追杀二十馀里。一退再退，诱敌殊妙。忽听得背后喊声大震，鼓角齐鸣。曹仁即命前军速回，背后关平、廖化杀来，曹

兵大乱。曹仁知是中计，先掣一军飞奔襄阳。离城数里，前面绣旗招飏，云长勒马横刀，拦住去路。写得云长声势。曹仁胆战心惊，不敢交锋，望襄阳斜路而走。云长不赶。须臾，夏侯存军至，见了云长，大怒，便与云长交锋，只一合，被云长砍死。翟元便走，被关平赶上，一刀斩之，乘势追杀，曹兵大半死于襄江之中。曹仁退守樊城。

云长得了襄阳，赏军抚民。此时取襄阳如反掌，诚不料有后事。随军司马王甫曰：“将军一鼓而下襄阳，曹兵虽然丧胆，然以愚意论之：今东吴吕蒙屯兵陆口，常有吞并荆州之意；倘率兵径取荆州，如之奈何？”为吕蒙袭荆州伏笔。云长曰：“吾亦念及此，汝便可提调此事，去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选高阜处，置一烽火台，每台用五十军守之；倘吴兵渡江，夜则明火，昼则举烟为号，吾当亲往击之。”守之以烽火，不若守之以人。王甫曰：“糜芳、傅士仁守二隘口，恐不竭力，必须再得一人以总督荆州。”为后糜、傅二人背汉伏笔。云长曰：“吾已差治中潘濬守之，有何虑焉？”甫曰：“潘濬平生多忌而好利，不可任用。为后文潘濬失事伏笔。可差军前都督粮料官赵累代之。赵累为人忠诚廉直，若用此人，万无一失。”惜不用王甫之言。云长曰：“吾素知潘濬为人，今既差定，不必更改。赵累现掌粮料，亦是重事。汝勿多言，只与我筑烽火台去。”王甫怏怏拜辞而行。荆州之失，实原于此。云长令关平准备船只渡襄江，攻打樊城。

却说曹仁折了二将，退守樊城，谓满宠曰：“不听公言，兵败将亡，失却襄阳，如之奈何？”宠曰：“云长虎将，足智多谋，不可轻敌，只宜坚守。”正言间，人报云长渡江而来，攻打樊城。离荆州愈远。仁大惊。宠曰：“只宜坚守。”部将吕常奋然曰：“某乞兵数千，愿当来军于襄江之内。”宠谏曰：“不可。”吕常怒曰：“据汝等文官之言，只宜坚守，何能退敌？岂不闻兵法云：‘军半渡可击。’兵法成语，拘执不得。今云长军半渡襄江，何不击之？若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急难抵当矣。”仁即与兵二千，令吕常出樊城迎战。吕常来至江口，只见前面绣旗开处，云长横刀出马。吕常却欲来迎，后面众军见云长神威凛凛，不战先走，写得云长声势。吕常喝止不住，云长混杀过来，曹兵大败。马步军折其大半，残败军奔入樊城。曹仁急差人求救，使命星夜至长安，将书呈上曹操，言：“云长破了襄阳，现围樊城甚急，望拨大将前来救援。”曹操指班部内一人而言曰：“汝可去解樊城之围。”其将应声而出。众视之，乃于禁也。曹操此时颇无眼力。禁曰：“某求一将作先锋，领兵同去。”操又问众人曰：“谁敢作先锋？”一人奋然出曰：“某愿施犬马之劳，生擒关某，献于麾下。”操视之大喜。正是：

未见东吴来伺隙，
先看北魏又添兵。

未知此人是谁，且看下文分解。

[1] 陵迟：衰退；衰败。

[2] 疚（chèn）如疾首：烦热得如患有头痛之疾。比喻忧伤到极点。

[3] 殪（yì）：死亡；绝灭。

[4] 播越：逃亡，流离失所。

[5] 夕惕若厉：朝夕戒惧，如临危境，不敢稍懈。

[6] 实繁有徒：意谓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人。一般用贬义。

[7] 惕息：谓心跳气喘。形容极其恐惧。

[8] 衅隙：仇怨；隔阂。

[9] 字人：许配于人。

第七十四回

庞令明抬槎决死战 关云长放水淹七军

关公初欲与马超比试，而今与马超之部将争锋，是与战马超无异也。马超既与关公为一家，而庞德乃与关公死战，是亦与战马超无异也。以关公敌马超，犹未为损重；而以庞德斗马超，毋乃为背主乎？其后既不肯背曹操而降关公，其初何以背马腾而降曹操？故庞德之死，君子无取焉。

关公以水胜者有二：一为白河之水，一为襄江之水。白河之水，是奉孔明之命而小用之者也；襄江之水，是得孔明之意而大用之者也。小用之，不过火后之馀波；大用之，遂作军前之胜算。盖孔明以水济火，而关公则纯用水。纯用水，而水之功更大于前矣。虽然，玄德以孔明为水，孔明而用水，犹之以水济水耳。若关公性烈如火，面赤如火，坐下之马亦如火，则虽纯用水，而亦可谓之以水济火云。

襄江之决，可以淹七军，而不足以取樊城，何也？曰：水之灌兵也易，而灌城也难。灌兵之水，顺而速；灌城之水，渐而迟。速则敌不及防，而迟则敌能自守也。然则决泗水而取下邳，决漳水而取冀州，将毋曹操之用水独胜于关公乎？曰：是又不然。使下邳无侯成之纳款，冀州无审荣之献门，则二城未必可入。操之幸胜，岂尽水之力哉！

关公之欲决襄江，与冷苞之欲决涪江，其谋无异，不可以成败论也。苞之所以败者，彭羲告焉，而庞统防焉；公之所以胜者，成何觉焉，而于禁昧焉。法正知之早，故不移营而无伤；庞德知之晚，虽欲移营而无及。同一谋，而谋之成不成，亦视敌之愚与不愚耳。

鱼入罾口，而关公坐享渔人之利矣。而庞德几为网之漏，而卒为俎之登；于禁不为校之烹，而幸为池之畜。其故何也？盖鱼入罾而难脱，此禁之所以被擒；鱼得水而不涸，此禁之所以终活欤？

观于樊城之不下，而知天之不欲复兴汉室也。当单福取樊城之时，其兵力不足以守樊城，故其后终至弃樊城。及关公围樊城之时，其兵力将不止于取樊城，则其时甚利于得樊城，而惜乎其中阻也。读书之此，

为之三叹。

却说曹操欲使于禁赴樊城救援，问众将谁敢作先锋。一人应声愿往。操视之，乃庞德也。操大喜曰：“关某威震华夏，未逢对手，今遇令明，真劲敌也。”遂加于禁为征南将军，加庞德为征西都先锋，大起七军，前往樊城。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七固水之数也。这七军，皆北方强壮之士。两员领军将校，一名董衡，一名董超，当日引各头目，参拜于禁。董衡曰：“今将军提七枝重兵，去解樊城之厄，期在必胜。乃用庞德为先锋，岂不误事？”禁惊问其故。衡曰：“庞德原系马超手下副将，不得已而降魏。今其故主在蜀，职居‘五虎上将’，照应前事。况其亲兄庞柔亦在西川为官。又补叙前文所未及。今使他为先锋，是泼油救火也。将军何不启知魏王，别换一人去？”有此一段言语，愈见下文庞德之不易也。禁闻此语，遂连夜入府启知曹操。操省悟，即唤庞德至阶下，令纳下先锋印。德大惊曰：“某正欲与大王出力，何故不肯见用？”操曰：“孤本无猜疑；但今马超现在西川，汝兄庞柔亦在西川，俱佐刘备。孤纵不疑，奈众口何？”操推托别人，亦一激之之意。庞德闻之，免冠顿首，流血满面而告曰：“某自汉中投降大王，每感厚恩，虽肝脑涂地不能补报，大王何疑于德也？德昔在故乡时，与兄同居，嫂甚不贤，德乘醉杀之，兄恨德入骨髓，誓不相见，恩已断矣。杀嫂绝兄，是为无亲。故主马超有勇无谋，兵败地亡，孤身入川，今与德各事其主，旧义已绝。背主从操，是为无君。德感大王恩遇，安敢萌异志？惟大王察之！”操乃扶起庞德，抚慰曰：“孤素知卿忠义，前言特以安众人之心耳。卿可努力建功。卿不负孤，孤亦必不负卿也。”老贼善于用人。德拜谢回家，令匠人造一木槨。亦是死兆。次日，请诸友赴席，列槨于堂，众亲友见之皆惊，问曰：“将军出师，何用此不祥之物？”德举杯谓亲友曰：“吾受魏王厚恩，誓以死报。今去樊城与关某决战，我若不能杀彼，必为彼所杀；即不为彼所杀，我亦当自杀。故先备此槨以示无空回之理。”若死于疆场，当以马革裹尸耳，何以槨为？众皆惊叹。德唤其妻李氏与其子庞会出，谓其妻曰：“吾今为先锋，义当效死疆场。我若死，汝好生看养吾儿。吾儿有异相，长大必当与吾报仇也。”以死自誓固是好汉，惜其用之不当耳。妻子痛哭送别。德令扶槨而行，临行谓部将曰：“吾今去与关某死战，我若被关某所杀，汝等即取吾尸置此槨中。后被周仓活擒，究竟此槨无用。我若杀了关某，吾亦即取其首置此槨内，回献魏王。”槨为己设则可，若为敌设，益觉无谓。部将五百人皆曰：“将军如此忠勇，某等敢不竭力相助！”于是引军前进。有人将此言报知曹操。操喜曰：“庞德忠勇如此，孤何忧焉！”贾诩曰：“庞德恃血气之勇，欲与关某决死战，臣窃虑之。”贾诩先料其

败。操然其言，急令人传旨戒庞德曰：“关某智勇双全，切不可轻敌。可取则取，不可取则宜谨守。”庞德闻命，谓众将曰：“大王何重视关某也？吾料此去，当挫关某三十年之声价！”谁知关公声价，虽死不挫乎？禁曰：“魏王之言，不可不从。”德奋然趲军前至樊城，耀武扬威，鸣锣击鼓。

却说关公正坐帐中，忽探马飞报：“曹操差于禁为将，领七枝精壮兵到来。前部先锋庞德，军前抬一木橦，口出不逊之言，誓欲与将军决一死战。兵离城止三十里矣。”关公闻言，勃然变色，美髯飘动，大怒曰：“天下英雄闻吾之名，无不畏服。庞德竖子，何敢藐视吾耶！关公好胜，又遇着一个不怕死的。关平一面攻打樊城，吾自去斩此匹夫，以雪吾恨。”平曰：“父亲不可以泰山之重，与顽石争高下。辱子愿代父去战庞德。”关公曰：“汝试一往，吾随后便来接应。”关平出帐，提刀上马，领兵来迎庞德。两阵对圆，魏营一面皂旗，上大书“南安庞德”四个白字。用白书字，便是挂孝之兆，颇似今之铭旌。庞德青袍银铠，钢刀白马，立于阵前；背后五百军兵紧随，步卒数人肩抬木橦而出。关平大骂庞德：“背主之贼！”背主二字，骂得切当。庞德问部卒曰：“此何人也？”或答曰：“此关公义子关平也。”德叫曰：“吾奉魏王旨，来取汝父之首！汝乃疥癬小儿，吾不杀汝。快唤汝父来！”庞德无兄，岂识关公有子。平大怒，纵马舞刀，来取庞德。德横刀来迎，战三十合，不分胜负，两家各歇。不是写庞德，是写关公。早有人报知关公。公大怒，令廖化去攻樊城，自己亲来迎敌庞德。关平接着，言与庞德交战不分胜负。关公随即横刀出马，大叫曰：“关云长在此！庞德何不早来受死？”庞德来讨死，公乃欲以死与之。鼓声响处，庞德出马，曰：“吾奉魏王旨，特来取汝首。恐汝不信，备橦在此。汝若怕死，早下马受降！”关公大骂曰：“量汝一匹夫，亦何能为！可惜我青龙刀，斩汝鼠贼！”为刀惜，亦当为公惜。纵马舞刀，来取庞德。德轮刀来迎。二将战有百馀合，精神倍长。两军各看得痴呆了。在众人眼中写一句。魏军恐庞德有失，急令鸣金收军。关平恐父年老，亦急鸣金。二将各退。庞德归寨对众曰：“人言关公英雄，今日方信也。”德亦心服。正言间，于禁至。相见毕，禁曰：“闻将军战关公，百合之上未得便宜，何不且退军避之？”德奋然曰：“魏王命将军为大将，何太弱也？吾来日与关某共决一死，誓不退避！”到底只是要寻死。禁不敢阻而回。

却说关公回寨，谓关平曰：“庞德刀法惯熟，真吾敌手。”平曰：“俗云：‘初生之犊不惧虎。’父亲纵然斩了此人，只是西羌一小卒耳。倘有疏虞，非所以重伯父之托也。”关平之言，深见大体。关公

曰：“吾不杀此人，何以雪恨？吾意已决，再勿多言！”次日，上马引兵前进。庞德亦引兵来迎。两阵对圆，二将齐出，更不打话，出马交锋。斗至五十余合，庞德拨回马，拖刀而走。关公随后追赶。关平恐有疏失，亦随后赶来。关平处处精细。关公口中大骂：“庞贼欲使拖刀计，吾岂惧汝？”原来庞德虚作拖刀势，却把刀就鞍鞅挂住，偷拽雕弓，搭上箭射将来。不能以刀胜，而欲以箭胜，亦不算英雄。关平眼快，见庞德拽弓，大叫：“贼将休放冷箭！”关平能。关公急睁眼看时，弓弦响处，箭早到来，躲闪不及，正中左臂。关平马到，救父回营。庞德勒回马，轮刀赶来，忽听得本营锣声大震。德恐后军有失，急勒马回。原来于禁见庞德射中关公，恐他成了大功，灭禁威风，故鸣金收军。于禁初阻庞德，今故忌之。庞德回马，问：“何故鸣金？”于禁曰：“魏王有戒，关公智勇双全；他虽中箭，只恐有诈，故鸣金收军。”解说得勉强。德曰：“若不收军，吾已斩了此人也！”有关平相救，只怕未必。禁曰：“紧行无好步，当缓图之。”庞德不知于禁之意，只懊悔不已。

却说关公回营，拔了箭头，幸得箭射不深，用金疮药敷之。后文有一箭射得重，此处先有一箭射得轻，为之作引。关公痛恨庞德，谓众将曰：“吾誓报此一箭之仇！”众将对曰：“将军且暂安息几日，然后与战未迟。”次日，人报庞德引军搦战。关公就要出战，众将劝住。庞德令小军毁骂。关平把住隘口，吩咐众将休报知关公。写关平精细之极。庞德搦战十馀日，无人出迎，乃与于禁商议曰：“眼见关公箭疮举发，不能动止，不若乘此机会，统七军一拥杀入寨中，可救樊城之围。”于禁恐庞德成功，只把魏王戒旨相推，不肯动兵。于禁忌庞德，正为庞德背马超之报。庞德累欲动兵，于禁只不允，乃移七军转过山口，离樊城北十里，依山下寨。禁自领兵截断大路，令庞德屯兵于谷后，使德不能进兵成功。庞德前为杨松之忌，遂降曹操；今有于禁之忌，何不降关公？

却说关平见关公箭疮已合，甚是喜悦。忽听得于禁移七军于樊城之北下寨，未知其谋，即报知关公。公遂上马，引数骑上高阜处望之，见樊城上旗号不整，军士慌乱；又在关公眼中带写樊城一笔。城北十里山岩谷之内，屯着军马；又见襄江水势甚急。伏笔甚妙。看了半晌，唤乡导官问曰：“樊城北十里山谷，是何地名？”对曰：“罾口川也。”关公大喜曰：“于禁必为我擒矣。”将士问曰：“将军何以知之？”关公曰：“鱼入罾口，岂能久乎？”坡名落凤，庞统被射；川名罾口，于禁被擒，正复相似。而庞统则自觉之，于禁则不自知，而关公知之。诸将未信。公回本寨。时值八月秋天，骤雨数日，公令人预备船筏，收拾水具。关平问曰：“陆地相持，何用水具？”公曰：“非汝所知也。于禁七军不屯于

广易之地，而聚于罾口川险隘之处。方今秋雨连绵，襄江之水必然泛涨，吾已差人堰住各处水口，待水发时，乘高就船，放水一淹，樊城、罾口川之兵皆为鱼鳖矣。”不独于禁为鱼，七军皆为鱼矣。关平拜服。

却说魏军屯于罾口川，连夜大雨不止，督将成何来见于禁曰：“大军屯于川口，地势甚低，虽有土山，离营稍远。即今秋雨连绵，军士艰辛。近有人报说荆州兵移于高阜处，关公移兵，在成何口中补出。又于汉水口预备战筏，倘江水泛涨，我军危矣。宜早为计。”于禁叱曰：“匹夫惑吾军心耶！再有多言者，斩之！”于禁素来知兵，今何愚昧之甚？总之人不可以有私，私则蔽明，可不戒哉！成何羞惭而退，却来见庞德，说此事。德曰：“汝所见甚当。奈大军不肯移兵，吾明日自移军，屯于他处。”只怕等明日不得。计议方定，是夜风雨大作，庞德坐于帐中，只听得万马争奔，征鼙震地。德大惊，急出帐上马看时，四面八方风雨骤至，七军乱窜，随波逐浪者不计其数，平地水深丈馀。于禁、庞德与诸将，各登小山避水。地水师化作水山寨。

比及平明，关公及众将皆摇旗鼓噪，乘大船而来。于禁见四下无路，左右止有五六十人，料不能逃，口称愿降。不济事。关公令尽去衣甲，拘收入船，初入罾口，今则已入鱼舟。然后来擒庞德。

时庞德并二董及成何，与步卒五百人，皆无衣甲，立在堤上。见关公来，庞德全无惧怯，奋然前来接战。关公将船四面围定，军士一齐放箭，射死魏兵大半。董超、董衡见势已危，乃告庞德曰：“军士折伤大半，四下无路，不如投降。”庞德大怒曰：“吾受魏王厚恩，岂肯屈节于人！”遂亲斩董衡、董超于前，其初本是二董疑庞德，今反是庞德杀二董，出于意外。厉声曰：“再说降者，以此二人为例！”于是众皆奋力御敌。自平明战至日中，勇力倍增。

关公催四面急攻，矢石如雨。德令军士用短兵接战。德回顾成何曰：“吾闻‘勇将不怕死以苟免，壮士不毁节而求生’。此一语在被擒于曹操时何不记之？今日乃我死日也。死则死矣，但不知木槎何处去耳。汝可努力死战。”成何依令向前，被关公一箭射落水中。众军皆降，止有庞德一人力战。正遇荆州数十人，驾小船近堤来，德提刀飞身一跃，早上小船，立杀十馀人，有此本事，可惜力之不得其当。馀皆弃船赴水逃命。庞德一手提刀，一手使短棹，欲向樊城而走。与许褚渭桥之舟仿佛相类。只见上流头一将，撑大筏而至，将小船撞翻，庞德落于水中。船上那将跳下水去，生擒庞德上船。众视之，擒庞德者，乃周仓也。先叙其功，后出其名。仓素知水性，又在荆州住了数年，愈加惯熟；更兼力

大，因此擒了庞德。又补叙周仓武艺。于禁所领七军，皆死于水中。其会水者，料无去路，亦皆投降。后人有诗曰：

夜半征鼙响震天，
襄樊平地作深渊。
关公神算谁能及，
华夏威名万古传。

关公回到高阜去处，升帐而坐。群刀手押过于禁来。禁拜伏于地，乞哀请命。大失体面。关公曰：“汝怎敢抗吾？”禁曰：“上命差遣，身不由己，望君侯怜悯，誓以死报。”公绰髯笑曰：“吾杀汝，犹杀狗彘耳，空污刀斧。令人缚送荆州，大牢内监候，荆州大牢，权作放生也。待吾回，别作区处。”发落去讫。为后文伏笔。关公又令押过庞德。德睁眉怒目，立而不跪。不肯跪关公，独肯跪曹操，殊无足取。关公曰：“汝兄见在汉中，汝故主马超亦在蜀中为大将，汝如何不早降？”绝不记被射之恨，何等卓犖。德大怒曰：“吾宁死于刀下，岂降汝耶！”德之所以不降者，想以妻子在许昌故耶？嫂可杀，兄可绝，而妻子独不可弃耶？骂不绝口。公大怒，喝令刀斧手推出斩之。德引颈受刑，关公怜而葬之。此时定是关公另以木槨葬之，原来之槨，不知漂没归何所矣。于是乘水势未退，复上战船，引大小将校来攻樊城。

却说樊城周围白浪滔天，水势益甚，城垣渐渐浸塌，男女担土搬砖，填塞不住。曹军众将无不丧胆，慌忙来告曹仁。仁曰：“今日之危，非力可救。可趁敌军未至，乘舟夜走，虽然失城，尚可全身。”皆是怕死的。正商议，方欲备船出走。满宠谏曰：“不可出。水骤至，岂能长存？不旬日，即当自退。成何知水之将来，满宠知水之将去，而一见听，一不见听，亦有幸有不幸焉。关公虽未攻城，已遣别将在郟下，其所以不敢轻进者，虑吾军袭其后也。今若弃城而去，黄河以南，非国家之有矣。愿将军固守此城，以为保障。”仁拱手称谢曰：“非伯宁之教，几误大事。”若无满宠，则樊城必为关公所有；关公既得樊城，则举黄河以南，皆可据而有之。如是则吕蒙虽袭荆州，而关公犹不至于无以自立也。而满宠言之，曹仁听之，岂非天哉！乃骑白马上城，聚众将发誓曰：“吾受魏王命保守此城，但有言弃城而去者，斩！”诸将皆曰：“某等愿以死据守。”仁大喜，就城上设弓弩数百，军士昼夜防护，不敢懈怠；老幼居民，担土石，填塞城垣。旬日之内，水势渐退。关公自擒魏将于禁等，威震天下，无不惊骇。忽次子关兴来寨内省亲。关兴于此出现。公就令兴赍诸官立功文书去成都，见汉中王，各求升迁。

但求升迁，而不求添兵相助，是亦疏虞处。兴拜辞父亲，径投成都去讫。亏此一去，关公留得一子。

却说关公分兵一半，直抵邾下。公自领兵四面攻打樊城。当日关公自到北门，立马扬鞭，指而问曰：“汝等鼠辈，不早来降，更待何时？”正言间，曹仁在敌楼上见关公身上止披掩心甲，斜袒着绿袍，乃急招五百弓弩手，一齐放箭。公急勒马回时，右臂上中一弩箭，翻身落马。正是：

水里七军方丧胆，
城中一箭忽伤身。

未知关公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五回

关云长刮骨疗毒

吕子明白衣渡江

吉平截指骂贼，是良医为烈汉；关公刮骨疗毒，是烈汉遇良医。可见忠臣义士不怕疼痛，若怕疼痛，便做不得忠臣义士矣。然临难不怕，必是平日先不怕。惟平日有刮骨之关公，然后临难有截指〔之〕吉平也。

华佗医周泰，一请便到；医关公，不请自来。古之名医，志在济人利物；绝不似今之名医，善于拿班，巧于图利，几番邀请，方才入门，先讲谢仪，然后开手也。能慕忠臣者，即是忠臣；能救义士者，即是义士。吉平、华佗是一人，不是两人。

此回方写关公有病而如无病，便即写吕蒙无病而诈有病；方写华佗医真病，便接写陆逊医假病。华佗知药箭之毒，而去其毒，是以药治药也；陆逊知吕蒙之假病，而又教之以托病，是以病医病也。而又有奇焉者：关公有受病之臂，亦有受病之心，尊己而傲物，是受病之心也；陆逊有去病之方，亦有发病之方，币重而言甘，是发病之方也。吕蒙辞职，而关公以为去一疾，视去臂上之疾而更快；乃荆州撤备，而关公又中一毒，视中药箭之毒而更深。若孔明以借风医周郎而周郎愈，庞统以连环医北军而北军亡。二公分用之，而陆逊以一人兼用之，比前文更自出色。

观孙权之听吕蒙，而吴与魏皆为汉贼矣。权若乘关公之距樊城而北取徐州，以共分中原，则汉室可兴，而操贼可灭。奈何忘砍案之誓，背昔日之盟，而反阴与操约，以图关公乎？所以然者，不过一荆州耳。刘备取荆州于曹操，本未尝假荆州于孙权，其曰借曰还，不过孔明一时权变之辞，欲结权以为讨操之助；而乃认为真借，而望其真还，分之不足，又从而袭之，致使玄德之志不得伸，而关公之功不得就，岂不重可恨哉！

周瑜在而孙、刘之交离，周瑜死而孙、刘之交合；鲁肃用而孙、刘之交合，鲁肃死而孙、刘之交又离。盖周瑜之见异于鲁肃，而鲁肃之见

又异于吕蒙也。肃欲结刘备以拒操，与孔明所见略同，故终鲁肃之世，吴、蜀未尝相攻。及吕蒙柄用，而背盟失义至于如此，悲夫！

曹仁欲弃樊城，而满宠止之；曹操又离许昌，而司马懿又止之。夫樊城弃，而大河以南皆震动矣；许都迁，而大河以北亦皆震动矣。乃韩信破赵之先声，足以夺燕而遂能取燕；关公破襄阳之先声，足以夺操而卒不能取操。岂关公之用兵，不如韩信哉？遭时之不偶耳。唐人诗云：“关张无命欲何如。”诚哉，其无命也！

先主轻陆逊而败，早有关公轻陆逊而失以为之样子矣。吕蒙白衣摇橹而取荆州，先有周善白衣摇橹而取孙夫人以为之样子矣。凡有一事于后，必先有一事以见其端者。故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却说曹仁见关公落马，即引兵冲出城来。被关平一阵杀回，救关公归寨，拔出臂箭。原来箭头药毒已入骨，右臂青肿，不能运动。庞德心毒而箭不毒，曹仁箭毒而心亦毒。关平慌与众将商议曰：“父亲若损此臂，安能出敌？不如暂回荆州调理。”于是与众将入寨见关公。公问曰：“汝等来，有何事？”众对曰：“某等因见君侯右臂损伤，恐临敌致怒，冲突不便。众议可暂班师回荆州调理。”周郎在南郡中箭，而程普劝其回军；关公在樊城中箭，而关平劝其回军。周郎之受伤也轻，关公之受伤也重。极相似，又极不相似。公怒曰：“吾取樊城，只在目前。取了樊城，即当长驱大进，径到许都，剿灭操贼，以安汉室。不必有是事，不可无是心；既已有是心，即如有是事。壮哉关公！千古仰之。岂可因小疮而误大事？汝等敢慢吾军心耶！”平等默然而退。众将见公不肯退兵，疮又不痊，只得四方访问名医。

忽一日，有人从江东驾小舟而来，直至寨前，小校引见关平。平视其人：方巾阔服^[1]，臂挽青囊，自言姓名：“乃沛国譙郡人，姓华，名佗，字元化。因闻关将军乃天下英雄，今中毒箭，特来医治。”不请自来，脱尽近日名医之套。平曰：“莫非昔日医东吴周泰者乎？”借关平口中，将十五回中事一提。佗曰：“然。”平大喜，即与众将同引佗入帐见关公。

时关公本是臂疼，恐慢军心，无可消遣，正与马良弈棋；闻有医者至，即召入。礼毕，赐坐。茶罢，佗请臂视之。公袒下衣袍，伸臂令佗看视。佗曰：“此乃弩箭所伤，其中有乌头之药^[2]，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无用矣。”先讲病源。公曰：“用何物治之？”佗曰：“某自有治法，但恐君侯惧耳。”未说出治法，先用一惊人语。公笑曰：“吾视死如归，有何惧哉？”不惧敌，岂惧医？佗曰：“当于静处，立一标柱，上钉

大环，请君侯将臂穿于环中，以绳系之；然后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刮去骨上箭毒，用药敷之，以线缝其口，方可无事。但恐君侯惧耳。”既说出治法，又用一惊人语。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环？”不惧箭，岂惧刀？令设酒席相待。公饮数杯酒毕，一面仍与马良弈棋，伸臂令佗割之。如此神医难得，如此病人更难得。佗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于臂下接血。佗曰：“某便下手，君侯勿惊。”临下手时，再用一惊人语。公曰：“任汝医治，吾岂比世间俗子惧痛者耶？”华佗之语惊人，关公之语更是惊人。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今日读者亦为之寒心，何况当日见者，能不为之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若以他人，当此臂色既青，面色必白，青色既去，面色亦失矣。须臾，血流盈盆。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公大笑而起，谓众将曰：“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先生真神医也！”如此医人是神医，如此病人亦是神人。佗曰：“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病人未尝见此医人，医人亦未尝见此病人。后人诗曰：

治病须分内外科，
世间妙艺苦无多。
神威罕及惟关将，
圣手能医说华佗。

关公箭疮既愈，设席款谢华佗。佗曰：“君侯箭疮虽治，然须爱护，切勿怒气伤触。过百日后，平复如旧矣。”关公以金百两酬之。佗曰：“某闻君侯高义，特来医治，岂望报乎！”坚辞不受。不索谢仪，又脱尽近日名医之套。留药一帖，以敷疮口，辞别而去。

却说关公擒了于禁，斩了庞德，威名大震，华夏皆惊，探马报到许都。以上按下关公一边，以下再叙曹操一边。曹操大惊，聚文武商议曰：“孤素知云长智勇盖世，今据荆、襄，如虎生翼。于禁被擒，庞德被斩，魏兵挫锐。倘彼率兵直至许都，如之奈何？孤欲迁都以避之。”此时老贼亦胆落矣。曹操欲离许都，与曹仁欲弃樊城，一样怕法。司马懿谏曰：“不可。于禁等被水所淹，非战之故，于国家之计，本无所损。今孙、刘失好，云长得志，孙权必不喜。大王可遣使去东吴陈说利害，令孙权暗暗起兵蹙云长之后，许事平之日，割江南之地以封孙权，则樊城之危自解矣。”司马懿之止曹操，与满宠之止曹仁，差足相仿。主簿蒋济曰：“仲达之言是也。今可即发使往东吴，不必迁都动

众。”操依允，遂不迁都。因叹谓诸将曰：“于禁从孤三十年，何期临危反不如庞德也？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今一面遣使致书东吴，一面必得一大将，以当云长之锐。”言未毕，阶下一将应声而出曰：“某愿往。”操视之，乃徐晃也。操大喜，遂发精兵五万，令徐晃为将，吕建副之，克日起兵，曹仁有援兵，关公无应兵，众寡之势不敌。前到杨陵坡驻扎，看东南有应，然后征进。以上按下曹操一边，以下接入孙权一边。

却说孙权接得曹操书信，览毕，欣然应允。自满宠致书以后，此是第二封矣。即修书，发付使者先回。乃聚文武商议。张昭曰：“近闻云长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此言关公未可胜。操欲迁都以避其锋。今樊城危急，遣使求救，事定之后，恐有反复。”此言关公纵可胜，而曹操又可疑。权未及发言，忽报吕蒙乘小舟自陆口来，有事面禀。权召入问之，蒙曰：“今云长提兵围樊城，可乘其远出，袭取荆州。”但算关公一边，不算曹操一边。权曰：“孤欲北取徐州如何？”按下关公，欲取曹操。蒙曰：“今操远在河北，未暇东顾徐州，守兵无多，往自可克。然其地势利于陆战，不利水战；纵然得之，亦难保守。不如先取荆州，全据长江，别作良图。”按下曹操，欲取荆州。权曰：“孤本欲取荆州，前言特以试卿耳，卿可速为孤图之。孤当随后便起兵也。”鲁肃若在，必主取徐州之议以共分中原，必不使孙权攻关公以助曹操。

吕蒙辞了孙权，回至陆口。早有哨马报说，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高阜处各有烽火台。又闻荆州军马整肃，预有准备。蒙大惊曰：“若如此，急难图也。我一时在吴侯面前劝取荆州，今却如何处置？”寻思无计，乃托病不出，周郎感东风而病，吕蒙感烽火而病。一是风症，一是火症。使人回报孙权。权闻吕蒙患病，心甚怏怏。陆逊进言曰：“吕子明之病，乃诈耳，非真病也。”惟孔明知周瑜之病，惟陆逊知吕蒙之病。权曰：“伯言既知其诈，可往视之。”

陆逊领命，星夜至陆口寨中来见吕蒙，果然面无病色。关公真病而无病色，吕蒙假病而无病色。一是神威莫及，一是奸伪难遮。逊曰：“某奉吴侯命，敬探子明贵恙。”蒙曰：“贱躯偶病，何劳探问。”逊曰：“吴侯以重任付公，公不乘时而动，空怀郁结，何也？”蒙目视陆逊，良久不语。逊又曰：“愚有小方，能治将军之疾，未审可用否？”孔明能以方治周郎之病，陆逊亦能以方治吕蒙之病。蒙乃屏退左右而问曰：“伯言良方，乞早赐教。”逊笑曰：“子明之疾，不过因荆州兵马整肃，沿江有烽火台之备耳。先说病源。予有一计，令沿江守吏不能举

火，荆州之兵束手归降，可乎？”后说医法。蒙惊谢曰：“伯言之语，如见我肺腑，愿闻良策。”陆逊曰：“云长倚恃英雄，自料无敌，所虑者惟将军耳。将军乘此机会，托疾辞职，要医他真病，却仍教他诈病，医法绝奇绝幻，更非华佗之所能及。以陆口之任让之他人。他人者，自己也。陆逊不好说得自己，故但云他人。以人视我，则我是他。使他人卑辞赞美关公，以骄其心，彼必尽撤荆州之兵以向樊城。若荆州无备，用一旅之师，别出奇计以袭之，则荆州在掌握之中矣。”此是去病之药，三关六部，俱已看明，故有此妙剂。蒙大喜曰：“真良策也。”

由是蒙托病不起，上书辞职。陆逊回见孙权。孙权乃召吕蒙还建业养病。蒙至，入见权，权问曰：“陆口之任，昔周公瑾荐鲁子敬以自代，后子敬又荐卿自代，鲁肃荐子明却于孙权口中补出，省笔之法。今卿亦须荐一才望兼隆者代卿为妙。”蒙曰：“若用望重之人，云长必然防备。陆逊意思深长，而未有远名，非云长所忌。若即用以代臣之任，必有所济。”天下有名无实之人尽多，若有实无名之人，正不可多得。权大喜，即日拜陆逊为偏将军、右都督，代蒙守陆口。逊谢曰：“某年幼无学，恐不堪重任。”正取其年幼为关公所轻。权曰：“子明保卿，必不差错，卿无得推辞。”逊乃拜受印绶，连夜往陆口，交割马步水三军已毕，即修书一封，具名马、异锦、酒礼等物，遣使赍送樊城见关公。药吕蒙者是良药，药关公者是毒药。良马、异锦等物，抵得箭上乌头。

时公正将息箭疮，按兵不动。忽报：“江东陆口守将吕蒙病危，孙权取回调理，近拜陆逊为将，代吕蒙守陆口。今逊差人赍书具礼，特来拜见。”关公召入，指来使而言曰：“仲谋见识短浅，用此孺子为将。”以汉升为老卒，以伯言为孺子，老与幼皆不入公之眼。来使伏地告曰：“陆将军呈书备礼：一来与君侯作贺，二来求两家和好。幸乞笑留。”币重而言甘，诱我也。公拆书视之，书词极其卑谨。言之大甘，其中必苦。关公览毕，仰面大笑，令左右收了礼物，发付使者回去。使者回见陆逊曰：“关公欣喜，无复有忧江东之意。”逊大喜，密遣人探得关公果然撤荆州大半兵赴樊城听调，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吕蒙之疾愈，关公之疾作也。只待箭疮痊愈，便欲进兵。逊察知备细，即星夜差人报知孙权。孙权召吕蒙商议曰：“今云长果撤荆州之兵，攻取樊城，便可设计袭取荆州。卿与吾弟孙皎同引大军前去，何如？”孙皎字叔明，乃孙权叔父孙静之次子也。蒙曰：“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可用，则独用叔明。兼用则败，专任则胜，自古而然。岂不闻昔日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事虽决于瑜，然普自以旧臣而居瑜下，颇不相睦，后因见瑜之才，方始敬服。照应四十回中事。今蒙之才不及

瑜，而叔明之亲胜于普，恐未必能相济也。”老成之见。权大悟，遂拜吕蒙为大都督，总制江东诸路军马。令孙皎在后接应粮草。蒙拜谢，点兵三万，快船八十馀只，选会水者扮作商人，皆穿白衣，在船上摇橹，周善用此法，是小用之；吕蒙用此法，是大用之。却将精兵伏于艤船中^[3]。次调韩当、蒋钦、朱然、潘璋、周泰、徐盛、丁奉等七员大将，相继而进。其余皆随吴侯为合后救应。一面遣使致书曹操，令进兵以袭云长之后，此处不写曹操一边，是省笔。一面先传报陆逊。此处不再写陆逊一边，亦是省笔。然后发白衣人驾快船往浔阳江去。昼夜趲行，直抵北岸。江边烽火台上守台军盘问时，吴人答曰：“我等皆是客商，因江中阻风，到此一避。”随将财物送与守台军士，信之，遂任其停泊江边。有台而无人，与无台等；有人而无识，与无人等。约至二更，艤船中精兵齐出，将烽火台上官军缚倒，暗号一声，八十馀船精兵俱起，将紧要去处墩台之军，尽行捉入船中，不曾走了一个。于是长驱大进，径取荆州，无人知觉。赵云、关、张袭三郡，用虚写，今吕蒙袭荆州用实写。将至荆州，吕蒙将沿江墩台所获官军，用好言抚慰，各各重赏，令赚开城门，纵火为号。众军领命，吕蒙便教前导。比及半夜，到城下叫门。门吏认得是荆州之兵，开了城门。众军一声喊起，就城门里放起号火。前有城外之火，今有城中之火。吴兵齐入，袭了荆州。吕蒙便传令：“军中如有妄杀一人，妄取民间一物者，定按军法。”原任官吏，并依旧职。此非吕蒙好处，正是吕蒙奸处。将关公家属，另养别宅，不许闲人搅扰。与吕布不害玄德家小相似。一面遣人申报孙权。一日大雨，蒙上马引数骑点看四门。忽见一人取民间簪笠以盖铠甲^[4]，蒙喝左右执下问之，乃蒙之乡人也。蒙曰：“汝虽系我同乡，但吾号令已出，汝故犯之，当按军法。”只欲结荆州之人也，顾不得同乡之人。其人泣告曰：“某恐雨湿官铠，故取遮盖，非为私用，乞将军念同乡之情。”蒙曰：“吾故知汝为覆官铠，然终是不应取民间之物。”叱左右推下斩之。枭首传示毕，然后收其尸首，泣而葬之。与曹操割发以示众一样奸诈。自是三军震肃。

不一日，孙权领众至。吕蒙出郭迎接入衙。权慰劳毕，仍命潘濬为治中，掌荆州事。潘濬无用，果应王甫之言。监内放出于禁，遣归曹操。为后文灵庙伏笔。安民赏军，设宴庆贺。权谓吕蒙曰：“今荆州已得，但公安傅士仁、南郡糜芳，此二处如何收复？”言未毕，忽一人出曰：“不须张弓只箭，某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公安傅士仁来降可乎？”众视之，乃虞翻也。权曰：“仲翔有何良策，可使傅士仁归降？”翻曰：“吾自幼与士仁交厚，今若以利害说之，彼必归矣。”与李恢说马超

仿佛相似。权大喜，遂令虞翻领五百军，径奔公安来。

却说傅士仁听知荆州有失，急令闭城坚守。虞翻至，见城门紧闭，遂写书拴于箭上，射入城中。军士拾得，献与傅士仁。士仁拆书视之，乃招降之意。览毕，想起关公去日恨吾之意，不如早降。照应七十三回中事。即令大开城门，请虞翻入城。二人礼毕，各诉旧情。翻说吴侯宽洪大度，礼贤下士。士仁大喜，即同虞翻赍印绶来荆州投降。孙权大悦，仍令去守公安。未识此时刘璋在公安作何行径。今玄德取益州于刘璋，而荆州又为人所夺，得无报反之道有然耶？为之一叹。吕蒙密谓权曰：“今云长未获，留士仁于公安，久必有变。不若使往南郡，招糜芳归降。”招糜芳即用傅士仁，殊不费力。权乃召傅士仁谓曰：“糜芳与君交厚，卿可招来归降，孤自当有重赏。”傅士仁慨然领诺，遂引十馀骑，径投南郡招安糜芳。正是：

今日公安无守志，
从前王甫是良言。

未知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阔服：宽松的衣服。

[2] 乌头：莨菪或附子的别名。根茎块状，有毒。也可作镇痛药。

[3] 艚（gòu lù）：当时吴国的一种大船。

[4] 箬（ruò）笠：用箬竹叶及篾编成的宽边帽，可挡雨。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战沔水 关云长败走麦城

徐晃声东击西，此没彼现，只一员正将，两员副将，写来似有千军万马之势，可谓用兵之能者矣。晃之战沔水，与张辽之战合肥，仿佛相类。两人皆有大将才，故关公与之友善。然辽能救公于患难之中，晃独穷公于患难之际，则晃之为人殆逊于辽云。

田单之克复齐城也，以骑劫焚城外之骨；关公之不得复荆州也，以吕蒙能抚城中之民：此则其事之相反者也。张良之以楚歌散楚兵也，欲使楚人之去；吕蒙之以荆州兵召荆兵也，欲使荆人之来：此则其事之相类而相反者矣。关公用阳，而吕蒙用阴；关公用刚，而吕蒙用柔。其存恤将士之家，重待使命之辱，极加厚处，正是极奸猾处。

吕蒙之算傅士仁，与傅士仁之算糜芳，同一机谋也。蒙恐士仁之志未坚，招糜芳，则士仁无贰心矣。士仁恐糜芳之意未决，杀使者，则糜芳无归路矣。孙权之策荆州，与曹操之策樊城，各一机谋也。吴致魏书而嘱魏勿泄，恐关公知之而回救，则荆州之袭未稳矣；魏得吴书而故令公知，使荆兵知之而欲归，则樊城之围自解矣。或同或异，俱极机谋之巧。

或谓关公之走麦城，与前之屯土山无异也。何以前不拒张辽之说，而后独拒诸葛瑾之言？曰：公固降汉不降曹者也，操非借汉之名以招之，终不能致之者也。公但知有汉，不知有曹；不知有曹，又何知有孙。然则其守麦城之心，犹然守土山之心耳。

刘封之不发救兵，孟达实教之。然则刘封之罪，其将视孟达而未减乎？曰：是不然。达故蜀之降将，刘璋可背，则关公何不可背？我无责焉耳。若刘封则汉中王之养子也，王与关公为一体，负关公则是负王。负关公犹可言也，负汉中王不可言也。此不得为刘封恕。

却说糜芳闻荆州有失，正无计可施。忽报公安守将傅士仁至，芳忙接入城，问其事故，士仁曰：“吾非不忠，势危力困，不能支持。我今

已降东吴，将军亦不如早降。”芳曰：“吾等受汉中王厚恩，安忍背之？”此人尚有良心。士仁曰：“关公去日，痛恨吾二人，倘一日得胜而回，必无轻恕，公细察之。”芳曰：“吾兄弟久事汉中王，岂可一朝相背？”不忍背玄德，又不忍背糜竺。正犹豫间，忽报关公遣使至。接入厅上。使者曰：“关公军中缺粮，特来南郡、公安二处，取白米十万石。令二将军星夜解去军前交割，如迟立斩。”分明是一道催批，催入东吴。芳大惊，顾谓傅士仁曰：“今荆州已被东吴所取，此粮怎得过去？”士仁厉声曰：“不必多疑！”遂拔剑斩来使于堂上。二人之罪，糜芳从末减。芳惊曰：“公如何？”士仁曰：“关公此意，正要斩我二人，我等安可束手受死？公今不早降东吴，必被关公所杀。”正说间，忽报吕蒙引兵杀至城下。又是一道催批。芳大惊，乃同傅士仁出城投降。刘璋之妻弟费观，背姊夫而从玄德；玄德之妻弟糜芳，亦背姊夫而从东吴。两事相类。蒙大喜，引见孙权，权重赏二人。安民已毕，大犒三军。以上按下孙权一边，以下再叙曹操一边。

时曹操在许都，正与众谋士议荆州之事，忽报东吴遣使奉书至。操召人，使者呈上书信。操拆视之，书中具言吴兵将袭荆州，求操夹攻云长；且嘱勿泄漏，使云长有备也。书在袭荆州之前。此处照应前文。操与众谋士商议，主簿董昭曰：“今樊城被困，引颈望救，不如令人将书射入樊城，以宽军心；且使关公知东吴将袭荆州，彼恐荆州有失，必速退兵，却令徐晃乘势掩杀，可获全功。”东吴嘱魏勿泄，魏却欲泄之，以乱关公之心。各人使乖，各人为己，两样肚肠，一般权诈。操从其谋，一面差人催徐晃急战，一面亲统大兵，径往雒阳之南阳陵坡驻扎，以救曹仁。以上按下曹操，以下又叙徐晃。

却说徐晃正坐帐中，忽报魏王使至。晃接入问之，使曰：“今魏王引兵已过雒阳，令将军急战关公，以解樊城之困。”正说间，探马报说：“关平屯兵在偃城，廖化屯兵在四冢，前后一十二个寨栅，联络不绝。”晃即差副将徐商、吕建，假着徐晃旗号前赴偃城，与关平交战。晃却自引精兵五百，循沔水去袭偃城之后。吕蒙袭荆州用假客船，徐晃袭偃城用假旗号。

且说关平闻徐晃自引兵至，遂提本部兵迎敌。两阵对圆，关平出马，与徐商交锋，只三合，商大败而走。吕建出战，五六合，亦败走。平乘胜追杀二十馀里，忽报城中火起。平知中计，急勒兵回救偃城。正遇一彪军摆开，徐晃立马在门旗下，高叫曰：“关平贤侄，好不知死，汝荆州已被东吴夺了，犹然在此狂为！”故意在军前说，将以乱众军之

心。平大怒，纵马轮刀，直取徐晃。不三四合，三军喊叫，偃城中火光大起。平不敢恋战，杀条大路，径奔四冢寨来。廖化接着。化曰：“人言荆州已被吕蒙袭了，军心惊慌，如之奈何？”皆是魏军散布此言，却在廖化口中叙出。平曰：“此必讹言也！军士再言者斩之！”忽流星马到，报说：“正北第一屯，被徐晃领兵攻打。”此特假徐晃，非真徐晃也。平曰：“若第一屯有失，诸营岂得安宁？此间皆靠沔水，贼兵不敢到此，吾与汝同去救第一屯。”廖化唤部将吩咐曰：“汝等坚守营寨，如有贼到，即便举火。”部将曰：“四冢寨鹿角十重，虽飞鸟亦不能入，何虑贼兵。”为后文做反衬。

于是关平、廖化尽起四冢寨精兵，奔至第一屯住扎。关平看见魏兵屯于浅山之上，诱敌之计。谓廖化曰：“徐晃屯兵不得地利，今夜可引兵劫寨。”化曰：“将军可分兵一半前去，某当谨守本寨。”是夜关平引一枝兵，杀入魏寨，不见一人。平知是计，火速退时，左边徐商，右边吕建，两下来攻。但见二将，不见徐晃，徐晃此时已在四冢寨矣。平大败回营，魏兵乘势追杀前来，四面围住。关平、廖化支持不住，弃了第一屯，径投四冢寨来。早望见寨中火起，急到寨前，只见皆是魏兵旗号。夺偃城用实写，夺四冢用虚写。关平等退兵，忙奔樊城大路而走。前面一军拦住，为首大将乃是徐晃也。写得徐晃出没不测。平、化二人奋〔力〕死战，夺路而走。回到大寨来见关公曰：“今徐晃夺了偃城等处；又兼曹操自引大军，分三路来救樊城，多有人言荆州已被吕蒙袭了。”关公喝曰：“此敌人讹言，以乱我军心耳。东吴吕蒙病危，孺子陆逊代之，不足为虑！”方知陆逊用计之妙。言未毕，忽报徐晃兵至，公令备马。平谏曰：“父体未痊，不可与敌。”公曰：“徐晃与吾有旧，深知其能。若彼不退，吾先斩之，以警魏将。”遂披挂提刀上马，奋然而出。魏军见之，无不惊惧。关公之威，虽死犹在，何况当日。公勒马问曰：“徐公明安在？”魏营开旗门处，徐晃出马，欠身而言曰：“自别君侯，倏忽数载不见，君侯须发已苍白矣。忆昔壮年相从，多蒙教诲，感谢不忘。今君侯英风，震于华夏，使故人闻之，不胜叹羡。兹幸得一见，深慰渴怀。”与曹操对韩遂语相似。公曰：“吾与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今何故数穷吾儿耶？”晃回顾众将，厉声大叫曰：“若取得云长首级者，重赏千金！”忽然变脸，前恭后倨，又与曹操对韩遂大是不同。公惊曰：“公明何出此言？”晃曰：“今日乃国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废公。”与关公在华容时，何啻天壤。言讫，挥大斧，直取关公。公大怒，亦挥刀迎之。战八十馀合，公虽武艺绝伦，终是右臂少力。关平恐公有失，火急鸣金，公拨马回寨。忽闻四下里喊声大震。原来是樊城曹仁闻曹操救兵至，引军杀出城来。不从曹仁一边叙来，却从关公一边写

出，省笔。与徐晃会合，两下夹攻，荆州兵大乱。

关公上马，引众将急奔襄江上流头。背后魏兵追至。关公急渡过襄江，望襄阳而奔。忽流星马到，报说荆州已被吕蒙所夺，家眷被陷。此时方知荆州事。关公大惊，不敢奔襄阳，提兵投公安来。探马又报，公安傅士仁已降东吴了。此时方知公安事。关公大怒。忽催粮人到，报说公安傅士仁往南郡，杀了使命，招糜芳都降东吴去了。此时方知南郡事。关公闻言，怒气冲塞，疮口迸裂，昏绝于地。众将救醒。公顾谓司马王甫曰：“悔不听足下之言，今日果有此事。”照应七十三回中语。因问：“沿江上下，何不举火？”探马答曰：“吕蒙使水手尽穿白衣，扮作客商渡江，将精兵伏于堠之中，先擒了守台士卒，因此不得举火。”公跌足叹曰：“吾中奸贼之谋矣！有何面目见兄长耶！”公此时之志，已誓在必死。管粮都督赵累曰：“今事急矣，可一面差人往成都求救，一面从旱路去取荆州。”关公依言，差马良、伊籍赍文三道，星夜赴成都求救；恨请援之不早耳。一面引兵来取荆州，自领前队先行，留廖化、关平断后。按下关公，再叙曹操。

却说樊城围解，曹仁引众将来见曹操，泣拜请罪。操曰：“此乃天数，非汝等之罪也。”操重赏三军，亲至四冢寨周围阅视，顾谓众将曰：“荆州兵围堠鹿角数重，徐公明深入其中，竟获全功。孤用兵三十余年，未敢长驱径入敌围。公明真胆识兼优者也！”玄德赞子龙，只是一身胆；今曹操赞徐晃，又添一个“识”字。众皆叹服。操班师，还于摩陂驻扎。徐晃兵至，操亲出寨迎之。见晃军皆按队伍而行，并无差乱，操大喜曰：“徐将军真有周亚夫之风矣^[4]。”直欲以摩陂当细柳。遂封徐晃为平南将军，同夏侯尚守襄阳，以遏关公之师。操因荆州未定，荆州已定而云未定者，以关公尚在故耳。就屯兵于摩陂，以候消息。按下曹操，再叙关公。

却说关公在荆州路上，进退无路，谓赵累曰：“目今前有吴兵，后有魏兵，吾在其中，救兵不至，如之奈何？”累曰：“昔吕蒙在陆口时，尝致书君侯，两家约好共诛操贼，前文但叙陆逊致书，未叙吕蒙致书，此又补前文之所未及。今却助操而袭我，是背盟也。君侯暂住军于此，可差人遗书吕蒙责之，看彼如何对答。”关公从其言，遂修书差使赴荆州来。

却说吕蒙在荆州，传下号令：凡荆州诸郡，有随关公出征将士之家，不许吴兵搅扰，按月给与粮米，有患病者遣医治疗。将士之家，感

其恩惠，安堵不动。不是吕蒙好处，正是吕蒙奸处。忽报关公使至。吕蒙出郭迎接入城，以宾礼相待。恶极。使者呈书与蒙。蒙看毕，谓来使曰：“蒙昔日与关将军结好，乃一己之私见；今日之事乃上命差遣，不得自主。烦使者回报将军，善言致意。”关公单刀赴会全用硬，吕蒙此时全用软。遂设宴款待，送归馆驿安歇。于是随征将士之家，皆来问信。有附家书者，有口传音信者，皆言家门无恙，衣食不缺。皆在吕蒙术中。使者辞别吕蒙，蒙亲送出城。使者回见关公，具道吕蒙之语，并说：“荆州城中，君侯宝眷并诸将家属，俱各无恙，供给不缺。”公大怒曰：“此奸贼之计也。吾生不能杀此贼，死必杀之，以雪吾恨！”为后文伏线。喝退使者。使者出寨，众将皆来探问家中之事。使者具言各家安好，吕蒙极其恩恤，并将书信传送各将。各将欣喜，皆无战心。俱在吕蒙术中。

关公率兵取荆州，军行之次，将士多有逃回荆州者。关公愈加恨怒，遂催军前进。忽然喊声大震，一彪军拦住，为首大将乃蒋钦也。不从东吴叙来，却从关公一边撞见，省笔之法。勒马挺枪，大叫曰：“云长何不早降？”关公骂曰：“吾乃汉将，岂降贼乎？”拍马舞刀，直取蒋钦。不三合，钦败走。关公提刀追杀二十余里，喊声忽起，左边山谷中韩当领军冲出，右边山谷中周泰引军冲出，蒋钦回马复战，三路夹攻。关公急撤军回走。行无数里，只见南山冈上人烟聚集，一面白旗招飏，上写“荆州土人”四字。众人都叫：“本处人速速投降！”皆催散关公兵之计。关公大怒，欲上冈杀之。山崦内又有两军撞出，左边丁奉，右边徐盛，并合蒋钦等三路军马，喊声震地，鼓角喧天，将关公困在核心。东吴既袭荆州，可以已矣，又使众将来攻关公，其恶已甚。手下将士，渐渐消疏。比及杀到黄昏，关公遥望四山之上，皆是荆州士兵，呼兄唤弟，觅子寻爷，喊声不住，军心尽变，皆应声而去。皆在吕蒙术中。关公止喝不住，步从止有三百余人。

杀至三更，正东上喊声连天，乃是关平、廖化分两路兵，杀入重围，救出关公。关平告曰：“军心乱矣，必得城池暂屯，以待援兵。麦城虽小，足可屯扎。”关公从之，催促残军前至麦城。此时走麦城，与二十五回奔土山相似。分兵紧守四门，聚将士商议。赵累曰：“此处相近上庸，现有刘封、孟达在彼把守，可速差人往求救兵。成都之救远，上庸之救近，急则取其近者。若得这枝军马接济，以待川兵大至，军心自安矣。”正议间，忽报吴兵已至，将城四面围定。公问曰：“谁敢突围而出，往上庸求救？”廖化曰：“某愿往。”马良、伊籍之去也易，廖化之去也难，急则不避其难者。关平曰：“我护送汝出重围。”关公即修书

付廖化，藏于身畔。饱食上马，开门出城。正遇吴将丁奉截往，被关平奋力冲杀，奉败走。廖化乘势杀出重围，投上庸去了。关平入城，坚守不出。

且说刘封、孟达自取上庸，太守申耽率众归降，因此汉中王加刘封为副将军，与孟达同守上庸。接叙七十二回中事。当日探知关公兵败，二人正议间。忽报廖化至，封令请人问之。化曰：“关公兵败，见困于麦城，被围至急，蜀中援兵不能旦夕即至，特命某突围而出，来此求救。望二将军速起上庸之兵，以救此危。倘稍迟延，公必陷矣。”太史慈求救于平原，是突如其来；廖化求救于上庸，是有因而至。一则言之慷慨，一则言之急切。封曰：“将军且歇，容某计议。”如此急事，有何计议，计议便不像了。化乃至馆驿安歇，耑候发兵。刘封谓孟达曰：“叔父被困，如之奈何？”达曰：“东吴兵精将勇。且荆州九郡，俱已属彼，止有麦城，乃弹丸之地。又闻曹操亲督大军四五十万，屯于摩陂。量我军山城之众，安能敌两家之强兵？不可轻敌。”又是一个傅士仁。封曰：“吾亦知之。奈关公是吾叔父，安忍坐视而不救乎？”达笑曰：“将军以关公为叔，恐关公未必以将军为侄也。某闻汉中王初嗣将军之时，关公即不悦。照应前文。后汉中王登位之后，欲立后嗣，问于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也，问关、张可矣。’汉中王遂遣人至荆州问关公。关公以将军乃螟蛉之子，不可僭立，补前文之所未及。劝汉中王远置将军于上庸山城之地，以杜后患。此特孟达挑构之语。此事人人知之，将军岂反不知耶？何今日犹沾沾以叔侄之义^[2]，而欲冒险轻动乎？”如此挑构阻挠，可恨可恶。封曰：“君言虽是，但以何词却之？”达曰：“但言山城初附，民心未定，不敢造次兴兵，恐失所守。”封从其言。次日，请廖化至，言此山城初附之所，未能分兵相救。又是一个糜芳。○玄德于孔融疏矣，于陶谦又疏矣，而能因太史慈之请而救孔融，又能因孔融之请而救陶谦，今刘封乃听孟达而拒廖化，安得为肖子乎？化大惊，以头叩地曰：“若如此则关公休矣！”达曰：“我今即往，一杯之水，安能救一车薪之火乎？将军速回，静候蜀兵至可也。”化大恸告求，直欲效包胥之哭。刘封、孟达皆拂袖而入。刘封之杀兆于此。廖化知事不谐，寻思须告汉中王求救，遂上马，大骂出城，望成都而去。

却说关公在麦城，盼望上庸兵到，却不见动静。手下止有五六百人，多半带伤，城中无粮，甚是苦楚。忽报城下一人教休放箭，有话来见君侯。公令放入，问之，乃诸葛瑾也。礼毕，茶罢，瑾曰：“今奉吴侯命，特来劝谕将军。自古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将军所统汉上九

郡，皆已属他人矣。止有孤城一区，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危在旦夕。将军何不从瑾之言，归顺吴侯，复镇荆、襄，可以保全家眷。幸君侯熟思之。”张辽说关公，是说之以理；诸葛瑾说关公，但告之以势。公为理屈，不为势屈也。关公正色而言曰：“吾乃解良一武夫，汉文帝与南越王书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公开口一语，正与相类。蒙吾主以手足相待，安肯背义投敌国乎？城若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殒，名可垂于竹帛也。言贯金石。汝勿多言，速请出城，吾欲与孙权决一死战。”瑾曰：“吴侯欲与君侯结秦晋之好，同力破曹，共扶汉室，别无他意。君侯何执迷如是？”又照应前文做媒之事。言未毕，关平拔剑而前，欲斩诸葛瑾。意气凛然，今之立于公侧，诚不愧矣。公止之曰：“彼弟孔明在蜀佐汝伯父，今若杀彼，伤其兄弟之情也。”自重其兄弟，以及人之兄弟；惟其能忠，所以能恕。遂令左右逐出诸葛瑾。瑾满面羞惭，上马出城，回见吴侯曰：“关公心如铁石，不可说也。”孙权曰：“真忠臣也。似此如之奈何？”吕范曰：“某请卜其休咎。”魏有管辂之卜，吴有吕范之卜。一则知定军于先时，一则占麦城于临事。权即令卜之。范揲蓍成象^[3]，乃“地水师”卦^[4]，更有玄武临应，主敌人远奔。权问吕蒙曰：“卦主敌人远奔，卿以何策擒之？”蒙笑曰：“卦象正合某之机也。关公虽有冲天之翼，飞不出吾罗网矣。”正是：

龙游沟壑遭虾戏，
凤入牢笼被鸟欺。

毕竟吕蒙之计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1] 周亚夫：西汉名将。他奉命守卫细柳，汉文帝亲自到他的营帐中慰问，但他全身披挂，手执兵器向文帝行礼，且只作揖，不下跪，受到文帝的赞赏。

[2] 沾沾：自矜貌，自得貌。

[3] 揲蓍（shé shī）：亦称“揲蓍草”。数蓍草。古代问卜的一种方式。

[4] “地水师”卦：《周易》中坤卦（䷁）代表地，坎卦（䷜）代表水，坤上坎下合起来是师卦（䷆）。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关公显圣 洛阳城曹操感神

“云长安在”一语，抵得一部《金刚经》妙义。以“安在”二字推之，微独云长为然也。吴安在？魏安在？蜀安在？三分事业，三国人才，皆安在哉？凡有在者不在，而惟无在者常在，知其所在，而云长乃千古如在矣。

昔之和尚能感神，今之和尚善捣鬼。看普静独自一个在玉泉山修行，方是清净法师，所以能点化云长耳。每见近日有一等没须光棍，略诵几句《多心经》，辄欲升座说法；盗袭几句野狐禅，便称棒喝宗门。聚徒成群，过都越国，哄动男女，填塞街巷，布施金钱。和尚捣鬼，众人见鬼，总是一派鬼混。恨不借云长青龙刀，一斩其魔障也。

云长英灵不泯固矣，而赤兔马亦在云中。岂马为英雄之马，其英灵亦胜于人耶？况青巾绿袍，并青龙偃月刀，皆依然如故，得毋衣物器械亦有魂否？曰：无疑也。其神灵则不独相随之人附之而灵，其所用之物亦与之而俱灵。平也、仓也、马也、刀也、巾袍也，皆宜与云长并垂不朽者也。

或疑关、张并是英雄，而云长显圣，不闻翼德显圣，何也？曰：翼德何尝不显圣？相传有在唐留姓，在宋留名之说。今张睢阳、岳武穆，声灵赫然，庙祀甚肃，岂非翼德之未尝死乎？况桃园三人，非三人也，一人而已。云长存，即谓之翼德存可耳；且谓与玄德俱存，亦无不可耳。

关公既经普静点化之后，人相我相，一切皆空，何又有追吕蒙、骂孙权、惊曹操、告玄德之事乎？曰：云长不以生死而有异，玉泉山之关公，与镇国寺之关公，非有两关公也。善善恶恶，因乎自然，而我无与焉。追所当追，骂所当骂，惊所当惊，告所当告，直以为未尝追，未尝骂，未尝惊，未尝告而已矣。不宁惟是，五关斩将直是未尝斩，水淹七军直是未尝淹也。

却说孙权求计于吕蒙。蒙曰：“吾料关某兵少，必不从大路而逃，麦城正北有险峻小路，必从此路而去。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伏于麦城之北二十里。彼军至，不可与敌，只可随后掩杀。彼军定无战心，必奔临沮，却令潘璋引精兵五百伏于临沮山僻小路，关某可擒矣。权志在于得荆州耳，何必害关公而后快？若使鲁肃而在，决不为此。今遣将士各门攻打，只空北门待其出走。”操围公于土山，不使之走；权围公于麦城，偏欲使之走。权闻计，令吕范再卜之。管辂只有一卜，吕范一事而有再卜。卦成，范告曰：“此卦主敌人投西北而走，今夜亥时必然就擒。”亥属水，乃合玄武临应之兆。权大喜，遂令朱然、潘璋领两枝精兵，各依军令埋伏去讫。

且说关公在麦城，计点马步军兵，止剩三百余人，粮草又尽。是夜城外吴兵招唤各军姓名，越城而去者甚多。项羽垓下之役，八千子弟且俱散去，何况三百人乎？救兵又不见到，心中无计，谓王甫曰：“吾悔昔日不用公言，今日危急，将复何如？”甫哭告曰：“今日之事，虽子牙复生，亦无计可施也。”孔明见在，但远不能救耳。赵累曰：“上庸救兵不至，乃刘封、孟达按兵不发之故。何不弃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来，以图恢复？”公曰：“吾亦欲如此。”遂上城观之，见北门外敌军不多。因问本城居民：“此去往北，地势若何？”答曰：“此去皆是山僻小路，可通西川。”公曰：“今夜可走此路。”王甫谏曰：“小路有埋伏，可走大路。”此时若用王甫之言，或犹可免未可知也。公曰：“虽有埋伏，吾何惧哉！”即下令马步官军，严整装束，准备出城。甫哭曰：“君侯于路小心保重，某与步卒百余人，死据此城。城虽破，身不降也！此言亦可贯金石，与公并垂不朽矣。专望君侯速来救援！”公亦与泣别。遂留周仓与王甫同守麦城。关公自与关平、赵累，引残卒二百余人，突出北门。公于此时不即自杀者，尚欲图后举，以报汉中王也。

关公横刀前进，行至初更以后，是亥时了。约走二十馀里。只见山凹处，金鼓齐鸣，喊声大震，一彪军到，为首大将朱然，骤马挺枪叫曰：“云长休走，趁早投降，免得一死。”公大怒，拍马轮刀来战。朱然便走，公乘势追杀。一棒鼓响，四下伏兵皆起，公不敢战，望临沮小路而走。朱然率兵掩杀，关公所随之兵，渐渐稀少。兵之渐少，非必尽死也，大率为荆州兵招去耳。去不得四五里，前面喊声又震，火光大起，潘璋骤马舞刀杀来。公大怒，轮刀相迎。只三合，潘璋败走，公不敢恋战，急望山路而走。背后关平赶来，报说赵累已死于乱军中。赵累之死，在关平口中叙出，用虚写妙。关公不胜悲惶，遂令关平断后，公自在前开路，随行止剩得十余人。行至决石，两下是山，山边皆芦苇败

草，树木丛杂，时已五更将尽。吕范卜在亥时，今却到五更，读者窃幸其数之不着矣。正走之间，一声喊起，两下伏兵尽出，长钩套索一齐并举，先把关公坐下马绊倒。关公翻身落马，被潘璋部将马忠所获。读至此，令人拍案一叫。关平知父被擒，火速来救，背后潘璋、朱然率兵齐至，把关平四下围住。平孤身独战，力尽亦被执。读至此，又拍案一叫。

至天明，孙权闻关公父子已被擒获，大喜，可恶。聚众将于帐中。少时，马忠簇拥关公至前。权曰：“孤久慕将军盛德，欲结秦晋之好，何相弃耶？原来是不肯扳亲之恨。一笑。公平昔自以为天下无敌，今日何由被吾所擒？将军今日还服孙权否？”曹操敬礼关公，而孙权笑之，不及曹操多矣。关公厉声骂曰：“碧眼小儿，紫髯鼠辈！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扶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耶？操为汉贼，而助操攻公，则吴亦叛汉之贼也。骂得快畅。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权回顾众官曰：“云长世之豪杰，孤深爱之。今欲以礼相待，劝使归降。何如？”主簿左咸曰：“不可。昔曹操得此人时，封侯赐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如此恩礼，毕竟留之不住，听其斩关杀将而去。将公往事一提，照应二十七回之前。致使今日反为所逼，几欲迁都以避其锋。独不提华容之事何耶？今主公既已擒之，若不即除，恐贻后患。”孙权沉吟半晌曰：“斯言是也。”遂命推出。于是关公父子皆遇害，曹操不害关公，而孙权害之，不及曹操多矣。时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也。关公亡年五十八岁。后人诗叹曰：

汉末才无敌，云长独出群。
神威能奋武，儒雅更知文。
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
昭然垂万古，不止冠三分。

又有诗曰：

人杰惟追古解良，
士民争拜汉云长。
桃园一日兄和弟，
俎豆千秋帝与王。
气挟风雷无匹敌，
志垂日月有光芒。
至今庙貌盈天下，
古木寒鸦几夕阳。

关公既歿，坐下赤兔马被马忠所获，献与孙权，权即赐马忠骑坐。其马数日不食草料而死。此马不为吕布死，而为关公死，死得其所矣，马亦能择主乎？

却说王甫在麦城中骨颤肉惊，乃问周仓曰：“昨夜梦见主公浑身血污，立于前，急问之，忽然惊觉。不知主何吉凶？”前有关公之梦，此又有王甫之梦。正说间，忽报吴兵在城下，将关公父子首级招安。王甫、周仓大惊，急登城视之，果关公父子首级也。王甫大叫一声，堕城而死。周仓自刎而亡。二人死且不朽，今人但塑平与仓之像于公侧，而不及王甫、赵累二人，犹为有阙也。于是麦城亦属东吴。

却说关公英魂不散，荡荡悠悠，直至一处，乃荆门州当阳县一座山，名为玉泉山。山上有一老僧，法名普静，原是汜水关镇国寺中长老。二十七回中之人，至此忽然照出。后因云游天下，来到此处，见山明水秀，就此结地为庵，每日坐禅参道，是普静法师，不是热闹和尚。身边只有一小行者，化饭度日^[1]。小行者而忍使之化饭，便不似今之爱恤徒弟的和尚了。是夜，月白风清，三更已后，普静正在庵中默坐，忽闻空中有人大呼曰：“还我头来！”既在空，何有我？本无我，何有头？本无头，何有还？本无头去，何有头来？○若云无头，呼者是谁？若从还头，还于何处？普静仰面谛观，只见空中一人，骑赤兔马，提青龙刀，左有一白面将军，右有一黑脸虬须之人相随。关平、周仓，在普静眼中写出。妙在不知其人。一齐按落云头，至玉泉山顶。普静认得是关公，遂以手中麈尾击其户曰^[2]：“云长安在？”此语抵得一声棒喝。关公英魂顿悟，即下马，乘风落于庵前，叉手问曰：“吾师何人？愿求法号。”普静曰：“老僧普静，昔日汜水关前镇国寺中，曾与君侯相遇，今日岂遂忘之耶？”云长空，普静亦空。何必忘，何必不忘。公曰：“向蒙相救，铭感不忘。今某已遇祸而死，愿求清诲，指点迷途。”普静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论，后果前因，彼此不爽^[3]。四语抵得升座说法一场。今将军为吕蒙所害，大呼‘还我头来’，然则颜良、文丑、五关六将共众人之头，又将向谁索耶？”现前因果。于是关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4]。稽首则无头而有头，皈依则有我而无我矣。后往往于玉泉山显圣护民，乡人感其德，就于山顶上建庙，四时致祭。后人题一联于其庙云：

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无忘赤帝；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

却说孙权既害了关公，遂尽收荆、襄之地，赏犒三军，设宴大会诸

将庆功。置吕蒙于上座，顾谓众将曰：“孤久不得荆州，今唾手而得，皆子明之功也。”蒙再三逊谢。权曰：“昔周郎雄略过人，破曹操于赤壁，周郎未曾结连曹操，胜于子明。不幸早殁^[4]。鲁子敬代之。子敬初见孤时，便及帝王大略，此一快也。曹操东下，诸人皆劝孤降，子敬独劝孤召公瑾逆而击之，此二快也。子敬未尝结连曹操，又胜于子明。惟劝吾借荆州与刘备，是其一短。借备以荆州，合力拒操，正是长策，何云短也？今子明设计定谋，立取荆州，胜于敬、周郎多矣！”昧讨贼之义，是吕蒙不如二人，何得反曰胜之？于是亲酌酒赐吕蒙。吕蒙接酒欲饮，忽然掷杯于地，一手揪住孙权，厉声大骂曰：“碧眼小儿，紫髯鼠辈，还识我否？”令人吓杀。○“我”字叫得响。众将大惊。急救时，蒙推倒孙权，大步前进，坐于孙权位上；两眉倒竖，双眼圆睁，大喝曰：“我自破黄巾以来，纵横天下三十馀年。今被汝一旦以奸计图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当追吕贼之魂！我乃汉寿亭侯关云长也。”惊天动地之人，自有此作威显圣之事。权大惊，慌忙率大小将士皆下拜。只见吕蒙倒于地上，七窍流血而死。死得快畅，孙权亦险些儿。众将见之，无不恐惧。权将吕蒙尸首具棺安葬，赠南郡太守、孱陵侯，命其子吕霸袭爵。孙权自此感关公之事，惊讶不已。

忽报张昭自建业而来。权召入问之，昭曰：“今主公损了关公父子，江东祸不远矣！此人与刘备桃园结义之时，誓同生死。今刘备已有两川之兵，更兼诸葛亮之谋，张、黄、马、赵之勇。备若知云长父子遇害，必起倾国之兵，奋力报仇，恐东吴难与敌也。”势所必然。权闻之大惊，跌足曰：“孤失计较也！似此如之奈何？”却才被死吕蒙吓了一跳，今见活张昭又吓了一跳。昭曰：“主公勿忧。某有一计，令西蜀之兵不犯东吴，荆州如盘石之安。”权问：“何计？”昭曰：“今曹操拥百万之众，虎视华夏，刘备急欲报仇，必与操约和。玄德必不与操连和，但在东吴，须以此度之耳。若二处连兵而来，东吴危矣。不如先遣人将关公首级转送与曹操，明教刘备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于操，西蜀之兵不向吴，而向魏矣。虽是东吴之所谋，实亦曹操之所使，嫁祸于操，诚不为过。吾乃观其胜负，于中取事，此为上策。”既欲嫁祸于人，又欲取利于己，人情大抵如是。

权从其言，随遣使者以木匣盛关公首级，星夜送与曹操。时操从摩陂班师回洛阳，闻东吴送关公首级至，喜曰：“云长已死，吾夜眠贴席矣。”夜眠今始贴席，孰知席将不能久贴也。阶下一人出曰：“此乃东吴移祸之计也。”又早识破。操视之，乃主簿司马懿也。操问其故，懿曰：“昔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之时，誓同生死。今东吴害了关公，

惧其复仇，故将首级献与大王，使刘备迁怒大王，不攻吴而攻魏，他却于中乘便而图事耳。”如烛照而龟卜。操曰：“仲达之言是也。孤以何策解之？”懿曰：“此事极易。大王可将关公首级，刻一香木之躯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礼。刘备知之，必深恨孙权，尽力南征。我却观其胜负：蜀胜则击吴，吴胜则击蜀。二处若得一处，那一处亦不久也。”乖的又撞着乖的。操大喜，从其计。遂召吴使入，呈上木匣。操开匣视之，见关公面如平日。操笑曰：“云长公别来无恙？”与华容道相见之语一般，前是恭敬，此是戏谑。言未讫，只见关公口开目动，须发皆张。操惊倒。才吓倒孙权，又吓倒曹操，关公竟未尝死也。众官急救，良久方醒，顾谓众官曰：“关将军真天神也！”吴使又将关公显圣附体，骂孙权追吕蒙之事告操，操愈加恐惧。活关公可怕，死关公更可怕；死关公无异活关公，则尤可怕。遂设牲醴祭祀，刻沉香木为躯，以王侯之礼葬于洛阳南门外。令大小官员送殡，操自拜祭，赠为荆王，差官守墓。即遣吴使回江东去讫。以上按下曹操，以下接叙玄德。

却说汉中王自东川回成都，法正奏曰：“王上先夫人去世，孙夫人又南归，未必再来。糜夫人死而糜芳叛去，孙夫人去而孙权见图。正叙西川一边，却紧照荆州一边。人伦之道，不可废也，必纳王妃以襄内政。”汉中王从之，法正复奏曰：“吴懿有一妹，美而且贤。尝闻有相者，相此女后必大贵。前叙卜，此叙相，闲闲相对。先曾许刘焉之子刘瑁，瑁早歿。其女至今寡居，大王可纳之为妃。”正说婚姻，却关碍兄弟。汉中王曰：“刘瑁与我同宗，于理不可。”笃于异姓兄弟，岂忍忘同族兄弟。法正曰：“论其亲疏，何异晋文之与怀嬴乎^[6]？”法正做媒，颇为不正。汉中王乃依允，遂纳吴氏为王妃。玄德应允，大是从权。后生二子：长刘永，字公寿；次刘理，字奉孝。带笔叙及。

且说东西两川，民安国富，田禾大成。忽有人自荆州来言：东吴求婚于关公，关公力拒之。法正议婚，东吴亦议婚。玄德应允，关公不肯应允，正相映射。孔明曰：“荆州危矣！可使人替关公回。”若能如此，荆州不失，惜乎有此言，未有此事。正商议间，荆州捷报使命络绎而至。不一日，关兴到，具言水淹七军之事。忽又报马到来，报说：“关公于江边多设墩台，提防甚密，万无一失。”因此玄德放心。补叙玄德。忽一日，玄德自觉浑身肉颤，行坐不安，至夜不能宁睡，起坐内堂秉烛看书。觉神思昏迷，伏几而卧。就室中起一阵冷风，灯灭复明，抬头见一人立于灯下。写得闪忽可畏。玄德问曰：“汝何人？夤夜至吾内室！”其人不答。玄德疑怪，自起视之，乃是关公，于灯影下往来躲避。与玉泉山顶，孙权座间，另是一般光景。玄德曰：“贤弟别来无

恙？夜深至此，必有大故。吾与汝情同骨肉，因何回避？”关公泣告曰：“愿兄起兵，以雪弟恨！”言讫，冷风骤起，关公不见。玄德忽然惊觉，乃是一梦。前叙王甫一梦，此又叙玄德一梦。时正三鼓。玄德大疑，急出前殿，使人请孔明来。孔明入见，玄德细言梦警。孔明曰：“此乃主上心思关公，故有此梦。何必多疑？”人亦有言，将信将疑，眈眈心目，寤寐见之。玄德再三疑虑，孔明以善言解之。读者至此，心疑孔明糊涂矣。孔明辞出，至中门外迎见许靖，靖曰：“某才赴军师府下报一机密，听知军师入宫，特来至此。”孔明曰：“有何机密？”靖曰：“某适闻外人传说，东吴吕蒙已袭荆州，关公已遇害。故特来密报军师。”孔明曰：“吾夜观天象，见将星落于荆楚之地，已知云长必然遇祸。但恐主上忧虑，故未敢言。”方知孔明心中已是明白。

二人正说之间，忽然殿内转出一人，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如此凶信，公何瞒我？”孔明视之，乃玄德也。玄德忽见灯下一人，孔明忽见殿后一人，皆写得突兀。孔明、许靖奏曰：“适来所言，皆传闻之事，未足深信。愿王上宽怀，勿生忧虑。”玄德曰：“孤与云长，誓同生死。彼若有失，孤岂能独生耶？”有此一语，二公一发不肯说实话。孔明、许靖正劝解之间，忽近侍奏曰：“马良、伊籍至。”接筭甚紧。玄德急召入问之。二人具说荆州已失，关公兵败求救。妙在只晓得一半，尚不知有后事。呈上表章，未及拆观，侍臣又奏：“荆州廖化至。”接筭更急。玄德急召入，化哭拜于地，细奏刘封、孟达不发救兵之事。亦只晓得一大半，尚不知有后事。玄德大惊曰：“若如此，吾弟休矣！”孔明曰：“刘封、孟达如此无礼，罪不容诛。主上宽心，亮亲提一旅之师，去救荆、襄之急。”有此言，不必有此事。玄德泣曰：“云长有失，孤断不独生，孤来日自提一军，去救云长。”遂一面差人赴阆中报知翼德，一面差人会集人马。预为后文伏笔，足见三人同心。未及天明，一连数次报说关公夜走临沮，为吴将所获，义不屈节，父子归神。一路俱作吞吐之事，至此方才叙完。绝妙笔法。玄德听罢，大叫一声，昏绝于地。正是：

为念当年同誓死，
忽教今日独捐生。

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化饭：募化斋饭。

[2] 麈（zhǔ）尾：古人闲谈时执以驱虫、掸尘的一种工具。在细长的木条两边及上端插设兽毛，或直接让兽毛垂露外面，类似马尾松。

[3] 不爽：不差；没有差错。

[4] 皈（guī）依：佛教语。原指佛教的入教仪式，后多指虔诚信奉佛教或参加其他宗教组织。

[5] 早殁（yǎo）：短命而死。

[6] 怀嬴：春秋时秦穆公的女儿。她先嫁给晋怀公，后又改嫁给晋怀公之伯父晋文公重耳。

第七十八回

治风疾神医身死 传遗命奸雄数终

曹操之杀华佗，以佗之将杀操也。佗疗操，而何以云杀操？曰：凿其头，则是欲杀之也。臂则刮，未闻头可凿，如凿其头而能活，必如左慈之幻术则可，若以言医，则无是理也。无是理，则其欲杀之无疑也。曷为疗关公则疗之，疗曹操则欲杀之？曰：能慕义者必恶恶。于其慕关公之义而疗公，则知其必能杀操者耳。故华佗之死，当与吉平之死并传。

或惜华佗之书不传，而后世无神医，此言非笃论也。医者，意也。意岂书之所能传乎？不可知之谓神，医而曰神，神岂书之所得而解乎？以书治病者，不谓之知医。犹之以书用兵者，不谓之知兵。佗之书与《孟德新书》而俱焚，焚之诚是矣。吴氏之妇焚之，为其书之足以杀身。若使吴氏之妇不焚之，而今人学之，又恐其书之足以杀人耳。

曹操死于庚子之年，戊寅之月，而十回之前早有左慈“土鼠金虎”一言伏案矣。然而数之未尽，事在将来，触左慈而不死，触树神而后死：前文之左慈，特为此回之引子也。犹之合眼见关公而不死，开眼见伏后诸人而后死：此回之关公，特为前回之余波也。且树神又为伏后诸人之引子；而夏侯惇见伏后，又为曹操见伏后之余波。斯篇略借鬼神之事，警戒奸雄，事极其妙，文亦极其妙。

曹操之托文王，与王莽之托周公相似，而曹操又巧于王莽。何也？篡国之事，王莽身自为之，曹操不自为之，而使其子为之，则莽拙而操巧也。王莽以金滕学周公，又以居摄学虞舜，是欲以一身而兼学两圣人之事。曹操以其身学文王，而使其子学武王，是欲以两世而分学两圣人之事。呜呼！以圣人之事，而乃为奸雄之所窃，岂不重可叹耶！

或见曹操分香卖履之令，以为平生奸伪，死见真性。不知此非曹操之真，乃是曹操之伪也。非至死而见真，乃至死而犹伪也。临终遗命，有大于禅代者乎？乃家人婢妾无不处置详尽，而独无一语及禅代之事，是欲使天下后世，信其无篡国之心；于是子孙蒙其恶名，而已则避之，

即自比周文之意耳。其意欲欺尽天下后世之人，而天下后世之无识者，乃遂为其所欺。操真奸雄之尤哉！

曹操平生无真，至死犹假，则分香卖履是也。临死无真，死后犹假，则疑冢七十二是也。以生曹操欺人不奇，以死曹操欺人则奇矣。以一假曹操欺人不足奇，以无数假曹操欺人则更奇矣。然曹操之死，以假混真，虽有无数假曹操，其中却有一真曹操。曹操之生，有假无真，人只见得一假曹操，到底不曾认得一真曹操。不独死曹操是假，即活曹操亦是假；不独假曹操是假，即真曹操亦是假，是其生又幻于其死云。

曹操既护其生前之身，又护其死后之身，则疑冢七十二是也。既护其死后之形，又欲娱其死后之魂，则命设帷帐于铜雀台，每进食必奏乐是也。其生前之作恶，不畏死后之受谴者，以死后之无知耳。若欲娱死后之魂，则是有知矣。岂受谴则无知，而娱乐则有知乎？其杀人于生前不畏其报复于死后者，以他人死后之无知耳。若自娱其死后之魂，则已固有知矣。岂己之死则有知，而他人之死则无知乎？究竟果报昭然，厉鬼终当杀贼；地狱既设，游魂难到铜台。我叹曹操之巧，终笑曹操之愚。

观三马同槽之梦，又在马腾既死之后，而窃叹数之所伏，有非人意计之所得防也。周王以“檠弧”之谣杀弓人，而不知其应在褒姒；汉武以狱中天子气而杀罪人，而不知其应在病己；王莽以易名应讖之故而杀刘歆，而不知其应在光武。今操之梦兆亦有是矣。若谓前之梦为西凉，则马休、马铁固合而为三；若谓后之梦为西凉，则马超、马岱已仅存其二。因后之谬，并识前之非。而既识前之非，更无从考其后之是。读者至此，为之喟然。

却说汉中王闻关公父子遇害，哭倒于地。众文武急救，半晌方醒，扶入内殿。孔明劝曰：“主上少忧。自古道死〔生〕有命，关公平日刚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祸。以不记军师“东和孙权”一语，故似有埋怨之意。主上且宜保养尊体，徐图报仇。”玄德曰：“孤与关、张二弟，桃园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已亡，孤岂能独享富贵乎？”言未已，只见关兴号恸而来。玄德见了，大叫一声，又哭绝于地，羊舌见向戌而泣，况玄德乎？众官救醒。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泪湿衣襟，斑斑成血。是真哥哥，不是假哥哥。孔明与众官再三劝解。玄德曰：“孤与东吴，誓不同日月也！”不反兵之仇，非不共戴之仇。孔明曰：“闻东吴将关公首级献与曹操，操以王侯礼祭葬之。”玄德曰：“此何意也？”孔明曰：“此是东吴欲移祸于曹操，操知其谋，故以厚礼葬关公，令主上归怨于吴也。”张昭、司马懿之计，总不能逃此公之明鉴。玄德曰：“吾今即提兵问罪于吴，以雪吾恨。”舍魏而单举吴。孔明谏

曰：“不可。方今吴欲令我伐魏，魏亦欲令我伐吴，各怀谲计，伺隙而乘。主上只宜按兵不动。且与关公发丧，待吴、魏不和，乘时而伐之可也。”此以吴、魏并说。众官又再三劝谏，玄德方才进膳，传旨川中大小将士，尽皆挂孝。早为后文张飞伏笔。汉中王亲出南门，招魂祭奠，号哭终日。《诗》曰：“上慎旃哉，犹来无死。”今竟死矣！吊祭不至，招魂何依？为之兄者，能不悲哉？○以上按下玄德，以下先叙曹操。

却说曹操在洛阳，自葬关公后，每夜合眼便见关公。与孙策见于吉仿佛相似。操甚惊惧，问于众官。众官曰：“洛阳行宫旧殿多妖，可造新殿居之。”操自将死，与殿何干？操曰：“吾欲起一殿，名建始殿，当名曰命终殿。恨无良工。”贾诩曰：“洛阳良工有苏越者，最有巧思。”操召入，令画图像。苏越画成九间大殿，前后廊庑楼阁，呈与操。操视之曰：“汝画甚合孤意，但恐无栋梁之材。”“为巨室必使工师求大木。”苏越曰：“此去离城三十里有一潭，名跃龙潭。前有一祠，名跃龙祠。祠傍有一株大梨树，高十馀丈，堪作建始殿之梁。”操大喜，“工师得大木则王喜。”即令人工到彼砍伐。次日，回报此树锯解不开，斧砍不入，不能斩伐。操不信，自领数百骑，直至跃龙祠前下马，仰观那树，亭亭如华盖，直侵云汉，并无曲节。在曹操眼中细看一番。操命砍之。乡老数人前来谏曰：“此树已数百年矣。常有神人居其上，恐未可伐。”卧龙岗有栋梁之才，跃龙祠亦有栋梁之材，皆是神奇不同。操大怒曰：“吾平生游历普天之下四十馀年，上至天子，下及庶人，无不惧孤，是何妖神，敢违孤意！”好言。言讫拔所佩剑，亲自砍之，铮然有声，血溅满身。树亦有血，奈何人无血性。操愕然大惊，掷剑上马，回至宫内。

是夜二更，操睡卧不安，坐于殿中隐几而寐^[1]。忽见一人披发仗剑，身穿皂衣，直至面前，指操喝曰：“吾乃梨树之神也。汝盖建始殿意欲篡逆，却来伐吾神木。吾知汝数尽，特来杀汝！”草木非人，尚能讨贼；人非草木，却多从贼。为之一叹。操大惊，急呼：“武士安在？”皂衣人仗剑砍操。操大叫一声，忽然惊觉，头脑疼痛不可忍。急传旨遍求良医治疗，不能痊可，众官皆忧。

华歆入奏曰：“大王知有神医华佗否？”华歆不识曾通谱否？操曰：“即江东医周泰者乎？”又将十五回事提照。歆曰：“是也。”操曰：“虽闻其名，未知其术。”歆曰：“华佗字元化，沛国谯郡人也。其医术之妙，世所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药，或用针，或用灸，随手而愈。若患五脏六腑之疾，药不能效者，以‘麻肺汤’饮之，令病者如醉

死；却用尖刀割开其腹，以药汤洗其脏腑，曹操一肚皮奸猾，当用何药汤洗之？病人略无疼痛；洗毕，然后以药线缝口，用药敷之，或一月，或二十日，即平复矣。其神妙如此。一日，佗行于道上，闻一人呻吟之声。佗曰：‘此饮食不下之病。’问之果然。佗令取蒜齑汁三升饮之，吐蛇一条长二三尺，饮食即下。曹操腹中毒蛇，恐不止一条。广陵太守陈登，心中烦懣，面赤不能饮食，求佗医治。佗以药饮之，吐虫三升，皆赤头，首尾动摇。登问其故，佗曰：‘此因多食鱼腥，故有此毒。今日虽可，三年之后必将复发，不可救也。’后陈登果三年而死。陈登在徐州，事已隔数十回，忽以闲笔应出。妙。又有一人，眉间生一瘤，痒不可当，令佗视之。佗曰：‘内有飞物。’人皆笑之。佗以刀割开，一黄雀飞去，病者即愈。奇绝。○操之事君如赘瘤，惜献帝之不能飞也。有一人，被犬咬足指，随长肉二块：一痛，一痒，俱不可忍。佗曰：‘痛者内有针十个，痒者内有黑白棋子二枚。’更奇。○操之能刺人，能算人，恐亦当生此二物。人皆不信。佗以刀割开，果应其言。此人真扁鹊、仓公之流也^[2]。于百忙中，忽叙几桩闲事。见居金城，离此不远。大王何不召之？”

操即差人星夜请华佗入内，令诊脉视疾。佗曰：“大王头脑疼痛，因患风而起。病根在脑袋中，风涎不能出，枉服汤药，不可治疗。某有一法：先饮麻肺汤，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方可除根。”与吉平用药之意相同。操大怒曰：“汝要杀孤耶！”佗曰：“大王曾闻关公中毒箭，伤其右臂，某刮骨疗毒，关公略无惧色。周泰事在曹操口中照应，关公事在华佗口中照应，只两事匀作两番写，又以华佗口中一段闲文叙之。妙品。今大王小可之疾^[3]，何多疑焉？”操曰：“臂痛可刮，脑袋安可砍开？汝必与关公情熟，乘此机会欲报仇耳！”非但为关公报仇，直将为天子讨贼。呼左右拿下狱中，拷问其情。贾诩谏曰：“似此良医，世罕其匹，未可废也。”操叱曰：“此人欲乘机害我，正与吉平无异。”照应二十二回中事。急令追拷。

华佗在狱，有一狱卒姓吴，人皆称为吴押狱。此人每日以酒食供奉华佗，佗感其恩。乃告曰：“我今将死，恨有青囊书未传于世^[4]。感公厚意，无可为报，我修一书，公可遣人送与我家，取青囊书来赠公，以继吾术。”吴押狱大喜曰：“我若得此书，弃了此役，医治天下病人，以传先生之德。”有此心，便可继华佗，不必书也。佗即修书付吴押狱。吴押狱直至金城，问佗之妻取了青囊书，回至狱中，付与华佗。检看毕，佗即将书赠与吴押狱。吴押狱持回家中藏之。以酒肉换青囊，大是便宜。换了此书，便有无数酒肉吃矣。旬日之后，华佗竟死于狱中。吴押

狱买棺殓殓讫。只算谢师钱。脱了差役，回家欲取青囊书看习，只见其妻正将书在那里焚烧。妇人不爱医，非不爱书。吴押狱大惊，连忙抢夺，全卷已被烧毁，只剩得一两叶。吴押狱怒骂其妻，妻曰：“纵然学得与华佗一般神妙，只落得死于牢中，要他何用？”亦是达人之言。吴押狱嗟叹而止。因此青囊书不曾传于世，所传者止阉鸡猪等小法，乃烧剩一两叶中所载也。后人诗赞曰：

华佗仙术比长桑，
神识如窥垣一方。
惆怅人亡书亦绝，
后人无复见青囊。

却说曹操自杀华佗之后，病势愈重，又忧吴、蜀之事。正虑间，近臣忽奏东吴遣使上书。操取书拆视之，略曰：

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主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孙权此时断断为汉贼无疑矣。

操观毕大笑，出示群臣曰：“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侍中陈群等奏曰：“汉室久已衰微，殿下功德巍巍，生灵仰望。今孙权称臣归命，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应天顺人，早正大位。”令人追思荀彧、荀攸尚有良心。操笑曰：“吾事汉多年，虽有功德及民，然位至于王，名爵已极，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隐然以篡逆之事，留与曹丕。司马懿曰：“今孙权既称臣归附，王上可封官赐爵，令拒刘备。”权欲使操攻备，操又使权攻备，两家之意，只在于此。至于一劝进，一赐爵，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操从之，表封孙权为骠骑将军、南昌侯，领荆州牧。即日遣使赍诰敕，赴东吴去讫。

操病势转加。忽一夜，梦三马同槽而食。及晓，问贾诩曰：“孤向日曾梦三马同槽，疑是马腾父子为祸。此梦在杀马腾之前，于此补照出来。今腾已死，昨夜复梦三马同槽。主何吉凶？”曹丕未篡，早为司马氏预兆。诩曰：“禄马，吉兆也。禄马归于槽，王上何必疑乎？”与关平解猪为龙仿佛相似。今之代人详恶梦者，大抵类此。操因此不疑。后人诗曰：

三马同槽事可疑，
不知已植晋根基。
曹瞒空有奸雄略，

岂识朝中司马师。

是夜，操卧寝室，至三更，觉头目昏眩，乃起，伏几而卧。忽闻殿中声如裂帛，操惊视之，忽见伏皇后、董贵人、二皇子，并伏完、董承等二十余人，浑身血污，立于愁云之内，隐隐闻索命之声。从前作过事，没兴一齐来。操急拔剑，望空砍去，忽然一声响亮，震塌殿宇西南一角。新殿造不成，旧殿又塌了。操惊倒于地，近侍救出，迁于别宫养病。次夜，又闻殿外男女哭声不绝。吕蒙是神附于身，曹操是鬼集于户。然操何以不附？曰：一则可附，多则不胜其附，故不附耳。至晓，操召群臣入曰：“孤在戎马之中三十余年，未尝信怪异之事。今日为何如此？”群臣奏曰：“大王当命道士设醮修禳^[5]。”操叹曰：“圣人云：‘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获罪于天”一语，自写供招。然既欲学文王，何不更学孔子之言曰：某之祷久矣。孤天命已尽，安可救乎？”遂不允设醮。次日，觉气冲上焦^[6]，目不见物，急召夏侯惇商议。惇至殿门前，忽见伏皇后、董贵人、二皇子、伏完、董承等立在阴云之中。曹操是双眼见之，夏侯惇是一眼见之。惇大惊昏倒，左右扶出，自此得病。操召曹洪、陈群、贾诩、司马懿等同至卧榻前，嘱以后事。曹洪等顿首曰：“大王善保玉体，不日定当霍然^[7]。”操曰：“孤纵横天下三十余年，群雄皆灭，止有江东孙权、西蜀刘备未曾剿除。孤今病危，不能再与卿等相叙，特以家事相托。但言家事，而不言国事，是老贼奸猾处。孤长子曹昂，刘氏所生，不幸早年歿于宛城。又将前事一提。今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孤平生所爱第三子植，为人虚华少诚实，嗜酒放纵，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无谋。四子曹熊，多病难保。惟长子曹丕，笃厚恭谨，可继我业，卿等宜辅佐之。”但言立丕自继，更不说到禅代事，奸滑之极。曹洪等涕泣领命而出。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赐诸侍妾，且嘱曰：“吾死之后，汝等须勤习女工，多造丝履，卖之可以得钱自给。”不知操者，但谓其儿女情长，英雄气尽。又命诸妾多居于铜雀台中，每日设祭，必令女伎奏乐上食。刘表之妻妒及于鬼，恐其以鬼悦鬼也。今操之遗命，又欲以人悦鬼。又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吾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以此自防，亦甚苦矣。若使后人将七十二冢尽掘之，为奈何？嘱毕，长叹一声，泪如雨下。须臾，气绝而死。寿六十六岁，时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也。是子年寅月，正应左慈语。后人有一篇《邺中歌》一篇叹曹操云：

邺则邺城水漳水，
定有异人从此起。
雄谋韵事与文心，

君臣兄弟而父子。
英雄未有俗胸中，
出没岂随人眼底？
功首罪魁非两人，
遗臭流芳本一身。
文章有神霸有气，
岂能苟尔化为群？
横流筑台距太行，
气与理势相低昂。
安有斯人不作逆，
小不为霸大不王？
霸王降作儿女鸣，
无可奈何中不平；
向帐明知非有益，
分香未可谓无情。
呜呼！
古人作事无巨细，
寂寞豪华皆有意。
书生轻议冢中人，
冢中笑尔书生气！

却说曹操身亡，文武百官尽皆举哀；一面遣人赴世子曹丕、鄢陵侯曹彰、临淄侯曹植、萧怀侯曹熊处报丧。曹操未见四子而死，为之一叹。众官用金棺银槨，将操入殓，星夜举灵柩赴邳郡来。曹操不死于邳郡而死于洛阳，与先主不死于成都而死于白帝相似。曹丕闻知父丧，放声痛哭，率大小官员出城十里，伏道迎柩入城，停于偏殿。官僚挂孝，聚哭于殿上。忽一人挺身而出曰：“请世子息哀，且议大事。”众视之，乃中庶子司马孚也。孚曰：“魏王既薨，天下震动，当早立嗣王，以安众心，何得哭泣耶？”群臣曰：“世子宣嗣位，但未得天子诏命，岂可造次而行？”此时天子诏已属其父，而犹欲待之者，欺人耳目耳。兵部尚书陈矫曰：“王薨于外，爱子私立，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遂（拔）〔拔〕剑割下袍袖，厉声曰：“即今日便请世子嗣位。众官有异议者，以此袍为例！”此时已不欲奉天子诏矣。百官悚惧。忽报华歆自许昌飞马而至，众皆大惊。须臾，华歆入，众问其来意。歆曰：“今魏王薨逝，天下震动，何不早请世子嗣位？”众官曰：“正因不及候诏命，方议欲以王后卞氏慈旨立世子为王。”未得父命，乃欲奉母令。然操之所以无令者，以天子诏可以取之如寄，群臣自能为我请之，故不必以己之令

令之也。歆曰：“吾已于汉帝处索得诏命在此。”众皆踊跃称贺。歆于怀中取出诏命开读。一班乱贼赞成曹丕篡汉之基。原来华歆谄事魏，故草此诏，威逼献帝降之；与破壁取后，正是一样尽忠。帝只得听从，故下诏即封曹丕为魏王、丞相、冀州牧。丕即日登位，受大小官僚拜舞起居。

正宴会庆贺间，忽报鄢陵侯曹彰，自长安领十万大军来到。丕大惊，前华歆来，众官吃一讣；今曹彰来，曹丕亦吃一讣。遂问群臣曰：“黄须小弟，平日性刚，深通武艺。今提兵远来，必与孤争王位也。如之奈何？”忽阶下一人应声出曰：“臣请往见鄢陵侯，以片言折之。”众皆曰：“非大夫莫能解此祸也。”正是：

试看曹氏丕彰事，
几作袁家谭尚争。

未知此人是谁，且看下文分解。

[1] 隐几：靠着几案；伏在几案上。

[2] 扁鹊：春秋时名医。仓公：西汉时名医。

[3] 小可：平常。

[4] 青囊书：指医学书。青囊，古代医家存放医书的布袋。

[5] 设醮修禳：道士设立道场祈福消灾。

[6] 上焦：中医谓六腑中的三焦之一。一般指胃的上口到舌下这一部位，包括心肺。主要功能是呼吸和血液循环等。

[7] 霍然：速度快。此指病很快痊愈。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赋诗 侄陷叔刘封伏法

刘、曹之相形，何厚薄之悬殊乎！玄德以异姓之兄，而痛悼其弟之亡；曹丕以同胞之兄，而急欲其弟之死。一则痛义弟之死，而不顾其养子之恩；一则欲亲弟之亡，而不顾其生母之爱。君子于此，有天伦之感焉。

甚矣，名之不可窃，而实之不可诬也！操以武王之事遗其子，而自比于文王；丕则不以文王之事目其父，而仍谥之曰武王。是父欲避改革之名而让之后人，子又避改革之实而归之先世也。归之先世，而魏之篡汉非丕篡之，实操篡之耳。操将欺人，而子先不能欺；操欲自掩，而子不为之掩。呜呼！奸雄之奸，亦复何用哉？

文章足以杀身，而有时乎亦足以救死；文章足以取忌，而有时乎亦足以动人。如子建之七步成章是已。杨惲种豆之歌，适触君王之怒；不若子建煮豆之咏，能发兄弟之悲。朱虚耕田之吟，但寒异姓之心；不若子建燃豆之诗，能解同气之怨。刘胜闻乐之对，自述涕泣之情；又不若子建釜中之辞，能陨他人之泪。此岂独当时为然哉？凡今之人有与兄弟而相煎者，观于其文，亦宜为之泣然矣。

曹子建亦尝倩人代笔矣，杨修手教数十条是也。然子建倩人代笔，面试却不出丑；不似今人倩人代笔，面试即便出丑。面试不出丑，连平日之代笔者，亦信其自作；面试一出丑，连平日之自作者，亦疑其代笔。故惟才如子建，可不倩人；亦惟才如子建，可以偶一倩人。

观曹氏之得免于内乱，而知天之不欲祚汉也。懦若曹熊不足论耳，曹彰以勇略自矜，而驱雄兵于邺郡；曹植以才名自恃，而集文士于临淄：岌岌乎几不免内乱之作矣。使亦如谭与尚之相争，琦与琮之相恶，而汉中王得乘隙以攻之，岂不大快事哉！乃熊既死，彰既归，而曹植亦束手而受缚，君子以为魏之幸而汉之不幸云。

刘封之拒孟达，与糜芳之从傅士仁则有异矣。然既然拒之于终，何不拒之于始；既能斩孟达之使而不降曹操，何以听孟达之谮而不救关公

乎？南郡之救樊城也难，糜芳不听士仁则必死；上庸之援麦城也易，封不听孟达则未必至于死。惜其见之不早耳。

刘封虽有罪，而先主杀之亦未得其当也。其不救关公也，可罪；其不降曹氏也，可原；其拒孟达于后也，可嘉；则其悔听孟达于前也，亦可谅。而丧一义弟，又杀一义儿，诚计之左矣。且既欲杀之，不即召而杀之，而使丧师失地以重其辜，则先主有三失焉：彼自知获戾，而将兵于外，安保其无降魏之心？其失算者一；以一刘封当徐晃、夏侯尚、孟达之师，明知其非敌，而故遣焉，是弃刘封并弃五万人，其失算者二；孟达已去，不更令别将以守上庸，而至有申耽，申仪之叛，使刘封进退无路，是弃刘封并弃上庸之地，其失算者三。有此三失，宜先主之终悔欤？

张松、法正、孟达、彭羲四人皆卖国，而各有不同：初欲投曹操，而继乃向先主者，张松也；既归先主，而又欲叛先主者，彭羲也；事刘而复降曹，降曹而其后又欲归刘者，孟达也；其背刘璋之后，始终事先主者，惟法正一人而已。虽然，法正、孟达同功一体，孟达有罪，法正必不自安，幸其时正已死耳。若正而在，安保其不为彭羲乎？苟曰始终无二，吾于法正未之敢信。

却说曹丕闻曹彰提兵而来，惊问众官；一人挺身而出，愿往折服之。众视其人，乃谏议大夫贾逵也。曹丕大喜，即命曹逵前往。逵领命出城，迎见曹彰。彰问曰：“先王玺绶安在？”一见便问玺绶，黄须儿几欲学紫须儿。逵正色而言曰：“家有长子，国有储君。先王玺绶，非君侯之所以问也。”意正而词严。彰默然无语，乃与贾逵同入城。至宫门前，逵问曰：“君侯此来，欲奔丧耶？欲争位耶？”本欲其退兵，却先问此二语。妙甚。彰曰：“吾来奔丧，别无异心。”逵曰：“既无异心，何故带兵入城？”彰即时叱退左右将士，妙在不教之退而自退。只身入内，拜见曹丕。兄弟二人，相抱大哭。曹彰将本部军马，尽交与曹丕。丕令彰回鄢陵自守，彰拜辞去。于是曹丕安居王位，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未篡位，先改元，奇绝。○谚云：自肚里改年号，即此便为篡位之兆。封贾诩为太尉，华歆为相国，王朗为御史大夫，大小官僚尽皆升赏。谥曹操曰武王，曹操自比文王，而曹丕偏不谥之曰文，偏谥之曰武。葬于邳郡高陵，令于禁董治陵事¹。禁奉命到彼，只见陵屋中白粉壁上，图画关云长水淹七军擒获于禁之事。文字照应之妙。画云长俨然上坐，庞德愤怒不屈，于禁拜伏于地，哀求乞命之状。教他看曹操的坟墓，却看了自己的行乐。既看了自己的行乐，又看了关公的喜神。原来曹丕以于禁兵败被擒，不能死节，既降敌而复归，心鄙其为人，故先令人图画陵屋粉壁，故意使之往见以愧之。曹丕羞臣下是一幅画，难兄

弟是一首诗。看画所以陶情，吟诗所以遣兴。自有诗画以来，未有如于禁、曹植之不堪者也。当下于禁见此画像，又羞又恼，气愤成病，不久而死。死迟了。后人诗叹曰：

三十年来说旧交，
可怜临难不忠曹。
知人未向心中识，
画虎今从骨里描。

却说华歆奏曹丕曰：“鄢陵侯已交割军马，赴本国去了。临淄侯植、萧怀侯熊，二人竟不来奔丧，理当问罪。”不知君臣之义者，定不善处人兄弟之间。丕从之，即分遣二使，往二处问罪。不一日，萧怀使者回报：萧怀侯曹熊惧罪，已经身死。先逼杀了一个兄弟。丕令厚葬之，追赠萧怀王。又过了一日，临淄使者回报说：“临淄侯自与丁仪、丁廙兄弟二人酣饮，悖慢无礼。闻使命至，临淄侯端坐不动。丁仪骂曰：‘昔者先王本欲立吾主为世子，被谗臣所阻。今王丧未远，便问罪于骨肉，何也？’是责曹丕。丁廙又曰：‘据吾主聪明冠世，自当承嗣大位。今反不得立，汝那庙堂之臣，何不识人才若此？’是责群臣。临淄侯因怒叱武士，将臣乱棒打出。”曹植之事，不在临淄一边叙来，只在邳使口中说出，笔法甚省。丕闻之大怒，即令许褚领虎卫军三千，火速至临淄，擒曹植等一千人来。褚奉命，引军至临淄城。守将拦阻，褚立斩之，直入城中，无一人敢当锋锐，径到府堂。只见曹植与丁仪、丁廙等尽皆醉倒。丧中醉倒，难为孝子。丕虽不兄，植亦不子。褚皆缚之，载于车上，并将府下大小属官，尽行拿解邳郡，听候曹丕发落。丕下令，先将丁仪、丁廙等尽行诛戮。丁仪字正礼，丁廙字敬礼，沛郡人，乃一时文士。及其被杀，人多惜之。文章不能免祸，为之一叹。

却说曹丕之母卞氏，听得曹熊缢死，心甚悲伤。忽又闻曹植被擒，其党丁仪等已杀，大惊，急出殿召曹丕相见。群臣无一人为曹植请命者，而必待其母自出，为之一叹。丕见母出殿，慌来拜谒。卞氏哭谓丕曰：“汝弟植，平生嗜酒疏狂，盖因自恃胸中之才，故尔放纵。汝可念同胞之情，存其性命。吾至九泉，亦瞑目也。”吴氏为女之故而骂孙权，其词厉；卞氏为植之故而求曹丕，其词哀。丕曰：“儿亦深爱其才，安肯害他？今正欲戒其性耳。母亲勿忧。”卞氏洒泪而入。丕出偏殿，召曹植入见。华歆问曰：“适来莫非太后劝殿下勿杀子建乎？”丕曰：“然。”歆曰：“子建怀才抱智，终非池中物^[2]，若不早除，必为后患。”华歆不知有伏后，何知有卞氏？丕曰：“母命不可违。”歆曰：“人

皆言子建出口成章，臣未深信。主上可召入以才试之，若不能，即杀之；若能，则贬之，以绝天下文人之口。”不难助臣谋主，何难助兄谋弟。丕从之。

须臾，曹植入见，惶恐伏拜请罪。丕曰：“吾与汝情虽兄弟，义属君臣，汝安敢恃才蔑礼？昔先君在日，汝常以文章夸示于人，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笔。吾今限汝行七步吟诗一首。若能，则免一死；若不能，则从重治罪，决不姑恕。”纵使倩人代笔，罪不至死；若以此论死，则天下之犯死罪者多矣。植曰：“愿乞题目。”时殿上悬一水墨画，画着两只牛斗于土墙之下，一牛坠井而亡。丕指画曰：“即以此画为题，诗中不许犯着‘二牛斗墙下，一牛坠井死’字样。”阿哥做考官，乃出如此难题目。植行七步，其诗已成。诗曰：

两肉齐道行，头上带凹骨。
相遇由山下，歛起相搪突^[3]。
二敌不俱刚，一肉卧土窟。
非是力不如，盛气不泄毕。

曹丕及群臣皆惊。丕又曰：“七步成章，吾犹以为迟。汝能应声而作诗一首否？”面试中式，偏不作准，又要覆试。植曰：“愿即命题。”丕曰：“吾与汝乃兄弟也。以此为题，亦不许犯着‘兄弟’字样。”前题在牵牛章，此题在《棠棣》章。植略不思索，即口占一首曰：

煮豆燃豆其^[4]，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闻之，潸然泪下。四句诗，赛过一篇求通亲亲表，闻之安得不泪！其母卞氏从殿后出曰：“兄何逼弟之甚耶？”丕慌忙离坐告曰：“国法不可废耳。”于是贬曹植为安乡侯。试了好文字，犹然降等。若文字不佳，将不止劣等矣。植拜辞，上马而去。

曹丕自继位之后，法令一新，威逼汉帝，甚于其父。早有细作报入成都。以上按下曹丕，以下再叙先主。汉中王闻之大惊，即与文武商议曰：“曹操已死，曹丕继位，威逼天子，更甚于操。东吴孙权，拱手称臣。孤欲先伐东吴，以报云长之仇；以关公之仇仇之则私，以臣魏之罪罪之则公。次讨中原，以除乱贼。”言未毕，廖化出班，哭拜于地曰：“关公父子遇害，实刘封、孟达之罪，乞诛此二贼。”玄德便欲遣人擒之。孔明谏曰：“不可。且宜缓图之，急则生变矣。恐其不降吴则降

魏耳。可升此二人为郡守，分调开去，然后可擒。”玄德从之，遂遣使升刘封去守绵竹。原来彭蒯与孟达甚厚，听知此事，急回家作书，遣心腹人驰报孟达。本为欲治二人之罪，却引出一人来。使者方出南门外，被马超巡视军捉获，解见马超。超审知此事，即往见彭蒯。蒯接入，置酒相待。酒至数巡，超以言挑之曰：“昔汉中王待公甚厚，今何渐薄也？”马超性直，此时亦能用诈。蒯因酒醉，恨骂曰：“老革荒悖^[5]，吾必有以报之！”超又探曰：“某亦怀怨心久矣。”蒯曰：“公起本部军，结连孟达为外合，某领川兵为内应，大事可图也。”前被（发）〔髡〕于刘璋，今发长未几而复生异心，恐不但断发，将断其头矣。超曰：“先生之言甚当，来日再议。”超辞了彭蒯，即将人与书解见汉中王，细言其事。玄德大怒，即令擒彭蒯，下狱拷问其情。蒯在狱中，悔之无及。玄德问孔明曰：“彭蒯有谋反之意，当何以治之？”孔明曰：“蒯虽狂士，然留之久必生祸。”于是玄德赐彭蒯死于狱。与张松事泄而死仿佛相似。

蒯既死，有人报知孟达。达大惊，举止失措。忽使命至，调刘封回守绵竹去讫。孟达慌请上庸、房陵都尉申耽、申仪弟兄二人商议曰：“我与法孝直同有功于汉中王；今孝直已死，法正之死，在孟达口中补出。而汉中王忘我前功，乃欲见害，为之奈何？”耽曰：“某有一计，使汉中王不能加害于公。”达大喜，急问何计。耽曰：“吾弟兄欲投魏久矣。公可作一表，辞了汉中王，投魏王曹丕，丕必重用。吾二人亦随后来降也。”又因孟达一人，引出两人之叛。达猛然省悟，即写表一通，付与来使。当晚引五十馀骑，投魏去了。使命持表回成都，奏汉中王，言孟达投魏之事。先主大怒。览其表曰：

臣达伏惟殿下将建伊、吕之业^[6]，追桓、文之功^[7]，大事草创，假势吴、楚，是以有为之士，望风归顺。臣委质以来，愆戾山积^[8]。臣犹自知，况于君乎？今王朝英俊鳞集，臣内无辅佐之器，外无将领之才，列次功臣，诚足自愧。臣闻范蠡识微，浮于五湖^[9]；舅犯谢罪，逡巡河上^[10]。夫际会之间请命乞身，何哉？欲洁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无元功（臣）〔巨〕勋自系于时，窃慕前贤，早思远耻。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11]。蒙恬拓境而被大刑^[12]，乐毅破齐而遭谗佞^[13]。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感（憾）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用伤悼。迺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圣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举。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臣每闻“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于君子，愿君王勉之。臣不胜惶恐之至。

玄德看毕，大怒曰：“匹夫叛吾，安敢以文辞相戏耶！”即欲起兵擒之。孔明曰：“可就遣刘封进兵，令二虎相并。刘封或有功，或败绩，必归成都，就而除之，可绝两害。”一举两得，殊不费力。玄德从之，遂遣使到绵竹传谕刘封。封受命，率兵来擒孟达。

却说曹丕正聚文武议事，忽近臣奏曰：“蜀将孟达来降。”丕召入问曰：“汝此来，莫非诈降乎？”达曰：“臣为不救关公之危，汉中王欲杀臣，因此惧罪来降，别无他意。”曹丕尚未准信，忽报刘封引五万兵来取襄阳，单搦孟达厮杀。丕曰：“汝既是真心，便可去襄阳，取刘封首级来，孤方准信。”与吕蒙使傅士仁招糜芳一般意思。达曰：“臣以利害说之，不必动兵，令刘封亦来降也。”丕大喜，遂加孟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平阳亭侯，领新城太守，去守襄阳、樊城。

原来夏侯尚、徐晃已先在襄阳，正将收取上庸诸部。孟达到了襄阳，与二将礼毕，探得刘封离城五十里下寨。达即修书一封，使人赍赴蜀寨，招降刘封。与傅士仁说糜芳相似。刘封览书，大怒曰：“此贼误吾叔侄之义，又间吾父子之亲，使吾为不忠不孝之人也。”遂扯碎来书，斩其使。刘封此时，却与糜芳大异。次日，引军前来搦战。孟达知刘封扯书斩使，勃然大怒，亦领兵出迎。两阵对圆，封立马于门旗下，以刀指骂曰：“背国反贼，安敢乱言！”孟达曰：“汝死已临头上，还自执迷不省！”封大怒，拍马轮刀，直奔孟达。战不三合，达败走。便是诱敌之计。封乘虚追杀二十馀里，一声喊起，伏兵尽出，左边夏侯尚杀来，右边徐晃杀来，孟达回身复战，三军夹攻，刘封大败而走，连夜奔回上庸，背后魏兵赶来。刘封到城下叫门，城上乱箭射下，申耽在敌楼上叫曰：“吾已降了魏也。”早为十数回后闭门射孟达作一样子。封大怒，欲要攻城，背后追军将至，封立脚不住，只得望房陵而奔，见城上已尽插魏旗。申仪在敌楼上，将旗一贴，城后一彪军出，旗上大书右将军徐晃。与沔水之战相似。封抵敌不住，急望西川而走。晃乘势追杀，刘封部下只剩得百馀骑。到了成都，入见汉中王，哭拜于地，细奏前事。玄德怒曰：“辱子有何面目复来见吾？”封曰：“叔父之难，非儿不救，因孟达谏阻故耳。”今番却推脱不干净了。玄德转怒曰：“汝须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偶人，安可听谗贼所阻！”命左右推出斩之。此时悔听孟达之言而不救关公，又悔不听孟达之言而不降魏矣。汉中王既斩刘封，后闻孟达招之，毁书斩使之事，心中颇悔，又哀痛关公，以致染病。因此按兵不动。以上按下先主，以下再叙曹丕。

且说魏王曹丕自即王位，将文武官僚尽皆升赏；遂统甲兵三十万南

巡沛国谯县，大飧先茔^[14]。乡中父老，扬尘遮道，奉觞进酒，效汉高祖还沛之事。正尔居丧守制，却便衣锦还乡，恐不如高祖之威加海内而归也。人报大将军夏侯惇病危，丕即还邳郡，时惇已卒。照应前文见鬼事。不为挂孝，以厚礼殉葬。是岁八月间，报称石邑县凤凰来仪，临淄城麒麟出现，黄龙现于邳郡。此凤、此麟、此龙不当来而来，非魏之祯祥，乃汉之妖孽耳。于是中郎将李伏、太史丞许芝商议，种种瑞征，乃魏当代汉之兆，可安排受禅之礼，令汉帝将天下让与魏王。遂同华歆、王朗、辛毗、贾诩、刘廙、刘晔、陈矫、陈群、桓楷等一班文武官僚四十余人，直入内殿，来奏汉献帝，请禅位于魏王曹丕。正是：

魏家社稷今将建，
汉代江山忽已移。

未知献帝如何回答，且看下文分解。

[1] 董治：监督管理。

[2] 池中物：比喻蛰居无为的人。

[3] 歃（shū）：忽然。搪突：冒犯，抵触。

[4] 萁（qí）：豆秆。

[5] 老革：老兵。多用为骂人的话。荒悖：昏乱，荒谬。

[6] 伊、吕：指商初名臣伊尹和周初名臣吕望。

[7] 桓、文：指春秋五霸中齐桓公与晋文公。

[8] 愆戾（lì）：罪戾，罪过。

[9] “范蠡”两句：春秋时，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后，隐姓埋名，泛舟五湖。

[10] “舅犯”两句：舅犯即狐偃，字子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重耳之舅。他跟随重耳流亡十九年，在回晋国的路上，将要渡黄河，怕重耳将来忘记他的功劳，就向重耳谢罪告辞。逡（qūn）巡，徘徊不进。

[11] “子胥”两句：伍子胥，春秋末吴国大夫，助吴王夫差大败越国。后遭太宰伯嚭诬陷，被逼自杀。

[12] “蒙恬”句：蒙恬为秦朝名将，修筑长城，北拒匈奴，后被赵高矫诏所害，自杀而死。

[13] “乐毅”句：乐毅，战国时燕国名将，率军练下齐国七十馀城，唯剩聊城、莒城、即墨三城，久攻不下。齐国大将田单趁机使反间计，结果乐毅被燕惠王剥夺了兵权。

[14] 先茔（yíng）：先人的坟墓。

第八十回

曹丕废帝篡炎刘 汉王正位续大统

三代以后，学汤、武之征诛则是，学舜、禹之受禅则非，盖征诛可学，而受禅不可学也。汉高学汤、武，虽未必遂可汤、武，而犹不失为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若夫受禅之举，一学之而谬者有王莽，再学之而谬者有曹丕。彼但知舜、禹之事，而不知舜、禹之所以行其事者耳。舜、禹之事，行之以舜、禹之心。后人乃以羿、浞之心，而欲行舜、禹之事；居尧宫而逼尧子，夺舜玺而逼舜禅，天下有如是之舜，如是之禹哉？

有妖孽而为祯祥者，如九年之水开圣帝，七年之旱启贤王是也。有祯祥而为妖孽者，如鲁桓公之书大有，鲁哀公之志获麟是也。不当瑞而瑞，即谓之妖；不当祥而祥，即谓之孽。麟凤黄龙，非曹丕受命之祯，乃献帝失国之兆。然则麟也、凤也、龙也，直等之青蛇之堕、雌鸡之化而已矣。

观曹丕受禅之时，有怪风之警，而知天心之未尝不与人心合也。人有心，天亦有心。人心不与魏，岂天心独与魏哉？然不与魏者天心也，不与魏而终不能禁魏之篡者，天数也。不独人不能违数，即天亦不能自违其数。数不可凭，而福善祸淫之心则可凭。紫阳《纲目》不以魏为正统，盖不以天数与之，还以天心之合乎人心者夺之耳。

汉高之返沛县，有《大风》之歌，此汉初之雄风也。献帝之禅许昌，有怪风之变，此汉末之悲风也。风在汉初而雄，在汉末而悲，同一风而有盛衰之异焉。虽然，风至汉末，风斯息矣，汉末安得有风？当仍归之高祖在天之灵可也。

吕雉王产、禄，而刘几化吕；武曌宠三思，而周几代唐。若曹后者，诚过之矣。曹后之骂曹丕，比之王后之骂王莽，庶几相似乎？然以后之贵而贵其族者，王后也；以族之贵而贵为后者，曹后也。族以后之故而得贵，则后之斥之也易；后因族之故而得立，则后之不党其族也难。推曹后之心，使其身非曹操之所出，我知其必与父兄同谋讨贼，如

伏后、董妃之事耳。伏完有女而曹操亦有女，董承有妹而曹丕亦有妹。曹后之贤，殆将与伏后、董妃并列为三云。

玄德帝成都，曹丕帝洛阳，同一帝也，而史家予玄德，而不予曹丕者，正与僭之异也。若论玄德之取西川，则以刘夺刘，或以为逆取而顺守；若论玄德之即帝位，则以刘继刘，直是顺取而顺守矣。所可议者，续高、光之业而不坠其统，固所以尊祖；乃纳刘瑁之妻而立之为后，似不免于宾祖。君子于此，不能无遗憾焉。

玄德之称汉中王也，在曹操称魏王之后。夫曹氏可王，而刘氏独不可王乎？非刘氏而王者，高祖有禁，即以献帝临之，曹可夺而刘可予也。玄德之即帝位也，在曹丕篡帝位之后。夫丕可以篡汉，而帝室之胄反不可以继汉乎？丕篡之，而玄德继之，是献帝废而未废也。“宋”之司马氏，乃帝魏而寇蜀，吾不知其作何解？

却说华歆等一班文武入见献帝。歆奏曰：“伏睹魏王自登位以来，德布四方，仁及万物，越古超今，虽唐虞无以过此^[4]。语语丧心。群臣会议，言汉祚已终，望陛下效尧、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禅与魏王。上合天心，下合民意，则陛下安享清闲之福，祖宗幸甚！生灵幸甚！臣等议定，特表奏请。”东吴讨一荆州，关公且不许，华歆却把一皇帝轻轻讨去。帝闻奏大惊，半晌无言，觑百官而哭曰：“朕想高祖提三尺剑斩蛇起义，平秦灭楚，创造基业，世统相传四百年矣。朕虽不才，初无过恶，安忍将祖宗大业等闲弃了？汝百官再从公计议。”议便不妥。华歆引李伏、许芝近前奏曰：“陛下若不信，可问此二人。”李伏奏曰：“自魏王即位以来，麒麟降生，凤凰来仪，黄龙出现，嘉禾蔚生，甘露下降，此是上天示瑞，魏当代汉之象也。”何不竟指青龙见坐、雌雉化雄之灾异以为言乎？许芝又奏曰：“臣等职掌司天，夜观乾象，见炎汉气数已终，陛下帝星隐匿不明；魏国乾象，极天察地，言之难尽。更兼上应图讖，其讖曰：‘鬼在边，委相连，当代汉，无可言。言在东，午在西，两日并光上下移。’以此论之，陛下可早禅位。‘鬼在边，委相连’，是魏字也；‘言在东，午在西’，乃许字也；‘两日并光上下移’，乃昌字也。此是魏在许昌应受汉禅也。愿陛下察之。”此等图讖，想亦华歆等捏造耳。帝曰：“祥瑞图讖，皆虚妄之事。奈何以虚妄之事，而遽欲朕舍祖宗之基业乎？”王朗奏曰：“自古以来，有兴亦有废，有盛必有衰，岂有不亡之国，不败之家乎？汉室相传四百余年，延至陛下气数已尽。宜早退避，不可迟疑，迟则生变矣！”未闻当日皋、夔、稷、契如此苦劝唐尧。帝大哭，入后殿去了。百官哂笑而退。

次日，官僚又集于大殿，令宦官入请献帝，帝忧惧不敢出。曹后

帝曰：“百官请陛下设朝，陛下何故推阻？”帝泣曰：“汝兄欲篡位，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后大怒曰：“吾兄奈何为此乱逆之事耶！”曹后深明大义，不是女生外向。言未已，只见曹洪、曹休带剑而入，请帝出殿。曹后大骂曰：“俱是汝等乱贼，希图富贵，共造逆谋！吾父功盖寰区^[2]，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窃神器^[3]。今吾兄嗣位未几，辄思篡汉，皇天必不祚尔！”比孙夫人之叱吴将更为激烈，不意曹瞒老贼却有如此一位贤女。言罢，痛哭入宫，左右侍者皆歔歔流涕。曹洪、曹休力请献帝出殿。帝被逼不过，只得更衣出前殿。华歆奏曰：“陛下可依臣等昨日之议，免遭大祸。”四岳荐舜，未闻有此恐唬语。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汉禄久矣，中间多有汉朝功臣子孙，何忍作此不臣之事？”月正元日未闻唐尧如此苦告四岳。歆曰：“陛下若不从众议，恐旦夕萧墙祸起^[4]，非臣等不忠于陛下也。”帝曰：“谁敢弑朕耶？”歆厉声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无人君之福，以致四方大乱。若非魏王在朝，弑陛下者，何止一人？陛下尚不知恩报德，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耶？”使管宁而在，不但割席，当割其舌；不但分坐，当分其尸矣。帝大惊，拂袖而起。王朗以目视华歆。歆纵步向前，扯住龙袍，变色而言曰：“许与不许，早发一言！”露出昔日破壁面孔。帝战栗不能言。曹洪、曹休拔剑大呼曰：“符宝郎何在？”祖弼应声出曰：“符宝郎在此。”曹洪索要玉玺。祖弼叱曰：“玉玺乃天子之宝，安得擅索！”忠臣国之宝也，符宝非宝，祖弼是宝。洪喝令武士推出斩之。祖弼大骂不绝口而死。后人诗赞曰：

奸宄专权汉室亡^[5]，
诈称禅位效虞唐。
满朝百辟皆尊魏，
仅见忠臣符宝郎。

帝颤栗不已。只见阶下披甲持戈数百余人，皆是魏兵。帝泣谓群臣曰：“朕愿将天下禅于魏王，幸留残喘，以终天年。”贾诩曰：“魏王必不负陛下。陛下可急降诏，以安众心。”非安众心，乃安一身耳。帝只得令陈群草禅国之诏，令华歆赍捧诏玺，引百官直至魏王宫献纳。本是天子所赐，乃曰献纳，可叹。曹丕大喜，开诏读曰：

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荡覆，幸赖祖宗之灵，危而复存。原非大臣之力。然今仰瞻天象，俯察民心，炎精之数既终^[6]，行运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树神武之迹，今王又光辉明德，以应其期。历数昭明^[7]，信可知矣。夫天道之行，天下为公。唐尧不私于厥子，而名播于无穷，朕窃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丞相魏王。王其毋辞。

曹丕听毕，便欲受诏。司马懿谏曰：“不可。虽然诏玺已至，殿下宜且上表谦辞，以绝天下之谤。”天下难欺，与其诈让不如从直。丕从之，令王朗作表，自称德薄，请别求大贤以嗣天位。不曰天位不可让，而曰别求大贤，便是欲天子避位之意。帝览表，心甚惊疑，谓群臣曰：“魏王谦逊，如之奈何？”天子若信老实，不更与他，看他如何再诈。华歆曰：“昔魏武王受王爵之时，三辞而诏不许，然后受之。此是家传奸诈衣钵。今陛下可再降诏，魏王自当允从。”子效父（诈）之（诈），臣导君以诈，真堪羞杀。帝不得已，又令桓楷草诏，遣高庙使张音持节奉玺至魏王宫。曹丕开读。诏曰：

咨尔魏王，上书谦让。朕窃为汉道陵迟，为日已久；幸赖武王操德膺符运，奋扬神武，芟除凶暴，清定区夏^[8]。今王丕纘承前绪，至德光昭，声教被四海，仁风扇八区^[9]。天之历数，实在尔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勋禅以天下；大禹有疏导之绩，而重华禅以帝位。汉承尧运，有传圣之义，加顺灵祇^[10]，绍天明命。使行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皇帝玺绶，王其受之。

曹丕接诏欣喜，谓贾诩曰：“虽二次有诏，然终恐天下后世不免篡窃之名也。”既畏此名，何如不做。诩曰：“此事极易，可再命张音赍回玺绶，却教华歆令汉帝筑一台，名受禅台。前李肃赚董卓，曾言筑受禅台矣。有前之虚禅，乃有此之即真。择吉日良辰，集大小公卿尽到台下，令天子亲奉玺绶，禅天下与王。差人送来不算，却要天子亲自送来。便可以释群疑而绝众议矣。”丕大喜，即令张音捧回玺绶，仍作表谦辞。音回奏献帝。帝问群臣曰：“魏王又让，其意若何？”若天子第二次竟做假呆，曹丕将如之何？华歆奏曰：“陛下可筑一台，名曰受禅台，集公卿庶民，明白禅位。到底不明不白。则陛下子子孙孙，必蒙魏恩矣。”帝从之，乃遣太常院官，卜地于繁阳^[11]，筑起三层高台，择于十月庚午日寅时禅让。

至期，帝请魏王曹丕登台受禅，台下集大小官僚四百馀员，御林虎贲禁军三十馀万。众目昭章，其罪愈著。帝亲捧玉玺奉曹丕。丕受之。台下群臣跪听册曰：

咨尔魏王，昔者唐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乱滋昏，群凶恣逆，宇内颠覆。赖武王神武，拯兹难于四方，惟清区夏，以保绥我宗庙。岂予一人获义，俾九服实受其赐。今王钦承前绪，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业，昭尔考之弘烈。皇灵降瑞，人神告征，诞惟亮采，师锡朕命。金曰：尔度

克协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逊尔位。於戏！“天之历数在尔躬”，君其祇顺大礼，飨万国以肃承天命！

读册已毕，魏王曹丕即受入殿禅位大礼，登了帝位。贾诩引大小官僚朝于台下。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张角所云“黄天当立”，于此始验。国号大魏。丕即传旨，大赦天下。谥父曹操为太祖武皇帝。华歆奏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汉帝既禅天下，理宜退就藩服。乞降明旨，安置刘氏于何地？”言讫扶献帝跪于台下听旨。尧率诸侯北面而朝之，方信不是齐东之语。丕降旨，封帝为山阳公，即日便行。华歆按剑，指帝厉声而言曰：“立一帝，废一帝，古之常道。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为山阳公。今日便行，非宣召不许入朝！”龙头之恶，一至于此。追原舜、跖之分，只在拾金一刻。献帝含泪拜谢，上马而去。台下军民人等见之，伤感不已。旁写一笔，见献帝之难堪。丕谓群臣曰：“舜、禹之事，朕知之矣。”天下有如此舜、禹乎？群臣皆呼万岁。后人观此受禅台，有诗叹曰：

两汉经营事颇难，
一朝失却旧江山。
黄初欲学唐虞事，
司马将来作样看。

百官请曹丕答谢天地。丕方下拜，忽然台前卷起一阵怪风，飞砂走石，急如骤雨，对面不见；台上火烛，尽皆吹灭。此亦是祥瑞耶？虞舜当日四方风动，恐未必如此风也。丕惊倒于台上，百官急救下台，半晌方醒。“烈风雷雨弗迷”，丕何以不如舜。侍臣扶入宫中，数日不能设朝^[12]。后病稍可，方出殿受群臣朝贺。封华歆为司徒，王朗为司空，大小官僚一一升赏。丕疾未痊，疑许昌宫室多妖，曹操之疾既疑洛阳有鬼，曹丕之疾又疑许昌多妖。究竟何鬼何妖？不过因操奸如鬼，故以鬼召鬼；丕恶如妖，故以妖召妖耳。乃自许昌幸洛阳，大建宫室。以上按下曹丕，以下接叙先主。

早有人到成都，报说曹丕自立为大魏皇帝，于洛阳盖造宫殿；且传言汉帝已遇害。此传言之误。按献帝废为山阳公者十五年，至曹睿青龙二年始卒。汉中王闻知，痛哭终日。下令百官挂孝，遥望设祭，上尊谥曰“孝愍皇帝”。玄德因此忧虑，致染成疾，不能理事，政务皆托与孔明。孔明与太傅许靖、光禄大夫谯周商议，言天下不可一日无君，欲尊汉中王为帝。放下先主，接叙孔明，为即帝位斗筭。谯周曰：“近有祥风庆云之瑞；成都西北角有黄气数十丈冲霄而起，帝星见于毕、胃、昂

之分，煌煌如月，此正应汉中王当即帝位，以继汉统，更复何疑？”孔明但言人事，谯周兼言天象。于是孔明与许靖引大小官僚上表，请汉中王即皇帝位。汉中王览表，大惊曰：“卿等欲陷孤为不忠不义之人耶？”孔明奏曰：“非也。曹丕篡汉自立，王上乃汉室苗裔，理合继统，以延汉祀。”汉中王勃然变色曰：“孤岂效逆贼所为！”拂袖而起，入于后宫。曹丕逼勒天子之诏，先主不受群臣之表，相去甚远。众官皆散。三日后，孔明又引众官入朝，请汉中王出。众皆拜伏于前。许靖奏曰：“今汉天子已被曹丕所弑，王上不即帝位，兴师讨逆，不得为忠义也。今天下无不欲王上为君，为孝愍皇帝雪恨，若不从臣等所议，是失民望矣。”不以大德推之，而以大义责之，善于劝进。汉中王曰：“孤虽是景帝之孙，并未有德泽以布于民。今一旦自立为帝，与篡窃何异？”不言义不当立，但言德不堪受，渐渐相近。孔明苦劝数次，汉中王坚执不从。孔明乃设一计，谓众官曰：“如此如此。”于是孔明托病不出。

汉中王闻孔明病笃，亲到府中，直入卧榻边，问曰：“军师所感何疾？”害着要立皇帝的病。孔明答曰：“忧心如焚，命不久矣！”故作可骇之语。汉中王曰：“军师所忧何事？”连问数次，孔明只推病重，瞑目不答。先是先主作难，此处却是孔明作难。妙绝。汉中王再三请问。孔明喟然叹曰：“臣自出茅庐，得遇大王，相随至今，言听计从。今幸大王有两川之地，不负臣夙昔之言。目今曹丕篡位，汉祀将斩，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为帝，灭魏兴刘，共图功名。不想大王坚执不肯，众官皆有怨心，不久必尽散矣。不以己动之，而以群臣动之。若文武皆散，吴、魏来攻，两川难保。臣安得不忧乎？”既以群臣动之，又以两川动之。汉中王曰：“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议论耳。”不言己德不堪，但忧人心不服，比前又渐渐相近。孔明曰：“圣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今大王名正言顺，有何可议？此言人事允宜。岂不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此言天命可受。汉中王曰：“待军师病可，行之未迟。”此句已是十分应承。孔明听罢，从榻上跃然而起，曹丕真病，孔明假病。真病难痊，假病立愈。将屏风一击，外面文武众官皆入，拜伏于地曰：“王上既允，便请择日以行大礼。”只露得一句口风，便被众人拾去。汉中王视之，乃是太傅许靖、安汉将军麋竺、青衣侯尚举、阳泉侯刘豹、别驾赵祚、治中杨洪、议曹杜琼、从事张爽、太常卿赖忠、光禄卿黄权、祭酒何曾、学士尹默、司业谯周、大司马殷纯、偏将军张裔、少府王谋、昭文博士伊籍、从事郎秦宓等众也。先闻其言，后详其人，不想屏风之外，早有埋伏。汉中王惊曰：“陷孤于不义，皆卿等也。”埋怨一句，实是应承。孔明曰：“主上既允所请，便可筑台，择吉恭行大

礼。”核实一句，便难推调。即时送汉中王还宫；一面令博士许慈、谏议郎孟光掌礼，筑台于成都武担之南。诸事齐备，多官整设銮驾，迎请汉中王登坛致祭。谯周在坛上高声朗读祭文曰：

惟建安二十五年四月丙午朔，越十二日丁巳，皇帝备，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曹操阻兵残忍，戮杀主后，罪恶滔天；操子丕，载肆凶逆，窃据神器。群下将士，以为汉祀堕废，备宜延之，嗣武二祖，躬行天罚。备惧无德忝帝位，询于庶民，外及遐荒君长。金（夫）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13]，在备一人。备畏天明命，又惧高、光之业将坠于地，谨择吉日，登坛告祭，受皇帝玺绶，抚临四方，惟神飨祚汉家，永绥历服。魏家之诏欺人，汉家之文告天。语有三通，却不是真；文止一篇，却不是假。

读罢祭文，孔明率众官恭上玉玺，汉中王受了。捧于坛上，再三推辞曰：“备无才德，请择有才德者受之。”此让虽是虚文，然与曹丕之让不同。孔明奏曰：“王上平定四海，功德昭于天下，况是大汉宗派，宜即正位。已祭告天神，复何让焉？”文武各官皆呼万岁，拜舞礼毕，改元章武元年。与曹丕一般改元，先主却改得堂堂正正。立妃吴氏为皇后，长子刘禅为太子；封次子刘永为鲁王，三子刘理为梁王；封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大小官僚，一一升赏。大赦天下。两川军民，无不欣跃。一样做皇帝，只此一语，曹丕却输与先主。

次日设朝，文武官僚拜毕，列为两班。先主降诏曰：“朕自桃园与关、张结义，誓同生死。不幸二弟云长，被东吴孙权所害，若不报仇，是负盟也。朕欲起倾国之兵，剪伐东吴，生擒逆贼，以雪此恨。”篡献帝之仇更大于害关公之仇，乃先关公而后献帝者，特以其事有先后耳。言未毕，班内一人拜伏于阶下，谏曰：“不可。”先主视之，乃虎威将军赵云也。正是：

君王未及行天讨，
臣下曾闻进直言。

未知子龙所谏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1] 唐虞：唐尧与虞舜的并称。

[2] 寰区：天下，人世间。

[3] 神器：代表国家政权的实物，如玉玺、宝鼎之类。借指帝位、政权。

[4] 萧墙祸起：谓祸患起于内部。萧墙，古代宫室内当门的小墙，比喻内部。

[5] 奸宄（guǐ）：指违法作乱的人。

[6] 炎精：指应火运而兴的王朝。此指汉朝，汉朝属火德。

[7] 历数：指帝王继承的次序。古人认为帝位相承和天象运行次序相应。

[8] 清定：清平安定，使安定。区夏：诸夏之地，指华夏、中国。

[9] 八区：八方，天下。

[10] 灵祇：天地之神。亦泛指神明。

[11] 卜地：选择地点。

[12] 设朝：帝王莅朝听政。

[13] 式望：仰望，仰赖。

第八十一回

急兄仇张飞遇害 雪弟恨先主兴兵

翼德之不欲先伐魏，而请先伐吴者，非但知兄弟，而亦知君臣之义也。观其古城之役，误疑关公之降操，而欲拒关公，岂非君臣之义重而兄弟之情轻乎？其伐吴之意，以为魏固汉贼，而吴之党魏亦为汉贼，从来除残去暴者，必先剪其党。如殷将伐桀而先伐韦、伐顾、伐昆吾，周将伐纣而先伐崇、伐密是也。盖不独为兄弟起见，而伐吴在所当先；即为君臣起见，而伐吴亦在所当先耳。观于翼德之亡，而先主伐吴之计，愈不得不决矣。翼德之死，为关公而死也。为关公而死，则其与孙权杀之无异也。杀一弟之仇不可忍，杀两弟之仇又何可忍乎？为一己之私恩而释曹操，人不以此病关公；则为三人之义而讨孙权，岂得以此瞿先主！

有关兴而云长不死，有苞而翼德复生。君子观于此二人，而独为先主之堂构惜也。使刘禅而有兴、苞之风，则邓艾不能越阴平，钟会不能逾剑阁，而“此间乐，不思蜀”之言，不至为晋武所笑矣。呜呼！天不祚汉，其谓之何哉！

李意之见先主，与紫虚上人、公明管子正是一流人物。而紫虚则有数言，李意止写一字；公明惟凭卦象，李意自写画图。极相类，又极不相类，而皆为后文伏笔。令读者于数回之后，追验前文，方知其文之一线穿却也。

陈震之请李意，当是孔明教之。先主决意伐吴，孔明争之不得，故特欲偕青城山老叟以相阻耳。然张良能以商山四皓止储君之废，而孔明不能以青城老叟阻伐吴之师，谋之成不成，盖有幸有不幸焉。

先主一生，见画图者三：初见孔明画图一幅，定三分之形；继见张松画图一幅，定入川之计；最后见李意画图一幅，为白帝托孤之兆。盖其一生，俱是画中也。

当关公显圣之后，便当接先主杀刘封，而中间忽有曹操患病，华佗被杀，曹丕袭爵，曹植赋诗一段文字以间之。及刘封既斩之后，便当接

翼德被刺、先主伐吴，而中间又有献帝禅位、曹丕篡汉、成都闻变、孔明劝进一段文字以间之。其过枝接叶处，全不见其断续之痕；而两边夹叙，一笔不漏。如此叙事，真可直追迁史。

却说先主欲起兵东征，赵云谏曰：“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今曹丕篡汉，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图关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讨凶逆，则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若舍魏以伐吴，兵势一交，岂能骤解？愿陛下察之。”先君臣之公义，而后兄弟之私仇，子龙独见其大。先主曰：“孙权害了朕弟，又兼傅士仁、糜芳、潘璋、马忠皆有切齿之仇，啖其肉而灭其族，方雪朕恨。卿何阻耶？”云曰：“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子龙见识有大臣谏臣之风，不当以战将目之。先主答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遂不听赵云之谏，下令起兵伐吴。且发使往五溪借番兵五万，共相策应。一面差使往阆中，迁张飞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封西乡侯兼阆中牧。使命赍诏而去。

却说张飞在阆中，闻知关公被东吴所害，旦夕号泣，血湿衣襟。是真兄弟，不是假兄弟。诸将以酒解劝，酒醉怒气愈加。帐上帐下，但有犯者，即鞭撻之，多有鞭死者。为后文鞭范疆、张达张本。每日望南切齿睁目怨恨，放声痛哭不已。其声其泪，俱从血性中流出。忽报使至，慌忙接入，开读诏旨。飞受爵，望北拜毕，设酒款待来使。飞曰：“吾兄被害，仇深似海，庙堂之臣，何不早奏兴兵？”使者曰：“多有劝先灭魏而后伐吴者。”飞怒曰：“是何言也？昔我三人桃园结义，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兄半途而逝，吾安得独享富贵耶？独生且不愿，何况独受富贵。吾当面见天子，愿为前部先锋，挂孝伐吴，为后文制办白旗白甲伏笔。生擒逆贼，祭告二兄，以践前盟。”言讫，就同使命望成都而来。

却说先主每日自下教场操演军马，克日兴师，御驾亲征。于是公卿都至丞相府中见孔明，曰：“今天子初临大位，亲统军伍，非所以重社稷也。此不谏征吴，但谏亲征。丞相秉钧衡之职¹¹，何不规谏？”孔明曰：“吾苦谏数次，只是不听。孔明之谏，在孔明口中补出。今日公等随我入教场谏去。”当下孔明引百官来谏先主曰：“陛下初登宝位，若欲北讨汉贼以伸大义于天下，方可亲统六师。若只欲伐吴，命一上将统军伐之可也，何必亲劳圣驾？”言伐魏则当亲征，伐吴则不当亲征，主意又与众官不同。先主见孔明苦谏，心中稍回。

忽报张飞到来，先主急召入。飞至演武厅，拜伏于地，抱先主足而哭。以手足论之，先主缺其一足矣，故抱足而哭。先主亦哭。飞

曰：“陛下今日为君，早忘了桃园之誓，二兄之仇如何不报？”先主曰：“多官谏阻，未敢轻举。”飞曰：“他人岂知昔日之盟！若陛下不去，臣舍此躯，与二兄报仇。若不能报时，臣宁死不见陛下也！”只说自家要去，便是要先主去。先主曰：“朕与卿同往。卿提本部兵自阆州而出，朕统精兵会于江州，共伐东吴，以雪此恨。”飞临行，先主嘱曰：“朕素知卿酒后暴怒，鞭撻健儿，而复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今后务宜宽容，不可如前。”先为下文伏笔。○史称关公善待卒伍，骄于士大夫，张飞爱君子而不恤军人，故先主以此嘱之。飞拜辞而去。

次日，先主整兵要行，学士秦宓奏曰：“陛下舍万乘之躯而徇小义，古人所不取也。愿陛下思之。”先主曰：“云长与朕犹一体也，大义尚在，岂可忘耶？”宓伏地不起曰：“陛下不从臣言，诚恐有失。”预为后文伏笔。先主大怒曰：“朕欲兴兵，尔何出此不利之言！”叱武士推出斩之。非此一怒，则众官之谏不息。宓面不改色，回顾先主而笑曰：“臣死无恨，但可惜新创之业，又将颠覆耳！”众官皆为秦宓告免。先主曰：“暂且囚下，待朕报仇回时发落。”孔明闻知，即上表救秦宓。其略曰：

臣亮等切以吴贼逞奸诡之计，致荆州有覆亡之祸。陨将星于斗牛，折天柱于楚地。此情哀痛，诚不可忘。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二句隐着伐魏，早为前后出师伏笔。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先主看毕，掷表于地曰：“朕意已决，毋得再谏！”先主以孔明为水，今伐吴之心其急如火，水亦不能制火矣。遂命丞相诸葛亮保太子守两川；时法正既死，孔明又不同往，则后来之败，势所必然。骠骑将军马超并弟马岱，助镇北将军魏延守汉中，以当魏兵；虎威将军赵云为后应，兼督粮草；因赵云曾谏，故不用为先锋。黄权、程畿为参谋；马良、陈震掌理文书；黄忠为前部先锋；冯习、张南为副将；傅彤、张翼为中军护尉；赵融、廖淳为合后，川将数百员并五溪番将等，共兵七十五万，择定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师。

却说张飞回到阆中，下令军中限三日内制办白旗白甲，三军挂孝伐吴。关公之死，为江上有白衣；翼德之死，为军中需白甲。次日，帐下两员末将范疆、张达入帐告曰：“白旗白甲，一时无措，须宽限方可。”飞大怒曰：“吾急欲报仇，恨不明日便到逆贼之境，义气凛凛，是真兄弟，不是假兄弟。汝安敢违我将令！”叱武士缚于树上，各鞭背五

十。前之鞭督邮是怒，继之鞭曹豹是醉，今之鞭范、张是痛。因痛而鞭，鞭必倍痛矣。鞭毕，以手指之曰：“来日俱要完备，若违了限，即杀汝二人示众。”打得二人满口出血。回到营中商议，范疆曰：“今日受了刑责，着我等如何办得？其人性暴如火，倘来日不完，你我皆被杀矣。”张达曰：“比如他杀我^[2]，不如我杀他！”与糜芳、傅士仁一般商议，前后相对。疆曰：“怎奈不得近前。”达曰：“我两个若不当死，则他醉于床上；若是当死，则他不醉。”吕布以戒酒而为部将所害，张飞以饮酒而为部将所害，前后相反而相对。二人商议停当。

却说张飞在帐中神思昏乱，动止恍惚，与关公梦猪咬足，前后相对。一则以梦为醒时之兆，一则以醒为梦时之兆。乃问部将曰：“吾今心惊肉颤，坐卧不安，此何意也？”部将答曰：“此是君侯思念关公，以致如此。”飞令人将酒来，与部将同饮。本是以酒节哀，谁知以酒致死。不觉大醉，卧于帐中。凡人饭酒易醉，闷饮更是易醉。范、张二贼探知消息，初更时分，各藏短刀，密入帐中。诈言欲禀机密重事，直至床前。原来张飞每睡不合眼。当夜寝于帐中，二贼见他须竖目张，本不敢动手。写得张飞声势。曹操见关公于匣中，虽死不死；范、张见翼德于帐中，虽睡不睡。因闻鼻息如雷，方敢近前，以短刀刺入飞腹。飞大叫一声而亡。读书至此，亦为之拍案大叫。时年五十五岁。后人诗叹曰：

安喜曾闻鞭督邮，
黄巾扫尽佐炎刘。
虎牢关上声先震，
长坂桥边水逆流。
义释严颜安蜀境，
智欺张郃定中州。
伐吴未克身先死，
秋草长遗阆地愁。

却说二贼当夜割了张飞首级，便引数十人，连夜投东吴去了。次日，军中闻知，起兵追之不及。时有张飞部将吴班，向自荆州来见先主。先主用为牙门将，使佐张飞守阆中。吴班事补前文所未及。○胡班，古本作“吴班”，今从之。当下吴班先发表章奏知天子；然后令长子张苞，具棺槨盛贮，令弟张绍守阆中，苞自来报先主。时先主已择期出师，大小官僚皆随孔明送十里方回。孔明回至成都，怏怏不乐，顾谓众官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也。”孔明劝取西川，昭烈不听，

法正劝之而即听。然则法正必有所以制之之法也。

却说先主是夜心惊肉颤，寝卧不安，出帐仰观天文，见西北一星，其大如斗，忽然坠地。关公之死，先主感梦；翼德之死，先主见星。前后相对。先主大疑，连夜令人求问孔明。孔明回奏曰：“合损一上将，三日之内，必有惊报。”先主因此按兵不动。忽侍臣奏曰：“阆中张车骑部将吴班，差人赍表至。”先主顿足曰：“噫！三弟休矣！”结义之始，先遇翼德，次遇关公；临终之时，先丧关公，次丧翼德。参差不同。及至览表，果报张飞凶信。先主放声大哭，昏绝于地，众官救醒。

次日，人报一队军马骤风而至，先主出营观之。良久，见一员小将，白袍银铠，滚鞍下马，伏地而哭，乃张苞也。张飞挂孝是一重孝，张苞挂孝是两重孝。苞曰：“范疆、张达杀了臣父，将首级投吴去了。”先主哀痛至甚，饮食不进。群臣苦谏曰：“陛下方欲为二弟报仇，何可先自摧残龙体？”先主方才进膳，遂谓张苞曰：“卿与吴班敢引本部军作先锋，为卿父报仇否？”苞曰：“为国为父，万死不辞！”不但为父，又为伯父。

先主正欲遣苞起兵，又报一彪军风拥而至。先主令侍臣探之。须臾，侍臣引一小将军，白袍银铠，入营伏地而哭。先主视之，乃关兴也。此是制中期服，与张苞亦是两重孝。先主见了关兴，想起关公，又放声大哭。众官苦劝。先主曰：“朕想布衣时与关张结义，誓同生死。今朕为天子，正欲与二弟同享富贵，不幸俱死于非命。见此二侄，能不断肠？”张飞曾见先主为天子，关公尚不曾见先主为天子。一则乍见而死，一则未见而死，俱为可痛。言讫，又哭。众官曰：“二小将军且退，容圣上将息龙体。”侍臣奏曰：“陛下年过六旬，不宜过于哀痛。”先主曰：“二弟俱亡，朕安忍独生！”言讫，以头顿地而哭。先主从来善哭，何况此时？哭上加哭，宜其哭个不住。多官商议曰：“今天子如此烦恼，将何解劝？”马良曰：“主上亲统大兵伐吴，终日号泣，于军不利。”陈震曰：“吾闻成都青城山之西，有一隐者，姓李名意。世人传说，此老已三百馀岁，能知人之生死吉凶，乃当世之神仙也。百忙中忽叙出一个仙人，与魏之左慈，吴之于吉，遥相映射。何不奏知天子，召此老来问他吉凶，胜如吾等之言。”遂入奏先主。先主从之，即遣陈震赍诏，往青城山宣召。

震星夜到了青城，令乡人引入山谷深处，遥望仙庄，清云隐隐，瑞气非凡。与卧龙岗仿佛相似。忽见一小童来迎曰：“来者莫非陈孝起乎？”与水镜童子仿佛相似。震大惊曰：“仙童如何知我姓字？”童子

曰：“吾师昨者有言，今日必有皇帝诏命至，使者必是陈孝起。”震曰：“真神仙也，人言信不诬矣。”遂与小童同入仙庄，拜见李意，宣天子诏命。李意推老不行。震曰：“天子急欲见仙翁一面，幸勿吝鹤驾。”再三敦请，李意方行。与隆中三请仿佛相似。

既至御营，入见先主。先主见李意鹤发童颜，碧眼方瞳^[3]，灼灼有光，身如古柏之状，李意行状在先主眼中写出。○写李意三百岁人，另是一样光景。知是异人，优礼相待。李意曰：“老夫乃荒山村叟，无学无识。辱陛下宣召，不知有何见谕？”先主曰：“朕与关、张二弟结生死之交，三十馀年矣。今二弟被害，亲统大军报仇，未知休咎如何？久闻仙翁通晓玄机，望乞赐教。”何不于关公未死之前问之？李意曰：“此乃天数，非老夫所知也。”先主再三求问，意乃索纸笔，画兵马器械四十馀张。画毕，便一一扯碎。此应后文连营四十皆被烧毁也。又画一大人仰卧于地上，傍边一人掘土埋之，上写一大白字。此应后文白帝托孤之兆。遂稽首而去。先主不悦，谓群臣曰：“此狂叟也，不足为信。”即以火焚之，为后文火焚之兆。便摧军前进。

张苞入奏曰：“吴班军马已至，小臣乞为先锋。”先主壮其志，即取先锋印赐张苞。苞方欲挂印，又一少年将奋然出曰：“留下印与我！”视之，乃关兴也。二人争印，与许褚、徐晃争袍，遥相映射。苞曰：“我已奉诏矣。”兴曰：“汝有何能，敢当此任？”苞曰：“我自幼习学武艺，箭无虚发。”先主曰：“朕正欲观贤侄武艺，以定优劣。”苞令军士于百步之外，立一面旗，旗上画一红心。旗上画红心，是权时从吉。苞拈弓取箭，连射三箭，皆中红心。写张苞。众皆称善。傍写众人。关兴挽弓在手曰：“射中红心，何足为奇？”正言间，忽值头上一行雁过，兴指曰：“吾射这飞雁第三只。”一箭射去，那只雁应弦而落。写关兴。○雁行可比兄弟，不独失却第三，先失却第二矣。文武官僚齐声喝采。又写众人。苞大怒，飞身上马，手挺父所使丈八点钢矛，大叫曰：“你敢与我比试武艺否？”兴亦上马，绰家传大砍刀，纵马而出曰：“偏你能使矛，吾岂不能使刀！”曹操铜雀台前，是一红一绿相争，此处却是两白相争，又自不同。二将方欲交锋，先主喝曰：“二子休得无礼！”兴、苞二人慌忙下马，各弃兵器，拜伏请罪。作者欲写二小将英雄，故借争印稍加点染，今既显过本事，便当如此收科。先主曰：“朕自涿郡与卿等之父结异姓之交，亲如骨肉；今汝二人亦是昆仲之分，正当同心协力，共报父仇。奈何自相争竞，失其大义！父丧未远而犹如此，况日后乎？”近日之丧中计利，兄弟相争者，当愧死矣。二人再拜伏罪。先主问曰：“卿二人谁年长？”苞曰：“臣长关兴一岁。”先主即命兴拜苞为

兄。二人就帐前执箭为誓，永相救护。桃园之后，又是一番小结义。先主下诏，使吴班为先锋；令张苞、关兴护驾，水陆并进，船骑双行，浩浩荡荡，杀奔吴国来。以上按下先主，以下再叙东吴。

却说范疆、张达将张飞首级投献吴侯，细告前事。孙权听罢，收了二人，乃谓百官曰：“今刘玄德即了帝位，统精兵七十馀万，御驾亲征，其势甚大，如之奈何？”百官尽皆失色，面面相觑。南人无用，为之一笑。诸葛瑾出曰：“某食君侯禄久矣，无可报效，愿舍残生，去见蜀主，以利害说之，使两国相和，共讨曹丕之罪。”诸葛瑾所见，到底与鲁肃相似。权大喜，即遣诸葛瑾为使，来说先主罢兵。正是：

两国相争通使命，
一言解难赖行人。

未知诸葛瑾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钧衡：比喻国家政务重任。

[2] 比如：比起。

[3] 方瞳：方形的瞳孔。古人以为长寿之相。

第八十二回

孙权降魏受九锡 先主征吴赏六军

魏王受九锡，吴侯亦受九锡。君子于魏之受，讥曹操之不臣；于吴之受，笑孙权之不君。何也？宁为鸡口，无为牛后，韩侯之所以自奋也。江东之地，岂其小于韩邦哉？且降魏而有益于吴，则亦已耳；无益于吴而徒受屈膝之耻，可足叹矣！

操之九锡，操自加之者也；权之九锡，非孙权自加之，而待魏加之者也。自加之与待人加，则有间矣。操之九锡，天子所不敢不与者也；权之九锡，魏欲加之而权所不敢不受者也。人所不敢不与，与己所不敢不受，则又有间矣。且受汉之九锡则足荣，受魏之九锡则足耻。为篡汉而受汉之九锡则为强，为降魏而受魏之九锡则为弱。吾甚为孙权惜之。

孙权前后如二人。前之拔剑砍案，何其壮也；后之俯首称臣，何其惫也。所以然者，失在争荆州而开隙于刘耳。其始也结刘为援，则以周郎五万人，足以西向而遏曹操百万之师。其既也与刘为仇，则以江东八十一州，乃至北面而受曹丕孺子之命。君子于此，叹与国之不可绝，而辅车相依之势为不可离云。

赵咨之对曹丕，有二语为最妙：其以“获于禁而不害为仁”，所以暴彼之短；其以“屈于陛下为略”，所以抑彼之骄。夫七军覆，庞德死，非魏之见辱于关公者乎？使非东吴，则于禁不得生还矣。是言蜀之凌魏，而吴之大有造于魏也。至于稽首称臣，不曰是诚服，不曰是有礼，不曰是识时务，而乃曰略者，明言降魏非其本心，不过一时权宜之计，而吴终不为魏下也。词令之妙至于如此，真不愧行人之选哉！

为国者之学，不比书生寻章摘句，旨哉斯言乎！石勒未尝识字，闻酈生劝立六国后，以为此法当失；及闻张良止之，乃曰赖有此耳。是其能读《汉书》者也。宋理宗好探究理学，而史弥远以小人见用，真德秀、魏了翁以君子见斥，则虽终日读性理，却是不曾读得。

孙策不疑太史慈，孙权不疑诸葛瑾，其事同乎？曰：不同。策当兵势方盛之时，其信慈为易；权当国势可忧之日，其信瑾为难也。庞德不

以兄之在蜀而背魏，诸葛瑾不以弟之在蜀而背吴，其事同乎？曰：不同。德事马超而不终，则德之义为非义；瑾事孙权而无贰，则瑾之忠乃真忠也。且瑾在昔日，以瑾之不往，信亮之不留；权在今日，即以其信亮之不留者，信瑾之不往。君臣之相信，殆于兄弟之相信决之耳。

还我汝阳，归我叛人，此鲁之所以与齐盟也。而还荆州不许，还降将不许，则先主之于吴，毋乃已甚乎？晋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则朝以死，此秦之所以归晋侯也。而送还孙夫人亦不许，则先主之于吴，又毋乃太甚乎？然使仇自此而遂解，兵自此而遂回，则不成其为刘玄德矣。今人称结义必称桃园，玄德之为玄德，索性做兄弟朋友中立极之一人，可以愧后世之朋友寒盟、兄弟解体者。

却说章武元年秋八月，先主起大军至夔关，驾屯白帝城。白帝城三字先于此处一逗。前队军马已出川口。近臣奏曰：“吴使诸葛瑾至。”先主传旨，教休放入。黄权奏曰：“瑾弟在蜀为相，必有事而来，陛下何故绝之？当召入，看他言语，可从则从；如不可，则就借彼口说与孙权，令知问罪有名也。”先主从之，召瑾入城。瑾拜伏于地。不似前番待鲁肃之礼。先主问曰：“子瑜远来，有何事故？”瑾曰：“臣弟久事陛下，臣故不避斧钺，特来奏荆州之事：先将孔明说起，要他看军师之面纳其所言。前者关公在荆州时，吴侯数次求亲，关公不允。此二句隐然责备关公，反推在关公身上。后关公取襄阳，曹操屡次致书吴侯，使袭荆州，又推在曹操身上。吴侯本不肯许。因吕蒙与关公不睦，故擅自兴兵，误成大事。今吴侯悔之不及。此乃吕蒙之罪，非吴侯之过也。又推在吕蒙身上。今吕蒙已死，冤仇已息。孙夫人一向思归，关公死矣，曹操死矣，吕蒙死矣，俱在三个死人身上。却请出一个活夫人来，又要他看夫人之面纳其所言。今吴侯令臣为使，愿送归夫人，缚还降将，并将荆州仍旧交还，又恐一夫人不足以动之，又说还荆州，还降将以陪之。降将本是汉将，曰“还”是矣。若荆州向以为东吴所当有，而借与玄德者也，今亦曰“还”，则荆州亦本是汉地，不曾借矣。永结盟好，共灭曹丕，以正篡逆之罪。”末句归重伐魏。前是动之以情，此则动之以义。先主怒曰：“汝东吴害了朕弟，今日敢以巧言来说乎？”瑾曰：“臣请以轻重大小之事，与陛下论之。陛下乃汉朝皇叔，今汉帝已被曹丕篡夺，不思剿除；却为异姓之亲，而屈万乘之尊：是舍大义而就小义也。先论义之大小。中原乃海内之地，两都皆大汉创业之方，陛下不取而但争荆州，是弃重而取轻也。次论利之轻重。天下皆知陛下即位，必兴汉室，恢复山河；今陛下置魏不问，反欲伐吴，窃为陛下不取。”前还在两家情分上说，此又单就先主身上说。前所言是私，后所言是公。先主大怒曰：“杀吾弟之仇，不共戴天！欲朕罢兵，除死方休。早为后文讖兆。

不看丞相之面，先斩汝首。今且放汝回去，说与孙权，洗颈就戮！”诸葛瑾见先主不听，只得自回江南。

却说张昭见孙权曰：“诸葛子瑜知蜀兵势大，故假以讲和为辞，欲背吴入蜀，此去必不回矣。”有此一段议论，愈见孙权知人之明。权曰：“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盟；孤不负子瑜，子瑜亦不负孤。昔子瑜在柴桑时，孔明来吴，孤欲使子瑜留之。子瑜曰：‘弟已事玄德，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补四十四回中所未及。其言足贯神明，今日岂肯降蜀乎？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所得间也。”朋友不相信，而君臣之相信如此，为朋友者，可以愧矣。正言间，忽报诸葛瑾回。权曰：“孤言若何？”张昭满面羞惭而退。真正可羞。瑾见孙权，言先主不肯通和之意。权大惊曰：“若如此，则江南危矣！”阶下一人进曰：“某有一计，可解此危。”视之，乃中大夫赵咨也。权曰：“德度有何良策？”咨曰：“主公可作一表，某愿为使，往见魏帝曹丕，陈说利害，使袭汉中，则蜀兵自危矣。”先主不肯与吴共伐曹丕，其势必至于此。权曰：“此计最善。但卿此去，休失了东吴气象。”咨曰：“若有些小差失，即投江而死，安有面目见江南人物乎！”

权大喜，即写表称臣，恐孙权此时亦难见江南人物。令赵咨为使。星夜到了许都，先见太尉贾诩等并大小官僚。次日早朝，贾诩出班奏曰：“东吴遣中大夫赵咨上表。”曹丕笑曰：“此欲退蜀兵故也。”有急来求，早已猜着。即令召入。咨拜伏于丹墀。丕览表毕，遂问咨曰：“吴侯乃何如主也？”咨曰：“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自夸其君。丕笑曰：“卿褒奖毋乃太甚？”咨曰：“臣非过誉也。吴侯纳鲁肃于凡品^[1]，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阵^[2]，是其明也；带言鲁肃、吕蒙。自夸其君，又自夸其臣。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是以己之长，形彼之短。为人所获，难乎为臣；臣为人获，难乎为君。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江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略者，权谋之谓也。即将现前事解“略”字，甚妙。以此论之，岂不为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乎？”丕又问曰：“吴主颇知学乎？”咨曰：“吴主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少有馀闲，博览书传，历观史籍，采其大旨，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帝王之学，与书生不同。若寻章摘句，即霸王亦不为也。丕曰：“朕欲伐吴可乎？”咨曰：“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御备之策。”不失东吴气象。丕曰：“吴畏魏乎？”咨曰：“带甲百万，江汉为池^[3]，何畏之有？”不失东吴气象。丕曰：“东吴如大夫者几人？”咨曰：“聪明特达者，八九十人；如臣之辈，车载斗量，不可胜数。”前表鲁肃、吕蒙是借君夸臣，此却单就臣说。丕叹曰：“使于四方，不辱君

命，卿可以当之矣。”于是即降诏，命太常卿邢贞赍册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与前曹操加九锡，相反而相对。赵咨谢恩出城。大夫刘晔谏曰：“今孙权惧蜀兵之势，故来请降。以臣愚见，蜀吴交兵，乃天亡之也。今若遣上将，提数万之兵，渡江袭之，蜀攻其外，魏攻其内，吴国之亡，不出旬日。吴亡则蜀孤矣。陛下何不早图之？”刘晔劝攻吴，非所以助蜀，正所以图蜀，可见二国之不宜相恶也。丕曰：“孙权既以礼服朕，朕若攻之，是沮天下欲降者之心，不若纳之为是。”刘晔又曰：“孙权虽有雄才，乃残汉骠骑将军南昌侯之职。官轻则势微，尚有畏中原之心；若加以王位，则去陛下一阶矣。今陛下信其诈降，崇其位号以封殖之，是与虎添翼也。”此则书生之见耳。魏即不封吴，吴岂不能自王哉？魏之帝可僭，吴之王何不可僭？丕曰：“不然。朕不助吴，亦不助蜀。待看吴蜀交兵，若灭一国，止存一国，那时除之，有何难哉？刘晔是踏沉船，曹丕是看冷铺。朕意已决，卿勿复言。”遂命太常卿邢贞同赵咨捧报册锡，径至东吴。

却说孙权聚集百官，商议御蜀兵之策。忽报：“魏帝封主公为王，礼当速接。”顾雍谏曰：“主公宜自称上将军九州伯之位，不当受魏帝封爵。”盖以自称则虽伯犹荣，受封则虽王亦辱耳。权曰：“当日沛公受项羽之封，盖因时也，何故却之？”亦解嘲语。遂率百官出城迎接。孙权出丑。邢贞自恃上国天使，入门不下车。张昭大怒，厉声曰：“礼无不敬，法无不肃，而君敢自尊大，岂以江南无方寸之刃耶？”与秦宓之叱简雍仿佛相似。○子布此时颇有胆气。邢贞慌忙下车，与孙权相见，赵咨足以服魏君，张昭足以服魏臣。并车入城。忽车后一人放声哭曰：“吾等不能奋身舍命，为主并魏吞蜀，乃令主公受人封爵，不亦辱乎！”众视之，乃徐盛也。赵咨之后有张昭，不谓张昭之后又有徐盛。邢贞闻之，叹曰：“江东将相如此，终非久在人下者也。”

却说孙权受了封爵，众文武官僚拜贺已毕，命收拾美玉明珠等物，遣人赍进谢恩。孙权丑极。早有细作报说：“蜀主引本国大兵，及蛮王沙摩柯番兵数万，又有洞溪汉将杜路、刘宁二枝兵，水陆并进，声势震天。水陆军已出巫口，旱路军已到秭归。”时孙权虽登王位，奈魏主不肯接应，王位、九锡岂足以弹压蜀兵乎？一笑。乃问文武曰：“蜀兵势大，当复如何？”众皆默然。权叹曰：“周郎之后有鲁肃，鲁肃之后有吕蒙。今吕蒙已亡，无人与孤分忧也。”此是激将之言。言未毕，忽班部中一少年将奋然而出，伏地奏曰：“臣虽年幼，颇习兵书。愿乞数万之兵，以破蜀兵。”权视之，乃孙桓也。桓字叔武，其父名河，本姓俞氏，与刘封本姓寇正复相似。孙策爱之，赐姓孙，因此亦系吴王宗族。

河生四子，桓居其长，弓马熟娴，常从吴王征讨，累立奇功，官授武卫都尉，时年二十五岁。百忙中补叙孙桓来历。权曰：“汝有何策胜之？”桓曰：“臣有大将二员，一名李异，一名谢旌，俱有万夫不当之勇。乞数万之众，往擒刘备。”不过恃二勇夫，便不是良策。权曰：“侄虽英勇，争奈年幼，必得一人相助方可。”虎威将军朱然出曰：“臣愿与小将军同擒刘备。”权许之，遂点水陆军五万；封孙桓为左都督，朱然为右都督，与前遣周瑜、程普为左右遥相对照。即日起兵。哨马探得蜀兵已至宜都下寨。孙桓引二万五千军马屯于宜都界口，前后分作三营，以拒蜀兵。

却说蜀将吴班领先锋之印，自出川以来，所到之处，望风而降，兵不血刃，直到宜都，探知孙桓在彼下寨，飞奏先主。时先主已到秭归，闻奏怒曰：“量此小儿，安敢与朕抗耶！”少年有可轻有不可轻。此处以少年轻孙桓则可，后文以少年轻陆逊则不可。关兴奏曰：“既孙权令此子为将，不劳陛下遣大将，臣愿往擒之。”以少年敌少年。先主曰：“朕正欲观汝壮气。”即命关兴前往。兴拜辞欲行，张苞出曰：“既关兴前去讨贼，臣愿同行。”以两少年敌一少年。先主曰：“二侄同行甚妙。但须谨慎，不可造次。”二人拜辞先主，会合先锋，一同进兵，列成阵势。

孙桓听知蜀兵大至，合寨多起。两阵对圆，桓领李异、谢旌立马于门旗之下，见蜀营中拥出二员大将，皆银盔银铠，白马白旗：上首张苞，挺丈八点钢矛；下首关兴，横着大砍刀。再就吴将眼中写出二小将声势。苞大骂曰：“孙桓竖子，死在临时，尚敢抗拒天兵乎！”桓亦骂曰：“汝父已作无头之鬼，今汝又来讨死，好生不智！”张苞大怒，挺枪直取孙桓。此处独写张苞出头，未写关兴。桓背后谢旌骤马来迎。两将战有三十余合，旌败走，苞乘胜赶来。李异见谢旌败了，慌忙拍马轮蘸金斧，接战张苞。与战二十余合，不分胜负。写张苞连战二将，又未写关兴。吴军中裨将谭雄见张苞英勇，李异不能胜，却放一冷箭，正射中张苞所骑之马。那马负痛，奔回本阵，未到门旗边，扑地便倒，将张苞掀在地上。李异急向前，轮起大斧，望张苞脑袋便砍。故作惊人之笔。忽一道红光闪处，李异头早落地。读至此，疑有神助。及阅下文，方知是人不是鬼。原来关兴见张苞马回，正待接应；忽见张苞马倒，李异赶来，兴大喝一声，劈李异于马下，此处关兴突然而出，却先见斩将，后见其人，笔法奇甚。救了张苞。乘势掩杀，孙桓大败。各自鸣金收军。

次日，孙桓又引军来。张苞、关兴齐出。关兴立马于阵前，单搦孙桓交锋。此写关兴。桓大怒，拍马轮刀，与关兴战三十余合，气力不

加，大败回阵。二小将追杀入营，吴班引着张南、冯习驱兵掩杀。张苞奋勇当先，杀入吴军，正遇谢旌，被苞一矛刺死。此写张苞。吴军四散奔走。蜀将得胜收兵，只不见了关兴。忽然突出，又忽然不见，写得关兴奇妙。张苞大惊曰：“安国有失，吾不独生。”此又写张苞。言讫，绰枪上马，寻不数里，只见关兴左手提刀，右手活挟一将。此又写关兴。苞问曰：“此是何人？”兴笑答曰：“吾在乱军中，正遇仇人，故生擒来。”苞视之，乃昨日放冷箭的谭雄也。苞大喜，同回本营，斩首沥血，祭了死马。做了豪杰的马，即死也不辱了。遂写表，差人赴先主处报捷。孙桓折了李异、谢旌、谭雄等许多将士，力穷势孤，不能抵敌，即差人回吴求救。蜀将张南、冯习谓吴班曰：“目今吴兵势败，正好乘虚劫寨。”班曰：“孙桓虽然折了许多将士，朱然水军现今结营江上，未曾损折。朱然一军不见厮杀，在吴班口中补叙出来。今日若去劫寨，倘水军上岸断我归路，如之奈何？”南曰：“此事至易，可教关、张二将军各引五千军，伏于山谷中。如朱然来救，左右两军齐出夹攻，必然取胜。”南亦能军。班曰：“不如先使小卒诈作降兵，却将劫寨事告与朱然。然见火起，必来救应。却令伏兵击之，则大事济矣。”前写过兴、苞，此又写吴班三将。冯习等大喜，遂依计而行。

却说朱然听知孙桓损兵折将，正欲来救。忽伏路军引几个小卒上船投降。然问之，小卒曰：“我等是冯习帐中士卒，因赏罚不明，特来投降，就报机密。”然曰：“所报何事？”小卒曰：“今晚冯习乘虚要劫孙将军营寨，约定举火为号。”朱然听毕，即使人报知孙桓，报事人行至半途，被关兴杀了。假报了朱然，真报偏不许报孙桓。朱然一面商议，欲引兵来救应孙桓。部将崔禹曰：“小卒之言，未可深信。倘有疏虞，水陆二军尽皆休矣。将军只宜稳守水寨，某愿替将军一行。”是朱然替死鬼。然从之，遂令崔禹引一万军前去。是夜冯习、张南、吴班分兵三路，直杀入孙桓寨中。四面火起，吴兵大乱，寻路奔走。

且说崔禹正行之间，忽见起火，急催兵前进。刚才转过山来，忽山谷中鼓声大震：左边关兴，右边张苞，两路夹攻。崔禹大惊，方欲奔走，正遇张苞，交马只一合，被苞生擒而回。关兴杀一人擒一人，张苞亦杀一人擒一人，二人功勋正是相对。○关兴擒谭雄用虚写，张苞擒崔禹用实写。又自不同。朱然听知危急，将船往下水退五六十里去了。此写吴兵水路。孙桓引败军逃走，问部将曰：“前去何处城坚粮广？”部将曰：“此去正北，彝陵城可以屯兵。”桓引败军急望彝陵而走。此写吴兵陆路。方进得城，吴班等追至，将城四面围定。关兴、张苞等解崔禹到秭归来。先主大喜，传旨就将崔禹斩却，大赏三军。自此威风震动，江

南诸将，无不胆寒。

却说孙桓令人求救于吴王。吴王大惊，即召文武商议曰：“今孙桓受困于彝陵，朱然大败于江中，蜀兵势大，如之奈何？”张昭奏曰：“今诸将虽多物故^[4]，然尚有十余人，何虑于刘备？可命韩当为正将，周泰为副将，潘璋为先锋，凌统为合后，甘宁为救应，起兵十万拒之。”权依所奏，即命诸将速行。此时甘宁已患痢疾，带病从征。为后文死于江边伏线。

却说先主从巫峡建平起，直接彝陵界分，七十馀里，连结四十馀寨。见关兴、张苞屡立大功，叹曰：“昔日从朕诸将皆老迈无用矣。复有二侄如此英雄，朕何虑孙权乎？”重少轻老，则失之黄忠；重老轻小，则失之陆逊。正言间，忽报韩当、周泰领兵来到。先主方欲遣将迎敌，近臣奏曰：“老将黄忠引五六人，投东吴去了。”先主笑曰：“黄汉升非反叛之人也。因朕失口误言老者无用，彼必不服老，故奋力去相持矣。”先主之信汉升，与孙权之信子瑜，前后恰好相对。即召关兴、张苞曰：“黄汉升此去，必然有失。贤侄休辞劳苦，可去相助。略有微功，便可令回，勿使有失。”二小将拜辞先主，引本部军来助黄忠。正是：

老臣素有忠君志，
年少能成报国功。

未知黄忠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凡品：世间常人。

[2] 行阵：行伍。指军队。

[3] 池：护城河。

[4] 物故：死亡。

第八十三回

战猊亭先主得仇人 守江口书生拜大将

关公显圣，不一而足，前文既追吕蒙，此回又擒潘璋。或疑为演义妆点，未必其事之果然，而不知无庸疑也。即公之不没于今日，可以信其不没于当年。以为有关公，何处是关公？以为无关公，何处非关公？岂必拜像瞻图，见赤面长髯者而后谓之关公哉！“是气所磅礴，凜烈万古存。”殆无日不有一关公在天地，无日不有一关公在人心耳。

潘璋之死，妙在关公显圣；糜芳、傅士仁、马忠之死，又妙在不必关公显圣。若必待关公显圣而后获之，则不胜其显圣矣。且孙权、陆逊亦当显圣以杀之，连营七百里之失，亦当显圣以告之，而全蜀之师可不动，先主之兵可不败，鱼腹浦之八阵图可不设矣。《三国志》本以纪人事，岂尽如《西游记》仗孙行者之神通，赖南海观音之相救乎？虽然，糜芳之欲降，马忠之被刺，关公之灵实式凭焉，则亦谓之关公之显圣可也。不宁惟是，即孙权之缚送范疆、张达，安知非翼德之灵实使其然，则亦谓之翼德显圣可也。

观先主之伐孙权，而知其必不赦糜芳也。不以孙夫人之尚在而宽孙权，岂肯以糜夫人之既死而赦糜芳乎？又观先主之杀糜芳，而知其必不释东吴也。不以殉难而亡之糜夫人而赦其弟兄，肯以不告而归之孙夫人而恕其兄乎？凡人妻子之情，每足夺其兄弟之情；而爱兄弟之情，每不如其爱妻子之情。观于先主亦可以风矣。

书生而有大将之才，不得以书生目之。亦惟书生而有大将之才，则正以其书生而取之。先轸悦礼乐而敦诗书，晋之名将，一书生也；张巡读书过目不忘，唐之名将，一书生也；岳飞歌雅投壶，孟珙扫地焚香，宋之名将，一书生也。每怪今人以书生相诟詈，见其人之文而无用者，辄笑之为书生气。试观陆逊之为书生，奈何轻量书生哉？

从来未有不忍辱而能负重者：韩信非为胯下之夫，则不能成兴汉之烈；张良非进圯桥之履，则不能成报韩之功。又未有不能负重而能忍辱者：子胥惟怀破楚之略，故能乞食于丹阳；范蠡惟怀沼吴之谋，故甘受

屈于石室。古今大有为之人，一生力奋，只在“负重”二字；一生学问，只在“忍辱”二字。熟读一卷《老子》，便当得一卷《阴符经》。

爱老而不爱少者，不可以用才；爱少而不爱老者，亦不可以用才。孔明之用黄忠，非以其老而用之也，直以为是请缨之终军、破浪之宗悫、三表五饵之贾谊而用之也。阚泽之荐陆逊，非以其少而荐之也，直以为是皓首之子牙、白发之充国、耆英之文彦博而荐之也。总之，人而才，则老亦可，少亦可；人而不才，则老亦不可，少亦不可。但当论其才与不才，不当论其少与不少云。

周郎之战赤壁，庞统与有力焉；吕蒙之袭荆州，陆逊亦与有力焉。乃鲁肃荐统，而孙权不听；阚泽荐逊，而孙权听之。岂信鲁肃不如其信阚泽哉？亦前后之势有不同耳。一当赤壁大胜之后，故气骄而言难入；一当猇亭新败之日，故心小而谋易从也。

却说章武二年春正月，正月叙起，时序分明。武威后将军黄忠随先主伐吴，忽闻先主言老将无用，即提刀上马，引亲随五六人，径到彝陵营中。此老倔强犹昔。吴班与张南、冯习接入，问曰：“老将军此来，有何事故？”忠曰：“吾自长沙跟天子到今，多负勤劳。今虽七旬有馀，尚食肉十斤，臂开二石之弓，能乘千里之马，未足为老。昨日主上言吾等老迈无用，故来此与东吴交锋，看吾斩将，老也不老！”黄忠不服老，陆逊不服少，正与后文相对。正言间，忽报吴兵前部已到，哨马临营。忠奋然而起，出帐上马。冯习等劝曰：“老将军且休轻进。”忠不听，纵马而去。吴班令冯习引兵助战。忠在吴军阵前，勒马横刀，单搦先锋潘璋交战。意在待仇人。璋引部将史迹出马。迹欺忠年老，挺枪出战，斗不三合，被忠一刀斩于马下。潘璋大怒，挥关公使的青龙刀，为前孙权赐刀照应，为后关兴得刀伏笔。来战黄忠。交马数合，不分胜负。忠奋力恶战，璋料敌不过，拨马便走。忠乘势追杀，全胜而回。第一日黄忠不老。路逢关兴、张苞，兴曰：“我等奉圣旨来助老将军。既已立了功，速请回营。”忠不听。

次日，潘璋又来搦战，黄忠奋然上马。兴、苞二人要助战，忠不从；吴班要助战，忠亦不从。譬之善奕棋者，有人从旁帮之，虽赢不喜。只自引五千军出迎。战不数合，璋拖刀便走。忠纵马追之，厉声大叫曰：“贼将休走，吾今为关公报仇！”第二日黄忠又不老。追至三十馀里，四面喊声大震，伏兵齐出：右边周泰，左边韩当，前有潘璋，后有凌统，把黄忠困在垓心。忽然狂风大起，忠急退时，山坡上马忠引一军出，一箭射中黄忠肩窝，险些儿落马。中箭后偏不能落马，亦是他不老处。吴兵见忠中箭，一齐来攻。读者至此为黄忠着急。忽后面喊声大

起，两路军杀来，吴兵溃散，救出黄忠，乃关兴、张苞也。来得突兀，写得声势。二小将保送黄忠，径到御前营中。忠年老血衰，箭疮痛裂，病甚沉重。先主御驾自来看视，抚其背曰：“令老将军中伤^[1]，朕之过也。”忠曰：“臣乃一武夫耳，幸遇陛下。臣今年七十有五，寿亦足矣。望陛下善保龙体，以图中原。”不以江东为重，而以中原为重，与赵云一样见识。言讫，不省人事，是夜殁于御营。后人诗叹曰：

老将说黄忠，收国立大功。
重披金锁甲，双挽铁胎弓。
胆气惊河北，威名镇蜀中。
临亡头似雪，犹自显英雄。

先主见黄忠气绝，哀伤不已，敕具棺槨，葬于成都。先主叹曰：“五虎大将已亡三人，朕尚不能复仇，深可痛哉！”又因黄忠并念关、张，毕竟黄忠是客，关、张是主。乃引御林军直至猊亭，大会诸将，分军八路，水陆俱进。水路令黄权领兵，先主自率大军于旱路进发。时章武二年二月中旬也。自正月序至二月，时序分开，正为下文夏月烧营伏笔。

韩当、周泰听知先主御驾来征，引兵出迎。孙权屡次自临阵前，独至此时不敢出面，可谓怯矣。两阵对圆，韩当、周泰出马。只见蜀营门旗开处，先主自出，黄罗销金伞盖，左右白旄，黄钺，金银旌节前后围绕。自为帝之后，须此一番渲染，与受魏九锡者不同。当大叫曰：“陛下今为蜀主，何自轻出？倘有疏虞，悔之何及！”先主遥指骂曰：“汝等吴狗，伤朕手足，誓不与立于天地之间！”当回顾众将曰：“谁敢冲突蜀兵？”部将夏恂挺枪出马。先主背后，张苞挺丈八矛纵马而出，大喝一声，直取夏恂。恂见苞声若巨雷，心中惊惧，恰待要走，周泰弟周平见恂抵敌不住，挥刀纵马而来。关兴见了，跃马提刀来迎。张苞大喝一声，一矛刺中夏恂，倒撞下马。周平大惊，措手不及，被关兴一刀斩了。此处双写二将。二小将便取韩当、周泰。韩、周二入，慌退入阵。先主视之，叹曰：“虎父无犬子也！”先主处处念着兄弟，又与关公虎子、犬女语遥遥相对。用御鞭一指，蜀兵一齐掩杀过去。吴兵大败。那八路兵势如泉涌，杀的那吴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却说甘宁正在船中养病，听知蜀兵大至，火急上马，正遇一彪蛮兵：人皆被发跣足，皆使弓弩长枪，搪牌刀斧。为首乃是番王沙摩柯，生得面如赭血^[2]，碧眼突出，使一个铁蒺藜骨朵^[3]，腰带两张弓，威风抖擞。写得番王可畏，早为南蛮孟获伏笔。甘宁见其势大，不敢交锋，

拨马而走，被沙摩柯一箭射中头颅，宁带箭而走。甘宁病中中箭，犹能带箭而走。黄忠虽老不老，甘宁虽病不病，两人虽死不死矣。到于富池口，坐于大树之下而死。树上群鸦数百，围绕其尸。吴王闻之，哀痛不已，具礼厚葬，立庙祭祀。至今富池口有甘兴霸庙，往来客商祭祀，有神鸦送客一程。后人诗叹曰：

吴郡甘兴霸，长江锦幔舟。
酬君重知己，报友化仇雠^[4]。
劫寨将轻骑，驱兵饮巨瓿。
神鸦能显圣，香火永千秋。

却说先主乘势追杀，遂得猊亭。吴兵四散逃走。先主收兵，只不见关兴。第二次又不见关兴，写得出没不测。先主慌令张苞等四面跟寻。原来关兴杀入吴阵，正遇仇人潘璋，骤马追之。璋大惊，奔入山谷内，不知所往。兴寻思只在山里，往来寻觅不见。看看天晚，迷迹失路，幸得星月有光，正与二月中旬相应，用笔闲警。追至山僻之间，时已二更。到一庄上，下马叩门。一老者出问：“何人？”兴曰：“吾是战将，迷路到此，求一饭充饥。”老人引入。兴见堂内点着明烛，中堂绘画关公神像。当年便已如此，何况今日？兴大哭而拜。老人问曰：“将军何故哭拜？”兴曰：“此吾父也。”老人闻言，即便下拜。兴曰：“何故供着吾父？”老人答曰：“此间皆是尊神地方。在生之日，家家侍奉，何况今日为神乎？近来造生祠者，生则祠之，没则已焉，与关公大不相同矣。老夫只望蜀兵早早报仇。今将军到此，百姓有福矣。”遂置酒食待之，卸鞍喂马。三更已后，忽门外又一人击户。老人出而问之，乃吴将潘璋亦来投宿。狭路相逢，天道之巧，往往如此，可不畏哉！恰次草堂，关兴见了，按剑大喝曰：“反贼休走！”璋回身便出，忽门外一人，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飘三缕美髯，绿袍金铠，按剑而入。潘璋门外所见，与老人堂中所供，有两关公乎？曰是一，不是二。璋见是关公显圣，大叫一声，神魂惊散；欲待转身，早被关兴手起剑落，斩于地上，取心沥血，就关公神像前祭祀。非关兴杀之，而关公杀之也。兴得了父亲的青龙偃月刀，大刀亦“大刀环”矣。却将潘璋首级掣于马项之下^[5]，辞了老人，就骑了潘璋的马，望本营而来。老人自将潘璋之尸，拖出烧化。细甚。

且说关兴行无数里，忽听得人言马嘶，一彪军来到。为首一将，乃潘璋部将马忠也。又恰好遇着仇人。忠见兴杀了主将潘璋，将首级掣于马项之下，青龙刀又被兴得了，勃然大怒，纵马来取关兴。兴见马忠是

害父仇人，气冲牛斗，举青龙刀，望忠便砍。忠部下三百军，并力上前，一声喊起，将关兴围在垓心。兴力孤势危。读者至此，又必谓关公此时显圣杀马忠矣。忽见西北上一彪军杀来，乃是张苞。马忠见救兵到来，慌忙引军自退。关兴、张苞一处赶来。赶不数里，前面糜芳、傅士仁引兵来会马忠。两军相合，混战一处。苞、兴二人兵少，慌忙撤退。此时马忠即死，糜芳、傅士仁一并就擒，岂不甚快？然事如此，便不曲；文如此，便不奇。回至猇亭，来见先主，献上首级，具言此事。先主惊异，赏犒三军。

却说马忠回见韩当、周泰，收聚败军，各分头守把。军士中伤者不计其数。马忠引傅士仁、糜芳于江渚屯札。当夜三更，军士皆哭声不止。既写老人，又写众军，想见关公旧德不泯。糜芳暗听之。有一伙军言曰：“我等皆是荆州之兵，被吕蒙诡计送了主公性命。今刘皇叔御驾亲征，东吴早晚休矣。所恨者，糜芳、傅士仁也。我等何不杀此二贼，去蜀营投降，功劳不小。”又一伙军言曰：“不要性急，等个空儿便就下手。”听得历历分明，声声仔细，与蒋干听周瑜、先主听徐庶，更是不同。糜芳听毕大惊，遂与傅士仁商议曰：“军心变动，我二人性命难保。今蜀主所恨者马忠耳，何不杀了他，将首级去献蜀主？此时不消关公显圣，却假手于糜芳，乃见天道之巧。告称我等不得已而降吴，今知御驾前来，特地诣营请罪。”仁曰：“不可，去必有祸。”芳曰：“蜀主宽仁厚德，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彼但念我国母之情，必不肯加害。”有此数语，愈见下文先主之笃于兄弟也。二人计较已定，先备了马，三更时分，入帐刺杀马忠，将首级割了，二人带数十骑，径投猇亭而来。糜、傅之杀马忠，与范、张之刺张飞，相类而相反。

伏路军人先引见张南、冯习，具说其事。次日，到御营中来见先主，献上马忠首级，哭告于前曰：“臣等实无反心，被吕蒙诡计称言关公已亡，赚开城门，臣等不得已而降。今闻圣驾前来，特杀此贼以雪陛下之恨，伏乞陛下恕臣等之罪。”糜芳之重投先主，与刘封之不降曹操，又相类而相反。先主大怒曰：“朕自离成都许多时，你两个如何不来请罪？今日势危，故来巧言，欲全性命。朕若饶你，至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见关公乎？”更不思九泉之下有糜夫人。言讫，令关兴在御营中设关公灵位。先主亲捧马忠首级，诣前祭祀。一个死三牲。又令关兴将糜芳、傅士仁剥去衣服，跪于灵前，亲自用刀刖之，以祭关公。两个活三牲。忽张苞上帐，哭拜于前曰：“二伯父仇人皆已诛戮，臣父冤仇何日可报？”接筭甚紧。先主曰：“贤侄勿忧，朕当削平江南，杀尽吴狗，务擒二贼，与汝亲自醢之^[6]，以祭汝父。”范疆、张达在吴，而先主伐

吴，不独为关公报仇，亦为翼德报仇耳。苞泣谢而退。

此时先主威声大振，江南之人尽皆胆裂，日夜号哭。韩当、周泰大惊，急奏吴王，具言糜芳、傅士仁杀了马忠，去归蜀帝，亦被蜀帝杀了。孙权心怯，遂聚文武商议。步骘奏曰：“蜀主所恨者，乃吕蒙、潘璋、马忠、糜芳、傅士仁也。今此数人皆亡，独有范疆、张达二人见在东吴。何不擒此二人，并张飞首级，遣使送还，步骘为此语，却是翼德有灵。交与荆州，送归夫人，上表求和，再会前情，共图灭魏，则蜀兵自退矣。”诸葛瑾已曾与先主言之矣。权从其言，遂具沉香木匣，盛贮飞首；绑缚范疆、张达，囚于槛车之内，马忠是送死的，范、张是送活的。一是私送，一是公送。令程秉为使，赍国书望猊亭而来。

却说先主欲发兵前进，忽近臣奏曰：“东吴遣使送张车骑之首，并囚范疆、张达二贼至。”先主两手加额曰：“此天之所赐，亦由三弟之灵也。”即令张苞设飞灵位。先主见张飞首级在匣中面不改色，与曹操在木匣中见关公正是相对。放声大哭。张苞自仗利刀，将范疆、张达万剐凌迟，祭父之灵。亦是一副活三牲。祭毕，先主怒气不息，定要灭吴。马良奏曰：“仇人尽戮，其恨可雪矣。吴大夫程秉到此，欲还荆州，送回夫人，永结盟好，共图灭魏，伏候圣旨。”先主怒曰：“朕切齿仇人乃孙权也。今若与之连和，是负二弟当日之盟矣。今先灭吴，次灭魏。”不肯得风便转，却是不识时务。便欲斩来使，以绝吴情，多官苦告方免。

程秉抱头鼠窜，回奏吴主曰：“蜀不从讲和，誓欲先灭东吴，然后伐魏，众皆苦谏不听，如之奈何？”权大惊，举止莫措。阚泽出班奏曰：“现有擎天之柱，如何不用耶？”只因先主不见机，就引出这个人来。权急问何人，泽曰：“昔日东吴大事，全任周郎；后鲁子敬代之；子敬亡后，决于吕子明。今子明虽丧，见有陆伯言在荆州。此人名虽儒生，实有雄才大略。儒生诚不可小视。以臣论之，不在周郎之下。以今论之，当在周郎之上。前破关公，其谋皆出于伯言。补照七十五回中事。主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如或有失，臣愿与同罪。”权曰：“非德润之言，孤几误大事。”张昭曰：“陆逊乃一书生耳，非刘备敌手，恐不可用。”张昭不知诸葛瑾，安能知陆逊？顾雍亦曰：“陆逊年幼望轻，恐诸公不服。若不服，则生祸乱，必误大事。”昭以书生轻之，雍又以年幼轻之。步骘亦曰：“逊才堪治郡耳，若托以大事，非其宜也。”雍嫌其望轻，骘又嫌其才短。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阚泽大呼曰：“若不用陆伯言，则东吴休矣！臣愿以全家保之！”前止以一身保，此又以

全家保。如此荐人，荐得着人。权曰：“孤亦素知陆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决，卿等勿言。”前不听鲁肃而用庞统，今独听阚泽而用陆逊，可谓昔非今是。于是命召陆逊。

逊本名陆议，后改名逊，字伯言，乃吴郡吴人也；汉城门校尉陆纡之孙，九江都尉陆骏之子。身長八尺，面如美玉。官领镇西将军。百忙中补叙陆逊生平。当下奉召而至，参拜毕，权曰：“今蜀兵临境，孤特命卿总督军马，以破刘备。”逊曰：“江东文武，皆大王故旧之臣；臣年幼无才，安能制之？”陆逊故意作难，便有邀求筑坛赐剑之意。权曰：“阚德润以全家保卿，孤亦素知卿才。今拜卿为大都督，卿勿推辞。”逊曰：“倘文武不服，何如？”权取所佩剑与之曰：“如有不听号令者，先斩后奏。”与前赐剑周瑜相似。逊曰：“荷蒙重托，敢不拜命。但乞大王于来日会聚众官，然后赐臣。”意在压服众人，故要众人面前受之。阚泽曰：“古之命将，必筑台会众，赐白旄黄钺、印绶兵符，然后威行令肃。今大王宜遵此礼，择日筑台，拜伯言为大都督，假节钺，则众人自无不服矣。”如萧何荐韩信故事。权从之，命人连夜筑坛完备，大会百官，请陆逊登坛，拜为大都督、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赐以宝剑印绶，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荆楚诸路军马。吴王嘱之曰：“阡以内孤主之^[7]，阡以外将军制之。”比周郎为都督时倍觉冠冕。

逊领命下坛，令徐盛、丁奉为护卫，即日出师；一面调诸路军马，水陆并进。文书到猊亭，韩当、周泰大惊曰：“主上如何以一书生总兵耶^[8]？”韩当、周泰乃孙坚旧将，周瑜尚是后辈，况陆逊乎？以今之世俗论之，当写眷晚生名帖者，安得不惊。比及逊至，众皆不服。韩信拜大将而一军皆惊，今众人之轻陆逊仿佛似之。逊升帐议事，众人勉强参贺。逊曰：“主上命吾为大将，督军破蜀。军有常法，公等各宜遵守。违者王法无亲，勿致后悔。”众皆默然。周泰曰：“目今安东将军孙桓，乃主上之侄，见困于彝陵城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请都督早施良策，救出孙桓，以安主上之心。”逊曰：“吾素知孙安东深得军心，必能坚守，又在陆逊口中带表孙桓。不必救之。待吾破蜀后，彼自出矣。”早已算定。众皆暗笑而退。韩当谓周泰曰：“今此孺子为将，东吴休矣！公见彼所行乎？”泰曰：“吾聊以言试之，早无一计，安能破蜀也？”前不服周郎只是程普一人，今不服陆逊却是韩、周二入。

次日，陆逊传下号令，教诸将各处关防，牢守隘口，不许轻敌。众皆笑其懦，不肯坚守。次日，陆逊升帐唤诸将曰：“吾钦承王命，总督诸军。昨已三令五申，令汝等各处坚守。俱不遵吾令，何也？”此时陆

逊为将，亦大难事。韩当曰：“吾自从孙将军平定江南，经数百战；其馀诸将，或从讨逆将军，或从当今大王，皆披坚执锐，出生入死之士。今主上命公为大都督，令退蜀兵，宜早定计，调拨军马，分头征进，以图大事。乃只令坚守勿战，岂欲待天自杀贼耶？吾非贪生怕死之人，奈何使吾等堕其锐气？”韩当以言触陆逊，与黄盖以言触周郎，一假一真，前后相映。于是帐下诸将皆应声而言曰：“韩将军之言是也。吾等情愿决一死战！”陆逊听毕，掣剑在手，厉声曰：“仆虽一介书生，今蒙主上托以重任者，以吾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负重故也。“忍辱负重”四字，后来成大事人无不出此。汝等只各守隘口，牢把险要，不许妄动，如违令者皆斩！”此所谓“始如处女，敌人闭户”者也。众皆愤愤而退。

却说先主自猇亭布列军马，直至川口，接连七百里，前后四十营寨，昼则旌旗蔽日，夜则火光耀天。与曹操赤壁一样声势。○此处“火光”二字，与后文火光相映射。忽细作报说：“东吴用陆逊为大都督，总制军马。逊令诸将各守险要不出。”先主问曰：“陆逊何如人也？”马良奏曰：“逊虽东吴一书生，然年幼多才，深有谋略，前袭荆州皆系此人之诡计。”又在马良口中照应七十五回中事。先主大怒曰：“竖子诡计，损朕二弟，今当擒之！”便传令进兵。马良谏曰：“陆逊之才，不亚周郎，未可轻敌。”马良与阚泽之见相同。先主曰：“朕用兵老矣，岂反不如一黄口孺子耶？”先主与张昭、周泰等之见相似。遂亲领前军，攻打诸处关津隘口。韩当见先主兵来，差人报知陆逊。逊恐韩当妄动，急飞马自来观看，正见韩当立马于山上；远望蜀兵，漫山遍野而来，军中隐隐有黄罗盖伞。韩当接着陆逊，并马而观。当指曰：“军中必有刘备，吾欲击之。”写韩当之猛。视彼驱之战而不战者，又复天渊。陆逊曰：“刘备举兵东下，连胜十馀阵，锐气正盛；今只乘高守险，不可轻出，出则不利。但以奖励将士，广布守御之策，以观其变。今彼驰骋于平原旷野之间，正自得志；我坚守不出，彼求战不得，必移屯于山林树木间。吾当以奇计胜之。”写后文伏笔。韩当口虽应诺，心中只是不服。先主使前队搦战，辱骂百端。逊令塞耳休听，不许出迎；亲自遍历诸关隘口，抚慰将士，皆令坚守。的是忍辱负重之人。

先主见吴军不出，心中焦躁。马良曰：“陆逊深有谋略。今陛下远来攻战，自春历夏，彼之不出，欲待我军之变也。愿陛下察之。”马良之智，亦不输于陆逊。先主曰：“彼有何谋？但怯敌耳。向者数败，今安敢再出？”先锋冯习奏曰：“即今天气炎热，军屯于赤火之中，谁知避赤火又遇赤火耶？日之火易耐，火之火难当。取水深为不便。”先主遂命各营皆移于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涧，待过夏到秋，并力进兵。冯习

遂奉旨，将诸寨皆移于林木阴密之处。马良奏曰：“我军若动，倘吴兵骤至，如之奈何？”不言移营之不可，而但言移营之难，犹是第二着。先主曰：“朕令吴班引万余弱兵，近吴寨平地屯住；朕亲选八千精兵，伏于山谷之中。若陆逊知朕移营，必乘势来击。却令吴班诈败，逊若追来，朕引兵突出，断其归路，小子可擒矣。”若不遇陆逊，则此计未尝不妙。文武皆贺曰：“陛下神机妙算，诸臣不及也。”马良曰：“近闻诸葛丞相在东川点看各处隘口，恐魏兵入寇。陛下何不将各营移居之地，画成图本，问于丞相？”先主曰：“朕亦颇知兵法，何必又问丞相？”良曰：“古云‘兼听则明，偏听则蔽’，望陛下察之。”先主曰：“卿可自去各营，画成四至八道图本，亲到东川去问丞相。如有不便，可急来报知。”只怕来不及了。马良领命而去。于是先主移兵于林木阴密处避暑。早有细作报知韩当、周泰。二人听得此事，大喜，来见陆逊曰：“目今蜀兵四十余营，皆移于山林密处，依溪傍涧，就水歇凉。都督可乘虚击之。”正是：

蜀主有谋能设伏，
吴兵好勇定遭擒。

未知陆逊可听其言否，且看下文分解。

[1] 中伤：受伤；受害。

[2] 赭（xù）血：形容紫红色。

[3] 骨朵：古代的一种兵器。长棒，顶端缀一蒜形或蒺藜形的头，以铁或坚木制成。

[4] 仇讎（chóu）：仇人，冤家对头。

[5] 掣（juǎn）：系，挂。

[6] 醢（hǎi）：肉酱。此指剁成肉酱。

[7] 阊（kǔn）：城郭之门。此代指京城。

[8] 总兵：集中军队；统领军队。

第八十四回

陆逊营烧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阵图

前有火攻破魏之周郎，后复有火攻破蜀之陆逊。同一火也，而陆逊之事，难于周郎。周郎受命于吴师方锐之时；陆逊受命于吴师屡挫之后，一难也。周郎则有同心拒敌之刘备；陆逊则有乘间窥我之曹丕，二难也。周郎则孔明助之，庞统助之，黄盖、阚泽、甘宁又助之；陆逊则张昭疑之，顾雍、步骘疑之，韩当、周泰又疑之，三难也。故曰：陆逊之事难于周郎也。然言其易，则亦有较前而独易者。瑜之火在冬月，逊之火在夏天。冬月风逆，必待借风而后烧；夏天风顺，不必待借风而后烧，则烧之易。瑜之火在水上，逊之火在林间。水寨隔绝，必使人诈降而后烧；旱路通达，不必使人诈降而后烧，则烧之易。又曹操之船不自连锁，玄德之营先自连属。不自连者，必使人赚之使连而后烧；先自连者，不必使人赚之使连而后烧，则烧之易。有此三易，以济三难，故逊之成功与周郎等尔。

兵有挫敌人之锐者，将有大战，先有小战以挫之；将有大战而胜，先有小战而胜以挫之是也。此法周郎用焉。兵有骄敌人之志者，将有大出，先有不出以骄之；将有大出而胜，先有小出而不胜以骄之是也。此法陆逊用焉。当敌人初来之时，宜避其锐，而反挫其锐，则周郎用法之奇；当敌人屡胜之后，宜破其骄，而反益其骄，则陆逊用法之变。

关公之失，只因不听孔明“东和孙权”一语耳。先主之败，与关公岂有异哉？不但此也，诸葛瑾两次说关公，一次说玄德，亦止此一语之意也。可见子瑜之才虽不及孔明，而其识见大略相同，真不愧难兄难弟。

曹操赤壁之兵，骄兵也；先主猇亭之兵，愤兵也。骄亦败，愤亦必败。况以陆逊为年少书生而心轻之，则愤而益之以骄矣。制胜之道，在小其心而平其气。善乎先师之言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小其心故能惧，平其气故能谋。

苻坚之败也，王猛已亡；先主之败也，孔明自在：似孔明之智不如王猛矣。然八公山之草木，初非谢安能使之为兵；鱼腹浦之石块，实系

孔明能布之作阵：是孔明之才高于谢安矣。况在入川时，已逆知白帝城之奔，而预设阵图以待陆逊；又逆知逊之数不当绝，而特令丈人黄老做个人情。其神机妙算至于如此，诸葛公真神仙中人，岂后世智谋之士所能及哉！

吴之胜蜀，孔明知之，而曹丕亦先知之；魏之袭吴，陆逊知之，而孔明亦先知之：斯已奇矣。陆逊又知孔明之必知吴之胜，孔明又知陆逊之必知魏之袭，料人料事，彼此奇中至于如此，真非他书所有。

一部书中，前后两篇大文，特特相犯，而更无一笔相犯，如周郎、陆逊之两番用火是矣。然周郎止做得半篇，孔明接了后半篇，则华容道乃文之正接者也。陆逊亦只做得半篇，亦有孔明接了后半篇，则鱼腹浦乃文之反接者也。操不能设伏以待追兵，却是孔明设伏以待败兵；陆逊不能设伏以待败兵，却是孔明设伏以待追兵。曹操从江边有烟火处逃来，又向路傍有烟火处走去，以前之烟火为真，而误以后之烟火为假。陆逊向山中有杀气处提防，不向水边有杀气处躲避，以前之杀气为实，而误以后之杀气为虚。华容道胜周郎十二队之雄师，却只是五百兵捧着一将；鱼腹浦胜先主七百里之劲卒，却到底十万兵不见一人。种种变幻，真天地有数文字。

却说韩当、周泰探知先主移营就凉，急来报知陆逊。逊大喜，韩当、周泰喜而欲出，陆逊喜而不出，另有喜处。遂引兵自来观看动静。只见平地一屯不满万馀人，大半皆是老弱之众，大书“先锋吴班”旗号。吴班军在陆逊眼中看出。周泰曰：“吾视此等兵如儿戏耳。愿同韩将军分两路击之。如其不胜，甘当军令。”陆逊看了良久，以鞭指曰：“前面山谷中，隐隐有杀气起。此处望山中杀气，与后文望水边杀气正相映。其下必有伏兵，故于平地设此弱兵以诱我耳。诸公切不可出。”棋高一着，先被猜破。众将听了，皆以为懦。次日，吴班引兵到关前搦战，耀武扬威，辱骂不绝；多有解衣卸甲，赤身裸体，或睡或坐。与马超之诱曹仁，前后相似。徐盛、丁奉入帐禀陆逊曰：“蜀兵欺我太甚！某等愿出击之。”逊笑曰：“公等但恃血气之勇，未知孙吴妙法，此彼诱敌之计也。三日后必见其诈矣。”徐盛曰：“三日后，彼移营已定，安能击之乎？”逊曰：“吾正欲令彼移营也。”此处尚不说明缘故。诸将哂笑而退。过三日后，会诸将于关上观望，见吴班兵已退去。逊指曰：“杀气起矣。刘备必从山谷中出也。”言未毕，只见蜀兵皆全装惯束，拥先主而过。吴兵见了，尽皆胆裂。此时方信陆逊之言。逊曰：“吾之不听诸公击班者，正为此也。此时已验，众人信之。今伏兵已出旬日之内，必破蜀矣。”此句未验，众所未信。诸将皆曰：“破蜀当在初时，今连营五六百里，相守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已固守，安能破乎？”果然信其前

语，未信其后语。逊曰：“诸公不知兵法。备乃世之枭雄，更多智谋，其兵始集，法度精专^[1]。今守之久矣，不得我便，兵疲意阻，取之正在今日。”至此方才说明。诸将方才叹服。后人诗赞曰：

虎帐谈兵按六韬，
安排香饵钓鲸鳌。
三分自是多英俊，
又显江南陆逊高。

却说陆逊已定了破蜀之策，遂修表遣使奏闻孙权，言指日可以破蜀之意。权览毕，大喜曰：“江东复有此异人，孤何忧哉！诸将皆上书言其懦，孤独不信。诸将上书，又在孙权口中补出，省笔之甚。今观其言，果非懦也。”于是大起吴兵来接应。

却说先主于猇亭，尽驱水军顺流而下，沿江屯扎水寨，深入吴境。黄权谏曰：“水军沿江而下，进则易，退则难。黄权不谏移营，但谏深入，亦是第二着。臣愿为前驱，陛下宜在后阵，庶万无一失。”先主曰：“吴贼胆落，朕长驱大进，有何碍乎？”众官苦谏，先主不从。遂分兵两路，命黄权督江北之兵，以防魏寇。为黄权投魏张本。先主自督江南诸军，夹江分立营寨，以图进取。

细作探知，连夜报知魏主，百忙中却放下吴、蜀两边，忽叙北魏一边。笔法又周致，又飘忽。言蜀兵伐吴，树栅连营纵横七百馀里，分四十馀屯，皆傍山林下寨。今黄权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馀里，不知何意。魏主闻之，仰面笑曰：“刘备将败矣！”旁观者清。群臣请问其故。魏主曰：“刘玄德不晓兵法，岂有连营七百里而可以拒敌者乎？包原隰险阻屯兵者^[2]，此兵法之大忌也。玄德必败于东吴陆逊之手，旬日之内消息必至矣。”曹丕可谓知兵，乃郎亦不输于老子。群臣犹未信，皆请拨兵备之。魏主曰：“陆逊若胜，必尽举吴兵去取西川。吴兵远去，国中空虚，朕虚托以兵助战，令三路一齐进兵，东吴唾手可取也。”前刘晔劝取东吴，曹丕不乘其危而取之，今反欲乘其胜而取之，诡譎之甚。众皆拜服。魏主下令：“使曹仁督一军出濡须，曹休督一军出洞口，曹真督一军出南郡。三路军马会合日期，暗袭东吴。朕随后自来接应。”又为后文伐吴伏线。调遣已定。

不说魏兵袭吴，且说马良至川，又放下北魏一边，接叙吴、蜀事。入见孔明，呈上图本而言曰：“今移营夹江，横占七百里，四十馀屯，皆依溪傍涧，林木茂盛之处。皇上令良将图本来与丞相观之。”孔明看

讫，拍案叫苦曰：“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可斩此人！”不好说得先主，却把别人来骂。马良曰：“皆主上自为，非他人之谋。”孔明叹曰：“汉朝气数休矣！”妙在尚不说明。良问其故。孔明曰：“包原隰险阻而结营，此兵家之大忌。倘彼用火攻，何以解救？先生一向惯用火攻，此正是以己度人之法。又岂有连营七百里，而可拒敌乎？祸不远矣！陆逊拒守不出，正为此也。汝当速去见天子，改屯诸营，不可如此。”良曰：“倘今吴兵已胜，如之奈何？”孔明曰：“陆逊不敢来追，成都可保无虞。”奇绝，令人测摸不出。良曰：“逊何故不追？”孔明曰：“恐魏兵袭其后也。料事如此。主上若有失，当投白帝城避之。吾入川时，已伏下十万兵在鱼腹浦矣。”奇绝，令人一发测摸不出。○于禁入鱼腹之内，陆逊亦几葬鱼腹之中。关公得一鱼，孔明又几得一鹿。良大惊曰：“某于鱼腹浦往来数次，未尝见一卒。丞相何作此诈语？”孔明曰：“后来必见，不劳多问。”奇绝。○先主之败，孔明不于此时知之，早于入川之时知之，真是神妙不测。马良求了表章，火速投御营来。孔明自回成都，调拨军马救应。

却说陆逊见蜀兵懈怠，不复提防，升帐聚大小将士听令曰：“吾自受命以来，未尝出战。今观蜀兵，足知动静，故欲先取江南岸一营。谁敢去取？”言未毕，韩当、周泰、凌统等应声而出曰：“某等愿往。”逊叫退，皆不用，妙在不要胜，先要败，故不用此数人。独唤阶下末将淳于丹曰：“吾与汝五千军，去取江南第四营，蜀将傅彤所守。今晚就要成功，吾自提兵接应。”淳于丹引兵去了。又唤徐盛、丁奉曰：“汝等各领兵三千，屯于寨外五里。如淳于丹败回有兵赶来，当出救之，却不可追去。”预知其败而使之，真是人所不识。二将自引军去了。

却说淳于丹于黄昏时分领兵前进，到蜀寨时，已二更之后。丹令众军鼓噪而入蜀营内，傅彤引军杀出，挺枪直取淳于丹。丹敌不住，拨马便回。忽然喊声大震，一彪军拦住去路，为首大将赵融。丹夺路而走，折其大半。正走之间，山后一彪蛮兵拦住，为首番将沙摩柯。丹死战得脱，背后三路军赶来。比及离营五里，吴兵徐盛、丁奉二人两下杀来，蜀兵退去，救了淳于丹回营。丹带箭入见陆逊请罪，逊曰：“非汝之过也。吾欲试敌人之虚实耳。蜀兵虚实逊已尽知，此句亦是托言，不过欲骄敌之心耳。破蜀之计，吾已定矣。”奇绝。徐盛、丁奉曰：“蜀兵势大，难以破之，空自损兵折将耳。”逊笑曰：“吾这条计但瞒不过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我成大功也。”正与上文孔明之言相应。遂集大小将士听令：使朱然于水路进兵。来日午后东南风大作，六月里东南风更不消借得。用船装载茅草，依计而行。韩当引一军攻江北岸，周泰引

一军攻江南岸，旱路只差二将，与水军朱然正是三路。却与周郎赤壁十二队相似。每人手执茅草一把，内藏硫黄焰硝，各带火种，各执枪刀，一齐而上。但到蜀营，顺风举火。蜀兵四十屯，只烧二十屯，每间一屯烧一屯。周郎只是连烧，陆逊用间烧，又是一样烧法。各军预带干粮，不许暂退，昼夜追袭，只擒了刘备方止。众将听了军令，各受计而去。

却说先主正在御营寻思破吴之计，忽见帐前中军旗旛无风自倒，与曹操江中折旗相似。乃问程畿曰：“此为何兆？”畿曰：“今夜莫非吴兵来劫营？”先主曰：“昨夜杀尽，安敢再来？”骄敌极矣，安得不败。畿曰：“倘是陆逊试敌，奈何？”畿亦长于料事。正言间，人报山上远远望见吴兵尽沿山望东去了。在蜀人眼中写出吴兵埋伏之状，妙在隐隐跃跃，不知何兵何将。先主曰：“此是疑兵，令众休动。”命关兴、张苞各引五百骑出巡。黄昏时分，黄昏时。关兴回奏曰：“江北营中火起。”先是一路火起。先主急令关兴往江北，张苞往江南探看虚实：“倘吴兵到时，可急回报。”二将领命去了。

初更时分，初更时。东南风骤起。此句写风。只见御营左屯火发。又是一路火起。方欲救时，御营右屯又火起。与前共是三路火起。风紧火急，树木皆着。此句写林木。喊声大震。两屯军马齐出，奔离御营中。御营军自相践踏，死者不知其数。后面吴兵杀到，又不知多少军马。先主急上马，奔冯习营。时习营中火光连天而起，与前共是四路火起。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总写火光一句，此时已不止四路矣。冯习慌上马，引数十骑而走，正逢吴将徐盛军到，敌住厮杀。先主见了，拨马投西便走。徐盛（拨）〔舍〕了冯习，引兵追来。先主正慌，前面又一军拦住，乃是吴将丁奉，两下夹攻。先主大惊，四面无路。此处为先主一急。忽然喊声大震，一彪军杀入重围，乃是张苞，救了先主，引御林军奔走。此时为先主一宽。正行之间，前面一军又到，乃蜀将傅彤也，合兵一处而行。背后吴兵追至。先主前到一山，名马鞍山。马鞍、鱼腹，闲闲相对。张苞、傅彤请先主上的山时，山下喊声又起，陆逊大队人马将马鞍山围住。又为先主一急。张苞、傅彤死据山口。先主遥望，遍野火光不绝，又总写火光一句，四十营都在其中。死尸重叠，塞江而下。方写岸上，又带写江中一句，妙。

次日，吴兵又四下放火烧山，此又是第二日之火。军士乱窜。先主惊慌，忽然火光中，一将引数骑杀上山来，视之，乃关兴也。又为先主一宽。兴伏地请曰：“四下火光逼近，不可久停，陛下速奔白帝城，再收军马可也。”“白帝城”三字，又在关兴口中一逗。先主曰：“谁敢断

后？”傅彤奏曰：“臣愿以死当之！”当日黄昏，此是第二个黄昏，已烧过一夜一日矣。关兴在前，张苞在中，留傅彤断后，保着先主杀下山来。吴兵见先主奔走，皆要争功，各引大军，遮天盖地往西追赶。先主令军士尽脱袍铠，塞道而焚，以断后军。前是吴兵放火，此是蜀兵放火。以水救火者有之矣，未闻有以火救火者也，真大奇之事。正奔走间，喊声大震，吴将朱然引一军从江岸边杀来，截住去路。陆逊第一路先遣朱然，今却于末后出现。先主叫曰：“朕死于此矣！”又为先主一急。关兴、张苞纵马冲突，被乱箭射回，各带重伤，不能杀出。背后喊声大起，陆逊引大军，从山谷中杀来。故作吃吓之笔，以跌出下文子龙来，方见来得奇来得妙也。先主正慌急之间，此时天色已微明，此时第三日天明，已烧过一日两夜矣。只见前面喊声震天，朱然军纷纷落涧，滚滚投岩，一彪军杀入前来救驾。先主大喜，视之，乃常山赵子龙也。又为先主一宽。时赵云在川中江州，闻吴、蜀交兵，遂引兵出。忽见东南一带，火光冲天，云心惊，远远探视，不想先主被困，云奋勇冲杀而来。前主初出兵时，便令子龙为应，后却于此处照出。陆逊闻是赵云，急令军退。云正杀之间，忽遇朱然，便与交锋，不一合，一枪刺朱然于马下，杀散吴兵，救出先主，望白帝城而走。以前在火光中几为赤帝，今始是白帝。先主曰：“朕虽得脱，诸将士将奈何？”云曰：“敌军在后，不可久迟，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臣再引兵去救应诸将。”为救吴班张本。此时先主仅存百余人入白帝城。后人有诗赞曰：

持矛举火破连营，
玄德穷奔白帝城。
一旦威名惊蜀魏，
吴王宁不敬书生。

却说傅彤断后，被吴军八面围住。丁奉大叫曰：“川将死者无数，降者极多，汝主刘备已被擒获。今汝力穷势孤，何不早降！”傅彤叱曰：“吾乃汉将，安肯降吴狗乎！”骂吴为狗，此时却是众狗攒枪矣。挺枪纵马，率蜀军奋力死战，不下百馀合，往来冲突，不能得脱。彤长叹曰：“吾今休矣！”言讫，口中吐血，死于吴军之中。傅彤胜黄权多矣。后人赞傅彤诗曰：

彝陵吴蜀大交兵，
陆逊施谋用火焚。
至死犹然骂吴狗，
傅彤不愧汉将军。

蜀祭酒程畿，匹马奔至江边，招呼水军赴敌。吴兵随后追来，水军四散奔逃。畿部将叫曰：“吴兵至矣！程祭酒快走罢！”畿怒曰：“吾自从主上出军，未尝赴敌而逃。”即在程畿口中补叙生平。省笔。言未毕，吴兵骤至，四下无路，畿拔剑自刎。文臣亦有武将之风，惟书生能忍辱，亦惟书生不肯受辱。后人诗赞曰：

慷慨蜀中程祭酒，
身留一剑答君王。
临危不改平生志，
博得声名万古香。

时吴班、张南久围彝陵城，忽冯习到，言蜀兵败，遂引军来救先主。孙桓方才得脱。彝陵之围自解，前已在陆逊算中。张、冯二将正行之间，前面吴兵杀来，背后孙桓从彝陵城杀出，两下夹攻。张南、冯习奋力冲突，不能得脱，死于乱军之中。后人诗赞曰：

冯习忠无二，张南义少双。
沙场甘战死，史册共流芳。

吴班杀出重围，又遇吴兵追赶，幸得赵云接着，救回白帝城去了。时有蛮王沙摩柯，匹马奔走，正逢周泰，战二十馀合，被泰所杀。番将能为汉死节，死为汉之忠臣。蜀将杜路、刘宁尽皆降吴。蜀营一应粮草器仗，尺寸不存。蜀将川兵，降者无数。时孙夫人在吴闻猊亭兵败，讹传先主死于军中，遂驱车至江边，望西遥哭，投江而死。当夫人怒叱吴兵之时，何其壮也。及观其携阿斗而归，疑其志不如前。今观其哭先主而死，则其烈不减于昔矣。后人立庙江滨，号曰梟姬祠。尚论者作诗叹之曰：

先主兵归白帝城，
夫人闻难独捐生^[3]。
至今江畔遗碑在，
犹著千秋烈女名。

却说陆逊大获全功，引得胜之兵往西追袭。前离夔关不远，逊在马上看见前面临山傍江，一阵杀气冲天而起。与初时望山中杀气，一实一虚，前后不同。遂勒马，回顾众将曰：“前面必有埋伏，三军不可轻进。”即倒退十馀里，于地势空阔处，排成阵势，以御敌军。却是见鬼。即差哨马前去探视。回报并无军屯在此。逊不信，下马登高望之，

杀气复起。读书至此，又疑是关公显圣。逊再令人仔细探视。哨马回报，前面并无一人一骑。逊见日将西沉，杀气越加，奇绝。心中犹豫，令心腹人再往探看。回报江边止有乱石八九十堆，并无人马。只此便是人马。逊大疑，令寻土人问之。须臾有数人到。逊问曰：“何人将乱石作堆？如何乱石堆中有杀气冲起？”土人曰：“此处地名鱼腹浦。诸葛亮入川之时，驱兵到此，取石排成阵势于沙滩之上。自此常常有气如云，从内而起。”陆逊以火为兵，不若孔明以石为兵。陆逊听罢，上马引数十骑来看石阵，立马于山坡之上，但见四面八方，皆有门有户。逊笑曰：“此乃惑人之术耳，有何益焉！”且看仔细。遂引数骑下山坡来，直入石阵观看。部将曰：“日暮矣，请都督早回。”逊方欲出阵，忽然狂风大作，奉答一夜东南风。一霎时，飞砂走石，遮天盖地。但见怪石嵯峨，槎枒似剑^[4]；横沙立土，重叠如山；江声浪涌，有如剑鼓之声。比七百里连营更是声势。逊大惊曰：“吾中诸葛之计也！”却不道是惑人之术。急欲回时，无路可出。正惊疑间，忽见一老人立于马前，笑曰：“将军欲出此阵乎？”奇绝。逊曰：“愿长者引出。”老人策杖徐徐而行，径出石阵，并无所碍，送至山坡之上。逊问曰：“长者何人？”老人答曰：“老夫乃诸葛孔明之岳父黄承彦也。先主三顾草庐时，曾遇黄承彦，一向不知下落，至此忽然照应出来。昔小婿入川之时，于此布下石阵，名‘八阵图’。反复八门，按遁甲休、生、伤、杜、景、死、惊、开，每日每时，变化无端，可比十万精兵。应孔明所言十万兵之语。临去之时，曾吩咐老夫道：‘后有东吴大将迷于阵中，莫要引他出来。’妙。老夫适于山岩之上，见将军从死门而入，料想不识此阵，必为所迷。当面嘲笑。老夫平生好善，不忍将军陷没于此，故特自生门引出也。”孔明明知陆逊不该死，却留个人情与丈人做。逊曰：“公曾学此阵法否？”黄承彦曰：“变化无穷，不能学也。”逊慌忙下马，拜谢而回。关公在华容道义释曹操，此则是黄承彦在鱼腹浦义释陆逊矣。后杜工部有诗曰：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陆逊回寨，叹曰：“孔明真卧龙也，吾不能及！”于是下令班师。左右曰：“刘备兵败势穷，困守一城，正好乘势击之。今见石阵而退何也？”逊曰：“吾非惧石阵而退，吾料魏主曹丕其奸诈与父无异，今知吾追赶蜀兵，必乘虚来袭。吾若深入西川，急难退矣！”非是畏其前，却是料其后。曹丕在陆逊算中，陆逊又在孔明算中。遂令一将断后，逊率大军而回。退兵未及二日，三处人来飞报：“魏兵曹仁出濡须，曹休出

洞口，曹真出南郡，三路兵马数十万，星夜至境，未知何意。”照应前文。逊笑曰：“不出吾之所料，吾已令兵拒之矣。”前文未叙其事，在陆逊口中补出，省笔之法。正是：

雄心方欲吞西蜀，
胜算还须御北朝。

未知如何退兵，且看下文分解。

[1] 精专：精纯专一。

[2] 包：通“苞”。草木丛生，茂密。原：宽广平坦之地。隰（xí）：低湿的地方。险阻：险要阻塞之地。

[3] 捐生：舍弃生命。

[4] 槎桠（chá yā）：形容错落不齐之状。

第八十五回

刘先主遗诏托孤儿 诸葛亮安居平五路

高祖斩白帝子而创业，光武起白水村而中兴，先主入白帝城而托孤，二帝始于白，一帝终于白，正合李意白字之义。自桃园至此，可谓一大结局矣。然先主之事自此终，孔明之事又将自此始也。前之取西川、定汉中，从草庐三顾中来。后之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从白帝托孤中来。故此一篇，在前幅则为煞尾，在后幅则又为引头耳。

观先主托孤之语，而知其不以伐吴为重，终以伐魏为重矣。其曰“君才十倍曹丕”，何以不曰十倍孙权乎？盖以与汉为仇者魏耳，与我为对者曹氏耳。其曰“嗣子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自取之”，犹云能讨贼则辅之，不能讨贼则取之也。重在讨贼，故不重在嗣位，此前后出师之表，所以不能已欤？

先主教太子之言，已知太子之无用也。何也？刘禅固不能为大善，亦不能为大恶者也。不能为大善，则但勉之以小善而已；不能为大恶，则但戒之以小恶而已。先主枭雄之才，其权谋通变，料非其子之所能学，故曰：汝父德薄不足效。知子莫若父，然哉！然哉！

或问先主令孔明自取之，为真话乎，为假语乎？曰：以为真，则是真；以为假，则亦假也。欲使孔明为曹丕之所为，则其义之所必不敢出，必不忍出者也。知其必不敢，必不忍，而故令之闻此言，则其辅太子之心愈不得不切矣。且使太子闻此言，则其听孔明，敬孔明之意愈不得不肃矣。陶谦之让徐州，全是真不是假；刘表之让荆州，半是假半是真。与先主之遗命，皆不可同年而语。

图事之法，与弈棋同。有同此一着，而用之于前则妙，用之于后则失者。如张耳劝陈涉立六国后，便是妙着；酈生劝高帝立六国后，便是失着。先后之势异耳。刘晔先言蜀可伐，后言蜀不可伐，一在曹操初破张鲁之时，一在魏兵留守汉中之后也。刘晔先言吴可伐，后言吴不可伐，一在先主初下江东之时，一在陆逊大破蜀兵之后也。刘晔可谓知弈矣。

伊尹三聘，孔明三顾，孔明一伊尹也。吕望钓鱼，孔明观鱼，孔明一吕望也。或谓孔明辅蜀，既在乃翁手中拿班，又在乃郎手中拿班，似乎妆腔太甚。不知不如此，则师相之体不尊；师相之体不尊，则言不听计不从矣。嗟乎，孔明岂得已哉！

曹丕以三路取吴，以五路取蜀，读至此必谓有一场大厮杀在后。不意三路则一战而即退，五路则不战而自解，虎头蛇尾，可发一笑。有此省力之事者，亦以省力之笔传之。三路之中，两路虚写，惟濡须之兵用实写；五路之中，四路虚写，惟邓芝之使用实写。又魏之侵吴，吴之御魏，但叙曹丕，不叙孙权；魏之侵蜀，蜀之御魏，既叙曹丕、司马懿，又叙后主、孔明。或详或略，各各不同，尤见笔法之妙。

却说章武二年夏六月，东吴陆逊大破蜀兵于猇亭、彝陵之地。先主奔回白帝城，赵云引兵据守。忽马良至，见大军已败，懊悔不及，将孔明之言奏知先主。补照前文。先主叹曰：“朕早听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败。又照应八十一回中语。今有何面目复回成都见群臣乎！”遂传旨就白帝城住扎，将馆驿改为永安宫。人报冯习、张南、傅彤、程畿、沙摩柯等皆歿于王事，先主伤感不已。又总点前文。又近臣奏称：“黄权引江北之兵，降魏去了。黄权下落，但在先主一边听得。妙。陛下可将彼家属送有司问罪。”先主曰：“黄权被吴兵隔断在江北岸，欲归无路，不得已而降魏。是朕负权，非权负朕也。何必罪其家属？”仍给禄米以养之。先主之待黄权，胜于曹丕之待于禁。

却说黄权降魏，诸将引见曹丕，丕曰：“卿今降朕，欲追慕于陈、韩耶^[1]？”权泣而奏曰：“臣受蜀帝之恩，殊遇甚厚。令臣督诸军于江北，被陆逊绝断。臣归蜀无路，降吴不可，此正体贴先主之意。故来投陛下。败军之将，免死为幸，安敢追慕于古人耶？”丕大喜，遂拜黄权为镇南将军。权坚辞不受。不受爵，还有可取。忽近臣奏曰：“有细作人自蜀中来，说蜀主将黄权家属尽皆诛戮。”权曰：“臣与蜀主推诚相信，知臣本心，必不肯杀臣之家小也。”权若能死，尤为相信。不然之。后人有诗责黄权曰：

降吴不可却降曹，
忠义安能事两朝。
堪叹黄权惜一死，
紫阳书法不轻饶^[2]。

曹丕问贾诩曰：“朕欲一统天下，先取蜀乎？先取吴乎？”诩

曰：“刘备雄才，更兼诸葛亮善能治国；东吴孙权，能识虚实，陆逊见屯兵于险要，隔江泛湖，皆难卒谋。以臣观之，诸将之中皆无孙权、刘备敌手。不说主上，而说臣下，亦是不好说得曹丕耳。虽以陛下天威临之，亦未见万全之势也。只可持守，以待二国之变。”贾诩可谓知己知彼。丕曰：“朕已遣三路大兵伐吴，安有不胜之理？”曹丕能料蜀兵之必败，而不能料魏兵之不胜，亦只见得别人，不曾见得自己。尚书刘晔曰：“近东吴陆逊新破蜀兵七十万，上下齐心，更有江湖之阻，不可卒制，陆逊多谋，必有准备。”刘晔之见，不在贾诩之下。丕曰：“卿前劝朕伐吴，今又谏阻，何也？”照应前文。晔曰：“时有不同也。昔东吴累败于蜀，其势顿挫，故可击耳。今既获全胜，锐气百倍，未可攻也。”刘晔前后两样说话，实有两样解说，不似今人之首鼠两端，反复不定也。丕曰：“朕意已决，卿勿复言。”遂引御林军亲往接应三路兵马。早有哨马报说东吴已有准备：令吕范引兵拒住曹休，诸葛瑾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朱桓引兵当住濡须以拒曹仁。东吴三路兵却借探马口中叙来，省笔之法。刘晔曰：“既有准备，去恐无益。”丕不从，引兵而去。

却说吴将朱桓，年方二十七岁，极有胆略，孙权甚爱之。时督军于濡须，闻曹仁引大军去取羨溪，桓遂尽拨军守把羨溪去了，为后文战败曹仁张本。止留五千骑守城。忽报曹仁令大将常雕同诸葛虔、王双引五万精兵飞奔濡须城来。众军皆有惧色。桓按剑而言曰：“胜负在将，不在兵之多寡。兵法云：客兵倍而主兵半者，主兵尚能胜于客兵。此论主客之异。今曹仁千里跋涉，人马疲困；此论劳逸之异。吾与汝等共据高城，南临大江，北背山险，此论形势之异。以逸待劳，以主制客，此乃百战百胜之势。三句分顶上文。虽曹丕自来，尚不足忧，况仁等耶？”预为曹丕自来伏笔。于是传令，教众军偃旗息鼓，只作无人守把之状。桓亦能军。

且说魏将先锋常雕，领精兵来取濡须城，遥望城上并无军马。雕催军急进，离城不远，一声炮响，旌旗齐竖。朱桓横刀飞马而出，直取常雕。忽然有人，写得突兀。战不三合，被桓一刀斩常雕于马下。吴兵乘势冲杀一阵，魏兵大败，死者无数。朱桓大胜，得了无数旌旗军器战马。是东吴一胜。曹仁领兵随后到来，却被吴兵从羨溪杀出，曹仁大败而退，是东吴再胜。○此一路交锋，却用实写。回见魏主，细奏大败之事。丕大惊。正议之间，忽探马报：“曹真、夏侯尚围了南郡，被陆逊伏兵于内，诸葛瑾伏兵于外，内外夹攻，因此大败。”此一路交锋用虚写，妙。言未毕，忽探马又报：“曹休亦被吕范杀败。”此一路交锋亦用

虚写，妙。丕听知三路兵败，乃喟然叹曰：“朕不听贾诩、刘晔之言，果有此败。”与先主不听孔明大同小异。时值夏天，大疫流行，马步军十死六七，遂引军回洛阳。吴、魏自此不和。吴、魏不和，此大关目处。○以上按下吴、魏，以下再叙西蜀。

却说先主在永安宫染病不起，渐渐沉重。至章武三年夏四月，一病经年。先主自知病入四肢；又哭关、张二弟，其病愈深。两目昏花，厌见侍从之人，乃叱退左右，独卧于龙榻之上。将写梦，先写卧；将写见鬼，先写厌见人。忽然阴风骤起，将灯吹摇，灭而复明。只见灯影之下，二人侍立。先主怒曰：“朕心绪不宁，教汝等且退，何故又来？”叱之不退，先主起而视之：上首乃云长，下首乃翼德也。先主大惊曰：“二弟原来尚在？”宛然梦中之语。云长曰：“臣等非人，乃鬼也。上帝以臣二人平生不失信义，皆敕命为神。哥哥与兄弟聚会不远矣。”忽曰鬼，忽曰神，忽称君臣，忽称兄弟，宛然梦中所听之语。先主扯定大哭，忽然惊觉，二弟不见。直待梦觉，方知是梦，写来如画。即唤从人问之，时正三更。直待知梦，方始知时，写来如画。先主叹曰：“朕不久于人世矣！”遂遣使往成都请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等星夜来永安宫听受遗命。孔明等与先主次子鲁王刘永、梁王刘理来永安宫见帝，留太子刘禅守成都。先主在白帝而刘禅在成都，与曹操在洛阳而曹丕在邺郡，临终之时父子皆不相见，仿佛相似。

且说孔明到永安宫，见先主病危，慌忙拜伏于龙榻之（上）（下）。先主传旨，请孔明坐于龙榻之侧，自起兵伐吴以来，至此已有两年之别。抚其背曰：“朕自得丞相，幸成帝业。何期智识浅陋，不纳丞相之言，自取其败，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嗣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托。”以三顾始，以托孤终。三顾之礼为自己下定钱，托孤之请又为儿子下定钱。言讫，泪流满面。孔明亦涕泣曰：“愿陛下善保龙体，以副天下之望。”先主以目遍视，只见马良之弟马谡在傍，先主令且退。谡退出。先主谓孔明曰：“丞相观马谡之才何如？”百忙中忽论马谡人才，极似闲话，不知后来却是要紧话。孔明曰：“此人亦当世之英才也。”先主曰：“不然。朕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早为九十六回伏线。吩咐毕，传旨召诸臣入殿，取纸笔写了遗诏，递与孔明而叹曰：“朕不读书，粗知大略。与孙权学问相似。圣人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朕本待与卿等同灭曹贼，共扶汉室，临终之时，更不提起东吴，只说曹贼，则伐吴之举，亦悔之矣。不幸中道而别。烦丞相将诏付与太子禅，令勿以为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既自教之，又欲孔明教之。孔明等泣拜于地曰：“愿

陛下将息龙体，臣等尽施犬马之劳，以报陛下知遇之恩也。”

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执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郑重其语，不即说出，又作一顿。孔明曰：“有何圣谕？”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独以曹丕比较，是以伐魏为重也。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宛似刘表让荆州之语。○人疑此语乃先主所以结孔明之心，吾谓此语乃深知刘禅之无用也。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先主又请孔明坐于榻上，唤鲁王刘永、梁王刘理近前吩咐曰：“尔等皆记朕言：朕亡之后，尔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只吩咐二子，连三子俱吩咐在内。言罢，遂命二王同拜孔明。二王拜毕。孔明曰：“臣虽肝脑涂地，安能报知遇之恩也！”先主谓众官曰：“朕已托孤于丞相，令嗣子以父事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负朕望。”此处方及众官。又嘱赵云曰：“朕与卿于患难之中相从到今，不想于此地分别。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觑吾子，勿负朕言。”一番保阿斗，一番夺阿斗，与别将不同，故又特嘱之。云泣拜曰：“臣敢不效犬马之劳！”先主又谓众官曰：“卿等众官，朕不能一一分嘱，愿皆自爱。”此句又极周至。○看他以上历历吩咐众官之言，无一语及私，与曹操不同。言毕，驾崩，寿六十三岁。时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后杜工部有诗叹曰：

蜀主窥吴向三峡，
崩年亦在永安宫。
翠华想像空山外，

玉殿虚无野寺中。前解：首句如疾雷破山，何等声势；次句如落日掩照，何等苍凉；三处写当年；四实叹今日也。山外安觅翠华，意中却有；寺中旧为玉殿，目下却无。是无是有，是有是无，二语闪烁不定。翠华玉殿，又极声势；空山野寺，又极苍凉。只一句中，上下忽变，真是异样笔墨。

古庙杉松巢水鹤，
岁时伏腊走村翁。
武侯祠屋长邻近，

一体君臣祭祀同。后解：翠华玉殿，既不可见，所见惟古庙存焉。而昭烈故天子也，以天子而有庙，必也玄堂太室，所谓振鸾来宾，和鸾至止者也，而今乃巢水鹤耳。以天子之庙而有祭，必也八佾九献，所谓群公执爵，髦士奉璋者也，而今乃走

村翁耳。祠屋近是一样水鹤杉松，祭祀同是一样村翁伏腊，非幸其君臣一体，正伤其君臣无别也。○少陵为依严武而入蜀，蜀主为伐孙权而窥吴。后人所经，前人亦经焉；后人所止，前人亦止焉。后人吊前人，后人复吊后人。不独玉殿翠华，徒劳想像；抑且空山野寺，亦属虚无。蜀主与武侯同尽，千载莫辨君臣；村翁与水鹤俱湮，一时何分人物。昔年白帝托孤，已作英雄往事；今日蜀中怀古，岂非文士空花。吾于此诗，得禅理矣。

先主驾崩，文武官僚无不哀痛。孔明率众官奉梓宫还成都^[3]。太子刘禅出城迎接灵柩，安于正殿之内。举哀行礼毕，开读遗诏。诏曰：

朕初得疾，但下痢耳；后转生杂病，殆不自济。朕闻人年五十，不称夭寿。今朕年六十有馀，死复何恨？但以卿兄弟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卿父德薄，不足效也。卿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勿怠！勿忘！卿兄弟更求闻达。至嘱！至嘱！

群臣读诏已毕。孔明曰：“国不可一日无君，请立嗣君，以承汉统。”乃立太子禅即皇帝位，改元建兴。加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葬先主于惠陵，谥曰昭烈皇帝。昭者，光也；烈者，武也。隐然以光武比之。尊皇后吴氏为皇太后；谥甘夫人为昭烈皇后，糜夫人亦追谥为皇后。升赏群臣，大赦天下。以上按下西蜀，以下再叙魏国。

早有魏军探知此事，报入中原。近臣奏知魏主。曹丕大喜曰：“刘备已亡，朕无忧矣。何不乘其国中无主，起兵伐之？”伐吴不克，却想伐蜀，是谚所云“东边不着西边着”也。贾诩谏曰：“刘备已亡，必托孤于诸葛亮。亮感备知遇之恩，必倾心竭力扶持嗣主。陛下不可仓卒伐之。”与刘晔谏伐吴一般见识。正言间，忽一人从班部中奋然而出曰：“不乘此时进兵，更待何时？”众视之，乃司马懿也。司马懿惯与蜀兵对头，却于此处早伏一笔。丕大喜，遂问计于懿。懿曰：“若只起中国之兵，急难取胜。须用五路大兵，四面夹攻，令诸葛亮首尾不能救应，然后可图。”伐吴用三路，伐蜀用五路。三路出曹丕之意，五路出司马之谋，前后相对。丕问：“何五路？”懿曰：“可修书一封，差使往辽东鲜卑国，见国王轲比能，赂以金帛，令起辽西羌兵十万，先从旱路取西平关，此一路也。先主用沙摩柯，今司马亦欲用轲比能，正与前文照应。再修书遣使赍官诰赏赐，直入南蛮，见蛮王孟获，令起兵十万，攻打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以击西川之南，此二路也。早为后

文七擒七纵张本。再遣使入吴修好，许以割地，令孙权起兵十万，攻两川夹口，径取涪城，此三路也。以上三路俱是客兵。先言西路南路，而后及东路，先其近者，而后其远者也。又可差使至降将孟达处，起上庸兵十万，西攻汉中，此四路也。此一路用蜀中降将，虽是主兵，亦属客兵，犹之以蜀攻蜀耳。然后命大将军曹真为大都督，提兵十万，由京兆径出阳平关取西川，此五路也。末一路方用自家之将，自家之兵。共大兵五十万，五路并进，诸葛亮便有吕望之才，安能当此乎？”丕大喜，随即密遣能言官四员为使前去。又命曹真为大都督，领兵十万，径取阳平关。此时张辽等一班旧将皆封列侯，俱在冀、徐、青及合淝等处，据守关津隘口，故不复调用。百忙里又补叙别将，笔法周密。○以上按下魏国，以下再接西蜀。

却说蜀汉后主刘禅自即位以来，旧臣多有病亡者，不能细说。闲闲总点一句。凡一应朝廷选法、钱粮、词讼等事，皆听诸葛丞相裁处。时后主未立皇后，孔明与群臣上言曰：“故车骑将军张飞之女甚贤，年十七岁，可纳为正宫皇后。”后主即纳之。若论桃园结义，则两人当是兄妹。然异姓为婚，原不碍也。非若吴孟子、晋狐姬之类。建兴元年秋八月，忽有边报说：“魏调五路大兵来取西川：第一路曹真为大都督，起兵十万取阳平关；魏兵此为第五路，蜀却以此为第一路。第二路乃反将孟达，起上庸兵十万犯汉中；魏以此为第四路，蜀却以此为第二路。第三路乃东吴孙权，起精兵十万取峡口入川；只有第三路彼此相同。第四路乃蛮王孟获，起蛮兵十万犯益州四郡；魏以此为第二路，蜀却以此为第四路。第五路乃番王轲比能，起羌兵十万犯西平关。魏以此为第一路，蜀却以此为第五路。○魏意以客兵为助，重在客兵。蜀报以魏兵为主，重在魏兵。故前后次序各各不同。别处叙事，或一边实写，一边虚写，此处独两边皆详叙一番，又换一样笔法。此五路军马，甚是利害。已先报知丞相，报后主用实写，报孔明用虚写。就详叙中又一虚一实。丞相不知为何，数日不出视事。”奇绝，令人猜测不出。后主听罢大惊，不但后主惊，读者至此亦惊。即差近侍赍旨，宣召孔明入朝。第一日差近侍宣召。使命去了半日，回报：“丞相府下人言，丞相染病不出。”奇绝，令人猜测不出。后主转慌。不但后主慌，读者至此亦慌。次日，又命黄门侍郎董允、谏议大夫杜琼去丞相卧榻前告此大事。第二日差大臣往告。董、杜二人到丞相府前，皆不得入。奇绝，令人猜测不出。杜琼曰：“先帝托孤于丞相，今主上初登宝位，被曹丕五路兵犯境，军情至急，丞相何故推病不出？”不说真病，竟说他推病，只在不肯放入上猜出。良久，门吏传丞相令，言：“病体稍可，明早出都堂议事。”董、杜二人叹息而回。次日，多官又来丞相府前伺候。第三日多

官往候。从早至晚，又不见出。奇绝，令人猜测不出。多官惶惶，只得散去。杜琼入奏后主曰：“请陛下圣驾亲往丞相府问计。”后主即引多官入宫，启奏皇太后。太后大惊曰：“丞相何故如此？有负先帝委托之意也！我当自往。”故作惊人之笔，以显下文孔明之奇。董允奏曰：“娘娘未可轻往，臣料丞相必有高明之见，董允颇有见识。且待主上先往，如果怠慢，请娘娘于太庙中召丞相问之未迟。”请入太庙问之，是重之以先帝之灵也。皆故作惊人之笔，以显下文孔明之奇。太后依奏。

次日，后主车驾亲至相府。第四日御驾亲临。门吏见驾到，慌忙拜伏于地而迎。后主问曰：“丞相在何处？”门吏曰：“不知在何处，只有丞相钧旨，教当住百官，勿得辄入。”后主乃下车步行，与先主亲造草庐相似。独造第三重门，过了第三日，又过三重门，与先主三顾草庐相似。见孔明独倚竹杖，在小池边观鱼。与草庐中高卧相似。后主在后立久，乃徐徐而言曰：“丞相安乐否？”与先主阶前立候相似。孔明回顾，见是后主，慌忙弃杖拜伏于地曰：“臣该万死！”后主扶起问曰：“今曹丕分兵五路犯境甚急，相父缘何不肯出府视事？”孔明大笑，扶后主入内室坐定，奏曰：“五路兵至，臣安得不知？臣非观鱼，有所思也。”观鱼者，观吴也。后主曰：“如之奈何？”孔明曰：“羌王轲比能，蛮王孟获，反将孟达，魏将曹真此四路兵，臣已皆退去了也。奇绝妙绝，真是出人意表。止有孙权这一路兵，臣已有退之之计，但须一能言之人为使，因未得其人，故熟思之。陛下何必忧乎？”孔明之意，只致意在第三路。

后主听罢，又惊又喜曰：“相父果有鬼神不测之机也！愿闻退兵之策。”孔明曰：“先帝以陛下付托与臣，臣安敢旦夕怠慢？成都众官，皆不晓兵法之妙，贵在使人不测，岂可泄漏于人？先言自己托病不出、不与众官议事之故。老臣先知西番国王轲比能引兵犯西平关。臣料马超积祖西川人氏，素得羌人之心，羌人以超为神威天将军，“神威天将军”名色甚奇，觉“宇宙大将军”之称，不足为怪矣。○忙中带补马超一边事，妙甚。臣已先遣一人，星夜驰檄，令马超紧守西平关，伏四路奇兵，每日交换，以兵拒之，此一路不必忧矣。一向单写子龙、汉升等战功，马超颇觉冷落，于此处用之，功却不小。又南蛮孟获，兵犯四郡，臣亦飞檄遣魏延领一军左出右入，右出左入，为疑兵之计。蛮兵惟凭勇力，其心多疑，其见疑兵，必不敢进，此一路又不足忧矣。此处用着魏延，魏延亦不冷落。又知孟达引兵出汉中。达与李严曾结生死之交，臣回成都时，留李严守永安宫，托孤时事，却与此处补出。臣已作一书，只做李严亲笔，令人送与孟达，达必然推病不出，以慢军心，此一路又不足忧

矣。此处用着李严，方知托孤时同受遗命不为无谓。又知曹真引兵犯阳平关，此地险峻，可以保守。臣已调赵云引一军守把关隘，并不出战。曹真若见我兵不出，不久自退矣。此处又用子龙，却不用战而用守，又是一样用法。此四路兵俱不足忧，臣尚恐不能全保，又密调关兴、张苞二将，各引兵三万，屯于紧要之处，为各路救应。又总用兴、苞二将，布置周密。此数处调遣之事，皆不曾经由成都，故无人知觉。又说明众人不知之故。只有东吴这一路兵，未必便动。如见四路兵胜，川中危急，必来相攻；若四路不济，安肯动乎？臣料孙权想曹丕三路侵吴之怨，必不肯从其言。孔明意中却以孙权一路为第五路，似以此一路为轻。虽然如此，须用一舌辩之士，径往东吴，以利害说之，则先退东吴，其四路之兵，何足忧乎！孔明意中，又以孙权一路为第一路，却又以此一路为重。但未得说吴之人，臣故踌躇，何劳陛下圣驾来临？”后主曰：“太后亦欲来见相父。今朕闻相父之言，如梦初觉，复何忧哉！”孔明与后主共饮数杯，连日受恐，此数杯酒只算压惊。送后主出府。众官皆环立于门外，见后主面有喜色。后主别了孔明，上御车回朝，众皆疑惑不定。不知葫芦里卖甚药。孔明见众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不曾吃酒亦有春色，如此人者不可不与饮酒，然惟如此人者可不与饮酒。孔明视之，乃义阳新野人，姓邓，名芝，字伯苗，现为户部尚书，汉司马邓禹之后。孔明暗令人留住邓芝。

多官皆（敬）〔散〕。孔明请芝到书院中，问芝曰：“今蜀、魏、吴鼎分三国，欲讨二国，一统中兴，当先伐何国？”不用邓芝问孔明，先用孔明问邓芝以试之，妙甚。芝曰：“以愚意论之，魏虽汉贼，其势甚大，急难摇动，当徐徐缓图。今主上初登宝位，民心未安，当与东吴连合，结为唇齿，一洗先帝旧怨，此乃长久之计也。正合着“东和孙权”一语。未审丞相钧意若何？”孔明大笑曰：“吾思之久矣，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也。”芝曰：“丞相欲其人何为？”孔明曰：“吾欲使人往结东吴。公既能明此意，必能不辱君命，使吴之任，非公不可！”妙在待他自说出来，然后教他去。芝曰：“愚才疏智浅，恐不堪当此任。”孔明曰：“吾来日奏知天子，便请伯苗一行，切勿推辞。”芝应允而退。至次日，孔明奏准后主，差邓芝往说东吴。芝拜辞，望东吴而来。正是：

吴人方见干戈息，
蜀使还将玉帛通。

未知邓芝此去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1] 陈、韩：即汉初名将陈平、韩信。二人本为项羽手下，后投降刘邦，并帮助刘邦建立汉朝。

[2] 紫阳书法：南宋朱熹与其门人据司马光《资治通鉴》、《举要历》和胡安国《举要补遗》等书，撰《通鉴纲目》一书。意在用《春秋》笔法“辨名分，正纲常”。《资治通鉴》中的三国史事是以曹魏纪年的，朱熹改以蜀汉纪年，以宣扬正统观念。朱熹别名紫阳，故称其笔法为“紫阳书法”。书法，指史笔。

[3] 梓宫：皇帝、皇后的棺材。

第八十六回

难张温秦宓逞天辩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自曹丕以三路取吴，而吴、魏之衅生；自曹丕以五路取蜀，而吴、蜀之交复合。吴、蜀之交复合，而吴、魏之衅乃愈生矣。以前回观之，则五路之中，孔明又以孙权一路为急。盖其于四路，不过退之已耳。若孙权一路，则不但退之，又将用之。退之使不侵蜀，用之即使侵魏也。吴纵不侵魏，而魏必侵吴，以致吴之侵魏；既致吴之侵，而吴必结我以侵魏。是吴以两路答三路之师，蜀亦以两路答五路之师也。然则魏之伐吴，适所以自伐；而蜀之通吴，乃其所以伐魏欤？

孔明之遣邓芝，为伐魏地也。然为伐魏地，亦正为吞吴地也。先主尝仇吴矣，先主仇之，而孔明通之，岂孔明之心异于先主哉？以为不先灭魏，则吴未可吞；而不先通吴，则魏未可灭。魏灭而蜀与吴势不两存。观邓芝“天无二日”之言，章章可见。然则孔明反先主伐吴之事，实欲终先主吞吴之志耳。

屈灵均作《天问》，柳子厚作《天对》，一问于千百载之前，一对于千百载之后。窃谓子厚未识灵均寄托之本意，恨不再起灵均以难之。若秦宓既为天对以答问，又复为天问以索对，殆以一人而兼灵均、子厚之长矣。

吴侯初以刀锯鼎镬待蜀使，而吴使至蜀，蜀岂得无答礼乎？有秦宓之舌剑，可以当刀斧手；其悬河之口，可以当油鼎之沸矣。然孔明亦尝舌战东吴之士，何以不自折之，而乃用秦宓也？曰：师相之体固宜养重，与前番入吴时，又自不同故也。

前有周郎赤壁之火，又有陆逊猇亭之火，无分毫相犯，斯亦事与文之最奇者矣。乃不意两番之后，又有徐盛南徐之火，又与前两番无分毫相犯。如赤壁、猇亭之用火甚迟，南徐之用火甚速，其不同者一。曹操、先主之兵烧之而后退，曹丕之兵至于退而后烧；前两番则以火蹙其后，后一番则以火截其前，其不同者二。周郎之兵先小胜而后大胜，陆逊之兵先小败而后大胜，而徐盛则止是一胜，其不同者三。不但此也。

程普不服周郎，韩当、周泰不服陆逊，是以老成轻量少年；孙韶不服徐盛，是以少年轻量老成，此则其同而不同者也。曹操有连环之舟，先主有连营之屯，其连在敌；徐盛有连城之势，其连在我，此又其同而不同者也。孔明以草为人，用之大雾之中；徐盛以草为人，见之大雾之后。孔明以石为兵，御陆逊于既胜；徐盛以木为城，惑曹丕于初来。其仿佛处皆种种各别。如此妙事，如此妙文，使今之捏造稗官者执笔而摹之，岂能效其万一耶？

若曹丕自守邺都，吴亦以徐盛代守荆州，而令司马懿与陆逊相拒于江淮之间，其斗智必有可观，惜未见此两人之交手也。且使攻南徐者为曹操，则龙舟之役未必如此之急；又使助徐盛者有孔明，则曹丕之奔必无生还之路矣。读书者将前后彼此相易而观之，则其人才之分数自出。

却说东吴陆逊自退魏兵之后，吴王拜逊为辅国将军，江陵侯，领荆州牧。自此军权皆归于逊。张昭、顾雍启奏吴王，请自改元。权从之，遂改为黄武元年。魏曰黄初，吴亦曰黄武，皆应“黄天当立”之讖。忽报魏主遣使至。权召入，使命陈说：“蜀前使人求救于魏，魏一时不明，故发兵应之，蜀安肯求救于魏，如此说谎骗孙权不信。今已大悔。欲起四路兵取川东，吴可来接应。若得蜀土，各分一半。”前既救蜀，今又取蜀，便是自相矛盾之语。权闻言不能决，乃问于张昭、顾雍等。昭曰：“陆伯言极有高见，可问之。”权即召陆逊至。逊奏曰：“曹丕坐镇中原，急不可图，今若不从必为仇矣。臣料魏与吴皆无诸葛亮之敌手，今且勉强应允，整军预备，只探听四路如何。若四路兵胜，川中危急，诸葛亮首尾不能救，主上则发兵以应之，先取成都，深为上策。如四路兵败，别作商议。”已在孔明算中。权从之，乃谓魏使曰：“军需未办，择日便当起程。”使者拜辞而去。权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关，见了马超，不战自退；南蛮孟获起兵攻四郡，皆被魏延用疑兵计杀退，回洞去了；上庸孟达，兵至半路，忽然染病不能行；曹真兵出阳平关，赵子龙拒住各处险道，果然“一将守关，万夫莫开”，曹真屯兵于斜谷道，不能取胜而回。四路兵退却，在孙权一边听得，不向西蜀一边叙来，笔法变换，却又极省笔。孙权知了此信，乃谓文武曰：“陆伯言真神算也。孤若妄动，又结怨于西蜀矣。”怕结怨于蜀一语，绝妙斗筭。

忽报西蜀遣邓芝到。张昭曰：“此又是诸葛亮退兵之计，遣邓芝为说客也。”权曰：“当何以答之？”昭曰：“先于殿前立一大鼎，贮油数百斤，下用炭烧。待其油沸，可选身长面大武士一千人，各执刀在手，从宫门前直摆至殿上，却唤芝入见。休等此人开言下说词，责以酈食其说齐故事，效此例烹之，看其人如何对答。”如此恐吓，亦是下着。权从

其言，遂立油鼎，命武士立于左右，各执军器，召邓芝入。芝整衣冠而入。行至宫门前，只见两行武士，威风凛凛，各持钢刀、大斧、长戟、短剑，直列至殿上。芝晓其意，并无惧色，昂然而行。以前能有喜色，故此时能无惧色。至殿前又见鼎镬内热油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视之，芝但微微而笑。邓芝真是吓不动。近臣引至帘前，邓芝长揖不拜。妙。权令卷起珠帘，大喝曰：“何不拜！”芝昂然而答曰：“上国天使，不拜小邦之主。”以硬对硬。权大怒曰：“汝不自料，欲掉三寸之舌，效酈生说齐乎？可速入油鼎！”芝大笑曰：“人皆言东吴多贤，谁想惧一儒生。”不但说自己不惧，反说东吴惧他，妙甚。权转怒曰：“孤何惧尔一匹夫耶？”芝曰：“既不惧邓伯苗，何愁来说汝等也？”权曰：“尔欲为诸葛亮作说客，来说孤绝魏向蜀是否？”芝曰：“吾乃蜀中一儒生，特为吴国利害而来。不说为蜀，反说为吴，妙甚。乃陈兵设鼎，以拒一使，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又用激法。权闻言惶愧，即叱退武士，命芝上殿，赐坐而问曰：“吴、魏之利害若何？愿先生教我。”芝曰：“大王欲与蜀和，还是欲与魏和？”妙在先问他主意。权曰：“孤正欲与蜀主讲和，此句待他自说，妙甚。但恐蜀主年轻识浅，不能全始全终耳。”芝曰：“大王乃命世之英豪，诸葛亮亦一时之俊杰；权欺后主之幼，芝乃请出孔明来对说。蜀有山川之险，吴有三江之固。上二语说吴、蜀人才，此二语说吴、蜀形势。若二国连和，共为唇齿，进则可以兼吞天下，退则可以鼎足而立。此言与蜀和之利。今大王若委质称臣于魏，魏必望大王朝觐，求太子以为内侍。如其不从，则兴兵来攻，蜀亦顺流而进取。妙在又用一句硬话。如此则江南之地，不复为大王有矣。此言与魏和之害。若大王以愚言为不然，愚将就死于大王之前，以绝说客之名也。”答还说客一句，妙甚。言讫，掩衣下殿，望油鼎中便跳。此等做法，却是放刁，妙不可言。权急命止之，请入后殿，以上宾之礼相待。权曰：“先生之言，正合孤意。孤今欲与蜀主连和，先生肯为我介绍乎？”反使孙权求他，妙不可言。芝曰：“适欲烹小臣者乃大王也，今欲使小臣者亦大王也。大王犹自狐疑未定，安能取信于人？”反是他作难起来。妙不可言。权曰：“孤意已决，先生勿疑。”以孙权不决，故撩他此一句出来。于是吴王留住邓芝，集多官问曰：“孤掌江南八十一州，更有荆楚之地，反不如西蜀偏僻之处也？蜀有邓芝，不辱其主；吴并无一人入蜀，以达孤意。”孙权亦用激法。忽一人出班奏曰：“臣愿为使。”众视之，乃吴郡吴人，姓张，名温，字惠恕，现为中郎将。权曰：“恐卿到蜀见诸葛亮，不能达孤之情。”又激他。温曰：“孔明亦人耳，臣何畏彼哉！”孙权不注意后主而注意孔明，使者之意亦不在后主而在孔明。权大喜，重赏张温，使同邓芝入川通好。以上按下东吴，以下再叙西蜀。

却说孔明自邓芝去后，奏后主曰：“邓芝此去，其事必成。吴地多贤，定有人来答礼，陛下当礼貌之，不必用油锅武士。令彼回吴以通盟好。吴若通和，魏必不敢加兵于蜀矣。吴、魏宁靖^[2]，臣当征南，平定蛮方，便为七擒孟获张本。然后图魏。便为六出祁山张本。魏削则东吴亦不能久存，仍照顾先主伐吴之意。可以复一统之基业也。”后主然之。

忽报东吴遣张温与邓芝入川答礼。后主聚文武于丹墀，令邓芝、张温入。温自以为得志，昂然上殿，见后主施礼。后主赐锦墩坐于殿左，设御宴待之。后主但敬礼而已。说不出一句话。宴罢，百官送张温到馆舍。次日，孔明设宴相待。孔明谓张温曰：“先帝在日，与吴不睦，今已晏驾^[3]。当今主上，深慕吴王，欲捐旧忿，永结盟好，并力破魏。望大夫善言回奏。”邓芝见吴主，不曾提起先主伐吴之事，却于孔明对吴使补出。张温领诺。酒至半酣，张温喜笑自若，颇有傲慢之意。孔明此日任其傲慢，不与计较，自是相体。

次日，后主将金帛赐与张温，设宴于城南邮亭之上，命众官相送。孔明殷勤劝酒。正饮酒间，忽一人乘醉而入，昂然长揖，入席就坐。此人定是孔明约来。温怪之，乃问孔明曰：“此何人也？”孔明答曰：“姓秦，名宓，字子敕，见为益州学士。”温笑曰：“名称学士，未知胸中曾学事否？”此句笑今人则可，笑秦宓则不可。宓正色而言曰：“蜀中三尺小童尚皆就学，何况于我？”温曰：“且说公何所学？”宓对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所不通；古今兴废，圣贤经传，无所不览。”此等大话，我今亦闻之矣，但未是真有如秦宓者耳。温笑曰：“公既出大言，请即以天为问。天有头乎？”问得诙谐。宓曰：“有头。”答亦诙谐。温曰：“头在何方？”宓曰：“在西方。《诗》云：‘乃眷西顾^[4]。’以此推之，头在西方也。”便将西蜀高抬。温又问：“天有耳乎？”诙谐。宓答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无耳何能听？”敏妙之极。温又问：“天有足乎？”诙谐。宓曰：“有足。《诗》云：‘天步艰难。’无足何能步？”敏妙之极。温又问：“天有姓乎？”诙谐。宓曰：“岂得无姓！”妙。温曰：“何姓？”宓答曰：“姓刘。”妙。温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刘，以故知之。”天子为天之子，以子之姓，姓其父也。然则天子屡易姓，则天之姓亦屡易矣。温又问曰：“日生于东乎？”日言君象，是言君在东吴也。宓对曰：“虽生于东，而没于（而）（西）。”又将西蜀抹倒东吴。此时，秦宓语言清朗，答问如流，满座皆惊。张温无语。宓乃问曰：“先生东吴名士，既以天事下问，必能深明天之理。昔混沌既分，

阴阳剖判。轻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至共工氏战败，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缺，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天既轻清而上浮，何以倾其西北乎？张温之问天是诙谐，秦宓却认真问起来，教他如何对答。又未知轻清之外，还是何物？此一句又问天之外，一发难对。愿先生教我。”张温无言可对，乃避席而谢曰：“不意蜀中多出俊杰，恰闻讲论，使仆顿开茅塞。”孔明恐温羞愧，故以善言解之曰：“席间问难，皆戏谈耳。足下深知安邦定国之道，何在唇齿之戏哉？”暗约秦宓来难倒了他，却又自己收科，孔明真是妙人。温拜谢。孔明又令邓芝入吴答礼，就与张温同行。张、邓二人拜辞孔明，望东吴而来。

却说吴王见张温入蜀未还，乃聚文武商议。忽近臣奏曰：“蜀遣邓芝同张温入国答礼。”权召入。张温拜于殿前，备称后主、孔明之德，愿求永结盟好，特遣邓尚书又来答礼。权大喜，乃设宴待之。权问邓芝曰：“若吴、蜀二国同心灭魏，得天下太平，二主分治，岂不乐乎？”芝答曰：“天无二日，秦宓论天，邓芝又论天。民无二王。如灭魏之后，未识天命所归何人。但为君者各修其德，为臣者各尽其忠，则战争方息耳。”邓芝到底不弱，胜张温多矣。权大笑曰：“君之诚款，乃如是耶！”遂厚赠邓芝还蜀。自此吴、蜀通好。自此一和之后，永不相伐，又是大关目处。以上按下吴、蜀两边，以下接叙魏国一边。

却说魏国细作人探知此事，火速报入中原。魏主曹丕听知，大怒曰：“吴、蜀连和，必有图中原之意也，不若朕先伐之。”于是大集文武，商议起兵伐吴。头醋不酸，只怕二醋不辣。此时大司马曹仁、太尉贾诩已亡，侍中辛毗出班奏曰：“中原之地，土阔民稀，而欲用兵，未见其利。今日之计，莫若养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然后用之，则吴、蜀方可破也。”辛毗十年之说太远，与贾诩、刘晔之谏伐吴不同。丕怒曰：“此迂儒之论也。今吴、蜀连和，早晚必来侵境，何暇等待十年！”即传旨起兵伐吴。司马懿奏曰：“吴有长江之险，非船莫渡。陛下必御驾亲征，可选大小战船，从蔡、颍而入淮，取寿春，至广陵，渡江口，径取南徐，此为上策。”与曹操之屯兵赤壁又不同。盖曹操既得荆州，故赤壁之兵欲从荆州渡江；今荆州已属孙权，故淮上之军欲从广陵渡江。地势既殊，局面亦异。丕从之。于是日夜并工，造龙舟十只，长二十馀丈，可容二千馀人；此时好向镇江看大龙舟也。收拾战船三千馀只。魏黄初五年秋八月，会聚大小将士，令曹真为前部，张辽、张郃、文聘、徐晃等为大将先行，许褚、吕虔为中军护卫，曹休为合后，刘晔、蒋济为参谋官。刘晔此时何以不谏？前后水陆军马三十馀万，克日起兵。封司马懿为尚书仆射，留在许昌，凡国政大事，并皆听懿决断。

便为司马氏专权之兆。

不说魏兵起程。却说东吴细作探知此事，报入吴国。近臣慌奏吴王曰：“今魏王曹丕亲自乘驾龙舟，提水陆大军三十馀万，从蔡、颍出淮，必取广陵渡江来下江南，甚为利害。”孙权大惊，即聚文武商议。顾雍曰：“今主上既与西蜀连和，可修书与诸葛孔明，令起兵出汉中，以分其势。为下文赵云取阳平关伏线。一面遣一大将，屯兵南徐以拒之。”权曰：“非陆伯言不可当此大任。”雍曰：“陆伯言镇守荆州，不可轻动。”丕之不取荆州，想亦为陆逊在彼之故。权曰：“孤非不知，奈眼前无替力之人。”孙权惯用激将法。言未尽，一人从班部内应声而出曰：“臣虽不才，愿统一军以当魏兵。若曹丕亲渡大江，臣必生擒以献殿下；若不渡江，亦杀魏兵大半，令魏兵不敢正视东吴。”权视之，乃徐盛也。守南徐，恰好用着姓徐的。权大喜曰：“如得卿守江南一带，孤何忧哉！”遂封徐盛为安东将军，总镇都督建业、南徐军马。盛谢恩，领命而退。即传令，教众官军多置器械，多设旌旗，以为守护江岸之计。其地曰徐，其将曰徐，其用兵亦不疾而徐。

忽一人挺身而出曰：“今日大王以重任委托将军，欲破魏兵以擒曹丕。将军何不早发军马渡江，于淮南之地迎敌？直待曹丕兵至，恐无及矣。”与韩当、周泰不服陆逊仿佛相似。盛视之，乃吴王侄孙韶也。韶字公礼，官授扬威将军，曾在广陵守御，年幼负气⁵，极有胆勇。陆逊以年少，人不服他；孙韶亦以年少，不肯服人。盛曰：“曹丕势大，更有名将为先锋，不可渡江迎敌。待彼船皆集于北岸，吾自有计破之。”与陆逊候先主移营仿佛相似。韶曰：“吾手下自有三千军马，更兼深知广陵路势，吾愿自去江北，与曹丕决一死战。如不胜，甘当军令。”盛不从，韶坚执要去。盛只是不肯，韶再三要行。盛怒曰：“汝如此不听号令，吾安能制诸将乎！”叱武士推出斩之。如韩信之欲斩樊哙。刀斧手拥孙韶出辕门之外，立起皂旗。韶部将飞报孙权。权听知，急上马来救。樊哙是相国来救，孙韶却是君王自救。武士恰待行刑，孙权早到，喝散刀斧手，救了孙韶。韶哭奏曰：“臣往年在广陵，深知地利；不就那里与曹丕厮杀，直待他下了长江，东吴指日休矣！”孙韶有终军、宗慙之风。权径入营来。徐盛迎接入帐，奏曰：“大王命臣为都督提兵拒魏。今扬威将军孙韶不遵军法，军法当斩，大王何故赦之？”权曰：“韶倚血气之壮，误犯军令，万希宽恕。”盛曰：“法非臣所立，亦非大王所立，乃国家之典刑也。若以亲而免之，何以令众乎？”徐盛有穰苴、孙武之风。权曰：“韶犯法，本应任将军处治；奈此子虽本姓俞氏，然孤兄甚爱之，赐姓孙，于孤颇有劳迹。今若杀之，负

兄义矣。”孙权笃于兄弟，与曹丕不同。盛曰：“且看大王之面，寄下死罪。”权令孙韶拜谢。韶不肯拜，厉声而言曰：“据吾之见，只是引军去破曹丕，便死也不服你的见识。”可谓强项将军。徐盛变色。权叱退孙韶，谓徐盛曰：“便无此子，何损于兵？今后勿再用之。”善于调停。言讫自回。是夜，人报徐盛说：“孙韶引本部三千精兵，潜地过江去。”盛恐有失，于吴王面上不好看，乃唤丁奉授以密计，引三千兵渡江接应。徐盛亦得体，若弃韶而不救，便不成大将矣。

却说魏主驾龙舟至广陵，前部曹真已领兵列于大江之岸。曹丕问曰：“江岸有多少兵？”真曰：“隔岸远望，并不见一人，亦无旌旗营寨。”与朱桓之在濡须仿佛相似。丕曰：“此必诡计也，朕自往观其虚实。”于是大开江道，放龙舟直至大江，泊于江岸。船上建龙凤日月五色旌旗，仪仗簇拥，光耀射目。此等龙舟，只好去汨罗江吊屈原耳。曹丕端坐舟中，遥望江南，不见一人，回顾刘晔、蒋济曰：“可渡江否？”晔曰：“兵法实实虚虚。彼见大军至，如何不作整备？陛下未可造次。且待三五日，看其动静，然后发先锋渡江以探之。”毕竟刘晔把细。丕曰：“卿言正合朕意。”

是日天晚，宿于江中。当夜月黑，将写雾，先写月。军士皆执灯火，明耀天地，恰如白昼。遥望江南，并不见半点儿火光。连写灯火火光，正为后文火攻点染。丕问左右曰：“此何故也？”近臣奏曰：“想闻陛下天兵来到，故望风逃窜耳。”丕暗笑。及至天晓，大雾迷漫，对面不见。既写月黑，又写雾天。与曹操舞榭之月，孔明借箭之雾，前后闲闲相映。须臾风起，雾散云收，望见江南一带，皆是连城。城楼上枪刀耀日，遍城尽插旌旗号带。顷刻数次人来报：“南徐沿江一带，直至石头城，一连数百里，城郭舟车，连绵不绝，一夜成就。”如海市蜃楼之不测。曹丕大惊。读者见之亦吃一惊。原来徐盛缚芦苇为人，尽穿青衣，执旌旗，立于假城疑楼之上。假城疑楼，只用假人守把。妙。魏兵见城上许多人马，如何不胆寒。丕叹曰：“魏虽有武士千群，无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图也。”然则特地到此，只当龙舟一乐。

正惊讶间，忽然狂风大作，白浪滔天，江水溅湿龙袍，大船将覆。曹真慌令文聘撑小舟急来救驾。龙舟上人立站不住，文聘跳上龙舟，负丕下得小舟，奔入河港。忽流星马报：“赵云引兵出阳平关，径取长安。”与曹操在赤壁时闻马腾消息，一虚一实，前后又闲闲相映。丕听得，大惊失色，便教回军。众军各自奔走。背后吴兵追至，丕传旨教尽弃御用之物而走。龙舟将次入淮，忽然鼓角齐鸣，喊声大震，刺斜里一

彪军杀到，为首大将乃孙韶也。魏兵不能抵挡，折其大半，淹死者无数。少年负气，未尝误事，与近日少年不同。诸将奋力救出魏主。魏主渡淮河，行不三十里，淮河中一带芦叶，预灌鱼油，尽皆火着；前徐盛所授之计，至此始见。顺风而下，风势甚急，火焰漫空，截住龙舟。曹操之火背后烧来，曹丕之火当面截住，便是着急。丕大惊，急下小船傍岸时，龙舟上早已火着。此时十只龙舟已化作十条火龙矣。丕慌忙上马。岸上一彪军杀来，为首一将乃丁奉也。张辽急拍马来迎，被奉一箭射中其腰，可与太史慈报仇。却得徐晃救了，同保魏主而走，折军无数。背后孙韶、丁奉夺得马匹、车仗、船只、器械不计其数。魏兵大败而回。吴将徐盛全获大功，吴王重加赏赐。张辽回到许昌，箭疮迸裂而亡，曹丕厚葬之，不在话下。以上按下东吴，以下再叙西蜀。

却说赵云引兵杀出阳平关之次，忽报丞相有文书到，说益州耆帅雍闾结连蛮王孟获，起十万蛮兵，侵掠四郡；因此宣云回军，令马超坚守阳平关，丞相欲自南征。南蛮消息却从赵云一边听得，绝妙接笋。赵云乃急收兵而回。此时孔明在成都整饬军马，亲自南征。正是：

方见东吴敌北魏，
又看西蜀战南蛮。

未知胜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局量：犹器量，气度。

[2] 宁靖：安定，安静。

[3] 晏驾：车驾晚出。古代称帝王死亡的讳辞。

[4] 乃眷西顾：出自《诗经·大雅·皇矣》，意思为仍然眷恋西方。此句的前一句为“天既弃殷”，西顾有回头向西的意思。

[5] 负气：凭恃意气，不肯屈居人下。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兴师 抗天兵蛮王初受执

孔明通吴之后，便当接以伐魏之事，乃忽置中原而从事于南方者何哉？曰：孙权之兵，曹丕所欲借以攻蜀者也；孟获之兵，亦曹丕所欲借以攻蜀者也。魏借孙权以攻蜀，而蜀得收之以为我用；乃魏借孟获以攻蜀，而蜀不得收之为我用。不惟不为我用，又深足为我患，则安得不以全力取之乎？不以全力取之，而遽欲伐魏，则孟获将乘虚而议我之后矣。故凡孔明之通吴，非注意于东，而注意在北。孔明之征南蛮，亦非注意于南，而注意在北也。

曹操致韩遂之书，妙在先与韩遂看，后与马超看；孔明致雍闾之书，又妙在不令雍闾看，却令高定看。周瑜假作张、蔡之书，妙在不与蒋干看，却令蒋干偷看；孔明假作朱褒之书，又妙在自与高定看，更不消高定偷看。曹操、周郎分用之而各见其奇，孔明兼用之而又各极其变。

吕凯之图善矣，犹不若马谡之说为善也。何也？吕凯能绘其地，未能绘其人；即能绘其人，未能绘其人心也。马谡之意不在取其地、取其人，而在取其人心。故披吕凯之图，能使南方无处不在孔明之目中；听马谡之说，直当使孔明无日不在南人心中耳。

用兵之家，但知攻城与兵战，至于攻心、心战之论，则六韬三略之所未及详，黄石素书、孙武十三篇之所未及载也。惟南巢、牧野之师，为能得此意，而不谓马谡能言之；然非待马谡言而孔明始知之，孔明特因马谡之言而愈决之耳。

此回叙孔明一擒一纵之始事也。而就第一番擒纵之中，已有三番擒纵之妙。如郭焕之被获，是一番擒纵也；董、阿二人之被获，又一番擒纵也；至孟获而三矣。且其间交战者三，而用计者五。若第一番用计，则故以雍闾人认为高定人；第二番用计，则又故以高定人认为雍闾人；第三番用计，则又故以高定之真降认为假降；至于设伏以擒董、阿，设伏以擒孟获，非又用计之第四番、第五番乎？只一起手时，而事之变

化，已不可方物如此，岂非绝世奇文！

却说诸葛丞相在于成都，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两川之民，忻乐太平^[1]，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又幸连年大熟，老幼鼓腹讴歌^[2]，凡遇差徭，争先早办。因此军需器械应用之物，无不完备；米满仓廩^[3]，财盈府库。先叙蜀中富庶，以见内安而后可以外攘也。

建兴三年，益州飞报：“蛮王孟获大起蛮兵十万，犯境侵掠。孟获犹是曹丕五路中之一路，此时乃去而复来。建宁太守雍闿，乃汉朝什方侯雍齿之后，今结连孟获造反；牂牁郡太守朱褒、越嶲郡太守高定二人献了城；止有永昌郡太守王伉不肯反。见今雍闿、朱褒、高定三人部下人马，皆与孟获为向导官，攻打永昌郡。今王伉与功曹吕凯会集百姓，死守此城。”其报甚急。只用传报，不用实叙，皆是省笔。孔明乃入朝奏后主曰：“臣观南蛮不服，实国家之大患也。臣当自领大军，前去征讨。”不伐魏而亲自征蛮，出人意外。后主曰：“东有孙权，北有曹丕，今相父弃朕而去，倘吴、魏来攻，如之奈何？”先有孙权，次说曹丕，且吴方连和，而并言吴、魏来攻，便见其胸中没分晓。孔明曰：“东吴方与我国讲和，料无异心；若有异心，李严在白帝城，此人可当陆逊也。放下东吴。曹丕新败，锐气已丧，未能远图；且有马超守把汉中诸处关口，不必忧也。放下北魏。臣又留关兴、张苞等分两军为救应，保陛下万无一失。今臣先去扫荡蛮方，然后北伐，以图中原，归重中原，征蛮正为伐魏地耳。报先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后主曰：“朕年幼无知，惟相父斟酌行之。”言未毕，班部间一人出曰：“不可！不可！”众视之，乃南阳人也，姓王，名连，字文仪，现为谏议大夫，连谏曰：“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乡；丞相秉钧衡之重任，而自远征，非所宜也。且雍闿等乃癣疥之疾，丞相只须遣一大将讨之，必然成功。”不知南方未平，不是疥癣之疾，直是心腹之患。孔明曰：“南蛮之地，离国甚远，人多不习王化，收服甚难，吾当亲去征之。可刚可柔，别有斟酌，非可容易托人。”七纵七擒之意，于此日先定矣，不消待马谡说得。王连再三苦劝，孔明不从。

是日，孔明辞了后主，令蒋琬为参军，费祒为长史，董厥、樊建二人为掾史；赵云、魏延为大将，总督军马；王平、张翼为副将；并川将数十员，共起川兵五十万，前望益州进发。似乎小题大做。忽有关公第三子关索，入军来见孔明曰：“自荆州失陷，逃难在鲍家庄养病，每要赴川见先帝报仇，疮痕未合，不能起行。近已安痊，打探得东吴仇人已皆诛戮，径来西川见帝，恰在途中遇见征南之兵，特来投见。”关索踪

迹，直于此处叙出，补前文所未及。孔明闻之，嗟讶不已。一面遣人申报朝廷，就令关索为前部先锋，一同征南。大队人马，各依队伍而行。饥餐渴饮，夜住晓行，所经之处，秋毫无犯。的是王者之兵。

却说雍闾听知孔明自统大军而来，即与高定、朱褒商议，分兵三路：高定取中路，雍闾在左，朱褒在右；三路各引兵五六万迎敌。孟获本是一路，忽先有三路。于是高定令鄂焕为前部先锋。焕身長九尺，面貌丑恶，使一枝方天戟，有万夫不当之勇，领本部兵，离了大寨，来迎蜀兵。三路又先写一路。

却说孔明统大军已到益州界分，前部先锋魏延，副将张翼、王平，才入界口，正遇鄂焕军马。两阵对圆，魏延出马大骂曰：“反贼早早受降！”鄂焕拍马与魏延交锋，战不数合，延诈败走，焕随后赶来。走不数里，喊声大震，张翼、王平两路军杀来，绝其后路。延复回，三员将并力拒战，生擒鄂焕。解到大寨，入见孔明。孔明令去其缚，以酒食待之，此待孟获之法，先将鄂焕做个引子。问曰：“汝是何人部将？”焕曰：“某是高定部将。”孔明曰：“吾知高定乃忠义之士，今为雍闾所惑，以致如此。吾今放汝回去，令高太守早早归降，免遭大祸。”鄂焕拜谢而去。妙。亦算一擒一纵。回见高定，说孔明之德。定亦感激不已。次日，雍闾至寨。礼毕，闾曰：“如何得鄂焕回也？”定曰：“诸葛亮以义放之。”闾曰：“此乃诸葛亮反间之计，欲令我两人不和，故施此谋也。”雍闾作梗，与高定罪有轻重。定半信不信，心中犹豫。忽报蜀将搦战，闾自引三万兵出迎。战不数合，闾拨马便走。延率兵大进，追杀二十馀里。三路中又写一路。次日，雍闾又起兵来迎。孔明一连二日不出。至第四日，雍闾、高定分兵两路，来取蜀寨。三路中并写两路，却不见朱褒一路。

却说孔明令魏延等两路伺候，果然雍闾、高定两路兵来，被伏兵杀伤大半，生擒者无数，都解到大寨来。雍闾的人囚在一边，高定的人囚在一边。却令军士谣说：“但是高定的人免死，雍闾的人尽杀。”妙计。众军皆闻此言。少时，孔明令取雍闾的人到帐前问曰：“汝等皆是何人部从？”众伪曰：“高定部下人也。”必然如此。孔明教皆免其死，与酒食赏劳，令人送出界首，纵放回寨。先发遣雍闾的人，妙在故意认作高定的人，以疑雍闾。孔明又唤高定的人问之。众皆告曰：“吾等实是高定部下军士。”孔明亦皆免其死，赐以酒食。却扬言曰：“雍闾今日使人投降，要献汝主并朱褒首级，以为功劳。吾甚不忍，汝等既是高定部下军，吾放汝等回去，再不可背反。若再擒来，决不轻恕。”众皆拜谢而

去，次发遣高定的人，又妙在诈称雍闾之约，以疑高定，又带朱褒在内。

回到本寨，入见高定，说知此事。定乃密遣人去雍闾寨中探听，却有一般放回的人，言说孔明之德，因此雍闾部军，多有归顺高定之心。虽然如此，高定心中不稳，又令一人来孔明寨中探听虚实，被伏路军捉来见孔明。孔明故意认做雍闾的人，前将雍闾的人故意认作高定的人，今又将高定的人故认作雍闾的人。巧妙之极。唤入帐中问曰：“汝元帅既约下献高定、朱褒二人首级，因何误了日期？汝这厮不精细，如何做得细作！”妙在对高定的人说雍闾的话。军士含糊答应。孔明以酒食赐之，修密书一封，付军士曰：“汝持此书付雍闾，教他早早下手，休得误事。”妙在使高定的人致雍闾的书。细作拜谢而去，回见高定，呈上孔明之书，说雍闾如此如此。定看书毕，大怒曰：“吾以真心待之，彼反欲害吾，情理难容！”便唤鄂焕商议。焕曰：“孔明乃仁人，背之不祥。孔明已先下种。我等谋反作恶，皆雍闾之故。不如杀闾以投孔明。”皆在孔明算中。定曰：“如何下手？”焕曰：“可设一席，令人去请雍闾。彼若无异心，必坦然而来；若其不来，必有异心。我主可攻其前，某伏于寨后小路候之，闾可擒矣。”高定从其言，设席请雍闾。闾果疑前日放回军士之言，惧而不来。与假书相合。是夜，高定引兵杀投雍闾寨中。原来有孔明放回免死的人，皆想高定之德，乘时助战，又是孔明先下的种。雍闾军不战自乱。闾上马望山路而走，行不二里，鼓声响处，一彪军出，乃鄂焕也，挺方天戟，骤马当先。雍闾措手不及，被焕一戟刺于马下，就梟其首级。非鄂焕杀之，亦非高定杀之，是孔明杀之耳。闾部下军士皆降高定。

定引两部军来降孔明，献雍闾首级于帐下。孔明高坐于帐上，喝令左右，推转高定斩首报来。读至此，令人不解其故。定曰：“某感丞相大恩，今将雍闾首级来降，何故斩也？”孔明大笑曰：“汝来诈降，敢瞒吾耶？”实是我瞒他，反说他瞒我。妙甚。定曰：“丞相何以知吾诈降？”孔明于匣中取出一缄，与高定曰：“朱褒已使人密献降书，说你与雍闾结生死之交，岂肯一旦便杀此人，吾故知汝诈也。”既假致雍闾之书，又假作朱褒之书，一派是假。定叫屈曰：“朱褒乃反间之计也，不是朱褒反间，实是孔明反间。丞相切不可信！”孔明曰：“吾亦难凭一面之词，汝若捉得朱褒，方表真心。”杀朱褒，又只用高定，殊不费力。定曰：“丞相休疑，某去擒朱褒来见丞相若何？”孔明曰：“若如此，吾疑心方息也。”高定即引部将鄂焕并本部兵，杀奔朱褒营来。比及离寨约有十里，山后一彪军到，乃朱褒也。来得凑巧，此处方写朱褒一路。

褒见高定军来，慌忙与高定答话。定大骂曰：“汝如何写书与诸葛丞相处，使反间之计害吾耶？”褒目瞪口呆，不能回答。雍闿妙在先知，朱褒妙在不知。忽然鄂焕于马后转过，一戟刺朱褒于马下。定厉声而言曰：“如不顺者皆戮之！”于是众军一齐拜降。定引两部军来见孔明，献朱褒首级于帐下。孔明大笑曰：“吾故使汝杀此二贼，以表忠心。”算高定于股掌之上。遂命高定为益州太守，总摄三郡；令鄂焕为牙将。三路军马已平。以上了却三路。

于是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孔明入城已毕，问曰：“谁与公守此城，以保无虞？”伉曰：“某今日得此郡无危者，皆赖永昌不韦人，姓吕，名凯，字季平。皆此人之力。”孔明遂请吕凯至。凯入见礼毕。孔明曰：“人言公乃永昌高士，多亏公保守此城。今欲平蛮方，公有何高见？”吕凯遂取一图呈与孔明曰：“某自历仕以来，知南人欲反久矣，故密遣人入其境，察看可屯兵交战之处，画成一图，名曰《平蛮指掌图》，蛮人已在掌中。今敢献与明公。明公试观之，可为征蛮之一助也。”与张松献图前后相对。○先主无张松不能入西川，孔明无吕凯不能平孟获。孔明大喜，就用吕凯为行军教授兼向导官。于是孔明提兵大进，深入南蛮之境。

正行军之次，忽报天子差使命至。孔明请入中军，但见一人素袍白衣而进，乃马谡也。为兄马良新亡，因此挂孝。马良之死，在此带叙出来，省笔之法。谡曰：“奉主上敕命，赐众军酒帛。”孔明接诏已毕，依命一一给散^[4]，遂留马谡在帐叙话。孔明问曰：“吾奉天子诏，削平蛮方，久闻幼常高见，望乞赐教。”足见孔明虚心，非今人所及。谡曰：“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算到北魏，正合孔明意中之事。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此四语是兵法中之所无，却是绝妙兵法，又在孙、吴之上。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的高见。孔明叹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于是孔明遂令马谡为参军，即统大兵前进。

却说蛮王孟获听知孔明智破雍闿等，遂聚三洞元帅商议。第一洞乃金环三结元帅，第二洞乃董荼那元帅，第三洞乃阿会喃元帅。平了三郡，却又生出三洞来，正与三郡相对。三洞元帅入见孟获。获曰：“今诸葛丞相领大军来侵我境界，不得不并力敌之。汝三人可分兵三路而进。如得胜者，便为洞主。”于是分金环三结取中路，董荼那取左路，

阿会喃取右路。各引五万蛮兵，依令而行。前三郡分三路，今三洞亦分三路；前三路只是两路厮杀，今却一齐都出。

却说孔明正在寨中议事，忽哨马飞报，说三洞元帅分兵三路到来。孔明听毕，即唤赵云、魏延至，却都不吩咐；不吩咐却是胜于吩咐。更唤王平、马忠至，马忠有二，一为吴之马忠，一为蜀之马忠。吴之马忠已死，此乃蜀之马忠也。嘱之曰：“今蛮兵三路而来，吾欲令子龙、文长去，此二人不识地理，未敢用之。孔明惯用激将之法。王平可往左路迎敌，马忠可往右路迎敌，吾却使子龙、文长随后接应。今日整顿军马，来日平明进发。”二人听令而去。又唤张嶷、张翼吩咐曰：“汝二人同领一军，往中路迎敌。今日整点军马，来日与王平、马忠约会而进。吾欲令子龙、文长去取，奈二人不识地理，故未敢用之。”妙在又说一句，再激他一激。张嶷、张翼听令去了。赵云、魏延见孔明不用，各有愠色。孔明曰：“吾非不用汝二人，但恐以中年涉险，为蛮人所算，失其锐气耳。”此是第三番激他。赵云曰：“倘我等识地理若何？”孔明曰：“汝二人只宜小心，休得妄动。”妙。止之正以激之也。二人怏怏而退。

赵云请魏延到自己寨内商议曰：“吾二人为先锋，却说不识地理而不肯用。今用此两辈，吾等岂不羞乎！”延曰：“吾二人只今就上马，亲去探之，捉住土人，便教引进，以敌蛮兵，大事可成。”皆在孔明算中。云从之，遂上马径取中路而来。方行不数里，远远望见尘头大起。两人上山坡看时，果见数十骑蛮兵纵马而来。二人两路冲出。蛮兵见了，大惊而走。赵云、魏延各生擒几人，回到本寨，以酒食待之，却细问其故。不激不肯如此。蛮兵告曰：“前面是金环三结元帅大寨，正在山口。寨边东西两路，却通五溪洞，一个洞名。并董荼那、阿会喃各寨之后。”赵云、魏延听知此话，遂点精兵五千，教擒来蛮兵引路。

比及起军时，已是二更天气，月明星朗，趁着月色而行。百忙中偏有闲笔写星写月。刚到金环三结大寨之时，约有四更。行了两个更次。蛮兵方起造饭，准备天明厮杀。忽然赵云、魏延两路杀入，蛮兵大乱。赵云直杀入中军，正逢金环三结元帅；交马只一合，被云一枪刺落下马，就枭其首级。馀军溃散。魏延便分兵一半，望东路抄董荼那寨来；赵云分兵一半，望西路抄阿会喃寨来。比及杀到蛮兵大寨之时，天已平明。又杀了一个更次。

先说魏延杀奔董荼那寨来，董荼那听知寨后有军杀至，便引兵出寨拒敌。忽然寨前门一声喊起，蛮兵大乱。原来王平军马早已到了。明明

是孔明教他接应魏延。两下夹攻，蛮兵大败。董荼那夺路走脱，魏延追赶不上。

却说赵云引兵杀到阿会喃寨后之时，马忠已杀至寨前。明明是孔明教他接应赵云。两下夹攻，蛮兵大败，阿会喃乘乱走脱。各自收军回见孔明。孔明问曰：“三洞蛮兵走了两洞之主，金环三结元帅首级安在？”赵云将首级献功。众皆言曰：“董荼那、阿会喃皆弃马越岭而去，因此赶他不上。”孔明大笑曰：“二人吾已擒下了。”奇幻之极。赵、魏二人并诸将皆不信。少顷，张嶷解董荼那到，张翼解阿会喃到。妙，令人不解其故。众皆惊讶。孔明曰：“吾观吕凯图本，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故以言激子龙、文长之锐气，故教深入重地，先破金环三结，随即分兵左右寨后抄出，以王平、马忠应之。非子龙、文长不可当此任也。此时却极力赞他一句，真神妙不测。吾料董荼那、阿会喃必从便径往山路而走，故遣张嶷、张翼以伏兵待之，令关索以兵接应，擒此二人。”至此方才说明。诸将皆拜伏曰：“丞相机算，神鬼莫测！”孔明令押过董荼那、阿会喃至帐下，尽去其缚，以酒食衣服赐之，令各自归洞，勿得助恶。孔明自此以后，只用此法。二人泣拜，各投小路而去。孔明谓诸将曰：“来日孟获必然亲自引兵厮杀，便可就此擒之。”乃唤赵云、魏延至，付与计策，各引五千兵去了。前是暗使，此是明遣。又唤王平、关索同引一军，授计而去。孔明分拨已毕，坐于帐上待之。

却说蛮王孟获在帐中正坐，忽哨马报来，说三洞元帅俱被孔明捉将去了，部下之兵各自溃散。获大怒，不大惊而大怒，便见其倔强。遂起蛮兵迤迤进发，正遇王平军马。两阵对圆，王平出马，横刀望之，只见门旗开处，数百南蛮骑将两势摆开。中间孟获出马：头顶嵌宝紫金冠，身披纓络红锦袍⁵，腰系碾玉狮子带，脚穿鹰嘴抹绿靴，骑一匹卷毛赤兔马，悬两口松纹镶宝剑，写得孟获怕人，乃见擒之非易，纵之亦非易。昂然观望，回顾左右蛮将曰：“人每说诸葛亮善能用兵，今观此阵，旌旗杂乱，队伍交错，刀枪器械无一可能胜吾者，始知前日之言谬也！在孟获眼中写出孔明诱敌。早知如此，吾反多时矣。谁敢去擒蜀将，以振军威？”言未尽，一将应声而出，名唤忙牙长，使一口截头大刀，骑一匹黄骠马，来取王平。二将交锋，战不数合，王平便走。明明是诱敌。孟获驱兵大进，迤迤追赶。关索略战又走，又明明是诱敌。约退二十馀里。孟获正追杀之间，忽然喊声大起：左有张嶷，右有张翼，两路兵杀出，截断归路。只道此二人为伏兵，那知又有子龙、文长在后。王平、关索复兵杀回。前后夹攻，蛮兵大败。孟获引部将死战得脱，望锦带山而逃。背后三路兵追杀将来。获正奔走之间，前面喊声大

起，一彪军拦住，为首大将乃常山赵子龙也。获见了大惊，慌忙奔锦带山小路而走。子龙冲杀一阵，蛮兵大败，生擒者无数。孟获止与数十骑奔入山谷之中，背后追兵至近，前面路狭，马不能行，乃弃了马匹，爬山越岭而逃。忽然山谷中一声鼓响，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计策，引五百步军伏于此处。孟获抵敌不住，被魏延生擒活捉了。前二张擒董、阿用虚写，今魏延擒孟获用实写。○此是一擒。从骑皆降。

魏延解孟获到大寨来见孔明。孔明早已杀牛宰羊，设宴在寨。却教帐中排开七重围子手^[6]，刀枪剑戟，灿若霜雪；又执御赐黄金钺斧，曲柄伞盖，前后羽葆鼓吹，左右排开御林军，布列得十分严整。令孟获见汉官威仪。孔明端坐于帐上，只见蛮兵纷纷攘攘，解到无数。孔明唤到帐中，尽去其缚，抚谕曰：“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孟获所拘。今受惊唬。吾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必倚门而望，若听知阵败，定然割肚牵肠，眼中流血。吾今尽放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言讫，各赐酒食米粮而遣之。一路只用此法。蛮兵深感其恩，泣拜而去。

孔明教唤武士押过孟获来。不移时，前推后拥，缚至帐前。获跪于帐下，孔明曰：“先帝待汝不薄，汝何敢背反？”获曰：“两川之地，皆是他人所占土地，汝主倚强夺之，自称为帝。吾世居此处，汝等无礼，侵我土地，何为反耶？”两川之地须不是你的。孔明曰：“吾今擒汝，汝心服否？”“心”字正与攻心之战相应。获曰：“山僻路狭，误遭汝手，如何肯服！”孔明曰：“汝既不服，吾放汝去，若何？”妙。获曰：“汝放我回去，再整军马，共决雌雄。若能再擒吾，吾方服也。”孔明即令去其缚，与衣服穿了，赐以酒食，给与鞍马，差人送出路，径望本寨而去。此是一纵。正是：

寇入掌中还放去，
人居化外未能降。

未知再来交战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1] 忻（xīn）乐：快乐。

[2] 鼓腹讴歌：拍击腹部，以应歌节。形容百姓生活悠闲自得。

[3] 仓廩（áo）：储藏粮食的处所。

[4] 给（jǐ）散：发放。

[5] 璎络：缨络。用珠玉穿成的装饰物。多用作颈饰。

[6] 围子手：即“围宿军”。元初时因皇城尚未建成，朝会时就用警卫围绕会场，称“围宿军”。这

是小说作者沿用元明制度的俗语。

第八十八回

渡泸水再缚番王 识诈降三擒孟获

二擒孟获即《出师表》所谓“五月渡泸”者也。诗云：“六月萋萋，戎军是饬。”孔明之征南蛮，其宣王之伐玁狁乎？然深入不毛，独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者有异，何哉？盖孟获于初擒之时，则有辞矣，以为彼来犯境，而擒之不足以相服，必深入彼境而擒之，乃足以相服。宣王不再传，而有骊山之祸，正以未尽伐之之力耳。

二擒之计，已在一擒之中也。何也？董荼那、阿会喃即初擒孟获时所纵也。不必我擒之，使彼之人自擒之；彼之人自擒之，而一如我之擒之。孔明不费力者在此，孟获之不肯服者亦在此。

兵家有必败之法，非避之之难，而犯之之难；又非犯之之难，而犯而避之之为难。如先主猇亭之兵屯于林木之间，孔明泸水之兵亦屯于林木之间，而先主败而孔明胜者，先主以此自愚，而孔明以此愚敌也，则犯之之妙也。至于孟优内应，孟获外攻，皆被擒捉，于是拔寨都起，尽渡泸水，并非复前日依山傍水之营，则犯而避之之妙也。

不独二擒止是一擒，即三擒亦止是一擒也。何也？二擒孟获之时，使之遍观各营虚实，正欲其来攻而中我之计也。则三擒之计，亦于二擒时早伏之也。三擒有相连而及之势，三纵亦有相连而及之势。二擒止是一擒，而孟获不服，所以有三擒；三擒又止是一擒，而孟获又不服，所以有三纵云。

马岱自成都来，而孔明用其力；马谡自成都来，而孔明用其谋。用其力所以分众人之力也，用其谋所以合一己之谋也。知攻心之为上，是与孔明七纵之谋合；知孟获之诈降，是与孔明三擒之谋合。妙在皆不说明，事后方见。即令读者猜之，亦不能测其玄机，况当日孟获遇之，安得不中其妙计乎？

却说孔明放了孟获，众将上帐问曰：“孟获乃南蛮渠魁^[1]，今幸被擒，南方便定，丞相何故放之？”孔明笑曰：“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

耳。掌中物即囊中物。直须降伏其心，自然平矣。”诸将闻言，皆未肯信。

当日孟获行至泸水，先在此处点泸水。正遇手下败残的蛮兵，皆来寻探。众兵见了孟获，且惊且喜，拜问曰：“大王如何能勾回来？”获曰：“蜀人监我在帐中，被我杀死十余人，乘夜黑而走。正行间，逢着一哨马军，亦被我杀之，夺了此马，因此得脱。”背地出丑之事，在人前遮瞒得干干净净，何近日孟获之多也。众皆大喜，拥孟获渡了泸水，下住寨栅，会集各洞酋长，陆续招聚原放回的蛮兵，约有十数万骑。此时董荼那、阿会喃已在洞中。前三郡太守杀其二，而存其一；今三洞元帅杀其一，而存其二。孟获使人去请，二人惧怕，只得也引洞兵来。孟获何等倔强，二人何等疲软。获传令曰：“吾已知诸葛亮之计矣，不可与战，战则中他诡计。彼川兵远来劳甚，况即日天炎，彼兵岂能久住？吾等有此泸水之险，将船筏尽拘在南岸，一带皆筑土城，深沟高垒，看诸葛亮如何施谋！”蛮子胆怯。众酋长从其计，尽拘船筏，于南岸一带筑起土城；有依山傍崖之地，高竖敌楼，楼上多设弓弩炮石，准备久处之计。粮草皆是各洞供应。孟获以为万全之策，坦然不忧。蛮子胆大。

却说孔明提兵大进，前军已至泸水。哨马飞报说：“泸水之内，并无船筏；又兼水势甚急，隔岸一带筑起土城，皆有蛮兵守把。”时值五月，天气炎热，南方之地，分外炎酷，（车）〔军〕马衣甲皆穿不得。南方属火故也，仿佛似《西游记》火焰山。孔明自至泸水边观毕，回到本寨，聚诸将至帐中，传令曰：“今孟获兵屯泸水之南，深沟高垒，以拒我兵。吾既提兵至此，如何空回？汝等各各引兵，依山傍树，拣林木茂盛之处，与我将息人马^[2]。”先主在猊亭，亦屯于林木茂盛之处，但孔明不是连营耳。乃遣吕凯离泸水百里，拣阴凉之地，分作（两）〔四〕个寨子。使王平、张嶷、张翼、关索各守一寨，内外皆搭草棚，遮盖马匹，将士乘凉，以避暑气。参军蒋琬看了，入问孔明曰：“某看吕凯所造之寨甚不好，正犯昔日先帝败于东吴时之地势矣。回顾前文。倘蛮兵偷渡泸水，前来劫寨，若用火攻，如何解救？”孔明笑曰：“公勿多疑，吾自有妙算。”可知孔明在猊亭必不被烧。蒋琬等皆不晓其意。

忽报蜀中差马岱解暑药并粮米到，孔明令入。岱参拜毕，一面将米药分派四寨。此时用得几服香薷饮。孔明问曰：“汝将带多少军来？”马岱曰：“有三千军。”孔明曰：“吾军累战疲困，欲用汝军，未知肯向前否？”岱曰：“皆是朝廷军马，何分彼我？丞相要用，虽死不辞。”说出一个“死”字，果应下文死了一半。孔明曰：“今孟获拒住泸水，无路可

渡。吾欲先断其粮道，令彼军自乱。”岱曰：“如何断得？”孔明曰：“离此一百五十里，泸水下流沙口，此处水慢，可以扎筏而渡。观吕凯图本，连水之急慢亦多晓得。汝提本部三千军渡水，直入蛮洞，先断其粮，然后会合董荼那、阿会喃两个洞主，便为内应。不可有误。”亦如前回中之用鄂焕。

马岱欣然去了，领兵前到沙口，驱兵渡水。因见水浅，大半不下筏，只裸衣而过，半渡皆倒，急救傍岸，口鼻出血而死。仿佛《西游记》通天河。马岱大惊，连夜回告孔明。孔明随唤向导土人问之。土人曰：“目今炎天，毒聚泸水，日间甚热，毒气正发。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饮此水，其人必死。若要渡时，须待夜静水冷，毒气不起，饱食渡之，方可无事。”此又吕凯图中所未及。孔明遂令土人引路，又选精壮军五六百，随着马岱来到泸水沙口，扎起木筏，半夜渡水，果然无事。岱领着二千壮军，令土人引路，径取蛮洞运粮总路口夹山峪而来。

那夹山峪两下是山，中间一条路，止容一人一马而过。与后文邓艾渡阴平岭仿佛相似。马岱占了夹山峪，分拨军士，立起寨栅。洞蛮不知，正解粮到，被岱前后截住，夺粮百馀车。蛮人报入孟获大寨中。此时孟获在寨中，终日饮酒取乐，不理军务，如避暑九成宫。谓众酋长曰：“吾若与诸葛亮对敌，必中奸计。今靠此泸水之险，深沟高垒以待之。蜀人受不过酷热，必然退走。那时吾与汝等随后击之，便可擒诸葛亮也。”言讫，呵呵大笑。蛮子且慢作乐，苦便到也。忽然班内一酋长曰：“沙口水浅，倘蜀兵透漏过来，深为利害，当分军守把。”获笑曰：“汝是本处土人，如何不知？吾正要蜀兵来渡此水，渡则必死于水中矣。”土人之语，又在孟获口中说一遍。酋长又曰：“倘有土人说与夜渡之法，当复何如？”获曰：“不必多疑。吾境内之人安肯助敌人耶？”痴蛮子。正言之间，忽报蜀兵不知多少，暗渡泸水，绝断了夹山粮道，打着平北将军马岱旗号。马岱名字妙在旗号上看出。○平北将军今作平南将军矣。获笑曰：“量此小辈，何足道哉！”即遣副将忙牙长，引三千兵投夹山峪来。

却说马岱望见蛮兵已到，遂将二千军摆在山前。两阵对圆，忙牙长出马，与马岱交锋，只一合，被岱一刀斩于马下。蛮子无用。蛮兵大败，走回来见孟获，细言其事。获唤诸将问曰：“谁敢去敌马岱？”言未毕，董荼那出曰：“某愿往。”孟获大喜，遂与三千兵而去。获又恐有人再渡泸水，即遣阿会喃引三千兵，去守把沙口。

却说董荼那引蛮兵到了夹山峪下寨，马岱引兵来迎。部内军有认得

是董荼那，说与马岱如此如此。妙在部下人认得，不然马岱如何知之？方知孔明拨与五六百军，正为此时用也。岱纵马向前，大骂曰：“无义背恩之徒！吾丞相饶汝性命，今又背反，岂不自羞？”董荼那满面惭愧，无言可答，不战而退。蛮子原有良心。马岱掩杀一阵而回。董荼那回见孟获曰：“马岱英雄，抵敌不住。”获大怒曰：“吾知汝原受诸葛亮之恩，今故不战而退，正是卖阵之计！”喝教推出斩了。众酋长再三哀告，方才免死。叱武士将董荼那打了一百大棍，放归本寨。孟获取祸之道。诸多酋长皆来告董荼那曰：“我等虽居蛮方，未尝敢犯中国，中国亦不曾侵我。今因孟获势力相逼，不得已而造反。想孔明神机莫测，曹操、孙权尚自惧之，何况我等蛮方乎？是说孔明之智。况我等皆受其活命之恩，无可为报。是说孔明之仁。今欲舍一死命，杀孟获去投孔明，以免洞中百姓涂炭之苦。”势所必然。董荼那曰：“未知汝等心下若何？”内有原蒙孔明放回的人，一齐同声应曰：“愿往！”于是董荼那手执钢刀，引百余人直奔大寨而来。时孟获大醉于帐中，董荼那引众人持刀而入，帐下有两将侍立。董荼那以刀指曰：“汝等亦受诸葛丞相活命之恩，宜当报效。”二将曰：“不须将军下手，某当生擒孟获去献丞相。”皆在孔明算中。于是一齐入帐，将孟获执缚已定，押到泸水边，驾船直过北岸，蛮子此时却蛮不过。○此是二擒。先使人报知孔明。

却说孔明已有细作探知此事，于是密传号令，教各寨将士整顿军器，方教为首酋长解孟获入来，其余皆回本寨听候。董荼那先入中军见孔明，细说其事。孔明重加赏劳，用好言抚慰，遣董荼那引众酋长去了。然后令刀斧手推孟获入。孔明笑曰：“汝前者有言：‘但再擒得，便肯降服！’今日如何？”获曰：“此非汝之能也，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残害，以致如此，如何肯服！”蛮子嘴硬，偏会解说。孔明曰：“吾今再放汝去，若何？”妙。孟获曰：“吾虽蛮人，颇知兵法；若丞相端的肯放吾回洞中，吾当率兵再决胜负。若丞相这番再擒得我，那时倾心吐胆归降，并不敢改移也。”亏他此副老面皮。孔明曰：“这番生擒，如又不服，必无轻恕。”令左右去其绳索，仍前赐以酒食，列坐于帐上。前但赐酒，今又赐坐，第二番更是加厚。孔明曰：“吾自出茅庐，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汝蛮邦之人，何为不服？”第二番放他，偏有许多话说。获默然不答。孔明酒后，唤孟获同上马出寨，观看诸营寨栅所屯粮草，所积军器。故意教他看虚实，妙。孔明指谓孟获曰：“汝不降吾，真愚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猛将、粮草兵器，汝安能胜吾哉！汝若早降，吾当奏闻天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子孙孙，永镇蛮邦。意下若何？”获曰：“某虽肯降，怎奈洞中之人未肯心服。若丞相肯放回去，就当招安本部人马，同心合胆，方可归顺。”蛮子说谎。孔明忻然，又与

孟获回到大寨饮酒。至晚，获辞去，孔明亲自送至泸水边，以船送获归寨。此是二纵。

孟获来到本寨，先伏刀斧手于帐下，差心腹人到董荼那、阿会喃寨中，只推孔明有使命至，将二人赚到大寨帐下，尽皆杀之，弃尸于涧。好狠蛮子。孟获随即遣亲信之人守把隘口，自引军出了夹山峪，要与马岱交战。却并不见一人，及问土人，皆言昨夜尽搬粮草，复渡泸水归大寨去了。孔明撤回马岱，却在孟获一边虚写。获再回洞中，与亲弟孟优商议曰：“如今诸葛亮之虚实，吾已尽知，汝可去如此如此。”已在孔明算中。孟优领了兄计，引百馀蛮兵，搬载金珠宝贝、象牙犀角之类，渡了泸水，径投孔明大寨而来。方才过了河时，前面鼓角齐鸣，一彪军摆开，为首大将乃马岱也。此时忽然又是马岱，写得出没不测。孟优大惊。岱问了来情，令在外厢，差人来报孔明。

孔明正在帐中，与马谡、吕凯、蒋琬、费祎等共议平蛮之事，忽帐下一人报称孟获差弟孟优来进宝贝。孔明回顾马谡曰：“汝知其来意否？”谡曰：“不敢明言，容某暗写于纸上呈与丞相，看合钧意否？”与孔明、周郎各写“火”字于掌中仿佛相似。孔明从之。马谡写讫，呈与孔明。孔明看毕，抚掌大笑曰：“擒孟获之计，吾已差派下也。汝之所见正与吾同。”妙在不叙出所说何语，令读者自知之。遂唤赵云入，向耳畔吩咐如此如此；又唤魏延入，亦低言吩咐；又唤王平、马忠、关索入，亦密密地吩咐。各人受了计策，皆依令而去，妙在不叙出所用何计，待后文方见。方召孟优入帐。优再拜于帐下曰：“家兄孟获感丞相活命之恩，无可奉献，辄具金珠宝贝若干，权为赏军之资。续后别有进贡天子礼物。”前说手下人不肯降，今却手下人先来，明明是诈。孔明曰：“汝兄今在何处？”优曰：“为感丞相天恩，径往银坑山中，银坑山先在此处点出，为后文伏线。收拾宝物去了，少时便回来也。”孔明曰：“汝带多少人来？”优曰：“不敢多带。只是随行百馀人，皆运货物者。”孔明尽教入帐看时，皆是青眼黑面，黄发紫须，耳带金环，鬃头跣足^[3]，身长力大之士。名为波斯献宝，却是夜叉作怪。孔明就令随席而坐，教诸将劝酒，殷勤相待。

却说孟获在帐中专望回音，忽报有二人回了；唤入问之，具说：“诸葛亮受了礼物大喜，将随行之人皆唤入帐中，杀牛宰羊，设宴相待。二大王令某密报大王：今夜二更，里应外合，以成大事。”孟获所授之计，至此方才叙明。孟获听知甚喜，即点起三万蛮兵，分为三队，获唤各洞酋长吩咐曰：“各军尽带火具。今晚到了蜀寨时，放火为

号。吾当自取中军，以擒诸葛亮。”痴蛮子说得如此容易。诸多蛮将受了计策，黄昏左侧⁴，各渡泸水而来。孟获带领心腹蛮将百余人，径投孔明大寨，于路并无一军阻挡。前至寨门，获率众将骤马而入，乃是空寨，并不见一人。孔明吩咐诸将之计，亦至此方才叙明。获撞入中军，只见帐中灯烛荧煌，孟优并番兵尽皆醉倒。蛮子贪嘴。原来孟优被孔明教马谡、吕凯二人管待，令乐人搬做杂剧⁵，殷勤劝酒，酒内下药，尽皆昏倒，浑如醉死之人。奉答泸水之毒。孟获入帐问之，内有醒者，但指口而已。好看。获知中计，急救了孟优等一千人；却待奔回中队，前面喊声大震，火光骤起，蛮兵各自逃窜。一彪军杀到，乃是蜀将王平。获大惊，急奔左队时，火光冲天，一彪军杀到，为首蜀将乃是魏延。获慌忙望右队而来，只见火光又起，又一彪军杀到，为首蜀将乃是赵云。三将之来，写得参差错落。三路军夹攻将来，四下无路。孟获弃了军士，匹马望泸水而逃。正见泸水上数十个蛮兵，驾一小舟。获慌令近岸，人马方才下船，一声号起，将孟获缚住。此是三擒。原来马岱受了计策，引本部兵扮作蛮兵，撑船在此，诱擒孟获。前未叙孔明吩咐马岱，却于此处补出。

于是孔明招安蛮兵，降者无数。孔明一一抚慰，并不加害。一路多用此法。就教救灭了余火。须臾，马岱擒孟获至，此是前文所有，用实写。赵云擒孟优至，此是前文未叙，用虚写。魏延、马忠、王平、关索擒诸洞酋长至。马忠、关索于此补出，其诸洞酋长亦用虚写。孔明指孟获而笑曰：“汝先令汝弟以礼诈降，如何瞒得过吾。今番又被我擒，汝可服否？”获曰：“此乃吾弟贪口腹之故，误中汝毒，因此失了大事。吾若自来，弟以兵应之，必然成功。此乃天败，非吾之不能也，如何肯服？”每次不服，必有一段解说，蛮子油嘴。○极似今日低棋输了，到底不服输。孔明曰：“今已三次，如何不服？”孟获低头无语。孔明笑曰：“吾再放汝回去。”妙。孟获曰：“丞相若肯放吾兄弟回去，收拾家下亲丁，和丞相大战一场。那时擒得，方才死心塌地而降。”孔明曰：“再若擒住，必不轻恕。汝可小心在意，勤攻韬略之书，再整亲信之士，早用良策，勿生后悔。”十分调笑，十分作乐。遂令武士去其绳索，放起孟获，并孟优及各洞酋长，一齐都放。孟获等拜谢去了。此是三纵。此时蜀兵已渡泸水。孟获等过了泸水，只见岸口陈兵列将，旗帜纷纷。获到营前，马岱高坐，以剑指之曰：“这番拿住，必无轻放！”前一番赐酒赐坐，今第三番又是换一样面孔矣。孟获到了自己寨时，赵云早已袭了此寨，布列兵马。云坐于大旗下，按剑而言曰：“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马岱之言纯是刚，赵云之言刚中带宽。获喏喏连声而去。将出界口山坡，魏延引一千精兵，摆在坡上，勒马厉声而言

曰：“吾今已深入巢穴，夺汝险要；汝尚自愚迷，抗拒大军！这回拿住，碎尸万段，决不轻饶！”赵云之言略宽，魏延之言又刚，真是三收三放。孟获等抱头鼠窜，望本洞而去。后人诗赞曰：

五月驱兵入不毛，
月明泸水瘴烟高。
誓将雄略酬三顾，
岂惮征蛮七纵劳。

却说孔明渡了泸水，下寨已毕，大赏三军，聚众将于帐下曰：“孟获第二番擒来，吾令遍观各营虚实，正欲令其来劫营也。吾知孟获颇晓兵法，吾将兵马粮草炫耀，实令孟获看吾破绽，必用火攻。彼令其弟诈降，欲为内应耳。吾三番擒之而不杀，诚欲服其心，不欲灭其类也。上项事此处方才说明。吾今明告汝等，勿得辞劳，可用心报国。”又激劝众人，是孔明妙处。众将拜伏曰：“丞相智、仁、勇三者足备，虽子牙、张良不能及也。”孔明曰：“吾今安敢望古人耶？皆赖汝等之力，共成功业耳。”又奖励众人，皆是孔明妙处。帐下诸将听得孔明之言，尽皆喜悦。

却说孟获受了三擒之气，还亏蛮子肚皮大，着得这许多气。忿忿归到银坑洞中，即差心腹人赏金珠宝贝，往八番九十三甸等处，并蛮方部落，借使牌刀獠丁^[6]。军健数十万，引出无数蛮子来了。克日齐备，各队人马，云推雾拥，俱听孟获调用。伏路军探知其事，来报孔明。孔明笑曰：“吾正欲令蛮兵皆至，见吾之能也。”遂上小车而行。正是：

若非洞主威风猛，
怎显军师手段高。

未知胜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渠魁：大头目，首领。渠，大。

[2] 将息：养息，休息。

[3] 鬅（péng）头：头发散乱貌。

[4] 左侧：犹左右（指时间）。

[5] 搬做：扮演，演出。

[6] 獠丁：指西南少数民族的兵丁。

第八十九回

武乡侯四番用计 南蛮王五次遭擒

泸水之险不可徒涉，西洱河之险不可方舟，可谓险之极矣。不谓又有哑泉、柔泉、黑泉、灭泉之恶，尤有甚焉。南方属火，炎天如火，蜀兵方苦于火，而忽又苦于水，真有出于意料之外者。惟南方险阻出于意料之外，乃愈显丞相功绩，出于意料之外耳。

四擒孟获，以假弃旧寨为欲退之势而擒之，是以退为进也。五擒孟获，以深入重地为不可退之势而擒之，是以进为进也。五擒之难，倍难于四擒；则五纵之难，亦倍难于四纵。于四擒见孔明之智，于五擒见孔明之勇，于四纵五纵见孔明之仁。

孔明乃先主之所谓水也，而有四泉以难孔明，则是以水厄水矣。又有二溪以助孔明，则又以水济水矣。至于拜井出泉，而水又自能生水。然则蜀人之有孔明，其亦如鱼得水乎！

每读《封神演义》，满纸仙道，满目鬼神，觉姜子牙竟一无所用，不若《三国志》中之偶一见之也。如伏波显圣，山神指迷，入山求草，祝井出泉，未尝不仰邀神助，恍遇仙翁；然不可无一，不容有二。使尽赖鬼谋，何以见人谋之善；使尽仗仙力，何以见人力之奇哉！

文章之妙，妙在极热时写一冷人，极忙中写一闲景。如万安隐者，飘飘然有世外之风，其地则柏润松岩，其人则竹冠藜杖。孔明之遇之，殆与先主之遇水镜，刘瓚之问紫虚，陈震之谒青城，几相仿佛矣。然先主遇水镜于难后，孔明则求万安于难中；紫虚、青城未尝赖之以救败，万安则实赖之以救死。是彼虽极闲，而见者之心极忙；彼虽极冷，而见者之心极热：又不似前三人之有意无意，为可见可不见之人也。最相类又最不相类，岂非绝世奇事，绝世奇文。

孔明之见隐者不足奇，而奇莫奇于即孟获之兄也。有四泉之恶，则有二溪之美以为之反；有助虐之孟优，则有助善之孟节以为之反。地既有之，人亦宜然。然我谓孟获之五擒而不服者正在此，何也？纳孟获之弟之诈降以诱孟获，与以孟获诱孟获无异也；赖孟获之兄之相救以制孟

获，与以孟获制孟获无异也。以孟获诱孟获，而孟获不服；以孟获制孟获，愈不服；惟以孔明胜孟获，而孟获始倾心折服。则吾得而更观五纵之后矣。

却说孔明自驾小车，引数百骑前来探路。前有一河名曰西洱河，水势虽慢，并无一只船筏。孔明令伐木为筏而渡，其木到水皆沉。东方有弱水，南方亦有弱水。孔明遂问吕凯，凯曰：“闻西洱河上流有一山，其山多竹，大者数围。可令人伐之，于河上搭起竹桥，以渡军马。”孔明即调三万兵入山，伐竹数十万根，顺水放下，于河面狭处搭起竹桥，阔十馀丈。渡泸水尚可用筏，渡此处只可搭桥，比前又险。乃调大军于河北岸一字儿下寨，便以为壕堑，以浮桥为门，垒土为城。过桥南岸，一字下三个大营，以待蛮兵。倚竹桥为寨，全赖筏片之力。

却说孟获引数十万蛮兵，恨怒而来。将近西洱河，孟获引前部一万刀牌獠丁，直扣前寨搦战。孔明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乘驷马车，左右众将簇拥而出。一边忿怒，一边安闲，相形之下，好看煞人。孔明见孟获身穿犀皮甲，头顶朱红盔，左手挽牌，右手执刀，骑赤毛牛，又是一样打扮。口中辱骂；手下万馀洞丁，各舞刀牌，往来冲突。孔明急令退回本寨，四面紧闭，不许出战。蛮兵皆裸衣赤身，直到寨门前叫骂。蛮子一味蛮骂。诸将大怒，皆来禀孔明曰：“某等情愿出寨，决一死战！”孔明不许，诸将再三欲战。孔明止曰：“蛮方之人不遵王化⁴，今此一来，狂恶正盛，不可迎也。且宜坚守数日，待其猖獗少懈，吾自有妙计破之。”蛮人正使蛮性，须要让他头势。于是蜀兵坚守数日。孔明在高阜处探之，窥见蛮兵已多懈怠，乃聚诸将曰：“汝等敢出战否？”众将欣然要出。孔明先唤赵云、魏延入帐，向耳畔低言，吩咐如此如此。二人受了计策先进。却唤王平、马忠入帐，受计去了。此两路受计，不叙明白。又唤马岱吩咐曰：“吾今弃此三寨，退过河北。吾军一退，汝可便拆浮桥，移于下流，却渡赵云、魏延军马过河来接应。”岱受计而去。又唤张翼曰：“吾军退去，寨中多设灯火。孟获知之，必来追赶，汝却断其后。”张翼受计而退。此两路受计，先说明白，又是一样笔法。孔明只教关索护车。众军退去，寨中多设灯火，蛮兵望见，不敢冲突。

次日平明，孟获引大队蛮兵径到蜀寨之时，只见三个大寨，皆无人马，于内弃下粮草车仗数百馀辆。孟优曰：“诸葛弃寨而走，莫非有计否？”孟获曰：“吾料诸葛亮弃辎重而去，必因国中有紧急之事，若非吴侵，定是魏伐。故虚张灯火，以为疑兵，弃车仗而去也。看这般光景，

必然料到此处，蛮子原不呆。可速追之，不可错过。”于是孟获自驱前部，直到西洱河边。望见河北岸上寨中，旗帜整齐如故，灿若云锦；沿河一带，又设锦城。蛮兵哨见，皆不敢进。获谓优曰：“此是诸葛亮惧吾追赶，故就河北岸少住，不二日必走矣。”蛮子亦会猜，但孔明手法太高，故猜不着耳。遂将蛮兵屯于河岸，又使人去山上砍竹为筏，以备渡河。却将敢战之兵，皆移于寨前面。却不知蜀兵早已入自己之境。只一句轻轻拈出，方知前所嘱赵云、魏延之计，乃此计也。

是日，狂风大起，四壁厢火明鼓响，蜀兵杀到，蛮兵獠丁自相冲突。孟获大惊，急引宗族洞丁杀开条路，径奔旧寨。忽一彪军从寨中杀出，乃是赵云。来得突兀。获慌忙回西洱河，望山僻处而走。又一彪军杀出，乃是马岱。此处方知所授马岱之计。孟获只剩得数十个败残兵，望山谷中而逃。见南北西三处尘头火光，因此不敢前进，此处火光是王平、马忠，妙在虚写，令读者自知。只得望东奔走。方才转过山口，见一大林之前，数十从人引一辆小车，车上端坐孔明，呵呵大笑曰：“蛮王孟获，天败至此，吾已等候多时也！”作乐得他好。获大怒，回顾左右曰：“吾遭此人诡计，受辱三次；今幸得这里相遇。汝等奋力前去，连人带车砍为粉碎。”痴蛮子只怕踏了空。数骑蛮兵，猛力向前。孟获当先呐喊，抢到大林之前，“跣踏”一声，踏了陷坑，一齐塌倒。大林之内转出魏延，引数百军来前，个个拖出，用索缚定。此是四擒。孔明先到寨中，招安蛮兵，并诸甸酋长洞丁。此时大半皆归本乡去了，除死伤外，其余尽皆归降。孔明以酒肉相待，以好言抚慰，尽令放回。到底只用此法。蛮兵皆感叹而去。少顷，张翼解孟优至。擒孟优只用虚写。孔明诲之曰：“汝兄愚迷，汝当谏之。今被吾擒了四番，有何面目再见人耶？”孟优羞惭满面，伏地告求免死。孔明曰：“吾杀汝不在今日。吾且饶汝性命，劝谕汝兄。”命武士解其绳索，放起孟优。优泣拜而去。先打发去一个。不一时，魏延解孟获至。孔明大怒曰：“你今番又被吾擒了，有何理说！”此时又是一样面孔。获曰：“吾今误中诡计，死不瞑目！”孔明叱武士推出斩之。此时又是一样做法，若只管赐酒食善言劝之，便没趣矣。获全无惧色，回顾孔明曰：“若敢再放吾回去，必然报四番之恨。”蛮子真是蛮皮。孔明大笑，令左右去其缚，赐酒压惊，就坐于帐中。先硬后软。孔明问曰：“吾今四次以礼相待，汝尚然不服，何也？”获曰：“吾虽是化外之人，不似丞相专施诡计，吾如何肯服？”蛮子偏会强辩。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复能战乎？”获曰：“丞相若再拿住吾，吾那时倾心降服，尽献本洞之物犒军，誓不反乱。”蛮子偏会活脱。孔明即笑而遣之，获忻然拜谢而去。此是四纵。

于是聚得诸洞壮丁数千人，望南迤迤而行。早望见尘头起处，一队兵到，乃是兄弟孟优，重整残兵，来与兄报仇。两人一样蛮皮。兄弟二人，抱头相哭，诉说前事。优曰：“我兵屡败，蜀兵屡胜，难以抵当。只可就山阴洞中退避不出。蜀兵受不过暑气，自然退矣。”获问曰：“何处可避？”优曰：“此去西南，有一洞名曰秃龙洞。洞主朵思大王，洞名人名，宛似《西游记》上名色。与弟甚厚，可投之。”于是孟获先教孟优到秃龙洞，秃龙争当卧龙？见了朵思大王。朵思慌引洞兵出迎。孟获入洞，礼毕，诉说前事。朵思曰：“大王宽心。若蜀兵到来，令他一人一骑不得还乡，与诸葛亮皆死于此处。”说得利害，竟似洞中妖怪声口。获大喜，问计于朵思。朵思曰：“此洞中止有两条路：东北上一路，就是大王所来之路，地势平坦，土厚水甜，人马可行；若以木石垒断洞口，虽有百万之众，不能进也。关门塞狗洞，不算好汉。西北上有一条路，山险岭恶，道路窄狭。其中虽有小路，多藏毒蛇恶蝎；黄昏时分，烟瘴大起，直至巳午时方收，与泸水可以夜渡者又不同。惟未、申、酉三时，可以往来，水不可饮，人马难行。此处更有四个毒泉：一名哑泉，其水颇甜，人若饮之，则不能言，不过旬日必死；人之哓哓多言者，当令饮此。二曰灭泉，此水与汤无异，人若沐浴，则皮肉皆烂，见骨必死；今之好洁太甚者，当令遇此。三曰黑泉，其水微清，人若溅之在身，则手足皆黑而死；若此泉，恐世人多有在心。四曰柔泉，其水如冰，人若饮之，咽喉无暖气，身躯软弱如绵而死。今之刚狠太甚者，当令饮此。此处虫鸟皆无，惟有汉伏波将军曾到，此处先点伏波一句，为下文孔明祷伏波伏线。自此以后更无一人到此。今垒断东北大路，令大王稳居敝洞。若蜀兵见东路截断，必从西路而入。于路无水，若见此四泉，定然饮水，虽百万之众，皆无归矣，何用刀兵耶！”孔明惯用火攻，朵思却欲以水胜。孟获大喜，以手加额曰：“今日方有容身之地！”又望北指曰：“任诸葛神机妙算，难以施設！四泉之水，足以报败兵之恨也。”先主以孔明为水，谁知好水又遇着恶水。自此，孟获、孟优终日与朵思大王筵宴。

却说孔明连日不见孟获兵出，遂传号令教大军离西洱河，望南进发。此时正当六月炎天，其热如火。与上文五月渡泸相应。○“火”字与“水”字正相应。有后人咏南方苦热诗曰：

山泽欲焦枯，火光覆太虚。
不知天地外，暑气更何如？

又有诗曰：

赤帝施权柄^[2]，阴云不敢生。
云蒸孤鹤喘，海热巨鳌惊。
忍舍溪边坐，慵抛竹里行。
如何沙塞客，擐甲复长征。

孔明统领大兵正行之际，忽哨马飞报：“孟获退往秃龙洞中不出，将洞口要路垒断，内有兵把守，山恶岭峻，不能前进。”孔明请吕凯问之。凯曰：“某曾闻此洞有条路，实不知详细。”四泉恐亦图中之所未详。蒋琬曰：“孟获四次遭擒，既已丧胆，安敢再出？况今天气炎热，军马疲乏，征之无益，不如班师回国。”孔明曰：“若如此，正中孟获之计也。吾军一退，彼必乘势追之。今已到此，安有复回之理？”此时之势，骑虎难下。○入而不能出矣。遂令王平领数百军为前部；却教新降蛮兵引路，寻西北小境而入。前到一泉，人马皆渴，争饮此水。王平探有此路，回报孔明。比及到大寨之时，皆不能言，但指口而已。与孟优等中酒毒以手指口，前后相对。孔明大惊，知是中毒，遂自驾小车，引数十人前来看时，见一潭清水，深不见底，水气凛凛，军不敢试。孔明下车，登高望之，四壁峰岭，鸟雀不闻，心中大疑。

忽望见远远山冈之上，有一古庙。孔明攀藤附葛而到，见一石壁之中，塑一将军端坐，旁有石碑，乃是伏波将军马援之庙；因平蛮到此，土人立庙祀之。此处忽然遇着马超、马岱之祖。孔明再拜曰：“亮受先帝托孤之重，今承圣旨到此平蛮，欲待蛮方既平，然后伐魏吞吴，重安汉室。大主意。今军士不识地理，误饮毒水，不能出声。万望尊神念本朝恩义，通灵显圣，护佑三军。”祈祷已毕，出庙寻土人问之。隐隐望见对山，一老叟扶杖而来，形容甚异。来得奇，与陆逊之遇黄承彦相似。孔明请老叟入庙，礼毕，对坐于石上。孔明问曰：“丈者高姓？”老叟曰：“老夫久闻大国丞相隆名，幸得拜见。蛮方之人，多蒙丞相活命，皆感恩不浅。”孔明问泉水之故。老叟答曰：“军所饮水，乃哑泉之水也，饮之难言，数日而死。此泉之外，又有三泉：东南有一泉，其水至冷，人若饮之，咽喉无暖气，身躯软弱而死，名曰柔泉。正南有一泉，人若溅之在身，手足皆黑而死，名曰黑泉。西南有一泉，沸如热汤，人若浴之，皮肉尽脱而死，名曰灭泉。又将四泉历叙一遍，却与朵思大王所言参差，前后文法甚变。敝处有此四泉，毒气所聚，无药可治。又烟瘴甚起，惟未、申、酉三个时辰可往来；馀者时辰皆瘴气密布，触之即死。”亦与朵思之言照应。孔明曰：“如此则蛮方不可平矣。蛮方不平，安能并吞吴魏，再兴汉室？有负先帝托孤之重，生不如死也！”读者至此已是水穷山尽。老叟曰：“丞相勿忧。老夫指引一处，可

以解之。”忽然绝处逢生。孔明曰：“老丈有何高见，望乞指教。”老叟曰：“此去正西数里，有一山谷，入内行二十里，有一溪名曰万安溪。只“万安”二字，便可破得四泉名色。上有一高士，号为万安隐者，人以溪名乎？溪以人名乎？此人不出溪有数十年矣。其草庵后有一泉，名安乐泉。只“安乐”二字，又可破得四泉名色。人若中毒，汲其水饮之即愈。有人或生疥癩，或感瘴气，于万安溪内浴之，自然无事。以水治水，以一水治四水。更兼庵前有一等草，名曰薤叶芸香，好名色。人若口含一叶，则瘴气不染。草头郎中赛过服药。丞相可速往求之。”孔明拜谢问曰：“承丈者如此活命之德，感刻不胜。愿闻高姓。”老叟入庙曰：“吾乃本处山神，奉伏波将军之命，特来指引。”言讫，喝开庙后石壁而入。前有关公显圣，此处有伏波显圣。关公自显圣，伏波又使山神显圣，愈出愈奇。孔明惊讶不已，再拜庙神，寻旧路上车回到大寨。

次日，孔明备信香礼物^[3]，引王平及众哑军，连夜望山神所言去处，迤迳而进。入山谷小径，约行二十馀里，但见长松大柏，茂竹奇花，环绕一庄；篱落之中，有数间茅屋，闻得馨香扑鼻。又是一个水镜庄、卧龙冈也。孔明大喜，到庄前扣户，有一小童出。孔明方欲通姓名，早有一人，竹冠草履，白袍皂绦，碧眼黄发，忻然出曰：“来者莫非汉丞相否？”又与紫虚上人、青城老叟一般风致。孔明笑曰：“高士何以知之？”隐者曰：“久闻丞相大纛纛音道。南征，安得不知？”遂邀孔明入草堂，礼毕，分宾主坐定。孔明告曰：“亮受昭烈皇帝托孤之重，今承嗣君圣旨，领大军至此，欲服蛮邦，使归王化。不期孟获潜入洞中，军士误饮哑泉之水。夜来蒙伏波将军显圣，言高士有药泉，可以治之。望乞矜念，赐神水以救众兵残生。”水火不求人，孰知此时水亦甚贵。隐者曰：“量老夫山野废人，何劳丞相枉驾。此泉就在庵后。”教取来饮。

于是童子引王平等一起哑军，来到溪边，汲水饮之，随即吐出恶涎，便能言语。如今之服半夏者饮着生姜汤。童子又引众军，到万安溪中沐浴。隐者于庵中进柏子茶、松花菜，以待孔明。百忙中却偏叙出隐士清冷之况，令人烦襟顿涤。隐者告曰：“此间蛮洞多毒蛇恶蝎，柳花飘入溪泉之间，水不可饮，但掘地为泉，汲水饮之方可。”孔明求薤叶芸香，隐者令众军尽意采取：“各人口含一叶，自然瘴气不侵。”留香草根何如此草之妙。孔明拜求隐者姓名。隐者笑曰：“某乃孟获之兄孟节是也。”说出姓名，令人一吓。孔明愕然。隐者又曰：“丞相休疑，容伸片言：某一父母所生三人：长即老夫孟节，次孟获，又次孟优。父母皆亡。二弟强恶，不归王化，某屡谏不从，故更名改姓，隐居于此。兄弟

之不相得如此，可叹。今辱弟造反，又劳丞相深入不毛之地，如此生受^[4]，孟节合该万死，故先于丞相之前请罪。”孔明叹曰：“方信盗跖、下惠之事^[5]，今亦有之。”遂与孟节曰：“吾申奏天子，立公为王，可乎？”节曰：“为嫌功名而逃于此，岂复有贪富贵之意。”泰伯让天下而逃之蛮方，此蛮又让蛮王之位而逃之深山，其殆比泰伯之让而更甚耶？名之曰节，真不愧其名。孔明乃具金帛赠之，孟节坚辞不受。孔明嗟叹不已，拜别而回。后人诗曰：

高士幽栖独闭关，
武侯曾此破诸蛮。
至今古木无人境，
犹有寒烟锁旧山。

孔明回到大寨之中，令军士掘地取水。掘下二十馀丈，并无滴水，凡掘十馀处，皆是如此。军士惊慌。又作一折，令读者再吃一惊。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臣亮不才，仰承大汉之福，受命平蛮。今途中乏水，军马枯渴。倘上天不绝大汉，即赐甘泉；若气运已终，臣亮等愿死于此。”是夜祝罢，平明视之，皆得满井甘泉。与后文司马昭祝井遥相对照。后人诗曰：

为国平蛮统大兵，
心存正道合神明。
耿恭拜井甘泉出^[6]，
诸葛虔诚水夜生。

孔明军马既得甘泉，遂安然由小径直入秃龙洞前下寨。蛮兵探知，来报孟获曰：“蜀兵不染瘴疫之气，又无枯渴之患，诸泉皆不应。”孟获不是失地利，乃失人和耳。朵思大王闻知不信，自与孟获来高山望之。只见蜀兵安然无事，大桶小担，搬运水浆，饮马造饭。朵思见之，毛发耸然，回顾孟获曰：“此乃神兵也！”有此处疑为神兵，便生出后文神兽来。获曰：“吾兄弟二人，与蜀兵决一死战，就殒于军前，安肯束手受缚！”朵思曰：“若大王兵败，吾妻子亦休矣。当杀牛宰马，大赏洞丁，不避水火，直冲蜀寨，方可得胜。”

于是大赏蛮兵，正欲起程。读者至此必谓有一场大厮杀矣，不知下文竟不消厮杀得。忽报洞后迤西银冶洞二十一洞主杨锋引三万兵来助战。读者至此必谓下文又有一场助战矣，不知却是相反。孟获大喜曰：“邻兵助我，我必胜矣！”即与朵思大王出洞迎接。杨锋引兵入

曰：“吾有精兵三万，皆披铁甲，能飞山越岭，足以敌蜀兵百万；我有五子，皆武艺足备，愿助大王。”锋令五子入拜，皆彪躯虎体，威风抖擞。孟获大喜，遂设席相待杨锋父子。酒至半酣，锋曰：“军中少乐，吾随军有蛮姑，善舞刀牌，以助一笑。”先主与刘璋饮酒之时，有诸将舞剑；今杨锋与孟获饮酒之时，有花蛮舞刀。正复相似。获忻然从之。须臾，数十蛮姑，皆披发跣足，从帐外舞跳而入，群蛮拍手以歌和之。杨锋令二子把盏，二子举杯诣孟获、孟优前。二人接杯，方欲饮酒，锋大喝一声，二子早将孟获、孟优执下座来。董荼那之擒孟获，则读者之所料也；杨锋之擒孟获，则非读者之所料。朵思大王却待要走，已被杨锋擒了。蛮姑横截于帐上，谁敢近前。获曰：“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吾与汝皆是各洞之主，往日无冤，何故害我？”锋曰：“吾兄弟子侄皆感诸葛丞相活命之恩，无可以报。又与前文放回蛮兵照应。今汝反叛，何不擒献？”于是各洞蛮兵皆走回本乡。杨锋将孟获、孟优、朵思等解赴孔明寨来。此是五擒。孔明令入，杨锋等拜于帐下曰：“某等子侄，皆感丞相恩德，故擒孟获、孟优等呈献。”孔明重赏之，令驱孟获入。孔明笑曰：“汝今番心服乎？”获曰：“非汝之能，乃吾洞中之人自相残害，以致如此。要杀便杀，只是不服。”甚矣，攻心之难！孔明曰：“汝赚吾入无水之地，更以哑泉、灭泉、黑泉、柔泉如此之毒，吾军无恙，岂非天意乎？汝何如此执迷！”获又曰：“吾祖居银坑山中，有三江之险，重关之固。汝若就彼擒之，吾当子子孙孙，倾心服事。”纵虎归穴，然后入穴取虎，更自不易。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重整兵马，与吾共决胜负；如那时擒住，汝再不服，当灭九族。”叱左右去其缚，放起孟获。获再拜而去。此是五纵。孔明又将孟优并朵思大王皆释其缚，赐酒食压惊。二人悚惧不敢正视。孔明令鞍马送回。前番先放孟优，次放孟获；此又先放孟获，次放孟优。正是：

深临险地非容易，
更展奇谋岂偶然。

未知孟获整兵再来，胜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王化：天子的教化。

[2] 赤帝：即祝融氏。后世以为火神。

[3] 信香：我国佛教等宗教谓香为信心之使，虔敬烧香，神佛即知其愿望，因称信香。

[4] 生受：犹烦劳。

[5] 盗跖（zhí）、下惠：相传盗跖和柳下惠为兄弟，但盗跖为大盗，柳下惠为贤人。下惠，即柳下惠。

[6] “耿恭”句：耿恭为东汉名将，奉命据守疏勒抗击匈奴。匈奴断其水源，耿恭率众于城中掘深井取水，当井深达到十五丈以上时，终于井水涌出。

第九十回

驱巨兽六破蛮兵 烧藤甲七擒孟获

天下惟猛兽最难降，又惟妇人最难降，降猛兽而猛汉不足忧矣，降妇人而猛兽又不足忧矣。木鹿大王之驱虎豹，是猛汉仗猛兽之不以跋扈者也；孟获之有祝融夫人，是男蛮仗女蛮之不以跋扈者也。降女蛮之法，妙在以我之汉将擒彼之女蛮，即以彼之女蛮易我之汉将，而女蛮亦为我所用。降猛兽之法，妙在以我之假兽逐彼之真兽，又使彼之猛汉即受逐于彼之猛兽，于彼之猛兽亦为我所用。诸葛真神人哉！

木兽之用不可无一，不容有二，何也？木鹿大王亦兽类也。彼既以兽驱兽，我亦以兽胜兽，特因其人而用之耳。使尽欲不用人而用兽，岂长恃之法哉！齐用火牛以攻燕而胜，楚用燧象以攻吴而不胜，观于往事，可为明鉴。

前回祝井出泉，是孔明但邀神助；此回以扇反风，是孔明自有神通。每读《西游记》，见孙行者之降妖，读《水浒传》，见公孙胜之斗法，以为奇幻；不谓《三国志》中已备《西游》、《水浒》之长矣。况彼以捏造之事，虽层见叠出，总属虚谈，不若此为真实之事。即偶有一二，已括彼全部也。

七擒之中，缚送者三，有前二者之真，而后之一假生焉。七擒之中，诈降者二，有前者之诈，而后之诈又因焉。孔明辨其真于二擒五擒，而又辨其假于六擒，则知其异。识其诈于二纵之后，而又识其诈于七擒之前，则知其同。

武侯博望之火、新野之火及助周郎赤壁之火，皆烧之不尽不绝，而独于藤甲军则烧之尽绝，毋乃太酷乎？曰：此藤甲军之自取耳。能御金，能御水，而独不能御火；不惟不能御火，又特特引火，是如身负硫磺焰硝而行，于人何尤焉？且既有四泉之恶，又有桃花溪之恶，而孔明以火治之，此以火胜水也。若夫南方属火，而用火于南，此又以火胜火也。火与火遇，而火之威安得不烈耶！

武侯之欲抚南蛮而即用孟获者，真深得安蛮之道哉！得其土而欲守

之，不能不分兵，分兵则不能不转饷，转饷而输挽徒劳，不若使自守之，而庇荫之下皆吾土也。得其人而欲治之，不能不设官，设官则不能不用法，用法而刑狱滋扰，不若使自治之，而函盖之下皆吾人也。不但此也，杀其身不能变其心，杀之不足以为武；而生其身又复夺其地，则生之亦不足以为恩。不杀其人而南人不反，不夺其地而南人乃愈不反耳。

武侯仍以孟获王南蛮，何如立孟节以王南蛮？曰：孟节在蛮而超于蛮者也。在蛮而超于蛮，则孟节非蛮人也。以非蛮治蛮，岂若以蛮治蛮之为善乎？故虽使孟节肯受爵，而用节不如用获也。然则荆蛮曷为有泰伯？曰：泰伯圣人也，孟节贤人也。惟贤守节，惟圣达权。圣人可以治蛮，而贤人不可以治蛮，则惟听蛮人之自相治而已矣。

却说孔明放了孟获等一千人，杨锋父子皆封官爵，重赏洞兵。杨锋等拜谢而去。孟获等连夜奔回银坑洞。那洞外有三江，乃是泸水、甘南水、西城水。三路水会合，故为三江。泸水之外又添出二水。其洞北近平坦三百余里，多产万物。洞西二百里，有盐井。西南二百里，直抵泸、甘。正南三百里，乃是梁都洞。洞中有山，环抱其洞，山上出银矿，故名为银坑山。产银之山而谓之坑，可见钱与粪土一般。奈何今人之陷此坑而不悟也！山中置宫殿楼台，以为蛮王巢穴。其中建一祖庙，名曰“家鬼”。老蛮子谓之祖，死蛮子谓之鬼。四时杀牛宰马享祭，名曰“卜鬼”。以祭为卜，则其俗之无卜可知。管辂、吕范全用不着矣。每年常以蜀人并外乡之人祭之。平蛮之后，此风始革。武侯之功不小。若人患病，不肯服药，只祷师巫，名为“药鬼”。以祷为药，则其俗之无医可知。华佗、吉平全用不着矣。其处无刑法，但犯罪即斩。倒爽利。有女长成，却于溪中沐浴，男女自相混淆，任其自配，父母不禁，名为“学艺”。问他所学何艺？可发一笑。年岁雨水均调，则种稻谷；倘若不熟，杀蛇为羹，煮象为饭。是蛮食。每方隅之中，上户号曰“洞主”，次曰“酋长”。每月初一、十五两日，皆在三江城买卖，转易货物。其风俗如此。如此风俗，何必设官理之。宜孔明服蛮之后不复设官也。以上抵得一篇南蛮风俗志。吕凯但能图之，此则谱之也。

却说孟获在洞中，聚集宗党千余人，谓之曰：“吾屡受辱于蜀兵，立誓欲报之。汝等有何高见？”言未毕，一人应曰：“吾举一人，可破诸葛亮。”众视之，乃孟获妻弟，现为八番部长，名曰带来洞主。获大喜，急问何人，带来洞主曰：“此去西南八纳洞，洞主木鹿大王，深通法术：出则骑象，能呼风唤雨，常有虎豹豺狼、毒蛇恶蝎跟随。真是一洞妖魔，如《西游记》金角、银角、虎力、鹿力之类。手下更有三万神

兵，甚是英勇。又如《水浒传》樊瑞、高廉之类。大王可修书具礼，某亲往求之。此人若允，何惧蜀兵哉！”获忻然，令国舅赍书而去。却令朵思大王守把三江城，以为前面屏障。东吴以江为固，南蛮亦以江为固。俨然鼎足以外又是一足。

却说孔明提兵直至三江城，遥望见此城三面傍江，一面通旱，即遣魏延、赵云同领一军，于旱路打城。军到城下时，城上弓弩齐发。原来洞中之人，多习弓弩，一弩齐发十矢；箭头上皆用毒药，但有中箭者，皮肉皆烂，见五脏而死。此药不灭四泉之毒。赵云、魏延不能取胜，回见孔明，言药箭之事。孔明自乘小车，到军前看了虚实，回到寨中，令军退数里下寨。所以疏敌之防。蛮兵望见蜀兵远退，皆大笑作贺，只疑蜀兵惧怯而退，因此夜间安心稳睡，不去哨探。是在孔明算中。

却说孔明约军退后，即闭寨不出。一连五日，并无号令。疏敌之防。黄昏左侧，忽起微风。孔明传令曰：“每军要衣襟一幅，限一更时分应点。无者立斩！”奇。诸将皆不知其意。读者亦不知其意。众军依令预备。初更时分，又传令曰：“每军衣襟一幅，包土一包。无者立斩！”奇。众军亦不知其意，读者亦不知其意。只得依令预备。孔明又传令曰：“诸军包土，俱在三江城下交割，先到者有赏。”妙。众军闻令，皆包净土，飞奔城下。孔明令积土为蹬道，先上城者为头功。妙，原来为此。○四番号令，两言罚，两言赏。于是蜀兵十馀万，并降兵万馀，将所包之土一齐弃于城下。一霎时，积土成山，接连城上。一声暗号，蜀兵皆上城。有前之退，故有此之速。蛮兵急放弩时，大半早被执下，馀者弃城而走。朵思大王死于乱军之中。想朵思此时已剁了两刀矣。蜀将督军分路剿杀。孔明取了三江城，所得珍宝，皆赏三军。败残蛮兵逃回见孟获说：“朵思大王身死。失了三江城。”获大惊。

正虑之间，人报蜀兵已渡江，现在本洞前下寨。孟获甚是慌张。忽然屏风后一人大笑而出曰：“既为男子，何无智也？我虽是一妇人，愿与你出战。”获视之，乃妻祝融夫人也。蛮子还蛮不了，蛮婆又蛮起来，真好看煞人。夫人世居南蛮，乃祝融氏之后，南方属火，故有此火种。然此妇如火一般热，如何煞得他火气？善使飞刀，百发百中。孟获起身称谢。夫人忻然上马，引宗党猛将数百员、生力洞兵五万，出银坑宫阙来与蜀兵对敌。貂婵可当女将军，然未尝用兵也；孙夫人虽好兵，然未尝以兵战也。此处却真有一员女将出来，《三国志》中真是无所不有。

方才转过洞口，一彪军拦住，为首蜀将，乃是张嶷。蛮兵见之，却

早两路摆开。祝融夫人背插五口飞刀，还有一口软剪刀，更利害。手挺丈八长标，夫人亦喜挺长标耶？坐下卷毛赤兔马。夫人坐下之物又毛又赤，可发一笑。张嶷见之，暗暗称奇。二人骤马交锋。战不数合，夫人拨马便走。张嶷赶去，空中一把飞刀落下。嶷急用手隔，正中左臂，翻身落马。蛮兵发一声喊，将张嶷执缚去了。这一张斗他不过。马忠听得张嶷被执，急出救时，早被蛮兵困住，望见祝融夫人挺标勒马而立，忠忿怒向前去战，坐下马绊倒，亦被擒了。夫人又战倒了一个。都解入洞中来见孟获。获设席庆贺。夫人叱刀斧手推出张嶷、马忠要斩，获止曰：“诸葛亮放吾五次，今番若杀彼将，是不义也。毕竟蛮婆心狠，还是蛮子心软。且囚在洞中，待擒住诸葛亮，杀之未迟。”夫人从其言，笑饮作乐。

却说败残兵来见孔明，告知其事。孔明即唤马岱、赵云、魏延三人受计，各自领军前去。两个战倒了，又差三个去。次日，蛮兵报入洞中，说赵云搦战。祝融夫人即上马出迎。二人战不数合，云拨马便走。夫人恐有埋伏，勒兵而回。蛮婆甚乖。魏延又引军来搦战，夫人纵马相迎。正交锋紧急，延诈败而逃，夫人只不赶。又不赶来，毕竟蛮婆乖似蛮子。次日，赵云又引军来搦战，夫人领洞兵出阵。二人战不数合，云诈败而走，夫人按标不赶。欲收兵回洞时，魏延引军齐声辱骂。骂得必然好听，大约是啰唆也。夫人急挺标来取魏延，延拨马便走。夫人忿怒赶来，延骤马奔入山僻小路。忽然背后一声响亮，延回头视之，夫人仰鞍落马，“仰”字妙，想见此时两脚朝天，甚好看。原来马岱埋伏在此，用绊马索绊倒。就里擒缚，解投大寨而来。前孔明所授之计，至此方叙明。蛮将洞兵皆来救时，赵云一阵杀散。孔明端坐于帐上，马岱解祝融夫人到。孔明急令武士去其缚，请在别帐赐酒压惊，遣使往告孟获，欲送夫人换张嶷、马忠二将。此番交易，不知谁得便宜。孟获允诺，即放出张嶷、马忠，还了孔明。孔明遂送夫人入洞。夫人有洞可入，可发一笑。孟获接入，又喜又恼。

忽报八纳洞主到。孟获出洞迎接，见其人骑着白象，身穿金珠缨络，腰悬两口大刀，领着一班喂养虎豹豺狼之辈，簇拥而入。蛮妇人不济事，又换一起蛮畜生来了。○先在孟获眼中写木鹿声势。获再拜哀告，诉说前事，木鹿大王许以报仇。获大喜，设宴相待。次日，木鹿大王引本洞兵，带猛兽而出，赵云、魏延听知蛮兵出，遂将军马布成阵势。二将并辔立于阵前视之，只见蛮兵旗帜器械皆别，人多不穿衣甲，尽裸身赤体，面目丑陋，身带四把尖刀。军中不鸣鼓角，但筛金为号。木鹿大王腰挂两把宝刀，手执蒂钟^[1]，身骑白象，从大旗中而出。又在

蜀将眼中写木鹿声势。赵云见了，谓魏延曰：“我等上阵一生，未尝见如此人物。”二人正沉吟之际，只见木鹿大王口中不知念甚咒语，手摇蒂钟，念咒摇钟，极似今日和尚道士语。恐和尚道士之毒，亦不输与木鹿大王也。忽然狂风大作，飞砂走石，如同骤雨；一声画角响，虎豹豺狼，毒蛇猛兽，乘风而出，张牙舞爪，冲将过来。蛮子是禽兽，禽兽亦只算是蛮子。蜀兵如何抵当，往后便退。蛮兵随后追杀，直赶到三江界路方回。

赵云、魏延收聚败兵，来孔明帐前请罪，细说此事。孔明笑曰：“非汝二人之罪。吾未出茅庐之时，先知南蛮有驱虎豹之法。吾在蜀中已办下破此阵之物也。与鱼腹浦石块正复相似。随军有二十辆车，俱封记在此，车中是何物，令人不测。今日且用一半；留下一半，后有别用。”早为七擒伏线。遂令左右取了十辆红油柜车到帐下，留十辆黑油柜车在后。众皆不知其意。孔明将柜打开，皆是木刻彩画巨兽，俱用五色绒线为毛衣，钢铁为牙爪，一个可骑坐十人。与后木牛流马仿佛相似。孔明选了精壮军士一千余人，领了一百口，内装烟火之物，藏在军中。早为烧藤甲之火作一引子。

次日，孔明驱兵大进，布于洞口。蛮兵探知，入洞报与蛮王。木鹿大王自谓无敌，即与孟获引洞兵而出。孔明纶巾羽扇，身衣道袍，端坐于车中。孟获指曰：“车上坐的便是诸葛亮，若擒住此人，大事定矣！”贪心蛮子。木鹿大王口中念咒，手摇蒂钟。顷刻之间，狂风大作，猛兽突出。孔明将羽扇一摇，其风便回吹彼阵中去了。孔明能借风，又能退风。蜀阵中假兽拥出，蛮洞真兽见蜀阵巨兽口吐火焰，鼻出黑烟，身摇铜铃，张牙舞爪而来，诸恶兽不敢前进，皆奔回蛮洞，反将蛮兵冲倒无数。不是真破假，反是假破真。奇幻之极。孔明驱兵大进，鼓角齐鸣，望前追杀。木鹿大王死于乱军之中。又当摇钟召之。洞内孟获宗党皆弃宫阙，扒山越岭而走。孔明大军占了银坑洞。

次日，孔明正要分兵缉擒孟获，忽报：“蛮王孟获妻弟带来洞主，因劝孟获归降，获不从，今将孟获并祝融夫人及宗党数百余人尽皆擒来，献与丞相。”前只使孟获诈降，今却一齐都来，更不费力。孔明听知，即唤张嶷、马忠，吩咐如此如此。二将受了计，引二千精壮兵，伏于两廊。孔明即令守门将俱放进来。带来洞主引刀斧手解孟获等数百人，拜于殿下。孔明大喝曰：“与吾擒下！”两廊壮兵齐出，二人捉一人，尽被执缚。此是六擒。孔明大笑曰：“量汝些小诡计，如何瞒得过我？汝见二次俱是本洞人擒汝来降，吾不加害；汝只道吾深信，故来诈

降，欲就洞中杀吾！”孟获一边算计，却在孔明一边叙出。喝令武士搜其身畔，果然各带利刀。孔明问孟获曰：“汝原说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获曰：“此是我等自来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服。”南蛮巧舌。孔明曰：“吾擒住六番，尚然不服，欲待何时耶？”获曰：“汝第七次擒住，吾方倾心归服，誓不反矣。”孔明曰：“巢穴已破，吾何虑哉！”令武士尽去其缚，叱之曰：“这番擒住，再若支吾，必不轻恕！”孟获等抱头鼠窜而去。此是六纵。○纵去与前又异。

却说败残蛮兵有千余人，大半中伤而逃，正遇蛮王孟获。获收了败兵，心中稍喜，却与带来洞主商议曰：“吾今洞府已被蜀兵所占，今投何地安身？”带来洞主曰：“止有一国可以破蜀。”前荐一人，此又荐一国。是此国之人死期至矣。获喜曰：“何处可去？”带来洞主曰：“此去东南七百里有一国，名乌戈国。国主兀突骨，身長二丈，不食五谷，以生蛇恶兽为饭；亦与杀蛇为羹、煮象为饭者差不多。身有鳞甲，刀箭不能侵。今人腹中有鳞甲，亦一乌戈国也。其手下军士，俱穿藤甲。木鹿之兵不穿甲，乌戈之兵穿藤甲，愈出愈奇。○其军以藤为甲，不若其主身自有鳞甲。其藤生于山涧之中，盘于石壁之内，国人采取，浸于油中，半年方取出晒之；晒干复浸，凡十馀遍，却才造成铠甲。好个引火之物！穿在身上，渡江不沉，经水不湿，刀箭皆不能入，因此号为‘藤甲军’。不惧水，不惧金，独不能御火耳。今大王可往求之。若得彼相助，擒诸葛亮如利刀破竹也。”孰知竹（有）能破藤。孟获大喜，遂投乌戈国，来见兀突骨。其洞无宇舍，皆居土穴之内。孟获入洞，再拜哀告前事。兀突骨曰：“吾起本洞之兵，与汝报仇。”获欣然拜谢。于是兀突骨唤两个领兵俘长，一名土安，一名奚泥，起三万兵，皆穿藤甲，离乌戈国望东北而来。行至一江，名桃花水，两岸有桃树，历年落叶于水中，若别国人饮之尽死，惟乌戈国人饮之，倍添精神。桃花之名甚美，而独不宜于他国，岂尽如桃花源之未许人间津者耶？兀突骨兵至桃花渡口下寨，以待蜀兵。

却说孔明令蛮人探哨孟获消息，回报曰：“孟获请乌戈国主，引三万藤甲军，现屯于桃花渡口。孟获又在各番聚集蛮兵，并力拒战。”此时将服，定须大战一场，以作收尾。孔明听说，提兵大进，直至桃花渡口。隔岸望见蛮兵，不类人形，甚是丑恶；又闻土人言说即日桃叶正落，水不可饮。孔明退五里下寨，留魏延守寨。

次日，乌戈国主引一彪藤甲军过河来，金鼓大震。魏延引兵出迎。蛮兵卷地而来，蜀兵以弩箭射到藤甲之上，皆不能透，俱落于地；刀砍

枪刺，亦不能入。此番作怪，又与木鹿大王不同。蛮兵皆使利刀钢叉，蜀兵如何抵当，尽皆败走。蛮兵不赶而回。魏延复回，赶到桃花渡口，只见蛮兵带甲渡水而去；内有困乏者，将甲脱下，放在水面，以身坐其上而渡。以甲为舟，更是奇幻。魏延急回大寨，来禀孔明，细言其事。孔明请吕凯并土人问之。凯曰：“某素闻南蛮中有一乌戈国，无人伦者也。有此一句，觉后尽情烧杀，亦不为过。更有藤甲护身，急切难伤。又有桃叶恶水，本国人饮之，反添精神；别国人饮之即死。如此蛮方，纵使全胜，有何益焉？不如班师早回。”借吕凯口中作一顿，文势便曲。孔明笑曰：“吾非容易到此，岂可便去？吾明日自有平蛮之策。”还有十辆油车未曾发市。于是令赵云助魏延守寨，且休轻出。

次日，孔明令土人引路，自乘小车到桃花渡口北岸山僻去处，遍观地理。山险岭峻之处，车不能行，孔明弃车步行。忽到一山，望见一谷，形如长蛇，皆光峭石壁，并无树木，中间一条大路。孔明问土人曰：“此谷何名？”土人答曰：“此处名为盘蛇谷。后即变作火龙洞。出谷则三江城大路，谷前名塔郎甸。”孔明大喜曰：“此乃天赐吾成功于此也！”遂回旧路，上车归寨，唤马岱吩咐曰：“与汝黑油柜车十辆，须用竹竿千条，以竹竿对藤甲，皆是草木门。柜内之物，如此如此。妙在不说明柜中何物。可将本部兵去把住盘蛇谷两头，依法而行。与汝半月限，一切完备。至期如此施設。倘有走漏，定按军法。”马岱受计而去。又唤赵云吩咐曰：“汝去盘蛇谷后三江大路口，如此守把。所用之物，克日完备。”妙在不说明所用何物。赵云受计而去。又唤魏延吩咐曰：“汝可引本部兵去桃花渡口下寨。如蛮兵渡水来敌，汝便弃了寨，望白旗处而走。白旗正与后文红焰相映。限半个月內，须要连输十五阵，弃七个寨栅。若输十四阵，也休来见我。”骄敌之计，大妙，大妙。魏延领命，心中不乐，怏怏而去。今之畏厮杀者，遇如此军令有何不乐！孔明又唤张翼另引一军，依所指之处，筑立寨栅去了；却令张嶷、马忠引本洞所降千人，如此行之。此是用降兵以赚孟获耳，妙在不便叙明。各人都依计而行。

却说孟获与乌戈国主兀突骨曰：“诸葛亮多有巧计，只是埋伏。今后交战，吩咐三军：但见山谷之中，林木多处，切不可轻进。”只避林木多处，谁知却在无林木处等你。兀突骨曰：“大王说的有理。吾已知道中国人多行诡计。今后依此言行之。吾在前面厮杀，汝在背后教我。”两人商议已定。忽报蜀兵在桃花渡口北岸立起营寨。兀突骨即差二将大引藤甲军渡了河，来与蜀兵交战。不数合，魏延败走。是第一日败。蛮兵恐有埋伏，不赶自回。次日，魏延又去立了营寨。蛮兵哨得，

又引众军渡过河来战。延出迎之。不数合，延败走。是第二日败。蛮兵追杀十馀里，见四下并无动静，便在蜀寨中屯住。弃了第一个寨。次日，二俘长请兀突骨到寨，说知此事。兀突骨即引兵大进，将魏延追一阵。蜀兵皆弃甲抛戈而走。所弃之甲，蛮兵却用不着。○是第三日败。只见前有白旗，延引败兵急奔到白旗处，早有一寨，就寨中屯住。兀突骨驱兵追至，魏延引兵弃寨而走。弃第二个寨。蛮兵得了蜀寨。次日，又望前追杀。魏延回兵交战，不三合又败，第四日败。只看白旗处而走，又有一寨，延就寨屯住。次日，蛮兵又至。延略战又走。是第五日败。蛮兵占了蜀寨。弃第三个寨。话休絮烦，魏延且战且走，已败十五阵，连弃七个营寨。前逐日写弃寨，写至此却总叙一句。省笔之法。蛮兵大进追杀。兀突骨自在军前破敌，于路但见林木茂盛之处，便不敢进，却使人远望，果见树阴之中，旌旗招飏。孔明疑兵，在兀突骨眼中点出。兀突骨谓孟获曰：“果不出大王所料。”孟获大笑曰：“诸葛亮今番被吾识破。大王连日胜了他十五阵，夺了七个营寨，蜀兵望风而走。诸葛亮已是计穷，只此一进，大事定矣！”当彼丧胆之后，而欲骄其志为最难。既有六擒以挫之，须此十五阵以骄之。兀突骨大喜，遂不以蜀兵为念。

至第十六日，魏延引败残兵，来与藤甲军对敌。兀突骨骑象当先，头戴日月狼须帽，身披金珠缨络，两肋下露出生鳞甲，眼目中微有光芒，在魏延眼中写兀突骨声势，以见孔明胜之之难。手指魏延大骂。延拨马便走，后面蛮兵大进。魏延引兵转过了盘蛇谷，望白旗而走。兀突骨统引兵众，随后追杀。兀突骨望见山中并无草木，料无埋伏，放心追杀。呆蛮子。赶到谷中，见数十辆黑油柜车在当路。蛮兵报曰：“此是蜀兵运粮道路，因大王兵至，撇下粮车而走。”此粮是烫手的。兀突骨大喜，催兵追赶。将出谷口，不见蜀兵，只见横木乱石滚下，垒断谷口。兀突骨令兵开路而进，忽见前面大小车辆，装载干柴，尽皆火起。粮车未取，草车反来。兀突骨忙教退兵，只闻后军发喊，报说谷口已被干柴垒断，车中原来皆是火药，一齐烧着。藤甲军身上已自各有火药。兀突骨见无草木，心尚不慌，藤甲军身上已自各有草木。令寻路而走。只见山上两边乱丢火把，火自上而下。火把到处，地中药线皆着，就地飞起铁炮。火自下而上。满谷中火光乱舞，但逢藤甲，无有不着。将兀突骨并三万藤甲军，烧得互相拥抱，死于盘蛇谷中。几番用火者是横烧，此番用火却是竖着。孔明在山中往下看时，只见蛮兵被火烧的伸拳舒腿，大半被铁炮打的头脸粉碎，皆死于谷中，臭不可闻。真是臭蛮子。孔明垂泪而叹曰：“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此为后人好杀者说法耳。五丈原之殒星，岂真为此乎？若真为此，则新野、博望前后共

二十万之兵，赤壁亦有八十三万之兵，其生还者无几，殆更多于藤甲军也。左右将士，无不感叹。

却说孟获在寨中正望蛮兵回报，忽然千余人笑拜于寨前，言说：“乌戈国兵与蜀兵大战，将诸葛亮围在盘蛇谷中了。特请大王前去接应。我等皆是本洞之人，不得已而降蜀。今知大王前到，特来助战。”前受计降兵，于此处方才明白。孟获大喜，即引宗党并所聚番人，连夜上马，就令蛮兵引路。方到盘蛇谷时，只见火光甚起，臭气难闻。获知中计，急退兵时，左边张疑，右边马忠，两路军杀出。获方欲抵敌，一声喊起，蛮兵中大半皆是蜀兵，将蛮王宗党并聚集的番人，尽皆擒了。孟获回马杀出重围，望山径而走。孟获此时不即就擒，妙有曲折。正走之间，见山凹里一簇人马，拥出一辆小车；车中端坐一人，纶巾羽扇，身衣道袍，乃孔明也。孔明大喝曰：“反贼孟获！今番如何？”获急回马走。不似前番赶出，乃是惊弓之鸟矣。旁边闪过一将，拦住去路，乃是马岱。孟获措手不及，被马岱生擒活捉了。此是七擒。此时王平、张翼已引一军赶到蛮寨中，将祝融夫人并一应老小皆活捉而来。蛮子是第七番出丑，蛮婆是第二番出丑。

孔明归到寨中，升帐而坐，谓众将曰：“吾今此计，不得已而用之，大损阴德。我料敌人必算吾于林木多埋伏，吾却空设旌旗，实无兵马，疑其心也。疑其心，使不进别处。吾令魏文长连输十五阵者，坚其心也。坚其心，使专追一处。吾见盘蛇谷止一条路，两壁厢皆是光石，并无树木，下面都是沙土，因令马岱将黑油柜安排于谷中。车中油柜内，皆是预先造下的火炮，名曰‘地雷’。先生能使风，又能使雷。一炮中藏九炮，三十步埋之，中用竹竿通节，以引药线；才一发动，山损石裂。吾又令赵子龙预备草车，安排于谷口，又于山上准备大木乱石。却令魏延去赚兀突骨并藤甲兵入谷，放出魏延，即断其路，随后焚之。此处方将上项事一一说出。吾闻利于水者，必不利于火，藤甲虽刀箭不能入，乃油浸之物，见火必着。蛮兵如此顽皮，非火攻，安能取胜？又说明用计之意。使乌戈国之人不留种类者，是吾之大罪也！”大罪乃是大功。众将拜伏曰：“丞相天机，鬼神莫测也。”孔明令押过孟获来。孟获跪于帐下。孔明令去其缚，教且在别帐与酒食压惊。妙。孔明唤管酒食官至坐榻前，如此如此，吩咐而去。

却说孟获与祝融夫人并孟优、带来洞主、一切宗党，在别帐饮酒。忽一人入帐谓孟获曰：“丞相面羞，不欲与公相见。不说孟获羞，倒说孔明羞，其羞孟获甚矣。特令我来放公回去，再招人马来决胜负。公今

可速去。”妙妙！胜似打，胜似杀。孟获垂泪言曰：“七擒七纵，自古未尝有也。吾虽化外之人，颇知礼义，直如此无羞耻乎？”此时蛮子亦蛮不过矣。遂同兄弟妻子宗党人等，皆匍匐跪于帐下，肉袒谢罪曰^[2]：“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攻心之法，至此方贺战胜。孔明曰：“公今服乎？”获泣谢曰：“某子子孙孙皆感覆载生成之恩^[3]，安得不服！”前说畏威，此说感恩，恩威交至。孔明乃请孟获上帐，设宴庆贺，就令永为洞主。所夺之地，尽皆退还。孟获宗党及诸蛮兵，无不感戴，皆欣然跳跃而去。此是七纵。后人诗赞孔明曰：

羽扇纶巾拥碧幢^[4]，
七擒妙策制蛮王。
至今溪洞传威德，
为选高原立庙堂。

长史费祎入谏曰：“今丞相亲提士卒，深入不毛，收服蛮方。今蛮王既已归服，何不置官吏，与孟获一同守之？”孔明曰：“如此有三不易：留外人则当留兵，兵无所食，一不易也；此言留兵之难。蛮人伤破，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二不易也；此言不留兵之难。蛮人累有废杀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此言设官之难。今吾不留人，不运粮，与相安于无事而已。”蛇羹象饭，不可以汉人饭食之道治之；沐浴学艺，不可以汉人男女之道治之；卜鬼药鬼，不可以汉人祭祀之道治之。不可治而不治，正治之以不治也。众人尽服。于是蛮方皆感孔明恩德，乃为孔明立生祠^[5]，四时享祭，如此人不愧生祠矣。与前回马伏波祠正是相映。皆呼之为“慈父”；各送珍珠金宝、丹漆药材、耕牛战马，以资军用，誓不再反。南方已定。文势至此一束。

却说孔明犒军已毕，班师回蜀，令魏延引本部兵为前锋。延引兵方至泸水，忽然阴云四合，水面上一阵狂风骤起，飞砂走石，军不能进。延退兵回报孔明。孔明遂请孟获问之。正是：

塞外蛮人方帖服，
水边鬼卒又倡狂。

未知孟获所言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1] 蒂钟：有花蒂形把子的钟铃。

[2] 肉袒：去衣露体。古代在祭祀或谢罪时表示恭敬和惶惧。

[3] 覆载：覆盖与承载，谓覆育包容。生成：保全性命。

[4] 碧幢（zhuàng）：隋唐以来，高级官员舟车上张挂的以青油涂饰的帷幔。此为小说作者借指诸葛亮所乘之车。

[5] 生祠：为活人建立的祠庙。

第九十一回

祭泸水汉相班师 伐中原武侯上表

观伏波之显圣，而知南人之信神，真有神；观泸水之夜哭，而知南人之信鬼，真有鬼也。虽然，明于天地之理者，不可惑于神怪。使鬼能作祟，何以猊亭七十馀万之众，不闻为祟于林间，以阻陆生之驾；赤壁八十三万之师，不闻为祟于江上，以阻周郎之舟乎？若畏其鬼而祭之，则藤甲三万人，孔明亦哀之矣，曷为不祭盘蛇谷而独祭泸水也？所以然者，为死于王事，理所当恤。非动于猖獗之足畏，而动忠义之可矜耳。且也曹操哭既死之典韦，以劝未死之典韦；武侯哭阵亡之蜀将，以劝未亡之蜀将。盖不独为死者而不得不祭，亦为生者而不得不祭云。

读武侯祭泸水一篇，而叹兵之不可轻用也。古人不得已而用兵，则有遣戍卒之诗，有劳还卒之诗，必备述其骨肉绸缪、室家系恋之况。至于杨柳雨雪，蠡户鹿场，无不代写离忧，为之永叹。其待生者且然，况既死乎？若为上者不哀之，而使其人自哀之，则“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卫风》所以悲也。“转予于恤，有母尸饔”，《祈父》所以怨也。谁无父母，提携捧负，恐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妻子，如宾如友。尝览唐人《从军行》及诸《塞上曲》，如“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又如“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其词之痛，情之伤，有令人泫然泣下者。今武侯秋夜奠文，可以仿佛矣。

兵固不可轻用，而有不得不用者，迫于讨贼之义也。然伐魏所以讨贼，平蛮岂亦以讨贼乎？而伐魏之师，必在平蛮之后者何也？亦犹曹操之不灭吕布，则未敢谋袁绍；不灭袁绍，则未敢窥江南耳。不然而夫差争长于潢池，勾践已入于国；苻坚投鞭于淝水，慕容已袭其邦：岂非其明验哉！且魏欲借蛮以攻蜀，则武侯之平蛮，即谓之代魏也可。平蛮即为伐魏，则武侯之初伐魏，即谓之再伐魏也可。

武侯北伐，而无南顾之忧，此武侯之所乐也。武侯外伐，而不免终于内顾之忧，此则武侯之所惧也。何也？平蛮之后，忧不在于南人，而忧乃在于后主也。试观武侯《出师》一篇曰：“临表涕泣。”夫伐魏即伐

魏耳，何用涕泣为哉？正惟此日国事，实当危急存亡之际，而此日嗣主，方在醉生梦死之中。知子莫如父，惟“不可辅”之言，固已验矣；岂知臣莫如君，而“自取之”之语，乃遂敢真蹈也？于是而身提重师，万万不可不去；而心牵钝物，又万万不能少宽。因而切切开导，勤勤叮宁，一回如严父，一回如慈妯。盖先生此日此表之涕泣，固有甚难于嗣主者，非但为汉贼之不两立也。后日杜工部有诗云：“干排雷雨犹力争，根断泉源岂天意。”正是此一副眼泪矣。今人但知此表为讨贼之义，而不知其为恋主之忠，安得为知武侯者耶？

《周礼》阍人领之大宰，则外庭有制内庭之体，而内庭无侵外庭之权。武侯之教后主者，止在“宫中府中”一语耳。使宫中亲而府中疏，遂至小人近而贤人远，此桓、灵之所以失也。于六出祁山之前，早知有后主宠黄皓之事；在七擒孟获之后，犹回顾桓、灵宠常侍之文。后事于此伏焉，前文又于此照焉。《三国》一书，当以此回为一大关键，一大章法。

武侯《出师》一表，固为前后文之伏应。而马谡反间之计，亦为前后文之伏应也。何也？曹操欲立曹植而问贾诩，则在初称魏王之时矣。“煮豆燃豆”之诗，则在曹丕初立之时矣。三马同槽，一梦于马腾未死之前，一梦于曹操将死之日矣。而谡之行反间，言曹植之当立，则前文于此应也；言司马氏之欲反，则后文又于此伏也。不但此也。好言天象者，莫如谯周。前称天象以劝刘璋之出降，后复称天象以劝刘禅之出降。而此回谏武侯之语，亦正与前后文相连属云。

蜀使入吴，而有徐盛南徐之役，是虽吴之破魏，而实蜀之以吴破魏也。吴使入蜀，而有赵云阳平之兵，是虽蜀之为吴伐魏，而实蜀之为汉伐魏也。然犹未大伸讨贼之义也。《纲目》书云“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出师伐魏”，则讨贼之义所由大伸者，断自武侯出师始。

却说孔明班师回国，孟获率引大小洞主酋长及诸部落，罗拜相送^[1]。前军至泸水，时值九月秋天，与前五月渡泸相应。忽然阴云布合，狂风骤起，兵不能渡，回报孔明。孔明遂问孟获，获曰：“此水原有猖神作祸，往来者必须祭之。”猖神者，蛮鬼也。孔明曰：“用何物祭享？”获曰：“旧时国中因猖神作祸，用七七四十九颗人头并黑牛白羊祭之，自然风恬浪静，更兼连年丰稔^[2]。”假使四十九个鬼又作祸，将奈何？孔明曰：“吾今事已平定，安可妄杀一人？”遂自到泸水岸边观看。果见阴风大起，波涛汹涌，人马皆惊。再在武侯眼中一写。孔明甚疑，即寻土人问之。土人告说：“自丞相经过之后，夜夜只闻得水边鬼哭神号。自黄昏直至天晚，哭声不绝。瘴烟之内，阴鬼无数。又在土人口中补写。因此作祸，无人敢渡。”孔明曰：“此乃我之罪愆也。前者马岱引

蜀兵千馀，皆死于水中；照应八十八回中事。更兼杀死南人，尽弃此处，狂魂怨鬼，不能解释，以致如此。“往往鬼哭，天阴则闻”，方信李华《吊古战场文》不是虚话。吾今晚当亲自往祭。”土人曰：“须依旧例，杀四十九颗人头为祭，则怨鬼自散也。”如此则是以鬼祭鬼。孔明曰：“本为人死而成怨鬼，岂可又杀生人耶？若为鬼杀人，而人又成鬼，是鬼与鬼相怨无已时也。吾自有主意。”唤行厨宰杀牛马，和面为剂，塑成人头，内以牛羊等肉代之，名曰“馒头”。是国法亦是佛法，今日和尚吃馒头，恨不以此为之。当夜于泸水岸上设香案，铺祭物，列灯四十九盏，扬旛招魂；将馒头等物，陈设于地。三更时分，孔明金冠鹤氅，亲自临祭，令董厥读祭文。其文曰：

维大汉建兴三年秋九月一日，武乡侯、领益州牧、丞相诸葛亮，谨陈祭仪，享于故殁王事蜀中将士及南人亡者阴魂曰：我大汉皇帝，威胜五霸，明继三王。昨自远方侵境，异俗起兵，纵蚕尾以兴妖^[3]，恣狼心而逞乱。我奉王命，问罪遐荒；大举貔貅^[4]，悉除蝼蚁。雄军云集，狂寇冰消；才闻破竹之声，便是失猿之势。但士卒儿郎，尽是九州豪杰；官僚将校，皆为四海英雄。习武从戎，投明事主，莫不同申三令，共展七擒，齐坚奉国之诚，并效忠君之志。何期汝等偶失兵机，缘落奸计：或为流矢所中，魂掩泉台^[5]；或为刀剑所伤，魄归长夜。生则有勇，死则成名。今凯歌欲还，献俘将及。汝等英灵尚在，祈祷必闻。随我旌旗，逐我部曲，同回上国，各认本乡；受骨肉之蒸尝^[6]，领家人之祭祀；莫作他乡之鬼，徒为异域之魂。我当奏之天子，使汝等各家尽沾恩露，年给衣粮，月赐廩禄^[7]。用兹酬答，以慰汝心。至于本境土神，南方亡鬼，血食有常，凭依不远。生者既凛天威，死者亦归王化。想宜宁帖^[8]，毋致号陶。聊表丹诚，敬陈祭祀。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读毕祭文，孔明放声大哭，极其痛切，情动三军，无不下泪。孟获等众，尽皆哭泣。只见愁云怨雾之中，隐隐有数千鬼魂，皆随风而散。恐今日和尚施食，倒无此等应验。于是孔明令左右将祭物尽弃于泸水之中。

次日，孔明引大军俱到泸水南岸，但见云收雾散，风静浪平。蜀兵安然尽渡泸水。果然“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绝妙好辞。行到永昌，孔明留王伉、吕凯守四郡；发付孟获领众自回，嘱其勤政驭下，善抚居民，勿失农务。孟获涕泣拜别而去。蛮子原有良心，若没良心人，虽十擒十纵，亦不服也。孔明自引大军回成都。后主排銮驾，出郭三十里迎接，下辇立于道傍，以候孔明。与献帝迎曹操相类，而君之诚伪既

殊，臣之忠奸亦别。孔明慌下车，伏道而言曰：“臣不能速平南方，使主上怀忧，臣之罪也。”后主扶起孔明，并车而回，设太平筵会，重赏三军。自此远邦进贡来朝者二百馀处。服者不但南人。孔明奏准后主，将歿于王事者之家，一一优恤。人心欢悦，朝野清平。以上按下蜀汉一边，以下再叙魏国一边。

却说魏主曹丕在位七年，即蜀汉建兴四年也。丕先纳夫人甄氏，即袁绍次子袁熙之妇，前破邺城时所得。追应三十三回中事。后生一子，名睿，字元仲，自幼聪明，丕甚爱之。后丕又纳安平广宗人郭永之女为贵妃，甚有颜色^[9]。其父尝曰：“吾女乃女中之王也。”故号为“女王”。便有夺后之意。自丕纳为贵妃，因甄夫人失宠，郭贵妃欲谋为后，却与幸臣张韬商议。时丕有疾，韬乃诈称于甄夫人宫中掘得桐木偶人，上书天子年月日时，为魇镇之事^[10]。丕大怒，遂将甄夫人赐死，立郭贵妃为后。郭后夺嫡，亦比于曹丕之篡位。因无出^[11]，如此人自然绝嗣。养曹睿为己子。虽甚爱之，不立为嗣。睿年至十五岁，弓马熟娴。当年春二月，丕带睿出猎。行于山坞之间，赶出子母二鹿，丕一箭射倒母鹿，回观小鹿驰于曹睿马前，丕大呼曰：“吾儿何不射之？”睿在马上泣告曰：“陛下已杀其母，安忍复杀其子？”曹操射鹿失君臣之礼，曹睿射鹿动母子之情，前后相对。丕闻之，掷弓于地曰：“吾儿真仁德之主也！”于是遂封睿为平原王。

夏五月，丕感寒疾，医治不痊，乃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抚军大将军司马懿三人入寝宫。丕唤曹睿至，指谓曹真等曰：“今朕病已沉重，不能复生。此子年幼，卿等三人可善辅之，勿负朕心。”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愿竭力以事陛下，至千秋万岁。”丕曰：“今年许昌城门无故自崩，乃不祥之兆，朕故自知必死也。”许昌灾异，从曹丕口中补出。正言间，内侍奏征东大将军曹休入宫问安。三人召来，一人自来。丕召入谓曰：“卿等皆国家柱石之臣也，若能同心辅朕之子，朕死亦瞑目矣。”言讫，堕泪而薨。时年四十岁，在位七年。于是曹真、陈群、司马懿、曹休等，一面举哀，一面拥立曹睿为大魏皇帝。谥父丕为文皇帝，谥之曰文，取继体守文之意也。然则造篡汉之基者，断归之曹操矣。谥母甄氏为文昭皇后。封钟繇为太傅，曹真为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华歆为太尉，王朗为司徒，陈群为司空，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其余文武官僚，各各封赠，大赦天下。时雍、凉二州缺人守把，司马懿上表乞守西凉等处。司马懿注意在西，所畏者蜀也。曹睿从之，遂封懿提督雍、凉等处兵马，领诏去讫。

早有细作飞报入川。斗筭甚紧。孔明大惊曰：“曹丕已死，孺子曹睿即位，余皆不足虑；司马懿深有谋略，今督雍、凉兵马，倘训练成时，必为蜀中之大患，不如先起兵伐之。”司马懿患蜀，蜀亦患司马懿。参军马谡曰：“今丞相平南方回，军马疲敝，只宜存恤，岂可复远征？某有一计，使司马懿自死于曹睿之手，未知丞相钧意允否？”孔明问是何计，马谡曰：“司马懿虽是魏国大臣，曹睿素怀疑忌，何不密遣人往洛阳、邺郡等处，布散流言，道此人欲反；更作司马懿告示天下榜文，遍贴诸处。使曹睿心疑，必然杀此人也。”此一时反间之计耳，孰知后来果应司马氏篡位。孔明从之，即遣人密行此计去了。

却说邺城门上，忽一日见贴下告示一道。守门者揭了，来奏曹睿。睿观之，其文曰：

骠骑大将军总领雍、凉等处兵马事司马懿，谨以信义布告天下：昔太祖武皇帝创立基业，本欲立陈思王子建为社稷主，不幸奸谗交集，岁久潜龙^[12]。皇孙曹睿，素无德行，妄自尊，有负太祖之遗意。今吾应天顺人，克日兴师，以慰万民之望。告示到日，各宜归命新君。如不顺者，当灭九族！先此告闻，想宜知悉。

曹睿览毕，大惊失色，急问群臣。太尉华歆奏曰：“司马懿上表乞守雍、凉，正为此也。先时太祖武皇帝尝谓臣曰：‘司马懿鹰视狼顾^[13]，不可付以兵权，久必为国家大祸。’曹孟德语却从此处补出。今日反情已萌，可速诛之。”王朗奏曰：“司马懿深明韬略，善晓兵机，素有大志；若不早除，久必为祸。”又是一个趁脚蹠的。睿乃降旨，欲兴兵御驾亲征。忽班部中闪出大将军曹真奏曰：“不可。文皇帝托孤于臣等数人，是知司马仲达无异志也。今事未知真假，遽尔加兵，乃逼之反耳。或者蜀、吴奸细行反间之计，使我君臣自乱，彼却乘虚而击，未可知也。陛下幸察之。”曹子丹略有见识。睿曰：“司马懿若果谋反，将奈何？”真曰：“如陛下心疑，可仿汉高伪游云梦之计^[14]。御驾幸安邑，司马懿必然来迎，观其动静，就车前擒之可也。”此时仲达亦危矣。睿从之，遂命曹真监国，亲自领御林军十万，径到安邑。

司马懿不知其故，欲令天子知其威严，乃整兵马，率甲士数万来迎。仲达虽乖，此时却着了道儿。近臣奏曰：“司马懿果率兵十数万，前来抗拒，实有反心矣。”睿慌命曹休先领兵迎之。司马懿见兵马来，只疑车驾亲至，伏道而迎。曹休出曰：“仲达受先帝托孤之重，何故反耶？”问得出其不意。懿大惊失色，汗流遍体，乃问其故。休备言前事。懿曰：“此吴、蜀奸细反间之计，欲使我君臣自相残害，彼却乘

虚而袭。某当自见天子辨之。”毕竟仲达乖觉。遂急退了军马，至睿车前，俯伏泣奏曰：“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安敢有异心？必是蜀、吴之奸计。臣请提一旅之师，先破蜀，后伐吴，报先帝与陛下，以明臣心。”睿疑虑未决。华歆奏曰：“不可付之兵权，可即罢归田里。”名士见识，亦甚平常。睿依言，将司马懿削职回乡，未见三马同槽，先见一马离槽。命曹休总督雍、凉军马。曹睿驾回洛阳。以上按下魏国一边，以下再叙蜀汉一边。

却说细作探知此事，报入川中。孔明闻之大喜曰：“吾欲伐魏久矣，奈有司马懿总雍、凉之兵。今既中计遭贬，吾有何忧！”次日，后主早朝，大会官僚，孔明出班，上《出师表》一道。表曰：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落笔更不着半句闲言语，只用八字恸哭先帝，早使读者精诚发越。今天下三分，益州罢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笔态一伏。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笔态一起。一面读其妙文，一面记其口口先帝。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此是说宜。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此是说不宜。宜、不宜二语，发起一篇。○妄自菲薄是子弟大病，引喻失义又是子弟大病，此特说尽。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此又说宜。○恐其昵于宫中，已预知有宠黄皓之事。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此又说宜。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此又说宜。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此又说宜。○宫中昵，府中疏，出师进表，全为此一段可知。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重之以先帝，句句不脱先帝。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切嘱府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重之以先帝。是以众议举宠以为督。看此处入“众议”二字，嫌疑不小。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也。切嘱府中。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明明龟镜之言，亦必重之以先帝，哀哉！○桓、灵之宠十常侍，正与后主之宠黄皓同。侍中、尚书、陈震。长史、参军，蒋琬。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此二人先生所进，恐出师后未必用，故又另属。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自叙，最悲苦。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

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自叙，最悲苦。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危寄臣以大事也。自叙，最悲苦。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自叙，最悲苦。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祗、允之任也。自叙，最悲苦。此非以师保推三臣，盖自既解任去而出师，则必使之自代耳。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一本作“兴德”。之言^[15]，则责攸之、祗、允等之咎，以彰其慢。说自出师必连三臣裨补者，此表所忧不在外贼，而在内蛊也，哀哉！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要他纳言，亦必重之以先帝。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非为伐魏而涕泣，为后主而涕泣也。

后主览表曰：“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孔明曰：“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夙夜未尝有怠。今南方已平，可无内顾之忧，一向南征，正是为此。不就此时讨贼，恢复中原，更待何日？”忽班部中太史譙周出奏曰：“臣夜观天象，北方旺气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图也。”与后文《仇国论》相应。乃顾孔明曰：“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强为？”孔明曰：“天道变易不常，岂可拘执？吾今且驻军马于汉中，观其动静而后行。”譙周苦谏不从。于是孔明乃留郭攸之、董允、费祗等为侍中，总摄宫中之事；正应表中。又留向宠为大将，总督御林军马；又应表中。陈震为侍中，蒋琬为参军，此表中所已及。张裔为长史，掌丞相府事；杜琼为谏议大夫；杜微、杨洪为尚书；孟光、来敏为祭酒；尹默、李譔为博士；郤正、费诗为秘书；譙周为太史；内外文武官僚一百馀员，同理蜀中之事。此又表中所未及。

孔明受诏归府，唤诸将听令：前督部，镇北将军、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都亭侯魏延；前军都督，领扶风太守张翼；牙门将，裨将军王平；征军领兵使，安汉将军、领建宁太守李恢；副将，定远将军、领汉中太守吕义；兼管运粮左军领兵使，平北将军、陈仓侯马岱；副将，飞卫将军廖化；右军领兵使，奋威将军、博阳亭侯马忠；镇抚将军，关内侯张嶷；行中军师，车骑大将军、都乡侯刘琰；中监军，扬武将军邓芝；中参军，安远将军马谡；前将军，都亭侯袁綝；左将军，高阳侯吴懿；右将军，玄都侯高翔；后将军，安乐侯吴班；领长史，绥军将军杨仪；前将军，征南将军刘巴；前护军，偏将军、汉成亭侯许允；左护军，笃信中郎将丁咸；右护军，偏将军刘致；后护军，典军中郎将官

讎；行参军，昭武中郎将胡济；行参军，谏议将军阎晏；行参军，偏将军爨习；行参军，裨将军杜义、武略中郎将杜祺、绥军都尉盛勃；从事，武略中郎将樊岐；典军书记，樊建；丞相令史，董厥；帐前左护卫使，龙骧将军关兴；右护卫使，虎翼将军张苞。以上历叙诸将官衔，以出师伐魏，故特书其官以予之也。以上一应官员，都随着平北大都督、丞相、武乡侯、领益州牧、知内外事诸葛亮。大书特书。分拨已定，又檄李严等守川口，以拒东吴。周密之至。选定建兴五年春三月丙寅日出师伐魏。至此方大伸讨贼之义。忽帐下一老将厉声而进曰：“我虽年迈，尚有廉颇之勇，马援之雄。此二古人皆不服老，何故不用我耶？”众视之，乃赵云也。孔明曰：“吾自平南回都，马孟起病故，马超之死，在孔明口中补出，省笔之法。吾甚惜之，以为折一臂也。今将军年纪已高，倘稍有参差，动摇一世英名，减却蜀中锐气。”又用激将之法。云厉声曰：“吾自随先帝以来，临阵不退，遇敌则先。大丈夫得死于疆场者，幸也，吾何恨焉？愿为前部先锋！”孔明再三苦劝不住。云曰：“如不教我为先锋，就撞死于阶下！”写子龙悍勇之极。孔明曰：“将军既要为先锋，须得一人同去。”言未尽，一人应曰：“某虽不才，愿助老将军先引一军，前去破敌。”孔明视之，乃邓芝也。即是不畏油鼎之人。孔明大喜，即拨精兵五千，副将十员，随赵云、邓芝去讠。孔明出师，后主引百官送于北门外十里。孔明辞了后主，旌旗蔽野，戈戟如林，率军望汉中迤迤进发。写得孔明堂堂正正，十分声势。

却说边庭探知此事，报入洛阳。是日，曹睿设朝，近臣奏曰：“边官报称，诸葛亮率领大兵三十馀万，出屯汉中，孔明兵数在曹睿近臣口中补出，妙。令赵云、邓芝为前部先锋，引兵入境。”睿大惊，问群臣曰：“谁可为将，以退蜀兵？”忽一人应声而出曰：“臣父死于汉中，切齿之恨，未尝得报。照应七十一回中事。今蜀兵犯境，臣愿引本部猛将，更乞陛下赐关西之兵，前往破蜀，上为国家效力，下报父仇，臣万死不恨。”众视之，乃夏侯渊之子夏侯楙也。楙字子休，其性最急又最吝。乃父已负妙才之名，此子却又不才之甚。自幼嗣与夏侯惇为子。后夏侯渊为黄忠所斩，曹操怜之，以女清河公主招楙为驸马，曹操本姓夏侯，而以女与楙，则是同姓为婚，渎祖甚矣。因此朝中钦敬。虽掌兵权，未尝临阵。当时自请出征，曹睿即命为大都督，调关西诸路军马前去迎敌。司徒王朗谏曰：“不可。夏侯驸马素不曾经战，今付以大任，非其所宜。更兼诸葛亮足智多谋，深通韬略，不可轻敌。”夏侯楙叱曰：“司徒莫非结连诸葛欲为内应耶？吾自幼从父学习韬略，深通兵法。汝何欺我年幼？吾若不生擒诸葛亮，誓不回见天子！”志大言大之人，每每无用。王朗等皆不敢言。夏侯楙辞了魏主，星夜到长安，调关

西诸路军马二十馀万，来敌孔明。正是：

欲秉白旄麾将士，
却教黄吻掌兵权^[16]。

未知胜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罗拜：环绕下拜。

[2] 丰稔（rěn）：犹丰熟。

[3] 蜎（dūn）尾：蝎子。

[4] 貔貅（pí xiū）古籍中的两种猛兽。比喻勇猛的战士。

[5] 泉台：墓穴。亦指阴间。

[6] 蒸尝：本指秋冬二祭。后泛指祭祀。

[7] 廩（lǐn）禄：俸禄。

[8] 宁帖：安定，平静。

[9] 颜色：姿色。

[10] 魇（yǎn）镇：犹魇胜。以镇物、符咒制胜、压服，是古代的一种巫术。

[11] 无出：谓未生育子女。

[12] 潜龙：比喻圣人在下位，隐而未显。

[13] 鹰视狼顾：形容目光锐利，为人狠戾。狼顾，如狼之视物。形容凶狠而贪婪地企图攫取。

[14] 汉高伪游云梦：汉六年（前201），有人告韩信谋反。汉高祖刘邦用陈平的计策，通知诸侯到陈地相会，谓刘邦要游云梦泽，并乘机抓捕韩信。

[15] 兴复：犹恢复。

[16] 黄吻：黄口。指幼儿。

第九十二回

赵子龙力斩五将 诸葛亮智取三城

此回首写赵云战功，所以成云之志也。曷成乎云之志？曰：先主初即帝位时，云即以伐魏为劝矣。先主之伐吴，以云为后应，为其志不在伐吴故也。武侯之伐魏，以云为先锋，为其志在伐魏故也。英雄行复仇之志者，自惜其年，又惜仇人之年。不能及曹丕之未死而伐魏，已深为曹丕惜；不更及赵云之未死而伐魏，得不为赵云惜哉！然则云之复仇，不敢以老而自爱，正以老而愈不得不奋耳。

魏延子午谷之谋，未尝不善，武侯以为危计而不用，盖逆知天意之不可回，而不欲行险以争之耳。知天意之不可回，而行险以争之，即争之未必胜。争之不胜，而天下后世乃得以行险之失，为我咎矣。惟兢兢然持一至慎之心，出于万全之策，而终不能回天意于万一，然后可以无憾于人事耳。

一擒孟获之前，先取三郡；一出祁山之前，亦先取三郡，斯则同矣。而前三郡之取则俱易，后三郡之取则两易而一难。前者高定真降，妙在假疑其诈；今者崔谅诈降，妙在假信其真。前者高定与雍闾不睦，妙在使中我之计；今者崔谅与杨陵同谋，又妙在即用彼之计。令读者观其前文，更不能测其后文；观其后文，乃始解其前文。事之巧，文之幻，皆妙绝今古。

蜀之有姜维，非继武侯而终伐魏之事者乎？六出祁山之后，始有九伐中原之事。而一出祁山之前，早伏一九伐中原之人。将正伏之，先反伏之。正伏之为蜀之姜维，反伏之为魏之姜维。而此回则犹反伏之者也。观天地古今自然之文，可以悟作文者结构之法夫。

却说孔明率兵前至沔阳，经过马超坟墓，乃令其弟马岱挂孝，孔明亲自祭之。祭死的与活的看。祭毕，回到寨中，商议进兵。忽哨马报道：“魏主曹睿遣驸马夏侯楙，调关中诸路军马，前来拒敌。”魏延上帐献策曰：“夏侯楙乃膏粱子弟¹⁴，懦弱无谋。魏延之谋瞒不过司马懿，却瞒得夏侯楙。延愿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

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楙若闻某骤至，必然弃城望横门邸阁而走。某却从东方而来，丞相可大驱士马，自斜谷而进。如此行之，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此亦韩信暗渡陈仓之计。惜孔明之不用也。孔明笑曰：“此非万全之计也。汝欺中原无好人物，早为下文姜维之来虚伏一笔。倘有人进言，于山僻中以兵截杀，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伤锐气，决不可用。”武侯只是小心，不肯放胆。魏延又曰：“丞相兵从大路进发，彼必尽起关中之兵，于路迎敌，则旷日持久，何时而得中原？”孔明曰：“吾从陇西取平坦大路，依法进兵，何忧不胜？”出师之名既正，出师之路亦取其正。遂不用魏延之计。魏延怏怏不悦。早为后文伏笔。孔明差人令赵云进兵。

却说夏侯楙在长安聚集诸路军马。时有西凉大将韩德，善使开山大斧，有万夫不当之勇，引西羌诸路兵八万到来，见了夏侯楙。楙重赏之，就遣为先锋。德有四子，皆精通武艺，弓马过人：长子韩瑛，次子韩瑶，三子韩琼，四子韩琪。以四小将衬出一老将。韩德带四子并西羌兵八万，取路至凤鸣山，正遇蜀兵。两阵对圆。韩德出马，四子列于两边。德厉声大骂曰：“反国之贼，安敢犯吾境界！”赵云大怒，挺枪纵马，单搦韩德交战。长子韩瑛，跃马来迎；战不三合，被赵云一枪刺死于马下。子龙不老。次子韩瑶见之，纵马挥刀来战。赵云施逞旧日虎威，抖擞精神迎战。瑶抵挡不住。子龙真不老。三子韩琼，急挺方天戟，骤马前来夹攻。云全然不惧，枪法不乱。子龙不老。四子韩琪见二兄战云不下，也纵马轮两口日月刀而来，围住赵云。云在中央，独战三将。少时，韩琪中枪落马，子龙着实不老。韩阵中偏将急出救去。云拖枪便走。韩琼按戟，急取弓箭射之，连放三箭，皆被赵云用枪拨落。琼大怒，仍绰方天戟，纵马赶来，却被赵云一箭射中面门，落马而死。受过三箭，只答一礼，已当不起。韩瑶纵马举宝刀便砍赵云。云弃枪于地，闪过宝刀，生擒韩瑶归阵，复纵马取枪杀过阵来。子龙着实不老。○赵能灭韩，亦将灭魏。韩德见四子皆丧赵云之手，肝胆皆裂，先走入阵去。西凉兵素知赵云之名，今见其英勇如昔，谁敢交锋？赵云马到处，阵阵到退。赵云匹马单枪，往来冲突，如入无人之境。子龙着实不老。后人诗赞曰：

忆昔常山赵子龙，
年登七十建奇功。
独诛四将来冲阵，
犹似当阳救主雄。

邓芝见赵云大胜，率蜀兵掩杀，西凉兵大败而走。韩德险被赵云擒住，弃甲步行而逃。云与邓芝收军回寨。芝贺曰：“将军寿已七旬，英勇如昨。今日阵前力斩四将，世所罕有。”云曰：“丞相以吾年迈，不肯用云，吾故聊以自表耳。”有得他说嘴，权将少年人试我老本事。遂差人解韩瑶，申报捷书，以达孔明。

却说韩德引败军回见夏侯楙，哭告其事。一丧其父，一丧其子，正是愁人说与愁人道。楙自统兵来迎赵云。探马报入蜀寨，说夏侯楙引兵到。云上马绰枪，引千馀军，就凤鸣山前摆成阵势。当日夏侯楙戴金盔，坐白马，手提大砍刀，立在门旗之下。见赵云跃马挺枪，往来驰骋，楙欲自战。韩德曰：“杀吾四子之仇，如何不报！”纵马轮开山大斧，直取赵云。云忿怒挺枪来迎，战不三合，枪起处，韩德刺死于马下，彼老不如此老。急拨马直取夏侯楙。楙慌忙闪入本阵。邓芝驱兵掩杀。魏兵又折一阵，退十馀里下寨。楙连夜与众将商议曰：“吾久闻赵云之名，未尝见面；今日年老，英雄尚在，方信当阳长坂之事。又提照四十一回中事。似此无人可敌，如之奈何？”参军程武，乃程昱之子也，进言曰：“某料赵云有勇无谋，不足为虑。来日都督再引兵出，先伏两军于左右。都督临阵先退，诱赵云到伏兵处，都督却登山指挥，四面军马重叠围住，云可擒矣。”此计亦平常，不过赵云太猛，故中之耳。楙从其言，遂遣董禧引三万军伏于左，薛则引三万军伏于右。二人埋伏已定。

次日，夏侯楙重整金鼓旗旛，率兵而进。赵云、邓芝出迎。芝在马上谓赵云曰：“昨夜魏兵大败而去，今日复来，必有诈也。老将军防之。”邓芝甚是仔细，与孔明之小心相似。子龙曰：“量此乳臭小儿，何足道哉！吾今日必当擒之！”便跃马而出。魏将潘遂出迎，战不三合，拨马便走。赵云赶去，魏阵中八员将一齐来迎，放过夏侯楙先走，八将陆续奔走。赵云乘势追杀，邓芝引兵继进。赵云深入重地，只听得四面喊声大震。邓芝急收军退回，左有董禧，右有薛则，两路兵杀到。邓芝兵少，不能解救。然则长坂坡之解救，仍赖后主之顽福。赵云被困在垓心，东冲西突，魏兵越厚。时云手下止有千馀人，杀到山坡之下，只见夏侯楙在山上指挥三军。赵云投东则望东指，投西则望西指，因此赵云不能突围，乃引兵杀上山来。半山中擂木炮石打将下来，不能上山。与黄汉升之战猊亭仿佛相似。赵云从辰时杀至酉时，不得脱走，只得下马少歇，且待月明再战。却才卸甲而坐，月光方出，此处写月，忙中闲笔。忽四下火光冲天，鼓声大震，矢石如雨，魏兵杀到，皆叫曰：“赵云早降！”云急上马迎敌。四面军马渐渐逼近，八方弩箭交射甚急，人

马皆不能向前。云仰天叹曰：“吾不服老，死于此地矣！”故做惊人之笔，跌出下文。

忽东北角上喊声大起，魏兵纷纷乱窜，一彪军杀到，为首大将持丈八点钢矛，马项下挂一颗人头。云视之，乃张苞也。来得突兀。苞见了赵云，言曰：“丞相恐老将军有失，特遣某引五千兵接应。闻老将军被困，故杀透重围，正遇魏将薛则拦路，被某杀之。”斩薛则在张苞口中叙出，殊不费力。云大喜，即与张苞杀出西北角来。只见魏兵弃戈奔走，一彪军从外呐喊杀入，为首大将提偃月青龙刀，手挽人头。云视之，乃关兴也。亦来得突兀。○两颗人头，一在马项下，一在手中，两样写法。兴曰：“奉丞相之命，恐老将军有失，特引五千兵前来接应。却才阵上逢着魏将董禧，被吾一刀斩之，枭首在此。斩董禧在关兴口中叙出，殊不费力。丞相随后便到也。”云曰：“二将军已建奇功，何不趁今日擒住夏侯楙，以定大事？”好子龙，有志气。张苞闻言，遂引兵去了。兴曰：“我也干功去。”遂亦引兵去了。前写子龙，此处又夹写兴、苞。云回顾左右曰：“他两个是吾子侄辈，尚且争先干功；吾乃国家上将，朝廷旧臣，反不如此小儿耶？吾当舍老命以报先帝之恩！”杀了一日犹然如此，子龙到底不老。于是引兵来捉夏侯楙。当夜三路兵夹攻，大破魏军一阵。邓芝引兵接应，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夏侯楙乃无谋之人，更兼年幼，不曾战，见军大乱，遂引帐下骁将百余人，望南安郡而走。曹操女婿甚是不济。众军见无主，尽皆逃窜。

兴、苞二将闻夏侯楙望南安去了，连夜赶来。楙走入城中，令紧闭城门，驱兵守御。兴、苞二人赶到，将城围住。赵云随后也到。三面攻打。少时，邓芝亦引兵到。前将四人分开，今将四人合叙。一连围了十日，攻打不下。忽报丞相留后军住沔阳，左军屯阳平，右军屯石城，自引中军来到。赵云、邓芝、关兴、张苞皆来拜问孔明，说连日攻城不下。孔明遂乘小车亲到城中周围看了一遍，回寨升帐而坐，众将环立听令。读至此，似已有取南安之策，却猜不着有下文。孔明曰：“此郡壕深城峻，不易攻也。吾正事不在此城，汝等如只久攻，倘魏兵分道而出，以取汉中，吾军危矣。”读至此，又以有不欲取南安之意，更猜不出下文。邓芝曰：“夏侯楙乃魏之驸马，若擒此人，胜斩百将。今困于此，岂可弃之而去？”邓芝不以南安为重，却以夏侯楙为重。孔明曰：“吾自有计。此处西连天水郡，北抵安定郡，二处太守不知何人？”孔明不于南安用计，却欲以天水、安定用计。奇巧。探卒答曰：“天水太守马遵，安定太守崔谅。”孔明大喜，乃唤魏延受计，如此如此；又唤关兴、张苞受计，如此如此；又唤心腹军士二人受计，如此

行之。妙在此处不叙明白。各将领命，引兵而去。孔明却在南安城外，令军运柴草堆于城下，口称“烧城”。魏兵闻知，皆大笑不惧。

却说安定太守崔谅，在城中闻蜀兵围了南安，困住夏侯楙，十分慌惧，即点军马约共四千，守住城池。忽见一人自正南而来，口称有机密事。方知心腹军士如此用法。崔谅唤入问之，答曰：“某是夏侯都督帐下心腹将裴绪。今奉都督将令，特来求救于天水、安定二郡。南安甚急，每日城上纵火为号，专望二郡救兵，并不见到，因复差某杀出重围，来此告急。可星夜起兵为外应。都督若见二郡兵到，却开城门接应也。”此是孔明吩咐之语，至此方才明白。谅曰：“有都督文书否？”绪贴肉取出，汗已湿透，略教一视，假文书不堪再看。急令手下换了马匹，便出城望天水而去。故作着忙之状，妆得活像。

不二日，又有报马到，说天水太守已起兵救援南安去了，教安定早早接应。此亦心腹军士，又是一样用法。崔谅与府官商议，多官曰：“若不去救，失了南安，送了夏侯驸马，皆我两郡之罪也，只得救之。”谅即点起人马，离城而去，只留文官守城。此失城之由。崔谅提兵向南安大路进发，遥望见火光冲天，催兵星夜前发。离南安尚有五十馀里，忽闻前后喊声大震，哨马报道：“前面关兴截住去路，背后张苞杀来。”前吩咐兴、苞之计，于此方见。安定之兵，四下逃窜。谅大惊，乃领手下百馀人，往小路死战得脱，奔回安定。方到城壕边，城上乱箭射下来。蜀将魏延在城上叫曰：“吾已取了城也，何不早降？”前吩咐魏延之计，于此方见。原来魏延扮作安定军，夤夜赚开城门，蜀兵尽入，因此得了安定。兴、苞截路用实写，魏延取城用虚写，两样笔法。崔谅慌投天水郡来。

行不到一程，前面一彪军摆开。大旗之下，一人纶巾羽扇，道袍鹤氅，端坐于车上。谅视之，乃孔明也，急拨回马走。关兴、张苞两路兵追到，只叫：“早降！”崔谅见四面皆是蜀兵，不得已遂降，同归大寨。孔明以上宾相待。孔明曰：“南安太守与足下交厚否？”谅曰：“此人乃杨阜之族弟杨陵也，南安太守姓名，在崔谅口中补出。与某邻郡，交契甚厚。”孔明曰：“今欲烦足下入城说杨陵擒夏侯楙，可乎？”谅曰：“丞相若令某去，可暂退军马，容某入城说之。”孔明从其言，即时传令，教四面军马各退二十里下寨。崔谅假应承，孔明亦假信任。以假对假，自有妙用。

崔谅匹马到城边叫开城门，入到府中，与杨陵礼毕，细言其事。陵曰：“我等受魏主大恩，安忍背之？可将计就计而行。”杨陵欲将计就

计，孰知孔明又将计就计。遂引崔谅到夏侯楙处，备细说知。楙曰：“当用何计？”杨陵曰：“只推某献城门，赚蜀兵入，却就城中杀之。”崔谅依计而行，出城见孔明，说：“杨陵献城门，放大军入城，以擒夏侯楙。杨陵本欲自捉，因手下勇士不多，未敢轻动。”此句便知其假。孔明曰：“此事至易。今有足下原降兵百余人，于内暗藏蜀将，扮作安定军马，带入城去，此是真话。先伏于夏侯楙府中；却暗约杨陵，待半夜之时献开城门，里应外合。”此是假话。崔谅暗思：“若不带蜀将去，恐孔明生疑。且带入去，就内先斩之，举火为号，赚孔明入来，杀之可也。”暗写崔谅意中之语。因此应允。孔明嘱曰：“吾遣亲信将关兴、张苞随足下先去，此是真话。只推救军杀入城中，以安夏侯楙之心。但举火，吾当亲入城去擒之。”又是假语。

时值黄昏，关兴、张苞受了孔明密计，妙在不叙明白。披挂上马，各执兵器，杂在安定军中，随崔谅来到南安城下。杨陵在城上撑起悬空板，倚定护心栏，问曰：“何处军马？”崔谅曰：“安定救兵来到。”谅先射一号箭上城，箭上带着密书曰：“今诸葛亮先遣二将伏于城中，要里应外合。且不可惊动，恐泄漏计策。待入府中图之。”崔谅极乖，却不知已在孔明算中。杨陵将书见了夏侯楙，细言其事。楙曰：“既然诸葛亮中计，可教刀斧手百余人，伏于府中。如二将随崔太守到府下马，闭门斩之。不知者为兴、苞捏一把汗。却于城上举火，赚诸葛亮入城。伏兵齐出，亮可擒矣。”不知者又为孔明捏一把汗。安排已毕，杨陵回到城上言曰：“既是安定军马，可放入城。”关兴跟崔谅先行，张苞在后。杨陵下城，在门边迎接。兴手起刀落，斩杨陵于马下。方知临行时所受密计，却不是府中，是门边；却不是半夜，是黄昏也。崔谅大惊，急拨马走到吊桥边。张苞大喝曰：“贼子休走！汝等诡计，如何瞒得丞相耶！”手起一枪，刺崔谅于马下。读至此，方识孔明将计就计之妙。关兴早到城上，放起火来。四面蜀兵齐入。夏侯楙措手不及，开南门并力杀出。一彪军拦住，为首大将，乃是王平。交马只一合，生擒夏侯楙于马下，丈人做尽了人，女婿却如此出丑。馀皆杀死。

孔明入南安，招谕军民，秋毫无犯。众将各各献功。孔明将夏侯楙囚于车中。邓芝问曰：“丞相何故知崔谅诈也？”读书者至此亦欲急问其故。孔明曰：“吾已知此人无降心，故意使入城，彼必尽情告与夏侯楙，欲将计就计而行。吾见来情，足知其诈，复使二将同去，以稳其心。此人若有真心，必然阻挡；彼忻然同去者，恐吾疑也。他意中度二将同去，赚入城内杀之未迟；又令吾军有托，放心而进。窥见肺腑。吾已暗嘱二将，就城门下图之。城内必无准备，吾军随后便到：此出其不

意也。”前面一派疑阵，至此方才说明。众将拜服。孔明曰：“赚崔谅者，吾使心腹人诈作魏将裴绪也。假裴绪亦于此处叙明。吾又去赚天水郡，至今未到，不知何故。赚天水亦于此处补出。今可乘势取之。”乃留吴懿守南安，刘琰守安定，替出魏延军马去取天水郡。

却说天水郡太守马遵，听知夏侯楙困在南安城中，乃聚文武官商议。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曰：“夏侯驸马乃金枝玉叶，倘有疏虞，难逃坐视之罪。太守何不尽起本部兵以救之？”若依此计，不消孔明赚得。马遵正疑虑间，忽报夏侯驸马差心腹将裴绪到。又是一个假裴绪，即是前番做裴绪，换汤不换药。绪入府，取公文付马遵，说：“都督求安定、天水两郡之兵，星夜救应。”言讫，匆匆而去。次日又有报马到，称说：“安定兵已先去了，教太守火急前来会合。”两个军士两样用法，亦换汤不换药。马遵正欲起兵，忽一人自外而入曰：“太守中诸葛亮之计矣！”众视之，乃天水郡人也，姓姜名维，字伯约。姜维于此出现，又为后文张本。父名冏，昔日曾为天水郡功曹，因羌人乱，没于王事。维自幼博览群书，兵法武艺，无所不通；奉母至孝，郡人敬之。后为中郎将，就参本郡军事。详叙伯约生平，正为后文伐魏注脚。当日姜维谓马遵曰：“近闻诸葛亮杀败夏侯楙，困于南安，水泄不通，安得有人自重围之中而出？又且裴绪乃无名下将，从不曾见，赚安定之假裴绪，在孔明口中说明；赚天水之假裴绪，又在伯约口中道破。况安定报马又无公文。以此察之，此人乃蜀将诈称魏将，赚得太守出城，料城中无备，必然暗伏一军于左近，乘虚而取天水也。”孔明瞒过夏侯楙，却瞒不过姜维。马遵大悟曰：“非伯约之言，则误中奸计矣！”维笑曰：“太守放心。某有一计，可擒诸葛亮，解南安之危。”正是：

运筹又遇强中手，
斗智还逢意外人。

未知其计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膏粱子弟：富贵人家过惯享乐生活的子弟。

第九十三回

姜伯约归降孔明 武乡侯骂死王朗

有将计就计之孔明，以破崔谅之计，斯已奇矣；又有将计就计之姜维，以破孔明之计，则更奇。以假裴绪赚天水，而姜维能料，斯已奇矣；即以假姜维赚天水，而姜维不能料，则更奇矣；以孔明之计，而有破之之人，则其人固孔明之所深爱也。以能料孔明之计之人，而终有不及料之事，则孔明又其人之所不得不服也。纵一夏侯楙以招姜维，而诈称姜维之有书，是犹在人意想之中；遣一假姜维以见夏侯楙，而即称夏侯楙之有书，是则出人意想之外。其变幻不测，疑鬼疑神，今日读之者且为之迷心眩目，况当日遇之者，能不俯首屈膝哉！

此回有假姜维，前乎此者有假张飞矣。假张飞有二，一则张飞所以赚严颜，一则张飞所以赚张郃。而假姜维不容有二，乃孔明所以困姜维。试以《西游记》拟之，则前之假张飞，是孙行者毫毛所变之假行者也；后之假姜维，是六耳猕猴所冒之假行者也。同一假，而或自假之，或不自假而他人假之。然则《三国》之幻，殆不减《西游》云。

姜维有母，而孔明即以姜维之母牵制姜维，亦犹徐庶有母，而曹操即以徐庶之母牵制徐庶也。然曹操假其母之书以招其子，孔明则不必假其母之书以招其子。所以然者，欲其人之背顺归逆，不得不以母子之情，夺其君臣之义；若使其人之背逆助顺，则自有君臣之义，正不专恃其母子之情耳。且曹操之才，不足以胜徐庶；而孔明之才，实足以服姜维。庶不为曹屈，而但为母屈；维则不独为母屈，而真为孔明屈矣。

人但知讨贼者当诛其首，而不知讨贼者当先诛其从。何也？无贾充、成济，则司马氏父子不能肆其凶；无华歆、王朗，则曹氏父子不能恣其恶。故骂曹操而不骂华歆，未足夺曹操之魄；骂曹丕、曹睿而不骂王朗，未足褫曹丕、曹睿之魂也。骂曹操者，有陈琳之檄矣，有衣带之诏也，有汉中王进位之疏矣，独于曹丕而缺焉。武侯虽有出师之表上告嗣君，恨无讨贼之文布告天下。今观骂王朗一篇，即以此当骂曹丕，即以此当布告之文可耳。

兵家之有劫寨，题目旧矣，独至此回，而有翻陈出新者。料彼不知我劫而劫之，不足奇；料彼知我劫而仍劫之，则奇矣。待彼来劫我，而我往劫之，不足奇；知彼待我之往劫而后来，而我故赚其来，则又奇矣。不但如此，以我劫寨之兵，截其归寨之兵，又使彼归寨之兵，即被杀于防我劫寨之兵，则愈出愈幻，至于如此。每见他书所纪劫寨之事，不过“杀入寨中，并无一人，情知中计，望后便走”等语耳。层层叠叠，数见不鲜。问有以旧题而作新文，若此回之神妙者乎？

却说姜维献计于马遵曰：“诸葛亮必伏兵于郡后，赚我兵出城，乘虚袭我。某愿请精兵三千，伏于要路。太守随后发兵出城，不可远去，止行三十里便回，但看火起为号，前后夹攻，可获大胜。如诸葛亮自来，必为某所擒矣。”前回孔明用计说明在后，此处姜维用计说明在前。遵用其计，付精兵与姜维去讫，然后自与梁虔引兵出城等候，只留梁绪、尹赏守城。原来孔明果遣赵云引一军埋伏于山僻之中，只待天水人马离城，便乘虚袭之。当日细作回报赵云，说天水太守马遵起兵出城，只留文官守城。赵云大喜，又令人报与张翼、高翔，教（放）〔于〕要路截杀马遵。此二处兵亦是孔明预先埋伏。前回之事，补叙于此。

却说赵云引五千兵，径投天水郡城下，高叫曰：“吾乃常山赵子龙也！汝知中计，早献城池，免遭诛戮！”城上梁绪大笑曰：“汝中吾姜伯约之计，尚然不知耶？”前是孔明将计就计，此是姜维将计就计，可谓礼无不答。云恰待攻城，忽然喊声大震，四面火光冲天。当先一员少年将军，挺枪跃马而言曰：“汝见天水姜伯约乎？”在子龙眼中写一姜维。○语亦自负之甚。云挺枪直取姜维。战不数合，维精神倍长。云大惊，暗忖曰：“谁想此处有这般人物！”又在子龙意中写一姜维。正战时，两路军夹攻来，乃是马遵、梁虔引军杀回。赵云首尾不能相顾，冲开条路，引败兵奔走，姜维赶来，亏得张翼、高翔两路军杀出，接应回去。又亏此一路接应，子龙虽败，可见孔明用计之妙。

赵云归见孔明，说中了敌人之计。孔明惊问曰：“此是何人，识吾玄机？”有南安人告曰：“此人姓姜，名维，字伯约，天水冀人也。事母至孝，文武双全，智勇足备，真当世之英杰也。”又在南安人口中写一姜维。赵云又夸奖姜维枪法，与他人不同。又在子龙口中写一姜维。孔明曰：“吾今欲取天水，不想有此人。”遂起大军前来。

却说姜维回见马遵曰：“赵云败去，孔明必然自来。彼料我军必在城中。今可将本部军马分为四枝：某引一军伏于城东，如彼兵到则截

之；太守与梁虔、尹赏各引一军城外埋伏；梁绪率百姓在城上守御。”写姜维第二番用计，亦用明写。分拨已定。

却说孔明因虑姜维，自为前部，望天水郡进发。将到城边，孔明传令曰：“凡攻城池，以初到之日激励三军，鼓譟直上。若迟延日久，锐气尽隳，急难破矣。”于是大军径到城下。因见城上旗帜整齐，未敢轻攻。此非写梁绪，亦非写姜维。俟至半夜，忽然四下火光冲天，喊声震地，正不知何处兵来。只见城上亦鼓譟呐喊相应，蜀兵乱窜。孔明急上马，有关兴、张苞二将保护，杀出重围。回头看时，正东上马军，一带火光，势若长蛇。四路兵独写正东，以三路之无用衬出一路之独奇。孔明令关兴探视，回报曰：“此姜维兵也。”孔明叹曰：“兵不在多，在人之调遣耳。此人真将才也！”又在孔明眼中、口中写一姜维。收兵归寨，思之良久，乃唤安定人问曰：“姜维之母，现在何处？”从“事母至孝”上得来。答曰：“维母今居冀县。”孔明唤魏延吩咐曰：“汝可引一军，虚张声势，诈取冀县。若姜维到，可放入城。”又问：“此地何处紧要？”安定人曰：“天水钱粮，皆在上邽；若打破上邽，则粮道自绝矣。”孔明大喜，教赵云引一军去攻上邽。欲取天水，却不于天水用计，又于别处用计，妙！孔明离城三十里下寨。早有人报入天水郡，说蜀兵分为三路：一军守此郡，一军取上邽，一军取冀城。姜维闻之，哀告马遵曰：“维母现在冀城，恐母有失。维乞一军往救此城，兼保老母。”亦如徐庶所云，方寸乱矣。马遵从之，遂令姜维引三千军去保冀城，梁虔引三千军去保上邽。

却说姜维引兵至冀城，前面一彪军摆开，为首蜀将乃是魏延。二将交锋数合，延诈败奔走。维入城闭门，率兵守护，拜见老母，并不出战。赵云亦放过梁虔入上邽城去了。详于姜维而略于梁虔。人有轻重，故叙有详略。孔明乃令人去南安郡，取夏侯楙至帐下。孔明曰：“汝惧死乎？”楙慌拜伏乞命。曹家女婿如此出丑。孔明曰：“目今天水姜维现守冀城，使人持书来说：‘但得驸马在，我愿来降。’又用前翻赚安定之法。吾今饶汝性命，汝肯招安姜维否？”楙曰：“情愿招安。”孔明乃与衣服鞍马，不令人跟随，放之自去。又用前番纵崔谅之法。

楙得脱出寨，欲寻路而走，奈不知路径。正行之间，忽数人奔走。楙问之，答曰：“我等是冀县百姓。今被姜维献了城池，归降诸葛亮，蜀将魏延纵火劫财，我等因此弃家奔走，投上邽去也。”此是孔明之计，妙在不叙明白，令读者自知之。楙又问曰：“今守天水城是谁？”土人曰：“天水城中，乃马太守也。”楙闻之，纵马望天水而行。又见百姓

携男抱女远来，所说皆同。妙哉计乎！楸至天水城下叫门，城上人认得是夏侯楸，慌忙开门迎接。马遵惊拜问之，楸细言姜维之事，又将百姓所言说了。遵叹曰：“不想姜维反投蜀矣！”孔明只赚夏侯楸，却借夏侯楸以赚马遵，赚一个便是赚两个。梁绪曰：“彼意欲救都督，故以此言虚降。”楸曰：“今维已降，何为虚也？”

正踌躇间，时已初更，蜀兵又来攻城。火光中见姜维在城下挺枪勒马，大叫曰：“请夏侯都督答话！”试令读者掩卷猜之，此是真姜维乎？假姜维乎？夏侯楸与马遵等皆到城上，见姜维耀武扬威，大叫曰：“我为都督而降，都督何背前言？”妙极。楸曰：“汝受魏恩，何故降蜀？有何前言耶？”维应曰：“汝写书教我降蜀，何出此言？汝要脱身，却将我陷了！明明当面说谎，却使夏侯楸闻之，又疑是孔明假作楸书以赚姜维也。我今降蜀，加为上将，安有还魏之理？”言讫，驱兵打城，至晓便退。若待天明便认得是假姜维矣。原来夜间收姜维者，乃孔明之计，令部卒形貌相似者，假扮姜维攻城，因火光之中，不辨真伪。此处方才说明。○《水浒传》假秦明从此学来，然不如此处曲折之妙也。

孔明却引兵来攻冀城。城中粮少，军食不敷。姜维在城上见蜀军大车小辆，搬运粮草入魏延寨中去了。维引三千兵出城径来劫粮。蜀兵尽弃了粮草，寻路而走。弃一驸马以赚之，又弃无数粮车以赚之，足见姜维身价之重。姜维夺得粮车，欲要入城。忽然一彪军拦住，为首蜀将张翼也。二将交锋，战不数合，王平引一军又到，两下夹攻。维力穷抵敌不住，夺路归城，城上早插蜀兵旗号，原来已被魏延袭了。此番却着了道儿。维杀条路奔天水城，手下尚有十馀骑，又遇张苞杀了一阵。维止剩得匹马单枪，来到天水城下叫门。城上军见是姜维，慌报马遵。遵曰：“此是姜维来赚我城门也。”令城上乱箭射下。前把假姜维认作真姜维，今把真姜维认作假姜维，被孔明弄得七颠八倒。姜维回顾蜀兵至近，遂飞奔上邽城来。城上梁虔见了姜维，大骂曰：“反国之贼，安敢来赚我城池！吾已知汝降蜀矣。”遂乱箭射下。梁虔一边知道却用暗写，此省笔处。姜维不能分说，仰天大叹，两眼泪流，拨马往长安而走。

行不数里，前至一派大树茂林之处，一声喊起，数千兵拥出，为首蜀将关兴截住去路。孔明用计，不在孔明一边写去，只在姜维一边见来。异样笔法。维人困马乏，不能抵当，勒回马便走。忽然一辆小车从山坡中转出，一辆小车，抵得一队大兵。其人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摇羽扇，乃孔明也。孔明唤姜维曰：“伯约，此时何尚不降？”维寻思良

久，前有孔明，后有关兴，又无去路，只得下马投降。只此一降，便生出后来无数文字。孔明慌忙下车而迎，执维手曰：“吾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欲传授平生之学，恨不得其人。今遇伯约，吾愿足矣！”一见便有此深谈，此收拾英雄之法。维大喜拜谢。

孔明遂同姜维回寨，升帐商议取天水、上邽之计。维曰：“天水城中，尹赏、梁绪与某至厚，当写密书二封射入城中，使其内乱，城可得矣。”弄假成真。孔明从之。姜维写了二封密书，拴在箭上，纵马直至城下，射入城中。小校拾得，呈与马遵。遵大疑，与夏侯楙商议曰：“梁绪、尹赏与姜维结连，欲为内应，都督宜早决之。”楙曰：“可杀二人。”尹赏知此消息，乃谓梁绪曰：“不如纳城降蜀，以图进用。”又在姜维算中。是夜，夏侯楙数次使人请梁、尹二人说话。二人料知事急，遂披挂上马，各执兵器，引本部军大开城门，放蜀兵入。夏侯楙、马遵惊慌，引数百人出西门，弃城投羌城而去。梁绪、尹赏迎接孔明入城。安民已毕，孔明问取上邽之计。梁绪曰：“此城乃某亲弟梁虔守之，愿招来降。”甚不费力。孔明大喜。绪当日到上邽，唤梁虔出城来降孔明。孔明重加赏劳，就令梁绪为天水太守，尹赏为冀城令，梁虔为上邽令。孔明分拨已毕，整兵进发。诸将问曰：“丞相何不去擒夏侯楙？”孔明曰：“吾放夏侯楙，如放一鸭耳。轻薄。今得伯约，得一凤也。”凤雏之后，又有一凤。

孔明自得三城之后，威声大震，远近州郡，望风归降。孔明整顿军马，尽提汉中之兵，前出祁山，是一出祁山。兵临渭水之西。细作报入洛阳。以下按过孔明，再叙魏国。时魏主曹睿太和元年，升殿设朝。近臣奏曰：“夏侯驸马已失三郡，逃窜羌中去了。今蜀兵已到祁山，前军临渭水之西，乞早发兵破敌。”睿大惊，乃问群臣曰：“谁可为朕退蜀兵耶？”司徒王朗出班奏曰：“臣观先帝每用大将军曹真，所到必克。今陛下何不拜为大都督以退蜀兵？”亦强夏侯楙不多。睿准奏，乃宣曹真，曰：“先帝托孤与卿，今蜀兵入寇中原，卿安忍坐视乎？”真奏曰：“臣才疏智浅，不称其职。”王朗曰：“将军乃社稷之臣，不可固辞。老臣虽弩钝，愿随将军一往。”此老死期至矣。真又奏曰：“臣受大恩，安敢推辞。但乞一人为副将。”睿曰：“卿自举之。”真乃保太原阳曲人，姓郭，名淮，字伯济，官封射亭侯，领雍州刺史。睿从之，遂拜曹真为大都督，赐节钺；命郭淮为副都督，王朗为军师。朗时年已七十六岁矣。“老而不死是为贼。”选拔东西二京军马二十万与曹真。真命宗弟曹遵为先锋，又命荡寇将军朱赞为副先锋。当年十一月出师，魏主曹睿亲自送出西门之外方回。

曹真领大军来到长安，过渭河之西下寨。真与王朗、郭淮共议退兵之策，朗曰：“来日可严整队伍，大展旌旗。老夫自出，只用一席话，管教诸葛亮拱手而降，蜀兵不战自退。”痴老儿真在梦中，可发一笑。真大喜，是夜传令：来日四更造饭，平明务要队伍整齐，人马威仪，旌旗鼓角，各按次序。当时使人先下战书。

次日，两军相迎，列成阵势于祁山之前。蜀军见魏兵甚是雄壮，与夏侯惇大不相同。在蜀兵眼中写魏国军容之盛。三军鼓角已罢，司徒王朗乘马而出。上首乃都督曹真，下首乃副都督郭淮，两个先锋压住阵角。探子马出军前大叫曰：“请对阵主将答话！”只见蜀兵门旗开处，关兴、张苞分左右而出，立马于两边，次后一队队骁将分列。在魏兵眼中写蜀汉军容之盛。门旗影下，中央一辆四轮车，孔明端坐车中，纶巾羽扇，素衣皂绦，飘然而出。孔明举目见魏阵前三个麾盖，旗上大书姓名：中央白髯老者，乃军师司徒王朗。孔明暗忖曰：“王朗必下说词，吾当随机应之。”遂教推车于阵外，令护军小校传曰：“汉丞相与司徒会话。”只一“汉”字，可以压倒王朗。○司徒上削“魏”字，不予其事魏也，亦不加以“汉”字者，以不成其为汉臣也。王朗纵马而出。孔明于车上拱手，朗在马上欠身答礼。朗曰：“久闻公之大名，今幸一会。公既知天命、识时务，何故兴无名之兵？”孔明曰：“吾奉诏讨贼，何谓无名？”不但奉后主之诏，直奉先主之诏也。又不但奉先主之诏，直奉衣带诏之诏也。朗曰：“天数有变，开口便说一“天”字来压孔明。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曩自桓、灵以来，黄巾倡乱，天下争横。应第一回中事。降至初平、建安之岁，董卓造逆，应第九回以前事。傕、汜继虐，应十三回以前事。袁术僭号于寿春，应十七回中事。袁绍称雄于邳土。应三十一回以前事。刘表占据荆州，应三十九回以前事。吕布虎吞徐郡。应十九回以前事。盗贼蜂起，奸雄鹰扬，社稷有垒卵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急。将群雄总叙四句。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万姓倾心，四方仰德，非以权势取之，实天命所归也。应七十八回以前事。○称一“天”字以尊曹操。世祖文帝，神文圣武，以膺大统，应天合人，法尧禅舜，处中国以临万邦，岂非天心人意乎？应九十一回以前事。○称一“天”字，又添出一“人”字，以尊曹丕。今公蕴大才，抱大器，自欲比于管、乐，先将孔明一扬。何乃强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耶？又将孔明一抑。○但言逆天数则可，若云逆天理则不可。勉强将一“理”字换却“数”字，又勉强添一“人”字倍却“天”字。岂不闻古人云：‘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究竟只好归重“天”字上去。今我大魏带甲百万，良将千员，量腐草之萤光，怎及天心之皓月？公可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不失封侯之位。国安民乐，岂不美哉！”

孔明在车上大笑曰：“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劈头将一“汉”字对他“天”字。岂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诸军静听：要在众人面前出他丑。昔日桓、灵之世，汉统凌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傕、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略叙往时之乱，纍括不烦。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朝^[2]；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骂尽汉臣，暗切王朗。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方指名骂也。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此以天理决天数。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自叙出师伐魏之意，不但奉诏讨贼，亦是奉天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折倒他天数之语。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又奉列圣之灵以折之，连死后都骂到。老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周瑜有三气，王朗只是一气，老儿气不起，不似少年熬得。后人诗赞孔明曰：

兵马出西秦，雄才敌万人。
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

孔明以扇指曹真曰：“吾不逼汝。汝可整顿军马，来日决战。”言讫回军。于是两军皆退。

曹真将王朗尸首用棺木盛贮，送回长安去了。一个军师，早完了局。副都督郭淮曰：“诸葛亮料吾军中治丧，今夜必来劫寨。可分兵四路：两路兵从山僻小路，乘虚去劫蜀寨；两路兵伏于本寨外，左右击之。”算到敌人劫寨，却又去劫敌人寨，其计亦巧。曹真大喜曰：“此计与吾相合。”遂传令唤曹遵、朱赞两个先锋吩咐曰：“汝二人各引一万军，抄出祁山之后，但见蜀兵望吾寨而来，汝可进兵去劫蜀寨。如蜀兵不动，便撤兵回，不可轻进。”若彼不劫，我亦不劫，其谋亦慎。二人受计，引兵而去。真谓淮曰：“我两个各引一枝军，伏于寨外，寨中虚堆柴草，只留数人。如蜀兵到，放火为号。”诸将皆分左右，各自准备去了。

却说孔明归帐，先唤赵云、魏延听令。孔明曰：“汝二人各引本部军去劫魏寨。”魏延进曰：“曹真深明兵法，必料我乘丧劫寨，他岂不提防？”此写魏延。孔明笑曰：“吾正欲曹真知吾去劫寨也。妙极。彼必伏

兵在祁山之后，待我兵过去，却来袭我寨；吾故令汝二人引兵前去，过山脚后路，远下营寨。任魏兵来劫吾寨。汝看火起为号，分兵两路：文长拒住山口；子龙引兵杀回，必遇魏兵，却放彼走回，汝乘势攻之，彼必自相掩杀，可获全胜。”妙在原不教他劫寨，只教他杀劫寨之人。二将引兵受计而去。又唤关兴、张苞吩咐曰：“汝二人各引一军，伏于祁山要路，放过魏兵，却从魏兵来路杀奔魏寨而去。”这两个却是教他劫寨。二人引兵受计去了。又令马岱、王平、张翼、张嶷四将伏于寨外四面，迎击魏兵。孔明乃虚立寨栅，居中堆起柴草，以备火号；自引诸将退于寨后，以观动静。既防他来劫寨，又要骗他来劫寨。神妙之极。

却说魏先锋曹遵、朱赞黄昏离寨，迤迤前进。二更左侧，遥望山前隐隐有军行动，曹遵自思曰：“郭都督真神机妙算。”且慢赞着。遂催兵急进。到蜀寨时，将及三更。曹遵先杀入寨，却是空寨，并无一人，料知中计，急撤军回。寨中火起，朱赞兵到，自相掩杀，人马大乱。曹遵与朱赞交马，方知自相践踏。是此以魏伐魏，妙！妙！急合兵时，忽四面喊声大震，王平、马岱、张翼、张嶷杀到。第三次吩咐的，第一次出现。曹、朱二人引心腹军百馀骑，望大路奔走。忽然鼓角齐鸣，一彪军截住去路，为首大将乃常山赵子龙也，第一次吩咐的，第二次先是一个出现。大叫曰：“贼将那里去？早早受死！”曹、朱二人夺路而走。忽喊声又起，魏延又引一彪军杀到。第一次吩咐的，第三次又是一个出现。曹、朱二人大败，夺路奔回本寨。守寨军士只道蜀兵来劫寨，慌忙放起号火。左边曹真杀至，右边郭淮杀至，自相掩杀。又是以魏伐魏，妙！妙！背后三路蜀兵杀到：中央魏延，左边关兴，右边张苞，大杀一阵，第二次吩咐的，第四次出现，又妙在魏延再出现。魏兵败走十馀里，魏将死者极多。孔明全获大胜，方始收兵。曹真、郭淮收拾败军回寨，商议曰：“今魏兵势孤，蜀兵势大，将何策以退之？”淮曰：“胜负乃兵家常事，不足为忧。某有一计，使蜀兵首尾不能相顾，定然自走矣。”正是：

可怜魏将难成事，
欲向西方索救兵。

未知其计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1] 鹰扬：逞威。

[2] 滚滚：同“袞袞”，纷繁众多貌。

第九十四回

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马懿克日擒孟达

读《三国》者读至此回，而知文之彼此相伏、前后相因，殆合十数卷而只如一篇、只如一句也。其相反而相因者，有助汉之沙摩柯，乃有抗汉之孟获。其不相反而相因者，有借羌兵之曹丕，乃有借羌兵之曹真。其相类而相因者，有马超在而即去之辄比能，乃有马超死而忽忽来之沓于吉。其不相类而相因者，有六纵而不服之蛮王，乃有一纵而即服之雅丹丞相。至于孟达致书于李严，早有李严致书于孟达以为之伏笔矣。申仪助司马而杀孟达，早有孟达之约申仪而背刘封以为之伏笔矣。文如常山率然，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皆应，岂非结构之至妙者哉！

此回之内，忽有一关公为神，突如其来，倏然而往。一救关兴，再救张苞，可谓英灵之极矣。然越吉元帅之头，何不即取之以云中显圣之偃月刀，而必待孔明之用计而后斩之乎？曰：《三国》一书，所以纪人事，非以纪鬼神。惟有一番筹度，一番诱敌，乃见相臣之劳心，诸将之用命，不似《西游》、《水浒》等书，原非正史，可以任意结构也。

平蛮之后，又有平羌；藤甲之后，又有铁车。一则在于未伐魏之始，一则间于既伐魏之中；一则炎天，一则雪地；一则出其全力持之旷日，一则施以小计定之终朝。或详或略，或长或短，事不雷同，文亦不合掌，如此妙事，如此妙文，真他书之所未有。

司马懿不用，则孟达不死。孟达不死，则两京可图。两京可图，则曹氏可灭。曹氏之不遽灭，以为司马懿之功也。然而救魏之事，即为篡魏之阶。魏之以懿拒汉，犹之前门拒虎、后户进狼耳。此回于司马懿起复之初，便叙师、昭二子之英英灵爽，盖非魏之亡于此救，而正魏之亡于此兆云。

蜀事之坏，一坏于失荆州，再坏于失上庸也。荆州不失，则可由荆州以定襄、樊；上庸不失，则可由上庸以取宛、洛。而原其所以失，则有故焉。当关公离荆州以伐魏之时，使别遣一上将以守荆州，则荆州可

以不失；当孟达弃上庸而奔魏之时，更遣一上将以守上庸，则上庸可以不失。而先主不虑之，孔明亦不虑之，则皆天也，非人也。其所以失而不复者，又有故焉。当先主大战猇亭之初，孙权愿献荆州，而先主不之拒，则荆州虽失而可复；当孔明初出祁山之时，孟达欲献上庸，而司马懿未之知，则上庸虽失而可复。而先主必拒之，司马懿必知之，则又天也，非人也。天不祚汉，亦何咎于先主，又何咎于孟达耶？

孟达不足咎，而孟达之不知人，则可咎也。于诸葛亮之小心不之信，于申仪、申耽则信之矣；于司马懿之机警不之信，于李辅、邓贤则信之矣。不能料申仪、申耽，而何能料司马懿？不能识李辅、邓贤，而何能识诸葛亮哉？盖惟诸葛亮能知司马懿，亦惟司马懿能知诸葛亮耳。

却说郭淮谓曹真曰：“西羌之人，自太祖时连年入贡，文皇帝亦有恩惠加之。我等今可据住险阻，遣人从小路直入羌中求救，许以和亲，羌人必起兵袭蜀之后。即曹丕五路中之一也。吾却以大兵击之，首尾夹攻，岂不大胜？”真从之，即遣人星夜驰书赴羌。

却说西羌国王彻里吉，自曹操时年年入贡，手下有一文一武：文乃雅丹丞相，武乃越吉元帅。亦如董荼那、阿会喃等名色。时魏使赍金珠并书到国，先来见雅丹丞相，送了礼物，具言求救之意。雅丹引见国王，呈上书礼。彻里吉览了书，与众商议。雅丹曰：“我与魏国素相往来，今曹都督求救，且许和亲，理合依允。”是金帛言语。彻里吉从其言，即命雅丹与越吉元帅起羌兵二十五万，皆惯使弓弩、枪刀、蒺藜、飞锤等器；又有战车，用铁叶裹钉，装载粮食军器什物，或用骆驼驾车，或用骡马驾车，号为“铁车兵”。写得羌兵可畏，以衬孔明之能。二人辞了国王，领兵直扣西平关。守关蜀将韩瑄急差人赍文报知孔明。

孔明闻报，问众将曰：“谁敢去退羌兵？”张苞、关兴应曰：“某等愿往。”孔明曰：“汝二人要去，奈路途不熟。”遂唤马岱曰：“汝素知羌人之性，久居彼处，可作向导。”用马岱可谓最得其人。便起精兵五万，与兴、苞二人同往。兴、苞等引兵而去。行有数日，早遇羌兵。关兴先引百馀骑登山坡看时，只见羌兵把铁车首尾相连，随处结寨；车上遍排兵器，就似城池一般。赤壁江中有连舟，西平关外有连车。连舟易破，连车不易破。兴睹之良久，无破敌之策，回寨与张苞、马岱商议。岱曰：“且待来日见阵，观其虚实，另作计议。”马超已死，马岱亦无如之何。次早分兵三路：关兴在中，张苞在左，马岱在右，三路兵齐进。羌兵阵里越吉元帅手挽铁锤，腰悬宝雕弓，跃马奋勇而出。关兴招三路兵径进。忽见羌兵在两边，中央放出铁车，如潮涌一般，其静也如城，

其动也如水。弓弩一齐骤发。蜀兵大败，马岱、张苞两军先退；关兴一军被羌兵一裹，直围入西北角上去了。

兴在垓心左冲右突，不能得脱。兴至此好生着急。铁车密围，就如城池，蜀兵你我不能相顾。兴望山谷中寻路而走，看看天晚，但见一簇皂旗蜂拥而来，一员羌将手提铁锤，大叫曰：“小将休走，吾乃越吉元帅也！”关兴急走到前面，尽力纵马加鞭，正遇断涧，兴至此好生着急。只得回马来战越吉。兴终是胆寒，抵敌不住，望涧中而逃。被越吉赶到，一铁锤打来，兴急闪过，正中马胯。那马望涧中便倒，兴落于水中。兴至此又好生着急。忽听得一声响处，背后越吉连人带马，平白地倒下水来。兴就水中挣起看时，只见岸上一员大将，杀退羌兵。绝处逢生，出于意外。兴提刀待砍越吉，吉跃水而走。此时未便斩越吉，更妙。关兴得了越吉马，牵到岸上，整顿鞍辔，绰刀上马，只见那员将，尚在前面追杀羌兵。读者至此，必谓不是张苞，定是马岱。兴自思此人救我性命，当与相见，遂拍马赶来。看看至近，只见云雾之中，隐隐有一大将，面如重枣，眉若卧蚕，绿袍金铠，提青龙刀，骑赤兔马，手绰美髯，分明认得是父亲关公。关公又于此处显圣，却是意想不到。兴大惊。忽见关公以手望东南指曰：“吾儿可速望此路去，吾当护汝归寨。”言讫不见。关兴望东南急走。至半夜，前是黄昏，此是半夜，正与斩潘璋时相似。忽见一彪军到，乃张苞也，问兴曰：“你曾见二伯父否？”问得奇特。兴曰：“你何由知之？”苞曰：“我被铁车军追急，忽见伯父自空而下，惊退羌兵，关公在张苞一边显圣，却用虚写。指曰：‘汝从这条路去救吾儿。’因此引军径来寻你。”关兴亦说前事，共相嗟异。二人同归寨内。马岱接着，对二人说：“此军无计可退，我守住寨栅，你二人去禀丞相，用计破之。”虽有关公神助，终赖诸葛奇谋。于是兴、苞二人星夜来见孔明，备说此事。

孔明随命赵云、魏延各引一军埋伏去讫；然后点三万军，带了姜维、张翼、关兴、张苞，亲自来到马岱寨中歇定。次日，上高阜处观看，见铁车连络不绝，人马纵横，往来驰骤。孔明曰：“此不难破也。”别人难，他偏不难。唤马岱、张翼吩咐如此如此，二人去了。妙在不叙出来。乃唤姜维曰：“伯约知破车之法否？”维曰：“羌人惟恃一勇力，岂知妙计乎？”妙在不说出来。孔明笑曰：“汝知吾心也。今彤云密布，朔风紧急，天将降雪，吾计可施矣。”隐隐说出，却早不曾说出。便令关兴、张苞二人引兵埋伏去讫；又是两路伏兵。令姜维领兵出战；但有铁车兵来，退后便走；寨口虚立旌旗，不设军马。准备已定。

是时十二月终，果然天降大雪。姜维引军出，越吉引铁车兵来。姜维即退走。羌兵赶到寨前，姜维从寨后而去。羌兵直到寨外观看，听得寨内鼓琴之声，当歌白雪之诗以和之。四壁皆空竖旌旗，急回报越吉。越吉心疑，未敢轻进。雅丹丞相曰：“此诸葛亮诡计，虚设疑兵耳。可以攻之。”越吉引兵至寨前，但见孔明携琴上车，赋诗不能退敌，携琴却可以诱敌。引数骑入寨，望后而走。羌兵抢入寨栅，直赶过山口，见小车隐隐转入林中去了。以小车引出大车。雅丹谓越吉曰：“这等兵虽有埋伏，不足为惧。”遂引大兵追赶。又见姜维兵俱在雪地之中奔走。越吉大怒，催兵急追。山路被雪漫盖，一望平坦。绝妙雪景。○此句不是闲笔。正赶之间，忽报蜀兵自山后而出。雅丹曰：“纵有些小伏兵，何足惧哉！”只顾催趲兵马，往前进发。忽然一声响，如山崩地陷，羌兵俱落于坑堑之中；所云乘雪用计，乃此计也。背后铁车正行得紧溜，急难收止，并拥而来，自相践踏。后兵急要回时，左边关兴，右边张苞，两军冲出，万弩齐发；背后姜维、马岱、张翼，三路兵又杀到。铁车兵大乱。越吉元帅望后面山谷间而逃，正逢关兴。交马只一合，被兴举刀大喝一声，砍死于马下。若在关公显圣时杀之，便不见关兴之勇，又不知孔明之能矣。雅丹丞相早被马岱活捉，解投大寨来。羌兵四散逃窜。孔明升帐，马岱押过雅丹来。孔明叱武士去其缚，赐酒压惊，用好言抚慰。又用纵孟获之法。雅丹深感其德。孔明曰：“吾主乃大汉皇帝，今命吾讨贼，尔如何反助逆？吾今放汝回去，说与汝主：吾国与尔乃邻邦，永结盟好，勿听反贼之言。”遂将所获羌兵及车马器械，尽给还雅丹，俱放回国。众皆拜谢而去。羌人不复反矣。孔明引三军连夜投祁山大寨而来，命关兴、张苞引军先行，一面差人赍表奏报捷音。

却说曹真连日望羌人消息，忽有伏路军来报说：“蜀兵拔寨收拾起程。”孔明用计，却在曹真一边写出。郭淮大喜曰：“此因羌兵攻击，故尔退去。”遂分两路追赶。前面蜀兵乱走，魏兵随后追袭。先锋曹遵正赶之间，忽然鼓声大震，一彪军闪出，为首大将乃魏延也，孔明使魏延埋伏，于此处写出。大叫曰：“反贼休走！”曹遵大惊，拍马交锋，不三合，被魏延一刀斩于马下。副先锋朱赞引兵追赶，忽然一彪军闪出，为首大将乃赵云也，孔明使赵云埋伏，于此写出。朱赞措手不及，被云一枪刺死。曹真、郭淮见两路先锋有失，欲收兵回，背后喊声大震，鼓角齐鸣，关兴、张苞两路兵杀出，兴、苞埋伏，于此写出。围了曹真、郭淮，痛杀一阵。曹、郭二人引败兵冲路走脱。蜀兵全胜，直追到渭水，夺了魏寨。曹真折了两个先锋，哀伤不已，只得写本申朝，乞拨援兵。

却说魏主曹睿设朝，近臣奏曰：“大都督曹真数败于蜀，折了两个

先锋，羌兵又折了无数，其势甚急。今上表求救，请陛下载处。”睿大惊，急问退军之策。华歆奏曰：“须是陛下御驾亲征，大会诸侯，人皆用命，方可退也。不然，长安有失，关中危矣。”也得孔明骂他一场便好。太傅钟繇奏曰：“凡为将者，知过于人，则能制人。孙子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臣量曹真虽久用兵，非诸葛亮对手。臣以全家良贱保举一人，可退蜀兵，未知圣意准否？”自然引出这个人来。睿曰：“卿乃大老元臣，有何贤士可退蜀兵？早召来与朕分忧。”钟繇奏曰：“向者诸葛亮欲兴师犯境，但惧此人，故散流言，使陛下疑而去之，前疑吴、蜀反间，今专指蜀人。方敢长驱大进。今若复用之，则亮自退矣。”睿问何人。繇曰：“骠骑大将军司马懿也。”郑重说出。睿叹曰：“此事朕亦悔之。今仲达现在何处？”繇曰：“近闻仲达在宛城闲住。”睿即降诏，遣使持节，复司马懿官职，加为平西都督，就起南阳诸路军马，前赴长安。睿御驾亲征，令司马懿克日到彼聚会。使命星夜望宛城去了。以下按过魏国，再叙孔明。

却说孔明自出师以来，累获全胜，心中甚喜。正在祁山寨中会聚议事，忽报镇守永安宫李严令子李丰来见。孔明只道东吴犯境，心甚惊疑，有此一句，反衬下文之喜。唤入帐中问之。丰曰：“特来报喜。”孔明曰：“有何喜？”丰曰：“昔日孟达降魏，乃不得已也。彼时曹丕爱其才，时以骏马金珠赐之，曾同辇出入，封为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镇守上庸、金城等处，委以西南之任。曹丕恩遇孟达，却于此处补出。自丕死后，曹睿即位，朝中多人嫉妒，孟达日夜不安，常谓诸将曰：‘我本蜀将，势逼于此。’今累差心腹人，持书来见家父，教早晚代禀丞相。前者五路下川之时，曾见此意。又将前事补照一句。今在新城，听知丞相伐魏，欲起金城、新城、上庸三处军马，就彼举事，径取洛阳；丞相取长安，两京大定矣。此事若成，岂不大妙！今某引来人并累次书信呈上。”孔明大喜，厚赏李丰等。忽细作人报说：“魏主曹睿，一面驾幸长安，一面诏司马懿复职，加为平西都督，起本处之兵，于长安聚会。”孔明大惊。一惊之后忽有一喜，一喜之后又忽有一惊。参军马谡曰：“量曹睿何足道！若来长安，可就而擒之。丞相何故惊讶？”孔明曰：“吾岂惧曹睿耶？所患者惟司马懿一人而已。今孟达欲举大事，若遇司马懿，事必败矣！达非司马懿对手，必被所擒。孟达若死，中原不易得也。”下文之事早于孔明口中说出。马谡曰：“何不急修书，令孟达提防？”孔明从之，即修书，令来人星夜回报孟达。

却说孟达在新城，专望心腹人回报。一日，心腹人到来，将孔明回书呈上。孟达拆封视之。书略曰：

近得书，足知公忠义之心，不忘故旧，吾甚喜慰。若成大事，则公汉朝中兴第一功臣也。然极宜谨密，不可轻易托人。慎之！戒之！近闻曹睿复诏司马懿起宛、洛之兵，若闻公举事，必先至矣。管辂之卜，无此奇验。须万全堤备，勿视为等闲也。

孟达览毕，笑曰：“人言孔明心多，今观此事可知矣。”乃具回书，令心腹人来答孔明。唤入帐中。其人呈上回书。孔明拆封视之，书曰：

适承钧教，安敢少怠。窃谓司马懿之事，不必惧也。宛城离洛阳约八百里，至新城一千二百里。若司马懿闻达举事，须表奏魏主。往复一月间事，达城池已固，诸将与三军皆在深险之地，司马懿即来，达何惧哉？丞相宽怀，惟听捷报！

孔明看毕，掷书于地而顿足曰：“孟达必死于司马懿之手矣！”管辂之卜，无此奇验。马谡问曰：“丞相何谓也？”孔明曰：“兵法云：‘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岂容料在一月之期？曹睿既委任司马懿，逢寇即除，何待奏闻？若知孟达反，不须十日，兵必到矣，安能措手耶？”英雄所见略同。众将皆服。孔明急令来人回报曰：“若未举事，切莫教同事者知之，知之则必败。”又早知二申之叛。其人拜辞归新城去了。

却说司马懿在宛城闲住，闻知魏兵累败于蜀，乃仰天长叹。此老心痒难熬。懿长子司马师，字子元；次子司马昭，字子尚。二人素有大志，通晓兵书。此处忽写二子，为晋伐魏张本。当日侍立于侧，见懿长叹，乃问曰：“父亲何为长叹？”懿曰：“汝辈岂知大事耶？”司马师曰：“莫非叹魏主不用乎？”司马昭笑曰：“早晚必来宣召父亲也。”昭更英敏。言未已，忽报天使持节至。懿听诏毕，遂调宛城诸路军马。忽又报金城太守申仪家人，有机密事求见。懿唤入密室问之，其人细说孟达欲反之事；更有孟达心腹人李辅并达外甥邓贤，随状出首。方知“不容易托人”之语，乃孔明金玉之言。司马懿听毕，以手加额曰：“此乃皇上齐天之洪福也！诸葛亮兵在祁山，杀得内外人皆胆落，今天子不得已而幸长安，若旦夕不用吾时，孟达一举，两京破矣！此时司马懿原是魏之功臣。此贼必通谋诸葛亮，吾先擒之，诸葛亮定然心寒，自退兵也。”长子司马师曰：“父亲可急写表申奏天子。”懿曰：“若等圣旨，往复一月之间，事无及矣。”与孔明之言不谋而合。即传令，教人马起程，一日要行两日之路，如迟立斩。一面令参军梁畿赍檄星夜去新城，教孟达等准备征进，使其不疑。更是周密。梁畿先行，懿随后发兵。行了二日，山坡下转出一军，乃是右将军徐晃。晃下马见懿，说：“天子驾到长安，亲拒蜀兵，今都督何往？”懿低言曰：“今孟达造反，吾去擒

之耳。”写仲达机密之至。晃曰：“某愿为先锋。”懿大喜，合兵一处。徐晃为前部，懿在中军，二子押后。又行了二日，前军哨马捉住孟达心腹人，搜出孔明回书，来见司马懿。懿曰：“吾不杀汝。汝从头细说。”其人只得将孔明、孟达往复之事，一一告说。懿看了孔明回书，大惊曰：“世间能者所见皆同，两能相遇，彼此皆惊。吾机先被孔明识破。幸得天子有福，获此消息。孟达今无能为矣。”遂星夜催军前行。

却说孟达在新城约下金城太守申仪、上庸太守申耽，克日举事。耽、仪二人佯许之，每日调练军马，只待魏兵到，便为内应；却报孟达，军器粮草俱未完备，不敢约期起事。达信之不疑。写孟达疏虞之至。忽报参军梁畿来到，孟达迎入城中，畿传司马懿将令曰：“司马都督今奉天子诏，起诸路军以退蜀兵。太守可集本部军马听候调遣。”达问曰：“都督何日起程？”畿曰：“此时约离宛城，望长安去了。”谁知不向长安，却向上庸。达暗喜曰：“吾大事成矣！”遂设宴待了梁畿，送出城外，即报申耽、申仪知道：“明日举事，换上大汉旗号，发诸路军马径取洛阳。”写孟达卤莽之至。忽报城外尘土冲天，不知何处兵来。孟达登城视之，只见一彪军打着“右将军徐晃”旗号，飞奔城下。达大惊，急扯起吊桥。徐晃坐下马收拾不住，直来到壕边，高叫曰：“反贼孟达，早早受降！”达大怒，急开弓射之，正中徐晃头额。魏将救去。城上乱箭射之，魏兵方退。孟达恰待开门追赶，四面旌旗蔽日，司马懿兵到。懿真可谓能。达仰天长叹曰：“果不出孔明所料也！”悔之晚矣。于是闭门坚守。

却说徐晃被孟达射中头额，众军救到寨中，取了箭头，令医调治，当晚身死。时年五十九岁。可为关平报仇。司马懿令人扶柩还洛阳安葬。次日，孟达登城遍视，只见魏兵四面围得铁桶相似。达行坐不安，惊疑未定，忽见两路兵自外杀来，旗上大书“申耽”、“申仪”。孟达只道是救军到，忙引本部兵大开城门杀出。写孟达愚暗之至。耽、仪大叫曰：“反贼休走，早早受死！”达见事变，拨马望城中便走，城上乱箭射下。李辅、邓贤二人在城上大骂曰：“吾等已献了城也！”达夺路而走，申耽赶来。达人困马乏，措手不及，被申耽一枪刺于马下，可为害刘封之报。枭其首级。余军皆降。李辅、邓贤大开城门，迎接司马懿入城。抚民劳军已毕，遂遣人奏知魏主曹睿。睿大喜，教将孟达首级去洛阳城示众，加申耽、申仪官职，就随司马懿征进，示命李辅、邓贤守新城、上庸。

却说司马懿引兵到长安城外下寨。懿入城来见魏主，睿大喜

曰：“朕一时不明，误中反间之计，悔之无及。今达反，非卿等制之，两京休矣。”孰知用了司马，两京终不姓曹。懿奏曰：“臣闻申仪密告反情，意欲表奏陛下，恐往复迟滞，故不待圣旨，星夜而去。若待奏闻，则中诸葛亮之计也。”借司马懿口中将孔明所料明白说一遍，不是写仲达，正是写孔明。言罢，将孔明回孟达密书奉上。睿看毕，大喜曰：“卿之学识，过于孙、吴矣！”赐金钺斧一对，后遇机密重事，不必奏闻，便宜行事。机密之事孰有大于篡位者乎？将来亦不必奏闻矣。司马氏谨如命。就令司马懿出关破蜀。懿奏曰：“臣举一大将，可为先锋。”睿曰：“卿举何人？”懿曰：“右将军张郃，可当此任。”张辽、徐晃已死，独张郃尚存，一向冷落，此处却又出头。睿笑曰：“朕正欲用之。”遂命张郃为前部先锋，随司马懿离长安来破蜀兵。正是：

既有谋臣能用智，
又求猛将助施威。

未知胜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九十五回

马谡拒谏失街亭 武侯弹琴退仲达

前回方写孟达不听孔明之言而失上庸，此回便接写马谡不听孔明之言而失街亭。上庸失而使孔明无进取之望，街亭失而几使孔明无退足之处矣。何也？无街亭则阳平关危，阳平关危则不惟进无所得，而且退有所失也。未失者且忧其失，而既得者安能保其得？于是南安不得不弃，安定不得不损，天水不得不委，箕谷之兵不得不撤，西城之饷不得不收。遂令向之擒夏侯、斩崔谅、杀杨陵、取上邽、袭冀县、骂王朗、破曹真者，其功都付之乌有。悲夫！

兵家胜败之故，有异而同者，有同而异者。徐晃拒王平之谏，而背水以为阵；马谡拒王平之谏，而依山以为营。水与山异，而必败之势则同也。黄忠屯兵于山，而能斩夏侯渊；马谡屯兵于山，而不能退司马懿。山与山同，而一胜一败之势则异也。马谡之所以败者，因熟记兵法之成语于胸中，不过曰“置之死地而后生”耳，不过曰“凭高视下，势如劈竹”耳。孰知坐论则是，起行则非，读书虽多，致用则误，岂不重可叹哉！故善用人者不以言，善用兵者不在书。

请守街亭之马谡，即献计平蛮之马谡也，又即反间司马懿之马谡也。何以前则智而后则愚？曰：此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试以前二事论之：其策南人，则其言果效；其策司马，则其言始效而不终效。岂非天方授魏，天方启晋，而人实不能与天争乎？故知一效一不尽效之故。

而街亭之失，不必为马谡咎，更不必为用马谡者咎。

此回乃司马懿初与孔明对垒之时也。而孔明利在战，司马懿利在不战。夏侯楙、曹真皆以战而败，司马懿则欲以不战而胜。其守郿城、箕谷者，所以遏孔明之前，而使不得进也；其取街亭、列柳城者，所以截孔明之后，而使不得不退也。使不得不退，而懿于是乎可以不战矣。非不欲战，实不敢战，畏蜀如虎，盖自此日而已然云。

唯小心人不做大胆事，亦唯小心人能做大胆事。魏延欲出子午谷，而孔明以为危计，是小心者惟孔明也。坐守空城，只以二十军士扫门，

而退司马懿十五万之众，是大胆者亦惟孔明也。孔明若非小心于平日，必不敢大胆于一时。仲达不疑其大胆于一时，正为信其小心于平日耳。

为将之道，不独进兵难，退兵亦难。能进兵是十分本事，能退兵亦是十分本事。当不得不退之时，而又当必不可退之势，进将被擒，退亦受执，于此而权略不足以济之，欲全师而退，难矣！试观孔明焚香操琴，以不退为退；子龙设伏斩将，又能以退为进。蜀中有如此之相，如此之将，而卒不能克复中原。呜呼！天不祚汉耳，岂战之罪哉！

自九十二回至此，叙武侯第一次伐魏之事。而始之以赵云，终之以赵云者，冲锋陷阵唯子龙，子龙为功首也；班师整旅，亦唯子龙为首功也。以连斩五将始，以杀一将释一将终。觉长坂之英雄如昨，汉水之胆智犹新，务自伸其讨魏报汉之志，真不愧先主之旧臣矣！

却说魏主曹睿令张郃为先锋，与司马懿一同征进；一面令辛毗、孙礼二人领兵五万，往助曹真。二人奉诏而去。

且说司马懿引二十万军出关下寨，请先锋张郃至帐下曰：“诸葛亮生平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魏延之计早为司马懿所料。他非无谋，但恐有失，不肯弄险。孔明不用魏延之计，反为司马懿所料。今必出军斜谷，来取郿城。若取郿城，必分兵两路，一军取箕谷矣。因祁山算出郿城一路，因郿城又算出箕谷一路。吾已发檄文令子丹拒守郿城，若兵来不可出战；此一路是不战。令孙礼、辛毗截住箕谷道口，若兵来则出奇兵击之。”此一路是战。○以上曹真一枝兵，孙礼、辛毗一枝兵，皆在司马懿口中叙出。省笔之法。郃曰：“今将军当于何处进兵？”懿曰：“吾素知秦岭之西有一条路，地名街亭；傍有一城，名列柳城。此二处皆是汉中咽喉。前算出两路，今又算出两路。诸葛亮欺子丹无备，定从此进。吾与汝径取街亭，两路原只重在一路。望阳平关不远矣。亮若知吾断其街亭要路，绝其粮道，则陇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连夜奔回汉中去也。彼若回动，吾提兵于小路击之，可得全胜；料孔明必出于此，是正说。若不归时，吾却将诸处小路尽皆垒断，俱以兵守之。一月无粮，蜀兵皆饿死，亮必被吾擒矣。”料孔明必不出于此，此是反说。张郃大悟，拜伏于地曰：“都督神算也！”懿曰：“虽然如此，诸葛亮不比孟达。将军为先锋，不可轻进。当传与诸将，循山西路，远远哨探。如无伏兵，方可前进。若是怠忽，必中诸葛亮之计。”亦以小心对小心。张郃受计，引军而行。

却说孔明在祁山寨中，忽报新城探细人来到。孔明急唤入问之，细作告曰：“司马懿倍道而行，八日已到新城，孟达措手不及，又被申

耽、申仪、李辅、邓贤为内应，孟达被乱军所杀。今司马懿撤兵到长安，见了魏主，同张郃引兵出关，来拒我师也。”隍括不烦。孔明大（骂）〔惊〕曰：“孟达作事不密，死固当然。今司马懿出关，必取街亭，断吾咽喉之路。”司马懿之计已在孔明算中。便问：“谁敢引兵去守街亭？”言未毕，参军马谡曰：“某愿往。”孔明曰：“街亭虽小，干系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军皆休矣。汝虽深通谋略，此地奈无城郭，又无险阻，守之极难。”惟其无城郭可守，无险阻可依，所以马谡欲屯兵山上也。谡曰：“某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正坏在此。岂一街亭不能守耶？”孔明曰：“司马懿非等闲之辈，更有先锋张郃，乃魏之名将，恐汝不能敌之。”十分疑虑。谡曰：“休道司马懿、张郃，便是曹睿亲来，有何惧哉！此句便差，曹睿不足惧，司马懿乃足惧耳。若有差失，乞斩全家。”孔明曰：“军中无戏言。”谡曰：“愿立军令状。”孔明从之。谡遂写了军令状呈上。孔明曰：“吾与汝二万五千精兵，再拨一员上将，相助你去。”即唤王平吩咐曰：“吾素知汝平生谨慎，故特以此重任相托。汝可小心谨守此地。下寨必当要道之处，正与马谡山上屯兵相反。使贼兵急切不能偷过。安营既毕，便画四至八道地理形状图本来我看。十分仔细。凡事商议停当而行，不可轻易。如所守无危，则是取长安第一功也。戒之！戒之！”十分叮咛。二人拜辞，引兵而去。

孔明寻思，恐二人有失，十分提防。又唤高翔曰：“街亭东北上有一城，名列柳城，乃山僻小路，此可以屯兵扎寨。与汝一万兵，去此城屯扎。但街亭危，可引兵救之。”十分周密。高翔引兵而去。孔明又思高翔非张郃对手，必得一员大将，屯兵于街亭之右，方可防之，十分小心。遂唤魏延引本部兵去街亭之后屯扎。十分到家。延曰：“某为前部，理合当先破敌，何故置某于安闲之地？”孔明曰：“先锋破敌，乃偏裨之事耳。今令汝接应街亭，当阳平关冲要道路，总守汉中咽喉，此乃大任也。何为安闲乎？汝勿以等闲视之，失吾大事。切宜小心在意！”十分郑重。魏延大喜，引兵而去。孔明恰才心安，乃唤赵云、邓芝吩咐曰：“今司马懿出兵，与旧日不同。汝二人各引一军，出箕谷以为疑兵，如逢魏兵，或战或不战，以惊其心。司马懿所算，孔明亦算到此。吾自统大军，由斜谷径取郿城；若得郿城，长安可破矣。”街亭是算退后路，郿城是算进前路。二人受命而去。孔明令姜维作先锋，兵出斜谷。

却说马谡、王平二人兵到街亭，看了地势，马谡笑曰：“丞相何故多心也？量此山僻之处，魏兵如何敢来！”孔明一团正经，却看待如此没要紧。王平曰：“虽然魏兵不敢来，可就此五路总口下寨；此孔明所

谓要道也。即令军士伐木为栅，以图久计。”谡曰：“当道岂是下寨之地？此处侧边一山，四面皆不相连，且树木极广，此乃天赐之险也。可就山上屯军。”平曰：“参军差矣！若屯兵当道，筑起城垣，贼兵总有十万，不能偷过。今若弃此要路，屯兵于山上，倘魏兵骤至，四面围定，将何策保之？”后文之事，先在王平口中道破。谡大笑曰：“汝真女子之见！兵法云：‘凭高视下，势如破竹。’泥成法者，不可与论兵。若魏兵到来，吾教他片甲不回！”会说大话的每每误事。平曰：“吾累随丞相经阵，每到之处，丞相尽意指教。今观此山，乃绝地也，王平会看风水，赛过今日堪舆先生。若魏兵断我汲水之道，军士不战自乱矣。”后文之事，又在王平口中道破。谡曰：“汝莫乱道。孙子云：‘置之死地而后生。’若魏兵绝我汲水之道，蜀兵岂不死战？以一可当百也。吾素读兵书，丞相诸事尚问于我，汝奈何相阻耶！”马谡只记得许多兵书，记得多却是见得少也。平曰：“若参军欲在山上下寨，可分兵与我，自于山西下一小寨，为犄角之势。倘魏兵至，可以相应。”马谡不听王平是大话，王平不听马谡是小心。马谡不从。忽然山中居民成群结队，飞奔而来，报说魏兵已到。王平欲辞去。马谡曰：“汝既不听吾令，与汝五千兵自去下寨。二万五千兵，如何止拨五千？若多与之，犹不至于败。待吾破了魏兵，到丞相面前，须分不得功！”王平引兵离山十里下寨，画成图本，星夜差人去禀孔明，具说马谡自于山上下寨。照应上文。

却说司马懿在城中，令次子司马昭去探前路，若街亭有兵守御，即当按兵不行。司马昭奉令探了一遍，回见父曰：“街亭有兵守把。”懿叹曰：“诸葛亮真乃神人，吾不如也！”昭笑曰：“父亲何故自堕志气耶？男料街亭易取。”前写司马懿，此处写司马昭。懿问曰：“汝安敢出此大言？”昭曰：“男亲自哨见，当道并无寨栅，军皆屯于山上，故知可破也。”见识高于马谡。懿大喜曰：“若兵果在山上，乃天使吾成功矣！”又写司马懿。遂更换衣服，引百馀骑亲自来看。是夜天晴月朗，闲笔点染。直至山下，周围巡哨了一遍方回。马谡在山上见之，大笑曰：“彼若有命，不来围山。”你若有命，不屯在山。传令与诸将：“倘兵来，只见山顶上红旗招动，即四面皆下。”一面写司马懿在山下探看，一面写马谡在山上传令，夹写得妙。

却说司马懿回到寨中，使人打听是何将引兵守街亭。回报曰：“乃马良之弟马谡也。”懿笑曰：“徒有虚名，乃庸才耳！虚名是平日听来，庸才是今日看出。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误事！”又问：“街亭左右别有军否？”探马报曰：“离山十里，有王平安营。”懿乃命张郃引一军，当住王平来路。懿亦十分周密。又令申耽、申仪引两路兵围山，先断了

汲水道路，果应王平之言。待蜀兵自乱，然后乘势击之。当夜调度已定。次日天明，张郃引兵先往背后去了。司马懿大驱军马，一拥而进，把山四面围定。竟来围山，不怕无命。马谡在山上看时，只见魏兵漫山遍野，旌旗队伍甚是严整。蜀兵见之，尽皆丧胆，不敢下山。马谡将红旗招动，军将你我相推，无一人敢动。红旗不济事。谡大怒，自杀二将。众军惊惧，只得努力下山来冲魏兵。魏兵端然不动。蜀兵又退上山去。谡曰“置之死地而后生”，今则置之死地而竟死矣。马谡见事不谐，教军紧守寨门，只等外应。困守穷山以待外应，岂亦兵书中有此策耶？

却说王平见魏兵到，引军杀来，正遇张郃。战有数十余合，平力穷势孤，只得退去。更无外应了。魏兵自辰时困至戌时，山上无水，军不得食，寨中大乱。嚷到半夜时分，口枯舌干，怕嚷不响。山南蜀兵大开寨门，下山降魏。马谡禁止不住。兵法何在？司马懿又令人于沿山放火，既绝之以水，又赠之以火。山上蜀兵愈乱。马谡料守不住，只得驱残兵杀下山西逃奔。坏了，街亭失了！好个熟读兵书深明韬略的。司马懿放条大路，让过马谡。背后张郃引兵追来。赶到三十余里，前面鼓角齐鸣，一彪军出，放过马谡，拦住张郃，视之，乃魏延也。孔明使魏延，本为守街亭，谁知却是救得马谡。挥刀纵马，直取张郃。郃回军便走。延驱兵赶来，复夺街亭。至此为孔明一喜。赶到五十余里，一声喊起，两边伏兵齐出：左边司马懿，右边司马昭，却抄在魏延背后，把延困在垓心。张郃复来，三路兵合在一处。魏延左冲右突，不得脱身，折兵大半。至此又为孔明一叹。

正危急间，忽一彪军杀入，乃王平也。孔明用王平本为守街亭，谁知却是救魏延。延大喜曰：“吾得生矣！”二将合兵一处，大杀一阵，魏兵方退。二将慌忙奔回寨时，营中皆是魏兵旌旗，申耽、申仪从营中杀出。王平、魏延径奔列柳城，来投高翔。此时高翔闻知街亭有失，尽起列柳城之兵前来救应，接笋甚紧。正遇延、平二人，诉说前事。高翔曰：“不如今晚去劫魏寨，再复街亭。”当时三人在山坡下商议已定。三人商议，难出司马懿所料。待天色将晚，分兵三路。魏延引兵先进，径到街亭，不见一人，此是司马懿用计，却在魏延一边写出。心中大疑，不敢轻进，且伏在路口等候。忽见高翔兵到，二人共说魏兵不知在何处。正没理会，却不见王平兵到。亏得他还未到。忽然一声炮响，火光冲天，鼓声震地。魏兵齐出，把魏延、高翔围在垓心。二人往来冲突，不得脱身。忽听得山坡后喊声若雷，一彪军杀入，乃是王平，救了高、魏二人，此王平第二次救魏延。径奔列柳城来。比及奔到城下时，城边早有一军杀到，旗上大书“魏都督郭淮”字样。原来郭淮与曹真商议，恐

司马懿得了全功，乃分淮来取街亭；闻知司马懿、张郃成了此功，遂引兵径袭列柳城。此是趁现成。正遇三将，大杀一阵。蜀兵伤者极多。魏延恐阳平关有失，慌与王平、高翔望阳平关来。

却说郭淮收了军马，乃谓左右曰：“吾虽不得街亭，却取了列柳城，亦是大功。”且慢喜着，还有手长的。引兵径到城下叫门，只见城上一声炮响，旗帜皆竖，当头一面大旗，上书“平西都督司马懿”。懿撑起悬空板，倚定护心木栏杆，大笑曰：“郭伯济来何迟也？”本是郭淮要趁现成，又被司马懿趁去了，妙甚。淮大惊曰：“仲达神机，吾不及也！”遂入城。相见已毕，懿曰：“今街亭已失，诸葛亮必走。公可速与子丹星夜追之。”郭淮从其言，出城而去。懿唤张郃曰：“子丹、伯济恐吾全获大功，故来取此城池。吾非独欲成功，乃侥幸而已。吾料魏延、王平、马谡、高翔等辈，必先去据阳平关。魏延等三人商议，又不出司马懿所料。吾若去取关，诸葛亮必随后掩杀，中其计矣。司马懿算计，却非魏延等所料。兵法云：‘归师勿掩，穷寇莫追。’汝可从小路抄箕谷退兵，此是孙礼、辛毗所守处。吾自引兵当斜谷之兵。若彼败走，不可相拒，只宜中途截住，蜀兵辎重，可尽得也。”慢着，且保守了自己辎重者。张郃受计，引兵一半去了。懿下令：“径取斜谷，由西城而进。西城虽山僻小县，乃蜀兵屯粮之所，又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总路。若得此城，三郡可复矣。”又算出一个紧要去处。于是司马懿留申耽、申仪守列柳城，自领大军望斜谷进发。以上按下司马懿，以下再叙孔明。

却说孔明自令马谡等守街亭去后，犹豫不定。忽报王平使人送图本至。孔明唤入，左右呈上图本。孔明就文几上拆开视之，拍案大惊曰：“马谡无知，坑陷吾军矣！”与见猱亭图本时一样吃唬。左右问曰：“丞相何故失惊？”孔明曰：“吾观此图本，失却要路，占山为寨。倘魏兵大至，四面围合，断汲水道路，不须二日，军自乱矣。先生如见。若街亭有失，吾等安归？”长史杨仪进曰：“某虽不才，愿替马幼常回。”杨仪于此处出现。孔明将安营之法，一一吩咐与杨仪。正待要行，忽报马到来，说街亭、列柳城尽皆失了。孔明跌足长叹曰：“大事去矣！此吾之过也！”孟达之失，孔明有知人之明。马谡之败，孔明自引不知人之过。急唤关兴、张苞吩咐曰：“汝二人各引三千精兵，投武功山小路而行。如遇魏兵，不可大击，只鼓譟呐喊，为疑兵惊之。彼当自走，亦不可追。读者必谓此蜀兵定退将来追孔明之魏兵矣，不知却反是孔明唬走了魏兵，真正神妙。待军退尽，便投阳平关去。”先是两个领兵去了。又令张翼先引军去修理剑阁，以备归路。又是一个引兵去了。又密传号令，教大军暗暗收拾行装，以备起程。又令马岱、姜维断

后，先伏于山谷中，待诸军退尽，方始收兵。又是两个领兵去了。又差心腹人，分路报与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官吏军民，皆入汉中。是弃三郡。又遣心腹人到冀县搬取姜维老母，送入汉中。更周匝之极。

孔明分拨已定，先引五千兵退去西城县搬运粮草，只剩孔明一个。忽然十余次飞马报到，说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时孔明身边并无大将，止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军，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军在城中。以二千五百人当十五万之众，看先生如何布置。众官听得这个消息，尽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尘土冲天，魏兵分两路望西城县杀来。孔明传令，教：“将旌旗尽皆藏匿，奇绝，怪绝。诸将各守城铺¹⁴。如有妄行出入及高声言语者立斩。奇绝，怪绝。大开四门，每一门上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奇绝，怪绝。○二千五百人当不得十五万之众，二十人却反当得十五万之众，妙，妙。如魏兵到时，不可擅动，吾自有计。”正不知先生将用何计？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奇绝，妙绝。弄出隆中故态，只怕此时之琴，有杀声在弦中见矣。

却说司马懿前军哨到城下，见了如此模样，皆不敢进，急报与司马懿。懿笑而不信，不惟仲达不信，至今我亦不信。遂止住三军，自飞马远远望之，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宝剑；右有一童子，手执麈尾。城门内外，有二十余名百姓，低头洒扫，傍若无人。懿看毕大疑，作怪跷蹊。不独仲达大疑，至今我亦大疑。便到中军，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妙妙，仲达反唬走了。次子司马昭曰：“莫非诸葛亮无军，故作此态？父亲何便退兵？”司马昭胜似其父。懿曰：“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汝辈岂知？宜速退。”正以平日信之，故于此时疑之。于是两路兵尽退去。孔明见魏军远去，抚掌而笑。众官无不骇然，乃问孔明曰：“司马懿乃魏之名将，今统十五万精兵到此，见了丞相，便速退去，何也？”莫非孔明弹琴时默念退兵咒语？孔明曰：“此人料吾平生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知彼之能知己，因出于彼所不及知之外，以善全夫己。真正神妙。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此日之险，比子午谷更险。此人必引军投山北小路去也，吾已令兴、苞二人在彼等候。”不惟自己不唬，倒还要去唬人。众皆惊服曰：“丞相之机，神鬼莫测。若某等之见，必弃城而走矣。”孔明曰：“吾兵止有二千五百，若弃城而走，必不能远遁，得不为司马懿所擒乎？”走则不能走，不走则能走。后人诗

赞曰：

瑶琴三尺胜雄师，
诸葛西城退敌时。
十五万人回马处，
士人指点到今疑。

言讫，拍手大笑曰：“吾若为司马懿，必不便退也。”使仲达为先生将何如？遂下令：“教西城百姓随军入汉中，司马懿必将复来。”只疑得他一时，料他必然省觉。于是孔明离西城望汉中而走。天水、安定、南安三郡官吏军民，陆续而来。

却说司马懿望武功山小路而走。忽然山坡后喊杀连天，鼓声震地。才闻琴声，又听鼓声。懿回顾二子曰：“吾若不走，必中诸葛之计矣！”你今走，正中了诸葛之计矣。只见大路上一军杀来，旗上大书“右护卫使虎翼将军张苞”。只在旗鼓上写得声势。魏兵皆弃甲抛戈而走。行不到一程，山谷中喊声震地，鼓角喧天，前面一杆大旗，上书“左护卫使龙骧将军关兴”。亦只在旗鼓上写得声势。山谷应声，不知蜀兵多少；更兼魏军心疑，不敢久停，只得尽弃辎重而去。欲夺蜀兵辎重，反自弃其辎重。兴、苞二人皆遵将令，不敢追袭，多得军器粮草而归。司马懿见山谷中皆是蜀兵，不敢出大路，遂回街亭。此时曹真听知孔明退兵，急引兵追赶。山背后一声炮起，蜀兵漫山遍野而来，为首大将乃是姜维、马岱。二将齐出，叙法与前变。真大惊，急退军时，先锋陈造已被马岱所斩。真引兵鼠窜而还。司马懿尚不能赶，曹真又何能为！蜀兵连夜皆奔回汉中。

却说赵云、邓芝伏兵于箕谷道中，闻孔明传令回军，云谓芝曰：“魏军知吾兵退，必然来追。吾先引一军伏于其后，公却引兵打吾旗号，徐徐而退，吾一步步自有护送也。”写赵云更是精细。却说郭淮提兵再回箕谷道中，唤先锋苏颺吩咐曰：“蜀将赵云，英勇无敌，汝可小心提防。彼军若退，必有计也。”苏颺欣然曰：“都督若肯接应，某当生擒赵云。”马谡只为说大话坏了事，今又是一个说大话的。遂引前部三千兵，奔入箕谷。看看赶上蜀兵，只见山坡后闪出红旗白字，上书“赵云”，不知旗下却是邓芝。苏颺急收兵退走。好个说大话的，见了假的便唬一跳。行不到数里，喊声大震，一彪军撞出，为首大将，挺枪跃马，大喝曰：“汝识赵子龙否？”苏颺大惊曰：“如何这里又有赵云？”竟似身外身法。措手不及，被云一枪刺死于马下，说大话的看样。馀军溃散。云迤迤前进，背后又一军到，乃郭淮部将万政也。云见

魏兵追急，乃勒马挺枪，立于路口，待来将交锋。蜀兵已去三十余里，到底浑身是胆。万政认得是赵云，不敢前进。云等得天色黄昏，方才拨回马缓缓而进。

郭淮兵到，万政言赵云英勇如旧，因此不敢近前。淮传令教军急赶，政令数百骑壮士赶来。勉强生活。行至一大林，忽听得背后大喝一声曰：“赵子龙在此！”惊得魏兵落马者百余人，余者皆越岭而去。长坂坡之先声，至此犹烈。万政勉强来敌，被云一箭射中盔缨，惊跌于涧中。云以枪指之曰：“吾饶汝性命回去，快教郭淮赶来！”妙在不杀他，教他寄信去唬郭淮。万政脱命而回。云护送车仗人马，望汉中而去，沿途并无遗失。曹真、郭淮复夺三郡，以为己功。聊为列柳城遮羞。

却说司马懿分兵而进。此时蜀兵尽回汉中去了，懿引一军复到西城，因问遗下居民及山僻隐者，皆言孔明止有二千五百军在城中，又无武将，只有几个文官，别无埋伏。武功山小民告曰：“关兴、张苞只各有三千军转山呐喊，鼓噪惊追，又无别军，并不敢厮杀。”懿悔之不及，仰天叹曰：“吾不如孔明也！”只好去欺瞒曹真。遂安抚了诸处官民，引兵径还长安，朝见魏主。睿曰：“今日复得陇西诸郡，皆卿之功也。”懿奏曰：“今蜀兵皆在汉中，未尽剿灭。臣乞大兵并力收川，以报陛下。”睿大喜，令懿即便兴兵。忽班内一人出奏曰：“臣有一计，足可定蜀降吴。”正是：

蜀中将相方归国，
魏地君臣又逞谋。

未知献计是谁，且看下文分解。

[1] 城铺：指城上各自防守的地段。

第九十六回

孔明挥泪斩马谡 周鲂断发赚曹休

观孔明之自贬，而愈知马谡之斩难宽也。丞相且以用参军之误而引罪，参军得不以负丞相之故而坐法乎？又观孔明之斩谡，而愈知自贬之情非伪也。参军且以误丞相之故而受诛，丞相得不以辱天子之命而自责乎？奉《春秋》先自治之义，既不容责人而恕己；准《尚书》克厥爱之文，又不容责己而恕人。盖孔明之治蜀以严，而治兵之法一如其治国而已。

赵括之母预知其子之必败，以其好言兵而又易言兵也。先主之知马谡，亦犹此乎？以战为戏之子玉，其病在玩；过门超乘之三帅，其病在轻；举趾高心不固之莫敖，其病在骄；截截善谗言之杞子，其病在佞。此数者，皆兵家之所忌。览马谡之事，可为用兵者鉴，又可为用人者鉴。

武侯之临表涕泣，恋后主也。武侯之临刑涕泣，念先帝也。其出师之初，一则曰先帝，再则曰先帝；其悔败之余，亦一则曰先帝，再则曰先帝。不独斩马谡，为奉先帝以斩之；即自贬三等，亦奉先帝以贬之耳。君子于街亭之自责，而知武侯之尽瘁；于枋头之自讳，而知桓温之不臣。

樊城之役，蜀方伐魏，而有吕蒙袭荆州之事，是吴乃汉之罪人也。街亭之役，魏方胜蜀，而有陆逊破曹休之事，是吴又汉之功臣也。然非吴之能为罪又能为功也，在乎蜀之能用之耳。武侯唯善用之，故终武侯之世，吴不为罪而但为功云。

黄盖、甘宁、阚泽之后，复有周鲂，何南人之多诈欤？不知此非南人诈也，乃南人之忠也。用以欺敌，则谓之诈；用以报主，则谓之忠。不当曰南人多诈，正当曰南人多忠耳。有谓南人不可为宰相者，此宋朝迂儒之论。试观东吴当日，岂尝借才于异国哉？曹操诈欲自刎而割其发，周鲂亦诈欲自刎而割其发。曹操以此欺我军，所以申军法也；周鲂以此欺敌国，所以成战功也。世之不古，乃有以父母之遗体而行诈者。

虽然，发如此用，方为不负此发，发不虚生，亦不虚弃。不似今日之和尚无故自髡，又不似今日之割发者，徒以供妇人云髻之用也。

却说献计者，乃尚书孙资也。曹睿问曰：“卿有何妙计？”资奏曰：“昔太祖武皇帝收张鲁时，危而后济，常对群臣曰：‘南郑之地，真为天狱^[1]。’“天狱”二字亦奇。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非用武之地。补六十七回中所未及。今若尽起天下之兵伐蜀，则东吴又将入寇。不如以现在之兵，分命大将据守险要，养精蓄锐。不过数年，中国日盛，吴、蜀二国必自相残害，那时图之，岂非胜算？乞陛下裁之。”特地画策，不过是守而不战。睿乃问司马懿曰：“此论若何？”懿奏曰：“孙尚书所言极当。”睿从之，命懿分拨诸将守把险要，留郭淮、张郃守长安。大赏三军，驾回洛阳。按下魏国，再叙孔明。

却说孔明回到汉中，计点军士，只少赵云、邓芝，心中甚忧，乃令关兴、张苞各引一军接应。二人正欲起身，忽报赵云、邓芝到来，并不曾折一人一骑，輜重等器亦无遗失。此番一出，便斩五将，可谓全始全终。孔明大喜，亲引诸将出迎。赵云慌忙下马，伏地曰：“败军之将，何劳丞相远接？”孔明急扶起，执手而言曰：“是吾不识贤愚，以致如此！越是有本事人，更不瞒着短处。各处兵将败损，惟子龙不折一人一骑，何也？”邓芝告曰：“某引兵先行，子龙独自断后，斩将立功，敌人惊怕，因此军资什物，不曾遗弃。”孔明曰：“真将军也！”遂取金三十斤以赠赵云，又取绢一万匹赏云部卒。败而整旅，更难于胜而班师，赏之不谬。云辞曰：“三军无尺寸之功，某等俱各有罪；若反受赏，乃丞相赏罚不明也。且请寄库，候今冬赐与诸军未迟。”与谏先主分田意同。孔明叹曰：“先帝在日，常称子龙之德，今果如此。”赞子龙亦思先帝。乃倍加钦敬。

忽报马谡、王平、魏延、高翔至。孔明先唤王平入帐，责之曰：“吾令汝同马谡守街亭，汝何不谏之，致使失事？”平曰：“某再三相劝，要在当道筑土城，安营守把。参军大怒不从，某因此自引五千军离山十里下寨。魏兵骤至，把山四面围合，某引兵冲杀十馀次，十馀次在此补出。皆不能入。次日土崩瓦解，降者无数。某孤军难立，故投魏文长求救。半途又被魏兵困在山谷之中，某奋死杀出。比及归寨，早被魏兵占了。及投列柳城时，路逢高翔，遂分兵三路去劫魏寨，指望克复街亭。因见街亭并无伏路军，以此心疑，登高望之，此句亦是补出。只见魏延、高翔被魏兵围住。某即杀入重围，救出二将，就同参军并在一处。某恐失却阳平关，因此急来固守。非某之不谏也。将上项事诉说一

遍，凡载之未详者，皆于王平口中补出。丞相不信，可问各部将校。”

孔明喝退，又唤马谡入帐。谡自缚跪于帐前。孔明变色曰：“汝自幼饱读兵书，熟谙战法。说笑他是可惜。吾累次叮咛告戒，街亭是吾根本。汝以全家之命，领此重任。汝若早听王平之言，岂有此祸？今败军折将，失地陷城，皆汝之过也！西城之役，连孔明亦几乎送在他手中。若不明正军律，何以服众？汝今犯法，休得怨吾。汝死后，汝之家小，吾月给与禄粮，汝不必挂心矣。”此是法外之恩。叱左右推出斩之。谡泣曰：“丞相视某如子，某以丞相为父。某之死罪实以难逃，愿丞相思舜帝殛鲧用禹之义^[2]，某虽死亦无恨于九泉。”言讫大哭。孔明挥泪曰：“吾与汝义同兄弟，谡曰父子，亮曰兄弟，情好如此而终不免一死，可见军法之严。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嘱。”

左右推出马谡于辕门之外，将斩。参军蒋琬自成都至，见武士欲斩马谡，大惊，高叫：“留人！”入见孔明曰：“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3]。引一春秋故事。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臣，岂不可惜乎？”孔明流涕而答曰：“昔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亦引一春秋故事。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须臾，武士献马谡首级于阶下。孔明大哭不已。蒋琬问曰：“今幼常得罪，既正军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为马谡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应八十五回中事。今果应此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明，因此痛哭耳！”前赏赵云，口口念着先帝；今杀马谡，亦口口念着先帝。大小将士，无不流涕。马〔谡〕亡年三十九岁，时建兴六年夏五月也。后人诗曰：

失守街亭罪不轻，
堪嗟马谡枉谈兵。
辕门斩首严军法，
拭泪犹思先帝明。

却说孔明斩了马谡，将首级遍示各营已毕，用线缝在尸上，具棺葬之，自修祭文享祀；将谡家小加意抚恤，按月给与禄米。先尽法，后尽情。于是孔明自作表文，令蒋琬申奏后主，请自贬丞相之职。光明正大，无一毫掩饰之意。琬回成都，入见后主，进上孔明表章。后主拆视曰：

臣本庸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4]，以励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不明不知人，虑

事多闇。不似曹操不肯认差。《春秋》责帅，罪何所逃？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不胜惭愧，俯伏待命！

后主览毕曰：“胜负兵家常事，丞相何出此言？”侍中费祎奏曰：“臣闻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法若不行，何以服人？丞相败绩，自行贬降，正其宜也。”丞相杀参军，天子贬丞相，皆法也。后主从之，乃诏贬孔明为右将军，行丞相事，照旧总督军马，就命费祎赍诏到汉中。孔明受诏，贬降讫。祎恐孔明羞赧，乃贺曰：“蜀中之民，知丞相初拔四县，深以为喜。”背后正言，当面世事，此等人今日最多。孔明变色曰：“是何言也！得而复失，与不得同。公以此贺我，实只使我愧赧耳。”取三郡不自功。祎又曰：“近闻丞相得姜维，天子甚喜。”孔明怒曰：“兵败师还，不曾夺得寸土，此吾之大罪也。量得一姜维，于魏何损？”收姜维亦不自功。祎又曰：“丞相现统雄师数十万，可再伐魏乎？”孔明曰：“昔大军屯于祁山、箕谷之时，我兵多于贼兵，而不能破贼，反为贼所破，此病不在兵之多寡，在主将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较变通之道于将来；如其不然，虽兵多何用？自今以后，诸人有远虑于国者，但勤攻吾之阙，责吾之短，则事可成，贼可灭，功可翘足而待^[5]矣。”深戒面谀之人。费祎、诸将皆服其论。费祎自回成都。孔明在汉中，惜军爱民，励兵讲武，置造攻城渡水之器，聚积粮草，预备战筏，以为后图。

细作探知，报入洛阳。按过孔明，再叙魏国。魏主曹睿闻知，即召司马懿商议收川之策。懿曰：“蜀未可攻也。方今天道亢炎^[6]，蜀兵必不出；若我军深入其地，彼守其险要，急切难下。”只肯为应蜀之兵，不敢为攻蜀之兵。睿曰：“倘蜀兵再来入寇，如之奈何？”懿曰：“臣算定今番诸葛亮必效韩信暗度陈仓之计^[7]。臣举一人往陈仓道口，筑城守御，万无一失。此人身长九尺，猿臂善射，深有谋略，若诸葛亮入寇，此人足可当之。”又引出一个人来。睿大喜，问曰：“此何人也？”懿奏曰：“乃太原人，姓郝，名昭，字伯道，现为杂号将军，镇守河西。”前荐一张郤，今又荐一郝昭。睿从之，加郝昭为镇西将军，命把守陈仓道口。早为后文孔明攻陈仓伏线。遣使持诏去讫。忽报扬州司马大都督曹休上表，说东吴鄱阳太守周鲂，愿以郡来降，密遣人陈言七事，说东吴可破，乞早发兵取之。睿就御床上展开，与司马懿同观。懿奏曰：“此言极有理，吴当灭矣。司马懿此时亦猜不着。臣愿引一军往助曹休。”忽班中一人进曰：“吴人之言，反复不一，未可深信。周鲂智谋之士，必不肯降，此特诱兵之诡计也。”此人见识胜似仲达。众视之，乃建威将军贾逵也。懿曰：“此言亦不可不听，机会亦不可错失。”两可之

论。魏主曰：“仲达可与贾逵同助曹休。”二人领命去讫。于是曹休引大军径取皖城，贾逵引前将军满宠、东皖太守胡质，径取阳城，直向东关；司马懿引本部军径取江陵。按下魏国，再叙东吴。

却说吴主孙权在武昌东关，会多官商议曰：“今有鄱阳太守周鲂密表，奏称魏扬州都督曹休有入寇之意。今鲂诈施诡计，暗陈七事，引诱魏兵深入重地，可设伏兵擒之。读者至此，方知仲达之见不如贾逵。今魏兵分三道而来，诸卿有何高见？”顾雍进曰：“此大任非陆伯言不敢当也。”权大喜，乃召陆逊，封为辅国大将军、平北都元帅，统御林大兵，摄行王事，授以白旄黄钺，文武百官，皆听约束。权亲自与逊执鞭。此时陆逊宠荣之极。逊领命谢恩毕，乃保二人为左右都督，分兵以迎三道。权问何人，逊曰：“奋威将军朱桓，绥南将军全琮，二人可为辅佐。”权从之，即命朱桓为左都督，全琮为右都督。于是陆逊总率江南八十一州并荆湖之众七十馀万，令朱桓在左，全琮在右，逊自居中，三路进兵。以三路对三路。朱桓献策曰：“曹休以亲见任，非智勇之将也。今听周鲂诱言，深入重地，元帅以兵击之，曹休必败。败后必走两条路：左乃夹石，右乃桂车。此二条路，皆山僻小径，最为险峻。某愿与全子璜各引一军，伏于山险，先以柴木大石塞断其路，曹休可擒矣。若擒了曹休，便长驱直进，唾手而得寿春，以窥许、洛，此万世一时也。”说得高兴，可为蜀中吐气。逊曰：“此非善策，吾自有妙用。”于是朱桓怀不平而退。逊令诸葛瑾等拒守江陵，以敌司马懿。诸路俱各调拨停当。

却说曹休兵临皖城，周鲂来迎，径到曹休帐下。休问曰：“近得足下之书，所陈七事，深为有理，奏闻天子，故起大军三路进发。若得江东之地，足下之功不小。有人言足下多谋，诚恐所言不实。吾料足下必不欺我。”周鲂大哭，从何得此一副急泪。急掣从人所佩剑欲自刎。今之欲以死诈人者，大都是学周鲂。休急止之。鲂仗剑而言曰：“吾所陈七事，恨不能吐出心肝。今反生疑，必有吴人使反间之计也。若听其言，吾必死矣。吾之忠心，惟天可表！”言讫，又欲自刎。越妆越像，劝愈力则妆愈甚。曹休大惊，慌忙抱住曰：“吾戏言尔！足下何故如此？”鲂乃用剑割发掷于地曰：“吾以忠心待公，公以吾为戏。吾割父母所遗之发，以表此心。”只怕头发是空心的。○周鲂断发易，黄盖苦肉难，以断发不痛而苦肉则痛也。然亦视所赚之人何如耳。赚曹操，不痛不信；赚曹休，直是不消痛得。曹休乃深信之，设宴相待。席罢，周鲂辞去。

忽报建威将军贾逵来见，休令入，问曰：“汝来此何为？”逵曰：“某料东吴之兵，必尽屯于皖城。都督不可轻进，待某两下夹攻，贼兵可破矣。”休怒曰：“汝欲夺吾功耶？”痴人声口。逵曰：“又闻周鲂断发为誓，此乃诈也。昔要离断臂，刺杀庆忌^[8]，未可深信。”亦引一吴中故事。休大怒曰：“吾正欲进兵，汝何出此言以慢军心！”叱左右推出斩之。若发可当头，何不亦断其发以示罚。众将告曰：“未及进兵，先斩大将，于军不利。且乞暂免。”休从之，将贾逵兵留在寨中调用，自引一军来取东关。时周鲂听知贾逵削去兵权，暗喜曰：“曹休若用贾逵之言，则东吴败矣！若如此，白做了一个光头。今天使我成功也。”即遣人密到皖城，报知陆逊。逊唤诸将听令，曰：“前面石亭虽是山路，足可埋伏。早先去占石亭阔处，布成阵势，以待魏军。”遂令徐盛为先锋，引兵前进。

却说曹休命周鲂引兵而进，正行间，休问曰：“前至何处？”鲂曰：“前面石亭也，堪以屯兵。”休从之，遂率大军并车仗等器，尽赴石亭驻扎。骗上路了。次日，哨马报道：“前面吴兵不知多少，据住山口。”休大惊曰：“周鲂言无兵，为何有准备？”急寻鲂问之。人报周鲂引数十人，不知何处去了。有头发做当头，怕他则甚。休大悔曰：“吾中贼之计矣！虽然如此，亦不足惧。”生姜汤自暖肚。遂令大将张普为先锋，引数千兵来与吴兵交战。两阵对圆，张普出马骂曰：“贼将早降！”徐盛出马相迎。战无数合，普抵敌不住。勒马收兵，回见曹休，言徐盛勇不可当。休曰：“吾当以奇兵胜之。”何奇之有？就令张普引二万军伏于石亭之南，又令薛乔引二万军伏于石亭之北：“明日吾自引一千兵搦战，却佯输诈败，诱到北山之前，放炮为号，三面夹攻，必获大胜。”如此便自以为奇兵，到却都做了败兵耶！二将受计，各引二万军到晚埋伏去了。

却说陆逊唤朱桓、全琮吩咐曰：“汝二人各引三万军，从石亭山路抄到曹休寨后，放火为号；吾亲率大军，从中路而进，可擒曹休也。”当日黄昏，二将受计，引兵而进。二更时分，朱桓引一军正抄到魏寨后，迎着张普伏兵。普不知是吴兵，径来问时，被朱桓一刀斩于马下，魏兵便走。桓令后军放火。恰好此一路伏兵，遇着此一路伏兵。全琮引一军抄到魏寨后，正撞在薛乔阵里，就那里大杀一阵。薛乔败走，魏兵大损，奔回本寨。又是一路伏兵，遇着一路伏兵。四伏相遇，大家撞破，魏兵吃亏。后面朱桓、全琮两路杀来。曹休寨中大乱，自相冲击。休慌上马，望夹石道奔走。徐盛引大队军马，从正路杀来，魏兵死者不可胜数，逃命者尽弃衣甲。曹休大惊，在夹石道中奋力奔走，忽见

一彪军从小路冲出，为首大将乃贾逵也。休惊慌少息，自愧曰：“吾不用公言，果遭此败。”周鲂已拼发短，曹休自觉颜厚。逵曰：“都督可速出此道，若被吴兵以木石塞断，吾等皆危矣！”于是曹休骤马而行，贾逵断后。逵于林木盛茂处及险峻小径，多设旌旗以为疑兵。亏此得脱。及至徐盛赶到，见山坡下闪出旗角，疑有埋伏，不敢追赶，收兵而回，周鲂以空头驱了曹休，贾逵又以空头驱了徐盛。因此救了曹休。司马懿听知休败，亦引兵退去。仲达此时亦虎头蛇尾。

却说陆逊正望捷音，须臾，徐盛、朱桓、全琮皆到。所得车仗、牛马、驴骡、军资、器械不计其数，降兵数万余人。逊大喜，即同太守周鲂并诸将班师还吴。吴主孙权，领文武官僚出武昌城迎接，以御盖覆逊而入。陆逊此时十分荣耀，年少书生，固未可量。诸将尽皆升赏。权见周鲂无发，周鲂没发，却弄得曹休没法。慰劳曰：“卿断发成此大事，功名当书于竹帛也。”即封周鲂为关内侯，光了头，宜封他为国师。大设筵会，劳军庆贺。陆逊奏曰：“今曹休大败，魏已丧胆；可修国书，遣使入川，教诸葛亮进兵攻之。”权从其言，遂遣使赍书入川去。正是：

只因东国能施计，
致令西川又动兵。

未知孔明再来伐魏胜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天狱：天然的牢狱。亦喻地形的险恶。

[2] 舜帝殛鲧（gǔn）用禹：传说远古时鲧治水失败，为舜所杀，舜又用鲧之子禹治水，终于成功。

[3] 楚杀得臣而文公喜：春秋时楚晋相争，楚国兵败，楚国大将成得臣回国后被逼自杀。晋文公听到后非常高兴。

[4] 旄钺：白旄和黄钺。借指军权。

[5] 翘足而待：形容盼望仰慕之切。

[6] 亢炎：酷热。

[7] 韩信暗度陈仓：秦末楚汉之争时，项羽违背谁先入关中谁为王的约定，封先入关中的刘邦为汉王，自封为西楚霸王。刘邦听从张良的计策，从关中回汉中时，烧毁栈道，以示自己不再进关中。后来，大将韩信命士兵修复栈道，假装从栈道出击进军关中，实际上却和刘邦率军暗中从小路袭取陈仓，进而攻入咸阳，占领关中。陈仓，古县名，在今陕西省宝鸡市东，为通向汉中的交通孔道。后遂以“暗度陈仓”指正面迷惑敌人，而从侧翼进行突然袭击。

[8] 要离断臂，刺杀庆忌：春秋时，阖闾派死士专诸刺杀了自己的堂兄吴王僚，篡位自立为吴王。僚之子庆忌逃亡卫国，伺机复仇。阖闾和伍子胥找到勇士要离，上演苦肉计，要离被断右

臂，最终骗得庆忌的信任，成功刺死庆忌。

第九十七回

讨魏国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维诈献书

《前出师表》开导嗣君，《后出师表》力辩众议：辩众议亦所以开嗣君也。《前出师表》忧在国中，《后出师表》虑在境外：虑境外亦所以忧国中也。何也？自失街亭斩马谡以来，议者以为但宜安蜀，不宜伐魏。武侯则以为若不伐魏不能安蜀，我不灭贼，贼必灭我，此不两立之势，非不欲偏安，正恐欲偏安而不能耳。汉与贼不两立，则不共天地，不同日月，既以义断之，而在所当奋矣。贼亦与汉不两立，则如苗有莠，如粟有秕，不又以势度之，而在所当虑乎？“不两立”一语，今人但见得汉一边，不曾见得贼一边，然则表中“虑”字将何所指？是虽读过《后出师表》一篇，却是未尝读一字也。

人知武侯之智不可及，不知武侯之愚不可及。料其事之必成必利而后为之，此智者之事也；不能料其事之必成必利而亦为之，此愚者之心也。不能料其事之必败必钝而蹈之，此愚而愚者之事也；能料其事之必败必钝而终必蹈之，此智而愚者之心也。先生未出草庐，已知三分天下。然则伐魏之无成，出师之不利，先生料之熟矣。明明逆睹而乃云非所逆睹者，何哉？盖以智而愚者，自尽老臣之责；而仍以愚而愚者，上杜幼主之疑。

武侯之死，尚在数回之后，而此处表中结语，早下一“死”字，已为五丈原伏笔矣。先生不但知伐魏之无成、出师之不利，而又逆知其身之必死于是役也。以汉、贼不两立之故，而至于败亦不惜，钝亦不惜，即死亦不惜。呜呼！先生真大汉之忠臣哉！文天祥《正气歌》曰：“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殆于后一篇而愈见之。

武侯未出祁山，而天使姜维归汉，特以备六出祁山以后之用耳。然将写其归武侯，不先写其敌武侯，不见姜维之才之妙也。但写其敌武侯于前，不写其佐武侯于后，又不见姜维之才之妙也。此回之嫌曹真，则其佐武侯者矣。武侯未死而有佐武侯之姜维，然后武侯既死而有继武侯之姜维。人但知武侯既死，而后显一能伐魏之姜维，不知武侯未死，而早见一能破魏之姜维。然则九伐中原之事，殆兆端于此乎！

周鲂降魏，而曹休信之；姜维降魏，而曹真又信之：其事相类。而鲂以书往，又以身往，维则不以身往，但以书往；曹休则赚之而来，曹真则赚之不来，而真之部将来：此则其不相类者也。孟达以蜀人归蜀，而武侯信之；姜维以魏人归魏，而曹真亦信之：其事相类。而一则信之而是，一则信之而非；一则真而孟达之谋不谐，一则诈而姜维之谋克遂：此又其不相类者也。至于天水城外，有一叫门之假姜维；曹真书中，又有一降魏之假姜维，或假而假，或真而假，前后无不映射成趣。

却说蜀汉建兴六年秋九月，魏都督曹休被东吴陆逊大破于石亭，车仗马匹、军资器械并皆罄尽。休惶恐之甚，气忧成病，到洛阳，疽发背而死。陆逊气杀曹休，与孔明气杀王朗正复相似。魏主曹睿敕令厚葬。司马懿引兵还，众将接入问曰：“曹都督兵败，即元帅之干系，何故急回耶？”懿曰：“吾料诸葛亮知吾兵败，必乘虚来取长安。倘陇西紧急，何人救之？吾故回耳。”疑其惧吴，却是惧蜀。众皆以为惧怯，哂笑而退。

却说东吴遣使致书蜀中，请兵伐魏，并言大破曹休之事，一者显自己威风，二者通和会之好。叙事中忽断二语，直是史语笔法。后主大喜，令人持书至汉中报知孔明。时孔明兵强马壮，粮草丰足，所用之物，一切完备，正要出师。听知此信，即设宴大会诸将，计议出师。忽一阵大风自东北角上而起，把庭前松树吹折。正应栋梁之才将折。众皆大惊。孔明就占一课，曰：“此风主损一大将。”诸将未信。正饮酒间，忽报镇南将军赵云长子赵统、次子赵广来见丞相。孔明大惊，掷杯于地曰：“子龙休矣！”二子入见，拜哭曰：“某父昨夜三更病重而死。”前出师以子龙始，以子龙终者，以子龙如此结局也。孔明跌足而哭曰：“子龙身故，国家损一栋梁，吾去一臂也！”众将无不挥涕。孔明令二子入成都面君报丧。后主闻云死，放声大哭曰：“朕昔年幼，非子龙则死于乱军之中矣！”追应四十一回中之事。即下诏追赠大将军，谥顺平侯，敕葬于成都锦屏山之东，建立庙堂，四时享祭。后人诗曰：

常山有虎将，智勇匹关张。
汉水功勋在，当阳姓字彰。
两番扶幼主，一念答先皇。
青史书忠烈，应流百世芳。

却说后主思念赵云昔日之功，祭葬甚厚；封赵统为虎贲中郎，赵广为牙门将，就令守坟。二人辞谢而去。忽近臣奏曰：“诸葛丞相将军马分拨已定，即日将出师伐魏。”后主问在朝诸臣，诸臣多言未可轻动。

只因朝臣多有言不当伐魏者，故先生《后出师表》中历历辩之。后主疑虑未决。忽奏丞相令杨仪赍出师表至。后主宣入，仪呈上表章。后主就御案上拆视，其表曰：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汉、贼不两立，从来人只解得一半。但曰汉不与贼两立，止是誓不共戴之意耳；不知汉不灭贼，则贼必灭汉，贼亦不与汉两立，此则先主之所深虑也。若第云誓不共戴，又何虑之有哉？今人却是不曾解得“虑”字。王业不偏安，此句承上“虑”字说来。言我不讨贼，则贼必伐我，是偏安不成矣。今人都认作不欲偏安，便觉上文“虑”字说不去。故托臣以讨贼也。重以先帝之托。可见武侯不讨贼，则是不忠；后主不使武侯讨贼，则是不孝。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故”字作“固”字解。此四句反说，以跌下文。明明自己谦逊，却借先帝来说。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正是“不两立”注脚。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此四句正说，自起至此述先帝见托之意。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可见先生入南正是为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亦反跌一句，以起下文。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不可”犹言“不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自“臣受命”一句至此，自叙其奉先帝之意。而议者谓为非计。只因此一句，生出下文六“未解”来。今贼适疲于西，指街亭之相持。又务于东，指石亭之战败。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此四句，正今日伐魏主意。谨陈其事如左：以上作一冒。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此言贼不可待其自灭。特借高帝为证，以破议者未可轻动之说。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权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此言狃于偏安之必失，又借刘繇、王朗为证，以破议者姑守一隅之说。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尔；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此借曹操之屡败，自解其街亭之败。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弩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此又借曹操用人之误，自解其用马谡之误。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賁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

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此言旧臣代谢，若不及时讨贼，恐将来无讨贼之人。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早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此言一隅难恃。若不及时讨贼，恐蜀中非持久之地。○以上六段皆用反说，驳倒议者之论。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此是汉败而贼成，汉钝而贼利。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此是贼败而汉成，贼钝而汉利。然后吴更违盟，关某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汉又败而贼又成，汉又钝而贼又利。凡事如是，难可逆料。此言往事之难料，以见后事之难期。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说到终篇下一“死”字，虽云非所逆睹，已预知有五丈原之事。

后主览表甚喜，即敕令孔明出师。孔明受命，起三十万精兵，令魏延总督前部先锋，径奔陈仓道口而来。

早有细作报入洛阳。以上按下蜀汉一边，以下再叙魏国一边。司马懿奏知魏主，大会文武商议。大将军曹真出班奏曰：“臣昨守陇西，功微罪大，不胜惶恐。今乞引大军往擒诸葛亮。有曹休伐吴，看样也要仔细。臣近得一员大将，使六十斤大刀，骑千里征驄马，开两石铁胎弓，暗藏三个流星锤，百发百中，有万夫不当之勇，乃陇西狄道人，姓王，名双，字子全。臣保此人为先锋。”司马懿进一郝昭，曹真亦荐一王双，互相赌赛。睿大喜，便召王双上殿，视之，身長九尺，面黑睛黄，熊腰虎背。王双之勇在曹真口中叙出，王双之形在曹睿眼中看见。睿笑曰：“朕得此大将，有何虑哉！”遂赐锦袍金甲，封为虎威将军、前部大先锋。此曹睿之许褚也。曹真为大都督。真谢恩出朝，遂引十五万精兵，会合郭淮、张郃，分道守把隘口。

却说蜀兵前队哨至陈仓，回报孔明，说：“陈仓口已筑起一城，内有大将郝昭守把，一回之前，预为此处埋伏。深沟高垒，遍排鹿角，十分谨严，不如弃了此城，从太白岭鸟道出祁山甚便。”孔明曰：“陈仓正北是街亭，必得此城，方可进兵。”六出祁山而陈仓未得，则有内顾之忧故也。命魏延引兵到城下，四面攻之。连日不能破。魏延复来告孔明，说城难打。孔明大怒，欲斩魏延。忽帐下一人告曰：“某虽无才，随丞相多年，未尝报效。愿去陈仓城中，说郝昭来降，不用张弓只箭。”众视之，乃部曲靳祥也。如李恢之请说马超。孔明曰：“汝用何言

以说之？”祥曰：“郝昭与某同是陇西人氏，自幼交契。某今到彼，以利害说之，必来降矣。”孔明即令前去。靳祥骤马径到城下，叫曰：“郝伯道故人靳祥来见。”城上人报知郝昭。令开门放入，登城相见。昭问曰：“故人因何到此？”祥曰：“吾在西蜀孔明帐下，参赞军机，待以上宾之礼。特令某来见公，有言相告。”昭勃然变色曰：“诸葛亮乃我国仇敌也。吾事魏，汝事蜀，各事其主，昔时为昆仲，今时为仇敌。汝再不必多言，便请出城！”司马懿荐人如此，亦见懿之知人。靳祥又欲开言，郝昭已出敌楼上了。魏军急催上马，赶出城外。祥回头视之，见昭倚定护心木栏杆。祥勒马，以鞭指之曰：“伯道贤弟，何太情薄耶？”昭曰：“魏国法度，兄所知也。吾受国恩，但有死而已，兄不必下说词。早回见诸葛亮，教快来攻城：吾不惧也！”言非不壮，惜乎事非其主耳。祥回告孔明曰：“郝昭未等某开言，便先阻却。”孔明曰：“汝可再去见他，以利害说之。”

祥又到城下，请郝昭相见。李恢见马超只是一次，靳祥见郝昭却是两番。昭出到敌楼上。祥勒马高叫曰：“伯道贤弟，听吾忠言，汝据守一孤城，想拒数十万之众，今不早降，后悔无及。且不顺大汉而事奸魏，抑何不知天命、不辨清浊乎？愿伯道思之！”郝昭大怒，拈弓搭箭，指靳祥而喝曰：“吾前言已定，汝不必再言，可速退，吾不射汝！”马超一说便来，郝昭再说不从者，一则有人驱之于内，一则无人驱之于内也。

靳祥回见孔明，具言郝昭如此光景。孔明大怒曰：“匹夫无礼太甚！岂欺吾无攻城之具耶？”随叫土人问曰：“陈仓城中，有多少人马？”土人告曰：“虽不知的数，约有三千人。”孔明笑曰：“量此小城，安能御我。休等他救兵到，火速攻之。”于是军中起百乘云梯，一乘上可立十数人，周围用木版遮护。军士各把短梯软索，听军中擂鼓，一齐上城。

郝昭在敌楼上望见蜀兵装起云梯，四面而来，即令三千军各执火箭，分布四面，待云梯近城，一齐射之。马谡以三万人而不能守街亭，郝昭以三千人而能守陈仓者，一则无城以为固，一则有城以为固也。孔明只道城中无备，故大造云梯，令三军鼓噪呐喊而进；不期城上火箭齐发，云梯尽焚，梯上军士多被烧死。城上矢石如雨，蜀兵皆退。司马懿能取街亭，武侯不能取陈仓者，所遇之人不同，所攻之地亦异耳。孔明大怒曰：“汝烧吾云梯，吾却用‘冲车’之法。”于是连夜安排下冲车。

次日，又四面鼓譟呐喊而进。郝昭急命运石凿眼，用葛绳穿定飞

打，冲车皆被打折。郝昭甚能。孔明又令人运土填城壕，教廖化引三千锹镢军，从夜间掘地道，暗入城去。郝昭又于城中掘重壕横截之。能断城外之水，不能断城内之水。如此昼夜相攻，二十馀日，无计可破。孔明不减公输，郝昭不减墨翟。孔明营中忧闷，忽报东边救兵到了，旗上书“魏先锋大将王双”。孔明问曰：“谁可迎之？”魏延出曰：“某愿往。”孔明曰：“汝乃先锋大将，未可轻出。”又问：“谁敢迎之？”裨将谢雄应声而出，孔明与三千军去了。孔明又问曰：“谁敢再去？”裨将龚起应声要去，孔明亦与三千兵去了。孔明恐城内郝昭引兵冲出，乃把人马退二十里下寨。

却说谢雄引军前行，正遇王双，战不三合，被双一刀劈死。有郝昭之能守，又有王双之能战，不想于此处遇着两个劲敌。蜀兵败走，双随后赶来。龚起接着，交马只三合，亦被双所斩。此处写王双之勇，为后回斩王双伏线。败兵回报孔明。孔明大惊，忙令廖化、王平、张嶷三人出迎。攻郝昭连换三样攻法，攻王双亦连调三次人马，取一人如取一城之难。两阵对圆，张嶷出马，王平、廖化压住阵角。王双纵马来与张嶷交马，数合不分胜负。双诈败便走，嶷随后赶去。王平见张嶷中计，忙叫曰：“休赶！”毕竟王平精细。嶷急回马时，王双流星锤早到，正中其背。嶷伏鞍而走。双回马赶来，王平、廖化截住，救得张嶷回阵。王双驱兵大杀一阵，蜀兵折伤甚多。

嶷吐血数口，回见孔明，说：“王双英雄无敌，如今将二万兵就陈仓城外下寨，四面立起排栅，筑起重城，深挖壕堑，守御甚严。”孔明见折二将，张嶷又被打伤，即唤姜维曰：“陈仓道口这条路不可行，别求何策？”维曰：“陈仓城池坚固，郝昭守御甚密，又得王双相助，实不可取。不若令一大将依山傍水，下寨固守；再令良将守把要道，以防街亭之攻；却统大军去袭祁山，某却如此如此用计，可捉曹真也。”妙在不叙明何计，得下文自见。孔明从其言，即令王平、李恢引二枝兵守街亭小路；牵制街亭之兵。魏延引一军守陈仓口。牵制陈仓之兵。马岱为先锋，关兴、张苞为前后救应使，从小径出斜谷望祁山进发。此是二出祁山。

却说曹真因思前番被司马懿夺了功劳，因此到洛口分调郭淮、孙礼东西把守；又听的陈仓告急，已令王双去救。闻知王双斩将立功，大喜，乃令中护军大将费耀，权摄前部总督、诸将各自守把隘口。忽报山谷中捉得细作来见。曹真令押入，跪于帐前。其人告曰：“小人不是奸细，有机密来见都督，误被伏路军捉来，乞退左右。”真乃教去其缚，

左右暂退。其人曰：“小人乃姜伯约心腹人也。蒙本官遣送密书。”此姜维用计也。妙在不向姜维一边写来，却在曹真一边见得。真曰：“书安在？”其人于贴肉衣内取出呈上。真拆视曰：

罪将姜维百拜书呈大都督曹麾下：维念世食魏禄，忝守边城；叨窃厚恩，无门补报。昨日误遭诸葛亮之计，陷身于巖崖之中，思念旧国，何日忘之！今幸蜀兵西出，诸葛亮甚不相疑，赖都督亲提大兵而来，如遇敌人，可以诈败；维当在后，以举火为号，先烧蜀人粮草，却以大兵翻身掩之，则诸葛亮可擒也。非敢立功报国，实欲自赎前罪。倘蒙照察，速须来命。周鲂赚曹休书，是虚叙；姜维赚曹真书，是实写。

曹真看毕，大喜曰：“天使吾成功也！”遂重赏来人，便令回报，依期会合。真唤费耀商议曰：“今姜维暗献密书，令吾如此如此。”耀曰：“诸葛亮多谋，姜维智广，或者是诸葛亮所使，恐其中有诈。”此人见识殊胜曹真。真曰：“他原是魏人，不得已而降蜀，又何疑乎？”曹真只自要夺司马懿之功，故易于中计。耀曰：“都督不可轻去，只守定本寨。某愿引一军接引姜维。如成功，尽归都督；倘有奸计，某自支当^山。”太便宜了曹真，可惜了费耀。真大喜，遂令费耀引五万兵，望斜谷而进。行了两三程，屯下军马，令人哨探。

当日申时分，回报：“斜口道中，有蜀兵来也。”耀忙催兵进。蜀兵未及交战先退。耀引兵追之，蜀兵又来。方欲对阵，蜀兵又退。如此者三次，省笔。俄延至次日申时。魏军一日一夜不曾敢歇，只恐蜀兵攻击；方欲屯军造饭，忽然四面喊声大震，鼓角齐鸣，蜀兵漫山遍野而来。先疲之，而后诱之。门旗开处，闪出一辆四轮车，孔明端坐其中，令人请魏军主将答话。只道曹真自来，故亲自诱敌耳。不然，割鸡焉用牛刀！耀纵马而出，遥见孔明，心中暗喜，回顾左右曰：“如蜀兵掩至，便退后走；若见山后火起，却回身杀去，自有兵来相应。”吩咐毕，跃马出呼曰：“前者败将，今何敢又来！”孔明曰：“唤汝曹真来答话！”耀骂曰：“曹都督乃金枝玉叶，安肯与反贼相见耶！”孔明大怒，把羽扇一招，左有马岱，右有张嶷，两路兵冲出。魏兵便退，行不到三十里，望见蜀兵背后火起，喊声不绝。正合姜维之书。费耀只道号火，便回身杀来。蜀兵齐退。耀提刀在前，只望喊处追赶。将次近火，山路中鼓角喧天，喊声震地，两军杀出：左有关兴，右有张苞。山上矢石如雨，往下射来。魏兵大败。费耀知是中计，急退军望山谷中而走，人马困乏。为一夜不曾睡之故。背后关兴引生力军赶来，魏兵自相践踏及落涧身死者，不知其数。耀逃命而走，正遇山坡口一彪军，乃是姜维。耀

大骂曰：“反贼无信！吾不幸误中汝奸计也！”维笑曰：“吾欲擒曹真，误赚汝矣！可惜一篇大文字，却换了一个小题目。速下马受降。”耀骤马夺路，望山谷中而走。忽见谷口火光冲天，背后追兵又至。耀自刎身死，是曹真替死鬼。馀众尽降。孔明连夜驱兵直出祁山前下寨，收住军马，重赏姜维。维曰：“某恨不得杀曹真也！”孔明亦曰：“可惜大计小用矣。”

却说曹真听知折了费耀，悔之不及，遂与郭淮商议退兵之策。于是孙礼、辛毗星夜具表申奏魏主，只得又去求司马懿来救，硬要争气，争气不来。言蜀兵又出祁山，曹真损兵折将，势甚危急。睿大惊，即召司马懿入内，曰：“曹真损兵折将，蜀兵又出祁山，卿有何策可以退之？”懿曰：“臣已有退诸葛亮之计。不用魏军扬武耀威，蜀兵自然走矣。”正是：

已见子丹无胜术，
全凭仲达有良谋。

未知其计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支当：承受，承当。

第九十八回

追汉军王双受诛 袭陈仓武侯取胜

进兵有进兵之奇，退兵又有退兵之奇。使人不知我进而进，而后我不为敌之所防；使人不知我退而退，而后我不为敌之所掩。夫胜则不退，不胜则退者，人之所知也。不胜则不退，一胜则急退者，则非人之所知也。人不知而武侯知之，我于此奇武侯；武侯知之，而司马懿又知之，我更于此奇司马。

文有与前相应者，观后事益信其有前事；事有与前相反者，读前文更不料其有后文。如武侯之斩王双，袭陈仓，是则与前相反者矣。王双之战甚勇，郝昭之守甚坚。三战之而不胜，而忽斩之于一朝；两说之而不降，屡攻之而不下，而忽取之于一夕。不有所甚难于前，不见其甚易于后者之为异耳。

七擒孟获之文，妙在相连；六出祁山之文，妙在不相连。于一出祁山之后，二出祁山之前，忽有陆逊破魏之事以间之，此间于数回之中者也。二出祁山之后，三出祁山之前，又有孙权称帝之事以间之，此即间于一回之内者也。每见左丘明叙一国，必旁及他国而事乃详。又见司马迁叙一事，必旁及他事而文乃曲。今观《三国演义》，不减左丘、司马之长。

三国之中，惟孙权之称帝独后，何也？曰：有不得不后之势也。不称帝于曹操未死之时，恐操之挟天子以伐之耳。至于曹丕称帝，其亦可以尤而效之矣，而犹不敢者，蜀方伐吴，而吴遽帝，是益其伐也；吴方求援于魏，而吴遽帝，是绝其援也。迨夫蜀既款，魏既离，蜀方有事于魏，魏方屡败于蜀，夫然后乘间而践天子位焉。此孙权之所以谨避于先而审处于后者也。

魏僭帝，吴亦僭帝，则魏贼也，吴亦贼也。武侯伐魏而不伐吴，不惟不伐，又加款焉，毋乃讨贼之意未全欤？曰：原夫伏后之所以死，献帝之所以亡，元恶大憝，不在吴而在魏也。君子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则惟讨魏之是急，讨魏急则讨吴不得不缓。且吴尝称臣于魏而受魏之九

锡矣，是欲魏之助吴以攻蜀也。吴既帝，而吴与魏必不复合。吴与魏不复合，不独魏之势孤，而吴之势亦孤。然则武侯款吴之计，谓即吞吴之计也可。

武侯初出祁山而表一上，二出祁山而表再上，何至于三而表独阙焉？曰：武侯之志决而言切，已尽在《后出师表》一篇中矣。志既决则不必多言，言既切则不必更赘之以言。非独三出祁山为然也，即至六出祁山之事，亦不过“死而后已”一语足以概之云。

却说司马懿奏曰：“臣尝奏陛下，言孔明必出陈仓，故以郝昭守之，今果然矣。自喜其前言之已中。彼若从陈仓入寇，运粮甚便。孔明之力攻陈仓正是为此，却在仲达口中说出。今幸有郝昭、王双守把，不敢从此路运粮。其馀小道，搬运艰难。臣算蜀兵行粮止有一月，利在急战。我军只宜久守。司马懿之意，只是利在不战。陛下可降诏，令曹真坚守诸路关隘，不要出战。不须一月，蜀兵自走。自信其后言之必中。那时乘虚而击之，诸葛亮可擒也。”为王双被斩，反衬一句。睿欣然曰：“卿既有先见之明，何不自引一军以袭之？”懿曰：“臣非惜身重命，实欲存下此兵，以防东吴陆逊耳。孙权不久必将僭号称尊，为后文孙权称帝伏笔。如称尊号，恐陛下伐之，定先入寇也，臣故欲以兵待之。”正言间，忽诸臣奏曰：“曹都督奏报军情。”懿曰：“陛下可即令人告戒曹真，凡追赶蜀兵，必须观其虚实，不可深入重地，以中诸葛亮之计。”又为斩王双反衬一句。睿即时下诏，遣太常卿韩暨持节告戒曹真：“切不可战，务在谨守；只待蜀兵退去，方才击之。”司马懿送韩暨于城外，嘱之曰：“吾以此功让与子丹，先知曹真有争功之意。公见子丹，休言是吾所陈之意，只道天子降诏，教保守为上。追赶之人，大要仔细，勿遣性急气躁者追之。”再为斩王双反衬一句，更妙。暨辞去。

却说曹真正升帐议事，忽报天子遣太常卿韩暨持节至，真出寨接入。受诏已毕，退与郭淮、孙礼计议，淮笑曰：“此乃司马仲达之见也。”司马懿能料孔明，郭淮又能料司马懿。真曰：“此见若何？”淮曰：“此言深识诸葛亮用兵之法。久后能御蜀兵者，必仲达也。”高抬仲达，却是当面抹倒曹真。真曰：“倘蜀兵不退，又将如何？”淮曰：“可密令人去教王双，引兵于小路巡哨，彼自不敢运粮。待其粮尽兵退，乘势追击，可获全胜。”说追与司马同，不说追之宜慎，则不及司马矣。孙礼曰：“某去祁山虚妆做运粮兵，车上尽装干柴茅草，以硫黄焰硝灌之，却教人虚报陇西运粮到。若蜀人无粮，必然来抢。待入其中，放火烧车，外以伏兵应之，可胜矣。”此计亦通，但恐瞒不过武侯耳。真喜曰：“此计大妙。”即令孙礼引兵依计而行。又遣人教王双引兵于小路上

巡哨，郭淮引兵提调箕谷、街亭，令诸路军马守把险要。真又令张辽子张虎为先锋，乐进子乐綝为副先锋，同守头营，不许出战。以上按下曹真一边，以下再叙武侯一边。

却说孔明在祁山寨中，每日令人挑战，魏兵坚守不出。孔明唤姜维等商议曰：“魏兵坚守不出，是料吾军中无粮也。司马所算，又在孔明算中。今陈仓转运不通，其余小路盘涉艰难，吾算随军粮草，不敷一月用度，如之奈何？”正踌躇间，忽报陇西魏军运粮数千车于祁山之西，运粮官乃孙礼也。来得凑巧，宜孔明之必中计矣。孔明曰：“其人如何？”有魏人告曰：“此人曾随魏王出猎于大石山，忽惊起一猛虎，直奔御前，孙礼下马拔剑斩之，从此封为上将军。乃曹真心腹人也。”孙礼往事前文未见，忽于此处补前文所未及。孔明笑曰：“此时魏将料吾乏粮，故用此计。车上装载者，必是茅草引火之物。孙礼所算，又在孔明算中。吾平生专用火攻，彼乃欲以此计诱我耶？真是班门弄斧。彼若知吾军去劫粮车，必来劫吾寨矣。曹真所未及即算者，已早在孔明算中。可将计就计而行。”遂唤马岱吩咐曰：“汝引三千军，径到魏兵屯粮之所，不可入营，但于上风头放火。不待他放火，倒替他放火，妙甚！若烧着车仗，魏兵必来围吾寨。”第一路是诱其劫寨之兵。又差马忠、张嶷各引五千兵在外围住，内外夹攻。第二路是敌其劫寨之兵。三人受计去了。又唤关兴、张苞吩咐曰：“魏兵头营接连四通之路。今晚若西山火起，魏兵必来劫吾营，汝二人却伏于魏寨左右，只等他兵出寨，汝二人便可劫之。”第三路是劫彼寨之兵。又唤吴班、吴懿吩咐曰：“汝二人各引一军伏于营外。如魏兵到，可截其归路。”第四路是截路之兵。孔明分拨已毕，自在祁山上凭高而坐。魏兵探知蜀兵要来劫粮，慌忙报与孙礼。礼令人飞报曹真。真遣人去头营吩咐张虎、乐綝：“看今夜山西火起，蜀兵必来救应。可以出军，如此如此。”不出孔明所算。二将受计，令人登楼专看号火。

却说孙礼把军伏于山西，只待蜀兵到。是夜二更，马岱引三千兵来，第一路兵于此出现。人皆衔枚，马尽勒口，径到山西。见许多车仗，重重叠叠，攒绕成营，车仗虚插旌旗。正值西南风起，赤壁之火仗着东南风，此处之火却仗着西南风。岱令军士径去营南放火，车仗尽着，火光冲天。孙礼只道蜀兵到魏寨内放号火，急引兵一齐掩至。背后鼓角喧天，两路兵杀来，乃是马忠、张嶷，第二路兵至此出现。把魏军围在垓心。孙礼大惊，又听的魏军中喊声起，一彪军从火光边杀来，乃是马岱。第三路兵于此出现。内外夹攻，魏兵大败，火紧风急，人马乱窜，死者无数。孙礼引中伤军，突烟冒火而走。

却说张虎在营中望见火光，大开寨门，与乐綝尽引人马，杀奔蜀寨来，寨中却不见一人。急收军回时，吴班、吴懿两路兵杀出，断其归路。第四路兵于此出现。张、乐二将急冲出重围，奔回本寨，只见土城之上，箭如飞蝗，原来却被关兴、张苞袭了营寨。第三路兵于此出现。○以上四路兵写得参差错落，笔法变幻之极。魏兵大败，皆投曹真寨来，方欲入寨，忽见一彪败军飞奔而来，乃是孙礼，遂同入寨见真，各言中计之事。愁人说与愁人道。真听知，谨守大寨，更不出战。蜀兵得胜，回见孔明。孔明令人密授计与魏延，在此处先伏一计，妙在不叙明。一面教拔寨齐起。奇绝，出人意外。杨仪曰：“今已大胜，挫尽魏兵锐气，何故反欲收军？”孔明曰：“吾兵无粮，利在急战。今彼坚守不出，吾受其病矣。彼今虽暂时兵败，中原必有添益。若以轻骑袭吾粮道，那时要归不能。今乘魏兵新败，不敢正视蜀兵，便可出其不意，乘机退去。巧于退兵，军师妙计。所忧者但魏延一军，在陈仓道口拒住王双，急不能脱身，吾已令人授以密计，教斩王双，使魏人不敢来追。此处说明一句，却不说出如何斩法，直待下文始见。妙在隐隐跃跃。只今后队先行。”当夜，孔明只留金鼓手在寨中打更。一夜兵已尽退，只落空营。

却说曹真正在寨中忧闷，忽报左将军张郃领军到。魏兵有添益，果应孔明所言。郃下马入帐，谓真曰：“某奉圣旨，特来听调。”真曰：“曾别仲达否？”郃曰：“仲达吩咐云：‘吾军胜，蜀兵必不便去；若吾军败，蜀兵必即去矣。’能者所见略同，读到此等处最是好看。今吾军失利之后，都督曾往哨探蜀兵消息否？”真曰：“未也。”于是即令人往探之，果是虚营，只插着数十面旌旗，兵已去了二日也。如猜拳者遇着此等空拳，却是再猜不着。曹真懊悔无及。

且说魏延受了密计，当夜二更拔寨，急回汉中。早有细作报知王双，双大驱军马，并力追赶。追到二十馀里，看看赶上，见魏延旗号在前，旗号之下却无魏延，与前番赵云退兵时正是仿佛。双大叫曰：“魏延休走！”蜀兵更不回头，双拍马赶来。背后魏兵叫曰：“城外寨中火起，恐中敌人奸计。”孔明所授之计，于此始见。双急勒马回时，只见一片火光冲天，慌令退军。行到山坡左侧，忽一骑马从林中骤出，大喝曰：“魏延在此！”此处忽然又有一魏延，写得出色惊人。王双大惊，措手不及，被延一刀砍于马下。杀得好。魏兵疑有埋伏，四散逃走。延手下止有三十骑人马，望汉中缓缓而行。以三十骑斩一大将。写魏延正是写武侯。后人有诗赞曰：

孔明妙算胜孙庞，
耿若长星照一方^[1]。
进退行兵神莫测，
陈仓道口斩王双。

原来魏延受了孔明密计，先教存下三十骑，伏于王双营边，只待王双起兵赶时，却去他营中放火，待他回寨，出其不意，突出斩之。此处方将上项事叙明一遍。魏延斩了王双，引兵回到汉中见孔明，交割了人马。孔明设宴大会，不在话下。

且说张郃追蜀兵不上，回到寨中，忽有陈仓城郝昭差人申报，言王双被斩。曹真闻知，伤感不已，因此忧成疾病，遂回洛阳，命郭淮、孙礼、张郃守长安诸道。以上按下魏国，以下接叙东吴。

却说吴王孙权设朝，有细作人报说：“蜀诸葛丞相出兵两次，魏都督曹真兵损将亡。”于是群臣皆劝吴王兴师伐魏，以图中原。借兴兵引出称帝来，甚有步骤。权犹疑未决。张昭奏曰：“近闻武昌东山，凤凰来仪；大江之中，黄龙屡现。主公德配唐、虞，明并文、武，可即皇帝位，然后兴兵。”因魏兵屡败而吴国称尊，斗筭甚奇。多官皆应曰：“子布之言是也。”遂选定夏四月丙寅日，筑坛于武昌南郊。是日，群臣请权登坛，即皇帝位，颇觉前番受九锡之无谓。改黄武八年为黄龙元年。到底不换“黄”字，又是“黄天当立”之讖。谥父孙坚为武烈皇帝，母吴氏为武烈皇后，兄孙策为长沙桓王。立子孙登为皇太子。命诸葛瑾长子诸葛恪为太子左辅，张昭次子张休为太子右弼。魏有张辽、乐进之子，吴有诸葛瑾、张昭之子，一班小辈后生前后闲闲相对。恪字元逊，身長七尺，极聪明，善应对，权甚爱之。年六岁时，值东吴筵会，恪随父在座。权见诸葛瑾面长，乃令人牵一驴来，用粉笔书其面曰：“诸葛子瑜”。众皆大笑。恪趋至前，取粉笔添二字于其下曰：“诸葛子瑜之驴”。又添得二字，驴面之长可知。满座之人无不惊。孙权大喜，遂将驴赐之。又一日，大宴官僚，权命恪把盏。巡至张昭面前，昭不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谓恪曰：“汝能强子布饮乎？”恪领命，乃谓昭曰：“昔姜尚父年九十，秉旄仗钺，未尝言老。先破他“老”字，十分调笑。今临阵之日，先生在后；饮酒之日，先生在前。何谓不养老也？”又破他“养”字，又十分调笑。昭无言可答，只得强饮。权因此爱之，故命辅太子。忙中忽夹此一段闲文。张昭佐吴王，位列三公之上，故以其子张休为太子右弼。恪以才选，休以贵选。又以顾雍为丞相，陆逊为上将军，辅太子守武昌。

权复还建业。群臣共议伐魏之策。张昭奏曰：“陛下初登宝位，未可动兵。前说先称帝然后动兵，及称帝后又说未可动兵，随口变换，方知上文斗筭之幻。只宜修文偃武，增设学校，以安民心。遣使入川，与蜀同盟，共分天下，缓缓图也。”权从其言，即令使命星夜入川，来见后主。礼毕，细奏其事。后主闻知，遂与群臣商议。众议皆谓孙权僭逆，宜绝其盟好。此是正论，但不知通变耳。蒋琬曰：“可令人问于丞相。”后主即遣使到汉中问（孔明）。孔明曰：“可令人赍礼物入吴作贺，乞遣陆逊兴师伐魏。非爱孙权，只因重在伐魏，故暂许之。魏必命司马懿拒之。懿若南拒东吴，我再出祁山，长安可图也。”欲以陆逊牵制司马懿。后主依言，遂令太尉陈震，将名马玉带、金珠宝贝入吴作贺。震至东吴，见了孙权，呈上国书。权大喜，设宴相待，打发回蜀。两国使者，遨游二帝之间。权召陆逊入，告以西蜀约会兴兵伐魏之事。逊曰：“此乃孔明惧司马懿之谋也。能者所见略同，读到此等处最是好看。既与同谋，不得不从。今却虚作起兵之势，遥与西蜀为应。待孔明攻魏急，吾可乘虚取中原也。”此学孔明取南郡之智，又是一个要趁现成的。即时下令，教荆、襄各处都要训练人马，择日兴师。以上按下东吴，以下再叙蜀汉。

却说陈震回到汉中，报知孔明。孔明尚忧陈仓不可轻进，先令人去哨探。回报说：“陈仓城中郝昭病重。”孔明曰：“大事成矣。”遂唤魏延、姜维吩咐曰：“汝二人领五千兵，星夜直奔陈仓城下，如见火起，并力攻城。”正不知火自何来，令人猜摸不出。二人俱未深信，不独二人不信，即我至今亦尚未信。又来告曰：“何日可行？”孔明曰：“三日都要完备，不须辞我即便起行。”一发作怪。二人受计去了。又唤关兴、张苞至，附耳低言，如此如此。正不知所言何语，又令人猜摸不出。二人各受密计而去。

且说郭淮闻郝昭病重，乃与张郃商议曰：“郝昭病重，你可速去替他。我自写表申奏朝廷，别行定夺。”张郃引着三千兵，急来替郝昭。此人亦不为疏虞。时郝昭病危，当夜正呻吟之间，忽报蜀军到城下了，昭急令人上城守把。时各门上火起，正不知火自何来，令人猜摸不出。城中大乱，昭听知惊死。蜀兵一拥入城。

却说魏延、姜维领兵到陈仓城下看时，并不见一面旗号，又无打更之人。一发作怪。二人惊疑，不敢攻城。忽听得城上一声炮响，四面旗帜齐竖。只见一人纶巾羽扇，鹤氅道袍，大叫曰：“汝二人来的迟了！”二人视之，乃孔明也。正不知何时到此，一从令人猜摸不出。二

人慌忙下马，拜伏于地曰：“丞相真神计也！”孔明令放入城，谓二人曰：“吾打探得郝昭病重，吾令汝三日内领兵取城，此乃稳众人之心也。方知三日之限是假。吾却令关兴、张苞只推点军，暗出汉中。方知附耳低言乃是此语。吾即藏于军中，星夜倍道径到城下，使彼不能调兵。方知武侯来法。吾早有细作在城内放火、发喊相助，方知城中起火之由。令魏兵惊疑不定。兵无主将，必自乱矣。吾因而取之，易如反掌。至此方将上项事细说一遍。前乎此者，令人如在梦中。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正谓此也。”又自下一注脚。魏延、姜维拜伏。孔明怜郝昭之死，令彼妻小扶灵柩回魏，以表其忠。上文都是鬼神手段，此处忽现一菩萨心肠。孔明谓魏延、姜维曰：“汝二人且莫卸甲，可引兵去袭散关。把关之人若知兵到，必然惊走。若稍迟便有魏兵至关，即难攻矣。”看过上文，神机妙算，无以加矣，不意又有此段在后。

魏延、姜维受命，引兵径到散关，把关之人果然尽走。二人上关，才要卸甲，遥见关外尘头大起，魏兵到来。先生之言，其应如响。二人相谓曰：“丞相神算，不可测度！”急登楼视之，乃魏将张郃也。二人乃分兵守住险道。张郃见蜀兵把住要路，遂令退军。魏延随后追杀一阵，魏兵死者无数，张郃大败而去。前者差遣姜、魏二人，本为取陈仓之用，不知却为取散关之用。延回到关上，令人报知孔明。孔明先自领兵出陈仓斜谷，取了建威，后面蜀兵陆续进发。后主又命大将陈式来助。孔明驱大兵复出祁山，此是三出祁山。安下营寨，孔明聚众言曰：“吾二次出祁山，不得其利，今又到此，吾料魏人必依旧战之地，与吾相敌。彼意疑我取雍、郿二处，必以兵拒守。吾观阴平、武都二郡，与汉连接，若得此城，亦可分魏兵之势。舍却两路，又算出两路来。何人敢取之？”姜维曰：“某愿往。”王平应曰：“某亦愿往。”孔明大喜，遂令姜维引兵一万取武都，王平引兵一万取阴平。二人领兵去了。

再说张郃回到长安，见郭淮、孙礼，说：“陈仓已失，郝昭已亡，散关亦被蜀兵夺了。今孔明复出祁山，分道进兵。”淮大惊曰：“若如此，必取雍、郿矣！”不出武侯所料。乃留张郃守长安，令孙礼保雍城，淮自引兵星夜来郿城守御，一面上表入洛阳告急。

却说魏主曹睿设朝，近臣奏曰：“陈仓城已失，郝昭已亡，诸葛亮又出祁山，散关亦被蜀兵夺了。”睿大惊。忽又奏满宠等有表，说：“东吴孙权僭称帝号，与蜀同盟。今遣陆逊在武昌训练人马，听候调用。只在旦夕，必入寇矣。”若在梨园剧中，当是一对双探子。睿闻知两处危

急，举止失措，甚是惊慌。此时曹真病未痊，即召司马懿商议。懿奏曰：“以臣愚意所料，东吴必不举兵。”陆逊所算，已在司马懿算中。睿曰：“卿何以知之？”懿曰：“孔明尝思报猇亭之仇，非不欲吞吴也，只恐中原乘虚击彼，故暂与东吴结盟。陆逊亦知其意，故假作兴兵之势以应之，实是坐观成败耳。你猜着我，我猜着你。两人对手不奇，三手一般则大奇矣。陛下不必防吴，只须防蜀。”放下一头，单重一头。睿曰：“卿真高见！”遂封懿为大都督，总摄陇西诸路军马，令近臣取曹真总兵将印来。懿曰：“臣自去取之。”曹真之印不欲天子取之，而欲令曹真自让之，善处曹真处。然天子之印，不待天子与之，而曰臣自取之，便是目无天子处。遂辞帝出朝，径到曹真府下，先令人入府报知，懿方进见。问病毕，懿曰：“东吴、西蜀会合，兴兵入寇，今孔明又出祁山下寨，明公知之乎？”真惊讶曰：“吾家人知我病重，不令我知。似此国家危急，何不拜仲达为都督，以退蜀兵耶？”妙在待他自说出来。懿曰：“某才薄智浅，不称其职。”真曰：“取印与仲达。”懿曰：“都督少虑。某愿助一臂之力，只不敢受此印也。”极写司马懿之诈。真跃起曰：“如仲达不领此任，中国必危矣！吾当抱病见帝以保之。”又要逼出他此一句来，极写司马懿之诈。懿曰：“天子已有恩命，但懿不敢受耳。”老奸猾，老世事。真大喜曰：“仲达今领此任，可退蜀兵。”懿见真再三让印，遂受之。辞了魏主，引兵往长安来与孔明决战。正是：

旧帅印为新帅取，
两路兵惟一路来。

未知胜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耿：光明，照耀。

第九十九回

诸葛亮大破魏兵 司马懿入寇西蜀

武侯之计，未尝不为司马懿之所料；而无如司马懿之料武侯，又早为武侯之所料也。懿料武侯之必出，于是而思有以破之；武侯又料懿之知我之出，于是而预有以防之。料其在祁山寨中，而己在武都、阴平；料其在武都、阴平，而己在祁山寨中。料其真退而竟是假退，假退而竟是真退。致使一足智多谋之司马懿而动多舛误，束手无策，武侯真神人哉！

武侯一出祁山而即归，以街亭之既失也。再出祁山而又归，以陈仓之未拔也。迨三出祁山而陈仓拔矣，陈仓拔而粮道便矣，粮道便而街亭之兵不必忧矣。且蜀又屡胜，魏又屡败，宜其不归而终亦归者，复因张苞之死，而致武侯之病。呜呼！天不祚汉，于人乎何尤！

前文连写三次出师，而两间以吴国之事。此回将写武侯四番出师，而又间以魏国之事。夫以吴事间伐魏不足奇，即以魏事间伐魏则奇矣。

以魏之侵吴间伐魏不足奇，即以魏之侵汉间伐魏则更奇矣。且魏方侵汉，而不得侵而去，是前所间之两事为实，而今所间之一事为虚也。魏不侵汉，汉犹伐之；及不侵汉，汉乃不追而听其去。是有前三事与后三事之实，而后间以此一事之虚也。断断续续，实实虚虚，岂非妙事妙文，天造地设！

为将者不可不知天时，知天时而后能战，亦惟知天时而后能不战。赤壁之风，南徐之雾，破铁车之雪，所以助战者也。蜀道陈仓之雨，所以阻战者也。知其战而有战之备，知其不战而亦有不战之备。乃孔明知之而御之，司马懿亦知之而不早避之，则司马懿终逊孔明一头。

刘晔之戒漏言，与王肃之请回兵，同一意也。何也？兵为诡道，声趋左而实趋右，所谓“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也。事未发而谋先泄，犹恐敌人知之而备我；况劳师于外，旷日持久，而不得进者哉？用兵之法贵在密，贵在速。不密则不速，不速则不密，故曰两之意同。

观于魏之侵蜀，而四出祁山之师，愈不容缓矣。汉以魏为贼，魏亦

以汉为贼。汉纵忘贼，贼不忘汉，故曰不伐贼则王业亦亡。此“汉、贼不两立”之言，于斯益验也。我以彼为贼，而伐之不得不急；至彼亦以我为贼，而我之伐之又何得不急哉！

蜀汉建兴七年夏四月，与后六月炎天相照。孔明兵在祁山，分作三寨，专候魏兵。先写蜀兵下寨。

却说司马懿引兵到长安，张郃接见，备言前事。懿令郃为先锋，戴凌为副将，引十万兵到祁山，于渭水之南下寨。次写魏兵下寨。郭淮、孙礼入寨参见，懿问曰：“汝等曾与蜀兵对阵否？”二人答曰：“未也。”蜀兵不战，却借魏将口中叙出。懿曰：“蜀兵千里而来，利在速战；今来此不战，必有谋也。陇西诸路，曾有信息否？”淮曰：“已有细作探得各郡十分用心，日夜提防，并无他事。只有武都、阴平二处，未曾回报。”为下文虚伏一笔。懿曰：“吾自差人与孔明交战。汝二人急从小路去救二郡，却掩在蜀兵之后，彼必自乱矣。”亦算得着，但嫌迟了些。

二人受计，引兵五千，从陇西小路来救武都、阴平，就袭蜀兵之后。郭淮于路谓孙礼曰：“仲达比孔明如何？”礼曰：“孔明胜仲达多矣。”诚如所论。○两人优劣却在魏将口中定之。淮曰：“孔明虽胜，此一计足显仲达有过人之智。蜀兵如正攻两郡，我等从后抄到，彼岂不自乱乎？”衬起下文。正言间，忽哨马来报：“阴平已被王平打破了，武都已被姜维打破了，不在姜维、王平一边写来，只在郭淮、孙礼一边听得，省笔之甚。前离蜀兵不远。”礼曰：“蜀兵既已打破了城池，如何陈兵于外？必有诈也。不如速退。”前用反笔衬起下文，此用正笔衬起下文。郭淮从之。方传令教军退时，忽然一声炮响，山背后闪出一枝军马来，旗上大书：“汉丞相诸葛亮”。中央一辆四轮车，孔明端坐于上，写得孔明出色惊人。○先见旗，次见车，然后见人。左有关兴，右有张苞。孙、郭二人见之大惊。孔明大笑曰：“郭淮、孙礼休走。司马懿之计，安能瞒得过吾？他每日令人在前交战，司马懿在祁山一边事，又借孔明口中叙出。却教汝等袭吾军后。司马懿所算，已在孔明算中。武都、阴平吾已取了，汝二人不早来降，欲驱兵与吾决战耶？”郭淮、孙礼听毕大慌。适才路上闲评，何其闲也。忽然背后喊杀连天，王平、姜维引兵从后杀来，兴、苞二将又引军从前面杀来，两下夹攻，魏兵大败，郭、孙二人弃马爬山而走。张苞望见，骤马赶来，不期连人带马跌入涧内。后军急忙救起，头已跌破。孔明令人送回成都养病。令人叹想蜀道之难。

却说郭、孙二人走脱，回见司马懿曰：“武都、阴平二郡已失。孔明伏于要路，前后攻杀，因此大败，弃马步行，方得逃回。”懿曰：“非汝等之罪，孔明智在吾先。不惟孙礼知之，司马懿亦自知之。可再引兵守把雍、郿二城，切勿出战。吾自有破敌之策。”二人拜辞而去。懿又唤张郃、戴凌吩咐曰：“今孔明得了武都、阴平，必然抚百姓以安民心，不在营中矣。只因孙、郭二人路上撞见孔明，故算到此。汝二人各引一万精兵，今夜起身，抄在蜀兵营后，一齐奋勇杀将过来；吾却引兵在前布阵，只待蜀兵势乱，吾大驱士马攻杀进去。两军并力，可夺蜀寨也。若得此地山势，破敌何难？”此计大妙。若以郭淮论之，又道必胜孔明矣。二人受计引兵而去。戴凌在左，张郃在右，各取小路进发，深入蜀兵之后。

三更时分，来到大路，两军相遇，合兵一处，却从蜀兵背后杀来。行不到三十里，前军不行，张、戴二人自纵马视之，只见数百辆草车横截去路。每到伏兵处，便是一声炮响，一彪军出，文法旧矣。○此处不写炮，先写车；不写敌军忽至，却写我军不行。又换一样文法。郃曰：“此必有准备，可急取路而回。”才传令退军，只见满山火光齐明，鼓角大震，伏兵四下皆出，把二人围住。孔明在祁山上大叫曰：“戴凌、张郃可听吾言：司马懿料吾往武都、阴平抚民，不在营中，故令汝二人来劫吾寨，却中吾之计也。不写孔明在营中算他劫寨，调遣伏兵，却于此处突然而出。不独张、戴二人所不料，亦今日读者所不料。汝二人乃无名下将，吾不杀害，下马早降！”郃大怒，指孔明而骂曰：“汝乃山野村夫，侵吾大国境界，如何敢发此言！吾若捉住汝时，碎尸万段！”言讫，纵马挺枪，杀上山来。山上矢石如雨。郃不能上山，乃拍马舞枪，冲出重围，无人敢当。蜀兵困戴凌在垓心。郃杀出旧路，不见戴凌，即奋勇翻身又杀入重围，救出戴凌而回。极写张郃之勇，正为后文射张郃伏线。孔明在山上见郃在万军之中往来冲突，英勇倍加，乃谓左右曰：“尝闻张翼德大战张郃，人皆惊惧，照应七十回中事。吾今日见之，方知其勇也。若留下此人，必为蜀中之害，吾当除之。”木门道之箭，已伏于此。遂收军还营。却说司马懿引兵布成阵势，只待蜀兵乱动，一齐攻之。忽见张郃、戴凌狼狈而来，告曰：“孔明先如此提防，因此大败而归。”懿大惊曰：“孔明真神人也！不如且退。”即传令教大军尽回本寨，坚守不出。坚守不出，是他看家拳。

且说孔明大胜，所得器械马匹不计其数，乃引大军回寨。每日令魏延挑战，魏兵不出，一连半月不曾交兵。孔明正在帐中思虑，忽报天子遣侍中费祎赍诏至。孔明接入营中，焚香礼毕，开诏读曰：

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¹⁴，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耀师，馘斩王双；今岁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复兴二郡。威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梟，君受大任，干国之重，而久自抑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

孔明听诏毕，谓费祎曰：“吾国事未成，安可复丞相之职？”坚辞不受。祎曰：“丞相若不受职，拂了天子之意，又冷淡了将士之心。复爵于军中，不专答丞相之勋，实以鼓将士之气。宜且权受。”孔明方才拜受。受爵不在斩王双之时，而在破郭淮之后，功如武侯，犹不敢滥爵如此。人奈何欲享无劳之俸耶！祎辞去。

孔明见司马懿不出，思得一计，传令教各处皆拔寨而起。孔明第一处诱敌。当有细作报知司马懿，说孔明退兵了。懿曰：“孔明必有大谋，不可轻动。”写仲达把细之甚。张郃曰：“此必因粮尽而回，如何不追？”懿曰：“吾料孔明上年大收，今又麦熟，粮草丰足，虽然转运艰难，亦可支吾半载，前算一月，此算半年。粮多粮少，都要司马懿代为记帐，竟似知数人一般，只因畏蜀如虎故也。安肯便走？彼见吾连日不战，故作此计引诱，可令人远远哨之。”写仲达把细之甚。军士探知，回报说：“孔明离此三十里下寨。”懿曰：“吾料孔明果不走。且坚守寨栅，不可轻进。”仲达第一次不赶。住了旬日，绝无音信，并不见蜀将来战。懿再令人哨探，回报说：“蜀兵已起营去了。”孔明第二次诱敌。懿未信，乃更换衣服，杂在军中，亲自来看，只见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懿回营，谓张郃曰：“此乃孔明之计也，不可追赶。”仲达第二次又不赶。

又住了旬日，再令人哨探。回报说：“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孔明第三次诱敌。郃曰：“孔明用缓兵计，渐退汉中，都督何故怀疑，不早追之？郃愿往决一战。”懿曰：“孔明诡计极多，倘有差失，丧我军之锐气。不可轻进。”仲达第三次又不欲赶。郃曰：“某去若败，甘当军令。”懿曰：“既汝要去，可分兵两枝：汝引一枝先行，须要奋力死战；吾随后接应，以防伏兵。汝次日先进，到半途驻扎，后日交战，使兵力不乏。”凡作三番跌顿，然后赶去，却又再三提防，再三吩咐。写仲达十分周密，不比他人。遂分兵已毕。次日张郃、戴凌引副将数十员，精兵三万，奋勇先进，到半路下寨。司马懿留下许多军马守寨，只引五千精兵随后进发。以上在魏兵一面写。

原来孔明密令人哨探，见魏兵半路而歇，以下在蜀兵一面写。是夜，孔明唤众将商议曰：“今魏兵来追，必然死战，汝等须以一当十，

吾以伏兵截其后；非智勇之将，不可当此任。”言毕，以目视魏延。延低头不语。魏延此时不肯当先，只因不听其子午谷之计，心中不悦，非复前之魏延矣。王平出曰：“某愿当之。”激出一个人来。孔明曰：“若有失，如何？”平曰：“愿当军令。”孔明叹曰：“王平肯舍身亲冒矢石，真忠臣也！赞王平，正反衬魏延。虽然如此，奈魏兵分两枝前后而来，断吾伏兵在中；平纵然智勇，只可当一头，岂可分身两处？须再得一将同去为妙。怎奈军中再无舍死当先之人！”又用激法。言未毕，一将出曰：“某愿往！”孔明视之，乃张翼也。又激出二个人来。孔明曰：“张郃乃魏之名将，有万夫不当之勇，汝非敌手。”又用激法。翼曰：“若有失事，愿献首于帐下。”写张翼，亦反衬魏延。孔明曰：“汝既敢去，可与王平各引一万精兵伏于山谷中，只待魏兵赶上，任他过尽，汝等却引伏兵从后掩杀。若司马懿随后赶来，却分兵两头，张翼引一军当住后队，王平引一军截其前队。两军须要死战。吾自有别计相助。”第一起调拨二人，是明白吩咐。二人受计，引兵而去。孔明又唤姜维、廖化，吩咐曰：“与汝二人一个锦囊，引三千精兵，偃旗息鼓，伏于前山之上。如见魏兵围住王平、张翼，十分危急，不必去救，只开锦囊看视，自有解危之策。”第二起调拨二人，却用锦囊，不是明白吩咐。二人受计引兵而去。又令吴班、吴懿、马忠、张嶷四将，附耳吩咐曰：“如来日魏兵到，锐气正盛，不可便迎，且战且走。只看关兴引兵来掠阵之时，汝等便回军赶杀，吾自有兵接应。”第三起调拨四人，又是明白吩咐。四将受计，引兵而去。又唤关兴吩咐曰：“汝引五千精兵伏于山谷，只看山上红旗飏动，却引兵杀出。”第四起只调拨一人，亦用明白吩咐。兴受计引兵而去。

却说张郃、戴凌领兵前来，骤如风雨。马忠、张嶷、吴懿、吴班四将接着，出马交锋。前第三起所拨，却于第一次出现。张郃大怒，驱兵追杀。蜀兵且战且走。魏兵追赶约有二十馀里，时值六月，天气十分炎热，人马汗如泼水。百忙中忽点时序，与五月渡泸遥遥相对。走到五十里外，魏兵尽皆气喘。孔明在山上把红旗一招，关兴引兵杀出，前第四起所拨，却于第二次出现。马忠等四将一齐引兵掩杀回来。张郃、戴凌死战不退。忽然喊声大震，两路军杀出，乃王平、张翼也。前第一起所拨，却于第三次出现。各奋勇追杀，截其后路。郃大叫众将曰：“汝等到此，不决一死战，更待何时！”魏兵奋力冲突，不得脱身。忽然背后鼓角喧天，司马懿自领精兵杀到。懿指挥众将，把王平、张翼围在垓心。已在孔明算中。翼大呼曰：“丞相真神人也！计已算定，必有良谋。吾等当决一死战！”即分兵两路：平引一军截住张郃、戴凌，翼引一军力当司马懿。两头死战，叫杀连天。

姜维、廖化在山上探望，前第二起所拨，却于第四次出现。见魏兵势大，蜀兵力危，渐渐抵当不住。维谓化曰：“如此危急，可开锦囊看计。”二人拆开视之，内书云：“若司马懿兵来围王平、张翼至急，汝二人可分兵两枝，竟袭司马懿之营；懿必急退，汝可乘乱攻之。营虽不得，可获全胜。”独此数语，却于此处方见，机密之至。二人大喜，即分兵径袭司马懿营中而去。原来司马懿亦恐中孔明之计，沿途不住的令人传报。懿正催战间，忽流星马飞报，言蜀兵两路竟取大寨去了，维、化二人劫寨，只在司马懿耳中虚写，妙。懿大惊失色，乃谓众将曰：“吾料孔明有计，汝等不信，勉强追来，却误了大事！”即提兵急回。军心惶惶乱走。张翼随后掩杀，魏兵大败。第一起张翼，于此再写一番。张郃、戴凌见势孤，亦望山僻小路而走，蜀兵大胜。背后关兴引兵接应诸路。第四起关兴，亦再写一番。司马懿大败一阵，奔入寨时，蜀兵已自回去。又将维、化二人虚写一笔。懿收聚败军，责骂诸将曰：“汝等不知兵法，只凭血气之勇，强欲出战，致有此败。今后切不许妄动，再有不遵，决正军法！”众皆羞惭而退。这一阵，魏将死者极多，遗弃马匹器械无数。又将上项事总叙一句。

却说孔明收得胜军马入寨，又欲起兵进取。忽报有人自成都来，说张苞身死。赵云之死，在《后出师表》之中；张苞之死，又在《后出师表》之外。孔明闻知，放声大哭，口中吐血，昏绝于地。众人救醒。孔明自此得病，卧床不起。曹操哭典韦，孔明哭张苞；然曹操不病，孔明则病。哭可假，得病却假不得。诸将无不感激。后人诗叹曰：

悍勇张苞欲建功，
可怜天不助英雄。
武侯泪向西风洒，
为念无人佐鞠躬。

旬日之后，孔明唤董厥、樊建等入帐吩咐曰：“吾自觉昏沉，不能理事；不如且回汉中养病，再作良图。汝等切勿走泄。司马懿若知，必来攻击。”遂传号令，教当夜暗暗拔寨，皆回汉中。孔明去了五日，懿方得知，乃长叹曰：“孔明真有神出鬼没之计，吾不能及也！”于是司马懿留诸将在寨中，分兵把守各处隘口。懿自班师回。

却说孔明将大军屯于汉中，自回成都养病，文武官僚出城迎接，送入丞相府中，后主御驾自来问病，命御医调治，日渐痊愈。

建兴八年秋七月，魏都督曹真病可，方叙武侯病可，又忽叙曹真病

可，斗筭绝妙。乃上表说：“蜀兵数次侵界，屡犯中原，若不剿除，必为后患。今时值秋凉，与上文炎天相应。人马安闲，正当征伐。臣愿与司马懿同领大军，径入汉中，殄灭奸党，以清边境。”汉不伐贼，贼亦伐汉。果应《后出师表》之言。魏主大喜，问侍中刘晔曰：“子丹劝朕伐蜀，若何？”晔奏曰：“大将军之言是也。今若不剿除，后必为大患。陛下便可行之。”可见贼亦与汉不两立。睿点头。晔出内回家，有众大臣相探，问曰：“闻天子与公计议兴兵伐蜀，此事如何？”晔应曰：“无此事也。蜀有山川之险，非可易图，空费军马之劳，于国无益。”忽然要瞒众人。众官皆默然而出。杨暨入内奏曰：“昨闻刘晔劝陛下伐蜀，今日与众臣议，又言不可伐，是欺陛下也。陛下何不召而问之？”睿即召刘晔入内，问曰：“卿劝朕伐蜀，今又言不可，何也？”晔曰：“臣细详之，蜀不可伐。”又在天子面前瞒众人，更妙。睿大笑。少时杨暨出内，晔奏曰：“臣昨日劝陛下伐蜀，乃国之大事，岂可妄泄于人？夫兵者，诡道也，事未发切宜秘之。”前此只疑其模棱两可，至此方知是深心人。睿大悟曰：“卿言是也。”自此愈加敬重。旬日内，司马懿入朝，魏主将曹真表奏之事，逐一言之。懿奏曰：“臣料东吴未敢动兵，今日正可乘此去伐蜀。”睿即拜曹真为大司马、征西大都督，司马懿为大将军、征西副都督，此时大都督印又是曹真挂了。可见前番司马懿谦让，正是老世事处。刘晔为军师。三人拜辞魏主，引四十万大兵，前行至长安，径奔剑阁来取汉中。其徐郭淮、孙礼等各取路而行。

汉中入报入成都。此时孔明病好多时，每日操练人马，习学八阵之法，尽皆精熟，是为后回赌阵伏笔。欲取中原。正要讨贼，贼却自来受讨。听得这个消息，遂唤张嶷、王平吩咐曰：“汝二人先引一千兵去守陈仓古道，以当魏兵。只用一千兵，令人测摸不出。吾却提大兵便来接应。”二人告曰：“人报魏军四十万，诈称八十万，声势甚大，如何只与一千兵去守隘口？倘魏兵大至，何以拒之？”不独两人不解，即读者亦不解。孔明曰：“吾欲多与，恐士卒辛苦耳。”说得没气力，没要紧，一发令人不解。嶷与平面面相觑，皆不敢去。孔明曰：“若有疏失，非汝等之罪。不必多言，可疾去。”二人又哀告曰：“丞相欲杀某二人，就此请杀，只不敢去。”不独二人哀，我亦为二人哀之。孔明笑曰：“何其愚也？吾令汝等去，自有主见。吾昨夜仰观天文，见毕星躔于太阴之分，此月内必有大雨淋漓。先生知风知雾又知雨。魏兵虽有四十万，安敢深入山险之地？因此不用多军，决不受害。吾将大军皆在汉中安居一月，待魏兵退，那时以大兵掩之，以逸待劳，吾十万之众可胜魏兵四十万也。”此处方才尽情说明。二人听毕，方大喜，拜辞而去。孔明随统大军出汉中，传令教各处隘口预备干柴草料细粮，俱勾一月人马支用，以

防秋雨。又点“秋”字，应上秋凉时序，一毫不乱。将大军宽限一月，先给衣食，俟候出征。以上按下武侯一边，以下再叙真、懿一边。

却说曹真、司马懿同领大军，径到陈仓城内，不见一间房屋，寻土人问之，皆言孔明回时放火烧毁。将前事于此补出。曹真便要往陈仓道进发。懿曰：“不可轻进。我夜观天文，见毕星躔于太阴之分，此月内必有大雨，孔明知雨，仲达知雨；但孔明知有一月之雨，仲达则未必知有一月之雨耳。若深入重地，常胜则可，倘有疏虞，人马受苦，要退则难。且宜在城中搭起窝铺住扎^[2]，以防阴雨。”真从其言。未及半月，天雨大降，淋漓不止。陈仓城外，平地水深三尺，军器尽湿，人不得睡，昼夜不安。沉灶产蛙，仿佛似晋阳当日。大雨连降三十日，马无草料，死者无数，军士怨声不绝。传入洛阳，魏主设坛，求晴不得。此时道士亦大吃苦也。黄门侍郎王肃上疏曰：

前志有之：“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3]。”此谓平途之行军者也。又况于深入险阻，凿路而前，则其为劳，必相百也。次言路径之险。今又加之以霖雨，山板峻滑，众逼而不展，粮远而难继，实行军之大忌也。次言天时之灾。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方半谷，治道功大，战士悉作。是彼偏得以逸待劳，乃兵家之所惮也。次言士卒之劳。言之前代，则武王伐纣，出关而复还；论之近事，则武、文征权，临江而不济：岂非顺天知时，通于权变者哉？愿陛下念水雨艰剧之故，休息士卒；此言日下必宜退兵。后日有衅，乘时用之。所谓“悦以犯难，民忘其死”者也。此言他日方可进兵。

魏主览表，正在犹豫，杨阜、华歆亦上疏谏。王肃表用实写，杨阜、华歆表用虚写。魏主即下诏，遣使诏曹真、司马懿还朝。

却说曹真与司马懿商议曰：“今连阴三十日，军无战心，各有思归之意，如何禁止？”此番一出，是特地来赏雨。懿曰：“不如且回。”真曰：“倘孔明追来，怎生退之？”懿曰：“先伏两军断后，方可回兵。”正议间，忽使命来召。二人遂将大军前队作后队，后队作前队，徐徐而退。以上按下真、懿一边，以下再叙武侯一边。

却说孔明计算一月秋雨，天气未晴，自提一军屯于城固，又传令教大军会于赤坡驻扎。孔明升帐唤众将言曰：“吾料魏兵必走，魏主必下诏来取曹真、司马懿兵回。先生如见。吾若追之，必有准备。不如任他且去，再作良图。”魏兵每为追蜀兵而败，武侯不追，大有主见。忽王平令人报来，说魏兵已回。孔明吩咐来人，传与王平：“不可追袭。吾

自有破魏兵之策。”正是：

魏兵纵使能埋伏，
汉相原来不肯追。

未知孔明怎生破魏，且看下文分解。

[1] 引愆（qiān）：承担罪过。

[2] 窝铺：临时支搭以避风雨的营寨或棚子。

[3] 樵苏后爨（cuǎn），师不宿饱：打完柴草再做饭，这样士兵就吃不饱饭，睡不好觉。樵，砍柴。苏，割草。爨，烧火煮饭。

第一百回

汉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斗阵辱仲达

将写武侯与仲达决雌雄，先见仲达与子丹决雌雄；其以面涂红粉、身服女衣为赌，此以赢者为雄、输者为雌也。然以仲达、子丹相较，则子丹是女，仲达是男；若以武侯、仲达相较，则又武侯是男，仲达是女。观后文巾帼之受，其不异于面涂红粉身服女衣者几希矣。

武侯气王朗，只是一气；气曹真，不止是一气。姜维诈降，一气也；王双被斩，二气也；秦良死而寨又劫，三气也。与三气周瑜之事殆相仿佛矣。然周瑜未死之前，有两句歌谣，一封书札；周瑜既死之后，又有一篇祭文。独至曹真，而片纸之中，一番教训，一番嘲笑，一番哀怜，直将歌谣、书札、祭文合成一幅，尤令见者解颐。

甚矣，为将之不可不严也！武侯斩陈式而不斩魏延，怜其勇耳。若纵苟安而反为其所谮，则宽之过也。且陈式未归之时，恐其降魏，而使邓芝抚之；魏延将反之日，预知其背汉，而使马岱防之；独至苟安，而武侯虑不及此，又似失之于疏矣。虽然，此天之不欲兴汉，岂武侯之咎欤？

我以此计中人，而人亦以此计中我。如武侯曾以反间之计退仲达，而仲达亦以反间之计退武侯是也。虽然，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仲达虽智，岂能间英明之主哉？苟安不能愚后主，而宦官得以愚后主，又非宦官足以愚后主，而后主实受愚于宦官。昭烈所为叹息痛恨于桓、灵者，而其父恨焉，其子蹈焉，悲夫！

三出祁山之师，为武侯之病而去，此仲达不知其去者也。四出祁山之师，为苟安之谮而去，此仲达先知其必去者也。不知其去，则其去也易；知其必去，则其去也难。而武侯卒不难于去者，则减兵添灶之计得也。孙臭以减灶诱敌之追，武侯又以增灶遏敌之追，是得孙臭之意而变化之。可见读古书者，读此句必是此句，便是不能读；用古事者，用此法必是此法，便是不能用。观于武侯，可以悟矣。

却说众将闻孔明不追魏兵，俱入帐告曰：“魏兵苦雨，不能屯扎，因此回去。正好乘势追之。丞相如何不追？”孔明曰：“司马懿善能用兵，今军退必有埋伏。吾若追之，正中其计。不犯他人失着。不如纵他远去，吾却分兵径出斜谷而取祁山，使魏人不提防也。”此之谓攻其无备。众将曰：“取长安之地，别有路途，丞相只取祁山，何也？”吾亦欲问之。孔明曰：“祁山乃长安之首也，陇西诸郡倘有兵来，必经由此地；更兼前临渭滨，后靠斜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乃用武之地。吾故欲先取此，得地利也。”前卷是仰察天文，后卷是俯察地理。众将皆拜伏。孔明令魏延、张嶷、杜琼、陈式出箕谷，马岱、王平、张翼、马忠出斜谷，俱会于祁山。调拨已定，孔明自提大军，令关兴、廖化为先锋，随后进发。以上按下武侯一边，以下再叙真、懿一边。

却说曹真、司马懿二人在后监督人马，令一军入陈仓古道探视，回报说蜀兵不来。又行旬日，后面埋伏众将皆回，说蜀兵全无音耗。真曰：“连绵秋雨，栈道断绝，蜀人岂知吾等退军耶？”写曹真之愚，以衬司马之智。懿曰：“蜀兵随后出矣。”诚如公言。真曰：“何以知之？”懿曰：“连日晴明，蜀兵不赶，料吾有伏兵也，故纵我兵远去；待我兵过尽，他却夺祁山矣。”诚如公言。曹真不信。懿曰：“子丹如何不信？吾料孔明必从两谷而来。吾与子丹各守一谷口，十日为期。若无蜀兵来，我面涂红粉，身穿女衣，来营中伏罪。”此等赌法甚奇。赢的是男子，输的是妇人。但恐今日天下妇人，偏要赢着男子也。○面涂红粉早与后文张虎、乐綝相映，身穿女衣早与后文受巾帼相映。真曰：“若有蜀兵来，我愿将天子所赐玉带一条、御马一匹与你。”以天子所赐为赌，孰知后来却把一个天子输与他家。即分兵两路：真引兵屯于祁山之西斜谷口，懿引军屯于祁山之东箕谷口。各下寨已毕。懿先引一枝兵伏于山谷中，其余军马各于要路安营。

懿更换衣妆，杂在众军之内，赌输了要换妇人妆束，今不曾输，先着小卒衣裳。遍观各营。忽到一营，有一偏将仰天而怨曰：“大雨淋了许多时，不肯回去；今又在这里顿住，强要赌赛，却不苦了官军！”赌赛原是一时高兴。懿闻言，归寨升帐，聚众将皆到帐下，挨出那将来。懿叱之曰：“朝廷养军千日，用在一时，汝安敢出怨言以慢军心！”其人不招。懿叫出同伴之人对证，那将不能抵赖。懿曰：“吾非赌赛，欲胜蜀兵，胜曹真便是取笑，胜蜀兵便是正经。令汝各人有功回朝。汝乃妄出怨言，自取罪戾！”喝令武士推出斩之。取笑弄出认真来。须臾，献首帐下，众将悚然。懿曰：“汝等诸将，皆要尽心以防蜀兵，听吾中军炮响，四面皆进。”众将受令而退。以上按下真、懿一边，以下再叙武

侯一边。

却说魏延、张嶷、陈式、杜琼四将，引二万兵取箕谷而进。正行之间，忽报参谋邓芝到来。四将问其故，芝曰：“丞相有令：如出箕谷，提防有兵埋伏，不可轻进。”司马懿之料武侯，又为武侯所料。陈式曰：“丞相用兵何多疑耶？吾料魏兵连遭大雨，衣甲皆毁，必然急归，安得又有埋伏？今吾兵倍道而进，可获大胜，如何又教休进？”芝曰：“丞相计无不中，谋无不成，汝安敢违令？”式笑曰：“丞相若果多谋，不致街亭之失！”照应九十五回中事。魏延想起孔明向日不听其计，亦笑曰：“丞相若听吾言，径出子午谷，此时休说长安，连洛阳皆得矣！照应九十二回中语。今执定要出祁山，有何益耶？既令进兵，今又教休进，何其号令不明。”式曰：“吾自有五千兵，径出箕谷，先到祁山下寨，看丞相羞也不羞！”芝再三阻当，式只不听，径自引五千兵出箕谷去了。司马懿部下一末将不服，武侯部下一大将不服，正是相对。○陈式又是一个马谡。邓芝只得飞报孔明。

却说陈式引兵行不数里，忽听的一声炮响，四面伏兵皆出。式急退时，魏兵塞满谷口，围得铁桶相似。式左冲右突，不能得脱。忽闻喊声大震，一彪军杀入，乃是魏延，救了陈式，回到谷中，五千兵只剩得四五百带伤人马。此时陈将军羞也不羞？背后魏兵赶来，却得杜琼、张嶷引兵接应，魏兵方退。陈、魏二人方信孔明先见如神，懊悔不及。

且说邓芝回见孔明，言魏延、陈式如此无礼。孔明笑曰：“魏延素有反相，吾知彼常有不平之意，因怜其勇而用之。久后必生患害。”早为一百五回伏笔。正言间，忽流星马报到，说陈式折了四千余人，止有四五百带伤人马屯在谷中，孔明令邓芝再来箕谷抚慰陈式，防其生变。周密之至。一面唤马岱、王平吩咐曰：“斜谷若有魏兵守把，汝二人引本部军越山岭，夜行昼伏，速出祁山之左，举火为号。”又唤马忠、张翼，吩咐曰：“汝等亦从山僻小路，昼伏夜行，径出祁山之右，举火为号，与马岱、王平会合，共劫曹真营寨。前番调拨以此四人为一路，今又分作两路。吾自从谷中三面攻之，魏兵可破也。”四人领命分头引兵去了。孔明又唤关兴、廖化吩咐曰如此如此，前两路叙明所授之计，此一路不叙明所授之计，待后文始见，是换笔。二人受了密计，引兵而去。孔明自领精兵倍道而行。正行间，又唤吴班、吴懿授与密计，又不叙明所授何计，又留在末后分明，亦是换笔。亦引兵先行。

却说曹真心中不信蜀兵来，以此怠慢，纵令军士歇息，只等十日无事，要羞司马懿。不觉守了七日，再放过三日，便要赢他花面矣。忽有

人报谷中有些小蜀兵出来。真令副将秦良引五千兵哨探，不许纵令蜀兵近界。图欲瞒过司马懿也。曹真之意只以赌赛为重，不以国事为重。秦良领命，引兵刚到谷口，哨见蜀兵退去。良急引兵赶来，行到五六十里，不见蜀兵，此乃孔明所授密计也。心下疑惑，教军士下马歇息。忽哨马报说：“前面有蜀兵埋伏。”良上马看时，只见山中尘土大起，急令军士提防。一时，四壁厢喊声大震，前面吴班、吴懿引兵杀出，末后吩咐的最先出现。背后关兴、廖化引兵杀来。第三起吩咐的出现在第二。左右是山，皆无走路，山上蜀兵大叫：“下马投降者免死！”不尽杀之，而欲降之，计画已定。魏军大半多降。秦良死战，被廖化一刀斩于马下。今番却瞒不过司马懿也。孔明把降卒拘于后军，却将魏军衣甲与蜀兵五千人穿了，扮作魏兵，不见男子扮女子，先见蜀兵扮魏兵。令关兴、廖化、吴班、吴懿四将引着，此四人重复调拨。径奔曹真寨来。先令报马入寨说：“只有些小蜀兵，尽赶去了。”妙，正合他不许近界之意。真大喜。忽报司马都督差心腹人至。真唤入问之，其人告曰：“今都督用埋伏计，杀蜀兵四千余人。与陈式所折正好相当，武侯正了本矣。司马都督致意将军，教休将赌寨为念，务要用心防备。”夹叙此一段，笔法妙甚。真曰：“吾这里并无一个蜀兵。”还要强嘴。遂打发来人回去。忽又报秦良引兵回来了，真自出帐迎之。比及到寨，人报前后两把火起。真急回寨后看时，关兴、廖化、吴班、吴懿四将，指麾蜀军就营前杀将进来；重复调拨的，于此再出现。马岱、王平从后面杀来；马忠、张翼亦引兵杀到。第一番调拨与第二番调拨的，却于末后出现。魏军措手不及，各自逃生。众将保曹真望东而走，背后蜀兵赶来。曹真正奔走，忽然喊声大震，一彪军杀到。真胆战心惊，每到遇救兵处，反故作惊人之笔。视之，乃司马懿也。莫非来取玉带、御马乎？懿大战一场，蜀兵方退。真得脱，羞惭无地。不惟输与孔明，又输与仲达，是双输了，安得不羞？懿曰：“诸葛亮夺了祁山地势，吾等不可久居此处，宜去渭滨安营，再作良图。”真曰：“仲达何以知吾遭此大败也？”懿曰：“见来人报称子丹说并无一个蜀兵，吾料孔明暗来劫寨，以此知之，故相接应。今果中计。司马懿一边事，即在司马懿口中补出。切莫言赌赛之事，只同心报国。”老奸猾，老世事。曹真甚是惶恐，气成疾病，卧床不起。姓曹的如此无用，安得不以大事托之司马氏？兵屯渭滨，懿恐军心有乱，不敢教真引兵。

却说孔明大驱士马，复出祁山。此是四出祁山。劳军已毕，魏延、陈式、杜琼、张嶷入帐，拜伏请罪。孔明曰：“是谁失陷了军来？”延曰：“陈式不听号令，潜入谷口，以此大败。”式曰：“此事魏延教我行来。”始而一齐扛帮，继而互相埋怨。可发一笑。孔明曰：“他倒救你，

你反攀他！轻轻一句，便将魏延抛开。将令已违，不必巧说！”即叱武士推出陈式斩之。须臾，悬首于帐前，以示诸将。此时孔明不杀魏延，欲留之以为后用也。按中忽结一断语，绝妙笔法。孔明既斩了陈式，正议进兵，忽有细作报说：“曹真卧病不起，现在营中治疗。”孔明大喜，谓诸将曰：“若曹真病轻，必便回长安。今魏兵不退，必为病重，故留于军中，以安众人之心。吾写下一书，教秦良的降兵持与曹真，真若见之，必然死矣。”与前番致书于周郎一样局面。遂唤降兵至帐下，问曰：“汝等皆是魏军，父母妻子多在中原，不宜久居蜀中。今放汝等回家，若何？”武侯妙人。众军泣泪拜谢。孔明曰：“曹子丹与吾有约，吾有一书，汝等带回送与子丹，必有重赏。”武侯妙人。魏军领了书，奔回本寨，将孔明书呈至曹真。真扶病而起，拆封视之。其书曰：

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致书于大司马曹子丹之前：切谓夫为将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能不动如山岳，难知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眩曜如三光^[1]。预知天文之旱涝，先识地理之平康^[2]。察阵势之期会^[3]，揣敌人之短长。嗟尔无学后辈，上逆穹苍，助篡国之反贼，称帝号于洛阳。走残兵于斜谷，遭霖雨于陈仓^[4]。水陆困乏，人马猖狂。抛盈郊之戈甲，弃满地之刀枪。都督心崩而胆裂，将军鼠窜而狼忙。无面见关中之父老，何颜入相府之厅堂！史官秉笔而记录，百姓众口而传扬：仲达闻阵而惕惕^[5]，子丹望风而遑遑。吾军兵强而马壮，大将虎奋以龙骧。扫秦川为平壤，荡魏国作丘荒！真是一篇叶韵祭文。

曹真看毕，恨气填胸，至晚死于军中。又是一个王朗。司马懿用兵车装载，差人送赴洛阳安葬。

魏主闻知曹真已死，即下诏催司马懿出战。懿提大军来与孔明交锋，隔日先下战书。仲达此时亦是不得已。孔明谓诸将曰：“曹真必死矣。”遂批回“来日交锋”，使者去了。孔明当夜教姜维受了密计，如此而行；又唤关兴吩咐如此如此。又不知先生用何妙计。次日，孔明尽起祁山之兵前到渭滨：一边是河，一边是山，中央平川旷野，好片战场。正好摆阵耍子。两军相迎，以弓箭射住阵角。三通鼓罢，魏阵中门旗开处，司马懿出马，众将随后而出。只见孔明端坐于四轮车上，手摇羽扇。二人向来并不曾交话，此是第一番相见。懿曰：“吾主上法尧禅舜，开口便说禅代，正为他日效尤张本。相传二帝，坐镇中原，容汝蜀、吴二国者，乃吾主宽慈仁厚，恐伤百姓也。汝乃南阳一耕夫，不识天数，强要相侵，理宜殄灭！如省心改过，宜即早回，各守疆界，以成

鼎足之势，免致生灵涂炭，汝等皆得全生！”孔明笑曰：“吾受先帝托孤之重，安肯不倾心竭力以讨贼乎！对嗣君开口说先帝，对敌人亦开口只说先帝。汝曹氏不久为汉所灭。汝祖父皆为汉臣，世食汉禄，不思报效，反助篡逆，岂不自耻？”懿羞惭满面曰：“吾与汝决一雌雄！汝若能胜，吾誓不为大将！汝若败时，早归故里，吾并不加害。”又是一番赌赛。孔明曰：“汝欲斗将？斗兵？斗阵法？”偏有许多斗法。懿曰：“先斗阵法。”孔明曰：“先布阵我看。”懿入中军帐下，手执黄旗招飏，左右军动，排成一阵。复上马出阵，问曰：“汝识吾阵否？”孔明笑曰：“吾军中末将亦能布之。此乃‘混元一气阵’也。”取“混一”之意。懿曰：“汝布阵我看。”孔明入阵，把羽扇一摇，复出阵前，问曰：“汝识我阵否？”懿曰：“量此‘八卦阵’，如何不识？”一气主合，八卦主分，以分破合也。孔明曰：“识便识了，敢打我阵否？”懿曰：“既识之，如何不敢打？”孔明曰：“汝只管打来。”

司马懿回到本阵中，唤戴凌、张虎、乐綝三将，吩咐曰：“今孔明所布之阵，按休、生、伤、杜、景、死、惊、开八门。汝三人可从正东‘生门’打入，往西南‘休门’杀出，复从正北‘开门’杀入，此阵可破。汝等小心在意。”如黄承彦教陆逊之语。于是戴凌在中，张虎在前，乐綝在后，各引三十骑，从生门打入。两军呐喊相助。三人杀入蜀阵，只见阵如连城，冲突不出。三人慌引骑转过阵脚，往西南冲去，却被蜀兵射住，冲突不出。鱼腹浦前，石疑是人；祁山寨前，人疑是石。阵中重重叠叠，都有门户，那里分东西南北？妙写阵法。三将不能相顾，只管乱撞，但见愁云漠漠，惨雾蒙蒙。又加此二句，更见阵法之神奇。喊声起处，魏军一个个皆被缚了，赌阵法输了。送到中军。孔明坐于帐中，左右将张虎、戴凌、乐綝并九十个军，皆缚在帐下。孔明笑曰：“吾纵然捉得汝等，何足为奇。吾放汝等回见司马懿，教他再读兵书，重观战策，那时来决雌雄未为迟也。叫他回去读书，竟似对求试不中的秀才说。汝等性命既饶，当留下军器战马。”遂将众人衣服脱了，以墨涂面，步行出阵。司马懿与曹真赌只赌得红粉涂面，今却搽了墨脸，更是难当。

司马懿见之大怒，老羞变怒。回顾诸将曰：“如此挫败锐气，有何面目回见中原大臣耶！”即指挥三军，奋死掠阵。懿自拔剑在手，引百馀骁将，催督冲杀。两军恰才相会，忽然阵后鼓角齐鸣，喊声大震，一彪军从西南上杀来，乃关兴也。第二次授计者出现在前。懿分后军当之，复催军向前厮杀。忽然魏兵大乱，原来姜维引一彪军悄地杀来。第一次授计者出现在后。蜀兵三路夹攻，懿大惊，急忙退军。蜀兵周围杀

到，懿引三军望南死命冲出。魏兵十伤六七。斗兵斗将又输了。司马懿退在渭滨南岸下寨，坚守不出。

孔明收得胜之兵，回到祁山时，永安城李严遣都尉苟安解送粮米至军中交割。苟安好酒，于路怠慢，违限十日。孔明大怒曰：“吾军中专以粮为大事，误了三日，便该处斩。汝今误了十日，有何理说？”喝令推出斩之。与陈式正是同罪。长史杨仪曰：“苟安乃李严用人，又兼钱粮多出西川，若杀此人，后无人敢送粮也。”孔明乃叱武士去其缚，杖八十放之。不斩此人反受其误，可见好人做不得。苟安被责，心中怀恨，连夜引亲随五六骑，径奔魏寨投降。苟安不是苟，竟是狗矣！懿唤入，苟安拜告前事。懿曰：“虽然如此，孔明多谋，汝言难信。汝能为我干一件大功，吾那时奏准天子，保汝为上将。”安曰：“但有甚事，即当效力。”懿曰：“汝可回成都布散流言，说孔明有怨上之意，早晚欲称为帝；使汝主召回孔明，即汝之功也。”此奉答前文马谡反间之计，彼此相对。苟安允诺，径回成都，见了宦官，得其人矣。布散流言，说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将篡国。

宦官闻知大惊，即入内奏帝，细言前事。官中府中，不宜异同。后主惊讶曰：“似此如之奈何？”宦官曰：“可召还成都，削其兵权，免生叛逆。”后主下诏，宣孔明班师回朝。亲小人，远贤臣，后汉所以倾颓也。蒋琬出班奏曰：“丞相自出师以来，累建大功，何故宣回？”后主曰：“朕有机密事，必须与丞相面议。”也会说谎。即遣使赍诏星夜宣孔明回。使命径到祁山大寨，孔明接入，受诏已毕，仰天叹曰：“主上年幼，必有佞臣在侧！吾正欲建功，何故取回？我如不回，是欺主矣。若奉命而退，日后再难得此机会也。”苟安之罪，上通于天。姜维问曰：“若大军退，司马懿乘势掩杀，当复如何？”孔明曰：“吾今退军，可分五路而退。今日先退此营，假如营内兵一千，却掘二千灶，今日掘三千灶，明日掘四千灶。每日退军，添灶而行。”孙臏减灶之法，武侯反用之；虞诩增灶之法，武侯正用之。杨仪曰：“昔孙臏擒庞涓，用添兵减灶之法；今丞相退兵，何故增灶？”孔明曰：“司马懿善能用兵，知吾兵退，必然追赶；心中疑吾有伏兵，定于旧营内数灶，见每日增灶，兵又不知退与不退，则疑而不敢追。吾徐徐而退，自无损兵之患。”方将添灶计策解说一遍。遂传令退军。

却说司马懿料苟安行计停当，只待蜀兵退时，一齐掩杀。正踌躇间，忽报蜀寨空虚，人马皆去。懿因孔明多谋，不敢轻追，自引百馀骑前来蜀营内踏看，教军士数灶，不出先生所料。仍回本寨。次日，又教

军士赶到那个营内，查点灶数。回报说：“这营内之灶，比前又增一分。”司马懿谓诸将曰：“吾料孔明多谋，今果添兵增灶，吾若追之，必中其计。谁知己中孔明之计。不如且退，再作良图。”于是回军不追。孔明不折一人，望成都而去。次后，川口土人来报司马懿，说孔明退兵之时，未见添兵，只见增灶。懿仰天长叹曰：“孔明效虞诩之法^[6]，瞒过吾也。其谋略吾不如之！”遂引大军还洛阳。正是：

棋逢敌手难相胜，
将遇良才不敢骄。

未知孔明退回成都，竟是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三光：日、月、星。

[2] 平康：平安。

[3] 期会：机会。

[4] 霖雨：连绵大雨。

[5] 惕（tì）惕：戒惧。

[6] 虞诩之法：虞诩是东汉名将，他奉命抵抗羌族军队的侵犯，用增灶法迷惑羌兵，使其不敢追击，最后终于获胜。

第一百一回

出陇上诸葛妆神 奔剑阁张郃中计

或谓武侯妆神作怪，不过为割麦之计，毋乃为人所笑？予曰：不然。今天下之妆神作怪者，大抵类此矣。书符遣将，祷雨祈晴，使人群相尊奉，称其道法，无他故也，重口食也；烧丹炼药，却老延年，使人转相传述，指曰仙翁，无他故也，重口食也；杖锡升座，讲佛谈禅，使人疑为慧远再来，生公复出，无他故也，重口食也；歌姬舞妓，尽态极妍，使人疑为天上飞琼，山中神女，无他故也，重口食也；翰墨丹青，琴棋诸艺，穷工斗巧，竭智悉能，使人疑其笔下有神，腕中有鬼，无他故也，重口食也；星卜堪舆，医方杂术，推吉论凶，知生决死，使人疑其胸罗阴阳，心通造化，无他故也，重口食也。推而准之，比比皆是，何独笑一武侯哉？

劳师远征，动以年岁，杨仪请立换班之法，可谓善矣。然使及期而不代，此连称、管至父之所以作乱于齐也。一旦大敌猝临，新军未至，不从权则无以应敌，欲从权则又恐失信于我军。当此之时，将何法以处之乎？而武侯则更有妙术焉。以为我欲从权，而人必以我为失信，惟我不失信，而人乃乐于从权。于是不以驱之载者督其战，正以遣之去者鼓其战。《易》曰：“悦以先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武侯其得此道也夫！

君子读书至此，而叹粮之为累大也。民以食为天，兵亦以食为天。武侯割陇上之麦，迫于无粮耳。司马懿之不战，亦曰粮尽而彼自退耳。

郭淮之请断剑阁，又曰截其粮道，则彼自乱耳。前者苟安之被责而兴谤，不过以解粮之过期；今者李严之遗书以相欺，亦不过为运粮之有缺。嗟呼！兵之需饷如此，而饷之艰难又如此，然则将如之何哉？故国家兵未足必先足食，食不足无宁去兵。

吓司马懿，则孔明之外又有孔明。东西南北一人化作四人，何其多而幻也！诱张郃，则魏延之外止有关兴，关兴之外止有魏延。轮流转换，两人只是两人，何其少而穷也！非多而幻，须吓司马懿不得；非少而穷，亦诱张郃不得。

假张飞两度撮空，假姜维一悉窃冒，假孔明四面分身，前后可称三绝。罾口川中捕一活鱼，鱼腹浦边放一生鹿，木门道上获一死獐，前后又可称三绝。

却说孔明用减兵添灶之法，退兵到汉中。司马懿恐有埋伏，不敢追赶，亦收兵回长安去了，因此蜀兵不曾折了一人。孔明大赏三军已毕，回到成都，入见后主，奏曰：“老臣出了祁山，欲取长安，忽承陛下降诏召回，不知有何大事？”后主无言可对，活画一昏庸之主。良久，乃曰：“朕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诏回，一无他事。”又来说谎。孔明曰：“此非陛下本心，必有奸臣谗谮，言臣有异志也。”一语道着。后主闻言，默然无语。活画一昏庸之主。孔明曰：“老臣受先帝厚恩，誓以死报。今若内有奸邪，臣安能讨贼乎？”后主曰：“朕因过听宦官之言¹⁴，一时召回丞相。今日茅塞方开，悔之不及矣。”活画一昏庸之主。孔明遂唤众宦官究问，方知是苟安流言，急令人捕之，已投魏国去了。孔明将妄奏的宦官诛戮，余皆废出宫外；又深责蒋琬、费祎等不能觉察奸邪，规谏天子。责攸之、祎、允等之咎，《前出师表》已言之矣。二人唯唯服罪。孔明拜辞后主，复到汉中，一面发檄令李严应付粮草，仍运赴军前；一面再议出师。杨仪曰：“前数兴兵，军力疲敝，粮又不继，今不如分兵两班，以三个月为期：且如二十万之兵，只领十万出祁山，住了三个月，却教这十万替回，循环相辅。若此则兵力不乏，然后徐徐而进，中原可图矣。”轮流更换之法，使兵不苦于进征，“三年破斧”之诗，可以勿作矣。孔明曰：“此言正合我意。吾伐中原，非一朝一夕之事，正当为此长久之计。”死而后已，曷计其年。遂下令分兵两班，限一百日为期，循环相转，所谓“及瓜期而代”。违限者按军法处治。

建兴九年春二月，此处忽点时序，正与后文四月麦熟相应。孔明复出师伐魏。时魏太和五年也。以上按过蜀汉，再叙魏国。魏主曹睿知孔明又伐中原，急召司马懿商议。懿曰：“今子丹已亡，臣愿竭一人之力，剿除寇贼，以报陛下。”贼反以汉为贼。贼者，汉之贼；汉者，亦贼之贼也。睿大喜，设宴待之。次日，人报蜀兵寇急。贼反以伐为寇，有巡检为强盗所擒，而巡检呼盗为爷爷，盗骂巡检为强盗者，其犹此乎？睿即命司马懿出师御敌，亲排銮驾送出城外。司马懿渐渐与曹操相似。懿辞了魏主，径到长安，大会诸路人马，计议破蜀兵之策。张郃曰：“吾愿引一军去守雍、郿，以拒蜀兵。”懿曰：“吾前军不能独当孔明之众，而又分兵为前后，非胜算也。不如留兵守上邽，余众悉往祁山。公肯为先锋否？”懿之资张郃，犹真之资王双。郃大喜曰：“吾素怀

忠义，欲尽心报国，惜未遇知己。今都督肯委重任，虽万死不辞！”说出一“死”字，为之兆也。于是司马懿令张郃为先锋，总督大军；又令郭淮守陇西诸郡，其余众将各分道而进。前军哨马报说：“孔明率大军望祁山进发，前部先锋王平、张嶷径出陈仓，过剑阁，出散关望斜谷而来。”蜀兵之来，却在魏兵一边叙出。司马懿谓张郃曰：“今孔明长驱大进，必将割陇西小麦，以资军粮。汝可结营守祁山，吾与郭淮巡略天水诸郡^[2]，以防蜀兵割麦。”谨防偷麦，贼一发以汉为贼。郃领诺，遂引四万兵守祁山。懿引大军望陇西而去。以上按过司马，以下再叙武侯。

却说孔明兵至祁山，此是五出祁山。安营已毕，见渭滨有魏军隄备，乃谓诸将曰：“此必是司马懿也。即今营中乏粮，屡遣人催并李严运米应付，却只是不到。预为李严赚武侯伏笔。吾料陇上麦熟，可密引兵割之。”于是留王平、张嶷、吴班、吴懿四将守祁山营，孔明自引姜维、魏延等诸将前到卤城。卤城太守素知孔明，慌忙开城出降。先声夺人。孔明抚慰毕，问曰：“此时何处麦熟？”太守告曰：“陇上麦已熟。”孔明乃留张翼、马忠守卤城，自引诸将并三军望陇上而来。前军回报说：“司马懿引兵在此。”孔明惊曰：“此人预知吾来割麦也。”亦算是绝粮道。即沐浴更衣，读者至此，必谓又如拜井出泉故事，祷之于天，以求食也。推过一般三辆四轮车来，车上皆要一样妆饰。此车乃孔明在蜀中预先造下的。与黑油车又自不同。当下令姜维引一千军护车，五百军擂鼓，伏在上邽之后；第一路。马岱在左，魏延在右，亦各引一千军护车，五百军擂鼓。第二、第三路。每一辆车，用二十四人，皂衣跣足，披发仗剑，手执七星皂旛，在左右推车。又来作怪。三人各受计，引兵推车而去。孔明又令三万军各执镰刀驮绳，伺候割麦。原来妆妖作怪，只是为此。却选二十四个精壮之士，各穿皂衣，披发跣足，仗剑簇拥四轮车，为推车使者。令关兴结束做天蓬模样，是《西游记》猪八戒名色。○今之打劫东西者，往往搽画头脸，想亦用此法也。手执七星皂旛，步行于车前。孔明端坐于上，望魏营而来。

哨探军见之大惊，不知是人是鬼，在众人眼中，写一作怪跷蹊之孔明。火速报知司马懿。懿自出营视之，只见孔明簪冠鹤氅，手摇羽扇，端坐于四轮车上；左右二十四人，披发仗剑；前面一人，手执皂旛，隐隐似天神一般。又像七星坛前祭风时形状。○又在司马懿眼中写一作怪跷蹊之孔明。懿曰：“这个又是孔明作怪也。”遂拨二千人马吩咐曰：“汝等疾去，连车带人，尽情都捉来！”诸葛妆神，司马又要捉鬼。魏兵领命，一齐追赶。孔明见魏兵赶来，便教回车，遥望蜀营，缓缓而行。魏兵皆骤马追赶，《西厢》曲云：“马儿慢慢行，车儿紧紧随。”今

却是车儿慢慢行，马儿紧紧随矣。但见阴风习习，冷雾漫漫。尽力赶了一程，追之不上。是《西游记》孙行者神通。各人大惊，都勒住马言曰：“奇怪，我等急急赶了三十里，只见在前，追之不上，如之奈何？”孔明见兵不追来，又令推车过来，朝着魏兵歇下。一发作怪，倒好耍子。魏兵犹豫良久，又放马过来。孔明复回车慢慢而行。魏兵又赶了二十里，只见在前，不曾赶上，竟似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尽皆痴呆。孔明教回过车，朝着魏兵，推车倒行。一发作怪，倒好耍子。魏兵又欲追赶。后面司马懿自引一军到，传令曰：“孔明善会八门遁甲，能驱六丁六甲之神。此乃六甲天书内‘缩地’之法也。借司马懿口中下一注脚。众军不可追之。”

众军方勒马回时，左势下战鼓大震，一彪军杀来。懿急令兵拒之，只见蜀兵队里二十四人，披发仗剑，皂衣跣足，拥出一辆四轮车，车上端坐孔明，簪冠鹤氅，手摇羽扇。又是一个孔明，与前却是两个孔明，作怪之极。懿大惊曰：“方才那个车上坐着孔明，赶了五十里，追之不上，如何这里又有孔明？怪哉怪哉！”不知遁甲天书中，可有此等变化？言未毕，右势下战鼓又鸣，一彪军杀来，四轮车上亦坐着一个孔明，左右亦有二十四人，皂衣跣足，披发仗剑，拥车而来。叙法比前变。又是一个孔明，与前却是三个孔明，作怪之极。懿心中大疑，回顾诸将曰：“此必神兵也！”疑是六丁六甲变的。众军心下大乱，不敢交战，各自奔走。正行之际，忽然鼓声大震，又一彪军杀到：当先一辆四轮车，孔明端坐于上，左右前后推车使者同前一般，又是一个孔明，与前却是四个孔明，作怪之极。○叙法又变。魏兵无不骇然。司马懿不知是人是鬼，又不知多少蜀兵，十分惊惧，急急引兵奔入上邽，闭门不出。一个孔明当不起，又生出无数孔明。司马懿真要吓杀也。此时孔明早令三万精兵将陇上小麦割尽，运赴卤城打晒去了。今人虽有吃食益智，却算不出这等神通。

司马懿在上邽城中，三日不敢出城。此时麦已晒干矣。后见蜀兵退去，方敢令军出哨。于路捉得一蜀兵来见司马懿。懿问之，其人告曰：“某乃割麦之人，因走失马匹，被捉前来。”懿曰：“前者是何神兵？”竟道是神兵。答曰：“三路伏兵，皆不是孔明，乃姜维、马岱、魏延也。借蜀兵口中注明。每一路只有一千军护车，五百军擂鼓，只是先来诱阵的，车上乃孔明也。”又注明一句。懿仰天长叹曰：“孔明有神出鬼没之机！”忽报副都督郭淮入见。懿接入，礼毕。淮曰：“吾闻蜀兵不多，现在卤城打麦，可以击之。”懿细言前事。淮笑曰：“只瞒过一时，今已识破，何足道哉！只怕到底识不破。吾引一军攻其后，公引一军攻

其前，卤城可破，孔明可擒矣。”懿从之，遂分兵两路而来。如今不怕鬼了。

却说孔明引车在卤城打晒小麦，忽唤诸将听令曰：“今夜敌人必来攻城。吾料卤城东西麦田之内，足可伏兵，割了麦去止剩光地，正好屯兵。谁敢为我一往？”姜维、魏延、马忠、马岱四将出曰：“某等愿往。”孔明大喜，乃命：“姜维、魏延各引二千兵，伏东南、西北两处；马岱、马忠各引二千兵，伏在西南、东北两处，前是四个孔明，今亦是四面埋伏。只听炮响，四角一齐杀来。”四将受计，引兵去了。孔明自引百余人，各带火炮出城，伏在麦田之内等候。

却说司马懿引兵径到卤城下，日已昏黑，乃谓诸将曰：“若白日进兵，城中必有准备，今可乘夜晚攻之。只怕夜里有人。此处城低壕浅，可便打破。”遂屯兵城外。一更时分，郭淮亦引兵来。两下合兵，一声鼓响，把卤城围得铁桶相似。城上万弩齐发，矢石如雨，魏兵不敢前进。忽然魏军中信炮连声，三军大惊，又不知何处兵来。先闻炮声，又恐是驱使雷神。淮令人去麦田搜时，四角上火光冲天，喊声大震，四路蜀兵一齐杀至。卤城四门大开，城内兵杀出，里应外合，大杀了一阵，魏兵死者无数。是被天蓬元帅击死了。司马懿引败兵奋死突出重围，占住了山头。郭淮亦引败兵奔到山后扎住。孔明入城，令四将于四角下安营。犄角之势。郭淮告司马懿曰：“今与蜀兵相持许久，无策可退。目下又被杀了一阵，折伤三千余人，折兵之数，在郭淮口中补出。若不早图，日后难退矣。”懿曰：“当复如何？”淮曰：“可发檄文调雍、凉人马，并力剿杀。吾愿引军袭剑阁，截其归路，使彼粮草不通，武侯割陇上之麦，所重在粮；郭淮欲截剑阁之路，亦所重在粮。三军慌乱，那时乘势击之，敌可灭矣。”懿从之，即发檄文星夜往雍、凉调拨人马。不一日，大将孙礼引雍、凉诸郡人马到。懿即令孙礼约会郭淮去袭剑阁。与前之袭街亭一样算计。

却说孔明在卤城相距日久，不见魏兵出战，乃唤马岱、姜维入城听令曰：“今魏兵守住山险，不与我战，一者料吾麦尽无粮；二者令兵去袭剑阁，断吾粮道也。汝二人各引一万军，先去守住险要，魏兵见有准备，自然退去。”与前之使马谡、王平守街亭一样算计。二人引兵去了。长史杨仪入帐告曰：“向者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换，今已限足，汉中兵已出川口，前路公文已到，只待会兵交换。见存八万军，内四万该与换班。”孔明曰：“既有令，便交速行。”众军闻知，各收拾起程。军士思家，归心如箭。忽报孙礼引雍、凉人马二十万来助战，去袭剑阁，

司马懿自引兵来攻卤城了。蜀兵无不惊骇。欲归不得，惊骇可知。杨仪入告孔明曰：“魏兵来得甚急，丞相可将换班军且留下退敌，待新来兵到，然后换之。”杨仪是老实算计。孔明曰：“不可。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令在先，岂可失信？且蜀兵应去者，皆准备归计，其父母妻子倚靡而望。吾今便有大难，决不留他。”即传令教应去之兵，当日便行。武侯是巧妙机权，着实要他去，正是着实不要他去也。众军闻之，皆大呼曰：“丞相如此施恩于众，我等愿且不回，各舍一命，大杀魏兵，以报丞相。”方知武侯几句抚慰言语，赛过一纸催督公文。孔明曰：“尔等应该还家，岂可复留于此？”妙在只是打发他去，却是不留之留。众军皆要出战，不愿回家。越打发他，越不肯去。孔明曰：“汝等既要与我出战，可出城安营，待魏兵到，莫待他息喘，便急攻之。此以逸待劳之法也。”要去时便再三遣归，不去时便立刻要战，足见机权之妙。众兵领命，各执兵器，欢喜出城，列阵而待。

却说西凉人马倍道而来，走的人马困乏，方欲下营歇息，被蜀兵一拥而进，人人奋勇，将锐兵骁，雍、凉兵抵敌不住，望后便退。蜀兵奋力追杀，杀得那雍、凉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渠。以少胜众，全亏以逸待劳。孔明出城，收聚得胜之兵，入城赏劳。忽报永安李严有书告急。孔明大惊，拆封视之。书云：

近闻东吴令人入洛阳，与魏连和，令吴取蜀，幸吴尚未起兵。今严探知消息，伏望丞相，早作良图。

孔明览毕，甚是惊疑，乃聚诸将曰：“若东吴兴兵寇蜀，吾须索速回也^[3]。”试令读《三国》者掩卷猜之，谓书中之言真乎？假乎？若曰真也，则洛阳有此消息，何不知会司马懿？而今司马懿一边曾不闻也？即传令，教：“祁山大寨人马且退回西川。司马懿知吾屯军在此，必不敢追赶。”于是王平、张嶷、吴班、吴懿，分兵两路，徐徐退入西川去了。张郃见蜀兵退去，恐有计策，不敢来追，乃引兵来往司马懿曰：“今蜀兵退去，不知何意？”懿曰：“孔明诡计极多，不可轻动。惊弓之鸟。不如坚守，待他粮尽，自然退去。”大将魏平出曰：“蜀兵拔祁山之营而退，正可乘势追之，都督按兵不动，畏蜀如虎，卧龙亦是卧虎。奈天下笑何？”懿坚执不从。

却说孔明知祁山兵已回，遂唤杨仪、马忠入帐，授以密计，令先引一万弓弩手，去剑阁、木门道两下埋伏：“若魏兵追到，听吾炮响，急滚下木石，先截其去路，两头一齐射之。”二人引兵去了。此处授计，明白叙出，与前回文法不同。又唤魏延、关兴引兵断后，城上四面遍插

旌旗，城内乱堆柴草，虚放烟火。大兵尽望木门道而去。去得井井有条。魏营巡哨军来报司马懿曰：“蜀兵大队已退，但不知城中还有多少兵。”懿自往视之，见城上插旗，城中烟起，笑曰：“此乃空城也。”令人探之，果是空城。懿大喜曰：“孔明已退，谁敢追之？”方知旌旗烟火非拒其追，正诱其追也。先锋张郃曰：“吾愿往。”懿阻曰：“公性急躁，不可去。”郃曰：“都督出关之时，命吾为先锋。今日正是立功之际，正是效死之日。却不用吾，何也？”懿曰：“蜀兵退去，险阻处必有埋伏，须十分仔细，方可追之。”郃曰：“吾已知得，不必挂虑。”懿曰：“公自欲去，莫要追悔。”郃曰：“大丈夫舍身报国，虽万死无恨。”说一“死”字在他口内，明明道破下文。懿曰：“公既坚执要去，可引五千兵先行，却教魏平引二万马步兵后行，以防埋伏。吾却引三千兵随后策应。”写仲达仔细之极。张郃领命，引兵火速望前追赶。

行到三十馀里，忽然背后一声喊起，树林内闪出一彪军，为首大将横刀勒马大叫曰：“贼将引兵那里去！”郃回头视之，乃魏延也。不以无伏兵诱之，正以有伏兵诱之。郃大怒，回马交锋。不十合，延诈败而走。使知伏兵之无用，则伏兵不足畏矣。郃又赶了三十馀里，勒马回顾，全无伏兵，忽间一段无伏兵处，使知伏兵之迢递，则伏兵不足畏矣。又策马前追。方转过山坡，忽喊声大起，一彪军拥出，为首大将乃关兴也。不止以一路伏兵诱之，又再以一路伏兵诱之。横刀勒马大叫曰：“张郃休赶！有吾在此！”郃就拍马交锋。不十合，兴拨马便走。使知伏兵之皆无用，则伏兵又不足畏矣。郃随后追之。赶到一密林内，郃心疑，令人四下哨探，并无伏兵，再间一段无伏兵处，使知伏兵又如此之迢递，则伏兵愈不足畏矣。于是放心又赶。不想魏延却抄在前面，郃又与战十馀合，延又败走。郃奋怒赶来，又被关兴抄在前面，截住去路。后所见之伏兵，即前所见之伏兵，便知伏兵之更无添换，则伏兵愈不足畏矣。郃大怒，拍马交锋，战有十合，蜀兵尽弃衣甲什物等件，塞满道路。魏兵皆下马争取。以利诱之。延、兴二将，轮流交战。省笔法。张郃奋勇追赶。看看天晚，赶到木门道口，魏延拨回马，高声大骂曰：“张郃逆贼：吾不与汝相拒，汝只顾赶来，吾今与汝决一死战！”郃十分忿怒，挺枪骤马，直取魏延。延挥刀来迎，战不十合，延大败，尽弃衣甲、头盔、匹马，引败兵望木门道中而走。如此，方才引得到木门道去。张郃杀的性起，又见魏延大败而逃，乃骤马赶来。此时天色昏黑，一声炮响，山上火光冲天，大石乱柴滚将下来，阻截去路。今番着了道儿。郃大惊曰：“我中计矣！”急回马时，背后已被木石塞满了归路，中间只有一段空地，两边皆是峭壁，郃进退无路。忽一声梆子响，两下万弩齐发，将张郃并百余个部将，皆射死于木门道中。此日之死，

早在三出祁山时伏之。后人诗曰：

伏弩齐飞万点星，
木门道上射雄兵。
至今剑阁行人过，
犹说军师旧日名。

却说张郃已死，随后魏兵追到，见塞了道路，已知张郃中计。众军勒回马急退，读至此必谓一篇妙文已完，不谓又有一篇妙文在后。忽听得山头上大叫曰：“诸葛丞相在此！”众军仰视，只见孔明立于火光之中，指众军而言曰：“吾今日围猎，欲射一‘马’，司马之马。误中一‘獐’。张郃之张。汝各人安心而去，上覆仲达，早晚必为吾所擒矣。”木门道射张郃是一篇叙传，续以武侯几句言语，竟是一篇论赞。此段妙文更出意外。魏兵回见司马懿，细告前事。懿悲伤不已，仰天叹曰：“张雋义身死，吾之过也！”又是几句论赞。乃收兵回洛阳。魏主闻张郃死，挥泪叹息，令人收其尸，厚葬之。

却说孔明入汉中，欲归成都见后主。都护李严妄奏后主曰：“臣已办备军粮，行将运赴丞相军前，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师。”两舌之人今日多有，毋独怪李严也。后主闻奏，即命尚书费祎入汉中见孔明，问班师之故。祎至汉中，宣后主之意。孔明大惊曰：“李严发书告急，说东吴将兴兵寇川，因此回师。”费祎曰：“李严奏称军粮已办，丞相无故回师，天子因此令某来问耳。”孔明大怒，令人访察，乃是李严因军粮不济，怕丞相见罪，故发书取回，却又妄奏天子，遮饰已过。此处方才叙明。孔明大怒曰：“匹夫为一己之故，废国家大事！”令人召至，欲斩之。费祎劝曰：“丞相念先帝托孤之意，姑且宽恕。”照应八十五回中事。孔明从之。费祎即具表启奏后主。后主览表，勃然大怒，叱武士推李严出斩之。参军蒋琬出班奏曰：“李严乃先帝托孤之臣，先帝能知马谡，而不能知李严，可见知人之难。乞望恩宽恕。”后主从之，即谪为庶人，徙于梓潼郡闲住。

孔明回到成都，用李严子李丰为长史，黜其父而用其子，是孔明无成心处。积草屯粮，讲阵论武，整治军器，存恤将士，三年然后出征。两川人民军士皆仰其恩德。光阴荏苒，不觉三年。时建兴十三年春二月。孔明入朝奏曰：“臣今存恤军士，已经三年。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不便讨贼，更待何时？粮草丰足，军器完备，人马雄壮，可以伐魏。今番若不扫清奸党，恢复中原，誓不见陛下也！”已为五丈原之讖。○武侯此行果然不复见后主矣。读书至此，为之一哭。后主曰：“方

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孔明曰：“臣受先帝知遇之恩，梦寐之间，未尝不设伐魏之策。竭力尽忠，为陛下克复中原，重兴汉室，臣之愿也。”言未已，班部中一人出曰：“丞相不可兴兵。”众视之，乃谯周也。正是：

武侯尽瘁惟忧国，
太史知机又论天。

未知谯周有何议论，且看下文分解。

[1] 过听：误听，误信。

[2] 巡略：巡视，观察。

[3] 须索：必须，须要。

第一百二回

司马懿占北原渭桥 诸葛亮造木牛流马

观武侯渭桥之败，而益信魏延子午谷之计，非善计也。武侯不能必魏人之不防渭桥，魏延安能必魏人之不防子午谷哉？且烧渭桥而不克，则一败犹可以复胜；若便出子午谷而不遂，则一败将不可复胜。故武侯宁为渭桥之偶有一失，而必不为子午谷之侥幸于一得耳。

司马懿之使郑文为内应，犹孟获之使孟优为内应也。而孟优未尝杀一人以取孔明之信，郑文则自杀一将以取孔明之信，是司马懿之谋巧于孟获也。孔明欲赚司马懿而止赚一秦朗，犹姜维之欲赚曹真而止杀一费耀也。乃姜维则以我献书，而使彼中我之计；孔明即以彼献书，而使彼自中彼之计。是孔明之计巧于姜维也。两巧相对，而尤巧者胜焉，真令读者惊心动魄。

平蛮之时，曾用木兽矣。而驱兵之木兽，止用于一时，运粮之木兽，可用之永久；则后之兽，更奇于前之兽也。割麦之时，尝妆神将矣，而陇上之神将，使人背地割麦，渭滨之神将，妙在当面夺粮；是后之将，更奇于前之将也。以木为兽，能使之活；以人为兵，能使之神。却不止一番，偏用两番，又各各惊人，各各出色。若在稗官捏造，不足为怪，而此独为正史中之所实有者，岂非造物奇观！

天下事有我能为之，人亦能学之者矣。而学之者终不如为之者能知其变，则学者不如为者之智也。且为之者能使学之者之适为我用，则学者反受为者之愚也。武侯木牛流马，不但不禁人学，正欲使人学，而人乃至不敢学。妙哉，技至此乎！

却说谯周官居太史，颇明天文，见孔明又欲出师，乃奏后主曰：“臣今职掌司天台，但有祸福，不可不奏。近有群鸟数万，自南飞来，投于汉水而死，此不祥之兆。鸟兽之变。臣又观天象，见奎星缠于太白之分，盛气在北，不利伐魏。星辰之变。又成都人民皆闻柏树夜哭。草木之变。○梁木其坏，正应武侯之死。有此数般灾异，丞相只宜谨守，不可妄动。”孔明曰：“吾受先帝托孤之重，当竭力讨贼，岂可以

虚妄之灾氛，而废国家大事耶？”遂命有司设大牢祭于昭烈之庙，武侯此去，便与昭烈之庙永别。读书至此，为之一哭！涕泣拜告曰：“臣亮五出祁山，未得寸土，负罪非轻！今臣复统全部再出祁山，誓竭力尽心，剿灭汉贼，恢复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告后主之言，即以告先帝。祭毕，拜辞后主，星夜至汉中，聚集诸将商议出师。忽报关兴病亡，孔明放声大哭，昏倒于地，半晌方甦。与哭张苞仿佛。然一在将归，一在初出，又各不同。众将再三劝解，孔明叹曰：“可怜忠义之人，天不与以寿！我今番出师，又少一员大将也！”后人诗叹曰：

生死人常理，蜉蝣一样空。
但存忠孝节，何必寿乔松。

孔明引蜀兵三十四万，分五路而进，令姜维、魏延为先锋，皆出祁山取齐；令李恢先运粮草于斜谷道口伺候。以下按过武侯一边，再叙魏国一边。

却说魏国因旧岁有青龙自摩坡井内而出，改为青龙元年。青蛇见御座，早为此日改元之兆。此时乃青龙二年春二月也。近臣奏曰：“边官飞报蜀兵三十余万，分五路复出祁山。”魏主曹睿大惊，急召司马懿至，谓曰：“蜀人三年不曾入寇，今诸葛亮又出祁山，如之奈何？”懿奏曰：“臣夜观天象，见中原旺气正盛，奎星犯太白，不利于西川。与谯周之言相应。今孔明自负才智，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臣托陛下洪福，当往破之。但愿保四人同去。”睿曰：“卿保何人？”懿曰：“夏侯渊有四子：长名霸，字仲权；次名威，字季权；三名惠，字雅权；四名和，字义权。霸、威二人，弓马熟娴；惠、和二人，谙知韬略。此四人常欲为父报仇。臣今保夏侯霸、夏侯威为左右先锋，夏侯惠、夏侯和为行军司马，共赞军机，以退蜀兵。”前所荐郝昭、张郃已死，今又引出四人来。睿曰：“向者夏侯楙驽马违误军机，失陷了许多人马，至今羞惭不回。今此四人，亦与楙同否？”懿曰：“此四人非夏侯楙所可比也。”睿乃从其请，即命司马懿为大都督，凡将士悉听量才委用，各处兵马皆听调遣。懿受命，辞朝出城。睿又以手诏赐懿曰：

卿到渭滨，宜坚壁固守，勿与交锋。蜀兵不得志，必诈退诱敌，卿慎勿追。待彼粮尽，必将自走，然后乘虚攻之，则取胜不难，亦免军马疲劳之苦，计莫善于此也。此诏出于司马懿之意，乃密令天子赐之耳，恐诸将欲战故也。

司马懿顿首受诏，即日到长安，聚集各处军马共四十万，皆来渭滨

下寨；又拨五万军，于渭水上搭起九座浮桥，令先锋夏侯霸、夏侯威过渭水安营；又于大营之后东原筑起一城，以防不虞。筑城便是欲守不欲战之意。懿正与众将商议间，忽报郭淮、孙礼来见。懿迎入，礼毕，淮曰：“今蜀兵现在祁山，倘跨渭登原，接连北山，阻绝陇道，大可虞也。”懿曰：“所言甚善。公可就总督陇西军马，据北原下寨，深沟高垒，按兵休动，只待彼兵粮尽，方可攻之。”即曹睿手诏中语。郭淮、孙礼领命，引兵下寨去了。

却说孔明复出祁山，此是六出祁山。下五个大寨，按左、右、中、前、后；自斜谷直至剑阁，一连又下十四个大寨，分屯军马，以为久计。已有不欲复退之势。每日令人巡哨。忽报郭淮、孙礼领陇西之兵，于北原下寨，孔明谓诸将曰：“魏兵于北原安营者，惧吾取此路，阻绝陇道也。吾今虚攻北原，却暗取渭滨。令人扎木筏百馀只，上载草把，选惯熟水手五千人驾之。我夤夜只攻北原，司马懿必引兵来救。彼若少败，我把后军先渡过岸去，然后把前军下于筏中，休要上岸，顺水取浮桥，放火烧断，以攻其后。吾自引一军去取前营之门。若得渭水之南，则进兵不难矣。”武侯此算亦是妙着，但恨为司马懿猜破耳。诸将遵令而行。

早有巡哨军飞报司马懿。懿唤诸将议曰：“孔明如此设施，其中有计。彼以取北原为名，顺水来烧浮桥，乱吾后，却攻吾前也。”以前往往只猜得一半，此却被他全猜着。即传令与夏侯霸、夏侯威曰：“若听得北原发喊，便提兵于渭水南山之中，待蜀兵至击之。”先遣一路兵提防渭滨。又令张虎、乐綝引二千弓弩手，伏于渭水浮桥北岸：“若蜀兵乘木筏顺水而来，可一齐射之，休令近桥。”又遣一路兵，又是防渭滨。又传令郭淮、孙礼曰：“孔明来北原暗渡渭水，汝新立之营人马不多，可尽伏于半路。若蜀兵于午后渡水，黄昏时分必来攻汝，汝诈败而走。蜀兵必追，汝等皆以弓弩射之。吾水陆并进。若蜀兵大至，只看吾指挥而击之。”第三路兵方是防北原。各处下令已毕，又令二子司马师、司马昭，引兵救应前营。第四路又是防渭滨。懿自引一军救北原。第五路又防北原。

却说孔明令魏延、马岱引兵渡渭水攻北原；孔明第一路兵是攻北原。令吴班、吴懿引木筏兵去烧浮桥；第二路烧浮桥。令王平、张嶷为前队，姜维、马忠为中队，廖化、张翼为后队，分兵三路，去攻渭水旱营。此三路俱取渭滨。是日午时，人马离大寨，尽渡渭水，列成阵势，缓缓而行。却说魏延、马岱将近北原，天色已昏，先写第一路蜀兵。孙

礼哨见，便弃营而走。魏延知有准备，急退军时，四下喊声大震，左有司马懿，右有郭淮，两路兵杀来。两路魏兵于此出现。魏延、马岱奋力杀出，蜀兵多半落于水中，余众奔逃无路。幸得吴懿兵杀来，救了败兵过岸拒住。吴班分一半兵撑筏顺水来烧浮桥，再写第二路蜀兵。却被张虎、乐綝在岸上乱箭射住。又一路魏兵于此出见。吴班中箭，落水而死。吴班死了。余军跳水逃命，木筏尽被魏兵夺去。此时王平、张嶷不知北原兵败，直奔到魏营，又写第三路蜀兵。已有二更天气，只听得喊声四起。王平谓张嶷曰：“军马攻打北原，未知胜负。渭南之寨，现在面前，如何不见一个魏兵？莫非司马懿知道了，先作准备也？我等且看浮桥火起，方可进兵。”王平比众人又加把细。二人勒住军马，忽背后一骑马来报说：“丞相教军马急回，北原兵、浮桥兵俱失了。”姜维、马忠、廖化、张翼两路兵已在取回之内，故不复写。用笔甚妙。王平、张嶷大惊，急退军时，却被魏兵抄在背后，一声炮响，一齐杀来，火光冲天。此司马师、司马昭、夏侯霸、夏侯威也。妙在不实写其人，但虚写其兵，令读者自知。王平、张嶷引兵相迎，两军混战一场。平、嶷二人奋力杀出，蜀兵折伤大半。

孔明回到祁山大寨，收聚残兵，约折了万余人，心中忧闷。街亭之失，失在马谡；渭桥之败，败由武侯。胜败之不可料如此，用兵者可不临事而惧耶？忽报费祎自成都来见丞相。孔明请入。费祎礼毕，孔明曰：“吾有一书，正欲烦公去东吴投递，不知肯去否？”祎曰：“丞相之命，岂敢推辞？”孔明即修书付费祎去了。祎持书径到建业，入见吴主孙权，呈上孔明之书。权拆视之，书略曰：

汉室不幸，王纲失纪；曹贼篡逆，蔓延及今。亮受昭烈皇帝寄托之重，敢不竭力尽忠。今大兵已会于祁山，狂寇将亡于渭水。伏望陛下念同盟之义，命将北征，共取中原，同分天下。书不尽言，万希圣听！

权览毕，大喜，乃谓费祎曰：“朕久欲兴兵，未得会合孔明。今既有书到，即日朕自亲征，入居巢门，取魏新城，再令陆逊、诸葛瑾等屯兵于江夏、沔口取襄阳；孙韶、张承等出兵广陵取淮阳等处。三处一齐进军，共三十万，克日兴师。”读书至此为之一快。费祎拜谢曰：“诚如此，则中原不日自破矣！”权设宴款待费祎。饮宴间，权问曰：“丞相军前，用谁当先破敌？”祎曰：“魏延为首。”权笑曰：“此人勇有馀而心不正。若一朝无孔明，彼必为祸。孔明岂未知耶？”赵咨称其智，良然，良然！祎曰：“陛下之言极当。臣今归去，即当以此言告孔明。”遂拜辞孙权，回到祁山，见了孔明，具言吴主起大兵三十万，御驾亲征，兵分

三路而进。孔明又问曰：“吴主别有所言否？”费祎将论魏延之语告之。孔明叹曰：“真聪明之主也！吾非不知此人。为惜其勇，故用之耳。”祎曰：“丞相早宜区处。”孔明曰：“吾自有法。”早为授计马岱伏笔。祎辞别孔明，自回成都。

孔明正与诸将商议征进，忽报有魏将来投降。孔明唤入问之，答曰：“某乃魏国偏将军郑文也。近与秦朗同领人马，听司马懿调用。不料懿徇私偏向，加秦朗为前将军，而视文如草芥，因此不忿，特来投降丞相。愿赐收录。”言未已，人报秦朗引兵在寨外，单搦郑文交战。秦朗来得快，明明是假。孔明曰：“此人武艺比汝若何？”郑文曰：“某当立斩之。”孔明曰：“汝若先杀秦朗，吾方不疑。”郑文欣然上马出营，与秦朗交锋。孔明亲自出营视之。只见秦朗挺枪大骂曰：“反贼！盗我战马来此，可早早还我！”不责其反，但索其马，明明是假。言讫，直取郑文。文拍马舞刀相迎，只一合，斩秦朗于马下。如此斩得快，又明明是假。魏军各自逃走。郑文提首级入营。孔明回到帐中坐定，唤郑文至，勃然大怒，叱左右：“推出斩之！”奇妙。郑文曰：“小将无罪！”孔明曰：“吾向识秦朗，汝今斩者，并非秦朗，安敢欺我！”武侯实未尝识秦朗，哄骗的妙。文拜告曰：“此实秦朗之弟秦明也。”一冒便说，然秦朗不是秦朗，秦明亦不是秦明，还有一半是假。孔明笑曰：“司马懿令汝来诈降，于中取事，却如何瞒得我过！若不实说，必然斩汝！”奇妙。郑文只得诉告其实是诈降，泣求免死。一冒又一吓，只得尽情说出。孔明曰：“汝既求生，可修书一封，教司马懿自来劫营，司马懿先教郑文斩一魏将，以取信于孔明，则必不料此书之诈也。吾便饶汝性命。若捉住司马懿，便是汝之功，还当重用。”郑文只得写了一书，呈与孔明。孔明令将郑文监下。樊建问曰：“丞相何以知此人诈降？”孔明曰：“司马懿不轻用人。若加秦朗为前将军，必武艺高强；今与郑文交马只一合，便为文所杀，必不是秦朗也。以故知诈。”说曾识秦朗，亦是武侯之诈。众皆拜服。孔明选一舌辨军士，附耳吩咐如此。军士领命，持书径来魏寨，求见司马懿。

懿唤入，拆书看毕，问曰：“汝何人也？”答曰：“某乃中原人，流落蜀中。郑文与某同乡，秦朗既有兄弟，郑文如何没有同乡？今孔明因郑文有功，用为先锋。郑文特托某来献书，约于明日晚间，举火为号，望乞都督尽提大军前来劫寨，郑文在内为应。”此皆孔明附耳吩咐之语。司马懿反复诘问，又将来书仔细检看，果然是实，书中笔迹果然是实。即赐军士酒食，吩咐曰：“本日二更为期，我自来劫寨。大事若成，必重用汝。”军士拜别，回到本寨告知孔明。孔明仗剑步罡^[1]，祷祝

已毕，又来作怪。唤王平、张嶷吩咐如此如此；又唤马忠、马岱吩咐如此如此；又唤魏延吩咐如此如此。此处不先叙明，止用虚笔，妙！孔明自引数十人，坐于高山之上，指挥众军。

却说司马懿见了郑文之书，便欲引二子提大兵来劫蜀寨。长子司马师谏曰：“父亲何故据片纸而亲入重地？倘有疏虞，如之奈何？不如令别将先去，父亲为后应可也。”懿之不死，赖有此儿。懿从之，遂令秦朗引一万兵，去劫蜀寨。真秦朗来了。懿自引兵接应。是夜初更，风清月朗；先写风月，反衬下文。将及二更时分，忽然阴云四合，黑气漫空，对面不见。此从仗剑步罡中来，令读者自知。懿大喜曰：“天使我成功也！”于是人尽衔枚，马皆勒口，长驱大进。秦朗当先，引一万兵直杀入蜀寨中，并不见一人。朗知中计，忙叫退兵。四下火把齐明，喊声震地，左有王平、张嶷，右有马岱、马忠，两路兵杀来。“如此如此”，原来如此。秦朗死战，不能得出。背后司马懿见蜀寨火光冲天，喊声不绝，又不知魏兵胜负，只顾催兵接应，望火光中杀来。忽然一声喊起，鼓角喧天，火炮震地，左有魏延，右有姜维，两路杀出。“如此如此”，又原来如此。魏兵大败，十伤八九，四散逃奔。此时秦朗所引一万军，都被蜀兵围住，箭如飞蝗。秦朗死于乱军之中。是司马懿替死鬼。○假秦朗之死，瞒不得孔明；真秦朗之死，却替了仲达。司马懿引败兵奔入本寨。

三更以后，天复清朗。神奇之极。孔明在山头上鸣金收军。原来二更时阴云暗黑，乃孔明用遁甲之法；后收兵已了，天复清朗，乃孔明驱六丁六甲扫荡浮云也。补注明白。○如此作法，不曾杀得司马懿，只算小题大做。当下孔明得胜回寨，命将郑文斩了。写书后不即斩，至得胜后方斩，大有针线。再议取渭南之策。每日令兵搦战，魏军只不出迎。孔明自乘小车，来祁山前渭水东西，踏看地理。忽到一谷口，见其形如葫芦之状，内中可容千余人；两山又合一谷，可容四五百人；背后两山环抱，只可通一人一骑。与征蛮时盘蛇谷相仿佛。孔明看了，心中大喜，问向导官曰：“此处是何地名？”答曰：“此名上方谷，又号葫芦谷。”孔明回到帐中，唤裨将杜睿、胡忠二人，附耳授以密计。令唤集随军匠作一千余人，入葫芦谷中制造木牛流马应用；前征蛮时所用木兽，早为此时木牛流马作一引子。又令马岱领五百兵守住谷口。孔明嘱马岱曰：“匠作人等不许放出，外人不许放入。吾还不时自来点视。捉司马懿之计只在此举，切不可走漏消息。”为后回伏线。马岱受命而去。杜睿等二人在谷中，监督匠作依法制造；孔明每日往来指示。

忽一日，长史杨仪入告曰：“即今粮米皆在剑阁，人夫牛马，搬运不便，如之奈何？”不用孔明吩咐杨仪，先写杨仪来禀孔明。斗筭处用逆不用顺，绝妙笔法。孔明笑曰：“吾已运谋多时也。前者所积木料，并西川收买下的大木，教人制造木牛流马，搬运粮米，甚是便利。牛马皆不水食，可以轻运，昼夜不绝。”今有人要便宜者，谚讥之云：“又要马儿不食草，又要马儿走得好。”惜其未得传孔明之法也。众皆惊曰：“自古及今，未闻有木牛流马之事。不知丞相有何妙法，造此奇物？”孔明曰：“吾已令人依法制造，尚未完备。吾今先将造木牛流马之法，尺寸方员^[2]，长短阔狭，开写明白，汝等视之。”众大喜。孔明即手书一纸，付众观看。众将环绕而视。造木牛之法云：

方腹曲胫，一腹四足；头入颌中，舌着于腹。载多而行少：独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三十里。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足，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脚，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掇者为牛鞅轴。牛御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不大劳，牛不饮食。

造流马之法云：

肋长三尺五寸，广三寸，厚二寸五分，左右同。前轴孔分墨去头四寸，径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头四寸五分，长一寸五分，广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长二寸，广一寸。后轴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与前同。后杠孔去后脚孔分墨二寸二分，后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长一尺八寸，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后杠与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长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广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从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后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长一寸五分，广七分：八孔同。前后四脚广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軋长四寸，径面四寸三分。孔径中三脚杠长二尺一寸，广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

众将看了一遍，皆拜伏曰：“丞相真神人也。”若非神人，安能驱使草木？过了数日，木牛流马皆造完备，宛然如活者一般，上山下岭，各尽其便。不唯省力，亦好耍子。众军见之，无不欣喜。孔明令右将军高翔引一千兵驾着木牛流马，自剑阁直抵祁山大寨，往来搬运粮草，供给蜀兵之用。后人诗赞曰：

剑阁险峻驱流马，
斜谷崎岖驾木牛。

后世若能行此法，
输将安得使人愁？

却说司马懿正忧闷间，忽哨马报说：“蜀兵用木牛流马转运粮草，人不大劳，牛马不食。”懿大惊曰：“吾所以坚守不出者，为彼粮草不能接济，欲待其自毙耳。今用此法，必为久远之计，不思退矣，如之奈何？”畏蜀如虎。虎可畏，牛马更可畏。急唤张虎、乐綝二人吩咐曰：“汝二人各引五百军，从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兵驱过木牛流马，任他过尽，一齐杀出，不可多抢，只抢三五匹便回。”偷石人石马者是笨贼，抢木牛流马者是巧贼。二人依令，各引五百军，扮作蜀兵，夜间偷过小路，伏在谷中，果见高翔引兵驱木牛流马而来。将次过尽，两边一齐鼓噪杀出。蜀兵措手不及，弃下数匹，张虎、乐綝欢喜，驱回本寨。“爱丧其马”，蜀人之忧；“尔牛来思”，魏人之喜。司马懿看了，果然进退如活的一般，乃大喜曰：“汝会用此法，难道我不会用！”便令巧匠百余人，当面拆开，吩咐依其尺寸长短厚薄之法，一样制造木牛流马。司马懿善抄别人文字，然依样画葫芦，毕竟未尽知文字中之妙也。不消半月，造成二千余只，与孔明所造者一般法则，亦能奔走。遂令镇远将军岑威，引一千军驱驾木牛流马，去陇西搬运粮草，往来不绝。抄得快，用得快，极似今之读时文秀才。魏营军将无不欢喜。

却说高翔回见孔明，说魏兵抢夺木牛流马各五六匹去了。孔明笑曰：“吾正要他抢去。我只费了几匹木牛流马，却不久便得军中许多资助也。”故意使他抄我文字，却是替我做了文字。妙极。诸将问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司马懿见了木牛流马，必然仿我法度，一样制造。那时我又有计策。”妙在不即说明。数日后，人报魏兵也会造木牛流马，往陇西搬运粮草。孔明大喜曰：“不出吾之算也。”便唤王平吩咐曰：“汝引一千兵，扮作魏人，星夜偷过北原，只说是巡粮军，混入彼运粮军中，将护粮之人尽皆杀散；却驱木牛流马而回，径奔过北原来。此处必有魏兵追之，汝便将木牛流马口内舌头扭转，牛马就不能行动，前但说得造法，不曾说得用法；前但说得行法，不曾说得止法。却在此处补出。汝等竟弃之而走。背后魏兵赶到，牵拽不动，扛抬不去。吾再有兵到，汝却回身再将牛马舌扭过来，长驱大行。魏兵必疑为怪也。”真正作怪。王平受计引兵而去。孔明又唤张嶷吩咐曰：“汝引五百军，都扮作六丁六甲神兵，鬼头兽身，用五彩涂面，妆作种种怪异之状；一手执绣旗，一手仗宝剑；身挂葫芦，内藏烟火之物，伏于山傍。待木牛流马到时，放起烟火，一齐拥出，驱牛马而行。比前番割麦时倍觉声势，如此用兵倒好耍子。魏人见之，必疑是神鬼，不敢来追

赶。”张嶷受计引兵而去。孔明又唤魏延、姜维吩咐曰：“汝二人同引一万兵，去北原寨口接应木牛流马，以防交战。”又唤廖化、张翼吩咐曰：“汝二人引五千兵，去断司马懿来路。”又唤马忠、马岱吩咐曰：“汝二人引二千兵去渭南搦战。”先遣一队天将，后遣三队人兵。六人各各遵令而去。

且说魏将岑威引军驱木牛流马，装载粮草，正行之间，忽报前面有兵巡粮。岑威令人哨探，果是魏兵，人且可以收神，蜀何不可收魏！遂放心前进。两军合在一处。忽然喊声大震，蜀兵就本队里杀起，大呼：“蜀中大将王平在此！”魏兵措手不及，被蜀兵杀死大半。岑威引败兵抵敌，被王平一刀斩了，余皆溃散。王平引兵尽驱木牛流马而回。司马懿用别人文字，却倒被别人用了去。败兵飞奔报入北原寨内，郭淮闻军粮被劫，疾忙引军来救。王平令兵扭转木牛流马舌头，俱弃于道中，且战且走。郭淮教且莫追，只驱回木牛流马。众军一齐驱赶，却那里驱得动？此时却似盗石人石马矣。郭淮心中疑惑，正无奈何，忽鼓角喧天，喊声四起，两路兵杀来，乃魏延、姜维也。王平复引兵杀回。三路夹攻，郭淮大败而走。王平令军士将牛马舌头重复扭转，驱赶而行。司马懿但能学文，不能学舌。郭淮望见，方欲回兵再追，只见山后烟云突起，一队神兵拥出，一个个手执旗剑，怪异之状，拥护木牛流马，如风拥而去。收神作怪只为抢粮之用，与前卷天蓬元帅正是一般。郭淮大惊曰：“此必神助也！”众军见了，无不惊畏，不敢追赶。

却说司马懿闻北原兵败，急自引军来救。方到半路，忽一声炮响，两路兵自险峻处杀出，喊声震地。旗上大书汉将张翼、廖化。司马懿见了大惊，魏军着慌，各自逃窜。正是：

路逢神将粮遭劫，
身遇奇兵命又危。

未知司马懿怎地抵敌，且看下文分解。

[1] 步罡：即步罡踏斗。古代道士礼拜星宿、召遣神灵的一种动作。其步行转折宛如踏在罡星斗宿之上，故称。

[2] 方员：即方圆。范围，周围。

第一百三回

上方谷司马受困 五丈原诸葛禳星

二出祁山之前，有魏侵吴、吴破魏之事。六出祁山之时，又有吴侵魏、魏破吴之事。犹是吴也，御魏则胜，攻魏则不胜，何也？曰：无讨贼之志也。魏之侵吴，司马懿在焉；乃曹休一败，而司马懿引归，为虑武侯之将伐魏也。吴之侵魏，陆逊在焉；乃诸葛瑾一败，而陆逊亦引归，此岂亦虑武侯之将伐吴乎？本无所虑，而一败辄退，使武侯之倚赖于吴者，竟成画饼。悲夫！

武侯一生，用火攻者凡五。有烧之而不必杀之者，如博望之烧，不必杀夏侯惇；新野之烧，不必杀曹仁；赤壁之烧，不必杀曹操是也。有烧之而必欲杀之者，如盘蛇谷之烧，必欲杀藤甲兵；上方谷之烧，必欲杀司马懿是也。乃不欲杀之，则果无一人之见杀；必欲杀之，则独有一事之不同，何也？人曰：天之助魏。予曰：非天之助魏而天之助晋也。

天为助晋而雨，则不惟不助魏，乃正所以灭魏欤？

或谓武侯知曹操之不死，而特使关公释之；知陆逊之不死，而特使黄承彦救之。若独于司马氏三人，而不能预知其不死，是不智也；知其不死而必欲置之于死，是逆天也。予曰：不然。华容之役，不遣别将，或以为孔明咎矣；鱼腹之役，不报猱亭，或又以为孔明咎矣，以为人之纵之，而非天之纵之也。唯至于上方谷之事，而殫虑竭能，尽其人力，然而人不纵之，而天终纵之。夫然后天下后世，不得以谋事之不忠咎武侯，而武侯亦得告无憾于先帝耳。

因粮于敌之计，善矣。而敌之粮不可常恃，则因粮不若运粮之善也。木牛流马之挽输，善矣。而我之粮又未可常继，则运粮又不若屯田之善也。屯田而转饷不劳，蜀之兵便，而蜀之民亦便矣。三分其田，而军屯其一，民屯其二，兵不妨民，民不苦兵。不独蜀之民便，而魏之民亦便矣。后之有事于远征者，武侯屯田渭滨之法，其何可以不讲乎？

司马懿克日而擒孟达，未尝受诏于曹丕；受巾帟而不战，何独受诏于曹睿！知其军中请诏之诈，而临行所受之诏，亦必其密启之魏主，而

求其赐之者也。为将之道，贵于随机应变，便宜行事。岂有既出师以后，而为将者复以欲战之谋，千里而请命者哉？则又岂有未出师以前，而为上者主一不战之说，先期而预定者哉？由其后之非真，益可悟其前之是假。

《诗》之刺尹氏者曰：“谁秉国钧，不自为政。”盖言大臣误天子，而大臣所用者误大臣也。武侯之自校簿书，殆鉴诸此矣。托马谡而马谡失之，释苟安而苟安负之，任李严而李严又背之，其犹敢以弗躬弗亲而取咎欤？故处陈平、丙吉之世，可以不为武侯；而当武侯之时，不得复为陈平、丙吉。

天下岂有寿而可借者哉？若寿而可借，则死亦可诅也。武侯祝之，仲达何必不诅之？武侯自祝之，何不取仲达而诅之也？天下岂有星而可救者哉？若星可救，则雨亦可止也。风将借之，雨独不能止之。陈仓之雨，既知之而预备之；上方谷之雨，何以不知之，而勿止之也？然则武侯之祝寿而禳星者，毋乃愚乎？曰：武侯非为己请命，而为汉请命耳。忠臣之事君，如孝子之事父母，知其亲之将殒，而不复为之求医，不复为之问卜者，必非人情。然则武侯之披发步罡，与《金縢》之秉圭植璧，一而已矣。

却说司马懿被张翼、廖化一阵杀败，匹马单枪望密林间而走。张翼收住后军，廖化当先追赶。看看赶上，懿着慌，绕树而转。化一刀砍去，正砍在树上，及拔出刀时，懿已走出林外。与马超追曹操相似。廖化随后赶出，却不知去向，但见树林之东，落下金盔一个。廖化取盔捎在马上，一直望东追赶，原来司马懿把金盔弃于林东，却反向西走去了。与孙坚之弃赤帟相似。廖化追了一程，不见踪迹，奔出谷口，遇见姜维，同回寨见孔明。张嶷早驱木牛流马到寨，交割已毕，获粮万馀石。廖化献上金盔，录为头功。魏延心中不悦，口出怨言，孔明只做不知。又为后文伏线。

且说司马懿逃回寨中，心甚恼闷。忽使命赍诏至，言东吴三路入寇，朝廷正议命将抵敌，令懿等坚守勿战。此则是魏主之诏矣，然亦司马懿教之于前也。懿受命已毕，深沟高垒，坚守不出。以下按过西蜀，再叙吴、魏。

却说曹睿闻孙权分兵三路而来，亦起兵三路迎之：令刘劭引兵救江夏，田豫引兵救襄阳，睿自与满宠率大军救合肥。满宠先引一军至巢湖口，望见东岸战船无数，旌旗整肃。宠入军中奏魏主曰：“吴人必轻我远来，未曾隄备，今夜可乘虚劫其水寨，必得全胜。”此写魏将用计，

三路中只写一路。魏主曰：“汝言正合朕意。”即令骁将张球领五千兵，各带火具，从湖口攻之；满宠引兵五千，从东岸攻之。是夜二更时分，张球、满宠各引军悄悄望湖口进发，将进水寨，一齐呐喊杀入。吴兵慌乱，不战而走，被魏军四下举火，烧毁战船、粮草、器具不计其数。吴人两次以火攻胜魏，今却反为魏所烧，何其惫也！诸葛瑾率败兵逃走沔口。魏兵大胜而回。次日，哨军报知陆逊。逊集诸将议曰：“吾当作表申奏主上，请撤新城之围，以兵断魏军归路；吾率众攻其前，彼首尾不敌，一鼓可破也。”此写吴将用计，三路中只写两路。众服其言。陆逊即具表，遣一小校密地赍往新城。小校领命，赍着表文，行至渡口，不期被魏军伏路的捉住，解赴军中见魏主曹睿。睿搜出陆逊表文，览毕，叹曰：“东吴陆逊，真妙算也！”遂命将吴卒监下，令刘劭谨防孙权后兵。魏将用计，而吴人不知；吴将用计，而魏人知备。亦天意也。

却说诸葛瑾大败一阵，又值暑天，人马多生疾病，乃修书一封，令人转达陆逊，议欲撤兵还国。逊看书毕，谓来人曰：“拜上将军，吾自有主意。”使者回报诸葛瑾。瑾问：“陆将军作何举动？”使者曰：“但见陆将军催督众人于营外种荳菽，自与诸将在辕门射戏。”从容不迫，颇有名士风流，然不似他人之燕雀处堂也。瑾大惊，亲自往陆逊营中，与逊相见，问曰：“今曹睿亲来，兵势甚盛，都督何以御之？”逊曰：“吾前遣人奉表于主上，不料为敌人所获。机谋既泄，彼必知备，与战无益，不如且退。已差人奉表约主上缓缓退兵矣。”前上表用实写，后上表用虚写。瑾曰：“都督既有此意，即宜速退，何又迟延？”逊曰：“吾军欲退，当徐徐而动。今若便退，魏人必乘势追赶，此取败之道也。足下宜先督船只诈为拒敌之意，吾悉以人马向襄阳而进，为疑敌之计，然后徐徐退归江东，魏兵自不敢近耳。”与武侯焚香操琴一样意思。瑾依其计，辞逊归本营，整顿船只，预备起行。陆逊整肃部伍，张扬声势，望襄阳进发。以进为退，是为善退。早有细作报知魏主，说吴兵已动，须用提防。魏将闻之，皆要出战。魏主素知陆逊之才，谕众将曰：“陆逊有谋，莫非用诱敌之计？不可轻进。”众将乃止。数日后，哨卒报来：“东吴三路兵马皆退矣。”魏主未信，再令人探之，回报果然尽退。魏主曰：“陆逊用兵不亚孙、吴，东南未可平也。”善进为能，善退亦为能。因敕诸将，各守险要，自引大军屯合肥，以伺其变。以下按过吴、魏，再叙武侯。

却说孔明在祁山，欲为久驻之计，乃令蜀兵与魏民相杂种田：军一分，民二分，并不侵犯，魏民皆安心乐业。木牛流马运粮虽便，不如屯田之尤便。司马师入告其父曰：“蜀兵劫去我许多粮米，今又令蜀兵与

我民相杂屯田于渭滨，以为久计。似此真为国家大患。父亲何不与孔明约期大战一场，以决雌雄？”懿曰：“吾奉旨坚守，不可轻动。”老儿油嘴，只是害怕耳。正议间，忽报：“魏延将着元帅前日所失金盔，前来骂战。”先以失金盔羞之，后乃以送巾帨辱之。众将忿怒，俱欲出战。懿笑曰：“圣人云：‘小不忍则乱大谋。’但坚守为上。”今之引书中言语，以掩饰其短者，大率类此。诸将依令不出。魏延辱骂良久方回。孔明见司马懿不肯出战，乃密令马岱造成木栅，营中掘下深堑，多积干柴引火之物；周围山上，多用柴草虚搭窝铺，内外皆伏地雷。置备停当，孔明附耳嘱之曰：“可将葫芦谷后路塞断，暗伏兵于谷中。若司马懿追到，任他入谷，便将地雷干柴一齐放起火来。”葫芦里却是卖火药。又令军士昼举七星号带于谷口，夜设七盏明灯于山上，以为暗号。七星灯之火，正与下文之火相应。燎原之火，未有不本于星星之细者也。马岱受计引兵而去。孔明又唤魏延吩咐曰：“汝可引五百兵去魏寨讨战，务要诱司马懿出战。不可取胜，只可诈败。懿必追赶，汝却望七星旗处而入，若是夜间则望七盏灯处而走，只要引得司马懿入葫芦谷内，吾自有擒之之计。”如孙行者以葫芦装人。魏延受计，引兵而去。孔明又唤高翔，吩咐曰：“汝将木牛流马或二三十为一群，或四五十为一群，各装米粮，于山路往来行走。如魏兵抢去，便是汝之功。”此又测模不出。高翔领计，驱驾木牛流马去了。孔明将祁山兵一一调去，只推屯田，吩咐“如别兵来战，只许诈败；若司马懿自来，方并力只攻渭南，断其归路。”算到他归路，已是算无遗策。孔明分拨已毕，自引一军近上方谷下营。

且说夏侯惠、夏侯和二人入寨告司马懿曰：“今蜀兵四散结营，各处屯田，以为久计。若不趁此时除之，纵令安居日久，深根固蒂，难以摇动。”懿曰：“此必又是孔明之计。”只是不敢出头。二人曰：“都督若如此疑虑，寇敌何时得灭？我兄弟二人当奋力决一死战，以报国恩。”懿曰：“既如此，汝二人可分头出战。”自己不敢出头，却推别人去试一试。遂令夏侯惠、夏侯和各引五千兵去讫。懿坐待回音。

却说夏侯惠、夏侯和二人分兵两路，正行之间，忽见蜀兵驱木牛流马而来。二人一齐杀将过去，蜀兵大败奔走，木牛流马尽被魏兵抢获，解送司马懿营中。以木牛流马引诱司马懿，是以牛引马，以马引马也。次日又劫掳得人马百馀，亦解赴大寨。既以流马引马，又以活马引马。懿将解到蜀兵诘审虚实，蜀兵告曰：“孔明只料都督坚守不出，尽命我等四散屯田，以为久计。不想却被擒获。”此明系武侯所教，却不叙明，令读者自知。懿即将蜀兵尽皆放回。夏侯和曰：“何不杀之？”懿

曰：“量此小卒，杀之无益。放归本寨，令说魏将宽厚仁慈，释彼战心，此吕蒙取荆州之计也。”照应七十五回中事。遂传令：“今后凡有擒到蜀兵，俱当善遣之，仍重赏有功将吏。”诸将皆听令而去。

却说孔明令高翔佯作运粮，驱驾木牛流马，往来于上方谷内。夏侯惠等不时截杀，半月之间，连胜数阵。省笔之法。司马懿见蜀兵屡败，心中欢喜。一日，又擒到蜀兵数十人。懿唤至帐下，问曰：“孔明今在何处？”众告曰：“诸葛丞相不在祁山，在上方谷西十里下营安住。令每日运粮屯于上方谷。”此明明系武侯所教，今却不叙明，令读者自知。懿备细问了，即将众人放去。乃唤诸将吩咐曰：“孔明今不在祁山，在上方谷安营。汝等于明日可一齐并力攻取祁山大寨，吾自引兵来接应。”今番却骗得出头了。众将领命，各各准备出战。司马师曰：“父亲何故反欲攻其后？”懿曰：“祁山乃蜀人之根本，若见我兵攻之，各营必尽来救。我却取上方谷，烧其粮草，使彼首尾不接，必大败也。”欲攻上谷，先取祁山，自以为妙计，那知正中别人妙计。司马师拜服。懿即发兵起行，令张虎、乐綝各引五千兵在后救应。

且说孔明正在山上，望见魏兵或三五千一行，或一二千一行，队伍纷纷，前后顾盼，料必来取祁山大寨，乃密传令众将：“若司马懿自来，汝等便往劫魏寨，夺了渭南。”骗他出户，便使无家。众将各各听令。

却说魏兵皆奔祁山寨来，蜀兵四下一齐呐喊奔走，虚作救应之势。司马懿见蜀兵都去救祁山寨，便引二子并中军护卫人马，杀奔上方谷来。今番着了道儿。魏延在谷口，只盼司马懿到来，忽见一枝魏兵杀到，延纵马向前视之，正是司马懿。候久了。延大喝曰：“司马懿休走！”舞刀相迎。懿挺枪接战。不上三合，延拨回马便走，懿随后赶来。延只望七星旗处而走。懿见魏延只一人，军马又少，放心追之，令司马师在左，司马昭在右，懿自居中，一齐攻杀将来。不是三马同槽，却是三马落阱矣。魏延引五百兵皆退入谷中去。懿追到谷口，先令人入谷中哨探。亦甚把细。回报谷内并无伏兵，山上皆是草房。懿曰：“此必是积粮之所也。”遂大驱士马，尽入谷中。懿忽见草房上尽是干柴，前面魏延已不见了。懿心疑，谓二子曰：“倘有兵截断谷口，如之奈何？”至此方疑，已是迟了。言未已，只听得喊声大震，山上一齐丢下火把来，烧断谷口。魏兵奔逃无路。山上火箭射下，地雷一齐突出，草房内干柴都着，刮刮杂杂，火势冲天。司马懿惊得手足无措，乃下马抱二子大哭曰：“我父子三人皆死于此处矣！”读至此，为之拍案一快。正

哭之间，忽然狂风大作，黑气漫空，一声霹雳响处，骤雨倾盆，满谷之火尽皆浇灭，地雷不震，火器无功。地雷怎及天雷，人火怎当霹雳火？读至此，为之废书一叹！司马懿大喜曰：“不就此时杀出，更待何时！”即引兵奋力冲杀。张虎、乐綝亦各引兵杀来接应。马岱军少，不敢追赶。司马懿父子与张虎、乐綝合兵一处，同归渭南大寨，不想寨栅已被蜀兵夺了，虽失其槽，未丧其马。郭淮、孙礼正在浮桥上与蜀兵接战。司马懿等引兵杀到，蜀兵退去。懿烧断浮桥，据住北岸。

且说魏兵在祁山攻打蜀寨，听知司马懿大败，失了渭南营寨，军心慌乱；急退时，四面蜀兵冲杀将来，魏兵大败，十伤八九，死者无数，余众奔过渭北逃生。孔明在山上见魏延诱司马懿入谷，一霎时火光大起，心中甚喜，以为司马懿此番必死。不期天雨大降，火不能着，哨马报说司马懿父子俱逃去了。孔明叹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知其不可而强为之，亦欲自尽其人事耳。若竟诿之天，而不为之谋，岂昭烈托孤之意哉！后人诗叹曰：

谷口风狂烈焰飘，
何期骤雨降青霄。
武侯妙计如能就，
安得山河属晋朝！

却说司马懿在渭北寨内传令曰：“渭南寨栅今已失了。诸将如再言出战者斩。”只是不要出头好。众将听令，据守不出。郭淮入告曰：“近日孔明引兵巡哨，必将择地安营。”懿曰：“孔明若出武功，依山而东，我等皆危矣！若出渭南，西止五丈原，方无事也。”此是欺人之语。明知孔明必屯五丈原，故诈为此言，以安众心耳。令人探之，回报果屯五丈原。司马懿以手加额曰：“大魏皇帝之洪福也！”老儿油嘴。遂令诸将：“坚守勿出，彼久必自变。”

且说孔明自引一军屯于五丈原，累令人搦战，魏兵只不出。孔明乃取巾帼并妇人缟素之服，盛于大盒之内，修书一封，遣人送至魏寨。既送巾帼，又送缟服，不唯是妇人，又是寡妇矣。诸将不敢隐蔽，引来使入见司马懿。懿对众启盒视之，内有巾帼妇人之衣并书一封。懿拆视其书。略曰：

仲达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执锐以决雌雄，乃甘窟守土巢，谨避刀箭，与妇人又何异哉？今遣人送巾帼素衣至。如不出战，可再拜而受之；倘耻心未泯，犹有男子胸襟，早与批回，依期赴敌。

司马懿看毕，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即受之，此时亏他耐得，便是今日妇人，亦不肯自以为妇人，而耐男子之气也。令重待来使。懿问曰：“孔明寝食及事之烦简若何？”使者曰：“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懿顾谓诸将曰：“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更无别策，只好咒他死。却不想受了他巾帼女衣，是竟为孔明之妇矣，若咒死了他，则是真正寡妇也。使者辞去，回到五丈原，见了孔明，具说：“司马懿受了巾帼女衣，看了书札，并不嗔怒，只问丞相寝食及事之烦简，绝不提起军旅之事。某如此应对，彼言：‘食少事烦，岂能长久？’”孔明叹曰：“彼深知我也！”武侯亦自料其不久于人世也。主簿杨颙曰：“某见丞相常自校簿书，窃以为不必。夫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譬之治家之道，必使仆执耕，婢典爨¹，私业无旷，所求皆足，其家主从容自在，高枕饮食而已。若皆身亲其事，将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婢仆哉？失为家主之道也。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昔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自有主者。’陈平、丙吉当国家无事之时，岂可与武侯一例论乎？今丞相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岂不劳乎？司马懿之言，真至言也。”孔明泣曰：“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正是鞠躬尽瘁之意。众皆垂泪。自此孔明自觉神思不宁。诸将因此未敢进兵。

却说魏将皆知孔明以巾帼女衣辱司马懿，懿受之不战。众将不忿，入帐告曰：“我等皆大国名将，安忍受蜀人如此之辱？即请出战，以决雌雄。”主将已是雌了，众人雄出甚么来？懿曰：“吾非不敢出战而甘心受辱也。奈天子明诏，令坚守勿动。今若轻出，有违君命矣。”老儿油嘴，何不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乎？众将俱忿怒不平。懿曰：“汝等既要出战，待我奏准天子，同力赴敌，何如？”浑身是解说。众皆允诺。懿乃写表遣使，直至合淝军前，奏闻魏主曹睿。睿拆表览之。表略曰：

臣才薄任重，伏蒙明旨，令臣坚守不战，以待蜀人之自敝。奈今诸葛亮遗臣以巾帼，待臣如妇人，耻辱至甚。臣谨先达圣聪，旦夕将效死一战，以报朝廷之恩，以雪三军之耻。臣不胜激切之至！纯是假语。

睿览讫，乃谓多官曰：“司马懿坚守不出，今何故又上表求战？”卫尉辛毗曰：“司马懿本无战心，必因诸葛亮耻辱，众将忿怒之故，特上此表，欲更乞明旨，以遏诸将之心耳。”辛毗猜破仲达之诈。睿然其言，即令辛毗持节至渭北寨传谕，令勿出战。司马懿接诏入帐，辛毗宣谕

曰：“如再有敢言出战者，即以违旨论。”此时不独司马懿为妇人，曹睿亦为妇人矣。众将只得奉诏。懿谓辛毗曰：“公真知我心也。”于是令军中传说：“魏主命辛毗持节，传谕司马懿勿得出战。”蜀将闻知此事，报与孔明。孔明笑曰：“此乃司马懿安三军之法也。”此法瞒不得辛毗，怎瞒得武侯耶！姜维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彼本无战心；所以请战者，以示武于众耳。岂不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安有千里而请战者乎？若必请诏而后战，则上方谷之兵，何以不闻奉诏而出也？此乃司马懿因将士忿怒，故借曹睿之意，以制众人。今又播传此言，欲懈我军心也。”若蜀兵懈惰，懿必复出矣。

正论间，忽报费祎到。孔明请入问之，祎曰：“魏主曹睿闻东吴三路进兵，乃自引大军至合肥，令满宠、田豫、刘邵分兵三路迎敌。满宠设计尽烧东吴粮草战具，吴兵多病。陆逊上表于吴王，约会前后夹攻，不意赍表人中途被魏兵所获，因此机关泄漏，吴兵无功而退。”孔明听知此信，长叹一声，不觉昏倒于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于此愈信。众将急救，半晌方甦。孔明叹曰：“吾心昏乱，旧病复发，恐不能生矣。”是夜孔明扶病出帐，仰观天文，十分惊慌，入帐谓姜维曰：“吾命在旦夕矣！”维曰：“丞相何出此言？”孔明曰：“吾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暗，相辅列曜，其光昏暗。天象如此，吾命可知。”但观前日之雨，不必更观今日之星矣。维曰：“天象虽则如此，丞相何不用祈禳之法挽回之？”孔明曰：“吾素谙祈禳之法，但未知天意若何。汝可引甲士四十九人，各执皂旗，穿皂衣，环绕帐外，我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闲杂人等，休教放入。凡一应需用之物，只令二小童搬运。”此等禳星法是真本事，不似今日道士禳星，是骗斋供吃也。姜维领命，自去准备。

时值八月中秋，是夜银河耿耿，玉露零零，旌旗不动，刁斗无声。写军中秋夜，与子美“暮上河阳桥”之诗相仿佛。姜维在帐外引四十九人守护。孔明自于帐中设香花祭物，地上分布七盏大灯，外布四十九盏小灯，内安本命灯一盏。上方谷只有此盏灯，此处又添出无数小灯，灯与灯前后相应。孔明拜祝曰：“亮生于乱世，甘老林泉，承昭烈皇帝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不敢不竭犬马之劳，誓讨国贼。不意将星欲坠，阳寿将终。谨书尺素，上告穹苍：伏望天慈，俯垂鉴听，曲延臣算，使得上报君恩，下救民命，克复旧物，永延汉祀。非敢妄祈，实由情切。”是非为己请命，而为汉请命也。拜祝毕，就帐前俯伏待旦。不像今之伏坛道士，本无诚心，一味妆模做样也。次日，扶病理事，吐血不止，日则计议军机，夜则步罡踏斗。一发食少事烦。

却说司马懿在营中坚守，忽一夜仰观天文，大喜，谓夏侯霸曰：“吾见将星失位，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幸灾乐祸，只缘无可奈何耳。你可引一千军去五丈原哨探。若蜀人攘乱不出接战，孔明必然患病矣。吾当乘势击之。”此时何不奉天子诏？霸引兵而去。孔明在帐中祈禳已及六夜，见主灯明亮，心中甚喜。姜维入帐，正见孔明披发仗剑，踏罡步斗，压镇将星。忽听得寨外呐喊，方欲令人出问，魏延飞步入告曰：“魏兵至矣！”延脚步急，竟将主灯扑灭。谷中之火为大雨所扑灭，帐中之火为魏延所扑灭，前后乃相映。孔明弃剑而叹曰：“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原是禳不得，可破愚知之见。魏延惶恐，伏地请罪；姜维忿怒，拔剑欲杀魏延。正是：

万事不由人做主，
一心难与命争衡。

未知魏延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典爨：管烧火做饭。

第一百四回

陨大星汉丞相归天 见木像魏都督丧胆

或疑武侯有灵异之术，如八阵图、木牛流马之类，几于神矣，仙矣，而终不免于一死者，何也？曰：武侯非左慈、李意之比也。长生不死，为出世之神仙；有生有死，为入世之圣贤。学圣贤则不失为真实，学神仙则多至于妖妄。武侯不以神仙之不可知者，示天下以可疑；正以圣贤之无不可知者，示天下以可法耳。

曹操、司马懿之为相，与诸葛武侯之为相，其总揽朝政相似也，其独握兵权相似也，其神机妙算为众推服，又相似也。而或则篡，而或则忠者，一则有私，一则无私；一则为子孙计，一则不为子孙计故也。操之临终，必嘱曹丕；懿之临终，必嘱师、昭。而武侯不然。其行丞相事，则托之蒋琬、费祎矣；其行大将军事，则付之姜维矣。而诸葛瞻、诸葛尚，曾不与焉。自桑八百株、田十五顷而外，更无一事以增家虑，则出将入相之孔明，依然一弹琴把膝之孔明耳。原其初心，本欲俟功成之后，为泛湖之范蠡，辟谷之张良，而无如事之未终，乃卒于五丈原之役。呜呼！有人如此，尚得于功名富贵中求之哉！

五丈原之役，所以践“死而后已”之一语也。而有死而不已者：后事有所托，则九伐中原将自此而始；前事有所承，则六出祁山不自此而止也。又有死而不死者：蜀人之思孔明，皆有一未死之孔明在其心；魏人之畏孔明，如有一未死之孔明在其目也。岂独当日之刻像于车中者为然哉！后世之慕义者，读《出师》二表，无不歔歔慷慨，想见其为人。则虽谓武侯至今未尝死，至今未尝已焉可也。

死为定数，而武侯有不欲死之心，何也？曰：念托孤之任重，则不可以死；念嗣君之才劣，则不可以死；外顾敌之未灭，而内顾诸臣更无一人堪与我匹者，则又不可以死。不可以死而死，此武侯所以不欲死也。虽然，人事已尽，则亦可以无憾于死。无憾于死，则不可死者其心，而可以死者其事也。老泉以不可死者责管仲，而独不能以此责武侯。则武侯之死，殆贤于管仲多矣。

管仲尊周，有拨乱之风；乐毅存燕，有继绝之力。武侯自比管、乐，特以拨乱继绝之意自寓耳。而武侯之才与品，有非管、乐之所能及者。其用兵，则年小之子牙也；其辅主，则异姓之公旦也；至其出处大纲，又与伊尹最相仿佛。如先识三分，非先觉乎？躬耕南阳，非乐道乎？三顾而出，非三聘之幡然乎？鞠躬尽瘁，非自任以天下之重乎？兄弟各事一国，而天下不以为疑，非犹五就汤五就桀之迹乎？专国十二年，而后主不以为偏，非犹迂桐宫废太甲之事乎？始之不求闻达，依然千驷弗视之心；继之誓愿讨贼，无异一夫不获之耻。三代以后，一人而已。

却说姜维见魏延踏灭了灯，心中忿怒，拔剑欲杀之。孔明止之曰：“此吾命当绝，非文长之过也。”维乃收剑。孔明吐血数口，卧倒床上，谓魏延曰：“此是司马懿料吾有病，故令人来探视虚实。汝可急出迎敌。”抱病若此，料事到底如神。魏延领命，出帐上马，引兵杀出寨来。夏侯霸见了魏延，慌忙引军退走。延追赶二十馀里方回。孔明令魏延自回本寨把守。

姜维入帐，直至孔明榻前问安。孔明曰：“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死。吾平生所学，已著书二十四篇，计十万四千一百一十二字，内有八务、七戒、六恐、五惧之法。务居其一，戒、恐、惧居其三，可见用兵之道贵在小心。吾遍观诸将，无人可授，独汝可传我书。切勿轻忽！”维哭拜而受。孔明又曰：“吾有‘连弩’之法，不曾用得。其法矢长八寸，一弩可发十矢，皆画成图本，汝可依法造用。”为后文射魏兵伏线。维亦拜受。孔明又曰：“蜀中诸道皆不必多忧，惟阴平之地切须仔细。此地虽险峻，久必有失。”为后文邓艾入川伏线。又唤马岱入帐，附耳低言，授以密计，嘱曰：“我死之后，汝可依计行之。”为后文斩魏延伏线。岱领计而出。少顷，杨仪入。孔明唤至榻前，授与一锦囊，密嘱曰：“我死，魏延必反，待其反时，汝与临阵方开此囊。那时自有斩魏延之人也。”为后文临阵见马岱伏线。孔明一一调度已毕，便昏然而倒，至晚方甦，便连夜表奏后主。后主闻奏大惊，急命尚书李福星夜至军中问安，兼询后事。李福领命，趲程赴五丈原，入见孔明，传后主之命。问安毕，孔明流涕曰：“吾不幸中道丧亡，虚费国家大事，得罪于天下。我死后，公等宜竭忠辅主。国家旧制，不可改易。吾所用之人，亦不可轻废。周公曰：‘厥若彝及抚事如子。’伊尹曰：‘无以辨言乱旧政。’同此意也。吾兵法皆授与姜维，他自能继吾之志，为国家出力。为后九伐中原伏线。吾命已在旦夕，当即有遗表上奏天子也。”李福领了言语，匆匆辞去。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写尽病躯，妙在“自觉”二字。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千古以下，同此悲愤。○宗泽临终大呼“过河”者三，又高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句，盖亦以诸葛武侯自况也。叹息良久。回到帐中，病转沉重，乃唤杨仪吩咐曰：“马岱、王平、廖化、张嶷、张翼等，皆忠义之士，久经战阵，多负勤劳，堪可委用。前对李福止言姜维，此对杨仪并及此数人。我死之后，凡事俱依旧法而行。前与李福言者，是国法；此与杨仪言者，是军法。缓缓退兵，不可急骤。汝深通谋略，不必多嘱。姜伯约智勇足备，可以断后。”嘱杨仪，亦重托姜维。杨仪泣拜受命。孔明令取文房四宝，于卧榻上手书遗表，以达后主。表略曰：

伏闻生死有常，难逃定数；死之将至，愿尽愚忠。臣亮赋性愚拙，遭时艰难，分符拥节，专掌钧衡，兴师北伐，未获成功。何期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终事陛下，饮恨无穷！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布仁恩于宇下。提拔幽隐，以进贤良；屏斥奸邪，以厚风俗。即亲贤臣、远小人之意。臣家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馀饶。至于臣有外任，随身所需，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产。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馀财，以负陛下也。

孔明写毕，又嘱杨仪曰：“吾死之后，不可发丧。可作一大龕，将吾尸坐于龕中，以米七粒，放吾口内，脚下用明灯一盏。军中安静如常，切勿举哀，则将星不坠。吾阴魂更自起镇之。神奇之极。司马懿见将星不坠，必然惊疑。吾军可令后寨先行，然后一营一营缓缓而退。若司马懿来追，汝可布成阵势，回旗反鼓。等他来到，却将我先时所雕木像，安于车上，推出军前，令大小将士，分列左右。懿见之必惊走矣。”前用木牛、木马，今又用木人，何先生之善能驱使草木也？杨仪一一领诺。是夜孔明令人扶出，仰观北斗，遥指一星曰：“此吾之将星也。”奇绝。众视之，见其色昏暗，摇摇欲坠。孔明以剑指之，口中念咒。更是神奇之极。咒毕，急回帐时，不省人事。

众将正慌乱间，忽尚书李福又至，见孔明昏绝，口不能言，乃大哭曰：“予误国家之大事也！”须臾，孔明复醒，又奇。开目遍视，见李福立于榻前。孔明曰：“吾已知公复来之意。”奇绝。福谢曰：“福奉天子命，问丞相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适因匆遽，失于咨请，故复来耳。”孔明曰：“吾死之后，可任大事者，蒋公琰其宜也。”福曰：“公琰之后，谁可继之？”孔明曰：“费文伟可继之。”福又问：“文伟之后，谁

当继者？”孔明不答。费祋之后，汉祚亦终矣。先生所以不答。众将近前视之，已薨矣。时建兴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寿五十四岁。后杜工部有诗叹曰：

长星昨夜坠前营，
讣报先生此日倾。
虎帐不闻施号令，
麟台唯有著勋名。
空馀门下三千客^[2]，
辜负胸中十万兵。
好看绿阴清昼里，
于今无复雅歌声。

白乐天亦有诗曰：

先生晦迹卧山林，
三顾那逢贤主寻。
鱼到南阳方得水，
龙飞天外便为霖。
托孤既尽殷勤礼，
报国还倾忠义心。
前后《出师》遗表在，
令人一览泪沾襟。

初，蜀长水校尉廖立，自谓才名宜为孔明之副，尝以职位闲散，怏怏不平，怨谤无已。于是孔明废之为庶人，徙之汶山。及闻孔明亡，乃垂泣曰：“吾终为左衽矣^[3]！”李严闻之，亦大哭病死。盖严尝望孔明复收己，得自补前过；度孔明死后，人不能用之故也。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无怨言。夫无怨已难矣！今废之，黜之，而又为之泣，为之死；孔明之得此于廖、李两人者，更不易也。○忙中忽夹叙此二事，绝有笔力。后元微之有赞孔明诗曰：

拨乱扶危主，殷勤受托孤。
英才过管乐，妙策胜孙吴。
凛凛《出师表》，堂堂八阵图。
如公存盛德，应叹古今无！

是夜，天愁地惨，月色无光，孔明奄然归天^[4]。姜维、杨仪遵孔明

遗命，不敢举哀，依法成殓，安置龕中，令心腹将卒三百人守护；随传密令，使魏延断后，各处营寨一一退去。以下按过蜀将一边，再叙魏将一边。

却说司马懿夜观天文，见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星有角，大奇。自东北方流于西南方，坠于蜀营内，三投再起，此是孔明神通。隐隐有声。星有声，大奇。懿惊喜曰：“孔明死矣！”既惊又喜，写仲达忌孔明之甚。即传令起大兵追之。方出寨门，忽又疑虑曰：“孔明善会六丁六甲之法，今见我久不出战，故以此术诈死，诱我出耳。今若追之，必中其计。”既喜又疑，写仲达畏孔明之甚。遂复勒马回寨不出，只令夏侯霸暗引数十骑往五丈原山僻哨探消息。以下按过魏将，再叙蜀兵。

却说魏延在本寨中，夜作一梦，梦见头上忽生二角，武侯既死，而其星有角；魏延未死，而其头梦角。亦闲闲相对。醒来甚是疑异。次日，行军司马赵直至，延请入问曰：“久知足下深明《易》理。吾夜梦头生二角，不知主何凶吉？烦足下为我决之。”赵直想了半晌，答曰：“此大吉之兆。麒麟头上有角，苍龙头上有角，乃变化飞腾之象也。”总之要反，则是头上生出角耳。延大喜曰：“如应公言，当有重谢。”直辞去，行不数里，正遇尚书费祋。祋问何来，直曰：“适至魏文长营中，文长梦头生角，令我决其吉凶。此本非吉兆，但恐直言见怪，因以麒麟苍龙解之。”祋曰：“足下何以知非吉兆？”直曰：“角之字形，乃‘刀’下‘用’也。今头上有刀，其凶甚矣。”预为后文之兆。祋曰：“君且勿泄漏。”直别去。

费祋至魏延寨中，屏退左右，告曰：“昨夜三更，丞相已辞世矣。临终再三嘱咐，令将军断后，以当司马懿，缓缓而退，不可发丧。今兵符在此，便可起兵。”延曰：“何人代理丞相之大事？”此句便有不肯相下之意。祋曰：“丞相一应大事，尽托与杨仪；用兵密法皆授与姜伯约。此兵符乃杨仪之令也。”闻此数语，宜其不服。延曰：“丞相虽亡，吾今现在。杨仪不过一长史，安能当此大任？他只宜扶柩入川安葬。我自率大兵攻司马懿，务要成功。岂可因丞相一人，而废国家大事耶？”不说投魏，只说伐魏；不说不肯听令，只说不宜回兵，以渐而来。祋曰：“丞相遗令教且暂退，不可有违。”延怒曰：“丞相当时若依我计，取长安久矣！此是不服武侯。○遥应初出祁山时事。吾今官任前将军、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好货。安肯与长史断后！”此是不服杨仪。祋曰：“将军之言虽是，然不可轻动，令敌人耻笑。待吾往见杨仪，以利害说之，令彼将兵权让与将军，何如？”费祋诡词以对，极为

得体。延依其言。

祗辞延出营，急到大寨见杨仪，具述魏延之语。仪曰：“丞相临终，曾密嘱我曰：‘魏延必有异志。’今我以兵符往，实欲探其心耳，今果应丞相之言。吾自令伯约断后可也。”于是杨仪领兵扶柩先行，令姜维断后；依孔明遗令，徐徐而退。此处杨仪、魏延，又分作两边写。魏延在寨中不见费祗来回覆，心中疑惑，乃令马岱引十数骑往探消息。回报曰：“后军乃姜维总督，前军大半退入谷中去了。”延大怒曰：“竖儒安敢欺我！我必杀之！”因顾谓岱曰：“公肯相助否？”岱曰：“某亦素恨杨仪，今愿助将军攻之。”此是孔明所教，却不叙明，令读者自知。延大喜，即拔寨引本部兵望南而行。以下按过蜀将一边，再叙魏营一边。

却说夏侯霸引军至五丈原看时，不见一人，急回报司马懿曰：“蜀兵已尽退矣。”懿跌足曰：“孔明真死矣！可速追之！”夏侯霸曰：“都督不可轻追。当令偏将先往。”又是一个怕的。懿曰：“此番须吾自行。”遂引兵同二子一齐杀奔五丈原来，呐喊摇旗，杀入蜀寨时，果无一人。只好在无人处耀武扬威，想因孔明死后，特到营中来吓鬼净宅耳。懿顾二子曰：“汝急催兵赶来，吾先引军前进。”于是司马师、司马昭在后催军；懿自引军当先，追到山脚下，望见蜀兵不远，乃奋力追赶。忽然山后一声炮响，喊声大震，只见蜀兵俱回旗返鼓，树影中飘出中军大旗，上书一行大字曰“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此是铭旌耳，犹认作帅旗，可发一笑。懿大惊失色。定睛看时，只见中军数十员上将，拥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端坐孔明，纶巾羽扇，鹤氅皂绦。写司马懿先见旗，后见像，吃惊不小。懿大惊曰：“孔明尚在！吾轻入重地，堕其计矣！”急勒回马便走。背后姜维大叫：“贼将休走，你中了我丞相之计也。”魏兵魂飞魄散，弃甲丢盔，抛戈撇戟，各逃性命，自相践踏，死者无数。畏蜀如虎。见死虎亦认作生虎，可发一笑。司马懿奔走了五十馀里，背后两员魏将赶上，扯住马嚼环叫曰：“都督勿惊。”懿用手摸头曰：“我有头否？”惊极逼出趣语。○如无头尚然会走，则陨星安得便死！二将曰：“都督休怕，蜀兵去远了。”懿喘息半晌，神色方定，睁目视之，乃夏侯霸、夏侯惠也；被死人吓怕，连活人也几乎不认得。乃徐徐按辔，与二将寻小路奔归本寨，使众将引兵四散哨探。过了两日，乡民奔告曰：“蜀兵退入谷中之时，哀声震地，军中扬起白旗，孔明果然死了，止留姜维引一千兵断后。前日车上之孔明，乃木人也。”人如孔明，虽木人可当活人；不似今人，活人却像木人也。懿叹曰：“吾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也！”解嘲语，然而颜汗矣。因此蜀中人谚曰：“死诸葛能走生仲达^④。”武侯原是如生，仲达几乎吓死，直可谓之生诸葛走死

仲达耳。后人诗叹曰：

长星半夜落天枢，
奔走还疑亮未殂。
关外至今人冷笑，
头颅犹问有和无！

司马懿知孔明死信已确，乃复引兵追赶。无耻。行到赤岸坡，见蜀兵已去远，乃引还，顾谓众将曰：“孔明已死，我等皆高枕无忧矣。”可知以前却是夜眠不贴席也。遂班师回。一路上见孔明安营下寨之处，前后左右，整整有法，懿叹曰：“此天下奇才也！”又在武侯死后补写武侯。于是引兵回长安，分调众将，各守隘口。懿自回洛阳面君去了。以下按过魏兵，再叙蜀事。

却说杨仪、姜维排成阵势，缓缓退入栈阁道口，然后更衣发丧，扬旛举哀。蜀军皆撞跌而哭，至有哭死者。使人畏威易，使人怀德难。孔明何以得此于蜀军哉！蜀兵前队正回到栈阁道口，忽见前面火光冲天，喊声震地，一彪军拦路。故作惊人之笔。众将大惊，急报杨仪。正是：

已见魏营诸将去，
不知蜀地甚兵来。

未知来者是何处军马，且看下文分解。

[1] 轻忽：轻视忽略。

[2] 三千客：形容门客众多。战国齐孟尝君、魏信陵君、赵平原君、楚春申君四公子皆喜养士，门下号称有食客三千人。

[3] 左衽：衣襟向左。指我国古代某些少数民族的服装。后因指少数民族。此廖立自谓将不再为朝廷所用，终身待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

[4] 奄然：气息微弱貌。

[5] 走：使……逃走。

第一百五回

武侯预伏锦囊计 魏主拆取承露盘

此记武侯死后之事也。前营之星方殒，而魏延遂兴反汉之兵，则武侯之不可以死也。锦囊之计有遗，而魏延终应生角之梦，则武侯之实未尝死也。逆知其必叛，而不于未叛之时除之，于此见武侯之仁；不待其既叛，而早于未叛之先防之，于此见武侯之智。

魏延既反，不独司马懿一大敌也，即魏延亦一大敌也。当其焚栈道，攻南郑，使魏人之知而回兵转斗，则蜀之亡可翘足而待矣。且有杨仪与延互相讦奏，少主疑于内，诸将阻于外，太后忧惶而未宁，廷臣聚议而未决，而卒能定之，俄顷易危为安，则武侯身后之功不甚伟哉！

武侯死，而吴之君臣惧可知也，曰今而后莫予授也已！武侯死，而魏之君臣喜可知也，曰今而后莫予毒也已！惟其惧，而边境之戍于是乎增；惟其喜，而土木之功于是乎起。然则思武侯者，不独蜀人为然也。于其戍之劳，而吴之人不得不思武侯；于其役之苦，而魏之人亦不得不思武侯。

凡后人之失，未有不由于前人之失以为之倡也。有铜雀、玉龙、金凤之台作于前，乃有总章观、青霄阁、凤凰楼之工兴于后矣；有曹丕之杀甄后以作之于前，乃有曹睿之杀毛后以效之于后矣。然曹操止于筑台，而睿则更劳其民于拆台；操止以其民充役，而睿至欲以官充役。毛氏比甄氏之来为正，而其被黜亦与甄氏同。曹睿曾以射鹿之事讽其父，而其杀毛氏则与其父等。尤而效之，更有甚焉。则祖宗之为法于子孙者，可不惧欤？

却说杨仪闻报路前有兵拦截，忙令人哨探，回报说魏延烧绝栈道，引兵拦路。魏延隐然一敌国。仪大惊曰：“丞相在日，料此人久后必反，谁想今日果然如此！今断吾归路，当复如何？”费祎曰：“此人必先捏奏天子，诬吾等造反，故烧绝栈道，阻遏归路。魏延上表事，在费祎一边虚写。吾等亦当表奏天子，陈魏延反情，然后图之。”姜维曰：“此间有一小径，名槎山，虽崎岖险峻，可以抄出栈道之后。”一面写表奏

闻天子，一面将人马望槎山小道进发。费祎只算得上表，姜维便算到归路。

且说后主在成都寝食不安，动止不宁，后作一梦，梦见成都锦屏山崩倒，孔明乃蜀之屏障。先主得孔明如得水，后主倚孔明如倚山。遂惊觉，坐而待旦，聚集文武入朝圆梦。谯周曰：“臣昨夜仰观天文，见一星赤色，光芒有角，自东北落于西南，主丞相有大凶之事。今陛下梦山崩，正应此兆。”“泰山其颓”，“哲人其萎”。后主愈加惊怖。忽报李福到，后主急召入问之。福顿首泣奏丞相已亡，将丞相临终言语，细述一遍。后主闻言大哭曰：“天丧我也！”哭倒于龙床之上。能令后主如此，不是写后主，是写武侯。侍臣扶入后宫。吴太后闻之，亦放声大哭不已。能令太后如此，不是写太后，是写武侯。多官无不哀恸，百姓人人涕泣。能令多官百姓如此，不是写多官百姓，是写武侯。后主连日伤感，不能设朝。忽报魏延表奏杨仪造反，不在魏延一边写，只在后主一边写，省笔之法。群臣大骇，入宫启奏后主。时吴太后亦在宫中。后主闻奏大惊，命近臣读魏延表。其略曰：

征西大将军、南郑侯臣魏延，诚惶诚恐，顿首上言：杨仪自总兵权，率众造反，劫丞相灵柩，欲引敌人入境。臣先烧绝栈道，以兵守御。谨此奏闻。

读毕，后主曰：“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此句颇似聪明。吴太后曰：“尝闻先帝有言，孔明识魏延脑后有反骨，每欲斩之，又将五十三回中语一提。因怜其勇，故姑留用。今彼奏杨仪等造反，未可轻信。杨仪乃文人，丞相委以长史之任，必其人可用。今日若听此一面之词，杨仪等必投魏矣。此事当深虑远议，不可造次。”太后亦能于料人料事。

众官正商议间，忽报长史杨仪有紧急表到。近臣拆表读曰：

长史、绥军将军臣杨仪诚惶诚恐，顿首谨表：丞相临终，将大事委于臣，照依旧制，不敢变更，使魏延断后，姜维次之。今魏延不遵丞相遗语，自提本部人马先入汉中，放火烧断栈道，劫丞相灵车，谋为不轨。变起仓卒，谨飞章奏闻。

太后听毕，问：“卿等所见若何？”蒋琬奏曰：“以臣愚见：杨仪为人虽禀性过急，不能容物，至于筹度粮草，参赞军机，与丞相办事多时，今丞相临终委以大事，决非背反之人。魏延平日恃功务高，人皆下之¹¹，

仪独不假借，延心怀恨。今见仪总兵，心中不服，故烧栈道，断其归路，又诬奏而图陷害。臣愿将全家良贱，保杨仪不反，实不敢保魏延。”一个先料杨仪，次料魏延。董允亦奏曰：“魏延自恃功高，常有不平之心，口出怨言。向所以不即反者，惧丞相耳。今丞相新亡，乘机为乱，势所必然。若杨仪才干敏达，为丞相所任用，必不背反。”一个先料魏延，次料杨仪，所见皆同。后主曰：“若魏延果反，当用何策御之。”蒋琬曰：“丞相素疑此人，必有遗计授与杨仪。若仪无恃，安能退入谷口乎？延必中计矣。陛下宽心。”蒋琬料事如此，武侯荐之不谬。写蒋琬亦是写武侯。不多时，魏延又表至，告称杨仪反了。正览表之间，杨仪又表到，奏称魏延背反。二人接连具表，各陈是非。后表俱用虚写，省却无数笔墨。忽报费祎到。后主召入，祎细奏魏延反情。后主曰：“若如此，且令董允假节释劝，用好言抚慰。”和事天子。允奉诏而去。

却说魏延烧断栈道，屯兵南谷，把住隘口，自以为得计，不想杨仪、姜维星夜引兵抄到南谷之后。仪恐汉中有失，令先锋何平引三千兵先行。仪同姜维等引兵扶柩望汉中而来。杨仪亦可谓能。

且说何平引兵径到南谷之后，擂鼓呐喊。哨马飞报魏延，说杨仪令先锋何平，引兵自槎山小路来搦战。延大怒，急披挂上马提刀，引兵来迎。两阵对圆，何平出马，大骂曰：“反贼魏延安在？”延亦骂曰：“汝助杨仪造反，何敢骂我！”平叱曰：“丞相新亡，骨肉未寒，汝焉敢造反！”乃扬鞭指川兵曰：“汝等军士皆是西川之人，川中多有父母妻子、弟兄亲朋，丞相在日，不曾薄待汝等，今不可助反贼，宜各回家乡，听候赏赐。”众军闻言，大喊一声，散去大半。先散其兵，此必杨仪、姜维所教。延大怒，挥刀纵马，直取何平。平挺枪来迎。战不数合，平诈败而走，延随后赶来。众军弓弩齐发，延拨马而回。见众军纷纷溃散，延转怒，拍马赶上，杀了数人，却只止遏不住。只有马岱所领三百人不动。此受武侯之计，不即叙明，令读者自知。延谓岱曰：“公真心助我，事成之后，决不相负。”遂与马岱追杀何平。平引兵飞奔而去。魏延收聚残军，与马岱商议曰：“我等投魏若何？”岱曰：“将军之言，不智甚也。大丈夫何不自图霸业，乃轻屈膝于人耶？吾观将军智勇足备，两川之士，谁敢抵敌？吾誓同将军先取汉中，随后进攻西川。”妙，岱亦善于词令。延大喜，遂同马岱引兵直取南郑。

姜维在南郑城上，见魏延、马岱耀武扬威，风拥而来。维急令拽起吊桥。延、岱二人大叫：“早降！”此时马岱竟似同谋，令人猜摸不出。

姜维令人请杨仪商议曰：“魏延勇猛，更兼马岱相助，虽然军少，何计退之？”不是一番疑惑，不见武侯遗计之妙。仪曰：“丞相临终，遗一锦囊，嘱曰：‘若魏延造反，临城对敌之时，方可开拆，便有斩魏延之计。’今当取出一看。”遂出锦囊拆封看时，题曰：“待与魏延对敌，马上方许拆开。”妙在拆开又不见计策，令人猜摸不出。维大喜曰：“既丞相有戒约，长史可收执。吾先引兵出城，列为阵势，公可便来。”姜维披挂上马，绰枪在手，引三千军，开了城门，一齐冲出，鼓声大震，排成阵势。维挺枪立马于门旗之下，高声大骂曰：“反贼魏延！丞相不曾亏你，今日如何背反？”延横刀勒马而言曰：“伯约，不干你事。只教杨仪来。”魏延只恨一杨仪。仪在门旗影里，拆开锦囊视之，如此如此。妙在到此处又不说明，只是令人猜摸不出。仪大喜，轻骑而出，立马阵前，手指魏延而笑曰：“丞相在日，知汝久后必反，教我预备，今果应其言。汝敢在马上连叫三声‘谁敢杀我’，便是真大丈夫，吾就献汉中城池与汝。”读者至此，正不知此是甚计谋。延大笑曰：“杨仪匹夫听着！若孔明在日，吾尚惧三分；他今已亡，天下谁敢敌我？休道连叫三声，便叫三万声，亦有何难！”遂提刀安辔，于马上大叫曰：“谁敢杀我？”一声未毕，脑后一人厉声而应曰：“吾敢杀汝！”手起刀落，斩魏延于马下。来得突兀，出人意外。众皆骇然。斩魏延者，乃马岱也。先闻其声，次见其刀，然后知其人，总是写得意外。原来孔明临终之时，授马岱以密计，只待魏延喊叫时，便出其不意斩之。当日杨仪读罢锦囊计策，已知伏下马岱在彼，故依计而行，果然杀了魏延。此处方才叙明，以前却是疑阵。后人诗曰：

诸葛先机识魏延，
已知日后反西川。
锦囊遗计人难料，
却见成功在马前。

却说董允未及到南郑，马岱已斩了魏延，与姜维合兵一处。杨仪具表星夜奏闻后主。后主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槨葬之。”如此待之，不失为厚。杨仪等扶孔明灵柩到成都，后主引文武官僚尽皆挂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后主放声大哭。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无不痛哭，哀声震地。又写一番哀痛。后主命扶柩入城，停于丞相府中。其子诸葛瞻守孝居丧。

后主还朝，杨仪自缚请罪。后主令近臣去其缚曰：“若非卿能依丞相遗教，灵柩何日得归，魏延如何得灭？大事保全，皆卿之力也。”遂

加杨仪为中军师。马岱有讨逆之功，即以魏延之爵爵之。此亦处置得停当，想必蒋公琰所教也。仪呈上孔明遗表。后主览毕大哭，降旨卜地安葬。费祎奏曰：“丞相临终，命葬于定军山，不用墙垣砖石，亦不用一切祭物。”补前回中所未及。后主从之。择本年十月吉日，后主自送灵柩至定军山安葬。为后文钟会惑神伏线。后主降诏致祭，谥号忠武侯。令建庙于沔阳，四时享祭。后杜工部有诗曰：

丞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前解咏祠堂，后解咏丞相。至城外然后有丞相祠堂，然至城外而见祠堂，是无心于见祠堂者也。先言祠堂而后至城外，是有心于吊祠堂者也。有一丞相于胸中，而至其地寻其庙，则有锦官城外，森森柏树之中也。三四两句，是但见祠堂而无丞相也。碧草春色，黄鹂好音，入

一“自”字、“空”字，便凄清之极。○黄鸟所以求友，旷百世而相感，君子有尚友古人之思，而无如古人终不可见，如隔叶也。

三顾频频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后解承三四个来，丞相不可见于今日矣；然当时若非三顾草庐，丞相并不得见于昔日也。天下妙计，在混一不在偏安也。两朝既受眷于先，并效忠于后也。虽不能混一天下，成开济之功，然老臣之计、老臣之心，则如是也。死而后已者，老臣所自失于我者也。捷而后死者，老臣所仰望于天者也。天不可必，老臣之志则可必也。“未”字、“先”字妙绝，一似后曾恢复，而老臣未及身先死者，体其心而为言也。当日有未了之事，今日遂长留一未了之计、未了之心。嗟乎，后世英雄有其计与心，而不获见诸事者，可胜道哉！在昔日为英雄之计、英雄之心，在今日皆成英雄之泪矣。

又杜工部诗曰：

诸葛大名垂宇宙，

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

万古云霄一羽毛。前解。史迁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状貌乃如妇人好女”二语，正与此诗起二语意相似。向闻其名，但震其人；今观其像，又叹其高。“清高”二字，从遗像写出：入相则紫袍象简，出将则黄钺白旄，而今其遗像，羽扇纶巾，一何清高之至也。加一“肃”字，又有气定神闲、不动声色之意。三分割据，英才辈出，持筹挟策，比肩皆是。如孔明者，万古一人。三是泛指众人，四是独指诸葛也。“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凤翱翔于千仞兮，揽德辉而下之”，羽毛状其清，云霄状其高也。

仲伯之间见伊吕，

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

志决身歼军务劳。后解。万古罕有其匹矣！古人中可与为伯仲者，庶几其伊、吕乎？若萧、曹辈不足数耳。然耕莘钓渭，与伊、吕同其清高；而荡秦灭楚，不得与萧、曹同其功烈何耶？此缘汉祚之已改，非军务之或疏也。运虽移而志则决。“身”即所云“鞠躬”，“劳”即所云“尽瘁”，“歼”即所云“死而后已”，“终难复”即所云“成败利钝，非臣逆睹”也。“终”字妙，包得前后拜表、六出祁山，无数心力在内。前解慕其大名不朽，后解惜其大功不成。慕是十分慕，惜是十分惜。

却说后主回到成都，忽近臣奏曰：“边庭报来，东吴令全琮引兵数万，屯于巴丘界口，未知何意。”后主惊曰：“丞相新亡，东吴负盟侵界，如之奈何？”不用顺接，忽用逆接，斗笋甚奇。蒋琬奏曰：“臣敢保王平、张嶷引兵数万，屯于永安，以防不测。陛下再命一人去东吴报丧，以探其动静。”虽无全琮之事，亦当报丧。后主曰：“须得一舌辩之士为使。”一人应声而出曰：“微臣愿往。”众视之，乃南阳安众人，姓宗，名预，字德艳，官任参军、右中郎将。后主大喜，即命宗预往东吴报丧，兼探虚实。不重在报丧，重在探虚实。

宗预领命，径到金陵，入见吴主孙权。礼毕，只见左右人皆着素衣。不消送帛，先自挂孝。权作色而言曰：“吴、蜀已为一家，卿主何故而增白帝之守也？”责问王平、张嶷守永安之故。预曰：“臣以为东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势宜然，俱不足以相问也。”预亦善于词令。权笑曰：“卿不亚于邓芝。”照应八十六回中事。乃谓宗预曰：“朕闻诸葛丞相归天，每日流涕，令官僚尽皆挂孝。不是写孙权，是写武侯。朕恐魏人乘丧取蜀，故增巴丘守兵万人，以为救援，别无他

意也。”说明全琮守巴丘之故。预顿首拜谢。权曰：“朕既许以同盟，安有背义之理？”预曰：“天子因丞相新亡，特命臣来报丧。”权遂取金鉞箭一枝，折之设誓曰：“朕若负前盟，子孙绝灭！”前者砍案为誓，今者折箭为誓。一为伐魏，一为和蜀。又命使赍香帛奠仪，入川致祭。冥仪四色，奉申奠仪。

宗预拜辞吴主，同吴使还成都，入见后主，奏曰：“吴王因丞相新亡，亦自流涕，令群臣皆挂孝。其益兵巴丘者，恐魏人乘虚而入，别无异心。今折箭为誓，并不背盟。”后主大喜，重赏宗预，厚待吴使去讫。以下按过东吴，事叙西蜀。遂依孔明遗言，加蒋琬为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事；加费祎为尚书令，同理丞相事；加吴懿为车骑将军，假节督汉中；姜维为辅汉将军、平襄侯，总督诸处人马，同吴懿出屯汉中，以防魏兵。防魏重于防吴。其馀将校，各依旧职。杨仪自以为年宦先于蒋琬^[2]，而位出琬下，且自恃功高，未有重赏，口出怨言，谓费祎曰：“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将全师投魏，宁当寂寞如此耶！”杨仪为人亦与魏延仿佛。费祎乃将此言具表密奏后主。后主大怒，命将杨仪下狱勘问，欲斩之。蒋琬奏曰：“仪虽有罪，但日前随丞相多立功劳，未可斩也，当废为庶人。”后主从之，遂贬杨仪赴汉中嘉郡为民。仪羞惭自刎而死。杨仪结局却与彭姜仿佛。

蜀汉建兴十三年，魏主曹睿青龙三年，吴主孙权嘉禾四年，三国各不兴兵。将三国总叙，作一关锁。单说魏主封司马懿为太尉，总督军马，安镇诸边。懿拜谢回洛阳去讫。以下又按下蜀、吴，单叙魏国。魏主在许昌，大兴土木，建盖宫殿；前既胜吴而归，今又闻武侯已死，故妄意肆志于土木也。又于洛阳造朝阳殿、太极殿，筑总章观，俱高十丈；又立崇华殿、青霄阁、凤凰楼、九龙池，命博士马钧监造，极其华丽，雕梁华栋，碧瓦金砖，光辉耀日。抵得一篇《阿房宫赋》。选天下巧匠三万馀人，民夫三十馀万，不分昼夜而造。民力疲困，怨声不绝。睿又降旨起土木于芳林园，使公卿皆负土树木于其中。公卿为栋梁，今使公卿负木，是栋梁负栋梁也。司徒董寻上表切谏曰：

伏自建安以来，野战死亡，或门殚户尽，虽有存者，遗孤老弱。若今宫室狭小，欲广大之，犹宜随时，不妨农务，况作无益之物乎？陛下既尊群臣，显以冠冕，被以文绣，载以华舆，所以异于小人也。今又使负木担土，沾体涂足，毁国之光，以崇无益，其无谓也。役民既已不情，役官更是无礼。孔子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无忠无礼，国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无益，死亦无损？

秉笔流涕，心与世辞。臣有八子，臣死之后，累陛下矣。不胜战栗待命之至！

睿览表怒曰：“董寻不怕死耶！”左右奏请斩之，睿曰：“此人素有忠义，今且废为庶人。做了庶人一发该搬砖弄瓦，为役夫之事矣。再有妄言者必斩。”时有太子舍人张茂，字彦材，亦上表切谏，睿命斩之。即日召马钧问曰：“朕建高台峻阁，欲与神仙往来，以求长生不老之方。”武侯祈死，忠也；魏王求长生，愚也。钧奏曰：“汉朝二十四帝，惟武帝享国最久，寿算极高，盖因服天上日精月华之气也。尝于长安宫中建柏梁台，台上立一铜人，手捧一盘，名曰承露盘，接三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3]，其名曰天浆，又曰甘露。取此水用美玉为屑，调和服之，可以返老还童。”马钧是李少君一流人。睿大喜曰：“汝今可引人夫，星夜至长安，拆取铜人，移置芳林园中。”

钧领命，引一万人至长安，命周围搭起木架，上柏梁台去。不移时间，五千人连绳引索，旋环而上。公卿搬木石，是公卿为役夫；今役夫升青云，是役夫为公卿矣。那柏梁台高二十丈，铜柱圆十围。马钧教先拆铜人。多人并力拆下铜人来，只见铜人眼中潸然泪下。兴废无常，成毁顿易，铁汉亦心酸，铜人安得不泪下？众皆大惊。忽然台边一阵狂风起处，飞砂走石，急若骤雨，一声响亮，就如天崩地裂，台倾柱倒，压死千余人。不死于兵，又死于役，君求长生，民则不聊生矣。钧取铜人及金盘回洛阳，入见魏主，献上铜人、承露盘。魏主问曰：“铜柱安在？”钧奏曰：“柱重百万斤，不能运至。”睿令将铜柱打碎，运来洛阳，铸成两个铜人，号为“翁仲”^[4]，列于司马门外；又铸铜龙凤两个，龙高四丈，凤高三丈余，立在殿前。木牛流马却是有用，铜人、铜龙、铜凤却是无用。又于上林苑中种奇花异木，蓄养珍禽怪兽。少傅杨阜上表谏曰：

臣闻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居；禹卑宫室，而天下乐业；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圣帝明王，未有以宫室高丽，以凋弊百姓之财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纣为倾宫、鹿台，致丧社稷；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其祸；秦始皇作阿房宫而殃及其子，天下背叛，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当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法，以桀、纣、楚、秦为诫。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室是饰，必有危亡之祸矣。君作元首，臣为股肱，存亡一体，得失同之。臣虽弩怯，敢忘诤臣之义？言不切至，不足以感陛下。谨叩棺沐浴，伏候重诛。

表上，睿不省，只催督马钧建造高台，安置铜人、承露盘。又降旨广选天下美女，入芳林园中。奇花异木、珍禽怪兽，犹不若此物之佳。○此句便引起下文宠妃废后事，绝妙过接法。众官纷纷上表谏诤，睿俱不听。

却说曹睿之后毛氏，乃河内人也，先年睿为平原王时，最相恩爱；及即帝位，立为后。后睿因宠郭夫人，毛后失宠。曹睿固甄后之子也，独不记甄后失宠之事也？郭夫人美而慧，睿甚嬖之，每日取乐，月馀不出宫闱。是岁春三月，芳林园中百花争放，睿同郭夫人到园中赏玩饮酒。郭夫人曰：“何不请皇后同乐？”睿曰：“若彼在，朕涓滴不能下咽也。”其新孔嘉，遂令旧者之取厌如此，为之一叹。遂传谕宫娥，不许令毛后知道。毛后见睿月馀不入正宫，是日引十馀宫人，来翠花楼上消遣，只听得乐声嘹亮，乃问曰：“何处奏乐？”一宫官启曰：“乃圣上与郭夫人于御花园中赏花饮酒。”毛后闻之，心中烦恼，回宫安歇。“却恨含情掩秋扇，空悬明月待君王。”次日，毛皇后乘小车出宫游玩，正迎见睿于曲廊之间，乃笑曰：“陛下昨游北园，其乐不浅也！”睿大怒，即命擒昨日侍奉诸人到此，曰：“昨游北园，朕禁左右不许使毛后知道，何得又宣露！”喝令宫官将诸侍奉人尽斩之。毛后大惊，回车至宫，睿即降诏赐毛皇后死，立郭夫人为皇后。皮去毛曰韩，今去毛立郭，却是光皮矣。一笑。朝臣莫敢谏者。

忽一日，幽州刺史毌丘俭上表，报称辽东公孙渊造反，自号为燕王，改元绍汉元年，建宫殿，立官职，兴兵入寇，摇动北方。睿大惊，即聚文武官僚，商议起兵退渊之策。正是：

才将土木劳中国，
又见干戈起外方。

未知何以御之，且看下文分解。

[1] 下：原意为谦让。此处指让着魏延。

[2] 年宦：年龄和官职。

[3] 沆瀣（hàng xiè）：夜间的水气，露水。旧谓仙人所饮。

[4] 翁仲：传说秦始皇初兼天下，有长人见于临洮，其长五丈，足迹六尺，仿写其形，铸金人以象之，称为“翁仲”。后遂称铜像或石像为“翁仲”。

第一百六回

公孙渊兵败死襄平 司马懿诈病赚曹爽

孙权之欲结公孙渊以拒魏，犹曹丕之欲借孟获以侵蜀也。公孙渊之斩吴使以献曹睿，犹公孙康之杀二袁以献曹操也。孟获之叛汉者不一，而公孙之奉魏者至再，则魏于公孙，其亦可以恕之矣。而武侯不杀孟获，司马懿必杀公孙，何仁与不仁之不同如是耶？厥后怀、愍二帝为刘渊父子所戮辱，前渊后渊，其名不谋而合，君子于此，有报反之感焉。

用兵之道，有势同而事不同者：陈仓道口之雨，足以阻侵蜀之师；襄平城外之雨，独不返平辽之马是也。有势不同而事亦不同者：敌粮多而我粮少，则八日而取上庸；敌粮少而我粮多，则百日而后拔襄平是也。或退或进，或速或迟，随时而易，变化无常。读此可以悟兵法。

武侯之平蛮难，仲达之平辽易。何也？攻心则难，攻城则易也。且祁山未出之前，武侯有北顾之忧，而能肆志于南征，则其事非人之所能及。武侯既死之后，仲达无西顾之患，而后安意于东伐，则其事犹人之所能为。故仲达虽能，终在武侯之下。

甚矣，管辂之深于《易》也！以不言为要言，则正使人于不言而得其所言。以常谈见不谈，则又使人于其言而得其所未言。后世之侈陈阴阳、广衍象数者，直谓之未尝知《易》可耳。

曹操之父，为乞养之子；曹丕之孙，亦为乞养之子。夫以父而乞养，则前之世系于此紊；以孙而乞养，则后之宗祀于此斩也。盖曹氏之绝，不待晋之受禅，而于曹芳继立之时，已为吕秦、黄楚之续矣。或以芳为任城王曹楷之所出，然则宗室入继，何以不明告之大臣，而乃秘而不传，使人莫知其所从来乎？呜呼！曹丕之谋之，如彼其艰难；而螟蛉之嗣之，如此其率易。后之篡臣，其亦鉴于此而知沮也夫？

以既死之孔明，而妆一未死之孔明，所以使仲达见之而惧也；以不死之仲达，而妆一将死之仲达，所以使曹爽闻之而喜也。见之而惧者，不疑此日所望之车，是既死而赚以不死；反疑前夜所见之星，是不死而赚以将死。然则仲达之卧床，其殆以所疑于武侯者反用之也欤？

却说公孙渊乃辽东公孙度之孙，公孙康之子也。建安十二年，曹操追袁尚，未到辽东，康斩尚首级献操，操封康为襄平侯。照应三十三回中事。后康死，有二子：长曰晃，次曰渊，皆幼，康弟公孙恭继职。曹丕时封恭为车骑将军、襄平侯。又补叙曹丕时事，此前文所未及。太和二年，渊长大，文武兼备，性刚好斗，夺其叔公孙恭之位。曹睿封渊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又补叙曹睿时事，亦前文所未及。后孙权遣张弥、许晏赍金珠珍玉赴辽东，封渊为燕王。渊惧中原，乃斩张、许二人，送首与曹睿。睿封渊为大司马、乐浪公。又补叙东吴事。以上叙公孙渊来历，皆补前文所未及。渊心不足，与众商议，自号为燕王，改元绍汉元年。副将贾范谏曰：“中原待主公以上公之爵，不为卑贱。今若背反，实为不顺。更兼司马懿善能用兵，西蜀诸葛武侯且不能取胜，何况主公乎？”又带应祁山事。渊大怒，叱左右缚贾范，将斩之。参军伦直谏曰：“贾范之言是也。圣人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今国中屡见怪异之事。近有犬戴巾帻，身披红衣，上屋作人行。此是兽妖。又城南乡民造饭，饭甑之中，忽有一小儿蒸死于内。此是人妖。襄平北市中，地忽陷一穴，涌出一块肉，周围数尺，头面眼耳口鼻都具，独无手足，刀箭不能伤，不知何物。此非人非兽之妖。卜者占之曰：‘有形不成，有口不声；国家亡灭，故现其形。’有此三者，皆不祥之兆也。可当《齐谐》志怪之书。主公宜避凶就吉，不可轻举妄动。”渊勃然大怒，叱武士绑伦直并贾范同斩于市。令大将军卑衍为元帅，杨祚为先锋，起辽兵十五万，杀奔中原来。何不于武侯未死之前为之？

边官报知魏主曹睿。睿大惊，乃召司马懿入朝计议。懿奏曰：“臣部下马步官军四万，足可破贼。”以四万当十五万。睿曰：“卿兵少路远，恐难收复。”懿曰：“兵不在多，在能设奇用智耳。臣托陛下洪福，必擒公孙渊以献陛下。”武侯一死，懿便自负。睿曰：“卿料公孙渊作何举动？”懿曰：“渊若弃城预走，是上计也。守辽东拒大军，是中计也。坐守襄平，是为下计，必被臣所擒矣。”如滕公之料英布。睿曰：“此去往复几时？”懿曰：“四千里之地，往百日，攻百日，还百日，休息六十日，大约一年足矣。”前擒孟获不消一月，今平公孙算定一年。一速一迟，前后相对。睿曰：“倘吴、蜀入寇，如之奈何？”懿曰：“臣已定下守御之策，陛下勿忧。”睿大喜，即命司马懿兴师，征讨公孙渊。

懿辞朝出城，令胡遵为先锋，引前部兵先到辽东下寨。哨马飞报公孙渊。渊令卑衍、杨祚分八万兵屯于辽隧，此是司马懿所算中计。围堑二十馀里，环绕鹿角，甚是严密。胡遵令人报知司马懿。懿笑曰：“贼不与我战，欲老我兵耳^[4]。我料贼众大半在此，其巢穴空虚，不若弃却

此处，径奔襄平，贼必往救，却于中途击之，必获全功。”欲东奔襄平，是使彼出下计。于是勒兵从小路向襄平进发。

却说卑衍与杨祚商议曰：“若魏兵来攻，休与交战。彼千里而来，粮草不继，难以持久，粮尽必退；待他退时，然后出奇兵击之，司马懿可擒也。昔司马懿与蜀兵相拒，坚守渭南，孔明竟卒于军中。今日正与此理相同。”是抄司马懿旧文字耳，不想此处却用不着这篇文字。二人正商议间，忽报魏兵往南去了。卑衍大惊曰：“彼知吾襄平军少，去袭老营也。若襄平有失，我等守此处无益矣。”遂拔寨随后而起。即司马懿取街亭守陈仓之意。武侯能料之，卑衍、杨祚不能料之，是原不会抄文字也。早有快马飞报司马懿。懿笑曰：“中吾计矣！”乃令夏侯霸、夏侯威：“各引一军，伏于济水之滨，如辽兵到，两下齐出。”二人受计而往。早望见卑衍、杨祚引兵前来。一声炮响，两边鼓譟摇旗，左有夏侯霸，右有夏侯威，一齐杀出。卑、杨二人无心恋战，夺路而走。奔至首山，正逢公孙渊兵到，卑、杨一边用实写，公孙渊一边用虚写。合兵一处，回马再与魏兵交战。卑衍出马骂曰：“汉将休使诡计！汝敢出战否？”夏侯霸纵马挥刀来迎。战不数合，被夏侯霸一刀斩卑衍于马下，辽兵大乱。霸驱兵掩杀，公孙渊引败兵奔入襄平城去，闭门坚守不出。此则竟出下计矣。魏兵四面围合。

时值秋雨连绵，一月不止，平地水深三尺，运粮船自辽河口直至襄平城下，魏兵皆在水中，行坐不安。与陈仓道之事，前后仿佛。左都督裴景入帐告曰：“雨水不住，营中泥泞，军不可停，请移于前面山上。”懿怒曰：“捉公孙渊只在旦夕，安可移营？如有再言移营者斩！”与陈仓道退军，又是不同。裴景喏喏而退。少顷，右都督仇连又来告曰：“军士苦水，乞太尉移营高处。”懿大怒曰：“吾军令已发，汝何敢故违！”即命推出斩之，悬首于辕门外。武侯用兵，严以济宽；懿之用兵，一于严耳。于是军心震慑。

懿令南寨人马暂退二十里，纵城内军民出城樵采柴薪，牧放牛马。司马陈群问曰：“前太尉攻上庸之时，兵分八路，八日赶至城下，遂生擒孟达而成大功。照应九十四回中事。今带甲四万，数千里而来，不令攻打城池，却使久居泥泞之中，又纵贼众樵牧。某实不知太尉是何主意？”懿笑曰：“公不知兵法耶。昔孟达粮多兵少，我粮少兵多，故不可不速战，出其不意，突然攻之，方可取胜。今辽兵多，我兵少，贼饥我饱，何必力攻？正当任彼自走，然后乘机击之。我今放开一条路，不绝彼之樵牧，是容彼自走也。”粮则以多胜少，兵则以少胜多。陈群拜

服。于是司马懿遣人赴洛阳催粮。魏主曹睿设朝，群臣皆奏曰：“近日秋雨连绵，一月不止，人马疾劳，可召回司马懿，权且罢兵。”与前王肃等之谏，又相仿佛。睿曰：“司马太尉善能用兵，临危制变，多有良谋，捉公孙渊计日而待。卿等何必忧也？”遂不听群臣之谏，此处不听谏者之言，比前又是不同。使人运粮解至司马懿军前。懿在寨中，又过数日，雨止天晴。是夜，懿出帐外，仰观天文，忽见一星，其大如斗，流光数丈，自首山东北，坠于襄平东南。各营将士无不惊骇。或疑是司马懿死耳。懿见之大喜，乃谓众将曰：“五日之后，星落处必斩公孙渊矣。迟则百日，速则五日。迟则极迟，速则极速。来日可并力攻城。”

众将得令。次日侵晨，引兵四面围合，筑土山，掘地道，立炮架，装云梯，日夜攻打不息，箭如急雨，射入城去。公孙渊在城中粮尽，皆宰牛马为食，至此方攻，正是待其粮尽。人人怨恨，各无守心，欲斩渊首，献城归降。渊闻之，甚是惊忧，慌令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往魏寨请降。孟获屡战不降，公孙渊一战便降，彼此不同。二人自城上系下，来告司马懿曰：“请太尉退二十里，我君臣自来投降。”懿大怒曰：“公孙渊何不自来？殊为无理！”叱武士推出斩之，将首级付与从人。孟获不降而武侯纵之，公孙渊愿降而司马懿不许，彼此又自不同。从人回报，公孙渊大惊，又遣侍中卫演来到魏营。司马懿升帐，聚众将立于两边。演膝行而进，跪于帐下，告曰：“愿太尉息雷霆之怒。克日先送世子公孙修为质当，然后君臣自缚来降。”懿曰：“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重在此一句。不能走当降，不能降当死耳。何必送子为质当！”司马懿狠甚。叱卫演回报公孙渊。演抱头鼠窜而去，归告公孙渊。

渊大惊，乃与子公孙修密议停当，选下一千人马，当夜二更时分，开了南门，往东南而走。不能守当走，谨如司马之教。渊见无人，心中暗喜。行不到十里，忽听得山上一声炮响，鼓角齐鸣，一枝兵拦住，中央乃司马懿也；左有司马师，右有司马昭，二人大叫曰：“反贼休走！”渊大惊，急拨马寻路逃走。早有胡遵兵到，左有夏侯霸、夏侯威，右有张虎、乐綝。四面围得铁桶相似，公孙渊父子只得下马纳降。不能走当降，亦谨如司马懿教。懿在马上顾诸将曰：“吾前夜丙寅日，见大星落于此处，今夜壬申日应矣。”众将称贺曰：“太尉真神机也！”懿传令斩之。公孙渊父子对面受戮。孟获有七擒，公孙渊只是一擒；武侯有七纵，司马懿更不一纵。彼此又大不同。

司马懿遂勒兵来取襄平。未及到城下时，胡遵早引兵入城。城中人

民焚香拜迎，魏兵尽皆入城。懿坐于衙上，将公孙渊宗族并同谋官僚人等，俱杀之，计首级七十馀颗。司马懿好杀，是但能攻城而不能攻心，但能兵战而不能心战者也。出榜安民。人告懿曰：“贾范、伦直苦谏渊不可反叛，俱被渊所杀。”懿遂封其墓而荣其子孙。就将库内财物赏劳三军，封赏竟自己出，司马氏专权之渐。班师回洛阳。

却说魏主在宫中，夜至三更，忽然一阵阴风吹灭灯光，只见毛皇后引数十个宫人哭至座前索命。才见番兵灭了，又是一阵阴兵来了。睿因此得病。病渐沉重，命侍中光禄大夫刘放、孙资掌枢密院一切事务；又召文帝子燕王曹宇为大将军，佐太子曹芳摄政。宇为人恭俭温和，不肯当此大任，坚辞不受。睿召刘放、孙资问曰：“宗族之内，何人可任？”二人久得曹真之惠，乃保奏曰：“惟曹子丹之子曹爽可也。”宇贤于爽。舍其贤者，用其不贤者，此曹氏之当衰也。睿从之。二人又奏曰：“欲用曹爽，当遣燕王归国。”睿然其言。二人遂请睿降诏，赍出谕燕王曰：“有天子手诏，命燕王归国，限即日就行，若无诏，不许入朝。”燕王涕泣而去。用一曹必去一曹，曹氏之党寡，而后司马氏之党盛矣。遂封曹爽为大将军，总摄朝政。

睿病渐危急，令使持节诏司马懿还朝。懿受命，径到许昌，入见魏主。睿曰：“朕唯恐不得见卿，今日得见，死无恨矣。”懿顿首奏曰：“臣在途中，闻陛下圣体不安，恨不肋生两翼，飞至阙下。两翼已成矣。将飞入宫廷，食曹氏之子孙也。今日得睹龙颜，臣之幸也。”睿宣太子曹芳，大将军曹爽，侍中刘放、孙资等，皆至御榻之前。睿执司马懿之手曰：“昔刘玄德在白帝城病危，以幼子刘禅托孤于诸葛孔明，照应八十五回中事。孔明因此竭尽忠诚，至死方休。偏邦尚然如此，何况大国乎？僭号之国反指正统为偏邦，此在曹睿之言则然，后世修史者亦复踵之，何其误也！朕幼子曹芳，年才八岁，不堪掌理社稷。幸太尉及宗兄元勋旧臣，竭力相辅，无负朕心。”又唤芳曰：“仲达与朕一体，尔宜敬礼之。”遂命懿携芳近前。芳抱懿颈不放。睿曰：“太尉勿忘幼子今日相恋之情！”言讫，潸然泪下。懿顿首流涕。魏主昏沉，口不能言，只以手指太子，须臾而卒。曹睿好神仙，何不以承露盘中天浆活之？在位十三年，寿三十六岁，时魏景初三年春正月下旬也。

当下司马懿、曹爽扶太子曹芳即皇帝位。芳字兰卿，乃睿乞养之子，秘在宫中，人莫知其所由来。曹操奸猾，曹丕篡逆，孰知再传而后，遂不知为何人之子乎？盖不待司马氏之篡，而曹氏已早绝也。于是曹芳谥睿为明帝，葬于高平陵；尊郭皇后为皇太后；改元正始元年。司

马懿与曹爽辅政。爽事懿甚谨，一应大事，必先启知。曹爽无知。爽字昭伯，自幼出入宫中。明帝见爽谨慎，甚是爱敬。爽门下有客五百人，内有五人以浮华相尚。亦是无用之人。一是何晏，字平叔；一是邓飏，字玄茂，乃邓禹之后；一是李胜，字公昭；一是丁谧，字彦靖；一是毕范，字昭先。此五人，先叙其人品，后详其姓氏。又有大司农桓范，字元则，颇有智谋，人多称为“智囊”。此一人先叙其姓氏，后详其人品。此数人皆爽所信任。何晏告爽曰：“主公大权，不可委托他人。恐生后患。”爽曰：“司马公与我同受先帝托孤之命，安忍背之？”晏曰：“昔日先公与仲达破蜀兵之时，累受此人之气，因而致死。主公如何不察也？”将赌赛羞惭事于此一提，照应第一百回中语。爽猛然省悟，遂与多官计议停当，入奏魏主曹芳曰：“司马懿功高德重，可加为太傅。”太尉掌兵，太傅不掌兵，此暗夺其兵权也。芳从之，自是兵权皆归于爽。爽命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曹彦为散骑常侍，三曹怎敌一马。各引三千御林军，任其出入禁宫。又用何晏、邓飏、丁谧为尚书，毕范为司隶校尉，李胜为河南尹：此五人日夜与爽议事。于是曹爽门下宾客日盛。司马懿推病不出，二子亦皆退职闲居。此时武侯若在，亦是伐魏一机会。爽每日与何晏等饮酒作乐，凡用衣服器皿，与朝廷无异。各处进贡玩好珍奇之物，先取上等者入己，然后进宫。佳人美女，充满府院。黄门张当谄事曹爽，私选先帝侍妾七八人，送入府中；爽又选善歌舞良家子女三四十人为家乐。又建重楼画阁，造金银器皿，用巧匠数百人昼夜工作。如此所为，便不能成事，安能制司马懿乎？

却说何晏闻平原管辂明数术，请与论《易》。时邓飏在座，问辂曰：“君自谓善《易》，而语不及《易》中词义，何也？”辂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孔子学《易》，而《易》不在雅言之数，可见《易》不可以言传。晏笑而赞之曰：“可谓要言不烦。”不言《易》正深于言《易》也，故赞之曰“要言”。因谓辂曰：“试为我卜一卦，可至三公否？”又问：“连梦青蝇数十来集鼻上，此是何兆？”辂曰：“元恺辅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谦恭，享有多福。以周公、元恺为言，连曹爽亦说在内。今君侯位尊势重，而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求福之道。可谓要言。且鼻者，山也，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忽讲相法。今青蝇臭恶而集焉^[2]。位峻者颠，可不惧乎？愿君侯哀多益寡^[3]，此《益》卦之义。非礼勿履。此《履》卦之义。不言《易》却是言《易》。然后三公可至，青蝇可驱也。”不论数，而论理。邓飏怒曰：“此老生之常谈耳！”辂曰：“老生者见不生，常谈者见不谈。”玄语、隐语，亦妙语。遂拂袖而去。二人大笑曰：“真狂士也！”

辂到家与舅言之，舅大惊曰：“何、邓二人威权甚重，汝奈何犯之？”辂曰：“吾与死人语，何所畏耶！”所谓老生者见不生。舅问其故。辂曰：“邓飏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倾倚，若无手足，此为‘鬼躁’之相。何晏视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此为‘鬼幽’之相。此麻衣相法之所无。二人早晚必有杀身之祸，何足畏也。”不决之于卜，而决之于相。其舅大骂辂为狂子而去。

却说曹爽尝与何晏、邓飏等畋猎，其弟曹羲谏曰：“兄威权太甚，而好出外游猎，倘为人所算，悔之无及。”预为后文伏线。爽叱曰：“兵权在吾手中，何惧之有！”司农桓范亦谏，不听。不叙所谏何语，是省笔。时魏主曹芳，改正始十年为嘉平元年。曹爽一向专权，不知仲达虚实，适魏主除李胜为青州刺史，即令李胜往辞仲达，就探消息。胜径到太傅府中，早有门吏报入。司马懿谓二子曰：“此乃曹爽使来探吾病之虚实也。”乃去冠散发，上床拥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方请李胜入府。曹操假病以试吉平，司马懿假病以欺李胜。奸雄手段前后一辙。胜至床前拜曰：“一向不见太傅，谁想如此病重。今天子命某为青州刺史，特来拜辞。”懿佯答曰：“并州近朔方，好为之备。”诈扮耳聋，妙甚。胜曰：“除青州刺史，非并州也。”懿笑曰：“你方从并州来？”妙绝，活像聋子。胜曰：“山东青州耳。”懿大笑曰：“你从青州来也！”妙绝，活像聋子。胜曰：“太傅如何病得这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聋。”胜曰：“乞纸笔一用。”左右取纸笔与胜。胜写毕，呈上，懿看之，笑曰：“吾病的耳聋了。此去保重。”言讫，以手指口。妙绝，活像病人。侍婢进汤，懿将口就之，汤流满襟。妙绝，活像病人。乃作哽噎之声曰：“吾今衰老病笃，死在旦夕矣。二子不肖，望君教之。君若见大将军，千万看觑二子。”言讫，倒在床上，声嘶气喘。妙绝，活像病人。李胜拜辞仲达，回见曹爽，细言其事。爽大喜曰：“此老若死，吾无忧矣！”

司马懿见李胜去了，遂起身谓二子曰：病得快，好得快。“李胜此去，若无消息，曹爽必不忌我矣。只待他出城畋猎之时，方可图之。”又先为下文虚伏一笔。不一日，曹爽请魏主曹芳去谒高平陵，祭祀先帝。大小官僚皆随驾出城。爽引三弟并心腹人何晏等，及御林军护驾正行，司农桓范叩马谏曰：“主公总典禁兵，不宜兄弟皆出。倘城中有变，如之奈何？”此之谓智囊，若曹爽只是酒囊、饭囊耳。爽以鞭指而叱之曰：“谁敢为变？再勿乱言！”当日，司马懿见爽出城，心中大喜，即起旧日手下破敌之人，并家将数十，引二子上马，径来谋杀曹爽。正是：

闭户忽然有起色，
驱兵自此逞雄风。

未知曹爽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老：使疲惫。

[2] 臭（xiù）恶：闻到不好的味道。

[3] 裒（póu）多益寡：削减有馀以补不足。

第一百七回

魏主政归司马氏 姜维兵败牛头山

甚矣，天之恶魏也！继之以不知所从来之曹芳，而又相之以醉生梦死之曹爽，纵令司马懿真病而真死，而其国亦必为蜀、吴之所并矣。纵使曹爽听桓范之言，而迁驾许都，檄召外兵，其势必不胜，亦必终为司马氏之所并矣。而况同槽之三马，猝然闭城，恋豆之弩马，蹶然就缚哉！孟德奸雄，而再传以后，其苗裔之不振如此，悲夫！

知何晏、邓飏之附曹爽为必死者，管辂也。知司马懿之谋曹爽为必胜者，辛宪英也。然管辂知之不足奇，宪英知之则奇矣。当曹爽之未灭，而出从曹爽者辛敞也。及曹爽之既灭，而不背曹氏者夏侯女也。然听其姊以全我之义，不足奇；违其父以伸己之志，则奇矣。管辂以男子知人，必知之以卜与相；宪英以女子知人，不必知之以卜与相。辛敞以男子之智资于妇人，夏侯女则以妇人之志过于男子。如此二女子者，殆列女传中所仅见。不以盛衰改节，此夏侯女之节，一武侯佐汉之节也；不以存亡易心，此夏侯女之心，一武侯报先帝之心也。然则耳之截，鼻之割，即谓之张睢阳之齿、颜常山之舌可也。身毁而乃以全身，形残而乃以践形，是又管辂相法之所不能及者。辂但知鬼躁、鬼幽为死人之相，孰知截耳、割鼻有完人之目耶？

此回叙曹氏失政，为司马篡魏之由。而夏侯霸入蜀，又为姜维伐魏之始。然夏侯霸之心，非姜维之心也。霸所欲伐者司马，而欲借汉以存曹也。维所欲伐者曹氏，而欲借霸以灭魏也。姜维之心则武侯之心也。武侯以先帝之心为心，而欲终先帝之事。姜维又以武侯之心为心，而欲终武侯之事也。霸与维事同而心则异，维与武侯心同而才则异。才异而一出即败，君子亦以其心取之而已。

文之以前伏后者，有实笔，有虚笔。姜维伐魏在六出祁山之后，而一出祁山之前，先写一姜维，此以实笔伏之者也。钟、邓入蜀，在九伐中原之后，而一伐中原之前，先在夏侯霸口中写一钟会，写一邓艾，此以虚笔伏之者也。且有武侯之嘱阴平，葬定军，又虚中之虚。此处夏侯霸之言，又虚中之实。叙事作文，如此结构，可谓匠心。

却说司马懿闻曹爽同弟曹羲、曹训、曹彦并心腹何晏、邓飏、丁谧、毕范、李胜等及御林军，随魏主曹芳出城，谒明帝墓，就去畋猎。懿大喜，即到省中，令司徒高柔一个司马懿心腹。假以节钺行大将军事，先据曹爽营；又令太仆王观又是一个司马懿心腹。行中领军事，据曹羲营。如陈平领太尉入北军。懿引旧官入后宫，奏郭太后，言爽背先帝托孤之恩，奸邪乱国，其罪当废。周勃去产、禄要瞒着妇人，司马懿去曹爽正要用着妇人。郭太后大惊曰：“天子在外，如之奈何？”懿曰：“臣有奏天子之表，诛奸臣之计，太后勿忧。”太后惧怕，只得从之。懿急令太尉蒋济、尚书令司马孚一同写表，又是两个司马懿心腹。遣黄门赍出城外，径至帝前申奏。懿自引大军据武库。早有人报知曹爽家。其妻刘氏急出厅前，唤守府官问曰：“今主公在外，仲达起兵何意？”郭后已为司马懿所用，刘氏干得甚事！守门将潘举曰：“夫人勿惊，我去问来。”又引弓弩手数十人，登门楼望之，正见司马懿引兵过府前，举令人乱箭射下，懿不得过。偏将孙谦在后止之曰：“太傅为国家大事，休得放箭。”又是一个司马懿心腹。连止三次，举方不射。司马昭护父司马懿而过，引兵出城屯于洛河，守住浮桥。

且说曹爽手下司马鲁芝，见城中事变，来与参军辛敞商议曰：“今仲达如此变乱，将如之何？”敞曰：“可引本部兵出城去见天子。”芝然其言。敞急入后堂。其姊辛宪英见之，问曰：“汝有何事，慌速如此？”敞告曰：“天子在外，太傅闭了城门，必将谋逆。”宪英曰：“司马公未必谋逆，特欲杀曹将军耳。”善于料事。刘氏若能学之，必不使曹爽出城矣。敞惊曰：“此事未知如何？”宪英曰：“曹将军非司马公之对手，必然败矣。”明于料人。刘氏若能学之，必不使曹爽废仲达也。敞曰：“今鲁司马教我同去，未知可去否？”宪英曰：“职守，人之大义也。凡人在难，犹或恤之。执鞭而弃其事，不祥莫大焉。”忠于劝义。刘氏若能学之，必不使曹爽行谰妄之事矣。敞从其言，乃与鲁芝引数十骑，斩关夺门而出。人报知司马懿。懿恐桓范亦走，急令人召之。范与其子商议，其子曰：“车驾在外，不如南出。”辛敞有姊，桓范有儿。范从其言，乃上马至平昌门。城门已闭，把门将乃桓范旧吏司蕃也，范袖中取出一竹版曰：“太后有诏，可即开门。”司蕃曰：“请诏验之。”范叱曰：“汝是吾故吏，何敢如此！”蕃只得开门放出。范出的城外，唤司蕃曰：“太傅造反，汝可速随我去。”后仲达杀桓范，只为此语。蕃大惊，追之不及。人报知司马懿。懿大惊曰：“‘智囊’泄矣！如之奈何？”蒋济曰：“弩马恋栈豆¹⁴，必不能用也。”智囊怎当钝物。懿乃召许允、陈泰又是两个司马懿心腹。曰：“汝去见曹爽，说太傅别无他事，只是削汝兄弟兵权而已。”恐其在外生变，故诱之使归而就死耳。许、陈二人去

了。又召殿中校尉尹大目至，令蒋济作书，与目持去见爽。懿吩咐曰：“汝与爽厚，可领此任。曹爽所厚者，又为司马懿心腹。汝见爽，说吾与蒋济指洛水为誓，只因兵权之事，别无他意。”直如骗小儿。尹大目依令而去。

却说曹爽正飞鹰走犬之际，忽报城内有变，太傅有表。爽大惊，几乎落马。太傅忽然起床，曹爽自应落马。黄门官捧表，跪于天子之前。爽接表拆封，令近臣读之。表略曰：

征西大都督、太傅臣司马懿，诚惶诚恐，顿首谨表：臣昔从辽东还，先帝诏陛下与秦王及臣等，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后事为念。今大将军曹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共交关；看察至尊，伺候神器，离间二宫，伤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怀危惧。此非先帝诏陛下及嘱臣之本意也。臣虽朽迈，敢忘往言？太尉臣济、尚书臣孚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皇太后，令敕臣表奏施行。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此数语竟似告示，不像表文。司马懿之专，于此见矣。臣辄力疾将兵，屯于洛水浮桥，伺察非常。谨此上闻，伏干圣听。“伏干圣听”四字，何不竟改“想宜知悉”。

魏主曹芳听毕，乃唤曹爽曰：“太傅之言若此，卿如何裁处？”爽手足失措，回顾二弟曰：“为之奈何？”羲曰：“劣弟亦曾谏兄，兄执迷不听，致有今日。应前卷中语。司马懿谲诈无比，孔明尚不能胜，况我兄弟乎？不如自缚见之，以免一死。”爽兄弟三人都是驽马，懿父子三人都是骏马。三驽马恋栈，三骏马便同槽矣。言未毕，参军辛敞、司马鲁芝到。爽问之。二人告曰：“城中把得铁桶相似，太傅引兵屯于洛水浮桥，势将不可复归。宜早定大计。”正言间，司农桓范骤马而至，谓爽曰：“太傅已变，将军何不请天子幸许都，调外兵以讨司马懿耶？”若行此计，国中必大乱，姜维得乘乱伐魏，必得成功。爽曰：“吾等全家皆在城中，岂可投他处求援？”果应蒋济之料。范曰：“匹夫临难，尚欲望活。今主公身随天子，号令天下，谁敢不应？岂可自投死地乎？”爽闻言不决，惟流涕而已。因恋生泣，只是抛不下栈豆耳。范又曰：“此去许都，不过半宿。城中粮草，足支数载。今主公别营兵马，近在关南，呼之即至。大司马之印，某将在此。主公可急行，迟则休矣！”此之谓智囊。爽曰：“多官勿太催逼，待吾细细思之。”活画一无用之人。少顷，侍中许允、尚书令陈泰至。二人告曰：“太傅只为将军权重，不过

要削去兵权，别无他意。将军可早归城中。”爽默然不语。其名曰爽，何其人之不爽如此！又只见殿中校尉尹大目到。目曰：“太傅指洛水为誓，并无他意。罚咒当饭吃。有蒋太尉书在此。将军可削去兵权，早归相府。”爽信为良言。桓范又告曰：“事急矣，休听外言而就死地！”

是夜，曹爽意不能决，乃拔剑在手，嗟叹寻思；自黄昏直流泪到晓，终是狐疑不定。今之文思迟钝者，竟日不成一字，毋乃与曹爽同乎？桓范入帐催之曰：“主公思虑一昼夜，何尚不能决？”爽掷剑而叹曰：“我不起兵，请愿弃官，但为富家翁足矣！”曹子丹被孔明气死羞死，尚是有羞有气，今曹爽直是不羞不气也。范大哭出帐曰：“曹子丹以智谋自矜，今兄弟三人真豚犊耳！”痛哭不已。许允、陈泰令爽先纳印绶与司马懿。爽令将印送去。主簿杨综扯住印绶而哭曰：“主公今日舍兵权自缚去降，不免东市受戮也。”爽曰：“太傅必不失信于我。”曹氏子孙如此无用，当使奸雄气沮。于是曹爽将印绶与许、陈二人，先赏与司马懿。众军见无印绶，尽皆四散。爽手下只有散骑官僚。到浮桥时，懿传令，教曹爽兄弟三人且回私宅，奸雄手段，妙在缓缓而来。馀皆发监，听候敕旨。爽等入城时，并无一人侍从。桓范至浮桥边，懿在马上以鞭指之曰：“桓大夫何故如此？”范低头不语，钳智囊口矣。入城而去。于是司马懿请驾拔营入洛阳。

曹爽兄弟三人回家之后，懿用大锁锁门，令居民八百人围守其宅。曹爽心中忧闷。羲谓爽曰：“今家中乏粮，兄可作书与太傅借粮。刀在其颈，犹欲借粮，为之一笑。如肯以粮借我，必无相害之心。”爽乃作书令人持去。司马懿览书，遂遣人送粮一百斛，运至曹爽府中。奸雄手段，只是缓缓而来。爽大喜曰：“司马公本无害我之心也。”遂不以为忧。愚人愚到底。原来司马懿先将黄门张当捉下狱中问罪。当曰：“非我一人，更有何晏、邓飏、李胜、毕范、丁谧等五人同谋篡逆。”懿取了张当供词，却捉何晏等勘问明白，皆称：“三月间欲反。”此等狱词，皆周内所成，未必真有其事也。懿用长枷钉了。城门守将司蕃告称：“桓范矫诏出城，口称太傅谋反。”懿曰：“诬人反情，抵罪反坐。”亦将桓范等皆下狱，随押曹爽兄弟三人并一千人犯皆斩于市曹，灭其三族。拔剑寻思，想了一夜，竟想不到此。其家产财物，尽抄入库。时有曹爽从弟文叔之妻，乃夏侯令女也。早寡而无子，其父欲改嫁之，女截耳自誓。及爽被诛，其父复将嫁之，女又断去其鼻。其家惊惶，谓之曰：“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何至自苦如此？今日此等达人多矣。且夫家又被司马氏诛戮已尽，守此欲谁为哉？”女泣曰：“吾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盛时，尚欲保终；

况今灭亡，何忍弃之？此禽兽之行，吾岂为乎！”辛宪英教弟以义，夏侯女辞父以节，同时乃有两个奇女子。懿闻而贤之，听使乞子自养，为曹氏后。司马懿自受巾幗，当以男子衣冠送夏侯氏。后人诗曰：

弱草微尘尽达观，
夏侯有女义如山。
丈夫不及裙钗节，
自顾须眉亦汗颜。

却说司马懿斩了曹爽，太尉蒋济曰：“尚有鲁芝、辛敞斩关夺门而出，杨综夺印不与，皆不可纵。”懿曰：“彼各为其主，乃义人也。”遂复各人旧职。独杀桓范，特以智囊见忌耳。辛敞叹曰：“吾若不问于姊，失大义矣！”好姐姐，我亦愿为之弟矣。后人诗赞辛宪英曰：

为臣食禄当思报，
事主临危合尽忠。
辛氏宪英曾劝弟，
古今千载颂高风。

司马懿饶了辛敞等，乃出榜晓谕：但有曹爽门下一应人等，尽皆免死，有官者照旧复职。军民各守家业，内外安堵。何、邓二人死于非命，果应管辂之言。应前卷中语。后人诗赞管辂曰：

传得圣贤真妙诀，
平原管辂相通神。
鬼幽鬼躁分何邓，
未丧先知是死人。

却说魏主曹芳封司马懿为丞相，加九锡。令人追忆魏公加九锡时。懿固辞不肯受。此则贤于曹操。芳不准，令父子三人同领国事。懿忽然想起：“曹爽全家虽诛，尚有夏侯霸守备雍州等处，系爽亲族，倘骤然作乱，如何隄备？必当处置。”即下诏遣使往雍州，取征西将军夏侯霸赴洛阳议事。剪灭公室，其意可知。

夏侯霸听知大惊，便引本部三千兵造反。有镇守雍州刺史郭淮，听知夏侯霸反，即率本部兵来与夏侯霸交战。淮出马大骂曰：“汝既是大魏皇族，天子又不曾亏汝，何故背反？”霸亦骂曰：“吾祖父于国家多建勋劳，今司马懿何等人，灭吾曹氏宗族，又来取我，早晚必思篡位。吾

仗义讨贼，何反之有？”夏侯霸欲讨魏贼，姜维即借他来共讨汉贼。淮大怒，挺枪骤马，直取夏侯霸。霸挥刀纵马来迎。战不十合，淮败走，霸随后赶来。忽听得后军呐喊，霸急回马时，陈泰引兵杀来。郭淮复回，两路夹攻，霸大败而走，折兵大半，寻思无计，遂投汉中来降后主。孔明得姜维为帮手，姜维又得一夏侯霸为帮手。

有人报与姜维。维心不信，令人体访得实^[2]，方教入城。霸拜见毕，哭告前事。维曰：“昔微子去周^[3]，成万古之名；公能匡扶汉室，无愧古人也。”遂设宴相待。维就席问曰：“今司马懿父子掌握重权，有窥我国之志否？”霸曰：“老贼方图谋逆，未暇及外。但魏国新有二人，正在妙龄之际，若使领兵马，实吴、蜀之大患也。”预为数回后伏线。维问：“二人是谁？”霸告曰：“一人现为秘书郎，乃颍川长社人，姓钟，名会，字士季，太傅钟繇之子，幼有胆智。乃翁笔下有字，乃郎胸中有字。繇尝率二子见文帝，会时年七岁，其兄毓年八岁。毓见帝惶惧，汗流满面。帝问毓曰：‘卿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帝问会曰：‘卿何以不汗？’会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一人戏问曰：“人身上何物不怕吓？”或答曰：“惟有汗不怕吓。人越吓他，越要出来。”今会曰“汗不敢出”，则是汗亦怕吓矣。为之一笑。帝独奇之。及稍长，喜读兵书，深明韬略，司马懿与蒋济皆称奇才。一人现为掾吏，乃义阳人也，姓邓，名艾，字士载。幼年失父。素有大志，但见高山大泽，辄窥度指画，何处可以屯兵，何处可以积粮，何处可以埋伏。便为渡阴平岭张本。人皆笑之，独司马懿奇其才，遂令参赞军机。艾为人口吃，每奏事必称‘艾、艾’，古之名人口吃者，韩非、周昌、扬雄、邓艾也。今有嘲口吃者曰：“既是昌家，又疑非类。知无雄风，定有艾气。”懿戏谓曰：‘卿称艾艾，当有几艾？’艾应声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其资性敏捷，大抵如此。此二人深可畏也。”二人来历却在夏侯霸口中叙出，省笔之法。维笑曰：“量此孺子，何足道哉！”

于是姜维引夏侯霸至成都，入见后主。维奏曰：“司马懿谋杀曹爽，又来赚夏侯霸，霸因此投降。目今司马懿父子专权，曹芳懦弱，魏国将危。臣在汉中有年，兵精粮足。臣愿领王师，即以霸为向导官，必入中原，重兴汉室，以报陛下之恩，以终丞相之志。”此一段言语，可当姜维一篇前《出师表》。尚书令费祎谏曰：“近者，蒋琬、董允皆相继而亡，二人之死在费祎口中补出，省笔之法。内治无人。伯约只宜待时，不宜轻动。”维曰：“不然。人生如白驹过隙，似此迁延岁月，何日恢复中原乎？”“微尘栖草”是言其轻，“白驹过隙”是言其快。一则以徇节为不必，一则以徇节当及时也。祎又曰：“孙子云：‘知彼知己，百战

百胜。’我等皆不如丞相远甚；丞相尚不能恢复中原，何况我等？”将六出祁山事于此一提。维曰：“吾久居陇上，深知羌人之心。今若结羌人为援，虽未能克复中原，自陇而西，可断而有也。”既得夏侯霸为帮手，又欲借羌人为帮手。后主曰：“卿既欲伐魏，可尽忠竭力，勿堕锐气，以负朕命。”于是姜维领敕辞朝，同夏侯霸径到汉中，计议起兵。维曰：“可先遣使去羌人处通盟，然后出西平，近雍州。先筑二城于曲山之下，令兵守之，以为犄角之势。我等尽发粮草于川口，依丞相旧制，次第进兵。”此是一伐中原。

是年秋八月，先差蜀将句安、李歆同引一万五千兵，往曲山前连筑二城：句安守东城，李歆守西城。早有细作报与雍州刺史郭淮。淮一面申报洛阳，一面遣副将陈泰引兵五万，来与蜀兵交战。句安、李歆各引一军出迎，因兵少不能抵敌，退入城中。泰令兵四面围住攻打，又以兵断其汉中粮道，句安、李歆城中粮缺。郭淮自引兵亦到，看了地势，忻然而喜，回到寨中，乃与陈泰计议曰：“此城山势高阜，必然水少，须出城取水。若断其上流，蜀兵皆渴死矣。”马谡屯山上患在水道，今二将屯城中亦患水道，盖蜀道山多而水少故也。遂令军士掘土，堰断上流，城中果然无水。李歆引兵出城取水，雍州兵围困甚急。歆死战不能出，只得退入城去。句安城中亦无水，乃会了李歆，引兵出城，并在一处，大战良久，又败入城去。此时蜀兵甚渴，其望姜维之救亦甚渴矣。军士枯渴。安与歆曰：“姜都督之兵至今未到，不知何故。”街亭之危，咎在马谡；二人之危，咎在姜维。歆曰：“我当舍命杀出求救。”遂引数十骑，开了城门，杀将出来。雍州兵四面围合，歆奋死冲突，方才得脱，只落得独自一人，身带重伤，馀皆殁于乱军之中。是夜北风大起，阴云布合，天降大雪，因此城内蜀兵分粮化雪而食。蜀兵啮雪，几似苏武当年。○此日之雪，虽承露盘之天浆不是过矣。

却说李歆撞出重围，从西山小路行了两日，正迎着姜维人马。歆下马伏地告曰：“曲山二城，皆被魏兵围困，绝了水道。幸得天降大雪，因此化雪度日。甚是危急。”维曰：“吾非救迟，为聚羌兵未到，因此误了。”羌人误姜维，而姜维又误二将也。遂令人送李歆入川养病。维问夏侯霸曰：“羌兵未到，魏兵围困曲山甚急，将军有何高见？”霸曰：“若等羌兵到曲山，二城皆陷矣。吾料雍州兵必尽来曲山攻打，雍州城定然空虚。将军可引兵径往牛头山，抄在雍州之后，郭淮、陈泰必回救雍州，则曲山之围自解矣。”此围魏救赵之法。维大喜曰：“此计最善！”于是姜维引兵望牛头山而去。

却说陈泰见李歆杀出城去了，乃谓郭淮曰：“李歆若告急于姜维，姜维料吾大兵皆在曲山，必抄牛头山袭吾之后。将军可引一军去取洮水，断绝蜀兵粮道。吾分兵一半，径往牛头山击之。彼若知粮道已绝，必然自走矣。”夏侯霸所算，早在陈泰算中。郭淮从之，遂引一军暗取洮水。陈泰引一军径往牛头山来。

却说姜维兵至牛头山，忽听得前军发喊，报说魏兵截住去路。维慌忙自到军前视之。陈泰大喝曰：“汝欲袭吾雍州！吾已等候多时了！”句安等候多时，偏等不来。为之一叹。维大怒，挺枪纵马，直取陈泰。泰挥刀而迎。战不三合，泰败走。维挥兵掩杀。雍州兵退回，占住山头。维收兵就牛头山下寨。维每日令兵搦战，不分胜负。夏侯霸谓姜维曰：“此处不是久停之所。连日交战，不分胜负，乃诱兵之计耳，必有异谋。不如暂退，再作良图。”正言间，忽报郭淮引一军取洮水，断了粮道。维大惊，急令夏侯霸先退，维自断后。陈泰分兵五路赶来。维独拒五路总口，战住魏兵。泰勒兵上山，矢石如雨。维急退到洮水之时，郭淮引兵杀来。维引兵往来冲突。魏兵阻其去路，密如铁桶。维奋死杀出，折兵大半，第一次出兵就见掣肘，不及武侯多矣。飞奔上阳平关来。前面又一军杀到，为首一员大将，纵马横刀而出。那人生得圆面大耳，方口厚唇，左目下生个黑瘤，瘤上生数十根黑毛，不知管辂相之，又作何语。乃司马懿长子骠骑将军司马师也。维大怒曰：“孺子焉敢阻吾归路！”拍马挺枪，直来刺师。师挥刀相迎。只三合，杀败了司马师，维脱身径奔阳平关来。城上人开门，放入姜维。司马师也来抢关，两边伏弩齐发，一弩发十矢，乃武侯临终时所遗“连弩”之法也。忽将武侯临终事一提，与一百四回照应。正是：

难支此日三军败，
独赖当年十矢传。

未知司马师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弩马恋栈豆：劣马只会贪恋马房里的豆料。比喻才智短浅的人只会顾惜眼前小利。

[2] 体访：察访。

[3] 微子去周：微子名启，是商王帝乙的长子，纣王的庶兄。因为纣王淫乱，微子屡次劝谏，纣王不听，遂出走。

第一百八回

丁奉雪中奋短兵 孙峻席间施密计

今人将曹操、司马懿并称。及观司马懿临终之语，而懿之与操则有别矣。操之事，皆懿之子为之，而懿则终其身未敢为操之事也。操之忌先主，是欲除宗室之贤者；懿之谋曹爽，是特杀宗室之不贤者。至于弑主后，害皇嗣，僭皇号，受九锡，但见之于操，而未见之于懿。故君子于懿有恕辞焉。

曹丕乘丧以伐刘禅，曹芳亦乘丧以伐孙亮。而前之伐则丕自主之；后之伐非芳主之，而司马师主之：其不同者一。前之兵有五路，而止一路是魏兵；后之兵有三路，而三路皆魏兵：其不同者二。前之兵不战而自解，后之兵战而后退：其不同者三。前之兵四路实，而一路是虚；后之兵一路败，而两路皆走：其不同者四。前后更无一毫相犯，岂非奇事奇文！

乘雪以诱敌者有之矣，武侯之破铁车兵是也；而冒雪以犯敌，则未之有也。以黑夜劫营者有之矣，甘宁百骑之劫是也；而白日劫营，则未之有也。用短兵步卒于险峻无人之处者有之矣，邓艾之袭阴平岭是也；用之于平川大寨则未之有也。以舟师破舟师者有之矣，黄盖之烧北船是也；而以舟师入旱寨则未之有也。以前后所未有者，而独于丁奉之战徐塘见之，真异样惊人。

丁奉成东兴之功，而诸葛恪不能奏新城之绩，其故何也？曰：魏来而我御之则克，我往攻魏则不克，则明验已见于前事矣。自周郎之御赤壁，而吴一胜；及孙权之攻合肥，而吴不胜。当曹操之攻濡须，而吴再胜；及张辽之拒逍遥津，而吴又不胜。及曹丕之攻三郡，而吴三胜；有徐盛之守南徐，而吴四胜；又曹休之取石亭，而吴五胜；及诸葛瑾之被烧于满宠，而吴又不胜。此非其章章者哉？画江而守，自顾有馀，而取人不足。在孙权未死，周瑜、鲁肃、吕蒙、陆逊未亡之时，犹然如是，而乃欲于孙亮之日进图中原，吾知其难耳。

司马懿之杀曹爽，是以异姓而灭宗室；孙峻之杀诸葛恪，是以宗室

而灭异姓。恪与爽之才不才不同，而其气骄而计疏则一也。外不能测张特之诈，内不能烛孙峻之奸，而又刚愎自矜，果于杀戮。聪明虽过于其父，而卒以恃才取祸，哀哉！

却说姜维正走，遇着司马师引兵拦截。原来姜维取雍州之时，郭淮飞报入朝，魏主与司马懿商议停当，懿遣长子司马师引兵五万，前来雍州助战。司马师发兵，补叙在此。省笔之法。师听知郭淮敌退蜀兵，师料蜀兵势弱，就来半路击之。直赶到阳平关，却被姜维用武侯所传连弩法，于两边暗伏连弩百馀张，一弩发十矢，皆是药箭。两边弩箭齐发，前军连人带马射死不知其数。司马师于乱军之中逃命而回。几同上方谷之难。

却说曲山城中，蜀将句安见援兵不至，乃开门降魏。姜维折兵数万，领败兵回汉中屯扎。以上按下蜀汉，以下再叙魏国。司马师自还洛阳，至嘉平三年秋八月，司马懿染病渐渐沉重，前是诈病，此是真病了。乃唤二子至榻前，嘱曰：“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恐惧。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国政。慎之！慎之！”与曹操铜雀台语相似。○此时偏不耳聋，偏不错乱。言讫而亡。长子司马师、次子司马昭，二人申奏魏主曹芳。芳厚加祭葬，优锡赠谥；封师为大将军，总领尚书机密大事；昭为骠骑上将军。以上按下魏国，以下接叙东吴。

却说吴主孙权，先有太子孙登，乃徐夫人所生，于吴赤乌四年身亡，遂立次子孙和为太子，乃琅琊王夫人所生。和因与全公主不睦，被公主所谮，权废之，和忧恨而死。又立三子孙亮为太子，乃潘夫人所生。此时陆逊、诸葛瑾皆亡，一应大小事务皆归于诸葛恪。补前文所未及。太和元年秋八月初一日，忽起大风，江海涌涛，平地水深八尺。吴主先陵所种松柏，尽皆拔起，直飞到建业城南门外，倒插于道上。孙权将亡，先书灾异，与后诸葛恪将亡，亦先书灾异，正是相映对。权因此受惊成病。至次年四月内，病势沉重，乃召太傅诸葛恪、大司马吕岱至榻前，嘱以后事。嘱讫而薨。在位二十四年，寿七十一岁，紫髯白矣。乃蜀汉延熙十五年也。后人诗曰：

紫髯碧眼号英雄，
能使臣僚肯尽忠。
二十四年兴大业，
龙盘虎踞在江东。

孙权既亡，诸葛恪立孙亮为帝，大赦天下，改元建兴元年；谥权曰大皇帝，葬于蒋陵。早有细作探知其事，报入洛阳。司马师闻孙权已死，遂议起兵伐吴。尚书傅嘏曰：“吴有长江之险，先帝屡次征伐，皆不遂意。照应前事。不如各守边疆，乃为上策。”师曰：“天道三十年一变，不但欲灭吴，亦有吞魏之意。吴将变，魏亦将变也。岂皇帝为鼎峙乎？吾欲伐吴。”昭曰：“今孙权新亡，孙亮幼懦，其隙正可乘也。”遂令征南大将军王昶引兵十万攻南郡，征东将军胡遵引兵十万攻东兴，镇南都督毌丘俭引兵十万攻武昌，三路进发。前曹丕用三路取吴，今司马师亦用三路取吴，正复相似。又遣弟司马昭为大都督，总领三路军马。是年冬十月，为雪天伏笔。司马昭兵至东吴边界，屯住人马，唤王昶、胡遵、毌丘俭到帐中计议曰：“东吴最紧要处，惟东兴郡也。今他筑起大堤，左右又筑两城，以防巢湖后面攻击，诸公须要仔细。”遂令王昶、毌丘俭各引一万兵，列在左右：“且勿进发。待取了东兴郡，那时一齐进兵。”昶、俭二人受令而去。昭又令胡遵为先锋，总领三路兵前去：“先搭浮桥，取东兴大堤。若夺得左右二城，便是大功。”遵领兵来搭浮桥。

却说吴太傅诸葛恪听知魏兵三路而来，聚众商议。平北将军丁奉曰：“东兴乃东吴紧要处所，若有失，则南郡、武昌危矣。”写丁奉能谋，是老将之智。恪曰：“此论正合吾意。公可就引三千水兵从江中去，吾随后令吕据、唐咨、刘纂各引一万马步兵，分三路来接应。但听连珠炮响，一齐进兵。吾自引大兵后至。”丁奉得令，即引三千水兵，分作三十只船，望东兴而来。

却说胡遵渡过浮桥，屯军于堤上，差桓嘉、韩综攻打二城。左城中乃吴将全怱守把，右城中乃吴将刘略守把。此二城高峻坚固，急切攻打不下。全、刘二人见魏兵势大，不敢出战，死守城池。蜀有句安、李歆守二城，吴亦有全怱、刘略守二城。仿佛相似，而胜败不同。胡遵在徐塘下寨。时值严寒，天降大雪，胡遵与众将设席高会。前回蜀兵取雪当水，此回魏兵对雪饮酒。同一雪也，而忧乐大异。忽报水上有三十只战船来到。遵出寨视之，见船将次傍岸，每船上约有百人。还帐中，谓诸将曰：“不过三千人耳，何足惧哉！”只令部将哨探，仍前饮酒。何贪杯至此！丁奉将船一字儿抛在水上，乃谓部将曰：“大丈夫立功名，正在今日！”遂令众军脱去衣甲，卸了头盔，不用长枪大戟，止带短刀。“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此用之狭巷耳。今用之平川，则奇矣。魏兵见之大笑，更不准备。忽然连珠炮响了三声，丁奉扯刀当先，一跃上岸。写丁奉能战，是老将之勇。众军皆拔短刀，随奉上岸，砍入

魏寨，以水兵劫旱寨，奇绝。魏兵措手不及。韩综急拔帐前大戟迎之，早被丁奉抢入怀内，手起刀落，砍翻在地。雪天遇雪刀，两白相照，可不更以酒赏之？桓嘉从左边转出，忙绰枪刺丁奉，被奉挟住枪杆。嘉弃枪而走，奉一刀飞去，正中左臂，嘉望后便倒。以我之短，胜彼之长。奉赶上，就以枪刺之。即用彼之长，济我之短。三千吴兵，在魏寨中左冲右突。胡遵急上马夺路而走。魏兵齐奔上浮桥，浮桥已断，断桥雪景，大有可观。惜此时魏兵心慌，无暇吃酒耳。大半落水而死；杀倒在雪地者不知其数。魏兵此时可谓红雪齐腰。车仗马匹军器皆被吴兵所获。司马昭、王昶、毌丘俭听知东兴兵败，亦勒兵即退。

却说诸葛恪引兵至东兴，收兵赏劳了毕，乃聚诸将曰：“司马昭兵败北归，正好乘势进取中原。”遂一面遣人赍书入蜀，求姜维进兵攻其北，许以平分天下。前者石亭之胜，吴使入蜀献捷，与此正复相似。一面起大兵二十万，来伐中原。临行时，忽见一道白气从地而起，遮断三军，对面不见。陵树拔而孙权将亡，白气见而诸葛将死，一般灾异。蒋延曰：“此气乃白虹也，主丧兵之兆。不止是丧兵，又应在丧身。太傅只可回朝，不可伐魏。”恪大怒曰：“汝安敢出不利之言，以慢吾军心！”叱武士斩之。众皆告免，恪乃贬蒋延为庶人，乃催兵前进。丁奉曰：“魏以新城为总隘口，若先取得此城，司马师破胆矣。”恪大喜，即趲兵直至新城。守城牙门将军张特见吴兵大至，闭门坚守。恪令兵四面围定。早有流星马报入洛阳，主簿虞松告司马师曰：“今诸葛恪困新城，且未可与战。吴兵远来，人多粮少，粮尽自走矣。与司马懿之料蜀兵，仿佛相似。待其将走，然后击之，必得全胜。但恐蜀兵犯境，不可不防。”师然其言，遂令司马昭引一军助郭淮防姜维，毌丘俭、胡遵拒住吴兵。

却说诸葛恪连月攻打新城不下，下令众将：“并力攻城，怠慢者立斩！”于是诸将奋力攻打，城东北角将陷。张特在城中定下一计，乃令一舌辩之士，赍捧册籍，赴吴寨见诸葛恪，告曰：“魏国之法，若敌人困城，守城将坚守一百日而无救兵至，然后出城降敌者，家族不坐罪。今将军围城已九十馀日，望乞再容数日，某主将尽率军民出城投降。今先具册籍呈上。”曹洪之守潼关，曹操限之以十日；吴兵之攻皖城，吕蒙限之以半日。未闻有百日之约也。恪深信之，收了军马，遂不攻城。骗信了。原来张特用缓兵之计，哄退吴兵，遂拆城中房屋，于破城处补修完备，乃登城大骂曰：“吾城中尚有半年之粮，岂肯降吴狗乎！尽战无妨！”诸葛恪着了道儿，可谓受骗者之戒。恪大怒，催兵打城，城上乱箭射下。恪额上正中一箭，翻身落马。诸将救起还寨，金疮举发。众

军皆无战心。

又因天气亢炎，回想雪天劫寨时，寒暑一更矣。军士多病。恪金疮稍可，欲催兵攻城。营吏告曰：“人人皆病，安能战乎？”恪大怒曰：“再说病者斩之！”众军闻知，逃者无数。忽报都督蔡林引本部军投魏去了。恪大惊，自乘马遍视各营，果见军士面色黄肿，各带病容。遂勒兵还吴。早有细作报知毌丘俭。俭尽起大兵，随后掩杀。吴兵大败而归。一胜不止，至于败而后止，是画蛇添足矣。恪甚羞惭，托病不朝。吴主孙亮自幸其宅问安，文武官僚皆来拜见。恪恐人议论，先搜求众官将过失，轻则发遣边方^[1]，重则斩首示众。恪有死之道。于是内外官僚，无不悚惧。又令心腹将张约、朱恩管御林军，以为牙爪。恪有死之道。

却说孙峻字子远，乃孙坚弟，孙静曾孙，孙恭之子也。孙权存日，甚爱之，命掌御林军马。今闻诸葛恪令张约、朱恩二人掌御林军，夺其权，心中大怒。太常卿滕胤素与诸葛恪有隙，乃乘间说峻曰：“诸葛恪专权恣虐，杀害公卿，将有不臣之心。公系宗室，何不早图之？”峻曰：“我有是心久矣。今当即奏天子，请旨诛之。”于是孙峻、滕胤入见吴主孙亮，密奏其事。亮曰：“朕见此人，亦甚恐怖，恪有死之道。常欲除之，未得其便。今卿等果有忠义，可密图之。”胤曰：“陛下可设席召恪，暗伏武士于壁衣中，掷杯为号，就席间杀之，以绝后患。”亮从之。

却说诸葛恪自兵败回朝，托病居家，心神恍惚。一日偶出中堂，忽见一人穿麻挂孝而入。又是一道白气。恪叱问之，其人大惊无措。恪令拿下拷问，其人告曰：“某因新丧父亲，入城请僧追荐^[2]。初见是寺院而入，却不想是太傅之府，却怎生来到此处也？”宅第化为寺院，今日多有之矣。恪怒，召守门军士问之。军士告曰：“某等数十人皆荷戈把门，未尝暂离，并不见一人入来。”孝子眼中误见，是真怪；众人眼中不见，更是奇怪。恪大怒，尽数斩之。是夜恪睡卧不安，忽听得正堂中声响如霹雳。恪自出视之，见中梁折为两段。栋折榱崩，凶莫大焉。恪惊归寝室，忽然一阵阴风起处，见所杀披麻人与守门军士数十人，各提头索命。前是人怪，此是鬼怪。恪惊倒在地，良久方甦。次早洗面，闻水甚血臭。恪叱侍婢，连换数十盆，皆臭无异。轻于杀人，故有血臭之怪。

恪正惊疑间，忽报天子有使至，宣太傅赴宴。恪令安排车仗。方欲出府，有黄犬衔住衣服，嚶嚶作声，如哭之状。君之孽不如臣之孽。恪

怒曰：“犬戏我也！”叱左右逐去之，遂乘车出府。欲牵黄犬出东门，不可得也。行不数步，见车前一道白虹，自地而起，如白练冲天而去。又是白虹，可见前之所应，不止在兵败也。恪甚惊怪，心腹将张约进车前密告曰：“今日宫中设宴，未知好歹，主公不可轻入。”董卓入朝之时，有李肃赚之；诸葛恪入朝之时，有张约阻之。前后相类而相反。恪听罢，便令回车。行不到十馀步，孙峻、滕胤乘马至车前曰：“太傅何故便回？”恪曰：“吾忽然腹痛，不可见天子。”胤曰：“朝廷为太傅军回，不曾面叙，故特设宴相召，兼议大事。太傅虽恙，还当勉强一行。”恪从其言，遂同孙峻、滕胤入宫，张约亦随入。

恪见吴主孙亮，施礼毕，就席而坐。亮命进酒，恪心疑，辞曰：“病躯不胜杯酌。”孙峻曰：“太傅府中常服药酒，可取饮乎？”恪曰：“可也。”遂令从人回府取自制药酒到，恪方才放心饮之。不饮君之酒，而自饮家中之酒。以为怀疑，则怀疑极矣；以为不敬，则不敬甚矣。酒至数巡，吴主孙亮托事先起。孙峻下殿，脱了长服，着短衣，内披环甲，手提利刃，上殿大呼曰：“天子有诏，诛逆贼！”诸葛恪大惊，掷杯于地，欲拔剑迎之，头已落地。从前种种灾异，至此结局。张约见峻斩恪，挥刀来迎。峻急闪过，刀尖伤其左指。峻转身一刀，砍中张约右臂。武士一齐拥出，砍倒张约，剁为肉泥。此亦一黄犬也。孙峻一面令武士收恪家眷，一面令人将张约并诸葛恪尸首，用芦席包裹，以小车载出，弃于城南门外石子岗乱冢坑内。可惜聪明人如此结果。世之自恃聪明妄自尊大者，可知戒哉？

却说诸葛恪之妻正在房中，心神恍惚，动止不宁。忽一婢女入房，恪妻问曰：“汝遍身如何血臭？”其婢忽然反目切齿，飞身跳跃，头撞屋梁，口中大叫：“吾乃诸葛恪也，被奸贼孙峻谋杀！”前已写过无数灾异，不想又有此一段在后。恪合家老幼，惊惶号哭。不一时，军马至，围住府第，将恪全家老幼，俱缚至市曹斩首。前之灾异，为恪杀之兆；后之灾异，又为全家皆杀之兆。时吴建兴二年冬十月也。昔诸葛瑾存日，见恪聪明尽显于外，叹曰：“此子非保家之主也。”知子莫若父。○此补前文所未及。又魏光禄大夫张缉曾对司马师曰：“诸葛恪不久死矣。”师问其故，缉曰：“威震其主，何能久乎？”宣帝负芒刺于背，霍光之所以赤族也。○此亦补前文所未及。至此果中其言。却说孙峻杀了诸葛恪，吴主孙亮封峻为丞相、大将军、富春侯，总督中外诸军事。自此权柄尽归孙峻矣。

且说姜维在成都，接得诸葛恪书，欲求相助伐魏，遥接前文。遂入

朝奏准后主，复起大兵北伐中原。正是：

一度兴师未奏绩，
两番讨贼欲成功。

未知胜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边方：边地，边疆。

[2] 追荐：诵经礼忏，超度死者。

第一百九回

困司马汉将奇谋 发曹芳魏家果报

姜维一伐中原，因夏侯霸之来，乘其宗党之内变也；再伐中原，因诸葛恪之约，乘其邻境之外侵也。而前后皆无成功者，前则借羌兵为助，而羌兵不至；后则羌兵至，而羌兵反为敌所用也。夫武侯在日，犹有铁车之助魏；武侯死后，安能恃羌兵之助刘？若以羌兵为可信，孰如南蛮孟获之可信乎？武侯不闻求助于蛮，而姜维乃欲求助于羌，此姜维之失计者耳。

姜维虽失计，不得以失计咎姜维也。何也？牛头山之败，固甚于武侯之失街亭；而铁笼山之围，则不异武侯之算上方谷也。亦无如上方谷之烧，则水自天来；铁笼山之渴，则水从地出。街亭之水道绝，天不助马谡以泉；铁笼之水道绝，天独助司马昭以水。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故曰：不得以失计为姜维咎。

五月渡泸之时，武侯尝拜井出泉矣。而武侯所拜，有数十井，司马昭所拜，止是一井，而有数十井之用，不更奇乎？赤壁鏖兵之时，武侯尝借箭曹营矣。而武侯借曹操之箭以射曹操，有十万枝；姜维借郭淮之箭以射郭淮，正是一枝。以一箭而胜十万箭之力，不更奇乎？读《三国》者，阅至后幅，愈出愈奇。谁谓武侯死后，无出色惊人之事？

郭淮死，徐质死，而司马昭不死，非天之爱司马也，为有一段绝妙排场在后，欲借司马氏演出，为后世乱臣贼子戒耳。献帝有衣带诏，曹芳亦有血诏。汉有伏后之见弑，魏亦有张后之见弑。汉有伏完、董承之事泄，魏亦有张缉之事泄。报复之反，何无分毫之或爽耶？且前人所为，后人效之，必有更甚者。曹操未尝以衣带诏而废献帝，司马师乃以血诏而废曹芳，则已甚矣。天之假手于后人，以报其前人，又必有比前而更快者。衣带诏之泄露甚迟，曹芳之血诏泄露甚速，则更快矣。天道好还，及其还也，又加倍相偿。读书至此，令人毛发俱悚！

甚矣，造物者之巧也！逆臣之报，不待后世之人言之，而即令其子孙当日自言之。今人以司马师比曹操，而曹芳亦自以其太祖比司马师；

今人以董承比张缉，而曹芳亦自以其国丈比董承。此是现前因果，明明告世，不必更听释氏地狱轮回之说矣。

蜀汉延熙十六年秋，将军姜维起兵二十万，令廖化、张翼为左右先锋，夏侯霸为参谋，张嶷为运粮使，大兵出阳平关伐魏。此是二伐中原。维与夏侯霸商议曰：“向取雍州，不克而还；今若再出，必又有准备。公有何高见？”霸曰：“陇上诸郡，只有南安钱粮最广。若先取之，足可为本。武侯第一次出兵，曾取南安、安定、天水三郡，此计与前有合。向者不克而还，盖因羌兵不至。今可先遣人会羌人于陇右，然后进兵出石营，从董亭直取南安。”石营、董亭俱地名。维大喜曰：“公言甚妙。”遂遣郤正为使，赍金珠蜀锦，入羌结好羌王。羌王迷当得了礼物，便起兵五万，令羌将俄何烧戈为大先锋，引兵南安来。前番不肯自来，今番买他便来。甚矣，阿堵之有用也！

魏左将军郭淮闻报，飞奏洛阳。司马师问诸将曰：“谁敢去敌蜀兵？”辅国将军徐质曰：“某愿往。”师素知徐质英勇过人，心中大喜，即令徐质为先锋，令司马昭为大都督，领兵往陇西进发。军至董亭，正遇姜维，两军列成阵势。徐质使开出大斧，出马挑战。蜀阵中廖化出迎，战不数合，化拖刀败回。张翼纵马挺枪而迎，战不数合，又败入阵。徐质驱兵掩杀，蜀兵大败，先写徐质之勇，以见姜维之智。退三十馀里。司马昭亦收兵回，各自下寨。

姜维与夏侯霸商议曰：“徐质勇甚，当以何策擒之？”霸曰：“来日诈败，以埋伏之计胜之。”维曰：“司马昭乃仲达之子，岂不知兵法？若见地势掩映¹，必不肯追。司马昭收兵之故，从姜维口中说出。吾见魏兵累次断吾粮道，今却用此计诱之，可斩徐质矣。”此计殊妙。遂唤廖化吩咐如此如此，又唤张翼吩咐如此如此。二人领兵去了。一面令军士于路撒下铁蒺藜，寨外多排鹿角，示以久计。

徐质连日引兵搦战，蜀兵不出。哨马报司马昭说：“蜀兵在铁笼山后，用木牛流马搬运粮草，木牛流马，又于此一提。照应一百二回中事。以为久计，只待羌兵策应。”昭唤徐质曰：“昔日所以胜蜀者，因断彼粮道也。今蜀兵在铁笼山后运粮，汝今夜引兵五千断其粮道，蜀兵自退矣。”不出姜维所料。徐质领令，初更时分，引兵望铁笼山来，果见蜀兵二百余人，驱百馀头木牛流马，装载粮草而行。魏兵一声喊起，徐质当先拦住。蜀兵尽弃粮草而走。质分兵一半，押送粮草回寨，自引兵一半追来。追不到十里，前面车仗横截去路。质令军士下马拆开车仗，只见两边忽然火起。善学丞相火攻，是好徒弟。质急勒马回走，后面山

僻窄狭处，亦有车仗截路，火光迸起。质等冒烟突火，纵马而出。一声炮响，两路军杀来，左有廖化，右有张翼，大杀一阵，魏兵大败。徐质奋死，只身而走，人困马乏。

正奔走间，前面一枝兵杀到，乃姜维也。质大惊无措，被维一枪刺倒座下马，徐质跌下马来，被众军乱刀砍死。质所分一半押粮兵，亦被夏侯霸所擒，尽降其众。霸将魏兵衣甲马匹，令蜀兵穿了，就令骑坐，打着魏军旗号，从小路径奔回魏寨来。魏军见本部兵回，开门放入，蜀兵就寨中杀出。此处用兵，直与武侯仿佛。司马昭大惊，慌忙上马走时，前面廖化杀来。昭不能前进，急退时，姜维引兵从小路杀到。昭四下无路，只得勒兵上铁笼山据守。原来此山只有一条路，四下皆险峻难上，其上惟有一泉，止够百人之饮。此时昭手下有六千人，被姜维绝其路口，绝其水道，可以奉答前番二城之失。山上泉水不敷，人马枯渴。昭仰天长叹曰：“吾死于此地矣！”读至此，令人拍案一快。○上方谷苦于有火，铁笼山苦于无水。前后相对。后人诗曰：

妙算姜维不等闲，
魏师受困铁笼间。
庞涓始入马陵道，
项羽初围九里山。

主簿王韬曰：“昔日耿恭受困，拜井而得甘泉。将军何不效之？”昭从其言，遂上山顶泉边再拜而祝曰：“昭奉诏来退蜀兵，若昭合死，令甘泉枯竭，昭自当刎颈，教部军尽降。如寿禄未终，愿苍天早赐甘泉，以活众命。”祝毕，泉水涌出，取之不竭，因此人马不死。此天助晋，非助魏也。看司马昭所祝，但为自己寿命祝耳，更无一语及魏事。

却说姜维在山下困住魏兵，谓众将曰：“昔日丞相在上方谷不曾捉住司马懿，吾深为恨。照应一百三回中事。今司马昭必被吾擒矣。”

却说郭淮听知司马昭困于铁笼山上，欲提兵来。陈泰曰：“姜维会合羌兵，欲先取南安。今羌兵已到，羌兵之来，在陈泰口中虚写。省笔之法。将军若撤兵去救，羌兵必乘虚袭我后也。可先令人诈降羌人，于中取事。若退了此兵，方可救铁笼之围。”郭淮从之，遂令陈泰引五千兵，径到羌王寨内，解甲而入，不战而降便是假；带着五千兵来，一发是假。只好骗羌人，却骗蜀将不得。泣拜曰：“郭淮妄自尊大，常有杀泰之心，故来投降。郭淮军中虚实，某俱知之。只今夜愿引一军前去劫寨，便可成功。兵到魏寨，自有内应。”迷当大喜，遂令何何烧戈同陈

泰来劫魏寨。俄何烧戈教泰降兵在后，令泰引羌兵为前部。

是夜二更，竟到魏寨，寨门大开。陈泰一骑马先入。俄何烧戈骤马挺枪入寨之时，只叫得一声苦，连人带马跌在陷坑里。陈泰从后面杀来，郭淮从左边杀来，羌兵大乱，自相践踏，死者无数，生者尽降。俄何烧戈自刎而死。此人略胜迷当。郭淮、陈泰引兵直杀到羌人寨中。迷当大王急出帐上马时，被魏兵生擒活捉，来见郭淮。淮慌下马，亲去其缚，用好言抚慰曰：“朝廷素以公为忠义，今何故助蜀人也？”迷当惭愧伏罪。淮乃说迷当曰：“公今为前部去解铁笼山之围，退了蜀兵，吾奏准天子，自有厚赐。”郭淮用计，亦与司马懿仿佛。迷当从之，遂引羌兵在前，魏兵在后，径奔铁笼山。维欲用羌人，羌人反为准所用。惜哉！

时值三更，先令人报知姜维。维大喜，教请入相见。魏兵多半杂在羌人部内，行到蜀寨前，维令大兵在寨外屯扎。迷当引百余人到中军帐前，姜维、夏侯霸二人出迎。魏将不等迷当开言，就从背后杀将起来。维大惊，急上马而走。羌、魏之兵一齐杀入，蜀兵四分五落，各自逃生。读至此，拍案一叹。维手无器械，腰间止有一副弓箭，走得慌忙，箭皆落了，只有空壶。维望山中而走，读者为姜维捏一把汗。背后郭淮引兵赶来。见维手无寸铁，乃骤马挺枪追之。看看至近，维虚曳弓弦，连响十余次。淮连躲数番，不见箭到，知维无箭，乃挂住钢枪，拈弓搭箭射之。又为姜维捏一把汗。维急闪过，顺手接了，就扣在弓弦上，待淮追近，望面门上尽力射去，淮应弦落马。得此一箭，稍快人意。维勒回马来杀郭淮，魏军骤至。维下手不及，只掣得淮枪而去。魏兵不敢追赶，急救淮归寨，拔出箭头，血流不止而死。司马昭下山引兵追赶，半途而回。夏侯霸随后逃至，与姜维一齐奔走。维折了许多人马，一路收扎不住，自回汉中。虽然兵败，却射死郭淮，杀死徐质，挫动魏国之威，将功补罪。以上按下蜀汉，专叙魏国。

却说司马昭犒劳羌兵，发遣回国去讫，班师还洛阳，与兄司马师专制朝权，群臣莫敢不服。魏主曹芳每见师入朝，战栗不已，如针刺背。令人追想献帝见曹操时。一日，芳设朝，见师挂剑上殿，慌忙下榻迎之。师笑曰：“岂有君迎臣之礼也？请陛下稳便。”须臾，群臣奏事，司马师俱自剖断，并不启奏魏主。少时朝退，师昂然下殿，乘车出内，前遮后拥，不下数千人马。写得司马师声势，依然曹操当年。

芳退入后殿，顾左右止有三人：乃太常夏侯玄，中书令李丰，李丰有二，李严之子亦名丰，乃蜀之李丰也。今此李丰，则魏之李丰。光禄

大夫张缉。缉乃张皇后之父，曹芳之皇丈也。令人追念伏完。芳叱退近侍，同三人至密室商议。芳执张缉之手而哭曰：“司马师视朕如小儿，觑百官如草芥，社稷早晚必归此人矣。”言讫大哭。令人追念献帝告董承之语。李丰奏曰：“陛下勿忧。臣虽不才，愿以陛下之明诏，聚四方之英杰，以剿此贼。”夏侯玄奏曰：“臣兄夏侯霸降蜀，因惧司马兄弟谋害故耳。照应一百七回中书。今若剿除此贼，臣兄必回也。臣乃国家旧戚，安敢坐视奸贼乱国，愿同奉诏讨之。”芳曰：“但恐不能耳。”三人哭奏曰：“臣等誓当同心灭贼，以报陛下。”令人追念马腾等誓词。芳脱下龙凤汗衫，咬破指尖，写了血诏，授与张缉，令人追念献帝赐衣带诏时。乃嘱曰：“朕祖武皇帝诛董承，盖为机事不密也。如此报应，妙在教他子孙自说出来。卿等须谨细，勿泄于外。”丰曰：“陛下何出此不利之言？臣等非董承之辈，司马师安比武祖也？曹芳以武祖比师，便为司马氏篡位之兆。陛下勿疑。”

三人辞出，至东华门左侧，正见司马师带剑而来，从者数人皆持兵器。三人立于道旁。令人追念董承遇曹操时。师问曰：“汝三人退朝何迟？”李丰曰：“圣上在内庭观书，我三人侍读故耳。”师曰：“所看何书？”乃看汉史衣带诏故事。丰曰：“乃夏、商、周三代之书也。”师曰：“上见此书，问何故事？”丰曰：“天子所问伊尹扶商、周公摄政之事，我等皆奏曰：‘今司马大将军乃伊尹、周公也。’”不欲学伊尹、周公，却欲学舜、禹受禅耳。师冷笑曰：“汝等岂将吾比伊尹、周公！其心实指吾为王莽、董卓！”何不竟说曹操。三人皆曰：“我等皆将军门下之人，安敢如此？”师大怒曰：“汝等乃口谀之人^[2]！适闻与天子在密室中所哭何事？”曹芳左右都是司马氏心腹，却于司马师口中见之。三人曰：“实无此状。”师叱曰：“汝三人泪眼尚红，笔有在后文追染前文者，此类是也。如何抵赖？”夏侯玄知事已泄，乃厉声大骂曰：“吾等所哭者，为汝威震其主，将谋篡逆耳！”师大怒，叱武士捉夏侯玄。玄揎拳裸袖^[3]，径击司马师，不是厮打的事。却被武士擒住。师令将各人搜检，于张缉身畔搜出一龙凤汗衫，上有血字。比董承事又泄漏得快。左右呈与司马师。师视之，乃密诏也。诏曰：

司马师弟兄共持大权将图篡逆。所行诏制，皆非朕意。各部官兵将士，可同仗忠义，讨灭贼臣，匡扶社稷。功成之日，重加爵赏。献帝手诏，在董承眼中叙出；曹芳手诏，在司马师眼中叙出，又自不同。

司马师看毕，勃然大怒曰：“原来汝等正欲谋害吾兄弟，情理难容！”遂令将三人腰斩于市，灭其三族。令人追念董承等七人遇害之时。三人骂

不绝口。比临东市中，牙齿尽被打落，各人含糊数骂而死。令人追念吉平截指之时。

师直入后宫。魏主曹芳正与张皇后商议此事。皇后曰：“内庭耳目甚多，倘事泄露，必累妾矣！”令人追念伏后、董妃语。正言间，忽见师入，皇后大惊。师按剑谓曰：“臣父立陛下为君，功德不在周公之下。臣事陛下，亦与伊尹何别乎？曹操自比文王，今司马自比伊、周。前后一辙。今反以恩为仇，以功为过，欲与二三小臣，谋害臣兄弟，何也？”芳曰：“朕无此心。”师袖中取出汗衫，掷之于地，曰：“此谁人所作耶？”亲笔现在，如何抵赖？芳魂飞天外，魄散九霄，战栗而答曰：“此皆为他人所逼故也。朕岂敢兴此心？”师曰：“妄诬大臣作反，当加何罪？”自然反坐，有何理说！芳跪告曰：“朕合有罪，望大将军恕之！”情甘罪责，所供是实。师曰：“陛下请起。”“陛下”二字之下忽接“请起”，自有陛下以来，未有如此之没体面者也。国法未可废也。”不当曰国法，竟当曰家法耳。乃指张皇后曰：“此是张缉之女，理当除之！”芳大哭求免，师不从，叱左右将张后捉出，至东华门内，用白练绞死。令人追念华歆破壁取伏后时。后人有诗曰：

当年伏后出宫门，
跣足哀号别至尊。
司马今朝依此例，
天教还报在儿孙。

次日，司马师大会群臣，曰：“今主上荒淫无道，褻近娼优，听信谗言，闭塞贤路，其罪甚于汉之昌邑^[4]，不能主天下。吾谨按伊尹、霍光之法，别立新君，以保社稷，以安天下，如何？”此时不学曹操，不学曹丕，又学董卓矣。觉第四回中事，于此又见。众皆应曰：“大将军行伊、霍之事，所谓‘应天顺人’，谁敢违命？”此时更无丁原、袁绍其人。师遂同多官入永宁宫，奏闻太后。太后曰：“大将军欲立何人为君？”师曰：“臣观彭城王曹据，聪明仁孝，可以为天下之主。”太后曰：“彭城王乃老身之叔，今立为君，我何以当之？今有高贵乡公曹髦，乃文皇帝之孙，此人温恭克让，可以立之。卿等大臣从长计议。”一人奏曰：“太后之言是也，便可立之。”众视之，乃司马师宗叔司马孚也。师遂遣使往元城，召高贵乡公，据幼而髦长，故师利于立幼，因孚之言，勉从之耳。请太后升太极殿，召芳责之曰：“汝荒淫无度，褻近娼优，不可承天下，当纳下玺绶，复齐王之爵，目下起程，非宣召不许入城。”芳泣拜太后，纳了国宝，乘王车大哭而去。只有数员

忠义之臣，含泪而送。后人诗曰：

昔日曹瞒相汉时，
欺他寡妇与孤儿。
谁知四十馀年后，
寡妇孤儿亦被欺。

却说高贵乡公曹髦，字彦士，魏文帝之孙，东海定王霖之子也。比曹芳又觉来历明白。当日司马师以太后命宣至，文武官僚，备銮驾于南掖门外拜迎。髦慌忙答礼。太尉王肃曰：“主上不当答礼。”髦曰：“吾亦人臣也，安得不答礼乎？”文武扶髦上辇入宫，髦辞曰：“太后诏命，不知为何？吾安敢乘辇而入？”遂步行至太极东堂，司马师迎着，髦先下拜，此时曹髦极其谦恭，后文仗剑出宫，只为更耐不得耳。师急扶起。问候已毕，引见太后。太后曰：“吾见汝年幼时，有帝王之相，汝今可为天下之主，务须恭俭节用，布德施仁，勿辱先帝也。”髦再三谦辞。师令文武请髦出太极殿，是日立为新君，改嘉平六年为正元元年，大赦天下，假大将军司马师黄钺，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带剑上殿。与曹操无异。文武百官，各有封赐。

正元二年春正月，有细作飞报，说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以废主为名，起兵前来。司马师大惊。正是：

汉臣曾有勤王志，
魏将还兴讨贼师。

未知如何迎敌，且看下文分解。

[1] 掩映：遮蔽，隐蔽。

[2] 口谀：谓当面奉承、表里不一。

[3] 揎拳裸袖：伸出拳头，捋起袖子。一种粗野蛮横或准备动武的姿态。

[4] 汉之昌邑：西汉昭帝死后，权臣大将军霍光立昭帝的侄子刘贺为帝。但刘贺因为荒淫无道，很快被霍光所废。霍光又立昭帝的侄孙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

第一百十回

文鸯单骑退雄兵 姜维背水破大敌

今人读董卓之废汉帝，未有不怒者也；读司马师之废魏王，未有不喜者也。今人读曹操之弑伏后，未有不怒者也；读司马师之弑张后，未有不喜者也。何也？为曹氏之报宜尔也。虽然，弑后废帝，不可以训。操为汉贼，师亦为魏贼，为汉臣者当为汉讨贼，为魏臣者安得不为魏讨贼乎？故田丘俭之挥泪，文钦之起兵，文鸯之力战，作史者皆特书以予之。

魏之逼汉，即以司马氏之逼魏者报之矣。若司马氏之逼魏，岂得独无报乎？曰：有报。报之以金墉之祸，报之以青衣之辱，报之以牺牛之易，报之以刘宋之篡也。然司马昭有后，司马师无后。有后则报之于子孙，无后则当报之于其身。而司马师独以病终，将奈何？曰：眼珠迸出，亦可以当显戮也已。

姜维三伐中原，在曹芳既废、司马师既死之后。夫师既死，则有隙可乘；芳既废，则亦有贼可讨也。然维之心，自为汉讨贼，初非为魏讨贼也。而以讨汉贼为念，亦不妨借讨魏贼以为名者，何哉？盖人方欲讨司马，我姑从其讨司马之名，而天方大讨曹，则我自行我讨曹之志耳。

背水之阵，徐晃以之拒汉而不胜，武侯以之拒曹而胜，姜维用之，则视前而为三矣。疑兵之伏，武侯一以之退曹操于汉中，一以之退司马懿于祁山，邓艾用之，则亦视前而为三矣。此用彼法，彼用此法，或不皆得，或皆得，各各不同。读之不厌其复。

却说魏正元二年正月，扬州刺史、镇东将军、领淮南军马田丘俭，字仲闻，河东闻喜人也。以其能讨贼，故存其官，并书其地，书其字。闻司马师擅行废立之事，心中大怒。长子田丘甸曰：“父亲官居方面^[1]，司马师专权废主，国家有垒卵之危，安可宴然自守^[2]？”与马腾父子相同。俭曰：“吾儿之言是也。”遂请刺史文钦商议。钦乃曹爽门下客。为后尹大目追赶一段伏笔。当日闻俭相请，即来参谒。俭邀入后堂，礼毕，说话间，俭流泪不止。钦问其故，俭曰：“司马师专权废主，天地

反复，安得不伤心乎？”前董承与马腾语都有反挑，今毌丘俭与文钦语只是直说。钦曰：“都督镇守方面，若肯仗义讨贼，钦愿舍死相助。钦中子文淑，小字阿鸯，有万夫不当之勇，常欲杀司马师兄弟，与曹爽报仇。今可令为先锋。”又是一个好儿子，不减马超。俭大喜，即时酹酒为誓。二人诈称太后有密诏，令淮南大小官兵将士，皆入寿春城，立一坛于西，宰白马歃血为盟，宣言司马师大逆不道，今奉太后密诏，令尽起淮南军马，仗义讨贼。与曹操矫诏讨董卓时相似。众皆悦服。俭提六万兵，屯于项城。文钦领兵二万，在外为游兵，往来接应。俭移檄诸郡，令各起兵相助。

却说司马师左眼肉瘤，不时痛痒，瘤者，身之赘肉也。师之视君亦如此矣。乃命医官割之，以药封闭，连日在府养病。忽闻淮南告急，乃请太尉王肃商议。肃曰：“昔关云长威震华夏，孙权令吕蒙袭取荆州，抚恤将士家属，因此关公军势瓦解。七十五回中事，于此一提。今淮南将士家属皆在中原，可急抚恤，更以兵断其归路，必有土崩之势矣。”师曰：“公言极善。但吾新割目瘤，不能自往。若使他人，心又不稳。”时中书侍郎钟会在侧，此处钟会出现。进言曰：“淮、楚兵强，其锋甚锐，若遣人领兵去退，多是不利。倘有疏虞，则大事废矣。”师蹶然起曰^[3]：“非吾自往，不可破贼！”遂留弟司马昭守洛阳，总摄朝政。师乘软舆，带病东行。令镇东将军诸葛诞，总督豫州诸军，从安风津取寿春；又令征东将军胡遵，领青州诸军，出谯、宋之地，绝其归路；又遣豫州刺史、监军王基，领前部兵先取镇南之地。师领大军，屯于襄阳，聚文武于帐下商议。光禄勋郑褒曰：“毌丘俭好谋而无断，文钦有勇而无智。今大军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锐气正盛，不可轻敌，只宜深沟高垒，以挫其锋。此亚夫之长策也。”一个说守。监军王基曰：“不可。淮南之反，非军民思乱也，皆因毌丘俭势力所逼，不得已而从之。若大军一临，必然瓦解。”一个说战。师曰：“此言甚妙。”遂进兵于淝水之上，中军屯于淝桥。基曰：“南顿极好屯兵，可提兵星夜取之。若迟，则毌丘俭必先至矣。”不惟要战，又要速战。师遂令王基领前部兵来南顿城下寨。

却说毌丘俭在项城，闻知司马师自来，乃聚众商议。先锋葛雍曰：“南顿之地，依山傍水，极好屯兵。若魏兵先占，难以驱遣，可速取之。”葛雍所料，已为王基所料。俭然其言，起兵投南顿来。正行之间，前面流星马报说：“南顿已有人马下寨。”俭不信，自到军前视之，果然旌旗遍野，营寨齐整。俭回到军中，无计可施。忽哨马飞报：“东吴孙峻，提兵渡江袭寿春来了。”孙峻之来，却用虚写。俭大惊曰：“寿

春若失，吾归何处！”是夜，退兵于项城。司马师见毌丘俭军退，聚多官商议。尚书傅嘏曰：“今俭兵退者，忧吴人袭寿春也，必回项城分兵拒守。将军可令一军取乐嘉城，一军取项城，一军取寿春，则淮南之卒必退矣。兖州刺史邓艾，足智多谋，又在傅嘏口中写一邓艾。若领兵径取乐嘉，更以重兵应之，破贼不难也。”师从之，急遣使持檄文，教邓艾起兖州之兵破乐嘉城。师随后引兵到彼会合。

却说毌丘俭在项城，不时差人去乐嘉城哨探，只恐有兵来。请文钦到营共议，钦曰：“都督勿忧。我与拙子文鸯只消五千兵，取保乐嘉城。”俭大喜。钦父子引五千兵投乐嘉来。前军报说：“乐嘉城西皆是魏兵，约有万馀。遥望中军，白旄黄钺，皂盖朱旛，簇拥虎帐，内竖立一面锦绣‘师’字旗，必是司马师也，‘师’者，师也。安立营寨，尚未完备。”时文鸯悬鞭立于父侧，闻知此语，乃告父曰：“趁彼营寨未成，可分兵两路，左右击之，可全胜也。”钦曰：“何时可去？”鸯曰：“今夜黄昏，父引二千五百兵，从城南杀来；儿引二千五百兵，从城北杀来：三更时分，要在魏寨会合。”此之谓父子兵。钦从之，当晚分兵两路。

且说文鸯年方十八岁，身長八尺，全装惯甲，腰悬钢鞭，绰枪上马，遥望魏寨而进。是夜司马师兵到乐嘉，立下营寨，等邓艾未至，师为眼下新割肉瘤，疮口疼痛，卧于帐中，令数百甲士环立护卫。三更时分，忽然寨内喊声大震，人马大乱。师急问之，人报曰：“一军从寨北斩围直入，为首一将，勇不可当。”文鸯之来，先在众将眼中、司马师耳中虚写。师大惊，心如火烈，眼珠从肉瘤疮口内迸出，想其怒目视曹芳之时，当受此报。血流遍地，疼痛难当；又恐有乱军心，只咬被头而忍，被皆咬烂。做逆贼有何便宜？原来文鸯军马先到，一拥而进，在寨中左冲右突，所到之处，人不敢当，有相拒者，枪挑鞭打，无不被杀。此处方实写文鸯。鸯只望父到以为外应，并不见来。数番杀到中军，皆被弓弩射回。鸯直杀到天明，只听得北边鼓角喧天，邓艾之来，先在文鸯耳中、众军眼中虚写。鸯回顾从者曰：“父亲不在南面为应，却从北至，何也？”妙在不知是邓艾。鸯纵马看时，只见一军行如猛风，为首一将乃邓艾也，跃马横刀大呼曰：“反贼休走！”此处方写是邓艾。鸯大怒，挺枪迎之。战有五十合，不分胜败。写文鸯，又写邓艾。正斗间，魏兵大进，前后夹攻。鸯部下兵乃各自逃散，只文鸯单人独马冲开魏兵，望南而走。背后数员魏将抖擞精神，骤马追来。将至乐嘉桥边，看看赶上，鸯忽然勒回马，大喝一声，直冲入魏将阵中来，钢鞭起处，纷纷落马，各各倒退。鸯复缓缓而行。写文鸯如生龙活虎。魏将聚在一处，惊讶曰：“此人尚敢退我等之众耶？可并力追之。”于是魏将百员，

复来追赶。鸯勃然大怒曰：“鼠辈何不惜命也！”提鞭拨马，杀入魏将丛中，用鞭打死数人，复回马缓辔而行。文鸯之勇，直与常山赵云仿佛相似。魏将连追四五番，皆被文鸯一人杀退。总收一句，省笔。后人诗曰：

长坂当年独拒曹，
子龙从此显英豪。
乐嘉城内争锋处，
又见文鸯胆气高。

原来文钦被山路崎岖，迷入谷中，行了半夜，比及寻路而出，天色已晓，文鸯人马不知所向，只见魏兵大胜，钦不战而退。老子殊梦梦。魏兵乘势追杀，钦引兵望寿春而走。

却说魏殿中校尉尹大目，乃曹爽心腹之人，因爽被司马懿谋杀，故事司马师，照应一百七回中事。常有杀师报爽之心，又素与文钦交厚。今见师眼瘤突出，不能动止，乃入帐告曰：“文钦本无反心，今被毌丘俭逼迫，以致如此。某去说之，必然来降。”此是赚司马师语。师从之。大目顶盔贯甲，乘马来赶文钦，看看赶上，乃高声大叫曰：“文刺史见尹大目么？”钦回头视之，大目除盔放于鞍辔之前，以鞭指曰：“文刺史何不耐数日也？”此是大目知师将亡，故来留钦。钦不解其意，厉声大骂，便欲开弓射之。文钦如此有粗无细，干得甚事！大目大哭而回。文钦收聚人马奔寿春时，已被诸葛诞引兵取了；欲复回项城时，胡遵、王基、邓艾三路兵皆到。钦见势危，遂投东吴孙峻去了。文钦之投吴，如夏侯霸之投蜀。

却说毌丘俭在项城内，听知寿春已失，文钦势败，城外三路兵到，俭遂尽撤城中之兵出战，正与邓艾相遇。俭令葛雍出马，与艾交锋，不一合，被艾一刀斩之，引兵杀过阵来。毌丘俭死战相拒。江淮兵大乱。胡遵、王基引兵四面夹攻。毌丘俭敌不住，引十馀骑夺路而走。前至慎县城下，县令宋白开门接入，设席待之。俭大醉，被宋白令人杀了，将头献与魏兵。于是淮南平定。此时文钦去了，毌丘俭死了，惟文鸯不知下落。妙在此处不即叙明，留在后文始见。

司马师卧病不起，唤诸葛诞入帐，赐以印绶，加为征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诸路军马；一面班师回许昌。师目痛不止，每夜只见李丰、张缉、夏侯玄三人立于榻前。与曹操临终见伏完等二十馀人，正复相似。师心神恍惚，自料难保，遂令人往洛阳取司马昭到。昭哭拜于床下。师

遗言曰：“吾今权重，虽欲卸肩，不可得也。汝继我为之，大事切不可轻托他人，自取灭族之祸。”言讫，以印绶付之，泪流满面。昭急欲问时，师大叫一声，眼睛迸出而死。两目俱出，此目无天子之报。时正元二年二月也。于是司马昭发丧，申奏魏主曹髦。髦遣使持诏到许昌，即命暂留司马昭屯军许昌，以防东吴。昭心中犹豫未决，钟会曰：“大将军新亡，人心未定，将军若留守于此，万一朝廷有变，悔之何及？”司马昭之有钟会，犹曹操之有贾诩、郭嘉耳。昭从之，即起兵还，屯洛水之南。髦闻之大惊。太尉王肃奏曰：“昭既继其兄掌大权，陛下可封爵以安之。”髦遂命王肃持诏，封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昭入朝谢恩毕。自此中外大小事情，皆归于昭。去一司马师，又来司马昭。○以下按下魏事，再叙蜀汉。

却说西蜀细作哨知此事，报入成都。姜维奏后主曰：“司马师新亡，司马昭初握重权，必不敢擅离洛阳。臣请乘间伐魏，以复中原。”后主从之，遂命姜维兴师伐魏。维到汉中，整顿人马。征西大将军张翼曰：“蜀地浅狭，钱粮浅薄，不宜远征。不如据险守分，恤军爱民，此乃保国之计也。”前文官谏，今武臣亦谏。维曰：“不然。昔丞相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然且六出祁山以图中原。不幸半途而丧，以致功业未成。将前事一提。今吾既受丞相遗命，当尽忠报国，以继其志，虽死而无恨也。亦学武侯‘死而后已’之语。今魏有隙可乘，不就此时伐之，更待何时？”夏侯霸曰：“将军之言是也。曹芳既废，夏侯玄既死，霸之意在报仇，故主于必战。可将轻骑先出枹罕。若得洮西南安，则诸郡可定。”张翼曰：“向者不克而还，皆因军出甚迟也。兵法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若火速进兵，使魏人不能提防，必然全胜矣。”张翼之意，不战则竟不战，欲战必速战矣。

于是姜维引兵五万，望枹罕进发。此是三伐中原。兵至洮水，守边军士报知雍州刺史王经、副将军陈泰。王经先起马步兵七万来迎。姜维吩咐张翼如此如此，又吩咐夏侯霸如此如此。二人领计去了。维乃自引大军背洮水列阵。妙，所谓“置死地而后生”也。王经引数员牙将出而问曰：“魏与吴、蜀已成鼎足之势，汝累次入寇，何也？”维曰：“司马师无故废主，邻邦理宜问罪，此句是客，此为魏报仇，乃夏侯霸之意也。何况仇敌之国乎？”一句是主，此为汉报仇，乃姜维之意也。经回顾张明、花永、刘达、朱芳四将曰：“蜀兵背水为阵，败则皆没于水矣。姜维骁勇，汝四将可战之。彼若退动，便可追击。”四将分左右而出，来战姜维。维略战数合，拨回马望本阵中便走。王经大驱士马，一齐赶来。维引兵望洮西而走。将次近水，大呼将士曰：“事急矣！诸将何不

努力！”此韩信破赵之计。众将一齐奋力杀回，魏兵大败。张翼、夏侯霸抄在魏兵之后，分两路杀来，把魏兵困在垓心。方知前吩咐之计，乃此计也。维奋武扬威，杀入魏军之中，左冲右突，魏兵大乱，自相践踏，死者大半，逼入洮水者无数，斩首万馀，垒尸数里。此番大胜，又当得风便转。王经引败兵百骑，奋力杀出，径往狄道城而走，奔入城中，闭门保守。姜维大获全功，犒军已毕，便欲进兵攻打狄道城。张翼谏曰：“将军功绩已成，威声大震，可以止矣。今若前进，倘不如意，正如画蛇添足也。”维曰：“不然。向者兵败，尚欲进取，纵横中原。今日洮水一战，魏人胆裂，吾料狄道唾手可得。汝勿自堕其志也！”本欲不胜不止，却弄出不败不止。张翼再三劝谏，维不从，遂勒兵来取狄道城。

却说雍州征西将军陈泰，正欲起兵与王经报兵败之仇，忽兖州刺史邓艾引兵到。泰接着，礼毕，艾曰：“今奉大将军之命，特来助将军破敌。”泰问计于邓艾。艾曰：“洮水得胜，若招羌人之众，东争关陇，传檄四郡，此吾兵之大患也。今彼不思如此，却图狄道城，其城垣坚固，急切难攻，空劳兵费力耳。吾今陈兵于项岭，然后进兵击之，蜀兵必败矣。”写邓艾有谋，以“凤兮”自许，亦殊不愧。陈泰曰：“真妙论也。”遂先拨二十队兵，每队五十人，尽带旌旗鼓角烽火之类，日伏夜行，去狄道城东南高山深谷之中埋伏之，待兵来，一齐鸣鼓吹角为应，夜则举火放炮以惊之。此武侯在汉中惊曹操之计。调度已毕，专候蜀兵到来。于是陈泰、邓艾各引二万兵相继而进。

却说姜维围住狄道城，令兵八面攻之，连攻数日不下，心中郁闷，无计可施。是日黄昏时分，忽三五次流星马报，说：“有两路兵来，旗上明书大字，一路是征西将军陈泰，一路是兖州刺史邓艾。”维大惊，遂请夏侯霸商议。霸曰：“吾向尝为将军言：邓艾自幼深明兵法，善晓地理。应一百七回语。今领兵到，颇为劲敌。”维曰：“彼军远来，我休容他住脚，便可击之。”乃留张翼攻城，命夏侯霸引兵迎陈泰。维自引兵来迎邓艾。行不到五里，忽然东南一声炮响，鼓角震地，火光冲天。维纵马看时，只见周围皆是魏兵旗号。维大惊曰：“中邓艾之计矣！”遂传令，教夏侯霸、张翼各弃狄道而退。邓艾先声足以夺人，非艾声足以惊姜维，因有夏侯霸之言为之先耳。于是蜀兵皆退于汉中。维自断后，只听得背后鼓声不绝。维退入剑阁之时，方知火鼓二十馀处，皆虚设也。维收兵退屯于钟提。

且说后主因姜维有洮西之功，降诏封维为大将军。维受了职，上表

谢恩毕，再议出师伐魏之策。正是：

成功不必添蛇足，
讨贼犹思奋虎威。

未知此番北伐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方面：指一个地方的军政要职或其长官。

[2] 宴然：安定貌；平安貌。

[3] 蹶然：疾起貌。

第一百十一回

邓士载智败姜伯约 诸葛诞义讨司马昭

姜维一伐中原之后，间之以丁奉破魏之事；二伐中原之后，间之以文鸯反魏之事；而三伐、四伐，更无他事以间之者，何也？牛头山之战，全乎败者也；铁笼山之战，初胜而终败者也；洮西之战，则全乎胜者也。不全乎胜则士气沮，全乎胜则士气锐。锐则可以及锋而用焉。此四伐之师，所以继三伐而即出欤？

邓艾有“五必出”之说以料蜀，姜维亦有“五可胜”之说以料魏，彼此若合符节，而料其出则果出，料其胜则不必果胜，则以维之所料，已为艾之所料故也。故知己而不知彼之亦足以知己，则不得谓之知己；知彼而不知彼之亦料我之知彼，则不得谓之知彼。

四伐之败与一伐等。盖一伐之役，句安陷焉；四伐之役，张嶷死焉。其失固相类也。然为国讨贼，虽败犹荣。一伐之时，未学武侯之自贬；四伐之后，亦学武侯之自责。君子于其败而哀其遇，于其贬而怜其心。

有毋丘俭之讨司马师于前，又有诸葛诞之讨司马昭于后，两人皆魏之忠臣也。诸葛兄弟三人，分事三国。人谓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不知狗亦不易为矣。高帝以功臣比之功狗，蒯通曰：“桀犬吠尧。”亦自比于狗。赵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亦自比家将于狗。若后世无义之徒，正狗之不如耳。

司马昭之攻诸葛诞也，贾充劝其挟太后、天子以亲征，此则从前未有之事矣。曹操南征北伐，岂尝挟献帝而俱行乎？其挟帝而俱行，惟许田射鹿之时则有之；至于挟太后而俱行，则又何尝有之乎？曹操所不为而司马昭为之者，恐我出而天子在内，则曹芳之血诏，亦曹髦之所欲发也，故必挟天子而后可以无恐也。又恐天子虽在外而太后在内，则太后之诏可请，而城门可闭，亦未必无曹爽故可也，故必挟太后而后可以无恐也。凡乱臣贼子，欲效前人之所为，往往较前人之心又加危，较前人之心又加慎。嗟乎！人之窃弄威福，亦欲安意肆志以自娱乐耳；乃防患

虑祸，岌岌不宁，以至于如此。人亦何乐而为乱臣贼子也哉？

却说姜维退兵屯于钟提，魏兵屯于狄道城外。王经迎接陈泰、邓艾入城，拜谢解围之事，设宴相待，大赏三军。泰将邓艾之功，申奏魏主曹髦。髦封艾为安西将军，假节领护东羌校尉，同陈泰屯兵于雍、凉等处。邓艾上表谢恩毕，陈泰设席与邓艾拜贺曰：“姜维夜遁，其力已竭，不敢再出矣。”先写陈泰料敌不中。以反衬邓艾之智。艾笑曰：“吾料蜀兵其必出有五。”邓艾居然将才。泰问其故，艾曰：“蜀兵虽退，终有乘胜之势，知彼之壮。吾兵终有弱败之实：知己之沮。其必出一也。蜀兵皆是孔明教演精锐之兵，容易调遣；知彼之利。吾将不时更换，军又训练不熟：知己之钝。其必出二也。蜀人多以船行，知彼之逸。吾军皆在旱行，知己之劳。劳逸不同：其必出三也。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四处皆是守战之地，蜀人或声东击西，指南攻北，吾兵必须分头守把；知己之分而小。蜀兵合为一处而来，以一分当我四分：知彼之合而大。其必出四也。若蜀兵自南安、陇西，则可取羌人之谷为食；若出祁山，则有麦可就食：知彼之粮易于我。但言知彼，而知己在其中。其必出五也。”陈泰叹服曰：“公料敌如神，蜀兵何足虑哉！”于是陈泰与邓艾结为忘年之交。如程普之服周郎。艾遂将雍、凉等处之兵每日操练，各处隘口，皆立营寨，以防不测。以上按下魏国一边，以下再叙蜀汉一边。

却说姜维在钟提大设筵会，会集诸将，商议伐魏之事。令史樊建谏曰：“将军屡出，未获全功。今日洮西之捷，魏人既服威名，何故又欲出也？万一不利，前功尽弃。”维曰：“汝等只知魏国地宽人广，急不可得，却不知攻魏者有五可胜。”邓艾“五必出”，姜维“五可胜”，彼此若合符节。众问之，维答曰：“彼洮西一败，挫尽锐气；吾兵虽退，不曾损折；今若进兵，一可胜也。邓艾所言“一必出”，维亦算在第一。吾兵船载而进，不致劳困；彼兵皆从旱地来迎，二可胜也。邓艾所言“三必出”，维却算在第二。吾兵久经训练之众；彼皆乌合之徒，不曾有法度，三可胜也。邓艾所言“二必出”，维却算在第三。吾兵自出祁山，抄掠秋谷为食，四可胜也。邓艾所言“五必出”，维却算在第四。彼兵虽各守备，军力分开；吾兵一处而去，彼安能救？五可胜也。邓艾所言“四必出”，维却算在第五。不在此时伐魏，更待何日耶？”夏侯霸曰：“艾年虽幼，而机谋深远，近封为安西将军之职，必于各处准备，非同往日矣。”维但能料其兵，霸则能料其将。维厉声曰：“吾何畏彼哉！公等休长他人锐气，灭自己威风。吾意已决，必先取陇西。”众不敢谏。

维自领前部，令众将随后而进。于是蜀兵尽离钟提，杀奔祁山来。此是四伐中原。哨马报说魏兵已先在祁山立下九个寨栅。维不信，引数骑凭高望之，果见祁山九寨势如长蛇，首尾相顾。维回顾左右曰：“夏侯霸之言，信不诬矣。此寨形势绝妙，止吾师诸葛丞相能之。今观邓艾所为，不在吾师之下。”在姜维眼中、口中，写一邓艾。然亦未见其人，但见其营，尚是虚写。遂回本寨，唤诸将曰：“魏人既有准备，必知吾来矣。吾料邓艾必在此间。猜得着。汝等可虚张吾旗号，据此谷口下寨，每日令百馀骑出哨，每出哨一回，换一番衣甲旗号，按青、黄、赤、白、黑五方旗帜〔更换〕。示兵之多，以疑之。吾却提大兵偷出董亭，径袭南安去也。”亦是好算。遂令鲍素屯于祁山谷口，维尽率大兵望南安进发。

却说邓艾知蜀兵出祁山，早与陈泰下寨准备，见蜀兵连日不来搦战，一日五番哨马出寨，或十里、十五里而回。艾凭高望毕，慌入帐与陈泰曰：“姜维不在此间，一个说邓艾必在此间，果然在此间；一个说姜维不在此间，果然不在此间。两个猜得都着，是对手拳头。必取董亭袭南安去了。料得如此。出寨哨马只是这几匹，更换衣甲，往来哨探，其马皆困乏，主将必无能者。陈将军可引一军攻之，其寨可破也。破了寨栅，便引兵袭董亭之路，先断姜维之后。先破前寨，却断后路，算出陈泰两路兵来。吾当先引一军救南安，径取武城山。若先占此山头，姜维必取上邽。上邽有一谷，名曰段谷，地狭山险，正好埋伏。彼来争武城山时，吾先伏两军于段谷，破维必矣。”先到武城，却伏段谷，又算出自己两路兵来。泰曰：“吾守陇西二三十年，未尝如此明察地理。公之所言，真神算也。公可速去，吾自攻此处寨栅。”于是邓艾引军星夜倍道而行，径到武城山。下寨已毕，蜀兵未到，即令子邓忠邓忠于此出现。与帐前校尉师纂，各引五千兵，先去段谷口埋伏，如此如此而行。二人受计而去。艾令偃旗息鼓，以待蜀兵。

却说姜维从董亭望南安而来，至武城山前，谓夏侯霸曰：“近南安有一山，名武城山，若先得了，可夺南安之势。只恐邓艾多谋，必先提防。”你猜着我，我猜着你。好看杀人。正疑虑间，忽然山上一声炮响，喊声大震，鼓角齐鸣，旌旗遍竖，皆是魏兵。中央风飘起一黄旗，大书“邓艾”字样。又未见其人，先见其旗。又只在姜维眼中虚写。蜀兵大惊。山上数处精兵杀下，势不可当，前军大败。维急率中军人马去救时，魏兵已退。恶甚。维直来武城山下搦邓艾战，山上魏兵并不下来。恶甚。但闻其声，不见其人。维令军士辱骂，至晚方欲退军，山上鼓角齐鸣，却又不見魏兵下来。恶甚。又但闻其声，不见其人。维欲上山冲

杀，山上炮石甚严，不能得进。守至三更欲回，山上鼓角又鸣。恶甚。又但闻其声，不见其人。维移兵下山屯扎。比及令军搬运木石，方欲竖立为寨，山上鼓角又来，魏兵骤至。三番不下来，此处却突如其来。蜀兵大乱，自相践踏，退回旧寨。次日，姜维令军士运粮草车仗，至武城山穿连排定，欲立起寨栅，以为屯兵之计。是夜二更，邓艾令五百人各执火把，分两路下山，三番不下来，此处又突如其来。放火烧车仗。两兵混杀了一夜，营寨又立不成。维复引兵退，再与夏侯霸商议曰：“南安未得，不如先取上邽。上邽乃南安屯粮之所，若得上邽，南安自危矣。”姜维亦料到此，但先为邓艾料去了。毕竟邓艾是先猜先着。遂留霸屯于武城山。

维尽引精兵猛将，径取上邽。行了一宿，将及天明，见山势狭峻，道路崎岖，乃问乡道官曰：“此处何名？”答曰：“段谷。”维大惊曰：“其名不美！‘段谷’者，‘断谷’也。倘有人断其谷口，如之奈何？”读书至此，令人一吓。几为落凤坡、罾口川之续矣。正踌躇未决，忽前军来报：“山后尘头大起，必有伏兵。”维急令退兵，师纂、邓忠两军杀出。维且战且走，前面喊声大震，邓艾引兵杀到，三路夹攻，蜀兵大败。幸得夏侯霸引兵杀到，魏兵方退，救了姜维。欲再往祁山，霸曰：“祁山寨已被陈泰打破，鲍素阵亡，全寨人马皆退回汉中去了。”陈泰打寨，在夏侯霸口中虚写。省笔之法。维不敢取董亭，急投山僻小路而回。后面邓艾急追，维令诸军前进，自为断后。正行之间，忽然山中一军突出，乃魏将陈泰也。魏兵一声喊起，将姜维困在垓心。维人马困乏，左冲右突，不能得出。荡寇将军张嶷闻姜维受困，引数百骑杀入重围，维因乘势杀出。嶷被魏兵乱箭射死。维得脱重围，复回汉中，因感张嶷忠勇，殁于王事，乃表赠其子孙。于是，蜀中将士多有阵亡者，皆归罪于姜维。维照武侯街亭旧例，乃上表自贬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抄旧文章，只是不如原稿。以上按下蜀汉一边，以下再叙魏国一边。

却说邓艾见蜀兵退尽，乃与陈泰设宴相贺，大赏三军。泰表邓艾之功。司马昭遣使持节，加艾官爵，赐印绶；并封其子邓忠为亭侯。

时魏主曹髦，改正元三年为甘露元年。司马昭自为天下兵马大都督，出入常令三千铁甲骁将前后簇拥，以为护卫；宛然董卓变相。一应事务，不奏朝廷，就于相府裁处。宛然曹操后身。自此，常怀篡逆之心。有一心腹人姓贾，名充，字公闾，及故建威将军贾逵之子，为昭府下长史。充语昭曰：“今主公掌握大柄，四方人心必然未安，且当暗

访，然后徐图大事。”昭曰：“吾正欲如此。汝可为我东行，只推慰劳出征军士为名，以探消息。”贾充领命，径到淮南，入见镇东大将军诸葛诞。诞字公休，乃琅琊南阳人，即武侯之族弟也。兄弟三人分事三国，亦大奇事。向仕于魏，因武侯在蜀为相，因此不得重用。后武侯身亡，诞在魏历任重职，封高平侯，总摄两淮军马。补叙诸葛诞前事。当日贾充托名劳军，至淮南见诸葛诞。诞设宴待之。酒至半酣，充以言挑诞曰：“近来洛阳诸贤，皆以主上懦弱，不堪为君。司马大将军三世辅国，功德弥天，可以禅代魏统。未审钧意若何？”诞大怒曰：“汝乃贾豫州之子，世食魏禄，安敢出此乱言！”写得诸葛诞义形于辞，不愧武侯族弟。充谢曰：“某以外人之言告公耳。”诞曰：“朝廷有难，吾当以死报之。”说得凛凛烈烈。充默然。

次日辞归，见司马昭细言其事。昭大怒曰：“鼠辈安敢如此！”充曰：“诞在淮南，深得人心，又在贾充口中补写诸葛诞平日。久必为患，可速除之。”昭遂暗发密书与扬州刺史乐綝，一面遣使赍诏征诞为司空。

诞得了诏书，已知是贾充告变，遂捉来使拷问。使者曰：“此事乐綝知之。”诞曰：“他如何得知？”使者曰：“司马将军已令人到扬州送密书与乐綝矣。”使者口中泄漏机密，妙在要言不烦。诞大怒，叱左右斩了来使，遂起部下兵千人，杀奔扬州来。将至南门，城门已闭，吊桥拽起。诞在城下叫门，城上并无一人回答。诞大怒曰：“乐綝匹夫，安敢如此！”遂令将士打城。手下十馀骁骑，下马渡河，飞身上城，杀散军士，大开城门。于是诸葛诞引兵入城，乘风放火，杀至綝家。綝慌上楼避之。诞提剑上楼，大喝曰：“汝父乐进，昔日受魏国大恩，不思报本，反欲顺司马昭耶！”乐进为曹操旧将，于此提照出来。綝未及回言，为诞所杀。一面具表数司马昭之罪，使人申奏洛阳；申罪致讨，比毌丘俭更是烈烈。一面大聚两淮屯田户口十馀万，并扬州新降兵四万馀人，积草屯粮，准备进兵；又令长史吴纲，送子诸葛靓入吴为质求援，务要合兵诛讨司马昭。志自可取，不必以成败论之。

此时东吴丞相孙峻病亡，从弟孙綝辅政。綝字子通，为人强暴，杀大司马滕胤、将军李据、王惇等，顺笔带叙吴事。○杀诸葛恪用详叙，杀此三人用略叙。省笔之法。因此权柄皆归于綝。吴主孙亮虽然聪明，无可奈何。为后回孙綝废亮张本。于是吴纲将诸葛靓至石头城，入拜孙綝。綝问其故，纲曰：“诸葛诞乃蜀汉诸葛武侯之族弟也，不说诸葛瑾之弟，而独说武侯者，因孙峻杀诸葛瑾之子故也。有针线。向事魏国。

今见司马昭欺君罔上，废主弄权，欲兴师讨之，而力不及，故特来归降。诚恐无凭，专送亲子诸葛靓为质。伏望发兵相助。”繇从其请，便遣大将全怱、全端为主将，于诠为合后，朱异、唐咨为先锋，文钦为向导，起兵七万，分三队而进。吴纲回寿春报知诸葛诞。诞大喜，遂陈兵准备。

却说诸葛诞表文到洛阳，司马昭见了大怒，欲自往讨之。贾充谏曰：“主公乘父兄之基业，恩德未及四海，今弃天子而去，若一朝有变，悔之何及！不如奏请太后及天子一同出征，可保无虞。”曹瞞但挟天子耳，贾充又教司马昭挟太后，愈出愈奇。昭喜曰：“此言正合吾意。”遂入奏太后曰：“诸葛诞谋反，臣与文武官僚计议停当，请太后同天子御驾亲征，以继先帝之遗意。”孙繇将诸葛诞儿子作当头，司马昭却将太后、天子带在军中作当头。太后畏惧，只得从之。次日，昭请魏主曹髦起程。髦曰：“大将军都督天下军马，任从调遣，何必朕自行也？”昭曰：“不然。昔日武祖纵横四海，文帝、明帝有包括宇宙之志，并吞八荒之心，凡遇大敌，必须自行。然未闻奉母氏以行也。陛下正宜追配先君，扫清故孽，何自畏也？”髦畏威权，只得从之。昭遂下诏，尽起两都之兵二十六万，命征南将军王基为正先锋，安东将军陈騫为副先锋，监军石苞为左军，兖州刺史周泰为右军，保护车驾，浩浩荡荡，杀奔淮南而来。

东吴先锋朱异引兵迎敌。两军对圆，魏军中王基出马，朱异来迎。战不三合，朱异败走。唐咨出马，战不三合，亦大败而走。王基驱兵掩杀，吴兵大败，退五十里下寨，报入寿春城中。诸葛诞自引本部锐兵，会合文钦并二子文鸯、文虎，文鸯前卷不知下落，此处却与文钦会在一处。雄兵数万，来敌司马昭。正是：

方见吴兵锐气堕，
又看魏将劲兵来。

未知胜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救寿春于谗死节 取长城伯约鏖兵

诸葛恪之进兵于新城，魏无衅之可窥；若孙綝之进兵于寿春，则乘魏之衅而动矣。毋丘俭之讨司马昭，犹惧吴之袭其后；若诸葛诞之讨司马昭，则吴且为之援矣。綝之事易于恪，诞之事易于俭，而迄无成功者，是綝之才不如恪，诞之才亦不如俭也。然吴有不降贼之将，则于谗一人为忠臣；魏有不降贼之兵，则诸葛诞数百人皆义士。君子谓吴之一人，可以愧吴之众人；而诞之数百人，愈以重诞之一人云。

“威克厥爱”，为将之道固然，而用法太严，御人太酷，又必败之理也。朱异不杀，则吴将不至离心；文钦不诛，则魏将不至解体。读书至此，可为严酷之戒。

曹操筑土城于潼关之西，地高而无水患；司马昭筑土城于淮水之南，地卑而有水患。无水患，则城难堕；有水患，则城易堕也。而天雨不降，淮水不发。与寿春相拒数月，而曾不得上方谷一日之雨；以淮河之势，而曾不及铁笼山一井之涨溢。此实天意，岂人事哉！此谯周《仇国论》之所作也。

谯周《仇国论》，不过以成败利钝为言耳。其不作于武侯伐魏之时，而作于姜维伐魏之时者，盖武侯“非所逆睹”一语，已足以破之矣。使人尽明哲，孰竭愚忠？使人尽知天，孰尽人事？故后人臣有报国之志者，愿读《出师表》，不愿读《仇国论》。

闻魏之衅而起，闻吴之败而止，此姜维五伐中原之师，所以一出而即返。前于三伐、四伐之时，魏军中早有一邓艾为之设谋，为之画策，而维与艾尚未识面；直至此回，而又先见其子，后见其父。及既见之后，而又略战而退，未及大决雌雄。其事之纡徐，文之曲折如此。读书至此，又乐得而观其后矣。

却说司马昭闻诸葛诞会合吴兵前来决战，乃召散骑长史裴秀、黄门侍郎钟会，商议破敌之策。钟会曰：“吴兵之助诸葛诞，实为利也；以

利诱之，则必胜矣。”利与义相对，不为义则必为利。为魏讨贼者义也。会以吴人为为利，则诞之义可知矣。昭从其言，遂令石苞、州泰先引两军于石头城埋伏，王基、陈騫领精兵在后，却令偏将成倅引兵数万先去诱敌。又令陈俊引车仗牛马驴骡，装载赏军之物，四面聚集于阵中，如敌来则弃之。是日，诸葛诞令吴将朱异在左，文钦在右。见魏阵中人马不整，诞乃大驱士马径进。成倅退走，诞驱兵掩杀，见牛马驴骡遍满郊野，南兵争取，无心恋战。此曹操破文丑之计，其解渭桥之危亦以此。忽然一声炮响，两路兵杀来：左有石苞，右有州泰。诞大惊，急欲退时，王基、陈騫精兵杀到。诞兵大败。司马昭又引兵接应。诞引败兵奔入寿春，闭门坚守。昭令兵四面围困，并力攻城。

时吴兵退屯安丰，魏主车驾驻于项城。钟会曰：“今诸葛诞虽败，寿春城中粮草尚多，更有吴兵屯安丰以为犄角之势。今吴兵四面攻围，彼缓则坚守，急则死战。吴兵或乘势夹攻，吾军无益。不如三面攻之，留南门大路，容贼自走；走而击之，可全胜也。先算诸葛诞。吴兵远来，粮必不继，我引轻骑抄在其后，可不战而自破矣。”次算吴兵。昭抚会背曰：“君真吾之子房也。”曹操以荀彧为子房，昭又以钟会为子房，前后遥相照映。遂令王基撤退南门之兵。

却说吴兵屯于安丰，孙綝唤朱异责之曰：“量一寿春城不能救，安可并吞中原？如再不胜必斩！”一味好杀，安能成功。朱异乃回本寨商议。于诠曰：“今寿春南门不围，某愿领一军从南门入去，助诸葛诞守城。将军与魏兵挑战，我却从城中杀出，两路夹攻，魏兵可破矣。”此计亦妙，但城中增兵，则粮愈少。异然其言。于是全怱、全端、文钦等，皆愿入城。遂同于诠引兵一万，从南门而入城。本欲虚一门以待诞之走，不想吴兵反从此而入。出于意外。魏兵不得将令，未敢轻敌，任吴兵入城，乃报知司马昭。昭曰：“此欲与朱异内外夹攻，以破我军也。”乃召王基、陈騫吩咐曰：“汝可引五千兵截断朱异来路，从背后击之。”于诠所算，又早被司马昭所算。二人领命而去。朱异正引兵来，忽背后喊声大震：左有王基，右有陈騫，两路军杀来。吴兵大败。朱异回见孙綝。綝大怒曰：“累败之将，要汝何用！”叱武士推出斩之。一味好杀，安能成功。又责全端子全祎曰：“若退不得魏兵，汝父子休来见我。”是驱之降魏。于是孙綝自回建业去了。

钟会与昭曰：“今孙綝退去，外无救兵，城可围矣。”昭从之，遂催军攻围。全祎引兵欲入寿春，见魏兵势大，寻思进退无路，遂降司马昭。势所必然。昭加祎为偏将军。一以杀驱之，一以赏招之。祎感昭恩

德，乃修家书与父全端、叔全恠，言孙綝不仁，不若降魏，将书射入城中。恠得祔书，遂与端引数千人开门出降。诸葛诞在城中忧闷，谋士蒋班、焦彝进言曰：“城中粮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吴、楚之众，与魏兵决一死战。”诞大怒曰：“吾欲守，汝欲战，莫非有异心乎！再言必斩！”与孙綝之令无异。二人仰天长叹曰：“诞将亡矣！我等不如早降，免至一死！”是夜二更时分，蒋、焦二人逾城降魏，司马昭重用之。又以赏招之。因此城中虽有敢战之士，不敢言战。

诞在城中见魏兵四下筑起土城，以防淮水，只望水泛，冲倒土城，驱兵击之。不想自秋至冬，并无霖雨，淮水不泛。岂非天意！城中看看粮尽，文钦在小城内与二子坚守，见军士渐渐饿倒，只得来告诞曰：“粮皆尽绝，军士饿损，不如将北方之兵尽放出城，以省其食。”去兵亦所以足食。诞大怒曰：“汝教我尽去北军，欲谋我耶！”叱左右推出斩之。又是一个孙綝。文鸯、文虎见父被杀，各拔短刀，立杀数十人，飞身上城，一跃而下，越壕赴魏寨投降。司马昭恨文鸯昔日单骑退兵之仇，欲斩之，照应一百十回中事。钟会谏曰：“罪在文钦，今文钦已亡，二子势穷来归，若杀降将，是坚城内人之心也。”昭从之，遂召文鸯、文虎入帐，用好言抚慰，赐骏马锦衣，加为偏将军，封关内侯。要杀则竟杀，不杀则抚之慰之，爵之禄之。直是老瞒手段。二子拜谢上马，绕城大叫曰：“我二人蒙大将军赦罪赐爵，汝等何不早降！”城内人闻言，皆计议曰：“文鸯乃司马昭仇人，尚且重用，何况我等乎！”如什方侯故事。于是皆欲投降。诸葛诞闻之大怒，黑夜自来巡城，以杀为威。又是一个孙綝，如此安得不败！

钟会知城中人心已变，乃入帐告昭曰：“可乘此时攻城矣。”昭大喜，遂激三军，四面云集，一齐攻打。守将曾宣献了北门，放魏兵入城。必至于此。诞知魏兵已入，慌引麾下数百人，自城中小路突出，至吊桥边正撞着胡奋，手起刀落，斩诞于马下，数百人皆被缚。必至于此。王基引兵杀到西门，正遇吴将于诠，基大喝曰：“何不早降！”诠大怒曰：“受命而出，为人救难，既不能救，又降他人，义所不为也。”乃掷盔于地，大呼曰：“人生在世，得死于战场者，幸耳！”急挥刀死战三十馀合，人困马乏，为乱军所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于诠有焉。后人有诗赞曰：

司马当年围寿春，
降兵无数拜车尘。
东吴虽有英雄士，

谁及于论肯杀身！

司马昭入寿春，将诸葛诞老小尽皆梟首，灭其三族。武士将所擒诸葛诞部卒数百人缚至。昭曰：“汝等降否？”众皆大叫曰：“愿与诸葛公同死，决不降汝！”有卒如此，可不愧诸葛二字。昭大怒，叱武士尽缚于城外，逐一问曰：“降者免死。”并无一人言降。直杀至尽，终无一人降者。与张睢阳之事相似。昭深加叹息不已，令皆埋之。后人诗赞曰：

忠君矢志不偷生，
诸葛公休帐下兵。
《薤露》歌声应未断^[1]，
遗踪直欲继田横^[2]。

却说吴兵大半降魏，裴秀告司马昭曰：“吴兵老小尽在东南江、淮之地，今若留之，久必为变，不如坑之^[3]。”李广不封侯，只为杀降之故。何秀之不仁也！钟会曰：“不然。古之用兵者，全国为上^[4]，戮其元恶而已。若尽坑之，是不仁也。不如放归江南，以显中国之宽大。”会之言与秀天渊，宜独为夏侯霸之所称许。昭曰：“此妙论也。”遂将吴兵尽皆放归本寨。将来成大事者，必能用善言。唐咨因惧孙綝，不敢回国，亦来投魏。昭皆重用，令分布三河之地。淮南已平，正欲退兵，忽报西蜀姜维引兵来取长城，邀截粮草。姜维此来，先在司马昭一边听得。又是一样笔法。昭大惊，与多官计议退兵之策。

时蜀汉延熙二十年，改为景耀元年。姜维在汉中，选川将两员，每日操练人马。一是蒋舒，一是傅佥。二人颇有胆勇，维甚爱之。忽报淮南诸葛诞起兵讨司马昭，东吴孙綝助之，昭大起两淮之兵，将魏太后并魏主一同出征去了。只听得一半。维大喜曰：“吾今番大事济矣！”吾亦谓然。遂表奏后主，愿兴兵伐魏。中散大夫谯周听知，叹曰：“近来朝廷溺于酒色，信任中贵黄皓，黄皓事借谯周口中叙出。不理国事，只图欢乐，伯约累欲征伐，不恤军士，国将危矣！”乃作《仇国论》一篇，寄与姜维。维拆封视之。论曰：

或问：古往能以弱胜强者，其术何如？曰：处大国无患者，恒多慢；处小国有忧者，恒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养民，以少取多；勾践恤众，以弱毙强，此其术也。或曰：曩者楚强汉弱，约分鸿沟，张良以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率兵追羽，终毙项氏，岂必由文王、勾践之事乎？曰：商周之际，王侯世尊，君臣之固。

当此之时，虽有汉祖，安能仗剑取天下乎？今秦罢侯置守之后，民疲秦役，天下土崩，于是豪杰并争。今我与彼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黷征，不幸遇难，虽有智者，不能谋之矣。

姜维看毕，大怒曰：“此腐儒之论也！”掷之于地。遂提川兵来取中原。又问傅佥曰：“以公度之，可出何地？”佥曰：“魏屯粮草，皆在长城。今可径取骆谷，度沈岭，直到长城，先烧粮草，魏兵屡次断蜀之粮，今则是蜀兵取魏之粮，反而用之。又变一样文法。然后直取秦川，则中原指日可得矣。”维曰：“公之见，与吾计暗合也。”即提兵径取骆谷，度沈岭，望长城而来。此是五伐中原。

却说长城镇守将军司马望，乃司马昭之族兄也。城内粮草甚多，人马却少。望听知蜀兵到，急与王镇、李鹏二将，引兵离城二十里下寨。次日蜀兵来到，望引二将出阵。姜维出马，指望而言曰：“今司马昭迁主于军中，必有李傕、郭汜之意也。直应第九回中事。吾今奉朝廷明命，前来问罪，汝当早降。若还愚迷，全家诛戮！”望大声而答曰：“汝等无礼，数犯上国，如不早退，令汝片甲不归！”言未毕，望背后王镇挺枪出马，蜀阵中傅佥出迎。战不十合，佥卖个破绽，王镇便挺枪来刺。傅佥闪过，活捉镇于马上，便回本阵。李鹏大怒，纵马轮刀来救。佥故意放慢，等李鹏将近，努力掷镇于地，暗掣四楞铁简在手^[5]。鹏赶上举刀待砍，傅佥偷身回顾，向李鹏面门只一简，打得眼珠迸出，死于马下。写傅佥不惟能谋，且又能勇。王镇被蜀兵乱枪刺死。姜维驱兵大进。司马望弃寨入城，闭门不出。维下令曰：“军士今夜且歇一宿，以养锐气。来日须要入城。”次日平明，蜀兵争先大进，一拥至城下，用火箭火炮打入城中。城上草屋一派烧着，魏兵自乱。维又令人取干柴堆满城下，一齐放火，烈焰冲天。几同博望、新野。城已将陷，魏兵在城内嚎啕痛哭，声闻四野。

正攻打之间，忽然背后喊声大震。维勒马回看，只见魏兵鼓噪摇旗，浩浩而来。来得突兀。维遂令后队为前队，自立于门旗下候之。只见魏阵中一小将，全装贯带，挺枪纵马而出，约年二十馀岁，面如傅粉，唇似抹朱，厉声大叫曰：“认得邓将军否？”小小年纪，便尔油嘴。维自思曰：“此必是邓艾矣。”在姜维意中，虚猜一邓艾。挺枪纵马而来。二人抖擞精神，战到三四十合，不分胜负。那小将军枪法无半点放闲^[6]。维心中自思：“不用此计，安得胜乎？”便拨马望左边山路中而

走。那小将骤马追来，维挂住了钢枪，暗取雕弓羽箭射之。那小将眼乖，早已见了，弓弦响处，把身望前一倒，放过羽箭。维回头看，小将已到，挺枪来刺。维闪过，那枪从肋旁边过，被维挟住。那小将弃枪，望本阵而走。维嗟叹曰：“可惜可惜！”再拨马赶来。追至阵门前，一将提刀而出曰：“姜维匹夫，勿赶吾儿！邓艾在此。”在姜维耳中，实听一邓艾。维大惊，原来小将乃艾之子邓忠也。此处方才叙明。前文故意令人不测。○钟会弟胜于兄，邓家子如其父。然则艾艾真有两艾，凤兮不止一凤矣。维暗暗称奇，欲战邓艾，又恐马乏，乃虚指艾曰：“吾今日识汝父子也。幸会幸会。各且收兵，来日决战。”艾见战场不利，亦勒马应曰：“既如此，各自收兵，暗算者非丈夫也。”于是两军皆退。邓艾据渭水下寨，姜维跨两山安营。艾见蜀兵地理，乃作书于司马望曰：“我等切不可战，只宜固守。待关中兵至时，蜀兵粮草皆尽，三面攻之，无不胜也。今遣长子邓忠相助守城。”一面差人于司马昭处求救。

却说姜维令人于艾寨中下战书，约来日大战，艾佯应之。恶极。次日五更，维令三军造饭，平明布阵等候。艾营中偃旗息鼓，却如无人之状。恶极。维至晚方回。次日又令人下战书，责以失期之罪。艾以酒食待使，答曰：“微躯小疾，有误相持，明日会战。”却像回债的。次日，维又引兵来，艾仍前不出。如司马懿受巾帼时。如此五六番。总叙一句，省笔。傅佥谓维曰：“此必有谋也，宜防之。”维曰：“此必捱关中兵到，三面击我耳。吾今令人持书与东吴孙綝，使并力攻之。”忽探马报说：“司马昭攻打寿春，杀了诸葛诞，吴兵皆降。昭班师回洛阳，便欲引兵来救长城。”司马昭一边事，在姜维耳中却分作两番听得。维大惊曰：“今番伐魏，又成画饼矣！不如且回。”正是：

已叹四番难奏绩，
又嗟五度未成功。

未知如何退兵，且看下文分解。

[1] 《薤（xiè）露》：乐府《相和曲》名，是古代的挽歌。

[2] 田横：原为齐国贵族，秦末与田横与兄田儋、田荣反秦自立，占据齐地为王。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田横不肯称臣于汉，率五百门客逃往海岛。刘邦派人招抚，田横被迫乘船赴洛，在途中自杀。海岛五百部属闻田横死，亦全部自杀。

[3] 坑：坑杀，活埋。

[4] 全国为上：谓使敌国不战而降为上策。

[5] 简：鞭类兵器名。后多写作“铜”。

[6] 放闲：犹空隙。

第一百十三回

丁奉定计斩孙綝 姜维斗阵破邓艾

天之报恶人，有报之奇者，有报之正者。曹丕以臣废君，而司马师亦以臣废君，此如其事以报之者也，报之奇者也；孙綝以臣废君，而孙休乃以君灭臣，此反其事以报之者也，报之正者也。天以为报之奇者不可训，则还以报之正者训天下而已矣。

吴之有孙綝，犹魏之有曹爽也。而司马懿以异姓去宗室，而政不复归于曹；丁奉亦以异姓去宗室，而政犹归于孙，则何也？孙峻之后有孙綝，犹司马懿之后有师、昭也。毌丘俭、诸葛诞以起兵讨师、昭而不胜，丁奉、张布以杯酒杀孙綝而有馀，则又何也？曰：魏之得国也以篡，吴之得国也不以篡，故魏之将灭，天必假手于其臣；而吴之将灭，天不必假手于其臣耳。

献帝谋诛权臣，而一泄于国舅董承，再泄于国丈伏完，有两事焉。若曹芳托国丈而事泄，止如汉之一事也；孙亮则因国舅以及国丈而事泄，是一事而合汉之两事也。且伏完为后父，而张缉亦为后父；董承受血诏，而张缉亦受血诏：则以魏之一人，兼为汉之两人。董承不必有父，而全纪有父；伏完不必有儿，而全尚有儿：则又以汉之两家，并为吴之一家。读《三国》者，读至后幅，有与前事相犯，而读之更无一毫相犯。愈出愈幻，岂非今古奇观！

雍纠之妻，祭仲之女也，而以父杀夫非也；卢蒲癸之妻，庆舍之女也，而以夫杀父亦非也。况全尚之妻，乃以兄之故而杀其夫，又以兄之故而并杀其子乎？然君子不责全尚之妻，而责全尚，何也？国家之事而谋及妇人，宜其败也。知其必败，不可以学雍纠；即幸而不至于败，不可以学卢蒲癸。

孙亮知黄门之小过，而刘禅不能识黄门之大奸。孙休知邻国之是非，而刘禅不能知本国之得失。先主之后人，不及孙权之后人远矣。作者合而叙之，使人于相形之下，见其短长云。

吴主以蜀有内侍之乱，而特使人以敌国之外患警之，此绝妙斗筭

处，亦绝妙伏线处。何谓斗筭？姜维因外患而动，则伐魏之筭，于此斗也。何谓伏线？姜维因内侍而归，则班师之线，又如此伏也。叙事作文，如此结构，可谓匠心。

武侯以出祁山而胜，姜维亦以出祁山而胜。姜维能继武侯，则姜维之六伐中原，即谓是武侯之七出祁山可也。且其事多有仿佛者：武侯与仲达斗阵法，姜维亦与邓艾斗阵法；而武侯斗阵只是一番，姜维斗阵却有两番。邓艾斗阵是真，即以斗阵破之；司马望斗阵是假，又不必以斗阵破之：则姜维又得武侯之意而化之矣。武侯好布八门阵，姜维好布长蛇阵。武侯布八门阵于祁山，先有鱼腹浦边之石以为之端；姜维布长蛇阵于祁山，先有天水城外之火以为之端。陆逊不遇黄承彦必亡，邓艾不得司马望亦必死。一样惊人，一样出色。每见读《三国志》者，谓武侯死后便不堪寓目，今试观此篇，与武侯存日岂有异哉？

司马懿用反间之计退武侯，邓艾亦用反间之计退姜维，诚前后一辙矣。然司马懿即以蜀人苟安为反间，是以蜀间蜀；邓艾必使魏人党均行反间，是以魏间蜀也。顾使蜀中无黄皓，魏即遣百党均，亦何益哉？然则邓艾之计，仍谓之以蜀间蜀也可。

却说姜维恐救兵到，先将军器车仗一应军需，步兵先退，然后将马军断后。细作报知邓艾。艾笑曰：“姜维知大将军到，故先退去。不必追之，追则中彼之计也。”乃令人哨探，回报果然骆谷道狭之处，堆积柴草，准备要烧追兵。积草烧追兵之计不在姜维一边实叙，却在探马口中虚叙。众皆称艾曰：“将军真神算也。”遂遣使赍表奏闻。于是司马昭大喜，又加赏邓艾。此下按下蜀、魏，专叙东吴。

却说东吴大将军孙綝听知全端、唐咨等降魏，勃然大怒，将各人家眷尽皆斩之。与先主不杀黄权家属，厚薄相去天壤。吴主孙亮时年方十七，见綝杀戮太过，心甚不然。一出西苑，因食生梅，令黄门取蜜。须臾取至，见蜜内有鼠粪数块，召藏吏责之，藏吏叩首曰：“臣封闭甚严，安有鼠粪？”亮曰：“黄门曾向尔求蜜食否？”问得聪明。藏吏曰：“黄门于数日前曾求蜜食，臣实不敢与。”亮指黄门曰：“此必汝怒藏吏不与尔蜜，故置粪于蜜中以陷之也。”二语道着。黄门不服。从来偷食人极嘴强。亮曰：“此事易知耳。若粪久在蜜中，则内外皆湿；若新在蜜中，则外湿内燥。”小智耳，妙在敏捷。命剖视之，果然内燥，黄门服罪。亮之聪明，大抵如此。载一小事之明，以见其大事之察。然无大事可叙者，以大事俱归于孙綝故耳。虽然聪明，却被孙綝把持，不能主张。綝之弟威远将军孙据入苍龙宿卫，武卫将军孙恩、偏将军孙幹、长水校尉孙闾，分屯诸营。孙綝父子兄弟五人与曹爽兄弟三人，正

复相似。

一日，吴主孙亮闷坐，黄门侍郎全纪在侧，纪乃国舅也。亮因泣告曰：“孙綝专权妄杀，欺朕太甚，今不图之，必为后患。”如曹芳之告张缉。纪曰：“陛下但有用臣处，臣万死不辞。”亮曰：“卿可只今点起禁兵，与将军刘承各把城门，朕自出杀孙綝。如曹髦之自讨司马昭。但此事切不可令卿母知之。卿母乃綝之姊也。倘若泄漏，误朕匪轻。”一脉亲戚，却在孙亮口中叙出。纪曰：“乞陛下草诏与臣。临行事之时，臣将诏示众，使綝手下人皆不敢妄动。”亮从之，即写密诏付纪。密诏请而后与，较曹芳之自书血诏付张缉，又是不同。

纪受诏归家，密告其父全尚。尚知此事，乃告妻曰：“三日内杀孙綝矣。”子不告其母，而夫乃告其妻，可见夫妻之情密于子母也。为之一叹。妻曰：“杀之是也。”口虽应之，却私令人持书报知孙綝。不顾其夫，不顾其子，而但以内家为重，今之妇人多有之矣。又为之一叹。琳大怒，当夜便唤弟兄四人，点起精兵，先围大内^[4]；一面将全尚、刘丞并其家小俱拿下。比及平明，吴主孙亮听得宫门外金鼓大震，内侍慌入奏曰：“孙綝引兵围了内苑。”亮大怒，指全后骂曰：“汝父兄误我大事矣！”乃拔剑欲出。全后与侍中近臣皆牵其衣而哭，不放亮出。孙綝先将全尚、刘丞等杀讫，一个妇人送了老公与儿子也。然后召文武于朝内，下令曰：“主上荒淫久病，昏乱无道，不可以奉宗庙，今当废之。汝诸文武，敢当不从者，以谋叛论！”众皆畏惧，应曰：“愿从将军之令。”尚书桓懿大怒，从班部中挺然而出，指孙綝大骂曰：“今上乃聪明之主，汝何敢出此乱言！吾宁死，不从贼臣之命！”全纪不得为孝子，桓懿乃可为忠臣。琳大怒，自拔剑斩之。即入内，指吴主孙亮骂曰：“无道昏君！本欲诛戮以谢天下，看先帝之面，废汝为会稽王，吾自选有德者立之！”叱中书郎李崇夺其印绶，令邓程收之。亮大哭而去。与司马师废曹芳一样手段。后人诗叹曰：

乱贼诬伊尹，奸臣充霍光。
可怜聪明主，不得莅朝堂。

孙綝遣宗正孙楷、中书郎董朝，往虎林迎请琅琊王孙休为君。休字子烈，乃孙权第六子也，在虎林夜梦乘龙上天，回顾不见龙尾，失惊而觉。乘龙者，应在为君。无尾应在其子之不得立也。次日，孙楷、董朝至，拜请回都。行至曲阿，有一老人，自称姓干，名休，叩头言曰：“事久必变，愿殿下速行。”休谢之。行至布塞亭，孙恩将车驾来迎。休不敢乘辇，乃坐小车而入。百官拜谒道旁，休慌忙下车答礼。孙

綝出，令扶起，请入大殿，升御座即天子位。休再三谦让，方受玉玺。文官武将朝贺已毕，大赦天下，改元永安元年。封孙綝为丞相、荊州牧，多官各有封赏。又封兄之子孙皓为乌程侯。为后文嗣立张本。孙綝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吴主孙休恐其内变，阳示恩宠，内实防之。綝骄横愈甚。

冬十二月，綝奉牛酒入宫上寿^[2]，吴主孙休不受。琳怒，乃以牛酒诣左将军张布府中共饮。酒酣，乃谓布曰：“吾初废会稽王时，人皆劝吾为君。吾为今上贤，故立之。今我上寿而见拒，是将我等闲相待。吾早晚教你看！”周郎对蒋干醉话是假，孙綝对张布醉话是真。布闻言，唯唯而已。次日，布入宫密奏孙休。休大惧，日夜不安。数日内，孙綝遣中书郎孟宗，拨与中营所管精兵一万五千，出屯武昌；又尽将武库内军器与之。于是将军魏邈、武卫士施朔二人密奏孙休曰：“綝调兵在外，又搬尽武库内军器，早晚必为变矣。”孙休此时干休不得。休大惊，急召张布计议。布奏曰：“老将丁奉，计略过人，能断大事，可与议之。”休乃召奉入内，密告其事。奉奏曰：“陛下勿忧，臣有一计，为国除害。”休问何计。奉曰：“来朝腊日，只推大会群臣，召綝赴席，臣自有调遣。”休大喜。奉令魏邈、施朔为外事，张布为内应。

是夜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将老树连根拔起。天明风定，使者奉旨来请孙綝入宫赴宴。孙綝方起床，平地如人推倒，与诸葛恪家黄犬衔衣、孝子入门之怪仿佛相似。心中不悦。使者十余人簇拥入内，家人止之曰：“一夜狂风不息，今早又无故惊倒，恐非吉兆，不可赴会。”与诸葛恪入朝时仿佛相似。綝曰：“吾弟兄共典禁兵，谁敢近身？倘有变动，于府中放火为号。”嘱讫，升车入内。吴主孙休慌下御座迎之，请綝高坐。酒行数巡，与诸葛恪饮酒时仿佛相似。众惊曰：“宫外望有火起！”此是丁奉等在外擒孙家兄弟时也。妙在虚写。綝便欲起身，休止之曰：“丞相稳便，外兵自多，何必惧哉？”言未毕，左将军张布拔剑在手，引武士三十余人抢上殿来，口中厉声而言曰：“有诏擒反贼孙綝！”令人追想孙峻杀诸葛恪时。綝急欲走时，早被武士擒下。綝叩头奏曰：“愿徙交州归田里。”休叱曰：“尔何不徙滕胤、吕据、王惇耶？”即以前事问之，现前果报。命推下斩之。于是张布牵孙綝下殿东斩讫。前谓布云“吾早晚教你看”，不想看出这局面来。从者皆不敢动。布宣诏曰：“罪在孙綝一人，余皆不问。”众心乃安。布请孙休升五凤楼。丁奉、魏邈、施朔等，擒孙綝兄弟至，张布一边用实写，丁奉等一边用虚写，省笔之法。休命尽斩于市，宗党死者数百人，灭其三族。命军士掘开孙峻坟墓，戮其尸首。将被害诸葛恪、滕胤、吕据、王惇等

家，重建坟墓，以表其忠。其牵累流远者，皆赦还乡里。旧案尽翻。丁奉重加封赏。

驰书报入成都。后主刘禅遣使回贺，吴使薛瑒答礼。使命往来，叙得简略，省笔之法。瑒自蜀中归，吴主孙休问蜀中近日作何举动，瑒奏曰：“近日中常侍黄皓用事，公卿多阿附之。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所谓‘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焚’者也^[3]。”西蜀事在吴使口中虚写一番，妙在有意无意写来，只为后文姜维回兵伏线。休叹曰：“若诸葛武侯在时，何至如此乎！”于是又写国书，教人赍入成都，说司马昭不日篡魏，必将侵吴、蜀以示威，彼此各宜准备。因其不知内忧，故以外患动之。

姜维听得此信，忻然上表，再议出师伐魏。孙休本欲以外患动其内忧，姜维乃舍内忧而图其外患，绝妙斗筭。时蜀汉景耀元年冬，大将军姜维以廖化、张翼为先锋，王含、蒋斌为左军，蒋舒、傅佥为右军，胡济为合后，维与夏侯霸总中军，共起蜀兵二十万，拜辞后主，径到汉中，与夏侯霸商议，当先攻取何地。霸曰：“祁山乃用武之地，可以进兵，故丞相昔日六出祁山，因他处不可出也。”总照数回以前之事。维从其言，遂令三军并望祁山进发，此是六伐中原。至谷口下寨。

时邓艾正在祁山寨中，整点陇右之兵。忽流星马报到，说蜀兵见下三寨于谷口。艾听知，遂登高看了，回寨升帐，大喜曰：“不出吾之所料也！”原来邓艾先度了地脉，故留蜀兵下寨之地。地中自祁山寨直至蜀寨，早挖了地道，待蜀兵至时，于中取事。邓艾一边事，却从此处补出。此时姜维至谷口，分作三寨，地道正在左寨之中，乃王含、蒋斌下寨之处。邓艾唤子邓忠，与师纂各引一万兵，为左右冲击；却唤副将郑伦引五百掘子军，于当夜二更径于地道直至左营，从帐后地下拥出。以攻城之法攻营，不从天降却从地出。

却说王含、蒋斌因立寨未定，恐魏兵来劫寨，不敢解甲而寝。忽闻中军大乱，急绰兵器上马时，寨外邓忠引兵杀到。内外夹攻，王、蒋二将奋死抵敌不住，弃寨而走。姜维在帐中听得左寨中大喊，料道有内应外合之兵，遂急上马，立于中军帐前，传令曰：“如有妄动者斩。便有敌兵到营边，休要问他，只管以弓弩射之。”一面传示右营，亦不许妄动。与张辽之守合肥仿佛相似。果然魏兵十馀次冲击，皆被射回。只冲杀到天明，魏兵不敢杀入。此处却无地孔可钻，但能竖入，不能横进。邓艾收兵回寨，乃叹曰：“姜维深得孔明之法。兵在夜而不惊，将闻变而不乱，真将才也！”次日，王含、蒋斌收聚败兵，伏于大寨前请

罪。维曰：“非汝等之罪，乃吾不明地脉之故也。”谯周以为不知天时。又拨军马，命二将安营讫。却将伤死身尸填于地道之中，以土掩之。以地道为蜀人之冢，哀哉！令人下战书，单搦邓艾来日交锋。艾忻然应之。

次日，两军列于祁山之前。维按武侯八阵之法，依天、地、风、云、鸟、蛇、龙、虎之形，分布已定。邓艾出马，见维布成八卦，乃亦布之，左右前后，门户一般。前有武侯与仲达斗阵，今又有姜维与邓艾斗阵。前是仲达先布，各自一样，此是邓艾后布，却是学样。维持枪纵马大叫曰：“汝效吾排八阵，亦能变阵否？”艾笑曰：“汝道此阵只汝能布耶？吾既会布阵，岂不知变阵？”艾便勒马入阵，令执法官把旗左右招飏，变成八八六十四个门户。好看。复出阵前曰：“吾变法若何？”维曰：“虽然不差，汝敢与吾入阵相围么？”前武侯是教仲达打阵，今姜维却教邓艾围阵，又自不同。艾曰：“有何不敢！”两军各依队伍而进。艾在中军调遣。两军冲突，阵法不曾错动。姜维到中间，把旗一招，忽然变成“长蛇卷地阵”，邓艾会做穿山甲，今却遇了卷地蛇。将邓艾困在垓心，四面喊声大震。艾不知其阵，心中大惊。蜀兵渐渐逼进，艾引众将冲突不出。只听得蜀兵齐叫曰：“邓艾早降！”艾仰天长叹曰：“我一时自逞其能，中姜维之计矣！”读至此，令人拍案一快。忽然西北角上一彪军杀入，艾见是魏兵，遂乘势杀出。救邓艾者，乃司马望也。出于意外，令人废书一叹。比及救出邓艾时，祁山九寨皆被蜀兵所夺。读至此，又令人拍案一快。

艾引败兵，退于渭水南下寨。艾谓望曰：“公何以知此阵法而救出我也？”望曰：“吾幼年游学于荆州，曾与崔州平、石广元为友，讲论此阵。此二人从先主三顾时叙之已久，不复提矣。忽于此处照应出来，妙极。今日姜维所变者，乃‘长蛇卷地阵’也。若他处击之，必不可破。吾见其头在西北，故从西北击之，自破矣。”蛇无头而不行。艾谢曰：“我虽学得阵法，实不知变法。公既知此法，来日以此法复夺祁山寨栅，如何？”望曰：“我之所学，恐瞒不过姜维。”艾曰：“来日公在阵上与他斗阵法，我却引一军暗袭祁山之后。两下混战，可夺旧寨也。”不欲以斗阵胜之，却欲以诈斗阵胜之。于是令陈伦为先锋，艾自引军袭山后；一面令人下战书，搦姜维来日斗阵法。来日候教，伏惟枉临。维批回去讫，乃谓众将曰：“吾受武侯所传密书，此阵变法，共三百六十五样，按周天之数。今搦吾斗阵法，乃班门弄斧耳！但中间必有诈谋，公等知之乎？”妙在姜维不自说出。廖化曰：“此必赚我斗阵法，却引一军袭我后也。”妙在等廖化说出此意。维笑曰：“正合我意。”即令张翼、廖化

引一万兵去山后埋伏。

次日，姜维尽拔九寨之兵，分布于祁山之前。司马望引兵离了渭南，径到祁山之前，出马与姜维答话。维曰：“汝请吾斗阵法，汝先布与吾看。”望布成了八卦。维笑曰：“此即吾所布八阵之法也，汝今盗袭，何足为奇！”今人都是盗袭，那个是自己做出来的。望曰：“汝亦窃他人之法耳。”维曰：“此阵凡有几变？”望笑曰：“吾既能布，岂不会变？此阵有九九八十一变。”比姜维学问没有一半，便要出来比试，极像今日子弟，略读几句文字，便欲出来会考也。维笑曰：“汝试变来。”望入阵变了数番，复出阵曰：“汝识吾变否？”维笑曰：“吾阵法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变。汝乃井底之蛙，安知玄奥乎！”望自知有此变法，实不曾学全，乃勉强折辨曰^[4]：“吾不信，汝试变来。”今日空疏之腹，反不信淹博之人，往往如是。维曰：“汝教邓艾出来，吾当布与他看。”望曰：“邓将军自有良谋，不好阵法。”维大笑曰：“有何良谋！不过教汝赚吾在此布阵，他却引兵袭吾山后耳。”此言洞见肺腑，胜领教阵法多矣。望大惊，恰欲进兵混战，被维以鞭梢一指，两翼兵先出，杀的那魏兵弃甲抛戈，各逃性命。读至此，令人拍案一快。○此时蜀兵亦有长蛇卷阵之势。

却说邓艾催督先锋郑伦来袭山后。伦刚转过山角，忽然一声炮响，鼓角喧天，伏兵杀出，为首大将乃廖化也。二人未及答话，两马交处，被廖化一刀斩郑伦于马下。阵不会斗，将亦不经斗。邓艾大惊，急勒兵退时，张翼引一军杀到。两下夹攻，魏兵大败。艾舍命突出，身被四箭。读至此，令人又拍案一快。○郭淮一箭便死，邓艾四箭不死，大是侥幸。奔到渭南寨时，司马望亦到。

二人商议退兵之策，望曰：“近日蜀主刘禅宠幸中贵黄皓，日夜以酒色为乐，正与吴使薛珣语相应。可用反间计召回姜维，此危可解。”如此良谋，胜斗阵法。艾问众谋士曰：“谁可入蜀交通黄皓？”言未毕，一人应声曰：“某愿往。”艾视之，乃襄阳党均也。艾大喜，即令党均赍金珠宝物，径到成都，连结黄皓，阉人偏好金珠，正不知欲传与何人。可发一叹。布散流言，说姜维怨望天子，不久投魏。与苟安谮孔明事相同。于是成都人人所说皆同。黄皓奏知后主，即遣人星夜宣姜维入朝。读至此，又令人废书一叹。

却说姜维连日搦战，邓艾坚守不出。维心中甚疑。忽使命至，诏维入朝。维不知何事，只得班师回朝。邓艾、司马望知姜维中计，遂拔渭南之兵，随后掩杀。正是：

乐毅伐齐遭间阻，
岳飞破敌被谗回。

未知胜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大内：皇宫。

[2] 上寿：谓向人敬酒，祝颂长寿。

[3] 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焚：比喻生活安定而失去警惕性，大祸临头而自己不知道。

[4] 折辨：即“折辩”，争辩，分辩。

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驱车死南阙 姜维弃粮胜魏兵

有司马师之废曹芳于前，又司马昭之弑曹髦于后，天之报曹氏，毋乃太过欤？曰：非过也。曹芳为乞养之子，则未必其为操与丕之孙也，于其非孙者报之，不若于其真为孙者报之之为快也。且以非孙而冒孙者斩其祀，又不若去一冒孙者立一是孙者，而终至于夺其祀之为奇也。苍苍者之巧于报反如此，后世奸雄，尚其鉴哉！

或谓奸雄将作乱于内，必先立威于外，则司马昭之弑君，又当在灭蜀之后。或谓奸雄将定难于外，必先除患于内，则司马昭之弑君，又当在灭蜀之前。由前之论，是孙休之所虑也；由后之论，是贾充之所劝也。然而弑君之事，人固难之矣。司马昭不自弑之，而使贾充弑之；贾充又不自弑之，而使成济弑之。所以然者，诚畏弑君之名而避之耳。孰知论者不归罪于济而归罪于充，又不独归罪于充，而归罪于昭，然则虽畏而欲避，而何所容其避哉？《春秋》诛乱贼必诛其首，有以夫！

赵盾不以赵穿之弑君为己辜，司马孚能以昭之弑君为己罪。然则由陈泰言之，有进于贾充者，以充为次；由司马孚言之，又有进于昭者，而昭又为次矣。故依齐南史之书法，当以司马昭为崔杼；依晋董狐之书法，又当以司马孚为赵盾。

陈泰之舅，舅不如甥；王经之母，母如其子。泰不死而其义不朽，经能死而其忠愈不朽。君子以髦之死为不足惜者，所以报先世为人臣而篡国之辜；而仍以经之死为足嘉者，所以正后世为人臣而从贼之义。

曹操以周文自比，司马昭亦以周文自比。然操比周文，则竟比周文耳；昭则自言学曹操之比周文，直自比曹操也。操欲学周文，则篡国之意犹隐然于言外；昭欲学曹操，则篡国之意已显然于言中。虽同一篡贼，而一前一后，又有升降之异焉。

蔡和、蔡中，实为蔡瑁之弟，犹不为周郎之所信；王瑾本非王经之族，安得不为姜维之所料乎？纵使姜维信之，而夏侯霸必能识之；则邓艾之计，又疏于曹操矣。武侯知郑文之诈，而先斩郑文，故有得而无

失；姜维知王瓘之诈，而不先斩王瓘，安能有得而无失乎？粮与栈道，虽王瓘焚之，无异于维自焚之：则姜维之智，终逊于武侯矣。文有后事胜于前事者，不观后事之深，不知前事之浅，则后文不可不读；有后事不如前事者，不观后事之疏，不见前事之密，则后文又不可不读。

却说姜维传令退兵。廖化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虽有诏，未可动也。”廖化之言，只从君命起见。张翼曰：“蜀人为大将军连年动兵，皆有怨望，不如乘此得胜之时，收回人马，以安民心，再作良图。”张翼之言，却从民心起见。维曰：“善。”遂令各军依法而退，命廖化、张翼断后，以防魏兵追袭。

却说邓艾引兵追赶，只见前面蜀兵旗帜整齐，人马徐徐而退。艾叹曰：“姜维深得武侯之法也！”邓艾每赞姜维必赞武侯，可见文中虽无武侯，却处处有一武侯。因此不敢追赶，勒军回祁山寨去了。

且说姜维至成都，入见后主，问召回之故，后主曰：“朕为卿在边庭，久不还师，恐劳军士，故诏卿回朝，别无他意。”维曰：“臣已得祁山之寨，正欲收功¹⁴，不期半途而废。此必中邓艾反间之计矣。”后主默然不语。活画一昏庸之主。姜维又奏曰：“臣誓讨贼，以报国恩。陛下休听小人之言，致生疑虑。”后主良久乃曰：“朕不疑卿，卿且回汉中，俟魏国有变，再伐之可也。”极没气力语，却只为后回七伐中原伏线。姜维叹息出朝，自投汉中去讫。以下按下蜀汉，再叙魏事。

却说党均回到祁山寨中，报知此事。邓艾与司马望曰：“君臣不和，必有内变。”就令党均入洛阳，报知司马昭。昭大喜，便有图蜀之心，早为一百十六回伏笔。乃问中护军贾充曰：“吾今伐蜀，如何？”充曰：“未可伐也。天子方疑主公，若一旦轻出，内难必作矣。邓艾方说蜀有内变，贾充却说魏有内变，借伐蜀转出弑主，斗筭甚奇。旧年黄龙两见于宁陵井中，魏初改年号便曰黄初，自以为土德王，盖色尚黄也。黄龙正应曹氏之君。井中正应幽沉之象。两见者，正应曹髦被弑之后，又有曹奂被篡也。群臣表贺，以为祥瑞。天子曰：‘非祥瑞也。龙者君象，乃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在井中，是幽囚之兆也。’遂作《潜龙》诗一首。诗中之意，明明道着主公。曹髦作诗之事，却在贾充口中写出，叙事妙品。其诗曰：‘伤哉龙受困，不能跃深渊。上不飞天汉，下不见于田。蟠居于井底，鳅鳢舞其前。藏牙伏爪甲，嗟我亦同然！’”汉少帝飞燕之时兴也、赋也，曹髦黄龙之诗比也。不谓百回之后，忽有其对。司马昭闻之大怒，谓贾充曰：“此人欲效曹芳也。此人公之何人？若不早图，彼必害我。”彼者何人也？充曰：“某愿为主公早晚图之。”

时魏甘露五年夏四月，司马昭带剑上殿，髦起迎之。群臣皆奏曰：“大将军功德巍巍，合为晋公，加九锡。”髦低头不答。昭厉声曰：“吾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于魏，今为晋公，得毋不宜耶^[2]？”曹操受九锡尚能假意托辞，司马昭受九锡却是公然索取。尤而效之，殆有甚焉。髦乃应曰：“敢不如命？”口气亦恶。昭曰：“《潜龙》之诗，视吾等如鳅鱖，是何礼也？”天子以〔文〕字取祸，又见于此。髦不能答。昭冷笑下殿。众官凛然。

髦归后宫，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人入内计议。髦泣曰：“司马昭将怀篡逆，人所共知。朕不能坐受废辱，卿等可助朕讨之！”不能为勿用之潜龙，却欲为有悔之亢龙矣。王经奏曰：“不可。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3]；今重权已归司马氏久矣，内外公卿，不顾顺逆之理，阿附奸贼，非一人也。如华歆、王朗之助曹丕。且陛下宿卫寡弱，无用命之人。陛下若不隐忍，祸莫大焉。且宜缓图，不可造次。”髦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意已决，便死何惧！”还是献帝耐得。言讫，即入告太后。王沈、王业谓王经曰：“事已急矣。我等不可自取灭族之祸，当往司马公府下出首，以免一死。”人心不附曹而附昭，果如王经之言。经大怒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敢怀二心乎？”不肯轻动之人，正是敢死之士。王沈、王业见经不从，径自往报司马昭去了。

少顷，魏主曹髦出内，令护卫焦伯，聚殿中宿卫苍头官僮三百余人，曹操帐前虎卫军动以万计，今何如此其急也？鼓噪而出。髦仗剑升辇，叱左右径出南阙。王经伏于辇前，大哭而谏曰：“今陛下领数百人伐昭，是驱羊而入虎口耳，以龙自况，王经乃比之以羊。空死无益。臣非惜命，实见事不可行也！”髦曰：“吾军已行，卿勿阻当。”遂望龙门而来。只见贾充戎服乘马，左有成倅，右有成济，引数千铁甲禁兵，呐喊杀来。髦仗剑大喝曰：“吾乃天子也！一向不成为天子，此时欲正名定分难矣。汝等突入宫庭，欲弑君耶？”禁兵见了曹髦，皆不敢动。众人还有天子二字在肚里。贾充呼成济曰：“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也！”贾充只有司马二字在意中。济乃绰戟在手，回顾充曰：“当杀耶？当缚耶？”直将曹髦作一羊耳。充曰：“司马公有令，只要死的！”不要献生，只要纳熟。成济捻戟直奔辇前。髦大喝曰：“匹夫敢无礼乎！”言未讫，被成济一戟刺中前胸，撞出辇来；再一戟，刃从背上透出，死于辇旁。从前天子遇害，未有如此之惨者。为之一叹。焦伯挺枪来迎，被成济一戟刺死。众皆逃走。王经随后赶来，大骂贾充曰：“逆贼安敢弑君耶！”充大怒，叱左右缚定，报知司马昭。昭入内，

见髦已死，乃佯作大惊之状，以头撞辇而哭，不知此处眼泪从何处得来。将谁欺？欺天乎？令人报知各大臣。

时太傅司马孚入内，见髦尸首，枕其股而哭曰：此是真哭。“弑陛下者，臣之罪也！”赵穿弑其君，而《春秋》归罪于赵盾，孚殆以赵盾自比矣。遂将髦尸用棺槨盛贮，〔停〕于偏殿之西。昭入殿中，召群臣会议。群臣皆至，独有尚书仆射陈泰不至。昭令泰之舅尚书荀顗召之。泰大哭曰：“论者以泰比舅，今舅实不如泰也。”吴国全纪是外甥背娘舅，今魏国荀顗是娘舅背外甥。乃披麻带孝而入，哭拜于灵前。昭亦佯哭而问曰：“今日之事，何法处之？”泰曰：“独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曰“少可以谢天下”，则知斩贾充亦是次着矣。昭沉吟良久，又问曰：“再思其次？”意在成济一人。泰曰：“惟有进于此者，不知其次。”明明道着司马昭。昭曰：“成济大逆不道，可剮之，灭其三族。”济大骂昭曰：“非我之罪，是贾充传汝之命！”昭令先割其舌。济至死叫屈不绝。弟成倅亦斩于市，尽灭三族。助乱贼者即为乱贼所杀，人亦何为而助乱贼也！后人诗叹曰：

司马当年命贾充，
弑君南阙赭袍红。
却将成济诛三族，
只道军民尽耳聋！

昭又使人收王经全家下狱。王经正在廷尉厅下，忽见缚其母至。经叩头大哭曰：“不孝子累及慈母矣！”母大笑曰：“人谁不死？正恐不得死所耳！以此弃命，何恨之有！”可与徐庶之母并传。庶母欲其子之忠汉，经母喜其子之忠魏，同一意也。次日，王经全家皆押赴东市，王经母子含笑受刑。满城士庶无不垂泪。后人诗曰：

汉初夸伏剑，汉末见王经。
真烈心无异，坚刚志更清。
节如泰华重，命似羽毛轻。
母子声名在，应同天地倾。

太傅司马孚请以王礼葬曹髦，昭许之。贾充等劝司马昭受魏禅，即天子位。昭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圣人称为至德。曹操欲学周文王，司马昭亦称文王，看样得好。魏武帝不肯受禅于汉，犹吾之不肯受禅于魏也。”曹芳常以曹操比司马师矣，今司马昭亦以曹操自比。夫君比臣于曹犹可言也，臣亦公然自比于曹操，不可言

也。贾充等闻言，已知司马昭留意于子司马炎矣，曹操让皇帝与曹丕做，司马昭亦让皇帝与司马炎做，欲篡其子孙而即学其祖宗之法，哀哉！遂不复劝进。是年六月，司马昭立常道卿公曹璜为帝，改元景元元年。璜改名曹奂，字景召，乃武帝曹操之孙，燕王曹宇之子也。奂封昭为相国晋公，赐钱十万，绢万匹。其文武多官，各有封赏。以下按过魏事，再叙西蜀。

早有细卒报入蜀中。姜维闻司马昭弑了曹髦，立了曹奂，喜曰：“吾今日伐魏又有名矣。”遂发书入吴，令起兵问司马昭弑君之罪；一面奏准后主，起兵十五万，车乘数千辆，皆置板箱于上；令廖化、张翼为先锋。化取子午谷，翼取骆谷，维自取斜谷，皆要出祁山之前取齐。三路兵并起，杀奔祁山前来。此是七伐中原。

时邓艾在祁山寨中训练人马，闻报蜀兵三路杀到，乃聚诸将计议。参军王瓘曰：“吾有一计，不可明言。见写在此，谨呈将军台览。”艾接来展看毕，笑曰：“此计虽妙，只怕瞒不过姜维。”瓘曰：“某愿舍命前去。”艾曰：“公志若坚，必能成功。”遂拨五千兵与瓘。瓘连夜从斜谷迎来，正撞蜀兵前队哨马。瓘叫曰：“我是魏国降兵，可报与主帅。”哨军报知姜维，维令拦住余兵，只教为首的将来见。瓘拜伏于地曰：“某乃王经之侄王瓘也。近见司马昭弑君，将叔父一门皆戮，某痛恨入骨。今幸将军兴师问罪，故特引本部兵五千来降。愿从调遣，剿除奸党，以报叔父之恨。”与前蔡中、蔡和之降吴以杀蔡瑁为名一样局面。维大喜，试令读者猜之，是真喜耶？是假喜耶？谓瓘曰：“汝既诚心来降，吾岂不诚心相待？吾军中所患者，不过粮耳。今有粮车数千在川口，汝可运赴祁山。吾只今去取祁山寨也。”读者试猜姜伯约是何意见？瓘心中大喜，以为中计，忻然领诺。姜维曰：“汝去运粮，不必用五千人，但引三千人去，留下二千人引路，以打祁山。”妙着已算定。瓘恐维疑惑，乃引三千兵去了。维令傅佥引二千魏兵随征听用。

忽报夏侯霸到。霸曰：“都督何故准信王瓘之言也？吾在魏，虽不知备细，未闻王瓘是王经之侄。想是通谱宗侄耳。其中多诈，请将军察之。”维大笑曰：“我已知王瓘之诈，故分其兵势，将计就计而行。”原来如此。霸曰：“公试言之。”维曰：“司马昭奸雄比于曹操，既杀王经，灭其三族，安肯存亲侄于关外领兵？故知其诈也。能料王瓘，只是能料司马昭耳。仲权之见，与我暗合。”于是姜维不出斜谷，却令人于路埋伏，以防王瓘奸细。不旬日，果然伏兵捉得王瓘回报邓艾下书人来见。维问了情节，搜出私书，书中约于八月二十日，从小路运粮送归大

寨，却教邓艾遣兵于堽山谷中接应。维将下书人杀了，却将书中之意，改作八月十五日，约邓艾自率大兵于堽山谷中接应。一面令人扮作魏军往魏营下书；来降的是真魏兵，下书的是假魏兵。王瓘是以真用假，姜维是以假用假。一面令人将现有粮车数百辆，卸了粮米，装载干柴茅草引火之物，用青布罩之，以此木换八木。令傅金引二千原降魏兵，执打运粮旗号。方知前留下魏兵二千，大有用处。维却与夏侯霸各引一军，去山谷中埋伏。令蒋舒出斜谷，廖化、张翼俱各进兵，来取祁山。前姜维本自出斜谷，今却换了蒋舒，变化得妙。

却说邓艾得了王瓘书信，大喜，急写回书，令来人回报。至八月十五日，邓艾引五万精兵径往堽山谷中来，远远使人凭高眺探，只见无数粮草，接连不断，从山谷中而行。此是傅金扮作王瓘。艾勒马望之，果然皆是魏兵。知真魏兵。左右曰：“天已昏暮，可速接应王瓘出谷口。”艾曰：“前面山势掩映，倘有伏兵，急难退步，只可在此等候。”邓艾亦甚精细。正言间，忽两骑马骤至，报曰：“王将军因将粮草过界，背后人马赶来，望早救应。”此两人是假魏兵。艾大惊，急催兵前进。时值初更，月明如昼。且是八月十五日。○将写火，先写月，百忙中有此闲笔。只听得山后呐喊，艾只道王瓘在山后厮杀。径奔过山后时，忽树木后一彪军撞出，为首蜀将傅金，纵马大叫曰：“邓艾匹夫！已中吾主将之计，何不早早下马受死！”读至此为之一快。艾大惊，勒回马便走。车上火尽着，中秋放烟火，竟似正月元宵。那火便是号火。一火两用。两势下蜀兵尽出，杀得魏兵七断八续，但闻四下山上只叫：“拿住邓艾的赏千金，封万户侯！”大是快人。唬得邓艾弃甲丢盔，撇了坐下马，杂在步军之中，爬山越岭而逃。与曹操割须弃袍时仿佛相似。姜维、夏侯霸只望马上为首的径来擒捉，不想邓艾步行走脱。维领得胜兵去接王瓘粮车。

却说王瓘密约邓艾，先期将粮草车仗，整備停当，耑候举事。忽有心腹人报：“事已泄漏，邓将军大败，不知性命如何？”瓘大惊，令人哨探，回报三路兵围杀将来，背后又见尘头大起，四下无路。瓘叱左右令放火，尽烧粮草车辆。前烧假粮，此烧真粮，弄假成真，以火济火。一霎时，火光突起，烈火烧空。瓘大叫曰：“事已急矣，汝等宜死战！”乃提兵望西杀出。背后姜维三路追赶。维只道王瓘舍命撞回魏国，不想反杀入汉中而去。瓘因兵少，只恐追兵赶上，遂将栈道并各关隘尽皆烧毁。姜维不先杀王瓘，亦是失着。姜维恐汉中有失，遂不追邓艾，提兵连夜抄小路来追杀王瓘。瓘被四面蜀兵攻击，投黑龙江而死。又是以水济火。馀兵尽被姜维坑之。维虽然胜了邓艾，却折了许多粮车，又毁了

栈道，乃引兵还汉中。

邓艾引部下败兵，逃回祁山寨内，上表请罪，自贬其职。司马昭见艾数有大功，不忍贬之，复加厚赐。艾将原赐财物，尽分给被害将士之家。昭恐蜀兵又出，遂添兵五万与艾守御。姜维连夜修了栈道，又议出师。正是：

连修栈道兵连出，
不伐中原死不休。

未知胜负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 收功：取得成功。

[2] 得毋：莫非。

[3] 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春秋时，鲁国大夫季孙氏（即季氏）独揽大权，国君被架空。鲁昭公不服，兴兵攻打季孙氏，结果大败，自己逃亡齐国。

第一百十五回

诏班师后主信谗 托屯田姜维避祸

姜维四伐与三伐相连，而三伐胜，而四伐不胜，张翼所谓画蛇添足者也。今八伐亦与七伐相连，而七伐胜，而八伐不胜，是又画蛇添足矣。而姜维之意，则以为不然。盖画蛇而既成，则蛇固可以无足；若画蛇而未就，则蛇正不可无尾耳。

洮阳之出，维以为非艾之料，而艾则知其料我之不料也；祁山之救，维知为艾之所料，而艾则不知其料我之能料也。至于后主之召回，不独维不料之，艾亦不料之矣。智者之智，常出于智者之意外；愚者之愚，亦出于智者之意外。读书至此，能不为之慨然！

又有读至终篇，而复与最先开卷之数行相应者。如观黄龙见井之兆，令人思青蛇见御座之时；观曹髦咏黄龙之诗，令人思汉帝咏飞燕之句。斯已奇矣。然当时之人，犹未以前相况也。至于姜维之欲去黄皓，则明明以十常侍为比，明明以灵帝为鉴。于一百十回之后，忽然如睹一百十回以前之人，忽然重见一百十回以前之事。如此首尾连合，岂非绝世奇文？

武侯出师以屯田终，姜维出师亦以屯田终。屯沓中与屯渭滨无异耳。以为避祸，而保蜀之道在焉；以为保蜀，而取魏之道亦在焉。姜维未尝有九伐之事，而后人以沓中之役为姜维之九伐中原。夫为取魏而屯田，则虽谓之九伐为可也。

蜀之伐魏自此终，而魏之伐蜀又自此始。可见汉不灭贼，则贼必灭汉，此正武侯“不两立”之说也。先主将入西川，先见孔明画图一幅，又得张松画图一幅；司马昭将入西川，先见邓艾沓中画图一本，又得钟会全蜀画图一幅。前后天然相对，若合符节，真奇文奇事。

却说蜀汉景耀五年冬十月，大将军姜维差人连夜修了栈道，整顿军粮兵器，又于汉中水路调拨船只。俱已完备，上表奏后主曰：“臣累出战，虽未成大功，已挫动魏人心胆。今养兵日久，不战则懒，懒则致

病。其语甚壮，如先主髀肉复生之叹。况今军思效死，将思用命，臣如不胜，当受死罪。”数语又抵得一篇《出师表》。后主览表，犹豫未决。谯周出班奏曰：“臣夜观天文，见西蜀分野，将星暗而不明。谯周好言天文，又为后文伏笔。今大将军又欲出师，此行甚是不利。陛下可降诏止之。”后主曰：“且看此行若何。果然有失，却当阻之。”谯周再三苦谏不从，乃归家叹息不已，遂推病不出。

却说姜维临兴兵，乃问廖化曰：“吾今出师，誓欲恢复中原，当先取何处？”化曰：“连年征伐，军民不宁；兼魏有邓艾，足智多谋，非等闲之辈。将军强欲行强为之事，此化所以不敢专也。”廖化前番欲战，此番不欲战，亦与张翼之见合矣。维勃然大怒曰：“昔丞相六出祁山，亦为国也。吾今八次伐魏，岂为一己之私哉？今当先取洮阳。如有逆吾者必斩！”遂令廖化守汉中，自同诸将提兵三十万，径取洮阳而来。此是八伐中原。

早有川口人报入祁山寨中。时邓艾正与司马望谈兵，闻知此信，遂令人哨探，回报蜀兵尽从洮阳而出。司马望曰：“姜维多计，莫非虚取洮阳而实来取祁山乎？”邓艾曰：“今姜维实出洮阳也。”望曰：“公何以知之？”艾曰：“向者姜维累出吾有粮之地，今洮阳无粮，维必料吾只守祁山，不守洮阳，故径取洮阳；如得此城屯粮积草，结连羌人，以图久计耳。”姜维欲取洮阳之意，姜维不曾说明，却在邓艾口中说出。妙。望曰：“若此，如之奈何？”艾曰：“可尽撤此处之兵，分为两路去救洮阳。离洮阳二十五里，有侯河小城，乃洮阳咽喉之地。公引一军伏于洮阳，偃旗息鼓，大开四门，如此如此而行；我却引一军伏侯河，必获大胜也。”此番又为邓艾所算，与取上邽时一样局面。筹画已定，各各依计而行。只留偏将师纂守祁山寨。

却说姜维令夏侯霸为前部，先引一军径取洮阳。霸提兵前进，将近洮阳，望见城上并无一杆旌旗，四门大开。霸心下疑惑，未敢入城，回顾诸将曰：“莫非诈乎？”诸将曰：“眼见得是空城，只有些小百姓，听知大将军兵到，尽弃城而走了。”霸未信，自纵马于城南视之，只见城后老小无数，皆望西北而逃。霸大喜曰：“果空城也。”夏侯霸多谋，此番却在邓艾之下。遂当先杀入，余众随后而进。方到瓮城边^[4]，忽然一声炮响，城上鼓角齐鸣，旌旗遍竖，拽起吊桥。霸大惊曰：“误中计矣！”慌欲退时，城上矢石如雨。可怜夏侯霸同五百军，皆死于城下。如曹仁在南郡射周郎时。后人诗叹曰：

大胆姜维妙算长，

谁知邓艾暗提防。
可怜投汉夏侯霸，
顷刻城边箭下亡。

司马望从城内杀出，蜀兵大败而逃。随后姜维引接应兵到，杀退司马望，就傍城下寨。维闻夏侯霸射死，嗟伤不已。是夜二更，邓艾自侯河城内，暗引一军潜地杀入蜀寨。蜀兵大乱，姜维禁止不住。城上鼓角喧天，司马望引兵杀出。两下夹攻，蜀兵大败。维左冲右突，死战得脱，退二十馀里下寨。姜维又输一筹。蜀兵两番败走之后，心中摇动。维与众将曰：“胜败乃兵家之常。今虽损兵折将，不足为忧。成败之事，在此一举，汝等始终勿改。如有言退者立斩。”不但天意不可回，人心亦未可以强矣。张翼进言曰：“魏兵皆在此处，祁山必然空虚。将军整兵与邓艾交锋，攻打洮阳、侯河；某引一军取祁山。取了祁山九寨，便驱兵向长安，此为上计。”张翼之计亦自胜着，惜又为邓艾猜破。维从之，即令张翼引后军径取祁山。维自引兵到侯河搦邓艾交战。艾引军出迎。两军对圆，二人交锋数十馀合，不分胜负，各收兵回寨。

次日，姜维又引兵挑战，邓艾按兵不出。姜维令军辱骂。邓艾寻思曰：“蜀人被吾大杀一阵，全然不退，连日反来搦战，必分兵去袭祁山寨也。守寨将师纂兵少智寡，必然败矣。吾当亲往救之。”张翼所算，又在邓艾算中。乃唤子邓忠吩咐曰：“汝用心守把此处，任他搦战，却勿轻出。吾今夜引兵去祁山救应。”是夜二更，姜维正在寨中设计，忽听得寨外喊声震地，鼓角喧天，人报邓艾引三千精兵夜战。诸将欲出，维止之曰：“勿得妄动。”原来邓艾引兵至蜀寨前哨探了一遍，乘势去救祁山，邓艾之救祁山，不用衔枚疾走，却用鼓角喧天，借夜战为名，乘势而去，真意料所不及。邓忠自入城去了。姜维唤诸将曰：“邓艾虚作夜战之势，必然去救祁山寨矣。”你猜着我，我猜着你，好看杀人。乃唤傅佥吩咐曰：“汝守此寨，勿轻与敌。”嘱毕，维自引三千兵来助张翼。两人真是对手。叙法简净。

却说张翼正到祁山攻打，守寨将师纂兵少，支援不住。看看待破，忽然邓艾兵至，冲杀了一阵，蜀兵大败，把张翼隔在山后，绝了归路。正慌急之间，忽听的喊声大震，鼓角喧天，只见魏兵纷纷倒退。左右报曰：“大将军姜伯约杀到。”伯约之来又在张翼一边，写得突兀。翼乘势驱兵相应。两下夹攻，邓艾折了一阵，急退上祁山寨不出。姜维令兵四面攻围。

话分两头。却说后主在成都，听信宦官黄皓之言，又溺于酒色，不

理朝政。阿斗如此不长进，子龙错抱了他也。时有大臣刘琰妻胡氏，极有颜色；因入宫朝见皇后，后留在宫中，一月方出。此时宫中府中太觉一体了。琰疑其妻与后主私通，命妇留宫一月，原无此体，但后主南道方盛，北道恐未暇及此。乃唤帐下军士五百人列于前，将妻绑缚，令军以履挞其面数十，几死复甦。与面何干？想怒其冶容诲淫也。后主闻之大怒，令有司议刘琰罪。有司议得：卒非挞妻之人，面非受刑之地，命妇非入侍宫禁之人，宫中亦非命妇游翔之地。君臣皆失也。合当弃市。遂斩刘琰。自此命妇不许入朝^[2]。然一时官僚以后主荒淫，多有疑怨者。于是贤人渐退，小人日进。“亲贤人，远小人，前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人，后汉所以倾颓也。”令人忆武侯之言。时右将军阎宇身无寸功，只因阿附黄皓，遂得重爵；闻姜维统兵在祁山，乃说皓奏后主曰：“姜维屡战无功，可命阎宇代之。”是欲以骑劫代乐毅也。后主从其言，遣使赍诏，召回姜维。维正在祁山攻打寨栅，忽一日三道诏至，宣维班师。何异岳飞金牌十二。维只得遵命，先令洮阳兵退，次后与张翼徐徐而退。邓艾在寨中只听得一夜鼓角喧天，不知何意。至平明，人报蜀兵尽退，止留空寨。与邓艾救祁山时一样方法。艾疑有计，不敢追袭。姜维此番退兵，不独维所不料，亦艾所不料也。

姜维径到汉中，歇住人马，自与使命入成都见后主。后主一连十日不朝。维心中疑惑。是日至东华门，遇见秘书郎郤正。维问曰：“天子召维班师，公知其故否？”正笑曰：“大将军何尚不知？黄皓欲使阎宇立功，奏闻朝廷，发诏取回将军。今闻邓艾善能用兵，因此寝其事矣^[3]。”忽兴忽寝，全凭一个宦官做主，可发一笑。○早知如此，何如勿召姜维。维大怒曰：“我必杀此宦竖！”此时姜维欲效袁绍之杀十常侍，亦是快事。郤正止之曰：“大将军继武侯之事，任大职重，岂可造次？倘若天子不容，反为不美矣。”维谢曰：“先生之言是也。”

次日，后主与黄皓在后园宴饮，维引数人径入。早有人报知黄皓，皓急避于湖山之侧。黄皓如此害怕，原不比张让、赵忠之难除，特天子不欲除之耳。维至亭下，拜了后主，泣奏曰：“臣困邓艾于祁山，陛下连降三诏，召臣回朝，未审圣意为何？”后主默然不语。维又奏曰：“黄皓奸巧专权，乃灵帝时十常侍也。直照应到第一回，可谓常山率然，首尾相应。陛下近则鉴于张让，远则鉴于赵高。又说一个样子与他看。早杀此人，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复。”后主笑曰：“黄皓乃趋走小臣，纵使专权，亦无能为。昔者董允每切齿恨皓，朕甚怪之。补前亦所未及。卿何必介意？”维叩头奏曰：“陛下今日不杀黄皓，祸不远也。”后主曰：“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卿何不容一宦官耶？”令近

侍于湖山之侧，唤出黄皓至亭下，命拜姜维伏罪。和事天子。皓哭拜维曰：“某早晚趋侍圣上而已，并不干与国政。将军休听外人之言，欲杀某也。某命系于将军，惟将军怜之。”言罢，叩头流涕。乞怜取妍是此辈故态，其如姜维之不好男风何！

维忿忿而出，即往见郤正，备将此事告之。正曰：“将军祸不远矣。将军若危，国家随灭。”不特为伯约忧，正为国家忧。维曰：“先生幸教我以保国安身之策。”正曰：“陇西有一去处，名曰沓中，此地极其肥壮。将军何不效武侯屯田之事？又将屯田渭水事一提，照应一百二回中事。奏知天子，前去沓中屯田。一者，得麦熟以助军实；一是足兵。二者，可以尽图陇右诸郡；一是进取。三者，魏人不敢正视汉中；三是御敌。四者，将军在外掌握兵权，人不能图，可以避祸。四是自保。此乃保国安身之策也，宜早行之。”三句是保国，一句是安身。维大喜，谢曰：“先生金玉之言也。”

次日，姜维表奏后主，求沓中屯田，效武侯之事。后主从之。维遂还汉中，聚诸将曰：“某累出师，因粮不足，未能成功。今吾提兵八万，往沓中种麦屯田，徐图进取。汝等久战劳苦，今且敛兵聚谷，退守汉中。魏兵千里运粮，经涉山岭，自然疲乏，疲乏必退。那时乘虚追袭，无不胜矣。”姜维意中口中只是以破魏为事。遂令胡济屯汉寿城，王舍守乐城，蒋斌守汉城，蒋舒、傅佥同守关隘。分拨已毕，维自引兵八万，来沓中种麦，以为久计。以下按过蜀汉，再叙魏国。

却说邓艾闻姜维在沓中屯田，于路下四十馀营，连络不绝，如长蛇之势。连营亦与阵法一般。○此是九伐中原。艾遂令细作相了地形，画成图本，具表申奏。先是一本画图。晋公司马昭见之，大怒曰：“姜维屡犯中原，不能剿除，是吾心腹之患也。”贾充曰：“姜维深得孔明传授，急难退之。须得一智勇之将，往刺杀之，可免动兵之劳。”贾充是盗贼之计。从事中郎荀勖曰：“不然。今蜀主刘禅溺于酒色，信用黄皓，大臣皆有避祸之心。姜维在沓中屯田，正避祸之计也。若令大将伐之，无有不胜，何必用刺客乎？”方是堂堂正正之论。昭大笑曰：“此言最善。吾欲伐蜀，谁可为将？”荀勖曰：“邓艾乃世之良材，更得钟会为副将，大事成矣。”昭大喜曰：“此言正合吾意。”乃召钟会入而问曰：“吾欲令汝为大将，去伐东吴，可乎？”将行刺跌出兴师，又将伐吴跌出伐蜀。事曲而文亦曲。会曰：“主公之意本不欲伐吴，实欲伐蜀也。”妙人。昭大笑曰：“子诚识吾心也。但卿往伐蜀，当用何策？”会曰：“某料主公欲伐蜀，已画图本现在此。”又是一本画图。昭展开视

之，图中细载一路安营下寨屯粮积草之处，从何而进，从何而退，一一皆有法度。邓艾止画沓中之图，钟会又画全蜀之图，同一画图，又自各别。昭看了大喜曰：“真良将也！卿与邓艾合兵取蜀，何如？”会曰：“蜀川道广，非一路可进，当使邓艾分兵各进可也。”既以伐吴跌出伐蜀，又以合兵跌出分兵。曲折之甚。昭遂拜钟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钺，都督关中人马，调遣青、徐、兖、豫、荆、扬等处；一面差人持节令邓艾为征西将军，都督关外陇上，使约期伐蜀。即遣新将，再封旧将，一新一旧，便有不相下之势。次日，司马昭于朝中计议此事，前将军邓敦曰：“姜维屡犯中原，我兵折伤甚多，只今守御，尚自未保，奈何深入山川危险之地，自取祸乱耶？”昭怒曰：“吾欲兴仁义之师，伐无道之主，汝安敢逆吾意！”叱武士推出斩之。须臾，呈邓敦首级于阶下。众皆失色。弑君之后，又必示威于臣；伐国之前，亦必示威于内。奸雄作威，往往如此。昭曰：“吾自征东以来，息歇六年，治兵缮甲，皆已完备，欲伐吴、蜀久矣。今先定西蜀，乘顺流之势，水陆并进，并吞东吴，此灭虢取虞之道也。方算伐蜀，又算到伐吴，自此至末回，方是一气呵成。吾料西蜀将士，守成都者八九万，守边境者不过四五万，姜维屯田者不过六七万。今吾已令邓艾引关外陇右之兵十馀万，绊住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遣钟会引关中精兵二三十万，直抵骆谷，三路以袭汉中。此处本欲邓艾绊住姜维，钟会潜入西川；后文却是钟会绊住姜维，邓艾潜入西川。正妙在与后相反，方见事之变化。蜀主刘禅昏暗，边城外破，士女内震¹⁴，其亡可必矣。”众皆拜服。

却说钟会受了镇西将军之印，起兵伐蜀。会恐机谋或泄，却以伐吴为名，令青、兖、豫、荆、扬等五处各造大船；又遣唐咨于登、莱等州傍海之处，拘集海船。钟会佯作伐吴，即刘晔讳言伐蜀之意。司马昭不知其意，遂召钟会问之曰：“子从旱路收川，何用造船耶？”会曰：“蜀若闻我兵大进，必求救于东吴也。故先布声势，作伐吴之状，吴必不敢妄动。一年之内，蜀已破，船已成，而伐吴岂不顺乎？”亦从伐蜀先算到伐吴，自此至末卷，方是一气呵成。昭大喜，选日出师。时魏景元四年秋七月初三日，钟会出师。司马昭送之于城外十里方回。西曹掾邵悌密谓司马昭曰：“今主公遣钟会领十万兵伐蜀，愚料会志大心高，不可使独掌大权。”早为钟会谋反伏线。昭笑曰：“吾岂不知之？”悌曰：“主公既知，何不使人同领其职？”昭言无数语，使邵悌疑心顿释。正是：

方当士马驱驰日，
早识将军跋扈心。

未知其言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1] 瓮城：城门外的小月城。

[2] 命妇：古代受封号的妇人。在宫廷中则妃嫔等称为内命妇，在宫廷外则臣下之母妻称为外命妇。

[3] 寝：止息，废置。

[4] 士女：泛指人民、百姓。

第一百十六回

钟会分兵汉中道 武侯显圣定军山

此回记魏取蜀之事也，而司马昭主其事，则非魏之能取之，而晋之取之也。魏之灭，尚在蜀灭之后，然曹芳已废而曹髦已弑，虽免之一息尚存，而已全乎其为晋也。全乎其为晋，则不得复以魏目之。犹之起兵徐州，乃备之讨曹，而非备之犯汉；兵败当阳，乃魏之攻备，而非汉之伐备也。前乎此者，魏之攻蜀有二：一发于曹丕，而五路之兵不战而自解；再发于曹睿，而陈仓之兵遇雨而引归。是天意之不欲以魏灭汉也明矣。天不欲兴汉，而又不欲以魏灭汉，于是灭之以灭魏之晋焉。而汉之灭，庶可以无憾云尔。

钟会将取蜀，而佯作取吴之势，其谋是诈；乃未取蜀而先为取吴之地，其谋仍是真。斯亦伏线之最奇者矣。而犹未也，邵悌于会之未行，而预知其必胜，预知其必叛，则更奇；司马昭于会之未胜，而预知其胜后之必叛，又知其叛之必无成，则尤奇。以数回之线，于一回伏之，天然有此一气呼应之文。近之作稗官者，虽欲执笔而效焉，岂可得耶？

黄巾以妖邪惑众，此第一回中之事也，而师婆之妄托神言似之；张让隐匿黄巾之乱以欺灵帝，亦第一回中之事也，而黄皓隐匿姜维之表又似之。前有男妖，后有女妖，而女甚于男；前有十常侍，后有一常侍，而一可当十。文之有章法者，首必应尾，尾必应首。读《三国》至此篇，是一部大书前后大关合处。

以死诸葛走生仲达，而武侯不死；以死诸葛吓生钟会，而武侯又不死。然武侯能显圣以谕魏将，而不显圣以教后主；能显圣以护百姓，而不显圣以助姜维，则何也？曰：此天之不可强也。自非然者，武侯之前，关公亦尝显圣矣。关公能显圣以追吕蒙，岂不能显圣以追陆逊；能显圣以解铁车之围，岂不能显圣以救猇亭之败哉？

邓艾未入川时，先得一梦；钟会于定军山前，亦得一梦。人但知艾与会之梦为梦，而不知艾之以梦告卜者亦梦也。会之祭武侯，与武侯之托梦于会亦梦也。不独两人之事业以成梦，即三分之割据皆成梦。先

主、孙权、曹操，皆梦中之人；西蜀、东吴、北魏，尽梦中之境。谁是谁非，谁强谁弱，尽梦中之事。读《三国》者，读此回述梦之文，凡三国以前、三国以后，总当作如是观。

却说司马昭谓西曹掾邵悌曰：“朝臣皆言蜀未可伐，是其心怯；若使强战，必败之道也。此不遣他人同往之意。今钟会独建伐蜀之策，是其心不怯；心不怯，则破蜀必矣；蜀既破，则蜀人心胆已裂。‘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将，不可以图存。’会即有异志，蜀人安能助之乎？早为姜维助会不成伏线。至若魏人得胜思归，必不从会而反，更不足虑耳。又为魏将不从钟会伏线。此言乃吾与汝知之，切不可泄漏。”邵悌拜服。

却说钟会下寨已毕，升帐大集诸将听令。时有监军卫瓘，护军胡烈，大将田续、庞会、田章、爰^上彭、丘建、夏侯咸、王贾、皇甫闾、句安等八十馀员。会曰：“必须一大将为先锋，逢山开路，遇水叠桥，谁敢当之？”一人应声曰：“某愿往。”会视之，乃虎将许褚之子许仪也。虎痴之勇，已隔数十回，于此一提。众皆曰：“非此人不可为先锋。”会唤许仪曰：“汝乃虎体猿臂之班^班，父子有名，今众将亦皆保汝。汝可挂先锋印，领五千马军，一千步军，径取汉中。分兵三路：汝领中路，出斜谷；武侯尝从此处去，钟会却从此处来。与前文相映。左军出骆谷；姜维尝从此处去，钟会却从此处来。与前文相映。右军出子午谷。魏延欲从此处去，钟会却从此处来。与前文相映。此皆崎岖山险之地，当令军填平道路，修理桥梁，凿山破石，勿使阻碍。如违必按军法。”数语极似常套，却为后文伏笔。许仪受命，领兵而进。钟会随后提十万馀众，星夜起程。

却说邓艾在陇西，既受伐蜀之诏，一面令司马望往遏羌人，又遣雍州刺史诸葛绪、天水太守王颀、陇西太守牵弘、金城太守杨欣，各调本部兵前来听令。先写钟会一番调度，便接写邓艾一番调度，各自声势。比及军马云集，邓艾夜作一梦，梦见登高山，望汉中，忽于脚下迸出一泉，水势上涌。须臾惊觉，一场大事，却先述一梦起。浑身汗流。遂坐而待旦，乃召护卫邵绥问之。绥素明《周易》。艾备言其梦。绥答曰：“《易》云：‘山上有水曰蹇。《蹇》卦者：利西南，不利东北。’孔子云：‘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不是圆梦，却是起课。不消更卜，梦即是卜。将军此行必然克蜀，但可惜蹇滞不能还^还。”早为邓艾被杀伏案。艾闻言，愀然不乐。忽钟会檄文至，约艾起兵，于汉中取齐。艾遂遣雍州刺史诸葛绪，引兵一万五千，先断姜维归

路；次遣天水太守王颍引兵一万五千，从左攻沓中；陇西太守牵弘，引一万五千人，从右攻沓水；又遣金城太守杨欣，引一万五千人，于甘松邀姜维之后。钟会是三路，邓艾是四路，各各不同。艾自引兵三万，往来接应。

却说钟会出师时，有百官送出城外，旌旗蔽日，铠甲凝霜，人强马壮，威风凛凛。人皆称羨，惟有相国参军刘实微笑不语。邵悌知而言之，刘实知而不言，更有意思。太尉王祥见实冷笑，就马上握其手而问曰：“钟、邓二人此去可平蜀乎？”实曰：“破蜀必矣，但恐皆不得还都耳。”此处又总为二人被杀伏线。王祥问其故，刘实但笑而不答。是有意思人。祥遂不复问。

却说魏兵既发，早有细作入沓中报知姜维。维即具表申奏后主：“请降诏遣左车骑将军张翼领兵守护阳平关，右车骑将军廖化领兵守阴平桥。这二处最为要紧。若失二处，汉中不保矣。钟会三路、邓艾四路，姜维却重在二路，又各不同。一面当遣使入吴求救。正与钟会之言相合。臣一面自起沓中之兵拒敌。”连此亦是四路。时后主改景耀五年为炎兴元年，插入此句，为后“二火初兴”语伏笔。日与宦官黄皓在宫中游乐。忽接姜维之表，即召黄皓问曰：“今魏国遣钟会、邓艾大起人马，分道而来，如之奈何？”赤壁之战曾仗孔明东风之功，今何不以黄皓之南风退之？皓奏曰：“此乃姜维欲立功名，故上此表。陛下宽心，勿生疑虑。臣闻城中有一师婆^[3]，供奉一神，能知吉凶，可召来问之。”今日人家女子往往信此。后主从其言，于后殿陈设香花纸烛享祭礼物，令黄皓用小车请入宫中，坐于龙床之上。即此师婆，亦是蜀中之大灾异，当与柏树夜哭等同观。后主焚香祝毕，师婆忽然披发跣足，就殿上跳跃数十遍，盘旋于案上。活画一师婆身分。皓曰：“此神人降矣。陛下可退左右亲祷之。”后主尽退侍臣，再拜祝之。即天子拜师婆，亦是朝中一大灾异，当与青蛇升御座同观。师婆大叫曰：“吾乃西川土神也。即师婆自称土神，亦是朝中一大灾异，当与雌鸡化雄同观。陛下欣乐太平，何为求问他事？数年之后，魏国疆土亦归陛下矣。陛下切勿忧虑。”言讫，昏倒于地，半晌方甦。活画一师婆身份。后主大喜，重加赏赐。自此深信师婆之说，遂不听姜维之言，每日只在宫中饮宴欢乐。自李傕信师巫言，已隔百馀回，忽又其匹。姜维累申告急文，皆被黄皓隐匿，因此误了大事。与张让隐匿黄巾消息前后一辙。

却说钟会大军迤迤望汉中进发。前军先锋许仪要立头功，先领兵至南郑关。仪谓部将曰：“过此关即汉中矣。关上不多人马，我等便可奋

力抢关。”众将领命，一齐并力向前。原来守关蜀将卢逊早知魏兵将到，先于关前木桥左右伏下军士，装起武侯所遗十矢连弩。又将武侯临终之事一提，与一百四回照应。比及许仪兵来抢关时，一声梆子响处，矢石如雨。仪急退时，早射倒数十骑。魏兵大败。仪回报钟会。会自提帐下甲士百馀骑来看，果然箭弩一齐射下。会拨马便回，关上卢逊引五百军杀下来。会拍马过桥，桥上土塌，陷住马蹄，争些儿掀下马来。马挣不起，会弃马步行跑下桥时，卢逊赶上一枪刺来，读者至此，必谓钟会死矣。却被魏将中荀恺回身一箭，射卢逊落马。钟会麾众乘势抢关，关上军士因有蜀兵在关前，不敢放箭，被钟会杀散，夺了山关。钟会几死复生，又夺山关，皆意外惊人之笔。即以荀恺为护军，以全副鞍马铠甲赐之。会唤许仪至帐下，责之曰：“汝为先锋，理合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专一修理桥梁道路，以便行军。吾方才到桥上，陷住马蹄，几乎堕桥，若非荀恺，吾已被杀矣。会之不死，实有天幸。汝既违军令，当按军法。”叱左右推出斩之。诸将告曰：“其父许褚有功于朝廷，又将许褚前事一提。望都督恕之。”会怒曰：“军法不明，何以令众？”遂令斩首示众。众将无不骇然。早为后文诸将不从钟会张本。

时蜀将王舍守乐城，蒋斌守汉城（中），见魏兵势大，不敢出战，只闭门自守。钟会下令曰：“兵贵神速，不可少停。”魏兵利在速战，蜀兵利在固守。乃令前军李辅围乐城，护军荀恺围汉城，自引大兵取阳平关。守关蜀将傅佥与副将蒋舒商议战守之策，舒曰：“魏兵甚众，势不可当，不如坚守为上。”战不如守，其言是矣；守不如降，其理何居？佥曰：“不然。魏兵远来，必然疲困，虽多不足惧。我等若不下关战时，汉、乐二城休矣！”蒋舒默然不答。不怀好意了。忽报魏兵大队已至关前，蒋、傅二人至关上视之。钟会扬鞭大叫曰：“吾今统十万之众到此，如早早出降，各依品级升用。如执迷不降，打破关隘，玉石俱焚。”傅佥大怒，令蒋舒把关，自引三千兵杀下关来。钟会便走，魏兵尽退。佥乘势追之，魏兵复合。佥欲退入关时，关上已竖起魏家旗号，读至此，只道钟会使人袭关耳，孰知却是蒋舒！可发一叹。只见蒋舒叫曰：“吾已降了魏也。”佥大怒，厉声骂曰：“忘恩背义之贼，有何面目见天下人乎！”拨回马复与魏兵接战。魏兵四面合来，将傅佥围在垓心。佥左冲右突，往来死战，不能得脱，所领蜀兵，十伤八九。佥乃仰天叹曰：“吾生为蜀臣，死亦当为蜀鬼！”如此之鬼，鬼可不朽矣。若师婆之说是鬼话，连鬼亦不是鬼也。乃复拍马冲杀，身被数枪，血盈袍铠。坐下马倒，佥自刎而死。蒋舒能无愧死！后人诗叹曰：

一日抒忠愤，千秋仰义名。

宁为傅佥死，不作蒋舒生。

钟会得了阳平关，关内所积粮草、军器极多，大喜，遂犒三军。是夜，魏兵宿于阳安城中，忽闻西南上喊声大震。钟会慌忙出帐视之，绝无动静。魏军一夜不敢睡。次夜三更，西南上喊声又起。读者至此，疑是姜维设下疑兵耳。钟会惊疑，向晓，使人探之。回报曰：“远哨十馀里，并无一人。”却是作怪。会惊疑不定，乃自引数百骑，俱全装贯带，望西南巡哨。前至一山，只见杀气四面突起，愁云布合，雾锁山头。读者至此，又疑是武侯所设八阵图，如鱼腹浦边故事耳。会勒住马，问向导官曰：“此何山也？”答曰：“此乃定军山。昔日夏侯渊殁于此处。”夏侯渊事已隔数十回，于此忽然照应。○读者至此，又疑是夏侯渊阴魂作怪。会闻之，怅然不乐，遂勒马而回。转过山坡，忽然狂风大作，背后数千骑突出，随风杀来。读者至此，再猜不出。会大惊，引众纵马而走，诸将坠马者不计其数。及奔到阳平关时，不曾折一人一骑，只跌损面目，失了头盔。皆言曰：“但见阴云中人马杀来，比及近身，却不伤人，只是一阵旋风而已。”师婆所言之神，不过鬼混；钟会所见之鬼，却是神奇。会问降将蒋舒曰：“定军山有神庙乎？”舒曰：“并无神庙，惟有诸葛武侯之墓。”照应一百五回中事。会惊曰：“此必武侯显圣也。定军山显圣与玉泉山显圣，前后遥遥相映。吾当亲往祭之。”

次日，钟会备祭礼，宰太牢，自到武侯坟前再拜致祭。祭毕，狂风顿息，愁云四散。忽然清风习习，细雨纷纷。一阵过后，天色晴朗。魏兵大喜，皆拜谢回营。是夜钟会在帐中伏几而寝，忽然一阵清风过处，只见一人纶巾羽扇，身衣鹤氅，素履皂绦，面如冠玉，唇若抹朱，眉清目朗，身長八尺，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忽于钟会梦中写一诸葛孔明，仿佛先主草庐初遇时。其人步入帐中，会起身迎之曰：“公何人也？”其人曰：“今早重承见顾，吾有片言相告：虽汉祚已衰，天命难违，然两川生灵横罹兵革，诚可怜悯。汝入境之后，万勿妄杀生灵。”朗朗数语，迄今如闻其声，不似师婆鬼语。言讫，拂袖而去。会欲挽留之，忽然惊醒，乃是一梦。会知武侯之灵，不胜惊异。于是传令前军，立一白旗，上书“保国安民”四字，所到之处，如妄杀一人者偿命。不是写活钟会，正是写死武侯。于是汉中人民，尽皆出城拜迎。会一一抚慰，秋毫无犯。后人诗赞曰：

数万阴兵绕定军，
致令钟会拜灵神。
生能决策扶刘氏，

死尚遗言保蜀民。

却说姜维在沓中，听知魏兵大至，传檄廖化、张翼、董厥，提兵接应。一面自分兵列将以待之。忽报魏兵至，维引兵迎。魏阵中为首大将乃天水太守王颀也。颀出马大呼曰：“吾今大兵百万，上将千员，分二十路而进，已到成都。汝不思早降，犹欲抗拒，何不知天命耶！”维大怒，挺枪纵马，直取王颀。战不三合，颀大败而走。姜维驱兵追杀至二十里，只听得金鼓齐鸣，一枝兵摆开，旗上大书“陇西太守牵弘”字样。维笑曰：“此等鼠辈，非吾敌手。”遂催兵追之。又赶到十里，却遇邓艾领兵杀到，两军混战。维抖擞精神，与艾战有十余合，不分胜负。后面锣鼓又鸣，维急退时，后军报说：“甘松诸寨，尽被金城太守杨欣烧毁了。”两路太守实叙，一路太守虚叙，笔法变换。维大惊，急令副将虚立旗号，与邓艾相拒。维自撤后军，星夜来救甘松，正遇杨欣。欣不敢交战，望山路而走。维随后赶来。将至岩下，岩上木石如雨，维不能前进。比及回到半路，蜀兵已被邓艾杀败。魏兵大队而来，将姜维围住。维引众骑杀出重围，奔入大寨坚守，以待救兵。忽流星马到，报说：“钟会打破阳平关，守将蒋舒归降，傅佥战死，汉中已属魏矣。此事已实叙在前，于此再虚叙一遍。乐城守将王含、汉城守将蒋斌，知汉中已失，亦开门而降。二人之降，在前未曾实叙，特于此处虚叙出来，妙。胡济抵敌不住，逃回成都求援去了。”此事在前未曾实叙，特于此处补叙出来，妙。维大惊，即传令拔寨。

是夜兵至疆川口，前面一军摆开，为首魏将乃是金城太守杨欣。维大怒，纵马交锋，只一合，杨欣败走。维捻弓射之，连射三箭皆不中。维转怒，自折其弓，挺枪赶来，战马前失，将维跌在地上，杨欣拨回马，来杀姜维。读至此，必谓姜维死矣。维跃起身，一枪刺去，正中杨欣马脑。又是绝处逢生。背后魏兵骤至，救欣去了。维骑上从马，欲待追时，忽报后面邓艾兵到。维首尾不能相顾，遂收兵要夺汉中。哨马报说：“雍州刺史诸葛绪已断了归路。”诸葛绪之兵亦用虚叙。维乃据山险下寨。魏兵屯于阴平桥头。维进退无路，长叹曰：“天丧我也！”副将宁随曰：“魏兵虽断阴平桥，雍州必然兵少，将军若从孔函谷径取雍州，诸葛绪必撤阴平之兵救雍州，将军却引兵奔剑阁守之，则汉中可复矣。”欲取剑阁，反先取雍州，其计亦曲。维从之，即发兵入孔函谷，诈取雍州。细作报知诸葛绪。绪大惊曰：“雍州是吾合兵之地，倘有疏失，朝廷必然问罪。”急撤大兵从南路去救雍州，只留一枝兵守桥头。姜维入北道，约行三十里，料知魏兵起行，乃勒回兵，后队作前队，径到桥头，果然魏兵大队已去，只有些小兵把桥，被维一阵杀散，尽烧其

寨栅。诸葛绪听知桥头火起，复引兵回，姜维兵已过半日了，因此不敢追赶。绝处逢生。

却说姜维引兵过了桥头，正行之间，前面一军来到，乃左将军张翼、右将军廖化也。维问之，翼曰：“黄皓听信师巫之言，不肯发兵。翼闻汉中已危，自起兵来时，阳平关已被钟会所取。今闻将军受困，特来接应。”遂合兵一处，前赴白水关。化曰：“今四面受敌，粮道不通，不如退守剑阁，再作良图。”与宁随之意相合。维疑虑未决，忽报钟会、邓艾分兵十馀路杀来。维欲与翼、化分兵迎之，化曰：“白水地狭路多，非争战之所，不如且退去救剑阁可也。若剑阁一失，是绝路矣。”维从之，遂引兵来投剑阁。将近关前，忽然鼓角齐鸣，喊声大起，旌旗遍竖，一枝军把住关口。故作惊人之笔，令读者着急。正是：

汉中险峻已无有，
剑阁风波又忽生。

未知何处之兵，且看下文分解。

[1] 虎体猿班：当作“虎体原斑”，亦作“虎体鹑班”。比喻出身高门贵族，富贵本自有，不待外求。

[2] 蹇滞：困窘，不顺遂。

[3] 师婆：巫婆。

第一百十七回

邓士载偷度阴平 诸葛瞻战死绵竹

有入险而能出者：先主檀溪之跃，后主当阳之夺，孙权逍遥津之逃，曹操濮阳之败、潼关之奔、华容道之释，司马懿上方谷之走，皆是也。然此特事之险，而非地之险也；又特难之以险脱，而非功之以险成也。若夫造最险之谋，而经最险之地，犯最险之患，而成最险之功，则未有如邓艾之贯索于悬崖，裹毡于峭壁，持斧挟凿以行七百里无人之境者也。人即好幽，幽不至此；文即好奇，奇不至此。不谓读《三国》者，读至终篇，有此惊见骇闻之乐。南郑桥边之钟会，犹铁笼山中之司马昭也。昭几死而不死，会亦几死而不死，皆天意也。偷渡阴平岭之邓艾，犹欲出子午谷之魏延也。武侯以延之计为危，而延不得自行其危；钟会以艾之计为危，而艾竟得自行其危，亦皆天意也。天意所在，有非人力之所得而强耳。

武侯显圣以告钟会，而不显圣以告邓艾，不见武侯之神也。然既显圣于定军山，又必显圣于阴平岭，则武侯之灵，毋乃太劳乎？今有不必显圣，而同于显圣者。定军有墓，武侯如在焉；阴平有寨，武侯亦如在焉。风中隐隐有人，不若石上明明有字。山前一梦，能保蜀人之生，又不若岭边一碣，能决魏将之死。愈出愈奇，岂非旷古奇观！

蜀之救援甚急，而吴之来援甚迟，论者以此咎吴，而不必以此咎吴也，何也？孙休之不能援刘禅，犹张鲁之不能援刘璋也。以汉中救成都则近，以江东救绵竹则远。近且莫救，远可望乎？且人事已非，天命已去。即使丁奉倍道而来，若马超之攻葭萌；而蜀中之有黄皓，甚于陇中之有杨松。内乱既深，虽有外助，必无济矣。故君子不为吴咎，而但为蜀咎。

诸葛瞻父子受命于大事既去之后，而能以一死报社稷。君子曰：武侯于是乎不死矣。盖战死绵竹之心，亦秋风五丈原之心也。使当日甘心降魏以图苟全，则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家训，不其有愧乎？故瞻、尚生则武侯死，瞻、尚亡则武侯存。

却说辅国大将董厥，闻魏兵十馀路入境，乃引二万兵守住剑阁。当日望尘头大起，疑是魏兵，急引军把住关口，董厥自临军前视之，乃姜维、廖化、张翼也。姜维绝处逢生，却在董厥一边叙出，笔法变换。厥大喜，接入关上，礼毕，哭诉后主黄皓之事。维曰：“公勿忧虑。若有维在，必不容魏来吞蜀也。且守剑阁，徐图退敌之计。”厥曰：“此关虽然可守，争奈成都无人；倘为敌人所袭，大势瓦解矣。”预为后主出降伏线。维曰：“成都山险地峻，非可易取，不必忧也。”正言间，忽报诸葛绪领兵杀至关下。维大怒，急引五千兵杀下关来，直撞入魏阵中，左冲右突，杀得诸葛绪大败而走，退数十里下寨。魏军死者无数。蜀兵抢了许多马匹器械，维收兵回关。此是灯欲灭而复明。

却说钟会离剑阁二十里下寨，诸葛绪自来伏罪。会怒曰：“吾令汝守把阴平桥头，以断姜维归路，如何失了？今又不得吾令，擅自进兵，以致此败！”绪曰：“维诡计多端，诈取雍州。绪恐雍州有失，引兵去救，维乘机走脱，绪因赶至关下，不想又为所败。”会大怒，叱令斩之。监军卫瓘曰：“绪虽有罪，乃邓征西所督之人，不将将军杀之，恐伤和气。”会曰：“吾奉天子明诏、晋公钧命，特来伐蜀，便是邓艾有罪，亦当斩之！”会与艾不睦自此始。众皆力劝。会乃将诸葛绪用槛车载赴洛阳，任晋公发落；随将绪所领之兵，收在部下调遣。全不顾邓艾体面，为邓艾者实难堪此。有人报与邓艾。艾大怒曰：“吾与汝官品一般，吾久镇边疆，于国多劳，汝安敢妄自尊大耶！”此时尚不是争功，不过是争体面争意气耳。○想口吃人发怒，此人正不知称多少艾艾矣。子邓忠劝曰：“小不忍则乱大谋，父亲若与他不睦，必误国家大事。望且容忍之。”艾从其言。然毕竟心中怀怒，不以诸葛绪送邓艾而送晋公，一可怒也；不交还其军，二可怒也；言欲杀邓艾，三可怒也。该怒。乃引十数骑来见钟会。

会闻艾至，便问左右：“艾引多少军来？”左右答曰：“只有十数骑。”会乃令帐上帐下列武士数百人。艾下马入见。会接入帐礼毕。艾见军容甚肃，心中不安，乃以言挑之曰：“将军得了汉中，乃朝廷之大幸也，可定策早取剑阁。”并不提起诸葛绪，亦甚见机。会曰：“将军明见若何？”艾再三推称无能。期期不吐，是口吃模样。会固问之，艾答曰：“以愚意度之，可引一军从阴平小路出汉中德阳亭，用奇兵径取成都，姜维必撤兵来救，将军乘虚就取剑阁，可获全功。”邓艾此计，原是行险徼幸。会大喜曰：“将军此计甚妙！可即引兵去。吾在此专候捷音。”一片奸诈。二人饮酒相别。会回本帐与诸将曰：“人皆谓邓艾有能。今日观之，乃庸材耳。”方知适才大喜答应，都是假语。众问其

故。会曰：“阴平小路，皆高山峻岭，若蜀以百余人守其险要，断其归路，则邓艾之兵皆饿死矣。吾只以正道而行，何愁蜀地不破乎！”遂置云梯炮架，只打剑阁关。

却说邓艾出辕门上马，回顾从者曰：“钟会待吾若何？”从者曰：“观其辞色，甚不以将军之言为然，但以口强应而已。”在从人口中写一钟会。艾笑曰：“彼料我不能取成都，我偏欲取之。”回到本寨，师纂、邓忠一班将士接问曰：“今日与钟镇西有何高论？”艾曰：“吾以实心告彼，彼以庸才视我。彼今得汉中，以为莫大之功。若非吾在沓中绊住姜维，彼安能成功耶？若非钟会在剑阁绊住姜维，艾亦安能成功？吾今若取了成都，胜取汉中矣！”当夜下令，尽拔寨望阴平小路进兵，离剑阁七百里下寨。有人报钟会，说：“邓艾要去取成都了。”会笑艾不智。有此一笑，乃见下文之奇，出于意外。

却说邓艾一面修密书遣使驰报司马昭，一面聚诸将于帐下问曰：“吾今乘虚去取成都，与汝等立功名于不朽，汝等皆从乎？”诸将应曰：“愿遵军令，万死不辞。”艾乃先令子邓忠引五千精兵，不穿衣甲，各执斧凿器具，凡遇峻危之处，凿山开路，搭造桥阁，以便军行。竟似一造匠人，不是军士。艾选兵三万，各带干粮绳索进发。约行百馀里，选下三千兵，就彼扎寨。又行百馀里，又选三千兵下寨。是年十月，自阴平进兵，于巖崖峡谷之中，凡二十馀日，行七百余里，皆是无人之地。谢灵运凿山是高兴，邓士载凿山是大胆。魏兵沿途下了数寨，只剩下二千人马。前至一岭，名摩天岭，马不堪行，艾步行上岭，只见邓忠与开路壮士尽皆哭泣。钟会笑而邓忠哭，一哭一笑，正是相对。艾问其故。忠告曰：“此岭西皆是峻壁巖崖，不能开凿，虚废前劳，因此哭泣。”不能为灵威持炬之人，将为阮籍穷途之哭矣。艾曰：“吾军到此，已行了七百馀里，过此便是江油，岂可复退？”乃唤诸军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与汝等来到此地，若得成功，富贵共之。”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众皆应曰：“愿从将军之命。”艾令先将军器掷将下去。艾取毡自裹其身，先滚下去。副将有毡衫者裹身滚下，无毡衫者各用绳索束腰，攀木挂树，鱼贯而进。行险徼幸。邓艾、邓忠并二千军，及开山壮士，皆度了摩天岭。凤兮凤兮，以摩天之翅飞过摩天之岭矣。方才整顿衣甲器械而行，忽见道傍有一石碣，上刻“丞相诸葛武侯题”，其文云：“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二火”者，炎字也。“二火初兴”，乃炎兴元年也。“二士”者，邓士载与钟士季也。“不久自死”者，二人争功而皆被杀也。武侯之神，至于如此，则此处亦可谓之武侯再显圣也矣。艾观讫大惊，慌忙对碣再拜曰：“武侯真神人

也！艾不能以师事之，惜哉！”后人有诗曰：

阴平峻岭与天齐，
玄鹤徘徊尚怯飞。
邓艾裹毡从此下，
谁知诸葛有先机。

却说邓艾暗度阴平，引兵行时，又见一个大空寨。左右告曰：“闻武侯在日，曾拨一千兵守此险隘，今蜀主刘禅废之。”补叙前事，又与武侯临终之语相应。艾嗟呀不已，乃谓众人曰：“吾等有来路而无归路矣。前江油城中，粮食足备，汝等前进可活，后退即死，须并力攻之。”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即韩信背水阵之意。众皆应曰：“愿死战！”于是邓艾步行，引二千余人，星夜倍道来抢江油城。

却说江油守将马邈，闻东川已失，虽为准备，只是提防大路；又仗着姜维全师守住剑阁关，遂将军情不以为重。当日操练人马回家，与妻李氏拥炉饮酒。饮醇酒，近妇人，何其乐也。其妻问曰：“屡闻边情甚急，将军全无忧色，何也？”邈曰：“大事自有姜伯约掌握，干我甚事？”马邈与后主正是一对，有是君必有是臣。其妻曰：“虽然如此，将军所守城池，不为不重。”邈曰：“天子听信黄皓，溺于酒色，吾料祸不远矣。魏兵若到，降之为上，何必虑哉？”立定主意。其妻大怒，唾邈面曰：“汝为男子，先怀不忠不义之心，枉受国家爵禄，吾有何面目与汝相见耶！”马邈与李氏却不是一对，有是夫不意有是妻。马邈羞惭无语。忽家人慌入报曰：“魏将邓艾不知从何而来，引二千余人，一拥而入城矣。”陈后主正在宫中饮酒赋诗，而韩擒虎已到。马邈之事将毋同？邈大惊，慌出纳降，拜伏于公堂之下，泣告曰：“某有心归降久矣。今愿招城中居民及本部人马，尽降将军。”此等老主意已在拥炉时算定。艾准其降。遂收江油军马于部下调遣，一向都是步卒，此处方才有马。即用马邈为向导官。忽报马邈夫人自缢身死。夏侯之女但知有夫妇，马邈之妻独知有君臣，其节义更胜夏侯女矣。艾问其故，邈以实告。艾感其贤，令厚礼葬之，亲往致祭。魏人闻者，无不嗟叹。后人诗赞曰：

后主昏迷汉祚颠，
天差邓艾取西川。
可怜巴蜀多名将，
不及江油李氏贤。

邓艾取了江油，遂接阴平小路诸军，皆到江油取齐，径来攻涪城。部将田续曰：“我军涉险而来，甚是劳顿，且当休养数日，然后进兵。”艾大怒曰：“兵贵神速，汝敢乱我军心耶！”喝令左右推出斩之。众将苦告方免。为后文田续杀艾伏线。艾自驱兵至涪城。城内官吏军民疑从天降，尽皆投降。蜀人飞报入成都。后主闻知，慌召黄皓问之。皓奏曰：“此诈传耳。神人必不肯误陛下也。”邓艾如从天降，疑有神人助之，若后主则非神人之所能助矣。后主又宣师婆问时，却不知何处去了。土神逃走了。此时远近告急表文，一似雪片，往来使者，联络不绝。此时何不治黄皓隐匿之罪？后主设朝计议，多官面面相觑，并无一言。郤正出班奏曰：“事已急矣！陛下可宣武侯之子商议退兵之策。”先主无儿，武侯有子。原来武侯之子诸葛瞻，字思远。其母黄氏，即黄承彦之女也。母貌甚陋，而有奇才：黄帝之有嫫母，齐王之有无盐，得此而三。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韬略遁甲诸书，无所不晓。武侯是天上神仙，夫人亦是天上神仙，皆不从人间来。武侯在南阳时，闻其贤，求以为室。武侯之学，夫人多所赞助焉。天下奇人，必有奇配。然武侯之名彰而夫人之名不甚着者，盖无成而有终。坤道也，妇道也。及武侯死后，夫人寻逝，临终遗教，惟以忠孝勉其子瞻。武侯夫人事，直至篇终补出，叙事妙品。瞻自幼聪敏，尚后主女⁴，为驸马都尉。后主有佳儿亦有佳婿。后袭父武乡侯之爵。景耀四年，迁行军护卫将军。时为黄皓用事，故托病不出。诸葛瞻往事，却于此处补出，叙事妙品。当下后主从郤正之言，即时连发三诏，召瞻至殿下。三诏与三顾前后相映。后主泣诉曰：“邓艾兵已屯涪城，成都危矣。卿看先君之面，救朕之命！”“朕”字两头着“救”、“命”二字，与献帝一般狼狈。瞻亦泣奏曰：“臣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虽肝脑涂地，不能补报。愿陛下尽发成都之兵，与臣领去，决一死战。”此数语亦抵得乃翁前后《出师表》。后主即拨成都兵将七万与瞻。瞻辞了后主，整顿军马，聚集诸将问曰：“谁敢为先锋？”言未讫，一少年将出曰：“父亲既掌大权，儿愿为先锋。”众视之，乃瞻长子诸葛尚也。尚时年一十九岁，博览兵书，多习武艺。先主有孙，武侯亦有孙。瞻大喜，遂命尚为先锋。是日大军离了成都，来迎魏兵。

却说邓艾得马邈献地理图一本，备写涪城至成都三百六十里山川道路，阔狭险峻，一一分明。又是一个张松，令人回想前事，为之一叹。艾看毕，大惊曰：“若只守涪城，倘被蜀人据住前山，何能成功耶？如迁延日久，姜维兵到，我军危矣。”钟会之笑艾正为此耳。速唤师纂并子邓忠，吩咐曰：“汝等可引一军，星夜径去绵竹，以拒蜀兵。吾随后便至。切不可怠缓。若纵他先据了险要，决斩汝首！”

师、邓二人引兵将至锦竹，早遇蜀兵。两军各布成阵。师、邓二人勒马于门旗下，只见蜀兵列成八阵。三鼙鼓罢，门旗两分，数十员将簇拥一辆四轮车，车上端坐一人，纶巾羽扇，鹤氅方裾。车傍展开一面黄旗，上书“汉丞相诸葛武侯”。读至此，又令人疑是武侯显圣。唬得师、邓二人汗流遍身，回顾军士曰：“原来孔明尚在，我等休矣！”惊人之笔，出于意外。急勒兵回时，蜀兵掩杀将来，魏兵大败而走。蜀兵掩杀二十馀里，遇见邓艾援兵接应。两家各自收兵。艾升帐上坐，唤师纂、邓忠责之曰：“汝二人不战而退，何也？”忠曰：“但见蜀阵中诸葛孔明领兵，因此奔还。”艾怒曰：“纵使孔明更生，我何惧哉！已来到这里，不得不说硬话。汝等轻退，以至于败，宜速斩以正军法。”众皆苦劝，艾方息怒。令人哨探，回说孔明之子诸葛瞻为大将，瞻之子诸葛尚为先锋。车上坐者乃木刻孔明遗像也。至此方才叙明，又可谓死诸葛走生邓忠矣。艾闻之，谓师纂、邓忠曰：“成败之机，在此一举。汝二人再不取胜，必当斩首！”师、邓二人又引一万兵来战。诸葛尚匹马单枪，抖擞精神，战退二人。诸葛瞻指挥两掖兵冲出，直撞入魏阵中，左冲右突，往来杀有数十番。魏兵大败，死者不计其数。师纂、邓忠中伤而逃。瞻驱军马随后掩杀二十馀里，扎营相拒。第一番胜是武侯馀威，第二番胜是瞻、尚本事。前是写武侯，此是写瞻、尚。

师纂、邓忠回见邓艾。艾见二人俱伤，未便加责，乃与众将商议曰：“蜀有诸葛瞻，善继父志，两番杀吾万馀人马，又在邓艾口中写一诸葛瞻。今若不速破，后必为祸。”监军丘本曰：“何不作一书以诱之？”艾从其言，遂作书一封，遣使送人蜀寨。守门将引至帐下，呈上其书。瞻拆封视之，书曰：

征西将军邓艾，致书于行军护卫将军诸葛思远麾下：切观近代贤才，未有如公之尊父也。昔自出茅庐，一言已分三国，扫平荆、益，遂成霸业，古今鲜有及者。后六出祁山，非其智力不足，乃天数耳。今后主昏弱，王气已终，艾奉天子之命，以重兵伐蜀，已皆得其地矣。成都危在旦夕，公何不应天顺人，仗义来归？艾当表公为琅琊王，以光耀祖宗，决不虚言。幸存照鉴。

瞻看毕，勃然大怒，扯碎其书，叱武士立斩来使，令从者持首级回魏营见邓艾。又极写一诸葛瞻。艾大怒，即欲出战。丘本谏曰：“将军不可轻出，当用奇兵胜之。”艾从其言，遂令天水太守王颀、陇西太守牵弘，伏两军于后，艾自引兵而来。此时诸葛瞻正欲搦战，忽报邓艾自引兵到。瞻大怒，即引兵出，径杀入魏阵中。邓艾败走，瞻随后掩杀将

来。忽然两下伏兵杀出。蜀兵大败，退入绵竹。连写诸葛瞻战胜，则邓艾为无用矣。此处却按下诸葛瞻，再写邓艾。艾令围之。于是魏兵一齐呐喊，将绵竹围的铁桶相似。

诸葛瞻在城中，见事势已迫，乃令彭和賁书杀出，往东吴求救。连写蜀中厮杀，则东吴一边冷落矣。此处却按下绵竹，再写东吴。和至东吴，见了吴主孙休，呈上告急之书。吴主看罢，与群臣计议曰：“既蜀中危急，孤岂可坐视不救？”即令老将丁奉为主帅，丁封、孙异为副将，率兵五万，前往救蜀。丁奉领旨出师，分拨丁封、孙异引兵二万向沔中而进，自率兵三万向寿春而进：分兵三路来援。《纲目》于此书“吴人来援”，书“人”，微之也。书“来援”，缓词也。是时汉有倒悬之急，吴人救之，当为救焚拯溺，犹恐弗及，乃仅命丁奉等向寿春、沔中而已，是果何益于事哉？虽然吴人为义不力，行将自及，悲夫！

却说诸葛瞻见救兵不至，谓众将曰：“久守非良图。”遂留子尚与尚书张遵守城，瞻自披挂上马，引三军大开三门杀出。邓艾见兵出，便撤兵退。瞻奋力追杀，忽然一声炮响，四面兵合，把瞻困在垓心。瞻引兵左冲右突，杀死数百人。再极写诸葛瞻一句。艾令众军放箭射之，蜀兵四散。瞻中箭落马，乃大呼曰：“吾力竭矣！当以一死报国！”遂拔剑自刎而死。此写瞻之烈忠。其子诸葛尚在城上，见父死于军中，勃然大怒，遂披挂上马。张遵谏曰：“小将军勿得轻出。”尚叹曰：“吾父子祖孙，荷国厚恩，今父既死于敌，我何用生为！”遂策马杀出，死于阵中。此写尚之死孝。后人诗赞瞻、尚父子曰：

不是忠臣独少谋，
苍天有意绝炎刘。
当年诸葛留嘉胤^[2]，
节义真堪继武侯。

邓艾怜其忠，将父子合葬，乘虚攻打绵竹。张遵、黄崇、李球三人，各引一军杀出。蜀兵寡，魏兵众，三人亦皆战死。傅佥可以愧蒋舒，三人又可以愧马邕。艾因此得了绵竹。劳军已毕，遂来取成都。正是：

试观后主临危日，
无异刘璋受逼时。

未知成都如何守御，且看下文分解。

[1] 尚：指娶公主为妻。

[2] 胤：后嗣，子嗣。

第一百十八回

哭祖庙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争功

武侯有子又有孙，而武侯不死；先主虽无子，有孙可以当子，而先主亦不死。使蜀之后主而以北地王为之，则吴可吞魏可灭，而汉亦安得遂亡哉？虽然，绵竹之战，臣死于君，识武侯之家教；成都之失，子死于父，见昭烈之遗风。汉虽亡，凛凛有生气矣。

西汉亡于孺子婴，东汉亡于献帝，皆奄奄不振矣。独至后汉之亡，而刘禅虽懦，幸有北地王之能死，为汉朝生色。西汉亡而有王皇后之骂王莽，东汉亡而有曹皇后之骂曹丕，然两后皆未能死，则犹未见其烈矣。独至后汉之亡，而北地王能死，又有夫人崔氏之能死，尤足为汉朝生色。

三国人才之盛，不独于男子中见之，又于妇人中见之。然男子有才，不必其皆节；而妇人无节，即谓之不才。故论才于男子，才与节分；论才与妇人，必才与节合。是妇人之才，视男子之才而更难也。惟其最难而能盛，则三国有足述焉。魏之才妇有五：姜叙之母，赵昂之妻，辛敞之姊，夏侯令之女，王经之母是也。吴之才妇有三：孙策之母，孙翊之妻，孙权之妹是也。汉之才妇有五：先主之夫人糜氏，北地王之夫人崔氏，武侯之夫人黄氏，及徐庶之母，马邈之妻是也。至于权变如貂蝉，聪慧如蔡琰，又其下者耳。

武侯初死，有杨仪、魏延互相上表一段文字；成都初亡，又有钟会、邓艾互相上表一段文字：遥遥相对。然邓艾之表，未尝讦奏钟会，则邓艾与魏延异矣。魏延之表，未尝为杨仪所更易，则钟会与杨仪异矣。且一在班师之日，一在克敌之初，其势既殊，其事亦别，令人耳目一新。钟会之将叛，司马昭之所料也；邓艾之将叛，则司马昭之所未料也。于其所未料者而变生于意外，安得不于其所既料者防患于意中？故使会制艾，而即自将以防会；防会而又恐会知之，于是讳之秘之，即心腹如贾充者而亦不以其意告之。昭之奸雄，诚不亚于曹操矣。会欲伐蜀而佯作伐吴之势，昭欲收会而亦佯托收艾之名。治其人而即用其法，出乎尔者反乎尔，其钟士季之谓欤？

却说后主在成都，闻邓艾取了绵竹，诸葛瞻父子已亡，大惊，急召文武商议。近臣奏曰：“城外百姓，扶老携幼，哭声大震，各逃生命。”后主惊惶无措。忽哨马报到，说魏兵将近城下。多官议曰：“兵微将寡，难以迎敌，不如早弃成都，奔南中七郡，其地险峻，可以自守。就借蛮兵，再来克复未迟。”南方但能使其不复反耳，若欲患难相从，岂可恃乎。○嗟哉后主！“南方不可以止些。”光禄大夫谯周曰：“不可。南蛮久反之人，平昔无惠，今若投之，必遭大祸。”多官又奏曰：“蜀、吴既同盟，今事急矣，可以投之。”先主半生作客，尝依吕布矣，寄袁绍矣，托刘表矣。然此一时彼一时也。○嗟哉后主！“东方不可以止些。”周又谏曰：“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此言一国不可有两天子。臣料魏能吞吴，吴不能吞魏。若称臣于吴，是一辱也。若吴被魏所吞，陛下再称臣于魏，是两番之辱矣。此言一身不可事两天子。不如不投吴而降魏，魏必裂土以封陛下，则上能自守宗庙，下可以保安黎民。愿陛下思之。”谯周前劝刘璋出降，今又劝后主出降，是劝降惯家。后主未决，退入宫中。

次日众议纷然，谯周见事急，复上疏谏之。后主从谯周之言，正欲出降，忽屏风后转出一人，厉声而骂周曰：“偷生腐儒，岂可妄议社稷大事！自古安有降天子哉？”蜀无降将军，岂得有降天子哉。后主视之，乃第五子北地王刘谡也。昭烈无儿，后主却有子。后主生七子：长子刘璇，次子刘瑶，三子刘琮，四子刘瓚，五子即北地王刘谡，六子刘恂，七子刘璩。七子中惟谡自幼聪明，英敏过人，馀皆儒善。后主七子于此叙出，补前文之所未及。后主谓谡曰：“今大臣皆议当降，汝独仗血气之勇，欲令满城流血耶？”谡曰：“昔先帝在日，谯周末尝干预国政。今妄议大事，辄起乱言，甚非理也。臣切料成都之兵尚有数万，姜维全师皆在剑阁，提照姜维。若知魏兵犯阙^[1]，必来救应。内外攻击，可获大功。此言降不如战，战不如守。岂可听腐儒之言，轻废先帝之基业乎？”提照先帝。后主叱之曰：“汝小儿岂识天时！”谡叩头哭曰：“若势穷力极，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奈何降乎！”此言不得已则战。后主不听。谡放声大哭曰：“先帝非容易创立基业，今一旦弃之，吾宁死不辱也！”先主不死矣！后主令近臣推出宫门，遂令谯周作降书，惯修降书第一手。遣私署侍中张绍、驸马都尉邓良同谯周赍玉玺来雒城请降。

时邓艾每日令数百铁骑来成都哨探，当日见立了降旗，艾大喜。不一时，张绍等至，艾令人迎入。三人拜伏于阶下，呈上降款玉玺。令人追想刘璋纳款之时，为之一叹。艾拆降书视之，大喜，受下玉玺，重待

张绍、譙周、邓良等。艾作回书，付三人赍回成都，以安人心。三人拜辞邓艾，径还成都，入见后主，呈上回书，细言邓艾相待之善。后主拆封视之，大喜，即遣太仆蒋显赍敕，令姜维早降；又以降天子敕谕降将军，为之一叹。遣尚书郎李虎，送文簿与艾：共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有此何以不战？官吏四万，仓粮四十馀万，有此何以不守？金银二千斤，锦绮丝绢各二十万匹。馀物在库，不及具数。有此何以不赏战士？择十二月初一日，君臣出降。

北地王刘谡闻知，怒气冲天，乃带剑入宫。其妻崔夫人问曰：“大王今日颜色异常，何也？”谡曰：“魏兵将近，父皇已纳降款，明日君臣出降，社稷从此殄灭。吾欲先死以见先帝于地下，不屈膝于他人也！”后主有此子，是干蛊之子；先主有此孙，是绳武之孙。崔夫人曰：“贤哉！贤哉！得其死矣！妾请先死，王死未迟。”后主有佳儿，又有佳妇。谡曰：“汝何死耶？”崔夫人曰：“王死父，妾死夫，其义同也。夫亡妻死，何必问焉？”言讫，触柱而死。马邈夫妇是有妇无夫，刘谡夫妇是有夫有妇。谡乃自杀其三子，并割妻头，提至昭烈庙中，伏地哭曰：“臣羞见基业弃于他人，故先杀妻子，以绝罣念^[2]，后将一命报祖。祖如有灵，知孙之心！”大哭一场，眼中流血，自刎而死。凛凛烈烈，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蜀人闻知，无不哀痛。后人诗赞曰：

君臣甘屈膝，一子独悲伤。
去矣西川事，雄哉北地王！
捐身酬烈祖，搔首泣穹苍。
凛凛人如在^[3]，谁云汉已亡？

后主听知北地王自刎，乃令人葬之。后主闻北地王之死，不但不知愧耻，亦不知痛惜，真无心人哉！次日魏兵大至，后主率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馀人，面缚舆榇^[4]，出北门十里而降。邓艾扶起后主，亲解其缚，焚其舆榇，并车入城。后人诗叹曰：

魏兵数万入川来，
后主偷生失自裁。
黄皓终存欺国意，
姜维空负济时才。
全忠义士心何烈，
守节王孙志可哀。
昭烈经营良不易，
一朝功业顿成灰。

于是成都之人，皆具香花迎接。艾拜后主为骠骑将军，司马昌明幸不为尚书左仆射，而后主刘禅竟为骠骑将军，可发一叹。其余文武，各随高下拜官。邓艾竟擅自封爵，有死之道。请后主还宫，出榜安民，交割仓库^[5]。又令太常张峻、益州别驾张绍，招安各郡军民。又令人说姜维归降。一面遣人赴洛阳报捷。艾闻黄皓奸险，欲斩之。皓用金宝赂其左右，因此得免。黄皓之爱金珠，原来为此。自是汉亡。后人因汉之亡，有追思武侯诗曰：

鱼鸟犹（知）〔疑〕畏简书，
风云长为护储胥^[6]。
徒劳上将挥神笔^[7]，
终见降王走传车^[8]。
管乐有才真不（愧）〔忝〕，
关张无命欲何如！
他年锦里经祠庙，
《梁父吟》成恨有馀！

且说太仆蒋显到剑阁，入见姜维，传后主敕命，言归降之事。维大惊失语。帐下众将听知，一齐怨恨，咬牙怒目，须发倒竖，拔刀砍石，大呼曰：“吾等死战，何故先降耶！”号哭之声，闻数十里。蜀中有如此之将，如此之兵，而天子甘心面缚，可发一叹。维见人心思汉，乃以善言抚之曰：“众将勿忧。吾有一计，可复汉室。”众皆求问。姜维与诸将附耳低言，说了计策。以下无数文字皆在附耳低言之内，此处妙在不即叙明。即于剑阁关遍竖降旗，先令人报入钟会寨中，说姜维引张翼、廖化、董厥前来降。会大喜，令人迎接维入帐。会曰：“伯约来何迟也？”维正色流涕曰：“国家全军在吾，今日至此，犹为速也。”既来诈降，又偏说不肯便降，乃是善于用诈。会甚奇之，下座相拜。待为上宾。维说会曰：“闻将军自淮南以来，算无遗策，司马氏之盛，皆将军之力。维故甘心俯首。如邓士载，当与决一死战，安肯降之乎？”如此口气便是姜维用诈处，读者当自知之。会遂折箭为誓，与维结为兄弟，情爱甚密，为上宾则犹疏，为兄弟则甚密矣。仍令照旧领兵。维暗喜，遂令蒋显回成都去了。

却说邓艾封师纂为益州刺史，牵弘、王颀等各领州郡。艾又于绵竹筑台以彰战功，既擅自封爵，又筑台示功，邓艾有死之道。大会蜀中诸官饮宴。艾酒至半酣，乃指众官曰：“汝等幸遇我，故有今日耳。若遇他将，必皆殄灭矣。”气骄而言夸，邓艾有死之道。多官起身拜谢。忽

蒋显至，说姜维自降钟会镇西了。艾因此痛恨钟会。遂修书，令人赍赴洛阳致晋公司马昭。昭得书视之，书曰：

臣艾切谓兵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此席卷之时也。然当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使用，宜留陇右兵二万、蜀兵二万，煮盐兴冶，并造舟船，预备顺流之计，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可不征而定也。更以厚待刘禅，以致孙休。若便送禅来京，吴人必疑，则于向化之心不劝。且权留之于蜀，须来年冬月抵京。今即可封禅为扶风王，锡以资财，供其左右，爵其子为公卿，以显归命之宠。则吴人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书中虽以劝吴为名，实以封蜀为主。既不从禅于京，又自议封爵，大有专制之意。此艾之所以见杀也。

司马昭览毕，深疑邓艾有自专之心，乃先发手书与卫瓘，随后降封艾诏曰：

征西将军邓艾：耀威奋武，深入敌境，使僭号之主系颈归降。兵不逾时，战不终日，云彻席卷，荡定巴、蜀。虽白起破强楚，韩信克劲赵，不足比勋也。其以艾为太尉，增邑二万户，封二子为亭侯，各食邑千户。诏中但封邓艾，并不提起封刘禅，便是不欲邓艾专制之意。

邓艾受诏毕，监军卫瓘取出司马昭手书与艾。书中说邓艾所言之事，须候奏报，不可辄行。诏用实写，手书用虚写，省笔之法。艾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既奉诏专征，如何阻当？”遂又作书，令来使赍赴洛阳。时朝中皆言邓艾必有反意，司马昭愈加疑忌。忽使命回，呈上邓艾之书。昭拆封视之。书曰：

艾衔命西征，元恶既服，当权宜行事，以安初附。若待国命，则往复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实有不臣之心，反引《春秋》之义，亦善于词令。今吴未宾，势与蜀连，不可拘常以失事机。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先此申状，见可施行。

司马昭看毕大惊，忙与贾充计议曰：“邓艾恃功而骄，任意行事，反形露矣。如之奈何？”贾充曰：“主公何不封钟会以制之？”邓艾方忌钟会，又使钟会制邓艾，此已成不两立之势。昭从其议，遣使赍诏封会为司徒，就令卫瓘监督两路军马，以手书付瓘，使与会伺察邓艾，以防其变。此处手书亦用虚写。会接读诏书。诏曰：

镇西将军钟会：所向无敌，前无强梁，节制众城，网罗迸逸。蜀之豪帅，面缚归命，以收姜维之功，愈使会之与维密也。谋无遗策，举无废功。其以会为司徒，进封县侯，增邑万户，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户。

钟会既受封，即请姜维计议曰：“邓艾功在吾之上，又封太尉之职。今司马公疑艾有反志，故令卫瓘为监军，诏吾制之。伯约有何高见？”维曰：“愚闻邓艾出身微贱，幼为农家养犊，明明以世家子弟推重钟会，妙。今侥幸自阴平斜径，攀木悬崖，成此大功，非出良谋，实赖国家洪福耳。又与钟会初时笑艾之意相合，妙。若非将军与维相拒于剑阁，又安能成此功耶？直以邓艾之功为钟会之功，妙。今欲封蜀主为扶风王，乃大结蜀人之心，其反情不言可见矣。晋公疑之，是也。”会深喜其言。维又曰：“请退左右，维有一事密告。”来了。会令左右尽退。维袖中取一图与会曰：“昔日，武侯出草庐时，以此图献先帝，钟会曾画一图已呈司马昭矣，又不若姜维之图为详悉也。○又照应三十八回中事。且曰：‘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国富，可为霸业。’先帝因此遂创成都。夸美西蜀以引动钟会，妙甚。今邓艾至此，安得不狂？”张扬邓艾以激怒钟会，妙甚。会大喜，指问山川形势。此时钟会也动念。维一一言之。会又问曰：“当以何策除艾？”维曰：“乘晋公疑忌之际，当急上表，言艾反状，晋公必令将军讨之，一举而可擒矣。”绝妙挑构，绝妙撺掇。会依言，即遣人赍表进赴洛阳，言邓艾专权恣肆，结好蜀人，早晚必反矣。此处钟会表文又用虚写，笔法变换。于是朝中文武皆惊。会又令人于中途截了邓艾表文，按艾笔法，改写傲慢之辞，以实己之语。邓艾所上之表与钟会所改之辞，又皆用虚写，笔法变换。

司马昭见了邓艾表章，大怒，即遣人到钟会军前，令会收艾；又遣贾充引三万兵入斜谷，昭乃同魏主曹奂御驾亲征。西曹掾邵悌谏曰：“钟会之兵，多艾六倍，当令会收艾足矣，何必明公自行耶？”昭笑曰：“汝忘了旧日之言耶！照应一百十五回中语。汝曾道会后必反。吾今此行，非为艾，实为会耳。”奸雄心事正与曹操仿佛。悌笑曰：“某恐明公忘之，故以相问。今既有此意，切宜秘之，不可泄漏。”一般都是有心人，写来真是好看。昭然其言，遂提大兵起程。时贾充亦疑钟会有变，密告司马昭。昭曰：“如遣汝，亦疑汝耶？且到长安，自有明白。”昭听邵悌不可泄漏之语，连对贾充亦无实话。早有细作报知钟会，说昭已至长安，会慌请姜维商议收艾之策。正是：

才见西蜀收降将，

又见长安动大兵。

不知姜维以何策破艾，且看下文分解。

[1] 犯阙：举兵入犯朝廷。

[2] 罨（guà）念：挂念。

[3] 凛凛：威严而使人敬畏的样子。

[4] 面缚舆櫜：双手反绑，车载空棺，表示投降并自请极刑。

[5] 交割：谓办理移交时双方交代有关事项，结清手续。

[6] 储胥：军用的木栅藩篱。

[7] 上将：指诸葛亮。

[8] 降王：指刘禅。传车：古代驿站专用车。刘禅降魏后乘坐传车往洛阳。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计成虚话 再受禅依样画葫芦

姜维欲先杀诸魏将，然后杀钟会，而重立汉帝，其计不为不深，其心不为不苦矣。且将除邓艾，而假手于会；将除卫瓘，而又假手于艾。是谋杀诸将者姜维，谋杀邓艾者亦姜维也；谋杀钟会者姜维，谋杀卫瓘者亦姜维也。然而会灭而诸将不灭，艾灭而卫瓘不灭，则天下未可强也。论者往往以多事责姜维，然则陆秀夫之航海、张世杰之瓣香、文天祥之崖山流涕，皆得谓之多事耶？李陵之不即死，或犹虚谅其得当报汉之言；而姜维之不即死，岂得实没其设谋报汉之志？元人有诗曰：“诸葛未亡犹是汉。”予请更下一语以对之曰：“姜维不死尚为刘。”庶不负其苦心云。

先主基业，半以哭而得成。送徐庶则哭而送之，不哭则庶安得有走马之荐？请诸葛亮则哭而请之，不哭则亮安得有出山之心？乃其父善哭而其子独不善哭，何也？或曰：哀欢非人之所得而教，若待教而后哭，便是不能哭。予曰不然。先主亦尝受人之教矣。其对鲁肃而哭，孔明教之也；其对孙夫人而哭，亦孔明教之也。但教之哭而哭，必其人先自会哭，然后能如所教耳。若后主生平眼泪从来贵重，其睡着于子龙怀中，则丧其母而不知哭；其听北地王之自刃于庙，则丧其子而亦不知哭。以此二者，不能得其眼泪，更何从得其眼泪？

观后主之不哭，而司马昭笑其不哭，郤正又当哭其所笑矣。不独为郤正哭，又当为孔明哭，为先主哭。先主有如此之子，此托孤之时，所以执手流涕；孔明有如此之君，此出师之时，所以临表涕泣也。

或作高视刘禅之说，曰“此间乐，不思蜀”之言，乃禅之巧于自全也。若日夜流涕，感愤思归，奸雄如司马昭，其能容之乎？然则闭目开目之刘禅，依然一青梅煮酒、闻雷失箸之刘玄德耳。虽然，使禅而果能如是，则不至于用黄皓，不至于疑姜维，亦不至于献成都降邓艾矣。然则为此说者，夫岂其然！

司马昭欲舍炎立攸以继师后，其与宋太宗之杀德昭而自立其子者，

不啻天渊矣。虽然，以此为昭之爱兄，则犹未知昭者也。使攸而非昭之子，而昭欲立之，乃为公耳。今则阳托立侄之名，而阴受立子之利，其计不亦巧乎？盖不明君臣之义者，必不能笃兄弟之谊。故观曹丕之篡汉帝，知其必不能爱曹植；观司马昭之弑魏主，知其必不能念司马师。魏之亡，非晋亡之而魏自亡之也。何也？炎之逼主，一则曰“我何如曹丕”，再则曰“父何如曹操”，是其篡也，魏教之也。魏教之，则谓之魏之亡魏可矣。且魏之亡，魏自亡之而亦汉亡之也。何也？炎之受禅，一则曰“我为汉报仇”，再则曰“我依汉故事”，是其禅也，汉教之也。汉教之，则谓之汉之亡魏可矣。天理昭然，丝毫不爽，岂不重可畏哉？

曹氏以再世而篡刘，司马氏历三世而篡魏，似魏之亡独迟于汉也。汉灭于魏未灭之时，似汉之亡，独早于魏也。而非也。当曹芳之立而魏已亡，及曹芳之废而魏再亡，及曹髦之弑而魏三亡矣。何待于免之见黜而后谓之亡哉？然则汉之亡终在后，魏之亡终在先耳。

董卓闻受禅台之言，曹丕有受禅台之事，魏则取前之虚者而实之，晋又取前之实者而再实之也。汉将亡有黄巾之妖，魏将亡亦有黄巾之怪。汉则先举后之一黄巾而散为众人，魏则又举前之众黄巾而合为一人也。受禅台有三，则两实一虚；黄巾有二，则一多一寡。此又一部大书前后关合处。

却说钟会请姜维计议收邓艾之策，维曰：“可先令监军卫瓘收艾。艾欲杀瓘，则反情实矣。将军却起兵讨之，可也。”姜维忌艾亦忌瓘，若使艾杀瓘，是为维先去一忌也。会大喜，遂令卫瓘引数十人入成都，收邓艾父子。瓘部卒止之曰：“此是钟司徒令邓征西杀将军，以正反情也。切不可行！”瓘曰：“吾自有计。”遂先发檄文二三十道。其檄曰：“奉诏收艾，其余各无所问。若早来归，即加爵赏。敢有不出者，灭三族。”妙在先散其羽翼。众则不可擒，少则可擒。随备槛车两乘，星夜望成都而来。

比及鸡鸣，艾部将见檄文者，皆来投拜于卫瓘马前。时邓艾在府中未起。瓘引数十人突入，大呼曰：“奉诏收邓艾父子！”艾大惊，滚下床来，瓘叱武士缚于车上。妙在事成于俄顷，迟则不可擒，速则可擒。其子邓忠出问，亦被捉下，缚于车上。府中将吏大惊，欲待动手抢夺，早望见尘头大起，哨马报说钟司徒大兵到了。钟会之至却在邓艾一边叙来，笔法变换。众各四散奔走。钟会与姜维下马入府，见邓艾父子已被缚。会以鞭挞邓艾之首而骂曰：“养犊小儿，何敢如此！”姜维亦骂曰：“匹夫行险徼幸¹⁴，亦有今日耶？”艾亦大骂。一吃口怎敌得两便口。会将艾父子送赴洛阳。会入成都，尽得邓艾军马，威声大震，乃谓

姜维曰：“吾今日方趁平生之愿矣。”渐渐露出马脚来了。维曰：“昔韩信不听蒯通之说，而有未央宫之祸^[2]；此句隐然劝他共反，是主句。大夫种不从范蠡于五湖，卒伏剑而死^[3]。此句是陪说，然却不可少。斯二子者，其功名岂不赫然哉？徒以利害未明，而见机之不早也。先以危辞动之。今公大勋已就，威震其主，何不泛舟绝迹，登峨嵋之岭，而从赤松子游乎^[4]？”再以冷语挑之。○将劝其谋叛，反劝其辞官，妙甚，恶甚。会笑曰：“君言差矣！吾年未四旬，方思进取，岂能便效此退闲之事？”正要钩他此句出来。维曰：“若不退闲，当早图良策。此则明公智力所能，无烦老夫之言矣。”分明教他谋反，却妙在隐而不言。会抚掌大笑曰：“伯约知吾心也。”二人自此每日商议大事。维密与后主书曰：“望陛下忍数日之辱，维将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必不使汉室终灭也。”若有此事，真是快事；纵无此事，亦是快文。

却说钟会正与姜维谋反，忽报司马昭有书到。会接书，书中言：“吾恐司徒收艾不下，自屯兵于长安。相见在近，以此先报。”会大惊曰：“吾兵多艾数倍，若但要我擒艾，晋公知吾独能办之。今日自引兵来，是疑我也。”钟会之反，姜维催之，司马昭又催之。遂与姜维计议。维曰：“君疑臣则臣必死，岂不见邓艾乎？”更不消引韩信、文种为喻，即以邓艾为譬。如作文者，只用本题，不用别意。会曰：“吾意决矣！事成则得天下，不成则退西蜀，亦不失作刘备也。”不必学他人，只学刘先主。亦如作文者，只用本题，不消别意。维曰：“近闻郭太后新亡，可诈称太后有遗诏教讨司马昭，以正弑君之罪。司马昭必挟曹奂而出，恐有以天子之诏讨之者耳。今维见曹奂而在军中，便算出郭太后遗诏来，正与司马懿讨曹爽之诏相合。据明公之才，中原可席卷而定。”会曰：“伯约当作先锋。成事之后，同享富贵。”维曰：“愿效犬马微劳。但恐诸将不服耳。”既说倒了主帅，便又算顾众将。会曰：“来日元宵佳节，于故宫大张灯火，请诸将饮宴。如不从者尽杀之。”董承与吉平饮宴亦是元宵佳节，至此已隔九十馀回，忽然相映。维暗喜。

次日，会、维二人请诸将饮宴。数巡后，会执杯大哭。邓忠阴平岭上之哭是真哭，钟会席间之哭是假哭。诸将惊问其故，会曰：“郭太后临崩有遗诏在此，为司马昭南阙弑君，又将南阙事一提。大逆无道，早晚将篡魏，命吾讨之。汝等各自签名，共成此事。”众皆大惊，面面相觑。会拔剑出鞘曰：“违令者斩！”众皆恐惧，只得相从。画字已毕，勉强画字与甘责一般，画犹不画也。会乃困诸将于宫中，严兵禁守。维曰：“我见诸将不服，请坑之。”会曰：“吾已令宫中掘一坑，置大棒数千，如不从者，打死坑之。”若听姜维之言而遂坑之，何必又置大棒

乎？机不早决，变将作矣。

时有心腹将丘建在侧，建乃护军胡烈部下旧人也。时胡烈亦被监在宫，建乃密将钟会所言，报知胡烈。烈大惊，泣告曰：“吾儿胡渊领兵在外，安知会怀此心耶？汝可念向日之情，透一消息，虽死无恨。”丘建只为一胡烈，又因胡烈转出一胡渊。建曰：“恩主勿忧，容某图之。”遂出告会曰：“主公软监诸将在内，水食不便，可令一人往来传递。”会素听丘建之言，遂令丘建监临。会吩咐曰：“吾以重事托汝，休得泄漏。”事之将败，所托非人。建曰：“主公放心，某自有紧严之法。”建暗令胡烈亲信人入内，烈以密书付其人。其人持书火速至胡渊营内，细言其事，呈上密书。渊大惊，遂遍示诸营知之。众将大怒，急来渊营商议曰：“我等虽死，岂肯从反臣耶？”又因胡渊转出众将。渊曰：“正月十八日中，可骤入内，如此行之。”妙在不即叙明。监军卫瓘深喜胡渊之谋，又因众将转出卫瓘。即整顿了人马，令丘建传与胡烈。烈报知诸将。

却说钟会请姜维问曰：“吾夜梦大蛇数千条咬吾，主何吉凶？”与邓艾水山蹇之梦，一远一近，正自相对。维曰：“梦龙蛇者，皆吉庆之兆也。”邵绥为邓艾圆梦是真语，姜维为钟会圆梦是假话。会喜，信其言，乃谓维曰：“器仗已备，放诸将出问之，若何？”维曰：“此辈皆有不服之心，久必为害，不如乘早戮之。”会从之，即命姜维领武士往杀众魏将。维领命，方欲行动，忽然一阵心疼，昏倒在地。凭他胆大，无奈心疼。天命已然，人谋何益。左右扶起，半晌方甦。忽报宫外人声沸腾。会方令人探时，喊声大震，四面八方，无限兵到。维曰：“此必是诸将作恶，可先斩之。”忽报兵已入内。会令闭上殿门，使军士上殿屋以瓦击之，互相杀死数十人。宫外四面火起，外兵欲开殿门杀入。会自掣剑立杀数人，却被乱箭射倒，众将枭其首。谋事不密又不速，宜其死也。然使事纵得成，维杀诸将之后又必杀会，则会固始终一死耳。维拔剑上殿，往来冲突，不幸心疼转加。维仰天大叫曰：“吾计不成，乃天命也！”此时姜维即不心疼，而事机已泄，外兵已来，亦无及矣。遂自刎而死。噫，维死矣！汉斯亡矣！时年五十九岁。宫中死者数百人。卫瓘曰：“众军各归营所，以待王命。”魏兵争欲报仇，共剖维腹，其胆大如鸡卵。子龙一身都是胆，正不知又怎样大。众将又尽取姜维家属杀之。

邓艾部下之人见钟会、姜维已死，遂连夜去追劫邓艾。早有人报知卫瓘，瓘曰：“是我捉艾，今若留他，我无葬身之地矣。”护军田续

曰：“昔邓艾取江油之时，欲杀续，得众官告免。提照一百十七回中事。今日当报此恨！”丘建欲报旧主之恩，田续欲报旧主之恨，两人相反而相对。瑾大喜，遂遣田续引五百兵赶至绵竹，正遇邓艾父子放出槛车，欲还成都。艾只道是本部兵到，不作准备，欲待问时，被田续一刀斩之。邓忠亦死于乱军之中。水山寨之梦至此应矣。后人诗叹邓艾曰：

自幼能筹画，多谋善用兵。
凝眸知地理，仰面识天文。
马到山根断，兵来石径分。
功成身被害，魂绕汉江云。

又有诗叹钟会曰：

髫年称早慧^[5]，曾作秘书郎。
妙计倾司马，当时号子房。
寿春多赞画，剑阁显鹰扬。
不学陶朱隐^[6]，游魂悲故乡。

又有诗叹姜维曰：

天水夸英俊，凉州产异才。
系从尚父出，术奉武侯来。
大胆应无惧，雄心誓不回。
成都身死日，汉将有馀哀。

却说姜维、钟会、邓艾已死，张翼等亦死于乱军之中。太子刘璇，汉寿亭侯关彝，皆被魏兵所杀。军民大乱，互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旬日后，贾充先至，出榜安民，方始宁靖。留卫瑾守成都，乃迁后主赴洛阳。止有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郎郤正等数人跟随。廖化、董厥皆托病不起，后皆忧死。

时魏景元五年，改为咸熙元年，春三月，吴将丁奉见蜀已亡，遂收兵还吴。补应前回中事。中书承华覈奏吴主孙休曰：“吴、蜀乃唇齿也，‘唇亡则齿寒’。臣料司马昭伐吴在即，乞陛下深加防御。”为后回伏线。休从其言，遂命陆逊子陆抗为镇东大将军，领荊州牧，守江口；左将军孙异守南徐诸处隘口；又沿江一带屯兵数百营，老将丁奉总督之，以防魏兵。不能救蜀，已成灭虢举虞之势，此时欲自守难矣。

建宁太守霍戈闻成都不守，素服望西大哭三日。诸将皆曰：“既汉主失位，何不速降？”戈泣谓曰：“道路隔绝，未知吾主安危若何。若魏主以礼待之，则举城而降，未为晚矣；万一危辱吾主，则主辱臣死，何可降乎？”虽不能死，与早降者不啻天渊。众然其言，乃使人到洛阳，探听后主消息去了。

且说后主至洛阳时，司马昭已自回朝。昭责后主曰：“公荒淫无道，废贤失政，理宜诛戮。”司马昭本不欲杀后主，因见他醉生梦死，故意吓他一吓，要他醒一醒耳。后主面如土色，不知所为。文武皆奏曰：“蜀主既失国纪，幸早归降，宜赦之。”昭乃封禅为安乐公，“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以其不知忧患，固当封以此名。赐住宅，月给用度，赐绢万匹，僮婢百人。子刘瑶及群臣樊建、谯周、郤正等，皆封侯爵。后主谢恩出内。昭因黄皓蠹国害民，令武士押出市曹，凌迟处死。快事快事。○此时后主何不乞免之？时霍戈探听得后主受封，遂率部下军士来降。次日，后主亲诣司马昭府下拜谢。昭设宴款待，先以魏乐舞戏于前，蜀官感伤，独后主有喜色。见魏而不思蜀，已为无情。昭令蜀人扮蜀乐于前，蜀官尽皆堕泪，后主嬉笑自若。见蜀而不思蜀，尤为无情。酒至半酣，昭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至于此！虽使诸葛孔明在，亦不能辅之久全，何况姜维乎？”乃问后主曰：“颇思蜀否？”后主曰：“此间乐，不思蜀也。”此之谓安乐公。须臾，后主起身更衣，郤正跟至厢下，曰：“陛下如何答应不思蜀也？倘彼再问，可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蜀地，乃心西悲，无日不思。’晋公必放陛下归蜀矣。”要他放回，恐亦未必。后主牢记入席。酒将微醉，昭又问曰：“颇思蜀否？”后主如郤正之言以对，学舌不差，还算亏他。欲哭无泪，遂闭其目。两番闻乐不能得泪，此时安得有泪？昭曰：“何乃似郤正语耶？”趣甚。后主开目惊视曰：“诚如尊命。”写得后主如画。昭及左右皆笑之。且慢笑着，司马氏再传而后，便有问虾蟆、食肉糜之主矣。昭因此深喜后主诚实，并不疑虑。后人诗叹曰：

追欢作乐笑颜开，
不念危亡半点哀。
快乐异乡忘故国，
方知后主是庸才。

却说朝中大臣因昭收川有功，遂尊之为王，表奏魏主曹奂。时奂名为天子，实不能主张，政皆由司马氏，不敢不从，遂封晋公司马昭为晋王，令人追思曹操封魏王时。谥父司马懿为宣王，兄司马师为景王。昭

妻乃王肃之女，生二子：长曰司马炎，人物魁伟，立发垂地，两手过膝，聪明英武，胆量过人；此处详叙司马炎，为下文称帝伏线。次子司马攸，情性温和，恭俭孝悌，昭甚爱之，因司马师无子，嗣攸以继其后。不以炎继，而以攸继，一片权诈。昭常曰：“天下者，乃吾兄之天下也。”公然以天下归之司马氏，目中久已无曹氏矣。○既笃于兄弟之情，何独不知君臣之义？于是司马昭受封晋王，欲立攸为世子。一片权诈。山涛谏曰：“废长立幼，违礼不祥。”若论承嗣之礼，则继师者固当以炎，继昭者乃当以攸也。贾充、何曾、裴秀亦谏曰：“长子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也。”昭犹豫未决。惟攸与炎本皆为昭之子，故犹豫未决耳；若使攸而真为师之所出，则昭又未必然矣。太尉王祥、司空荀顗谏曰：“前代立少，多致乱国。愿殿下思之。”昭遂立长子司马炎为世子。其以次子嗣师而不以长子嗣师者，逆料诸臣必以立长为言。即犹豫未决亦是假。

大臣奏称：“当年襄武县天降一人，身長二丈餘，脚迹長三尺二寸，白发苍髯，着黄单衣，裹黄巾，此时又遇一黄巾之妖，与首回遥遥相应。拄藜头杖，自称曰：‘吾乃民王也。’“民王”二字，名色甚奇，与首回“大贤良师”等号相似。今来报汝，天下换王，立见太平。”如此在市游行三日，忽然不见。此乃殿下之瑞也。此非晋之符瑞，乃魏之妖孽。殿下可戴十二旒冠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车，备六马，进王妃为王后，立世子为太子。”昭心中暗喜，回到宫中，正欲饮食，忽中风不语。次日病危，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马荀顗及诸大臣入宫问安。昭不能言，以手指太子司马炎而死。司马师临终时，有目至于无目；司马昭临终时，有口一如无口。皆以臣凌君之报。时八月辛卯日也。何曾曰：“天下大事，皆在晋王。可立太子为晋王，然后祭葬。”是日，司马炎即晋王位，封何曾为晋丞相，司马望为司徒，石苞为骠骑将军，陈骞为车骑将军，谥父为文王。昭自比文王，故如其所命。

安葬已毕，炎召贾充、裴秀入宫，问曰：“曹操曾云：‘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乎！’果有此事否？”照应七十八回中语。充曰：“操世受汉禄，恐人议论篡逆之名，故出此言，乃明教曹丕为天子也。”得此一注脚，遂使曹操教曹丕之意竟教了司马炎，可发一叹。炎曰：“孤父王比曹操何如？”妙。充曰：“操虽功盖华夏，下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贬坏曹操，以赞司马氏。子丕继业，差役甚重，东西驱驰，未有宁岁。又贬坏曹丕，以赞司马氏。后我宣王、景王，累建大功，布恩施德，天下归心久矣。与“民不怀德”对说。文王并吞西蜀，功盖寰宇，

与“东西驱驰”对说。又岂操之可比乎？”见得司马昭不做皇帝，已算极耐得。炎曰：“曹丕尚绍汉统，孤岂不可绍魏统耶？”司马昭明明要学曹操，司马炎亦明明要学曹丕。贾充、裴秀二人再拜而奏曰：“殿下正当法曹丕绍汉故事，复筑受禅台，布告天下，以即大位。”此处受禅台与八十回之受禅台，正是依样葫芦。

炎大喜，次日带剑入内。此时魏主曹奂，连日不曾设朝，心神恍惚，举止失措。炎直入后宫，奂慌下御榻而迎。炎坐毕，问曰：“魏之天下，谁之力也？”奂曰：“得晋王父祖之赐耳。”炎笑曰：“吾观陛下文不能论道，武不能经邦，何不让有才德者主之？”明明当面鄙薄，要他义让。奂大惊，口噤不能言。傍有黄门侍郎张节大喝曰：“晋王之言差矣！昔日魏武祖皇帝，东荡西除，南征北讨，非容易得此天下。今天子有德无罪，何故让与人耶？”炎大怒曰：“此社稷乃大汉之社稷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立魏王，篡夺汉室。借司马炎口中赞汉朝出气。吾祖父三世辅魏，得天下者，非曹氏之能，实司马氏之力也。四海咸知，吾今日岂不堪绍魏之天下乎？”曹丕欲篡汉，却使他人说合；司马炎欲篡魏，竟是自家开口。节又曰：“欲行此事，是篡国之贼也！”炎大怒曰：“吾与汉家报仇，有何不可！”此是苍苍者之意，却在司马炎口中直叫出来。叱武士将张节乱瓜打死于殿下。奂泣泪跪告。献帝尚不曾如此没体面。炎起身下殿而去。奂谓贾充、裴秀曰：“事已急矣，如之奈何？”充曰：“天数尽矣，陛下不可逆天，当照汉献帝故事，重修受禅台，是祖宗做样与别人看，曹奂只当怨曹丕耳。具大礼，禅位与晋王；上合天心，下顺民情，陛下可保无虞矣。”奂从之，遂令贾充筑受禅台。以十二月甲子日，奂亲捧传国玺，立于台上，大会文武。后人诗叹曰：

魏吞汉室晋吞曹，
天运循环不可逃。
张节可怜忠国死，
一拳怎障泰山高。

请晋王司马炎登坛，授与大礼。奂下坛，具公服立于班首。炎端坐于台上，贾充、裴秀列于左右，执剑，令曹奂再拜伏地听命。充曰：“自汉建安二十五年，魏受汉禅，已经四十五年矣。处处提出魏篡汉故事来，可见当日之事乃是贼偷贼物。今天禄永终，天命在晋，司马氏功德弥隆，极天际地，可即皇帝正位，以绍魏统。封汝为陈留王，即用献帝初时名号，一发分毫不差。出就金墉城居止，当时起程，非宣诏不许入

京。”与华歆叱献帝语前后一辙。奂泣谢而去。太傅司马孚哭拜于奂前曰：“臣身为魏臣，终不背魏也。”曹氏篡汉时，曹家宗族中却无此人。炎见孚如此，封孚为安平王。孚不受而退。是日文武百官再拜于台下，山呼万岁。炎绍魏统，国号大晋，改元为太始元年，大赦天下。魏遂亡。后人诗叹曰：

晋国规模如魏王，
陈留踪迹似山阳。
重行受禅台前事，
回首当年止自伤。

晋帝司马炎以炎兴为年号，恰合司马炎之名，亦讖也。追谥司马懿为宣帝，伯父司马师为景帝，父司马昭为文帝，立七庙以光祖宗。那七庙？汉征西将军司马钧，钧生豫章太守司马亮，亮生颍川太守司马隼，隼生京兆尹司马防，防生宣帝司马懿，懿生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是为七庙也。曹丕不闻帝曹腾、曹嵩，晋则更有胜焉者。大事已定，每日设朝，计议伐吴之策。正是：

汉家城郭已非旧，
吴国江山将复更。

未知怎生伐吴，且看下文分解。

[1] 徽幸：即侥幸。希望获得意外成功。

[2] “韩信”两句：汉初名将韩信手握兵权后，为采纳蒯（kuǎi）通劝他起兵自立的建议，结果被刘邦逮捕，后来被吕后骗至未央宫杀害。

[3] “大夫”两句：春秋时，越国大夫文种和范蠡一起辅佐越王勾践灭掉了吴国。功成之后，范蠡准备退隐江湖，并劝文种也隐居，但文种不听，结果文种最后为勾践被逼自杀。

[4] 赤松子：相传为上古时神仙。

[5] 髫（tiáo）年：幼年。

[6] 陶朱：即陶朱公。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的别称。

第一百二十回

荐杜预老将献新谋 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此回纪三分之终，而非纪一统之始也。书为三国而作，则重在三国，而不重在晋也。推三国之所自合，而归结于晋武；犹之原三国之所从分，而追本于桓、灵也。以虎狼之秦而吞六国，则始皇不可以比汤、武；以篡窃之晋而并三国，则武帝岂足以比高、光？晋之刘毅对司马炎曰：“陛下可比汉之桓、灵。”然则《三国》一书，以桓、灵起之，即谓以桓、灵收之可耳。

前回晋之篡魏，与魏之篡汉，相对而成篇；此回炎之取吴，亦与昭之取蜀，相对而成篇。而前回于不相似之中，便有特特相类者，见报应之不殊也。此回于极相似之中，偏有特特相反者，见事变之不一也。如邓艾之拒姜维，悉力攻击；而羊祜之交陆抗，通好馈遗，则大异。钟会之忌邓艾，彼此不合；而杜预之继羊祜，前后一心，则大异。伐蜀之议，决诸终朝；而伐吴之议，迟之又久，则大异。平蜀之役，二将不还；而平吴之役，全师皆返，则大异。“此间乐，不思蜀”之刘禅，以懦而称臣；而“设此座以待陛下”之孙皓，以刚而屈首，则又大异。至于取蜀之难，难在事后：邓艾专焉，钟会叛焉，姜维构焉，而邵悌忧之，刘实知之，司马昭亦料之矣；取吴之难，难在事先：羊祜请焉，杜预劝焉，王濬、张华又赞焉，而冯纯沮之，荀勖、贾充沮之，王浑、胡奋亦欲缓之矣。比类而观，更无分寸雷同，丝毫合掌。凡书至终篇，每虞其易尽。有如此之竿头百尺，愈出愈奇者哉！

《三国》一书，每至两军相聚、两将相持，写其勇者，披坚执锐，以决死生；写其智者，殚虑竭思，以衡巧拙：几于荆棘成林，风云眩目矣。忽于此回见一轻裘缓带之羊祜，居然文士风流；又见一馈酒受药之陆抗，无异良朋赠答。令人气定神闲，耳目顿易，直觉险道化为康庄，兵气销为日月，真梦想不到之文。

或谓大夫之交不越境，以羊、陆二人交欢边境，如宋华元、楚子反之自平于下，毋乃有违君命乎？予曰不然。一施德而一施暴，则人尽舍暴而归德，而施暴者将为施德者之所制矣。彼以德怀我之人，是欲不战

而服我也；我亦以德怀彼之人，是亦欲不战而服彼也。外似于相和，而意实主于相敌，又何议焉？

中原之兵，所以难于取吴者，有前事以为之鉴也。周郎有赤壁之捷，陆逊有猇亭之捷，徐盛有南徐之捷，朱桓有江陵之捷，周鲂有石亭之捷，丁奉有徐塘之捷，斯诚未易图矣。而孰知从前之难，则屡战而不克；向后之易，则一战而成功。贯索之舰，断之以刀，连环之舟，焚之以火，吴之摧敌者有然；而横江之锁，镕之以炬，沉水之锥，冲之以筏，吴之受摧于敌者又有然。时移势改，险不足恃。凡古今成败无常，皆当以此类之。

三国之兴，始于汉祚之衰；而汉祚之衰，则出于阹竖之欺君与乱臣之窃国也。一部大书，始之以张让、赵忠，而终之以黄皓、岑昏，可为阹竖之戒。首篇之末，结之以张飞之欲杀董卓；终篇之末，结之以孙皓之讥切贾充，可为乱臣之戒。

三国以汉为主，于汉之亡可以终篇矣；然篡汉者魏也，汉亡而汉之仇国未亡，未足快读者之心也。汉以魏为仇，于魏之亡，又可以终篇矣；然能助汉者吴也，汉亡而汉之与国未亡，犹未足竟读者之志也，故必以吴之亡为终也。至于报报之反，未有已时。禅、皓稽首于前，而怀、懿亦受执于后；师、昭上逼其主，而安、恭亦见逼于臣；西晋以中原而并建业，东晋又以建业而弃中原；晋主以司马而吞刘氏，宋主又以刘氏而夺司马。则自有两晋之史在，不得更赘于三国之末矣。

却说吴主孙休，闻司马炎已篡魏，知其必将伐吴，忧虑成疾，卧床不起。乃召丞相濮阳兴入宫中，令太子孙^璠出拜。吴主把兴臂、手指^璠而卒。兴出，与群臣商议，欲立太子孙^璠为君。左典军万彧曰：“^璠幼不能专政，不若取乌程侯孙皓立之。”何不仍求孙亮而复立之？左将军张布亦曰：“皓才识明断，堪为帝王。”丞相濮阳兴不能决，入奏朱太后。太后曰：“吾寡妇人耳，安知社稷之事？卿等斟酌立之可也。”兴遂迎皓为君。皓字元宗，大帝孙权太子孙和之子也。当年七月即皇帝位，改元为元兴元年，封太子孙^璠为豫章王，追谥父和为文皇帝，尊母何氏为太后，若论入继大统，便不当自帝其父。加丁奉为左右大司马。次年改为甘露元年。皓凶暴日甚，酷溺酒色，宠幸中常侍岑昏。又是一个中常侍，与蜀之黄皓正是一对。濮阳兴、张布谏之，皓怒，斩二人，灭其三族。第一便杀两个顾命定策大臣，其亡可知。由是廷臣缄口，不敢再谏。又改宝鼎元年，以陆凯、万彧为左右丞相。时皓居武昌，扬州百姓泝流供给，甚苦之；又奢侈无度，公私匱乏。陆凯上疏谏

曰：

今无灾而民命尽，无为而国财空，臣窃痛之。昔汉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刘失道，皆为晋有，此目前之明验也。臣愚但为陛下惜国家耳。武昌土城险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与天意也。今国无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渐；官吏为苛扰，莫之或恤。大帝时，后宫女不满百；景帝以来，乃有千数。此耗财之甚者也。又左右皆非其人，群党相挟，害忠隐贤，此皆蠹政病民者也。愿陛下省百役，罢苛扰，简出宫女，清选百官，则天悦民附而国安矣。

疏奏，皓不悦。又大兴土木作昭明宫，令文武各官入山采木。又有曹睿之风。又召术士尚广，令筮蓍问取天下之事。尚对曰：“陛下筮得吉兆：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为后文降晋之兆。刘禅误信师婆，师婆之言不应；孙皓误信术士，术士之言却应。皓大喜，谓中书丞华覈曰：“先帝纳卿之言，分头命将，沿江一带，屯数百营，命老将丁奉总之。朕欲兼并汉土，以为蜀主复仇，当取何地为先？”既好土木，又好甲兵，其亡可知。覈谏曰：“今成都不守，社稷倾崩，司马炎必有吞吴之心。陛下宜修德以安吴民，乃为上计。若强动兵甲，正犹披麻救火，必致自焚也。愿陛下察之。”前以一吴伐一魏，尚不能胜；今晋兼魏、蜀，是又两魏矣，以一吴伐两魏岂能胜乎？华覈之言最是老成。皓大怒曰：“朕欲乘时恢复旧业，汝出此不利之言！若不看汝旧臣之面，斩首号令！”叱武士推出殿门。华覈出朝叹曰：“可惜锦绣江山，不久属于他人矣！”为吴亡伏笔。遂隐居不出。于是皓令镇东将军陆抗部兵屯江口，以图襄阳。

早有消息报入洛阳，近臣奏知晋主司马炎。晋主闻陆抗寇襄阳，与众官商议。贾充出班奏曰：“臣闻吴国孙皓，不修德政，专行无道。陛下可诏都督羊祜率兵拒之，俟其国中有变，乘势攻取，东吴反掌可得也。”平吴之未遣杜预而先遣羊祜，犹平蜀之未遣钟会而先遣邓艾也。炎大喜，即降诏遣使到襄阳，宣谕羊祜。祜奉诏，整点军马，预备迎敌。自是羊祜镇守襄阳，甚得军民之心。吴人有降而欲去者，皆听之。减戍逻之卒，用以垦田八百馀顷。与孔明屯田渭滨，姜维屯田沓中，前后相似。其初到时，军无百日之粮；及至末年，军中有十年之积。祜在军，尝着轻裘，系宽带，不披铠甲，帐前侍卫者不过十余人。彬彬然有儒雅之风，其视羽扇纶巾亦不多让。一日，部将入帐禀祜曰：“哨马来报：吴兵皆懈怠，可乘其无备而袭之，必获大胜。”祜笑曰：“汝众人小

觑陆抗耶？此人足智多谋，日前吴主命之攻拔西陵，斩了步阐及其将士数十人，吾救之无及。在羊祜口中补前文所未及。此人为将，我等只可自守，候其内有变，方可图取。若不审时势而轻进，此取败之道也。”自邓艾与姜维苦战之后，又见此一段不战之文，出人意外。众将服其论，只自守疆界而已。

一日，羊祜引诸将打猎，正值陆抗亦出猎。羊祜下令：“我军不许过界。”众将得令，止于晋地打围，不犯吴境。陆抗望见，叹曰：“羊将军兵有纪律，不可犯也。”日晚各退。曹操与孙权书曰：“愿与将军会猎于吴。”是以猎为战也。今观此二人之猎，何其从容不迫两无猜忌乎！祜归至军中，察问所得禽兽，被吴人先射伤者皆送还。更妙。吴人皆悦，来报陆抗。抗召来人入，问曰：“汝主帅能饮酒否？”来人答曰：“必得佳酿，则饮之。”抗笑曰：“吾有斗酒，藏之久矣。今付与汝持去，拜上都督。此酒陆某亲酿自饮者，特奉一勺，以表昨日出猎之情。”周瑜饮玄德以酒是歹意，陆抗送羊祜以酒是美情。来人领诺，携酒而去。左右问抗曰：“将军以酒与彼，有何主意？”抗曰：“彼既施德于我，我岂得无以酬之？”众皆愕然。

却说来人回见羊祜，以抗所问，并奉酒事，一一陈告。祜笑曰：“彼亦知吾能饮乎？”遂命开壶取饮。部将陈元曰：“其中恐有奸诈，都督且宜慢饮。”祜笑曰：“抗非毒人者也，不必疑虑。”竟倾壶饮之。关公饮鲁肃之酒是大胆，羊祜饮陆抗之酒是雅量。自是使人通问，常相往来。一日，抗遣人候祜，祜问曰：“陆将军安否？”来人曰：“主帅卧病数日未出。”祜曰：“料彼之病，与我相同。吾已合成熟药在此，可送与服之。”孔明识周郎之病以不药药之，羊祜识陆抗之病即以药药之。一是赌智斗巧，一是开心见诚。来人持药回见抗。众将曰：“羊祜乃是吾敌也，此药必非良药。”抗曰：“岂有酖人羊叔子哉！曹操不信华佗，是奸雄机智；陆抗不疑羊祜，是良将高怀。汝众人勿疑。”遂服之。次日病愈，众将皆拜贺。抗曰：“彼专以德，我专以暴，是彼将不战而服我也。今宜各保疆界而已，无求细利。”正是羊叔子敌手。众将领命。

忽报吴主遣使来到，抗接入问之，使曰：“天子传谕将军作急进兵，勿使晋人先入。”抗曰：“汝先回，吾随有疏章上奏。”使人辞去，抗即草疏遣人赍到建业。时吴主皓已还都建业。近臣呈上，皓拆观其疏，疏中备言晋未可伐之状，且劝吴主修德慎罚，以安内为念，不当以黩武为事。吴主览毕大怒曰：“朕闻抗在边境与敌人相通，今果然

矣！”遂遣使罢其兵权，降为司马，却令左将军孙冀代领其军。阎宇代姜维，蜀主但有其意；孙冀代陆抗，吴主竟有其事。群臣皆不敢谏。吴主皓自改元建衡，至凤凰元年，恣意妄为，穷兵屯戍，上下无不嗟怨。丞相万彧、将军留平、大司农楼玄三人见皓无道，直言苦谏，皆被所杀。前后十馀年，杀忠臣四十馀人。羊祜所谓孙皓之暴过于刘禅，正为此也。皓出入常带铁骑五万。群臣恐怖，莫敢奈何。

却说羊祜闻陆抗罢兵，孙皓失德，见吴有可乘之机，乃作表遣人往洛阳请伐吴。陆抗谏伐晋而羊祜请伐吴，其言似异而其音实同。其略曰：

夫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因人而成。此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二语倒转说来。孔明谓天时之不可强，羊祜谓人事之不可怠。今江淮之险，不如剑阁；孙皓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力，盛于往时。不于此际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于征戍，经历盛衰，不可长久也。非好黩武，正欲止武；非好动兵，正欲息兵。盖吴平则征戍可息也。

司马炎观表大喜，便令兴师。伐吴之事，于此一紧。贾充、荀勖、冯统三人力言不可，炎因此不行。伐吴之事，于此一宽，此是第一层曲折。祜闻上不允其请，叹曰：“天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今天与不取，岂不大可惜哉！”亦是至言。至咸宁四年，羊祜入朝，奏辞归乡养病。炎间曰：“卿有何安邦之策，以教寡人？”祜曰：“孙皓暴虐已甚，于今可不战而克。若皓不幸而歿，更立贤君，则吴非陛下所能得也。”陆抗未去，则吴不可得；孙皓既死，则吴亦不可得。炎大悟曰：“卿今便提兵往伐，若何？”伐吴之事，又于此一紧。祜曰：“臣年老多病，不堪当此任。陛下另选智勇之士，可也。”伐吴之事，又于此一宽，此第二层曲折。遂辞炎而归。是年十一月，羊祜病危，司马炎车驾亲临其家问安。炎至卧榻前，祜下泪曰：“臣万死不能报陛下也！”炎亦泣曰：“朕深悔不能用卿伐吴之策。今日谁可继卿之志？”祜含泪而言曰：“臣死矣，不敢不尽愚诚，右将军杜预可任。若伐吴须当用之。”钟会与邓艾彼此相妒，羊祜与杜预前后相荐，与前回相反而相对。炎曰：“举善荐贤，乃美事也。卿何荐人于朝，即自焚奏稿，不令人知耶？”钟会伐国欲密，羊祜荐人亦欲密。伐国之密，恐其备我也；荐人之密，恐其感我也。恐其备我不足奇，恐其感我则奇矣。祜曰：“拜官公朝，谢恩私门，臣所不取也。”如此则免朝廷朋党之疑，可为万世人臣之法。言讫而亡。炎大哭回宫，敕赠太傅、巨平侯。南州百姓闻羊祜死，罢市而

哭。江南守边将士，亦皆哭泣。襄阳人思祜存日，常游于岷山，遂建庙立碑，四时祭之。往来人见其碑文者，无不流涕，故名为“堕泪碑”。与蜀人之思武侯、南人之思武侯仿佛相似。后人诗叹曰：

晓日登临感晋臣，
古碑零落岷山春。
松高残露频频滴，
疑是当年堕泪人。

晋主以羊祜之言，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事。杜预为人，老成练达，好学不倦，最喜读左丘明《春秋传》，坐卧常自携，每出入必使人持《左传》于马前，时人谓之“《左传》癖”。关公好读《春秋》，杜预好读《左传》，正复相对。及奉晋主之命，在襄阳抚民养兵，准备伐吴。

此时吴国丁奉、陆抗皆死，吴主皓每宴群臣，皆令沉醉；又置黄门郎十人为纠弹官。宴罢之后，各奏过失，有犯者或剥其面，或凿其眼。此断脰剖心之类也。不意读至《三国演义》终篇，如见《封神演义》首卷。由是国人大惧。晋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请伐吴，其疏曰：

孙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贤主，则强敌也；伐之当急者一。臣造船七年，日有朽败；伐之当急者二。臣年七十，死亡无日。伐之当急者三。三者一乖，则难图矣。愿陛下无失事机。孔明《出师表》有六不可解，王濬伐吴表有三不可失。孔明意在尽人事，王濬意在顺天时。

晋主览疏，遂与群臣议曰：“王公之论，与羊都督暗合。朕意决矣。”伐吴之事，又于此一紧。侍中王浑奏曰：“臣闻孙皓欲北上，军伍已皆整备，声势正盛，难与争锋。更迟一年以待其疲，方可成功。”晋主依其奏，乃降诏止兵莫动。伐吴之事，又于此一宽，此第三层曲折。退入后宫，与秘书丞张华围棋消遣。不用王濬紧着，却用王浑缓着；不依王濬着有用之着，却与张华着无用之着。文势至此，又是一顿。近臣奏边庭有表到。晋主开视之，乃杜预表也。表略云：

往者，羊祜不博谋于朝臣，而密与陛下计，故令朝臣多异同之议。凡事当以利害相校。度此举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于无功耳。自秋以来，讨贼之形颇露。今若中止，孙皓恐怖，徙都武昌，完修江南诸城，迁其居民，城不可攻，野无所掠，则明年之计亦无及矣。

晋主览表才罢，张华突然而起，推却棋枰，敛手奏曰：“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淫虐，民忧国敝。今若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弃了局中之着，却助表中之着，纸上与局中无异也。若失此机会，则一着错，满盘差矣。晋主曰：“卿言洞见利害，朕复何疑。”羊祜之棋，全赖杜预为之终局；杜预之棋，又亏张华为之帮局。而孙皓之棋，乃于是结局矣。伐吴之事，又于此一紧。即出升殿，命镇南大将军杜预为大都督，引兵十万，出江陵；镇东大将军、琅琊王司马伷，出涂中；征东大将军王浑，出横江；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各引兵五万，皆听预调用。以上是五路陆兵。又遣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浮江东下，水陆兵二十馀万，战船数万艘。以上是二路水兵。又令冠南将军杨济，出屯襄阳，节制诸路人马。如平蜀之有卫瓘监军。

早有消息报入东吴。吴主皓大惊，急召丞相张悌、司徒何植、司空滕修，计议退兵之策。悌奏曰：“可令车骑将军伍延为都督，进兵江陵，迎敌杜预；骠骑将军孙歆进兵拒夏口等处军马。臣敢为军师，领左将军沈莹、右将军诸葛靓，引兵十万，出兵牛渚，接引诸路军马。”吴兵只三路。皓从之，遂令张悌引兵去了。皓退入后宫，不安忧色。幸臣中常侍岑昏问其故。皓曰：“晋兵大至，诸路已有兵迎之。争奈王濬率兵数万，战船齐备，顺流而下，其锋甚锐，朕因此忧也。”昏曰：“臣有一计，令王濬之舟，皆为齏粉矣。”皓大喜，遂问其计。岑昏奏曰：“江南多铁，可打连环索百馀条，长数百丈，每环重二三十斤，于沿江紧要去处横截之。再造铁锥数万，长丈馀，置于水中。若晋船乘风而来，逢锥则破，岂能渡江也？”岑昏献计虽是下策，犹胜于黄皓之请师婆也。○东吴前几番御敌都是用火，此一番御敌却是用金。皓大喜，传令拨匠工于江边连夜造成铁索、铁锥，设立停当。

却说晋都督杜预兵出江陵，令牙将周旨引水手八百人，乘小舟暗渡长江，邓艾使人偷越山岭，杜预使人暗渡长江，前后仿佛相似。夜袭乐乡，多立旌旗于山林之处，日则放炮擂鼓，夜则各处举火。旨领命，引众渡江伏于巴山。次日，杜预领大军水陆并进。前哨报道：“吴主遣伍延出陆路，陆景出水路，陆景一路又在此处初出，叙法参差。孙歆为先锋，三路来迎。”杜预引兵前进，孙歆船早到。两兵初交，杜预便退。歆引兵上岸，迤迳追时，不到二十里，一声炮响，四面晋兵大至，吴兵急回。杜预乘势掩杀，吴兵死者不计其数。孙歆奔到城边，周旨八百军混杂于中，就城上举火。歆大惊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杜预巴山之兵，与邓艾阴平之兵，仿佛相似。急欲退时，被周旨大喝一声，斩于

马下。了却吴兵第二路。陆景在船上，望见江南岸上一片火起，巴山上风飘出一面大旗，上书“晋镇南大将军杜预”。杜预渡江，却在陆景眼中叙出，倍觉声势。陆景大惊，欲上岸逃命，被晋将张尚马到斩之。了却陆景。伍延见各军皆败，乃弃城走，被伏兵捉住，缚见杜预。预曰：“留之无用。”叱令武士斩之。了却吴兵第一路。遂得江陵。于是沅、湘一带，直抵广州诸郡，守令皆望风赍印而降。省笔之法。预令人持节安抚，秋毫无犯。遂进兵攻武昌，武昌亦降。杜预军威大振，遂大会诸将，共议取建业之策。如邓艾之取成都。胡奋曰：“百年之寇，未可尽服。方今春水泛涨，难以久住。可俟来春，更为大举。”如田续之阻邓艾。○伐吴之事又于此一宽，此第四层曲折。预曰：“昔乐毅济西一战而并强齐，今兵威大振，如破竹之势，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有着手处也。”事如破竹，文亦如破竹。遂驰檄约会诸将，一齐进兵，攻取建业。伐吴之事又于此一紧。

时龙骧将军王濬率水兵顺流而下。前哨报说：“吴人造铁索，沿江横截；又以铁锥置于水中为准备。”濬大笑，遂造大筏数十方，上缚草为人，披甲执杖，立于周围，顺水放下。江中草人乃孔明所以借箭者，不意此日反为北军所用。吴兵见之，以为活人，望风先走。暗锥着筏，尽提而去。又于筏上作大炬，长十馀丈，大十馀围，以麻油灌之，但遇铁索，燃炬烧之，须臾皆断。东吴欲用金克木，王濬却用火克金。两路从大江而来。所到之处，无不克胜。

却说东吴丞相张悌，令左将军沈莹、右将军诸葛靓来迎晋兵。莹谓靓曰：“上流诸军不作提防，吾料晋军必至此，宜尽力以敌之。若幸得胜，江南自安。今渡江与战，不幸而败，则大事去矣。”靓曰：“公言是也。”言未毕，人报晋兵顺流而下，势不可当。二人大惊，慌来见张悌商议。靓谓悌曰：“东吴危矣，何不遁去？”方知答应沈莹乃是勉强。悌垂泣曰：“吴之将亡，贤愚共知；今若君臣皆降，无一人死于国难，不亦辱乎！”此处若无死难之人，不独吴国无气色，即书中煞尾亦无气色。诸葛靓亦垂泣而去。张悌与沈莹挥兵抵敌，晋兵一齐围之。周旨首先杀入吴营。张悌独奋力搏战，死于乱军之中。沈莹被周旨所杀。了却吴兵第三路。吴兵四散败走。后人诗赞张悌曰：

杜预巴山见大旗，
江东张悌死忠时。
已拼王气南中尽，
不忍偷生负所知。

却说晋兵克了牛渚，深入吴境。王濬遣人驰报捷音，晋主炎闻知大喜。贾充奏曰：“吾兵久劳于外，不服水土，必生疾病。宜召军还，再作后图。”伐吴之事又于此一宽，此第五层曲折。○以上凡作五番顿跌，出人意外。张华曰：“今大兵已入其巢，吴人胆落，不出一月，孙皓必擒矣。若轻召还，前功尽废，诚可惜也。”棋局可以不完，兵局不可不完。晋主未及应，贾充叱华曰：“汝不省天时地利，欲妄邀功勋，困敝士卒，虽斩汝不足以谢天下！”贾充更无他长，但会相帮弑君耳。炎曰：“此是朕意，华但与朕同耳，何必争辩！”忽报杜预驰表到。晋主视表，亦言宜急进兵之意。晋主遂不复疑，竟下进征之命。伐吴之事，又于此一紧。王濬等奉了晋主之命，水陆并进，风雷鼓动，吴人望旗而降。

吴主皓闻之，大惊失色。诸臣告曰：“北兵日近，江南军民不战而降，将如之何？”皓曰：“何故不战？”众对曰：“今日之祸，皆岑昏之罪，请陛下诛之。臣等出城决一死战。”皓曰：“量一中贵，何能误国？”众大叫曰：“陛下岂不见蜀之黄皓乎！”姜维以黄皓比张让，吴人又以岑昏比黄皓，三人正是一般。遂不待吴主之命，一齐拥入宫中，碎割岑昏，生啖其肉。陶濬奏曰：“臣以战船皆小，愿得二万兵乘大船以战，自足破之。”皓从其言，遂拨御林诸军与陶濬上流迎敌。前将军张象，率水兵下江迎敌。二人部兵正行，不想西北风大起，此时东风不可复借矣。吴兵旗帜，皆不能立，尽倒竖于舟中；兵各不肯下船，四散奔走，只有张象数十军待敌。

却说晋将王濬扬帆而行，过三山，舟师曰：“风波甚急，船不能行，且待风势少息行之。”濬大怒，拔剑叱之曰：“吾目下欲取石头城，何言住耶！”遂擂鼓大进。若避险峻，不能取蜀；若畏风波，何以取吴？吴将张象引从军请降。濬曰：“若是真降，便为前部立功。”象回本船，直至石头城下，叫开城门，接入晋兵。孙皓闻晋兵入城，欲自刎。中书令胡冲、光禄勋薛莹奏曰：“陛下何不效安乐公刘禅乎？”皓从之，亦舆榱自缚，率诸文武，诣王濬军前归降。剥面凿眼之威何处去了？濬释其缚，焚其榱，以王礼待之。唐人有诗叹曰：

王濬楼船下益州，
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降旗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
故垒萧萧芦荻秋。

于是东吴四州，八十三郡，三百一十三县，户口五十二万三千，军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老幼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馀艘，后宫五千馀人，皆归大晋。令人追想孙策破刘繇时。大事已定，出榜安民，尽封府库仓廩。次日，陶濬兵不战自溃。琅琊王司马伷并王戎大兵皆至，见王濬成了大功，心中忻喜。次日，杜预亦至，大犒三军，开仓赈济吴民，于是吴民安堵^[4]。惟有建平太守吾彦拒城不下。闻吴亡，乃降。如蜀之有霍戈。王濬上表报捷。朝廷闻吴已平，君臣皆贺上寿。晋主执杯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惜其不亲见之耳！”此杯亦是堕泪杯。骠骑将军孙秀退朝，向南而哭曰：“昔讨逆壮年，以一校尉创立基业；今孙皓举江南而弃之！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此数语抵一篇“麦秀”之歌。

却说王濬班师还，迁吴主皓赴洛阳面君。皓登殿稽首以见晋帝。此是青盖入洛阳矣。帝赐坐曰：“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皓对曰：“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孙皓应对捷于刘禅，然只是南人轻薄嘴耳。帝大笑。贾充问皓曰：“闻君在南方，每凿人眼目，剥人面皮，此何等刑耶？”皓曰：“人臣弑君及奸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明明道着下官。充默然甚愧。帝封皓为归命侯，子孙封中郎，随降宰辅皆封列侯。丞相张悌阵亡，封其子孙。封王濬为辅国大将军。其余各加封赏。

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一部大书，此一句是总结。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直应转首回起语，真一部如一句。后来后汉皇帝刘禅亡于晋太康七年，魏主曹奂亡于太康元年，吴主孙皓亡于太康四年，皆善终。不以司马炎作结，仍以三国之主作结，方是《三国志》煞尾。后人有古风一篇，以叙其事曰：

高祖提剑入咸阳，
炎炎红日升扶桑。
光武龙兴成大统，
金乌飞上天中央。
哀哉献帝绍海宇，
红轮西坠咸池傍。
何进无谋中贵乱，
凉州董卓居朝堂。

王允定计诛逆党，
李傕郭汜兴刀枪。
四方盗贼如蚁聚，
六合奸雄皆鹰扬。
孙坚孙策起江左，
袁绍袁术兴河梁。
刘焉父子据巴蜀，
刘表军旅屯荆襄。
张邈张鲁霸南郑，
马腾韩遂守西凉。
陶谦张绣公孙瓒，
各逞雄才占一方。
曹操专权居相府，
牢笼英俊用文武；
威震天子令诸侯，
总领貔貅镇中土。
楼桑玄德本皇孙，
义结关张愿扶主。
东西奔走恨无家，
将寡兵微作羁旅。
南阳三顾情何深，
卧龙一见分寰宇。
先取荆州后取川，
霸业王图在天府。
呜呼三载逝升遐^[2]，
白帝托孤堪痛楚！
孔明六出祁山前，
愿以只手将天补。
何期历数到此终，
长星半夜落山坞！
姜维独凭气力高，
九伐中原空劬劳。
钟会邓艾分兵进，
汉室江山尽属曹。
丕睿芳髦才及奂，
司马又将天下交。
受禅台前云雾起，

石头城下无波涛。
陈留归命与安乐，
王侯公爵从根苗。
纷纷世事无穷尽，
天数茫茫不可逃。
鼎足三分已成梦，
后人凭吊空牢骚。

此一篇古风，将全部事迹隐括其中，而末二语以一“梦”字、一“空”字结之，正与首回词中之意相合。一部大书以词起，以诗收，绝妙笔法。

[1] 安堵：犹安居。

[2] 升遐：帝王去世的婉辞。

附录

序

余尝集才子书者六，其目曰《庄》也，《骚》也，马之《史记》也，杜之律诗也，《水浒》也，《西厢》也。已谬加评订，海内君子皆评余以为知言。近又取《三国志》读之，见其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由是观之，奇又莫奇于《三国》矣。或曰：凡自周、秦而上，汉、唐而下，依史以演义者，无不与《三国》相仿，何独奇乎《三国》？曰：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三国者，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也。异代之争天下，其事较平；取其事以为传，其手又较庸，故迥不得与《三国》并也。

吾尝览三国争天下之局，而叹天运之变化，真有所莫测也。当汉献失柄，董卓擅权，群雄并起，四海鼎沸，使刘皇叔早偕鱼水之欢，先得荆襄之地，长驱河北，传檄淮南、江东，秦、雍以次略定，则仍一光武中兴之局，而不见天运之善变也。惟卓不遂其篡，以诛死；曹操又得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位虽虚，正朔未改。皇叔宛转避难，不得蚤建大义于天下，而大江南北已为吴、魏之所攘，独留西南一隅为刘氏托足之地。然不得孔明出而东助赤壁一战、西为汉中一摧，则汉、益亦几折而入于曹，而吴亦不能独立，则又成一王莽篡汉之局，而天运犹不见其善变也。逮于华容遁去，鸡肋归来，鼎足而居，权侔力敌，而三分之势遂成。寻彼曹操一生，罪恶贯盈，神人共怒，檄之、骂之、刺之、药之、烧之、劫之、割须、折齿、堕马、落堑，濒死者数，而卒免于死，为敌者众，而为辅亦众，此又天之若有意以成三分，而故留此奸雄以为汉之蠹贼。且天生瑜以为亮对，又生懿以继曹后，似皆恐鼎足之中折，而叠出其人才以相持也。自古割据者有矣，分王者有矣，为十二国、为七国、为十六国、为南北朝、为东西魏，为前后汉，其间乍得乍失，或亡或存，远或不能一纪，近或不踰岁月，从未有六十年中，兴则俱兴，灭则俱灭，如三国争天下之局之奇者也。今览此书之奇，足以使学士读之而快，委巷不学之人读之而亦快；英雄豪杰读之而快，凡夫俗子读之而

亦快也。

昔者蒯通之说韩信，已有鼎足三分之说。其时信已臣汉，义不可背；项羽粗暴无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势不得不一统于群策群力之汉。三分之几，虚兆于汉室方兴之时，而卒成于汉室衰微之际。且高祖以王汉兴，而先主以王汉亡；一能还定三秦，一不能取中原尺寸：若彼苍之造汉，以如是起，以如是止，蚤有其成属于冥冥之中，遂致当世之人、之事，才谋各别，境界独殊，以迥异于千古。此非天事之最奇者欤？

作演义者，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而且无所事于穿凿，第贯穿其事实，错综其始末，而已无之不奇，此又人事之文经见者也。独是事奇矣，书奇矣，而无有人焉起而评之；即或有人，而使心非锦心、口非绣口，不能一一代古人传其胸臆，则是书亦终与周秦而上、汉唐而下诸演义等，人亦乌乎知其奇而信其奇哉！余尝欲探索其奇以正诸世，会病未果。忽于友人案头，见毛子所评《三国志》之稿，观其笔墨之快、心思之灵，先得我心之同然，因称快者再，而今而后，知“第一才子书”之目，又果在《三国》也。故余序此数言，付毛子授刳之日，弁于简端，使后之阅者，知余与毛子有同心云。

时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金人瑞圣叹氏题。

凡例

一、俗本之乎者也等字，大半齟齬不通；又词语冗长，每多重复处。今悉依古本改正，颇觉直捷痛快。

一、俗本纪事多讹，如昭烈闻雷失箸，及马腾入京遇害、关公封汉寿亭侯之类，皆与古本不合。又曹后骂曹丕，详于范曄《后汉书》中，而俗本反误书其党恶；孙夫人投江而死，详于《梟姬传》中，而俗本但纪其归吴：今悉依古本辨定。

一、事不可阙者，如关公秉烛达旦，管宁割席分坐，曹操分香卖履，于禁陵庙见画，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儿之慧，邓艾凤兮之对，钟会不汗之答，杜预《左传》之癖，俗本皆删而不录。今悉依古本存之，使读者得窥全豹。

一、《三国》文字之佳，其录于《文选》中者，如孔融《荐祢衡表》、陈琳《讨曹操檄》，实可与前、后《出师表》并传，俗本皆阙而不载。今悉依古本增入，以备好古者之览观焉。

一、俗本题纲，参差不对，错乱无章；又于一回之中，分上下两截。今悉体作者之意而联贯之，每回必以二语对偶为题，务取精工，以快悦者之目。

一、俗本谬托李卓吾先生批阅，而究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其评中多有唐突昭烈、谩骂武侯之语。今俱削去，而以新评校正之。

一、俗本之尤可笑者，于事之是者则圈点之，于事之非者则涂抹之，不论其文而论其事，则《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将尽取圣人之经而涂之抹之耶？今斯编评阅处，有圈点而无涂抹，一洗从前之陋。

一、叙事之中夹带诗词，本是文章极妙处。而俗本每至“后人诗叹曰”，便处处是周静轩先生，而其诗又甚俚鄙可笑。今此编悉取唐宋

名人作以实之，与俗本大不相同。

一、七言律诗起于唐人，若汉则未闻七言律也。俗本往往捏造古人诗句，如钟繇、王朗颂铜雀台，蔡瑁题馆驿屋壁，皆伪作七言律体，殊为识者所笑。今悉依古本削去，以存其真。

一、后人捏造之事，有俗本演义所无而今日传奇所有者，如关公斩貂蝉、张飞捉周瑜之类，此其诬也，则今人之所知也。有古本《三国志》所无而俗本演义所有者，如诸葛亮欲烧魏延于上方谷、诸葛瞻得邓艾书而犹豫未决之类，此其诬也，则非今人之所知也。不知其诬，毋乃冤古人太甚！今皆削去，使读者不为齐东所误。

读三国志法

金圣叹

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纲目》于献帝建安之末，大书“后汉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而以吴、魏分注其下。盖以蜀为帝室之胄，在所当予；魏为篡国之贼，在所当夺。是以前则书“刘备起兵徐州讨曹操”，后则书“汉丞相诸葛亮出师伐魏”，而大义昭然揭于千古矣。夫刘氏未亡，魏未混一，魏固不得为正统；迨乎刘氏已亡，晋已混一，而晋亦不得为正统者，何也？曰：晋以臣弑君，与魏无异，而一传之后，厥祚不长，但可谓之闰运，而不可谓之正统也。至于东晋偏安，以牛易马，愈不得以正统归之。故三国之并吞于晋，犹六国之混一于秦，五代之混一于隋耳。秦不过为汉驱除，隋不过为唐驱除。前之正统，以汉为主，而秦与魏、晋不得与焉；亦犹后之正统，以唐宋为主，而宋、齐、梁、陈、隋、梁、唐、晋、汉、周俱不得与焉耳。且不特魏、晋不如汉之为正，即唐、宋亦不如汉之为正。炀帝无道，而唐代之，是已惜其不能显然如周之代商；而称唐公，加九锡，以蹈魏晋之陋辙，则得天下之正不如汉也。若夫宋以忠厚立国，又多名臣大儒出乎其间，故尚论者以正统予宋。然终宋之世，燕、云十六州未入版图，其规模已逊于唐；而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则得天下之正亦不如汉也。唐、宋且不如汉，而何论魏晋哉！高帝以除暴秦、击楚之杀义帝者而兴，光武以诛王莽而克复旧物，昭烈以讨曹操而存汉祀于西川。祖宗之创之者正，而子孙之继之者亦正，不得但以光武之混一为正统，而谓昭烈之偏安非正统也。昭烈为正统，而刘裕、刘知远亦皆刘氏子孙，其不得为正统者，何也？曰：裕与知远之为汉苗裔，远而无征，不若中山靖王之后，近而可考。又二刘皆以篡弑得国，故不得与昭烈并也。后唐李存勖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曰：存勖本非李而赐姓李，其与吕秦、牛晋不甚相远，

故亦不得与昭烈并也。南唐李升之亦不得继唐而为正统者，何也？曰：世远代遐，亦裕与知远者比，故亦不得与昭烈并也。南唐李升不得继唐而为正统，南宋高宗独得继宋而为正统者，何也？高宗立太祖之后为后，以延宋祚于不绝，故正统归焉。夫以高宗之杀岳飞、用秦桧，全不以二圣为念，作史者尚以其延宋祚而归之以正统，况昭烈之君臣同心、誓讨汉贼者乎？则昭烈之为正统，愈无疑也。陈寿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

古史甚多，而人独贪看《三国志》者，以古今人才之聚，未有盛于三国者也。观才与不才敌不奇，观才与才敌则奇；观才与才敌，而一才又遇众才之匹不奇，观才与才敌，而众才尤让一才之胜则更奇。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度。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心则赵抃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意则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听荀彧勤王之说，而自比周文，则有似乎忠；黜袁术僭号之非，而愿为曹侯，则有似乎顺；不杀陈琳而爱其才，则有似乎宽；不追关公以全其志，则有似乎义。王敦不能用郭璞，而操之得士过之；桓温不能识王猛，而操之知人过之。李林甫虽能制禄山，不如操之击乌桓于塞外；韩侂胄虽能贬秦桧，不若操之讨董卓于生前。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异于王莽之显然弑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儿，胜于刘裕之急欲篡晋：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有此三奇，乃前后史之所绝无者。故读遍诸史，而愈不得不喜读《三国志》也。

《三国》之有三绝，固已。然吾自三绝而外，更遍观乎三国之前、三国之后，问有运筹帷幄，如徐庶、庞统者乎？问有行军用兵，如周瑜、陆逊、司马懿者乎？问有料人料事，如郭嘉、程昱、荀彧、贾诩、步骘、虞翻、顾雍、张昭者乎？问有武功将略迈等越伦，如张飞、赵云、黄忠、严颜、张辽、徐晃、徐盛、朱桓者乎？问有冲锋陷阵骁锐莫

当，如马超、马岱、关兴、张苞、许褚、典韦、张郃、夏侯惇、黄盖、周泰、甘宁、太史慈、丁奉者乎？问有两才相当、两贤相遇，如姜维、邓艾之智勇悉敌，羊祜、陆抗之从容互镇者乎？至于道学则马融、郑玄，文藻则蔡邕、王粲，颖捷则曹植、杨修，蚤慧则诸葛恪、钟会，应对则秦宓、张松，舌辩则李恢、阚泽，不辱君命则赵咨、邓芝，飞书驰檄则陈琳、阮瑀，治烦理剧则蒋琬、董允，扬誉蜚声则马良、荀爽，好古则杜预，博物则张华，求之别籍，俱未易一一见也。乃若知贤则有司马徽之哲，励操则有管宁之高，隐居则有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之逸，忤奸则有孔融之正，触邪则有赵彦之直，斥恶则有祢衡之豪，骂贼则有吉平之壮，殉国则有董承、伏完之贤，捐生则有耿纪、韦晃之节。子死于父，则有刘谌、关平之孝；臣死于君，则有诸葛瞻、诸葛尚之忠；部曲死于主帅，则有赵累、周仓之义。其他早计如田丰，苦口如王累，矢贞如沮授，不屈如张任，轻财笃友如鲁肃，事主不二心如诸葛瑾，不畏强御如陈泰，视死如归如王经，独存介性如司马孚，炳炳磷磷，照耀史册。殆举前之丰沛三杰、商山四皓、云台诸将、富春客星，后之瀛洲学士、麟阁功臣、杯酒节度、柴市宰相，分见于各朝之千百年者，奔合辐凑于三国之一时，岂非人才一大都会哉！入邓林而选名材，游玄圃而见积玉，收不胜收，接不暇接，吾于《三国》有观止之叹矣。

《三国》一书，乃文章之最妙者。叙三国，不自三国始也，三国必有所自始，则始之以汉帝。叙三国，不自三国终也，三国必有所自终，则终之以晋国。而不但此也，刘备以帝胄而纘统，则有宗室如刘表、刘璋、刘繇、刘辟等以陪之；曹操以强臣而专制，则有废立如董卓，乱国如李傕、郭汜以陪之；孙权以方侯而分鼎，则有僭号如袁术，称雄如袁绍，割据如吕布、公孙瓒、张杨、张邈、张鲁、张绣等以陪之。刘备、曹操，于第一回出名，而孙权则于第七回方出名。曹氏之定许都，在第十一回；孙氏之定江东，在第十二回；而刘氏之取西川，则在第六十回后。假令今人作稗官，欲凭空拟一《三国》之事，势必劈头便叙三人，三人便各据一国，有能如是之统乎其前、出乎其后，多方以盘旋乎其左右者哉？古事所传，天然有此等波澜，天然有此等层折，以成绝世妙文。然则读《三国》一书，诚胜读稗官万万耳。

若论三国开基之主，人尽知为刘备、孙权、曹操也，而不知其间各有不同。备与操皆自我身而创业，而孙权则借父兄之力，其不同者一。备与权皆及身而为帝，而操则不自为而待之于其子孙，其不同者二。三国之称帝也，唯魏独早，而蜀则称帝于曹操已死、曹丕已立之余，吴则称帝于刘备已死、刘禅已立之后，其不同者三。三国之相持也，吴为蜀

之邻，魏为蜀之仇；蜀与吴有和有战，而蜀与魏则有战无和；吴与蜀则和多于战，吴与魏则战多于和：其不同者四。三国之传也，蜀止二世，魏则自丕及奂凡五主，吴则及权及皓凡四主，其不同者五。三国之亡也，吴居其后，而蜀先之，魏次之。魏则见夺于其臣，吴、蜀则见并于其敌，其不同者六。不宁惟是，策之与权，则兄终而弟及；丕之与植，则舍弟而立兄；备之与禅，则父为帝而子为虏；操之与丕，则父为臣而子为君：可谓参差错落，变化无方者矣。今之不善画者，虽使绘两人，亦必彼此同貌；今之不善歌者，即使唱两调，亦必前后同声。文之合掌，往往类是。古人本无雷同之事，而今人好为雷同之文。则何不取余所批《三国志》而读之？

《三国》一书，总起总结之中，又有六起六结。其叙献帝，则以董卓废立为一起，以曹丕篡夺为一结；其叙西蜀，则以成都称帝为一起，而以绵竹出降为一结；其叙刘、关、张三人，则以桃园结义为一起，而以白帝托孤为一结；其叙诸葛亮，则以三顾草庐为一起，而以六出祁山为一结；其叙魏国，则以黄初改元为一起，而以司马受禅为一结；其叙东吴，则以孙坚匿玺为一起，而以孙皓衔璧为一结。凡此数段文字，联络交互于其间，或此方起而彼已结，或此未结而彼又起。读之不见其断续之迹，而按之则自有章法之可知也。

《三国》一书，有追本穷源之妙。三国之分，由于诸镇之角立。诸镇角立，由于董卓之乱国。董卓乱国，由于何进之召外兵。何进召外兵，由于十常侍之专政。故叙三国，必以十常侍为之端也。然而刘备之初起，不即在诸镇之内，而尚在草泽之间。夫草泽之所以有英雄聚义，而诸镇之所以缮修兵革者，由于黄巾之作乱。故叙三国，又必以黄巾为之端也。乃黄巾未作，则有上天垂灾异以警戒之，更有忠谋智计之士直言极谏以预料之。使当时为之君者，体天心之仁爱，纳良臣之谏论，断然举十常侍而进斥焉，则黄巾可以不作，草泽英雄可以不起，诸镇之兵革可以不修，而三国可以不分矣。故叙三国而追本于桓、灵，犹河源之有星宿海云。

《三国》一书，有巧收幻结之妙。设令魏而为蜀所并，此人心之所甚愿也。设令蜀亡而魏得一统，此人心之所大不平也。乃彼苍之意，不从人心所甚愿，而亦不出于人心之所大不平，特假手于晋以一之，此造物者之幻也。然天既不祚汉，又不于魏，则何不假手于吴，而必假手于晋乎？曰：魏固汉贼也，吴尝害关公，夺荆州，助魏以攻蜀，则亦汉贼也。若晋之夺魏，有似乎为汉报仇也者，则与其一之以吴，无宁一之以

晋也。且吴为魏敌，而晋为魏臣；魏以臣弑君，而晋即如其事以报之，可以为戒于天下后世，则使魏而见并于其敌，不若使之见并于其臣之为快也，是造物者之巧也。幻既出人意外，巧复在人意中，造物者可谓善于作文矣。今人下笔，必不能如此之幻、如此之巧，然则读造物自然之文，而又何必读今人臆造之文乎哉！

《三国》一书，有以宾衬主之妙。如将叙桃园兄弟三人，先叙黄巾兄弟三人：桃园其主也，黄巾其宾也。将叙中山靖王之后，先叙鲁恭王之后：中山靖王其主也，鲁恭王其宾也。将叙何进，先叙陈蕃、窦武，何进其主也，陈蕃、窦武其宾也。叙刘、关、张及曹操、孙坚之出色，并叙各镇诸侯之无用：刘备、曹操、孙坚其主也，各镇诸侯其宾也。刘备将遇诸葛亮，而先遇司马徽、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诸人：诸葛亮其主也，司马徽诸人其宾也。诸葛亮历事两朝，乃又有先来即去之徐庶、后来先死之庞统：诸葛亮其主也，而徐庶、庞统又其宾也。赵云先事公孙瓒，黄忠先事韩玄，马超先事张鲁，法正、严颜先事刘璋，而后皆归刘备：备其主也，公孙瓒、韩玄、张鲁、刘璋其宾也。太史慈先事刘繇、后归孙策，甘宁先事黄祖、后归孙权，张辽先事吕布，徐晃先事杨奉，张郃先事袁绍，贾诩先事李傕、张绣，而后皆归曹操：孙、曹其主也，刘繇、黄祖、吕布、杨奉等诸人其宾也。代汉当涂之讖，本应在魏，而袁公路谬以自许：魏其主也，袁公路其宾也。三马同槽之梦，本应在司马氏，而曹操误以为马腾父子：司马氏其主也，马腾父子其宾也。受禅台之说，李肃以赚董卓，而曹丕即真焉，司马炎又即真焉：曹丕、司马炎其主也，董卓其宾也。且不独人有宾主也，地亦有之。献帝自洛阳迁长安，又自长安迁洛阳，而终乃迁于许昌：许昌其主也，长安、洛阳皆宾也。刘备失徐州，而得荆州：荆州其主也，徐州其宾也。及得两川，而复失荆州：两川其主也，而荆州又其宾也。孔明将北伐中原，而先南定蛮方，意不在蛮方而在中原：中原其主也，蛮方其宾也。抑不独地有宾主也，物亦有之。李儒持鸩酒、短刀、白练以貽帝辨：鸩酒其主也，短刀、白练其宾也。许田打围，将叙曹操射鹿，先叙玄德射兔：鹿其主也，兔其宾也。赤壁鏖兵，将叙孔明借风，先叙孔明借箭：风其主也，箭其宾也。董承受玉带，陪之以锦袍，带其主也，袍其宾也。关公拜受赤兔马，而陪之以金印、红袍诸赐，马其主也，金印等其宾也。曹操掘地得铜雀，而陪之以玉龙、金凤：雀其主也，龙、凤其宾也。诸如此类，不可悉数。善读是书者，可于此悟文章宾主之法。

《三国》一书，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作文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无所见其避

也；唯犯之而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也。如纪宫掖，则写一何太后，又写一董太后；写一伏皇后，又写一曹皇后；写一唐贵妃，又写一董贵人；写甘、糜二夫人，又写一孙夫人，又写一北地王妃；写魏之甄后、毛后，又写一张后；而其间无一字相同。纪戚畹，则何进之后，写一董承，董承之后，又写一伏完；写一魏之张缉，又写一吴之钱尚；而其间亦无一字相同。写权臣，则董卓之后，又写李傕、郭汜；傕、汜之后，又写曹操；曹操之后，又写一曹丕；曹丕之后，又写一司马懿；司马懿之后，又并写一师、昭兄弟；师、昭之后，又继写一司马炎，又旁写一吴之孙綝；而其间亦无一字相同。其他叙兄弟之事，则袁谭与袁尚不睦、刘琦与刘琮不睦、曹丕与曹植亦不睦，而谭与尚皆死，琦与琮一死一不死，丕与植皆不死，不大异乎？叙婚姻之事，则如董卓求婚于孙坚，袁术约婚于吕布，曹操约婚于袁谭，孙权结婚于刘备、又求婚于云长，而或绝而不许，或许而复绝，或伪约而反成，或真约而不就，不大异乎？至于王允用美人计，周瑜亦用美人计，而一效一不效，则互异；卓、布相恶，傕、汜亦相恶，而一靖一不靖，则互异。献帝有两番密诏，则前隐而后彰；马腾亦有两番讨贼，则前彰而后隐：此其不同者矣。吕布有两番弑父，而前动于财，后动于色；前则以私灭公，后则假公济私：此又其不同者矣。赵云有两番救主，而前救于陆，后救于水；前则受之主母之手，后则夺之主母之怀：此又其不同者矣。若夫写水不止一番，写火亦不止一番。曹操有下邳之水，又有冀州之水；关公有白河之水，又有罾口川之水。吕布有濮阳之火，曹操有乌巢之火，周郎有赤壁之火，陆逊有猯亭之火，徐盛有南徐之火，武侯有博望、新野之火，又有盘蛇谷、上方谷之火：前后曾有丝毫相犯否？甚者孟获之擒有七，祁山之出有六，中原之伐有九，求其一字之相犯而不可得。妙哉文乎！譬犹树同是树，枝同是枝，叶同是叶，花同是花，而其植根、安蒂、吐芳、结子，五色纷披，各成异采。读者于此，可悟文章有避之一法，又有犯之一法也。

《三国》一书，有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杜少陵诗曰：“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成苍狗。”此言世事之不可测也。《三国》之文，亦犹是尔。本是何进谋诛宦官，却弄出宦官杀何进，则一变；本是吕布助丁原，却弄出吕布杀丁原，则一变；本是董卓结吕布，却弄出吕布杀董卓，则一变；本是陈宫释曹操，却弄出陈宫欲杀曹操，则一变；陈宫未杀曹操，反弄出曹操杀陈宫，则一变；本是王允不赦傕、汜，却弄出傕、汜杀王允，则一变；本是孙坚与袁术不睦，却弄出袁术致书于孙坚，则一变；本是刘表求救于袁绍，却弄出刘表杀孙坚，则一变；本是昭烈从袁绍以讨董卓，却弄出助公孙瓒以攻袁绍，则一变；本是昭烈

救徐州，却弄出昭烈取徐州，则一变；本是吕布投徐州，却弄出吕布夺徐州，则一变；本是吕布攻昭烈，又弄出吕布迎昭烈，则一变；本是吕布绝袁术，又弄出吕布求袁术，则一变；本是昭烈助吕布以讨袁术，又弄出助曹操以杀吕布，则一变；本是昭烈助曹操，又弄出昭烈讨曹操，则一变；本是昭烈攻袁绍，又弄出昭烈投袁绍，则一变；本是昭烈助袁绍以攻曹操，又弄出关公助曹操以攻袁绍，则一变；本是关公寻昭烈，又弄出张飞欲杀关公，则一变；本是关公许田欲杀曹操，又弄出华容道放曹操，则一变；本是曹操追昭烈，又弄出昭烈投东吴以破曹操，则一变；本是孙权仇刘表，又弄出鲁肃吊刘表、又吊刘琦，则一变；本是孔明助周郎，却弄出周郎欲杀孔明，则一变；本是周郎欲害昭烈，却弄出孙权结婚昭烈，则一变；本是用孙夫人牵制昭烈，却弄出孙夫人助昭烈，则一变；本是孔明气死周郎，又弄出孔明哭周郎，则一变；本是昭烈不受刘表荆州，却弄出昭烈借荆州，则一变；本是刘璋欲结曹操，却弄出迎昭烈，则一变；本是刘璋迎昭烈，却弄出昭烈夺刘璋，则一变；本是昭烈分荆州，又弄出吕蒙袭荆州，则一变；本是昭烈破东吴，又弄出陆逊败昭烈，则一变；本是孙权求救于曹丕，却弄出曹丕欲袭孙权，则一变；本是昭烈仇东吴，又弄出孔明结好东吴，则一变；本是刘封听孟达，却弄出刘封攻孟达，则一变；本是孟达背昭烈，又弄出孟达欲归孔明，则一变；本是马超与昭烈同事，又弄出马超攻昭烈，则一变；本是马超救刘璋，却弄出马超投昭烈，则一变；本是姜维敌孔明，却弄出姜维助孔明，则一变；本是夏侯霸助司马懿，却弄出夏侯霸助姜维，则一变；本是钟会忌邓艾，却弄出卫瓘杀邓艾，则一变；本是姜维赚钟会，却弄出诸将杀钟会，则一变；本是羊祜和陆抗，却弄出羊祜请伐孙皓，则一变；本是羊祜请伐吴，却弄出一杜预，又弄出一王浚，则一变。论其呼应有法，则读前卷定知其有后卷；论其变化无方，则读前文更不料其有后文。于其可知，见《三国》之文之精；于其不可料，更见《三国》之文之幻矣。

《三国》一书，有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文有宜于连者，有宜于断者。如五关斩将、三顾草庐、七擒孟获，此文之妙于连者也。如三气周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此文之妙于断者也。盖文之短者，不连叙则不贯串，文之长者，连叙则惧其累坠，故必叙别事以间之，而后文势乃错综尽变。后世稗官家，鲜能及此。

《三国》一书有将雪见霰、将雨闻雷之妙。将有一段正文在后，必先有一段闲文以为之引。将有一段大文在后，必先有一段小文以为之端。如将叙曹操濮阳之火，先写糜竺家中之火一段闲文以启之；将叙孔

融求救于昭烈，先写孔融通刺于李弘一段闲文以启之；将叙赤壁纵火一段大文，先写博望、新野两段小文以启之；将叙六出祁山一段大文，先写七擒孟获一段小文以启之是也。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雎宫，文章之妙，正复类是。

《三国》一书，有浪后波纹、雨后霏霏之妙。凡文之奇者，文前必有先声，文后亦必有馀势。如董卓之后，又有从贼以继之；黄巾之后，又有馀党以衍之；昭烈三顾草庐之后，又有刘琦三请诸葛一段文字以映带之；武侯出师一段大文之后，又有姜维伐魏一段文字以荡漾之是也。诸如此类，皆他书中所未有。

《三国》一书，有寒冰破热、凉风扫尘之妙。如关公五关斩将之时，忽有镇国寺内遇普静长老一段文字；昭烈跃马檀溪之时，忽有水镜庄上遇司马先生一段文字；孙策虎踞江东之时，忽有遇于吉一段文字；曹操进爵魏王之时，忽有遇左慈一段文字；昭烈三顾草庐之时，忽有一遇崔州平席地闲谈一段文字；关公水淹七军之后，忽有玉泉山月下点化一段文字。至于武侯征蛮，而忽逢孟节；陆逊追蜀，而忽遇黄承彦；张任临敌，而忽间紫虚丈人；昭烈伐吴，而忽间青城老叟：或僧、或道、或隐士、或高人，俱于极喧闹中求之，真足令人躁思顿清，烦襟尽涤。

《三国》一书，有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如正叙黄巾扰乱，忽有何后、董后两宫争论一段文字；正叙董卓纵横，忽有貂蝉凤仪亭一段文字；正叙催、汜猖狂，忽有杨彪夫人与郭汜之妻来往一段文字；正叙下邳交战，忽有吕布送女、严氏恋夫一段文字；正叙冀州厮杀，忽有袁谭失妻、曹丕纳妇一段文字；正叙荆州事变，忽有蔡夫人商议一段文字；正叙赤壁鏖兵，忽有曹操欲取二乔一段文字；正叙宛城交攻，忽有张济妻与曹操相遇一段文字；正叙赵云取桂阳，忽有赵范寡嫂敬酒一段文字；正叙昭烈争荆州，忽有孙权亲妹洞房花烛一段文字；正叙孙权战黄祖，忽有孙翊妻为夫报仇一段文字；正叙司马懿杀曹爽，忽有辛宪英为弟画策一段文字。至于袁绍讨曹操之时，忽带叙郑康成之婢；曹操救汉中之日，忽带叙蔡中郎之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人但知《三国》之文是叙龙争虎斗之事，而不知为凤为鸾、为莺为燕，篇中有应接不暇者。令人于干戈队里，时见红裙；旌旗影中，常覩粉黛：殆以豪士传与美人传合为一书矣。

《三国》一书，有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善圃者投种于地，待时而发；善弈者下一闲着于数十着之前，而其应在数十着之后。文章叙事之法，亦犹是已。如西蜀刘璋乃刘焉之子，而首回将叙刘备，先叙刘

焉，早为取西川伏下一笔。又于玄德破黄巾时，并叙曹操，带叙董卓，早为董卓乱国、曹操专权伏下一笔。赵云归昭烈在古城聚义之时，而昭烈之遇赵云，早于磐河战公孙时伏下一笔。马超归昭烈在葭萌战张飞之后，而昭烈之与马腾同事，早于受衣带诏时伏下一笔。庞统归昭烈在周郎既死之后，而童子述庞统姓名，早于水镜庄前伏下一笔。武侯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上方谷火灭之后，而司马徽“未遇其时”之语、崔州平“天不可强”之言，早于三顾草庐前伏下一笔。刘禅帝蜀四十余年而终，在一百十回之后，而鹤鸣之兆，早于新野初生时伏下一笔。姜维九伐中原，在一百五回之后，而武侯之收姜维，早于初出祁山时伏下一笔。姜维与邓艾相遇，在三伐中原之后，姜维与钟会相遇，在九伐中原之后，而夏侯霸述两人姓名，早于未伐中原时伏下一笔。曹丕篡汉，在八十回中，而青云紫云之祥，早于三十三回之前伏下一笔。孙权僭号，在八十五回后，而吴夫人梦日之兆，早于三十八回中伏下一笔。司马篡魏，在一百十九回，而曹操梦马之兆，早于五十七回中伏下一笔。自此而外，凡伏笔之处，指不胜屈。每见近世稗官家，一到扭捏不来之时，便凭空生出一人，无端造出一事，觉后文与前文隔断，更不相涉。试令读《三国》之文，能不汗颜？

《三国》一书，有添丝补锦、移针匀绣之妙。凡叙事之法，此篇所阙者补之于彼篇，上卷所多者匀之于下卷。不但使前文不沓拖，而亦使后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无遗漏，而又使后事增渲染：此史家妙品也。如吕布取曹豹之女，本在未夺徐州之前，却于困下邳时叙之；曹操望梅止渴，本在击张绣之日，却于青梅煮酒时叙之；管宁割席分坐，本在华歆未仕之前，却于破壁取后时叙之；吴夫人梦月，本在将生孙策之前，却于临终遗命时叙之；武侯求黄氏为配，本在未出草庐之前，却于诸葛瞻死难时叙之。诸如此类，亦指不胜屈。前能留步以应后，后能回照以应前，令人读之，真一篇如一句。

《三国》一书，有近山浓抹、远树轻描之妙。画家之法，于山与树之近者，则浓之重之；于山与树之远者，则轻之淡之。不然，林麓迢遥，峰岚层叠，岂能于尺幅之中，一一而详绘之乎？作文亦犹是已。如皇甫嵩破黄巾，只在朱儁一边打听得来；袁绍杀公孙瓒，只在曹操一边打听得来；赵云袭南郡，关、张袭两郡，只在周郎眼中耳中得来；昭烈杀杨奉、韩暹，只在昭烈口中叙来；张飞夺古城，在关公耳中听来；简雍投袁绍，在昭烈口中说来。至若曹丕三路伐吴而皆败，一路用实写，两路用虚写；武侯退曹丕五路之兵，唯遣使入吴用实写，其四路皆虚写。诸如此类，又指不胜屈。只一句两句，正不知包却几许事情，省却

几许笔墨。

《三国》一书，有奇峰对插、锦屏对峙之妙。其对之法，有正对者，有反对者，有一回之中自为对者，有隔数十回而遥为对者。如昭烈则自幼便大，曹操则自幼便奸。张飞则一味性急，何进则一味性慢。议温明是董卓无君，杀丁原是吕布无父。袁绍磐河之战，胜败无常；孙坚岷山之役，生死不测。马腾勤王室而无功，不失为忠；曹操报父仇而果，不得为孝。袁绍起马步三军而复回，是力可战而不断；昭烈擒王、刘二将而复纵，是势不敌而从权。孔融荐祢衡，是《缁衣》之好；祢衡骂曹操，是《巷伯》之心。昭烈遇德操，是无意相遭；单福过新野，是有心来谒。曹丕苦逼生曹植，是同气戈矛；昭烈痛哭死关公，是异姓骨肉。火熄上方谷，是司马之数当生；灯灭五丈原，是诸葛之命当死。诸如此类，或正对，或反对，皆一回之中而自为对者也。如以国戚害国戚，则有何进；以国戚荐国戚，则有伏完。李肃说吕布，则以智济其恶；王允说吕布，则以巧行其忠。张飞失徐州，则以饮酒误事；吕布陷下邳，则以禁酒受殃。关公饮鲁肃之酒，是一片神威；羊祜饮陆抗之酒，是一团和气。孔明不杀孟获，是仁者之宽；司马懿必杀公孙渊，是奸雄之刻。关公义释曹操，是报其德于前；翼德义释严颜，是收其用于后。武侯不用子午谷之计，是慎谋以图全；邓艾不惧阴平岭之危，是行险以徼幸。曹操有病，陈琳一骂便好；王朗无病，孔明一骂便亡。孙夫人好甲兵，是女中丈夫；司马懿受巾幗，是男中女子。八日而取上庸，则以速而神；百日而取襄平，则以迟而胜。孔明屯田渭滨，是进取之谋；姜维屯田沓中，是退避之计。曹操受汉之九锡，是操之不臣；孙权受魏之九锡，是权之不君。曹操射鹿，义乖于君臣；曹丕射鹿，情动于母子。杨仪、魏延，相争于班师之日；邓艾、钟会，相忌在用兵之时。姜维欲继孔明之志，人事逆乎天心；杜预能承羊祜之谋，天时应乎人力。诸如此类，或正对、或反对，皆不在一回之中，而遥相为对者也。诚于此较量而比观焉，岂不足快读古之胸，而长尚论之识！

《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开锁处。如首回以十常侍为起，而末回有刘禅之宠中贵以结之，又有孙皓之宠中贵以双结之，此一大照应也。又如首回以黄巾妖术为起，而末回有刘禅之信师婆以结之，又有孙皓之信术士以双结之，此又一大照应也。照应既在首尾，而中间百馀回之内若无有与前后相关合者，则不成章法矣。于是有伏完之托黄门寄书、孙亮之察黄门盗蜜以关合前后，又有李傕之喜女巫、张鲁之用左道以关合前后。凡若此者，皆天造地设，以成全篇之结构者也。然犹不止此也。作者之意，自宦官、妖术而外，尤重在严诛乱臣贼子，以自

附于《春秋》之义，故书中多录讨贼之忠，纪弑君之恶。而首篇之末，则终之以张飞之勃然欲杀董卓；末篇之末，则终之以孙皓之隐然欲杀贾充。由此观之，虽曰演义，直可继麟经而无愧耳。

《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

读《三国》胜读《列国志》。夫《左传》、《国语》，诚文章之最佳者，然左氏依经而立传，经既逐段各自成文，传亦逐段各自成文，不相联属也。《国语》则离经而自为一书，可以联属矣，究竟《周语》、《鲁语》、《晋语》、《郑语》、《齐语》、《楚语》、《吴语》、《越语》，八国分作八篇，亦不相连属也。后人合《左传》、《国语》而为《列国志》，因国多事烦，其段落处到底不能贯串。今《三国演义》，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其书又在《列国志》之上。

读《三国》胜读《西游记》。《西游》捏造妖魔之事，诞而不经，不若《三国》实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也。且《西游》好处，《三国》已皆有之。如哑泉、黑泉之类，何异子母河、落胎泉之奇？朵思大王、木鹿大王之类，何异牛魔、鹿力、金角、银角之号？伏波显圣、山神指迷之类，何异南海观音之救？只一卷汉相南征记，便抵得一部《西游记》矣。至于前而镇国寺，后而玉泉山；或目视戒刀，脱离火厄，或望空一语，有同棒喝：岂必诵“灵台方寸”、“斜月三星”之文，乃悟禅心乎哉！

读《三国》胜读《水浒传》。《水浒》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匠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且三国人才之盛，写来各各出色，又有高出于吴用、公孙胜等万万者。吾谓“才子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

注评本

西遊記



〔明〕吴承恩 著
〔清〕张书绅 评



目录

[前言](#)

[校点说明](#)

[第一回 灵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第二回 悟彻菩提真妙理 断魔归本合元神](#)

[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类尽除名](#)

[第四回 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

[第五回 乱蟠桃大圣偷丹 反天宫诸神捉怪](#)

[第六回 观音赴会问原因 小圣施威降大圣](#)

[第七回 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

[第八回 我佛造经传极乐 观音奉旨上长安](#)

[第九回 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

[第十回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魏丞相遗书托冥使](#)

[第十一回 游地府太宗还魂 进瓜果刘全续配](#)

[第十二回 唐王秉诚建大会 观音显像化金蝉](#)

[第十三回 陷虎穴金星解厄 双岭伯钦留僧](#)

[第十四回 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

[第十五回 蛇盘山诸神暗佑 鹰愁涧意马收缰](#)

[第十六回 观音院僧谋宝贝 黑风山怪窃袈裟](#)

[第十七回 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观世音收伏熊罴怪](#)

[第十八回 观音院唐僧脱难 高老庄行者降魔](#)

[第十九回 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

[第二十回 黄风岭唐僧有难 半山中八戒争先](#)

[第二十一回 护法设庄留大圣 须弥灵吉定风魔](#)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战流沙河 木吒奉法收悟净](#)

[第二十三回 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

[第二十四回 万寿山大仙留故友 五庄观行者窃人参](#)

[第二十五回 镇元仙赶捉取经僧 孙行者大闹五庄观](#)

[第二十六回 孙悟空三岛求方 观世音甘泉活树](#)

[第二十七回 尸魔三戏唐三藏 圣僧恨逐美猴王](#)

[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义 黑松林三藏逢魔](#)

[第二十九回 脱难江流来国土 承恩八戒转山林](#)

[第三十回 邪魔侵正法 意马忆心猿](#)

[第三十一回 猪八戒义激猴王 孙行者智降妖怪](#)

[第三十二回 平顶山功曹传信 莲花洞木母逢灾](#)
[第三十三回 外道迷真性 元神助本心](#)
[第三十四回 魔王巧算困心猿 大圣腾那骗宝贝](#)
[第三十五回 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获宝伏邪魔](#)
[第三十六回 心猿正处诸缘伏 劈破傍门见月明](#)
[第三十七回 鬼王夜谒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婴儿](#)
[第三十八回 婴儿问母知邪正 金木参玄见假真](#)
[第三十九回 一粒金丹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间生](#)
[第四十回 婴儿戏化禅心乱 猿马刀圭木母空](#)
[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败 木母被魔擒](#)
[第四十二回 大圣殷勤拜南海 观音慈善缚红孩](#)
[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龙子捉鼉回](#)
[第四十四回 法身元运逢车力 心正妖邪度脊关](#)
[第四十五回 三清观大圣留名 车迟国猴王显法](#)
[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强欺正法 心猿显圣灭诸邪](#)
[第四十七回 圣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风飘大雪 僧思拜佛履层冰](#)
[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现鱼篮](#)
[第五十回 情乱性从因爱欲 神昏心动遇魔头](#)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
[第五十二回 悟空大闹金兜洞 如来暗示主人公](#)
[第五十三回 禅主吞餐怀鬼孕 黄婆运水解邪胎](#)
[第五十四回 法性西来逢女国 心猿定计脱烟花](#)
[第五十五回 色邪淫戏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坏身](#)
[第五十六回 神狂诛草寇 道昧放心猿](#)
[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伽山诉苦 假猴王水帘洞誉文](#)
[第五十八回 二心搅乱大乾坤 一体难修真寂灭](#)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第六十回 牛魔王罢战赴华筵 孙行者二调芭蕉扇](#)
[第六十一回 猪八戒助力破魔王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第六十二回 涤垢洗心惟扫塔 缚魔归正乃修身](#)
[第六十三回 二僧荡怪闹龙宫 群圣除邪获宝贝](#)
[第六十四回 荆棘岭悟能努力 木仙庵三藏谈诗](#)
[第六十五回 妖邪假设小雷音 四众皆遭大厄难](#)
[第六十六回 诸神遭毒手 弥勒缚妖魔](#)
[第六十七回 拯救驼罗禅性稳 脱离秽污道心清](#)
[第六十八回 朱紫国唐僧论前世 孙行者施为三折肱](#)

[第六十九回 心主夜间修药物 君王筵上论妖邪](#)
[第七十回 妖魔宝放烟沙火 悟空计盗紫金铃](#)
[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降怪狢 观音现像伏妖王](#)
[第七十二回 盘丝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
[第七十三回 情因旧恨生灾毒 心主遭迷幸破光](#)
[第七十四回 长庚传报魔头狠 行者施为变化能](#)
[第七十五回 心猿钻透阴阳窍 魔王还归大道真](#)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归性 木母同降怪体真](#)
[第七十七回 群魔欺本性 一体拜真如](#)
[第七十八回 比丘怜子遣阴神 金殿识魔谈道德](#)
[第七十九回 寻洞擒妖逢老寿 当朝正主救婴儿](#)
[第八十回 姹女育阳求配偶 心猿护主识妖邪](#)
[第八十一回 镇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众寻师](#)
[第八十二回 姹女求阳 元神护道](#)
[第八十三回 心猿识得丹头 姹女还归本性](#)
[第八十四回 难灭伽持圆大觉 法王成正体天然](#)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主计吞禅](#)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灭妖邪](#)
[第八十七回 凤仙郡冒天致旱 孙大圣劝善施霖](#)
[第八十八回 禅到玉华施法会 心猿木土授门人](#)
[第八十九回 黄狮精虚设钉钯会 金木土计闹豹头山](#)
[第九十回 师狮授受同归一 盗道缠禅静九灵](#)
[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观灯 玄英洞唐僧供状](#)
[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战青龙山 四星挟捉犀牛怪](#)
[第九十三回 给孤园问古谈因 天竺国朝王遇偶](#)
[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乐御花园 一怪空怀情欲喜](#)
[第九十五回 假合形体擒玉兔 真阴归正会灵元](#)
[第九十六回 寇员外喜待高僧 唐长老不贪富贵](#)
[第九十七回 金酬外护遭魔毒 圣显幽魂救本原](#)
[第九十八回 猿熟马驯方脱壳 功成行满见真如](#)
[第九十九回 九九数完魔划尽 三三行满道归根](#)
[第一百回 径回东土 五圣成真](#)

[附录](#)

[新说西游记自序](#)

[全部《西游记》目录赋](#)

[新说西游记全部经书题目目录共五十二篇](#)

[西游记总论](#)

[新说西游记总批](#)

[返回总目录](#)

前言

袁世硕

一

《西游记》是一部最典型的时代积累型的长篇小说。唐代玄奘法师去西域天竺诸国取佛经的事迹，最先经过五代僧院俗讲，逐渐神魔故事化。南宋杭州刊行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有猴行者保驾排除险难，降妖驱怪，助其成功，初具唐僧西天取经故事的雏型。元代有《西天取经》、《西游记》杂剧；据古朝鲜汉语书《朴通事谚解》记载，元末有一部故事情节已相当丰富、叙述亦相当生动的《唐三藏西游记》平话。明代刊行的这部百回本《西游记》小说，无疑是在元代平话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唐三藏法师取佛经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伟业，僧院俗讲演绎其故事，旨在弘扬其功德，如《诗话》结末云：“满国福田大利益，免教东土堕尘笼。”元代佛、道两教并兴、争胜，由民间信仰渗入方兴未艾的通俗文艺中，道教的神仙魔怪进了唐僧取经故事，形成“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的局面，弘佛的原旨没有突破，而神魔斗法之幻设之奇的趣味性，则上升到主导地位，读者感到“热闹”。明万历年间刊行的《西游记》小说，不论在它之前是否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本子，看其中所叙车迟国、比丘国妖道恃法术，进长生术而得宠，成为国丈、国师，篡夺朝政，灭僧伤民的情节，显然是影射嘉靖皇帝黜佛宠道，道士邵元节、陶仲文是流皆位极人臣的朝政腐败情况，其成书当在这同一个历史时段里。

《西游记》小说作成于明代中后期，今存最早的金陵世德堂刊本无作者署名。清人丁晏据《天启淮安府志》“艺文书目”吴承恩名下有《西游记》一书，并以小说多当地方言，认定《西游记》为吴承恩作。近世学者如鲁迅、胡适多信从之。近年，亦有学者提出质疑，以为《淮安府

志》所载吴承恩《西游记》应是记游之游记，而非小说，不能定小说作者为吴承恩。但仅据《淮安府志》所载《西游记》名目可能不是小说，也还是推测，不能肯定它不是小说，所以不足以否定小说作者可能为吴承恩。近年研究者对吴承恩生平事迹、诗文著作做了较为周详的稽考，最为用力者为苏兴编著的《吴承恩年谱》和刘修业、刘怀玉的《吴承恩诗文集笺校》。从吴承恩之时代背景、里籍、仕历、交游、诗文等多个方面看，他极有可能就是《西游记》小说的写定者。

明代中叶，中国文化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王阳明建构了以心为本“致良知”的心学，随之涌起一股以张扬人性、重欲尚情的人文思潮，在文艺创作中特别凸显出来。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唐僧取经故事的再度书写，故事的主体、原旨没有突破，却发生了内在肌理的蜕变。

一是故事的第一主角彻底移位。小说开头先叙非佛非道的魔头孙悟空横空出世，横扫佛道徒虚构的三界神灵的神圣威严。西天取经路上，头上带着象征管束的头箍，不止是降魔驱怪的最大功臣，还依然桀骜不驯，无私无畏，揶揄世态，调侃神佛，成为“西游”世界里最富人格魅力的伟大形象。原来的取经主角三藏法师，空有佛子圣僧的名号，实则成了孱弱愚庸的可怜虫。

二是作者用现实人生的情理演绎西天取经的故事，“使神魔皆有人情”（鲁迅语），便突破了宗教教旨设定的神正魔邪的绝然区别、对立。最大的魔头孙悟空的抗争，就是人对神权统治、秩序的挑战。古今读者不论是否意识到其中的奥秘，大都会油然而生快感。由神将降为魔的猪八戒，憨头憨脑，馋嘴贪吃，总想有个家，真是极世俗凡庸的形象，虽然可笑，但还是让读者感到亲切，品味到现实人生的情趣。取经路上八十一难中的魔，有的并无恶行，如牛魔王，只是由于伤害其家人出而防卫被制伏，倒像一位受害者。有的魔竟是神佛派遣出来制造麻烦的。

更有意思的是小说写神佛皆有人情，像世间人一样的爱面子、计较得失，甚至行事拙劣、庸俗，失掉佛道徒为之编织的神圣光环。孙悟空抵不过红孩子的三昧真火，向南海求助。观音菩萨先是卖弄自己的净瓶有“架海的斤量”，她轻轻地提起，托在左手掌上，说：“待要与你拿了去，你却拿不动；待要着善财龙女与你同去，你却又不是好心，专一只会骗人。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工夫又来寻你？你须是留些甚么东西作当！”卖弄自己已算不上超凡入圣，还怕孙悟空骗去其美貌龙女，竟是一副小人之心了。乌鸡国王原本

是好善崇佛，只是出于误会伤害了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便奉佛旨，派遣坐骑青毛狮子幻形入世，霸占了王位，将国王推到井底浸泡了三年，以报“一饮一啄之仇”。以恶报怨，哪里还是大慈大悲？如来佛的灵山圣地，号称“净土”，也不真“净”，这位佛祖竟然以传经做交易，认为昔日传经只讨得三斗三升米粒的黄金，“忒卖贱了”，便唆使阿傩、迦叶两位尊者，向取经人索要“人事”，唐僧只好献上沿途化斋的钵盂，直是勒捐财物了。小说把佛徒、道徒炮制的至圣至善的精神偶像拉回人间，还其凡俗的面目，也就不那么可敬可畏了。

三是小说在文本回目、非情节性的诗赞中，依然较多地杂引佛理道说，讲什么“禅心”、“圆觉”、“真性”、“元神”，最后以取经人功成行满，九九归真，经传天下，功德无量作结，而对人物、情节的叙写描述，却是另一种参透世态人情的游戏笔调，还时而信手插入几笔，让孙悟空、猪八戒耍点调皮，说句调侃话，一切事情都变得不那么神圣崇高了。闹天宫是以如来佛擒住孙悟空告终，孙悟空虽然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他却在如来佛手指间“撒了一泡猴尿”，留下了一股“臊气”。天上这一兴师动众的伏魔壮举，便显得有些滑稽，胜利和失败似乎都无须计较了。“四圣试禅心”一节，原是为考验取经师徒意志而设，但施美人计，让佛道两家女神充作诱惑男人的角色，还给起了“真真”、“爱爱”、“怜怜”当时妓女习用的名字，让禁不住诱惑的猪八戒“撞天婚”，蒙起眼睛摸女人，来回扑抱，丑态百出，跌得嘴肿头青，真是一场庸俗不堪的闹剧。在车迟国里，孙悟空带领的两个师弟到三清观侦察妖道行迹，扮作道教最高的三位祖师神，让猪八戒将他们的神像丢进臭气熏天、美其名曰“五谷轮回之所”的毛屎坑里，猪八戒咽咽啾啾地祷告：“三清三清，我说你听。远方到此，惯灭妖精。欲享供养，无处安宁。借你坐位，略略少停。你等坐久，也且暂下毛坑.....也做个受臭气的天尊！”这竟然是对道教祖宗神的公然亵渎了。孙悟空虽然未敢对佛教的至善至圣神作如此大不敬的亵渎，也还是不时地顺势调侃，挑破其虚假。朱紫国王为太子时，射伤了佛母所生的小孔雀，观音菩萨的青毛猢猻领会佛母要报复之意，下来霸占了朱紫国王后。观音菩萨说这是为国王“消灾”。孙悟空提出质疑：“菩萨反说了”，明明是欺君离后，“与那国王生灾，却说是消灾，何也。”一针见血地撕破了佛菩萨以恶为善的大谎言。过狮驼岭，孙悟空斗不过大有来头的三大魔头，师父、师弟被捉去，生死不明，小说破例地写孙悟空心里十分凄惨，埋怨道：“这都是我佛如来，坐在那极乐之境，没得事干，弄了那三藏之经。若果有心劝善，理当送上东土，却不是个万古流传？只是舍不得送去，却教我等来取。怎知道苦历千山，今朝到此丧命。”这故作凄惨的游戏之笔，竟

然将佛家炮制西天取经故事的神圣性，都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

这样，唐僧取经故事经过一位非僧非道的作者的重新书写，《西游记》的新文本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起来。作为小说故事的整体框架及其弘佛原旨没有抛开，而对整体框架中具体事件、情节的书写，却逸出弘佛原旨，流淌出了与之相悖的思想倾向，用世俗人生的情理观照神佛，神佛也就失去神圣的光环，佛理道说便受到了质疑。作者无法超越历史，还只能在自己选定的取经故事的框架中，表达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心声，正像他心爱的孙悟空一样，不得不顺从神佛的旨意去取经，只是在有可乘之机的地方，做番讽谕、揶揄、质疑。文学作品的价值和魅力，不在题材，不在抽象说教，而在于生动的感性形象的审美内涵。所以，这部充满矛盾的小说理所当然地为世世代代的众多读者爱读，最喜欢的是孙悟空，大概极少有人读了《西游记》会顶礼膜拜如来佛、喜欢观音菩萨的。但这也给解说者解说、诠释造成超乎寻常的繁难。

二

《西游记》百回本小说，最先出的是明万历金陵世德堂刊本，题“华阳洞天主人校”，无作者署名。此后，相继不断地有多种评点本出现。明末有《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实为托名），清代最先出的是汪象旭、黄周星同评的《西游证道书》，继之有陈士斌的《西游真诠》、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刘一明的《西游原旨》、张含章的《西游正旨》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就所见部分本子评论曰：“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辞甚繁。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未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说（中）》）所谓“随宜附会”，就是说佛、道、儒三家评点者都是取《西游记》小说文本里与自家的教旨、经义相合的内容，附会出小说的主旨，佛徒说是“谈禅”，道徒说是“证道”，儒生说是“劝学”。大体上说，是符合实际的。然而，这三家之说并非都无根据，一样的荒谬，一样的应该扬弃的，还是须要做进一步地分析研讨，知道它们各自的说法、思路，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的。

最先出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是明末人托名李卓吾的评点

本，底本是世德堂系统的本子，前有著名文人袁于令的题词，与书评的看法是一致的，都持三教相通的心学观念，甚至用佛家语，谓小说的大旨是表明“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却不认为小说是谈佛家的禅蕴或道家的修炼之道的。这是儒生之言，与前出之谢肇淛“盖亦求放心之喻”的看法是一致的。此书是随文评点，随手写出个人的阅读感受，称赞小说文笔“奇幻”、“趣甚”，描写真实生动，都抓到了《西游记》文笔的突出特点。此书的评点，还时而就小说中的一些细节进行评说。如第十一回写阴间判官受魏徵请托，索取了一些钱钞，放唐太宗还阳，总评云：“虽冥王礼敬，崔判谄忠，若无魏徵一纸之书，相良一库之金银，亦难得脱然无累，所谓三分人情，七分钱钞者，非也。”第四十二回观音菩萨听说红孩儿变作她的模样，大怒，恨了一声，将手中宝珠、净瓶往海心一惯，旁批：“菩萨也大怒，大怒便不是菩萨。”“火性不退，佛性自退矣。”前引第七十一回观音菩萨说她的金毛狮下凡占了朱紫国王位、王后，是为国王消灾，旁批：“以生灾为消灾，佛眼都是如此。”总评又云：“识得生灾为消灾，苦海中俱极乐世界也。此《西游记》度人处，读者着眼。”更是以反讽语气点破佛家语多是如此忽悠人的，也点出了《西游记》叙事内含讽刺的特色。这部托名李卓吾的评点本，说《西游记》的大旨，只是十分笼统地总结为教人正心，随文点评其文笔高妙，揭明所叙情节的现实内容，点出嘲谑世情和神佛的意蕴，是最紧贴小说文本的实际的。也就是说，评点者是把《西游记》当作小说来读来评点的，不应归入“随宜附会”之流。

清代最先出、影响最大的是汪象旭（憺漪子）和黄周星（大鸿）合作的《西游证道书》。汪象旭是奉道之士，曾编刊了《吕祖全传》。黄周星是位遗民，明末进士及第，官户部主事，入清不仕，是应汪象旭之聘参与《西游记》的校订、笺评的。《西游记》原无作者署名，此书题名《西游证道书》，伪托元代道教祖师丘处机作，伪造了一篇元代著名文人虞集作的序，说明《西游记》小说写的玄奘取经之事，实为隐喻做人之道。此书的《西游记》本文，增入了玄奘出身的一段情节，作为小说之第九回，将明刊本的第九、十、十一回，并作第十、十一两回，仍然为一百回本；此外，还删掉了明刊本中数量甚多的长篇诗赞，修改了一些叙述啰嗦和有疏误的地方，文字更为简洁流畅，不过自然也减弱了些谐谑味。此书说《西游记》之大旨，亦如明末之人的看法，沿袭了谢肇淛以孙悟空始于放纵，终则驯服，“盖亦求放心之喻”的说法，只是改《孟子》的“求放心”为更为通俗的“收放心”。其评点《西游记》的叙事艺术，也明显受托名李卓吾的评点的影响，有些评语颇相近。不同的是汪象旭所谓的“证道”，专注于佛、道之道，第一回评语说：“《西游

记》一书，仙佛同源之书也。”“彼一百回中，自取经以至正果，首尾皆佛家之事，而其间心猿、意马、木母、金公、婴儿、姹女、夹脊、双关等类，又无一非玄门妙谛，岂非仙佛合一者乎？”“仙佛之道，又总又不离乎一心，此心果然了悟，则万法归一，亦万法皆空。”“所谓成佛作祖，皆在乎此。”托名李卓吾的评语绕开《西游记》文本的回目、诗赞中杂引的佛道术语，专注小说所叙之事本然的人情世故，汪象旭的评语则重在用那些佛理道说（实则主要是道家的理念、术语）来解说（多半是附会）《西游记》的故事情节了。如第二十二回收伏沙僧，取经队伍组合完毕，评语说这是“四象和合，五行攒簇”，并发表了一通五行相克之理：“按此四众之来，或前或后，初若无意凑合，而其中实有铁板秩序，井然不紊乱。何以言之？取经以三藏为主，则三藏为中意之土无疑矣。土非火不生，故出门即首收心猿，是为南神之火。火无水不能既济，故次收意马，是为此精之水。水旺则生木，故次收八戒，是为东魂之木。木旺则必金制，故又次收沙僧，是为西魄之金、总以卫此中土，正与水、火、木、金之定位相配。”将道家的五行生克之说附会到取经的四人一马的组合上，离题太远，了无意义。小说本不是着意表现他们之间的生克关系，也不符合五行生克之理，譬如说，小说中有时称孙悟空为“金公”（第八十六回回目下联为“金公施法灭妖邪”），写他多次被火烧，怎么派定他属火？派定猪八戒为木，与小说中称之为木母相合，但没有受到被派定为金的沙僧的欺负，就又与五行中金克木之说不相合了。黄周星还颇自得地说：“此作者一片苦心，千古未经拈出，若非半非居士，与余两人今日冷眼觑破，岂不被李卓吾、叶仲子辈瞞煞乎？”这是公开地标榜自己，贬抑托名李卓吾的评，其实他们才是有意制造玄虚误导读者的。第四十四回评语竟就回目“法身元运逢车力，心正妖邪度脊关”和回中叙写车迟国城外“滩头上坡坂最高，又有一道夹脊小路、两座大关”中的几个名词，望文生义地附会为道家炼内丹（养生术）理念术语，说“车迟国之夹脊双关，即我身之夹脊双关”，车迟国介于黑水、通天两河之间，“盖双关之夹，两水夹之也。以两河之‘河’，合之车迟国之‘车’，夫是谓‘河车’。”“河车”指胎盘，道家丹经谓人体内脏中精气运行之所在，阴阳交媾“结胎”处。接下来又联系取经人前过黑水河遇鼉妖，后过通天河遇鼉妖，鼉逞强作孽，鼉可养灵延寿，说这是炼内丹术语“龙虎”、“龟蛇”之托名，喻交媾阴阳强弱之态势。这样妄自附会，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太离谱，最后说：“未知观者亦了了否耶？”

《西游证道书》中这样的评语虽然不多，但却开了道士们如此曲意附会之先河，陆续有陈士斌作《西游真诠》、刘一明作《西游原旨》，再后来还有张含章作《西游正旨》、含晶子作《丘真人西游记评注》，

都是将一部富有人情味的神魔小说，特意曲解为“托相”演绎道家修炼之道——“金丹大旨”的书，主宰了有清一代解说《西游记》的话语权。

三

在清代《西游记》的评点本中，只有一部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独树一帜，跳出了道士们鼓噪的“金丹大旨”之说。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本《西游记》。

张书绅字道存，号南薰，山西汾阳人。乾隆初，以贡监考选，官广东同知，先后署大浦、龙门县事。性廉慎，有循良声。摄篆龙门，前令是因得罪上官被劾罢官，贫不能归，他筹金资助之，触怒当道，因而被劾去官。他性喜读书博览，宦游常携书数十簏。然无多著述，存者仅此一部《新说西游记》。看其行迹，是一位出身寻常，幼习举业，做过几年芝麻官的老实书生。

据《新说西游记》卷首“总批”，他在北京（当是坐监候选期间），已开始评点，乾隆十三年（1748）闰七月在广州同知任间完成其书。书是他返乡后在山西刊行的。他曾“阅数家之批”本，其书《西游记》本文依明刊本文字，恢复了《西游证》删掉的大量长篇诗赞韵语，却依《西游证道书》增入了玄奘法师出身原委一节。这是《新说西游记》一大特点。

张书绅是为推倒前出《西游记》之诸家评说而作其书，《自序》云：“此书由来已久，读者茫然不知其旨。唯有数家批评，或以为讲禅，或以为说道，更又以为金丹采炼，多捕风捉影，究非《西游》之正旨。将古人如许之奇文、无边之妙旨、有根有据之学，更目为荒唐无稽之谭，良可叹也。”“总批”云：“《西游》一书，古人命为证道书，原是证圣贤儒者之道。至谓证仙佛之道，则误矣。……就如传中黑风山、黄风岭、乌鸡国、火焰山、通天河、朱紫国、凤仙郡，是说道家那一种修仙？是说僧家那一种成佛？又何以见得仙佛同源、金丹大旨？求其注解，恐其不能确然明白指出。真乃强为幻渺，故作支离，不知《西游》者也。”矛头所指主要是《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旨在“破其迷罔，唤醒将来之读者”，还《西游记》小说之本相真意。这在道徒们大张其帜，主宰了解说《西游记》的话语权之际，无疑有着拨乱反正的意义。

张书绅的前书“总论”概括《西游记》之大旨，“只是教人诚心为学，不要退悔”，“逐段逐节，皆寓正心修身，黽勉警策，克己复礼之至要。”话说得十分迂阔，以致近世学者列为有别于“谈禅”、“讲道”说的“劝学”说。然细按其反复说明，骨子里还是明清人除了“金丹大旨”说之外的那种看法，那种思路。他也说：“《西游记》凡如许的妙论，始终不外一个心字，是一部《西游》即是一部《心经》。”“外边的魔障，即是内里的私欲，故云‘心生，种种魔生也。’”都是前出批点本说过的话。又说：“《西游》一书，是把一个人从受胎成形起，直写至有生以后；又从有生以后，直写到老，方才罢手。分而言之，有唐僧、行者、八戒、沙僧、白马之疏。合而计之，实即一人之四肢五脏全形耳。五圣成真，是人一生之事业已完。有此功德文章，可以垂千古而不朽。此即长生之学，此至善之旨也。”这也颇似世德堂刊本卷首陈元之《序》中以孙悟空为“心之神”，白马为“意之驰”，猪八戒为“肝气之木”，沙僧为“肾气之水”一段话，则不如谢肇淛《五杂俎》之“《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之咒，能使心猿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之语，更简明纯正。而另引《孟子》的一段话，却说出了别的评点本没有说出过的意思：“《孟子》云：‘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方才作得将相，方才建得功业，方才成得大圣大贤。是正面写而明言之。彼三藏之千魔百怪，备极苦处，历尽艰难，方才到得西天，取得真经，成得正果，是对面写隐喻之。”就是将西天取经故事所寓之意，由所谓“求放心”，教人正心诚意，转化为“困穷”能“坚其志”，“曾（增）益其所不能”，也就是困难险阻能使人增强毅力，奋发有为，增长才干的意思。近世有评论者认为《西游记》的主调是排除万难、积极进取的英雄主义精神，与之可谓一脉相承，而又推进了一步。

张书绅力图破除《西游记》“谈禅”“讲道”特别是道士们的“金丹大旨”说之虚妄，回归“圣贤之道”，谓小说大旨是阐明《大学》首章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笼统地说，并非完全不可取，“明明德”云云，与“求放心”、“正心诚意”意思是一致的。但他要逐章逐节地落实到《大学》的诸多章句上，则难免穿凿附会，了无意义。例如小说第五回叙孙悟空偷蟠桃、仙丹，附会为《大学》第六章“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之意，谓孙悟空被封为齐大圣、“有官无职”，是“闲居”；他爬到蟠桃树上偷吃蟠桃，“变做二寸长的个人”，批曰：“人至二寸，小之至也”；又跑到瑶池偷喝王母的仙酒，是“为不

善”；后又转到兜率宫偷老君仙丹，批曰：“天外之至，则无有不至者矣。”活像是以游戏之笔作八股文，题目的各层意思都有了，小说这段情节的情趣，却完全没有了。有的批语甚至随便牵合，没个正经理路。

如第五十至五十二回叙过金**兜**山洞降兕牛精一节，批语标出的题目是《论语·为政》讲孝道的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批语先说唐僧到此山饥饿，孙悟空去化缘，“划地为圈，令长老安坐其中”，“圈子非别，即生事葬祭之礼”。却又说“三藏饥寒，以见生不能事”；猪八戒领着唐僧出圈，在妖魔化成的楼阁内看到一堆白骨，说是“喻死不能葬”；不见有事儿来侍，喻“不止不葬，亦并不祭”，“此传（指这段情节）正言不孝”。谁不孝？怎么能推到取经人身上？后说，因为不孝，所以遭到兕怪之难，“不得已，而拜求太上（老君），盖太上者，即此礼也”，“此兕怪之所取降矣”。简直是乱说一通。

明清《西游记》的批点本，鲁迅分作“谈禅”、“讲道”、“劝学”三类，最佳者当为先生未曾过目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评语表述的是阅读感受感知，近乎西方的所谓“读者反应批评”，其他评本则程度不同地突破了文学批评的疆界，有意识地牵合附会到别的方面去，但总的看法还有一些与作品本文相适应的理路，譬如说诸家评点都没有完全抛开明清时代儒、释、道三家共举的心学理念，所谓“求放心”、“收放心”、“魔以心生，亦以心灭”、“正心诚意”，其实是一个意思（道士们强调“金丹”修身，便是扯得更远了），近世评论者不仅鲁迅还勉为认可了“求放心”说，而认为《西游记》写出了人生从童年幼稚到老年成熟完善的过程，这部小说就是“心经”的说法，还是不少见的，这说明西天取经故事经过明人的再度书写，就蕴含有这样一种“期待视域”。但是，顺着托名李卓吾的批评从世俗人生的眼光、理路细读小说，便可以看出那种“心学”说、人性成熟说，是忽视了、丢开了小说叙写中背离取经故事原旨的内容及其倾向性。这也可说鉴古能知今吧！

校点说明

张书绅评本《西游记》，一百回，原名《新说西游记》，署“晋西河张书绅注”。张书绅生平及《新说西游记》成书经过参见本书袁世硕先生所撰《前言》。《新说西游记》所据底本现在已无法考证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张书绅在评点时，曾参照过明末清初汪象旭的《西游证道书》；而在明刊本中，则参照过题李卓吾评、袁于令序的《西游记》。

《新说西游记》的刻本，现存两种：一为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晋省书业公记藏板本，一为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其有堂刊本。二本均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四字。本书的点校，以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晋省书业公记藏板本为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本小说集成》收入的《新说西游记》，据其《前言》云：“因内封已佚，无法判明具体刊刻年代，但版式与晋书业公记本及其有堂本相同。此本第二十五回第一页和第二十六回第一页，均为双页两张，内容为该两回的回前评语；它不仅字体不同，其中评语内容亦各不一样，显是作者改定稿，重印时插入。”据此，本书第二十五回和第二十六回的回前评语即以《古本小说集成》本为底本。

本书校勘，以尽量保存原貌为原则。底本中俗体字、异体字，径改不出校。错字的改文，以原字加（ ）列于前，校改文字加〔 〕列于后，补文加〔 〕、衍文加（ ）示别。原书的评语分为回前评、回后评、双行夹评、单行侧批四种。回前评、回后评、双行夹评位置不变；行间侧批则移于相应的正文之下，视同夹评，但在批语前加“【侧批】”以示其别。

原书书前有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自序》、《全部西游记目录赋》、《新说西游记全部经书题目录》、《西游记总论》、《新说西游记总批》五种，现皆作为附录，移至书后。

本书的校点和注释工作由甄飒飒担任。

第一回

灵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大学之道。”

《西游记》开卷，却从天地阴阳、三才四象写起，自无而以至于有，轻轻落在东胜神洲。一层一层自然而然，并不假半点涂染，妙想天开，来龙不可以万计矣，真千古之奇文妙笔，而班马不足多矣。信非圣学不能写此理，信非仙才不能构此文也。

人之道，悉本天之道，所以天之道即人之道也。故开手必从天地写起，是笔笔写天地，正是笔笔写道；笔笔写道，正是笔笔写人。论本清源，此方是真学问，方是大文章。尤妙在写的堂堂正大，天造地设，论理精妙，用意神奇，可为古今理学文场之极作。

夫心为一身之主，而性命之源也。故人未有身，先有心；未有心，先有气。是气也者，乃天地之精华，山川之灵秀，此心受胎之源也。以此育孕则天元清正，便是不凡之器。故曰灵根，正言其有根气也，本领自在言外。

五谷必先生仁，而后长枝叶；树果必先生仁，而后长核肉。是心也者，即人之仁也。故一部书开卷不写唐僧，不写八戒、沙僧，先写悟空者，正以悟空即心也。心生则五官、四肢皆由此而生矣。是心也者，实主宰乎一身，而为人之本源也。神乎其运，则孔子之时中，孟子之浩然，伊周之帝师、王佐，皆由此而作矣，故曰大道生也。

本题“大”字前人注作多矣，见解不到，写来只觉其小而未见其大也。殊不知“大”字的注脚实有四层，至高、至广、至远、至深四者，缺一则不成其为大矣。所以开卷即上援天地，远追千古，正是“大”字的来脉，“大”字的正解。学必如此，方可以参天地、赞化育而成其为大人也。看他写来不惟新奇，正见其确当。而“大学”二字始发挥饱满，并无馀剩矣。

凡人作诗以适一时之兴，作文以适一日之兴，俱非久远之计。且题目不佳，无非老僧之常谈。再千章一法，万手雷同，虽呕心吐血，终不

外前代之画本。长春本天人之学，抱绝世之才，而身落方外，当此明窗几净之下，实无可消遣此岁月。故寻此绝大之题目，构此绝世之奇文。虽少发其中之蕴蓄，实可为岁月之消遣。吾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矣。

诗曰：

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覆载群生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1]。《大学》其传十章，莫非释之之文。厄即气禀人欲，所以困厄人之身心性命者。释即解释也，故曰《释厄传》。○此句已包括《西游》全部，而结尾三个“释”字已兆基于此矣。

盖闻天地之数，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岁为一元，便从“大”字落笔，然已照定结尾“十二”字，而下章明、新、止至善之文，已隐括在内矣。○以天地之数，引起三纲五指八条经藏之数。绝大手笔，绝妙想头。将一元分为十二会，乃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十二支也，每会该一万八百岁。其年不可计矣，是为“大”字入脉。○以此十二字淹映结尾下章“十二”字，妙不可言。且就一日而论，子时得阳气，而丑则鸡鸣，寅不通光，而卯则日出，辰时食后，而巳则挨排，日午天中，而未则西蹉^[2]，申时晡而日落酉^[3]，戌黄昏而人定亥。如此落笔，独绝千古。譬于大数，若到戌会之终，则天地昏矇而万物否矣。此段由明写至不明，所谓则有时而昏者如此。再去五千四百岁，交亥会之初，则当黑暗而两间人物俱无矣^[4]，故曰混沌。以天道之晦暗，正照人德之不明。下文乌鸡、乌藏、黑风、黑松、黑河、黑汉、佞装，无不本此句生出。又五千四百岁，亥会将终，贞下起元，近子之会，而复逐渐开明。邵康节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欲写有生，先写未生，俱从题前逆入，以作全部之论冒。○亦引用康节之诗，此又作者之互相关照也。到此天始有根。再五千四百岁，正当子会，轻清上腾，有日有月，有星有辰，日月星辰谓之四象，故曰天开于子。又经五千四百岁，子会将终，近丑之会，而逐渐坚实。《易》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将“大”字一赞，然犹是虚冒。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至此，地始凝结。再五千四百岁，正当丑会，重浊下凝，有水，有火，有山，有石，有土，水、火、山、石、土谓之五形，即仁义礼智信之道也，下文五行山、水木金火土、青黄赤白黑，无不本此。故曰地辟于丑。又经五千四百岁，丑会终而寅会之初，发生万物，书曰：“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交合，群物皆生。”至此天清地爽，阴阳交合。历叙天地之道，正与大学之道作一对照。天地之道，由

黑暗以至清明，正照人之道亦尝如是也。再五千四百岁，正当寅会，生人，生兽，生禽，此物却在人、不禽、不兽之间。正谓天地人三才定位，故曰人生于寅。“寅”字巧合东方，所以顺笔落到东胜，前是全部的论冒，以下方转到本题。感盘古开辟，亦下一“感”字，妙不可言。人何信而得注天壤之内也。三皇治世，五帝定伦，以三皇五帝引出大人，以定伦治世引出明新止至善。世界之间，遂分为四大部洲：天地大，部洲亦大，而此人此学安得不大？曰东胜神洲，曰西牛贺洲，曰南赡部洲，曰北钜芦洲。

这部书单表东胜神洲未便写西，先从东起。东胜紧对西天，神洲紧对佛天。远远引来一笔，转正文势紧捷。海外有一国土，名曰傲来国。怪不得尊性高傲，一心好胜，不想生在此地。○心之神奇，奥妙莫测，故曰神洲傲来。○《劝学篇》：“不问而告谓之傲。”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海中的名山，正喻胸中的福地，以见其宽大无比也。唤为花果山。人生有花有果，名实兼收，方不枉生斯世。○“花”字照下万花店，“果”字伏后波罗蜜。东土开花，西天果熟，紧紧抱定两头，而全部的界址已清。其中千种奇花，百般异果。进瓜果、人参果、光蕊、陈萼，无不本此二字生出。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5]，十洲、三岛，妙。红毛国在海之东南，其地有十洲、三岛来龙，由此以见其根器不凡。俱为“大”字布势。自开清浊而立，鸿蒙判后而成。真个好山，有词赋为证，赋曰：

势镇汪洋，威宁瑶海。势镇汪洋，潮涌银山鱼入穴；威宁瑶海，波翻雪浪蜃离渊。（木）〔水〕火方隅高积土，东海之处耸崇巅。丹崖怪石，削壁奇峰。丹崖上彩凤双鸣，削壁前麒麟独卧。峰头时听锦鸡鸣，石窟每观龙出入。林中有寿鹿仙狐，树上有灵禽玄鹤。瑶草奇花不谢，青松翠柏长春。仙桃常结果，修竹每留云。一条涧壑藤萝密，四面原堤草色新^[6]。正是：百川会处擎天柱，万劫无移大地根。

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有二丈四尺围圆。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围圆，按政书二十四气^[7]。上有九窍八孔，按九宫八卦。以见心之虚灵。四面更无树木遮阴，左右倒有芝兰相衬。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胎，故曰“灵根”。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石言实也，圆球以肖心之形也。下文诚意、正心已伏于此。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以猴比心，其妙无比，其肖无比。猴儿紧对大人，以见其小也。五官俱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点

出“学”字。拜了四方，目运两道金光，射冲斗府，人生天理纯全，心德自然明亮。“斗府”二字已挑动天阙矣。惊动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此是一位大人。驾座金阙云宫灵霄宝殿，聚集仙卿，见有金光焰焰，即命千里眼、顺风耳开南天门观看。二将果奉旨出门外，看的真，听的明，须臾回报道：“臣奉旨观听金光之处，乃东胜神洲海东傲来小国之界，有一座花果山，山上有一仙石，石产一卵，见风化一石猴，在那里拜四方，眼运金光，射冲斗府。如今服饵水食，金光将潜息矣。”“将”字下得妙。及其稍长，或为气禀所拘，或为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矣。此句最为紧要，惟其不明，方有事于大学之道，而西方十万八千之所以来也。玉帝垂慈赐恩曰：“下方之物，乃天地精华所生，不足为异。”

那猴在山中，却会行走跳跃，食草木，饮涧泉，采山花，觅树果；与狼虫为伴，虎豹为群，獐鹿为友，猕猿为亲。人不学道，其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夜宿石崖之下，朝游峰洞之中。真是“山中无甲子^[8]，寒尽不知年”。一朝天气炎热，与群猴避暑，都在松阴之下顽耍，你看他一个个：

跳树攀枝，采花觅果。抛弹子，（那）〔邱〕么儿^[9]，跑沙窝，砌宝塔，赶蜻蜓，扑~~虫~~蜡，参老天，拜菩萨，扯葛藤，编草鞞，捉虱子，咬圪蚤，理毛衣，剔指甲。挨的挨，擦的擦，推的推，压的压，扯的扯，拉的拉。青松林下任他顽，绿水涧边随洗濯。

一群猴子耍了一会，却去那山涧中洗澡。见那股涧水奔流，真个似滚瓜涌溅。古云：禽有禽言，兽有兽语。众猴都道：“这股水不知是那里的水，我们今日赶闲无事^[10]，顺涧边往上溜头寻看源流耍子去耶！”喊一声，多拖男挈女，呼弟呼兄，一齐跑来。顺涧爬山，直至源流之处，乃是一股瀑布飞泉，但见那：

一派白虹起，千寻雪浪飞。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依。冷气分青嶂，馀流润翠薇。潺湲名瀑布，真似挂帘帷。

众猴拍手称扬道：“好水，好水！原来此处远通山脚之下，直接大海之波。”又道：“那一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究本穷源，方是大本领，方是真学问，然非用心如何寻得出？不伤身体者，我等即拜他为王。”王乃人之长也，其大可知。○先出“人”字，次转“大”字，极有层次。连呼了三声。忽见丛杂中跳出一个石猴，应声高叫道：“我进

去，我进去！”好猴！也是他：

今日方名显，时来大运通。有缘居此地，正遣入仙宫。

你看他：瞑目蹲身，将身一纵，径跳入瀑布泉中。忽睁睛抬头观看，那里边却无水无波，明明朗朗的一架桥梁。他住了身，定了神，仔细再看，原来是座铁板桥，桥下之水，冲贯于石窍之间，倒挂流出去，根源之地不惟清静，正见其活泼。遮闭了桥门。却又欠身上桥头，再走再看，却似有人家住处一般，真个好所在！但见那：

翠藓堆蓝，白云浮玉，光摇片片烟霞。虚窗静室，滑凳板生花。乳窟龙珠倚挂^[1]，萦回满地奇葩。锅灶傍崖存火迹，樽叠靠案见馐渣。石座石床真可爱，石盆石碗更堪夸。又见那：一竿两竿修竹，三点五点梅花。几树青松常带雨，浑然像个人家。

看罢多时，跳过桥中间，左右观看，只见正当中有一石碣，碣上有一行楷书大字，镌着“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心本清明之物，原是一池水，故曰“水帘洞”。洞天福地，以见此中之所得者全美也。石（猿）（猴）喜不自胜，急抽身往外便走，复瞑目蹲身，跳出水外，打了两个呵呵道：“大造化，大造化！”众猴把他围住，问道：“里面怎么样？水有多深？”石猴道：“没水，没水，原来是一座铁板桥，桥那边是一座天造地设的家当。”此中原秉五行，聚众理而应万事，无所不备，如何不是天造地设的家当。○按下“止至善”。众猴道：“怎见得是个家当？”石猴笑道：“这股水乃是桥下冲贯石桥倒挂下来，遮闭门户的。桥边有花有树，若然则岂可无果。乃是一座石房，房内有石锅石灶，石碗石盆，石床石凳，人生天理纯全，并无虚妄，胸中件件原是诚实的，所以写出许多的石器。中间一块石碣，上镌着‘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可知洞天福地，原就在心上。学者何可他求。真个是我们安身之处。里面且是宽阔，容得千百口老小，我们都进去住也，非是安身之所，正是存心之地。若不进去，岂不有旷此安宅，而荒废此家当耶？省得受老天之气。”这里边：

刮风有处躲，下雨好存身。霜雪全无惧，雷声永不闻。烟霞常照耀，祥瑞每蒸熏。松竹年年秀，奇花日日新。只写居处极美，下止至善自到。

众猴听得，个个欢喜，都道：“你还先走，带我们进去，进去！”石猴却又瞑目蹲身，往里一跳，叫道：“都随我进来，进来！”那些猴有胆

大的，都跳进去了；胆小的，一个个伸头缩颈，抓耳挠腮，大声叫喊，缠一会，也都进去了。千心万心尽收于此，可知水帘洞原是心窝。跳过桥头，一个个抢盆夺碗，占灶争床，搬过来，移过去。正是猴性顽劣，再无一个宁时，以见其虚灵不昧，活跳跳地也。只搬得力倦神疲方止。“止”字按下。

石猿端坐上面道：“列位呵，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你们才说有本事进得来，出得去，不伤身体者，就拜他为王。我如今进来又出去，出去又进来，寻了这一个洞天，与列位安眠稳睡，各享成家之福，何不拜我为王？”众猴听说，即拱伏无违，一个个序齿排班^[12]，朝上礼拜，都称千岁大王。自此石猿高登王位，将“石”字儿隐了，存心不实，如何为学。此幽冥之所以可虑也。遂称美猴王。千回百折，方才转正大人。行文真是妙事，行文真是苦事。有诗为证，诗曰：

三阳交泰产群生，仙石胞含日月精。借卵化猴完大道，假他名姓配丹成。内观不识因无相，外合明知作有形。历代人人皆属此，称王称圣任纵横。

美猴王领一群猿猴、猕猴、马猴等，分派了君臣佐使，以群小陪衬，更觉有致。朝游花果山，暮宿水帘洞，合契同情^[13]，不入飞鸟之丛，不从走兽之类，独自为王，写得出类超群，方是大人的身分。不胜欢乐，是以：

春采百花为饮食，夏寻诸果作生涯。秋收芋栗延时节，冬觅黄精度岁华。

美猴王享乐天真，天真即道也，“真”字直贯一百回。何期有三五百载。一日，与群猴喜宴之间，忽然忧恼，堕下泪来。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安得不堕泪。众猴慌忙罗拜道：“大王何为烦恼？”猴王道：“我虽在欢喜之时，却有一点儿远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从“大”字转逼“学”字。故此烦恼。”众猴又笑道：“大王好不知足！我等日日欢会在仙山福地，古洞神洲，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王拘束，自由自在，乃无量之福，为何远虑而忧也？”猴王道：“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阎王乃幽冥黑暗之地，与下“明德”正相对。○言人不学，如入地狱，终成黑汉，与草木禽兽何以异。此诚可怕也。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正见斯世一切大小人等，俱当及时为学，岂可白白死去，有负此生耶？此学之所以不容已也。不得久注天人之内^[14]？”众猴

闻此言，一个个掩面悲啼，少年虚老，家当空花，而没则无闻。凡我同人，皆当有此一哭。俱以无常为虑^[15]。

只见那班部中忽跳出一个通背猿猴^[16]，厉声高叫道：“大王若是这般远虑，真所谓道心开发也！点出“道”字，此西方十万八千之所由来也。○上半是写大人，下半正写学道。如今五虫之内^[17]，惟有三等名色不伏阎王老子所管。”猴王道：“你知那三等人？”猿猴道：“乃是佛与仙与神圣三者，此三者，皆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大人，自无幽冥黑暗之可虑。○按定下章，已伏五圣之圣矣。躲过轮回，不生不灭，与天地山川齐寿。”猴王道：“此三者居于何所？”猿猴道：“他只在阎浮世界之中^[18]，古洞仙山之内。”猴王闻之，满心欢喜道：“我明日就辞汝等下山，云游海角，远涉天涯，务必访此三者，学一个不老长生，转正大学。○大学之道，原千古不磨，故曰长生。○学至长生，其学大矣。非大人不能作此想，非大人不能为此学。而西天十万八千里往返十四年，无非是此道，莫非为此学。而文佛之名，实由此学而来也。躲过阎君之难。”人不学道，终成黑汉，如何躲得过。噫！这句话：

顿教跳出轮回网，致使齐天大圣成。人至齐天，其大极矣。然非学不至此。○名注齐天，已伏于此。

众猴鼓掌称扬，都道：“善哉，善哉！我等明日越岭登山，广寻些果品，大设筵宴，送大王也。”

次日，众猴果去采仙桃，摘异果，刨山药，劖黄精，芝兰香蕙，瑶草奇花，般般件件，齐齐整整，摆开石凳石桌，排列仙酒仙馐，但见那：

金丸珠弹，红纵黄肥。金丸珠弹，腊樱桃色真甘美；红纵黄肥，熟梅子味果香酸。鲜龙眼肉甜皮薄，火荔枝核小囊红。林檎碧实连枝献，枇杷绀苞带叶擎^[19]。兔头梨子鸡心枣，消渴除烦更解醒。香桃烂杏，美甘甘似玉液琼浆；脆李杨梅，酸荫荫如脂酥膏酪。红囊黑子熟西瓜，四瓣黄皮大柿子。石榴裂破，丹砂粒现火晶珠；芋栗剖开，坚硬肉团金玛瑙。胡桃银杏可传茶，椰子葡萄能做酒。榛松榧柰满盘盛，橘蔗柑橙盈案摆。熟煨山药，烂煮黄精。捣碎茯苓并薏苡，石锅微火漫炊羹。人间纵有珍馐味，怎比山猴乐更宁？极写“果”字，以为波罗蜜作衬。

群猴尊美猴王上坐，各依齿肩排于下边，一个个轮流上前，奉酒奉花奉果，痛饮了一日。次日，美猴王早起，教：“小的们，替我折些枯

松，编作筏子，取个竹竿作篙，收拾些果品之类，我将去也。”从此学大学之道矣。果独自登筏，尽力撑开，飘飘荡荡，径回大海波中，趁天风来渡南赡部洲地界。落到南赡，方合此书正旨。这一去，正是那：

天产仙猴道行隆，离山驾筏趁天风。飘洋过海寻仙道，立志潜修建大功。有分有缘休俗愿，无忧无虑会元龙^[20]。料应必遇知音者，说破源流万法通。

也是他运至时来，自登木筏之后，连日东南风紧，将他送到西北岸前，乃是南赡部洲地界。持蒿试水，偶得浅水，弃了筏子，跳上岸来。

只见海边上有人捕鱼打雁，挖蛤淘盐。他走近前弄个把戏，妆个^耍虎^[21]，吓得那些人丢筐弃网，四散奔跑。将那跑不动的拿住一个，剥了他衣裳，也学人穿在身上，摇摇摆摆，穿州过府，在市廛中，学人礼，学人话，“学”字只如此写，方不犯下。朝餐夜宿，一心里访问佛仙神圣之道，觅个长生不老之方。见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更无一个为身命者。只作小人之事，并不肯学大人之学。此七十二洞之所由来也。○“名利”二字，已伏火云洞、狮驼国。正是那：

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只愁衣食耽劳碌，何怕阎君就取勾。继子荫孙图富贵更无一个肯回头。不肯明德，终为黑汉。阎王亦莫可如何矣。此众猴之所以悲叹无穷也。○此段反照不新，并伏后气禀人欲二十五篇之案。

猴王参访仙道，无缘得遇。在于南赡部洲，串长城，游小县，刻画之道，二字更奇。不觉八九年馀。忽行至西洋大海，他想着海外必有神仙，独自个依前作筏，又飘过西海，直至西牛贺洲地界。由东胜写至西牛，方是个大学之道。移作别句，不得全部。取经已伏案于此。登岸遍访多时，忽见一座高山秀丽，林麓幽深。他也不怕狼虫，不惧虎豹，登上山顶上观看，果是好山：一直西来，穿州过府，登山涉水。极写“游”字，正是极写“学”字。此所以为西游，此所以为大学之道也。

千峰（开）〔列〕戟，万仞开屏。日映岚光轻锁翠，雨收黛色冷含青。枯藤缠老树，古渡界幽程。奇花瑞草，修竹乔松。修竹乔松，万载常青欺福地；奇花瑞草，四时不谢赛蓬瀛^[22]。幽鸟啼声近，源泉响溜清。重重谷壑芝兰绕，处处巉岩苔藓生。起伏峦头龙脉好，必有高人隐姓名。

正观看间，忽闻得林深之处，有人言语，急忙趋步，穿入林中，侧耳而听，原来是歌唱之声。歌曰：

观棋柯烂，伐木丁丁，云边谷口徐行。卖薪沽酒，狂笑自陶情。苍径秋高，对月枕松根，一觉天明。认旧林，登崖过岭，持斧断枯藤。收来成一担，行歌市上，易米三升。更无些子争竞，时价平平。不会机谋巧算，没荣辱，恬淡延生。相逢处，非仙即道，静坐讲《黄庭》。《黄庭》乃道德真言，恰是“道”字的正解。

美猴王听得此言，满心欢喜道：“神仙原来藏在这里。”即忙跳入里面，仔细再看，乃是一个樵子，“大人”二字，原无可写，故于对面寻出一个小人以陪之。在那里举斧砍柴，但看他打扮非常：

头上带箬笠，乃是新笋初脱之箨^[23]。身上穿布衣，乃是木绵捻就之纱。腰间系环绦，乃是老蚕口吐之丝。足下踏草履，乃是枯莎搓就之爽^[24]。手执衡钢斧，担挽火麻绳。扳松劈枯树，争似此樵能。

猴王近前叫道：“老神仙，弟子起手^[25]。”那樵汉慌忙丢了斧，转身答礼道：“不当人，不当人^[26]！我拙汉衣食不全，怎敢当‘神仙’二字？”岂作神仙，亦必要丰衣美食者耶？世风不古，连神仙也又是一样。可叹，可叹！猴王道：“你不是神仙，如何说出神仙的话来？”樵夫道：“我说甚么神仙话？”猴王道：“我才来至林边，只听的你说‘相逢处非仙即道，静坐讲《黄庭》’，《黄庭》乃道德真言，非神仙而何？”樵夫笑道：“实不瞒你说，这个词名做《满庭芳》，乃一神仙教我的。那神仙与我舍下相邻，人奈何远求阎君，并不近见神仙，抑又何也。他见我家事劳苦，日常烦恼，教我遇烦恼时，即把这词儿念念，一则散心，二则解困。我才有些不足处不以神仙为不足，惟以名利为不足。不足不若人，又何若人之有也。思虑，故此念念，不期被你听了。”猴王道：“你家既与神仙相邻，何不从他修行，学得个不老之方，却不是好？”樵夫道：“我一生命苦，自幼蒙父母养育，至八九岁才知人事。不幸父丧，母亲居孀，再无兄弟姊妹，只我一人，没奈何早晚侍奉。如今母老，一发不敢抛离。却又田园荒芜，衣食不足，只得斫两束柴薪，挑向市廛之间，货几文钱，余几升米，自炊自造，安排些茶饭供养老母，所以不能修行。”原来世之不肯学道者，皆以不暇之故。非读《西游记》，尚不知其中之委曲也。

猴王道：“据你说起来，乃是一个行孝的君子，向后必有好处。但望你指与我那神仙住处，却好拜访去也。”樵夫道：“不远，不远。神仙

原就在心上，故云：“道不远人。”此山叫做灵台方寸山，灵台方寸，乃心也。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27]。照下“明德”，极有分寸。那洞中有一个神仙，称名须菩提祖师。正是一位大人。那祖师出去的徒弟也不计其数，见今还有三四十人从他修行。不是道学祖师，正是位度厄真人。○此段按下“新民”。你顺那条小路儿向南行七八里远近，即是他家了。”神仙非不知，亦并非不近，皆以名利之故，所以就不肯耳。猴王用手扯住樵夫道：“老兄，你便同我去去，若还得了好处，决不忘你指引之恩。”樵夫道：“你这汉子甚不通变，我方才这般与你说了，你还不省，假若我与你去了，却不误了我的生意，老母何人奉养？我要斫柴，你自去，自去！”宁作小人死，亦不学大人。菩提亦无如若人何。

猴王听说，只得相辞。出深林，找上路径，过一山坡，约有七八里远，果然望见一座洞府。挺身观看，真好去处，但见：

烟霞散彩，日月摇光。千株老柏，万节修篁。千株老柏，带雨半空青冉冉；万节修篁，含烟一壑色苍苍。门外奇花布锦，桥边瑶草喷香。石崖突兀青苔润，悬壁高张翠藓长。时闻仙鹤唳，每见凤凰翔。仙鹤唳时，声振九皋霄汉远^[28]；凤凰翔起，翎毛五色彩云光。玄猿白鹿随隐见，金狮玉象任行藏。细观灵福地，真个赛天堂。

又见那洞门紧闭，静悄悄杳无人迹。忽回头，见崖头立一石碑，约有三丈馀高，八尺馀阔，上有一行十个大字，乃是“灵台方寸山，心本虚灵不昧，故曰‘灵台’。灵山已兆于此矣。斜月三星洞”。星，言明也，又称宿，乃止也。三字隐射下文。美猴王十分欢喜，道：“此间人果是朴实，果有此山此洞。”看勾多时^[29]，不敢敲门，且去跳上松枝梢头，摘松子吃了顽耍。

少顷间，只听得“呀”的一声，洞门开处，里面走出一个仙童，不能骤见大人，偏有这些小人。真个丰姿英伟，像貌清奇，比寻常俗子不同，但见他：

髻髻双丝绂^[30]，宽袍两袖风。貌和身自别，心与相俱空。物外长年客，山中永寿童。一尘全不染，甲子任翻腾。

那童子出得门来，高叫道：“甚么人在此搔扰？”猴王“扑”的跳下树来，上前躬身道：“仙童，我是个访道学仙之弟子，讲‘学’字更透。更不敢在此搔扰。”仙童笑道：“你是个访道的么？”猴王道：“是。”童子道：“我家师父正才下榻，登坛讲道，还未说出原由，就教我出来开

门，说外面有个修行的来了，可去接待接待，想必就是你了。”猴王笑道：“是我，是我。”童子道：“你跟我进来。”

这猴王整衣端肃，随童子径入洞天深处观看。一层层深阁琼楼，一进展珠宫贝阙，道之至深至微、至精至美，非深入如何得见？说不尽那静室幽居。直至瑶台之下，见那菩提祖师提撕警觉不止，是个道学先生，正是一位新民的君子。端坐在台上，两边有三十个小仙俱是学大人之学者。侍立台下，果然是：

大觉金仙没垢姿，西方妙相祖菩提。不生不灭三三行，全气全神万万慈。空寂自然随变化，真如本性任为之。与天同寿庄严体，历劫明心大法师。为下“至善”写影。

美猴王一见，倒身下拜，磕头不计其数，“数”字与前正相应。口中只道：“师父，师父，我弟子志心朝礼，志心朝礼！”只讲学道而诚其意者，其神已到。祖师道：“你是那方人氏？且说个乡贯姓名明白，再拜。”猴王道：“弟子乃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人氏。”祖师喝令：“赶出去！他本是个撒诈捣虚之徒，此辈存心不实，如何修得长生？伏后小雷音。那里修甚么道果！”猴王慌忙磕头不住道：“弟子是老实之言，决无虚诈。”原是石洞里出来者，如何得有虚诈？读此方知前文石器之妙。祖师道：“你既老实，怎么说东胜神洲？那去处到我这里隔两重大海，一座南赡部洲，如何就得到此？”猴王叩头道：“弟子飘洋过海，登界游方，有十数个年头，方才访到此处。”学既大，其功亦久。岂急速之所能造耶？十数个年头，已伏取经之岁月矣。

祖师道：“既是逐渐行来的，也罢。你姓甚么？”猴王又道：“我无性。人若骂我我也不恼，若打我我也不嗔，只是陪个礼儿就罢了。一生无性。”纯以游戏写意，此奇书之所以为妙也。以视字句诠释者，不啻天渊矣。祖师道：“不是这个性。你父母原来姓甚么？”猴王道：“我也无父母。”祖师道：“既无父母，想是树上生的？”猴王道：“我虽不是树上生，却是石里长的。我只记得花果山上有一块仙石，其年石破，我便生也。”祖师闻言暗喜，道：“这等说，却是个天地生成的。你起来，走走我看。”猴王纵身跳起，拐呀拐的走了两遍。祖师笑道：“你身躯虽是鄙陋，却像个食松果的猢猻。人未学道，原是小人，迨既学后，则不得复以猢猻目之矣。我与你就身上取个姓氏。意思教你姓猢，‘猢’字去了个兽傍，乃是个古月。古者老也，月者阴也，老阴不能化育。教你姓猻倒好，‘猻’字去了兽傍，学道之人，自然异于禽兽，而不学者可知矣。乃是个子系。子者儿男也，系者婴细也，正合婴儿之本论，婴儿乃如来

也，言学以复其本来，即是个大人，如题而止。教你姓孙罢。”死而复生曰孙，金光潜息，此心已死。今又了悟无边之大道，此心又生，故曰孙。脱壳之案，已伏于此。猴王听说，满心欢喜，朝上叩头道：“好，好，好！今日方知姓也。姓喻性，盖即道也。言今日方知孝弟仁义之道，而得免于兽傍者，岂非学问之功哉？看他句句是挽本题，笔笔已趋下意。万望师父慈悲，既然有姓，再乞赐个名字，却好呼唤。”祖师道：“我们中有十二个字，前照十二支，下扣明、新、止至善之文，妙不可言。分派起名，到你乃第十辈之小徒矣。”猴王道：“那十二个字？”祖师道：“乃‘广大智慧，真如性海^[31]，颖悟圆觉^[32]’十二字。排到你，正当‘悟’字。与你起个法名，叫做孙悟空悟即明也。○明心见性，了悟大道，文势已落到下章，却妙在正是“学”字的后一层。前有来龙，后有去脉。文章之能事毕矣。○有心而不悟，则成一死心矣。故心之神妙，全在一悟上。然惟空而后能悟也，所以悟出一个长生之学，并悟出一部《西游记》也。好么？”猴王笑道：“好，好，好！自今就叫做孙悟空也。”正是：学至悟空，便已明明德。一笔煞到下文。

鸿蒙初辟原无姓，打破顽空须悟空。

毕竟不知向后修些甚么道果，且听下回分解。

未到西天拜佛，先来西牛学法。西洋西牛，纵为西天伏案。

灵台方寸者，心也。此中之理，原可以继天立极，传之不朽。这便是长生，这便是神仙、须菩提者。须提醒世之一切学者，皆当从此处修也。

落笔第一句，先写东胜神洲，正与西天作一对照。紧紧擒住两头，以清题界，却是天生的根据。至西洋西牛，即是西天灵台，即是灵山，妙在显而不犯，浑而不露，真大手笔也。南赡部洲一段，已为孟兰盆会奉旨取经安根，而目光直射一百回之内。访道十余年，即是取经的岁月。“花果”二字，即是第九回与一百回的公案。将一部书的全局大势，安顿妥当，埋伏天然，其中之法脉渊微，理路精细，实是天生的笔墨，信非人力之所能造也。

樵子一段，写得人情势利，世事嚣虚，正与猴王作一反照。非惟不肯远求，亦并不甘近取。宁作樵子死，亦不学神仙，真是可悲可叹、可悯可哭，至把道德真言，竟当作散心的曲本，岂不空对这圣贤而有负此大道耶？

此书原讲大学明德之要，开手却写天地之道昏矇，是从反面写。但天地之道由黑暗以至清明，正照人之德亦当如是也。从天地写至人世，

由黑暗写至清明，然犹是全部的起讲论冒。总在明与不明上翻，以次落出“道”字、“学”字，方归此回之正传也。

寅属东方，原本清明之际，人生于此，其德本明，所以此书要从东胜写起。迨至稍长，有知有识，或为气拘，或为物蔽，其德日渐不明，故云服饵水食，金光将潜息矣。阎君暗里，总喻不明。虑及于此，正是不安于不明，此所以有长生之修，此所以有大道之学也。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通篇俱要照定此句讲，点出神圣仙佛正见，皆为明德之大人，自无黑暗之可虑，是正面写猴子。紧对大人，是从反面写“修”字。正写“学”字长生，极写“大”字，惟其金光潜息，是以幽暗之可虑。然暗处既可虑，则明处自当学。黑暗既可短命，明德信能长生。以此为学，其学大矣，故曰大道生也。

“道果”二字绝妙。盖仁人义士、忠臣孝子之至甜至美者，实由仁义礼智信之道而结者也，故曰道果。若有花无果，少年空老，岂不虚放此花，而枉注天人之内耶。

题纲：“心性修持大道生。”盖修持即是“学”字，大道即是大学之道，但此题是个虚冒，正意全在下文。若一沾实，便犯下矣。所以虚笼浑含，不惟照定下意，而全部一百回亦从此而生矣。

[1] 《西游释厄传》：《西游记》的早期传本之一。

[2] 蹉：倾斜，下坠，多指日月而言。

[3] 哺（bū）：指申时（十五时至十七时）太阳西下。

[4] 两间：天地之间。

[5] 祖脉、来龙：古代风水学说以起伏连绵的山势为龙脉，祖脉、来龙指龙脉的发源。

[6] 提（dī）：同“堤”。

[7] 政书：即七政历，古代民间通用的历书，这里泛指历法。

[8] 甲子：指日历。

[9] 郢（wǎ）么儿：方言。以磨光的碎瓦片或小石子为玩具的儿童游戏。有些地方称为“抓子儿”。

[10] 赶闲：趁空闲。

[11] 乳窟：挂有钟乳石的洞窟。

[12] 序齿：按年龄长幼排定先后次序。齿，年龄。

[13] 合契：和睦，融洽。

[14] 注：归属，依附。

[15] 无常：佛教语。谓世间一切事物生灭变异而无定数。

[16] 通背猿猴：即长臂猿。

[17] 五虫：古代将动物分为五大类：人为倮虫，禽为羽虫，兽为毛虫，昆虫为甲虫，鱼为鳞虫，合称五虫。

[18] 阎浮世界：原指南赡部洲。此泛指人类世界。

[19] 缃（xiāng）：浅黄色。

[20] 元龙：道家语。指得道。

[21] （qiā）虎：做出吓唬人的怪样。

[22] 蓬瀛：蓬莱和瀛洲。神山名，相传为仙人所居之处。亦泛指仙境。

[23] 箨（tuò）：笋壳。

[24] 爽：草鞋的绞绳。

[25] 起手：即稽首。一种致礼方式。

[26] 不当人：客套语。表示罪过。

[27] 灵台、方寸、斜月三星：都是指心。灵台、方寸是心的别称，斜月三星像“心”的字形。

[28] 九皋：曲折深远的沼泽。霄汉：天河。亦借指天空。

[29] 勾：同“够”。

[30] 髻（zhuā）髻：梳在头顶两旁或脑后的发髻。

[31] 真如：佛教语。谓永恒存在的实体、实性，亦即宇宙万有的本体。与实相、法界等同义。
性海：佛教语。指真如之理性深广如海。

[32] 圆觉：佛教语。指佛家修成圆满正果的灵觉之道。

第二回

悟彻菩提真妙理 断魔归本合元神

“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人生百岁，岂有不死而长生者哉？不死则不生，此至言也。然死者人也，不死者如尧舜之德政，尹周之功业，孔孟之经书，鲁班之技，扁鹊之医，管辂之卜。大而忠孝节义之事，小而礼乐书数之文，皆可以流传千古不朽。是死者，人也；不死者，其理也。其理至于不死，则即谓其人千百世长生也可。不然，苟图目前之世故，溺于纷华，不过温饱一时，没则无闻，虽生已死，何有于百年，又何有于后世？作者痛惜于此，见得长生，信有其理，皆因世人不悟，是以亦莫肯学，岂不有负此天造地设的家当，而枉注天人之内耶！实可为之大叹息也。

明德，新民，止至善，此正大学之道也。上回生出这回，此回实又紧承上回。一部西游记，往返十四年，十万八千里，无非此道也。题纲上句悟彻菩提，是讲明德；下句断魔归本，紧扣止至善，只写本题。然此句已照定下文。一部气禀人欲而功完行满，五圣成真已兆基于此矣。

混世魔王即是个混账魔王。此魔不断水帘洞，已属混世而至善，不可止矣。盖混心在，道心不专；道心专，混心无有不去者也。打死此魔，不使二三迁移内外，方成得一体。故曰：合元神乃明新之到恰好处也。

灵台方寸者，乃心也；斜月三星，乃明也。菩提祖师即明德也。此德原具众理而应万事，为人之领表而不可外者也。故悟彻菩提之理，即是悟彻此心之理也。

话表美猴王得了姓名，了性明心，此句已扣定明德。欢然踊跃，“欢然”照后欢乐，是拢止至善。对菩提前作礼启谢。那祖师即命大众大众，即民也。引孙悟空出二门外，教他洒扫应对、进退周旋之节。古者人生八岁皆入小学。题此一段，脉理分清，方与下参禅修炼之学不混。○此段是以小学陪衬，止至善。众仙奉行而出。悟空到门外，又拜

了大众师兄，就于廊庑之间，安排寝处。次早与众师兄学言语礼貌，讲经论道，习字焚香，每日如此。闲时即扫地锄园，养花修树，寻柴燃火，挑水运浆，凡所用之物，无一不备。在洞中不觉六七年。点出“在”字。

一日，祖师登坛高坐，唤集诸仙，开讲大道。此道非别，盖即大学之道也。承此一句，正为本题领脉。真个是：

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妙演三乘教^[1]，精微万法全。慢摇麈尾喷珠玉^[2]，响振雷霆动九天。说一会道，讲一会禅，三家配合本如然。三家三乘，即明新止至善。“禅”、“道”二字乃借用，切勿认真。开明一字皈诚理，指引无生了性玄^[3]。此段浑讲明新，止至善。以下方逐件分析。

孙悟空在傍闻讲，喜得他抓耳挠腮，眉花眼笑，忍不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忽被祖师看见，叫孙悟空道：“你在班中怎么颠狂跃舞，不听我讲？”悟空道：“弟子诚心听讲，听到老师父妙音处，喜不自胜，故不觉作此踊跃之状，望师父恕罪。”祖师道：“你既识妙音，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了？”悟空道：“弟子本来懵懂，不知多少时节，只记得灶下无火，常去山后打柴，见一山好桃树，我在那里吃了七次饱桃矣。”祖师道：“那山唤名烂桃山，陶陶烂熟，可知诵读有年。你既吃七次，想是七年了。未到猿熟，先见桃熟，桃熟即心熟也。功到一七，火候不凡，可以与言斯学矣。你今要从我学些甚么道？”悟空道：“但凭尊师教诲，只是有些道气儿，弟子便就学了。”“道”字原是全部之骨。所以一百回全照定此一字，讲俱本此一字学。

祖师道：“‘道’字门中有三百六十傍门^[4]，傍门皆有正果，正果是由正而成者也。傍门其始虽不正，卒亦转归于正也，此正是圣贤挽回人心，有教无类之意。○此段是以不善反照至善。不知你学那一门哩？”悟空道：“凭尊师意思，弟子倾心听从。”祖师道：“我教你个术字门中之道如何？”悟空道：“术门之道怎么说？”祖师道：“术字门中乃是些请仙扶鸾^[5]，问卜揲蓍^[6]，能知趋吉避凶之理。”悟空道：“似这般可得长生么？”祖师道：“不能，不能。”悟空道：“不学，不学。”

祖师又道：“教你‘流’字门中之道如何？”悟空又问：“流字门中是甚义理？”“义理”二字便是“道”字的注脚，“儒”字的线索。祖师道：“流字门中，乃是儒家、释家、道家、阴阳家、墨家、医家，术流动静俱为明新，至善作陪，“儒”字作衬。或看经，或念佛，并朝真降圣之类。”此段俱是讲阴阳医墨释道之类，并未言及“儒”字之学。此乃泾渭之源，至

紧至要，最要看的清楚，分的明白。全部之关系尽在于此矣。悟空道：“似这般可得长生么？”祖师道：“若要长生，也似壁里安柱。”以喻不明是贴首句。悟空道：“师父，我是个老实人，不晓得打市语^[7]，怎么谓之壁里安柱？”祖师道：“人家盖房，欲图坚固，将墙壁之间立一顶柱，有日大厦将颓，他必朽矣。”悟空道：“据此说也不长久，不学，不学。”明明指定不能长生，明明说出不学，俱照释道阴阳医墨之道言。○凡此者俱是黑道，信非明德，学之何益。

祖师道：“教你静字门中之道如何？”悟空道：“静字门中是甚正果？”祖师道：“此是休粮守谷^[8]，清静无为，参禅打坐，戒语持斋，或睡功，或立功，并入定坐关之类。”惟恐前文不醒，故再题此参禅、打坐、入定、坐关数语，方把释道等字撇清，独留一“儒”字之学，其理更明。悟空道：“这般也能长生么？”祖师道：“也似窑头土坯。”以喻不新。○此辈只欲自新，并不肯新人。此段是贴题中第二句。悟空笑道：“师父果有些滴瀝^[9]，一行说我不会打市语^[10]，怎么谓之窑头土坯？”祖师道：“就如那窑头上造成砖瓦之坯，虽已成形，尚未经水火煅炼，无光辉明亮之色，是说不新。一朝大雨滂沱，他必滥矣。”悟空道：“也不长远，不学，不学。”祖师道：“教你动字门中之道如何？”悟空道：“动门之道却又怎么？”祖师道：“此是有为有作，采阴补阳，攀弓踏弩，摩脐过气，用方炮制，烧茅打鼎，进红铅^[11]，炼秋石^[12]，并服妇乳之类。”悟空道：“似这等也得长生么？”祖师道：“此欲长生，亦如水中捞月。”是非不明，亦不尽善，是贴题中第三句。悟空道：“师父又来了，怎么叫做水中捞月？”祖师道：“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捞摸处，到底只成空耳。”悟空道：“也不学，不学。”将“学”字的排场、名色，历数殆尽。但俱不能明新止至，何得长生？祖师闻言，“咄”的一声笔势一翻，异样惊人。跳下高台，手持戒尺，指定悟空道：“你这猢猻，这般不学，那般不学，再复一笔，以见术流动静，皆为不学之道矣。下文独传儒道，其理更明。○此教人为学之始，即要择一条至大至正之路，不可错了念头，轻意小就，故术不可不慎之意。却待怎么？”走上前将悟空头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了，撇下大众而去。此为新民一跌。○前讲大道是一合。此又一开笔墨，变幻异样惊人，真奇书也。諛得那一班听讲的人人惊惧，皆怨悟空道：“你这泼猴，十分无状^[13]，师父传你道法，如何不学？却与师父顶嘴！这番冲撞了他，不知几时才出来呵！”此时俱甚报怨他，又鄙贱嫌恶他。悟空一些儿也不恼，只是满脸赔笑。原来那猴王他打破盘中之谜，暗暗在心，所以不与众人争竞，只是忍耐无言。祖师打他三下者，教他三更时分存心；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上

者，教他从后门进步秘处传他道也。

当日悟空与众等喜喜欢欢，在三星仙洞之前盼望天色，急不能到晚。及黄昏时，却与众就寝，假合眼，定息存神。山中又没打更传箭^[14]，不知时分，只自家将鼻孔中出入之气调定。约到子时前后，轻轻的起身，穿了衣服，偷开前门，躲离大众，走出外，抬头观看，正是那：

月明清露冷，八极迥无尘。深树幽禽宿，源头水溜汾。飞萤光散影，过雁字排云。正直三更候，应该访道真。

你看他，从旧路径至后门外，前有一闭，此又一开，一闭一开，绝妙玄关。○此不是后门开，正是黑门开也。只见那门儿半开半掩。正是半明不白，有此一开，方入明境矣，以下一段正讲明德。悟空喜道：“老师父果然注意与我传道^[15]，故此开着门也。”即曳步近前，侧身进得门里，只走到祖师寝榻之下。见祖师蜷跼身躯朝里睡着了。悟空不敢惊动，即跪在榻前。那祖师不多时觉来，舒开两足，口中自吟道：

难难难，道最玄，莫把金丹作等闲。不遇至人传妙诀，空教口困舌头干。

悟空应声叫道：“师父，弟子在此跪候多时。”祖师闻得声音是悟空，即起披衣盘坐，喝道：“这猢狲！你不在前边去睡，却来我这后边作甚？”悟空道：“师父昨日坛前对众相允，教弟子三更时候，从后门里传我道理。故此大胆，径拜老爷榻下。”祖师听说，十分欢喜。暗自寻思道：“这厮果然是个天地生成的^[16]，不然，何就打破我盘中之暗谜也？”悟空道：“此间更无六耳，‘六耳’二字，已为二心伏案。○法传六耳则不灵，道有六耳则不专。此句已挑动混世矣。止只弟子一人，望师父大舍慈悲，传与我长生之道，夫世岂有长生之人？夫世岂有长生之事？夫世又岂有长生之术？既无其人，既无其事，既无其术，而一心要学，岂非大妄？然思天下无不死之人，实有不死之道。夫道至于不死，则千古长明。是以猴王一心之要学者即此，菩提之默授者亦即此。○‘长生’二字，通贯全部下文九十八回，无非长生之学也。永不忘恩！”祖师道：“你今有缘，我亦喜说。既识得盘中暗谜，你近前来，仔细听之，当传与你长生之妙道也。”前文将合而又开，此段已开而又合。生龙活虎笔墨，真有风云之妙。悟空叩头谢了，洗耳用心，跪于榻下，祖师云：

显密圆通真妙诀，惜修性命无他说。都来总是精炁神，谨固牢藏休

漏泄。休漏泄，体中藏，汝受吾传道自昌。口诀记来多有益，屏除邪欲得清凉。此句已伏火焰山。得清凉，光皎洁，好向丹台赏明月。月藏玉兔日藏乌，金乌玉兔，已伏乌鸡、天竺二国。自有龟蛇相盘结。龟蛇二字，已伏小雷音。相盘结，性命坚，却能火里种金莲。攒簇五行颠倒用，功完随作佛和仙。既不学释道，如何还能作仙佛，盖不过借此以写明新止至耳。

此时说破根源，悟空心灵福至，切切记了口诀，对祖师拜谢深恩，即出后门观看。但见东方天色微舒白，西路金光大显明，依旧路转到前门，轻轻的推开进去，坐在原寝之处，故将床铺摇响道：“天光了，天光了，起耶！”那大众还正睡哩，不知悟空已得了好事。当日起来打混，暗暗维持，子前午后，自己调息。

却早过了三年，祖师复登宝座，与众说法，谈的是公案比语，论的是外像包皮^[17]。忽问：“悟空何在？”在明明德。○再点“在”字，其文更醒。悟空近前跪下：“弟子有。”祖师道：“你这一向修些甚么道来？”悟空道：“弟子近来法性颇通，“颇”字用的妙极。○通则明矣，然犹未也。根源一渐坚固矣。”祖师道：“你既通法性，会得根源，已注神体，却只是防备着三灾利害。”悟空听说，沉吟良久道：“师父之言谬矣。我常闻道高德隆，与天同寿，水火既济，百病不生。却怎么有个三灾利害？”祖师道：“此乃非常之道，夺天地之造化，侵日月之玄机。丹成之后，鬼神难容，虽（注）〔驻〕颜益寿，但到了五百年后，天降雷灾打你，须要见性明心，预先躲避。躲得过，寿与天齐，躲不过，就此绝命。虽已明德，尚未新民止至，此生如何得长。再五百年后，天降火灾烧你，这火不是天火，亦不是凡火，唤做阴火，自本身涌泉穴下烧起，直透泥垣宫^[18]，五脏成灰，四肢皆朽，把千年苦行，俱为虚幻。再五百年，又降风灾吹你，这风不是东、西、南、北风，不是和、熏、金、朔风，亦不是花柳、松竹风，唤做赧风^[19]，自颞门中吹入六府^[20]，过丹田，穿九窍，骨肉消疏，其身自解。所以都要躲过。”

悟空闻说，毛骨悚然，叩头礼拜道：“万望老爷垂悯，传与躲避三灾之法，到底不敢忘恩。”祖师道：“此亦无难。只是你比他人不同，故传不得。”悟空道：“我也头圆顶天，足方履地，一般有九窍四肢、五脏六腑，何以比人不同？”祖师道：“你虽然像人，却比人少腮。”原来那猴子（抓）〔孤〕拐面^[21]，凹脸尖嘴。悟空伸手一摸，笑道：“师父没成算，我虽少腮，却比人多这个素袋^[22]，亦可准折过也^[23]。”祖师说：“也罢，你要学那一般？有一般天罡数，该三十六般变化；有一般

地煞数，该七十二般变化。”大而化之谓圣。学至变化，其学善矣。悟空道：“弟子愿多里捞摸，学一个地煞变化罢。”祖师道：“既如此，上前来，传与你口诀。”遂附耳低言，不知说了些甚么妙法。这猴王也是他一窍通时百窍通，当时习了口诀，自修自炼，将七十二般变化都学成了。道为此心之经，变化乃此心之权。心至有经有权而全体备矣。

忽一日，祖师与众门人在三星洞前戏玩晚景，祖师道：“悟空，事成了未曾？”悟空道：“多蒙师父海恩，弟子功果完备，已能霞举飞升也。”祖师道：“你试飞举我看。”悟空弄本事，将身一耸，打了个连扯跟头，跳离地有五六丈，踏云霞去。勾有顿饭之时，返复不上三里远近，落在面前，叉手道^[24]：“师父，这就是飞举腾云了。”祖师笑道：“这个算不得腾云，只算得爬云而已。趣而且妙，笑尽一切学者。○爬云非不善，却犹未至也。故作一抑，然后转到‘至’字，笔势有神有力。自古道：‘神仙朝游北海暮苍梧。’似你这半日，去不上三里，即爬云也还算不得哩！”悟空道：“怎么为‘朝游北海暮苍梧’？”祖师道：“凡腾云之辈，早辰起自北海，游过东海、西海、南海，复转苍梧——苍梧者，却是北海零陵之语话也。将四海之外，一日都游遍，方算得腾云。”悟空道：“这个却难，却难！”祖师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悟空闻得此言，叩头礼拜，启道：“师父，为人须为彻，索性舍个大慈悲，将此腾云之法，一发传与我罢，决不敢忘恩。”祖师道：“凡诸仙腾云，皆跌足而起，你却不是这般。我才见你去，连扯方才跳上。我今只就你这个势，传你个觔斗云罢^[25]。”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善至觔斗云，其善至矣。

悟空又礼拜恳求，祖师却又传个口诀道：“这朵云，捻着诀，念动真言，攥紧了拳，将身一抖，跳将起来，一觔斗就有十万八千里路哩！”十万八千，乃天地之数。正取八条十传之旨，一意周转，无处不到也。大众听说，一个个嘻嘻笑道：“悟空造化！若会这个法儿，与人家当铺兵^[26]，送文书，递报单，不管那里都寻了饭吃。”师徒们天昏各归洞府。这一夜，悟空即运神炼法，会了觔斗云，逐日家无拘无束^[27]，自在逍遥，此一长生之美。

一日春归夏至，大众都在松树下会讲多时。大众道：“悟空，你是那世修来的缘法，前日老师父附耳低言，传与你的躲三灾变化之法，可都会么？”悟空笑道：“不瞒诸兄长说，一则是师父传授，二来也是我昼夜殷勤，那几般儿都会了。”大众道：“趁此良时，你试演演让我等看看。”悟空闻说，抖搜精神，卖弄手段，道：“众师兄请出个题目，要我

变化甚么？”大众道：“就变棵松树。”悟空捻着诀，念动咒语，摇身一变，就变做一棵松树，非是变了松，正是变过心也。○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猴王既姓孙，是松即孙也，姓即性也，奈何把自己的真性，轻向人前现出。况神明变化，乃此心奥妙不测之机，如何肯令人知。若有泄漏，其祸不可知也。宜菩提之痛骂而深戒之也。真个是：

郁郁含烟贯四时，凌云直上秀贞姿。全无一点妖猴像，尽是经霜耐雪枝。

大众见了，鼓掌呵呵大笑，都道：“好猴儿，好猴儿！”

不觉的嚷闹，惊动了祖师。祖师急拽杖出门来问道：“是何人在此喧哗？”大众闻呼，慌忙检束，整衣向前。悟空也现了本相，杂在丛中道：“启上尊师，我等在此会讲，更无外姓喧哗。”祖师怒喝道：“你等大呼小叫，全不像个修行的体段。修行的人，口开神气散，舌动是非生，如何在此嚷笑？”大众道：“不敢瞒师父。适才孙悟空演变化耍子，教他变棵松树，果然是棵松树。弟子每俱称扬喝采，故高声惊冒尊师，望乞恕罪。”祖师道：“你等起去，叫悟空过来。我问你：弄甚么精神，变甚么松树？这个工夫，可在人前卖弄？假如你见别人有，不要求他？别人见你有，必然求你。你若畏祸，却要传他；若不传他，必然加害，可见明德，又要新民，不然此生亦不可长。你之性命又不可保。”悟空叩头道：“望师父恕罪。”祖师道：“我也不罪你，但只是你去罢！”悟空闻此言，满眼堕泪道：“师父教我往那里去？”祖师道：“你从那里来，便从那里去来。来时天理纯全，去时至善已至。此即来处来，去处去也。就是了。”悟空顿然醒悟道：“我自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来的。”祖师道：“你快回去，全你性命。若在此间，断然不可！”悟空领罪：“上告尊师，我也离家有二十年矣。虽是回顾旧日儿孙，但念师父厚恩未报，不敢去。”祖师道：“那里甚么恩义，你只是不惹祸，不牵带我就罢了。”悟空见没奈何，只得拜辞，与众相别。祖师道：“你这去，定生不良。凭你怎么惹祸行凶，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你说出半个字来，我就知之，把你这猢猻剥皮剐骨，将神魂贬在九幽之处，乘势点逗下回，并无痕迹。教你万劫不得番身！”悟空道：“决不敢题起师父一字，只说是我自家会的便罢。”悟空谢了，即抽身，捻着诀，丢个连扯，纵起筋斗云，径回东海。起伏转折，无不自然，真正才子，真正奇书。那里消一个时辰，早看见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自知快乐，暗暗的自称道：

去时凡骨凡胎重，得道身轻体亦轻。举世无人肯立志，立志修玄玄自明。当时过海波难进，今日回来甚易行。别语叮咛还在耳，何期顷刻见东溟。

悟空按下云头，直至花果山，找路而走。忽听得鹤唳猿啼，鹤唳声冲霄汉外，猿啼悲切甚伤情。即开口叫道：“孩儿们，我来了也！”那崖下石坎边，花草中，树木里，若大若小之猴，跳出千千万万，都是些心。○此亦大众，此即民也。把个美猴王围在当中，叩头叫道：“大王，你好宽心！怎么一去许久，把我们俱闪在这里^[28]，望你诚如饥渴。近来被一妖魔在此欺凌，强要占我们水帘洞府，是我等舍死忘生，与他争斗。以见邪正之不并立。这些时，被那厮抢了我们家火，捉了许多子侄，占洞府，捉小猴，以见混心之强，欲居中用事也。教我们昼夜无眠，看守家业。幸得大王来了，大王若再年载不来，我等连山洞尽属他人矣！”此时的大众，其狼狈不新也甚矣。悟空闻说，心中大怒，道：“是甚么妖魔，辄敢无状，你且细细说来，待我寻他报仇！”众猴叩头：“告上大王，那厮是称混世魔王，非别，即此心之混念也。○混心既生，道心不专，至善如何得止？以下俱写“止”字。住居在直北上。”心无二用，非正即邪。“直北上”言在正心之对面也。○再点“在”字，层层精细。悟空道：“此间到他那里有多少路程？”众猴道：“他来时云，去时雾，或风或雨，或电或雷，我等不知有多少路。”悟空道：“既如此，你们休怕，且自顽耍，等我寻他去来。”好猴王，将身一纵，跳起去，一路觔抖，直至北下观看。见一座高山，真是十分峻峻，好山：

笔峰挺立，曲涧深沉。笔峰挺立透空霄，曲涧深沉通地户。两崖花木争奇，几处松篁斗翠。左边龙熟熟驯驯，右边虎平平伏伏。每见铁牛耕，常有金钱种。幽禽睨睨声^[29]，丹凤朝阳立。石磷磷，波净净，古怪跷蹊真恶狞。世上名山无数多，花开花谢繁还众。争如此景永长存，八节四时浑不动。诚为三界坎源山^[30]，滋养五行水脏洞。

美猴王正然观看景致，只听得有人言语。径自下山寻觅，原来那陡崖之前，乃是那水脏洞。猴属金，金生水，故水帘水脏，皆言心地。但水帘得气之清故正，水脏得气之浊故混。故云开关从兹，清浊辨也。○有此一洞，此心之二三迁移可知。洞门外有几个小妖跳舞，见了悟空就走。悟空道：“休走，借你口中言，传我心内事。我乃正南方花果山水帘洞洞主，你家甚么混世鸟魔，屡次欺我儿孙，我特寻来要与他见个上下。”那小妖听说，疾忙跑入洞里，报道：“大王，祸事了！”魔王

道：“有甚祸事？”小妖道：“洞外有猴头，称为花果山水帘洞洞主，他说你屡次欺他儿孙，特来寻你见个上下哩！”魔王笑道：“我常闻得那些猴精说，他有个大王，出家修行去，想是今番来了。你们见他怎生打扮？有甚兵器？”小妖道：“他也没甚么器械，光着个头，穿一领红色衣，中池有土服赤衣，心猿之谓也。○前名婴儿，此又是赤子。勒一条黄绦，足下踏一对乌靴，不僧不俗，又不像道士，不僧不俗不道，可知其为学士。前就学问上讲，此就衣冠上写。赤手空拳，在门外叫哩！”魔王闻说：“取我披挂兵器来。”那小妖即时取出，那魔王穿了甲冑，绰刀在手^[31]，与众妖出得门来，即高声叫道：“那个是水帘洞洞主？”悟空急睁睛观看，只见那魔王：

头戴乌金盔，映日光明；身挂皂罗袍，迎风飘荡。下穿着黑铁甲，紧勒皮条；足踏着花褶靴，雄如上将。腰广十围，身高三丈。手执一口刀，锋刃多明亮。满身玄装，此即所谓黑汉也。称为混世魔，磊落凶模样。

猴王喝道：“这泼魔这般眼大，看不见老孙！”魔王见了，笑道：“你身不满四尺，年不过三旬，手内又无兵器，怎么大胆猖狂，要寻我见甚么上下！”悟空骂道：“你这泼魔，原来没眼，你量我小，要大却也不难。你量我无兵器，我两只手勾着天边月哩！你不要怕，只吃老孙一拳！”纵一纵，跳上去，劈脸就打。那魔王伸手架住道：“你这般矮矮，我这般高长，你要使拳，我要使刀，使刀就杀了你，也吃人笑。待我放下刀，与你使路拳看。”悟空道：“说得是。好汉子走来！”那魔王丢开架子便打，这悟空钻进去相撞相迎。他两个拳搥脚踢，一冲一撞。原来长拳空大，短簇坚牢。拳理即是道理，笔墨如同儿戏。那魔王被悟空掏短肋，撞丫裆^[32]，几下觔节^[33]，把他打重了，他闪过，拿起那板大的钢刀，望悟空劈头就砍。悟空急撤身，他砍了一个空。悟空见他凶猛，即使身外身法，拔一把毫毛，丢在口中嚼碎，望空喷去，叫一声“变”，即变做三二百个小猴，周围攒簇。原来人得仙体，出神变化无方，不知这猴王自从了道之后，身上有八万四千毛羽，根根能变，足见遍体通灵，并无不明不善之处也。应物随心。那些小猴眼乖会跳，刀来砍不着，枪去不能伤。你看他前踊后跃，钻上去，把个魔王围绕，抱的抱，扯的扯，钻裆的钻裆，扳脚的扳脚，踢打搯毛^[34]，抠眼睛，捻鼻子，抬鼓弄^[35]，直打做一个攒盘^[36]，这悟空才去夺得他的刀来，分开小猴，照顶门一下，砍为两段。领众杀进洞中，将那大小妖精，尽皆剿灭。却把毫毛一抖，收上身来。又见那收不上身者，却是那魔王在水帘洞擒去的小猴。悟空道：“汝等何为到此？”约有三五十个，都含泪

道：“我等因大王修仙去后，这两年被他争噪，把我们都摄将来。却又把我们洞中的家火——石盆、石碗，都被这厮拿来也。”悟空道：“既是我们的家火，你们都搬出外去。”随即洞里放起火来，把那水脏洞烧得枯干，尽归了一体。打死混世，此心不迁，至善方可得止。对众道：“汝等跟我回去。”众猴道：“大王，我们来时，只听得耳边风响，虚飘飘到于此地，更不识路径，今怎得回乡？”悟空道：“这是他弄的个术法儿，有何难也！我如今一窍通，百窍通，我也会弄。你们都合了眼，休怕！”好猴王，念声咒语，驾阵狂风，其风既狂，其心渐妄，法脉相生，而第四回之“妄”字已从此安根。云头落下，叫“孩儿们睁眼”！众猴脚躡实地^[37]，认得是家乡，个个欢喜，都奔洞门旧路。

那在洞众猴，都一齐簇拥同入，分班序齿，礼拜猴王，安排酒果，接风贺喜，启问降魔救子之事。悟空备细言了一遍，众猴称扬不尽，道：“大王去到那方？不意学得这好手段！”悟空又道：“我当年别汝等，随波逐流，飘过东洋大海，到西牛贺洲地界，径至南赡部洲，学成人像，着此衣，穿此履，摆摆摇摇，云游了八九年馀，更不曾有道。又渡西洋大海，到西牛贺洲地界，访问多时，幸遇一老祖，传了我与天同寿的真功果，不死长生的大法门。”众猴称贺，都道：“万劫难逢也！”悟空又笑道：“小的们，又喜我这一门皆有姓氏。”众猴道：“大王姓甚？”悟空道：“我今姓孙，法名悟空。”众猴闻说，鼓掌忻然道：“大王是老孙，我们都是二孙、三孙、细孙、小孙，一家孙，一国孙，一窝孙矣。”都来奉承老孙，大盆小碗的，椰子酒、葡萄酒，仙花仙果，真是个合家欢乐。咦！合家欢乐，乃明新之到恰好处也。与起句正相应。

贯通一姓身归本，只待荣迁仙篆名。

毕竟不知怎生结果，居此界终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历数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仙佛僧道、参禅打坐、烧丹炼汞，以见其幻渺支离，笑的分文不值。所以紧接不学不学，既不学此，此外又有何学，如此一逼，逼到本题，写法尤为奇异。

打破盘中之诀，是写明德一层。开讲大道，是写新民一层。神明变化，是写“善”字一层。觔斗云一打十万八千里，是写至善又一层。独留“止”字，然后一翻，转出个混世，打死此魔，不使此心二三迁移，则至善方可止矣。看他层层翻论，字字分疏，即时艺中，亦未尝有此精细。

术流动静，不惟其善有不至，正见其德有不明。此种学问，如何便

得长生？盖不过引此四端，以为本题明新止至善作一陪衬。

明新止至善，乃大学之三纲领也。但上文乃是一虚冒，此篇方实发其正面。所以处处要抱定上文“道”字、“学”字，方与书旨不背。

“术”字之学，言不德也；壁里安柱，言不明也；窑头土坯，言不新也；水中捞月，言不善也。此种学问，信非至善，学之何益。但“流”字之学，内藏一“儒”字，留此不讲，正是留此教学，此乃全部的线索脉理，须要辨清，切莫为彼混过也。

长生之学，即是至善之道。悟彻菩提，即是明德之旨。承前起后，实系全部的眉目纲领。下文九十八回皆从此回立案。

术流动静，皆小家伎俩，与下峻德是对照。长生之学，乃大德也，与下峻德是正照。打死混世，方得长止于此，而“克明”二字，其神更觉活跃。

妖魔非别，即气禀人欲之私也。此私不断，明德不明。断之不尽，亦明之不至。必断绝根源，肃清肺腑，不使之复生，方能返本复初，而以止于至善，故云“断魔归本合元神”。

[1] 三乘：佛家超度众生的三种法门，即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

[2] 麈尾：古人闲谈时执以驱虫、掸尘的一种工具。在细长的木条两边及上端插设兽毛，或直接让兽毛垂露外面。

[3] 无生：佛教语，无生无灭之意。

[4] 傍门：道家以修炼金丹、全身保真为正道，其余皆为“傍门”，不能得正果。

[5] 扶鸾：即扶乩，一种降神卜问吉凶的方术。

[6] 揲蓍（shé shī）：一种用蓍草占卜的方式。揲，清点、点数。蓍，一种占卜用的草。

[7] 打市语：说行话，用隐语。

[8] 休粮守谷：停食谷物，以使体内五脏得以养生。

[9] 滴漈（tā）：啰嗦。

[10] 一行：此谓刚才。

[11] 红铅：道家对妇女月经的称呼，被用作药物或炼丹的原料。

[12] 秋石：丹药名称。

[13] 无状：不礼貌。

[14] 传箭：报时。古代用漏壶计时，壶下有箭头用以指示时刻，故称。

[15] 注意：留意。

[16] 厮：对男子轻蔑的称呼，犹小子。

[17] 外像：佛教语。指显露、表现在外表上的善恶美丑和言语行动。包皮：指表面的现象。

[18] 泥垣宫：泥丸宫，道家对脑的称呼。

[19] 赧（bì）风：巨风。佛教所称大三灾之一的风灾名。

[20] 顛（xīn）门：即囟门。婴儿头顶骨未合缝的地方，在头顶的前部中央。

[21] 孤拐面：即孤拐脸。上部凸出下部尖削的脸。

[22] 素袋：即嚙袋。猿猴类、啮齿类的颊囊。

[23] 准折：偿还，抵消。

[24] 扠手：交叉两手，拱手作揖。

[25] 觔斗：跟头。

[26] 铺兵：递送公文的兵卒。

[27] 家（jie）：助词，也写作“价”，犹今“地”的用法。

[28] 闪：抛撇，撇下。

[29] 睨皖（xiàn huǎn）：清和婉转的鸟鸣声。

[30] 三界：佛教指众生轮回的欲界、色界和无色界。

[31] 绰（chāo）：抓，提。

[32] 丫裆：指人体两股之间的地方。

[33] 觔节：犹关键，这里指击中要害。

[34] 掬（xián）：拔，摘。

[35] 抬鼓弄：一种游戏。多人将一人抬起来再让他翻到。

[36] 攒盘：本指装有果品或菜肴的盘子，也用来喻指围殴。

[37] 躐（xǐ）：踩，踏。

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类尽除名

“克明峻德。”

此回总言大德之修，不外乎克己明德之学也。己私不克，自有可死之道，阎罗王便管的着。修德无术，则邪魔满腹，亦可以拘蔽得住，而大德皆不能明矣。此心既悟得，此理必先于此二者而用力焉。说一个尽除名，则凡一切之等，于名而可以致死者，悉包括矣。说一个如意棒，则随机应变，一切之魔王怪物，皆有以制之矣。森罗除名，是立乎此德之体；龙宫借棒，是神乎此克之用。

长生的对门便是个短命，不是阎罗王好管闲事，定要去寻人，正是人无故自要去寻阎罗王管他。此正是“天堂有路无人走，地狱无门你自敲”。

心一回混世魔除，心一放则勾死者至。人道不修，便入鬼道。写的何等利害，说的何等怕人。以见生死的关头，只在心之收与放而已矣。

如意金箍棒，盖即人心之主杖。所以治众理而应万事者，定海神珍铁。见得凡事要有定见，此中不动如铁，能大能小即是随时变化，神鬼莫测之机也。九幽即是暗昧，妖魔即是物欲。总言气禀人欲之私也。此私不克，此德不明；克之不尽，亦明之不至。命意老到，下笔神奇，真乃奇文中之极作也。

本题是峻德文章，则写至海底。本题是克明文章，却作到阴司。则不峻而亦并不明之至矣。盖反面不透，正面不醒。所以用笔命意都深刻到十二分，非只文章独绝人世，正见设想高出千古。

却说美猴王荣归故里，到家语，便已喝起全神。照定荣迁之意矣。自剿了混世魔王，剿，即克也。○扫除尘情，了悟大法，便得克明之意。夺了一口大刀，逐日操演武艺，先从“克”字入手。教小猴砍竹为标，削木为刀，治旗旛，打哨子，一进一退，安营下寨，顽耍多时，忽然静坐处思想道：“我等在此，恐作耍成真，或惊动人王，或有禽王兽

王，认此犯头^[1]，说我们操兵造反，兴师来相杀，汝等都是竹竿木刀，如何对敌？从上转下，是从“克”字一翻。须得锋利剑戟方可，如今奈何？”众猴闻说，个个惊恐道：“大王所见甚长，只是无处可取。”

正说间，转上四个老猴，两个是赤尻马猴，两个是通背猿猴，走在面前道：“大王若要治锋利器械，甚是容易。”悟空道：“怎见容易？”四猴道：“我们这山向东去有二百里水面，那厢有傲来国界。那国界中有一王位，满城中军民无数，必有金银铜铁等匠作。大王若去那里，或买或造些兵器，教演我等，守护山场，诚所谓保泰长久之机也。”要作毕生之用，想头便不小。悟空闻说，满心欢喜道：“汝等在此顽耍，待我去来。”

好猴王，急纵筋斗云，霎时间过了二百里水面。果然那厢有座城池，六街三市，万户千门，来来往往人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尧舜之世，是笼峻德。悟空心中想道：“这里定有现成的兵器，待我下去买他几件，还不如使个神通，觅他几件到好。”他就捻起诀来，念动咒语，向巽地上吸一口气^[2]，噓的吹将去，便是一阵风，飞沙走石，好惊人也：

炮云起处荡乾坤^[3]，黑雾阴霾大地昏。明者复暗，此心又渐坏矣。江海波翻鱼蟹怕，山林树折虎狼奔。诸般买卖无商旅，各样生涯不见人。殿上君王归内院，阶前文武转衙门。千秋宝座都吹倒，五凤高楼幌动根。

风起处，惊散了那傲来国君王，三街六市，都慌得关门闭户，无人敢走。悟空才按下云头，径闯入朝门里，直寻到兵器馆武库中，打开门扇看时，那里面无数器械，刀枪剑戟，斧钺毛镰，鞭钯挝简，弓弩叉矛，件件俱备。一见甚喜道：“我一人能拿几何？还使个分身法搬将去罢。”好猴王，即拔一把毫毛，入口嚼烂，喷将出去，念动咒语，叫声“变”，变做千百个小猴，都乱搬乱抢。有力的拿五七件，力小的拿三四件，尽数搬个罄净。径踏云头，弄个摄法，唤转狂风，带领小猴俱回本处。

却说那花果山大小猴儿正在那洞门外顽耍，忽听得风声响处，见半空中叉叉丫丫，无边无岸的猴精，唬得都乱跑乱躲。少时美猴王按落云头，收了云雾，将身一抖，收了毫毛，将兵器都乱堆在山前，叫道：“小的们，都来领兵器！”众猴看时，只见悟空独立在平阳之地，俱跑来叩头问故。悟空将前使狂风搬兵器一应事，说了一遍。众猴称谢毕，都去抢刀夺剑，挝斧争枪，扯弓扳弩，吆吆喝喝，耍了一日。这些

兵器何能克得，先为金箍棒一衬。次日，依旧排营。悟空会集群猴，计有四万七千馀口。早惊动满山怪兽，都是些狼虫虎豹、麋鹿獬狔、狐狸獾貉、狮象狻猊、猩猩熊鹿、野豕山牛、羚羊青兕、狡兔神（熬）（𪔐），各样妖王，共有七十二洞，即气禀人欲。○气拘物蔽，其德又不明，此是一反。○七十二洞，已为西天一路之魔怪伏案。都来参拜猴王为尊。每年献贡，四时点卯^[4]。也有随班操备的，也有随节征粮的，满腹私欲，此阴司之所以来也。齐齐整整，把一座花果山造得似铁桶金城。各路妖王，又有进金鼓、进彩旗、进盔甲的，纷纷攘攘，日逐家习舞兴师。

美猴王正喜间，忽对众说道：“汝等弓弩熟谙，兵器精通，奈我这口刀，着实榔槌^[5]，不遂我意，奈何？”魔大器小自然不能克制，总为金箍棒一逼。四老猴上前启奏道：“大王乃是仙圣，凡兵是不堪用。但不知大王水里可能去得？”悟空道：“我自闻道之后，有七十二般地煞变化之功，觔斗云有莫大的神通，善能隐身遁身，起法摄法，上天有路，入地有门，步日月无影，入金石无碍，水不能溺，火不能焚，那些儿去不得？”回抱上文，正为“峻德”二字一照。四猴道：“大王既有此神通，我们这铁板桥下，水通东海龙宫。此地无窍不通，又何止于海。大王若肯下去，寻着老龙王，问他要件甚么兵器，却不趁心？”悟空闻言甚喜，道：“等我去来。”

好猴王，跳至桥头，使一个闭水法，捻着诀，“扑”的钻入波中，分开水路，径入东洋海底。极其低凹，此德不峻。正行间，忽见一个巡海的夜叉挡住，问道：“那推水来的是何神圣？说个明白，好通报迎接。”悟空道：“吾乃花果山天生圣人孙悟空，人生大德无累，那个不是圣人，皆因气拘物蔽，就成了个小人。是你老龙王的紧邻，德不孤，必有邻。为何不识？”生者既不识，想必死者知道也。亏他想的到、撰的出。那夜叉听说，急转水晶宫传报道：“大王，外面有个花果山天生圣人孙悟空，口称是大王紧邻，将到宫也。”东海龙王敖广即忙起身，与龙子龙孙、虾兵蟹将出宫迎道：“上仙请进，请进！”直至宫里相见，上坐献茶毕，问道：“上仙几时得道？授何仙术？”悟空道：“我自生身之后，出家修行，得一个无生无灭之体。故曰峻德。近因教演儿孙，守护山洞，奈何没件兵器。久闻贤邻享乐瑶宫贝阙，必有多馀神器，特来告求一件。”

龙王见说，不好推辞，即着鳀都司取出一把大杆刀奉上。悟空道：“老孙不会使刀，心贵正直，如何湾得。乞另赐一件。”龙王又着鲋

太尉领鱗力士抬出一杆九股叉来。悟空跳下来，接在手中，使了一路，放下道：“轻，轻，轻！又不趁手，心要专一，如何叉得。再乞另赐一件。”龙王笑道：“上仙，你不曾看这叉，有三千六百斤重哩！”悟空道：“不趁手，不趁手！”龙王心中恐惧，又着鳁提督、鲤总兵抬出画杆方天戟，那戟有七千二百斤重。悟空见了，跑近前，接在手中，丢几个架子，撒两个解数，插在中间道：“也还轻，轻，轻！”戟亦枝枝节节，以见其不能，总为金箍棒作衬。老龙王一发害怕，道：“上仙，我宫中只有这根戟重，再没甚么兵器了。”悟空笑道：“古人云：‘愁海龙王没宝哩！’故作波折，为下‘欺’字挑逗。你再去寻寻看，若有可意的，一一奉价。”龙王道：“委的再无^④。”

正说处，后面闪过龙婆、龙女道：“大王，观看此圣，决非小可。其德大矣。我们这海藏中，那一块天河定底的神珍铁，心原贵诚实不动，故曰铁。已为‘诚其意’立案。这几日霞光艳艳，瑞气腾腾，敢莫是该出现，遇此圣也？”龙王道：“那是大禹治水之时，定江海浅深的一个定子，此物何事不可定，又何止于海？是一块神铁，能中何用？”龙婆道：“莫管他用不用，自送与他，凭他怎么改造，送出宫门便了。”老龙王依言，尽向悟空说了。悟空道：“拿出来我看。”龙王摇手道：“扛不动，抬不动，须上仙亲去看看。”悟空道：“在何处？你引我去。”

龙王果引导至海藏中间，忽见金光万道。此德不明，此宝却明，然非此无以明此德也。龙王指定道：“那放光的便是。”悟空撩衣上前，摸了一把，乃是一根铁柱子，正直直，心上的一条主杖。约有斗来粗，二丈有馀长。他尽力两手挝过^⑤，道：“忒粗忒长些，再短细些方可用。”说毕，那宝贝就短了几尺，细了一围。悟空又颠一颠道：“再细些更好。”那宝贝真个又细了几分。悟空十分欢喜，拿出海藏看时，原来两头是两个金箍，此心不箍则放矣。中间乃一段乌铁，两头明，中间黑，便已包定全部之意。紧挨箍有镌成的一行字，唤做“如意金箍棒，随机应变，此即心之能克之之具也。重一万三千五百斤”。非得如此诚重，如何降得魔、明的道？以为西天一路之用也。心中暗喜道：“想必这宝贝如人意。”有斤有两，神明变化。好似子昂之笔，纵横十万里，上下五百年无对也。○妙写“克”字，然已照定自谦。一边走，一边心思口念，手颠着道：“再短细些更妙。”拿出外面，只有二丈长短，碗口粗细。你看他，弄神通，丢开解数，打转水晶宫里，噫，可以克矣。諛得老龙王胆战心惊，小龙王魂飞魄散，龟鳖鼋鼉皆缩颈，鱼虾鳖蟹尽藏头。只写水族，下文恶臭自到。

悟空将宝贝执在手中，坐在水晶宫殿上，对龙王笑道：“多谢贤邻厚意。”龙王道：“不敢，不敢。”悟空道：“这块铁虽然好用，还有一说。”龙王道：“上仙还有甚说？”悟空道：“当时若无此铁，倒也罢了。如今手中既拿着他，身上更无衣服相称。奈何你这里若有披挂，索性送我一件，有应敌之器，又不可无防身之具。总要制物，而不为物制，方见‘克’字之妙。一总奉谢。”龙王道：“这个却是没有。”悟空道：“一客不犯二主。若没有，我也定不出此门。”龙王道：“烦上仙再转一海，或者有之。”悟空又道：“走三家不如坐一家，千万告求一件。”龙王道：“委的没有，如有即当奉承。”悟空道：“真个没有，就和你试试此铁。”龙王慌了道：“上仙切莫动手，切莫动手！待我看舍弟处可有，当送一副。”悟空道：“令弟何在？”龙王道：“舍弟乃南海龙王敖钦、北海龙王敖顺、西海龙王敖闰是也。”悟空道：“我老孙不去，不去！俗语谓‘赔三不敌见二’，只望你随高就低的送一副便了。”老龙道：“不须上仙去，我这里有一面铁鼓，一口金钟，凡有紧急事，擂得鼓响，撞得钟鸣，舍弟们就顷刻而至。”悟空道：“既如此，快些去擂鼓撞钟。”

真个那鼃将便去撞钟，鼃帅即来擂鼓，霎时钟鼓响处，果然惊动那三海龙王，须臾来到，一齐在外面会着。敖广道：“大哥有甚紧事，擂鼓撞钟？”老龙道：“贤弟，不好说！有一个花果山甚么天生圣人，早间来认我做邻居，后要求一件兵器。献钢叉嫌小，奉画戟嫌轻，将一块天河定底神珍铁，自己拿出，丢了些解数。如今坐在宫中，又要索甚么披挂。我处无有，故响钟鸣鼓，请贤弟来。你们可有甚么披挂，送他一副，打发出门去罢了。”敖钦闻言大怒道：“我兄弟们，点起兵拿他不是！”老龙道：“莫说拿，莫说拿！那块铁挽着些儿就死，磕着些儿就亡，挨挨儿皮破，擦擦儿觔伤。”西海龙王敖闰说：“二哥不可与他动手，且只凑副披挂与他，打发他出了门，启表奏上天，天自诛也。”北海龙王敖顺道：“说的是。我这里有一双藕丝步云履哩。”西海龙王敖闰道：“我带了一副锁子黄金甲。”南海龙王敖钦道：“我有一顶凤翅紫金冠哩。”老龙大喜，引入水晶宫，相见了，以此奉上。悟空将金冠、金甲、云履都穿戴停当，使动如意棒，一路打出去，对众龙道：“聒噪，聒噪^[8]！”四海龙王甚是不平，一边商议进表上奏，不题。

你看这猴王，分开水道，径回铁板桥头，撺将上去。只见四个老猴，领着众猴，都在桥边等候。忽然见悟空跳出波外，身上更无一点水湿，金灿灿的此讲“明”字。走上桥来，唬得众猴一齐跪下道：“大王好华彩耶！好华彩耶！”只写“明”字，便已照定“如好好色”。悟空满面春风，心满意足，照下自嫌，活现。高登宝座，将铁棒竖在当中。那些猴

不知好歹，都来拿那宝贝，却便似蜻蜓撼铁树，分毫也不能禁动^[9]，一个个咬指伸舌道：“爷爷呀，这般重，亏你怎的拿来也！”悟空近前舒开手，一把挝起，对众笑道：“物各有主。这宝贝镇于海藏中，即心上也。也不知几千百年，可知的今岁放光^[10]。龙王只认做是块黑铁，故曰玄装。○所以要明此克之不容已也。又唤做天河镇底神珍。那厮每都扛抬不动^[11]，请我亲去拿之。那时此宝有二丈多长，斗来粗细。被我挝他一把，意思嫌大，他就小了许多。再教小些，他又小了许多。再教小些，他又小了许多。急对天光看处，上有一行字，乃‘如意金箍棒，一万三千五百斤’。随机应变，得心应手，人心之能事毕矣。你都站开，等我再叫他变一变。”看他将那宝贝颠在手中，叫“小，小，小”，即时就小做一个绣花针儿相似，德轡如毛，心细如此。可以摠在耳躲里面有甚风声，他便出来相应，心之灵妙如此。藏下^[12]。众猴骇然叫道：“大王，还拿出来耍耍。”猴王真个去耳躲里拿出，托放掌上，叫“大，大，大”，大即峻也。即又大做斗来粗细，二丈长短。他弄到欢喜处，猴儿拾得针，岂不信然。跳上桥，走出洞外，将宝贝揩在手中，使一个法天像地的神通，把腰一躬，叫声长，他就长的高万丈，头如泰山，腰如峻岭，点出“峻”字，竭力一挥。眼如（门）（闪）电，口似血盆，牙如剑戟，手中那棒上抵三十三天，已为诚其意、无所不至安根。下至十八层地狱。语大莫载，语小莫破，其德峻矣。○“地狱”二字已伏下意。把些虎豹狼虫，满山群怪，七十二洞妖王，都唬得磕头礼拜，战兢兢魄散魂飞。有此峻德，人心自然钦伏。霎时收了法像，将宝贝还变做个绣花针儿，藏在耳内，神乎其妙矣。复归洞府。慌得那各洞妖王，都来参贺。此时竟大开旗鼓，响振铜锣，广设珍馐百味，满斟椰液萄浆，与众饮宴多时。却又依前教演。猴王将那四个老猴封为健将，将两个赤尻马猴唤做马、流二元帅，两个通背猿猴唤做崩、芭二将军。将那安营下寨、赏罚诸事，都付与四健将维持。

他放下心，不是放下心，正是忘了死。日逐腾云驾雾，遨游四海，行乐千山施武艺，遍访英豪弄神通，广交贤友。此时又会了个七弟兄，乃牛魔王、伏后火焰山。【侧批】是个有钱的牛。蛟魔王、鹏魔王、狮驼王、伏后狮驼洞。猻猴王、**猓狻**王，连自家美猴王七个，日逐讲文论武，走斝传觞^[13]，与魔相亲，大德到底不明。弦歌吹舞，朝去暮回，无般儿不乐。把那万里之遥，只当庭闹之路。所谓“点头径过三千里，扭腰八百有馀程。”一日，在本洞，分付四健将安排筵宴，请六王赴饮。杀牛宰马，祭天享地，着众怪跳舞欢歌，俱吃得酩酊大醉。送六王出去，都又赏**犒**大小头目，敲在铁板桥边^[14]，松阴之下，霎时间睡

着。有私而不克，克之而不尽，此德亦不能长明。以视前意，又进一层，所谓“则有时而昏”也。四健将领众围护，不敢高声。

只见那美猴王睡里，见两人拿一张批文，上有“孙悟空”三字，走近身，不容分说，套上绳，就把美猴王的魂灵儿索了去。气禀所拘，人欲所蔽，不是有时而昏，竟是霎时而死。踉踉跄跄，直带到一座城边。猴王渐觉酒醒，此时才醒，岂不迟了，醒的怕人。忽抬头观看，那城上有一铁牌，牌上有三个大字，乃“幽冥界”。噫！此地也胡为乎来哉。○走入幽冥，其德非惟不峻，亦并不明之至矣，此又一翻。美猴王顿然醒悟道：“幽冥界乃阎王所居，何为到此？”那两人道：“你今阳寿该终，满腹私欲，那怕不死。我两人领批勾你来也。”猴王听说道：“我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已不伏他管辖，怎么朦胧又敢来勾我^[15]？”那两个勾死人只管扯扯拉拉^[16]，定要拖他进去。那猴王恼起性来，耳朵中掣出宝贝，幌一幌碗来粗细，略举手，把两个勾死人打为肉酱。自解其索，丢开手，轮着棒，打入城中。唬得那牛头鬼东躲西藏，马面鬼南奔北跑。

众鬼卒奔上森罗殿，报着：“大王祸事，祸事！森罗殿上报祸事，奇闻。外面一个毛脸雷公打将来了！”慌得那十代冥王急整衣来看，见他相貌凶恶，即排下班次，应声高叫道：“上仙留名，上仙留名！”猴王道：“你既认不得我，无如人却倒要认得他，可骇。怎么差人来勾我？”十王道：“不敢，不敢！阎王竟怕鬼矣，真乃奇谈。想是差人差了。”猴王道：“我本是花果山水帘洞天生圣人天德克全，原是圣人；满腹私欲，所以就作了个鬼人。孙悟空，你等是甚么官位？”十王躬身道：“我等是阴间天子十代冥王。”悟空道：“快报名来免打！”十王道：“我等是秦广王、楚江王、宋帝王、忤官王、阎罗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卞城王、转轮王。”悟空道：“汝等既登王位，乃灵显感应之类，为何不知好歹，我老孙修仙了道，与天齐寿，超升三界之外，跳出五行之中，为何着人拘我？”不到明处，则自走入黑处，反问的绝妙。十王道：“上仙息怒。普天下同名同姓者多，是为假猴王伏案。敢是那勾死人错走了也。”悟空道：“胡说，胡说！正是正是，若再有一个阎王，尽被鬼唬死矣。常言道：‘官差吏差，来人不差。’此事岂是差得，妙不可言。你快取生死簿子来看！”十王闻言，即请上殿查看。悟空执着如意棒，径登森罗殿上，正中间南面坐下。威严之极，糊涂之至，此时鬼而阎王，阎王反成鬼矣。

十王即命掌案的判官取出文簿来查。那判官不敢怠慢，竟在阎王之

上，想是比鬼更黑。便到司房里，捧出五六簿文书并十类簿子，逐一查看。羸虫毛虫、羽虫昆虫、鳞介之属，俱无他名，又看到猴属之类。原来这猴似人相，不入人名；似羸虫，不居国界；似走兽，不伏麒麟管；似飞禽，不受凤凰辖，另有个簿子。悟空亲自检阅，直到那魂字一千三百五十号上，方注着孙悟空名字，“魂”字妙。人未入黄泉，名先已登鬼簿。真真楷楷写来，绝妙。乃天产石猴，该寿三百四十二岁善终。真正胡说，心岂是死得的！悟空道：“我也不记寿数几何，且只消了名字便罢。取笔过来！”那判官慌忙捧笔，饱搥浓墨^[17]，悟空拿过簿子，把猴属之类但有名者一概勾之。七十二洞，尽在此一勾之内矣。○凡是猴属者，即凡系心属者名，即物欲之名也。说一个九幽，则凡隐微暗昧之地皆是。说一个尽除名，则是无名之可指也。掣下簿子，道：“了帐，了帐！今番不伏你管了！”一路棒打出幽冥界。这个关头打得出者，宁有几个？那十王不敢相近，都去翠云宫同拜地藏王菩萨，商量启表，奏闻上天，不在话下。

这猴王打出城中，忽然绊着一个草纆^[18]，跌了个躔踵^[19]，猛的醒来，克明矣，这才转正题面。乃是南柯一梦。才觉伸腰，只闻得四健将与众猴高叫道：“大王吃了多少酒，睡这一夜，还不醒来。”阴司有名即死，无名就活，这个机关人再打不破，所以更有睡长觉而不醒者。悟空道：“睡还小可。我梦见两个人来此勾我，把我带到幽冥界城门之外，却才醒悟。是我显神通直嚷到森罗殿，与那十王争桌^[20]，妙妙妙。与阎王争桌已是奇闻，甚至争桌长生不死，更为奇事。细思实是至理，若不在黑处争桌，此德如何得明？将我们的生死簿子看了，但我等名号，俱是我勾了，人人皆有此名，孰是能勾，而又孰是肯勾者？都不伏那厮所辖也。”阎王却管不得明人，回抱上意，妙不可言。众猴磕头礼谢。自此山猴多有不老者，以阴司无名故也。黑处没有，自然长在明处，已煞到本题正面。美猴王言毕前事，四健将报知各洞妖王，都来贺喜。不几日，六个义兄弟又来拜贺，物欲潜藏，邪魔畏伏，此喜良可贺也。一闻销名之故，又个个欢喜，每日聚乐。不题。

却表启那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其德峻之至极，而无以复加矣。一日驾坐金阙云宫灵霄宝殿，聚集文武仙卿早朝之际，忽有丘弘济真人启奏道：“万岁，通明殿外则至明而无有不明者矣。○本题正意至此已完，以下收煞馀文，以反照下意。有东海龙王敖广进表，似此穿插，极尽布置起落之妙。听天尊宣诏。”玉皇传旨：“着宣来。”敖广宣至灵霄殿下，礼拜毕，傍有引奏仙童接上表文。玉皇从头看过。表曰：

水元下界东胜神洲东海小龙臣敖广启奏大天圣主玄穹高上帝君：近因花果山生、水帘洞住妖仙孙悟空者，欺虐小龙，强坐水宅。索兵器，施法施威；要披挂，骋凶骋势。惊伤水族，唬走龟鼉。南海龙战战兢兢，西海龙凄凄惨惨，北海龙缩首归降，臣敖广舒身下拜。献神珍之铁棒，凤翅之金冠，与那锁子甲、步云履，以礼送出。他仍弄武艺，显神通，但云“聒噪聒噪”。果然无敌，甚为难制。臣今启奏，伏望圣裁。恳乞天兵，收此妖孽，庶使海岳清宁，下元安泰^[21]。奉奏。其情可恶。

圣帝览毕，传旨：“着龙神回海，朕即遣将擒拿。”老龙王顿首谢去。下面又有葛仙翁天师启奏道：“万岁，有冥司秦广王赍奉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萨表文进上。”傍有传言玉女接上表文。玉皇亦从头看过。表曰：只写欺人，是反照下自欺。

幽冥境界，乃地之阴司。天有神而地有鬼，阴阳轮转；禽有生而兽有死，反复雌雄。生生化化，孕女成男，此自然之数，不能易也。今有花果山水帘洞产妖猴孙悟空，逞恶行凶，不服拘唤。弄神通，打绝九幽鬼使；恃势力，惊伤十代慈王。似此善良人，每还说不敢见，惟其善良，所以又无人不想见。大闹森罗，强销名号。致使猴属之类无拘，猕猴之畜多寿。寂灭轮回，各无生死。贫僧具表，冒渎天威，伏乞调遣神兵，收降此妖，整理阴阳，永安地府。谨奏。更可恶。

玉皇览毕，传旨：“着冥君回归地府，朕即遣将擒拿。”秦广王亦顿首谢去。大天尊宣众文武仙卿问曰：“这妖猴是几何孕育，何代出身？却就这般有道。”即有德也。一言未已，班中闪出千里眼、顺风耳道：“这猴乃三百年前天产石猴，当时不以为然。不知这几年，在何方修炼成仙，降龙伏虎，强销死籍也。”玉帝道：“那路神将下界收伏？”言未已，班中闪出太白长庚星，天理即是明德，故云太白。俯伏启奏道：“上圣，三界中凡有九窍者，皆可修仙。奈此猴乃天地育成之体，日月孕就之身，他也顶天履地，服露餐霞，今既修成仙道，有降龙伏虎之能，与人何以异哉！臣启陛下，可念生化之慈恩，降一道招安圣旨，把他宣来上界，授他一个大小官职，有大德必有大用，一定之理。与他籍名在箴，阴司无名，天上却有名。名册天府，已为弼马齐天伏案。拘束此间。若受天命，再后升赏；若违天命，就此擒拿。一则不动众劳师，二则收仙有道也。玉帝闻言甚喜，道：“依卿所奏。”即着文曲星官修诏，着太白金星招安。金星领了旨，理即诚，旨即意，已照定“诚其意”。出南天门外，按下祥云，直至花果山水帘洞，对众小猴道：“我乃天差天使，有圣旨在此，请你大王上界。明此大德，自然宜

有此征诏，恰是后意。快快报知！”洞外小猴一层层传至洞天深处，道：“大王，外面有一老人，背着一角文书，言是上天差来的天使，有圣旨请你也。”美猴王听得，大喜道：“我这两日正思量要上天走走，却就有天使来请。适合其意，便已笼定自谦。叫快请进来！”猴王急整衣冠，门外迎接。金星径入当中，面南立定，道：“我是西方太白金星，奉玉帝招安圣旨下界，请你上天拜受仙篆。”悟空笑道：“多感老星降临。”教小的们安排筵宴款待。金星道：“圣旨在身，不敢久留，为下“欺”字一击。待荣迁之后，与前“荣归”正相应。再从容叙也。”悟空道：“承光顾，空退，空退。”即唤四健将，分付：“谨慎教演儿孙，待我上天去看看路，却好带你们上去同居住也。”四健将领诺。这猴王与金星纵起云头，升在空霄之上。平地登天，极其高明，然已打到官封名注之意。正是那：

高迁上品天仙位，名列云班宝篆中。

毕竟不知授个甚么官爵，且听下回分解。

金箍如意棒，盖即存理遏欲之具也。不只言其诚重，亦并见其正直无比。上有金箍更妙，以见此心之不箍者则放矣。

欲修长生，莫作短命，故灵台学道，原为不伏阎王老子所管。若令幽暗之中，尚有可指摘，仍然死去，其所学者又安在也。若欲长生，此学必先肃清此地，此森罗之所以除名，此龙宫之所以借棒也。特书“今番不伏你管”一句，正是回应前文，而法脉尤为神照。

起笔先写器械，是“克”字一层；金光灿灿，是“明”字一层；法天像地，是“峻德”又一层；然后转到幽冥，一笔勾了，方是克明峻德之正面。看他一题四字，直分出如许的层次，无数的转折，且层层入妙，处处新奇。元宋虽有此体格，古今实无此笔墨，真异事也。

写龙宫已难写，地府更难。以一回之内兼写两处，且俱是绝世奇文，读之云峰峙立，雪浪千层，不惟文章另开生面，即读者心中目中亦若果有一地府龙宫，如亲历其境者。真乃前代之所不见、传奇之所绝无者也。至起伏转接，悉本天地之自然，读之并无痕迹，真乃妙笔，真正奇文。学者不知在此内研穷笔墨襟怀，终不免固陋之习。

夫定海神珍，既言心之德矣，何以又云铁？凡心为物蔽，浑然黑暗，故曰铁。克者，有如铁砖磨镜，而使之复明也。盖明与黑之不并立，由水火之不并行，故此私不克，此德不明。克之不尽，亦明之不至。是以此德不明，魔怪日亲；此德一明，鬼魅远避。此七十二洞之所以礼拜，牛头马面之所以藏形也。花团锦簇的一番妙论，实本天造地设

的一段至理。细细嚼之，方知此中之奥妙，原别有真味。

欲写龙宫，却偏不写龙宫；欲写幽冥，却不骤写幽冥。先以武库引出龙宫，妖魔引出幽冥。故此心之死，实死于七十二洞。此即勾死，此即幽冥，写得如闻如见，另是天地生成的一种笔墨。凡人读之，不知长几许识见，开多少聪明。而画龙点睛，从此破壁飞去者量必不少。

子弟读书，第一要发明大道，第二要善开其聪明。盖见理不到，则写事不透；命意不高，则用笔不灵。而抡元夺魁，必有一番奇妙，方可以出类超群。若奇书不使之见，则心田无粪，终不免混俗和光。是以聪明俊秀，每读作庸俗腐儒者，皆此之故也。高明君子，量必以予言为不爽。

明德之后，自应出仕，只收煞本题之后，意不知已送到下章之来意。可知书理即是文章，人情无异世事。奇书至这两回，则亦莫可名状矣。

长生不死，乃峻德也；幽冥地府，则不明之至。必从此中打出个长生不死，以写克明峻德，更觉神妙之至。

先闹龙宫，次乱地府，便已伏下“为不善无所不至”之案。

[1] 犯头：侵犯的由头。

[2] 巽（xùn）：八卦之一。巽为风，按方位为东南。

[3] 炮云：浓云，乌云。

[4] 点卯：官衙官员查点到班人数。因在卯时进行，故称。亦泛指点名。

[5] 榔槌（láng kāng）：笨重，使用不方便。

[6] 委的：确实，真的。

[7] 挝（zhuā）：抓。

[8] 聒（guō）噪：客套语，犹言打扰了。

[9] 禁动：挪动，撼动。

[10] 可了的：恰好。

[11] 每：同“们”。

[12] 搯（sāi）：同“塞”。耳躲：即耳朵。

[13] 罍（jǐǎ）、觥：都是饮酒器名。

[14] 敲：同“倚”。

[15] 朦胧：此意谓糊涂。

[16] 勾死人：即勾死鬼。

[17] 搨（tiàn）：用笔蘸墨。

[18] 纒縫（gē da）：犹疙瘩。

[19] 躡踵（lóng zhòng）：趑趄，踉跄。

[20] 争梟：即争吵。梟，“噪”的古字，喧闹。

[21] 下元：水界，水府。

第四回

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

《西游》一部，原作几部读。本传是本传的义理，全部又是全部的文章。法脉神气，前后实相贯串。即如此回，本题是写“诚其意，毋自欺”，若以反面看，此心又渐妄矣。此火一起，直贯到火焰山；此名一争，已埋伏狮驼洞。故作文不难，难于布局；布局亦不难，难于本传成本传之文，全部又要成全部之文。此乃回文织锦，横顺成章之法，非仙才不能设此想，非鬼神不能构此作也。

人生凡事决裂，莫不由心火暴发。此火一起，本来的面目尽失。已不知所当好，又何由知所当恶。把向日求长生的一片苦心，不知消归何有矣，好不利害。是以张公多书“忍”字者，或亦先见及于此欤。

人各有类，官各有品。心有定向，则自安静不乱，岂可不入流乎？以大圣而不归渠道，这便是泛涨的根子，此无所不至之脉，有自而来也。

太白职司西方，取经一路正属其分野，所以前后始终俱用金星作线。但前败天王是反自欺，后随金星方转入毋自欺。前后二李，实是一反一正。

那太白金星与美猴王同出了洞天深处，一齐驾云而起。理即诚也，云即意也。奉旨征诏，落笔便擒“诚其意”。○平地青云，然已照定齐天府。原来悟空觔斗云比众不同，十分快疾，把个金星撇在脑后，背理而行，反笼“毋自欺”。先至南天门外。正欲收云前进，被增长天王领着庞、刘、苟、毕、邓、辛、张、陶，一路大力天丁，枪刀剑戟，挡住天门，不肯放进。猴王道：“这个金星老儿乃奸诈之徒，反挑其意不诚。既请老孙，如何教人动刀动枪，阻塞门路？”正嚷间，金星倏到。悟空就靛面发狠道^u：“你这老儿怎么哄我？哄即欺也，未写自欺，先讲人欺，此是傍面。被你说奉玉帝招安旨意来请，却怎么教这些人阻住天

门，不放老孙进去？”金星笑道：“大王息怒。你自来未到，天堂却又无名，众天丁又与你素不相识，他怎肯放你擅入？等如今见了天尊，授了仙箓，注了官名，向后随你出入，谁复挡也？”悟空道：“这等说也罢，我不进去了。”乘势一翻，以见其意不诚。金星又扯住道：“你还同我进去。”将近天门，金星高叫道：“那天门天将、大小吏兵，放开路者！此乃下界仙人，我奉玉帝圣旨，宣他来也。”那增长天王与众天丁俱才敛兵退避。猴王始信其言，同金星缓步入里观看。真个是：

初登上界，乍入天堂。金光万道滚红霓，瑞气千条喷紫雾。只见那南天门，碧沉沉琉璃造就，明幌幌宝玉妆成。两边摆数十员镇天元帅，一员员顶梁靠柱，持锐拥旄^[2]；四下列十数个金甲神人，一个个执戟悬鞭，持刀仗剑。外厢犹可，入内惊人。里壁厢有几根大柱，柱上缠绕着金鳞耀日赤须龙。又有几座长桥，桥上盘旋着彩羽凌空丹顶凤。明霞幌幌映天光，碧雾蒙蒙遮斗口。这天上有三十三座天宫，乃遣云宫、毘沙宫、五明宫、太阳宫、花乐宫，一宫宫脊吞金稳兽；又有七十二重宝殿，乃朝会殿、凌虚殿、宝光殿、天王殿、灵宫殿，一殿殿柱列玉麒麟。寿星台上，有千千年不卸的名花；炼药炉边，有万万载常青的绣草。又至那朝圣楼前，绛纱衣星辰灿烂，芙蓉冠金璧辉煌。玉簪珠履，紫绶金章。金钟撞动，三曹神表进丹墀；天鼓鸣时，万圣朝王参玉帝。又至那凌霄宝殿，金钉攒玉户，彩凤舞朱门。复道回廊，处处玲珑剔透；三檐四簇，层层龙凤翱翔。上面有个紫巍巍、明幌幌、圆丢丢、亮灼灼大金葫芦顶，下面有天妃悬掌扇，玉女捧仙巾。恶狠狠掌朝的天将，气昂昂护驾的仙卿。正中间，琉璃盘内，放许多重重叠叠太乙丹；玛瑙瓶中，插几枝湾湾曲曲珊瑚树。正是：天宫异物般般有，世上如他件件无。金阙银銮并紫府，琪花瑶草暨琼葩。朝王玉兔坛边过，参圣金乌着底飞。猴王有分来天境，不堕人间点污泥。

太白金星领着美猴王，到于凌霄殿外，不等宣诏，直至御前，朝上礼拜。悟空挺身在傍，且不朝礼，但侧耳以听金星启奏。金星奏道：“臣领圣旨，已宣妖仙到了。”玉帝垂帘问曰：“那个是妖仙？”悟空却才躬身答应道：“老孙便是。”仙卿们都大惊失色，道：“这个野猴，怎么不拜伏参见，辄敢这等答应道‘老孙便是’，却该死了！该死了！”本是自欺，先写欺君，亦是对面。玉帝传旨道：“那孙悟空乃下界妖仙，初得人身，所以即君亦敢欺，即天亦肯欺，骂得绝妙。不知朝礼，且姑恕罪。”众仙卿叫声“谢恩”，猴王却才朝上唱个大（惹）（喏）^[3]。玉帝宣文选武选仙卿，看那处少甚官职，着孙悟空去除授。傍边转过武曲星君，启奏道：“天宫里各宫各殿，都不少官，只是御马监缺个正堂管

事。”这层先写“恶恶臭”。玉帝传旨道：“就除他做个弼马温罢^[4]。”好好一个官衔。○马即意也，弼即正也。众臣叫“谢恩”，他也只朝上唱个大喏。玉帝又差木德星官送他去御马监到任。

当时美猴王欢欢喜喜，与木德星官，径去到任，事毕，木德星官回宫。他在监里，会聚了监丞、监副、典簿、力士大小官员人等，查明御马监事务，止有天马千匹，乃是：

骅骝骐驎，騄駼纤离，龙媒紫燕，挟翼骠騊，馱馱银騊，騣裹飞黄，騊騄翻羽，赤兔超光，逾辉弥景，腾雾胜黄，追风绝地，飞翻奔霄，逸飘赤电，铜爵浮云，骅骝虎^騄，绝尘紫鳞，四极大宛，八骏九逸，千里绝群。此等良马，一个个嘶风逐电精神壮，踏雾登云气力长。

这猴王查看了文簿，点明了马数。本监中典簿管征备草料，力士官管刷洗马匹、斲草、饮水、煮料，监丞、监副辅佐催办，弼马昼夜不睡，滋养马匹。日间舞弄犹可，夜间看管殷勤。但是马睡的，赶起来吃草；不是弼马温，正是个搅马猴。走的，捉将来靠槽。那些天马见了，泯耳攒蹄，到养得肉肥膘满。不觉的半月有馀。一朝闲暇，为下章伏案。众监官都安排酒席，一则与他接风，二则与他贺喜。正在欢饮之间，猴王忽停杯问曰：“我这弼马温是个甚么官衔？”众曰：“官名就是此了。”相君之面，面止为猴。论君之职，职司马耳。【侧批】所谓诚其意者。又问：“此官是个几品？”众道：“没有品从。”猴王道：“没品想是大之极也。”尝言除了一品，还多九品，形容绝妙。众道：“不大，不大，只唤做未入流。”不是未入流，正是个臭马粪。奇思妙相，曲尽其致。猴王道：“怎么叫做未入流？”众道：“末等。这样官儿，最低最小，如何还有人称堂尊。只可与他看马，其臭可知。似堂尊到任之后，这等殷勤，喂得马肥，只落得道声‘好’字。勾入‘好’字，是为‘恶’字一衬。如稍有些尪羸^[5]，还要见责。再十分伤损，还要罚赎问罪。”更恶。

猴王闻此，不觉心头火起，咬牙大怒道：“这般藐视老孙！可恶可恶。老孙在那花果山称王称祖，怎么哄我来替他养马？大不慊意。养马者乃后生小辈下贱之役，不惟臭，而且恶，已为下“小人”伏案。岂是待我的？不做他，不做他！不肯弼马，便是不肯诚其意。我将去也！”“忽（竦）〔辣〕”的一声，把公案推倒，耳中取出宝贝，幌一幌，碗来粗细，一路解数，直打出御马监，径至南天门。众天丁知他受了仙篆，乃是个弼马温，不敢阻挡，让他打出天门去了。

须臾按落云头，回至花果山上。只见那四健将与各洞妖王，在那里操演兵卒。这猴王厉声高叫道：“小的们，老孙来了！”一群猴都来叩头，迎接进洞天深处，请猴王高登宝位，一壁厢办酒接风，都道：“恭喜大王，上界去十数年，想必得意荣归也！”串下“自谦”，其意绝妙。猴王道：“我才半月有馀，那里有十数年？”众猴道：“大王，你在天上，不觉时辰。天上一日，就是下界一年哩！请问大王，官居何职？”猴王摇手道：“不好说，不好说，活活的羞杀人！那玉帝不会用人，他见老孙这般模样，封我做个甚么弼马温，碍口识羞，极得“如恶”之妙。【侧批】所谓二字传神。原来是与他养马，未入流品之类。我初时到任不知，不知其恶，为何不闻其臭？只在御马监中顽耍。及今日问我同寮，始知是这等卑贱。老孙心中大恼，恶所不当恶，而恐“恶恶臭”亦未必若是。推倒席面，不受官衔，因此走下来了。”众猴道：“来得好，来得好！大王在这福地洞天之处为王，多少尊重快乐，怎么肯去与他做马夫！教小的们快办酒来，与大王释闷。”

正饮酒欢会间，有人来报道：“大王，门外有两个独角鬼王，要见大王。”方离天阙，即入鬼域。阎王不敢惹，鬼魅却敢见，又是奇谈。猴王道：“教他进来。”那鬼王鬼已不诚，而至于其王，则不诚之至。整衣跑入洞中，倒身下拜。美猴王问他：“你见我何干？”鬼王道：“久闻大王招贤，无由得见。今见大王授了天篆，得意荣归，特献赭黄袍一件，此是件好服色。○前写“恶恶臭”，以下讲“好好色”。与大王称庆。若不弃鄙贱，收纳小人，亦得效犬马之劳。”猴王大喜，将赭黄袍穿起，众等忻然，排班朝拜，即将鬼王封为前部总督先锋。不诚之人举动，就是一个鬼。所以处处俱是以鬼王打头阵。鬼王谢恩毕，复启道：“大王在天许人，所授何职？”猴王道：“玉帝轻贤，封我做个甚么弼马温。”鬼王听言，又奏道：“大王有此神通，如何与他养马？就做个齐天大圣，此是个好名色。有何不可？”猴王闻说，欢喜不胜，连道几个好、好、好，此名虽好，是岂猴王之所宜？喜之极，则好之至矣。教四健将：“就替我快置个旌旗，旗上写‘齐天大圣’四大字，立竿张挂。恐“好善”之意，未必如此诚。自此以后，只称我为齐天大圣，不许再称大王。如好好色，殊令人奇绝。亦可传与各洞妖王，一体知悉。”此不在话下。

却说那玉帝次日设朝，只见张天师引御马监监丞、监副，在丹墀下拜奏道：“万岁，新任弼马温孙悟空，因嫌官小，无怪《浣纱记》养马之比作粪也。昨日反下天宫去了。”登高而呼之，群谷皆应。正说间，又见南天门外增长天王领众天丁，亦奏道：“弼马温不知何故走出天门

去了。”玉帝闻言，即传旨：“着两路神元各归本职，朕遣天兵擒拿此怪。”班部中闪上托塔李天王天王即是天理。与哪咤三太子越班奏上道：“万岁，微臣不才，请旨降此妖怪。”玉帝大喜，即封托塔天王李靖为降魔大元帅，哪咤三太子为三坛海会大神，即刻兴师下界。李天王与哪咤叩头谢辞，径至本宫点起三军，帅众头目，着巨灵神为先锋，鱼肚将掠后，药叉将催兵，一霎时出南天门外，径来到花果山，选平阳处安了营寨，传令教巨灵神挑战。

巨灵神得令，结束整齐，轮着宣花斧，斧亦宣花，绝妙点染。到了水帘洞外。只见小洞门外许多妖魔，都是些狼虫虎豹之类，丫丫叉叉^[6]，轮枪舞剑，在那里跳斗咆哮。这巨灵神喝道：“那业畜^[7]，快早去报与弼马温知道：以恶臭观好色，更为之绝倒。吾乃上天大将，奉玉帝旨意，到此收伏，教他早早出来受降，免致汝等皆伤残也！”那些怪奔奔波波，传报洞中道：“祸事了，祸事了！”猴王问：“有甚祸事？”众妖道：“门外有一员天将，口称大圣官衔，不妙在称，亦不妙在不称，妙在称而不称，“如恶”二字便活画。道奉玉帝圣旨来此收伏，教早早出去受降，免伤我等性命。”猴王听说，教：“取我披挂来！”就戴上紫金冠，贯上黄金甲，登上步云鞋，手执如意金箍棒，“好色”二字，极其装点。领众出门，摆开阵势。这巨灵神睁睛观看，真好猴王：

身穿金甲亮堂堂，头戴金冠光映映。手举金箍棒一根，足踏云鞋皆相称。一双怪眼似明星，两耳过肩（眉）〔查〕又硬^[8]。挺挺身才变化多，声音响亮如钟磬。尖嘴咨牙弼马温^[9]，心高要做齐天圣。

巨灵神厉声高叫道：“那泼猴，你认得我么？”大圣听言，急问道：“你是那路毛神？老孙不曾会你，你快报名来。”巨灵神道：“我把你那欺心的猢猻！欺心即是自欺。你是认不得我，我乃高上神霄托塔李天王部下先锋巨灵天将，理本人之所得于天，而虚灵不昧，故曰巨灵。今奉玉帝圣旨到此收降你。你快卸下装束，归顺天恩，免得这满山诸畜遭诛。若道半个不字，教你顷刻化为齑粉！”^[10]猴王听说，心中大怒，道：“泼毛神凌侮上司，更觉欺心。休夸大口，少弄长舌。我本待一棒打死你，恐无人去报信，且留你性命，快早回天，对玉皇说，他甚不用贤，老孙有无穷的本事，为何教我替他养马？言之痛心，其恶之极。你看我这旌旗上字号，若依此字号升官，我就不动刀兵，自然的天地清泰。如若不依，时间就打上灵霄宝殿^[11]，教他龙床定坐不成！”

这巨灵神闻此言，急睁睛迎风观看，果见门外竖一高竿，竿上有旌旗一面，上写着“齐天大圣”四大字。巨灵神冷笑三声，道：“这泼猴，

这等不知人事，原是初世为人。辄敢无状！你就要做齐天大圣，好好的吃我一斧！”劈头就砍将去。那猴王正是会家不忙，将金箍棒应手相迎。这一场好杀：

棒名如意，斧号宣（化）〔花〕。他两个乍相逢不知深浅，斧和棒左右交加。一个暗藏神妙，一个大口称夸。使动法喷云噯雾^[12]，展开手播土扬沙。天将神通就有道，猴王变化实无涯。棒举却如龙戏水，斧来犹似凤穿花。巨灵名望传天下，原来本事不如他。大圣轻轻轮铁棒，着头一下满身麻。

巨灵神抵敌他不住，被猴王劈头一棒，慌忙将斧架隔，“挖叔”的一声，把个斧柄打做两截，急撤身败阵逃生。猴王笑道：“脓包，脓包！我已饶了你，你快去报信，快去报信！”巨灵神回至营门，径见托塔天王，忙哈哈跪下道：“弼马温是果神通广大，末将战他不过，败阵回来请罪。”李天王发怒道：“这厮剗我锐气，推出斩之！”傍边闪出哪咤太子，拜告：“父王息怒，且恕巨灵之罪，待孩儿出师一遭，便知深浅。”天王听谏，且教回营待罪管事。

这哪咤太子，甲冑齐整，跳出营盘，撞至水帘洞外。那孙悟空正来收兵，见哪咤来的勇猛。好太子：

总角才遮顙^[13]，披毛未盖肩。神奇多敏悟，骨秀更清妍。诚为天上麒麟子，果是烟霞彩凤仙。龙种自然非俗相，妙龄端不类尘凡。身带六般神器械，飞腾变化广无边。今受玉皇金口诏，敕封海会号三坛。纲领之总，督大学之先锋，处处俱要以此打头阵也。

悟空迎近前来，问曰：“你是谁家小哥？闯近吾门，有何事干？”哪咤喝道：“泼妖猴，岂不认得我！我乃托塔天王三太子哪咤是也。今奉玉帝钦差，至此捉你。”悟空笑道：“小太子，你的妳牙尚未退^[14]，胎毛尚未干，怎敢说这般大话？我且留你的性命，不打你，你只看我旌旗上是甚么字号，拜上玉帝，是这般官衔，再也不须动众，我自皈依。虽曰无欺，吾不信也。若是不遂我心，“自谦”二字，却从“好好色”串出，笔阵更奇。定要打上凌霄宝殿。”哪咤抬头看处，乃“齐天大圣”四字。哪咤道：“这妖猴能有多大神通，就敢称此名号？总见好所不当好。不要怕，吃吾一剑！”悟空道：“我只站下不动，任你砍几剑罢。”那哪咤奋怒，大喝一声，叫“变”，即变做三头六臂，恶狠狠手持六般兵器，乃是斩妖剑、砍妖刀、缚妖索、降妖杵、绣球儿、火轮儿，丫丫叉叉，扑面来打。悟空见了，心惊道：“这小哥倒也会弄些手段，莫无礼，看我神

通！”好大圣，喝声“变”，也变做三头六臂，把金箍棒幌一幌，也变作三条，六只手拿着三条棒架住。这场斗，真个是地动山摇，好杀也：

六臂哪咤太子，天生美石猴王，相逢真对手，正遇本源流。那一个蒙差来下界，这一个欺心闹斗牛。斩妖宝剑锋芒快，砍妖刀狠鬼神愁，缚妖索子如飞蟒，降妖大杵似狼头，火轮掣电烘烘艳，往往来来滚绣球。大圣三条如意棒，前遮后挡运机谋。苦争数合无高下，太子心中不肯休。把那六件兵器多教变，百千万亿照头丢。猴王不惧呵呵笑，铁棒翻腾自运筹。以一化千千化万，满空乱舞赛飞虬。唬得各洞妖王都闭户，遍山鬼怪尽藏头。神兵怒气云惨惨，金箍铁棒响飕飕。那壁厢天丁呐喊人人怕，这壁厢猴怪摇旗个个忧。发狠两家齐斗勇，不知那个刚强那个柔。

三太子与悟空各骋神威，斗了个三十回合，那太子六般兵变做千千万万，孙悟空金箍棒变作万万千千。半空中似雨点流星，不分胜负。原来悟空手疾眼快，正在那混乱之时，他拔下一根毫毛，叫声“变”，就变做他的本相，手挺着棒，演着哪咤^[15]；他的真身却一纵赶至哪咤脑后，不诚之人，全是弄鬼。着左膊上一棒打来。哪咤正使法间，听得棒头风响，急躲闪时，不能措手，被他着了一下，负痛逃走。伤及天理，自欺极矣。收了法，把六件兵器依旧归身，败阵而回。那阵上李天王早已看见，急欲提兵助战。不觉太子倏至面前，战兢兢报道：“父王，弼马温三字绝妙。真个有本事，孩儿这般法力，也战他不过，已被他打伤膊也。”天王大惊失色，道：“这厮恁的神通^[16]，如何取胜？”太子道：“他洞门外竖一竿旗，上写‘齐天大圣’四字，亲口夸称，教玉帝就封他做齐天大圣，万事俱休，若还不是此号，定要打上凌霄宝殿哩。”天王道：“既然如此，且不要与他相持，且去上界，将此言回奏。再多遣天兵围捉这厮，未为迟也。”太子负痛，不能复战，故同天王回天启奏。不题。

你看那猴王得胜归山，那七十二洞妖王，与那六弟兄，俱来贺喜，在洞天福地，饮乐无比。他却对六弟兄说：“小弟既称齐天大圣，你们亦可以大圣称之。”内有牛魔王，忽然高叫道：“贤弟言之有理，我即称做个平天大圣。”蛟魔王道：“我称做覆海大圣。”鹏魔王道：“我称混天大圣。”狮^狒王道：“我称移山大圣。”猕猴王道：“我称通风大圣。”猓^狻王道：“我称驱神大圣。”此时七大圣自作自为，种种作孽，是为“无所不至”立案。自称自号，总是自欺。耍乐一日，各散讫。

却说那李天王与三太子，领着众将，直至凌霄宝殿，启奏道：“臣等奉圣旨出师下界，收伏妖仙孙悟空。不期他神通广大，不能取胜，仍望万岁添兵剿除。”玉帝道：“谅一妖猴，有多少本事，还要添兵？”太子又近前奏道：“望万岁赦臣死罪。那妖猴使一条铁棒，其名搅草棒，其实又是套马竿。先败了巨灵神，又打伤臣臂膊。洞门外立一竿，旗上书‘齐天大圣’四字，道是封他这官职，即便休兵来授，若不是此官，还要打上凌霄宝殿也。”玉帝闻言，惊讶道：“这妖猴何敢这般狂妄！着众将即刻诛之。”正说间，班部中又闪出太白金星，奏道：“那妖猴只知出言，不知大小。欲加兵与他争斗，想一时不能收伏，反又劳师。不若万岁大舍恩慈，还降招安旨意，就教他做个齐天大圣，只是加他个空衔，有官无禄便了。”照下闲居。玉帝道：“怎么唤做有官无禄？”金星道：“名是齐天大圣，只不与他事管，不与他俸禄，且养在天壤之间，收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庶乾坤安靖，海宇得清宁也。”玉帝闻言道：“依卿所奏。”即命降了诏书，仍着金星领去。

金星复出南天门，直至花果山水帘洞外观看。这番比前不同，威风凛凛，杀气森森，各样妖精，无般不有，一个个都执剑拈枪，拿刀弄杖的，在那里咆哮跳跃。一见金星，皆上前动手。金星道：“那众头目来，累你去报你大圣知之：吾乃上帝遣来天使，有圣旨在此请他。”众妖即跑入报道：“外面有一老者，他说是上界天使，有旨意请你。”悟空道：“来得好，来得好！想是前番来的那太白金星，所谓诚其意者。那次请我上界，虽是官爵不堪，却也天上走了一次，认得那天门内外之路，今番又来，定有好意。教众头目大开旗鼓，摆队迎接。”大圣即带引群猴，顶冠贯甲，甲上罩了赭黄袍，足踏云履，急出洞门，躬身施礼，高叫道：“老星请进，恕我失迎之罪！”金星趋步向前，径入洞内，面南立着，道：“今告大圣，前者因大圣嫌恶官小，躲离御马监，当有本监中大小官员，奏了玉帝。玉帝传旨道：凡授官职，皆由卑而尊，为何嫌小？不是嫌小，特恶其臭耳。即有李天王领哪吒下界取战，不知大圣神通，故遭败北，回天奏道：大圣立一竿旗，要做齐天大圣。众武将还要支吾，是老汉力为大圣冒罪奏闻，免兴师旅，请大圣授篆，玉帝准奏。因此来请。”悟空笑道：“前番动劳，今又蒙爱，多谢，多谢！但不知上天可有此齐天大圣之官衔也？”心上既好，不怕天上没有。金星道：“老汉以此衔奏准，方敢领旨而来。如有不遂，只坐罪老汉便是。”

悟空大喜，恳留饮宴不肯，遂与金星，纵着祥云，到南天门外。依理而行，方不自欺。那些天丁天将，都拱手相迎，径入凌霄殿下，金星拜奏道：“臣奉诏宣弼马温孙悟空已到。”以诏起，仍以诏结。玉帝

道：“那孙悟空过来！今宣你做个齐天大圣，官品极矣，好。升一次，就是二三十级，其好可想而知也。但切不可胡为！”照下为不善。这猴亦止朝上唱个喏，道声“谢恩”。玉帝即命工干官张鲁二班在蟠桃园右首带出桃园，已为下文立案。起一座齐天大圣府，大圣紧对小人。○俺只说建平波文成武就，谁知是假齐王意敛心收。又只道是庆弹冠崇儒重道，却原来是立无方爵禄封侯。府内设个二司，一名安静司，一名宁神司。意不妄动，只挽诚其意，不知已落到闲居。司俱有仙吏，左右扶持。又差五斗星君送悟空去到任，外赐御酒二瓶，善。金花十朵，好色。着他安心定志，再勿胡为。那猴王信受奉行，诚其意，毋自欺也。即日与五斗星君到府，打开酒瓶，同众尽饮。此善宜无有不好，但只恐知味又来偷也。送星官回转本宫，他才遂心满意，喜地欢天，所恶者已去，所好者已得，喜地欢天，此之谓自谦。在于天宫快乐，清闲快乐，已落到闲居。无挂无碍。正是：

仙名永注长生篆，不堕轮回万古传。

毕竟不知向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孟子》云：“人皆可以为尧舜。”《中庸》云：“可以与天地参。”是至诚之道，原可以与天地齐名，日月争光，只是不修天爵，妄求人爵，窃恐与天齐者，曾几何日，而又与地齐矣。

马即意也，弼即正也。实受御马监，以写诚其意，安静宁神，以见其毋自欺。弼马温最低最小，乃猴王之所深恶者。以喻恶恶臭，齐天大圣至高至大，乃一生之所最喜者，以喻好好色。遂心满意，以见其自谦。一段至理写的透亮，前后文法贯串的周密，不谓奇书中实有此精妙也。

此题虽是题纲，但五句之意实分五层。看他只拈定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以此二句分股，而前后上下之意，即于此中串出，真乃写的层层锦绣，字字珠玑，亦可谓笔墨中之古怪。一部五十二篇之中，惟此尤为独得。

收鬼王则不知所好，伤太子则不知所恶，甚至好所不当好，恶所不当恶。自称自号总是自欺，前以峻德作来龙，后以闲居为去脉，真乃古今之大笔墨，绝世之妙文章，实为有生之所创见也。

心本如意棒，意跟觔抖云，太极生两仪，而阴阳从此分矣。至此以下，方有玉皇之名、王母之号、四大天王、十二元神、二十八宿以及普天神将。虽是行文的次第，其实本天地之自然心意，原属两事，所以诚、正亦分作两层。行文精细，理路渊微，是岂近世之传奇所得同日

而语也。

题纲两句，上句心何足，是言不知所恶而心有不慊。下句意未宁，是言不知所好而意亦不诚，俱是反面，然而笔阵，其神已注到下意。似此两句之内，亦有一起落章法，此所以为奇文也。

或问长春抱天人之学，负绝世之才，胡不以经书理学显名当世，却附之传奇？盖宋自元祐党人之论一起，凡系正人君子、理学名儒，莫不被祸。后至弥远专权，邹鲁之书并禁，小则遣发，重则毙命，而善良几无遗类，圣教之传亦危矣。故或远窜山林，又或遁迹方外，举世莫敢以经书理学自鸣，且反以经书理学为讳。迨至孝、光之世，其禁虽弛，流风馀韵不远，士林犹有谈虎色变之势。然而纯儒宿学，又不甘以自没，或托之传奇，或借一典故，以发明其理学之要。人只见其笔墨之游戏，却不悟其中隐寓之妙。此元代词曲之所以兴而传奇之所由尚也。

[1] 覩（dǐ）面：迎面，当面。

[2] 锐：指有刃或尖的兵器。

[3] 唱喏（rě）：古代男子所行之礼，叉手行礼，同时出声致敬。

[4] 弼马温：实为“避马瘟”的谐音。民间传说猴子可以避马瘟。

[5] 尪羸（wāng léi）：瘦弱。

[6] 丫丫叉叉：枝丫杂乱交叉的样子。

[7] 业：佛教语。佛教谓业由身、口、意三处发动，分别称身业、口业、意业。业分善、不善、非善非不善三种，一般偏指恶业，孽。

[8] 查（zhā）：张开，分开。

[9] 咨牙：即齟牙。

[10] 藁（gǎo）粉：粉末，碎屑。常用以喻粉身碎骨。

[11] 时间：立即。

[12] 噯（ǎi）：吐。

[13] 总角：古时儿童束发为两结，向上分开，形状如角，故称总角。顙（xìn）：同“凶”。参见第二回“顙门”注。

[14] 妳：同“奶”。

[15] 演：用假身相迷惑。

[16] 恁（rèn）的：如此，这样。

第五回

乱蟠桃大圣偷丹 反天宫诸神捉怪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

落笔但只注名，先从闲居写起。二寸长的人儿树上睡觉，则小人闲居也。蟠桃、丹酒总写“善”字，小人偷盗则为不善矣。以下先至宝阁，次转长廊，是翻“至”字。然后转到兜率天宫，则天外已至，宜无有不至者矣。明白爽亮，痛快人心，予独以此篇为最。

以大圣的体统，却作此小辈之事，其名则圣，其实则怪。把一座齐天府竟化作傀儡院，读之令人奇绝。

此题原是两句，所以上下亦分作两截。上半是写闲居为不善，下方转入无所不至，法脉精妙，用意神奇。无处不是“闲居为不善”，无笔不是“无所不至”。尝爱太白《夜宴序》为文章之仙境，读此则如入蓬莱仙岛，无处不是仙境也。

盗则无恶不作，醉则无有不为。以盗写“为不善”，醉写“无所不至”，却是天生的两股柱脚。不知神脉便已顺手照定下意，读之无不令人称快。

话表齐天大圣到底是个妖猴，先扣“小人”，与上便不混。更不知官衔品从，也不较俸禄高低，写得无赖，方合身分。但只注名便了。有官无职笼闲居，绝妙。那齐天府下，二司仙吏早晚伏侍，只知日食三餐，夜眠一榻，无事牵萦，自由自在。讲闲居爽亮，然已照定结尾。闲时节，点“闲”字，明醒。会友游宫，交朋结义。见三清称个“老”字，逢四帝道个“陛下”，与那九曜星、五方将、二十八宿、四大天王、十二元辰、五方五老、普天星相、河汉群神，俱只以弟兄相待，彼此称呼。引出如许大人君子，按定下回，以为“小人”作一陪衬。今日东游，明日西荡，云去云来，行踪不定。提清“无所不至”，便得两截之法。

一日，玉帝早朝，班部中闪出许旌阳真人，頻顙启奏道^[4]：“今有齐天大圣，日日无事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俱称朋友，未写

无所不至，先说无人不交。殊不知无不交，即无所不至之根也。恐后来闲中生事，有此一翻，笔意更醒。不若与他一件事管了，庶免别生事端。”玉帝闻言，即时宣诏。那猴王欣欣然而至，道：“陛下诏老孙有何升赏？”虽无“为不善，无所不至”之文，已传“为不善，无所不至”之神。玉帝道：“朕见你身闲无事，与你一件执事^[2]，你且权管那蟠桃园，早晚好生在意。”偏使他不闲转，“为”字更醒。大圣欢喜谢恩，朝上唱喏而退。他等不得穷忙，妙。即入蟠桃园内查勘。本园中有个土地，拦住问道：“大圣何往？”大圣道：“吾奉玉帝点差，代管蟠桃园，今来查勘也。”那土地连忙施礼，即呼那一班锄树力士、运水力士、修桃力士、打扫力士，小人都用力，不似大圣之闲居也。都来见大圣磕头，引他进去，但见那：

天天灼灼，颗颗株株。天天灼灼花盈树，颗颗株株果压枝。果压枝头垂锦弹，花盈树上簇胭脂。时开时结千年熟，无夏无冬万岁迟。先熟的酡颜醉脸^[3]，还生的带蒂青皮。凝烟肌带绿，映日显丹姿。树下奇葩并异卉，四时不谢色齐齐。左右楼台并馆舍，盈空常见罩云霓。不是玄都凡俗种，瑶池王母自栽培。

大圣看玩多时，不是大圣看玩，正是小人窥伺。问土地道：“此树有多少株数？”土地道：“有三千六百株。前面一千二百株，花微果小，三千年一熟，人吃了成仙了道，体健身轻。中间一千二百株，层花甘实，六千年一熟，人吃了霞举飞升，长生不老。后面一千二百株，紫纹缃核，九千年一熟，人吃了与天地齐寿，日月同庚。”其善可知。○先写明“善”字，转“为”字便省力。大圣闻言，欢喜无限。当日查明了株树，点看了亭阁，回府。自此后，三五日一次赏玩，也不交友，也不他游。仍是闲居。一日，见那老树枝头桃熟大半，他心里要吃个尝新，吃即为也。○只说他毛头毛脑，谁知他便想毛手毛脚。奈何本园土地、力士并齐天府仙吏紧随不便。忽设一计道：贼出卑计，岂不信然！“汝等且出外伺候，让我在这亭上少憩片时。”那众仙果退。只见那猴王脱了冠服，爬上大树，出山像，露出本色。拣那熟透的大桃摘了许多，就在树枝上自在受用，吃了一饱，却才跳下树来，簪冠着服，唤众等仪从回府。迟三二日，又去设法偷桃，尽他享用。蟠桃虽善，偷吃则为不善矣。如此写法，实人世之罕见。

一朝，王母娘娘设宴，大开宝阁瑶池，中做蟠桃胜会，与“小人闲居”作一反照。即着那红衣仙女、青衣仙女、素衣仙女、皂衣仙女、紫衣仙女、黄衣仙女、绿衣仙女，各项花篮，去蟠桃园摘桃建会。七衣仙

女直至园门首，只见蟠桃园土地、力士同齐天府二司仙吏，都在那里把门。仙女近前道：“我等奉王母懿旨，到此摘桃设宴。”土地道：“仙娥且住。今岁不比往年，玉帝点差齐天大圣在此督理，须是报大圣得知，方敢开园。”仙女道：“大圣何在？”土地道：“大圣在园内，因困倦，自家在亭子上睡哩。”索居闲处，写来如画。仙女道：“既如此，寻他自来，不可迟误。”土地即与同进，寻至花亭不见，只有衣冠在亭，不知何往。下句追魂。四下里都没寻处。原来大圣耍了一会，吃了几个桃子，变做二寸长的个人儿，在那大树梢头浓叶之下睡着了。人至二寸，小之至矣；树上睡觉，闲之极矣。如此写法，真千古之仅见。○《博物志》载，李子敖身長三寸三分，于鸣鹄唳中游行无碍。亦未有若是之小也。七衣仙女道：“我等奉旨前来，寻不见大圣，怎敢空回？”傍有仙吏道：“仙娥既奉旨来，不必迟疑，我大圣闲游惯了，想是出园会友去了。不闲而且更忙。汝等且去摘桃，我们替你回话便是。”那仙女依言，入树林之下摘桃。先在前树摘了三篮，又在中树摘了三篮。到后树上摘取，只见那树上花果稀疏，都被“为”去。止有几个毛蒂青皮的善者已无，止留不善者矣。——原来熟的都是猴王吃了。

七仙女张望东西，只见向南枝上止有一个半红半白的桃子，善而不善，更妙。青衣女用手扯下枝来，红衣女摘了，却将枝子望上一放。原来那大圣变化了，正睡在此枝，被他惊醒，大圣即现本相，耳朵内掣出金箍棒，幌一幌，碗来粗细，“咄”的一声道：“你是那方怪物，敢大胆偷摘我桃？”慌得那七仙女一齐跪下道：“大圣息怒。我等不是妖怪，乃王母娘娘差来的七衣仙女，摘取仙桃，大开宝阁，做蟠桃胜会。适至此间，先见了本园土地等神，寻大圣不见，我等恐迟了王母懿旨，是以等不得大圣，故先在此摘桃，万望恕罪。”

大圣闻言，回嗔作喜道：“仙娥请起。王母开阁设宴，请的是谁？”仙女道：“上会自有旧规，请的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东方崇恩圣帝，十洲三岛仙翁，北方北极玄灵，中央黄极黄角大仙——这个是五方五老。还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众，中八洞玉皇九垒、海岳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注世地仙，各宫各殿大小尊神，俱一齐赴蟠桃嘉会。”大圣笑道：“可请我么？”仙女道：“不曾听得说。”似此善会却不请小人，小人又何乐为不善也。大圣道：“我乃齐天大圣，就请我老孙做个席尊^[4]，有何不可？”好嘴脸。○无所不至，其神已寓于此。仙女道：“此是上会旧规，今会不知如何。”大圣道：“此言也是，难怪汝等。你且立下，待老孙先去打听个消息，看可请老孙不请。”好大圣，捻着诀，念声咒语，对众仙女

道：“住，住，住！”这原来是个定身法，把那七衣仙女一个个眼睁睁白着眼^[5]，都站在桃树之下。种种作恶俱为“为不善”立案。大圣纵朵祥云，跳出园内，竟奔瑶池路上而去。正行时，只见那壁厢：

一天瑞霭光摇曳，五色祥云飞不绝。白鹤声鸣振九皋，紫芝色秀分千叶。中间现出一尊仙，相貌天然丰采别。神舞虹霓幌汉霄，腰悬宝篆无生灭。名称赤脚大罗仙，按下见君子。○小人原无可写，故于对面寻出一位大人以陪之。特赴蟠桃添寿节。

那赤脚大仙觐面撞见大圣，大圣低头定计，赚哄真仙，他要暗去赴会，却问：“老道何往？”大仙道：“蒙王母见招，去赴蟠桃嘉会。”大圣道：“老道，不知玉帝因老孙觔斗云疾，着老孙五路邀请列位先至通明殿下演礼，后方去赴宴。”大仙是个光明正大之人，不似小人之阴谋诡计。就以他的诳语作真，道：不是大人，偏信小人。正见小人之能哄大人也。“常年就在瑶池演礼谢恩，如何先去通明殿演礼，方去瑶池赴会？”无奈，只得拨转祥云，径往通明殿去了。大圣驾着云，念声咒语，摇身一变，就变做赤脚大仙模样，下章“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已寓于此。前奔瑶池。不多时，直至宝阁，此至一所。按住云头，轻轻移步，走入里面，只见那里：

琼香缭绕，瑞霭缤纷。瑶台铺彩结，宝阁散氤氲。凤翥鸾腾形缥缈，金花玉萼影浮沉。上排着九凤丹霞宸^[6]，八宝紫霓墩，妆彩描金桌，千花碧玉盆。桌上有龙肝和凤髓，熊掌与猩唇。珍馐百味般般美，异果嘉殽色色新。

那里铺设得齐齐整整，却还未有仙来。这大圣，点看不尽，忽闻得一阵酒香扑鼻，及转头，见右壁厢长廊之下，有几个造酒的仙官，搬糟的力士，领几个运水的道人，烧火的童子，在那里洗缸刷瓮，已造成了玉液琼浆，香醪（注）〔佳〕酿。大圣止不住口角流涎，就要去吃，奈何那些人都在那里。他就弄个神通，把毫毛拔下几根，丢入口中，嚼碎喷将出去，念声咒语，叫“变”，即变做几个瞌睡虫，奔在众人脸上。你看那伙人手软头低，闭眉合眼，丢了执事，都去盹睡。大圣却拿了些百味珍馐，佳殽异品，走入长廊里面，又至一所。就着缸，挨着瓮，放开量痛饮一番。吃勾了多时，酩酊醉了^[7]，莫不是醉将军解甲封侯，莫不是诈疯魔孙臧逃走，莫不是问洗马逞旧风流，莫不是润笔毫草圣三斗，莫不是刘伶戒酒，莫不是高阳酒友，却原来是酆东郭天官盗酒，好似个醉螃蟹手足乱爬，从今不识朝天路。自揣自摸道：“不好，不好！为不善有何好处。再过会请的客来，却不怪我？一时拿住，怎生是好？不如

早回府中睡去也。”大圣的的妙人，毕吏部见不及此。

好大圣，摇摇摆摆，仗着酒，任情乱撞，一会把路差了，偏偏有此一差，差出如许的异事，无限的奇文。不是齐天府，却是兜率天宫。再至一所。○从“闲居为不善”过到“至”字，然后转入“无所不至”，笔势曲而有致。一见了，顿然醒悟，道：“兜率宫是三十三天之上，天外已至，则无有不至者矣。乃离恨天太上老君之处，如何错到此间？不是醉了，竟是错了，此时悔过，已是无及，而又将错就错，是以愈错愈远也。也罢，也罢！一向要来望此老，不曾得来，今趁此残步^[8]，就望他一望也好。”即整衣撞进去。那里不见老君，小人无理已极，如何还得见，是反按下“见君子”。四无人迹。原来那老君与燃灯古佛在三层高阁朱丹陵台上讲道，众仙童、仙将、仙官、仙吏，都侍立左右听讲。这大圣直至丹房里面，寻访不遇，但见丹灶之傍，炉中有火，炉左右安放五个葫芦，葫芦里都是炼就的金丹。大圣喜道：“此物乃仙家之至宝，桃有桃之善，酒有酒之善，丹又有丹之善。写得华团锦簇，雅俗共赏，方叹此书之奇。老孙自了道以来，识破了内外相同之理，笔墨飞舞，照前如同儿戏。也要炼些金丹济人，不期到家无暇。偏说他不闲，妙不可言，是小人不可闲，而亦并不可忙也。今日有缘，却又撞着此物，趁老子不在，等我吃他几丸尝新。”他就把那葫芦都倾出来，就都吃了，看他写“为”字，一处一样，一遍一色，偏有许多的为法，兴会淋漓，真是好看。如吃炒豆相似。好吃，自老子造丹以来，实未尝有此一吃。一时间丹满酒醒，又自己揣度道：“不好，不好！这场祸比天还大，若惊动玉帝，性命难存！走，走，走！不知又至何处，有馀不尽，方见笔墨之妙。不如下界为王去也。”他就跑出兜率宫，不行旧路，从西天门使个隐身法逃去，藏形匿影，更非君子。即按云头，回至花果山界。

但见那旌旗闪灼，戈戟光辉，原来是四健将与七十二洞妖王，在那里演习武艺。大圣高叫道：“小的们，前以大人作陪，此以群小相衬。我来也！”众怪丢了器械，跪倒道：“大圣好宽心，丢下我等许久不来相顾！”大王道：“没多时，没多时。”且说且行，竟入洞天深处。四健将打扫安歇，叩头礼拜毕，俱道：“大圣在天这百十年，实受何职？”大圣笑道：“我记得才半年光景，怎么就说百十年话？”健将道：“在天一日，即在下方一年也。”大圣道：“且喜这番玉帝相爱，果封做齐天大圣，起一座齐天府，又设安静、宁神二司，司设仙吏侍卫。向后见我无事，过到下句，又抱上“闲居”，方见手笔之妙，更见此书之奇。着我去管蟠桃园。近因王母娘娘设蟠桃大会，未曾请我，是我不待他请，真正小人，还亏自道。先赴瑶池，把他那仙品仙酒，都是我偷吃了。走出瑶

池，踉踉跄跄，误入老君宫阙，又把他五个葫芦金丹也偷吃了。把个“为不善”、“无所不至”，偏用他自己述出更妙。但恐玉帝见罪，方才走出天门来也。”【侧批】照下闭藏更醒。

众怪闻言大喜，即安排酒果接风，将椰酒满斟一石碗奉上。大圣喝了一口，即咨牙俛嘴道^[9]：“不好吃，不好吃！”崩、芭二将道：“大圣在天宫吃了仙酒仙馔，是以椰酒不甚美口。常言道：‘美不美，乡中水。’”大圣道：“你们就是‘亲不亲，故乡人’。我今早在瑶池中受用时，见那长廊之下有许多瓶罐，都是那玉液琼浆，你们都不曾尝着，待我再去偷他几瓶回来，你们各饮半杯，一个个也长生不老。”只怕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是反按下意。众猴欢喜不胜。大圣即出洞门，又翻一筋斗，使个隐身法，【侧批】按下揜其不善。竟至蟠桃会上，进瑶池宫阙。水穷山尽，忽又一翻异样，惊人之笔。只见那几个造酒、搬糟、运水、烧火的，还鼾睡未醒。他将大的从左右胁下挟了两个，两手提了两个，层峦叠嶂，总为“无所不至”传神。即拨转云头，回来会众猴，在于洞中就做个仙酒会，各饮了几杯，快乐不题。

却说那七衣仙女，自受了大圣的定身法术，一周天方能解脱，各提花篮，回奏王母，说：“齐天大圣使术法困住我等，故此来迟。”王母问道：“汝等摘了多少蟠桃？”仙女道：“只有两篮小桃，三篮中桃，至后面大桃半个也无，想都是大圣偷吃了。及正寻间，不期大圣走将出来，行凶拷打，又问设宴请谁，我等把上会事说了一遍，他就定住我等，不知去向。只到如今，才得醒解回来。”王母闻言，即去见玉帝，备陈前事。说不了，又见那造酒的一班人，同仙官等来奏，不知甚么人，搅乱了蟠桃大会，偷吃了玉液琼浆，共八珍百味，亦俱偷吃了。又有四大天师奏上：“太上道祖来了。”玉帝即同王母出迎。老君朝礼毕，道：“老道宫中炼了些九转金丹，伺候陛下做丹元大会，不期被贼偷去，特启陛下知之。”玉帝见奏悚惧。少时又有齐天府仙吏叩头道：“孙大圣不守执事，自昨日出游，至今未转，更不知去向。”小人的去向其实难知。玉帝又添疑思。只见那赤脚大仙又顚顚上奏道：“臣蒙王母诏，昨日赴会，偶遇齐天大圣，对臣言万岁有旨，着他邀臣等先赴通明殿演礼，方去赴会。臣依他言语，即返至通明殿外，不见万岁龙车凤辇，又急来此候候。”玉帝越发大惊道：“这厮假传旨意，赚哄贤卿，无所不至，一齐点出，更觉热闹。快着纠察灵官缉访这厮踪迹。”灵官领旨，即出遍访，尽得其详，按下“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更透。回奏道：“搅乱天宫者，乃齐天大圣也。”又将前事尽诉一番。平生作过事，没兴一齐来。玉帝大怒，即差四大天王，协同李天王按仁义礼智信，即天理也。

并哪咤太子，点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方揭谛、四值功曹、东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岳四渎、普天星相，共十万天兵，布一十八架天罗地网，即法纲。下界去花果山围困，定捉获那厮处治。众神即时兴师，离了天宫。这一去，但见那：

黄风滚滚遮天暗，紫雾腾腾罩地昏。只为妖王欺上帝，致令众圣降凡尘。四大天王，五方揭谛。四大天王权总制，五方揭谛调多兵。李托塔中军掌号，恶哪咤前部先锋。罗（猴）（猴）星为头检点，计都星随后峥嵘^[10]。太阴星精神抖擞，太阳星照耀分明。五行星偏能豪杰，九曜星最喜相争。元辰星子午卯酉，一个个都是大力天丁。五瘟五岳东西摆，六丁六甲左右行。四渎龙神分上下，二十八宿密层层。角亢氐房为总领，奎娄胃昂惯翻腾。牛斗女虚危室壁，心尾箕星个个能。井鬼柳星张翼轸，轮枪舞剑显威灵。停云降雾临凡世，花果山前扎下营。

诗曰：

天产猴王变化多，偷丹偷酒乐山窝。只因搅乱蟠桃会，十万天兵布网罗。

当时李天王传了令，着众天兵扎了营，把那花果山围得水泄不通，上下布了十八架天罗地网。人到万恶滔天之际，自然天理难容，王法在所不免。先差九曜恶星出战。九曜即提兵，竟至洞外，只见那洞外大小群猴跳跃顽耍。星官厉声高叫道：“那小妖，你那大圣在那里？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我等乃上界差调的天神，到此降你这造反的大圣！教他快快来归降，若道半个不字，教汝等一概遭诛！”那小妖慌忙传入道：“大圣，祸事了，祸事了！外面有九个凶神，小人固不善，不知天神更恶。口称上界差来的天神，收降大圣。”那大圣正与七十二洞妖王并四健将分饮仙酒，还为不善哩。一闻此报，公然不理，道：“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门前是与非。”好自在。说不了，一起小妖又跳来道^[11]：“那九个凶神，恶言泼语，在门前骂战哩！”大圣笑道：“莫采他，诗酒且图今日乐，功名休问几时成。”回抱“闲居”，按下“厌然”。说犹未了，又一起小妖来报：“爷爷，那九个凶神已把门打破，杀进来也！”大圣怒道：“这泼毛神，老大无礼！本待不与他计较，如何上门来欺我？”即命：“独角鬼王领帅七十二洞妖王出阵，小人举动，无处不是鬼，而此时还要鬼吸下意，绝倒。老孙领四健将随后。”

那鬼王疾帅妖兵，出门迎敌，却被九曜恶星一齐掩杀，抵住在铁板桥头，莫能得出。正嚷间，大圣到了，叫一声开路，掣开铁棒，幌一

幌，碗来粗细，丈二长短，丢开架子，打将出来。九曜星那个敢抵，一时打退。那九曜星立住阵势道：“你这不知死活的弼马温！你犯了十恶之罪，先偷桃，后偷酒，搅乱了蟠桃大会，又窃了老君仙丹，又将御酒偷来此处享乐，你罪上加罪，‘无所不至’，‘不善’不可枚举。岂不知之？”大圣笑道：“这几桩事实有，实有！隐隐藏藏，还是个有所不为的小人，彰名较著，方是个无所不至之小人也。但如今你怎么？”偷牛贼倒拿失盗主，有理之极。九曜星道：“吾奉玉帝金旨，帅众到此收降你，快早皈依，免教这些生灵纳命！不然，就躡平了此山，掀翻了此洞也！”大圣大怒道：“量你这些毛神，有何法力，敢出浪言？不要走，请吃老孙一棒！”这九曜星一齐踊跃，那美猴王不惧分毫，还亏凶恶人尚不怕，真正小人而无忌惮者也。轮起金箍棒，左遮右挡，把那九曜星战得筋疲力软，一个个倒拖器械，败阵而走，急入中军帐下，对托塔天王道：“那猴王果十分骁勇，更见不善。我等战他不过，败阵来了。”

李天王即调四大天王与二十八宿，一路出师来斗，大圣也公然不惧，惟其不惧理法，此其所以无所不至也。调出独角鬼王、七十二洞妖王与四个健将，尽些些小人。就于洞门外，列成阵势。你看这场混战，好惊人也！

寒风飒飒，怪雾阴阴。那壁厢旌旗飞彩，这壁厢戈戟生辉。滚滚盔明，层层甲亮。滚滚盔明映太阳，如撞天的银磬；层层甲亮砌岩崖，似压地的冰山。大杆刀飞云掣电，楮白枪度雾穿云。方天戟、虎眼鞭，麻林摆列，青铜剑、四明铲，密树排阵。弯弓硬弩雕翎箭，短棍蛇矛挟了魂。大圣一条如意棒，翻来覆去战天神。杀得那空中无鸟过，山内虎狼奔，扬砂走石乾坤黑，播土飞尘宇宙昏。只听兵兵扑扑惊天地，煞煞威威振鬼神。

这一场，自辰时布阵，混杀到日落西山，那独角鬼王与七十二洞妖王尽被众天神捉拿去了，止走了四健将与那群猴，深藏在水帘洞底。这大圣一条棒抵住了四大天神与李托塔、哪咤太子，俱在半空中，杀勾多时，大圣见天色将晚，即拔毫毛一把，丢在口中，嚼碎了，喷将出去，叫声“变”，就变了千百个大圣，小人原时时有变，此后七十二付嘴脸有自而来也。都使的是金箍棒，打退了哪咤太子，战败了五个天王。大伤天理，仁义礼智信一齐扫地矣。

大圣得胜，收了毫毛，急转身回洞，早又见铁板桥头四个健将，领众叩迎那大圣，哽哽咽咽，大哭三声，又唏唏哈哈，大笑三声。伤理犯法，不得不为。若人哭，更不得不为斯人笑也。大圣道：“汝等见了我

又哭又笑，何也？”四健将道：“今早帅众将与天王交战，把七十二洞妖王与独角鬼王尽被众神捉了，我等逃生，故此该哭。这见大圣得胜回来，未曾伤损，故此该笑。”大圣道：“胜负乃兵家之常。古人云：‘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况捉了去的头目乃是虎豹狼虫、獾獐狐貉之类，小人无异畜类，畜类即是小人。我同类者未伤一个，天理王法，亦无奈此小人何。何须烦恼？他虽被我使个分身法杀退，势必灭理犯法，方是个‘无所不至’，写来确是后意更妙。他还要安营在我山脚下，我等且紧紧防守，养养精神，天明看我使个大神通，拿这些天将，只怕明早良心发见，见不得天王，可奈何？与众报仇。”四将与众猴将椰酒吃了几碗，安心睡觉。不题。闭藏不出，挽上“闲居”，已顺渡下“厌然”。

那四大天王收兵罢战，众各报功，有拿住虎豹的，有拿住獾獐的，有拿住狼虫狐貉的，更不曾捉着一个猴精。当时果又安辕营，下大寨，赏^擗了有功之将，吩咐了天罗地网之兵，各各提铃喝号，皆因小人闲居，却累得天王忙急，可发一笑。围困了花果山，专待明早大战。固作满意，便吸动闭藏之神。此正是：

妖猴作乱惊天地，布网张罗昼夜看。

毕竟天晓后，如何处治，且听下回分解。

小人不知大人之学，专作小人之事，迨至伤理犯法，而后叹其无及，良可悲也。前为大学之道一反，后为气禀人欲立案，而行险徼幸，已兆基于此矣。

丹酒蟠桃炼自太上，出自瑶池，长生不老，寿同天地，正写“善”字。盗酒偷丹以见其为不善，伤理犯法总是无所不为，走至兜率天外方是个无所不至。寓意最妙，用笔极奇，四面八方，发挥无不透亮，而笔墨亦无所不至矣。

先写鼠窃，次写大醉，俱是小人的行径。窃则奇形万状，醉则丑态千般。一字一层，一层一转，必写至伤理犯法，方是为不善的结局，方是无所不至的定案。

小人只知盗酒偷丹之可为，并不知不善之不可为；只知其乐处，并不知其苦处。一旦败露，触纲犯法，家破人亡，此诚可哭，此诚可笑。独是以君子哭笑尚可，却偏为小人哭笑。小人如此，亦何为而为哉！

小人有小人的衬贴，不善有不善的排场，无所不至有无所不至的根据。实字刻画，虚字摩神，独此方知文章之别有一天也。

《西游》全部，无题不是奇文，至于此篇更奇。看他先写“闲”字一层，“居”字一层，“善”字一层，乘势点出小人，翻转为“不善”一层。又其次，先过到“有所至”，然后转到“无所不至”，极力一书，迨无剩意。逐字咬破，层次天然，诚乃稀世之奇文，非细心读之，莫知其妙也。

为不止偷盗，志不过醉饱，此真小人也。看他只写“无所不至”，便已反照定下章“不知所止”。

[1] 頫顙：低头。頫，同“俯”。

[2] 执事：差事。

[3] 酡（tuó）颜：酒醉后的红脸。

[4] 席尊：首席。

[5] 眈（lèng）眈眈眈：直着眼发呆的样子。

[6] 扆（yǐ）：屏风。

[7] 酩酊（máo táng）：大醉的样子。

[8] 残步：顺路，便道。

[9] 徕（lái）嘴：犹咧嘴。

[10] 峥嵘：犹狰狞。

[11] 起：伙，批。

第六回

观音赴会问原因 小圣施威降大圣

“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

把一个体体面面的大圣，顷刻作了个狼狼狽狽的妖猴，顾名思义，不当气死，定当羞死，读之可为妄自尊大者一鉴。

大圣自以为大而无敌，不知小圣即能降伏。顾一世之大也，而今安在哉？

千变万化，竭尽心力，而其善卒不可著，不善终不可掩。所谓大者未必大，而小者实未见其小。特书小圣降大圣，大有深意也。

上回方写一“为不善”，此回紧接一“掩不善”。夫不善固不可为，而又何可掩。上回惟重一“为”字，此回极写一“掩”字，但“为”字是就未然者而言，“掩”字是从已然者而论，是以写法虽异，而不善却同，此源脉之所以相生也。

变的低贱，实骂得痛快。不在齐天作圣，却到花果为猴；不与仙佛随班，却与群邪作队。以见其道之的然而日亡。彼世之下达者，皆是自己要变低贱，又何可独笑大圣也。

且不言天神围绕，大圣安歇。消沮闭藏，极得厌然之妙。○“安”字照定结尾，便已立定下案。话表南海普陀落伽山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菩萨，观即见也，又视也。笼起“见”字，先写一位君子。自王母娘娘请赴蟠桃大会，与大徒弟惠岸行者同登宝阁瑶池，见那里荒荒凉凉，席面残乱，秽迹昭彰，是“不善”的定案。虽有几位天仙，即人也。俱不就座，都在那里乱纷纷讲论。众口传扬，先讲不善之不可掩。菩萨与众仙相见毕，众仙备言前事。“不善”二字，无烦再道。菩萨道：“既无盛会，又不传杯^u，在此何益。汝等可跟贫僧去见玉帝。”众仙怡然随往。至通明殿前，已明而无有不明之处，便得“如见其肺肝”之意。早有四大天师、赤脚大仙等众俱在此，迎着菩萨，即道玉帝烦恼，调遣天兵

擒怪未回等因。菩萨道：“我要见见玉帝，烦为转奏。”天师丘弘济即入凌霄宝殿，启知宣入。

时有太上老君在上，即理也。○照定结尾，已为“知止”立案。王母娘娘在后。菩萨引众同入里面，与玉帝礼毕，又与老君、王母相见，各坐下，便问蟠桃盛会如何。玉帝道：“每年请会，喜喜欢欢，今年被妖猴作乱，先讲“乱”字，下文“定”字一折，其神自到。甚是虚邀也。”菩萨道：“妖猴是何出处？”玉帝道：“妖猴乃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石卵化生的，当时生出即目运金光，射冲斗府^[2]。始不介意，继而成精，降龙伏虎，自削死籍。当有龙王、阎王启奏，朕欲擒拿，是长庚星启奏道三界之间凡有九窍者，可以成仙，朕即施教育贤，宣他上界，封为御马监弼马温官。那厮嫌恶官小，补出“恶”字，前意更醒。反了天宫，即差李天王与哪咤太子收降，又降诏抚安，宣至上界，就封他做个齐天大圣，只是有官无禄。他因没事干管理，回照闲居，笔意更明。东游西荡，朕又恐别生事端，着他代管蟠桃园。他又不遵法律，将老树大桃尽行偷吃。及至设会，他乃无禄人员，原是无知小人。不曾请他，他就设计赚哄赤脚大仙，却自变他相貌入会，君子固不肯学小人，小人都偏会装君子。极得“掩”字、“著”字之妙。将仙馔仙酒尽偷吃了。【侧批】历数“不善”，正为“厌然”领脉。又偷老君仙丹，又偷御酒若干，这个如何掩的？去与本山众猴享乐。只说人不知，不想已无不知也。朕心为此烦恼，故调十万天兵、天罗地网收伏。这一日不见回报，不知胜负如何。”菩萨闻言，即命惠岸行者道：“你可快下天宫，到花果山打探军情如何。如遇相敌，可就相助一功。务必的实回话^[3]。”

惠岸行者整整衣裙，执一条铁棍，驾云离阙，径至山前，见那天罗地网，密密层层，各营门提铃喝号，将那山围绕的水泄不通。惠岸立住，叫把营门的天丁：“烦你传报：我乃李天王二太子木叉、先为“君子”一衬。南海观音大徒弟惠岸，特来打探军情。”那营里五岳神兵即传入辕门之内。早有虚日鼠、昴日鸡、星日马、房日兔耀如日星，是“视”字的正面。将言传到中军帐下。李天王发下令旗，教开天罗地网，放他进来。此时东方才亮，惠岸随旗进入，见四大天王与李天王下拜。拜讫，李天王道：“孩儿，你自那厢来者？”惠岸道：“愚男随菩萨赴蟠桃会。菩萨见胜会荒凉，瑶池寂寞，尚未见其肺肝，先已见其不善。引众仙并愚男去见玉帝。玉帝备言父王等下界收伏妖猴，一日不见回报，胜负未知。菩萨因命愚男到此，打听虚实。”李天王道：“昨日到此安营下寨，着九曜星挑战，被这厮大弄神通，九曜星俱败走而回。后我等亲自提兵，那厮也排开阵势，我等十万天兵与他混战至晚，他使个

分身法战退。伤天灭理，昭然显著。及收兵查勘时，止捉得些狼虫虎豹之类，不曾捉得他半个妖猴。今日还未出战。”

说不了，只见辕门外有人来报道：“那大圣引一群猴精在外面叫战。”四大天王与李天王并太子正议出兵，木叉道：“父王，愚男蒙菩萨分付，下来打探消息，就说若遇战时，可助一功。今不才愿往，看他怎么个大圣。”天王道：“孩儿，你随菩萨修行这几年，想必也有些神通，切须在意。”好太子，双手轮着铁棍，束一束绣衣，跳出辕门，高叫：“那个是齐天大圣？”大圣挺如意棒，应声道：“老孙便是！你是甚人，辄敢问我？”【侧批】不识理，便是不知止。如何得定，是为下章写影。木叉道：“吾乃李天王第二太子木叉，今在观音菩萨宝座前为徒弟护教，法名惠岸是也。”大圣道：“你不在南海修行，却来此见我做什么？”木叉道：“我蒙师父差来打探军情，见你这般猖獗，特来擒你。”大圣道：“你敢说那等大话！且休走，吃老孙这一棒！”木叉全然不惧，使铁棒劈手相迎。他两个立那半山中辕门外，这场好斗：公然对敌，正为“见君子”作衬。

棍虽对棍铁各异，兵纵交兵人不同。一个是太乙散仙呼大圣，一个是观音徒弟正元龙。浑铁棍乃千锤打，六丁六甲运神功^[4]。如意棒是天河定，镇海神珍法力洪。两个相逢真对手，往来解数实无穷。这个的阴手棍万千凶，绕腰贯索疾如风。那个的夹枪棒不放空，左遮右挡怎相容。那阵上旌旗闪闪，这阵上驼鼓冬冬^[5]。万员天将团团绕，一洞妖猴簇簇丛。怪雾愁云漫地府，狼烟煞气射天宫。昨朝混战还犹可，今日争持更又凶。堪羨猴王真本事，木叉复败又逃生。未见君子，看他何等声势。

这大圣与惠岸战经五六十合，惠岸臂膊酸麻，不能迎敌，虚幌一幌，败阵而走。大圣也收了猴兵，安扎在洞门之外。只见天王营门外大小天兵接住了太子，让开大路，径入辕门，对四天王、李托塔、哪咤气哈哈的喘息未定：“好大圣，好大圣！着实神通广大，孩儿战不过，又败阵而来也。”李天王见了心惊，天王都害怕“不善”，尤为独绝。即命写表求助，便差大力鬼王与木叉太子上天启奏。二人当时不敢停留，闯出天罗地网，驾起瑞霭祥云，须臾径至通明殿下，见了四大天师，引至凌霄宝殿，呈上表章。惠岸又见菩萨施礼，菩萨道：“你下界的如何？”惠岸道：“始领命到花果山，叫开天罗地网门，见了父亲，道师父差命之意。父王道昨日与那猴王战了一场，止捉得他虎豹狼虫之类，更未捉他一个猴精。正讲间，他又索战，是弟子使铁棍与他战经五六十

合，不能取胜，败走回营。父亲因此差大力鬼王同弟子上界求助。”菩萨低头思忖。

却说玉帝拆开表章，见有求助之言，不见小人厌然，倒见君子理缺，写来更妙。笑道：“叵耐这个猴精^[6]，能有多大手段，就敢敌过十万天兵！李天王又来求助，却将那路神兵助之？”言未毕，观音合掌启奏：“陛下宽心，贫僧举一神，可擒这猴。”玉帝道：“所举者何神？”菩萨道：“乃陛下令甥显圣二郎真君，这才转正君子。见居灌洲灌江口，享受下方香火。他昔日曾力诛六怪，又有梅山兄弟与帐前一千二百草头神，已为六十三回碧波潭伏线。神通广大。奈他只是听调不听宣，君子便有身分，不似小人之不请而至者。陛下可降一道调兵旨意着他助力，便可擒也。”玉帝闻言，即传调兵的旨意，就差大力鬼王赍调^[7]。

那鬼王领了旨，即驾起云，径至灌江口。不消半个时辰，直至真君之庙。早有把门的鬼判传报至里道：“外有天使捧旨而至。”二郎即与众兄弟出门迎接旨意，焚香开读。旨意上云：“花果山妖猴齐天大圣作乱，因在宫偷桃、偷酒、偷丹，搅乱蟠桃大会，见着十万天兵、一十八架天罗地网，围山收伏，未曾得胜。今特调贤甥同义兄弟，即赴花果山助力剿除，成功之后，高升重赏。”真君大喜道：“天使请回，吾当就去拔刀相助也。”鬼王回奏。不题。

这真君即唤梅山六兄弟，乃康、张、姚、李四太尉，郭申、直健二将军，聚集殿前道：“适才玉帝调遣我等往花果山，收降妖猴，同去去来。”众兄弟俱忻然愿往。即点本部神兵，驾鹰牵犬，先提鹰犬，下文便不突，而九头鸟之去已伏于此。搭弩张弓，纵狂风，霎时过了东洋大海，径至花果山。见那天罗地网，密密层层，不能前进，因叫道：“把天罗地网的将校听着：吾乃二郎显圣真君，蒙玉帝调来，擒拿妖猴者。快开营门放行！”一时各神一层层传入，四大天王与李天王俱出辕门迎接。相见毕，问及胜败之事，天王将上项事备陈一遍。真君笑道：“小圣来此，必须与他斗个变化。列公将天罗地网不要慢了顶上，只四围紧密，让我赌斗。若我输与他，不必列位相助，我自有兄弟扶持；若赢了他，也不必列位绑缚，我自有兄弟动手。只请托塔天王与我使个照妖镜，住立空中：恐他一时败阵，逃窜他方，切须与我照耀明白，勿走了他。”天王各居四维，众天兵各挨排列阵去讫。这真君领着四太尉、二将军，连本身七兄弟，出营挑战。分付众将紧守营盘，收拴了鹰犬，众草头神得令。真君只到那水帘洞外，见那一群猴小人尚未见君子，君子却先见小人，绝妙。齐齐整整，排作个蟠龙阵势，委委曲曲，正是掩其

不善之意。中军里立一竿旗，上书“齐天大圣”四字。彰名较著，是个而著其善。真君道：“那泼妖，怎么称得起齐天之职！”梅山六弟道：“且休赞叹，叫战去来！”那营口小猴见了真君，急走去报知。那猴王即掣金箍棒，整黄金甲，登步云履，按一按紫金冠，腾出营门，急睁睛观看。那真君的相貌，果是清奇，见君子矣。打扮得又秀气，真个是：

仪容清俊貌堂堂，两耳垂肩目有光。头戴三山飞凤帽，身穿一领淡鹅黄。缕金靴衬盘龙袜，玉带团花八宝妆。腰挎弹弓新月样，手执三尖两刃枪。斧劈桃山曾救母，弹打棕罗双凤凰。力诛八怪声名远，义结梅山七圣行。心高不认天家眷，性傲归神住灌江。赤城昭惠英灵圣，显化无边号二郎。

大圣见了，笑嘻嘻的将金箍棒掣起，高叫道：“你是何方小将，乃大胆到此挑战？”真君喝道：“你这厮有眼无珠，认不得我也！我乃玉帝外甥，敕封昭惠灵显王二郎是也。今蒙上命，到此擒你这造反天宫的弼马温猢猻，你还不知死活！”大圣道：“我记得当年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杨君，生一男子，‘君子’二字如此讲法，殊令人奇绝。曾使斧劈桃山的，是你么？欲著己之善，却先揭人之不善，此所以为小人也。我心要骂你几声，曾奈无甚冤仇；待要打你一棒，可惜了你的性命。你这郎君小辈，可急急回去，唤你四大天王出来。”真君闻言，心中大怒，道：“泼猴休得无礼！吃吾一刀！”大圣侧身躲过，疾举金箍棒劈手相还，他两个这场好杀：

昭惠二郎神，齐天孙大圣。这个心高欺敌美猴王，那个面生压伏真梁栋。两个乍相逢，各人皆赌兴^[8]。从来未识浅和深，今日方知轻与重。铁棒赛飞龙，神锋如舞凤。左挡右攻，前迎后映。这阵上梅山六弟助威风，那阵上马流四将传军令。摇旗擂鼓各齐心，呐喊筛锣都助兴^[9]。两个钢刀有见机，一来一往无丝缝。金箍棒是海中珍，变化飞腾能取胜。若还身慢命该休，但要差池为蹭蹬^[10]。以下极写变化莫定，反照下文不知所止。

真君与大圣斗经三百余合，不知胜负。那真君抖搜神威，摇身一变，变得身高万丈，两只手举着三尖两刃神锋，好便似华山顶上之峰，青脸獠牙，朱红头发，恶狠狠望大圣着头就砍。这大圣也使神通，变得与二郎身躯一样，嘴脸一般，小人亦要学君子，便得“掩”字、“著”字之意。举一条如意金箍棒，却就是昆仑顶上擎天之柱，抵住二郎神。唬得那马、流元帅战兢兢摇不得旌旗，崩、芭二将虚怯怯使不得刀剑。这阵上康、张、姚、李、郭申、直健，传号令，撒放草头神，向他那水帘洞

外，纵着鹰犬，搭弩张弓，一齐掩杀。可怜冲散妖猴四健将，捉拿灵怪二三千。二十八回已伏于此。那些猴抛戈弃甲，撇剑丢枪，跑的跑，喊的喊，上山的上山，归洞的归洞，好似夜猫惊宿鸟，飞洒满天星。消沮闭藏，所谓“而后厌然”也。众兄弟得胜。不题。

却说真君与大圣变做法天象地的规模，正斗时，大圣忽见本营中妖猴惊散，自觉心慌，非是怕君子，正是愧君子也。收了法象，掣棒抽身就走。真君见他败走，大步赶上道：“那里走！趁早归降，饶你性命！”大圣不恋战，只情跑起^[11]，将近洞口，正撞着康、张、姚、李四太尉，郭申、直健二将军，一齐帅众挡住道：“泼猴那里走！”大圣慌了手脚，就把金箍棒捏做绣花针，藏在耳内，摇身一变，变作个麻雀儿，飞在树梢头钉住。此是一样闭藏。那六兄弟慌慌张张，前后寻觅不见，一齐吆喝道：“走了这猴精也！走了这猴精也！”

正嚷处，真君到了，问：“兄弟们，赶到那厢不见了？”众神道：“才在这里围住，就不见了。”二郎圆睁凤目观看，见大圣变了麻雀儿钉在树上，小人不肯见君子，君子却偏见小人。就收了法象，撇了神锋，卸下弹弓，摇身一变，变作个雀鹰儿，抖开翅飞将去扑打。大圣见了，抖的一翅飞上去，变作一只大鹞老，冲天而去。此又一样闭藏。二郎见了，急抖翎毛，摇身一变，变作一只大海鹤，钻上云霄来^[12]。大圣又将身按下，入涧中，变作一个鱼儿，淬入水内。二郎赶至涧边，不见踪迹，心中暗想道：“这猢狲必然下水去也，定变作鱼虾之类，等我再变变拿他。”果一变变作个鱼鹰儿，飘荡在下溜头波面上。等待片时，那大圣变鱼儿顺水正游，忽见一只飞禽，似青鹞毛片不青，似鹭鸶顶上无缨，似老鸱腿又不红，“想是二郎变化了等我哩！”急转头打个花就走^[13]。二郎看见，道：“打花的鱼儿，似鲤鱼尾耙不红，似鳊鱼花鳞不见，似黑鱼头上无星，似鲂鱼腮上无针，他怎么见了我就回去了，必然是那猴变的。”赶上来刷的啄一嘴。那大圣就掙出水中，一变变作一条水蛇，游近岸，钻入草中。二郎因嫌他不着，他见水响中，见一条蛇掙出去，认得是大圣，急转身又变了一只朱绣顶的灰鹤，伸着一个长嘴，与一把尖头铁钳子相似，径来吃这水蛇。水蛇跳一跳，又变做一只花鸨，木木樗樗的立在蓼汀之上^[14]。二郎见他变得低贱，越藏越丑，读此当思人化论。花鸨乃鸟中至贱至淫之物，不拘鸾凤鹰鸦，都与交群^[15]，故此不去^[16]，即现原身，走将去，取过弹弓，拽满，一弹子把他打个躡踵。急欲闭藏，终无可闭藏之处。那大圣趁着机会，滚下山崖，伏在那里，又变，变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侧批】历数变化，反照下“不知所止”。牙齿变做门扇，舌头变做菩萨，眼睛变

做窗棂，只有尾耙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竿。真君赶到崖下，不见打倒的鸩鸟，只有一间小庙，急睁凤眼仔细看之，见旗竿立在后面，笑道：“是这猢狲了，他今又在那里哄我，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竿竖在后面的，藏头露尾，此变更觉不善。断是这畜生弄喧^[17]。他若哄我进去，【侧批】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他便一口咬住。我怎肯进去？等我掣拳先捣窗棂，后踢门扇。”大圣听得心惊，道：“好狠，好狠！门扇是我牙齿，窗棂是我眼睛。若打了牙、捣了眼，却怎么是好？”“扑”的一个虎跳，又冒在空中不见。

真君前前后后乱赶，只见四太尉、二将军一齐拥至，道：“兄长，拿住大圣了么？”真君笑道：“那猴儿才自变座庙宇哄我，我正要捣他窗棂、踢他门扇，他就纵一纵又渺无踪迹。可怪，可怪！”众皆愕然，四望更无形影。真君道：“兄弟们在此看守巡逻，等我上去寻他。”急纵身驾云，起在半空，见那李天王高擎照妖镜，与哪咤住立云端。真君道：“天王，曾见那猴王么？”天王道：“不曾上来，我这里照着他哩。”真君把那赌变化、弄神通、拿群猴一事说毕，却道：“他变庙宇，正打处，就走了。”李天王闻言，又把照妖镜四方一照，呵呵的笑道：“真君快去，快去，那猴使了个隐身法，走出营围^[18]，往你那灌江口去也。”天理昭彰，无微不照，而人之视己更明。二郎听说，即取神锋，回灌江口来赶。

却说那大圣已至灌江口，摇身一变，变作二郎爷爷的模样，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矣。按下云头，径入庙里。鬼判不能相认，一个个磕头迎接。他坐中间点查香火，舍却大圣不作，偏要作小圣，岂以灌江口又好似齐天府耶！见李虎拜还的三牲，张龙许下的保福^[19]，赵甲求子的文书，钱丙告病的良愿^[20]。正看处，有人报：“又一个爷爷来了！”众鬼判急急观看，无不惊心。真君却道：“有个甚么齐天大圣，才来这里否？”众鬼判道：“不曾见甚么大圣，只有一个爷爷在里面查点哩！”惟其为假君子，方是个真小人。真君撞进门，大圣见了，现出本相，究竟不善不可掩，而善又何可著也。道：“郎君不消嚷，庙宇已姓孙了！”这真君即举三尖两刃神锋劈脸就砍，那猴王使个身法，让过神锋，掣出那绣花针儿，幌一幌，碗来粗细，赶到前，对面相还。两个嚷嚷闹闹，打出庙门，半雾半云，且行且战，复打到花果山。慌得那四大天王等众隄防愈紧。这康、张太尉等，迎着真君，合心努力，把那美猴王围绕。不题。

话表大力鬼王既调了真君与六兄弟，提兵擒魔去后，却上界回奏。

玉帝与观音菩萨、王母并众仙卿，正在灵霄殿讲话，道：“既是二郎已去赴战，这一日还不见回报。”观音合掌道：“贫僧请陛下同道祖出南天门外，亲去看看虚实何如？”玉帝道：“言之有理。”即摆驾同道祖、观音、王母与众仙卿至南天门，早有些天丁力士接着。开门遥观，只见众天丁布罗网围住四面，李天王与哪咤擎照妖镜立在空中，真君把大圣围绕中间，纷纷赌斗哩。从上下看，人之视已更明。菩萨开口对老君说：“贫僧所举二郎神如何？果有神通，已把那大圣围困，只是未得擒拿。我如今助他一功，决拿住他也。”老君道：“菩萨将甚兵器，怎么助他？”菩萨道：“我将那净瓶杨柳抛下去，打那猴头，即不能打死，也打个一跌，教二郎小圣好去拿他。”先以净瓶一衬。老君道：“你这瓶是个磁器，准打着他便好，如打不着他的头，或撞着他的铁棒，却不打碎了？你且莫动手，等我老君助他一功。”菩萨道：“你有甚么兵器？”老君道：“有，有，有。”捋起衣袖，左膊上取下一个圈子，此即乾坤圈，乃理也。说道：“这件兵器乃锃钢抟炼的^[21]，被我将还丹点成，养就一身灵气，善能变化，水火不侵，又能套诸物，一名金钢琢，乃一段至精至粹之理，人生当止之处也。又名金钢套。又礼也，是为金峴洞伏线。当年过函关化胡为佛，才是亏他，引邪归正，已打动下意。早晚最可防身。等我丢下去，打他一下。”

话毕，自天门上往下一贯，滴流流径落花果山营盘里，可着的猴王头上一下。猴王只顾苦战七圣，却不知人惟不知此，所以乱而不动，照下，绝妙。天上坠下这兵器，打中了天灵，此时谅无有不知者也。立不稳脚，跌了一跤，此不是理制君子，正是法制小人。爬将起来就跑。被二郎爷爷的细犬赶上，照腿肚子上一口，又扯了一跌。妙，诚狗之不若也。他睡倒在地，骂道：“这个亡人，你不去妨家长，却来咬老孙！”急翻身爬不起来，被七圣一拥按住，即将绳索捆绑，使勾刀穿了琵琶骨，再不能变化。丑极。此时不善不可掩，而善亦不能著矣。

那老君收了金钢琢，请玉帝同观音、王母、众仙等俱回灵霄殿。这下面四大天王与李天王诸神，俱收兵拔寨，近前向小圣贺喜，都道：“此小圣之功也！”小圣道：“此乃天尊洪福，众神威权，我何功之有？”康、张、姚、李道：“兄长不必多叙，且押这厮去上界见玉帝，请旨发落去也。”真君道：“贤弟，汝等未受天篆，不得面见玉帝，教（天）〔六〕甲神兵押着，我同天王等上界回旨，你们帅众在此搜山，搜净之后，仍回灌口，待我请了赏，讨了功，回来同乐。”四太尉、二将军依言领诺。这真君与众即驾云头唱凯歌得胜朝天。不多时，到通明殿外，如见其肺肝然。○然已打落“知”字。天师启奏道：“四大天王等

众已捉了妖猴齐天大圣了，海宇清平，天宫从此定矣，照前正所以启后。来此听宣。”玉帝传旨，即命大力鬼王与天丁等众，押至斩妖台，将这厮碎剝其尸。从此休矣，则又何益。小人枉自为小人而已。○落到“止”字，正与起句相应。咦！正是：

欺诳今遭刑宪苦，英雄气概等时休。

毕竟不知那猴王性命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写真君却是玉帝之甥、杨君之子，正见其为君子也。大圣之变化藏头露尾，非厌然而何。小人之灭理犯法，自然羞见君子，然其妆腔作势，又未尝不假作君子，此灌江之一变，有自来也。

光明正大，原是真君子；匿影藏形，无非小二人。他偏以大圣写小人，小圣写君子，有波有浪，一转一天，直写出如许的情景，无边的妙意。笔阵有如黄河之九曲，而变幻神奇，真千古之绝调。至搜山一段，方为剿灭之始，不知已为二十八回重兴之根矣。

小人已万恶滔天，有何善之可著，然亦不过是妆门面、扯架子，徒遮饰人之耳目。故掩者，即著之之心；而著者，实即掩之之意。一掩一著，小人之全形毕露矣。

学问原是以变化，殊不知人亦实未尝不变化也。即如王安石，始而为名儒，既而为权佞，终焉为奸邪。又如华歆，始而为贤士，既而为曹党，终焉成国贼。故说者谓“士三日不见，便非吴下之阿蒙”，而人生之变化，亦何定之有？然总不脱管宁老泉之所见，似此变化又何益之有？

《西游》之写极力赌斗变化者，前后有二：前有小圣，后有牛魔。变化之中，又各寓至理。牛魔一段是写为气，小圣一段是写厌然，所以不见莺迁乔木，惟见鸩入幽谷，以见其不善变也。故写得匿影藏形，极尽其丑态。夫遮饰固情之所不免，肺肝亦理之所必见。金刚一套，其旨妙矣。

《西游》每写一传，其先必早为之地步，即如未写齐天注名，先写九幽除名；未写厌然，先写偷盗；欲写其定，先讲其乱。只将“乱”字翻透，“定字”之神不拽而自到。

起首观音一段，浑笼全题，总布大局。先从“见”字入手是一层；次转真君，是“见君子”一层；次写慌了手脚、藏藏躲躲，是“而后厌然”，又一层；又其次隐入灌江变小圣，是“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又一层；天王照妖，天门下视，“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亦一层；及押至斩妖台，“则何益矣”。究竟不善不可掩，而善亦莫能著，小人枉自为小人

而已。

此回写一鹰犬草头，作者之命意亦远矣。盖小人之狡猾，原如脱兔；君子之弋获，谓非行猎。撒网排围，尽是东郭虞人；飞鹰走狗，无非韩卢宋鹊。兔有三穴，天生是劣。画十字、打盘旋、起箭子，件件俱精；罗棊哨、井口哨、鸳鸯哨，不能扑灭。圈回来，好似连环相套；跑将去，如同流星赶月。抻扶直上，荆棘丛林，空展冲天之翅；迤逦追逐，平原大道，难施顾兔之力。老积年，满腹经纶，使不上穿梭势；黄角子，两目明视，又岂惧秋千击。赤兔嘶风，奔驰最疾，霎时间有影无踪，不知何处去也，急坏个打围者，不怨鹰饱不拿，就说众心不协。誓必搜尽中山窟，踏遍齐东野，四面把截，好生寻觅。但其性最刁，天生善藏匿。稜头堰底须防者，再分付打草人团团围住，将草科儿与我根根篋。劝斯世，不可托大，须当谨密。生龙易降，猛虎易捉，惟有这般最难惹。你不看就是真君，也要费尽生平力。

[1] 传杯：传送酒杯，指宴席上互相劝酒。

[2] 斗府：斗宿星宫。

[3] 的（dí）实：确实，真实。

[4] 六丁六甲：指六丁神和六甲神。道教认为六丁（丁卯、丁巳、丁未、丁酉、丁亥、丁丑）为阴神，六甲（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为阳神，为天帝所役使；道士则可用符箓召请，以供驱使。

[5] 驼鼓：即鼉鼓。用鼉皮蒙的鼓。其声亦如鼉鸣。鼉，扬子鳄。

[6] 叵（pǒ）耐：不可容忍，可恨。

[7] 赍（jī）调：调遣，差遣。

[8] 赌兴：尽兴。

[9] 筛锣：敲锣。

[10] 蹭蹬（cèng dēng）：倒霉，不走运。

[11] 只情：只管，只顾。

[12] 赚（xián）：啄。

[13] 花：此指漩涡。

[14] 木木樗（chū）樗：形容呆呆的样子。

[15] 交群：交配。

[16] 拢傍：靠近。

[17] 弄喧（xuān）：弄玄虚，耍花样。喧，同“谖”，欺诈。

[18] 营围：包围圈。

[19] 保福：拜神祈福用的食物。

[20] 良愿：宿愿，长时间来在神佛面前所许的愿。

[21] 锒（kūn）钢：优质赤铁所炼的钢。

第七回

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

“知止而后有定。”

大圣自乱蟠桃、反天宫以来，其心狂悖已极，久已目无太上，又有于如来。殊不知如来者，乃即本来之旧也，此而不识，便是不知，无怪其反乱不定，而至善不可止矣。

大圣之反乱，皆因身无专司，心无定向，所谓闲人是非多也。乘势即作“定”字的来脉反面，何等自然。至如来指化五行，盖即仁义礼智信，乃至善也。以身置此而日夜不迁，则心有定向，而自不乱矣。此五行山之所以定心猿也。

安天一会，乃一部书的大关目，前后有名的大收放。上文至此一结，下文另起一波。妙想天开，匪夷所及，真乃千古之奇文妙笔。太史不能赞一词，孟坚不得易一笔。奇思天纵，有非笔墨口舌之所能道者也。

太上紧对如来，五行紧对八卦。前反后正，章法正相呼应。

富贵功名，前缘分定，为人切莫欺心。正大光明，忠良善果弥深。些些狂妄天加谴，眼前不遇待时临。问东君因甚^[1]，如今祸害相侵？只为中心图罔极^[2]，不分上下乱规箴^[3]。

话表齐天大圣被众天兵押去斩妖台下，绑在降妖柱上，虽绑得身，只怕绑不住心。○起笔虚笼“止”字，恰是“定”字的正面。【侧批】止于此而已矣。刀砍斧剁，枪刺剑刳，莫想伤及其身。南斗星奋令火部众神放火煨烧，亦不能烧着。又着雷部众神，以雷屑钉打，越发不能伤损一毫。那大力鬼王与众启奏道：“万岁，这大圣不知是何处学得这护身之法，臣等用刀砍斧剁，雷打火烧，一毫不能伤损，却如之何？”玉帝闻言道：“这厮这等这等，如何处治？”太上老君即本来之理也，已伏定结尾。即奏道：“那猴吃了蟠桃，饮了御酒，又盗了仙丹，我那五壶丹有生有熟，被他都吃在肚里，运用三昧火，煅成一块，所以浑做金钢之

躯，急不能伤。回照“至善”，是为“止”字领脉。不若与老道领去，放在八卦炉中，乃三德五道，一段至善之理，为人所当止之处也。以文武火锻炼，【侧批】伏下“作新民”。炼出我的丹来，他身自为灰烬矣。”玉帝闻言，即教六丁六甲将他解下，付与老君，老君领旨去讫。一壁厢宣二郎显圣，赏赐金花百朵，御酒百瓶，还丹百粒，异宝明珠，锦绣等件，教与义兄弟分享。真君谢恩，回灌江口。不题。了却前案，一笔不漏。

那老君到兜率宫，将大圣解去绳索，放了穿琵琶骨之器，推入八卦炉中，命看炉的道人、架火的童子，将火扇起锻炼。原来那炉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此内熏陶，按下“作新”。他即将身钻在巽宫位下。巽乃风也，【侧批】风转不定。有风则无火，只是风搅得烟来，把一双眼燎红了^[4]，弄做个老害病眼，此目已坏，无怪其不识本来，是为“知”字一反。故唤作火眼金睛。真个光阴迅速，不觉七七四十九日，老君的火候俱全。只怕此丹尚生。忽一日，开炉取丹。那大圣双手侮着眼^[5]，正自揉搓流涕，只听得炉头声响，猛睁睛，看见光明，他就忍不住将身一纵，跳出丹炉，不肯止此，翻论绝妙。“唵喇”的一声，蹬倒八卦炉，火焰山已伏于此。往外就走。慌得那架火看炉与丁甲一班人来扯，被他一个个都放倒，好似癫病的白额虎，风狂的独角龙。老君赶上抓一把，被他一摔摔了个倒栽葱，脱身走了。总有至善，如何强人以止。即去耳中掣出如意棒，迎风幌一幌，碗来粗细，依然拿在手中，不分好歹，却又大乱天宫，乱而不动，不知所止。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好猴精！有诗为证：

混元体正合先天，万仞千番只自然。渺渺无为浑太乙，如如不动号初玄^[6]。炉中久炼非铅汞，物外长生是本仙。变化无穷还变化，三皈五戒总休言^[7]。

又诗：

一点灵光彻太虚，那条拄杖亦如之。或长或短随人用，横竖横排任卷舒。

又诗：

猿猴道体配人心，心即猿猴意思深。大圣齐天非假论，官封弼马是知音。马猿合作心和意，紧缚牢拴莫外寻。万相归真从一理，如来同契住双林^[8]。《诗》云子曰，俱按下文。

这一番，那猴王不分上下，使铁棒东打西敌，更无一人可挡。直打到通明殿里，此方是个大闹。○人到通明之际，宜无有不知者矣，是为“知”字一转。灵霄殿外，幸有佑圣真君的佐使王灵官执殿，他见大圣纵横，掣金鞭近前挡住，道：“泼猴何往？有吾在此，切莫猖狂！”这大圣不由分说，举棒就打，那灵官鞭起相迎。两个在灵霄殿前，厮浑一处，好杀：

赤胆忠良名誉大，欺天诳上声名坏。一低一好幸相持，豪杰英雄同赌赛。铁棒凶，金鞭快，正直无私怎忍耐。这个是太乙雷声应化尊，那个是齐天大圣猿猴怪。金鞭铁棒两家能，都是神宫仙器械。今日在灵霄宝殿弄威风，各展雄才真可爱。一个欺心要夺斗牛宫，一个竭力匡扶元圣界。苦争不让显神通，鞭棒往来无胜败。

他两个斗在一处，胜败未分。早有佑圣真君又差将佐发文到雷府，调三十六员雷将，齐来把大圣围在垓心，各骋凶恶鏖战。那大圣全无一毫惧色，使一条如意棒，左遮右挡，后架前迎。一时见那众雷将的刀枪剑戟、鞭简挝锤、钺斧金（瓜）〔瓜〕^[9]、旄镰月铲来的甚紧，他即摇身一变，变做三头六臂，把如意棒幌一幌，变作三条，六只手使开三条棒，好便似纺车儿一般，滴流流在那垓心里飞舞^[10]，欲写“定”字，先翻“乱”字。盖“乱”字不透，“定”字不醒。众雷神莫能相近，真个是：

圆陀陀，光灼灼，亘古常存人怎学。入火不能焚，入水何曾溺？光明一颗摩尼珠^[11]，剑戟刀枪伤不着。也能善，也能恶，眼前善恶凭他作。善时成佛与成仙，恶处披毛并带角。无穷变化闹天宫，雷将神兵不可捉。雷，声也，按下章“曰”字。

当时众神把大圣攢在一处，却不能近身，乱嚷乱斗。早惊动玉帝，遂传旨着游奕灵官同翊圣真君上西方请佛老降伏。更是位善士。那二圣得了旨，径到灵山胜境雷音宝刹之前，对四金刚、八菩萨礼毕，即烦转达。众神随至宝莲台下，启知如来君，召请二圣礼佛三（匝）〔匝〕，侍立台下。如来问：“玉帝何事烦二圣下临？”二圣即启道：“向时花果山产一猴，在那里弄神通，聚众猴搅乱世界。玉帝降招安旨，封为弼马温，他嫌官小反去。当遣李天王、哪咤太子擒拿未获，复招安他封做齐天大圣，先有官无禄。着他代管蟠桃园，他即偷桃，又走至瑶池偷骰偷酒，搅乱大会，仗酒又暗入兜率宫，偷老君仙丹，反出天宫。玉帝复遣十万天兵，亦不能收伏。后观世音举二郎真君同他义兄弟追杀，他变化多端，亏老君抛金钢琢打重，二郎方得拿住。解赴御前，即命斩之。刀砍斧剁，火烧雷打，俱不能伤。老君奏准领去，以火煅炼四十九日，开

鼎，他却又跳出八卦炉，打退天丁，径入通明殿里，灵霄殿外，被佑圣真君的佐使王灵官挡住苦战。又调三十六员雷将，把他困在垓心，终不能相近。事在紧急，其乱极矣。因此玉帝特请如来救驾。”如来闻说，即对众菩萨道：“汝等在此稳坐法堂，休得乱了禅位，待我炼魔救驾去来。”

如来即唤阿傩、迦叶二尊者相随，离了雷音，径至灵霄门外。忽听得喊声振耳，乃三十六员雷将围困着大圣哩。佛祖传法旨：“教雷将停息干戈，放开营所，叫那大圣出来，等我问他有何法力。”众将果退。大圣也收了法象，现出原身如来也。近前，怒气昂昂，厉声高叫道：“你是那方善士，不识本来，无怪其乱而不知所止。敢来止住刀兵问我？”如来笑道：“我是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尊者，南无阿弥陀佛，真乃至善。今闻你猖狂村野，屡反天宫，不知是何方生长，何年得道，为何这等暴横？”大圣道：“我本：

天地生成灵混仙，花果山中一老猿。水帘洞里为家业，拜友寻师悟太玄^[12]。炼就长生多少法，学来变化广无边。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

佛祖听言，呵呵冷笑道：“你那厮乃是个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夺玉皇上帝尊位？人之无知，亦何至此。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五百五十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你算他该多少年数方能享受此无极大道？你那个初世为人的畜生，妙反无知，天然奇绝。如何出此大言？不当人子，不当人子！折了你的寿算！趁早皈依，切莫胡说，但恐遭了毒手，性命顷刻而休，可惜了你的本来面目。”一向非本来面目可知。大圣道：“他虽年幼修长，也不应久住在此。常言道：‘玉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欲止所不当止，则不知所止矣。若还不让，定要搅乱，永不清平！”反以不定恐吓，更妙。

佛祖道：“你除了长生变化之法，再有何能，敢占天宫胜境？”大圣道：“我的手段多哩！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不老长生，会驾觔斗云，一纵十万八千里，如何坐不得天位？”佛祖道：“我与你打个赌赛：你若有本事，一觔斗打出我这右手掌中，此掌至善，乃人所当止之处也。算你赢，再不用动刀兵苦争战，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你；若不能打出手掌，你还下界为妖，再修几劫，却来争巢^[13]。”那大圣闻言暗笑道：“这如来十分好呆，我老孙一觔斗去十万八千里，他那手掌方圆不满一尺，如何跳不出去？”急发声道：“既如此说，你可做得

主张？”佛祖道：“做得，做得！”伸开右手，却似个荷叶大小。

那大圣收了如意棒，抖擞神威，将身一纵，站在佛祖手心里，站即止也，止于至善矣。却道声“我出去也”，你看他一路云光，无影无形去了。佛祖慧眼观看，见那猴王风车子一般相似不住，只管前进。奇思天纵，妙想非凡。大圣行时，忽见有五根肉红柱子，撑着一股青气。他道：“此间乃尽头路了。这番回去，如来作证，灵霄宫定是我坐也。”又思量说：“且住，等我留下些记号，方好与如来说话。”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变作一管浓墨双毫笔，在那中间柱子上写一行大字云：“齐天大圣，到此一游。”此内周转，翻“止”字更奇。写毕，收了毫毛。又不庄尊，却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

翻转觔斗云，径回本处，站在如来掌内，道：“我已去，今来了，你教玉帝让天宫与我。”如来骂道：“我把你这个尿精猴子，你正好不曾离了我掌哩！”此掌如何离得？大圣道：“你是不知。我去到天尽头，见五根肉红柱撑着一股青气，我留个记在那里，你敢和我同去看么？”如来道：“不消去，你只自低头看看。”那大圣睁圆火眼金睛，低头看时，原来佛祖右手中指写着“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大指叉里还有些猴尿臊气。翻论“止”字，天然奇绝。大圣吃了一惊道：“有这等事？有这等事！我将此字写在撑天柱子上，如何却在他手指上？莫非有个未卜先知的法术？我决不信，不信！等我再去来。”

好大圣，急纵身又要跳出，既已止此，如何还去得？被佛祖翻掌一扑，把这猴王推出西天门外，将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座联山，唤名五行山，乃仁义礼智信，人生当止之处也。○后传五章俱从此立案。轻轻的把他压住。止于至善矣。众雷神与阿傩、迦叶一个个合掌称扬道：“善哉，善哉！”

当年卯化学为人，立志修行果道真。万劫无移居胜境，一朝有变散精神。欺天罔上思高位，凌圣偷丹乱大伦。恶贯满盈今有报，不知何日得翻身。照下作新，极其爽亮。

如来佛祖殄灭了妖猴，即唤阿傩、迦叶，同转西方极乐世界。时有天蓬、天佑急出灵霄宝殿，道：“请如来少待，我主大驾来也。”佛祖闻言，回首瞻仰。须臾，果见八景鸾舆，九光宝盖，声奏玄歌妙乐，咏哦无量神章，散宝花，喷真香，直至佛前，谢曰：“多蒙大法收灭妖邪，望如来少停一日，请诸仙做一会筵奉谢。”如来不敢违悖，即合掌谢道：“老僧承大天尊宣命来此，有何法力？还是天尊与众神洪福，敢劳

致谢？”玉帝传旨，即着雷部众神分头请三清、四御、五老、六司、七元、八极、九曜、十都、千真、万圣，来此赴会，同谢佛恩。又命四大天师、九天仙女，大开玉京金阙、太玄宝宫、洞阳玉馆，请如来高座七宝灵台，调设各班坐位，安排龙肝凤髓、玉液蟠桃。不一时，那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五炁真君、五斗星君、三官四圣、九曜真君、左辅右弼、天王哪咤、玄虚一应灵通，对对旌旗，双双幡盖，都捧着明珠异宝，寿果奇花，向佛前拜献曰：“感如来无量法力，收伏妖猴。蒙大天尊设宴呼唤，我等皆来陈谢。请如来将此会立一名如何？”如来领众神之托曰：“今欲立名，可作个安天大会。”安即定也，从此定而不乱矣。各仙老异口同声，俱道：“好个安天大会！好个安天大会！”言讫，各坐座位，走斝传觞，簪花鼓瑟。果好会也！有诗为证：

宴设蟠桃猴搅乱，安天大会胜蟠桃。龙旂鸾辂祥光蔼^[14]，宝节幢幡瑞气飘。仙乐玄歌音韵美，凤箫玉管响声高。琼香缭绕群仙集，宇宙清平贺圣朝。海宇清平，是为“定”字一赞。

众皆畅然喜会，只见王母娘娘引一班仙子仙娥、美姬美女，飘飘荡荡，舞向佛前，施礼曰：“前被妖猴搅乱蟠桃一会，今蒙如来大法，（炼）〔链〕锁顽猴，喜庆安天大会，无物可谢，今是我净手亲摘大株蟠桃数颗奉献。”真个是：历叙雷部诗章。“曰”字正为下文“康诰曰”三字伏案。

半红半绿喷香雾，艳丽仙根万载长。堪笑武陵源上种，争如天府更奇强。紫纹娇嫩寰中少，绀核清甜世莫双。延寿延年能易体，有缘食者自非常。

佛祖合掌向王母谢讫。王母又着仙姬仙子，唱的唱，舞的舞，满会群仙，又皆赏赞。正是：

缥缈天香满座，缤纷仙蕊仙花。玉京金阙大荣华，异品奇珍无价。对对与天齐寿，双双万劫增加。桑田沧海任更差，他自无惊无讶。咏叹“定”字，极其典雅。

王母正着仙姬仙子歌舞，觥筹交错，不多时，忽又闻得：

一阵异香来鼻嗅，惊动满堂星与宿。天仙佛祖把杯停，各各抬头迎目候。霄汉中开现老人，手捧灵芝飞蔼绣。葫芦藏蓄万年丹，宝篆名书

千纪寿。洞里乾坤任自由，壶中日月随成就。遨游四海乐清闲，散淡十洲容辐辏。曾赴蟠桃醉几遭，醒时明月还依旧。长头大耳短身躯，南极之方称老寿。

寿星又到。见玉帝礼毕，又见如来申谢曰：“始闻那妖猴被老君引至兜率宫锻炼，以为必致平安，不期他又反出，虽有至善，人不知止，太上亦是没法。幸如来善伏此怪，只为收降，便已伏“作新”之意。设宴奉谢，故此闻风而来，更无他物可献，特具紫芝瑶草、碧藕金丹奉上。”诗曰：

碧藕金丹奉释迦，如来万寿若恒沙。清平永乐三乘锦，康泰长生九品花。无相门中真法主，色空天上是仙家。乾坤大地皆称祖，丈六金身福寿赊。定而不乱，真有无穷之美。

如来忻然领谢。寿星得座，依然走辇传觞。只见赤脚大仙又至，向玉帝前颔颔礼毕，又对佛祖谢道：“深感法力，降伏妖猴。无物可以表敬，特具交梨二颗，火枣数枚奉献。”诗曰：

大仙赤脚枣梨香，敬献弥陀寿算长。七宝莲台山样稳，千金花座锦般妆。寿同天地言非谬，福比洪波话岂狂。福寿如期真个是，清闲极乐那西方。共乐升平，人庆永康，是吊下。

如来又称谢了，叫阿傩、迦叶将各所献之物一一收起，方向玉帝前谢宴，众各酩酊。只见个巡视灵官来报道：“那大圣伸出头来了。”定而不定，是为“而后”转折。佛祖道：“不妨，不妨。”袖中只取出一张贴

子，上有六个金字：唵、嘛、呢、叭、**咪**、吽，知止矣。递与阿傩，叫贴在那山顶上。这尊者即领帖子，拿出天门，到那五行山顶上，紧紧的贴在一块四方石上，那座山即生根合缝，可运用呼吸之气，手儿爬出，不能摇挣。则自定而不乱矣。阿傩回报道：“已将帖子贴了。”如来即辞了玉帝、众神，与二尊者出天门之外。又发一个慈悲心，念动真言咒语，将五行山召一尊土地神祇，会同五方揭谛，居住此山监押。回照起笔，已为两界山伏案。但他饥时，与他铁丸子吃；渴时，与他溶化的铜汁饮。不饥不寒，教养并作，笔机已渡下矣。待他灾愆满日^[15]，自有人救他，正是：

妖猴大胆反天宫，却被如来伏手降。渴饮溶铜捱岁月，饥餐铁弹度时光。天灾苦困遭磨折，人事凄凉喜命长。若得英雄重展挣，他年奉佛

上西方。此诗结上。与“太上”紧相对。

又诗曰：

伏逞豪强大势兴，降龙伏虎弄乖能。偷桃偷酒游天府，受篆承恩在玉京。恶贯满盈身受困，善根不绝气还升。果然脱得如来手，且待唐朝出圣僧。下文是“《康诰》曰”，所以结尾用两章诗，便已笼起“作新”之意。

毕竟不知向后何年何月方满灾殃，且听下回分解。

安天一会，设想极其冠冕，布置何等精细，在天列宿仙佛，无不备载。学问富丽，笔墨新奇。会是天上第一会，笔是古今第一笔。非此笔不足以写此会，非此会亦无以见此笔也。佛即心兮心即佛，可知如来即是心猿，心猿即是如来。初非有二，盖失其本来，即是妖猴，复其本来，即是牟尼。必悟得这层，方知此书之妙也。

五行山、八卦炉，皆为至善之所在，乃人生当止之处也，皆因此心不知，是以亦莫肯止，则尽失其本来而反乱不定矣。此八卦炉中所以逃大圣也。如来者，乃即本来之旧也，人必识此，则方知止以致定而不乱者。此五行山之所以定心猿也。上句是一开，下句是一合，两句题纲，实是一反一正。

极写妖猴之恶，正是极写妖猴之旧，为下新民作一反照。放在八卦炉里，压在五行山下，回炉倒造，从新振理，是为下“作新民”作一正照。一反一正，下文之全面，已昭然安顿于此矣。

灵霄宝殿乃心地也，玉皇即心之主张也。上回欺玉帝，即是自欺；此回乱灵霄，即是心乱。

[1] 东君：太阳神名。

[2] 罔极：无穷尽。

[3] 规箴：劝勉告诫。

[4] 爇（chǎo）：干熬，干炒。

[5] 侮：同“捂”，后文也有写作“忤”的，同音混用。

[6] 如如：佛教语。指永恒存在的真如。

[7] 三皈：佛教语。指皈依佛、法、僧三宝。即以佛为师，以法为药，以僧为友。五戒：佛教指在家信徒终身应遵守的五条戒律。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8] 双林：指释迦牟尼涅槃处。

[9] 金瓜：古代卫士所执的一种兵仗。棒端呈瓜形，铜制，金色。

[10] 垓（gāi）心：战阵上的重围之中。

[11] 摩尼珠：摩尼，梵语音译，即宝珠的意思。

[12] 太玄：玄妙的至理。

[13] 噪：同“噪”。大声喧嚷。

[14] 鸾辂（lù）：天子王侯所乘之车。辂，大车。多指帝王所乘的车子。

[15] 灾愆（qiān）：灾难。

第八回

我佛造经传极乐 观音奉旨上长安

“《康诰》曰：‘作新民。’”

降伏妖猴，安天会轻轻结上。念及东土，盂兰会又顺手转下。其间法脉似不相联，不知五行山、八卦炉，教养多方，培植有年，“作新民”三字早已为之立案。又借如来作一过脉，文势紧接，线索天然。下文九十馀回，皆从此发源。二会实乃前后之一大关锁照应。

凡题实字易书，虚字难写。此回“康诰曰”三字开卷，实在难以落笔。看他寻出一个《苏武慢》，确合其旨，真奇想也。盖取经是全部的章旨，新民是此回的节旨，却偏于取经的正传写出一段新民的至理，而章旨、节旨，其中分析，丝毫不爽。不惟论理渊微，即行文亦极其沉细矣。

夫经，乃即先圣之至言，无非明新止至善之要，故云三藏，盖即三纲领也。此回点出，正是出题，而画龙点睛，前后无不神妙。

试问禅关，参求无数，往往到头虚老。磨砖作镜，积雪为粮，迷了几多年少？毛吞大海，芥纳须弥^[1]，金色头陀微笑。悟时超十地三乘^[2]，凝滞了四生六道^[3]。

谁听得绝想崖前，无阴树下，杜宇一声春晓？曹溪路险^[4]，鹞岭云深^[5]，此处故人音杳。千丈冰崖，五叶莲开，古殿帘垂香袅。那时节，识破源流，便见龙王三宝。

这一篇词，名《苏武慢》。《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是苏即新也。武即武王，慢乃谟也。尽言此篇乃《周书·康诰》武王新民之言也。○题此一笔，便已截清盘铭，而与上下俱不混。话表我佛如来，辞别了玉帝，回至雷音宝刹，但见那三千诸佛、五百阿罗、八大金刚、无边菩萨，为“民”字一衬。一个个都执着幢幡宝盖，异宝仙花，摆列在灵山仙境，为“新”字一衬。娑罗双林之下接迎。如来驾住祥云对众道：“对众”即是“诰曰”。“我

以甚深般若，遍观三界。根本性原，毕竟寂灭。同虚空相，一无所有。殄伏乖猴，是事莫识。名生死始，法相如是。”

说罢，放舍利之光，满空有白虹四十二道，南北通连。大众见了，皈身礼拜。少顷间，聚庆云彩雾，登上品莲台，先写自新，是从题前入脉。端然坐下。那三千诸佛、五百罗汉、八金刚、四菩萨，合掌近前礼毕，问曰：“闹天宫搅乱蟠桃者，谁也？”如来道：“那厮乃花果山产的一妖猴，罪恶滔天，不可名状。其民之旧，而不新也甚矣。概天神将^[6]，俱莫能降伏。虽二郎捉获，老君用火煅炼，亦莫能伤损。我去时，正在雷将中间扬威耀武，卖弄精神，被我止住兵戈，问他来历，他言有神通，会变化，又驾觔斗云，一去十万八千里。我与他打了个赌赛，他出不得我手，却将他一把抓住，指化五行山，封压他在那里。只挽上意，便已领得作新之脉。玉帝大开金阙瑶宫，请我坐了首席，立‘安天大会’谢我，安康也，海宇清平，共乐康宁，是笼首句。却方辞驾而回。”大众听言喜悦，极口称扬。谢罢，各分班而退，各执乃事，共乐天真，果然是：

瑞霭漫天竺，虹光拥世尊。西方称第一，无相法王门。常见玄猿献果，麋鹿衔花，青鸾舞，彩凤鸣，灵龟捧寿，仙鹤（擒）〔擒〕芝。安享净土祇园^[7]，受用龙宫沙界。日日花开，时时果熟。习静归真，参禅果正。不灭不生，不增不减。烟霞缥缈随来往，寒暑无侵不记年。

诗曰：

去来自在任优游，也无恐怖也无愁。极乐场中俱坦荡，大千之处没春秋。

佛祖居于灵山、大雷音宝刹之间，一日，唤聚诸佛、阿罗揭谛、菩萨金刚、比丘僧尼等众曰：以上只算一起讲论冒，是虚笼题意。以下转正“曰”字，方入本题之正面也。“自伏乖猿安天之后，我处不知年月，料凡间有半千年矣。作养有年，“新”字已隐隐欲跃。今值孟秋望日，我有一宝盆，具设百样奇花、千般异果等物，按下本末终始，而光蕊陈萼万花，已发于此矣。与汝等享此‘盂兰盆会’如何？”盆即盘也，承上盘铭，是为本题领脉。概众一个个合掌礼佛三匝，领会。如来却将宝盆中花果品物，着阿傩捧定，着迦叶布散。新鲜花果，彼不新者，焉能享此。大众感激，各献诗伸谢。

《福》诗曰：

福星光耀世尊前，福纳弥深远更绵。福德无疆同地久，福缘有庆与天连。福田广种年年盛，福海洪深岁岁坚。福满乾坤多福荫，福增无量永周全。

《禄》诗曰：

禄重如山彩凤鸣，禄随时泰祝长庚。禄添万斛身康健，禄享千钟世太平。禄俸齐天还永固，禄名似海更澄清。禄恩远继多瞻仰，禄爵无边万国荣。

《寿》诗曰：

寿星献彩对如来，寿域光华自此开。寿果满盘生瑞霭，寿花新采插莲台。寿诗清雅多奇妙，寿曲调音按美才。寿命延长同日月，寿如山海更悠哉。以福、禄、寿写“康”字，真有化日雍熙之妙。

众菩萨献毕，因请如来明示根本，指解源流。那如来微开善口，敷演大法，宣扬正果，讲的是三乘妙典，五蕴楞严^[8]。但见那天龙围绕，花雨缤纷，正是：

禅心朗照千江月，真性清涵万里天。好句。与“落霞”、“秋水”足堪同赏千古。

如来讲罢，对众言曰：“《康诰》曰”三字写来绝倒。“我观四大部洲众生善恶，各方不一：东胜神洲者，敬天敬地，心爽气平；北钜芦洲者，虽好杀生，只因糊口，性拙情疏，无多作贱；我西牛贺洲者，不贪不杀，养气潜灵，虽无上真，人人固寿；但那南赡部洲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其民之不新也甚矣。我今有三藏真经，盖即明德，新民至善之文也。此回点出，已为第十二回立案。可以劝人为善。”诸菩萨闻言，合掌皈依，向佛前问曰：“如来有那三藏真经？”如来曰：“我有《法》一藏谈天，《论》一藏说地，《经》一藏度鬼，三藏奇名，全部《西游》尽在于此矣。三藏共计三十五部，该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与九十八回正相应。乃是修真之径，正善之门。善政善教，无非新民之旨。我待要送上东土，耐那方众生愚蠢^[9]，毁谤真言，不识我法门之要旨，怠慢了瑜伽之正宗。先讲其民不肯自新，下转“作”字方有力。怎么得一个有法力的，去东土，寻一个善信，交他苦历千山，远经万水，到我处，求取真经，永传东土，劝化众生，不徒自新，推己及人，此新民之作，有不容己者。却乃是个山大的福缘，海

深的善庆。谁肯去走一遭来？”当有观音菩萨，行近莲台，礼佛三（咂）〔匝〕，道：“弟子不才，愿上东土，寻一个取经人来也。”取经一事，乃《西游》之大纲。此回点出，全神俱已响应。诸众抬头观看，那菩萨：观音以言诵读，紧承“学”字。

理圆四德^[10]，智满金身。纓络垂珠翠，香环结宝明。乌云巧叠盘龙髻，绣带轻飘彩凤翎。碧玉纽，素罗袍，祥光笼罩；锦绒裙，金丝索，瑞气遮迎。眉如小月，眼似双星。玉面天生喜，朱唇一点红。净瓶甘露年年盛，斜插垂杨岁岁青。解八难^[11]，度群生，大慈悯。故镇太山，居南海，救苦寻声，万称万应，千圣千灵。兰心欣紫竹，蕙性爱香藤。他是落伽山上慈悲主，潮音洞里活观音。好菩萨就是位现世的康叔。○观音潮音，解灾救难，不惟“康诰曰”三字传神，即“作新民”一句更觉活跃。

如来见了，心中大喜道：“别个是也去不得，须是观音尊者，神通广大，方可去得。”菩萨道：“弟子此去东土，有甚言语分付？”如来道：“这一去要踏看路道，不许在霄汉中行，须是要半云半雾，目过山水，谨记程途远近之数，叮咛那取经人。但恐善信难行，我与你五件宝贝。”此皆新民之具、作之之文也。○按下“物”字。即命阿傩、迦叶取出锦襕袈裟一领，九环锡杖一根，对菩萨言曰：“这袈裟、锡杖，可与那取经人亲用。按下“本”字。若肯坚心来此，穿我的袈裟，免堕轮回；持我的锡杖，不遭毒害。”这菩萨皈依拜领。如来又取三个箍儿按下“末”字。递与菩萨道：“此宝唤做‘紧箍儿’，虽是一样二个，但只是用各不同。我有金、紧、禁的咒语三篇，伏下两界山、黑风山与火云洞。假若路上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你须是劝他学好，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他若不伏使唤，可将此箍儿与他戴在头上，自然见肉生根，各依所用的咒语念一念，眼胀头疼，脑门皆裂，管教他入我门来。”如此作法，不怕他不新。那菩萨闻言踊跃，作礼而退。即唤惠岸行者随行。那惠岸，使一条浑铁棍，重有千斤，只在菩萨左右，作一个降魔的大力士。正是位新民的大护法。菩萨遂将锦襕袈裟作一个包裹，令他背了。菩萨将金箍藏了，执了锡杖，径下灵山。这一去，有分教：

佛子还来归本愿，金蝉长老裹梅檀^[12]。取经一事，从此始矣。

那菩萨到山脚下，有玉真观金顶大仙在观门首接住，已为九十八回伏案。请菩萨献茶。菩萨不敢久停，对大仙曰：“今领如来法旨，上东土寻取经人去。”大仙道：“取经人几时方到？”菩萨道：“未定，约摸二三年间或可至此。”为下“终”字一吊。遂辞了大仙，半云半雾，约记程

途。有诗为证，诗曰：

万里相寻自不言，却云谁得意难全。求人忽若浑如此，是我平生岂偶然。传道有方成妄语，说明无信也虚传。愿倾肝胆寻相识，料想前头必有缘。

师徒二人正走间，此日师徒二人去，他年师徒四众来，遥遥相应。忽然见弱水三千，乃是流沙河界。菩萨道：“徒弟呀，此处却是难行，取经人浊骨凡胎，如何得渡？”流沙滚滚，以见尘世纷纷，诚难作而难新也。惠岸道：“师父，你看河有多远？”那菩萨停云步看时，只见：

东连沙碛，西抵诸番，南达乌戈，北通鞑靼。径过有八百里遥，上下有千万里远。水流一似地翻身，浪滚却如山耸背。洋洋浩浩，漠漠茫茫，十里遥闻万丈洪。仙槎难到此，莲叶莫能浮。衰草斜阳流曲浦，黄云影日暗长堤。那里得客商来往？何曾有渔叟依栖？平沙无雁落，远岸有猿啼。只是红蓼花繁知景色，白蘋香细任依依。

菩萨正然点看，只见那河中“泼刺”一声响亮，水波里跳出一个妖魔来，十分丑恶。他生得：

青不青，黑不黑，晦气色脸^[13]；长不长，短不短，赤脚筋躯。眼光闪烁，好似灶底双灯；口角丫叉，就如屠家火钵。獠牙撑剑刃。红发乱蓬松。一声叱咤如雷吼，两脚奔波似滚风。极凶极恶，其不新也至矣。

那怪物手执一根宝杖，走上岸就捉菩萨，却被惠岸掣浑铁棒挡住，喝声“休走”！那怪物就持宝杖来迎。两个在流沙河边，这一场恶杀，真个惊人：

木吒浑铁棒，护法显神通；怪物降妖杖，努力逞英雄。双条银蟒河边舞，一对神僧岸上冲。那一个，威镇流沙施本事；这一个，力保观音建大功。那一个，翻波跃浪；这一个，吐雾喷风。翻波跃浪乾坤暗，吐雾喷云日月昏。那个降妖杖，好便似出山的白虎；这个浑铁棒，却就如卧道的黄龙。那个使将来，寻蛇拨草；这个丢开去，扑鹞分松。只杀得昏漠漠，星辰灿烂；雾腾腾，天地朦胧。那个久往弱水惟他狠，这个初出灵山第一功。

他两个来来往往，战上数十合，不分胜负。那怪物架住了铁棒道：“你是那里和尚，敢来与我抵敌？”木吒道：“我是托塔天王二太子

木吒惠岸行者，真正一位爱民的仁者。今保我师父往东土，寻取经人去。【侧批】未写西来，先讲东去。你是何怪，敢大胆阻路？”那怪方才醒悟道：“我记得你跟南海观音，在紫竹林中修行，你为何来此？”木吒道：“那岸上不是我师父？”怪物闻言，连声喏喏，收了宝杖，让木吒揪了去见观音，纳头下拜，告道：“菩萨恕我之罪，待我诉告。我不是妖邪，我是灵霄殿下侍銮舆的卷帘大将，卷开帘幕，不使心有所蔽。只因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玉帝把我打了八百，贬下界来，没人卷帘，心有所蔽，而不明此气禀人欲之所以来也。变得这般模样。又教七日一次，将飞剑来穿我胸胁百馀下方回，故此这般苦（脑）（恼）。没奈何饥寒难忍，衣食不充，新亦难言。三二日间出波涛寻一个行人食用。不期今日无知，冲撞了大慈菩萨。”菩萨道：“你在天有罪，既贬下来，今又这等伤生，正所谓罪上加罪。我今领了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你何不入我门来，皈依善果，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上西天拜佛求经？我教飞剑不来穿你。那时节，功成免罪，复你本职，心下如何？”开忱善导，作法绝妙。那怪道：“我愿皈正果。”乃向前道：“菩萨，我在此间，吃人无数，向有几次取经人来，都被我吃了。大抵不是取经者。凡吃的人头，抛落流沙，竟沉水底。这个水，鹅毛也不能浮。惟有九个取经人的骷髅，浮在水面，再不能沉。我以为异物，将索儿穿在一处，闲时拿来顽耍。这去，但恐取经人不得到此，却不是反误了我的前程也？”菩萨曰：“岂有不到之理？你可将骷髅儿挂在头项下，等候取经人，自有用处。”二十二回伏案。怪物道：“既然如此，愿领教诲。”菩萨即与他摩顶受戒，指沙为姓，就姓了沙，起个法名，叫做个沙悟净。洗净尘凡，不为世俗所累矣。当时入了沙门，使之迁善改过，则作新一个矣。送菩萨过了河，他洗心涤虑，再不伤生，专等取经人。菩萨与他别了，同木吒径奔东土。

行了多时，又见一座高山，山上有恶气遮漫，不能步上。正欲驾云过山，不觉狂风起处，又闪上一个妖魔，他生得又甚凶险：

卷脏莲蓬吊搭嘴，耳如蒲扇显金睛。獠牙锋利如钢剐，长嘴张开似火盆。金盔紧系腮边带，勒甲丝绦蟒退鳞。手执钉钯龙探爪，腰挎弯弓月半轮。纠纠威风欺太岁，昂昂志气压天神。更不似个善类。

他撞上来，不分好歹，望菩萨举钉钯就筑，被木吒行者挡住，大喝一声道：“那泼怪，休得无礼，看棒！”妖魔道：“这和尚不知死活，看钯！”两个在山底下，一冲一撞，赌斗输赢，真好杀：

妖魔凶猛，惠岸威能。铁棒分心捣，钉钯劈面迎。播土扬尘天地

暗，飞砂走石鬼神惊。九齿钯，光耀耀，双环响亮；一条棒，黑悠悠，两手飞腾。这个天王太子，那个是元帅精灵。一个在普陀为护法，一个在山洞作妖精。这场相遇争高下，不知那个亏输那个赢。

他两个正杀到好处，观世音在半空中，抛下莲花，隔开钯杖。怪物见了心惊，便问：“你是那里和尚，敢弄甚么眼前花哄我^[14]？”木吒道：“我把你这个肉眼凡胎的泼物！我是南海菩萨的徒弟，这是我师父抛来的莲花，你也不认得哩！”那怪道：“南海菩萨，可是扫三灾、救八难的观世音么^[15]？”妙写“作”字，天然奇绝。木吒道：“不是他是谁？”怪物撇了钉钯，纳头下礼道：“老兄，菩萨在那里？累烦你引见一引见。”木吒仰面指道：“那不是？”怪物朝上磕头，厉声高叫道：“菩萨恕罪！恕罪！”

观音按下云头，前来问道：“你是那里成精的野豕，何方作怪的老彘，敢在此间挡我？”那怪道：“我不是野豕，亦不是老彘，我本是天河里天蓬元帅，天河涤染，紧贴“新”字。只因带酒戏弄嫦娥，玉帝把我打了二千锤，贬下尘凡。一灵真性，径来夺舍投胎，不期错了道路，投在个母猪胎里，变得这般模样。只怕天河亦洗不新。是我咬杀母猪，打死群彘，在此处占了山场，吃人度日。不期撞着菩萨，万望拔救，拔救。”菩萨道：“此山叫做甚么山？”怪物道：“叫做福陵山，山中有一洞，叫做云栈洞。伏下高老庄。洞里原有个卵二姐，他见我有些武艺，招我做个家长，没河涤洗，是以旧染之污仍在。又唤做“倒踏门”^[16]。未赘高庄，先招二姐，何八戒之丈人多也。不上一年，他死了，将一洞的家当尽归我受用。在此日久年深，没有个贍身的勾当^[17]，只是依本等吃人度日^[18]，不作和尚吃人是本等。不知作了和尚吃人更是本等。万望菩萨恕罪。”

菩萨道：“古人云：‘若要有前程，莫做没前程。’你既上界违法，今又不改凶心，伤生造孽，却不是二罪俱罚？”那怪道：“前程前程，若依你，教我嗑风！可为“新”字一叹。常言道：‘依着官法打杀，依着佛法饿杀。’去也去也！还不如捉个行人，肥腻腻的吃他家娘，此民不新更甚，只恐作之愈难。管甚么二罪三罪，千罪万罪！”菩萨道：“人有善愿，天必从之。”汝若肯归依正果，自有养身之处。世有五谷，尽能济饥。“新”字不止衣食，“作”字原兼教养。为何吃人度日？”怪物闻言，似梦方觉，向菩萨道：“我欲从正，奈何‘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菩萨道：“我领了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你可跟他做个徒弟，往西天走一遭来将功折罪，管教你脱离灾瘴。”那怪满口道：“愿随！愿随！”尔既

欲新，菩萨便好作矣。菩萨才与他摩顶受戒，指身为姓，就姓了猪，乌国的黑汉，却又姓猪，此正是穿青的和尚，骑上黑叫驴，一色毛片也。替他起个法名，就叫做猪悟能。遂此领命归真，持斋把素，断绝了五荤三厌^[19]，专候那取经人。从新向化，又作得一个。

菩萨却与木吒辞了悟能，半兴云雾前来。正走处，只见空中有一条玉龙叫唤，菩萨近前问曰：“你何龙，在此受罪？”那龙道：“我是西海龙王敖闰之子，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我父王表奏天庭，告了忤逆，玉帝把我吊在空中，打了三百，不日遭诛，背逆不孝，以视贪酒好色者更甚。望菩萨搭救搭救。”观音闻言，即与木吒撞上南天门里。早有丘、张二天师接着，问道：“何往？”菩萨道：“贫僧要见玉帝一面。”二天师即忙上奏，玉帝遂下殿迎接。菩萨上前礼毕道：“贫僧领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路遇孽龙悬吊，特来启奏，饶他性命，赐与贫僧，教他与取经人做个脚力。”人有不同，是以作法亦异。玉帝闻言，即传旨赦宥，差天将解放，送与菩萨。菩萨谢恩而出。这小龙叩头谢活命之恩，真真楷楷，写出个“作新民”，更为奇异。听从菩萨使唤。菩萨把他送在深涧之中，只等取经人来，变做白马，上西方立功。伏下鹰愁涧。小龙领命，潜身不题。

菩萨带引木吒行者过了此山，又奔东土。行不多时，忽见金光万道，瑞气千条。焕然一新。木吒道：“师父，那放光之处，乃是五行山了，与前正相应。见有如来的压帖在那里。”菩萨道：“此却是那搅乱蟠桃会、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今乃压在此也。”前文一照，“作新”二字更有神。木吒道：“正是，正是。”师徒俱上山来，观看帖子，乃是“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菩萨看罢，叹惜不已，作诗一首，诗曰：

堪叹妖猴不奉公，当年狂妄逞英雄。欺心搅乱蟠桃会，大胆私行兜率宫。十万军中无敌手，九重天上有威风。自遭我佛如来困，何日舒伸再显功。民之不新，良可叹也。

师徒们正说话处，早惊动了那大圣。大圣在山根下，高叫道：“是那个在山上吟诗，揭我的短哩？”妙。菩萨闻言，竟下山来寻看，只见那石崖之下，有土地、山神、监押大圣的天将，都来拜接了菩萨，引至那大圣面前看时，他原来压于石匣之中，口能言，身不能动。作法更奇。菩萨道：“姓孙的，你认得我么？”大圣睁开火眼金睛，点着头儿高叫道：“我怎么不认得你。你好的是那南海普陀落伽山救苦救难大慈大

悲南无观世音菩萨。不是救难的观音，正是位新民的君子。承看顾！承看顾！我在此度日如年，更无一个相知的来看我一看。你从那里来也？”菩萨道：“我奉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去，从此经过，特留残步看你。”“残步”妙，可知作之已久。大圣道：“如来哄了我，把我压在此山，五百餘年了，灵根培植有年，岂无萌蘖之生，此蓂莢之发，有自而来也。不能展挣，万望菩萨方便一二，救我老孙一救。”菩萨道：“你这厮罪业弥深，救你出来，恐你又生祸害，反为不美。”大圣道：“我已知悔了。但愿大慈悲，指条门路，情愿修行。”新有不同，是以写法亦异。这才是：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复仇报本，已寓于此。

那菩萨闻得此言，满心欢喜，对大圣道：“圣经云：‘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鼓舞振起，极尽“作”字之妙。你既有此心，待我到了东土大唐国，寻一个取经的人来，教他救你。伏下十四回。你可跟他做个徒弟，秉教伽持^[20]，入我佛门，再修正果，如何？”大圣声声道：“愿去！愿去！”菩萨道：“既有善果，我与你起个法名。”大圣道：“我已有名了，叫做孙悟空。”菩萨又喜道：“我前面也有二人归降，正是‘悟’字排行，你今也是‘悟’字，却与他相合，甚好，甚好。这等也不消叮嘱，我去也。”那大圣见性明心归佛教，至此已无人不新，无处不新，而本文至此已完。这菩萨留情在意访神僧。以上新之有数，以下作之无穷，而钟声馀韵，真有悠悠不尽之致。

他与木吒离了此处，一直东来。不一日，就到了长安大唐国。下章紧接此句，方知线索不断。敛雾收云，师徒们变作两个疥癞游僧，民已作新，菩萨却反累旧，可见作之不易。入长安城里，早不觉天晚。行至大市街傍，见一座土地庙祠，一方保障，虚吸下君子。二人径进，唬得那土地心慌，鬼兵胆战，知是菩萨，紧对如来，以作章法。叩头接入。那土地又急跑报与城隍、社令，及满城长安各庙神祇，都来参见，告道：“菩萨，恕众接迟之罪。”菩萨道：“汝等不可走漏消息，我奉佛旨，特来此处寻访取经人，是始。借你庙宇权住几日，待访着真僧即回。”是终。众神各归本处，把个土地赶在城隍庙里暂住。他师徒们隐遁真形。毕竟不知寻出那个取经人来，打到“人”字，不止吸动光蕊，兼已落到“本”字。且听下回分解。

五圣之散处如珠，菩萨之贯串有线。以极难之题目，竟成极易之文

章。真是大手笔，真是妙手笔。

孟兰花果，承上起下，实取经之根源，全书之关目。法脉实从第一回“枉生世界”一句而来，以见人生必须有花有果，方不虚度阎浮之世，故山名花果，人名陈萼，地名万花，以及进瓜果、人参果，西天成善果，此即盆内百样奇花，千般异果，无非此意。若有花无果，少年虚老，是以有无边的感慨、无穷的悲叹，此经之所由传，此经之所必取也。

安天会是言天心不安，孟兰会又讲人事不美，不知此脉已伏于一回之内矣。猴王学法，即将南赡之人事一详，有此一照，方知前文不是闲笔，正为此回作地也。如来附有五宝，菩萨又得四众，取经之人事，安排已定，一路自全顶起。写至长安，知来处之所以来，则知去处之所以去也。

五件宝贝即物也，但用有不同，按下“本末”。取经之事亦事也，惟恐善信难行，是照下“终始”。起笔只讲罪恶滔天，已封压在五行山下，便已笼起“作新”之意矣。

开花为始，结果为终。花乃其末，果又其本，故设孟兰盆会，不惟转正取经，以写新民之意，兼已照定下章本末、终始矣。

夫新非徒自新，必因己以及人也。念东土之习俗不美，而思有以振作之。四众之所为不善，使之从新向化，而又鼓舞之。数段俱是从“新”字、“作”字上摩写。至言孟兰盆会，正取盘铭之意；苏武之词，实点《周书·康诰》武王之语也。

四众亦民也，历叙其罪孽深重，万恶滔天，则不新之至矣。菩萨劝戒点化，使之迁善改过，有以去其旧染之污，而开其自新之道者，作之之力也。故非言观音之神通，可以去得，正惟见菩萨之法力，方可作得也。

[1] 芥纳须弥：佛经谓，须弥山（佛教中传说的巨山）可以藏在芥子之中。比喻诸相皆非真，巨细可以相容。

[2] 十地：佛家谓菩萨修行所经历的十个境界。

[3] 四生：佛教分世界众生为四大类：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六道：佛教谓众生轮回的六去处：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和地狱道。

[4] 曹溪：在广东省曲江县东南双峰山下。禅宗六祖慧能曾在曹溪宝林寺演法。

[5] 鹞岭：在古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东北。相传释迦牟尼曾在此居住和说法多年。

[6] 概：全，全部。

[7] 祇（qí）园：“祇树给孤园”的简称。梵文的意译。印度佛教圣地之一。后泛指寺庙。

[8] 五蕴：佛教语。指色、受、想、行、识五者假合而成的身心。楞严：指佛经《楞严经》。

[9] 𪔐（pǒ）耐：不能容忍，可恶。

[10] 四德：佛教语。指大乘涅槃四功德，即常德、乐德、我德、净德。

[11] 八难：佛教语。即地狱、饿鬼、畜生、北拘卢洲（亦作郁单越）、长寿天、盲聋瘖哑、世智辩聪、佛前佛后八种。

[12] 栴（zhān）檀：檀香。

[13] 晦气色：青黄色。

[14] 眼前花：花招。

[15] 三灾：佛教谓劫末所起的三种灾害。刀兵、疫疠、饥馑为小三灾，起于住劫中减劫之末；火、风、水为大三灾，起于坏劫之末。

[16] 倒踵门：即倒插门。

[17] 赡身：养活自身。

[18] 本等：本能。

[19] 五荤三厌：佛教和道教弟子禁食的几种食物。

[20] 伽持：佛教用语。一般写作“加持”。意谓施加佛力于众生，以保护扶持之。

第九回

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

或问：此卷光蕊陈萼、状元学士从何而来？曰：即从上文而来。灵根培植有年，岂无萌蘖之生？此光蕊陈萼，实从“五行山”一句而来也。小民作养有方，岂无贤才之可用，此状元学士，实本“作新民”一句而来也。况萼蕊万花，莫非盆中之物；读书儒流，即是取经之士。字字有线，节节相承，而不得源脉者，盖亦未尝深味而细究之也。

刊本《西游》每以此卷特幻，且又非取经之正传，竟全然删去。初不知“本末”“终始”，正是西游的大纲，取经之正旨，如何去得？假若去了，不惟有果无花，少头没尾，即朝王遇偶的彩楼，留僧的寇洪，皆无着落照应。全部的关锁章法俱无，已不成其为书，又何足以言奇也。

写江流，字却是玄奘，作者又大有一深意也。盖海州紧承东海，花萼紧承花果。“玄奘”二字，紧接“金光潜息”一句。惟其“金光潜息”，此江流之日趋于下，而所以为黑汉也。一层紧承一层，一句紧接一句，必须法脉分清，而头绪不难辨矣。

前为状元之子，终秉文宣之教，所以封为坛禅功德，实指杏坛的道统。而“和尚”二字，乃不过奇书之借用也。

人未为学之始，原是一条黑汉，故曰玄奘。言于《大学》之三纲领，浑黑不明也。以此为学，故又曰唐三藏。迨至金蝉脱壳，黑汉变作明公，而唐三藏不得复目为陈玄奘矣。

话表陕西大国长安城，乃历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汉以来，三州花似锦，八水绕城流，真个是名胜之邦。此段从“本”字起。彼时是大唐太宗皇帝登基，改元贞观，已登极十三年，岁在己巳，天下太平，八方进贡，四海称臣。忽一日，太宗登位，聚集文武众官，朝拜礼毕，有魏徵丞相出班奏道：“方今天下太平，八方宁静，应依古法，开立选场，招取贤士，擢用人材，以资化理。”此段从“事”字起。太宗道：“贤

卿所奏有理。”就传招贤文榜，颁布天下：各府州县，不拘军民人等，但有读书儒流，“儒流”二字，是全部的脉理线索。○明德为本，故名儒流。文义明畅，三场精通者，前赴长安应试。

此榜行至海州地方，有一人姓陈名萼，表字光蕊，萼蕊总是果之始也。见了此榜，即时回家，对母张氏道：“朝廷颁下黄榜^[4]，诏开南省，考取贤才，孩儿意欲前去应试。倘得一官半职，显亲扬名，封妻荫子，光耀门闾，乃儿之志也。特此禀告母亲前去。”张氏道：“我儿读书人，‘幼而学，壮而行’，本末、终始二语备之矣。正该如此。但去赴举，路上须要小心，得了官，早早回来。”光蕊便分付家僮收拾行李，即拜辞母亲，趲程前进。到了长安，正值大开选场，光蕊就进场。考毕，中选。及廷试三策，唐王御笔亲赐状元，可知是儒流的宗派。点此一笔，正为江流立案，而前后法脉丝毫不乱。跨马游街三日。

不期游到丞相殷开山门首，有丞相所生一女，名唤温娇，又名满堂娇，未曾婚配，正高结彩楼，抛打绣球卜婿。此一彩楼，已伏天竺国矣。但此为出世之始，彼为了道之终，一前一后，遥遥相应。适值陈光蕊在楼下经过，小姐一见光蕊人材出众，知是新科状元，心内十分欢喜，就将绣球抛下，恰打着光蕊的乌纱帽。猛听得一派笙箫细乐，十数个婢妾走下楼来，把光蕊马头挽住，迎状元入相府成婚。那丞相和夫人，即时出堂，唤宾人赞礼，将小姐配与光蕊。拜了天地，夫妻交拜毕，又拜了岳丈岳母。丞相吩咐安排酒席，欢饮一宵。二人同携素手，共入兰房。

次日五更三点，太宗驾坐金銮宝殿，文武众臣趋朝。太宗问道：“新科状元陈光蕊应授何官？”魏徵丞相奏道：“臣查所属州郡，有江州缺官。乞我主授他此职。”太宗就命为江州州主，新民为末，所以次写州主。即令收拾起身，勿误限期。光蕊谢恩出朝，回到相府，与妻商议，拜辞岳丈岳母，同妻前赴江州之任。

离了长安登途，正是暮春天气，和风吹柳绿，细雨点花红。光蕊便道回家，同妻交拜母亲张氏。张氏道：“恭喜我儿，且又娶亲回来。”光蕊道：“孩儿叨赖母亲福庇，忝中状元，钦赐游街，经过丞相殷府门前，遇抛打绣球适中，蒙丞相即将小姐招孩儿为婿。朝廷除孩儿为江州州主，今来接取母亲，同去赴任。”张氏大喜，收拾行程。在路数日，前至万花店由萼生花，然皆始也。刘小二家安下。张氏身体忽然染病，花放则子已胎，而婆婆之病有自来也。与光蕊道：“我身上不安，且在店中调养两日再去。”光蕊遵命。至次日早晨，见店门前有一人提着个

金色鲤鱼叫卖，谓非物乎？光蕊即将一贯钱买了，欲待烹与母亲吃，只见鲤鱼闪闪晰眼^[2]，光蕊惊异道：“闻说鱼蛇晰眼，必不是等闲之物！”遂问渔人道：“这鱼那里打来的？”渔人道：“离府十五里洪江内打来的。”光蕊就把鱼送在洪江里去放了生。回店对母亲道知此事，张氏道：“放生好事，点出‘事’字。我心甚喜。”光蕊道：“此店已住三日了，钦限紧急，孩儿意欲明日起身，不知母亲身体好否？”张氏道：“我身子不快，此时路上炎热，恐添疾病；你可这里赁间房屋，与我暂住。付些盘缠在此，你两口儿先上任去，候秋凉却来接我。”光蕊与妻商议，就租了屋宇，付了盘缠与母亲，同妻拜辞前去。

途路艰苦，晓行夜宿，不觉已到洪江渡口。只见稍水刘洪、紧对寇洪。李彪二人，撑船到岸迎接。也是光蕊前生合当有此灾难，撞着这冤家。光蕊令家僮将行李搬上船去，夫妻正齐齐上船，那刘洪睁眼看见殷小姐面如满月，眼似秋波，樱桃小口，绿柳蛮腰，真个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陡起狼心，遂与李彪设计，将船撑至没人烟处，候至夜静三更，先将家僮杀死，次将光蕊打死，把尸首都推在水里去了。小姐见他打死了丈夫，也将身赴水。刘洪一把抱住道：“你若从我，万事皆休！若不从时，一刀两断！”那小姐寻思无计，只得权时应承，顺了刘洪。那贼把船渡到南岸，将船付与李彪自管，他就穿了光蕊衣冠，带了官凭，同小姐往江州上任去了。

却说刘洪杀死的家僮尸首，顺水流去，惟有陈光蕊的尸首，沉在水底不动。有洪江口巡海夜叉见了，星飞报入龙宫，正值龙王升殿，夜叉报道：“今洪江口不知甚人，把一个读书士子打死，将尸撇在水底。”龙王叫将尸抬来，放在面前，仔细一看道：“此人正是救我的恩人，如何被人谋死？常言道，恩将恩报。我今日须索救他性命^[3]，以报日前之恩。”即写下牒文一道，差夜叉径往洪州城隍、土地处投下，要取秀才魂魄来，救他的性命。城隍土地遂唤小鬼，把陈光蕊的魂魄交付与夜叉去。夜叉带了魂魄到水晶宫，禀见了龙王。

龙王问道：“你这秀才，姓甚名谁？何方人氏？因甚到此，被人打死？”光蕊施礼道：“小生陈萼，表字光蕊，系海州弘农县人。忝中新科状元，叨授江州州主，同妻赴任，行至江边上船，不料稍子刘洪，贪谋我妻，将我打死，抛尸。乞大王救我一救！”龙王闻言道：“原来如此，先生，你前者所放金色鲤鱼，即我也。你是救我的恩人，你今有难，我岂有不救你之理？”就把光蕊尸身安置一壁，口内含一颗定颜珠，休教损坏了，日后好还魂报仇。物之本末如此。又道：“汝今真魂，权且在

我水府中做个都领。”光蕊叩头拜谢，龙王设宴相待。不题。

却说殷小姐痛恨刘贼，恨不食肉寝皮，只因身怀有孕，未知男女，万不得已，权且勉强相从。转盼之间，不觉已到江州。吏书门皂，俱来迎接。所属官员，公堂设宴相叙。刘洪道：“学生到此，全赖诸公大力匡持。”属官答道：“堂尊大魁高才，自然视民如子，讼简刑清。我等合属有赖，何必过谦？”公宴已罢，众人各散。

光阴迅速。一日，刘洪公事远出，小姐在衙思念婆婆、丈夫，在花亭上感叹，忽然身体困倦，腹内疼痛，晕闷在地，不觉生下一子。由花结果矣。花乃其末，果乃其本。萼乃其始，果乃其终。耳边有人嘱曰：“满堂娇，听吾叮嘱。吾乃南极星君，奉观音菩萨法旨，特送此子与你。异日声名远大，非比等闲。成圣成真，已兆于此矣。刘贼若回，必害此子，汝可用心保护。汝夫已得龙王相救，日后夫妻相会，子母团圆，雪冤报仇有日也。本末终始，一笔俱动。谨记吾言，快醒！快醒！”言讫而去。小姐醒来，句句记得，将子抱定，无计可施。忽然刘洪回来，一见此子，便要淹杀。小姐道：“今日天色已晚，容待明日抛去江中。”

幸喜次早刘洪忽有紧急公事远出，小姐暗思：“此子若待贼人回来，性命休矣！不如及早抛弃江中，听其生死。倘或皇天见怜，有人救得，收养此子，他日还得相逢。”但恐难以识认，即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一纸，将父母姓名、跟脚缘由，备细开载；又将此子左脚上一个小指，用口咬下，以为记验。取贴身汗衫一件，包裹此子，乘空抱出衙门。幸喜官衙离江不远，小姐到了江边，大哭一场。正欲抛弃，忽见江岸岸侧飘起一片木板，小姐即朝天拜祷，将此子安在板上，用带缚住，血书系在胸前，推送江中，听其所之。小姐含泪回衙。不题。

却说此子在木板上，顺水流去，一直流到金山寺金乃光明之物，黑汉而入此明境，此又一始也。○金山金顶遥遥相应。脚下停住。那金山寺长老叫做法明和尚，法明乃唐末僧人，此法既明，亦无虑此汉之黑矣。○知止为始，故名法明。修真悟道，已得无生妙诀。正当打坐参禅，忽闻得小儿啼哭之声，一时心动，急到江边观看。只见涯边一片木板上，睡着一个婴儿，长老慌忙救起。见了怀中血书，方知来历。已悉本末。取个乳名，叫做江流，江流则日趋于下矣，此所以为玄奘也。托人抚养。血书紧紧收藏。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江流年长一十八岁。长老就叫他削发修行，此乃为僧之始也。取法名为玄奘，玄乃黑色，以玄为奘，则通身尽黑矣。此即世俗之所骂黑厮，下文之所云黑汉

也。○《毛颖传》陈玄言墨，正取此意。摩顶受戒，坚心修道。

一日，暮春天气，众人同在松阴之下，讲经参禅，谈说奥妙。那酒肉和尚恰被玄奘难倒，和尚大怒骂道：“你这业畜，姓名也不知，父母也不识，正是连本也不知。还在此捣甚么鬼！”玄奘被他骂出这般言语，入寺跪告师父，眼泪双流道：“人生于天地之间，禀阴阳而资五行，尽由父生母养，岂有为人于世而无父母者乎？”再三哀告，求问父母姓名。长老道：“你真个要寻父母，可随我到方丈里来^[4]。”玄奘就跟到方丈，长老到重梁之上，取下一个小匣儿，打开来取出血书一纸，汗衫一件，付与玄奘。玄奘将血书拆开读之，才备细晓得父母姓名，并冤仇事迹。本末终始，尽在于此矣。

玄奘读罢，不觉哭倒在地道：“父母之仇，不能报复，何以为人？十八年来，不识生身父母，至今日方知有母亲。此身若非师父捞救抚养，安有今日？容弟子去寻见母亲，然后头顶香盆，重建殿宇，报答师父之深恩也！”师父道：“你要去寻母，可带这血书与汗衫前去，只做化缘，径往江州私衙，才得你母亲相见。”

玄奘领了师父言语，就做化缘的和尚，径至江州。适值刘洪有事出外，也是天教他母子相会，玄奘就直至私衙门口抄化。那殷小姐原来夜间得了一梦，梦见月缺再圆，“终始”二字活现。暗想道：“我婆婆不知音信，我丈夫被这贼谋杀，我的儿子抛在江中，倘若有人收养，算来有十八岁矣，或今日天教相会，亦未可知。”

正沉吟间，忽听私衙前有人念经，连叫“抄化”，小姐又乘便出来问道：“你是何处来的？”玄奘答道：“贫僧乃是金山寺法明长老的徒弟。”小姐道：“你既是金山寺长老的徒弟……”叫进衙来，将斋饭与玄奘吃。仔细看 he 举止言谈，好似与丈夫一般。小姐将从婢打发开去，问道：“你这小师父，还是自幼出家的？还是中年出家的？姓甚名谁？可有父母否？”玄奘答道：“我也不是自幼出家，我也不是中年出家，我说起来，冤有天来大，仇有海样深！我父被人谋死，我母亲被贼人占了。我师父法明长老，教我在江州衙内寻取母亲。”小姐问道：“你母姓甚？”玄奘道：“我母姓殷，名唤温娇，我父姓陈，名光蕊，我小名叫做江流，法名取为玄奘。”小姐道：“温娇就是我。但你今有何凭据？”

玄奘听说是他母亲，双膝跪下，哀哀大哭：“我娘若不信，见有血书汗衫为证！”温娇取过一看，果然是真，母子相抱而哭。就叫：“我儿快去！”玄奘道：“十八年不识生身父母，今朝才见母亲，教孩儿如何割

舍？”小姐道：“我儿，你火速抽身前去！刘贼若回，他必害你性命！我明日假装一病，只说先年曾许舍百双僧鞋，来你寺中还愿。那时节，我有话与你说。”玄奘依言拜别。

却说小姐自见儿子之后，心内一忧一喜，忽一日推病，茶饭不吃，卧于床上。刘洪归衙，问其缘故，小姐道：“我幼时曾许下一愿，许舍僧鞋一百双。昨五日之前，梦见个和尚，手执利刃，要索僧鞋，便觉身子不快。”刘洪道：“这些小事，何不早说？”随升堂吩咐王左衙、李右衙：江州城内百姓，每家要办僧鞋一双，限五日内完纳。

百姓俱依派完纳讫。小姐对刘洪道：“僧鞋做完，这里有甚么寺院，好去还愿？”刘洪道：“这江州有个金山寺、焦山寺，听你在那个寺里去。”小姐道：“久闻金山寺好个寺院，我就往金山寺去。”刘洪即唤王、李二衙办下船只。小姐带了心腹人，同上了船，稍水将船撑开，就投金山寺去。

却说玄奘回寺，见法明长老，把前项说了一遍。长老甚喜。次日，只见一个丫鬟先到，说夫人来寺还愿。众僧都出寺迎接。小姐径进寺门，参了菩萨，大设斋衬，唤丫鬟将僧鞋暑袜，托于盘内。来到法堂，小姐复拈心香礼拜，就教法明长老分俵与众僧去讫^[5]。玄奘见众僧散了，法堂上更无一人，他却近前跪下。小姐叫他脱了鞋袜看时，那左脚上果然少了一个小指头。当时两个又抱住而哭，拜谢长老养育之恩。法明道：“汝今母子相会，恐奸贼知之，可速速抽身回去，庶免其祸。”小姐道：“我儿，我与你一只香环，你径到洪州西北地方，约有一千五百里之程，那里有个万花店，当时留下婆婆张氏在那里，是你父亲生身之母。我再写一封书与你，径到唐王皇城之内，金殿左边，殷开山丞相家，是你母生身之父母。你将我的书递与外公，以阿娇江流而论，则光蕊又为本，外公又为末。叫外公奏上唐王，统领人马，擒杀此贼，与父报仇，那时才救得老娘的身子出来。我今不敢久停，诚恐贼汉怪我归迟。”便出寺，登舟而去。

玄奘哭回寺中，告过师父，即时拜别，径往洪州。来到万花店，问那店主刘小二道：“昔年江州陈客官有一母亲住在你店中，如今好么？”刘小二道：“他原在我店中，后来昏了眼，三四年并无店租还我，如今在南门头一个破瓦窑里，每日上街叫化度日。那客官一去许久，到如今杳无信息，不知为何。”玄奘听罢，即时问到南门头破瓦窑，寻着婆婆。婆婆道：“你声音好似我儿陈光蕊。”玄奘道：“我不是陈光蕊，我是陈光蕊的儿子。温娇小姐是我的娘。”婆婆道：“你爹娘怎么不

来？”玄奘道：“我爹爹被强盗打死了，我娘被强盗霸占为妻。”婆婆道：“你怎么晓得来寻我？”玄奘道：“是我娘着我来寻婆婆。我娘有书在此，又有香环一只。”

那婆婆接了书并香环，放声痛哭道：“我儿为功名到此，我只道他背义忘恩，那知他被人谋死！且喜得皇天怜念，不绝我儿之后，今日还有孙子来寻我。”玄奘问：“婆婆的眼，如何都昏了？”婆婆道：“我因思量你父亲，终日悬望，不见他来，因此上哭得两眼都昏了。”玄奘便跪倒，向天祷告道：“念玄奘一十八岁，父母之仇不能报复。今日领母命来寻婆婆，天若怜鉴弟子诚意，保我婆婆双眼复明！”祝罢，就将舌尖与婆婆舔眼。须臾之间，双眼舔开，仍复如初。婆婆觑了小和尚道：“你果是我的孙子！恰和我儿子光蕊形容无二！”婆婆又喜又悲。玄奘就领婆婆出了窑门，还到刘小二店内，将些房钱赁屋一间，与婆婆栖身。又将盘缠与婆婆道：“我此去，只月馀就回。”

随即辞了婆婆，径往京城。寻到皇城东街殷丞相府上，与门上人道：“小僧是亲戚，来探相公。”门上人禀知丞相，丞相道：“我与和尚并无亲眷。”夫人道：“我昨夜梦见我女儿满堂娇来家，莫不是女婿有书信回来也。”丞相便教请小和尚来到厅上。小和尚见了丞相与夫人，哭拜在地，就怀中取出一封书来，递与丞相。丞相拆开，从头读罢，放声痛哭。夫人问道：“相公，有何事故？”丞相道：“这和尚是我与你的外甥。女婿陈光蕊被贼谋死，满堂娇被贼强占为妻。”夫人听罢，亦痛哭不止。丞相道：“夫人休得烦恼，来朝奏知主上，亲自统兵，定要与女婿报仇。”

次日，丞相入朝，启奏唐王曰：“今有臣婿状元陈光蕊，带领家小江州赴任，被稍水刘洪打死，占女为妻；假冒臣婿，为官多年。事属异变。乞陛下立发人马，剿除贼寇。”唐王见奏大怒，就发御林军六万，着殷丞相督兵前去。丞相领旨出朝，即往教场内点了兵，径往江州进发。晓行夜宿，星落鸟飞，不觉已到江州。殷丞相兵马，俱在北岸下了营寨。星夜令金牌下户唤到江州同知、州判二人，丞相对他说知此事，叫他提兵相助，一同过江而去。天尚未明，就把刘洪衙门围了。刘洪正在梦中，听得火炮一响，金鼓齐鸣，众兵杀进私衙，刘洪措手不及，早被擒住。丞相传下军令，将刘洪一千人犯，绑赴法场，令众军俱在城外安营去了。

丞相直入衙内正厅坐下，请小姐出来相见。小姐欲待要出，羞见父亲，就要自缢。玄奘闻知，急急将母解救，双膝跪下，对母道：“儿与

外公，统兵至此，与父报仇。今日贼已擒捉，母亲何故反要寻死？母亲若死，孩儿岂能存乎？”丞相亦进衙劝解。小姐道：“吾闻妇人从一而终。痛夫已被贼人所杀，岂可靦颜从贼⁴？止因遗腹在身，只得忍耻偷生。今幸儿已长大，又见老父提兵报仇，为女儿者，有何面目相见！惟有一死以报丈夫耳！”丞相道：“此非我儿以盛衰改节，皆因出乎不得已，何得为耻！”父子相抱而哭，玄奘亦哀哀不止。丞相拭泪道：“你二人且休烦恼，我今已擒捉仇贼，且去发落去来。”即起身到法场。恰好江州同知亦差哨兵拿获水贼李彪解到。丞相大喜，就令军牢押过刘洪、李彪，每人痛打一百大棍，取了供状，招了先年不合谋死陈光蕊情由。先将李彪钉在木驴上，推去市曹，刮了千刀，枭首示众讫；把刘洪拿至洪江渡口先年打死陈光蕊处，丞相与小姐、玄奘，三人亲到江边，望空祭奠，活剜取刘洪心肝，祭了光蕊，此亦事之终始也。烧了祭文一道。

三人望江痛哭，早已惊动水府。有巡海夜叉，将祭文呈与龙王。龙王看罢，就差鳖元帅去请光蕊来到，道：“先生，恭喜！恭喜！今有先生夫人，公子同岳丈，俱在江边祭你，我今送你还魂去也。再有如意珠一颗，走盘珠二颗，绞绡十端，明珠玉带一条奉送。你今日便可夫妻子母相会也。”光蕊再三拜谢。龙王就令夜叉，将光蕊身尸送出江口还魂，此亦物之本末也。夜叉领命而去。

却说殷小姐哭奠丈夫一番，又欲将身赴水而死，慌得玄奘拚命扯住。正在仓皇之际，忽见水面上一个死尸浮来，靠近江岸之旁。小姐忙向前认看，认得是丈夫的尸首，一发嚎淘大哭不已。

众人俱来观看，只见光蕊舒拳伸脚，身子渐渐展动，忽地爬将起来坐下。众人不胜惊骇。光蕊睁开眼，早见殷小姐与丈人殷丞相同着小和尚，俱在身边啼哭。光蕊道：“你们为何在此？”小姐道：“因汝被贼人打死，后来妾身生下此子，幸遇金山寺长老抚养长大，寻我相会。我教他去寻外公，父亲得知，奏闻朝廷，统兵到此，拿住贼人。适才生取心肝，望空祭奠我夫，不知我夫怎生又得还魂？”光蕊道：“皆因我与你昔年在万花店时，买放了那尾金色鲤鱼，谁知那鲤鱼就是此处龙王。后来逆贼把我推在水中，全亏得他救我，方才又赐我还魂，送我宝物，俱在身上。更不想你生下这儿子，又得岳丈为我报仇。真是苦尽甘来，莫大之喜！”众官闻知，都来贺喜。

丞相就令安排酒席，答谢所属官员，即日军马回程。来到万花店，那丞相传令安营。光蕊便同玄奘到刘家店寻婆婆。那婆婆当夜得了一梦，梦见枯木开花，屋后喜鹊频频喧闹，想道：“莫不是我孙儿来

也？”说犹未了，只见店门外，光蕊父子齐到。小和尚指道：“这不是俺婆婆？”光蕊见了老母，连忙拜倒。母子抱头痛哭一场，把上项事说了一遍。又将终始本末一题。算还了小二店钱，起程回到京城。进了相府，光蕊同小姐与婆婆、玄奘都来见了夫人。夫人不胜之喜，吩咐家僮，大排筵宴庆贺。丞相道：“今日此宴，可取名为‘团圆会’。”本末终始，一笔尽之矣。真正合家欢乐。

次日早朝，唐王登殿，殷丞相出班，将前后事情备细启奏，并荐光蕊才可大用。唐王准奏，即命升陈萼为学士之职，随朝理政。玄奘立意安禅，送在洪福寺内修行。后来殷小姐毕竟从容自尽，玄奘自到金山寺中，报答法明长老。得止为终，故仍结到金山。

不知后来事体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一出娘胎，便遭此大难，前以刘洪之难起，后从寇洪之难终。是一部书的大章法，一生的大结局。尝读唐史，见尉迟恭身无完肤，方才成得个国公。三藏虽未至此，而心力已尽。可见世之欲安然以成正果者，岂非大妄。

果由花结，花以蕊放。未到西天结果，先在东土开花，未见东土开花，已见长安发蕊，此所以为陈光蕊也。功业本于四时，文章成于天造，不啻葱岭之河，一泻万里矣。

此回的根蒂实肇于盂兰盆会，正是取经的法脉，全部的关会，其有关于此书也大矣。故写长安的雄壮，山川的名胜，正见三藏之来龙有本，根器之洪深，以见此萼之胎孕不凡也。自到万花店，此花已放，此金蝉之所以出世也。故言此子声名远大，与众不同，正是取经成圣的张本。长安寿星，总是长生的正旨，至洪福寺，已伏松枝之公案矣。一百回的始终本末，此回布置已定，即本传的起伏，前后的照应，字句法脉丝毫不爽。不惟奇书，抑亦奇文也。

三藏却是金蝉化生，不惟埋伏脱壳之案，正见妙理之无穷也。凡人生斯世，无非一个金蝉，莫不当由凡入圣，以脱其壳，又何独一三藏？此正是作书的本意。蕴蓄之玄关，而世竟目为闲书，则误矣。

明德为本，所以先写长安应试；新民为末，所以次写江州赴任。知止为始，所以首写法明；得止为终，所以尾又结到金山。至其中报亲又为本，报师又为末；状元又为始，学士又为终。故云团圆会也。

金山法明，正与幽独作一反照。刘洪之阴谋毒害，只说暗昧之可欺，岂知天理昭彰，报应丝毫不爽。故只写江流之复仇，其神便已全然

注定下意。

人每以此卷为不通，不知一部《西游》，那一卷是通者，岂有不通而以为奇者也。即和尚取经，甚属扯淡，有何奇处，亦足以为古人之奇也。殊不知所谓奇书者，原是借题写景，言在此而意却不在此，其中另别有一种奇妙，实与他书不同。若必拘而执之，一字不可读矣。

[1] 黄榜：皇帝的公告。

[2] 𔄂（zhǎn）眼：眨眼。

[3] 须索：必须，须要。

[4] 方丈：僧尼长老、住持的居室。

[5] 分俵：分施，分给。

[6] 靦（tiǎn）颜：厚颜。

第十回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魏丞相遗书托冥使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取经人无由出头，故先叙此犯天条、游地府二回，生出水陆会，又由水陆会引出取经人。一层一层，曲折而来，天造地设，天然有此奇妙，而全部之大局不难成矣。是岂雕虫刻简之才所能为也。

上回如彼结局，这回又如此落笔，文意似不相联，不知立志潜修，金山法明，已反照定题面。是“本”字即“独”字之来龙，学士即君子之伏脉。神气相联，而法脉尤为奇异。

龙王之犯天条，秦王之游地府，皆非人世之事。魏徵以人臣而上奉天命，下通冥吏，极其幻渺。读之入情入理，如闻如见，不啻出诸信史，真乃妙想天地外，下笔鬼神惊。非贯天人之学，必不能有此奇异也。

本题“独”字，朱注只云“幽独不知之地”。慎即不欺暗室，不愧屋漏也。然思天下之至暗昧幽独，而为人之所不知者，莫如天堂、地狱。此而有愧，便是个不慎。看他笔墨新鲜，文章确当，而腾蛟起凤，另是一种奇观。读书悟得此法，实又见一重天地矣。

老龙之不慎，不过一念之差，卒至因小失大，盖根本之地有亏，遂致天理人心没救。写的利害，反的透彻，“故”字、“必”字之神，亦不拽而自到。

诗曰：

都城大国实堪观，八水周流绕四山。多少帝王兴此处，古来天下说长安。

此单表陕西大国长安城，长安乃故国山河，历代帝都是从“故”字入手。乃历代帝王建都之地。是个根本之地。○先笼“独”字，已伏定下章

之意。自周、秦、汉以来，三川花似锦，八水绕城流。三十六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花团锦簇，民稠物阜，并照下“壹是”。华夷图上看，天下最为头。真是个奇胜之方。今却是大唐太宗文皇帝登基，此指有位的君子。○伏下天子，正与结尾相应。改元龙集贞观^[1]。此时已登极十三年，岁在己巳。不惟照定取经之日，兼已留得下文两书之地。

且不说他驾前有安邦定国的英豪，伏下魏人曹。与那创业争疆的杰士。无非胡敬德。却说泾河岸边，其水最浑，人每喻善恶清浊，则曰泾渭。有两个贤人：君子之通称。一个是渔翁，名唤张稍；一个是樵子，名唤李定。山水幽深，渔樵寂寞，俱点“独”字。○按下“庶人”，并照“壹是”。他两个是不登科的进士，能识字的山人^[2]。山人进士，无非君子，此以无位者而言。一日，在长安城里卖了肩上柴，货了篮中鲤，同入酒馆之中，吃了半酣，白水煮鱼薪换酒，肩担山色钓长虹。漫道山明与水秀，只怕龙虎会风云。各携一瓶，顺泾河岸边，徐步而回。张稍道：“李兄，我想那争名的因名丧体，夺利的为利亡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走。算起来，不如我们水秀山青，逍遥自在，甘淡薄，随缘而过。”闹场不如淡薄，是为“独”字一衬。李定道：“张兄说得有理，但只是你那水秀不如我的山青。”张稍道：“你山青不如我的水秀，有一《蝶恋花》词为证：

烟波万里扁舟小，静依孤蓬，西施声音绕。涤虑洗心名利少，闲攀蓼穗蒹葭草。

数点沙鸥堪乐道，柳岸芦湾，妻子同欢笑。一觉安眠风浪稍，无荣无辱无烦恼。”以下作渔樵问答，总将“独”字尽力一挥。

李定道：“你的水秀不如我的山青，也有个《蝶恋花》词为证：

云林一段松花满，默听莺啼，巧舌如调管。红瘦绿肥春正暖，倏然夏至光阴转。

又值秋来容易换，黄花香，堪供玩。迅速严冬如指捻，逍遥四季无人管。”

渔翁道：“你山青不如我水秀，受用些好物，有一《鹧鸪天》为证：

仙乡云水足生涯，摆橹横舟便是家。活剖鲜鳞烹绿鳖，旋蒸紫蟹煮红虾。

青芦笋，水荇芽，菱角鸡头更可夸。娇藕老莲芹叶嫩，慈菇茭白鸟

英花。”

樵夫道：“你水秀不如我山青，受用些好物，亦有一《鹧鸪天》为证：

崔巍峻岭接天涯，草舍茅庵是我家。腌腊鸡鹅强蟹鳖，麋貆兔鹿胜鱼虾。

香椿叶，黄（练）〔棟〕芽，竹笋山茶更可夸。紫李红桃梅杏熟，甜梨酸枣木樨花。”

渔翁道：“你山青真个不如我的水秀，又有《天仙子》一首：

一叶小舟随所寓，万叠烟波无恐惧。垂钩撒网捉鲜鳞，没酱膩，偏有味，老妻稚子团圆会。

鱼多又货长安市，换得香醪吃个醉。蓑衣当被卧秋江，鼾鼾睡，无忧虑，不恋人间荣与贵。”恬淡自居，真有独得之致。

樵子道：“你水秀还不如我的山青，也有《天仙子》一首：

茅舍数椽山下盖，松竹梅兰真可爱。穿林越岭觅干柴，没人怪，从我卖，或少或多凭世界。

将钱沽酒随心快，瓦钵磁瓿殊自在。酩酊醉了卧松阴，无挂碍，无利害，不管人间兴与败。”

渔翁道：“李兄，你山中不如我水上生意快活，有一《西江月》为证：

红蓼花繁映月，黄芦叶乱摇风。碧天清远楚江空，牵挽一潭星动。入网大鱼作队，吞钩小鳊成丛。得来烹煮味偏浓，笑傲江湖打哄[3]。”心不亏天，真有此无穷的妙药，此独之所以必慎也。

樵夫道：“张兄，你水上还不如我山中的生意快活，亦有《西江月》为证：

败叶枯藤满路，破梢老竹盈山。女萝干葛乱牵攀，折取收绳杀担。虫蛀空心榆柳，风吹断头松楠。采来堆积备冬寒，换酒换钱从俺。”这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渔翁道：“你山中虽可比过，还如水秀的幽雅，有一《临江仙》为

证：

潮落旋移孤艇去，夜深罢棹歌来。蓑衣残月甚幽哉。宿鸥惊不起，天际彩云开。

困卧芦洲无个事，三竿日上还捱。随心尽意自安排。朝臣待漏，曾似我宽怀！”

樵夫道：“你水秀的幽雅，还不如我山青更幽雅，亦有《临江仙》可证：

苍径秋高拽斧去，晚凉抬担回来。野花插鬓更奇哉。拨云寻路出，待月叫门开。

稚子山妻欣笑接，草床木枕欹捱。蒸梨吹黍旋铺排。瓮中新酿熟，真个壮幽怀。”幽闲自得，天然有此真境。

渔翁道：“这都是我两个生意、贍身的勾当，你却没有我闲时节的好处，有诗为证。诗曰：

闲看苍天白鹤飞，停舟溪畔掩苍扉。倚蓬教子搓钩线，罢棹同妻晒网围。性定果然如浪静，身安自是觉风微。绿蓑青笠随时着，胜挂朝中紫绶衣。”不作风波，所以风波亦自无侵。

樵夫道：“你那闲时，又不如我的闲时好也，亦有诗为证，诗曰：

闲观缥缈白云飞，独坐茅庵掩竹扉。无事训儿开卷读，有时对客把棋围。喜来策杖歌芳径，兴到携琴上翠微。草履麻绦粗布被，心宽强似着罗衣。”不谓幽静之中有此大受用。

张梢道：“李定，我两个‘真是微吟可相押，不须檀板共金樽’，但散道词章，不为稀罕，且各联几句，看我们渔樵攀话何如？”李定道：“张兄言之最妙，请兄先吟。”

舟停绿水烟波内，家住深山旷野中。偏爱溪桥春水涨，最怜岩岫晓云蒙。龙门鲜鲤时烹煮，虫蛀干柴日燎烘。钓网多般堪贍老，担绳二事可容终。小舟仰卧观飞雁，草径斜欹听唳鸿。口舌场中无我分，是非海内少吾踪。溪边挂晒缯如锦，石上重磨斧似锋。秋月晖晖常独钓，春山寂寂没人逢。鱼多换酒同妻饮，柴剩沽壶共子丛。自唱自斟随放荡，长歌长叹任颠风^[4]。呼兄唤弟邀船伙，挈友携朋聚野翁。行令猜拳频递

盞，（折）〔拆〕牌道字漫传钟^[5]。烹虾煮蟹朝朝乐，炒鸭爇鸡日日丰^[6]。愚妇煎茶情散诞，山妻造饭意从容。晓来举杖（陶）〔淘〕轻浪，日出担柴过大^衡^[7]。雨后披蓑擒活鲤，风前弄斧伐枯松。潜踪避世妆痴蠢，隐姓埋名作哑聋。不言独之，当慎先写独之可乐，更妙。

张稍道：“李兄，我才僭先起句^[8]，今到我兄，先起一联，小弟亦当续之。”

风月（洋）〔佯〕狂山野汉，江湖寄傲老馀丁。清闲有分随潇洒，口舌无闻喜太平。月夜身眠茅屋稳，天昏体盖箬蓑轻。忘情结识松梅友，乐意相交鸥鹭盟。名利心头无算计，干戈耳畔不闻声。随时一酌香醪酒，度日三餐野菜羹。两束柴薪为活计，一竿钩线是营生。闲呼稚子磨钢斧，静唤憨儿补旧罾。春到爱观杨柳绿，时融喜看荻芦青。夏天避暑修新竹，六月乘凉摘嫩菱。真乃自在忙。霜降鸡肥常日宰，重阳蟹壮及时烹。冬来日上还沉睡，数九天高自不蒸。八节山中随放性，四时湖里任陶情。采薪自有仙家兴，垂钓全无世俗形。门外野花香艳艳，船头绿水浪平平。身安不说三公位，性定强如十里城。十里城高防阍令，三公位显听宣声。乐山乐水真是罕，谢天谢地谢神明。颜子之不改其乐，孟子之仰不愧俯不忤真有此境。○只咏叹慎独，下章全神便已隐隐吸动。

他二人既各道词章，又相联诗句，行到那分路去处，躬身作别。张稍道：“李兄呵，途中保重！上山仔细看虎。假若有些凶险，正是‘明日街头少故人’！”点出“故”字，是将“慎”字一翻。李定闻言，大怒道：“你这厮惫懒^[9]，好朋友也替得生死，你怎么咒我？我若遇虎遭害，你必遇浪翻江。”总是个君子，于独不慎，有此一反，便生出如许异样奇文。张稍道：“我永世也不得翻江。”李定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暂时祸福。’你怎么就保得无事？”张稍道：“李兄，你虽这等说，你还没捉摸，不若我的生意有捉摸，定不遭此等事。”李定道：“你那水面上营生，极凶极险，可不慎乎？隐隐暗暗，有甚么捉摸？”张稍道：“你是不晓得。原是人所不知之地。这长安城里西门街上，有一个卖卦的先生，我每日送他一尾金色鲤，他就与我袖传一课，占课筮卜，俱属隐微暗昧，贴“独”字，奇绝。依方位百下百着。今日我又去买卦，他教我在泾河湾头，东边下网，西岸抛钩，定获满载鱼虾而归。明日上城来卖钱沽酒，再与老兄相叙。”二人从此叙别。

这正是“路上说话，草里有人”。隔壁须有耳，墙外岂无人，故要

慎，故必慎也。原来这泾河水府有一个巡水的夜叉，听见了“百下百着”之言，急转水晶宫，慌忙报与龙王道：“祸事了！祸事了！”一有不慎，其祸立至，怕人。龙王问：“有甚祸事？”夜叉道：“臣巡水去到河边，只听得两个渔樵攀话，相别时言语，甚是利害。那渔翁说长安城里西门街上，有个卖卦先生算得最准，他每日送他鲤鱼一尾，他就传一课教他，百下百着。若依此等算准，却不将水族尽情打下？何以壮观水府，何以跃浪翻波，辅助大王威力？”龙王甚怒，急提了剑就要上长安城，诛灭这卖卦的。傍边闪过龙子龙孙、黑水河已伏于此。虾臣蟹士、鲋军师、鰕少卿、鲤太宰，一齐启奏道：“大王且息怒。常言道：‘过耳之言，不可听信。’大王此去，必有云从，必有雨助，恐惊了长安黎庶，上天见责。大王隐显莫测，变化无方，但只变一秀士，到长安城内，访问一番。果有此辈，容加诛灭不迟。若无此辈，可不是妄害他人也？”龙王依奏，遂弃宝剑，也不兴云雨，出岸上，摇身一变，变作一个白衣秀士，真个：

丰姿英伟，耸壑昂霄。步履端庄，循规蹈矩。语言遵孔孟，礼貌体周文。身穿绿色罗襦服，头戴逍遥一字巾。写出一位君子。

上路来，拽开云步，竟到长安城西门大街上。轻身潜往，便是个君子不慎。只见一簇人，济济杂杂，闹闹哄哄。内有高谈阔论的道：“属龙的本命，属虎的相冲。寅辰巳亥，虽称合局，但只怕的是日犯岁君^[10]。”龙王闻言，情知是那卖卜之处，先上前，分开众人，望里观看，只见：

四壁珠玑，满堂绮绣。宝鸭香无断^[11]，磁瓶水恁清。两边罗列王维画^[12]，座上高悬鬼谷形。端溪砚，金烟墨，相衬着霜毫大笔；火珠林^[13]，郭（樸）〔璞〕数^[14]，谨对了台政新经。六爻熟谙，八卦精通。能知天地理，善晓鬼神情。一盘子午安排定，满腹星辰布列清。真个那未来事，过去事，观如月镜；几家兴，几家败，鉴若神明。知凶定吉，断死言生。开谈风雨迅，下笔鬼神惊。招牌有字书名姓，神课先生袁守诚。偏说他知独是深进，题前一衬。

此人是谁？原来是当朝钦天监台正先生袁天罡的叔父袁守诚是也。袁天罡乃唐代之高人，与白玉蟾并精术数之学。补这一笔，“独”字便有根据。○“诚”字是为本题领脉。那先生果然相貌稀奇，仪容秀丽；名扬大国，术冠长安。

龙王入门来，与先生相见。礼毕，请龙上坐，童子献茶。先生问

曰：“公来问何事？”龙王曰：“请卜天上阴晴事如何？”天上阴晴，非人之所能知。以此儿戏，足见其不慎。先生即袖传一课，断曰：

云迷山顶，雾罩林梢。若占雨泽，准在明朝。人不知而已独知之，写“独”字更妙。

龙曰：“明日甚时下雨？雨有多少尺寸？”先生道：“明日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足，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写的千真，说的万当，方见文章之妙，愈觉“独”字之奇。【侧批】“独”字写得异样，“故”字更觉神奇。龙王笑曰：“此言不可作戏。如是明日有雨，依你断的时辰、数目，我送课金五十两奉谢。若无雨，或不按时辰、数目，我与你实说，定要打坏你的门面，扯碎你的招牌，即时赶出长安，不许在此惑众！”先生忻然而答：“这个一定任你。请了，请了，明朝雨后来会。”

龙王辞别，出长安，回水府。大小水神接着，问曰：“大王访那卖卦的如何？”龙王道：“有，有，有！但是一个掉嘴口讨春的先生^[15]。我问他几时下雨，他就说明日下雨。问他甚么时辰、甚么雨数，他就说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足，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我与他打了个赌赛：若果如他言，送他谢金五十两；如略差些，就打破他门面，赶他起身，不许在长安惑众。”众水族笑曰：“大王是八河都总管，司雨大龙神，有雨无雨，惟大王知之，逼“独”字更醒。他怎敢这等胡言？那卖卦的，定是输了！定是输了！”故作满意，方见下文之奇。此时龙子龙孙与那鱼卿蟹士，正欢笑谈此事未毕，只听得半空中叫：“泾河龙王接旨。”众抬头上看，是一个金衣力士，手擎玉帝敕旨，径投水府而来。慌得龙王，整衣端肃，焚香接了旨。金衣力士回空而去，龙王谢恩。拆封看时，上写着：

敕命八河总，驱雷掣电行。明朝施雨泽，普济长安城。

旨意上，时辰、数目，与那先生判断者毫发不差。奇文，“独”字尤为出色。唬得那龙王魂飞魄散，不只可慎，更觉可畏。少顷苏醒，对众水族曰：“尘世上有此灵人！真个是能通天地理，却不输与他呵！”鲋军师奏云：“大王放心，要赢他有何难处？臣有小计，管教灭那厮的口嘴。”龙王问计。军师道：“行雨差了时辰，少些点数，就是那厮断卦不准，怕不赢他？那时摔碎招牌，赶他跑路，果何难也？”龙王依他所奏，果不担忧。

至次日，点札风伯雷公、云童电母^[16]，直至长安城九霄空上。他挨到那巳时方布云，午时发雷，未时落雨，申时雨止，却只得三尺零四十点，改了他一个时辰，克了他三寸八点雨。前是欺人，此竟瞒天，则不慎独之至矣。后发放众将班师，他又按落云头，还变作白衣秀士，到那西门里大街上，撞入袁守诚卦铺，不容分说，就把他招牌、笔砚等一齐摔碎。那先生坐在椅上，公然不动。这龙王又轮起门板便打，骂道：“这妄言祸福的妖人，擅惑众心的泼汉！你卦又不灵，言又狂谬，说今日下雨的时辰、点数，俱不相对。你还危然高坐，趁早去，饶你死罪！”守诚犹公然不惧分毫，仰面朝天，冷笑道：“我不怕，我不怕！我无死罪，只怕你到有个死罪哩！明知故犯，有意作恶，该死无疑。别人好瞒，只是难瞒我也。诚中形外，此守诚之所以不可瞒也。我认得你，你不是秀士，乃是泾河龙王。你违了玉帝敕旨，改了时辰，克了点数，犯了天条。你在那‘闹龙台’上，恐难免一刀，只说人之可欺，不想‘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你还在此骂我？”龙王见说，心惊胆战，毛骨悚然，写的利害，“故”字、“必”字自醒。急丢了门板，整衣伏礼，向先生跪下道：“先生休怪。前言戏之耳，此地岂是戏的。岂知弄假成真，果然违犯天条，似此一点，天即知之比人更觉利害。奈何？望先生救我一救！不然，我死也不放你。”守诚曰：“我救你不得，妙。只是指条生路与你投生便了。”龙曰：“愿求指教。”先生曰：“你明日午时三刻，该赴人曹官魏徵处听斩。人曹即人也，为众人之所诛也，必抱定上意，方得‘故’字之神。你果要性命，须当急急去，告当今唐太宗皇帝方好。为下天子一照。那魏徵是唐王驾下的丞相，若是讨他个人情，方保无事。”老龙一片阴谋，守诚一派鬼谈，“独”字尤为神妙。龙王闻言拜辞，含泪而去。

不觉红日西沉，太阴星上，但见：

烟凝山紫归鸦倦，路远行人投旅店。渡头新雁宿畦沙，银河现，催更筹，孤村灯火光无焰。风袅炉烟清道院，蝴蝶梦中人不見。月移花影上栏杆，星光乱，漏声换，不觉深沉夜已半。笔笔阴幽，句句暗昧，写出“独”字之真境。

这泾河龙王也不回水府，只在空中，等到子时前后，收了云头，敛了雾角，径来皇宫门首。此时唐王正梦出宫门之外，步月花阴。花阴月夕，又属梦寐，更为幽独。忽然龙王，变作人相，上前跪拜，口叫：“陛下救我，救我！”太宗云：“你是何人，朕当救你？”龙王云：“陛下是真龙，臣是业龙。臣因犯了天条，该陛下贤臣人曹官魏徵

处斩，点点小过，偏他就知，且并不肯放过，此人更觉小器。故来拜求，望陛下救我一救。”此时虽慎，恐亦无及。太宗曰：“既是魏徵处斩，朕可以救你，并不详究，便慨然许诺，亦是个不慎，然与有意欺瞒者有间矣。你放心前去。”案对三曹，其失在此。龙王欢喜，叩谢而去。

却说太宗梦醒后，念念在心。早已至五更三点，太宗设朝，聚集两班文武官员，但见那：

烟笼凤阙，香蔼龙楼。光摇丹宸动，云拂翠华流。君臣相契同尧舜，礼乐威严近汉周。侍臣灯，宫女扇，双双映彩；孔雀屏，麒麟殿，处处光浮。山呼万岁，华祝千秋^[17]。静鞭三下响^[18]，衣冠拜冕旒。宫花灿烂天香袭，堤柳轻柔御乐讴。珍珠帘，蜚翠帘，金钩高控；龙凤扇，山河扇，宝辇停留。文官英秀，武将挽搜^[19]。御道分高下，丹墀列品流^[20]。金章紫绶乘三象，地久天长万万秋。

众官朝贺已毕，各各分班。唐王闪凤目龙睛，一一从头观看。只见那文官内，是房玄龄、杜如晦、徐世勣、许敬宗、王珪等；武官内，是高士廉、段志贤、殷开山、程咬金、刘洪纪、胡敬德、秦叔宝等，照下“壹是”。个个威仪端肃，却不见魏徵丞相。唐王召徐世勣上殿道：“朕夜间得一怪梦，梦见一人，迎面拜谒，口称是泾河龙王，犯了天条，该人曹官魏徵处斩，拜告寡人救他，朕已许诺。今日班前独不见魏徵，何也？”世勣对曰：“此梦告徵，须唤魏徵来朝，陛下不要放他出门。过此一日，可救梦中之龙。”唐王大喜，即传旨，着当驾官，宣魏徵入朝。

却说魏徵丞相在府，夜观乾象，正爇宝香^[21]，忽闻得鹤唳九霄，却是天差仙使，捧玉帝金旨一道，着他午时三刻，梦斩泾河老龙。斩亦在梦中，似此神奇，非惟他人之所不能想，亦并他人之所不敢想。这丞相，谢了天恩，斋戒沐浴，在府中试慧剑，运元神，剑运元神，即心运元神，以诛其心也。故此不曾入朝。一见当驾官赍旨来宣^[22]，惶惧无任；又不敢违迟君命，只得急急整衣束带，同旨入朝，在御前叩头请罪。唐王出旨道：“赦卿无罪。”那时诸臣尚未退朝，至此，却命卷帘散朝，独留魏徵，宣上金銮，召入便殿。先议论安邦之策，定国之谋。将近巳未午初时候，却命宫人，取过大棋来：“朕与贤卿对弈一局。”众嫔妃随取棋枰，铺设御案。魏徵谢了恩，即与唐王对弈。一第一着，摆开阵势，正合《烂柯经》云：

博弈之道，贵乎严谨。高者在腹，下者在边，中者在角，此棋家之常弈。秋曰：“宁输一子，不失一先。击左则视右，攻后则瞻前。有先而后，有后而先。两生勿断，皆活勿连。阔不可太疏，密不可太促。与其恋子以求生，不若弃之而取胜；与其无事而独行，不若固之而自补。彼众我寡，先谋其生；我众彼寡，务张其势。善胜者不争，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乱。夫棋始以正合，终以奇胜。凡敌无事而自补者，有侵绝之意；弃小而不救者，有图大之心；随手而下者，无谋之人；不思而应者，取败之道。《诗》云：“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此之谓也。”棋理无异书理，题意却传于棋意，写法尤妙。

诗曰：

棋盘为地子为天，色按阴阳造化全。下到玄微通变处，笑夸当日烂柯仙。

君臣两个对弈，此棋正下到午时三刻，一盘残局未终，魏徵忽然俯伏在案边，鼾鼾盹睡。支离幻渺，却是题意。此《西游》之所以为奇文也。太宗笑曰：“贤卿真是匡扶社稷之心劳，创立江山之力倦，所以不觉盹睡。”太宗任他睡着，更不呼唤。不多时，魏徵醒来，俯伏在地道：“臣该万死！臣该万死！却才晕困，不知所为，望陛下赦臣慢君之罪。”太宗道：“卿有何慢罪？且起来。拂退残棋，与卿从新更着。”魏徵谢了恩，却才捻子在手，只听得朝门外大呼小叫。原来是秦叔宝、徐茂功等，将着一个血淋的龙头，掷在帝前，启奏道：“陛下，海浅河枯曾有见，这般异事却无闻。”此无他，不慎独之故也。太宗与魏徵起身道：“此物何来？”叔宝、茂功道：“千步廊南，十字街头，云端里落下这颗龙头，微臣不敢不奏。”唐王惊问魏徵：“此是何说？”魏徵转身叩头道：“是臣才一梦斩的。”曹操是睡里杀人，魏徵却从梦中斩龙。惟其为异事，所以称为奇文。唐王闻言大惊道：“贤卿盹睡之时，又不曾见动身动手，又无刀剑，如何却斩此龙？”魏徵奏道：“主公，臣的身在君前，梦离陛下。身在君前对残局，合眼朦胧；梦离陛下乘（端）〔瑞〕云，出神抖搜。那条龙在刚龙台上，被天兵将绑缚其中。是臣道：“你犯天条，合当死罪。我奉天命，斩汝残生。”龙王哀苦，臣抖精神。龙闻哀苦，伏爪收鳞甘受死；臣抖精神，撩衣进步举霜锋。挖掬一声刀过处，龙头因此落虚空。”

太宗闻言，心中悲喜不一。喜者，夸奖魏徵好臣，朝中有此豪杰，愁甚江山不稳？悲者，谓梦中曾许救龙，虽系梦寐，何可轻诺。不期竟致遭诛。只得强打精神，传旨着叔宝将龙头悬挂市曹，晓谕长安黎庶。

照下“壹是”，以为欺人瞒天者之一鉴。一壁厢赏了魏徵，众官散讫。当晚回宫，心中只是忧闷。想那梦中之龙，哭啼啼哀告求生，岂知无常，难免此患。思念多时，渐觉神魂倦怠，身体不安。心有不慊，自然身有不安，从此有病矣。当夜二更时分，只听得宫门外有号泣之声，太宗愈加惊恐。大抵还是君子，若系小人，欺人瞒天，恼不畏死。正朦胧睡间，又见那泾河龙王，手提着一颗血淋淋的首级，高叫：“唐太宗，还我命来！还我命来！你昨夜满口许诺救我，怎么天明时反宣人曹官来斩我？你出来！你出来！我与你到阎君处折辩折辩！”一言不慎，其祸乃尔，“故”字、“必”字，其神欲跃。○游地府已兆于此。他扯住太宗，再三嚷闹不放。太宗箝口难言，只挣得汗流遍体。正在那难分难解之时，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何开解，是以《诗》有谨言白圭之章。只见正南上香云缭绕，彩雾飘飘，有一个女真人上前，将杨柳枝用手一摆，那没头的龙，悲悲啼啼，竟往西北而去。原来，这是观音菩萨回抱上文，笔意绝妙。领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此住长安城都土地庙里，夜闻鬼泣神号，特来喝退业龙，救脱皇帝。为善的大抵有救，此老龙之所以无救也。那龙竟到阴司地狱具告。不题。前已获罪于天，此又欲诬枉于地，到底不慎。

却说太宗苏醒回来，只叫：“有鬼！有鬼！”慌得那三宫皇后、六院嫔妃与近侍太监战兢兢，一夜无眠。不觉五更三点，那满朝文武多官，都在朝门外候朝。等到天明，犹不见临朝，唬得一个个惊惧踌躇。及日上三竿，方有旨意出来道：“朕心不快，众官免朝。”不觉倏五七日，众官忧惶，都正要撞门见驾问安，只见太后有旨，召医官入宫用药，众人在朝门等候讨信。少时，医官出来，众问何疾。医官道：“皇上脉气不正，虚而又数^[23]，狂言见鬼；【侧批】不慎独，便有些不安。又诊得十动一代^[24]，五脏无气，恐不讳只在七日之内矣^[25]。”众官闻言，大惊失色。

正惶惶间，又听得太宗有旨，宣徐茂功、护国公、尉迟公见驾。三公奉旨急入，到分宫楼下。拜毕，太宗正色强言道：“贤卿，寡人十九岁领兵，南征北伐，东挡西除，苦历数载，更不曾见半点邪祟，今日却反见鬼。”尉迟公道：“创立江山，杀人无数，何怕鬼乎？”太宗道：“卿是不信，朕这寝宫门外，入夜就抛砖弄瓦，为人作下亏心事，半夜尝觉鬼打门。鬼魅呼号，着然难处^[26]。白日犹可，昏夜难禁。”叔宝道：“陛下宽心，今晚臣与敬德把守宫门，看有甚么鬼祟。”太宗准奏，茂功谢恩而出。当日天晚，各取披挂，他两个介冑整齐^[27]，执金瓜钺斧^[28]，在宫门外把守。延医护卫，是为君子慎独一转。好将军！你看他怎生打

扮：

头戴金盔光灿灿，身披铠甲龙鳞。护心宝镜幌祥云，狮蛮收紧扣，绣带彩霞新。这一个凤眼朝天星斗怕，那一个环睛映电月光浮。他本是英雄豪杰旧勋臣，只落得千年称户尉，万古作门神。妙转慎独，然已照下修身。

二将军侍立门傍，一夜天晓，更不曾见一点邪祟。原是己所独知之处，人如何得见。是夜太宗在宫，安寝无事。晓来宣二将军，重重赏劳道：“朕自得疾，数日不能得睡，今夜仗二将军威势甚安。卿且请出，安息安息，待晚间再一护卫。”二将谢恩而出。遂此二三夜把守俱安，只是御膳减损，病转觉重。太宗又不忍二将辛苦，又宣叔宝、敬德与杜、房诸公入宫，分付道：“这两日朕虽得安，却只难为秦、胡二将军彻夜辛苦。朕欲召巧手丹青，传二将真容，贴于门上，免得劳他，如何？”众臣即依旨，选两个会写真的，着胡、秦二公依前披挂，照样画了，贴在门上。夜间也即无事。如此二三日，又听得后宰门乒乒乓乓，砖瓦乱响。晓来即宣众臣曰：“连日前门幸喜无事，今夜后门又响，慎于前，不慎于后，亦不可。况不慎之失，每从后面露出。却不又惊杀寡人也。”茂功进前奏道：“前门不安，是敬德、叔宝护卫；后门不安，该着魏徵护卫。”太宗准奏。又宣魏徵今夜把守后门。单在暗昧处用心着力，便是个君子慎其独。徵领旨，当夜结束整齐，提着那诛龙的宝剑，侍立在后宰门前，真个的好英雄也。他怎生打扮：

熟绢青巾抹额，锦袍玉带垂腰。金盔宝甲，锦袍玉带，俱为下修身伏线。兜风鹤袖采霜飘，压赛垒茶神貌^[29]。

脚踏乌靴坐折，手持利刃凶骁。圆睁两眼四边瞧，那个邪神敢到？

一夜通明，也无鬼魅，虽是前后门无事，只是身体渐重。

一日，太后又传旨，召众臣商议殡殓之事。太宗又宣徐茂功，分付国家大事，叮嘱仿刘蜀主托孤之意。言毕，沐浴更衣，待时而已。傍闪魏徵，手扯龙衣奏道：“陛下宽心，臣有一事管保陛下长生。”果能慎独，虽有小疵，无关性命，故曰长生。太宗道：“病势已入膏肓，命将危矣，如何保得？”徵云：“臣有书一封，进与陛下，捎去到阴司，此地更为幽独，越要仔细。付酆都判官崔珏。”即传奇所载莺莺之父。太宗道：“崔珏是谁？”徵云：“崔珏乃是太上元皇帝驾前之臣，如此写出个‘故’字，越令人奇绝。先受（兹洲）〔磁州〕令，后升礼部侍郎，秉

礼之士，是位君子，与前贤人进士正相应。在日与臣八拜为交，相知甚厚。他如今已死，是位故君子，更觉奇妙。现在阴司，做掌生死文簿的酆都判官，梦中常与臣相会。前于梦中斩龙，此又说梦中见鬼，越写越妙，愈出愈奇。此去若将此书付与他，他即其也，虑及阴司，则慎独之至矣。他念微臣薄分，必然放陛下回来。惟其不死，故要慎，故必慎也。管教魂魄还阳世，定取龙颜转帝都。”虽是不能长安，大抵根源之地无愧。吸下本字，已照定还魂。太宗闻言，接在手中，笼入袖里，遂瞑目而亡。那三宫六院、皇后嫔妃、侍长储君及两班文武^[30]，俱举哀戴孝；仍然煞到“故”字。又在白虎殿上，回照陕西长安，已落到修身之意。停着梓宫不题^[31]。

毕竟不知太宗如何还魂，且听下回分解。

《西游》古本原是一百回，不知何人将第九回陈光蕊江流儿一节全然删去，却于第十回、十一回、十二回之内，凭空分出一回以补其数，遂使题纲错乱，法脉不清，极尽东施之丑态。若不改正，则界址不分，而文义不可读矣。

第九回江流儿一段，今虽补刻，但其中之诗词已废缺无存，若得原本，务必续补，庶不致美玉之有瑕玷。

独者，乃隐微之中，即人根本之地也，故云“人不知而已独知之”，人必于此地不失，庶几此身常泰。乃泾河欲瞒天以欺人，则仰而有愧，俯而有怍，则有亏此心，而不慎也甚矣。如此一反，书理透亮，文意显然，读之无不称快。

别种奇书，多是故为幻渺，有意求奇，读之却不见奇。惟独《西游》实实落落，平平常常，不求其奇而已无不奇，其奇不在幻渺上，正奇在自然老到上。

贤人进士，即是君子梦寐筮卜，无非独也。老龙欺人以瞒天，便是个君子不慎。题纲两句，上句是一反，下句是一正。一反一正，全题毕现。

起笔渔樵一段，扣定君子。先从“独”字写起。守诚一段，承上“独”字，以为不慎者一翻。太宗延医守门，是为慎独一转。魏徵书托冥吏，是君子慎独的正面。一合。理精义微，笔笔俱有神妙。

人每疑此书原非此意，予强作此解。殊不知天下之可以强而为者，不过偶然一二，亦未必能通，如何强得全部一百回？借曰强解，不知此文此题，又是何义。以视旧说之着眼扯淡者，又为何如也。

文中礼部托孤，俱写君子；守门遗书，紧贴“慎”字。至云先皇驾下

为臣，乃一“故”字。草里梦寐，无非独也，人曹守诚，是承上意，以为“故”字领脉。凡人之不慎独者，只说天之可瞒，人之可欺，孰知诚中形外，“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此人曹守诚之所以不可欺瞒也。以一念之不慎，遂罹不测之祸，是为不慎独者一反。而秉礼之君子，则自不忽于此。是一合。结尾落到酆都长生，其意尤妙，以见此地之不慎者永堕轮回，能慎者则自久注天人。彼世之怕死者，亦胡不敬德，以叔宝其身也。

[1] 龙集：犹言岁次。

[2] 山人：隐居在山中的士人。

[3] 打哄：开玩笑。

[4] 颠风：疯癫，颠狂。

[5] 拆牌道字：即拆白道字。一种文字游戏。把一个字拆开，使成一句话。

[6] 爇（āo）：埋在灰火中煨熟。

[7] 大（chōng）：大街。

[8] 僭（jiàn）先：谦辞，即抢先，占先。

[9] 惫懒：即惫赖。无赖，顽皮。

[10] 岁君：即太岁之神。古人以为冲犯它是不吉利的。

[11] 宝鸭：即香炉。因作鸭形，故称。

[12] 王维画：王维是盛唐时人，初唐贞观年间尚未出生，小说家拿来点缀，并不完全对应史实。

[13] 火珠林：又叫钱筮法，一种使用六个铜钱的占卜方式。

[14] 郭璞数：即风水术。郭璞，晋代著名卜筮家。

[15] 掉嘴口：即耍嘴皮子。讨春：指算命，占卜。

[16] 点札：点名调遣，指挥。

[17] 华祝：赞美，祝贺。

[18] 静鞭：銮驾仪卫之警人用具。朝会时振之以发声，以示肃静。也称鸣鞭。

[19] 挽搜：即抖搜。抖擞，振作。

[20] 丹墀（chí）：指宫殿的赤色台阶或赤色地面。

[21] 爇（ruò）：烧，焚烧。

[22] 赍（jī）旨：捧旨。

[23] 数（shuò）：中医脉象术语，指脉搏频率高，每分钟在九十次以上。

[24] 代：中医脉象术语。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素问》：“脉候动不定曰代。”

[25] 不讳：即死亡。

[26] 着然：着实，实在。

[27] 介冑：铠甲和头盔。

[28] 金瓜：古代卫士所执的一种兵仗。棒端呈瓜形，铜制，金色。

[29] 垒荼（shū）：即郁垒、神荼。上古传说能制伏恶鬼的两位神人，后世遂以为门神，画像丑怪凶狠。

[30] 储君：太子。

[31] 梓宫：棺材。

第十一回

游地府太宗还魂 进瓜果刘全续配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未写游西天，先写游地府；未写唐僧，先写唐王；未写妖魔，先写鬼怪；未见西天的崎岖，先言幽冥的险阻；未睹凌云渡，已见奈河桥；阿傩索礼物，判官受情书。正是一部书的影子，可谓小西游。

下部《西游记》全从此章水陆会一句生出，所以游地府一节虽写修身为本，却正伏取经之根，穿插贯串，法脉尤为神妙。

把一座阴曹地府写得肃静森严，历历如绘，读之令人失色。不是秦王游地府，竟是开了鬼门关，令读者看地府也。千奇百怪，如见如闻，直千古之写生，非寻常笔墨所可得而梦见也。

夫阴司还魂，已出望外，魏徵又云长生，何也？盖以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阴司之寿夭，惟视人世之善恶，历遍冥府，千奇百怪，而因果报应，善恶却丝毫不爽，但阴鹭延年增百福。又云：为善者获福。此即所谓长生，此即所以为本也。是以作善者情有可原，此太宗之所以还魂；作恶者法无可宥，此业龙之所以不寿也。

夫南瓜何物，阎君岂独缺此，而必于刘全之进也。盖此乃因果，非瓜果也。言人一生之善恶结果，莫不毕呈诸阎罗王面前，听其选择，但善者可留，而不善者则难矣。此所以为瓜果也。

或问：此回前后两传俱称唐王，此回题纲何以又书太宗？盖前后两回是写故君子，故称唐王。此回题纲两句，上半是写天子，故称太宗；下半是言庶人，故云刘全。世传小秦王游地宇，盖即此意。尤妙在于神奇幻渺之中，写出本题的一片至理，不缺不溢，而题面题意无不悉到。

真正才子，真正奇书。

壹是修身，是本题的正面。一十八层地狱，是壹是不修身者，却是题之反面。所以写一李渊、建成，贤良忠孝，公平正大，以及枉死无头，拖腰折背。而壹是庶人，无不尽在其中，神奇奥妙，莫此为甚。古

人之学问，故无用复道，独羨其神思妙想，亦何自而云然也。

修身是本传的题旨，新民是全部的大旨，却妙在水陆大会一句。承前起后，而本题全部无不关会，真正妙笔。

诗曰：

百岁光阴似水流，一生事业等浮沤。昨朝面上桃花色，今日头边雪片浮。白蚁阵残方是幻，子规声切早回头。古来阴鹭能延寿，善不求怜天自周。故云修身为本。

却说太宗，渺渺茫茫，开卷落笔，便自天子写起。魂灵竟出五凤楼前，只见那御林军马，点逗“壹是”。请大驾出朝采猎。采猎戎装是修身的傍面。太宗忻然从之，缥缈而去。行了多时，人马俱无，撇却“壹是”，挑贴更醒。独自一个，与后夫妇二人正相应。散步荒郊草野之间。正惊惶，难寻道路，只见那一边有一人高声大叫道：“大唐皇帝，是位天子。往这里来，往这里来！”太宗闻言，抬头观看，只见那人：

头顶乌纱，腰围犀角。头顶乌纱飘软带，腰围犀带显金厢。手擎牙笏凝祥霭，身着罗袍隐瑞光。剑佩冠裳，威仪棣棣，点出“身”字，正写“修”字。脚踏一双粉底靴，登云促雾；怀揣一本生死簿，注定存亡。鬓发蓬松飘耳上，胡须飞舞绕腮傍。昔日曾为唐国相，如今掌案侍阎王。

太宗行到那边，只见他跪拜路傍，口称：“陛下，赦臣失误远迎之罪。”太宗问曰：“你是什么人？因甚事前来接拜？”那人道：“微臣半月前，在森罗殿上，见泾河鬼龙泾河根源不清，其本已坏，与后渭水正相应。告陛下许救反诛之故。第一殿秦广大王即差鬼使催请陛下，要三曹对案^[4]。臣已知之，故来此间候接。不期今日来迟，望乞恕罪，恕罪。”太宗道：“你姓甚名谁？是何官职？”那人道：“微臣存日在阳曹侍先君驾前，为（兹洲）〔磁州〕令，如此笼起个“故”字，有情有景。后拜礼部侍郎，惟礼是司，而无礼者不只怕阎王，且先难见此老。○照下“是故君子”，天然神妙。○“礼”字紧贴“修”字。姓崔名珏。中唐时人。今在阴司，得受酆都掌案判官。”太宗大喜，即近前，御手忙搀道：“先生远劳，朕驾前魏徵有书一封，正寄与先生，却好相遇。”判官谢恩，问书在何处。太宗即向袖中取出递与，崔珏拜接了，拆封而看，其书曰：

辱爱弟魏徵，顿首书拜大都案契兄崔老先生台下：忆昔交游，音容

如在。倏尔数载，不闻清教。常遇节令，设蔬品奉祭，未卜享否？又承不弃，梦中临示，始知我兄长大人高迁。奈何阴阳两隔，各天一方，不能面觐。今因我太宗文皇帝，倏然而故，料是对案三曹，必与兄长相会。万祈俯念生日交情，方便一二，似此奇文，却尽是鬼谈，更妙。放我主回阳，殊为爱也。容再修谢。不尽。回阳修谢，绝妙涵蓄。盖身不修，无以当宗伯，实无以谢地府。

那判官看了书，满心欢喜道：“魏人曹前日梦斩老龙一事，臣已知，甚是夸奖不尽。又蒙他早晚看顾臣的子孙，今日既有书来，陛下宽心，微臣管送陛下还阳，重登玉阙。”随步见影，实有镜花水月之妙。太宗称谢了。

二人正说间，只见那边有一对青衣童子，执幢幡宝盖，高叫道：“阎王有请，有请。”阎罗王岂是请得的！读之毛发俱动。太宗遂与崔判官并二童子举步前进。忽见一座城，城门上挂着一面大牌，上写着“幽冥地府鬼门关”七个大金字。真真楷楷，以下竟写出一部《幽冥志》。那青衣将幢幡摇动，引太宗径入城中，此地岂是入得的！与后“出”字正相应。顺街而走。只见那街旁边有先主李渊、先兄建成、故弟元吉上前道：“世民来了，世民来了！”纸上震然有声，写的昭然活现，不羡他笔下有此奇文，窃叹他的胸中有此异想。那建成、元吉就来揪打索命。太宗躲闪不及，被他扯住。幸有崔判官，唤一青面獠牙鬼使，喝退了建成、元吉，太宗方得脱身而去。行不数里，见一座碧瓦楼台，真个壮丽，但见：

飘飘万叠彩霞堆，隐隐千条红雾现。耿耿檐飞怪兽头，辉辉五叠鸳鸯片。门钻几路赤金钉，槛设一横白玉段。窗牖近光放晓烟，帘栊幌亮穿红电。楼台高耸接青霄，廊庑平排连宝院。兽鼎香云袭御衣，绛纱灯火明宫扇。左边猛烈摆牛头，右下峥嵘罗马面。接亡送鬼转金牌，引魄招魂垂素练。唤作阴司总会门，下方阎老森罗殿。

太宗正在外面观看，只见那壁厢环佩叮噹，仙香奇异，外有两对提烛，后面却是十殿阎王，降阶而至。那十王是：

秦广王、楚江王、宋帝王、仵官王、阎罗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卞城王、转轮王。

出在森罗宝殿，控背躬身^[2]，迎迓太宗。太宗谦下，不敢前行。十王道：“陛下是阳间人主，我等是阴间鬼王，却不在天子、庶人，壹是之

内，不知又以何为本。分所当然，何须过让？”太宗道：“朕得罪麾下，岂敢论阴阳人鬼之道？”逊之不已。太宗前行，竟入森罗殿上，与十王礼毕，分宾主坐定。约有片时，秦广王长安秦地，故用秦广王。闲中俱细。拱手而进言曰：“泾河鬼龙生是个不明人，死亦是个糊涂鬼。告陛下许救而反杀之，何也？”太宗道：“朕曾夜梦老龙求救，实是允他无事。不期他犯罪当刑，该我那人曹官魏徵处斩。朕宣魏徵在殿着棋，不知他一梦而斩，这是那人曹官出没神机，是岂不救之故。又是那龙王犯罪当死，彼自获罪于天，人如何救得。岂是朕之过也。”非是不救，救不得也。过虽不免，而其本则善矣。十王闻言，伏礼道：如此存心，自然可敬。“自那龙未生之前，南斗星死簿上，已注定该遭杀于人曹之手，根源不清，自然该死。我等早已知之。但只是他在此折辩，定要陛下下来此三曹对案，是我等将他送入轮藏转生去了。眼看不活，偏说转生。才子用笔，总避一“直”字。今又有劳陛下降临，望乞恕我催促之罪。”言毕，命掌生死簿判官：“急取簿子来看，陛下阳寿天禄，该有几何？”

崔判官急转司房，将天下万国国王天禄总簿，先逐一简阅。只见南赡部洲大唐太宗皇帝，“天子”二字如此写出，以视诠释者不啻天渊。注定贞观一十三年。故作此险，照上更有远神。崔判官吃了一惊，急取浓墨大笔，将“一”字上添了两画，妙极妙极。为何南斗簿上就不注？○人皆敬之，天道佑之，鬼神扶助，正此之谓。却将簿子呈上。十王从头一看见太宗名下注定三十三年^[4]。四面八方，理圆义活，此笔更为神妙。阎王惊问：“陛下登基多少年了？”太宗道：“朕即位今一十三年了。”阎王道：“陛下宽心勿虑，还有二十年阳寿。若非修身，如何有此善报？此一来，已是对案明白，请返本还阳。”点明“本”字，泾渭至此分明。太宗闻言，躬身称谢。十阎王差崔判官、朱太尉二人送太宗还魂。太宗出森罗殿，【侧批】阴司中却不要为善的人胡自而作恶也。又起手问十王道：“朕宫中老少，安否如何？”十王道：“俱安，但恐御妹寿似不永。”太宗又再拜启谢：“朕回阳世，无物可酬谢，惟答瓜果而已。”人惟力行善事，免致阎罗王操心，便是答报。十王喜曰：“我处颇有东瓜、西瓜，只少南瓜。”此乃善果，是阴司独少作善者耳。太宗道：“朕回去即送来，即送来。”亡人无以为宝，南瓜以为宝。从此遂相揖而别。

那太尉执一首引魂旛，在前引路。崔判官随后，保着太宗，竟出幽司。太宗举目而看，不是旧路。若走旧路，又到鬼门关，如何再得还魂？问判官曰：“此路差矣？”判官道：“不差。阴司里是这般，有去

路，无来路。若有来路，其本必坏矣。如今送陛下自“转轮藏”出身，一则请陛下游观地府，未修“壹是”之身，先历一切之地，以视修身与不修身者。一则教陛下转托超生。”太宗只得随他两个，引路前来。竟行数里，忽见一座高山，阴云垂地，黑雾迷空。太宗道：“崔先生，那厢是甚么山？”判官道：“乃幽冥背阴山。”太宗悚惧道：“朕如何去得？”判官道：“陛下宽心，有臣等引领。”太宗战战兢兢，相随二人，上得山岩，抬头观看，只见：

形多凸凹，势更崎岖。峻如蜀岭，高似庐岩。非阳世之名山，实阴司之险地。荆棘丛丛藏鬼怪，石崖磷磷隐邪魔。耳畔不闻兽鸟噪，眼前惟见鬼妖行。阴风飒飒，黑雾漫漫。阴风飒飒，是神兵口内哨来烟^[4]；黑雾漫漫，是鬼祟暗中喷出气。一望高低无景色，相看左右尽猖亡^[5]。那里山也有，峰也有，岭也有，洞也有，涧也有；只是山不生草，峰不插天，岭不行客，洞不纳云，涧不流水。岸前皆魍魉，岭下尽神魔。洞中收野鬼，涧底隐邪魂。山前山后，牛头马面乱喧呼；半掩半藏，饿鬼穷魂时对立。催命的判官，急急忙忙传信票；追魂的太尉，吆吆喝喝趲公文^[6]。急脚子，旋风滚滚；勾司人，黑雾纷纷。鬼方传恐不如是。

太宗全靠着那判官保护，过了阴山前进，又历了许多衙门，一处处俱是悲声振耳，恶怪惊心。太宗又道：“此是何处？”判官道：“此是阴山背后，一十八层地狱。”“壹是”之中，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医卜星相，富贵贫穷，善恶邪正，所指者甚广，书中不能遍写，故寻一一十八层阴曹地狱以括之。太宗道：“是那十八层？”判官道：“你听我说：

吊桶狱、幽枉狱、火坑狱，寂寂寥寥，烦烦恼恼，尽皆是生前作下千般业，死后通来受罪名。酆都狱、拔舌狱、剥皮狱，哭哭啼啼，凄凄惨惨，只因不忠不孝伤天理，佛口蛇心堕此门。磨推狱、碓捣狱、车崩狱，皮开肉绽，抹嘴咨牙，乃是瞒心昧己不公道，巧语花言暗损人。寒冰狱、脱壳狱、抽肠狱，垢面蓬头，愁眉皱眼，都是大斗小秤欺痴蠢，致使灾屯累自身^[7]。油锅狱、黑暗狱、刀山狱，战战兢兢，悲悲切切，皆因强暴欺良善，藏头缩颈苦伶仃。血池狱、阿鼻狱、秤杆狱，脱皮露骨，折臂断筋，也只为谋财害命，宰畜屠生，堕落千年难解释，沉沦永世不翻身。一个个紧缚牢拴，绳缠索绑，差些赤发鬼、黑脸鬼，长枪短剑；牛头鬼、马面鬼，铁简铜锤；只打得皱眉苦面血淋淋，叫地叫天无救应。正是：人生却莫把心欺，神鬼昭彰放过谁？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蚤与来迟。凡此根本已坏，天良俱失，尽是一些不修身者。

太宗听说，心中惊惨。进前又走，不多时，见一伙鬼卒各执幢幡，

路傍跪下道：“桥梁使者来接。”判官喝令起去，上前引着太宗，从金桥而过。太宗又见那一边，有一座银桥，桥上行几个忠孝贤良之辈，公平正大之人，点缀“壹是”，无不爽亮。亦有幢幡接引。那壁厢又有一桥，寒风滚滚，血浪滔滔，号泣之声不绝。太宗问道：“那座桥是何名色？”判官道：“陛下，那叫做奈河桥^[8]。若到阳间，切须传记，那桥下都是些：此段是将修身与不修身者反正夹写，更妙。

奔流浩浩之水，险峻窄窄之路。俨如匹练搭长江，却似火坑浮上界。阴气逼人寒透骨，腥风扑鼻味钻心。波翻浪滚，往来并没渡人船；赤脚蓬头，出入尽皆作业鬼。桥长数里，阔只三敲^[9]，高有百尺，深却千重。上无扶手栏杆，下有抢人恶怪。枷杻缠身，打上奈河险路。你看那桥边神将甚凶（颓）〔顽〕，河内孽魂真苦恼。枵杈树上，挂的是青红黄紫色丝衣；壁斗崖前，蹲的是毁骂公婆淫泼妇。铜蛇铁狗任争餐，永堕奈河无出路。

诗曰：

时闻鬼哭与神号，血水浑波万丈高。无数牛头并马面，狰狞把守奈河桥。”无如世人，不以修身作善为本，单以作恶为本，传记亦何益。

正说间，那几个桥梁使者早已回去了。太宗心又惊惶，点头暗叹，默默悲伤。相随着判官、太尉，早过了奈河恶水，血盆苦界。前又到枉死城，只听哄哄人嚷，分明说：“李世民来了，李世民来了！”太宗听叫，心惊胆战。见一伙拖腰折臂、有足无头的鬼魅，上前拦住，身至鬼魅，狼狈已极。凡此俱是败本而不修身者，故阎王独以善果为难耳。都叫道：“还我命来！还我命来！”慌得那太宗藏藏躲躲，只叫：“崔先生救我！崔先生救我！”判官道：“陛下，那些人都是那六十四处烟尘，七十二处草寇，众王子、众头目的鬼魂，尽是枉死的冤业，无收无管，不得超生，自作孽不可活，如何得生。又无钱钞盘缠，都是孤寒饿鬼。陛下得些钱钞与他，我才救得哩。”太宗道：“寡人空身到此，却那里得有钱钞？”判官道：“陛下，阳间有一人，金银若干，在我这阴司里寄放。陛下可出名立一约，小判可作保，且借他一库，给散这些饿鬼，方得过去。”太宗问曰：“此人是谁？”判官道：“他是河南开封府人氏，姓相名良，此是个庶人，有名有姓的的奇文，有方有向的的奇事。他有十三库金银在此，陛下若借用过他的，到阳间还他便了。”太宗甚喜，情愿出名借用，遂立了文书与判官，借钱金银一库，着太尉尽行给散。判官复分付道：“这些金银，汝等可均分用度，放你大唐爷爷过去，他的阳寿还早哩，我领了十王钧语，送他还魂。教他到阳间，做一个“水陆大

会”，度汝等超生，死者超生，白骨重苏。是个修身，然而推己及人，便已照定下意。再休生事。”众鬼闻言，得了金银，俱唯唯而退。判官令太尉摇动引魂旛，领太宗出离了枉死城中，奔上平阳大路，飘飘荡荡而走。

前进多时，却来到六道轮回之所，又见那腾云的，身披霞帔；受篆的，腰挂金鱼。僧尼道俗，走兽飞禽，魑魅魍魉，滔滔都奔走那轮回之下，各尽其道。从天子串出“壹是”，无不精妙。唐王问曰：“此意何如？”判官道：“陛下明心见性，是必记了^[10]，传与阳间人知，这唤做“六道轮回”，那行善的，生化仙道；尽忠的，超生贵道；行孝的，再生福道；公平的，还生人道；积德的，转生富道；恶毒的，沉沦鬼道。”可知不止作善的有本，作恶的亦有所本，泾渭从此分矣。唐王听说，点头叹曰：

善哉真善哉，作善果无灾。善心常切切，善道大开开。莫教兴恶念，是必少刁乖。>休言不报应，神鬼有安排。人到阴司，惟善可解，故曰本。

判官送唐王直至那超生贵道门，只写作善的超生，作恶的不生已无烦再道。拜呼唐王道：“陛下呵，此间乃出头之处，小判告回，着朱太尉再送一程。”唐王谢道：“有劳先生远涉。”判官道：“陛下到阳间，千万做个水陆大会，游地府全为生出这句，回抱两头，照应全部，下回亦从此而生矣。超度那无主的冤魂，切勿忘了。若是阴司里无报怨之声，阳世间方得享太平之庆，凡百不善之处，俱可一一改过。普谕世人为善，惟善为宝，故曰本，是修身的正面。管教你后代绵长，江山永固。”唐王一一准奏，辞了崔判官，随着朱太尉同入门来。那太尉见门里有一匹海骝马，鞍辔齐备，急请唐王上马，太尉左右扶持。马行如箭，早到了渭水河边。作恶的在于泾水，为善的自然要到渭水，泾阳渭南，清浊惟视其本。只见那水面上，有一对金色鲤鱼，在河里翻波跳斗。亥为双鱼，属水，故言渭河。此乃天门也，与前鬼门正相应。唐王见了心喜，兜马贪看不舍。太尉道：“陛下，趲动些，趁早赶时辰进城去也。”那唐王只管贪看，不肯前行，被太尉撮着脚，高呼道：“还不走！等甚？”“扑”的一声，望那渭河推下马去，其本既清，所以仍投诸清流。○因泾河而来，于渭河而去，由鬼门而入，从天门而出也。却就脱了阴司，竟回阳世。不是地府超生，正是天门得路。

却说那唐朝驾下，有徐茂功、秦叔宝、胡敬德、段志贤、殷开山、程咬金、高士廉、虞世南、房玄龄、杜如晦、萧瑀、傅奕、张道源、张

士衡、王珪等两班文武，俱保着那东宫太子与皇后嫔妃，宫娥侍长，都在那白虎殿上举哀。一壁厢，议传哀诏，要晓谕天下，欲扶太子登基。时有魏徵在傍道：“列位且住。不可！不可！假若惊动州县，恐生不测，且再按候一日，我王必还魂也。”下边闪上许敬宗道：“魏丞相言之甚谬。自古云：‘泼水难收，人逝不返。’你怎么还说这等虚言，惑乱人心，是何道理？”魏徵道：“不瞒许先生说，下官自幼得授仙术，推算最明，管取陛下不死。”不可必者事，而有可必者理，是亦有所本。若作善者不生，则作恶者亦可以不死。正讲处，只听得棺中连声大叫道：“淹杀我耶^[11]！”唬得个文官武将心慌，皇后嫔妃胆战，一个个：

面如秋后黄桑叶，腰似春前嫩柳条。储君脚软，难扶丧杖尽哀仪；侍长魂飞，怎戴梁冠遵孝礼。嫔妃打跌^[12]，彩女欹斜。嫔妃打跌，却如狂风吹倒败芙蓉；彩女欹斜，好似骤雨冲歪娇菡萏。众臣悚惧，骨软筋麻。战战兢兢，痴痴症症^[13]。把一座白虎殿，却相断梁桥；闹丧台，就如倒塌寺。

此时众宫人走得精光，那个敢近灵扶柩。多亏了正直的徐茂功，理冽的魏丞相^[14]，有胆量的秦琼，忒猛撞的敬德，上前来扶着棺材，叫道：“陛下有甚么放不下心处，说与我等，不要弄鬼，惊骇了眷族。”魏徵道：“不是弄鬼，此乃陛下还魂也。回照前文。快取器械来！”打开棺盖，果见太宗坐在里面，还叫：“淹死我了！是谁救捞？”茂功等上前扶起道：“陛下苏醒，莫怕，臣等都在此护驾哩。”唐王方才开眼道：“朕当好苦，躲过阴司恶鬼难，又遭水面丧身灾。”众臣道：“陛下宽心勿惧，有甚水灾来？”唐王道：“朕骑着马，正行至渭水河边，见双头鱼戏，被朱太尉欺心，将朕推下马来，跌落河中，几乎淹死。”洗净尘凡，涤去污垢，写修身，绝妙。魏徵道：“陛下鬼气尚未解。”急着太医院进安神定魄汤药，又安排粥膳，连服一二次，方才反本还原，知得人事。一计唐王死去，已三昼夜，复回阳间为君，有诗为证：

万古江山几变更，历来数代败和成。周秦汉晋多奇事，谁似唐王死复生？

当日天色已晚，众臣请王归寝，各各散讫。次早脱却孝衣，换了彩服，一个个红袍乌帽，一个个紫绶金章，天子之眼未变，文武之身已修。在那朝门外等候宣召。

却说太宗自服了安神定魄之剂，连进了数次粥汤，被众臣扶入寝室，一夜稳睡，保养精神，直至天明方起，抖擞威仪。你看他怎生打

扮：

戴一顶冲天冠，穿一领赭黄袍。系一条蓝田碧玉带，踏一对创业无忧履。貌堂堂赛过当朝，威冽冽重兴今日。好一个清平有道的大唐王，起死回生的李陛下！

唐王上金銮宝殿，焕然一新，其修身可想而知也。○只写自新，便已照定下意。聚集两班文武。山呼已毕，依品分班。只听得传旨道：“有事出班来奏，无事退朝。”那东厢闪过徐茂功、魏徵、王珪、杜如晦、房玄龄、袁天罡、李淳风、许敬宗等，西厢闪过殷开山、刘洪基、虞世南、段志贤、程咬金、秦叔宝、胡敬德、薛仁贵等，一齐上前，在白玉阶前俯伏，启奏道：“陛下前朝一梦，如何许久方觉？”太宗道：“日前接得魏徵书，朕觉神魂出殿，只见羽林军请朕出猎。正行时，人马无踪，又见那先君父王与先兄弟争嚷。正难解处，见一人乌帽皂袍，乃是判官崔珏，喝退先兄弟。朕将魏徵书传递与他。正看时，又见青衣者执幢幡引朕入内，到森罗殿上，与十代阎王叙坐。他说那泾河龙诬告我许救转杀之事，是朕将前言陈具一遍^[15]。他说已三曹对过案了，急命取生死文簿，检看我的阳寿。时有崔判官传上簿子，阎王看了，道寡人有三十三年天禄^[16]，才过得一十三年，还该我二十年阳寿。阴鹭延年增百福，至于陷地不遭伤。故云不死长生，此即其本也。即着朱太尉、崔判官送朕回来。朕与十王作别，允了送他瓜果谢恩。自出了森罗殿，见那阴司里不忠不孝，非礼非义，作践五谷，明欺暗骗，大斗小秤，奸盗诈伪，淫邪欺罔之徒，受那些磨烧舂剉之苦，煎熬吊剥之刑，有千千万万，尽是不修身者。看之不足。又过着枉死城中，有无数的冤魂，尽都是六十四处烟尘的叛贼，七十二处草寇的魂灵，（傥）（挡）住了朕之走路。幸亏崔判官作保，借得河南相老儿的金银一库，买转鬼魂，方解前行。崔判官教朕回阳世，千万作一场水陆大会，超度那无主的孤魂，推己及人，全照下意。将此言叮咛分别。出了那六道轮回之下，有朱太尉请朕上马，飞也相似，行到渭水河边。我看见那水面上有双头鱼戏，正欢喜处，他将我撮着脚，推下水中，朕方得还魂也。”众臣闻此言，无不称贺。遂此编行传报天下，各府县官员上表称庆。不题。

却说太宗又传旨，赦天下罪人，又查狱中重犯。时有审官，将刑部绞斩罪人，查有四百余名呈上。太宗放赦回家，拜辞父母兄弟，托产与亲戚子侄，明年今日赴曹，仍领应得之罪，众犯谢恩而退。又出恤孤榜文，又查宫中老幼彩女三千六百人，出旨配军。自此，内外俱善，天

子、庶人，壹是无有不善者矣。此即修身，此即其本也，一句拍合正面。有诗为证：

大国唐王恩德洪，道过尧舜万民丰。死囚四百皆离狱，怨女三千放出宫。天下多官称上寿，朝中众宰贺元龙。善心一念天应佑，福荫应传十七宗。种种福荫，按下“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太宗既放宫女、出死囚，又出御制榜文，遍传天下，榜曰：

乾坤浩大，日月照鉴分明；宇宙宽洪，天地不容奸党。使心用术，果报只在今生；善布浅求，获福休言后世。千般巧计，不如本分为人；万种强徒，争似随缘节俭。心行慈善，何须努力看经；意欲损人，空读如来一藏。自新新民，全为下“无所不用其极”立案。

自此时，盖天下无一人不行善者。阳世既无作恶之人，阴司焉有无头折臂之鬼？一壁厢又出招贤榜，招人进瓜果到阴司里去。一壁厢将宝藏库金银一库，差鄂国公胡敬德，上河南开封府访相良还债。榜张数日，有一赴命进瓜果的贤者，本是均州人，姓刘名全，此亦庶人。家有万贯之资。只因妻李翠莲，在门首拔金钗斋僧，刘全骂了他几句，说他不遵妇道，擅出闺门，李氏忍气不过，自缢而死，撇下一双儿女年幼，此果未成，亦属不善。昼夜悲啼。刘全又不忍见，无奈遂舍了性命，弃了宗缘，撇了儿女，情愿以死进瓜。将皇榜揭了，来见唐王。王传旨意，教他去金亭馆里，头顶一对南瓜，此乃善果，即天子、庶人，“壹是”之本也。袖带黄钱，口噙药物。

那刘全果服毒而死。一点魂灵，顶着瓜果，早到鬼门关上。把关的鬼使喝道：“你是甚人，敢来此处？”刘全道：“我奉大唐太宗皇帝钦差，特进瓜果与十代阎王受用的。”那鬼使欣然接引。刘全竟至森罗宝殿，见了阎王，将瓜果进上道：“奉唐王旨意，远进瓜果，以谢十王宽宥之恩。”广行善事，此即因果，此即所以答报阴司也。阎王大喜道：“好一大善果，新鲜稀奇，又甜又美，阴司中焉能有此。”“好一个有信有德的太宗皇帝！”遂此收了瓜果。一对南瓜，十位阎君。不知是公用，还是分用。便问那进瓜的人姓名，那方人氏。刘全道：“小人是均州城民籍，姓刘名全。因妻李氏缢死，撇下儿女，无人看管，小人情愿舍家弃子，捐躯报国，特与我王进贡瓜果，谢众大王厚恩。”十王闻言，即命查勘刘全妻李氏。那鬼使速取来，在森罗殿下，与刘全夫妻相会。诉罢前言，回谢十王恩宥。那阎王却检生死簿子看时，他夫妻们都有登仙之寿，与人为善，更属可嘉。此福禄随之，神灵佑之，神仙可冀也。急

差鬼使送回。阴司却不要作善的，妙不可言。鬼使启上道：“李翠莲归阴日久，尸首无存，魂将何付？”阎王道：“唐御妹李玉英，今该促死，你可借他尸首，教他还魂去也。”民妇变作宫主，金妆玉裹，其身之修已不言而喻。那鬼使领命，即将刘全夫妻二人还魂同出阴司而去。前是一人来，此是二人去，天子庶人正相应。

毕竟不知夫妻二人如何还魂，且听下回分解。

两个南瓜，换了二十年阳寿，阴鹭延年增百福。至于陷地不遭伤，正此之谓。

相国寺、刘全瓜、崔判官至今犹传，以见此书引证之妙。

阎君即知老龙之死，又何独昧唐王之生？此不是十王循私，正是判官捣鬼。

写天宫就是天宫，写海藏真似海藏，写阴司俨然阴司，不怪地府有如许的奇境。窃异长春写出无数的妙文，直乃人生之罕见，千古之奇观。信非胸中别有天地者，必不能设此想；非学贯天人者，亦不能有此作。

太宗之过，原因救人而作。此乃为善者，故可以不死。老龙之孽，实因害人而成。此乃作恶者，原可以不生。两人之一死一生，一善一恶。此即两个南瓜，一段因果，以见寓意之精妙，笔墨之玄微也。

秦王以救人而被屈，老龙以害人而寿夭。一善一恶，清浊原自不同，故案对三曹，泾渭自分，胡可以之相混也。此所以由泾河而来者，于渭河而去；从鬼门而入者，自天门而出也。

落笔先写太宗独自一个，是从自天子起，末段写出刘全夫妇，正是以庶人结。其中之贤良节孝、公平正大，以及三途六道、一十八层阴曹地狱，无非壹是。但修身者长注天人，不修身者永堕地狱，故曰本。全视其果之善恶也。

此卷最神妙处，全在一“一十三年”改作“三十三年”。盖不有一十三年不见不慎之失，不有三十三年不见修身之本，所谓鬼神无常，惟德是佑者，正此之意。

太宗求救而得救，所谓善有善报，鬼神扶助。泾河求救而卒至不救，所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故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正此之谓。乃人犹公然瞒心昧己，欺人欺天，岂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天理昭彰放过谁。

广东有波罗蜜，类似南瓜，其重有数十馀斤，结自树上，又甜又

美。《心经》引用，乃取一大善果之意，而此卷南瓜或亦指此。

刘全有登仙之兆，是按下“君子”；口衔药物，是按下“是故君子”；差往十八层地狱之下，与阎罗王进瓜果，是全然笼起“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也。

[1] 三曹：诉讼的一方为一曹，三曹即原告、被告、证人。

[2] 控背：躬身施礼。

[3] 三十三年：史上贞观实只二十三年。此处为小说家言。

[4] 哨：喷。

[5] 猖亡：犹苍茫。

[6] 趲（zǎn）：赶。

[7] 灾屯（zhūn）：灾患，困厄。

[8] 奈何桥：佛教传说中地狱有奈河，上有桥，专渡亡人，后来也写作“奈何桥”。

[9] 𢶇（zhā）：表示张开大拇指和中指（或小指）两端间的距离。

[10] 是必：务必。

[11] 渰：同“淹”。

[12] 打跌：倾跌摔倒的样子。

[13] 痙：同“哑”。

[14] 理冽：持理刚正。

[15] 陈具：陈述。

[16] 天禄：天赐的福禄。后常指帝位。

第十二回

唐王秉诚建大会 观音显像化金蝉

“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斩业龙，游地府，许多周折并无别故，只为生出水陆大会，引出取经人。奇不在异样上，正奇在自然上，方见大本领，方是真学问。

明德、新民、止至善，乃全部《西游》之大纲。此回明明点出，有如画龙点睛，正出题面，而云取经者，乃借题寓言耳。所以文字是言取经，其实注意却不是取经；笔墨是写佛法，其实并无一句佛法。试思果谈佛法，则道此明德、止至善之言者，抑又何为哉？

大凡奇书，前人俱不肯出自己见，凭空捏设，务必要就古来一件现成典故，以写他胸中的锦绣文字。此亦不独《西游》，如《封神》就武王，《琵琶》就伯喈，《西厢》借张生，诸如此类，不可胜数。故事原是这件事，意却另自有一意。若犹执当日之原案而论之，未免为前人之所笑，而其呆亦甚矣。

写玄奘正是状元学士陈萼之子，此句最为奇异，最为紧要，乃全部之来龙，一篇之法脉，以见其家学渊源、儒流之宗派。以经为取，正是以经为学，以求至乎其极。可见《西游》一书，原讲大学之根源，明新之至要，不然，胡为而有此十万八千之遥哉？

前后许多头绪俱已安置妥当，此回顺手转入取经，方归此书的正传。有情有景，自然而然，大是难事，大是异事。

此修水陆大会，是取经之始；后建水陆大会，乃取经之终。前后二会遥遥相应，以为取经之章法。《西游》本是奇书，人每往幻处讲，皆因好大喜高，以至悖谬而在所不顾。若平心静气，把“奇书”二字放在心上，细细研究，则自不作无谓之谈也。

却说鬼使同刘全夫妻二人出了阴司，先笼君子，扣定“极”字，与后出关正相应。那阴风绕绕，径到了长安大国，将刘全的魂灵轻轻笼住“是故君子”，笔意甚奇。推入金亭馆里，将翠莲的灵魂带进皇宫内

院。只见那玉英宫主，正在花阴下徐步绿苔而行，被鬼使扑个满怀，推倒在地，活捉了他魂，却将翠莲的魂灵推入玉英身内。如此笼起个“用”字，反照下“诚”字，千古罕见。鬼使回转阴司。不题。

却说宫院中的大小侍婢，见玉英跌死，急走金銮殿，报与三宫皇后道：“宫主娘娘跌死也！”皇后大惊，随报太宗。是位君子，而有新民之责者。太宗闻言，点头叹曰：“此事信有之也。朕曾问十代阎君：“老幼安乎？”他道：“俱安，但恐御妹寿促。”果中其言。”伏后“知至”。合宫人都来悲切，尽到花阴下看时，只见那宫主微微有气。唐王道：“莫哭，莫哭，休惊了他。”遂上前将御手扶起头来，叫道：“御妹，苏醒苏醒。”那宫主忽的翻身叫：“丈夫慢行，等我一等！”陡然有此一叫，殊令人奇绝。太宗道：“御妹，是我等在此。”宫主抬头睁眼看道：“你是谁人，敢来扯我？”太宗道：“是你皇兄皇嫂。”人非自新，何以至此。宫主道：“我那里得个甚么皇兄皇嫂！我娘家姓李，惟其性理，此所以不死。我的乳名唤做李翠莲，我丈夫姓刘名全，两口儿都是均州人氏。均是民也。○“民”字内原兼男女，所以写出一对民间夫妇。因为我三个月前，拔金钗在门首斋僧，原是为善，并非作恶。我丈夫怪我擅出内门，不遵妇道，骂了我几句，是我气塞胸堂，将白绫带悬梁缢死，撇下一双儿女，昼夜悲啼。今因我丈夫被唐王钦差，付阴司进瓜果，果乃修身之本，君子自新之道，只承此笔，君子用其极，便已神跃。阎王怜悯，放我夫妻回来。他在前走，因我来迟，赶不上他，我绊了一跌。你等无礼，不知姓名，怎敢扯我？”太宗闻言，与众宫人道：“想是御妹跌昏了，胡说哩！”传旨教太医院进汤药，先讲君子之用，是一层。将玉英扶入宫中。

唐王当殿，忽有当驾官奏道：“万岁，今有进瓜果人刘全还魂，死而复生，“是故”二字传神。在朝门外等旨。”唐王大惊，急传旨将刘全召进，俯伏丹墀。太宗问道：“进瓜果之事何如？”刘全道：“臣顶瓜果，径至鬼门关，引上森罗殿，见了那十代阎君，将瓜果奉上，备言我王殷勤致谢之意。伏下意诚。阎君甚喜，多多拜上我王道：‘真是个有信有德的太宗皇帝！’”“君子”二字，讲的透亮。唐王道：“你在阴司见些甚么来？”刘全道：“臣不曾远行，没见甚的，只闻得阎王问臣乡贯姓名。臣将弃家舍子，因妻缢死，愿来进瓜之事说了一遍。舍命进瓜，按下“意诚”，更妙。他急差鬼使引过我妻，就在森罗殿下相会。一壁厢又检看死生文簿，说我夫妻都有登仙之寿，是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安得不登仙？便差鬼使送回。臣在前走，我妻后行，幸得还魂。舍命挣得个善果，君子之自新如此。但不知妻投何所？”唐王惊问道：“那阎王可

曾说你妻甚么？”刘全道：“阎王不曾说甚么。只听得鬼使说：‘李翠莲归阴日久，尸首无存。’阎王道：‘唐御妹李玉英今该促死，教翠莲即借玉英尸还魂去罢。’民妇变作宫主，金装玉裹，则新之至极，而无以复加矣。臣不知唐御妹是甚地方，家居何处，我还未曾得去寻哩。”

唐王闻奏，满心欢喜，当对多官道：“朕别阎君，曾问宫中之事，他言老幼俱安，但恐御妹寿促。妹又喻“昧”，言唐王昧泾河之言，而故有此失。却才御妹玉英，花阴下跌死，朕急扶看，须臾苏醒，口叫‘丈夫慢行，等我一等’，朕只道是他跌昏了胡言。又问他详细，他说的话与刘全一般。”魏徵奏道：“御妹偶尔寿促，少苏醒即说此言，此是刘全妻借尸还魂之事。此事也有。惟其为奇事，所以为奇书。可请宫主出来，看他有甚话说。”唐王道：“朕才命太医院去进药，不知何如？”便教妃嫔入宫去请。那宫主在里面乱嚷道：“我吃甚么药！这里那是我家！我家是清凉瓦屋，不像这个害黄病的房子^[4]，花狸狐哨的门扇。凝神想像，才子实有画工之妙。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正嚷处，只见四五个女官，两三个太监，扶着他直至殿上。唐王道：“你可认得你丈夫么？”玉英道：“说那里话，我两个从小儿的结发夫妻，与他生男育女，怎的不认得？”唐王叫内官搀他下去。那宫主下了宝殿，直至白玉阶前，见了刘全，一把扯住道：“丈夫，你往那里去，就不等我一等！我跌了一跌，被那些没道理的人围住我嚷，这是怎的说？”那刘全听他说的话，是妻之言，观其人，非妻之面，不敢相认。话是旧的，人却是新的，非是认不得，正是新的不敢认。唐王道：“这正是山崩地裂有人见，捉生替死却难逢。”写得跷蹊古怪，方不愧为奇书。好一个有道的君王！即将御妹的妆奁、衣物、首饰尽赏赐了刘全，就如陪嫁一般。推己以及物，自新以新民，是个君子用其极。又赐与他永免差徭的御旨，额外施恩，“无所不”三字活跃。着他带领御妹回去。他夫妻两个便在阶前谢了恩，欢欢喜喜还乡，了却进瓜一案。有诗为证：

人生人死是前缘，短短长长各有年。刘全进瓜回阳世，借尸还魂李翠莲。

他两个辞了君王，竟来均州城里，见旧家业儿女俱好，家业虽旧，人却已新，君子之力也。两口儿宣扬善果。不题。有此显报，人胡然而不作善。

却说那尉迟公将金银一库，上河南开封府，访看相良，原来卖水为

活，同妻张氏亦是一对贫民。在门首贩卖乌盆瓦器营生；亮瓦。○人虽贫，而业却新。但撰得些钱儿，只以盘缠为足，其多少斋僧布施，买金银纸锭，记库焚烧，故有此善果臻身。亦是位自新的君子。阳世间是一条好善的穷汉，那世里却是个积玉堆金的长者。尉迟公将金银送上他门，諛得那相公相婆魂飞魄散；又兼有本府官员，茅舍外车马骈集，那老两口子如痴如症跪在地下，只是磕头礼拜。尉迟公道：“老人家请起。我虽是个钦差官，却赍着我王的金银^[2]，送来还你。”他战兢兢的答道：“小的没有甚么金银放债，如何敢受这不明之财？”尉迟公道：“我也访得你是个穷汉，只是你斋僧布施，尽其所用，就买办金银纸锭，烧记阴司，阴司里有你积下的钱钞。是我太宗皇帝，死去三日，还魂复生，曾在那阴司里借了你一库金银，今此照数送还与你，你可一一收下，等我好去回旨。”

那相良两口儿只是朝天礼拜，那里敢受，道：“小的若受了这些金银，就死得快了。按下‘心正’。虽然是烧纸记库，此乃冥冥之事，况万岁爷爷那世里借了金银，有何凭据？我决不敢受。”尉迟公道：“陛下说，借你的东西，有崔判官作保可证。只题崔判官，写‘是故君子’，更奇。你收下罢。”相良道：“就死也是不敢受的。”尉迟公见他苦苦推辞，只得具本差人启奏。太宗见了本，知相良不受金银，道：“此诚为善良长者。”即传旨，教胡敬德将金银与他修理寺院，起盖生祠，请僧作善，就当还他一般。下章意诚、心正已寓于此。旨意到日，敬德望阙谢恩宣旨，众皆知之。遂将金银买到城里军民无碍的地基一段，周围有五十亩宽阔，在上兴工，起盖寺院，名敕建相国寺。左有相公、相婆的生祠，庶民修至金身，则新之至极，而至善未有此矣。镌碑刻石，上写着“尉迟公监造”，此亦是个君子，用其极。即今大相国寺是也。虚事竟要附会成实事，方不愧为奇书。

工完回奏，太宗甚喜，却又聚集多官，出榜招僧，修建水陆大会，超度冥府孤魂，先及一二，后方普遍。转“无所不”三字，醒快。榜行天下，着各处官员，推选有道的高僧，上长安做会。非自新不能新民，故惟有德之君子，方可普度也。那消个月之期，天下多僧俱到。唐王传旨，着太史丞傅奕，选举高僧，修建佛事。傅奕闻旨，即上疏止浮图，以言无佛，表曰：

西域之法，无君臣父子，以三涂六道蒙诱愚蠢^[3]。追既往之罪，窥将来之福。口诵梵言，以图偷免。且生死寿夭，本诸自然；刑德威福，系之人主。今闻俗徒矫托，皆云由佛。自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

忠，年祚长久。至汉明帝始立胡神，然惟西域桑门^[4]，自传其教，实乃夷犯中国，不足为信。堂堂正道，明彻真言，以见此事之不可遵也。○此是一开。

太宗闻言，遂将此表掷付群臣议之。时有宰相萧瑀，出班俯颔奏曰：“佛法兴自屡朝，弘善遏恶，冥助国家，理无废弃。佛，圣人也。非圣者无法，请置严刑。”佛非不善，惟不可行于中国，反正详明，以见所言者非此。傅奕与萧瑀论辨，言：“礼本于事亲事君，而佛背亲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继体悖所亲。萧瑀不生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正所谓非孝者无亲。”萧瑀但合掌曰：“地狱之设，正为是人。”太宗召太仆卿张道源、中书令张士衡，问佛事营福，其应何如。二臣对曰：“佛在清净仁恕，果正佛空。周武帝以三教分次，大慧禅师有赞幽远，历众供养而无不显，五祖投胎，达摩现像。自古以来，皆云三教至尊而不可毁，不可废。伏乞陛下圣鉴明裁。”说得有根有据、有原有委，以见其可用而不可废，此又一合。太宗甚喜道：“卿之言合理，再有所陈者罪之。”遂着魏徵与萧瑀、张道源，邀请诸佛，选举一名有大德行者作坛主设建道场。众皆顿首谢恩而退。自此时出了法律，但有毁僧谤佛者，断其臂。按下“诚意”。

次日，三位朝臣，聚众僧在那山川坛里，逐一从头查选。内中选得一名有德行的高僧，你道是谁人？

灵通本讳号金蝉，只为无心听佛讲。转托尘凡苦受磨，降生世俗遭罗网。投胎落地就逢凶，未出之前临恶党。父是海州陈状元，外公总管当朝长。出身命犯落江星，顺水随波逐浪泆。海岛金山有大缘，迁安和尚将他养。年方十八认亲娘，特赴京都求外（祖）〔长〕。总管开山调大军，洪州剿寇诛凶党。状元光蕊脱天罗，子父相逢堪贺奖。复谒当今受主恩，凌烟阁上贤名响。恩官不受愿为僧，洪福沙门将道访。小字江流古佛儿，法名唤做陈玄奘。千回百折，纵要折到此人。

当日对众举出玄奘法师。远远伏定一笔，接来真有平沙落雁之奇。这个人自幼为僧，出娘胎就持斋受戒。他外公见是当朝一路总管殷开山，他父亲陈光蕊，中状元，官拜文渊殿大学士。大学之士也，借点，绝妙。○状元学士之子，可知是儒流之宗派，前承学道，后照文佛。此章紧对明新、止至善，是全部的源脉。一篇之线索，乃《西游》之正传也。托言佛言僧者，皆是寓言而借题写义也。一心不爱荣华，只喜修持寂灭。查得他根源又好，德行又高，千经万典，无所不通；佛号仙音，无般不会。未写无所不用，先讲他无所不会，是题前一层。当时三位引

至御前，扬尘舞蹈，拜罢奏曰：“臣瑀等蒙圣旨，选得高僧一名陈玄奘。”太宗闻其名，沉思良久道：“可是学士陈光蕊之儿玄奘否？”江流儿叩头曰：“臣正是。”太宗喜道：“果然举之不错。诚为有德行有禅心的和尚。朕赐你左僧纲^[5]，右僧纲，天下大阐都僧纲之职。”是司新民之责者。○拔之天下之中，举之群僧之上，君子之用如此。

玄奘顿首谢恩，受了大阐官爵。又赐五彩织金袈裟一件，毗卢帽一顶，先写德行，次写衣冠，名实兼优，簇簇新新。写出一位君子。○伏下修身。教他用心再拜明僧，排次阁黎班首^[6]。书办旨意，前赴化生寺，普化众生以新民也。择定吉日良时，开演经法。玄奘再拜领旨而出。遂到化生寺里，聚集多僧，打造禅榻，装修功德，整理音乐。选得大小名僧共计一千二百名，分派上中下三堂。事是三件，经即有三堂，对射淹映，无不精妙。诸所佛前，物件皆齐，头头有次。选到本年九月初三日，黄道良辰，开启做七七四十九日水陆大会。此会前承游地府，后照一百回，乃无所不之正面也。即具表申奏，太宗及文武国戚皇亲，俱至期赴会，拈香听讲。有诗为证：

诗曰：

龙集贞观正十三，王宣大众把经谈。道场开演无量法，云雾光乘大愿龕。御敕垂恩修上刹，金蝉脱壳化西涵。普施善果超沉痼，秉教宣扬前后三。

贞观十三年岁次己巳，九月甲戌初三日癸卯良辰，题出当原取经时日，虚事实写，使人不疑，此所以为奇书也。陈玄奘大阐法师，聚集一千二百名高僧，都在长安城化生寺，开演诸品妙经。无非善政善教，新民之旨。那皇帝早朝已毕，帅文武多官乘风辇龙车，出离金銮宝殿，竟上寺来拈香。怎见那銮驾，真个是：

一天瑞气，万道祥光。仁风轻淡荡，化日丽非常。千官环佩分前后，五卫旌旗列两旁。执金瓜，擎斧钺，双双对对；绛纱烛，御炉香，霭霭堂堂。龙飞凤舞，鸛荐鹰扬。圣明天子正，忠义大臣良。介福千年过舜禹^[7]，升平万代赛尧汤。又见那，曲柄伞，滚龙袍，辉光相射；玉（莲）〔连〕环，彩凤扇，瑞霭飘扬。珠冠玉带，紫绶金章。护驾军千队，扶輿将两行。这皇帝沐浴虔诚尊敬佛，皈依善果喜拈香。看他只写得郑重虔诚，下文意诚之神自到。

唐王大驾早到寺前，吩咐住了音乐响器，下了车辇，引着多官，拜

佛拈香。三匝已毕，抬头观看，果然好座道场！但见：

幢幡飘舞，宝盖飞辉。幢幡飘舞，凝空道道彩霞摇；宝盖飞辉，映日翩翩红电彻。世尊金象貌臻臻^[9]，罗汉玉容威烈烈。瓶插仙花，炉焚檀降。瓶插仙花，锦树辉辉漫宝刹；炉焚檀降，香云霭霭透清霄。时新果品砌朱盘，奇样糖酥堆彩案。高僧罗列诵真经，愿拔孤魂离苦难。

太宗文武，俱各拈香，拜了佛祖金身，参了罗汉。又见那大阐都纲陈玄奘法师引众僧罗拜唐王。礼毕分班，各安禅位。法师献上济孤榜文与太宗看，榜曰：

至德渺茫，禅宗寂灭。清净灵通，周流三界。千变万化，统摄阴阳。体用真常，无穷极矣。点出“极”字。观彼孤魂，深宜哀愍。此是奉太宗圣命，选集诸僧，参禅讲法。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舟楫，普济苦海群生，脱免沉痾六趣^[9]。引归真路，普玩鸿蒙；实发新民“无所不”之正面。动止无为，混成纯素。仗此良因，邀赏清都绛阙；乘吾胜会，脱离地狱凡笼。早登极乐任逍遥，求往西方随自在。

诗曰：

一炉永寿香，一卷超生策。无边妙法宣，无际天恩沐。冤孽尽消除，孤魂皆出狱。愿保我邦家，清平万年福。

太宗看了，满心欢喜，对众僧道：“汝等秉立丹衷^[10]，看他处处照下“意诚”，方知一笔不泛。切休怠慢佛事。待后功成完备，各各福有所归。朕当重赏，决不空劳。”那一千二百僧一齐顿首称谢。当日三斋已毕，唐王驾回，待七日正会，复请拈香。时天色将晚，各官俱退。怎见得好晚，你看那：

万里长空淡落晖，归鸦数点下栖迟。满城灯火人烟静，正是禅僧入定时。

一宿晚景题过。次早，法师又升坐，聚众诵经，不题。

却说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紧接此脉，全神不击自动。自领了如来佛旨，在长安城访察取经的善人，日久未逢真实有德行者，忽闻得太宗宣扬善果，选举高僧，开建大会。又见得法师坛主，乃是江流儿和尚，正是极乐中降来的佛子，又是他原引送投胎的长老。菩萨十分欢

喜，就将佛赐的宝贝捧上长街，与木叉货卖。你道他是何宝贝？有一件锦襴异宝袈裟、九环锡杖——还有那金、紧、禁三个箍儿，密密藏收，以俟后用——只将袈裟、锡杖出卖。此君子之所以自新者。长安城里，有那选不中的愚僧，倒有几贯村钞^[11]。见菩萨变化个疥癞形容，身穿破衲，赤脚光头，偏说他不新，是反衬。将袈裟捧定，艳艳生光。他上前问道：“那癞和尚，你的袈裟要卖多少价钱？”菩萨道：“袈裟价值五千两，锡杖价值二千两。”那愚僧笑道：“这两个癞和尚是风子，是傻子，这两件粗物，就卖得七千两银子？只是除非穿上身，长生不老，就得成佛作祖，也值得这许多。看得成佛作祖都不值钱，可叹而更可惜。拿了去！卖不成！”那菩萨更不争辩，与木叉往前又走。

行的多时，来到东华门前，正撞着宰相萧瑀散朝而回，众头踏喝开街道^[12]。那菩萨公然不避，当街上拿着袈裟，径迎着宰相。宰相勒马观看，见袈裟艳艳生光，着手下人问那卖袈裟的，要价几何。菩萨道：“袈裟要五千两，锡杖要二千两。”萧瑀道：“有何好处，值这般高价？”菩萨道：“袈裟有好处，有不好处；有要钱处，有不要钱处。”出语便不凡。萧瑀道：“何为好？何为不好？”菩萨道：“着了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不遭恶毒之难，不遇虎狼之灾，便是好处。若贪淫乐祸的愚僧，不斋不戒的和尚，毁经谤佛的凡夫，难见我袈裟之面，这便是不好处。”又问道：“何为要钱？不要钱？”菩萨道：“不遵佛法，不敬三宝，强买袈裟、锡杖，定要卖他七千两，这便是要钱。若敬重三宝，见善随喜^[13]，皈依我佛，承受得起，我将袈裟、锡杖情愿送他，与我结个善缘，这便是不要钱。”

萧瑀闻言，倍添春色，知他是个好人，即便下马，与菩萨以礼相见。口称：“大法长老，恕我萧瑀之罪。我大唐皇帝，十分好善，满朝的文武，无不奉行。即今起建水陆大会，这袈裟正好与大都阐陈玄奘法师穿用。我和你入朝见驾去来。”菩萨欣然从之，拽转步，竟进东华门里。黄门官转奏，蒙旨宣至宝殿。见萧瑀引着两个疥癞僧人立于阶下，唐王问曰：“萧瑀来奏何事？”萧瑀俯伏阶前道：“臣出了东华门前，偶遇二僧，乃卖袈裟与锡杖者。臣思法师玄奘可着此服，故领僧人启见。”太宗大喜，便问那袈裟价值几何。菩萨与木叉侍立阶下，更不行礼，因问袈裟之价，答道：“袈裟五千两，锡杖二千两。”太宗道：“那袈裟有何好处，就值许多？”菩萨道：“这袈裟龙披一缕，免大鹏吞噬之灾；鹤挂一丝，得超凡入圣之妙。但坐处，有万神朝礼；凡举动，有七佛随身。这袈裟，是冰蚕造练抽丝，巧匠翻腾为线。仙娥织就，神女机成。方方簇幅绣花缝，片片相帮堆锦簇。玲珑散碎斗妆花，色亮飘光喷

宝艳。穿上满身红雾绕，脱来一段彩云飞。三天门外透元光，五岳山前生宝气。重重嵌就西番莲，灼灼悬珠星斗象。四角上有夜明珠，攒顶间一颗祖母（录）〔绿〕。虽无全照原本体，也有生光八宝攒。这袈裟，闲时折叠，遇圣才穿。闲时折叠，千层包裹透虹霓；遇圣才穿，惊动诸天神鬼怕。上边有如意珠、摩尼珠、遍尘珠、定风珠，又有那红玛瑙、紫珊瑚、夜明珠、舍利子。偷月沁白，与日争红。条条仙气盈空，朵朵祥光捧圣。条条仙气盈空，照彻了天关；朵朵祥光捧圣，影遍了世界。照山川，惊虎豹；影海岛，动鱼龙。沿边两道销金锁，叩领连环白玉琮。

诗曰：

三宝巍巍道可尊，四生六道尽评论。明心解养人天法，见性能传智慧灯。护体庄严金世界，身心清净玉壶冰。自从佛制袈裟后，万劫谁能敢断僧。”

唐王在那宝殿上闻言，十分欢喜。又问：“那和尚，九环杖有甚好处？”菩萨道：“我这锡杖，是那：

铜镶铁造九连环，九节仙藤永（注）〔驻〕颜。入手厌看青骨瘦，下山轻带白云还。摩诃五祖游天阙，罗卜寻娘破地关^[14]。不染红尘些子秽，喜伴神僧上玉山。”

唐王闻言，即命展开袈裟，从头细看，果然是件好物。道：“大法长老，实不瞒你。朕今大开善教，广种福田，是“无所不用”之正面。见在那化生寺聚集多僧^[15]，敷演经法。内中有一个大有德行者，法名玄奘。朕买你这两件宝物，赐他受用。点出“用”字。你端得要价几何？”菩萨闻言，与木叉合掌皈依，道声佛号，躬身上启道：“既有德行，贫僧情愿送他，决不要钱。”说罢抽身便走。唐王急着萧瑀扯住，欠身立于殿上，问曰：“你原说袈裟五千两，锡杖二千两，你见朕要买，就不要钱，敢是说朕心倚恃君位，强要你的物件？更无此理！朕照你原价奉偿，却不可推避。”菩萨起手道：“贫僧有愿在前，原说果有敬重三宝，见善随喜，皈依我佛，不要钱，愿送与他。今见陛下明德止善，明德、止至善，原是全部的章旨，一笔点出，全神俱已呼动。敬我佛门，况又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上，决不要钱。贫僧愿留下此物告回。”唐王见他这等恳恳，甚喜，原是诚心送来。○照下“意诚”。随命光禄寺大排素宴酬谢。菩萨又坚辞不受，畅然而去，依旧望都土地庙中隐避。不题。

却说太宗设午朝，着魏徵赍旨，宣玄奘入朝。那法（司）（师）正聚众登坛，讽经诵偈，一闻有旨，随下坛整衣，与魏徵同往见驾。太宗道：“求证善事，有劳法师，无物酬谢。早间萧瑀迎着二僧，愿送锦襦异宝袈裟一件，九环锡杖一条。今特召法师领去。”玄奘叩头谢恩。太宗道：“法（司）（师）如不弃，可穿上与朕看看。”长老遂将袈裟抖开，披在身上，手持锡杖，天然串合，奇妙之极。侍立阶前。君臣个个欣然，诚为如来佛子，你看他：

凛凛威颜多雅秀，佛衣可体如裁就。晖光艳艳满乾坤，结彩纷纷凝宇宙。朗朗明珠上下排，层层金线穿前后。兜罗四面锦沿边，万样稀奇铺绮绣。八宝妆花缚钮丝，金环束领攀绒扣。佛天大小列高低，星象尊卑分左右。玄奘法师大有缘，现前此物堪承受。浑如十八阿罗汉，赛过西方真觉秀。锡杖叮噹斗九环，毗卢帽映多丰厚。诚为佛子不虚传，胜似菩提无诈谬。焕然一新。此时玄奘亦不旧，为后“修身”伏案。

当时文武阶前喝采，太宗喜之不胜，即着法师穿了袈裟，持了宝杖，又赐两队仪从。着多官送出朝门，教他上大街行道往寺里去，就如中状元夸官的一般。这去，玄奘再拜谢恩。在那大街上，烈烈轰轰，摇摇摆摆。你看那长安城里，行商坐贾，公子王孙，墨客文人，大男小女，无不争看夸奖。俱道：“好个法师！真是个罗汉下降，活菩萨临凡。”玄奘直至寺里，僧人下榻来迎^[16]，一见他披此袈裟，执此锡杖，都道是地藏王来了，霞光夺目，彩色惊人，“新”字又自出色。各各归依，侍于左右。玄奘上殿，炷香礼佛。又对众感述圣恩已毕，各归禅座。又不觉红轮西坠，正是那：

日落烟迷草树，帝都钟鼓初鸣。叮叮三响断人行，前后街前寂静。上刹辉煌灯火，孤村冷落无声。禅僧入定理残经，正好炼魔养性。

光阴捻指，却当七日正会。玄奘又具表，请唐王拈香。此时善声遍满天下，先讲已无人不新、无处不新，再一折到取经，全神倍觉醒快。太宗即排驾，率文武多官、后妃国戚，早赴寺里。那一城人，无论大小尊卑，俱诣寺听讲。本是无所不用，先说无人不来，更妙。当有菩萨与木叉道：“今日是水陆正会，以一七继七七，可矣了。我和你杂在众人丛中，一则看他那会何如，二则看金蝉子可有福穿我的宝贝，三则也听他讲的是那一门经法。”两人随投寺里，正是：

有缘得遇旧相识，般若还归本道场。

入到寺里观看，真个是天朝大国，果胜娑婆^[17]，赛过祇园舍卫^[18]，也不亚上刹招提^[19]。那一派仙音响亮，佛号喧哗。这菩萨直至多宝台边，果然是明智金蝉之相，诗曰：

万象澄明绝点埃，大典玄奘坐高台。超生孤魂暗中到，听法高流市上来。施物应机心路远，出生随意藏门开。对看讲出无量法，老幼人人放喜怀。

又诗曰：

因游法界讲堂中，逢见相知不俗同。尽说目前千万事，又谈尘劫许多功。法云容曳舒群岳，教网张罗满太空。检点人生归善念，纷纷天雨落花红。

那法师在台上，念一会《受生度亡经》，谈一会《安邦天宝篆》，又宣一会《劝修功卷》。亦是三卷，可知并非和尚之经。这菩萨近前来，拍着宝台，厉声高叫道：“那和尚，你只会谈小乘教法，乃小学，也为大学一衬。可会谈大乘教法。么？”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故云大乘教法。玄奘闻言，心中大喜，翻身跳下台来，对菩萨起手道：“老师父，弟子失瞻，多罪。见前的盖众僧人，都讲的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不知大学之道，不知何以修己治人。菩萨道：“你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升，只可浑俗和光而已。不能以至其极可知。我有大乘佛法三藏，即三纲领，而云“三藏”者，乃喻言也。能超亡者升天，出地狱而至天堂，此扣明德。能度难人脱苦，普度众生，去其旧染之污，此扣新民。能修无量寿身，能作无来无去。”长生不死，永注天人，此扣止至善。

正讲处，有那司香巡堂官，急奏唐王道：“法师正讲谈妙法，被两个疥癩游僧扯下来，乱说胡话。”王令擒来，只见许多人将二僧推拥进后法堂，见了太宗，那僧人手也不起，拜也不拜，仰面道：“陛下问我何事？”唐王却认得他，道：“你是前日送袈裟的和尚？”菩萨道：“正是。”太宗道：“你既来此处听讲，只该吃些斋便了，为何与我法师乱讲，扰乱经堂，误我佛事？”菩萨道：“你那法师讲的是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升天。我有大乘佛法三藏，可以度亡脱苦，寿身无坏。”太宗正色喜问道：“你那大乘佛法，在于何处？”菩萨道：“在大西天天竺国大雷音寺我佛如来处，明新、止至善，原不外乎本来，故惟如来处才有此经。○如来却住在大雷音，写“学”字绝妙可见。非雷音便不能如来，人胡自而不用其学也。能解百冤之结，能消无妄之灾。”太宗道：“你可记

得么？”菩萨道：“我记得。”太宗大喜道：“教法师引去，请上台开讲。”

那菩萨带了木叉，飞上高台，遂踏祥云，直至九霄，现出救苦原身，就是位“无所不”的君子。托了净瓶杨柳，左边是木叉惠岸，执着棍，抖搜精神。喜的个唐王朝天礼拜，众文武跪地焚香。满寺中僧尼道俗、士人工贾，无一人不拜祷道：“好菩萨！好菩萨！”有诗为证，但见那：

瑞霭散缤纷，祥光护法身。九霄华汉里，现出女真人。那菩萨，头上戴一顶金叶纽，翠花铺，放金光，生锐气的垂珠缨络；身上穿一领淡淡色，浅浅妆，盘金龙，飞彩凤的结素蓝袍；胸前挂一面对月明，舞清风，杂宝珠，攒翠玉的砌香环佩；腰间系一条冰蚕丝，织金边，登彩云，促瑶海的锦绣绒裙；面前又领一个飞东洋，游普世，感恩行孝，黄毛红嘴白鹦哥；手内托着一个施恩济世的宝瓶，瓶内插着一枝洒青霄，撒大恶，扫开残雾垂杨柳。玉环穿绣扣，金莲足下深。三天许出入，这才是救苦救难观世音。

喜的个唐太宗，忘了江山；爱的那文武官，失却朝礼；盖众多人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太宗即传旨，教巧手丹青，描下菩萨真像。旨意一声，选出个图神写圣、远见高明的吴道子^[20]——此人即后图功臣于凌烟阁者——当时展开妙笔，图写真形。那菩萨祥云渐远，霎时间，不见了金光。只见那半空中，滴流流落下一张简帖，上有几句颂子，写得明白，颂曰：

礼上大唐君，西方有妙文。程途十万八千里，乃天地之数，是个“极”字。乘十进殷勤。此经回上国，能超鬼出群。若有肯去者，求正裹金身。自新新民，一笔俱到。

太宗见了颂子，即命众僧：“且收胜会，忽又一顿，是是故的转折。待我差人取得大乘经来，再秉丹诚，重修善果。”务必取大乘真经，以求止于至善，转到“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之正面。众官无不遵依。当时在寺中问曰：“谁肯领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问不了，旁边闪过法师，帝前施礼道：“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唐王大喜，上前将御手扶起道：“法师果能尽此忠贤，不怕程途遥远，跋涉山川，朕情愿与你拜为兄弟。”君子无所不用，何况兄弟？玄奘顿首谢恩。

唐王果是十分贤德，就去那寺里佛前，与玄奘拜了四拜，口称御弟圣僧。玄奘感谢不尽，道：“陛下，贫僧有何德何能，敢蒙天恩眷顾如此。取经是“无所不”的正意，眷顾是“无所不”的馀意。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随在佛前拈香，以此为誓。下章意诚心正，一笔俱到。唐王甚喜，即命回銮，待选良利日辰，发牒出行。遂此驾回，各散。

玄奘亦回洪福寺里。天大的良缘，海深的善事，故曰洪福。那本寺多僧与几个徒弟早闻取经之事，都来相见。因问：“发誓愿上西天，实否？”玄奘道：“是实。”他徒弟道：“师父呵，尝闻人言，西天路远，更多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身命。”反照其心不正，其意不诚，所以亦不能造其极。玄奘道：“我已发了弘誓大愿，不取真经，永堕沉沦地狱。大抵是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耳。意诚心正，此是正照下文。我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难定。”又道：“徒弟们，我去之后，或三二年，或五七年，但看那山门里，松枝头向东，我即回来，伏后一百回。不然，断不回矣。”众徒将此言切切而记。

次早，太宗设朝聚集文武，写了取经文牒，用了通行宝印。此亦所以用其极者。有钦天监奏曰：“今日是人专吉星，堪宜出行远路。”唐王大喜。又见黄门官奏道：“御弟法师朝门外候旨。”随即宣上宝殿，道：“御弟，今日是出行吉日，这是通关文牒。朕又有一个紫金钵盂，一部《西游记》，尽在“不语”中。○此用更为紧要，到后传经，方知其妙而不泛。送你途中化斋而用。再选两个长行的从者，又钦赐你马一匹，送为远行脚力。君子无所不用，何况人马。○此皆所以用其极者。你可就此行程。”十万八千之遥，却用他去，便是个君子用其极。玄奘大喜，即便谢了恩，领了物事，更无留滞之意。唐王排驾，与多官同送至关外。去从此去，回由此回，前后正相应。

只见那洪福寺僧与诸徒，将玄奘的冬夏衣服，只写其自新，已伏定修身之案。俱送在关外相等。唐王见了，先教收拾行囊、马匹，然后着官人执壶酌酒。太宗举爵，又问曰：“御弟雅号甚称？”玄奘道：“贫僧出家人，未敢称号。”号亦君子之所以当用，顾可无耶？太宗道：“当时菩萨说西天有经三藏，御弟可指经取号，号作‘三藏’何如？”李广利因取大宛良马称贰师，玄奘因取大乘真经号三藏。是号亦用其极，方是个“无所不”。玄奘又谢恩，此恩且慢谢，早哩。接了御酒道：“陛下，酒乃僧家头一戒，贫僧自为人，不会饮酒。”君子无所不用，况于酒乎？太宗道：“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素酒^[21]，只饮此一杯，以

尽朕奉饯之意。”此意绝佳，下意已到。三藏不敢不受。接了酒，方待要饮，只见太宗低头，将御指拾一撮尘土，弹入酒中。三藏不解其意，太宗笑道：“御弟呵，这一去，到西天，几时可回？”三藏道：“只在三年，径回上国。”只怕不得到半路，何况其极。太宗道：“日久年深，山遥路远，御弟可进此酒，宁恋本乡一捻土，莫爱他乡万两金。”莫以此分心动意而不回也。三藏方悟捻土之意，此意有何难解，吸下更妙。复谢恩饮尽，辞谢而去。仍然煞到用其极，与前出阴司紧相应，以作章法。唐王驾回。

毕竟不知此去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小民之伤天背理，触纲犯法，其不新亦甚矣。此即冤魂剝剥之类也。必得多方点化，讲明理法，使善良谨守，邪淫不犯，而永免枷锁囚禁之苦，故曰化生寺。盖即新民之旨也。是使凶恶反成良善，囚罪化作无辜，不啻由地狱而拔之天堂。此即大乘之普度，此即观音之救苦也。

题纲写一唐王，却紧对一观音，奇妙无比。夫唐王扫除六十四处烟尘、七十二处草寇，救民于水火之中，故是位新民的君子。殊不知观音寻声救苦，普度一切，更是位“无所不”的君子。至民已无人不新，无处不新，犹必再取大乘真经，重修水陆大会者，正见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也。

君子是凡有新民之责者，所以写一唐王，由己以及物，自新以新民，不安于小成，不狃于近功。此所以必到西天以取大乘者，正见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以求止于至善。凡如许的妙义，皆本大学之讲书，故不深明大学者，不足与读《西游记》也。不有傅奕之谏，不见大道之尊；不有萧瑀之辩，不归取经之旨。一开一合，一抑一扬，辩难凿凿，讲论风生，何等声势，极其出色。至处处言佛法，处处却不是佛法；笔笔是写度鬼，笔笔却是新民；句句只说取经，句句却是大学。越反越醒，愈讲愈明。独笑圣叹不识西游之美，又何有于《水浒》之文也。

迁善晦过是自新，水陆普度是新民。经即圣经，大乘即是大学，三藏乃明新止至善之文也。十万八千是讲“极”字，死而复生是个“故”字。唐王无非君子，取即用也。以经为取，是“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也。

看他转正取经，便紧紧接住，略不放松。取经原是四众，今止随二人，尚非同伴，以下顺手收来，毫不费力。

[1] 害黄病：形容宫殿黄色的琉璃瓦像黄疸病。

[2] 赍（jī）：带，拿。

[3] 三涂六道：佛教称火、刀、血为三途（“涂”“途”通用），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修罗道、人间道、天道为六道。

[4] 桑门：“沙门”的另一音译，即僧人。

[5] 僧纲：僧官名。

[6] 阇（shé）黎：也写作“阇梨”，阿阇黎的简称，梵语音译，指高僧。

[7] 介福：大福。

[8] 臻臻：众聚貌。

[9] 六趣：即六道，参见第十一回“六道”注。

[10] 丹衷：赤诚之心。

[11] 村钞：对钱的蔑称。

[12] 头踏：官员出行时走在前面开道的随从。

[13] 随喜：佛教语，指见他人行善而心生欢喜。

[14] 罗卜寻娘：即目连救母的故事。罗卜，即目连。

[15] 见（xiàn）在：即现在。

[16] 下榻：东汉陈蕃为乐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之。特为置一榻，去则悬之。后蕃为豫章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徐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见《后汉书·陈蕃传》及《徐穉传》。后遂谓礼遇宾客为“下榻”。

[17] 娑婆：佛教语，指佛祖释迦牟尼所教化的世界。

[18] 祇（qí）园舍卫：舍卫，印度城名。舍卫城长者须达曾为释迦牟尼僧团建园林房屋，用以居住、传教，其园名祇树给孤独园，简称祇园。

[19] 上刹：佛寺。招提：僧房。

[20] 吴道子：唐代画家，被后世尊为画圣。但吴道子生于唐高宗时，并非太宗时人，画凌烟阁功臣像的也是阎立本而非吴道子，这是作者的失误。

[21] 素酒：寺庙里供神敬佛用和僧尼饮用的酒。其做法是没有经过蒸馏工艺，只是简单的将酒糟滤除，余下的酒水，放到锅里煮开，以使酒不会变质。

第十三回

陷虎穴金星解厄

双**岫**岭伯钦留僧

“意诚而后心正。”

此回是一切学者入门用功之初，善恶邪正分途之始，所以开首便写一双**岫**岭，以见一条善道、一条恶道。明明是有两条路，学者要认得一直西去的道路，切不可游移观望，错入歧途也。

语云：人怕交运，虎怕交山。两界山是可东可西之地，不惟虎不相属，即人之善恶邪正，亦从此而分矣。

文章之有反正傍侧，由天道之有阴阳寒暑。天无四时不成其为天，文无反正傍侧亦不成其为文。是文也者，虽成乎人，实本于天地阴阳之气化。即如此卷，若一直写去，则妄者不去，真者不来。此意不可得而诚矣，必得疑思一反，方才转的到正面。文胡可以轻易言，文又何可以轻易作也。

大有唐王降敕封，钦差玄奘问禅宗。坚心磨琢寻龙穴，着意修持上鹞峰。边界远游多少国，云山前度万千重。自今别驾投西去，秉教加持悟大空。

却说三藏，自贞观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一路编年纪月从此始。○有年有月的奇文，有起有落的奇事。方写去日，已寓来时。蒙唐王与多官送出长安关外。紧记紧记，是在关外，便已照定两界。一二日马不停蹄，早至法云寺。本寺住持，上房长老，带领众僧，有五百余人，两边罗列。接至里面，相见献茶，茶罢进斋。斋后，不觉天晚，正是那：

影动星河近，月明无点尘。雁声鸣远汉，砧韵响西邻。归鸟栖枯树，禅僧讲梵音。蒲团一榻上，坐到夜将分。

众僧们灯下议论佛门定旨，上西天取经的原由。有的说水远山高，

有的说路多虎豹，有的说峻岭陡崖难度，若钻狗洞，偏他不难。有的说毒魔恶怪难降。偏有许多怕处，这些和尚皆因其心不正，所以其意亦不诚。三藏箝口不言，但以手指自心，点头几度。众僧们莫解其意，点出心意，极得诚正之妙，便已清出题界。合掌请问道：“法师指心点头者，何也？”三藏答曰：“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一部魔传，二语尽之矣。可见魔之有无，全视此心之邪正，非是西天路上果有妖怪也。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对佛说下洪誓大愿，不由我不尽此心。这一去，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其心极正，其意极诚，便已笼起全面。使我们法轮回转，愿圣主皇图永固。”众僧闻得此言，人人称羨，个个宣扬，都叫一声“忠心赤胆伏后通天河。大阐法师”！夸赞不尽，请师入榻安寐。

早又是竹敲残月落，鸡唱晓云生。那众僧起来，收拾茶水早斋。玄奘遂穿了袈裟，上正殿佛前礼拜道：“弟子陈玄奘，妙，此时还是个黑人。前往西天取经，但肉眼愚迷，故此不识红孩儿、银角怪与白骨夫人、半截观音也。不识活佛真形。伏下小雷音。今愿立誓：路中逢庙烧香，遇佛拜佛，遇塔扫塔。伏后祭赛国。但愿我佛慈悲，早现丈六金身，埋伏玄奘洞。赐真经，留传东土。”立念之始，其意未尝不诚。祝罢，回方丈进斋。斋毕，那二从者整顿了鞍马，促趲行程^[1]。从者所以承其意也。兹既有二，此意亦差。三藏出了山门，辞别众僧。众僧不忍分别，直送有十里之遥，（擒）〔擒〕泪而返。三藏遂直西前进。正是那季秋天气，但见：

数村木落芦花碎，几树枫杨红叶坠。路途烟雨故人稀，黄菊丽，山骨细，水寒荷破人憔悴。

白蘋红蓼霜天云，落霞孤鹜长空坠。依稀黯淡野云飞，玄鸟去^[2]，宾鸿至^[3]，嘹嘹唳唳声宵碎。

师徒们行了数日，到了巩州城。巩固也，足见其诚。早有巩州合属官吏人等，迎接入城中。安歇一夜，次早出城前去。一路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两三日，又至河州卫。此乃是大唐的山河边界。已照定两界山。早有镇边的总兵与本处僧道，闻得是钦差御弟法师，上西方见佛，无不恭敬，“意诚”二字，却从傍面一衬，更妙。接至里面供给了，着僧纲请往福原寺安歇。意乃发端之始，正善之源，故曰福原。本寺僧人一一参见，安排晚斋。斋毕，分付二从者饱喂马匹，天不明就行。及鸡方鸣，随唤从者，却又惊动寺僧，整治茶汤斋供。斋罢，出离边界。

这长老心忙，便有些个不净，是为“诚”字一翻大起早了，原来此时秋深时节，鸡鸣得早，只好有四更天气。一行三人，连马四口，迎着清霜，看着明月，行有数十里远近，见一山岭，只得拨草寻路，说不尽崎岖难走^[4]，又恐走错了路径。正疑思之间，此路有何可疑，又有何可疑。一念不诚，道路自艰。此双岫之岭，有自来也。忽然失足，三人连马都跌落坑坎之中。不想正道，自然差入邪道。三藏心慌，从者胆战。却才悚惧，又闻得里面哮吼高呼，叫：“拿将来！拿将来！”只见狂风滚滚，推出五六十个妖邪，将三藏、从者揪了上去。这法师，战战兢兢的偷睛观看，上面坐的那魔王，十分凶恶，真个是：

雄威身凛凛，猛气貌堂堂。电目飞光艳，雷声振四方。锯牙舒口外，凿齿露腮傍。锦锈围身体，文斑裹脊梁。钢须稀见肉，钩爪利如霜。东海黄公惧^[5]，南山白额王。只写锦毛虎，便已伏下修身。

唬得个三藏魂飞魄散，二从者骨软筋麻。魔王喝令绑了，众妖一齐将三人用绳索绑缚。正要安摆吞食，只听得外面喧哗，有人来报：“熊山君与特处士二位来也。”三藏闻言，抬头观看，前走的是一条黑汉，不知比玄奘又何如。你道他是怎生模样：

雄豪多胆量，轻健夯身躯^[6]。涉水惟凶力，踰林逞怒威^[7]。向来符吉梦，今独露英姿。绿树能攀折，知寒善论时。准灵惟显处，故此号山君。

又见那后边来的，是一条胖汉，你道怎生模样：

嵯峨双角冠，端肃耸肩背。性服青衣稳，蹄步多迟滞。宗名父作牯，原号母称牯。能为田者功，因名特处士。

这两个，摇摇摆摆走入里面，慌得那魔王奔出迎接。熊山君道：“寅将军，一向得意，可贺！可贺！”特处士道：“寅将军丰姿胜常，真可喜！真可喜！”魔王道：“二公连日如何？”山君道：“惟守素耳。”处士道：“惟随时耳。”三个叙罢，皆修嘴而不修身者。各坐谈笑。只见那从者绑得痛切悲啼，那黑汉道：“此三者何来？”魔王道：“自送上门来者。”处士笑云：“可能待客否？”魔王道：“奉承！奉承！”山君道：“不可尽用，食其二，留其一可也。”一意向上，便不差错。魔王领诺。即呼左右，将二从者剖腹剜心，剁碎其尸。将首级与心肝奉献二客，这些孽畜，每日不知想甚，安得此魔，以为人心之一快。

将四肢自食，其余骨肉分给各妖。只听得咽啍之声¹⁸，呜呼哀哉，伏维尚饗。真似虎啖羊羔，霎时食尽。诚者存真去妄，妄者不去真者不来，二者之去有以夫。把一个长老，几乎誑死——这才是初出长安第一场苦难。正惶慌之间，渐渐的东方发白。心有明机，笔意亦渐转。那二怪至天晓方散，俱道：“今日厚扰，容日竭诚奉酬。”方一拥而退。

不一时，红日高升，三藏昏昏沉沉，也辨不得东西南北。正在那不得命处，忽然见一老叟，手持拄杖而来，走上前，用手一拂，绳索皆断。对面吹了一口气，三藏方苏。才知从前之意错。跪拜于地道：“多谢老公公搭救贫僧性命！”老叟答礼道：“你起来，你可曾疏失了甚么东西？”三藏道：“贫僧的从人，已是被怪食了，只不知行李马匹，在于何处？”老叟用杖指道：“那厢不是一匹马，两个包袱？”三藏回头看时，果是他的物件，并不曾失落，心才略放下些。问老叟曰：“老公公，此处是甚所在？公公何由在此？”老叟道：“此是双岫岭，意者善恶分途之始，故曰双岫。乃虎狼巢穴处。你为何堕此？”只因一念不诚耳，反跌绝妙。三藏道：“贫僧鸡鸣时，出河州卫界，不料起得早了，冒霜拨露，忽失落此地。见一魔王，凶顽太甚，将贫僧与二从者绑了。又见一条黑汉，称是熊山君；一条胖汉，称是特处士——走进来，称那魔王是寅将军。他三个把我二从者吃了，天明才散。不知我是那里有这大缘大分，感得老公公来此救我。”老叟道：“处士者，是个野牛精；山君者，是个熊黑精；寅将军者，是个老虎精。狼子野心，其心俱不正。左右妖邪，尽都是山精树鬼，怪兽苍狼。只因你的本性元明，所以吃不得你。你跟我来，引你上路。”三藏不胜感激，将包袱捎在马上，牵着缰绳，相随老叟径出了坑坎之中。走上大路，理原是实的，随理而行，已转到“诚”字的正面。却将马拴在道傍草头上，转身拜谢那公公。那公公，遂化作一阵清风，跨一只朱顶白鹤，腾空而去。只见风飘飘，遗下一张简帖，书上四句颂子，颂曰：

吾乃西天太白星，李长庚也。特来搭救汝生灵。意不出理外，灾又何自而生。前行自有神徒助，即心也，笔意渐渡下截。莫为艰难报怨经。虚吸“诚”字，其神绝妙。

三藏看了，对天礼拜道：“多谢金星度脱此难。”拜毕，牵了马匹，独自个孤孤恹恹，往前苦进。其意诚矣。这岭上，真个是：

寒飒飒，雨林风；响潺潺，涧下水。香馥馥，野花开；密丛丛，乱石磊。闹嚷嚷，鹿与猿；一队队，獐和鹿。喧杂杂，鸟声多；静悄悄，

人事靡。那长老，战兢兢，心不宁；这马儿，力怯怯，蹄难进。

三藏舍身拚命，上了那峻岭之间。行经半日，更不见个人烟村舍。一则腹中饥了，二则路又不平。平正也，反挑“正”字。正在危急之际，只见前面有两只猛虎咆哮，后边有几条长蛇盘绕。左有毒虫，右有怪兽。如蛇似虎，此心跳跃不正。三藏孤身无策，只得放下身心，听天所命。又无奈那马，腰软蹄弯，即便跪下，伏倒在地，打又打不起，牵又牵不动，苦得个法师衬身无地。真个有万分凄楚，已自分必死，莫可奈何。

却说他虽有灾迤，却有救应。正在那不得命处，忽然见毒虫奔走，怪兽飞逃，猛虎潜踪，长蛇隐迹。邪者去，而正者则自来矣。三藏抬头看时，只见一人，手执钢叉，腰悬弓箭，自那山坡前转出。果然是一条好汉，你看他：

头上戴一顶艾叶花斑豹皮帽，身上穿一领羊绒织锦亵罗衣，腰间束一条狮蛮带，脚下趂一对鹿皮靴。环眼圆睛如吊客，圈须乱扰似河奎。悬一囊毒药弓矢，拿一杆点钢大叉。雷声震破山虫胆，勇猛惊残野雉魂。装束整齐，为下修身伏案。

三藏见他来得渐近，跪在路傍，合掌高叫道：“大王救命！大王救命！”那条汉到跟前，放下钢叉，用手搀起道：“长老休怕，我不是歹人。不是王菩萨就是观世音，此是一位正人。我是这山中的猎户，姓刘，名伯钦，钦乃敬也。抱定意诚以为，而后之神。绰号镇山太保。就是位荡魔天尊。我才自来，要寻两只山虫食用^[9]，不期遇着你，多有冲撞。”三藏道：“贫僧是大唐驾下钦差，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适间来到此处，遇着些狼虎蛇虫，四边围绕，不能前进。忽见太保来，众兽皆走，救了贫僧性命。多谢！多谢！”伯钦道：“我在这里住人，专倚打些狼虎为生，捉些蛇虫过活，故此众兽怕我，走了。你既是唐朝来的，与我都是乡里，此间还是大唐的地界，我也是唐朝的百姓，我和你同食皇王的水土，诚然是一国之人。你休怕，跟我来，到我舍下歇马，一国，妙；跟我，妙；跟我到舍下，更妙。若到舍下，此心再不差矣。明朝我送你上路。”三藏闻言，满心欢喜，谢了伯钦，牵马随行。

过了山坡，又听得呼呼风响。伯钦道：“长老休走，坐在此间。风响处，是个山猫来了，等我拿他家去管待你。”三藏见说，又胆战心惊，不敢举步。那太保执了钢叉，拽开步，迎将上去。只见一只斑斓虎，锦毛黄斑，其心毒恶，为下修身，正心一照。对面撞见。他看见伯

钦，急回头就走。这太保，霹雳一声，咄道：“业畜！那里走！”那虎见赶得急，转身轮爪扑来。这太保，三股叉，举手迎敌。唬得个三藏，软瘫在草地。这和尚，自出娘肚皮，那曾见这样凶险的勾当。太保与那虎，在那山坡下，人虎相持，果是一场好斗，但见：

怒气纷纷，狂风滚滚。怒气纷纷，太保冲冠多膂力^[10]；狂风滚滚，斑彪逞势喷红尘。那一个张牙舞爪，这一个转步回身。三股叉，擎天幌日；千花尾，扰雾飞云。这一个当胸乱刺，那一个劈面来吞。闪过的，再生人道；撞着的，定见阎君。只听得那斑彪哮吼，太保声恨。斑彪哮吼，振裂山川惊鸟兽；太保声恨，喝开天府现星辰。那一个金睛怒出，这一个壮胆生嗔。可爱镇山刘太保，堪夸据地兽之君。人虎贪生争胜负，些儿有慢丧三魂。

他两个斗了有一个时辰，只见那虎，爪慢腰松，被太保举叉，平胸刺倒。可怜呵，钢叉尖，穿透心肝，霎时间，血流满地。揪着耳朵，拖上路来。好男子！气不连喘，面不改色。对三藏道：“造化！造化！这只山猫，勾长老食用几日。”三藏夸赞不尽道：“太保真山神也！”伯钦道：“有何本事，敢劳过奖？这个是长老的洪福。去来！赶早儿剥了皮，煮些肉，管待你也。”他一只手执着叉，一只手拖着虎，在前引路。三藏牵着马，随后而行。迤迤行过山坡，忽见一座山庄，那门前真个是：

参天古树，漫路荒藤。万壑风尘冷，千崖气象奇。一径野花香袭体，数竿幽竹绿依依。草门楼，篱笆院，堪描堪画；石板桥，白土壁，真乐真稀。秋容潇索，爽气孤高。道傍黄叶落，岭上白云飘。疏林内，山禽聒聒；庄门外，细犬嘹嘹。如此典雅，却是个猎户，写来绝妙。

伯钦到了门首，将死虎掷下。叫：“小的们何在？”只见走出三四个家僮，都是怪形恶相之类，上前拖拖拉拉，把只虎扛将进去。伯钦分付，教赶早剥了皮，安排将来待客。复回头迎接三藏进内，彼此相见，三藏又拜谢伯钦厚恩，怜悯救命。伯钦道：“同乡之人，何劳致谢。”坐定茶罢，有一老妪，领着一个媳妇，对三藏进礼。伯钦道：“此是家母、小妻。”三藏道：“请令堂上坐，贫僧奉拜。”老妪道：“长老远客，各请自珍，不劳拜罢。”伯钦道：“母亲呵，他是唐王驾下，差往西天见佛求经者。适间在岭头上，遇着孩儿，孩儿念一国之人，请他来家歇马，明日送他上路。”老妪闻言，十分欢喜道：“好！好！好！就是请他不得，这般恰好。明日你父亲周忌，就浼长老做些好事^[11]，念卷经文，一念经文，此意再莫差。到后日送他去罢。”这刘伯钦，虽是一个杀虎

手，镇山的太保，他却有些孝顺之心。闻得母言，就要安排香纸，留住三藏。

说话间，不觉的天色将晚，小的们排开桌凳，拿几盘烂熟虎肉，热腾腾的放在上面。伯钦请三藏权用，再另办饭。三藏合掌当胸道：“善哉！贫僧不瞒太保说，自出娘胎，就做和尚，更不晓得吃荤。”不似世俗和尚，偏不晓得吃素，可恶。伯钦闻得此说，沉吟了半晌，道：“长老，寒家历代以来，不晓得吃素；妙。○善只在心上，岂在口上。就是有些竹笋，采些木耳，寻些干菜，做些豆腐，也都是獐鹿虎豹的油煎，却无甚素处。有两眼锅灶，也都是油腻透了，这等奈何？反是我请长老的不是。”三藏道：“太保不必多心，请自受用，我贫僧就是三五日不吃饭，也可忍饿，只是不敢破了斋戒。”伯钦道：“倘或饿死，却如何？”三藏道：“感得太保天恩，搭救出虎狼丛里，就是饿死，也强如喂虎。”

伯钦的母亲闻说，叫道：“孩儿不要与长老闲讲，我自有素物，可以管待。”伯钦道：“素物何来？”母亲道：“你莫管我，我自有素的。”叫媳妇将小锅取下，着火烧了油腻，刷了又刷，洗了又洗，却仍安在灶上。先烧半锅滚水别用，却又将些山地榆叶子着水煎作茶汤，然后将些黄粮粟米，煮起饭来，又把些干菜煮熟，盛了两碗，拿出来铺在桌上。老母对着三藏道：“长老请斋。这是老身与儿妇亲自动手整理的，极洁极净的茶饭。”上上清素，是为意诚一转。三藏下来谢了，方才上坐。那伯钦另设一处，铺排些没盐没酱的老虎肉、香獐肉、蟒蛇肉、狐狸肉、兔肉，点剁鹿肉干巴，满盘满碗的，陪着三藏吃斋。方坐下，心欲举箸，只见三藏合掌诵经，唬得伯钦不敢动箸，急起身立在傍边。三藏念不数句，却教“请斋”。伯钦道：“你是个念短头经的和尚^[12]？”三藏道：“此非念经，乃是一卷揭斋之咒。”伯钦道：“你们出家人偏有许多计较，吃饭便也念诵念诵。”

吃了斋饭，收了盘碗，渐渐天晚。伯钦引着三藏出中宅，到后边走走，穿过夹道，有一座草亭。推开门，入到里面，只见那四壁上，挂几张强弓硬弩，插几壶箭；过梁上，搭两块血腥的虎皮；墙根头，插着许多枪刀叉棒；正中间，设两张坐器。伯钦请三藏坐坐。三藏见这般凶险腌脏^[13]，不敢久坐，遂出了草亭。又往后再行，是一座大园子，却看不尽那丛丛菊蕊堆黄，树树枫杨挂赤。又见“呼”的一声，跑出十来只肥鹿，一大阵黄獐，见了人，呢呢痴痴^[14]，更不恐惧。三藏道：“这獐鹿想是太保养家了的。”伯钦道：“似你那长安城中人家，有钱的集财宝，

有庄的集聚稻粮。似我们这打猎的，只得聚养些野兽，备天阴耳。”不修身而却单修口，是为下文反照。他两个说话闲行，不觉黄昏，复转前宅安歇。

次早，那家老小都起来，就整素斋，管待长老，请开启念经。这长老净了手，同太保家堂前拈了香，拜了家堂。三藏方敲响木鱼，先念了净口业的真言，又念了净身心的神咒，清心寡欲，便是“诚”字的正面。然后开《度亡经》一卷。诵毕，伯钦又请写荐亡疏一道，再开念《金刚经》、《观音经》，一一朗音高诵。诵毕，吃了午斋。又念《法华经》、《弥陀经》，各诵几卷。念念经文讲意诚，奇绝。又念一卷《孔雀经》，及谈苾芻洗业的故事^[15]。早又天晚。献过了种种香火，化了众神纸马，烧了荐亡文疏，佛事已毕，又各安寝。

却说那伯钦的父亲之灵，超荐得脱沉沦，鬼魂儿早来到东家宅内，托一梦与合宅长幼道：“我在阴司里，苦难难脱，日久不得超生。今幸得圣僧，念了经卷，消了我的罪业，阎王差人，送我上中华富地长者人家托生去了。一念感动，其诚可知。你们可好生谢送长老，不要怠慢！不要怠慢！我去也。”这才是，万法庄严端有意，荐亡离苦出沉沦。那合家儿梦醒，又早太阳东上。伯钦的娘子道：“太保，我今夜梦见公公来家，说他在阴司，苦难难脱，日久不得超生。今幸得圣僧念了经卷，消了他的罪业。怪不得后世有罪者，每延和尚解释，不知长老已开其端矣。阎王差人，送他上中华富地长者人家托生去，教我们好生谢那长老，不得怠慢他。说罢，径出门，徉徜去了^[16]。我们叫他不应该，留他不住，醒来却是一梦。”伯钦道：“我也是那等一梦，与你一般。我们起去对母亲说去。”

他两口子正欲去说，只见老母叫道：“伯钦孩儿，你来，我与你说话。”二人至前，老母坐在床上道：“儿呵，我今夜得了个喜梦，梦见你父亲来家说，多亏了长老超度，已消了罪业，上中华富地长者家去托生。”夫妻们俱呵呵大笑道：“我与媳妇皆有此梦，正来告禀，不期母亲呼唤，也是此梦。”遂叫一家大小起来，安排谢意，替他收拾马匹，都至前拜谢道：“多谢长老，超荐我亡父脱难超生，报答不尽。”三藏道：“贫僧有何能处，敢劳致谢？”不过一念之诚耳。伯钦把三口儿的梦话对三藏陈诉一遍，三藏也喜。早供给了素斋，又具白银一两为谢。三藏分文不受。不以此挂念，回照前文，笔意绝妙。一家儿又恳恳拜央，三藏毕竟分文未受，但道：“是你肯发慈悲送我一程，足感至爱。”伯钦与母妻无奈，急做了些粗面烧饼干粮，叫伯钦远送，三藏欢喜收纳。太

保领了母命，又唤两三个家僮，各带捕猎的器械，同上大路。大即正也。○意诚而后心正，写来绝妙。

看不尽那山中野景，岭上风光。行经半日，只见对面处，有一座大山，真个是高接青霄，崔巍险峻。三藏不一时，到了边前。那太保登此山，如行平地。正走到半山之中，伯钦回身立于路下道：“长老，你自前进，我却告回。”三藏闻言，滚鞍下马道：“千万敢劳太保再送一程！”伯钦道：“长老不知，此山唤做两界山，心意分界之处，是而后的转折。东半边属我大唐所管，西半边乃是鞑靼的地界。那厢狼虎，不伏我降，我却也不能过界。你自去罢。”忽作一顿，注下有神。三藏心惊，轮开手，牵衣执袂，滴泪难分。正在叮咛拜别之际，只听得山下叫喊如雷道：“我师父来也！我师父来也！”落到“心正”，妙不可言。说得个三藏痴呆，伯钦打挣^[1]。

毕竟不知是甚人叫喊，且听下回分解。

唐僧初出长安，不带个从者不可，此时留下从者又不可，不如作个干净，以送寅将军一餐。双^岫岭紧对两界山，其中乃一分水峪，东来的人众已毕，西去的人众另起。脱化天然，并无痕迹，真妙笔也。

此回乃取经入手之始，法脉最为紧要。瞻前顾后，头绪多端，看他一层一层分的清楚，一处一处布置的妥当。以太保作一接引过脉，直写至水穷山尽；忽闻喊叫如雷，何等惊异，何等爽快！此正是笔墨不险，文章不奇，哀梨并剪，并见其妙。

心同熊虎，足见其不正；意有双^岫，便是个不诚。前半俱是反面，末节转到念经咒，其意方诚；结尾煞到老猿，其心始正。把一段至理，直演出一幅妙文，真乃旷世之仅见。

心意分界处最细。谓心不是意，不可；谓意即是心，亦不可。故本题原是单句，文章却分作两截。其中原有功夫次第，方见而后之转折。至此心之定于五行山下，已专一于理，而五百余年矣。此卷接下来惟起落天然，心正之脉，尤见其神妙。

三藏乃唐代之高僧，天竺取经，白马驮经，俱载诸唐史，则取经一事，信不诬也。但借此题目写出无穷之妙理，演出异样之奇文，真乃妙想天开，迥出人情意想之外，方叹此书之以为奇也。

[1] 促趲（zǎn）：催促赶路。

[2] 玄鸟：燕子。

[3] 宾鸿：鸿雁的雅称，因《礼记·月令》“鸿雁来宾”而来。

[4] 嶮（xī）岖：崎岖。

[5] 东海黄公：据《西京杂记》记载，古有黄公，东海人，能刺蛇治虎，后因年老贪酒，不再有此能力，最后反被虎所害。

[6] 夯（bèn）：呆，笨。

[7] 趑（qǐ）：疾行貌。

[8] 咽啍（guō zhuó）：象声词。形容咀嚼吞咽的声音。

[9] 山虫：老虎。

[10] 膂（lǚ）力：体力。

[11] 洵（mǐ）：请求。

[12] 短头经：篇幅短小的经文。

[13] 腌（āng）脏：肮脏，不干净。

[14] 呢呢痴痴：形容温驯自在的样子。

[15] 苾芻（bì chū）洗业：佛教传说，如来看见一个孤独而痛苦的比丘，便问他：“你为什么这般孤独和痛苦？”比丘答道：“我得了病也没有人来照顾我。”如来对他说：“我现在来照顾你了”如来用手抚摩他，他的病痛就好了。如来又把他扶起来带出室外，替他更换了被褥，为他洗沐，换上了新衣。如来对比丘说：“以后你要勤奋自励了。”比丘受到教诲，十分感激，身心感到很愉快舒服。苾芻，梵语音译，亦作“比丘”、“苾刍”，指出家的佛徒。

[16] 徜徉（yáng cháng）：犹徜徉。安闲自在地行走。

[17] 打挣：犹挣扎，用力支撑。

第十四回

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

“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六贼者何，耳目鼻舌身意。凡好恶之不正者，皆是也。说一个心猿归正，则从前之盗酒偷丹，一任六贼之所欲而不正也可知。名虽有六，其实皆聚于一心。故一心正，用之皆正；一心不正，用之皆不正，而为魔矣。总之，一心用在正处，邪念自不妄生，此六贼之所以无踪也。

子房之击秦王，原是按不住心头火起，所以黄石进履，正是教其忍耐此心。此处题出，明明言不能忍者不足以成大器，乃行者以一言之不合，辄忿然远颺，正与子房是一样的病，如何成得正果，取的真经？故点出此图。非只感行者，正以感悟一切后世之取经者。

佛即心兮心即佛，心佛从来皆要物。若知无物又无心，便是真心法身佛。法身佛，没模样，一颗圆光涵万象。无体之体即真体，无相之相即实相。非色非空非不空，不来不向不回向。无异无同无有无，难舍难取难听望。内外灵光到处同，一佛国在一沙中。一粒沙含大千界，一个身心万法同。知之须会无心诀，不染不滞为净业。善恶千端无所为，便是南无释迦叶。

却说那刘伯钦与唐三藏，与后紧箍经正相关照。惊惊慌慌，又闻得叫声“师父来也”。众家僮道：“这叫的必是那山脚下石匣中老猿。”石者，实也。笼起正心，便已照下意诚。太保道：“是他！是他！”三藏问：“是甚么老猿？”【侧批】一问一答，挑下“知至”。太保道：“这山旧名五行山，回照前文，恰是正心的正面。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国，改名两界山。先年间曾闻得老人家说，王莽篡汉之时，是个欲修其身而不正其心者，此是一反。天降此山，下压着一个神猴，按下“知至”，便领得“正其心”三字之脉。不怕寒暑，不吃饮食，自有土神监押，教他饥餐铁丸，渴饮铜汁。自昔到今，冻饿不死——这叫必定是他。长老莫怕，我每下山去看来^[1]。”三藏只得依从，牵马下山。

行不数里，只见那石匣之间，果有一猴，露着头，伸着手，乱招手道：“师父，你怎么此时才来？如怨如慕，极得“正”字之妙。来得好，来得好！救我出来，我保你上西天去也！”一心向道，足见其正。这长老近前细看，你道他是怎生模样：

尖嘴缩腮，金睛火眼。头上堆苔藓，耳中生薜萝。鬓边少发多青草，颌下无须有绿莎。眉间土，鼻凹泥，十分狼狈；指头粗，手掌厚，尘垢馀多。还喜得眼睛转动，喉舌声和。语言虽利便，身体莫能那^[2]。正是五百年前孙大圣，今朝难满脱天罗。

刘太保诚然胆大，走上前来，与他拔去了鬓边草，颌下莎，土腻尘掩，此身之不修甚矣。问道：“你有甚么说话？”那猴道：“我没话说，教那个师父上来，我问他一问。”三藏道：“你问我甚么？”那猴王道：“你可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去的么？”三藏道：“我正是，你问怎么？”那猴道：“我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诳上之罪，被佛祖压于此处。只写当年其心不正，以致其身不修，此翻于题更妙。前者有个观音菩萨，领佛旨意，上东土寻取经人。我教他救我一救，他劝我再莫行凶，归依佛法，尽殷勤保护取经人，倒提正心，便已伏定紧箍咒。往西方拜佛，功成后自有好处，故此昼夜提心，晨昏吊胆，只等师父来救我脱身。先点“心”字，次点“身”字，眉目分明。我愿保你取经，与你做个徒弟。”三藏闻言，满心欢喜，道：“你虽有此善心，又蒙菩萨教诲，愿入沙门，只是我又没斧凿，如何救得你出？”那猴道：“不用斧凿，你但肯救我，我自出来也。”三藏道：“我自救你，你怎得出来？”那猴道：“这山顶上，有我佛如来的金字压帖。你只上山去，将帖儿揭起，我就出来了。”三藏依言，回头央浼刘伯钦道：“太保呵，我与你上山走一遭。”伯钦道：“不知真假何如？”那猴高叫道：“是真，决不敢虚谬！”

伯钦只得呼唤家僮，牵了马匹，他却扶着三藏，复上高山。攀藤附葛，只行到那极巅之处，果然见金光万道，瑞气千条，有块四方大石，石上贴着一封皮，却是“唵、嘛、呢、叭、**咪**、吽”六个金字。苏晋翻经云“南无阿弥陀佛”。三藏近前跪下，朝石头看着金字，拜了几拜，望西祷祝道：“弟子陈玄奘，特奉旨意求经，果有徒弟之分，揭得金字，救出神猴，同证灵山；若无徒弟之分，此辈是个凶顽怪物，哄赚弟子^[3]，不成吉庆，便揭不得起。”祝罢，又拜。拜毕，上前将六个金字轻轻揭下。只闻得一阵香风，劈手把“压帖儿”刮在空中，叫道：“吾乃监押大圣者，今日他的难满，吾等回见如来，缴此封皮去也。”吓得个三

藏与伯钦一行人望空礼拜。径下高山，又至石匣边，对那猴道：“揭了压帖矣，你出来罢？”那猴欢喜叫道：“师父，你请走开些，我好出来，莫惊了你。”伯钦听说，领着三藏一行人，回东即走。走了五七里远近，又听得那猴高叫道：“再走！再走！”三藏又行了许远，下了山。

只闻得一声响亮，真个是地裂山崩，众人尽皆悚惧。只见那猴早到了三藏的马前，赤淋淋跪下，赤身露体，此身之不修也久矣。道声：“师父，我出来也！”对三藏拜了四拜。急起身，与伯钦唱个大喏道：“有劳大哥送我师父，又承大哥替我脸上薤草^[4]。”谢毕，就去收拾行李，扣背马匹。那马见了他，腰软蹄矬，战兢兢的立站不住。盖因那猴原是弼马温，在天上看养龙马的，有些法则，故此凡马见他害怕。三藏见他意思实有好心，真个像沙门中的人物，便叫：“徒弟呵，你姓甚么？”猴王道：“我姓孙。”三藏道：“我与你起个法名，却好呼唤。”猴王道：“不劳师父盛意，我原有个法名，叫做孙悟空。”人心之不正，皆因不曾悟得这一字。三藏欢喜道：“也正合我们的宗派。你这个模样，就像那小头陀一般，我与你再起个混名，称为‘行者’好么？”悟空道：“好！好！好！”自此时又称为孙行者。大学之道，虽赖此心之明，实赖此身之行，故曰行者。盖即行此十万八千之大道者也。那伯钦见孙行者一心收拾要行，却转身对三藏唱个喏道：“长老，你幸此间收得个好徒，甚喜，甚喜。此人果然去得，我却告回。”三藏躬身作礼相谢道：“多有拖步^[5]，感激不胜！回府多多致意令堂老夫人、令荆夫人。贫僧在府多扰，容回时踵谢^[6]。”伯钦回礼，遂此两下分别。

却说那孙行者，请三藏上马，他在前边背着行李，赤条条拐步而行。回思齐天府赭黄袍，不觉大笑。不多时，过了两界山，忽然见一只猛虎，咆哮剪尾而来。三藏在马上惊心，行者在路傍欢喜道：“师父莫怕他，他是送衣服与我的。”锦毛虎欲作彩霞衣，写“修”字绝妙。放下行李，耳朵里拔出一个针儿，迎着风幌一幌，原来是个碗来粗细一条铁棒。他拿在手中笑道：“这宝贝，五百余年不曾用着他；今日拿出来，挣件衣服儿穿穿。”讲修身必要抱定正心，方得全题之妙。你看他拽开步，迎着猛虎，道声：“业畜！那里去！”那只虎蹲着身，伏在尘埃，动也不敢动动，却被他照头一棒，就打的脑浆迸万点桃红，牙齿喷几点玉块。唬得那陈玄奘滚鞍落马，咬指道声：“天那！天那！刘太保前日打的斑斓彪，还与他斗了半日，今日孙悟空，不用争持，把这虎一棒打得稀烂。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行者拖将虎来道：“师父略坐一坐，等我脱下他的衣服来，穿了走路。”三藏道：“他那里有甚衣服？”行者道：“师父莫管我，我自有处置。”

好猴王！把毫毛拔下一根，吹口仙气，叫“变”！变作一把牛耳尖刀，从那虎腹上挑开皮，往下一剥，剥下个囫囵皮来，剥去了爪甲，割下头来，割个四四方方一块虎皮，提起来量了一量道：“阔了些儿，一幅可作两幅。”拿过刀来，又裁为两幅，收起一幅，把一幅围在腰间，路傍揪了一条葛藤，紧紧束定，遮了下体。此是三年的战船，先算一小修。道：“师父，且去！且去！到了人家，借些针线，再缝不迟。”他把条铁棒捻一捻，依旧相个针儿，收在耳里，背着行李，请师父上马，两个前进。

长老在马上问道：“悟空，你才打虎的铁棒，如何不见？”行者笑道：“师父，你不晓得，为下“知”字一挑。我这棍本是东洋大海龙宫里得来的，唤做天河镇底神珍铁，又唤做如意金箍棒。当年大反天宫，甚是亏他，随身变化，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变做一个绣花针儿模样，收在耳内矣，但用时方可取出。”三藏闻言暗喜。又问道：“方才那虎见了你，怎么就不动动？让你自在打他^[7]，何说？”悟空道：“不瞒师父说，莫道是只虎，就是一条龙，见了我也不敢无礼。乘势挑下，并无痕迹。我老孙颇有降龙伏虎的手段，翻江搅海的神通；见貌辨色，聆音察理；照下“知至”，更得其妙。大之则量于宇宙，小之则摄于毫毛；变化无端，隐显莫测。剥这个虎皮，何为稀罕？若到那疑难处，看展本事么！”三藏闻得此言，愈加放怀无虑，策马前行。师徒两个走着路，说着话，不觉得太阳西坠，但见：

焰焰斜晖返照，天涯海角归云。千山鸟雀噪声频，觅宿投林成阵。野兽双双对对，回窝族族群群。一钩新月破黄昏，万点明星光晕。

行者道：“师父走动些，天色晚了，那壁厢树木森森，想必是人家庄院，我们赶早投宿去来。”三藏果策马而行，径奔人家。到了庄院前下马，行者撇了行李，走上前叫声：“开门！开门！”那里面有一老者，扶筇而出^[8]，唿喇的开了门，看见行者这般恶相，腰系着一块虎皮，好似雷公模样，唬得脚软身麻，口出谗语道^[9]：“鬼来了！鬼来了！”外洋的番子，就是个活鬼。三藏近前搀住，叫道：“老施主，休怕，他是我贫僧的徒弟，不是鬼怪。既不是鬼，为何打扮的这样？”老者抬头，见了三藏的面貌清奇，方才立定，问道：“你是那寺里来的和尚，带这恶人上我门来？”三藏道：“我贫僧是唐朝来的，往西天拜佛求经。适路过此间，天晚，特造檀府^[10]，借宿一宵，明早不犯天光便行^[11]，万望方便一二。”老者道：“你虽是个唐人，那个恶的却非唐人。”悟空厉声高呼道：“你这个老儿，全没眼色！唐人是我的师父，我是他徒弟！我也不是

甚‘糖人’、‘蜜人’，我是齐天大圣。直捷痛快，天然有此奇句。你们这里人家，也有认得我的，我也曾见你来。”那老者道：“你在那里见我？”悟空道：“你小时不曾在面前扒柴？不曾在脸上挑菜？”老者道：“这厮胡说！你在那里住？我在那里住？我来你面前扒柴、挑菜？”悟空道：“我儿子便胡说！你是认不得我了，非是不能认，修得不敢认矣。我本是这两界山石匣中的大圣，你再认认看。”老者方才省悟道：“你倒有些相他，但你是怎么得出来的？”悟空将菩萨劝善，令我等待唐僧揭帖脱身之事，对那老者细说了一遍。老者却才下拜，将唐僧请到里面，即唤老妻与儿女都来相见，具言前事，个个忻喜。

又命看茶，茶罢，问悟空道：“大圣呵，你也有年纪了？”悟空道：“你今年几岁了？”老者道：“我痴长一百三十岁了。”行者道：“还是我重子重孙哩！我那生身的年纪，我不记得是几时，但只在这山脚下已五百馀年了。”老者道：“是有，是有。我曾记得祖公公说，此山乃从天降下，就压了一个神猴，只到如今，你才脱体。我那小时见你时，你头上有草，脸上有泥，还不怕你；如今脸上无了泥，头上无了草，却像瘦了些，腰间又箍了一块大虎皮，鬼气点缀，修身无不奇妙。与鬼怪能差多少？”一家儿听得这般话说，都呵呵大笑。这老儿颇贤，即令安排斋饭。

饭后，悟空道：“你家姓甚？”老者道：“舍下姓陈。”三藏闻言，即下来起手道：“老施主与贫僧是华宗^[12]。”行者道：“师父，你是唐姓，怎的和他是华宗？”三藏道：“我俗家也姓陈，乃是唐朝海州弘农郡聚贤庄人氏，我的法名叫做陈玄奘。只因我大唐太宗皇帝，赐我做御弟三藏，指唐为姓，故名唐僧也。”那老者见说同姓，又十分欢喜。行者道：“老陈，左右打搅你家，我有五百多年不洗澡了，你可去烧些汤来，与我师徒们洗浴洗浴，此是一样修法。一发临行谢你。”那老儿即令烧汤拿盆，掌上灯火。

师徒浴罢，坐在灯前。行者道：“老陈，还有一事累你，有针线借我用用。”那老儿道：“有，有，有。”即教妈妈取针线来，递与行者。行者又有眼色，见师父洗浴，脱下一件白布短小直裰未穿，他即扯过来披在身上，却将那虎皮脱下，联接一处，打一个马面样的褶子，围在腰间，勒了藤条，此又一样修法。走到师父面前道：“老孙今日这等打扮，比昨日如何？”三藏道：“好！好！好！这等样才相个行者。”三藏道：“徒弟，你不嫌残旧，那件直裰儿你就穿了罢。”悟空唱个喏道：“承赐！承赐！”此亦不敢云修，不过略略添补耳。他又去寻些草料

喂了马。此时各各事毕，师徒与那老儿亦各归寝。

次早，悟空起来，请师父走路。三藏着衣，教行者收拾铺盖行李。正欲告辞，只见那老儿早具脸汤，又具斋饭。斋罢，方才起身。三藏上马，行者引路，不觉饥餐渴饮，晚宿晓行，又值初冬时候，但见那：

霜凋红叶千林瘦，岭上几株松柏秀。未开梅蕊散香幽。暖短昼，小春受，菊残荷尽山茶茂。寒桥古树争枝斗，曲涧涓涓泉水溜。淡云欲雪满天浮，朔风骤，牵衣袖，向晚寒威人怎受？

师徒们正走多时，忽见路傍唳哨一声，闯出六个人来，各执长枪短剑，利刃强弓，大吆一声道：“那和尚那里走！赶早留下马匹，放下行李，饶你性命过去！”唬得那三藏魂飞魄散，跌下马来，不能言语。行者用手扶起道：“师父放心，没些儿事，这都是送衣服送盘缠与我们的。”三藏道：“悟空，你想有些耳闭？他说教我们留马匹、行李，你倒问他要甚么衣服、盘缠？”行者道：“你管守着衣服、行李、马匹，待老孙与他争持一场，看是何如？”三藏道：“好手不敌双拳，双拳不如四手，他那里六条大汉，你这般小小的一个人儿，怎么敢与他争持？”

行者的胆量原大，那容分说，走上前来，叉手当胸，对那六个人施礼道：“列位有甚么缘故，阻我贫僧的去路？”那人道：“我等是剪径的大王^[13]，行好心的山主，大名久播，你量不知。反挑下文，极其爽亮。早早的留下东西，放你过去，若道半个‘不’字，教你碎尸粉骨。”行者道：“我也是祖传的大王，积年的山主，却不曾闻得列位有甚大名。”那人道：“你是不知，我说与你听：一个唤做眼看喜，一个唤做耳听怒，一个唤作鼻嗅爱，一个唤作舌尝思，一个唤作意见欲，一个唤作身本忧。”悟空笑道：“原来是六个毛贼！人心不正，皆因此六贼纷纭之故。你却不认得我这出家人是你的主人公，心为一身之主，故曰主人。你倒来（佯）〔挡〕路。把那打劫的珍宝拿出来，我与你作七分儿均分，饶了你罢！”那贼闻言，喜的喜，怒的怒，爱的爱，思的思，欲的欲，忧的忧，一齐上前乱嚷道：“这和尚无礼！你的东西全然没有，转来和我等要分东西！”他轮枪舞剑，一拥前来，照行者劈头乱砍，乒乒乓乓砍有七八十下。悟空停立中间，只当不知。那贼道：“好和尚！真个的头硬！”行者笑道：“将就看过得罢了！你们也打得手困了，却该老孙取出个针儿来耍耍。”那贼道：“这和尚是一个行针灸的郎中变的，我们又无病症，说甚么动针的话？”

行者伸手去耳朵里，拔出一根绣花针儿，迎风一幌，却是一条铁

棒，足有碗来粗细，拿在手中道：“不要走也！让老孙打一棍儿试试手。”说得这六个贼四散逃走，被他拽开步，团团赶上^[14]，一个个尽皆打死。剪退六贼，是“正”字的正面。剥了他的衣服，夺了他的盘缠，笑吟吟走将来道：“师父请行，那贼已被老孙剿了。”三藏道：“你十分撞祸！他虽是剪径的强徒，就是拿到官司，也不该死罪；你纵有手段，只可退他去便了，怎么就都打死？这却是无故伤人的性命，如何做得和尚？出家人‘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你怎么不分皂白，一顿打死？全无一点慈悲好善之心！早还是山野中，无人查考；若到城市，倘有人一时冲撞了你，你也行凶，执着棍子，乱打伤人，我可做得白客^[15]，怎能脱身？”悟空道：“师父，我若不打死他，他却要打死你哩。”本是至理，却成名言。三藏道：“我这出家人，宁死决不敢行凶；我就死，也只是一身，你却杀了他六人，如何理说？此事若告到官，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说不过去。”行者道：“不瞒师父说，我老孙五百年前，据花果山称王为怪的时节，也不知打死多少人。假似你说这般话，我就做不到齐天大圣了。”此心不正，此身如何得修，翻论绝妙。三藏道：“只因你没收没管，暴横人间，欺天诳上，才受这五百年前之难。今既入了沙门，若是还像当时行凶，一味伤生，去不得西天，做不得和尚。忒恶！忒恶！”

原来这猴子，一生受不得人气，他见三藏只管绪绪叨叨，按不住心头火发道：“你既是这等说我做不得和尚，上不得西天，不必恁般绪话恶我^[16]，我回去便了！”那三藏却不曾答应，他就使一个性子，将身一耸，说一声：“老孙去也！”照心不在焉。三藏急抬头，早已不见，视而不见。只闻得“呼”的一声，回东而去。听而不闻。○必承上意，方得此谓之神。撇得那长老，孤孤零零，点头自叹，悲怨不已大风括倒天马旆，修也不修。道：“这厮这等不受教诲，我但说他几句，他怎么就无形无影的径回去了。罢！罢！罢！也是我命里不该招徒弟，进人口，如今欲寻他无处寻，欲叫他叫不应，去来，去来。”正是：

舍身拚命归西去，莫倚傍人自主张。

那长老只得收拾行李，稍在马上，也不骑马，一只手拄着锡杖，一只手揪着缰绳，凄凄凉凉，往西前进。

行不多时，只见山路前面，有一个年高的老母，捧一件绵衣，绵衣上有一顶花帽。皆修身之具。三藏见他来得至近，慌忙牵马立于右侧让行。那老母问道：“你是那里来的长老？孤孤恹恹，独行于此。”三藏道：“弟子乃东土大唐王奉圣旨往西天拜佛求真经者。”老母道：“西方

佛，乃大雷音寺，天竺国界，此去有十万八千里路。故曰大学之道。你这等单人独马，又无个伴侣，又无个徒弟，你如何去得？”三藏道：“弟子目前收得一个徒弟，他性泼凶顽，是我说了他几句，他不受教，遂渺然而去也。”老母道：“我有这一领绵布直裰，一顶嵌金花帽，原是我儿子用的。他只做了三日和尚，不幸命短身亡。我才去他寺里哭了一场，辞了他师父，将这两件衣帽拿来，做个忆念。长老呵，你既有徒弟，我把这衣帽送了你罢。”三藏道：“承老母盛赐，但只是我徒弟已走了，不敢领受。”老母道：“他那厢去了？”三藏道：“我听得‘呼’的一声，他回东去了。”老母道：“东边不远，就是我家，想必往我家去了。我那里还有一篇咒儿，唤做定心真言，名为定心真言，实是正心的要诀。又名做紧箍儿咒，此心不紧，此学何日是了，此路又几时得到？你可暗暗的念熟，牢记心头，再莫泄漏一人知道。人若得知此诀，则皆腰金衣紫，再无白衣秀士。我去赶上他，教他还来跟你。你却将此衣帽与他穿戴，他若不服你使唤，你就默念此咒，他再不敢行凶，也再不敢去了。”必得此心不放，庶可此身长修。三藏闻言，低头拜谢，那老母化一道金光回东而去。三藏情知是观音菩萨授此真言，急忙撮土焚香，望东恳恳礼拜。拜罢，收了衣帽，藏在包袱中间，却坐于路傍，诵习那定心真言。来回念了几遍，念得烂熟，牢记心胸。不题。

却说那悟空，别了师父，一觔斗云，径转东洋大海。按住云头，分开水道，径至水晶宫前，早惊动龙王出来迎接，接至宫里，坐下礼毕。龙王道：“近闻得大圣难满，失贺！想必是重整仙山，复归古洞矣。”悟空道：“我也有此心性，只是又做了和尚了。”龙王道：“做甚和尚？”行者道：“我亏了南海菩萨劝善，教我正果，随东土唐僧，上西方拜佛，皈依沙门，又唤为行者了。”龙王道：“这等真是可贺可贺！这才叫做改邪归正，点‘正’字，响亮。惩创善心。既如此，怎么不西去，复东回何也？”行者笑道：“那是唐僧不识人性，有几个毛贼剪径，是我将他打死。唐僧就绪绪叨叨，说了我若干的不是。你想老孙可是受得闷气的？是我撇了他，欲回本山，故此先来望你一望，求钟茶吃。”龙王道：“承降！承降！”当时龙子龙孙，即捧香茶来献。

茶毕，行者回头一看，见后壁上挂着一幅“圯桥进履”的画儿。行者道：“这是甚么景致？”龙王道：“大圣在先，此事在后，故你不认得。这叫做圯桥三进履。”有衣有帽，更不可无履，如此修法，殊令人奇绝。行者道：“怎的是‘三进履’？”龙王道：“此仙乃是黄石公，此子乃是汉世张良。石公坐在圯桥上，忽然失履于桥下，遂唤张良取来。此子即忙取来，跪献于前。如此三度，张良略无一毫倨傲怠慢之心，石公遂爱

他勤谨，夜授天书，着他扶汉。后果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太平后，弃职归山，从赤松子游，悟成仙道。大圣，你若不保唐僧，不尽勤劳，不受教诲，到底是个妖仙，休想得成正果。”悟空闻言，沉吟半晌不语。龙王道：“大圣自当裁处，不可图自在，误了前程。”世之偷闲爱懒，此心不肯勤学者，读此何可胜哭。悟空道：“莫多话，老孙还去保他便了。”好大圣，一提就醒，不使子房独擅美于千古。龙王忻喜道：“既如此，不敢久留。请大圣早发慈悲，莫要疏久了你师父。”

行者见他催促请行，急耸身出离海藏，驾着云，别了龙王。正走，却遇着南海菩萨。妙得紧，一转正菩萨就在面前。○只写菩萨，“知至”已在言外。菩萨道：“孙悟空，你怎么不受教诲，不保唐僧，来此处何干？”慌得个行者，在云端里施礼道：“向蒙菩萨善言，果有唐朝僧到，揭了压帖，救了我命，跟他做了徒弟。他却怪我凶顽，我才子闪了他一闪，如今就去保他也。”菩萨道：“赶早去，【侧批】去□来挑下“意诚”。莫错过了念头。”言毕，各回。

这行者，须臾间看见唐僧，在路傍闷坐，他上前道：“师父，怎么不走路，还在此做甚？”三藏抬头道：“你往那里去来？教我行又不敢行，动又不敢动，只管在此等你。”行者道：“我往东洋大海老龙王家讨茶吃吃。”三藏道：“徒弟呵，出家人不要说谎，你离了我没多一个时辰，就说到龙王家吃茶？”行者笑道：“不瞒师父说，我会驾筋斗云，一个筋斗有十万八千里路，故此得即去即来。”三藏道：“我略略的言语重了些儿，你就怪我，使个性子，丢了我。象你这有本事的，讨得茶吃，象我这去不得的，只管在此忍饿，你也过不意去呀！”行者道：“师父，你若饿了，我便去与你化些斋吃。”三藏道：“不用化斋，我那包袱里还有些干粮，是刘太保母亲送的，你去拿钵盂寻些水来，等我吃些儿走路罢。”行者去解开包袱，在那包裹中间，见有几个粗面烧饼，怪不得食而不知不想，无味之可知也。拿出来递与师父。又见那光艳艳的一领绵布直裰，一顶嵌金花帽。行者道：“这衣帽是东土带来的？”三藏就顺口儿答应道：“是我小时穿戴的。这帽子若戴了，不用教经，就会念经。这衣服若穿了，不用演礼，就会行礼。”行者道：“好师父，把这衣帽与我穿戴了罢。”三藏道：“只怕长短不一，你若穿得，就穿了罢。”

行者遂脱下旧白布直裰，将绵布直裰穿上——也就是比量着身体裁的一般——把帽儿戴上。衣帽整齐，修的绝妙。三藏见他戴上帽子，就不吃干粮，却默默的念那紧箍咒一遍。必于修身之后，再转正心，方见“在”字之妙。行者叫道：“头疼！头疼！”那师父不住的又念了几遍，

把那行者疼得打滚，抓破了嵌金的花帽。三藏又恐怕扯断金箍，住了口不念。不念时，他就不疼了。伸手去头上摸摸，似一条金线儿模样，紧紧的勒在上面，取不下，揪不断，已此生了根了。他就耳里取出针儿来，插入箍里，往外乱捎。三藏又恐怕他捎断了，口中又念起来，他依旧生疼，疼得竖蜻蜓翻筋斗，耳红面赤，眼胀身麻。那师父见他这等，又不忍不舍，复住了口，他的头又不疼了。

行者道：“我这头原来是师父咒我的？”其学如此之大，其路又如此之遥，此心安得不紧。三藏道：“我念的是紧箍经，何曾咒你？”行者道：“你再念念看。”情景如画，异样出神。三藏真个又念，行者真个又疼，只教：“莫念！莫念！念动我就疼了，这是怎么说？”“此谓”二字传神。三藏道：“你今番可听我教诲了？”行者道：“听教了！”“你再可无礼了？”行者道：“不敢了！”他口里虽然答应，心上还怀不善，把那针儿幌一幌，碗来粗细，望唐僧就欲下手。慌得长老口中又念了两三遍，这猴子跌倒在地，丢了铁棒，不能举手，只教：“师父，我晓得了，再莫念！再莫念！”三藏道：“你怎么欺心，就敢打我？”行者道：“我不曾敢打。我问师父，你这法儿是谁教你的？”三藏道：“是适间一个老母传授我的。”行者大怒道：“不消讲了，这个老母，坐定是那个观世音！他怎么那等害我！等我上南海打他去！”三藏道：“此法既是他授与我，他必然先晓得了。照下“知至”，更觉妥当。你若寻他，他念起来，你却不是死了？”行者见说得有理，真个不敢动身，只得回心，跪下哀告道：“师父，这是他奈何我的法儿，教我随你西去。我也不去惹他，你也莫当常言，只管念诵。我愿保你，再无退悔之意了。”这才是个实心。○结住全题，兼已落到下意。【侧批】以压帖起，以紧箍咒终，此乃一篇之章法。三藏道：“既如此，伏侍我上马去也。”那行者才死心塌地，落下意诚，天然巧绝。抖擞精神，束一束绵布直裰，扣背马匹^[17]，收拾行李，奔西而进。

毕竟这一去，后面又有甚话说，且听下回分解。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若听此心之去来，漫无管束，则西天几时得到，真经何日能得？故如来不云降魔，而三炼魔者，正是把这五百年工夫，陶他的真性，化他的野心，不如此不足以成其大器也。至此野心犹未尽化，又加以紧箍咒，不怕西天之不到矣。

文章有正笔，有补笔，亦要腾那地步，故写大圣之去，虽留得衣帽真言的地步，不知却领得“此谓”二字的神脉。盖衣帽真言乃是正笔，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却是补笔。至龙宫乃即菩萨之所点化者，故不有正

笔，无以诤实意；不有补笔，不足以传虚神。层次转折，天然巧合，而题面题意无不确然神妙。

以六贼写忿懣恐惧、好乐忧患，以“去”字写心不在。长老既视而不见，去向食而又何能知其滋味，把一个赤身露体的猢猻打扮成个花团锦簇的大圣。真言即是正心，衣冠正是修身，一段至理写的显然透亮，非深心大学者，不足以知其精妙也。

头上有箍，棒上有箍，正见心上要有箍也。此心不箍则放，箍之紧则慢。似此妙谈，皆成艳世之奇文，人不知此，不知何以读《大学》，又不知何以读《西游》也。

[1] 每：缀词，相当于“们”。

[2] 那（nuó）：同“挪”。

[3] 哄赚：哄骗。

[4] 薅（hāo）草：拔草。

[5] 拖步：客套语，用于感谢人送行或相访，犹言劳驾。

[6] 踵谢：登门道谢。

[7] 自在：随意，任意。

[8] 箴（qióng）：竹名，多用于制杖，所以也用来指代竹杖。

[9] 谵（zhān）语：胡言乱语。

[10] 檀府：僧人敬称施主的府第。

[11] 不犯：不必，用不着。

[12] 华宗：对同族者的美称。

[13] 剪径：拦路抢劫。

[14] 团团：全部。

[15] 白客：清白的人。

[16] 绪咭：也作絮咭。絮叨，啰嗦。

[17] 扣背：给马装好鞍辔。

第十五回

蛇盘山诸神暗佑 鹰愁涧意马收缰

“知至而后意诚。”

心与意，二者本不相离，故上回紧箍咒是使心不放，即是使意不驰。收心即是收意，此二者之所以相因而至也。

心存在水帘洞，意藏在鹰愁涧，皆言其清明也。秋风以后，鹰渡北海，俗传天阴所过者多，天晴则照影抓食，每每扑入水内，非认同群也。其色有松花、芦花、雪花，即白鹰而毛稍微黑；铁背，即黑鹰也；泥红、草白，青鹰、黄鹰；铁鼻，二年者为破花，言破其文也。老年者则灰，乃鹰之至贱者。其形大者为雌，拿兔；小者为雄，捉鸡。其长不满二尺，其重率多二斤，金眸黑爪，正翻十条，其势微圆，以按天干。其长及身不交，尾长而稍方，数每十二，以象地支。其性则独立刚毅，沉静爱洁。鹰扬万里，轻不妄发，诚鸟之尊贵者。以此喻意，确当无比，神妙无穷。杜甫善为吟咏，徽、钦实未尝笔墨。

夫意本如龙，何以又言马？盖神龙莫测，以言意之动，调良驯习，以取意之静，是以龙变马，正以马亦即龙也。然意似游龙，再势若奔马，此缰不系，此意不可收矣。故此回谓之“马收缰”，可；即谓之“龙收缰”，亦可。二意夹写，读之无不神妙。

却说行者，伏侍唐僧西进。行经数日，正是那腊月寒天，朔风凛凛，滑冻凌凌。此意既冷，此马之不堪用也明矣。开手便拢诚意。走的是些悬崖峭壁崎岖路，叠岭层峦险峻山。三藏在马上，遥闻唵喇喇水声聒耳，回头叫：“悟空，是那里水响？”行者道：“我记得此处叫做蛇盘山恍惚记忆，便是‘知’字的神气，‘意’字的口角。○蛇喻意也，盘则似有不进之意，是说不诚。鹰愁涧，心地原是一池水，故曰‘涧’，以见其意之活泼。鹰愁正见其清明，是贴‘知’字的正面。○大圣只知有山有涧，却不知有龙。于有知之中写出一个不知，方是妙笔。想必是涧里水响。”倒怕是心里的意动。○想必便是不知的口气。说不了，马到涧边，三藏勒缰观看，但见：

涓涓寒脉穿云过，湛湛清波映日红。声摇夜雨闻幽谷，彩发朝霞眩太空。千仞浪飞喷碎玉，一泓水响吼清风。流归万顷烟波去，鸥鹭相忘没钓逢。

师徒两个正然看处，只见那涧当中响一声，钻出一条龙来，意似游龙，此之谓也。推波掀浪，撵出崖山，就抢长老。慌得个行者丢了行李，把师父抱下马来，回头便走。那条龙就赶不上，把他的白马连鞍辔一口吞下肚去，诚者存真去妄，妄者去，真者自来矣。依然伏水潜踪。

行者把师父送在那高阜上坐了，却来牵马挑担，止存得一担行李，不见了马匹。他将行李担送到师父面前道：“师父，那业龙也不见踪影，只是惊走我的马了。”三藏道：“徒弟呵，却怎生寻得马着么？”行者道：“放心，放心。等我去看来。”他打个唿哨，跳在空中，火眼金睛，用手搭凉篷，四下里观看，更不见马的踪迹。按落云头，报道：“师父，我们的马，断乎是那龙吃了，四下里再看不见。”三藏道：“徒弟呀，那厮能有多大口，却将那匹大马连鞍辔都吃了？想是惊张溜缰^[1]，走在那山凹之中。你再仔细看看。”行者道：“你也不知我的本事，欲写有知，先说不知，是从反面落笔。我这双眼，白日里常看一千里路的吉凶，相那千里之内，蜻蜓儿展翅，我也看见，见之明则知之至，只是眼下犹且不知，又何有于千里？何期那匹大马，我就不见？”三藏道：“既是他吃了，我如何前进？可怜呵！这万水千山，怎生走得？”说着话，泪如雨落。

行者见他哭将起来，他那里忍得住，暴躁发声喊道：“师父，莫要这等脓包形么！你坐着，坐着！等老孙去寻着那厮，教他还我马匹便了！”三藏却才扯住道：“徒弟呵，你那里去寻他？只怕他暗地里窜将出来，却不又连我都害了？那时节，人马两亡，怎生是好？”行者闻得这话，越加嗔怒，就叫喊如雷道：“你忒不济，不济！又要马骑，又不放我去。似这般看着行李，坐到老罢！”正眼眼的吆喝^[2]，正难息怒。只听得空中有人言语叫道：“孙大圣莫恼，唐御弟休哭。我等是观音菩萨差来的一路神祇，特来暗中保取经者。”菩萨之意，其诚如此。

那长老闻言，慌忙礼拜。行者道：“你等是那几个？可报名来，我好点卯。”众神道：“我等是六丁六甲、五方揭谛、四值功曹、一十八位护驾伽蓝，各各轮流值日听候。”行者道：“今日先从谁起？”众揭谛道：“丁甲、功曹、伽蓝轮次。我五方揭谛，惟金头揭谛，昼夜不离左右。”行者道：“既如此，不当值者且退，留下六丁神将，与日值功曹和众揭谛，保守着我师父。等老孙寻那涧中的业龙，教他还我马来。”众

神遵令。

三藏才放下心，坐在石崖之上，石，即实也，以喻“诚”字。分付行者仔细。行者道：“只管宽心。”好猴王！束一束绵布直裰，撩起虎皮裙子，搭着金箍铁棒^[4]，径临涧壑，半云半雾的，在那水面上高叫道：“泼泥鳅！还我马来！还我马来！”却说那龙，吃了三藏的白马，伏在那涧底中间，潜灵养性。只听得有人叫骂索马，他按不住心中火发，急纵身跃浪翻波，跳将上来道：“是那个敢在这里海口伤吾？”行者见了，他，大咤一声：“休走！还我马来！”轮着棍，劈头就打。那条龙张牙舞爪来抓他。两个在涧边前，这一场赌斗果是骁雄，但见那：

龙舒利爪，猴举金箍。那个须垂白玉线，这个眼幌赤金灯。那个须下明珠喷彩雾，这个手中铁棒舞狂风。那个是迷爷娘的业子，这个是欺天将的妖精。他两个都因有难遭磨折，今要成功各显能。

来来往往，战罢多时，盘旋良久，那条龙力软筋麻，此知不至，此意亦不诚矣。不能抵敌，打一个转身，又撺于水内，深潜涧底，再不出头。无意西天矣。被猴王骂詈不绝，他也只推耳聋。龙从角听，无乃不足于耳欤？

行者没及奈何，只得回见三藏道：“师父，这个怪被老孙骂将出来，他与我赌斗多时，怯战而走，只躲在水中间，再不出来了。”三藏道：“不知端的可是他吃了我马^[4]？”行者道：“我看你说的话！不是他吃了，他怎肯出来招声^[5]，与老孙犯对^[6]？”三藏道：“你前日打虎时，曾说有降龙伏虎的手段，今日如何便不能降他？”此知不至，此意如何得诚？原来那猴子，吃不得人急他^[7]，见三藏抢白了他这一句，他就发起神威道：“不要说，不要说！等我与他再见个上下。”这猴王拽开步，跳到涧边，使出那翻江搅海的神通，把一条鹰愁陡涧彻底澄清的水，搅得似那九曲黄河泛涨的波。此中混浊，此知如何得至？

那孽龙在于深涧中，坐卧不宁，心意交战，如何还得宁？心中思想道：“这才是福无双降，祸不单行。我才脱了天条死难，不上一年，在此随缘度日，又撞着这般个泼魔，他来害我！”你看他越思越恼，受不得屈气，咬着牙，跳将出去骂道：“你是那里来的泼魔，这等欺我！”行者道：“你莫管我那里不那里，你还了马，我就饶你性命。”那龙道：“你的马是我吞下肚去，如何吐得出来，不还你，便待怎的！”行者道：“不还马时看棍！只打杀你，偿了我马的性命便罢！”

他两个又在那山崖下苦斗。斗不数合，小龙委实难搪^[8]，将身一幌，变作一条水蛇儿，钻入草科中去了^[9]。猴王拿着棍，赶上前来，拨草寻蛇，那里得些影响。并无意矣，又何有于诚也。急得他三尸神咋^[10]，七窍烟生，念一声“唵”字咒语，即唤出当坊土地、本处山神，一齐来跪下道：“山神、土地来见。”行者道：“伸过孤拐来^[11]，各打五棍见面，与老孙散散心！”“散”字、“欺”字，总点“诚”字。二神叩头哀告道：“望大圣方便，容小神诉告。”行者道：“你说甚么？”二神道：“大圣一向久困，小神不知几时出来，所以不曾接得，万望恕罪。”行者道：“既如此，我且不打你。我问你，鹰愁涧里，是那方来的怪龙？他怎么抢了我师父的白马吃了？”二神道：“大圣自来不曾有师父，原来是个不伏天不伏地混元上真，如何得有甚么师父的马来？”行者道：“你等是也不知，自己有知，不问二神矣。我只为那诳上的勾当，整受了这五百年的苦难。今蒙观音菩萨劝善，着唐朝驾下真僧救出我来，教我跟他做徒弟，往西天去拜佛求经。因路过此处，失了我师父的白马。”二神道：“原来是如此。这涧中自来无邪，只是深陡宽阔，水光彻底澄清，心如明镜。鸦鹊不敢飞过，因水清照见自己的形影，影无不烛，则知无不至。便认做同群之鸟，往往身掷于水内，故名鹰愁陡涧。鹰有滚谷之睛，物无不照，明无不察，故曰神鹰。正是“知至”的正解。只是向年间，观音菩萨因为寻访取经人去，救了一条玉龙，送他在此，教他等候那取经人，不许为非作歹，他只是饥了时，上岸来扑些鸟鹊吃，或是捉些獐鹿食用。不知他怎么无知，今日冲撞了大圣。”行者道：“先一次，他还与老孙侮手^[12]，盘旋了几合；后一次，是老孙叫骂，他再不出。因此使了一个翻江搅海的法儿，搅混了他涧水，他就撺将上来，还要争持。不知老孙的棍重，他遮架不住，就变做一条水蛇，钻在草里。我赶来寻他，却无踪迹。”土地道：“大圣不知这条涧，千万个孔隙相通，千思万念，莫非一意，如何不通。故此这波澜深远。想是此间也有一孔，他钻将下去也。不须大圣发怒，在此找寻，要擒此物，只消请将观世音来，自然伏了。”观音理无不穷，知无不至，此意之所以诚也。

行者见说，唤山神、土地同来见了三藏，具言前事。三藏道：“若要去请菩萨，几时才得回来？我贫僧饥寒怎忍？”说不了，只听得暗空中有金头揭谛叫道：“大圣，你不须动身，小神去请菩萨来也。”行者大喜，道声：“有累，有累！快行，快行！”那揭谛急纵云头，径上南海。金属西方，遣及金头，意转“诚”字矣。行者吩咐山神、土地，守护师父，日值功曹去寻斋供。他又去涧边巡绕。不题。

却说金头揭谛，一驾云，早到了南海。按祥光，直至落伽山紫竹林

中，托那金甲诸天与木叉慧岸转达，得见菩萨。菩萨道：“汝来何干？”揭谛道：“唐僧在蛇盘山鹰愁涧失了马，急得孙大圣进退两难。及问本处土神，说是菩萨送在那里的业龙吞了。那大圣着小神来告请菩萨，降这业龙，还他马匹。”菩萨闻言道：“这厮本是西海敖闰之子，他为纵火烧了殿上明珠，他父告他忤逆，天庭上犯了死罪。是我亲见玉帝，讨他下来，教他与唐僧做个脚力，他怎么返吃了唐僧的马？这等说，等我去来。”那菩萨降莲台，径离仙洞，与揭谛驾着祥光，过了南海而来，有诗为证：

佛说蜜多三藏经^[13]，菩萨扬善满长城。摩诃妙语通天地^[14]，般若真言救鬼灵^[15]。致死金蝉重脱壳，故令玄奘再修行。只因路阻鹰愁涧，龙子归真化马形。

那菩萨与揭谛，不多时到了蛇盘山。却在那半空里，留住祥云，低头观看。只见孙行者，正在涧边叫骂，菩萨着揭谛唤他来。那揭谛按落云头，不经由三藏，直至涧边，对行者道：“菩萨来也。”行者闻得，急纵云跳到空中，对他大叫道：“你这个七佛之师，慈悲的教主！你怎么生方法儿害我！”菩萨道：“我把你这个大胆的马流^[16]，意者原是心之属，故猴亦即马之流。骂得奇而且趣。村愚的赤尻！我倒再三尽意，菩萨之意如何还不尽，点出“意”字，正写“诚”字。度得个取经人来，叮咛教你救你性命，你怎么不来谢我活命之恩，返来与我嚷闹？”行者道：“你弄得我好哩！你既放我出来，让我逍遥自在耍子便了。你前日在海上迎着我，伤了我几句，教我来尽心竭力，诚意的正面。伏侍唐僧便罢了。你怎么送他一顶花帽，哄我戴在头上受苦？把这个箍子长在老孙头上，又教他念一卷甚么紧箍儿咒，着那老和尚念了又念，教我这头上疼了又疼，这不是你害我也？”菩萨笑道：“你这猴子，你不遵教令，不受正果。若不如此拘系你，你又诳上欺天，欺诳总是不诚，却从无知里面写出，方合本题。知甚好歹！再似从前撞出祸来，有谁收管？须是得这个魔头，你才肯入我瑜伽之门路哩！”行者道：“这桩事，作做是我的魔头罢^[17]，你怎么又把那有罪的业龙送在此处成精，教他吃了我师父的马匹？此又是纵放歹人为恶，太不善也。”菩萨道：“那条龙，是我亲奏玉帝，讨他在此，专为取经人做个脚力。回照第八回。你想那东土来的凡马，怎历得这万水千山？怎到得那灵山佛地？此意不诚，如何去的？须是得这个龙马，方才去得。”行者道：“像他这般惧怕老孙，潜躲不出，如之奈何？”

菩萨叫揭谛道：“你去涧中，叫一声‘敖闰龙王玉龙三太子，玉龙白

马，总贴“意”字。你出来，有南海菩萨在此’，他就出来了。”那揭谛果去涧边叫了两遍，那小龙翻波跳浪，跳出水来，变作一个人象，踏了云头，到空中对菩萨礼拜道：“向蒙菩萨解脱活命之恩，在此久等，更不闻取经人的音信。”菩萨指着行者道：“这不是取经人的大徒弟？”小龙见了道：“菩萨，这是我的对头。我昨日腹中饥馁，果然吃了他的马匹，他倚着有些力量，将我斗得力怯而回，又骂得我闭门不敢出来。他更不曾提着一个‘取经’的字样。”行者道：“你又不曾问我姓甚名谁，我怎么就说？”小龙道：“我不曾问你是那里来的泼魔？你嚷道：‘管甚么那里不那里！只还我马来！’何曾说出半个‘唐’字？”菩萨道：“那猴头专倚自强，那肯称赞别人！今番前去，还有归顺的哩。若问时，先提起‘取经’的字来，却也不用劳心，自然供伏。”行者欢喜领教。

菩萨上前，把那小龙的项下明珠摘了，将杨柳枝蘸出甘露，往他身上拂了一拂，吹口仙气，喝声叫“变”！那龙即变做他原来的马匹毛片^[18]，真龙化马，此意方诚。又将言语分付道：“你须用心，了还业障^[19]，功成后超越凡龙，还你个金身正果。”那小龙口衔着横骨，心领诺。菩萨教：“悟空，领他去见三藏，我回海上去也。”行者扯住菩萨不放道：“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见理不透，此心疑而不专，故意诚必本于知至。西方路这等崎岖，既怕崎岖，便无意上进，故曰“不诚”。保这个凡僧，几时得到？似这等多磨多折，老孙的性命也难全，如何成得甚么功果！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菩萨道：“你当年未成人道，且肯尽心修悟，你今日脱了天灾，怎么倒生懒惰？总为“至”字翻拨。我们中以寂灭成真，须是要信心正果，紧贴“诚”字。假若到了那伤身苦磨之处，我许你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十分再到那难脱之际，我也亲来救你。你过来，我再赠你一般本事。”菩萨将杨柳叶儿，摘下三个，放在行者的脑后，喝声“变”！即变做三根救命的毫毛，教他：“若到那无济无生的时节，可以随机应变，从心所欲，则知无不至矣。救得你急苦之灾。”埋伏狮驼洞。行者闻了这许多好言，才谢了大慈大悲的菩萨。那菩萨，香风绕绕，彩雾飘飘，径转普陀而去。

这行者，才按落云头，揪着那龙马的顶鬃，来见三藏道：“师父，马有了也。”三藏一见，大喜道：“徒弟，这马怎么比前反肥盛了些？在何处寻着的？”行者道：“师父，你还做梦哩！不是师父做梦，正是徒弟一向发昏。却才是金头揭谛请了菩萨来，把那涧里龙化作我们的白马，正是变过此意，要知此意已非从前之意矣。其毛片相同，只是少了鞍辔，着老孙揪将来也。”三藏大惊道：“菩萨何在？待我去拜谢他。”行者道：“菩萨此时已到南海，不耐烦矣。”三藏就撮土焚香，望南礼拜。

拜罢起身，即与行者收拾前进。

行者喝退了山神、土地，吩咐了揭谛、功曹，却请师父上马。三藏道：“那无鞍辔的马，怎生骑得？且待寻船渡过涧去，再作区处。”行者道：“这个师父，好不知时务！这个旷野山中，船从何来？这匹马，他在此久住，必知水势，就骑着他做个船儿过去罢。”三藏无奈，只得依言，跨了划马^[20]。

行者挑着行囊，到了涧边，只见那上流头，有一个渔翁，撑着一个枯木的筏子，顺流而下。行者见了，用手招呼道：“老渔，你来，你来，我是东土取经去的，我师父到此难过，你来渡他一渡。”渔翁闻言，即忙撑拢。行者请师父下了马，扶持左右。三藏上了筏子，揪上马匹，安了行李。那老渔撑开筏子，如风似箭，不觉的过了鹰愁陡涧，上了西岸。三藏教行者解开包袱，取出大唐的几文钱钞送与老渔。老渔把筏子一篙，撑开道：“不要钱，不要钱。”向中流渺渺茫茫而去。三藏甚不过意，只管合掌称谢。行者道：“师父，休致意了，你不认得他，他是此涧里的水神，此时有知，不似从前想像矣。不曾来接得我老孙，老孙还要打他哩。只如今免打，就勾了他也，怎敢要钱。”那师父也似信不信，只得又跨着划马，随着行者径投大路，奔西而去。这正是：

广大真如登彼岸，诚心了性上灵山。正点“诚”字。

同师前进，不觉的红日沉西，天光渐晚。但见：

淡云撩乱，山月昏蒙。满天霜色生寒，四面风声透体。孤鸟去时苍渚阔，落霞明处远山低。疏林千树吼，空岭独猿啼。长途不见行人迹，万里归舟入夜时。

三藏在马上遥观，忽见路傍一座庄院。三藏道：“悟空，前面人家，可以借宿，明早再行。”行者抬头看见道：“师父，不是人家庄院。”三藏道：“如何不是？”行者道：“人家庄院，却没飞鱼稳兽之脊，这断是个庙宇庵院。”师徒们说着话，早已到了门首。三藏下了马，只见那门上有三个大字，乃“里社祠”。整意处也从新整意，另是一番，写来无不奇妙。遂入门里，那里边有一个老者，项挂着数珠儿，合掌来迎，教声“师父请坐”。三藏慌忙答礼，上殿去参拜了圣像。那老者即呼童子献茶。茶罢，三藏问老者道：“此庙何为‘里社’？”老者道：“敝处乃西番哈叻国界，这庙后有一庄人家，共发虔心，立此庙宇。可谓意诚。里者，乃一乡里地；社者，乃一社土神。每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之日，各办三牲花果，来此祭社，以保四时清吉、五谷丰登、六畜茂盛故也。”三藏闻言，点头夸赞：“正是‘离家三里远，别是一乡风’，我那里人家更无此善。”老者却问：“师父仙乡是何处？”三藏道：“贫僧是东土大唐国奉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的。既意在西天，如何怕的险阻，出‘意’字透亮。路过宝坊，天色将晚，特投圣祠，告宿一宵，天光即行。”那老者十分欢喜，道了几声“失迎”，又叫童子办饭。三藏吃毕，谢了。

行者的眼乖，见他房檐下有一条搭衣的绳子，走将去一把扯断，将马脚系住。那老者笑道：“这马是那里偷来的？”行者怒道：“你那老头子，说话不知高低，我们是拜佛的圣僧，又会偷马？”老儿笑道：“不是偷的，如何没有鞍辔缰绳，却来扯断我晒衣的索子？”三藏陪礼道：“这个顽皮，只是性燥。你要拴马，好生问老人家讨条绳子，如何就扯断他的衣索？老先^[21]，休怪，休怪。我这马，实不瞒你说，不是偷的。昨日东来，至鹰愁陡涧，原有骑的一匹白马，鞍辔俱全，不期那涧里有条孽龙，在彼成精，他把我的马连鞍辔一口吞之。幸亏我徒弟有些本事，又感得观音菩萨来涧边擒住那龙，教他就变做我原骑的白马，毛片俱同，驮我上西天拜佛。今此过涧，未经一日，却到了老先的圣祠，还不曾置得鞍辔哩。”

那老者道：“师父休怪，我老汉作笑耍子，谁知你高徒认真。我小时也有几个村钱，也好骑匹骏马，只因累岁迍^[22]，遭丧失火，到此没了下稍^[23]，故充为庙祝，侍奉香火。幸亏这后庄施主家募化度日。我那里到还有一副鞍辔，是我平日心爱之物，就是这等贫穷，也不曾舍得卖了。才听老师父之言，菩萨尚且救护神龙，教他化马驮你，我老汉却不能少有周济？明日将那鞍辔取来，愿送老师父，乞为笑纳。”三藏闻言，称谢不尽。早又见童子拿出晚斋。斋罢，掌上灯，安了铺，各各寝歇。

至次早，行者起来道：“师父，那庙祝老儿，昨晚许我们鞍辔，问他要，不要饶他。”说未了，只见那老儿果擎着一副鞍辔，衬屈缰笼之类^[24]，凡马上一切用的，无不全备，放在廊下道：“师父，鞍辔奉上。”三藏见了，欢喜领受，教行者拿了，背上马，看可相称否。行者走上前，一件件的取起看了，果然是些好物，有诗为证：

雕鞍彩幌束银星，宝凳光飞金线明。衬屈几层绒苦叠，牵缰三股紫丝绳。辔头皮札团花粲，云扇描金舞兽形。环嚼叩成磨炼铁，两垂蘸水结毛缨。

行者心中暗喜，将鞍辔背在马上，就似量着做的一般。三藏拜谢那老，那老慌忙搀起道：“惶恐！惶恐！何劳致谢？”那老者也不再留，请三藏上马。那长老出得门来，攀鞍上马。行者担着行李，那老儿复袖中取出一条鞭儿来，却是皮丁几寸札的香藤柄子，虎觔丝穿结的梢儿，在路傍拱手奉上道：“圣僧，我还有一条挽手儿^[25]，一发送了你罢。”那三藏在马上接了道：“多承布施！多承布施！”正打问讯，却早不见了那老儿。及回看那里社祠，是一片光地。只听得半空中有人言语道：“圣僧，多简慢你，我是落伽山山神土地，蒙菩萨差送鞍辔与汝等的。汝等可努力西行，却莫一时怠慢。”又将“诚”字一跌。慌得个三藏滚鞍下马，望空礼拜道：“弟子肉眼凡胎，不识尊神尊面，望乞恕罪。烦转达菩萨，深蒙恩佑。”你看他只管朝天磕头，也不计其数。路旁边活活的笑倒个孙大圣，孜孜的喜坏个美猴王，上前来扯住唐僧道：“师父，你起来罢。他已去得远了，听不见你祷祝，看不见你磕头。只管拜怎的？”长老道：“徒弟呀，我这等磕头，你也就不拜他一拜，且立在傍边，只管哂笑，是何道理？”行者道：“你那里知道？相他这个藏头露尾的，本该打他一顿，只为看菩萨面上，饶他打，尽勾了，他还敢受我老孙之拜？老孙自小儿做好汉，不晓得拜人，就是见了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我也只是唱个喏便罢了。”三藏道：“不当人子，莫说这空头话！快起来，莫误了走路。”那师父才起来收拾，投西而去。此去行有两个月太平之路，相遇的都是些虜虜、回回，狼虫虎豹。光阴迅速，又值早春时候，春意融和，不似从前冷落之念矣。摩写诚意，无不神妙。但见山林铺翠色，草木发青芽。梅英落尽，柳眼初开。师徒们行玩春光，又见太阳西坠。此际又渐冷渐黑，照前正是起后，轻轻一笔，龙脉俱到。三藏勒马遥观，山凹里有楼台影影，殿阁沉沉。三藏道：“悟空，你看那里是甚么去处？”行者抬头看了道：“不是殿宇，定是寺院。我们赶起些，那里借宿去。”三藏欣然从之，放开龙马，径奔前来。

毕竟不知此去是甚么去处，且听下回分解。

龙马属意，人之所知，鹰愁写知，人之所不知也。开手写心寒意冷，便是不诚的样子。但妄念不去，实意不出，此知不至，此意不诚，故云彻底澄清，九曲泛波，总在知与不知上翻拨。迨至随机应变，此知已至；真龙化马，此意已诚，然犹不肯骤结，又写出从新整意一番，无不奇妙。嗟乎！理至《西游》，无不写尽；文至《西游》，则亦作尽矣。

《西游》前半二十六回，俱以圣经大学为题，而诚意意诚，前已备载。然前有前文之题，后有后回之旨，其势不得不承，其理实在各别。

故一题一义，一篇一注，若不细究其源脉而不相混者几希矣。人每不知其中之奥妙，妄加参改，以致大旨不明。摩神会意之下，艰苦万状，是以从前每多错误者，皆此之故也。必得古本录之，其旨自正，其文自明，读之亦自易矣。

龙马是水，属肾，故作坐下骑的。安排妥当，凑合天然，所以谓之奇书，自有此意。一心向道，毅然长往，所谓意诚而心正，至善之地，不患不能止矣。

心统乎意，意发于心。夫学分作两层，《西游》亦列为二传。心以全体而言，意以一念而动也。其文虽伏于第八回，其脉直源于“意未宁，心头火起”一句而来，盖此意于此已驰，不可卒收，故书小龙不觉心头火起，土地云“不伏天，不伏地”，正是回照前文。一反一正，功夫俱有次第也。

上回归正，是应第三回放心；此回收缰，正应第四回意未宁。至此作一关锁，结上起下。赠猴毛，发心火，其脉直贯至狮驼洞、火焰山。双起双落，一纵一收，法脉精细，理路清楚，真正奇书，真正奇文也。

性者，人之所得于天而自然全美者，谓之性。情者，物之有感于性而发之者，谓之情。是性言理之静，情言理之意，乃此心一念之所发也。谓此离乎性情不可，谓此即是情性亦不可，以其中之有善有恶也。若漫无检束，任意横发，此道不可学矣。凡此者，总由于无知。果能穷理格物，妄念自不横生。故云，诚意必本于致知也。

本传尽心竭力，正写知至。真龙化马，心心领诺。是写诚意，必从知至内写出个诚意，方是此文的妙讲，此题的正解。

[1] 惊张：惊慌，惊动。

[2] 𦏧（hěn）𦏧：即狠狠。

[3] 搯（zuàn）：同“攥”。握，抓。

[4] 端的：真的，确实。

[5] 招声：答话，对话。

[6] 犯对：作对。

[7] 急：用同“激”。激将，刺激。

[8] 搪：抵御，抵挡。

[9] 草科：草窠，草丛。

[10] 三尸神：道家称在人体内作祟的神有三，叫“三尸”或“三尸神”，每于庚申日向天帝呈奏人的过恶。炸：同“炸”。爆裂。

[11] 孤拐：脚踝。

[12] 侮手：交手。

[13] 蜜多：佛教语。即波罗蜜。梵语音译，意为到彼岸。

[14] 摩诃：佛教语。梵语译音。有大、多、胜三义。

[15] 般若（bō rě）：佛教语。梵语的译音。或译为“波若”，意译“智慧”。

[16] 马流：猴子的别称。

[17] 作做：当作，算作。

[18] 毛片：毛色。

[19] 业障：佛教语，指妨碍修成正果的罪业。

[20] 划（chǎn）马：没有鞍辔的马。

[21] 老先：犹谓老先生。对年高望重者的敬称。

[22] 迍邰（zhūn zhān）：处境不利，困顿。

[23] 下稍：结果。

[24] 屉：鞍垫。

[25] 挽手儿：鞭子。

第十六回

观音院僧谋宝贝 黑风山怪窃袈裟

“物格而后知至。”

且犹是人也而何以为怪？盖怪乃非常之谓也。人世之所习闻习见者，不以为怪；不习闻习见而忽闻忽见者，则即以为怪。是怪也者，乃即此不习闻习见之心事，忽现于外，而情形面貌必与本来有异，故谓之怪。非是别有一物，另有一人也。乃以读书学道之士而犹有此村野井底之讥，此真可以为怪也。

大圣虽皈依归正，尚未穷理格物，故一片鄙俚野俗之气，犹未尽化，而举动言语每不中节，虽自以为观音院，其实仍在黑风山，此野人之所以见讥与？

金珠玉帛，非不为宝，然犹未足以为人心之宝也。大圣归正取经，自有所宝，乃不宝其所宝，而以袈裟为宝则惑矣。此黑怪之所以来前也。

和尚以衣钵相传，是和尚只有袈裟，是以和尚亦止知袈裟。老僧活至二百七十岁，其年不为不久，袈裟积至数百件，其物不为不多。此外别无一物，此外亦别无一知，则目之不广，而不格不知也甚矣，谓为坐井，信不诬也。要知此即是个野人，是条黑汉，是以黑而生者，卒以黑而死，所谓醉生梦死不自觉者，其井蛙之谓与？

却说他师徒两个，策马前来，直至山门首观看，果然是一座寺院。庙乃神明之所，扣定“知至”，便已照下“明德”。但见那：

层层殿阁，叠叠廊房。三山门外，巍巍万道彩云遮；五福堂前，艳艳千条红雾绕。两路松篁，一林桧柏。两路松篁，无年无纪自清幽；一林桧柏，有色有颜随傲丽。又见那，钟鼓楼高，浮屠塔峻^[1]。安禅僧定性，啼树鸟音关。寂寞无尘真寂寞，清虚有道果清虚。

上刹祇园隐翠窝，招提胜景赛袈婆。果然净土人间少，天下名山僧

占多。

长老下了马，行者歇了担，正欲进门，只见那门里走出一众僧来，你看他怎生模样：

头戴左筓帽^[2]，身穿无垢衣^[3]。铜环双坠耳，绢带束腰围。草履行来稳，木鱼手内提。口中常作念，般若总皈依。

三藏见了，侍立门傍，打个问讯。那和尚连忙答礼笑道：“失瞻^[4]。”问：“是那里来的？请入方丈献茶。”三藏道：“我弟子乃东土钦差，上雷音寺拜佛求经，【侧批】提出取经，便倾的格至之神。至此处，天色将晚，欲借上刹一宵。”那和尚道：“请进里坐，请进里坐。”三藏方唤行者牵马进来。那和尚忽见行者相貌，有些害怕，便问：“那牵马的，是个甚么东西？”即物也。三藏道：“悄声的言，他的性急，心粗气浮，便是不格不致的真病。若听见你说是甚么东西，他就恼了。他是我的徒弟。”那和尚打了个寒（禁）〔噤〕^[5]，咬着指头道：“这般一个丑头怪（恼）〔脑〕的，【侧批】似此嘴脸，便非穷通博览之士。好招他做徒弟？”三藏道：“你看不出来哩，丑自丑，甚是有用。”那和尚只得同三藏与行者进了山门。山门里，又见那正殿上书四个大字，是“观音禅院”。禅乃学也，是个诵读的所在。三藏又大喜道：“弟子屡感菩萨圣恩，未及叩谢，今遇禅院，就如见菩萨一般，甚好拜谢。”那和尚闻言，即命道人开了殿门，请三藏朝拜。那行者拴了马，丢了行李，同三藏上殿。三藏展背舒身，铺胸纳地，望金像叩头。那和尚便去打鼓，行者就去撞钟。三藏俯伏台前，倾心祷祝。祝拜已毕，那和尚住了鼓，行者还只管撞钟不歇，或紧或慢，撞了许久。那道人道：“拜已毕了，还撞怎么？”行者方丢了钟杵，笑道：“你那里晓得！为‘知’字一挑。我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和尚固尔，学者亦然，若有一物不格，则必有一事不知。此时却惊动那寺里大小僧人，上下房长老听得钟声乱响，一齐拥出道：“那个野人，不是先进，正是深山。○野人是无知的定评，此熊罴黑汉有自而来也。在这里乱敲钟鼓？”行者跳将出来，“咄”的一声道：“是你孙外公撞了耍子的。”那些和尚一见了，唬得跌跌滚滚都爬在地下道：“雷公爷爷！”【侧批】粗俗如此，学问一望而可知。行者道：“雷公是我的重孙儿哩！起来，起来，不要怕，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老爷。”众僧方才礼拜，见了三藏，都才放心不怕。内有本寺院主请道：“老爷们到后方丈中奉茶。”遂而解缰牵马，抬了行李，转过正殿，竟入后房。序了坐次，那院主献了茶，又安排斋供。天光尚早，三藏称谢未毕，只见那后面有两个小童搀着一

个老僧出来，看他怎生打扮：

头上戴一顶毘卢方帽，猫睛石的宝顶光辉。身上穿一领锦绒褊衫，翡翠毛的金边幌亮。一对僧鞋攒八宝，一根拄杖嵌云星。满面皱痕，好似骊山老母^[6]；一双昏眼，却如东海龙君。口不关风因齿落，腰驮背屈为筋（朶）〔挛〕^[7]。

众僧道：“师祖来了。”三藏躬身施礼迎接道：“老院主，弟子拜揖。”那老僧还了礼，又各叙坐。老僧道：“适间小的们说，东土唐朝来的老爷，我才出来奉见。”三藏道：“轻造宝山，不知好歹，恕罪，恕罪！”老僧道：“不敢，不敢！”因问：“老爷东土到此，有多少路程？”三藏道：“出长安边界，有五千馀里，过两界山，收了一个小徒，一路来，行过西番哈咄国，经两个月，又有五六千里，远历千山，是个见广识大的。才到了贵处。”老僧道：“也有万里之遥了。我弟子虚度一生，山门也不曾出去，诚所谓坐井观天，耳无所闻，目无所见，物又奚自而格也。○只翻本题，便已照下明德。樗朽之辈^[8]。”三藏又问：“老院主，高寿几何？”老僧道：“痴长二百七十岁了。”不知经了多少物，历过许多事，其年不为不久。行者听见道：“这还是我万代孙儿哩！”似此村蠢愚顽，即活万载亦何益？三藏瞅了他一眼道：“谨言，莫要不识高低，冲撞人。”那和尚便问：“老爷，你有多少年纪了？”行者道：“不敢说。”那老僧也只当一句风话，便不介意，也不再问，只叫献茶。

有一个小幸童^[9]，此物奚宜至哉。拿出一个羊脂玉的盘儿，有三个法蓝镶金的茶钟^[10]，又一童提一把白铜壶儿，极为“物”字点染。斟了三杯香茶。真个是色欺榴蕊艳，味胜桂花香。三藏见了夸爱不尽道：“好物件！好物件！先点“物”字，以为袈裟作衬。真是美食、美器！”那老僧道：“污眼，污眼。老爷乃天朝上国，广览奇珍，似这般器具，何足过奖？老爷自上邦来，可有甚么宝贝，借与弟子一观？”三藏道：“可怜！我那东土，无甚宝贝，就有时，路程遥远，也不能带得。”行者在傍道：“师父，我前日在包袱里，曾见那领袈裟，不是件宝贝？“物”字写的出色。拿与他看看何如？”众僧听说袈裟，一个个冷笑。行者道：“你笑怎的？”院主道：“老爷才说袈裟是件宝贝，言实可笑。若说袈裟，似我等辈者，不止二三十件。若论我师祖，在此处做了二百五六十年和尚，足有七八百件！”其物不为不多，是为“格”字一衬。叫：“拿出来看看。”那个和尚也是他一时卖弄，翻弄物格，天然奇绝。便叫道：人开库房，头陀抬柜子，就抬出十二柜，放在天井中，开了锁，两边设下衣架，四围牵了绳子，将袈裟一件件抖开挂起，请三藏观看。果然是

满堂绮绣，四壁绫罗。

行者一一观之，都是些穿花纳锦、刺绣销金之物。和尚只有袈裟，和尚亦只见袈裟，此外别无所有，此外亦一无所见也。笑道：“好，好，好！收起，收起！把我们的也取出来看看！”三藏把行者扯住，悄悄的道：“徒弟，莫要与人斗富。你我是单身在外，只恐有错。”行者道：“看看袈裟，有何差错？”三藏道：“你不曾理会得。古人有云，‘珍奇玩好之物，不可使见贪婪奸伪之人’，倘若一经入目，必动其心，既动其心，必生其计。汝是个畏祸的，索之而必应其求，可也。不然，则殒身灭命，皆起于此，事不小矣。”传奇《一捧雪》深得此意。行者道：“放心，放心！都在老孙身上！”你看他，不由分说，急急的走了去，把个包袱解开，早有霞光迸迸，尚有两层油纸裹定，去了纸，取出袈裟，抖开时，红光满室，彩气盈庭。众僧见了，无一个不心欢口赞，真个好袈裟！上头有：

千般巧妙明珠坠，万样稀奇佛宝攒。上下龙须铺彩绮，兜罗四面锦沿边。体挂魑魍从此灭，身披魑魅入黄泉。托化天仙亲手制，不是真僧不敢穿。

那老和尚见了这般宝贝，不谓七八百件之外，而又有此。果然动了奸心。走上前，对三藏跪下，眼中垂泪道：“我弟子真是没缘。”三藏搀起道：“老院师，有何话说？”他道：“老爷这件宝贝方才展开，天色晚了，奈何眼目昏花，不能看得明白，此物尚有未见，又何有于他，翻“格”字醒极。岂不是无缘？”三藏教：“掌上灯来，让你再看。”那老僧道：“爷爷的宝贝已是光亮，再点了灯，一发幌眼，莫想看得仔细。”行者道：“你要怎的看才好？”老僧道：“老爷若是宽恩放心，教弟子拿到后房，细细的看一夜，明早送还老爷西去，不知尊意何如？”三藏听说，吃了一惊，埋怨行者道：“都是你，都是你！”行者笑道：“怕他怎的？教我包起来，等他拿了去看，但有疏虞，尽是老孙包管^[11]。”那三藏阻挡不住，他把袈裟递与老僧道：“凭你看去，只是明早照旧还我，不得损污些须。”老僧喜喜欢欢，着幸童将袈裟拿进去，却分付众僧，将前面禅堂扫净，取两张藤床，安设铺盖，请二位老爷安歇。一壁厢又分付安排早斋送行^[12]，遂而各散。师徒们关了禅堂睡下。不题。

却说那和尚把袈裟骗到手，拿在后房灯下，对袈裟号啕痛哭。慌得那本寺僧，不敢先睡，小幸童也不知为何，却去报与众僧道：“公公哭到二更时候，还不歇声。”有两个徒孙是他心爱之人，上前问道：“师

公，你哭怎的？”老僧道：“我哭无缘，看不得唐僧宝贝。”小和尚道：“公公年纪高大，发过了。他的袈裟，放在你面前，你只消解开看便罢了，何须痛哭？”老僧道：“看的不长久，我今年二百七十岁，空挣了几百件袈裟，怎么得有他这一件？怎么得做个唐僧？”小和尚道：“师公差了。唐僧乃是离乡避井的一个行脚僧，你这等年高，享用也勾了，倒要像他做行脚僧，何也？”老僧道：“我虽是坐家自在，乐乎晚景，却不得他这袈裟穿穿，若教我穿得一日儿，就死也闭眼，也是我来阳世间为僧一场。”众僧道：“好没正经！你要穿他的，有何难处？我们明日留他住一日，你就穿他一日，留他住十日，你就穿他十日便罢了，何苦这般痛哭？”老僧道：“总然留他住了年载，也只穿得年载，到底也不得气长。他要去时，只得与他去，怎生留得长远？”单单要看这一件，其不能即物穷理可知。

正说话处，有一个小和尚名唤广智，这是个识货的。出头道：“公公，要得长远，也容易。”老僧闻言，就欢喜起来，道：“我儿，你有甚么高见？”广智道：“那唐僧两个，是走路的人，辛苦之甚，如今已睡着了。我们选几个有力量的，拿了枪刀，打开禅堂，将他杀了，把尸首埋在后园，只我一家知道，却又谋了他的白马、行囊，却把那袈裟留下，以为传家之宝，岂非子孙长久之计耶？”老和尚见说，满心欢喜，却才揩了眼泪道：“好，好，好！此计绝妙！”即便收拾枪刀。内中又一个小和尚，名唤广谋，日里不见用智，夜里却要施谋，总在黑处着力。就是那广智的师弟，上前来道：“此计不妙，若要杀他，须要看看动静。那个白脸的似易，那个毛脸的似难。万一杀他不得，却不返招己祸？我有一个不动刀枪之法，不知你尊意如何？”老僧道：“我儿，你有何法？”广谋道：“依小孙之见，如今唤聚东山大小房头，每人要干柴一束，舍了那三间禅堂，放起火来，教他欲走无门，连马一火焚之。就是山前山后人家看见，只说是他自不小心，走了火，将我禅堂都烧了；那两个和尚，却不都烧死？又好掩人耳目，袈裟岂不是我们传家之宝？”如此格法，大是苦事。那些和尚闻言，无不欢喜，都道：“强，强，强！此计更妙，更妙！”遂教各房头搬柴来。咦！这一计，正是弄得个：

高寿老僧该命尽，观音禅院化为尘。

原来他那寺里，有七八十个房头，大小有二百馀众，当夜一拥搬柴，把个禅堂，前前后后，四面围绕不通，安排放火。不题。

却说三藏师徒安歇已定。那行者却是个灵猴，虽然睡下，只是存神

炼气，朦胧着醒眼。忽听得外面不住的人走，喳喳的柴响风生，他心疑惑道：“此时夜静，如何有人行得脚步之声？莫敢是贼盗谋害我们的？”他就一骨鲁跳起^[13]，欲要开门出看，又恐惊醒师父。你看他弄个精神，摇身一变，变做一个蜜蜂儿。真个是：

口甜尾毒，腰细身轻。穿花度柳飞如箭，粘絮寻香似落星。小小微躯能负重，器器薄翅会风云^[14]。却自椽棱下，钻出看分明。

只见那众僧们搬柴运草，已围住禅堂放火哩。行者暗笑道：“果依我师父之言，他要害我们性命，谋我的袈裟，故起这等毒心。尝言“不毒不秃，不秃不毒；越毒越秃，越秃越毒”。我待要拿棍打他呵，可怜又不禁打，一顿棍都打死了，师父又怪我行凶。罢，罢，罢！与他个顺手牵羊，将计就计，教他住不成罢！”好行者！一觔斗跳上南天门里，不到此门已五百余年矣。謊得个庞、刘、苟、毕躬身，马、赵、温、关控背，俱道：“不好了！不好了！那闹天宫的主子又来了！”行者摇着手道：“列位免礼，休惊。我来寻广目天王的。”博闻广见，此又是位物格者。说不了，却遇天王早到，迎着行者道：“久阔，久阔。前闻得观音菩萨来见玉帝，借了四值功曹、六丁六甲并揭谛等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去。说你与他做了徒弟，今日怎么得闲到此？”行者道：“且休叙阔。唐僧路遇歹人，放火烧他，事在万分紧急，特来寻你，借辟火罩儿，救他一救。快些拿来使使，即刻返上。”天王道：“你差了，既是歹人放火，只该借水救他，如何要辟火罩？”行者道：“你那里晓得就里^[15]？借水救之，却烧不起来，倒相应了他^[16]。只是借此罩，护住了唐僧无伤，其余管他，尽他烧去。快些，快些！此时恐已无及，莫误了我下边干事。”那天王笑道：“这猴子还是这等起不善之心，只顾了自家，就不管别人。”行者道：“快着！快着！莫要调嘴^[17]，害了大事！”那天王不敢不借，遂将罩儿递与行者。

行者拿了，按着云头，径到禅堂房脊上，罩住了唐僧与白马、行李。物有所蔽，而不知此时更黑。他却去那后面老和尚住的方丈房上头坐，着意护那袈裟。看那些人放起火来，他转捻诀念咒，望巽地上吸一口气吹将去，一阵风起，把那火转吹得烘烘乱发。好火，好火！但见那：

黑烟漠漠，红焰腾腾。黑烟漠漠，长空不见一天星；红焰腾腾，大地有光千里赤。起初时，灼灼金蛇；次后来，煨煨（匝）（血）马。南方三炁逞英雄，回禄大神施法力^[18]。燥干柴烧烈火性，说甚么燧人钻木；热油门前飘彩焰，赛过了老祖开炉。正是那无情火发，怎禁这有意

行凶；不去弭灾，返行助虐。风随火势，焰飞有千丈馀高；火逞风威，灰迸上九霄云外。乒乒乓乓，好便似残年爆竹；泼泼喇喇，却就如军中炮声。烧得那当场佛像莫能逃，东院伽蓝无处躲。胜如赤壁夜鏖兵，赛过阿房宫内火。

这正是：星星之火，能烧万顷之田。须臾间，风狂火盛，把一座观音院，处处通红。你看那众和尚，搬箱抬笼，抢桌端锅，满院里叫苦连天。孙行者护住了后边方丈，辟火罩罩住了前面禅堂。其余前后火光大发，真个是照天红焰辉煌，透壁金光照耀。

不期火起之时，惊动了一山兽怪。这观音院正南二十里远近有座黑风山，黑洞洞地翻弄无知，形容绝妙，是从上截翻入下截。山中有一个黑风洞，物有未格则知有不至，故曰黑风，便已反照定下章“明”字。洞中有一个妖精，即所谓坐井观天，无知之黑怪也。正在睡醒翻身，只见那窗间透亮，只道是天明，起来看时，却是正北下的火光幌亮。妖精大惊道：“呀！这必是观音院里失了火！这些和尚，好不小心！我看时与他救一救来。”好妖精！纵起云头，即至烟火之下。果然充天之火，前面殿宇皆空，两廊烟火方灼。他大拽步撞将进去，正呼唤叫取水来，只见那后房无火，房脊上有一人放风。他却情知如此，急入里面看时，见那方丈中间有些霞光彩气，台案上有一个青氍包袱。他解开一看，见是一领锦襦袈裟，乃佛门之异宝。正是财动人心，他也不救火，他也不叫水，拿着那袈裟，趁哄打劫，拽回云步，径转山洞而去。

那场火，只烧到五更天明，方才灭息。你看那众僧们，赤赤精精，啼啼哭哭，都去那灰内寻铜铁，拨腐炭，扑金银。有的在墙筐里，苦搭窝棚；有的赤壁根头，支锅造饭；叫冤叫屈，乱嚷乱闹。不题。

却说行者，取了辟火罩，一舡斗送上南天门，交与广目天王道：“谢借！谢借！”天王收了道：“大圣至诚了，我正愁你不还我的宝贝，无处寻讨，且喜就送来也。”行者道：“老孙可是那当面骗物之人？这叫做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天王道：“许久不面，请到宫少坐一时，何如？”行者道：“老孙比在前不同，‘烂板凳，高谈阔论’了。如今保唐僧，不得身闲。容叙！容叙！”急辞别坠云，又见那太阳星上，竟来到禅堂前，摇身一变，变做蜜蜂儿，飞将进去。现了本像看时，那师父还沉睡哩。

行者叫道：“师父，天亮了，起来罢。”三藏才醒觉，翻身道：“正是。”穿了衣服，开门出来。忽抬头，只见些倒壁红墙，不见了楼台殿

宇。把一座观音院，已烧作了黑风山。大惊道：“呀！怎么这殿宇俱无，都是红墙，何也？”行者道：“你还做梦哩！今夜走了火的。”三藏道：“我怎不知？”罩子罩住，如何还得知？行者道：“是老孙护了禅堂，见师父浓睡，不曾惊动。”三藏道：“你有本事护了禅堂，如何就不救别房之火？”行者笑道：“好教师父得知，果然依你昨日之言，他爱上我们的袈裟，算计要烧杀我们，图人之物而害人之命，似此智谋不如无也。若不是老孙知觉，到如今皆成灰骨矣！”三藏闻言，害怕道：“是他们放的火么？”行者道：“不是他是谁？”三藏道：“莫不是怠慢了你，你干的这个勾当？”行者道：“老孙是这等怠懒之人，干这等不良之事？实实是他家放的，老孙见他心毒，果是不曾与他救火，只是与他略略助些风的。”三藏道：“天那！天那！火起时，只该助水，怎转助风？”行者道：“你可知古人云：‘人没伤虎心，虎没伤人意。’他不弄火，我怎肯弄风？”三藏道：“袈裟何在？敢莫是烧坏了也？”行者道：“没事，没事，烧不坏。那放袈裟的方丈无火。”三藏恨道：“我不管你，但是有些儿损伤，我只把那话儿念动念动，你就是死了。”行者慌了道：“师父，莫念，莫念！管寻还你袈裟就是了，等我去拿来走路。”三藏就牵着马，行者挑了担，出了禅堂，竟往后方丈去。

却说那些和尚，正悲切间，忽的看见他师徒牵马挑担而来，唬得一个个魂飞魄散，道：“冤魂索命来了！”行者喝道：“甚么冤魂索命？快还我袈裟来！”众僧一齐跪倒叩头道：“爷爷呀，冤有冤家，债有债主。要索命，不干我们事，都是广谋与老和尚定计害你的，莫问我们讨命。”行者“咄”的一声道：“我把你这些该死的畜生！那个问你讨甚么命？只拿袈裟来还我走路！”其间有两个胆量的和尚道：“老爷，你们在禅堂里，已烧死了，如今又来讨袈裟，端的还是人是鬼？”不是日里见鬼，正恐是夜里说梦。行者笑道：“这伙业畜，那里有甚么火来，你去前面看看禅堂，再来说话。”

众僧们爬起来，往前观看，那禅堂外面的门窗樞扇更不曾燎灼了半分^[19]。众人悚惧，才认得三藏是位神僧，行者是尊护法。一齐上前叩头道：“我等有眼无珠，不识真人下界。你的袈裟，在后面方丈中老师祖处哩。”三藏行过了三五层败壁破墙，嗟叹不已。只见方丈果然无火，众僧抢入里面叫道：“公公，唐僧乃是神人，未曾烧死，如今反害了自己家当。见不及此，智谋又安在。趁早拿出袈裟，还他去也。”原来这老和尚，寻不见袈裟，连此物亦无，焉得不黑。又烧了本寺房屋，正在万分烦恼焦燥之处，一闻此言，怎敢答应。因寻思无计，进退无方，拽开步，躬着腰，往那墙上着实撞了一头。可怜，只撞得脑破血流魂魄

散，咽喉气断染红沙，有诗为证：

堪叹老衲性愚蒙，枉作人间一寿翁。欲得袈裟传远世，岂知佛宝不凡同。但将容易为长久，定是萧条取败功。广智广谋成甚用，损人利己一场空。

慌得个众僧哭道：“师公已撞杀了，生是个黑人，死还是个黑鬼。又不见袈裟，怎生是好？”行者道：“想是汝等盗藏起也！都出来，开具花名手本^[20]，等老孙逐一查点。”那上下房的院主，将本寺和尚、头陀、幸童、道人，尽行开具手本二张。大小人等，共计二百三十名。行者请师父高坐，他却一一从头唱名搜检。都要解放衣襟，分明点过，更无袈裟。又将那各房头搬抢出去的箱笼物件，从头细细寻遍，那里得有踪迹。三藏心中烦恼，懊恨行者不尽，却坐在上面，念动那咒。行者“扑”的跌倒在地，抱着头，十分难禁，只教：“莫念！莫念！管寻还了袈裟。”那众僧见了，一个个战兢兢的上前跪下劝解。三藏就合口不念。

行者一骨鲁跳起来，耳朵里掣出铁棒，要打那些和尚，被三藏喝住道：“这猴头！你头疼还不怕，还要无礼？休动手，且莫伤人！再与我审问一问！”众僧们磕头礼拜，哀告三藏道：“老爷饶命，我等委实的不曾看见。这都是那老死鬼的不是，他昨晚看着你的袈裟，只哭到更深时候，看也不曾敢看，思量要图长久，做个传家之宝，设计定策，要烧杀老爷。自火起之候，狂风大作，各人只顾救火，搬抢物件，更不知袈裟去向。”不曾物格，如何便得知至？串下绝妙。行者大怒，走进方丈屋里，把那触死鬼尸首抬出，选剥了细看^[21]，浑身更无那件宝贝，就把个方丈掘地三尺，也无踪影。

行者忖量半晌，问道：“你这里可有甚么妖怪成精么？”院主道：“老爷不问，莫想得知。我这里正东南，有座黑风山。黑风洞内，有一个黑大王，“黑”字妙，“大王”更妙。黑至大王，其德不明之极，是反照下章。我这老死鬼常与他讲道，与黑大王讲的，定是黑道。他便是个妖精。别无甚物。”行者道：“那山离此有多远近？”院主道：“只有二十里，那望见山头的就是。”行者笑道：“师父放心，不须讲了，一定是那黑怪偷去无疑。”三藏道：“他那厢离此有二十里，如何就断得是他？”行者道：“你不曾见，夜间那火光腾万里，亮透三天，为下明德一照。且休说二十里，就是二百里也照见了。坐定是他见火光焜耀，趁着机会，暗暗的来到这里，看见我们袈裟是件宝贝，必然趁哄掳去也。就是宝贝，要此何益。不是个黑鬼，竟是个瞎鬼。等老孙去寻他一

寻。”三藏道：“你去了时，我却何倚？”行者道：“这个放心，暗中自有神灵保护，明中等我叫那些和尚伏侍。”即唤众和尚过来道：“汝等着几个去埋那老鬼，着几个伏侍我师父，看守我白马。”众僧领诺。行者又道：“汝等莫顺口儿答应，等我去了，你就不来奉承。看师父的，要怡颜悦色；养白马的，要水草调匀。假有一毫儿差了，照依这个样棍与你们看看！”他掣出棍子，照那火烧的砖上，“扑”的一下，把那墙打得粉碎，又震倒七八层墙。众僧见了，个个骨软身麻，磕头滴泪道：“爷爷宽心前去，我等竭力虔心，供奉老爷，决不敢一毫怠慢。”好行者！急纵觔斗云，竟上黑风山，寻找这袈裟，正是那：

金禅求正出京畿，仗锡投西涉翠（薇）〔微〕。虎豹狼虫行处有，工商士客见时稀。路逢异国愚僧妒，全仗齐天大圣威。火发风生禅院废，黑熊夜盗锦襦衣。

毕竟此去，不知袈裟有无，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才与财二者，皆为世之所不容。才华见忌，财物见劫，一定之理，若再卖弄，其祸必不免矣。若能于此保一个长无事，方是大本领，方是真学问。

老和尚是黑夜看衣，广智广谋是黑夜定计，孙行者是黑夜弄风，熊黑怪是黑夜窃物。无一不黑，此所以为黑风山也。

夫人同此智，心同此谋，岂有一物不见、一事不知者也。皆因心粗气浮，闻见不广，是以聪明俊秀变作白衣黑汉者，不可胜数。此传不单讲格致的工夫，正说不格不致的原故。

格物致知，在即物而穷其理。原要博闻广见，日逐研究，岂可坐观井底而不闻不见耶。题纲上句观音院是扣物格，下句黑风山是翻知至。

此物不格，此知格不可至，此所以为黑大王而已矣。

禅乃学也，观乃视也，音乃声也。是观音禅院乃一诵读为学之所在也。格物致知原从学问而来，观音却不在，妙不可言。没人拘管，是以日听其敲钟擂鼓，而并不诵不读。此物何由格，此知何由至，虽欲不黑，不可得矣。故云菩萨没理，甚言馆师之不禁也。

[1] 浮屠：佛教语。指佛塔。

[2] 左筓（jī）帽：筓是发簪，冠帽需要用带子固定，一头系于左筓，一头系于右筓，然而僧人无发，所以僧帽也与筓无关，左筓帽只是一个杜撰的称谓。

[3] 无垢衣：袈裟的别名。

[4] 失瞻：客套语，谓失于瞻仰拜候。犹失迎。

[5] 寒噤：因受冷或受惊而身体颤抖。

[6] 骊山老母：传说商周之际有骊山女，为天子。唐宋后遂以为女仙，尊为骊山老母。

[7] 筋挛：中医病证名。指肢体筋脉收缩抽急，不能舒转自如。

[8] 樗（chū）朽：《庄子·逍遥游》中以大樗为无用之木，故后以“樗朽”作自谦之词。樗，臭椿树。

[9] 幸童：贴身的僮仆。

[10] 法蓝：即珖琅。

[11] 包管：担当，保证。

[12] 壁厢：旁，边。

[13] 一骨鲁：一滚或一转。形容动作灵活迅速。

[14] 噤噤：自得无欲貌。

[15] 就里：内情，底细。

[16] 相应：便宜。

[17] 调嘴：贫嘴，耍嘴皮。

[18] 回禄：传说中的火神。

[19] 榻扇：一种成对相连的门。

[20] 手本：名帖。

[21] 选剥：即剥光，剥净。

第十七回

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观世音收伏熊罴怪

太极本无形，至道原浑沦。迨至降人世，黑白始中分。或作西方佛，或成洞里精。精亦由佛至，佛亦每成精。有精即有佛，有佛自有精。无精必无佛，无佛更无精。心灭种种灭，心生种种生。悟得此中理，金丹真妙文。

白衣秀士却偏与黑汉谈道，妙不可言。不是白之犹白，即是玄之又玄；不是玄黄不分，正是黑白难辨；不虑白之太白，正恐黑之愈黑也。

行者方以卖弄失物，熊罴又以卖弄惹祸，故斯世之恒情，实人心之大患。聪明外露，便非享福之器；财物外露，即是招祸之根。浑厚诚朴，实人设身处世之至要。观于诸葛恪、金谷园，而亦可以概悟也。

大学首重明德。《西游》却先写一黑怪，正与“明”字相反。夫黑是为学第一病，故怪亦列作西天第一怪。凡纵放子弟，不肯拘禁在学馆，而令其闲游浪荡者，莫不似此一怪也。此怪不去，此德不明，此心不明，此怪亦莫去。仙丹一粒，其旨亦妙矣。

话说孙行者，一筋斗跳将起去，唬得那观音院大小和尚并头陀、幸童、道人等，一个个朝天礼拜道：“爷爷呀，原来是腾云驾雾的神圣下界，怪道火不能伤！恨我那个不识人的老剥皮，窃恐剥了皮，其肉还黑。使心用心，今日反害了自己。”三藏道：“列位请起，不须恨了。这去寻着袈裟，万事皆休，但恐找寻不着，我那徒弟性子有些不好，汝等性命，不知如何？恐一人不能脱也。”众僧闻得此言，一个个提心吊胆，告天许愿，只要寻得袈裟，各全性命，不题。

却说孙大圣到空中，把腰儿扭了一扭，早来到黑风山上。住了云头仔细看，果然是座好山。况正值春光时节，但见：

万壑争流，千崖竞秀。鸟啼人不见，花落树犹香。雨过天连青壁润，风来松卷翠屏张。山草发，野花开，悬崖峭嶂；薜萝生^[4]，佳木

丽，峻岭平岗。不遇幽人，那寻樵子？涧边双鹤饮，石上野猿狂。矗矗堆螺排黛色，巍巍拥翠弄风光。

那行者正观山景，忽听得芳草坡前有人言语。他却轻步潜踪，闪在那石崖之下偷睛观看。原来是三个妖魔，席地而坐。上首的是一条黑汉，惟于物有未格，故其知有不至，此所以为黑汉也。左首下是一个道人，近墨者黑，此道亦大不明，为下“明德”反照。右首下是一个白衣秀士，白衣人却与黑汉对坐，妙不可言。惟其与黑汉对坐，无怪其为白衣也。都在那里高谈阔论。讲的是立鼎安炉，抟砂炼汞，白雪黄牙^[2]，傍门外道。尽些黑道。正说中间，那黑汉笑道：“后日是我母难之日^[3]，二公可光顾光顾。”白衣秀士道：“年年与大王上寿，今年岂有不来之理。”已伏下意。黑汉道：“我夜来得了一件宝贝，名唤锦襦佛衣，是件玩好之物。【侧批】乱谈有云，今日闲暇无事，不免寿诞一回，正黑大王之谓也。我明日就以他为寿，大开筵宴，邀请各山道官，庆贺佛衣，就称为佛衣会黑人偏爱着锦衣，虽有此锦衣，其如此黑何。如何？”道人笑道：“妙，妙，妙！我明日就来拜寿赴宴。”行者闻得佛衣之言，定以为是他宝贝。他就忍不住怒气，跳出石崖，双手举起金箍棒，高叫道：“我把你这伙贼怪！你偷了我的袈裟，要做甚么佛衣会！趁早儿拿来还我！”喝一声“休走”！轮起棒，照头一下，慌得那黑汉化风而逃，道人驾云而走，只把个白衣秀士一棒打死，拖将过来看处，却是一条白花蛇怪。出槽山最毒，谚云：“人见白花一匹布，白花见人就打墓。”索性提起来，摔做五七断。径入深山，找寻那个黑汉。转过尖峰，行过峻岭，又见那壁陡崖前，耸出一座洞府。但见那：

烟霞渺渺，松柏森森。烟霞渺渺采盈门，松柏森森青绕户。桥踏枯槎木，峰岭绕薜萝。鸟衔红蕊来云壑，鹿践芳丛上石台。那门前时催花发，风送花香。临堤绿柳转黄鹂，傍岸夭桃翻粉蝶。虽然旷野不堪夸，却赛蓬莱山下景。

行者到于门首，又见那两扇石门，关得甚紧，门上有一横石板，明书六个大字，乃“黑风山黑风洞”。不近占城国，必傍右军池，是个无知的所在。即便轮棒叫声“开门”，那里面有把门的小妖开了门，出来问道：“你是何人！敢来击吾仙洞！”行者骂道：“你个作死的业畜！甚么个去处？敢称仙洞！‘仙’字是你称的？快进去报与你们黑汉，教他快送老爷的袈裟出来，饶你一窝性命。”小妖急急跑到里面报道：“大王，佛衣会做不成了，门外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来讨袈裟哩！”那黑汉被行者在芳草坡前赶将来，却才关了门，坐还未稳，又听得那话，心中暗

想道：“这厮不知是那里来的，这般无礼，敢嚷上我的门来！”教取披挂。随结束了，绰一杆黑缨枪，走出门来。这行者闪在门外，执着铁棒，睁睛观看，只见那怪果生得凶险：

碗子铁盔火漆光，乌金铠甲亮辉煌。皂罗袍罩风兜袖，黑绿丝绦髯穗长^[4]。手执黑缨枪一杆，足踏乌皮靴一双。眼幌金睛如掣电，正是山中黑风王。人家的黑在胸中，他却偏在身上。不肯读书，此所以为黑大王也。

行者暗笑道：“这厮真个如烧窑的一般，筑煤的无二，玄天庙遣鬼使，生铁佛再转世，卖油郎充博士，煤黑子新开市。不羨那眉黛绿，久把这胭粉忌。只因傍空门，庆生辰，作佛事，故亦学戴玄冠、着缁衣。想必是在此处刷炭为生，怎么这等一身乌黑？”《太玄赋》久烂胸中，黑墨水已润通身。夜郎陈玄皆亲近，作的是乌有传，讲的是子虚论。渴饮碧波泉，饥餐黄粱梦。乌江沐浴身清净，睥然见面盍背，又何须问你不看西洋漆柜。海藏奇书都收尽，因此上萤窗灯火，方熬出这般病。

【侧批】昔因目不识丁之故。那怪大声高叫道：“你是个甚么和尚，敢在我这里大胆？”行者执铁棒撞至面前，大咤一声道：“不要闲讲，快还你老外公的袈裟来！”那怪道：“你是那寺里和尚？你的袈裟在那里失落了，敢来我这里索取！”行者道：“我的袈裟在正直北观音院后方丈里放着，只因那院里失了火，你这厮趁哄掳掠盗了来，要做佛衣会庆寿，怎敢抵赖？快快还我，饶你性命！若牙迸半个‘不’字，我推倒了黑风山，蹯平了黑风洞，把你这一洞妖邪都碾为齑粉！”那怪闻言，呵呵冷笑道：“你这个泼物！原来昨夜那火就是你放的，你在那方丈屋上，行凶招风，是我把一件袈裟拿来了，你待怎么？你是那里来的？姓甚名谁？有多大手段，敢那等海口浪言^[5]！”行者道：“是你也认不得你老外公哩！你老外公乃大唐上国驾前御弟三藏法师之徒弟，姓孙名悟空行者。若问老孙的手段，说出来，教你魂飞魄散，死在眼前！”那怪道：“我不曾会你，有甚么手段，说来我听。”行者笑道：“我儿子，你站稳着，仔细听之，我：

自小神通手段高，随风变化逞英豪。养性修真熬日月，跳出轮回把命逃。一点诚心曾访道，灵台上采药苗。那山有个老仙长，寿年十万八千高。老孙拜他为师父，指我长生路一条。他说身内有丹药，外边采取枉徒劳。得传大品天仙诀，若无根本实难熬。回光内照宁心坐，身中日月坎离交。万事不思全寡欲，六根清净体坚牢。返老还童容易得，超凡入圣路非遥。三年无漏成仙体，不同俗辈受煎熬。十洲三岛还游戏，

海角天涯转一遭。活该三百多馀岁，不得飞升上九霄。下海降龙真宝贝，才有金箍棒一条。花果山前为帅首，水帘洞里聚群妖。玉皇大帝传宣诏，封我齐天极品高。几番大闹凌霄殿，数次曾偷王母桃。天兵十万来降我，层层密密布枪刀。战退天王归上界，哪吒负（重）〔通〕领兵逃。显圣真君能变化，老孙硬赌跌平交。道祖观音同玉帝，南天门上看降妖。却被老君助一阵，二郎擒我到天曹。将身绑在降妖柱，即命神兵把首梏。刀砍锤敲不得坏，又教雷打火来烧。老孙其实有手段，全然不怕半分毫。送在老君炉里炼，六丁神火慢煎熬。日满开炉我跳出，手持铁棒绕天跑。纵横到处无遮挡，三十三天闹一遭。我佛如来施法力，五行山压老孙腰。整整压该五百载，幸逢三藏出唐朝。吾今皈正西方去，转上雷音见玉毫^[6]。你去乾坤四海问一问，我是历代驰名第一妖。”更在黑大王之上，其黑不可复问矣。

那怪闻言，笑道：“你原来是那闹天宫的弼马温么？”行者最恼的是人叫他弼马温，听见这一声，心中大怒，骂道：“你这贼怪，偷了袈裟不还，倒伤老爷！不要走，看棍！”那黑汉侧身躲过，绰长枪劈手来迎，两家这场好杀：

如意棒，黑缨枪，二人洞口逞刚强。分心劈脸刺，着臂照头伤。这个横丢阴棍手，那个直捻急三枪。白虎爬山来探爪，黄龙卧道转身忙。喷彩雾，吐毫光，两个妖仙不可量。一个是修正齐天圣，一个是成精黑大王。这场山里相争处，只为袈裟各不良。

那怪与行者斗了十数回合，不分胜负。渐渐红日当午，照下“明”字。那黑汉举枪架住铁棒道：“孙行者，咱两个且收兵，等我进了膳来，再与你赌斗。”【侧批】不肯发愤，只好穿衣饔饭耳，焉得不黑。行者道：“你这个业畜，教做汉子？好汉子，半日儿就要吃饭？似老孙在山根下，整压了五百馀年，也未曾尝些汤水，那里便饿哩！莫推故^[7]，休走，还我袈裟来。方让你去吃饭。”那怪虚幌一枪，翻身入洞，关了石门，收回小妖，且安排筵宴，书写请帖，邀请各山魔王庆会。不题。

却说行者攻门不开，也只得回观音院。那本寺僧人已葬埋了那老和尚，都在方丈里伏侍唐僧。早斋已毕，又摆上午斋，【侧批】在衣食上讲究，事物上便可知。正那里添汤换水，只见行者从空降下，众僧礼拜，接入方丈，见了三藏。三藏道：“悟空，你来了，袈裟何如？”行者道：“已有了根由，早是不曾冤了这些和尚^[8]，原来是那黑风山妖怪偷了。老孙去暗暗的寻他，只见他与一个白衣秀士、一个老道人坐在那芳

草坡前讲话，也是个不打自招的怪物，他忽然说出道，后日是他母难之日，邀请诸邪来做生日，夜来得了一件锦襦佛衣，要以此为寿，作一大宴，唤做庆赏佛衣会。是老孙抢到面前，打了一棍，那黑汉化风而走，道人也不见了，只把个白衣秀士打死，乃是一条白花蛇成精。【侧批】外面虽花，里边却黑。写尽富翁子弟。我又急急赶到他洞口，叫他出来，与他赌斗。他已承认了是他拿回。战勾这半日，不分胜负。那怪回洞，却要吃饭，关了石门，惧战不出。老孙却来回看师父，先报此信。已是有了袈裟的下落，不怕他不还我。”

众僧闻言，合掌的合掌，磕头的磕头，都念声：“南无阿弥陀佛！今日寻着下落，我等方有了性命矣！”行者道：“你且休喜欢畅快，我还未曾到手，师父还未曾出门哩。只等有了袈裟，打发得我师父好好的出门，才是你们的安乐处，若稍有些须不虞，老孙可是好惹的主子！可曾有好茶饭与我师父吃？可曾有好草料喂马？”众僧俱满口答应道：“有，有，有！更不曾一毫有怠慢了老爷。”

三藏道：“自你去了这半日，我已吃过了三次茶汤，两餐斋供了。【侧批】读书似此，世上再无黑汉。他俱不曾敢慢我。但只是你还尽心竭力，去寻取袈裟回来。”行者道：“莫忙！既有下落，管情拿住这厮^[9]，还你原物。放心，放心！”正说处，那上房院主又整治素供，请孙老爷吃斋。行者却吃了些须，复驾祥云，又去找寻。正行间，只见一个小妖，左胁下夹着一个花梨木匣儿从大路而来。行者度他匣内，必有甚么柬札，举起棒劈头一下，可怜不禁打，就打得似个肉饼一般。却拖在路傍，揭开匣儿观看，果然是一封请帖。帖上写着：

侍生熊罴便已照定八戒。顿首拜^[10]，启上大阐金池老上人丹房^[11]：金池通明，黑汉亦有知矣，是为正面一转。屡承佳惠，感激渊深。夜观回禄之难^[12]，有失救护，谅仙机必无他害。生偶得佛衣一件，欲作雅会，谨具花酌，奉扳清赏。至期，千乞仙从过临一叙。是荷。先二日具。

行者见了，呵呵大笑道：“那个老剥皮，死得他一毫儿也不亏！他原来与妖精结党，格物致知，原是一串，讲来绝妙。怪道他也活了二百七十岁。想是那个妖精，传他些甚么服气的小法儿，故有此寿。【侧批】学会他的样子，所谓老而不死是为贼也。老孙还记得他的模样，等我就变做那和尚，往他洞里走走，看我那袈裟放在何处。假若得手，即便拿回，却也省力。”

好大圣！念动咒语，迎着风一变，果然就相那老和尚一般，有此一变，此心已有明机，不似无知之黑汉矣。藏了铁棒，拽开步，径来洞口，叫声“开门”。那小妖开了门，见是这般模样，急转身报道：“大王，金池长老来了。”那怪大惊道：“刚才差了小的去下简帖请他，这时候还未到那里哩，如何他就来得这等迅速？想是小的不曾撞着他，断是孙行者呼他来讨袈裟的。管事的，可把佛衣藏了，莫教他看见。”

行者进了前门，但见那天井中，松篁交翠，桃李争妍，丛丛花发，簇簇兰香，却也是个洞天之处。【侧批】似此仙境，却住的是俗子，可胜叹哉。又见那二门上有一联对子，写着：“静隐深山无俗虑，幽居仙洞乐天真。”黑人偏好贴雅对，真乃天下不解之奇事。行者暗道：“这厮也是脱垢离尘，知命的怪物。”虽有所知，然犹未至。入门里，往前又进，到于三层门里，都是些画栋雕梁，明窗彩户。只见那黑汉子，穿的是黑绿纭丝袈裟^[13]，罩一领鸦青花绦披风，戴一顶乌角软巾，【侧批】胸中实无点点墨，空戴方方头上巾。穿一双麂皮皂靴。见行者进来，整顿衣巾，降阶迎接道：“金池老友，连日欠情，请坐，请坐！”行者以礼相见。见毕而坐，坐定而茶。茶罢，妖精欠身道：“适有小简奉启，后日一叙，何老友今日就下顾也？”行者道：“正来进拜，不期路遇华翰^[14]，见有佛衣雅会，故此急急奔来，愿求见见。”那怪笑道：“老友差矣。这袈裟本是唐僧的，他在你处住札，你岂不曾看见，返来就我看看？”行者道：“贫僧借来，因夜晚还不曾展看，不期被大王取来，又被火烧了荒山，失落了家私。那唐僧的徒弟，又有些骁勇。乱忙中，四下里都寻觅不见。原来是大王的洪福收来，故特来一见。”

正讲处，只见有一个巡山的小妖来报道：“大王，祸事了！下请书的小校，被孙行者打死在大路旁边，他绰着经儿^[15]，变化做金池长老，来骗佛衣也。”那怪闻言，暗道：“我说那长老怎么今日就来，又来得迅速，果然是他！”急纵身，拿过枪来就刺行者。行者耳朵里急掣出棍子，现了本相，架住枪尖，就在他那中厅里跳出，自天井中斗到前门外，唬得那洞里群妖都丧胆，家间老幼尽无魂。这场在山头好赌斗，比前番更是不同，好杀：

那猴王胆大充和尚，这黑汉心灵隐佛衣。语去言来机会巧，随机应变不差池。袈裟欲见无由见，宝贝玄微真妙微。小怪寻山言祸事，老妖发怒显神威。翻身打出黑风洞，枪棒争持辨是非。棒架长枪声响亮，枪迎铁棒放光辉。悟空变化人间少，妖怪神通世上稀。这个要把佛衣来庆寿，那个不得袈裟肯善归？这番苦战难分手，就是活佛临凡也解不得

围。

他两个从洞口打上山头，自山头杀在云外，吐雾喷风，飞砂走石，只斗到红日沉西，不分胜败。那怪道：“姓孙的，你且住了手。今日天晚，不好相持，你去，你去！待明早来，与你定个死活。”行者叫道：“儿子莫走！要战便像个战的，不可以天晚相推。”看他没头没脸的，只情使棍子打来。这黑汉又化阵清风，转回本洞，紧闭石门不出。

行者却无计策奈何，只得也回观音院里。按落云头，道声“师父”。那三藏眼儿巴巴的正望他哩。忽见到了面前，甚喜；又见他手里没有袈裟，又惧。问道：“怎么这番还不曾有袈裟来？”行者袖中取出个简帖儿来，递与三藏道：“师父，那怪物与这死的老剥皮原是朋友，他着一个小妖送此帖来，还请他去赴佛衣会，是老孙就把那小妖打死，变做那老和尚，进他洞去，骗了一钟茶吃。欲问他讨袈裟看看，他不肯拿出。正坐间，忽被一个甚么巡山的走了风信，他就与我打将起来。只斗到这早晚，不分上下。一般黑人，那有两样本事。他见天晚，闪回洞去，紧闭石门。老孙无奈，也暂回来。”三藏道：“你手段比他何如？”行者道：“我也硬不多儿，只战个手平。”

三藏才看了简帖，又递与那院主道：“你师父敢莫也是妖精么？”那院主慌忙跪下道：“老爷，我师父是人，只因那黑大王修成人道，常来寺里与我师父讲经，古人误了半日，这却误尽一生。他传了我师父些养神服气之术，故以朋友相称。”行者道：“这伙和尚，没甚妖气，他一个个头圆顶天，足方履地，但比老孙肥胖长大些儿，【侧批】不过多吃几碗饭。非妖精也。你看那帖儿上，写着‘侍生熊罴’，此物必定是个黑熊成精。”定是个猪黑子，先为八戒写一小样。三藏道：“我闻得古人云，熊与猩猩相类，都是兽物，他却怎么成精？”行者笑道：“老孙是兽类，见做了齐天大圣，与他何异？大抵世间之物，凡有九窍者，皆可以修行成仙。”三藏又道：“你才说他本事与你手平，你却怎生得胜，取我袈裟回来？”行者道：“莫管，莫管，我有处治。”正商议间，众僧摆上晚斋，请他师徒们吃了。三藏教掌灯，仍去前面禅堂安歇。众僧都挨墙倚壁，苦搭窝棚，各各睡下，只把后方丈让与那上下院主安身。此时夜静，但见：

银河现影，玉宇无尘。满天星灿烂，一水浪收痕。万籁声宁，千山鸟绝。溪边渔火息，塔上佛灯昏。昨夜阁黎钟鼓响，今宵听遍哭声闻。

是夜在禅堂歇宿。那三藏想着袈裟，那里得稳睡？忽翻身见窗外透

白，急起来叫道：“悟空，天明了，快寻袈裟去。”行者一骨鲁跳将起来，一见众僧侍立，供奉汤水。行者道：“你等用心伏侍我师父，老孙去也。”三藏下床扯住道：“你往那里去？”行者道：“我想这桩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他有这个禅院在此，受了这里人家香火，又容那妖精邻住。我去南海寻他，与他讲一讲，教他亲来问妖精讨袈裟还我。”三藏道：“你这去几时回来？”行者道：“时少只在饭罢，时多只在晌午，就成功了。那些和尚，可好伏侍。老孙去也。”说声“去”，早已无踪。须臾间，到了南海，停云观看。但见那：

汪洋海远，水势连天。祥光笼宇宙，瑞气照山川。千层雪浪吼青霄，万叠烟波滔白昼。水飞四野振轰雷，浪滚周遭鸣霹雳。休言水势，且看中间。五色朦胧宝叠山，红黄紫皂绿和蓝。才见观音真胜境，试看南海落伽山。好去处！山峰高耸，顶透虚空。中间有千样奇花，百般瑞草。风摇宝树，日映金莲。观音殿，瓦盖琉璃；潮音洞，门铺玳瑁。绿杨影里语鹦哥，紫竹林中啼孔雀。罗纹石上，护法威严；玛瑙滩前，木吒雄壮。黑怪不去，皆不观音之故。

这行者观不尽那异景非常，观于海者难为水，此则更难乎其为物。有此一观，其物格矣。径直按云头，到竹林之下。早有诸天迎接道：“菩萨前者对众言大圣归善，甚是宣扬。今保唐僧，如何得暇到此？”行者道：“因保唐僧，路逢一事，特见菩萨，烦为通报。”诸天遂来洞口报知，菩萨唤入。行者遵法而行，至宝莲台下拜了。菩萨问曰：“你来何干？”行者道：“我师父路遇你的禅院，你受了人间香火，容一个黑熊精在那里邻住，着他偷了我师父袈裟，屡次取讨不与。今特来问你要的。”菩萨道：“这猴子！说话这等无状！既是熊精偷了你的袈裟，你怎来问我取讨？都是你这个业猴大胆，将宝贝卖弄，拿与小人看见，你却又行凶，唤风发火，烧了我的留云下院，反来我处放刁！”行者见菩萨说出这话，知他晓得过去未来之事，知至，绝妙。慌忙礼拜道：“菩萨，乞恕弟子之罪，果是这般这等。但恨那怪物不肯与我袈裟，师父又要念那话儿咒语，老孙忍不得头疼，故此来拜烦菩萨。望菩萨慈悲之心，助我去拿那妖精，取衣西进也。”菩萨道：“那怪物有许多神通，却也不亚于你。【侧批】岂知黑也不让于他。也罢，我看唐僧面上，和你去走一遭。”行者闻言，谢恩再拜。即请菩萨出门，遂同驾祥云，早到黑风山。坠落云头，依路找洞。

正行处，只见那山坡前走出一个道人，手拿着一个玻璃盘儿，盘内安着两粒仙丹，往前正走，被行者撞个满怀，掣出棒，就照头一下，打

得脑里浆流出，腔中血迸撞。菩萨大惊道：“你这个猴子，还是这等放泼。他又不曾偷你袈裟，又不与你相识，又无甚冤仇，你怎么就将他打死？”行者道：“菩萨，你认他不得，他是那黑熊精的朋友。他昨日和一个白衣秀士，都在芳草坡前坐讲：后日是黑精的生日，请他们来庆佛衣会。今日他先来拜寿，明日来庆佛衣会，所以我认得。定是今日替那妖去上寿。”菩萨说：“既是这等说来，也罢。”

行者才去把那道人的提起来看，却是一只苍狼。麻麻糊糊反知至，更觉奇妙。傍边那个盘儿底下，却有字，刻道：“凌虚子制。”灵虚一点，满腹通明，此知之所以至也。行者见了，笑道：“造化，造化！老孙也是便益，菩萨也是省力。这怪叫做不打自招，那怪教他今日了劣^[16]。”菩萨说道：“悟空，这教怎么说？”行者道：“菩萨，我悟空有一句话儿，叫做将计就计，不知菩萨可肯依我？”菩萨道：“你说。”行者说道：“菩萨，你看这盘儿中是两粒仙丹，便是我们与那妖魔的贐见^[17]。这盘儿后面刻的四个字，说‘凌虚子制’，便是我们与那妖魔的勾头^[18]。菩萨若要依得我时，我好替你作个计较，也就不须动得干戈，也不须劳得征战，妖魔眼下遭瘟，佛衣眼下出现。菩萨要不依我时，菩萨往西，我悟空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唐三藏只当落空。”菩萨笑道：“这猴熟嘴。”行者道：“不敢，到是一个计较。”菩萨说：“你这计较怎说？”行者道：“这盘上刻那‘凌虚子制’，想这道人就叫做凌虚子。菩萨你要依我时，可就变做这个道人。我把这丹吃了一粒，变上一粒略大些儿，菩萨你就捧了这个盘儿，两粒仙丹，去与那妖上寿。把这丸大些的让与那妖，待那妖一口吞之，老孙便于中取事，他若不肯献出佛衣，老孙将他板肠就也织将一件出来。”菩萨没法，也只得点点头儿依他。行者笑道：“如何？”尔时菩萨，乃以广大慈悲，无边法力，亿万化身，以心会意，以意会身，恍惚之间变作凌虚仙子：物格知至，串合更妙。

鹤擎仙风飒，飘飘欲步虚。苍颜松柏老，秀色古今无。去去还无住，如如自有殊。总来归一法，只是隔邪躯。

行者看道：“妙阿！妙阿！还是妖精菩萨，还是菩萨妖精？”不重菩萨妖精，正见妖精已成菩萨也。菩萨笑道：“悟空，菩萨、妖精总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无有。”“而后”之神，写来绝妙。行者心下顿悟，“知至”的正面。○此心不黑，此怪之所以立去也。转身却就变做一粒仙丹：非是仙丹，是行者，正见此心已成仙丹矣。写法尤妙。

走盘无不定，圆明未有方。三三勾漏合^[19]，六六少翁商^[20]。瓦铄黄金焰，牟尼白昼光^[21]。外边铅与汞，未许易论量。

行者变了那颗丹，终是略大些儿。菩萨认定，拿了那个玻璃盘儿，径到妖洞门口。看时，果然是：

崖深岫险，云生岭上。柏苍松翠，风飒林间。崖深岫险，果是妖邪出没人烟少；柏苍松翠，也能仙真修隐道情多。山有涧，涧有泉，潺潺流水咽鸣琴，便堪洗耳；崖有鹿，林有鹤，幽幽仙籁动开岑，亦可赏心。这是妖仙有分降菩提，弘誓无边垂恻隐。

菩萨看了，心中暗喜道：“这业畜，占了这座山洞，却是也有些道分。”因此，心中已是有个慈悲。走到洞口，只见守洞小妖都有些认得，道：“凌虚仙长来了。”一边传报，一边接引。那妖早已迎出门来，道：“凌虚，有劳仙驾珍顾，蓬荜有辉。”菩萨道：“小道敬献一粒仙丹，敢称千寿。”必得明药，方治得黑病。只是黑汉颇多，一粒仙丹恐明不得几个。他二人拜毕，方才坐定，又叙起他昨日之事。菩萨不答，连忙拿丹盘道：“大王，且见小道鄙意。”觑定一粒大的，推与那妖道：“愿大王千寿。”那妖亦推一粒，递与菩萨道：“愿与凌虚子同之。”让毕，那妖才待要咽，那药顺口儿一直滚下。现了本相，理起四平。那妖滚倒在地。菩萨现相，问妖取了佛衣。行者早已从鼻孔中出去。菩萨又怕那妖无礼，却把一个箍儿，丢在那妖头上。此禁箍也。回应第八回。那妖起来，提枪要刺，行者、菩萨早已起在空中，将真言念起，【侧批】此时若再不拘禁而令其交僧访道，其黑不可复明矣。那怪依旧头疼，丢了枪，满地乱滚。半空里笑倒个美猴王，平地下滚坏个黑熊怪。菩萨道：“业畜，你如今可皈依么？”那怪满口道：“心愿皈依，只望饶命。”行者恐耽阁了工夫，意欲就打，菩萨急止住道：“休伤他命，我有用他处哩。”行者道：“这样怪物，不打死他，反留他在何处用哩？”菩萨道：“我那落伽山后，无人看管，我要带他去做个守山大神。”前因坐井，故令其观海，而物不患不格矣。○点出“后”字，一笔不漏。行者笑道：“诚然是个救苦慈尊，一灵不损。【侧批】严加管束，不知成就了多少子弟。若是老孙有这样咒语，就念上他娘千遍！这回儿就有许多黑熊，都教他了帐！”

却说那怪苏醒多时，公道难禁疼痛^[22]，只得跪在地下哀告道：“但饶性命，愿皈正果。”菩萨方坠落祥光，又与他摩顶受戒，教他执了长枪，跟随左右。那黑熊才一片野心今日定，无穷顽性此时收。非学问不足以变化气质，然恰是“知至”的正面煞住。○野心正与野人相应。菩萨分付道：“悟空，你回去罢。好生伏侍唐僧，以后再休懈惰生事。”行者道：“深感菩萨远来，弟子还当回送回送。”菩萨道：“免送。”行者才捧

着袈裟，叩头而别。菩萨亦带了熊罴，径回大海，收去黑怪，其神已落到“明”字。有诗为证：

祥光霭霭凝金像，万道缤纷实可夸。普济世人垂悯恤，遍观法界现金莲。今来多为传经意，此去原无落点瑕。降怪成真归大海，空门复得锦袈裟。

毕竟不知向后事情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闹天宫是邪心未收，观音院是野性未化。紧箍咒是收邪心，禁箍咒是化野性，各有其妙至。箍儿虽丢在熊罴之头上，要知正在学者之心中也。

取经人却偏走入黑地，则不明甚矣。然心不明由于知不至，知不至由于物不格，必须博闻广见，遍观海境，此物方格，不似从前井底之见矣。字字相顶，句句相承，反面既到，正面自醒，结尾点出“后”字，无微不到矣。

三个箍儿，若必加之三众，则文章板而无味；有此一变，笔墨又见其新奇。

前写如许的器皿袈裟，所谓物也。广智广谋，乃即知也。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至，是以群叹袈裟之为美也，观海紧贴物格，仙丹正写知至。夫丹乃光明之宝，却又出自凌虚野人腹中，有此明药则自通明，又何黑怪之有也。故熊罴是一反，观音是一正，一反一正，无不醒快。

问：均是人也，彼独何为黑汉？曰：试看人家子弟，雕梁画栋，锦衣美食，却不拘禁在书馆令其读书，倒反纵其东游西串，交僧访道，游来游去，游得学业尽废，俗气逼人，便成了个黑风山的黑大王而已矣。如此看去，全章之意自得。

未有知至而不明其德者，抑未有不知至而能明其德者。故于下章正写正照，反写反照，不独下字之奇，更见联络之妙。

[1] 薜（bì）萝：薜荔和女萝。两者皆野生植物，常攀缘于山野林木或屋壁之上。

[2] 白雪黄牙：道教练丹术语，白雪指水银，黄牙指黄金。

[3] 母难之日：即生日。

[4] 颡（duǒ）：垂，下垂。

[5] 浪言：大言，大话。

[6] 玉毫：指代佛，传说佛眉间有白毫，故称。

[7] 推故：借故推脱。

[8] 早是：幸好。

[9] 管情：管保。

[10] 侍生：晚辈对长辈的自称，多用于书信。

[11] 丹房：对道士的尊称。

[12] 回禄：火神名，多用以指称火灾。

[13] 袷（pàn）袄：有衬里的对襟夹衣。

[14] 华翰：对别人书信的美称。

[15] 绰着经儿：顺势，沿着线索。

[16] 了劣：了结，死。

[17] 贄（zhì）见：见面礼。

[18] 勾头：拘票。

[19] 勾漏：山名，晋代道士葛洪曾任勾漏令，在此炼丹，后人也称葛洪为勾漏。

[20] 少翁：汉武帝时方士，齐人。

[21] 牟尼：佛教徒用的数珠。

[22] 公道：确实，实在。

第十八回

观音院唐僧脱难 高老庄行者降魔

“克明德。”

观悟空之收八戒，而知天下之人固无虑其劣，而亦无虑其拙也。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人一之已百之，人十之已千之，及其成功一也。及到西天，岂得谓四众之所见者为真如，老呆之所见者，独非真如耶？又岂得谓四众之所成者为圣，老呆之所成者独非圣耶？故人不患不圣，惟患不能，果能悟能则亦无有不圣者矣。

八戒的的可人，读之令人喷饭，无他，非惟荆棘岭稀柿街过不的，正是一路的寂寞亦过不的，其妙不妙在其聪明上，正妙在其呆上也。

起笔把个黑风洞烧成个红风洞，不惟挽清上意，照定结尾，然已轻轻扣定本题明德，可知一百回书欲添一章固不能，欲去一节亦不得，盖以上下前后之文气脉络递相联贯也。

奉旨取经固是个明命，齐天大圣亦无非天之明命，故闻见“天”字的一点影响，便自惊慌无地而不敢作怪，照下“顾諟”，天然神异。

前写许多天堂地府、金阙龙宫，俱是冠冕文字。此回却要写一村落地舍风景已难，再于其中写一招布代蠢女婿更难。何也？典雅文字易于动手，俚俗文字难以落笔，看他笔松墨嫩，另外写出一种奇观，而情形口角始终无不酷肖，方与前文峻德有别，真正才子，真正奇文。独羡闺房中事，真人何处得来，几时闻见，写得出神入画，岂亦半路出家，而难会姨夫者耶。

行者辞了菩萨，只挽上文，“知至”便已领得本题“明”字之脉。按落云头，将袈裟挂在香楠树上，掣出棒来，打入黑风洞里。那洞里那得一个小妖？原来是他见菩萨出现，降得那老怪就地打滚，急急都散走了。行者一发行凶，将他那几层门上，都积了干柴，前前后后一齐发火，火乃明也，与结尾正相应。把个黑风洞烧做个红风洞。打破黑洞，便已落到“明”字。却拿了袈裟，驾祥光转回直北。

话说那三藏，望行者急忙不来^[1]，心甚疑惑。不知是请菩萨不至，不知是行者托故而逃？正在那胡猜乱想之中，眼中盼望，为下“顾諝”一吊。只见半空中，彩雾灿灿，行者忽坠阶前，跪道：“师父，袈裟来了。”三藏大喜。众僧亦无不欢悦道：“好了，好了！我等性命，今日方才得全了。”性命即明德也。笼起全题，然已伏定下意。三藏接了袈裟道：“悟空，你早间去时，原约到饭罢、晌午，如何此时日西方回？”行者将那请菩萨、施变化、降妖的事情，备陈了一遍。只述捉了黑怪，“克明”二字其神便已活跃。三藏闻言，遂设香案，朝南礼拜罢道：“徒弟阿，既然有了佛衣，可快收拾包裹去也。”行者道：“莫忙，莫忙。今日将晚，不是走路的时候，且待明日早行。”衬出“明”字，题界已清。众僧们一齐跪下道：“孙老爷说得是。一则天晚，二来我等有些愿心儿，今幸平安，有了宝贝，待我还了愿，请老爷散了福^[2]，宝即明也，福即德也。妙写明德，一笔不空。明早再送西行。”行者道：“正是，正是。”你看那些和尚，都倾囊倒底，把那火里抢出的馀赍各出所有，整顿了些斋供，烧了些平安无事的纸，念了几卷消灾解厄的经。笼起下意，并无痕迹。当晚事毕。

次早方刷扮了马匹，包裹了行囊出门。是从“明”字入手。众僧远送方回。行者引路而去。正是那春融时节，但见那：

草衬玉骢蹄迹软，柳摇金线露华新。桃杏满林争艳丽，薜萝绕径放精神。沙堤日暖鸳鸯睡，山涧花香蛱蝶驯。这般秋去冬残春过半，不知何年行满得真文。

师徒们行了五七日荒路，忽一日天色将晚，此道既荒，此德不明矣，此黑怪之所以又来也。远远的望见一村人家。三藏道：“悟空，你看那壁厢，有座山庄相近，我们去告宿一宵，明日再行何如？”行者道：“且等老孙去看看吉凶，再作区处。”那师父挽住丝缰，这行者定睛观看，真个是：笼下“顾諝”无迹。

竹篱密密，茅屋重重。参天野树迎门，曲水溪桥映户。道傍杨柳绿依依，园内花开香馥馥。此时那夕照沉西，处处山林喧鸟雀；晚烟出爨，条条道径转牛羊。又见那食饱鸡豚眠屋角，醉酣邻叟唱歌来。一豚一叟，便已打到高老八戒身上。

行者看罢道：“师父请行，定是一村好人家，此乃明地，如何不好。正可借宿。”那长老催动白马，早到街衢之口。又见一个少年，头裹棉布，身穿蓝袄，持伞背包，敛衽札裤^[3]，脚踏着一双三耳草鞋，雄

纠纠的出街忙走。写出“克”字的情形，作出“克”字的气象，方见手笔之妙。行者顺手一把扯住道：“那里去？我问你一个信儿，此间是甚么地方？”那个人只管苦挣，口里嚷道：“我庄上没人？只是我好问信！”行者陪着笑道：“施主莫恼，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一语紧接，二意双关。你就与我说说地名何害？我也可解得你的烦恼。”

那人挣不脱手，气得乱跳道：“蹭蹬！蹭蹬！家长的屈气受不了，又撞着这个光头，受他的清气！”行者道：“你有本事劈开我的手，你便就去了也罢。”那人左扭右扭，那里扭得动，却似一把铁钯钳住一般，气得他丢了包袱，撇了伞，两只手雨点一般来抓行者。行者把一只手扶着行李，一只手抵住那人，凭他怎么支吾，只是不能抓着。行者愈加不放，急得暴躁如雷。三藏道：“悟空，你那里不有人来了，你再问那人就是，只管扯住他怎的？放他去罢。”行者笑道：“师父不知，若是问了别人没趣，须是问他，才有买卖。”

那人被行者扯住不放，只得说道：“此处乃是乌斯藏国界之地，已走入黑国，无怪见的都是些乌人黑汉。○此地在此阿六江西。叫做高老庄。高乃明也，与“乌”字正相对。一庄人家有大半姓高，故此唤做高老庄。是个高明所在。你放了我去罢。”行者又道：“你这样行装，不是个走近路的。你实与我说，你要往那里去？端的所干何事，我才放你。”这人无奈，只得以实情告诉道：“我是高太公的家人，名唤高才。女婿偏生不才，高老焉得不气。○才者克之运也，高而且才，便是克明的正面。我那太公有一个女儿，年方二十岁，更不曾配人，三年前被一个妖精占了，那妖整做了这三年女婿。我太公不悦，说道：‘女儿招了妖精，不是长法。一则败坏家门，二则没个亲家来往。’一向要退这妖精，欲去黑汉转克明，更妙。那妖精那里肯退，此怪不去，此德不可明矣。转把女儿关在他后宅，将有半年，再不放出与家内人相见。我太公与了我几两银子，教我寻访法师，拿那妖怪。我这些时不曾住脚，前前后后请了有三四个人，都是不济的和尚，脓包的道士，降不得那妖精。脓包不济，总是不能翻“克”字更醒。刚才骂了我一场，说我不会干事，才而不才，其不能克也明矣。又与了我五钱银子做盘缠，教我再去请好法师降他。黑怪岂易降耶，是以重有念于观音也。不期撞着你这个纴刺星扯住^[4]，误了我走路。故此里外受气，我无奈，才与你叫喊。不想你又有些拿法^[5]，我挣不过你，所以说此实情，你放我去罢。”

行者道：“你的造化，我有营生。这才是凑四合六的勾当^[6]。你也不须远行，此原是心上的一部功夫，何用远求。莫要花费了银子，我们不

是那不济的和尚，脓包的道士，其实有些手段，惯会拿妖。心上原能，只是人惮而不用，则心亦莫可如何耳。这正是‘一来照顾郎中，按下“顾諲”。二来又医得眼好’，眼好则明。烦你回去，上覆你那家主，说我们是东土驾下差来的御弟圣僧，往西天拜佛求经者，善能降妖缚怪。”吸动全神，能克己在言外。高才道：“你莫误了我。我是一肚子气的人，你若哄了我，没甚手段，拿不住那妖精，却不又带累我来受气？”行者道：“管教不误了你！心岂是哄人的，人每自误耳。你引我到你家门首去来。”那人也无计奈何，真个提着包袱，拿了伞，转步回身，领他师徒到于门首道：“二位长老，你且在马台上略坐坐^[7]，等我进去报主人知道。”行者才放了手，落担牵马，师徒们坐立门傍等候。

那高才入了大门，竟往中堂上走，可巧的撞见高太公。太公骂道：“你那个蛮皮畜生^[8]，怎么不去寻人，又回来做甚？”高才放下包伞道：“上告主人公得知，小人才行出街口，忽撞见两个和尚，一个骑马，一个挑担。他扯住我不放，问我那里去。我再三不曾与他说及，他缠得没奈何，不得脱手，遂将主人公的事情，一一说与他知。他却十分欢喜，要与我们拿那妖怪哩。”句句家常，处处却抱定题面，且与前“峻德”写来各别，方见手笔之妙。高老道：“是那里来的？”高才道：“他说是东土驾下差来的御弟圣僧，前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克明的却遇见求明的，故云凑四合六。太公道：“既是远来的和尚，怕不真有些手段。他如今在那里？”高才道：“现在门外等候。”那太公即忙换了衣服，与高才出来迎接，叫声“长老”。

三藏听见，急转身，早已到了面前。那老者戴一顶乌绦巾，穿一领葱白蜀锦衣，踏一双糙米皮的靸子靴，系一条黑绿绦子，出来笑语相迎，便叫：“二位长老，作揖了！”三藏还了礼，行者站着不动。那老者见他相貌凶丑，便就不敢与他作揖。行者道：“怎么不唱老孙喏？”那老儿有几分害怕，叫高才道：“你这小厮，却不弄杀我也。家里现有一个丑头怪脑的女婿打发不开，怎么又引这个雷公来害我？”不肯求心，又怕用心，无怪此黑之牢不可去也。行者道：“老高，你空长了许大年纪，还不省事。若专以相貌取人，干净错了^[9]！我老孙丑自丑，却有些本事，替你家擒得妖精，捉得鬼魅，拿住你那女婿，还了你女儿，便是好事，何必谆谆以相貌为言^[10]！”只在其能，何在其貌。太公见说，战兢兢的，只得强打精神，叫声“请进”。

这行者见请，才牵了白马，教高才挑着行李，与三藏进去。他也不要管好歹，就把马拴在厅柱上^[11]，扯过一张退光漆交椅，字句俱细。叫

师父坐下。他又扯过一张椅子，坐在旁边。那高老道：“这个小长老，倒也家怀^[12]。”行者道：“你若肯留我住得半年，还家怀哩。”心若常存，再无有此怪矣。似此妙谈，却于游戏中写出，此所以为奇文也。坐定，高老问道：“适间小价说，二位长老是东土来的。”三藏道：“便是。贫僧奉朝命往西天拜佛求经，“经”字已伏下。因过宝庄，特借一宿，明日早行。”因不明而来此明地立言，更妙。高老道：“二位原是借宿的，怎么说会拿怪？”行者道：“因是借宿，顺便拿几个妖怪儿耍耍的——动问府上有多少妖怪？”高老道：“天那，还吃得有多少哩！只这一个怪女婿，也被他磨慌了^[13]。”十万八千，亦无非为此妖怪也。行者道：“你把那妖怪的始末，有多大手段，从头儿说说我听，我好替你拿他。”

高老道：“我们这庄上，自古至今，也不晓得有甚么鬼祟魍魉，邪魔作耗^[14]。此地本明，有何黑处。只是老拙不幸，不曾有子，止生三个女儿：大的唤名香兰，第二的名玉兰，第三的名翠兰。那二个从小儿配与本庄人家，止有个小的要招个女婿，指望他与我同家过活，做个养老女婿，撑门抵户，做活当差。不期三年前有一个汉子，模样儿倒也精致，他说是福陵山上人家，八戒的福临，高老的祸至。姓猪，“猪”字承上“熊”字，其德不明。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愿与人家做个女婿。女婿亦有愿做，奇闻。我老拙见是这般一个无羁无绊的人，就招了他。不想黑怪都是自己招来的，人尚不悟也。一进门时，倒也勤谨，耕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昏去明来，其实也好，只是一件，有些会变嘴脸。”行者道：“怎么样变？”高老道：“初来时，是一条黑胖汉，即不能明德之人也。后来就变做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呆子，绝妙的佳号。○然愿者犹以为呆，若有不愿者岂不更呆耶？脑后又有一溜鬃毛，身体粗糙怕人，头脸就像个猪的模样，人不明德，原与猪狗无异，所以一日不好似一日。食肠却又甚大，楚王偏爱细腰，岳翁亦嫌肚大。作女婿亦大是苦事。一顿要吃三五斗米饭，早间点心也得百十个烧饼才勾^[15]。不明其德，只好嚷饭。喜得还吃斋素；若再吃荤酒^[16]，便是老拙这些家业田产之类，不上半年，就吃个罄净。”晋苻坚时，拂盖郎申香、夏默、护磨那，每饭食米一石，肉三十斤。以八戒较之，尚不为多。三藏道：“只因他做得，所以吃得。”高老道：“吃还是件小事，他如今又会弄风，云来雾去，走石飞沙，唬得我一家并左邻右舍俱不得安生。又把那翠兰小女，关在后宅子里，一发半年也不曾见面，更不知死活如何。因此知他是个妖怪，要请个法师退他。”行者道：“这个何难！老儿，只管放心，今夜管情与你拿住，教他写个退亲文书，还你女儿如何？”高老大喜道：“我为招了他不打紧，坏了我多少清名，高老亦折去半截。

疏了我多少亲眷。仁义礼智信，亦皆冷淡。但得拿住他，要甚么文书？就烦与我除了根罢。”行者道：“容易！容易！入夜之时，就见好歹。”

老儿十分欢喜，才教展抹桌椅，摆列斋供。斋罢，将晚，老儿问道：“要甚兵器？要多少人随？趁早好备。”行者道：“兵器我自有。”老儿道：“二位只是那根锡杖，锡杖怎么打得那个妖精？”行者随于耳内，取出一个绣花针来，捻在手中，迎风幌了一幌，就是碗来粗细的一根金箍铁棒，仍用此宝，“克”字便有线。对着高老道：“你看这条棍子，比你家兵器如何？可打得这怪否？”高老又道：“既有兵器，可要人跟？”行者道：“我不用人，只是要几个年高有德的老儿，重点“德”字，已转入正面。陪我师父清坐闲叙，我好撇他而去。等我把那妖精拿来，对众取供，替你除了根罢。”那老儿即唤家僮，请了几个亲故朋友。俱是些有德者。一时都到，相见已毕。行者道：“师父，你放心稳坐，老孙去也。”

你看他，搭着铁棒，扯着高老道：“你引我去后宅子里妖精的住处看看。”高老遂引他到后宅门首，行者道：“你去取钥匙来。”高老道：“你且看看，若是用得钥匙，却不请你了。”行者笑道：“你那老儿，年纪虽大，却不识耍。我把这话儿哄你一哄，你就当真。走上前，摸了一摸，原来是铜汁灌的锁子。为黑所蔽，无怪其牢不可破。狠得他将金箍棒一捣，捣开门扇，里面却黑洞洞的。其德不明之至矣。行者道：“老高，你去叫你女儿一声，看他可在里面？”那老儿硬着胆叫道：“三姐姐。”那女儿认得是他父亲的声音，才少气无力的应了一声道：此明之不没者几稀矣。“爹爹，我在这里哩。”行者闪金睛，向黑影里仔细看时，你道他怎生模样？但见那：

云鬓乱堆无掠，玉容未洗尘淄。一片兰心依旧，十分娇态倾颓。樱唇全无气血，腰肢屈屈偎偎^[17]。愁蹙蹙蛾眉淡，瘦怯怯语声低。

他走来看见高老，一把扯住，抱头大哭。行者道：“且莫哭，且莫哭。我问你，妖怪往那里去了？”女子道：“不知往那里去。这些时，天明就去，入夜方来。云云雾雾，往回不知何所。因是晓得父亲要祛退他，他也常常防备，故此昏来朝去。”行者道：“不消说了。老儿，你带令爱往前边宅里慢慢的叙阔^[18]，让老孙在此等他。他若不来，你却莫怪；他若来了，定与你剪草除根。”那老高欢欢喜喜的把女儿带将前去。行者却弄神通，摇身一变，变得就如那女子一般，独自个坐在房里，等那妖精。不多时，一阵风来，真个是走石飞沙，好风：

起初时微微荡荡，向后来渺渺茫茫。微微荡荡乾坤大，渺渺茫茫无阻碍。凋花折柳胜搥麻，倒树摧林如拔菜。翻江搅海鬼神愁，裂石崩山天地怪。衔花麋鹿失来踪，摘果猿猴迷在外。七层铁塔侵佛头，八面幢幡伤宝盖。金梁玉柱起根摇，房上瓦飞如燕块。举棹梢公许愿心，开船忙把猪羊赛。当坊土地弃祠堂，四海龙王朝上拜。海边撞损夜叉船，长城刮倒半边塞。

那阵狂风过处，只见半空里来了一个妖精，果然生得丑陋：黑脸短毛，长喙大耳，粗俗异常。穿一领青不青、蓝不蓝的梭布直裰^[19]，系一条花布手巾。行者暗笑道：“原来是这个买卖。”好行者！却不迎他，也不问他，且睡在床上推病，黑怪来而此心自然有病。口里哼哼^[20]的不绝。那怪不识真假，走进房，一把搂住，就要亲嘴。夫心与黑岂是亲得的？行者暗笑道：“真个要来弄老孙哩！”即使个拿法，托着那怪的长嘴，叫做个小跌，漫头一料^[21]，“扑”的掼下床来。“克”字写的结实。那怪爬起来，扶着床边道：“姐姐，你怎么今日有些怪我？想是我来得迟了。”行者道：“不怪，不怪。”那妖道：“既不怪我，怎么就丢我这一跌？”行者道：“你怎么就这等样小家子，就搂我亲嘴。我因今日有些不自在，若每常好时，便起来开门等你了。你可脱了衣服睡罢。”那怪不解其意，真个就去脱衣。行者跳起来，坐在净桶上。必须此中清净，庶几此汉不黑。那怪依旧复来床上，摸一把，摸不着人，叫道：“姐姐，你往那里去了？请脱衣服睡罢。”行者道：“你先睡，等我出个恭来。”那怪果先解衣上床。

行者忽然叹口气，道声：“造化低了！”那怪道：“你恼怎的？造化怎么得低？我到了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也不曾白吃你的，我也曾替你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妙。有许多的能处，不知却为人役，则世亦不可少此黑汉也。如今你身上穿的锦，戴的金，四时有花果观玩，八节有蔬菜烹煎。你还有那些儿不趁心处？此翻更妙。这般短叹长呼，说甚么造化低了！”

行者道：“不是这等说。今日我的父母，隔着墙，丢砖料瓦的，甚是打我骂我哩。”那怪道：“他打骂你怎的？”行者道：“他说我和你做了夫妻，你是他门下一个女婿，全没些儿礼体^[22]。这样个丑嘴脸的人，又会不得姨夫，又见不得亲戚，不知作女婿亦有这些的驳择，则女婿亦难做矣。又不知你云来雾去的，端的是那里人家，姓甚名谁，败坏他清德，玷辱他门风，故此这般打骂，所以烦恼。”那怪道：“我虽是有些儿丑陋，若要俊，却也不难。我一来时，曾与他讲过，他愿意方才招我。

今日怎么又说起这话？我家住在福陵山云栈洞，先转“明德”。我以相貌为姓，故姓猪，官名叫做猪刚鬣^[23]。他若再来问你，你就以此话与他说便了。”

行者暗喜道：“那怪却也老实，不用动刑，就供得这等明白。既有地方、姓名，不管怎的，也拿住他。”行者道：“他要请法师来拿你哩。”次转“克”字那怪笑道：“睡着，睡着，莫采他^[24]！我有天罡数的变化，九齿的钉钯，怕甚么法师、和尚、道士！就是你老子有虔心，请下九天荡魔祖师下界，“天”字按下。我也曾与他做过相识，他也不敢怎的我。”行者道：“他说请一个五百年前大闹天宫姓孙的齐天大圣，要来拿你哩。”

那怪闻得这个名头，就有三分害怕，听见“天”字的影响就害怕，人胡憚而不顾天也。道：“既是这等说，我去了罢，两口子做不成了。”行者道：“你怎的就去？”那怪道：“你不知道，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只恐我弄他不过，低了名头。”说罢，套上衣服，开了门，往外就走。被行者一把扯住，将自己脸上抹了一抹，现出原身，黑怪去而其德自明，转法绝妙。喝道：“好妖怪，那里走！你抬头看看，我是那个？”那怪转过眼来，看见行者咨牙俛嘴，火眼金睛，磕头毛脸，就是个活雷公相似。慌得他手麻脚软，“划刺”的一声，挣破了衣服，化狂风脱身而去。行者急上前，掣铁棒，望风打了一下。那怪化万道火光，克明德矣。火光与前正相应。竟转本山。行者驾云，随后赶来，叫声：“那里走！你若上天，我就赶到斗牛宫；落到“天”字，已送下章。你若入地，我就追至枉死狱。”反落明命，笔意更奇。咦！

毕竟不知这一去，赶至何方，有何胜败，且听下回分解。

洞名“云栈”，便有仙根；山号“福陵”，即是佛地。高老得此佳婿，不以为荣，反以为辱，岂以门户之不相当耶？读之令人失笑。语云：猪八戒坐在冷铺上——丑的没对儿。若令配母夜叉，到是天生的绝对，乃尝云：粗柳簸箕细柳斗，谁见男儿丑？是尚不知其丑恶，而犹觉其风流俊俏也，乃岳不夸其宽怀大肚，反以呆子见赠，多见其不知量也。

此回惟重一“能”字，惟能学问，方能变化气质，舍此而不能，此所以愈变愈丑，愈变愈黑也。才者，昏明强弱不齐之谓，正是“克”字的正面。猪则正见其黑而不明，此所以为老呆与？

问：《西游记》何以写一呆子？曰：盖惟是呆子，方有此各种的物欲，方演得出各样的毛病。此正是作者的奇思、《西游》的妙运。不

然，此十万八千之道路，何自而来也。

以八戒而乃以呆子见称，不知后来无边的功业，皆以呆子建成。而高才之不呆者，不过始终为奴耳。人以此笑八戒之呆，殊不知八戒更笑人之呆也。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此又失之八戒。

福陵山是写“德”字，高老庄是写“明”字。家有女婿，却是黑怪，此德不明甚矣，故云乌斯藏也。“能”字是“克”字的正解，“才”字是“克”字的作用。黑怪不去，此德终不明，所以急急忙忙请僧请道者，不至于克而不已，不至于明而不已也。结尾写出火光万道，则黑已去而德已明矣，此所以名猪悟能也。

经乃顾諟之文，即明命也。观音是言诵读，乃学也。鸟巢者，乃清霄之上，所谓苍天也。口授心经，耳提面命，是即天之明命；于此诵读，日夜不忘，便是顾諟。以此看去，下章文意一目了然。

[1] 急忙：短时间。

[2] 散福：祭祀之后食用祭品。

[3] 裈（kūn）：满裆裤。以别于无裆的套裤而言。

[4] 纛（hé）刺星：犹魔星。指遭受意外的险阻。

[5] 拿法：拳术中的一种擒人手法。用很小的力量控制对方要害处，以控制对方，因以取胜。

[6] 凑四合六：凑巧，巧合。

[7] 马台：供上下马用的石台。

[8] 蛮皮：不听话，顽劣。

[9] 干净：此谓完全、绝对。

[10] 谆谆：絮叨，啰嗦。

[11] 厂：同“敞”。

[12] 家怀：不见外，不认生。

[13] 磨：纠缠。

[14] 作耗：作怪。

[15] 勾：同“够”。

[16] 荤酒：荤与酒的并称。荤即荤辛，指有辛辣气味的蔬菜，如：葱、蒜、韭、薤等。二者皆为佛教徒禁食。

[17] 屈屈偃偃：形容腰肢娇弱无力。

[18] 叙阔：叙说阔别之情。

[19] 梭布：机织布。

[20] 哼哼（zé）：犹哼哼唧唧。

[21] 料（liáo）：同“撩”，拨弄。

[22] 礼体：礼数，规矩。

[23] 官名：正名，学名。刚鬣（li-）：古代祭祀所用猪的专称。

[24] 采：同“睬”。理睬。

第十九回

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

“顾諝天之明命。”

人生斯世，无往而非魔，无事而非魔，实亦无人无魔。若是乎，魔固遍满于身心性命，深为学问人心之大患也，亦已久矣。非大本领不足以制之，非大德行不足以化之，非大涵养不足以耐之。长老制之，急切不能尽制；化之，一时不能遍化。惟有明心见性，忍耐消魔，为处世之第一。此禅师之所以传，而心经之所以受也。

钯名九齿，其名甚奇，其用甚利，正见为善不可不勇，去恶不可不猛，老猪非得此钯，如何开的荆棘，降得妖怪，成得正果？故多心之经，乃明心之文；多齿之钯，实耕心之具。

夫何为悟，何为空，又何为能也？盖悟即明也，如引伸触类，闻一知十，莫非灵台之妙。故此心不灵者，则必不空；不空则必不悟，则必不能。故空者必灵，灵者必空，空而后悟，悟而后能。此悟能之所以命名也。正见此地，不可稍着一物，略存一念。若以浑家为心，衣食是顾，已失命名之实。且此地不空，此心必不悟，又何有于能也？悟只言心，能则有事矣。然欲有事，必先有心，此心经之授，有自来也。

一部《西游》，即是一部《大学》；一回魔传，实言一种明德。此回紧接高老庄，何以又写乌斯藏？盖高即明也，乌即黑也。出了乌斯，又至高山，总为“明”字写照。此所以有野猪之名、鸟巢之号也。

却说那怪的火光前走，这大圣的彩霞随后。笼起“明”字，反吊“定”字。正行处，忽见一座高山，此言天之高也，“明”字自在内。○见即顾也，总拢全题。那怪把红光结聚，现了本相，撞入洞内，取出一柄九齿钉钯此即天之所命也。来战。行者喝一声道：“泼怪！你是那里来的邪魔？怎么知道我老孙的名号？你有甚么本事，实实供来，饶你性命！”那怪道：“是你也不知我的手段！上前来站稳着，我说与你听，我：

自小生来心性拙，贪闲爱懒无休歇。不曾养性与修真，混沌迷心熬日月。忽然闲里遇真仙，就把寒温坐下说。未讲天命，先说仙命，其明有如此。劝我回心莫堕凡，伤生造下无边业。有朝大限命终时^[1]，八难三途悔不喋^[2]。听言意转要修行，闻语心回求妙诀。有缘立地拜为师，指示天关并地阙。得传九转大还丹，工夫昼夜无时辍。上至顶门泥丸宫，下至脚板涌泉穴。周流肾水入华池^[3]，丹田补得温温热。婴儿姹女配阴阳^[4]，铅汞相投分日月。离龙坎虎用调和，灵龟吸尽金乌血。三花聚顶得归根^[5]，五气朝元通透彻^[6]。功圆行满却飞升，天仙对对来迎接。朗然足下彩云生，身轻体健朝金阙。玉皇设宴会群仙，各分品级排班列。敕封元帅管天河，总督水兵称符节。猪属亥，亥为才，乃天门也。故名天河元帅，天之明命如此。只因王母会蟠桃，开宴瑶池邀众客。那时酒醉意昏沉，东倒西歪乱撒泼。逞雄撞入广寒宫，风流仙子来相接。见他容貌挟人魂，旧日凡心难得灭。全无上下失尊卑，扯住嫦娥要陪歇。再三再四不依从，东躲西藏心不悦。色胆如天叫似雷，险些震倒天关阙。见了美色就顾不的明命，笔势一翻，反贴“顾諝”。纠察灵官奏玉皇，那日吾当命运拙。广寒围困不通风，进退无门难得脱。却被诸神拿住我，酒在心头还不怯。押赴灵霄见玉皇，依律问成该处决。多亏太白李金星，出班俯颔亲言说。改刑重责二千锤，肉绽皮开骨将折。放生遭贬出天关，福陵山下图家业。我因有罪错投胎，俗名唤做猪刚鬣。”不惟命从天来，即罪亦从天自。

行者闻言道：“你这厮，原来是天蓬水神下界，怪道知我老孙名号。”那怪道声：“喂^[7]！你这诳上的弼马温，当年撞那祸时，不知带累我多少，今日又来此欺人。不说自己不顾，反说别人欺天，是傍面一层。不要无礼！吃我一钯！”行者怎肯容情，举起棒，当头就打。他两个在那半山之中，黑夜里赌斗，好杀：

行者金睛似闪电，妖魔环眼似银花。这一个口喷彩雾，那一个气吐红霞。气吐红霞昏处亮，口喷彩雾夜光华。金箍棒，九齿钯，两个英雄实可夸。一个是大圣临凡世，一个是元帅降天涯。那个因失威仪成怪物，这个幸逃苦难拜僧家。钯去好似龙伸爪，棒迎浑若凤穿花。那个道，你破人亲事如杀父；这个道，你强奸幼女正该拿。闲言语，乱喧哗，往往来来棒架钯。看看战到天将晓，那妖精两膊觉酸麻。绝妙无比。

他两个，自二更时分直战到东方发白。那怪不能迎敌，败阵而逃，依然又化狂风，径回洞内，把门紧闭，再不出头。黑怪见不得天明，从

此黑怪去。方转“明”字之正面。行者在这洞门外，看有一座石碣，上书“云栈洞”三字，写出“顾諲”，并无痕迹。《西厢》云“碧云天”，诗云白云天际，可知非只“高”字写天，“云”字亦贴天也。见那怪不出，天又大明，点出“天”字，并写“明”字。心却思量，恐师父等候，且回去见他一见，再来捉此怪不迟。随踏云^[8]，点一点，早到高老庄。

却说三藏与那诸老谈今论古，一夜无眠。正想行者不来，只见天井里，忽然站下行者。行者收藏铁棒，整衣上厅，叫道：“师父，我来了！”慌得那诸老一齐下拜谢道：“多劳，多劳！”三藏问道：“悟空，你去这一夜，拿得妖精在那里？”行者道：“师父，那妖不是凡间的邪祟，也不是山间的怪兽，他本是天蓬元帅临凡，只因错投了胎，嘴脸像一个野猪模样，其实性灵尚存。他说以相为姓，唤名猪刚鬣。是老孙从后宅里掣棒就打，他化一阵狂风走了。被老孙着风一棒，他就化道火光，径转他那本山洞内，取出一柄九齿钉钯，与老孙战了一夜。适才天色将明，他怯战而走，把洞门紧闭不出。老孙还要打开那门，与他见个好歹，恐师父在此疑虑盼望，故先来回个信息。”

说罢，那老高上前跪下道：“长老，没及奈何，你虽赶得去了，他等你去后复来，却怎区处？索性累你与我拿住，除了根，才无后患。我老夫不敢怠慢，自有重谢，将这家财田地，凭众亲友写立文书，与长老平分。只是要剪草除根，莫教坏了我高门清德。”行者笑道：“你这老儿不知分限^[9]。那怪也曾对我说，他虽是食肠大，吃了你家些茶饭，也与你干了许多好事，这几年，挣了许多家费，皆是他之力量。他不曾白吃了你东西，问你祛他怎的。据他说，原是一个天神下界，替你巴家做活，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儿。想这等一个女婿，也门当户对，不怎么坏了家声，辱了行止。当真的留他也罢。”《西厢》云：“恁般好性儿的女婿招了者。”老高道：“长老，虽是不伤风化，但名声不甚好听，动不动着人就说高家招了一个妖怪女婿，这句话儿，教人怎当？”玉皇不以为丑，丈人却嫌其怪，看来做女婿难似作官矣。三藏道：“悟空，你既是与他做了一场，一发与他做个结局^[10]，才见始终。”行者道：“我才试他一试耍子，此去一定拿来与你们看，且莫忧愁。”叫：“老高，你还好生管待我师父，我去也！”

说声去，就无形无影的，跳到他那山上，来到洞口，一顿铁棒，把两扇门打得粉碎，口里骂道：“那馕糠的夯货^[11]，骂的确当新奇。快出来与老孙打么！”那怪正喘虚虚的睡在洞内，听见打得门响，又听见骂馕糠的夯货，他却恼怒难禁，只得拖着钯，抖擞精神，跑将出来，厉声

骂道：“你这个弼马温，着实惫懒！与你有甚相干，你把我大门打破？你且去看看律条，打进大门而入，该个杂犯死罪哩^[12]！”律法亦明命，此处补出，无不周到。行者笑道：“这个呆子！我就打了大门，还有个辨处，像你强占人家女子，又没个三媒六证，又无些茶红酒礼^[13]，该问个真犯斩罪哩！”那怪道：“且休闲讲，看老猪这钯！”行者使棒支住道：“你这钯，可是与高老家做长工筑地种菜的？有何好处怕你！”那怪道：“你错认了，这钯岂是凡间之物？你且听我道来：

此是锻炼神冰铁，磨琢成工光皎洁。老君自己动钐锤，荧惑亲身添炭屑^[14]。五方五帝用心机，六丁六甲费周折。造成九齿玉垂牙，铸就双环金坠叶。身妆六曜排五星，体按四时依八节。短长上下定乾坤，左右阴阳分日月。六爻神将按天条，八卦星辰依斗列。名为上宝沁金钯，进与玉皇镇丹阙。因我修成大罗仙，为吾养就长生客。敕封元帅号天蓬，钦赐钉钯为御节。此即天之所与，而八戒之所以为八戒者也，天之明命又如此。举起烈焰并毫光，落下猛风飘瑞雪。天曹神将尽皆惊，地府阎罗心胆怯。人间那有这般兵，世上更无此等铁。随身变化可心怀，依意翻腾依口诀。相携数载未曾离，伴我几年无日别。日食三餐并不丢，夜眠一宿浑无撇。也曾佩去赴蟠桃，也曾带他朝帝阙。皆因仗酒却行凶，只为倚强便撒泼。上天贬我降凡尘，下世尽我作罪业。石洞心邪曾吃人，高庄情喜婚姻结。这钯下海掀翻龙住窝，上山抓碎虎狼穴。诸般兵刃且休题，惟有吾当钯最切^[15]。相恃取胜有何难，赌斗求功不用说。何怕你铜头铁（恼）〔脑〕一身钢，钯到魂消神气泄。”好辞，极写“天”字。不惟命从天来，即人与钯，亦由天而降也。

行者闻言，收了铁棒，道：“呆子，不要说嘴。老孙把这头伸在那里，你且筑一下儿，看可能魂消气泄？”那怪真个举起钯，着气力筑将来，“扑”的一下，钻起钯的火光焰焰，更不曾筑动一些儿头皮，唬得他手麻脚软，道声：“好头，好头！”行者道：“你是也不知老孙，因为闹天宫，偷了仙丹，盗了蟠桃，窃了御酒，被小圣二郎擒住，押在斗牛宫前，众天神把老孙斧剁锤敲，刀砍剑刺，火烧雷打，也不曾损动分毫。又被那太上老君，拿了我去，放在八卦炉中，将神火锻炼，炼做个火眼金睛，铜头铁背。不信你再筑几下，看看疼与不疼。”那怪道：“你这猴子，我记得你闹天宫时，家住在东胜神洲敖来国花果山水帘洞里，到如今久不闻名，你怎么来到这里上门欺我，莫敢是我丈人去那里请你来的？”行者道：“你丈人不曾去请我，因是老孙改邪归正，弃道从僧，保护一个东土大唐驾下御弟，叫做三藏法师，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高庄借宿，那高老儿因话说起，就请我救他女儿，拿你这饕餮的夯货。”

那怪一闻此言，丢了钉钯，唱个大喏道：“那取经人在那里？累烦你引见引见。”行者道：“你要见他怎的？”那怪道：“我本是观世音菩萨劝善，受了他的戒行，这里持斋把素，教我跟随那取经人，往西天拜佛求经，将功折罪，还得正果。教我等这几年，不写顾天命，先说顾佛命，回照第八回。不闻消息。今日既是你与他做了徒弟，何不早说取经之事，只倚凶强，上门打我。”行者道：“你莫诡诈欺心软我^[16]，欲为脱身之计。果然是要保护唐僧，略无虚假，你可朝天发誓，誓既朝天，则誓亦当顾矣。我才带你去见我师父。”那怪“扑”的跪下，望空似捣碓的一般^[17]，只管磕头道：“阿弥陀佛，南无佛，我若不是真心实意，还教我犯了天条，劈尸万段。”

行者见他赌咒发愿，道：“既然如此，你点把火来烧了你这住处，我方带你去。”那怪真个搬些芦苇荆棘，点着一把火，将那云栈洞烧得相个破瓦窑，对行者道：“我今已无挂碍了，你却引我去罢。”行者道：“你把钉钯与我拿着。”那怪就把钯递与行者。行者又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即变做一条三股麻绳，走过来，把手背绑剪了。那怪真个倒背着手，凭他绑缚。又揪着耳躲，拉着他，叫：“快走，快走！”那怪道：“轻着些儿，你的手重，揪得我耳根子疼。”行者道：“轻不成，顾你不得。常言道：‘善猪恶拿。’只等见了我师父，果有真心，方才放你。”他两个半云半雾的，径转高家庄来，有诗为证：

金性刚强能克木，心猿降得木龙归。金从木顺皆为一，木恋金仁总发挥。一主一宾无间隔，三交三合有玄微^[18]。性情并喜贞元聚，同证西方话不违。

顷刻间，到了庄前，行者拈着他的钯^[19]，揪着他的耳道：“你看那厅堂上端坐的是谁？乃吾师也。”那高氏诸亲友与老高，忽见行者把那怪背绑揪耳而来，一个个忻然迎到天井中，道声：“长老，长老，他正是我家的女婿！”那怪走上前，双膝跪下，背着手对三藏叩头，高叫道：“师父，弟子失迎，早知是师父住在我丈人家，趣极，妙极。呆的如画，丈人家尚可，若丈母家则丑矣。我就来拜接，怎么又受到许多波折^[20]？”三藏道：“悟空，你怎么降得他来拜我？”行者才放了手，拿钉钯柄儿打着，喝道：“呆子，你说么！”那怪把菩萨劝善事情，细陈了一遍。是述明命。

三藏大喜，便叫：“高太公，取个香案用用。”老高即忙抬出香案。三藏净了手，焚香望南礼拜道：“多蒙菩萨圣恩！”是谢明命，却俱在虚处写，妙极。那几个老儿，也一齐添香礼拜。拜罢，三藏上厅高坐，教

悟空放了他绳。行者才把身抖了一抖，收上身来，其缚自解。那怪从新礼拜三藏，愿随西去。又与行者拜了，以先进者为兄，遂称行者为师兄。

三藏道：“既从吾善果，要做徒弟，我与你起个法名，早晚好呼唤。”他道：“师父，我是菩萨已与我摩顶受戒，起了法名，叫做猪悟能也。”猪果悟能，则亦何猪之有。○不写明命，却写命名，亦是傍面。三藏笑道：“好！好！你师兄叫做悟空，你叫做悟能，其实是我法门中的宗派。”悟能道：“师父，我受了菩萨戒行，断了五荤三厌，在我丈人家持斋把素，更不曾动荤。今日见了师父，我开了斋罢。”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和尚见酒肉，就顾不的菩萨矣。三藏道：“不可，不可！你既是不吃五荤三厌，我再与你起个别名，唤为八戒。”只不想浑家足矣，何用八戒？未说天命，又说师命，是一层。那呆子欢欢喜喜道：“谨遵师命。”未顾明命，先顾师命，是一层。因此又叫做猪八戒。

高老见这等去邪归正，更十分喜悦，遂命家僮安排筵宴，酬谢唐僧。八戒上前扯住老高道：“爷，请我拙荆出来拜见公公、伯伯如何？”呆子会不得那些姨夫，拙荆如何见的这个公伯。妙想天开，愈写愈奇。○顾了明命，又要顾拙荆，法名儿真不枉叫做悟能。行者笑道：“贤弟，你既入了沙门，做了和尚，从今后，再莫题起那拙荆的话说。世间只有个火居道士^[21]，那里有个火居的和尚？嗟嗟，和尚若命火居，倒无有不顾者矣。我们且来叙了坐次，吃顿斋饭，赶早儿往西天走路。”高老儿摆了桌席，请三藏上坐，行者与八戒坐于左右两傍，诸亲下坐。高老把素酒开樽，满斟一杯，奠了天地，然后奉与三藏。三藏道：“不瞒太公说，贫僧是胎里素，自幼儿不吃荤。”老高道：“因知老师清素，不曾敢动荤，此酒也是素的，请一杯不妨。”三藏道：“也不敢用酒，酒是我僧家第一戒者。”悟能慌了道：“师父，我自持斋，却不曾断酒。”悟空道：“老孙虽量窄，吃不上坛把，却也不曾断酒。”三藏道：“既如此，你兄弟们吃些素酒也罢，只是不许醉饮误事。”遂而他两个接了头钟。各人俱照旧坐下，摆下素斋，说不尽那杯盘之盛，品物之丰。

师徒们燕罢，老高将一红漆丹盘，拿出二百两散碎金银，奉三位长老为途中之费；又将三领绵布裊衫为上盖之衣^[22]。三藏道：“我们是行脚僧，遇庄化饭，逢处求斋，怎敢受金银财帛？”行者近前，轮开手抓了一把，叫：“高才，挽结高才，一笔不漏。昨日累你引我师父，今日招了一个徒弟，无物谢你，把这些碎金碎银权作带领钱拿了去买草鞋

穿，以后但有妖精，多作成我几个^[23]，还有谢你处哩！”高才接了，叩头谢赏。

老高又道：“师父们既不受金银，望将这粗衣笑纳，聊表寸心。”三藏又道：“我出家人，若受了一丝之贿，千劫难修。只是把席上吃不了的饼果，带些去做干粮足矣。”八戒在傍边道：“师父，师兄，你们不要便罢，我与他家做了这几年女婿，就是挂脚粮也该三石哩^[24]！丈人呵，我的直裰，昨晚被师兄扯破了，与我一件青锦袈裟；鞋子绽了，与我一双好新鞋子。”高老闻言，不敢不与，随买一双新鞋，将一领裊衫，换下旧时衣物。丈人顾盼女婿，女婿偏不顾念丈人，真是奇事想。是顾了天命，就顾不的泰山矣。

那八戒摇摇摆摆，对高老唱个喏道：“上覆丈母、大姨、二姨并姨夫、姑舅诸亲，我今日去做和尚了，不及面辞，休怪！不是不及顾，正是顾不得矣。○此时连命都顾不的，如何还顾得姨夫？丈人呵，你还好生看待我浑家^[25]，看即顾也。顾了命，就顾不得家矣。自己不顾，又别求所顾，颠倒错乱。却从呆里写出个“顾諊”，真正才子，真正奇书。只怕我们取不成经时，好来还俗，照旧与你做女婿过活。”此时还不顾命，又要顾家，不是老呆好为戏言，正为恋家鬼、分行李诸卷伏案也。行者喝道：“夯货！莫胡说！”八戒道：“不是胡说，只恐一时间有些儿差池，却不是和尚误了做，老婆误了娶，两下都耽阁了？”二语不通的妙极。然正惟不通，方是老呆的妙笔。○顾了西头又顾东头，本地风光写来无不令人喷饭。不惟文章呆，笔墨亦俱呆矣。三藏道：“少题闲话，我们赶早儿去来。”遂此收拾了一担行李，八戒担着；背了白马，三藏骑着；行者肩担铁棒，前面引路。一行三众，辞别高老及众亲友，投西而去，有诗为证：

满地烟霞树色高，唐朝佛子苦劳劳。饥餐一钵千家饭，寒着千针百衲袍。意马胸头休放荡，心猿乖劣莫教嚎。情和性定诸缘合，月满金华是伐毛^[26]。

三众进西，路途有个月平稳。行过了乌斯藏界，猛抬头见一座高山。出了黑国，走入明境，此又一天也。三藏停鞭勒马道：“悟空，悟能，前面山高，须索仔细^[27]，仔细！”八戒道：“没事，这山唤做浮屠山，山中有一个鸟巢禅师浮屠乃佛天之所，故名禅师。鸟巢以喻玄天也。在此修行，老猪也曾会他。”三藏道：“他有些甚么勾当？”八戒道：“他倒也有些道行。他曾劝我跟他修行，我不曾去罢了。”师徒们说着话，不多时到了山上。好山！但见那：

山南有青松碧桧，山北有绿柳红桃。闹聒聒，山禽对语；舞翩翩，仙鹤齐飞。香馥馥，诸花千样色；青冉冉，杂草万般奇。涧下有滔滔绿水，崖前有朵朵祥云。真个是景致非常幽雅处，寂然不见往来人。

那师父在马上，遥观见香桧树前，有一柴草窝，左边有麋鹿衔花，右边有山猴献果。树梢头，有青鸾彩凤齐鸣，玄鹤锦鸡咸集。八戒指道：“那不是鸟巢禅师！”三藏纵马加鞭，直至树下。

却说那禅师，见他三众前来，即便离了巢穴，跳下树来。三藏下马奉拜，那禅师用手搀道：“圣僧请起，失迎，失迎！”八戒道：“老禅师，作揖了！”禅师惊问道：“你是福陵山回照‘德’字。猪刚鬣，怎么有此大缘，得与圣僧同行？”八戒道：“前年蒙观音菩萨劝善，愿随他做个徒弟。”禅师大喜道：“好，好，好！”又指定行者问道：“此位是谁？”行者笑道：“这老禅怎么认得他，倒不认得我？”禅师道：“因少识耳。”三藏道：“他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禅师陪笑道：“歉礼，歉礼。”正是少看少看。○至语无双，妙笔入化，细味方知其中之奥妙也。三藏再拜：“请问西天大雷音寺还在那里？”禅师道：“远哩，远哩，只是路多虎豹难行。”三藏殷勤致意，再问：“路途果有多远？”禅师道：“路途虽远，终须有到之日，却只是魔瘴难消。我有《多心经》一卷，凡五十四句，共计二百七十字，若遇魔瘴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三藏拜伏于地恳求，那禅师遂口诵传之，前写“顾諝”，此方写“明命”，盖即口授心法之旨。经云：经乃“顾諝”之文，即天之“明命”也，念即是“顾諝”。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寂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罣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此时，唐朝法师本有根源，耳闻一遍《多心经》，即能记忆，至今

传世。此乃修真之总经，作佛之会门也^[28]。那禅师传了经文，踏云光，要上鸟巢而去，被三藏又扯住奉告，定要问个西去的路程端的。那禅师笑云：

道路不难行，试听我分付。试听即“顾諝”，吩咐即“明命”，一笔全题俱透。千山千水深，多瘴多魔处。若遇接天崖，放心休恐怖。行来摩耳岩，侧着脚踪步。仔细黑松林，妖狐多截路。精灵满国城，魔王盈山住。老虎坐琴堂，苍狼为主簿。狮象尽称王，虎豹皆作御。野猪挑担子，水怪前头遇。鼠属子，为水，故名水怪。此句已起下矣。多年老石猴，那里怀嗔怒。你问那相识，他知西去路。将山洞魔乡已一一明示，却又云他知神龙出没，其妙无比。

行者闻言，冷笑道：“我们去，不必问他，问我便了。”妙极，妙极。明命就在心上，何用他顾？三藏还不解其意，那禅师化作金光，径上鸟巢而去。长老往上拜谢。行者心中大怒，举铁棒望上乱捣，只见莲花生万朵，祥雾护千层。行者纵有搅海翻江力，莫想挽着鸟巢一缕藤。三藏见了，扯住行者道：“悟空，这样一个菩萨，你捣他窝巢怎的？”行者道：“他骂了我兄弟两个一场去了。”三藏道：“他讲的西天路径，何尝骂你？”行者道：“你那里晓得。他说‘野猪挑担子’是骂八戒，‘多年老石猴’是骂老孙，你怎么解得此意？”八戒道：“师兄息怒，这禅师也晓得过去未来之事，仍缴到明命，而“顾諝”二字已传神矣。但看他‘水怪前头遇’这句话，不知验否？一笔转下，毫不费力。饶他去罢。”行者见莲花祥雾近那巢边，只得请师父上马，下山往西而去。那一去：

管教清福人间少，致使灾魔山里多。

毕竟不知前程端的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猪固猪也，刚鬃亦猪也，乃猪之总官名。猪犹知改邪归正，体道成真，可以人而不如猪乎？况五荤三厌，乃十方之所通戒，长老不以之戒人，而独以之戒猪，非是猪不当戒，正恐猪不知戒也。

乖猿牢锁绳休解，可见心最怕放而亦最难收也。固已头上有箍，棒上有箍，犹恐收之不牢，又授此经，可谓心上有箍矣。

夫天不言，而何以有命也。然正惟不言，此天之所以有命也。夫天为天也，圣人亦天也，天子亦天也。上天付人此德，而人不明，圣人注作经书，明示其可为；人不顾此，则不知所当为。天子宣明法律，明示人所不为；人不顾此，则不知所不当为。是圣人天子，无非一天；经书

律法，无非明命，皆人之所以为德而不可不顾者也。是以前段讲一律法，后段受一《心经》，把明命径寻出个根据，何等现成，何等爽亮。而“顾諟”二字，反正跌顿，写来亦无不神妙，此方是真学问，此正乃大文章也。

起首先点“明”字，次出“天”字。未写天之命，先说佛之命、师之命，未写明命，却说命名命号，俱为“天之明命”作衬。若必于道学中写出个“明命”，典雅中作出个“顾諟”，则文章腐而无味矣。却于人世中衬出个“明命”，呆默中写出个“顾諟”，方是行文的妙品，方合八戒的身分。既顾本题，又顾全部，此乃行文的难处，用笔的苦处，不可不知也。

《心经》五十四句，《大学》亦五十四句。《心经》二百七十字，圣经带伊川之序亦二百七十字。无非明德之要。此即天之所命，而人之所以为人者，不外于此矣，故名《心经》，即朱子所云心法也。口授《心经》，盖即口授《大学》欤。

[1] 大限：寿数，死期。

[2] 八难：佛教语，指不得遇佛、不闻正法的八种障碍。

[3] 华池：指人舌下的部位，也泛指口。

[4] 婴儿姤（chà）女：道教称铅为婴儿，汞为姤女。

[5] 三花聚顶：道教以精为玉花，气为金花，神为九花，修炼的目标是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最后聚之于顶。

[6] 五气朝元：道教修炼，将五脏精气归于黄庭，称为五气朝元。

[7] 喂（hěi）：叹词。表示愤怒。

[8] 蹠（chǎ）：踩，踏。

[9] 分限：分寸，限制。

[10] 结局：犹了断，收场。

[11] 饕（nǎng）糠：骂人的话。（像畜生一样）吃糠。饕，拼命往嘴里塞食物。

[12] 杂犯：各种专门罪名之外的罪名。

[13] 茶红酒礼：嫁娶时男方向女方送的礼品或礼金。

[14] 荧惑：火星，神话中称为火德星君。

[15] 当：语助词。

[16] 软：此谓用好听的语言哄骗。

[17] 捣碓：在碓臼中舂东西。形容频频磕头。

[18] 玄微：深奥微妙的道理。

[19] 拊：夹，挟持。

[20] 拨折：即波折。

[21] 火居道士：娶妻的道士。

[22] 褊（pián）衫：一种僧人服装，类似袈裟。上盖：外衣，外套。

[23] 作成：成全。

[24] 挂脚粮：入赘女婿的工钱。

[25] 浑家：妻子。古代家中妻子主内，故称。

[26] 金华：金波罗华的省称，一种金色莲花。伐毛：即脱胎换骨之义。传说成仙者每三千年要返骨洗髓，每两千年要剥皮伐毛。

[27] 须索：必须。

[28] 会门：门径，法门。

第二十回

黄风岭唐僧有难 半山中八戒争先

“定。”覆述枯窘题。

老人云：西天难去，要取经往东天去罢。殊不知有经处有精，没精处没经。若怕妖精，便当往东。要取真经，还是西行。不怕妖精，自有真经。若怕妖精，东亦不行。经不离魔，魔不外经。一直西去，魔自无踪。宁神定性，功到日成，以心治魔，神乎其运。

取经一事，原是教人取东天之经，乃不过托言西天耳。惟恐读者不悟，故借老人口中明明作一点发。

抓风之说，其旨渊微，非穷通博览之士不能有知也。如李陵战匈奴中，士气不振，便知军中有妇女。又如孔明之主簿，令军士取磨剑水，中途换了半瓶，即知所换者是某处之水。此种学问识见，神乎其神矣。大圣虽有抓风之术，却无定风之法，是以狂风滚滚，以见其志向纷纷也。

定者，志有定向，专一不易之谓。乃八戒既顾天命，又顾浑家，弄的三心二意，此中不定。黄风之岭，有自而来也。

法本从心生，还是从心灭。生灭尽由谁，请君自辨别。既然皆己心，何用别人说？只须下苦功，扭出铁中血。绒绳着鼻穿，挽定虚空结。拴在无为树，不使他颠劣。莫认贼为子，心法都忘绝。休教他瞞我，一拳先打彻。现心亦无心，现法法也辍。人牛不见时¹⁴，碧天光皎洁。秋月一般圆，彼此难分别。

这一篇偈子，又是一篇定心真言。乃是玄奘法师悟彻了《多心经》，心多则志乱，而所向者必不专诚。能悟此，便得“定”字之意。打开了门户。那长老常念常存，果能不失其志，风又奚自而生也。一点灵光自透。且说他三众在路，餐风宿水，带月披星，早又至夏景炎天。但见那：

花尽蝶无情叙，树高蝉有声喧。野蚕成茧火榴妍，沼内新荷出现。

那日正行时，忽然天晚，又见山路傍边，有一村舍。三藏道：“悟空，你看那日落西山藏火镜，月升东海现冰轮，好句。幸而道傍有一人家，我们且借宿一宵，明日再走。”八戒道：“说得是！我老猪也有些饿了，且到人家化些斋吃，有力气好挑行李。”行者道：“这个恋家鬼！你离了家几日，就生报怨！”八戒道：“哥呵，比不得你这喝风呵烟的人，我从跟了师父这几日，长忍半肚饥，你可晓得？”以此分志，便是不定之案。此风有自而来也。三藏闻之道：“悟能，你若是在家心重时，不是个出家的了，你还回去罢。”志向不定，如何为学，只好令其别转道路。此是一反。那呆子慌得跪下道：“师父，你莫听师兄之言，他有些脏埋人^[2]，我不曾报怨甚的，他就说我报怨。我是个直爽的痴汉，说道肚内饥了，好寻个人家化斋，他就骂我是恋家鬼。有此罣碍，不惟不定，亦并翻起不静。师父阿，我受了菩萨的戒行，又承师父怜悯，情愿要伏侍师父往西天去，誓无退悔，这叫做‘恨苦修行’，笃志投西，此又一正。怎的说不是出家的话！”三藏道：“既是如此，你且起来。”那呆子纵身跳起，口里絮絮叨叨的，挑着担子，只得死心塌地，跟着前来。其然，岂其然乎？

早到了路傍人家门首，三藏下马，行者接了缰绳，八戒歇了行李，都伫立绿荫之下。三藏拄着九环锡杖，按按藤缠箴织斗篷，先奔门前，只见一老者斜倚竹床之上，口里嚶嚶的念佛。他亦不知想甚，可怪。三藏不敢高言，慢慢的叫一声：“施主，问讯了。”那老者一轂辘跳将起来，忙敛衣襟，出门还礼道：“长老，失迎！你自那方来的？到我寒门何故？”三藏道：“贫僧是东土大唐和尚，奉圣旨上雷音寺拜佛求经，适至宝方天晚，意投檀府告借一宵，万祈方便方便。”那老儿摆手摇头道：“去不得。西天难取经；要取经，往东天去罢。”是。○志向不定，安能上进，只好劝其回家耳。此是一开。三藏口中不语，意下沉吟：“菩萨指道西去，怎么此老说往东行？东边那得有经？”不知却有浑家。腼靛难言^[3]，半晌不答。弄得三心二意，东西不定矣。

却说行者素性凶顽，忍不住上前高叫道：“那老儿，你们这大年纪，全不晓事。我出家人，远来借宿，就把这灰钝的话虎唬我^[4]，十分你家窄狭，没处睡时，我们在树底下，好道也坐一夜^[5]，风摇则树动，只恐此坐亦不久。不打搅你。”那老者扯住三藏道：“师父，你到不言语，你那个徒弟，那般拐子脸，别颞腮^[6]，雷公嘴，红眼睛的，一个痨病魔鬼，怎么反冲撞我这年老之人！”行者笑道：“你这个老儿忒也没眼

色，似那俊刮些儿的^[7]，叫做中看不中吃。想我老孙虽小，颇结实，皮裹一团筋哩。”那老者道：“你想必有些手段。”行者道：“不敢夸言，也将就看得过。”老者道：“你家居何处？因甚事削发为僧？”行者道：“老孙祖贯东胜神洲海东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居住，自小儿学做妖怪，称名悟空。凭本事做了一个齐天大圣，只因不受天禄，大反天宫，极写其乱，恰是“定”字的对面。惹了一场灾愆。述此一段“定”字，便有远神。如今脱难消灾，转拜沙门，前求正果，保我这唐朝驾下的师父，上西天拜佛走遭。怕甚么山高路险，水阔波狂！我老孙也捉得怪，降得魔，伏虎擒龙，踢天弄井^[8]，都晓得些儿。倘若府上有甚么丢砖打瓦，锅叫门开，老孙便能安镇。”似此定法，其意又深一层。

那老儿听得这篇言语，哈哈笑道：“原来是个撞头化缘的熟嘴儿和尚。”行者道：“你儿子便是熟嘴！我这些时，只因跟我师父走路辛苦，还懒说话哩。”那老儿道：“若是你不辛苦，不懒说话，好道活活的聒杀我^[9]？你既有这样手段，西方也还去得，去得。既能定人，未有不自动者也。此又一合。你一行几众？请至茅舍里安宿。”三藏道：“多蒙老施主不叱之恩，我一行三众。”老者道：“那一众在那里？”行者指着道：“这老儿眼花，那绿荫下站的不是？”老儿果然眼花，忽抬头细看，一见八戒这般嘴脸，就唬得一步一跌，往屋里乱跑，只叫：“关门！关门！妖怪来了！”是个贪嘴恋家的无定怪。行者赶上扯住道：“老儿莫怕，他不是妖怪，是我师弟。”老者战兢兢的道：“好，好，好，一个丑似一个的和尚。”八戒上前道：“老官儿，你若以相貌取人，干净差了。我们丑自丑，却都有用。”

那老者正在门前与三个和尚相讲，只见那庄南边有两个少年人，带着一个老妈妈，三四个小男女，敛衣赤脚，插秧而回。他看见一匹白马，一担行李，都在他家门首喧哗，乱腾腾地。不知是甚来历，都一拥上前问道：“做甚么的？”八戒调过头来，把耳朵摆了几摆，长嘴伸了一伸，吓得那些人东倒西歪，乱蹣乱跌^[10]。慌得那三藏满口招呼道：“莫怕，莫怕，我们不是歹人，我们是取经的和尚。”

那老儿才出了门，搀着妈妈道：“婆婆起来，少要惊恐。这师父是唐朝来的，只是他徒弟脸嘴丑些，满脸灰土，一心尘垢，写出个不定的样子。却也面恶人善，带男女们家去。”那妈妈才扯着老儿，二少年领着儿女进去。三藏却坐在他门楼里竹床之上，埋怨道：“徒弟呀，你两个相貌既丑，言语又粗，把这一家儿吓得七损八伤，都替我身造罪哩！”八戒道：“不瞞师父说，老猪自从跟了你，这些时俊了许多哩！若

像往常在高老庄时，把嘴朝前一伸，把耳两头一摆，常吓杀二三十人哩。”行者笑道：“呆子不要乱说，把那丑也收拾起些。”三藏道：“你看悟空说的话！相貌是生成的，你教他怎么收拾？”行者道：“把那个耗子嘴揣在怀里，莫拿出来；把那蒲扇耳贴在后面，不要摇动。这就是收拾了。”那八戒真个把嘴揣了，把耳贴了，拱着头，立于左右。行者将行李拿入门里，将白马拴在桩上。

只见那老儿才引个少年，拿一个板盘儿，托三杯清茶来献。茶罢，又分付办斋。那少年又拿一张有窟窿无漆水的旧桌，端两条破头折脚的凳子，放在天井中，请三众凉处坐下。便有风气。三藏方问道：“老施主高姓？”老者道：“在下姓王。”“有几位令嗣？”道：“有两个小儿，三个小孙。”三心二意，闲文却是正意。三藏道：“恭喜恭喜。”又问：“年寿几何？”道：“痴长六十一岁。”行者道：“好，好，好！花甲重逢矣。”可知是个老鼠的年头。三藏复问道：“老施主始初说西天经难取者，何也？”老者道：“经非难取，是。只是道中艰涩难行。皆因志向不专。我们这向西去，只有三十里远近有一座山，叫做八百里黄风岭，紧对流沙河。○黄风滚滚，以见其志向，纷纷不定之至矣。那山中多有妖怪。即贪嘴恋家之人也。故有难取者，此也。此志不定，此经自然难取。若论此位小长老，说有许多手段，却也去得。”行者道：“不妨，不妨！有了老孙与我这师弟，任他是甚么妖怪，不敢惹我。”

正说处，又见儿子拿将饭来，摆在桌上，道声“请斋”，三藏就合掌讽起斋经，八戒早已吞了一碗。长老的几句经还未了，那呆子又吃勾三碗。行者道：“这个（囔）〔饷〕糠的！好道撞着饿鬼了。”那老王倒也知趣，见他吃得快，道：“这个长老，想着实饿了，快添饭来。”那呆子真个食肠大，看他不抬头，一连就吃有十数碗，三藏、行者，俱各吃不尚两碗。呆子不住，便还吃哩。老王道：“仓卒无肴，不敢苦劝，请再进一箸。”三藏、行者俱道：“勾了。”八戒道：“老儿滴答甚么，谁和你发课，说甚么五爻六爻？有饭只管添将来就是。”不志于道，却志于食，此所以为耗子怪也。呆子一顿，把他一家子饭都吃得罄尽，还只说才得半饱。贪嘴好色，此岂是个长进的。却才收了家火^[11]，在那门楼下，安排了竹床板铺睡下。

次日天晓，行者去背马，八戒去整担，老王又教妈妈整治些点心汤水管待，三众方致谢告行。老者道：“此去倘路间有甚不虞，是必还来茅舍。”行者道：“老儿莫说哈话^[12]，我们出家人，不走回头路。”遂此策马挑担西行。

噫！这一去，果无好路。朝西域，定有邪魔降大灾。三众前来，不上半日，果逢一座高山。这山看见那山高，不知何处更好。说起来，十分险峻。三藏马到临崖，斜挑宝^盂_盂^[13]观看，果然那：

高的是山，峻的是岭；陟的是崖，深的是壑；响的是泉，鲜的是花。那山高不高，顶上接青霄；这涧深不深，底中见地府。山前面，有骨都都白云^[14]，屹嶝嶝怪石^[15]，说不尽千丈万丈挟魂崖。崖后有湾湾曲曲藏龙洞，洞中有叮叮噹噹滴水岩。又见些丫丫叉叉带角鹿，泥泥蚩蚩看人獐；盘盘曲曲红鳞鳞，耍耍顽顽白面猿。至晚巴山寻穴虎，带晓翻波出水龙，登的洞门唵喇喇响。草里飞禽扑轳轳起，林中走兽掬^{咻咻}行。猛然一阵狼虫过，吓得人心跼蹐惊。正是那当倒洞当当倒洞，洞当当倒洞当山。青岱染成千丈玉，碧纱笼罩万堆烟。

那师父缓促银骢，孙大圣停云慢步，猪悟能磨担徐行^[16]。正看那山，忽闻得一阵旋风大作，三藏在马上心惊道：“悟空，风起了！”不怕风起，只要心定。行者道：“风却怕他怎的！此乃天家四时之气，有何惧哉！”三藏道：“此风甚恶，比那天风不同。”行者道：“怎见得不比天风？”三藏道：“你看这风：

巍巍荡荡飒飘飘，渺渺茫茫出碧霄。过岭只闻千树吼，入林但见万竿摇。岸边摆柳连根动，园内吹花带叶飘。收网渔舟皆紧缆，落篷客艇尽抛（猫）〔锚〕。途半征夫迷失路，山中樵子担难挑。仙果林间猴子散，奇花丛内鹿儿逃。崖前桧柏颗颗倒，涧下松篁叶叶凋。播土扬尘沙迸迸，翻江搅海浪涛涛。”

八戒上前一把扯住行者道：“师兄，十分风大，我们且躲一躲儿干净。”行者笑道：“兄弟不济，风大时就躲，倘或靛面撞见妖精，怎的是好？”八戒道：“哥阿，你不曾闻得，‘避色如避仇，避风如避箭’哩。我们躲一躲，也不亏人。”行者道：“且莫言语，等我把这风，抓一把来闻一闻看。”不知是贪食，又是恋家。八戒笑道：“师兄又扯空头谎了，风又好抓得过来闻！就是抓得来，便也钻了去了。”行者道：“兄弟，你不知道，老孙有个抓风之法。”好大圣！让过风头，把那风尾抓过来，闻了一闻，有些腥气，道：“果然不是好风！这风的味道不是虎风，定是怪风，断乎有些蹊跷。”自然有些古怪。说不了，只见那山坡下剪尾跑蹄跳出一只斑斓猛虎，虎跳也，与后飞龙正相应。慌得那三藏坐不稳雕鞍，翻根头跌下白马，斜倚在路傍，真个是魂飞魄散。八戒丢了行李，掣钉钯，不让行者走上前，大喝一声道：“业畜那里走！”赶将去劈头就

筑。那只虎直挺拨站将起来，把那前左爪轮起，抠住自家的胸膛，往下一抓，“唵喇”的一声，把个皮剥将下来，站立道傍。你看他怎生恶相！咦！那模样：

血津津的赤剥身躯，红娃娃的湾环腿足。火焰焰的两鬓蓬松，硬梆梆的双眉直竖。白森森的几个钢牙，光耀耀的一双金眼。气昂昂的努力大哮，雄纠纠的厉声高喊。

喊道：“慢来！慢来！吾党不是别人，乃是黄风大王部下的前路先锋。今奉大王严命，在山巡逻，要拿几个凡夫去做案酒^[17]。你是那里来的和尚，敢擅动兵器伤我？”八戒骂道：“我把你这个业畜！你是认不得我，我等不是那过路的凡夫，乃东土大唐御弟三藏之弟子，奉旨上西方拜佛求经者。你早早的远避他方，让开大路，休惊了我师父，饶你性命；若似前猖獗，钯举处，却不容情。”那妖精那容分说，急近步丢一个架子，望八戒（襞）〔劈〕脸来抓。这八戒忙闪过，轮钯就筑。那怪手无兵器，回身就走，八戒随赶来。那怪到了山坡下，乱石丛中，取出两口赤铜刀，急轮起，转身来迎。两个在这坡前，一往一来，一冲一撞的赌斗。那孙行者搀起唐僧道：“师父，你莫害怕。且坐住，等老孙助八戒，去打倒那怪好行。”三藏才坐将起来，战兢兢的口里念着《多心经》不题。此时还不知想甚，可怪。

那行者掣了铁棒，喝声叫“拿了”！此时八戒抖擞精神，那怪败下阵去。行者道：“莫饶他！务要赶上！”他两个轮起钯，举铁棒，赶下山来。那怪慌了手脚，使个金蝉脱壳计，打个滚现了原身，依然是一只猛虎。行者与八戒那里肯舍，赶着那虎，定要除根。那怪赶得至近，却又抠着胸膛，剥下皮来，盖在那卧虎石上，脱真身，化一阵狂风，径回路口。忽见着那师父正念《多心经》，被他一把拿住，驾长风摄将去了。身随所志而去矣。可怜那三藏呵：

江流注定多磨折，寂灭门中功行难。

那怪把唐僧拿来洞口，按住狂风，对把门的道：“你去报大王，说前路虎先锋拿了一个和尚，在门外听令。”那洞主传令：“教他进来！”那虎先锋，腰撒着两口赤铜刀^[18]，双手捧着唐僧，上前跪下道：“大王，小将不才，蒙钧令，差山上巡逻，忽遇一个和尚，他是东土大唐驾下御弟三藏法师，上西方拜佛求经，被我擒来奉上，聊具口饌。”那洞主闻得此言，吃了一惊道：“我闻得前者有人传说，三藏法师乃大唐奉旨意取经的神僧，他手下有一个徒弟，名唤孙行者，神通广

大，智力高强，你怎么能勾捉得他来？”先锋道：“他有两个徒弟，先来的使一柄九齿钉钯，他生得嘴长耳大；又一个使一根金箍铁棒，他生得火眼金睛。正赶着小将争持，被小将使一个金蝉脱壳之计，彻身得空，把这和尚拿来，奉献大王，聊表一餐之敬。”洞主道：“且莫吃他哩。”先锋道：“大王，见食不食，呼为劣蹶。”洞主道：“你不晓得，吃了他不打紧，只恐怕他那两个徒弟上门噪闹，未为稳便。且把他绑在后园定风桩上，此志不定，此风如何定得，是以虽绑得此身，恐不能绑得此心也。○先点“定”字，虚出题面。待三五日，他两个不来搅扰，那时节，一则图他身子干净，二来不动口舌，却不任我们心意，或煮或蒸，或煎或炒，慢慢的自在受用不迟。”先锋大喜道：“大王深谋远虑，说得有理。”教：“小的们，拿了去。”

傍边拥上七八个绑缚手，将唐僧拿去，好便似鹰拿燕雀，索绑绳缠。这的是：

苦命江流思行者，遇难神僧想悟能。

道声：“徒弟呵，不知你在那山擒怪，何处降妖，我却被魔头拿来，遭此毒害，几时再得相见？好苦阿！你们若早些儿来，还救得我命；若十分迟了，断然不能保矣！”一边嗟叹，一边泪落如雨。【侧批】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却说那行者、八戒赶那虎下山坡，只见那虎跑倒了，塌伏在崖前。行者举棒，尽力一下，转振得自己手疼；八戒复筑了一钯，亦将钯齿迸起。原来是一张虎皮，盖着一块卧虎石。行者大惊道：“不好了，不好了！中了他计也！”八戒道：“中他甚计？”行者道：“这个叫做金蝉脱壳计，身虽在此，志不知又向何处。他将虎皮盖在此，他却走了。我们且回去，看看师父，莫遭毒手。”两个急急转来，早已不见了三藏。行者大叫如雷道：“怎的好！师父已被他擒去了！”八戒即便牵着马，眼中滴泪道：“天那！天那！却往那里找寻？”知他志在流水，又在高山，这个风味难捉。行者抬起头，道：“莫哭，莫哭！一哭就挫了锐气。横竖想只在此山，我们寻寻去来。”他两个果奔入山中，穿冈越岭，行勾多时，只见那石崖之下，耸出一座洞府。两人定步观瞻，果然凶险，但见那：

叠嶂尖峰，回峦古道。青松翠竹依依，绿柳碧梧冉冉。崖前有怪石双双，林内有幽禽对对。涧水远流冲石壁，山泉细滴漫沙堤。野云片片，瑶草芊芊。妖狐狡兔乱撞梭，角鹿香獐齐斗勇。劈崖斜挂万年藤，

深壑半悬千岁柏。奕奕巍巍欺华岳，闲花啼鸟赛天台。

行者道：“贤弟，你可将行李歇在藏风山凹之间，撒放马匹，不要出头。等老孙去他门首，与他赌斗，必须拿住妖精，方才救得师父。”八戒道：“不消分付，请快去。”行者整一整直裰，束一束虎裙，掣了棒，撞至门前，只见那门上有六个大字，乃“黄风岭黄风洞”。不是洞里有风，正见心上起尘。却便丁字脚踏定^[19]，执着棒，高叫道：“妖怪！趁早儿送我师父出来，省得掀翻了你窝巢，躐平了你住处。”那小怪闻言，一个个害怕，战兢兢的跑入里面报道：“大王，祸事了！”

那黄风怪正坐间，问有何事，小妖道：“洞门外来了一个雷公嘴毛脸的和尚，手持着一根许大粗的铁棒^[20]，要他师父哩！”那洞主惊张，即唤虎先锋道：“我教你去巡山，只该拿些山牛、野彘、肥鹿、胡羊，怎么拿那唐僧来，却惹他那徒弟来此闹噪，怎生区处？”先锋道：“大王放心稳便，高枕无忧。小将不才，愿带领五十个小校出去，把那甚么孙行者拿来凑吃。”洞主道：“我这里除了大小头目，还有五七百名小校，凭你选择，领多少去，只要拿住那行者，我们才自自在在吃那和尚一块肉，情愿与你拜为兄弟；但恐拿他不得，返伤了你，出口不利，便非佳兆。那时休得埋怨我也。”虎怪道：“放心，放心！等我去来。”

果然点起五十名精壮小妖，擂鼓摇旗，缠两口赤铜刀，腾出门来，厉声高叫道：“你是那里来的猴和尚？心无定向，真正就似个活猴□。敢在此间大呼小叫的做甚？”行者骂道：“你这个剥皮的畜生！你弄甚么脱壳法儿，把我师父掇了，倒转问我做甚！趁早好好送我师父出来，还饶你这个性命！”虎怪道：“你师父是我拿了，要与我大王做顿下饭。你识起倒^[21]，回去罢；不然，拿住你，一齐凑吃，却不是‘买一个又饶一个’？”和尚吃十方，此更吃出十方之外。行者闻言，心中大怒，挖进迸钢牙错啮，滴流流火眼睁圆，掣铁棒喝道：“你有多大手段，敢说这等大话！休走，看棒！”那先锋急持刀按住。这一场果然不善，他两个各显威能，好杀：

那怪是个真鹅卵，悟空是个鹅卵石。赤铜刀架美猴王，浑如垒卵来击石。乌鹊怎与凤凰争，鹁鸽敢和鹰鹞敌。那怪喷风灰满山，悟空吐雾云迷日。来往不禁三五回，先锋腰软全无力。转身败了要逃生，却被悟空抵死逼。

那虎怪抵架不住，回头就走。他原来在那洞主面前说了嘴，不敢回洞，径往山坡上逃生。行者那里肯放，执着棒随后赶来，呼呼吼吼。却

赶到那藏风山凹之间，此风定，自不作。正抬头，见八戒在那里放马。八戒忽听见呼呼声喊，回头观看，乃是行者赶败的虎怪，就丢了马，举起钯，刺斜着头一筑。可怜那先锋，脱身要跳黄丝网，岂知又遇罩鱼人，却被八戒一钯，筑得九个窟窿鲜血冒，一头脑髓尽流干，跳不得矣。有诗为证：

三五年前归正宗，持斋把素悟真空。诚心要保唐三藏，初秉沙门立此功。

那呆子一脚躐住他的脊背，两手轮钯又筑。行者见了大喜道：“兄弟，正是这等！他领了几十个小妖，敢与老孙赌斗，被我打败了，他不往洞跑，却倒来这里寻死。亏你接着，不然又走了。”八戒道：“弄风摄师父去的可是他？”行者道：“正是，正是。”八戒道：“你可曾问他师父的下落么？”行者道：“这怪把师父拿在洞里，要与他甚么鸟大王做下饭。是老孙恼了，就与他斗将这里来，却被你送了性命。兄弟呵，这个功劳算你的。你可还守着马与行李，等我把这死怪拖了去，再到那洞口索战。须是拿得那老妖，方才救得师父。”八戒道：“哥哥说得有理，你去你去。若是打败了这老妖，还赶将这里来，这个如何定得，守株待兔，呆的绝妙。等老猪截住杀他。”好行者！一只手提着铁棒，一只手拖着死虎，径至他洞口，正是：

法师有难逢妖怪，情性相和伏乱魔。

毕竟不知此去可降得妖怪，救得唐僧，且听下回分解。

无为树、定风桩，其旨玄妙之极，见人生之风波，大抵多起于有所为耳。若宁神定性，一心为学，则风已无由而生，怪又何自而作也。

身在西天路，志却在高老庄。其名出家，其实仍在家也。是以上回写一仍然做女婿，再莫提起这拙荆的话，正为此章伏脉。故云法本从心生，正见怪实由人而作也。

老人不是说西天的经文难取，正见东来的人心未定。一心向道，一心又恋家，弄得志志忑忑，终无主见，此黄风之所由来也。人心似此，则经已难取，至善又何自而止也？

必先把跳动的念头钯去，黄风之势则自少杀，挑贴“定”字，精工入妙。

问：人如何便被妖精吃了？曰：譬如好酒的被酒吃死，贪色的被色缠死，这便是吃了。又问：如何是拿到洞里，细切细剉，慢慢地受用？

曰：人之仁义礼智信，原不能骤灭，皆因气拘物诱，渐渐消磨；迨至性命既没之际，此身尚能久乎？此所谓慢慢受用者也。

[1] 人牛不见：佛教修行的第八种境界。

[2] 赃埋：诬陷。

[3] 覷：同“腆”。

[4] 厌钝：讨厌，扫兴。虎唬：吓唬。

[5] 好道：此谓好歹。

[6] 别颧（kē）腮：瘪腮。别，用同“瘪”。

[7] 俊刮：漂亮。

[8] 踢天弄井：上天入地的事都能做。形容本事大，能力强。

[9] 好道：此谓难道。

[10] 蹣：走，跑。

[11] 家火：即家伙。器具。

[12] 哈（hǎ）话：方言。傻话，蠢话。

[13] 同“蹬”。

[14] 骨都都：亦作“骨突突”。腾涌貌。

[15] 屹嶝嶝：峻峭耸立貌。

[16] 磨（mò）：掉转，转换。

[17] 案酒：下酒菜。

[18] 撒：插，别，塞。

[19] 跚（zhàn）：站立。

[20] 许大：很大，这么大。

[21] 识起倒：知道好歹，识抬举。

第二十一回

护法设庄留大圣 须弥灵吉定风魔

灵吉非别，即此心也。定风丹，即定心之旨也。斯世之风波，虽不尽由我而作，大抵多不外我而生。不至黄风之地，如何得受黄风之害？以见世之日逐是非者，其风多自我而招也。果能此中寂然，此风亦自息灭。诚定心之良言，涉世之妙术，而亦何常风之有。

凡人心无主杖，将心上的精血俱偷用到别处，以致其德不明，此所以喻言佛灯不明也。盖“定”字是题面，鼠怪实是反面；黄风是病，飞龙杖即是药。此诚《大学》之至要，指趣之首功，为学之所不可忽者也。

此题本枯窘，且又是覆述，不惟难，而且滑。看他弄出题前题后、题左题右、正面反面，无微不到，已是奇文，兼写一怪，更为奇事。至结尾犹不肯轻易罢手，偏又写出一病，不惟书理讲尽，文章亦作尽矣。呜呼！长春乃文章之圣人也。但圣人之门墙至高，文义最深，读之不得其故，而齐东三家之说渐起矣。

却说那五十个败残的小妖，拿着些破旗破鼓撞入洞里报道：“大王，虎先锋战不过那毛脸和尚，被他赶下东山坡去了。”老妖闻说，十分烦恼，正低头默思计策，又有把前门的小妖道：“大王，虎先锋被那毛脸和尚打杀了，拖在门口骂战哩。”那老妖闻言愈加烦恼，道：“这厮却也无知，我倒不曾吃他师父，他转打杀我家先锋，可恨，可恨！”叫：“取披挂来，我也只闻得讲甚么孙行者，等我出去，看是个甚么九头八尾的和尚，头尾乱杂，翻题更当。拿他进来，与我虎先锋对命。”众小妖急急抬出披挂，老妖结束齐整，绰一杆三股钢叉，叉上的股头，正见胸中的心事。此心不定，股头自多矣。帅群妖跳出本洞。大圣见那妖走将出来，着实骁勇。看他怎生打扮，但见那：

金盔幌日，金甲凝光。盔上缨飘山雉尾，罗袍罩甲淡鹅黄。勒甲绦，盘龙耀彩；护心镜，绕眼辉煌。鹿皮靴，槐花染色；锦围裙，柳叶绒妆。手持三股钢叉利，不亚当年显圣郎。

那老妖出得门来，厉声高叫道：“那个是孙行者？”这行者脚趂着虎怪的皮囊，手执着如意的铁棒，答道：“你孙外公在此，送出我师父来。”那妖仔细观看，见行者身躯鄙猥，面容羸瘦，不满四尺，笑道：“可怜！可怜！我只道是怎么样扳翻不倒的好汉，原来是这般一个骷髅的病鬼。”行者笑道：“你这个儿子忒没眼力，你外公虽是小小的，你若肯照头打一叉柄，就长六尺。”那怪道：“你硬着头，吃吾一柄。”

大圣公然不惧，那怪果打一下来，他把腰躬一躬，足长了六尺，有一丈长短。此心无定，天然奇绝。慌得那妖把钢叉按住，喝道：“孙行者，你怎么把这护身的变化法儿拿来我们前使出！莫弄虚头，走上来，我与你见见手段！”行者笑道：“儿子阿，常言道，留情不举手，举手不留情。你外公手儿重重的，只怕你捱不起这一棒。”那怪那容分说，捻转钢叉，望行者当胸就刺。这大圣，正是会家不忙，忙家不会，理开铁棒，使一个乌龙掠地势，拨开钢叉，又照头便打。他二人在那黄风洞外，这一场好杀：

妖王发怒，大圣施威。妖王发怒，要拿行者抵先锋；大圣施威，欲捉精灵救长老。叉来棒架，棒去叉迎。一个是镇山都总帅，一个是护法美猴王。初时还在尘埃战，后来各起在中央。点钢叉，尖明锐利；如意棒，身黑箍黄。戳着的，魂归冥府；打着，的，定见阎王。全凭着手疾眼快，必须要力壮身强。两家舍死忘生战，不知那个平安那个伤。

那老妖与大圣斗经三十回合，不分胜败。这行者要见功绩，使一个身外身的手段，把毫毛揪下一把，用口嚼得粉碎，望上一喷，叫声“变”！变有百十个行者，满天猴儿，正见一腔心志。都是一样打扮，各执一根铁棒，把那怪围在空中。那怪害怕，也使一般本事：急回头，望着巽地上，把口张了三张，噀的一口气吹将出去，忽然间一阵黄风从空刮起，好风！真个利害：

冷冷飕飕天地变，无影无形黄沙旋。穿林折岭倒松梅，播土扬尘崩岭站^[2]。黄河浪泼彻底浑，湘江水涌翻波转。碧天振动斗牛宫，争些刮倒森罗殿^[3]。五百罗汉闹喧天，八大金刚齐嚷乱。文殊走了青毛狮，普贤白象难寻觅。真武龟蛇失了群，梓潼骡子飘其鞦。行商喊叫告苍天，稍公拜许诸般愿。烟波性命浪中流，名利残生随水办。仙山洞府黑攸攸，海岛蓬莱昏暗暗。老君难顾炼丹炉，寿星收了龙须扇。王母正去赴蟠桃，一风吹乱裙腰钁。二郎迷失灌州城，哪吒难取匣中剑。天王不见手中塔，鲁班吊了金头钻。雷音宝阙倒三层，赵州石桥崩两断。一轮红日荡无光，满天星斗皆昏乱。南山鸟往北山飞，东湖水向西湖漫。【侧

批】走兽东西过，禽鸟南北飞。雌雄拆对不相呼，子母分离难叫唤。龙王遍海找夜叉，雷公到处寻烟电。十代阎王觅判官，地府牛头追马面。这风吹到普陀山，卷起观音经一卷。白莲花卸海边飞，吹倒菩萨十二院。盘古至今曾见风，不似这风来不善。唵喇喇乾坤险不咋崩开，万里江山都是颤。好风。

那妖怪使出这阵狂风，就把孙大圣毫毛变的小行者，刮得在半空中，却似纺车儿一般乱转，形容不定，天然奇绝。莫想轮得棒，如何拢得身？志向似此，则不定之至。慌得行者将毫毛一抖，收上身来，独自个举着铁棒上前来打，又被那怪劈脸喷了一口黄风，把两只火眼金睛，刮得紧紧闭合，莫能睁开，因此难使铁棒，遂败下阵来。那妖收风回洞。不题。

却说猪八戒，见那黄风大作，天地无光，心上发黑。牵着马，守着担，伏在山凹之间，也不敢睁眼，不敢抬头，口里不住的念佛许愿，又不知行者胜负何如，师父死活何如。正在那疑思之时，却早风定天晴。忽抬头往那洞门前看处，却也不见兵戈，不闻锣鼓。呆子又不敢上他门，又没人看守马匹行李，果是进退两难，惶惶不已。忧虑间，只听得孙大圣从西边吆喝而来，他才欠身迎着道：“哥哥，好大风阿！你从那里走来？”行者摆手道：“利害！利害！我老孙自为人，不曾见这大风。那老妖使一柄三股钢叉，来与老孙交战，战到有三十馀合，是老孙使一个身外身的本事，把他围打，他甚着急，故弄出这阵风来。果是凶恶，刮得我站立不住，收了本事，冒风而逃。心不定，自然身亦不定。

（恨）〔恨〕，好风！（恨）〔恨〕，好风！老孙也会呼风，也会唤雨，不曾似这个妖精的风恶。”八戒道：“师兄，那妖精的武艺如何？”行者道：“也看得过，又法儿倒也齐整，与老孙也战个手平，却只是风恶了，难得赢他。”八戒道：“似这般怎生救得师父？”行者道：“救师父且等再处，不知这里可有眼科先生，且教他把我眼医治医治。”八戒道：“你眼怎的来？”行者道：“我被那怪一口风喷将来，吹得我眼珠酸痛，这会子冷泪常流。”前思后想，日夜反复，其目焉得不病？

八戒道：“哥阿，这半山中，天色又晚，且莫说要甚么眼科，连宿处也没有了。”行者道：“要宿处不难。我料着那妖精还不敢伤我师父，我们且找上大路，寻个人家住下，过此一宵，明日天明再来降妖罢。”八戒道：“正是，正是。”他却牵了马，挑了担，出山凹，行上路口。此时渐渐黄昏，只听得路南山坡下有犬吠之声。二人停身观看，乃是一家庄院，影影的有灯火光明。他两个也不管有路无路，漫草而行，

直至那家门首，但见：

紫芝翳翳，白石苍苍。紫芝翳翳多青草，白石苍苍半绿苔。数点小萤光灼灼，一林野树密排排。香兰馥郁，嫩竹新栽。清泉流曲涧，古柏倚深崖。地僻更无游客到，门前惟有野花开。

他两个不敢擅入，只得叫一声：“开门，开门！”那里边有一老者，带几个年幼的农夫，叉钯扫帚齐来，问道：“甚么人？甚么人？”行者躬身道：“我们是东土大唐圣僧的徒弟，因往西方拜佛求经，路过此山，被黄风大王拿了我师父进去，我们还未救得。天色已晚，特来府上告借一宵，万望方便方便。”那老者答礼道：“失迎，失迎！此间乃云多人少之处，却才闻得叫门，恐怕是妖狐、强盗等类，故此多有冲撞。不知是二位长老，请进，请进！”他兄弟们牵马挑担而入，径至里边拴马歇担，与庄老拜见叙坐。又有苍头献茶，茶罢，捧出几碗胡麻饭。

饭毕，命设铺就寝。行者道：“不睡还可，敢问善人，贵地可有卖眼药的？”老者道：“是那位长老害眼？”行者道：“不瞒你老人家说，我们出家人，自来无病，从不晓得害眼。”老人道：“既不害眼，如何讨药？”行者道：“我们今日在黄风洞口救我师父，不期被那怪将一口风喷来，吹得我眼珠酸痛，今有些眼泪汪汪，故此要寻眼药。”那老者道：“善哉！善哉！你这个长老，小小的年纪，怎么说谎？那黄风大圣风最利害，他那风，比不得甚么春秋风、松竹风与那东西南北风。”八戒道：“想必是甲脑风、羊耳风、大麻风、偏正头风？”长者道：“不是，不是。他叫做‘三昧神风’。”行者道：“怎见得？”老者道：“那风，

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裂石崩崖恶，吹人命即休。

你们若遇着他那风吹了时，还想得活哩！只除是神仙，方可得无事。”行者道：“果然，果然。我们虽不是神仙，神仙还是我的晚辈，这条命急切难休，却只是吹得我眼珠酸痛。”那老者道：“既如此说，也是个有来头的人。我这敝处，却无卖眼药的。老汉也有些迎风冷泪，曾遇异人传了一方，名唤‘三花九子膏’，虚少实多，老宝丸一颗也。能治一切风眼。”行者闻言，低头唱喏道：“愿求些儿点试点试。”

那老者应承，即走进去取出一个玛瑙石的小罐儿来，拔开塞口，用玉簪儿蘸出少许与行者点上，教他不得睁开，宁心睡觉，心不妄动，为下“静”字伏脉。明早就好。点毕，收了石罐，径领小介们退于里面。八戒解包袱，展开铺盖，请行者安置。行者闭着眼乱摸。八戒笑道：“先

生，你的明杖儿呢^[4]？”行者道：“你这个饕糟的呆子！你照顾我做瞎子哩。”若有主杖，则不害此瞎病矣。那呆子哑哑的暗笑而睡。行者坐在铺上，转运神功，只到三更后，方才睡下。

不觉又是五更将晓，行者抹抹脸，睁开眼道：“果然好药！比常更有百分光明。”却转头后边望望，呀！那里得甚房舍窗门，但只见些老槐高柳，兄弟们都睡在那绿莎茵上。那八戒醒来道：“哥哥，你嚷怎的？”行者道：“你睁开眼睛看看。”呆子忽抬头，见没了人家，慌得一轂辘爬将起来道：“我的马哩？”行者道：“树上拴的不是？”此马既拴，此志不乱矣。“行李呢？”行者道：“你头边放的不是？”理都放在头上，则自不差。八戒道：“这家子也惫懒，他搬了，怎么就不叫我们一声？通得老猪知道，也好与你送些茶果。想是躲门户的^[5]，恐怕里长晓得，却就连夜搬了。噫！我们也忒睡得死，心至如死，便不妄动，其神已照下矣。怎么他家拆房子，响也不听见响响？”行者吸吸的笑道：“呆子不要乱嚷，你看那树上，是个甚么纸帖儿？”八戒走上前，用手揭了，原来上面四句颂子云：

庄居非是俗人居，护法伽蓝点化庐。妙药与君医眼痛，尽心降怪莫踌躇^[6]。

行者道：“这伙强神，自换了龙马，一向不曾点他，他倒又来弄虚头。”八戒道：“哥哥，莫扯架子。他怎么伏你点札？”行者道：“兄弟，你还不知哩，这护教伽蓝、六丁六甲、五方揭谛、四值功曹，奉菩萨的法旨，暗保我师父者。自那日报了名，只为这一向有了你，再不曾用他们，故不曾点札罢了。”八戒道：“哥哥，既奉法旨，暗保师父，所以不能现身明显，故此点化仙庄。昨日也亏他与你点眼，又亏他管了我们一顿斋饭，亦可谓尽心矣，你莫怪他。我们且去救师父来。”行者道：“兄弟说得是。此处到那黄风洞口不远，你且莫动身，只在林子里看马守担，等老孙去洞里打听打听，看师父下落何如，再与他争战。”八戒道：“正是这等，讨一个死活的实信。假若师父死了，各人好寻头干事；若是未死，我们好竭力尽心。”终无定见，大抵还想丈人。行者道：“莫乱谈，我去也。”

他将身一纵，径到他门首，门尚关着睡觉。行者不叫门，且不惊动妖怪，捻着诀，念个咒语，摇身一变，变做一个花脚蚊虫，真个小巧！有诗为证：

扰扰微形利喙，嚶嚶声细如雷。兰房纱帐善通随，正爱炎天暖气。

只怕薰烟扑扇，偏怜灯火光辉。轻轻小小忒钻疾^[7]，飞入妖精洞里。

只见那把门的小妖正打鼾睡，行者往他脸上叮了一口，那小妖翻身醒了道：“我爷呀！好大蚊子！一口就叮了一个大疙瘩^[8]。”忽睁眼道：“天亮了。”又听得“支”的一声，二门开了。行者“嚶嚶”的飞将进去，只见那老妖，分付各门上谨慎，一壁厢收拾兵器：“只怕昨日那阵风，不曾刮死孙行者，他今日必定还来，来时定教他一命休矣。”

行者听说，又飞过那厅堂，径来后面，见那一层门关得甚紧，行者漫门缝儿钻将进去^[9]，原来是个大空园子，那壁厢定风桩上，绳缠索绑着唐僧哩。此时量无别念，是为正面一转。那师父纷纷泪落，心心只念着悟空、悟能，不知都在何处。行者停翅，叮在他光头上，叫声：“师父。”那长老认得他的声音，道：“悟空阿，想杀我也！你在那里叫我哩？”行者道：“师父，我在你头上哩。你莫要心焦，少得烦恼，我们务必拿住妖精，方才救得你的性命。”唐僧道：“徒弟阿，几时才拿得妖精么？”行者道：“拿你的那虎怪，已被八戒打死了。只是老妖的风势利害，料着只在今日，管取拿他。你放心，莫哭，我去啞。”说声去，“嚶嚶”的飞到前面。

只见那老妖坐在上面，正点札各路头目。又见那洞前有一个小妖精，把个令字旗磨一磨^[10]，撞上厅来报道：“大王，小的巡山，才出门，见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和尚，坐在林里。若不是我跑得快些，几乎被他捉住，却不见昨日那个毛脸和尚。”老妖道：“孙行者不在，想必是风吹死也；再不，便去那里求救兵去了。”众妖道：“大王，若果吹杀了他，是我们的造化；只恐吹不死他，他去请些神兵来，怎生是好？”老妖道：“怕那甚么神兵！若还定得我的风势，只除了灵吉菩萨来是，灵吉即心也。○若要风定，必先心定。其馀何足惧也。”

行者在屋梁上，只听得他这言语，不胜欢喜，即抽身飞出，现本相，来至林中，叫声“兄弟”！八戒道：“哥，你往那里去来？刚才一个打令字旗的妖精被我赶了去也。”行者笑道：“亏你，亏你！老孙变做蚊虫儿，进他洞去探看师父，原来师父被他绑在定风桩上哭哩。是老孙分付，教他莫哭。又飞在梁上，听了一听，只见那拿令字旗的，喘嘘嘘的走进来报道：只是被你赶他，却不见我。老妖乱猜乱说，说老孙是风吹杀了，又说是请神兵去了。他却自家供出一个人来，甚妙，甚妙！”八戒道：“他供的是谁？”行者道：“他说怕甚么神兵，那个能定他的风势，只除是灵吉菩萨来是。但不知灵吉住在何处？”不远不远，就在心上。

正商议处，只见大路傍走出一个老公公来。你看他怎生模样：

身健不扶拐杖，冰髯雪鬓蓬蓬。金花耀眼意朦胧，瘦骨衰筋强硬。屈背低头缓步，庞眉赤脸如童^[1]。看他容貌是人称，却似寿星出洞。

八戒望见，大喜道：“师兄，常言道：‘要知山下路，须问去来人。’你上前问他一声何如？”真个大圣藏了铁棒，放下衣襟，上前叫道：“老公公，问讯了。”那老者半答不答的，还了个礼道：“你是那里和尚？这旷野处，有何事干？”行者道：“我们是取经的圣僧，昨日在此失了师父，特来动问公公一声，灵吉菩萨在那里住？”老者道：“灵吉在直南上，到那里还有三千里路。有一山，名小须弥山，山中有个道场，乃是菩萨讲经禅院。汝等是取他的经去了？”行者道：“不是取他的经，我有一事烦他，不知从那条路去？”老者用手向南指道：“这条羊肠路就是了。”哄得那孙大圣回头看路，那公公化作清风，寂然不见。只是路傍遗下一张简帖，上有四句颂子云：

上覆齐天大圣听，老人乃是李长庚。须弥山有飞龙杖，灵吉当年受佛兵。

行者执了帖儿，转身下路。八戒道：“哥阿，我们连日造化低了。这两日，忪日里见鬼。那个化风去的老儿是谁？”行者把帖儿递与八戒，念了一遍，道：“李长庚是那个？”行者道：“是西方太白金星的名号。”八戒慌得望空下拜道：“恩人！恩人！老猪若不亏金星奏准玉帝时，性命也不知化作甚的了。”行者道：“兄弟，你却也知感恩。但莫要出头，只藏在这树林深处，仔细看守行李马匹，等老孙寻须弥山，请菩萨去耶。”八戒道：“晓得，晓得。你只管快快前去，老猪学得个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

孙大圣跳在空中，纵觔斗云径往直南上去。果然速快，他：

点头径过三千里，忼腰八百有馀程。

须臾，见一座高山，半中间有祥云出现，瑞霭纷纷。山凹里果有一座禅院，只听得钟磬悠扬，又见那香烟缥缈。大圣直至门前，见一道人项挂数珠，口中念佛。行者道：“道人，作揖！”那道人躬身答礼道：“那里来的老爷？”行者道：“这可是灵吉菩萨讲经处么？”道人道：“此间正是。有何话说？”行者道：“累烦你老人家与我传答传答：我是东土大唐驾下御弟三藏法师的徒弟，齐天大圣孙悟空行者。今有一事，要见菩

萨。”道人笑道：“老爷字多话多，我不能全记。”行者道：“你只说是唐僧徒弟孙悟空来了。”道人依言，上讲堂传报。那菩萨即穿袈裟，添香迎接。这大圣才举步入门，往里观看，只见那：

满堂锦绣，一屋威严。众门人齐诵《法华经》，老班首轻敲金铸磬。佛前供养，尽是仙果仙花；案上安排，皆是素肴素品。辉煌宝烛，条条金焰射虹霓；馥郁真香，道道玉烟飞彩雾。正是那讲罢心闲方入定，白云片片绕松梢。静收慧剑魔头绝，般若波罗善会高。

那菩萨整衣出迓，行者登堂坐了客位，随命看茶，行者道：“茶不劳赐，但我师父在黄风山有难，特请菩萨施大法力，降怪救师。”菩萨道：“我受了如来法令，在此镇押黄风怪。如来赐了我一颗定风丹，即定心丹也。已为火焰山伏线。一柄飞龙宝杖，人心不定，皆因少此主杖耳。当时被我拿住，饶了他的性命，放他去隐姓归山，不许伤生造孽。不知他今日欲害令师，有违教令，我之罪也。”那菩萨欲留行者治斋相叙，行者恳辞，随取了飞龙杖，与大圣一齐驾云，不多时至黄风山上。菩萨道：“大圣，这妖怪有些怕我，我只在云端内住定，你下去与他索战，诱他出来，我好施法力。”

行者依言，按落云头，不容分说，掣铁棒，把他洞门打破，叫道：“妖怪！还我师父来也！”慌得那把门小妖急忙传报。那怪道：“这泼猴着实无礼！再不伏善，反打破我门。这一出去，使阵神风，定要吹死。”仍前披挂，手绰钢叉，又走出门来，见了行者，更不打话，捻叉当胸就刺。大圣侧身躲过，举棒对面相还。

战不数合，那怪吊回头，望巽地上，才待要张口呼风，只见那半空里，灵吉菩萨将飞龙宝杖丢将下来，不知念了些甚么咒语，却是一条八爪金龙，拨喇的轮开两爪，一把抓住妖精，志不乱，风亦不生，此怪之所以擒也。提着头，两三摔，摔在山石崖边，现了本相，却是一个黄毛貂鼠。首鼠两端，是个不定之怪，与前水怪正相应。行者赶上，举棒就打，被菩萨拦住道：“大圣莫伤他命，我还要带他去见如来。”对行者道：“他本是灵山脚下的得道老鼠，因为偷了琉璃盏内的清油，灯火昏暗，灯固有然，德亦犹是。恐怕金刚拿他，故此走了，却在此处成精作怪。如来照见了，他，不该死罪，故着我辖押，但他伤生造孽，拿上灵山。今又冲撞大圣，陷害唐僧，我拿他去见如来，明正其罪，才算这场功绩哩。”行者闻言，却谢了菩萨。菩萨西归。不题。

却说猪八戒在那林内，正思量行者，只听得山坡下叫声：“悟能兄

弟，牵马挑担来耶。”那呆子认得是行者声音，急收拾跑出林外，见了行者道：“哥哥，怎的干事来？”行者道：“请灵吉菩萨，使一条飞龙杖，拿住妖精，原来是个黄毛貂鼠成精，被他拿去灵山，见如来去了。我和你洞里去救师父。”那呆子才欢欢喜喜。二人撞入里面，把那一窝狡兔妖狐、香獐角鹿，一顿钉钯铁棒，尽情打死。扫除尘情，心无罣碍。却往后园拜救师父。师父出得门来，此志已定，而其心量必不多矣。问道：“你两人怎生捉得妖精？如何方救得我？”行者将那请灵吉降妖的事情陈了一遍，师父谢之不尽。他兄弟们把洞中素物安排些茶饭吃了，清清净净，其神已注定下意。方才出门，找大路向西而去。

毕竟不知向后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无为树、定风桩、飞龙杖，名有不同，其义则一也。

写须弥仙境，另是一番景象。以见此心之定者，钟磬悠扬，飞尘不动；心不定者，朝三暮四，好似狂风之乱转。一仙一凡，风景各异。然风不定，皆由心不定；惟心不定，以致风不定。行者虽有抓风之术，却无定风之法，得此杖以定风者，正所以定心也。

心猿归正，则已知所止矣。惟其志向尚有不定，是以到处生风，魔障为难，至善不可止矣。故五行已定，此又谆谆告诫，我以见此志之不定者，此心必不能静。则悟净无由而至矣。故于流沙河上，紧接此题，神脉实有由来也。

起笔八戒一段，反复辩难，总笼大义。借宿一段，以见此心不定，此经难取，是从反面写起。唐僧有难一段，以见此心不定，此风愈狂，是承上意，竭力一反。设庄一段，宁神定性，是为正面一转。定风魔一段，以见心有主杖，风自不动，是为题面一合。然只讲风定，而其神便已落到下意。

以齐天大圣的本领，却不能胜小小一妖怪，其意绝妙。盖妖怪者，非气禀人欲之私，即人心之大病也。此病实太上、如来亦着不的一点，何况孙行者？又何况大人之学者？此所以传神写照，俱为《大学》之道现身说法也。

[1] 对命：抵命，拼命。

[2] 坩（diàn）：屏障。

[3] 争些：几乎，差点，险些。

[4] 明杖：盲人探路的手杖。

[5] 躲门户：因赋税、兵役等原因逃亡的百姓。

[6] 踌躇（chóu chú）：犹豫。

[7] 钻疾：灵活。

[8] 疙疸：即疙瘩。

[9] 漫：沿，顺。

[10] 磨：摇。

[11] 庞眉：眉毛黑白杂色。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战流沙河 木吒奉法收悟净

“静。”一字题。

观悟净之收，而知《大学》诚意正心之旨，明德至善之道，其有关于静也大矣。夫取经一事，乃即《大学》止于至善之事。然而非静无以致远，非静无以成学，苟不悟此，则西天终不可到，真经卒不可取。至善又何自而止也，是静之一层，实有关于《大学》之全功，取经之至要，此所以一步武而不可离者也。

明明一部《西游》，却以为一部《大学》，得无强为是说，然亦窃有所本也。试思悟彻菩提，即明德也；心猿归正，即正心也；意马收缰，是诚意也；五行定心猿，以至于定风魔，是知止而后有定也；定而后能静，此所以先收八戒，次收沙僧，此悟能、悟（静）〔净〕自当次第而来也，自有能静。恁其山险水恶，随所遇而处之得宜则安；恁其魔王怪物，各有以制之而能虑。从此到西天取真经，至善不难止矣。可见作者命名取义，各有一段至理，岂真三家村演戏，恁其搽胭抹粉，只讨得声声叫好而遂已耶？

话说唐僧师徒三众，脱难前来，不一日，行过了黄风岭，风不起，心不动。只挽清上意，便领得“静”字之神。进西却是一脉平阳之地。无罣无碍净森森地，此是正笼。光阴迅速，历夏经秋。见了些寒蝉鸣败柳，大火向西流^[1]。左右清风至，客意已惊秋。金公至矣。正行处，只见一道大水狂澜，浑波涌浪。波翻浪滚，是为“静”字一反。三藏在马上忙呼道：“徒弟，你看那前边水势宽阔，怎不见船只来往？我们从那里过去？”八戒见了道：“果是狂澜，无舟可渡。”那行者跳在空中，用手搭凉篷而看，他也心惊道：“师父阿，真个是难，真个是难！这条河，若论老孙去时，只消把腰儿扭一扭就过去了；若师父，诚十分难渡，万载难行。”三藏道：“我这里一望无边，端的有多少宽阔？”行者道：“径过有八百里远近。”俱有分寸。八戒道：“哥哥，怎的定得个远近之数？”行者道：“不瞒贤弟说，老孙这双眼，白日里常看得千里路上的吉

凶。却才在空中看出此河，上下不知多远，但只见这径过足有八百里。”长老忧嗟烦恼，兜回马，忽见岸上有一通石碑。三众齐来看时，见上有三个篆字，乃“流沙河”，流沙滚滚，以寓心地纷纷，不静之故也。○根源不清，其流甚浊。只讲流沙，便已照定其本乱。腹上又有小小的四行真字云^[2]：

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3]。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此中不净极矣。

师徒们正看碑文，只听得那浪涌如山，波翻若岭，河当中滑辣的钻出一个妖精，十分凶丑：旧染新污，一心尘垢，此地不净。物欲搅扰，如何得静？

一头红焰发蓬松，两只圆睛亮似灯。不黑不青蓝靛脸，如雷如鼓老龙声。身披一领鹅黄氅，腰束双攒露白藤。项下骷髅悬九个，手持宝杖甚峥嵘。皆因私缠物绕，累成这等模样。

那怪一个旋风奔上岸来，径抢唐僧。慌得行者，把师父抱住，急登高岸，回身走脱。那八戒放下担子，掣出钉钯，望妖精便筑。那怪使宝杖架住，他两个在流沙河岸，各逞英雄，这一场好斗：

九齿钯，降妖杖，二人相敌河崖上。这个是总督大天蓬，那个是谪下卷帘将。昔年曾会在灵霄，今日争持赌猛壮。这一个钯去探爪龙，那一个杖架磨牙象。伸开大四平，钻入迎风戢，这个没头没脸抓，那个无乱无空放。一个是久占流沙界吃人精，一个是秉教迦持修行将。

他两个来来往往，战经二十回合，不分胜负。

那大圣护了唐僧，牵着马，守定行李，见八戒与那怪交战，就狠得咬牙切齿，擦掌磨拳，忍不住要去打他，掣出棒来道：“师父，你坐着莫怕，等老孙和他耍耍儿来。”那师父苦留不住，他打个唿哨，跳到前边，原来那怪与八戒正战到好处，难解难分，被行者轮起铁棒，望那怪着头一下，那怪急转身，慌忙躲过，径钻入流沙河里，气得个八戒乱跳道：“哥阿，谁着你来的！那怪渐渐手慢，难架我钯，再不上三五合，我就擒住他了。他见你凶险，败阵而逃，怎生是好？”行者笑道：“兄弟，实不瞒你说，自从降了黄风怪，下山来，这个把月不曾耍棒，久静思动。我见你和他战的甜美，我就忍不住脚痒，故就跳将来耍耍的。那知那怪不识耍，就走了。”

他两个挽着手，说说笑笑，转回见了唐僧。唐僧道：“可曾捉得妖怪？”行者道：“那妖怪不奈战，败回钻入水去也。”三藏道：“徒弟，这怪久住在此，他知道浅深，似这般无边的弱水，又没了舟楫，须是得个知水性的，引领引领，才好哩。”行者道：“正是这等说。常言道：‘近硃者赤，近墨者黑。’那怪在此，断知水性。我们如今拿住他，且不要打杀，只教他送师父过河，再做理会。”八戒道：“哥哥，不必迟疑，让你先去拿他，等老猪看守师父。”行者笑道：“贤弟呀，这桩儿我不敢说嘴，水里勾当老孙不大十分熟。若是空走，还要捻诀，又念念避水咒，方才走得，不然，就要变化做甚么鱼虾蟹鳖之类，我才去得。若论赌手段，凭你在高山云里，干甚么蹊跷异样事儿，老孙都会；只是水里的买卖，有些儿狼狽^[4]。”八戒道：“老猪当年总督天河，掌管八万水兵大众，倒学得知些水性。却只怕那水里有甚么眷族老小，七窝八代的都来，我就弄他不过，一时被他捞去，却怎么好？”行者道：“你若到水中与他交战，却不要恋战，许败不许胜，把他引将出来，等老孙下手助你。”八戒道：“言得是，我去耶。”说声去，就剥了青锦直裰，脱了鞋，双手舞钯，分开水路，使出那当年旧手段，跃浪翻波，撞将进去，径至水底之下，往前正走。

却说那怪败了阵回，方才喘定，又听得有人推得水响，忽起身观看，原来是八戒执了钯推水。那怪举杖当面高叫道：“那和尚那里走！仔细看打！”八戒使钯架住道：“你是个甚么妖精，敢在此间挡路？”那妖道：“你是也不认得我，我不是那妖魔鬼怪，也不是少姓无名。”八戒道：“你既不是邪妖鬼怪，却怎生在此伤生？你端的甚么姓名，实实说来，我饶你性命。”那怪道：“我

自小生来神气壮，乾坤万里曾游荡。英雄天下显威名，豪杰人家做模样。万国九州任我行，五湖四海从吾撞。皆因学道荡天涯，只为寻师游地旷。常年衣钵谨随身，每日心神不可放。此所以为悟净也。沿地云游数十遭，到处闲行百馀荡。静里乾坤大，闲中日月长。因此才得遇真人，引开大道金光亮。先将婴儿姹女收，后把木母金公放^[5]。明堂肾水入华池^[6]，重楼肝火投心脏^[7]。三千功满拜天颜，志心朝礼明华向。玉皇大帝便加升，亲口封为卷帘将。心地开明，物无所蔽，静之功也。南天门里我为尊，灵霄殿前吾称上。腰间悬挂虎头牌，手中执定降妖杖。头顶金盔幌日光，身披铠甲明霞亮。往来护驾我当先，出入随朝予在上。只因王母降蟠桃，设宴瑶池邀众将。失手打破玉玻璃，心意散乱，此中自然不静。天神个个魂飞丧。玉皇即便怒生嗔，却合掌朝左辅相：卸冠脱甲摘官衔，将身推在杀场上。多亏赤脚大天仙，越班启奏将吾

放。饶死回生不点刑，遭贬流沙东岸上。饱时困卧此河中，饿去翻波寻食饷。樵子逢吾命不存，渔翁见我身皆丧。渔樵寂寞，极将“静”字一翻。来来往往吃人多，翻翻覆覆伤生瘡。你敢行凶到我区，今日肚皮有所望。趣。莫言粗糙不堪尝，拿住消停剁鲊酱^[8]。”

八戒闻言大怒，骂道：“你这泼物，全没一些儿眼力，我老猪还掐出水沫儿来哩，你怎敢说我粗糙，要剁鲊酱！看起来，你把我认做个老走硝哩^[9]。休得无礼！吃你祖宗这一钯！”那怪见钯来，使一个凤点头躲过。两个在水中打出水面，各人踏浪登波。这一场赌斗，比前不同，你看那：

卷帘将，天蓬帅，各显神通真可爱。那个降妖宝杖着头轮，这个九齿钉钯随手快。跃浪振山川，推波昏世界。凶如太岁撞幢幡，恶似丧门掀宝盖。这一个，赤心凛凛保唐僧；那一个，犯罪滔滔为水怪。钯抓一下九条痕，杖打之时魂魄败。努力喜相持，用心要赌赛。算来只为取经人，怒气冲天不忍耐。搅得那鳊鮓鲤鳊退鲜鳞，龟鳖鼋鼉伤损盖。红虾紫蟹命皆亡，水府神明朝上拜。只听得波翻浪滚似雷轰，日月无光天地怪。

二人整斗有两个时辰，不分胜败。这才是铜盆逢铁箒，玉磬对金钟。

却说那大圣，保着唐僧，立在岸上，眼巴巴的望着他两个在水上争持，只是他不好动手。只见那八戒虚幌一钯，佯输诈败，转回头，往东岸上走。那怪随后赶来，将近到了岸边，这行者忍耐不住，撇了师父，掣铁棒，跳到河边，望妖精劈头就打。那怪物不敢相迎，搜的又钻入河内。

八戒嚷道：“你这弼马温，真是个急猴子！你再缓缓些儿，等我哄他到了高处，你却阻住河边，教他不能回首时，却不拿住他也。他这进去，几时又肯出来？”行者笑道：“呆子，莫嚷！莫嚷！我们且回去见师父去来。”八戒却同行者到高岸上，见了三藏。三藏欠身道：“徒弟，辛苦呀！”八戒道：“且不说辛苦，只是降了妖精，送得你过河，方是万全之策。”三藏道：“你才与妖精交战何如？”八戒道：“那妖的手段，与老猪是个对手。正战处，使一个诈败，他才赶到岸上，见师兄举着棍子，他就跑了。”三藏道：“如此怎生奈何？”行者道：“师父放心，且莫焦恼。如今天色又晚，且坐在这崖岸之上，待老孙去化些斋饭来，你吃了睡去，待明日再处。”八戒道：“说得是，你快去快来。”

行者急纵云跳起去，正到直北下人家，化了一钵素斋，回献师父。师父看他来得甚快，便叫：“悟空，我们去化斋的人家，求问他一个过河之策，不强似与这怪争持？”行者笑道：“这家子远得狠哩！相去有五七千里之路，他那里得知水性？问他何益？”八戒道：“哥哥，又来扯谎了。五七千里路，你怎么这等去来得快？”行者道：“你那里晓得，老孙的筋斗云，一纵有十万八千里。这五七千里，只消把头点上两点，把腰躬上一躬，就是个往回，有何难哉！”八戒道：“哥阿，既是这般容易，你把师父背着，只消点点头，躬躬腰，跳过去罢了，何必苦苦的与这怪厮战？”行者道：“你也会驾云，你把师父驮过去罢。”八戒道：“师父的凡胎肉骨，重似泰山，我这驾云的，怎能得起？须是你的筋斗方可。”行者道：“我的筋斗，好道也是驾云，只是去的有远近些儿。你是驮不动，我却如何驮得动？自古道：‘遣泰山轻如芥子，携凡夫难脱红尘。’像这泼魔毒怪，使摄法，弄风头，却是扯扯拉拉，就地而行，不能带得空中而去；像那样法儿，老孙也会使会弄；还有那隐身法，缩地法，老孙件件皆知。但只是师父要穷历异邦，不能勾超脱苦海，此怪原在心上，如何绕得过？所以寸步难行者也。我和你只做得个拥护，保得他身在命在，替不得这些苦恼，也取不得经来；道破原委，方见功夫次第之妙。就是有能先去见了佛，那佛也不肯把经传与你我。正叫做：‘若将容易得，便作等闲看。’”那呆子闻言，喏喏听受。遂吃了些无菜的素食，心安淡泊，便不妄动。此是一转。师徒们歇在流沙河东崖岸之上。

次早，三藏道：“悟空，今日怎生区处？”行者道：“没甚区处，还须八戒下水。”八戒道：“哥哥，你要图干净，只作成我下水。”行者道：“贤弟，这番我再不急性了，只让你引他上来，我拦住河边，务要将他擒了。”好八戒！抹抹脸，抖擞精神，双手拿钯，到河边，分开水路，依然又下至窝巢。那怪方才睡醒，笔又一转。忽听推得水响，急回头睁睛观看，见八戒执钯来至，他跳出来，当头阻住。喝道：“慢来！慢来！看杖！”八戒举钯架住道：“你是个甚么哭丧杖？叫你祖宗看杖！”那怪道：“你这厮，甚不晓得理，我这

宝杖原来名誉大，本是月里梭罗派^[10]。吴刚伐下一枝来，鲁班制造工夫盖。里边一条金趁心，外边万道珠丝玢。名称宝杖善降妖，永镇灵霄能伏怪。只因官拜大将军，玉皇赐我随身带。或长或短在吾心，要细要粗凭意态。也曾护驾宴蟠桃，也曾随朝居上界。值殿曾经众圣参，卷帘曾见诸仙拜。养成灵性一神兵，不是人间凡器械。自从遭贬下天门，任意纵横游海外。不当大胆自称夸，天下枪刀难比赛。看你那个锈钉

钯，只好锄田与筑菜。”

八戒笑道：“我把你少打的泼物！且莫管甚么筑菜，只怕荡了一下儿，见教你没处贴膏药，为下“治”字一排。九个眼子一齐流血，纵然不死，也是个到老的破伤风。”那怪丢开架手，在那水底下，与八戒依然打出水面。这一番斗，比前果更不同，你看他：

宝杖轮，钉钯筑，言语不通非眷属。只因木母克刀圭，致令两下相战触。皆因不静之故。没输赢，无反覆，翻波淘浪不和睦。这个怒气怎舍容，那个伤心难忍辱。钯来杖架逞英雄，水滚流沙能恶毒。气昂昂，劳碌碌，多因三藏到西域。钉钯老大凶，宝杖十分熟。这个揪住要往岸上拖，那个抓来就将水里沃。声如霹雳动鱼龙，云暗天昏神鬼伏。

这一场来来往往，斗经三十回合，不见强弱。八戒又使个佯输计，拖了钯走。那怪随后又赶来，拥波捉浪，赶至崖边。八戒骂道：“我把你这个泼怪！你上来这高处，脚踏实地，好打。”那妖骂道：“你这厮哄我上去，又教那帮手来哩。你下来，还在水里相斗。”原来那妖乖了，再不肯上岸，只在河边与八戒闹炒。

却说行者见他不肯上岸，急得他心焦性爆，恨不得一把捉来，叫声“师父”，道：“你自坐下，等我与他个饿鹰调食。”就纵觔斗，跳在半空，刷的落下来，要抓那妖。

那妖正与八戒嚷闹，忽听得风响，急回头见是行者落下云来，却又收了宝杖，一头淬下水，隐迹潜踪，渺然不见。此笔已落正面。行者伫立岸上，对八戒道：“兄弟呀，这妖也弄得滑了。他再不肯上岸，如之奈何？”八戒说：“难，难，难。战不胜他，就把吃奶的气力也使尽了，只绷得个手平。”行者道：“且见师父去。”二人又到高岸，见了唐僧，备言难捉。那长老满眼下泪道：“似此艰难，怎生得渡？”行者道：“师父，莫要烦恼。这怪深潜水底，其实难行。八戒，你只在此保守师父，再莫与他厮斗，等老孙往南海走走去来。”八戒道：“哥哥，你去南海何干？”行者道：“这取经的勾当，原是观音菩萨；及脱解我等，也是观音菩萨。今日路阻流沙河，不能前进，不得他，怎生处治？人心果如菩萨，此怪自然不作。等我去请他，还强如和这妖精相斗。”八戒道：“也是，也是。师兄，你去时，千万与我上覆一声：向日多承指教。”三藏道：“悟空，若是去请菩萨，却也不必迟疑，快去快来。”

行者即纵觔斗云，径上南海。咦！那消半个时辰，早看见普陀山

境。须臾间，坠下觔斗，到紫竹林外，又只见那二十四路诸天，上前迎接着道：“大圣何来？”行者道：“我师有难，特来谒见菩萨。”诸天道：“请坐，容报。”那轮日的诸天，径至潮音洞口报道：“孙悟空有事朝见。”菩萨正与捧珠龙女在宝莲池畔扶栏看花，看得极奇，看得绝妙。忙者极忙，闲者极闲。清净无为，写出一段真境。闻报，即转云岩，开门唤入。

大圣端肃皈依参见，菩萨问曰：“你怎么不保唐僧？为甚事又来见我？”行者启上道：“菩萨，我师父前在高老庄又收了一个徒弟，唤名猪八戒，多蒙菩萨又赐法讳悟能。才行过黄风岭，今至八百里流沙河，乃是弱水三千，师父已是难渡，河中又有个妖怪，武艺高强，甚亏了悟能，与他水面上大战三次，只是不能取胜，心地已乱，四肢焉能成功？淹映‘末治’，更妙。被他拦阻，不能渡河。因此特告菩萨，望垂怜悯，济渡他一济渡。”菩萨道：“你这猴子，又逞自满，不肯说出保唐僧的话来么？”行者道：“我们只是要拿住他，教他送我师父渡河。水里事，我又弄不得精细，只是悟能寻着他窝巢，与他打话，想是不曾说出取经的勾当。”菩萨道：“那流沙河的妖怪，乃是卷帘大将临凡，也是我劝化的善信，教他保护取经之辈。你若肯说出是东土取经人时，他决不与你争持，断然归顺矣。”行者道：“那怪如今怯战，不肯上崖，只在水里潜踪，如何得他归顺？我师如何得渡弱水？”

菩萨即唤慧岸，袖中取出一个红葫芦儿，即心也。分付道：“你可将此葫芦，同孙悟空到流沙河水面上，只叫‘悟净’，他就出来了。万物静观皆自得，彼尘世纷纷，心地混杂者，焉能知有此一字。○果能清净，则自安静。先要引他归依了唐僧，然后把他那九个骷髅，穿在一处，按九宫布列，却把这葫芦安在当中，就是法船一只，能渡唐僧过流沙河界。”人死则性归寂灭，此心再不能有动矣。慧岸闻言，谨遵师命，与大圣捧葫芦出了潮音洞，奉法旨辞了紫竹林。有诗为证：

五行匹配合天真，认得从前旧主人。炼己立基为妙用，辨明邪正见原因。今来归性还同类，木去求情共复沦。二土全功成寂寞，调和水火没纤尘。

他两个不多时，按落云头，早来到流沙河岸。猪八戒认得是木吒行者，引师父上前迎接。那木吒与三藏礼毕，又与八戒相见。八戒道：“向蒙尊者指示，得见菩萨，我老猪果遵法教，今喜拜了沙门。这一向在途中奔碌，未及致谢，恕罪，恕罪。”行者道：“且莫叙阔，我们叫唤那厮去来。”三藏道：“叫谁？”行者道：“老孙见菩萨，备陈前事。

菩萨说，这流沙河的妖怪乃是卷帘大将临凡，因为在天有罪，堕落此河，忘形作怪。天神且弄成个怪，何况凡人，岂不空放此花耶？他曾被菩萨劝化，愿归师父，往西天去的。但是我们不曾说出取经的事情，故此苦苦争斗。菩萨今差木吒，将此葫芦，要与这厮结作法船，渡你过去哩。”三藏闻言，顶礼不尽，对木吒作礼道：“万望尊者，作速一行。”

那木吒捧定葫芦，半云半雾，径到了流沙河水面上，厉声高叫道：“悟净！悟净！取经人在此久矣，你怎么还不归顺？”却说那怪惧怕猴王，回于水底，正在窝中歇息，只听得叫他法名，情知是观音菩萨，又闻得说“取经人在此”，他也不惧斧钺，急翻波伸出头来，又认得是木吒行者。你看他笑盈盈，上前作礼道：“尊者失迎。菩萨今在何处？”木吒道：“我师未来，先差我来分付你，早跟唐僧做个徒弟。叫把你项下挂的骷髅，与这个葫芦按九宫结做一只法船，渡他过此弱水。”悟净道：“取经人却在那里？”木吒用手指道：“那东岸上坐的不是？”悟净看见了八戒道：“他不知是那里来的个泼物，与我整斗了这两日，何曾言着一个取经的字儿？”又看见行者道：“这个主子，是他的帮手，好不利害！我不去了。”木吒道：“那是猪八戒，这是孙行者，俱是唐僧的徒弟，俱是菩萨劝化的，怕他怎的？我且和你见唐僧去。”

那悟净才收了宝杖，整一整黄锦直裰^[11]，跳上岸来，对唐僧双膝跪下道：“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的尊容，多有冲撞，万望恕罪。”八戒道：“你这脓包，怎的早不皈依，只管要与我打？是何说话！”行者笑道：“兄弟，你莫怪他，还是我们不曾说出取经的事情与姓名耳。”长老道：“你果肯诚心皈依吾教么？”悟净道：“弟子向蒙菩萨教化，指河为姓，与我起个法名唤做沙悟净，人心之不静，皆因不净。果能悟此，则再无有不静者矣。岂有不从师父之理！”三藏道：“既如此，叫悟空取戒刀来，与他落了发。”大圣依言，即将戒刀与他剃了头，又来拜了三藏，拜了行者与八戒，分了大小。

三藏见他行礼，真像个和尚家风，故又叫他做沙和尚。木吒道：“既秉了迦持^[12]，不必叙烦，早与作法船儿来。”那悟净不敢怠慢，即将颈项下挂的骷髅取下，用索子结作九宫，把菩萨的葫芦安在当中，死心塌地。○诨“静”字，奇极。请师父下岸。那长老遂登法船，坐于上面，果然稳似轻舟。左有八戒扶持，右有悟净捧托，孙行者在后面牵了龙马，半云半雾相跟，头直上又有木吒拥护^[13]，那师父才飘然稳渡流沙河界，虽流沙滚滚，其如此心之不动何。○来时过岭，去是渡河，遥遥相应。浪静风平过弱河。真个也如飞似箭，不多时身登彼岸，得脱洪

波，又不拖泥带水，幸喜脚干手燥，清净无为，方是静字的真境。师徒们脚踏实地。那木吒按祥云，收了葫芦。又只见那骷髅一时解化作九股阴风，寂然不见。三藏拜谢了木吒，只讲木吒，便已挑动本末之意。顶礼了菩萨。正是：

木吒径回东洋海，三藏上马却投西。

毕竟不知几时才得正果求经，且听下回分解。

流沙河在西藏之西，其水浑浊不清，约阔十馀里，深浅不定，忆即黄河也。俗最敬番僧，人死不埋，骨肉分离，名为金葬；或将肉为条，挂在树木，恁禽鸟所食，名曰飞升；或将肉和泥作像，摆列高山，谓之成佛。种种混闹不可名状。经亦有“流沙两岸河边佛”之说。

沙僧之体属金，其性又属土。以金得木则有用，以土遇木则有制。此八戒之所以大战，木吒之所以收降也。

西天之路，非静不能到；五圣之真，无静不能成。是静固为学之大端，旨趣之至要，以之分配五行，并列四众，则静之为静也，岂浅鲜哉？

皈依释教，寓意绝妙，盖学非释不明，故一部《大学》，其传十章，莫非释之之文也。

[1] 大火向西流：表示秋天来临。大火，星宿名。即心宿。

[2] 真字：楷书。

[3] 弱水：古代神话传说中称险恶难渡的河海。。

[4] 狼狽（kàng）：笨拙。

[5] 木母金公：道教称汞为木母，称铅为金公。下文以金公、木母分指悟空、八戒，则是由五行说而来，与铅、汞无关。

[6] 明堂：道教称两眉之间入内一寸为“明堂”。

[7] 重楼：道教称喉咙为“重楼”。

[8] 鲊（zhǎ）酱：鱼酱。

[9] 走硝：指硝性走失，皮肉恢复坚硬。硝，矿物名，用于处理腌肉或动物皮革，使之柔软。

[10] 梭罗：乔木名，产于热带，木质坚硬，佛经中多有提及，一般译作“娑罗”。

[11] 直裰（duō）：指僧袍。

[12] 迦持：即“加持”，佛、菩萨对众生施加的保护。

[13] 头直上：头顶上。

第二十三回

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修身以保元为首，百魔以色欲为最。世之以色而忘身废业者不可胜数，况诚心体道之君子，尤为名节风化之所关，品行道义之所系，乃一旦心驰意懈，不务本而务末，则贾氏之门，乌足以成其真也。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甘苦不足以成功。风餐露宿，萤窗雪案之本业；靡丽纷华，人生身外之物件。外有牵缠，皆因本心不纯；世务情切，必于功行不笃。况当此四体初全，五行方备，乃正一心用力之始。不于此废寝忘餐，龟勉前进，忽心驰意放，群相逐末，则西天十万八千之道，终无可到之日。写八戒之贪欢爱懒，正见三藏之本已失。而云不忘者，盖反言以望之耳。

写贾氏之田连阡陌，米烂陈仓，财丰物阜，不可胜数，俱指家言，乃其末也。坐山招夫撞天婚，俱讲治末。但三个女儿皆为莫氏，莫乃无也，是“否矣”的正面，此所以捞不着一个，以见末之不能治也。四众之中，何以独写一八戒？盖八戒乃猪也，人至如猪，长嘴大耳，狼狽已极，此身不修甚矣，如何还能治末？此所以东撞西磕，而叹其莫可如何也。

观音奉旨寻觅取经人，此事关系重大，惟恐信道不笃，附托非人，故遣四圣之试，亦有不得不然者，独是不逆诈不亿不信，乃菩萨既任之托之而又疑之，何也？盖取经一事，若竟附托八戒，则望经之楼，岂不空建？故菩萨不得不试，然亦幸亏有此一试，于世故不可多疑，于人实不敢尽信，于予与改是。

奉法西来道路赊，秋风淅淅落霜花。乖猿牢锁绳休解，劣马勤兜鞭莫加。木母金公原自合，黄婆赤子本无差^[1]。咬开铁弹真消息^[2]，般若波罗到彼家。

这回书盖言取经之道，不离乎一身务本之道也。落笔先擒“本”字，

便已伏下“道”字。却说他师徒四众，了悟真如，顿开尘锁，按下“知所”。自跳出性海流沙，浑无挂碍，竟投大路西来。历遍了青山绿水，看不尽野草闲花。隐隐打到莫氏，伏下“色”字。真个也光阴迅速，又值九秋，但见了些：

枫叶满山红，黄花耐晚风。老蝉吟渐懒，愁蟋思无穷。荷破青纨扇，橙香金弹丛。可怜数行雁，点点远排空。

正走处，不觉天晚。三藏道：“徒弟，如今天色又晚，却往那里安歇？”此身竟无着落，是挑“本”字。行者道：“师父说话差了，出家人餐风宿水，卧月眠霜，随处是家。又问那里安歇，何也？”出家人到处为家，是笼“末”字。猪八戒道：“哥呵，你可知道，你走路轻省，那里管别人累坠？自过了流沙河，这一向爬山过岭，身挑着重担，老大难挨也^[3]。任大责重，独力难持，是总笼题面。须是寻个人家，一则化些茶饭，二则养养精神，才是个道理。”行者道：“呆子，你这般言语，似有报怨之心，还像在高老庄，倚懒不求福的自在，恐不能也。既是秉正沙门，须是要吃辛受苦，才做得徒弟哩。”八戒道：“哥哥，你看这担行李多重？”行者道：“兄弟，自从有了你与沙僧，我又不曾挑着哩！”八戒道：“哥呵，你看看数儿么：

四片黄藤箠，长短八条绳。又要防阴雨，毡包三四层。匾担还愁滑，两头钉上钉。铜镶铁打九环杖，箠丝藤缠大斗篷。家务殷繁，一身难治，是正扑题面。

似这般许多行李，难为老猪一个，逐日家担着走，偏你跟师父做徒弟，拿我做长工。”长工乃专治其末者。行者笑道：“呆子，你和谁说哩？”八戒道：“哥哥，与你说哩。”行者道：“错和我说了。老孙只管师父好歹，你与沙僧专管行李马匹；以此问心，而心上推得干净。但若怠慢了些儿，孤拐上先是一顿粗棍。”八戒道：“哥呵，不要说打，打就是以力欺人。我晓得你的尊性高傲，你是定不肯挑。但师父骑的马，那般高大肥盛，只驮着老和尚一个，教他带几件儿，也是弟兄之情。”此又推意。行者道：“你说他是马哩，他不是凡马，本是西海龙王敖闰之子，唤名龙马三太子。只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被他父亲告了忤逆，身犯天条，多亏观音菩萨救了他的性命，他在那鹰愁陡涧，久等师父，又幸得菩萨亲临，却将他退鳞去角，摘了项下珠，才变做这匹马，愿驮师父往西天拜佛。这个都是各人的功果，你莫攀他。”他的身尚未修，攀之何益，是意亦不管。那沙僧闻言道：“哥哥，真个是龙么？”行者道：“是龙。”八戒道：“哥呵，我闻得古人云，龙能喷云暖雾，播土扬

沙，有巴山掇岭的手段，有翻江搅海的神通。怎么他今日这等慢慢而走？”心懒意懈，补这一层，是为本乱领脉。行者道：“你要他快走，我教他快走个儿你看！”好大圣！把金箍棒撻一撻，万道彩云生。那马看见拿棒，恐怕打来，慌得四蹄疾如飞电，搜的跑将去了。心驰意放，此乱之所由来也。那师父手软采不住，尽他劣性奔上山崖，才大达迤步走^[4]。

师父喘息始定，抬头远见一簇松阴，内有几间房舍，落到人家，已串入“末”字。着实轩昂，但见：

门垂翠柏，宅近青山。几株松冉冉，数茎竹班班。篱边野菊凝霜艳，桥畔幽兰映水丹。粉墙泥壁，砖砌围圉^[5]。高堂多壮丽，大厦甚清安。牛羊不见无鸡犬，想是秋收农事闲。

那师父正按辔徐观，又见悟空兄弟方到。悟净道：“师父不曾跌下马来么？”长老骂道：“悟空这泼猴！他把马儿惊了，早是我还骑得住哩。”乖猿绳解，劣马鞭加。其心不正，其意不诚。身几危矣，此本之所以乱也。行者赔笑道：“师父莫骂我，都是猪八戒说马行迟，故此着他快些。”那呆子因赶马走急了些儿，喘气嘘嘘，口里唧唧啾啾的闹道：“罢了，罢了。见自肚别腰松，担子沉重，挑不上来，又弄我奔奔波波的赶马。”心意不和，此身不修，其本安得不乱？长老道：“徒弟呵，你且看那壁厢有一座庄院，我们却好借宿去也。”行者闻言，急抬头举目而看，果见那半空中庆云笼罩，瑞霭遮盈，情知定是佛仙点化，照后文殊普贤，伏下“知”字、“道”字。他却不敢泄漏天机，只道：“好，好，好！我们借宿去来。”

长老连忙下马，见一座门楼，乃是垂莲象鼻，画栋雕梁。沙僧歇了担子，八戒牵了马匹，道：“这个人家是过当的富实之家^[6]。”极写家之富丽，正见治之不易。行者就要进去，三藏道：“不可，你我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且自等他有人出来，以礼求宿方可。”八戒拴了马，斜倚墙根之下，三藏走在石鼓上，行者、沙僧坐在台基边。久无人出，若大人家，何以无人，为“治”字一斗。行者性急，跳起身，入门里看处，原来有向南的三间大厅，帘栊高控，屏门上挂一轴寿山福海的横披画。两边金漆柱上，贴着一幅大红纸的春联，上写着：

丝飘弱柳平桥晚，雪点香梅小院春。

正中间，设一张退光黑漆的香几，几上放一个古铜兽炉，上有六张

交椅，两山头挂着四季吊屏^[7]。此皆末也。行者正然偷看处，忽听后门内有脚步之声，走出一个半老不老的妇人来，娇声问道：“是甚么人？擅入我寡妇之门！”怪不得无人，不谓本夫已没，此家无人治矣。慌得个大圣喏喏连声道：“小僧是东土大唐来的，奉旨向西方拜佛求经，一行四众，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老菩萨檀府，告借一宵。”那妇人笑语相迎道：“长老，那三位在那里？请来！”行者高声叫道：“师父，请进来耶！”三藏才与八戒、沙僧牵马挑担而入。只见那妇人出厅迎接，八戒饧眼偷看^[8]，你道他怎生打扮：

穿一件织金官绿纁丝袄^[9]，上罩着浅红臂甲^[10]；系一条结彩鹅黄锦绣裙，下映着高底花鞋。时样的^髻^[11]髻皂纱漫，相衬着二色盘龙发；宫样牙梳朱翠幌，斜簪着两股钏金钗。云鬓半苍飞凤翅，耳环双坠宝珠排。脂粉不施犹自美，风流还似少年才。怪不得其夫已死。写出一位佳人，伏后“色”字。

那妇人见了他三众，更加欣喜，以礼邀入厅房，一一相见。礼毕，请各叙坐看茶。那屏风后忽有一个丫髻垂丝的女童，托着黄金盘、白玉盏，香茶喷暖气，异果散幽香。是为“末”字点染。那人绰彩袖，春笋纤长；擎玉盏，传茶上奉；对他们一一拜了。茶毕，又吩咐办斋。三藏启手道：“老菩萨高姓？贵地是甚地名？”妇人道：“此间乃西方东印度之地。见《西域志》。小妇人娘家姓贾，贾读平声，即家也。夫家姓莫。莫乃无也，紧贴“否”字。幼年不幸，公姑早亡，与丈夫守承祖业，以治其末。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家大事繁，是与其夫累死，而亦莫之治也。夫妻们命里无子，止生了三个女孩儿。要知皆为莫氏。前年大不幸，又丧了丈夫，其本已没，止剩其末。小妇居孀，身无所属，此乱之所由来也。今岁服满，空遗下田产家业，再无个眷族亲人，只是我娘女们承领。欲嫁他人，又难舍家业。适承长老下降，想是师徒四众，小妇娘女四人，意欲坐山招夫，意欲求本，以治其末。四位恰好，和尚一个已不可招，何况四位？笑谈有云，此话怎解？曰解不得，一解就搅成一混。不知尊意肯否？如何？”三藏闻言，推聋妆哑，瞑目宁心，寂然不答。那妇人道：“舍下有水田三百馀亩，旱田三百馀顷，山场果木三百馀顷，黄、水牛有千馀只，况骡马成群，猪羊无数，东南西北，庄堡草场，共有六七十处，家下有八九年用不着的米谷，十来年穿不着的绫罗，一生有使不着的金银。极写“家”字，正是极写“末”字，以为后“财”字安胎。胜强似那锦帐藏春，说甚么金钗两行。又以色动之。你师徒们，若肯回心转意，招赘在寒家^[12]，自自在在，享用荣华，却不强如往西劳碌？”那三藏也只自如痴如蠢，默默无言。暗里盘算。

那妇人道：“我是丁亥年丁亥乃猪像，足见其身不修。三月初三日酉时生，故夫比我年大三岁，我今年四十五岁；大女儿名真真，今年二十岁；次女名爱爱，今年十八岁；三小女名怜怜，真可怜爱，按下“色”字。今年十六岁；历计年月，按下先后。俱不曾许配人家。原莫此事，人如何配得？虽是小妇人丑陋，却幸小女俱有几分颜色，照下“色”字，并伏“道”字，实有双关之妙，读至文殊普贤便见。女工针指，无所不会。因是先夫无子，即把他们当儿子看养。小时也曾教他读些儒书，也都晓得些吟诗作对。虽然居住山庄，也不是那十分粗俗之类，料想也陪得过列位长老。若肯放开怀抱，长发留头，与舍下做个家长，公然要嫁和尚，无怪其为猪像也。穿绫着锦，胜强如那瓦钵缁衣，芒鞋云笠。”

三藏坐在上面，好便似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蝦蟆^[13]，只是呆呆挣挣^[14]，翻白眼儿打仰^[15]。想得出神。那八戒闻得这般富贵，这般美色，他却心痒难挠，坐在那椅子上，一似针戳屁股，左扭右扭的忍耐不住，其本乱矣。走上前，扯了师父一把道：“师父，这娘子告诵你话^[16]，你怎么佯佯不采^[17]？好道也做个理会是。”但理易会，窃恐姨夫之又难会也。那师父猛抬头，“咄”的一声喝退了八戒，道：“你这个业畜！我们是个出家人，岂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成甚道理！”那妇人笑道：“可怜，可怜！出家人有何好处？”三藏道：“女菩萨，你在家人却有何好处？”那妇人道：“长老请坐，等我把在家人好处说与你听。怎见得？有诗为证：

春裁方胜^[18]着新罗，夏换轻纱赏绿荷。秋有新葛香糯酒，冬来暖阁醉颜酡。四时受用般般有，八节珍馐件件多。衬锦铺绫花烛夜，强如行脚礼弥陀。”此言有家，胜似无家。

三藏道：“女菩萨，你在家人，享荣华，受富贵，有可穿，有可吃，儿女团圆，果然是好，但不知我出家的人也有一段好处。怎见得？有诗为证：

出家立志本非常，推倒从前恩爱堂。先已无家，又何必用治。外物不生闲口舌，身中自有好阴阳。功完行满朝金阙，见性明心返故乡。胜似在家贪血食，苏秦有言：假使我有附郭田二百亩，今日安能得佩六国相印？可见人生贪血食，误却大业者正复不少。老来坠落臭皮囊^[19]。”只徒末节，荒废身心，此身之不修，眼下就见，何用老来？

那妇人闻言，大怒道：水田不涸，旱田早已干燥。“这泼和尚无

礼！我若不看你东土远来，就该叱出。我倒是个真心实意，要把家缘招赘汝等^[20]，你倒反将言语伤我。你就是受了戒，乘势伏下“戒”字。发了愿，永不还俗，好道你手下人，我家也招得一个，此身竟人人可托，安得不乱？你怎么这般执法？”三藏见他发怒，只得者者谦谦^[21]，叫道：“悟空，你在这里罢。”行者道：“我从小儿不晓得干那般事，和尚口说不肯，心上未有不肯者也。教八戒在这里罢。”八戒道：“哥呵，不要栽人么^[22]，大家从常计较。”只说他呆，偏于这些上再不呆。妙笔传神，已写出老呆一腔心事。三藏道：“你两个不肯，便说他不肯，岂不冤屈，而急杀老呆耶。便教悟净在这里罢。”沙僧道：“你看师父说的话，弟子蒙菩萨劝化，受了戒行，等候师父。自蒙师父收了我，又承教诲，跟着师父还不上两月，更不曾进得半分功果，怎敢图此富贵？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决不干此欺心之事。”那妇人见他们推辞不肯，急抽身转进屏风，“扑”的把腰门关上^[23]。

师徒们撇在外面，茶饭全无，再没人出。八戒心中焦燥，埋怨唐僧道：“师父忒不会干事，把话通说杀了^[24]。不知如何就说的活。你好道还活着些脚儿^[25]，只含糊答应，哄他些斋饭吃了，今晚落得一宵快活，明日肯与不肯，在乎你我了。呆里撒奸，老呆亦妙矣哉。似这般关门不出，我们这清灰冷灶，一夜怎过？”悟净道：“二哥，你在他家做个女婿罢。”八戒道：“兄弟，不要栽人，从常计较。”写老呆不妙在肯上，亦不妙在不肯上，妙在肯而不肯、不肯而肯也。行者道：“计较甚的？你要肯，便就教师父与那妇人做个亲家，你就做个倒踏门的女婿^[26]。他家这等有财有宝，一定倒陪妆奁，整治个会亲的筵席，我们也落些受用，你在此间还俗，却不是两全其美？”八戒道：“话便也是这等说，却只是我脱俗又还俗，停妻再娶妻了。”直然承应，可谓当（人）〔仁〕不让于师。

沙僧道：“二哥原来是有嫂子的？”行者道：“你还不知他哩，他本是乌斯藏高老儿庄高太公的女婿，因被老孙降了他，也曾受菩萨戒行，没及奈何，被我捉他来做个和尚，所以弃了前妻，可见弃妻出家原非其本心。投师父往西拜佛。他想是离别的久了，又想起那个勾当。却才听见这个勾当，断然又有此心。可见此心不正，此意不诚，此身之所以不修也。呆子，你与这家子做了女婿罢，只是多拜老孙几拜，我不检举你就罢了。”伯伯不检举姨夫，亦好会矣。那呆子道：“胡说！胡说！大家都有此心，独拿老猪出丑。丑至老猪，即使不出，亦尽彀看。常言道：‘和尚是色中饿鬼。’那个不要如此？下水拖人，老呆亦竟不呆。都这们扭扭捏捏的拿班儿^[27]，把好事都弄得裂致了。如今茶水不得见面，

灯火也无人〔管〕。虽熬了这一夜，但那匹马明日又要驮人，又要走路，再若饿上这一夜，只好剥皮罢了。传神写照，另是一种手笔。你们坐着等老猪去放放马来。”此意一放，此身益不可修。

那呆子虎急急的，解了缰绳，拉出马去。行者道：“沙僧，你且陪师父坐这里，等老孙跟他去，看他往那里放马。”三藏道：“悟空，你便去看他，但只不可只管嘲他了。”行者道：“我晓得。”这大圣走出厅房，摇身一变，变作个红蜻蜓儿，飞出前门，赶上八戒。那呆子拉着马，有草处且不教吃草，嗒嗒嗤嗤的赶着马^[28]，转到后门首去。只见那妇人带了三个女子，在后门闲站立着，看菊花儿耍子。

他娘女们看见八戒来时，三个女儿闪将进去。那妇人伫立门首道：“小长老那里去？”这呆子丢了缰绳，上前唱个喏，道声：“娘，君子笃于亲，八戒之谓也。我来放马的。”那妇人道：“你师父忒弄精细，在我家招了女婿，却不强似做挂搭僧^[29]，往西蹉路^[30]？”八戒笑道：“他们是奉了唐王的旨意，不敢有违君命，不肯干这件事。刚才都在前厅上栽我，不是写出个猪八戒，竟是画出个猪八戒；亦不是画出个猪八戒，竟是现出个猪八戒也。我又有些奈上祝下的^[31]，只恐娘嫌我嘴长耳大。”心懒意懈，此身亦修得异样。那妇人道：“我也不嫌，只是家下无个家长，招一个倒也罢了，但恐小女儿有些儿嫌丑。”八戒道：“娘，你上覆令爱，不要这等拣汉。想我那唐僧，人才虽俊，其实不终用^[32]；我丑自丑，有几句口号儿。”妇人道：“你怎的说么？”八戒道：“我

虽然人物丑，勤紧有些功。若言千顷地，不用使牛耕。若然则使猪乎？只消一顿钯，布种及时生。只怕耕耙不到，田园荒芜。没雨能求雨，无风会唤风。只好使被窝风。房舍若嫌矮，起上二三层。地下不扫扫一扫，阴沟不通通一通。只怕通不得许多。○是从治末，隐寓好色，意实双关。家长理短诸般事，踢天弄井我皆能。”好个毛遂自荐，自夸能治其末。

那妇人道：“既然干得家事，你再去与你师父商量商量看，不尴尬^[33]，便招你罢。”八戒道：“不用商量。他又不是我的生身父母，干与不干，都在于我。”妇人道：“也罢，也罢。等我与小女说。”看他闪进去，“扑”的掩上后门。八戒也不放马，将马拉向前来。

怎知孙大圣已一一尽知，他转翅飞来，现了本相。先见唐僧道：“师父，悟能牵马来了。”长老道：“马若不牵，恐怕撒欢走了^[34]。”不怕马撒欢，倒怕猪颠风。行者笑将起来，把那妇人与八戒说的

勾当，从头说了一遍。三藏也似信不信的。少时间，见呆子拉将马来，拴下。长老道：“你马放了？”八戒道：“无甚好草，没处放马。”行者道：“没处放马，可有处牵马么^[35]？”呆子闻得此言，情知走了消息，也就垂头耷嘴^[36]，半晌不言。

又听得“呀”的一声，腰门开了，有两对红灯，一副提炉，香云霭霭，环佩叮叮。那妇人带着三个女儿，走将出来，叫真真、爱爱、怜怜，拜见那取经的人物。那女子排立厅中，朝上礼拜。果然也生得标致，但见他：

一个个蛾眉横翠，粉面生春。妖娆倾国色，窈窕动人心。花钿显现多娇态，绣带飘摇迥绝尘。半含笑处樱桃绽，缓步行时兰麝喷。满头珠翠，颤巍巍无数宝钗簪；遍体幽香，娇滴滴有花金缕细。说甚么楚娃美貌，西子娇容？真个是九天仙女从天降，月里嫦娥出广寒。为后“色”字伏案。

那三藏合掌低头，孙大圣佯佯不采^[37]，这沙僧转背回身。你看那猪八戒，眼不转睛，淫心紊乱，见娇娘顿使我神魂荡，又焉有不乱者也。○点明其本乱，下句一折自醒。色胆纵横，扭捏出悄语低声道：“有劳仙子下降。娘，请姐姐们去耶。”那三个女子转入屏风，将一对纱灯留下。妇人道：“四位长老，可肯留心，着那个配我小女么？”悟净道：“我们已商议了，着那个姓猪的招赘门下。”骂得妙，非泥猪不肯坠此假门也。八戒道：“兄弟，不要栽我，还从众计较。”行者道：“还计较甚么？你已在后门首说合的停停当当，‘娘’都叫了，又有甚么计较？师父做个男亲家，这婆儿做个女亲家，等老孙做个保亲，沙僧做个媒人，也不必看通书^[38]，今朝是个天恩上吉日，今日就通。你来拜了师父，进去做了女婿罢。”八戒道：“弄不成，弄不成，那里好干这个勾当！”行者道：“呆子，不要者器^[39]，你那口里‘娘’也不知叫了多少，又是甚么弄不成？快快的应成，带携我们吃些喜酒，也是好处。”他一只手揪着八戒，一只手扯住妇人道：“亲家母，带你女婿进去。”那呆子脚儿趑趄的要往那里走^[40]，妙。那妇人即唤童子：“展抹桌椅，铺排晚斋，管待三位亲家。我领姑夫房里去也。”一壁厢吩咐庖丁排筵设宴，明辰会亲。亲乃近也，是按下文。那几个童子，又领命讷。他三众吃了斋，急急铺铺，都在客座里安歇。不题。

却说那八戒跟着丈母，行入里面，一层层也不知多少房舍，磕磕撞撞，尽都是门槛绊脚。呆子道：“娘，慢些儿走，我这里边路生，你带我带儿。”那妇人道：“这都是仓房、库房、碾房各房，还不曾到那厨房

边哩。”八戒道：“好大人家！”人家大，治之更难。磕磕撞撞，转湾抹角，又走了半会，才是内堂房屋。那妇人道：“女婿，你师兄说，今朝是天恩上吉日，就教你招进来了，此末就从今日治起。却只是仓卒间，不曾请得个阴阳拜堂撒帐^[41]，你可朝上拜八拜儿罢。”八戒道：“娘说得是。你请上坐，等我也拜几拜，就当拜堂，就当谢亲，两当一儿，却不省事？”他丈母笑道：“也罢，也罢，果然是个省事干家的女婿。我坐着，你拜么。”

咦！满堂中银烛辉煌，这呆子朝上礼拜。拜毕道：“娘，你把那个姐姐配我哩？”他丈母道：“正是这些儿疑难：我要把大女儿配你，恐二女怪；要把二女配你，恐三女怪；欲将三女配你，又恐大女怪；所以委决不定。”八戒道：“娘，既怕相争，都与我罢，省得闹闹嚷嚷，乱了家法。”家乱愈觉难治。他丈母道：“岂有此理！你一人就占我三个女儿不成！”八戒道：“你看娘说的话，那个没有三房四妾，就再多几个，你女婿也笑纳了。妻多妾广，其家更不可治。我幼年间也曾学得个熬战之法，管情一个个伏侍得他欢喜。”好本领，岂不大才小用。那女人道：“不好！不好！我这里有一方手帕，你顶在头上，遮了脸，若然，岂不是瞎治。撞了天婚^[42]。教我女儿从你跟前走过，你伸开手，扯倒那个就把那个配了你罢。”呆子依言，接了手帕，顶在头上。从此治末矣，前是空挑，此方是正面。有诗为证：

痴愚不识本原由，色剑伤身暗自休。从来信有周公礼，今日新郎顶盖头^[43]。

那呆子顶裹停当，道：“娘，请姐姐们出来么。”他丈母叫：“真真，爱爱，怜怜，都来撞天婚，配与你女婿。”只听得环佩响亮，兰麝馨香，似有仙子来往。那呆子真个伸手去捞人，如此写出个治末，殊令人奇绝。两边乱扑，左也撞不着，右也撞不着，来来往往，不知有多少女子行动，乱腾腾地不知多寡，正照不知前后。只是莫想捞着一个。影儿都摩不见，又何能近。东扑抱着柱科^[44]，西扑摸着板壁，两头跑晕了，立站不稳，只是打跌。前来蹬着门扇，后去汤着砖墙。磕磕踵踵，跌得嘴肿头青，其本之乱如此。坐在地下，喘气哼哼的道：“娘阿，你女儿这等乖滑得紧，捞不着一个，原莫此事，如何捞的着，此末之所以不治也。奈何！奈何！”“否矣”之正面。

那妇人与他揭了盖头道：“女婿，不是我女儿乖滑，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八戒道：“娘阿，既是他们不肯招我呵，你招了我罢。”莫氏尚捞不着，如何还摩的见贾氏。那妇人道：“好女婿呀！这等

没大没小的，连丈母也都要了。其本乱，其末又焉有不乱者也。我这三个女儿，心性最巧，他一人结了一个珍珠嵌锦汗衫儿。你若穿得那个的，就教那个招你罢了。”八戒道：“好，好，好！把三件儿都拿来，我穿了看。若都穿得，就教都招了罢。”不揣其本，欲齐其末更难。那妇人转进房里，止取出一件来，递与八戒。那呆子脱下青锦布直裰，理过衫儿，就穿在身上。还未曾系上带子，“扑”的一（蹶）（跤）跌倒在地。原来是几条绳紧紧绷住。不能修身，焉能齐家？是以为未缠绕而大受其累。那呆子疼痛难禁，不能治末，反被末制，不能开解。这些人早已不见了。想已治得罄尽。

却说三藏、行者、沙僧一觉睡省，不觉的东方发白。忽睁睛抬头观看，那里得那大厦高堂，也不是雕梁画栋，一个个都睡在松柏林中。慌得那长老忙呼行者。沙僧道：“哥哥，罢了，罢了！我们遇着鬼了！”孙大圣心中明白，送下知所。微微的笑道：“怎么说？”长老道：“你看我们睡在那里耶？”行者道：“这松林下落得快活，但不知那呆子在那里受罪哩。”治家之人祁寒暑雨，披星戴月，手足胼胝，苦不可言。长老道：“那个受罪？”行者笑道：“昨日这家子娘女们，不知是那里菩萨在此显化我等，想是半夜里去了，只苦了猪八戒受罪。”三藏闻言，合掌顶礼。又只见那后边古柏树上，飘飘荡荡的挂着一张简帖儿。沙僧急去取来，与师父看时，却是八句颂子云：

黎山老母不思凡，南海菩萨请下山。普贤文殊皆是客，化成美女在林间。可见是色，其中又寓道，一笔点透前后，俱已醒快。圣僧有德还无俗，八戒无禅更有凡。从此静心须改过，若生怠慢路途难。

那长老、行者、沙僧正然唱念此颂，只听得林深处高声叫道：“师父呵，绷杀我了！救我一救！下次再不敢了！”不敢治末被末治，怕却是“否矣”的后一层。三藏道：“悟空，那叫唤的，可是悟能么？”不知此时已百拙而一无所能。沙僧道：“正是。”行者道：“兄弟，莫采他，我们去罢。”三藏道：“那呆子虽是心性愚顽，却只是一味蒙直^[45]，倒有些膂力，挑得行李，只好做长工，与前“本”字正相应。还看当日菩萨之念，救他随我们去罢，料他以后再不敢了。”再不敢心驰意放，贪欢好色，以忘其本。一笔煞住。那沙和尚却卷起铺盖，收拾了担子，孙大圣解缰牵马，引唐僧入林寻看。看他治的何如。咦！这正是：

从正修持须谨慎，扫除爱欲自归真。

毕竟不知那呆子凶吉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读八戒之招亲，而知《西游》之寓意实深也。盖言修身体道之君子，不务本而却先务末，则不知所务矣。有如自蒙其头面，如何还摩的见道路？所谓彼家者不可到矣。故于四众初聚之日，即写此传，以见学业首贵于务本也。

四圣乃道也，亲即近也。本末紧对先后，顶盖头反照知所。不能招亲，便是不得近道，淹映下章，真有镜花水月之妙。

把一个八戒写的活跳跳地如在纸上，匪夷的见识，天纵的聪明，乃以呆子见称，岂不冤屈？盖呆于本，而其末则有不呆者如此夫。

老呆已见憎于岳丈，此又求见爱于岳母；只说是红鸾天喜，谁知是四煞拱照；所以未得鱼游春水，先已月挂梅梢。只道是槎泛斗牛，不悟空即是色，至此不愿洞房花烛，惟盼鸡唱晓钟，于予与何诛。

此章写一坐山招夫，八戒撞婚，其意实有三层。以本题而论，则是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以下文而言，则是反照戒之在色。不知先后，不能近道。以一色笔墨，实分出三层文义，却又条条爽亮，件件分明，而后叹此书之奇妙无比也。

何谓本？盖即身也。何谓末？盖即家也。“本”字虽指身，其实并兼诚意、正心两层，故云黎山老母，黎喻离，山即三，犹言三者为求之根本，由母之不可离也，乃舍此而不务，即欲治其末。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此所以名黎山老母欤。

[1] 黄婆：道教练丹的术语。认为脾内涎能养其他脏腑，所以叫黄婆。

[2] 咬开铁弹：佛教语。意谓突然明了。

[3] 老大：很，非常。

[4] 达辿（chān）步：缓步走。

[5] 围圉：围墙。

[6] 过当：家产多，有家当。

[7] 山头：即山墙。房屋两侧的墙。

[8] 饒（xíng）眼：眼光朦胧，半睁半闭。

[9] 官绿：正绿色，纯绿色。

[10] 臂甲：马甲，背心。

[11] （dí）髻：发髻。

[12] 招赘（zhuì）：招女婿。

[13] 蝦蟆（há ma）：青蛙和蟾蜍的统称。

[14] 呆呆挣挣：形容发楞的样子。

[15] 打仰：身子向后仰。

[16] 告诵：告诉，告知。

[17] 佯佯：装模作样。

[18] 方胜：一种首饰，类似彩结，由两个菱形连缀而成。

[19] 臭皮囊：喻指人之躯壳。释道以人体内多污秽不洁之物，如痰、涕、屎、尿等，故有是称。

[20] 家缘：家产，产业。

[21] 者者谦谦：唯唯诺诺，和和气气。

[22] 栽人：捉弄人，陷害人。

[23] 腰门：两厅中间的隔门。

[24] 说杀：说死，没有余地。

[25] 活着些脚儿：留些后路，留些地步。

[26] 倒踏门：即倒插门。

[27] 拿班儿：犹搭架子。

[28] 嗒嗒嗤嗤：象声词，赶马时发出的声音。

[29] 挂搭僧：游方和尚。

[30] 踱路：行走，走路。

[31] 奈上祝下：即碍上阻下。

[32] 终用：即中用。合用，有用。

[33] 尴尬：意谓困难，麻烦。

[34] 撒欢：因兴奋而连跑带跳。

[35] 牵马：此为双关语。暗指说媒。

[36] 𩚑：同“努”。

[37] 佯佯：装模作样貌。

[38] 通书：选择黄道吉日的历书。

[39] 者噤：隐瞒，掩饰。

[40] 趑趄：欲进又退的样子。

[41] 阴阳：方士。撒帐：婚礼的一个环节，夫妇交拜之后坐在婚床上，由妇女向他们投掷金钱彩果。

[42] 撞天婚：古代一种不加主观选择、听天由命的择偶成婚方式，如抛彩球之类。

[43] 盖头：古代女子结婚时用以遮面的巾帕。

[44] 柱科：即房柱子。

[45] 懞（méng）直：憨厚爽直。

第二十四回

万寿山大仙留故友 五庄观行者窃人参

“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今夫盗，实亘古流传，深为世道人心之患也，由来久矣。故盗有窃名者，有窃利者，有窃物者，有窃食者，今读《西游记》，又知有窃道者，则诚千古之一大奇事也。夫修身养性，吾儒自有得道之源，人参果乃镇元得道之源，乃心不务出此，而欲窃人之道，以成吾之道，第恐吾之道未必能成，而镇元之仙根已断矣。此心之大错，实此道之大害也。

读之可为躁妄者之一鉴。

名曰人参果，真千古之奇名；又曰草还丹，实人世之佳品。食之可以长生，真令人想杀而不能得。八戒食之，偏云无味，大是奇事。非无味也，囫囵食之，此其所以无味也欤。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三千年然后成熟，正见所之极有先后次序，学者必须循序渐进，功到自然果熟。乃三藏功行未全，己私未化，甫尔就道，即妄思见世尊，躁妄躐等，莫此为甚。内有此心，外即有此事，此树之推倒，实有由来也。

此章原讲“道”字，所以开卷即写一道士，“镇元”二字承上起下，实关会前后三章，却是“道”字的妙解。此道原有五指八条，其传十章，其果始熟。彼八戒者乌足以知此中之真味也。

上文四圣，即道也，本末即先后也，成亲即是近道。但八戒蒙其头目，已不知其先后，又焉得而近道？字字却俱从上文中安顿埋伏出来，方见行文之有线。

却说那三人穿林入里，只见那呆子绷在树上，未见树上结人，先见树上长猪，反照绝妙。○人生结果，必须善而且美；若结出猪八戒的样子，真是苦事。声声叫喊，痛苦难禁。行者上前笑道：“好女婿呀，这早晚还不起来谢亲，以“亲”字贴“近”字，其意极当。又不到师父处报喜，还在这里卖解儿耍子哩^[1]。咄，你娘呢？你老婆呢？好个绷巴吊拷的女婿呀^[2]！”黎喻离也，不得亲近，反与之相远。此所以为黎山老母

也。煞上起下，然已反照定本题。那呆子见他来抢白着羞，咬着牙，忍着疼，不敢叫喊。沙僧见了，老大不忍，放下行李，上前解了绳索救下。呆子对他们只是磕头礼拜，其实羞耻难当，有《西江月》为证：

色乃伤身之剑，贪之必定遭殃。佳人二八好容妆，更比夜叉凶壮。只有一个原本，再无微利添囊。好将资本谨收藏，坚守休教放荡。谨固元阳，自无色剑之可虑。照下戒色。镇元子已伏于此。

那八戒撮土焚香，望空礼拜。行者道：“你可认得那些菩萨么？”八戒道：“我已此晕倒昏迷，眼花撩乱，那认得是谁？”昏迷撩乱，是反扣“知”字。行者把那简帖儿递与八戒。八戒见了是颂子，更加惭愧。与道相离，不得亲近，此是一开，与后“合”字正相应。沙僧笑道：“二哥有这般好处哩，感得四位菩萨来与你做亲。”菩萨乃道也，亲即近也，虚笼近道，此又一合。八戒道：“兄弟，再莫题起，不当人子了，从今后再也不敢妄为。你就是累折骨头，也只是摩肩压担，随师父西域去也。”不能近道，则自与道相远，一笔反起全面。三藏道：“既如此说才是。”行者遂领师父上了大路。

行罢多时，忽见有高山挡路。三藏勒马停鞭道：“徒弟，前面一山，必须仔细，恐有妖魔作耗，侵害吾党。”行者道：“马前但有吾等三人，怕甚妖魔？”因此长老安心前进。只见那座山，真是好山：

高山峻极，大势峥嵘。根接昆仑脉，顶摩霄汉中。道则高矣美矣。白鹤每来栖桧柏，玄猿时复挂藤萝。日映晴林，叠叠千条红雾绕；风生阴壑，飘飘万道彩云飞。幽鸟乱啼青竹里，锦鸡齐斗野花间。只见那千年峰、五福峰、芙蓉峰，巍巍凛凛放毫光；万岁石、虎牙石、三天石，突突磷磷生瑞气。崖前草秀，岭上梅香。荆棘密森森，芝兰清淡淡。深林鹰凤聚千禽，古洞麒麟辖万兽。涧水有情，曲曲湾湾多绕顾；峰峦不断，重重叠叠自周回。又见那绿的槐，班的竹，青的松，依依千载斗秖华；白的李，红的桃，翠的柳，灼灼三春争艳丽。龙吟虎啸，鹤唳猿啼。麋鹿从花出，青鸾对日鸣。乃是仙山真福地，蓬莱阆苑只如然。又见些花开花谢山头景，云去云来岭上峰。东坡云：读王维之诗，诗中有画；看王维之画，画中有诗。《西游》之谓也。

三藏在马上欢喜道：“徒弟，我一向西来，经历许多山水，都是那嵯峨险峻之处，更不似此山好景，果然的幽趣非常。若是相近雷音不远路，我们好整肃端严见世尊。”此时就想近道，还早哩。行者笑道：“早哩，早哩。正好不得到哩。”沙僧道：“师兄，我们到雷音有多少

远？”行者道：“十万八千里。十停中还不曾走了一停哩。”五指十传八条功尚未用，如何便妄思有得？是为不知先后者一反。八戒道：“哥呵，要走几年才得到？”行者道：“这些路，若论二位贤弟，便十来日也可到；若论我走，一日也好走五十遭，还见日色；若论师父走，莫想，莫想。”唐僧道：“悟空，你说得几时方可到？”行者道：“你自小时走到老，老了再小，老小千番也还难。不惟不近，是以愈求愈远。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道不远人，无如人之为道而远人也。沙僧道：“师兄，此间虽不是雷音，观此景致，必有个好人居止。”行者道：“此言却当。这里却无邪祟，一定是个圣僧、仙辈之乡，是个有道的所在。我们游玩慢行。”不题。

却说这座山名唤万寿山，道同天地，千古不磨，故云万寿。山中有一座观，名唤五庄观。盖即定静安虑得也，此句紧贴“所”字。观里有一尊仙，道号镇元子，是位全真道士。○谨固元阳，色剑不伤。承上起下，讲“道”字更妙。混名与世同君。道之于人，原无偏全之分，故曰世同。那观里出一般异宝，乃是混沌初分，鸿蒙始判，天地未开之际，产成这颗灵根。道本先天之所得，原在受胎成形之始，故云“初判”、“未开”。有此灵根，自然能结异果。盖天下四大部洲，惟西牛贺洲五庄观出此，唤名草还丹，道本得之于天，而为人之至宝，故曰丹。皆因气禀人欲，以致散失。必由学以复之，故曰还丹。此又为树果，故名曰草实，即服饵水食之意也。紧贴“近”字。又名人参果。即人一生之收园结果也，正讲“道”字。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才得熟，短头一万年方得吃^[3]，似这万年只结得三十个果子。其中有无限的功夫，多少的次第。是岂急速躁妄之所能得耶。○此段正讲先后。果子的模样，就如三朝未满的小孩相似，原因人之所成，故与人无异。四肢俱全，五官咸备。人若有缘，得那果子闻了一闻，就活了三百六十岁；吃一个，就活了四万七千年。饱乎仁义，自然千古不朽。“道”字写得津津有味。

当日镇元大仙得元始天尊的简帖，邀他到上清天弥罗宫中听讲混元道果。即人参果也。○此道不讲，此所如何得知。先点“道”字，眉目分明。大仙门下出的散仙，也不计其数，见如今还有四十八个徒弟，此俱近道者。都是得道的全真^[4]。当日带领四十六个上界去听讲，留下两个绝小的看家：一个唤做清风，一个唤做明月。风情月色，为下“色”字伏案。清风只有一千三百二十岁，明月才交一千二百岁。镇元子分付二童道：“不可违了大天尊的简帖，要往弥罗宫听讲，你两个在家仔细。不日有一个故人道乃先天之所得，原本人之故有，故曰故人。从此经过，

却莫怠慢了他，可将我人参果打两个与他吃，道之于人，亦厚矣哉。权表旧日之情。”

二童道：“师父的故人是谁？望说与弟子，好接待。”大仙道：“他是东土大唐驾下的圣僧，道号三藏，今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二童笑道：“孔子云：‘道不同，不相为谋。’引《论语》翻拨‘道’字，更为奇妙。我等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做甚相识？”大仙道：“你那里得知。那和尚乃金蝉子转生，西方圣老如来佛第二个徒弟。五百年前，我与他在兰盆会上相识，无如人反不识道，无怪大仙之欲去，而不在也。他曾亲手传茶。佛子敬我，故此是为故人也。”二仙童闻言，谨遵师命。那大仙临行，又叮咛嘱咐道：“我那果子有数，只许与他两个，不得多费。”清风道：“开园时，大众共吃了两个，还有二十八个在树，不敢多费。”大仙道：“唐三藏虽是故人，须要防备他手下人啰唆，不可惊动他知。”反挑“知”字，照下“戒”字。二童领命讫，那大仙同众徒弟飞升，竟朝天去。

却说唐僧四众，在山游玩。忽抬头，见那松篁一簇，楼阁数层。唐僧道：“悟空，你看那里是甚么去处？”行者看了道：“那所在正点‘所’字。不是观宇，定是寺院。我们走动些，到那厢方知端的。”不一时，来于门首观看，见那：虚笼近道，天然奇绝。

松坡冷淡，竹迳清幽。往来白鹤送浮云，上下猿猴时献果。那门前池宽树影长，石裂苔花破。宫殿森罗紫极高，楼台缥缈丹霞堕。真个是福地灵区，蓬莱云洞。清虚人事少，寂静道心生。青鸟每传王母信，紫鸾常寄老君经。看不尽那巍巍道德之风，果然漠漠神仙之宅。

三藏离鞍下马。又见那山门左边有一通碑，碑上有十个大字，乃是“万寿山福地，五庄观洞天”。长老道：“徒弟，真个是一座观宇。”沙僧道：“师父，观此景鲜明，观里必有好人居住，我们进去看看，若行满东回，此间也是一景。”行者道：“说得好！”遂都一齐进去，又见那二门上有一对春联：

长生不老神仙府，与天同寿道人家。讲“道”字，精妙。

行者笑道：“这道士说大话诳人。我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在那太上老君门首，也不曾见有此话说。”不知此又是谁。八戒道：“且莫管他，进去，进去。或者这道士有些德行，未可知也。”及至二层门里，只见走出两个小童儿来。看他怎生打扮：此所谓靠胸贴肉的徒弟。

骨清神爽容颜丽，顶结丫髻短发髯^[5]。道服自然襟绕雾，羽衣偏是袖飘风。环绦紧束龙头结，芒履轻缠蚕口绒。丰采异常非俗辈，正是那清风明月二仙童。虽小道，亦有可观。

那童子控背躬身，出来迎接道：“老师父，失迎，请坐。”长老欢喜，遂与二童子上了正殿观看。原来是向南的五间大殿，都是上明下暗的雕花格子^[6]。那仙童推开格子，请唐僧入殿。只见那壁中间，挂着五彩妆成的“天地”二大字，道同天地，以见其至大，而莫可伦比。设一张朱红雕漆的香几，几上有一副黄金炉瓶，炉边有方便整香。唐僧上前，以左手捻香注炉，三匝礼拜。拜毕，回头道：“仙童，你五庄观真是西方仙界，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宰，只将“天地”二字侍奉香火？”童子笑道：“不瞒老师父，这两个字，上头的，礼上还当；下边的，还受不得我们的香火。就是诸罗神曜，亦莫非道之所成。是家师父谄佞出来的^[7]。”就是天地人亦可以参赞，皆因不肯近道，以让诸罗神曜独尊，却自甘于末流而不耻，非谄而何。三藏道：“何为谄佞？”童子道：“三清是家师的朋友，四帝是家师的故人，九曜是家师的晚辈，元辰是家师的下宾。”自然在道之下。○妙，讲道字精而且奇。

那行者闻言，就笑得打跌。八戒道：“哥呵，你笑怎的？”行者道：“只讲老孙会捣鬼，原来这道童会颪风^[8]。”三藏道：“令师何在？”童子道：“家师元始天尊降简请上清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不在家。”岂不有负此风月，是为近道一反。行者闻言，忍不住喝了一声，道：“这个臊道童！人也不认得，你在那个面前捣鬼，扯甚么空心架子^[9]。那弥罗宫有谁是太乙天仙？请你这泼牛蹄子去讲甚么？”愈说愈远矣。三藏见他发怒，恐怕那童子回言，斗起祸来，便道：“悟空，且休争竞。我们既进来，就出去，显得没了方情^[10]。常言道：‘鹭鸶不吃鹭鸶肉。’他师父既是不在，搅乱他做甚？你去山门前放马，沙僧看守行李，教八戒解包袱，取些米粮，借他锅灶做顿饭吃。待临行送他几文柴钱，便罢了。各依执事，让我在此歇息歇息，饭毕就行。”他三人果各依执事而去。

那明月、清风暗自夸称不尽道：“好和尚！真个是西方爱圣临凡，真元不昧。师父命我们接待唐僧，将人参果与他吃，以表故旧之情，又教防着他手下人啰唆，果然那三个嘴脸凶顽，性情粗糙。幸得就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边前，却不与他人参果见面。”不惟不能近道，亦并不得见果子之面，可怜。清风道：“兄弟，还不知那和尚可是师父的故人，问他一问看，莫要错了。”二童子又上前道：“启问老师，可是大唐往西

天取经的唐三藏？”长老回礼道：“贫僧就是。仙童为何知我贱名？”童子道：“我师临行，曾分付教弟子远接，不期车驾来促，有失迎迓。“促”字妙，躡等躁进，其无先后可知。老师请坐，待弟子办茶来奉。”三藏道：“不敢。”那明月急转本房，取一杯香茶，献与长老。

茶毕，清风道：“兄弟，不可违了师命，我和你取果子来。”二童别了三藏，同到房中，一个拿了金击子，一个拿了丹盘，又多将丝帕垫着盘底，径到人参园内。那清风爬上树去，使金击子敲果，明月在树下，以丹盘等接。须臾敲下两个果来，接在盘中，其先后次序又如此。径至前殿奉献道：“唐师父，我五庄观土僻山荒，无物可奉，土仪素果二枚^[11]，权为解渴。”那长老见了，战战兢兢，远离三尺道：“善哉！善哉！今岁到也年丰时稔，怎么这观里作荒吃人？这个是三朝未满的孩童，如何与我解渴？”不识人参果，妙不可言。清风暗道：“这和尚在那口舌场中，是非海里，弄得眼肉胎凡，不识我仙家异宝。”明月上前道：“老师，此物叫做人参果，吃一个儿不妨。”三藏道：“胡说，胡说。他那父母怀胎，不知受了多少苦楚，方生下未及三日，怎么就把他拿来当果子？”清风道：“实是树上结的。”长老道：“乱谈，乱谈！树上又会结出人来？只见树上长猪，并不知树上结人，又何有于开花结果短头万年之功也。拿过去，不当人子。”那两个童儿见千推万阻不吃，实难亲近，以为不知者一反。只得拿着盘子，转回本房。【侧批】不知其无子，转负此道也多矣。那果子却也跷蹊，久放不得，若放多时，即僵了不中吃。二人到于房中，一家一个，坐在床边上只情吃起。似此道果，却恁风月消磨，实可为之大叹息也。

噫！原来有这般事哩！他那道房，与那厨房紧紧的间壁。这边悄悄的话语，那边即便听见。八戒正在厨房里做饭，先前听见说取金击子，拿丹盘，他已在心，又听见他说唐僧不认得是人参果，即拿在房里自吃，口里忍不住流涎道：“怎得一个儿尝新。”他亦想吃此果，好似癞蝦蟆想吃天鹅肉，万难。自家身子又狼狽，不能勾得动，只等行者来，与他计较。他在那锅门前^[12]，更无心烧火，火候不到，其果尚生，无怪其无味也。不时伸头探脑，出来观看。

不多时，见行者牵将马来，拴在槐树上，竟往后走。那呆子用手乱招道：“这里来，这里来。”行者转身到于厨房门首道：“呆子，你嚷甚的？想是饭不勾吃，且让老和尚吃饱，我们前边大人家再化吃去罢。”八戒道：“你进来，不是饭少。这观里有一件宝贝，你可晓得？”行者道：“甚么宝贝？”八戒笑道：“说与你，你不曾见；拿与你，

你不认得。”行者道：“这呆子笑话我老孙。老孙五百年前因访仙家时，也曾云游在海角天涯，那般儿不曾见？”八戒道：“哥呵，人参果你曾见么？”行者惊道：“这个真不曾见，【侧批】尚未到西天，如何便得见？但只常闻得人说，人参果乃是草还丹，人吃了极能延寿。如今那里有得？”八戒道：“他这里有。那童子拿两个与师父吃，那老和尚不认得，道是三朝未满的孩童，不曾敢吃。那童子老大惫懒，师父既不吃，便该让我们，他就瞒着我们，在这隔壁房里，一家一个，咽啍咽啍的吃了出去，就急得我口里流涎。怎么得一个儿尝新？【侧批】人只羡慕人之果，再不肯结己之果，可怪。我想你有些溜撒^[13]，去他那园子里，偷几个来尝尝【侧批】凡人只想偷吃，无怪不闻取经者。如何？”竟想偷吃，无知更甚。行者道：“这个容易。老孙去，手到擒来。”急抽身往前走，八戒一把扯住，道：“哥呵，我听得他在这房里说，要拿甚么金击子去打哩。须是干得停当，不可走露风声。”行者道：“我晓得，我晓得。”

那大圣使一个隐身法闪进道房看时，原来那两个道童吃了果子，上殿与唐僧说话，不在房里。行者四下里观看，看有甚么金击子。但只见窗棂上挂着一条赤金，有二尺长短，有指头粗细，底下是一个蒜疙疸的头子，上边有眼，系着一根绿绒绳儿。他道：“想必就是此物，叫做金击子。”他却取下来，出了道房，径入后边去，推开两扇门，抬头观看，呀！却是一座花园。有果自有花，此乃其先。但见：

朱栏宝槛，曲砌峰山。奇花与丽日争妍，翠竹共青天斗碧。流杯亭外，一湾绿柳似拖烟；赏月台前，数簇乔松如泼靛。红拂拂锦巢榴，绿依依绣墩草，青茸茸碧砂兰，攸荡荡临溪水。丹桂映金井梧桐，锦槐傍朱栏玉砌。有或红或白千叶桃，有或香或黄九秋菊。荼蘼架映着牡丹亭，木槿台相连芍药阙。看不尽傲霜君子竹，欺雪大夫松。更有那鹤庄鹿宅，方沼圆池；泉流碎玉，地萼堆金。朔风触绽梅花白，春来点破海棠红。诚所谓人间第一仙景，西方魁首丛林。好一所在。

那行者观看无尽。又见一层门，推开看处，却是一座菜园。

布种四时蔬菜，菠芹莕苳姜苔^[14]。笋^簍瓜瓠茭苡，葱蒜芫荽韭薤。窝蕻童蒿苦蕒^[15]，葫芦茄子须栽。蔓菁萝卜羊头埋，红苋青菘紫芥。园子极佳，但不知几时可收，谁人能收也。

行者笑道：“他也是个自种自吃的道士。”走过菜园，又见一层门。

推开看处，呀！只见那正中间有根大树，真个是青枝馥郁，绿叶阴森，那叶儿却似芭蕉模样，直上去有千尺馀高，根下有七八丈围圆。那行者倚在树下，往上一看，只见向南的枝上露出一个人参果，真个相孩儿一般。原来尾间上是个捻蒂，看他丁在枝头，手脚乱动，点头幌脑，风过处似乎有声。奇思妙想，疑鬼疑神。行者欢喜不尽，暗自夸称道：“好东西呀！果然罕见！果然罕见！”【侧批】人为何不结出一个，以令人共见。他倚着树，“搜”的一声，掙将上去。

那猴子原来第一会爬树偷果子。他把金击子敲了一下，那果子“扑”的落将下来，他也随跳下来跟寻，寂然不见；四下里草中找寻，更无踪迹。行者道：“跷蹊！跷蹊！想是有脚的会走；就走也跳不出墙去。我知道了，本是无知，偏说有知，反挑极妙。想是花园中土地，不许老孙偷他果子，他收了去也。”

他就捻着诀，念一口“唵”字咒，拘得那花园土地前来，对行者施礼道：“大圣呼唤小神，有何分付？”行者道：“你不知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我当年偷蟠桃，盗御酒，窃灵丹，也不曾有人敢与我分用，怎么今日偷他一个果子，你就抽了我的头去了¹¹⁶？这果子是树上结的，空中过鸟也该有分，老孙就吃他一个，有何大害？怎么刚打下来，你就捞了去？”土地道：“大圣错怪了小神也。这宝贝乃是地仙之物，小神是个鬼仙，怎么敢拿去？只是闻也无福闻闻。”行者道：“你既不曾拿去，如何打下来就不见了？”土地道：“大圣只知这宝贝延寿，更不知他的出处哩。”

行者道：“有甚出处？”土地道：“这宝贝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方得成熟，短头一万年，只结得三十个。有缘的闻一闻，就活三百六十岁；吃一个就活四万七千年。却是只与五行相畏。”行者道：“怎么与五行相畏？”土地道：“这果子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而入。敲时必用金器，方得下来。打下来，却将盘儿用丝帕衬垫方可，若受些木器就枯了，就吃也不得延寿。吃他须用磁器，清水化开食用，极写果之先后次序，而不知者岂得妄食。遇火即焦而无用。遇土而入者，大圣方才打落地上，他即钻下土去了——这个土有四万七千年，就是钢钻钻他，也钻不动些须，比生铁也还硬三四分。人若吃了所以长生。极写所之先后，而彼躁妄者何有于此。大圣不信时，可把这地下打打儿看。”行者即掣金箍棒筑了一下，响一声迸起棒来，土上更无痕迹。行者道：“果然！果然！我这棍，打石头如粉碎，撞生铁也有痕，怎么这一下打不伤些儿？这等说，我却错

怪了你了，你回去罢。”那土地即回本庙去讫。

大圣却有算计，爬上树，一只手使击子，一只手将锦布直裰的襟儿扯起来，做个兜子等住，他却串枝分叶，敲了三个果，兜在襟中。跳下树，一直前来，径到厨房里去。那八戒笑道：“哥哥可有么？”行者道：“这不是！老孙的手到擒来。这个果子也莫背了沙僧，可叫他一声。”八戒即招手叫道：“悟净，你来。”那沙僧搬下行李，跑进厨房道：“哥哥叫我怎的？”行者放开衣兜道：“兄弟，你看这个是甚的东西？”沙僧见了道：“是人参果。”行者道：“好呵，你到认得，你曾在那里吃过的？”沙僧道：“小弟虽不曾吃，但旧时做卷帘大将，扶侍鸾舆赴蟠桃宴，尝见海外诸仙，将此果与王母上寿。见便曾见，却未曾吃。

【侧批】大概人只见人家的，再不肯见自己的，便是终无结果者也。哥哥可与些儿尝尝。”行者道：“不消讲，兄弟们一家一个。”他三人将三个果各各受用。

那八戒食肠大，口又大，一则是听见童子吃时，便觉馋虫拱动，却才见了果子，拿过来，张开口，毂辘的囫囵吞咽下肚，好吃。有此一吃，天上少有，世间绝无，所以千古至今传为美谈。○凡读书而不求解者，大率类此。却白着眼胡赖，向行者、沙僧道：“你两个吃的是甚么？”沙僧道：“人参果。”八戒道：“甚么滋味？”此果未熟，如何便得有味。行者道：“悟净，不要采他，你到先吃了，又来问谁？”八戒道：“哥哥，吃的忙了些，不像你们细嚼细咽，尝出些滋味。【侧批】吃别人家的果子，自己如何得有味？我也不知有核无核，就吞下去了。此果岂似如此吃得？翻论不知所之先后，天然奇绝。哥呵，为人为彻，已经调动我这馋虫，再去弄个儿来，老猪细细的吃吃。”行者道：“兄弟，你好不知止足！这个东西比不得那米食面食，更不比糠，一恁老猪之饕也。撞着尽饱，像这一万年只结得三十个，按下三十章。我们吃他这一个，也是大有缘法，不等小可。罢，罢，罢，勾了！”他欠起身来，把一个金击子瞒窗眼儿丢进他道房里^[17]，竟不采他。那呆子只管絮絮叨叨的唧唧。

不期那两个道童复进房来取茶去献，只听得八戒还嚷甚么“人参果文生情，情生文。草蛇灰线，无不精妙。吃得不快活，再得一个儿吃吃才好”，清风听见，心疑道：“明月，你听那长嘴和尚讲，人参果还要个吃吃。师父别时叮咛，教防他手下人啰唆——莫敢是他偷了我们宝贝么？”明月回头道：“哥耶，不好了！不好了！金击子如何落在地下！我们去园里看看来。”他两个急急忙忙的走去，只见花园开了。清风

道：“这门是我关的，如何开了？”又急转过花园，只见菜园门也开了。忙入人参园里，倚在树下，望上查数，颠倒来往，只得二十二个。明月道：“你可会算帐？”清风道：“我会，你说将来。”明月道：“果子原是三十个。师父开园，分吃了两个，还有二十八个，适才打两个与唐僧吃，还有二十六个；如今止剩得二十二个，却不少了四个？此树上却没有他四个，可叹。不消讲，定是那伙恶人偷了。我们只骂唐僧去来。”

两个出了园门，径来殿上，指着唐僧，秃前秃后，秽语污言，不绝口的乱骂；竟惹的道骂，更奇。贼头鼠脑，臭短臊长，没好气的胡嚷。唐僧听不过道：“仙童呵，你闹的是甚么？消停些儿，有话慢说不妨，不要胡说散道的。”清风说：“你的耳聋？我是蛮话，你不省得？你偷吃了人参果，怎么不容我说？”唐僧道：“人参果，怎么模样？”八戒不知其味，长老并不知其样，又何有于先后。明月道：“才拿来与你吃，你说像孩童的不是？”唐僧道：“阿弥陀佛！那东西一见，我就心惊胆战，还敢偷他吃哩！就是害了馋痞，也不敢干这贼事。虽有大道，实难与之相强，而从此离之更远。不要错怪了人。”清风道：“你虽不曾吃，还有手下人要偷吃的哩。”三藏道：“这等也说得是，你且莫嚷，等我问他们看。果若是偷了，教他陪你^[18]。”明月道：“陪呀！就有钱那里去买！”三藏道：“纵有钱没处买，常言道：‘仁义值千金。’以道陪道，笔机一转。教他陪你个礼便罢了。也还不知是他不是他哩。”明月道：“怎的不是他？他那里分不均，还在那里嚷哩。”三藏叫声：“徒弟，且都来。”沙僧听见道：“不好了，决撒了^[19]！老师父叫我们，小道童胡厮骂，不是旧话儿走了风，却是甚的？”行者道：“活羞杀人！这个不过是饮食之类。若说出来，就是我们偷嘴了，道士不盗，秃贼真贼。只是莫认。”八戒道：“正是，正是，昧了罢。”他三人只得出了厨房，走上殿去。

咦！毕竟不知怎么与他抵赖，且听下回分解。

“果”字是讲“道”字，五庄紧贴“所”字，还丹正写“近”字。开花结果以及短头万年之功，无非先后。落必用金击者，言果必到西天始熟。于是忠者成其为忠，孝者成其为孝。学业独隆于一己，流芳垂久于百世，其果自然津津有味，此所以为人参果也。

彼三藏等，尚未尽身体力行之功，如何便得知酸甜苦辣之味？况半路结局，其果尚生，又何怪其食之无味也。

圣经贤传，必须细加体玩，方知其中之奥妙。学者心粗气浮，只徒诵其文而并不深究其旨，有如八戒之囫圇吞咽者也，如何得知滋味？

“花果”二字，乃一部《西游》之总旨。前已名花果山，既又伏盂兰会。此卷发挥承前起后，始终之大意，方了然痛快。至云此土如铁，以见其至大至刚，非近功浅学之所能造也。

题纲上句“留故友”，言道欲近人，人偏不近道；下句“窃人参”，言道已知人，人却不识道。是以不能相亲而反与之相左，以为不知先后者竭力一反。

[1] 卖解：古代以表演马戏或杂耍为生的行当。

[2] 绷巴吊拷：也作“绷扒吊拷”。剥去衣裳，用绳捆绑，吊打拷问。

[3] 短头：至少，起码。

[4] 全真：指出家的道士。

[5] 鬍（péng）：头发蓬松。

[6] 格子：指上部有空栏格子的门或窗。

[7] 谄佞：花言巧语，阿谀逢迎。

[8] 網风：瞎说，胡扯。

[9] 空心架子：空话，谎言。

[10] 方情：犹交情。

[11] 土仪：土产。

[12] 锅门：即灶门。

[13] 溜撒：灵活，敏捷。

[14] 荇苕（jūn dá）：两种可食用植物，荇又名马藻，苕又名车前草。

[15] 蕒（xù）：可食用植物，又名泽泻。

[16] 抽头：原指设局邀人聚赌，抽取头钱。此指分得好处、利益。

[17] 瞒：顺，沿。

[18] 陪：同“赔”。

[19] 决撒：露馅，穿帮。

第二十五回

镇元仙赶捉取经僧 孙行者大闹五庄观

人参果，言人毕生之收园结果也。与五行相畏，正是与五行相生。此果原本仁义礼智信之所结，故云道果。又由定静安虑得而始成，故云先后。可见其中有无限的功夫，多少的层次，彼八戒者尚不曾用此功，如何便得知此味？是以当面错过，而莫识道之奥妙也，是为不知先后，不能近道者一反。

学者日在西天路，而紧与道接，却不识道之面，亦并不知道之样，其学安在？非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正是经书对面不相亲，又何有于其中之味也。翻弄无知，其意绝妙。

却说他弟兄三众到了殿上，对师父道：“饭将熟了，叫我们怎的？”三藏道：“徒弟，不是问饭。他这观里有甚么人参果，似孩子一般的东西，你们是那一个偷他的吃了？”八戒道：“我老实不晓得，不曾见。”正所谓不知道也，偷嘴人惯用此口头语。清风道：“笑的就是他，笑的就是他。”行者喝道：“我老孙生的是这个笑容儿，莫成为你不见了甚么果子，就不容我笑？”八戒有八戒的声口，行者又有行者的身分。摩神写意，无不精妙。三藏道：“徒弟息怒。我们是出家人，休打诳语，莫吃昧心食，绝妙禅关，全要神会。果然吃了他的，陪他个礼罢，何苦这般抵赖？”

行者见师父说得有理，他就实说道：“师父，不干我事。是八戒隔壁听见那两个道童吃甚么人参果，他想一个儿尝新，着老孙去打了三个^[1]，我兄弟们各吃了一个。如今吃也吃了，待要怎么？”明月道：“偷了我四个，这和尚还说不是贼哩。”八戒道：“阿弥陀佛！既是偷了四个，怎么只拿出三个来分？预先就打起一个偏手^[2]。”趣而且妙，酷似八戒，而笔墨游戏惟此为最。那呆子倒转乱嚷。嘴脸声势，八戒婉然写的可憎，写的又可爱。

二仙童问得是实，越加毁骂，就狠得个大圣钢牙咬响，火眼睁圆，把条金箍棒撸了又撸，忍了又忍，道：“这童子这样可恶，等我送他一个绝后计，教他大家都吃不成罢。”他即把脑后的毫毛拔了一根，吹口仙气叫“变”！变做个假行者，跟定唐僧，陪着悟能、悟净，忍受着道童嚷骂；他的真身，出一个神，纵云头跳将上去，径到人参园里，掣金箍棒往树上乒乓一下，又使个推山移岭的神力，把树一推推倒。推倒此树，无处结果，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可怜叶落枒开根出土，道人断绝草还丹。此无他，皆因三藏性急之故耳。那大圣推倒树，在枝儿上寻果子，那里得有半个。不惟不近，而且无矣。原来这宝贝遇金而落，他的棒，两头是金裹的，况铁又是五金之类，所以敲着就振下来；既下来，又遇土而入，因此上边再没一个果子。他道：“好，好，好！大家散火！”他收了铁棒，径往前来，把毫毛一抖，收上身来，那些人肉眼凡胎，看不明白。

却说那仙童骂勾多时，清风道：“明月，这些和尚也受得气哩。我们骂了这半会，通没个招声，想必他不曾偷吃。倘或树高叶密，数得不明，不要诬骂了他。我和你再去查查。”轻轻一转，笔势一松。明月道：“也是。”他两个果又到园中，只见那树倒枒开，果无叶落，唬得清风脚软跌根头，明月腰酥打骸垢^[3]。那两个魂飞魄散。有诗为证：

三藏西临万寿山，悟空断送草还丹。枒开叶落仙根露，明月清风心胆寒。根本既失，何处结果，真正可惜，实更可怕。

他两个倒在尘埃，语言颠倒，只叫：“怎么好！怎么好！害了我五庄观里的丹头，少头则无尾，深进一层，用笔更细。断绝我仙家的苗裔。师父来家，我两个怎的回话？”明月道：“师兄莫嚷，我们且整了衣冠，莫要惊张了这几个和尚。这个没有别人，定是那个毛脸和尚做的事。若是与他分说，定要与他争斗。你想我们两个，怎么敌得过他四个？且不如去哄他一哄，只说果子不少，我们错数了，转与他陪个不是。他们饭已熟了，我等他吃饭时，再贴他些儿小菜。他一家拿着一个碗，你却站在门左，我却站在门右，‘扑’的把门关倒锁住，不要放他。待师父来家，凭他怎的处置。他又是师父的故人，饶了他，也是师父的人情；不饶他，我们也拿住个贼在，庶几可以免我等之罪。”清风闻言道：“有理，有理。”

他两个强打精神，勉生欢喜，从后园中径来殿上，对唐僧控背躬身道：“师父，适间言语粗俗，多有冲撞，莫怪，莫怪。”三藏问道：“怎么说？”清风道：“果子不少，只因树叶高密，不曾看得明白，才然又去

查查^[4]，还是原数。”那八戒就趁脚儿蹇道^[5]：“你这个童儿，年幼不知事体，就来乱骂，白口咀咒，枉赖了我们也，不当人子！”行者心上明白，口里不言，心中暗想道：“是谎，是谎。果子已曾了帐，怎的说这般话？想必有起死回生之法？”直探下文，已为医树伏线。三藏道：“既如此，盛将饭来，我们吃了去罢。”那八戒便去盛饭，沙僧安放桌椅。二童忙取小菜，却是些酱瓜酱茄、糟萝卜、醋豆角、腌窝蕻、焯芥菜^[6]，共排了七八碟儿，与师徒们吃饭，又提一壶好茶，两个茶钟，伺候左右。

那师徒四众却才拿起碗来，这童子一边一个，“扑”的把门关上，插上一把两鎖铜锁^[7]。八戒笑道：“这童子差了，你这里风俗不好，却怎的关了门食饭？”明月道：“正是，正是。好歹吃了饭儿开门。”清风骂道：“我把你这个害馋劳、偷嘴的秃贼！你偷吃了我的仙果，已该一个擅食田园瓜果之罪；却又把我的仙树推倒，坏了我五庄观里仙根，你还要说嘴哩！若能勾到得西方参佛面，只除是转背摇车再托生。”不知其所焉得近道，反的透彻，正的方痛快。三藏闻言，丢下饭碗，把块石头放在心上。若以实存心，不虑有此病矣。那童子将那前山门、二山门，通都上了锁。却又来正殿门首，恶语恶言，贼前贼后，只骂到天色将晚，才去吃饭。饭毕，归房去了。

唐僧埋怨行者道：“你这个猴头，番番撞祸。你偷吃了他的果子，就受他些气儿，让他骂几句，便也罢了，怎么又推倒他的树？若论这般情由，告起状来，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说不通。”行者道：“师父莫闹。那童儿都睡去了，只等他睡着了，我们连夜起身。”沙僧道：“哥呵，几层门都上了锁，闭得甚紧，关在道所不知，却在道外，如何得近？如何走么？”行者笑道：“莫管，莫管。老孙自有法儿。”八戒道：“愁你没有法儿哩！你一变，变甚么虫蛭儿，瞒格子眼里就飞将出去，只苦了我们不会变的，在此顶缸受罪哩^[8]。”唐僧道：“他若干出这个勾当，不同你我出去呵，我就念起旧话经儿来，他却怎生消受。”八戒闻言，又愁又笑道：“师父，你说的那里话？我只听得佛教中有卷《楞严经》、《法华经》、《孔雀经》、《观音经》、《金刚经》，不曾听见个甚那旧话儿经呵？”行者道：“兄弟，你不知道，我顶上戴的这个箍儿，是观音菩萨赐与我师父的。师父哄我戴了，就如生根的一般，莫想拿得下来，叫做紧箍儿咒，又叫做紧箍儿经。他‘旧话儿经’，即此是也。历叙本末，紧对先后，却是傍面。但若念动了，我就头疼，故有这个法儿难我。师父，你莫念，我决不负你，管情大家一齐出去。”

说话之间，不觉东方月上。行者道：“此时正好走了去罢。”八戒道：“哥呵，不要捣鬼，门俱锁闭，往那里走？”行者道：“你看手段。”把金箍棒捻在手中，使一个解锁法，往门上一指，只听得“突蹯”的一声响，几层门双鎖俱落，唿喇的开了门扇。斩关落锁，跨过道外，故题云赶捉。八戒笑道：“好本事！就是叫小炉儿匠使搥子，便也不像这等爽利。”行者道：“这个门儿，有甚稀罕！就是南天门，指一指也开了。”却请师父出了门，上了马，八戒挑着担，沙僧拢着马，径投西路而去。

行者道：“你们且慢行，等老孙去照顾那两个童儿睡一个月。”三藏道：“徒弟，不可伤他性命。不然，又一个得财伤人的罪了。”行者道：“我晓得。”复进去，来到那童儿睡的房门外。他腰里有带的磕睡虫儿，原来在东天门与增长天王猜枚耍子赢的^[9]。他摸出两个来，瞒窗眼儿弹将进去，径奔到那童子脸上，鼾鼾沉睡，再莫想得醒。他才赶上唐僧，顺大路一直西奔。

这一夜，马不停蹄，离了道所，却去赶道，惶惶落魄，足见其躁进。○苏晋是逃禅，三藏却是逃道。曾是西天路，可以暗地走的？行到天晓。三藏道：“这个猴头，弄杀我也。你因为嘴，带累我一夜无眠。”行者道：“不要只管埋怨。天色明了，你且在这路旁边树林中，将就歇歇，养养精神再走。”那长老只得下马，倚松根权作禅床坐下，沙僧歇了担子打盹，八戒枕着石睡觉。不是梦周公，倒怕望道而未之见也。孙大圣偏有心肠，你看他跳树扳枝顽耍。四众歇息。不题。

却说那大仙，自元始宫散会，领众小仙出离兜率，径下瑶天，坠祥云，早来到万寿山五庄观门首。道回而人却远矣，以为“近”字一翻。看时，只见观门大开，地上干净。大仙道：“清风、明月却也中用，常时节，日高三丈，腰也不伸，今日我们不在，他倒肯起早开门扫地。”众小仙俱悦。行至殿上，香火全无，人踪俱寂，那里有明月、清风。众仙道：“他两个想是因我们不在，拐了东西走了。”大仙道：“岂有此理，修仙的人敢有这般坏心的事！想是昨晚忘却关门，就去睡了，今早还未醒哩。”众仙到他房门首看处，真个关着房门鼾鼾沉睡，任外边打门乱叫，那里叫得醒来？众仙撬开门板，着手扯下床来，也只是不醒。道亦会睡觉，又是奇谈。然人不近道，亦无可如何耳。大仙笑道：“好仙童呵，成仙的人，神满再不思睡，却怎么这般困倦？莫不是有人做弄了他也？快取水来。”一童急取水半盞，递与大仙。大仙念动咒语，嚥一口水，喷在脸上，随即解了睡魔。

二人方醒，忽睁睛，抹抹脸，抬头观看，认得是仙师和仙兄等众，慌得那清风顿首，明月叩头，道：“师父呵，你的故人，原是东来的和尚，一伙强盗，十分凶狠。”大仙笑道：“莫惊恐，慢慢的说来。”清风道：“师父呵，当日别后不久，果有个东土唐僧，一行有四个和尚，连马五口。弟子不敢违了师命，问及来因，将人参果取了两个奉上。那长老俗眼愚心，不识我们仙家的宝贝，他说是三朝未满的孩童，再三不吃。是弟子各吃了一个。不期他那手下有三个徒弟，有一个姓孙的，名悟空行者，先偷了四个吃了。是弟子们实实的言语了几句。他却不容，暗自里弄了个出神的手段，苦呵！”二童说到此处，止不住腮边泪落。

众仙道：“那和尚打你来？”明月道：“不曾打，只是把我们人参树打倒了。”用力猛浪，势必推倒根源。大仙闻言，更不恼怒，道：“莫哭，莫哭。你不知那姓孙的也是个太乙散仙，也曾大闹天宫，神通广大。既然打倒了宝树，你可认得那些和尚？”清风道：“都认得。”大仙道：“既认得，都跟我来。众徒弟们，都收拾下刑具，等我回来打他。”众仙领命。大仙与明月、清风纵起祥光，来赶三藏。顷刻间，就有千里之遥。大仙在云端里向西观看，不见唐僧。及转头向东看时，道：“多赶了九百馀里。”原来那长老，一夜马不停蹄，只行了一百二十里路；大仙的云头一纵，赶过了九百馀里。赶了一夜，尚隔着九百。不重道在人之先，正见人在道之后。所谓其进锐者，其退速也。仙童道：“师父，那路旁树下坐的是唐僧。”此树下如何结得出正果？大仙道：“我已见了。你两个先回去罢，等我拿他。”

那大仙按落云头，摇身一变，变作个行脚全真。你道他怎生打扮：

穿一领百衲袍，系一条吕公绦。手摇麈尾，渔鼓轻敲^[10]。三耳草鞋登脚下，九阳巾子把头包。飘飘风满袖，口唱月儿高。

径直来到树下，对唐僧高叫道：“长老，贫道起手了。”那长老忙忙答礼道：“失瞻失瞻^[11]。”本是久仰，却又少看，对面不识，如何还得近？写的近而不近，其文更妙。大仙问：“长老是那方来的？为何在途中打坐？”三藏道：“贫僧乃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者。路过此间，权为一歇。”大仙佯呀道：“长老东来，可曾在荒山经过？”长老道：“不知仙宫是何宝山？”大仙道：“万寿山五庄观便是贫道栖止处。”道亦有住止，盖即所也。若欲长生不老，必须五件俱全。道胡可以冒，冒而近也。行者闻言，他心中有物的人，忙答道：“不曾！不曾！我们是打上路来的。”那大仙指定笑道：“我把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哩！你倒在我观里把我人参果树打倒，你连夜走在此间，还不招认，遮饰甚么！不要走！趁

早去还我树来！”行者闻言，心中恼怒，掣铁棒，不容分说，望大仙劈头就打。大仙转身躲过，踏祥光，径到空中。行者也腾云，急赶上去。大仙在半空现了本象。你看他怎生打扮：

头带紫金冠，无忧鹤氅穿。履鞋登足下，丝带束腰间。体如童子貌，面似美人颜。三须飘颌下，鸦翎叠鬓边。相迎行者无兵器，止将玉麈手中捻。

那行者，没高没低的棍子乱打，大仙把玉麈左遮右挡，奈了他两三回合，心与道战，道却与人违。使一个袖里乾坤的手段，在云端里把袍袖轻轻的一展，刷地前来，把四僧连马一袖子笼住。八戒道：“不好了！我们都装在絺縵里了^[12]！”行者道：“呆子，不是絺縵，我们被他笼在衣袖中里。”八戒道：“这个不打紧，等我一顿钉钯，筑他个窟窿，脱将下去，只说他不小心笼不牢，吊的了罢。”那呆子使钯乱筑，那里筑得动，手捻着虽然是个软的，筑起来就比铁还硬。

那大仙转祥云，径落五庄观坐下，叫徒弟拿绳来，众小仙一一伺候。你看他从袖子里，却象撮傀儡一般^[13]，不能近道，反为道戏矣。把唐僧拿出，缚在正殿檐柱上，又拿出他三个，每一根柱上绑了一个。将马也拿出，拴在庭下，与他些草料，行李抛在廊下。又道：“徒弟，这和尚是出家人，不可用刀枪，不可加鈇钺^[14]，且与我取出皮鞭来，打他一顿，与我人参果出气。”众仙即忙取出一条鞭，不是甚么牛皮、羊皮、麂皮、犊皮的，原来是龙皮做的七星鞭，着水浸在那里，令一个有力量的小仙，把鞭执定道：“师父，先打那个？”大仙道：“唐三藏做大不尊，先打他。”知无伦次，打却有先后。

行者闻言，心中暗道：“我那老和尚不禁打，假若一顿鞭打坏了呵，却不是我造的业？”他忍不住，开言道：“先生差了。偷果子是我，吃果子是我，推倒树也是我。怎么不先打我，打他做甚？”躁进躡等，其病总由心急，打的妙。大仙笑道：“这泼猴，倒言语膺烈^[15]。这等便先打他。”小仙问：“打多少？”大仙道：“照依果数打三十鞭。”那小仙轮鞭就打。行者恐仙家法大，睁圆眼瞅定，看他打那里。原来打腿，行者就把腰扭一扭，叫声：“变！”变作两条熟铁腿，看他怎么打。

那小仙一下一下的打了三十，天早向午了。大仙又吩咐道：“还该打三藏训教不严，纵放顽徒撒泼。”那仙又轮鞭来打，行者道：“先生又差了。偷果子时，我师父不知，他在殿上，与你二童讲话，是我兄弟们做的勾当。纵是有教训不严之罪，我为弟子的，也当替打。再打我

罢。”大仙道：“这泼猴子，虽是狡猾奸顽，却倒也有些孝意。既这等，还打他罢。”小仙又打了三十。行者低头看看两只腿，似明镜一般，通打亮了，鞭策此心，正为躁进者之一戒。更不知些疼痒。此时天色将晚。大仙道：“且把鞭浸在水里，待明朝再拷打他。”小仙且收鞭去浸，各各归房。晚斋已毕，尽皆安寝。不题。

那长老泪眼双垂，怨他三个徒弟道：“你等闯出祸来，却带累我在此受罪，这是怎的起？”行者道：“且休报怨，打便先打我，你又不曾吃打，倒转嗟呀怎的？”唐僧道：“虽然不曾打，却也绑得身上疼哩。”沙僧道：“师父，还有陪绑的在这里哩。”行者道：“都不要嚷，再停会儿走路。”八戒道：“哥哥又弄虚头了。这里麻绳喷水，紧紧的绑着，还比关在殿上，被你使解锁法搯开门走哩^[16]？”行者道：“不是夸口话，那怕他三股麻绳喷上了水，就是碗粗（棕縊）〔棕缆〕，也只好当秋风。”

正话处，早已万籁无声，正是天街人静。好行者！把身子小一小，脱下索来，道：“师父去呀！”沙僧慌了^[17]，道：“哥哥，也救我们一救。”行者道：“悄言，悄言。”他却解了三藏，放下八戒、沙僧，整束了偏衫^[18]，扣背了马匹，廊下拿了行李，一齐出了观门。又教八戒：“你去把那崖边柳树伐四颗来。”八戒道：“要他怎的？”行者道：“有用处。快快取来！”那呆子有些夯力，走了去，一嘴一颗，就拱了四颗，一抱抱来。行者将枝稍折了，教兄弟二人复进去，将原绳照旧绑在柱上。那大圣念动咒语，咬破舌尖，将血喷在树上，叫：“变！”一根变作长老，一根变作自身，那两根变作沙僧、八戒，都变得象貌一般，问他也说说话，叫名也就答应。所谓木雕泥塑，有气死人也。○诸葛夫人黄氏能令柴木上^炆，行者却使柳树应名，都是奇事。他两个却才放开步，赶上师父。

这一夜依旧马不停蹄，躲离了五庄观。离了五庄，必非正道，如何还去得西天？只（是）〔走〕到天明，那长老在马上摇桩打盹，行者见了叫道：“师父不济！出家人怎的这般辛苦？我老孙千夜不眠也不晓得些困倦。且下马来，莫教走路的人看见笑你。权在山坡下藏风聚气处歇歇再走。”欲速则不达，如何还去得。

不说他师徒在路暂住，且说那大仙天明起来，吃了早斋，出在殿上，教：“拿鞭来，今日却该打唐三藏了。”那小仙轮着鞭，望唐僧道：“打你哩。”那柳树也应道：“打么。”乒乓打了三十。轮过鞭来，对八戒道：“打你哩。”那柳树也应道：“打么。”及打沙僧，也应道：“教

打。”及打到行者，那行者在路，偶然打个寒禁道：“不好了！”三藏问道：“怎么说？”行者道：“我将四颗柳树变作我师徒四众，我只说他昨日打了我两顿，今日想不打了，却又打我的化身，所以我真身打禁。收了法罢！”那行者慌忙念咒收法。

你看那些道童害怕，丢了皮鞭，报道：“师父呵，为头打的是大唐和尚，这一会打的都是柳根。”大仙闻言，呵呵冷笑道：“孙行者真是一个好猴王！曾闻他大闹天宫，布地网天罗，拿他不住，果有此理。你走了便也罢，却怎么绑些柳树在此冒名顶替，决莫饶他！赶去来！”那大仙说声赶，纵起云头，往西一望，只见那和尚挑包策马，正然走路。大仙低下云头叫声：“孙行者，往那里走！还我人参树来！”八戒听见道：“罢了，对头又来了。”人虽不近道，道却不离人，甚至与道作对，又是妙谈。行者道：“师父，且把善字儿包起，让我们使些凶恶，一发结果了他，脱身去罢。”唐僧闻言，战战兢兢，未曾答应。他兄弟三众各举神兵，一齐上前，把大仙围住在空中，乱打乱筑。这场恶斗，有诗为证：

悟空不识镇元仙，与世同君妙更玄。三件神兵施猛烈，一根麈尾自飘然。左遮右挡随来往，后架前迎任转旋。夜去朝来难脱体，淹留何日到西天。

他兄弟三人各逞威烈，一齐攻打。那大仙只把蝇箒儿演架^[19]。那里有半个时辰，他将袍袖一展，依然将四僧一马并行李，一袖笼去。返云头，又到观里，再三往复，非五庄不可。坐于殿上。却又在袖儿里一个个搬出，将唐僧绑在阶下矮槐树上，八戒、沙僧各绑在两边树上，将行者捆倒，教把长头布取十匹来。行者笑道：“又蒙这先生好意思，拿出布来与我们做中袖哩。减省些儿，做个一口中罢了^[20]。”那小仙将家机布搬将出来。大仙道：“把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都使布裹了。”众仙一齐上前裹了。行者笑道：“好，好，好！夹活儿就大验了。”

须臾缠裹已毕，又教拿出漆来。众仙即忙取了些自收自晒的生熟漆，把他三个浑身布裹漆漆了，上留着头脸在外。绳缠索绑，关锁更紧。八戒道：“先生，上头倒不打紧，只是下面还留孔儿，我们好出恭。”那大仙又教把大锅抬出来。行者笑道：“八戒，造化！抬出锅来，想是煮饭我们吃哩。”八戒道：“也罢了，让我们吃些饭儿，做个饱死的鬼也好。”那众仙果抬出一口大锅，支在阶下。大仙叫架起干柴，发起烈火，教：“把清油熬上一锅，烧得滚了，将孙行者下油锅，爇他一爇^[21]，与我人参树报仇。”行者闻言，暗喜道：“正可老孙之意。这一向

不曾洗澡，有些儿皮肤燥痒，好歹盥盥^[22]，足感盛情。”

顷刻间，那油锅将滚。大圣却又留心，恐他仙法难参，油锅里一时难做手脚，急回头四顾。只见那台下东边是一座日规台^[23]，此一所也，日规则有先后矣。西边是一个石狮子。行者将身一纵，滚到西边，咬破舌尖，把石狮子喷了一口，叫声：“变！”变作他本身模样，有此一变，便不躁进，笔势渐转题面矣。也这般綰作一团，他却出了元神，起在云端里，低头看着道士。只见那小仙报道：“师父，油锅滚透了。”大仙教把孙行者抬下去。四个仙童抬不动，八个来也抬不动，又加四个也抬不动。众仙道：“这猴子恋土难移，小自小，倒也结实。”但末有无花而结实者也。却将二十个小仙扛将起来，往锅里一掼，“烹”的响了一声，溅起些滚油点子，把那小道士们脸上烫了几个燎浆大泡。只听得烧火的小童喊道：“锅漏了！锅漏了！”说不了，油已漏得罄尽，锅底打破。原来是一个石狮子放在里面。

大仙大怒道：“这个泼猴，着然无礼！教他当面做了手脚。你走了便罢，怎么又捣了我的灶？这泼猴，枉自也拿他不住；就拿住他，也似抟砂弄汞，捉影捕风。罢，罢，罢，饶他去罢！且将唐三藏解下来，另换一新锅，把他扎一扎^[24]，与人参树报报仇罢。”那小仙真个动手，拆解布漆。

行者在半空里听得明白，他想着：“师父不济，他若到了油锅里，一滚就死，二滚就焦，到三五滚，他就弄做个稀烂的和尚了。我还去救他一救。”好大圣！按落云头，上前叉手道：“莫要拆坏了布漆，扎我师父，还等我来下油锅罢。”那大仙惊骂道：“我把你这猢猻，怎么弄手段捣了我的灶？”行者笑道：“你遇着我，就该倒灶^[25]，倒灶以喻倒造，改旧另作之意。○妙语解颐，笔意甚曲。干我甚事？我才自也要领你些油汤油水之爱，但只是大小便急了，若在锅里开风^[26]，恐怕污了你的熟油，不好调菜吃。如今大小便通干净了，才好下锅。不要扎我师父，还来扎我罢。”那大仙闻言，呵呵冷笑，走出殿来，一把扯住。

毕竟不知有何话说，端的怎么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人本仁义之心，行出忠孝之事，这便是结果。必须此心一生不失，到老全忠全孝，此果方熟。故曰九千岁，以见非近功浅学之所能造也。自推倒此根，则仁义尽失，自然忠孝全无，如何还去得西天，成得正果？其理本明显，读之自知。

猪八戒怀揣世界，镇元仙袖统乾坤。五脏庙未曾安然享福，腿肚神实在无辜受祸。长老遭困辱，行者受非刑，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四众之西来，莫不欲成一正果，然此果本天地之自然，阴阳之气化，非可以强而致也。一旦推倒此树，无处结果，已失取经之旨，西天尚欲何为？此树不活，此经不可取；此果不结，此花亦空放矣。

上回言人欲近道，道却不近人；此回言道已近人，人又偏不近道。左翻右转，总由不知先后，以致当面错过，其重不在先后上，惟重一“知”字也。

[1] 着（zhuó）：使，让。

[2] 打偏手：私自做手脚沾便宜。

[3] 打骸垢：战栗，打哆嗦。

[4] 才然：刚刚。

[5] 趁脚儿蹁：此谓得理不让人。

[6] 绰（chāo）：一种烹饪方法，将蔬菜在沸水中过一下捞起。

[7] 鎖：用同“簪”。锁簪。

[8] 顶缸：比喻代人受过或承担责任。

[9] 猜枚：一种游戏，多用为酒令。其法是把瓜子、莲子或黑白棋子等握在手心里，让别人猜单双、数目或颜色，猜中者为胜，不中者罚饮。耍子：玩耍。

[10] 渔鼓：道士唱道情用的敲击乐器。参见第四十四回“道情词”注。

[11] 失瞻：客套话。表示失于瞻仰拜候。

[12] 絡縶：即搭裢。一种长方形布袋，通常拴在腰间或搭在肩上。

[13] 撮傀儡：操玩木偶戏。

[14] 鈇钁（fū yu-）：斫刀和大斧。腰斩、砍头的刑具。

[15] 簷（lǚ）烈：刚烈，刚强。

[16] 搯（shuò）：用力推。

[17] 慌：用同“慌”。惊恐。

[18] 偏衫：僧尼的一种服装。开脊接领，斜披在左肩上，像袈裟之类的法衣。

[19] 蝇帚：即塵，用于驱蝇掸灰，故俗称拂尘、蝇帚。

[20] 一口中：即一口钟。一种形如斗篷的衣服。

[21] 爍（zhá）：把食物放入汤或煮沸的油里弄熟。

[22] 盪盪：即“烫烫”。盪，用同“燙”。

[23] 日规：即日晷。

[24] 扎（zhá）：意同前文“爍”字。

[25] 倒灶：倒霉。

[26] 开风：解手，方便。

第二十六回

孙悟空三岛求方 观世音甘泉活树

大仙之道，最大而且全，可以参天地，赞化育，皆本此灵根而成。只是人人皆有此灵根，皆可以与天地同休、仙佛齐名。一旦躁妄，推倒此根，以致仁义礼智信之蒂于此根者，散失而无存，此岂一朝之所能医，急速之所能治也。不得已而拜求南海、东华。要知南海、东华乃学问知至也，以此治之，医法绝妙，而道果之复生有以也。

唐僧不识人参果，行者窃取人参果，总为不知先后，是从题面反起。赶捉取经僧，以见不能近道，且与道相背，是承。三岛求方，以见非学问之功不能有知，是转。拜求菩萨，穷理格物，已落到“知”字的正面。此所以结为弟兄，而两家合一也，是为近道一合。

处世须存心上刃^[1]，修身切记寸边而^[2]。常言刃字为生意，但要三思戒怒欺。上士无争传亘古，圣人怀德继当时。刚强更有刚强辈，究竟终成空与非。以见为学进修必须忍耐，而心急性燥者到底鲜成。

却说那镇元大仙用手搀着行者道：“我也知道你的本事，闻得你的英名，只是你今番越理欺心，四字是不知的罪案。纵有腾那，脱不得我手。人胡能出道之外也。我就和你同到西天，见了你那佛祖，也少不得还我人参果树。你莫弄神通。”行者笑道：“你这先生，好小家子样！若要树活，有甚疑难。早说这话，可不省了一场争竞。”一语转接，笔墨俱有仙意，不然闹到何日是了。大仙道：“不争竞，我肯善自饶你！”行者道：“你解了我师父，我还你一株活树如何？”大仙道：“你若有此神通，医得树活，我与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结为兄弟，则两家合一，已转到近道正面。行者道：“不打紧。放了他们，老孙管教还你活树。”大仙谅他走不脱，即命解放了三藏、八戒、沙僧。

沙僧道：“师父呵，不知师兄捣得是甚么鬼哩。”八戒道：“甚么鬼！这教做当面人情鬼。树死了，又可医得活！他弄个光皮散儿好

看^[3]，托着求医治树，单单了脱身走路，还顾得你和我哩。”三藏道：“他决不敢撒了我们。我们问他那里求医去。”遂叫道：“悟空，你怎么哄了仙长，解放我等？”行者道：“老孙是真言实语，怎么哄他？”三藏道：“你往何处去求方？”行者道：“古人云：‘方从海上来。’正是从知上来。○以“方”字贴上句更妥。我今要上东洋大海，遍游三岛十洲，访问仙翁圣老，求一个起死回生之法，层次紊乱，功夫必从头再起，文势直顶第一回。管教医得他树活。”三藏道：“此去几时可回？”行者道：“只消三日。”三藏道：“既如此，就依你说，与你三日之限。三日来便罢；若三日之外不来，我就念那话儿经了。”笔势已放，此又一紧。盖反面不到，正面不醒也。行者道：“遵命，遵命。”

你看他急整虎皮裙，出门来对大仙道：“先生放心，我就去就来。你却要好生伏侍我师父，逐日家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少了些儿，老孙回来和你算帐，先捣塌你的锅底。衣服污了，与他浆洗浆洗。脸儿黄了些儿我不要，若瘦了些不出门。”那大仙道：“你去，你去，定不教他忍饿。”好猴王！急纵觔斗云，别了五庄观，径上东洋大海。在半空中，快如掣电，疾如流星，早到蓬莱仙境。按云头，往下仔细观看，真个好去处。有诗为证：

大地仙乡列圣曹，蓬莱分合镇波涛。瑶台影蘸天心冷，巨阙光浮海面高。观海俱用仰首，故云面高。五色烟霞含玉籁，九霄星月射金鳌。西池王母常来此，奉祝三仙几次桃。雍容大雅，写出“道”字的一番气像。真好诗也。

那行者看不尽仙景，径入蓬莱。正然走处，见白云洞外松阴之下有三个老儿围棋：棋乃第一着，但不知孰先孰后。○丹朱问治天下之道，尧以其道多端，不能尽举，故作围棋以教之。观局者是寿星，对局者是福星、禄星。种福积禄，修道之本。求及于此，便知所先。行者上前叫道：“老弟们，作揖了。”那三星见了，拂退棋枰，回礼道：“大圣何来？”行者道：“特来寻你们耍子。”寿星道：“我闻大圣弃道从释，脱性命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逐日奔波山路，那些儿得闲，却来耍子？”盗丹之际极闲，偏说极忙。此际极忙，偏又说的极闲。才人笔墨灵动，总不甘在正面实拈也。行者道：“实不瞒列位说，老孙因往西方，行在半路，有些儿阻滞，特来小事相干，不知肯否？”福星道：“是甚地方？因何阻滞？乞为明示，吾好裁处。”行者道：“因路过万寿山五庄观有阻。”三老惊呀道：“五庄观是镇元大仙的仙宫，你莫不是把他人参果偷吃了？”行者笑道：“偷吃了能值甚么？”三老道：“你这猴子，不知好

歹。那果子闻一闻活三百六十岁，吃一个活四万七千年，叫做万寿草还丹。我们的道不及他多矣，他得之甚易，就可与天齐寿；我们还要养精炼气存神，调和龙虎，捉坎填离，不知费多少工夫。你怎么说他的能值甚么？说来其道至大，其功最细，此是位知所者，却妙是傍面。天下只有此种灵根。”

行者道：“灵根，灵根，我已弄了他个断根哩！”三老惊道：“怎的断根？”行者道：“我们前日在他观里，那大仙不在家，只有两个小童接待了我师父，却将两个人参果奉与我师。我师不认得，只说是三朝未满的孩童，再三不吃。那童子就拿去吃了，不曾让得我们。是老孙就去偷了他三个，我兄弟三人吃了。那童子不知高低，贼前贼后的骂个不住。所不知先后，贼倒有先后，妙极。凡亡而为有，虚而为盈者，无不当有此一骂也。是老孙恼了，把他树打了一棍，推倒在地，树上果子全无，芽开叶落，根出枝伤，已枯死了。不想那童子关住我们，又被老孙扭开锁走了。次日清晨，那先生回家赶来，问答间语言不和，遂与他赌斗，被他闪一闪，把袍袖展开，一袖子都笼去了。绳缠索绑，拷问鞭敲，就打了一日。是夜又逃了，他又赶上，依旧笼去。他身无寸铁，只是把个麈尾遮架，我兄弟这等三般兵器，莫想打得着他。这一番仍旧摆布，将布裹漆了我师父与两师弟，却将我下油锅。我又做了个脱身本事走了，把他锅都打破。他见拿我不住，尽有几分醋我^[4]。是我又与他好讲，教他放了我师父、师弟，我与他医树管活，两家才得安宁。我想着‘方从海上来’，故此特游仙境，访三位老弟。有甚医树的方儿，传我一个，急救唐僧脱苦。”

三星闻言，心中也闷道：“你这猴儿，全不识人。那镇元子乃地仙之祖，我等乃神仙之宗，你虽得了天仙，还是太乙散数，未入真流，你怎么脱得他手？若是大圣打杀了走兽飞禽，螺虫鳞长，只用我黍米之丹，可以救活；那人参果乃仙木之根，如何医治？没方，没方！”那行者见说无方，却就眉峰双锁，额蹙千痕。福星道：“大圣此处无方，他处或有，怎么就生烦恼？”行者道：“无方别访，果然容易。就是游遍海角天涯，转透三十六天，亦是小可；只是我那唐长老，法严量窄，止与了我三日期限，三日已外不到，他就要念那紧箍儿咒哩。”三星笑道：“好，好，好！若不是这个法儿拘束你，你又钻天了。”寿星道：“大圣放心，不须烦恼。那大仙虽称上辈，却也与我等有识。一则久别不曾拜望，二来是大圣的人情，如今我三人同去望他一望，就与你道达此情^[4]，教那唐和尚莫念紧箍儿咒，若再心急，此树不可复治矣。○故尝云：“量大福也大，人长天也长。”以福寿宽心，便是绝妙好方。

休说三日五日，只等你求得方来，我们才别。”行者道：“感激，感激。就请三位老弟行行，我去也。”大圣辞别三星。不题。

却说这三星驾起祥光，即往五庄观而来。那观中合众人等忽听得长天鹤唳，原来是三老光临。但见那：

盈空蔼蔼祥光簇，霄汉纷纷香馥郁。彩雾千条护羽衣，轻云一朵擎仙足。青鸾飞，丹凤翻^[6]，袖引香风满地扑。拄杖悬龙喜笑生，皓髯垂玉胸前拂。童颜欢悦更无忧，壮体雄威多有福。执星筹，添海屋^[7]，腰挂葫芦并宝镇。万继千旬福寿长，十洲三岛随缘宿。常来世上送千祥，每向人间增百福。概乾坤，荣福禄，福寿无疆今喜得。三老乘祥谒大仙，福堂和气皆无极。

那仙童看见，即忙报道：“师父，海上三星来了。”镇元子正与唐僧师弟闲叙，闻报即降阶奉迎。那八戒见了寿星，近前扯住笑道：“你这肉头老儿，许久不见，还是这般脱洒，帽儿也不带个来。”遂把自家一个僧帽，扑的套在他头上，扑着手呵呵大笑道：“好，好，好！真是加冠进爵也。”那寿星将帽子掼了，骂道：“你这个夯货，老大不知高低。”八戒道：“我不是夯货，你等真是奴才。”福星道：“你倒是个夯货，反敢骂人是奴才。”八戒又笑道：“既不是人家奴才，好道叫做‘添寿’、‘添福’、‘添禄’？”仁者寿，有福有禄，又焉有无道者也。那三藏喝退了八戒，急整衣拜了三星。那三星以晚辈之礼见了大仙，福禄寿莫不本道之所得，故称晚辈。方才叙坐。

坐定，禄星道：“我们一向久阔尊颜，有失恭敬。今因孙大圣搅扰仙山，特来相见。”大仙道：“孙行者到蓬莱去的？”寿星道：“是因为伤了大仙的丹树，他来我处求方医治。我辈无方，他又到别处求访，但恐违了圣僧三日之限，要念紧箍儿咒，我辈一来奉拜，二来讨个宽限。”三藏闻言，连声应道：“不敢念，不敢念。”正说处，八戒又跑进来，扯住福星要讨果子吃。他去袖里乱摸，腰里乱挖，不住的揭他衣服搜检。三藏笑道：“那八戒是甚么规矩？”八戒道：“不是没规矩，此叫做‘番番是福’^[8]。”正所谓三星拱照，五福齐天也。三藏又叱令出去。那呆子蹉^{【侧批】}音瓦。出门^[9]，瞅着福星，眼不转睛的发狠。福星道：“夯货，我那里恼了你来？你这等恨我。”八戒道：“不是恨你，这叫‘回头望福’。”那呆子出得门来，只见一个小童，拿了四把茶匙，方丈寻钟取果看茶，被他一把夺过，跑上殿，拿着小磬儿，用手乱敲乱打。大仙道：“这个和尚，越发不尊重了。”八戒笑道：“不是不尊重，这叫做‘四时吉庆’。”

且不说八戒打诨乱缠，却表行者离了蓬莱，又早到方丈仙山。前至一所，此又至一所。这山真好去处！有诗为证：

方丈巍峨别是天，太元宫府会神仙。紫台光照三清路，花木香浮五色烟。金凤自多槃蕊阙，玉膏谁逼灌芝田。碧桃紫李新成熟，又换仙人信万年。三清五色，淹映俱妙。

那行者按落云头，无心玩景。正走处，只闻得香风馥馥，玄鹤声鸣，那壁厢有个神仙，但见：

盈空万道霞光现，彩雾飘飘光不断。丹凤衔花也更鲜，青鸾飞舞声娇艳。福如东海寿如山，貌似小童身体健。壶隐洞天不老丹，腰悬与日长生篆。人间数次降祯祥，世上几番消厄愿。武帝曾宣加寿龄，瑶池每赴蟠桃宴。教化众僧脱俗缘，指开大道明如电。也曾跨海祝千秋，常去灵山参佛面。圣号东华大帝君，东司春令主生，若欲西成结果。必先春令开华，此帝君之所以求也。烟霞第一神仙眷。

孙行者靛面相迎，叫声：“帝君，起手了。”那帝君慌忙回礼道：“大圣，失迎。请荒居奉茶。”遂与行者换手而入。果然是贝阙珠宫，看不尽瑶池琼阁。

方坐待茶，只见翠屏后转出一个童儿。他：

身穿道服飘霞烁，腰束丝绦光错落。头戴纶巾布斗星，足登芒履游仙岳。炼元真，脱本壳，功行成时遂意乐。识破原流精气神，主人认得无虚错。逃名今喜寿无疆，甲子周天管不着。转回廊，登宝阁，天上蟠桃三度摸。缥缈香云出翠屏，小仙乃是东方朔。西汉时人，有异才，善滑稽。○朔乃始也，有先始有后，有华始有果，春令开华，此其所先，故曰东方朔。

行者见了笑道：“这个小贼，在这里呵。帝君处没有桃子你偷吃。”东方朔朝上进礼答道：“老贼，你来这里怎的？我师父没有仙丹你偷吃。”老贼小贼，道贼秃贼，偷桃盗丹，俱为本文陪衬。

帝君叫道：“曼倩休乱言，看茶来也。”曼倩原是东方朔的道名。他急入里取茶二杯。饮讫，行者道：“老孙此来，有一事奉干，未知允否？”帝君道：“何事？自当领教。”行者道：“近因保唐僧西行，路过万寿山五庄观，因他那小童无状，是我一时发怒，把他人参果树推倒，一

时阻滞，唐僧不得脱身。特来尊处求赐一方医治，万望慨然。”帝君道：“你这猴子，到处里闯祸。那五庄观镇元子，圣号与世同君，乃地仙之祖，你怎么就冲撞他？他那人参果树乃草还丹，你偷吃了尚说有罪，却又连树推倒，他肯干休？”行者道：“正是呢。我们走脱了，被他赶上，把我们就当汗巾儿一般，一袖子都笼去了，所以角气^[10]。没办法，许他求方医治，故此拜求。”帝君道：“我有一粒九转太乙还丹，但能医治世间生灵，却不能医树。树乃土木之灵，天滋地润。若是凡间的果木，医治还可，这万寿山乃先天福地，五庄观乃净土洞天，人参果又天开地辟之灵根，如何可治！无方，无方！”行者道：“既然无方，老孙告别。”帝君仍欲留奉玉液一杯，行者道：“急紧事，不敢久滞。”遂驾云复至瀛洲海岛。不学无术，此瀛洲之所以来也。也好去处！有诗为证：

珠树玲珑照紫烟，瀛洲宫阙接诸天。青山绿水琪花艳，玉液瓊鉄石坚^[11]。五色碧鸡啼海日，千年丹凤吸朱烟。世人罔究壶中景，象外春光亿万年。

那大圣至瀛洲，只见那丹崖珠树之下，有几个皓发蟠髯之辈，童颜鹤鬢之仙，在那里着棋饮酒，谈笑讴歌。真个是：

祥云光满，瑞霭香浮。彩鸾鸣洞口，玄鹤舞山头。碧藕水桃为按酒，交梨火枣寿千秋。一个个丹诏无闻，仙符有籍。逍遥随浪荡，散淡任清幽。周天甲子难拘管，大地乾坤抵自由。献果玄猿，对对参随多美爱；衔花白鹿，双双拱伏甚绸缪。

那些老儿正然洒乐^[12]，这行者厉声高叫道：“带我要耍儿便怎的？”众仙见了，急忙趋步相迎。有诗为证：

人参果树灵根折，大圣访仙求妙诀。缭绕丹霞出宝林，瀛洲九老来相接。香山九老，俱是唐代名儒。与此相接，无非学问薰陶也。

行者认得是九老，欲求九老，亦知所后如此医法海藏仙传。笑道：“老兄弟们自在哩！”九老道：“大圣当年若存正，不闹天宫，比我们还自在哩。如今好了，闻你归真，向西拜佛，如何得暇至此？”行者将那医树求方之事，具陈了一遍。九老也大惊道：“你也忒惹祸，惹祸！我等实是无方。”行者道：“既是无方，我且奉别。”九老又留他饮琼浆，食碧藕。行者定不肯坐，止立饮了一杯浆，吃了他一块藕，领略多矣。急急离了瀛洲，径转东洋大海。

早望见落伽山不远，不远则近，文势将合。遂落下云头，直到普陀岩上，见观音菩萨在紫竹林中，与诸天大神、木吒、龙女讲经说法，有经有法，自有先后。勤讲勤说，不患不知。转正上句，近道自不费力。有诗为证：

海主城高瑞气浓，更观奇异事无穷。须知隐绝千般外，尽出希微一品中^[13]。四圣授时成正果，六凡听后脱凡笼。少林别有真滋味，花果馨香满树红。以菩萨海藏，写“知”字绝妙无迹。

那菩萨早已看见行者来到，即命守山大神去迎。以黑怪对照“知”字，用笔更神。○回照前文，极有意致。那大神出林来，叫声：“孙悟空，那里去？”行者抬头喝道：“你这个熊罴！悟空可是你叫的！当初不是老孙饶了你，你已是做了黑风山的尸鬼矣。今日跟了菩萨，受了善果，居此仙山，常听法教，你叫不得我一声老爷？”

那黑熊真个得了正果，在菩萨处镇守普陀，称为大神，神者明也。黑怪称神，是从不知转到“知”字也。是也亏了行者。他只得陪笑道：“大圣，古人云：‘君子不念旧恶。’只管题他怎的？菩萨着我来迎你哩。”这行者就端肃尊身，与大神到了紫竹林里，参拜菩萨。菩萨道：“悟空，唐僧行到何处也？”行者道：“行到西牛贺洲万寿山了。”菩萨道：“那万寿山有座五庄观，镇元大仙你曾会他么？”行者顿首道：“因是在五庄观，弟子不识镇元大仙，毁伤了他的人参果树，冲撞了他，他就把我师父困滞，不得前进。”

那菩萨情知，怪道：“你这泼猴，不知好歹。他那人参果树，乃天开地辟的灵根，镇元子乃地仙之祖，我也让他三分，你怎么就打伤他树？”行者再拜道：“弟子实是不知。那一日他不在家，只有两个仙童候待我等。是猪悟能晓得他有果子，要一个尝新，弟子委偷了他三个，弟兄们分吃了。那童子知觉，骂我等无已，是弟子发怒，遂将他树推倒。他次日回来赶上，将我等一袖子笼去，绳绑鞭抽，拷打了一日。我等当夜走脱，又被他赶上，依然笼了。三番两次，其实难逃，已允了与他医树。却才自海上求方，遍游三岛，众神仙都没有本事。弟子因此志心朝礼，特拜告菩萨。伏望慈悯，俯赐一方，以救唐僧，早早西去。”菩萨道：“你怎么不早来见我，“早”字下的妙，先后二字已在口角。却往岛上去寻找？”

行者闻得此言，心中暗喜道：“造化了！造化了！菩萨一定有方也。”他又上前恳求。菩萨道：“我这净瓶底的甘露水，善治得仙树灵

苗。”非净不可，此方更妙。行者道：“可曾经验过么？”菩萨道：“经验过的。”行者问：“有何经验？”菩萨道：“当年太上老君，曾与我赌胜，他把我的杨柳枝拔了去，放在炼丹炉里，烘得焦干，送来还我。是我插在瓶中一昼夜，复得青枝绿叶，与旧相同。”行者笑道：“真造化了！真造化了！烘焦了的尚能医活，况此推倒的，有何难哉！”菩萨吩咐大众：“看守林中，我去去来。”遂手托净瓶，白鹦歌前边巧啮，孙大圣随后相从。有诗为证：

玉毫金像世难论，正是慈悲救苦尊。过去劫逢清净佛，至今成得有为身。几生欲海澄清浪，一片心田绝点尘。甘露久经真妙法，管教宝树永长（生）〔春〕。

却说那观里大仙与三老正然清话，忽见孙大圣按落云头，叫道：“菩萨来了，快接，快接！”慌得那三星与镇元子共三藏师徒一齐迎出宝殿。菩萨才住了祥云，先与镇元子陪了话，后与三星作礼。即此亦有先后。“先”、“后”二字点的透亮。礼毕上坐。那阶前，行者引唐僧、八戒、沙僧都拜了，那观中诸仙也来拜见。行者道：“大仙不必迟疑，趁早儿陈设香案，请菩萨替你治那树去。”大仙躬身谢菩萨道：“小可的勾当，怎么敢劳菩萨下降？”菩萨道：“唐僧乃我之弟子，孙悟空冲撞了先生，理当赔偿宝树。”三老道：“既如此，不须谦讲了，请菩萨都到园中去看看。”那大仙即命设具香案，打扫后园，请菩萨先行，三老随后。由先及后，俱是正面。

三藏师徒与本观众仙，都到园内观看时，那颗树倒在地下，土开根现，叶落枝枯。菩萨叫：“悟空，伸手来。”那行者将左手伸开，菩萨将杨柳枝蘸出瓶中甘露，把行者手心里画了一道起死回生的符字，心里清净，便不妄为，此即灵符也。教他放在树根之下，但看水出为度。那行者捏着拳头，往那树根底下揣着。须臾，有清泉一注。根源清净，彻底了然。菩萨道：“那个水，不许犯五行之器，须用玉瓢舀出，扶起树来，从头浇下，自然根皮相合，写“近”字绝妙。芽长叶生，枝青果出。”行者道：“小道士们，快取玉瓢来。”镇元子道：“贫道荒山，没有玉瓢，只有玉茶盏、玉酒杯，可用得么？”菩萨道：“但是玉器，可舀得水的便罢，取将来看。”大仙即命小童子取出有二三十个茶盏，四五十个酒盏，却将那根下清泉舀出。行者、八戒、沙僧扛起树来，扶得周正，本立道生，不虑不近矣。拥上土，将玉器内甘泉，一瓯瓯捧与菩萨。菩萨将杨柳枝细细洒上，口中又念着经咒。不多时，洒净那舀出之水，见那树果然依旧青枝绿叶浓郁阴森，上有二十三个人参果。结果乃

其后。○树倒是一反，树活是一正。一反一正有无穷的妙义。清风、明月二童子道：“前日不见了果子时，颠倒只数得二十二个，今日回生，怎么又多了一个？”行者道：“日久见人心。前日老孙只偷了三个，那一个落下地来，土地说这宝遇土而入，八戒只嚷我打了偏手，故走了风信，只缠到如今，才见明白。”

菩萨道：“我方才不用五行之器者，知道此物与五行相畏故耳。”“知”字点的明亮。那大仙十分欢喜，急令取金击子来，把果子敲下十个，请菩萨与三老复回宝殿，一则谢劳，二来做个人参果会。总结前文，拍合近道。众小仙遂调开桌椅，铺设丹盘，请菩萨坐了上面正席，三老左席，唐僧右席，镇元子前席相陪，各食了一个。有诗为证：

万寿山中古洞天，人参一熟九千年。若然，岂急速之所能造也。灵根现出芽枝损，甘露滋生果叶全。三老喜逢皆旧契，四僧幸遇是前缘。自今会服人参果，尽是长生不老仙。

此时菩萨与三老各吃了一个，唐僧始知是仙家宝贝，也吃了一个。先后了然，方是“知”字的正面。悟空三人，亦各吃一个，镇元子陪了一个。本观仙众分吃了一个。行者才谢了菩萨回上普陀岩，送三星径转蓬莱岛。镇元子却又安排蔬酒，与行者结为兄弟。虽未与道为一，然亦所差不远，写“近”字绝妙。这才是不打不成相识，两家合了一家。以“离”字起，以“合”字结煞到本题，然已挑起下章。师徒四众，喜喜欢欢，天晚歇了。妙。那长老才是：

有缘吃得草还丹，长寿苦捱妖怪难。

毕竟到明日不知如何作别，且听下回分解。

问：此树一死，此果为何全无？此树一活，此果又何以全在？曰：此心一死，此理自然随气而俱灭；此心一生，此理自然随心而又复。故医树即是医心，树活即是心活。

灵根即道也，有道自然有果，故曰道果。盖实本道之所结也。若推倒此树，已无道矣，又何处结果？似此妙谈，足令人赏识无穷，岂真魑魅魍魉、山精鬼怪之意而遂已耶。

先请三仙，次求九老，先后次序已知。此所以结为兄弟，而两家合一也。讲“道”字处正大，写“近”字处恳切，此俱本《大学》之讲章。故不熟读《大学》者，不足以深知《西游》；不熟读《西游》者，亦无以

深明《大学》。理精义微，文法高雅，奇妙不可以胜言矣。

以上二十二题单讲圣经《大学》。以《大学》之道起，以则近道矣终。“花”字承前“果”字，伏后轻轻一锁，以成一节，章法方与下二十七题不混。

[1] 心上刃：即“忍”字。

[2] 寸边而：即“耐”字。

[3] 光皮散儿：外表中看。

[4] 醋：惧怯，骇怕。

[5] 道达：说明，表达。

[6] 翻（sù）：鸟飞。

[7] “执星”两句：宋苏轼《东坡志林·三老语》：“尝有三老人相遇，或问之年……一人曰：‘海水变桑田时，吾辄下一筹，尔（迩）来吾筹已满十间屋。’”原指长寿，后以“海屋筹添”为祝寿之词。

[8] 番番是福：每事都吉利。

[9] 蹠（wǎ）：挪蹭，脚步沉重。

[10] 角气：怄气，赌气。

[11] 锏鋸（wú）：又作“锏锯”。古利剑名。亦泛指宝剑。

[12] 洒乐：纵情欢乐。

[13] 希微：道家语。指空寂玄妙。

第二十七回

尸魔三戏唐三藏 圣僧恨逐美猴王

“戒之在色。”

始而白骨迷人，既而人迷白骨，再而入乎白骨之中。人为白骨，白骨为人，不可复辨矣。当头一棒，通身冷汗。

太宰之间伍相，使其句句无言；上官之害屈平，使其处处没法。八戒之谗行者，着着令其莫辩。不怪其降魔无术，窃叹其害贤足智。至长老把定心真言竟作毆心之要诀，虽欲不去，不可得矣。

明明是个妖精，口口说是菩萨，无怪八戒之以虚为实。窃异长老之以邪当正，夺其口食，毁其良缘，此中安得不恨。才子遇佳人不奇，和尚遇佳人则奇；和尚遇佳人犹不奇，猪八戒遇佳人则更奇。猪八戒已是奇人，斯文猪八戒尤奇；然斯文猪八戒亦未奇，颠风猪八戒则愈奇也。

七情六欲，皆足为道义之害，惟色为祸最大，其毒至恶。历观往古，何可胜叹於此一贪。殆无忌惮，而情神面貌实有如狼似虎之势。盖近道者必不近色，近色者必不近道，世之最易害道，而有妨此学者，第一莫如女色，故于五庄观后首列此传，其意实有由来也。

以上圣经《大学》写完，以下单讲气稟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朱注文简而意浑，《西游》竟开出个单账，把气稟一一画出个形落，人欲件件寻出个根据，尤妙在俱用经书成语，则发明圣教，补助贤编，其有功于世道学业也大矣。

却说三藏师徒，次日天明，收拾前进。那镇元子灵根方固，自然要谨守元阳。只此一句，便已伏下“大道”，吸动本题。与行者结为兄弟，两人情投意合，决不肯放，风月道士与猴儿情好，不惟反起全题，读后变百花，此句不觉喷饭。又安排管待，一连住了五六日。那长老自服了草还丹，真是脱胎换骨，神爽体健。颜气绝佳。他取经心重，那里肯淹留，无已行色泼泼。遂行。师徒别了上路，早见一座高山。三藏道：“徒弟，前面有山险峻，恐马不能前，大家须仔细仔细。”行者

道：“师父放心，我等自然理会。”好猴王！他在马前横担着棒，剖开山路，上了高崖，看不尽：

峰岩重叠，涧壑湾环。虎狼成阵走。麋鹿作群行。无数獐^犯钻簇簇，满山狐兔聚丛丛。千尺大蟒，万丈长蛇。大蟒喷愁雾，长蛇吐怪风。道傍荆棘牵漫，岭上松楠秀丽。薜萝满目，芳草连天。影落沧溟北，云开斗柄南。万古常含元气老，千峰巍列日光寒。阴盛自然阳衰。○先写山景物像，便是开门见山。

那长老马上心惊，孙大圣布施手段，舞着铁棒，哮吼一声，唬得那狼虫颠窜，虎豹奔逃。师徒们入此山，正行到嵯峨之处，三藏道：“悟空，我这一日，肚中饥了，和尚原是色中饿鬼，睹此景像，焉得不饥。你去那里化些斋吃。”行者陪笑道：“师父好不聪明，想是未读《法华经》。这等半山之中，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钱也没买处，教往那里寻斋？”三藏心中不快，口里骂道：“你这猴子，想你在两界山，被如来压在石匣之内，口能言，足不能行，也亏我救你性命，摩顶受戒，点醒“戒”字，便得其要。做了我的徒弟，怎么不肯努力，常怀懒惰之心？”行者道：“弟子亦颇殷勤，何常懒惰？”三藏道：“你既殷勤，何不化斋我吃，我肚饥怎行？况此地山岚瘴气，怎么得上雷音？”行者道：“师父休怪，少要言语。我知你尊性高傲，十分违慢了，你便要念那话儿咒。即戒也。你下马稳坐，等我寻那里有人家处化斋去。”

行者将身一纵，跳上云端里，手搭凉篷，睁眼观看。可怜西方路，甚是寂寞，西方路上，自然不及宝象城中。是为“色”字一衬。更无庄堡人家。正是多逢树木，少见人烟去处。看多时，只见正南上有一座高山，那山向阳处，有一片鲜红的点子。红颜也写“色”字夺目。行者按下云头道：“师父，有吃的了。”那长老问：“甚东西？”行者道：“这里没人家化饭。那南山有一片红的，想必是熟透了的山桃，既有桃红，必有柳绿。渐渐写来，点“色”字方不突。我去摘几个来你充饥。”三藏喜道：“出家人若有桃子吃，就为上分了。”樱桃红破是桃，乃口也。○曹操是望梅止渴，三藏却指桃充饥，俱是千古绝调。行者取了钵盂，纵起祥光，你看他觔斗幌幌，冷气飕飕，须臾间，奔南山摘桃。不题。

却说常言有云：“山高必有怪，岭峻却生精。”果然这山上有一个妖精。妖精是妇女的外号，“色”字之别名。孙大圣去时，惊动那怪，他在云端里，踏着阴风，看见长老坐在地下，就不胜欢喜道：“造化！造化！几年家人都讲东土的唐和尚取大乘，他本是金蝉子化身，十世修行

的原体，有人吃他一块肉，竟要吃哩，可不惧哉，可不戒哉。长寿长生。真个今日到了。”那妖精上前就要拿他，只见长老左右手下有两员大将护持，不敢拢身。他说两员大将是谁？说是八戒、沙僧。八戒、沙僧虽没甚么大本事，然八戒是天蓬元帅，沙僧是卷帘大将，他的威气，尚不曾泄，故不敢拢身。妖精说：“等我且戏他戏，看怎么说。”好妖精！停下阴风，在那山凹里摇身一变，变做个月貌花容的女儿，倾国倾城，西子太真，写出“色”字的正面。○下文宝象百花，俱承此句。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左手提着一个青砂罐儿，右手提着一个绿磁瓶儿，从西向东，竟奔唐僧：

圣僧歇马在山岩，忽见裙钗女近前。翠袖轻摇笼玉笋^[1]，湘裙斜拽显金莲。汗流粉面花含露，尘拂蛾眉柳带烟。丽句无双，却又写得有情有景，方见其妙。仔细定睛观好处，不知有何好处，碗子、波月已寓于此。看看行至到身边。

三藏见了，只说是凝眸入定，却不道饿眼偷瞧。叫：“八戒、沙僧，悟空才说这里旷野无人，你看那里不走出一个人来了。”八戒道：“师父，你与沙僧坐着，等老猪去看看来。”那呆子放下钉钯，整整直裰，摆摆摇摇，充作个斯文气象，好个风流客、蕴藉人，与后奎木正相应。一直的靛面相迎^[2]。真个是远看未实，近看分明，那女子生得：

冰肌藏玉骨，衫领露酥胸。柳眉稍翠黛，杏眼闪银星。月样容仪俏，天然性格清。体似燕藏柳，声如莺啭林。半放海棠笼晓日，才开芍药弄春晴。花把青春卖，岂不信然。○先将“色”字写得勾魂摄魄，以为放逐猴王立案。尝云“写云正是写月”，即此法也。

那八戒见他生得俊俏，呆子就动了凡心，忍不住胡言乱语，只说你文学海样深，谁知你色胆天来大。叫道：“女菩萨，不是僧尼相遇，好似佛殿奇逢。往那里去？手里提着是甚么东西？”——分明是个妖怪，他却不能认得。谁是认得者？那女子连声答应道：“长老，我这青罐里是香米饭，绿瓶里是炒面筋，五藏重修，三光俱动。饥时一口，胜造七级浮屠；饱饱一顿，便是无量功德。特来此处无他故，因还誓愿要斋僧。”和尚正尔思食，此女即来斋僧。非是饥者易为食，正是佛度有缘人。八戒闻言，满心欢喜，急抽身，就跑了个猪颠风，《西厢》云风魔了张解元，此则颠狂了猪八戒。报与三藏道：“师父，吉人自有天相，师父饿了，教师兄去化斋，那猴子不知那里摘桃儿耍子去了。桃子吃多了，也有些嘈人^[3]，又有些下坠。你看那不是个斋僧的来了？”若解得这个饥渴，真正就是一位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唐僧不信道：“你这个夯货

胡缠！我们走了这向，好人也不曾遇着一个，颠不刺的见了万千，这般可喜娘罕曾见。斋僧的从何而来？”八戒道：“师父，这不到了！”

三藏一见，蓦然见五百年风流孽冤。连忙跳起身来，合掌当胸道：“女菩萨，《西厢》云‘连忙起身礼数迎’，‘姐姐呼之，喏喏连声’，其神如画。你府上在何处住？是甚人家？有甚愿心来此斋僧？”——分明是个妖精，那长老也不认得。那妖精见唐僧问他来历，他立地就起个虚情，花言巧语来赚哄道：“师父，此山叫做蛇回兽怕的白虎岭，妙写‘色’字，伏后变虎。而下章‘财’字，已于此伏案矣。正西下面是我家。我父母在堂，看经好善，广斋方上远近僧人^[4]，只因无子，求神作福，生了奴奴，欲扳门第，配嫁他人，又恐老来无倚，只得将奴招了一个女婿，养老送终。”三藏闻言道：“女菩萨，你语言差了。圣经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你既有父母在堂，又与你招了女婿，有愿心，教你男子还便也罢，这个心愿，岂是人替得。○忽然扯及男子，大觉罪过。怎么自家在山行走？又没个侍儿随从，这个是不遵妇道了。”好和尚但知戒人，而不知自戒也。那女子笑吟吟，忙陪俏语道：“师父，我丈夫在山北凹里，带几个客子锄田^[5]。这是奴奴煮的午饭，送与那些人吃的。只为五黄六月^[6]，无人使唤，父母又年老，所以亲身来送。忽遇三位远来，却思父母好善，故将此饭斋僧。如不弃嫌，愿表芹献^[7]。”可谓多情的小奶奶。三藏道：“善哉！善哉！我有徒弟摘果子去了就来，我不敢吃；想是嫌素。假如我和尚吃了你饭，你丈夫晓得骂你，却不罪坐贫僧也？”那女子见唐僧不肯吃，却又满面春生道：“师父呵，我父母斋僧，还是小可；我丈夫更是个善人，若不是善人，如何肯以妻子斋僧？一生好的是修桥补路，爱老怜贫。但听见说这饭送与师父吃了，他与我夫妻情上，比寻常更是不同。”是何言与，岂老僧之所敢闻？○必得这层，方扣得“色”字之正面。

三藏也只是不吃，旁边却恼坏了八戒。那呆子努着嘴，口里埋怨道：“天下和尚也无数，不曾像我这个老和尚罢软^[8]。现成的饭，三分儿倒不吃，只等那猴子来，做四分才吃。”他不容分说，一嘴把个罐子拱倒，就要动口。是是，是和尚之饥渴此人也久矣，焉肯不吃？

只见那行者，自南山顶上摘了几个桃子，托着钵盂，一觔斗点将回来。睁火眼金睛观看，认得那女子是个妖精，放下钵盂，掣铁棒，当头就打，唬得个长老用手扯住道：“悟空，你走将来打谁？”淡淡一笔，神情如画。《西厢》云：他“不相识横枝儿着紧”，正是此意。行者道：“师父，你面前这个女子，莫当做个好人，他是个妖精，要来骗你

哩。”三藏道：“你这个猴头，当时倒也有些眼力，今日如何乱道！这女菩萨，有此善心，将这饭要斋我等，你怎么说他是妖精？”若以吃人相戒，人必不信，而又孰是肯信者？行者笑道：“师父，你那里认得，老孙在水帘洞内做妖魔时，若想人肉吃，便是这等：或变金银，或变庄台，或变醉人，或变女色。正点“色”字，却以财、酒、气三件陪出，更妙。有那等痴心的爱上我，阿弥陀佛，这付嘴脸亦有人爱，除非猪八戒再无别个。○此段正写“色”字，以为下文伏案。我就迷他到洞内，尽意随心，或蒸或煮受用，吃不了，还要晒干了防天阴哩。佛印自为琵琶，《西游》径比作老虎。只写“色”字之毒恶，而“戒”字之神自到。师父，我若来迟，你定入他套子，遭他毒手。”何止长老，不过借此以说法耳。那唐僧那里肯信，只说是个好人。满腔心腹事，尽在不言中。

行者道：“师父，我知道你了。你见他那等容貌，必然动了凡心。谁曰不然。若果有此意，叫八戒伐几科树来^[9]，沙僧寻些草来，我做木匠，就在这里搭个窝铺，你与他圆房成事，不敢请耳，固所愿也。我们大家散火，却不是件事业？何必又跋涉取甚经去！”那长老原是个软善的人，那里吃得他这句言语，羞得光头彻耳通红。怪不得不吃，不想还莫羞到。三藏正在此羞惭，行者又发起性来，掣铁棒望妖精劈头一下。那怪物有些手段，使个解尸法，见行者棍子来时，他却抖擞精神，预先走了，把一个假尸首打死在地下。谓之吃了，可；谓之打死，亦无不可。

諛得个长老战战兢兢，口中作念道：“这猴着然无礼！屡劝不从，劝即戒也。○不做周方，埋怨杀你个法聪和尚。无故伤人性命。”行者道：“师父莫怪，你且来看看这罐子内是甚东西。”沙僧搀着长老近前看时，那里是甚香米饭，却是一罐子拖尾巴的长蛆；看他似虫儿般蠢动，把风情扇。也不是面觔，却是几个青蛙、癞蝦蟆，满地乱跳。只说是奇花异草，谁知是破脚土条。若非得这粗糙物，如何喂的到个十分饱。长老却有三分儿信了。

怎禁猪八戒气不忿，在傍漏八分儿唆嘴道^[10]：“师父，说起这个女子，他是此间农妇，因为送饭下田，路遇我等，却怎么栽他是个妖精？哥哥的棍重，走将来试手打他一下，不期就打杀了，想和尚的针法太重。怕你念甚么紧箍儿咒，故意的使个障眼法儿，变做这等样东西，演幌你眼^[11]，使不念咒哩。”

三藏闻此一言，就是晦气到了，果然信那呆子撺唆^[12]，手中捻诀，口里念咒。人到此际，无有不悔者，其戒不待言矣。行者就叫：“头

疼！头疼！莫念！莫念！有话便说。”唐僧道：“有甚话说！出家人时时常要方便，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你怎么步步行凶，打死这个无故平人，此人所谓有德而无罪也。取将经来何用？亦不过是济人救急。○看他将“色”字写出无端的好处，方见笔阵之奇。你回去罢！”只为他有恩有义心中客，回避你无是无非廊下僧。行者道：“师父，你教我回那里去？”唐僧道：“我不要你做徒弟。”有此佳人，自然不用徒弟。行者道：“你不要我做徒弟，只怕你西天路去不成。”唐僧道：“我命在天，该那个妖精蒸了吃，就是煮了，也算不过。终不然，你救得我的大限？死且不顾，实难劝戒。你快回去！”行者道：“师父，我回去便也罢了，只是不曾报得你的恩哩。”唐僧道：“我与你有甚恩？”那大圣闻言，连忙跪下叩头道：“老孙因大闹天宫，致下了伤身之难，被我佛压在两界山，幸观音菩萨与我受了戒行，提出菩萨，“戒”字方有根据。幸师父救脱吾身。若不与你同上西天，显得我知恩不报非君子，万古千秋作骂名。”原来这唐僧是个慈悯的圣僧，他见行者哀告，却也回心转意，道：“既如此说，且饶你这一次，再休无礼。如若仍前作恶，这咒语颠倒就念二十遍。”谨戒谨戒。行者道：“三十遍也由你。只是我不打人了。”却才伏侍唐僧上马，又将摘来桃子奉上。唐僧在马上也吃了几个，权且充饥。

却说那妖精，脱命升空。原来行者那一棒，不曾打杀妖精，妖精出神去了。他在那云端里，咬牙切齿，暗恨行者道：“几年只闻得讲他手段，今日果然话不虚传。那唐僧已是不认得我，将要吃饭，若低头闻一闻儿，我就一把捞住，却不是我的人？不知你却是他的菜。不期被他走来，弄破我这勾当，又几乎被他打了一棒。若饶了这个和尚，诚然是劳而无功也。我还下去戏他一戏。”好妖精！按落阴云，在那前山坡下，摇身一变，变作个老妇人，年满八旬，这却不中吃矣，是为百花羞一衬。手拄着一根湾头竹杖，一步一声的哭着走来。八戒见了，大惊道：“师父，不好了，那妈妈儿来寻人了。”唐僧道：“寻甚人？”八戒道：“师兄打杀的，定是他女儿，这个定是他娘，寻将来了。”行者道：“兄弟莫要胡说！那女子十八岁，这老妇有八十岁，怎么六十多岁还生产？断乎是个假的。等老孙去看来。”好行者！拽开步，走近前观看。那怪物：

假变一婆婆，两鬓如冰雪。走路似云腾，行步虚怯怯。弱体瘦伶仃，脸如枯菜叶。颧骨望上翘，嘴唇往下别。老年不比少年时，满脸都是荷包褶。尝闻山寺沙弥从未见妇女，一日随师下山，见一老妇，问云：“此是个甚么？”师云：“是位菩萨。”无何，又见一少艾，油头粉

面，花红柳绿，又问云：“此是个甚么？”其师“咄”的一声，云：“是个妖精。”沙弥云：“我看这个妖精好似那位菩萨。”今见这位菩萨，自然不胜那个妖精也。

行者认得他是妖精，更不理论，举棒劈面便打。那怪见棍子起时，依然抖擞，又出化了元神，脱真儿去了，离了五庄观，自然不是镇元子。写“色”字凶极。把个假尸首又撇在路傍之下。

唐僧一见，惊下马来，睡在路傍，更无二话，只是把紧箍儿咒颠倒足足念了二十遍，此而不戒，如何还了得。可怜把个行者头勒得似个凹腰葫芦，十分疼痛难忍，滚将来哀告道：“师父，莫念了，有甚话说了罢。”唐僧道：“有甚话说！出家人耳听善言，不堕地狱。我这般劝化你，你怎么只是行凶，把平人打死一个，又打死一个，此是何故？”行者道：“他是妖精。”唐僧道：“这个猴子胡说！就有许多妖怪！你是个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你去罢！”行者道：“师父又教我去，回去便也回去了，只是一件不相应。”唐僧道：“你有甚么不相应处？”八戒道：“师父，他要和你分行李哩。跟着你做了这几年和尚，不成空着手回去？你把那包袱内的甚么旧褊衫、破帽子，分两件与他罢。”

行者闻言，气得暴跳道：“我把你这个尖嘴的夯货！老孙一向秉教沙门，更无一毫嫉妒之意，贪恋之心，怎么要分甚么行李？”唐僧道：“你既不嫉妒贪恋，如何不去？”行者道：“实不瞒师父说，老孙五百年前居花果山水帘洞，大展英雄之际，收降七十二洞邪魔，手下有四万七千小怪，头戴的是紫金冠，身穿的是赭黄袍，腰系的是蓝田带，足踏的是步云履，手执的是如意金箍棒，着实也曾为人。以“名”字一衬“色”字，更为出奇。自从（捏）〔捏〕盘罪度^[13]，削发秉正沙门，跟你做了徒弟，把这个金箍儿勒在我头上，美酒肥羊全无分，红粉佳人许不瞧。述为人的乐处，正见受戒的苦处。若回去，却也难见故乡人。师父果若不要我，把那个松箍儿咒念一念，退下这个箍子，交付与你，套在别人头上，我就快活相应了，不受戒行，便想还俗。也是跟你一场。莫不成，这些人意儿也没有了？”唐僧大惊道：“悟空，我当时只是菩萨暗受一卷紧箍儿咒，却没有甚么松箍儿咒。”行者道：“若无松箍儿咒，你还带我去走走罢。”长老又没奈何，道：“你且起来，我再饶你这一次，却不可再行凶了。”行者道：“再不敢了，再不敢了。”又警戒一次。又伏侍师父上马，剖路前进。

却说那妖精，原来行者第二棍也不曾打杀他。那怪物在半空中夸奖不尽道：“好个猴王！着实有眼，我那般变了去，他也还认得我。这些

和尚，他去得快，若过此山，西下四十里，就不伏我所管了。若是被别处妖魔捞了去，好道就笑破他人口，使碎自家心。我还下去戏他一戏。”好妖精！按耸阴风，在山坡下摇身一变，变做一个老公公。这却吃不得矣，是为黄袍郎一衬。真个是：

白发如彭祖，苍髯赛寿星。耳中鸣玉磬，眼里幌金星。手拄龙头拐，身穿鹤氅轻。数珠掐在手，口诵南无经。历写念诵，俱为“思”字布种。

唐僧在马上见了，心中大喜道：“阿弥陀佛，西方真是福地。那公路也走不上来，逼法的还念经哩^[14]。”白虎岭上不知念的是何经？八戒道：“师父，你且莫要夸奖，那个是祸的根哩。”唐僧道：“怎么是祸根？”八戒道：“师兄打杀他的女儿，又打杀他的婆子，这个正是他的老儿，寻将来。我们若撞在他的怀内时，师父你便偿命，该个死罪；把老猪为从，问个充军；沙僧喝令，问个摆站^[15]；那师兄使个遁法走了，却不苦了我们三个顶缸。”行者听见道：“这个呆根，这等胡说，可不謊了师父？等老孙再去看看。”

他把棍藏在身边，走上前迎着怪物，叫声：“老官儿，往那里去？怎么又走路，又念经？”那妖精错认了定盘星^[16]，把孙大圣也当做个等闲的，遂答道：“长老阿，我老汉祖居此地，一生好善斋僧，看经念佛。命里无儿，止生得一个小女，招了个女婿。今早送饭下田，想是遭逢虎口。老妻先来找寻，也不见回去，全然不知下落，老汉特来寻看。竟要串成一家，方见文章之妙。果然是伤残他命，也没奈何，将他骸骨收拾回去，安葬莹中。”行者笑道：“我是个做^嫖虎的祖宗，^嫖，丘加切，音搭。女作姿态也。紧贴“色”字。你怎么袖子里笼了个鬼儿来哄我？你瞒不过我，我认得你是个妖精。”那妖精謊得顿口无言。行者掣铁棒来，自忖思道：“若要不打他，显得他倒弄个风儿；若要打他，又怕师父念那话儿咒语。”又思量道：“不打杀他，他一时间抄空儿把师父捞了去，却不又费心劳力去救他？还打的是。就一棍子打杀他，师父念起那咒，常言道，虎毒不吃儿，凭着我巧言花语，嘴伶舌便，哄他一哄，好道也罢了。”好大圣！念动咒语，叫当坊土地、本处山神道：“这妖精三番来戏弄我师父，这一番却要打杀他，你与我在半空中作证，不许走了。”众神听令，谁敢不从，都在云端里照应。那大圣棍起处，打倒妖魔，才断绝了灵光。这条路上无分老少，除死方休。

那唐僧在马上，又謊得战战兢兢，口不能言。八戒在傍边又笑

道：“好行者！风发了。只行了半日路，倒打死三个人。”长老欲恩情美满，八戒却在呆里撒奸，舌剑之可畏如此。唐僧正要念咒，行者急到马前叫道：“师父，莫念，莫念。你且来看看他的模样。”却是一堆粉骷髅在那里。唐僧大惊道：“悟空，这个人才死了，怎么就化作一堆骷髅？”行者道：“他是个潜灵作怪的僵尸，在此迷人败本，此本一败，已不能开花，又何处结果？所以要戒。被我打杀，他就现了本相。他那脊梁上有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红颜白骨，写“色”字奇绝。

唐僧闻说，倒也信了。怎禁那八戒傍边唆嘴道：“师父，他的手重棍凶，把人打死，只怕你念那话儿，故意变化这个模样，掩你的眼目哩。”唐僧果然耳软，又信了他，不能去谗，何能远色。随复念起。行者禁不得疼痛，跪于路傍，只叫：“莫念！莫念！有话快说了罢。”唐僧道：“猴头，还有甚说话！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你在这荒郊野外，一连打死三人，人则是三个，要知独恨那一个。还是无人检举，没有对头；倘到城市之中，人烟凑集之所，你拿了那哭丧棒，一时不知好歹，乱打起人来，撞出大祸，教我怎的脱身？你回去罢。”行者道：“师父错怪了我也。这厮分明是个妖魔，他实有心害你，我倒打死他，替你除了害，你却不认得，返信了那呆子谗言冷语，屡次逐我。常言道，事不过三，我若不去，真是个下流无耻之徒。我去！我去！去便去了，只是你手下无人。”

唐僧发怒道：不是无情，早被多情恼。只怪你个君子不夺人之好。“这泼猴越发无礼！看起来，只你是人，那悟能、悟净，就不是人？”那大圣一闻此言，他两个是人，止不住伤情凄惨，对唐僧道声：“苦阿！你那时节，出了长安，有刘伯钦送你上路，到两界山救我出来，投拜你为师，我曾穿古洞，入深林，擒魔捉怪，收八戒，得沙僧，吃尽千辛万苦。今日昧着惺惺使糊涂，将他来别样亲，把你来取次看。只教我回去，这才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罢，罢，罢！但只是多了那紧箍儿咒。”唐僧道：“我再不念了。”行者道：“这个难说。若到那毒魔苦难处，不得脱身，八戒、沙僧救不得你，那时节想起我来，忍不住又念诵起来，就是十万里路，我的头也是疼的。假如再来见你，不如不作此意。”

唐僧见他言言语语，越发恼怒，烦恼耶，唐三藏。滚鞍下马来，叫沙僧包袱内取出纸笔，即于涧下取水，石上磨墨，写了一纸贬书，心都是贬得的。真正妙想，真正奇书。递与行者道：“猴头！执此为照，再

不要你做徒弟了。如再与你相见，我就堕了阿鼻地狱。”行者连忙接了贬书道：“师父，不消发誓，老孙去罢。”他将书摺了，留在袖内，又软款对唐僧道^[17]：“师父，我也是跟你一场，又蒙菩萨指教，今日半途而废，不曾成得功果，你请坐受我一拜，我也去得放心。”唐僧转回身下拜道：“我是个好和尚，不受你歹人的礼。”

大圣见他不采，又使个身外法，把脑后毫毛拔了三根，吹口仙气，叫“变”！即变了三个行者，连本身四个，四面围住师父下拜。那长老左右躲不脱，好道也受了一拜^[18]。大圣跳起来，把身一抖，收上毫毛，却又分付沙僧道：“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詬言詬语^[19]，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读至后段，方知此句安顿之妙。西方毛怪闻我的手段，不敢伤我师父。”唐僧道：“我是个好和尚，不题你这歹人的名字。真正恶语伤人六月寒。你回去罢。”那大圣，见长老三番两覆，不肯转意回心，只因世上美人面，改尽人间君子心。没奈何才去。你看他：

噙泪叩头辞长老，含悲留意嘱沙僧。一头拭迸坡前草，两脚蹬翻地上藤。上天下地如轮转，跨海飞山第一能。顷刻之间不见影，霎时疾返旧途程。

你看他忍气别了师父，纵筋斗云，竟回花果山水帘洞去了。心都放在山水花木之间，反不戒色，醒极。独自个凄凄惨惨，忽闻得水声聒耳，不是牙尺剪刀声相送，正是漏声长滴响壶铜。大圣在那半空里看时，原来是东洋大海潮发的声响。噫，此声也胡为乎来哉。○妙不可言。一见了，又想起唐僧，止不住腮边泪坠，停云住步，良久方去。

毕竟不知此去反覆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眼看是桃花面，不知却是粉骷髅。长老只见桃花之可喜，未知骷髅之可畏，是以一心感此，而神魂荡漾。此猴王之所以放逐也。故老虎驮女子，黄袍招驸马。外边的形影，正是内里的心事。所谓心生，种种魔生也，语云：想的你。下面数回正是“想的你”也。

《西游》之言女妖者多矣，惟有此章方写好色的正面，故言尸魔，乃即色也，而和尚乃色中之饿鬼，故假一三藏八戒，以写其意。长老与八戒一心，所独碍者，一猴王耳。乃以长老之所喜者，却偏为猴王之所恶。欲火攻心，此中安得不恨？是以猴王不逐，其事不成；去之不速，亦成之不快。惟贪之切，而是以恨之深也。此所以令其快快去耳。

此章源脉神妙，全伏在上章。故言三仙、九老乃即君子，道即理也；清风、明月乃即色也，灵根即肾也。此根方振，自然要谨守元阳，此而不戒，真有性命之忧。读者但于两章夹逢处细味，便得“戒”字之真神。

此章一联五回，单讲“色”字。人看是花容月貌，不知却是白骨僵尸，写得何等痛快，何等怕人！而同衾共枕者，不吃不已，实可为之寒心也。首节浑笼全题，总布大局；二节三节承上，总为“戒”字一翻；四节是转，五节是合。以尸魔起，以百花羞终，而章法层次，无不精妙。

大仙即是大道，白虎乃财也，“死”字紧对“生”字。下章生财有大道，已于此回立案。

夫沙僧何以为卷帘大将，八戒何以为天蓬元帅？盖玉皇张主，乃指心也。此帘卷而其德明，此蓬蔽而其心晦。故玄奘独与八戒投合，而偏信他的诳言诳语。此德不明，而黑松林之所以来也。

[1] 玉笋：喻女子手指。

[2] 靦（tiǎn）面：厚着面皮。

[3] 嘈人：使人不舒服。

[4] 方上：即方外，世俗之外。

[5] 客子：雇工。

[6] 五黄六月：农历六月，五谷成熟，是农忙时节。

[7] 芹献：对自己所送礼物的谦称。

[8] 罢：同“疲”。

[9] 科：用同“棵”。

[10] 漏八分儿：也叫“露八分”，就是把一个四字成语或短语隐去最后一个字，而那隐去的字才是真正要表达的意思。例如“独占鳌”表示“头”，“粗茶淡”表示“饭”。此处犹谓有一句没一句。唆嘴：搬弄口舌。

[11] 演幌：欺骗，蒙骗。

[12] 揶揄：教唆，怂恿。

[13] 罪度：由罪孽之中得到超度。

[14] 逼法：象声词。

[15] 摆站：古代刑罚，将凡人发配到驿站做驿卒。

[16] 定盘星：戥秤杆上的第一颗星，标识空秤的秤砣位置，用来比喻人的主见。

[17] 软款：温柔，殷勤。

[18] 好道：此谓勉强，将就。

[19] 諛（diān）：巧言。

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义 黑松林三藏逢魔

方活人参树，便到花果山，寓意绝妙。但此本一败，已不能开花，又何能结果？所以此回种竹栽花，极写其好色，正为本题作一反面。而重修花果，重整水帘，偏偏用到此处，贴切“色”字，尤为神工鬼画之极。

心为一身之主，而斯须不可去者也，乃猴王既逐，此身已无所管束。故大书三藏逢魔，正见此身自去寻魔，非魔来寻三藏也。

身在西天路，心却在花果山，寓意绝妙。是岂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者哉。迨朝游花街，暮宿柳巷者矣。舍心猿而不用，却偏信一好色之老呆，所谓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孟子以为狼疾人，《西游》改作变老虎，则其违禽兽不远矣。是以爬墙头钻狗洞，此碗子山、波月洞之所由来也。

心去则魔生，乃自然之理；心来魔自灭，乃一定之旨。心与魔其理相反，而其势实又相因。是以猴王在，尸魔不可犯；猴王去，则波月亦可至。故恨逐猴王，正见孽秃之违心害理，而是以无所不至也。

正心不用，色心满腹。写花果一段是山色、花色，旗号是名色，黄袍是服色。反正傍侧无色不备，却俱在处处传神，以为百花羞作衬。且笔笔照定尸魔，处处紧逼狼虎。手弹丝弦，目送归鸿，笔似游龙，墨如跃虎，可谓“色”字之极作。

却说那大圣，虽被唐僧逐赶，然犹思念感叹不已。笔墨回环，极有分寸。早望见东洋大海，道：“我不走此路者，已五百年矣！”何可胜叹。○如此一照，方令人眼明心快。只见那海水：

烟波荡荡，巨浪悠悠。烟波荡荡接天河，巨浪悠悠通地脉。潮来汹涌，水浸湾环。潮来汹涌，犹如霹雳吼三春；水浸湾环，却似狂风吹九夏。乘龙福老，往来必定皱眉行；跨鹤仙童，反覆果然忧虑过。近岸无村社，傍水少渔舟。浪卷千年雪，风生六月秋。野禽凭出没，沙鸟任沉

浮。眼前无钓客，耳畔只闻鸥。海底游鱼乐，天边过雁愁。

那行者将身一纵，跳过了东洋大海，早至花果山。按落云头，睁睛观看，那山上花草俱无，烟霞尽绝，峰岩倒塌，林树焦枯。山水荒凉，花木憔悴。你道怎么这等？只因他闹了天宫，拿上界去，此山被显圣二郎神，率领那梅山七弟兄，放火烧坏了。欲火近干柴，此山焉得不枯？○先从没色写起，下文种树栽花，层层引来“贪”字，方才活现。这大圣倍加凄惨。有一篇败山颓景的古风为证：花草稀疏，山川减色。是为慕容者一叹。

回顾仙山两泪垂，对山凄惨更伤悲。当时只道山无损，今日方知地有亏。可恨二郎将我灭，堪嗔小圣把人欺。行凶掘你先灵墓，无干破尔祖坟基。满天霞雾皆消荡，遍地风云尽散稀。东岭不闻斑虎啸，西山那见白猿啼。北溪狐兔无踪迹，南谷獐^犯没影遗。青石烧成千块土，碧砂化作一堆泥。洞外乔松皆倚倒，崖前翠柏尽稀少。椿杉槐桧栗檀焦，桃杏李梅梨枣了。柘绝桑无怎养蚕，柳稀竹少难栖鸟。峰头巧石化为尘，涧底泉干都是草。崖前土黑没芝兰，路畔泥红藤薜攀。往日飞禽飞那处？当时走兽走何山？豹嫌蟒恶倾颓所，鹤避蛇回败坏间。想是日前行恶念，致令目下受艰难。前世皆因淫心太重，故今生罚作和尚。

那大圣正当悲切，一心荒淫，诸事颓败，何可胜叹。只听得那芳草坡前，曼荆凹内，响一声，跳出七八个小猴，一拥上前，围住叩头，高叫道：“大圣爷爷今日来家了！”美猴王道：“你们因何不要不顽，一个个都潜踪隐迹？此地有狼有虎，安得不躲避？我来多时了，不见你们形影，何也？”群猴听说，一个个垂泪告道：“自大圣擒拿上界，我们被猎人之苦，着实难捱。怎禁他硬弩强弓，想是包头特大。黄鹰劣犬，网扣枪钩，故此各惜性命，不敢出头顽耍。只是深潜洞府，远避窝巢。饥去坡前偷草食，渴来涧下吸清泉。却才听得大圣爷爷声音，特来接见，伏望扶持。”

那大圣闻得此言，愈加凄惨，便问：“你们还有多少在此山上？”群猴道：“老者、小者，只有千把。”大圣道：“我当时共有四万七千群（妖）〔猴〕，如今都往那里去了？”群猴道：“自从爷爷去后，这山被二郎菩萨点上火，烧杀了大半。我们蹲在井里，钻在涧内，藏于铁板桥下，得了性命。及至火灭烟消，出来看时，又没花果养赡，难以存活，别处又去了一半。我们这一半，捱苦的住在山中。这两年，又被些打猎的抢了一半去也。”行者道：“他抢你去何干？”群猴道：“说起这猎户，

可恨！他把我们中箭着枪的，中毒打死的，拿了去剥皮剔骨，酱煮醋蒸，油煎盐炒，当做下饭食用。或有那遭网的，遇扣的，夹活儿拿去了，教他跳圈做戏，翻觔斗，竖蜻蜓，当街上筛锣擂鼓，无所不为的顽耍。”“好色”二字如此写来，真令人奇绝。

大圣闻此言，更十分恼怒，道：“洞中有甚么人执事？”群（妖）（猴）道：“还有马、流二元帅，奔、巴二将军管着哩。”大圣道：“你们去报他知道，说我来了。”那些小妖撞入门内报道：“大圣爷爷来家了。”那马、流、奔、巴闻报，忙出门叩头迎接进洞。大圣坐在中间，群妖罗拜于前，启道：“大圣爷爷，近闻得你得了性命，保唐僧往西天取经，如何不走西方，却回本山？”大圣道：“小的们，你不知道。那唐三藏不识贤愚，我为他一路上捉怪擒魔，使尽了平生的手段，几番家打杀妖精，他说我行凶作恶，不要我做徒弟，把我逐赶回来，写立贬书为照，永不听用了。”心无二用。既用骷髅之心，则自不用取经之心矣。众猴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做甚么和尚，八戒尚未回炉，行者先已还俗。且家来带携我们耍子几年罢。”叫：“快安排椰子酒来与爷爷接风。”

大圣道：“且莫饮酒。我问你，那打猎的人，几时来我山上一度？”马流道：“大圣，不论甚么时度，他逐日家在这里缠扰。”日逐在花里快活。○只写射猎黄袍，即已伏此句。大圣道：“他怎么今日不来？”马流道：“看待来耶。”大圣分付：“小的们，都出去把那山上烧酥了的碎石头，与我搬将起来堆着，或二三十个一堆，或五六十个一堆，堆着，我有用处。”那些小猴，都是一窝蜂，一个个乱搬了许多堆集。大圣看了，教：“小的们，都往洞内藏躲，让老孙作法。”那大圣上了山巅看处，只见那南半边，冬冬鼓响，噹噹锣鸣，闪上有千馀人马，都架着鹰犬，持着刀枪。猴王仔细看那些人，来得凶险。好男子，真个骁勇！但见：

狐皮盖肩顶，锦绮裹腰胸。袋插狼牙箭，胯挂宝雕弓。人似搜山虎，马如跳涧龙。成群引着犬，满膀架其鹰。荆筐抬火炮，带定海东青^[1]。粘竿百十担^[2]，兔叉有千根。牛头拦路网，阎王扣子绳。一齐乱吆喝，散撒满天星。猴子堆里恣情乐意。

大圣见那些人布上他的山来，心中大怒，手里捻诀，口内念念咒词，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气^[3]，噤的吹将去，便是一阵狂风。好风！但见：猴子常比妇女，不知其风更有甚者。

扬尘播土，倒树摧林。海浪如山耸，浑波万叠侵。乾坤昏荡荡，日月暗沉沉。一阵摇松如虎啸，忽然入竹似龙吟。万窍怒号天噫气，飞砂走石乱伤人。花果山上再无别敬，每人两个卵子石。

大圣作起这大风，将那碎石乘风乱飞乱舞，可怜把那些千万人马，一个个：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桂岭前忙，血染硃砂地上。

附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尸骸轻粉卧山场，红娘子家中盼望。[\[4\]](#)灵根颠倒，总有妙药，恐亦无补。

有诗为证：

人亡马死怎归家，野鬼孤魂乱似麻。可怜抖擞英雄将，不辨贤愚血染沙。日暮花容山色，不知却死于猴儿之手。是为不戒色者一翻。

大圣按落云头，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自从归顺唐僧，做了和尚，他每每劝我话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自有馀。’真有此话。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裹了这许多猎户[\[5\]](#)。”快活，无几已尽作花下之鬼。叫：“小的们出来！”那群猴，狂风过去，听得大圣呼唤，一个个跳将出来。大圣道：“你们去南山下，把那打死的猎户衣服，剥得来家，洗净血迹，穿了遮寒；把死人的尸首，都推在那万丈深潭内；把死倒的马，拖将来剥了皮，做靴穿，将肉腌着，慢慢的食用；把那些弓箭枪刀，与你们操演武艺；将那杂色旗号，收来我用。”群猴一个个领诺。那大圣把旗拆洗，总斗做一面杂彩花旗，上写着“重修花果山，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十四字，竖起杆子，将旗挂于洞外，彰名较著，打着个好色的旗号。逐日招魔聚兽，积草屯粮，不题“和尚”二字。此时已推倒界墙，并无和尚的一点气味。他的人情又大，手段又高，便去四海龙王借些甘霖仙水，把山洗青了，前栽榆柳，后种松楠，桃李枣梅，无所不备。百花羞已寓于此。逍遥自在，乐业安居，不题。猴子队里为王，总将“戒”字一翻。

却说唐僧听信狡性[\[6\]](#)，纵放心猿，攀鞍上马，八戒前边开路，沙僧挑着行李西行。过了白虎岭，忽见一带林丘，真个是藤攀葛绕，柏翠松青。三藏叫道：“徒弟呀，山路崎岖，甚是难走，却又松林丛簇，树木森罗，切须仔细，恐有妖邪妖兽。”你看那呆子，抖擞精神，叫沙僧带着马，他使钉钯开路，领唐僧竟入松林之内。

正行处，那长老兜住马道：“八戒，我这一日其实饥了，前是渴驴，此竟作饿鬼。那里寻些斋饭我吃。”八戒道：“师父，请下马，在此等老猪去寻。”长老下了马，沙僧歇了担，取出钵盂，递与八戒。八戒道：“我去也。”长老问：“那里去？”八戒道：“莫道，我这一去，

钻冰取火寻斋至，压雪求油化饭来。”

你看他出了松林，往西行径十馀里，更不曾撞着一个人家，真是有狼虎无人烟的去处。那呆子走得辛苦，心内沉吟道：“常年行者在日^[7]，老和尚要的就。今日轮到我的身上，诚所谓‘当家才知柴米价，养子方晓父娘恩’，公道没去处化。”却又走得瞌睡上来，思道：“我若就回去，对老和尚说没处化斋，他也不信我走了这许多路。须是再多幌个时辰，才好去回话。也罢，也罢，且在这草科里睡睡。”呆子就把头拱在草内睡下。当时也只说朦朧朦朧就起来，岂知走路辛苦的人，丢倒头，只管齁齁睡起^[8]。只怕你“梦里成双觉后单”。

且不言八戒在此睡觉。却说长老在那林间，耳热眼跳，身心不安，急回叫沙僧道：“悟能去化斋，怎么这早晚还不回？”不知已被花魂牵住。沙僧道：“师父，你还不晓得哩。他见这西方上人家斋僧的多，他肚子又大，他管你？直等他吃饱了才来哩。”三藏道：“正是呀，倘或他在那里贪着吃斋，我们那里会他？天色晚了，此间不是个住处，须要寻个下处方好哩。”沙僧道：“不打紧，师父你且坐在这里，等我去寻他来。”三藏道：“正是，正是。有斋没斋罢了，只是寻下处要紧。”不怕没老僧的房子，惟怕没和尚的窝子。沙僧绰了宝杖，竟出松林来找八戒。

长老独坐林中，十分闷倦，只得强打精神，跳将起来，把行李攢在一处，将马拴在树上，取下戴的斗笠，插定了锡杖，整一整缁衣，徐步幽林，权为散闷。那长老看遍了野草山花，听不得归巢鸟噪。二语一夹，写景更真。原来那林子内，都是些草深路小的去处，只因他情思紊乱，却走错了。他一来也是要散散闷，二来也是要寻八戒、沙僧；不期他两个走的是直西路，长老转了一会，却走向南边去了。

出得松林，忽抬头见那壁厢，金光烟烁，彩气腾腾。仔细看处，原来是一座宝塔，金顶放光。这是那西落的日色，映着那金顶放光。正道已昧，色道偏明。○点染“色”字，已为“财”字作孕。他道：“我弟子却没缘法哩。自离东土，发愿逢庙烧香，只怕已抢不上头炉。见佛拜佛，遇塔扫塔，那放光的不是一座黄金宝塔？怎么就不曾走那条路？塔下必

有寺院，定是座普救寺。院内必有僧家，且等我走走。这行李白马，料此处无人行走，却也无事。那里若有方便处，待徒弟们来，一同借歇。”噫，长老一时晦气到了。你看他拽开步，竟至塔边。但见那：

石崖高万丈，山大接青霄。根连地厚，峰插天高。两边杂树数千颗，前后藤缠百馀里。花映草梢风有影，水流云窦月无根。倒木横担深涧，枯藤结挂光峰。石桥下流滚滚清泉，台座上长明明白粉。远观一似三岛天堂，近看有如蓬莱胜境。香松紫竹绕山溪，鸦鹊猿猴穿峻岭。洞门外，有一来一往的走兽成行；树林里，有或出或入的飞禽作队。青青香草秀，艳艳野花开。这所在，分明是恶境；那长老，晦气撞将来。

那长老举步进前，才来到塔门之下，只见一个斑竹帘儿妙写“色”字，极善点缀。挂在里面。他破步入门，揭起来，往内就进。色胆如天，孽畜更大。猛抬头，见那石床上侧睡着一个妖魔。你道他怎生模样：

青靛脸，白獠牙，一张大口呀呀。两边乱蓬蓬的鬓毛，却都是些胭脂染色；三四紫巍巍的髭髯，恍疑是那荔枝排芽。鹦嘴般的鼻儿拱拱，曙星样的眼儿巴巴。两个拳头，和尚钵盂模样；一双蓝脚，悬崖梢桡槎^[9]。斜披着淡黄袍帐，赛过那织锦袈裟。拿的一口刀，精光耀映；眠的一块石，细润无瑕。他也会小妖排蚁阵，他也会老怪坐蜂衙，你看他威风凛凛，大家吆喝，叫一声爷；他也会月作三人壶酌酒^[10]，他也会风生两腋盞倾茶^[11]，你看他神通浩浩，霎着下眼，游遍天涯。荒林喧鸟雀，深莽宿龙蛇。仙子种田生白玉，道人伏火养丹砂。小小洞门，虽到不得那阿鼻地狱；楞楞妖怪，却就是一个牛头夜叉。一幅神奇鬼怪之文，画出个好色贪欢之士。

那长老看见他这般模样，唬得打了一个倒退，遍体酥麻，两腿酸软，不曾遇着佳人，偏生撞见个光棍，这个和尚更是倒运。即忙的抽身便走。刚刚转了一个身，那妖魔他的灵性着实是强大，撑开着一双金睛鬼眼，叫声：“小的们，你看门外是甚么人？”一个小妖就伸头望门外一看，看见是个光头的长老，长春谎也，只怕是个小和尚。○若真认作老者，则上文少之时，下文降伏，不惟讲不通，且与“色”字无谓矣。连忙跑将进去，报道：“大王，外面是个和尚哩。团头大面，两耳垂肩，嫩刮刮的一身肉，细娇娇的一张皮。且是好个和尚。”又好一块稳榻石。那妖闻言，呵声笑道：“这叫做个‘蛇头上苍蝇——自来的衣食’。你众小的们，疾忙赶上去，与我拿将来，我这里重重有赏！”那些小妖，就是一窝蜂，齐齐拥上。三藏见了，虽则是一心忙似箭，两脚走如飞，终是

心惊胆颤，腿软脚麻，况且是山路崎岖，林深日暮，步儿那里移得动。被那些小妖，平抬将去。正是：

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纵然好事多磨障，谁像唐僧西向时？

你看那众小妖，抬得长老放在那竹帘儿外，欢欢喜喜报声道：“大王，拿得和尚进来了。”那老妖他也偷眼瞧一瞧，只见三藏头直上貌堂堂，果然好一个和尚。看他写和尚全就相貌上写，便知不怀好意。他便心中想道：“这等好和尚，必是上方人物，不当小可的。若不做个威风，他怎肯服降哩。”是教伏哩，妙。陡然间就狐假虎威，红须倒竖，血发朝天，眼睛迸裂，大喝一声道：“带那和尚进来！”众妖们大家响应的答应了一声“是”！就把三藏望里面只是一推。这是“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三藏只得双手合着，与他见个礼。

那妖道：“你是那里和尚？从那里来？到那里去？快快说明。”三藏道：“我本是唐朝僧人，奉大唐皇帝敕命，前往西方访求经偈。经过贵山，特来塔下谒圣，不期惊动威严，望乞恕罪。待往西方取得经回东土，永注高名也。”那妖闻言，呵呵大笑道：“我说是上邦人物，果然是你。正要吃你哩，却来的甚好，甚好！正在饥渴之际。不然却不错放过了你？该是我口内的食，自然要撞将来，就放也放不去，就走也走不脱。”叫小妖：“把那和尚拿去绑了！”果然那些小妖，一拥上前，把个长老绳缠索绑，缚在那定魂桩上。即人参树也。老妖持刀又问道：“和尚，你一行有几人？终不然一人敢上西天？”三藏见他持刀，又老实说道：“大王，我有两个徒弟，叫做猪八戒、沙和尚，都出松林化斋去了。还有一担行李，一匹白马，这不是陪房，只算作贴钱。都在松林内放着哩。”老妖道：“又造化了！两个徒弟，连你三个，连马四个，勾吃一顿。”小妖道：“我们去捉他来。”老妖道：“不要出去，把前门关了。他两个化斋来，一定寻师父吃；寻不着，一定寻着我门上。常言道，上门的买卖好做。且等慢慢的捉他。”众小妖把前门闭了。

且不言三藏逢灾。却说那沙僧出林找八戒，真有十馀里远近，不曾见个庄村。他却站在高埠上，正然观看，只听得草中有人言语，师兄在花前快活，师父在月下快活，丢得老呆冷冷凄凄，想是在草里快活。急使杖拨开深草看时，原来是呆子在里面说梦话哩。不知是梦见锦被翻云，不知是梦见禅房变虎。梦的可笑，说的更可笑。被沙僧揪着耳朵，方叫醒了，道：“好呆子阿！师父教你化斋，许你在此睡觉的？”那呆子冒冒失失的醒来，道：“兄弟，有甚时候了？”当云月明花，静夜子三

更。○所谓则有时而昏也。沙僧道：“快起来！师父说有斋没斋也罢，教你我那里寻下住处哩。”

呆子懵懵懂懂的，托着钵盂，拈着钉钯，与沙僧竟直回来。到林中看时，不见了师父。沙僧埋怨道：“都是你这呆子化斋不来，必有妖精拿师父也。”八戒笑道：“兄弟莫要胡说，那林内是个清雅的去处，决然没有妖精。想是老和尚坐不住，往那里观风去了^[12]，倒怕正听月哩。我们寻他去来。”二人只得牵马挑担，收拾了斗篷锡杖，出松林寻找师父。这一回，也是唐僧不该死。他两个寻一回不见，忽见那正南下有金光灿灿。八戒道：“兄弟阿，有福的只是有福。你看师父往他家去了。那放光的是座宝塔，谁敢怠慢？一定要安排斋饭，留他在那里受用。我们还不走动些，也赶上去吃些斋儿。”沙僧道：“哥阿，定不得吉凶哩。我们且去看来。”

二人雄纠纠的到了门前，呀！闭着门哩。只见那门上横安了一块白玉石板，上镌着六个大字：“碗子山地面不大，却是个圆的。波月洞”。此即所谓好处也。沙僧道：“哥阿，这不是甚么寺院，是一座妖精洞府也。我师父在这里，也见不得哩。”八戒道：“兄弟莫怕。你且拴下马匹，守着行李，待我问他的信看。”那呆子举着钯，上前高叫：“开门！开门！”那洞内有把门的小妖开了门，忽见他两个的模样，急抽身跑入里面报道：“大王，买卖来了。”老妖道：“那里买卖？”小妖道：“洞门外有一个长嘴大耳的和尚，与一个晦气色的和尚，来叫门了。”老妖大喜道：“是猪八戒与沙和尚寻将来也。噫，他也会寻哩，怎么就寻到我这门上？既然嘴脸凶顽，如狼似虎，于兹已见。却莫要怠慢了他。”叫：“取披挂来！”小妖抬来，就结束了，绰刀在手，竟出门来。

却说那八戒、沙僧，在门前正等，只见妖魔来得凶险。你道他怎生打扮：

青脸红须赤发飘，黄金定甲亮光饶。裹肚衬腰磔石带^[13]，攀胸勒甲步云绦。闲立山前风吼吼，闷游海外浪滔滔。一双蓝靛焦觔手，执定追魂取命刀。要知此物名和姓，声扬二字唤黄袍。青脸红发，白带黑手，却穿黄袍，是从衣貌上写出个“色”字。

那黄袍老怪出得门来，便问：“你是那方和尚？在我门首吆喝！”八戒道：“我儿子，你不认得？我是你老爷！我是大唐差往西天去的。我师父是那御弟三藏。若在你家内，趁早送出来，省了我钉钯筑进去。”那怪笑道：“是，是，是。有一个唐僧在我家，我也不曾怠慢他，

安排些人肉包儿与他吃哩。只为嘴儿馋，因此典了后花园。○若言包子，则易醒矣。你们也进去吃一个儿何如？”这呆子认真，就要进去。好嘴脸，那个的包子肯与你吃？沙僧一把扯住道：“哥呵，他哄你哩！你几时又吃人肉哩？”逢斋项似鹅，何况是肉？呆子却才省悟，似这样的聪明少年，不知被人哄的吃了几次。掣钉钯，望妖怪劈脸就筑。那怪物侧身躲过，使钢刀急架相迎。两个都显神通，纵云头，跳在空中厮杀。沙僧撇了行李白马，举宝杖急急帮攻。此时两个狠和尚，一个泼妖魔，在云端里，这一场好杀，正是那：

杖起刀迎，钯来刀架。一员魔将施威，两个神僧显化。九齿钯，真个英雄；降妖杖，诚然凶咤^[14]。没前后左右齐来，那黄袍公然不怕。你看他蘸钢刀幌亮如银，其实神通也为广大。只杀得半空中雾绕云迷，半山崖崩岭咋。一个为声名，怎肯干休；一个为师父，断然不怕。

他三人在半空中，往往来来，战经数十回合，不分胜负。各因性命要紧，其实难解难分。毕竟不知怎救唐僧，且听下回分解。

说者谓猴王虽遭放逐，不宜有此恶念。初不知放逐之猴王，已非取经之猴王。此时正心已去，惟有一片色心横行，安得不任意杀人也。

色之病在贪，所以其怪是狼；色原指颜气，所以写百花实象。贪者必迷，此所以入黑松林；迷者必昧此，所以有半夜草里作梦。总之贪者则缚之矣。

三藏一见尸魔，而此中已动矣。行者逐去，八戒化斋，沙僧亦遣开，留得独自一个，却去波月洞里偷期。不想摸不着红粉面，却撞着个胡子汉，妙不可言。幸而是个小和尚，大抵还不算吃亏。

用笔命意，似亦极闲极冷，不知其中却寓一段至精至妙之事。故其淡处正是其浓处，其浅处正是其深处。写得如此亲切，无非醒世真言，无如痴人钻在里面，死亦不悟，鲜不为所食者几希矣。

“色”字之条目，其中最利害者，古人共计有十，名曰“十绝”。有人犯着一点，决死无疑。只讲得“色”字凶险异常，“戒”字之神不言而自到。

黄金宝塔言金宝层层堆积，是为下文生财有道淹映。世人只见其中有佛，并不悟其中是道，是以每观黄金宝塔之剧，而莫识其文之意也。

[1] 海东青：一种凶猛的鸟，属雕类。产于黑龙江下游及附近海岛。

[2] 粘竿：一种顶端涂上粘质，用以捕鸟的竹竿。

[3] 巽（xùn）地：东南方位。

[4] 这首词里的乌头、海马、人参、官桂、硃砂、附子、槟榔、轻粉、红娘子都是中药名。此为当时的一种文字游戏。

[5] 结裹：即结果。

[6] 狡性：猜疑的心性。

[7] 常年：往年，往日。

[8] 鼾（hāu）鼾：熟睡时的鼻息声。

[9] 榑柎（gǔ duò）：柴块，木疙瘩。枿槎（yā chá）：纷错歧出貌。

[10] “月作”句：用唐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句意。

[11] “风生”句：用唐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句意。

[12] 观风：观赏风光。

[13] 磔（qú）石带：用砗磲的壳做装饰的衣带。磔石，即砗磲，一种巨大的软体动物。

[14] 凶咤：凶猛，厉害。

第二十九回

脱难江流来国土 承恩八戒转山林

此题亦算俚俗，却是人欲之大端。所以凡系奇书，莫不各写一篇，以寓警惕之至意。但有以女风写者，亦有以男风写者。写得如此丑恶，真有“当年鲍老不如此，留远亭前狗也羞”。后人不悟奇书之妙，反又别生枝节，非惟不知“戒”字之义，实亦不识奇文之真味也。

若在俗笔翻此题，必又才子佳人，停眠整宿，终不能脱此烂场之通套。看他名手并不见好色之一点形迹，而神气到处此事已无不到。故人读书作文，第一要先讲识见，若识见卑微而欲脱俗以入妙高之境者，断未之有也。

西天一路之魔，求唐僧者犹恐不得，此怪又何独肯放去？盖本是偷花汉，已作卖花婆；不得去乘鸾，无奈且坠马。此正是清风已散高唐雨，巫峡收回一片云，又何为其不放也。

写偷期不遇不奇，即遇亦不奇。看他想出魔王一段，写得遇而不遇，殊出寻常意想之外，却在乎神奇奥妙之中，方见笔墨之新鲜，山水之另有不同。说者徒见和尚之吃亏而去，不知这个洞里，那个又能讨得出个便益而来也。

妄想不复强灭，真如何必希求？本原自性佛前修，迷悟岂居前后？悟即刹那成正，迷而万劫沉流。若能一念合真修，灭尽恒沙罪垢。

却说那八戒、沙僧与怪斗经个三十回合，不分胜负。你道怎么不分胜负？若论赌手段，莫说两个和尚，就是二十个，也敌不过那妖精。只为唐僧命不该死，暗中有那护法神祇保着他，空中又有那六丁六甲、五方揭谛、四值功曹、一十八位护教伽蓝，助着八戒、沙僧。只有一个百花羞，便强似神兵鬼将。

且不言他三人战斗。却说那长老在洞内悲啼，想是这个包子不中吃。思量他那徒弟，眼中流泪道：“悟能呵，不知你在那个村中逢了善

友，徒弟不曾逢好友，师父却倒遇佳人。贪着斋供。悟净呵，你又不知在那里寻他，可能得会？岂知我遇妖魔，在此受难。几时得会你们，脱了大难，早赴灵山。”正当悲啼烦恼，忽见那洞内走出一个妇人来，扶着定魂桩，叫道：有此一叫，只恐其魂又不定矣。“那长老，你从何来？为何被他缚在此处？”

长老闻言，泪眼偷看，那妇人约有三十年纪。遂道：“女菩萨，不消问了。我已是该死的，走进你家门来也。要吃就吃了罢，又问怎的？”那妇人道：“我不是吃人的。还说哩，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却教骨髓枯。我家离此西下有三百馀里，那里有座城，叫做宝象国。象即色也。象至如宝，则如花似玉，真有倾国倾城之妙。我是那国王的第三个公主，乳名叫做百花羞。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只此二句，已将“色”字写透。只因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中间，被这妖魔一阵狂风摄将来，与他做了十三年夫妻，在此生儿育女，杳无音信回朝。思量我那父母，不能相见。你从何来，被他拿住？”唐僧道：“贫僧乃是差往西天取经者，不期闲步误撞在此。如今要拿住我两个徒弟，一齐蒸吃哩。”可不道为人花下死，作鬼也风流。那公主陪笑道：“长老宽心，你既是取经的，我救得你。那宝象国，是你西方去的大路。你与我捎一封书儿去，拜上我那父母，我就教他饶了你罢。”三藏点头道：“女菩萨，若还救得贫僧命，愿做捎书寄信人。”那公主急转后面，即修了一纸家书，封固停当，到桩前解放了唐僧，全看“色”字的面上。将书付与。

唐僧得解脱，捧书在手道：“女菩萨，多谢你活命之恩。贫僧这一去，过贵处，定送国王处。青鸾有信频须寄。只恐日久年深，你父母不肯相认，奈何？切莫怪我贫僧打了诳语。”公主道：“不妨，我父王无子，止生我三个姊妹，若见此书，必有相看之意。”三藏紧紧袖了家书，谢了公主，就往外走。被公主扯住道：“前门里你出不去，那些大小妖精都在门外，摇旗呐喊，擂鼓筛锣，助着大王与你徒弟厮杀哩。你往后门里去罢。和尚走后门，其意绝妙。若是大王拿住，还审问审问；只恐小妖儿捉了，不分好歹，挟生儿伤了你的性命。等我去他面前说个方便，若是大王放了你呵，待你徒弟讨个示下，寻着你一同好走。”三藏闻言，磕了头，谨依分付，辞别公主，躲离后门之外，不敢自行，将身藏在荆棘丛中。荆棘刺怎动那，然比强弓硬弩犹较可。

却说公主娘娘心生巧计，急往前来。出门外，分开了大小群妖，只听得叮叮噹噹，兵刃乱响。原来是八戒、沙僧与那怪在半空里厮杀哩。

这公主厉声高叫道：“黄袍郎！”那妖王听得公主叫唤，即丢了八戒、沙僧，按落云头，撇了钢刀，搀着公主道：“浑家，有甚话说？”公主道：“郎君呵，我才时睡在罗帏之内，梦魂中忽见个金甲神人。”妖魔道：“那个金甲神？上我们怎的？”公主道：“是我幼时在宫内，对神暗许下一桩心愿：若得招个贤郎驸马，上名山，拜仙府，斋僧布施。人家贪欢，和尚却得食，这个愿心奇绝。自从配了你，夫妻们欢会，到今不曾题。那金甲神人来讨誓愿，神人却为和尚讨饭吃，更奇。喝我醒来，却是南柯一梦。因此急整容来郎君处诉知，不期那桩上绑着一个僧人，万望郎君慈悯，看我薄意，饶了那个和尚罢。只当与我斋僧还愿。你愿而只怕和尚有些不愿。不知郎君肯否？”那怪道：“浑家，你却多心哩。甚么打紧之事。我要吃人，那里不捞几个吃吃。这个把和尚，到得那里，放他去罢。”公主道：“郎君，放他从后门里去罢。”妖魔道：“奈烦哩。放他去便罢，又管他甚么后门前门哩。”任其出入，此更是位好人。他遂绰了钢刀，高叫道：“那猪八戒，你过来！我不是怕你，不与你战；看着我浑家的分上，饶了你师父也。趁早去后门首寻着他，往西方去罢。有了妇女，自然不用男儿。若再来犯我境界，断乎不饶！”

那八戒与沙僧闻得此言，就如鬼门关上放回来的一般，惊鸿脱兔，正此之谓。即忙牵马挑担，鼠窜而行。转过那波月洞后门之外，叫声：“师父！”那长老认得声音，就在那荆棘中答应。沙僧就剖开草径，搀着师父，慌忙的上马，这里：

狼毒险遭青面鬼，殷勤幸有百花羞。非此顶缸，不知何日是了。鳌鱼脱却金钩钓，摆尾摇头逐浪游。细味此诗，上意不堪再问。

八戒当头领路，沙僧随后，出了那松林，上了大路。你看他两个唧唧嘈嘈，埋埋怨怨，不知是吃不匀，还嫌分不匀。三藏只是解和。遇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一程一程，长亭短亭，不觉的就走了二百九十九里。猛抬头，只见一座好城，就是宝象国。真好个处所也：

云渺渺，路迢迢；地虽千里外，景物一般饶。瑞靄祥烟笼罩，清风明月招摇。巍巍翠翠的远山^[1]，大开图画；潺潺缓缓的流水，碎溅琼瑶。可耕的连阡带陌，足食的密蕙新苗。渔钓的几家三涧曲，樵采的一担两峰椒。廓的廓，城的城，金汤巩固；家的家，户的户，只斗逍遥。九重的高阁如殿宇，万丈的层台似锦标。也有那太极殿、华盖殿、烧香殿、观文殿、宣政殿、延英殿：一殿殿的玉陛金阶，摆列着文冠武弁^[2]；也有那大明宫、昭阳宫、长乐宫、华清宫、建章宫、未央宫：一宫宫的钟鼓管籥，撒抹了闺怨春愁。也有禁苑的，露花匀嫩脸；也有御

沟的，风柳舞纤腰。通衢上，也有个顶冠束带的，盛仪容，乘五马；幽僻中，也有个持弓挟矢的，拨云雾，贯双雕。花柳的巷，管弦的楼，春风不让洛阳桥。取经的长老，回首大唐肝胆裂；伴师的徒弟，息肩小驿梦魂消。绝妙一篇“色”字赋。

看不尽宝象国的景致。如花似玉，越看越好。○只写宝象，已为“财”字作地。

师徒三众，收拾行李马匹，安歇馆驿中。唐僧步行至朝门外，对阁门大使道：“有唐朝僧人特来面驾，倒换文牒，乞为转奏。”那黄门奏事官，连忙走至白玉阶前奏道：“万岁，唐朝有个高僧，欲求见驾，倒换文牒。”那国王闻知是唐朝大国，且又说是个方上圣僧，心中甚喜，即时准奏，叫：“宣他进来。”把三藏宣至金阶，舞蹈三呼。礼毕，两边文武多官无不叹道：“上邦人物，礼乐雍容如此！”那国王道：“长老，你到我国中何事？”三藏道：“小僧是唐朝释子，承我天子敕旨，前往西方取经。原领有文牒，到陛下上国，理合倒换。故此不识进退，惊动龙颜。”国王道：“既有唐天子文牒，取上来看。”三藏双手捧上去，展开放在御案上，牒云：

南瞻部洲大唐国奉天承运唐天子牒行：切惟朕以凉德，嗣续丕基¹³，事神治民，临深履薄，朝夕是惴。前者，失救泾河老龙，获谴于我皇天后帝，三魂七魄，倏忽阴司，已作无常之客。因有阳寿未绝，感冥君放送回生，广陈善会，修建度亡道场。感蒙救苦观世音菩萨，金身出现，指示西方有佛有经，可度幽亡，超脱孤魂。特着法师玄奘，远历千山，询求经偈。倘到西邦诸国，不灭善缘，照牒放行。须至牒者。大唐贞观一十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上有宝印九颗）

国王见了，取本国玉宝，用了花押，递与三藏。三藏谢了恩，收了文牒。又奏道：“贫僧一来倒换文牒，二来与陛下寄有家书。”国王大喜道：“有甚书？”三藏道：“陛下第三位公主娘娘，被碗子山波月洞黄袍妖摄将去，贫僧偶尔相遇，故寄书来也。”国王闻言，满眼垂泪道：“自十三年前不见了公主，两班文武官也不知贬退了多少，宫内宫外大小婢子、太监也不知打死了多少，只说是走出皇宫，迷失路径，无处找寻。满城中百姓人家也盘诘了无数，更无下落。怎知道是妖精摄了去！今日乍听得这句话，故此伤情流泪。”

三藏袖中取出书来献上。国王接了，见有“平安”二字，一发手软，拆不开书，传旨宣翰林院大学士上殿读书。学士随即上殿，殿前有文武

多官，殿后有后妃宫女，俱侧耳听书。学士拆开朗诵，上写着：

不孝女百花羞顿首百拜大德父王万岁龙凤殿前：暨三宫母后昭阳宫下，及举朝文武贤卿台次。拙女幸托坤宫，感激劬劳万种。不能竭力怡颜，尽心奉孝。乃于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良夜佳辰，蒙父王恩旨，着各宫排宴，赏玩月华，花月晚，海山秋，人生只合醉扬州。共乐清宵盛会。正欢娱之间，不觉一阵香风，闪出个金睛蓝面青发魔王，将女擒住，驾祥光，直带至半野山中无人处，难分难辨，被妖倚强，霸占为妻。是以无奈，捱了一十三年，产下两个妖儿，尽是妖魔之种。论此真是败坏人伦，有伤风化，不当传书玷辱。但恐女死之后，不显分明，正含怨思忆父母，不期唐朝圣僧，亦被魔王擒住。是女滴泪修书，大胆放脱，特托寄此片楮以表寸心^[4]。伏望父王垂悯，遣上将早至碗子山波月洞，捉获黄袍怪，救女回朝，深为恩念。草草欠恭，面听不一。浓一行墨色，淡一行墨色。逆女百花羞再顿首顿首。娇羞花解语，不谓又会拜，更觉可爱。

那学士读罢家书，国王大哭，三宫滴泪，文武伤情，前前后后，无不哀念。无人不想此色，何好之者之太多。国王哭了好久，便问两班文武：“那个敢兴兵领将，与寡人捉获妖魔，救我百花公主？”连问数声，更无一人敢答，真是木雕成的武将，泥塑就的文官。那国王心生烦恼，泪若涌泉。只见那多官齐俯伏奏道：“陛下且休烦恼。公主已失，至今一十三载无音，偶遇唐朝圣僧，寄书来此，未知的否。况臣等俱是凡人凡马，习学兵书武略，止可布阵安营，保国家无侵袭之患。那妖精乃云来雾去之辈，不得与他靛面相见，何以征救？想东土取经者，乃上邦圣僧。这和尚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必有降妖之术。自古道：‘来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可就请这长老降妖邪，救公主，庶为万全之策。”俱在“色”上转。

那国王闻言，急回头便请三藏道：“长老若有手段，放法力捉了妖魔，救我孩儿回朝，也不须上西方拜佛，长发留头，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亦想上这个好人了。共享富贵，如何？”三藏慌忙启上道：“贫僧粗知念佛，其实不会降妖。”一之已甚，岂敢再乎？国王道：“你既不会降妖，怎么敢上西天拜佛？”那长老瞒不过，说出两个徒弟来了，奏道：“陛下，贫僧一人，实难到此。贫僧有两个徒弟，善能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保贫僧到此。”国王怪道：“你这和尚大没理。若有理在，不害此病矣。既有徒弟，怎么不与他一同进来见朕？若到朝中，虽无中意赏赐，必有随分斋供。”三藏道：“贫僧那徒弟丑陋，不敢

擅自入朝，若是美貌，又到不得此地。但恐惊伤了陛下的龙体。”国王笑道：“你看这和尚说话，终不然朕当怕他？”三藏道：“不敢说。我那大徒弟姓猪，名悟能八戒。他生得长嘴獠牙，刚鬃扇耳，身粗肚大，行路生风。第二个徒弟姓沙，法名悟净和尚。他生得身長丈二，膊阔三停，脸如蓝靛，口似血盆，眼光炯灼，牙齿排钉。他都是这等个模样，面貌丑恶，倒落得干净。所以不敢擅领入朝。”国王道：“你既这等样说了一遍，寡人怕他怎的？宣进来。”随即着金牌至馆驿相请。

那呆子听见来请，对沙僧道：“兄弟，你还不教下书哩，这才见了下书的好处。想是师父下了书，国王道，捎书人不可怠慢，一定整治筵宴待他；他的食肠不济，有你我之心，趣。举出名来，故此着金牌来请。大家吃一顿，明日好行。”沙僧道：“哥阿，知道是甚缘故，我们且去来。”遂将行李马匹俱交付驿丞，各带随身兵器，随金牌入朝。

早行到白玉阶前，左右立下，朝上唱个喏，再也不动。那文武多官，无人不怕，都说道：“这两个和尚貌丑也罢，只是粗俗太甚，怎么见我王更不下拜，喏毕平身，挺然而立？可怪，可怪！”八戒听见道：“列位莫要议论，我们是这般。乍看果有些丑，只是看下些时来，却也耐看。”那国王见他丑陋，已是心惊；及听得那呆子说出话来，越发胆颤，坐不稳，跌下龙床。幸有近侍官员扶起。慌得个唐僧跪在殿前，不住的叩头道：“陛下，贫僧该万死！万死！我说徒弟丑陋，不敢朝见，恐伤龙体，果然惊了驾也。”那国王战兢兢，走近前搀起道：“长老，还亏你先说过了，若未说，猛然见他，寡人一定誅杀也。”这个资格，不说人害怕，鬼都见愁。

国王定性多时，便问：“猪长老，沙长老，是那一位善于降妖？”那呆子不知好歹，答道：“老猪会降。”国王道：“怎么家降？”八戒道：“我乃是天蓬元帅，只因罪犯天条，堕落下世，幸今皈正为僧。自从东土来此，第一会降妖的是我。”国王道：“既是天将临凡，必然善能变化。”八戒道：“不敢，不敢，也将就晓得几个变化儿。”国王道：“你且变一个我看看。”八戒道：“请出题目，照依样子好变。”国王道：“变一个大的罢。”那八戒也有三十六般变化，就在阶前卖弄手段，却便捻诀念咒，喝一声叫“长”！把腰一躬，就长有八九丈长，却似个开路神一般。吓得那两班文武，战战兢兢；一国君臣，呆呆挣挣。时有镇殿将军问道：“长老，似这等变得身高，必定长到甚么去处，才有止极？”那呆子又说出呆话来道：“看风。东风犹可，西风也将就；若是南风起，把青天也拱个大窟窿。”只怕美男破老，已值不得五两金矣。那国王大惊

道：“收了神通罢，晓得是这般变化了。”八戒把身一挫，现了本相，侍立阶前。

国王又问道：“长老此去，有何兵器与他交战？”八戒腰里掣出钯来道：“老猪使的是钉钯。”国王笑道：“可败坏门面！我这里有的是鞭简瓜锤、刀枪钺斧、剑戟矛镰，随你选称手的拿一件去。那钯算做甚么兵器？”八戒道：“陛下不知。我这钯虽然粗夯，实是自幼随身之器，曾在天河水府为帅，辖押八万水兵，全仗此钯之力。今临凡世，保护吾师，逢山筑破虎狼窝，遇水掀翻龙蜃穴，皆是此钯。”

国王闻得此言，十分欢喜心信，即命九嫔妃子：“将朕亲用的御酒，整瓶取来，权与长老送行。”酒是色媒人，是为“色”字一衬。遂满斟一爵，奉与八戒道：“长老，这杯酒，聊引奉劳之意。待捉得妖魔，救回小女，自有大宴相酬，千金重谢。”那呆子接杯在手，人物虽是粗卤，行事倒有斯文，对三藏唱个大喏道：“师父，这酒本该从你饮起，但君王赐我，不敢违背，让老猪先吃了，助助兴头，好捉妖怪。”那呆子一饮而干，才斟一爵，递与师父。三藏道：“我不饮酒，你兄弟们吃罢。”沙僧近前接了。八戒就足下生云，直上空里。国王见了道：“猪长老又会腾云！”

呆子去了，沙僧将酒亦一饮而干，道：“师父，那黄袍怪拿住你时，我两个与他交战，只战个手平。今二哥独去，恐战不过他。”勾魂摄魄，老沙大有醋意。三藏道：“正是。徒弟呵，你可去与他帮帮功。”沙僧闻言，也纵云赶将起去。那国王慌了，扯住唐僧道：“长老，你且陪寡人坐坐，也莫腾云了。”唐僧道：“可怜，可怜，我半步儿也去不得。”此时二人在殿上叙话。不题。

却说那沙僧赶上八戒，道：“哥哥，我来了。”八戒道：“兄弟，你来怎的？”沙僧道：“师父叫我来帮帮功的。”八戒大喜道：“说得是，来得好。我两个努力齐心，去捉那怪物，虽不怎的，也在此国扬扬姓名。”你看他：

爰建祥光辞国界^[5]，氤氲瑞气出京城^[6]。领王旨意来山洞，努力齐心捉怪灵。

他两个不多时到了洞口，按落云头。八戒掣钯，往那波月洞的门上尽力气一筑，把他那石门筑了斗来大小的个窟窿，吓得那把门的小妖，开门看见是他两个，急跑进去报道：“大王，不好了！那长嘴大耳的和

尚与那晦气色脸的和尚，又来把门都打破了。”那怪惊道：“这个还是猪八戒、沙和尚二人。我饶了他师父，怎么又敢复来打我的门！”小妖道：“想是忘了甚么物件来取的。”老怪“咄”的一声道：“胡缠！忘了物件，就敢打上门来？必有缘故。”急整束了披挂，绰了钢刀走出来，问道：“那和尚，我既饶了你师父，你怎么又敢来打上我门？”八戒道：“你这泼怪，干得好事儿。”老魔道：“甚么事？”八戒道：“你把宝象国三公主骗来洞内，倚强霸占为妻，住了一十三载，也该还他了。我奉国王旨意，特来擒你。你快快进去，自家把绳子绑缚出来，还免得老猪动手。”那老怪闻言，十分发怒。你看他屹进进咬响钢牙，滴溜溜睁圆环眼，雄纠纠举起刀来，赤淋淋拦头便砍。八戒侧身躲过，使钉钯劈面迎来；随后又有沙僧举宝杖，赶上前齐打。这一场在山头上赌斗，比前不同。真个是：

言差语错招人恼，意毒情伤怒气生。这魔王，大钢刀，着头便砍；那八戒，九齿钯，对面来迎。沙悟净，丢开宝杖；那魔王，抵架神兵。一猛怪，二神僧，来来往往甚消停。这个说，你骗国理该死罪；那个说，你罗闲事报不平。这个说，你强婚公主伤国体；那个说，不干你事莫闲争。算来只为捎书故，致使僧魔两不宁。不求同日生，但争同穴死。

他们在那山坡前，战经八九个回合，八戒渐渐不济将来，钉钯难举，气力不加。包定上句。通篇以“气”字作线。你道如何这等战他不过？当时初相战斗，有那护法诸神，为唐僧在洞，暗助八戒、沙僧，故仅得个手平。此时诸神都在宝象国护定唐僧，所以二人难敌。那呆子道：“沙僧，你且上前来，与他斗着，让老猪出恭来。”大抵不脱拱天的样子。他就顾不得沙僧，一溜往那蒿草薜萝、荆棘葛藤里，不分好歹，一顿钻进，那管刮破头皮，搨伤嘴脸，一毂辘睡倒，再也不敢出来。但留半边耳朵，听着梆声。碾空咿喔冰轮响，捣药叮嚙玉杵鸣。望色听声，正此之谓。那怪见八戒走了，就奔沙僧。沙僧措手不及，被怪一把抓住，捉进洞去。又得一个替死鬼。小妖将沙僧四马攒蹄捆住。

毕竟不知端的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以上二回，极写贪淫好色，痛将“戒”字一反，真令人不堪再读。然却是人欲中所应有，“色”字之中断不可无者也。此正是当炉不避火，举手不留情。若以为有污翰墨，未免腐而不识题中之真味。

气禀人欲不过有妨此学，实象百花，实有关此命。此命有损，此学

不可复进矣。故于气禀人欲之内，首严色戒，其意实有由来也。然亦不是杀，亦并不是害，直比之吃，尤见命意之确。当下字之新奇，迨至木枯油尽，身如蝉脱，此时虽戒，亦莫可如何矣。

[1] 崒崒（lù zú）：山势高峻的样子。

[2] 武弁（biàn）：武官。

[3] 丕基：大基业。

[4] 片楮（chǔ）：片纸。楮树木名，皮可用来造纸。

[5] 𩇑𩇑（ài dài）：飘拂貌，缭绕貌。

[6] 氤氲（yīn yūn）：弥漫貌。

第三十回

邪魔侵正法

意马忆心猿

且人之善恶邪正，全视乎一心。故《大学》首以正心之学为要，而人在其中矣。况诚于中，形于外，其理有必然者。此心既在花果山上如狼，此身安得不在宝象城中变虎？如狼似虎，正此之谓。

或问：三藏本是着魔，何以又变虎？盖虎乃锦毛黄斑，是解“色”字，变之云者，亦不过是设言譬喻，犹云把个取经为学之士，一旦变作个贪欢好色之徒。只如此解，而文义自得。

此心一放，急切似难再转，看他层层剥入，直逼到水穷山尽，然后一笔转回，真有云鹤归巢之妙。

却说那怪把沙僧捆住，也不来杀他，也不曾打他，骂也不曾骂他一句，绰起钢刀，心中暗想道：“唐僧乃上邦人物，怪不得品貌风流。必知礼义，终不然我饶了他性命，又着他徒弟拿我不成？噫！这多是我浑家有甚么书信到他那国里，走了风讯^[4]。等我去问他一问。”那怪陡起凶性，要杀公主。

却说那公主不知，梳妆方毕，移步前来。只见那怪怒目攒眉，咬牙切齿。那公主还陪笑脸迎道：“郎君有何事，这等烦恼？”那怪“咄”的一声骂道：“你这狗心贱妇，全没人伦！我当初带你到此，更无半点儿说话。你穿的锦，戴的金，缺少东西我去寻。色又妆点其色，更妙。四时受用，每日情深。你怎么只想你父母，更无一点夫妇心？”那公主闻说，吓得跪倒在地道：“郎君呵，你怎么今日说起这分离的话？”那怪道：“不知是我分离，是你分离哩。我把那贱秃驴来，算计要他受用，只怕此用有些难受。你怎么不先告过我，就放了他？想是这个和尚没福。原来是你暗地里修了书信，教他替你传递。不然，怎么这两个和尚又来打上我们，教还你回去？这不是你干的事？”公主道：“郎君，你差怪我了，我何尝有甚书去。”老怪道：“你还强嘴哩！现拿住一个对头在此，却不是证见？”公主道：“是谁？”老妖道：“是唐僧第二个徒弟沙和

尚。”——原来人到了死处，谁肯认死，只得与他放赖。公主道：“郎君且息怒，我和你去问他一声，果然有书，就打死了我也甘心；假若无书，却不枉杀了奴奴也？”那怪闻言，不容分说，轮开一只簸箕大小的蓝靛手，抓住那金枝玉叶的发万根，把公主揪上前，摔在地下，忽又一折，笔阵绝妙。执着钢刀，却来审沙僧。“咄”的一声道：“沙和尚，你两个辄敢擅打上我们门来，可是这女子有书到他那国，国王教你们来的？”

沙僧已捆在那里，见妖精凶恶之甚，把公主掳倒在地，持刀要杀，他心中暗想道：“分明是他有书去，救了我师父，此是莫大之恩，我若一口说出，他就把公主杀了，此却不是恩将仇报？若将恩做仇，则小僧喜变忧。罢，罢，罢！想老沙跟我师父一场，也没寸功报效，今日已此被缚，就将此性命与师父报了恩罢。”遂喝道：“那妖怪不要无礼！他有甚么书来，你这等枉他，要害他性命！我们来此问你要公主，有个缘故。只因你把我师父捉在洞中，我师父曾看见公主的模样动静。及至宝象国倒换关文，那皇帝将公主画影图形，前后访问，因将公主的形影问我师父，沿途可曾看见，我师父遂将公主说起，他故知是他儿女，赐了我等御酒，教我们来拿你，要他公主还宫。此情是实，何尝有甚书信？你要杀就杀了我老沙，不可枉害平人，大亏天理。”

那妖见沙僧说得雄壮，遂丢了刀，双手抱起公主道：“我一时粗卤，多有冲撞，莫怪，莫怪。”遂与他挽了青丝，扶上宝髻，软款温柔，怡颜悦色，撮哄着他进去了^[2]，又请上坐陪礼，前是焚琴煮鹤，此又种竹栽花，总为“色”字顿挫。那公主是妇人家水性，见他错敬，遂回心转意道：“郎君呵，你若念夫妇的恩爱，可把那沙僧的绳子略放松些儿。”夫妻的分上，却放松和尚，妙不可言。老妖闻言，即命小的们把沙僧解了绳子，锁在那里。

沙僧见解缚锁住，立起来，心中暗喜道：“古人云：‘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我若不方便了他，他怎肯教把我松放松放？”那老妖又教安排酒席，与公主陪礼压惊。吃酒到半酣，老妖忽的又换了一件鲜明的衣服，前写女貌，此写郎才，俱就“色”上点染。取了一口宝刀佩在腰里，转过手，摸着公主道：“浑家，你且在家吃酒，看着两个孩儿，不要放了沙和尚。趁那唐僧在那国里，我也赶早儿去认认亲也。”公主道：“你认甚亲？”老妖道：“认你父王。我是他驸马，他是我丈人，怎么不去认认？”公主道：“你去不得。”老妖道：“怎么去不得？”公主道：“我父王不是马挣力战的江山，他本是祖宗遗留的社稷，自幼儿是太子登基，城

门也不曾远出，没有你这等凶汉。你这嘴脸相貌，生得这等丑陋，若见了他，恐怕吓了他，反为不美，却不如不去认的还好。”老妖道：“既如此说，我变个俊的儿去便罢。”公主道：“你试变来我看看。”好怪物！他在那酒席间摇身一变，就变做一个俊俏之人。真个生得：

形容典雅，体段峥嵘。言语多官样，行藏正妙龄。才如子建成诗易，貌似潘安掷果轻。头上戴一顶鹊尾冠，乌云敛伏；身上穿一件玉罗褶，广袖飘迎。足下乌靴花摺，腰间鸾带光明。丰神真是奇男子，耸壑轩昂美俊英。面似何郎，情同韩寿，才貌双绝。

公主见了，十分欢喜。那怪笑道：“浑家，可是变得好么？”公主道：“变得好！变得好！你这一进朝呵，我父王是亲不灭，一定着文武多官留你饮宴。倘吃酒中间，千千仔细，万万个小心，却莫要现出原嘴脸来，露出马脚，走了风讯，就不斯文了。”老妖道：“不消分付，自有道理。”你看他纵云头，早到了宝象国，梦不见学海文林，身不离柳影花阴。按落云头，行至朝门之外，对阁门大使道：“三驸马特来见驾，乞为转奏转奏。”那黄门奏事官，来至白玉阶前奏道：“万岁，有三驸马来见驾，现在朝门外听宣。”那国王正与唐僧叙话，忽听得三驸马，便问多官道：“寡人只有两个驸马，怎么又有个三驸马？”多官道：“三驸马，必定是妖怪来了。”国王道：“可好宣他进来？”那长老心惊道：“陛下，妖精阿，不精者不灵。他能知过去未来，他能腾云驾雾。宣他也进来，不宣他也进来；倒不如宣他进来，还省些口面^[3]。”

国王准奏，叫宣，把妖宣至金阶，他一般的也舞蹈山呼的行礼。多官见他生得俊丽，也不敢认他是妖精。他都是些肉眼凡胎，却当做好人；那国王见他耸壑昂霄，以为济世之梁栋。偏这锦毛虎无人不爱。便问他：“驸马，你家在那里居住？是何方人氏？几时得我公主配合？怎么今日才来认亲？”那老妖叩头道：“主公，臣是城东碗子山波月洞人家。”这个住止奇绝。国王道：“你那山离此处多远？”老妖道：“不远，只有三百里。”国王道：“三百里路，我公主如何得到那里，与你匹配？”

那妖精巧语花言，虚情假意的答道：“主公，微臣自幼好习弓马，采猎为生。那十三年前，带领家童数十，放鹰逐犬，忽见一只斑斓猛虎，锦毛黄斑，即色也。身驮着一个女子，往山坡下走，是微臣兜弓一箭，射倒猛虎，好箭。比射骨朵头者，犹觉冠冕。将女子带上本庄，把温水温汤灌醒，救了他性命。因问他是那里人家，他更不曾题‘公主’二字——早说是万岁的三公主，怎敢欺心，擅自配合？当得进上金

殿，大小讨一个官职荣身。只因他说是民家之女，才被微臣留在庄所。女貌郎才，两相情愿，故配合至此多年。自然男贪女爱，写好色奇绝。当时配合之后，欲将那虎宰了，邀请诸亲。却是公主娘娘教且莫杀。其不杀之故，有几言词，道得甚好。说道：

托天托地成夫妇，无媒无证配婚姻。前世赤绳曾系足，今将老虎做媒人。

臣因此言，故将虎解了索子，饶了他性命。那虎带着箭伤，跑蹄剪尾而去。不知他得了性命，在那山中修了这几年，炼体成精，专一迷人害人。色不迷人自迷。臣闻得昔年也有几个取经的，都说是大唐来的唐僧；想是这虎害了唐僧，色之害人，原也不止一个。得了他文引，变作那取经的模样，今在朝中哄骗主公。主公呵，那绣墩上坐的，正是那十三年前驮公主的猛虎，不是真正取经之人。”色徒若能取经，老虎尽能作佛。

你看那水性的君王，愚迷肉眼，不识妖精，转把他一片虚词，当了真实，道：“贤驸马，你怎的认得这和尚是驮公主的老虎？”那妖道：“主公，臣在山中，吃的是老虎，穿的也是老虎，与他同眠同起，怎么不认得？”好色写得异样。国王道：“你既认得，可教他现出本相来看？”怪物道：“借半盏净水，臣就教他现了本相。”国王命官取水，递与驸马。那怪接水在手，纵起身来，走上前，使个黑眼定身法，念了咒语，将一口水望唐僧喷去，叫声“变”！那长老的真身隐在殿上，真个变作一只斑斓猛虎。身被文彩似可爱，心藏奸险为世害。堪叹画尔不成形，大笑一场为狗怪。此时君臣肉眼观看，那只虎但不知是锦毛虎，还是矮脚虎。生得：

白额圆头，花身电目。四只蹄，挺直峥嵘；二十爪，钩弯锋利。锯牙包口，尖耳连眉。狞狰壮若大猫形，猛烈雄如黄犍样。刚须直直插银条，刺舌骅骝喷恶气^[4]。果然是只猛斑斓，阵阵威风吹宝殿。此即白虎也。皮毛虽美，只不免兽形耳。

国王一见，魄散魂飞，唬得那多官尽皆躲避。有几个大胆的武将，领着将军校尉，一拥上前，使各项兵器乱砍。这一番，不是唐僧该有命不死，就是二十个僧人也打为肉酱。此时，幸有丁甲、揭谛、功曹、护教诸神暗在半空中护佑，所以那些人兵器，皆不能打伤。众臣嚷到天晚，才把那虎活活的捉了，用铁绳锁了，不曾丝绳系足，先已铁索套头。放在铁笼里，收于朝房之内。

那国王却传旨，教光禄寺大排筵宴，谢驸马救拔之恩；不然，险被那和尚害了。当晚众臣朝散，那妖魔进了银安殿，又选十八个宫娥彩女，如花似玉，个个尽是宝象无疑。吹弹歌舞，劝妖魔饮酒作乐。那怪物独坐上席，左右排列的，都是那艳质娇姿。——你看他受用，饮酒至二更时分，醉将上来，忍不住胡为。跳起身，大笑一声，现了本相。定与老虎无二。陡发凶心，伸开簸箕大手，把一个弹琵琶的女子抓将过来，挖咋的把头咬了一口，偏要写得渗漉，方见其妙。吓得那十七个宫娥没命的前后乱跑乱藏。你看那：

宫娥悚惧，彩女忙惊。宫娥悚惧，一似雨打芙蓉笼夜雨；彩女忙惊，就如风吹芍药舞春风。摔碎琵琶顾命，跌伤琴瑟逃生。出门那分南北，离殿不管西东。磕损玉面，撞破娇容。人人逃命走，各各奔残生。

那些人出去，又不敢吆喝；夜深了，又不敢惊驾，都躲在那短墙檐下，战战兢兢。妇女都害怕，真有如狼似虎之势。不题。

却说那怪物坐在上面，自斟自酌。喝一盏，扳过人来，血淋淋的啃上两口。以“吃”字比“贪”字，形容妙极。他在里面受用，外面人尽传道：“唐僧是个虎精！”乱传乱嚷，嚷到金亭馆驿。此时驿里无人，止有白马在槽上吃草吃料。他本是西海小龙王，因犯天条，锯角退鳞，变白马驮唐僧往西方取经。忽闻人讲唐僧是个虎精，他也心中暗想道：“我师父分明是个好人，必然被怪把他变做虎精，害了师父。怎的好？怎的好？大师兄去得久了，八戒、沙僧又无音信。”他只捱到二更时分，却才跳将起来道：“我今若不救唐僧，这功果休矣，休矣！”他忍不住，顿绝缰绳，抖松鞍辔，急纵身，忙显化，依然化作龙，驾起乌云，直上九霄空里观看，有诗为证：

三藏西来拜世尊，途中偏有恶妖氛。今宵化虎灾难脱，白马垂缰救主人。

小龙王在半空里，只见银安殿内，灯烛辉煌。原来那八个满堂红上^[5]，点着八根蜡烛。先伏一笔，下文便不突。低下云头，仔细看处，那妖魔独自个在上面，逼法的饮酒吃人肉哩。小龙笑道：“这厮不济，走了马脚，识破风讯，躡匾称铊了吃人^[6]，可是个长进的！却不知我师父下落何如？倒遇着这个泼怪。且等我去戏他一戏，与前“戏”字相应。若得手，拿住妖精，再救师父不迟。”

好龙王，他就摇身一变，也变做个宫娥，真个身体轻盈，仪容娇

媚。忙移步走入里面，对妖魔道声万福：“驸马呵，你莫伤我性命，我来替你把盏。”那妖道：“斟酒来。”小龙接过壶来，将酒斟在他盏中，酒比钟高出三五分来，更不漫出——这是小龙使的逼水法。那怪见了不识，心中喜道：“你有这般手段？”小龙道：“还斟得有几分高哩。”那怪道：“再斟上，再斟上。”他举着壶，只情斟，那酒只情高，就如十三层宝塔一般，尖尖满满，更不漫出些须。那怪物伸过嘴来，吃了一钟；扳着死人，吃了一口，道：“会唱么？”小龙道：“也略晓得些儿。”依腔韵唱了一个小曲，又奉了一钟。那怪道：“你会舞么？”小龙道：“也略晓得些儿；但只是素手，舞得不好看。”酒宴歌舞，是为“色”字一衬。那怪揭起衣服，解下腰间所佩宝剑，此色剑也。掣出鞘来，递与小龙。

小龙接了刀，就留心在那酒席前，上三下四，左五右六，丢开了花刀法。那怪看得眼咤，小龙丢了花字，望妖精劈一刀来。好怪物，侧身躲过，慌了手脚，举起一根满堂红架住宝刀。那满堂红原是熟铁打造的，连柄有八九十斤。两个出了银安殿，小龙现了本相，驾起云头，与那妖魔在那半空中相杀。这一场黑地里好杀！怎见得：

那一个是碗子山生成怪物，这个是西洋海罚下的真龙。就是真龙，只怕战得亦要水渴。一个放毫光，如喷白电；一个生锐气，如迸红云。一个好似白牙老象走人间，一个就如金爪狸猫飞下界。一个是擎天玉柱，一个是架海金梁。银龙飞舞，黄鬼翻腾。左右宝刀无怠慢，往来不歇满堂红。

他两个在云端里战勾八九回合，小龙的手软筋麻，老魔的身强力壮。小龙抵敌不住，龙马属肾，此水已不加矣。飞起刀去砍那妖怪，妖怪有接刀之法，一只手接了宝刀，一只手抛下满堂红便打。小龙措手不及，被他把后腿上着了一下，非敢后也，马不进也。急慌慌按落云头，多亏了御水河救了性命。小龙一头钻下水去。那妖魔赶来，寻他不见，执了宝刀，拿了满堂红，回上银安殿，照旧吃酒睡觉。不题。

却说那小龙潜于水底半个时辰，听不见声息，方才跳将起去，踏着乌云，径转馆驿。还变作依旧马匹，伏于槽下。可怜浑身是水，腿有伤痕。似此凶战根本之地，焉得不受伤。那时节：

意马心猿都失散，金公木母尽凋零。黄婆伤损通分别，道义消疏怎得成。

且不言三藏逢灾，小龙败战。却说那猪八戒，从离了沙僧，一头藏

在草科里，拱了一个猪浑塘。这一觉只睡到半夜时候才醒。醒来时，又不知是甚么去处，摸摸眼，定了神思，侧耳才听。噫！正是那：

山深无犬吠，野旷少鸡鸣。

他见那星移斗转，约莫有三更时分，想是夜深花睡去。心中想道：“我要回救沙僧，诚然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罢，罢，罢！我且进城去见了师父，奏准当今，再选些骁勇人马，不知这个洞里单杀的是好汉。助着老猪，明日来救沙僧罢。”那呆子急纵云头，径回城里。半霎时到了馆驿。

此时人静月明，归去岂知还向月，梦来何处更为云。两廊下寻不见师父。只见白马睡在那厢，浑身水湿，好似落汤的蝦蟆，斗败的公鸡。后腿有盘子大小一点青痕。八戒失惊道：“双晦气了！这亡人又不曾走路，怎么身上有汗，腿有青痕？想是歹人打劫师父，把马打坏了。”那白马认得是八戒，忽然口吐人言，叫声“师兄”！这呆子吓了一跳，扒起来往外要走，被那马探探身，一口咬住皂衣，道：“哥呵，你莫怕我。”八戒战兢兢的道：“兄弟，你怎么今日说起话来了？你但说话，必有大不祥之事。”小龙道：“你知师父有难么？”八戒道：“我不知。”小龙道：“你是不知。你与沙僧在皇帝面前弄了本事，思量拿倒妖魔，请功求赏。不想妖魔本领大，你们手段不济，奈他不过。好道着一个回来，说个信息，是却更不闻音。那妖精变做一个俊俏文人，撞入朝中，与皇帝认了亲眷，把我师父变作一个斑斓猛虎，见被众臣捉住，锁在朝房铁笼里面。我听得这般苦恼，心如刀割，你两日又不在不知，恐一时伤了性命，只得化龙身去救。不期到朝里，又寻不见师父。及到银安殿外，遇见妖精，我又变做个宫娥模样，哄那怪物。那怪叫我舞刀他看，遂尔留心，砍他一刀，早被他闪过，双手举个满堂红，把我战败。如此贪淫，其本焉得不败。我又飞刀砍去，他又把刀接了，摔下满堂红，把我后腿上着了一下。故此钻在御水河，逃得性命，腿上青是他满堂红打的。”

八戒闻言，道：“真个有这样事？”小龙道：“莫成我哄你了！”八戒道：“怎的好？怎的好？你可挣得动么？”此脚虽是不矮，只是有些酸意。小龙道：“我挣得动便怎的？”八戒道：“你挣得动，便挣下海去罢，把行李等老猪挑去高老庄上，回炉做女婿去呀。”只恐炉已倒造，不堪再回矣。小龙闻说，一口咬住他直裰子，那里肯放，止不住眼中滴泪道：“师兄呵，你千万休生懒惰！”八戒道：“不懒惰便怎么？沙兄弟已被他拿住，我是战他不过，不趁此散火，还等甚么？”

小龙沉吟半晌，又滴泪道：“师兄呵，莫说散火的话。若要救得师父，你只去请个人来。”八戒道：“教我请谁么？”小龙道：“你趁早儿驾云，回上花果山，请大师兄孙行者来。一笔勾转，真有缚鸢提丝之妙。他还有降妖的大法力，管教救了师父，也与你我报得这败阵之仇。”八戒道：“兄弟，另请一个儿便罢了，那猴子与我有些不睦，前者在白虎岭上打杀了那白骨夫人，他怪我撺掇师父念紧箍儿咒。我也只当耍子，不想那老和尚当真的念起来，转“戒”字，妙绝。就把他赶逐回去。他不知怎么样的恼我，他也决不肯来。倘或言语上略不相对，他那哭丧棒又重，假若不知高低，捞上几下，我怎的活得成么？”小龙道：“他决不打你。他是个有仁有义的猴王。你见了他，且莫说师父有难，只说‘师父想你哩’，把他哄将来。到此处，见这样个情节，他必然不忿，断乎要与那妖精比并，管情拿得那妖精，救得我师父。”八戒道：“也罢，也罢。你倒这等尽心，我若不去，显得我不尽心了。我这一去，果然行者肯来，我就与他一路来了；他若不来，你却也不要望我，我也不来了。”想是和尚作怕。○逗“色”字，奇绝。小龙道：“你去，你去，管情他来也。”

真个呆子，收拾了钉钯，整束了直裰，跳将起来，踏着云，竟往东来。这一回，也是唐僧有命。那呆子正遇顺风，撑起两个耳朵，好便似风蓬一般，早过了东洋大海，按落云头。不觉的太阳星上，阳气盛而阴气退矣，此时已有明机，不似从前之作梦。他却入山寻路。正行之际，忽闻得有人言语。八戒仔细看时，原来是行者在山凹里，聚集群妖，他坐在一块石头崖上，面前有一千二百多猴子，分班排班，口称：“万岁，大圣爷爷！”八戒道：“且是好受用！且是好受用！猴儿堆里为王，写贪色奇绝。怪道他不肯做和尚，孰是肯做者，趣极。只要来家哩。原来有这些好处，许大的家业，又有许多的小猴伏侍。若是老猪有这一座山场，也不做甚么和尚了。如今既到这里，却怎么好？必定要见他一见。”那呆子有些怕他，又不敢明明的见他，却往草崖边溜阿溜的，溜在那一千二三百猴子当中挤着，也跟那些猴子磕头。百花堆里拥八戒，为之绝倒。

不知孙大圣坐得高，眼又乖滑，看得他明白，便问：“那班部中乱拜的，是个夷人，是那里来的？拿上来！”说不了，那些小猴，一窝蜂，把个八戒推将上来，按倒在地。行者道：“你是那里来的夷人？”八戒低着头道：“不敢，承问了。不是夷人，是熟人，熟人。”**肫肫滕滕**，令人失笑。行者道：“我这大圣部的群猴，都是一般模样，你这嘴脸生得各样^[7]，相貌有些雷堆^[8]，比之猴儿，自然不堪。定是别处来的

妖魔。既是别处来的，若要投我部下，先来递个脚色手本，报了名字，我好留你在此，随班点扎。若真当作猴儿，岂不苦杀八戒。若不留你，你敢在这里乱拜！”八戒低着头，拱着嘴道：“不差！就拿出这副嘴脸来了！我和你兄弟也做了几年，又推认不得，说是甚么夷人！”行者笑道：“抬起头来我看。”那呆子把嘴往上一伸道：“你看么！你认不得我，好道认得嘴耶？”妙。行者忍不住笑道：“猪八戒。”他听见一声叫，就一毂辘跳将起来道：“正是，正是，我是猪八戒！”只一戒足矣，正转“戒”字，妙不可言。他又思量道：“认得就好说话了。”

行者道：“你不跟唐僧取经去，却来这里怎的？想是你冲撞了师父，师父也贬你回来了？有甚贬书，拿来我看。”本地风光，随口成趣。八戒道：“不曾冲撞他，他也没甚么贬书，也不曾赶我。”行者道：“既无贬书，又不曾赶你，你来我这里怎的？”八戒道：“师父想你，得了佳人又想徒弟，何老僧之无厌。着我来请你的。”行者道：“他也不请我，他也不想我。他那日对天发誓，亲笔写了贬书，怎么又肯想我，又肯着你远来请我？我断然也是不好去的。”此层亦不可少。八戒就地扯个（慌）〔谎〕^[9]，忙道：“委是想你，委是想你。”行者道：“他怎的想我来？”八戒道：“师父在马上正行，叫声‘徒弟’，我不曾听见，沙僧又推耳聋，师父就想起你来，说我们不济，说你还是个聪明伶俐之人，常时声叫声应，问一答十。因这般想你，专专教我来请你的^[10]。万望你去走走，一则不孤他仰望之心^[11]，二来也不负我远来之意。”

行者闻言，跳下崖来，用手搀住八戒道：“贤弟，累你远来，且和我耍耍儿去。”八戒道：“哥呵，这个所在路远，恐师父盼望去迟，我不耍子了。”行者道：“你也是到此一场，看看我的山景何如？”那呆子不敢苦辞，只得随他走走。二人携手相搀，概众小妖随后^[12]，上那花果山极巅之处。好山！自是那大圣回家，这几日，收拾得复旧如新，但见那：

青如削翠，高似摩云。周回有虎踞龙蟠，四面多猿啼鹤唳。朝出云封山顶，暮观日挂林间。流水潺潺鸣玉佩，涧泉滴滴奏瑶琴。山前有崖峰峭壁，山后有花木秾华。上连玉女洗头盆，下接天河分派水。乾坤结秀赛蓬莱，清浊育成真洞府。丹青妙笔画时难，仙子天机描不就。玲珑怪石石玲珑，玲珑结彩岭头峰。日影动千条紫艳，瑞气摇万道红霞。洞天福地人间有，遍山新树与新花。

八戒观之不尽，满心欢喜道：“哥阿，好去处！果然是天下第一名山。”这个山色，比宝象国更胜。行者道：“贤弟，可过得日子么？”八

戒笑道：“你看师兄说的话，宝山乃洞天福地之处，怎么说度日之言也。”二人谈笑多时，下了山，只见路傍有几个小猴，捧着紫巍巍的葡萄，香喷喷的梨枣，黄森森的枇杷，红艳艳的杨梅，点染“色”字，无不精妙。跪在路傍，叫道：“大圣爷爷，请进早膳。”行者笑道：“我猪弟食肠大，却不是以果子作膳的。也罢，也罢，莫嫌菲薄，将就吃个儿当点心罢。”八戒道：“我虽食肠大，却也随乡入乡是^[13]，拿来拿来，我也吃几个儿尝新。”二人吃了果子，渐渐日高，那呆子恐怕误了救唐僧，只管催促道：“哥哥，师父在那里盼望我和你哩，望你和我早早儿去罢。”行者道：“贤弟，请你往水帘洞里去耍耍。”八戒坚辞道：“多感老兄盛意，奈何师父久等，不劳进洞罢。”行者道：“既如此，不敢久留，就请此处奉别。”八戒道：“哥哥，你不去了？”行者道：“我往那里去？我这里天不收，地不管，自由自在，不要子儿，做甚么和尚？我是不去，色固不易戒，而戒亦岂易言耶。你自去罢。但上覆唐僧，既赶退了，再莫想我。”呆子闻言，不敢苦逼，只恐逼发他性子，一时打上两棍。无奈，只得喏喏告辞，找路而去。

行者见他去了，即差两个溜撒的小猴，跟着八戒，听他说些甚么。真个那呆子下了山，不上三四里路，回头指着行者，口里骂道：“这个猴子，不做和尚，倒做妖怪！这个猢猻！我好意来请他，他却不去。劝之不醒，是为“戒”字一顿。你不去便罢。”走几步，又骂几声。此时不骂不可，恶骂又不可，看他不接不离，极尽转折之妙。那几个小猴，急跑回来报道：“大圣爷爷，那猪八戒不大老实，他走走儿，骂几声。”行者大怒，叫：“拿将来！”那众猴满地飞来赶上，把个八戒扛翻倒了，抓鬚扯耳，拉尾揪毛，捉将回去。

毕竟不知怎么处治，性命死活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猴王之放逐，其端虽起于尸魔，其实由于八戒。此回偏用他去请，大是难事。不难于请，而难于见面；不难于见面，更难于启齿，实在令人难以动笔。看他奇奇怪怪想出一绝妙的过渡，顺手插入并无痕迹，写得可憎可爱、可怜可笑，非只令猴王意转，即读者亦觉其心回真妙笔也。

“色”字之文，古今注作多矣，然只言女色，其文未免缺略，而笔墨犹有未到。试看《西游》，写得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美有恶，已将“色”字正面反面、傍面侧面搜索殆尽，又以音乐歌舞为旗鼓，名色物色为衬贴，题前题后，亦并不留馀地，则文势圆满而笔墨始到。此乃天孙织锦，信非人间之所能造也。

玄德贪孙氏，不思回蜀；重耳恋齐姜，便无去志。可见英雄豪杰犹迷于色欲，何况其他？故此章垂戒，深为君子惜，无烦再为庸众人道也。

“虎”字原写“色”字，而“白虎”二字，实又扣定下章“财”字。笔意双关，前后应照。是以白虎岭起，而终以变虎结也。

[1] 风讯：风声，消息。

[2] 撮哄：哄骗。

[3] 口面：口角，纠纷。

[4] 骀（xīng）骀：红色。

[5] 满堂红：一种朱漆的铁制灯具。

[6] 躡匾称铊：即吃了秤砣铁了心。称铊，即秤砣。

[7] 各样：与众不同的样子。

[8] 雷堆：犹笨重、累赘。

[9] 就地：顺势，随口。

[10] 专专：专门，特地。

[11] 孤：辜负。

[12] 概：全，全部。

[13] 随乡入乡：犹入乡随俗。

第三十一回

猪八戒义激猴王 孙行者智降妖怪

“色”字非别，盖即指男女之事。人当年少之时，血气未定，此而不节，实有性命之忧，所以要戒。人每以此事不雅，固迁其说而为之深文，不知反失文宜之至意矣。

夫妇人伦之大纲，非惟不可戒，且并不能戒。然而圣贤垂训之意极妙，曰“远色”。原是教人疏远节制，非是教人断绝此事也。所以箴铿有云：“上士易床，中士易被。服药百裹，不如独卧。”深得“戒”字之妙。

猴王恨逐，其势似难再合。看他想出一请将不如激将，顺手牵转，实有绝处逢生、断桥得路之妙。是以知文章不能开者，无以逗波浪之奇；不能合者，无以见篇章之妙。大开大合，手笔之灵巧毕矣。

义结孔怀^[1]，法归本性。金顺木驯成正果，心猿木母合丹元。共登极乐世界，同来不二法门。经乃修行之总径，佛配自己之元神。兄和弟会成三契，妖与魔色应五行。剪除六门趣，即赴大雷音。理本无二，又云天道一而已矣，故曰不二法门。此所以为太乙金仙也。

却说那呆子被一窝猴子捉住了，扛抬扯拉，把一件直裰子揪破，口里劳劳叨叨的，自家念诵道：“罢了，罢了，这一去有个打杀的情了。”不时到洞口，那大圣坐在石崖之上，骂道：“你这馕糠的夯货！骂的绝妙。你去便罢了，怎么骂我？”八戒跪在地下道：“哥呵，我不曾骂你；若骂你，就嚼了舌头根。我只说哥哥不去，我自去报师父便了。怎敢骂你？”行者道：“你怎么瞒得过我？我这左耳往上一扯，晓得三十三天人说话；我这右耳往下一扯，晓得十代阎王与判官算帐。上笼“道”字，下挑“生”字。你今走路把我骂，我岂不听见？”八戒道：“哥呵，我晓得你贼头鼠脑的，一定又变作个甚么东西儿，跟着我听的。”行者叫：“小的们，选大棍来！先打二十个见面孤拐^[2]，再打三十个背花^[3]，然后等我使铁棒与他送行。”八戒慌得磕头道：“哥哥，千万看师父面上，饶了我罢。”行者道：“我想那师父，好仁义儿哩。”

八戒又道：“哥哥，不看师父呵，请看海上菩萨之面，饶了我罢！”行者见说起菩萨，却又三分儿转意，道：与前不肯回心正相照。“兄弟，既这等说，我且不打你。你却老实说，不要瞒我。那唐僧在那里有难？你却来此哄我。”八戒道：“哥哥，没甚难处，实是想你。”行者骂道：“这个好打的夯货！你怎么还要来瞒我？老孙身回水帘洞，心逐取经僧。那师父步步有难，处处该灾。你趁早儿告诵我，免打！”八戒闻得此言，叩头上告道：“哥呵，分明要瞒着你，请你去的；不期你这等样灵，饶我打，放我起来说罢。”行者道：“也罢，起来说。”

众猴撒开手，那呆子跳得起来，两边乱张。行者道：“你张甚么？”八戒道：“看看那条路儿空阔，好跑。”【侧批】吸下大道，并无痕迹。行者道：“你跑到那里？我就让你先走三日，老孙自有本事赶转你来。快早说来，这一恼发我的性子，断不饶你！”八戒道：“实不瞒哥哥说，自你回后，我与沙僧保师父前行，只见一座黑松林，师父下马，教我化斋。我因许远无一个人家，辛苦了，略在草里睡睡。不想沙僧别了师父，又来寻我。你晓得师父没有坐性，他独步林间玩景，出得林，见一座黄金宝塔放光，只写“色”字，已为“财”字伏线。他只当寺院，不期塔下有个妖精，名唤黄袍，被他拿住。后边我与沙僧回寻，止见白马行囊，不见师父，随寻至洞口，与那怪厮杀。师父在洞，幸亏了一个救星，原是宝象国王第三个公主，被那怪掇来者，他修了一封家书，托师父寄去，遂说方便，解放了师父。到了国中，递了书信，那国王就请师父降妖，取回公主。哥呵，你晓得，那老和尚可会降妖？我二人复去与战。不知那怪神通广大，将沙僧又捉了。我败阵而走，伏在草中。那怪变做个俊俏文人，入朝与国王认亲，把师父变作老虎。又亏了白龙马，夜现龙身，去寻师父，师父到不曾寻见，却遇着那怪，在银安殿饮酒。他变一宫娥，与他巡酒舞刀，欲乘机而砍，反被他用满堂红打伤马腿。人不弄到此际，再也不肯回心。就是他教我来请师兄的，层层收煞，叙事爽亮。说道：‘师兄是个有仁有义的君子，君子不念旧恶，一定肯来救师父一难。’万望哥哥念‘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情，千万救他一救！”

行者道：“你这个呆子，我临别之时，曾叮咛又叮咛，说道：‘若有妖魔捉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怎么却不说我？”八戒又思量道：“请将不如激将，等我激他一激。”好个呆子，必得此激，文方有声有势。道：“哥呵，不说你还好哩；只为说你，他一发无状！”行者道：“怎么说？”八戒道：“我说：‘妖精，你不要无礼，莫害我师父。我

还有个大师兄，叫做孙行者，他神通广大，善能降妖。他来时，教你死无葬身之地。’那怪闻言，越加忿怒，骂道：‘是个甚么孙行者？我可怕他？他若来，我剥了他皮，抽了他筋，啃了他骨，吃了他心！饶他猴子瘦，我也把他剁碎着油烹！’”

行者闻言，就气得抓耳挠腮，暴躁乱跳，道：“是那个敢这等骂我？”八戒道：“哥哥息怒，是那黄袍怪这等骂来，我故学与你听也。”读到此段，方知前文安顿之妙。行者道：“贤弟，你起来。不是我去不成，既是妖精敢骂我，我就不能降他？我和你去！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普天的神将，看见我一个个控背躬身，口口称呼‘大圣’。这妖怪无礼，他敢背前面后骂我！我这去，把他拿住，碎尸万段，以报骂我之仇。报毕，我即回来。”八戒道：“哥哥，正是。你只去拿了妖精，报了你仇，那时来与不来，任从尊意。”那大圣才跳下崖，撞入洞里，脱了妖衣，不嗜此色矣，笔笔俱是转正意。整一整锦直裰，束一束虎皮裙，执了铁棒，径出门来。慌得那群猴拦住道：“大圣爷爷，你往那里去？带挈我们耍子几年也好。”行者道：“小的们，你说那里话。我保唐僧的这桩事，天上地下，都晓得孙悟空是唐僧的徒弟，他倒不是赶我回来，倒是教我来家看看，送我来家自在耍子。如今只因这件事，你们却都要仔细看守家业，依时插柳栽松，毋得废坠。仍抱“色”字，真有弄丸走珠之妙。待我还去保唐僧取经回东土，功成之后，仍回来与你们共乐天真。”众猴各各领命。

那大圣才和八戒携手驾云，离了洞。离了花果山，则不恋此宝象矣。过了东洋大海，至西岸，住云光，叫道：“兄弟，你且在此慢行，等我下海去净净身子。”八戒道：“忙忙的走路，且净甚么身子？”行者道：“你那里知道。我自从回来这几日，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气了。师父是个爱干净的，恐怕嫌我。”八戒于此始识得行者是片真心，更无他意。须臾洗毕，洗净铅华，不为色欲所累矣。复驾云西进。只见那金塔放光，八戒指道：“那不是黄袍怪家？沙僧还在他家里。”行者道：“你在空中，等我下去，看看那门前如何，好与妖精见阵。”八戒道：“不要去，妖精不在家。”行者道：“我晓得。”

好猴王！按落祥光，竟至洞门外观看。只见有两个小孩子，在那里使湾头棍，打毛球，抢窝耍子哩^[4]。他亦便晓得此事可恶。一个有十来岁，一个有八九岁了。其年特少。正戏处，被行者赶上前，也不管他是张家李家的，一把抓着顶搭子^[5]，提将过来。那孩子吃了唬，口里夹骂带哭的乱嚷，惊动那波月洞的小妖，急报与公主道：“奶奶，不知甚

人，把二位公子抢去也！”原来那两个孩子是公主与那怪生的。公主闻言，忙忙走出洞门来，只见行者提着两个孩子，站在那高崖之上，意欲往下掼，慌得那公主厉声高叫道：“那汉子，我与你没甚相干，怎么把我儿子拿去？他老子利害，有些差错，决不与你干休！”行者道：“你不认得我，我是那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行者，我有个师弟沙和尚在你洞里，你去放他出来，我把这两个孩儿还你，似这般两个换一个，还是你便宜。”

那公主闻言，急往里面，喝退那几个把门的小妖，亲动手把沙僧解了。沙僧道：“公主，你莫解我，恐你那怪来家，问你要人，带累你受气。”公主道：“长老呵，你是我的恩人，你替我折辩了家书，救了我一命，我也留心放你；不期洞门之外，你有个大师兄孙悟空来了，叫我放你哩。”噫！那沙僧一闻“孙悟空”的三个字，好便似醍醐灌顶^[6]，甘露滋心。一面天生喜，满腔都是春。也不似闻得个人来，就如拾着一方金玉一般。是为“财”字一逗。你看他摔手拂衣^[7]，走出门来，对行者施礼道：“哥哥，你真是从天而降也！万乞救我一救！”行者笑道：“你这个沙尼！师父念紧箍儿咒，可肯替我方便一声？不肯一言劝戒。都弄嘴施展，要保师父，如何不走西方路，却在这里蹲甚么？”落得他笑。沙僧道：“哥哥，不必说了。君子人大抵要抱定君子，方得立言之体。既往不咎，我等是个败军之将，不可语勇，这个洞里，那个讨的出胜去。救我救儿罢！”行者道：“你上来。”沙僧才纵身跳上石崖。

却说那八戒停立空中，看见沙僧出洞，即按下云头，叫声：“沙兄弟，心忍！心忍！”指割舍。○这原是个忍戒。沙僧见叫道：“二哥，你从那里来？”八戒道：“我昨日败阵，夜间进城，会了白马，知师父有难，被黄袍使法变做个老虎。那白马与我商议，请师兄来的。”行者道：“呆子，且休叙阔。把这两个孩子，你抱着一个，先进那宝象城去激那怪来，等我在这里打他。”沙僧道：“哥呵，怎么样激他？”行者道：“你两个驾起云，站在那金銮殿上，莫分好歹，把那孩子往那白玉阶前一掼。有人问你是甚人，你便说是黄袍妖精的儿子，被我两个拿将来也。那怪听见，管情回来，我却不须进城与他斗了。若在城上厮杀，必要喷云噯雾，播土扬尘，惊扰那朝廷与多官黎庶，俱不安也。”八戒笑道：“哥哥，你但干事，就左我们^[8]。”行者道：“如何为左你？”八戒道：“这两个孩子被你抓来，已此唬破胆了，这一会声都哭症，再一会必死无疑，我们拿他往下一掼，掼做个肉^陀子，那怪赶上肯放？定要我两个偿命。你却还不是个干净人？连见证也没你，你却不是左我们？”行者道：“他若扯你，你两个就与他打将这里来。这里有战场宽

阔，我在此等候打他。”沙僧道：“正是，正是。大哥说得有理，惟其有理，便足以胜欲。我们去来。”他两个才倚仗威风，将孩子拿去。

行者即跳下石崖，到他塔门之下。那公主道：“你这和尚，全无信义。你说放了你师弟，就与我孩儿。怎么你师弟放去，把我孩儿又留，反来我门首做甚？”行者陪笑道：“公主休怪。你来的日子已久，带你令郎去认他外公去哩。”趣。公主道：“和尚莫无礼。我那黄袍郎与众不同，你若誑了我的孩儿，与他挪挪惊是^[9]。”行者笑道：“公主阿，为人生在天地之间，怎么便是得罪？”公主道：“我晓得。”行者道：“你女流家，晓得甚么？”公主道：“我自幼在宫，曾受父母教训。记得古书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行者道：“你正是个不孝之人。盖‘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明吊‘生’字，却妙在不犯。故孝者，百行之原，万善之本。只讲‘孝’字，而‘道’字自动。却怎么将身陪伴妖精，更不思念父母？非得不孝之罪，如何？”以大道相责，恰得“戒”字之意。

公主闻此正言，半晌家耳红面赤，惭愧无地。忽失口道：“长老之言最善。我岂不思念父母？只因这妖精将我摄骗在此，他的法令又谨，我的步履又难，路远山遥，无人可传音信。欲要自尽，又恐父母疑我逃走，事终不明。故没奈何，苟延残喘，诚为天地间一大罪人也。”说罢，泪如泉涌。行者道：“公主不必伤悲。猪八戒曾告诵我，说你有一封书，曾救了我师父一命。你书上也有思念父母之意。老孙来，管与你拿了妖精，带你回朝见驾，别寻个佳偶，侍奉双亲到老。你意如何？”

公主道：“和尚阿，你莫要寻死。昨日你两个师弟那样好汉，也不曾打得过我黄袍郎。你这般一个觔多骨少的瘦鬼，一似个螃蟹模样，骨头都长在外面，三分像人不像人，七分似鬼真似鬼。有甚本事？你敢说拿妖魔之话。”行者笑道：“你原来没眼色，认不得人。俗语云：‘尿泡虽大无斤两，秤铤虽小压千斤。’他们象貌空大无用，走路抗风，穿衣费布，种火心空，顶门腰软，吃食无功。咱老孙小自小斤节^[10]！”那公主道：“你真个有手段么？”行者道：“我的手段，你是也不曾看见。绝会降妖，极能伏怪。”公主道：“你却莫误了我耶？”行者道：“决然不误你。”公主道：“你既会降妖伏怪，如今却怎样拿他？”行者说：“你且回避回避，莫在我这眼前。倘他来时，不好动手脚，只恐你与他情浓了，舍不得他。”公主道：“我怎的舍不得他？其稽留于此者，不得已耳。”行者道：“你与他做了十三年夫妻，岂无情意？我若见了，不与他儿戏，一棍便是一棍，一拳便是一拳，须要打倒他，才得你回朝见

驾。”

那公主果然依行者之言，往僻静处躲避——也是他姻缘该尽，故遇着大圣来临。那猴王把公主藏了，他却摇身一变，就变做公主一般模样，既转“戒”字，又不脱“色”字，方见其奇。回转洞中，专候那怪。

却说八戒、沙僧，把两个孩子，拿到宝象国中，往那白玉阶前摔下，可怜都攒做个肉饼相似，斩草除根，此念不复作矣。鲜血迸流，骨骼粉碎。慌得那满朝多官报道：“不好了！不好了！天上攒下两个人来了！”八戒厉声高叫道：“那孩子是黄袍妖精的儿子，被老猪与沙弟拿将来也！”那怪还在银安殿宿酒未醒，正睡梦间，还在高唐云梦。听得有人叫他名字，他就翻身抬头观看，只见那云端里是猪八戒、沙和尚二人吆喝。妖怪心中暗想道：“猪八戒便也罢了；沙和尚是我绑在家里，他怎么得出来？我的浑家怎么肯放他？我的孩儿怎么得到他手？这怕是猪八戒不得我出去与他交战，故将此计来羁我^[11]。我若认了这个泛头^[12]，就与他打呵。噫，我却还害酒哩！假若被他筑上一钯，却不灭了这威风？识破了那个关窍？且等我回家看看，是我的儿子不是我的儿子，再与他说话不迟。”好妖怪！他也不辞王驾，转山林，竟去洞中查信息。此时，朝中已知他是个妖怪了。原来他夜里吃了一个宫娥，还有十七个脱命去的，五更时奏了国王，说他如此如此。又因他不辞而去，越发知他是怪。那国王即着多官看守着假老虎。不题。

却说那怪竟回洞口，行者见他来时，设法哄他，把眼挤了一挤，扑漱漱泪如雨落，几天儿地的，跌脚搥胸，于此洞里嚎啕痛哭。那怪一时间那里认得，上前搂住道：“浑家，你有何事，这般烦恼？”那大圣编成的鬼话，捏出的虚词，泪汪汪的告道：“郎君呵，常言道：‘男子少妻财没主，是为“财”字一吊。妇女无夫身落空。’你昨日进朝认亲，怎不回来？今早被猪八戒劫了沙和尚，又把我两个孩儿抢去，是我苦告，更不肯饶。他说拿去朝中认认外公。这半日不见孩儿，又不知存亡如何，隐隐吊动“生”字。你又不来家，教我怎生割舍？故此止不住伤心痛哭。”

那怪闻言，心中大怒道：“真个是我的儿子？”行者道：“正是。被猪八戒抢去了。”那妖魔气得乱跳道：“罢了！罢了！我儿被他攒杀了，已是不可活了！只好拿那和尚来，与我儿子偿命报仇罢。浑家，你且莫哭，你如今心里觉道怎么？且医治一医治。”行者道：“我不怎的，只是舍不得孩儿，哭得我有些心疼。”妖魔道：“不打紧。你请起来，我这里有个宝贝，只在你那疼上摸一摸儿，就不疼了。却要仔细，休使大指儿

弹着；若使大指儿弹着呵，就看出我本相来了。”行者闻言，心中暗笑道：“这泼怪，倒也老实，不动刑法，就自家供了。等他拿出宝贝来，我试弹他一弹，看他是个甚么妖怪。”

那怪携着行者，一直行到洞里深远密闭之处，却从口中吐出一件宝贝，有鸡子大小，是一颗舍利子玲珑内丹。此乃色胆。行者心中暗喜道：“好东西耶！这件物不知打了多少坐工，炼了几年魔难，配了几转雌雄，炼成这颗内丹舍利。今日大有缘法，遇着老孙。”那猴子拿将过来，那里有甚么疼处，特故意摸了一摸，一指头弹将去。那妖慌了，劈手来抢。

你思量，那猴子好不溜撒，把那宝贝一口吸在肚里。那妖魔搭着拳头就打，被行者一手隔住，把脸抹了一抹，现出本相，道声：“妖怪！不要无礼！你且认认，看我是谁？”那妖怪见了，大惊道：“呀！浑家，你怎么拿出这一副嘴脸来耶？”这副嘴脸，比之癞蝦蟆更丑。行者骂道：“我把你这个泼怪！谁是你浑家？连你祖宗也还不认得哩！”那怪忽然省悟道：“我像有些认得你哩。”行者道：“我且不打你，你再认认看。”那怪道：“我虽见你眼熟，一时间却想不起姓名。你果是谁？从那里来的？你把我浑家估倒在何处¹³？却来我家诈诱我的宝贝，着实无礼，可恶！”行者道：“你是也不认得我。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叫做孙悟空行者。我是你五百年前的旧祖宗哩。”那怪道：“没有这话，没有这话。我拿住唐僧时，止知他有两个徒弟，叫做猪八戒、沙和尚，何曾见有人说个姓孙的。你不知是那里来的个怪物，到此骗我。”行者道：“我不曾同他二人来，是我师父因老孙惯打妖怪，杀伤甚多，他是个慈悲好善之人，将我逐回，故不曾同他一路行走。你是不知你祖宗姓名。”

那怪道：“你好不丈夫呵！既受了师父赶逐，却有甚么嘴脸又来见人！”这副嘴脸，人必不爱。行者道：“你这个泼怪！岂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父子无隔宿之仇，你伤害我师父，我怎么不来救他？你害他便也罢，却又背前面后骂我，是怎的说？”妖怪道：“我何尝骂你？”行者道：“是猪八戒说的。”那怪道：“你不要信他。那个猪八戒，尖着嘴，有些会说老婆舌头，你怎听他？”这个舌头偏有人听。行者道：“且不必讲此闲话。只说老孙今日到你家里，你好怠慢了远客，虽无酒馔款待，头却是有的。快快将头伸过来，等老孙打一棍儿当茶。”

那怪闻得说打，呵呵大笑道：“孙行者，你差了计较了。你既说要打，不该跟我进来。我这里大小群妖还有百十，饶你满身是手，也打不出我的门去。”行者道：“不要胡说！莫说百十个，就有几千几万，只要

一个个查明白了好打，棍棍无空，教你断根绝迹。”那怪闻言，急传号令，把那山前山后群妖，洞里洞外诸怪，一齐点起，各执器械，把那三四层门，密密拦阻不放。行者见了，满心欢喜，双手理棍，喝声叫：“变！”变的三头六臂，把金箍棒幌一幌，变做三根金箍棒。你看他六只手，使着三根棒，一路打将去，好便似虎入羊群，鹰来鸡栅。可怜那小怪，汤着的头如粉碎^[14]，刮着的血似水流，往来纵横，如入无人之境。止剩一个老妖，赶出门来骂道：“你这泼猴！其实惫懒，怎么上门来欺负人家。”行者急回头，用手招呼道：“你来，你来，打倒你，才是功绩。”那怪物举宝刀劈头便砍。好行者！掣铁棒，靛面相迎。这一场在那山顶上，半云半雾的杀哩：

大圣神通大，妖魔本事高。这个横理生铁棒，那个斜举蘸钢刀。悠悠刀起明霞亮，轻轻棒架彩云飘。往来护顶翻多次，反覆浑身转数遭。一个随风更面目，一个立地把身摇。那个大睁火眼伸猿膊，这个明幌金睛折虎腰。你来我去交锋战，刀迎棒架不相饶。猿王铁棍依三略，怪物钢刀按六韬。一个惯行手段为魔主，一个广施法力保唐僧。猛烈的猴王添猛烈，英豪的怪物长英豪。死生不顾空中打，都为唐僧拜佛遥。

他两个战有五六合，不分胜负。行者心中暗喜道：“这个泼怪，他那口刀，倒也抵得住老孙的这根棒。等老孙丢个破绽与他，看他可认得。”好猴王！双手举棍，使一个高探马的势子。那怪不识是计，见有空儿，舞着宝刀，竟奔下三路砍，被行者急转个大中平，挑开他那口刀，又使个叶底偷桃势，纯以拳势写意，寓意更妙。望妖精头顶一棍，就打得他无影无踪。急收棍子看处，不见了妖精，行者大惊道：“我儿阿，不禁打，就打得不见了。果是打死，好道也有些脓血，如何没一毫踪影？想是走了。”急纵身，跳在云端里看处，四边更无动静。“老孙这双眼睛，不管那里，一抹都见^[15]，却怎么走得这等溜撒？我晓得了，那怪说有些儿认得我，想必不是凡间的怪，多是天上来的精。”

那大圣一时忍不住怒发，掣着铁棒，打个觔斗，只跳到南天门上。慌得那庞、刘、苟、毕、张、陶、邓、辛等众，两边躬身控背，不敢拦阻，让他打入天门，直至通明殿下。色欲不蔽，自然其德不昏。早有张、葛、许、丘四大天师问道：“大圣何来？”行者道：“因保唐僧至宝象国，有一妖魔欺骗国女，伤害吾师，老孙与他赌斗。正斗间，不见了这怪，想那怪不是凡间之怪，多是天上之精，特来查勘那一路走了甚么妖神。”天师闻言，即进凌霄殿上启奏，蒙差查勘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东西南北中央五斗、河汉群臣、五岳四渎、普天神圣，都在天上，

更无一个敢离方位。又查那斗牛宫外二十八宿，颠倒只有二十七位，内独少了奎星。天师回奏道：“奎木狼下界了。”木喻没也，狼性最贪，故名。贪狼没狼，则不贪矣，是转“戒”字的正面。玉帝道：“多少时不在天了？”天师道：“四卯不到。三日点卯一次，今已十三日了。”玉帝道：“天上十三日，下界已是十三年。”即命本部收他上界。

那二十七宿星员，领了旨意，出了天门，各念咒语，惊动奎星。你道他在那里躲避？他原来是孙大圣大闹天宫时，打怕了的神将，闪在那山涧里潜灾，被水气隐住妖云，所以不曾看见他。不见贪狼，已转到题之正面。他听得本部星员念咒，方敢出头，随众上界。收去色星，不复再贪矣。被大圣拦住天门要打，幸亏众星劝住，押见玉帝。

那怪腰间取出金牌，在殿下叩头纳罪。玉帝道：“奎木狼，上界有无边的胜景，你不受用，却私走一方，何也？”不得青儿背，又少个红儿睡也。奎宿叩头奏道：“万岁赦臣死罪。那宝象国王公主，非凡人也。他本是披香殿侍香的玉女，因欲与臣私通，天仙犹如此，又何怪乎和尚？臣恐点污了天宫胜景，他思凡先下界去，托生于皇宫内院，是臣不负前期，变作妖魔，占了名山，摄他到洞府，与他配了一十三年夫妻。岂不怕淫邪展污了花台殿。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今被孙大圣到此成功。”玉帝闻言，收了金牌，贬他去兜率宫与太上老君烧火，此大道也。回照上章，便已挑动下意。从新采炼，修补元阳，拍合“戒”字的正面。带俸差操，有功复职，无功重加其罪。警戒的绝。

行者见玉帝如此发放，心中欢喜，朝上唱个大喏。又向众神道：“列位，启动了[\[16\]](#)。”天师笑道：“那个猴子，还是这等村俗。替他收了怪神，也倒不谢天恩，却就是唱喏而退。”玉帝道：“只得他无事，落得天上清平是幸。”

那大圣按落祥光，径转碗子山波月洞，寻出公主，将那思凡下界收妖的言语，正然陈诉，只听得半空中八戒、沙僧厉声高叫道：“师兄，有妖精，留几个儿我们打耶。”行者道：“妖精已尽绝矣。”沙僧道：“既把妖精打绝，无甚罣碍，没有想头。将公主引入朝中去罢。不要睁眼，兄弟们，使个缩地法来。”那公主只闻得耳内风声响，霎时间径回城里。

他三人将公主带上金銮殿上，那公主参拜了父王母后，会了姊妹，各官俱来拜见。那公主才启奏道：“多亏孙长老法力无边，降了黄袍怪，救奴回国。”那国王问曰：“黄袍是个甚怪？”行者道：“陛下的驸

马，是上界的奎星，怪不得举动斯文。令爱乃侍香的玉女，怪不得有此宝象。因思凡降落人间，不非小可，都因前世前缘，该有这些姻眷。那怪被老孙上天宫启奏玉帝，玉帝查得他四卯不到，下界十三日，就是十三年了。——盖天上一日，下界一年。随差本部星宿收他上界，贬在兜率宫立功去讫。非理不足以胜欲，以“道”字起，以“理”字结。此乃一篇之章法。老孙却救得令爱来也。”那国王谢了行者的恩德。便教：“看你师父去来。”

他三人竟下宝殿，与众官到朝房里，抬出铁笼，将假虎解了铁索。别人看他是虎，独行者看他是人。原来那师父被妖术（靛）〔魔〕住^[17]，不能行走，心上明白，只是口眼难开。行者笑道：“师父呵，你是个好和尚，怎么弄出这般个恶模样来也？人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所谓花生锦绣灾也。你怪我行凶作恶，赶我回去，你要一心向善，怎么一旦弄出个这等嘴脸？”八戒道：“哥阿，救他救儿罢，不要只管揭挑他了^[18]。”行者道：“你凡事撺唆，是他个得意的好徒弟。你不救他，又寻老孙怎的？原与你说来，待降了妖精，报了骂我之仇，就回去的。”此折定不可少。沙僧近前跪下道：“哥阿，古人云：‘不看僧面看佛面。’兄长既是到此，万望救他一救。若是我们能救，也不敢许远的来奉请你也。”行者用手搀起道：“我岂有安心不救之理？快取水来。”那八戒飞星去驿中，取了行李马匹，将紫金钵盂取出，盛水半盂，递与行者。行者接水在手，念动真言，望那虎劈头一口喷上，退了妖术，解了虎气，长老现了原身，定性睁眼，才认得是行者。一把搀住道：“悟空，你从哪里来也？”沙僧侍立左右，把那请行者，降妖精，救公主，解虎气，并回朝诸项事，备陈了一遍。三藏谢之不尽，道：“贤徒，亏了你！亏了你！正心回而邪念则自去，思无邪已寓于此。这一去，早诣西方，竟回东土，奏唐王，你的功劳第一。”行者笑道：“莫说，莫说。但不念那话儿，足感爱厚之情也。”不念真心，只怕邪心又起。国王闻此言，又劝谢了他四众。整治素筵，大开东阁^[19]。他师徒们受了皇恩，隐隐落到生财，以趋下意。辞王西去，国王又率多官远送，这正是：

君回宝殿定江山，僧去雷音参佛祖。

毕竟不知此去又有甚事，几时得到西天，且听下回分解。

魔才是狼，三藏便已成虎，则和尚之毒恶，比之魔王更甚。盖狼为贪狼，虎为恨虎，和尚实乃色中之饿鬼，是魔故魔也，三藏亦魔也。分而言之，有彼此之疏合而计之，实无香臭之别。至魔之不已，而太阳星

上，有如烂醉之方醒，大梦之初觉。是以行者脱去妖衣，则三藏亦自不着虎皮也。

此心既如狼，此身安得不似虎。如狼似虎，实写尽贪欢好色之事。此狼之所由来，而虎之所以变也。总之，心贪者见骷髅亦如菩萨，不贪者百花羞亦等于猴耳。其中之奥妙，各有至理也。

此回转合题面，其神妙处全在一罚与太上老君烧火。盖太上老君，理也，又即大道。不惟照前启后，而理以胜欲，讲“戒”字极有分寸。

此回结尾，何以写一奎星？盖奎临财帛，赶上钱堆。照前正是启后，此下章金角、银角有自而来也。

[1] 孔怀：兄弟的代称。

[2] 见面孤拐：原指颧骨。此谓耳光。

[3] 背花：杖刑。

[4] 抢窝：一种儿童游戏。耍子：玩耍。

[5] 顶搭子：儿童头顶上留的一绺头发。

[6] 醍醐（tí hú）灌顶：佛教比喻以智慧灌输于人，使人彻悟。醍醐，从酥酪中提制出的油。

[7] 掙（zuó）手：放手，甩手。

[8] 左：欺骗，作弄。

[9] 挪惊：犹压惊。

[10] 斤节：结实。

[11] 羈：牵制。

[12] 泛头：花招。

[13] 估倒：犹鼓捣。搞，弄，收拾。

[14] 汤：用同“荡”。

[15] 一抹：一闪而过，一瞥。

[16] 起动：敬辞，犹劳驾。

[17] 魔（yǎn）：谓以法术、符咒镇服。

[18] 揭挑：揭别人的短。

[19] 东阁：宰相款待宾客的地方。

第三十二回

平顶山功曹传信 莲花洞木母逢灾

“生财有大道。”

且《大学》之道，长生之学，何以有莲花洞也？盖人固不可无学道之心，更不可无养生之计。若使理财无术，则已不能有生，又将何以学道？《西游》取此其意，实有由来也。

金银珠玉，布帛菽粟，莫不为财。然至要而最有切于人心者，莫如金银。是金银也者，乃即“财”字的两股大柱脚。凡陶朱湖海，尽水穷山，无非为此计，则人之于财，亦可谓尽心焉耳矣。

财为养命之源，乃人生日用之所必需。即宣圣犹云“节用”、“宁俭”，则古人非是戒财，只是戒贪。贪则惟财为重，道义为轻，其有碍于《大学》之道也甚矣。《西游》书此所以特表人欲之大端也。

金、银二大王以言财也，角言生也，交易逐末，讲生财也。写得山岭路恶，变诈欺骗，反不以道也。装天装地，以见物欲所蔽，其德不明，则有时而昏也。苟能此中清静，亦如莲花之出污泥而不染，则魔自无所施其巧而立见其败矣，又何金银之足以为怪也。

人生斯世，惟金银一字不能忘怀。故云罍碍不是四众，已入魔王之画中，正见金银久在人之心上也。

话说唐僧复得了孙行者，师徒们一心同体，共诣西方。西方庚辛，其有金银可知。“一心”映下“无邪”。自宝象国财为人之所宝。以此发端，入脉最细。救了宫主，承君臣送出城西，虚笼大道。说不尽沿路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却又值三春景候，春意活泼。笼“生”字更妙。那时节：

轻风吹柳绿如丝，佳景最堪题。时催鸟语，暖烘花发，遍地芳菲。海棠庭院来双燕，正是赏春时。红尘紫陌，绮罗弦管，斗草传卮。

师徒们正行赏间，又见一山挡路。宝象路上，定是宝山。唐僧道：“徒弟们仔细。前遇山高，恐有虎狼阻挡。”犹作虎狼馀势。山路崎岖，是为大道一反。行者道：“师父，出家人莫说在家话。你记得那鸟巢和尚的《心经》云‘心无挂碍，若然则瓶芦不能装，金绳不可系矣。回照心经，是为“道”字领脉。无挂碍方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之言？这条路上不想钱的，只怕没有几个。随手伏下思邪，笔意更奇。但只是扫除心上垢，洗净耳边尘。不受苦中苦，难为人上人。人固有然，财亦如是。吸后意更妙。你莫生忧虑，但有老孙，就是塌下天来，可保无事，怕甚么虎狼！”长老勒回马道：“我

当年奉旨出长安，只忆西来拜佛颜。舍利国中金像彩，浮屠塔里玉毫斑^[1]。舍利金像玉毫，俱为“财”字点染。寻穷天下无名水，历遍人间不到山。雁飞不到处，人为利名牵。寻穷历遍，却紧承舍利金像、浮屠玉毫，写生财更奇。逐逐烟波重叠叠，几时能勾此身闲？”奔波无已，可为商海同叹。

行者闻说，笑呵呵道：“师要身闲，有何难事？若功成之后，万缘都罢，诸法皆空，那时节自然而然，却不是身闲也？”若到道明之际，则自不为所累，只是此时还早，尚不能于此释然。长老闻言，只得乐以忘忧，放辔催银褐，兜缰趲玉龙。师徒们上得山来，十分险峻，生财有大道，却偏写的险峻崎岖，其非大道可知，李老君已在对面。真个嵯峨，好山：

巍巍峻岭，削削尖峰。湾环深涧下，孤峻陡崖边。湾环深涧下，只听得唢喇喇戏水鳞翻身；孤峻陡崖边，但见那崆崆出林虎剪尾。往上看，峦头突兀透青霄；回眼观，壑下深沉邻碧落。上高来，似梯似凳；下低行，如堑如坑。真个是古怪巅峰岭，果然是连尖削壁崖。巅峰岭上，采药人寻思怕走；削壁崖前，打柴夫寸步难行。财难，不其然乎？胡羊野马乱撞梭，狡兔山牛如布阵。山高蔽日遮星斗，时逢妖兽与苍狼。草径迷漫难进马，怎得雷音见佛王？险恶生财，故不是本来，又焉得大道？一笔反起全面。

长老勒马观山，正在难行之处，只见那绿莎坡上，伫立着一个樵夫。是位求财者。你道他怎生打扮：

头戴一顶老蓝氍笠，身穿一领毛皂衲衣。老蓝氍笠，遮烟盖日果稀奇；毛皂衲衣^[2]，乐以忘忧真罕见。手持钢斧快磨明，刀伐干柴收束紧。檐头春色，幽然四序融融；身外闲情，常是三星澹澹。到老只于随

分过，有何荣辱暂关山？

那樵子：

正在坡前伐朽柴，山道是金山银山，但不知会砍不会砍。忽逢长老自东来。停柯住斧出林外，趋步将身上石崖。

对长老厉声高叫道：“那西进的长老，暂停片时，我有一言奉告。此山有一伙毒魔狠怪，专吃那东来西去的人哩。”此山妙。此山不知是些什么山，更不知是些甚么怪，读下便见其妙。长老闻言，魂飞魄散，战兢兢坐不稳雕鞍，急回头，忙呼徒弟道：“你听那樵夫报道，此山有毒魔狠怪。谁敢去细问他一问？”行者道：“师父放心，等老孙去问他一个端的。”

好行者！拽开步，竟上山来，对樵子叫声：“大哥，道个问讯。”樵夫答礼道：“长老呵，你们有甚缘故来此？”紧逼一句，其神更妙。但知问人，而不知自问者也。行者道：“不瞒大哥说，我们是东土差来西天取经的。提明学道，而此地之来，其非大道可知。那马上是我的师父，他有些胆小。适蒙见教，说有甚么毒魔狠怪，故此我来奉问一声。那魔是几年之魔？怪是几年之怪？还是个把势？还是个雏儿？烦大哥老实说，我好着山神土地递解他起身^[3]。”樵子闻言，仰天大笑道：“你原来是个风和尚。”行者道：“我不风阿，这是老实话。”樵子道：“你说是老实，便怎敢说把他递解起身？”行者道：“你这等长他那威风，胡言乱语的拦路报信，莫不是与他有亲？不亲必邻，不邻必友。”樵子笑道：“你这个风泼和尚，忒没道理。先讲无道，是从反面逆入。我倒是好意，特来报与你们，教你们走路时，早晚间防备，你到转赖在我身上！且莫说我不晓得妖魔出处，就晓得呵，你敢把他怎么的递解？解往何处？”行者道：“若是天魔，解与玉帝；若是土魔，解与土府。西方的归佛，东方的归圣，北方的解与真武，南方的解与火德。是蛟精解与海主，是鬼祟解与阎王。各有地头方向。我老孙到处里人熟，发一张批文，把他连夜解着飞跑。”

那樵子止不住呵呵冷笑道：“你这个风泼和尚，想是在方上云游，学了些书符咒水的法术，只可驱邪缚鬼，还不曾撞见这等狠毒的怪哩。”行者道：“怎见他狠毒？”樵子道：“此山径过有六百里远近，名唤平顶山。金银满财，库藏充盈，故曰“平顶”。山中有一洞，名唤莲花洞。出污泥而不染，按下寡欲。洞里有两个魔头，他画影图形，要捉和尚；想是和尚于财更甚。抄名访姓，要吃唐僧。你若别处来的还好，但

犯了一个‘唐’字儿，莫想去得，去得！”只怕此唐不甜。行者道：“我们正是唐朝来的。”樵子道：“他正要吃你们哩。”行者道：“造化，造化！但不知他怎的样吃哩？”不过消磨天德，戕贼性命而已。樵子道：“你要他怎的吃？”行者道：“若是先吃头，还好耍子；若是先吃脚，就难为了。”樵子道：“先吃头怎么说？先吃脚怎么说？”行者道：“你还不曾经着哩。若是先吃头，一口将来咬下，我已死了，凭他怎么煎炒熬煮，我也不知疼痛。若是先吃脚，他啃了孤拐，嚼了腿亭，吃到腰截骨，我还急忙不死，却不是零零碎碎受苦？此所以难为也。”樵子道：“和尚，他那里有这许多工夫。只是把你拿住，捆在笼里，囫囵蒸吃了。”行者笑道：“这个更好，更好！疼倒不忍疼，只是受些闷气罢了。”樵子道：“和尚不要调嘴。那妖怪随身有五件宝贝，只讲有财，而‘道’字已撇云外。提明五宝，下文瓶芦绳剑扇便不突。神通极大极广，‘财’字的力量自然不小。就是擎天的玉柱，架海的金梁，若保得唐朝和尚去，也须要发发昏是。”清酒红人面，黄金黑人心，如何不昏？“昏”字是全部的线索。行者道：“发几个昏么？”樵子道：“要发三四个昏是。”行者道：“不打紧，不打紧。我们一年常发七八百个昏儿，这三四个昏儿易得发，发发儿就过去了。”

好大圣！全然无惧，一心只是要保唐僧。摔脱樵夫，拽步而转，竟至山坡马头前道：“师父，没甚大事，有便有个把妖精儿，只是这里人胆小，放他在心上。只怕放他在心上者，亦不止这里人。有我哩，怕他怎的？走路，走路！”长老见说，只得放怀随行。正行处，早不见了那樵夫。长老道：“那报信的樵子，如何就不见了？”八戒道：“我们造化低，撞见日里鬼了。”行者道：“想是他钻进林子里寻柴去了，‘钻’字妙，‘寻’字更妙。寻穷历遍，无非为此。等我看看来。”

好大圣！睁开火眼金睛，漫山越岭的望处，却无踪迹。忽抬头往云端里一看，看见是日值功曹，他就纵云赶上，骂了几声“毛鬼”道：“你怎么有话不来直说，却那般变化了，演样老孙？”慌得那功曹施礼道：“大圣，报信来迟，勿罪，勿罪。那怪果然神通广大，变化多端，金银都会变化，此财之所以为怪也。只看你腾那乖巧，运动神机，只看生之何如耳。仔细保你师父，假若怠慢了些儿，西天路莫想去得。”

行者闻言，把功曹叱退，切切在心。按云头，竟来山上，只见长老与八戒、沙僧簇拥前进。他却暗想：“我若把功曹的言语实实告诵师父，师父他不济事，必就哭了；假若不与他实说，闷着头带着他走，常言道，‘乍入芦圩^[4]，不知深浅’，倘或被妖魔捞去，却不又要老孙费

心？且等我照顾八戒一照顾，先着他出头，与那怪打一仗看。若是打得过他，就算他一功；若是没手段，被怪拿去，等老孙再去救他不迟，却好显我本事出名。”正自家计较，以心问心道：“只恐八戒躲懒，便不肯出头；师父又有些护短，等老孙羁勒他羁勒^[5]。”

好大圣！你看他弄个虚头，把眼揉了一揉，揉出些泪来，迎着师父往前竟走。八戒看见，连忙叫：“沙和尚，歇下担子，拿出行李来，我两个分了罢。”沙僧道：“二哥，分怎的？”八戒道：“分了罢。你往流沙河还做妖怪，老猪往高老庄上盼盼浑家^[6]，男子无妻财没主。此太公之所以娶马氏也。胡思乱想，是反照下章“思无邪”。把白马卖了，买口棺木与师父送老，大家散火。还往西天去哩？”长老在马上听见，道：“这个夯货！正走路，怎么又胡说了？”八戒道：“你儿子便胡说！不是弋阳的腔调，好似山陕的梆子。你不看见孙行者那里哭将来了。他是个钻天入地，斧砍火烧，下油锅都不怕的好汉，如今戴了个愁帽，泪汪汪的哭来，必是那山险峻，妖怪凶狠。似我们这样软弱的人儿，怎么去得？”反逼“生”字，笔笔神妙。长老道：“你且休胡谈，待我问他一声，看是怎么说话？”问道：“悟空，有甚话当面计较，你怎么自家烦恼？这般样个哭包脸，是虎唬我也？”行者道：“师父阿，刚才那个报信的是日值功曹，他说妖精凶狠，此处难行。果然的山高路峻，不能前进。改日再去罢。”长老闻言，恐惶悚惧，扯住他虎皮裙子道：“徒弟呀，我们三停路已走了停半，因何说退悔之言？”行者道：“我没个不尽心的。但只恐魔多力弱，行势孤单，总然是块铁，下炉能打得几根钉？”长老道：“徒弟阿，你也说得是，果然一个人也难。兵书云：‘寡不可敌众。’我这里还有八戒、沙僧，都是徒弟，凭你调度使用。或为护将帮手，协力同心，扫清山径，领我过山，却不都还了正果？”

那行者这一场扭捏，只逗出长老这几句话来。他搵了泪道：“师父阿，若要过得此山，须是猪八戒依得我两件事儿，才有三分去得。假若不依我言，替不得我手，半分儿也莫想过去。”八戒道：“师兄，不去就散火罢，不要攀我。”象牙快子夹片粉，此时的老呆亦大成精。长老道：“徒弟，且问你师兄，看他教你做甚么？”呆子真个对行者说道：“哥哥，你教我做甚事？”行者道：“第一件是看师父，第二件是去巡山。”八戒道：“看师父是坐，巡山去是走，行商坐贾，二字紧贴生财。终不然教我坐一会又走，走一会又坐，两处怎么顾盼得来？”行者道：“不是教你两件齐干，只是领了一件便罢。”八戒又笑道：“这等也好计较。但不知看师父是怎样？巡山是怎样？你先与我讲讲，等我依个相应些儿的去干罢。”相应只是一个，无如八戒特多。行者道：“看师父

呵，师父去出恭，你伺候；师父要走路，你扶持；师父要吃斋，你化斋。若他饿了些儿，你该打；黄了些儿脸皮，你该打；瘦了些儿形骸，你该打。”生财而却令师父受饿，是谁之过与？八戒慌了，道：“这个难，难，难！伺候扶持，通不打紧，就是不离身驮着，也还容易；假若教我去乡下化斋，他这西方路上，不识我是取经的和尚，只道是那山里走出来的一个半壮不壮的健猪，乃野猪也。伙上许多人，叉钯扫帚，把老猪围倒，拿家去买卖原捉的是老呆。宰了，腌着过年，这个却不就遭瘟了？”不能剩钱倒反折本，老呆真是吃苦。

行者道：“巡山去罢。”八戒道：“巡山便怎么样儿？”行者道：“就入此山，打听有多少妖怪？是甚么山？是甚么洞？我们好过去。”八戒道：“这个小可。老猪去巡山罢。”不能坐贾，只好行商。那呆子就撒起衣裙，挺着钉钯，竟使钯搂，讲“生”字忒凶狠。雄纠纠竟入深山，气昂昂奔上大路。：从此大道生财矣。行者在傍，忍不住嘻嘻冷笑。长老骂道：“你这个泼猴！兄弟们全无爱怜之意，常怀嫉妒之心。卖面的从来喜卖灰的。你做出这样獐智^[4]，巧言令色，撮弄他去甚么巡山，却又在这里笑他。”耍乖卖俏，从来如此。行者道：“不是笑他，我这笑中有味。你看猪八戒这一去，决不巡山，也不敢见妖怪，不知往那里去躲闪半会，捏出个谎来，哄我们也。”懒于生财，亦人情之常事。长老道：“你怎么就晓得他？”行者道：“我估出他是这等。不信，等我跟他去看看，听他一听。一则帮副他手段降妖，二来看他可有个诚心拜佛。”长老道：“好，好，好！你却莫去撮弄他。”

行者应诺了，径直赶上山坡，摇身一变，变作个螭螭虫儿——其实变得轻巧，但见他：

翅薄舞风不用力，腰尖细小如针。穿蒲抹草过花阴，疾似流星还甚。眼睛明映映，声气渺瘳瘳。昆虫之类惟他小，亭亭款款机深。几番闲日歇幽林，一身浑不见，千眼莫能寻。

“嚶”的一声飞将去，赶上八戒，钉在他耳朵后面鬃根底下。那呆子只管走路，怎知道身上有人。行有七八里路，把钉钯撇下，吊转头来，望着唐僧，指手画脚的骂道：“你罢软的老和尚，捉掐的弼马温^[8]，面弱的沙和尚，他都在那里自在，撮弄我老猪来蹢路。大家取经，都要望成正果，偏是教我来巡甚么山！哈，哈，哈！晓得有妖怪，躲着些儿走。还不勾一半，却教我去寻他，这等晦气哩！我往那里睡觉去。睡一觉回去，含含糊糊的答应他，只说是巡了山，就了其帐也。”竟想混帐，更奇。那呆子一时间侥幸，擎着钯又走。只见山凹里一弯红草坡，他一头

钻得进去，使钉钯扑个地铺，穀轳的睡下，把腰伸了一伸，道声：“快活！就是那弼马温，也不得像我这般自在。”无怪后人只要受用，不知八戒早为之先矣。原来行者在他耳根后，句句儿听着哩。忍不住，飞将起来，再撮弄他一撮弄。又摇身一变，变作个啄木虫儿。蝇头逐末，俱贴生财。但见：

铁嘴尖尖红溜，翠翎艳艳光明。一双钢爪利如钉，腹馁何妨林静。最爱枯槎朽烂，偏嫌老树伶仃。圆睛决尾性丢灵，辟剥之声堪听。日里鬼言买卖人，啄木虫言逐什一之利也。俱贴生财讲。

这虫鹭不大不小的^[9]，上秤称，只有二三两重。红铜嘴，黑铁脚，嘴一分，手一分，好一副生财的利器。刷刺的一翅飞下来。那八戒丢倒头，正睡着哩，被他照嘴唇上挖掐了一下。那呆子慌得爬将起来，口里乱嚷道：“有妖怪！有妖怪！把我戳了一枪去了！嘴上好不疼呀！”伸手摸摸，决出血来了。他道：“蹭蹬呵！我又没甚喜事，怎么嘴上挂了红耶？”他看着这血手，口里絮絮叨叨的，两边乱看，却不见动静，传神写照，笔笔真容。道：“无甚妖怪，怎么戳我一枪么？”

忽抬头往上看时，原来是个啄木虫，在半空中飞哩。呆子咬牙骂道：“这个亡人！弼马温欺负我罢了，你也来欺负我！我晓得了，他一定不认我是个人，只把我嘴当一段黑朽枯烂的树，内中生了虫，寻虫儿吃的，鸟为食，人为财。将我啄了这一下也。等我把嘴揣在怀里睡罢。”那呆子穀轳的依然睡倒。行者又飞来，着耳根后又啄了一下。呆子慌得爬起来道：“这个亡人，却打搅得我狠！想必这里是他的窠巢，生蛋抱雏，怕我占了，故此这般打搅。罢，罢，罢！不睡他了！”擎着钯，竟出红草坡，找路又走。可不喜坏了孙行者，笑倒个美猴王。行者道：“这夯货！大睁着两个眼，连自家人也认不得。”

好大圣！摇身又一变，还变做个螭螭虫，钉在他耳朵后面，不离他身上。那呆子入深山，又行有四五里，只见山凹中有桌面大的四四方方三块青石头。呆子放下钯，对石头唱个大喏。行者暗笑道：“这呆子！石头又不是人，又不会说话，又不会还礼，唱他喏怎的，可不是个瞎帐？”原来那呆子把石头当着唐僧、沙僧、行者三人，朝着他演习哩。他道：“我这回去，见了师父，若问有妖怪，就说有妖怪。他问甚么山？我若说是泥捏的，土做的，锡打的，铜铸的，面蒸的，纸糊的，笔画的，他们见说我呆哩，若讲这话，一发说呆了。我只说是石头山。他问甚么洞？也只说是石头洞。他问甚么门？却说是钉钉的铁叶门。他问里边有多远？只说入内有三层。十分再搜寻，问门上钉子多少？只说老

猪心忙记不真。此间编造停当，哄那弼马温去。”看官听着，凡世只图受用而不能生财者，未有不捏编大谎以哄人者也。那呆子捏合了，拖着钯，径回本路。怎知行者在耳朵后一一听得明白。

行者见他回来，即腾两翅预先回去，现原身，见了师父。师父道：“悟空，你来了，悟能怎不见回？”行者笑道：“他在那里编谎哩。就待来也。”长老道：“他两个耳朵盖着眼，愚拙之人也，他会编甚么谎？又是你捏合甚么鬼话赖他哩。”行者道：“师父，你只是这等护短。这是有对问的话。”把他那钻在草里睡觉，被啄木虫叮醒，朝石头唱喏，编造甚么石头山，石头洞，铁叶门，有妖精的话，预先说了。说毕不多时，那呆子走将来，又怕忘了那谎，低着头口里温习。被行者喝了一声道：“呆子！念甚么哩？”八戒掀起耳朵来看看道：“我到了地头了。”笔法可称道地生药。

那呆子上前跪倒，长老搀起道：“徒弟，辛苦阿。”八戒道：“正是。走路的人，爬山的人，第一辛苦了。”涉水登山，披星带月，自然不易。长老道：“可有妖怪么？”八戒道：“有妖怪，有妖怪，一堆妖怪哩。”长老道：“怎么打发你来？”八戒说：“他叫我做猪祖宗，猪外公，安排些粉汤素食，教我吃了一顿，说道，摆旗鼓送我们过山哩。”行者道：“想是在草里睡着了，说得是梦话。”呆子闻言，就吓得矮了二寸道：“爷爷呀！我睡，他怎么晓得？”

行者上前一把揪住道：“你过来！等我问你。”呆子又慌了，战战兢兢的道：“问便罢了，揪扯怎的。”行者道：“是甚么山？”八戒道：“是石头山。”“甚么洞？”道：“是石头洞。”“甚么门？”道：“是钉钉铁叶门。”“里边有多远？”道：“入内是三层。”行者道：“你不消说了，后半截我记得真。恐师父不信，我替你说了罢。”八戒道：“嘴脸！你又不曾去，你晓得那些儿？要替我说。”行者笑道：“门上钉子有多少？只说老猪心忙记不真。可是么？”那呆子即慌忙跪倒。行者道：“朝着石头唱喏，当做我三人，对他一问一答，可是么？又说‘等我编得谎儿停当，哄那弼马温去’，可是么？”那呆子连忙只是磕头道：“师兄，我去巡山，你莫成跟我去听的？”

行者骂道：“我把你个馕糠的夯货！这样买卖人真正糠，亦不值得与他吃。这般要紧的所在，教你去巡山，你却去睡觉。试看市上馕糠的，那个不想去睡觉。不是啄木虫叮你醒来，你还在那里睡哩。及叮醒，又编这样大谎，可不误了大事？你快伸过孤拐来，打五棍记心！”八戒慌了道：“那个哭丧棒重，擦一擦儿皮塌，搀一搀儿筋伤。若

打五下，就是死了。”行者道：“你怕打，却怎么扯谎？”语云：“买卖不说谎，老婆便没人养。”八戒道：“哥哥呵，只是这一遭儿，以后再不敢了。”行者道：“一遭便打三棍罢。”八戒道：“爷爷呀，半棍儿也禁不得。”呆子没计奈何，扯住师父道：“你替我说个方便儿。”长老道：“悟空说你编谎，我还不信，今果如此，其实该打。但如今过山少人使唤，悟空你且饶他，铺中少人，暂容一次。待过了山再打罢。”行者道：“古人云：‘顺父母言情^[10]，呼为大孝。’师父说不打，我就且饶你。你再去与他巡山，若再说谎误事，我定一下也不饶你！”

那呆子只得爬起来又去。你看他奔上大路，先提明大道，下文反而自醒。疑心生暗鬼，步步只疑是行者变化了跟住他。故见一物，即疑是行者。走有七八里，见一只老虎，定是只白虎，所谓五两头也。从山坡上跑过，他也不怕，举着钉钯道：“师兄来听说谎的，这遭不编了。”又走处，那山风来得甚猛，“呼”的一声，把颗枯木刮倒，滚至面前，傅真山题藏山古柏云，山石岩前古木枯，此木为柴。他又跌脚捶胸的道：“哥呵，这是怎的起！一行说不敢编谎罢了^[11]，又变甚么树来打人。”又走向前，只见一个白颈老鸦，当头喳喳的连叫几声。富家则堆金积玉，日见其生。贫民则啼饥号寒，惟日听死。是以古人有倒拔垂杨之叹也。他又道：“哥哥，不羞，不羞！我说不编就不编了，只管又变着老鸦怎的？你来听么。”原来这一番，行者却不曾跟他去，他那里却自惊自怪，乱疑乱猜，故无往而不疑是行者随他身也。

呆子惊疑且不题，却说那山叫做平顶山，金银充满之意。那洞叫做莲花洞。按下思无邪。洞里两妖，一唤金角大王，一唤银角大王。点出金银，是“财”字的正面。角乃逐也，紧贴“生”字。又日居角亢，常守他金库。看炉的童子已伏于此。金角正坐对银角说：“兄弟，五金以黄为长，故称银为兄弟。我们多少时不巡山了？”银角道：“有半个月了。”金角道：“兄弟，你今日与我去巡巡。”银角道：“今日巡山怎的？”金角道：“你不知，近闻得东土唐朝差个御弟唐僧往西方拜佛，一行四众，叫做孙行者、猪八戒、沙和尚，连马五口。你看他在那处，与我把他拿来。”银角道：“我们要吃人，那里不捞几个？这和尚到得那里，让他去罢。”金角道：“你不晓得，我当年出天界，便有来历，然离大道远矣。尝闻得人言，唐僧乃金蝉长老临凡，长老惟是金的，故此要吃。十世修行的好人，处处抱定“学”字，方合全部大旨。一点元阳未泄。有人吃他肉，延寿长生哩。”又不止过个好年。你生而人，却不生此群鸦之所以噪闹也。银角道：“若是吃了他肉就可以延寿长生，我们打甚么坐，立甚么功，炼甚么龙与虎，配甚么雌与雄？只该吃他去了。

等我去拿他来。”金角道：“兄弟，你有些性急，且莫忙着。你若走出门，不管好歹，但是和尚就拿将来。假如不是唐僧，却也不当人子。我记得他的模样，曾将他师徒画了一个影，图了一个形，人之形影，却落到财上，妙不可言。你可拿去，但遇着和尚，以此照验照验。”不知孰是无形者，更妙。又将某人是某名字，一一说了。银角得了图象，知道姓名，即出洞点起三十名小怪，便来山上巡逻。

却说八戒运拙，正行处，可可的撞见群魔，当面挡住，道：“那来的甚么人？”呆子才抬起头来，掀着耳朵，看见是些妖魔，他就慌了，心中暗道：“我若说是取经的和尚，他就捞了去。”只是说走路的。小妖回报道：“大王，是走路的。”那三十名小怪，中间有认得的，有不认得的，旁边有听着指点说话的，道：“大王，这个和尚像这图中猪八戒模样。”叫挂起影神图来。八戒看见，大惊道：“怪道这些时没精神哩！原来是他把我的影神传将来也。”心已印此，如何还去得西天？小妖用枪挑着，银角用手指道：“这骑白马的是唐僧，这毛脸的是孙行者。”八戒听见道：“城隍，没我便也罢了。猪头三牲，清醮二十四分^[12]。”口里劳叨，只管许愿。此际猪头，大觉有用。

那怪又道：“这黑长的是沙和尚，这长嘴大耳的是猪八戒。”金银上画的偏是八戒，非是作者好为此奇谈，正是天然果有此奇文。呆子听见说他，慌得把个嘴揣在怀里藏了。形影已在财上嘴脸，如何还赖的过。那怪叫：“和尚，伸出嘴来！”八戒道：“胎里病，伸不出来。”那怪令小妖使钩子钩出来，八戒慌得把个嘴伸出道：“小家形！罢了，见了银子，老呆大是出丑。这不是？你要看便就看，钩怎的？”那怪认得是八戒，掣出宝刀，上前就砍。这呆子举钉钯按住道：“我的儿，休无礼，看钯！”那怪笑道：“这和尚是半路出家的。”八戒道：“好儿子！有些灵性，你怎么就晓得老爷是半路上出家的？”那怪道：“你会使这钯，一定是在人家园圃中筑地，是个菜头。把他这钯偷将来也。”筑圃亦是生财，偷来信非大道。八戒道：“我的儿，你那里认得老爷这钯。我不比那筑地之钯，这是：

巨齿铸来如龙爪，渗金妆就似虎形。若逢对敌寒风洒，但遇相持火焰生。能替唐僧消瘴碍，西天路上捉妖精。轮动烟霞遮日月，使起昏云暗斗星。筑倒泰山老虎怕，掀翻大海老龙惊。饶你这妖有手段，一钯九个血窟窿。”

那怪闻言，那里肯让，使七星剑，丢开解数，与八戒一往一来，在山中赌斗，钯筑元宝，银子争战，写“生”字绝倒。有二十回合，不分胜负。

八戒发起狠来，舍死的相迎。那怪见他摔耳朵，喷粘涎，舞钉钯，口里吆吆喝喝的，财本不易生，而老呆之生更为奇异。也尽有些悚惧，即回头招呼小怪，一齐动手。若是一个打一个，其实还好。他见那些小妖齐上，慌了手脚，遮架不住，金山银山，会砍的亦砍不得许多。败了阵，回头就跑。原来是道路不平，原非大道。未曾细看，忽被蕨萝藤绊了个踉跄^[13]，银子绊倒人，此所以为大王也。挣起来正走，又被一个小妖睡倒在地，扳着他脚跟，“扑”的又跌了个狗吃屎，瞎猫儿扑住死老鼠，老呆此回大获满载。被一群赶上按住，抓鬃毛，揪耳朵，扯着脚，拉着尾，扛扛抬抬，擒进洞去。反被银子拿住，为之绝倒。咦，正是：

一身魔发难消灭，万种灾生不易除。

毕竟不知猪八戒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人之嘴脸丑态不能尽写，看他想出一个猪八戒，而酒色财气、七情六欲、争名夺利之嘴脸丑态，无不尽现。凡有此嘴脸丑态，以犯一切毛病者，急宜痛惩猛省。乃犹自以为猪八戒也，则误矣。

写八戒的伶俐，偏是八戒的伶俐；写八戒的呆馐，又极是八戒的呆馐，移作他人不得。一路有多少的热闹，无限的情趣，非是此事少他不得，正是此书少他不得；亦不是此书少他不得，正是各样的嘴脸丑态少他不得也。

行文最喜曲折，若一直写去，千章一法，万手雷同，有何趣味？看他想出八戒巡山一段，点染题意，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耳，目又为之一新。别种奇书多是写出其奇，惟独《西游》竟是画出其奇；别种奇书其妙尽在笔墨之中，惟独《西游》奇妙多寓语言之外。此乃文章之仙境，即奇书中亦不可多得也。

夫何为金角，何为银角，又何以称大王？盖金银紧贴“财”字：角，逐也，正写“生”字。大王，甚言是个看财的头儿，此所以名为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也。但此回是起笔，所以先讲生财，虚笼大道，全篇之局势已逐次安顿于此矣。

不说金银在人心上，反说形影尽在财上。铭心刻骨，极其狠毒，而大道自难言矣。

[1] 玉毫：指佛像。

[2] 毛皂：浅黑色。

[3] 递解：押解。

[4] 芦圩（wéi）：芦苇荡。

[5] 羁勒：管束。

[6] 盼：探望。

[7] 獐智：模样，神态。

[8] 捉掐：促狭，刁钻。

[9] 虫鹭（yī）：小动物，偏指鸟类。

[10] 言情：言语的意思，心意。

[11] 一行：刚才。

[12] 清醮（jiào）：道士主持的设坛祈祷的活动，其规模大小按“分”，二十四分属于大型。这里是猪八戒胡编的话。

[13] 蓏（luǒ）：瓜类植物。

第三十三回

外道迷真性 元神助本心

公平交易，买卖生财。其中原有大道可以久恃，乃舍此而不用，以鬼相尚，欺骗互用，狡诈百出。自遇行者，精细者转吃精细之亏，伶俐者反被伶俐之误。于是养家之心竟成害家之计，则人世之精细伶俐者亦何益之有，而可以久恃也。

外道者何？盖即金银也。元神者何？乃即大道也。凡人持己，未尝便不以道。独临财之际，则耳红面赤，努嘴挽舌，便作出种种的怪状，比之猪八戒更丑。故谚云：“青酒红人面，黄金黑人心。”古来不知坏了多少名士，海内不知迷了多少学者。《西游》书此，所以深明其道欤。

尝见《封神传》亦写此题，所以题纲云昆仑山子牙下山，竟昭然写出一切买卖交易，以讲生财更奇，但以箴箴捞取，似非大道。末节转到看命，盖达人知命，自不妄求。一笔煞到大道，尤为奇异。

却说那怪将八戒拿进洞去，道：“哥哥呵，拿将一个来了。”老魔喜道：“拿将我看。”二魔道：“这不是？”老魔道：“兄弟，错拿了，这个和尚没用。”反挑“生”字，笔意甚奇。八戒就绰经说道：“大王，没用的和尚，放他出去罢，不当人子！”二魔道：“哥哥，不要放他，虽然没用，也是唐僧一起的，叫做猪八戒，妙得紧。是个死生、死穿、死吃、死喝，不能生财而只好饕餮者也。把他且浸在后边净水池中，浸退了毛衣，使盐腌着，晒干了，等天阴下酒。”八戒听言道：“蹭蹬阿！撞着个贩腌腊的妖怪了！”那小妖把八戒抬进去，抛在水里。不题。纳诸混濶，其浊甚矣。

却说三藏坐在坡前，耳热眼跳，不是跳食，想是跳财。身体不安，叫声：“悟空，怎么悟能这番巡山，去之久而不来？”行者道：“师父还不晓得他的心哩。”三藏道：“他有甚心？”行者道：“师父阿，此山若有怪，他半步难行，一定虚张声势，跑将回来报我；想是无怪，路途平静，他一直去了。”虚将大道一挑。三藏道：“假若真个去了，却在那里

相会？此间乃是山野空阔之处，比不得那店市城井之间。”行者道：“师父莫虑。且请上马。那呆子有些懒惰，断然走的迟慢。你把马打动些儿，我们定赶上他，一同去罢。”真个唐僧上马，沙僧挑担，行者前面引路上山。

却说那老怪又唤二魔道：“兄弟，你既拿了八戒，断然就有唐僧。再去巡巡山来，切莫错过他去。”二魔道：“就行，就行。”你看他急点起五十名小妖，上山巡遛。正走处，只见祥云缥缈，瑞气盘旋。二魔道：“唐僧来了。”众妖道：“唐僧在那里？”二魔道：“好人头上祥云照顶，恶人头上黑气冲天。那唐僧原是金蝉长老临凡，十世修行的好人，所以有这祥云缥缈。”众怪都不看见。二魔用手指道：“那不是？”那三藏就在马上打了一个寒噤。又一指，又打个寒噤。一连指了三指，他就一连打了三个寒噤，财之诣人，未有不肉跳心惊者。心神不宁道：“徒弟阿，我怎么打寒噤么？”沙僧道：“打寒噤？想是伤食病发了。”行者道：“胡说。师父是走着这深山峻岭，必然小心虚惊。莫怕，莫怕！等老孙把棒打一路，与你压压惊。”

好行者！理开棒，在马前丢几个解数，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尽按那六韬三略，使起神通。那长老在马上观之，真个是寰中少有，世上全无，尖嘴缩腮，更觉利害。剖开路一直前行，可见此道亦不易味。险些儿不唬倒那怪物。他在山顶上看见，魂飞魄丧。忽失声道：“几年间闻说孙行者，今日才知，话不虚传果是真。”众怪上前道：“大王，怎么长他人之志气，灭自己之威风？你夸谁哩？”二魔道：“孙行者神通广大，那唐僧吃他不成。”众怪道：“大王，你没手段，等我们着几个去报大大王，教点起本洞大小兵来，摆开阵势，合力齐心，怕他走了那里去。”二魔道：“你们不曾见他那条铁棒，有万夫不当之勇。我洞中不过有四五百兵，怎禁得他那一棒？”众妖道：“这等说，唐僧吃不成，却不把猪八戒错拿了？如今送还他罢。”二魔道：“拿便也不曾错拿，送便也不好轻送。唐僧终是要吃，只是眼下还尚不能。”众妖道：“这般说，还过几年么？”二魔道：“也不消几年。我看见那唐僧，只可善图，不可恶取。若要倚势拿他，闻也不得一闻；只可以善去感他，赚得他心与我心相合，却就善中取计，可以图之。”人与物欲同心，虽欲不蔽，不可得矣。众妖道：“大王，如定计拿他，可用我等？”二魔道：“你们都各回本寨，但不许报与大王知道。若是惊动了，必然走了风讯，败了我计策。我自有个神通变化，可以拿他。”

众妖散去，他独跳下山来，在那道路之傍，摇身一变，变做个年老

的道者。怪不得人人都爱此道，要知此道原是银子变的。真个是怎生打扮？但见他：

星冠晃亮，鹤发蓬松。羽衣围绣带，云履缀黄棕^[1]。神清目朗如仙客，体健身轻似寿翁。说甚么清牛道士，也强如素券先生^[2]。妆成假像如真像，捏作虚情似实情。

他在那大路傍，妆做个跌折腿的道士，脚上血淋津，口里哼哼的只叫：“救人！救人！”

却说这三藏仗着孙大圣与沙僧，欢喜前来。正行处，只听得叫：“师父救人！”三藏闻得，道：“善哉！善哉！这旷野山中，四下里更无村舍，是甚么人叫？想必是虎豹狼虫唬倒的。”这长老兜回俊马，叫道：“那有难者，是甚人？可出来。”这怪从草科里爬出，对长老马前乒乓的只情磕头。三藏在马上，见他是个道者，却又年纪高大，虚点大道，却是反面，与后太上正对射。甚不过意，连忙下马搀道：“请起，请起。”那怪道：“疼！疼！疼！”丢了手看处，只见他脚上流血。三藏惊问道：“先生阿，你从那里来？因甚伤了尊足？”那怪巧语花言，虚情假意道：“师父阿，此山西去有一座清幽观宇，我是那观里的道士。”三藏道：“你不在本观中侍奉香火，演习经法，为何在此闲行？”那魔道：“因前日山南里施主家邀道众禳星，散福来晚。我师徒二人，一路而行。行至深衢，忽遇着一只斑斓猛虎，将我徒弟衔去。衔去小道，是为大道一衬。贫道战兢兢的（无）奔走，一跤跌在乱石坡上，伤了腿足，险恶生财，自然有伤大道。不知回路。今日大有天缘，得遇师父，万望师父大发慈悲，救我一命。若得到观中，就是典身卖命，一定重谢深恩。”三藏闻言，认为真实，想住谢金，所谓黄金动道心也。道：“先生阿，你我都是一命之人。我是僧，你是道，衣冠虽别，修行之理则同。我不救你呵，就不是出家之辈。黄金买住黑人心，恬不为怪矣，故曰“迷”。救便救你，你却走不得路哩。”那怪道：“立也立不起来，怎生走路？”三藏道：“也罢，也罢。我还走得路，将马让与你骑一程，到你上宫，还我马去罢。”那怪道：“师父，感蒙厚情，只是腿膀跌伤，不能骑马。”三藏道：“正是。”叫：“沙和尚，你把行李捎在我马上，你驮他一程罢。”沙僧道：“我驮他。”

那怪急回头，抹了他一眼^[3]，道：“师父呵，我被那猛虎唬怕了，见这悔气色脸的师父，愈加惊怕，不敢要他驮。”三藏叫道：“悟空，你驮罢。”行者连声答应道：“我驮，我驮。”那妖就认定了行者，顺顺的要他驮，再不言语。沙僧笑道：“这个没眼色的老道，我驮着不好，颠倒

要他驮^[4]，他若看不见师父时，三尖石上，把觔都攒断了你的哩。”

行者驮了，口中笑道：“你这个泼魔！怎么敢来惹我！你也问问老孙是几年的人儿，你这般鬼话儿，只好瞒唐僧，又好来瞒我？我认得你是这山中的怪物，到怕是心上的私欲。想是要吃我师父哩。我师父又非是等闲之辈，是你吃的？你要吃他，也须是分多一半与老孙是。”那魔闻得行者口中念诵，道：“师父，我是好人家儿孙，做了道士。今日不幸，遇着虎狼之厄，我不是妖怪。”行者道：“你既怕虎狼，怎么不念《北斗经》？”北斗主死，念之者不愿有生，乃嘲道士耳。三藏正然上马，闻得此言，骂道：“这个泼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驮他驮儿便罢了，且讲甚么北斗经、南斗经？”行者闻言，道：“这厮造化哩！我那师父，是个慈悲好善之人，见了银子，只怕慈悲好善，又不止长老。又有些外好里欸槎^[5]。所谓‘观音面，虎狼心’。我待不驮你，他就怪我。驮便驮，须要与你讲开。若是大小便，先和我说，若在脊梁上淋下来，臊气不堪，且污了我的衣服，没人浆洗。”那怪道：“我这般一把子年纪，岂不知你的话说？”行者才拉将起来，背在身上，放在心上则迷矣。同长老、沙僧奔大路西行。那山上高低不平之处，其非大道可知。行者留心慢走，让唐僧前去。

行不上三五里路，师父与沙僧下了山凹之中，行者却望不见，心中埋怨道：“师父偌大年纪，再不晓得事体。是和尚道士，原是吃人的，焉有与人者。这等远路，就是空身子也还嫌手重，狠不得摔了，却又教我驮着这个妖怪！昧着惺惺使糊涂，明知故犯，迷而不悟。莫说他是妖怪，就是好人，这们年纪也死得着了。攒杀他罢！竟想撇却，只怕放不下。驮他怎的？”这大圣正算计要攒，原来那怪就知道了，且会遣山，就使一个移山倒海的法术，银子的力量自然不小。就在行者背上（念）〔捻〕诀，念动真言，看他处处按定下章“思”字，方见文心之妙。把一座须弥山遣在空中，劈头来压行者。这大圣慌得把头偏一偏，压在左肩臂上，笑道：“我的儿，你使甚么重身法来压老孙哩！这个倒也不怕，只是正担好挑，偏担儿难挨^[6]。”那魔道：“一座山压他不住。”却又念咒语，把一座娥眉山遣在空中来压。行者又把头偏一偏，压在右肩臂上。看他挑着两座大山，飞星来赶师父。那魔头看见，就吓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道：“他却会担山！”又整性情，把真言念动，将一座泰山遣在空中，劈头压住行者。那大圣力软觔麻，遭逢他这泰山下顶之法，财心太重，道心自轻矣。又压得三尸神咋，七窍喷红。语云：“见精识精，见怪识怪。不识精怪，其事必败。”

好妖魔！使神通压倒行者，却疾驾长风去赶唐三藏，就于云端里伸下手来，马上挝人。慌得个沙僧，丢了行李，掣出降妖棒，当头挡住。那妖魔举一口七星剑，对面来迎。这一场好杀：

七星剑，降妖棒，万映金光如闪亮。这个圆眼凶如黑杀神，那个铁脸真是卷帘将。那怪山前大显能，一心要捉唐三藏。这个努力保真僧，一心宁死不肯放。他两个喷云噯雾照天宫，播土扬尘遮斗象。杀得那一轮红日淡无光，大地乾坤昏荡荡。来往相持八九回，不期战败沙和尚。理不胜数，阴疑于阳也。

那魔十分凶猛，使口宝剑，流星的解数滚来，把个沙僧战得软弱难搪，回头要走。早被他逼住宝仗，轮开大手，拦住沙僧，挟在左肋下，将右手去马上拿了三藏，脚尖儿钩着行李，张开口咬着马鬃，一扫尽光，不留馀剩。使起摄法，把他们一阵风都拿到莲花洞里，此洞亦大不清。厉声高叫道：“哥哥，这和尚都拿来了！”

老魔闻言，大喜道：“拿来我看！”二魔道：“这不是？”老魔道：“贤弟呀，又错拿来了也。”二魔道：“你说拿唐僧的。”老魔道：“是便是唐僧，只是还不曾拿住那有手段的孙行者。必蔽住此心，其他无用设想，更妙。须是要拿住他，才好吃唐僧哩。图财害命，大道全无，翻“有”字更透。若不曾拿得他，切莫动他的人。那猴王神通广大，变化多般。我们若吃了他师父，他肯甘心？来那门前杲闹，莫想得安生。”二魔笑道：“哥呵，你也忒会抬举人。若依你夸奖他，天上少有，地下全无。自我观之，也只如此，没甚手段。”老魔道：“你拿住了？”二魔道：“他已被我遣三座大山压在山下，寸步不能举移，气拘物蔽，写来绝妙。所以才把唐僧、沙和尚，连马、行李，都摄将来也。”那老魔闻言，满心欢喜道：“造化！造化！拿住这厮，唐僧才是我们口里的食哩。”叫小妖：“快安排酒来，且与你二大王奉一个得功的杯儿。”二魔道：“哥哥，且不要吃酒，叫小妖们把猪八戒捞上水来吊起。”遂把八戒吊在东廊，沙僧吊在西边，唐僧吊在中间，白马送在槽上，行李收将进去。

老魔笑道：“贤弟好手段！两次捉了三个和尚。但孙行者虽是有山压住，也须要作个法，怎么拿他来凑蒸才好哩。”二魔道：“兄长请坐。若要拿孙行者，不消我们动手，只教两个小妖，拿两件宝贝，把他装将来罢。”老魔道：“拿甚么宝贝去？”二魔道：“拿我的紫金红葫芦，你的羊脂玉净瓶。”“金玉”二字仍是“财”字的正解。老魔将宝贝取出道：“差那两个去？”二魔道：“差精细鬼、伶俐虫糊涂虫却偏使的是精细鬼，真

乃千古不白之奇冤。二人去。”吩咐道：“你两个拿着这宝贝，径至高山绝顶，将底儿朝天，口儿朝地，叫一声‘孙行者’！他若应了，就已装在里面。金玉原是摄魂瓶，人若听见，无有不去者也。随即贴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的帖儿，他就一时三刻化为脓了。”太上老君却如此用，妙不可言。提出老君，已为结尾伏案。二小妖叩头，将宝贝领出，去拿行者。不题。

却说那大圣被魔使法，压住在山根之下，遇苦思三藏，逢灾念圣僧，笔机一转。厉声叫道：“师父呵，想当时你到两界山，揭了压帖，老孙脱了大难，殊不知生财之难更甚。秉教沙门，感菩萨赐与法旨，我和你同住同修，同缘同相，同见同知。那想到了此处，遭逢魔瘴，又被他遣山压了。可怜！可怜！你死该当，只难为沙僧、八戒与那小龙化马一场。这正是‘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丧人’。”宦途商海，“名利”二字相同。叹罢，那珠泪如雨。回思转念，所谓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

早惊了山神、土地与五方揭谛神众，会金头揭谛道：“这山是谁的？”土地道：“是我们的。”“你山下压的是谁？”土地道：“不知是谁。”揭谛道：“你等原来不知。这压的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行者，如今皈依正果，跟唐僧做了徒弟，你怎么把山借与妖魔压他？你们是死了——他若有一日脱身出来，他肯饶你？就是罪轻，土地也问个摆站，山神也问个充军，我们也领个大不应是。”那山神、土地才怕道：“委实不知，不知！只听得那魔头念起遣山咒法，我们就把山移将来了，谁晓得是孙大圣？”揭谛道：“你且休怕。律上有云，不知者不坐罪。我与你计较，放他出来，不要教他动手打我们。”土地道：“就没理了？既放出来，又打？”揭谛道：“你不知。他有一条如意金箍棒，十分利害，打着的就死，挽着的就伤，磕一磕儿觔断，擦一擦儿皮塌哩。”

那土地、山神心中恐惧，与五方揭谛商议了，却来到三山门外叫道：“大圣，山神、土地、五方揭谛来见。”好行者！他虎瘦雄心还在，自然的气象昂昂，声音朗朗，道：“见我怎的？”土地道：“告大圣得知，遣开山，请大圣出来，赦小神不恭之罪。”行者道：“遣开山，不打你。”喝声“起去”！就如官府发放一般，那众神念动真言咒语，把山仍遣归本位，放起行者。行者跳将起来，抖抖土，束束裙，耳后掣出棒来，叫：“山神、土地，都伸过孤拐来，每人先打两下，与老孙散散闷。”众神大惊道：“刚才大圣已吩咐，恕我等之罪。怎么出来就变了言

语要打？”行者道：“好土地！好山神！你道不怕老孙，却怕妖怪。”见了家兄莫敢仰视，如何不怕？土地道：“那魔神通广大，法术高强，念动真言咒语，拘唤我等，在他洞里一日一个轮流当值哩。”有钱买得鬼推磨，此又更甚。行者听见“当值”二字，却也心惊，仰面朝天，高声大叫道：“苍天！苍天！自那混沌初分，天开地辟，花果山生了我，我也曾遍访明师，传授长生秘诀。生财无理，只怕短命。又在眼下，故云一时三刻。想我那随风变化，伏虎降龙，大闹天宫，名称大圣，更不曾把山神、土地，欺心使唤。今日这个妖魔无状，怎敢把山神、土地唤为奴仆，替他轮流当值？天阿，既生老孙，怎么又生此辈？”有天理亦有人欲，理之不容有欲。由欲之不容有理也，何足为怪。

那大圣正感叹间，又见山凹里霞光焰焰而来。行者道：“山神，土地，你既在这洞中当值，那放光的是甚物件？”土地道：“那是妖魔的宝贝放光，《西厢》云：“我也将贤贤易色将心戒，争当他兜的上心来。”并可作《西游》佳话。想是有妖精拿宝贝来降你。”行者道：“这个却好耍子儿阿！我且问你，他这洞中有甚人与他相往？”土地道：“他爱的是烧丹炼药，喜的是全真道人。”是为大道一衬。行者道：“怪道他变个老道士，把我师父骗去了。须知道是假的，骗却是真的。既这等，你都且记打，回去罢。等老孙自家拿他。”那众神俱腾空而散。这大圣摇身一变，变做个老真人。你道他怎生打扮：

头挽双髻髻，身穿百衲衣。手敲渔鼓筒^[7]，腰系吕公绦。斜倚大路下，专候小魔妖。顷刻妖来到，猴王暗放刁。

不多时，那两个小妖到了。行者将金箍棒伸开，那妖不曾防备，绊着脚，“扑”的一跌。爬起来，才看见行者，口里嚷道：“惫懒！惫懒！若不是我大王敬重你这行人，这行人何人也，虚扑大道。就和比较起来。”行者陪笑道：“比较甚么？道人见道人，都是一家人。”那怪道：“你怎么睡在这里，绊我一跌？”行者道：“小道童见我老道人，要跌一跌儿做见面钱。”见面犹要，则无处不要。那妖道：“我大王见面钱只要几两银子，可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妙讲“角”字，正是妙讲“生”字。你怎么跌一跌儿做见面钱？你别是一乡风，决不是我这里道士。”行者道：“我当真不是，我是蓬莱山来的。”那妖道：“蓬莱山是海岛神仙境界。”行者道：“我不是神仙，谁是神仙？”有钱的便是神仙。那妖却回嗔作喜，上前道：“老神仙，老神仙，我等肉眼凡胎，不能识认，言语冲撞，莫怪，莫怪！”行者道：“我不怪你。常言道，仙体不踏凡地。你怎知之，到今日到你山上，要度一个成仙了道的好人，这条道

上好人甚难。那个肯跟我去？”精细鬼道：“师父，我跟你去。”伶俐虫道：“师父，我跟你去。”神仙只是神仙做，那有几人做神仙？行者明知故问道：“你二位从哪里来的？”那怪道：“自莲花洞来的。”“要往那里去？”那怪道：“奉我大王教命，拿孙行者去的。”行者道：“拿那个？”那怪又道：“拿孙行者。”孙行者道：“可是跟唐僧取经的那个孙行者么？”那妖道：“正是，正是。你也认得他？”行者道：“那猴子有些无礼。我认得他，我也有些恼他。我与你同拿他去，就当与你助功。”那怪道：“师父，不须你助功。我二大王有些法术，遣了三座大山，把他压在山下，寸步难移，教我两个拿宝贝来装他的。”行者道：“是甚宝贝？”精细鬼道：“我的是红葫芦，他的是玉净瓶。”行者道：“怎么样装他？”小妖道：“把这宝贝的底儿朝天，口儿朝地，叫他一声，他若应了，就装在里面，非是宝瓶能装人，人自装于宝瓶之内也。贴上一张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的帖子，他就一时三刻化为脓了。”不是有时而昏，竟是霎时而死。

行者见说，心中暗惊道：“利害！利害！当时日值功曹报信说有五件宝贝，这是两件了；不知那三件又是甚么东西。”行者笑道：“二位，你把宝贝借我看看。”那小妖那知甚么诀窍，就于袖中取出两件宝贝，双手递与行者。行者见了，心中暗喜道：“好东西！好东西！我若把尾巴一挟，搜的跳起走了，只当是送老孙。”忽又思道：“不好，不好！抢便抢去，只是坏了老孙的名头，这叫做白日抢夺了。”以抢夺生财，更非大道。复递与他去道：“你还不曾见我的宝贝哩。”那怪道：“师父有甚宝贝？也借与我凡人看看压灾。”凡人岂见得宝贝？

好行者！伸下手，把尾上毫毛拔了一根，捻一捻，叫“变”！即变做一个一尺七寸长的大紫金红葫芦，存心哄人，信非大道。自腰里拿将出来道：“你看我的葫芦么？”那伶俐虫接在手看了，道：“师父，你这葫芦长大，有样范^[8]，好看，却只是不中用。”行者道：“怎的不中用？”那怪道：“我这两件宝贝，每一个可装千人哩。”行者道：“你这装人的，何足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在里面哩。”越想越妙，愈出愈奇，如此写来。朱注：“蔽”字方好看。那怪道：“就可以装天？”行者道：“当真的装天。”那怪道：“只怕是慌，就装与我们看看才信，不然决不信你。”行者道：“天若恼着我，一月之间，常装他七八遭。不恼着我，就半年也不装他一次。”伶俐虫道：“哥阿，装天的宝贝，与他换了罢。”精细鬼道：“他装天的，怎肯与我装人的相换？”伶俐虫道：“若不肯阿，贴他这个净瓶也罢。”看他使伶俐。行者心中暗喜道：“葫芦换葫芦，除外贴净瓶。一件换两件，其实甚相应。”相应只是一个，无如伶

伶俐者忒多。即上前扯住那伶俐虫道：“装天可换么？”那怪道：“但装天就换；不换，我是你的儿子！”只好作子孙裸儿。行者道：“也罢，也罢。我装与你们看看。”

好大圣！低头捻诀念个咒语，叫那日游神、夜游神、五方揭谛神：“即去与我奏上玉帝，说老孙皈依正果，保唐僧去西天取经，路阻高山，师逢苦厄。妖魔那宝，吾欲诱他折之，万千拜上，将天借与老孙装闭半个时辰，以助成功。若道半声不肯，即上灵霄殿，动起刀兵！”那日游神，竟至南天门里，灵霄殿下，启奏玉帝，备言前事。玉帝道：“这个泼猴头，出言无状。前者观音来说，放了他保护唐僧，朕这里又差五方揭谛、四值功曹，轮流护持。如今又借天装，天可装乎？”才说装不得，那班中闪出哪吒三太子奏道：“万岁，天也装得。”玉帝道：“天怎样装？”哪吒道：“自混沌初分，以轻清为天，重浊为地。天是一团清气而扶托瑶天宫阙，以理论之，其实难装；但只孙行者保唐僧西去取经，诚所谓泰山之福缘，海深之善庆，今日当助他成功。”玉帝道：“卿有何助？”哪吒道：“请降旨意，往北天门问真武借皂雕旗，在南天门上一展，把那日月星辰闭了，对面不见人，捉白不见黑，哄那怪道，只说装了天，以助行者成功。”玉帝闻言：“依卿所奏。”那太子奉旨，前来北天门见真武，备言前事。那祖师随将旗付太子。

早有游神急降大圣耳边道：“哪吒太子来助功了。”行者仰面观之，只见祥云缭绕，果是有神，却回头对小妖道：“装天罢！”小妖道：“要装就装，只管阿绵花屎怎的？”行者道：“我方才运神念咒来。”那小妖都睁着眼，看他怎么样装天。这行者将一个假葫芦儿抛将上去。你想，这是一根毫毛变的，能有多重？被那山顶上风吹去，飘飘荡荡，足有半个时辰，方才落下。只见那南天门上，哪吒太子把皂旗拨喇喇展开，把日月星辰俱遮闭了。真是乾坤墨染就，宇宙靛妆成。其德不明，物欲蔽之也。二小妖大惊道：“才说话时，只好向午，这怎么就黄昏了？”行者道：“天既装了，不辨时候，怎不黄昏！”“如何又这等样黑？”行者道：“日月星辰都是在里面，不知太上安在，李老君又安在？外却无光，怎么不黑！”小妖道：“师父，你在那厢说话哩？”行者道：“我在你面前不是？”小妖伸手摸着道：“只见说话，更不见面目。师父，此间是甚么去处？”行者又哄他道：“不要动脚，此间乃是渤海岸上。又称横海，即仓州也。若塌了脚，落下去呵，七八日还不得底哩。”小妖大惊道：“罢，罢，罢！放了天罢！我们晓得是这样装了。若弄一会子，落下海去，不得归家。”笔墨游戏，何至乃尔。

好行者！见他认了真实，又念咒语，惊动太子，把旗卷起，却早见日光正午。小妖笑道：“妙阿！妙阿！这样好宝贝，若不换阿，诚为不是养家的儿子。”那精细鬼交了葫芦，伶俐虫拿出净瓶，一齐儿递与行者。行者却将假葫芦儿递与小妖换了。既换了宝贝，交易兑换，明明写出个生财绝妙。却又干事找绝，脐下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变作一个铜钱，叫道：“小童，你拿这个钱去买张纸来。”小妖道：“何用？”行者道：“我与你写个合同文书，欺人瞒天，合同何用，反大道更奇。你将这两件装人的宝贝，换了我一件装天的宝贝，恐人心不平，向后去日久年深，有甚反悔不便，故写此各执为照。”小妖道：“此间又无笔墨，写甚文书？我与你赌个咒罢。”行者道：“怎么样赌？”小妖道：“我两件装人之宝，贴换你一件装天之宝，若有返悔，一年四季遭瘟。”毫无忌惮，大道亦莫可如何矣。行者笑道：“我是决不返悔，如有返悔，也照你四季遭瘟。”说了誓，将身一纵，把尾子翘了一翘^[10]，跳在南天门前，谢了哪吒太子摩旗相助之功。太子回宫缴旨，将旗送还真武。不题。

这行者伫立霄汉之间，观看那个小妖。毕竟不知怎生区处，且听下回分解。

金银乃倘来之物，原非性分中所固有，故云外道。不说人迷于外道，反说外道迷人。颠倒逆接，曲尽奥妙，写法尤为奇异。读此等书，粗看极淡，细味实深。必须上玩宝（像）〔象〕国之来龙，下究思无邪是去脉，而文意始得，不然则淡而无味矣。

夫无用者，死坐死穿、死吃死喝，固不能生财；即伶俐者，每又飞嫖飞赌、飞吃飞喝，适足以破财。况慳吝之人，必生浪荡之子，所以业亦如汤泼雪，一败涂地。必将此等层层驳出，以见财外无主，道外无财也。

生财之事百出，总之以大道为归。故人离大道者，非不足以生财，然而眼前华，生亦不可以久耳。

[1] 云履：绣有云形花纹的鞋子。

[2] 素券：道教的一种封号，位至素券，可称先生。

[3] 抹：此谓瞄。

[4] 颠倒：反而。

[5] 外好里枵槎：指人外表不错，内性却很难缠。枵槎，参见二十八回注。

[6] 偏担：担子的两头轻重不同。

[7] 渔鼓筒：参见第二十五回“渔鼓”注。

[8] 样范：式样。

[9] 阿绵花屎：形容拖拖拉拉，磨磨蹭蹭。阿，同“屙”，拉屎。

[10] 趔（qiāo）：翘。

第三十四回

魔王巧算困心猿 大圣腾那骗宝贝

《西游》之写赌斗变化者多矣，然未有如此回之新奇热闹者。魔王之宝贝始终有五，行者之姓名前后有三；魔王之宝贝得失无常，行者之姓名变换莫定。波浪千层，古怪百出，究竟魔王之宝贝到底有穷，大圣之神机始终莫测。至变老奶奶一段，妙想天开，笔墨飞舞，其中之奥妙有不可以骤言者。

《孟子》云：“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欿然。”则金绳不能系矣。故行者断得妙，如关夫子之封金，敬德之辞金，无非似此一断也，魔头虽以金幌，其如此心之不动何。

却说那两个小妖将假葫芦拿在手中，争（着）〔看〕一会，忽抬头，不见了行者。祖师已脱空而去矣。伶俐虫道：“哥呵，神仙也会打诳语，他说换了宝贝，度我等成仙，怎么不辞就去了？”不是王樵遇仙，竟似东坡说鬼，写得好笑。精细鬼道：“我们相应便宜的多哩，蠢才，便宜却是吃亏。他敢去得成？拿过葫芦来，等我装装天，也试演试演看。”真个把葫芦往上一抛，“扑”的就落将下来，慌得个伶俐虫道：“怎么不装？不装？莫是孙行者假变神仙，将假葫芦换了我们真的去耶？”真正伶俐，一猜就着。精细鬼道：“不要胡说，孙行者是那三座山压住了，怎生得出？拿过来，等我念他几句咒儿装了看。”这怪也把葫芦口望空丢起，口中念道：“只有半声不肯，就上灵霄殿上动起刀兵！”念不了，正妙在“不了”。胡思乱想，按下绝妙。“扑”的又落将下来。两妖道：“不装！不装！精细伶俐，必如此写来，方令人奇绝。一定是个假的！”嗟乎！世之骗人者，无怪其假作神仙；但人之受骗者，大抵每因精细伶俐。

正嚷处，孙大圣在半空里听得明白，看得真实，恐怕他弄得时辰多了，紧要处走了风讯，将身一抖，把那变葫芦的毫毛收上身来，弄得那两妖四手皆空。不因精细伶俐，尚不弄到此际。精细鬼道：“兄弟，拿

葫芦来。”伶俐虫道：“你拿着的！天呀，怎么不见了？”都去地下乱摸，草里胡寻，（各）〔吞〕袖子^山，揣腰间，那里得有？笔墨至此，真是好看。二妖吓得呆呆挣挣道：“怎的好？怎的好？当时大王将宝贝付与我们，教拿孙行者，今行者既不曾拿得，连宝贝都不见了，我们怎敢去回话？这一顿直直的打死了也！怎的好！怎的好！”伶俐虫道：“我们走了罢。”精细鬼道：“往那里走么？”伶俐虫道：“不管那里，走罢！若回去说没宝贝，断然是送命了。”精细鬼道：“不要走，还回去。二大王平日看你甚好，我推一句儿在你身上。他若肯将就，留得性命；说不过，就打死，还在此间。莫弄得两头不着。去来，去来！”那怪商议了，转步回山。

行者在半空中见他回去，又摇身一变，变作苍蝇儿飞下去，跟着小妖。你道他既变了苍蝇，那宝贝却放在何处？如丢在路上，藏在草里，被人看见拿去，却不是劳而无功？他还带在身上。带在身上呵，苍蝇不过豆粒大小，如何容得？原来他那宝贝与他金箍棒相同，叫做如宝贝，随身变化，可以大，可以小，故身上亦可容得。他“嚶”的一声，飞下去，跟定那怪。不一时，到了洞里。

只见那两个魔头，坐在那里饮酒。小妖朝上跪下，行者就钉在那门柜上，侧耳听着。小妖道：“大王。”二老魔即停杯道：“你们来了？”小妖道：“来了。”又问：“拿着孙行者否？”小妖叩头，不敢声言。老魔又问，又不敢应，只是叩头。问之再三，小妖俯伏在地：“赦小的万千死罪！赦小的万千死罪！我等执着宝贝，走到半山之中，忽遇着蓬莱山一个神仙。他问我们那里去，我们答道拿孙行者去。那神仙听见说孙行者，他也恼他，要与我们帮工。是我们不曾叫他帮工，却将拿宝贝装人的情由，与他说。那神仙也有个葫芦，善能装天。我们也是妄想之心，养家之意，他的装天，我的装人，与他换了罢。原说葫芦换葫芦，伶俐虫又贴他个净瓶。皆因伶俐太过。谁想他仙家之物，近不得凡人之手，正试演处，就连人都不见了。万望饶小的们死罪。”老魔听说，暴躁如雷，道：“罢了！罢了！这就是孙行者假妆神仙，骗哄去了。精细安在，伶俐又安在？极言哄骗，是为大道一反。那猴头神通广大，处处人熟，不知那个毛神，放他出来，骗去宝贝。”

二魔道：“兄长息怒。叵耐那猴头着然无礼，既有手段，便走了也罢，怎么又骗宝贝？我若没本事拿他，永不在西方路上为怪。”老魔道：“怎生拿他？”二魔道：“我们有五件宝贝，去了两件，还有三件，不能生财，而家当已弄大半。务要拿住他。”老魔道：“还有那三

件？”二魔道：“还有七星剑与芭蕉扇张仪云：留得舌头，便是本钱。在我身边，那一条幌金绳此钱龙也。在压龙山压龙洞老母亲那里收着哩。自己的家当已无，只剩得母亲的养老钱。而思有以取之也，妙反题面，比前又进一层。如今差两个小妖，去请母亲来吃唐僧肉，可谓惠而不费。就教他带幌金绳来所费者小，而所求者大。不为金绳，尚无此孝道。拿孙行者。”老魔道：“差那个去？”二魔道：“不差这样废物去。”将精细鬼、伶俐虫一声喝起。二人道：“造化！造化！打也不曾打，骂也不曾骂，却就饶了。”二魔道：“叫那常随的伴当巴山虎、倚海龙来。”登山涉水，以见其远离。二人跪下，二魔吩咐道：“你却要小心。”俱应道：“小心！”“却要仔细。”俱应道：“仔细！”自然不敢多花一个。又问道：“你认得老奶奶家么？”又俱应道：“认得！”父母的门儿都讲认得，可见其久别。“你既认得，你快早走动，到老奶奶处，多多拜上，说请吃唐僧肉哩，就着带幌金绳来，有亦不多。○前因不养而撇下，此又想剥削而请来。如此生财，可为大道一哭。要拿孙行者。”

二怪领命疾走。怎知那行者在傍，一一听得明白。他展开翅飞将去，赶上巴山虎，钉在他身上。行经二三里，就要打杀他两个。又思道：“打死他，有何难事？但他奶奶身边有那幌金索，又不知住在何处，等我且问他一问再打。”好行者！“嚶”的一声，躲离小妖，让他先行有百十步，却又摇身一变，也变做个小妖儿，戴一顶狐皮帽子，将虎皮裙子倒插上来勒住，赶上道：“走路的，等我一等。”那倚海龙回头问道：“是那里来的？”行者道：“好哥阿，连自家人也认不得？”小妖道：“我家没有你。”行者道：“怎么没我？你再认认我。”小妖道：“面生，面生，不曾相会。”行者道：“正是。你们不曾会着我，我是外班的。”小妖道：“外班长官，是不曾会。你往那里去？”行者道：“大王说，差你二位请老奶奶来吃唐僧肉，此物甚贵，只怕老奶奶有些难吃。教他就带幌金绳来有了金绳，何处不可吃肉，又奚必于莲花洞也。拿孙行者，恐你二位走得缓，有些贪顽，误了正事，又差我来催你们快去。”小妖见说着海底眼^[2]，更不疑惑，把行者果认做一家人，急急忙忙，往前飞跑。一气又跑有八九里，行者道：“忒走快了些，我们离家有多少路了？”小妖道：“有十五六里了。”行者道：“还有多远？”倚海龙用手指道：“乌林子里就是。”

行者抬头，见一带黑林不远，料得那老怪只在林子里外。却立定步，让那小怪前走，即取出铁棒，走上前着脚后一刮，可怜忒不禁打，就把两个小妖刮做一团肉饼，却拖着脚藏在路傍深草科里，即便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变做个巴山虎，自身却变做个倚海龙，假

妆做两个小妖，竟往那压龙洞请老奶奶。这叫做七十二变神通大，指物（騰）（騰）那手段高。三五步跳到林子里，正找寻处，只见有两扇石门，半开半掩，不敢擅入，只得吆叫一声：“开门！开门！”早惊动那把门的一个女怪将那半扇儿开了，道：“你是那里来的？”行者道：“我是平顶山莲花洞里差来请老奶奶的。”女怪道：“进去。”到了二层门下，闪着头往里观看，只见那正当中坐着一个老妈妈儿。你道他怎生模样？但见：

雪鬓蓬松，星光幌亮。脸皮红润皱纹多，牙齿稀疏神气壮。貌似菊花霜里色，形如松老雨馀颜。头缠白练攒丝帕，耳坠黄金嵌宝环。

孙大圣见了，不敢进去，只在二门外忤着脸^[3]，脱脱的哭起来。瘦的可怜，不忍再看，焉得不哭？你道他哭怎的？莫成是怕他？就怕也便不哭，况先哄了他的宝贝，又打死他的小妖，却为何而哭？他当时曾下九鼎油锅，就焯了七八日，也不曾有一点泪儿。只为想起唐僧取经的苦恼，他就泪出痛肠，放眼便哭。心却想道：“老孙既显手段，变做小妖，来请这老怪，没有个直直的站了说话之理，一定见他磕头才是。我为人做了一场好汉，止拜了三个人：西天拜佛祖，南海拜观音，两界山师父救了我，我拜了他四拜。为他使碎六叶连肝肺，用尽三毛七孔心。一卷经，能值几何？今日却教我去拜此怪，若不跪拜，必定走了风讯。苦阿！算来只为师父受困，故使我受辱于人。”到此际也没及奈何，撞将进去，朝上跪下道：“奶奶磕头。”那怪道：“我儿起来。”行者暗道：“好，好，好！叫得结实。”老怪问道：“你是那里来的？”人都不识，可见其不养久矣。行者道：“平顶山莲花洞。蒙二位大王有令，差来请奶奶去吃唐僧肉，教带幌金绳，要挈孙行者哩。”老怪大喜道：“好孝顺的儿子！”妙。不为金绳，尚不来请；不捉唐僧，永不得吃也。就去叫抬出轿来。行者道：“我的儿呵！妖精也抬轿。”后壁厢即有两个女怪，撞出一顶香藤轿放在门外，挂上青绢纬幔。

老怪起身出洞，坐在轿里。后有几个小女妖捧着减妆^[4]，端着镜架，提着手巾，托着香盒，跟随左右。那老怪道：“你们来怎的？我往自家儿子去处，愁那里没人伏侍？要你们去献勤塌嘴^[5]！都回去，关了门看家。”那几个小妖果俱回去，《西厢》有云：“省钱的奶奶忒虑过，恐怕张罗。”止有两个抬轿的。无乃太俭乎。老怪问道：“那差来的，叫做甚么名字？”行者连忙答应道：“他叫做巴山虎，我叫做倚海龙。”老怪道：“你两个前走，与我开路。”行者暗想道：“可是晦气！经倒不曾取得，且来替他做皂隶！”却又不肯抵强，只得向前引路，大四声喝

起。

行了五六里远近，他就坐在石崖上，等候那抬轿的到了，行者道：“若歇歇如何？压得肩头疼呵。”小怪那知甚么诀窍，就把轿子歇下。行者在轿后，胸脯上拔下一根毫毛，变做一个大烧饼，抱着啃。轿夫道：“长官，你吃的是甚么？”行者道：“不好说，这远的路来请奶奶，没些儿赏赐，原是角的，如何啃得下？肚里饿了，原带来的干粮，等我吃些儿再走。”如此写出个生财，而鄙吝不堪再道。轿夫道：“把些儿我们吃吃。”行者笑道：“来么，都是一家人，怎么计较？”那小妖不知好歹，围住行者，分其干粮，积财之家真有此境，而刻上刻下，一笔俱到。被行者掣出棒，着头一磨，一个搪着的，打得稀烂；一个擦着的，不死还哼。那老怪听得人哼，轿子里伸出头来看时，被行者跳到轿前劈头一棍，打了个窟窿，脑浆迸流，鲜血直冒。拖出轿来看处，原是个九尾狐狸。行者笑道：“这业畜！叫甚么老奶奶？你叫老奶奶，就该称老孙做上太祖公公是。”

好猴王！把他那幌金绳搜出来笼在袖里，欢喜道：“那泼魔纵有手段，已此三件儿宝贝姓孙了。”俭于父母，原想留于子孙，不谓不旋踵，而已非其所有，可胜叹也。却又拔两根毫毛，变做个巴山虎、倚海龙，又拔两根变做两个抬轿的，他却变做老奶奶模样，坐在轿里，将轿子抬起，竟回本路。不多时，到了莲花洞口，看取莲花净，方知不染心。为下寡欲伏案，而此际之欲正多。那毫毛变的小妖，俱在前道：“开门！开门！”内有把门的小妖开了门，道：“巴山虎、倚海龙来了？”毫毛道：“来了。”“你们请的奶奶呢？”毫毛用手指道：“那抬轿的不是？”小怪道：“你且住，等我进去先报。”报道：“大王，奶奶来耶。”两个魔头闻说，即命排香案来接。外面粉饰，李鬼活现。行者听得，暗喜道：“造化也！轮到我为人了。我先变小妖去请老怪，磕了他一个头，这番来我变老怪，是他母亲，定行四拜之礼。虽不怎的，好道也撰他两个头儿。”买卖人见不的便宜，却又吃不得一点亏。好大圣！下了轿子，抖抖衣服，把那四根毫毛收在身上。那把门的小妖把空轿抬入门里，他却随后徐行。那般娇娇啾啾^[6]，扭扭捏捏，只怕比猴儿更丑。就像那老怪的行动，竟自进去。又只见大小群妖都来跪接，鼓乐箫韶，一派响亮；博山炉里，霏霏香烟。他到正厅上南面坐下，两个魔头双膝跪倒，朝上叩头，叫道：“母亲，孩儿拜揖。”父亲不知为谁。行者道：“我儿起来。”

却说猪八戒吊在梁上，哈哈的笑了一声。沙僧道：“二哥好阿，吊

出笑来也。”八戒道：“兄弟，我笑中有故。”沙僧道：“甚故？”八戒道：“我们只怕是奶奶来了，就要蒸吃——原来不是奶奶，是旧话来了。”沙僧道：“甚么旧话？”八戒笑道：“弼马温来了。”沙僧道：“你怎么认得是他？”八戒道：“湾倒腰，叫‘我儿起来’，那后面就掬起猴尾耙子。八戒只见后面掬尾，尚不知前边露头。我比你吊得高，所以看得明也。”沙僧道：“且不要言语，听他说甚么话。”八戒道：“正是，正是。”那孙大圣坐在中间问道：“我儿，请我来有何事干？”魔头道：“母亲呵，连日儿等少礼，不曾孝顺得。只顾生财，此日亦不知连到何代，幸亏自道。今早愚兄弟拿倒东土唐僧，不敢擅吃，请母亲来献献生，好蒸与母亲吃了延寿。”行者道：“我儿，唐僧的肉，我倒不吃，不能吃，不敢吃，且更不得吃，又云不肯吃，哀哉。听见有个猪八戒的耳躲甚好，可割将下来整治整治，我下酒。”金角银角的母亲，却想吃猪耳躲，妙不可言。那八戒听见慌了，道：“遭瘟的！你来为割我耳躲的，我喊出来不好听呵！”

噫！只为呆子一句通情话，走了猴王变化的风。那里有几个巡山的小怪、把门的众妖，都撞将进来，报道：“大王，祸事了！孙行者打杀奶奶，假妆来耶！”呜呼！其母已矣，大抵猪耳躲不曾吃。天理何存，大道安在？可为生财者一哭。魔头闻此言，那容分说，掣七星宝剑，望行者劈面砍来。好大圣！将身一幌，只见满洞红光，预先走了。似这般手段，着实好耍子。正是那：聚则成形，散则成气。唬得个老魔头魂飞魄散，众群精噬指摇头^[4]。老魔道：“兄弟，把唐僧与沙僧、八戒、白马、行李都送还那孙行者，闭了是非之门罢。”二魔道：“哥哥，你说那里话？我不知费了多少辛勤，施这计策将那和尚都掇将来。如今似你这等怕惧孙行者的诡谲，就真送去还他，真所谓畏刀避剑之人，岂大丈夫之所为也？你且请坐勿惧，我闻你说孙行者神通广大，我虽与他相会一场，却不曾与他比试。取披挂来，等我寻他交战三合。假若他三合胜我不过，唐僧还是我们之食；如三合我不能胜他，那时再送唐僧与他未迟。”老魔道：“贤弟说得是。”教：“取披挂！”众妖抬出披挂，二魔结束齐整，执宝剑出门外，叫声：“孙行者，你往那里走了？”此时大圣已在云端里，闻得叫他名字，急回头观看，原来是那二魔，你看他怎生打扮：

头戴凤盔欺腊雪，身披战甲幌鎡铁。腰间带是蟒龙觔，粉皮靴鞦梅花摺^[5]。颜如灌口活真君，貌比巨灵无二别。七星宝剑手中擎，怒气冲霄威烈烈。

二魔高叫道：“孙行者！快还我宝贝与我母亲来，我饶你唐僧取经去。”大圣忍不住骂道：“这泼怪物！错认了你孙外公。赶早儿送还我师父、师弟、白马、行囊，仍打发我些盘缠，其母且不得，尔又何望也。往西走路。若牙缝里道半个‘不’字，就自家搓根绳儿去罢，也免得你外公动手。”二魔闻言，急纵云跳在空中，轮宝剑来刺。行者掣铁棒，劈面相迎。他两个在半空中这场好杀：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棋逢对手难藏兴，将遇良才可用功。那两员神将相交，好便似南山虎斗，北海龙争。龙争处鳞甲生辉，虎斗时爪牙乱落。爪牙乱落撒银钩，鳞甲生辉支铁叶。这一个翻翻复复有千般解数，那一个来来往往无半点放闲。金箍棒离顶门只隔三分，七星剑向心窝惟争一蹶^[9]。那个威风逼得斗牛寒，这个怒气胜如雷电险。

他两个战了有三十回合，不分胜负。行者暗喜道：“这泼怪倒也架得住老孙的铁棒。我已得了他三件宝贝，却这般苦苦的与他厮杀，可不误了我的工夫？不若拿葫芦或净瓶装他去，多少是好。”又想道：“不好，不好。常言道：‘物随主便。’倘若我叫他不答应，却又不误了事业？且使幌金绳扣头罢。”好大圣！一只手使棒架住他的宝贝，一只手把那绳执起，刷喇的扣了魔头。原来那魔头有个紧绳咒，有个松绳咒，咒原有松，无如人心自紧，其如此绳何。○一松一紧，天然绝妙。若扣住别人，就念紧绳咒，莫能得脱；若扣住自家人，就念松绳咒，不得伤身。他认的是自家的宝贝，即念松绳咒，把绳松动，便脱出来。返望行者抛将去，却早扣住了大圣。大圣正要使瘦身法，想要脱身，却被那魔念动紧绳咒紧紧扣住，怎能得脱？褪至颈项之下，原是一个金圈子套住。赤紧的牢拴在心上。那怪将绳一扯，扯将下来，照光头上砍了七八宝剑，行者头皮儿也不曾红了一红。那魔道：“这猴子，你这等头硬，不知其心更硬。我不砍你，且带你回去再打。你将我那两件宝贝趁早还我。”行者道：“我拿你甚么宝贝，你问我要？”那魔头将身上细细搜检，却将那葫芦、净瓶都搜出来。或得或失，总非大道。又把绳子牵着，带至洞里，道：“兄长，拿将来。”老魔道：“拿了谁来？”二魔道：“孙行者。你来看，你来看！”老魔一见，认得是行者，满面喜笑道：“是他，是他！把他长长的绳儿拴在柱料上耍子^[10]。”真个把行者拴住，两个魔头却进后面堂里饮酒。

那大圣在柱根下爬蹉^[11]，忽惊动八戒。那呆子吊在梁上，哈哈的笑道：“哥哥呵，耳躲吃不成了。”行者道：“呆子，可吊得自在么？我如今就出去，管情救了你们。”八戒道：“不羞，不羞，本身难脱，还想救

人？罢，罢，罢！师徒们都在一处死了，好到阴司里问路。”行者道：“不要胡说！你看我出去。”八戒道：“我看你怎么出去？”那大圣口里与八戒说话，眼里却摸着那两个妖魔，见在里边吃酒，有几个小妖拿盘拿盏，执壶酹酒^[12]，不住的两头乱跑，关防的略松了些儿^[13]。他见面前无人，就弄神通，顺出棒来，吹口仙气，叫“变”！即变做一个纯钢的剗儿，扳过那颈项的圈子，三五剗，剗做两段，断的好，有此一断，金绳不能系矣，笔机一转。扳开剗口，脱将出来。拔了一根毫毛，叫变做一个假身拴在那里，真身却幌一幌，变做个小妖，立在傍边。八戒又在梁上喊道：“不好了！不好了！拴的是假货，吊的是正身。”老魔停杯便问：“那猪八戒吆喝的是甚么？”行者已变做小妖，上前道：“猪八戒撞道孙行者^[14]，教变化走了罢，他不肯走，在那里吆喝哩。”二魔道：“还说猪八戒老实！原来这等不老实，该打二十多嘴棍！”嘴倒不多，只是太长。

这行者就去拿条棍来打。八戒道：“你打轻些儿，若重了些儿，我又喊起，我认得你。”行者道：“老孙变化，也只为你们，你怎么倒走了风息？这一洞里妖精都认不得，怎的偏你认得？”八戒道：“你虽变了头脸，还不曾变得屁股，那屁股上两块红不是？我因此认得是你。”禅机道妙，笔笔费心。行者随往后面，演到厨中^[15]，锅底上摸了一把，将两（臂）〔臀〕擦黑，行至前边。八戒看见，又笑道：“那个猴子，去那里混了这一会，弄做个黑屁股来了。”忽红忽白，生财的嘴脸原是这样。行者仍站在跟前，要偷他宝贝。竟想作贼，方知上句抹黑之妙，书法又进一层。真个甚有见识，走上厅，对那怪扯个腿子，如此生法更丑。道：“大王，你看那孙行者拴在柱上，左右爬蹉，磨坏那根金绳，得一根粗壮些的绳子换将下来才好。”老魔道：“说得是。”所谓盗亦有道也。即将腰间的狮蛮带解下，递与行者。行者接了带，把假妆的行者拴住，换下那条绳子，一窝儿窝儿笼在袖内；巧里得来暗里去，为他人作嫁衣裳。又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变作一根假幌金绳，双手送与那怪。那怪只因贪酒，那曾细看，就便收下。这个是：

大圣（膳）〔腾〕那弄本事，毫毛又换幌金绳。

得了这件宝贝，急转身跳出门外，现了原身，高叫：“妖怪！”那把门的小妖问道：“你是甚人，在此呼喝？”行者道：“你快早进去，报与你那泼魔说，者行孙来了。”来的都是此辈，此财如何得久？那小妖如言报告。老魔大惊道：“拿住孙行者，又怎么有个者行孙？”二魔道：“哥哥，怕他怎的？宝贝都在我手里，等我拿那葫芦出去，把他装

将来。”老魔道：“兄弟仔细。”二魔拿了葫芦，走出山门，忽看见与孙行者模样一般，只是略矮些儿，问道：“你是那里来的？”行者道：“我是孙行者的兄弟，闻说你拿了我家兄，家兄岂是你拿的？○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却来与你寻事的。”可见生财非道，亦不能安然享受。此争夺之所以不已，也恰是后一层。二魔道：“是我拿了，锁在洞中。你今既来，必要索战；我也不与你交兵，我且叫你一声，你敢应我么？”行者道：“可怕你叫上千声，我就答应你万声。”那魔执了宝贝，跳在空中，把底儿朝天，口儿朝地，叫声“者行孙”。行者却不敢答应，心中暗想道：“若是应了，就装进去哩。”那魔道：“你怎么不应我？”行者道：“我有些耳闭，不曾听见。你高叫。”那怪物又叫声“者行孙”。行者在底下掐着指头算了一算，道：“我真名字叫做孙行者，起的鬼名字叫做者行孙。真名字可以装得，鬼名字好道装不得。”却就忍不住，应了他一声，搜的被他吸进葫芦去，这般小人，听得银子，无有不钻进者也。贴上帖儿。原来那宝贝那管甚么名字真假，但绰个应的气儿，就装了去也。

大圣到他葫芦里，浑然乌黑，把头往上一顶，那里顶得动。且是塞得甚紧，却才心中焦躁道：“当时我在山上，遇着那两个小妖，他曾告诵我，说不拘葫芦、净瓶，把人装在里面，只消一时三刻，就化为脓了似此生财，焉得不死？——敢莫化了我么？”一条心又想着道：“没事，化不得我。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被太上老君放在八卦炉中炼了四十九日，炼成个金子心肝，银子肺腑，怪不得一心想钱，不想五脏俱是金银，按下无迹。铜头铁背，火眼金睛，那里一时三刻就化得我？且跟他进去，看他怎的。”二魔拿入里面道：“哥哥，拿来了。”老魔道：“拿了谁？”二魔道：“者行孙，是我装在葫芦里也。”老魔欢喜道：“贤弟请坐，不要动，只等摇得响，再揭帖儿。”行者听得道：“我这般一个身子，怎么便摇得响？只除化成稀汁，才摇得响是。等我撒泡溺罢，他若摇得响时，一定揭帖起盖，我乘空走他娘罢。”又思道：“不好，不好。溺虽可响，只是污了这直裰。等他摇时，我但聚下唾津漱口，稀漓呼喇的，哄他揭开，老孙再走罢。”

大圣作了准备，那怪贪酒不摇。大圣作个法，意思只是哄他来摇，忽然叫道：“天呀，孤拐都化了！”一片诡谲，何尝有大道？那魔也不摇。大圣又叫道：“娘阿，连腰截骨都化了。”老魔道：“化至腰时，都化尽矣。揭起帖儿看看！”那大圣闻言，就拔了一根毫毛，叫“变”！变作个半截的身子，在葫芦底上，真身却变做个蟪蛄虫儿，叮在那葫芦口边。只见那二魔揭起帖子看时，大圣早已飞出，打个滚，又变做个倚海

龙——倚海龙却是原去请老奶奶的那个小妖，他变了站在傍边。那老魔扳着葫芦口，张了一张，见是个半截身子动耽，他也不认真假，慌忙叫：“兄弟，盖上，盖上！还不曾化得了哩。”二魔依旧贴上。大圣在傍暗笑道：“不知老孙已在此矣。”

那老魔拿了壶，满满的斟了一杯酒，近前双手递与二魔道：“贤弟，我与你递个钟儿。”二魔道：“兄长，我们已吃了这半会酒，又递甚钟？”老魔道：“你拿住唐僧、八戒、沙僧犹可，又索了孙行者，装了者行孙，世人尽多，如何装得尽。如此功劳，该与你多递几钟。”二魔见哥哥恭敬，怎敢不接，但一只手托着葫芦，一只手不敢去接，却把葫芦递与倚海龙，双手去接杯。不知那倚海龙是孙行者变的。你看他端葫芦，殷勤奉侍。二魔接酒吃了，也要回奉一杯，老魔道：“不消回酒，我这里陪你一杯罢。”两人只管谦逊，行者顶着葫芦，眼不转睛，看他两个左右传杯，极写“酒”字，是为“财”字一衬。全无计较，他就把个葫芦摀入衣袖，河上来水上去，刻薄欺诈，毫无所用，反面更透。拔根毫毛，变个假葫芦，一样无二，捧在手中。那魔递了一会酒，也不看真假，一把接过宝贝，各上席安然坐下，依然饮酒。孙大圣撒身走过，得了宝贝，心中暗喜道：饶这魔头有手段，毕竟葫芦还姓孙。

毕竟不知向后怎样施为方得救师灭怪，且听下回分解。

上回写交易逐末，固是生财；此回写鄙吝剥削，亦是生财。始而则施之于人，继而则奉之于母，涓滴不见其来，金绳已见其去，两层夹叙大道，不堪再问。

问：净瓶葫芦何以装入，金绳又何以系人？初不知西游之玄妙，实有至理也。如晋人以璧马假虞道，陈平以金银间亚父，文种以金蝇拴伯嚭之心，秦王以金绳缚郭开之意，是皆为宝瓶葫芦之所装，金绳之所系。假使人心果如莲花之出污泥而不染，则非理之财又乌足以累此心也。

圣婴既不孝其父，财奴又不孝其母，虽有金角、银角，却又啃不下，此所以捉得野猪而还愿也。欺骗世人，刻薄家下，已非大道，甚至父母身上亦想打算，较之陆绩，又偷盗之不若者也。

[1] 吞：借作“褪”。使穿着的衣服部分地脱离身体。此谓将手臂从袖管里褪出来。

[2] 海底眼：底细，隐秘。

[3] 件：用同“捂”。

[4] 减妆：盛放梳妆用品的匣子。

[5] 塌嘴：多嘴。

[6] 娇娇啾啾：即娇娇滴滴。

[7] 噬（shì）指：咬手指。形容恐惧的样子。噬，咬。

[8] 靴鞦（qí）：靴子。

[9] 蹀（zhǎn）：用手指按住物体量长短，拇指到中指间为一蹀，也称一扎（戥）。参见第十一回“戥”注。

[10] 料（dǒu）：屋柱上的方形木块。

[11] 爬蹉：来回爬动磨搓。

[12] 酩（shī）酒：斟酒。

[13] 关防：防范。

[14] 撺道：怂恿，撺掇。

[15] 演：缓步走。

第三十五回

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获宝伏邪魔

语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房土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又有收人在后头。”乃二魔以财雄霸一方，若固有之，却不知是窃取主人者；及道祖出来尽行收去，则二魔一空，行者为之又一空。此正是“夜草不肥胎瘦马，外财不富命穷人。早知财命由天理，枉作炉边袖手人”。

金银原是老君之物，一切世人原不过是轮流换班，替他瞎看守了几日，到后来仍然与他又都留下。试看古往与今来，有谁人带得一块去？

问：取经一事，何以要写金银之魔？盖财虽为人日用养生之至要，实为人欲之大端；必于此中不浼，方可去得西天，见得如来。若于中途半路或为宝瓶所装，或为金绳所系，则必品行有亏，身心有玷，如何还成得正果，到得灵山？故老君一段，点透其中之妙诀，而知此章之有关于取经也大矣。

本性圆明道自通，翻身跳出网罗中。修成变化非容易，炼就长生岂俗同。清浊几番随运转，辟开数劫任西东。逍遥万亿年无计，一点神光永注空。

此诗暗合孙大圣的道妙。人心一样。见他如此，又焉有不畅快者也？他自得了那魔真宝，笼在袖中，喜道：“泼魔苦苦用心拿我，‘生财’二字，一笔包尽。诚所谓水中捞月；老孙若要擒你，就好似火上弄冰。”若然亦不是养家的儿子，苦争何为？藏着葫芦，密密的溜出门外，现了本相，厉声高叫道：“精怪开门！”傍有小妖道：“你又是甚人，敢来吆喝？”行者道：“快报与你那老泼魔，吾乃行者孙来也。”生之者不众，来之者正多。那小妖急入里报道：“大王，门外有个甚么行者孙来了。”老魔大惊道：“贤弟，不好了，惹动他一窝风了！眼下就有些不足，如何支应？幌金绳现拴着孙行者，葫芦里现装着者行孙，怎么又有个甚么行者孙？想是他几个兄弟都来了。”二魔道：“兄长放心，我

这葫芦装下一千人哩。我才装了者行孙一个，又怕那甚么行者孙！等我出去看看，一发装来。”肉包儿打狗——适中其心。老魔道：“兄弟仔细。”

你看那二魔拿着个假葫芦，还想前番，雄纠纠，气昂昂，走出门高呼道：“你是那里人氏，敢在此间吆喝？”行者道：“你认不得？我

家居花果山，祖贯水帘洞。只为闹天宫，多时罢争竞。如今幸脱灾，弃道从僧用。秉教上雷音，求经归觉正。相逢野泼魔，却把神通弄。还我大唐僧，上西参佛圣。两家罢战争，各守平安境。休惹老孙焦，伤残老性命。”

那魔道：“你且过来，我不与你相打。但我叫你一声，你敢应么？”行者笑道：“你叫我，我就应了。我若叫你，你可应么？”世之求财神者，何不叫他一声，看应也不应。○邓通饿死，偏叫不应，真是可恨。那魔道：“我叫你，是我有个宝贝葫芦，可以装人；你叫我，却有何物？”行者道：“我也有个葫芦儿。”那魔道：“既有，拿出来我看。”行者就于袖中取出葫芦道：“泼魔你看。”幌一幌，复藏在袖中，恐他来抢。

那魔见了，大惊道：“他葫芦是那里来的？怎么就与我的一般？纵是一根藤上结的，也有个大小不同，偏正不一，却怎么一般无二？”他便正色叫道：“行者孙，你那葫芦是那里来的？”行者委实不知来历，接过口来就问他一句道：“你那葫芦是那里来的？”那魔不知是个见识，只道是句老实言语，就将根本从头说出，道：“我这葫芦是混沌初分，天开地辟，有一位太上老祖，点出“有”字，转正大道。解化女娲之名，炼石补天，普救阎浮世界^[4]。补到乾宫央地，见一座昆仑山脚下登峨眉之巅，东望扶桑，北望雪山，西望昆仑，则此山在葱岭之西，乃黄河发源处也。有一缕仙藤，上结着这个紫金红葫芦，西方庚辛金，昆仑乃财源发脉之所，其产五金无疑。却便是老君留下到如今。”财原是大道所生，而生之者可不以大道乎？○虚扑题面，笔笔神奇。大圣闻言，就绰了他口气道：“我的葫芦也是那里来的。”魔头道：“怎见得？”大圣道：“自清浊初开，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太上道祖解化女娲，补完天缺，行至昆仑山下，有根仙藤，藤结有两个葫芦。我得一个是雄的，你那个却是雌的。”雌雄相遇，邪念顿发，按下绝妙。那怪道：“莫说雌雄，但只装得人的就是好宝贝。”大圣道：“你也说得是。我就让你先装。”

那怪甚喜，急纵身跳将起去，到空中执着葫芦，叫一声“行者孙”。

大圣听得，却就不歇气，连应了八九声，只是不能装去。那魔坠将下来，跌脚捶胸道：“天那！只说世情不改变哩！这样个宝贝也怕老公，不知怕老公，还是古道。雌见了雄，就不敢装了。”行者笑道：“你且收起，轮到老孙该叫你哩。”急纵觔斗跳上去，将葫芦底儿朝天，口儿朝地，照定妖魔，叫声：“银角大王！”那怪不敢闭口，只得应了一声，條的装在里面，生于斯死于斯，始而装人，不知反以自装矣。被行者贴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的帖子。这才有天理。心中暗喜道：“我的儿，你今日也来试试新了。”

他要按落云头，拿着葫芦，心心念念只是要救师父，又往莲花洞口而来。那山上都是些洼踏不平之路，况他又是个圈盘腿，拐呀拐的走着，摇的那葫芦里漉漉索索^[2]，响声不绝。你道他怎么便有响声？原来孙大圣是熬炼过的身体，急切化他不得。那怪虽也能腾云驾雾，不过是些法术，大端是凡胎未脱，到于宝贝（哩）〔里〕就化了。但不知心上够不够，可叹。行者还不当他就化了，笑道：“我儿子阿，不知是撒尿耶，不知是漱口哩。这是老孙干过的买卖。不等到七八日化成稀汁，我也不揭盖来看。忙怎的？有甚要紧？想着我出来的容易，就该千年不看才好。”他拿着葫芦说着话，不觉的到了洞口，把那葫芦摇摇，一发响了。死有余辜。他道：“这个像发课的筒子响^[3]，倒好发课。看看财命。等老孙发一课，看师父甚么时才得出门。”你看他手里不住的摇，口里不住的念道：“周易文王、孔子圣人、桃花女先生、鬼谷子先生^[4]。”为何不讲姜太公？可知奇书里面俱相穿插，读者不可不知也。那洞里小妖看见道：“大王，祸事了！行者孙把二大王爷爷装在葫芦里发课哩。”那老魔闻得此言，唬得魂飞魄散，骨软觔麻，“扑”的跌倒在地，放声大哭道：“贤弟呀，我和你私离上界，转托尘凡，指望同享荣华，永为山洞之主，怎知为这和尚，伤了你的性命，断吾手足之情。”满洞群妖，一齐痛哭。猪八戒吊在梁上，听得他一家子齐哭，忍不住叫道：“妖精，你且莫哭，等老猪讲与你听。先来的孙行者，次来的者行孙，后来的行者孙，反复三字，都是我师兄一人。他有七十二变化，（膳）〔腾〕那进来，盗了宝贝，装了令弟。令弟已是死了，不知带去几锭？可为财奴一哭。不必这等扛丧^[5]，快些儿刷净锅灶，办些香蕈、蘑菰、茶芽、竹笋、豆腐、面觔、木耳、蔬菜，请我师徒们下来，与你令弟念卷受生经。”本地风光，眼前景致，写来更觉好看。○念即思也，正吊下章。那老魔闻言，心中大怒道：“只说猪八戒老实，原来甚不老实，他倒作笑话儿打趣我^[6]！”无人不笑，何况八戒？叫小妖：“且休举哀，把猪八戒解下来，蒸得稀烂，等我吃饱了，再去拿孙行者报仇。”沙僧埋怨八戒道：“好么！我说教你莫多话，多话的要先蒸吃哩。”只当祭祀，又当

还愿。那呆子也尽有几分悚惧。傍有一小妖道：“大王，猪八戒不好蒸。”八戒道：“阿弥陀佛！是那位哥哥积阴德的？果是不好蒸。”又一个妖道：“将他皮剥了就好蒸。”八戒慌了道：“好蒸，好蒸！皮骨虽然粗糙，汤滚就烂，**樵**户**樵**户！”

正嚷处，只见前门外一个小妖报道：“行者孙又骂上门来了。”先已不得安生，又何能享受？那老魔又大惊道：“这厮轻我无人。”叫：“小的们，且把猪八戒照旧吊起，查一查还有几件宝贝。”管家的小妖道：“洞中还有三件宝贝哩。”无何而已去大半。老魔问：“是那三件？”管家的道：“还有七星剑、芭蕉扇与净瓶。”老魔道：“那瓶子不终用。眼时就有些不足，又何有于日后？○“终”字照下“恒”字。原是叫人，人应了就装得，转把个口诀儿教了那孙行者，倒把自家兄弟装去了。不用他，放在家里。快将剑与扇子拿来。”那管家的即将两件宝贝献与老魔。老魔将芭蕉扇插在后项衣领，把七星剑提在手中，又点起大小群妖，有三百多名，都教一个个拈枪弄棒，理索轮刀。这老魔却顶盔贯甲，罩一领赤焰焰的红袍。群妖摆出阵去，要拿孙大圣。那孙大圣早已知二魔化在葫芦里面，却将他紧紧拴扣，撒在腰间，手持着金箍棒，准备厮杀。只见那老妖红旗招展，跳出门来，却怎生打扮：

头上盔缨光焰焰，腰间带束彩霞鲜。身穿铠甲龙鳞砌，上罩红袍烈火然。圆眼睛开光掣电，钢须飘起乱飞烟。七星宝剑轻提手，芭蕉扇子半遮肩。行似流云离海岳，声如霹雳震山川。威风凛凛欺天将，怒帅群妖出洞前。

那老魔急令小妖摆开阵势，骂道：“你这猴子十分无礼，害我兄弟，伤我手足，着然可恨。”行者骂道：“你这讨死的怪物！你一个妖精的性命舍不得，似我师父、师弟，连马四个生灵，平白的吊在洞里，我心何忍，情理何甘！快快的送将出来还我，多多贴些盘费，喜喜欢欢，打发老孙起身，还饶了你这个老妖的狗命！”那怪那容分说，举宝剑劈头就砍。这大圣使铁棒举手相迎，这一场在洞门外好杀！咦！

金箍棒与七星剑，对撞霞光如烟电。悠悠冷气逼人寒，荡荡昏云遮岭堰。那个皆因手足情，些儿不放善；这个只为取经僧，毫釐不容缓。两家各恨一般仇，二处每怀生怒怨。只杀得天昏地暗鬼神惊，日淡烟浓龙虎战。这个咬牙剉玉钉，那个箭目飞金焰。一来一往逞英雄，不住翻腾棒与剑。

这老魔与大圣战经二十回合，不分胜负。他把那剑梢一指，叫声：“小妖齐来！”那三百余精一齐拥上，把行者围在垓心。好大圣！公然不惧，使一条棒，左冲右撞，后抵前遮。那小妖都有手段，越打越上，一似绵絮缠身，搂腰扯腿，莫肯退后。大圣慌了，即使个身外身法，将左肋下毫毛拔了一把，嚼碎喷去，喝声叫“变”！一根根都变做行者。你看他长的使棒，短的轮拳，再小的没处下手，抱着孤拐啃觔，原是角的，如何啃得下？把那小妖都打得星落云散，齐声喊道：“大王阿，事不谐矣！难矣乎哉！满地盈山皆是孙行者了！”被这身外法把群妖打退，止撇得老魔围困中间，赶得东奔西走，出路无门。那魔慌了，将左手擎着宝剑，右手伸于项后，取出芭蕉扇子，望东南丙丁火，正对离宫，唵喇的一扇子，搥将下来，只见那就地上火光焰焰。原来这般宝贝平白地搥出火来。那怪物着实无情，一连搥了七八扇子，燄天炽地^[8]，烈火飞腾。好火：

那火不是天上火，不是炉中火，也不是山头火，也不是灶底火，乃是五行中自然取出的一点灵光火。这扇也不是凡间常有之物，也不是人工造就之物，乃是自开辟混沌以来产成的真宝之物。用此扇，搥此火，煌煌烨烨，就如电掣红绡；灼灼燁燁，却似霞飞绛绮。更无一缕青烟，尽是满山赤焰。只烧得岭上松翻成火树，崖前柏变作灯笼。那窝中走兽，贪性命西撞东奔；这林内飞禽，惜羽毛高飞远去。这场神火飘空燎，只烧得石烂溪干遍地红。财理尚赤，故亦以火结也。

大圣见此恶火，却也心惊胆颤，道声：“不好了，我本身可处，毫毛不济，一落这火中，岂不真如燎毛之易？”得之易失之易，一定之理。将身一抖，遂将毫毛收上身来，只将一根变作假身子避火逃灾，他的真身捻着避火诀，纵觔斗跳将起去，脱离了大火之中，竟奔他莲花洞里，想着要救师父。急到门前，把云头按落，又是那洞门外有百十个小妖，都破头折脚，肉绽皮开。原来都是他分身法打伤了的，都在这里声声唤唤，忍疼而立。大圣见了，按不住恶性凶顽，轮起铁棒，一路打将进去。可怜把那苦炼人身的功果息，依然是块旧皮毛。那大圣打绝了小妖，撞入洞里要解师父，又见那内面有火光焰焰，唬得他手慌脚忙道：“罢了，罢了，这火从后门口烧起来，老孙却难救师父也。”

正悚惧处，仔细看时，呀！原来不是火光，却是一道金光。他正了性，往里视之，乃羊脂玉净瓶放光。珠玑满洞今犹在，不见当年经理入。却自心中欢喜道：“好宝贝耶！这瓶子曾是那小妖拿在山上放光，老孙得了，不想那怪又复搜去，今日藏在这里，原来也放光。”你看他

窃了这瓶子，喜喜欢欢，且不救师父，只顾生财，如何还顾得师父？急抽身往洞外而走。才出门，只见那妖魔提着宝剑，拿着扇子，从南而来。孙大圣回避不及，被那老魔举剑劈头就砍。大圣急纵筋斗云，跳将起去，无影无踪的逃了。不题。

却说那怪，到得门口，但见尸横满地，就是他手下的群精，慌得仰天长叹，止不住放声大哭道：“苦哉！痛哉！”有诗为证：

可恨猿乖马劣顽，灵胎转托降尘凡。只因错念离天阙，致使忘形落此山。鸿雁失群情切切，妖兵绝族泪潺潺。何时孽满开愆锁，返本还原上御关。

那老魔惭愧不已，一步一声，哭入洞内，只见那什物家火俱在，只落得静悄悄没个人形，悲切切愈加凄惨，独自个坐在洞中，趺伏在那石案之上，将宝剑斜倚案边，把扇子插于肩后，昏昏默默睡着了。还守他财库，可笑。这正是：

人逢喜事精神爽，闷上心来瞌睡多。

话说孙大圣拨转筋斗云，伫立山前，想着要救师父，把那净瓶儿牢扣腰间，竟来洞口打探。见那门开两扇，静悄悄的不闻消耗^[9]，随即轻轻移步，潜入里边。只见那魔斜倚石案，呼呼睡着，芭蕉扇褪出肩衣，半盖着脑后，七星剑还斜倚案边。却被他轻轻的走上前，拔了扇子，急回头，“呼”的一声跑将出去。原来这扇柄儿刮着那怪的头发，早惊醒他。抬头看时，是孙行者偷了，急慌忙执剑来赶。只怕已赶不上钱堆。那大圣早已跳出门前，将扇子撒在腰间，双手轮开铁棒，与那魔抵敌。这一场好杀：

恼坏泼妖王，怒发冲冠志。恨不过捋来囫囵吞，难解心头气。恶口骂猢猻：“你老大将人戏，伤我若干生，还来偷宝贝。这场决不容，定见存亡计。”大圣喝妖魔：“你好不知趣。徒弟要与老师争，叠卵焉能（擎）〔击〕石碎！”宝剑来，铁棒去，两家更不留仁义。一翻二复赌输赢，三转四回施武艺。盖为取经僧，灵山参佛位。致令金火不相投，五行拨乱伤和气。扬威耀武显神通，走石飞沙弄本事。交锋渐渐日将晡，魔头力怯先回避。

那老魔与大圣战经三四十合，天将晚矣，抵敌不住，败下阵来，竟往西南上投奔压龙洞去。不题。

这大圣才按落云头，闯入莲花洞里，解下唐僧与八戒、沙和尚来。他三人脱得灾危，谢了行者，却问：“妖魔那里去了？”行者道：“二魔已装在葫芦里，想是这会子已化了。大魔才然一阵战败，往西南压龙山去讧。概洞小妖，被老孙分身法打死一半，还有些败残回的，又被老孙杀绝。方才得入此处，解放你们。”唐僧谢之不尽，道：“徒弟阿，多亏你受了劳苦。”行者笑道：“诚然劳苦。你们还只是吊着受疼，我老孙再不曾住脚，比急递铺的铺兵还甚，反复里外，奔波无已。因是偷了他的宝贝，方能平退妖魔。”猪八戒道：“师兄，你把那葫芦儿拿出来与我们看看，只怕那二魔已化了也。”大圣先将净瓶解下，又将金绳与扇子取出，然后把葫芦儿拿在手道：“莫看，莫看。他先曾装了老孙，被老孙漱口，哄得他揭开盖子，老孙方得走了。我等切莫揭盖，只怕他也会弄喧走了。”师徒们喜喜欢欢，将他那洞中的米面菜蔬寻出，烧刷了锅灶，安排些素斋吃了。饱餐一顿，安寝洞中。一夜无词，田被别人耕，马被他人跨。富贵为他人，一场大笑话。早又天晓。

却说那老魔径投压龙山，会聚了大小女怪，备言打杀母亲，装了兄弟，绝灭妖兵，偷骗宝贝之事。众女妖一齐大哭。哀痛多时，为此痛伤心，不悔从前差。道：“你等且休凄惨。我身边还有这口七星剑，欲会汝等女兵，都去压龙山后，会借外家亲戚，断要拿住那孙行者报仇。”说不了，有门外小妖报道：“大王，山后老舅爷帅领若干兵卒来也。”老魔闻言，急换了缟素孝服，躬身迎接。原来那老舅爷是他母亲之弟，名唤狐阿七大王，财数七，乃煤、米、油、盐、酱、醋、茶。○金玉已亡，只留七政。因闻得峭山的妖兵报道，他姐姐被孙行者打死，假变姐形盗了外甥宝贝，连日在平顶山拒敌，他却帅本洞妖兵二百余名特来助阵，故此先拢姐家问信^[10]。才进门，见老魔挂了孝服，二人大哭。哭久，老魔拜下，备言前事。那阿七大怒，即命老魔换了孝服，提了宝剑，尽点女妖，合同一处，纵风云径投东北而来。

这大圣却教沙僧整顿早斋，吃了走路。忽听得风声，走出门看，乃是一伙妖兵，自西南上来。行者大惊，急抽身忙呼八戒道：“兄弟，妖精又请救兵来也。”三藏闻言，惊恐失色，道：“徒弟，似此如何？”行者笑道：“放心，放心，把他这宝贝都拿来与我。”大圣将葫芦、净瓶系在腰间，金绳笼于袖内，芭蕉扇插在肩后，富贵不离其身。双手轮着铁棒，教沙僧保守师父稳坐洞中，着八戒执钉钯同出洞外迎敌。那怪物摆开阵势，只见当头的是阿七大王。他生的玉面长髯，钢眉刀耳；头戴金炼盔，身穿锁子甲，手执方天戟，高声骂道：“我把你个大胆的泼猴！怎敢这等欺人！偷了宝贝，伤了眷族，杀了妖兵，又敢久占洞府。赶早

儿一个个引颈受死，雪我姐家之仇。”行者骂道：“你这伙作死的毛团！不识你孙外公的手段。不要走，领吾一棒！”那怪物侧身躲过，使方天戟劈面相迎。

两个在山头上一来一往，战经三四回合，那怪力软败阵回走。行者赶来，却被老魔接住，又斗了三合，只见那（孤）〔狐〕阿七复转来攻。这壁厢八戒见了，急掣九齿钯挡住。一个抵一个，战经多时，不分胜败。那老魔喝了一声，众妖兵一齐围上。

却说那三藏坐在莲花洞里，听得喊声振地，便叫：“沙和尚，你出去看你师兄胜负何如？”沙僧果举降妖杖出来，喝一声，撞将出去，打退群妖。为下“寡欲”一吊。阿七见事势不利，回头就走，被八戒赶上，照背后一钯，就筑得九点鲜红往外冒，可怜一灵真性赴前程。急拖来，剥了衣服看处，原来也是个狐狸精。那老魔见伤了他老舅，丢了行者，提宝剑就劈八戒。八戒使钯架住，正赌斗间，沙僧撞近前来，举杖便打。那妖抵敌不住，纵风云往南逃走。八戒、沙僧紧紧赶来。大圣见了，急纵云跳在空中，解下净瓶罩定老魔，叫声：“金角大王！”那怪只道是自家败残的小妖呼叫，就回头应了一声，搜的装将进去，仍然死在财里，不以道者又何益？被行者贴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的帖子。讲大道更切。只见那七星剑坠落尘埃，也归了行者。生之未几，而已尽为他人之所有，财奴亦当猛醒。八戒迎着道：“哥哥，宝剑你得了，精怪何在？”行者笑道：“了了！已装在我这瓶儿里也。”沙僧听说，与八戒十分欢喜。当时通扫净诸邪，回至洞里，与三藏报喜道：“山已净，妖已无矣。人欲退而天理则自复，李老君不远矣。请师父上马走路。”三藏喜不自胜。

师徒们吃了早斋，收拾了行李马匹，奔西找路。正行处，猛见路傍闪出一个瞽者，他亦不知想甚，只怕见钱则眼开矣。走上前扯住三藏马道：“和尚那里去？还我宝贝来！”八戒大惊道：“罢了，这是老妖来讨宝贝了。”行者仔细观看，原来是太上李老君，乃大道也，一笔转正题面。慌得近前施礼道：“老官儿，那里去？”那老祖急升玉局宝座，九霄空里伫立，叫：“孙行者，还我宝贝。”大圣起到空中道：“甚么宝贝？”老君道：“葫芦是我盛丹的，净瓶是我盛水的，宝剑是我炼魔的，扇子是我搨火的，绳子是我一根勒袍的带。那两个怪，一个是我看金炉的童子，一个是我看银炉的童子，‘看财奴’三字写来绝倒。○紧承奎木狼，与‘角’字正相应。只因他偷了我的宝贝，走下界来，正无觅处，却是你今拿住，得了功绩。”大圣道：“你这老官儿，着实无礼。纵放家属

为邪，明吊“邪”字。该问个铃束不严的罪名^[1]。”老君道：“不干我事，不可错怪了人。此乃海上菩萨问我借了三次，送他在此，托化妖魔，试你师徒可有真心往西去也。”大圣闻言，心中作念道：以下俱是肚里寻思，以趋下意。“这菩萨也老大惫懒！当时解逃老孙，教保唐僧西去取经，我说路途艰涩难行，他曾许我到急难处亲来相救；如今反使精邪陷害^[2]，语言不的^[3]，该他一世无夫！反落到“思邪”，更妙。若不是老官儿亲来，我决不与他。”“既是你这等说，拿去罢。”那老君收得五件宝贝，以宝象起，以五宝结。乃一篇“财”字之章法也。揭开葫芦与净瓶盖口，倒出两股仙气，用手一指，仍化为金银二童子，相随左右。与前复得了孙行者正相应。○收煞本题，意已落到下文，而有双关之妙。只见那霞光万道，咦！

缥缈同归兜率院，逍遥直上大罗天。

毕竟不知此后又有甚事，孙大圣怎生保护唐僧，几时得到西天，且听下回分解。

清心寡欲，学问之至要；财为日用养身，亦人生之至要也。处之不得其道，则天伦分薄，亲友情疏，有累此德者多矣。必得这番磨炼而不染不牵，自不虑身心之有玷，庶可从事西天之道路矣。

首节点出金银五宝，先讲“财”字。二节承上逐末交易，正写“生”字。三节精细伶俐，以见你夺我害，欺诈百出，是为大道一反。四节深进一层，甚至剥削父母，刻薄下人，大道全无。末节转正太上老君，以见自有大道，而彼精细伶俐者，乌足以生财也。

上文黄金宝塔，是“财”字的来龙；心上作念，恰是思无邪的去脉。

前以宝象起，尾以五宝结，乃一篇之章法照应也。

财理尚赤，故曰红草，又曰赤松。财数为七，故曰阿七。但猪八戒的钉钯，又奇似姜太公的笊篱。以此生财，而大道则自远矣。

义属西方庚辛金，却又为财源发脉之所。故只讲生财，而下章“义”字早已受胎于其中。但人只知生财，多不顾孝道，是以其母有思菹菜而不得者，又何猪耳躲之敢望也。

[1] 阎浮：梵语，指南赡部洲，亦泛指整个世界。

[2] 潮索：即郭索。原指螃蟹爬行貌或蟹爬行时的声音。此指类似蟹爬行时的声音。

[3] 发课：起课。旧时卜卦、占算法之一。

[4] 桃花女先生：传说商朝时，有个会算命的周公，每次替人算命都被桃花女破解。

[5] 扛丧：举哀，哭泣。

[6] 打趣：即打趣。

[7] （juàn）户：方言。烂糊的意思。

[8] 爇（hàn）天炽地：形容火势极猛。爇，烧。

[9] 消耗：消息，动静。

[10] 拢：到达，靠近。

[11] 铃束：管束，约束。

[12] 搯（kèn）害：祸害，刁难。

[13] 不的：不可信，不牢靠。

第三十六回

心猿正处诸缘伏 劈破傍门见月明

“思无邪。”此言寡欲。

夫犹是寺也，犹是僧也，犹是佛也，何以云傍门。乃三藏是以如来为佛，僧官惟以士大夫为佛，把作和尚的心思都用在士大夫身上，势利已极，已不知有如来，又何有于三藏。是同门而实有不同道者，非傍门而何。

题纲“心猿正处诸缘伏”，言心正邪念则自潜息。劈破傍门见月明，言杜绝邪念，功行则自圆满。其旨甚明。

乌鸡国却列在宝象国莲花洞后，写其脉实有由来也。盖人心本属清明光亮之宝，如何得乌，或因贪色，或以图财，以致胡思乱想，日夜缠绕，于中所以把个清明之宝，弄成个浑黑之象，此乌鸡之所以来也。

夫学固不可不思，然亦不可过思，更不可乱思。乃唐僧思前进无日，圆满无期，以致心思昏乱而其欲不寡矣。内有此心，外即有此怪，打破石狮念念不正，此全真之所以来前也。

却说孙行者按落云头，对师父备言菩萨借童子，借童子何用，与复得了孙行者正相应。以为邪思安胎。○童子引出婴儿，圣婴已伏于此矣。老君收去宝贝之事。从上文的宝贝，脱卸到本文，“思”字方有着落。○太上老君乃至正之理，其无邪可知，与后正相应。三藏称谢不已，死心塌地，此宝已归天上，自然没想。不说邪思，先讲无思。而下章见利思义，于此已对射。办虔诚¹⁴，舍命投西。诚心向道，邪念自然不作，一笔折到题面。攀鞍上马，猪八戒挑着行李，沙和尚拢着马头，孙行者执了铁棒，剖开路径，下高山前进。说不尽那水宿风餐，披霜冒露。师徒们行罢多时，前又一山阻路。三藏在那马上高叫：“徒弟呵，你看那里山势崔巍，须是要仔细隄防，恐又有魔障侵身也。”行者道：“师父休要胡思乱想，虚出题面，眉目分明，青狮已兆于此矣。只要定性存神，自然无事。”三藏道：“徒弟呀，西天怎么这等难行？我记

得离了长安城，在路上春尽夏来，秋残冬至，有四五个年头，怎么还不能得到？”埋怨西天，已有故国之感，此时全真已在心上，而诚敬早已丧亡。行者闻言，呵呵笑道：“早哩，早哩，还不曾出大门哩。”八戒道：“哥哥，不要扯谎，人间就有这般大门？”行者道：“兄弟，我们还在堂屋里转哩。”沙僧笑道：“师兄少说大话吓我，那里就有这般大堂屋，却也没处买这般大过梁呵^[2]！”行者道：“兄弟，若依老孙看时，把这青天为屋瓦，日月作窗棂，四山五岳为梁柱，天地犹如一厂厅。”八戒听说道：“罢了，罢了！我们只当转些时回去罢。”心不沉潜，意念自然别转。先讲思邪是反。行者道：“不必乱谈，只管跟着老孙走路。”好大圣！横担了铁棒，领定了唐僧，剖开山路，一直前进。那师父在马上遥观，好一座山景。真个是：

山顶嵯峨摩斗柄，树梢仿佛接云霄。青烟堆里，时闻得谷口猿啼；乱翠阴中，每听得松间鹤唳。啸风山魅立溪间，戏弄樵夫；成器狐狸坐崖畔，惊张猎户。好山看！那八面崔巍，四围嶮峻。古怪乔松盘翠盖，枯摧老树挂藤萝。泉水飞流，寒气透人毛发冷；巅峰屹^屹^[3]，清风射眼梦魂惊。时听大虫哮吼，每闻山鸟时鸣。麋鹿成群，穿荆棘往来跳跃；獐^獐结党，寻野食前后奔跑。伫立草坡，一望并无客旅；行来深凹，四边俱有豺狼。应非佛祖修行处，尽是飞禽走兽场。打到“邪”字，已伏采猎之案。

那师父进此深山，心中凄惨，兜住马，叫声：“悟空呵！我

自从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棱子，途中催趲马兜铃。寻坡转涧求荆芥，迈岭登山拜茯苓。防己一身如竹沥，茴香何日拜朝廷。^[4]”以药名写意，亦是文词妙品。○八戒不思前进，长老便思后退。思乡之念既切，取经之心自无。“乌鸡”二字已在心上。

孙大圣闻言，呵呵冷笑道：“师父，不必挂念，少要心焦。且自放心前进，还你个功到自然成也。”功完行满，自然全美，何用思。师徒们玩着山景，信步行时，早不觉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可想而知也。正是：

十里长亭无客走，九重天上现星辰。八河船只皆收港，七千州县尽关门。六宫五府回官宰，四海三江罢钓纶。两座楼头钟鼓响，一轮明月满乾坤。以“十”字写到“一”字，笔笔点染“乌”字。以见其想头不正。

那长老在马上遥观，只见那山凹里有楼台叠叠，殿阁重重。三藏道：“徒弟，此时天色已晚，幸得那壁厢有楼阁不远，想必是庵观寺院，我们都到那里借宿一宵，明日再行罢。”行者道：“师父说得是。不要忙，等我且看好歹如何。”那大圣跳在空中，仔细观看，果然是座山门。但见：

八字砖墙泥红粉，两边门上钉金钉。叠叠楼台藏岭畔，层层宫阙隐山中。万佛阁对如来殿，朝阳楼应大雄门。七层塔屯云宿雾，三尊佛神现光荣。文殊台对伽蓝舍，弥勒殿靠大慈厅。看山楼外青光舞，步虚阁上紫云生。松关竹院依依绿，方丈禅堂处处清。雅雅幽幽供乐事，川川道道喜回迎。参禅处有禅僧讲，演乐房多乐器鸣。妙高台上昙花坠，说法坛前贝叶生。正是那林遮三宝地，山拥梵王宫^[5]。半壁灯烟光烟灼，一行香霭雾朦胧。好一所在。

孙大圣按下云头，报与三藏道：“师父，果然是一座寺院，却好借宿，我们去来。”宝刹繁华，一时名胜。一心想在此矣。

这长老放开马，一直前来，竟到了山门之外。行者道：“师父，这一座是甚么寺？”三藏道：“我的马蹄才然停住，脚尖还未出镫，就问我是甚么寺，好没分晓！”行者道：“你老人家自幼为僧，须曾讲过儒书，方才去演经法，文理皆通，然后受唐王的恩宥。门上有那般大字，如何不认得？”长老骂道：“泼猢狲，说话无知！我才面西催马，被那太阳影射，奈何门虽有字，又被尘垢朦胧，把一座虚灵宝境，却为土遮尘掩。可叹而更为可惜。所以未曾看见。”行者闻言，把腰儿躬一躬，长了二丈馀高，用手展去灰尘道：“师父请看。”上有五个大字，乃是“敕赐宝林寺”。“宝”字承上。○宝至如林，其欲正多，此思之所以不容已也。行者收了法身道：“师父，这寺里谁进去借宿？”三藏道：“我进去，你们的嘴脸丑陋，言语粗疏，性刚气傲，倘或冲撞了本处僧人，不容借宿，反为不美。”是怕打脱此地。行者道：“既如此，请师父进去，不必多言。”那长老却丢了锡杖，解下斗篷，整衣合掌，竟入山门。只见两边红漆栏杆，里面高坐着一对金刚，妆塑的威仪恶丑：

一个铁面钢须似活容，一个燥眉圆眼若玲珑。左边的拳头骨突如生铁，右边的手掌峻嶒赛赤铜^[6]。金甲连环光灿烂，明盔绣带映飘风。西方真个多供佛，石鼎中间香火红。

三藏见了，点头长叹道：“我那东土，若有人也将泥胎塑这等大菩萨，烧香供养呵，我弟子也不去西天去矣。”到了宝林，便想不去，念

头已差。正叹息处，又到了二层山门之内，见有四大天王之相，乃是持国、多闻、增长、广目，按东北西南、风调雨顺之意。宝林中再得风调雨顺，岂不十分全美。进了二层门里，又见有乔松四树，一树树翠盖蓬蓬，却如伞状。忽抬头，乃是大雄宝殿。那长老合掌皈依，舒身下拜。拜罢起来，转过佛台，到于后门之下。又见有倒座观音心思不前，观音亦自别转，写法绝妙。普度南海之相。那壁上，都是良工巧匠装塑的那些虾鱼蟹鳖，出头露尾，跳海水波潮耍子。长老又点头三五度，感叹万千声道：“可怜呵！鳞甲众生都拜佛，为人何不肯修行！”皆因恋此宝林之故。

正赞叹间，又见三门里走出一个道人。那道人忽见三藏象貌稀奇，丰姿非俗，急趋步上前施礼道：“师父那里来的？”三藏道：“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的。今到宝方，天色将晚，告借一宿。”那道人道：“师父莫怪，我做不得主。我是这里扫地撞钟打勤劳的道人。里面还有个管家的老师父哩，待我进去禀他一声。他若留你，我就出来奉请。若不留你，我却不敢羁迟。”三藏道：“累及你了。”那道人急到方丈报道：“老爷，外面有个人来了。”那僧官不惟有宝，兼之有官。即起身，换了衣服，按一按毗卢帽，披上袈裟，急开门迎接。写出一段殷勤，俱为“思”、“邪”二字着色。问道人：“那里人来？”目中无人，于此已见。道人用手指定道：“那正殿后边不是一个人？”人都走到正殿后面，心思安得不邪？那三藏光着一个头，穿一领二十五条达摩衣，足下登一双拖泥带水的达公鞋，斜倚在那后门首。僧官见了大怒道：“忙了半日，大失所望，安得不怒？”道人少打！你岂不知我是僧官，好货。但只有城上来的士夫降香，我方出来迎接。一“我”字，便有许多郑重，无边的体统。一“迎接”，心上大有想头。○下章思利，已于此活跃。这等个和尚，口中不堪，正见心上无望。你怎么多虚少实，报我接他？看他那嘴脸，不是个诚实的。妙。反思邪，如画。多是云游方上僧，今日天晚，想是要来借宿。我们方丈中，岂容他打搅？有钱有米方才迎接，无布无施不容打搅，和尚从来如此。教他往前廊下蹲罢了，报我怎么！”抽身转去。只顾利便不思义，反照下章，而此念更错。

长老闻言，满眼垂泪道：“可怜，可怜，这才是人离乡贱。我弟子从小儿出家，做了和尚，又不曾拜（讪）〔忤〕吃荤生歹意^[4]，看经怀怒坏禅心。又不曾丢瓦抛砖伤佛殿，阿罗脸上剥真金。噫，可怜阿！不知是那世里触伤天地，教我今生常遇不良人。和尚，你不留我们宿便罢了，怎么又说这等惫懒话，教我们在前廊下去蹲？此话不与行者说还

好；若说了，那猴子进来，一顿铁棒，把孤拐都打断你的。”长老道：“也罢，也罢！常言道：‘人将礼乐为先。’我且进去问他一声，看他意下如何？”

那师父踏脚迹，跟他进方丈门里。只见那僧官脱了衣服，气（滹滹）〔噤噤〕的坐在那里，不知想甚，可笑。不知是念经，又不知是与人家写法事，见那桌案上，有些纸札堆积。唐僧不敢深入，就立于天井里，躬身高叫道：“老院主，弟子问讯了。”那和尚就有些不耐烦他进里边来的意思，半答不答的还了个礼，没钱的不止嘴脸不好，礼亦太俭褻，可叹。道：“你是那里来的？”三藏道：“弟子乃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活佛求经的。经过宝方，天晚，求借一宿，明日不犯天光就行了，万望老院主方便方便。”那僧官才欠起身来道：世情看冷热，人面逐高低。何况僧官，而又无怪乎其为僧官也。“你是那唐三藏么？”三藏道：“不敢，弟子便是。”僧官道：“你既往西天取经，怎么路也不会走？”三藏道：“弟子更不曾走贵处的路。”他道：“正西去，只有四五里远近，有一座三十里店，店上有卖饭人家，方便好宿。我这里不便，不好留你们远来的僧。”三藏合掌道：“院主，古人有云：庵观寺院，都是我方上人的馆驿，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怎么不留我，却是何情？”僧官怒声叫道：“你这游方的和尚，便是有些油嘴油舌的说话。”三藏道：“何为油嘴油舌？”僧官道：“古人云：‘老虎进了城，家家都闭门。虽然不咬人，日前坏了名。’”三藏道：“怎么‘日前坏了名’？”他道：“向年有几众行脚僧来，于山门口坐下，是我见他寒薄，一个个衣破鞋无，光头赤脚。我叹他那般褴褛，即忙请入方丈，延之上坐，款待了斋饭，又将故衣各借一件与他，就留他住了几日。怎知他贪图自在衣食，更不思量起身，想住宝林，其欲正多，那个肯去？就住了七八个年头。住便也罢，又干出许多不公的事来。”三藏道：“有甚么不公的事？”僧官道：“你听我说：

闲时沿墙抛瓦，闷来壁上扳钉。冷天向火折窗棂^[8]，夏月拖门拦径。

旛布扯为脚带，牙香偷换蔓菁^[9]。常将琉璃把油倾，夺碗夺锅赌胜。”说得邪而不正，是从反面逆入。

三藏听言，心中暗道：“可怜呵！我弟子可是那等样没脊骨的和尚？”人无脊骨，如何得正？挑剔殊妙。欲待要哭，又恐那寺里的老和尚笑，他但暗暗扯衣揩泪，忍气吞声，急走出去，见了三个徒弟。那行者见师父面上含怒，向前问：“师父，寺里和尚打你来？”唐僧道：“不

曾打。”八戒说：“一定打来。不是，怎么还有些哭包声？”那行者道：“骂你来？”唐僧道：“也不曾骂。”行者道：“既不曾打，又不曾骂，你这般苦恼怎么？此无他，想住宝林耳。好道是思乡哩？”点明“思”字，为“邪”字一衬。唐僧道：“徒弟，他这里不方便。”行者笑道：“这里想是道士？”左右狐疑，以见其邪而不正也。唐僧怒道：“观里才有道士，寺里只是和尚。”行者道：“你不济事。但是和尚，即与我们一般。常言道：‘既在佛会下，都是有缘人。’你且坐，等我进去看看。”

好行者！按一按顶上金箍，束一束腰间裙子，执着铁棒，竟到大雄宝殿上，指着那三尊佛像道：“你本是泥塑金妆假像，内里岂无感应？我老孙保领大唐圣僧往西天拜佛求取真经，今晚特来此处投宿，趁早与我报名！假若不留我等，就一顿棍打碎金身，教你还现本相泥土。”

这大圣正在前边发狠，捣叉子乱说^[10]，只见一个烧晚香的道人，点了几枝香来佛前炉里插，被行者“咄”的一声，唬了一跌，爬起来看见脸，又是一跌，吓得滚滚踉踉，跑入方丈里报道：“老爷，外面有个和尚来了。”那僧官道：“你这伙道人都少打！一行说教他往前廊下去蹲，又报甚么？再说打二十！”作威作福，是个僧官。道人说：“老爷，这个和尚比那个和尚不同，生得恶燥，没脊骨。”僧官道：“怎的模样？”道人道：“是个圆眼睛，查耳躲，满面毛，雷公嘴，手执一根棍子，咬牙切恨恨的，要寻人打哩。”僧官道：“等我出去看。”

他即开门，只见行者撞进来了。真个生得丑陋，七高八低孤拐脸，两只黄眼睛，一个磕额头^[11]，獠牙往外生，就像属螃蟹的，肉在里面，骨在外面。心思既邪，容貌俱见不正。那老和尚慌得把方丈门关了，行者赶上，“扑”的打破门扇，道：“赶早将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看他歪寻。僧官躲在房里，对道人说：“怪他生得丑么？原来说大话，折作的这般嘴脸。我这里连方丈、佛殿、钟鼓楼、两廊，共总也不尚三百间，他却要一千间睡觉，却打那里来？”道人说：“师父，我也是吓破胆的人了，凭你怎么答应他罢。”那僧官战索索的高叫道：“那借宿的长老，我这小荒山不方便，不敢奉留，往别处去宿罢。”别处无宝，如何肯去？行者将棍子变得盆来粗细，直壁壁的竖在天井里，道：“和尚，不方便，你就搬出去。”僧官道：“我们从小儿住的寺，师公传与师父，师父传与我辈，我辈要远继儿孙。和尚还想到此处，无怪世人之恋恋不舍。他不知是那里勾当，冒冒实实的教我们搬哩。”道人说：“老爷，十分不尴尬，搬出去也罢。扛子打进门来了。”僧官

道：“你莫胡说！我们老少众大四五百名和尚，往那里搬？搬出去，却也没处住。”行者听见道：“和尚，没处搬，便着一个出来打样棍。”老和尚叫：“道人，你出去与我打个样棍来。”那道人慌了道：“爷爷呀！那等个大杠子，教我去打样棍？”老和尚道：“养军千日，用军一朝。你怎么不出去？”道人道：“那杠子莫说打来，若倒下来，压也压个肉泥。”老和尚道：“也莫要说压，只道竖在天井里，夜晚间走路不记得呵，一头也撞个大窟窿。”道人道：“师父，你晓得这般重，却教我出去打甚么样棍？”他自家里面转闹起来。

行者听见道：“是也禁不得。假若就一棍打杀一个，我师父又怪我行凶了。且等我另寻一个甚么，打与你看看。”忽抬头，只见方丈门外有一个石狮子，狮即思也，狮子既实，其诚可知。却就举起棍来，乒乒一下，打得粉乱麻碎。青狮未降，石狮已破，从此念头俱不正矣。那和尚在窗眼儿里看见，就吓得骨软筋麻，慌忙往床下拱；道人就往锅门里钻，心中不住叫：“爷爷，棍重，棍重，禁不得！方便，方便！”行者道：“和尚，我不打你。我问你，这寺里有多少和尚？”僧官战索索的道：“前后是二百八十五房头，共有五百个有度牒的和尚。”行者道：“你快去把那五百个和尚都点得齐齐整整，穿了长衣服出去，把我那唐朝的师父接进来，就不打你了。”僧官道：“爷爷，若是不打，便抬也抬进来。”行者道：“趁早去。”僧官叫：“道人，你莫说吓破了胆，就是吓破了心，便也去与我叫这些人来，接唐僧老爷爷来。”是爷爷，不是这等个和尚。可叹。

那道人没奈何，舍了性命，不敢撞门，从后边狗洞里钻将出去，和尚钻狗洞，更见不正。况宝林中的和尚，未有不思此道者也。竟到正殿上，东边打鼓，西边撞钟。钟鼓一齐响处，惊动了两廊大小僧众，上殿问道：“这早还不晚哩，撞钟打鼓做甚？”道人道：“快换衣服，随老师父排班，出山门外迎接唐朝来的老爷。”那众和尚真个齐齐整整，摆排出门迎接。有的披了袈裟，有的着了偏衫，无的穿着个一口钟直裰；十分穷的，没有长衣服，就把腰裙接起两条披在身上。行者看见道：“和尚，你穿的是甚么衣服？”和尚见他丑恶，道：“爷爷不要打，等我说。这是我们城中化的布，此间没有裁缝，是自家做的个一裹穷^[12]。”行者闻言暗笑，押着众僧出山门外跪下。那僧官磕头高叫道：“唐老爷，请方丈里坐。”八戒看见道：“师父老大不济事，你进去时泪汪汪，嘴上挂得油瓶。师兄怎么就有此獐智，教他们磕头来接？”三藏道：“你这个呆子，好不晓礼！常言道，鬼也怕恶人哩。”面貌丑恶，“邪”字不写而自透。○插入“鬼”字，下文便不突。唐僧见他们磕头礼拜，甚是不过意，

上前叫：“列位请起。”众僧叩头道：“老爷，若和你徒弟说声方便，不动杠子，就跪一个月也罢。”唐僧叫：“悟空，莫要打他。”行者道：“不曾打，若打，这会已打断了根矣。”

那些和尚却才起身，牵马的牵马，挑担的挑担，抬着唐僧，驮着八戒，挽着沙僧，一齐都进山门里去。却到后面方丈中，依叙坐下。众僧却又礼拜。都是杠子的面上。三藏道：“院主请起，再不必行礼，作践贫僧。我和你都是佛门弟子。”僧官道：“老爷是上国钦差，小和尚有失迎接。今到荒山，奈何俗眼不识尊仪，与老爷邂逅相逢。动问老爷，一路上是吃素？是吃荤？我们好去办饭。”三藏道：“吃素。”僧官道：“徒弟这个爷爷，好的吃荤？”行者道：“我们也吃素，都是胎里素。”那和尚道：“爷爷呀，这等凶汉也吃素！”不知吃素的心里更凶。有一个胆量大的和尚，近前又问：“老爷既然吃素，煮多少米的饭方勾吃？”八戒道：“小家子和尚！问甚么？一家子煮上一石米。”那和尚都慌了，便去刷洗锅灶，各房中安排茶饭。高掌明灯，调开桌子，管待唐僧。师徒们都吃罢了晚斋，众僧收拾了家伙，三藏称谢道：“老院主，打搅宝山了。”人打搅宝山犹可，宝山打搅人则难为。僧官道：“不敢，不敢！怠慢，怠慢！”三藏道：“我师徒却在这里安歇？”僧官道：“老爷不要忙，小和尚自有区处。”叫：“道人，那壁厢有几个人听使令的？”道人道：“师父，有。”僧官吩咐道：“你们着两个去安排草料，与唐老爷喂马；着几个去前面把那三间禅堂打扫干净，铺设床帐，快请老爷安歇。”那些道人听命，各各整顿齐备，却来请唐老爷安寝。

他师徒们牵马挑担，出方丈，竟至禅堂门首看处，只见那里面灯火光明，两梢间铺着四张藤替床。行者见了，唤那办草料的道人，将草料抬来，放在禅堂里面，拴下白马，教道人都出去。三藏坐在中间。灯下，两班儿立五百个和尚，都伺候着，不敢侧离。三藏欠身道：“列位请回，贫僧好自在安寝也。”众僧决不敢退。僧官上前吩咐大众：“伏侍老爷安置了再回。”三藏道：“即此就是安置了，都就请回。”众人却才敢散。去讫，唐僧举步出门小解，只见明月当天，一入宝林，心思尽黑，见鬼作梦，有自而来也。叫：“徒弟。”行者、八戒、沙僧都出来侍立。因感这月清光皎洁，玉宇深沉，真是一轮高照，大地分明。月故有然，心亦如是。对月怀归，口占一首古风长篇，诗云：历赋诗章，为本题领脉。

皓魄当空宝镜悬，山河摇影十分全。羡慕明月，隐射全真，笔意俱妙。琼楼玉宇清光满，冰鉴银盘爽气旋。万里此时同皎洁，一年今夜最

明鲜。浑如霜饼离沧海，却似冰轮挂碧天。别馆寒窗孤客闷，山村野店老翁眠。乍临汉苑惊秋鬓，才到秦楼促晚奁。庾亮有诗传晋史^[13]，袁宏不寐泛江船^[14]。光浮杯面寒无力，清映庭中健有仙。处处窗轩吟白雪，家家院宇弄冰弦。今宵静玩来山寺，何日相同返故园。好诗，“相同”二字更妙，尚未出门，便想圆满。念头不正，此鬼怪之所以来也。

行者闻言，近前答曰：“师父呵，你只知月色光华，心怀故里，举首见明月，回头思故乡。因月之圆满，而有尘世繁华之感。更不知月家之意，乃先天法象之规绳也。月至三十日，阳魂之金散尽，阴魄之水盈轮，故纯黑而无光，乃曰晦。纯阴所蔽，自然不明。此时与日相交，在晦朔两日之间，感阳光而有孕。至初三日一阳现，初八日二阳生，魄中魂半，其平如绳，故曰上弦。至今十五日，三阳备足，是以团圆，故曰望。至十六日一阴生，二十二日二阴生，此时魂中魄半，其平如绳，故曰下弦。至三十日三阴备足，亦当晦。月故有然，心亦由是。借月色之晦明，写心思之明暗，紧紧对射。此乃先天采炼之意。我等若能温养二八九九成功，那时节见佛容易，返故田亦易也。

前弦之后后弦前，药味平平气象全。采得归来炉中炼，志心功果即西天。”诚心向道，功完自然全美。何用思，何必思，又胡可思也。

那长老听说，一时解悟，明彻真言，尚未揭开井盖，如何就得明彻。满心欢喜。非喜功果能成，正喜全美有日。称谢了悟空。沙僧在傍笑道：“师兄此言虽当，只说的是弦前属阳，弦后属阴，阴中阳半，得水之金。更不道：

木火相搀各有缘，全凭土母配如然。三家同会无争竞，水在长江月在天。”

长老闻得，亦开茅塞。正是：

理明一窍通千窍，说破无生即是仙。

八戒上前扯住道：“师父，莫听乱讲，误了睡觉。这月呵：

缺之不久又团圆，似我生来不十全。恨己之不全，正想十全也。其欲不寡，而且多矣。吃饭嫌我肚子大，拿碗又说有黏涎。他都伶俐修来福，我自痴愚积下缘。我说你取经还满三涂业，摆尾摇头直上天。”三涂指三纲领。○功完行满，无般不有。自然还你个十分全美，胡用思，

极得规戒之妙。

三藏道：“也罢，徒弟们走路辛苦，先去睡下，等我把这卷经来念一念。”这卷经，盖即十全之经也。念即思也。行者道：“师父差了。你自幼出家，做了和尚，小时的经文那本不熟？却又领了唐王旨意，上西天见佛求取大乘真典。如今功未完成，佛未得见，经未曾取，你念的是那卷经儿？”三藏道：“我自出长安，朝朝跋涉，日日奔波，小时的经文，恐怕生了。幸今夜得闲，等我温习温习。”幼年念的有何正经，此时还想念。反思邪，绝妙。行者道：“既这等说，我们先去睡也。”他三人各往一张藤床上睡下，长老掩上禅堂门，高剔银缸，铺开经本，默默看念。从此思邪矣。正是那：

楼头初鼓人烟静，野浦渔舟火灭时。

毕竟不知那长老怎么样离寺，且听下回分解。

何为十全？盖即娇妻美妾，良田大厦，金珠宝马，功名富贵，件件不缺，方是个十全。必须功完行满，自然还你个十分全美。乃唐僧尚未圆满，西天辄想十全，东土不思正道，自然想入邪道，此傍门之所以见识也。

人生在世，孰是知足，而不想十全者。思之不己以致邪魔满腹，则有所蔽而其欲不寡矣。故就月之晦暗，以喻心思之明黑，天然绝妙。

[1] 办：具有，抱有。

[2] 过梁：建筑物的横梁。

[3] 屹立。

[4] 这是一首药名诗。益智、王不留行、三棱子、马兜铃、荆芥、茯苓、防己、竹沥、茴香都是中药。

[5] 梵王宫：泛指佛寺。

[6] 嶙嶙（líng céng）：骨节显露貌。

[7] 拜忏：诵经拜佛忏悔。

[8] 向火：烤火。

[9] 牙香：多种香料制成的香。蔓菁：芜菁，即大头菜。

[10] 捣叉子：找岔子，寻衅惹事。

[11] 磕额头：凸出的额头。

[12] 一褰穷：指最简陋的衣服。

[13] “庾亮”句：晋朝的庾亮曾与人登南楼赏月赋诗。

[14] “袁宏”句：晋朝谢尚在牛渚山采石矶泛舟赏月，听到邻船的袁宏在吟诵他的《咏史诗》。

第三十七回

鬼王夜谒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婴儿

金乌、玉兔乃日月之光华，至鸡儿乌则纯黑无光矣。喻言此心之蔽邪陷阱，其机不明也，是以名为乌鸡国。

幼年念的经文，皆因不善，此所以方取大乘三藏真经。乃舍此而不念，却又念幼时的经文，翻入思邪，天然绝妙。

三藏真经，乃明德、新民、至善之文也。乃不念此，却念宝林，则人欲多而天理则自亡矣。虽欲不蔽，不可得已。

问：此卷何以写一全真结义？曰：要看下章。是个见利思义。全真见了金光，便不顾结义，忍心害理，全然反照定下意。方知前后五十二篇贯串之妙，全部一百回设想之奇也。

却说三藏坐于宝林寺禅堂中灯下，念一会《梁皇水忏》，看一会《孔雀真经》，直坐到三更时候，便是有鬼之时。宝林寺里念经，妙不可言。要知念的是宝，不是念经。念至三更，念之久矣。却才把经本包在囊里。正欲起身去睡，只听得门外扑刺刺一声响亮，浙零零刮阵怪风。那长老恐吹灭了灯，慌忙将裊衫袖子遮住。又见那灯或明或暗，便觉有些心惊胆战。真个怕人。此时又困倦上来，伏在经案上盹睡。虽是合眼朦胧，却还心中明白，耳内嚶嚶听着那窗外阴风飒飒。好风！真个那：

浙浙潇潇，飘飘荡荡。浙浙潇潇飞落叶，飘飘荡荡卷浮云。满天星斗皆昏昧，遍地尘沙尽洒纷。一阵家猛，一阵家纯。纯时松竹敲清韵，猛处江湖波浪浑。刮得那山鸟难栖声哽哽，海鱼不定跳喷喷。东西馆阁门窗脱，前后房廊神鬼瞋。佛殿花瓶吹堕地，琉璃摇落慧灯昏。香炉欹倒香灰迸，烛架歪斜烛焰烟。幢幡宝盖都摇拆，钟鼓楼台撼动根。

那长老昏梦中，正想哩。听着风声一时过处，又闻得禅堂外，隐隐的叫一声“师父”。忽抬头梦中观看，门外站着一条汉子，浑身上下水淋

淋的，眼中垂泪，口里不住叫：“师父，师父。”先写风，次写人。始而见其眼中流泪，既而闻其口中有声。与《西厢》樱桃红破一种笔法。可知《西厢》、《琵琶》原是长春一流所作。后世仅以戏文目之，则失之远矣。三藏欠身道：“你莫是魍魉妖魅，神怪邪魔，以魍魉妖魅神怪，陪出个“邪”字。至夜深时来此戏我？我却不是那贪欲贪嗔之类。我本是个光明正大之僧，想的见鬼，偏说他正大，绝妙。奉东土大唐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者。我手下有三个徒弟，都是降龙伏虎之英豪，扫怪除魔之壮士。他若见了你，碎尸粉骨，化作微尘。此是我大慈悲之意，方便之心。你趁早儿潜身远遁，莫上我的禅门来。”那人倚定禅堂道：“师父，我不是妖魔鬼怪，亦不是魍魉邪神。”三藏道：“你既不是此类，却深夜来此何为？”那人道：“师父，你舍眼看我一看¹⁴。”长老果仔细定睛看处，呀！只见他：

头戴一顶冲天冠，腰束一条碧玉带。身穿一领飞龙舞凤赭黄袍，足踏一双云头绣口无忧履，手执一柄列斗罗星白玉珪。金玉乃明也，其机虽乌，而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星斗”二字，点染昏夜，乌鸡更妙。面如东岳长生帝，形似文昌开化君。

三藏见了，大惊失色，急躬身厉声高叫道：“是那一朝陛下？请坐。”用手忙换，扑了个空虚，回身坐定。再看处，还是那个人。长老便问：“陛下，你是那里皇帝？何邦帝王？想必是国土不宁，谗臣欺虐，半夜逃生至此。有何话说？说与我听。”这人才泪滴腮边谈旧事，愁攒眉上訴前因，道：“师父呵，我家住在正西，离此只有四十里远近。那厢有座城池，便是兴基之处。”三藏道：“叫做甚么地名？”那人道：“不瞒师父说，便是朕当时创立家邦，改号乌鸡国。”鸡，言机也，紧贴“思”字。○思多者则神昏，念了半夜，自然想得心机尽黑，故曰“乌鸡”。○“改”字下得妙，可知从前之不乌也。三藏道：“陛下这等惊慌，却因甚事至此？”那人道：“师父呵，我这里五年前天年干旱，玉池水涸，心血耗尽，写“思”字奇绝。草子不生，民皆饥死，甚是伤情。”三藏闻言，点头笑道：“陛下呵，古人云：‘国正天心顺。’想必是你不慈恤万民。既遭荒歉，怎么就躲离城郭？且去开了仓库，赈济黎民，悔过前非，重兴今善，放赦了那枉法冤人，自然天心和合，雨顺风调。”

那人道：“我国中仓廩空虚，钱粮尽绝，文武两班停俸禄，寡人饔食亦无葷。仿效禹王治水，与万民同受甘苦，沐浴斋戒，昼夜焚香祈祷。如此三年，若大旱之望雨，思之更切。只干得河枯井涸。正都在危

急之处，忽然钟南山来了一个全真，可谓我欲人，斯人至矣。○是从心上想来者，即十全也。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有这等好事，怪不得人人都想他。先见我文武多官，后来见朕，当即请他登坛祈雨。果然有应，思则得之，亏他件件都想的着。只见令牌响处，顷刻间大雨滂沱。寡人只望三尺雨足矣，他说久旱不能润泽，又多下了二寸。真正十全大补汤。如此写出个人欲之不寡，妙不可言。朕见他如此尚义，就与他八拜为交，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与全真固结举念即差，此机如何不黑？这便是病根。以兄弟称之。”三藏道：“此陛下万千之喜也。”那人道：“喜自何来？”三藏道：“那全真既有这等本事，若要雨时，就教他下雨；若要金时，就教他点金。还有那些不足，不足处正多“那些”二字，殊妙。却离了城阙来此？”那人道：“朕与他同寝食者只得二年，非是点金不够，正嫌为时不久，而以是不足也。又遇着阳春天气，红杏夭桃，开花绽蕊，家家士女^[2]，处处王孙，俱去游春赏玩。那时节，文武归衙，嫔妃转院。朕与那全真携手缓步可谓莫逆。至御花园里，忽行到八角琉璃井边，不知他抛下些甚么物件，井中有万道金光，哄朕到井边看甚么宝贝。惟其不足，故又以此诱之。他陡起凶心，扑通的把寡人推下井内，见利忘义，全然反照下章。将石板盖住井口，人欲所蔽，明机尽没，此所以名乌鸡也。拥上泥土，移一株芭蕉，栽在上面。芭蕉心常卷而不舒，形容“思”字，神妙入画。可怜我阿，已死去三年，是一个落井伤生的冤屈之鬼也。”鬼乃阴私不正之物，真真楷楷写出个思邪，天然奇绝。

唐僧见说是鬼，唬得勐力酥软，毛骨耸然。照头一棒，通身冷汗，幼年的经本还敢再念！没奈何，只得将言又问道：“陛下，你说的这话，全不在理。若有理在，其机必不乌。既死三年，那文武多官，三宫皇后，遇三朝见驾殿上，怎么就不寻你？”那人道：“师父呵，说起他的本事，果然世间罕有。自从害了朕，他当时在花园内摇身一变，就变做朕的模样，更无差别。现今占了我的江山，暗侵了我的国土，他把我两班文武，四百朝官，三宫皇后，六院嫔妃，尽属于他矣。”心上止有一片邪思，并无一点正念。三藏道：“陛下，你忒也懦。”那人道：“何懦？”三藏道：“陛下，那怪到有些神通，变作你的模样，侵占你的乾坤，文武不能识，后妃不能晓，只有你死的明白，你何不在阴司阎王处具告。阎王更黑，如何断得明？”那人道：“他的神通广大，官吏情熟，都城隍常与他会酒，海龙王尽与他有亲，东岳齐天是他的好朋友，十代阎罗是他的异兄弟。其黑亦不相悬远。因此这般，我也无门投告。”

三藏道：“陛下，你阴司里既没本事告他，却来我阳世间作甚？”那

人道：“师父阿，我这一点冤魂，怎敢上你的门来？山门前有那护法诸天、六丁六甲、五方揭谛、四值功曹、一十八位护教伽蓝历叙鬼神，俱为“邪”字作衬。紧随鞍马，却才被夜游神一阵神风，把我送将进来。他说我三年水灾该满，着我来拜谒师父。他说你手下有一个大徒弟是齐天大圣，极能斩怪降魔。今来志心拜恳，千乞到我国中拿住妖魔，辨明邪正。只个机关，实在难辨。朕当结草衔环^[3]，报酬师父恩也。”三藏道：“陛下，你到来，是请我徒弟去除却那妖怪么？”那人道：“正是，正是。”三藏道：“我徒弟干别的事不济，但说降妖捉怪，正合他宜。陛下呵，虽是着他拿怪，但恐理上难行。”那人道：“怎么难行？”三藏道：“那怪既神通广大，变得与你相同，满朝文武，一个个言和心顺；三宫妃嫔，一个个意合情投。人于全真，宜无有不相得者。我徒弟纵有手段，决不敢轻动干戈。倘被多官拿住，说我们欺邦灭国，问一款大盗之罪，困陷城中，却不是画虎刻鹄也^[4]。”

那人道：“我朝中还有人哩。”三藏道：“却好，却好。想必是一代亲王侍长^[5]，发付何处镇守去了？”那人道：“不是。我本宫有个太子，是我亲生的储君。”三藏道：“那太子想必被妖魔贬了？”那人道：“不曾。他只在金銮殿上，五凤楼中，或与学士讲书，或共全真登位。自此三年，禁太子不入皇宫，不能勾与娘娘相见。”三藏道：“此是何故？”那人道：“此是妖怪使下的计策，只恐他母子相见，闲中论出长短，怕走了消息，故此两不会面，他得永住常存也。”三藏道：“你的灾屯^[6]，想应天付，却与我相类。原是你念出来的，如何不相类。当时我父曾被水贼伤生，我母被水贼侵占，经三个月，分娩了我。我在水中，逃了性命，幸金山寺恩师救养成人。记得我幼年无父母，此间那太子失双亲，真个可怜。”又问道：“你纵有太子在朝，我怎得与他相见？”那人道：“如何不得见？”三藏道：“他被妖魔拘辖，连一个生身之母尚不得见，我一个和尚，欲见何由？”那人道：“他明早出朝来也。”三藏问：“出朝作甚？”那人道：“明日早朝，领三千人马，架鹰犬出城采猎，师父断得与他相见。见时，肯将我的言语说与他，他便信了。”三藏道：“他本是肉眼凡胎，被妖魔哄在殿上，那一日不叫他几声父王，他怎肯信我的言语？”那人道：“既恐他不信，我留下一件表记与你罢。”三藏问：“是何物件？”那人把手中执的金厢白玉珪放下道：“此物可以为记。”此乃命圭，邻国聘问，执此以通信者。三藏道：“此物何如？”那人道：“全真自从变作我的模样，只是少变了这件宝贝。若然则尚有不全，全为后好信伏案。他到宫中，说那求雨的全真拐了此珪去了。自此三年，还没此物。我太子若看见，他睹物思人，此仇必报。”三藏道：“也罢，等我留下，着徒弟与你处置。却在那里等

么？”那人道：“我也不敢等，我这去，还央求夜游神再使一阵神风，把我送进皇宫内院，托一梦与我那正宫皇后，教他母子们合意，你师徒们同心。”三藏点头应承道：“你去罢。”

那冤魂叩头拜别，举步相送，不知怎么踢了脚，跌了一个筋斗，把三藏惊醒，却原来是南柯一梦。见鬼作梦，写“思”字绝倒。慌得对着那盏昏灯，连忙叫：“徒弟！徒弟！”八戒醒来道：“甚么‘土地土地’？当时我做好汉，专一吃人度日，受用腥羶，其实快活。偏你出家，教我们保护你跑路。原说只做和尚，如今拿做奴才，日间挑包袱牵马，夜间提尿瓶务脚^[4]。这早晚不睡，又叫徒弟作甚？”三藏道：“徒弟，我刚才伏在案上打盹，做了一个怪梦。”捣了半夜鬼，却是作了一个梦。不知是梦里说醒，还是醒中作梦。妙不可言。行者跳将起来道：“师父，梦从想中来。一句道破病根。你未曾上山，先怕怪物，又愁雷音路远，不能得到；思念长安，不知何日回程，所以心多梦多。翻驳思邪，更觉醒快。似老孙一点真心，专要西方见佛，更无一个梦儿到我。”不惟无邪，一并无思，更妙。

三藏道：“徒弟，我这一梦，不是思乡之梦。“思邪”二字所包甚广，何必思乡，而后见其乌也。才然合眼，见一阵狂风过处，禅房门外有一朝皇帝，自言是乌鸡国王，浑身水湿，满眼垂泪。”这等这等，如此如此，将做梦中话一一的说与行者。行者笑道：“不消说了，他来托梦与你，分明是照顾老孙一场生意。必然是个妖怪，在那里篡位谋国，等我与他辨个真假。想那妖魔，棍到处，立要成功。”三藏道：“徒弟，他说那怪神通广大哩。”行者道：“怕他甚么广大！早知老孙到，教他即走无方。”三藏道：“我又记得留下一件宝贝做表记。”八戒答道：“师父莫要胡缠，做个梦便罢了，怎么只管闲话。”沙僧道：“不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我们打起火，开了门，看看如何便是。”行者果然开门，一齐看处，只见星月光中，阶檐上，真个放着一柄金厢白玉珪。好梦。樵鹿梦远不及此。八戒近前拿起道：“哥哥，这是甚么东西？”行者道：“这是国王手中执的宝贝，名唤玉珪。师父呵，既有此物，想此事是真。明日拿妖，全都在老孙身上。只是要你三件儿造化底哩。”八戒道：“好，好，好，做个梦罢了，又告诵他。他那些儿不会作弄人哩？就教你三件儿造化底。”

三藏回入里面道：“是那三桩？”行者道：“明日要你顶缸、受气、遭瘟。”八戒笑道：“一桩儿也是难的，三桩儿却怎么耽得？”唐僧是个聪明的长老，便问：“徒弟呵，此三事如何讲？”行者道：“也不消讲，

等我先与你二件物。”好大圣！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声“变”！变做一个红金漆匣儿，把白玉珪放在内盛着，道：“师父，你将此物捧在手中，到天晓时，穿上锦襴袈裟，去那正殿坐着念经，等我去看看他那城池。端的是个妖怪，就打杀他，也在此间立个功绩；假若不是，且休撞祸。”三藏道：“正是，正是。”行者道：“那太子不出城便罢，若真个应梦出城来，我定引他来见你。”三藏道：“见了，我如何迎答？”行者道：“来到时，我先报知。你把那匣盖儿扯开些，等我变作二寸长的一个小和尚，反照下章，不成人。放在匣儿里，你连我捧在手中。那太子进了寺来，必然拜佛。你尽他怎的下拜，只是不采他。他见你不动身，一定教拿你；你凭他拿下去，打也由他，绑也由他，杀也由他。”三藏道：“呀！他的军令大，真个杀了我怎么好？”行者道：“没事，有我哩。若到那紧关处，我自然护你。他若问时，你说是东土钦差上西天拜佛取经进宝的和尚。和尚进宝，大有非分之想。他道：‘有甚宝贝？’你却把锦襴袈裟对他说一遍，说道：‘此是三等宝贝，还有头一等、第二等的好物哩。’但问处，就说这匣内有一件宝贝，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共一千五百年过去未来之事，俱尽晓得。却把老孙放出来，我将你梦中话，告诵那太子。他若是肯信，去拿了那妖魔，一则与他父王报仇，二来我们立个名节。他若不信，再将白玉珪拿与他看。只恐他年幼，还不认得哩。”三藏闻言，大喜道：“徒弟呵，此计绝妙！但说这宝贝，一个叫做锦襴袈裟，一个叫做白玉珪，你变的宝贝，却叫做甚名？”行者道：“就叫做‘立帝货’罢。”奇名。上两件是死宝，此竟是件活宝。三藏依言，记在心上。

师徒们一夜那曾得睡，盼到天明，恨不得点头唤出扶桑日，喷气吹散满天星。人心思上，明了此机，亦渐不黑。不多时，东方发白。行者又吩咐了八戒、沙僧，教他两个：“不可搅扰僧人，出来乱走。待我成功之后，共汝等同行。”才别了，唵哨一觔斗，跳在空中，睁火眼平西看处，果见有一座城池。你道怎么就看见了？当时说那城池离寺只有四十里，故此凭高就望见了。行者近前，仔细看处，又见那怪雾愁云漠漠，妖风怨气纷纷。行者在空中赞叹道：

若是真王登宝座，自有祥光五色云。只因妖怪侵龙位，腾腾黑气锁金门。

行者正在感叹，忽听得炮声响亮，又只见东门开处，闪出一路人马，真个是采猎之军，果然势勇。但见：

晓出禁城东，分围浅草中。彩旗开映日，白马骤迎风。鼙鼓鼕鼕

擂，标枪对对冲。架鹰军猛烈，牵犬将骁雄。火炮连天振，粘竿映日红。人人支弩箭，个个挎雕弓。张网山坡下，铺绳小径中。一声惊霹雳，千骑拥貔貅。狡兔身难保，乖獐智亦穷。狐狸该命尽，麋鹿丧当终。山雉难飞脱，野鸡怎避凶。他都捡占山场擒猛兽，摧残林木射飞虫。

那些人出得城来，散步东郊。有二十里向高田地，又只见中军营里，有小小的一个将军，顶着盔，贯着甲，果肚花，十八札，手执青锋宝剑，坐下黄骠马，腰带满弦弓。真个是：

隐隐君王像，昂昂帝主容。规模非小辈，行动显真龙。

行者在空暗喜道：“不须说，那个就是皇帝的太子了，等我戏他一戏。”好大圣！按落云头，撞入军中太子马前，摇身一变，变作一个白兔儿，只在太子马前乱跑。太子看见，正合欢心，拈起箭，拽满弓，一箭正中那兔儿。原来是那大圣故意教他中了，却眼乖手疾，一把接住那箭头，把箭翎花落在前边，丢开脚步跑了。那太子见箭中了玉兔，兜开马，独自争先来赶。不知马行的快，行者如风；马行的迟，行者慢走——只在他面前不远。看他一程一里，将太子哄到宝林寺山门之下，行者现了本身，不见兔儿，只见一枝箭插住门槛上，竟撞进去，见唐僧道：“师父，来了！来了！”却又一变，变做二寸长的小和尚儿，和尚变兔儿，兔儿又变和尚。和尚兔儿，兔儿和尚也。钻在红匣之内。

却说那太子赶到山门前，不见了白兔，只见门槛上插在一枝雕翅箭，太子大惊失色道：“怪哉！怪哉！分明我箭中了玉兔，玉兔怎么不见，只见箭在此间？想是年多日久，成了精魅也。”拔了箭，抬头看处，山门上有五个大字，写着“敕建宝林寺”。太子道：“我知之矣。向年间，曾记得我父王在金銮殿上差官赍些金帛，与这和尚所以这和尚至今犹想。修理佛殿、佛像，不期今日到此，正是‘因过道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8]’。我且进去走走。”

那太子跳下马来，正要进去，只见那保驾的官将与三千人马赶上，簇簇拥拥都入山门里面，慌得那本寺众僧都来叩头拜接，比士大夫又觉体面。接入正殿中间，参拜佛像。却才举目观瞻，又欲游廊玩景，忽见正当中坐着一个和尚，太子大怒道：“这个和尚无礼！我今半朝銮驾进山^[9]，虽无旨意知会，不当远接，此时军马临门，也该起身，怎么还坐着不动？”教：“拿下来！”说声“拿”字，两边校尉，一齐下手，把唐僧抓将下来，急理绳索便捆。行者在匣里默默的念咒，教道：“护法诸

天、六丁六甲，我今设法降妖，这太子不能知识，将绳要捆我师父，汝等即早护持；若真捆了，汝等都该有罪。”那大圣暗中吩咐，谁敢不遵，却将三藏护持定了。有些人摸也摸不着他光头，好似一壁墙挡住，难拢其身。那太子道：“你是那方来的？使这般隐身法欺我！”三藏上前施礼道：“贫僧无隐身法，乃是东土唐僧，上雷音寺拜佛求经进宝的和尚。”太子道：“你那东土虽是中原，其穷无比，有甚宝贝，你说来我听。”三藏道：“我身上穿的这袈裟，是第三样宝贝。还有第一等、第二等更好的物哩。”太子道：“你那衣服，半边苦身，半边露臂，能值多少物，敢称宝贝？”三藏道：“这袈裟虽不全体，有诗几句，诗曰：

佛衣偏袒不须论，内隐真如脱世尘。万线千针成正果，九珠八宝合元神。仙娥圣女恭修制，遗赐禅僧静垢身。见驾不迎由自可，你的父冤未报枉为人。”

太子闻言，心中大怒道：“这泼和尚胡说！你那半片衣，凭着你口能舌便，夸好夸强。我的父冤，从何未报？你说来我听。”三藏进前一步，合掌问道：“殿下，为人生在天地之间，能有几恩？”太子道：“有四恩。”三藏道：“那四恩？”太子道：“感天地盖载之恩，日月照临之恩，国王水土之恩，父母养育之恩。”三藏笑曰：“殿下言之有失。人只有天地盖载，日月照临，国王水土，那得个父母养育来？”太子怒道：“和尚是那游手游食、削发逆君之徒！人不得父母养育，身从何来？”三藏道：“殿下，贫僧不知。但只这红匣内，有一件宝贝，叫做立帝货，他上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共知一千五百年过去未来之事，便知无父母养育之恩，令贫僧在此久等多时矣。”太子闻说，教：“拿来我看。”

三藏扯开匣盖儿，那行者跳将出来，矮呀矮^[10]的，两边乱走。太子道：“这星星小人儿，能知甚事？”行者闻言嫌小，却就使个神通，把腰伸一伸，就长了有三尺四五寸。众军士吃惊道：“若是这般快长，不消几日就撑破天也。”行者长到原身，就不长了。太子才问道：“立帝货，这老和尚说你能知未来过去吉凶，你却有龟作卜？有蓍作筮^[11]？凭书句断人祸福？”行者道：“我一毫不用，只是全凭三寸舌，万事尽皆知。”太子道：“这厮又是胡说。自古以来，《周易》之书极其玄妙，断尽天下吉凶，使人知所趋避，故龟所以卜，蓍所以筮。听汝之言，凭据何理？妄言祸福，扇惑人心。”行者道：“殿下且莫忙，等我说与你听。你本是乌鸡国王的太子，你那里五年前，年程荒旱，万民遭苦，你家皇帝共臣子秉心祈祷。正无点雨之时，钟南山来了一个道士，他善呼风唤

雨，点石为金。君王忒也爱小^[12]，就与他拜为兄弟。这桩事有么？”太子道：“有，有，有。你再说说。”行者道：“后三年不见全真，称孤的却是谁？”太子道：“果是有个全真，父王与他拜为兄弟，食则同食，寝则同寝。三年前，在御花园里玩景，被他一阵神风，把父王手中金厢白玉珪摄回钟南山去了，至今父王还思慕他。越想越乌，而“思邪”二字翻论更透。因不见他，遂无心赏玩，把花园紧闭了，已三年矣。做皇帝的，非我父王而何？”行者闻言，哂笑不绝。太子再问不答，只是哂笑。太子怒道：“这厮当言不言，如何这等哂笑？”行者又道：“还有许多话哩，奈何左右人众，不是说处。”太子见他言语有因，将袍袖一展，教军士且退。那驾上官将急传令，将三千人马都出门外住札。

此时殿上无人，太子坐在上面，长老立在前边，左手傍立着行者，本寺诸僧皆退。行者才正色上前道：“殿下，化风去的，是你生身之父母；见坐位的，是那祈雨之全真。”太子道：“胡说！胡说！我父自全真去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照依你说，就不是我父王了。还是我年懦，容得你；若我父王听见你这反话，拿了去碎尸万段。”把行者咄的喝下来。行者对唐僧道：“何如？我说他不信，果然，果然。如今却拿那宝贝进与他，倒换关文，往西天去罢。”三藏即将红匣子递与行者，行者接过来，将身一抖，那匣儿卒不见了，原是他毫毛变的，被他收上身去。却将白玉珪，双手捧上，献与太子。太子见了道：“好和尚！好和尚！你五年前本是个全真，来骗了我家的宝贝，如今又妆做和尚来进献。”叫：“拿了！”一声传令，把长老唬得慌忙，指着行者道：“你这弼马温，专撞空头祸，带累我哩。”

行者近前一齐拦住道：“休嚷！莫走了风！我不叫做立帝货，还有真名哩。”太子怒道：“你上来！我问你个真名字，好送法司定罪。”行者道：“我是那长老大的徒弟，名唤悟空孙行者。因与我师父上西天取经，昨宵到此觅宿。我师父夜读经卷，都是他思念出来，不然焉有此事。至三更时分，得一梦，梦见你父王道，他被那全真欺害，全真岂能害人，大抵还是人自害。推在御花园八角琉璃井内，全真变作他的模样。满朝官不能知，你年幼亦无分晓。禁你入宫，关了花园，大端怕漏了消息^[13]。你父王今夜特来请我降魔。我恐不是妖邪，自空中看了，果然是个妖精。正要动手拿他，不期你出城打猎，你箭中的玉兔，就是老孙。老孙把你引到寺里，见师父，诉此衷肠，句句是实。你既然认得白玉珪，识得旧主人。怎么不念鞠养恩情，替亲报仇？”

那太子闻言，心中惨憾，暗自伤愁道：“若不信此言语，他却有三

分儿真实；若信了，怎奈殿上见是我父王？”这才是进退两难心问口，三思忍耐口问心。于心常辗转，千里顾徘徊。行者见他疑惑不定，又上前道：“殿下不必心疑。请殿下驾回本国，问你国母娘娘一声，看他夫妻恩爱之情，比三年前如何。只此一问，便知真假矣。”那太子回心道：“正是。且待我问我母亲去来。”他跳起身，笼了白玉珪就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笔转开。行者扯住道：“你这些人马都回，却不走漏消息？我难成功。但要你单人独马进城，不可扬名卖弄。莫入正阳门，须从后宰门进去。到宫中见你母亲，切莫高声大气，须是悄语低言。恐那怪神通广大，一时走了消息，你娘儿们性命俱难保也。”太子谨遵教命，出山门吩咐将官：“稳在此札营，不得移动。我有一事，待我去了就来一同进城。”看他指挥号令屯军士，上马如飞即转城。

这一去不知见了娘娘有何话说，且听下回分解。

鬼王以喻心思之正，全真以喻心思之邪。全真把乌鸡盖在井内，是即以邪思蔽正明也。心为物蔽，其德不明，此时心上惟有全真，不复知有本来矣。如此一讲，朱注“昏蔽”二字方才醒快。

结为兄弟，犹是邪正之互见，盖诸井内，此思之所以有邪而无正也。必至金玉之释手，大梦之惊觉，方悔从前之念错，不复作此邪思矣。

首节宝林寺念了一夜，是邪思之所由起。二节夜谒唐三藏，极言邪思之害，是承。三节见假真竟寻出个根据，然后想及天理，是一转。末节故主生而邪思则自无矣，是一合。

文殊实喻言文书，捆文书而不念，却信全真之诳诱，而盖诸井内，伏后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更为爽亮。

[1] 舍眼：犹睁眼。

[2] 士女：即仕女。旧称贵族妇女。

[3] 结草衔环：指感恩图报。

[4] 画虎刻鹄：即“画虎不成反类犬，刻鹄不成反类鹞”的省略说法。比喻想做好事反而做成了坏事。

[5] 侍长：对主人的称呼。

[6] 灾屯：亦作“灾迍”。灾难，祸患。

[7] 务脚：即焮脚。

[8] “因过”两句：此为唐代李涉《题鹤林寺僧舍》诗句。李涉晚于初唐贞观的时代背景约二百年。小说家挪用至此，不必细究。

[9] 半朝銮驾：太子出行，仪仗等为天子的一半，故称半朝銮驾。

[10] （bá）呀：形容矮小身材的人走路的样子。

[11] 蓍（shī）：草名。我国古代常用它的茎占卜。

[12] 爱小：贪小利。

[13] 大端：大抵，大约。

第三十八回

婴儿问母知邪正 金木参玄见假真

人惟不足，方思十全。殊不知十全者，心上更犹有不足。念头不正，举发皆差。是全真本因乌机而生，乌机实又为全真而黑，初非有二也。

且天下凡事不离乎母，所谓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人或不知，而其母则断无有不知者。思往日之情形，验今日之举动，必有一不易之理，则真假分而邪正亦自判矣。

井底另有世界，胸中却别无天地。三年中不惟不见日之光，且并不睹月之明。不是达摩面壁，竟是希夷之安眠也，可胜叹哉。

逢君只说受生因，便作如来会上人。一念静观尘世佛，即全真也。人世因羡慕此佛，所以多不肯到西天。十方同看降威神。欲知今日真明主，须问当年嫡母身。母即本体。○天下事未有出母儿之外者。别有世间曾未见，别样事不惟不能尽见，即见亦不能尽述。一行一步一花新。即一举一动，偏觉花丽可人。

却说那乌鸡国王太子自别大圣，不多时回至城中。果然不奔朝门，不敢报传宣诏，竟至后宰门首，见几个太监在那里把守。见太子来，不敢阻滞，让他进去了。好太子！夹一夹马，撞入里面，忽至锦香亭下。只见那正宫娘娘坐在锦香亭上，两边有数十个嫔妃掌扇，那娘娘倚雕栏儿流泪哩。你道他流泪怎的？原来他四更时也做下一梦，记得一半，含糊了一半，沉沉思想。终宵劳梦想。这太子下马，跪于亭下，叫：“母亲！”那娘娘强整欢容，叫声：“孩儿，喜呀！喜呀！这二三年在前殿，与你父王开讲，不得相见，我甚思量。今日如何得暇来看我一面？诚万千之喜！诚万千之喜！孩儿，你怎么声音悲惨？你父王年纪高迈，有一日龙归碧海，凤返丹霄，你就传了帝位，还有甚么不悦？”太子叩头道：“母亲，我问你即位登龙是那个？称孤道寡果何人？”娘娘闻言道：“这孩儿发疯了！做皇帝的是你父王，你问怎的？”太子叩头

道：“万望母亲赦子无罪，敢问；不赦，不敢问。”娘娘道：“子母家有何罪？赦你，赦你，快快说来。”太子道：“母亲，我问你三年前夫妻宫里之事，与后三年恩爱同否？如何？”娘娘见说，魂飘魄散，急下亭抱起，紧搂在怀，眼中滴泪道：“孩儿，我与你久不相见，怎么今日来宫问此？”太子发怒道：“母亲有话说说，不说时，且误了大事。”娘娘才喝退左右，泪眼低声道：“这桩事，孩儿不问，我到九泉之下，也不得明白。既问时，听我说：

三载之前温又暖，三年之后冷如冰。枕边切切将言问，他说老迈身衰事不兴。”如此转出个思无邪，真令人奇绝千古。

太子闻言，撒手脱身，攀鞍上马。那娘娘一把扯住道：“孩儿，你有甚事，话不终就走？”太子跪在面前，道：“母亲，不敢说。今日早朝，蒙钦差架鹰逐犬，出城打猎，偶遇东土驾下来的个取经圣僧，有大徒弟，乃孙行者，极善降妖。原来我父王死在御花园八角琉璃井内，这全真假变父王，侵了龙位。今夜三更，父王托梦，请他到城捉怪。孩儿不敢尽信，特来问母。母亲才说出这等言语，必然是个妖精。”那娘娘道：“儿呵，外人之言，你怎么就信为实？”太子道：“儿还不敢认实，父王遗下表记与他了。”娘娘问：“是何物？”太子袖中取出那金厢白玉珪，递与娘娘。若还不信，玉珪为证。那娘娘认得是当时国王之宝，止不住泪如泉涌，叫声：“主公！你怎么死去三年，不来见我，却先见圣僧，后见太子？”太子道：“母亲，这话是怎的说？”娘娘道：“儿呵，我四更时分，也做了一梦。梦见你父王水淋淋的站在我跟前，亲说他死了，鬼魂儿拜请了唐僧，降假皇帝，救他前身。记便记得是这等言语，只是一半儿不得分明。正在这里胡疑⁴，下章见利思义，于此已显然正照。怎知今日你又来说这话，又将宝贝拿出。我且收下，你且去请那圣僧，急急为之。果然扫荡妖氛，辨明邪正，庶报你父王养育之恩也。”太子急忙上马，出后宰门，躲离城池。真个是：

噙泪叩头辞国母，含悲顿首服唐僧。

不多时出了城门，竟至宝林寺山门前下马。众军士接着太子，又见红轮将坠。太子传令，不许军士乱动。他又独自个入了山门，整束衣冠，拜请行者。只见那猴王从正殿摇摇摆摆走来，正殿里走出，心思自然不邪，看他笔笔是转。那太子双膝跪下道：“师父，我来了。”行者上前搀住道：“请起。你到城中，可曾问谁么？”太子道：“问母亲来。”将前言尽说了一遍。行者微微笑道：“若是那般冷呵，冷乃淡也，不亲之意，是转无邪。想是个甚么冰冷的东西变的。不打紧，不打紧，等我老

孙与你扫荡。却只是今日晚了，不好行事。你先回去，待明早我来。”太子跪地叩拜道：“师父，我只在此伺候，到明日同师父一路去罢。”行者道：“不好，不好。若是与你一同入城，那怪物生疑，不说是我撞着你，却说是你请老孙，却不惹他返怪你也。”太子道：“我如今进城，他也怪我。”行者道：“怪你怎么？”太子道：“我自早朝蒙差，带领若干人马鹰犬出城，今一日更无一件野物，怎么见驾？若问我个不才之罪，监陷羗里^[2]，你明日进城，却将何倚？况那班部中，更没个相知人也。”行者道：“这甚打紧？你肯早说时，却不寻下些等你。”

好大圣！你看他，就在太子面前显个手段，将身一纵，跳在云端里，捻着诀，念一声唵蓝净法界的真言，拘得那山神、土地，在半空中施礼道：“大圣，呼唤小神，有何使令？”行者道：“老孙保护唐僧至此，欲拿邪魔，奈何那太子打猎无物，不敢回朝。问汝等讨个人情，快将獐^犯鹿兔，走兽飞禽，各寻些来打发他回去。”山神、土地闻言，敢不承命。又问：“各要几何？”大圣道：“不拘多少，取些来便罢。”那各神即着本处阴兵，刮一阵聚兽阴风，捉了些野鸡山雉，角鹿肥獐，狐獾貉兔，虎豹狼虫，共有百千馀只，献与行者。行者道：“老孙不要。你可把他都捻就了觔^[3]，单摆在那四十里路上两傍，教那些人不放鹰犬，拿回城去，算了汝等之功。”众神依言，散了阴风，摆在左右。行者才按云头，对太子道：“殿下请回。路上已有物了，你自收去。”太子见他在半空中弄此神通，如何不信，只得叩头拜别，出山前传了令，教军士们回城。只见那路傍，果有无限的野物，军士们不放鹰犬，一个个俱着手擒捉，喝采俱道是千岁殿下的洪福，怎知是老孙的神功？你听凯歌声唱，一拥回城。

这行者保护了三藏，那本寺中的和尚见他们与太子这样绸缪，怎不恭敬？一心诚敬，再不敢作邪想。却又安排斋供，管待了唐僧，依然还歇在禅堂里。将近有一更时分，行者心中有事，急睡不着。心有所思，自难成寐。他一毂辘爬起来，到唐僧床前叫：“师父。”此时长老还未睡哩，他晓得行者会失惊打怪的，推睡不应。行者摸着他的光头，乱摇道：“师父，怎睡着了？”唐僧怒道：“这个顽皮！这早晚还不睡，吆喝甚么！”行者道：“师父，有一桩事儿，和你计较计较。”长老道：“甚么事？”行者道：“我日间与那太子夸口，说我的手段比山还高，比海还深，拿那妖精，如探囊取物一般，伸了手去，就拿将转来。却也睡不着，想起来，有些难哩。”抱定“思”字，一笔不松。

唐僧道：“你说难，便就不拿了罢。”行者道：“拿是还要拿，只是

理上不顺。”唐僧道：“这猴头乱说。妖精夺了人君位，怎么叫做理上不顺？”行者道：“你老人家只知念经拜佛，打坐参禅，那曾见那萧何的律法？常言道：‘拿贼拿赃。’那怪物做了三年皇帝，又不曾走了马脚，漏了风声，他与三宫妃后同眠，又和两班文武共乐，我老孙就有本事拿住他，也不好定个罪名。”唐僧道：“怎么不好定罪？”行者道：“他就是个没嘴的葫芦，也与你滚上几滚。他敢道：‘我是乌鸡国王，有甚逆天之事，你来拿我？’将甚执照与他折辩^[4]？”这段想头却不错。唐僧道：“凭你怎生裁处。”行者笑道：“老孙的计已成了，只是干碍着你老人家有些儿护短。”唐僧道：“我怎么护短？”行者道：“八戒生得夯，你有些儿偏向他。”唐僧道：“我怎么向他？”行者道：“你若不向他呵，且如今把胆放大些，与沙僧只在这里。待老孙与八戒趁此时先入那乌鸡国城中，寻着御花园，打开琉璃井，把那皇帝尸首捞将上来，包在我们包袱里。明日进城，且不管甚么倒换文牒，见了那怪，掣棍子就打。他但有言语，就将骨槎与他看^[5]，说：‘你杀的是这个人。’全真岂止想杀这一个。却教太子上来哭父，皇后出来认夫，文武多官见主，我老孙与兄弟们动手，这才是有对头的官事好打。”唐僧闻言，暗喜道：“只怕八戒不肯去。”行者笑道：“如何？我说你护短。你怎么就知他不肯去？你只相我叫你时不答应，半个时辰便了。我这去，但凭三寸不烂之舌，莫说是猪八戒，就是猪八戒，也有本事教他跟着我走。”唐僧道：“也罢，随你去叫他。”

行者离了师父，竟到八戒床边，叫：“八戒，八戒！”那呆子是走路辛苦的人，丢倒头，只情打鼾，那里叫得醒。行者揪着耳朵，抓着^粽，把他一拉拉起来，叫声“八戒”！那呆子还打掙^[6]。行者又叫一声，呆子道：“睡了罢，莫顽，明日要走路哩。”行者道：“不是顽，有一桩买卖我和你做去。”八戒道：“甚么买卖？”行者道：“你可曾听得那太子说么？”八戒道：“我不曾见面，不曾听见说甚么。”行者道：“那太子告诵我说，那妖精有件宝贝，万夫不当之勇。我们明日进城，不免与他争敌，倘那怪执了宝贝降倒我们，却不反成不美。我想着打人不过，不如先下手，我和你先偷他的来，却不是好？”八戒道：“哥哥，你哄我去做贼哩。还往邪处想，此所以为老呆也。这个买卖我也去得，果是晓得实实在在的帮衬，我也与你讲个明白：偷了宝贝，降了妖精，我却不奈烦甚么小家罕气的分宝贝，我就要了。”竟想独吃，是为“利”字起见。行者道：“你要作甚？”八戒道：“我不如你们乖巧能言，人面前化得出斋来；老猪身子又夯，言语又粗，不能念经，若到那无济无生处，可好换斋吃么。”存心为己，念头还不正。行者道：“老孙只要图名，那里图甚宝贝！就与你罢便了。”那呆子听见说都与他，他就满心欢喜，一轂辘

爬将起来，套上衣服，就和行者走路。这是：

清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只讲思邪，便已笼照下文。

两个密密的开了门，躲离三藏，纵祥光，竟奔那城。不多时到了，按落云头，只听得楼头方二鼓矣。与前三更正相应，以为“乌”字点缀也。行者道：“兄弟，二更时分了。”八戒道：“正好，正好，人都在头觉里，正浓睡也。”不见证据，世人自然不省。二人不奔正阳门，竟到后宰门首，只听得梆铃声响。行者道：“兄弟，前后门皆紧急，如何得入？”八戒道：“那见做贼的从门里走么？瞞墙跳过便罢。”行者依言，将身一纵，跳上里罗城墙^[7]。八戒也跳上去。二人潜入里面，找着门路，竟寻那御花园。

正行时，只见有一座三檐白簇的门楼，上有三个亮灼灼的大字，映着那星月光辉，乃是“御花园”。行者近前看了，有几重封皮，公然将锁门秀住了。即命八戒动手。那呆子掣铁钯，尽力一筑，把门筑得粉碎。行者先举步趺入^[8]，忍不住跳将起来，大呼小叫，谗得八戒上前扯住道：“哥呀，害杀我也！那见做贼的这般吆喝？惊醒了人，把我们拿住，发到官司，就不该死罪，也要解回原籍充军。”行者道：“兄弟阿，你说我发急为何？你看这：

彩画雕栏狼狽，宝妆亭阁欹歪。莎汀蓼岸尽尘埋，芍药荼蘼俱败。茉莉玫瑰香暗，牡丹百合空开。芙蓉木槿草垓垓^[9]，异卉奇葩壅坏^[10]。巧石山峰俱倒，池塘水涸鱼衰。青松紫竹似干柴，满路茸茸蒿艾。丹桂碧桃枝损，海榴棠棣根歪。桥头曲径有苍苔，冷落花园境界。”心地荒凉，五脏破败，思邪之过也。

八戒道：“且叹他做甚？快干我们的买卖去来。”行者虽然感慨，却留心想起唐僧的梦来，说芭蕉树下方是井。正行走，果见一株芭蕉，生得茂盛，窃恐已成乌蕉矣。比众花木不同。真是：

一种灵苗秀，天生体性空。枝枝抽片纸，叶叶卷芳丛。翠缕千条细，丹心一点红。凄凉愁夜雨，憔悴怯秋风。长着元丁力^[11]，栽培造化工。绒书成妙用，挥洒有奇功。凤翎宁得似，鸾尾迥相同。薄露瀼瀼滴，轻烟淡淡笼。青阴遮户牖，碧影上帘拢，不许栖鸿雁，何堪系玉骢。霜天形槁悴，月夜色朦胧。仅可消炎暑，犹宜避日烘。愧无桃李色，冷落粉墙东。好诗。

行者道：“八戒，动手么！宝贝在芭蕉树下埋着哩。”那呆子双手举钯筑倒了芭蕉，然后用嘴一拱，拱了有三四尺深，见一块石板盖住。蔽的结实，此机才得乌。呆子欢喜道：“哥呀，造化了！果有宝贝，是一片石板盖着哩！不知是坛儿盛着，是柜儿装着哩。”行者道：“你掀起来看看。”那呆子果又一嘴拱开看处，又见有霞光灼灼，白气明明。不为所蔽，明机自发，看他笔笔是转。八戒笑道：“造化！造化！宝贝放光哩。”心上明机发露，这才是真宝。又近前细看时，呀！原来是星月之光，原是那井中水亮。八戒道：“哥呀，你但干事，便要留根。”行者道：“我怎留根？”八戒道：“这是一眼井，你在寺里早说是井中有宝贝，我却带将两条捆包袱的绳来，怎么作个法儿，把老猪放下去。如今空手，这里面东西，怎么得下去上来耶？”行者道：“你下去么？”八戒道：“正是要下去，只是没绳索。”行者笑道：“你脱了衣服，我与你个手段。”八戒道：“有甚么好衣服？解了这直裰子就是了。”好大圣！把金箍棒拿出来，两头一扯，叫“长”！足有七八丈长。教：“八戒，你抱着一头儿，把你放下井去。”八戒道：“哥呀，放便放下去，若到水边，就住了罢。”行者道：“我晓得。”那呆子抱着铁棒，被行者轻轻提将起来，将他放下去。不多时，放至水边。八戒道：“到水了。”行者听见他说，却将棒往下一按，那呆子扑通的一个没头蹲，丢了铁棒，便就负水^[12]，口里哺哺的嚷道：“这天杀的！我说到水莫放，他却就把我一按。”行者掣上棒来，笑道：“兄弟，可有宝贝么？”八戒道：“见甚么宝贝，只是一井水。”行者道：“宝贝沉在水底下哩，你下去摸一摸来。”

呆子真个深知水性，却就打个猛子^[13]，淬将下去^[14]。呀！那井底深得紧，他却着实又一淬，忽睁眼，见有一座牌楼，上有“水晶宫”三个字。心有明机，井底亦觉不黑。八戒大惊道：“罢了，罢了！错走了路了！蹯下海来也！海内有个水晶宫，井里如何有之？”原来八戒不知此是井龙王的水晶宫。

八戒正叙话处，早有一个巡水的夜叉开了门，看见他的模样，急抽身进去报道：“大王，祸事了！井上落一个长嘴大耳的和尚来了，赤淋淋的，衣服全无，还不死，逼法说话哩！”那井龙王忽闻此言，心中大惊道：“这是天蓬元帅来也。昨夜夜游神奉上敕旨，来取乌鸡国王魂灵去拜见唐僧，请齐天大圣降妖。这怕是齐天大圣、天蓬元帅来了，却不可怠慢他，快接他去也。”

那龙王整衣冠，领众水族出门来，厉声高叫道：“天蓬元帅，请里面坐。”八戒却才欢喜道：“原来是个故知。”那呆子不管好歹，竟入水

晶宫里。其实不知上下，赤淋淋的就坐在上面。尝言“猪八戒坐在冷铺上——丑的没对儿”，此又更甚。龙王道：“元帅，近闻你得了性命，皈依释教，保唐僧西天取经，如何得到此处？”八戒道：“正为此说。我师兄孙悟空多多拜上，着我来问你取甚么宝贝哩”。一心只想宝贝，大抵还有些不正。龙王道：“可怜，我这里怎么得个宝贝？比不得那江河淮济的龙王，飞腾变化，便有宝贝。我久困于此，日月且不能长见，宝贝果何自而来也？”八戒道：“不要推辞，有便拿出来罢。”龙王道：“有便有一件宝贝，只是拿不出来。就元帅亲自来看看，何如？”八戒道：“妙，妙，妙！须是看看来也。”

那龙王前走，这呆子随后。转过了水晶宫殿，只见廊廡下横擗着一个六尺长躯。龙王用手指定道：“元帅，那厢就是宝贝了。”八戒上前看了，呀！原来是个死皇帝，戴着冲天冠，穿着赭黄袍，踏着无忧履，系着蓝田带，直挺挺睡在那厢。八戒笑道：“难，难，难！算不得宝贝。想老猪在山为怪时，时常将此物当饭。且莫说见的多少，吃也吃了无数。那里叫做甚么宝贝。”龙王道：“元帅原来不知。他本是乌鸡国王的尸首。自到井中，我与他定颜珠定住，不曾得坏。你若肯驮他出去，见了齐天大圣，假有起死回生之意呵，莫说宝贝，凭你要甚么东西都有。”八戒道：“既这等说，我与你驮出去，只说把多少烧埋钱与我¹¹⁵？”不想宝又想钱，抱定“思邪”，为下“思利”一照。龙王道：“其实无钱。”八戒道：“你好白使人！果然没钱，不驮！”龙王道：“不驮，请行。”八戒就走。没得想矣。龙王差两个有力量的夜叉，把尸抬将出去，送到水晶宫门外，丢在那厢，摘了僻水珠，去了珍宝，此心便有生机，转法透亮。就有水响。

八戒急回头，看不见水晶宫门，一把摸着那皇帝的尸首，慌得他脚软筋麻，擗出水面，扳着井墙叫道：“师兄！伸下棒来，救我一救。”行者道：“可有宝贝么？”八戒道：“那里有？只是水底下有一个井龙王，教我驮死人；我不曾驮他，就把我送出门来，就不见那水晶宫了，只摸着那个尸首。唬得我手软筋麻，挣搓不动了。哥呀，好歹救我救儿。”行者道：“那个就是宝贝，如何不驮上来？”八戒道：“知他死了多少时了？我驮他怎的？”行者道：“你不驮，我回去耶。”八戒道：“你回那里去？”行者道：“我回寺中同师父睡觉去。”八戒道：“我就不去了？”行者道：“你爬得上来便带你去，爬不上来便罢。”八戒慌了：“怎生爬得？叫你想，城墙也难上，这井肚子大，口儿小，壁陡的圈墙，又是几年不曾打水的井，团团都长的是苔痕，好不滑也，教我怎爬？哥哥，不要失了兄弟们和气，等我驮上来罢。”行者道：“正是，快快驮上

来，我同你回去睡觉。”

那呆子又一个猛子，淬将下去，摸着尸首，拽过来，背在身上，（攬）〔擡〕出水面，扶井墙道：“哥哥，驮上来了。”那行者睁睛看处，真个的背在身上，却才把金箍棒伸下井底，那呆子着了恼的人，张开口咬着铁棒，被行者轻轻的提将起来。八戒将尸放下，捞过衣服穿了。行者看时，那皇帝容颜依旧，似生时未改分毫。行者道：“兄弟阿，这人死了三年，怎么还容颜不坏？”八戒道：“你不知之。这井龙王对我说，他使了定颜珠定住了，尸首未曾坏得。”行者道：“造化，造化！一则是他的冤仇未报，二来该我们成功。兄弟快把他驮了去。”八戒道：“驮往那里去？”行者道：“驮了去见师父。”八戒口中作念道：“怎的起，怎的起！好好睡觉的人，被这猢猻花言巧语，哄我教做甚么买卖——如今却干这等事，教我驮死人！驮着他，腌臢臭水淋将下来，污了衣服，没人与我浆洗，上面有几个补丁，天阴发潮，如何穿么？”行者道：“你只管驮了去到寺里，我与你换衣服。”八戒道：“不差！连你穿的也没有，又替我换？”行者道：“这般弄嘴，便不驮罢。”八戒道：“不驮！”行者道：“便伸过孤拐来，打二十棒。”八戒慌了，道：“哥哥，那棒子重，若是打上二十，我与这皇帝一般了。”行者道：“怕打时，趁早儿驮着走路。”八戒果然怕打，没好气，把尸首拽将过来背在身上，拽步出园就走。

好大圣！捻着诀，念声咒语，往巽地上吸一口气，吹将去，就是一阵狂风，把八戒撮出皇宫内院，躲离了城池，息了风头，二人落地，徐徐却走将来。那呆子心中暗恼，算计要恨报。回思报复，又是一意。八戒道：“这猴子捉弄我，我到寺里也捉弄他捉弄，撻道师父^[16]，只说他医得活；医不活，教师父念紧箍儿咒，把这猴子的脑浆勒出来，方趁我心。”走着路，再再寻思纵不脱“思”字，方见妙笔道：“不好，不好。若教他医人，却是容易，他去阎王家讨将魂灵儿来，就医活了。只说不许赴阴司，阳世间就能医活，这法儿才好。”

说不了，却到了山门前，径直进去，将尸首丢在那禅堂门前道：“师父，起来看耶。”那唐僧睡不着，正与沙僧讲行者哄了八戒去久不回之事。忽听得他来叫了一声，唐僧连忙起来，道：“徒弟，看甚么？”八戒道：“行者的外公，教老猪驮将来了。”行者道：“你这馕糟的呆子！我那里有甚么外公！”没有父母，如何得有外公。八戒道：“哥，不是你外公，却教老猪驮他来怎么？也不知费多少力了。”

那唐僧与沙僧开门看处，那皇帝容颜未改，似活的一般。长老忽然

惨凄道：“陛下，你不知那世里冤家，今生遇着他，暗丧其身，抛妻别子，致今文武不知，多官不晓。可怜你妻子昏蒙，谁曾见焚香献茶？”忽失声泪如雨下。八戒笑道：“师父，他死了可干你事？又不是你家父祖，哭他怎的？”三藏道：“徒弟呵，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你怎的这等心硬？”心上一片金玉，如何不硬？八戒道：“不是心硬。师兄和我说来，他会医得活；若医不活，我也不驮他来了。”那长老原来是一头水的^[1]，被那呆子摇动了，也就叫：“悟空，若果有手段医活这个皇帝，正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我等也强似灵山拜佛。”行者道：“师父，你怎么信这呆子乱谈。人若死了，或三七五七，尽七（百）（七）日，受满了阳间罪过，就转生去了。如今已死三年，如何救得？”三藏闻言道：“也罢了。”八戒苦恨不息，道：“师父，你莫被他瞒了。他有些夹脑风，你只念念那话儿，管他还你一个活人。”真个唐僧就念紧箍咒，念念真言，则自不作邪思。虽欲不活，不可得矣。勒得那猴子眼胀头疼。

毕竟不知怎生医救，且听下回分解。

人心乌机生而明机自没，明机生而乌机自无，一定之理。乃鬼王入梦诉冤，是已悔从前之念，而心有明机。行者即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是死有死之道，生又有生之理。以极幻渺之事件，写成极爽亮之文章，书旨理路丝毫不背，真奇书也。

题面只有三字，文章却写至三万馀言，不为不多。即一转笔竟满一回，而有七千馀字。人每苦题面窘窄，束手难动，何不取此篇而深味细玩之也。

上二回极写念宝思乡，已将题面反透。此回一折“无”字正面，便自省力。要知《西游》全部俱是作文字，非是扬子云写《玄经》也。

看他只写思无邪，便已笔笔反照定下章见利思义，且又处处伏后“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尤为神妙。

[1] 胡疑：即狐疑。怀疑。

[2] 羑（yòu）里：商代监狱名。周文王曾被拘于此。此借指监狱。

[3] 捻就了筋：即抽筋，筋肉痉挛、抽搐。

[4] 折辩：争辩，分辩。

[5] 骨槩（chèn）：尸骨。

[6] 打掇（líng）挣：困倦立不稳貌。

[7] 里罗城：古代大城中的外城。

[8] 趺（chà）：踏。

[9] 垓（gāi）垓：多而杂乱貌。。

[10] 壅坏：阻塞败坏。

[11] 元丁：即园丁。

[12] 负水：负水，泅水。

[13] 猛子：以头栽入水中的泅水法。

[14] 淬（cuì）：沉入水中。

[15] 烧埋钱：办理丧事、安葬死者的钱。

[16] 撻道：挑唆，唆使。

[17] 一头水：谓没有主见，像水一样，哪头重就向那头倒。

第三十九回

一粒金丹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间生

存神定性，邪念自然不作。乃唐僧瞻前想后，以致心思紊乱，尘世之念既动，西天之路自难。此即青狮子，此即全真怪也。自有此思，日夜搅扰于胸中，而一刻不忘。思多者则智晦，思乱者则神昏。此心全为此思所蔽，不啻纳诸陷阱之中，而光明不能开展矣，此所以为乌鸡国也。必至揭去井盖，顿开茅塞，以致心德明亮，而得再睹青天白日之下者，此即金丹此即复生也。

夫太上老君，乃一段至精至粹之理。九转金丹，即明德也。人惟于此理不思，以致邪念动发，是以不宝其所宝，而以金玉为宝矣。故欲治此病，必先思此理，天理明而邪思则自息矣。此全真之所以去，而狮怪之所以无也。

明机复生，固由行者之着力，实亏八戒之捉弄，不亏得金丹，到亏念经咒。至此紧箍咒不是定心真言，实是超生宝忏。

读此等名书，最苦是心上不能了然；幸而心上了然，口却不能言；即使口中能言，笔下又多不能写及；至写出，辞每不能达其意。有如许的苦处，奇书岂易读，奇书岂易言也。

话说那孙大圣头痛难禁，哀告道：“师父，莫念！莫念！忽又一顿，妙笔等我医罢。”长老问：“怎么医？”行者道：“只除过阴司，查勘那个阎王家有他魂灵，阎罗王如何管得心上的事？此笔先衬。请将来救他。”阴司里求活，又是奇谈。无怪其睡长觉而不寤也。八戒道：“师父，莫信他。他原说不用过阴司，阳世间就能医活，是世焉有黑处能明、邪处求正者？方见手段哩。”那长老信邪风，却从正面挑出个“邪”字。又念紧箍咒，念之又念，念之笃矣。慌得行者满口招承道：“阳世间医罢，阳世间医罢。”八戒道：“莫要住，只管念，只管念！”行者骂道：“你这呆孽畜，撞逐师父咒我哩^[4]。”八戒笑得打跌倒道：“哥耶，哥耶，你只晓得捉弄我，不晓得我也捉弄你捉弄。”行者道：“师父，莫念！莫念！一开一合，顿挫“无”字，极有曲折。待老孙

阳世间医罢。”三藏道：“阳世间怎么医？”行者道：“我如今一觔斗云，撞入南天门里，不进斗牛宫，不入凌霄殿，径到那三十三天之上明德人之所得于天者，故云天上。离恨天宫兜率院内，见太上老君，即天理也。把他九转还魂丹丹乃太上的一团至精至粹之理。九转即九思也。求得一粒来，管取救活他也。”人心念念，天理焉有不明，又焉有不活者也。三藏闻言，大喜道：“就去快来！”

行者道：“如今有三更时候罢了，投到回来^[2]，好天明了。明则不乌，随手成妙。只是这个人睡在这里，冷冷淡淡不相个模样，须得举哀人看着他哭，便才好哩。”八戒道：“不消讲，这猴子一定是要我哭哩。”行者道：“怕你不哭！哭亦思也，前以“念”字书，此以“哭”字写。你若不哭，我也医不成。”八戒道：“哥哥，你自去，我自哭罢了。”行者道：“哭有几样！若干着口喊，谓之嚎；扭搜出些眼泪儿来，谓之啣。又要哭得有眼泪，又要哭得有心肠，才算着嚎啣痛哭哩。”哭至嚎啣，思之切矣。八戒道：“我且哭个样子你看看。”他不知那里扯个纸条，捻作一个纸捻儿，往鼻孔里通了两通，打了几个涕喷，你看他眼泪汪汪，黏涎答答的哭将起来，口里不住的絮絮叨叨，数黄道黑，真个像死了人的一般。哭到那伤情之处，唐长老也泪滴心辜。《西厢》有批云：送郎送在秋江上，郎哭姐儿哭，赶脚儿的亦来哭矣。行者笑道：“正是那样哀痛，再不许住声。你这呆子，哄得我去了，你就不哭，我还听哩！若是这等哭便罢；若略住住声儿，定打二十个孤拐。”八戒笑道：“你去你去！我这一哭动头，有两日哭哩。”此时不哭别样，只当哭太上老君急急如令。沙僧见他数落，便去寻几枝香来烧献。行者笑道：“好，好，好！一家儿都有些敬意，妙用外注，摩题入化。老孙才好用功。”

好大圣！此时有半夜时分，别了他师徒三众，纵觔斗云，只入南天门里。果然也不谒凌霄宝殿，不上那斗牛天宫，一路云光，径来到三十三天离恨天兜率宫中。才入门，只见那太上老君正坐在那丹房中，与众仙童执芭蕉扇搗火炼丹哩。丹即理也。理至太上，则至正之极，而并无一点邪处。他见行者来时，即吩咐看丹的童儿：“各要仔细，偷丹的贼又来也！”点逗“邪”字，伏后“贼”字。行者作礼笑道：“老官儿，这等没搭撒^[3]，防备我怎的？我如今不干那样事了。”改邪归正，已转到“无”字。老君道：“你那猴子，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把我灵丹偷吃无数，着小圣二郎捉拿上界，送在我丹炉炼了四十九日，炭也不知费了多少。正是理也，用够许多。○回照天宫文情不冷。你如今幸得脱身，皈依佛果，保唐僧往西天取经，前者在平顶山上降魔，弄刁难，不与我宝

贝，今日又来做甚？”想理还不够用。行者道：“前日事，老孙更没稽迟^[4]，将你那五件宝贝当时交还，回找上文，正是映照下文。你反疑心怪我？”

老君道：“你不走路，潜入吾宫怎的？”行者道：“自别后，西遇一方，名乌鸡国。那国王被一妖精假妆道士，呼风唤雨，阴害了国王。那妖假变国王相貌，现坐金銮殿上。是我师父，夜坐宝林寺看经，那国王鬼魂参拜我师，敦请我老孙与他降妖，辨明邪正。正是老孙思无指实，人没正处，可想自然。想及邪处，正出题面。与弟八戒夜入园中，打破花园，寻着埋藏之所，乃是一眼八角琉璃井内，捞上他的尸首，容颜不改。到寺中见了我师，他发慈悲，着老孙医救，不许去赴阴司里求索灵魂，只教在阳世间救治。我想着无处回生，特来参谒，万望道祖垂怜，把九转还魂丹借得一千丸儿，与我老孙，答救他也^[5]。”欲治乌病，必先求明药。老君道：“这猴子胡说！甚么一千丸，二千丸，当饭吃哩。若饱乎仁义，再不会死，又焉得乌。是那里土块掇的^[6]，这等容易！咄！快去！没有！”行者笑道：“百十丸儿也罢。”老君道：“也没有。”行者道：“十来丸也罢。”老君怒道：“这泼猴却也缠帐^[7]，没有，没有！若无天理，便没指实，教人想甚。出去，出去！”行者笑道：“真个没有，我问别处去救罢。”老君喝道：“去！去！去！”这大圣拽转步，往前就走。老君忽的寻思道：“这猴子惫懒哩！说去就去，只怕溜进来就偷。”即命仙童叫回来道：“你这猴子，手脚不稳，我把这还魂丹送你一丸罢。”行者道：“老官儿，既然晓得老孙的手段，快把金丹拿出来与我四六分分，还是你的造化哩！不然，就送你个皮笊篱——一捞个罄尽。”那老祖取过葫芦来，倒吊过底子，倾出一粒金丹，天理即是明德，故曰金丹。理本无二，故云一粒。递与行者道：“止有此了。拿去，拿去！送你这一粒，医活那皇帝，只算你的功果罢。”

行者接了道：“且休忙，等我尝尝看，只怕是假的，天理亦有假的，翻驳“无”字，更妙。莫被他哄了。”“扑”的往口里一丢。慌得那老祖上前扯住。一把揪着顶瓜皮，搭着拳头骂道：“这泼猴！若要咽下去，就直打杀了！”行者笑道：“嘴脸！小家子样！那个吃你的哩，能值几个钱？虚多实少的——在这里不是？”原来那猴子颊下有嚙袋儿，他把那金丹噙在嚙袋里，人于“天理”二字，要常在此处吊着，心思再无邪处。一笔转正题面。被老祖捻着，道：“去罢，去罢！再休来此缠绕。”这大圣才谢了老祖，出离了兜率天宫。

你看他：

千条瑞靄离瑶阙，万道祥云降世尘。

须臾间，下了南天门，回到东观，早见那太阳星上。此机明而不乌矣。按云头，竟至宝林寺山门外，只听得八戒还哭哩。凡人思想要活，便好医治。忽近前叫声：“师父。”三藏喜道：“悟空来了，可有丹药？”行者道：“有。”八戒道：“怎么得没有？他偷也去偷人家些来。”行者笑道：“兄弟，你过去罢，用不着你了。你揩揩眼泪，别处哭去。”教：“沙和尚，取些水来我用。”沙僧急忙往后面井上，有个方便吊桶，即将半钵盂水递与行者。行者接了水，口中吐出丹来，安在那皇帝唇里，两手扳开牙齿，用一口清水，把金丹冲灌下肚。人肚中有了天理，则再不作邪想。有半个时辰，只听他肚里呼呼的乱响，只是身体不能转移。行者道：“师父，弄我金丹也不能救活，可是措杀老孙么？”三藏道：“岂有不活之理，理再不活，则亦不成其为太上老君矣。似这般久死之尸，如何吞得水下？此乃金丹之仙力也。自金丹入腹，却就肠鸣了；肠鸣，乃血脉和动，但气绝不能回伸。莫说人在井里浸了三年，就是生铁也上锈了。只是元气尽绝，得个人度他一口气便好。”

那八戒上前就要度气，三藏一把扯住道：“使不得！还教悟空来。”那师父甚有主张？原来猪八戒自幼儿伤生作孽吃人，是一口浊气；惟行者从小修持，咬松嚼柏，吃桃果为生，是一口清气。“乌”字是病，“清明”二字是药。必得清明，方治得黑病也。这大圣上前，把个雷公嘴，噙着那皇帝口唇，呼的一口气，吹入咽喉，度下重楼，转明堂，径至丹田，从涌泉倒返泥垣宫。“呼”的一声响亮，那君王气聚神归，便翻身，轮拳曲足，叫了一声“师父”，双膝跪在尘埃道：“记得昨夜鬼魂拜谒，怎知道今朝天晓返阳神！”三藏慌忙搀起道：“陛下，不干我事，你且谢我徒弟！”行者笑道：“师父说那里话？常言道：‘家无二主。’你受他一拜儿不亏。”三藏甚不过意，搀起那皇帝来，同入禅堂。又与八戒、行者、沙僧拜见了，方才按座。

只见那本寺的僧人，整顿了早斋，却欲来奉献，忽见那个水衣皇帝，个个惊张，人人疑说。孙行者跳出来道：“那和尚不要这等惊疑，这本是乌鸡国王，乃汝之真主也。三年前，被怪害了性命，是老孙今夜救活。如今进他城去，要辨明邪正。若有了斋，摆将来，等我们吃了走路。”众僧即奉献汤水，与他洗了面，换了衣服。把那皇帝赭黄袍脱了，本寺僧官，将两领布直裰与他穿了；解下蓝田带，将一条黄丝绦子与他系了；褪下无忧履，与他一双旧僧鞋撒了。却才都吃了早斋，扣背马匹。行者问：“八戒，你行李有多重？”八戒道：“哥哥，这行李日逐

挑着，到也不知有多重。”行者道：“你把那一担儿分为两担，将一担儿你挑着，将一担儿与这皇帝挑，我们赶早进城干事。”八戒欢喜道：“造化，造化！当时驮他来，不知费了多少力；如今医活了，原来是个替身。”那呆子就弄玄虚，将行李分开，就问寺中取条匾担，轻些的自己挑了，重些的教那皇帝挑着。“李”字紧承太上。○人若依理而行，再想不到邪处。

行者笑道：“陛下，着你那般打扮，挑着担子跟我们走走，可亏你么？”那国王慌忙跪下道：“师父，你是我重生父母一般，莫说挑担，情愿执鞭坠（凳）〔镫〕，伏侍老爷，同行上西天去也。”行者道：“不要你去西天。我内中有一个缘故，你只挑得四十里进城，待捉了妖精，你还做你的皇帝，我们还取我们的经也。”八戒听言道：“这等说，他只挑四十里路，我老猪还是长工。”行者道：“兄弟不要胡说，趁早外边引路。”真个八戒领那皇帝前行，沙僧伏侍师父上马，行者随后。只见那本寺五百僧人，齐齐整整，吹打着细乐^[8]，都送出山门之外。与前迎接正相应。行者笑道：“和尚们不消远送，但恐官家有人知觉，泄漏我的事机，返为不美。快回去，快回去！但把那皇帝的衣服冠带整顿干净，或是今晚明早，送进城来，为后伏案。我讨些封赠赏赐谢你。”此时僧官又大有想头。众僧依命各回讷，行者放开大步，赶上师父，一直前来。正是：

西方有诀好寻真，金木和同却炼神。丹母空怀幪幢梦^[9]，婴儿长恨机樁身^[10]。必须井底求明主，还要天堂拜老君。悟得色空还本性，诚为佛度有缘人。

师徒们在路上，那消半日，早望见城池相近。三藏道：“悟空，前面想是乌鸡国了。”行者道：“正是。我们快赶进城干事。”那师徒进得城来，只见街市上人物齐整，风光闹热。早又见凤阁龙楼，十分壮丽，有诗为证：

海外宫楼如上邦，人间歌舞若前唐。花迎宝扇红云绕，日照鲜袍翠雾光。孔雀屏开香霭出，珍珠帘卷彩旗张。太平景像真堪贺，静列多官没奏章。

三藏下马道：“徒弟呵，我们就此进朝，倒换关文，省得又拢那个衙门费事。”行者道：“说得有理。我兄弟们都进去，人多才好说话。”唐僧道：“都进去，莫要撒村^[11]。先行了君臣礼，然后再讲。”行者道：“行君臣礼，就要下拜哩。”三藏道：“正是要行五拜三叩头的大礼。”行者

笑道：“师父不济。若是对他行礼，诚为不智。你且让我先走，到里边自有处置。等他若有言语，让我对答。我若拜，你们也拜；我若蹲，你们也蹲。”你看那惹祸的猴王，引至朝门，与各门大使言道：“我等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者，今到此倒换关文，烦大人转达，是谓不误善果。”那黄门官即入端门，跪下丹墀，启奏道：“朝门外有五众僧人，言是东土唐国钦差上西天拜佛求经，今至此倒换关文，不敢擅入，现在门外听宣。”那魔王即令传宣。唐僧却同入朝门里面，那回生的国主随行。正行，忍不住腮边堕泪，心中暗道：“可怜，我的铜斗儿江山，铁围的社稷，谁知被他阴占了。”尔不想他，他如何得在心上？行者道：“陛下切莫伤感，恐走漏消息。这棍子在我耳躲里跳哩，如今决要见功，管取打杀妖魔，扫荡邪物。这江山不久就还归你也。”那君王不敢违言，只得扯衣揩泪，舍死相从，竟来到金銮殿下。

又见那两班文武，四百朝官，一个个威严端肃，像貌轩昂。这行者引唐僧站立在白玉阶前，挺身不动。那阶下众官无不悚惧道：“这和尚十分愚浊，怎么见我王便不下拜，亦不开言呼祝，喏也不唱一个？好大胆无礼！”说不了，只听得那魔王开口问道：“那和尚是那方来的？”行者昂然答道：“我是南赡部洲东土大唐国奉钦前往西域天竺国大雷音寺拜活佛求真经者。今到此方，不敢空度，特来倒换通关文牒。”那魔王闻说，心中作怒道：“你东土便怎么！我不在你朝进贡，不与你国相通，你怎么见吾抗礼，不行参拜？”行者笑道：“我东土古立天朝，久称上国，汝等乃下土边邦。自古道：‘上邦皇帝，为父为君；下邦皇帝，为臣为子。’你道未曾接我，且敢争我不拜？”那魔王大怒，教文武官：“拿下这野和尚去！”说声叫“拿”，你看那多官，一齐踊跃，这行者喝了一声，用手一指，教：“莫来！”那一指，就使个定身法，众官俱莫能行动。真个是：

校尉阶前如木偶，将军殿上似泥人。

那魔王见他定住了文武多官，急纵身跳下龙床，就要来拿。猴王暗喜道：“好！正合老孙之意。这一来，就是个生铁铸的头，汤着棍子，也打个窟窿。”

正动身，不期傍边转出一个救命星来。你道是谁？原来是乌鸡国王的太子，急上前扯住那魔王的朝衣，跪在面前道：“父王息怒。”妖精问：“孩儿怎么说？”太子道：“启父王得知。三年前，闻得人说有个东土唐朝驾下钦差圣僧往西天拜佛求经，不期今日才来到我邦。父王尊性威烈，若将这和尚拿去斩首，只恐大唐有日得此消息，必生嗔怒。你想

那李世民自称王位，一统江山，若然则李又不止一担。心尚未足，以理为不足，写“无邪”更妙。又兴兵过海征伐，若知我王害了他御弟圣僧，一定兴兵发马，来与我王争敌。奈何兵少将微，那时悔之晚矣。父王依儿所奏，且把那四个和尚，问个来历分明，先定他一段不参王驾，然后方可问罪。”这一篇，原来是太子小心，恐怕来伤了唐僧，故意留住妖魔，更不知行者安排着要打。

那魔王果信其言，立在龙床前面，大喝一声道：“那和尚是几时离了东土？唐王因甚事着你求经？”行者昂然而答道：“我师父乃唐王御弟，号曰三藏。因唐王驾下，有一丞相姓魏名徵，奉天条梦斩泾河老龙，大唐王梦游阴司地府，复得回生之后，大开水陆道场，普度冤魂孽鬼。因我师父敷演经文，广运慈悲，忽得南海观世音菩萨指教来西。我师父大发弘愿，情欣意美，报国尽忠，蒙唐王赐与文牒。那时正是大唐贞观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离了东土，前至两界山，收了我做大徒弟。姓孙，名悟空行者；又到乌斯国界高家庄，收了二徒弟，姓猪，名悟能八戒；流沙河界，又收了三徒弟，姓沙，名悟（静）〔净〕和尚。前日在敕建宝林寺，又新收个挑担的行童道人。”魔王闻说，又没法搜检那唐僧，弄巧语盘诘行者，怒目问道：“那和尚，你起初时一个人离东土，又收了四众，那三僧可让，这一道难容。邪正不两立，故正道难容耳。那行童断然是拐来的，他叫做甚么名字？有度牒是无度牒？拿他上来取供。”唬得那皇帝战战兢兢道：“师父呵，我切勿的供？”孙行者捻他一把道：“你休怕，等我替你供。”好大圣！老步上前，对怪物厉声高叫道：“陛下，这老道是一个瘡痍之人，却又有些耳聋。只因他年幼间曾走过西天，认得道路，他的一节儿起落根本，我尽知之，望陛下宽恕，待我替他供罢。”魔王道：“趁早实实的替他供来，免得取罪。”行者道：

“供罪行童年且迈，痴聋瘡痍家私坏。祖居原是此间人，五载之前皆破败。天无雨，民干坏，君王黎庶都斋戒。焚香沐浴告天公，万里全无云霰霰。百姓饥荒若倒悬，钟南忽降全真怪。呼风唤雨显神通，然后暗将他命害。推下花园天井中，阴侵龙位人难解。幸吾来，功果大，起死回生无挂碍。情愿皈依作行童，与僧同去朝西界。假变君王是道人，道人转是真王代。”

那魔王在金銮殿上，闻得这一篇言语，唬得他心头撞小鹿，面上起红云，急抽身就要走路，奈何手内无一兵器。转回头，只见一个镇殿将军，腰挎一口宝刀，被行者使了定身法，如痴如症，立在那里，这魔王

走近前夺了这宝刀，就驾云头望空而去。“无邪”二字，写来绝妙。气得沙和尚暴躁如雷，猪八戒高声喊叫，埋怨行者是一个急猴子：“你就慢说些儿，却不稳住他了？如今他驾云逃走，却往何处追寻？”行者笑道：“兄弟们且莫乱嚷，我等叫那太子下来拜父，嫔后出来拜夫。”却又念个咒语，解了定身法，教那多官苏醒，回来拜君，方知是真实皇帝。教诉前情才见分晓。“我再去寻他。”

好大圣！吩咐八戒、沙僧：“好生保护他君臣父子嫔后与我师父。”只听说声去，就不见形影。他原来跳在九霄空里，睁眼四望，看那魔王哩。只见那畜果逃了性命，竟往东北上走哩。行者赶得将近，喝道：“那怪物，那里去，老孙来了也！”那魔王急回头，掣出宝刀，高叫道：“孙行者，你好惫懒！我来占别人的帝位，与你无干，你怎么来抱不平，泄漏我的机密。”行者呵呵笑道：“我把你大胆的泼怪^[12]！皇帝又许你做？你既知我是老孙，就该远遁，怎么还刁难我师父，要取甚么供状！适才那供状，是也不是？你不要走，好汉吃我老孙这一棒！”那魔侧身躲过，掣宝刀劈面相还。他两个搭上手，这一场好杀！真是：

猴王猛，魔王强，刀迎棒架敢相当。一天云雾迷三界，只为当朝立帝王。

他两个战经数合，那妖魔抵不住猴王，急回头，复从旧路跳入城里，闯在白玉阶前两班文武丛中，摇身一变，即变得与唐三藏一般模样，并换手立在阶前。这大圣赶上，就欲举棒来打，那怪三藏道：“徒弟莫打，是我。”急掣棒要打那个唐僧，却又道：“徒弟莫打，是我。”一样两个唐僧，实难辨认。“倘若一棒打杀妖怪变的唐僧，这个也成了功果；假若一棒打杀我的真实师父，却怎么好？”只得停手，叫八戒、沙僧问道：“果然那一个是怪，那一个是我的师父？你指与我，我好打他。”八戒道：“你在半空中相打相嚷，我们瞥瞥眼，就见两个师父，也不知谁真谁假。”心思原在肚里外边，如何识得？行者闻言，捻诀念声咒语，叫那护法诸天、六丁六甲、五方揭谛、四值功曹、一十八位护驾伽蓝、当坊土地、本境山神道：“老孙至此降妖，妖魔变作我师父，气体相同，实难辨认。汝等暗中知会者，请师父上殿，让我擒魔。”原来那妖怪善腾云雾，听得行者言语，急撒手跳上金銮宝殿。这行者举起棒望唐僧就打，可怜！若不是唤那几位神来，这一下就是二十个唐僧也打为肉酱，多亏众神架住铁棒道：“大圣，妖怪会腾云，先上殿去了。”行者赶上殿，他又跳将下来，扯住唐僧，在人丛里又混了一混，依然难认。

行者心中不快，又见那八戒在傍冷笑。行者大怒道：“你这夯货怎的？如今有两个师父，你有得叫，有得应，有得伏侍哩，你这般欢喜得紧！”八戒笑道：“哥阿说我呆，你比我又呆哩！师父既不认得，何劳费力？你且忍些头疼，叫我师父念念那话儿，我与沙僧各搀一个听着。若不会念的，必是妖怪，分疏邪正，妙想匪颐。有何难也。”行者道：“兄弟，亏你也。正是，那话儿只有三人记得，原是我佛如来心苗上所发，故曰“机”。传与观世音菩萨，菩萨又传与我师父，便再没人知道。也罢，师父，念念！”真个那唐僧就念起来。以念经起，以念咒结。此乃一篇“思”字之章法也。那魔王怎么知得，口里胡哼乱哼。八戒道：“这哼的，却是妖怪了。”他放了手，举钯就筑。那魔王纵身跳起，踏着云头便走。好八戒！喝一声，也驾云头赶上，慌得那沙和尚丢了唐僧，也掣出宝杖来打。唐僧才停了咒语。孙大圣忍着头疼，搭着铁棒，赶在空中。

呀！这一场三个狠和尚，围住一个泼妖魔。那魔王被八戒、沙僧使钉钯、宝杖左右攻住了。行者笑道：“我要再去当面打他，他却有些怕我，只恐他又走了；等我老孙跳高些，与他个捣蒜打，结果了他罢。”这大圣纵祥光，起在九霄，正欲下个切手^[13]，只见那东北上，一朵彩云里面，厉声叫道：“孙悟空，且休下手！”行者回头看处，原来文殊菩萨，“文殊”二字绝妙。急收棒上前施礼道：“菩萨，那里去？”文殊道：“我来替你收这个妖怪的。”行者谢道：“累烦了。”那菩萨袖中取出照妖镜，照住了那怪的原身。行者才招呼八戒、沙僧齐来见了菩萨。却将镜子里看处，那魔王生得好不凶恶：

眼似琉璃盏，头若炼炒缸。浑身三伏靛，四爪九秋霜。搭拉两个耳^[14]，一尾扫帚长。青毛生锐气，红眼放金光。匾牙排玉板，圆须挺硬枪。镜里观真像，原是文殊个狮狒王。不思宝，又思利，一笔落下。

行者道：“菩萨，这是你坐下的一个青毛狮子，却怎么走将来成精，你就不收服他？”菩萨道：“悟空，他不曾走。他是佛旨差来的。”到怕是心上想来的。行者道：“这畜类成精，侵夺帝位，还奉佛旨差来！似老孙保唐僧受苦，就该领几道敕书！”菩萨道：“你不知道。当初这乌鸡国王好善斋僧，佛差我来度他归西，早证金身罗汉。因是不可原身相见，变做一种凡僧，问他化些斋供。被吾几句言语相难，他不识我是个好人，把我一条绳捆了，送在那御水河中，浸了我三日三夜。多亏六甲金身救我归西，奏与如来，如来令此怪〔到此处〕，推他下井，浸他三年，以报吾三日水灾之恨。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今得汝等来

此，成了功绩。”

行者道：“你虽报了甚么一饮一啄的私仇，但那怪物不知害了多少人也。”菩萨道：“也不曾害人。自他到后，这三年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何害人之有？”行者道：“固然如此，但只三宫娘娘与他同眠同起，点污了他的身体^[15]，坏了多少纲常伦理，还叫做不曾害人？”菩萨道：“点污他不得，他是个骗了的狮子^[16]。”一笔煞到“无邪”，天然奇绝。八戒闻言，走近前就摸了一把，笑道：“这妖精真个是糟鼻子不吃酒，枉担其名了。”行者道：“既如此，收了去罢。若不是菩萨亲来，决不饶他性命。”那菩萨却念个咒，喝道：“畜生！还不皈正，皈正则无邪，如题而止。更待何时！”那魔王才现了原身。菩萨放莲花罩定妖魔，坐在背上，踏祥光辞了行者。与前菩萨正相应，以作通篇之关照也。咦！

径转五台山上，宝莲座下听谈经。

毕竟不知那唐僧师徒怎的出城，且听下回分解。

至此真假已分，邪正已辨，月缺重圆，故主复生，心机明亮矣。所谓乌鸡国者，当名金乌国。

全真承上婴儿，起下菩萨，关锁两头，以作章法。“狮猁”二字隐隐落到下文，此乃一篇之大局也。

青狮却是全真，已为奇妙；全真又变三藏，更为奇妙。盖始而三藏，既而全真，终焉便成青狮。似三是一，似一是三，全真乃三藏之化身，青狮实唐僧之变像。

青狮却为菩萨之所有，妙不可言。然思至菩萨，则至正之极，而无以复加矣。故云骗得，实无邪之妙解。

此章不是言三思，亦不是言九思，不是不思，亦不是徒思，乃正邪思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则学自有所当思。乃唐僧以宝林生妖，八戒以十全惹怪，必想到太上，方才想得有理，不作从前之乱想矣。此太上之所以求，而真言之所以念也。

或谓：此处的狮子尚未收去，狮驼洞的狮子为何就早已出来？盖《西游》如戏文，四众如优孟，演了《白兔》，自不妨演《连环》耳。切莫把貂蝉认作李三娘，则幸矣。

[1] 撵逐：挑唆，怂恿。

[2] 投到：等到，及至。

[3] 没搭撒：没出息，没本事。

[4] 稽迟：延迟，耽搁。

[5] 答救：即搭救。

[6] 掇（zùn）：搓，捏。

[7] 缠帐：纠缠；搅绕。

[8] 细乐：管弦乐。与锣鼓等音响大的音乐相对而言。

[9] 幪幢：即懵懂。糊涂，迷糊。

[10] 机樗（wù chū）：没有枝桠的臭椿，比喻毫无用处。参见第十六回“樗朽”注。

[11] 撒村：说粗鲁话。村，村野。

[12] 把：介词。将。用在责骂的情况下时，省略“把”后面的具体动作。

[13] 切手：狠手，绝杀。

[14] 搭拉：耷拉，下垂貌。

[15] 点污：玷辱；污辱。

[16] 骗（shàn）：动物被阉割。

第四十回

婴儿戏化禅心乱 猿马刀圭木母空

“见利思义。”

五行相生相克。相生者即道，相克者即魔。彼行者方以一心真火扫除妖邪，圣婴即以三昧真火阻挠大道。究竟行者之火乃本五行之自然，红孩之火不过出于一时之修炼。邪不胜正，此圣婴之卒以见擒也。

十万百万，分文不肯善发，只说金谷长春，谁知人亡财散。至此红尘即当猛省，乃犹钻入火坑而抵死不出。牛魔与儿子作牛，圣婴又欲与儿子作牛，只冀百花成蜜后，谁知辛苦一场空，此正是“老牛力尽刀尖死，莫与儿孙作马牛”。

红孩儿、火云洞，总喻言纳利之地，有如红火坑、钻头山，则惟钱孔之是钻也。一人温饱，几人饥寒，此魔只是利欲熏心，不顾群凶之害命。利心重者则必义心轻，此所以云骨头轻也。

圣婴如此巨富，何以又写其慳吝？盖鄙者必贪，贪者定鄙，患得患失，不易之理也。可知“慳吝”二字，乃即贪利之深心，不义之公案。才子用笔，乍看若轻若淡，细味实恳实切。先写乡党，次及亲友，然后说到父子，而不义之罪以视酒色财气为更重。所以孔子警放利，孟子戒网利。此辈不只有亏伦常，兼且得罪名教，一步一拜，其罚亦妙矣哉。

或问：别种妖魔物欲一收即伏，圣婴何以独用五十三参？盖利能昏迷人心，最难感格，非得如许深功，不足以觉悟此心也。

“思”字联络上下两章，“邪”字恰又是“义”字的反面。故上章之念咒，只收煞无邪，而本题之源脉神气不觉自动。

却说那孙大圣兄弟三人，按下云头，竟至朝内。只见那君臣储后，几班儿拜接谢恩。恩，义也。开手先擒，见字落笔便不混。行者将菩萨降魔收怪的那一节，只讲收怪，而“思利”二字自在其中。此乃一章之源脉，且与结尾紧相对照。陈诉与他君臣听了，一个个顶礼不尽。此句照定天王，已伏五十三参之句矣。正都在贺喜之间，又听得黄门官来

奏：“主公，外面又有四个和尚来也。”八戒慌了道：“哥哥，莫是妖精弄法，假捏文殊菩萨，哄了我等，却又变作和尚来，与我们斗智哩。”忽又不信，反映下意。行者道：“岂有此理！”即命宣进来看。

众文武传令，着他进来。行者看时，原来是那宝林寺僧人，寺有琦树，故云“宝林”。○此寺的僧人，更觉势利。捧着那冲天冠、碧玉带、赭黄袍、无忧履进得来也。回抱上文，正为“利”字入脉。行者大喜道：“来得好，来得好！”且教道人过来，摘下包巾，戴上冲天冠；脱了布衣，穿上赭黄袍；解了绦子，系上碧玉带；褪了僧鞋，登上无忧履。教太子拿出白玉珪来，与他执在手里，早请上殿称孤。正是自古道：“朝廷不可一日无君。”那皇帝那里肯坐，哭啼啼跪在阶心道：“我已死三年，今蒙师父救我回生，怎么又敢妄自称尊。请那一位师父为君，我情愿领妻子城外为民足矣。”感此恩义，不复图此倾国之利矣。那三藏那里肯受，一心只是要拜佛求经。又请行者，行者笑道：“不瞒列位说，老孙若肯要做皇帝，天下万国九州皇帝都做遍了。只是我们做惯了和尚，是这般懒散。若做了皇帝，就要留头长发，黄昏不睡，五鼓不眠；听有边报，心神不安；见有灾荒，忧愁无奈；我们怎么弄得惯？你还做你的皇帝，我还做我的和尚，修行去也。”高尚其义，俱是正扑题面。

那国王苦让不过，只得上了宝殿，南面称孤，大赦天下，封赠了宝林寺僧人回去。足见和尚非利不行，无宝处不落，而与宝瓶前后正相呼应。却才开东阁，筵宴唐僧。一壁厢传旨，宣召丹青，写下他师徒四位喜容，供养在金銮殿上。那师徒们，安了邦国，不肯久停，欲辞王驾投西。那皇帝与三宫妃后、太子、诸臣，将镇国的宝贝、金银段帛献与师父酬恩。以利酬义，是有利而亦并有义矣。那三藏分毫不受，只知有义不图有利，总是正扑题面。只是倒换关文，催悟空等背马早行。那国王甚不过意，摆整朝銮驾，请唐僧上坐，着两班文武引导，他与三宫妃后并太子一家儿，捧毂推轮，送出城廓，却才下龙辇，与众相别。国王道：“师父呵，到西天经回之日，是必还到寡人界内一顾。”三藏道：“弟子领命。”那皇帝眼泪汪汪，遂与众臣回去了。只此一笔，“思义”二字其神妙极。

那唐僧一行四僧，上了羊肠大路，一心里专拜灵山。正值秋尽冬初时节，秋收冬藏，正是夺利的时候。而射猎已伏于此句。但见：

霜凋红叶林林瘦，雨熟黄粱处处盈。日暖岭梅开晓色，风摇山竹动寒声。

师徒们离了乌鸡国，夜住晓行，将半月有馀，忽又见一座高山，真个是摩天碍日。三藏马上心惊，急兜缰忙呼行者。行者道：“师父有何分付？”三藏道：“你看前面又有大山峻岭，须要仔细提防，恐一时又有邪物来侵我也。”行者笑道：“只管走路，莫再多心，老孙自有防护。”那长老只得宽怀，加鞭策马，奔至山岩，果然也十分险峻。但见得：以下俱从“见”字翻入。

高不高，顶上接青霄；深不深，涧中如地府。山前常见骨都都白云，挖腾腾黑雾。红梅翠竹，绿柏青松。山后有千万丈挟魂灵台，后有古古怪怪藏魔洞。洞中有叮叮噹噹滴水泉，下更有湾湾曲曲流水涧。又见那跳天搠地献果猿，丫丫叉叉带角鹿，呢呢痴痴看人獐。至晚巴山寻穴虎，待晓翻波出水龙。登得洞门唵喇的响，惊得飞禽扑鲁的起，看那林中走兽鞠律律的行。见此一伙禽和兽，吓得人心挖磴磴惊。堂倒洞堂堂倒洞，洞堂当倒洞当仙。青石染成千块玉，碧纱笼罩万堆烟。好一个利场。

师徒们正当悚惧，又只见那山凹里，有一朵红云直冒到九霄空内，结聚了一团火气。火生土，已伏下“信”字。行者大惊，走近前把唐僧搯着脚¹，推下马来，叫：“兄弟们，不要走了，妖怪来矣。”慌得个八戒急掣钉钯，沙僧忙轮宝杖，把唐僧围护在当中。

话分两头。却说红光里，真是个妖精。是个利精。他数年前，闻得人讲东土唐僧往西天取经，乃是金蝉长老转生，以金蝉写“利”字，寓意精绝。十世修行的好人，有人吃他一块肉，延生长寿，与天地同休。只管自己长生，即不顾别人短命。于是损人利己，倾财害命，无所不至矣。他朝朝在山间等候，不期今日到了。可见思之已久。他在那半空里正然观看，只见三个徒弟把唐僧围护在马上，各各准备。这精灵夸赞不尽道：“好和尚！我才看着一个白面胖和尚骑了马，真是那唐朝圣僧，写见利爽亮。却怎么被三个丑和尚护持住了？长老惟是金的，所以一边只想夺来，一边又怕抢去。一个个伸拳敛袖，各执兵器，似乎要与人打的一般。噫！不知是那个有眼力的，想应认得我了。认得你是西方路上、白虎山中、火云洞内，青面兽、赤发鬼、枣核头，白手尖脚，赤屁哈回子。似此模样，莫想得那唐僧的肉吃。”沉吟半晌，以心问心的自家商量道：“若要倚势而擒，莫能得近；或者以善迷他，“迷”字关锁两头，是思利的通病。却到得手。但哄得他心迷惑，待我在善内生机，断然拿了。只想利，并不想义，至在善内生机，足见谋利的老手。且下去戏他一戏。”

好妖怪！即散红光，按云头按下，去那山坡里，摇身一变，变作七岁顽童，足见其不成人。赤条条的身上无衣，将麻绳捆了手足，来时捆着，去时套住，遥遥相应。高吊在那松树梢头，口口声声只叫：“救人！救人！”却说那孙大圣忽抬头再看处，只见那红云散尽，火气全无，便叫：“师父，请上马走路。”唐僧道：“你说妖怪来了，怎么又敢走路？”行者道：“我才然间见一朵红云从地而起，到空中结做一团火气，断然是妖精。这一会红云散了，想是个过路的妖精，不敢伤人，我们去耶。”八戒笑道：“师兄说话最巧，妖精又有个甚么过路的！”行者道：“你那里知道。若是那山那洞的魔王，设宴邀请那诸山各洞之精赴会，却就有东西南北四路的精灵都来赴会，故此他只有心赴会，无意伤人。此乃过路之妖精也。”

三藏闻言，也似信不信的，【侧批】“信”字伏下。只得攀鞍在马，顺路奔山前进。正行时，只听得叫声“救人”，长老大惊道：“徒弟呀，这半山，是那里甚么人叫？”行者上前道：“师父，只管走路，莫缠甚么人轿、骡轿、明轿、睡轿。这所在，就有轿也没个人抬你。”唐僧道：“不是扛抬之‘轿’，乃是叫唤之‘叫’。”行者笑道：“我晓得，莫管闲事，且走路。”三藏依言，策马又进。行不上一里之遥，又听得叫声“救人”。长老道：“徒弟，这个叫声，不是鬼魅妖邪；若是鬼魅妖邪，但有出声，无有回声。你听他叫一声，又叫一声，想必是个有难之人，我们可去救他一救。”救困扶危，是为“义”字一逗。行者道：“师父，今日且把这慈悲心略收起收起，待过了此山，再发慈悲罢。这去处，凶多吉少，你知道那倚草附木之说，是物可以成精。【侧批】此段翻接下文，不好学。诸般还可，只有一般蟒蛇，但修得年远日深，成了精魅，善能知人小名儿。他若在草科里或山凹中叫人一声，人不答应还可；若答应一声，他就把人元神绰去，利之迷人，亦由是也。当夜跟来，断然伤人性命。且走，且走！古人云：‘脱得去，谢神明。’切不可听他！”

长老只得依他，又加鞭催马而去。行者心中暗想：“这泼怪不知在那里？只管叫阿叫的。等我老孙送他一个卯酉星法^[2]，教他两不见面。”卯属木，酉属金。若欲不思，除非没见。好大圣！叫：“沙和尚，前来拢着马，慢慢走着，让老孙解解手。”你看他让唐僧先行几步，却念个咒语，使个移山缩地之法，把金箍棒往后一指，他师徒过此峰头，往前走了，却把那怪物撇下。他再拽开步赶上唐僧，一路奔山。只见那三藏，又听得那山背后叫声“救人”，长老道：“徒弟呀，那有难的人大没缘分，不曾得遇着我们。我们走过他了，你听他在山后叫哩。”八戒道：“在便还在山前，只是如今风转了也。”行者道：“管他甚么转风不

转风！且走路。”因此遂都无言，恨不得一步趲过此山，不题话下。

却说那妖精在山坡里，连叫了三四声，更无人到，【侧批】有人招惹他，就该倒运。他心中思量道：“我等唐僧，在此望见他，离不上三里，却怎么这半晌还不到？想是抄下路去了。”他抖一抖身躯，脱了绳索，又纵红光，上空再看。不觉孙大圣仰面回观，识得是妖怪，又把唐僧撮着脚，推下马来道：“兄弟们，仔细，仔细！那妖精又来也。”【侧批】若是放债的来，犹可；若是讨债的来，真正就要命。慌得那八戒、沙僧，各持钯棍，将唐僧又围护在中间。那精灵见了，在半空中，称羨不已道：“好和尚！我才见那白面和尚坐在马上，却怎么又被他三人藏了？这一去，见面方知，先把那有眼力的弄倒了，方才捉得唐僧。不然呵，徒费心机难获物，枉劳情兴总成空。”又按下云头。恰似前番变化，高吊在松树梢头等候。

这番却不上半里之地，却说那孙大圣抬头再看，只见那红云又散，复请师父上马前行。三藏道：“你说妖精又来，如何又请走路？”行者道：“这还是个过路的妖精，不敢惹我们。”长老又怀怒道：“这个泼猴，十分弄我。正当有妖魔处，却说无事，似这般清平之所，却又恐吓我，不时的嚷道有甚么妖精。虚多实少，不管轻重，将我搯着脚摔下马来^[3]，如今却解说甚么过路的妖精。假若跌伤了我，却也过意不去。这等，这等！”行者道：“师父莫怪，若是跌伤了你的手足，却还好医治；若是被妖精捞了去，却何处跟寻？”三藏大怒，眼眼的要念紧箍儿咒，念即思也，挑逗绝妙。却是沙僧苦劝，只得上马又行。

还未曾坐得稳，只听又叫：“师父，救人呵！”长老抬头看时，原来是个小孩童，赤条条的吊在树上。兜住缰，便骂行者道：“这泼猴，多大惫懒！全无有一点儿善良之意，心心只是要撒泼行凶哩。我那般说叫唤的是个人声，【侧批】按下好信更透。他就千言万语只嚷是妖怪，你看那树上吊的不是个人么？”大圣见师父怪下来了，却又靛面看见模样，一则做不得手脚，二来又怕念紧箍儿咒，低着头，再也不敢回言，让唐僧到了树下。那长老将鞭梢指着问道：“你是那家孩儿？因有甚事吊在此间？说与我，好救你。”噫！分明他是个精灵变化得这等，那师父却是个肉眼凡胎，不能相识。

那妖魔见他下问，越弄虚头，眼中噙泪叫道：“师父呀，山西去有一条枯松涧，为想金蝉，心都用尽，写“思”字奇绝。涧那边有一庄村，我是那里人家。我祖公公姓红，只因广积金银，家私巨万，混名唤做红百万，写“利”字奇绝。年老归世已久，家产遗与我父。近来人事奢侈，

家私渐废，改名唤做红十万，以十万百万而犹赤体，足见其为牛魔之子也。专一结交四路豪杰，将金银借放，希图利息。定是重利，此十万百万之所由来也。怎知那无籍之人，设骗了去呵，本利无归。我父发了洪誓，分文不借。那借金银人，放债的如何肯借与穷鬼？○夺利之事甚广，放债乃其一端。此处点明下回求助之意，不写而自到。身无活计，夺利之人再不顾此，所以可恨。结成凶党，明火执杖，白日杀上我门，将我财帛尽劫掠，定然。把我父亲杀了，自然。见我母亲有些颜色，拐将去做甚么压寨夫人。亦只算作利钱。那时节，我母亲舍不得我，把我抱在怀里，哭哀哀，战兢兢，跟随贼寇，【侧批】“贼”字以下。不期到此山中，又要杀我。多亏母亲哀告，免教我刀下身亡，却将绳子吊我在树上，只教冻饿而死。十万百万无非为子孙计，不知子孙早已不自计，则利又何益？那些贼将我母亲不知掠往那里去了，我在此已吊三日三夜，更没一个人来行走。不知那世里修积，今生得遇老师父。若肯舍大慈悲，救我一命回家，就典身卖命，也酬谢师恩，打动三藏，全在此句。致使黄沙盖面，更不敢忘也。”

三藏闻言，认了真实，就教八戒解放绳索，救他下来。想上重谢矣。那呆子也不识人，便要上前动手。行者在傍，忍不住喝了一声道：“那泼物！有认得你的在这里哩。莫要只管架空捣鬼，说谎哄人。你既家私被劫，父被贼伤，母被人掳，救你去，交与谁人？你将何物与我作谢？这谎脱节了耶！”那怪闻言，心中害怕，就知大圣是个能人，暗将他放在心上，却又战战兢兢，滴泪而言曰：“师父，虽然我父母空亡，家财尽绝，还有些田产未动，亲戚皆存。”行者道：“你有甚么亲戚？”妖怪道：“我外公家在山南，姑娘住居岭北，涧头李四是我姨夫，林内红三是我族伯，还有堂叔堂兄，都住在本庄左右。老师父若肯救我，到了庄上，见了诸亲，将老师父拯救之恩一一对众言说，典卖些田产，重重酬谢也。”八戒听说，扛住行者道^[4]：“哥哥，这等一个小孩子家，你只管盘诘他怎的！【侧批】伏下“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他说得是，强盗只打劫他些浮财，莫成连房屋田产也劫得去？好信传神，心思如画。若与他亲戚们说了，我们纵有广大食肠，也吃不了他十亩田价，救他下来罢。”全是一片利心，不然见死亦不救矣。呆子只是想着吃食，那里管甚么好歹，使戒刀挑断绳索，放下怪来。

那怪对唐僧马下，泪汪汪只情磕头。长老心慈，闻知重谢便尔心慈，所谓乱也。便叫：“孩儿，你上马来，我带你去。”那怪道：“师父呵，我手脚都吊麻了，腰胯疼痛，一则是乡下人家，不惯骑马。”唐僧叫八戒驼着，那妖怪抹了一眼道：“师父，我的皮肤都冻熟了，不敢要

这位师父驼。他的嘴长耳大，脑后鬃硬，拗得我慌。”唐僧道：“教沙和尚驮着。”那怪也抹了一眼道：“师父，那些贼来打劫我家时，一个个都搽了花脸，带假胡子，拿刀弄杖的，我被他唬怕了，见这位晦气脸的师父，一发没了魂了，也不敢要他驮。”唐僧教孙行者驮着。行者呵呵笑道：“我驼，我驼！”那怪物暗自欢喜，顺顺当当的要行者驮他。行者把他扯在路旁边试了一试，只好有三斤十来两重。不成其为人也。行者笑道：“你这个泼怪物，今日该死了，怎么在老孙面前捣鬼！我认得你是个那话儿。”妖怪道：“我是好人家的儿女，不幸遭此大难，我怎么是个甚么‘那话儿’？”行者道：“你既是好人家的儿女，怎么这等骨头轻？”人皆以为贱，如何不轻。妖怪道：“我骨格儿小。”行者道：“你今年几岁了？”那怪道：“我七岁了。”行者笑道：“一岁长一斤，也该七斤，你怎么不满四斤重么？”那怪道：“我小时失乳。”行者说：“也罢，我驮着你。放在心上则迷矣。若要尿尿把把^[5]，须和我说。”三藏才与八戒、沙僧前走，行者背着孩儿随后，一行竟投西去。有诗为证：

道德高隆魔瘴高，禅机本静静生妖。心君正直行中道，木母痴顽蹶外趯。意马不言怀爱欲，黄婆无语自忧焦。客邪得志空欢喜，毕竟还从正处消。

孙大圣驮着妖魔，心中埋怨唐僧不知艰苦，“行此险峻山场，空身也难走，却教老孙驮人。这厮莫说他是妖怪，就是好人，他没了父母，不知将他驮与何人。倒不如攒杀他罢。”那怪物却早知觉了，便就使个神通，往四下里吸了四口气，吹在行者背上，便觉重有千斤。心肠太重。行者笑道：“我儿呵，你弄重身法压我老爷哩。”那怪闻言，恐怕大圣伤他，却就解尸出了元神，跳将起去，伫立在九霄空里。这行者，背上越重了。猴王发怒，抓过他来，往那路旁边赖石头上滑辣的一掼，将尸骸掼得相个肉饼一般，还恐他又无礼，索性将四肢扯下，丢在路两边，俱粉碎了。

那物在空中明明看着，忍不住心头火起道：“这猴和尚十分惫懒！就作我是个妖魔，要害你师父，却还不曾见怎么下手哩，你怎么就把我这等伤损。早是我有算计，出神走了，不然是无故伤生也。若不趁此时拿了唐僧，再让一番，越教他停留长智^[6]。”好怪物！就在半空里，弄了一阵旋风，走石扬沙，诚然凶狠，好风：

淘淘怒卷水云腥，黑气腾腾闭日明。岭树连根通拔尽，野梅带干悉皆平。黄沙迷目人难走，怪石伤残路怎平。滚滚团团平地暗，遍山禽兽发哮声。

刮得那三藏马上难存，八戒不敢仰视，沙僧低头掩面。孙大圣情知是怪物弄风，急纵步来赶时，那怪已骋风头将唐僧掇去了，无踪无影，不知掇向何方，无处跟寻。

一时间，风声暂息，日色光明。行者上前观看，只见白龙马战兢兢发喊声嘶，行李担丢在路下，八戒伏于崖下呻吟，沙僧蹲在坡前叫唤。行者喊：“八戒！”那呆子听见是行者的声音，却抬头看时，狂风已静，爬起来扯住行者道：“哥哥，好大风呵！”沙僧却也上前道：“哥哥，这是一阵旋风。”又问：“师父在那里？”八戒道：“风来得紧，我们都藏头遮眼，各自躲风，师父也伏在马上的。”行者道：“如今却往那里去了？”沙僧道：“是个灯草做的，想是一风卷去也。”

行者道：“兄弟们，我等自此就该散了。”八戒道：“正是，趁早散了，各寻头路，多少是好。那西天路无穷无尽，几时能到得？”又想丈人哩。沙僧闻言，打了一个失惊，浑身麻木道：“师兄，你都说的是那里话？我等因为前生有罪，感蒙观世音菩萨劝化，与我们摩顶受戒，改换法名，皈依佛果，情愿保护唐僧上西方拜佛求经，将功折罪。今日到此，一旦俱休，说出这等各寻头路的话来，可不违了菩萨的善果，坏了自己的德行，惹人耻笑，说我们有始无终也！”行者道：“兄弟，你说的也是。奈何师父不听人说。我老孙火眼金睛，认得好歹。才然这风，是那树上吊的孩儿弄的。我认得他是个妖精，你们不识，那师父也不识，认作是好人家的儿女，教我驮着他走。是老孙算计要摆布他，他就弄个重身法压我。是我将他攒得粉碎，他想是又使解尸之法，弄阵旋风，把我师父掇去也。因此上怪他每每不听我说，故我意懒心灰，说各人散了。既是贤弟有此诚意，教老孙进退两难。八戒，你端的要怎的处？”八戒道：“我才自失口，乱说了几句，其实也不该散。随机应变，老呆绝妙。哥哥，没及奈何，还信沙弟之言，去寻那妖怪，救师父去。”失去金蝉，无可为度矣。行者却回嗔作喜道：“兄弟们，还要来结同心。收拾了行李马匹，上山找寻怪物，搭救师父去。”

三个人附葛扳藤，寻坡转涧，行经有五七十里，却也没个音信。那山上飞禽走兽全无，老柏乔松常见。孙大圣着实心焦，将身一纵，跳上那巖嶮峰头，喝一声叫：“变！”变作三头六臂，似那大闹天宫的本像，将金箍棒幌一幌，变作三根，劈哩扑辣的，往东打一路，往西打一路，两边不住的乱打。八戒见了道：“沙和尚，不好了，师兄是寻不着师父，恼出气心风来了。”

那行者打了一会，打出一伙穷神来，都披一片、挂一片、褪无裆、

裤无口的，此是一伙穷鬼。跪在山前，叫：“大圣，山神、土地来见。”行者道：“怎么就有许多山神、土地？”众神叩头道：“上告大圣，此山唤做六百里钻头号山，头上戴着方帽儿，惟钱孔之是钻也。○此句贴“利”字。我等是十里一山神，十里一土地，共该三十名山神，三十名土地。昨日在此闻大圣来了，只因一时会不齐，故此接迟，致令大圣发怒，万望恕罪。”行者道：“我且饶你罪名。我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精？”众神道：“爷爷呀，只有得一个妖精，把我们头也摩光了，弄得我们少香没纸，血食全无，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还吃得有多少妖精哩！”行者道：“这妖精在山前住，是山后住？”众神道：“他也不在山前山后，这山中有一条涧，叫做枯松涧。心机都用尽，焉得不枯？○此句贴“思”字。涧边有一座洞，叫做火云洞。火盛则金熔，无义已见于此矣。那洞里有一个魔王，神通广大，常常的把我们山神、土地拿了去烧火顶门，黑夜与他提铃喝号。房地已经准折，想是还有拖欠未清。小妖儿又讨甚么常例钱。”如此捯剥，无怪土地赤贫如洗。行者道：“汝等乃是阴鬼之仙，有何钱钞？”众神道：“正是没钱与他，只得捉几个山獐野鹿，早晚间打点群精，若是无物相送，就要打拆庙宇，剥衣裳，搅得我等不得安生。房了地尽，还要日夜顶工，足见钱债之苦。万望大圣与我等剿除此怪，拯救山上生灵。”行者道：“你等既受他节制，常在他洞下，可知他是那里妖精，叫做甚么名字？”众神道：“说起他来，或者大圣也知道。他是牛魔王的儿子，怪不得一毛不拔，如此其慳吝也。罗刹女养的。无怪此处卷地剥皮，赤贫如洗也。他曾在火焰山修行了三百年，炼成三昧真火，一昧良心，二昧天理，三昧伦常。说来真是真遗种，不是当年梅树枝。却也广大神通。牛魔王使他来镇守号山，乳名叫做红孩儿，是诚小人也。○叙明来历，不惟“义”字有根，火焰山亦于此伏定，而前后实有相生之妙。号叫做圣婴大王。”则小之至极，而无以复加矣。

行者闻言，满心欢喜，喝退了土地、山神，却现了本像，跳下峰头，对八戒、沙僧道：“兄弟们放心，再不须思念。点醒“思”字，下意自透。师父决不伤生，妖精与老孙有亲。”八戒笑道：“哥哥莫要说谎。你在东胜神洲，他这里是西牛贺洲，路程遥远，隔着万水千山，海洋也有两道，怎的与你有亲？”行者道：“刚才这伙人，都是本境土地、山神，我问他妖怪的原因，他道是牛魔王的儿子，罗刹女养的，名字唤做红孩儿，号圣婴大王。想我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遍访名山豪杰，那牛魔王曾与老孙结七弟兄。结义也。讲明结义。下文不思此义，自醒。一般五六个魔王，止有老孙生得小巧，故此把牛魔王称为大哥。这妖精是牛魔王的儿子，我与他父亲相识，若论将起来，还是他老叔哩，

妙。所谓不来亲者强来亲。他怎敢害我师父？妙。讲“义”字，“思”字亦极有神。我们趁早去来。”沙和尚笑道：“哥呀，常言道，‘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哩。又岂知富在深山有远亲。你与他相别五六百年，又不曾往还杯酒，又没有个节礼相邀，他那里与你认甚么亲耶？”行者道：“你怎么这等量人。常言道：‘一叶浮萍归大海，为人何处不相逢。’纵然他不认亲，好道也不伤我师父。不望他相留酒席，必定也还我个囫囵唐僧。”虽不思义，量必不至空返。兄弟们找大路，一直前进。行了百十里远近，忽见一松林，林中有一条曲涧，涧下有碧澄澄的活水飞流。利泽源头原是活水，只点此笔，下回之为借债无疑那涧稍头有一座石板桥，通着那厢洞府。行者道：“兄弟，你看那壁厢，有石崖磷磷，想必是妖精住处了。我等商议，那个管看守行李马匹，那个肯跟我过去降妖。”八戒道：“哥哥，老猪没甚坐性，随你去罢。”行者道：“好，好！”教沙僧：“将马匹行李潜在树林，小心守护，行李即取经之理也。此理通贯全部，故于处处写得着意。待我两个上门去寻师父。”那沙僧依命。八戒相随，与行者各持兵器前来。正是：

未炼婴儿邪火胜，心猿木母共扶持。

毕竟不知这一去吉凶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五行之中皆有道，五色之中皆有怪。如黄风山乃土之怪，莲花洞乃金之怪，荆棘岭乃木之怪，黑水河乃水之怪，此卷红孩儿乃火之怪也。

涧下的活水长流，涧头的松树已枯。非惟不能济贫拔苦，亦并莫哀王孙，岂不有愧漂母，而相负此十万百万耶。见利忘义，其圣婴之谓与？

前写莲花洞，此又写钻头山。二传得无相犯，然而各有其旨也。莲花洞是言生财，火云洞是讲夺利。生财者固不可因人财而浼己，夺利者又岂可以己财而害世。金角、银角甚言其死守不出钻头火云，足见其贪得无厌。莲花洞是教揆之于道，而以戒非理取财；火云洞则准之于义，而以讥见利忘义。所以各有其妙也。

有软有硬，即是一冷一热的地步；一迷一哄，便是网利的真才实学。至在善中打算，足见谋利的老手，开卷数笔通章的大局已定，圣婴之真容已传于此矣。

人只知火云洞之根，本于牛魔王，不知“婴儿”二字，已伏于三星洞圣婴。红孩、婴儿总言其小，以见不成其为人也。

上文五台山乃喻仁义礼智信也，文殊菩萨即所谓正经也。人将正经

網住，久已不念，却念念在宝林，此思利之所由来也。妙在找挽上章，却顺便落到下章，此举世之所以称奇也。财理尚赤，故云红孩、火云，紧贴“利”字。讲前以宝林为来龙，尾以宝珠作照应，其中结义放债，以演其文也。

红氏被贼，原不过是圣婴的一片鬼谈，三藏遂信以为真诚，以致其苦不可胜言。淹映下文“其蔽也贼”，更为爽亮。

此章原是问成人，故曰孩儿，曰圣婴却是反面。但加一“红”字，便已扣定“利”字，再移不到下二句上。

[1] 搯（zǒu）：抓，揪。

[2] 卯酉星法：星命家言卯酉、子午相冲，借以指对头，作对。

[3] 摔（zuó）：抓，揪。

[4] 扛：用言语顶撞，抬杠。

[5] 把把：方言。指粪便，也指拉屎。

[6] 长智：学乖。

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败 木母被魔擒

此火既不是天火，又不是凡火，乃即魔王自炼的真火，此火只在魔王之一心，而无影无形，如何以水泼的灭？然火里不曾烧死，水里却会逼死。死于水，仍即死于火也。

酒色财气，皆足为品行道义之害，而利亦有然者。故笃于利者，俭于父母，薄于兄弟，以至绝于亲戚朋友。人之所以为人者，不可复问矣。故圣言神也，婴言小也；言圣婴，乃神乎钻利之一小人也。此乃见利忘义，如何还去得西天，见得如来？人生必于这一件事上不热，庶可从事西天之道路矣。

土地以贫而无裤，圣婴以富而无衣。土地是无可穿，圣婴是不肯穿；若不怕饿死，则必不食矣。如此贪利，自己且不爱，又何有于人？此真可以为怪也。

凡人当穷途莫告，幸而得一故旧，在求之者喜出望外，不谓彼惟知有利，并不知有义。是以故旧之当前，一冷一热，真令人难堪难受，此行者之所以火冒钻天，而气塞胸膛也。

“财”字紧对“道”字，“利”字紧对“义”字，故此章之于莲花洞，不惟财利有疏，即道义亦自各别。然人每于临利之际，昧天理，坏良心，于“义”之一字则已不暇计，不及计，且更不顾计矣。而犹云三昧，实无所不昧矣。

夺利之事多端，看他单举放债一事，而以金蝉写“利”字，故旧写“义”字，已为奇异。尤妙在一假观音、如意袋，妙想天开，翻论尤为独绝。

善恶一时忘念，荣枯都不关心。晦明隐现任浮沉，随分饥餐渴饮。

神静湛然常寂，昏冥便有魔侵。五行蹭蹬破禅林，风动必然寒凛。

却说那孙大圣，引八戒别了沙僧，跳过枯松涧，竟来到那怪石崖前。果见有一座洞府，真个也景致非凡。但见：

回銮古道幽还静，风月也听玄鹤弄。白云透出满川光，流水过桥仙意兴。猿啸鸟啼花木奇，藤萝石蹬芝兰胜。苍摇崖壑散烟霞，翠染松篁招彩凤。远列巅峰似插屏，山朝涧绕真仙洞。昆仑地脉发来龙，有分有缘方受用。上天假此仙境，人却不会享福，大为可惜。

将近行到门前，见有一座石碣，上镌八个大字，乃是：号山枯松涧火云洞。好一个义利所在。那壁厢一群小妖，在那里轮枪舞剑的跳风顽耍^[1]。此地原是刀枪林。孙大圣厉声高叫道：“那小的们，趁早去报与洞主知道，教他送出我唐僧师父来，免你这一洞精灵的性命！牙迸半个‘不’字，我就掀翻了你的山场，蹯平了你的洞府！”那些小妖闻得此言，慌忙急转身，各归洞里，关了两扇石门，到里边来报：“大王，祸事了！”

却说那怪自把三藏拿到洞中，选剥了衣服，四马攒蹄捆在后院里，着小妖打干净水刷洗，要上笼蒸吃哩。得了这派大利，竟想闭门独吃。忽听得报声祸事，且不刷洗，便来前庭上问：“有何祸事？”小妖道：“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带一个长嘴大耳的和尚，在门前要甚么唐僧师父哩。缺少路费，欲借金蝉一用。○此句要与前文借债对看，方见其妙。但若牙迸半个‘不’字，就要掀翻山场，蹯平洞府。”魔王微微冷笑道：“这是孙行者与猪八戒。他却也会寻哩。明明识认，方见下文佯推不认之妙。我拿他师父，自半山中到此，有百五十里，却怎么就寻上门来？”教管车的推出车去。那一班几个小妖，推出五辆小车儿来，开了前门。八戒望见道：“哥哥，这妖精想是怕我们，推出车子，往那厢搬哩。”世真有避亲友而远迁者，亦有托故不出者，极得其中之妙。行者道：“不是。且看他放在那里。”只见那小妖将车子按金、木、水、火、土安下，五行俱备，色色俱全。着五个看着，五个进去通报。那魔王问：“停当了？”答应：“停当了。”教：“取过枪来。”有那一伙管兵器的小妖，着两个抬出一杆丈八长的火尖枪，此唇枪也，好一根利器。递与妖王。妖王轮枪拽步，也无甚么盔甲，只是腰间束一条锦绣战裙，赤着脚活画一幅鄙吝图。○可知平日不是将本求利，径是白手取财。走出门前。行者与八戒抬头观看，但见那怪物：

面如傅粉三分白，唇若涂朱一表才。鬓挽青云欺靛染，眉分新月似刀裁。写得堂堂相貌，何常似个小人。战裙巧绣盘龙凤，形比哪吒更富胎^[2]。双手绰枪威凛冽，祥光护体出门来。眼声响若春雷吼，暴眼明如

掣电乖。要识此魔真姓氏，名扬千古唤红孩。

那红孩儿怪出得门来，高叫道：“是甚么人，在我这里吆喝？”妆腔作势，极得其中之妙。行者近前笑道：“我贤侄，莫弄虚头。你今早在山路旁高吊在松树梢头，是那般一个瘦怯怯的黄病孩儿，哄了我师父。我到好意驮着你，你就弄风儿把我师父掇将来。你如今又弄这个样子，我岂不认得你？趁早送出我师父，不要白了面皮^[3]，失了亲情，“义”字只如此写，真不愧为奇书。恐你令尊知道，怪我老孙以长欺幼，不相模样。”那怪闻言，心中大怒，“咄”的一声喝道：“那泼猴头！我与你有甚亲情？妙妙妙，徽号当名不认亲。你在这里满口胡柴^[4]，绰甚声经儿？那个是你贤侄？”行者道：“哥哥，是你也不晓得。当年我与你令尊做弟兄时，你还不知在那里哩。”援及当初，是欲以义动之。那怪道：“这猴子一发胡说！你是那里人？我是那里人？怎么得与我父亲做弟兄？”见了利则不思有义矣，反面极其痛快。行者道：“你是不知。我乃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题名道姓，极似求助于人者。我当初未闹天宫时，遍游海角天涯，四大部洲，无方不到。那时节，专慕豪杰。你令尊叫做牛魔王，称为平天大圣，与我老孙结为七弟兄，让他做了大哥。还有个蛟魔王，称为覆海大圣，做了二哥。又有个大鹏魔王，称为混天大圣，做了三哥。又有个狮^狒王，称为移山大圣，做了四哥。又有个猓猴王，称为通风大圣，做了五哥。又有个^猓猓王，称为驱神大圣，做了六哥。惟有老孙身小，称为齐天大圣，排行第七。义之实，从兄是也，只言第七，而“义”字自透。我老弟兄们那时节耍子时，还不曾生你哩。”告之殷而望之切矣。那怪物闻言，那里肯信，说得天花乱坠，只是不信。不妙在不信，正妙在那里肯信也。举起火尖枪就刺。行者正是那会家不忙，又使了一个身法闪过枪头，轮起铁棒骂道：“你这小畜生！不识高低。此时还要托大，真正不达时务。看棍！”那妖精也使身法，让过铁棒道：“泼猓猓！不达时务。看枪！”他两个也不论亲情，势利场中岂知有此。一齐变脸，各使神通，跳在云端里，好杀：

行者名声大，魔王手段强。一个横举金箍棒，一个直挺火尖枪。吐雾遮三界，喷云照四方。一天杀气凶声吼，日月星辰不见光。语言无逊让，情意两乖张。那一个欺心失礼仪，这一个变脸没纲常。棒架威风长，枪来野性狂。一个是混元真大圣，一个是正果善财郎。二人努力争强胜，只为唐僧拜法王。

那妖魔与孙大圣，战经二十合，不分胜败。猪八戒在傍边看得明

白：妖精虽不败阵，却只是遮拦隔架，全无攻杀之能；不过不借尽矣，二语极有分寸。行者总不赢他，棒法精强，来往只在那妖精头上，不离了左右。八戒暗想道：“不好阿，行者溜撒，一时间丢个破绽，哄那妖魔钻进来，一铁棒打倒，就没了我的功劳。”你看他抖擞精神，举着九齿钯，在空里望妖精劈头就筑。那怪见了心惊，急拖枪败下阵来。行者喝教：“八戒，赶上，赶上！”二人赶到他洞门前，只见妖精一只手举着火尖枪，站在那中间一辆小车儿上，一只手捏着拳头，往自家鼻子上捶了两拳。鼻通肺窍，乃金之精，属义。八戒笑道：“这厮放赖，不羞！你好道捶破鼻子，倘出些血来，搽红了脸，往那里告我们去耶？”那妖魔捶了两拳，念个咒语，口里喷出火来，鼻子里浓烟迸出，闸闸眼^[5]，火焰齐生。不知是要七折八扣，还是想房地折准。那五辆车子上，火光涌出。胜是枣车七把，并无一点怜念。连喷了几口，只见那红焰焰大火烧空，把一座火云洞，被那烟火迷漫，真个是燄天炽地。八戒慌了道：“哥哥，不停当！这一钻在火里，莫想得活，把老猪弄做个烧熟的，加上香料，尽他受用哩。快走！快走！”说声走，他也不顾行者，跑过涧去了。这行者，神通广大，捏着避火诀，撞入火中，此时还要强求，亦太不识火色。寻那妖怪。那妖怪见行者来，又吐上几口，那火比前更胜，好火：火生土，下章“信”字已伏于此。

炎炎烈烈盈空燎，赫赫威威遍地红。却似火轮飞上下，由如炭屑舞西东。这火不是燧人钻木，又不是老子炮丹。非天火，非野火，乃是妖魔修炼成真三昧火。五辆车儿合五行，五行生化火煎成。肝木能生心火旺，心火致令脾土平。脾土生金金化水，水能生木彻通灵。生生化化皆因火，火遍长空万物荣。妖邪久悟呼三昧，永镇西方第一名。第一个狠心不义之人也。此词极妙，惜不能尽解。

行者被他烟火飞腾，不能寻怪，看不见他洞门前路径，抽身跳出火中。那妖精在门首看得明白，他见行者走了，却才收了火具，帅群妖转于洞内，闭了石门，以为得胜，着小的排宴奏乐欢笑。不题。

却说行者跳过枯松涧，按下云头，只听得八戒与沙僧朗朗的在松间讲话。行者上前喝八戒道：“你这呆子全无人气！你就惧怕妖火，败走逃生，却把老孙丢下。早是我有些南北哩^[6]！”素手而回，其无东西可知。八戒笑道：“哥阿，你被那妖精说着了，果然不达时务。古人云：‘识得时务者呼为俊杰。’那妖精不与你亲，你强要认亲；既与你赌斗，放出那般无情的火来，正是放出那般无情的脸来。又不走，还要与他恋战哩。”死缠活求，亦大无味。行者道：“那怪物的手段比我何

如？”八戒道：“不济。”“枪法比我何如？”八戒道：“也不济。老猪见他撑持不住，却来助你一钯，不期他不识耍，就败下阵来，没天理就放火了。”行者道：“正是你不该来。我再与他斗几合，我取巧儿捞他一棒，却不是好？”圣婴的便宜，还勾你捞哩。他两个只管论那妖精的手段，讲那妖精的火毒。沙和尚倚着松根，笑得駸了。行者看见道：“兄弟，你笑怎么？你好道有甚手段，擒得那妖魔，破得那火阵？这桩事，也是大家有益的事。常言道：‘众毛攒球。’岂知千厘合总。你若拿得妖魔，救了师父，也是你的一件大功绩。”沙僧道：“我也没甚手段，也不能降妖。我笑你两个都着了忙也。”行者道：“我怎么着忙？”沙僧道：“那妖精手段不如你，枪法不如你，只是多了些火势，故不能取胜。若依小弟说，以相生相克拿他，有甚难处？”行者闻言，呵呵笑道：“兄弟说得有理！果然我们着忙了，忘了这事。若以相生相克之理论之，须是以水克火。却往那里寻些水来，泼灭这妖火，可不救了师父？”自觉不济，是要援情，以求通转。沙僧道：“正是这，也不必迟疑。”行者道：“你两个只在此间，莫与他索战，待老孙去东洋大海，求借龙兵，点明“借”字，是此卷的眉目。将些水来泼息妖火，捉这泼怪。”八戒道：“哥哥放心前去，我等理会得。”

好大圣！纵云离此地，顷刻到东洋。却也无心看玩海景，使个逼水法，分开波浪。正行时，见一个巡海夜叉相撞，看见是孙大圣，急回到水晶宫里报知。那老龙王敖广，即率龙子龙孙、虾兵蟹卒一齐出门迎接，请里面坐。坐定，礼毕，告茶。行者道：“不劳茶，有一事相烦。我因师父唐僧往西天拜佛取经，经过号山枯松涧火云洞，有个红孩儿妖精，号圣婴大王，把我师父摄了去。是老孙寻到洞边，与他交战，他却放出火来。我们禁不得他，想着水能克火，特来问你求些水去，与我下场大雨，泼灭了妖火，救唐僧一难。”那龙王道：“大圣差了。若要求取雨水，不该来问我。”行者道：“你是四海龙王，主司雨泽，不来问你，却去问谁？”龙王道：“我虽司雨，不敢擅专，须得玉帝旨意，分付在那地方，要几尺几寸，甚么时辰起住，还要三官举笔，太乙移文，会定了雷公电母、风伯云童。俗语云，‘龙无云而不行’哩。”龙王也作难，想亦不走干路。行者道：“我也不用着风云雷电，只是要些雨水灭火。”龙王道：“大圣不用风云雷电，但我一人也不能助力，着舍弟们同助大圣一功如何？”行者道：“令弟何在？”龙王道：“南海龙王敖钦，北海龙王敖闰，西海龙王敖顺。”行者笑道：“我若再游过三海，不如上界去求玉帝旨意了。”龙王道：“不消大圣去，只我这里撞动铁鼓金钟，他自顷刻而至。”行者闻其言道：“老龙王，快撞钟鼓。”

须臾间，三海龙王拥至。问：“大哥有何事命弟等？”敖广道：“孙大圣在这里借雨，助力降妖。”三弟即引进见毕，行者备言借水之事。众神个个欢从，即点起：

鲨鱼骁勇为前部，鳢痴口大作先锋。鲤元帅翻波跳浪，鳃提督吐雾喷风。鲭太尉东方打哨，鲋都司西路催征。红眼马郎南面舞，黑甲将军北下冲。鱖把总中军掌号，五方兵处处英雄。纵横机巧鼋枢密，妙算玄微龟相公。有谋有智鼉丞相，多变多能鳖总戎。横行蟹士轮长剑，直跳虾婆扯硬弓。鲇外郎查明文簿，点龙兵出离波中。

有诗为证，诗曰：

四海龙王喜助功，齐天大圣请相从。只因三藏途中难，借水前来灭火红。

那行者领着龙兵，不多时早到号山枯松涧上。行者道：“敖氏昆玉^[8]，有烦远跣，此间乃妖魔之处，汝等且停于空中，不要出头露面，让老孙与他赌斗。若赢了他，不须列位捉拿；若输与他，也不用列位助阵，只是他但放火时，可听我呼唤，一齐喷雨。”是求一言相助。龙王俱如号令。行者却按云头，入松林里，见了八戒、沙僧，叫声“兄弟”。八戒道：“哥哥来得快啞！可曾请得龙王来？”行者道：“俱来了。你两个切须仔细，只怕雨大，莫湿了行李，待老孙与他打去。”沙僧道：“师兄放心前去，我等俱理会得了。”行者跳过涧，到了门首，叫声“开门”！那些小妖又去报道：“孙行者又来了。”红孩仰面笑道：“那猴子，想是火中不曾烧了他，故此又来。这一来，切莫饶他，断然烧个皮焦肉烂才罢。”急纵身挺着长枪，教：“小的们，推出火车子来！”走出门前，对行者道：“你又来怎的？”行者道：“还我师父来！”又来要借。那怪道：“你这猴头，忒不通变。那唐僧与你做得师父，也与我做得按酒，你还思量要他哩。【侧批】只顾眼前之利，便不思五百年前之义。莫想，莫想！”一边援情告助，一个矢口不与。行者闻言，十分恼怒，掣金箍棒劈头就打，那妖精使火尖枪急架相迎。这一场赌斗，比前不同。好杀：

怒发泼妖魔，恼急猴王将。这一个专救取经僧，那一个要吃唐三藏。心变没亲情，情疏无义让。这个恨不得捉住活剥皮，那个恨不得拿来生蘸酱。真个忒英雄，果然多猛壮。棒来枪架赌输赢，枪去棒迎争下上。举手相轮二十回，两家本事一般样。

那妖王与行者战经二十回合，见得不能取胜，虚幌一枪，急抽身，捏着拳头又将鼻子搥了两下，却就喷出火来，那门前车子上烟火迸起，口眼中赤焰飞腾。孙大圣回头叫道：“龙王何在？”那龙王兄弟帅众水族，望妖精火光里喷下雨来。好雨！真个是：

潇潇洒洒，密密沉沉。潇潇洒洒，如天边坠落星辰；密密沉沉，似海口倒悬浪滚。起初时如拳大小，次后来瓮泼盆倾。满地浇流鸭顶绿^[9]，高山洗出佛头青^[10]。沟壑水飞千丈玉，涧泉波涨万条银。三叉路口看看满，九曲溪中渐渐平。这个是唐僧有难神龙助，扳倒天河往下倾。下章“知”字、“荡”字，已于此受胎。

那雨淙淙大小，莫能止息那妖精的火势。原来龙王私雨，只好泼得凡火，妖精的三昧真火，如何泼得？人昧良心，实在亦难解劝。好一似火上浇油，越泼越灼。愈说愈硬，大费嘴舌。大圣道：“等我捻着诀，钻入火中。”轮铁棒，寻妖要打。那妖见他来到，将一口烟劈脸喷来，行者急回头，燎得眼花雀乱，忍不住泪落如雨。逼勒无奈，真个要哭。原来这大圣不怕火，只怕烟。当年因大闹天宫时，被老君放在八卦炉中煅过一番。他幸在那巽位安身，不曾烧坏，只是风搅得烟来，把他（搨）（燎）做火眼金睛，故至今只是怕烟。烟乃凉也。烟凉冷淡。则无义之至矣。那妖又喷一口，恶语伤人六月寒，太无情面。行者当不得，纵云头走了。那妖王却又收了火具，回归洞府。

这大圣一身烟火，炮燥难禁，（经）（径）投于涧水内救火。怎知被冷水一逼，弄得火气攻心，三魂出舍。可怜气塞胸膛喉舌冷，魂飞魄散丧残生。穷途没告，虽有英雄，当此不堪，真要气死。慌得那四海龙王在半空里，收了雨泽，高声大叫：“天蓬元帅！卷帘将军！休在林中藏隐，且寻你师兄出来！”八戒与沙僧听得呼他圣号，急忙解了马，挑着担，奔出林来，也不顾泥泞，顺涧边找寻。只见那上溜头，翻波滚浪，急流中淌下一个人来。沙僧见了，连衣跳下水中，抱上岸来，却是孙大圣身躯。噫！你看他蹉跎四肢伸不得，浑身上下冷如冰。束手受困，并无一点指望。沙和尚满眼垂泪道：“师兄，可惜了你亿万年不老长生客，如今化作个中途短命人！”八戒笑道：“兄弟莫哭，这猴子佯推死，吓我们哩。你摸他摸胸前，还有一点热气没有？”沙僧道：“浑身都冷了，就有一点儿热气，怎的就得回生？”八戒道：“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你扯着脚，等我摆布他。”真个那沙僧扯着脚，八戒扶着头，把他拽个直，推上脚来，盘膝坐定。八戒将两手搓热，忤住他的七窍，使一个按摩禅法。原来那行者被冷水冰了，气阻丹

田，不能出声。却幸得八戒按摸揉擦，须臾间气透三关，转明堂，冲开孔窍，叫了一声：“师父呵！”沙僧道：“哥呵，你生为师父，死也还在口里。死亦只想金子。且苏醒，我们在这里哩。”行者睁开眼道：“兄弟们在这里，老孙吃了亏也。”八戒笑道：“你才子发昏的^[11]，若不是老猪救你呵，已此了帐了，还不谢我哩！”行者却才起身仰面道：“敖氏弟兄何在？”那四海龙王在半空中答应道：“小龙在此伺候。”行者道：“叫你远劳，不曾成得功果，号寒虫，赤^尼照旧。且请回去，改日再谢。”此时没得分文，不得不改日矣。龙王帅水族泱泱而回，不得意貌。不在话下。

沙僧搀着行者，一同到松林之下坐定。少时间，却定神顺气，止不住泪滴腮边，又叫：“师父呵！”

忆昔当年出大唐，岩前救我出灾殃。三山六水遭魔障，万苦千辛割寸肠。托钵朝餐随厚薄，参禅暮宿或林庄。一心指望成功果，今日安知痛受伤。”读火云洞而不得其妙者，但看寒士求人富翁放债则知之矣。

沙僧道：“哥哥，且休烦恼，我们早安计策，去那里请兵助力，达救师父耶。”行者道：“那里请救么？”沙僧道：“当初菩萨分付着我等保护唐僧，他曾许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应，不知没钱的，鬼都不应矣。那里请救去！”行者道：“想老孙大闹天宫时，那些神兵都禁不得我。这妖精神通不小，须是比老孙手段大些的，才降得他哩。天神不济，地煞不能，若要拿此妖魔，须是去请观音菩萨才好。奈何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驾不起觔斗云，怎生请得？”八戒道：“有甚话分付？等我去请。”行者笑道：“也罢，你是去得。若见了菩萨，切休仰视，只可低头礼拜。等他问时，你却将地名妖名说与他，开口告人难，人之难求如此。再请救师父之事。他若肯来，定取擒了怪物。”八戒闻言，即便驾了云雾，向南而去。称贷者此处不行，不得不另转别处。

却说那个妖王，在洞里欢喜道：“小的们，孙行者吃了亏去了，圣婴手里那个讨的出便宜？这一阵虽不得他死，好道也发个大昏。咦，只怕他又请救兵来也。快开门，等我去看他请谁。”既要捐勒，又怕走了，利心如画。众妖开了门，妖精就跳在空里观看，只见八戒往南去了。妖精想着南边再无他处，断然是请观音菩萨。急按下云，叫：“小的们，把我那皮袋寻出来。多时不用，只恐口绳不牢，与我换上一条，放在二门之下，等我去把八戒赚将回来，装于袋内，这派大利，焉肯让于别人？蒸得稀烂，犒^撈你们。”原来那妖精有一个如意的皮袋，奇

名，无怪其十万百万也。○大凡放债之家，平马成色，按季短月，轻出重入，件件俱要如意，方才出借。故名曰“如意袋”，稍不如意，则必不贷矣。众小妖拿出来，换了口绳，安于洞门内。一部致富奇书，可惜不敌此一句。不题。

却说那妖王久居于此，俱是熟游之地，他晓得那条路上南海去近，那条路去远。他从那近路上一驾云头，赶过了八戒，端坐在壁岩之上，变作一个假观世音模样，恶极，妙极。○大凡放债者，见人不求己，又恐转求于人，故见事之不行，必有一番假仁慈、假慷慨以挽回。此即假观音之所以变也。等候着八戒。那呆子正纵云行处，忽然望见菩萨。他那里识得真假——这才是见像作佛。呆子停云下拜道：“菩萨，弟子猪悟能叩头。”妖精道：“你不保唐僧去取经，却见我有何事干？”岂不知事有燃眉，为借银子之故。八戒道：“弟子因与师父行至中途，遇着号山枯松涧火云洞，有个红孩儿妖精，他把我师父摄了去。是弟子与师兄等寻上他门，与他交战。他原来会放火，头一阵不曾得赢，第二阵请龙王助雨，也不能灭火。师兄被他烧坏了，不能行动，着弟子来请菩萨。万望垂慈，救我师父一难。”妖精道：“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生的，只怕讨动账，比活阎罗更加二等。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也。”八戒道：“我不曾冲撞他，是师兄悟空冲撞他的。他变作一个小孩儿，吊在树上，试我师父。师父甚有善心，教我解下来，着师兄驮他一程。是师兄攢了他一攢，他就弄风儿把师父摄去了。”妖精道：“你起来，跟我进那洞里见洞主，与你说个人情，你陪一个礼，把你师父讨出来罢。”八戒道：“菩萨呀，若肯还我师父，就磕他一个头也罢。”妖王道：“你跟我来。”那呆子不知好歹，就跟着他竟回旧路，听了几句好话，就信以为菩萨，此所以为老呆也。却不向南洋海，随赴火云门。顷刻间到了门首，妖精进去道：“你休疑忌。他是我的故人，你进来。”呆子只得举步入门，众妖一齐呐喊，将八戒捉倒，装于袋内，借债的二番回来，任彼勒索，再不能出彀，故云装在袋内。束紧了口绳，高吊在驮梁之上^[12]。还要勒掯，想是还不如如意哩。妖精现了本像，原来不是菩萨。其妙无比。坐在当中道：“猪八戒，你有甚么手段，就敢保唐僧取经，就敢请菩萨降我？你大睁着两个眼，还不认得我是圣婴大王哩。知道你是王麻子，钻在钱孔里面也。如今拿你，吊得三五日，蒸熟了赏赐小妖，权为案酒。”八戒听言，在里面骂道：“泼怪物！十分无礼！若论你百计千方骗了我吃，管教你一个个遭肿头天瘟！”呆子骂了又骂，嚷了又嚷。不题。

却说孙大圣与沙僧正坐，只见一阵腥风刮面而过，他就打了一个喷

噫，道：“不好，不好！这阵风凶多吉少，想是猪八戒走错路也。”沙僧道：“他错了路，不会问人？”行者道：“想是撞见妖精了。”不是救难的菩萨，专一吃人的大王沙僧道：“撞见妖精，他不会跑回？”行者道：“不停当。你坐在这里看守。等我跑过涧去打听打听。”沙僧道：“师兄腰疼，只恐又着他手，等小弟去罢。”行者道：“你不济事，还让我去。”好行者！咬着牙，忍着疼，只为眼前急，剜去心头肉，其实难受，然而无奈矣。捻着铁棒，走过涧，到那火云洞前，叫声：“妖怪！”那把门的小妖，又急入里报：“孙行者又在门首叫哩！”那妖王传令叫拿。那伙小妖，枪刀簇拥，齐声呐叫，即开门，都道：“拿住！拿住！”行者果然疲倦，不敢相迎，将身钻在路傍，念个咒语叫“变”！即变做一个销金包袱。此借券也。当住兄弟，不怕哥哥不立约。小妖看见报道：“大王，孙行者怕了。只见说一声‘拿’字，慌得把包袱丢下走了。”妖王笑道：“那包袱也无甚么值钱之物，左右是和尚的破偏衫，旧帽子，背进来折洗做补衬^[13]。”一个小妖果将包袱背进，不知是行者变的。行者道：“好了，这个销金包袱背着了。”那妖精不以为事，丢在门内。

好行者！假中又假，虚里还空。即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变作个包袱一样，他的真身却又变作一个苍蝇儿，丁在门枢上。只听得八戒在那里哼哩哼的，声音不清，却似一个瘟猪。行者嚶的飞了去寻时，原来他吊在皮袋里也。【侧批】映下“其蔽也贼”，绝妙。行者丁在皮袋，又听得他恶言恶语骂道妖怪长，妖怪短，“你怎么假变作个观音菩萨，哄我回来，吊我在此，还说要吃我？有一日我师兄：

大展齐天无量法，满山泼怪等时擒。解开皮袋放我出，筑你千钯方趁心。”咬牙切齿，痛恨入骨。○按下“其蔽也贼”，更妙。

行者闻言，暗笑道：“这呆子，虽然在这里面受闷气，却还不倒了旗枪。老孙一定要拿了此怪，只恐拿不得许多。若不如此，怎生雪恨！”正欲设法拯救八戒出来，只听得妖王叫道：“六健将何在？”时有六个小妖，是他知己的精灵，封为健将，都有名字：一个叫做云里雾，一个叫做雾里云，云里雾里，并没个实际。一个叫做急如火，一个叫做快如风，讨债鬼一刻不迟，眼下就要命。一个叫做兴烘掀，一个叫做掀烘兴，六健将上前跪下。妖王道：“你们认得老大王家么？”可知不孝其父久矣。六健将道：“认得。”妖王道：“你与我星夜去请老大王来，说我这里捉唐僧蒸与他吃，捉得野猪儿还愿，难乎其为父矣。寿延千纪。”六怪领命，一个个厮拖厮扯，竟出门去了。行者“嚶”的一声飞下

袋来，跟定那六怪，躲离洞中。毕竟不知怎的请来，且听下回分解。

其父镇守火焰山，其子即镇守火云洞；其母善享火之利，其子又善为火之害。是圣婴一家，纯以火为生矣。独是其财不可借，而又欲借以亲，不止不知时务，亦并不识火色。

圣婴却是牛魔王的儿子，奇妙无比。语云：“今生不放债，来生没马骑。”当改云：“祖父不放债，儿孙没牛使。”红氏可谓神化此语矣。

不有作牛之父，生不出圣婴之子；惟有圣婴之子，方不负牛魔之父；不惟父子天性，即其火亦有家传，凡人之来此者不令其满腹生烟，即使之内外发热。此所以为火云洞，而不愧为圣婴也软。

观前此之十万百万放债，后此之假观音、如意袋，则行者之此来，其为借债无疑。圣婴必欲满其数，分文不肯少看故旧之面又无疑。只管眼前之利，并不顾五百年前之义。一段神妙，已活画诸纸上。

此卷书灵妙处，全在一假观音，一如意袋，写得透彻世事，皆快人心。可谓圣婴千古未发之秘诀，陶朱一时遗漏之真言，却被长春一笔点破，真乃文境之开山，耳目之创见。后世得之，又大广利市之识见矣。

父即不老，已不可使自食其力，何况老父？乃致打围以自谋其食，揆之于义，其子已不堪再道，且又令其吃斋把素，不知要此十万百万何用？深文曲笔，总为好货财、不顾父母之养者写照。而雷神之灵，恐不待持斋之日，已无不显报矣。

圣婴大王岂是救人者？然本是假观音，八戒遂信以为真菩萨，及装在袋内方知其害，全为不好信不好学者立案。

夫心猿何以遭火败？尝言悲火烧心曲，故云“蹉跎四肢伸不得”而痛哭无已也。用典写意，其笔尤妙。

[1] 跳风：翻跟斗。

[2] 富胎：富态。

[3] 白了面皮：变脸，翻脸。

[4] 胡柴：胡扯，胡说。

[5] 闹闹眼：即眨眨眼。

[6] 南北：本事，本领。

[7] 驢（ái）：呆，傻。

[8] 昆玉：对他人兄弟的敬称。

[9] 鸭顶绿：绿色。

[10] 佛头青：相传佛发为青色，故以“佛头青”比喻青黛色的山峦。

[11] 才子：方言。刚才。

[12] 驮梁：方言。指人字梁。

[13] 补衬：破布块。

第四十二回

大圣殷勤拜南海 观音慈善缚红孩

利之为文灰刀，钱之为文双戈。钻入其间而不出者，有如坐刀尖而不悟也。《孟子》云：“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此金箍之所以示戒与？但人只知其有利，并不知其有害，非得菩萨慈善，五十三参以化之，则刀尖、火坑之厄，终莫可得而拯救也。

圣婴以一人之网利，以致六百里内之土地赤贫如洗，既获如许之重利，而犹分文不肯善发，则善取者实不善用矣。菩萨收之，以化其痴迷悭吝之习，则亦何妨于十万，何妨于百万。故人不患于有利，惟视取之义与不义而已。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可见人惟知有利，则不知有义矣。是以菩萨之当前而不顾也，但人只知利为莲花台，不知利即刀山。此所以为小人，此所以名圣婴，此红氏之祸所以来，此火云洞之所以作也。

行者化金光，菩萨亦化金光。岂以此魔善财而故投其所好耶？盖此魔心醉于财，故一见即迷，非此不足以动其心也。此正是“生我之门死是户，几个猩猩几个悟”。始而惟恐其不能钻，此又恨其不能脱，是以满身金光，而终困于不能自动，则利亦何善之有？

话说那六健将出洞门，径往西南上，依路而走。不金不火之乡，而即有金有火之地。行者心中暗想道：“他要请老大王吃我师父，老大王断是牛魔王。此即前文之红十万，积雷洞之牛百万也。自老孙当年与他相会，真个意合情投，交游甚厚。至如今我归正道，他还是邪魔。虽则久别，还记得他模样，且等老孙变作牛魔王哄他一哄，看是何如。”好行者！躲离了六个小妖，展开翅飞向前边，离小妖有十数里远近，摇身一变，变作个牛魔王，拔下几根毫毛叫“变”！即变作几个小妖，在那山凹里驾鹰牵犬，搭弩张弓，【侧批】竟是自己觅食，可叹。充作打围的样子，是射利，亦想捉个野物。等候那六健将。

那一伙厮拖厮扯，正行时，忽然看见牛魔王坐在中间，慌得兴烘

掀、掀烘兴扑的跪下道：“老大王爷爷在这里也。”那云里雾、雾里云、急如火、快如风都是肉眼凡胎，那里认得真假，也就一同跪倒磕头，道：“爷爷，小的们是火云洞圣婴大王处差来，请老大王爷爷去吃唐僧肉，寿延千纪哩。”行者借口答道：“孩儿们起来，同我回家去，换了衣服来也。”小妖叩头道：“望爷爷方便，不消回府罢。路程遥远，恐我大王见责，小的们就此请行。”行者笑道：“好乖儿女，也罢，也罢。向前开路，我和你去来。”

六怪抖搜精神，向前喝路，大圣随后而来。不多时，早到了本处。快如风、急如火撞进洞里报：“大王，老大王爷爷来了。”妖王欢喜道：“你们却中用，这等来的快。”即便叫：“各路头目，摆队伍，开旗鼓，迎接老大王爷爷。”满洞群妖，遵依旨令，齐齐整整，摆将出去。这行者昂昂烈烈，挺着胸脯，把身子抖了一抖，却将那架鹰犬的毫毛都收回身上，拽开大步，竟步入门里，坐在南面当中。红孩儿当面跪下，朝上叩头道：“父王，孩儿拜揖。”行者道：“孩儿免礼。”那妖王四大拜，拜毕，立于下手。

行者道：“我儿，请我来有何事？”妖王躬身道：“孩儿不才，昨日获得一人，乃东土大唐和尚。常听得人讲，他是个十世修行之人，有人吃他一块肉，寿似蓬瀛不老仙。愚男不敢自食，特请父王同享唐僧之肉，【侧批】莫认贼为子，却呼牛作父。绝妙。寿延千纪。”行者闻言，打了个失惊，道：“我儿，是那个唐僧？”妖王道：“是往西天取经的人也。”行者道：“我儿，可是孙行者师父么？”妖王道：“正是。”行者摆手摇头道：“莫惹他！莫惹他！别的还好惹，孙行者是那样人哩？我贤郎，你不曾会他，那猴子神通广大，变化多端。他曾大闹天宫，玉皇上帝差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得他，你怎么敢吃他师父！快早送出去还他，不要惹那猴子。他若打听着你吃了他师父，他也不来和你打，他只把那金箍棒往山腰里掬个窟窿，连山都掬了去。我儿，弄得你何处安身？教我倚靠何人养老？”若靠这个儿子养老，只恐牛角都要饿瘦。

妖王道：“父王说那里话。长他人志气，灭孩儿的威风。那孙行者共有兄弟三人，领唐僧在我半山之中，被我使个变化，将他师父掇来。他与那猪八戒当时寻到我的门前，讲甚么攀亲托熟之言，被我怒发冲天，与他交战几合，也只如此，不见甚么高作^[1]。那猪八戒刺邪里就来助战^[2]，是孩儿吐出三昧真火，把他烧败了一阵，慌得他去请四海龙王助雨，又不能灭得我三昧真火，人昧良心，实在亦无法可制。被我烧了

一个小发昏，连忙着猪八戒去请南海观音菩萨。是我假变观音，把猪八戒赚来，见吊在如意袋中，恁着斗儿量哩。○看官记着，读了火云洞，慎勿再被假菩萨亦装在袋内也。也要蒸他与众小的们吃哩。那行者今早又来我的门首吆喝，我传令教拿他，慌得他把包袱都丢下走了。却才去请父王来看看唐僧活像，方可蒸与你吃，延寿长生不老也。”

行者笑道：“我贤郎呵，你只知有三昧火赢得他，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哩。”妖王道：“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谅他决不敢进我门来。”行者道：“我儿，你虽然认得他，他却不变大的，如狼狽大象，恐进不得你门；他若变作小的，你却难认。”妖王道：“凭他变甚小的，我这里每一层门上，有四五个小妖把守，他怎生得入？”行者道：“你是不知他会变苍蝇、蚊子、虻蚤，或是蜜蜂、蝴蝶并螭螬虫等项，俱是觅利之物。又会变我模样，圣婴当云阿弥陀佛，世上谁人还肯再变你？你却那里认得？”妖王道：“勿虑。他就是铁胆铜心，也不敢近我门来也。”行者道：“既如此说，贤郎甚有手段，实是敌得他过，方来请我吃唐僧的肉，奈何我今日还不吃哩。”忽又不吃，转折异样，妙想匪夷。妖王道：“如何不吃？”行者道：“我近来年老，你母亲常劝我作些善事。我想无甚作善，且持些斋戒。”妙妙妙。不知世之吃斋者，径以无善之可作也。妖王道：“不知父王是长斋，是月斋？”【侧批】有钱如此，却令老父把斋。此《琵琶》之所以有念于张广财也。行者道：“也不是长斋，也不是月斋，唤做雷斋，圣婴不孝，暗中祷祝也。彼贪利而不顾父母之养者，闻此须当胆落。每月只该四日。”妖王问：“是那四日？”行者道：“三辛逢初六，今朝是辛酉日，一则当斋，辛酉属木。总是没钱之日，只得吃斋。二来酉不会客。父子都称客，可谓千古之仅见，旷世之奇闻。而牛魔之于圣婴，更是位稀客。且等明日，我去亲自刷洗蒸他，与儿等同享罢。”那妖王闻言，心中暗想道：“我父王平日吃人为生，今活勾有一千馀岁，不知吃斋的又活几何？怎么如今又吃起斋来了？想当初作恶多端，楚子证羊，不愧干蠱；圣婴骂牛，可谓跨^焯。只观六百里内之土地，便是罪案。此三四日斋戒，那里就积得过来？虽不为自己积福，庶不为儿子破财，这都是作牛的苦衷。此言有假，可疑，可疑！”牛魔作善，其子却不信。传神写照，翻不义更奇。

即抽身走出二门之下，叫六健将来问：“你们老大王是那里请来的？”小妖道：“是半路请来的。”妖王道：“我说你们来的快。不曾到家么？”小妖道：“是不曾到家。”妖王道：“不好了，着他假也。父亲亦有假，老牛亦难做矣。这不是老大王。”小妖一齐跪下道：“大王，自己父亲也认不得？”只认得家兄，所以就不认得家父。妖王道：“观其形容

动静都像，只是言语不像。总是吃素的，便不是他老子。只怕着了他假，吃了人亏。你们都要仔细！会使刀的，刀要出鞘；会使枪的，枪要磨明；会使棍的使棍，会使绳的使绳。待我再去问他，看他言语如何。若果是老大王，莫说今日不吃，明日不吃，便迟个月何妨；假若言语不对，只听我‘喂’的一声，说一齐下手。”群魔各各领命讫。这妖王复转身到于里面，对行者当面又拜。行者道：“孩儿，家无常礼，不须拜，但有甚话，只管说来。”妖王伏于地下道：“愚男一则请来奉献唐僧之肉，二来有句话儿上请。我前日闲行，驾祥光，直至九霄空内，忽逢着祖（延）（庭）道陵张先生^[3]。”天师之始祖，张良之孙。面壁得道，白日飞升。行者道：“可是做天师的张道陵么？”妖王道：“正是。”行者问曰：“有甚话说？”妖王道：“他见孩儿生得五官周正，三停平等^[4]，他问我是几年那月那日那时出世。儿因年幼，记得不真。层峦叠嶂，一转一天。先生子平精熟^[5]，要与我推看五星。今请父王，正欲问此，倘或下次再得相会他，好烦他推算。”不看别样，单看财门利市。行者闻言，坐在上面暗笑道：“好妖怪呀！老孙自归佛果，保唐师父，一路上也捉了几个妖精，不似这厮克剥^[6]。他问我甚么家长礼短，少米无柴的话说，我也好信口捏脓答他^[7]。他如今问我生年月日，我却怎么知道！”好猴王，也十分乖巧，巍巍端坐中间，也无一些儿惧色，面上反喜盈盈的笑道：“贤郎请起，我因年老，连日有事，不遂心怀，把你生时果偶然忘了。想是利令智昏。且等到明日回家，问你母亲便知。”妖王道：“父王把我八个字时常不离口论说，说我有同天不老之寿，怪不得贪狼无厌，原来只道他不死。怎么今日一旦忘了？岂有此理！必是假的！”“喂”的一声，群妖枪刀簇拥，望行者没头没脸的札来^[8]。

这大圣使金箍棒架住了，现出本像，对妖精道：“贤郎，你却没理，不知昧之久矣。那里儿子好打爷的？”那妖王满面羞惭，不敢回视。行者化金光，走出他的洞府。小妖道：“大王，孙行者走了。”妖王道：“罢，罢，罢！让他走了罢，我吃他这一场亏也！且关了门，莫与他打话，只来刷洗唐僧，蒸吃便罢。”却说那行者，擎着铁棒，呵呵大笑，自涧那边而来。沙僧听见，急出林迎着道：“哥阿，这半日方回，如何这等哂笑，想救出师父来也？”行者道：“兄弟，虽不曾救得师父，老孙却得个上风来了。”略得便宜，辄喜不自胜。沙僧道：“甚么上风？”行者道：“原来猪八戒被那怪假变观音哄将回来，吊于皮袋之内，我欲设法救援，不期他着甚么六健将去请老大王来吃师父肉。是老孙想着他老大王必是牛魔王，就变了他的模样，充将进去，坐在中间。他叫父王，自己以为作父，人家只见作牛，又何上风之有也。我就应他；他便叩头，我就直受。着实快活！果然得了上风。”沙僧道：“哥阿，你便

图这般小便宜，恐师父性命难保。”见小利自然作大事不成。行者道：“不须虑，等我去请菩萨来。”沙僧道：“你还腰疼哩。”行者道：“我不疼了。古人云：‘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看着行李马匹，等我去。”沙僧道：“你置下仇了，恐他害我师父，你须快去快来。”行者道：“我来得快，只消顿饭时就回来矣。”

好大圣！说话间，躲离了沙僧，纵筋斗云，去投南海。在那半空里，那消半个时辰，望见普陀山景。须臾，按下云头，直至落伽崖上。端肃正行，只见二十四路诸天迎着道：“大圣那里去？”行者作礼毕道：“要见菩萨。”诸天道：“少停，容通报。”时有鬼子母诸天来潮音洞外：“报道菩萨得知，孙悟空特来参见。”菩萨闻报，即命进去。

大圣敛衣皈命，掣定步，竟入里边，见菩萨，倒身下拜。菩萨道：“悟空，你不领金蝉子西方求经去，却来此何干？”轻轻将“不好学”一逗。行者道：“上告菩萨，弟子保护唐僧前行，至一方，乃号山枯松涧火云洞。有一个红孩儿妖精，唤作圣婴大王，把我师父掇去。是弟子与猪悟能等，寻至门前，与他交战。他放出三昧火来，我等不能取胜，救不出师父。急上东洋大海，请到四海龙王施雨水，又不能胜火，把弟子都熏坏了，几乎丧了残生。”菩萨道：“既他是三昧火神通广大，怎么去请龙王，不来请我？”行者道：“本欲来的，只是弟子被烟熏了，不能驾云，却教猪八戒来请菩萨。”菩萨道：“悟能不曾来呀。”行者道：“正是。未曾得到宝山，被那妖精假变做菩萨模样，把猪八戒又赚入洞中，现吊在一个皮袋里，也要蒸吃哩。”菩萨听说，心中大怒，道：“那泼妖，敢变我的模样！”恨了一声：将手中宝珠净瓶往海心里“扑”的一掣，宝珠净瓶即利也。非是菩萨，孰能于此释乎？諛得那行者毛骨竦然，即起身侍立下面道：“这菩萨火性不退，好是怪老孙说的话不好，坏了他的德行，就把净瓶掣了。可惜，可惜！早知送了我老孙，却不是一件大人事？”还想宝珠，利心如画。说不了，只见那海当中，翻波跳浪，钻出个瓶来。原来是一个怪物驼着出来。行者仔细看那驼瓶的怪物，怎生模样：

根源出处号帮泥^[9]，水底增光独显威。世隐能知天地性，安藏偏晓鬼神机。藏身一缩无头尾，展足能行快似飞。文王画卦曾元卜，常纳庭台伴伏羲。云龙透出千般俏，号水推波把浪吹。条条金线穿成甲，点点装成彩玳瑁。九宫八卦袍披定，散碎铺遮绿灿衣。生前好勇龙王幸，死后还驼佛祖碑。要知此物名和姓，兴风作浪恶乌龟。

那龟驼着净瓶，爬上崖边，对菩萨点头二十四点，权为二十四拜。

行者见了，暗笑道：“原来是看瓶的，想是不见瓶，就问他要。”“看财奴”三字骂得苦。菩萨道：“悟空，你在下面说甚么？”行者道：“没说甚么。”菩萨教拿上瓶来，这行者即去拿瓶。咦，莫想拿得他动。好便似蜻蜓撼石柱，怎生摇得半分毫？行者上前跪下道：“菩萨，弟子拿不动。”菩萨道：“你这猴头，只会说嘴。瓶儿你也拿不动，怎么去降妖缚怪？”行者道：“不瞒菩萨说，平日拿得动，今日拿不动。想是吃了妖精亏，觔力弱了。”菩萨道：“常时是个空瓶。如今是净瓶抛下海去，这一时间，转过了三江五湖，八海四渎，溪源潭洞之间，共借了一海水在里面。水亦利也，可谓利尽南海。你那里有架海的斤量，此所以拿不动也。”行者合掌道：“是弟子不知。”那菩萨走上前，将右手轻轻的提起净瓶，托在左手掌上。只见那龟点点头，攢下水去了^[10]。行者道：“原来是个养家看瓶的夯货。”菩萨坐定道：“悟空，我这瓶中甘露水浆，比那龙王的私雨不同，能灭那妖精的三昧火。待要与你拿了去，你却拿不动；待要着善财龙女与你同去，你却又不是好心，专一只会骗人。是为下文“贼”字一逗。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工夫又来寻你？虽是君子，亦怕昧信爽约，是为“信”字挑逗。你须是留些甚么东西作当^[11]。”菩萨亦被人骗怕。行者道：“可怜！菩萨这等多心。我弟子自秉沙门，一向不干那样事了。你教我留些当头，却将何物？我身上这件锦布直裰，还是你老人家赐的。这条虎皮裙子，能值几个铜钱？这根铁棒，早晚却要护身。但只是头上这个箍儿是个金的，却又被你弄了个方法儿，长在我头上取不下来。这个金子早已见肉生根，再没想得出分文。你今要当头，情愿将此为当。你念个松箍儿咒，将此除去罢。不然，将何物为当？”菩萨道：“你好自在阿！我也不要你的衣服、铁棒、金箍，只将你那脑后救命的毫毛，拔一根与我作当罢。”行者道：“这毫毛，也是你老大人家与我的，但恐拔下一根，就拆破群了，又不能救我性命。”拔了一根，真正就是性命。菩萨骂道：“你这猴子！你便一毛也不拔，教我这善财也难舍。”人家的只要，自己的再不舍，此所以为圣婴也。行者笑道：“菩萨，你却也多疑。是为“信”字翻案。正是不看僧面看佛面，千万救我师父一难罢。”那菩萨：

逍遥欣喜下莲台，云步香飘上石崖。只为圣僧遭瘴害，要降妖怪救回来。

孙大圣十分欢喜，请观音出了潮音仙洞。诸天大神都列在普陀岩上。菩萨道：“悟空，过海。”行者躬身道：“请菩萨先行。”菩萨道：“你先过去。”行者磕头道：“弟子不敢在菩萨面前施展。若驾觔斗

云呵，掀露身体，恐菩萨怪我不敬。”菩萨闻言，即着善财龙女去莲花池里，劈一瓣莲花，莲乃清净之物。拖在石岩下边水上，教行者：“你上那莲花瓣儿，我渡你过海。”行者见了道：“菩萨，这花瓣儿又轻又薄，如何载得我起？这一躡翻，跌下水去，却不湿了虎皮裙，走了硝，天冷怎穿？”菩萨喝道：“你且上去看！”行者不敢推辞，舍命往上跳，果然先见轻小，到上面比海船还大三分。行者欢喜道：“菩萨，载得我了。”此心清净，自然不作妄想。菩萨道：“即载得，如何不过去？”行者道：“又没个篙^[12]、桨、篷、桅，怎生得过？”菩萨道：“不用。”只把他一口气吹开吸拢，又着实一口气，吹过南洋苦海，得登彼岸。行者却脚躡实地笑道：“这菩萨卖弄神通，把老孙这等呼来喝去，全不费力也。”

那菩萨分付概众诸天各守仙境，着善财龙女闭了洞门。他却纵祥云，躲离普陀岩，到那边叫：“惠岸何在？”惠岸乃托塔李天王第二个太子，俗名木叉是也，乃菩萨亲传授的徒弟，不离左右，称为护法惠岸。惠岸即对菩萨合掌伺候。菩萨道：“你快上界去见你父王，理即义也。问他借天罡刀来一用。”好一把利器。惠岸道：“师父用着几何？”菩萨道：“全副都要。”惠岸领命，即驾云头，径入南天门里，到云楼宫殿见父王下拜。天王见了，问：“儿从何来？”木叉道：“师父是孙悟空请来降妖，着儿拜上父王，将天罡刀借了一用。”天王即唤哪咤，将刀取三十六把，递与木叉。木叉对哪咤说：“兄弟，你回去多拜上母亲，我事紧急，等送刀来再磕头罢。”忙忙相别，按落祥光，径至南海，将刀捧与菩萨。菩萨接在手中，抛将去，念个咒语，只见那刀化作一座千叶莲台，菩萨纵身上去，端坐在中间。行者在傍暗笑道：“这菩萨省使俭用，那莲花池里有五色宝莲台，舍不得坐将来，却又问别人去借。”菩萨道：“悟空休言语，跟我来也。”却才都驾着云头离了海上。白鹦哥展翅前飞，孙大圣与惠岸随后。顷刻间，早见一座山头。行者道：“这山就是号山了。从此处到那妖精门首，约摸有四百馀里。”菩萨闻言，即命住下祥云。在那山头上念一声唵字咒语，只见那山左山右走出许多神鬼，却乃是本山土地众神，都到菩萨宝莲座下磕头。菩萨道：“汝等俱莫惊张。我今来擒此魔王，你与我把这团围打扫干净，不用打扫，圣婴已卷地剥皮矣。要三百里远近地方不许一个生灵在地，将那窝中小兽、窟内雏虫都送在巅峰之上安生。”众神遵依而退。须臾间，又来回复。菩萨道：“既然干净，俱各回祠。”遂把净瓶扳倒，唵喇喇倾出水来，此是甘霖普济，并非损人利己。就如雷响。真个是：

漫过山头，冲开石壁。漫过山头如海势，冲开石壁似汪洋。黑雾涨

天全水气，沧波影日幌寒光。遍崖冲玉浪，满海长金莲。菩萨大展降魔法，袖中取出定身禅。化做落伽仙境界，真如南海一般般。秀蒲挺出昙花嫩，香草舒开贝叶鲜。紫竹几竿鹦鹉歇，青松数簇鹧鸪喧。万叠波涛（莲）〔连〕四野，只闻风吼水漫天。下文“好知”已兆于此。

孙大圣见了，暗中赞叹道：“果然是一个大慈大悲的菩萨！若老孙有此法力，将瓶儿望山一倒，管甚么禽兽蛇虫哩！”菩萨叫：“悟空，伸手过来。”行者即忙敛袖，将左手伸出。菩萨拔杨柳枝，蘸甘露，把他手心里写一个“迷”字。“迷”字应前，以作照应。教他：“捏着拳头，快去与那妖精索战，许败不许胜，引将来我这跟前，我自有法力收他。”

行者领命，返云光，竟来至洞口，一只手使拳，一只手使棒，高叫道：“妖怪开门！”那些小妖又进去报道：“孙行者又来了！”妖王道：“紧关了门，莫采他！”行者叫道：“好儿子，把老子赶在门外，还不开门！”小妖又报道：“孙行者骂出那话儿来了！”妖王只教莫采他。行者叫两次，见不开门，心中大怒，举铁棒将门一下，打了一个窟窿，慌得那小妖跌将进去道：“孙行者打破门了！”妖王见报几次，又听说打破前门，急纵身跳将出去，挺长枪，对行者骂道：“这猴子，老大不识起倒！我让你得些便宜，你还不知尽足，又来欺我，打破我门，你该个甚么罪名？”行者道：“我儿，你赶老子出门，你该个甚么罪名？”妙而且趣。

那妖王羞怒，绰长枪劈胸便刺，这行者举铁棒架隔相还。一番搭上手，斗经四五个回合，行者捏着拳头，拖着棒，败将下来。那妖王立在山前道：“我要刷洗唐僧去哩。”行者道：“好儿子，天看着你哩！你来！”那妖精闻言，愈加嗔怒，喝一声，赶到面前，挺枪又刺。这行者轮棒又战几合，败阵又走。那妖王骂道：“猴子，你在前有二三十合的本事，你怎么如今正斗时就要走了，何也？”行者笑道：“贤郎，老子怕你放火。”妖精道：“我不放火了，你上来。”行者道：“既不放火，走开些，好汉子莫在家门前打人。”那妖精不知是诈，真个举枪又赶。行者拖了棒，放了拳头。那妖王着了迷乱，只情追赶。若非着迷，为何死而不悟。前走的如流星过度，后走的如弩箭离弦。不一时，望见那菩萨了。行者道：“妖精，我怕你了，你饶我罢。你如今赶至南海观音菩萨处，还不回去？”那妖王不信，反吊下意。咬着牙，只管赶来。行者将身一幌，藏在那菩萨的神光影里。

这妖精见没了行者，走近前，睁圆眼对菩萨道：“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么？”菩萨不答应。妖王捻转长枪喝道：“咄！你是孙行者请来的

救兵么？”菩萨也不答应。妖精望菩萨劈心刺一枪来。那菩萨化道金光，竟走上九霄空内。行者跟定道：“菩萨，你好欺伏我罢了。那妖精再三问你，你怎么推聋妆哑，不敢做声，被他一枪搠走了，却把那个莲台都丢下耶？”菩萨只教：“莫言语，看他再要怎的。”此时行者与木叉俱在空中并肩同看。只见那妖呵呵冷笑道：“泼猴头，错认了我也！他不知把我圣婴当作个甚人。几番家战我不过，又去请个甚么脓包菩萨来，却被我一枪搠得无形无影去了，又把个宝莲台儿丢了。且等我上去坐坐。”好妖精！他也学菩萨盘手盘脚的坐在当中。死命苦挣，亦不过为此。

行者看见道：“好，好，好！莲花台儿好送人了！”菩萨道：“悟空，你又说甚么？”行者道：“说甚说甚！莲台送了人了！那妖精坐放臀下，终不得你还要哩！”菩萨道：“正要他坐哩。”行者道：“他的身躯小巧，比你坐得稳当。”菩萨叫：“莫言语，且看法力。”他将杨柳枝往下指定，叫一声“退”！只见那莲台花彩俱无，祥光尽散，原来那妖王坐在刀尖之上。利害相随，群凶害命，有必然者。但夺利之人，不惟不知有义，亦并不知有害。读到此句，未有不悚然危惧者也。即命木叉：“使降妖杵，把刀柄儿打去来。”那木叉按下云头，将降魔杵如筑墙一般，筑了有千百馀下。以义责之。那妖精穿通两腿刀尖出，可谓有天理。血注如倾皮肉开。只怕天罡刀亦扎不出分文。好怪物！你看他咬着牙，忍着疼，且丢了长枪，用手将刀乱拔。行者却道：“菩萨阿，那怪物不怕疼，还拔刀哩。”菩萨见了，唤上木叉：“且莫伤他生命。”却又把杨柳枝垂下，念声“唵”字咒语，那天罡刀都变做倒须钩儿，狼牙一般，莫能褪得。拔着就痛，无怪其一毛不拔。那妖精却才慌了，扳着刀尖，痛声苦告道：“菩萨，我弟子有眼无珠，不识你广大法力，千乞垂慈，饶我性命，再不敢恃恶，再不敢大斗小秤，轻出重入，勒掯刁难，损人以利己也。愿入法门戒行也。”一笔转正思义，并起下章“学”字。菩萨闻言，却与那行者、白鹦哥低下金光，到了妖精面前问道：“你可受吾戒行么？”妖王点头滴泪道：“若饶性命，愿受戒行。”菩萨道：“你可入我门么？”妖王道：“果饶性命，愿入法门。”菩萨道：“既如此，我与你摩顶受戒。”就袖中取出一把金剃头刀儿，近前去，把那怪分顶剃了几刀，剃作一个太山压顶，义重如山。与他留下三个顶搭，挽起三个窝角揪儿。窝角虚名，正与蝇头薄利相对。行者在傍笑道：“这妖精大晦气！弄得不男不女，不知像个甚么东西！”菩萨道：“你今既受我戒，我却也不慢你，称你做善财童子，如何？”必定要轻财重义，于斯为善。那妖点头受持，只望饶命。菩萨却用手一指，叫声“退”！“撞”的一声，天罡刀都脱落尘埃，那童子身躯不损。菩萨叫：“惠岸，你将刀送

上天宫，还你父王。莫来接我，先到普陀岩会众诸天等候。”那木叉领命，送刀上界，回海不题。

却说那童子野性不定，见那腿疼处不疼，臂破处不破，头挽了三个揪儿，他走去绰起长枪，望菩萨道：“那里有甚真法力降我，原来是个掩样术法儿，忽又不信，‘蔽’字亦极显然。不受甚戒！看枪！”望菩萨劈脸刺来。真正小人，菩萨亦再劝不醒，所谓众生好度人难度也。狠得个行者轮铁棒要打。菩萨只叫：“莫打，我自有惩治。”却又袖中取出一个金箍儿来金属义，而又利在其中，方见构思之妙。道：“这宝贝，原是我佛如来赐我往东土寻取经人的金、紧、禁三个箍儿。回照第八回，并分应两界山与黑风山。紧箍儿先与你戴了；禁箍儿收了守山大神；这个金箍儿，未曾舍得与人，今观此怪无礼，与他罢。”圣婴获利，菩萨却陪本，此所以为菩萨也。好菩萨！将箍儿迎风一幌，叫声“变”！即变作五个箍儿，望童子身上抛了去，喝声“着”！一个套在他头顶上，两个套在他左右手上，两个套在他左右脚上。此利锁也，而义在其中。菩萨道：“悟空，走开些，等我念念金箍儿咒。”念即思也。行者慌了道：“菩萨呀，请你来此降妖，如何却要咒我？”菩萨道：“这篇咒不是紧箍儿咒咒你的，是金箍儿咒，咒那童子的。”是教他步步见利，念念思义，不滥不缺，一句拍合题面。行者却才放心，紧随左右，听得他念咒。菩萨捻着诀，默默的念了几遍，那妖精搓耳揉腮，攒蹄打滚，落到“贼”字，正与捆吊相应。正是：

一句能通遍沙界，广大无边法力深。

毕竟不知那童子怎的皈依，且听下回分解。

世之作恶太甚者，到老每每托足于吃斋好善之名以掩之，而又何可掩也！圣婴一语，说的透亮，如见其肺肝，然老牛闻之，宜无有不悚惧汗下者也。

圣婴妆菩萨，偏有一片假慈悲；行者变牛魔，却是一段真父子。圣婴以唐僧孝其父，是欲惠而不费。牛魔偏说近日又吃斋，无乃俭之太俭，总之皆在利上打算，而口技传神，曲尽其中之妙。

同一财也，何以有善不善之别？盖能以之济人利物而揆之于义，则即是善财，即是菩萨；若欲以之独私一己而一毛不拔，此即是不善财，此即是魔怪。看他全篇俱反，结尾落到金箍儿咒，方转思义的正面，局势高妙，寓意新奇，则文亦无不善矣。

牛魔、罗刹、红孩，前后虽是互用，而其实各有其妙。以火云洞而

言，惟有作牛之父，方积得如此之多；有罗刹之母，方抠剥得如此之尽。是“利”字之骨，“利”字之髓。以火焰山而论又不然，哥嫂之气冲斗牛，喊叫雷鸣者，大抵多因孩儿之故，是“气”字之根，“气”字之由。前伏后应，两章实有互生之妙。

[1] 高作：即高着（zhāo），高明手段。

[2] 刺邪里：即刺斜里。旁边或侧面。

[3] 祖庭：即祖师。张道陵：道教人物，民间俗称张天师。

[4] 三停：相学术语，人面部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合称三停。

[5] 子平：即著名术士徐子平。此代指算命术。按，徐子平系宋人，此称呼不当出自唐初人口中。然小说家言，不必深究。

[6] 克剥：刻薄，苛刻。

[7] 捏脓：编造假话。

[8] 札：刺。

[9] 帮泥：龟的别称。传说大禹治水时，玄龟曾负青泥在后相助。

[10] 攒（zuān）：同“钻”。

[11] 当：抵押物。

[12] 篙：通“篙”。撑船竿。

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龙子捉鼉回

“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

黑水河却与火云洞紧接，大有意味。不见红光满天，惟见黑水一道。不惟水与火对，红与黑对，即父子亦暗暗相对。盖不有慳吝之父，不有鄙细之子；惟有奸诈之子，更有欺诳之父。回环照应，法脉天然，真有弄丸走珠之妙。

仁义礼智，《西游》备载，独信尚未发明。此回写一衡阳峪，乃言信也。人无信不立，道非信不笃，是信乃为学涉世之至要，且为大德之一端。乃三藏笃志西行，非不好信，但心经不学，以致六贼纷纷。故言此河之黑，正见此心之蔽，此贼之所以来前也。

虽曰言而有信，大抵有可信，亦有不可信。惟好学者深明其故，而不为所惑。彼卤莽者，既不察其当信，复不审其不可信，每至轻率相诺，遂致其言之难践。盖欲全信则不能，失信又不可，弄得言行不相顾，其苦不可胜言矣，故曰贼。如荀息不食言，尾生期桥下，皆此意之流弊，总不如楚怀王见欺于秦，于“贼”字之义为尤得。

却说那菩萨念了几遍，【侧批】落笔先笼好学。却才住口，那妖精就不疼了。以真言擒“信”字，疼痛笼“贼”字，却从上文中脱卸出来，所以为妙。又正性起身看处，颈项里与手足上，都是金箍，金生水，此黑河之所由来也。勒得疼痛，妙。笼“其蔽也贼”，找上正以起下。便就除那箍儿时，莫想褪得动分毫。菩萨的真言还有何移动，然人未必尽是真言也。这宝贝已此是见肉生根，越抹越痛。妙在收挽前文，却是影射题面。行者笑道：“我那乖乖，菩萨恐你养不大，与你戴个颈圈镯头哩。”那童子闻此言，又生烦恼，就此绰起枪来，望行者乱刺。行者急闪身，立在菩萨后面，叫：“念咒！念咒！”那菩萨将杨柳枝儿，蘸了一点甘露，人不肯信，菩萨亦大费唾沫。洒将去，叫声“合”！只见他丢了枪，一双手合掌当胸，再也不能开放。真正菩萨，说甚就是甚，然世未必尽是菩萨也。至今留了一个观音扭，偏又寻出个典故，先笼“不好

学”。【侧批】严加拘禁。即此意也。那童子开不得手，拿不得枪，方知是法力深微⁴。没奈何，才纳头下拜。虽欲不信，不可得矣。菩萨念动真言，把净瓶欹倒，将那一海水依然收去，更无半点存留。以海水起，以河水结。收去阻住，反照下章不荡。对行者道：“悟空，这妖精已是降了，却只是野心不定，等我教他一步一拜，只拜到落伽山，方才收法。使他信心诚服，志心朝礼，绝妙。你如今快早去洞中救你师父去来。”行者转身叩头道：“有劳菩萨远涉，弟子当送一程。”菩萨道：“你不消送，恐怕误了你师父性命。”行者闻言，欢喜叩别。那妖精早归了正果，五十三参，参拜观音。慢慢参究，然已落到“学”字。

且不题那菩萨收了童子。却说那沙和尚，久坐林间，盼望行者不到，将行李捎在马上，一只手执着降妖宝杖，一只手牵着缰绳，出松林向南观看，只见行者欣喜而来。沙僧迎着道：“哥哥，你怎么去请菩萨此时才来？焦杀我也！”行者道：“你还做梦哩。老孙已请了菩萨，降了妖怪。”【侧批】不学无术，是以要求菩萨。行者却将菩萨的法力备陈了一遍。沙僧十分欢喜道：“救师父去也。”他两个才跳过涧去，撞到门前，拴下马匹，举兵器齐打入洞里，剿净了群妖，解下皮袋，放出八戒来。可可反落到不蔽。那呆子谢了行者，道：“哥哥，那妖精在那里？等我去筑他几钯，出出气来。”行者道：“且寻师父去。”三人竟至后边，只见师父赤条条在院中哭哩。听得好人，信得好话，被人哄死而不悟者，何可胜叹。○本题正意，原怕误听小人，特点此笔，方合文宣之大旨。沙僧连忙解绳，行者即取衣服穿上。三人跪在面前道：“师父吃苦了。”三藏谢道：“贤徒阿，多累你等。怎生降得妖魔也？”行者又将请菩萨收童子之言备陈一遍。三藏听得，即忙跪下，朝南礼拜。行者道：“不消谢他，转是我们与他作福，收了一个童子。”如今说童子拜观音，五十三参，三参见佛，即此是也。引证古典，写意尤为奇绝。教沙僧将洞内宝物收了，收缴前文，方了义利之公案。且寻米粮，安排斋饭，管待了师父。

那长老得性命，全亏孙大圣；取真经，只靠美猴精。师徒们出洞来，攀鞍上马，找大路，笃志投西。笃志即笃信也，其好可知。行了一个多月，忽听得水声振耳。智属水，只点“水”字，然已伏下“知”字。三藏大惊道：“徒弟呀，又是那里水声？”行者笑道：“你这老师父忒也多疑，疑则不信，是从反面一挑。做不得和尚。我们一同四众，偏你听见甚么水声，你把那《多心经》又忘了也？”笼起“不学”，此是一正。唐僧道：“《多心经》乃浮屠山鸟巢禅师口授，共五十四句，二百七十个字。我当时耳传，至今常念，你知我忘了那句儿？”偏说“好学”，此又

一翻。行者道：“老师父，你忘了‘无眼耳鼻舌身意’。的的确确指出个“贼”字，以见其不学。我等出家之人，眼不视色，耳不听声，鼻不嗅香，舌不尝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谓之祛褪六贼。领上六蔽，法脉清真。你如今为求经，念念在意；怕妖魔，不肯舍身；要斋吃，动舌；喜香甜，嗅鼻；闻声音，惊耳；睹事物，凝眸。招来这六贼纷纷，抱定“贼”字，以讲六蔽便不混。怎生得西天见佛？”三藏闻言，默然沉思道：“徒弟呵，我

一自当年别圣君，奔波昼夜甚殷勤。芒鞋踏破山头雾，竹笠冲开岭上云。夜静猿啼殊可叹，月明鸟噪不堪闻。何时满足三三行^[2]，得取如来妙法文。”怕路远难成，便是不好学的真病。

行者听毕，忍不住鼓掌大笑道：“这师父，原来只是思乡难息。不止不好学，信道亦不笃矣。若要那三三行满，有何难哉！常言道功到自然成哩！”八戒回头道：“哥阿，若照依这般魔障凶高，就走上上千年，也不得成功。”沙僧道：“二哥，你和我一般拙口钝腮，好个石将军，就是捣鬼话的祖师。不要惹大哥热擦^[3]。且只捱肩磨担，终须有日成功也。”师徒们正话间，脚走不停，马蹄正疾，见前面有一道黑水滔天，妙在只写本题，不知已全然照定下意。马不能进。四众停立岸边，仔细观看，但见那：

层层浓浪，叠叠浑波。层层浓浪翻乌潦，叠叠浑波卷黑油。近观不照人身影，远望难寻树木形。滚滚一池墨，滔滔千里灰。水沫浮来如积炭，浪花飘起似翻煤。牛羊不饮，鸦鹊难飞。牛羊不饮嫌深黑，鸦鹊难飞怕渺弥。只是岸上芦苇知绿茂，滩头花草斗青奇。湖泊江河天下有，溪源泽洞世间多。人生皆有相逢处，谁见西方黑水河。口若悬河，却是一派黑话，非惟不可好，而亦并不可信矣。

唐僧下马道：“徒弟，这水怎么如此浑黑？”心为物蔽，焉得不黑？○渊头不清，便已反照定下意。八戒道：“是那家泼了靛缸了。”沙僧道：“不然，是谁家洗笔砚哩。”点染“学”字。行者道：“你们且休胡猜乱道，且设法保师父过去。”八戒道：“这河若是老猪过去不难，或是驾了云头，或是下河负水，不消顿饭时，我就过去了。”沙僧道：“若教我老沙，也只消纵云蹿水，顷刻而过。”行者道：“我等容易，只是师父难哩。”三藏道：“徒弟阿，这河有多少宽么？”八戒道：“约摸有十来里宽。”三藏道：“你三个计较，着那个驮我过去罢。”行者道：“八戒驮得。”八戒道：“不好驮。若是驮着腾云，三尺也不能离地。常言道：‘背凡人重若丘山。’若是驮着负水，转连我坠下水去了。”

师徒们在河边正都商议，只见那上溜头，有一人棹下一只小船儿来^[4]。唐僧喜道：“徒弟，有船来了。叫他渡我们过去。”沙僧厉声高叫道：“棹船的，来渡人，来渡人！”船上人道：“我不是渡船，如何渡人？”既不渡人，来此何干？即此便见其谎。沙僧道：“天上人间，方便第一。你虽不是渡船，我们也不是常来打搅你的。我等是东土钦差取经的，你可方便方便，渡我们过去，谢你。”那人闻言，却把船儿棹近岸边，扶着桨道：“师父呵，我这船小，你们人多，怎能全渡？”三藏近前看了那船儿，原来是一段木头剋的^[5]，中间只有一个仓口，只好坐下两个人。三藏道：“怎生是好？”沙僧道：“这船阿，两遭儿渡罢。”八戒就使心术，要躲懒讨乖，道：“悟净，你与大哥在这边看着行李马匹，等我保师父先过去，却再来渡马，教大哥跳过去罢。”行者点头道：“你说的是。”那呆子扶着唐僧，那梢公撑开船，举棹冲流，一直而去。方才行到中间，只听得一声响亮，卷浪翻波，遮天迷日。那阵狂风，十分利害。好风：

当空一片炮云起，中溜千层黑浪高。两岸飞沙迷日色，四边树倒振天号。翻江搅海龙神怕，播土扬尘花木凋。呼呼响若春雷吼，阵阵凶如饿虎哮。蟹螯鱼虾朝上拜，飞禽走兽失窝巢。五湖船户皆遭难，四海人家命不牢。溪内渔翁难把钓，河间梢子怎撑篙。揭瓦翻砖房屋倒，惊天动地泰山摇。

这阵风，原来就是那棹船人弄的，他本是黑水河中怪物，眼看着那唐僧与猪八戒，连船儿淬在水里，无影无形，不知摄了那方去也。为贼所蔽矣。这岸上，沙僧与行者心慌道：“怎么好？老师父步步逢灾，才脱了魔瘴，幸得这一路平安，又遇着黑水沌沌！”沙僧道：“莫是翻了船？我们往下溜头找寻去。”行者道：“不是翻船。若翻船，八戒会水，他必然保师父负水而出。我才见那个棹船的有些不正气，为何就轻信？想必就是这厮弄风，把师父拖下水去了。”沙僧闻言道：“哥哥，何不早说。你看着马与行李，等我下水找寻去来。”行者道：“这水色不正，恐你不能去。”沙僧道：“这水比我那流沙河如何？去得，去得！”

好和尚！脱了裈衫，找抹了手脚^[6]，轮着降妖宝杖，“扑”的一声，分开水路，钻入波中，大搭步行将进去。正走处，只听得有人言语。沙僧闪在傍边，偷睛观看。那壁厢有一座亭台，台门外横挂了八个大字，乃是“衡阳峪衡阳有回峰岭，相传雁不过衡阳。又衡阳信渺，衡阳佳信。以此写意用典入妙。黑水河神府”。昏暗不明，不学之故耳。又听得那怪物坐在上面道：“一向辛苦，今日方能得物。这和尚乃十世修行

的好人，但得吃他一块肉，便做长生不老人。我为他也等勾多时，今朝却不负我志。”教：“小的们！快把铁笼抬出来，将这两个和尚囫圇蒸熟，具柬去请二舅爷来，与他暖寿^[7]。”沙僧闻言，按不住心头火起，掣宝杖将门乱打，口中骂道：“那泼物！快送我唐僧师父与八戒二兄出来！”唬得那门内妖邪，急跑去报：“祸事了！”老怪问：“甚么祸事？”小妖道：“外面有一个晦气色脸的和尚，打着前门骂，要人哩。”那怪闻言，即唤：“取披挂！”小妖抬出披挂，老妖结束整齐，手提一根竹节钢鞭走出门来。真个是凶顽毒像。但见：

方面圆睛霞彩亮，卷唇巨口血盆红。几根铁线稀髯摆，两鬓硃砂乱发蓬。形似显灵真太岁，貌如发怒狠雷公。身披铁甲团花灿，头戴金盔嵌宝浓。竹节钢鞭提手内，行时滚滚拽狂风。生来本是波中物，脱去原流变化凶。要问妖邪真姓字，前身唤做小鼍龙。鼓声逢逢，像鼍之鸣。海口大话，其无足信可知。

那怪喝道：“是甚人在此打我门哩？”沙僧道：“我把你个无知的泼怪，你怎么弄悬虚，变作梢公，架船将我师父掇来？道破其故，以见信之，不可徒好也。快早送还，饶你性命！”那怪呵呵笑道：“这和尚不知死活！你师父是我拿了，如今要蒸熟了请人哩！物欲消磨，其害如此。你上来，与我见个雌雄。三合敌得我呵，还你师父；如三合敌不得，连你一发都蒸吃了，休想西天去也！”沙僧闻言大怒，轮宝杖劈头就打。那怪举钢鞭，急架相迎。两个在水底下，这场好杀：

降妖杖与竹节鞭，二人怒发各争先。一个是黑水河中千载怪，一个是灵霄殿外旧时仙。那个因贪三藏肉中吃，这个为保唐僧命可怜。都来水底相争斗，各要功成两不然^[8]。杀得虾鱼对对摇头躲，蟹鳖双双缩首潜。只听水府群妖齐擂鼓，门前众怪乱争喧。好个沙门真悟净，单身独力展威权。跃浪翻波无胜败，鞭迎杖架两牵连。算来只为唐和尚，欲取真经拜佛天。

他二人战经三十回合，不见高低。沙僧暗想道：“这怪物是我的对手，枉自不能取胜，且引他出去，教师兄打他。”这沙僧虚丢了个架子，拖着宝杖就走。那妖精更不赶来，道：“你去罢，我不与你斗了。我且具柬帖儿去请客哩。”沙僧气呼呼跳出水来，见了行者，道：“哥哥，这怪物无礼。”行者问：“你下去许多时才出来，端的是甚妖邪？可曾寻见师父？”沙僧道：“他这里边有一座亭台，台门外横书八个大字，唤做衡阳峪黑水河神府。我闪在一傍边，听他在里面说话，教小的们洗刷铁笼，待要把师父与八戒蒸熟了，去请他舅爷来暖寿。是我发起怒

来，就去打门。那怪物提一条竹节钢鞭走出来，与我斗了这半日，约有三十合，不分胜负。我却使个佯输法^[9]，要引他出来，着你助阵。那怪物乖得紧，他不来赶我，只要回去具柬请客。我才上来。”行者道：“不知是个甚么妖邪？”沙僧道：“那模样像一个大鳖，不然便是个鼉龙也。”行者道：“不知那个是他舅爷？”

说不了，只见那下湾里走出一个老人，远远的跪下，叫：“大圣，黑水河河神叩头。”行者道：“你莫是那棹船的妖邪，又来骗我么？”既肯信其假，偏又不肯信其真。那老人磕头滴泪道：“大圣，我不是妖邪，我是这河内真神。那妖精旧年五月间从西洋海趁大潮来于此处，潮乃信也。○只写“水”字，便为“智”字安胎。就与小神交斗，奈我年迈身衰，敌他不过，把我坐的衡阳峪黑水河神府就占夺去住了，物欲潜藏，真神离舍，写“蔽”字奇绝。又伤了我许多水族。我却没奈何，竟往海内告他。原来西海龙王是他的母舅，不准我的状子，教我让与他住。我欲启奏上天，奈何神微职小，不能得见玉帝。今闻得大圣到此，特来参拜投生，万望大圣与我出力报冤。”行者闻言道：“这等说，西海龙王都该有罪。他如今掇了我师父与师弟，扬言要蒸熟了去请他舅爷暖寿，我正要拿他，幸得你来报信。点出“信”字。这等，河神你陪着沙僧在此看守，等我去海中，先把那海龙王捉来，教他擒此怪物。”河神道：“深感大圣大恩。”

行者即驾云，竟至西洋大海，按觔斗，捻了避水诀，分开波浪。正然走处，撞见一个黑鱼精，【侧批】天上多鸿雁，池中足鲤鱼，正此之谓。捧着一个浑金的请书匣儿，书亦信也，故前人有捎书射雁之说。从下流头似箭如梭钻将上来，被行者扑个满面，掣铁棒分顶一下，可怜就打得脑浆迸出，腮骨查开，“啃都”的一声，飘出水面。他却揭开匣儿看处，里边有一张简帖，上写着：“愚甥鼉洁顿首百拜启上二舅爷敖老大人台下：向承佳惠，感感。今因获得二物，乃东土僧人，实为世间之罕物。甥不敢自用，因念舅爷圣诞在迩，特设菲筵^[10]，预祝千寿。万望车驾速临是荷。”行者笑道：“这厮都把供状先递与老孙也。”正才袖了帖子，往前再行，早有一个探海的夜叉，望见行者，急抽身转上水晶宫报：“大王，齐天大圣孙爷爷来了！”

那龙王敖顺即领众水族出宫迎接道：“大圣，请入小宫，少坐献茶。”行者道：“我还不曾吃你的茶，你到先吃了我的酒也。”龙王笑道：“大圣一向皈依佛门，不动荤酒，却几时请我吃酒来？”行者道：“你便不曾去吃酒，只是惹下一个吃酒的罪名了。”敖顺大惊

道：“小龙为何有罪？”行者袖中取出简帖儿递与龙王。龙王见了，魂飞魄散，慌忙跪下叩头道：“大圣恕罪！那厮是舍妹第九个儿子，因妹夫错行了风雨，刻减了雨数，被天曹降旨，着人曹官魏徵丞相梦里斩了。舍妹无处安身，是小龙带他到此，恩养成人。回头一照，真有攒花簇锦之妙。前年不幸，舍妹疾故，惟他无方居住，我着他在黑水河养性修真。此贴“学”字。不期他作此恶孽，专一为害，其不好学可知。小龙即差人去擒他来也。”行者道：“你令妹共有几个贤郎，都在那里作怪？”龙王道：“舍妹有九个儿子，那八个都是好的。第一个小黄龙，见居淮渚；第二个小骊龙，见住济渚；第三个青背龙，占了江渚；第四个赤髯龙，镇守河渚；第五个徒劳龙，与佛祖司钟；第六个稳兽龙，与神宫镇脊；第七个敬仲龙，与玉帝守擎天华表；第八个蜃龙，在大家兄处，砥据太岳。此乃第九个鼉龙，此九公也，又名霸下，足智多谋，性好负重。照定勇者，兼已伏定下案。【侧批】证佐佞如鼉，是个无信之怪。因年幼无甚执事，自旧年才着他居黑水河养性，待成名，别迁调用。谁知他不遵吾旨，冲撞大圣也。”行者闻言笑道：“你妹妹有几个妹丈？”敖顺道：“只嫁得一个妹丈，乃泾河龙王。向年以此被斩，舍妹孀居于此，前年疾故了。”行者道：“一夫一妻，如何生此几个杂种？”敖顺道：“此正谓龙生九种，九种各别。”神龙游荡，是为下意一挑。行者道：“我才心中烦恼，欲将简帖为证，上奏天庭，问你个通同作怪，抢夺人口之罪。以此贼害，其情更重。据你所言，是那厮不遵教诲，我且饶你这次。一则是看你昆玉分上；二来只该怪那厮年幼无知，你也不甚知情。你快差人擒来，救我师父，再作区处。”敖顺即唤太子摩昂：“快点五百虾鱼壮兵，将小鼉捉来问罪。”一壁厢安排酒席，与大圣陪礼。行者道：“龙王再勿多心。既讲开，饶了你便罢，又何须办酒？我今须与你令郎同去，一则老师父遭愆，二则我师弟盼望。”

那老龙苦留不住，又见龙女捧茶来献。行者立饮他一盏香茶，别了老龙，随与摩昂领兵离了西海，早到黑水河中。行者道：“贤太子，好生捉怪。我上岸去也。”摩昂道：“大圣宽心，小龙子将他拿上来，先见了大圣，惩治了他罪名，把师父送上来，才敢带回海内，见我家父。”行者忻然相别，捏了避水诀，跳出波津，竟到了东边岸上。沙僧与那河神迎着道：“师兄，你去时从空而去，怎么回来却自河内而回？”行者把那打死鱼精，得简帖，怪龙王，与太子同领兵来之事备陈了一遍。沙僧十分欢喜，都立在岸边，候接师父。不题。

却说那摩昂太子，着介士先到他水府门前，报与妖怪道：“西海老龙王太子摩昂来也。”妖怪正坐，忽闻摩昂来，心中疑惑道：“我差黑鱼

精投简帖拜请二舅爷，这早晚不见回话，怎么舅爷不来，却是表兄来耶？”我亦不信。正说间，只见那巡河的小怪又来报：“大王，河内有一枝兵，屯于水府之西，旗号上书着西海储君摩昂小帅。”妖怪道：“这表兄却也狂妄。想是舅爷不得来，命他来赴宴。既是赴宴，如何又领兵劳士？不惟不信，实亦难信矣。咳，但恐其间有故。”教：“小的们！将我的披挂钢鞭伺候！恐一时变暴。待我且出去迎他，看是何如？”众妖领命，一个个擦掌摩拳准备。这鼉龙出得门来，真个见一枝海兵，扎营在右。只见：

征旗飘绣带，画戟列明霞。宝剑凝光彩，长枪纓绕花。弓弯如月小，箭插似狼牙。大刀光灿灿，短棍硬沙沙。鲸鳌并蛤蚌，蟹鳌共鱼虾。大小齐齐摆，干戈似密麻。不是元戎令，谁敢乱爬踏。一派鱼龙水族，与下“荡”字正掩映。

鼉怪见了，竟至那营门前厉声高叫：“大表兄！小弟在此拱候，有请。”有一个巡营的螺螺，急至中军帐报：“千岁殿下，外有鼉龙叫请哩。”太子按一按顶上金盔，束一束腰间宝带，手提一根三棱简，拽开步跑出营去道：“你来请我怎么？”鼉龙进礼道：“小弟今早有简帖拜请舅爷，想是舅爷见弃，着表兄来的。兄长既来赴席，如何又劳师动众，不入水府，扎营在此，又贯甲提兵，何也？”太子道：“你请舅爷做甚？”妖怪道：“小弟一向蒙恩，赐居于此。久别尊颜，未得孝顺。昨日捉得一个东土僧人，我闻他是十世修行的元体，人吃了他，可以延寿。欲请舅爷看过，上铁笼蒸熟，与舅爷暖寿哩。”太子喝道：“你这厮，十分懵懂！你道僧人是谁？”妖怪道：“他是唐朝来的僧人，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太子道：“你只知他是唐僧，不知他手下徒弟利害哩。”妖怪道：“他有一个长嘴的和尚，唤做个猪八戒，【侧批】似此嘴长，宜不免此害。我也把他捉住了，要与唐和尚一同蒸吃。还有一个徒弟，唤做沙和尚，乃是一条黑汉子，晦气色脸，使一根宝杖，昨日在这门外与我讨师父，被我帅出河兵，一顿钢鞭，战得他败阵逃生，也不见怎的利害。”

太子道：“原来是你不知。他还有一个大徒弟，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上方太乙金仙齐天大圣；如今保护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经，是普陀岩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劝善，与他改名，唤做孙悟空行者。你怎么没得做，撞出这件祸来！他又在我海内遇着你的差人，夺了请帖，竟入水晶宫，拿捏11我父子们有‘结连妖邪，抢夺人口’之罪。此信不得寿暖，先已吓得胆寒。你快把唐僧、八戒送上河边，交还了孙大圣，凭着我与他陪

礼，你还好得性命；若有半个‘不’字，休想得全生居于此也。”

那怪鼉闻此言，心中大怒，道：“我与你嫡亲的姑表，你反护他人，就教把唐僧送出，天地间哪里有这容易事也！你便怕他，莫成我也怕他？他若有手段，敢来我水府门前与我交战三合，我才与他师父；若敌不过，我就连他也拿来，一齐蒸熟，也没甚么亲人，也不去请客，自家关了门，教小的们唱唱舞舞，我坐在上面，自自在在，吃他娘不是！”村蠢愚蒙，无知之至。太子见说，开口骂道：“这泼邪！果然无状！且不要教孙大圣与你对敌，你敢与我相持么？”那怪道：“要做好汉，怕甚么相持！”教：“取披挂！”呼唤一声，众小妖献上披挂，捧上钢鞭。他两个变了脸，各逞英雄；传号令，一齐擂鼓。这一场，比与沙僧争斗，甚是不同。但见那：

旌旗照耀，戈戟摇光。这壁厢营盘解散，那壁厢门户开张。摩昂太子提金简，鼉怪轮鞭急架偿。一声炮响河兵烈，三棒锣鸣海士狂。虾与虾争，蟹与蟹斗。鲸鳌吞赤鲤，鰕鮓起黄鳢。鲨鲛吃魮鲩鱼走，牡蛎擒蛭蛤蚌慌。少扬刺硬如铁棍，^鯢司针利似锋芒。鱣鱖追白鳢，鲈鲙捉乌鳊。一河水怪争高下，两处龙兵定弱强。混战多时波浪滚，摩昂太子赛金刚。喝声金简当头重，拿住妖鼉作怪王。

这太子将三棱简闪了一个破绽，那妖精不知是诈，钻将进来，被他使个解数，把妖精右臂只一简，打了个躔踵；赶上前，又一拍脚，跌倒在地。众海兵一拥上前，揪翻住，将绳子背绑了双手，将铁索穿了琵琶骨，拿上岸来，押至孙行者面前道：“大圣，小龙子捉住妖鼉，请大圣定夺。”行者与沙僧见了道：“你这厮不遵旨令。你舅爷原着你在此居住，教你养性存身，待你名成之日，【侧批】下字有法。别有迂用；你怎么强占水神之宅，倚势行凶，欺心诳上，弄悬虚，骗我师父、师弟？我待要打你这一棒，奈何老孙这棒子甚重，略打打儿，就了了性命。你将我师父安在何处哩？”那怪叩头不住道：“大圣，小鼉不知大圣大名。却才逆了表兄，骋强背理，被表兄把我拿住。今见大圣，幸蒙大圣不杀之恩，感谢不尽。你师父还捆在那水府之间，望大圣解了我的铁索，放了我手。等我到河中送他出来。”摩昂在傍道：“大圣，这厮是个逆怪，他极奸诈，并无信义。若放了他，恐生恶念。”沙和尚道：“我认得他那里，等我寻师父去。”

他两个跳入水中，竟至水府门前。那里门扇大开，更无一个小卒。直入亭台里面，见唐僧、八戒赤条条都捆在那里，沙僧即忙解了师父，

河神亦随解了八戒，一家背着一个，出水面，竟至岸边。猪八戒见那妖精锁绑在侧，急掣钯上前就筑，口里骂道：“泼邪畜！你如今不吃我了？”行者扯住道：“兄弟，且饶他死罪罢，看敖顺贤父子之情。”摩昂进礼道：“大圣，小龙子不敢久停。既然救得你师父，我带这厮去见家父。虽大圣饶了他死罪，家父决不饶他活罪，定有发落处置，仍回复大圣谢罪。”行者道：“既如此，你领他去罢，多多拜上令尊，尚容面谢。”那太子押着那妖泼，投水中帅领海兵，竟转西洋大海。不题。

却说那黑水河神谢了行者，道：“多蒙大圣复得水府之恩。”智属水，文意已落下矣。唐僧道：“徒弟呵，如今还在东岸，如何渡此河也？”河神道：“老爷勿虑，且请上马，小神开路，引老爷过河。”那师父才骑了白马，八戒采着缰绳，沙和尚挑了行李，孙行者扶持左右。只见河神作起阻水的法术，将上流挡住，其智极巧。须臾下流撤干，开出一条大路。竟见底，止其流不荡，已落到下意。师徒们行过西边，谢了河神，登崖上路。这正是：

禅僧有救朝西域，彻地无波过黑河。

毕竟不知怎生得拜佛求经，且听下回分解。

信属土，实本于义。而土又生于火，此火云洞之后，所以有一衡阳峪也。但火怪之父与行者称弟兄，水怪之舅又与行者为故友，可见魔怪之发，多不外我而生也。

“贼”字要活看。总是害人者无不自害，自害者未有不害人者也。譬如囊瓦之信费无极，固是害人，若郤宛之信费无极，又未尝不自害。其病总归于不学，如诸葛公之“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则魑魅魍魉之来前，已自破其迷网，又何自而得为害也。

信有经权，话有忠佞。尝谓关夫子信义昭于千古，终逊武侯一筹，何也？盖武侯北挡曹操者，经也；东和孙吴者，权也。原是经权并用。关夫子一时不解，遂欲北挡曹操，东挡孙吴，则只知有经，而不知有权。且守不失信之小义，释华容之曹操，信吕蒙之诡谈，撤江上之防函，卒受麦城白衣之祸，非信之不逮，特学之不及耳。

此章原是教子路，故讲“好信”处，亦与别处不同。必须写得卤莽轻率，方与勇者相合，不然泛泛只讲个“好信”，虽写得花团锦簇，究于子路无与，则于题面亦便无味。

予注此篇，六易其文，而不得题旨，常闷闷心怀，莫知所措。一日，偶向汾河滩打雁，忽然有感曰：“是矣是矣！古人尝言捎书射雁，

此回衡阳峪，得无此说？”回家展卷一看，不觉爽然痛快。此卷何以云五十三参？参拜观音也。然而《西游》之寓意妙矣。盖观，视也；音，乃诵读之声也。紧贴“学”字。人果能于此细心参究，志心朝礼，如此好学，则自不蔽于贼矣。如此看去，文意自得。

[1] 深微：深奥微妙。

[2] 三三：佛教语。指三种三昧。

[3] 热擦：生气，上火。

[4] 棹：船桨。此处作动词用，表示划船。

[5] 尅：通“刻”。

[6] 找抹：即札抹。缠束。

[7] 暖寿：旧俗于寿诞之前一日置酒食祝贺曰“暖寿”。

[8] 不然：不以为是。

[9] 佯：通“佯”。假装。

[10] 菲筵：谦辞，指菲薄的酒筵。

[11] 拿捏：要挟，刁难。

第四十四回

法身元运逢车力 心正妖邪度脊关

“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

智本圆明，亦极灵动。明鉴万里，照千古而不爽；深察渊微，辨恒沙而不昧。周知物理，有鬼神不测之机；通达造化，阴阳洞悉其妙。审四德而不使有偏，保一身而顺受其正。乃五常之大端，涉世之至要，则智之于人，顾不重乎哉！

智之圆，如轮之圆；智之转，如轮之转。乃三仙行不由正，以力恃强，既不知其当然，复不知其所以然。卒至吃溺亡命，而不自悟，则此智之不圆，亦如此轮之不转，而所蔽者深矣。故言车迟，正见其智迟；智迟，乃喻言车迟也。

道士称仙长是写“智”字，故敬道即是“好智”；和尚称行者是言“学”字，然恶僧即是不好学。至以夹脊双关写“蔽”字，点水点石、呼风唤雨等事写“荡”字。层层安顿，字字分疏，实又见破格新奇之妙。

求经脱瘴向西游，无数名山不尽休。兔走乌飞催昼夜^[1]，鸟啼花落自春秋。微尘眼底三千界，锡杖头边四百州。宿水餐风登紫陌，未期何日是回头。

话说唐三藏幸亏龙子降妖，神龙游荡，起手便清题界。黑水河神开路，智属水，开路见底，则不蔽于荡矣。一笔反起全面。师徒们过了黑水河，找大路一直西来。真个是迎风冒雪，戴月披星。行勾多时，又值早春天气。智主生，故活泼泼地也。但见：过了黑水，则自是清明之境，而神气已落到“知”字。

三阳转运^[2]，万物生辉。三阳转运，满天明媚开图画；万物生辉，遍地芳菲设绣茵。梅残数点雪，麦涨一川云。渐开冰解山泉溜，尽放萌芽没烧痕。正是那：太昊乘震^[3]，勾芒御辰^[4]；花香风气暖，云淡日光新。道傍杨柳舒青眼，膏雨滋生万象春。

师徒们在路上游观景色，缓马而行。忽听得一声吆喝，虚吸好知，便已起下“力”字。好便似千万人呐喊之声。唐三藏心中害怕，兜住马不能前进，急回头道：“悟空，是那里这等响振？”八戒道：“好一似地裂山崩。”沙僧道：“也就如雷声霹雳。”三藏道：“还是人喊马嘶？”孙行者笑道：“你们都猜不着，且住，待老孙看是何如。”好行者！将身一纵，踏云光，起在空中，睁眼观看。远见一座城池，又近觑，到也祥光隐隐，不见甚么凶气纷纷。智原是美德，好之有何凶处？行者暗自沉吟道：“好去处！如何有响声振耳？那城中又无旌旗戈戟，又不是炮声响振，何以若人马喧哗？”正议间，只见那城门外，有一块沙滩空地，此就极广言。攒簇了许多和尚，焚修禅宗，是笼“学”字。在那里扯车儿哩。轮流车转，是笼“好智”。原来是一齐着力打号，齐喊“大力王菩萨”，紧对勇者，方合本章大旨，此三力之所由来也。所以惊动唐僧。行者渐渐按下云头，来看处，呀！那车子装的都是砖瓦木植土坯之类。滩头上坡坂最高，此贴穷高言。又有一道夹脊小路、两座大关，夹脊不通，重关阻隔，笼“蔽”字。绝妙。关下路都是壁陡之崖，那车儿怎么拽得上去？有勇无谋，其不好学可知。虽是天色和暖，那些人却也衣衫蓝缕，看此像十分窘迫。智穷力竭，蔽塞已甚。行者心疑道：“想是修盖寺院。他这里五谷丰登，寻不出杂工人来，所以这和尚亲自努力。”正自猜疑未定，只见那城门里，摇摇摆摆走出两个少年道士来。你看他怎生打扮？但见他：

头戴星冠，身披锦绣。头戴星冠光耀耀，身披锦绣彩霞飘。足踏云头履，腰系熟丝绦。面如满月多聪俊，形似瑶天仙客娇。只写其聪明伶俐，而“智”字自到。

那些和尚见道士来，一个个心惊胆战，加倍着力，恨苦的拽那车子。行者就晓得了：“咦！想必这和尚们怕那道士，不然呵，怎么这等着力拽扯？我曾听得人言，西方路上有个敬道灭僧之处，一敬一灭，好与不好，并见分明。断乎此间是也。我待要回报师父，奈何事不明白，返惹他怪，道我这等一个伶俐之人，想亦开了聪明孔。就不能探个实信。且等下去问得明白，好回师父话。”你道他来问谁？好大圣！按落云头，去郡城脚下，摇身一变，变做个游方的云水全真^⑤，是个智者。左臂上挂着一个水火篮儿，手敲着渔鼓，口唱着道情词^⑥。近城门，迎着两个道士，当面躬身道：“道长，贫道起手。”那道士还礼道：“先生那里来的？”行者道：“我弟子：

云游于海角，浪荡在天涯。海角天涯，极言其广远。○点

明“荡”字，便与上下“蔽”字不混。今朝来此处，欲募善人家。

动问二位道长，这城中那条街上好道？那个巷里好贤？我贫道好去化些斋吃。”那道士笑道：“你这先生，怎么说这等败兴的话？”行者道：“何为败兴？”道士道：“你要化些斋吃，却不是败兴？”行者道：“出家人以乞化为由，却不化斋吃，怎生有钱买？”道士笑道：“你是远方来的，不知我这城中之事。我这城中，且休说文武官员好道，富民长者爱贤，大男小女见我等拜请奉斋，这般都不须挂齿，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写好智，奇绝。行者道：“我贫道一则年幼，二则是远方乍来，实是不知，烦二位道长，将这里地名、君王好道爱贤之事细说一遍，足见同道之情。”道士说：“此城名唤车迟国，车迟则轮不转，盖有所蔽矣。宝殿上君王与我们有亲。”行者闻言，呵呵笑道：“想是道士做了皇帝？”他道：“不是。只因这二十年前，民遭亢旱，天无点雨，地绝谷苗，不论君臣黎庶，大小人家，家家沐浴焚香，户户拜天求雨。智者乐水，此雨之所以求也。正都在倒悬捱命之处，忽然天降下三个仙长来，智者无不知也，故云仙长。俯救生灵。”行者问道：“是那三个仙长？”道士说：“便是我家师父。”行者道：“尊师甚号？”道士云：“我大师父号做虎力大仙，二师父鹿力大仙，三师父羊力大仙。”以力见称，是三个勇士。行者问曰：“三位尊师有多少法力？”道士云：“我那师父，呼风唤雨只在翻掌之间，指水为油，点石成金，既是神仙，何用此物？既能此术，又何求于人世？足见其荡也。却如转身之易，所以有这般法力，能夺天地之造化，换星斗之玄微。君臣相敬，与我们结为亲也。”乘势伏下君臣。行者道：“这皇帝十分造化。常言道：‘术动公卿。’老师父有这般手段，结了亲，其实不亏他。噫！不知我贫道可有星星缘法^[4]，得见那老师父一面哩？”道士笑曰：“你要见我师父，有何难处。我两个是他靠胸贴肉的徒弟。靠胸贴肉，则难乎其为徒弟矣。○如此写出个好智，而徒弟大觉不堪。我师父却又好道爱贤，只听见说个‘道’字，就也接出大门。若再说聪明伶俐，则与徒弟无异矣。若是我两个引进你，乃吹灰之力。”

行者深深的唱个大喏，道：“多承举荐，就此进去罢。”道士说：“且少待片时，你在这里坐下，等我两个把公事干了，来和你进去。”行者道：“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有甚公事？”道士用手指定那沙滩上僧人：“他做的是我家生活，恐他躲懒，我们去点他一卯就来。”以下是转不好学。行者笑道：“道长差了。僧道之辈，都是出家人，为何他替我们做活，伏我们点卯？”道士云：“你不知道。因当年求雨之意，僧人在一边拜佛，道士在一边告斗，都请朝廷的粮食；谁知那

和尚不中用，空念空经，不能济事。想是学问平常。后来我师父一到，唤雨呼风，拔济了万民涂炭，却才恼了朝廷，说那和尚无用，拆了他的山门，毁了他的佛像，追了他的度牒，不放他回乡，御赐与我们家做活，就当小厮一般。这层极写不好学。我家里烧火的也是他，扫地的也是他，顶门的也是他。因为后边还有住房未曾完备，着这和尚来拽砖瓦，拖木植⁸，不肯好学，只好为人役耳。起盖房宇。只恐他贪顽躲懒，四字是不好学的真病。不肯拽车，所以着我两个去查点查点。”

行者闻言，扯住道士滴泪道：“我说我无缘，真个无缘，不得见老师父尊面。”道士云：“如何不得见面？”行者道：“我贫道在方上云游，云踪雾迹，更无底止。一则是为性命，二则也为寻亲。”道士问：“你有甚么亲？”行者道：“我有一个叔父，自幼出家，削发为僧。向日年程饥谨，也来外面求乞。这几年不见回家，我念祖上之恩，特来顺便寻访。想必是羁迟在此等地方，不能脱身，未可知也。随口就捏一谎，真不愧为伶俐。我怎的寻着他见一面，才可与你进城。”道士云：“这般却是容易。我两个且坐下，即烦你去沙滩上替我一查，只点头目有五百名数目便罢。看内中那个是你令叔，果若有呀，我们看道中情分，放他去了，却与你进城，好么？”行者顶谢不尽，长揖一声，别了道士，敲着渔鼓，竟往沙滩之上。

过了双关，转下夹脊，那和尚一齐跪下磕头道：“爷爷，我等不曾躲懒，五百名半个不少，都在此扯车哩。”行者看见，暗笑道：“这些和尚被道士打怕了，见我这假道士，就这般悚惧。若是个真道士，好道也活不成了。”行者又摇手道：“不要跪，休怕。我不是监工的，我来此是寻亲的。”众僧们听说认亲，就把他圈子阵围将上来，一个个出头露面，咳嗽打响，巴不得要认出去，道：“不知那个是他亲哩。”

行者认了一会，呵呵笑将起来。众僧道：“老爷不认亲，如何发笑？”行者道：“你们知我笑甚么？笑你这些和尚全不长进！是。父母生下你来，皆因命犯华盖⁹，此星形如伞盖，故名华盖。主人一生孤苦伶仃。妨爷克娘，或是不招姊妹，才把你舍断了出家，你怎的不遵三宝，不敬佛法，不去看经拜忏，是是是，为何不好学？却怎么与道士佣工，作奴婢使唤？”众僧道：“老爷，你来羞我们哩。你老人家想是个外边来的，不知我这里利害。”行者道：“果是外方来的，其实不知。你这里有甚利害？”众僧滴泪道：“我们这一国君王，偏心无道。只喜得是老爷等辈，恼的是我们佛子。”好智不好学，此翻更醒。行者道：“为何来？”众僧道：“只因呼风唤雨，三个仙长来此处，灭了我等，哄信君

王，把我们寺拆了，度牒追了，不放归乡，亦不许补役当差，赐与那仙长家使用，苦楚难当。但有个游方道者至此，即请拜王领赏；若是和尚来，不分远近，就拿来与仙长家佣工。”行者道：“想必那道士还有甚么巧法术，智譬则巧也。诱了君王。若只是呼风唤雨，也都是傍门小法术耳，安能动得君心？”众僧道：“他会抟砂炼汞^[10]，打坐存神^[11]，指水为油，点石成金。诨“荡”字奇绝。如今兴盖三清观宇，对天地昼夜看经忏悔，祈君王万年不老，所以就把君心感动了。”为此高远之术所蔽。

行者道：“原来这般。你们都走了便罢。”众僧道：“老爷，走不脱！那仙长奏准君王，把我们画了影身图，四下里长川张挂^[12]。他这车迟国地界也宽，各府州县乡村店集之方，都有一张和尚图，上面是御笔亲题。若有官职的，拿得一个和尚，高升三级；无官职的，拿得一个和尚，就赏白银五十两，所以走不脱。且莫说是和尚，就是剪^髡、秃子、毛稀的，都也难逃。四下里快手又多^[13]，缉事的又广，凭你怎么也是难脱。我们没奈何，只得在此苦捱。”

行者道：“既然如此，你们死了便罢。”众僧道：“老爷，有死的，到处捉来与本处和尚，也共有二千馀众。到此熬不得苦楚，受不得煎熬^[14]，忍不得寒冷，服不得水土，【侧批】伏下“死”字。死了有六七百，自尽了有七八百，只有我这五百个不得死。”但不知何日是了。

【侧批】伏下“生”字。行者道：“怎么不得死？”众僧道：“悬梁绳断，刀刎不疼，投河的飘起不沉，服药的身安不损。”行者道：“你却造化，天赐汝等长寿哩。”众僧道：“老爷呀，你少了一个字儿，是‘长受罪’哩！我等日食三餐，乃是糙米熬得稀粥。到晚，就在沙滩上冒露安身，才合眼就有神人拥护。”行者道：“想是累苦了，见鬼么？”众僧道：“不是鬼，乃是六丁六甲、护教伽蓝，但至夜就来保护。但有要死的，就保着不教他死。”行者道：“这些神却也没理，只该教你们早死早生天，却来保护怎的？”众僧道：“他在梦寐中劝解我们，教：‘不要寻死，且苦捱着，等那东土大唐圣僧，往西天取经的罗汉。提出取经，好学便有根据。他手下有个徒弟，乃齐天大圣，神通广大，专秉忠良之心，乘势先将下章“忠”字一顿。与人间报不平之事，济困扶危，恤孤念寡。只等他来显神通，灭了道士，还敬你们沙门禅教哩。’”行者闻得此言，心中暗笑道：“莫说老孙无手段，预先神圣早传名。”

他急抽身，敲着渔鼓，别了众僧，竟来城门口，见了道士。那道士迎着道：“先生，那一位是令亲？”行者道：“五百个都与我有亲。”凡系学者，则无不好矣。两个道士笑道：“你怎么就有许多亲？”行者

道：“一百个是我左邻，一百个是我右舍，一百个是我父党，一百个是我母党，一百个是我交契。你若肯把这五百人都放了，我便与你进去；不放，我不去了。”道士云：“你想有些风病，一时间就胡说了。那些和尚乃国王御赐，若放一二名，还要在师父处递了病状，然后补个死状，才了得哩。怎么说都放了？此理不通，不通！且不要说我家没人使唤，就是朝廷也要怪。他那里长要差官查勘，或时御驾也亲来点札。怎么敢放？”行者道：“不放么？”道士说：“不放！”

行者连问三声，就怒将起来，把耳躲里铁棒取出，迎风捻了一捻，就碗来粗细，幌了一幌，照道士脸上一刮，可怜就打得头破血流身倒地，皮开颈折脑浆倾。绝其所好，其意更妙。那滩上僧人，远远望见他打杀了两个道士，丢了车儿，跑将上来道：“不好了！不好了！打杀皇亲了！”行者道：“那个是皇亲？”众僧把他簸箕阵围了，道：“他师父，上殿不参王，下殿不辞主，朝廷常称做国师兄长先生。你怎么到这里闯祸？他徒弟出来监工，与你无干，你怎么把他来打死？那仙长不说是你来打死，只说是来此监工，我们害了他性命，我等怎了？且与你进城去，会了人命出来。”行者笑道：“列位休嚷，我不是云水全真，我是来救你们的。”众僧道：“你到打杀人，害了我们，添了担儿，如何是救我们的？”行者道：“我是大唐圣僧徒弟孙悟空行者，这才是个大学者。特特来此救你们性命。”众僧道：“不是，不是！那老爷我们认得他。”行者道：“又不曾会他，如何认得？”众僧道：“我们梦中尝见一个老者，自言太白金星，常教诲我等，说那孙行者的模样，莫教错认了。”行者道：“他和你怎么说来？”众僧道：“他说那大圣：

磕额金睛幌亮，圆头毛脸无腮。咨牙尖嘴性情乖，貌比雷公古怪。惯使金箍铁棒，曾将天阙攻开。如今皈正保僧来，专救人间灾害。”虽蔽于荡，而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其梦如此。

行者闻言，又嗔又喜：喜道替老孙传名，嗔道那老贼惫懒，把我的元身都说与这伙凡人。忽失声道：“列位诚然认我不是孙行者。我是孙行者的门人，来此处学闯祸耍子的。”“学”字只如此点，妙。那里不是孙行者来了？”用手向东一指，哄得众僧回头，他却现了本相。众僧们方才认得，一个个倒身下拜，道：“爷爷，我等凡胎肉眼，不知是爷爷显化。望爷爷与我们雪恨消灾，早进城降妖从正也。”行者道：“你们且跟我来。”众僧紧随左右。那大圣竟至沙滩上，使个神通，将车儿拽过两关，穿过夹脊，透出重关，不为此穷高极广之所蔽矣，此是一翻。提起来，摔得粉碎。不去为学，何必枉用此力？把那些砖瓦木植，尽抛下坡

坂。喝教众僧：“散！莫在我手脚边，等我明日见这皇帝，灭却道士。”众僧道：“爷爷呀，我等不敢远走，但恐在官人拿住解来，却又吃打发赎，返又生灾。”行者道：“既如此，我与你个护身法儿。”

好大圣！把毫毛拔了一把，嚼得粉碎，每一个和尚与他一截，都教他：“捻在无名指甲里，捻着拳头，只情走路。无人敢拿你便罢，若有人拿你，攥紧了拳头叫一声‘齐天大圣’，我就来护你。”众僧道：“爷爷，倘若去得远了，看不见你，叫你不应，怎么是好？”行者道：“你只管放心，就是万里之遥，可保全无事。”众僧有胆量大的，捻着拳头悄悄的叫声“齐天大圣”，只见一个雷公站在面前，手执铁棒，就是千军万马也不能近身。此时有百十众齐叫，足有百十个大圣护持。众僧叩头道：“爷爷果然灵显。”行者又分付：“叫声‘寂’字，还你收了。”真个是叫声“寂”，依然还是毫毛在那指甲缝里。众和尚却才欢喜逃生，一齐而散。行者道：“不可十分远遁，听我城中消息。但有招僧榜出，就进城还我毫毛也。”已留下章地步。五百个和尚，东的东，西的西，走的走，立的立，四散不题。

却说那唐僧在路傍，等不得行者回话，教猪八戒引马投西，遇着些僧人奔走，将近城边，见行者还与十数个未散的和尚在那里。三藏勒马道：“悟空，你怎么来打听个响声，许久不回？”行者引了十数个和尚对唐僧马前施礼，将上项事说了一遍。三藏大惊道：“这般呵，我们怎了？”那十数个和尚道：“老爷放心，孙大圣爷爷乃天神降的，神通广大，定保老爷无虞。我等是这城里敕建智渊寺内僧人，智以知人为本，故曰智渊。点醒本题，兼已伏定下意。因这寺是先王太祖御造的，现有先王太祖神像在内，未曾拆毁，城中寺院大小尽皆拆了。我等请老爷赶早进城，到我荒山安下。待明日早朝，孙大圣必有处置。”行者道：“汝等说得是。也罢，趁早进城去来。”

那长老却才下马，行到城门之下。此时已太阳西坠，时已昏矣，为下留名作地。过吊桥，进了三层门里，街上人见智渊寺的和尚牵马挑包，尽皆回避。正行时，却到山门前。但见那门上高悬着一面金字大扁，乃“敕建智渊寺”。众僧推开门，穿过金刚殿，把正殿门开了。非好学破不得此蔽。唐僧把袈裟披起，拜毕金身方入。众僧叫看家的老和尚走出来，看见行者就拜道：“爷爷，你来了？”行者道：“你认得我是那个爷爷，就是这等呼拜？”那和尚道：“我认得，你是齐天大圣孙爷爷，我们夜夜梦中见你。太白金星常常来托梦，说道只等你来，我们才得性命。今日果见尊颜，与梦中无异。爷爷呀，喜得早来，再迟一两日，我

等俱做鬼矣。”行者笑道：“请起，请起。明日就有分晓。”众僧安排斋饭，他师徒们吃了，打扫干净方丈，安寝一宿。

二更时候，孙大圣心中有事，偏睡不着。只听得那里吹打，悄悄的爬起来，穿了衣服，跳在空中观看。原来是正南上，灯烛荧煌。低下云头，仔细再看，却是三清观道士禳星哩。但见那：

灵区高殿，福地真堂。灵区高殿，巍巍壮似蓬壶景；福地真堂，隐隐清如化乐宫。两边道士奏笙簧，正面高公擎玉简。宣理《消灾忏》，开讲《道德经》。扬尘几度尽传符，表白一番皆俯伏^[15]。咒水发檄，火焰飘摇冲上界；查罡布斗，香烟馥郁透清宵。案头有供献新鲜，桌上有斋筵丰盛。

殿门前挂一联黄绫织锦的对句，上绣着二十二个大字，云：

雨顺风调，愿祝天尊无量法；河清海晏，祈求万岁有馀年。

行者见三个老道士披了法衣，想是那虎力、鹿力、羊力大仙。下面有七八百个散众，司鼓司钟，侍香表白，尽都侍立两边。行者暗自喜道：“我欲下去与他混一混，奈何单丝不线，孤掌难鸣。且回去照顾八戒、沙僧，一同来耍耍。”按落祥云，竟至方丈中。原来八戒与沙僧通脚睡着^[16]。行者先叫悟净，沙和尚醒来道：“哥哥，你还不曾睡哩？”行者道：“你且起来，我和你受用些来。”沙僧道：“半夜三更，口枯眼涩，有甚受用？”行者道：“这城里果有一座三清观，观里道士们修醮，三清殿上有许多供养：馒头足有斗大，烧果有五六十斤一个，隐唐洞有三石麦子的馍馍，视此犹觉小样。衬饭无数^[17]，果品新鲜——和你受用去来！”那猪八戒睡梦里听见说吃好东西，就醒了，妙。道：“哥哥，就不带挈我些儿？”行者道：“兄弟，你要吃东西，不要大呼小叫，惊醒了师父。都跟我去！”他两个套上衣服，悄悄的走出门前，随行者踏了云头，跳将起去。那呆子看见灯光，就要下手。行者扯住道：“且休忙，待他散了，方可下去。”八戒道：“他才念到兴头上，却怎么肯散？”行者道：“等我弄个法儿，无非使个识见。他就散了。”

好大圣！捻着诀，念个咒语，往巽地上吸一口气，呼的吹去，便是一阵狂风，竟直卷进那三清殿上，把他些花瓶烛台，四壁上悬挂的功德，一齐刮倒，遂而灯火无光。众道士心惊胆战。虎力大仙道：“徒弟们且散。这阵神风所过，吹灭了灯烛香花，各人归寝，明朝早起，多念几卷经文补数。”众道士果各退回。这行者却引八戒、沙僧按落云头，

闯上三清殿。呆子不论生熟，拿过烧果来张口就啃，行者掣铁棒着手便打。八戒缩手躲过，道：“还不曾尝着甚么滋味就打？”行者道：“莫要小家子行，且叙礼【侧批】伏后“以礼”。坐下受用。”八戒道：“不羞，偷东西吃，还要叙礼？若是请将来，却要如何！”行者道：“这上面坐的是甚么菩萨？”八戒笑道：“三清也认不得，智本清明之德，故曰三清。却认做甚么菩萨？”行者道：“那三清？”八戒道：“中间的是元始天尊，左边的是灵宝道君，右边的是太上老君。”行者道：“都要变得这般模样，才吃得安稳哩。”

那呆子急了，闻得那香喷喷供养要吃，爬上高台，把老君一嘴拱下去道：“老官儿，你也坐得勾了，让我老猪坐坐。”八戒变做太上老君，行者变做元始天尊，沙僧变作灵宝道君，把原像都推下去。及坐下时，八戒就抢大馒头吃。行者道：“莫忙哩。”八戒道：“哥哥，变得如此，还不吃等甚？”行者道：“兄弟呀，吃东西事小，泄漏天机事大。这圣像都推在地下，倘有起早的道士来撞钟扫地，或绊一个根头，却不走漏消息？你把他藏过一边来。”八戒道：“此处路生，摸门不着，却那里藏他？”行者道：“我才进来时，那右手下有一重小门儿，那里面秽气畜人^[18]，想必是个五谷轮回之所，你把他送在那里去罢。”

这呆子有些夯力量，跳下来，把三个圣像拿在肩膀上，扛将出来。到那厢，用脚登开门看时，原来是个大东厕。笑道：“这弼马温，着然会嘴弄舌，把个毛坑也与他起个道号，叫做甚么五谷轮回之所！”那呆子扛在肩上，且不丢了去，口里咽咽啾啾的祷告：

三清三清，我说你听。远方到此，惯灭妖精。欲享供养，无处安宁。借你坐位，略略少停。你等坐久，也且暂下毛坑。你平日家受用无穷，做个清净道士。今日里不免享些秽物，也做个受臭气的天尊。

祝罢，烹的望里一掙，潑了半衣襟臭水，清者不清，而灵者亦不灵矣。走上殿来。行者道：“可藏得好么？”八戒道：“藏便藏得好，只是潑起些水来，污了衣服，有些腌脏臭气，你休恶心。”行者笑道：“也罢，你且来受用，但不知可得个干净身子出门哩。”那呆子还变做老君，三人坐下，尽情受用。先吃了大馒头，后吃簇盘、衬饭、点心、拖炉、饼锭、油粿、蒸酥^[19]，那里管甚么冷热，任情吃起。这个太上老君才是吃哩。原来孙行者不大吃烟火食，只吃几个果子，陪他两个。那一顿，如流星赶月，风卷残云，吃得罄尽。已此没得吃了，还不走路，且在那里闲讲，消食耍子。

噫！有这般事！原来那东廊下，有一个小道士才睡下，忽然起来道：“我的手铃儿忘记在殿上，若失落了，明日师父见责。”与那同睡者道：“你睡着，等我寻去。”急忙中不穿底衣，止扯一领直裰，竟到正殿中寻铃。摸来摸去，铃儿摸着了。正欲回头，只听得有呼吸之声，道士害怕。急拽步往外走时，不知怎的，蹶着一个荔枝核子，“扑”的滑了一跌，“啍”的一声，把个铃儿跌得粉碎。猪八戒忍不住呵呵大笑出来，把个小道士唬走了三魂，惊回了七魄。一步一跌，撞到那方丈外，打着门叫：“师公，不好了！祸事了！”三个老道士还未曾睡，即开门问：“有甚祸事？”他战战兢兢道：“弟子忘失了手铃儿，因去殿上寻铃，只听得有人呵呵大笑，险些儿唬杀我也。”老道士闻言，即叫：“掌灯来！看是甚么邪物？”一声传令，惊动那两廊道士都爬起来，点灯着火，往正殿上观看。

毕竟不知端的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生灵未必普救，僧众已经涂炭。打死徒弟，永断衣钵，再不能靠胸贴肉矣。大圣不只是为和尚解厄，且并为道童救难也。

车行轮转，原本不迟，自为夹脊双关阻隔，以致道路不通，虽日夜用力，其蔽实难开矣。此乃是非不明，邪正莫辨，有如直立崖壁，而智亦有不圆，故车度双关，正见智蔽双关。智蔽双关，乃喻言车度双关也。

智属水，原本清明之德，故曰三清观。自为夹脊重关所蔽，其渊已属昏昧，此三清之所以尽失其本来也。但荡即是蔽，蔽即是不学，虽有前后之分，其理实本一串。全篇俱要照定勇者，归重“学”字，方与一切讲“智”字处不混。

[1] 兔走乌飞：谓日月运行，光阴流逝。兔，月中玉兔；乌，日中金乌。

[2] 三阳：指春天。也指农历正月。

[3] 太昊乘震：即太昊司春。秦汉时阴阳家以五帝配四时五方，以太皞配东方，为司春之神。震，八卦之一，其方位为东方。

[4] 勾芒：古代传说中主管树木的神。

[5] 云水全真：指道士。

[6] 道情词：曲艺的一种，用渔鼓和筒板伴奏。原为道士演唱的道教故事的曲子。

[7] 星星：犹一点点。

[8] 木植：木材。

[9] 命犯华盖：古代迷信以为人的命运中犯了华盖星，运气就不好。

[10] 抔砂炼汞：指道家烧炼金石药物，以制成丹药。

[11] 存神：存养精神，保全精神。

[12] 长川：连续，经常。

[13] 快手：古代衙署中专管缉捕的差役。

[14] 爇（āo）煎：比喻折磨。

[15] 表白：道教仪式中的宣唱。

[16] 通脚：两人睡觉时脚伸向相反的方向。

[17] 衬饭：斋供的饭食。

[18] 畜人：方言。熏人，呛人。

[19] 簇盘：拼盘。拖炉：一种煎饼用的炉子，这里指糖饼。饼锭：厚而大的烧饼。油煤（zhá）：一种油炸的食品。

第四十五回

三清观大圣留名 车迟国猴王显法

夫三清，乃智之渊也；三仙，乃智之流也。自以穷高极广之术惑世，则智已蔽塞其本渊。悟空大声喝破，方见堂堂正道，自有攸归，并不似鬼魅掩样的伎俩，徒自矜奇而立异，以见三仙固非智之本渊，亦并非智之末流也，所以谓之妖邪。

三清既居天阙，决不临此地；三清既有丹水，决不享此供，其理甚明。乃三仙以痴呆之妄想，遂受三众的愚弄。及至觉悟，而臊溺已入其腹中矣。此正见其蔽，此正言其荡也。

智慧本于渊明，学问贵乎精练。经权达变，经书原有良方；广智益识，学中岂无真见？自智有不明，专务此穷高极广之术，于人固无与，与己又何益？真是苦事。此所以努嘴抹唇，而叹其不甚好吃也。

却说孙大圣左手把沙和尚捻一把，右手把猪八戒捻一把，他二人却就省悟，坐在高处，板着脸，不言不语，凭那些道士点灯着火，前后照看，他三个就如泥塑金妆一般模样。虎力大仙道：“没有歹人，上面就是。如何把供献都吃了？”鹿力大仙道：“却像人吃的勾当，有皮的都剥了皮，有核的都吐出核，却怎么不见人形？”羊力大仙道：“师兄勿疑。智者不惑，又何用疑？想是我们虔心敬意，在此昼夜诵经，前后申文，又是朝廷名号，断然惊动天尊。想是三清爷爷圣驾降临，受用了这些供养，三清岂吃此物？痴心妄想，莫此为甚，此所以为荡也。趁今仙从未返，鹤驾在斯，我等可拜告天尊，恳求些圣水金丹，智者乐水，此丹水之所以求也。进与陛下，却不是长生永寿，见我们的功果也。”虎力大仙道：“说的是。”教徒弟们动乐诵经。一壁厢取法衣来：“等我步罡拜祷。”那些小道士俱遵命，两班儿摆列齐整。“噹”的一声磬响，齐念一卷《黄庭道德真经》。虎力大仙披了法衣，擎着玉简，对面前舞蹈扬尘，拜伏于地，荒唐幻渺，活活捣鬼。朝上启奏道：

诚惶诚恐，稽首归依。臣等兴教，仰望清虚。灭僧鄙俚，敬道光

辉。敕修宝殿，御制庭闱。广陈供养，高挂龙旗。通宵秉烛，镇日香焚。一诚达上，万敬虔归。今蒙降驾，未返仙车。望赐些金丹圣水，进与国王，添寿延龄。呆默如画，诮“荡”字不堪再读。

八戒闻言，心中忐忑，默对行者道：“这是我们的不是，吃了东西，且走路，只等这般祷祝，却怎么答应？”行者又捻一把，忽地开口泥像都会说话，真乃不经之甚。叫声：“晚辈小仙，且休拜祝。我等自蟠桃会上来的，不曾带得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那些大小道士听说，一个个抖衣而战道：“爷爷呀！活天尊临凡，是必莫放，好歹求个长生的法儿。”鹿力大仙上前又拜云：

扬尘顿首，谨辨丹诚。微臣归命，俯仰三清。自来此界，兴道除僧。国王心喜，敬重玄龄。罗天大醮^[1]，彻夜看经。幸天尊之不弃，降圣驾而临庭。俯求垂念，仰望恩荣。是必留些圣水，与弟子们延寿长生。所费无几，所求得无太过，故曰“荡”。

沙僧捻着行者，默默的道：“哥呀，要得紧，又来祷告了。”行者道：“与他些罢。”八戒寂寂道：“那里有得？”行者道：“你只看着我，我有时，你们也都有了。”妙。那道士吹打已毕，行者开言道：“那晚辈小仙，不须伏拜。我欲不留些圣水与你们，恐灭了苗裔；若要与你们，又忒容易了。”偏要作难，真正尿亦不值得与他吃。众道闻言，一齐俯伏叩头道：“万望天尊念弟子恭敬之意，千乞喜赐些须。我弟子广宣道德，奏国王普敬玄门。”行者道：“既如此，取器皿来。”那道士一齐顿首谢恩。虎力大仙恃强，就抬一口大缸，放在殿上；鹿力大仙端一砂盆，安在供桌之上；羊力大仙把花瓶摘了花，移在中间。行者道：“你们都出殿前，掩上格子，不可泄了天机，好留与你些圣水。”众道一齐跪伏丹墀之下，掩了殿门。

那行者立将起来，掀着虎皮裙，撒了一花瓶臊溺^[2]。真正肾水，写“智”字奇绝。猪八戒见了，欢喜道：“哥阿，我和你做这几年兄弟，只这些儿不曾弄我。我才吃了些东西，道要干这个事儿哩。”非是猴儿弄巧，小便亦偏生凑趣。那呆子揭衣服，忽喇喇就似吕梁山倒下板来，沙沙的溺了一砂盆。这个太上老君，这都是吃得。沙和尚却也撒了半缸。肾水即是果子变，暂借重关亦转换。早知服此有奇功，何必又祷三清殿？依旧整衣端坐在上道：“小仙，领圣水！”那些道士推开格子，磕头礼拜谢恩。抬出缸去，将那瓶盆总归一处，教徒弟取个钟子来尝尝。小道士即便拿了一个茶钟，递与老道士。道士舀出一钟来，喝下口去，好聪明，被人哄得喝尿，而尚不自觉也。只情抹唇咂嘴。鹿力大仙

道：“师兄，好吃么？”似酒则不醇，似水亦不淡，似醋又不酸，真正异味。老道士努着嘴道：“不甚好吃，或是要攒眉，或是用拍口，不知吃法如何得好。有些醋^{西單}之味。”羊力大仙道：“等我尝尝。”也喝了一口，道：“有些猪溺臊气。”大抵还是仙翁尝的出滋味。行者坐在上面，听见说出这话儿来，已知识破了，虽是识破，而臊尿早已过明堂转丹田矣。道：“我弄个手段，索性留个名罢。”大叫云：

道号，道号，你好胡思！那个三清，肯降凡基？照头一棒，穷高极广者，理宜猛醒。吾将真姓，说与你知。大唐僧众，奉旨来西。良宵无事，下降宫闱。吃了供养，闲坐嬉嬉。蒙你叩拜，何以答之？笔墨风流，趣而且妙。那里是甚么圣水，你们吃的都是我一溺之尿！恁你好似鬼，也吃洗脚水。弄巧成拙，大率类此。

那道士闻得此言，拦住门，一齐动叉钯扫帚、瓦块石头，没头没脸往里面乱打。好行者！左手挟了沙僧，右手挟了八戒，闯出门，驾着祥光，竟转智渊寺方丈。不敢惊动师父，三人又复睡下。早是五鼓三点，那国王设朝，聚集两班文武，四百朝官。但见绛纱灯火光明，宝鼎香云馥馥。此时唐三藏醒来，叫：“徒弟，徒弟，伏侍我倒换关文去来。”行者与沙僧、八戒急起身，穿了衣服，侍立左右，道：“上告师父，这国君信着那些道士，兴道灭僧。恐言语差错，不肯倒换关文。我等护持师父，都进朝去也。”

唐僧大喜，披了锦襕袈裟。行者带了通关文牒，教悟净捧着钵盂，悟能拿了锡杖，将行囊马匹交与智渊寺僧看守。竟到五凤楼前，对黄门官作礼，报了姓名，言是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来此倒换关文，烦为转奏。那黄门大使进朝，俯伏金阶，奏曰：“外面有四个和尚，说是东土大唐取经的，欲将倒换关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国王闻奏道：“这和尚，没处寻死，却来这里寻死！那巡捕官员，怎么不拿他解来？”傍边闪过当驾的太师启奏道：“东土大唐，乃南赡部洲，号曰中华大国，到此有万里之遥，路多妖怪，这和尚一定有些法力，方敢西来。望陛下看中华之远僧，且召来验牒放行，庶不失善缘之意。”国王准奏，把唐僧等宣至金銮殿下。

师徒们排列阶前，捧关文递与国王。国王展开方看，又见黄门官来奏：“三位国师来也。”慌得国王收了关文，急下龙座，着近侍的设了绣墩，躬身迎接。三藏等回头观看，见那大仙摇摇摆摆，后带着一双丫髻蓬头的小童儿，往里直进。两班官控背躬身，不敢仰视。他上了金銮

殿，对国王竟不行礼。那国王道：“国师，朕未曾奉请，今日如何肯降？”老道士云：“有一事奉告，故来也。那四个和尚是那国来的？”国王道：“是东土大唐差去西天取经的，来此倒换关文。”那三道士鼓掌大笑道：“我说他走了，原来还在这里！”国王惊道：“国师有何话说？他才来报了姓名，正欲拿送国师使用，曾奈当驾太师所奏有理，朕因看远来之意，不灭中华善缘，方才召入验牒；不期国师有此问，想是他冒犯尊颜，有得罪处也。”道士笑云：“陛下不知。他昨日来的，在东门外打杀了我两个徒弟，放了五百个囚僧，摔碎车辆；夜间闯进观来，把三清圣像毁坏，偷吃了御赐供养。我等被他蒙蔽了，你的智在何处？点“蔽”字，极其明醒。只道是天尊下降，求些圣水金丹，进与陛下，指望延寿长生。不期他遗此小便，哄瞒我等。我等各喝了一口，尝出滋味，幸亏尝出，庶不枉太上老君之意。正欲下手擒拿，他却走了。今日还在此间，正所谓冤家路儿窄也。”

那国王闻言发怒，欲诛四众。孙大圣合掌开言，厉声高叫道：“陛下暂息雷霆之怒，容僧等启奏。”国王道：“你冲撞了国师。国师之言，岂有差谬？”行者道：“他说我昨日到城外打杀他两个徒弟，是谁知证？我等且屈认了，着两个和尚偿命，还放两个去取经。他又说我摔碎车辆，放了囚僧，此事亦无见证，料不该死，再着一个和尚领罪罢了。他说我毁了三清，闹了观宇，这又是栽害我也。”国王道：“怎见栽害？”行者道：“我僧乃东土之人，乍来此处，街道尚且不通，如何夜里就知他观中之事？既遗下小便，就该当时捉住，既知是小便，为何就肯吃？却这早晚坐名害人。天下假名托姓的无限，怎么就说是我？望陛下回嗔详察。”那国王本来昏乱，被行者说了一遍，他就决断不定。

正疑惑之间，又见黄门官来奏：“陛下，门外有许多乡老听宣。”国王道：“有何事干？”即命宣来。宣至殿前，有三四十名乡老朝上叩头道：“万岁，今年一春无雨，但恐夏月干荒，特来启奏，请那位国师爷爷祈一场甘雨，普济黎民。”国王道：“乡老且退，就有雨来也。”乡老谢恩而出。国王道：“唐朝僧众，朕敬道灭僧为何？只为当年求雨，我朝僧人更未尝求得一点，幸天降国师，拯援涂炭。你今远来，冒犯国师，本当即时问罪，姑且恕你，敢与我国师赌胜求雨么？仍承求雨，犹是故智。若祈得一场甘雨，济度万民，朕即饶你罪名，倒换关文，放你西去。若赌不过，无雨，就将汝等推赴杀场，典刑示众。”行者笑道：“小和尚也晓得些儿求祷。”只怕求雨，更易似求尿。国王见说，即命打扫坛场，一壁厢教：“摆驾，寡人亲上五凤楼观看。”当时多官摆驾，须臾上楼坐了。唐三藏随着行者、沙僧、八戒侍立楼下，那三道士

陪国王坐在楼上。

少时间，一员官飞马来报：“坛场诸色皆备，请国师爷爷登坛。”那虎力大仙欠身拱手，辞了国王，竟下楼来。行者向前拦住道：“先生那里去？”大仙道：“登坛祈雨。”行者道：“你也忒自重了，更不让我远乡之僧。也罢，这正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先生先去，必须对君前讲开。”大仙道：“讲甚么？”行者道：“我与你都上坛祈雨，知雨是你的，是我的？不见是谁的功绩了。”国王在上听见，心中暗喜，道：“那小和尚说话，到有些觔节。”沙僧听见，暗笑道：“不知他一肚子觔节，还不曾拿出来哩。”大仙道：“不消讲，陛下自然知之。”行者道：“虽然知之，奈我远来之僧，未曾与你相会。那时彼此混赖，不成勾当。须讲开，方好行事。”大仙道：“这一上坛，只看我的令牌为号：一声令牌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雷闪齐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散雨收。”行者笑道：“妙阿！我僧是不曾见。请了！请了！”

大仙拽开步进前，三藏等随后，竟到了坛门外。抬头观看，那里有一座高台，约有三丈多高，台左右插着二十八宿旗号，（项）〔顶〕上放一张桌子，桌上有一个香炉，炉中香烟蔼蔼。两边有两只烛台，台上风烛煌煌。炉边靠着一个金牌，牌上镌的是雷神名号。底下有五个大缸，都注着满缸清水，水上浮着杨柳枝，杨柳枝上托着一面铁牌，牌上书的是雷霆都司的符字。左右有五个大桩，桩上写着五方蛮雷使者的名录。每一桩边，立两个道士，各执铁锤伺候着打桩。台后面有许多道士，在那里写文书。正中间设一架纸炉，又有几个像生的人物^[4]，都是那执符使者，土地赞教之神。那大仙走进来，更不谦逊，直上高台立定。所谓穷高极广也。傍边有个小道士，捧了几张黄纸书就的符字，一口宝剑，递与大仙。大仙执着宝剑，念声咒语，将一道符在烛上烧了。那底下两三个道士，拿过一个执符的像生，一道文书，亦点火焚之。那上面“乒”的一声令牌响，只见那半空里，悠悠的风色飘来。猪八戒口里作念道：“不好了！不好了！这道士果然有本事。令牌响了一下，果然就刮风。”行者道：“兄弟，悄悄的，你们再莫与我说话，只管护持师父，等我干事去来。”

好大圣！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就变作一个假行者，立在唐僧手下。他的真身，出了元神，赶到半空中，高叫：“那司风的是那个？”慌得那风婆婆捻住布袋，巽二郎札住口绳，上前施礼。行者道：“我保护唐朝圣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祈雨，你怎么不助老孙，反助那道士？我且饶你，把风收了。若有一些风儿，把

那道士的胡子吹得动动，各打二十铁棒。”风婆婆道：“不敢，不敢。”遂而没些风气。八戒忍不住乱嚷道：“那先生请退！令牌已响，怎么不见一些风儿？你下来，让我们上去！”那道士又执令牌，烧了符檄，“扑”的又打了一下，只见那空中云雾遮满。孙大圣又当头叫道：“布云的是那个？”慌得那推云童子、布雾郎君当面施礼。行者又将前事说了一遍，那云童、雾子也收了云雾，放出太阳星耀耀，一天万里更无云。八戒笑道：“这先儿，只好哄这皇帝，搪塞黎民，全没些真实本事。令牌响了两个，如何又不见云生？”落得说嘴。

那道士心中焦燥，仗宝剑解散了头发，念着咒，烧了符，再一令牌打将下去，只见那南天门里，邓天君领着雷公、电母到当空，迎着行者施礼。行者又将前项事说了一遍，道：“你们怎么来的志诚，是何法旨？”天君道：“那道士五雷法是个真的。他发了文书，烧了文檄，惊动玉帝，玉帝掷下旨意竟至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府下，我等奉旨前来，助雷电下雨。”行者道：“既如此，且都住了，（同）〔伺〕候老孙行事。”果然雷也不鸣，电也不灼。牛子焉知有此。

那道士愈加着忙，又添香烧符念咒，打下令牌。半空中，又有四海龙王，一齐拥至。行者当头喝道：“敖广那里去？”那敖广、敖顺、敖钦、敖闰上前施礼。行者又将前项事说了一遍，道：“向日有劳，未曾成功；今日之事，望为助力。”龙王道：“遵命，遵命。”行者又谢了敖顺道：“前日亏令郎缚怪，搭救师父。”龙王道：“那厮还锁在海中，未敢擅便，正欲请大圣发落。”行者道：“凭你怎么处治了罢。顺缴前案，毫不费力。如今且助我一功。全要乘人的现成，更觉伶俐。那道士四声令牌已毕，却轮到老孙上去干事了。但我不会发符烧檄，打甚令牌，你列位却要助我行行。”邓天君道：“大圣分付，谁敢不从！但只是得一个号令，方敢依令而行，不然，雷雨乱了，显得大圣无款也^[5]。”行者道：“我将棍子为号罢。”那雷公大惊道：“爷爷呀，我们怎吃得这棍子！”行者道：“不是打你们，但看我这棍子往上一指，就要刮风。”那风婆婆、巽二郎没口的答应道：“就放风！”“棍子第二指，就要布云。”那推云童子、布雾郎君道：“就布云！就布云！”“棍子第三指，就要雷鸣电灼。”那雷公、电母道：“奉承！奉承！”“棍子第四指，就要下雨。”那龙王道：“遵命！遵命！”“棍子第五指，就要大日天晴，却莫违误。”分付已毕，遂按下云头，把毫毛一抖，收上身来。

那些人肉眼凡胎，那里晓得？行者遂在傍边高叫道：“先生请了。四声令牌俱已响毕，更没有风云雷雨，该让我了。”那道士无奈，不敢

久占，只得下了台让他，努着嘴，竟往楼上见驾。行者道：“等我跟他去，看他说些甚的。”只听得那国王问道：“寡人这里洗耳诚听，你那里四声令响，不见风雨，何也？”道士云：“今日龙神都不在家。”是故恶夫佞者。行者厉声道：“陛下，龙神俱在家，只是这国师法不灵，请他不来。等和尚请来你看。”国王道：“即去登坛，寡人还在此候雨。”行者得旨，急抽身到坛所，扯着唐僧道：“师父请上台。”唐僧道：“徒弟，我却不会祈雨。”八戒笑道：“他害你了，若还没雨，拿上柴蓬，一把火了帐。”行者道：“你不会求雨，好的会念经，但能好学，其智足备。等我助你。”那长老才举步登坛，到上面端然坐下，定性归神，默念那《密多心经》。正坐处，忽见一员官飞马来问：“那和尚，怎么不打令牌，不烧符檄？”行者高声答道：“不用！不用！我们是静功祈祷。”那官去回奏。不题。

行者听得老师父经文念尽，却去耳躲内取出铁棒，迎风幌了一幌，就有丈二长短，碗来粗细。将棍望空一指，那风婆婆见了，急忙扯开皮袋，巽二郎解放口绳，只听得呼呼风响，满城中揭瓦翻砖，扬沙走石。看起来真个好风，却比寻常之风不同。但见：

折柳伤花，摧林倒树。九重殿损壁崩墙，五凤楼摇梁撼柱。天边红日无光，地下黄砂有翅。演武厅前武将惊，会文阁内文官惧。三宫粉黛乱青丝，六院嫔妃蓬宝髻。侯伯金冠落绣缨，宰相乌纱飘展翅。当驾有言不敢谈，黄门执本无由递。金鱼玉带不依班，点出金鱼，下意自透。象简罗衫无品叙。彩阁翠屏尽损伤，绿窗朱户皆狼狈。金銮殿瓦走砖飞，锦云堂门歪榻碎。这阵狂风果是凶，刮得那君王父子难相会。六街三市没人踪，万户千门皆紧闭。

正是那狂风大作，孙行者又显神通，把金箍棒钻一钻，望空又一指，只见那：

推云童子，布雾郎君。推云童子显神威，骨都都触石垂天；布雾郎君施法力，浓漠漠飞烟盖地。茫茫三市暗，冉冉六街昏。因风离海上，随雨出昆仑。顷刻漫天地，须臾蔽世尘。宛然如混沌，不见凤楼门。

此时昏雾朦胧，浓云叆叇。孙行者又把金箍棒钻一钻，望空又一指。慌得那：

雷公奋怒，电母生嗔。雷公奋怒，倒骑火兽下天关；电母生嗔，乱掣金蛇离斗府。唵喇喇施霹雳，振碎了铁叉山；淅沥沥闪红绡，飞出了

东洋海。呼呼隐隐滚车声，烨烨煌煌飘稻米。万萌万物精神改，多少昆虫蛰已开。君臣（扑）〔楼〕上心惊骇，商贾闻声胆怯忙。

那沉雷护闪，乒乒乓乓，一似那地裂山崩之势，唬得那满城人，户户焚香，家家化纸。孙行者高呼：“老邓仔细！替我看那贪赃坏法之官，伏下通天河。忤逆不孝之子，伏下金**峴**洞。多打死几个示众！”那雷越发振响起来。行者却又把铁棒望上一指。只见那：

龙施号令，雨漫乾坤。势如银汉倾天堑，疾似云流过海门。楼头声滴滴，窗外响潇潇。天上银河泻，街前白浪滔。淙淙如瓮检6，滚滚似盆浇。孤庄将漫屋，野岸欲平桥。真个桑田变沧海，霎时陆岸滚波涛。神龙藉此来相助，抬起长江望下浇。波翻浪滚，活泼泼地也。

这场雨自辰时下起，只下到午时前后，下得那车迟城里里外外，水漫了街衢。那国王传旨道：“雨穀了！雨穀了！十分再多，又淹坏了禾苗，反为不美。”五凤楼下听事官，策马冒雨来报：“圣僧，雨穀了！”行者闻言，将金箍棒往上又一指，只见霎时间，雷收风息，雨散云收。国王满心欢喜，文武尽皆称赞道：“好和尚！这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就是我国师求雨虽灵，若要晴，细雨儿还下半日，便不清爽，怎么这和尚要晴就晴，顷刻间杲杲日出，万里就无云也？”

国王教回銮，倒换关文，打发唐僧过去。正用御宝时，又被那三个道士上前阻住道：“陛下，这场雨全非和尚之功，还是我道门之力。”国王道：“你才说龙王不在家，不曾有雨；何以答之？他走上去，以静功祈祷，就雨下来，怎么又与他争功，何也？”虎力大仙道：“我上坛，发了文书，烧了符檄，击了令牌，那龙王谁敢不来！为何就说不来？想是那方召请，风云雷雨五司俱不在，一闻我令，随赶而来，适遇着我下他上，一时撞着这个机会，所以就雨。从根算来，还是我请的龙下的雨，怎么算作他的功果？”谁曰不然？那国王昏乱，听此言，却又疑惑未定。

行者近前一步，合掌奏道：“陛下，这些傍门法术，也不成个功果，算不得我的他的。如今有四海龙王，现在空中，我僧未曾发放，他还不敢遽退。那国师若能叫得龙王现身，就算他的功劳。”层峦叠嶂，折折新奇。国王大喜道：“寡人做了二十三年皇帝，更不曾看见活龙是怎么模样。你两家各显法力，不论僧道，但叫得来的，就是有功，叫不出的有罪。”那道士怎么有那样本事？就叫，那龙王见大圣在此，也不

敢出头。道士云：“我辈不能，你是叫来。”

那大圣仰面朝空，厉声高叫：“敖广何在？兄弟们都现原身来看。”那龙王听唤，即忙现了本身。四条龙在半空中度雾穿云，写“荡”字奇绝。飞舞向金銮殿上。但见：

飞腾变化，绕雾盘云。玉爪垂钩白，银鳞舞镜明。髯飘素练根根爽，角耸轩昂挺挺清。磕额崔巍，圆睛幌亮。隐显莫能测，飞扬不可评。祷雨随时布雨，求晴即便天晴。这才是有灵有圣真龙像，祥瑞缤纷绕殿庭。

那国王在殿上焚香，众公卿在阶前礼拜。国王道：“有劳贵体降临，请回，寡人改日醮谢。”行者道：“列位众神，各自归去，这国王改日醮谢。”那龙王竟自归海，忽起忽落，如同儿戏，真奇文也。众神各回天。这正是：

广大无边真妙法，至真了性劈傍门。

毕竟不知怎么除邪，且听下回分解。

以三众的嘴脸，却要变三清的模样，反观自照，无不令人绝倒。但是往日的三清，其渊尚清；此日的三清，其流甚浊。还亏他有本事尝的出滋味。

智属水，故云雨水；又属肾，故云肾水。然惟好学，以广其识见，故曰智渊。至如虎之猛浪，鹿之多疑，羊之腐板，皆因不学。以讲明其理，则根渊之地，先已蔽塞而不清，此三清之所以尽失其本来也。夫人徒见此智之不圆，亦未审此学之不力也。国王按下“君”字，三仙按下“臣”字，但以左道欺君，邪术惑主，下章臣事君以忠，便已反照。

传言和尚作《封神》，写的却是道士，因此长春作《西游》，写的却是和尚，两家原是互相赌赛。此言虽属无稽，然而未必无音。呜呼，道士知是长春，和尚究竟不知为谁，可胜叹也。

[1] 大醮：道教举行的隆重的祭天仪式。

[2] 溺（niào）：尿。小便。

[3] 酣（dān）：浊酒。

[4] 像生：。仿天然产物制作的花果人物等工艺品，因形态逼真如生，故称。

[5] 无款：没有派头，没有样子。。

[6] 检：倾泻。

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强欺正法 心猿显圣灭诸邪

正道者，由正而以成者也；傍门者，其始虽不正，卒亦转归于正也。彼虎力辈，下油锅，割头，剖腹，猜枚，虽日事千遍，究于身心性命之学，济人利物之事，毫不相涉。固已不是正道，亦并不是傍门，所以谓之外道。

有力如虎不过徒取一死，以与羊鹿等，则力又何益？况以力而恃强，宜无有不败者，此正是不学无术，有勇无谋，是以聪明反被聪明误也，谓之寻死，谁曰不然。

仁者固不甘从井救人，智者又岂肯舍命赌斗？即使能胜，于己何益？不胜徒自取损。况力而无谋，乃匹夫之勇耳，此孔子之所以不语也。

话说那国王见孙行者有呼龙使圣之法，即将关文用了宝印，便要递与唐僧，放行西路。那三个道士，慌得拜倒在金銮殿上启奏。那皇帝即下龙位，御手忙搀道：“国师今日行此大礼，何也？”道士说：“陛下，我等至此，匡扶社稷，保国安民，苦历二十年来，今日这和尚弄法力抓了功去^[4]，败了我们声名。陛下以一场之雨，就恕杀人之罪，可不轻了我等也。望陛下且留住他的关文，让我兄弟与他再赌一赌，以下极写斗智，以见其好，以见其荡也。看是何如。”那国王着实昏乱，东说向东，西说向西，真个收了关文，道：“国师，你怎么与他赌？”虎力大仙道：“我与他赌坐禅。”国王道：“国师差矣，那和尚乃禅教出身，必然先会禅机，才敢奉旨求经。你怎与他赌此？”以己之所短，欲胜人之所长，立见其败也。大仙道：“我这坐禅比常不同，有一异名，教做云梯显圣。”好智之人，原不过是矜奇立异，以自显其才能。国王道：“何为云梯显圣？”大仙道：“要一百张桌子，五十张作一禅台，一张一张叠将起去。不许手攀而上，亦不用梯凳而登，各驾一朵云头，上台坐下，约定几个时辰不动。”动亦何碍，足见其所好不通。

国王见此有些难处，亦不问可否，总是以难相尚。就便传旨问道：“那和尚，我国师要与你赌云梯显圣坐禅，那个会么？”行者闻言，沉吟不答。八戒道：“哥哥，怎么不言语？”行者道：“兄弟，实不瞒你说，若是踢天弄井，搅海翻江，担山捉月，换斗移星，诸般巧事，我都干得；就是砍头剁脑，剖腹剜心，异样腾那^[2]，却也不怕；但说坐禅，我就输了。我那里有这坐性？心本虚灵，智最活泼。若教不动，真是胡说。你就把我锁在铁柱上，我也要上下爬踏，莫想坐得住。”三藏忽的开言道：“我会坐禅。”行者欢喜道：“却好！却好！可坐得多少时？”三藏道：“我幼年遇方上禅僧讲道，那性命根本上，定性存神，在死生关里，也坐二三个年头。”行者道：“师父若坐二三年，我们就不取经罢——多也不上二三个时辰，就下来了。”三藏道：“徒弟呀，却是不能上去。”行者道：“你上前答应，我送你上去。”那长老果然合掌当胸道：“贫僧会坐禅。”国王教传旨立禅台。国家有倒山之力，不消半个时辰，就设起两座台，在金銮殿左右。那虎力大仙下殿，立于阶心，将身一纵，踏一朵席云，竟上西边台上坐下。能。行者拔一根毫毛，变做假像，陪着八戒、沙僧立于下面，他却作五色祥云，把唐僧撮起空中，竟至东边台上坐下。他又敛祥光，变作一个螭螭虫，飞在八戒耳躲边道：“兄弟，仔细看着师父，再莫与老孙替身说话。”那呆子笑道：“理会得，理会得。”

却说那鹿力大仙在绣墩上坐看多时，他两个在高台上不分胜负，这道士就助他师兄一功，将脑后短发拔了一根，捻着一团，弹将上去，竟至唐僧头上，变作一个大臭虫，咬住长老。再无别法，其智穷矣。那长老先前觉痒，然后觉疼。原来坐禅的不许动手，动手算输，一时间疼痛难禁，他缩着头，就着衣襟擦痒。八戒道：“不好了！师父羊儿风发了。”沙僧道：“不是，是头风发了。”行者听见道：“我师父乃志诚君子，他说会坐禅，断然会坐；说不会，只是不会。君子家岂有谬乎？你两个休言，等我上去看看。”好行者！“嚶”的一声，飞在唐僧头上，只见有豆粒大小一个臭虫，叮他师父，慌忙用手捻下，替师父挠挠接接。那长老不疼不痒，端坐上面。行者暗想道：“和尚头光，虱子也安不得一个，如何有此臭虫？想是那道士弄的玄虚，害我师父。哈哈！枉自也不见输赢，等老孙去弄他一弄。”这行者飞将上去，在兽头上落下，摇身一变，变作一条七寸长的蜈蚣，竟来道士鼻凹里叮了一下。那道士坐不稳，一个觔斗翻将下去，弄巧成拙，焉得为智？几乎丧了性命，幸亏大小官员人多救起。国王大惊，即着当驾太师领他往文华殿里梳洗去了。行者仍驾祥云，将师父驮下阶前，已是长老得胜。

那国王只教放行。鹿力大仙又奏道：“陛下，我师兄原有暗风疾，因到了高处，冒了天风，旧疾举发，故令和尚得胜。且留下他，等我与它赌隔板猜枚。”察察之明，更属枝离。国王道：“怎么叫做隔板猜枚？”鹿力道：“贫道有隔板知物之法，智者无不知也，故以此自矜。看那和尚可能勾？他若猜得过我，让他出去；猜不着，凭陛下问拟罪名，雪我昆仲之恨，不污了二十年保国之恩也。”真个那国王十分昏乱，依此谗言，即传旨，将一硃红漆的柜子，命内官抬到宫殿，教娘娘放上件宝贝。须臾抬出，放在白玉阶前，教僧道：“你两家各赌法力，猜那柜中是何宝贝。”

三藏道：“徒弟，柜中之物，如何得知？”知人之所不知，方见其智。行者敛祥光，还变作蟪蛄虫，叮在唐僧头上道：“师父放心，等我去看来。”好行者！轻轻飞到柜上，爬在那柜脚之下，见有一条板缝儿，他钻将进去，见一个红漆丹盘内，放一套宫衣，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裙。用手拿起来抖乱了，咬破舌尖上，一口血哨喷将去，叫声“变”！即变作一件破烂流丢一口钟^[3]，临行又撒上一泡臊溺。此却不知。却还从板缝里钻出来，飞在唐僧耳躲上，道：“师父，你只猜是破烂流丢一口钟。”三藏道：“他教猜宝贝哩，‘流丢’是甚宝贝？”行者道：“莫管他，只猜着便是。”唐僧进前一步正要猜，那鹿力大仙道：“我先猜！自放自猜，更属无谓。那柜里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裙。”唐僧道：“不是，不是。柜里是件破烂流丢一口钟。”国王道：“这和尚无礼！敢笑我国中无宝，猜甚么流丢一口钟。”教：“拿了！”

那两班校尉就要动手，慌得唐僧合掌高呼：“陛下，且赦贫僧一时，待打开柜看，端的是宝，贫僧领罪；如不是宝，却不屈了贫僧也。”国王教打开看。当驾官即开了，捧出丹盘来看，果然是件破烂流丢一口钟。国王大怒道：“是谁放上此物？”龙座后面闪上三宫皇后道：“我主，是梓童亲手放的山河社稷袄^[4]，乾坤地理裙，却不知怎么变成此物？”国王道：“御妻请退，寡人知之。宫中所用之物，无非是缎绢绫罗，那有此甚么流丢？”教：“抬上柜来，等朕亲藏一宝贝，再试如何。”那皇帝即转后宫，把御花园里仙桃树上结得一个大桃子，有碗来大小，摘下放在柜内，又抬下叫猜。

唐僧道：“徒弟呵，又来猜了。”行者道：“放心，等我再去看。”又“嚶”的一声飞将去，还从板缝儿钻进去，见是一个桃子，正合他意，即现了原身，坐在柜里将桃子一顿口啃得干干净净，连两边腮凹儿都啃净了，将核子安在里面，此又不及知。仍变蟪蛄虫飞将出去，叮

在唐僧耳躲上，道：“师父，只猜是个桃核子。”长老道：“徒弟呵，休要弄我。先前不是口快，几乎拿去典刑。这翻须猜宝贝方好，桃核子是甚宝贝？”行者道：“休怕，只管赢他便了。”三藏正要开言，听得那羊力大仙道：“贫道先猜，是一颗仙桃。”三藏猜道：“不是桃，是个光桃核子。”那国王喝道：“是朕放的仙桃，如何是核？三国师猜着了。”三藏道：“陛下打开来看就是。”当驾官又抬上去打开，捧出丹盘，果然是一个核子，皮肉俱无。其智安在？国王见了，心惊道：“国师休与他赌斗了，让他去罢。寡人亲手藏的仙桃，如今只是一核子，是甚人吃了，想是有鬼神暗助他也。”八戒听说，与沙僧微微冷笑道：“还不知他是会吃桃子的积年哩^[5]。”正话间，只见那虎力大仙从文华殿梳洗了，走上殿道：“陛下，这和尚有搬运抵物之术，抬上柜来，我破他术法，与他再猜。”猜之不尽，正见好之不已。国王道：“国师，还要猜甚？”虎力道：“术法只抵得物件，却不抵得人身，将这道童藏在里面，管教他抵换不得。”岂知智有天地变化之能，鬼神不测之机耶。这小童果藏在柜里，掩上柜盖，抬将下去，教：“那和尚再猜，这三番是甚宝贝？”三藏道：“又来了！”行者道：“等我再去看看。”嚶的又飞去，钻入里面，见是一个小童儿。

好大圣！他却有见识。果然是（腾）〔腾〕那天下少，似这伶俐世间稀。他就摇身一变，变作个老道士一般容貌，进柜里叫声：“徒弟。”童儿道：“师父，你从哪里来的？”行者道：“我使遁法来的。”童儿道：“你来有甚教诲？”行者道：“那和尚看见你进柜来了，他若猜个道儿，却又不输了？是特来和你计较计较，剃了头，我们猜和尚罢。”童儿道：“但凭师父处治，只要我们赢他便了。若是再输与他，不但低了声名，又恐朝廷不敬重了。”行者道：“说得是。我儿过来，赢了他，我重重赏你。”将金箍棒就变作一把剃头刀，搂抱着那童儿，口里叫道：“乖乖，忍着疼，莫放声，等我与你剃头。”须臾，剃下发来，窝作一团，塞在那柜脚纆络里^[6]。收了刀儿，摸着他的光头道：“我儿，头便像个和尚，只是衣裳不趁。脱下来，我与你变一变。”那道童穿的一领葱白色云头花绢绣锦沿边的鹤氅，真个脱下来，被行者吹一口仙气，叫“变”！即变做一件土黄色的直裰儿，与他穿了。却又拔下两根毫毛，变作一个木鱼儿，递在他手里，道：“徒弟，须听着，但叫道童，千万莫出去；若叫和尚，你就与我顶开柜盖，敲着木鱼，念一卷佛经，钻出来，此变殊出意外，更为不及知。方得成功也。”童儿道：“我只会念《三官经》、《北斗经》、《消灾经》。”行者道：“你可会念佛？”童儿道：“阿弥陀佛，那个不会念？”行者道：“也罢，也罢，就念佛，省得我又教你。切记着，我去也。”还变螭螭虫钻出去，飞在唐僧耳轮边

道：“师父，你只猜是个和尚。”三藏道：“这番他准赢了。”行者道：“你怎么定得？”三藏道：“经上有云，佛、法、僧三宝，和尚却也是一宝。”正说处，只见那虎力大仙道：“陛下，第三番是个道童。”行者是随机应变，虎力则太胶柱鼓瑟。只管叫，他那里肯出来？三藏合掌道：“是个和尚。”八戒尽力高叫道：“柜里是个和尚！”那童儿忽的顶开柜盖，敲着木鱼，念着佛，钻出来。如此写法，真不愧为奇书。喜得那两班文武，齐声喝采。唬得那三个道士，拈口无言。这样聪明，只好吃尿。

国王道：“这和尚，是有神鬼辅佐。怎么道士入柜就变做和尚？纵有待诏跟进去^[7]，也只剃得头便了，如何衣服也能趁体，口里又会念佛？国师阿，让他去罢。”虎力大仙道：“陛下，左右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贫道将钟南山幼时学的武艺，索性与他赌一赌。”赌之不已，便是无所止。国王道：“有甚么武艺？”虎力道：“弟兄三个，都有些神通。会砍下头来，又能安上；剖腹剜心，还再长完；滚油锅里，又能洗澡。”彼自以为智人，适见其愚。国王大惊道：“此三事，都是寻死之路。”要言不紧，而好之者更觉无谓。虎力道：“我等有此法力，断要与他赌个才休。”那国王叫道：“东土的和尚，我国师不肯放你，还要与你赌砍头、剖腹、下滚油锅洗澡哩。”

行者正变作蟪蛄虫往来报事，忽听此言，即收了毫毛现出本相，哈哈大笑道：“造化，造化！买卖上门了！”八戒道：“这三件都是丧性命的事，怎么说买卖上门？”行者道：“你还不知我的本事。”八戒道：“哥哥，你只像这等变化（腾）〔腾〕那也勾了，怎么还有这等本事？”行者道：“我阿，

砍下头来能说话，剁了臂膊打得人。斩去腿脚会走路，剖腹还平妙绝伦。就似人家包匾食^[8]，一捻一个就囫囵^[9]。油锅洗澡更容易，只当温汤涤垢尘。”

八戒、沙僧闻言，呵呵大笑。行者上前道：“陛下，小和尚会砍头。”国王道：“你怎么会砍头？”行者道：“我当年在寺里修行，曾遇着一个方上禅和子^[10]，教我一个砍头法，不知好也不好，如今且试试新。”其有学可知。国王笑道：“那和尚年幼不知事，砍头那里好试新？头乃六阳之首^[11]，砍下即便死矣。”虎力道：“陛下，正要他如此，方才出得我们之气。”那国君信他言语，即传旨教设杀场。一声传旨，即有羽林军三千，摆列朝门之外。国王教：“和尚先去砍头。”行者欣然应道：“我先去，我先去。”拱着手高呼道：“国师，恕大胆，占先了。”拽回头，往

外就走。

唐僧一把扯住道：“徒弟呀，仔细些，那里不是耍处。”行者道：“怕他怎的！撒了手，等我去来。”那大圣竟至杀场里面，被刽子手挝住了，捆做一团，按在那土墩高处，只听喊一声“开刀”！搜的把个头砍将下来，好的极险，好的极奇，方见出于寻常之外。又被刽子手一脚跌了去^[12]，好似滚西瓜一般，滚有三四十步远近。行者腔子中更不出血，只听得肚里叫声“头来”！慌得鹿力大仙见有这般手段，即念咒语，教本坊土地神祇：“将人头扯住，待我赢了和尚，奏了国王，与你把小祠堂盖作大庙宇，泥塑像改作正金身。”原来那些土地神祇因他有五雷法，也服他使唤，暗中真个把行者头按住了。行者又叫声“头来”！那头一似生根，莫想得动。行者心焦，捻着拳，挣了一挣，将捆的绳子就皆挣断，喝声：“长！”搜的腔子内长出一个头来。若长不出头者，亦好不得此术。唬得那刽子手个个心惊，羽林军人人胆战。那监斩官急走入朝奏道：“万岁，那小和尚砍了头，又长出一颗来了。”八戒冷笑道：“沙僧，那知哥哥还有这般手段！”沙僧道：“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个头哩。”说不了，行者走来，叫声“师父”。三藏大喜道：“徒弟，辛苦么？”行者道：“不辛苦，倒好耍子。”八戒道：“哥哥，可用刀疮药么？”行者道：“你是摸摸看，可有刀痕？”那呆子伸手一摸，就笑得呆呆睁睁道^[13]：“妙哉！妙哉！却也长得完全，截疤儿也没些儿^[14]。”

兄弟们正都欢喜，又听得国王叫：“领关文，赦你无罪。快去，快去！”行者道：“关文虽领，必须国师也赴曹砍砍头^[15]，也当试新去来。”国王道：“大国师，那和尚也不肯放你哩。你与他赌胜，且莫唬了寡人。”虎力也只得去，被几个刽子手也捆翻在地，幌一幌，把头砍下，一脚也跌将去，滚了有三十馀步，他腔子里也不出血，也叫一声“头来”！行者即忙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变作一条黄犬跑入场中，把那道士头一口衔来，竟跑到御水河边丢下。不题。

却说那道士连叫三声，人头不到，怎似行者的手段长不出来？腔子中骨都都红光迸出。没有孙行者的本事，如何便敢砍头。可怜空有唤雨呼风法，怎比长生果正仙。须臾，倒在尘埃，众人观看，乃是一只无头的黄毛虎。弄得少头没尾，非力之不逮，特学之不足耳。那监斩官又来奏：“万岁，大国师砍下头来，不能长出，死在尘埃，是一只无头的黄毛虎。”

国王闻奏，大惊失色，目不转睛，看那两个道士。鹿力起身道：“我师兄已是命倒禄绝了，如何是只黄虎？这都是那和尚惫懒，使

的掩样法儿，其渊不清，到底糊涂。○反说人蔽，其意更妙。将我师兄变作畜类。我今定不饶他，定要与他赌那剖腹剜心。”越赌越险，愈出愈奇。国王听说，方才定性回神，又叫：“那和尚，二国师还要与你赌哩。”行者道：“小和尚久不吃烟火食，前日西来，忽遇斋公家劝饭，多吃了几个馍馍，这几日腹中作痛，想是生虫，正欲借陛下之刀，剖开肚皮，拿出脏腑，洗净脾胃，方好上西天见佛。”国王听说，教：“拿他赴曹。”那许多人搀的搀，扯的扯。行者展脱手道^[16]：“不用人搀，自家走去。但一件，不许缚手，我好用手洗刷脏腑。”国王传旨，教莫绑他手。

行者摇摇摆摆，竟至杀场，将身靠着大桩，解开衣带，露出肚腹。那刽子手将一条绳套在他膊项上，一条绳札住他腿足，把一口牛耳短刀幌一幌，着肚皮下一割，捌个窟窿。凶。这行者，双手爬开肚腹，拿出肠脏来，一条条理匀多时，依然安在里面，照旧盘曲，捻着肚皮，吹口仙气，叫“长”！依然长合。国王大惊，将他那关文捧在手中道：“圣僧，莫误西行，与你关文去罢。”行者笑道：“关文小可，也请二国师剖剖剜剜何如？”国王对鹿力说：“这事不与寡人相干，是你要与他做对头的。请去，请去。”鹿力道：“宽心，料我决不输与他。”你看他也像孙大圣，摇摇摆摆，竟入杀场，被刽子手套上绳，将牛耳短刀，“唵喇”的一声，割开肚腹。他也拿出肝肠，用手理弄。行者即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即变作一只饿鹰，展开翅爪，搜的把他五脏心肝尽情抓去，不知飞向何方受用。这道士弄做一个空腔破肚淋漓鬼，少脏无肠浪荡魂。终没个收煞，大抵在学不在力。那刽子手蹬倒大桩，拖尸来看，呀！原来是一只白毛角鹿。慌得那监斩官又来奏道：“二国师晦气，正剖腹时，被一只饿鹰将脏腑肝肠都刁去了，死在那里。原身是个白毛角鹿也。”国王害怕道：“怎么是个角鹿？”那羊力大仙又奏道：“我师兄既死，如何得现兽形？这都是那和尚弄术法坐害我等！等我与师兄报仇者。”

国王道：“你有甚么法力赢他”？羊力道：“我与他赌下滚油锅洗澡。”下水拖人，此好更觉无谓。国王便教取一口大锅，满着香油，教他两个赌去。行者道：“多承下顾。小和尚一向不曾洗澡，这两日皮肤燥痒，好歹荡荡去。”那当驾官果安下油锅，架起干柴，燃着烈火，将油烧滚，波翻浪滚，与前黑水正相应。教：“和尚先下去。”行者合掌道：“不知文洗武洗？”国王道：“文洗如何？武洗如何？”行者道：“文洗，不脱衣服，似这般叉着手，下去打个滚就起来，不许污坏了衣服；若有一点油腻，算输。武洗，要取一张衣架，一条手巾，脱了衣服，跳

将下去，任意翻觔斗，竖蜻蜓，当耍子洗也。”国王对羊力说：“你要与他文洗武洗？”羊力道：“文洗，恐他衣服是药炼过的，隔油。似此不通，足见其不学。武洗罢。”行者又上前道：“恕大胆，屡次占先了。”你看他，脱了布直裰，褪了虎皮裙，将身一纵，跳在锅内，翻波斗浪，就似负水一般顽耍。八戒见了，咬着指头对沙僧道：“我们也错看了这猴子了。平时间劓言讪语^[17]，闻他耍子，怎知他有这般真实本事！”他两个唧唧啾啾，夸奖不尽。

行者望见心疑道：“那呆子笑我哩，正是巧者多劳拙者闲。老孙这般舞弄，他到自在。等我作成他捆一绳，看他可怕？”正洗浴，打个水花，淬在油锅底上，变作个枣核钉儿，再也不起来了。此际还要哄人，更觉奇妙。那监斩官近前又奏：“万岁，小和尚被滚油烹死了。”国王大喜，教捞上骨骸来看。刽子手将一把铁箠篱在油锅里捞，原来那箠篱眼稀，行者变得钉小，往往来来，从眼孔漏下去了，那里捞得着。又奏道：“和尚身微骨嫩，俱札化了^[18]。”

国王教：“拿三个和尚下去！”两边校尉见八戒面凶，先揪翻，把背心捆了。慌得三藏高叫：“陛下，赦贫僧一时，我那个徒弟，自从归教，历历有功，今日冲撞国师，死在油锅之内，奈何先死者为神，我贫僧怎敢贪生。正是天下官员也管着天下百姓，陛下若教臣死，臣岂敢不死！落到君臣，已笼起下意。只望宽恩，赐我半盂凉浆水饭，三张纸马，容到油锅前，烧此一陌纸，也表我师徒一念，那时再领罪也。”国王闻言道：“也是。那中华人多有义气。”命取些浆饭、黄钱与他。果然取了，递与唐僧。唐僧教沙和尚同去。行至阶下，有几个校尉，把八戒揪着耳躲，拉在锅边。三藏对锅祝曰：“徒弟孙悟空，

自从受戒拜禅林，护我西来恩爱深。指望同时成大道，何期今日你归阴。生前只为求经意，死后还存念佛心。万里英魂须等候，幽冥做鬼上雷音。”

八戒听见道：“师父，不是这般祝了。沙和尚，你替我奠浆饭，等我祷。”那呆子捆在地，气呼呼的道：生此一波，全为金^峴洞祭之，以礼伏脉。

“闯祸的泼猴子，无知的弼马温！该死的泼猴子，油烹的弼马温！猴儿了帐，马温断根！”

孙行者在油锅底上听得那呆子乱骂，忍不住现了本相，赤淋淋的站在油锅底，道：“馐糟的夯货！你骂那个哩！”唐僧见了，道：“徒弟，誑杀我也！”沙僧道：“大哥干净推佯死惯了。”慌得那两班文武上前来奏道：“万岁，那和尚不曾死，又在油锅里钻出来了。”监斩官恐怕虚逛朝廷，是为“忠”字一挑。却又奏道：“死是死了，只是日期犯凶，小和尚来显魂哩。”行者闻言大怒，跳出锅来，揩了油腻，穿上衣服，掣出棒，挝过监斩官，着头一下，打做了肉团，道：“我显甚么魂哩！”说得众官连忙解了八戒，跪地哀告：“恕罪！恕罪！”

国王走下龙座，行者上殿扯住道：“陛下不要走，且教你三国师也下下油锅去。”那皇帝战战兢兢道：“三国师，你救朕之命，快下锅去，莫教和尚打我。”羊力下殿，照依行者脱了衣服，跳下油锅，虽欲不好，不可得矣。也那般支吾洗浴。行者放了国王，近油锅边，叫烧火的添柴，却伸手探了一把——呀！那滚油都冰冷。心中暗想道：“我洗时滚热，他洗时却冷，我晓得了，这不知是那个龙王在此护持他哩。”急纵身跳在空中，念声“唵”字咒语，把那北海龙王唤来：“我把你这个带角的蚯蚓，有鳞的泥鳅！你怎么助道士，冷龙护住锅底，教他显圣赢我！”说得那龙王喏喏连声道：“敖顺不敢相助。大圣原来不知，这个孽畜苦修行了一场，脱得本壳，却只是五雷法真受，其余都躡了傍门，难归仙道。这个是他小茅山学来的大开剥。那两个已是大圣破了他法，现了本相。这一个也是他自己炼的冷龙，只好哄瞞世俗之人耍子，怎瞞得大圣！小龙如今就收了他冷龙，管教他骨碎皮焦！”行者道：“趁早收了，免打！”那龙王化一阵狂风，到油锅边，将（令）〔冷〕龙捉下海去。不题。

行者下来，与三藏、八戒、沙僧立在殿前，见那道士在滚油锅里打挣，爬不出来，滑了一跌，霎时间，骨脱皮焦肉烂。不学无术，是以弄巧成拙，哀哉。监斩官又来奏道：“万岁，三国师煤化了也。”仍然飘荡，终无底止，一笔煞到题面。那国王满眼垂泪，手扑着御案，放声大哭道：回照喊声，然已落到君臣之义。愚迷不悟其蔽，终无底止。

人身难得果然难，不遇真传莫炼丹。空有驱神咒水术，却无延寿保生丸。圆明混^[19]，怎涅槃？徒用心机命不安。早觉这般轻挫折，何如秘食稳居山。

这正是：

点金炼汞成何济？唤雨呼风总是空。

毕竟不知师徒们怎的维持，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极写穷高极广，以见其蔽也荡。彼三仙之好此割头、剖腹、下油锅，未尝不自以为智，然而杀身丧命，适足以见其愚。彼明哲保身之谓何，而顾智者亦曾若是乎？

智本人之美德，而岂赌斗之谓耶？盖学足以益智，力最足以害智。是力乃病也，学乃药也。三仙止恃其力，而并不肯嗜学，不过暴虎冯河，敢于轻生，究竟不得为智，又安在其所谓力也？

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三仙以力见称，不学君子之正道，其死有必然者，又何足怪。但子路不怕力有不足，惟虑智有不圆，故必如此写来，方见龟勉警策，圣人垂训勇者之至意。

智本清虚灵变之德，三仙之赌斗，实无一于此。故隔板猜枚，已见此智之不圆；舍命赌斗，更觉此力之不智。是殆用力而不用智者也。然虎之性猛，其不智在头，故要割；鹿性多疑，其不智在腹，故要剖；至羊则通身腐板，无可节取，此油锅之所以烹也。

学以广其智，凡诈伪之来前立见。彼虎力辈，果能呼风唤雨，点石成金，则自乐其仙境，又何求于人世，而落此凡尘。这种伎俩本不攻而自破，无如不学无术，非惟不以为诈，而反信其真，则遂堕其术中，而卒受其无穷之害，谓非不学之故也欤。

[1] 抓了功去：犹抢了风头，抢功。

[2] 腾那（nuó）：指拳术中窜跳躲闪的动作。

[3] 流丢：词缀。此处形容破烂的样子。

[4] 梓童：皇后的别称。

[5] 积年：老手，经验丰富的人。

[6] 纡（gē）络：即旮旯，角落。

[7] 待诏：理发师，剃头匠。

[8] 匾食：即饺子。

[9] 囫圇：此谓完成。

[10] 禅和子：参禅的人。

[11] 六阳：中医认为人有十二经脉，手三阳、足三阳为六阳脉，会聚于头。

[12] 跌：踢。

[13] 呆呆睁睁：痴呆懵懂貌。

[14] 截疤儿：钝器砍伤的伤疤。

[15] 赴曹：赶赴法场。

[16] 展脱：挣脱。

[17] 劓（chán）言讪语：刻薄嘲讽玩笑之言。劓，讽刺。

[18] 札：同“炸”。

[19] 圆明：佛教语，圆满光明。

第四十七回

圣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

“臣事君以忠。”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此心原本真实无妄，非可以假而设也。况为魔王生吃，闻之者已不堪言，见之者宜无有不发指者矣。放的眼前生死不救，而欲取经以度亡过的游魂，是岂仁人君子之用心哉？盖为己之心既重，为人之念自轻，于此以观取经之事，于此以见取经之人也。

此章何以上承车迟国？尝读《梁父吟》，而于此窃有感焉。三士将乱齐国，晏子忧之。况本其经文纬武之才，其为祸又不在竖刁易牙之下，是以老臣谋国，一旦诛之，使齐国乱而复治，危而再安者，晏子之功也。武侯当董卓、曹操之时，身居局外，不能剪除凶暴，以安汉室，所以羡慕古人，正是感慨自己。此《梁父》之吟所以好也。此卷三仙正与三士相似，所以起句只挽上意，而不知神脉已反落到本题。此疆彼域原有节段，非徒泛泛牵扯而遂已也。

却说那国王倚着龙床，泪如泉涌，欺君虐民，有何忠义？足令景公之变色。只哭到天晚不住。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全为下“生死”二字伏案。行者上前高呼道：“你怎么这等昏乱！见放着那道士的尸骸，一个是虎，一个是鹿，那羊力是一个羚羊。不信时，捞上骨头来看，那里人有那样骷髅？他本是成精的山兽，同心到此害你，因见气数还旺，不敢下手，若再过二年，你气数衰败，他就害了你性命，把你江山一股儿尽属他了。非曹操之于献帝，正孝平之遇王莽。一笔反起全面。幸我等早来，除妖邪，救了你命，国有良臣，社稷之福也。你还哭甚？哭甚！急打发关文，送我出去。”国王闻此，方才省悟。若能省悟，犹可为秦穆公、楚庄王。那文武多官俱奏道：“死者果然是白鹿、黄虎，油锅里果是羊骨。圣僧之言，不可不听。”国王道：“既是这等，感谢圣僧。今日天晚，教太师且请圣僧至智渊寺。引用下论，入脉最细。明日早朝，大开东阁，教光禄寺安排素净筵宴酬谢。”果送至寺里安歇。

次日五更时候，国王设朝，聚集多官，传旨：“快出招僧榜文，四门各路张挂。”一壁厢大排筵宴，摆驾出朝，至智渊寺门外，请了三藏等，共入东阁赴宴，不在话下。

却说那脱命的和尚，闻有招僧榜，个个欣然，都入城来寻孙大圣，交纳毫毛谢恩。这长老散了宴，那国王换了关文，同皇后嫔妃、两班文武送出朝门。只见那些和尚跪拜道傍，口称：“齐天大圣爷爷，我等是沙滩上脱命僧人，闻知爷爷扫除妖孽，救拔我等，除了虎狼，众生自然得命。又蒙我王出榜招僧，特来交纳毫毛，叩谢天恩。”行者笑道：“汝等来了几何？”僧人道：“五百名，半个不少。”行者将身一抖，收了毫毛，对君臣僧俗人说道：点出君臣，眉目分明。“这些和尚，实是老孙放了。车辆是老孙运转双关，穿夹脊摔碎了。那两个妖道，也是老孙打死了。今日灭了妖邪，方知是禅门有道。仍然归到“学”字，以结前案。向后来，再不可胡为乱信。望你把三道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以僧道陪出人才，仍归重到“臣”字。我保你江山永固。”国王依言，感谢不尽。遂送唐僧出城去讫。这一去：

只为殷勤经三藏，努力修持光一元。行义悦民曰光。

晓行夜住，渴饮饥餐，不觉的春尽夏残，又是秋光天气。君臣主义，所以写一秋天景象。一日，天色已晚，唐僧勒马道：“徒弟，今宵何处安身也？”行者道：“师父，出家人莫说那在家人的话。”三藏道：“在家人怎么？出家人怎么？”行者道：“在家人，这时候温床暖被，怀中抱子，脚后蹬妻，自自在在睡觉；我等出家人，那里能勾？便是要带月披星，餐风宿水，出家固尔，为臣亦然。有路且行，无路方住。”八戒道：“哥哥，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今路多峻峻，我挑着重担，着实难走，须要寻个去处，好眠一觉，养养精神，明日方好捱担，不然，却不累倒我也！”行者道：“趁月光再走一程，到有人家之所再住。”师徒们没奈何，只得相随行者往前又行。不多时，只听得滔滔浪响。八戒道：“罢了，来到尽头路了。”沙僧道：“是一股水挡住也。”水则水耳，但不知臣心视此何如。唐僧道：“却怎生得渡？”八戒道：“等我试之，看深浅何如。”三藏道：“悟能，你休乱谈。水之浅深，如何试得？”八戒道：“寻一个鹅卵石，抛在当中，若是溅起水泡来是浅，若是骨都都沉下有声是深。”行者道：“你去试试看。”那呆子摸了一块石头，望水中抛去，只听得骨都都泛起鱼津，金鱼已兆于此。沉下水底。他道：“深，深，深，去不得！”唐僧道：“你虽试得深浅，却不知有多少宽阔。”八戒道：“这却不知。”行者道：“等我看看。”好大

圣！纵觔斗云，跳在空中，定睛观看。但见那：

洋洋光浸月，浩浩影浮天。灵派吞华岳，长流贯百川。千层汹浪滚，万叠峻波颠。岸口无渔火，沙头有鹭眠。茫然浑似海，一望更无边。

急收云头，按落河边，道：“师父，宽哩，宽哩！去不得！老孙火眼金睛，白日里常看千里，凶吉晓得，是夜里也还看三五百里。如今通看不见边岸，怎定得宽阔之数？”

三藏大惊，口不能言，声音哽咽道：“徒弟呵，似这等怎了？”沙僧道：“师父莫哭。你看那水边立的，可不是个人么？”行者道：“想是扳罾的渔人𩺰，是为鱼篮写照。等我问他去来。”拿了铁棒，两三步跑到面前看处，呀！不是人，是一面石碑。碑上有三个篆文大字，下边两行，有十个小字。三个大字乃“通天河”，水出乾位，故云“通天”。十个小字乃“径过八百里，亘古少人行”。何忠之难也。行者叫：“师父，你来看看。”三藏看见，滴泪道：“徒弟呀，我当年别了长安，只说西天易走，那知道妖魔阻隔，山水迢遥！”八戒道：“师父，你且听是那里鼓钹声音，想是做斋的人家。我们且去赶些斋饭吃，问个渡口寻舡，明日过去罢。”三藏马上听得，果然有鼓钹之声，“却不是道家乐器，足是我僧家举事。我等去来。”行者在前面引马，一行闻响而来。那里有甚正路，没高没低，漫过沙滩，望见一簇人家住处，约摸有四五百家，却也都住得好。但见：

倚山通路，傍岸临溪。处处柴扉掩，家家竹院关。沙头宿鹭梦魂清，柳外啼（鸣）〔鶀〕喉舌冷。短笛无声，寒砧不韵。红蓼枝摇月，黄芦叶斗风。陌头村犬吠疏篱，渡口老渔眠钓艇。灯火稀，人烟静，半空皎月如悬镜。忽闻一阵白蘋香，却是西风隔岸送。

三藏下马，只见那路头上有一家儿门外竖一首幢幡，内里有灯烛荧煌，香烟馥郁。三藏道：“悟空，此处比那山凹河边，却是不同。在人间屋檐下，可以遮得冷露，放心稳睡。你都莫来，让我先到那斋公门首告求。若肯留我，我就招呼汝等；假若不留，你却休要撒泼。汝等脸嘴丑露，只恐诓了人，闯出祸来，却倒无住处矣。”行者道：“说得有理。请师父先去，我们在此守待。”那长老才摘了斗笠，光着头，抖抖褊衫，拖着锡杖，径来到人家门外。见那门半开半掩，三藏不敢擅入。

聊站片时，只见里面走出一个老者，项下挂着数珠，口念“阿弥陀

佛”，径自来关门。慌得这长老，合掌高叫：“老施主，贫僧问讯了。”那老者还礼道：“你这和尚，却来迟了。”三藏道：“怎么说？”老者道：“来迟无物了。早来阿，我舍下斋僧，尽饱吃饭，熟米三升，白布一段，铜钱十文。你怎么这时才来？”三藏躬身道：“老施主，贫僧不是赶斋的。”老者道：“既不赶斋，来此何干？”三藏道：“我是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取经者，今到贵处，天色已晚，听得府上鼓钹之声，特来告借一宿，天明就行也。”那老者摇手道：“和尚，出家人休打诳语！东土大唐到我这里，有五万四千里路，中心谓之忠，五万四千乃路之中也。你这等单身，如何来得？”三藏道：“老施主见得最是。但我还有三个小徒，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保护贫僧，方得到此。”老者道：“既有徒弟，何不同来？”教：“请，请，我舍下有处安歇。”三藏回头叫声：“徒弟，这里来。”

那行者本来性急，八戒生来粗鲁，沙僧却也莽壮，三个人听得师父招呼，牵着马，挑着担，不问好歹，一阵风闯将进去。那老者看见，唬得跌倒在地，口里只说是“妖怪来了！妖怪来了！”三藏搀起道：“施主莫怕，不是妖怪，是我徒弟。”老者战兢兢道：“这般好俊师父，怎么寻这样丑徒弟？”三藏道：“虽然象貌丑陋，却倒会降龙伏虎，捉怪擒妖。”老者似信不信的扶着唐僧慢走。

却说那三个凶顽，闯入厅房上，拴了马，丢下行李。那厅中原有几个和尚念经，八戒掬着长嘴，喝道：“那和尚！念的是甚么经？”定是西方庚辛经。那些和尚听见问了一声，忽然抬头：

观看外来人，嘴长耳躲大。身粗背膊宽，声响如雷咋。行者与沙僧，容貌更丑陋。厅堂几众僧，无人不害怕。阁黎还念经，班首教行罢。难顾馨和铃，伏像且丢下^[2]。一齐吹息灯，惊散光乍乍。跌跌与爬爬，门限何曾跨。你头撞我头，似倒葫芦架。清清好道场，翻成大笑话。

这兄弟三人见那些人跌跌爬爬，鼓着掌哈哈大笑。那些僧越加悚惧，磕头撞脑，各顾性命，通跑净了。三藏搀那老者走。厅堂上灯火全无，三人嘻嘻哈哈的还笑。唐僧骂道：“这泼物十分不善！我朝朝教诲，日日叮咛。古人云：‘不教而善，非圣而何？教而后善，非贤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汝等这般撒泼，诚为至下至愚之类。走进门，不知高低，唬倒了老施主，惊散了念经僧，把人家好事都搅坏了，却不是堕罪与我？”说得他们不敢回言。那老者方信是他徒弟，急回头作礼道：“老爷，没大事，没大事。才然关了灯，散了花，伏事将收

也。”八戒道：“既是了帐，摆出满散酒饭来^[3]，我们吃了睡觉。”老者叫：“掌灯来！掌灯来！”家里人听得，大惊小怪道：“厅上念经，有许多香烛，如何又教掌灯？”几个僮仆出来看时，这个黑洞洞的，即便点火把灯笼，一拥而至。忽抬头见八戒、沙僧，慌得丢了火，随即抽身，关了中门，往里嚷道：“妖怪来了！妖怪来了！”行者拿起火把，点上灯烛，扯过一张交椅，请唐僧坐在上面，他兄弟们坐在两傍，那老者坐在前面。

正叙坐间，只听得里面门开处，又走出一个老者，拄着拐杖，道：“是甚么邪魔，黑夜里来我善门之家？”前面坐的老者，急起身迎到屏门后道：“哥哥莫嚷，不是邪魔，乃东土大唐取经的罗汉。徒弟们相貌虽凶，果然是象恶人善。”那老者方才放下拄杖，与他四位行礼。礼毕，也坐了面前，叫：“看茶来，排斋。”连叫数声，几个僮仆战战兢兢，不敢拢帐。八戒忍不住问道：“老者，你这盛价两边走怎的^[4]？”老者道：“教他们捧斋来侍奉老爷。”八戒道：“几个人伏侍？”老者道：“八个人。”八戒道：“这八个人伏侍那个？”老者道：“伏侍你四位。”八戒道：“那白面师父，只消一个人；毛脸雷公嘴的，只消两个人；那晦气脸的，要八个人；我得二十个人伏侍方彀。”老者道：“这等说，想是你的食肠大些？”八戒道：“也将就看得过。”老者道：“有人，有人。”七大八小，就叫出有三四十人出来。那和尚与老者，一问一答的讲话，众人方才不怕。却将上面排了一张桌，请唐僧上坐；两边摆了三张桌，请他三位坐；前面一张桌，坐了二位老者。先排上素果品菜蔬，然后是面饭、米饭、闲食、粉汤，排得齐齐整整。

唐长老举起箸来，先念一卷《启斋经》。那呆子一则有些急吞，二来有些饿了，那里等唐僧经完，拿过红漆木碗来，把一碗白米饭“扑”的丢下口去，就了了。傍边小的道：“这位老爷，忒没算计，不笼馒头，怎的把饭笼了，却不污了衣服？”八戒笑道：“不曾笼，吃了。”不知吃了亦是笼，笼了亦是吃。此中之妙意，别是一江风。小的道：“你不曾举口，怎么就吃了？”八戒道：“儿子们便说慌！分明吃了，不信，再吃与你看。”那小的们又端了碗，盛一碗递与八戒。呆子幌一幌，又丢下口去，就了了。众僮仆见了道：“爷爷呀！你是磨砖砌的喉咙，着实又光又溜！”所以再吃不勾。那唐僧一卷经还未完，他已五六碗过手了，然后却才同举箸，一齐吃斋。呆子不论米饭、面饭、果品、闲食，只情一捞乱噎^[5]，口里还嚷：“添饭！添饭！”渐渐不见来了。行者叫道：“贤弟少吃些罢，也强似在山凹里忍饿，将就彀得半饱也好了。”八戒道：“嘴脸！常言道‘斋僧不饱，不如活埋’哩。”行者教：“收了家伙，莫

采他。”二老者躬身道：“不瞒老爷说，白日里倒也不怕，似这大肚子长老，也斋得起百十众，只是晚了，收了残斋，只蒸得一石面饭，五斗米饭与几桌素食，要请几个亲邻与众僧们散福，不期你列位来，唬得众僧跑了，连亲邻也不曾敢请，尽数都供奉了列位。如不饱，再教蒸去。”八戒道：“再蒸去！再蒸去！”农夫力而耕诸田，秃奴坐而飧于室。可恨。话毕，收了家伙桌席。

三藏拱身谢了斋供，才问：“老施主高姓？”老者道：“姓陈。”三藏合掌道：“这是我贫僧华宗了。”老者道：“老爷也姓陈？”三藏道：“是，俗家也姓陈。请问适才做的甚么斋事？”八戒笑道：“师父问他怎的！岂不知道？必然是青苗斋、青苗法，宋王安石所行，遗害不浅。平安斋、了场斋罢了。”老者道：“不是，不是。”三藏又问：“端的为何？”老者道：“是一场预修亡斋。”奇闻。已为下章全神伏线。八戒笑得打跌道：“公公忒没眼力！我们是扯谎架桥哄人的大王，你怎么把这谎话哄我！和尚家岂不知斋事？只有个预修寄库斋、似此奇文，写来绝妙。预修填还斋，为臣不忠，只怕为子亦不孝。那里有个预修亡斋的？你家人又不曾有死的，做甚亡斋？”

行者闻言，暗喜道：“这呆子乖了些也！”“老公公，你是错说了，怎么叫做预修亡斋？”那二位欠身道：“你等取经，怎么不走正路，却蹢到我这里来？”行者道：“走的是正路，只见一股水挡住，不能得渡。因闻鼓钹之声，特来造府借宿。”老者道：“你们到水边，可曾见些甚么？”行者道：“止见一面石碑，上书‘通天河’三字，下书‘径过八百里，亘古少人行’十字，再无别物。”老者道：“再往上岸走走，好的离那碑记只有里许，有一座灵感大王庙，你不曾见？”行者道：“未见。请公公说说，何为灵感？”那两个老者一齐垂泪道：“老爷呵，那大王：

感应一方兴庙宇，威灵千里佑黎民。年年庄上施甘雨，岁岁村中落庆云⁶。”

行者道：“施甘雨、落庆云，也是好意思，你却怎么伤情烦恼，何也？”那老者蹬脚搥胸，恨了一声道：“老爷呵！

虽则恩多还有怨，总然慈惠却伤人。只因好吃童男女，不是昭彰正直神。”

行者道：“要吃童男女么？”男女即子民也。老者（笑）〔哭〕道：“正是。”行者道：“想必轮到你家了？”老者道：“今年正到舍下。

我们这里有百家人家居住，此处属车迟国元会县所管，唤做陈家庄。陈者，以下呈上也，紧贴“事”字。这大王，一年一次祭赛，要一个童男、一个童女、猪羊牲醴供献他^[7]。他一顿吃了，保我们风调雨顺。若不祭赛，就来降祸生灾。”故曰灵感。行者道：“你府上几位令郎？”二老捋胸道：“可怜，可怜！说甚么令郎，羞杀我等。这个是我舍弟，名唤陈清。老拙叫做陈澄。我今年六十三岁，^[8]他今年五十八岁，儿女上都艰难。我五十岁上还没儿子，亲友们劝我纳了一妾，没奈何，寻下一房，生得一女，今年才交八岁，取名唤做一秤金。”但不知是大秤小秤，还是七成八成，这股就利上写。八戒道：“好贵名！怎么叫做一秤金？”老者道：“只因儿女艰难，修桥补路，建寺立塔，布施斋僧，有一本帐目，那里使三两，那里使四两，到生女之年，却好用过有三十斤黄金，三十斤为一秤，所以唤做一秤金。”行者道：“那个的儿子么？”老者道：“舍弟有个儿子，也是偏出^[9]，今年七岁了，取名唤做陈关保。”关保犹言管保，但保者少，而不能保者多矣。行者问：“何取此名？”老者道：“家下供养关圣爷爷，因在关爷之位下求得这个儿子，故名关保。我兄弟二人，年岁百二，止得这两人种，尝言敝赋悉索，此则尽其所有。不期轮次到我家祭赛，所以不敢不献。只为眼前急，剜去心头肉。故此父子之情，难割难舍，先与孩儿做个超生道场，故曰预修亡斋者，此也。”只此一笔，便已伏定生死祭葬。

三藏闻言，止不住腮边泪下，道：“这正是古人云：‘黄梅不落青梅落，老天偏害没儿人。’”行者笑道：“等我再问他。老公公，你府上有多大家当？”二老道：“颇有些儿。水田有四五十顷，旱田有六七十顷，草场有八九十处，水黄牛有二三百头，驴马有三二十匹，猪羊鸡鹅无数。舍下也有吃不着的陈粮，穿不了的衣服。家财产业，也尽得数。”行者道：“你这等家业，也亏你省将起来的。”老者道：“怎见我省？”行者道：“既有这家私，怎么舍得亲生儿女祭赛？拼了五十两银子，可买一个童男；拼了一百两银子，可买一个童女。连绞缠不过二百两之数^[10]，可就留下自己儿女后代，却不是好？”二老滴泪道：“老爷，你不知道。那大王甚是灵感，常来我们人家行走。”行者道：“他来行走，你们看见他是甚么嘴脸，有几多长短？”二老道：“不见其形，只闻得一阵香风，就知是大王爷爷来了，即忙满斗焚香，老少望风下拜。他把我们这人家，匙大碗小之事，他都知道。老幼生时年月，他都记得。只要亲生儿女，他方受用。不要说二三百两没处买，就是几千万两，也没处买这般一模一样同年同月的儿女。”有了别人，亦替代不得自己。行者道：“原来这等。也罢，也罢。你且抱你令郎出来我看看。”

那陈清急入里面，将关保儿抱出厅上，放在灯前。小孩儿那知死活，笼着两袖果子，跳跳舞舞的吃着耍子。行者见了，默默念声咒语，摇身一变，变作那关保儿一般模样。两个孩儿搀着手，在灯前跳舞。唬得那老者慌忙跪下。唐僧道：“老爷，不当人子，不当人子！”这老者道：“才然说话，怎么就变作我儿一般模样？叫他一声，齐应齐走，却折了我们年寿。请现本相，请现本相！”行者把脸抹了一把，现了本相。那老者跪在面前道：“老爷原来有这样本事！”行者笑道：“可像你儿子么？”老者道：“像，像，像！果然一般嘴脸，一般声音，一般衣服，一般长短。”行者道：“你还没细看哩，取秤来称称，可与他一般轻重？”老者道：“是，是，是，是一般重。”行者道：“似这等可祭赛得过么？”老者道：“忒好！忒好！祭得过了。”行者道：“我今替这个孩儿性命，留下你家香烟后代，我去祭赛那大王去也。”那陈清跪地磕头道：“老爷，果若慈悲替得，我送白银一千两，与唐老爷做盘缠，往西天去。”行者道：“就不谢谢老孙？”是还嫌少。老者道：“你已替祭，没了你也。”行者道：“怎的得没了？”老者道：“那大王吃了。”行者道：“他敢吃我？”老者道：“不吃你，好道嫌腥？”行者笑道：“任从天命。吃了我，是我的命短；不吃，是我的造化。我与你祭赛去。”那陈清只管磕头相谢，又允送银五百两。极写关保，以见保之不易。

惟陈澄也不磕头，也不说谢，只是倚着那屏门痛哭。行者知之，上前扯住道：“大老，你这不允我，不谢我，想是舍不得你女儿么？”陈澄才跪下道：“是舍不得。敢蒙老爷盛情，救替了我侄子也彀了。但只是老拙无儿，止此一女，就是我死之后，他也哭得痛切，怎么舍得！”钱钱何太难，令我独踌躇。行者道：“你快去蒸上五斗米的饭，整治些好素菜，与我那长嘴师父吃。教他变作你的女儿，我兄弟同去祭赛。索性行个阴骘，救你两个儿女性命，如何？”那八戒听得此言，心中大惊，道：“哥哥，你要弄精神，不管我死活，就要攀扯我。”不是推托，正是勒掯。行者道：“贤弟，常言道：‘鸡儿不吃无工之食。’你我进门，感承盛斋，你还嚷吃不饱哩，怎么就不与人家救些患难？”八戒道：“哥呵，变化的事情，我却不会哩。”行者道：“你也有三十六般变化，怎么不会？”三藏呼：“悟能，你师兄说得最是，处得甚当。常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一则感谢厚情，二来当积阴德。况凉夜无事，你兄弟耍耍去来。”八戒道：“你看师父说的话。我只会变山，变树，变石头，变赖象，变水牛，变大肚汉还可；若变小女儿，有几分难哩。”是要大大地吃一饱。

行者道：“老大，莫信他，抱出你令爱来看^[1]。”那陈澄急入里边，

抱将一秤金女儿，到了厅上。一家子妻妾大小，不拘老幼内外，都出来磕头礼拜，只请救孩儿性命。那女儿头上戴一个八宝垂珠的花翠箍，身上穿一件红闪黄的纁丝袄，上套着一件官绿缎子棋盘领的披风，腰间系一条大红花绢裙，脚下踏一双蝦蟆头浅红纁丝鞋，腿上穿两只绀金膝裤儿，这些又有半秤，写法极细腻。也拿着果子吃哩。行者道：“八戒，这就是女孩儿，你快变的像他，我们祭赛去。”八戒道：“哥呀，似这般小巧俊秀怎变？”行者叫：“快些，莫讨打！”八戒慌了道：“哥哥，不要打，等我变了看。”这呆子念动咒语，把头摇了几摇，叫“变”！真个变过头来，也就像女孩儿面目，只是肚子胖大，狼狽不像。行者笑道：“再变变。”八戒道：“凭你打了罢。变不过来，奈何？”破了火云洞，想是亦有如意袋。行者道：“莫成是丫头的头，和尚的身子？弄的这等不男不女，这却是和尚的本等。○想是还莫吃勾。却怎生是好？你可布起罡来！”他就吹他一口仙气，果然即时把身子变过，与那女儿一般。吃了一饱，那怕不像。便教：“二位老者，带你宝眷同令郎、令爱进去，不要错了。一会家，我兄弟躲懒讨乖，走进去转难识认。你将好果子与他吃，不可教他哭叫，恐大王一时知觉，走了风讯。等我两人耍子去也。”

好大圣！分付沙僧保护唐僧。“我变作陈关保，八戒变作一秤金。”二人俱停当了，却问：“怎么供献？还是捆了去，是绑了去？蒸熟了去，是剁碎了去？”八戒道：“哥哥，莫要弄我。我没这个本事。”老者道：“不敢，不敢！只是用两个红漆丹盘，请二位坐在盘内，放在桌子上，着两个后生，把你们抬上庙去。”行者道：“好，好，好！拿盘子出来，我们试试。”那老者即取出两个丹盘，行者与八戒坐上，四个后生抬起两张桌子，往天井里走走儿，又抬回放在堂上。行者欢喜道：“八戒，相这般子走走耍耍，我们也是上台盘的和尚了^[12]。”八戒道：“若是抬了去，还抬回来，两头抬到天明，我也不怕。只是抬到庙里，就要吃哩，这个却不是耍子。”行者道：“你只看着我，（划）〔划〕着吃我时^[13]，你就走了罢。”八戒道：“知他怎么吃哩？如先吃童男，我便好跑，如先吃童女，我却如何？”老者道：“常年祭赛时，我这里有胆大的，钻在庙后，或在供桌底下，看见他先吃童男，后吃童女。”八戒道：“造化！造化！”兄弟正然谈论，只听得锣鼓喧天，灯火照耀，打开前门，叫：“抬出童男童女来！”这老者哭哭啼啼，那四个后生将他二人抬将出去。

端的不知性命何如，且听下回分解。好个祭之以礼，照下绝妙。

灵山道路，只在学者一心，故曰道不远人。乃三藏奉命西来，不虑至善之不止，惟思此身之不安。是以此心洋洋，所以此河即浩浩，此时不忠之怪，已在心上，故云妖怪来也。至变男女一段，只是一片利心，勒索无已，并非真实救人之本心，则有愧此童男女，而不成其为唐三藏矣。

《西游》之意虽隐，然其理实甚明。只将前后名目讲通，其旨不外是矣。即如此章，何以名通天河，何以名陈家庄，何以名灵感庙，如何要吃童男女，如何是履层冰，又如何是金鱼怪，定要将这各种名色，前后讲来不背，方算看通。凡系奇书，读之无非此法，至其中之精微奥妙，实不能尽注，又在随机以自辨也。

通天河一章，《西游》中最为紧要，关锁两头，总会全部。去由此而去，回又于此而回。去是道路之中，回是了道之终。至灵感庙、陈家庄，四十七回的布置，已为九十九回安排。天然根据，绝妙关锁，笔墨之能事，至此尽矣。

[1] 扳罾（zēng）：拉网捕鱼。罾，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方形鱼网，形似仰伞。

[2] 伏（fó）像：即佛像。伏，同“佛”。

[3] 满散：做佛事或道场期满后谢神的一种仪式。

[4] 盛价：对别人仆役的尊称。

[5] 一捞：一并，全部。噙（chuáng）：尽情吃喝。

[6] 庆云：五色云。古人以为喜庆、吉祥之气。

[7] 牲醴：指祭祀用的牺牲和甜酒。

[8] 叙事处：指下文“五十岁上……才交八年”。

[9] 偏出：指妾所生的子女。

[10] 绞缠：费用开销。

[11] 令爱：称对方女儿的敬词。

[12] 上台盘：上台面，有身份。这里是八戒用双关语开玩笑。

[13] 划（chǎn）着：等到，待到。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风飘大雪 僧思拜佛履层冰

受人之托，必当终人之事。乃魔尚未灭，即思履冰，只顾己之虚名，便不计赤子之性命。于极诚极实之中，却写出一段不诚不实的景像。殊不知一念不诚，学术尽伪。曾谓为臣之道，顾可以虚伪而来耶？

学问之道，必须步步踏着实地，西天犹不可卒到。况冰雪原本悬虚之事，如何可以远行？菩萨不令驾云，长老却思履冰，足见其行事不实。如此一翻，“不忠”二字显然透亮。

三藏以渺茫之心，生出汪洋之河；以汪洋之河，又生出灵感之怪。三藏以欺诈而来，魔王以悬空而应。冰下的魔王，即是冰上的心事；雪里的唐僧，即是水里的怪物。

话说陈家庄众信人等将猪羊牲醴与行者、八戒，喧喧嚷嚷直抬至灵感庙里排下，将童男女设在上首。行者回头看见那供桌上香花蜡烛，正面一个金字牌位，上写“灵感大王之神”，更无别的神像。众信摆列停当，一齐朝上叩头道：“大王爷爷，今年今月，今日今时，陈家庄祭主陈澄等谨信，年甲不齐^[1]，谨遵年例，无非是旧规。供献童男一名陈关保，童女一名陈一秤金，猪羊牲醴如数，奉上大王享用。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祝罢，烧了纸马，各回本宅。不题。

那八戒见人散了，对行者道：“我们家去罢。”行者道：“你家在那里？”八戒道：“往老陈家睡觉去。”行者道：“呆子，又乱谈了。既允了他，须与他了这愿心才是哩。”八戒道：“你倒不是呆子，反说我是呆子！只哄他耍耍便罢，怎么就与他祭赛，当起真来？”行者道：“为人为彻^[2]。一定等那大王来吃了，才是个全始全终。不然，又教他降灾贻害，反为不美。”正说间，只听得呼呼风响。八戒道：“不好了，风响是那话儿来了^[3]！”行者只叫：“莫言语！等我答应。”顷刻间，庙门外来了一个妖邪。你看他怎生模样：

金甲金盔灿烂新，腰缠宝带绕红云。眼如晚出明星皎，牙似重排锯齿分。足下烟霞飘荡荡，身边雾蔼暖薰薰。行时阵阵阴风冷，立处层层煞气温。却似卷帘扶驾将，犹如镇寺大门神。

那怪物拦住庙门问道：“今年祭祀的是那家？”行者笑吟吟的答道：“承下问，庄头是陈澄、陈清家。”那怪闻答，心中疑似道：“这童男胆大，言谈伶俐。常来供养受用的，问一声不言语，再问声唬了魂，用手去捉，已是死人。怎么今日这童男善能应对？”怪物不敢来拿，又问：“童男女，叫甚名字？”行者笑道：“童男陈关保，童女一秤金。”这便是老陈的家当。怪物道：“这祭赛乃上年旧规^[4]，如今供献，我当吃你。”行者道：“不敢抗拒，请自在受用。”

怪物听说，又不敢动手，拦住门喝道：“你莫顶嘴，我常年先吃童男，今年到要先吃童女。”八戒慌了道：“大王，还照旧罢，不要吃坏例了。”妙不可言。那怪不容分说，放开手，就捉八戒。偏偏吃的是一秤金，妙反不忠，殊令人奇绝。呆子“扑”的跳下来，现了本相，掣钉钯，劈手一筑，那怪物缩了手，往前就走，只听得“啞”的一声响，八戒道：“筑破甲了。”行者也现本相，看处，原来是冰盘大小两个鱼鳞，大伤体统。喝声：“赶上！”二人跳到空中。那怪物因来赴会，不曾带得兵器，空手在云端里问道：“你是那方和尚？到此欺人，破了我的香火，坏了我的名声。”行者道：“这怪物原来不知。我等乃东土大唐圣僧三藏奉钦差西天取经之徒弟，昨因夜寓陈家，闻有邪魔，假号灵感，年年要童男女祭赛。是我等慈悲，拯救生灵，捉你这泼物！趁早实实供来，一年吃两个童男女，你在这里称了几年大王，吃了多少男女？一个个算还我，又想夺去，更是奇谈。饶你死罪！”那怪闻言就走，被八戒又一钉钯，未曾打着他，化一阵狂风，钻入通天河内。行者道：“不消赶他了。这怪想是河中之物，且待明日设法拿他，送我师父过河。”八戒依言，径回庙里，把那猪羊祭礼连桌面一齐搬到陈家。此时唐长老、沙和尚，共陈家兄弟，正在厅中候信。忽见他二人将猪羊等物都丢在天井里，三藏迎来说道：“悟空，祭赛之事何如？”行者将那称名赶怪、钻入河中之事说了一遍。二老十分欢喜，即命打扫厢房，安排床铺，请他师徒就寝。不题。

却说那怪得命，回归水内，坐在宫中，默默无言。水中大小眷族问道：“大王每年享祭回来欢喜，怎么今年烦恼？”那怪道：“常年享毕，还带些馀物与汝等受用，今日连我也不曾吃得，却倒弄得两袖清风。造化低，撞着一个对头，几乎伤了性命。”众水族问：“大王，是那

个？”那怪道：“是一个东土大唐圣僧的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经者，假变男女，坐在庙里，我被他现出本相，险些儿伤了性命。一向闻得人讲，唐三藏乃十世修行好人，但得吃他一块肉，延寿长生。不期他手下有这般徒弟，我被他坏了名声，声名固怕坏，第一更怕体统。○这股就名上写。破了香火，有心要捉唐僧，只怕不得能彀。”那水族中，闪上一个班衣鳊婆，虚华诡谲之物。对怪物跄跄拜拜^[5]，笑道：“大王，要捉唐僧有何难处！但不知捉住他，可赏我些酒肉？”那怪道：“你若有谋，合同用力，捉了唐僧，与你拜为兄妹，共席享之。”鳊婆拜谢了，道：“久知大王有呼风唤雨之神通，搅海翻江之势力，作威作福，原是本等。不知可会降雪？”那怪道：“会降。”又道：“既会降雪，不知可会作冷结冰？”那怪道：“更会。”会弄虚头，正与“忠”字相反。鳊婆鼓掌笑道：“如此极易，极易！”那怪道：“你且将极易之功讲来我听。”鳊婆道：“今夜有三更天气，大王不必迟疑，趁早作法，起一阵寒风，下一阵大雪，把通天河尽皆冻结。着我等善变化者，变作几个人形，在于路口，背包持伞，担担推车，不住的在冰上行走。那唐僧取经之心甚急，看见如此人行，断然踏冰而渡。大王稍坐河心，待他脚踪响处，迸裂寒冰，连他那徒弟们一齐坠落水中，一鼓可得也。”那怪闻言，满心欢喜道：“甚妙！甚妙！”即出水府，踏长空，兴风作雪，结冷信冻成冰。不题。

却说唐长老师徒四人，歇在陈家，将近天晓，师徒们衾寒枕冷。八戒咳嗽打战^[6]，睡不得，叫道：“师兄，冷呵！”降灾作祸，眼下就见，此翻更奇。行者道：“你这呆子，忒不长俊！出家人寒暑不侵，怎么怕冷？”三藏道：“徒弟，果然冷。你看，就是那：

重衾无暖气，袖手似揣冰。此时败叶垂霜蕊，苍松挂冻铃。地裂因寒甚，池平为水凝。渔舟不见叟，山寺怎逢僧。樵子愁柴少，王孙喜炭增。征人须似铁，诗客笔如菱。皮袄犹嫌薄，貂裘尚恨轻。蒲团僵老衲，纸帐旅魂惊。绣被重裊褥，浑身战抖铃。”

师徒们都睡不得，爬起来，穿了衣服，开门看处，呀！外面白茫茫的，原来下雪哩！行者道：“怪道你们害冷哩！却是这般大雪！”四人眼同观看，好雪！但见那：

彤云密布^[7]，惨雾重浸。彤云密布，朔风凛凛号空^[8]；惨雾重浸，大雪纷纷盖地。真个是，六出花^[9]，片片飞琼；千林树，株株带玉。须臾积粉，顷刻成盐。白鹦歌失素，皓鹤羽毛同。平添吴楚千江水，压倒东南几树梅。却便似战退玉龙三百万，果然如败鳞残甲满天飞。那里得

东郭履^[10]，袁安卧^[11]，孙康映读^[12]；更不见子猷舟^[13]，王恭（幣）^[14]，苏武餐毡^[15]。但只是几家村舍如银砌，万里江山似玉团。柳絮漫桥，梨花盖舍。柳絮漫桥，桥边渔叟挂蓑衣；梨花盖舍，舍下野翁煨榾柮。客子难沽酒，苍头苦觅梅。洒洒潇潇裁蝶翅，飘飘荡荡剪鹅衣。团团滚滚随风势，叠叠层层道路迷。阵阵寒威穿小幙，飕飕冷气透幽帏。丰年祥瑞从天降，堪贺人间好事宜。

那场雪，纷纷洒洒，果如剪玉飞绵。师徒们叹玩多时，只见陈家老者着两个僮仆，拆开道路，又两个送出热汤洗面。须臾，又送滚茶乳饼^[16]，又抬出炭火，俱到厢房，师徒们叙坐。长老问道：“老施主，贵处时令，不知可分春夏秋冬？”陈老笑道：“此间虽是僻地，但只风俗人物与上国不同，至于诸凡谷苗牲畜^[17]，都是同天共日，岂有不分四时之理？”三藏道：“既分四时，怎么如今就有这般大雪，这般寒冷？”陈老道：“此时虽是七月，昨日已交白露，就是八月节了。我这里常年八月间就有霜雪。”三藏道：“甚比我东土不同。我那里交冬节方有之。”

正话间，又见僮仆来安桌子，请吃粥。粥罢之后，雪比早间又大，须臾，平地有二尺来深。三藏心焦垂泪。陈老道：“老爷放心，莫见雪深忧虑。我舍下颇有几石粮食，供养得老爷们半生。”三藏道：“老施主不知贫僧之苦。我当年蒙圣恩赐了旨意，摆大驾亲送出关，唐王御手擎杯奉饯，问道几时可回，贫僧不知有山川之险，顺口回奏，只消三年，可取经回国。自别后，今已七八个年头，还未见佛面，恐违了钦限，欺诳之罪，在所不免。又怕的是妖魔凶狠，所以焦虑。今日有缘，得寓潭府^[18]，昨夜愚徒们略施小惠报答，实指望求一船只渡河；不期天降大雪，道路迷漫，不知几时才得功成回故土也。”陈老道：“老爷放心。正是多的日子过了，那里在这几日。且待天晴化了冰，老拙倾家费产，必处置送老爷过河。”只见一僮又请进早斋，到厅上吃毕。

叙不多时，又午斋相继而进。三藏见品物丰盛，再四不安道：“既蒙见留，只可以家常相待。”陈老道：“老爷，感蒙替祭救命之恩，虽逐日设筵奉款，也难酬难谢。”此后大雪方住，就有人行走。陈老见三藏不快，又打扫花园，大盆架火，请去雪洞里闲耍散闷。八戒笑道：“那老儿忒没算计。春二三月好赏花园，这等大雪，又冷，赏玩何物？”行者道：“呆子不知事！雪景自然幽静，一则游赏，二来与师父宽怀。”陈老道：“正是，正是。”遂此邀请到园。但见：此段极写“事”字，以为饮食之人立案。

景值三秋，风光如腊。苍松结玉蕊，衰柳挂银花。阶下玉苔堆粉

屑，窗前翠竹吐琼芽。巧石山头，养鱼池内。巧石山头，削削尖峰排玉笋；养鱼池内，清清活水作冰盘。临岸芙蓉娇色浅，傍崖木槿嫩枝垂。秋海棠全然压倒，腊梅树聊发新枝。牡丹亭、海榴亭、丹桂亭，亭亭尽鹅毛堆积；放怀处、款客处、遣兴处，处处皆蝶翅铺漫。两边黄菊玉绡金，几树丹枫红间白。无数闲庭寒似冽，且观雪洞冷如冰。那里边放一个兽面象足铜火盆，热烘烘炭火才生；上下有几张虎皮搭苦漆交椅，软温温纸窗铺设。

那壁上，挂几轴名公古画，却是那：

七贤过关，寒江独钓，叠嶂层峦团雪景；苏武餐毡，折梅逢使，琼林玉树写寒文。说不尽那家近水亭鱼易买，雪迷山径酒难沽。真个可堪容膝处，算来何用访蓬壶。

众人观玩良久，就于雪洞里坐下，对邻叟道取经之事，又捧香茶饮毕，陈老问：“列位老爷，可饮酒么？”三藏道：“贫僧不饮，小徒略饮几杯素酒。”陈老大喜，即命：“取素果品，顿暖酒^[19]，与列位汤寒^[20]。”那僮仆即抬桌围炉，与两个邻叟，各饮了几杯，收了家伙。不觉天色将晚，又仍请到厅上晚斋。只听得街上行人都说：“好冷天呵！把通天河冻住了！”三藏闻言道：“悟空，冻住河，我们怎生是好？”陈老道：“乍寒乍冷，想是近河边浅水处冻结。”那行人道：“把八百里都冻的似镜面一般，路口上有人走哩。”三藏听说有人走，就要去看。陈老道：“老爷莫忙，今日晚了，明日去看。”遂此别却邻叟，又晚斋毕，依然歇在厢房。

及次日天晓，八戒起来道：“师兄，今夜更冷，想必河冻住也。”三藏迎着门，朝天礼拜道：“众位护教大神，弟子一向西来，虔心拜佛，苦历山川，更无一声报怨。今至于此，感得皇天佑助，结冻河水，弟子空心权谢，待得经回，奏上唐皇，竭诚酬答。”礼拜毕，遂教悟净背马，趁冰过河。陈老又道：“莫忙，待几日，雪融冰解，老拙这里办船相送。”沙僧道：“就行也不是话，再住也不是话。口说无凭，耳闻不如眼见。我背了马，且请师父亲去看看。”陈老道：“言之有理。”教：“小的们，快去背我们六匹马来，且莫背唐僧老爷马。”就有六个小价跟随，一行人径往河边来看。真个是：

雪积如山耸，云收破晓晴。寒凝楚塞千峰瘦，冰结江湖一片平。朔风凛凛，滑冻棱棱^[21]。池鱼偃密藻，野鸟恋枯槎。塞外征夫俱坠指，江头稍子乱敲牙^[22]。裂蛇腹，断鸟足，果然冰山千百尺。万壑冷浮银，一

川寒浸玉。东方自信出僵蚕^[23]，北地果然有鼠窟。王祥卧^[24]，光武渡^[25]，一夜溪桥连底固。曲沼结棱层，深渊重叠沍。通天阔水更无波，皎洁冰漫如陆路。

三藏与一行人到了河边，勒马观看，真个那路口上有人行走。三藏问道：“施主，那些人上冰往那里去？”陈老道：“河那边乃西梁女国，伏下子母河、琵琶洞。这起人都是做买卖的，伏下西梁国。我这边百钱之物，到那边可值万钱，那边百钱之物，到这边亦可值万钱。利重本轻，所以人不顾死生而去。常年家，有五七人一船，或十数人一船，飘洋而过。见如今河道冻住，故舍命而步行也。”三藏道：“世间事，惟名利最重。所以“忠”字看得半文不值，抱住“利”字，是为“名”字作陪。似他为利的舍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以“名利”二字尽忠，写法尤为奇绝。也只是为名，“忠”字已丢在九霄云外。与他能差几何！”教：“悟空，快回施主家，收拾行囊，叩背马匹，趁此层冰，早奔西方去也。”只怕名成利就之时，又摸不着太安神州。行者笑吟吟答应。沙僧道：“师父呵，常言道：‘千日吃了千升米。’今已托赖陈府上，且再住几日，待天晴化冻，办船而过。忙中恐有错也。”三藏道：“悟净，怎么这等愚见！若是正二月，一日暖似一日，可以待得冻解。此时乃八月，一日冷似一日，如何可便望解冻！却不又误了半载行程？”名缰最急，一刻不缓。八戒跳下马来：“你们且休讲闲口，等老猪试看，有多少厚薄。”行者道：“呆子，前夜试水能去抛石，如今冰冻重漫，怎生试得？”八戒道：“师兄不知。等我举钉钯钯他一下。假若筑破，就是冰薄，且不敢行；若筑不动，便是冰厚，如何不行？”三藏道：“他是说得有理。”那呆子撩衣（洩）〔拽〕步，走上河边，双手举钯，尽力一筑，只听“扑”的一声，筑了九个白迹，手也振得生疼。呆子笑道：“去得，去得！连底都钯住了。”本属悬虚，偏云实地，所谓大诈若忠也。

三藏闻言，十分欢喜，与众同回陈家，只教收拾走路。那两个老者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些干粮烘炒，做些烧饼馍馍相送。一家子磕头礼拜，又捧出一盘子散碎金银，跪在面前道：“多蒙老爷活子之恩，聊表途中一饭之敬。”三藏摆手摇头，只是不受，道：“贫僧出家人，财帛何用？就途中也不敢取出，只是以化斋度日为正事，收了干粮足矣。”二老又再三央求，行者用指尖儿捻了一小块，约有四五钱重，递与唐僧道：“师父，也只当些衬钱^[26]，莫教空负二老之意。”虽属毫厘，大抵亦算染指，是与前股相照。遂此相向而别，径至河边冰上，那马蹄滑了一滑，险些儿把三藏跌下马来。沙僧道：“师父，难行。”八戒道：“且住！问陈老官讨个稻草来我用。”行者道：“要稻草何用？”八戒道：“你

那里得知，要稻草包着马蹄，方才不滑，免教跌下师父来也。”陈老在岸上听言，急命人家中取一束稻草。却请唐僧上岸下马，八戒将草包裹马足，只怕终要露出。然后踏冰而行也。陈老离河边，行有三四里远近，八戒将九环锡杖递与唐僧道：“师父，你横此在马上。”行者道：“这呆子奸诈，锡杖原是你拿的，如何又叫师父拿着？”八戒道：“你不曾走过冰凌，不晓得。凡是冰冻之上，必有凌眼^[27]；倘或蹀着凌眼，脱将下去，若没横担之物，骨都的落水，就如一个大锅盖盖住，如何钻得上来！须是如此架住方可。”行者暗笑道：“这呆子到是个积年走冰的。”从来不实。果然都依了他，长老横担着锡杖，行者横担着铁棒，沙僧横担着降妖宝杖，八戒肩挑着行李，腰横着钉钯。师徒们放心前进。这一直行到天晚，吃了些干粮，却又不敢久停，对着星月光华，观的冰冻上亮灼灼，白茫茫，只情奔走，果然是马不停蹄。师徒们莫能合眼，走了一夜，天明又吃些干粮，望西又进。

正行时，只听得冰底下扑喇喇一声响亮，险些儿唬倒了白马。三藏大惊道：“徒弟呀，怎么这般响亮？”八戒道：“这河忒也冻得结实，地凌响了，或者这半中间连底通锢住了也。”三藏闻言，又惊又喜，策马前进趲行。不题。

却说那妖邪，自从回归水府，引众精在于冰下等候多时，只听得马蹄响处，他在底下，弄个神通，滑喇的迸开冰冻，慌得孙大圣跳上空中，早把那白马落于水内，宦海风波，原是险得。三人尽皆脱下。一失足时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人。那妖邪将三藏捉住，引群精径回水府，贪名图利，自然亦要陷入浑水。厉声高叫：“鲋妹何在？”老鲋婆迎门施礼道：“大王，不敢，不敢！”妖邪道：“贤妹何出此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原说听从汝计，捉了唐僧，与你拜为兄妹。今日果成妙计，捉了唐僧，就好昧了前言？”教：“小的们！抬过案桌，磨快刀来，把这和尚剖腹剜心，剥皮刮肉，一壁厢响动乐器，与贤妹共而食之，延寿长生也。”鲋婆道：“大王，且休吃他！恐他徒弟们寻来吵闹，且宁耐两日，让那厮不来寻，然后剖开，请大王上坐，众眷族环列，吹弹歌舞，奉上大王，从容自在享用，却不好也？”那怪依言，把唐僧藏在宫后，使一个六尺长的石匣盖在中间。不题。不忠之人总由不实，所以要在石中涵养，此是一转。

却说八戒、沙僧在水里捞着行囊，放在白马身上驮了。分开水路，涌浪翻波，负水而出。只见行者在半空中看见，问道：“师父何在？”八戒道：“师父姓陈，名到底了。要知深浅，除非踏塌，马脚不能包矣。

如今没处找寻，且上岸再作区处。”原来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临凡，他当年掌管天河八万水兵大众，沙和尚是流沙河内出身，白马本是西海龙孙，故此能知水性。大圣在空中指引，须臾回转东崖，晒刷了马匹，褴褛了衣裳^[28]，大圣云头按落，一同到那陈家庄上。早有人报与二老道：“四个取经的老爷，如今只剩了三个来也。”兄弟即忙接出门外，果见衣裳还湿，道：“老爷们，我等那般苦留，却不肯住，只要这样方休。怎么不见三藏老爷？”八戒道：“不叫做三藏了，改名叫做陈到底也。”果能诚实到底，则无此踏雪履冰之事矣。二老垂泪道：“可怜，可怜！我说等雪融备船相送，坚执不从，致令丧了性命。”行者道：“老儿，莫替古人担忧。我师父管他不死长命。果能诚实尽忠，则自千古不设，故曰长生。老孙知道，决然是那灵感大王弄法算计去了。你且放心，与我们浆浆衣服，晒晒关文，未晒经文，先晒关文，已为九十九回伏案。取草料喂着白马，等我弟兄寻着那厮，救出师父，索性剪草除根，替你一庄人除了后患，庶几永远得安生也。”陈老闻言，满心欢喜，即命安排斋供。兄弟三人，饱餐一顿，将马匹行囊交与陈家看守，各整兵器，径赴河边，寻师擒怪。正是：

误踏层冰伤本性，大舟脱漏怎周全？

毕竟不知怎么救得唐僧，且听下回分解。

剪草除根，古有明训。乃魔尚未擒，辄舍此而不顾。男女虽幸免於一时，必不免于去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于是金木之垂慈，有如画饼；男女之待救，径是望梅。所以陈家之难，未得瓦解；三藏之祸，已见冰消。存心不坚，等于冰霜，履冰之戒，深讥取经者。

人臣事君，未尝便不以忠，皆因名利之心既起，以致君臣之义渐薄。凡百不端，莫不本这两个字生出，《西游》以此分股，翻尽其中之奥妙。

今之孩提，亦有托于关王，名关保者，不知由来已久。上既可以护国，下又可以保民，足见公之忠贞无二。但公只能保人，却保不得自己，每为人所轻视。予尝读《三国志》，见有以国士之风，拟夫子者，心甚不平其说。因驳之曰：古来国士不知为谁，其风不知有多少，亦不知关夫子有那几分了。请教。又驳：吾固不敢以关公比国士，但愿将古来国士，一个一个比关公。又驳孔子云：臣事君以忠，不闻为臣者，忠外再有何说。

福州都司王胜，廉介自持，人目为王菜。有千户馈金不受，命造亭卫北，名曰“却金”。夫掠人之物，以彰己之名，“却”字之义何在？海道

副使李颙闻之曰：“孔子不饮盗泉，曾子回车胜母，恶其名也。怀金不受，义也，何必求闻于人。”因题诗云：“怀金相送独能辞，高构华亭照路歧。不比当年胡刺史，一生清节畏人知。”

只写本文之酒礼祭献，预修亡斋，下章之生死以礼，便已显然对照。

[1] 年甲：年龄。

[2] 为人彻：指帮助人要帮助到底。

[3] 那话儿：不便明言的事物的隐语。

[4] 上年：前几年。

[5] 跬（kuǐ）跬拜拜：形容一步一拜，极其尊重的样子。古代以抬脚跨出为跬，两跬为一步。

[6] 咳歌打战：哆嗦，发抖。

[7] 彤云：下雪前密布的浓云。

[8] 朔风：北风，寒风。

[9] 六出：花花瓣叫出，雪花六角，因以为雪的别名。

[10] 东郭履：形容处境窘迫。《史记·滑稽列传》：“东郭先生久待诏公车，贫困饥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无下，足尽践地，道中人笑之。”

[11] 袁安卧：汉时袁安未达时，洛阳大雪，人多出乞食，安独僵卧不起，洛阳令按行至安门，见而贤之，举为孝廉，除阴平长、任城令。

[12] 孙康映读：晋代孙康家贫，好读书，因无钱买灯油，就在雪夜借雪的反光读书。

[13] 子猷舟：晋代徽之字子猷，雪夜兴起，乘船去访问好友戴逵，天亮时到达戴家门前，却不进门而即刻返回，理由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

[14] 王恭氅（chǎng）：晋代王恭曾穿着鹤氅在雪地上行走，被当作风流时尚的典范。氅，指鸟羽制成的外衣。

[15] 苏武餐毡（zhān）：西汉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押，在苦寒之地牧羊，用雪水解渴，用羊毛毡子充饥，二十年不失民族气节。毡，羊毛毡子。

[16] 乳饼：用羊奶制成的一种素食。

[17] 诸凡：一切，所有。

[18] 潭府：即檀府。参见第十四回“檀府”注。

[19] 顿：用同“燉”。隔水加热。

[20] 汤寒：即挡寒，御寒。

[21] 棱棱：寒冷貌。

[22] 稍子：划船的人。

[23] 僵蚕：即冰蚕。古代传说中的一种蚕。《拾遗记·员峤山》：“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因员峤山在东海，故此谓东方。

[24] 王祥卧：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王祥）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

[25] 光武渡：东汉光武帝刘秀打天下时，曾带兵从冰面上横渡滹沱河，摆脱敌人追击。

[26] 衬钱：施舍给僧道的钱财。

[27] 凌眼：严冬河水冰封后冰层特别薄的地方。

[28] 紵（zhǔ）掠：拧，绞。

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现鱼篮

三藏不因取经不至通天河，不思拜佛不过通天河，非老鼋亦莫渡此通天河。元神归舍，此三藏之所以得济；返本還元，此九十九回之所以又来。元会之命名，岂以此欤？

前已写一黑水河，此又写一通天河，二河得无相犯。然黑水河有府，通天河有第；黑水河其潦不清，通天河其流甚浊。本是藏龙之所，反作兴妖之地。至金鱼不思化龙，老鼋却想成佛，吾于西天路，则以老鼋为巨擘焉。

救人须救彻，奈何半途而弃之。故老鼋之得第，可谓安宅，圣僧之履冰，信非正道。唐僧以不救人而生灾，行者亦不本实心而捉怪，甚至贪名图利，已失取经之实。老鼋却感归第之德，往返两渡，实前后之一大关锁。

忠者必诚，忠者必实，是“诚实”二字，恰是“忠”字的正面，“忠”字的注解。历观往古，苟非真诚，何以有十九年矢志之苏武，更非无妄，何以有百折不回之洪浩。文官不爱钱，诸葛公淡泊以明志；武将不怕死，岳武穆精忠而贯日。秉烛达旦，夙夜丹心惟有主；三过不入，八年四乘不辞劳。大节不夺，宁武子忠肝义胆；秉公持正，包龙图铁面冰心。犯颜直谏，千古芳名流青史；老臣谋国，薄海内外尽沾恩。夷齐饮贪泉，未必改节；盗蹠坐廉石，岂尽急公。且枉法每因受贿，循情必定因私。果自冰清并玉洁，谁人暮夜敢怀金。

却说孙大圣与八戒、沙僧辞陈老，来至河边，道：“兄弟，你两个议定，那一个先下水。”八戒道：“哥呵，我两个手段不见怎的，还得你先下水。”行者道：“不瞞贤弟说，若是山里妖精，全不用你们费力；水中之事，我去不得。就是下海行江，我须要捻着避水诀，或者变化甚么鱼蟹之形，才去得。若是那般捻诀，却轮不得铁棒，使不得神通，打不得妖怪。我久知你两个是惯水之人，我所以要你们两个下去。”沙僧道：“哥呵，小弟虽是去得，但不知水底如何。我等大家都去，哥哥变

作甚么模样，或是我驮着你分开水道，寻着妖怪的巢穴，你先进去打听打听。若是师父不曾伤损，还在那里，我们好努力征讨；假若不是这怪弄法，或者淹死师父，或者被妖吃了，我等不须苦求，早早的别寻道路，何如？”如此事人为其上者，亦又何望。行者道：“贤弟说得有理。你们那个驮我？”八戒暗喜道：“这猴子不知捉弄了我多少，今番原来不会水，等老猪驮他，也捉弄他捉弄。”呆子笑嘻嘻的叫道：“哥哥，我驮你。”行者就知有意，却便将计就计道：“是，也好。你比悟净还有些膂力。”八戒就背着他，沙僧剖开水路，弟兄们同入通天河内。

向水底下行有百十里远近，那呆子捉弄行者，行者随即拔下一根毫毛，变做假身，伏在八戒背上，真身变作一个猪虱子，紧紧的贴在他耳躲里。八戒正行，忽然打个趔趄，专故子把行者往前一掼¹¹，“扑”的跌了一跤。原来那个假身本是毫毛变的，却就飘起来，无影无形。虚伪之事已去。石匣之功，也是转“忠”字。沙僧道：“二哥，你是怎么说？不好生走路，就跌在泥里便也罢了，却把大哥不知跌在那里去了。”八戒道：“那猴子不禁跌，一跌就跌化了。兄弟，莫管他死活，我和你且去寻师父去。”沙僧道：“不好，还得他来。他虽不知水性，他比我们乖巧。若无他来，我不与你去。”行者在八戒耳躲里忍不住高叫道：“悟净，老孙在这里也。”沙僧听得笑道：“罢了，这呆子是死了。你怎么就敢捉弄他！如今弄得闻声不见面，却怎是好？”八戒慌得跪在泥里磕头道：“哥哥，是我不是了。待救了师父，上岸陪礼。”“礼”字已挑下意。你在那里做声？就誑杀我也！你请现原身出来，我驮着你，再不敢冲撞你了。”行者道：“是你还驮着我哩。我不弄你，你快走，快走！”那呆子絮絮叨叨，只管念诵着陪礼，爬起来，与沙僧又进。行了又有百十里远近，忽抬头，望见一座楼台，上有“水鼃之第”已为结尾伏线。四个大字。沙僧道：“这壁厢是妖精住处，我两个不知虚实，就骂上门索战？”行者道：“悟净，那门里外可有水么？”沙僧道：“无水。”行者道：“既无水，你再藏隐在左右，待老孙去打听打听。”

好大圣！爬离了八戒耳躲里，却又摇身一变，变作个长脚虾婆，两三跳，跳到门里。睁眼看时，只见那怪坐在上面，众水族摆列两边，有个班衣鳧婆坐于侧手，都商议要吃唐僧。行者留心，两边寻找不见。忽看见一个大肚虾婆走将来，径往西廊下立定。行者跳到面前称呼道：“姆姆，大王与众商议要吃唐僧，唐僧却在那里？”虾婆道：“唐僧被大王降雪结冰，昨日拿在宫后石匣中间，只等明日他徒弟们不来炒闹，就奏乐享用也。”行者闻言，演了一会，径直寻到宫后看，果有一个石匣，却像人家槽房里的猪槽，又似人间一口石棺材之样，石即实

也，此中培植，宜无有不实者。量量只有六尺长短，却伏在上面听了一会，只听得三藏在里面嚶嚶的哭哩。行者不言语，侧耳再听，那师父挫得牙响，恨了一声道：

自恨江流命有愆，生时多少水灾缠。出娘胎腹淘波浪，拜佛西天堕渺渊。前遇黑河身有难，今逢冰解命归泉。不知徒弟能来否，可得真经返故园？

行者忍不住叫道：“师父，莫恨水灾。《经》云：‘土乃五行之母，水乃五行之源。无土不生，无水不长。’老孙来了。”三藏闻得，道：“徒弟呵，救我耶！”行者道：“你且放心，待我们擒住妖精，管教你脱难。”三藏道：“快些儿下手，再停一日，足足闷杀我也。”行者道：“没事，没事。我去也。”急回头，跳将出去，见了原身。方是本来面貌。那呆子与沙僧近道：“哥哥，如何？”行者道：“正是此怪骗了师父。师父未曾伤损，被怪物盖在石匣之下。你两个快早斗战，让老孙先出水面。你若擒得他就擒，擒不得做个佯输，引他出水，等我打他。”沙僧道：“哥哥放心先去，待小弟们鉴貌辨色。”这行者捻着避水诀，钻出河中，停立岸边等候。不题。

你看那猪八戒行凶，闯至门前，厉声高叫：“泼怪物！送我师父出来！”慌得那门里小妖急报：“大王！门外有人要师父哩！”妖邪道：“这定是那泼和尚来了。”教：“快取披挂兵器来。”众小妖连忙取出，妖邪结束了，执兵器在手，即命开门，走将出来。八戒与沙僧对列左右，见妖邪怎生披挂。好怪物！你看他：

头戴金盔晃且辉，身披金甲掣（红）〔霓〕。腰围宝带团珠翠，足踏烟黄靴样奇。鼻准高隆如峤耸，天庭广阔若龙仪。眼光闪烁圆还暴，牙齿铜锋尖又齐。短发蓬松飘火焰，长须潇洒挺金锥。长仅数尺，重才数觔。口咬一枝青嫩藻，手拿九瓣赤铜锤。又号捣心锤。一声尹哑门开处，响似三春惊蛰雷。这等形容人世少，敢称灵显大王威。

妖邪出得门来，随后有百十个小妖，一个个轮枪舞剑，摆开两哨，对八戒道：“你是那寺里和尚，为甚到此喧嚷？”八戒喝道：“我把你这打不死的泼物！你前夜与我顶嘴，今日如何推不知来问我？不曾吃得这个，自然不认。我本是东土大唐圣僧之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经者。你弄玄虚，假做甚么灵感大王，专在陈家庄要吃童男童女，我本是陈清家一秤金，你不认得我么？”那妖邪道：“你这和尚甚没道理！你变做一秤金，该一个冒名顶替之罪。我到不曾吃你，反被你伤了我手背，已此让

了你，你怎么又寻上我的门来？”八戒道：“你既让我，却怎么又弄冷风，下大雪，冻结坚冰，害我师父？快早送我师父出来，万事皆休，牙迸半个‘不’字，你只看看手中钯，决不饶你！”妖邪闻言，微微冷笑道：“这和尚，卖此长舌，胡夸大口。果然是我作冷，下雪冻河，摄你师父。你今嚷上门来，思量取讨，只怕这一番不比那一番了。那时节我因赴会，不曾带得兵器，误中你伤。你如今且休要走，我与你交敌三合。三合敌得我过，还你师父；敌不过，连你一发吃了。”八戒道：“好乖儿子，正是这等说！仔细看钯！”妖邪道：“你原来是半路上出家的。”八戒道：“我的儿，你真个有些灵感，怎么就晓得我是半路出家的？”妖邪道：“你会使钯，想是雇在那里种园，把他钉钯拐将来也。”八戒道：“儿子，我这钯，不是那筑地之钯。你看：

巨齿铸就如龙爪，细金妆来似蟒形。若逢对敌寒风洒，但遇相持火焰生。能与圣僧除怪物，西方路上捉妖精。轮动烟云遮日月，使开霞彩照分明。筑倒太山千虎怕，掀翻大海万龙惊。饶你威灵有手段，一筑须教九窟窿。”

那个妖邪那里肯信，举铜锤劈头就打。八戒使钉钯架住，道：“你这泼物，原来也是半路上成精的邪魔。”那怪道：“你怎么认得我是半路上成精的？”八戒道：“你会使铜锤，想是雇在那个银匠家扯炉，被你得了手，偷将出来的。”妖邪道：“这非打银之锤。你看：

九瓣攒成花骨朵，一竿虚孔万年青。原来不比凡间物，出处还从仙苑名。绿房紫葍瑶池老，素质清香碧沼生。因我用功锤炼过，坚如钢锐彻通灵。枪刀剑戟浑难赛，钺斧戈矛莫敢经。总让他钯能利刃，汤着吾锤迸折钉。”

沙和尚见他两个攀话，忍不住近前高叫道：“那怪物，休得浪言！古人云：‘口说无凭，做出便见。’不要走，且吃我一杖！”妖邪使锤杆架住，道：“你也是半路里出家的和尚。”沙僧道：“你怎么认得？”妖邪道：“你这模样，像一个磨博士出身。”沙僧道：“如何认得我像个磨博士？”妖邪道：“你不是磨博士，怎么会使赶面杖？”沙僧骂道：“你这业障！是也不曾见：

这般兵器人间少，故此难知宝杖名。出自月宫无影处，梭罗仙木琢磨成。外边嵌宝霞光耀，内里钻金瑞气凝。先日也曾陪御宴，今朝秉正保唐僧。西方路上无知识，上界宫中有大名。唤做降妖真宝杖，管教一下碎天灵。”

那妖邪不容分说，三人变脸。这一场在水底下好杀：

铜锤宝杖与钉钯，悟能悟净战妖邪。一个是天蓬临世界，一个是上将降天涯。他两个，夹攻水怪施威武；这一个，独抵神僧势可夸。有分有缘成大道，相生相克秉恒沙。土克水，水干见底；水生木，木旺开花。禅法参修归一体，还丹炮炼伏三家。土是母，发金芽，金生神水产婴娃。水为本，润木华，木有辉煌烈火霞。攒簇五行皆别异，故然变脸各争差。看他那铜锤九瓣光明好，宝杖千丝彩绣佳。钯按阴阳分九曜，不明解数乱如麻。捐躯弃命因僧难，舍死忘生为释迦。致使铜锤忙不坠，左遮宝杖右遮钯。

三人在水底下斗经两个时辰，不分胜负。猪八戒料道不得赢他，对沙僧丢了个眼色，二人诈败佯输，各拖兵器，回头就走。那怪教：“小的们，扎住在此！等我追赶上这厮，捉将来与汝等凑吃。”哑！你看他如风吹败叶，似雨打残花，将他两个赶出水面。那孙大圣在东岸上，眼不转睛，只看着河边水势。忽然见波浪翻腾，喊声号吼，八戒先跳上岸道：“来了！来了！”沙僧也到岸边道：“来了！来了！”那妖邪随后叫：“那里走！”才出头，被行者喝道：“看棍！”那妖邪闪身躲过，使铜锤急架相还。一个在河边涌浪，一个在岸上施威，搭上手，未经三合，那妖遮架不住，这根金箍棒吃不起。打个花，又淬于水里，遂此风平浪息。

行者回转高岸道：“兄弟们，辛苦阿！”沙僧道：“哥呵，这妖精他在岸上觉得不济，在水底也尽利害哩。我与二哥左右齐攻，只战得个两平。却怎么处置，救师父也？”行者道：“不必疑迟，恐被他伤了师父。”八戒道：“哥哥，我这一去哄他出来，你莫做声，但只在半空中等候。估着他钻出头来，却使个捣蒜打，照他顶门上着着实实一下，总然打不死他，好道也护疼发晕，却等老猪赶上一钯，管教他了帐。”行者道：“正是，正是。这叫做里迎外合，方可济事。”他两个复入水中。不题。

却说那妖邪败阵逃生，回归本宅。众妖接到宫中，鲃婆上前问道：“大王赶那两个和尚到那方来？”妖邪道：“那和尚原来还有一个帮手。他两个跳上岸去，那帮手轮一条铁棒打我，我闪过，与他相持，也不知他那棍子有多少斤重，我的铜锤莫想架得他住。战未三合，我却败回来也。”鲃婆道：“大王可记得那帮手是甚相貌？”妖邪道：“是一个毛脸雷公嘴，查耳躲，折鼻梁，火眼金睛和尚。”鲃婆闻说，打了一个寒禁道：“大王呵，亏了你识俊，逃了性命。若再三合，决然不得全生。

那和尚我认得他。”妖邪道：“你认得他是谁？”鰲婆道：“我当年在东洋海内，曾闻得老龙王说他的名誉，乃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混元一气上方太乙金仙美猴王齐天大圣。历叙官衔，何等郑重。如今归依佛教，保唐僧往西天取经，改名唤做孙悟空行者。他的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大王，你怎么惹他！今后再莫与他战了。”说不了，只见门里小妖来报：“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门外索战哩！”妖精道：“贤妹所见甚长，再不出去，看他怎么。”急传令，教：“小的们，把门关紧了。正是任君门外叫，只是不开门。让他缠两日，性摊了回去时^[2]，我们却不自在受用唐僧也？”那小妖一齐都搬石头，塞泥块，把门闭好。

八戒与沙僧连叫不出，呆子心焦，就使钉钯筑门。那门已此紧闭塞关，莫想能勾；被他七八钯筑破门扇，里面却都是泥土石块，高叠千层。沙僧见了，道：“二哥，这怪物惧怕之甚，闭门而走，我和你且回上河崖，再与大哥计较去来。”八戒依言，径转东岸。那行者半云半雾，提着铁棒等哩。看见他两个上来，不见妖怪，即按云头，迎至岸边，问道：“兄弟，那话儿怎么不上来？”沙僧道：“那妖物紧闭宅门，再不出来见面。被二哥打破门扇看时，那里面都是些泥土石块，实实的叠住了。故此不能得战，却来与哥哥计议，再怎么设法去救师父。”行者道：“似这般，却也无法可治。你两个只在河岸上巡视着，不可放他往别处走了，待我去来。”八戒道：“哥哥，你往那里去？”行者道：“我上普陀岩拜问菩萨，看这妖怪是那里出身，姓甚名谁，寻着他的祖居，拿了他的家属，捉了他的四邻，却来此擒怪救师。”八戒笑道：“哥呵，这等干只是忒费事，担搁了时辰了。”行者道：“管你不费事，不担搁！我去就来！”

好大圣！急纵祥光，躲离河口，径赴南海。那里消半个时辰，早望见落伽山不远。低下云头，径至普陀岩上。只见那二十四路诸天与守山大神、木叉行者、善财童子、捧珠龙女，一齐上前迎着施礼道：“大圣何来？”行者道：“有事要见菩萨。”众神道：“菩萨今早出洞，不许人随，自入竹林里观玩。知大圣今日必来，分付我等在此候接大圣，不可就见，请在翠岩前聊坐片时，待菩萨出来。”行者依言，还未坐下，又见那善财童子上前施礼道：“孙大圣，前蒙盛意，幸菩萨不弃收留，早晚不离左右，专侍莲花之下，甚得善慈。”此中清净，再不伤生。借题写意，方知回挽之妙。行者知是红孩儿，笑道：“你那时节魔业迷心，今朝得成正果，才知老孙是好人也。”行者久等不见，心焦道：“列位与我传报一声，若迟了，恐伤吾师之命。”诸天道：“不敢报。菩萨分付，只等他自出来哩。”行者性急，那里等得，急耸身往里便走。噫！

这个美猴王，性急能鹞薄^[3]。诸天留不住，要往里边蹚^[4]。拽步入深林，睁眼偷觑着。远观救苦尊，盘坐衬残簪。懒散怕梳妆，容颜多绰约。散挽一窝丝，未曾戴缨络。不挂素蓝袍，贴身小袄缚。漫腰束锦裙，赤了一双脚。披肩绣带无，精光两臂膊。玉手执钢刀，正把竹皮削。

行者见了，忍不住厉声高叫道：“菩萨，弟子孙悟空志心朝礼。”菩萨教：“外面俟候。”行者叩头道：“菩萨，我师父有难，特来拜问通天河妖怪根源。”菩萨道：“你且出去，待我出来。”行者不敢强，只得走出竹林，对众诸天道：“菩萨今日又重置家事哩。怎么不坐莲台，不妆饰，不喜欢，在林里削篾做甚？”诸天道：“我等却不知。今早出洞，未曾妆束，就入林中去了。又教我等在此接候大圣，必然为大圣有事。”行者没奈何，只得等候。不多时，只见菩萨手提一个紫竹篮儿出林，道：“悟空，我与你救唐僧去来。”行者慌忙跪下道：“弟子不敢催促，且请菩萨着衣登座。”菩萨道：“不消着衣，就此去也。”那菩萨撒下诸天，纵祥云腾空而去。孙大圣只得相随。

顷刻间，到了通天河界。八戒与沙僧看见，道：“师兄性急，不知在南海怎么乱嚷乱叫，把一个未梳妆的菩萨逼将来也。”救苦救难，观世音安得不急。说不了，到了河岸，二人下拜道：“菩萨，我等擅干^[5]，有罪，有罪。”菩萨即解下一根束袄的丝绦，将篮儿拴定，提着丝绦，半踏云彩，抛在河中，往上溜头扯着，口念颂子道：“死的去，活的住。死的去，活的住。”吊下生死，极其明亮。念了七遍，提起篮儿，但见那篮里亮灼灼一尾金鱼，还札眼动怜^[6]。菩萨叫：“悟空，快下水救你师父耶。”行者道：“未曾拿住妖邪，如何救得师父？”菩萨道：“这篮儿里不是？”八戒与沙僧拜问道：“这鱼儿怎生有那等手段？”菩萨道：“他本是我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每日浮头听经，修成手段。那一柄九瓣铜锤，乃是一根未开的菡萏，芙蓉花未开，则名菡萏。○此岂朱亥所贡忠义搏链者。被他运炼成兵。不知是那一日海潮泛涨，走到此间。我今早扶栏看花，却不见这厮出拜。掐指巡纹，算着他在此成精，害你师父。故此未及梳妆，运神功，织个竹篮儿擒他。”又胜似法纲。行者道：“菩萨，既然如此，且待片时，我等叫陈家庄众信人等，看看菩萨的金面。一则留恩，二来说此收怪之事，好教凡人信心供养。”菩萨道：“也罢，你快去叫来。”

那八戒与沙僧一齐飞跑至庄前，高呼道：“都来看活观音菩萨！都来看活观音菩萨！”只此一笔，九十九回之神自到。一庄老幼男女，都

向河边，也不顾泥水，都跪在里面磕头礼拜。内中有善图画者传下影神，这才是鱼篮观音现身。又寻出个古典，淹映下章三句，其神更妙。当时菩萨就归南海，八戒与沙僧分开水路，径往那水鼋之第找寻师父。原来那里边水怪鱼精尽皆死烂。却入后宫，揭开石匣，驮着唐僧，此时诚实而已，无不实之处，一句拍合正面。出离波津，与众相见。那陈清兄弟叩头称谢道：“老爷不依小人劝留，致令如此受苦。”行者道：“不消说了。你们这里人家，下年再不用祭赛。那大王已此除根，永无伤害。陈老儿，如今才好累你，快寻一只船儿，送我们过河去也。”那陈清道：“有，有，有。就教解板打船。”众庄客闻得此言，无不喜舍；那个道我买桅篷，这个道我办篙桨，有的说我出绳索，有的说我雇水手。正都在河边上炒闹，忽听得河中间高叫：“孙大圣，不要打船，花费人家财物，我送你们过去。”众人听说，个个心惊，胆小的走了回家，胆大的战兢兢贪看。须臾，那水里钻出一个怪来，你道怎生模样：

方头人物非凡品，九助灵机号水仙。曳尾能延千纪寿，潜身静隐百川渊。翻波跳浪冲江岸，向日朝风卧海边。养气含灵真有道，多年粉盖癞头鼋。

那老鼋又叫：“大圣，不要打船，我送你师徒过去。”行者轮着铁棒道：“我把你这个孽畜！若到边前，这一棒就打死你！”老鼋道：“我感大圣之恩，情愿办好心送你师徒，你怎么返要打我？”行者道：“与你有甚恩惠？”老鼋道：“大圣你不知，这下水鼋之第乃是我的住宅，自历代以来，祖上传留到我。我因省悟本根，养成灵气，在此处修行，被我将祖居翻盖了一遍，立做一个水鼋之第。焕然一新，可谓丕振家声，神其祖武。那妖邪乃九年前海啸波翻，他赶潮头来于此处，仗逞凶顽与我争斗，被他伤了我许多儿女，夺了我许多眷族。我斗他不过，将巢穴白白的被他占了。夺人子女，占民房产，其罪更大。今蒙大圣至此答救唐师父，请了观音菩萨，扫净妖氛，收去怪物，将第宅还归于我。我如今团圞老小，再不须挨土封泥，得居旧舍。此恩重若丘山，深如大海。且不但我等蒙恩，只这一庄上人，免得年年祭赛，全了多少人家儿女。此诚所以谓一举而两得之恩也，敢不报答。”

行者闻言，心中暗喜，收了铁棒，道：“你端的是真实之情么？”老鼋道：“因大圣恩德洪深，怎敢虚谬？”行者道：“既是真情，你朝天（睹）〔赌〕咒。”那老鼋张着红口，朝天发誓道：“我若真情不送唐僧过此通天河，将身化为血水。”行者笑道：“你上来，你上来。”老鼋却才负近岸边，将身一纵，爬上河崖。众人近前观看，有四丈围圆的一个

大白盖。行者道：“师父，我们上他身渡过去也。”三藏道：“徒弟呀，那层冰厚冻，尚且遭迍，况此鼋背，恐不稳便。”老鼋道：“师父放心，我比那层冰厚冻稳得紧哩。但歪一歪，不成功果。”行者道：“师父呵，凡诸众生，会说人话，决不打诳语。”教：“兄弟们，快牵马来。”到了河边，陈家庄老幼男女一齐来拜送。行者教把马牵在白鼋盖上，请唐僧站在马的颈项左边，沙僧站在右边，八戒站在马后，行者站在马前。又恐那鼋无礼，解下虎觔绦子，穿在老鼋的鼻之内，扯起来像一条缰绳。却使一只脚踏在盖上，一只脚登在头上，一只手执着铁棒，一只手拉着缰绳，叫道：“老鼋，慢慢走呵。歪一歪儿，就照头一下。”老鼋道：“不敢，不敢。”他却蹬开四足，踏水面如行平地。众人都在岸上焚香叩头，都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正是：真罗汉临凡，活菩萨出现。众人只拜的望不见形影方回。不题。

却说那师父驾着白鼋，那消一日，行过了八百里通天河界，干手干脚的登岸。三藏上岸，合手称谢道：“老鼋累你，无物可赠，待我取经回谢你罢。”老鼋道：“不劳师父赐谢。我闻得西天佛祖无灭无生，不生不死也。能知过去未来之事。我在此间整修行了一千三百余年，虽然延寿身子，会说人话，只是难脱本壳。万望老师父到西天，与我问佛祖一声，看我几时得脱本壳，可得一个人身。”不须问佛祖，当问自心耳。三藏道：“我问。”已为九十九回伏案。那老鼋才淬水中去了。行者遂伏侍唐僧上马，八戒挑着行囊，沙僧跟随左右，师徒们找大路一直奔西。这是：

圣僧奉旨拜弥陀，水远山遥灾难多。意志心诚不惧死，白鼋驮渡过天河。以河起，仍以河结。

毕竟不知此后有多少路程，有甚么凶吉，且听下回分解。

作善不诚，有如冰桥悬渡，非惟彼岸不可登，而陷溺有必然者，必至水第神归。魔灭鼋渡，则八百里之通天亦极容易，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大道至公，人物各有自尽之理。鼋能修道，则怪即是佛；人若违道，则佛亦是魔。魔佛之分，不在人与鼋，在诚与不诚而已矣。

关夫子精忠贯日，亘古无双，凡事君者未出其右。不知何故，有“矜而自骄，无礼于士大夫”之说，且牢不可破。因作一论，敢以质之明士。

尝读关夫子传，见有所谓“矜而自骄，无礼于士大夫”者。噫！斯言

也，亦何自而来于公也。夫公之为人，岂尚有矜骄之举，无礼之事耶？然而所言与所行，何其相左而且远也。盖贤圣必不矜骄，无礼者必不忠义，此理之可以明断者也。顾谓公之矜骄无礼，犹能忠义独隆，为千古之大圣大贤也哉。既以矜骄为真，则其贤圣必假；若以忠义不假，无礼之事必无。此又情之可以不辩而自明者也。然而公之矜骄无礼之说，又何自而来也？予今不得不与世辩，予今不得不为公辩也。盖此语实出《三国志》陈寿奏表中。当日既以晋为帝，则自不得复予蜀。若讲得西蜀过美，则难以处乎晋矣。是以委曲回护，表扬其大端，略指其细，故此乃表疏之体，臣子之道，而陈寿此时亦有不得不然者，以与“明于治国，短于将略”一样书法，写得情形毕露，不予之中实寓深予之至意。忆高明卓见者宜无有不知，不谓天下后世之不相量也。《孟子》云：“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故凡尚论者，必须明举其事，确指其人，使天下后世昭昭不疑，顾可以空空而漫道也。且公之事先主，待翼德，处曹吕，奔刘表，以及镇荆襄，大小将士，内外寮友，所历之境不一，所接之人不乏，只见其彬彬有礼，端庄儒雅，并莫睹所谓矜骄无礼者。而知周公恐惧之语，当有以熟味而细玩之也。或曰称虎女辱子瑜，此又不然也。夫曹操，国贼也，孙权之窃据正与之相等，此乃杀之不足，又何有于其骂也。况周公诛管蔡，无伤于文王；关公骂吴使，何碍于玄德？若以骂贼者为矜骄，则必以敬贼者为有礼，为此言者实昧纲常之道，君臣之义，乌足以私意而妄议古人也。况既不能明举一事，确指一人，此原等陈平之盗嫂，曾参之杀人，顾可以莫须有之事而相信也。且此语不加于公有生之日，忽加于在天之灵，不出之西蜀，独传之伪晋，其言之不足凭也明矣。凡读陈寿之《志》者，莫不以为妄，何独于此又信其真也？昔叔孙武叔毁仲尼，幸未为斯人道也。予尝读：“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可见大圣存心，人有一节之长，亦必欣道表彰，不肯淹没。况公之大忠大义、大节大勇，表之宇宙，传之后世，实可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于此犹恐不暇，乃不务出此，而欲以莫须有之细故妄加，且以为快心之美谈，则又何为也。借曰有之，予亦不为公强辩。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1] 专故子：借故，故意。

[2] 摊：同“瘫”。疲惫，弛软。

[3] 鹄薄：刻薄，挖苦。

[4] (duò)：闯入。

[5] 擅干：擅自冒犯。

[6] 札眼：眨眼。

[7] 喜舍：行善施舍。

第五十回

情乱性从因爱欲 神昏心动遇魔头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西天一路，所历魔怪之地不一，即化斋亦是常事。未见行者画地作圈，令长老安坐其中而不出者。此卷忽然写此，何也？盖以西天之道非别，即吾性中之孝道；圈子非别，即生事葬祭之礼也。人必于此三者谨守勿忝，一刻不可出了范围，方是正道。乃行者等不务出此，以致生死尽违，此凶怪之所由来也。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正是这圈子的妙解。

通天河是写不忠，此传正言不孝。所以开手紧接通天鼋渡一段，正为本题领脉。夫孝为五伦之首，百行之原，而至大者莫如生事死葬。写三藏饥寒，以见生不能事；白骨嫋嫋，以喻死不能葬。至以窃夺之物为恭孝，则灭理犯法，有违正道也远矣。此背心之所以不能解释也。盖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于是天理昭彰，雷掬示戒，不得已而拜求太上。盖太上者，即此礼也。必生死以礼，而孝道方才无愧，则背心自解，圈套亦自脱矣，此兕怪之所以收降也。

心地频频扫，尘情细细除。莫教坑堑陷毗卢^[1]。本体常清静，方可论元初。

性烛须挑剔，曹溪任吸呼。勿令猿马气声粗。昼夜绵绵息，方显是功夫。

这一首词牌名《南柯子》，南柯乃梦也，隐喻此章为孟氏而发也。单道着那唐三藏脱却通天河寒冰之灾，踏白鼋负登彼岸。忠臣必是孝子，领及通天，便得此章之脉。师徒四众顺着大路，望西而进，顺着大路便不出圈子，虚笼“礼”字。正遇严冬之景。冷淡凄凉，是从“礼”字反面而入。但见那林光漠漠烟中淡，山骨棱棱水外清。师徒们正当行处，忽然又遇一座大山，阻住去道，路窄崖高，石多岭峻，人马难行。三藏

在马上，兜住缰绳，叫声“徒弟”！那孙行者引猪八戒、沙和尚近前侍立问：“师父借用‘父’字，以作通章眼目。有何分付？”三藏道：“你看前面山高，恐有虎狼妖怪伤人，此怪不伤别人，单伤父母。是必仔细。”行者道：“师父放心莫虑。我等兄弟三人，心和意合，归正求真，使出荡怪降妖之法，怕甚么虎狼妖兽！”三藏闻言，只得放怀前进。到于谷口，促马登崖，抬头仔细观看，好山：

嵯峨矗矗，（变）〔峦〕削巍巍。嵯峨矗矗冲霄汉，（变）〔峦〕削巍巍碍碧空。怪石乱堆如坐虎，苍松斜挂似飞龙。岭上鸟啼娇韵美，崖前梅放异香浓。涧水潺湲流出冷，巅云黯淡过来凶。又见那，飘飘雪，凛凛风，咆哮饿虎吼山中。寒鸦拣树无栖处，野鹿寻窝没定踪。可叹行人难进步，皱眉愁脸把头蒙。饿虎寒鸦，无栖没定，点缀殊妙。

师徒四众冒雪冲寒，战兢兢行过那巅峰峻岭，远望见山凹中有楼台高耸，房舍清幽。礼仪出于富足，只写高楼大厦，便得“礼”字之神。唐僧马上欣然道：“徒弟呵，这一日又饥又寒，如此高楼大厦，却令父母饥寒，此琵琶之所以作也。○拈出饥寒，先反首句生事。幸得那山凹里有楼台房舍，断乎是庄户人家，定是孟孙之辈，而庄户焉能有此。庵观寺院，且去化些斋饭吃了再走。”行者闻言，急睁睛看，只见那壁厢凶云隐隐，恶气纷纷，僭窃无礼之状。回首对唐僧道：“师父，那厢不是好处。”三藏道：“见有楼台亭宇，如何不是好处？”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宅取人恐又失之孟氏。行者笑道：“师父阿，你那里知道，西方路上，多有妖怪邪魔，善能点化庄宅，不拘甚么楼台房舍，铺阁亭宇，俱能指化了哄人。你知道龙生九种，内有一种名蜃。朱文公厚葬用蜃炭，又蜃善生育。出“生”字无迹。蜃气放光，就如楼阁浅池。若遇大江昏迷，蜃现此势，纯弄虚头。倘有鸟鹊飞腾，定来歇翅，那怕你上万论千，尽被他一气吞之龙生之而自食之，不顾父母之养，可知此饥寒之所由来也。○为下饮食之人写照。此意害人最重。那壁厢气色凶恶，决不似以礼之家。断不可入。”三藏道：“既不可入，我却着实饥了。”饥已不可甚，至“着实”生事，二字不堪。行者道：“师父果饥，且请下马，就在这平处坐下，待我别处化些斋来你吃。”

三藏依言下马，八戒采定缰绳，沙僧放下行李，即去解开包裹，取出钵盂，递与行者。行者接在手中，分付沙僧道：“贤弟，却不可前进，好生保护师父稳坐于此，待我化斋回来，再往西去。”沙僧领诺。行者又向三藏道：“师父，这去处少吉多凶，切莫要动身别往。老孙化斋去也。”唐僧道：“不必多言，但要你快去快来，我在这里等你。”行

者转身欲行，却又回来道：“师父，我知你没甚坐性，我与你个安身法儿。”即取金箍棒幌了一幌，将那平地下周围画了一道圈子，此即环道，紧贴“礼”字。照后金钢琢，以作一篇之主脑。请唐僧坐在中间，着八戒、沙僧侍立左右，把马与行李都放在近身。对唐僧合掌道：“老孙画的这圈，强似那铜墙铁壁，凭他甚么虎豹狼虫、妖魔鬼怪，俱莫敢近。但只不许你们走出圈外，只在中间稳坐，保你无虞。人在礼中，物欲自不能侵犯。但若出了圈儿，定遭毒手。千万，千万！至祝，至祝！”叮咛告戒，俨然无违之旨。三藏依言，师徒俱端然坐下。行者纵起云头，寻庄化斋。一直南行，忽见那古树参天，乃一村庄舍。按下云头，仔细观看。但只见：

雪欺衰柳，冰结方塘。疏疏修竹摇青，郁郁乔松凝翠。几间茅屋半妆银，一座小桥斜砌粉。篱边微吐水仙花，檐下长垂冰冻箸。飒飒寒风送异香，雪漫不见梅开处。

行者随步观看庄景，只听得“呀”的一声，柴扉响处，走出一个老者，手拖藜杖，头顶羊裘，身穿破衲，足踏蒲鞋，拄着杖，仰面朝天道：“西北风起，明日晴了。”说不了，后边跑出一个哈巴狗儿来，望着行者汪汪的乱吠。【侧批】伏后“听”字。老者却才转过头来，看见行者，捧着钵盂，打个问讯道：“老施主，我和尚是东土大唐钦差上西天拜佛求经者，适路过宝方，我师父腹中饥馁，特造尊府，募化一斋。”老者闻言，点头顿杖道：“长老，你且休化斋，你走错路了。”事不以礼，便非正道，故云“错路”。行者道：“不错。”老者道：“往西天大路在那直北下，此间到那里有千里之遥，此时已出圈子之外，而违礼远矣。还不去找大路而行？”行者笑道：“正是直北下。我师父现在大路上端坐，等我化斋哩。”那老者道：“这和尚胡说了。你师父在大路上等你化斋，似这千里之遥，就会走路，也须得六七日；走回去，又要六七日，却不饿坏他也。”朝不回，倚门而望；暮不回，倚闾而望；七八日不回，则无所望矣。行者笑道：“不瞒老施主说，我才然离了师父，还不尚一盏热茶之时，却就走到此处。如今化了斋，还要赶去作午斋哩。”老者见说，心中害怕道：“这和尚是鬼，是鬼！”是个搽脸的李鬼。急抽身往里就走，行者一把扯住道：“施主那里去？有斋快化些儿。”老者道：“不方便，不方便，别转一家儿罢。”行者道：“你这施主好不会事！你说我离此有千里之遥，若再转一家，却不又有千里？真是饿杀我师父也。”那老者道：“实不瞒你说，我家老小六七口，才淘了三升米下锅，还未曾煮熟，你且到别处转转再来。”行者道：“古人云：‘走三家，不如坐一家。’我贫僧在此等一等罢。”那老者见缠得紧，

恼了，举藜杖就打。行者公然不惧，被他照光头上打了七八下，只当与他拂痒。那老者道：“这是个撞头的和尚。”行者笑道：“老官儿，凭你怎么打，只要记得杖数明白，一杖一升米，照下则人贱之矣，更奇。慢慢量来。”那老者闻言，急丢了藜杖，跑进去把门关了，只嚷：“有鬼！有鬼！”慌得那一家儿战战兢兢，把前后门俱关上。行者见他关了门，心中暗想：“这老贼才说淘米下锅，不知是虚是实。常言道：‘道化贤良释化愚。’且等老孙进去看看。”好大圣！捻着诀，使个隐身遁法，径走入厨中看处，果然那锅里气腾腾的煮了半锅干饭。就把钵盂往里一掬^[2]，满满的掬了一钵盂，竟是窃取以此事亲，则止知有食而不知有礼矣。即驾云回转。不题。

却说唐僧坐在圈子里，等待多时，不见行者回来，欠身恨望道：“这猴子往那里化斋去了！”八戒在傍笑道：“知他往那里耍子去来！化甚么斋，却教我们在此坐牢。”譬喻更妙。三藏道：“怎么谓之坐牢？”八戒道：“师父，你原来不知，古人划地为牢，他将棍子划个圈儿，强似铁壁铜墙，假如有虎狼妖兽来时，如何挡得他住？只好白白的送与他吃罢了。”三藏道：“悟能，凭你怎么处治？”八戒道：“此间又不藏风，又不避冷。若依老猪，只该顺着路往西且行。师兄化了斋，驾了云，必然来快，让他赶来。如有斋，吃了再走。如今坐了这一会，老大脚冷。”三藏闻此言，就是晦气星到了，遂依呆子，一齐出了圈外。不以礼矣，故云圈外。

八戒牵了马，沙僧挑了担，那长老顺路步行前进。不一时，到了楼阁之所，却原来是坐北向南之家，门外八字粉墙，有一座倒垂莲升斗门楼，都是五色妆的。先插此笔，下文之不祭不葬，便难为富贵人而宽也。那门儿半开半掩。八戒就把马拴在门枕石鼓上，沙僧歇了担子，三藏畏风，其寒可知。坐于门槛之上。八戒道：“师父，这所在想是公侯之宅，相辅之家。前门外无人，想必都在里面烘火。你们坐着，让我进去看看。”唐僧道：“仔细些，莫要冲撞了人家。”呆子道：“我晓得。自从归正禅门，这一向也学了礼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此礼之数也。点醒“礼”字，眉目分明。不比那村莽之夫也。”

那呆子把钉钯撒在腰里，整一整青锦直裰，斯斯文文走入门里。只见是三间大厅，帘栊高控，静悄悄全无人迹，也无桌椅家伙。转过屏门往里又走，乃是一座穿堂^[3]，堂后有一座大楼，楼上窗格半开，隐隐见一顶黄绫帐幔。呆子道：“想是有人怕冷，还睡哩。”他也不分内外，拽步只管走上楼来^[4]，用手掀开看时，把呆子唬了一个躔踵。原来那帐里

象牙床上，白螭螭的一堆骸骨，白骨暴露，不葬可知，却于生事内串入祭葬。轻重更为得法。骷髅有巴斗大，腿挺骨有四五尺长。其肤又不止尺寸。那呆子定了性，止不住腮边泪落，对骷髅点头叹云，“你不知是：

那代那朝元帅体，何邦何国大将军。当时豪杰争强胜，今日凄凉露骨筋。不见妻儿来侍奉，那逢士卒把香焚。不止不葬，亦并不祭。深进一层，翻“以礼”二字更刻。谩观这等真堪叹，可惜兴王霸业人。”

八戒正才感叹，只见那帐幔后有火光一幌。呆子道：“想是有侍奉香火之人在后面哩。”急转步过帐观看，却是穿楼的窗扇透光。那壁厢有一张彩漆的桌子，桌子上乱搭着几件锦绣绵衣。呆子提起来看时，却是三件纳锦背心儿。礼属心，背心即是达礼。三件紧贴，生事祭葬而言也。

他也不管好歹，拿下楼来，出厅房，径到门外道：“师父，这里全没人烟，是一所亡灵之宅。老猪走进里面，直至高楼之上，黄绫帐内有一堆骸骨。串楼傍有三件纳锦的背心，被我拿来了，也是我们一程儿造化。此时天气寒冷，正当用处。师父且脱了裋衫，把他且穿在底下，受用受用，免得吃冷。”“事”字内原兼衣食，故先讲食缺，次讲衣单。三藏道：“不可，不可。律云：公取窃取皆为盗。倘若有人知觉，赶上我们，见了当官，断然是一个窃盗之罪。且又照定僭窃，更觉文心之细。还不送进去，与他搭在原处！我们在此避风坐一坐，等悟空来时走路。出家人，不要这等爱小⁵。”八戒道：“四顾无人，虽鸡犬亦不知之，但只我们知道，谁人告我？惟其如此，是以偷的圈子弄也。有何证见？就如拾得的一般，那里论甚么公取窃取也！”三藏道：“你胡做呵！虽是人不知之，天何盖焉！玄帝垂训云：“暗室亏心，神目如电。”是以哄不过如来。趁早送去还他，莫爱非礼之物。”父母不受非礼之物，为子者却有非礼之奉。翻不以礼更醒。

那呆子莫想肯听，对唐僧笑道：“师父阿，我自为人，也穿了几件背心，不曾见这等纳锦的。你不穿，且待老猪穿一穿，试试新，护护脊背。等师兄来，脱了还他走路。”沙僧道：“既如此说，我也穿一件儿。”两个齐脱了上盖直裰，将背心套上。穿上背心，则三件俱不以礼矣。才紧带子，不知怎么立站不稳，“扑”的一跤，原来这背心儿赛过绑缚手，霎时间把他两个背剪手贴心捆了。

慌得个三藏跌足报怨，急忙来解，那里便解得开！背礼不孝，如何

还能解释？三个人在那里吆喝之声不绝，却早惊动了魔头。原来那座楼房果是妖精点化的，终日在此拿人。他在洞里正坐，忽闻得怨恨之声，急出门来看，果见捆住几个人了。妖魔即唤小妖，同到那厢，收了楼台房屋之形，把唐僧搀住，牵了白马，挑了行李，将八戒、沙僧一齐捉到洞里。老妖魔登台高坐，众小妖把唐僧推近台边，跪伏于地。妖魔问道：“你是那方和尚？怎么这等胆大，白日里偷盗我的衣服？”三藏滴泪告曰：“贫僧是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取经的，因腹中饥饿，着大徒弟去化斋未回，不曾依得他的言语，误撞仙庭避风。不期我这两个徒弟爱小，拿出这衣物。贫僧决不敢坏心，当教送还本处。他不听吾言，要穿此护护脊背，不料中了大王机会^[6]，把贫僧拿来。万望慈悯，留我残生，求取真经，永记大王恩情，回东土千古传扬也。”

那妖魔笑道：“我这里常听得人言，有人吃了唐僧一块肉，发白还黑，齿落更生。好避风，牛皮帐又煖似锦背心。幸今日不请自来，还指望饶你哩。正所谓爱亲者，适所以害亲也。你那大徒弟叫做甚么名字？往何方化斋？”八戒闻言，即开口称扬道：“我师兄乃五百年前大闹天宫齐天大圣孙悟空也。”那妖魔听说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老大有些悚惧。口内不言，心中暗想道：“久闻那厮神通广大，如今不期而会。”教：“小的们，把唐僧捆了。将那两个解下宝贝，换两条绳子，也捆了。且抬在后边，待我拿住他大徒弟，一发刷洗，却好凑灶蒸吃。”众小妖答应一声，把三人一齐捆了，抬在后边。将白马拴在槽头，行李挑在屋里。众妖都磨兵器，准备擒拿行者。不题。

却说孙行者自南庄人家掇了一钵盂斋饭，驾云回返旧路，竟至山坡平处，按下云头，早已不见唐僧，不知何往。棍划的圈子还在，只是人马都不见了。圈子自在，人却不见。安得林放以问之也。回看那楼台处所，亦俱无矣，惟见山根怪石。行者心惊道：“不消说了，他们定是遭那毒手也！”急依路看着马蹄，向西而赶。行有五六里，正在凄惶之际，只闻得北坡外有人言语。看时，乃一个老翁，氈衣盖体，暖帽蒙头，足下踏一双半新半旧的油靴，手持着一根龙头拐棒，后边跟一个年幼的僮仆，折一枝腊梅花，寒梅有意，子独何心。自坡前念歌而走。行者放下钵盂，靛面道个问讯，叫：“老公公，贫僧问讯了。”那老翁即便回礼，道：“长老，那里来的？”行者道：“我们东土来的，往西天拜佛求经。一行师徒四众。我因师父饿了，特去化斋，教他三众坐在那山坡平处相候。及回来不见，子欲养亲，亲不在矣。不知往那条路上去了。动问公公，可曾看见？”老者闻言，呵呵冷笑道：“你那三众，可有一个长嘴大耳的么？”行者道：“有，有，有。”“又有一个晦气色脸的，牵着

一匹白马，领着一个白脸的胖和尚么？”行者道：“是，是，是。”老翁道：“他们走错了路，窃衣夺食，俱有出圈子之外也远矣。你休寻他，各人顾命去也。”行者道：“那白脸者是我师父，那怪样者是我师弟，我与他共发虔心，要往西天取经，如何不寻他去？”老翁道：“我才然从此过时，看见他们错走了路径，闯入妖魔口里去了。”行者道：“烦公公指教指教，是个甚么妖魔？居于何方？我好上门取索他等，往西天去

也。”老翁道：“这座山叫做金**峴**山。山前有个金**峴**洞，洞都是金的，其富可知。那洞中有一个独角兕大王。那大王神通广大，威武高强。那三众此回断没命了，你若去寻，他只怕连你也难保，不如不去之为愈也。我也不敢阻你，也不敢留你，只凭你心中度量。”行者再拜称谢道：“多蒙公公指教，我岂有不寻之理！”把这斋饭倒与他，将这空钵盂自家收拾。

那老翁放下拐棒，接了钵盂，递与僮仆，现出本像，双双跪下叩头，叫：“大圣，小神不敢隐瞒。我们两个就是此山山神、土地，在此候接大圣。这斋饭连钵盂小神收下，让大圣身轻，好施法力。待救唐僧出难，将此斋饭还奉唐僧，方显得大圣至恭至孝。”只恐此饭生不可养，而死并不可祭。○点明章旨，已为子母河伏案。行者喝道：“你这毛鬼讨打！既知我到，何不早迎，却又这般藏头露尾，是甚道理？”土地道：“大圣性急，小神不敢造次，恐犯威颜，故此隐像告知。”行者息怒道：“你且计打，好生与我收着钵盂，待我拿那妖精去来。”土地、山神遵领。这大圣却才束一束虎觔绦，拽起虎皮裙，执着金箍棒，径奔山前找寻妖洞。转过山崖，只见那乱石磷磷，翠崖边有两扇石门，门外有许多小妖在那里轮枪舞剑。真个是：

烟云凝瑞，苔藓堆青。峻嶒怪石列^[7]，崎岖曲道萦。猿啸鸟啼风景丽，鸾飞凤舞若蓬瀛^[8]。向阳几树梅初放，日暖千竿竹自青。陡崖之下，深涧之中。陡崖之下雪堆粉，深涧之中水结冰。两林松柏千年秀，几簇山茶一样红。

这大圣观看不尽，拽开步，竟至门前，厉声高叫道：“那小妖！你快进去与你那洞主说，我本是唐朝圣僧徒弟齐天大圣孙悟空，快教他送我师父出来，免教你等丧了性命。”那伙小妖急入洞里报到：“大王，前面有一个毛脸勾嘴的和尚，称是齐天大圣孙悟空，来要他师父哩。”那魔王闻得此言，满心欢喜道：“正要他来哩！我自离了本宫，下降尘世，更不曾试试武艺。今日他来，必是个对手。”即命小妖们取出兵器。那洞中大小群妖抖搜精神，即忙抬出一根丈三长的点钢枪，递与老

怪。老怪传令，教：“小的们！各要整齐。进前者赏，退后者诛。”众妖得令，随着老怪走出门来，叫道：“那个是孙悟空？”行者在傍闪过，见那魔王生得好不凶丑：

独角参差，双眸幌亮。顶上粗皮突，耳根黑肉光。舌长时搅鼻，口阔版牙黄。毛皮青似靛，觔挛硬如钢。比犀难照水，像牯不耕荒。全无喘月犁云用^[9]，倒有欺天振地强。两只焦觔蓝靛手，雄威直挺点钢枪。细看这等凶模样，不枉名称兕大王^[10]。是个不带圈子的野兽。兕乃牛也，海口大肚，舌能搅鼻，按下饮食之人，且并伏定舌之怪。

孙大圣上前道：“你孙外公在这里也！快早还我师父，两无毁伤；若道半个‘不’字，我教你死无葬身之地！”点“死”、“葬”二字省力。那魔喝道：“我把你这个大胆泼猴精！惟其大胆，是以屡僭非分。你有些甚么手段，敢出这般大言！”行者道：“你这泼怪！是也不曾见我老孙的手段！”那妖魔道：“你师父偷盗我的衣服，实是我拿住了，如今待要蒸吃。你是个甚么好汉，就敢上我的门来取讨！”行者道：“我师父乃忠良正直之僧，岂有偷你甚么衣服之理！”妖魔道：“我在山路边点化一座仙庄，你师父潜入里面，心爱情欲，将我三领纳锦绵装背心儿偷穿在身，见有赃证，故此我才拿他。照下养小失大，更亮。你今果有手段，即与我比势。假若三合敌得我，饶了你师之命；如敌不过我，教你一路归阴！”轻轻一笔，“祭”、“葬”二字便已传神。行者笑道：“泼物！不须讲口！但说比势，正合老孙意思。走上来，吃吾之棒！”那怪物那怕甚么赌斗，挺钢枪劈面迎来。这一场好杀！你看那：

金箍棒举，长杆枪迎。金箍棒举，亮烁烁似雷掣金蛇；长杆枪迎，明幌幌如龙离黑海。那门前小妖擂鼓，排开阵势助威风；这壁厢大圣施功，使出纵横逞本事。他那里一杆枪，精神抖搜；我这里一条棒，武艺高强。正是英雄相遇英雄汉，果然对手才逢对手人。那魔王口喷紫气倒烟电，这大圣眼放光华结绣云。只为大唐僧有难，两家无义苦争论。

他两个战经三十合，不分胜负。那魔王见孙悟空棒法齐整，一往一来，全无些破绽，喜得他连声喝采道：“好猴儿！好猴儿！真个是那闹天宫的本事！”骂的绝妙。这大圣也爱他枪法不乱，右遮左挡，甚有解数，也叫道：“好妖精！好妖精！果然是一个偷丹的魔头！”正是窃礼的怪物。二人又斗了一二十合，那魔王把枪尖点地，喝令小妖齐来。那些泼怪，一个个拿刀弄杖，执剑轮枪，把个孙大圣围在中间。行者公然不惧，只叫：“来得好！来得好！正合吾意！”使一条金箍棒，前迎后架，东挡西除。那伙群妖，莫想肯退。行者忍不住焦躁，把金箍棒丢将起

去，喝声“变”！即变作千百条铁棒，好便似飞蛇走蟒，盈空里乱落下来。那伙妖精见了，一个个魄散魂飞，抱颈缩头，尽往洞里逃命。老魔王唏唏冷笑道：“那猴不要无礼！反喝的妙。看手段！”即忙袖中取出一个亮灼灼白森森的圈子赶来，望空抛起，叫声“着”！唵喇一下，把金箍棒收做一条，套将去了。出了圈子，又弄圈子，读下便见其妙。弄得孙大圣赤手空拳，翻觔斗逃了性命。那妖魔得胜回归洞，行者朦胧失主张。只个失礼的、病害的，奇绝。这正是：

道高一尺魔高丈，性乱情昏错认家。可恨法身无坐位，当时行动念头差。

毕竟不知这番怎么结果，且听下回分解。

天何以为背心也？盖礼属心，非其有而取之，则背礼者，即所以背心也。孝亲者竟作背心事，于是背心者旋即背绑矣。究竟不得为礼，又安得为孝？

南柯乃梦也，隐喻孟氏。衣食紧贴生事，白骨嫋嫋，是反不葬，香火无人，并见不祭。夫礼仪出于富贵，而富贵之家，每不以礼。故云八字粉墙，门楼升斗。这篇不以礼的文字，盖为富贵人而设也。

君子不饮盗泉之水，父母岂享窃取之供？况白骨嫋嫋，香火冷淡，则生事祭葬，俱有出圈子之外，而无礼实甚。起笔先将题面逐句点清，以下俱从“礼”字翻入，又是一种新奇之妙。

富贵之家，岂有窃物以事亲者？盖此本朱注之意，以言僭窃也，于分则过之，于礼则不足。是以写一窃衣窃食，正见非礼之奉也。

臣事君以忠，是此章的来龙；饮食之人，又是此篇的去脉。所以起笔先写蜃楼饥饿，以及欢唱饮宴，俱为下文立案。

金峴洞却住的是兕牛怪，其意绝妙。然非此洞，无以有此怪；亦惟此怪，方能有此洞也。

礼属南方丙丁火，极热。落笔先写寒冰，只此一句，不止顺手拈出饥寒，便已反扣定题面，此不以礼之怪所由来也。

[1] 毗（pí）卢：毗卢舍那的省称，法身佛的通称。

[2] 捩（yǎ）：舀。

[3] 穿堂：房屋之间的过道。

[4] 拽步：拉开脚步。

[5] 爱小：贪小便宜。

[6] 机会：机关，圈套。

[7] 崢嶸（líng céng）：高耸突兀。

[8] 蓬瀛：蓬莱和瀛洲。神山名，相传为仙人所居之处。泛指仙境。

[9] 喘月：吴地天热，水牛晚间看到月亮，误作太阳，便觉热而气喘。

[10] 兕（sì）：古代兽名。似野牛，皮厚，可以制甲。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

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有惰其四肢，而令老母自食其力者，有等于长工，而不过令其日食三餐者。且更有搽胭抹脂，单在人前粉饰者，似此孝子，“礼”之一字早已死绝，而为之扫地矣。此《琵琶》之所以痛恨于张广财也。

《琵琶》深得此意，而其文更刻。挨糠饥荒一段，以见生不能事；剪发筑坟一段，以见死不能葬；扫坟一段，正见其不祭也。自己富贵有馀，却令父母水火不足；且有此广财，犹令父母冻饿而死，要此广财何用？所以此章立言，单为富贵人而罪也。

或曰：水火指饮食，紧贴生事。盖所缺在礼，不在饮食，故以此作衬。

话说齐天大圣空着手，败了阵，来坐于金**兜**山后，扑梭梭两眼滴泪，叫道：“师父阿！指望和你：

佛恩有德有和融，同幼同生意莫穷。同住同修同解脱，同慈同念显灵功。同缘同相心真契，同见同知道转通。岂料如今无拄杖，空拳赤脚怎兴隆。”至此德不修，而业亦不进，真可悲叹。

大圣凄惨多时，心中暗想道：“那妖精认得我。我记得他在阵上夸奖道：‘真个是闹天宫’之类！回照前文，穿插有线。这等看来，决不是凡间怪物，定然是天上凶星。想因思凡下界，又不知是那里降下来魔头，且须上界去查勘查勘。”行者这才是以心问心，自张自主，急翻身纵起祥云，直至南天门外。忽抬头见广目天王若肯广目，再无此失。居丧读礼，正此之谓。当面迎着，长揖道：“大圣何往？”行者道：“有事要见玉帝。你在此何干？”广目道：“今日轮该巡视南天门。”人皆因此地不肯巡视，是以三件俱错。说未了，又见那马、赵、温、关四大元帅作礼道：“大圣，失迎，请待茶。”行者道：“有事哩。”遂辞了广目并四

元帅，竟入南天门里，直至凌霄殿外，果又见张道陵、葛仙翁、许旌阳、丘弘济四天师，并南斗六司、北斗七元，都在殿前迎着行者，一齐起手道：“大圣如何到此？”又问：“保唐僧之功完否？”行者道：“早哩，早哩。路遥魔广，才有一半之功，见如今阻住在金山金**峴**洞，有一个兕怪，把唐师父拿于洞里。是老孙寻上门，与他交战一场。那厮神通广大，把老孙的金箍棒抢去了，因此难缚魔王。疑是上界那个凶星思凡下界，又不知是那里降来的魔头。老孙因此来寻玉帝，问他个钳束不严。”许旌阳笑道：“这猴头还是如此放刁！”行者道：“不是放刁，我老孙一生是这口儿紧些，按下饮食之人。才寻的着个头儿。”张道陵道：“不消多说，只与他传报便了。”行者道：“多谢，多谢。”

当时四天师传奏凌霄，引见玉陛。行者朝上唱个大喏，道：“老官儿，累你，累你！累及张主，此心亦大不安，而不知为人子者，其心又何如？我老孙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一路凶多吉少，也不消说。于今来在金**峴**山金洞，有一兕怪，把唐僧拿在洞里，不知是要蒸，要煮，要晒。是老孙寻上他门，与他交战。那怪神通广大，把我金箍棒抢去，因此难缚妖魔。那怪说有些认得老孙，我疑是天上凶星思凡下界，为此特来启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鉴，降旨查勘凶星，发兵收剿妖魔，老孙不胜战栗屏营之至**u**！”却又打个深躬道：“以闻。”傍有葛仙翁笑道：“猴子是何前倨后恭？”行者道：“不敢，不敢！不是甚前倨后恭，老孙于今是没棒弄了。”彼时玉皇天尊闻奏，即忙降旨可韩司知道：背理不孝，实可为之寒心。“既如悟空所奏，可速查诸天星斗，各宿神王，有无思凡下界，随即覆奏施行以闻。”可韩丈人真君领旨，当时即同大圣去查。先查了四天门门上神王官吏，次查了三微垣垣中大小群真，又查了雷霆官将陶、张、辛、邓、苟、毕、庞、刘。最后才查三十三天，天天自在。又查二十八宿：东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西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南七宿，北七宿，宿宿安宁。又查了太阳、太阴、水、火、木、金、土七政，罗侯、计都、炁、孛四馀。日、月、水、木、金、火、土为七政，计、罗、炁、孛为四馀。四馀包七政，乃大格也，出果老五星。满天星斗，并无思凡下界。原是人間缺礼，何尝天上少人。行者道：“既是如此，我老孙也不消上那凌霄宝殿，打搅玉皇大帝，深为不便。你自回旨去罢，我只在此等你回话便了。”那可韩丈人真君依命。孙行者等候良久，作诗纪兴曰：

风清云雾乐升平，神静星明显瑞祯。河汉安宁天地泰，五方八极偃戈旌。

那可韩司丈人真君历历查勘，回奏玉帝道：“满天星宿不少，各方神将皆存，并无思凡下界者。”玉帝闻奏：“着孙悟空挑选几员天将下界擒魔去也。”四大天师奉旨意，即出灵霄宝殿，对行者道：“大圣呵，玉帝宽恩，言天宫无神思凡，着你挑选几员天将擒魔去哩。”行者低头暗想道：“天上将不如老孙者多，胜似老孙者少。想我闹天宫时，玉帝遣十万天兵，布天罗地网，更不曾有一将敢与我比手。向后来，调了小圣二郎，方是我的对手。如今那怪物手段又强似老孙，却怎么得能勾取胜？”许旌阳道：“此一时，彼一时，大不同也。不如说此一题、彼一题，更妙。常言道一物降一物哩。你好违了旨意？但凭高见，选用天将，勿得迟疑误事。”行者道：“既然如此，深感上恩。果是不好违旨。一则老孙又不可空走这遭，烦旌阳转奏玉帝，只教托塔李天王与哪吒太子去罢，此天理也，为“礼”字作陪。他还有几件降妖兵器，且下界去与那怪见一仗，以看如何。果若能擒得他，是老孙之幸；若不能，那时再作区处。”真个那天天师启奏了玉帝，玉帝即令李天王父子率领众部天兵，与行者助力。那天王即奉旨来会行者。行者又对天师道：“蒙玉帝遣差天王，谢谢不尽。还有一事，再烦转达：但得两个雷公使用，雷神性直，专打不孝。○既写本文，又擒章旨，方见笔墨不混。等天王战斗之时，教雷公在云端里下个雷掇，照顶门上毙死那妖魔，深为良计也。”天师笑道：“好，好，好。”天师又奏。玉帝传旨，教九天府下点邓化、张蕃二雷公，与天王合力缚妖救难。遂与天王、孙大圣径下南天门外，顷刻而到。

行者道：“此山便是金**峴**山，山中间乃是金**峴**洞。列位商议，却教那个先去索战。”天王停下云头，扎住天兵在于山南坡下，道：“大圣素知小儿哪吒曾降九十六洞妖魔，善能变化，随身有降妖兵器，须教他先去出阵。”行者道：“既如此，等老孙引太子去来。”那太子抖搜雄威，与大圣跳在高山，竟至洞口，但见那洞门紧闭。行者上前高叫：“泼魔！快开门！还我师父来也！”那洞里把门的小妖看见，急报道：“大王，孙行者领着一个**小童男**【侧批】按下“小”字。在门前叫战哩。”那魔王道：“这猴子铁棒被我夺了，空手难争，想是请得救兵来也。”叫：“取兵器！”魔王绰枪在手，走到门外观看，那小童男生得相貌清奇，十分精壮。真个是：

玉面娇容如满月，朱唇方口露银牙。眼光掣电睛珠暴，额阔凝霞发髻**髻**^[2]。绣带舞风飞彩焰，锦袍映日放金花。环绦灼灼攀心镜，宝甲辉煌衬战靴。身小声洪多壮丽，三天护教恶哪吒。

魔王笑道：“你是李天王第三个孩儿，名唤做哪吒太子。却如何到我这门前呼喝？”太子道：“因你这泼魔作乱，困害东土圣僧，奉玉帝金旨，特来拿你！”魔王大怒道：“你想是孙悟空请来的。我就是那圣僧的魔头哩！正是父母的难星。量你这小儿曹有何武艺，敢出胡言！不要走，吃吾一枪！”这太子使斩妖剑，劈手相迎。他两个搭上手，却才赌斗，那大圣急转山坡，叫：“雷公何在？快早去着妖魔下个雷掇，助太子降伏来也！”邓、张二公，即踏云光。正欲下手，只见那太子使出法来，将身一变，变作三头六臂，手持六般兵器，望妖魔砍来。那魔王也变作三头六臂，三柄长枪抵住。这太子又弄出降妖法力，将六般兵器抛将起去。是那六般兵器？却是砍妖剑、斩妖刀、缚妖索、降魔杵、绣球、火轮儿。大叫一声“变”！一变十，十变百，百变千，千变万，都是一般兵器，如骤雨冰雹，纷纷密密，望妖魔打将去。那魔王公然不惧，一只手取出那白森森的圈子来，望空抛起，叫声“着”！唵喇的一下，把六般兵器套将下来，本是事亲之宝，却作应敌之具，可叹。慌得那哪吒太子赤手逃生。伤天败理，其罪更大。魔王得胜而回。邓、张二雷公在空中暗笑道：“早是我先看头势，不曾放了雷掇。为何不放？雷公亦不公矣。假若被他套将去，却怎么回见天尊？”

二公按落云头，与太子来山南坡下，对李天王道：“妖魔果神通广大！”悟空在傍笑道：“那厮神通也只如此。争奈那个圈子利害，不知是甚么宝贝，丢起来，善套诸物。”哪吒恨道：“这大圣甚不成人！我等折兵败阵，十分烦恼，都只为你；你反喜笑，何也？”行者道：“你说烦恼，终〔不〕然我老孙不烦恼？我如今没计奈何，哭不得，所以只得笑也。”天王道：“似此怎生结果？”行者道：“凭你等再怎计较，只是圈子套不去的，就可拿住他了。”世焉有能胜礼而并出诸其外者。天王道：“套不去者，惟水火最利。常言道：‘水火无情。’”行者闻言道：“说得有理。你且稳坐在此，待老孙再上天走走来。”邓、张二公道：“又去做甚的？”行者道：“老孙这去，不消启奏玉帝，只到南天门里，上彤华宫，请荧惑火德星君偷的圈子单在人前簧惑，下字绝妙。来此放火，烧那怪物一场，或者连那圈子烧做灰烬，捉住妖魔。一则取兵器还汝等归天，二则可解脱吾师之难。”太子闻言甚喜，道：“不必迟疑，请大圣早去早来，我等只在此拱候。”

行者纵起祥光，又至南天门外。那广目与四将迎道：“大圣如何又来？”行者道：“李天王着太子出师，只一阵，被那魔王把六件兵器都捞去了。我如今要到彤华宫请火德星君助阵哩。”四将不敢久留，让他进去。至彤华宫，只见那火部众神即入报道：“孙悟空欲见主公。”那南方

三炁火德星君整衣出门，迎进道：“昨日可韩司查点小宫，更无一人思凡。”行者道：“已知。但李天王与太子败阵，失了兵器，特来请你救援救援。”星君道：“那哪吒乃三坛海会大神，他出身时，曾降九十六洞妖魔，神通广大；若他不能，小神又怎敢望也。”行者道：“因与李天王计议，天地间至利者，惟水火也。水火紧贴生事，并照下饮食。那怪物有一个圈子，善能套人的物件，不知是甚么宝贝。故此说火能灭诸物，特请星君败了一礼又请一礼，讲“以”字殊妙。领火部到下方，纵火烧那妖魔，救我师父一难。”火德星君闻言，即点本部神兵，同行者到金^峴山南坡下，与天王、雷公等相见了。天王道：“孙大圣，你还去叫那厮出来，等我与他交战。待他拿动圈子，我却闪过，教火德帅众烧他。”行者笑道：“正是，我和你去来。”火德共太子、邓张二公，立于高峰之上，与他挑战。

这大圣到了金^峴山洞口，叫声：“开门！快早还我师父！”那小妖又急通报道：“孙悟空又来了。”那魔帅众出洞，见了行者道：“你这泼猴！又请了甚么兵来耶？”这壁厢转上托塔天王，喝道：“泼魔头！认得我么？”魔王笑道：“李天王，识得天理，兀自不错。想是要与你令郎报仇，欲讨兵器么？”天王道：“一则报仇要兵器，二来是拿你救唐僧。不要走，吃我一刀！”那怪物侧身躲过，挺长枪随手相迎。他两个在洞前这场好杀！你看那：天王刀砍，妖怪枪迎。刀砍霜光喷烈火，枪迎锐气迸愁云。一个是金^峴山生成的恶怪，一个是灵霄殿差下的天神。那一个因欺禅性施威武，这一个为救师灾展大轮。天王使法飞沙石，魔怪争强播土尘。播土能教天地暗，飞沙善着海江浑。两家努力争功迹，皆为唐僧拜世尊。

那孙大圣见他两个交战，即转身跳上高峰，对火德星君道：“三炁用心者！”你看那妖魔与天王正斗到好处，却又取出圈子来。天王看见，即拨祥光，败阵而走。如此以礼，天王亦为之扫地。这高峰上火德星君忙传号令，教众部火神一齐放火。这一场真个利害，好火：

经云：“南方者，火之精也。”虽星星之火，能烧万顷之田；乃三炁之威，能变百端之火。今有火枪火刀、火弓火箭，各部神祇，所用不一。但见那半空中火鸦飞噪，满山头火马奔腾。双双赤鼠，对对火龙。双双赤鼠喷烈焰，万里通红；对对火龙吐浓烟，千方共黑。火车儿推出，火葫芦撒开。火旗摇动一天霞，火棒搅行盈地燎。说甚么宁戚鞭牛^[3]，胜强似周郎赤壁。这个是天火非凡真利害，烘烘^{焮焮}^[4]火风红。

那妖魔见火来时，全无恐惧，将圈子望空抛起，“唵喇”一声，把这火龙、火马、火鸦、火鼠、火枪、火刀、火弓、火箭，一圈子又套将下去，转回本洞，得胜收兵。这火德星君，手执着一杆空旗，虽摇不出火来，倒怕摇出水来。招回众将，会合天王等，坐于山南坡下，对行者道：“大圣呵，这个凶魔真是罕见！我今折了火具，怎生是好？”行者笑道：“不消报怨，列位且请宽坐坐，老孙再去去来。”天王道：“你又往那里去？”行者道：“那怪物既不怕火，断然怕水。常言道：‘水能克火。’等老孙去北天门里，请水德星君施布水势，往他洞里一灌，把魔王渰死，取物件还你们。”天王道：“此计虽妙，但恐连你师父都渰杀也。”还胜似渴死。行者道：“没事。渰死我师，我自有个法儿教他活来。生死全在其掌握，鞭血棒痕，笔笔有力。如今稽迟列位，甚是不当。”火德道：“既如此，且请行，请行。”

好大圣！又驾觔斗云，竟到北天门外。忽抬头，见多闻天王礼原贵读，故曰广目多闻。照定“学”字，乃全部之线索。向前施礼道：“孙大圣何往？”行者道：“有一事，要入乌浩宫，见水德星君。你在此作甚？”多闻道：“今日轮该巡视。”正说处，又见那庞、刘、苟、毕四大天将，进礼邀茶。行者道：“不劳，不劳，我事急矣！”遂别却门神，直至乌浩宫，着水部众神即时通报。众神报道：“齐天大圣孙悟空来了。”水德星君闻言，即将查点四海五湖、八河四渎、三江九派并各处龙王俱遣退。整冠束带，接出宫门，迎进宫内，道：“昨日可韩司查勘小宫，恐有本部之神思凡作怪，正在此点查江海河渎之神，尚未完也。”行者道：“那魔王不是江河之神，此乃广大之精。先蒙玉帝差李天王父子并两个雷公下界擒拿，被他弄个圈子，将六件神兵套去。老孙无奈，又上彤华宫请火德星君帅火部众神放火，又将火龙、火马等物一圈子套去。我想此物既不怕火，必然怕水。特来告请星君，施水势，与我捉那妖精，取兵器归还天将，吾师之难亦可救也。”水德闻言，即令黄河水伯神王随大圣去助功。水伯自衣袖中取出一个白玉盂儿道：“我有此物盛水。”又雅似石香炉。行者道：“看这盂儿，能盛几何？妖魔如何渰得？”水伯道：“不瞒大圣说，我这一盂，乃是黄河之水。半盂就是半河，一盂就是一河。”行者喜道：“只消半盂足矣。”遂辞别水德，与黄河神躲离天阙。

那水伯将盂儿望黄河舀了半盂，跟大圣至金**峴**山向南坡下，见了天王、太子、雷公、火德，具言前事。行者道：“不必细讲，且教水伯跟我去。待我叫开他门，不要等他出来，就将水往门里一倒，那怪物一窝子可都渰死。我却去捞师父的尸首，再救活不迟。”尝言菽水承欢，

不谓灌死不顾，可为“礼”字一哭。那水伯依命，紧随行者，转山坡，竟至洞口，叫声“妖怪开门”！那把门的小妖，听得是孙大圣的声音，急又去报道：“孙悟空又来矣！”那魔闻说，带了宝贝，绰枪就走。响一声，开了石门，这水伯将白玉盂向里一倾，那妖见是水来，撒了长枪，即忙取出圈子，撑住二门。只见那股水骨都都的只往外泛将出来，慌得孙大圣急纵觔斗，与水伯跳在高峰。那天王同众都驾云停于高峰之前观看，那水波涛泛涨，着实狂澜。好水！真个是：

一勺之多，果然不测，盖唯神功运化，利万物而流涨百川。只听得那潺潺声振谷，又见那滔滔势漫天。雄威响若雷奔走，猛涌波如雪卷颠。千丈波高漫路道，万层涛激泛山岩。泠泠如漱玉^[5]，滚滚似鸣弦。触石沧沧喷碎玉，回湍渺渺漩窝圆。低低凹凹随流荡，满涧平沟上下连。父母之前，焉用的着许多。

行者见了心慌道：“不好阿！水漫四野，淹了民田，未曾灌在他的洞里，多处极多，少时又极少。事奉无常，总为“以礼”二字一反。怎奈之何？”唤水伯急忙收水。水伯道：“小神祇会放水，却不会收水。常言道：‘泼水难收。’”岂知罪在不赦。咦！那座山却也高峻，这场水只奔低流。须臾间，四散而归涧壑。又只见那洞外跳出几个小妖，在外边吆吆喝喝，伸拳捋袖，弄棒拈枪，依旧喜喜欢欢耍子。天王道：“这水原来不曾灌入洞内，却又点水不见，妙不可言。至此不怕灌死，又愁渴死。枉费一场之功也。”行者忍不住心中怒发，双手轮拳，闯至妖魔门首，喝道：“那里走！看打！”唬得那几个小妖丢了枪棒，跑入洞里，战兢兢的报道：“大王，不好了！打将来了！”那魔王挺长枪，迎出门前道：“这泼猴老大惫懒！你几番家敌不过我，纵水火亦不能近，怎么又踵将来送命！”行者道：“这儿子反说了哩！不知是我送命，是你送命！走过来，吃老外公一拳。”那妖魔笑道：“这猴儿勉强缠帐^[6]。我倒使枪，他却使拳。那般一个觔斗子拳头^[7]，只好有个核桃儿大小，怎么称得个锤子起也？罢，罢，罢，我且把枪放下，与你走一路拳看看。”行者笑道：“说得是，走上来！”那妖撩衣进步，丢了个架子，举起两个拳来，真似打油的铁锤模样。这大圣展足那身，摆开解数，在那洞门前，与那魔王递走拳势。这一场好打！咦！

拽开大四平，踢起双飞脚。韬胁劈胸墩，剜心摘胆箸。仙人指路，老子骑鹤。饿虎扑食最伤人，蛟龙戏水能凶恶。魔王使个蟒翻身，大圣却施鹿解角。翘跟淬地龙，扭腕拿天橐。青狮张口来，鲤鱼跌脊跃。盖顶撒花，绕腰贯索。迎风贴扇儿，急雨催花落。妖精便使观音掌，行者

就对罗汉脚。长拳开阔自然松，怎比短拳多紧削。两个相持数十回，一般本事无强弱。

他两个在那洞门前厮打，只见这高峰头，喜得个李天王厉声喝采，火德星鼓掌夸称。那两个雷公与哪吒太子帅众神跳到跟前，都要来相助；这壁厢群妖摇旗擂鼓，舞剑轮刀一齐护。孙大圣见事不谐，将毫毛拔下一把，望空撒起，叫“变”！即变做三五十个小猴，一拥上前，把那妖缠住，抱腿的抱腿，扯腰的扯腰，抓眼的抓眼，捋毛的捋毛。那怪物慌了，急把圈子拿将出来。大圣与天王等见他弄出圈套，如此写出个以礼，殊令人奇绝。拨转云头，走上高峰逃阵。那妖把圈子往上抛起，“唵喇”的一声，把那三五十个毫毛变的小猴收为本相，套入洞中。得了胜，领兵闭门，贺喜而去。这太子道：“孙大圣还是个好汉！这一路拳，走得似锦上添花；使分身法，正是人前显贵。”奇句。因此就顾不得挨糠卖发。行者笑道：“列位在此远观，那怪的本事比老孙如何？”李天王道：“他拳松脚慢，不如大圣的紧疾。他见我们去时，也就着忙，又见你使出分身法来，他就急了，所以大弄个圈套。”行者道：“魔王好治，只是圈子难降。”火德与水伯道：“若还取胜，除非得了他那宝贝，然后可擒。”行者道：“他那宝贝如何可得，只除是偷去来。”邓、张二公笑道：“若要行偷礼，奇闻。○礼本自然，岂是偷得。然徒掩人之耳目，而不本诸天良者，未尝不是偷也。除大圣再无能者。岂知更有甚焉。想当年大闹天宫时，偷御酒，偷蟠桃，偷龙肝、凤髓，及老君之丹，承前启后，却又照定本文，方见手笔之奇。那是何等手段！今日正该拿此处用也。”行者道：“好说，好说。既如此，且等老孙打听去来。”好大圣！即跳下峰头，私至洞口，摇身一变，就变做一个麻苍蝇儿，贪嘴可恶，照下无迹。真个秀溜^[8]！你看他：

翎翅薄如竹（漠）〔膜〕，身躯小似花心。手足比毛更壮，星星眼窟明明。善自闻香逐气，飞时迅速乘风。称来刚压定盘星，可爱些些有用。

轻轻的飞在门上，爬到门缝边钻进去。只见那大小群妖，舞的舞，唱的唱，排列两傍。老魔王高坐台上面前摆着些蛇肉鹿脯、熊掌驼峰、山蔬果品，有一把青磁酒壶，香喷喷的羊酪椰醪，大碗家宽怀畅饮。自己酒肉有馀，亲前水火不足。此所以为兕大王也，全为下章写照。行者落于小妖丛里，又变做一个獾头精，慢慢的演近台边^[9]。看勾多时，全不见宝贝放在何方。急抽身转至台后，又见那后厅上高吊着火龙吟嘯，火马号嘶。怪不得怕冷害饿，不想火器俱已高吊。忽抬头，见他的金箍

棒靠在东壁，喜得他心痒难捱，岂知父母却望的眼中滴血。忘记了更容变像，走上前拿了铁棒，现原身，丢开解数，一路棒，打将出去。慌得那群妖胆战心惊，老魔王措手不及，却被他推倒三个，放倒两个，打开一条（鱼）〔血〕路，竟自出了洞门。这才是：

魔头骄傲无防备，主杖还归与本人。

毕竟不知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不守自己的圈套，却要偷别人的圈套。力无可用，计无所施，与其此际着急，不若当初之谨守也。

猴跳圈正言心跳圈。古人之顽戏，实寓至理；后世不悟，不知跳入，每思跳出，鲜不为兕怪之所笑者几希矣。

上卷已笼起生事祭葬，此卷承上反言三者，以见其俱不以礼，不过是偷的圈子，纯在人前支架粉饰也。

读此等书，第一要功苦，第二要神会。若轻浮浅率而每多自恃者，有如隔靴搔痒，虽读百遍，终摸不着痛处。

问：一圈子何以便阻西天之路？盖圈子即礼也。此礼不尽，此孝不成，故世未有不孝而得至西天者。但其功至大，所以为魔亦最恶，虽有天王神将，非惟不能出诸此圈之外，且并屈于此圈之中。遍观今古，孰能胜礼，而且并越于其外也哉。

伤天败理，天理已经扫地，又何有于礼？只将反面写透，正面一折自醒。

[1] 屏（bīng）营：惶恐。

[2] 髻髻（zhuā）：梳在头两旁的发髻。

[3] 宁戚鞭牛：此句有误。春秋时宁戚有扣牛角而歌事，但与火无关。当是战国齐将田单用火牛阵智胜燕军。

[4] 音kài，烈火炽盛的样子。

[5] 泠泠：形容声音清越、悠扬。漱玉：谓泉流漱石，声若击玉。

[6] 缠帐：纠缠，搅绕。

[7] 觔髑（guā）子：皮包骨头。

[8] 秀溜：灵活，灵巧。

[9] 演：缓步行进。

第五十二回

悟空大闹金嶺洞 如来暗示主人公

仙有总司，神有总制。如来为诸佛之会归，故言水族者不出龙宫，言鬼怪者尽在冥府，主人不外是矣。乃道祖前已失童，此又失牛，把化魔之宝竟作助魔之具，尚云童儿打盹，正是主人睡觉也。

金刚套却是兜率之宝，奇妙之极。不是说道祖善收此圈，正是说太上常守此礼；不是说太上是咒怪的主人，正是说生事葬祭惟以礼为主也。如来者，言如其本来，果能如礼，则即如来。此太上之所以请，而如来之所以求也。

李天王乃本来之天理也，指孝言；李老君乃天理之节文也，指礼言。乃人将天理，已经扫地而不问，却偷老君的圈子以为掩饰；本是事亲之宝，反作应敌之具。说者谓画出个假孝子，不知实写出个真禽兽。

话说孙大圣得了金箍棒，打出门前，跳上高峰，对众神满心欢喜。李天王道：“你这场如何？”行者道：“老孙变化进他洞去，那怪物越发唱唱舞舞的，吃得胜酒哩，更不曾打听得他的宝贝在那里。我转他后面，忽听得马叫龙吟，知是火部之物。东壁厢靠着我的金箍棒，是老孙拿在手中，一路打将出来也。”众神道：“你的宝贝得了，我们的宝贝何时到手？”凡人只管自己，再不顾礼，是以无复问礼者。行者道：“不难，不难。我有了这根铁棒，不管怎的也要打倒他，取宝贝还你。”正讲处，只听得那山坡下锣鼓齐鸣，喊声振地，原来是兕大王帅众精灵来赶行者。行者见了，叫道：“好，好，好！正合吾意！列位请坐，待老孙再去捉他。”好大圣！举铁棒劈面迎来，喝道：“泼魔那里去！看棍！”那怪使枪支住，骂道：“你这猴头！你怎么白昼劫吾物件？”行者道：“我把你这个不知死的业畜！你倒弄圈套，偏说他以礼，妙不可言。白昼抢夺我物！那件儿是你的？妙。○偷的圈子弄不得为礼，又安得为孝。不要走，吃老爷一棍！”那怪物轮枪隔架。这一场好战：

大圣施威猛，妖魔不顺柔。两家齐斗勇，那个肯干休。这一个铁棒

如龙尾，那一个长枪似蟒头。这一个棒来解数如风响，那一个枪架雄威似水流。只见那彩雾朦朦山岭暗，祥云缓缓树林愁^[1]。满空飞鸟皆停翅，四海狼虫尽缩头。那阵上小妖呐喊，这壁厢行者抖搜。一条铁棒无人敌，打遍西方万里游。那杆长枪真对手，永镇金^峴称上筹。相遇这场无好散，不见高低誓不休。

那魔王与孙大圣战经三个时辰，不分胜败。早又见天色将晚，妖魔支着长枪道：“悟空，你住了。天昏地暗，不是个赌斗之时，且各歇息歇息，明朝再与你比迸。”行者骂道：“泼畜休言！老孙的兴头才来，管甚么天晚！是必与你定个输赢。”那怪物喝一声，虚幌一枪，逃了性命，帅群妖收转干戈，入洞中，将门紧紧闭了。这大圣拽棍方回，天神在岸头贺喜，都道：“是有能有力的大齐天，无量无边的真本事。”行者笑道：“承过奖，承过奖！”李天王近前道：“此言实非褒奖，真是一条好汉子！这一阵也不亚当时瞒地网罩天罗也。”当面取笑，啼落不堪。行者道：“且休题凤话。那妖魔被老孙打了这一场，必然疲倦。我也说不得辛苦，你们都放怀坐坐，等我再进洞去打听他的圈子，务要偷了他的，兕怪偷来，大圣又想偷去，尤而效之，不知几千万矣。捉住那怪，寻取兵器，奉还汝等归天。”太子道：“今已天晚，不若安眠一宿，明早去罢。”行者笑道：“这小郎不知世事，那见做贼的好白日里下手？似这等掏摸的^[2]，必须夜去夜来，不知不觉，才是买卖哩。”火德与雷公道：“三太子休言。这件事我们不知，大圣是个惯家熟套，须教他趁这时候，一则魔头困倦，二来夜黑无防，就请快去，快去！”好大圣！笑嘻嘻的将铁棒藏了，跳下高峰，又至洞口，摇身一变，变作一个促织儿，真个：

嘴硬须长皮黑，眼明爪脚丫叉。风清月明叫墙涯，夜静如同人话。
泣露凄凉景色，声音断续堪夸。客窗旅思怕闻他，偏在空阶床下。

蹬开大腿三五跳，跳到门边，自门缝里钻将进去，蹲在那壁根下，迎着里面灯光，仔细观看。只见那大小群妖，一个个狼餐虎咽，正都吃东西哩。行者揲揲锤锤的叫了一遍^[3]。少时间，收了家伙，又都去安排窝铺，各各安身。

约摸有一更时分，行者才到他后边房里。只听那老魔传令，教：“各门上小的醒睡，恐孙悟空又变甚么，私入家偷盗。”强盗又怕贼，为之绝倒。又有些该班坐夜的，“搥搥托托”，梆铃齐响。这大圣越好行事。钻入房门，见有一架石床，左右列几个抹粉搽胭的山精树鬼，

展铺盖伏侍老魔，脱脚的脱脚，解衣的解衣。只见那魔王宽了衣服，左胳膊上白森森的套着那个圈子，怪套圈子之中人，胡反出圈子之外也。原来像一个连珠镯头模样。你看他更不取下，转往上摸了两摸，紧紧的勒在胳膊上，方才睡下。行者见了，将身又变，变作一个黄皮蛇^𧈧，跳上石床，钻入被里，爬在那怪的胳膊上，着实一口，叮的那怪翻身骂道：“这些少打的奴才！被也不抖，床也不拂，不知甚么东西咬了我这一下！”他却把圈子又捋上两捋，依然睡下。行者爬上那圈子，又咬一口。那怪睡不得，又翻过身来道：“刺闹杀我也^𧈧！”

行者见他关防得紧，只防人，再不防天，盗亦未免失智。宝贝又随身不肯除下，料偷他的不得，跳下床来，还变做促织儿，出了房门，竟至后面。又听得龙吟马嘶——原来那层门紧锁，火龙火马都吊在里面。行者现了原身，走近门前，使个解锁法，念动咒语，用手一抹，“挖叉”一声，那锁双簧俱就脱落。推开门，闯将进去观看，原来那里面被火器照得明幌幌的，如白日一般。房中黑夜如白日，灵前白日似黑夜。有子如此，其亲安得不饮恨。忽见东西两边斜靠着几件兵器，都是太子的砍妖刀等物，并那火德的火弓火箭等物。行者映火光，周围看了一遍，又见那门背后一张石桌子上有一个篋丝盘儿，放着一把毫毛。大圣满心欢喜，将毫毛拿起来，呵了两口热气，叫声“变”！即变作三五十个小猴，教他都拿了刀剑、杵索、裘轮及弓箭、枪车、葫芦、火鸦、火鼠、火马一应套去之物，跨了火龙，纵起火势，从里边往外烧来。只听得“烘烘^{𧈧𧈧}扑扑乒乒”，好便似咋雷连炮之声。慌得那些大小妖精，梦梦查查的^𧈧，抱着被，朦着头，喊的喊，哭的哭，一个个走头无路，被这火烧死大半。大抵有天理。美猴王得胜回来，只好有三更时候。

却说那高峰上李天王众位，忽见火光幌亮，一拥前来。见行者骑着龙，喝喝呼呼，纵着小猴，径上峰头，厉声高叫道：“来收兵器！来收兵器！”火德与哪吒答应一声，这行者将身一抖，那把毫毛复上身来。哪吒太子收了他六件兵器，火德星君着众火部收了火龙等物，都笑吟吟赞贺行者。不题。

却说那金^𧈧洞里火焰纷纷，唬得个兕大王魂不附体，急欠身开了房门，双手拿着圈子，东推东火灭，西推西火消，满空中冒烟突火，执着宝贝跑了一遍，四下里烟火俱熄。急忙收救群妖，已此烧杀大半，男男女女，收不上百十馀丁。又查看藏兵之内，各件皆无。又去后面看处，见八戒、沙僧与长老还捆住未解，白龙马还在槽上，行李担亦在屋

里。妖魔遂恨道：“不知是那个小妖不仔细，失了火，致令如此。”傍有近侍的告道：“大王，这火不干本家之事，多是个偷营劫寨之贼，放了那火部之物，盗了神兵去也。”老魔方然省悟道：“没有别人，断乎是孙悟空那贼。多哩。怪道我临睡时不得安稳，想是那贼猴变化进来，在我这胳膊叮了两口，一定是要偷我的宝贝，见我摸勒得紧^[7]，不能下手，故此盗了兵器，纵着火龙，放此狠毒之心，意欲烧杀我也。贼猴呵！你枉使机关，不知我的本事。我但带了这件宝贝，就是入大海而不能溺，赴火池而不能焚哩。本是事亲之宝，却作护身之符。如此以礼，绝妙奇谈。这番若拿住那贼，只把刮了点垛^[8]，方趁我心。”说着话，懊恼多时，不觉的鸡鸣天晓。

那高峰上太子得了六件兵器，对行者道：“大圣，天色已明，不须怠慢。我们趁那妖魔挫了锐气，与火部等扶助你再去力战，庶几这次可擒拿也。”行者笑道：“说得有理。我们齐了心，耍子儿去耶！”一个个抖搜威风，喜弄武艺，竟至洞口。行者叫道：“泼魔出来！与老孙打者！”原来那里两扇石门被火气化成灰烬，门里边有几个小妖正然扫地撮灰。忽见众圣齐来，慌得丢了扫帚，撇下灰耙跑入里面又报道：“孙悟空领着许多天神，又在门外骂战哩！”那怪闻报大惊，挖进进钢牙咬响，滴溜溜环眼睁圆，挺着长枪，带了宝贝，走出门来，泼口乱骂道：“我把这个偷营放火的贼猴！你有多大手段，敢这等藐视我也！”行者笑脸儿骂道：“泼怪物！你要知我的手段，且上前来，我说与你听：

自小生来手段强，乾坤万里有名扬。当时颖悟修仙道^[9]，昔日传来不老方。立志拜投方寸地，虔心参见圣人乡。学成变化无量法，宇宙长空任我狂。闲在山前将虎伏，闷来海内把龙降。祖居花果称王位，水帘洞里逞刚强。几番有意图天界，数次无知夺上方。御赐齐天名大圣，敕封又赠美猴王。只因宴设蟠桃会，无简相邀我性刚。暗闯瑶池偷玉液，私行宝阁饮琼浆。龙肝凤髓曾偷吃，百味珍馐我窃尝。千载蟠桃随受用，万年丹药任充肠。天宫异物般般取，圣府奇珍件件藏。玉帝访知吾手段，即发天兵摆战场。九曜恶星遭我贬，五方凶宿被吾伤。普天神将皆无敌，十万雄师不敢当。威逼玉皇传旨意，灌江小圣把兵扬。相待七十单二变，各弄精神个个强。南海观音来助战，净瓶杨柳也相帮。老君又使金刚套，把我擒拿到上方。绑见玉皇张大帝，曹官拷较罪该当。即差大力开刀斩，刀砍头皮火焰光。百计千方弄不死，将吾押赴老君堂。六丁神火炉中炼，炼得浑身硬似钢。七七数完开鼎看，我身跳出又凶张。诸神闭户无遮挡，众圣商量把佛央。其实如来多法力，果然智慧广无量。手中赌赛翻觔斗，将山压我不能强。玉皇才设安天会，西域方称

极乐场。压困老孙五百载，一些茶饭不曾尝。当得金蝉长老临凡世，东土差他拜佛乡。欲取真经回上国，大唐帝主度先亡。观音劝我皈依善，秉教迦持不放狂。解脱高山根下难，如今西去取经章。泼魔休弄獐狐智，还我唐僧拜法王。”

那怪闻言，指着行者道：“你原来是个偷天的大贼！欺君诳上，隐射孟氏，方得立言之体。不要走，吃吾一枪！”这大圣使棒来迎。两个正自相持，这壁厢哪吒太子生嗔，火德星君发狠，即将那六件神兵、火部等物，望妖魔身上抛来。孙大圣更加雄势。一边又雷公使掇，天王举刀，不分上下，一拥齐来。那魔头巍巍冷笑，袖子中暗暗将宝贝取出，撒手抛起空中，叫声“着”！唵喇的一下，把六件神兵、火部等物、雷公掇、天王刀、行者棒，尽净又都捞去。偷的伎俩，大抵不久。众神灵依然赤手，孙大圣仍是空拳。妖魔得胜，回身叫：“小的们！搬石砌门，动土修造，从新整理房廊。待齐备了，杀唐僧三众来谢土，只怕这个大王，吃倒泰山不谢也。大家散福受用。”众小妖领命维持。不题。

却说那李天王帅众回上高峰，火德怨哪吒性急，雷公怪天王放刁，惟水伯在傍无语。莫不以兕怪为有礼，再无有以为无礼者矣。行者见他们面不厮睹，心有萦思，【侧批】伏后“惟”字。没奈何，怀恨强欢，对众笑道：“列位不须烦恼。自古道：‘胜败兵家之常。’我和他论武艺，也只如此，但只是他多了这个圈子，岂知却少了个太上。所以为害，把我等兵器又套将去了。你且放心，待老孙再去查查他的脚色来也。”太子道：“你前启奏玉帝，查勘满天世界，更无一点踪迹。如今却又何处去查？”行者道：“我想起来，佛法无边。如今且上西天，问我佛如来，究及本来，其谎自破。教他着慧眼观看大地四部洲，看这怪是那方生长，何处乡贯住居，圈子是件甚么宝贝。哄遍天人，人再不识，所以可怪。不管怎的，一定要拿他，与列位出气，还汝等欢喜归天。”众神道：“既有此意，快去，快去！”好行者！说声去，就纵觔斗云，早至灵山，落下祥光，四方观看。好去处：

灵峰疏杰，叠障清佳，仙岳顶巅摩碧汉。西天瞻巨镇^[10]，形势压中华。元气流通天地远，威风飞彻满台花。时闻钟磬音长，每听经声明朗。又见那青松之下优婆讲^[11]，翠柏之间罗汉行。白鹤有情来鹫岭，青鸾着意住闲亭。玄猴对对擎仙果，寿鹿双双献紫英。幽鸟声频如诉语，奇花色绚不知名。回峦盘绕重重顾，古道湾环处处平。正是清虚灵秀地，庄严大觉佛家风。

那行者正然点看山景，忽听得有人叫道：“孙悟空，从那里来？往

何处去？”急回头看，原来是比丘尼尊者。妙。大圣作礼道：“正有一事，欲见如来。”比丘尼道：“你这个顽皮！既然要见如来，怎么不登宝刹，且在这里看山？”行者道：“初来贵地，故此大胆。”比丘尼道：“你快跟我来也。”这行者紧随至雷音寺山门下，又见那八大金刚，雄纠纠的两边挡住。比丘尼道：“悟空，暂候片时，等我与你奏上去来。”行者只得住立门外。那比丘尼至佛前合掌道：“孙悟空有事要见如来。”如来传旨令入，金刚才闪路放行。

行者低头礼拜毕。如来问道：“悟空，前闻得观音尊者解脱汝身，皈依释教，好学者大抵于此尚有未释。保唐僧来此求经，你怎么独自到此，有何事故？”行者顿首道：“上告我佛，弟子自秉迦持，与唐朝师父西来，行至金**嶺**山**嶺**洞，遇着一个恶魔头，名唤兕大王，神通广大，把师父与师弟等摄入洞中。弟子向伊求取，没好意，两家比迸，被他将一个白森森的圈子，抢了我的铁棒。我恐他是天将思凡，急上界查勘不出。蒙玉帝差遣李天王父子助援，又被他抢了太子的六般兵器。及请火德星君放火烧他，又被他将火具抢去。又请水德星君放水渰他，一毫又渰他不着。弟子费若干精神气力，将那铁棒等物偷出，复去索战，又被他将前物依然套去，层层收煞，一笔不漏。无法收降。因此特告我佛，望垂慈与弟子看看，果然是何物出身，我好去拿他家属四邻，擒此魔头，救我师父，合拱虔诚，拜求正果。”如来听说，将慧眼遥观，早已知识。原来瞒不得明眼。○有此识破，马脚尽露。对行者道：“那怪物我虽知之，但不可与你说。你这猴儿口广^[12]，一传道是我说他，他就不与你斗，定要嚷上灵山，返遗祸于我也。深得宣圣浑含之意。我这里着法力助你擒他去罢。”行者再拜称谢道：“如来助我甚么法力？”如来即令十八尊罗汉：“开宝库取十八粒金丹砂，光明之宝。与悟空助力。”行者道：“金丹砂却如何？”如来道：“你去洞外叫那妖魔比试，演他出来，却教罗汉放砂陷住他，使他动不得身，拔不得脚，凭你揪打便了。”行者笑道：“妙，妙，妙！趁早去来！”

那罗汉不敢迟延，即取金丹砂出门。行者又谢了如来。一路查看，止有十六尊罗汉，行者嚷道：“这是那个去处，却卖放人^[13]！”众罗汉道：“那个卖放？”行者道：“原差十八尊，今怎么只得十六尊？”说不了，里边走出降龙、伏虎二尊，上前道：“悟空，怎么就这等放刁？我两个在后听如来分付话的。”行者道：“忒卖法^[14]！忒卖法！我要若嚷迟了些儿，你敢就不出来了？”

众罗汉笑呵呵驾起祥云。不多时，到了金**嶺**山界。那李天王见

了，帅众相迎，备言前事。罗汉道：“不必絮繁，快去叫他出来。”这大圣捻着拳头，来于洞口骂道：“腯泼怪物^[15]！快出来！与你孙外公见个上下！”那小妖又飞跑去报。魔王怒道：“这贼猴又不知请谁来猖獗也！”小妖道：“更无甚将，止他一人。”魔王道：“那根棒子已被我收来，怎么却又一人到此？敢是又要走拳？”随带了宝贝，绰枪在手，叫小妖搬开石块，跳出门来，骂道：“贼猴！你几番家不得便宜，就该回避，如何又来吆喝？”行者道：“这泼魔不识好歹！若要你外公不来，除非你服了降，陪了礼，挑逗以礼，更妙。送出我师父、师弟，我就饶你！”那怪道：“你那三个和尚已被我洗净了，不久便要宰杀，你还不识起倒！去了罢。”行者听说“宰杀”二字，挖蹬蹬腮边火发，按不住心头之怒，丢了架子，轮着拳，斜行构步，望妖魔使个挂面。那怪展长枪，劈手相迎。行者左跳右跳，哄那妖魔。妖魔不知是计，赶离洞口南来。行者即招呼罗汉，把金丹砂望妖魔一齐抛下。好砂！正是那：降龙伏虎，是以仁义，为“礼”字一衬。

似雾如烟初散漫，纷纷蔼蔼下天涯。白茫茫，到处迷人眼；昏漠漠，飞时找路差。打柴的樵子失了伴，采药的仙童不见家。细细轻飘如麦面，粗粗翻复似芝麻。世界朦胧山顶暗，长空迷没太阳遮。不比嚣尘随骏马，难言轻软衬香车。此砂本是无情物，盖地遮天把怪拿。只为邪魔侵正道，阿罗奉法逞豪华。手中就有明珠现，等时刮得眼生花。

那妖魔见飞砂迷目，把头低了一低，足下就有三尺馀深，慌得他将身一踪，跳在浮上一纵，未曾立得稳，须臾又有一尺馀深。【侧批】伏后“聪”字。那怪急了，拔出脚来，即忙取圈子往上一撇，叫声“着”！唵喇的一下，把十八粒金丹砂又尽套去，人能明礼，再不弄此圈套。拽回步，竟归本洞。那罗汉一个个空手停云。行者近前问道：“众罗汉，怎么不下砂了？”罗汉道：“适才响了一声，金丹砂就不见矣。”行者笑道：“又是那话儿套将去了。”天王等众道：“这般难伏阿，却怎么捉得他，何日归天，何颜见帝也！”傍有降龙、伏虎二罗汉对行者道：“悟空，你晓得我两个出门迟滞何也？”行者道：“老孙只怪你躲避不来，却不知有甚话说。”罗汉道：“如来分付我两个说：那妖魔神通广大，如失了金丹砂，就教孙悟空上离恨天兜率宫太上老君处寻他的踪迹，穷及根源，圈套不攻自破。庶几可一鼓而擒也。”行者闻言道：“可恨！可恨！如来却也闪赚老孙！当时就该对我说了，却不免教汝等远涉？”李天王道：“既是如来有此明示，大圣就当早起。”

好行者！说声去，就纵一道觔斗云，直入南天门里。时有四大元帅

擎拳拱手道：“擒怪事如何？”行者且行且答道：“未哩，未哩！如今有处寻根去也。”四将不敢留阻，让他进了天门。不上凌霄殿，不入斗牛宫，竟至三十三天之外天只有三十二层，离恨天在三十二层之上，故云三十三天。若依此讲，是天又有三十四矣。离恨天兜率宫前，见两仙童侍立，他也不通姓名，一直竟走，慌得两童扯住道：“你是何人？往何处去？”行者才说：“我是齐天大圣，欲寻李老君哩。”仙童道：“你怎这样粗鲁？且住下，让我们通报。”行者那容分说，喝了一声，往里竟走。忽见老君自内而出，撞个满怀。行者躬身唱个（惹）〔喏〕道：“老官，一向少看。”妙。○若肯早看，到不得此时。老君笑道：“这猴儿不去取经，却来我处何干？”行者道：“取经取经，昼夜无停，有些阻碍，到此行行。”老君道：“西天路阻，与我何干？”行者道：“西天西天，你且休言，寻着踪迹，与你缠缠。”与礼相缠，庶几生死无愧。老君道：“我这里乃是无上仙宫，有甚踪迹可寻？”

行者入里，眼不转睛，东张西看。走过几层廊宇，忽见那牛栏边一个童儿盹睡，青牛不在栏中。不知久已跳出圈外。行者道：“老官，走了牛也！走了牛也！”【侧批】怪不得无理不想，是个村牛。老君大惊道：“这业畜，几时走了？”正嚷间，那童儿方醒，跪于当面道：“爷爷，弟子睡着，不知是几时走的。”由来久矣。老君骂道：“你这厮，如何盹睡？”童儿叩头道：“弟子在丹房里拾得一粒丹，当时吃了，就在此睡着。”养小失大，口腹亦大坏事。老君道：“想是前日炼的七返火丹，吊了一粒，被这厮拾吃了。那丹吃一粒，该睡七日哩。那业畜因你睡着，无人看管，遂乘机走下界去，今亦是七日矣。”幸亏不久。即查可曾偷甚宝贝。行者道：“无甚宝贝，只见他有一个圈子，甚是利害。”老君急查看时，诸般俱在，止不见了金钢琢。老君道：“这业畜偷了我金钢琢去了。”只说他以礼，不想却偷老君的圈子，在此支架也。行者道：“原来是这件宝贝！当时打着老孙的是他，前文一照，此圈方有根据。如今在下界张狂，不知套了我等多少物件！”老君道：“这业畜在甚地方？”行者道：“现住金**峴**山金**峴**洞。他捉了我唐僧进去，抢了我金箍棒。请天兵相助，又抢了太子的神兵。及请火德星君，又抢了他的火具。惟水伯虽不能淹死他，倒还不曾抢他物件。至请如来着罗汉下砂，又将金丹砂抢去。似你这老官，纵放怪物，抢夺伤人，该当何罪？”老君道：“我那金钢琢，乃是我过函关化胡之器，此畜偏生不化，可恶。自幼炼成之宝，礼原要习之有素，岂是偷的。凭你甚么兵器，水火俱莫能近他。若偷去我的芭蕉扇儿，连我也不能奈他何矣。”幸不会假老君之话，尚犹可制。

大圣才欢欢喜喜，随着老君。老君执了芭蕉扇，驾着祥云，同行出了仙宫，南天门外，低下云头，竟至金峯山界。见了十八尊罗汉、雷公、水伯、火德、李天王父子，备言前事一遍。老君道：“孙悟空，还去诱他出来，我好收他。”这行者跳下峰头，又高声骂道：“腭泼业畜！趁早出来受死！”那小妖又去报知。老魔道：“这贼猴又不知请谁来也。”急绰枪带宝，迎出门来。行者骂道：“你这泼魔，今番坐定是死了！不要走，吃吾一掌！”急纵身跳个满怀，劈脸打了一个耳括子，回头就跑。那魔轮枪就赶，只听得高峰上叫道：“那牛儿，还不归家，更待何日？”那魔抬头，看见是太上老君，就唬得心惊胆战道：“这贼猴真个是个地里鬼！却怎么就访得我的主公来也！”做贼的最怕见的是失主。老君念个咒语，将扇子搨了一下，那怪将圈子丢来，道破病根，则自不能弄此圈套。被老君一把接住；又一搨，那怪物力软筋麻，毛骨悚然，再不能展挣。现了本相，原来是一只青牛。露出馅子，大出其丑，是个有钱的牛。老君将金钢琢吹口仙气，穿了那怪的鼻子，仍然结到圈子，回照画地，以作一篇之章法。解下勒袍带，系于琢上，牵在手中。绳之以礼，方克尽孝，而生事祭葬，俱得无复有越栏跳圈之虑矣。一笔煞到正面。至今留下个拴牛鼻的拘儿，又名宾郎，犹之泗州庙。职此之谓。老君辞了众神，跨上青牛背上，驾彩云，竟归兜率院；缚妖怪，高升离恨天。理顺则心安，父母方不饮恨矣。

孙大圣才同天王等众打入洞里，把那百十个小妖尽皆打死。各取兵器，谢了天王父子回天，雷公入府，火德归宫，水伯回河，罗汉向西。然后才解放唐僧、八戒、沙僧，拿了铁棒。他三人又谢了行者，收拾马匹行装，师徒们离洞，找大路方走。正走间，只听得路傍【侧批】伏后“听”字。叫：“唐圣僧，吃了斋饭去。”照前启后，过渡天然。那长老心惊。

毕竟不知是甚么人叫唤，打落“人”字，已吸动下意。且听下回分解。

本是个抵触之兽，却写成个贤孝之人。彼自以为有礼，即人亦莫不以为有礼，及扣其隐微暗昧，方知是偷的圈子，人前掩饰也。翻弄醒快，妙想匪彝，且与孟孙相对，方见笔墨之精奇。

名有尊卑，礼实有定分。若非礼之奉，不过爱亲于一时，不知实陷亲于不义。彼时三家僭侈日甚，故借孟孙之问而以礼裁之。

画地作圈一段，是从“礼”字写起。偷的圈子弄一段，是承“礼”字一反。如来暗示一段，是为以礼一转。太上老君一段，是从“礼”字一合。

前于此圈而出者，终又于此圈而入，此乃一篇“礼”字之章法也。

兕牛二字，设想绝妙。以本题看，无勾无绳，是个不戴圈子之兽；以下文看，海口大肚，又是个饮食之精。一物二意，方见文法联络之妙。

附录：《琵琶记》

《琵琶》一书，原摘此题而其文绝妙。夫礼仪出于富足，故曰牛，乃有钱之谓也。不谓极富极贵，却并不知有礼。书名《琵琶》者，盖言琵琶亭上饮酒且高歌，言人子富贵，止知自己快乐，并不顾父母之养，所以勉食姑嫜，与琴诉荷池紧对。蔡或指董菜，昔有其母想死而不得一见者，是以有蔡母嗟儿之叹。予观数种奇书，大概类如此说，不知何人竟指说骂王四，言王四居于牛渚而曾卖菜，且又言高东嘉以张广才自喻。为此说者，不知见之何书，闻自何人，遂陷天下于十地，引后世于迷途，是诚不经而无稽之甚者也。试观此卷，亦写一牛大王，不知亦居于牛渚，而曾卖菜否，当为解琵琶者一问也。今而后人能读金峴洞，则自识《琵琶记》；若犹不悟《琵琶记》，无怪其不识金峴洞也。

董卓专权欺君虐民，实天人之共忿，理法之所不容。蔡邕乃汉臣，毫无匡扶补救之力，敢以私恩而竟为董卓哭尸，违天理而拂人心。君之高官厚禄，养此中郎何用？夫忠臣必于孝子，惟其党贼不忠，说他个不孝未为有过。

张广才实喻言广财，其家之巨富可知。《逼试》有云：“秀才官人怎管放心前去，府上稍有缺欠都在老汉身上。”是诚仁人义士之言，说的何等慷慨，而后竟何如哉？故特书一比邻老友，则非有一里半里之隔也，非比路人之漠不相关也，非若贫乏者之力有不逮也。况饥荒不是一日，饿死亦不是一时，而谓此邻老友竟不知乎哉？若执冻馁妻子之文，稍有缺欠之语，则广才已不成其为人。况至饥饿而死卒，无分文之周急，升合之补救，回思当日之言，早已置之九霄云外，而张广才之罪不容诛矣。且蔡太公之病非别病，饥荒也，病无米也。及见蔡母之死，此时若得升斗，蔡太公尚可以不死。呜呼！吾固不怪张广才平日并不肯来，窃异蔡太公至死纵不肯去，必其人有不可求者。及见五娘卖发，佯为不知，必不得已而为此无可奈何之语，不过徒掩人之耳目，以了世事。若云亏他，其谁信之？且生前不肯周济，眼睁睁看着饥饿而死，死后又未尝烧一块纸，揆之朋友之义已绝，乃无端而却去扫坟，笔意更妙。盖前以寒士待伯喈，料他异日未必能贵；后以状元看伯喈，知他今日富贵不轻。尝言世情看冷热，人面逐高低，写尽人情，说透世事，而

深文曲笔，淡抹轻描，直画出一位老奸巨滑。单在外面粉饰，莫要紧处传神，却令人再看不破，方见此书之妙也。

说者谓义仓赈粟一段，岂不更见太公之仁？殊不知此正愈彰广才之恶。盖彼尚仰食于人，人世又何敢望其助？不惟关的门子紧，自己的不肯舍，此正是把官路当人情，捉的野猪儿还愿也。

[1] 爰（ài）爰：云盛貌。

[2] 掏摸：偷摸，偷窃。

[3] 揲（shé）揲锤锤：象声词。促织的叫声。

[4] 跳蚤。

[5] 刺闹：皮肤发痒难受。

[6] 梦梦查查：迷迷糊糊。

[7] 摸勒：贴身收藏、看管。

[8] 点垛：即点天灯。古代一种酷刑，用布帛将人束住，浇上油，倒绑在杆上烧。

[9] 颖悟：聪明，理解力强。

[10] 巨镇：一方的主山。

[11] 优婆：梵语。佛徒，僧尼。

[12] 口厂：即口敞。形容口快。说话随便，不能保密。

[13] 卖放：受贿私放。

[14] 卖法：耍花头。

[15] 腩（tú）：肥壮。此处是骂人的话。

第五十三回

禅主吞餐怀鬼孕 黄婆运水解邪胎

“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此言舌之贱。

饮食口腹，乃养命之源，亦人生之至要，何以为贱？正见养小者，村野粗俗，实难名状，于是隔山探海，水底捞月，刻图书、写草字，种种丑态，不堪再道。这等人已不顾其体统，又何有于心志？故曰贱，实可为贱矣。看他以子母写小大，水饭写饮食，生产写养小，落胎破儿写无有失，如意写口腹，真仙写其人，毒敌以见其害，蝎子以状其态，上下两节，实分饮食二意，理明辞畅，真令人有指掌观火之易。

丈夫不吃嗟来之食，乞人不受蹴尔之与。山神土地之饭，乃即大圣之所窃取者，食之宁不有愧？是以辗转不安，抱歉胸中。此即所谓鬼孕，此即所谓邪胎也。以此入脉全题之神，字字无不灵动。

德行要修八百，阴功须积三千。均平物我与亲冤，始合西天本愿。魔咒刀兵不怯，空劳水火无愆。老君降伏却朝天，笑把青牛牵转。

话说那大路傍叫唤者谁？噱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这一“叫”字，便已照定下案。乃金**嶺**山神、土地，捧着紫金钵盂，叫道：“圣僧呵，这钵盂饭先擒‘食’字，题界不混。是孙大圣向好处化来的。君子不饮盗泉之水，岂吃窃取之食？只此一笔，其失已见。因你等不听良言，只挽上章，不知已挑动下章。误入妖魔之手，致令大圣劳苦万端，今日方救得出。且来吃了饭再去走路，莫孤负孙大圣一片恭孝之心也。”回挽上意，轻轻落到“养”字。三藏道：“徒弟，万分亏你，言谢不尽！早知不出圈痕，那有此杀身之害。”人能循礼，必不至有失，是为“无有失也”一扑。行者道：“不瞞师父说，只因你不信我的圈子，却教你受别人的圈子多少苦楚，可叹，可叹！”骂八戒：“都是你这业嘴业舌的夯货！弄师父遭此大难。因小失大，此饮食之人所以为贱也。着老孙翻天覆地，请天兵水火与佛祖丹砂，尽被他使一个白森森的圈子套

去。如来暗示了罗汉，对老孙说出那妖的根原，才请老君来收伏，却是个青牛作怪。”海口大肚，是为饮食之人写照。三藏闻言，感激不尽，道：“贤徒，今番经此，【侧批】全为下章立案。下次定然听你分付。”遂此四人分吃那饭。那饭热气腾腾的，【侧批】伏后火焰山。行者道：“这饭多时了，却怎么还热？”土地跪下道：“是小神知大圣功完，“小大”二字点得明醒。才自热来伺候。”【侧批】伏后“无是则馁”。须臾饭毕，与结尾正相呼应。○以上作一段读。收拾了钵盂，辞了土地、山神。那师父才攀鞍上马，过了高山。正是：

涤虑洗心皈正觉，餐风宿水向西行。

行勾多时，又值早春天气，听了些：

紫燕呢喃，黄鹂睨睨。紫燕呢喃香嘴困，黄鹂睨睨巧音频。满地落红如布锦，偏山发翠似堆茵。岭上青梅结豆，崖前古柏留云。野润烟光淡，沙暄日色曛。几处园林花放蕊，阳回大地柳芽新。

正行处，忽遇一道小河，澄澄清水，湛湛寒波。唐长老勒过马观看，远见河那边，有柳阴垂碧，微露着茅屋几椽。行者遥指那厢道：“那里人家，一定是摆渡的。”三藏道：“我见那厢也似这般，却不见船只，未敢开言。”八戒旋下行李，厉声高叫道：“摆渡的，撑船过来！”连叫几遍，只见那柳阴里面，伊伊哑哑的撑出一只船儿。不多时，相近这岸。师徒们仔细看了那船儿，真个是：

短棹分波，轻桡泛浪。檝堂油漆彩^[1]，艚板满平仓。船头上铁缆盘窝，船后边舵楼明亮。虽然是一苇之航，也不亚泛湖浮海。纵无锦缆牙樯^[2]，实有松桩桂楫。固不如万里神舟，真可渡一河之隔。往来只在两崖边，出入不离古渡口。

那船儿须臾顶岸^[3]。那梢子叫云：“过河的，这里去。”三藏纵马近前看处，那梢子怎生模样：

头裹锦绒帕，足踏皂丝鞋。身穿百纳绵裆袄，腰束千针裙布^褙。手腕皮粗筋力硬，眼花眉皱面容衰。二句单就肤上讲。声音娇细如莺啭，近观乃是老裙钗。

行者走近船边道：“你是摆渡的？”那妇人道：“是。”行者道：“梢公如何不在，却着梢婆撑船？”妇人微笑不答，“无”字已在言外。用手

拖上跳板。沙和尚将行李挑上去，行者扶着师父上跳，然后顺过船来，八戒牵上白马，收了跳板。那妇人撑开船，摇动桨，顷刻间过了河，身登西岸。长老教沙僧解开包，取几文钱钞与他。妇人更不争多寡，将缆拴在傍水的桩上，笑嘻嘻竟入庄屋里去了。三藏见那水清，一时口渴，先出“口”字。便着八戒：“取钵盂舀些水来我吃。”那呆子道：“我也正要些儿吃哩。”即取钵盂舀了一钵，递与师父。师父吃了有一少半，还剩了多半，呆子接来，一气饮干，此写“饮”字。却伏侍三藏上马，师徒们找路西行。不上半个时辰，那长老在马上呻吟道：“腹痛。”八戒随后道：“我也有些腹痛。”次出“腹”字，先讲有失。沙僧道：“想是吃冷水了。”说未毕，师父声唤道：“疼的紧！”八戒也道：“疼得紧！”他两个疼痛难禁，渐渐肚子大了，用手摸时，似有血团肉块，饮食之积聚。不住的骨冗骨冗乱动^[4]。三藏正不稳便，忽然见那路傍有一村舍，树梢头挑着两个草把。行者道：“师父，好了，那厢是个卖酒的人家，我们且去化他些热汤与你吃，还想喝，则止知有小而不知有大矣。就问可有卖药的，讨贴药与你治治腹痛。”

三藏闻言甚喜，却打白马，不一时，到了村舍门口下马。但只见那门儿外，有一个老婆婆，端坐在草墩上绩麻。行者上前打个问讯道：“婆婆，贫僧是东土大唐来的。我师父乃唐朝御弟，因为过河，吃了河水，觉肚腹疼痛。”那婆婆喜哈哈的道：“你们在那边河里吃水来？”行者道：“是在此东边清河水吃的。”那婆婆欣欣的笑道：“好耍子！好耍子！你都进来，我与你说。”行者即换唐僧，沙僧即扶八戒，两人声声唤唤，【侧批】伏下“听”字。腆着肚子，一个个只疼得面黄眉皱，入草舍坐下。行者只叫：“婆婆，是必烧些热汤与我师父，我们谢你。”那婆婆且不烧汤，笑唏唏跑走后边叫道：“你们来看！你们来看！”那里面蹀蹀^蹀蹀的又走出两三个半老不老的妇人^[5]，都来望着唐僧洒笑。

行者大怒，喝了一声，把牙一嗟，唬得那一家子跌跌踉踉，往后就走。行者上前扯住那老婆子道：“快早烧汤，我饶了你。”那婆子战兢兢的道：“爷爷呀，我烧汤也不济事，也治不得他两个肚疼。你放了我，等我说。”行者放了他，他说：“我这里乃是西梁女国。膏粱之地。【侧批】见《山海经》。我们这一国尽是女人，只好吃饭。更无男子，故此见了你们欢喜。便有想吃之意。你师父吃的那水不好了，那条河唤做子母河。“小大”二字奇绝。○此承体有小大，是就“饮”上写。我那国王城外，还有一座迎阳馆驿，驿门外有一个照胎泉。我这里人，但得年登二十岁以上，方敢去吃那河里水。吃水之后，便觉腹痛有胎。至三日之

后，到那迎阳馆照胎水边照去。若照得有了双影，便就降生孩儿。你师吃了子母河水，似此成了胎气也，不日要生孩子，直如此诌出个养小，尤为奇妙。热汤怎么治得？”三藏闻言，大惊失色道：“徒弟呵，似此怎了？”八戒扭腰撒胯的哼道：“爷爷呀，要生孩子，我们却是男身，那里开得产门？如何脱得出来？”行者笑道：“古人云：‘瓜熟自落。’若到那个时节，一定从肋下裂个窟窿，钻出来也。”躯命所关，其失更大。八戒见说，战兢兢，忍不得疼痛道：“罢了，罢了！死了，死了！”沙僧笑道：“二哥莫扭，莫扭，只怕错了养儿肠，弄做个胎前病。”那呆子越发慌了，眼中噙泪，扯着行者道：“哥哥，你问这婆婆，看那里有手轻的稳婆¹⁶，预先寻下几个。养小亦要稳当，是为“无有失”一翻。这半会一阵阵的动荡得紧，想是摧阵疼。快了，快了！”沙僧又笑道：“二哥既知摧阵疼，不要扭动，只恐挤破浆泡耳。”

三藏哼着道：“婆婆呵，你这里可有医家？教我徒弟去买一贴堕胎药吃了，打下胎来罢。”那婆子道：“就有药也不济事。只是我们这正南街上有一座解阳山，无非腐肠药。山中有一个破儿洞，即小也。洞里有一眼落胎泉。解阳破儿落胎，俱翻“无有失”。须得那井里水吃一口，方才解了胎气。却如今取不得水了，向年来了一个道人，称名如意真仙，饮食之人，珍馐百味样样俱要可口，故曰“如意”。把那破儿洞改作聚仙庵，呼朋引类，所聚尽是些饮食之人。护住落胎泉水，不肯善赐与人；竟想独吃，写饮食之人如画。但欲求水者，须要花红表礼¹⁷，羊酒果盘，志诚奉献，只拜求得他一碗儿水哩。必得此水，方保得无事。你们这行脚僧，怎么得许多钱财买办？但只可挨命待时而生产罢了。”行者闻得此言，满心欢喜道：“婆婆，你这里到那解阳山有几多路程？”婆婆道：“有三千里。”行者道：“好了，好了！师父放心，待老孙取些水来你吃。”好大圣！分付沙僧道：“你好仔细看着师父。若这家子无礼，侵哄师父，你拿出旧时手段来，¹⁸耍¹⁹虎唬他。等我取水去。”沙僧依命。只见那婆子端出一个大瓦钵来，递与行者道：“拿这钵头儿去，是必多取些来，与我们留着急用。”行者真个接了瓦钵，出草舍，纵云而去。那婆子才望空礼拜道：“爷爷呀！这和尚会驾云。”才进去叫出那几个妇人来，对唐僧磕头礼拜，都称为罗汉菩萨。一壁厢烧汤办饭，供奉唐僧。不题。

却说那孙大圣觔斗云起，少顷间，见一座山头阻住云角，即按云光，睁睛看处，好山！但见那：

幽花摆锦，野草铺蓝。涧水相连落，溪云一样闲。重重谷壑藤萝

密，远远峰峦树木繁。鸟啼雁过，鹿饮猿攀。翠岱如屏嶂，青崖似髻鬟。尘埃滚滚真难到，泉石涓涓不厌看。每见仙童采药去，常逢樵子负薪还。果然不亚天台景，胜似三峰西华山。

这大圣正然观看那山，又只见背阴处有一所庄院，忽闻得犬吠之声。为下章“听”字一吊。大圣下山，径至庄所，却也好个去处。看那：

小桥通活水，茅舍倚青山。村犬汪篱落，幽人自往还。

不时来至门首，见一个老道人，盘坐在绿茵之上。大圣放下瓦钵，近前道问讯。那道人欠身还礼道：“那方来者？至小庵有何勾当？”行者道：“贫僧乃东土大唐钦差西天取经者，因我师父误饮了子母河之水，如今腹疼肿胀难禁。问及土人，说是结成胎气，无方可治。访得解阳山破儿洞有落胎泉，可以消得胎气，故此特来拜见如意真仙，求些泉水，搭救师父。累烦老道指引指引。”那道人笑道：“此间就是破儿洞，今改为聚仙庵了。定是些酒仙。我却不是别人，即是如意真仙老爷的大徒弟。你叫做甚么名字？待我好与你通报。”行者道：“我是唐三藏法师的大徒弟，贱名孙悟空。”那道人问曰：“你的花红酒礼都在那里？”行者道：“我是个过路的挂搭僧，不曾办得来。”和尚只晓得吃人，那有人吃之理。道人笑道：“你好痴呀！我老师父护住山泉，此而欲保个无失，岂不更难。并不曾白送与人。你回去办将礼来，我好通报；不然请回，莫想，莫想！”行者道：“人情大似圣旨，你去说我老孙的名字，他必然做个人情，或者连井都送我也。”那道人闻此言，只得进去通报。

却见那真仙抚琴，琴心也不知志在流水，还在高山。伏后琵琶，正为下“听”字一挑。只待他琴终，方才说道：“师父，外面有个和尚，口称是唐三藏大徒弟孙悟空，欲求落胎泉水救他师父。”那真仙不听说便罢，一听得说个悟空名字，却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急起身，下了琴床，脱了素服，换上道衣，取一把如意钩子，又强似两把板斧。跳出庵门，叫道：“孙悟空何在？”行者转头，观见那真仙打扮：

头戴星冠飞彩艳，身穿金缕法衣红。足下云鞋堆锦绣，腰间宝带绕玲珑。一双纳锦凌波袜，半露裙襕闪绣绒。手拿如意金钩子，蹲利杵长若蟒龙。凤眼光明眉韵竖，钢牙尖利口翻红。额下髯飘如烈火，鬓边赤发短蓬松。形容恶似温元帅^[8]，争奈衣冠不一同。看来如意真仙多是有钱的子弟，偏保养的唇红齿白。另是一种体统，殊不自以为贱也。

行者见了，合掌作礼道：“贫僧便是孙悟空。”那先生笑道：“你真

个是孙悟空，却是假名托姓者？”行者道：“你看先生说话。常言道：‘君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便是悟空，岂有假托之理！”先生道：“你可认得我么？”行者道：“我因归正释门，秉诚僧教，这一向登山涉水，把我那幼时的朋友也都疏失，未及拜访，少识尊颜。适间问道子母河西乡人家，言及先生乃如意真仙，【侧批】是个舌之怪。故此知之。”那先生道：“你走你的路，我修我的真，你来访我怎的？”行者道：“因我师父误饮了子母河水，腹疼成胎，特来仙府拜求一碗落胎泉水，解救师难也。”欲求如意真仙之水，以解和尚的僂吻。妙不可言。那先生矚目道^[9]：“你师父可是唐三藏么？”行者道：“正是，正是。”先生咬牙恨道：“你们可曾会着一个圣婴大王么？”行者道：“他是号山枯松涧火云洞红孩儿妖怪的绰号。真仙问他怎的？”先生道：“是我之舍侄。我乃牛魔王的【侧批】其舌亦不短。兄弟。怪不得海口大肚饮食无状。前者家兄处有信来报我，称说唐三藏的大徒弟孙悟空惫懒，将他害了。我这里正没处寻你报仇，你倒来寻我，照前起后，已为“气”字伏案。还要甚么水哩！”行者赔笑道：“先生差了。你令兄也曾与我做朋友，幼年时也曾拜七弟兄。但只是不知先生尊府，有失拜望。如今令侄得了好处，现随着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我等尚且不如，怎么反怪我也？”先生喝道：“这泼猢猻！还弄巧舌！我舍侄还是自在为王好，还是与人为奴好？挑贴“贱”字，却寻出个实落，更奇。不得无礼！吃我这一钩！”大圣使铁棒架住道：“先生莫说打的话，且与些泉水去也。”那先生骂道：“泼猢猻！不知死活！如若三合敌得我，与你水去；敌不过，只把你剁为肉酱，方与我侄子报仇。”大圣骂道：“我把你不识起倒的业障！既要打，走上来看棍！”那先生如意钩劈手相还。二人在聚仙庵好杀：

圣僧误食成胎水，行者来寻如意仙。那晓真仙原是怪，是个贪饮好嘴的口腹怪。倚强护住落胎泉。及至相逢讲仇隙，争持决不遂如然。言来语去成僂僂^[10]，意恶情凶要报冤。这一个因师伤命来求水，那一个为侄亡身不与泉。如意钩强如蝎毒，金箍棒狠似龙巖。当胸乱刺施威猛，着脚斜钩展妙玄。阴手棍丢伤处重，过肩钩起近头鞭。锁腰一棍鹰持雀，压顶三钩螳捕蝉。往往来来争胜败，返反复复两回还。钩拳棒打无前后，不见输赢在那边。既想饮食如意，又要口腹无失。为此争斗，其人不堪再道。

那先生与大圣战经十数合，敌不得大圣。这大圣越加猛烈，一条棒似滚滚流星，着头乱打。先生败了觔力，倒拖着如意钩，往山上走了。大圣不去赶他，却来庵内寻水。那个道人早把庵门关了。大圣拿着瓦

钵，赶至门前，尽力气一脚，踢破庵门，闯将进去。见那道人伏在井栏上，被大圣喝了一声，举棒要打，那道人往后跑了。却才寻出吊桶来，正要打水，又被那先生赶到前边，使如意钩子，把大圣钩着脚一跌，跌了个嘴碾地^[11]。大圣爬起来，使铁棒就打，他却闪在傍边，执着钩子道：“看你可取得我的水去！”大圣骂道：“你上来，你上来！我把你这个业障，直打杀你！”那先生也不上前拒敌，只是禁住了不许大圣打水。大圣见他不动，却使左手轮着铁棒，右手使吊桶，将索子才突辘辘的放下。他又来使钩，大圣一只手撑持不得，又被他一钩钩着脚，扯了个躐踵，勾肠挂肚，不饮不已。连索子通跌下井去了。大圣道：“这厮却是无礼！”爬起来，双手轮棒，没头没脸的打将上去。那先生依然走了，不敢迎敌。大圣又要去取水，奈何没有吊桶，又恐怕来钩扯，心中暗暗想道：“且去叫个帮手来。”

好大圣！拨转云头，竟至村舍门首，叫一声“沙和尚”。那里边三藏忍痛呻吟，猪八戒哼声不绝。听得叫唤，二人欢喜道：“沙僧阿，悟空来也。”沙僧连忙出门接着道：“大哥取水来了？”大圣进门，对唐僧备言前事。三藏滴泪道：“徒弟呵，似此怎了？”大圣道：“我来叫沙兄弟与我同去，到那庵边，等老孙和那厮敌斗，教沙僧乘便取水来救你。”如此为嘴，大是奇文。三藏道：“你两个没病的都去了，丢下我两个有病的，教谁伏侍？”那个老婆婆在傍道：“老罗汉只管放心，不须要你徒弟，我家自然看顾伏侍你。你们早间到时，我等实有爱怜之意，却才见这位菩萨云来雾去，方知你是罗汉菩萨，我家决不敢复害你。”行者“咄”的一声道：“汝等女流之辈，敢伤那个？”不知害死多少，岂止那个。老婆子笑道：“爷爷呀，还是你们有造化，来到我家，若到第二家，你们也不得囫圇了。”八戒哼哼的道：“不得囫圇是怎么的？”婆婆道：“我一家儿四五口，都是有几岁年纪的，把那风月事尽皆休了，故此不肯伤你。若还到第二家，老小众大，那年小之人，那个肯放过你去！就要与你交合，假如不从，就要害你性命，把你们身上肉都割了去，做香袋儿哩。”此失更大。八戒道：“若这等我决无伤。他们都是香喷喷的，好做香袋；我是个臊猪，就割了肉去，也是臊的，故此可以无伤。”行者笑道：“你不必说嘴，省些力气好生产也。”那婆婆道：“不必迟疑，快求水去。”行者道：“你家可有吊桶？借个使使。”那婆子即往后边取出一个吊桶，又窝了一条索子，递与沙僧。沙僧道：“带两条索子去，恐一时井深要用。”沙僧接了桶索，即随大圣出了村舍，一同驾云而去。

那消半个时辰，却到解阳山界。按下云头，竟至庵外。大圣分付沙

僧道：“你将桶索拿了，且在一边躲着，等老孙出头索战。你待我两人交战正浓之时，你乘机进去，取水就走。”沙僧谨依言命。孙大圣掣了铁棒，近门高叫：“开门！开门！”那守门的看见，急入里通报道：“师父，那孙悟空又来了也。”那先生心中大怒道：“这泼猴！老大无状！一向闻他有些手段，果然今日方知。他那条棒真是难敌。”道人道：“师父，他的手段虽高，你亦不亚，与他正是个对手。”先生道：“前面两回，被他赢了。”道人道：“前两回虽赢，不过是一猛之性；后面两次打水之时，被师父钩他两跌，却不是相比肩也。先既无奈而去，今又复来，必然是三藏胎成身重，埋怨得紧，不得已而来也，决有慢他师之心，管取我师决胜无疑。”真仙闻言，喜孜孜满怀春意，笑盈盈一阵威风，挺如意钩子，走出门来，喝道：“泼猴！你又来作甚？”大圣道：“我来只是取水。”真仙道：“泉水乃吾家之井，凭是帝王宰相，也须表礼羊酒来求，方才仅与些须；况你又是我的仇人，擅敢白手来取！”竟想白吃，此更觉贱。大圣道：“真个不与？”真仙道：“不与，不与！”大圣骂道：“泼业障！既不与水，看棍！”丢一个架子，抡个满怀，不容说，着头便打。那真仙侧身躲过，使钩子急架相还。这一场比前更胜。好杀：

金箍棒，如意钩，二人奋怒各怀仇。飞砂走石乾坤暗，播土扬尘日月愁。大圣救师来取水，妖仙为侄不容求。两家齐努力，一处赌安休。咬牙争胜负，切齿定刚柔。添机见，越抖搜，喷云暖雾鬼神愁。朴朴兵兵钩棒响，喊声哮吼振山丘。狂风滚滚催林木，杀气纷纷过斗牛。大圣愈争愈喜悦，真仙越打越绸缪^[12]。有心有意相争战，不定存亡不罢休。只说是天仙赌斗，不知却是小人争嘴。

他两个在庵门外交手，跳跳舞舞的，斗到山坡之下，恨苦相持。不题。

却说那沙和尚，提着吊桶，闯进门去，只见那道人在井边挡住道：“你是甚人？敢来取水！”沙僧放下吊桶，取出降妖宝杖，不对话，着头便打。那道人躲闪不及，把左臂膊打折，道人倒在地下挣命。沙僧骂道：“我要打杀你这业畜，争奈你是个人身。我还怜你，饶你去罢！让我打水！”那道人叫天叫地的爬到后面去了。沙僧却才将吊桶向井中满满的打了一吊桶水，走出庵门，驾起云雾，望着行者喊道：“大哥，我已取了水去也，饶他罢！饶他罢！”大圣听得，方才使铁棒支住钩子道：“我本待斩尽杀绝，争奈你不曾犯法；官亦不禁饮食，所以恁其如意。二来看你令兄牛魔王的情上。先头来，我被钩了两下，未得水去；才然来，我是个调虎离山计，哄你出来争战，却着我师弟取水去了。老

孙若肯拿出本事来打你，莫说你是一个甚么如意真仙，就是再有几个，也打死了。正是打死不如放生，且饶你，教你活几年耳。已后再有取水者，切不可勒掇他^[13]。”那妖仙不识好歹，演一演，就来钩脚，被大圣闪过钩头，赶上前喝声：“休走！”那妖仙措手不及，推了一个蹶辣^[14]，挣扎不起。大圣夺过如意钩来，折为两段；总拿着，又一抉，抉作四段，去了此钩，亦大不得如意矣。掷之于地道：“泼业畜！再敢无礼么？”那妖仙战战兢兢，忍辱无言。这大圣笑呵呵驾云而起。有诗为证，诗曰：

真铅若炼须真水，真水调和真汞乾。真汞真铅无母气，灵砂灵药是仙丹。婴儿枉结成胎像，土母施功不费难。推倒傍门宗正教，心君得意笑容还。喜得无失也，若无此泉者，则亦不得如意矣。

大圣纵着祥光赶上沙僧，得了真水，喜喜欢欢，回于本处。按下云头，竟来村舍。只见猪八戒腆着肚子，倚在门枋上哼哩^[15]。为嘴伤身，这才是个猪八戒。行者悄悄上前道：“呆子，几时占房的^[16]？”呆子慌了道：“哥哥，莫取笑。可曾有水来么？”行者还要耍他，沙僧随后就到，笑道：“水来了！水来了！”三藏忍痛欠身道：“徒弟呀，累了你们也。”那婆婆却也欢喜，几口儿都出礼拜道：“菩萨呀，却是难得，难得！”即忙取个花磁盏子，舀了半盏儿，递与三藏道：“老师父细细的吃，只消一口就解了胎气。”八戒道：“你不用盏子，连吊桶等我喝了罢。”那婆子道：“老爷爷，誑杀人罢了！若吃了这吊桶水，好道连肠子肚子都化尽了！”吓得呆子不敢胡为，也只吃了半盏。

那里有顿饭之时，他两个腹中绞痛，只听穀辘穀辘三五阵肠鸣；肠鸣之后，那呆子忍不住大小便齐流，唐僧也忍不住要往静处解手。行者道：“师父阿，切莫出风地里去。怕人子，一时冒了风，弄做个产后之疾。”那婆婆即取两个净桶来，教他两个方便。须臾间，各行了几遍，只因强吃三五盏，几乎泻破老僧肠。虽无有失，然已大出其丑。才觉住了疼痛，渐渐的销了肿胀，化了那血团肉块。那婆婆家又煎些白米粥与他补虚。八戒道：“婆婆，我的身子实落^[17]，不用补虚。你且烧些汤水与我洗个澡，却好吃粥。”沙僧道：“二哥，洗不得澡，坐月子的人弄了水浆致病。”八戒道：“我又不曾大生，左右只是个小产，看他左翻右转，处处不脱养小，方见笔阵之奇。怕他怎的？洗洗儿干净。”真个那婆子烧些汤，与他两个净了手脚。唐僧才吃两盏儿粥汤，八戒就吃了十数碗，还只要添。行者笑道：“夯货，少吃些！莫弄做个沙包肚^[18]，不相模样。”八戒道：“没事，没事。我又不是母猪，怕他做甚？”那家子

真个又去收拾煮饭。

老婆婆对唐僧道：“老师父，把这水赐了我罢。”行者道：“呆子，不吃水了？”八戒道：“我的肚腹也不疼了，胎气想是已行散了。洒然无事，又吃水何为？”行者道：“既是他两个都好了，将水送你家罢。”那婆婆谢了行者，将馀剩之水盛于瓦罐之中，埋在后边地下，对众老小道：“这罐水勾我的棺材本也。”死亦要吃，此所以为饮食之人也。众老小无不欢喜。整顿斋饭，调开桌凳，唐僧们吃了斋，消消停停，将息了一宿。次日天明，师徒们谢了婆婆家，出离村舍。唐三藏攀鞍上马，沙和尚挑着行囊，孙大圣前边引路，猪八戒拢了缰绳。这里才是：

洗净口业身干净，销化凡胎体自然。

毕竟不知到国界中还有甚么理会，且听下回分解。

粉白黛绿，足令人失魄消魂，此地原非守贞待字，正恐其见猎心喜。非是解阳之水，足以破其怀；正惟聚仙之庵，足以牵其志也。

此处是言风月，所以开卷便点一“春”字，其妙无穷。未睹洛阳花市，先见河阳风月；不羡渊明赏菊，惟盼杜甫游春。喜的是桃李夜宴，恶的是元和卖仆。如意饮中八仙，不聚色中穷鬼。写真仙与行者，却俱是牛魔王的兄弟，妙不可言。无怪行者之一毛不拔，真仙之拾命相持也。但前是争利，此却是争嘴。只写得猪八戒如此狼狈不堪，而“贱”字、“失”字之神，不拽自动。此处提出红孩儿，尤为奇妙。盖婴儿以言其小，为奴正见其贱。土地之饭是被大圣窃来，落胎之水又同沙僧劫去。其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矣。口腹如此，心志已可概见。

尝闻苏石异饮，其名有五，曰鬼饮、了饮、囚饮、鳖饮、巢饮。后人又广其意，曰号饮、偷饮、跪饮、枷饮、牛饮、狗饮，不特人贱，实以自贱也。人即不自爱，亦何可自苦若是。此口腹之所以为怪也。

[1] 檣堂：即□堂，大船的两旁。

[2] 牙樯：桅杆的美称。

[3] 顶岸：靠岸。

[4] 骨冗：翻转、蠕动的样子。

[5] 蹠□（dì）蹠踏：趿拉着鞋走路发出的声音。

[6] 稳婆：产婆。旧时专为产妇接生的妇人。

[7] 花红表礼：泛指礼物、财礼。

[8] 温元帅：道教护法神，名琮，东岳大帝手下。

[9] 矐（nǚ）目：瞪眼珠。

[10] 傴僂（chán zhòu）：埋怨，责骂。

[11] 嘴硃（kěn）地：脸朝下跌倒。硃，同“啃”。

[12] 绸缪：纠缠。

[13] 勒掯（kèn）：刁难，为难。

[14] 蹶辣：本意为跌倒的声音。这里指跌跟头。

[15] 门枋（fāng）：门框的竖木。

[16] 占房：方言。分娩，坐月子。

[17] 实落：结实。

[18] 沙包肚：妇女产后进食过多而形成的大肚子。

第五十四回

法性西来逢女国 心猿定计脱烟花

西梁者，无非膏粱之地；女国者，尽些些饮食之人。上回写饮，以见小之害大；此回写食，正见贱之害贵。两股平叙，钩之有失，此所以为饮食之人也。

饮食为养命之源，人生日用之所必需。但要受之以正，得之以义，若烟花中之油米饮食，是从何处得来者？然人之贪图而以失其心志者，皆因口腹。世之至贱而不顾大体者，无过烟花。以此写意，为之绝倒。

话说三藏师徒，别了村舍人家，依路西进。不上三四十里，是那西梁国界。唐僧在马上指道：“悟空，前面城池相近，市井上人语喧哗，想是西梁女国。仍承上意而来。汝等须要小心，谨慎规矩，切休放荡情怀，紊乱法门教旨。”三人闻言，谨遵言命。言未尽，却至东关厢街口。那里人，都是长裙短袄，粉面油头，不分老少，尽是妇女，尽些些饮食养小之人。正在两街上做买做卖。忽见他四众来时，一齐都鼓掌呵呵，整容欢笑道：“人种来了，人种来了。”慌得那三藏勒马难行。须臾间，就塞满街道，惟闻笑语。八戒口里乱嚷道：“我是个销猪，我是个销猪！”行者道：“呆子，莫胡谈！拿出旧嘴脸便是。”八戒真个把头摇上两摇，竖起一双蒲扇耳，扭动莲蓬吊搭唇，发一声喊，把那些妇女们唬得跌跌爬爬。有诗为证：

圣僧拜佛到西梁，国内衡阴世少阳^[1]。农士工商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娇娥满路呼人种，幼妇盈街接粉郎。不是悟能施丑相，烟花围困苦难当。

遂此众皆恐惧，不敢上前。一个个都捻手搓腰，摇头咬指，战战兢兢，排塞街傍路下，都看唐僧。大有垂涎朵颐之想。孙大圣却也弄出丑相开路，沙僧也收^{齒可}安虎维持，八戒采着马，掬着嘴，摆着耳朵，一行前进。又见那市井上房屋齐整，铺面轩昂，一般有卖盐卖米，酒肆茶

房。鼓角楼台通货殖，旗亭候馆挂帘笼。是为“饮食”二字点染。师徒们转湾抹角，忽见有一女官侍立街下，高声叫道：“远来的使客，不可擅入城门。请投馆驿，注名上簿，待下官执名奏驾，验引放行。”三藏闻言，下马观看，那衙门上有一扁，上书“迎阳驿”三字。长老道：“悟空，那村舍人家传言是实，果有迎阳之驿。”沙僧笑道：“二哥，你却去照胎泉边照照看，可有双影？”天然绝妙。八戒道：“莫弄我。我自吃了那盏儿落胎泉水，已是打下胎来了，还照他怎的？”三藏回头分付道：“悟能谨言，谨言！”遂上前与那女官作礼。

女官引路，请他们都进驿内，正厅坐下，即唤看茶。又见那手下人，尽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之类。你看他拿茶的也笑。少顷茶罢，女官欠身问曰：“使客何来？”行者道：“我等乃东土大唐王驾下钦差上西天拜佛求经者。我师父便是唐王御弟，极其自贵。号曰唐三藏。我乃他大徒弟孙悟空。这两个，是我师弟猪悟能、沙悟净。一行连马五口。随身有通关文牒，乞为照验放行。”那女官执笔写罢，下来叩头道：“老爷恕罪。下官乃迎阳驿驿丞，实不知上邦老爷，知当远接。”拜毕起身，即令管事的安排饮馔。道：“爷爷们宽坐一时，待下官进城启奏我王，倒换关文，打发领给送老爷们西进^[2]。”三藏忻然而坐。不题。

且说那驿丞整了衣冠，竟入城中五凤楼前，对黄门官道：“我是迎阳馆驿丞，有事见驾。”黄门即时启奏，降旨传宣至殿，问曰：“驿丞有何事来奏？”驿丞道：“微臣在驿，接得东土大唐王御弟唐三藏。有三个徒弟，名唤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连马五口，欲上西天拜佛取经。特来启奏主公，可许他倒换关文放行？”女王闻奏，满心欢喜，对众文武道：“寡人夜来梦见金屏生彩艳，玉镜展光明，乃是今日之喜兆也。”众女官拥拜丹墀道：“主公，怎见得是今日之喜兆？”女王道：“东土男人，乃唐朝御弟。我国中自混沌开辟之时，累代帝王更不曾见个男人至此。幸今唐王御弟下降，想是天赐来的。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侧批】诶养小更奇。永传帝业，却不是今日之喜兆也？”众女官拜舞称扬，无不欢悦。

驿丞又奏道：“主公之论，乃万代传家之好，但只是御弟三徒凶恶，不成相貌。”女王道：“卿见御弟怎生模样？他徒弟怎生凶丑？”驿丞道：“御弟相貌堂堂，丰姿英俊，诚是天朝上国之男儿，南赡中华之人物。那三徒却是形容猙恶，相貌如精。”女王道：“既如此，把他徒弟与他领给，倒换关文，打发他往西天，只留下御弟，有何不可？”众官拜奏道：“主公之言极当，臣等钦此钦遵。但只是匹配之事，无媒不

可。自古道：‘姻缘配合凭红叶，月老夫妻系赤绳。’”女王道：“依卿所奏，就着当驾太师作媒，迎阳驿丞主婚，先去驿中与御弟求亲。待他许可，寡人却摆驾出城迎接。”那太师、驿丞领旨出朝。

却说三藏师徒们在驿厅上正享斋饭，只见外面人报：“当驾太师与我们本官老姆来了。”三藏道：“太师来，却是何意？”八戒道：“怕是女王请我们也。”行者道：“不是相请，就是说亲。”三藏道：“悟空，假如不放，强逼成亲，却怎么是好？”行者道：“师父只管允他，老孙自有处治。”说不了，二女官早至，对长老下拜。长老一一还礼道：“贫僧出家人，有何德能，敢劳大人下拜？”那太师见长老相貌轩昂，心中暗喜道：“我国中实有造化，这个男子却也做得我王之夫。”二官拜毕，起来侍立左右，道：“御弟爷爷，万千之喜了！”三藏道：“我出家人，喜从何来？”太师躬身道：“此处乃西梁女国，国中自来没个男子。今幸御弟爷爷降临，臣奉我王旨意，特来求亲。”三藏道：“善哉！善哉！我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又无儿女相随，止有顽徒三个，不知大人求的是那个亲事？”驿丞道：“下官才进朝启奏，我王十分欢喜道，夜来得一吉梦，梦见金屏生彩艳，玉镜展光明。知御弟乃中华上国男儿，我王愿以一国之富，招赘御弟爷爷为夫，坐南面称孤，我王愿为帝后。传旨着太师作媒，下官主婚，故此特来求这亲事也。”三藏闻言，低头不语。太师道：“大丈夫遇时不可错过。似此招赘之事，天下虽有；托国之富，世上实稀。请御弟速允，庶好回奏。”长老越加痴症。

八戒在傍，掬着碓挺嘴叫道^③：“太师，你去上覆国王：我师父乃久修得道的罗汉，决不爱你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容，快些儿倒换关文，打发他往西去，留我在此招赘，如何？”正好头梳牡丹遮蒲扇，鬓描荷叶盖莲蓬。太师闻说，胆战心惊，不敢回话。驿丞道：“你虽是个男身，但只形容丑陋，不中我王之意。”白米不堪参稗子，羊肉焉肯拌东瓜。八戒笑道：“你甚不通变。常言道：‘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见男儿丑。’”尝言猪八戒磕瓜子，好个牙帮子。行者道：“呆子，勿得胡谈！任师父尊意，可行则行，可止则止。莫要担阁了媒妁工夫。”三藏道：“悟空，凭你怎么说好？”行者道：“依老孙说，你在这里也好。自古道，‘千里姻缘着线牵’哩，那里再有这般相应处？”三藏道：“徒弟，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顾了这经，便顾不得那经，故曰‘失’。却不望坏了我大唐之帝主也。”太师道：“御弟在上，微臣不敢隐言。我王旨意，原只教求御弟为亲，教你三位徒弟赴了会亲筵宴，关付领给，倒换关文，往西天取经去哩。”行者道：“太师说得有理。我等不必作难，情愿留下师父与你主为夫，快换关文，打发我们西去。待取

经回来，好到此拜爷娘，讨盘缠回大唐也。”那太师与驿丞对行者作礼道：“多谢老师玉成之恩。”八戒道：“太师，切莫要口里摆菜碟儿^[4]。有饮有食，更不可无菜。既然我们许诺，且教你主先安排一席，与我们吃钟肯酒^[5]，如何？”此而既肯，又何不肯之有也，故曰贱。太师道：“有，有，有！就教摆设筵宴来也。”那驿丞与太师欢天喜地，回奏女主。不题。

却说唐长老一把扯住行者骂道：“你这猴头，弄杀我也！怎么说出这般话来，教我在此招婚，你们西天拜佛？我就死也不敢如此！”行者道：“师父放心。老孙岂不知你性情，但只是到此地，遇此人，不得不将计就计。”三藏道：“怎么叫做将计就计？”行者道：“你若使住法儿不允他，他便不肯倒换关文，不放我们走路。倘或意恶心毒，喝令多人，割了你肉，做甚么香带呵，我等岂有善报？一定要使出降魔荡怪的神通，你知我们的手脚又重，器械又凶，但动动手儿，这一国的人，尽打杀了。他虽然阻当我等，却不是怪物妖精，还是一国人身。你又平素是个好善慈悲的人，在路上一灵不损，若打杀无限的平人，你心何忍！诚为不善了也。”

三藏听说，道：“悟空，此论最善。但恐女主招我进去，要行夫妇之礼，我怎肯丧元阳，败坏了佛家德行；走真精，堕落了本教人身？”是为“无有失”一顿。行者道：“今日准了亲事，他一定以皇帝礼摆驾出城接你，你更不要推辞，就坐他凤辇龙车，登宝殿，面南坐下，问女王取出御宝印信来，宣我们兄弟进朝，把通关文牒用了印，再请女王写个手字花押，钤押了交付与我们。一壁厢教摆设筵宴，就当与女王会喜^[6]，就与我们送行。待筵宴已毕，再叫排驾，只说送我们三人出城，回来与女王配合。哄得他君臣欢悦，更无阻挡之心，亦不起毒恶之念。却待送出城外，你下了龙车凤辇，教沙僧伺候左右，伏侍你骑上白马，老孙却使个定身法儿，教他君臣人等皆不能动，我们顺大路只管西行。行得一昼夜，我却念个咒，解了术法，还教他君臣们苏醒回城。一则不伤了他的性命，二来不损了你的元神。这叫做假亲脱网之计，岂非一举两全之美也？”又想饮食，又要无失，此计诚妙。三藏闻言，如醉方醒，似梦初觉，乐以忘忧，称谢不尽道：“深感贤徒高见。”四众同心合意，正自商量。不题。

却说那太师与驿丞不等宣诏，直入朝门白玉阶前奏道：“主公佳梦最准，鱼水之欢就矣。”女王闻奏，卷珠帘，下龙床，启樱唇，露银齿，笑盈盈娇声问曰：“贤卿见御弟怎么说来？”太师道：“臣等到驿，

拜见御弟毕，即备言求亲之事。御弟还有推托之辞，幸亏他大徒弟慨然见允，愿留他师父与我王为夫，面南称帝。只教先倒换关文，打发他三人西去，取得经回，却到此拜认爷娘，讨盘费回大唐也。”女王笑道：“御弟再有何说？”太师奏道：“御弟不言，愿配我主。只是他那二徒弟，先要吃席肯酒。”单在嘴上交关。女王闻言，即传旨教光禄寺排宴，一壁厢排大驾出城迎接夫君。众女官即钦遵王命，打扫宫殿，铺设庭台。一班儿摆宴的火速安排，一班儿摆驾的流星整備。你看那西梁国，虽是妇女之邦，那鸾舆不亚中华之盛。但见：

六龙喷彩，双凤生祥。六龙喷彩扶车出，双凤生祥驾辇来。馥郁异香蔼，氤氲瑞气开。金鱼玉佩多官拥，宝髻云鬟众女排。鸳鸯掌扇遮鸾驾，翡翠珠帘影凤钗。笙歌音美，弦管声谐。一片欢情冲碧汉，无边喜气出灵台。三檐罗盖摇天宇，五色旌旗映御阶。此地自来无合卺^[9]，女王今日配男才。

不多时，大驾出城，早到迎阳馆驿。忽有人报三藏师徒道：“驾到了。”三藏闻言，即与三徒整衣出厅迎驾。女王卷帘下辇道：“那一位是唐朝御弟？”太师指道：“那褰衣者便是^[8]。”女王闪凤目，簇蛾眉，仔细观看，果然一表非凡。你看他：

丰姿英伟，相貌轩昂。齿白如银砌，唇红口四方。顶平额阔天仓满^[9]，目秀眉清地阁长^[10]。两耳有轮真杰士，一身不俗是才郎。好个妙龄聪俊风流子，堪配西梁窈窕娘。

女王看到那心欢意美之处，不觉淫情汲汲，爱欲恣恣，饥渴之至。展放樱桃小口，呼道：“大唐御弟，还不来占凤乘鸾也。”三藏闻言，耳红面赤，羞答答不敢抬头。猪八戒在傍，掬着嘴，饧眼观看，那女王却也袅娜，真个：

眉如翠羽，肌似羊脂。脸衬桃花瓣，鬟堆金凤丝。秋波湛湛妖娆态，春笋纤纤娇媚姿。斜軀红绡飘彩艳，高簪珠翠显光辉。说甚么昭君美貌，果然是赛过西施。柳腰微展鸣金佩，莲步轻移动玉肢。月里嫦娥难到此，九天仙子怎如斯。宫妆巧样非凡类，诚然王母降瑶池。

那呆子看到好处，忍不住口嘴流涎，心头乱撞，一时间骨软筋麻，好便似雪狮子向火，不觉的都化去也。绍兴的老酒，一坛酸意。只见那女王走近前来，一把扯住三藏，悄语娇声，叫道：“御弟哥哥，请上龙车，和我同上金銮宝殿，匹配夫妇去来。”这长老战兢兢，立站不住，

似醉如痴。行者在侧教道：“师父不必太谦，请共师娘上辇。快快倒换关文，等我们取经去罢。”长老不敢回言，把行者抹了两抹，止不住落下泪来。烟花若有真心泪，两目不似洞庭湖。行者道：“师父切莫烦恼，这般富贵不受用，还待怎么哩？”三藏没及奈何，只得依从，揩了眼泪，强整欢容，移步近前，与女主：

同携素手，共坐龙车。那女主喜孜孜欲配夫妻，这长老忧惶惶只思拜佛。一个要洞房花烛交鸳侣，一个要西宇灵山见世尊。女帝真情，圣僧假意。女帝真情，指望和谐同到老；圣僧假意，牢藏情意养元神。一个喜见男身，恨不得【侧批】此挑“有失”。白昼并头谐伉俪；一个怕逢女色，只思量即时脱网上雷音。【侧批】此翻“无有失”。二人和会同登辇，岂料唐僧各有心。

那些文武官见主公与长老同登凤辇，并肩而坐，一个个眉花眼笑，拨转仪从，复入城中。孙大圣才教沙僧挑着行李，牵着白马，随大驾后边同行。猪八戒往前乱跑，先到五凤楼前嚷道：“好自在，好现成呀！这个弄不成，这个弄不成！吃了喜酒进亲才是！”唬得些执仪从引导的女官一个个回至驾边道：“主公，那一个长嘴大耳的，在五凤楼前嚷道，要喜酒吃哩。”女主闻奏，与长老倚香肩，偎并桃腮，开檀口，悄声叫道：“御弟哥哥，长嘴大耳的是你那个高徒？”三藏道：“是我第二个徒弟，他生得食肠宽大，一生要图口肥，此所以为猪八戒，此所以为饮食之人也。须是先安排些酒食与他吃了，方可行事。”女主急问：“光禄寺安排筵宴完否？”女官奏道：“已设荤素两样，在东阁上哩。”女王又问：“怎么两样？”女官奏道：“臣恐唐朝御弟与高徒等平素吃斋，故有荤素两样。”女王却又笑吟吟硌着长老的香腮道：“御弟哥哥，你吃荤吃素？”三藏道：“贫僧吃素，但是未曾戒酒，须得几杯素酒与我二徒弟吃些。”既讲“食”字，又拘“饮”字，方见行文分股之妙。说未了，太师启奏：“请赴东阁会宴。今宵吉日良辰，就可与御弟爷爷成亲。明日天开黄道，请御弟爷爷登宝殿，面南改年号即位。”女王大喜，即与长老携手相搀，下了龙车，共入端门里。但见那：

风飘仙乐下楼台，闾阖中间翠辇来。凤阙大开光蔼蔼，皇宫不闭锦排排。麒麟殿内炉烟袅，孔雀屏边房影回。亭阁峥嵘如上国，玉堂金马更奇哉。

既至东阁之下，又闻得一派笙歌声韵美，又见两行红粉貌妖娆。正中堂排设两般盛宴，左边上首是素筵，右边上首是荤筵，荤素两筵，水陆俱备，口腹真是造化。下两路尽是单席。那女王敛袍袖，十指尖尖，

奉着玉杯，便来安席。行者近前道：“我师徒都是吃素，先请师父坐了左手素席，转下三席，分左右，我兄弟们好坐。”太师喜道：“正是，正是。师徒如父子也，不可并肩。”众女官连忙调了席面。女王一一传杯，安了他弟兄三位。行者又与唐僧丢个眼色，教师父回礼。三藏下来，却也擎玉杯与女王安席。那些文武官朝上拜谢了皇恩，各依品从，分坐两边。才住了音乐请酒。那八戒那管好歹，放开肚子，只情吃起。也不管甚么玉屑米饭，蒸饼糖糕，蘑菇、香蕈、笋芽、木耳、黄花菜、石花菜、紫菜、蔓菁^[11]、芋头、萝菔、山药、黄精，其菜又不止有九。一骨辣噎了个罄尽^[12]。嚼快嘴边流白沫，吃光盆底露青花。喝了五七杯酒，口里嚷道：“看添换来！若不添换几何，而不写字、刻图书也。拿大觥来！再吃几觥，各人干事去。”沙僧问道：“好筵席不吃，还要干甚事？”呆子笑道：“古人云：‘造弓的造弓，造箭的造箭。’我们如今招的招，嫁的嫁，取经的还去取经，走路的还去走路，莫只管贪杯误事，快早儿打发关文。正是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女王闻说，即命取大杯来。近侍官连忙取几个鹦鹉杯、鸂鶒杓、金叵罗、银凿落、玻璃盏、水晶盆、蓬莱碗、琥珀钟，满斟玉液，连注琼浆。果然都各饮一巡。丰都破了枉死城，饿鬼出现。

三藏欠身而起，对女王合掌道：“陛下，多蒙盛设，酒已勾了。请登宝殿，倒换关文，赶天早送他三人出城罢。”女王依言，携着长老，散了筵宴，上金鸾宝殿，即让长老即位。三藏道：“不可，不可。适太师言过，明日天开黄道，贫僧才敢即位称孤。今日即印关文，打发他去也。”女王依言，仍坐了龙床，即取金交椅一张，放在龙床左手，请唐僧坐了。叫：“徒弟们，拿上通关文牒来。”大圣便教沙僧解开包袱，取出关文。大圣将关文双手捧上。那女王细看一番，上有大唐皇帝宝印九颗，下有宝象国印、乌鸡国印、车迟国印。女王看罢，娇滴滴笑语道：“御弟哥哥又姓陈？”三藏道：“俗家姓陈，法名玄奘。因我唐王圣恩，认为御弟，赐姓我为唐也。”女王道：“关文上如何没有高徒之名？”三藏道：“三个顽徒，不是我唐朝人物。”女王道：“既不是你唐朝人物，为何肯随你来？”三藏道：“大的个徒弟，乃是东胜神洲傲来国人士；第二个乃西牛贺洲乌斯庄人士；第三个乃流沙河人士。他三人都因罪犯天条，南海观世音菩萨解脱他苦，秉善皈依，将功折罪，情愿保护我上西天取经。皆是途中收得，故此未注法名在牒。”女王道：“我与你添注法名，好么？”三藏道：“但凭陛下尊意。”女王即令取墨笔来，浓磨香翰，饱润香毫，牒文之后，写上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三人名讳。却才取出御印，端端正正印了，此印定是玉箸篆文。又画个手字花押，但不知是苏黄米蔡那一家？传将下去。孙大圣接了，教沙僧包裹停

当。

那女王又赐出碎金散银一盘，下龙床递与行者道：“你三人将此权为路费，早上西天。待汝等取经回来，寡人还有重谢。”行者道：“我们出家人，不受金银，途中自有乞化之处。”女王见他不受，又取出绫锦十匹，对行者道：“汝等行色匆匆，裁制不及，将此路上做件衣服遮寒。”抱定“肤”字，是为口腹一衬。行者道：“出家人穿不得绫锦，自有护体布衣。”女王见他不受，教取御米三升，在路权为一饭。八戒听说个“饭”字，便就接了，其人如画。捎在包袱之间。行者道：“兄弟，行李见今沉重，且倒有气力挑米？”八戒笑道：“你那里知道，米好的是个日消货，只消一顿饭就了帐也。”遂此合掌谢恩。三藏道：“敢烦陛下，相同贫僧送他三人出城，待我嘱咐他们几句，教他好生西去，我却回来，与陛下永受荣华。无挂无牵，方可会鸾交凤友也。”女王不知是计，便传旨摆驾，与三藏并倚香肩，同登凤辇，出西城而去。满城中都盪添净水，炉降真香，一则看女王銮驾，二来看御弟男身。没老没小，尽是粉容娇面，绿鬓云鬟之辈。

不多时，大驾出城，到西关之外。行者、八戒、沙僧，同心合意，结束整齐，竟迎着銮舆，厉声高叫道：“那女王不必远送，我等就此拜别。”长老慢下龙车，对女王拱手道：“陛下请回，让贫僧取经去也。”果能取经，则口腹之所关亦不小，一笔转到下节。女王闻言，大惊失色，扯住唐僧道：“御弟哥哥，我愿将一国之富招你为夫，明日高登宝位，即位称君，我愿为君之后。喜筵通皆吃了，如何却又变卦？”八戒听说，发起个风来，把嘴乱扭，耳朵乱摇，闯至驾前嚷道：“我们和尚家，和你这粉骷髅做甚夫妻？放我师父走路！”那女王见他那等撒泼弄丑，唬得魂飞魄散，跌入辇驾之中。沙僧却把三藏抢出人丛，伏侍上马。只见那路傍闪出一个女子喝道：“唐御弟，那里走！我和你耍风月儿去来！”一波才息，一浪又起，真有层峦叠嶂之奇。沙僧骂道：“贼辈无知！”掣宝杖劈头就打。那女子弄阵旋风，“呜”的一声，把唐僧摄将去了，无影无踪，不知下落何处。咦！正是：

脱得烟花网，又遇风月魔。

毕竟不知那女子是人是怪，老师父的性命得死得生，且听下回分解。

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关夫子终不失其心志，所以辞曹独行，卒成其大志，千古称为大圣大贤。彼蔡邕以些须之豢养，即为董卓

哭尸，若处此地恐不待留，而已不肯去矣。故人为蔡邕惜，吾独为蔡邕笑也。

口腹事上定计，饮食场中挂号，淡淡两笔，其人已不堪再问。下章是个听德惟聪，上文却紧接一口业罪，过脉极妙。盖人招了妇女的沙糖口，再着牛二的长舌头，把个精精明明的唐僧，弄成个糊糊涂涂的黑汉。不惟二心于此而生，即火焰山亦从此伏矣。

[1] 衡（zhūn）：纯。

[2] 领给：盘缠，财物。

[3] 碓（duì）挺嘴：杵头般向前伸出的长嘴。碓，舂米的臼和杵。

[4] 口里摆菜碟儿：只会说漂亮话，说空话。

[5] 肯酒：订婚酒。

[6] 会喜：恭喜，庆祝。

[7] 合卺（jǐn）：古代婚礼中的一种仪式。将一瓠剖为两瓢，新婚夫妇各执一瓢，斟酒以饮。类似后来的交杯酒。

[8] 襕（lán）衣：古代士人的服装，其于衫下施横襕为裳。

[9] 天仓：即相术中所谓的天庭。指人两眉之间，也指前额中央。

[10] 地阁：相术中指人的下颌。

[11] 蔓菁：即芜菁。俗称大头菜。

[12] 一骨辣：犹言一股脑儿。

第五十五回

色邪淫戏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坏身

此回极写饮食之人，口腹之害，以见其有失也。口腹之害难写，看他想出一倒马毒；饮食之贱难写，看他想出一风月烟花，已为确当无比。至饮食之人，实难名状，看他又写出个蝎子怪，以见两手混动，七箸交加，更为确当。方知古人称为奇书，原有取意，不似后人批书，一味支离幻渺而遂已也。

人肉香袋，人肉馍馍，只说恩情美满，谁知骨肉摧残，轮流做馅也。但人只见人之肉馅，并未睹己之肉馅，哀哉。

不虑毒有山大，只怕情有海深。无如三藏无情，则亦无所施其毒矣，是为无有失一转。

却说孙大圣与猪八戒正要使法定那些妇女，忽闻得风响处，沙僧嚷闹，急回头时，不见了唐僧。行者道：“是甚人来抢师父去了？”沙僧道：“是一个女子，弄阵旋风，把师父掇去也。”掇魄勾魂，大抵还是自己。行者闻言，唵哨跳在云端里^[4]，用手搭凉篷，四下里观看，只见一阵灰尘，风滚滚，往西北上去了。急回头叫道：“兄弟们，快驾云，同我赶师父去来。”八戒与沙僧即把行囊捎在马上，响一声，都跳在半空里去。慌得那西梁国君臣女辈，跪在尘埃，都道：“是白日飞升的罗汉，我主不必惊疑。唐御弟也是个有道的禅僧，我们都有眼无珠，错认了中华男子，枉费了这场神思。请主公上辇回朝也。”女王自觉惭愧，多官都一齐回国。不题。

却说孙大圣兄弟三人腾空踏雾，望着那阵旋风一直赶来。前至一座高山，只见灰尘息静，风头散了，更不知妖向何方。兄弟们按落云雾，找路寻访。忽见一壁厢青石光明，却似个屏风模样。三人牵着马，转过石屏，石屏后有两扇石门，门上有六个大字，乃是“毒敌山毒至如山，其害大矣。琵琶洞”。却不是琵琶亭，与前抚琴正相应。○琵琶乃邪淫不正之声，形容饮食之人。反挑“听德惟聪”，其意，实有双关之妙。八

戒无知，上前就使钉钯筑门。行者急止住道：“兄弟莫忙。我们随旋风赶便赶到这里，寻了这会，方遇此门，又不知深浅如何，倘不是这个门儿，却不惹他见怪？你两个且牵了马，还转石屏前立等片时，待老孙进去打听个有无虚实，却好行事。”沙僧听说，大喜道：“好，好，好！正是粗中有细。”他二人牵马回头。孙大圣显个神通，捻着诀，念个咒语，摇身一变，变作蜜蜂儿，寻花觅果，单为口腹之计。真个轻巧！你看他：

翅薄随风软，腰轻映日纤。嘴甜曾觅蕊，尾利善降蟾。酿蜜巧何浅，投衙礼自谦。如今施巧计，飞舞入门檐。甜嘴蜜舌，伏下“听”字。

行者自门瑕处钻将进去，飞过二层门里，只见正当中花亭子上，端坐着一个女妖，又是个养小者。左右列几个彩衣绣服丫髻两摀的女童^[2]，都欢天喜地，正不知讲论甚么。这行者轻轻的飞上去，丁在那花亭格子上。侧耳才听，又见两个总角蓬头女子，捧两盘热腾腾的面食，上亭来道：“奶奶，一盘是人肉馅的荤馍馍，一盘是邓沙馅的素馍馍^[3]。”那女怪笑道：“小的们，扶出唐御弟来。”几个彩衣绣服的女童走向后房，把唐僧扶出。那师父面黄唇白，眼红泪滴。行者在暗中嗟叹道：“师父中毒了。”饮食过度。○中了他的毒，而不二心者盖寡矣。

那怪走下亭，露春葱十指纤纤，扯住长老道：“御弟宽心。我这里虽不是西梁女国的宫殿，不比富贵奢华，其实却也清闲自在，正好念佛看经。我与你做个道伴儿，可谓德不孤。【侧批】伏后配义与道。真个是百岁和谐也。”亦可谓琵琶佳遇。三藏不语。那怪道：“且休烦恼。我知你在女国中赴宴之时，不曾进得饮食。这里荤素馍馍两盘，凭你受用些儿恁你吃也。压惊。”三藏沉思默想道：“我待不说话，不吃东西，此怪比那女王不同。女王还是人身，行动以礼；此怪乃是妖神，恐为加害，奈何？我三个徒弟不知我困陷在于这里，倘或加害，却不枉丢性命？”以心问心，无计所奈，只得强打精神，开口道：“荤的何如？素的何如？”女怪道：“荤的是人肉馅馍馍，素的是邓沙馅馍馍。”又美似混沌板刀面。○吃了这个包子，而能不听枕边之言者盖鲜矣。三藏道：“贫僧吃素。”那怪笑道：“女童，看热茶来，与你家长爷爷吃素馍馍。”一女童果捧着香茶一盏，放在长老面前。那怪将一个素馍馍劈破，递与三藏。三藏将个荤馍馍囫囵递与女怪。女怪笑道：“御弟，你怎么不劈破与我？”三藏合掌道：“我出家人，不敢破荤。”那女妖道：“你出家人不敢破荤，怎么前日在子母河边吃水高^[4]？二字不解。今日又好吃邓沙馅？”三藏道：“水高船去急，沙陷马行迟。”

行者在格子上听着两个言语相攀，恐怕师父乱了真性，忍不住现了本相，掣铁棒喝道：“业畜无礼！”那女怪见了，口喷一道烟光，把花亭子罩住，教：“小的们！收了御弟。”他却拿一柄三股钢叉，好一根饮食的利器。○单在四下里挑斗。跳出亭门，骂道：“泼猴惫懒！怎么敢私入吾家，偷窥我容貌！自惭不是牛僧孺，也向云阶拜玉容。不要走，吃老娘一叉！”这大圣使铁棒架住，且战且退。二人打出洞外，那八戒、沙僧正在石屏前等候，忽见他两个争持，慌得八戒将白马牵过，道：“沙僧，你只管看守行李马匹，等老猪去帮打帮打。”好呆子！双手举钯赶上前叫道：“师兄靠后，让我打这泼贱！”那怪见八戒来，【侧批】想是饿极。他又使个手段，噀了一声，鼻中出火，口内生烟，把身子抖了一抖，三股叉飞舞冲迎。那女怪也不知有几只手，手倒只是两只，不过来的忒快。没头没脸的滚将来。这行者与八戒两边攻住。那怪道：“孙悟空，你好不识进退！我便认得你，你是不认得我。你那雷音寺里佛如来，也还怕我哩！怕失其本来也。量你这两个毛人到得那里都上来⁵，一个个仔细看打！”这一场怎见得好战：

女怪威风长，猴王气概兴。天蓬元帅争功绩，乱举钉钯要显能。那一个手多叉紧烟光绕，这两个性急兵强雾气腾。女怪只因求配偶，男僧怎肯泄元精。阴阳不对相持斗，各逞雄才恨苦争。阴静养荣思动动，阳收息卫爱清清。致令两处无和睦，叉钯铁棒赌输赢。这个棒有力，钯更能，女怪钢叉丁对丁。毒敌山前三不让，琵琶洞外两无情。那一个，喜得唐僧谐凤侣；这两个，必随长老取真经。惊天动地来相战，只杀得日月无光星斗更。

三个战斗多时，不分胜负。那女怪将身一纵，使出个倒马毒桩⁶，犹之黄蜂刺，写“害”字奇绝。不觉的把大圣头皮上扎了一下。为心害矣。行者叫声“苦阿”！忍耐不得，负痛败阵而走。八戒见事不谐，拖着钯彻身而退。那怪得了胜，收了钢叉。

行者抱头皱眉苦面，叫声：“利害！利害！”八戒到根前问道：“哥哥，你怎么正战到好处，却就叫苦连天的走了？”行者抱着头只叫：“疼！疼！疼！”沙僧道：“想是你头风发了。”行者跳道：“不是！不是！”八戒道：“哥哥，我不曾见你受伤，却头疼，何也？”行者哼哼的道：“了不得！了不得！我与他正然打处，他见我破了他的叉势，他就把身子一纵，不知是件甚么兵器，着我头上扎了一下，就这般头疼难禁，故此败了阵来。”先讲有失，是为“无”字作地。八戒笑道：“只这等静处常夸口，说你的头是修炼过的，却怎么就不禁这一下扎？”行者

道：“正是。我这头自从修炼成真，盗食了蟠桃、仙酒、老子金丹；就是个偷嘴吃的祖师。大闹天宫时，又被玉帝差大力鬼王、二十八宿，押赴斗牛宫外处斩，那些神将使刀斧锤剑，雷打火烧；及老子把我安在八卦炉，煅炼四十九日，俱未伤损。今日不知这妇人用的是甚么兵器，把老孙头弄伤也。”沙僧道：“你放了手，等我看看。莫破了？”行者道：“不破，不破。”八戒道：“我去西梁国讨个膏药你贴贴。”行者道：“又不瘡不破，怎么贴得膏药？”八戒笑道：“哥阿，我的胎前产后病到不曾有，你到弄了个脑门痛了。”痛乃饮食之积毒。沙僧道：“二哥且休取笑。如今天色晚矣，大哥伤了头，师父又不知死活，怎的是好？”

行者哼道：“师父没事。我进去时，变作蜜蜂儿飞入里面，见那妇人坐在花亭子上。少顷，两个丫鬟捧两盘馍馍，一盘是人肉馅荤的，一盘是邓沙馅素的。又着两个女童扶师父出来，吃一个压惊，又要与师父做甚么道伴儿。师父始初不与那妇人答话，也不吃馍馍。后见他甜言美语，不知怎么就开口说话，却说吃素的。那妇人就将一个素的劈开，递与师父。师父将个囟囟荤的递与那妇人。妇人道：‘怎不劈破？’师父道：‘出家人不敢破荤。’那妇人道：‘既不破荤，前日怎么在子母河边饮水高？今日又好吃邓沙馅？’饮食有意，那怕口腹无情。师父不解其意，答他两句道：‘水高船去急，沙陷马行迟。’我在格子上听见，是为“听”字一吊。恐怕师父乱性，便就现了原身，掣棒就打。他也使神通，喷出烟雾，叫‘收了御弟’，就轮钢叉与老孙打出洞来也。”沙僧听说，咬指道：“这泼贱也不知从那里就随将我们来，把上项事都知道了。”八戒道：“这等说，便我们安歇不成。莫管甚么黄昏半夜，且去他门上索战，嚷嚷闹闹，搅他个不睡，【侧批】惟恐有失。莫教他捉弄了我师父。”行者道：“头疼去不得”。沙僧道：“不须索战。一则师兄头疼，二来我师父是个真僧，决不以色空乱性。【侧批】读下二章，方见此笔之妙。且就在山坡下闭风处坐这一夜，养养精神，待天明再作理会。”遂此三个弟兄拴牢白马，守护行囊，就在坡下安歇。不题。

却说那女怪，放下凶恶之心，重整欢愉之色。叫：“小的们，把前后门都关紧了。”又使两个支更⁴，防守行者，但听门响，即时通报。却又教女童：“将卧房收拾齐整，掌烛焚香，请唐御弟来，我与他交欢。”遂把长老从后边搀出。那女怪弄出十分娇媚之态，携定唐僧道：“常言黄金未为贵，安乐值钱多。且和你做会夫妻儿，耍子去也。”这长老咬定牙关，声也不透。欲待不去，恐他生心害命，只得战兢兢跟着他，步入香房。却如痴如症，那里抬头举目，更不曾看他房里

是甚床铺幔帐，也不知有甚箱笼梳妆。那女怪说出的雨意云情，亦漠然无听。好和尚！真是：

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他把这锦绣娇容如粪土，【侧批】若然二心何由而生，火焰何由而起？金珠美貌若灰尘。一生只爱参禅，半步不离（他）〔佛〕地。那里会惜玉怜香，只晓得修真养性。那女怪，活泼泼，春意无边；这长老，死丁丁，禅机有在。一个似软玉温香，一个如死灰槁木。那一个展鸳鸯，淫兴浓浓；这一个束褊衫，丹心耿耿。那个要贴胸交股和鸾凤，这个要面壁归山访达摩^[8]。女怪解衣，卖弄他肌香肤腻；唐僧敛衽，紧藏了糙肉粗皮。女怪道：“我枕剩衾闲何不睡？”唐僧道：“我头光服异怎相陪？”那个道：“我愿作前朝柳翠翠。”这个道：“贫僧不是月阁黎^[9]。”女怪道：“我美若西施还袅娜。”唐僧道：“我越王因此久埋尸^[10]。”女怪道：“御弟，你记得宁教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唐僧道：“我的真阳为至宝，怎肯轻与你这粉骷髅！”

他两个散言碎语的，直斗到更深，唐长老全不动念。那女怪扯扯拉拉的不放，这师父只是老老成成的不肯。保全大体，是为“无有失”一转。直缠到有半夜时候，把那怪弄得恼了，叫：“小的们，拿绳来！”可怜将一个心爱的人儿，一条绳捆的像个猢猻模样。又教拖在房廊下去，却吹灭银灯，各归寝处。

一夜无词，不觉的鸡声三唱。那山坡下孙大圣欠身道：“我这头疼了一会，到如今也不疼不麻，只是有些作痒。”八戒笑道：“痒便再教他扎一下何如？”行者啐了一口道：“放，放，放！”八戒又笑道：“放，放，放！我师父这一夜到浪，浪，浪！”沙僧道：“且莫斗口，天亮了，快赶早儿捉妖怪去。”行者道：“兄弟，你只管在此守马，休得动身。猪八戒跟我去。”那呆子抖擞精神，束一束皂锦直裰，相随行者，各带了兵器，跳上山崖，竟至石屏之下。行者道：“你且立住。只怕这怪物夜里伤了师父，先等我进去打听打听。倘若被他哄了，丧了元阳，真个亏了德行，‘德’字伏下。却就大家散火；若不乱性情，禅心未动，却好努力相持，打死精灵，救师西去。”八戒道：“你好痴哑！常言道：‘干鱼可好与猫儿作枕头？’就不如此，就不如此，【侧批】逼“无有失”，更醒。也要抓你几把。”此而焉有不吃，又焉有不听者也，是为“无”字一逼。行者道：“莫胡疑乱说，待我看去。”

好大圣！转石屏，别了八戒，摇身还变个蜜蜂儿，飞入门里。见那门里有两个丫鬟，头枕着梆铃，正然睡哩。却到花亭子观看，那妖精原来弄了半夜，都辛苦了，一个个都不知天晓，还睡着哩。行者飞来后

面，影影的只听见唐僧声唤^[11]。一路俱是打听，以为下文伏线。忽抬头，见那步廊下，四马攒蹄，捆着师父。行者轻轻的丁在唐僧头上，叫：“师父。”唐僧认得声音，道：“悟空来了？快救我命！”行者道：“夜来好事如何？”三藏咬牙道：“我宁死也不肯如此。”行者道：“昨日我见他有相怜相爱之意，却怎么今日把你这般挫折？”三藏道：“他把我缠了半夜，我衣不解带，身未沾床。他见我不肯相从，无有失也。才捆我在此。你千万救我取经去也。”他师徒们正然问答，早惊醒了那个妖精。妖精虽是下狠，却还有流连忘返之意。一觉翻身，只听见“取经去也”一句，他就滚下床来，厉声高叫道：“好夫妻不做，却取甚么经去！”凤船龙舟事已空，银屏金屋梦魂中。○此而不为尺寸之肤者宁有几个。

行者慌了，撇却师父，急展翅飞将出去。现了本相，叫声“八戒”。那呆子转过石屏道：“那话儿成了否？”行者笑道：“不曾，不曾。老师父被他摩弄不从，恼了捆在那里。正与我诉说前情，那妖惊醒了，我慌得出来也。”八戒道：“师父曾说甚来？”行者道：“他只说衣不解带，【侧批】师傅谎也。身未沾床。”八戒笑道：“好，好，好，还是个真和尚。虽有琵琶，不曾弹动，只此数笔，全为“无有失”摩神。我们救他去。”

呆子粗卤，不容分说，举钉钯望他那石头门上尽力气一钯，唵喇喇筑做几块。唬得那几个枕梆铃睡的丫鬟，跑至二层门外，叫声：“开门！前门被昨日那两个丑男人打破了！”那女怪正出房门，只见四五个丫鬟跑进去报道：“奶奶，昨日那两个丑男人又来把前门已打碎矣。”那怪闻言，即忙叫小的们烧汤洗面梳妆。叫：“把御弟连绳抬在后房收了，等我打他去。”好妖精！走出来，举着三股叉，骂道：“泼猴野彘！老大无知！你怎敢打破我们！”八戒骂道：“滥淫贱货！你到困陷我师父，返敢硬嘴！我师父是你哄将来做老公的？快快送出，饶你；敢再说半个‘不’字，老猪一顿钯，连山也筑倒你的！”那怪那容分说，抖擞身躯，依前弄法，鼻口内喷烟冒火，举钢叉就刺八戒。八戒侧身躲过，着钯就筑。孙大圣使铁棒，并力相帮。那怪又弄神通，也不知是几只手，定是三只手。左右遮拦。交锋三五个回合，不知是甚兵器，把八戒嘴唇上也扎了一下。口之害。那呆子拖着钯，侮着嘴，负痛逃生。行者却也有些醋他^[12]，虚丢一棒，败阵而走。那怪得胜而回，叫小的们搬石块垒叠了前门。不题。

却说那沙和尚正在坡前放马，只听得那里猪哼。忽抬头，见八戒侮

着嘴哼将来。吃的太不像样。沙僧道：“怎的说？”呆子哼道：“了不得！了不得！疼，疼，疼！”说不了，行者也到根前，笑道：“好呆子阿！昨日咒我是脑门痛，今日却也弄做个瘡嘴疽了^[13]。”八戒哼道：“难忍，难忍！疼得紧！【侧批】剩残点心，自然不大好吃。利害，利害！”

三人正然难处，只见一个老妈妈儿，左手提着青竹篮儿，自南山路上挑菜而来。有饮有食，不可无菜。沙僧道：“大哥，那妈妈来得近了，等我问他个信儿，看这个是甚妖精，是甚兵器，这般伤人。”行者道：“你且住，等老孙问他去来。”行者急睁睛看，只见头直上有祥云盖顶，左右有香雾笼身。行者认得，即叫：“兄弟们，还不来叩头！那妈妈是菩萨来也。”不失大体，则自是本来，此菩萨之所以出现也。慌得猪八戒忍疼下拜，沙和尚牵马躬身，孙大圣合掌跪下，叫声“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菩萨”。那菩萨见他每认得元光，即踏祥云起在半空，现了真像——原来是鱼篮之像。行者赶到空中拜告道：“菩萨恕弟子失迎之罪。我等努力救师，不知菩萨下降。今遇魔难难收，万望菩萨搭救搭救。”菩萨道：“这妖精十分利害。他那三股叉是生成的两只钳脚，即其人之双手。扎人痛者是尾上一个钩子，唤做‘倒马毒’，本身是个蝎子精。饮食之怪也。他前者在雷音寺听佛谈经，【侧批】伏后冬问之道。如来见了，不合用手推他一把，他就转过钩子，把如来左手中拇指上扎了一下，如来也疼难禁，即着金刚拿他。他却在这里。若要救得唐僧，除是别告一位方好，我也是近他不得。”行者再拜道：“望菩萨指示指示，别告那位去好，弟子即去请他也。”菩萨道：“你去东天门里光明宫，告求昴日星官，【侧批】伏下“听”字。方能降伏。”昴属木，以言没也，是“无”字的正面。言罢，遂化作一道金光，竟回南海。

孙大圣才按云头，对八戒、沙僧道：“兄弟放心，师父有救星了。”沙僧道：“是那里救星？”行者道：“才然菩萨指示，教我告请昴日星官。老孙去来。”八戒侮着嘴哼道：“哥阿，就问星官讨些止疼的药饵来。”行者笑道：“不须用药，只似昨日疼过夜就好了。”沙僧道：“不必烦叙，快早去罢。”好行者！急忙驾觔斗云，须臾到东天门外。忽见增长天王当面人不失其大体，学问自然长进，故曰增长。作礼道：“大圣何往？”行者道：“因保唐僧西方取经，路遇魔瘴缠身，要到光明宫聪乃明也，是笼下意。见昴日星官走走。”忽又见陶、张、辛、邓四大元帅，也问何往。行者道：“要寻昴日星官去降妖救师。”四大帅道：“星官今早奉玉帝旨意，上观星台巡札去了。”聪又察也，故云观星。行者道：“可有这话”？辛天君道：“小将等与他同下斗牛宫，岂敢说假？”陶

天君道：“今已许久，或将回矣。大圣还先去光明宫，如未回，再去观星台可也。”大圣遂喜，即别他们。至光明宫门首，果是无人，复抽身就走，只见那壁厢有一行兵士摆列，后面星官来了。那星官还穿的是拜驾朝衣，一身金缕。但见他：

冠簪五岳金光彩，笏执山河玉色琼。袍挂七星云璫，腰围八极宝环明。叮噹佩响如敲韵，迅速风声似摆铃。翠羽扇开来昂宿，天香飘袭满门庭。

前行的兵士看见行者立于光明宫外，急转身报道：“主公，孙大圣在这里也。”那星官敛云雾，整束朝衣；停执事，分开左右，上前作礼道：“大圣何来？”行者道：“专来拜烦救师父一难。”星官道：“何难？在何地方？”行者道：“在西梁国毒敌山琵琶洞。”星官道：“那山洞有甚妖怪，却来呼唤小神？”行者道：“观音菩萨适才显化，说是一个蝎子精，特举先生方能治得，因此来请。”星官道：“本欲回奏玉帝，奈大圣至此，又感菩萨举荐，恐迟误事，小神不敢请献茶，且和你去降妖精，却再来回旨罢。”大圣闻言，即同出东天门，直至西梁国。望见毒敌山不远，行者指道：“此山便是。”

星官按下云头，同行者至石屏前山坡之下。沙僧见了道：“二哥起来，大哥请得星官来了。”那呆子还侮着嘴道：“恕罪，恕罪。有病在身，不能行礼。”星官道：“你是个修行之人，何病之有？”【侧批】馍馍吃的。八戒道：“早间与那妖精交战，被他着我唇上扎了一下，至今还疼哩。”星官道：“你上来，我与你医治医治。”呆子才放了手，口里哼哼嘖嘖道：“千万治治，待好了谢你。”那星官用手把嘴唇上摸了一摸，吹一口气，就不疼了。人不放饭流饮，此体自然无失，绝妙写意。呆子欢喜下拜道：“妙阿！妙阿！”行者笑道：“烦星官也把我头上摸摸。”星官道：“你未遭毒，摸他何为？”行者道：“昨日也曾遭过，只是过了夜才不疼，如今还有些麻痒，只恐发天阴，也烦治治。”星官真个也把头上摸了一摸，吹口气，也就解了馊毒，不麻不痒了。八戒发狠道：“哥哥，去打那泼贱去！”星官道：“正是，正是。你两个叫他出来，等我好降他。”

行者与八戒跳上山坡，又至石屏之后。呆子口里乱骂，手似捞钩，一顿钉钯，把那洞门外垒叠的石块爬开，闯至一层门，又一钉钯，将二门筑得粉碎。慌得那门里小妖飞报：“奶奶，那两个丑男人又把二层门也打破了。”那怪正教解放唐僧，讨素茶饭与他吃哩，大体无亏，吃亦

何碍。听见打破二门，即便跳出花亭子，轮叉来刺八戒。八戒使钉钯迎架，行者在傍，又使铁棒来打。那怪赶至身边，要下毒手，总有毒恶，亦无可入之处。行者与八戒识得方法，回头就走。那妖怪赶过石屏之后，行者叫声：“昴宿何在？”只见那星官立于山坡之上，现出本相，原来是一只双冠子大公鸡，昂起头来，约有六七尺高，对着妖精叫了一声，鸡有五德，自然与琵琶之声各别。那怪即时就现了本像，原来是个琵琶来大小的一个蝎子精。这星官再叫一声，听德惟聪，已显然明亮而封神，“金鸡岭”三字实本于此。那怪浑身酥软，死在坡前。听见“无”字的一点影响，此怪即死而不动，妙不可言。有诗为证：

花冠绣颈若团纓，爪硬距长目翳睛。踊跃雄威全五德，峥嵘壮势羨三鸣。岂如凡鸟啼茅屋，本是天星显圣名。毒蝎枉修人道行，还原反本见真形。

八戒上前，一只脚躡住那怪的胸前道：“业畜！今番使不得倒马毒了。”那怪动也不动，被呆子一顿钉钯，捣作一团烂酱。那星官复聚金光，驾云而去。行者与八戒、沙僧朝天拱谢道：“有累，有累。改日赴宫拜酬。”三人谢毕，却才收拾行李马匹，都进洞里。见那大小丫鬟，两边跪下，拜道：“爷爷，我们不是妖邪，都是西梁国女人，仍缴上意，一丝不乱。前者被这妖精摄来的。你师父在后边香房里坐着哭哩。”行者闻言，仔细观看，果然不见妖气。饮食无失，其怪自然不见。本是至理，写来却成奇文。遂入后边叫道：“师父！”那唐僧见众齐来，十分欢喜道：“贤徒，累及你们了。那妇人何如也？”八戒道：“那厮原是个大母蝎子。幸得观音菩萨指示，大哥去天宫里请得那昴日星官下降，把那厮收伏，才被老猪筑做个泥了。方敢深入于此，得见师父之面。”唐僧谢之不尽。又寻些素米素面，安排了饭食，吃了一顿。来是一盂，去是一顿，遥遥相应。○此时之所养者已大，不得再以尺寸之肤见识也。把那些摄将来的女子赶下山，指与回家之路。点上一把火，把几间房宇烧毁罄尽。一头挑水，一头又放火，弄得二心不定矣。请唐僧上马，找寻大路西行。正是：

割断尘缘离色相，推干金海悟禅心。

毕竟不知几年上才得成真，且听下回分解。

此章通篇只作三股看。首节子母河是言饮之失，二节西梁国是讲食之失，三节琵琶洞回抱上意，结到昴木以见其无有失也。饮食之人，本不必讲的太丑；细玩一“贱”字，则又不妨讲的过恶。观一三股叉、两钳

脚，直有通背玉臂之诮。夫饮食本以养生，拟此反以害生，是殆知有口腹，而不知有大体者也，焉得不失。

耳、目、鼻、舌、身、意，乃人之六贼。如下章，六耳猕猴乃耳之怪，盘丝洞乃目之怪，稀柿洞乃鼻之怪，此章子母河乃舌之怪也。

西京长安有蝎魔寺，相传明季为某藩司所建，上塑菩萨，中悬一大蝎，盖为藩司识破，悬建此寺，遂灭其丑迹。怪事非常，信不尽诬也。

饮食之事，虽是口腹贪图，大抵皆由其心发痒。此心不痒，口腹自然不贪，转无有失也，其神更妙。

[1] 唢哨：呼啸。

[2] 攀（jiū）：结，束。

[3] 邓沙：即澄沙，纯净的细豆沙。

[4] 高：借与“糕”字谐音。

[5] 毛人：小人物。

[6] 倒马毒桩：指蝎子的尾巴尖。

[7] 支更：守夜人。

[8] 面壁：佛教语。《五灯会元·东土祖师·菩提达磨大师》：“当魏孝明帝孝昌三年也，（达磨）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谓之壁观婆罗门。”后因以称坐禅，谓面向墙壁，端坐静修。

[9] 月闍（shé）黎：即月明和尚。这里用的是话本小说中月明和尚度柳翠的故事，这也是后来宋朝的事，不当出现在唐初。闍黎，高僧。泛指和尚。

[10] 越王因此久埋尸：按上下句文意，“越王”当作“吴王”。

[11] 影影：犹隐隐。模糊不清貌。

[12] 醋：用同“怵”。恐惧，害怕。

[13] 瘡（zhǒng）：肿胀。疽（jū）：毒疮。

第五十六回

神狂诛草寇 道昧放心猿

“听德惟聪。”此言耳之怪。

耳为五官之首，六贼之一，则听之于人亦至要矣。苟非礼不入，则所听者德；儉邪不惑，则所听者聪。无如忠言逆耳，淫邪易惑，既不审其当然，复不辨其所以然。故不怕过听，君子正惟恐误听小人，以致是非颠倒，贤愚不辨，其害卒至不可收救者，则耳之为怪，亦甚矣哉。

夫人以心统道，心放则道随此心而散矣。故道昧即是心昧，惟心昧，乃所以有道昧也。

白昼聚众强劫，乃天理之所不容，王法之所必诛。长老反云莫杀，此语殊出天理王法之外，无怪听者不聪，正见言者不德，如此一翻，全神俱动。

家有美妇，已最足以惑乱人心，再吃他的邓沙馅，招他的铁扇子，就是明公也不明，而况下愚者乎？煽得弟兄不和，父子离心，此二心之所由来也。

灵台无物谓之清^[1]，寂寂全无一念生。猿马牢收休放荡，精神谨慎莫峥嵘。

除六贼^[2]，悟三乘，万缘都罢自分明。色邪永灭超真界，坐享西方极乐城。

话说唐三藏，咬钉嚼铁，似此硬汉儉邪，则自不惑。○咬钉嚼铁，已为“为气”伏线。以死命留得一个不坏之身；感蒙行者等，打死蝎子精，救出琵琶洞。淫声洞里，有何可听？只此一笔，便已反起全面。一路无词，又早是朱明时节^[3]，朱明，周末人，五月五日在罗浮山得道，故称端阳为朱明佳节。紧贴“聪”字。但见那：

薰风时送野兰香，濯雨才晴新竹凉。艾叶满山无客采，蒲花盈涧自

争芳。海榴娇艳游蜂喜，溪柳阴浓黄雀狂。长路那能包角黍，龙舟应吊汨罗江。打到放心，其神更远。

他师徒们行赏端阳之景，虚度中天之节。岂不有负聪明之候。忽又见一座高山阻路，长老勒马回头叫道：“悟空，前面有山，恐又生妖怪，是必谨防。”行者等道：“师父放心。我等皈命投诚，怕甚妖怪！”长老闻言甚喜，加鞭催骏马，放辔趲蛟龙。须臾，上了山崖。举头观看，真个是：

顶巔松柏接云青，石壁荆榛挂野藤。万丈崔巍，千层悬削。万丈崔巍峰岭峻，千层悬削壑崖深。苍苔碧藓铺阴石，古桧高槐结大林。林深处，听幽禽，巧声睨睨实堪吟。涧内水流如泻玉，路傍花落似堆金。山势恶，不堪行，十步全无半步平。狐狸麋鹿成双遇，白鹿玄猿作对迎。忽闻虎啸惊人胆，鹤鸣振耳透天庭。黄梅红杏堪供食，野草闲花不识名。

四众进山，缓行良久，过了山头，下西坡，乃是一段平阳之地。猪八戒卖弄精神，教沙和尚挑着担子，他双手举钯，上前赶马。那马更不惧他，凭那（会）〔呆〕子嗒答答的还只是缓行不紧。行者道：“兄弟，你赶他怎的？让他慢慢走罢了。”八戒道：“天色将晚，自上山行了这一日，肚里饿了，大家走动些，寻个人家化些斋吃。”【侧批】无是则馁，照下绝妙。行者闻言道：“既如此，等我教他快走。”把金箍棒幌一幌，喝了一声，那马溜了缰，巧言所惑，此心不可收矣。与后心回正相应。如飞似箭，顺平路往前去了。你说马不怕八戒，只怕行者，何也？行者五百年前曾受玉帝封在大罗天御马监养马，官名弼马温，故此传留至今，是马皆惧猴子。那长老挽不住缰绳，只扳紧着鞍桥，让他跑了有二十里田地，故曰神狂。方才缓缓而行。

正走处，忽听得一棒锣声，听得一。路两边闪出三十多人，一个个枪刀棍棒，挡住路口道：“和尚那里走！”唬得个唐僧战兢兢坐不稳，跌下马来，跪在路傍草科里，只叫：“大王饶命！大王饶命！”那为头的两个大汉道：“不打你，只是有盘缠留下！”长老方才省悟，知他们是一伙强人，言之不德，不足听也，明矣。却欠身抬头观看。但见他：

一个青脸獠牙欺太岁，一个暴睛圆眼赛丧门。鬓边红发如喷火，颊下黄须似插针。他两个头戴虎皮花磕脑^[4]，腰系狐裘彩战裙。一个手中执着狼牙棒，一个肩上横担挖挞藤^[5]。果然不亚巴山虎，真个犹如浪水龙。

三藏见他这般凶恶，只得走起来，合掌当胸道：“大王，贫僧是东土唐王差往西天取经者。自别了长安，年深日久，就有些盘缠，也使尽了。出家人专以乞化为由，那得个财帛？万望大王方便方便，望强盗积德，便觉不明。让贫僧过去罢。”那两个贼帅众向前道：“我们在这里，起一片虎心，截住要路，专要些财帛，甚么方便方便？你果无财帛，快早脱下衣服，留下白马，放你过去。”三藏道：“阿弥陀佛！贫僧这件衣服，是东家化布，西家化针，零零碎碎化来的，你若剥去，可不害杀我也！只是这世里做得好汉，那世里变畜生哩。”若然则世上不可少畜生，则亦理当有好汉。

那贼闻言大怒，掣大棍上前就打。这长老口内不言，心中暗想道：“可怜！你只说你的棍子，还不知我徒弟的棍子哩。”既知利害，为何哄他？即此便是罪案。那贼那容分说，举着棍没头没脸的打来。长老一生不会说谎，遇着这急难处，没奈何，只得打个诳语岂知出言不实，便送许多性命。道：“二位大王，且莫动手。我有个小徒弟，在后面就到，他身上有几两银子，把与你罢。”那贼道：“这和尚是也吃不得亏，哄人的话偏有人听，无怪说谎的太多。且捆起来。”众喽啰一齐下手，把一条绳捆了，高高吊在树上。

却说三个撞祸精随后赶来，八戒呵呵大笑道：“师父去得好快，不知在那里等我们哩。”忽见长老在树上，他又说：“你看师父，等便罢了，却又有这般心肠，爬上树去，扯着藤儿打秋千耍子哩。”行者见了，道：“呆子，莫乱谈。师父吊在那里不是？你两个慢来，等我去看看。”好大圣！急登高坡细看，认得是伙强人，心中暗喜道：“造化，造化，买卖上门了！”即转步摇身一变，变做个干干净净的小和尚，其聪可知。穿一领缁衣，年纪只有二八，肩上背着一个蓝布包袱，拽开步，来到前边，叫道：“师父，这是怎么说话？这都是些甚么歹人？”三藏道：“徒弟呀，还不救我一救，还问甚的！”行者道：“是干甚勾当的？”三藏道：“这一伙拦路的，把我截住，要买路钱。因身边无物，遂把我吊在这里，只等你来计较计较。不然，把这匹马送与他罢。”行者闻言笑道：“师父不济。天下也有和尚，似你这样皮松的却少。耳软水性，不聪已在言外。唐太宗差你往西天见佛，谁教你把这龙马送人？”三藏道：“徒弟呀，似这等吊起来打着要，怎生是好？”行者道：“你怎么与他说来？”三藏道：“他打的我急了，没奈何，把你供出来也。”行者道：“师父，你好没搭撒，你供我怎的？”三藏道：“我说你身边有些盘缠，且教他莫打我，是一时救难的话儿。”行者道：“好道好，承你抬举，正是这样供，若肯一个月供得七八十遭，老孙越有买

卖。”你有买卖，师父岂不成了个谎精。

那伙贼见行者与他师父讲话，撒开势，围将上来，道：“小和尚，你师父说你腰里有盘缠，趁早拿出来，饶你们性命！若道半个‘不’字，就都送了你的残生。”行者放下包袱道：“列位长官，不要嚷。盘缠有些，在此包袱。不多，只有马蹄金二十来锭，粉面银二三十锭，散碎的未曾见数。要时就连包儿拿去，切莫打我师父。古书云：‘德者，本也；妙点“德”字，笔意双绝。财者，末也。’其不足听也明矣。此是末事，我等出家人自有化处，若遇着个斋僧的长者，衬钱也有，衣服也有，能用几何？只望放下我师父来，我就一并奉承。”那伙贼闻言，都甚欢喜更不察其真伪，写不聪如画。道：“这老和尚慳吝，这小和尚到还慷慨。”教：“放下来！”

那长老得了性命，跳上马，顾不得行者，操着鞭，一直跑回旧路。行者忙叫道：“走错路了。”故云道昧。提着包袱就要追去。那伙贼拦住道：“那里走！将盘缠留下，免得动刑！”行者笑道：“说开盘缠，须三分分之。”那贼头道：“这小和尚忒乖，就要瞒着他师父留起些儿。也罢，拿出来看；若多时，也分些与你背地里买果子吃。”行者道：“哥呀，不是这等说。我那里有甚盘缠。说你两个打劫别人的金银，是必分些与我。”那贼闻言大怒，骂道：“这和尚不知死活！你到不肯与我，反问我要！哇！看打！”此时方知是哄，岂不迟了。轮起一条挖挞藤棍，照行者光头上打了七八下。行者只当不知，且满面陪笑道：“哥呀，若是这等打，就打到来年，打罢春，也是不当真的。”那贼大惊道：“这和尚好硬头！”行者笑道：“不敢，不敢，承过奖了，也将就看得过。”那贼那容分说，两三个一齐乱打。行者道：“列位息怒，等我拿出来。”

好大圣！耳中摸一摸，拔出一个绣花针儿道：“列位，我出家人果然不曾带得盘缠，只这个针儿送你罢。”那贼道：“晦气呀，把一个富贵和尚放了，却拿住这个穷秃驴！你好道会做裁缝，我要针做甚的？”行者听说不要，就拈在手中，幌了一幌，变作碗来粗细的一条棍子。那贼害怕道：“这和尚生得小，倒会弄术法儿。”行者将棍子插在地下道：“列位，拿得动，就送你罢。”两个贼上前抢夺，可怜，就如蜻蜓撼石柱，莫想弄动半分毫。这条棍，本是如意金箍棒，天秤称的，一万三千五百斤重，亏他耳朵中放得下。那伙贼怎么知得。大圣走上前，轻轻的拿起，丢一个蟒翻身，拗步势，指着强人道：“你都造化低，遇着我老孙了！”那贼上前来，又打了五六十下。行者笑道：“你也打得手困了，且让老孙打一棒儿，却休当真。”你看他展开棍子幌一幌，有井栏

粗细，七八丈长短，荡的一棍，把一个打倒在地，嘴唇擦土^[6]，再不做声。那一个开言骂道：“这秃厮，老大无礼！盘缠没有，转伤我一个人。”行者笑道：“且消停，且消停，待我一个个打来，一发教你断了根罢。”荡的又一棍，把第二个又打死了，非是行者打死，正被三藏哄死。唬得那众喽啰撇枪弃棍，四路逃生而走。

却说唐僧骑着马，往东正跑，八戒、沙僧拦住道：“师父，往那里去？错走路了。”长老兜马道：“徒弟呵，趁早去与你师兄说，教他棍下留情，莫要打杀那些强盗。”八戒道：“师父住下，等我去来。”呆子一路跑到前边，厉声高叫道：“哥哥，师父教你莫打人哩。”行者道：“兄弟，那曾打人？”八戒道：“那强盗往那里去了？”行者道：“别个都散了，只是两个头儿在这里睡觉哩。”故要聪，不然被人哄死而尚不自悟也。八戒笑道：“你两个遭瘟的！好道是熬了夜，这般辛苦，不往别处睡，却睡在此处。”呆子行到身边看看道：“到与我是一起的干净，张着口睡，倘出些粘涎来了。”行者道：“是老孙一棍子打出豆腐来了。”八戒道：“人头上又有豆腐？”听不出个话头，此所以为老呆。行者道：“打出脑子来了。”

八戒听说打出脑子来，慌忙跑转去对唐僧道：“散了伙也！”三藏道：“善哉！善哉！往那条路上去了？”八戒道：“打也打得直了脚，又会往那里去走哩！”三藏道：“你怎么说散伙？”八戒道：“打杀了，不是散伙，是甚的？”三藏问：“打的怎么模样？”八戒道：“头上打了两个大窟窿。”三藏教：“解开包，取几文衬钱，快去那里讨两个膏药，与他两个贴贴。”偏又错听，反不聪，更妙。八戒笑道：“师父好没正经。膏药只好贴得活人的疮痍，那里好贴得死人的窟窿。”三藏道：“真打死了？”就恼起来，其为气也，已于此伏线。口里不住的絮絮叨叨，猢猻长，猴子短。兜转马，与沙僧、八戒至死人前，见那血淋淋的倒卧山坡之下。

这长老甚不忍见，即着八戒：“快使钉钯筑个坑子埋了，我与他念卷《倒头经》。”八戒道：“师父左使了人也^[7]。行者打杀人，还该教他去烧埋，怎么教老猪做土工？”似此铁扇，儇邪之言已入于此。行者被师父骂恼了，喝着八戒道：“泼懒夯货！趁早儿去埋！迟了些儿，就是一棍！”呆子慌了，往山坡下筑了有三尺深，下面都是石脚石根，搁住钯齿^[8]，呆子丢了钯，便把嘴拱，拱到软处，一嘴有二尺五，两嘴有五尺深。似此长嘴，安得不掀起事？把两个贼尸埋了，盘作一个坟堆。三藏叫：“悟空，取香烛来，待我祷祝，好念经。”念即思也，紧

贴“惟”字。行者努着嘴道：“好不知趣！这半山之中，前不爬村^[9]，后不着店，那讨香烛？就有钱也无处去买。”三藏恨恨的道：“猴头过去！等我撮土焚香祝告。”这是三藏离鞍悲野冢，圣僧善念祝荒坟。祝云：

拜惟好汉，听祷原因：念我弟子，东土唐人。奉太宗皇帝旨意，上西方求取经文。适来此地，逢尔多人。不知是何府何州何县，都在此山内结党成群。我以好话，哀告殷勤。尔等不听，返善生嗔。却遭行者，棍下伤身。切念尸骸暴露，吾随掩土盘坟。折青竹为香烛，无光彩，有心勤；取顽石作施食，无滋味，有诚真。你到森罗殿下兴词，倒树寻根。他姓孙，我姓陈，各居异姓；冤有头，债有主，切莫告我取经僧人。似此糊涂，更觉无谓。

八戒笑道：“师父推了干净。他打时，却也没有我们两个。”句句挑拨，令人不可复耐。三藏真个又撮土祝告道：“好汉告状，只告行者；也不干八戒、沙僧之事。”纯惑憊邪，不聪之至。大圣闻言，忍不住笑道：耳不听心不恼，不由不怒。“师父，你老人家忒没情义。为你取经，我费了多少殷勤劳苦，如今打死这两个毛贼，你倒教他去告老孙。虽是我动手打，却也只是为你。是。你不往西天取经，我不与你做徒弟，是。怎么会来这里？会打杀人？是。索性等我祝他一祝。”揩着铁棒，望那坟上捣了三下道：“遭瘟的强盗，你听着：我被你前七八棍，后七八棍，打得我不疼不痒的，触恼了性子，一差二误，将你打死了。尽你到那里去告，我老孙实是不怕。玉帝认得我，天王随得我，二十八宿惧我，九曜星官怕我，府县城隍跪我，东岳天齐怖我，十代阎君曾与我为仆从，五路猖神曾与我当后生，不论三界五司，十方诸宰，都与我情深面熟，随你那里去告！”怒气泼泼，全为下章立案。三藏见说出这般恶话，却又心惊道：“徒弟呀，我这祷祝，是教你体好生之德，为良善之人，你怎么就认真起来？”舌头忽又翻转，听者更觉其难。行者道：“师父，这不是好耍子的勾当，口是心非，世上不知要死多少，皆此不聪之故。且和你赶早寻宿去。”那长老只得怀嗔上马。

孙大圣有不睦之心，八戒、沙僧亦有嫉妒之意，师徒都面是背非。尽惑憊邪，芭蕉扇已伏于此。依大路向西正走，忽见路北下有一座庄院。三藏用鞭指定道：“我们到那里借宿去。”八戒道：“正是。”遂行至庄舍边，下马看时，却也好个住场。但见：

野花盈径，杂树遮扉。远岸流山水，平畦种麦葵。蒹葭露润轻鸥宿，杨柳风微倦鸟栖。青柏间松争翠碧，红蓬映蓼斗芳菲。村犬吠，晚鸡啼，牛羊食饱牧童归。爨烟结露黄粱熟^[10]，正是山家入暮时。

长老向前，忽见那村舍门里走出一个老者，即与相见，道了问讯。那老者问道：“僧家从那里来？”三藏道：“贫僧乃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取经者。适路过宝方，天色将晚，特求檀府告宿一宵。”老者笑道：“你贵处到我这里，程途迢递，怎么涉水登山，独自到此？”三藏道：“贫僧还有三个顽徒同来。”老者问：“高徒何在？”三藏用手指道：“那大路傍立的便是。”老者猛抬头，看见他每面貌丑陋，急回身往里就走，被三藏扯住道：“老施主，千万慈悲，告借一宿。”老者战兢兢，拈口难言，摇着头，摆着手道：“不像、不像人模样，是几、是几个妖精。”内里不和，外貌自然气色不好。三藏陪笑道：“施主，切休恐惧。我徒弟生得是这等相貌，不是妖精。”老者道：“爷爷呀，一个夜叉，一个马面，一个雷公。”行者闻言，厉声高叫道：“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马面是我玄孙哩。”怒有馀势。那老者听见，魂散魄飞，面容失色，言之不德，自然难听。只要进去。三藏搀住他，同到草堂，陪笑道：“老施主，不要怕他。他都是这等粗鲁，不会说话。”

正劝解处，只见后面走出一个婆婆，携着五六岁的一个小孩儿，道：听之不聪，皆此辈布种。“爷爷，为何这般惊恐？”老者才叫：“妈妈，看茶来。”那婆婆真个丢了孩儿，入里面捧出二钟茶来。茶罢，三藏却转下来，对婆婆作礼道：“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的。才到贵处，拜求尊府借宿。因是我三个徒弟貌丑，老家长见了虚惊也。”婆婆道：“见貌丑的就这等虚惊，若见了老虎豺狼，却怎么好？”老者道：“妈妈呀，人面丑陋还可，只是言语一发吓人。我说他像夜叉、马面、雷公，他吆喝道，雷公是他孙子，夜叉是他重孙，马面是他玄孙。我听此言，故然悚惧。”唐僧道：“不是，不是。像雷公的，是我大徒孙悟空；像马面的，是我二徒猪悟能；像夜叉的，是我三徒沙悟净。他们虽是丑陋，却也秉教沙门，皈依善果，不是甚么恶魔毒怪，怕他怎么。”

公婆两个闻说他名号，皈正沙门之言，却才定性回惊，教：“请来，请来。”长老出门叫来，又分付道：“适才这老者甚恶你等，今进去相见，切勿抗礼，各要尊重些。”八戒道：“我俊秀，我斯文，不比师兄撒泼。”行者笑道：“不是嘴长耳大脸丑，便也是一个好男子。”你嫌我憎，取笑的绝妙。沙僧道：“莫争讲，这里不是那耍乖弄俏之处。且进去，且进去。”遂此把行囊马匹都到草堂上，普同唱了个喏，坐定。那妈妈儿贤慧，即便携转小儿，分付煮饭，安排一顿素斋他师徒吃了。渐渐晚了，又掌起灯来，都在草堂上闲叙。长老才问：“施主高姓？”老者道：“姓杨。”又问年纪。老者道：“七十四岁。”又问：“几位令郎？”老

者道：“止得一个。适才妈妈携的是小孙。”长老：“请令郎相见拜揖。”老者道：“那厮不中拜。老拙命苦，养不着。他如今不在家了。”三藏道：“何方生理？”老者点头而叹：“可怜，可怜！若肯何方生理，是吾之幸也。那厮专生恶念，不务本等，专好打家截道，杀人放火。相交的都是些狐群狗党，自五日之前出去，至今未回。”

三藏闻说，不敢言喘，心中暗想道：“或者悟空打杀的就是也。”长老神思不安，一团疑惑，不聪如画。欠身道：“善哉！善哉！如此贤父母，何生恶逆儿。”行者近前道：“老官儿，似这等不良不肖、奸盗邪淫之子，连累父母，要他何用！等我替你寻他来打杀了罢。”险。老者道：“我待也要送了他，奈何再无一个人丁，总是不才，一定还留他与老汉掩土。”沙僧与八戒笑道：“师兄莫管闲事，你我不是官府，他家不肯，与我何干。嘴尖舌利，笔笔有刀。且告施主，见赐一束草儿，在那厢打铺睡觉，天明走路。”老者即起身，着沙僧到后园里拿两个稻草，教他每在园中草团瓢内安歇^[1]。行者牵了马，八戒挑了行李，同长老俱到团瓢内安歇。不题。

却说那伙贼内，果有老杨的儿子。自天早在山前被行者打死两个贼首，他们都四奔逃生。约摸到四更时候，又结了一伙，在门前打门。老者听得门响，即披衣道：“妈妈，那厮们来也。”妈妈道：“既来，你去开门，放他来家。”老者方才开门，只见那一伙贼都嚷道：“饿了，饿了！”这老杨的儿子忙入里面，叫起他妻来打米煮饭。却厨下无柴，往后园里拿柴，到厨房里问妻道：“后园里白马是那儿的？”其妻道：“是东土取经的和尚，昨晚至此借宿，公公婆婆管待他一顿晚斋，教他在草团瓢内睡哩。”那厮闻言，走出草堂，拍手打掌笑道：“兄弟们，造化！造化！冤家在我家里也。”莫巧不成趣，非巧亦不成文。众贼道：“那个冤家？”那厮道：“却是打死我们头儿的和尚，来我家借宿，现睡在草团瓢里。”众贼道：“却好！却好！拿住这些秃驴，一个个剁成肉酱，一则得那行囊白马，二来与我们头儿报仇。”那厮道：“且莫忙。你们且去磨刀，等我煮饭熟了，大家吃饱些，一齐下手。”真个那些贼磨刀的磨刀，磨枪的磨枪。杀人放火，不德之至。

那老儿听得此言，悄悄的走到后园，叫起唐僧四位道：“那厮领众来了。知得汝等在此，意欲图害。我老拙念你远来，不忍伤害，快早收拾行李，我送你往后门出去罢。”三藏听说，战兢兢的叩头谢了老者，即唤八戒牵马，沙僧挑担，行者拿了九环锡杖。老者开后门放他去了，依旧悄悄的来前睡下。

却说那厮们，磨快了刀枪，吃饱了饭食，时已五更天气，一齐来到园中看处，却不见了。即忙点灯着火，寻勾多时，四无踪迹。但见后门开着，都道：“从后门走了！走了！”发一声喊，赶将上来。一个个如飞似箭，直赶到东方日出，却才望见唐僧。那长老忽听得喊声，回头观看，后面有二三十人，枪刀簇簇而来。便叫：“徒弟阿，贼兵追至，怎生奈何？”行者道：“放心，放心。老孙了他去来。”三藏勒马道：“悟空，切莫伤人，只吓退他便罢。”行者那肯听信，似此糊涂，不听的绝妙。急掣棒回首相迎道：“列位那里去？”众贼骂道：“秃厮无礼！还我大王的命来！”那厮每圈子阵，把行者围在中间，举枪刀乱砍乱搠。这大圣把金箍棒幌一幌，碗来粗细，把那伙贼打得星落云散，搪着的就死，挽着的就亡；磕着的骨折，擦着的皮伤；乖些的跑脱几个，痴些的都见阎王。

三藏在马上，见打倒许多人，慌的放马奔西。猪八戒、沙和尚紧随鞭（凳）〔鐙〕而去。轻描淡写，神气宛然。行者问那不死带伤的贼人道：“那个是那杨老儿的儿子？”那贼哼哼的告道：“爷爷，那穿黄的是。”行者上前夺过刀来，把个穿黄的割下头来，血淋淋提在手中，收了铁棒，拽开云步，赶到唐僧马前，提着头道：“师父，这是杨老儿的逆子，被老孙取将首级来也。”听者不聪，不听得更觉不德。三藏见了，大惊失色，慌得跌下马来，骂道：“这泼猢猻！讠杀我也！快拿过！快拿过！”八戒上前，将人头一脚踢下路傍，使钉钯筑些土盖了。沙僧放下担子，搀着唐僧道：“师父请起。”那长老在地下正了性，口中念起紧箍咒来，越思越不聪矣。把个行者勒得耳红面赤，眼胀头昏，在地下打滚，只教：“莫念！莫念！”那长老念勾有十馀遍，还不住口。行者翻觔斗，竖蜻蜓，疼痛难禁，只叫：“师父饶我罪罢！有话便说，莫念！莫念！”三藏却才住口道：“没话说！我不要你跟了，你回去罢！”行者忍疼磕头道：“师父，怎的就赶我去耶？”三藏道：“你这泼猴，凶恶太甚！不是个取经之人。岂取经之人，即纵盗养奸耶？昨日在山坡下打死那两个贼头，我已怪你不仁。及晚了，到老者之家，蒙他赐斋借宿，又蒙他开后门放我等逃了性命；虽然他的儿子不肖，与我无干，也不该梟他首；况又杀死多人，坏了多少生命，伤了天地多少和气。说来偏觉好听。屡次劝你，便无一毫善念，要你何为？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惑也。快走！快走！免得又念真言。”行者害怕，只教：“莫念！莫念！我去也！”说声去，一路觔斗云，无影无踪，【侧批】伏下放心。遂不见了。咦！这正是：

心有凶狂丹不熟，神无定位道难成。

毕竟不知那大圣投向何方，且听下回分解。

行者打之可矣，取首级则太过，所以谓之神狂；三藏咒之可矣，逐之则不可，所以谓之道昧。

道昧，实心昧也，是者听之而不知其为是，非者听之而又岂知其为非？两端疑似，莫知从入，翻不聪奇绝。

风月烟花，原本邪淫声妓之所在，故曰琵琶洞。此地盘桓，有何德音之可听？巢由洗耳正在此时。无如淫声悦耳，遂不察其可否，且因此而手舞足蹈，以致神狂道昧，此脉之所由来也。

[1] 灵台：指心。

[2] 六贼：佛教语。即色、声、香、味、触、法六尘。谓此六尘能以眼、耳等六根为媒介，劫掠“法财”，损害善性，故称。

[3] 朱明：夏季。

[4] 磕脑：头巾。

[5] 挖挞：即疙瘩。

[6] 同“衔”。

[7] 左使：作弄。

[8] 搁（gāng）：顶。

[9] 爬：用同“巴”。靠近，贴近。

[10] 爨（cuàn）烟：炊烟。爨，烧火煮饭。

[11] 团瓢：草屋。

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伽山诉苦 假猴王水帘洞誉文

且有一人之言而前后互异者，更有两人之说而异口同词者，大抵其人非真，其言必假。若听一面之虚词，遂不察其本来之所以几何，而不被其所欺者盖寡矣。

以申生之孝，受谗于嬖姬；武穆之忠，见害于秦桧。古之怀真心而被谗言者，不可胜数。无如人情喜言真，而却偏爱听假，千古一辙，又何独怪三藏？若非菩萨明见，此冤几不可以自白矣。

大诈若忠，故小忠小信，正欲以展其大奸大恶。如假猴王之誉文，是欲另到一方以取其假经，若还听作到西天，则误矣。

却说孙大圣恼恼闷闷，起在空中。欲待回花果山水帘洞，恐本洞小妖见笑，笑我出乎尔反乎尔，不是个大丈夫之器；欲待要投奔天宫，又恐天宫内不容久住；欲待要投海岛，却又羞见那三岛诸仙；欲待要奔龙宫，又不伏气求告龙王；真个是无依无倚。苦自忖量道：“罢，罢，罢！我还去见我师父，还是正果。”忽又一折，文心绝妙。遂按下云头，竟至三藏马前侍立道：“师父，恕弟子这遭。向后再不敢行凶，一一受师父教诲。千万还得我保你西天去也。”

唐僧见了，更不答应，已惑八戒之邪言，自不听此正话。兜住马，即念紧箍咒，颠来倒去，又念有二十馀遍，把大圣咒倒在地，箍儿陷在肉里有一寸来深浅，方才住口道：“你不回去，又来缠我怎的？”行者只教：“莫念！莫念！我是有处过日子的，只怕你无我去不得西天。”三藏发怒道：“你这猢狲，杀生害命，连累了我多少！如今实不要你了。我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快走，快走！迟了些儿，我又念真言，越思越黑。这番决不住口，把你脑浆都勒出来哩。”大圣疼痛难忍，见师父更不回心，没奈何，只得又驾筋斗云，起在空中。忽然省悟道：“这和尚负了我心，不聪之人，自然要违本心。我且向普陀崖告诉观音菩萨去来。”【侧批】伏后“学问”二字。

好大圣！拨回觔斗，那消一个时辰，早至南洋大海。住下祥光，直至落伽山上，撞入紫竹林中。忽见木叉行者迎面作礼道：“大圣何往？”行者道：“要见菩萨。”木叉即引行者至潮音洞口，又见善财童子作礼道：“大圣何来？”行者道：“有事要告菩萨。”善财听见一个“告”字，笑道：“好刁嘴猴儿！还像当时我拿住唐僧被你欺哩！我菩萨是个大慈大悲，大愿大乘，救苦救难，无边无量的【侧批】写“德”字绝妙。圣善菩萨，有甚不是处，你要告他？”偏又误听，翻“聪”字更醒。行者满怀闷气，一闻此言，心中怒发，【侧批】与糊涂人讲话，真要急死。“咄”的一声，把善财童子喝了个倒退，道：“这个背义忘恩的小畜生，着实愚鲁！你那时节作怪成精，我请菩萨收了你，皈正迦持，如今得这等极乐长生，自在逍遥，与天同寿，还不拜谢老孙，转倒这般侮慢！我是有事来告求菩萨，却怎么说我刁嘴要告菩萨？”善财陪笑道：“还是个急猴子。我与你作笑耍子，你怎么就变脸了？”

正讲处，只见白鹦歌飞来飞去，知是菩萨呼唤。木叉与善财遂向前引导至宝莲台下。行者望见菩萨，倒身下拜，止不住泪如泉涌，放声大哭。不应屈死，也要闷死。菩萨教木叉与善财扶起，道：“悟空，有甚伤感之事，明明说来。莫哭，莫哭，我与你救苦消灾也。”行者垂泪再拜道：“当年弟子为人，曾受那个气来！【侧批】“气”字吊下。自蒙菩萨解脱天灾，秉教沙门，保护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经，我弟子舍身拚命，救解他的魔障，就如老虎口里夺脆骨，蛟龙背上揭生鳞。只指望归真正果，洗业除邪。怎知那长老背义忘恩，直迷了一片善缘，更不察皂白之苦。”耳之不聪，亦听不出个是非。菩萨道：“且说那皂白原因来我听。”行者即将那打杀草寇，前后始终，细陈了一遍。

却说唐僧因他打死多人，心生怨恨，不分皂白，遂念紧箍儿咒，赶他几次。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特来告诉菩萨。菩萨道：“唐三藏奉旨投西，一心要秉善为僧，决不轻伤性命。似你有无量神通，何苦打死许多草寇。草寇虽是不良，到底是个人身，不该打死，比那妖禽怪兽、鬼魅精魔不同。那个打死，是你的功绩；这人身打死，还是你的不仁，但祛退散，自然救了你师父。据我公论，还是你的不善。”德音孔昭，此所以为菩萨也。行者噙泪叩头道：“纵是弟子不善，也当将功折罪，不该这般逐我。万望菩萨舍大慈悲，将松箍儿咒念念，褪下金箍，交还与你，放我仍往水帘洞逃生去罢。”不思明处，却想黑处，更觉糊涂。菩萨笑道：“紧箍儿咒本是如来传我的。当年差我上东土寻取经人，赐我三件宝贝，乃是锦襕袈裟，九环锡杖，金、紧、禁三个箍儿。秘授与咒语三篇，却无甚么松箍儿咒。”此心原有进无退，如何松得？行者

道：“既如此，我告辞菩萨去也。”菩萨道：“你辞我往那里去？”行者道：“我上西天拜告如来，求念松箍儿咒去也。”菩萨道：“你且住，我与你看看祥晦如何。”行者道：“不消看，只这样不祥也勾了。”菩萨道：“我不看你，看唐僧的祥晦。”

好菩萨！端坐莲台，运心三界，慧眼遥观，遍周宇宙。霎时间开口道：“悟空，你那师父顷刻之际就有伤身之难，好听匪人，安得不招祸？不久便来寻你。你只在此处，待我与唐僧说，教他还同你去取经，了成正果。”孙大圣只得皈依，不敢造次，侍立于宝莲台下。不题。

却说唐长老自赶回行者，教八戒引马，沙僧挑担，连马四口奔西。走不上五十里远近，三藏勒马道：“徒弟，自五更时出了村舍，又被那弼马温着了气恼，这半日饥又饥，渴又渴，【侧批】照下“馁”字。那个去化些斋来我吃。”八戒道：“师父且请下马，等我看，可有邻近的庄村化斋去也。”三藏闻言，滚下马来。呆子纵起云头，半空中仔细观看，一望尽是山岭，莫想有个人家。八戒按下云来，对三藏道：“却是没处化斋。一望之间，全无庄舍。”三藏道：“既无化斋之处，且得些水来解渴也可。”八戒道：“等我去南山涧下取些水来。”沙僧即取钵盂，递与八戒。八戒托着钵盂，驾云而去。

那长老坐在路傍，等勾多时，不见回来，可怜口干舌苦难熬，有诗为证：

保神养气为之精，情性原来一禀形。心乱神昏诸病作，形衰精败道元倾。三花不就空劳碌，四大萧条枉费争^u。土木无功金水绝，法身疏懒几时成。

沙僧在傍，见三藏饥渴难忍，八戒又取水不来，只得稳了行囊，拴牢了白马，道：“师父，你自在坐着，等我去催水来。”长老含泪无言，但点头相答。沙僧急驾云光，也向南山而去。

那师父独炼自熬，困苦太甚。正在怆惶之际，忽听得一声响亮，唬得长老欠身看处，原来是孙行者神奇鬼怪，令人莫测。跪在路傍，双手捧着一个磁杯道：“师父，没有老孙，你连水也不能勾哩。这一杯好凉水，自然又清又明。你且吃口水解渴，待我再去化斋。”长老道：“我不吃你的水！立地渴死，我当任命。不要你了，你去罢！”【侧批】死亦不想清明。可恨。行者道：“无我你去不得西天也。”三藏道：“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泼猢狲！只管来缠我做甚！”那行者变了脸，发怒生

嗔，喝骂长老道：“你这个狠心的泼秃！十分贱我。”轮铁棒，丢了磁杯，望长老脊背上研了一下。那长老昏晕在地，不能言语，昏蒙无知，不聪之至。被他把两个青氍包袱提在手中，驾觔斗云，不知去向。

却说八戒托着钵盂，只奔山南坡下。忽见山凹之间，有一座草舍人家。原来在先看时，被山高遮住，未曾见得；今来到边前，方知是个人家。呆子暗想道：“我若是这等丑嘴脸，决然怕我，枉劳神思，看他处处不脱“惟”字，方见手笔之妙。断然化不得斋饭。须是变好，须是变好。”好呆子！捻着诀，念个咒，把身摇了七八摇，变作一个食痨病黄胖和尚，口里哼哼噴噴的，挨近门前，叫道：“施主，厨中有剩饭，路上有饥人。贫僧是东土来，往西天取经的。我师父在路饥渴了，家中有锅巴冷饭，千万化些儿救口。”原来那家子男人不在，都去插秧种谷去了，只有两个女人在家，正才煮了午饭，盛起两盆，却收拾往田送去，锅里还有些饭与锅巴，未曾盛了。那女人见他这等病容，却又说东土往西天去的话，只恐他是病昏了胡说，不德之言，偏有人听。又怕跌倒死在门首，只得哄哄翕翕，将些剩饭锅巴满满的与了一钵。呆子拿转来，现了本像，竟回旧路。

正走间，听得有人叫“八戒”。八戒抬头看时，却是沙僧，站在山崖上喊道：“这里来，这里来。”及下崖，迎至面前道：“这涧里好清水不舀，你往那里去的？”八戒笑道：“我到这里，见山凹子有个人家，我去化了这一钵干饭来了。”沙僧道：“饭也用着，只是师父渴得紧了，怎得水去？”八戒道：“要水也容易，你将衣襟来兜着这饭，等我使钵盂去舀水。”

二人欢欢喜喜，回至路上，只见三藏面磕地，倒在尘埃，白马撒缰，在路傍长嘶跑跳，行李担不见踪迹。慌得八戒跌脚捶胸，大呼小叫道：“不消讲，不消讲，这还是孙行者赶走的馀党，来此打杀师父，抢了行李去了。”沙僧道：“且去把马拴住。”只叫：“怎么好？怎么好？这诚所谓半途而废，中道而止也。”叫一声“师父”，满眼抛珠，伤心痛哭。八戒道：“兄弟，且休哭。如今事已到此，取经之事，且莫说了。你看着师父的尸灵，等我把马骑到那个府州县乡村店集，卖几两银子，买口棺木，把师父埋了。我两个各寻道路散伙。”唆死人者，从来如此。

沙僧实不忍舍，将唐僧扳转身体，以脸温脸，哭一声“苦命的师父”！只见那长老口鼻中吐出热气，胸前温暖。连叫：“八戒你来！师父

未伤命哩！”这呆子才近前扶起，长老苏醒，呻吟一会，骂道：“好泼猢猻，打杀我也！”沙僧、八戒问道：“是那个猢猻？”长老不言，只是叹息，却讨水吃了几口，才说：“徒弟，你们刚去，那悟空更来缠我。是我坚执不收他，遂将我打了一棒，青毡包袱却抢去了。”若听此言，岂不屈死。八戒听说，咬响口中牙，发起心头火道：“火焰山”三字，已伏于此。“叵耐这泼猴子，怎敢这般无礼！”教沙僧：“你伏侍师父，等我到他家讨包袱去。”沙僧道：“你且休发怒，我们扶师父到那山凹人家，化些热茶汤，将先化的饭热热，调理师父，再去寻他。”八戒依言，把师父扶上马，拿着钵盂，兜着冷饭，直至那家门首。

只见那家止有个老婆子在家，忽见他们，慌忙躲过。沙僧合掌道：“老母亲，我等是东土唐朝差往西天去者。师父有些不快，特拜府上，化口热茶汤，与他吃饭。”那妈妈道：“适才有个食痨病和尚，说是东土差来的，已化斋去了，又有个甚么东土的！我没人在家，请别转转。”长老闻言，托着八戒下马，躬身道：“老婆婆，我弟子有三个徒弟，合意同心，保护我上天竺国大雷音拜佛求经。只因我大徒弟唤孙悟空，一生凶恶，不遵善道，是我逐回，不期他暗暗走来，着我背上打了一棒，将我行囊衣钵抢去。如今要着一个徒弟寻他取讨，因在那空路上不是坐处，特来老婆婆府上权安息一时。待讨将行李来就行，决不敢久住。”那妈妈道：“刚才一个食痨病黄胖和尚，他化斋去了也，说是东土往西天去的，怎么又有一起？”先将下文假猴一挑。八戒忍不住笑道：“就是我。因我生得嘴长耳大，其舌更不短。恐你家害怕，不肯与斋，故变作那等模样。这样人口中，原时有变。你不信，我兄弟衣兜里不是你家锅巴饭？”

那妈妈认得果是他与的饭，遂不拒他，留他们坐了。却烧了一罐热茶，递与沙僧泡饭。沙僧即将冷饭泡了，递与师父。师父吃了几口，定性多时道：“那个去讨行李？”八戒道：“我前年因师父赶他回去，我曾寻他一次，认得他花果山水帘洞。等我去，等我去。”长老道：“你去不得。那猢猻原与你你和，你又说话粗鲁，或一言两句之间有些差池，他就要打你。其为气也，已于此伏线。着悟净去罢。”沙僧应承道：“我去，我去。”【侧批】伏后求放心。长老又分付沙僧道：“你到那里，须看个头势。他若肯与你包袱，你就假谢谢拿来；若不肯，切莫与他争竞，竟至南海菩萨处，将此情告诉，请菩萨去问他要。”沙僧一一听从，向八戒道：“我今寻他去，你千万莫倦怠，好生供养师父。这人家亦不可撒泼，恐他不肯供饭。我去就回。”八戒点头道：“我理会得。但你去讨得讨不得，趁早回来，不要弄做尖担担柴两头脱也。”沙僧遂捻

了诀，驾起云光，直奔东胜神洲而去。真个是：

身在神飞不守舍，有炉无火怎烧丹。黄婆别主求金老，木母延师奈病颜。此去不知何日返，这回难量几时还。五行生克情无顺，只待心猿复进关。

那沙僧在半空里，行经三昼夜，方到了东洋大海。忽闻波浪之声，低头观看，真个是黑雾涨天阴气盛，沧溟衔日晓光寒。他也无心观玩，望仙山渡过瀛洲，向东方直抵花果山界。乘海风，踏水势，又多时，却望见高峰排戟，峻壁悬屏。即至峰头，按云找路，下山寻水帘洞。步近前，只听得那山中，无数猴精滔滔乱嚷。沙僧又近前仔细再看，原来是孙行者高坐石台之上，双手扯着一张纸，朗朗的念道：

东土大唐王皇帝李，驾前敕命御弟圣僧陈玄奘法师，上西方天竺国娑婆灵山大雷音寺，专拜如来佛祖求经。朕因促病侵身，魂游地府，幸有阳数臻长^[2]，感冥君放送回生，广陈善会，修建度亡道场。盛蒙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金身出现，指示西方有佛有经，可度幽亡超脱。特着法师玄奘，远历千山，询求经偈。【侧批】伏后“学问之道”。倘过西邦诸国，不灭善缘，照牒施行。点缀“德”字，殊妙。

大唐贞观一十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经度诸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猪悟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念了从头又念。念之何为，欲将以此哄人也。沙僧听得是通关文牒，止不住近前厉声高叫：“师兄，师父的关文，你念他怎的？”那行者闻言，急抬头，不认得是沙僧，可知不是孙行者。叫：“拿来！拿来！”众猴一齐围绕，把沙僧拖拖扯扯，拿近前来，喝道：“你何人？擅敢近吾仙洞！”沙僧见他变了脸，不肯相认，只得朝上行礼道：“上告师兄，前者实是师父性暴，错怪了师兄，把师兄咒了几遍，逐赶回家。一则弟等未曾劝解，二来又为师父饥渴，去寻水化斋。不意师兄好意复来，又怪师父执法不留，遂把师父打倒，昏晕在地，将行李抢去。后我等救转师父，特来拜兄。若不恨师父，还念昔日解脱之恩，同小弟将行李回见师父，共上西天，了此正果。倘怨恨之深，不肯同去，千万把包袱赐弟。兄在深山，乐桑榆晚景，亦诚两全其美也。”

行者闻言，呵呵冷笑道：“贤弟，此论甚不合我意。我打唐僧，抢行李，不因我不上西方，亦不因我爱居此地。我今熟读了牒文，我自己上西方拜佛求经，送上东土，我独成功，教那南赡部洲人立我为祖，万

代传名也。”沙僧笑道：“师兄言之欠当。自来没个‘孙行者取经’之说。我佛如来造下三藏真经，原着观音菩萨向东土寻取经人求经，要我们苦历千山，询求诸国，保护那取经人。菩萨曾言，取经人乃如来门生，号曰金蝉长老。只因他不听佛祖谈经，却极听八戒的撺掇。贬下灵山，转生东土，教他果正西方，复修大道。遇路上该有这般魔障，解脱我等三人，与他做护法。兄若不得唐僧去，那个佛祖肯传经与你？却不是空劳一场神思也。”可见耳之不聪，亦不成正果。此听之所以不可不思也。那行者道：“贤弟，你原来懵懂，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谅你说你有唐僧，同我保护，我就没有唐僧？我这里另选个有道的真僧在此，自去取经，老孙独力扶持，有何不可？已选明日起身去矣。你不信，待我请来看。”叫：“小的们，快请老师父出来。”果跑进去，牵出一匹白马，请出一个唐三藏，跟着一个八戒挑着行李，一个沙僧拿着锡杖。竟是唐僧，妙不可言。

这沙僧见了大怒道：“我老沙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那里又有一个沙和尚！不要无礼！吃我一杖！”好沙僧！双手举降妖杖，把一个假沙僧劈头一下打死，原来这是一个猴精。那行者恼了，轮金箍棒帅众猴把沙僧围了。沙僧东冲西撞，打出路口，纵云雾逃生。道：“这泼猴如此惫懒！我告菩萨去来。”那行者见沙僧打死一个猴精，把沙和尚逼得走了，他也不来追赶。回洞教小的们把打死的妖尸拖在一边，剥了皮，取肉煎炒，将椰子酒、葡萄酒，同群猴都吃了。另选一个会变化的妖猴，还变一个沙和尚，从新教道，要上西方。不题。

沙僧离了东海，行经一昼夜，到了南海，早见落伽山不远。急至前，低停云雾观看。好去处！果然是：

包乾之奥，括坤之区。会百川而浴日滔星，归众流而生风漾月。潮发腾凌大鯢化，波翻浩荡巨鳌游。水通西北海，浪合正东洋。四海相连同地脉，仙方洲岛各仙宫。休言满地蓬莱，且看普陀云洞。好景致！山头霞彩壮元精^[3]，岩下祥风漾月晶。紫竹林中飞孔雀，绿杨枝上语灵鹦。琪花瑶草年年秀，宝树金莲岁岁生。白鹤几番朝顶上，素鸾数次到山亭。游鱼也解修真性，跃浪穿波听讲经。

沙僧徐步落伽山，玩看仙境。只见木叉行者当面对迎道：“沙悟净，你不保唐僧取经，却来此何干？”沙僧作礼毕，道：“有一事特来朝见菩萨，烦为引见引见。”木叉情知是寻行者，更不题起。即先进去，对菩萨道：“外有唐僧的小徒弟沙悟净朝拜。”孙行者在台下听见，笑道：“这定是唐僧有难，沙僧来请菩萨的。”菩萨即命木叉门外叫进。

这沙僧倒身下拜，拜罢，抬头正欲告诉前事，忽见孙行者站在傍边，等不得说话，就掣降妖杖望行者劈脸便打。这行者更不回手，彻身躲过。沙僧口里乱骂道：“我把你个犯十恶造反的泼猴！你又来影瞒菩萨哩。”菩萨喝道：“悟净不要动手！有甚事，先与我说。”

沙僧收了宝杖，再拜台下，气冲冲的【侧批】按下“气”字更亮。对菩萨道：“这猴一路行凶，不可数计。前日在山坡下，打杀两个剪路的强人，师父怪他；不期晚间就宿在贼窝主家里，又把一伙贼人尽情打死，又血淋淋提一个人头来与师父看。师父唬得跌下马来，骂了他几句，赶他回来。分别之后，师父饥渴太甚，妙在句句只写本题，不知处处已照定下文。教八戒去寻水，久等不来，又教我去寻他。不期孙行者见我二人不在，复回来，把师父打一铁棍，将两个青氍包袱抢去。我等回来，将师父救醒，特来他水帘洞寻他讨包袱。不想他变了脸，不肯认我，将师父关文念了又念。我问他念了做甚，他说不保唐僧，他要自上西天取经送上东土，算他的功果，立他为祖，万古传扬。我又说：‘没唐僧，那肯传经与你？’他说他选了一个有道的真僧。假人口中，焉有真话。及请出，果是一匹白马，一个唐僧，后跟着八戒、沙僧。我道：‘我便是沙和尚，那里又有个沙和尚？’是我赶上前打了他一宝杖，原来是个猴精。他就帅众拿我，是我特来告诉菩萨。不知他会使觔斗云，预先到此处；又不知他将甚巧语花言，影瞒菩萨也。”

菩萨道：“悟净，不要赖人。悟空到此，今已四日，我更不曾放他回去。那有此事？”若非菩萨明见，此冤几不可辨矣沙僧道：“见如今水帘洞有一个孙行者，怎敢欺诳。”为何就不言“又有一个猪八戒”？可恨。菩萨道：“既如此，你休发急，教悟空与你同去花果山看看，是真难灭，是假易除。到那里，自见分晓。”不惑于儉邪，此所以为菩萨也。这大圣闻言，即与沙僧辞了菩萨。这一去，到那：

花果山前分皂白，水帘洞口辨真邪。

毕竟不知如何分辨，且听下回分解。

花果山一行者，落伽山又一行者，明明摆开，见此一人，彼又一人，虽两相混乱，大抵谁是谁非，孰真孰假，自有定见。无怪人之以假为真，特异世之偏以真当假，于是巧言之徒、诈伪之辈皆得起而相混。说者徒责其耳之不聪，岂知听之者先已不德，其苦真有不可胜言者。

耳固怕谗（言）〔舌〕，且最怕先入之言。先入之言既深，后入之

言弗听，虽有菩萨，亦在所疑似而不信矣。无怪人之不听真者，窃异人之偏听假者。如此一翻“不聪”二字，尤为奇绝。

唐僧曰行者杀人，沙僧曰行者杀人，在聆之者莫不以为是，而再无有以为不是者矣。菩萨独云不然，何也？盖浸润之譖，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菩萨之谓也。

下章有求放心，此章先写一“放心”，而不知“求”。隔年布种，全都俱用此法，读此亦可以类推矣。

[1] 四大：古称大功、大名、大德、大权为四大。道家则以道、天、地、人为四大。

[2] 臻长：增长。

[3] 元精：天地的精气。

第五十八回

二心搅乱大乾坤 一体难修真寂灭

夫人一身，只有一心，此节乃言二心，岂真去了一心，又添的上一心？盖此心不明，以致一心向左，一心又向右，二心疑似，以致反覆争持不定。古今不知坏了多少好人，误了多少大事。所以题纲大书“二心搅乱大乾坤”，以见一心成事，二心坏事，大声喝破，乃深罪二心者。

古有《听谗》诗一首，单讲其害，云：“谗言谨莫听，听之祸殃结。君听臣当诛，父听子当决。夫妻听之离，兄弟听之别。朋友听之疏，骨肉听之绝。堂堂八尺躯，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

这行者与沙僧拜辞了菩萨，纵起两道祥光，离了南海。原来行者觔斗云快，沙和尚仙云觉迟，行者就要先行。沙僧扯住道：“大哥，不必这等藏头露尾先去安排，可谓愚迷不悟。待小弟与你一同走。”大圣本是良心，沙僧却有疑意。真个二人同驾云而去。不多时，果见花果山，按下云头。二人洞外细看，果见一个行者，两头都是孙行者，可怪。高坐石台之上，与群猴饮酒作乐，模样与大圣无异，须知诚伪各别。也是黄发金箍，金睛火眼，身穿也是锦布直裰，腰系虎皮裙，手中也拿一条儿金箍铁棒，足下也踏一双麂皮靴，也是这等毛脸雷公嘴，朔腮别土星，查耳额颇阔，獠牙向外生。这大圣怒发，一撒手撇了沙和尚，掣铁棒上前骂道：“你是何等妖邪，敢变我的相貌，敢占我的儿孙，擅居吾仙洞，擅作这威福！”那行者见了，公然不答，也使铁棒来迎。二行者在一处，果是不分真假。好打呀：

两条棒，二猴精，这场相敌实非轻。都要护持唐御弟，各施功绩立英名。真猴实受沙门教，假怪虚称佛子情。盖为神通多变化，无真无假两相平。一个是混元一气齐天圣，一个是久炼千灵缩地精。这个如意金箍棒，那个是随心铁杆兵。隔架遮拦无胜败，撑持抵敌没输赢。先前交手在洞外，少顷争持起半空。

他两个各踏云光，跳斗上九霄云内。沙僧在傍，不敢下手。见他每战此一场，诚然难认真假，听不出个是非。欲待拔刀相助，又恐伤了真的。忍耐良久，且纵身跳下山崖，使降妖宝杖，打近水帘洞外，惊散群妖，掀翻石凳，把饮酒食肉的器皿尽情打碎。寻他的青毡包袱，四下里全然不见。原来他水帘洞，本是一股瀑布飞泉遮挂洞门，远看似一条白布帘儿，近看乃是一股水脉，故曰水帘洞。沙僧不知进步来历，故此难寻。即便纵云赶到九霄云里，轮着宝杖，又不好下手。大圣道：“沙僧，你既助不得力，且回覆师父，说我等这般这般，被老孙与此妖打上南海落伽山菩萨前，辨个真假。”道罢，那行者也如此说。大诈若忠，所以假人亦会说真话。沙僧见两个相貌声音更无一毫差别，皂白难分，只得依言，拨转云头，回覆唐僧。不题。

你看那两个行者且行且斗，直来到南海，竟至落伽山，打打骂骂，喊声不绝，早惊动护法诸天，即报入潮音洞里道：“菩萨，果然两个孙悟空打将来也。”那菩萨与木叉行者、善财童子、龙女降莲台，出门喝道：“那业畜，那里走！”这两个递相揪住道：“菩萨，这厮果然像弟子模样。才自水帘洞打起，战斗多时，不分胜负。沙悟净肉眼愚蒙，不能分识，有力难助，是弟子教他回西路去回覆师父。我与这厮打到宝山，借菩萨慧眼，与弟子认个真假，辨明邪正。”道罢，那行者也如此说一遍。众诸天与菩萨，都看良久，莫想能认。菩萨道：“且放了手，两边站下，等我再看。”果然撒手，两边站定。这边说我是真的，那边说他是假的。

菩萨唤木叉与善财上前，悄悄分付：“你一个帮住一个[11](#)，等我暗念紧箍儿咒，看那个害疼的便是真，不疼的便是假。”他二人果各帮一个。菩萨暗念真言，两个一齐喊疼，都抱着头，地下打滚，只叫：“莫念！莫念！”菩萨不念，他两个又一齐揪住，照旧嚷斗。菩萨无计奈何，菩萨亦被所惑，何况于人？即令诸天、木叉上前助力。众神恐伤真的，亦不敢下手。菩萨叫声“孙悟空”，两个一齐答应。菩萨道：“你当年官拜弼马温，大闹天宫时，神将皆认得你；你且上界去分辨回话。”这大圣谢恩，那行者也谢恩。

二人扯扯拉拉，口里不住的嚷斗，竟至南天门外。慌得那广目天王帅马、赵、温、关四大天将及把门大小众神，各使兵器挡住道：“那里走！此间可是争斗之处？”大圣道：“我因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在路上打杀贼徒，那三藏赶我回去，我竟到普陀岩，见观音菩萨诉告；不想这妖精几时就变作我的模样，打倒唐僧，抢去包袱。有沙僧至花果山寻

讨，只见这妖精占了我的巢穴。后到普陀岩告请菩萨，又见我侍立台下，沙僧说是我驾觔斗云，又先在菩萨处遮饰。菩萨却是个正明，不听沙僧之言，命我同他到花果山看验。原来这妖精果像老孙模样。才自水帘洞打到落伽山，见菩萨，菩萨也难识认。故打至此间，烦诸天眼力，与我认个真假。”道罢，那行者也似这般这般说了一遍。假人亦会说真话，听言者更要仔细。

众天神看勾多时，也不能辨。他两个吆喝道：“你们既不能认，让开路，等我们去见玉帝。”众神搪抵不住，放开天门，直至凌霄宝殿。马元帅同张、葛、许、丘四天师奏道：“下界有一般两个孙悟空，打进天门，口称见主。”说不了，两个直嚷进来，唬得那玉帝即降立宝殿，问曰：“你两个因甚事擅闹天宫？嚷至朕前寻死！”大圣口称：“万岁！万岁！臣今皈命，秉教沙门，再不敢欺心诳上。只因这个妖精，变作臣的模样。”如此如彼，把前情备陈了一遍，“望乞与臣辨个真假。”那行者也如此陈了一遍。玉帝即传旨宣托塔李天王，天理即是道义，是为下章伏线。教：“把照妖镜来，照这厮谁真谁假，教他假灭真存。”天王即取镜照住请玉帝同众神观看，镜中乃是两个孙悟空的影子，【侧批】真假原在心上，外面如何照得出。金箍、衣服，毫发不差，玉帝亦辨不出，强词夺理，所以张主亦莫主张。赶出殿外。这大圣呵呵冷笑，那行者也哈哈欢喜。揪头抹颈，复打出天门，坠落西方路上道：“我和你见师父去！我和你见师父去！”

却说那沙僧自花果山辞他两个，又行了三昼夜，回至本庄，把前事对唐僧说了一遍。唐僧自家悔恨道：“当时只说是孙悟空打我一棍，抢去包袱，岂知却是妖精假变的行者！”沙僧又告道：“这妖又假变一个长老，一匹白马，又有一个八戒，挑着我们包袱，又有一个变作是我。我忍不住恼怒，一杖打死，原是一个猴精。因此惊散，又到菩萨处诉告。菩萨着我与师兄又同去识认，那妖果与师兄一般模样。我难助力，故先来回覆师父。”三藏闻言，大惊失色。八戒哈哈大笑道：“好，好，好！应了这施主家婆婆之言了。他说有几起取经的，这却不又是一起？”

那家老老小小都来问沙僧道：“你这几日往何处讨盘缠去的？”沙僧笑道：“我往东胜神洲花果山寻大师兄取讨行李，又到南海落伽山拜见观音菩萨，却又到花果山，方才转回至此。”那老者又问：“往返有多少路程？”沙僧道：“约有二十馀万里。”老者道“爷爷呀，似这几日，就走了这许多路，只除是驾云，方能勾得到。”八戒道：“不是驾云，如何过海？”沙僧道：“我们那算得走路！若是我大师兄，只消一二日可往回

也。”那家子听言，都说是神仙。八戒道：“我们虽不是神仙，神仙还是我们的晚辈哩。”

正说间，只听半空中喧哗乱嚷，慌得都出来看，却是两个行者打将来。八戒见了，忍不住手痒道：“等我去认认看。”好呆子！急纵身跳起，望空高叫道：“师兄莫嚷，我老猪来也！”那两个一齐应道：“兄弟，来打妖精！来打妖精！”那家子又惊又喜道：“是几位腾云驾雾的罗汉歇在我家，就是发愿斋僧的也斋不着这等好人。”更不计较茶饭，愈加恭养。又说：“这两个行者，只怕斗出不好来，地覆天翻，作祸在那里！”三藏见那老者当面是喜，背后是忧，即开言道：“老施主放心，莫生忧叹。贫僧收伏了徒弟，去恶归善，自然谢你。”那老者满口回答道：“不敢，不敢。”沙僧道：“施主休讲。师父可坐在这里，等我和二哥去，一家扯一个来到你面前，你就念念那话儿。看那个害疼的就是真的，不疼的就是假的。”三藏道：“言之极当。”

沙僧果起在半空道：“二位住了手，我同你到师父面前辨个真假去。”这大圣放了手，那行者也放了手。沙僧搀住一个叫道：“二哥，你也搀住一个。”果然搀住，落下云头，竟至草舍门外。三藏见了，就念紧箍咒。二人一齐叫苦道：“我们这等苦斗，你还咒我怎的？莫念，莫念！”那长老本心慈善，遂住了口不念，却也不认得真假。明明一真一假，却再听不出，翻“不聪”如画。他两个挣脱手，依然又打。这大圣道：“兄弟们，保着师父，等我与他打到阎王前折辩去也。”那行者也如此说。二人抓抓扭扭^[2]，须臾，又不见了。

八戒道：“沙僧，你既到水帘洞看见假八戒挑着行李，怎么不抢将来？”沙僧道：“那妖精见我使宝杖打他假沙僧，他就乱围上来要拿，是我顾性命走了。及告菩萨，与行者复至洞口，他两个打在空中，是我去掀翻他的石凳，打散他的小妖，只见一股瀑布泉水流，竟不知洞门开在何处。寻不着行李，所以空手回覆师命也。”八戒道：“你原来不晓得。我前年请他去时，先在洞门外相见，后被我说泛了他^[3]，他就跳下去洞里换衣来时，我看见他将身往水里一钻，那一股瀑布水流，就是洞门。前伏后应，一笔不空。想必那怪将我们包袱收在那里面也。”三藏道：“你既知此门，你可趁他都不在，可先到他洞里取出包袱，我们往西天去罢。他就来，我也不用他了。”八戒道：“我去。”沙僧说：“二哥，他那洞前有千数小猴，你一人恐弄他不过，反为不美。”八戒笑道：“不怕，不怕。”急出门，纵着云雾，竟上花果山寻取行李。不题。

却说那两个行者又打嚷到阴山背后，唬得那满山鬼战战兢兢，藏藏

躲躲。有先跑的，撞入阴司门里，报上森罗宝殿道：“大王，背阴山上有两个齐天大圣打将来也！”当初原说有同名同姓者，今日果然。慌得那第一殿秦广王传报与二殿楚江王、三殿宋帝王、四殿卞城王、五殿阎罗王、六殿平等王、七殿泰山王、八殿都市王、九殿忤官王、十殿转轮王。一殿转一殿，霎时间十王会齐。又着人飞报与地藏王，尽在森罗殿上点聚阴兵，等擒真假。只听得那强风滚滚，惨雾漫漫，二行者一翻一滚的打至森罗殿下。

阴君近前挡住道：“大圣有何事，闹我幽冥？”这大圣道：“我因保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西梁国，至一山，有强贼截劫我师。是老孙打死几个，师父怪我，把我逐回。我随到南海菩萨处诉告，不知那妖精怎么就绰着口气，假变作我的模样，在半路上打倒师父，抢夺了行李。师弟沙僧，向我本山取讨包袱，这妖假立师名，要往西天取经。沙僧逃遁至南海见菩萨，我正在侧。他备说原因，菩萨又命我同他至花果山观看，果被这厮占了我巢穴。我与他争辩到菩萨处，其实相貌言语等，俱一般，菩萨也难辨真假。又与这厮打上天堂，众神亦果难辨。因见我师，我师念紧箍咒试验，与我一般疼痛。故此闹至幽冥，望阴君与我查看生死簿，看假行者是何出身？快早追他魂魄，免教二心沌乱。”那怪亦如是说一遍。【侧批】阎王如何管得心上的事？阴君闻言，即唤管簿判官一一从头查勘，更无个假行者之名。再看毛虫文簿，那猴子一百三十条，已是孙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大闹阴司，消死名一笔勾之，好照应，真不愧为奇书。自后来凡是猴属尽无名号。查看毕，当殿回报。阴君各执笏，对行者道：“大圣，幽冥处既无名号可查，你还到阳间去折辩。”此地更昏暗，如何听得出，总为如来一逼。

正说处，只听得地藏王菩萨道：“且住，且住！等我着谛听与你听个真假。”正转“听”字。原来那谛听是地藏菩萨经案下伏的一个兽名，他若伏在地下，一霎时，将四大部洲、山川社稷、洞天福地之间，赢虫、鳞虫、毛虫、羽虫、昆虫，天仙、地仙、神仙、人仙、鬼仙，可以照鉴善恶，察听贤愚。那兽奉地藏钧旨，就于森罗庭院之中，俯伏在地。须臾，抬起头来，对地藏道：“怪名虽有，但不可当面说破，又不能助力擒他。”地藏道：“当面说出便怎么？”谛听道：“当面说出，恐妖精恶发，搔扰宝殿，致令阴府不安。”【侧批】说假话人非是暗地里莫人知，若当面道破真要恨死。又问：“何为不能助力擒拿？”谛听道：“妖精神通，与孙大圣无二。幽冥之神，能有多少法力？故此不能擒拿。”地藏道，“似这般，怎生祛除？”谛听言：“佛法无边。”地藏早已省悟，即对行者道：“你两个形容如一，神通无二。若要辨明，须到

雷音寺释迦如来那里，方得明白。”如来者，本来之旧也。○人见本来，则自不为儼邪所惑，一笔转正题面。两个一齐嚷道：“说的是，说的是！我和你西天佛祖之前折辩去！”那十殿阴君送出，谢了地藏，回上翠云宫，着鬼使闭了幽冥关隘。不题。

看那两个行者，飞云奔雾，打上西天。有诗为证：本来自有聪明睿智，此如来之所以求也。

人有二心生祸灾，天涯海角致疑猜。欲思宝马三公位，又忆金銮一品台。南征北讨无休歇，东挡西除未定哉。禅门须学无心诀，静养婴儿结圣胎。

他两个在那半空里扯扯拉拉，抓抓扭扭，且行且斗，直嚷至大西天灵鹫仙山雷音宝刹之外。早见那四大菩萨、八大金刚、五百阿罗、三千揭谛、比丘尼、比丘僧、优婆塞、优婆夷诸大圣众，都到七宝莲台之下，静听如来说法。那如来正讲到这：

不有中有，不无中无；不色中色，不空中空。非有为有，非无为无；非色为色，非空为空。空即是空，色即是色。色无定色，色即是空；空无定空，空即是色。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为照了，始达妙音。

概众稽首皈依^[4]，转“听德”，绝妙。流通诵读之际，如来降天花，普散缤纷，即离宝座，对大众道：“汝等俱是一心，且看二心竞斗而来也。”

大众举目看之，果是两个行者，吆天喝地，打至雷音胜境。慌得那八大金刚上前挡住道：“汝等欲往那里去？”这大圣道：“妖精变作我的模样，欲至宝莲台下，烦如来为我辨个虚实也。”【侧批】思及本来，便是“惟聪”的妙转。众金刚抵挡不住，直嚷至台下，跪于佛祖之前，拜告道：“弟子保护唐僧，来造宝山，求取真经。一路上炼魔缚怪，不知费了多少精神。前至中途，偶遇强徒劫掳，委是弟子二次打伤几个。师父怪我，赶回，不容同拜如来金身。弟子无奈，只得投奔南海，见观音诉苦。不期这个妖精，假变弟子声音相貌，将师父打倒，把行李抢去。师弟悟净，寻至我山，被这妖假捏巧言，说有真僧取经之故。悟净脱身至南海，备说详细。观音知之，遂令弟子同悟净再至我山。因此两人比并真假，打至南海，又打到天宫，又曾打见唐僧，打见冥府，俱莫能辨认。故此大胆轻造，千乞大开方便之门，广垂慈悯之念，与弟子辨明邪正。庶好保护唐僧，亲拜金身，取经回东土，永扬大教。”大众听他两

张口一样声俱说一遍，众亦莫辨。惟如来则通知之。真人之前，如何说得假话。

正欲道破，忽见南下彩云之间观音来了，参拜我佛。我佛合掌道：“观音尊者，你看那两个行者，谁是真假？”菩萨道：“前日在弟子荒境，委不能辨。他又至天宫地府，亦俱难认。何糊涂者之多，而聪明者之太少。特来拜告如来，千万与他辨明辨明。”如来笑道：“汝等法力广大，只能普阅周天之事，不能遍识周天之物，亦不能广会周天之种类也。”菩萨又请示周天种类，如来才道：“周天之内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有五虫，乃羸、鳞、毛、羽、昆。这厮非天、非地、非神、非人、非鬼，亦非羸、非鳞、非毛、非羽、非昆。又有四猴混世，不入十类之种。”菩萨道：“敢问是那四猴？”如来道：

“第一是灵明石猴，通变化，识天时，知地利，移星换斗。

第二是赤尻马猴，晓阴阳，会人事，善出入，避死延生。

第三是通臂猿猴，拿日月，缩千山，辨休咎，乾坤摩弄。

第四是六耳猕猴，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后，万物皆明。

此四猴者，不入十类之种，学海文渊，亘古罕见不达两间之名。我观假悟空，乃六耳猕猴也。怪不得不聪，不想其耳太多。此猴若立一处，能知千里外之事，凡人说话，亦能知之，故此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后，万物皆明。恰是“惟聪”的正面。与真悟空同像同音者，六耳猕猴也。”正是六耳迷心。那猕猴闻得如来说出他的本像，胆战心兢，急纵身跳起来就走。如来见他走时，即令大众下手。早有四菩萨、八金刚、五百阿罗、三千揭谛、比丘僧、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观音、木叉，一齐围绕。孙大圣也要上前，如来道：“悟空休动手，待我与你擒他。”

那猕猴毛骨悚然，料着难脱，即忙摇身一变，变作个蜜蜂儿，甜口蜜舌，最惑人心。往上便飞。如来将金钵盂撇起去，正盖着那蜂儿落下来。大众不知，以为走了。如来笑云：“大众休言。妖精未走，见在我这钵盂之下。”大众一发上前，把钵盂揭起，果然见了本像，是一个六耳猕猴。孙大圣忍不住，轮起铁棒，劈头一下打死，至今绝此一种。如来不忍，道声：“善哉！善哉！”大圣道：“如来不该慈悯他。他打伤我师父，抢夺我包袱，依律问他个得财伤人，白昼抢夺，也该个斩罪哩。”如来道：“你自快去保护唐僧，来此求经罢。”大圣叩头谢道：“上告如来得知，那师父定是不要我，我此去若不收留，却不又劳一番神

思！望如来方便，把松箍儿咒念一念，褪下这个金箍，交还如来，放我还俗去罢。”如来道：“你休乱想，是为“惟”字一折。切莫要刁。我教观音送你去，不怕他不收。好生保护他去，那时功成归极乐，汝亦坐莲台。”

那观音在傍听说，即合掌谢了圣恩，领悟空辄驾云而去。随后木叉行者、白鹦哥，一同赶上。不多时，到了中途草舍人家。沙和尚看见，急请师父拜门迎接。菩萨道：“唐僧，前日打你的，乃假行者六耳猕猴也，幸如来知识，已被悟空打死。斩除六耳，已不妄听。你今须是收留悟空，以放心起，以心回终，而“气”字已不言而喻矣。一路上魔障未消，必得他保护你，才得到灵山见佛取经。再休嗔怪。”三藏叩头道：“谨遵教旨。”口然而心未必，此气之所由来也。正拜谢时，只听得正东上狂风滚滚，猪八戒背着两个包袱驾风而至。呆子见了菩萨，倒身下拜道：“弟子前日别了师父，至花果山水帘洞寻得包袱，果见一个假唐僧、假八戒，都被弟子打死，原是两个猴身。却入里，方寻着包袱。当时查点，一物不少，却驾风转此。更不知两行者下落如何？”菩萨把如来识怪之事说了一遍。那呆子十分欢喜，称谢不尽。师徒们拜谢了，菩萨回海。都依旧合意同心，洗冤解怒。先插此句，便已为“气”字入脉。又谢了那村舍人家，整束行囊马匹，找大路而行。正是：

中道分离乱五行，降妖聚会合元明。神归心舍禅方定，六识祛降丹自成^[5]。

毕竟这去，不知三藏几时得面佛求经，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真心欲灭假心，假心又欲灭真心；真心以假心为假，假心又以真心为假；真心因假心而急欲显其真，假心因真心而又竭力掩其假；既不能于真者而以明其假，又焉能因假者而以察其真。总之，真言不辨，假言易惑，邪言不明，正言不入，卒至真者不以为真，假者不以为假，其害遂流于无穷也。如晋人以璧马假虞道，虞公既惑于荀息之言，遂不听宫之奇之谏，是非颠倒；卒受荀息之愚弄，而身家不保。此所以为虞公而已矣。

人既有真假，言自分诚伪。而不聪者奚有于此，既不敢必其皆是，又岂能定其尽非？非是形像上不能看出，正见声音里不能听出，弄得志志忑忑，终无定见，此二心之所以为害更深也。

于形迹之相似者而能辨之，不足为明；于语言之无异者而能识之，方见其智。盖心本虚灵之宝，本来自有真知卓见；与其徒求之于人，不

若返求之于己。则是非曲直定来前，自有一不易之理。于此可以听言，于此亦可以观人矣。

言虽出于口，真假实本之于心。故可知者言，而不可知者其心也。苟不究其本来之所以，已不能辨其假，又焉得而知其为真也。

如来者，乃本来之明德也。三千揭谛、五百阿罗、八大金刚、四大菩萨以及比丘优婆，尽在宝莲台下听讲，即听德也。四种猴类俱讲“聪”字，思及于此，则自不为儉邪所惑，此假猴之所以消灭也。

看这卷奇书，全要记得上文是琵琶洞，下文是火焰山，方知其中之神妙。不然者有如嚼蜡，其文便无味矣。

[1] 帮：靠拢，挨近。此指挤住别人不让他动。

[2] 抓抓扭扭：即拉拉扯扯。

[3] 说泛：说动。

[4] 概众：众人。

[5] 六识：佛教称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为“六识”。。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八百里火焰山，可谓大矣；牛魔大力，可谓刚矣。行者竭力向前，三调不已，直至焰息魔消，开了堂堂正正的一条大路，岂非一心用力之效欤？此章当与二心一章参看。

大圣自闹天宫皈依归正以来，非不竭力前进，惟心火犹未尽化，是以道昧神狂，每遭放逐，皆此火之故也。故曰五百年前自放之火。然至此火一起，凡事不能忍耐，而此心亦无以自持，甚至破家失业，亡身及亲，在所不顾，其有关于身心学业也大矣，如何还去得西天，成得正果？此火焰山之所以见阻也。凡此者，皆由学问之力不到，道义之功不纯，必得这番磨炼，方能肃清其本源，成就其正业。此火焰山之所以作也。

夫行者之与牛魔，何以便成火焰山？盖火即气也，行者前已凌其子，继又欺其弟，牛魔此中安得不气？此火之所由来也。再得蕉扇一搧，内而妯娌不和，外而兄弟争竞，左右口舌，日逐是非，非火积如山，正气积如山，此心火之爆燥而怒发如雷也，谓非火焰之境也哉。

此章明明是言火，何以见作气？盖气以火生，火由气发。山火即是心火，心火乃喻言山火。此中火烈，此山即火焰；此中清凉，此焰自息灭。而操其权者，却在妇女之掌握。此铁扇之调，所以有不容己者。

何为芭蕉扇？盖即嫂子妇女之舌也。人但知火焰山必得此扇而后息，殊不知火焰山先由此扇而后生。至随心搧惑，任意卷舒，枕边告状，无不奇中。此扇之所以为宝也。

《西游》每传起落，似与前后上下迥不相关，不知暗里法脉，实相联贯。上传方才写一六耳，此章即紧接一长舌，盖非此耳，无以听此舌；亦非此舌，无以入此耳。以见世之极没道义，而心志最不一者，莫如弟兄妯娌。此两传之神脉，所以相因也。

“哈哩”二字，正写生气的口角；震死小儿，极写生气的声势。至糕

乃气蒸之食，吃了一块糕，正是盛了一肚子气。故八戒一段是虚笼题神，买糕一节已实落题面。

炎天火焰，正写“气”字；定风丹礼物，是笼道义；五谷饮食，俱贴“馁”字。却于入情世事中，敷演出一段书理文章，而笔意尤为奇绝。

若干种性本来同，海纳无穷。性气人人皆有，惟大肚皮方能容纳。千思万虑终成妄，般般色色和融。事事件件俱要和颜悦色，方免得生气。有日功完行满，圆明法性高隆。道全德备，气概自然不凡，故要配。

休教差别走西东，紧锁牢籠⁴。收来安放丹炉内，炼得金乌一样红。非学问不能变化气质，非学问不足以配道义也。朗朗辉辉娇艳，任教出入乘龙。

话表三藏遵菩萨教旨，收了行者，虽欲不收不可得矣，笼起“气”字，便已伏定“放心”。与八戒、沙僧剪断二心，锁鞦猿马，同心戮力，赶奔西天。说不尽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历过了夏月炎天，却又值三秋霜景。先清时序，眼界分明。以见此火由人而作，非关时令也。但见那：

薄云断绝西风紧，鹤鸣远岫霜林锦。光景正苍凉，山长水更长。
征鸿来北塞，玄鸟归南陌。客路怯孤单，衲衣容易寒。

师徒四众进前行处，渐觉热气蒸人。先点“气”字，眉目分明。三藏勒马道：“如今正是秋天，天道西行，流火已退，是虚笼道义，反挑火焰。却怎返有热气？”八戒道：“原来不知。西方路上有个斯哈哩国，嘶哩哈哩，俱指声口，乃啣气的所在也。乃日落之处，俗呼为天尽头。啣气场上自然有天没日头，甚矣气之为害，亦大矣哉。若到申酉时，国王差人上城，擂鼓吹角，混杂海沸之声。怒气泼泼，自然肚鼓雷鸣。日乃太阳真火，心属礼，乃火之精也。此句挑起道义，已照定结尾。落于西海之间，如火淬水，势若冰炭，两不相投，写“气”字奇绝。接声滚沸，若无鼓角之声混耳，即振杀城中小儿。极言气之声势而已，写积雷摩云之旨矣。此地热气蒸人，想必到日落之处也。”【侧批】八戒亦有学问，按下绝妙。大圣听说，忍不住笑道：“呆子莫乱谈。若论斯哈哩国，正好早哩。似师父朝三暮二的这等担阁，就从小至老，老了又小，老小三生，也还不到。”八戒道：“哥呵，据你说，不是日落之处，为何这等酷热？”沙僧道：“想是天时不正，秋行夏令故也。”盛怒之下焉有

正气，是为道义一翻。他三个正都争讲，只见那路傍有座庄院，乃是红瓦盖的房舍，红砖砌的垣墙，红油门扇，红漆板榻，一片都是红的。好气色。○上段是起积雷洞，以下是笼翠云山。三藏下马道：“悟空，你去那人家问个消息，看那炎热之故何也。”

大圣收了金箍棒，整肃衣裳，扭捏作个斯文气象，道义之人也。绰下大路，竟至门前观看。那门里忽然走出个老者，但见他：

穿一领黄不黄、红不红的葛布深衣，戴一顶青不青、皂不皂的篾丝凉帽。手中拄一根湾不湾、直不直暴节竹杖，足下踏一双新不新、旧不旧拏鞞鞦鞋^[2]。面似红铜，须如白练。两道寿眉遮碧眼，一张哈口露金牙^[3]。好气象。差牙努嘴，比怪更丑，此即鬼脸儿。

那老者猛抬头，看见行者，吃了一惊，拄着竹杖喝道：“你是那里来的怪人？在我这门首何干？”行者答礼道：“老施主，休怕我。我不是甚么怪人，贫僧是东土大唐钦差上西方求经者。师徒四人适至宝方，见天气蒸热，一则不解其故，二来不知地名，特拜问指教一二。”那老者却才放心，笑云：“长老勿罪。我老汉一时眼花，不识尊颜。”行者道：“不敢。”老者又问：“令师在那条路上？”行者道：“那南首大路上立的不是？”果能常守道义，其气自然不馁。老者教：“请来，请来。”行者欢喜，把手一招，三藏即同八戒、沙僧，牵白马，挑行李，近前都对老者作礼。

老者见三藏丰姿标致，八戒、沙僧相貌奇稀，又惊又喜，只得请入里坐，教小的们看茶，一壁厢办饭。是为“馁”字一逗。三藏闻言，起身称谢道：“敢问公公，贵处遇秋，何返炎热？”老者道：“敝地唤做火焰山，气因火生，火由气发，火至如山，其气大矣。无春无秋，四季皆热。”三藏道：“火焰山却在那边？可阻西去之路？”老者道：“西方却去不得。是是是。此火一起，凡事决裂，如何还去得？那山离此有六十里远，正是西方必由之路，却有八百里火焰，以见其至大。四周围寸草不生。若过得山，就是铜脑盖，铁身躯，也要化成汁哩。”以见其至刚。三藏闻言，大惊失色，不敢再问。

只见门外一个少年男子，推一辆红车儿住在门傍，叫声“卖糕”。先点“气”字，虚笼“馁”字，笔意俱妙。大圣拔根毫毛，变个铜钱，问那人买糕。那人接了钱，不论好歹，揭开车儿上衣裹，热气腾腾，拿出一块糕递与行者。行者托在手中，好似火里烧的灼炭，煤炉内的红钉。你看他左手倒在右手，右手换在左手，只道：“热！热！热！难吃！难

吃！”那男子笑道：“怕热莫来这里。这里是这等热。”行者道：“你这汉子，好不明理。常言道：‘不冷不热，五谷不结。’他这等热得狠，你这糕粉自何而来？”那人道：“若知糕粉米，敬求【侧批】吊下“求”字。铁扇仙。”乃长舌妇也。行者道：“铁扇仙怎的？”那人道：“铁扇仙有柄芭蕉扇，以喻舌也。○芭蕉有卷有舒，以见其任意煽惑而无道无义极矣。此火之所由来也。求得来，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我们就布种，及时收割，故得五谷养生，不然诚寸草不能生也。”

行者闻言，急抽身走入里面，将糕递与三藏道：“师父放心，且莫隔年焦着，【侧批】顺手吊下，毫不着力。吃了糕，无是则馁，绝妙点逗。我与你说。”长老接糕在手，向本宅老者道：“公公请糕。”吃了一块糕，盛了一肚子气。老者道：“我家的茶饭未奉，敢吃你糕？”行者笑道：“老人家，茶饭到不必赐。我问你，铁扇仙在那里住？”老者道：“你问他怎的？”行者道：“适才那卖糕人说此仙有柄芭蕉扇，求将来，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你这方布种收割，才得五谷养生。我欲寻他讨来，煽息火焰山过去，且使这方依时收种，得安生也。”五谷收种，俱贴“馁”字。老者道：“故有此说。你们却无礼物，即道义也，‘李天王’三字，已伏于此。恐那圣贤不肯来也。”三藏道：“他要甚礼物？”老者道：“我这里人家，十年拜求一度。四猪四羊，花红表里，异香时果，鸡鹅美酒，沐浴虔诚，拜到那仙山，请他出洞，至此施为。”按下“求其”二字，更妙。行者道：“那山坐落何处？唤甚地名？有几多里数？等我问他要扇子去。”老者道：“那山在西南方，不金不火之乡，而即有义有气之地。名唤翠云山。气雾烟云，此承红砖红瓦一段，是就色上写。山中有一仙洞，名唤芭蕉洞。乃口舌凶场，是非恶海。我这里人去拜仙山，往回要走一月，计有一千四百五六十里。”行者笑道：“不打紧，就去就来。”那老者道：“且住，吃些茶饭，办些干粮，须得两人做伴。那路上没有人家，又多狼虎，非一日可到，莫当耍子。”行者笑道：“不用，不用。我去也！”说一声，忽然不见。那老者慌张道：“爷爷呀，原来是腾云驾雾的神人也！”且不说这家子供奉唐僧加倍。

却说那行者霎时竟到翠云山，按住祥光，找寻洞口，只闻得“丁丁”之声^[4]，乃是一个樵夫伐木。行者即趋步至前，又闻得他道：

云际依依认旧林，断崖荒草路难寻。西山望见朝来雨，南涧归时渡处深。本求熄火，却遇此人添炭。所以雾黑云浓，写出一派晦气。

行者近前作礼道：“樵哥，问讯了。”那樵子撇了柯斧，答礼道：“长老

何往？”行者道：“敢问樵哥，这可是翠云山？”樵子道：“正是。”行者道：“有个铁扇仙的芭蕉洞在何处？”樵子笑道：“这芭蕉洞虽有，却无个铁扇仙，只有个铁扇公主，专主煽惑，此扇再用不破。又名罗刹女。”罗刹乃斗宿。此处回照“火焰”二字，更觉生色。行者道：“人说他有一柄芭蕉扇，能熄得火焰山，敢是他么？”层层引来，熄火的却是一妇女，殊令人绝倒。樵子道：“正是，正是。这圣贤有这件宝贝，善能熄火，此女善能熄火，而和尚的火偏盛。问的极奇，答的绝妙。保护那方人家，故此称为铁扇仙。我这里人家，用不着他，只知他叫做罗刹女，乃大力牛魔王妻也。”牛乃气盛之兽，在天为牛金牛。力即气也，一笔点破“义”字、“气”字，俱有根矣。

行者闻言，大惊失色，心中暗想道：“又是冤家了。当年伏了红孩儿，提出红孩儿，此火之所由发，而气之所由生也。说是这厮养的。前在那解阳山破儿洞遇他叔子，尚且不肯与水，要作报仇之意；可知不止隔年下种。○再以叔子一衬，其气又深一层。今又遇他父母，怎生借得这扇子耶？”樵子见行者沉思默虑，嗟叹不已，便笑道：“长老，你出家人，有何忧疑？这条小路儿向东去，不尚五六里，就是芭蕉洞。休得心焦。”行者道：“不瞒樵哥说，我是东土唐朝差往西天求经的唐僧大徒弟。前年在火云洞，曾与罗刹之子红孩儿有些言语^[5]，家庭惹气，原不过是些口角。但恐罗刹怀仇不与，故生忧疑。”自相猜忌，先怀着个鬼胎。樵子道：“大丈夫鉴貌辨色，只以求扇为名，莫认往时之洩话^[6]，管情借得。”不念旧恶，凡事自可释然。但是叔嫂之间，谁人肯下这个礼，肯伏这口气。行者闻言，深深唱个大喏道：“谢樵哥教诲，我去也。”好大圣，一点就醒。遂别了樵夫，竟至芭蕉洞口。但见那两扇门紧闭牢关，洞外风光秀丽。正是那：

山以石为骨，石作土之精。烟霞含宿润，苔藓助新青。嵯峨势耸欺蓬岛，幽静花香若海瀛。几树乔松栖野鹤，数株衰柳语山莺。诚然是千年古迹，万载仙踪。碧梧鸣彩凤，活水隐苍龙。曲径茝萝垂挂，石梯藤葛攀笼。猿啸翠岩忻月上，鸟啼高树喜晴空。两林竹荫凉如雨，一径花浓没绣绒。时见白云来远岫，略无定体漫随风。

行者上前叫：“牛大哥，开门，开门！”远远引来见的是个弟兄，而道义不击自动。“呀”的一声，洞门开了，里边走出一个毛儿女，手中提着花篮，肩上担着锄子，真个是：

一身蓝缕无妆饰^[7]，满面精神有道心。特点“道”字，丽句无双。

行者上前迎着，合掌道：“女童，累你转报公主一声。我本是取经的和尚，在西方路上难过火焰山，特来拜借芭蕉扇一用。”以礼拜求，故曰“调”。那毛女道：“你是那寺里和尚？叫甚名字？我好与你通报。”行者道：“我是东土来的，叫做孙悟空和尚。”

那毛女即便回身，转于洞内，对罗刹跪下，道：“奶奶，洞门外有个东土来的孙悟空和尚，要见奶奶，拜求芭蕉扇，过火焰山一用。”奶奶的芭蕉扇，岂是和尚借得？更欲借以息火，读之不觉喷饭。那罗刹听见“孙悟空”三字，便似撮盐入火，火上浇油，骨都都红生脸上，恶狠狠怒发心头。题起叔子，便是一口恨气。口中骂道：“这泼猴！今日来了！”叫：“丫鬟，取披挂，拿兵器来！”随即取了披挂，拿两口青锋宝剑，此舌剑也。两口则一阴一阳，有反有正，即所谓日月双刀也。整束出来。行者在洞外闪过偷看，怎生打扮？只见他：

头裹团花手帕，身穿纳锦云袍。腰间双束虎鞦绦，微露绣裙偏绡。凤嘴弓鞋三寸，龙须膝裤金销。手提宝剑怒声高，凶比月婆容貌。非得这表人才，如何搗灭得火？

那罗刹出门高叫道：“孙悟空何在？”行者上前躬身施礼道：“嫂嫂，有道有义，叙明是个叔嫂。老孙在此奉揖。”罗刹“咄”的一声道：“谁是你的嫂嫂！那个要你奉揖！”叔叔以礼相求，无如泼妇不省人事，从来如此。行者道：“尊府牛魔王，当初曾与老孙结义，乃七兄弟之亲。回照第四回，则兄弟之道、朋友之义、弟兄叔嫂等字便不落空。今闻公主是牛大哥令正^[8]，安得不以嫂嫂称之？”罗刹道：“你这泼猴！既有兄弟之亲，如何坑陷我子？”行者佯问道：“令郎是谁？”罗刹道：“我儿是号山枯松涧火云洞圣婴大王红孩儿，家庭惹气，虽起于妇女，大抵多为孩儿。曲尽人情，写出世态。被你倾了^[9]。我们正没处寻你报仇，你今上门纳命，我肯饶你？”行者满脸陪笑道：“嫂嫂原来不察理，理即道义也，妇女中宁有几个明此？错怪了老孙。你令郎因是捉了师父，要蒸要煮，幸亏了观音菩萨收他去，救出我师。他如今现在菩萨处，做善财童子，实受了菩萨正果，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与天地同寿，日月同庚。你倒不谢老孙保命之恩，返怪老孙，是何道理？”罗刹道：“你这个巧嘴的泼猴！我那儿虽不伤命，再怎生得到我的跟前，几时能见一面？”婉然妇女情性、母子声口，妙笔传神，恍见其气噎声阻之态。行者笑道：“嫂嫂要见令郎，有何难处？你且把扇子借我，搗息了火，送我师父过去，我就到南海菩萨处请他来见你，就送扇子还你，只怕还时此扇已破，不堪再用矣。有何不可？那时节，你看他可曾损伤

一毫。如有些须之伤，你也怪得有理；如比旧时标致，还当谢我。”罗刹道：“泼猴少要饶舌！伸过头来，等我砍上几剑！若受得疼痛，就借扇子与你；若忍耐不得，教你早见阎君！”气原要忍耐，不然真有性命之忧。行者叉手向前笑道：“嫂嫂切莫多言。老孙伸着光头，任尊意砍上多少，但没气力便罢。挑贴‘馔’字，用笔甚轻。是必借扇子用。”那罗刹不容分说，双手轮剑，照行者头上乒乒乓乓砍有十数下，这行者全不认真。罗刹害怕，回头要走，行者道：“嫂嫂那里去？快借我使使。”那罗刹道：“我的宝贝，原不轻借。”水是何物，叔子不与；扇是何物，嫂子又不借。日积月叠，彼此生忿，家庭从此多事矣。行者道：“既不肯借，吃你老叔一棒！”

好猴王！一只手扯住，一只手去耳内掣出棒来，幌一幌，有碗来粗细。那罗刹挣脱手，举剑来迎。行者随又轮棒便打。两个在翠云山前，不论亲情，却只讲仇隙。“道义”二字，已抛在九霄云外。这一场好杀：

裙钗本是修成怪，为子怀仇恨泼猴。行者虽然生狠怒，因师路阻让娥流。先言拜借芭蕉扇，不展骁雄耐性柔。罗刹无知轮剑砍，猴王有意说亲由。女流怎与男儿斗，到底男刚压女流。这个金箍铁棒多凶猛，那个霜刃青锋甚紧绸。劈面打，照头丢，恨苦相持不罢休。左挡右遮施武艺，前迎后架骋奇谋。却才斗到沉酣处，不觉西方坠日头。罗刹忙将真扇子，一搥挥动鬼神愁。

那罗刹女与行者相持到晚，“晚”字绝妙，想是日战不胜矣。见行者棒重，却又解数周密，料斗他不过，即便取出芭蕉扇，幌一幌，一扇阴风，背地之言也。把行者搥得无影无形，此扇别号唤作枕边灵，恁是什么亲弟兄，一扇搥得极远而极疏也。莫想收留得住。这罗刹得胜回归。

那大圣飘飘荡荡，左沉不能落地，右坠不得存身，就如旋风翻败叶，流水淌残花。滚了一夜，直至天明，方才落在一座山上，双手抱住一块峰石。定性良久，仔细观看，却才认得是小须弥山。真正灵吉，眼下就见。大圣长叹一声道：“好利害妇人！怎么就把老孙送到这里来了？我当年曾记得在此处告求灵吉菩萨，降黄风怪，当原是黄风，此际竟是黑风。救我师父。那黄风岭至此直南上，有三千馀里，今在西路转来，乃东南方隅，不知有几万里。等我下去问灵吉菩萨一个消息，好回旧路。”

正踌躇间^[10]，又听得钟声响亮，急下山坡，竟至禅院。那门前道人，认得行者的形容，即入里面报道：“前年来请菩萨去降黄风怪的那

个毛脸大圣又来了。”菩萨知是悟空，连忙下宝座，相迎入内，施礼道：“恭喜！取经来耶？”悟空答道：“正好未到，早哩，早哩！”灵吉道：“既未曾得到雷音，何以回顾荒山？”行者道：“自上年蒙盛情，降了黄风怪，一路上不知历过多少苦楚。今到火焰山，不能前进，询问一人，说有个铁扇仙芭蕉扇，搨得火灭，老孙特去寻访。原来那仙是牛魔王的妻，红孩儿的母。他说我把他儿子做了观音菩萨的童子，不得常见，恨我为仇，不肯借扇，与我争斗。他见我的棒重难撑，遂将扇子把我一搨，搨得我悠悠荡荡，直至于此方才落住。故此轻造禅院，问个归路。此处到火焰山，不知有多少里数？”灵吉笑道：“那妇人唤名罗刹女，又叫做铁扇公主。他的那芭蕉扇，本是昆仑山后自混沌开辟以来，天地产成的一个灵宝，乃太阴之精叶，故能灭火气。假若搨着人，要飘八万四千里，【侧批】此心放的不近，映下有法。方息阴风。《西游》如此等处，粗看极其荒唐，细味实有至理。盖兄弟参商有隔数月者，有隔数年者，甚至有隔数十年而生死不见者，八万四千里之遥，信为不诬。我这山到火焰山，只有五万馀里。此还是大圣有留云之能，故止住了。若是凡人，正好不得住也。”行者道：“利害，利害。唇枪舌剑，口似刀子。尝忆《鸣凤记》赵文华有云：‘我这舌尖儿略动一动，教你那忠臣的头儿轂辘辘地滚将下来。’男子之舌且如此，何况妇人？我师父却怎生得度那方？”灵吉道：“大圣放心。此一来，也是唐僧的缘法，合教大圣成功。”行者道：“怎见成功？”灵吉道：“我当年受如来教旨，赐我一粒定风丹，即道义也。回应二十一回，方见埋伏之妙。一柄飞龙杖。飞龙杖已降了风魔，这定风丹尚未曾见用，如今送了大圣，管教那厮搨你不动。你却要了扇子，搨息火，却不就立此功也！”行者低头作礼，感谢不尽。那菩萨即于衣袖中取出一个锦袋儿，将那一粒定风丹与行者安在衣领里边，写“配”字绝倒。将针线紧紧缝了，送行者出门道：“不及留款，往西北上去，就是罗刹的山场也。”

行者辞了灵吉，驾觔斗云，竟返翠云山，顷刻而至。使铁棒打着洞门，叫道：“开门！开门！老孙来借扇子使使哩。”慌得那门里女童即忙来报：“奶奶，借扇子的又来了！”罗刹闻言，心中悚惧道：“这泼猴，真有本事！我的宝贝扇着人，要去八万四千里方能停止，他怎么才吹去就回来也？这翻等我一连搨他两三扇，教他找不着归路。”最毒妇人心，更觉利害。急纵身，结束整齐，双手提剑，走出门来道：“孙行者，你不怕我，又来寻死！”行者笑道：“嫂嫂勿得恠吝，是必借我使使。字法一扇且如此，而叔嫂之间难言矣。保得唐僧过山，就送还你。我是个志诚有馀的君子，不是那借物不还的小人。”

罗刹又骂道：“泼猢猻！好没道理！没分晓！夺子之仇尚未报得，借扇之意岂得如心！你不要走，吃我老娘一剑！”大圣公然不惧，使铁棒劈手相迎。他两个往往来来，战经五七回合，罗刹女手软难轮，孙行者身强善敌。他见事势不谐，即取扇子，望行者搥了一扇，行者巍然不动。行者收了铁棒，笑吟吟的道：“这番不比那番，任你怎么搥来，老孙若动一动，就不算汉子！”那罗刹又搥两扇，果然不动。配义与道，其气不馁，是非口舌之所能动也。罗刹慌了，急收宝贝，转回走入洞里，将门紧紧关上。没道义的，其气自然歉矣。

行者见他闭了门，却就弄个手段，拆开衣领，把定风丹噙在口中，谈道说义，比“配”字又细。摇身一变，变作一个蟪蛄虫儿，从他门隙处钻进。只见罗刹叫道：“渴了，渴了，气歉而不伸，泼妇无理之故也。快拿茶来！”近侍女童即将香茶一壶，沙沙的满斟一碗，冲起茶沫漕漕。行者见了欢喜，嚶的一翅，飞在茶沫之下。那罗刹渴极，其气馁矣。接过茶，两三气都吃了。行者已到他肚腹之内，现原身厉声高叫道：“嫂嫂！借扇子我使使。”罗刹大惊失色，叫：“小的们，关了前门否？”俱说：“关了。”他又说：“既关了门，孙行者如何在家里叫唤？”女童道：“在你身上叫哩。”罗刹道：“孙行者，你在那里弄术哩？”行者道：“老孙一生不会弄术，都是些真手段，实本事。已在尊嫂尊腹之内耍子，已见其肺肝矣。爬在心上矣。我知你也饥渴了，我先送你个坐碗儿解渴。”却就把脚往下一登。那罗刹小腹之中，疼痛难禁，怀恨在心，一刻不忘，甚至搥心捣肚，真有此病。坐于地下叫苦。行者道：“嫂嫂休得推辞，我再送你个点心充饥。”点染“馁”字，无不精妙。又把头往上一顶。那罗刹心痛难禁，只在地上打滚，疼得他面黄唇白，气坏了。只教：“孙叔叔饶命！”

行者却才收了手脚道：“你才认得叔叔么？我看牛大哥情上，且饶你性命。快将扇子拿来我使使！”罗刹道：“叔叔，有扇，有扇！你出来，拿了去！”行者道：“拿扇子我看了出来。”罗刹即叫女童拿一柄芭蕉扇，执在傍边。行者探到喉咙之上见了有妙必臻，无奇不出。道：“嫂嫂，我既饶你性命，不在腰肋之下搥个窟窿出来，还自口出。你把口张三张儿。”那罗刹果张开口。行者还作个蟪蛄虫，先飞出来，丁在芭蕉扇上。那罗刹不知，连张三次，叫：“叔叔出来罢。”行者化原身，拿了扇子叫道：“我在此间不是？谢借了！谢借了！”拽开步，往前便走。小的们连忙开了门，放他出洞。

这大圣拨转云头，竟回东路。霎时，按落云头，立在红砖壁下。八

戒见了，欢喜道：“师父，师兄来了，来了！”三藏即与本庄老者同沙僧出门接着，同至舍内。把芭蕉扇靠在傍边，道：“老官儿，可是这个扇子？”老者道：“正是，正是。”唐僧喜道：“贤徒有莫大之功。求此宝贝，甚劳苦了。”行者道：“劳苦倒也不说。那铁扇仙，你道是谁？那厮原来是牛魔王的妻，红孩儿的母，名唤罗刹女，又唤铁扇公主。我寻到洞外借扇，他就与我讲起仇隙，把我砍了几剑。是我使棒吓他，他就把扇子搨了我一下，飘飘荡荡，直刮到小须弥山。幸见灵吉菩萨，送了我一粒定风丹，指与归路，复至翠云山。又见罗刹女，罗刹女又使扇子，搨我不动，他就回洞。是老孙变作一个蟪蛄虫，飞入洞去。那厮正讨茶吃，是我又钻在茶沫之下，到他肚里，若说不在肚里不奇，若说定在肚里又不奇。此情此理，惟于叔嫂间窥之则得之矣。做起手脚。他疼痛难禁，不住口的叫我做叔叔饶命，情愿将扇借与我。我却饶了他，拿将扇来。待过了火焰山，仍送还他。”三藏闻言，感谢不尽。

师徒们俱拜辞老者，一路西来。约行有四十里远近，渐渐酷热蒸人。沙僧只叫脚底烙得慌，八戒又道爪子烫得痛。马比寻常又快，只因地热难停，十分难进。行者道：“师父，且请下马，兄弟们莫走，等我搨息了火，待风雨之后，地土冷些，再过山去。”行者果举扇，径至火边，尽力一搨，那山上火光烘烘腾起；再一搨，更着百倍；又一搨，那火足有千丈之高，这才是抱薪救火，火上又加油。○想是夜来枕边又递状矣。渐渐烧着身体。行者急回，已将两股毫毛烧尽，径跑至唐僧面前叫：“快回去！快回去！火来了！火来了！”

那师父爬上马，与八戒、沙僧复东来有二十馀里，方才歇下，道：“悟空，如何了呀？”行者丢下扇子道：既不肯为叔子息火，切莫把嫂子的扇子摔破。“不停当！不停当！被那厮哄了！”三藏听说，愁促眉尖，闷添心上，止不住两泪交流，只道：“怎生是好？”八戒道：“哥哥，你急急忙忙叫回去，是怎么说？”行者道：“我将扇子搨了一下，火光烘烘；第二搨，火气愈盛；第三搨，火头飞有千丈之高。若是跑得不快，把毫毛都烧尽矣。”【侧批】仇人的舌头，焉肯为我用？八戒笑道：“你常说雷打不伤，火烧不损，如今何又怕火？”行者道：“你这呆子，全不知事。那时节用心防备，故此不伤。今日只为搨息火光，不曾捻避火诀，又未使护身法，所以把两股毫毛烧了。”沙僧道：“似这般火盛，无路通西，怎生是好？”八戒道：“只拣无火处走便罢。”三藏道：“那方无火？”八戒道：“东方、南方、北方俱无火。”又问：“那方有经？”八戒道：“西方有经。”三藏道：“我只欲往有经处去哩！”沙僧道：“有经处有火，无火处无经。为下学问之道翻论。诚是进退两难。”

师徒每正自胡谈乱讲，只听得有人叫道：“大圣不须烦恼，且来吃些斋饭再议。”四众回看时，见一老人，身披飘风氅，头顶偃月冠，手持龙头杖，足踏铁鞦靴，后带着一个雕嘴鱼腮鬼，鬼头上顶着一个铜盆，盆内有些蒸饼糕糜，黄粮米饭，小鬼头上冒烟儿，并没好气。在于西路下躬身道：“我本是火焰山土地。知大圣保护圣僧，不能前进，特献一斋。”点逗“馁”字，是为“无是”一喝。行者道：“吃斋小可，这火光几时灭得，让我师父过去？”土地道：“要灭火光，须求罗刹女，借芭蕉扇。”行者去路傍拾起扇子道：“这不是？那火光越煽越着，何也？”弟兄不和，嫂子又在暗地里挑拨，此火焉得不更炽？土地看了笑道：“此扇不是真的，被他哄了。”没有礼物，如何买的出真话？行者道：“如何方得真的？”那土地又控背躬身，微微笑道：

若还要借真芭蕉，须是寻求大力王。

毕竟不知大力王有甚缘故，且听下回分解。

行者的一根铁棒，罗刹的两口双刀，一来一往，一上一下，好一场鏖战。及用扇一煽而铁棒败矣，想来到是一场暗笑。

行者有铁棒，罗刹却偏有铁扇。棒如意，扇亦如意。弟兄未曾反目，叔嫂先以交兵。以叔子战嫂子不奇，以和尚战妇女却奇。以双剑架铁棒不奇，以铁扇煽铁棒则更奇也。

文生情，情又生文。未写铁扇之熄火，先写蕉扇之生火，其实各有至理。盖不能生者亦不能息，惟能息者所以更能生。一扇两用，写出无穷的妙意，此所以为铁扇公主也。

夫何为火焰山？盖火即气也，山上的火焰，实写胸中的怒气。是以火焰满山，正见怒气之满腹。此所以有红砖红瓦，而亦并为红院也。自扇之熄火，有如人言之息事，一言解释，其气自平，一言挑拨，其火立炽，是以越说越忿，此所以愈煽愈烈也。

“火焰山”三字，论理确当，寓意新奇，可谓“气”字的奇解，可谓“气”字的妙解。

上文紧接二心一传，便是“气”字的来脉。开卷写出炎天霜景，便已扣定两头；提出热气，已落到本文。此火焰山之所以顺手拈出也。至叔子不肯给水，嫂子又不肯借扇，正见家庭之中至微至小之事，莫不生忿。此所以不到雷音寺，却去火焰山，日逐噪闹也。

理直则气壮，理屈则气衰。即如关夫子威震华夏，独行千里，皆因此忠义之道焕然独隆。是以浩然之气在在而莫屈，彼项王非不力拔山兮

气盖世，惟其不秉道义，是以一败涂地，便觉羞见江东父老。而其气卒至不能再振，岂非一无是则馁之明验欤。

此回不是说行者钻入罗刹之腹中，正见叔子常在嫂子心上也。搥胸捣肚，一刻不忘，兄弟从此多事矣。

“调”字音迢，言是非口舌，最宜以理调和，即题之所谓道义也。夫火焰山何以便阻西天之路？盖为气禀所拘，而道义不明。《大学》之道已不能前进，又何以得见本来之旧也，故曰路阻。此书之妙，不是于题中写出一部世事，正是于世事中写出一篇文章，二意并行写来，各成其妙。

嫂嫂的舌头原本不易求，而求来者偏又不是真话。是以不为我用，而反为我之害。凡有求于弟兄者，切要仔细。

起笔敬求铁扇仙布种以养生，言必求道义，其气自然不馁，是虚笼题面。红孩儿一段，淹映火焰，回照火云，伏下学问之道。灵吉一段，回照黄风岭，伏下学问之道，以求其放心，看他瞻前顾后，处处俱有妙用，方见牵合之奇。

[1] 牢鞦：即牢笼。鞦，同“笼”。

[2] 拏（zhǎi）鞞（sǎ）鞦（wēng）鞋：长筒皮靴。

[3] 哈（hāi）口：笑口。哈，欢乐，欢笑。

[4] 丁（zhēng）丁：象声词。伐木声。

[5] 言语：争执，过节。

[6] 洩（sōu）话：旧话，老话。

[7] 蓝缕：即褴褛。形容衣服破烂。

[8] 令正：对他人嫡妻的尊称。

[9] 倾：坑害，陷害。

[10] 踌蹰（chóu chú）：即踌躇。犹豫，迟疑不决。

第六十回

牛魔王罢战赴华筵 孙行者二调芭蕉扇

火焰山为一部书的大关目，一路有名的大魔障。其火却不是天生，亦不是人放，乃即五百年前自遗之火。其脉直承“不觉心头火起”一句而来，至此作一结局，以见此火有根有据，前言方不落空，真妙手笔，真大手笔也。然前因此火，以致乱蟠桃、反天宫；今又留此根，以致神狂道昧，始终为害。但此火不除，此经终不可取，此佛卒不可见。此二调之所以又殷殷以求也。

写玉面一段，恃娇撒泼，倚势逞刁，是妻妾生气。罗刹二段，跌脚搥胸，呼天叫地，是叔嫂惹气。牛魔之与行者争长竞短，不让不逊，是弟兄殴气。至此合家动火，大小生气，这才是个火焰山。凡此者皆由理法不明，道义昏昧，是以任意横行，此介士之诗所以见讥也。

文情至火焰山曲折尽矣。酣战之际，忽思赴宴，笔阵至此一换。牛魔要闹中取静，大圣却不妨忙里偷闲。一调不虑蕉扇之有假，再调竟信八戒之为真。假得来又假得去，机巧互见，变诈百出，往返不是写胜负难定，正见其争夺不已。

此气原讲浩然之气，他却于人情世事中翻出，以火焰写“气”字，蕉扇写“为”字，玉面罗刹写“其”字，夫妻写“配”字，饮食写“馁”字，弟兄写道义，以见家庭之气，无非是是非口舌，争长竞短，微而且细，似此任意横行，其无道义极矣。如此一翻，透彻世事，痛快人心，本题之层次曲折，亦无微不到矣。

生气之道，不可枚举，然至大而最多者，莫如家庭之口舌。故假一结义兄弟叔嫂，以写其意。其端虽起于妇女，大抵多因孩儿。起先不过是混噪混闹，其后日渐水火参商，以致气结莫解。此火焰山之所由来也。

弟兄叔嫂之间有何气结，无非为此家常日用、金帛柴米之类，或较多寡，或辩有无，以至日渐生心；再得蕉扇一搥，搬逗口舌，撺掇是非，其火愈炽，其焰愈烈，而卒至不可解结者。此所以为火焰山欤。

牛魔之不到翠云山久矣，此回不惟文情另开生面，正见文章牵合亦贵有法。至骗扇一段，独羨长春方外，何由得知闺房之美？写得神情泼泼，兴会淋漓，第恐焰山之火未息，笔墨之火又生，又岂得谓五百年前之放也哉？

土地说：“大力王即牛魔王也。”有力则有气，此力既大，此气亦不小。行者道：“这山本是牛魔王放的火，假名火焰山？”土地道：“不是，不是。大圣若肯赦小神之罪，方敢直言。”行者道：“你有何罪，直说无妨。”土地道：“这火原是大圣放的。”的的妙谈，的的奇文。此火原从心上发出，岂自外而来耶？行者怒道：“我在那里？你这等乱谈！我可是放火之辈？”土地道：“是你也认不得我了。此间原无这座山，妙妙妙。可知在先原无这气，皆因世道不古，人事浇漓，以致生起，此所以有时迁之叹。因大圣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被显圣擒了，压赴老君，将大圣安于八卦炉内，锻炼之后开鼎，被你蹬倒丹炉，落了几个砖来，内有馀火，到此处化为火焰山。千里来龙，万丈落脉，真有丹山落凤之妙。○大抵炉中还不曾炼到，所以又起这无名火。我本是兜率宫守炉的道人，当被老君怪我失守，降下此间，就做了火焰山土地也。”如此穿插，真有神出鬼没之妙。猪八戒闻言，恨道：“怪到你这等打扮，原来是道士变的土地。”道士而不道矣。

行者半信不信道：“你且说，早寻大力王何故？”土地道：“大力王乃罗刹女丈夫。不知却是行者的哥哥，一层一层细细引来，方知是一家。他这向撇了罗刹，现在积雷山河东的狮子，雷鸣牛吼，日逐嘈闹也。摩云洞。亦言响声，总是聚积一处，以见其气也。有个万年狐王，那狐王死了，遗下一个女儿，叫做玉面公主。一曰妖精，又名狐狸精。家庭惹气，到处皆是此物作怪。那公主有百万家私，弟兄之间全是为，先插一笔，“为气”二字便有因矣。无人掌管。二年前，访着牛魔王神通广大，有何神通，不过昧得心变得脸耳。情愿倒陪家私，百万尽在内矣。○怪不得红孩儿称，红百万一毛不拔，不知原有所本。招赘为夫。一妻一妾，便是啣气的根子。○反挑“配”字，又是一意。那牛王弃了罗刹，久不回顾。不惟弟兄参商，夫妻亦已反目。○嫌贫爱富，便留下文地步。若大圣寻着牛王，拜求来此，方借得真扇。只怕哥哥主不得嫂嫂的事。一则搨息火焰，可保师父前进；二来永除火患，可保此地生灵；三者赦我归天回缴老君法旨。”大抵烦人为己。○书奇到此，莫可名状矣。行者道：“积雷山坐落何处？到处皆有。到彼有多少程途？”土地道：“在正南方。正在火里。此间到彼有三千馀里。”行者闻言，即分付沙僧、八戒保护师父，又教土地陪伴勿回，随即“忽”的一声，渺然不

见。

那里消半个时辰，早见一座高山。按落云头，停立巅峰之上观看，真是好山：

高不高，顶摩碧汉；大不大，根扎黄泉。山前日暖，岭后风寒。山前日暖，有三冬草木无知；岭后风寒，见九夏冰霜不化。龙潭接涧水长流，虎穴依崖花放早。水流千派似飞琼，花放一心如布锦。湾环岭上湾环树，挖掬石外挖掬松^[1]。真个是高的山，峻的岭，陡的崖，深的涧，香的花，美的果，红的藤，紫的竹，青的松，翠的柳，八节四时颜不改，千年万古色如龙。

大圣看勾多时，步下尖峰，入深山，找寻路径。正自没个消息，忽见松阴下有一女子，手折了一枝香兰，袅袅娜娜而来。大圣闪在怪石之傍，定睛观看，那女子怎生模样：

娇娇倾国色，缓缓步移莲。貌若王嫱，颜如楚女。如花解语，似玉生香。高髻堆青髻碧鸦^[2]，双睛蘸绿横秋水。湘裙半露弓鞋小，翠袖微舒粉腕长。说甚么暮雨朝云，真个是朱唇皓齿。锦江滑腻蛾眉秀，赛过文君与薛涛^[3]。非得如此美色，如何搨得动人？

那女子渐渐走近石边，大圣躬身施礼，缓缓而言曰：“女菩萨何往？”那女子未曾观看，听得叫问，却是抬头，忽见大圣的相貌丑陋，老大心惊。欲退难退，欲行难行。只得战兢兢勉强答道：“你是何方来者？敢在此间问谁？”大圣沉思道：“我若说出取经求扇之事，恐这厮与牛王有亲，且只以假亲托意，来请魔王之言而答方可。”那女子见他无语，变了颜色，怒声喝道：“你何人？敢来问我！”大圣躬身陪笑道：“我是翠云山来的，初到贵处，不知路迳。敢问菩萨，此间可是积雷山？”那女子道：“正是。”大圣道：“有个摩云洞，坐落何处？”那女子道：“你寻那洞做甚？”大圣道：“我是翠云山芭蕉洞铁扇公主请牛魔王的。”

那女子一听铁扇公主请牛魔王之言，心中大怒，扑腾腾点着袄庙火。彻耳根子通红，泼口骂道：“这贱婢着实无知！牛王自到我家，未及二载，也不知送了他多少珠翠金银，绫罗缎匹；年供柴，月供米，妇女家常，全在这些上争竞，所以要把七事件分开。自自在在受用，还不识羞，又来请他怎的！”绍兴的老酒——大有些醋劲。大圣闻言，情知是玉面公主，故意掣出金箍棒，大喝一声道：“你这泼贱！将家私买住

牛王，诚然是陪钱嫁汉。你倒不差，却敢骂谁！”骂得痛。○不是相打，就是厮骂，为气原是这样。那女子见了，唬得魂散魂飞。没好步，乱躡金莲；战兢兢，回头便走。这大圣吆吆喝喝，随后相跟。原来穿过松阴，就是摩云洞口。女子跑进去，“扑”的把门关了。大圣却才收了金箍棒，停步看时，好所在：

树林森密，崖削峻嶒。薜萝阴冉冉，兰蕙味馨馨。流泉漱玉穿修竹，巧石知机带落英。烟霞笼远岫，日月照云屏。龙吟虎啸，鹤唳莺啼。一片清幽真可爱，琪花瑶草景常明。不亚天台仙洞，胜如海上蓬瀛。

且不言行者这里观看景致，却说那女子跑得粉汗淋淋，唬得兰心吸吸^[4]，竟入书房里面。原来牛魔王正在那里静玩丹书。腹中有火，书亦成丹，吊下学问。这女子没好气，倒在怀里，抓耳挠腮，放声大哭。牛王满面陪笑道：“美人休得烦恼，有甚话说？”那女子跳天索地，口中骂道：故曰积雷洞。“泼魔！害杀我也！”牛王笑道：“你为甚事骂我？”耳软偏听，即此已为老牛传神。女子道：“我因父母无依，招你护身养命。江湖中说你是条好汉，原来是个惧内的慵夫。”“惧内”二字，是老牛的总批。牛王闻说，将女子抱住道：“美人，我有那些不是处，你且慢慢说来，我与你陪礼。”女子道：“适才我在洞外，闲步花阴，折兰采蕙。忽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猛地前来施礼，把我吓了个掙挣，及定定性问是何人，他说是铁扇公主央他来请牛魔王的。被我说了两句，他倒骂了我一场，将一根棍子赶着我打。这是一扇。若不是走得快些，几乎被他打死。这不是招你为祸？害杀我也！”此又一扇。牛王闻言，却与他整容陪礼，不知是李天王，还是李哪吒？看官读之自有知者。温存良久，女子方才息气。魔王却发狠道：炉中打一扇，烈烈便生烟。男子之火，未有不由妇女扞成者也。“美人在上，不敢相瞒。竟是不敢，则怕之极，听之至矣。那芭蕉洞虽是僻静，却清幽自在。我山妻自幼修持，也是个得道的女仙，只点“道”字，而不配自在言外。却是家门严谨，内无一尺之童，焉得有雷公嘴的男子央来。这想是那里来的妖怪，或者假绰名声，至此访我。等我出去看看。”全听妇女指挥，安得不惹气。

好魔王！拽开步，出了书房，上大厅，取了披挂结束了，拿了一条混铁棍，出门高叫道：“是谁人在我这里无状？”行者在傍，见他那模样与五百年前又大不同。居移气，大哉居乎。只见：

头上戴一顶水磨银亮熟铁盔，身上贯一付绒穿锦绣黄金甲，足下踏

一双卷尖粉底麂皮靴，腰间束一条攒丝三股狮蛮带。一双眼，光如明镜；两道眉，艳似红霓。口若血盆，齿排铜板。吼声响震山神怕，行动威风恶鬼慌。四海有名称混世，西方大力号魔王。

这大圣整衣上前，深深的唱个大喏，哥哥陪的是大礼，兄弟却行的是小礼。世风不古，天王亦太俭褻。道：“长兄，书法只写弟兄，而道义自动。还认得小弟么？”牛王答礼道：“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么？”大圣道：“正是，正是。一向久别来拜，适才到此，问一女子，方得见兄，兄之难见，亦何至此。丰采果胜常，可贺也！”牛王喝道：“且休巧舌。奉承都不是，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我闻你闹了天宫，被佛祖降压在五行山下，先数说其幼年生事惹祸，极不成人，便占作长兄的地步。近解脱天灾，保护唐僧西天见佛求经。自五行山下至此五百余年，俱是闻得疏阔之至，故云八万四千里也。怎么在号山枯松涧火云洞把我小儿牛圣婴害了？正在这里恼你，你却怎么又来寻我？”原为过不得也哥哥。○要从百万家私看来，此句方得。大圣作礼道：“长兄勿得误怪小弟。当时令郎捉住吾师，要食其肉，小弟近他不得，幸观音菩萨欲救我师，劝他归正。现今做了善财童子，比兄长还高，享极乐之门堂，受逍遥之永寿，有何不可，返怪我耶？”非是哥哥怪你，正是嫂嫂搠惑。牛王骂道：“这个乖嘴的猢猻！害子之情，被你说过了，你才欺我爱妾，打上我门，何也？”大圣笑道：“我因拜谒长兄不见，向那女子拜问，不知就是二嫂嫂。因他骂了我几句，这个却从来听不见。是小弟一时粗卤，惊了嫂嫂。望长兄宽恕宽恕。”牛王道：“既如此说，我看故旧之情，饶你去罢。”一顿虎吓，径教白去，仍是吃斋的行径。

大圣道：“既蒙宽恩，感谢不尽。但尚有一事奉渎，万望周济周济。”正是穷途莫告，而欲少为缓急之助。牛王骂道：“这猢猻不识起倒！饶了你，倒还不走，反来缠我！甚么周济周济？”明知故问，极得时人之妙。大圣道：“实不瞒兄长。小弟因保唐僧西进，路阻火焰山，不能前进。想是缺少路费。询问土人，知尊嫂罗刹女有一柄芭蕉扇，欲求一用。事有燃眉，欲求一言方便。昨到旧府奉拜嫂嫂，嫂嫂坚执不借，是以特求长兄。望兄长开天地之心，说的可怜。同小弟到大嫂处一行，千万借扇搠灭火焰，保得唐僧过山，即时完璧。”牛王闻言，心如火发，牛魔尚有火乎，何不令罗刹搠之。○朋友有通财之义，而弟兄却无，可叹。咬响钢牙，骂道：“你说你不无礼，你原来是借扇之故，一定先欺我山妻，山妻想是不肯，故来寻我；且又赶我爱妾。常言道：‘朋友妻，不可欺；朋友妾，不可灭。’你既欺我妻，又灭我妾，多大无礼！念出许多条款，便是不借的主意。上来吃我一棍！”妻妾的气

尚暴躁不已，再加上兄弟，老牛不胜其气矣。大圣道：“哥要说打，弟也不惧，但求宝贝，是我真心。万乞借我使使。”牛王道：“你若三合敌得我，我着山妻借你；如敌不过，打死你与我雪恨。”以兄弟出气，难乎其为兄。大圣道：“哥说得是。小弟这一向疏懒，不曾与兄相会，不知这几年武艺比昔日如何。我兄弟们请演演棍看。”以哥哥演棍，更难乎其为弟。这牛王那容分说，掣混铁棍劈头就打，这大圣持金箍棒随手相迎。两个这场好斗：竟是交手，道义安在。

金箍棒，混铁棍，变脸不以朋友论。那个说，正怪你这猢狲害子情；这个说，你令郎已得道休嗔狠。那个说，你无知怎敢上我门；这个说，我有因特地来相问。一个要求扇子保唐僧，一个不借芭蕉忒鄙吝。语去言来失旧情，举家无义皆生忿。牛王棍起赛蛟龙，大圣棒迎神鬼遁。初时争斗在山前，后来齐驾祥云进。半空之内显神通，五彩光中施妙运。两条棍响振天关，不见输赢皆傍寸。好武艺，读宜兄宜弟之章，而不觉大叹。

这大圣与那牛王斗经百十回合，不分胜负。

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只听得山峰上有人叫道：“牛爷爷，我大王多多拜上，幸赐早临，好安座也。”正在饥渴之际。牛王闻说，使浑铁棍支住金箍棒，叫道：“猢狲！你且住了，等我去一个朋友家赴会来者。”骨肉摧残，外人却亲厚，从来如此。○点出“会”字，下章祭赛之意自透。言毕，按下云头，竟至洞里，对玉面公主道：“美人，才那雷公嘴的男子乃孙悟空猢狲，被我一顿棍打走了，彼妇之口，焉得不走？再不敢来。你放心耍子，我到朋友处吃酒去也。”此是个酒肉朋友。他才卸了盔甲，穿一领鸦青剪绒袄子，走出门，跨上辟水金睛兽，着小的们看守门庭，半云半雾，一直向西北方而去。大圣在高峰上看着，心中暗想道：“这老牛不知又结识了甚么朋友，往那里去赴会。等老孙跟他走走。”好行者！将身幌一幌，变作一阵清风赶上，随着同走。不多时，到了一座山中，那牛王寂然不见。

大圣聚了原身，入山寻看。那山中有一面清水深潭，潭边有一座石碣，碣上有六个大字，乃“乱石山碧波潭”。乱石碧波，俱为下章伏案。○不是来此吃酒，正是到此散气。大圣暗想道：“老牛断然下水去了。水底之精，若不是蛟精，定是龙精、鱼精，或龟鳖鼋鼉之精。等老孙也下水去看看。”

好大圣！捻着诀，念个咒语，摇身一变，变作一个螃蟹的模样，不

大不小，扑的跳在水中，竟沉潭底。忽见一座玲珑剔透的牌楼，楼下拴着个辟水金睛兽。进牌楼里面，却就没水。大圣爬进去仔细看时，只见那壁厢，一派音乐之声。但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朱宫贝阙，与世不殊。黄金为屋瓦，白玉作门枢。屏开玳瑁甲，槛砌珊瑚珠。祥云瑞蔼辉莲座，上接三光下入衢。非是天宫并海藏，果然此处赛蓬壶。极写龙宫富贵热闹，便为“放心”二字作地。高堂设宴罗宾主，大小官员冠冕珠。忙呼玉女捧牙槃，催唤仙娥调律吕。长鲸鸣，巨蟹舞，鼈吹笙，鼉击鼓，骊颔之珠照樽俎。鸟篆之文列翠屏，虾须之帘挂廊庑。八音迭奏杂仙韶，宫商响彻遏云霄。青头鲈妓抚瑶瑟，红眼马郎品玉箫。鳧婆顶献香獐脯，龙女头簪金凤翘。吃的是天厨八宝珍馐味，饮的是紫府琼浆熟酝醪。珍馐琼浆若然，则亦不馁。极写朋友，正为弟兄一衬。

那上面坐的是牛魔王，左右有三四个蛟精，前面坐着一个老龙精，两边乃龙子龙孙、龙婆龙女。正在那里觥筹交错之际，此是个酒逢知己，写得何等体统，何等声势。而穷乏来前，大觉扫兴。孙大圣一直走将上去，被老龙看见，哥哥岂不见？盖耻见之，恶见之，羞见之也。老龙看不过意，不得已而有此一见。即命：“拿下那个野蟹来！”龙子龙孙一拥上前，把大圣拿住。大圣忽作人言，叫：“饶命！饶命！”非惟不得与其座，亦并不容在其侧。豆在釜中泣矣。老龙道：“你是那里来的野蟹？怎么敢上厅堂，在尊客之前横行乱走？正是睁开两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快早供来，免汝死罪。”好大圣！假捏虚言，对众供道：

生自湖中为活，傍崖作窟权居。盖因日久得身舒，官受横行介士。踏草拖泥落索⁴，从来未习行仪。不知法度冒王威，伏望尊慈恕罪。

坐上众精闻言，都拱身对老龙作礼道：“蟹介士初入瑶宫，不知王礼，望尊公饶他去罢。”老龙称谢了众精，即教：“放了那厮，且记打。外面伺候。”大圣应了一声，往外逃命，竟至牌楼之下。心中暗想道：“这牛王在此贪杯，那里等得他散？就是散了，也不肯借扇与我。不如偷了他的金睛兽，变做牛魔王，去哄那罗刹女，骗他扇子，送我师父过山为妙。”

好大圣！即现本像，将金睛兽解了缰绳，“扑”，一把跨上雕鞍，竟直骑出水底。到于潭外，将身变作牛王模样，亦学阿兄的样子，便不长

进。打着兽，纵着云，不多时，已至翠云山芭蕉洞口，叫声“开门”！那洞门里有两个女童，闻得声音，开了门，看见是牛魔王嘴脸，即入报：“奶奶，爷爷来家了。”那罗刹闻言，忙整云鬓，急移莲步，出门迎接。这大圣，下雕鞍，牵进金睛兽；弄大胆，诓骗女佳人。罗刹女肉眼认他不出，即携手而入，着丫环设座看茶。一家子见是主公，无不敬谨。

须臾间，叙及寒温。牛王道：“夫人久阔。”不配此道久矣。罗刹道：“大王万福。”又云：“大王宠幸新婚，抛撇奴家，今日是那阵风儿吹你来的？”大圣笑道：“非敢抛撇。只因玉面公主招后，家事繁冗，朋友多顾，是以稽留在外，却也又治得一个家当了。”殊不知又添得无数口舌。又道：“近闻悟空那厮保唐僧将近火焰山界，恐他来问你借扇子，我恨那厮害子之仇未报，但来时，可差人报我，等我拿他分尸万段，以雪我夫妻之恨。”罗刹闻言，滴泪告道：“大王，常言说：男子无妇财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挑“配”字，奇绝。我的性命险些儿被这个猢狲害了。”大圣听得，故意发怒，骂道：“那泼猴几时过去了？”罗刹道：“还未去。昨日到我这里借扇子，我因他害孩儿之故，披挂了，轮宝剑出门，就砍那猢狲。他忍着疼，叫我做嫂嫂，说大王曾与他结义。”大圣道：“是。五百年前曾拜为七弟兄。”当日富贵原是弟兄，今日贫贱自然不是。罗刹道：“被我骂也不敢回言，砍也不敢动手。写失时人，如画。后被我一扇子搨去，不知在那里寻得个定风法儿，今早又在门外叫唤。是我又使扇搨，莫想得动。急轮剑砍时，他就不让我了。我怕他棒重，就走入洞里，紧关上门。不知他又从何处钻在我肚腹之内，险被他害了性命。是我叫他几声叔叔，将扇与他去也。”

大圣又假意捶胸道：“可惜！可惜！夫人错了。怎么就把这宝贝与那猢狲？恼杀我也！”罗刹笑道：“大王息怒。与他的是假扇，但哄他去了。”彼以假来，此以假去，大家相哄，从无一句实话。而弟兄叔嫂之间，不可复问矣。大圣问：“真扇在于何处？”罗刹道：“放心，放心，明吊下传，却妙在不犯，真奇文也。我收着哩。”叫丫鬟整酒，接风贺喜，遂擎杯奉上道：“大王，燕尔新婚，千万莫忘结发。且喝一杯乡中之水。”大圣不敢不接，只得笑吟吟举觞在手道：“夫人先饮。我因图治外产，久别夫人，早晚蒙护守家门，权为酬谢。”罗刹复接杯斟起，递与大王道：“自古道，妻者齐也，出樊英别传。○写“配”字奇绝。夫乃养身之父，谢甚么？”他两人谦谦讲讲，方才坐下巡酒。大圣不敢破荤，只吃几个果子，与他言言语语。

酒至数巡，罗刹觉有半酣，色情微动，看上猴儿了。○以酒、色、财三件，陪衬出个“气”字。绝妙。就和孙大圣挨挨擦擦，搭搭拈拈。携着手，俏语温存；并着肩，低声俯就。将一杯酒，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却又哺果。大圣假意虚情，相陪相笑，没奈何，也与他相倚相偎，果然是：

钓诗钩^[6]，扫愁帚^[7]，破除万事无过酒。男儿立节放襟怀，女子忘情开笑口。面赤似夭桃，身摇如嫩柳。絮絮叨叨话语多，捻捻掐掐风情有。时见掠云鬟，又见轮尖手。几番常把脚儿跷，数次每将衣袖抖。淫情泼泼，老人不可复耐。偏出自道士，比之吃狗肉更觉罪过。粉项自然低，蛮腰渐觉扭。合欢言语不曾丢，酥胸半露松金钮。醉来真个玉山颓^[8]，饧眼摩娑几弄丑。好辞不惟当年火焰八百，窃恐今日读者亦火焰千寻。

大圣见他这等酣然，暗自留心，挑斗道：“夫人，真扇子你收在那里？早晚仔细，但恐孙行者变化多端，却又来骗去。”罗刹笑嘻嘻的，口中吐出，只有一个杏叶儿大小，形容“舌”字，精工如画。递与大圣道：“这个不是宝贝？”大圣接在手中，却又不信。暗想着：“这些些儿，怎生搨得火灭？怕又是假的。”罗刹见他看着宝贝沉思，忍不住上前，将粉面搨在行者脸上，叫道：“亲亲，你收了宝贝吃酒罢。只管出神，想甚么哩？”大圣就趁脚儿跷，问他一句道：“这般小小之物，如何搨得八百里火焰？”罗刹酒掏真性无忌惮，就说出方法道：“大王，与你别了二载，你想是昼夜贪欢，被那玉面公主弄伤了神思，【侧批】夫妻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怎么自家的宝贝事情，也都忘了？不知是气昏，还是搨昏？只将左手大指头，捻着那柄儿上第七缕红丝，念一声“**呵**嘘呵吸嘻吹呼”，七音俱点“气”字，妙不可言。即长一丈二尺长短。好长舌。○非得此舌，如何入得牛耳？这宝贝变化无穷，常言舌头是软的，反正都使得。故能熄火，而又能生火也。那怕他八万里火焰，可一扇而消也。”可见气之生息，不关道义，全在嫂之掌握，翻论奇绝。

大圣闻言，切切记在心上，却把扇儿也噙在口里，哄出真情，则嫂嫂的舌头递在叔叔口内矣。把脸抹一抹，现了本像，厉声高叫道：“罗刹女！你看看我可是你亲老公？就把我缠了这许多丑勾当，不羞，不羞！”回头一想，倒是一场好笑。那女子一见是孙行者，慌得推倒桌席，跌落尘埃，羞愧无比，只叫：“气杀我也！气杀我也！”不肯借去，却被哄去，安得不气？

这大圣，不管他死活，掙脱手，拽大步竟出了芭蕉洞。正是：

无心贪美色，得意笑颜回。

将身一纵，踏祥云，跳上高山。将扇子吐出来，演演方法。将左手大指头，捻着那柄上第七缕红丝，念了一声“**唵**嘘呵吸嘻吹呼”，果然长了有一丈二尺长短。拿在手中，仔细看了一眼，比前番假的果是不同，只见祥光幌幌，瑞气纷纷，上有三十六缕红丝，穿经度络，表里相联。原来行者只讨了个长的方法，不曾讨他个小的口诀，左右只是那等长短。嫂嫂说下这句话，此时的舌头自然掉不转。没奈何，只得搵在肩上，找旧路而回。不题。

却说那牛魔王在碧波潭底与众精散了筵席，此时虽则不馁，却不是道义，尤妙。【侧批】伏下饱食终日。出得门来，不见了辟水金睛兽。老龙王聚众精问道：“是谁偷放牛爷的金睛兽也？”众精跪下道：“没人敢偷。我等俱在筵前供酒捧盘，供唱奏乐，更无一人在前。”老龙道：“家乐儿断乎不敢^[9]。可曾有甚生人进来？”龙子龙孙道：“适才安座之时，有个蟹精到此。那个便是生人。”

牛王闻说，顿然省悟道：“不消讲了。早间贤友着人邀我时，有个孙悟空保唐僧取经，路遇火焰山难过，曾问我求借芭蕉扇。我不曾与他，他和我赌斗一场，未分胜负。我却丢了他，竟赴盛会。那猴子千般伶俐，万样机关。断乎是那厮变作蟹精，来此打探消息，偷了我兽，去山妻处骗了那一把芭蕉扇儿也。”老牛只知骗扇，不知山妻几姓孙也。众精见说，一个个胆战心惊，问道：“可是那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么？”牛王道：“正是。列公若在西天路上有不是处，切要躲避他些儿。”已为下章鲇鱼黑鱼伏线。老龙道：“似这般说，大王的骏骑，却如之何？”牛王笑道：“不妨，不妨。列公各散，等我赶他去来。”遂而分开水路，跳出潭底，驾黄云，竟至翠云山芭蕉洞。只听得罗刹女跌脚捶胸，大呼小叫。积雷的声气未息，翠云的气色又起。推开门，又见辟水金睛兽拴在下边。牛王高叫：“夫人，孙悟空那厢去了？”

众女童看见牛魔，一齐跪下道：“爷爷来了！”罗刹女扯住牛王，磕头撞脑，口里骂道：“泼老天杀的！怎么这般不谨慎，着那猢猻偷了金睛兽，变作你的模样，到此骗我！”牛王切齿道：“猢猻那厢去了？”罗刹捶着胸膛骂道：“那泼猴赚了我的宝贝，现出原身走了。气杀我也！”牛王道：“夫人保重，勿得心焦。等我赶上猢猻夺了宝贝，嫂嫂许

诺，哥哥却又反口，人情如画。剥了他皮，剉碎他骨，摆出他的心肝，与你出气！”又搨动了，无怪嫂嫂舌长，可恨哥哥忒耳软。叫：“拿兵器来！”女童道：“爷爷的兵器不在这里。”牛王道：“拿你奶奶的兵器来罢。”奶奶的兵器，妙不可言。○常言：弟兄不和，是妯娌的过。可知全是妇女的主意也。侍婢将两把青锋宝剑捧出。牛王脱了那赴宴的鸦青绒袄，束一束贴身的小衣，双手绰剑，走出芭蕉洞，竟奔火焰山上赶来。凡人一柄扇犹嫌热，牛魔两柄扇，不怕不搨到火焰山上矣。○只写罗刹玉面，“其为”二字便不落空。正是那：

忘恩汉骗了痴心妇，烈性魔来近木叉人。

毕竟不知此去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行者是因火而求情，公主却因情而动火；行者的是一片山火，公主的却是一块情火；行者的是一根铁棒，公主的是一柄蕉扇。叔叔要如意，嫂嫂亦要如意，但叔叔不肯令嫂嫂如意，所以嫂嫂亦不肯使叔叔如意也。

火焰山之埋伏，实源于八卦炉；不知牛魔王之来历，已兆于水帘洞。法脉亦可谓沉细矣。至其中又前照火云洞，后伏碧波潭，无微不到，真正奇文，真正妙文。

妻妾不相容，妯娌不相能，再得芭蕉扇一搨，兄弟日益疏矣。甚至筑墙叠户，水火不相通者，何可胜数？盖芭蕉扇不过是气具，玉面实是气根，由妻妾以至叔嫂，由叔嫂以及兄弟，人多扇广，其火愈炽。身历其境者，读之更见其妙。

拿住兄弟，欲与妻妾出气；从未闻拿住妻妾，与兄弟出气者。盖衾枕恩深，以致天伦分薄，惟知有酒肉朋友，又何有于骨肉兄弟？可为千古同叹。长春见理明透，用笔玄微，反正曲折，无不切中其要害。

一扇既能生火，一扇又能熄火，可见火之生息有无，全在嫂之掌握。是以罗刹跌脚搥胸，不怕牛魔不赶入火焰山上矣。能配道义则成浩然之气，而大德由此以成；不配道义则成忿戾之气，而天伦即此以坏。

只将反面讲透，正面一折自醒。

尝读奇书至火焰山一章，窃叹其独绝千古，非人世之所复能为也。何则？夫火焰山是此牛魔、罗刹、行者、红孩，火云洞亦此牛魔、罗刹、行者、红孩，初无有异。以火云洞言，惟有作牛之父，方积得如许之多；有罗刹之母，方刮铲得如此之尽。字字俱贴“利”字讲。至火焰山则不然，牛魔、罗刹另是一讲。夫牛，乃气胜之兽，在天主象为牛金

牛，罗为四馀五星，亦在斗宿之间。语云“气冲斗牛”，正取此意。句句却贴“气”字讲，以一色人物，前后互写两传，却利是利，气又是气，丝毫不混。真正才子，真正奇文。

火属心，放火即是放心。而此火却从五百年八卦炉中生来，以见不肯修炼，便自放失。淹映下章，真有随步见影之妙。

丹书吕尚所以告武王者，其文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吊下学问之道精绝。

行者与牛魔，乃五百年前之结义，而罗刹出家，又是道姑，此卷写来却与之作了一场干夫妻。虚笼配义与道。更奇。

把一部经书理学，却于游戏中写出，笔墨更见其风流。

[1] 挖掇：参差不平貌。

[2] 碧鸦：浓黑的秀发。

[3] 文君：即西汉卓文君，因倾慕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与其私奔。薛涛：唐代名妓。

[4] 吸吸：呼吸急促的样子。

[5] 落索：冷落，萧索。

[6] 钓诗钩：酒之别名。言其能激起创作的灵感，故称。

[7] 扫愁帚：酒的别称。

[8] 玉山颓：因醉酒而站立不稳。

[9] 家乐儿：歌伎。

第六十一回

猪八戒助力破魔王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尝观烂柯山，说得用尽心机，费尽气力，究其原故，不过为口闲气；《西游》火焰山费尽心机，出尽丑态，问其所以，无非争柄扇子。写得极微极细，可鄙可笑。一扇且如此，两弟兄叔嫂之间，其他可知矣。

此回极力写一赌斗变化，正见其怒发如雷，气冲斗牛，曲尽人情世事之妙。写出家庭丑态之奇，奥妙天地，独绝千古。然而病根总在一玉面，打死此精，此洞不雷鸣，此山亦不火焰。此心地之所以清凉也。

天王即是天理，天理即是道义。盖气为道义之运，道义实为气之骨。故有理之气，虽千万人而不屈无理之气，即一人而不伸，故（比）〔此〕之曰“馁”。诚见其没力量，没劲当，则自懦弱而不振。是以人不患有气，惟患无道与义耳。

《孟子》书旨是讲知言养气，《西游》引来是讲《大学》明德。断章取意，各有其妙。却就一家庭口舌，以演其义，而翻论极透。但家庭之气，非得道义而不平；浩然之气，非得道义而必败。妙在火焰一息，二意俱到，方见笔墨双关之妙。

话表牛魔王赶上孙大圣，只见他肩膀上掬着那柄芭蕉扇，怡颜悦色而行。甫得嫂嫂一句话，便喜不自胜。魔王大惊道：“猢猻原来把运用的方法儿也叨餬得来了^[1]。我若当面问他索取，他定然不与；倘若掬我一扇，要去十万八千里远，却不遂了他意？你夺我害，弟兄之嫉妒，其毒如此。我闻得唐僧在那大路上等候。是为“道”字一挑。他二徒弟猪精，三徒弟沙流精，我当年做妖怪时也曾会他，且变作猪精的模样，猪八戒亦有人变，丑极。自有此变，真猪之不若也。返骗他一场。料猢猻以得意为喜，必不详细堤防。”

好魔王！他也有七十二变，武艺也与大圣一般，只是身子狼狽些，欠钻疾，不活达些^[2]。把宝剑藏了，念个咒语，摇身一变，即变作八戒

一般嘴脸，兄弟得意，哥哥自然不乐。猪嘴之变，有自来也。抄下路，当面迎着大圣，叫道：“师兄，我来也。”

这大圣（如果）〔果然〕欢喜。古人云“得胜的猫儿欢似虎”也，只倚着强能，更不察来人的意思。见是个八戒的模样，便就叫道：“兄弟，你往那里去？”牛魔王绰着经儿道：“师父见你许久不回，恐牛魔王手段大，你敌他不过，难得他的宝贝，教我来迎你的。”行者笑道：“不必费心，我已得了手了。”牛王又问道：“你怎么得的？”行者道：“那老牛与我战经百十合，不分胜负。他就撇了我，去那乱石山碧波潭底，与一伙蛟精、龙精饮酒。是我暗跟他去，变作个螃蟹，偷了他所骑的辟水金睛兽，变了老牛的模样，竟至芭蕉洞，哄那罗刹女。那女子与老孙结了一场乾夫妻，不然，嫂嫂岂是淫得？〇挑“配”字极趣。是老孙设法骗将来的。”牛王道：“却是生受了^[3]。哥哥劳碌太甚，可把扇子我拿。”孙大圣那知真假，也虑不及此，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遂将扇子递与他。

原来那牛王他知那扇子收放的根本，接过手，不知捻个甚么诀儿，依然小似一片杏叶。非得哥哥，此舌几不能翻转。现出本像，开言骂道：“泼猢猻！认得我么？”沈大尉吃偏食——照样儿的。绝倒。行者见了，心中自悔道：“是我的不是了。”恨了一声，跌足高呼道：“咦！逐年家打雁，今却被小雁儿鸽了眼睛^[4]。”兄弟哄嫂嫂，哥哥又哄兄弟，古怪百出，变诈千歧。狠得他暴躁如雷，不得不气。掣铁棒劈头便打。

那魔王就使扇子搯他一下，不知那大圣先前变螭螭虫入罗刹女腹中之时，将定风丹噙在口里，不觉的咽下肚里，所以五脏皆牢，皮骨皆固，凭他怎么搯，再也搯他不动。饱乎道义，自非邪言之所能动。牛王慌了，把宝贝丢入口中，双手轮剑就砍。那两个在那半空中，这一场好杀：

齐天孙大圣，混世泼牛王。只为芭蕉扇，相逢各骋强。粗心大圣将人骗，大胆牛王把扇诓。这一个金箍棒起无情义，那一个霜刃青锋有智量。大圣施威喷彩雾，牛王放泼吐毫光。齐斗勇，两不良，咬牙剉齿气昂昂。播土扬尘天地暗，飞砂走石鬼神藏。这个说：“你敢无知返骗我？”那个说：“我妻许你共相将。”言村语泼，性烈情刚。那个说：“你哄人妻女真该死，告到官司有罪殃。”伶俐的齐天圣，凶顽的大力王。一心只要杀，更不待商量。棒打剑迎齐努力，有些松慢见阎王。

且不说他两个相斗难分。却表唐僧坐在途中，一则火气蒸人，二来

心焦口渴，对火焰山土地道：“敢问尊神，那牛王法力如何？”土地道：“那牛王神通不小，法力无边，正是孙大圣的敌手。”铜盆铁刷，并莫个贤愚，这才是个弟兄。三藏道：“悟空是个会走路的。往常家二千里路，一霎时便回。怎么如今去了一日？断是与牛王赌斗。”叫：“悟能、悟净，你两个那一个去迎你师兄一迎？倘或遇敌，就当用力相助，求得扇子来，只写“求”字，而下意自到。解我烦燥，早早过山赶路去也。”八戒道：“今日天晚，我想着要去接他，但只是不认得积雷山路。”这有何难认？但闻兄弟厮打相骂处就是。土地道：“小神认得，且教卷帘将军与你师父做伴，我与你去来。”三藏大喜道：“有劳尊神，功成再谢。”那八戒抖擞精神，束一束皂锦直裰，擎着钯，即与土地纵起云雾，竟向东方而去。

正行时，忽听得喊杀声高，狂风滚滚。八戒按住云头看时，原来孙行者与牛王厮杀哩。土地道：“天蓬不上前，还待怎的？”呆子掣钉钯，厉声高叫道：“师兄，我来也！”行者恨道：“你这夯货，误了我多少大事！”八戒道：“师父教我来迎你，因认不得山路，商议良久，教土地引我，与神道相从，便是配道义的正面。○自食丹以下，至此俱是转。故此来迟，如何误了大事？”行者道：“不是怪你来迟。这泼牛十分无礼，我向罗刹处弄得扇子来，却被这厮变作你的模样，口称迎我，我一时欢悦，转把扇子递在他手，他却现了本像，与老孙在此比并，所以误了大事也。”八戒闻言大怒，老呆亦动气矣。举钉钯当面骂道：“我把你这血皮肤的遭瘟！你怎敢变作你祖宗的模样骗我师兄，使我兄弟不睦！”一家一柄扇，如何睦的来？你看他没头没脸的使钉钯乱筑。那牛王一则是与行者斗了一日，力倦神疲，二则是见八戒的钉钯凶猛，遮架不住，败阵就走。没道义的，其气自然不伸，故曰“馁”。只见那火焰山土地帅领阴兵当面挡住道：“大力王且住手！唐三藏西天取经，无神不保，无天不佑，三界通知，十方拥护。快将芭蕉扇来，搧息火焰，教他无灾无障，早过山去，不然，上天责你罪愆^[5]，定遭诛也！”灭绝天理，丧尽良心，天安得不诛？牛王道：“你这土地，全不察理。那泼猴夺我子，欺我妾，骗我妻，番番无道，我恨不得囫囵吞他下肚，化作大便喂狗，怎么肯将宝贝借他。”兄说兄有理，弟说弟有理。又云各说各有理，此气几不可平矣。说不了，八戒赶上，骂道：“我把你个结心瘕^[6]！骂得趣，而且当。快拿出扇来，饶你性命！”那牛王只得回头，使宝剑又战八戒。孙大圣举棒相帮。这一场在那里好杀：

成精豕，作怪牛，兼上偷天得道猴。禅性自来能战炼，必当用土合元由。钉钯九齿尖还利，宝剑双锋快更柔。铁棒卷舒为主仗，土神助力

结丹头。三家刑克相争竞，各展雄才要运筹。捉牛耕地金钱长，唤豕归炉木气收。心不在焉何作道，神常守舍要拴猴。胡乱嚷，苦相求，三般兵刃响搜搜。钯筑剑伤无好意，金箍棒起有因由。只杀得星不光兮月不皎，一天寒雾黑悠悠。

那魔王奋勇争强，且行且斗，斗了一夜，不分上下。早又天明，前面是他的积雷山摩云洞口，他三个与土地、阴兵，又喧哗振耳，惊动那玉面公主，唤丫鬟看是那里人嚷。只见守门小妖来报：“是我家爷爷与昨日那雷公嘴汉子并一个长嘴大耳的和尚同火焰山土地等众厮杀哩。”玉面公主听言，即命外护的大小头目，各执枪刀助力。前后点起七长八短，有百十馀口，一个个卖弄精神，拈枪弄棒，齐告：“大王爷爷，我等奉奶奶内旨，特来助力也。”一边添出弟兄，一边添出妻妾，可知是弟兄妯娌、老婆孩子打在一处矣。文虽不言，而神气已到。牛王大喜道：“来得好！来得好！”众妖一齐上前乱砍，八戒措手不及，倒拽着钯，败阵而走。大圣纵筋斗云，跳出重围。众阴兵亦四散奔走。老牛得胜，聚群妖归洞，紧闭了洞门。不题。

行者道：“这厮骁勇，是何称呼。○《古城记》关夫子有云：“昨日城下见三弟的枪头子，越发利害。”自昨日申时前后，与老孙战起，直到今夜，未定输赢。却得你两个来助力，如此苦斗半日一夜，他更不见劳困。才这一伙小妖，却又莽壮。他将洞门紧闭不出，如之奈何？”八戒道：“哥哥，你昨日几时离了师父，怎么到申时才与他斗起？你那两三个时辰在那里的？”行者道：“别你后，顷刻就到这座山上，见一个女子问讯，原来就是他爱妾玉面公主，被我使铁棒诓他一诓，他就跑进洞，叫出那牛王来，与老孙鬪言鬪语嚷了一会，又与他交手，斗了有一个时辰。正打处，有人请他赴宴去了。是我跟他到那乱石山碧波潭底，变作一个螃蟹，探了消息，偷了他辟水金睛兽，假变牛王模样，复至翠云山芭蕉洞，骗了罗刹女，哄得他扇子。出门试演试演方法，把扇子弄长了，只是不会收小。正搨了走处，被他假变做你的嘴脸，返骗了去，故此耽阁两三个时也。”八戒道：“这正是俗语云：大海里翻了豆腐船，汤里来，水里去。如今难得他扇子，如何保得师父过山？且回去，转路走他娘罢！”土地道：“大圣休焦恼，天蓬莫懈怠。但说转路，就是入了傍门，不成个修行之类，是为下章学问之道一吊。岂可转走？道义之不可离也明矣。你那师父在正路上坐着，眼巴巴只望你们成功哩！”行者发狠道：“正是，正是。呆子莫要胡谈，土地说得有理。理即道义也，此是一合。我们正要与他：

赌输赢，弄手段，等我施为地煞变。自到西方无对头，牛王本是心猿变。牛魔即是猴儿，猴儿即是牛魔，初非有二也。今番正好会源流，断要相持借宝扇。趁清凉，息火焰，打破顽空参佛面。行满超升极乐天，大家同赴龙华宴。”

那八戒听言，便生努力殷勤道：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是，是，是！去，去，去！管甚牛王会不会。木生在亥配为猪，牵转牛儿归土类。申下生金本是猴，无刑无克多和气。用芭蕉，为水意，焰火消除成既济。昼夜休离苦尽功，功完赶赴盂兰会。

他两个领着土地阴兵，一齐上前，使钉钯，轮铁棒，乒乒乓乓，把一座摩云洞的前门打得粉碎。唬得那外护头目，战战兢兢，闯入里边报道：“大王，孙悟空率众打破前门也！”那牛王正与玉面公主备言其事，懊恨孙行者哩。听说打破前门，十分发怒，急披挂，拿了铁棍，从里面骂出来道：“泼猢猻！你是多大个人儿，敢这等上门撒泼，打破我门扇？”八戒近前乱骂道：“泼老剥皮！你是个甚样人物，敢量那个大小！哥哥不大，兄弟更不小。不要走，看钯！”牛王喝道：“你这个（彘）〔彘〕糟食的夯货，不见怎的，快叫那猴儿上来！”行者道：“不知好歹的餬草^[4]！我昨日还与你论兄弟，今日就是仇人了。只怕比仇人更加十倍。仔细吃吾一棒！”那牛王奋勇而迎。这场比前番更胜，三个英雄厮混在一处，好杀：

钉钯铁棒逞神威，同帅阴兵战老牺。牺牲独展凶强性，遍满同天法力恢。使钯筑，着棍擂，铁棒英雄又出奇。三般兵器叮噹响，隔架遮拦谁让谁。他道他为首，我道我夺魁。土兵为证难分解，水土相煎上下随。这两个说：“你如何不借芭蕉扇？”那一个道：“你焉敢欺心骗我妻。赶妾害儿仇未报，敲门打户又惊疑。”这个说：“你仔细提防如意棒，擦着些儿就破皮。”那个说：“好生躲避钯头齿，一伤九孔血淋漓。”牛魔不怕施威猛，铁棍高擎有先机。翻云覆雨随来往，吐雾喷风任发挥。恨苦这场都拚命，各怀恶念喜相持。丢架手，让高低，前迎后挡总无亏。兄弟二人齐努力，单身一棍独施为。卯时战到辰时后，战罢牛魔束手回。

他三个舍死忘生，又斗有百十馀合。八戒发起呆性，仗着行者神通，举钯乱筑。牛王遮架不住，败阵回头，其气馁矣。就奔洞门，却被土地、阴兵拦住洞门，喝道：“大力王，那里走！吾等在此！”那老牛不得进洞，急抽身，又见八戒、行者赶来，慌得卸了盔甲，丢了铁棍，摇

身一变，变做一只天鹅，望空飞走。行者看见笑道：“八戒，老牛去了。”那呆子漠然不知，土地亦不能晓，一个个东张西觑，只在积雷山前后乱找。行者指道：“那空中飞的不是？”八戒道：“那是一只天鹅。”行者道：“正是老牛变的。”土地道：“既如此，却怎么好？”行者道：“你两个打进此门，把群妖尽情剿除，拆了他的窝巢，绝了他的归路。等老孙与他赌变化去。”那八戒与土地依言，攻破洞门。不题。

这大圣收了金箍棒，捻诀念咒，摇身一变，变作一个海东青，搜的一翅，钻在云眼里，倒飞下来，落在天鹅身上，抱住颈项赚眼^[8]。那牛王也知是孙行者变化，急忙抖抖翅变作一只黄鹰，返来赚海东青。以变化收煞前文，摩写不尽之馀意，而形容如绘。行者又变作一个乌凤，专一赶黄鹰。牛王识得，又变作一只白鹤，长唳一声，向南飞去。行者立定，抖抖翎毛，又变作一只丹凤，高鸣一声。那白鹤见凤是鸟王，诸禽不敢妄动，刷的一翅，淬下山崖，将身一变，变作一只香獐，虚作獐智。也些些在崖前吃草^[9]。行者认得，也就落下翅来，变作一只饿虎，剪尾跑蹄，要来赶獐作食。魔王慌了手脚，又变作一只金钱花斑的大豹，好搨，搨出一会一会异样的故事。要伤饿虎。行者见了，迎着风把头一幌，又变作一只金眼狻猊，羊殖愈变愈好，弟兄越变越丑。声如霹雳，铁额铜头，复转身，要食大豹。牛王着了急，又变作一个人熊，好渗濑。○兄弟乖戾，一日不好出一日，一遍不好似一遍。故愈变愈凶，越变越恶。放开脚，就来擒那狻猊。行者打个滚，就变作一只赖象，鼻似长蛇，牙如竹笋，撒开鼻子，要去卷那人熊。牛王嘻嘻的 laughed 一笑，现出原身——一只大白牛：头如峻岭，眼若闪光；两只角似两座铁塔；牙排利刃；连头至尾，有千馀丈长短；自蹄至背，有八百丈高下。至大而不可限量。对行者高叫道：“泼猢猻！你如今将奈我何？”行者也就现了原身，抽出金箍棒来，把腰一躬，喝声叫“长”！长得身高万丈，头如泰山，眼如日月，口似血池，牙似门扇。手执一条铁棒，着头就打。那牛王硬着头，使角来触。这一场，真个是撼岭摇山，惊天动地，有诗为证：

道高一尺魔千丈，奇巧心猿用力降。若得火山无烈焰，必须宝扇有清凉。黄婆矢志扶元老，木母留情扫荡妖。和睦五行归正果，炼魔涤垢上西方。

他两个大展神通，在半山中赌斗，惊得那过往虚空一切神众与金头揭谛、六甲六丁、一十八位护教伽蓝都来围困魔王。那魔王公然不惧。你看他东一头，西一头，直挺挺、光耀耀的两只铁角，往来抵触；南一

撞，北一撞，毛森森、觔暴暴的一条硬尾，左右敲摇。至刚而不可屈挠。孙大圣当面迎，众多神四面打。牛王急了，就地一滚，复本像，便投芭蕉洞去。行者也收了法像，与众多神随后追袭。那魔王闯入洞里，闭门不出。众神把一座翠云山围得水泄不通。

正都上门攻打，忽听得八戒与土地、阴兵嚷嚷而至。行者见了问道：“那摩云洞事体如何？”八戒笑道：“那老牛的娘子，被我一钯筑死，剥开衣看，原来是个玉面狸精。打死玉面，已断气根。那伙群妖，俱是些驴、骡、犊、特、獾、狐、貉、獐、羊、虎、麋、鹿等类，已此尽皆剿戮，又将他洞府房廊放火烧了。再没人啣气。土地说他还有一处家小，住居此山，故又来这这里扫荡也。”行者道：“贤弟有功，可喜，可喜！老孙空与那老牛赌变化，未曾得胜。他变做无大不大的白牛，我变了法天象地的身量。正和他抵触之间，幸蒙诸神下降，围困多时，他却复原身，走进洞去矣。”八戒道：“那可是芭蕉洞么？”行者道：“正是，正是！罗刹女正在此间。”八戒发狠道：“既是这般，怎么不打进去，剿除那厮，问他要扇子，倒让他停留长智，两口儿叙情！”

好呆子！抖擞威风，举钯照门一筑，“忽辣”的一声，将那石崖连门筑倒了一边。慌得那女童忙报：“爷爷，不知甚人，把前门都打坏了！”牛王方跑进去，喘嘘嘘的，这才是个出气牛。正告诉罗刹女与孙行者夺扇子赌斗之事。闻报，心中大怒，就口中吐出扇子，递与罗刹女。罗刹女接扇在手，满眼垂泪道：“大王，把这扇子送与那猢猻，教他退兵去罢。”不搨到此际，再也不悔。牛王道：“夫人呵，物虽小而恨则深。你且坐着，等我再和他比并去来。”那魔重整披挂，又选两口宝剑，这却不是罗刹的主意。走出门来。正遇着八戒使钯筑门，老牛更不打话，掣剑劈头便砍。八戒举钯迎着，向后后退了几步，出门来，早有大圣轮棒当头。那牛魔即驾狂风，跳离洞府，又都在那翠云山上相持。众多神四面围绕，土地、〔阴〕兵左右攻击。这一场又好杀哩：

云迷世界，雾罩乾坤。飒飒阴风砂石滚，巍巍怒气海波运。重磨剑二口，复挂甲全身。结冤深似海，怀恨越生嗔。你看齐天大圣因功迹，不讲当年老故人。八戒施威求扇子，众神护法捉牛君。牛王双手无停息，左遮右挡弄精神。只杀得那过鸟难飞皆敛翅，游鱼不跃尽潜鳞；鬼泣神嚎天地暗，龙愁虎怕日光昏。

那牛王拚命捐躯，斗经五十馀合，抵敌不住，败了阵，往北就走。无是则馁，如此转来，真令人奇绝。早有五台山秘魔岩神通广大泼法金刚阻住，喝道：“牛魔，你往那里去！我蒙释迦牟尼佛祖差来，布列天

罗地网，至此擒汝也！”正说间，随后有大圣、八戒、众神赶来。那魔王慌转身向南而走，又撞着峨眉山清凉洞法力无量胜至金刚挡住，喝道：“吾奉佛旨在此，正要拿你也！”牛王心慌脚软，急（把）〔抽〕身往东便走，却逢着须弥山摩耳崖毗卢沙门大力金刚迎住，喝道：“老牛何往？我蒙如来密令，教来捕获你也！”牛王又悚然而退，向西就走，又遇着昆仑山金霞岭不坏尊王永住金刚敌住，盛气之下，非力之所制也，以为道义一衬。喝道：“这厮又将安走？我领西天大雷音寺佛老亲言，在此把截，谁放你也！”那老牛心惊胆战，悔之不及。见那四面八方，都是佛兵天将，真个似罗网高张，不能脱命。正在仓惶之际，又闻得行者帅众赶来，他就驾云头，望上便走。

却好有托塔李天王并哪吒太子，理即道义也。领鱼肚药叉、巨灵神将幔住空中，叫道：“慢来，慢来！吾奉玉帝旨意，特来此剿除你也！”牛王急了，依前摇身一变，还变做一只大白牛，使两只铁角，去触天王。天亦不怕，无理之至。天王使刀来砍，随后孙行者又到。哪吒太子厉声高叫：“大圣，衣甲在身，不能为礼。愚父子昨日见佛如来发檄奏闻玉帝，言唐僧路阻火焰山，孙大圣难伏牛魔王。玉帝传旨，特差我父王领众助力。”行者道：“这厮神通不小，又变作这等身躯，却怎奈何？”太子笑道：“大圣勿疑，你看我擒他。”这太子即喝一声“变”！变得三头六臂，飞身跳在牛王背上，使斩妖剑望颈项上一挥，不觉得把个牛头斩下。

天王丢刀，却才与行者相见。那牛王腔子里又钻出一个头来，口吐黑气，眼放金光。被哪吒又砍一剑，头落处，又钻出一个头来。一连砍了十数剑，随即长出十数个头。此头可断，此心大抵不伏。○下文九头鸟已寓于此。哪吒取出火轮儿，挂在那老牛的角上，便吹真火，真火即礼也，二字应前以作章法。焰焰烘烘，把牛王烧得张狂哮吼，摇头摆尾。才要变化脱身，又被托塔天王将照妖镜照住本像，腾那不动，无计逃生，只叫：“莫伤我命！情愿归顺佛家也！”必以礼燠之，方平得此气。哪吒道：“既惜身命，快拿扇子出来！”牛王道：“扇子在我山妻处收着哩。”哪吒见说，将缚妖索子解下，跨在他那颈项上，一把拿住鼻头，将索穿在鼻孔里，用手牵来。绳之以理，其气自平。写配道义精绝，恰是求放心的影子。

孙行者却会聚了四大金刚、六丁六甲、护教伽蓝、托塔天王、巨灵神将并八戒、土地、阴兵，簇拥着白牛，回至芭蕉洞口。老牛叫道：“夫人，将扇子出来，救我性命！”罗刹听叫，急卸了钗环，脱了色

服，挽青丝如道姑，早有此道，不到得此地。穿缟素似比丘，双手捧那柄丈二长短的芭蕉扇子走出门。又见有金刚众圣与天王父子，慌忙跪在地下，磕头礼拜道：“望菩萨饶我夫妻之命，愿将此扇奉承孙叔叔成功去也。”此时方认得叔叔，岂不大错。行者近前接了扇，同大众共驾祥云，径回东路。

却说那三藏与沙僧，立一会，坐一会，盼望行者，许久不回，何等忧虑！忽见祥云满空，瑞光满地，飘飘飘飘，盖众神行将近。这长老害怕道：“悟净，那壁厢是谁神兵来也？”沙僧认得道：“师父呵，那是四大金刚、金头揭谛、六甲六丁、护教伽蓝与过往众神。牵牛的是哪吒三太子，人再强不过个“理”字，早能如此，岂不省了无数口舌。拿镜的是托塔李天王，天理昭彰，如同明镜，那个瞒得过。大师兄执着芭蕉扇，此时执定，这句话量再难反口。二师兄并土地随后，其余的都是护卫神兵。”三藏听说，换了毗卢帽，穿了袈裟，与悟净拜迎众圣，称谢道：“我弟子有何德能，敢劳列位尊圣临凡也！”四大金刚道：“圣僧喜了，十分功行将完，吾等奉佛旨差来助汝，汝当竭力修持，【侧批】伏后用心。勿得须臾怠惰。”道义原要常常配服，不可须臾离也。三藏叩齿叩头，受身受命。

孙大圣执着扇子，行近山边，尽气力挥了一扇，那火焰山平平息焰，寂寂除光。以理则气平，无是则气馁。笔有双关，二意俱到。又搨一扇，只闻得习习潇潇，清风微动。第三扇，满天云漠漠，细雨落霏霏。有诗为证：

火焰山遥八百程，火光大地有声名。火煎五漏丹难熟，火燎三关道不清。时借芭蕉施雨露，幸蒙天将助神功。牵牛归佛休颠劣，水火相联性自平。

此时，三藏解燥除烦，清心了意，四众皈（衣）〔依〕。谢了金刚，各转宝山。六丁六甲，升空保护。过往神祇四散。天王、太子，牵牛径归佛地回缴。收而不放，已趋下意。止有本山土地押着罗刹女，在傍伺候。行者道：“那罗刹，你不走路，还立在此等甚？”罗刹跪道：“万望大圣垂慈，将扇子还了我罢。”八戒喝道：“泼贱人！不知高低！饶了你的性命就勾了，还要讨甚么扇子！我们拿过山去，不会卖钱买点心吃？去了舌头，不知如何吃饭？妙写“馁”字，正与前买糕相应。费了许多精神力气，又肯与你？雨濛濛的，还不回去哩。”罗刹再拜道：“大圣原说搨息了火还我。我等也修成人道，只是未归正果。见今真身现象归西，我再不敢妄作。愿赐本扇，从立自新，修身养命去

也。”说到为学吃饭，此舌自然亦不可无。土地道：“趁此女深知息火之法，断绝火根，犹作“火”字，馀势趣不可言。还他扇子。小神居此苟安，拯救这方生民，求些血食^[10]，土地亦害饿矣。诚为恩便。”行者道：“我当时问着乡人说，这山煽息火，只收得一年五谷，反挑末句，笔笔精奇。便又火发，如何始得除根？”罗刹道：“要是断绝火根，只消连煽四十九扇，永远再不发了。”多说些好话就是。行者闻言，执扇子使着勐力，望山头连煽四十九扇，那山上大雨淙淙^[11]。“碧波潭”三字，已隐隐欲动。果然是宝贝：有火处下雨，无火处天晴。他师徒们立在这无火处，不遭雨湿。

坐了一夜，次早才收拾马匹行李，把扇子还了罗刹，又道：“老孙若不与你，恐人说我言而无信。“无”字却倒点，更为奇绝。你将扇子回山，再休生事。看你得了人身，饶你去罢。”那罗刹接了扇子，念个咒语，捏做个杏叶儿，噙在口里，拜谢了众圣，隐姓修行。轻轻一笔，落到学问，便已渡下矣。后来也得正果，经藏中万古流名。罗刹、土地，俱感激谢恩，随后相送。行者、八戒、沙僧，保着三藏前进，身体清凉，已落碧波潭的境界。足下滋润。诚所谓：以炎热起，以清凉终。乃一篇“气”字之章法也。

坎离既济真元合，水火均平大道成。

毕竟不知几年才回东土，且听下回分解。

以一扇之故，遂至家破人亡，第恐山头之火未息，心头之火又起。虽有宝扇，恐不能以自煽也。此正是多事不如省事，好争气何如忍气高。

大凡溺于妻妾者，必薄于弟兄，一定之理也。不至参商，其势不已，哥哥如此狼狈，兄弟反以为得计。夫妻始终有情，兄弟到底无义。所以古来说一个穆彤，作一本《杀狗》，读者皆目为古人之闲谈，殊不知实家庭之宝训。孰谓《西游》为闲文哉？

此回赌斗变化，形容弟兄，以写积雷火焰不尽之馀意，而一会一会演出异样绝妙的故事。海青拿鹅，犹是追逐；鸟凤赶鹰，竟是搏击。凤鸣以见其喊叫惊天，鹤唳则声彻乎九霄；香獐则极尽其机诈，饿虎则恨不得凭吞；大豹、狻猊是言其面貌丑恶，赖象、人熊更见其气象凶猛。

愈变愈丑，转变转恶，直将“为气”二字发挥一尽。笔墨空灵，文章奥妙，可谓奇文中之极作。

曹刿论战，以养气为先；兵法行师，以无名为戒。非是力无可，

正见话无可说也。故理胜而气自强，理屈而气自败。虽有巧舌，恐不能强言出个道义也。

人人只顶四块板，何苦争长又竞短。若说七十有几何，回首一生已过半。劝君睁眼看前人，留下房地没人管。每念穆彤心上痛，事到丰都不可返。尝言打虎要亲兄，杀狗方知弟更难。再三劝人人不醒，临了落得空嗟叹。

[1] 叨餽（tāo tiǎn）：骗取。

[2] 活达：灵活，活络。

[3] 生受：辛苦，劳累。

[4] 鵠（qiān）：啄。

[5] 罪愆（qiān）：罪过。

[6] 结心瘕（huáng）：牛的一种疾病。即牛黄，牛的胆结石。

[7] 餽（gōu）草：骂牛的词，意为一肚子草的货色。

[8] 赚（xián）：以喙啄物。

[9] 乜（miē）乜些些：装痴作呆。

[10] 血食：祭祀供奉的食物。

[11] 淙（cóng）淙：形容雨下得很大。

第六十二回

涤垢洗心惟扫塔 缚魔归正乃修身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言意之怪。

火焰山后，何以紧接碧波潭。盖人于盛气之下，释闷散诞亦情之所不免。况即以上文的“道”字，脱卸到本文，而串合天然巧绝。但病不入于彼，则文流于此。此心之放失，其脉实有由来也。

祭者，怡神享会之事也。北地妓女，每年孟秋，各扮故事，游街以演技，名曰“赛”，乃一热闹之场也。万圣龙王，以见千真万圣，人山人海，乃一圣会也。九头鸟，盖即喻此浪荡之游人也，凡人看会莫不心杂意乱，奔走若狂，惟独于妇女更为消魂失魄。以此写意，“放心”二字已活现诸纸上。

人以散诞存心，则触处皆为逍遥之地。信步闲行，不计东西南北；随心适意，遑问春夏秋冬；满头灰霜，举足不知何处。止一心尘垢，浪荡休问几时终。头绪多端，耳目应接已见其不暇；心神乱杂，手足举动更觉其失错。此心之放失，而金光之所以不明也。

心属火，火盛则放，火息则收。只挽上意，而全然照定本题，足见手笔联络之妙。

十二时中忘不得，行功百刻全收。以见心贵常存，学问更不可间断。五年十万八千周。休教神水涸，莫纵火光愁。火盛则烈，水多则泛。承上起下，转接极妙。

水火调停无损处，五行联络如钩。阴阳和合上云楼。乘鸾登紫府，跨鹤赴瀛洲。归到学问，方合本题之大旨。

这一篇词，牌名《临江仙》。临江散诞起笔，便笼“放心”二字。单道唐三藏师徒四众，水火既济，只讲其气不馁，不惟照定饱食，兼已领得“道”字之脉矣。本性清凉。借得纯阴宝扇，煽息燥火过山。不一日，行过了八百之程。学问之道也。师徒们散诞逍遥，心从此而放矣，此九

头之所以来也。○四字一篇主脑，且并照下无所用心之意。向西而去。正值秋末冬初时序，见了些：日食无事，便照下无所用心之意。

野菊残英落，新梅嫩蕊生。村村纳禾稼，处处食香羹。平林木落远山现，曲涧霜浓幽壑清。应钟气，闭蛰营。纯阴阳月帝元溟，盛水德舜日怜晴。地气下降，天气上升。虹藏不见影，池沼渐生冰。悬崖挂索藤花败，松竹凝寒色更青。

四众行勾多时，前又遇城池相近。唐僧勒住马，叫徒弟：“悟空，你看那厢楼阁峥嵘，是个甚么去处？”行者抬头观看，乃是一座城池。真个是：

龙蟠形势，虎踞金城。四垂华盖近，百转紫墟平。玉石桥栏排巧兽，黄金台座列贤明。真个是神洲都会，天府璠京。万里邦畿固^[1]，千年帝业隆。蛮夷拱服君恩远，海岳潮元圣会盈。御阶洁净，辇路清宁。酒肆歌声闹，花楼瑞气生。未央宫外长春树，应许朝阳彩凤鸣。点出圣会，写得如许热闹，足见其为散诞逍遥之地也。

行者道：“师父，那座城池是一个帝王之所。”八戒笑道：“天下府有府城，县有县城，怎么就见是帝王之所？”行者道：“你不知帝王之居，与府县自是不同。你看他四面有十数座门，周围有百十馀里，楼台高耸，云雾缤纷。非帝京邦国，何以有此壮丽？”【侧批】识见便是学问。沙僧道：“哥哥眼明，虽识得是帝王之处，却唤做甚么名色？”行者道：“又无牌扁旌号^[2]，何以知之？须到城中询问，方可知也。”长老策马，须臾到门，下马过桥，进门观看，只见六街三市，货殖通财，又见衣冠隆盛，人物豪华。

正行时，忽见有十数个和尚，一个个披枷戴锁，尚未锁心，先已锁身。只点此笔，便已得放心之神。沿门乞化，着实的蓝缕不堪。三藏叹曰：“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叫：“悟空，你上前去问他一声，为何这等遭罪？”行者依言，即叫：“那和尚，你是那寺里的？为甚事披枷戴锁？”众僧跪倒道：“爷爷，我等是金光寺心本清明之宝，故曰‘金光’。负屈的和尚。”有何负屈，想是还没看勾。行者道：“金光寺坐落何方？”众僧道：“转过隅头就是^[3]。”行者将他带在唐僧前问道：“怎生负屈，你说我听。”众僧道：“爷爷，不知你们是那方来的，我等似有些面善^[4]，不敢在此奉告，请到荒山，具说苦楚。”长老道：“也是。我们且到他那寺中去，仔细询问缘由。”

同至山门，门上横写七个金字：“敕建护国金光寺。”师徒们进得门来观看，但见那：

古殿香灯冷，虚廊叶扫风。凌云千尺塔，养性几株松。满地落花无客过，檐前蛛网任攀笼。空架鼓，枉悬钟，绘壁尘多彩像朦。讲座幽然僧不见，都去看会，那个还肯在此为学。○为下“无所用心”一照。禅堂静矣鸟常逢。凄凉堪叹息，寂寞苦无穷。佛前虽有香炉设，灰冷花残事事空。心神不在，庙貌荒凉，可叹。

三藏心酸，止不住眼中出泪。众僧们顶着枷锁，将正殿推开，请长老上殿拜佛。长老进殿，奉上心香，先点“心”字。叩齿三匝^④。却转于后面，见那方丈檐柱上，又锁着六七个和尚。幸亏锁住，不然亦都去看会矣。三藏甚不忍见。

及到方丈，众僧俱来叩头，问道：“列位老爷，像貌不一，可是东土大唐来的么？”行者笑道：“这和尚有甚未卜先知之法？我每正是。你怎么认得？”众僧道：“爷爷，我等有甚未卜先知之法？只是痛负了屈苦，无处分明，日逐家只是叫天叫地，想是惊动天神，昨日夜间，各人都得一梦，说有个东土大唐来的圣僧，救得我等性命，庶此冤苦可伸。今日果见老爷这般异像，故认得也。”

三藏闻言大喜，道：“你这里是何地方？有何冤屈？”众僧跪告：“爷爷，此城名唤祭赛国，怡神享会之所，即庙场、戏场、灯场、会场等类。○不在西天路，却到祭赛国，正妙在于为气之后，来此散诞也。乃西邦大去处。当年有四夷朝贡：南，月陀国；北，高昌国；东，西梁国；西，本钵国。年年进贡美玉明珠，娇妃骏马。我这里不动干戈，不去征讨，他那里自然拜为上邦。”心德明亮，自然四肢咸宁。三藏道：“既拜为上邦，想是你这国王有道，文武贤良。”众僧道：“爷爷，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我这金光寺，自来宝塔上祥云笼罩，瑞蔼高升。夜放霞光，万里有人曾见；昼喷彩气，四国无不同瞻。故此以为天府神京，四夷朝贡。只是三年之前孟秋朔日夜半子时，秋属金，子属水。金为水淹，此金光之不明，而碧波之所以作怪也。下了一场血雨。【侧批】即红尘也。天明时，家家害怕，户户生悲。众公卿奏上国王，不知天公甚事见责。当时延请道士打醮，和尚看经，点出学问，先为“求”字一扑。答天谢地。谁晓得我这寺里黄金宝塔污了，这两年外国不来朝贡。我王欲要征伐，众臣谏道：我寺里僧人偷了塔上宝贝，所以无祥云瑞蔼，心既放失，自然志气昏昧。外国不朝。昏君更不察理，那些赃官将我僧众拿了去，千般拷打，万样追求。徒以

刑求，是为学问一衬。当时我这里有三辈和尚，前两辈已被拷打不过，死了，该死，为何心不放在经上，单放在妇女身上。如今又捉我辈问罪枷锁。只恐锁的身，锁不得心也。老爷在上，我等怎敢欺心，盗取塔中之宝？万望爷爷怜念，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舍大慈大悲，广施法力，拯救我等性命。”

三藏闻言，点头叹道：“这桩事，暗昧难明。这个失心的病，却教人怎解。一则是朝廷失政，二来是汝等有灾。既然天降血雨，污了宝塔，那时节何不启本奏君，致令受苦？”众僧道：“爷爷，我等凡人，怎知天意？况前辈俱未办得，我等如何处之？”三藏道：“悟空，今日甚时分了？”行者道：“有申时前后。”三藏道：“我欲面君，倒换关文。奈何这众僧之事，不得明白，难以对君奏言。我当时离了长安，在法门寺里立愿：上西方，逢庙烧香，遇寺拜佛，见塔扫塔。扫塔即扫心也，前文一照“学问”二字便有来历。今日至此，遇有受屈僧人，乃因宝塔之累。

【侧批】还亏受累，每日还不知想甚。你与我办一把新笤帚，待我沐浴了，上去扫扫，即看这污秽之事，【侧批】挑贴求其更醒。不放光之故何如，访着端的，方好面君奏言，解救他每这苦难也。”

这些枷锁的和尚听说，连忙去厨房取把厨刀，递与八戒道：“爷爷，你将此刀打开那柱子上锁的小和尚铁锁，放他去只怕不放，而心已不在矣。○特点“放”字，与后“锁”字正相应。安排斋饭香汤，伏侍老爷进斋沐浴。我等且上街化把新笤帚来，与老爷扫塔。”八戒笑道：“开锁有何难哉？我那一位毛脸老爷，他是开锁的积年。”【侧批】妙写“放心”，天然巧绝。行者真个近前，使个解锁法，用手一抹，几把锁俱退落下。那小和尚俱跑到厨中，净刷锅灶，安排茶饭。三藏师徒们吃了斋，【侧批】先为下章“饱食终日”一照。渐渐天昏。只见那枷锁的和尚，拿了两把笤帚进来，三藏甚喜。

正说处，一个小和尚点了灯来请洗澡。此时满天星月光辉，谯楼上更鼓齐发^[6]。正是那：

四壁寒风起，万家灯火明。六街关户牖^[7]，三市闭门庭。钓艇归深树，耕犁罢短绳。樵夫柯斧歇，学子诵书声。落到学问，“求”字便有致。

三藏沐浴毕，穿了小袖襦衫，束了环绦，足下换一双软公鞋^[8]，手里拿一把新笤帚，对众僧道：“你等安寝，待我扫塔去来。”行者道：“塔上既被血雨所污，又况日久无光，恐生恶物。一则夜静风寒，又没个伴

侣，自去恐有差池。老孙与你同上如何？”三藏道：“甚好，甚好。”两人各持一把，先到大殿上，点起琉璃灯，烧了香，佛前拜道：“弟子陈玄奘，奉东土大唐差往灵山参见我佛如来取经。取经即学问之道也。今至祭赛国金光寺，遇本僧言宝塔被污，国王疑僧盗宝，衔冤取罪，上下难明。弟子竭诚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污塔之原因，莫致凡夫之冤屈。”欲知不明之故，便是求其之神。祝罢，与行者开了塔门，自下层望上而扫。只见这塔，真是：

峥嵘倚汉，突兀凌空。正唤做五色琉璃塔，千金舍利峰。梯转如穿（磬）（窟），门开似出笼。宝瓶影射天边月，金铎声传海上风。但见那虚檐拱斗，作成鹅石穿花凤；绝顶留云，造就浮屠绕雾龙。远眺可观千里外，高登似在九霄中。层层门上琉璃灯，有尘无火；步步檐前白玉栏，积垢飞虫。塔心里，佛座上，香烟尽绝；窗棂外^[9]，神面前，蛛网牵朦。炉中多鼠粪，盏内少油镞。只因心放，以致尘垢不明，可叹。只因暗失中间宝，苦杀僧人命落空。三藏发心将塔扫，管教重见旧时容。

唐僧用箒子扫了一层，又上一层，扫除尘凡，非学问不可。如此扫至第七层上，却早二更时分，那长老渐觉困倦。行者道：“困了，你且坐下，等老孙替你扫罢。”心自扫除，又强似学问。三藏道：“这塔是多少层数？”行者道：“怕不有十三层哩。”长老耽着劳倦^[10]，道：“是必扫了，方趁本愿。”又扫了三层，腰酸腿痛，就于十层上坐倒，笔阵一顿，学问之道便有神。道：“悟空，你替我把那三层扫净下来罢。”行者抖擞精神，登上第十一层，霎时又上到第十二层。正扫处，只听得塔顶上有人言语。非是塔上有人，正见心上有怪。行者道：“怪哉！怪哉！这早晚有三更时分，怎么得有人在这顶上言语？断乎是邪物也。且看看去。”

好猴王！轻轻的挟着箒，撒起衣服，钻出前门，踏着云头观看。只见第十三层塔心里，坐着两个妖精，面前放一盘下饭^[11]，一只碗，一把壶，在那里猜拳吃酒哩。为“日”、“食”字一照。○怪都钻在心里，奇闻且在心里，猜拳吃酒更奇。行者使个神通，丢了箒，掣出金箍棒，拦住塔门，喝道：“好怪物！偷塔上宝贝的原来是你！”两个怪物慌了，急起身，拿壶拿碗乱泼。被行者横铁棒拦住道：“我若打死你，没人供状。”只把棒逼将去。那怪贴在壁上，莫想挣扎得动，口里只叫：“饶命！饶命！不干我事，自有偷宝贝的在那里也。”

行者使个拿法，一只手抓将过来，径拿下第十层塔中，报道：“师父，拿住个偷宝贝之贼了。”三藏正自盹睡，忽闻此言，又惊又喜

道：“是那里拿来的？”行者把怪物揪到面前跪下道：“他在塔顶上猜拳吃酒耍子，是老孙听得喧哗，一纵云跳到顶上拦住；未曾着力，但恐一棒打死，没人供状，故此轻轻捉来。就在心上，拿住绝妙。师父可取他个口词，看他是那里妖精，偷的宝贝在于何处？”

那怪物战战兢兢口叫饶命，遂从实供道：“我两个是乱石山心地乱杂，足见飞扬不定。碧波潭波翻浪滚，以见此心不定之貌。万圣龙王怪不得心放不想，千真万圣，此地逗活龙。差来巡塔的。他叫做奔波儿灞，我叫做灞波儿奔；他是鲇鱼怪，我是黑鱼精。心上有此游物，无怪其奔波不已。因我万圣老龙生了一个女儿，就唤做万圣公主。那公主花容月貌，又美似白秀英。有二十分人才，怪不得心放，和尚眼中几会见此。招得一个驸马，唤做九头驸马，会场中的妇女，即有三分颜色，亦足动人，何况花容月貌？无怪招得十八只眼看也。神通广大。前年与龙王来此，显大法力，下了一阵血雨，污了宝塔，偷了塔中的舍利子佛宝。心为声色闹场所诱，即是被九头偷去，此所以放而不收也。公主又去大罗天上凌霄殿前偷了王母娘娘的玉叶灵芝草，养在那潭底下，金光霞彩，昼夜光明。心都放在潭下，此宝塔之所以不明也。近日闻得有个孙悟空，往西天取经，说他神通广大，沿路上专一寻人的不是，所以这些时，常差我等来此巡拦。若还有那孙悟空到时，好准备也。”行者闻言，嘻嘻冷笑道：“那业畜等，这等无礼！怪道前日请牛魔王在那里赴会，【侧批】前日请的是牛子，今日诱的却是驴子。原来他结交这伙泼魔，专干不良之事。”回照前文，“放心”二字便有根据。

说未了，只见八戒与两三个小和尚自塔下提着两个灯笼走上来道：“师父扫了塔，不去睡觉，在这里讲甚么哩？”行者道：“师弟，你来正好。塔上的宝贝，乃是万圣老龙偷了去。皆因龙王胜会，故把此心诱去。今着这两个小妖巡塔，探听我等来的消息，却才被我发现住也。”八戒道：“叫做甚么名字？甚么妖精？”行者道：“才然供了口词，一个叫做奔波儿灞，一个叫做灞波儿奔；终见游人奔波不已，以睹此千真万圣之会也。一个是鲇鱼怪，一个是黑鱼精。”八戒掣钯就打，道：“既是妖精，取了口词，不打死，待何时？”行者道：“你不知。且留着活的，好去见皇帝讲话；又好做作眼^[12]，去寻贼追宝。”好呆子！真个收了钯，一家一个都抓下塔来。那怪只叫“饶命”，八戒道：“正要你鲇鱼、黑鱼做些鲜汤，与那负冤屈的和尚吃哩。”只怕吃了连身都放去。

两三个小和尚喜喜欢欢提着灯笼，引长老下了塔。一个先跑，报众

僧道：“好了！好了！我们得见青天了！偷宝贝的妖怪，已是爷爷们捉将来矣！”行者教：“拿铁索来，穿了琵琶骨，锁在这里。汝等看守，我们睡觉去，明日再做理会。”那些和尚都紧紧的守着，让三藏们安寝。

不觉的天晓，长老道：“我与悟空入朝，倒换关文去来。”长老即穿了锦襴袈裟，戴了毗卢帽，整束威仪，拽步前进。行者也束一束虎皮裙，整一整锦布直裰，取了关文同去。八戒道：“怎么不带这两个妖贼去？”行者道：“待我们奏过了，自有驾帖着人来提他^[13]。”遂行至朝门外。看不尽那朱雀黄龙，清都绛阙。三藏到东华门，对阁门大使作礼道：“烦大人转奏，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去西天取经者，意欲面君，倒换关文。”那黄门官果与通报，至阶前奏道：“外面有两个异容异服僧人，称言南赡部洲东土唐朝差往西方拜佛求经，欲朝我王，倒换关文。”

国王闻言，传旨教宣。长老即引行者入朝。众文武见了行者，无不惊怕。有的说是猴和尚，有的说是雷公嘴和尚，个个悚然，不敢久视。长老在阶前舞蹈山呼的行拜，大圣叉着手，斜立在傍，公然不动。长老启奏道：“臣僧乃南赡部洲东土大唐国差来拜西方天竺国大雷音寺佛求真经者，路经宝方，专来看会，所谓舍正路而不由也。不敢擅过，有随身关文，乞倒验方行。”那国王闻言大喜，传旨教：“宣唐朝圣僧上金銮殿，安绣墩赐坐。”长老独自上殿，先将关文捧上，然后谢恩敢坐。

那国王将关文看了一遍，心中喜悦道：“似你大唐王有疾，能选高僧，不避路途遥远，拜佛取经。寡人这里和尚，专心只是做贼，败国倾君。”三藏闻言，合掌道：“怎见得败国倾君？”国王道：“寡人这国，乃是西域上邦，常有四夷朝贡，皆因国内有个金光寺，寺内有座黄金宝塔，塔上有光彩冲天。近被本寺贼僧暗窃了其中之宝，三年无有光彩，人心都偷用到看会，焉得有光？外国这三年也不来朝，寡人心痛恨之。”三藏合掌笑道：“万岁，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矣。贫僧昨晚到于天府，一进城门，就见十数个枷纽之僧。问及何罪，他道是金光寺负冤屈者。因到寺细审，更不干本寺僧人之事。贫僧至夜扫塔，已获却偷宝之妖贼矣。”国王大喜道：“妖贼安在？”三藏道：“现被小徒锁在金光寺里。”

那国王急降金牌：“着锦衣卫^[14]，快到金光寺取妖贼来，寡人亲审。”三藏又奏道：“万岁，虽有锦衣卫，还得小徒去方可。”国王道：“高徒在那里？”三藏用手指道：“那玉阶傍立者便是。”国王见了，大惊道：“圣僧如此丰姿，高徒怎么这等像貌？”此心放得忒不象样。孙大圣听见了，厉声高叫道：“陛下，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若爱

丰姿者，如何捉得妖贼也？”国王闻言，回惊作喜道：“圣僧说的是。朕这里不选人材，只要获贼得宝归塔为上。”是为“求”字一转。再着当驾官看车盖，教锦衣卫好生伏侍圣僧去取妖贼来。

那当驾官即备大轿一乘，黄伞一柄，锦衣卫点起校尉，将行者八抬八辮，大四声喝路，径至金光寺。自此惊动满城百姓，无处无一人不来看圣僧及那妖贼。比看祭赛，又觉热闹。八戒、沙僧听得喝道，只说是国王差官，急出迎接，原来是行者坐在轿上。呆子当面笑道：“哥哥，你得了本身也。”【侧批】为“求放心”一挑。行者下了轿，搀着八戒道：“我怎么得了本身？”八戒道：“你打着黄伞，抬着八人轿，却不是猴王之职分？故说你得了本身。”行者道：“且莫取笑。遂解下两个妖物，押见国王。”沙僧道：“哥哥，也带挈小弟带挈^[15]。”行者道：“你只在此看守行李马匹。”那枷锁之僧道：“爷爷们都去承受皇恩，等我们在此看守。”【侧批】只怕身虽在此，不知心又放到何处。行者道：“既如此，等我去奏过国王，却来放你。”八戒揪着一个妖贼，沙僧揪着一个妖贼，孙大圣依旧坐了轿，摆开头踏，将两个妖怪押赴当朝。

须臾，至白玉阶。对国王道：“那妖贼已取来了。”国王遂下龙床，与唐僧及文武多官同目视之。那怪一个是暴腮乌甲，尖嘴利牙；一个是滑皮大肚，巨口长须。虽然是有足能行，大抵是变成的人像。国王问曰：“你是何方贼怪？那处妖精？几年侵吾国土？何年盗我宝贝？一伙共有多少贼徒？都唤做甚么名字？从实一一供来！”二怪朝上跪下，颈内血淋淋的，更不知疼痛。供道：

三载之外，七月初一。我读此句，不觉有孟兰河灯之感。有个万圣龙王，帅领许多亲戚，住居在本国东南，离此处路有百十。还算放的不远。潭号碧波，山名乱石。生女多娇，【侧批】伏后色莊。妖娆美色。招赘一个九头驸马，怪不得心上乱杂，不想招的头绪忒多。神通无敌。他知你塔上珍奇，与龙王合伴做贼。先下血雨一场，后把舍利偷讫。见如今，照耀龙宫；纵黑夜，明如白日。公主施能，寂寂密密，又偷了王母灵芝，在潭中温养宝物。我两个不是贼头，乃龙王差来小卒。今夜被擒，所供是实。

国王道：“既取了供，如何不供自家名字？”那怪道：“我唤做奔波儿灞，他唤做灞波儿奔。奔波儿灞是个鲇鱼怪，灞波儿奔是个黑鱼精。”国王教锦衣卫好生收监。传敕：“赦了金光寺众僧的枷锁，快教光禄寺排宴。就于麒麟殿上，谢圣僧获贼之功，议请圣僧捕擒贼首。”光禄寺即时备了荤素两样筵席，国王请唐僧四众，上麒麟殿叙坐，问

道：“圣僧尊号？”唐僧合掌道：“贫僧俗家姓陈，法名玄奘，蒙君赐姓唐，贱号三藏。”若通一藏，亦不是小小学问。国王又问：“圣僧高徒何号？”三藏道：“小徒俱无号。第一个名孙悟空，第二个名猪悟能，第三个名沙悟净。此乃南海观世音菩萨起的名字。因拜贫僧为师，贫僧又将悟空叫做行者，悟能叫做八戒，悟净叫做和尚。”国王听毕，请三藏坐了上席，孙行者坐了侧首左席，猪八戒、沙和尚坐了侧首右席，俱是素果、素菜、素茶、素饭。前面一席荤的，坐了国王；下首有百十席荤的，坐了文武多官。众臣谢了君恩，告了师罪，坐定。国王把盏，三藏不敢饮酒，他三个各受了安席酒。下边只听得管弦齐奏，乃是教坊司动乐。你看八戒放开食嗓^[16]，真个是虎咽狼吞，将一席果菜之类吃得罄尽。少顷间，添换汤饭又来，又吃得一毫不剩；为下“饱食终日”伏案。巡酒的来，又杯杯不辞。这场筵席，直乐到午后方散。

三藏谢了盛宴，国王又留住道：“这一席聊表圣僧获怪之功。”教光禄寺：“快番席到建章宫里^[17]，再请圣僧定捕贼首、取宝归塔之计。”有此一逼，便转入“求其”的正面。三藏道：“既要捕贼取宝，不劳再宴。贫僧等就此辞王，就擒捉妖怪去也。”国王不肯，一定请到建章宫，又吃了一席。国王举酒道：“那位圣僧帅众出师，降妖捕贼？”三藏道：“教大徒弟孙悟空去。”大圣拱手应承。国王道：“孙长老既去，用多少人马？几时出城？”八戒忍不住高声叫道：“那里用甚么人马！又那里管甚么时辰！趁如今酒醉饭饱，我共师兄去，手到擒来。”三藏甚喜道：“八戒这一向勤紧阿^[18]。”行者道：“既如此，着沙僧弟保护师父，我两个去来。”那国王道：“二位长老既不用人马，可用兵器？”八戒笑道：“你家的兵器，我们用不得。我弟兄自有随身器械。”此即学问。国王闻说，即取大觥来，与二位长老送行。孙大圣道：“酒不吃了，只教锦衣卫把两个小妖拿来，我们带他去作凿眼^[19]。”国王传旨，即时提出。二人（採）〔挟〕着两个小妖，驾风头，使个摄法，竟上东南去了。从此求放心矣。噫！他那：

君臣一见腾云雾，才识师徒是圣僧。

毕竟不知此去如何擒获，且听下回分解。

西天之路，即是《大学》之道；《大学》之道，盖即学问之道也。故只讲煽息燥火，过得八百里之程，不知便已落到学问之道上。

夫祭赛国何以有九头虫？盖人一心向道，邪念自然不作。乃三藏以散诞逍遥之心，遂致有放失金光之故。闲事丛生，正业荒废，心神飘

荡，头绪多端。东一头耳听之而不足，西一头目睹之而不暇。上下忐忑，好似勾魂摄魄；四面飞扬，惟觉奔驰恐后。此乱石之由来，而九头之所以见作也。

明德修身，《大学》之至要。此心既尘垢不明，此身即污秽不洁。是心之不明，即身之不修也。则心之有关于身也大矣，而欲修其身者，不可不先求其心坎。

此章总见任意逍遥，以致心神放荡，故写一九头，以状其意也。

意者，心之神也。看他以宝塔写“心”字，金光写“意”字，但宝塔虽在，而金光已无。本是自己放去，反说九头偷去，着力追求，书旨更觉明亮。

[1] 邦畿（jī）：王城及其所属周围千里的地域。借指国家。

[2] 牌扁：即牌匾。

[3] 隅头：墙角。

[4] 面善：面熟。

[5] 叩齿：本是道家的祝告仪式，这里泛指礼拜。

[6] 谯（qiáo）楼：城墙上的瞭望楼，有负责警卫、报时的人驻守。

[7] 户牖（yǒu）：门窗。牖，窗户。

[8] 软公鞋：长筒皮靴。

[9] 窗棂（líng）：窗格。

[10] 耽（dān）：承受。

[11] 下饭：菜肴。

[12] 作眼：眼线。谓充当暗中侦察、引路以及现场示意者。

[13] 驾帖：皇帝下令，刑部签发的逮捕令。

[14] 锦衣卫：明代的特务组织。唐代实无锦衣卫，此为小说家言。

[15] 带挈：提携，照应。

[16] 食噪：食管。

[17] 番席：即翻席。一席未结束，在别处另设一席。

[18] 勤紧：勤快。

[19] 凿眼：犹眼线。暗中帮助侦察、窥探，有时担任向导的人。

第六十三回

二僧荡怪闹龙宫 群圣除邪获宝贝

大圣之正，非小圣不成；大圣之邪，非小圣不去。故闹天宫，纳其身于八卦炉；荡龙宫，置其心于金光寺。断去九头，绝其游念，心神之得以居舍重辉者，谓非小圣之功也哉。

塔之直，以喻心之正；塔之高，以喻心之明；塔之空，以喻心之灵。自心神游荡，物欲潜藏，则不正不明，而亦并不灵矣。然不明到正处，却偏明到邪处，甚至九头搅绕，心地纷纷，非读书明理，再不能冷淡世故。此求放心，所以必本于学问也。

九头招之为婿，牛魔结之为友，灵芝窃于天上，金光匿于潭中，乱石山竟成一匪类院。老龙的有可死之道，非是群圣定欲灭绝，正见此地之不可稍留也。

却说祭赛国王与大小公卿见孙大圣与八戒腾云驾雾，提着两个小妖飘然而去，一个个朝天礼拜道：“话不虚传，今日方知有此辈神仙活佛。”又见他远去无踪，却拜谢三藏、沙僧道：“寡人肉眼凡胎，只知高徒有力量拿住妖贼便了，岂知乃腾云驾雾之上仙也！”三藏道：“贫僧无些法力，一路上多亏这三个小徒。”沙僧道：“不瞒陛下说，我大师兄乃齐天大圣皈依，他曾大闹天宫，使一条金箍棒，十万天兵无一个对手。只闹得太上老君害怕，玉皇大帝心惊。这个顽皮真正闹得天害怕。我二师兄乃天蓬元帅果正，他也曾掌管天河八万水兵大众。惟我弟子无法力，乃卷帘大将受戒。愚弟兄若干别事无能，若说擒妖缚怪，拿贼捕亡，伏虎降龙，踢天弄井，以至搅海翻江之类，略通一二。这腾云驾雾、唤雨呼风与那换斗移星、担山赶月，特馀事耳，何足道哉！”甚言本领，便有学问。国王闻说，愈十分加敬。请唐僧上坐，口口称为“老佛”，将沙僧等皆称为“菩萨”。满朝文武忻然，一国黎民顶礼。不题。

却说孙大圣与八戒驾着狂风，把两个小妖摄到乱石山碧波潭，住定云头，将金箍棒吹了一口仙气，叫：“变！”变作一把戒刀，将一个黑鱼

怪割了耳朵，使他不得听。鲇鱼精割了下唇，教他不能言。撇在水里，喝道：“快早去对那万圣龙王报知，说我齐天大圣孙爷爷在此，着他即送祭赛国金光寺塔上的宝贝出来，免他一家性命。若进半个‘不’字，我将这潭水搅净，教他一门儿老幼遭诛！”

那两个小妖得了命，负痛逃生，拖着锁索，淬入水内。唬得那些鼃龟鳖、虾蟹鱼精一般游手好闲、浪荡无心之物。都来围住问道：“你两个为何拖绳带索？”一个掩着耳，摇头摆尾；一个侮着嘴，跌脚捶胸。都嚷嚷闹闹，竟上龙王宫殿，报：“大王，祸事了！”那万圣龙王正与九头驸马饮酒，忽见他两个来，即停杯问何祸事。那两个即告道：“昨夜巡拦，被唐僧、孙行者扫塔捉获，用铁索拴锁。今早见国王，又被那行者与猪八戒抓着我两个，一个割了耳躲，一个割了嘴唇，抛在水中，着我来报，要索那塔顶宝贝。”“求放心”三字却令述出，更妙。遂将前后事细说了一遍。那老龙听说是孙行者齐天大圣，唬得魂不附体，魄散九霄，战兢兢对驸马道：“贤婿呵，别个来还好计较，若果是他，却不善也。”驸马笑道：“太岳放心。愚婿自幼学了些武艺，四海之内，也曾会过几个豪杰。怕他做甚！等我出去与他交战三合，管取那厮缩首归降，不敢仰视。”

好妖怪！急纵身披挂了，使一般兵器，叫做月牙铲，步出宫，分开水道，在水面上叫道：“是甚么齐天大圣！快上来纳命！”行者与八戒立在岸边观看，那妖精怎生打扮：

戴一顶烂银盔，光欺白雪；贯一副兜鍪甲^[1]，亮敌秋霜。上罩着锦征袍，真个是彩云笼玉；腰束着犀纹带，果然像花蟒缠金。手执着月牙铲，霞飞电掣；脚穿着猪皮鞋，水利波分。远看时一头一面，近睹处四面皆人。前有眼，后有眼，八方通见；还嫌不够用。左也口，右也口，九口俱言。只是说不了。一声吆喝长空振，似鹤飞鸣贯九宸^[2]。到处飞扬，以致此心放而不收。

他见无人对答，又叫一声：“那个是齐天大圣？”行者按一按金箍，理一理铁棒，道：“老孙便是。”那怪道：“你家居何处？身出何方？怎生得到祭赛国与那国王守塔，却大胆获我头目，又敢行凶，上吾宝山索战？”行者骂道：“你这贼怪！原来不识你孙爷爷哩！你上前听我道：

老孙祖住花果山，大海之间水帘洞。自幼修成不坏身，玉皇封我齐天圣。只因大闹斗牛宫，天上诸神难取胜。当请如来展妙高，无边智慧非凡用。为翻觔斗赌神通，手化为山压我重。整到如今五百年，观音劝

解方逃命。大唐三藏上西天，远拜灵山求佛颂。解脱吾身保护他，炼魔净怪从修行。路逢西域祭赛城，屈害僧人三代命。我等慈悲问旧情，乃因塔上无光映。吾师扫塔探分明，夜至三更天籁静。捉住鱼精取实供，他言汝等偷宝珍。合伴为盗有龙王，公主连名称万圣。血雨浇淋塔上光，将他宝贝偷来用。殿前供状更无虚，我奉君言驰此境。所以相寻索战争，不须再问孙爷姓。快将宝贝献还他，免汝老幼全家命。敢若无知骋胜强，教你水涸山颓都蹭蹬！”自叙其心，以见求之有故。

那驸马闻言，微微冷笑道：“你原来是取经的和尚，没要紧罗织管事^[3]。我偷他的宝贝，你取佛的经文，与你何干？说来学问竟与放心无涉，此是一开。却来厮斗！”行者道：“这贼怪甚不达理。我虽不受国王的恩惠，不食他的水米，不该与他出力，但是你偷他的宝贝，污他的宝塔，屡年屈苦金光寺僧人，他是我一门同气，我怎么不与他出力，辨明冤枉？”说来同门同学极有关碍，此又一合。驸马道：“你既如此，想是要行赌斗。常言道：‘武不善作^[4]。’岂知心不二用？但只怕起手处，不得留情。一时间伤了你的性命，误了你去取经。”

行者大怒，骂道：“这泼贼怪！有甚强能，敢开大口！走上来，吃老爷一棒。”那驸马更不心慌，把月牙铲架住铁棒，就在那乱石山头，这一场真个好杀：

妖魔盗宝塔无光，行者擒妖报国王。小怪逃生回水内，老龙破胆各商量。九头驸马施威武，披挂前来展素强。怒发齐天孙大圣，金箍棒起十分刚。那怪物，九个头颅十八眼，前前后后放毫光；这行者，一双铁臂千斤力，蔼蔼纷纷并瑞祥。铲似一阳初现月，棒如万里遍飞霜。他说你无干休把不平报，我道你有意偷宝真不良。那泼贱，少轻狂，还他宝贝得安康。棒迎铲架争高下，不见输赢练战场。

他两个往往来来，斗经三十馀合，不分胜负。猪八戒立在山前，见他每战到甜美之处，举着钉钯，从妖精背后一筑。原来那怪九个头，转转都是眼睛，看得明白。【侧批】左顾右盼，瞻前望后，曲尽游人看会之致。见八戒在背后来时，即使铲蹲架着钉钯^[5]，铲头抵着铁棒。又耐战五七合，挡不得前后齐轮，他却打个滚，腾空跳起，现了本像，乃是一个九头虫。又胜似插翅虎。形像十分丑恶，见此身模怕杀人。他生得：

毛羽铺锦，团身结絮。方圆有丈二规模，长短似鼋鼉样式。两只脚尖利如钩，九个头攒环一处。展开翅，极善飞扬，纵大鹏无他力气；发

起声，远振天涯，比仙鹤还能高唳^[6]。眼多闪烁愧金光，气傲不同凡鸟类。

猪八戒看见心惊，道：“哥阿，我自为人，也不曾见这等个恶物！但于祭赛处求之广是。是甚血气生此禽兽也？”但看东冲西撞、南奔北跑者，其形便似。行者道：“真个罕有！真个罕有！等我赶上打去！”好大圣！急纵祥云，跳在空中，使铁棒照头便打。那怪物大显身，展翅斜飞，搜的打个转身，掠倒山前，半腰里又伸出一个头来，足见路头不正。张开口，如血盆相似，把八戒一口咬着鬃，半拖半扯，捉下碧波潭水内而去。九头大抵捉的是老呆，可笑。及至龙宫外，还变作前番模样，将八戒掷之于地。叫：“小的们何在？”那里面鲢白鲤鳊之鱼精，龟鳖鼋鼉之介怪^[7]，一拥齐来，道声：“有！”驸马道：“把这个和尚绑在那里，与我巡拦的小卒报仇。”众精推推嚷嚷，抬进八戒去时，那老龙王欢喜迎出道：“贤婿有功，怎生捉他来也？”那驸马把上项原故说了一遍，老龙即命排酒贺功。不题。

却说孙行者见妖精擒了八戒，心中惧道：“这厮恁般利害！我待回朝见师，恐那国王笑我；待要开言骂战，怎奈我又单身，况水面之事不惯。且等我变化了进去，看那怪把呆子怎生摆布。若得便，且偷他出来干事。”好大圣！捻着诀，摇身一变，还变做一个螃蟹，仍然横行，照前绝妙。淬于水内，竟至牌楼之前。原来这条路是他前番袭牛魔王盗金睛兽走熟了的。直至那宫阙之下，横爬过去。又见那老龙王与九头虫合家儿欢喜饮酒。行者不敢相近，爬过东廊之下，见几个虾精、蟹精，纷纷纭纭耍子。行者听了一会言谈，却就学语学话问道：“学问”二字，只如此点妙。“驸马爷爷拿来的那长嘴和尚，这会死了不曾？”众精道：“不曾死，缚在那西廊下哼的不是？”

行者听说，又轻轻的爬过西廊，真个那呆子绑在柱上哼哩。行者近前道：“八戒，认得我么？”八戒听得声音，知是行者，道：“哥哥，怎么了？反被这厮捉住我也。”行者四顾无人，将钳咬断索子叫走。那呆子脱了手道：“哥哥，我的兵器被他收了，又奈何？”行者道：“你可知道收在那里？”八戒道：“当被那怪拿上宫殿去了。”行者道：“你先去牌楼下等我。”八戒逃生，悄悄的溜出。行者复身爬上宫殿观看，左首下有光彩森森，乃是八戒的钉钯放光。八戒的心，亦放到此地。使个隐身法，将钯偷出，到牌楼下，叫声：“八戒，接兵器。”呆子得了钯，放心收矣。便道：“哥哥，你先走，等老猪打进宫殿。若得胜，就捉住他一家子；若不胜，败出来，你在这潭岸上救应。”行者大喜，只教仔细。

八戒道：“不怕他！水里本事，我略有些儿。”行者丢了他，负出水面。不题。

这八戒束了皂直裰，双手缠钯，一声喊，打将进去。慌得那大小水族，奔奔波波跑上宫殿，吆喝道：“不好了，长嘴和尚挣断绳，返打进来了！”那老龙与九头虫并一家子俱措手不及，跳起来，藏藏躲躲。这呆子不顾死活，闯上宫殿，一路钯，筑破门扇，打破桌椅，把些吃酒的家伙之类^[8]，尽皆打碎，有诗为证：

木母遭逢水怪擒，心猿不舍苦相寻。暗施巧计偷开锁，大显神威怨恨深。驸马忙携公主躲，龙王战栗绝声音。水宫绛阙门窗损^[9]，龙子龙孙尽没魂。

这一场，被八戒把玳瑁屏打得粉碎，珊瑚树搅得凋零。搅散会场，此心再没放处。那九头虫将公主安藏在内，急取月牙铲，赶至前宫，喝道：“泼夯豕彘^[10]！怎敢欺心，惊吾眷族！”八戒骂道：“这贼怪！你焉敢将我捉来！这场不干我事，是你请我来家打的。快拿宝贝还我，回见国王了事，无他而已矣。不然，决不饶你一家命也！”那怪那肯容情，咬定牙齿，与八戒交锋。那老龙才定了神思，领龙子龙孙各执枪刀，齐来攻取。八戒见事体不谐，虚幌一钯，撤身便走。那老龙帅众追来。须臾，撵出水中，都到潭面上翻腾。

却说孙行者立于潭岸等候，忽见他每追赶八戒出离水中，就半踏云雾，掣铁棒，喝声“休走”！只一下，把个老龙头打得稀烂。此祸亦是自招。可怜：

血溅潭中红水泛，尸飘浪上败鳞浮。哀哉，游不得矣。

讐得那龙子龙孙各各逃命，九头驸马收龙尸转宫而去。行者与八戒且不追袭，回上岸，备言前事。八戒道：“这厮锐气挫了。被我那一路钯，打进去时，打得落花流水，魂散魄飞。正与那驸马厮斗，却被老龙王赶着，却亏了你打死。那厮们回去，一定停丧挂孝，决不肯出来。今又天色晚了，却怎奈何？”行者道：“管甚么天晚！乘此机会，你还下去攻战，务必取出宝贝，方可回朝。”那呆子意懒情疏，佯推托。不想用心，先将下意一逗。行者催逼道：“兄弟，不必多疑，还像刚才引出来，等我打他。”

两人正自商量，只听得狂风滚滚，惨雾阴阴，忽从东方竟往南去。

行者仔细观看，乃二郎显圣【侧批】伏下君子。领梅山六兄弟，架着鹰犬，挑着狐兔，抬着獐鹿，一个个腰挎弯弓，手持利刃，纵风雾踊跃而来。想是亦来看会。行者道：“八戒，那是我七圣兄弟，倒好留请他们与我助战。若得成功，倒是一场大机会也。”八戒道：“既是兄弟，极该留请。”行者道：“但内有显圣大哥，我曾受他降伏，不好见他。回照前文，正为放心一照。你去拦住云头，叫道：‘真君，且略住住，齐天大圣在此进拜。’他若听见是我，断然住了。待他安下，我却好见。”

那呆子急纵云头，上山拦住，厉声高叫道：“真君，且慢车驾，有齐天大圣请见哩。”那爷爷见说，即传令，就停住六兄弟，与八戒相见毕。问：“齐天大圣何在？”八戒道：“现在山下听呼唤。”二郎道：“兄弟每快去请来！”六兄弟乃是康、张、姚、李、郭、直，各各出营叫道：“孙悟空哥哥，大哥有请。”行者上前，对众作礼，遂同上山。二郎爷爷迎见，携手相搀，一同相见，道：“大圣，你去脱大难，受戒沙门，刻日功完，高登莲座，可贺！可贺！”行者道：“不敢。向蒙莫大之恩，未展斯须之报。虽然脱难西行，未知功行何如。自然学问长进。今因路遇祭赛国，答救僧灾，在此擒妖索宝。偶见兄长车驾，大胆请留一助。未审兄长自何而来，肯见爱否？”二郎笑道：“我因闲暇无事，同众兄弟采猎而回。见猎心喜，此事更为放心，但回则已收而不放矣。幸蒙大圣不弃留会，足感故旧之情。若命挟力降妖^[11]，敢不如命！却不知此地是何怪贼？”六圣道：“大哥忘了？此间是乱石山，山下乃碧波潭万圣之龙宫也。”二郎惊呀道^[12]：“万圣老龙却不生事，何用生事，只招得人山人海足矣。怎么敢偷塔宝？”行者道：“他近日招了一个驸马，乃是九头虫成精。他郎丈两个做贼，将祭赛国下了一场血雨，把金光寺塔顶舍利佛宝偷来。那国王不解其意，苦拿着僧人拷打。是我师父慈悲，夜来扫塔，当被我在塔上拿住两个小妖，是他差来巡探的。今早押赴朝中，实实供招了。那国王就请我师收降，师命我等到此。先一场战，被九头虫腰里伸出一个头来，把八戒衔了去，我却又变化下水，解了八戒。才然大战一场，是我把老龙打死，那厮每收尸挂孝去了。我两个正议索战，却见兄长仪仗降临，故此轻渎也。”二郎道：“既伤了老龙，正好与他攻击，使那厮不能措手，却不连窝巢都灭绝了！”八戒道：“虽是如此，奈天晚何？”二郎道：“兵家云：征不待时。何怕天晚！”

康、姚、郭、直道：“大哥莫忙。那厮家眷在此，料无处去。孙二哥也是贵客，猪刚鬣又归了正果，我们营内有随带的酒肴，教小的们取火，就在此铺设，一则与二位贺喜，二来也当叙情，且欢会这一夜，待天明索战何迟？”二郎大喜道：“贤弟说得极当。”却命小校安排。行者

道：“列位盛情，不敢固却。但自做和尚，都是斋戒，恐荤素不便。”二郎道：“有素果品，酒也是素的。”众兄弟在星月光前，幕天席地，举杯叙旧。

正是寂寞更长，欢娱夜短，早不觉东方发白。那八戒几钟酒吃得兴抖抖的，道：“天将明了，未得饱食终日，先已饮酒一夜，照下绝妙。等老猪下水去索战也。”二郎道：“元帅仔细，只要引他出来，我兄弟每好下手。”八戒笑道：“我晓得，我晓得。”你看他敛衣缠钯，使分水法，跳将下去，竟至那牌楼下，发声喊，打入殿内。

此时，那龙子披了麻，可谓心乱如麻。看着龙尸哭；龙孙与那驸马，在后面收拾棺材哩。这八戒骂上前，手起处，钯头着重，把个龙子夹脑连头一钯，筑了九个窟窿。唬得那龙婆与众往里乱跑，哭道：“长嘴和尚又把我儿打死了！”游心尽绝，便好求矣。那驸马闻言，即使月牙铲，带龙孙往外杀来。这八戒举钯迎敌，且战且退，跳出水中。这岸上齐天大圣与七兄弟一拥上前，枪刀乱下，把个龙孙剁成几断肉饼。那驸马见不停当，在山前打个滚，又现了本像，展开翅，旋绕飞腾。二郎即取金弓，安上银弹，扯满弓，往上就打。那怪急铙翅，掠到山边，要咬二郎。半腰里才伸出一个头来，被那头细犬撵上去，汪的一口，把头血淋淋的咬将下来。断去九头，心不飞扬，绝妙转法。那怪物负痛逃生，竟投北海而去。八戒便要赶去，行者止住道：“且莫赶他，正是穷寇勿追。他被细犬咬了头，必定是多死少生。等我变做他的模样，你分开水路，赶我进去，寻那（宫）〔公〕主，诈他宝贝来也。”二郎与六圣道：“不赶他倒也罢了，只是遗这种类在世，必为后人之害。”至今有个九头虫滴血，是遗种也。即世之闲游浪荡、不肯为学者。

那八戒依言，分开水路，行者变作怪像前走，八戒吆吆喝喝后追。渐渐追至龙宫，只见那万圣（宫）〔公〕主道：“驸马，怎么这等慌张？”行者道：“那八戒得胜，把我赶将进来，觉道不能敌他。你快把宝贝好生藏了！”那（宫）〔公〕主急忙难识真假，即于后殿里取出一个浑金匣子来，递与行者道：“这是佛宝。”即心也。又取出一个白玉匣子，也递与行者道：“这是九叶灵芝。你拿这宝贝藏去，等我与猪八戒斗上两三合，挡住他。你将宝贝收好了，再出来与他合战。”行者将两个匣儿收在身边，把脸一抹，现了本像道：收回放心，方是本来面目。“（宫）〔公〕主，你看我可是驸马么？”（宫）〔公〕主慌了，便要抢夺匣子，被八戒跑上去，着肩一钯，筑倒在地。还有一个老龙婆，彻身就走，被八戒扯住，举钯才筑，行者道：“且住，莫打死他。留个

活的，好去国内见功。”遂将龙婆提出水面。行者随后捧着两个匣子上岸，对二郎道：“感兄长威力，得了宝贝，扫净妖贼也。”二郎道：“一则是那国王洪福齐天，二则是贤昆玉神通无量。我何功之有？”虚吸学问之道，其神更奇。兄弟每俱道：“孙二哥既以功成，我每就此告别。”行者感谢不尽，欲留同见国王。诸公不肯，遂帅众回灌口去讫。

行者捧着匣子，八戒拖着龙婆，半云半雾，顷刻间到了国内。原来那金光寺解脱的和尚，都在城外迎接。忽见他两个云雾定时，近前磕头礼拜，接入城中。那国王与唐僧正在殿上讲论，这里有先走的和尚，仗着胆，入朝门奏道：“万岁，孙、猪二老爷擒贼获宝而来也。”那国王听说，连忙下殿，共唐僧、沙僧迎着，称谢神功不尽。随命排宴谢恩，三藏道：“且不须赐饮，着小徒归了塔中之宝，方可饮宴。”三藏又问行者道：“汝等昨日离国，怎么今日才来？”行者把那战驸马，打龙王，逢真君，败妖精，及变作诈宝贝之事，细说了一遍。三藏与国王、大小文武，俱喜之不胜。

国王又问：“龙婆能人言语否？”八戒道：“乃是龙王之妻，生了许多龙子龙孙，岂不知人言？”国王道：“既知人言，快早说前后做贼之事。”龙婆道：“偷佛宝我全不知，都是我那夫君龙鬼与那驸马九头虫，知你塔上之光乃是佛家舍利子，三年前下了血雨，乘机盗去。”又问：“灵芝草是怎么偷的？”龙婆道：“只是小女万圣（宫）〔公〕主私入大罗天上凌霄殿前，偷的王母娘娘九叶灵芝草。那舍利子得这草的仙气温养着，千年不坏，万载生光，去地下或田中扫一扫，即有万道霞光，千条瑞气。如今被你夺来，弄得我夫死子绝，婿丧女亡。千万饶了我的命罢！”八戒道：“正不饶你哩！”行者道：“家无全犯。我便饶你，只便要你永远替我看塔。”龙婆道：“好死不如恶活，但留我命，凭你教做甚么。”行者叫：“取铁索来。”当驾官即取铁索一条，把龙婆琵琶骨穿了。教沙僧：“请国王来看我们安塔去。”

那国王即忙排驾，遂同三藏携手出朝，并文武多官，随至金光寺。上塔将舍利子安在第十三层塔顶宝瓶中间，把龙婆锁在塔心柱上，“锁”字与前“放”字正相应。○牢锁心神，则常收而不放矣。念动真言，唤出本国土地、城隍与本寺伽蓝：“每三日进饮食一餐，与这龙婆度口，饱食无事，全然照定下意。少有差讹，即行处斩。”众神暗中领诺。行者却将芝草把十三层塔层层扫过，安在瓶内，温养舍利子。这才是整旧如新，放而复收，一笔煞住。霞光万道，瑞气千条，依然八方共睹，四国同瞻。下了塔门，国王就谢道：“不是老佛与三位菩萨到此，

怎生得明此事也。”行者道：“陛下，‘金光’二字不好，不是久住之物。金乃流动之物，光乃烟灼之气。贫僧为你劳碌这场，将此寺改作‘伏龙寺’，教你永远常存。”伏而不动，结上便已起下矣。那国王即命换了字号，悬上新扁^[13]，乃是“敕建护国伏龙寺”。一壁厢安排御宴，一壁厢召丹青写下四众生形，照下衣服，便已伏定色妆之案矣。五凤楼注了名号。国王摆銮驾，送唐僧师徒，赐金玉酬答，师徒们坚辞，一毫不受。这真个是：

邪怪剪除诸境静，宝塔回光大地明。

毕竟不知此去前路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九头乃海外神鸟，所落之地最凶。每年三月朝东岳，迄今不爽，真异事也。形大如屋，其来必以夜，声音清而且嫩，有如河鸡水鸭之乱鸣，远近悉闻，举头不可见也。

心神本于宁静，学问贵乎精纯。自招九头，心神混乱，头路多端。朝三暮四，莫知至善之旨；东张西望，奚识西天之路。咬去九头，心不飞扬；牢锁游龙，再不浪荡。此心之所以常收而不放也。

扫塔一段是起，所以浑笼全题；供状一段是承，发明放心之意；闹龙宫极写求放心，是一转；获宝贝则已收放心，是一合。前以“开”字起，尾以“锁”字结，至“伏龙”二字只收煞本题，不知已落到无所用心之意。

碧波潭已见于赴华筵，细犬早伏于降大圣。一部理学，精而且细；一部法脉，神而且奇。前此小圣之来是为乱蟠桃，此来又因乱石山。脉有来龙，法亦远照，精细渊微，《西游》备之矣。

[1] 兜鍪（móu）甲：头盔和战甲。兜鍪，古代战士戴的头盔。

[2] 九宸（chén）：九天。

[3] 罗织：兜揽。

[4] 武不善作：一旦动武了，就不会再讲斯文了。

[5] 鐏：兵器的尾部。

[6] 高喉：声音高而急。

[7] 介：指有甲壳的虫类或水族。

[8] 家伙：器具。

[9] 绛阙：宫殿寺观前的朱色门阙。亦借指朝廷、寺庙、仙宫等。

[10] 豕彘 (shǐ zhì) : 即猪。

[11] 挟力: 协力。

[12] 惊呀: 即惊讶。

[13] 扁: 用同“匾”。匾额。

第六十四回

荆棘岭悟能努力 木仙庵三藏谈诗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此言身之怪。

夫世有吟风弄月，以博诗词文雅之名者。考其行谊身心性命之学毫不相涉，不过是盗虚名，而以欺庸愚。抑又有清闲无事、笑傲于山川林木之间者，究其实落仁义礼智之道，漫不经心，不过是荒废正业，而虚度浮生。若是者，未尝不自以为脱尘离俗，出类超群，殊不知却在荆棘道上，古木丛林，是将有用之身心，反置之无用之地，深可为人心世道之一大患。故借“木仙”二字，作一指迷，以为不用其心者一鉴。

此题非只是个不用心，一无所用也。然心不用到正处，势必用到邪处。或假充君子竹，或庄作大夫松，写得志气凌云，品高千古，真有离尘绝俗、超凡入圣之致。初不知却是古木成精，荆棘作怪，而膏粱肉食之子皆得起而鸣高矣。读之令人喷饭。

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此心日事清闲以致学业荒废，故只写古木成林，荆棘满道，而无所用心之神自到。上章是讲心不可放，此章又见心不可闲。不怕正处一无所用，正恐邪处无一不用也。为间不用则茅塞之，何况日久不用，则自荆棘满道。顶门一针，遂令害此病者几无可逃遁之处矣。

话表祭赛国王谢了唐三藏师徒获宝擒怪之恩，只挽上意，便已得饱食、无所用心之神。所赠金玉，分毫不受，无可为心，是从傍面一衬。却命当驾官，照依四位常穿的衣服，各做两套，鞋袜各做两双，绦环各做两条，却于这些上用心，反逼“无所”，已为“色庄”立案。外备乾粮烘炒，先擒“食”字，翻转“用心”，“无所”二字，便已传神。倒换了通关文牒，大排銮驾，并文武多官、满城百姓、伏龙寺僧人，心虽不放，却又不肯用，紧接此笔，便已领得全题之脉。大吹大打送四众出城。约有二十里，先辞了国王，众人又送二十里辞回。伏龙寺僧人，送有五六十里不回，有的要同上西天，有的要修行伏侍。行者见都不肯回去，遂弄个手段，把毫毛拔了三四十根，吹口仙气，叫“变”！都变作斑斓猛虎，拦住

前路，寅虎属木，照下色庄，此荆棘木仙之所由来也。哮吼踊跃。众僧方惧，不敢前进。大圣才引师父策马而去。少时间，去得远了，众僧人放声大哭，都喊：“有恩有义的老爷，我等无缘，不肯度我们也！”哮吼大哭，是虚笼下章“论笃”之意。且不说众僧啼哭。

却说师徒四众走上大路，却才收回毫毛，一直西去。正是时序易迁，又早冬残春至，草木萌动矣。不暖不寒，正好逍遥行路。忽见一条长岭，岭顶上是路。三藏勒马观看，那岭上荆棘正是心上的茅茨，却从祭赛国里长出，更妙。丫叉，薜萝牵绕，虽是有道路的痕迹，左右却都是荆棘刺针。写难矣哉，更透。唐僧叫：“徒弟，这路怎生走得？”行者道：“怎么走不得？”又道：“徒弟呵，路痕在下，荆棘在上，只除是蛇虫伏地而游，方可去了；若你们走，腰也难伸，教我如何乘马？”实在危险可虑，是以不得不为取经者道也。○先点“难”字，便已清出题界。八戒道：“不打紧，等我使出钯柴手来，把钉钯分开荆棘。莫说骑马，就抬轿也包你过去。”不肯用心，却肯用力，是从傍面一衬。三藏道：“你虽有力，长远难熬，却不知有多少远近，怎生费得这许多精神？”故曰难。行者道：“不须商量，等我去看看。”将身一纵，跳在半空看时，一望无际。真个是：

匝地远天，凝烟带雨。夹道柔茵乱，漫山翠盖张。密密搓搓初发叶，攀攀扯扯正芬芳。遥望不知何所尽，近观一似绿云茫。蒙蒙茸茸，郁郁苍苍。风声飘索索，月影映煌煌。有松有柏还有竹，多梅多柳更多桑。是为松竹梅杏、丹枫柏桧伏案。薜萝缠古树，藤葛绕垂杨。盘团似架，联络如床。有处花开真布锦，无端卉发远生香。为人谁不遭荆棘，那见西方荆棘长。只写草木畅茂，便得无所用心之神。

行者看罢多时，将云头按下道：“师父，这去处远哩。”三藏问：“有多少远？”行者道：“一望无际，似有千里之遥。”这条路上取经，真是难事。三藏大惊道：“怎生是好？”难。沙僧笑道：“师父莫愁，我们也学烧荒的，放上一把火，烧绝了荆棘过去。”偏会学懒，便是不用心的真病。八戒道：“莫乱谈！烧荒的，须在十来月，草衰木枯，方好引火。如今正是蕃盛之时，怎么烧得？”行者道：“就是烧得，也怕人了。”三藏道：“这般怎生得度？”八戒笑道：“要得度，还依我。”好呆子！捻个诀，念个咒语，把腰躬一躬，叫“长”！就长了有二十丈高下的身躯。把钉钯幌一幌，教“变”！就变了有三十丈长短的钯柄。拽开步，双手使钯，将荆棘左右搂开：虽有此钯，恐亦搂不得许多。“请师父跟我来也。”三藏见了甚喜，即策马紧随后面，沙僧挑着行

李，行者也使铁棒拨开。这一日未曾住手，行有百十里，一路钉钯，惟此处甚为得用。将次天晚，终日。见有一空阔处，当路上有一通石碣，上有三个大字，乃“荆棘岭”，奇文。○乃无所用心之处也。下有两行十四个小字，乃：

荆棘蓬攀八百里，古来有路少人行。何塞之者多，而用之者少。故孔子云，未闻好学者也。

八戒见了笑道：“等我老猪与他添上两句：

自今八戒能开破，直透西方路尽平。”八戒果能用心，此路便自不难。

三藏忻然下马，道：“徒弟呵，累了你也。我们就在此住过了今宵，待明日天明再走。”“终日”二字忽作一顿，文心有致。八戒道：“师父莫住，趁此天色晴明，我等有兴，连夜拨开路，走他娘！”那长老只得相从。八戒上前努力，师徒们人不住手，马不停蹄。又行了一日一夜，却又天色晚矣。又是一日。那前面蓬蓬结结，不是不能行，亦便不易行，方得“难”字之妙。又闻得风敲竹韵，飒飒松声，松声竹韵，先为谈诗一逗。却好又有一段空地，中间乃是一座古庙。乃五脏庙，即心之地也。庙门之外，有松柏凝青，不是岭上的荆棘成林，正见心上的茅柴已经成树。写“无所用心”，更奇。桃梅斗丽。偏生心上长出这些，可怪。三藏下马，与三个徒弟同看。只见：只写草木畅茂，下章“色庄”二字便不突。

岩前古庙枕寒流，落日荒烟锁废丘。白鹤丛中深岁月，绿芜台下自春秋。竹摇青佩疑闻语，鸟弄馀音似诉愁。鸡犬不通人迹少，闲花野蔓绕墙头。心田不耕，以致古庙荒废。是为无所用心者一叹。

行者看了道：“此地少吉多凶，不宜久坐。”危险可知。沙僧道：“师兄差疑了。似这杳无人烟之处，又无个怪兽妖禽，怕他怎的？”说不了，忽见一阵阴风，庙门后转出一个老者，【侧批】按下君子。头戴角巾，身穿淡服，手持拐杖，足踏芒鞋，后跟着一个青脸獠牙、红须赤身鬼使，【侧批】按下色庄。头顶着一盘面饼，跪下道：“大圣，小神乃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接待，特备蒸饼一盘，奉上老师父，各请一餐。此地八百里更无人家，聊吃些儿充饥。”虚出饱食，笔意更醒。八戒欢喜，上前舒手，就欲取饼。不肯用心，倒肯用饭，斯世此人不乏。不知行者端详已久，喝一声：“且住！

这厮不是好人！休得无礼！你是甚么土地？来诳老孙！看棍！”那老者见他打来，将身一转，化作一阵阴风，“呼”的一声，把个长老掇将起去，林迷树障，其知所之。不知何所。慌得那大圣没跟寻处，八戒、沙僧俱相顾失色，白马亦只自惊吟。三兄弟连马四口，恍恍忽忽，远望高张，并无一毫下落，前后找之。不题。

却说那老者同鬼使，把长老抬到一座烟霞石屋之前，轻轻放下，与他携手相搀道：“圣僧休怕。我等不是歹人，乃荆棘岭十八公是也。是株大夫松。因风清月霁之宵，特请你来会友谈诗，日食无事，特邀闲谈耳。消遣情怀故耳。”无非消食解闷，说的便没要紧。那长老却才定性睁眼，仔细观看。真个是：

漠漠烟云去所，清清仙境人家。正好洁身修炼，堪宜种竹栽花。每见翠岩来鹤，时闻清沼鸣蛙。更赛天台丹灶，仍期华岳明霞。说甚耕云钓月，此间隐逸堪夸。坐久幽怀如海，朦胧月上窗纱。写得幽闲清静，是无事的景象。

三藏正自点看^[1]，渐觉月明星朗，只听得人语相谈，都道：“十八公请得圣僧来也。”长老抬头观看，乃是三个老者：前一个霜姿丰采，第二个绿鬓婆娑，第三个虚心黛色。各各面貌、衣服俱不相同，都来与三藏作礼。长老还了礼道：“弟子有何德行，敢劳列位仙翁下爱？”十八公笑道：“一向闻知圣僧有道，等待多时，今幸一见。如果不吝珠玉，宽坐叙怀，足见禅机真派。”【侧批】竹院逢僧，又得清闲半日。三藏躬身道：“敢问仙长大号？”十八公道：“霜姿者，号孤直公；柏。○黛色参天。绿鬓者，号凌空子；桧。○志气凌云。虚心者，号拂云叟；清风高节。老拙号曰劲节。”松。心坚而且硬，更无所用。三藏道：“四翁尊寿几何？”孤直公道：

我岁今经千岁古，甚矣，此心之不用也久矣。撑天叶茂四时春。香枝郁郁龙蛇状，碎影重重霜雪身。自幼坚刚能耐老，从今正直喜修真^[2]。鸟栖凤宿非凡辈，落落森森远俗尘。不说于世无用，反说与世相远偏，是无用之人，会作身分。

凌空子笑道：

吾年千载傲风霜，高干灵枝力自刚。夜静有声如雨滴，秋晴荫影似云张。盘根已得长生诀，受命尤宜不老方。留鹤化龙非俗辈，苍苍爽爽近仙乡。竟是神仙，则世上有钱的闲汉尽成活佛。

拂云叟笑道：看他个个吃得身强体健，只是不肯劳心而便欲果正，故曰难。

岁寒虚度有千秋，老景潇然清更幽。不杂嚣尘终冷淡，饱经霜雪自风流。七贤作侣同谈道^[3]，六逸为朋共唱酬^[4]。戛玉敲金非琐琐，天然情性与仙游。只怕神仙也要修炼，不可以空空而到也。

劲节十八公笑道：看他保养得都鹤发童颜、仙风道骨，但只希图身子清闲，便不肯用心，虽活万载又何益。

我亦千年约有馀，苍然贞秀自如如。堪怜雨露生成力，借得乾坤造化机。万壑风烟惟我盛，四时洒落让吾疏。盖张翠影留仙客，博弈调琴讲道书。四生六道，但不知讲的是那一道。○不说不用，反说肯用，更妙。

三藏称谢道：“四位仙翁，俱享高寿，但劲节翁又千岁馀矣。木过千年，其心已枯，是以只讲岁久，而无所用心之神自到。高年得道，丰采清奇，得非汉时之四皓乎^[5]？”高山四皓，高祖时人。四老道：“承过奖，承过奖。吾等非四皓，乃深山之‘四操’也。按下‘君子者乎’，殊妙。敢问圣僧，妙龄几何？”三藏合掌躬身答曰：

四十年前出母胎，未产之时命已灾。逃生落水随波滚，幸遇金山脱本骸。养性看经无懈怠，诚心拜佛敢俄捱。今蒙皇上差西去，路遇仙翁下爱来。此爱实不敢过劳。

四老俱称道：“圣僧自出娘胎，即从佛教，果然是从小修行，真中正有道之上僧也。我等幸接台颜^[6]，敢求大教，望以禅法指教一二，懒于用心者只想清静无为，此禅宗之所以是问也。足慰生平。”长老闻言，慨然不惧。即对众言曰：

禅者，静也；法者，度也。静中之度，非悟不成。悟者，洗心涤虑，脱俗离尘是也。夫人身难得，中土难生，凡我同人，读此须当痛哭。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若然，则心可不用乎哉？至德妙道，渺漠希夷^[7]，六根六识，遂可扫除。菩提者，不死不生，无馀无欠，空色包罗，圣凡俱遣。访真了元始钳锤，悟实了牟尼手段。发挥象罔^[8]，踏碎涅槃。必须觉中觉了悟中悟，一点灵光全保护。放开烈焰照婆娑，法界纵横独显露。此心要时刻照鉴，犹恐有不到之处，而况寂然不动者，岂不枉饱此饭耶？至幽微，更守固，玄关口说谁人度？我本元

修大觉禅，有缘有志方记悟。彼饱食无用者，奚有于此。○此是一反。

四老侧耳受了，无边喜悦，一个个稽首皈依，躬身拜谢道：“圣僧乃禅机之悟本也。”拂云叟道：“禅虽静，法虽度，须要性定心诚。总为大觉真仙，终坐无生之道。我等之玄，又大不同。”三藏云：“道乃非常，体用合一，如何不同？”拂云叟笑云：

我等生来坚实，体用比尔不同。感天地以生身，蒙雨露而滋色。笑傲风霜，消磨日月。看来心可不用，食不可不饱。一叶不凋，千枝节操。似这话不叩冲虚，你执持梵语。道也者，本安中国，反来求证西方。空费了草鞋，不知寻个甚么？反以用心为多事，是诚不用其心者。石狮子剜了心肝，野狐涎灌彻骨髓。忘本参禅，妄求佛果，都是我荆棘岭葛藤谜语，萝藦浑言^[9]。此般君子，怎生接引？这等规模，如何印授？必须要检点见前面目，静中自有生涯。是欲于清静无为之中以寻道路，此又一正。没底竹篮汲水，无根铁树生花。灵宝峰头牢着脚，归来雅会上龙华。无端就想作佛，从无此理。○不肯用心，总是要身子受用，故云然。

三藏闻言，叩头拜谢。十八公用手搀扶，孤直公将身扯起。凌空子打个哈哈道：“拂云之言，分明漏泄。这个不用心的秘诀，谨不泄漏，然已无人不喻矣。圣僧请起，不可尽信。我等趁此月明，原不为讲论修持，且自吟哦逍遥，放荡襟怀也。”二语道破真病。拂云叟笑指石屋道：“若要吟哦，且入小庵一茶，何如？”长老真个欠身，向石屋前观看。门上有三个大字，乃“木仙庵”。不是荆棘果能成仙，正见茅柴都会作怪。○虽无百车，然已不少。遂此同入，又叙了坐次。忽见那赤身鬼使捧一盘茯苓膏，将五盏香汤奉上。四老请唐僧先吃，三藏惊疑，不敢便吃。那四老一齐享用，三藏却才吃了两块，各饮香汤，收去。茯苓香汤，是饱食的正面。三藏留心偷看，只见那里玲珑光彩，如月下一般：

水自石边流出，香从花里飘来。满座清虚雅致，全无半点尘埃。心都用到此处，窃恐龙华会上没有此仙。

那长老见此仙境，以为得意，情乐怀开，十分欢喜。心亦羡慕此境，此荆棘之所以闭塞不开也。忍不住念了一句道：

禅心似月迥无涯。

劲节老笑而即联道：

诗兴如天青更新。

孤直公道：

好句漫（栽）〔栽〕转锦绣。

凌空子道：

佳文不点唾奇珍。

拂云叟道：

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始重删雅颂分。

三藏道：“弟子一时失口，胡谈几字，诚所谓班门弄斧。适闻列仙之言，清新飘逸，真诗翁也！”只写谈诗，便已照定“论笃”。劲节老道：“圣僧不必闲叙。出家人全始全终。既有起句，何无结句？望卒成之。”三藏道：“弟子不能，烦十八公结而成篇为妙。”劲节道：“你好心肠！你起的句，如何不肯结果？慳吝珠玑，非道理也。”三藏只得续后句云：

半枕松风茶未熟，吟怀潇洒满腔春。

十八公道：“好个‘吟怀潇洒满腔春’！”只徒口谈，漫不经心，偷闲爱懒，恰是无所用心的真病。孤直公道：“劲节，你深知诗味，所以只管咀嚼。何不再起一篇？”十八公亦慨然不辞道：“我却是顶针字起^[10]：石室中谈诗，按下‘论笃’，更妙。

春不荣华冬不枯，云来雾往只如无。”

凌空子道：“我亦体前顶针二句：

无风摇拽婆娑影，不说自己不用，倒反说无风摇拽，更妙。有客忻怜福寿图。”自然吃得丰姿饱满。

拂云叟亦顶针道：

“图似西山坚节老，清如南国没心夫。”怪不得不用不想。没心极得“无所”二字之妙。

孤直公亦顶针道：

“夫因侧叶称梁栋，台为横柯作宪乌^[11]。”本属无用，反说可用，更奇。

长老听了，赞叹不已道：“真是阳春白雪，浩气冲霄。弟子不才，敢再起两句。”孤直公道：“圣僧乃有道之士，大养之人也。圣水神火，无烦再道。不必再相联句，请赐教全篇，庶我等亦好勉强而和。”三藏无已，只得笑吟一律曰：

杖锡西来拜法王^[12]，愿求妙典远传扬。金芝三（绣）〔秀〕诗坛瑞，宝树千花莲蕊香。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立行藏。修成玉像庄严体，极乐门前是道场。只徒身体畅快，安得不失时，安得不废事？尚想入道，诚难矣。

四老听毕，俱极赞扬。十八公道：“老拙无能，大胆搀越^[13]，也勉和一首。”云：

劲节孤高笑木王，灵椿不似我名扬。山空百丈龙蛇影，泉汲千年琥珀香。解与乾坤生气概，喜因风雨化行藏。衰残自愧无仙骨，惟有苓膏结寿场^[14]。衰老无能，只好强饭以自佳。

孤直公道：“此诗起句豪雄，联句有力，但结句自谦太过矣。堪羨！堪羨！老拙也和一首。”曰：按下“是与”更透。

霜姿常喜宿禽王，四绝堂前大器扬^[15]。露重珠缨蒙翠盖，风轻石齿碎寒香。长廊夜静吟声细，古殿秋阴淡影藏。元日迎春曾献寿^[16]，老来寄傲在山场。若果有用，岂终见弃。

凌空子笑而言曰：“好诗！好诗！真个是月胁天心^[17]，老拙何能为和？但不可空过，也须扯淡几句。”云：

梁栋之材近帝王，太清宫外有声扬^[18]。晴轩恍若来青气，暗壁寻常度翠香。壮节凛然千古秀，深根结矣九泉藏。凌云世盖婆娑影，不在群芳艳丽场。不说其心不用，反夸才堪大用，抱道自负。真写出一番深意，尤为奇绝。

拂云叟道：“三公之诗，高雅清淡，正是放开锦绣之囊也。我身无力，

我腹无才，得三公之教，茅塞顿开。无已，也打油几句，幸勿哂焉^[19]。”曰：

淇澳园中乐圣王^[20]，渭川千亩任分扬^[21]。翠筠不染湘娥泪，班箨堪传汉史香^[22]。霜叶自来颜不改，烟梢从此色何藏。子猷去世知音少^[23]，亘古留名翰墨场。果以此为清高，则凡饱食无事者，俱得以之借口。

三藏道：“众仙老之诗真个是吐凤喷珠，游夏莫赞^[24]。厚爱高情，感之极矣。但夜已深沉，以视“终日”，又深一层。三个小徒不知在何处等我。弟子不能久留，敢此告回寻访，尤无穷之至爱也。望老仙指示归路。”本题至此已完，以下另起一波收煞余文，以起下意。四老笑道：“圣僧勿虑。我等也是千载奇逢。况天已晴爽，月明如昼。再请宽坐，待天晓，自当远送过岭，高徒一定可相会也。”正话间，只见石屋之外，有两个青衣女童，挑一对绛纱灯笼，后引着一个仙女。那仙女捻着一枝杏花，笑吟吟进门相见。那仙女怎生模样？他生得：

青姿妆翡翠，丹脸赛胭脂。星眼光还彩，蛾眉秀又齐。下衬一条五色梅浅红裙子，上穿一件烟里火比甲轻衣。弓鞋鸾凤嘴，绫袜锦拖泥。妖娆娇似天台女，不亚当年俏妲姬。照下色庄，天然巧绝。

四老欠身问道：“杏仙何来？”杏脸桃腮，是个粉饰之人。那女子对众道了万福，道：“知有佳客在此赓酬^[25]，特来相访，松篁未离，杏林紧接，足见茅柴满道。敢求一见。”十八公指着唐僧道：“佳客在此，何劳求见？”三藏躬身，不敢言语。那女子叫：“快献茶来。”又有两个黄衣女童，捧一个红漆丹盘，盘内有六个细磁茶盂，盂内设几品异果，横担着匙儿，提一把白铁嵌黄铜的茶壶，壶内香茶喷鼻。斟了茶，那女子微露春葱，捧磁盂先奉三藏，次奉四老，点缀饱食，却是后意。然后一盏，自取而陪。凌空子道：“杏仙为何不坐？”那女子方才去坐。茶毕，欠身问道：“仙翁今宵盛乐，佳句请教一二如何？”拂云叟道：“我等皆鄙俚之言，惟圣僧真盛唐之作，甚可嘉羡。”那女子道：“如不吝教，乞赐一观。”四老即以长老前诗后诗并禅法论，宣了一遍。那女子满面春风，只怕诗翁已一腔心事。对众道：“妾身不才，不当献丑。但聆此佳句，似不可虚也。勉强将后诗奉和一律如何？”他亦要作诗，照下更为奇绝。遂朗吟道：

上盖留名汉武王^[26]，周时孔子立坛场^[27]。杏坛讲学，是用此意。董仙爱我成林积^[28]，庐山有杏林，董奉故里。孙楚曾怜寒食香^[29]。雨润红姿娇且嫩，烟蒸翠色显还藏。自知过熟微酸意，不闻糖气，倒有酸意。

闲人得此，大慰渴想。落处年年伴麦场。

四老闻诗，人人称贺，都道：“清雅脱尘，句内包含春意。好个‘雨润红姿娇且嫩’！偏于这些上用心，是为‘无所’二字作一反照。‘雨润红姿娇且嫩’！”那女子笑而悄启道：“惶恐，惶恐。适闻圣僧之章，诚然锦心绣口。如不吝珠玉，赐教一阕如何？”唐僧不敢答应。

那女子渐有见爱之情，和尚何幸，而得蒙此爱。挨挨轧轧，渐近坐边，低声悄语，呼道：“佳客莫者，趁此良宵，不要子待要怎的？人生光景，能有几何？”这才写出题之真境，而不用心者大概俱作此想。十八公道：“杏仙尽有仰高之情，圣僧岂可无俯就之意？如不见怜，是不知趣了也。”孤直公道：“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吊下君子。决不苟且行事。如此样举措，是我等取罪过了。污人名，坏人德，非远达也^[30]。果是杏仙有意，可教拂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有杏不须梅。我与凌空子保亲，【侧批】伏后“成”字。成此姻缘，何不美哉！”偏于这些上有心，若尽说他无所用，岂不冤屈？三藏听言，遂变了颜色，跳起来高叫道：“汝等皆是一类怪物，是些无所用心的枯树怪。这般诱我！当时只以砥砺之言，谈玄谈道可也，如今怎么以美人局来骗害贫僧，是何道理？”言清行浊，口是心非，全然笼起下意。

四老见三藏发怒，一个个咬指担惊，再不复言。那赤身鬼使暴躁如雷道：“这和尚，好不识抬举！我这姐姐那些儿不好？他人材俊雅，玉质娇姿；不必说那女工针指，只这一段诗材，也配得你过。此材若作葫芦架，大为可惜。你怎么这等推辞？休错过了！孤直公之言甚当，如果不可苟合，待我再与你主婚。”三藏大惊失色，凭他们怎么胡谈乱讲，只是不从。鬼使又道：“你这和尚，我们好言好语，你不听从；若是我们发起村野之性，【侧批】伏下鲁莽。还把你掇了去，教你和尚不得做，老婆不得取，不僧不俗，倒落得饱食无事。却不枉为人一世也。”若然，则作和尚取老婆便不枉为人矣乎。那长老心如金石，坚执不从，似此鬼谈，焉可轻信？暗想道：“我徒弟们不知在那里寻我哩。”说一声，止不住眼中堕泪。那女子陪着笑，挨至身边，翠袖中取出一个蜜合绫三字绝妙，口说不从，不知心已默会矣。汗巾来，与他揩泪大抵还是杏仙，方可茅塞，其余不过强饭而已。道：“佳客，勿得烦恼。我与你倚玉偎香，【侧批】伏后厌烦。耍子去来。”似此强颜，安得为君子？长老“咄”的一声吆喝，跳起身来就走。被那些人扯扯拽拽，嚷到天明。虽则日里饱食，夜里却到用心。这个和尚庶不为宣圣所忧虑也。

忽听得那里叫声：“师父，师父，你在那方言语也？”正在这里高兴。原来那孙大圣与八戒、沙僧牵着马，挑着担，一夜不曾住脚，【侧批】老僧偷得半日，不知徒弟忙了一夜。穿荆度棘，东寻西找。却好半云半雾的，过了八百里荆棘岭西下，听得唐僧吆喝，却就喊了一声。那长老挣出门来，这个林里闯出，真是难事。叫声：“悟空，我在这里哩！快来救我！快来救我！”那四老与鬼使，那女子与女童，幌一幌都不见了。

须臾间，八戒、沙僧俱到跟前，道：“师父，你怎么得到此也？”三藏扯住行者道：“徒弟阿，多累了你们了。昨日晚间见的那个老者，言说土地送斋一事，是你喝声要打，他就把我抬到此方。他与我携手相搀，走入门，又见三个老者，来此会我，俱道我做“圣僧”。一个个言谈清雅，极善吟诗。“论笃”二字，已隐隐欲跃。我与他（赛）（赅）和相攀。觉有夜半时候，又见一个美貌女子，花灯火也来这里会我，吟了一首诗，称我做‘佳客’。因见我相貌，欲求配偶。我方省悟，正不从时，又被他做媒的做媒，保亲的保亲，主婚的主婚，我立誓不肯。为何默合。故孔子云：“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侧批】按下“决无有成”。正欲挣着要走，与他嚷闹，不期你们到了。一则天明，不惟终日，兼之又是一夜。二来还是怕你，只才还扯扯拽拽，忽然就不见了。”行者道：“你既与他叙话谈诗，就不曾问他个名字？”三藏道：“我曾问他之号。那老者唤做十八公，号劲节；第二个号孤直公；第三个号凌空子；第四个号拂云叟；那女子称他做杏仙。”八戒道：“此物在于何处？不知就在心上。才往那方去了？”三藏道：“去向之方，不知何所。但只谈诗之处，去此不远。”

他三人同师父看处，只见一座石崖，崖上有“木仙庵”三字。怪不得心无所用，不想尽是些木人。三藏道：“此间正是。”行者仔细观之，却原来是一株大桧树，一株老柏，一株老松，一株老竹，尽是些枯树。○此段照下君子。竹后有一株丹枫。再看崖那边，还有一株老杏，二株腊梅，二株丹桂。此段照下色庄，正与前衣服鞋袜相应。行者笑道：“你可曾看见妖怪？”八戒道：“不曾。”行者道：“你不知，就是这几株树木在此成精也。”不是岭上的荆棘成精，正是心上的茅柴作怪。八戒道：“哥哥，怎得知成精者是树？”行者道：“十八公乃松树，孤直公乃柏树，凌空子乃桧树，拂云叟乃竹竿，赤身鬼乃枫树，杏仙即杏树，女童即丹桂、即腊梅也。”为间不用则茅塞之，何况日久不用，未有不长成树者也。八戒闻言，不论好歹，一顿钉钯，三五长嘴，连（根）

（拱）带筑，把两颗腊梅、丹桂、老杏、枫杨俱挥倒在地，若有所用

心，焉能长的到此际？果然那根下俱鲜血淋漓。大抵危险，故曰“难”。三藏近前扯住道：“悟能，不可伤了他。他虽成了气候，却不曾伤我。我等找路去罢。”行者道：“师父，不可惜他，恐日后成了大怪，害人不浅也。”那呆子索性一顿钯，将松柏桧竹一齐皆筑倒。不能免患，又焉能进德？结到“难”字，如题而止。却才请师父上马，往大路一齐西行。

毕竟不知前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西游》一书，有色象之魔、五行之魔、情欲之魔、水火之魔、风土之魔、禽兽之魔，又有人魔、鬼魔，神魔、仙魔，此木仙庵乃一草木之魔也。

人生心上，无日不在荆棘丛林，何止八百里？然各有荆棘，亦各有钉钯，非用心者不能扫荡开除也。

和尚不列四民之中，不在五伦之内。不耕不织，不读不艺，每日丰衣足食，清闲无事，不谓心上却长出一株红杏，根深叶茂，牢不可去。若尽道它无所用，岂不冤死？

和尚谈诗，原非所宜，《西游》特书，深罪长老也。至今方丈不悟，犹每每刊刻，则亦不知所用矣。

诗以言志，故谈诗即谈心也。而心俱作偷闲爱懒，日食无为之想，且不以不用为可耻，反以用心为可笑。故此之曰“木仙”，诚见其如朽木腐草，终归于无用者也。

凡系木心，俱属无用。再过千年，硬者越硬，朽者愈枯，益无所用矣。故首称劲节千年，正取此义。况竹尤属无心，虽欲用而不可复得。以此写意，无所用心之神，更觉奇妙。

下文是论笃，故此章先为一谈诗。松竹系对君子，梅杏影射色庄，笔笔只写本题，不知处处已全然照定下意。

[1] 点看：查点察看。

[2] 修真：道教谓学道修行为修真。

[3] 七贤：指晋初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刘伶、向秀、山涛、王戎、阮咸。

[4] 六逸：指唐代竹溪六逸，即李白、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

[5] 四皓：即商山四皓。指秦末隐居商山的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四人须眉皆白，故称商山四皓。

[6] 台颜：敬辞，犹尊颜。

[7] 希夷：视之不见曰希，听之不闻曰夷。指虚寂玄妙。

[8] 象罔：《庄子》寓言中的人名。指不着痕迹、不刻意追求的境界。

[9] 蓏（luǒ）：瓜类植物的果实。

[10] 顶针：一种修辞方法，以上句末字作下句首字，前诗以“春”结尾，故此从“春”开始。

[11] 宪乌：御史台的别称。

[12] 杖锡：拄着锡杖。谓僧人出行。锡，锡杖，云游僧所持法器。

[13] 搀越：超越本分而抢先。

[14] 苓：茯苓，生于松根上。这首诗是松树诗，故以生于松树的琥珀、茯苓作暗示。

[15] 四绝堂：湖南岳麓山道林寺旁的建筑，门前有晋代古柏。

[16] 元日迎春：元日即元旦，今春节。汉代习俗，元日以柏叶酒上寿。这首诗是柏树诗，以此暗示。

[17] 月胁天心：古人形容诗句精妙奇巧、出人意表为“穿天心，出月胁”。

[18] 太清宫：在安徽亳州，附近多有桧树，这首诗是桧树诗，以此暗示。

[19] 哂（shěn）：讥笑。

[20] 淇澳（qí yù）：淇水弯曲处。《诗经》中有《淇澳》篇，其中有“绿竹猗猗”句。

[21] 渭川千亩：指竹，典出《史记》。

[22] “翠筠”两句：出自唐人王睿的《咏竹》诗，稍有改动。上句用湘妃竹的典故，下句用汉高祖竹皮冠的典故。

[23] 子猷（yóu）：晋人王子猷性爱竹，曾说“不可一日无此君”。这首诗是竹诗，所以多用与竹相关的典故。

[24] 游夏莫赞：《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游夏，孔子弟子子游、子夏的合称，二人都以文学见长。赞，参与。

[25] 赓（gēng）酬：以诗歌与人唱和赠答。下“赓和”同义。

[26] 汉武王：即汉武帝，传说汉武帝求仙时曾有人献杏，流传后世，称为汉帝杏。

[27] 孔子立坛：山东曲阜孔子讲学处称杏坛。

[28] 董仙：三国隐士董奉行医为生，允许病人免费医治，只以种植杏树为酬谢，多年后所居之处成为杏林，后以“杏林”指代良医。

[29] “孙楚”句：晋人孙楚曾在寒食节用杏酪祭祀介子推。这首是杏诗，多用杏的典故。

[30] 远达：高远豁达。

第六十五回

妖邪假设小雷音 四众皆遭大厄难

“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且天下事有大必有小，有真即有假。故孔子云：“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此假之所由来也。于是有假道学、假才子、假聪明、假仁义、假忠孝、假廉节，无一不有假，甚至假之不已，则径假如来、假雷音矣。此迨久假而不归者也。入其门者，恐无三藏之真传；求其经者，惟有杜道之一撰。诵之，死者不能超生；聆之，生者亦要笑死。局面之所在，人胡可以不察也。

且局面之设，亦何定之有？或因其人，或就其事，皆可假设。故亦不必如来，不必雷音。然可以悚动装盖人者，则莫如如来，莫如雷音。

夫荆棘岭后何以紧接小雷音？其法脉之贯串，实深细而渊微也。盖人慕此高风馥韵，莫不效东施之丑态。于是妆点庙貌，粉饰维那，谈天说地，俨然以高人雅士自居。不知却作出种种的奇形怪状，流入其间而不自觉。此小雷音之所以设，黄眉之所由来也。

这回因果，劝人为善，切休作恶。一念生，神明照鉴，任他为作。拙蠢乖能君怎学，两般还是无心药^[1]。趁生前有道正该修，莫浪泊。

认根源，脱本壳；访长生，须把捉。要时时明见，醍醐斟酌。贯彻三关填黑海，管教善者乘鸾鹤。那其间愍故更慈悲，登极乐。

话表唐三藏一念虔诚，截清上意，便已扣定“笃”字。且休言天神保护，似这草木之灵尚来引送，梅香桂馨，反照下章污秽稀柿之意。雅会一宵，脱出荆棘针刺，再无萝藦攀缠。四众西进，行勾多时，又值冬残，正是那三春之日：先笼色庄，便已清出题界。

物华交泰，斗柄回寅。草芽遍地绿，柳眼满堤青。一岭桃花红锦浣^[2]，半溪烟水碧罗明。几多风雨，无限心情。日晒花心艳，燕衔苔蕊

轻。山色王维画浓淡，鸟声季子舌纵横^[3]。隐隐打到“论笃”，方不泛。芳菲铺绣无人赏，调高者寡和，此句是笼君子。蝶舞蜂喧却有情。巴人下里，偏有人听此句，落到“色庄”。

师徒们也自寻芳踏翠，缓随马步。便有抱琴访道之意。正行之间，忽见一座高山，远望着与天相接。高抬声价，外面何等声势。三藏扬鞭指道：“悟空，那座山也不知有多少高，可便似接着青天，透冲碧汉。”行者道：“古诗云：‘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4]。’但言山之极高，无可与他比并，岂有接天之理？”若非天碍，几何而不谎破也。八戒道：“若不接天，如何把昆仑山号为天柱？”行者道：“你不知。自古天不满西北，昆仑山在西北乾位上，故有顶天塞空之意，自高自大，真有目空一世之意。【侧批】天理也。按下“有成之理”。遂名天柱。”沙僧笑道：“大哥把这好话儿莫与他说。他听了去，又降别人。道听而途说，其不足与也明矣。我每且走路，等上了那山，就知高下也。”那呆子赶着沙僧，厮耍厮斗。老师父马快如飞，须臾，到那山崖之边，一步步往上行来，只见那山：

林中风飒飒，涧底水潺潺。鸦雀飞不过，神仙也道难。千崖万壑，亿曲百湾。尘埃滚滚无人到，怪石森森不厌看。有处有云如水滉，是方是树鸟声繁。鹿衔芝去，猿摘桃还。狐貉往来崖上跳，麋獐出入岭头顽。忽闻虎啸惊人胆，班豹苍狼把路拦。

唐三藏一见心惊。孙行者神通广大，你看他一条金箍棒，哮吼一声，吓过了狼虫虎豹，剖开路，引师父直上高山。行过岭头，下西平处，忽见神光蔼蔼，彩雾纷纷，有一所楼台殿阁，影影的钟磬悠扬。俨然有雍容大雅之风。三藏道：“徒弟每看，是个甚么去处？”行者抬头，用手搭凉篷，仔细观看，好个所在！真个是：

珍楼宝座，上刹名方。谷虚繁地籁，境寂散天香。青松带雨遮高阁，翠竹留云护讲堂。径有讲堂，其论可知。霞光缥缈龙宫显，彩色飘飘沙界长。【侧批】伏下为富。朱栏玉户，画栋雕梁。单在外面装点，是岂君子之所为。谈经香满座，语策月当窗。谈忠说孝，津津妙论。鸟啼丹树内，鹤饮石泉傍。四围花发琪园秀，三面门开舍卫光。楼台突兀门迎嶂，钟磬虚徐声韵长。窗开风细，帘卷烟茫。有僧情散淡，无俗意和昌。红尘不到真仙境，静土招提好道场^[5]。却于风情景物之中，写出一位高明道学之士。

行者看罢，回复道：“师父，那去处是便是座寺院，却不知禅光瑞

藹之中，又有些凶气，何也？气象不正，此笔先笼“色庄”。观此景象，也是雷音，高谈阔论，凿凿有声，但不知是君子小人。○妙写“论笃”“者乎”之神，如画。却又路道差池。君子小人，行境自然各别。我每到那厢，决不可擅入，恐遭毒手。”唐僧道：“既有雷音之景，莫不就是灵山？你休误了我诚心，担阁了我来意。”听说雷音，便以为如来，极得“是与”之妙。行者道：“不是，不是。灵山之路，我也走过几遍，那是这路途！”八戒道：“纵然不是，也必有个好人居住。”是笼君子。沙僧道：“不必多疑。此条路未免从那门首过，是不是，一见可知也。”“者乎”二字传神。行者道：“悟净说得有理。”那长老策马加鞭，至山门前，见“雷音寺”三个大字，好大门面，却从论笃里面串出个“色庄”，尤为确切。慌得滚下马来，倒在地下，口里骂道：“泼猢猻！害杀我也！现是雷音寺，还哄我哩！”论笃是与，其神如画。【侧批】虚吸下“成”字。行者陪笑道：“师父莫恼，你再看看，山门上乃四个字，你怎么口念出三个来？”【侧批】按下鲁莽。倒还怪我！”长老战兢兢的爬起来再看，真个是四个字，乃“小雷音寺”。原来不是雷音，妙不可言。三藏道：“就是小雷音寺，必定也有个佛祖在内。小庙儿里只恐请不出个大神道。经上言三千诸佛，想是不在一方，似观音在南海，普贤在峨眉，文殊在五台。这不知是那一位佛祖的道场。古人云：‘有佛有经，无方无宝。’我们可进去来。”既要拜此祖，何必又到西天。行者道：“不可进去！此处少吉多凶。若有祸患，你莫怪我。”翻论“是与”，天然绝妙。三藏道：“就是无佛，也必有个佛像。徒以像求之，则失之君子。我弟子心愿，遇佛拜佛，如何怪你。”即命八戒取袈裟，换僧帽，结束了衣冠，举步前进。

只听得山门里有人叫道：“唐僧，你自东土来拜见我佛，公然是佛，原以贤圣自居。怎么还这等怠慢？”三藏闻言，即便下拜。八戒也磕头，沙僧也跪倒，惟大圣牵马、收拾行李在后方入。到二层门内，就见如来大殿。殿门外宝台之下，摆列着五百罗汉、三千揭谛、四金刚、八菩萨、比丘尼、优婆塞，无数的圣僧、道者。真个也香花艳丽，瑞气缤纷。庄的极奇，庄的极妙。读下黄眉，不觉大笑。慌得那长老与八戒、沙僧一步一拜，偏有这些人与他，可怪可叹可悲，亦可笑也。拜上灵台之间。行者公然不拜。又闻得莲台座上厉声高叫道：“那孙悟空！见如来怎么不拜？”

不知行者又仔细观看，见得是假，原来不是君子，而与之者岂非大妄。遂丢了马匹、行囊，掣棒在手，喝道：“你这伙业畜！十分胆大。怎么假倚佛名，败坏如来清德。欺世盗名，此孔子所以为德之贼也。○

彼口读孔孟之书，而行狗彘之事者，宁不自愧。不要走！”双手轮棒，上前便打。只听得半空中“叮噹”一声，撇下一付金铙，写“论笃”奇。把行者连头带足，合在金铙之内。只说是讲道说义，孰知尽是大帽子盖人。慌得个猪八戒、沙和尚连忙使起钯杖，就被些阿罗、揭谛、圣僧、道者，一拥近前围绕。他两个措手不及，尽被拿了。将三藏捉住，一齐都绳穿索绑，紧缚牢拴。原来那莲花座上（桩）〔妆〕佛祖者，“色庄”二字，点得明醒。乃是个妖王，众阿罗等，都是些小怪，遂收了佛祖体像，依然现出妖身，自然要露出马脚。将三众抬入后边收藏。把行者合在金铙之中，永不开放，只阁在宝台之上，限三昼夜化为脓水，利害。○这个话说不应黑死，定要闷死。化后才将铁笼蒸他三个受用。这正是：

碧眼猢猻识假真，禅机见像拜金身。黄婆盲目同参礼，木母痴心共话论。邪怪生强欺本性，魔头怀恶诈天人。这个论说，原要哄尽世界。诚为道小魔头大，错入旁门枉费身。侧重“色庄”，便得立言之体。

那时群妖将唐僧之众收藏在后，把马拴在后边，把他的袈裟僧帽安在行李担内，亦收藏了，一壁厢严紧。不题。

却说行者合在金铙里，黑洞洞的，这个里面焉有明处。燥得满身流汗，左拱右撞，不能得出。急得他使铁棒乱打，莫想得动分毫。他心里没了算计，将身往外一挣，却要挣破那金铙。遂捻着一个诀，就长有千百丈高，那金铙也随他身长，全无一些瑕缝光明。却又捻诀，把身子往下一小，小如芥菜子儿，那铙也就随身小了，更无些些孔窍^[6]。随机应变，说得极其完密。他又把铁棒吹口仙气，叫“变”！即变做旛竿一样，撑住金铙。他却把（恼）〔脑〕后毫毛选长的拔下两根，叫“变”！即变做梅花头五瓣钻儿，挨着棒下钻有千百下，只钻得苍苍响响，再不钻动一些。这个话说费解。

行者急了，却捻个诀，念一声“唵嚩静法界，乾元亨利贞”的咒语，拘得那五方揭谛、六丁六甲、一十八位护教伽蓝，都在金铙之外，道：“大圣，我等俱保护你师父，不教妖魔伤害，你又拘唤我等做甚？”行者道：“我那师父，不听我劝解，就弄死他也不亏！但只你等怎么快作法，将这铙钹掀开，放我出来，再作处治。这里面不通光亮，满身暴躁，却不闷杀我也！”众神真个掀铙，就如长就的一般，莫想揭动分毫。故曰“笃”。金头揭谛道：“大圣，这铙钹不知是件甚么宝贝，【侧批】原来是个肉的。连上带下，合成一块。小神力薄，不能掀动。”行者道：“我在里面，不知使了多少神通，也不得动。”

揭谛闻言，即着六丁神保护着唐僧，六甲神看守着金铙，众伽蓝前后照察，他却纵起祥光，须臾间闯入南天门里，不待宣召，直上凌霄宝殿之下，见玉帝，俯伏启奏道：“主公，臣乃五方揭谛使。今有齐天大圣保唐僧取经，路遇一山，名小雷音寺，唐僧错认灵山进拜，原来是妖魔假设，困陷他师徒，将大圣合在一付金铙之内，进退无门，看看至死，特来启奏。”即传旨：“差二十八宿星辰，快去释厄降妖。”那星宿不敢少缓，随同揭谛出了天门。

至山门之内，有二更时分。那些大小妖精，因获了唐僧，老妖俱犒赏了，各去睡觉。众星宿更不惊张，都到铙钹之外，报道：“大圣，我等是玉帝差来二十八宿，到此救你。”行者听说大喜，便教：“动兵器打破，老孙就出来了。”众星宿道：“不敢打。此物乃浑金之宝，打着必响，响时惊动妖魔，却难救拔。等我们用兵器捎他，你那里但见有一些光处就走。”行者道：“正是。”你看他们使枪的使枪，使剑的使剑，使刀的使刀，使斧的使斧；扛的扛，抬的抬，掀的掀，捎的捎^[7]；弄到有三更天气，漠然不动，就是铸成了囹圄的一般。似此囹圄话，天人且不解，何况凡人。那行者在里边，东张张，西望望，爬过来，滚过去，莫想看见一些光亮。亢金龙道：“大圣呵，且休焦燥。观此宝定是个如意之物，断然也能变化。你在那里面，于那合缝之处，用手摸着，等我使角尖儿拱进来，你可变化了，顺松处脱身。”行者依言，真个在里面乱摸。这星宿把身变小了，那角尖儿就似个针尖一样，顺着钹合缝口上伸将进去。可怜用尽千斤之力，方能穿透里面。却将本身与角使法像，叫：“长！长！长！”角就长有碗来粗细。那钹口倒也不像金铸的，好似皮肉长成的，顺着亢金龙的角，紧紧噙住，四下里更无一丝拔缝^[8]。极写“论笃”，并无破绽。行者摸着他的角，叫道：“不济事！上下没有一毫松处。没奈何，你忍着些儿疼，带我出去。”

好大圣！即将金箍棒变作一把钢钻儿，将他那角尖上钻了一个孔窍，把身子变得似个芥菜子儿，拱在那钻眼里蹲着，叫：“扯出角去！扯出角去！”这星宿又不知费了多少力，方才拔出，使得力尽筋柔，倒在地下。行者却从他角尖钻眼里钻出，现了原身，掣出铁棒，照铙钹“啗”的一声打去，就如崩倒铜山，咋开金矿，可惜把个佛门之器，打做个千百块散碎之金。论不得矣。唬得那二十八宿惊张，五百揭谛发竖，大小群妖皆梦醒。

老妖王睡里慌张，急起来披衣擂鼓，聚点群妖，各执器械。此时天将黎明，一拥赶到宝台之下，只见孙行者与列宿围在碎破金铙之外，大

惊失色，破其伎俩，安得不怕？即令：“小的每，紧关了前门，不要放出人去。”这个风声焉敢走漏。行者听说，即携星众驾云，跳在九霄空里。那妖王收了碎金，排开妖卒，列在山门外。妖王怀恨，没奈何，披挂了，使一根短软狼牙棒，不疼不痒，极善极恶。出营高叫：“孙行者！好男子不可远走高飞，快向前与我交战三合！”行者忍不住，即引星众按落云头，观看那妖精怎生模样。但见他：

蓬着头，所谓囚首垢面，而谈诗书者。勒一条扁薄金箍；光着眼，簇两道黄眉的竖。悬胆鼻，孔窍开查；更好一副面皮。四方口，牙齿尖利。自然善说。穿一副叩结连环铠，勒一条生丝攒穗绦。脚踏乌喇鞋一对⁹，手执狼牙棒一根。此形似兽不如兽，【侧批】伏下不仁。相貌非人却似人。庄得异样，庄得出奇。异言异服，此所以为怪也。

行者挺着铁棒喝道：“你是个甚么怪物！擅敢假妆佛祖，侵占山头，虚设小雷音寺！”那妖王道：“这猴儿，是也不知我的姓名，故来冒犯仙山。此处唤做小西天。因我修行，得了正果，天赐与我的宝阁珍楼。我名乃是黄眉老佛。黄乃色也，佛即君子。公然装作君子，可恶。这里人不知，但称我为黄眉大王、黄眉爷爷。大王爷爷却只在眉目之间，“色庄”二字更为奇绝。一向久知你往西去，有些手段，故此设像显能，诱你师父进来，要和你打个赌赛。大言不惭，岂君子之所为。如若斗得过我，饶你师徒，让汝等成个正果；如若不能，将汝等打死，等我去见如来取经，果正中华也。”行者笑道：“妖精，不必海口。既要赌，快上来领棒！”那妖王喜孜孜使狼牙棒抵住。这一场好杀：

两条棒，不一样，说将起来有形状。一条短软佛家兵，一条坚硬藏海藏。都有随心变化功，今番相遇争强壮。短软狼牙杂锦妆，坚硬金箍蛟龙像。若粗若细实可夸，要短要长甚停当。猴与魔，齐打（杖）

〔仗〕，这场真个无虚诳。驯猴秉教作心猿，泼怪欺天弄假像。嗔嗔恨恨各无情，恶恶凶凶都有样。那一个当头手起不放松，这一个架丢劈面难推让。喷云照日昏，吐雾遮峰嶂。棒来棒去两相迎，忘生忘死因三藏。为此明新止至善耳。

看他两个斗经五十回合，不见输赢。那山门口鸣锣擂鼓，众妖精呐喊摇旗。这壁厢有二十八宿天兵共五方揭谛众圣各捐器械，吆喝一声，把那魔头围在中间。吓得那山门外群妖难擂鼓，战兢兢手软不敲锣。老妖魔公然不惧，一只手使狼牙棒，架着众兵，一只手去腰间解下一条旧白布搭包儿，不是口若悬河，径是解开布袋。○如此写出个“色庄”，绝妙。往上一抛，“滑”的一声响，把孙大圣、二十八宿与五方揭谛，一

搭包儿通装将去，有人相难，不是大帽一顶，就是布袋一条，可称布袋道学、大帽名公。挎在肩上，拽步回身。众小妖个个欢然，得胜而回。老妖教小的们取了三五十条麻索，解开搭包，拿一个，捆一个，一个个都骨软筋麻，皮肤窠皱^[10]。捆了抬去后边，不分好歹，俱掷之于地。妖王又命排筵畅饮，自旦至暮方散，各归寝处。不题。

却说孙大圣与众神捆至夜半，忽闻有悲泣之声。侧耳听时，却原来是三藏声音。哭道：“悟空呵，我

自恨当时不听伊，致令今日受灾危。金铙之内伤了你，麻绳捆我有谁知。四众遭逢缘命苦，三千功行尽倾颓。何由解得迢迢难，坦荡西方去复归。”与之者，其苦若是。

行者听言，暗自怜悯道：“那师父虽是未听吾言，今遭此害；然于患难之中，还有忆念老孙之意。趁此夜静妖眠，无人防备，且去解脱众等逃生也。”好大圣！使了个遁身法，将身一小，脱下绳来，走近唐僧身边，叫声：“师父。”长老认得声音，叫道：“你为何到此？”行者悄悄的把前项事告诉了一遍。长老甚喜道：“徒弟，快救我一救。向后事，但凭你处，再不强了。”行者才动手，先解了师父，放了八戒、沙僧，又将二十八宿、五方揭谛个个解了。又牵过马来，教快先走出去。方出门，却不知行李在何处，又来找寻。亢金龙道：“你好重物轻人！既救了你师父，就勾了，又还寻甚行李？”行者道：“人固要紧，衣钵尤要紧，包袱中有通关文牒、锦襕袈裟、紫金钵盂，俱是佛门至宝，如何不要！”八戒道：“哥哥，你去找寻，我等先去路上等你。”你看那星众簇拥着唐僧，使个设法，共弄神通，一阵风，撮出垣围，奔大路，下了山坡，却屯于平处等候。

约有三更时分，孙大圣轻那慢步，走入里面。原来一层层门户甚紧，他就爬上高楼看时，窗牖皆关。欲要下去，又恐怕窗棂儿响，不敢推动。捻着诀，摇身一变，变做一个仙鼠，俗名蝙蝠。你道他怎生模样：

头尖还似鼠，眼亮亦如之。有翅黄昏出，无光白昼居。藏身穿瓦穴，觅食扑蚊儿。偏喜晴明月，飞腾最识时。

他顺着不封瓦口椽子之下，钻将进去。越门过户，到了中间看时，只见那第三重楼窗之下，烟灼灼一道光毫：也不是灯烛之光，萤火之光；又不是飞霞之光，掣电之光。（心）〔他〕半飞半跳，近于窗前看

时，却是包袱放光。那妖精把唐僧的袈裟脱了，不曾掙就，乱乱的搵在包袱之内。那袈裟本是佛宝，上边有如意珠、摩尼珠、红玛瑙、紫珊瑚、舍利子、夜明珠，所以透的光彩。他见了此衣钵，心中大喜，就现了本像，拿将过来，也不管担绳偏正，抬上肩往下就走。

不期脱了一头，“扑”的落在楼板上，惯干这脱卯事。“唵喇”的一声响。有这般事！可的老妖精在楼下睡觉，一声响把他惊醒，跳起来乱叫道：“有人了！有人了！”那些大小妖都起来，点灯打火，一齐吆喝，前后去看。有的来报道：“唐僧走了！”又有的来报道：“行者众人俱走了！”老妖急传号令，教：“各门上谨慎！”行者听言，恐又遭他罗网，挑不成包袱，纵筋斗，就跳出楼窗外走了。那妖精前前后后，寻不着唐僧等，又见天色将明，取了棒，帅众来赶。只见那二十八宿与五方揭谛等神，云雾腾腾，屯住山坡之下。妖王喝了一声：“那里去！吾来也！”角木蛟急唤：“兄弟每，怪物来了！”亢金龙、女土蝠、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牛金牛、氐土貉、虚日鼠、危月燕、室火猪、壁水獫、奎木狼、娄金狗、胃土雥、昂日鸡、毕月乌、（嘴）〔觜〕火猴、参水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翼火蛇、轸水蚓，领着金头揭谛、银头揭谛、六甲六丁神，护教伽蓝，同八戒、沙僧，不领唐三藏，丢了白龙马，各执兵器，一拥而上。这妖王见了呵呵冷笑，大模大样，尤得其人之妙。叫一声哨子，有四五千大小妖精，一个个威强力胜，浑战在西山坡上。好杀：

魔头泼恶欺真性，真性温柔怎奈魔。百计施为难脱苦，千方妙用不能和。诸天来拥护，众圣助干戈。留情亏木母，定志感黄婆。浑战惊天并振地，强争设网与张罗。那壁厢摇旗呐喊，这壁厢擂鼓筛锣。枪刀密密寒光荡，剑戟纷纷杀气多。妖卒凶还勇，神兵怎奈何。愁云遮日月，惨雾罩山河。苦拚苦拽来相战，皆因三藏拜弥陀。

那妖精倍加勇猛，帅众上前掩杀。正在那不分胜败之际，只闻得行者叱咤一声道：“老孙来了！”八戒迎着道：“行李如何？”行者道：“老孙的性命几乎难免，却便说甚么行李！”沙僧执着宝杖道：“且休叙话，快去打妖精也！”那星宿、揭谛、丁甲等神，被群妖围在垓心浑杀，老妖使棒来打他三个。这行者、八戒、沙僧丢开棍杖，轮着钉钯抵住。真个是地暗天昏，不能取胜，只杀得太阳星西没山根，太阴星东生海峤。那妖见天晚，打个哨子，教群妖各各留心，他却取出宝贝。孙行者看得分明，那怪解下搭包拿在手中。行者道声：“不好了！走呵！”他就顾不得八戒、沙僧、诸天等众，一路觔斗，跳上九霄空里。众神、八戒、沙

僧不解其意，被他抛起去，又都装在里面，这个佛祖再无别长，全凭这副好脸。只是行者走了。那妖王收兵回寺，又教取出绳索，照旧绑了。将唐僧、八戒、沙僧悬梁高吊，白马拴在后边，诸神亦俱绑缚，抬在地窖子内，若不与他，如何到得此地？封锁了盖。那众妖遵依，一一收了。不题。

却说孙行者跳在九霄，全了性命。见妖兵回转，不张旗号，已知众等遭擒。他却按下祥光，落在那东山顶上，咬牙恨怪物，滴泪想唐僧。仰面朝天望，悲嗟忽失声。叫道：“师父呵，你是那世里造下这迢迢难，今世里步步遇妖精！似这般苦楚难逃，怎生是好？”独自一个嗟叹多时，复又宁神思虑，以心问心道：“这妖魔不知是个甚么搭包子，那般装得许多物件？真要装尽大千与万千，又何止这几件。如今将天神天将许多人又都装进去了。我待求救于天，奈恐玉帝见怪。我记得有个北方真武，这却不是假设，此是一位君子。号曰荡魔天尊，他如今现在南赡部洲武当山上，等我去请他来搭救师父一难。”正是：

仙道未成猿马散，心神无主五行枯。

毕竟不知此去端的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见一地即以为雷音，见一人即以为如来，则斯世无处不雷音，无人不如来矣。无怪妖邪之假设，窃叹世人之认真也可奈何。

金铙扣人，布袋装人，未绝为奇。其奇全在一软柄棒上，又甜又苦，极善极恶，正是乡原的全副本领精神，即世俗之所谓花棒椎也。

真人固不会说假话，假人却偏会说真话；君子自不肯作小人，小人却极会庄君子。故此题之妙不在君子，亦不在色庄，其神全在“者乎”二字。不怕过听君子，正怕误识小人，以为听言观人之一鉴。

雷音即是“论笃”，假设即是“色庄”。遭厄难，即是“是与”。如来正笼君子，妖邪无非小人，“小”字正见者乎之妙。是两句题纲，实分发出三句题意，而知古人当日之下笔，原有取意，读此亦可以概悟矣。

高谈阔论，口若悬河，故曰“雷音”。写论笃绝妙，却不知言清行浊，口是心非，故不必定是小儿，亦不可尽信为君子，方见“者乎”二字之妙。

非是天地间果无取救之处，而必于武当蟠城者，原不过借师相弟子，为下章卤莽无成者立案耳。

[1] 心药：佛教语。谓能治疗众生心病的出世法。

[2] 浼（wò）：染，渍。

[3] 季子：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字季子。以善辩著称。

[4] “只有”两句：此为北宋寇准八岁时咏华山的诗句。

[5] 招提：寺院的别称。

[6] 些些：少许，一点儿。

[7] 捎：同“撓”。

[8] 拔缝：裂缝，裂口。

[9] 乌喇鞋：熟牛皮缝的鞋。

[10] 窠（wā）皱：凹陷紧皱。

第六十六回

诸神遭毒手 弥勒缚妖魔

金饶可碎，后天袋不可破。是以真武不能用其武，王菩萨亦无所用其长。而与金钢套一样利害，在诸神方痛恨入骨，佛祖反爱之如宝。非是怕后天断此种类，正见先天即不没此孽畜也。

火云洞是以计哄人，所以是暗暗算计；小雷音是以名色骗人，所以是明明的局面。

有雷音之假，即有真武之真；有西天之小，即有大胜国师之大。大雷音紧对小雷音，真如来紧对假佛祖，以见世上有君子即有小人。君子不易识，小人偏易信。若徒以言貌而遂取之，其不失之若人者盖寡矣。

黄眉以大帽子盖人，布袋装人。人世值此辈，实在亦无良法以处之。长春想的绝妙，惟有大肚皮和尚附之哈哈一笑而已。

话表孙大圣无计可施，纵一朵祥云，驾觔斗，竟转南赡部洲，去拜武当山，参请荡魔天尊，解释三藏、八戒、沙僧、天兵等众之灾。天人俱遭难，若辈之作孽太甚。他在半空里无停止，不一日，早望见祖师仙境，轻轻按落云头，定睛观看，好去处：

巨镇东南，中天神岳。芙蓉峰竦杰^[1]，紫盖岭巍峨。九江水尽荆扬远^[2]，百越山连翼轸多^[3]。上有太虚之宝洞，（朱）〔东〕陆之灵台^[4]。三十六宫金磬响，百千万客进香来。可知金顶进香，由来已久。舜巡禹禱，玉简金书。楼阁飞青鸟，幢幡摆赤裾。地设名山雄宇宙，天开仙境透空虚。几树榔梅花正放^[5]，满山瑶草色皆舒。龙潜涧底，虎伏崖中。幽含如诉语，驯鹿近人行。白鹤伴云栖老桧，青鸾丹凤向阳鸣。玉虚师相真仙地，金阙仁慈治世门。

上帝祖师，乃净乐国王与善胜皇后梦吞日光，觉而有孕，怀胎一十四个月，于开皇元年甲辰之岁三月初一日午时降诞于王宫。那爷爷：

幼而勇猛，长而神灵。不统王位，惟务修行。父母难禁，弃舍皇宫。参玄入定，在此山中。功完行满，白日飞升。玉皇敕号，真武之名。玄虚上应，龟蛇合形。周天六合，皆称万灵。无幽不察，无显不成。劫终劫始，剪伐魔精。

孙大圣玩着仙境景致，早来到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却至太和宫外，忽见那祥光瑞气之间，簇拥着五百灵官。那灵官上前迎着道：“那来的是谁？”大圣道：“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要见师相。”特点“师”字，全为下章立案。众灵官听说，随报。祖师即下殿迎到太和宫。行者作礼道：“我有一事奉劳。”问：“何事？”行者道：“保唐僧西天取经，路遭险难。至西牛贺洲，有座山唤小西天，小雷音寺有一妖魔。我师父进得山门，见有阿罗、揭谛、比丘、圣僧排列，以为真佛，倒身才拜，忽被他拿住绑了。我又失于防闲^[6]，被他抛一付金铙将我罩在里面，无纤毫之缝，口合如钳。甚亏金头揭谛请奏玉帝，钦差二十八宿当夜下界，掀揭不起，幸得亢金龙将角透入铙内，将我度出。被我打破金铙，惊醒怪物。赶战之间，又被撒一个白布搭包儿，全凭这副面皮。将我二十八宿并五方揭谛尽皆装去，复用绳捆了。是我当夜脱逃，救了星辰等众与我唐僧等。后为找寻衣钵，又惊醒那怪，与天兵赶战。那怪又拿出搭包儿理弄之时，我却知到前音，遂走了，众等被他依然装去。我无计可施，特来拜求师相一助力也。”祖师道：“我当年威镇北方，统摄真武之位，剪伐天下妖邪，乃奉玉帝敕旨。后又披发跣足，君子率真天性，不似小人之专一粉饰。踏腾蛇神龟，领五雷神将、巨虬狮子、猛兽毒龙，收降东北方黑气妖氛，乃奉元始天尊符召。今日静享武当山，安逸太和殿，一向海岳平宁，乾坤清泰。奈何我南赡部洲并北（具）〔钜〕芦洲之地，妖魔剪伐，邪鬼潜踪。今蒙大圣下降，不得不行，只是上界无有旨意，不敢擅动干戈。推推委委，真人亦怕假人。假若法遣众神，又恐玉帝见罪；十分却了大圣，又是我逆了人情。我谅着那西路上纵有妖邪，也不为大害。我今着龟、蛇二将并五大神龙与你助力，管教擒妖精，救你师之难。”行者拜谢了祖师，即同龟、蛇、龙神各带精锐之兵，复转西方之界。不一日，到了小雷音寺。按下云头，径至山门外叫战。

却说那黄眉大王，聚众怪在宝阁下说：“孙行者这两日不来，又不知往何方去借兵也。”说不了，只见前门上小妖报道：“行者引几个龙蛇龟相在门外叫战。”妖魔道：“这猴儿怎么得个龙蛇龟相？此等之类，却是何方来者？”随即披挂走出山门，高叫：“汝等是那路龙神，敢来造我仙境？”公然仙境，焉知其非有也。五龙、二将相貌峥嵘，精神抖擞，

喝道：“那泼怪！我乃武当山太和宫混元教主荡魔天尊之前五位龙神、龟蛇二将。今蒙齐天大圣相邀，我天尊符召，到此捕你。你这妖精，快送唐僧与天星等出来，免你一死！不然，将这一山之怪，碎劈其尸；几间之房，烧为灰烬。”那怪闻言，心中大怒道：“这畜生！有何法力，敢出大言。不要走，吃吾一棒！”这五条龙，翻云使雨；那两员将，播土扬沙。各执枪刀剑戟，一拥而攻。孙大圣又使铁棒随后。这一场好杀：

凶魔施武，行者求兵。凶魔施武，擅据珍楼施佛像；行者求兵，远参宝境借龙神。龟蛇生水火，妖怪动刀兵。五龙奉旨来西路，行者因师在后收。剑戟光明摇彩电，枪刀幌亮闪霓虹。这个狼牙棒，强能短软；那个金箍棒，随意如心。只听得挖扑响声如爆竹，叮噹音韵似敲金。水火齐来征怪物，刀兵共簇绕精灵。喊杀惊狼虎，喧哗振鬼神。浑战正当无胜处，妖魔又取宝和珍。

行者帅五龙、二将，与妖魔战经半个时辰，那妖精即解下搭包在手。行者见了心惊，叫道：“列位仔细！”那龙神、蛇、龟不知甚么仔细，一个个都停住兵，近前抵挡。那妖精“幌”的一声，把搭包儿撇将起去。孙大圣顾不得五龙、二将，驾筋斗跳在九霄逃脱。他把个龙神、龟、蛇，一搭包子又装将去了。极写色庄，天然有此奇妙。妖精得胜回寺，也将绳捆了，抬在地窖子里盖住。不题。

你看那大圣落下云头，斜欹在山巅之上，没精没采，懊恨道：“这怪物十分利害。”不觉的合着眼，似睡一般。为下“厌烦”一吊。猛听得有人叫道：“大圣，休推睡，快早上紧求救！你师父性命只在须臾间矣！”行者急睁睛跳起来看，原来是日值功曹。行者喝道：“你这毛神，一向在那方贪图血食，不来点卯，今日却来惊我。伸过孤拐来，让老孙打两棒解闷！”功曹慌忙施礼道：“大圣，你是人间之喜仙，二字新奇。何闷之有？我等早奉菩萨旨令，教我等暗中护佑唐僧，乃同土地等神，不敢暂离左右，是以不得常来参见。怎么反见责也？”行者道：“你既是保护，如今那众星、揭谛、伽蓝并我师等，被妖精困在何方？受甚罪苦？”功曹道：“你师父、师弟都吊在宝殿廊下，星辰等众都收在地窖之间受罪。土地老儿狼衔去，自救不暇。这两日不闻大圣消息，却才见妖精拿了神龙、龟、蛇又送在地窖里去了，方知是大圣请来的兵。小神特来寻大圣，大圣莫辞劳倦，千万再急急去求救援。”行者闻言及此，不觉对功曹滴泪道：“我如今愧上天宫，羞临海藏。怕问菩萨之原由，愁见如来之玉像。才拿去者，乃真武师相之龟、蛇、五龙圣众，只言不能成功，便已照定下意。教我再无方求救，奈何？”功曹笑道：“大圣宽

怀。小神想起一处精兵，请来断然可降。适才大圣至武当，是南赡部洲之地。这枝兵也在南赡部洲盱眙山尝言南不识盱眙，北不识奇岚，此更不识黄眉，可叹。蠪城，即今泗洲是也。那里有个大圣国师王菩萨，此又是一位君子。神通广大。他手下有一个徒弟，唤名小张太子，是位莽将。○只写师徒，便已淹映到下意。还有四大神将，昔年曾降伏水母娘娘。你今若去请他，他来施恩相助，准可捉怪救师也。”行者心喜道：“你且去保护我师父，勿令伤他，待老孙去请也。”行者纵起觔斗云，躲离怪处，直奔盱眙山。

不一日早到，细观，真好去处：

南近江津，北临淮水。东通海峽，西接封浮。山顶上有楼观峥嵘，山凹里有涧泉浩涌。嵯峨怪石，槃秀乔松。百般果品应时新，千样花枝迎日放。人如蚁阵往来多，舡似雁行归去广。上边有瑞岩观、东岳宫、五显祠、龟山寺，钟韵香烟冲碧汉；又有玻璃泉、五塔峪、八仙台、杏花园，山光树色映蠪城。白云横不度，幽鸟倦还鸣。说甚泰嵩衡华秀，此间仙景若蓬瀛。

大圣观玩不尽，径过了淮河，入蠪城之内，到大圣禅寺山门外，又见那殿宇轩昂，长廊彩丽，有一座宝塔峥嵘，真是：

插云倚汉高千丈，仰视金瓶透碧空。上下有光凝宇宙，东西无影映帘栊。风吹宝铎闻天乐，日映冰虬对梵宫。飞宿灵禽时诉语，遥瞻淮水渺无穷。

行者且观且走，直至二层门下。那国师王菩萨早已知之，即与小张太子出门迎迓。相见叙礼毕，行者道：“我保唐僧西天取经，路上有个小雷音寺，那里有个黄眉怪假充佛祖，我师父不辨真伪，君子、色庄并写，方见“者乎”之妙。就下拜，凡人肉眼愚迷，那识其中之意。被他拿了。又将金铙把我罩住，这种假话，不知笼罩住多少，那争你一个。幸亏天降星辰救出。是我打碎金铙，若不打破，此时还怕哩。与他赌斗。又将一个布搭包儿，把天神、揭谛、伽蓝与我师父、师弟尽皆装了进去。真要欺尽天人，其庄亦妙矣哉。我前去武当山请玄天上帝救援，他差五龙、龟、蛇拿怪，又被他一搭包子装去。无处不装，其意更妙。弟子无依无倚，故来拜请菩萨，大展威力，将那收水母之神通，拯生民之妙用，同弟子去救师父一难。取得经回，永传中国，扬我佛之智慧，兴般若之波罗也。”国师王道：“你今日之事，诚我佛教之兴隆，理当亲去，奈时值初夏，正淮水泛涨之时，新收了水猿大圣，淮江之神，其形

似猴，故曰水猿。禹王锁之，以镇此江者。那厮遇水即兴，恐我去后，他乘空生顽，照下更奇。无神可治。今着小徒领四将，和你去助力炼魔收伏罢。”这位佛祖，菩萨亦有此害怕。行者称谢，即同四将并小张太子又驾云回小西天，直至小雷音寺。小张太子使一条楮白枪，四大将轮四把鍤鍤剑^[4]，和孙大圣上前骂战。小妖又去报知，那妖王复帅群妖鼓噪而出，道：“猢狲！你今又请得何人来也？”说不了，小张太子指挥四将上前喝道：“泼妖精！你面上无肉，怪不的大言不惭。不认得我等在此？”妖王道：“是那方小将，敢来与他助力？”太子道：“吾乃泗洲大圣国师王菩萨弟子，帅领四大神将，奉令擒你！”单来领教。妖王笑道：“你这孩儿，有甚武艺，擅敢到此轻薄？”二字绝妙，孟优学孙叔，远不及此。太子道：“你要知我武艺，等我道来：

祖居西土流沙国，我父原为沙国王。自幼一身多疾苦，命于华盖恶星妨。因师远慕长生诀，有分相逢舍药方。半粒丹砂祛病退，愿从修行不为王。学成不老同天寿，容颜永似少年郎。也曾赶赴龙华会，也曾腾云到佛堂。捉雾拿风收水怪，擒龙伏虎镇山场。抚民高立浮屠塔，静海深明舍利光。楮白枪尖能缚怪，淡缁衣袖把妖降。如今静乐蟪城内，大地扬名说小张。”

妖王听说，微微冷笑道：“那太子，你舍了国家，从那国师王菩萨，修的是甚么长生不老之术？只好收捕淮河水怪。却怎么听信孙行者诳谬之言，倒反责人不实，更妙。千山万水，来此纳命。看你可长生可不老也！”小张闻言，心中大怒，缠枪当面便刺，四大将一拥齐攻，孙大圣使铁棒上前又打。好妖精！公然不惧，轮着他那短软狼牙棒，左遮右架，直挺横冲，这场好杀：

小太子，楮白枪，四柄鍤鍤剑更强。悟空又使金箍棒，齐心围绕杀妖王。妖王其实神通大，不惧分毫左右搪。狼牙棒是佛中宝，剑砍枪轮莫可伤。只听狂风声吼吼，又观恶气混茫茫。那个有意思凡弄本事，这个专心拜佛取经章。几番驰骋，数次张狂。喷云雾，闭三光，奋怒怀嗔各不良。多时三乘无上法，致令百艺苦相将。

概众争战多时，不分胜负。那妖精又解搭包儿。装了真武，又要装菩萨，绝倒。行者又叫：“列位仔细！”太子并众等不知“仔细”之意，这些莽货，焉能识此。【侧批】真欺小儿。那怪“滑”的一声，把四大将与太子【侧批】天神且与他，何况这些莽将。一搭包又装将进去，无人不装，君子必不若是。只是行者预先知觉走了。那妖王得胜回寺，又教取绳捆了，送在地窖牢封固锁。不题。

这行者纵觔斗云起在空中，见那怪回兵闭门，才按下祥光，立于西山坡上，怅望悲啼道：“师父呵，我

自从秉教入禅林，感荷菩萨脱难深。保你西来求大道，相同辅助上雷音。只言平坦羊肠路，岂料崔巍怪物侵。百计千方难救你，东求西告枉劳心。”为下无有成一叹。

大圣正当凄惨之时，忽见那西南上一朵彩云坠地，满山头大雨缤纷，有人叫道：“悟空，认得我么？”行者急走前看处，那个人：

大耳横颐方面相，肩查腹满身躯胖。一腔春意喜盈盈，两眼秋波光荡荡。敞袖飘然【侧批】伏下“不富”。福气多，芒鞋洒落精神壮。极乐场中第一尊，南无弥勒笑和尚。尝言布袋和尚笑呵呵，落得他笑，值得他笑。【侧批】伏下“为仁”。

行者见了，连忙下拜道：“东来佛祖，西天原没他，这才是位善庄的祖师。那里去？弟子失回避了，万罪，万罪！”佛祖道：“我此来专为这小雷音妖怪也。”行者道：“多蒙老爷盛德大恩。敢问那妖是那方怪物？何处精魔？不知他那搭包儿是件甚么宝贝？烦老爷指示指示。”佛祖道：“他是我面前司磬的一个黄眉童儿。只说是金身罗汉，谁知是花脸小子，此所以为小人也。○“童儿”二字，是挑下意。三月三日，我因赴元始会去，留他在宫看守，他把我这几件宝贝拐来，假佛成精。只当作真才实学，天性使然，不想是偷盗的几句，在此撒贩子。那搭包儿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做人种袋。可知先天原无这付面孔。那条狼牙棒是个敲磬的槌儿。”怪不得巧语华言，说得天花乱坠。行者听说，高叫一声道：“好个笑和尚！你走了这童儿，教他诳称佛祖，陷害老孙，只徒他口中快活，不知此心却大受苦。未免有个家法不谨之过。”弥勒道：“一则是我不谨，走失人口；二则是你师徒们魔障未完，是。○若不与他，何自受其愚弄。故此百灵下界，应该受难。我今来与你收他去也。”真正佛祖，又胜似慈航普渡。行者道：“这妖精神通广大，不知终无根底。你又无些兵器，何以收之？”弥勒笑道：“我在这山坡下设一草庵，种一田瓜果在此。【侧批】与下柿果淹映。你去与他索战，交战之时，许败不许胜，引他到我这瓜田里。我别的瓜都是生的，其名傻瓜，又名呆瓜。果之未有成者，正与下卤莽相对。你却变做一个大熟瓜，他来定要瓜吃，我却将你与他吃。吃下肚中，任你怎么在内摆布他。那时等我取了他的搭包儿，装他回去。”行者道：“此计虽妙，你却怎么认得变的熟瓜？他怎么就肯跟我来此？”弥勒笑道：“我为治世之尊，慧眼高明，岂不认得你？可知更认得他，而彼之言貌，原真以之欺下愚。凭你

变作甚物，我皆知之。但恐那怪不肯跟来耳。我却教你一个法术。”行者道：“他断然是以搭包儿装我，怎肯跟来。有何法术可来也？”弥勒笑道：“你伸手来。”行者即舒左手，递将过去。弥勒将右手食指蘸着口中神水，在行者掌上写了一个“禁”字，这样人原该迸绝，不视不听，彼自不能为怪。教他捏着拳头，见妖精当面放手，他就跟来。

行者搭拳，欣然领教。一只手轮着铁棒，直至山门外，高叫道：“妖魔！你孙爷爷又来了！可快出来，与你见个上下！”小妖又忙忙奔告。妖王问道：“他又领多少兵来叫战？”小妖道：“别无甚兵，止他一个。”妖王笑道：“那猴儿计穷力竭，无处求人，断然是送命来也。”随又结束整齐，带了宝贝，举着那轻软狼牙棒，盖即舌头，又是色庄，实有双关之妙。走出门来，叫道：“孙悟空，今番挣挫不得了！”行者骂道：“泼怪物！我怎么挣挫不得？”妖王道：“我见你计穷力竭，无处求人，独自个强来支持，如今拿住，再没个甚么神兵救拔，此所以说你挣挫不得也。”行者道：“这怪不知死活！莫说嘴，吃我一棒！”那妖王见他一只手轮棒，忍不住笑道：“这猴儿，你看他弄巧。怎么一只手使棒支吾？”行者道：“儿子！你禁不得我两只手打，若是不使搭包子，再着三五个，也打不过老孙这一只手。”妖王闻言道：“也罢，也罢！我如今不使宝贝，非是不使，此时识破使亦无益。只与你实打，比个雌雄。”即举狼牙棒上前来斗。孙行者迎着面，把拳头一放，双手轮棒。那妖精着了禁，禁则不与此转，更奇。不思退步，果然不弄搭包，只顾使棒来赶。行者虚幌一下，败阵就走。那妖精直赶到西山坡下。

行者见有瓜田，打个滚，钻入里面，即变做一个大熟瓜，又熟又甜。那妖精停身四望，不知行者那方去了。他却赶至庵边叫道：“瓜是谁人种的？”弥勒变作一个种瓜叟，出草庵【侧批】乃田之外舍。答道：“大王，瓜是小人种的。”妖王道：“可有熟瓜么？”弥勒道：“有熟的。”妖王叫：“摘个熟的来我解渴。”【侧批】想是说得口干。弥勒即把行者变的那瓜双手递与妖王。妖王更不察情，到此接过手，张口便啃。那行者乘此机会一毂辘钻入咽喉之下，真正卤莽，并不细嚼，径是囫囵吞下。读书似此，又焉望其有成？等不得好歹就弄手脚，抓肠崩腹^[8]，翻跟头，竖蜻蜓，任他在里面摆布。那妖精疼得嗟牙俵嘴^[9]，眼泪汪汪，把一块种瓜之地滚得似个打麦之场。囫囵吞下，此中亦自不解，回敬的绝妙。口中只叫：“罢了！罢了！谁人救我一救？”一个西瓜吃不得，如何到处敢降人。

弥勒却现了本像，嘻嘻笑笑叫道：“孽畜，认得我么？”那妖抬头看见，慌忙跪倒在地，双手揉着肚子，磕头撞脑，只叫：“主人公，饶我命罢！饶我命罢！再不敢了！”再不敢假忠假孝，到处里哄人。弥勒上前一把揪住，解了他的后天袋儿，夺了他的敲磬槌儿，莫得论矣。叫：“孙悟空，看我面上，饶他命罢。”行者十分恨苦，却又左一拳，右一脚，在里面乱掏乱捣。那怪万分疼痛难忍，倒在地下。弥勒又道：“悟空，他也勾了，你饶他罢。”行者才叫：“你张开口，等老孙出来。”那怪虽是肚腹绞痛，还未伤心。俗语云：“人未伤心不得死，花残叶落是根枯。”他听见叫张口，即便忍着疼，把口大张。行者方才跳出，现了本像，急掣棒还要打时，早被佛祖把妖精装在袋里，装人者反以自装，为之绝倒。斜跨在腰间，手执着磬槌，骂道：“孽畜！金铙偷了那里去了？”那怪却只要怜生，在后天袋内哼哼噴噴的道：“金铙是孙悟空打破了。”佛祖道：“饶破还我金来。”鼻属金，以通肺气。此气质之偏，有自来也。那怪道：“碎金堆在殿莲台上哩。”这却不是假话。那佛祖提着袋子，执着磬槌，嘻嘻笑笑叫道：“悟空，我和你去寻金还我。”行者见此法力，怎敢违误，只得引佛上山，回至寺内，收取碎金。只见那山门紧闭，佛祖使槌一指，门开入里看时，那些小妖已得知老妖被擒，各自收拾囊底，都要逃生四散，被行者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两个，把五七百个小妖尽皆打死，各现原身，都是些山精树怪，兽孽禽魔。其中定有猪八戒。佛祖将金收攒一处，吹口仙气，念声咒语，即时返本还原，复得金铙一付。别了行者，驾祥云，径转极乐世界。

这大圣却才解下唐僧、八戒、沙僧。那呆子吊了几日，饿得慌了，且不谢大圣，却就虾着腰^[10]，跑到厨房寻饭吃。原来那怪正安排了午饭，因行者索战，还未得吃。这呆子看见，即吃了半锅，饱饫烹宰，为“厌”字渡下。却拿出两钵头，叫师父、师弟们各吃了两碗，然后才谢了行者。问及妖怪原由，行者把先请祖师龟、蛇，后请大圣借太子，并弥勒收降之事，【侧批】只挽佛祖收童儿。细陈了一遍。【侧批】文脉已落到下章。三藏闻言，谢之不尽，顶礼了诸天道：“徒弟，这些神圣困于何所？”行者道：“昨日日值功曹对老孙说，都在地窖之内。”幸没黑死，还算造化。叫：“八戒，我与你去解脱他等。”那呆子得食力壮，寻着他的钉钯，即同大圣到后面，打开地窖，将众等解了绳，请出珍楼之下。收去儿童，却放出一派凶神，笔气已落到卤莽。三藏披了袈裟，朝上一一拜谢。这大圣才送五龙、二将回武当，送小张太子与四将回螭城，后送二十八宿归天府，发放揭谛、伽蓝各回境。与前天神引送正相应。师徒们宽住了半日，喂饱了白马，收拾行囊，至次早登程。临行时，放上一把火，将那些珍楼、宝座、高阁、讲堂，俱尽烧为灰烬。这

里才：

无挂无牵逃难去，消灾消障脱身行。

毕竟不知几时才到大雷音，且听下回分解。

问其地则西天，问其人则如来，聆其声则雷音，及究其实乃黄眉也。非得假此名目，如何动的人，欺的世？但雷音可假无一不假，西天既小无一不小。后天袋始而装人，终反以自装。大抵以假来者，终必以假去。瓜田一事，以见至理之循环也。

降圣婴是一“迷”字，收黄眉又是一“禁”字。“迷”字是诱其来，“禁”字是使其去。妖邪善假雷音佛祖，即便假西瓜圣婴，满身金银，虽见菩萨亦不肯善发分文。黄眉满腹之假，然见真人却自说不得假话，主人一语实有至理也。

问：收黄眉何以偏用西瓜？曰：彼惯以此大帽布袋降人，仍以囟囟物投之，则自不能解释，其怪可立而破也。

黄眉童儿实一乳臭小儿，黄毛未退。偶窃的佛祖数语，便尔妄自尊大，非惟人有不知，究竟自亦不解。不怕别人笑死，先要自己闷死。

这种祖师虽是言清行浊，口是心非，却偏有人信他。大抵其害还是自取，果能勿视勿听，而识破其本色，彼自不能为怪矣。此佛祖之所以来，而黄眉之所以去也。

[1] 竦杰：高耸突出。

[2] 荆扬：荆州和扬州。

[3] 翼轸：二十八宿中的翼宿和轸宿。古为楚地之分野。

[4] 东陆：东方。

[5] 榔梅：木名，相传真武大帝将梅枝插在榔树上，说“吾道若成，花开果结”，后果如其言。

[6] 防闲：提防，防备。

[7] 锏鋹剑：古利剑名。亦泛指宝剑。

[8] 蒯（kuǎi）：抓，挖。

[9] 傜（suō）牙俅嘴：犹言齜牙咧嘴。傜，犹齜露。

[10] 虾着腰：即哈着腰，弯着腰。

第六十七回

拯救驼罗禅性稳 脱离秽污道心清

“卤莽厌烦者，决无有成之理。”此言鼻之怪。

蟒精不过是小小一妖，稀柿衢实是大大一难。荆棘岭是拦路不前，稀柿衢实秽污难进，均有碍西天之道路。但荆棘是心上的茅柴，秽污实指身上的尘垢。借景写题，各有其妙，而后叹此书之奇无穷也。

读书无了亦无休，最怕心粗与气浮。而卤莽厌烦者，则兼而有之。盖学本细腻，他却粗暴；学要勤敏，他偏懒惰。正与《大学》之道相左。且卤莽已不可，再加之厌烦；厌烦已不可，又加之卤莽。似此为学，西天终不可到，真经卒不可得，又何以成圣而成真也。故曰“决无有成之理”。

《大学》明新止至善之道，第一全系乎为师之教。无如好为人师者，自己之学已不能有进，又何以能进子弟？其次大抵还视乎子弟之学，彼卤莽厌烦者，虽有明师益友，其如此子弟何？两题串讲，方见引书命题之妙。

话说三藏四众躲离了小西天，乃宝阁珍楼、童儿小子之地也。其神注定本题，便已挑起朱紫之富。忻然上路。为“成”字一扑。行经个月程途，正是春深花放之时，花香扑鼻，正当英发之际，与下“臭”字正相应。见了几处园林皆绿暗，一番风雨又黄昏。三藏勒马道：“徒弟呵，天色晚矣，往那条路上求宿去？”神疲力倦，虚将“厌烦”一吸。行者笑道：“师父放心。若是没有借宿处，我三人都有些本事，叫八戒砍草，沙和尚扳松，老孙会做木匠，就在那路上搭个篷庵，好道也住得年把。你忙怎的？”八戒道：“哥呀，这个所在，岂是住场。满山多虎豹狼虫，遍地有魑魅魍魉。为“卤莽”一衬。白日里尚且难行，黑夜里怎生敢宿？”行者道：“呆子，越发不长进了。轻轻将“无有成”一逗。不是老孙海口，只这条棒子搭在手里，就是塌下天来也撑得住！”真正卤莽。

师徒们正然讲论，转正师徒，立言便不混。忽见一座山庄不远。行

者道：“好了，有宿处了。”长老问：“在何处？”行者指道：“那树丛里不是个人家？我们去借宿一宵，明早走路。”长老忻然促马，至庄门外下马，只见那柴扉紧闭。长老敲门道：“开门，开门。”里面有一老者，手拖藜杖，足踏蒲鞋，头顶乌巾，身穿素服，开了门便问：“是甚人在此大呼小叫？”便不安静。三藏合掌当胸，躬身施礼道：“老施主，贫僧乃东土差往西天取经者，适到贵地天晚，特造尊府借宿一宵，万望方便方便。”老者道：“和尚，你要西行，却是去不得阿！此处乃小西天，是个儿童之所在。若到大西天，路途甚远。莫厌经史烦，只恐功夫少。且休道前去艰难，只这个地方，已是难过。”三藏问：“怎么难过？”老者用手指道：“我这庄村西去三十馀里，有一条稀柿衕^[1]，山名七绝。”却不是七宝，更奇。三藏道：“何为七绝？”老者道：“这山径过有八百里，下文“远”字，已于此受胎。满山尽是柿果。古云柿树有七绝：一、益寿；二、多阴；此挑下章“仁”字。三、无鸟巢；四、无虫；是伏下章“不仁”。五、霜叶可玩；此照不富。六、嘉实；七、枝叶肥大。此句照下“富”字。故名七绝山。我这敝处，地阔人稀，那深山亘古无人走到。每年家熟烂柿子【侧批】反照“无有成”。落在路上，将一条夹石胡衕尽皆填满^[2]，又被雨露雪霜，经徧过夏^[3]，作成一路污秽。不作香气，却成臭气。似此善果，却被废坏，良可惜也。这方人家俗呼为稀屎衕。但刮西风，有一股秽气，就是淘东圃也不是这般恶臭^[4]。废坏无成之气，极其不堪。而下文铜臭齷齪，此濯垢之不容已也。如今正值春深，节届孟夏。东南风大作，所以还不闻见也。”

三藏心中烦闷不言。行者忍不住高叫道：“你这老儿甚不通！我等远夜投宿，你就说出这许多话来誑人。十分你家窄逼没处睡，我等在此树下蹲一蹲，也就过了此宵，何故这般絮聒？”那老者见了他相貌丑陋，便也拧住口，惊噉噉的^[5]，硬着胆，喝了一声，用藜杖指定道：“你这厮，骨挝脸^[6]，磕额头，塌鼻子，此臭定自不闻。凹颧腮，毛眼毛睛，痲病鬼，不知高低，尖着个嘴，敢来冲撞我老人家！”卤莽之气泼泼。行者陪笑道：“老官儿，你原来有眼无珠，不识我这痲病鬼哩。相法云：形容古怪，石中有美玉之藏。你若以言貌取人，便就差了。我虽丑便丑，却到有些手段。”老者道：“你是那方人氏？姓甚名谁？有何手段？”行者笑道：“我

祖居东胜大神洲，花果山前自幼修。身拜灵台方寸祖，讲明有心为学，“成”字便不落空。学成武艺甚全周。也能搅海降龙母，善会担山赶日头。缚怪擒魔称第一，移星换斗鬼神愁。偷天转地英名大，我是变化无穷美石猴。”这个顽皮，就是个活猴。

老者闻言，回嗔作喜，躬着身便教：“请入寒舍安置。”遂此四众牵马挑担，一齐进去。只见那荆针棘刺，铺设两边；二层门是砖石垒的，墙壁又是荆棘苫盖；子弟之顽劣可知。入里才是三间瓦房。老者便扯椅安坐待茶，又叫办饭。少顷，移过桌子，摆着许多面觔、豆腐、芋苗、萝卜、辣芥、蔓菁，香稻米饭，醋烧葵汤。师徒们尽饱一餐。腹饱知足，极其不厌，此所以为老呆也。吃毕，八戒扯过行者背云：“师兄，这老儿始初不肯留宿，今返设此盛斋，何也？”行者道：“这个能值多少钱。到明日，还要他十果十菜送我们哩。”八戒道：“不差！凭你那几句大话，哄他一顿饭吃了，明日却要跑路，他又管待送你怎的？”行者道：“不要忙，我自有个处治。”

不多时，渐渐黄昏，老者又叫掌灯。行者躬身问道：“公公高姓？”老者道：“姓李。”即理也。行者道：“贵地想就是李家庄了？”老者道：“不是，这里唤做驼罗庄，驼罗乃斗前恶宿，气质稟之，性最粗暴。正诮卤莽。而太岁之不仁，已于此立案。共有五百多人家居住，别姓俱多，惟我姓李。”行者道：“李施主，府上有何善意，赐我等盛斋？”那老者起身道：“才闻得你说会拿妖怪，我这里却有个妖怪，学徒比作妖怪，奇闻。累你替我们拿拿，次转“烦”字，前就闷上言此，就劳上写。自有重谢。”若教成这个子弟，其功不小。行者就朝上唱个喏道：“承照顾了！”八戒道：“你看他惹祸！听见说拿妖怪，就是他外公也不这般亲热，预先就唱个喏。”讲“厌”字无迹。行者道：“贤弟，你不知。我唱个喏就是下了个定钱，他再不去请别人了。”人之患已于此伏案。三藏闻言道：“这猴儿，凡事便要自专。倘或那妖精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可不是我出家人打诳语么？”为“无有成”一逗。行者笑道：“师父莫怪，等我再问了看。”那老者道：“还问甚？”行者道：“你这贵处，地势清平，又许多人家居住，更不是偏僻之方，有甚么妖精敢上你这高门大户？”不知惟高门大户，此怪更多。老者道：“实不瞒你说，我这里久矣康宁。厌字的侧面。只这三年六月间，以熏暑扣“卤”字，更奇。忽然一阵风起，那时人家甚忙，打麦的在场上，插秧的在田里，耕种如此，不知实报何如。俱着了忙，只说是天变了。谁知风过处，有个妖精，盖即李老之子也。将人家牧放的牛马吃了，厌且于牧之野。猪羊吃了，见鸡鹅囫囵咽，遇男女夹活吞。无暇细嚼，卤莽厌烦俱到。自从那次，这二年常来伤害。长老呵，你若果有手段拿了妖怪，扫净此土，我等决然重谢，不敢轻慢。”

行者道：“这个却是难拿。”八戒道：“真是难拿！为何轻率便诺。我们乃行脚僧，借宿一宵，明日走路，拿甚么妖精！”老者道：“你原来

是骗饭吃的和尚！初见时，夸口弄舌，说会换斗移星，降妖缚怪；及说起此事，就推却难拿。”行者道：“老儿，妖精好拿，只是你这方人家不齐心，所以难拿。”妙。不是妖怪难拿，正是子弟难制。借此勒措，为下“为富”一挑。老者道：“怎见得人心不齐？”行者道：“妖精搅扰了三年，也不知伤害了多少生灵。我想着，每家只出银一两，五百家可凑五百两银子，不拘到那里，也寻一个法官把妖拿了，却怎么就甘受他三年磨折？”老者道：“若论说使钱，好道也羞杀人。我们那家不花费三五两银子！前年曾访着山南里有个和尚，先请一位明师。请他到此拿妖，未曾得胜。”行者道：“那和尚怎的拿来？”老者道：

“那个僧伽，披领袈裟。先谈《孔雀》，后念《法华》。香焚炉内，手把铃拿。正然念处，惊动妖邪。风生云起，径至庄家。僧和怪斗，其实堪夸。一递一拳捣，一递一把抓。和尚还相应，相应没头发。须臾妖怪胜，径直返烟霞。原来晒干疤，我等近前看，光头打的似个烂西瓜。”虽有明师，其如此子弟何。

行者笑道：“这等说，吃了亏也。”老者道：“他只拚得一命，还是我们吃亏，与他买棺木殡葬，又把些银子与他徒弟。那徒弟心还不歇，至今还要告状，不得干净。”理亦大受其累。行者道：“可曾再请甚么人拿他？”老者道：“旧年又请了一个道士。”只写另请，前师之无成可知。行者道：“那道士怎么拿他？”老者道：“那道士：

头戴金冠，身穿法衣。令牌敲响，符水施为。驱神使将，拘到妖魑。狂风滚滚，黑雾迷迷。即与道士，两个相持。斗到天晚，怪返云霓。乾坤清朗朗，我等众人齐。出来寻道士，渰死在山溪。捞得上来大家看，却如一个落汤鸡。”生龙活虎，法师亦没法矣。

行者笑道：“这等说，也吃亏了。”老者道：“他也只舍得一命，我们又使勾闷数钱粮⁴。”看得人命都不值钱，是为“不仁”伏案。行者道：“不打紧，不打紧，等我替你拿他来。”老者道：“你若果有手段拿得他，我请几个本庄长者与你写个文书，若得胜，凭你要多少银子相谢，半分不少；如若有亏，切莫和我等放赖，各听天命。”烦倒不厌，反有些害怕。行者笑道：“这老儿被人赖怕了。非怕人命，正怕闷数钱粮耳。我等不是那样人，快请长者去。”

那老者满心欢喜，即命家僮请几个左邻右舍、表弟姨兄、亲家朋友，共有八九位老者，都来相见。会了唐僧，言及妖怪一事，无不忻然。众老问：“是那一位高徒去拿？”行者叉手道：“是我小和尚。”众老

悚然道：“不济，不济。那妖精神通广大，身体狼狽。无非关西大汉。你这个长老瘦瘦小小，还不勾他填牙齿缝哩！”如此一衬，“决无”之神自现。行者笑道：“老官儿，你估不出人来。我小自小，结实，都是吃了磨刀水的——秀气在内哩。”众老见说，只得依从道：“长老，拿住妖精，你要多少谢礼？”行者道：“何必说要甚么谢礼。俗语云：‘说金子幌眼，说银子傻白，说铜钱腥气。’挑下朱紫，金银便不突。我等乃积德的和尚，决不要钱。”这层是照下“为仁不富”。众老道：“既如此说，都是受戒的高僧。既不要钱，岂有空劳之理！出“理”字。我等各（寅）〔家〕俱以鱼田为活，鱼田不薄，赋税亦不轻，此就“卤”上翻。若果降了妖孽，净了地方，我等每家送你两亩良田，共凑一千亩，坐落一处，你师徒们在上起盖寺院，打坐参禅，强似方上云游。”

行者又笑道：“越不停当。但说要了田，就要养马当差，纳粮办草，黄昏不得睡，五鼓不得眠。好倒弄杀人也！”妙写厌烦，极其爽亮。众老道：“诸般不要，却将何谢？”行者道：“我出家人，但只是一茶一饭，便是谢了。”只图厌饱，如何得成？众老喜道：“这个容易。但不知你怎么拿他？”行者道：“他但来，我就拿住他。”众老道：“那怪大着哩！上拄天，下拄地；虚写卤莽。来时风，去时雾。你却怎生近得他？”行者笑道：“若论呼风驾雾的妖精，我把他当孙子罢了。若说身体长大，有那手段打他。”

正讲处，只听得呼呼风响，慌得那八九个老者战战兢兢道：“这和尚盐酱口^[8]！贴“卤”字。说妖精，妖精就来了。”那老李开了腰门，把几个亲戚连唐僧，都叫：“进来！进来！妖怪来了！”唬得那八戒也要进去，沙僧也要进去。行者两只手扯住两个道：“你们忒不循理，出家人怎么不分内外！站住！不要走！跟我去天井里看看，是个甚么妖精。”八戒道：“哥呵，他们都是经过帐的，风响便是妖来。他都去躲，我们又不与他有亲，又不相识，又不是交契故人，看他做甚？”原来行者力量大，不容说，一把拉在天井里站下。那阵风越发大了。好风：

倒树摧林狼虎忧，播江搅海鬼神愁。掀翻华岳三峰石，提起乾坤四部洲。村舍人家皆闭户，满庄儿女尽藏头。黑云漠漠遮星汉，灯火无光遍地幽。其恶如此，故曰“驼罗”，紧贴“厌”字。

慌得那八戒战战兢兢，伏之于地，把嘴拱开土，埋在地下，浊气扑鼻，不堪对面。却如钉了钉一般。沙僧蒙着头脸，眼也难睁。

行者闻风认怪。一霎时，风头过处，只见那半空中隐隐的两盏灯

来，即低头叫道：“兄弟们，风过了。起来看！”那呆子扯出嘴来，抖抖灰土，仰着脸朝天一望，法天象地，是个卤莽。见有两盏灯光，忽失声笑道：【侧批】为“视远惟明”留影。“好耍子！好耍子！原来是个有行止的妖精，该和他做朋友。”沙僧道：“这般黑夜，又不曾覩面相逢，怎么就知好歹？”八戒道：“古人云：‘夜行以烛，无烛则止。’你看他打一对灯笼引路，必定是个好的。”是个有钱的子弟。沙僧道：“你错看了，那不是一对灯笼，是妖精的两只眼亮。”那呆子就唬矮了三寸，道：“爷爷呀，眼有这般大呵，不知口有多少大哩！”殊不知鼻子更长。行者道：“贤弟莫怕。你两个护持着师父，待老孙上去，讨他个口气，看他是甚妖精。”八戒道：“哥哥，不要供出我们来。”

好行者！纵身打个唿哨，跳到空中，执铁棒，厉声高叫道：“慢来！慢来！有吾在此！”那怪见了，挺住身躯，将一根长枪乱舞。此却不是旧刀枪。行者执了棍势，问道：“你是那方妖怪，何处精灵？”那怪更不答应，只是舞枪。行者又问。又不答，只是舞枪。行者暗笑道：“好是耳聋口哑。原是村蠢愚顽，无知之辈。不要走！看棍！”那怪更不怕，乱舞枪遮拦，在那半空中，一来一往，一上一下，斗到三更时分，未见胜败。八戒、沙僧在李家天井里看得明白，原来那怪只是舞枪遮架，更无半分儿攻杀。贪顽好耍，为其师者倒落得清静。行者一条棒不离那怪的头上。八戒笑道：“沙僧，你在这里护持，让老猪去帮打帮打，莫教那猴子独干这功，领头一钟酒。”

好呆子！跳起云头，赶上就筑。那怪物又使一条枪抵住，两条枪就如飞蛇掣电。八戒夸奖道：“这妖精好枪法！不是山后枪，山后乃杨家六合枪。乃是缠丝枪；也不是马家枪，马超枪，海内无对。却叫做个软柄枪。”行者道：“呆子莫胡说！那里有个甚么软柄枪！”八戒道：“你看他使出枪尖来架住我们，不见枪柄，不知收在何处。”行者道：“或者是个软柄枪，但这怪物还不会说话，想是还未归人道，阴气还重。照定小子，立言便不泛。只怕天明时阳气胜，他必要走。但走时，一定赶上，不可放他。”八戒道：“正是，正是。”

又斗多时，不觉东方发白，那怪不敢恋战，回头就走。行者与八戒一齐赶来，忽闻得污秽之气逼人，乃是七绝山稀柿衕也。七绝而已，无一绝可惜。八戒道：“是那家淘毛厕哩！喂！臭气难闻！”气味恶浊，师父的鼻子大是吃苦。行者侮着鼻子，只叫：“快赶妖精！快赶妖精！”那怪物撵过山去，现了本像，乃是一条红鳞大蟒。是个锦衣子弟。你看他：

眼射晓星，鼻喷朝雾。密密牙排钢剑，弯弯爪曲金钩。头戴一条肉角，好便似千千块玛瑙攒成；身披一派红鳞，却就如万万片胭脂砌就。盘地只疑为锦被，飞空错认作虹霓。歇卧处，有腥气冲天；行动时，有赤云罩体。大不大，两边人不见东西；长不长，一座山跨占南北。

八戒道：“原来是这般一个长蛇。若要吃人呵，一顿也得五百个，还不饱足。”不似吃狗肉者，半脚已饱。行者道：“那软柄枪，乃是两条信棒。即鼻涕也，是个鼻之怪。我们赶他软了，从后打出去。”这八戒纵身赶上，将钯便筑。那怪物一头钻进窟里，还有七八尺长尾（耙）〔巴〕露在外边。卤莽之人，原是顾头不顾尾。八戒放下钯，一把挝住道：“着手！着手！”尽力气往外乱扯，莫想扯得动一毫。行者笑道：“呆子，放他进去，自有处置，不要这等倒扯蛇。”八戒真个撒了手，那怪缩进去了。八戒怨道：“才不放手时，半截子已是我们的了，是这般缩了，却怎么得他出来？这不是叫做没蛇弄了。”闭藏不出，法师亦没法矣。行者道：“这厮身体狼狽，窟穴窄小，断然转身不得，一定是个照直撞的，定有个后门出头。你快去后门外拦住，等我在前门外打。”

那呆子真个一溜烟跑过山去，果见有个孔窟，他就扎定脚，还不曾站稳，不期行者在后门外使棍子往里一捣，那怪物护疼，径往后门撞出。八戒未曾防备，被他一尾（耙）〔巴〕打了一跌，真正卤莽。莫能挣扎得起，睡在地下忍疼。行者见窟中无物，擎着棒跑过来，叫：“赶妖怪！”那八戒听得吆喝，自己害羞，忍着疼爬起来，使钯乱扑。行者见了笑道：“妖怪走了，你还扑甚的了？”八戒道：“老猪在此打草惊蛇哩！”大家子弟，先生每每不能管教，不敢管教，亦并不肯管教，只得如此而已。行者道：“活呆子！快赶上！”二人赶过涧去，见那怪盘做一团，竖起头来，张开巨口，要吞八戒。八戒慌得往后便走。这行者反迎上前，被他一口吞之。师父却钻在肚里，妙不可言。

八戒捶胸跌脚，大叫道：“哥耶！倾了你耶！”行者在妖精肚里，支着铁棒道：“八戒莫愁，我叫他搭个桥儿你看。”那怪物躬起腰来，就似一条路东虹。八戒道：“虽是像桥，只是没人敢走。”行者道：“我再叫他变做个船儿你看。”在肚里将铁棒撑着肚皮，那怪物肚皮贴地，翘起头来，就似一只赣保船。逼法顽闹，蔡家学生亦不若是。八戒道：“虽是像船，只是没有桅篷，不好使风。”行者道：“你让开路，等我叫他使个风你看。”又在里面尽着力，把铁棒从脊背上搯将出去，约有五七丈长，就似一根桅杆。那厮忍疼挣命，往前一撞，比使风更快，撞回旧

路，下了山，有二十馀里，却才倒在尘埃，动荡不得，呜呼丧矣。师父不曾闷死，徒弟先已逼死，钻到肚里亦无益。八戒随后赶上来，又举钯乱筑。行者把那物穿了一个大洞，钻将出来道：“呆子，他死也死了，你还筑他怎地？”八戒道：“哥呵，你不知我老猪一生好打死蛇。”遂此收了兵器，抓着尾耙，倒拉将来。

却说那驼罗庄上李老儿与众等对唐僧道：“你那两个徒弟，一夜不回，断然倾了命也。”三藏道：“决不妨事。我们出去看看。”须臾间，只见行者与八戒拖着一条大蟒，此即卤莽无成者。吆吆喝喝前来，众人却才欢喜。满庄上老幼男女都来跪拜道：“爷爷，正是这个妖精在此伤人。今幸老爷施法，斩怪除邪，我辈庶各得安生也。”大抵烦人者为己。众家都是感激，东请西邀，各各酬谢。师徒们被留住五七日，苦辞无奈，方肯放行。又各家见他不要钱物，都办些乾粮果品，骑骡压马，花红彩旗，尽来饯行。此处五百人家，到有七八百个人相送。一路上，喜喜欢欢，不时到了七绝山稀柿衙口。

三藏闻得那般恶秽，又见路道填塞，道：“悟空，似此怎生过得？”行者侮着鼻子故曰鼻之怪。道：“这个却难也。”三藏见行者说难，便就眼中垂泪。李老儿与众上前道：“老爷勿得心焦。我等送到此处，都已约定意思了。令高徒与我们降了妖精，除了一庄祸害^[9]，我们各办虔心，另开一条好路送老爷过去。”行者笑道：“你这老儿，俱言之欠当。你初然说这山径过有八百里，你等又不是大禹的神兵，那里会开山凿路。若要我师父过去，还得我们着力，你们都成不得。”“成”字反点，更妙。三藏下马，道：“悟空，怎生着力么？”行者笑道：“眼下就要过山，却也是难。若说再开条路，却又难也。须是还从旧胡衙过去。只恐无人管饭。”李老儿道：“长老说那里话！凭你四位担阁多少时，我等俱养得起，怎么说无人管饭？”行者道：“既如此，你们去办得两石米的干饭，再做些蒸饼、馍馍来，等我那长嘴和尚吃饱了，变了大猪，拱开旧路，我师父骑在马上，我等扶持着，管情过去了。”

八戒闻言，道：“哥哥，你们都要图个干净，怎么独教老猪受臭？”三藏道：“悟能，你果有本事拱开胡衙领我过山，注你这场头功。”八戒笑道：“师父在上，列位施主们都在此，休笑话。我老猪本来有三十六般变化，若说变轻巧华丽飞腾之物，委实不能；若说变山、变树、变石块、变土墩、变赖象、科猪、水牛、骆驼，真个全会。只是身体变得大，肚肠越发大，须是吃得饱了，才好干事。”众人道：“有东西，有东西。我们都带得有干粮、果品、烧饼、饅头在此^[10]。原要开山

相送的，且都拿出来，凭你受用。待变化了，行动之时，我们再看人回去做饭送来。”八戒满心欢喜，脱了皂直裰，丢了九齿钯，对众道：“休笑话，看老猪干这场臭功。”“臭”字与前花放正相应。好呆子！捻着诀，摇身一变，果然变做一个大猪，看他照定鼻子，仍又不脱卤莽，方见设想之奇。真个是：

嘴长毛短半脂腮^[11]，自幼山中食药苗。黑面环睛如日月，圆头大耳似芭蕉。修成坚骨同天寿，炼就粗皮比铁牢。鼾鼾鼻音呱咕叫^[12]，喳喳喉响喷啍^[13]。白蹄四只高千尺，剑鬣长身百丈饶。从见人间肥豕彘，未观今日老猪魑。唐僧等众齐称赞，羡慕天蓬法力高。

孙行者见八戒变得如此，即命那些相送人等，快将乾粮等物堆攒一处，叫八戒受用。那呆子不分生熟，一涝食之，却上前拱路。这个里面寻道路，大是苦事。行者叫沙僧脱了脚，好生挑担，请师父稳坐雕鞍。他也脱了鞵鞋，吩咐众人回去：“若有情，快早送些饭来，与我师弟接力。”那些人有七八百相送随行，多一半有骡马的，飞星回庄做饭，还有三百人步行的立于山下，遥望他行。原来此庄至山，有三十馀里，待回取饭来，又三十馀里，往回担阁，约有百里之遥，他师徒们已此去得远了。众人不舍，催趲骡马进胡衙，连夜赶至，次日方才赶上。叫道：“取经的老爷，慢行，慢行！我等送饭来也！”长老闻言，谢之不尽道：“真是善信之人。”叫：“八戒住了，再吃些饭食壮神。”那呆子拱了两日，正在饥饿之际。那许多人何止有七八石饭食，他也不论米饭面饭，收积来一涝用之。饱餐一顿，虽厌饫不已，而大抵无有成。下章之积聚，已伏于此。却又上前拱路。鼻子大是吃苦。○从香里来，却从臭里去。而下文朱紫之神，不泄自到。三藏与行者、沙僧谢了众人，分手两别。与前躲离正相应。正是：

驼罗庄客回家去，八戒开山过衙来。三藏心诚神力拥，悟空法显怪魔衰。千年稀柿今朝净，七绝胡衙此日开。六欲尘情皆剪绝，平安无阻拜莲台。

这〔一〕去，不知还有多少路程，还遇甚么妖怪，且听下回分解。

凡题俱引用经书，独此又引用小学，何也？盖此章原讲后生小子，故引用一句小学。但写意处不惟奇幻，而且忒晦暗。非得与别书对看，恐摩题处，不能了然痛快。

卤莽之人，气质粗暴，赋性轻浮，每至有头无尾，进锐退速，故曰

决无有成。但其形体粗鲁，气味自然恶浊，故就鼻子以丑其态。

尝见《封神传》亦作此题，将卤莽之人写成一个龙须虎。止会抛砖弄石，并不肯为学，虽赐有打神鞭，授以遁龙桩，无如子弟顽劣，虽竭力鞭策拘束，而卒至无成。故比之曰四不相，言非士非农非工非商，这样废物只好与人使唤。笔墨新鲜，视此又觉其精奇。

此章何以言鼻之怪？盖红鳞指锦衣，大鳞即卤莽，乃臭物也。不味诗书之香，惟闻酒肉之气，似此齷齪，殊令人掩鼻，此所以为稀柿衕也。但东土虽有此子，西天实无此佛，曾见成真作圣，亦有若是者耶。

卤有盐卤，有鱼卤，气味腥秽，极其恶浊，则人皆掩鼻而过之，故曰鼻之怪。而富又称浊富，故结尾稀柿衕，只挽“卤”字，不知神气已落到“富”字。

[1] 衕（tóng）：胡同，通街。

[2] 胡衕：即胡同。

[3] 霉：同“梅”。指江淮地区初夏的梅雨期，又称黄梅天。

[4] 东圈（qīng）：厕所。

[5] 惊唬唬：惊慌紧张貌。

[6] 骨挝（zhuā）脸：形容瘦削的脸型。

[7] 闷数钱粮：指冤枉钱。

[8] 盐酱口：专说不吉利的话而且一说就中，犹乌鸦嘴。

[9] 庄：同“桩”。

[10] 烧饼：古代指经烘烤制成的面饼，有馅儿。饅餮（gǔ duò）：一种面食。

[11] 臃（biāo）：同“膘”。

[12] 齶（wèng）：鼻腔阻塞，发音不清。

[13] 喁（yú）哮：野兽喘息发出的声音。

第六十八回

朱紫国唐僧论前世 孙行者施为三折肱

“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仁为五常之首，百行之原，为人有生之至要。但杀戮之心日甚，慈爱之理日消，故人只知七情六欲，为吾道身心之害。初不知伤生害命，日近于残忍，所以孔子弋不射宿，孟子之远庖厨。无非一念好生之仁，充塞于天地世间。若恣庸医之手段，日肆其残忍，实伤天地好生之德。

曾子云“出乎尔反乎尔”，圣贤岂无所见而云然哉。

宋曹彬未下江南之前，数日不升帐，将士请安者悉以病辞。问元帅何病，答曰：“但愿城破之日，诸君少杀，此病即愈。”这等奇病，原是《素问》、《难经》所不载。无怪朱紫之病，为庸众人之所不识也。

朱紫紧贴“富”字，做医正笼为富。至无知妄作，便是不仁之至意。此回原是起笔，所以逐字俱用虚笼浑含，并无一句实沾，便见手笔之妙。

善正万缘收。名誉传扬四部洲^[1]。智慧光明登彼岸，飕飕。缓缓云生天际头。

诸物共相酬。永住瑶台万万秋。打破人间蝴蝶梦^[2]，休休。涤净尘氛不惹愁。此词总笼全章，浑发大意。人以失群为悲，庄子鼓盆，适以自叹。用笔深邃，极有意味。

话表三藏师徒洗污秽之胡衕，挑下“濯垢”，正与“为富”作一反照。上逍遥之道路。彼强取强求者，焉有此乐？此句是挑“仁”字。光阴迅速，又值炎天。正是：

海榴舒锦弹^[3]，荷叶绽青盘。两路绿杨藏乳燕，行人避暑扇摇纨。点出风景，便是解粽赏节之候。

进前行处，忽见有一城池相近。三藏勒马叫：“徒弟们，你看那是甚么去处？”行者道：“师父原来不识字，不知如何看医书，此笔照定结尾，已伏下“视远惟明”之意。亏你怎么领唐王旨意离朝也。”三藏道：“我自幼为僧，千经万典皆通，怎么说我不识字？”正为不识本草脉诀者道。行者道：“既识字，怎么那城头上杏黄旗是为“朱紫”二字着色。明书三个大字，就不认得，却问是甚去处，何也？”三藏喝道：“这泼猴胡说！那旗被风吹得乱摆，总有字也看不明白。”点出“明”字，是反照下意。行者道：“老孙偏怎看见？”八戒、沙僧道：“师父，莫听师兄捣鬼。这般遥望，城池尚不明白，如何就见是甚字号？”视远不明，俱是反照。行者道：“却不是‘朱紫国’三字！”陡然先擒“富”字，便已正照下章之意。三藏道：“朱紫国必是西邦王位，非贵无以驭其富，此句是陪。却要倒换关文。”行者道：“不消讲了。”不多时，至城门，下马过桥，入进三层门里。真个好个皇州！但见：

门楼高耸，垛叠齐排。周围活水通流，南北高山相对。六街三市货资多，万户千家生意盛。果然是个帝王都会处，天府大京城。绝域梯航至^[4]，遐方玉帛盈。形胜连山远，宫垣接汉清。三关严锁钥，万古乐升平。高楼大厦，财阜充盈，总将“富”字一赞。

师徒们在那大街市上行时，但见人物轩昂，衣冠齐整，言语清朗，真不亚大唐世界。民殷国富，写的十分全美。那两边做买做卖的，忽见猪八戒相貌丑陋，沙和尚面黑身长，孙行者脸毛额廓^[5]，丢了买卖，都来争看。嘴脸丑恶赛太岁，已隐隐欲现。三藏只叫：“不要撞祸，低着头走。”八戒遵依，把个莲蓬嘴揣在怀里，沙僧不敢仰视，惟行者东张西望，紧随唐僧左右。那些人有知事的，看看儿就回去了；有那游嬉好闲的，并那顽童们，烘烘笑笑，都上前抛瓦丢砖，与八戒作戏。唐僧捏着一把脉，只教莫要生事。那呆子不敢抬头。

不多时，转过隅头，忽见一座门墙上有“会同馆”三字^[6]。唐僧道：“徒弟，我们进这衙门去也。”行者道：“进去怎的？”唐僧道：“会同馆乃天下通会通同之所，我们也打搅得。且到里面歇下，待我见驾，倒换了关文，再赶出城走路。”八戒闻言，掣出嘴来，把那些随看的人唬倒了数十个。眉凶眼恶，不仁己见。他上前道：“师父说的是，我们且到里边藏下，免得这伙乌龟噪嚷。”为富的人，凡事不肯出头，惟恐花费。遂进馆去。那些人方渐渐而退。

却说那馆中有两个馆使，乃是一正一副，都在厅上查点人夫，要往那里接官。忽见唐僧来到，个个心惊，齐道：“是甚么人？是甚么人？”

往那里走？”三藏合掌道：“贫僧勾下“不富”，以清题界。乃东土大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者，只提取经，便是为仁之意，无怪其为贫僧也。今到宝方，不敢私过，有关文欲倒验放行，权借高衙暂歇。”那两个馆使听言，屏退左右，一个个整冠束带，下厅迎上相见。即命打扫客房安歇，教办清素支应^[4]。三藏谢了，二官带领人夫出厅而去，手下人请老爷客房安歇。三藏便走，行者狠道：“这厮惫懒！怎么不让老孙在正厅？”三藏道：“他这里不服我大唐管属，又不与我国相连，况不时又有上司过客来往，所以不好留此相待。”行者道：“这等说，我偏要他相待。”

正说处，有管事的送支应来，乃是一盘白米，一盘白面，两把青菜，四块豆腐，两个面筋，一盘干笋，一盘木耳。三藏教徒弟收了，谢了管事的。管事的道：“西房里有干净锅灶，柴火方便，真正宝方，色色齐备。请自去做饭。”三藏道：“我问你一声，国王可在殿上么？”管事的道：“我万岁爷爷久不坐朝，今日乃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多官议出黄榜。你若要倒换关文，赶此急去，还赶上；到明日，就不能勾了，先只浑含，极得布置之妙。不知还有多少时伺候哩。”三藏道：“悟空，你们在此安排斋饭，等我急急去验了关文，回来吃了走路。”八戒急取出袈裟、关文。三藏整束了进朝，只是分付徒弟，不可出外去生事。

不一时，已到五凤楼前。说不尽那殿阁峥嵘，楼台壮丽。富润屋，即此已见。直至端门外，烦奏事官转达天廷，欲倒验关文。那黄门官果至玉阶前，启奏道：“朝门外有东土大唐钦差一员僧，前往西天雷音寺拜佛求经，欲倒换通关文牒，听宣。”国王闻言喜道：“寡人久病，病自何来，层层安顿，下文便不突。不曾登基。今上殿出榜招医，就有高僧来国。”即传旨宣至阶下。三藏即礼拜俯伏。国王又宣上金殿赐坐，命光禄寺办斋。三藏谢了恩，将关文献上。国王看毕，十分欢喜道：“法师，你那大唐，几朝君正？几辈臣贤？至于唐王，因甚作疾回生，着你远涉山川求经？”这长老因问，即欠身合掌道：“贫僧那里：

三皇治世，五帝分伦。尧舜正位，禹汤安民。四句浑讲为仁，并无不仁之处。成周子众，各立乾坤。倚强欺弱，分国称君。邦君十八，分野边尘。后成十二，宇宙安淳。因无车马，却又相吞。七雄争胜，六国归秦。天生鲁沛，各怀不仁。只要富国强兵，并不顾生民涂炭。这层是从“仁”字写到“不仁”，先擒首句。江山属汉，约法钦遵。汉归司马，晋又纷纭。南北十二，宋齐梁陈。列祖相继，大隋绍真。赏花无道，涂炭多民。我王李氏，国号唐君。高祖晏驾^[8]，当今世民。河清海晏^[9]，大德宽仁。这层是从“不仁”又转到“为仁”，以清下句。兹因长安城北，有

个怪水龙神，刻减甘雨，应该损身。夜间托梦，告王救迤。王言准赦，早召贤臣。款留殿内，慢把棋轮。时当日午，那贤臣梦斩龙身。”只讲“不仁”者该死，“病”字不拽自动。

国王闻言，忽作呻吟之声问道：“法师，那贤臣是那邦来者？”三藏道：“就是我王驾前丞相，姓魏名徵。他识天文，知地理，辨阴阳，乃安邦立国之大宰辅也。因他梦斩了泾河龙王，那龙王告到阴司，说我王许救又杀之故。我王遂得促病，渐觉身危。魏徵又写书一封，与我王带至阴司，寄与酆都城判官崔珏。少时，唐王身死，至三日复得回生。亏了魏徵感崔判官改了文书，加王二十年寿。仁者寿。只言为仁的有寿，不仁的有病则不待言矣。○此即前世，正与结尾紧相对照。今要做水陆大会，故遣贫僧远涉道途，询求诸国，拜佛祖，取大乘经三藏，超度孽苦升天也。”只写唐王为仁，正与朱紫不仁作一反照。那国王又呻吟叹道：“诚乃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似我寡人，久病多时，并无一臣拯救。”长老听说，偷睛观看，见那皇帝面黄肌瘦，形脱神衰。长老正欲启问，有光禄寺官奏请唐僧奉斋。王传旨，教：“在披香殿，连朕之膳摆下，与法师同享。”三藏谢了恩，与王同进膳、进斋。不题。

却说行者在会同馆中，着沙僧安排茶饭，并整治素菜。沙僧道：“茶饭易煮，蔬菜不好安排。”行者问道：“如何？”沙僧道：“油、盐、酱、醋俱无也。”不肯食淡，此“为富”之所由来也。行者道：“我这里有几文衬钱，教八戒上街买去。”那呆子躲懒道：“我不敢去。嘴脸欠俊，恐惹下祸来，师父怪我。”行者道：“公平交易，又不（化）〔讹〕他，又不抢他，何祸之有？”先将“为”字一注，用笔极妙。八戒道：“你才不曾看见獐智？在这门前，扯出嘴来，把人唬倒了十来个，若到闹市丛中，也不知唬杀多少人哩。”行者道：“你只知闹市丛中，你可曾看见那市上卖的是甚么东西？”八戒道：“师父只教我低着头，莫撞祸，实是不曾看见。”行者道：“酒店、米铺、磨坊，并绦罗杂货不消说，着实有好茶房、面铺、大烧饼、大馍馍，饭店又有好汤饭、好椒料^[10]、好蔬菜，与那异品的糖糕、蒸酥、点心、卷子、油食、蜜食，无数好东西，点染“富”字，虚吸“为”字。我去买些儿请你如何？”为何？下文便见其妙。那呆子闻说，口内流涎，喉咙里咽咽的咽唾，跳起来道：“哥哥，这遭我扰你，待下次趲钱，我也请你回席。”听说吃嘴，便无忌惮。此而肯为，又何不肯为也。行者暗笑道：“沙僧，好生煮饭，等我去买调和来^[11]。”沙僧也知是要呆子，只得顺口应承道：“你们去，须是多买些，吃饱了来。”

那呆子捞个碗盏拿了，就跟行者出门。有两个在官人问道：“长老那里去？”行者道：“买调和。”那人道：“这条街往西去，转过拐角鼓楼，那郑家杂货店，凭你买多少，油、盐、酱、醋、姜、椒、茶叶俱全。”故曰“富”。他二人携手相搀，径上街西而去。行者过了几处茶房，几家饭店，当买的不买，当吃的不吃。八戒叫道：“师兄，这里将就买些用罢。”那行者原是要他，那里肯买，道：“贤弟，你好不经纪^[12]。再走走，拣大的买吃。”两个人说说话儿，又领了许多人，跟随争看。不时到了鼓楼边，只见那楼下无数人喧嚷，济济挨挨，填街塞路。八戒见了道：“哥哥，我不去了。那里人嚷得紧，只怕是拿和尚的。又况是面生可疑之人，拿了去，怎的了！”行者道：“胡谈！和尚又不犯法，拿我怎的？我们走过去，到郑家店买些调和来。”八戒道：“罢，罢，罢！我不撞祸。这一挤到人丛里，把耳躲摔了两摔，唬得他跌跌爬爬，跌死几个，我倒偿命哩。”行者道：“既然如此，你在这壁根下站定，等我过去买了回来，与你买素面、烧饼吃罢。”那呆子将碗盏递与行者，把嘴拄着墙根，背着脸，死也不动。

这行者走至楼边，果然挤塞。直挨入人丛里听时，原来是那皇榜张挂楼下，故多人争看。行者挤到近处，闪开火眼金睛，仔细看时，那榜上却云：

朕西牛贺洲朱紫国王，自立业以来，四方平服，百姓清安。近因国事不祥，沉痾伏枕，淹延日久难痊。本国太医院屡选良方，未能调治。今出此榜文，普招天下贤士。不拘北往东来，中华外国，若有精医药者，请登宝殿，疗理朕躬。稍得病愈，愿将社稷平分，好大家产，即得一半，亦不是小小家业。○先点明“富”字，“为”字便不落空。决不虚示。为此出给张挂。须至榜者。看视榜文，正照下文。已与结尾战书作一关照。

览毕，满心欢喜道：“古人云：‘行动有三分财气。’黄金动道心，便得“为”字之神。早是不在馆中呆坐。即此不必买甚调和，且把取经事宁耐一日，等老孙做个医生【侧批】医乃仁术，并勾下句。耍耍。”想上半分家业矣。○转到为富的正面。好大圣！弯倒腰，丢了碗盏，拈一撮土，往上洒去，念声咒语，使个隐身法，轻轻的上前揭了榜文，朝着巽地上，吸口仙气吹来。那阵旋风起处，他却回身，径到八戒站处。只见那呆子，嘴拄着墙根，却是睡着了一般。行者更不惊他，将榜文摺了，轻轻揣在他怀里，富者之门不易入，只得借重老呆，作个引进。拽转步，先往会同馆去了。不题。

却说那楼下众人见风起时，各各蒙头闭眼，不觉风过时，没了皇榜，众皆悚惧。那榜原有十二个太监、十二个校尉早朝领出，才挂不上三个时辰，被风吹去，战兢兢左右追寻。忽见猪八戒怀中，露出个纸边儿来，众人近前道：“你揭了榜来耶？”那呆子猛抬头，把嘴一撇，唬得那几个校尉踉踉跄跄，跌倒在地。他却转身要走，又被面前几个胆大的扯住道：“你揭了招医的皇榜，还不进朝医治我万岁去，却待何往？”那呆子慌慌张张道：“你儿子便揭了皇榜！你孙子便会医治！”校尉道：“你怀中揣的是甚？”呆子却才低头看时，真个有一张字纸，展开一看，咬着牙骂道：“那猢狲害杀我也！”尚未用药，先杀得一个。若挣得半分家私，则冤鬼遍满人世矣。恨一声，便要扯破，早被众人架住道：“你是死了！此乃当今国王出的榜文，谁敢扯坏！你既揭在怀中，必有医国之手，快同我去！”八戒喝道：“汝等不知，这榜不是我揭的，是我师兄孙悟空揭的。怪不得行者请他，不想极有用处。他暗暗揣在我怀中，他却丢下我去了。若得此事明白，我与你寻他去。”这种刽子手，偏从猪八戒口中荐出，为之绝倒。众人道：“说甚么乱话！现钟不打去铸钟？你现揭了榜文，教我们寻谁？不管你！扯了去见主上！”

那伙人不分清白，将呆子推推扯扯。这呆子立定脚，就如生了根一般，十来个人也弄他不动。八戒道：“汝等不知高低，再扯一会，扯得我呆性子发了，你却休怪！”不多时，闹动了街坊，将他围绕。内有两个年老的太监道：“你这相貌稀奇，声音不对，是那里来的？这般村强。”八戒道：“我们是东土差往西天取经的。我师父乃唐王御弟法师，却才入朝倒换关文去了。我与师兄来此买办调和，我见楼下人多，未曾敢去。是我师兄教我在此等候，他原来见有榜文，弄阵旋风揭了，暗揣我怀内，先去了。”【侧批】本自欲为，偏又不肯直去，转人吹许，如见其人心事。那太监道：“我先前见个白面胖和尚，径奔朝门而去，想就是你师父。”八戒道：“正是，正是。”太监道：“你师兄往那里去了？”八戒道：“我们一行四众。师父去倒换关文，我三众并行囊马匹，俱歇在会同馆。师兄弄了我，他先回馆中去了。”太监道：“校尉，不要扯他，我等同到馆中，便知端的。”八戒道：“你这两个奶奶知事。”众校尉道：“这和尚委不识货，怎么赶着公公叫起奶奶来耶？”八戒笑道：“不羞！你这反了阴阳的。他二位老妈妈儿，不叫他做婆婆、奶奶，倒叫他做公公！”众人道：“莫弄嘴！快寻你师兄去！”那街上人，噪噪闹闹，何止三五百，共扛到馆门首。八戒道：“列位住了。我师兄却不比我们，任你作戏，他却是个猛烈认真之士。汝等见他，须要行个大礼，叫他声孙老爷，他就招架了。这一杠抬的妙。不然呵，他就变了嘴脸，这事却弄不成也。”众太监、校尉俱道：“你师兄果有手段医好国

王，他也该有一半江山，我等合该下拜。”那些闲杂人都在门外喧哗。

八戒领着一行太监、校尉径入馆中。只听得行者与沙僧在客房里，正说那揭榜之事要笑哩。八戒上前扯住，乱嚷道：“你可成个人！哄我去买素面、烧饼、馍馍我吃，原来都是空头！又弄旋风，揭了甚么皇榜，暗暗的揣在我怀里，拿我装胖^[13]，这可成个弟兄！”行者笑道：“你这呆子，想是错了路，走向别处去。我过鼓楼，买了调和，急回来寻你。不见我先来了？在那里揭甚皇榜？”八戒道：“现有看榜的官员在此。”说不了，只见那几个太监、校尉朝上礼拜道：“孙老爷，今日我王有缘，天遣老爷下降。是必大展经纶手，微施三折肱^[14]，【侧批】这层是从“为富”勾起下句“为仁”。治得我王病愈，江山有分，社稷平分也。”行者闻言，正了声色，接了八戒的榜文，对众道：“你们想是看榜的官么？”太监叩头道：“奴婢乃司礼监内臣，这几个是锦衣校尉。”行者道：“这招医榜，委是我揭的，许明谢物，便陡然自认。故遣我师弟引见。既然你主有病，常言道：‘药不轻卖，是是是，一服药便想个富贵。○下文累次索取，已伏此句。病不讨医。’你去教那国王亲来请我，过作身分，极得“为”字之妙。我有手到病除之功。”竭力自夸，惟恐打脱这个主顾。太监闻言，无不惊骇。校尉道：“口出大言，必有度量。我等着一半在此哑请，着一半入朝启奏。”

当分了四个太监，六个校尉，更不待宣召，径入朝，当阶奏道：“主公万千之喜！”那国王正与三藏膳毕清谈，忽闻此奏，问道：“喜自何来？”太监奏道：“奴婢等早领出招医皇榜，鼓楼下张挂，有东土大唐远来取经的一个圣僧孙长老揭了，现在会同馆内，要王亲自去请他，他有手到病除之功。【侧批】那个不是此话。故此特来启奏。”国王闻言，满心欢喜。就问唐僧道：“法师有几位高徒？”三藏合掌答曰：“贫僧有三个顽徒。”国王问：“那一位高徒善医？”三藏道：“实不瞒陛下说，我那顽徒，俱是山野庸才，只会挑包背马，转涧寻波，带领贫僧登山涉岭^[15]，或者到峻险之处，可以伏魔擒怪、捉虎降龙而已，更无一个能知药性者。”一句道破经济，此巴豆大黄之所以用也。○庸医闻此，不要恨死，定要急死。国王道：“法师何必太谦！朕当今日登殿，幸遇法师来朝，诚天缘也。高徒既不知医，他怎肯揭我榜文，教寡人亲迎？断然有医国之能也。”叫：“文武众卿，寡人身虚力怯，不敢乘辇，汝等可替寡人俱到朝外，敦请孙长老，看朕之病。汝等见他，切不可轻慢，称他做神僧孙长老，皆以君臣之礼相见。”

那众臣领旨，与看榜的太监、校尉径至会同馆，排班参拜。諛得那

八戒躲在厢房，沙僧闪于壁下。那大圣，看他坐在当中端然不动。高抬声价，极得形容之妙。八戒暗地里怨恶道：“这猢狲，活活的折杀也！怎么这许多官员礼拜，更不还礼，也不站将起来！”不多时，礼拜毕，分班启奏道：“上告神僧孙长老，我等俱朱紫国王之臣，今奉王旨，敬以洁礼参请神僧入朝看病。”行者方才立起身来，对众道：“你王如何不来？”众臣道：“我王身虚力怯，不敢乘辇，特令臣等代君之礼，拜请神僧也。”行者道：“既如此说，列位请前行，我当随至。”众臣各依品从，作队而走。行者整衣而起。八戒道：“哥哥，切莫攀出我们来。”尚未下药，八戒先自着慌，想是抬的害怕。行者道：“我不攀你，只要你两个与我收药。”沙僧道：“收甚么药？”行者道：“凡有人送药来，与我点数收下，待我回来取用。”尚未看病，先已不怀好心。二人领诺。不题。

这行者即同多官，顷刻便到。众臣先走奏知。那国王高卷珠帘，闪龙睛凤眼，开金口御言，便问：“那一位是神僧孙长老？”行者进前一步，厉声道：“老孙便是。”那国王听得声音凶狠，声口极大，赛太岁于此已现。又见相貌刁钻，何用钻迎，只请得猪八戒一席，则到处称扬矣。唬得战兢兢，跌在龙床之上。慌得那女官内宦急扶入宫中，道：“唬杀寡人也！”开口便唬一跳。庸医看病，原来看财；富翁看财，又重似看命。众官都嗔怨行者道：“这和尚怎么这等粗鲁村疏！怎敢就擅揭榜？”行者闻言笑道：“列位错怪了我也。若像这等慢人，你国王之病，就是一千年也不得好。”众臣道：“人生能有几多阳寿？就一千年也还不好？”行者道：“他如今是个病君，死了是个病鬼，再转世也还是个病人，却不是一千年也还不好！”众臣怒曰：“你这和尚，甚不知礼！怎么敢这等满口胡柴！”行者笑道：“不是胡柴，你都听我道来：

医门理法至微玄，大要心中有转旋。望闻问切四般事，缺一之时不备全。第一望他神气色，润枯肥瘦起和眠。第二闻声清与浊，听他真语及狂言。三问病原经几日，如何饮食怎生便。四才切脉明经络，浮沉表里是何般^[16]。我不望闻并问切，今生莫想得安然。”

那两班文武丛中，有太医院官，一闻此言，对众称扬道：“这和尚也说得有理。就是神仙看病，也须望、闻、问、切，随机应变，极妙转接。谨合看神圣功巧也。”众官依此言，着近侍传奏道：“长老要用望、闻、问、切之理，方可认病用药。”那国王睡在龙床上，声声唤道：“叫他去罢，寡人见不得生人面了。”口气忒大，宁死亦看不起这个病。近侍的出宫来道：“那和尚，我王旨意，教你去罢。见不得生人面哩。”行

者道：“若见不得生人面呵，我会悬丝诊脉。”奇闻，只说线上如同股上，不想股上如同线上。人以为写尽高明，不知却出尽丑态。【侧批】装样。众官暗喜道：“悬丝诊脉，我等耳闻，不曾眼见。设药卖卦，全凭说话。若说的不稀奇，那个肯信？再奏去来。”那近侍的又入宫奏道：“主公，那孙长老不见主公之面，他会悬丝诊脉。”国王心中暗想道：“寡人病了三年，未曾试此。宣他进来。”好了，半分家产，又有指望。近侍的即忙传出道：“主公已许他悬丝诊脉。快宣孙长老进宫诊视。”

行者却就上了宝殿，唐僧迎着骂道：“你这泼猴！害了我也。”只怕害杀的不止你一个。行者笑道：“好师父，我倒与你壮观¹⁴⁷，你返说我害你！”三藏喝道：“你跟我这几年，那曾见你医好谁来？是是是，医好的有树儿，医不好的便没树儿。你连药性也不知，医书也未读，试问那个是读医书能知药性者。“不仁”二字于此立案。怎么大胆殊不知吃药的，其胆更大。撞这个大祸！”行者笑道：“师父，你原来不晓得。我有几个草头方儿，能治大病，管情医得他好便了。就是医死了，也只问得个庸医杀人罪名，不知半分家业请得何为，可叹。也不该死，你怕怎的？怪不得怎管杀哩。不打紧，不打紧。你且坐下，看我的脉理如何。”长老又道：“你那曾见《素问》、《难经》、《本草》、《脉诀》，是甚般章句，怎生注解，当面取笑，大伤体面。就这等胡说乱道，会甚么悬丝诊脉！”原不过似隔靴搔痒，毫然不知痛处。行者笑道：“我有金线在身，你不曾见哩。”即伸手下去尾上拔了三根毫毛，捻一把，叫声“变”！即变作三条丝线，每条各长二丈四尺，按二十四气，托于手内。对唐僧道：“这不是我的金线？”近侍宦官在傍道：“长老且休讲口，请入宫中诊视去来。”行者别了唐僧，随着近侍入宫看病。正是那：

心有秘方能治国，内藏妙诀注长生。

毕竟这去不知看出甚么病来，用甚么药品。欲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唐王皆因救人而添寿，是为仁的来龙；朱紫皆因射猎而得病，是为富的伏脉。前世之论，正关锁全章。双擒两句，非仅回照斩孽龙、游地府而已也。可见文章法脉，原有天然的根据。非徒强为牵扯，便算起伏照应，有志斯文者，不可不知此法。

非是孙行者原要行医，果能诊脉，此原不过是借题写意，现世说法，以为一切为富者传神写照。若说是行者，固不是；若说不是行者，又不是。

不仁之事，不可枚举。看他将一切尽行迸弃不道，只单单拈定一个庸医杀人，便是设想奇处，便是手笔高处。

仁主生，不仁主杀，二者原本相反。看他只拈定一个“杀”字，扣不仁极其稳当。

开卷先写“富”字一层，“仁”字一层，不仁又一层，然后转出做医，则是落到为富。先从首句写起，理明辞畅，层次井然，足见构思之妙。

或问：为富之道多端，为何偏要写个悬丝诊脉？曰：须要看下章题目，是个视远惟明，若从别样写来，文法不易联络，而笔意亦不能管照。所以无奈弄出一个明医看病，处处只写本题，笔笔已照定下意。良匠苦心于此，方见全部穿插之妙。

[1] 四部洲：即本书第一回所谓的四大部洲。

[2] 蝴蝶梦：出自《庄子·齐物论》庄生梦蝶事。比喻虚幻之事，迷离之梦。

[3] 海榴：即石榴。又名海石榴。因来自海外，故名。

[4] 梯航：“梯山航海”的省文，即登山渡海，远道而来。

[5] 廓：宽阔。

[6] 会同馆：元、明、清三朝接待各国使者的机构。唐朝时尚无会同馆。

[7] 支应：指供应的物品。

[8] 晏驾：古代称帝王死亡的讳辞。

[9] 河清海晏：黄河水清，沧海波平。形容国内安定，天下太平。

[10] 椒料：芳香调料。

[11] 调和：调味料。

[12] 经纪：善于管理钱财。

[13] 装胖：充数，装幌子。

[14] 三折肱：即屡次折断手臂，饱受伤病折磨。古语有“三折肱知为良医”，近似久病成医的意思。

[15] 跬（bù）领：爬山。跬，行走。领，“岭”的古字。

[16] 浮沉表里：中医中所指的四种脉象。

[17] 壮观：增添壮观景象，这里相当于争面子。

第六十九回

心主夜间修药物 君王筵上论妖邪

富翁的金玉，每因重利剥削而来，今却遭庸医的毒手，狠心狼狽而去。天理昭彰，亦可谓报应不爽。然富翁非得下此毒手，财帛不肯善发；庸医非得用此猛药，丰裕不能骤置。但富翁惜命而又惜财，庸医则要财而更要命。是富翁两件俱不舍，庸医二者并皆要。富翁因富而固不爱于己，庸医为富而却忍心于人。一团妙意，写来令人奇绝。

医本生人，原是仁术，故曰麒麟山；庸医则因富杀人，甚属不仁，故又名曰獬豸洞。只有营私之心，并无活人之技，弄的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而彼却于中取事，稍有仁心者必不若是。而世仅目为庸医，夫不幸而不遇知己，又何幸而得蒙其见量也。

为富之道多端，不仅在谢仪，全要在四处里打算。是以所用者无几，而所落者已经无数。如此为法，何患不富？但只是挑着麒麟的名目，却存的是獬豸的心事。故比之曰太岁，以见遇之者遭瘟，撞着的倒运。人何幸而至于不死，又何不幸而不至于死也。

话表孙大圣同近侍宦官到于皇宫内院，直至寝宫门外立定，将三条金线与宦官拿入里面，分付：“教内宫妃后或近侍太监，先系在圣躬左手腕下，按寸、关、尺三部上，却将线头从窗棂儿穿出与我。”真个那宦官依此言，请国王坐在龙床，按寸、关、尺^[1]，以金线一头系了，一头理出窗外。行者接了线头，如此为法，真不愧为奇书。以自己右手大指先托着食指，看了寸脉；次将中指按大指，看了关脉；又将大指托定无名指，看了尺脉。我每见此，不觉大笑。○只写看病，便已伏下“视”字。调停自家呼吸，分定四气、五郁、七表、八里、九候，浮中沉，沉中浮，辨明了虚实之端，又教解下左手，依前系在右手腕下部位。行者即以左手指一一从头说视毕，却将身抖了一抖，把金线收上身来，厉声高呼道：“陛下左手寸脉强而紧，关脉涩而缓，尺脉芤且沉^[2]；右手寸脉浮而滑，关脉迟而结，尺脉数而牢。夫左寸强而紧者，中虚心痛也；关涩而缓者，汗出肌麻也；尺芤而沉者，小便赤而大便带血也。

右手寸脉浮而滑者，内结经闭也；关迟而结者，宿食留饮也；富翁的病，大概不过是饮食积聚，我猜亦有八九。尺数而牢者，烦满^[3]、虚寒相持也。诊此，贵恙是一个惊恐忧思，号为双鸟失群【侧批】伏下“惟”字。之证^[4]。”好脉诀，直看出四百四般之外。那国王在内闻言，满心欢喜，打起精神，高声应道：“指下明白！指下明白！果是此疾。未知身病，却道破心病，“为”字之功已有一半。请出外面用药来也。”大圣却才缓步出宫，一言偶中，他就极会装胖。早有在傍（一）〔听〕见的太监，已先对众报知。

须臾，行者出来，唐僧即问如何，行者道：“诊了脉，如今对证制药哩。”众官上前道：“神僧长老，适才说双鸟失群之证，何也？”行者笑道：“有雌雄二鸟，原在一处同飞，忽被暴风骤雨惊散，雌不能见雄，雄不能见雌，雌乃想雄，雄亦想雌。这个想思，读下令人喷饭。○思即惟也，盘丝洞已伏于此。这不是双鸟失群也？”照后结尾文章，作得古怪，这个病真害得稀奇。众官闻说，齐声喝采道：“真是神僧！真是神医！”称赞不已。当有太医官问道：“病势已看出矣，但不知用何药治之？”行者道：“不必执方，见药就要。”岂有此理。【侧批】负担。医官道：“经云：药有八百八味，人有四百四病。病不在一人之身，药岂有全用之理！如何见药就要？”行者道：“古人云：‘药不执方，合宜而用。’故此全征药品，而随便加减也。”那医官不复再言。已默喻其道路。即出朝门之外，差本衙当值之人，遍晓满城生熟药铺，即将药品每味各办三斤，送与行者。幸是富家，贫人焉能害得起这病？行者道：“此间不是制药处，可将诸药之数并制药一应器皿，却送入会同馆，交与我师弟二人收下。”“为”字之妙如此。医官听命，即将八百八味每味三斤及药碾、药磨、药罗、药乳并乳钵、乳槌之类，都送至馆中，一一交付收讫。

行者往殿上，请师父同至馆中制药。那长老正自起身，忽见内宫传旨，教阁下留住法师，同宿文华殿，待明朝服药之后，病痊酬谢，倒换关文送行。三藏大惊道：“徒弟阿，此意是留我做当头哩。若医得好，欢喜起送；若医不好，我命休矣。你须仔细上心，精虔制度也^[5]。”行者笑道：“师父放心在此受用，老孙自有医国之手。”

好大圣！别了三藏，辞了众臣，径至馆中。八戒迎着笑道：“师兄，我知道你了。”行者道：“你知甚么？”八戒道：“知你取经之事不果，欲作生涯无本，今日见此处富庶，设法要开药铺哩。”数笔点透为富之意。行者喝道：“莫胡说！医好国王，得意处辞朝走路，开甚么药

铺！”八戒道：“终不然，这八百八味药，每味三斤，共计二千四百二十四斤，只医一人，能用多少？不知多少年代方吃得了哩！”行者道：“那里用得许多！他那太医院官都是些愚盲之辈，所以取这许多药品，教他没处捉摸，不知我用的是那几味，难识我神妙之方也。”

正说处，只见两个馆使当面跪下道：“请神僧老爷进晚斋。”行者道：“早间那般待我，如今却跪而请之，何也？”馆史叩头道：“老爷来时，下官有眼无珠，不识尊颜。今闻老爷大展三折之肱，治我一国之主；若主上病愈，老爷江山有分，再点“富”字，“为”字不拽而自动。我辈皆臣子也。礼当拜请。”行者见说，忻然登堂上坐，八戒、沙僧分坐左右，摆上斋来，沙僧便问道：“师兄，师父在那里哩？”行者笑道：“师父被国王留住作当头哩。只待医好了病，方才酬谢送行。”沙僧又问：“可有些受用么？”行者道：“国王岂无受用！我来时，他已有三个阁老陪侍左右，请入文华殿去也。”八戒道：“这等说，还是师父大哩。他到有阁老陪侍，我们只得两个馆使奉承。且休管他，让老猪吃顿饱饭也。”兄弟们遂自在受用一番。天色已晚，行者叫馆使：“收了家伙，多办些油蜡，我等到夜静时，方好制药。”问：为何不在日里？曰：这等医生专是在背地里捣鬼，彼门外汉焉知此中的作运？馆使果送若干油蜡，各命散讫。

至半夜，天街人静，万籁无声。八戒道：“哥哥，制何药？赶早干事。我瞌睡了。”行者道：“你将大黄取一两来，碾为细末。”沙僧乃道：

“大黄味苦，性寒无毒。其性沉而不浮，其用走而不守；夺诸郁而无壅滞，定祸乱而致太平。名之曰将军。好利害。○想是胸中有此，便不惊恐，一定是这个打算。

此行药耳^[6]，但恐久病虚弱，不可用此。”若不下此毒药，半分家业何日可得。行者笑道：“贤弟不知。此药利痰顺气，荡肚中凝滞之寒热。你莫管我。你去取一两巴豆，去壳去膜，捶去油毒，碾为细末来。”八戒道：

“巴豆味辛，性热有毒。削坚积，荡肺腑之沉寒；通闭塞，利水谷之道路。乃斩关夺门之将，不可轻用。”他偏要用，以视吃牛肉者更为恶毒。○故意点明，以见其毫无知识。○小人行险，其案已伏于此。

行者道：“贤弟，你也不知。此药只恐十大明医都不知。破结宣

肠，能理心膨水胀。快制来，我还有佐使之味辅之也。”他二人即时将二药碾细，道：“师兄，还用那几十味？”行者道：“不用了。”八戒道：“八百八味，每味三斤，只用此二两，诚为起夺人了。”所用无几，倒落得无数。如此为法，何患不富。行者将一个花磁盏子道：“贤弟莫讲。你拿这个盏儿，将锅脐灰刮半盏过来。”八戒道：“要怎的？”行者道：“药内要用。”沙僧道：“小弟不曾见药内用锅灰。”行者道：“锅灰名为百草霜，能调百病，一人岂害百病，总是在漫地里捉风。你不知道。”那呆子真个刮了半盏，又碾细了。行者又将盏子递与他道：“你再去把我们的马尿等半盏来。”八戒道：“要他怎的？”行者道：“要丸药。”沙僧又笑道：“哥哥，这事不是耍子。马尿腥臊，如何入得药品？我只见醋糊为丸，陈米糊为丸，炼蜜为丸，或是清水为丸，那曾见马尿为丸？那东西腥腥臊臊，脾虚的人一闻就吐，再服巴豆、大黄，弄得人上吐下泻，可是耍子？”不知要死多少，那稀罕他一个。行者道：“你不知就里。我那马，不是凡马，他本是西海龙身。若得他肯去便溺，凭你何疾，服之即愈。但急不可得耳。”

八戒闻言，真个去到马边。那马斜伏地下睡哩，呆子一顿脚踢起，衬在肚下，等了半会，全不见撒尿。他跑将来对行者说：“哥阿，且莫去医皇帝，且快去医马来。那亡人干结了，莫想尿得出一点儿。”行者笑道：“我和你去。”沙僧道：“我也去看看。”

三人都到马边，那马跳将起来，口吐人言，厉声高叫道：“师兄，你岂不知？我本是西海飞龙，因为犯了天条，观音菩萨救了我，将我锯了角，退了鳞，变作马，驮师父往西天取经，将功折罪。我若过水撒尿，水中游鱼食了成龙；过山撒尿，山中草头得味变作灵芝，仙童采去长寿。我怎肯在此尘俗之处轻抛却也？”总有仁心，亦不肯善发。行者道：“兄弟谨言。此间乃西方国王，非尘俗也，亦非轻抛弃也。常言道：‘众毛攒裘。’要与本国之王治病哩。医得好时，大家光辉。”那马才叫声“等着”。你看他往前扑了一扑，往后蹲了一蹲，咬得那满口牙齦支支的响，仅努出几点儿，就是太上老君的灵丹，亦不似他的。只这一点，如此作难。将身立起。八戒道：“这个亡人！就是金汁子，再撒些儿也罢。”那行者见有少半盏，道：“勾了，勾了。拿去罢。”沙僧方才欢喜。

三人回至厅上，把前项药饵搅和一处，搓了三个大丸子。妙。是丸药，当名展脚丸。行者道：“兄弟，忒大了。”八戒道：“只有核桃大。妙妙妙。只得一丸，好人已无不死，病人又焉敢望生。若论我吃，还不

勾一口哩。”遂此收在一个小盒儿里。兄弟们连衣睡下，一夜无词。

早是天晓，却说那国王耽病设朝，请唐僧见了，即命众官快往会同馆，参拜神僧孙长老取药去。多官随至馆中，对行者拜伏于地道：“我王特命臣等拜领妙剂。”行者叫八戒取盒儿，揭开盖子，递与多官。多官启问：“此药何名？好见王回话。”行者道：“此名乌金丹。”奇名。○乌金则不明，是反挑下文。八戒二人暗中作笑道：“锅灰拌的，怎么不是乌金！”多官又问道：“用何引子？”行者道：“药引儿两般都下得。有一般易取者，乃六物煎汤送下。”多官问：“是何六物？”行者道：

半空飞的老鸦屁，紧水负的鲤鱼尿，王母娘娘搽脸粉，老君炉里炼丹灰，玉皇戴破的头巾要三块，还要五根困龙须。六物煎汤送此药，你王忧病等时除。纵是他的，就是天上少有，世间绝无者也。

多官闻言道：“此物乃世间所无者。说得绝世稀奇，方见其难而不轻卖。请问那一般引子是何？”行者道：“用无根水送下。”众官笑道：“这个易取。”行者道：“怎见得易取？”多官道：“我这里人家俗论：若用无根水，将一个碗盏，到井边或河下，舀了水，急转步，更不落地，亦不回头，到家与病人吃药便是。”行者道：“井中河内之水，俱是有根的。我这无根水，非此之论，乃是天上落下的，不沾地就吃，才叫做无根水。”多官又道：“这也容易。等到天阴下雨时，再吃药便罢了。”遂拜谢了行者，将药持回献上。

国王大喜，即命近侍接上来，看了道：“此是甚么丸子？”多官道：“神僧说是乌金丸，用无根水送下。”国王便教宫人取无根水。众官道：“神僧说，无根水不是井河中者，乃是天上落下不沾地的才是。”国王即唤当驾官传旨，教请法官求雨。众官遵依出榜。不题。

却说行者在会同馆厅上，叫猪八戒道：“适间允他天落之水才可用药，此时急忙怎么得个雨水？我看这王倒也是个大贤大德之君，我与你助他些儿雨下药如何？”八戒道：“怎么样助？”行者道：“你在我左边立下，做个辅星。”又叫沙僧：“你在我右边立下，做个弼宿。等老孙助他些无根水儿。”好大圣！步了罡诀，念声咒语，早见那正东上一朵乌云，渐近于头顶上，叫道：“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行者道：“无事不敢相烦，请你来助些无根水，与国王下药。”龙王道：“大圣呼唤时，不曾说用水，小龙只身来了，不曾带得雨器，亦未有风云雷电，怎生降雨？”行者道：“如今用不着风云雷电，亦不须多雨，只要些须引药之水便了。”龙王道：“既如此，待我打两个喷嚏，吐些涎津溢，与他吃

药罢。”行者大喜道：“最好！最好！不必迟疑，趁早行事。”

那老龙在空中，渐渐低下乌云，直至皇宫之上，隐身全像，嚥一口津唾，遂化作甘霖。那满朝官齐声喝采道：“我主万千之喜，天公降下甘雨来也！”国王即传旨，教：“取器皿盛着！不拘宫内外及官大小，都要等贮仙水，拯救寡人。”你看那文武多官，并三宫六院妃嫔与三千彩女，八百娇娥，一个个擎杯把盏，举碗持盘，等接甘雨。那老龙在半空运化津涎，不离了王宫前后。将有一个时辰，龙王辞了大圣回海。众臣将杯盂碗盏收来，也有等着一点两点者，也有等着三点五点者，也有一点不曾等着者，共合一处，约有三盏之多，总献至御案。真个是异香满袭金銮殿，佳味熏飘天子庭。

那国王辞了法师，将着乌金丹并甘雨至宫中，先吞了一丸，吃了一盏甘雨；再吞了一丸，又饮了一盏甘雨；三次三丸俱吞了，此药敢下三次，真正不仁。○至此上句已完，以下另自生发，以转下句。三盏甘雨俱送下。不多时，腹中作响，如辘轳之声不绝，即取净桶，连行了三五次，服了些米饮，欹倒在龙床之上。有两个妃子将净桶捡看，说不尽那秽污痰涎，内有糯米饭块一团。惟日粘粘于心也。妃子近龙床来报：“那病根都行下来也。”不是庸医的手高，还是富翁的福大。若非腹中有此沉积，几何而不为其所杀也。国王闻此言甚喜，幸而不死，实出望外。又进一次米饮。少顷，渐觉心胸宽泰，此药名为元宝汤，其实又是宽心丸。气血调和，就精神抖擞，脚力强健。【侧批】命壮。下了龙床，穿了朝服，即登宝殿，见了唐僧，辄倒身下拜。那长老忙忙还礼。拜毕，以御手搀着，便教阁下：“快具简帖，帖上写朕‘再拜顿首’字样，差官奉请法师高徒三位。一壁厢大开东阁，光禄寺排宴酬谢。”多官领旨，具简的具简，排宴的排宴，霎时俱完。

却说八戒见官投简，喜不自胜，道：“哥阿，果是好妙药！今来酬谢，【侧批】不相。乃兄之功。”沙僧道：“二哥说那里话。常言道：‘一人有福，带挈一屋。’我们在此合药，俱是有功之人，只管受用去，再休多话。”咦！你看他弟兄每俱欢欢喜喜，径入朝来。半分家私拿定矣。

众官接引上了东阁，早见唐僧、国王、阁老已都在那里安排筵宴哩。这行者与八戒、沙僧对师父唱了个喏，随后众官都至。只见那上面有四张素桌面，都是吃一看十的筵席。前面有一张荤桌面，也是吃一看十的珍馐。左右有四五百张单桌面，真个排得整齐：

古云：珍馐百味，美禄千钟。琼膏酥酪，锦缕肥红。宝妆花彩艳，果品味香浓。斗糖龙缠列狮仙，饼锭拖炉摆凤侣。荤有猪羊鸡鹅鱼鸭般般肉，素有蔬肴笋芽木耳并蘑菇。几样香汤饼，数次透酥糖。滑软黄粱饭，清新菰米糊。色色粉汤香又辣，般般添换美还甜。点染“富”字，无不奇绝。君臣举盏方安席，名分品级慢传壶。

那国王御手擎杯，先与唐僧安坐。三藏道：“贫僧不会饮酒。”国王道：“素酒。法师饮此一杯何如？”三藏道：“酒乃僧家第一戒。”国王甚不过意，道：“法师戒饮，却以何物为敬？”三藏道：“顽徒三众代饮罢。”国王却才欢喜，转金卮，递与行者。行者接了酒，对众礼毕，吃了一杯。国王见他吃得爽利，又奉一杯。行者不辞，又吃了。国王笑道：“吃个三宝钟儿。”行者不辞，又吃了。国王又命斟上，吃个四季杯儿。

八戒在傍，见酒不到他，忍得他咽咽咽唾。又见那国王苦劝行者，他就叫将起来道：“陛下吃的药，也亏了我。【侧批】荐医更亏他。那药里有马……”这行者听说，恐怕呆子走了消息，所以要在夜间。却将手中酒递与。八戒接着就吃，却不言语。国王问道：“神僧说药里有马，是甚么马？”行者接过口来道：“我这兄弟，是这般口厂，他有个经验的好方儿，他就要说与人。陛下早间吃药内有马兜铃。”勾不富。国王问众官道：“马兜铃是何品味？能医何证？”时有太医院官在傍道：“主公：

兜铃味苦寒无毒，定喘消痰大有功。通气最能除血蛊，补虚宁嗽又宽中。”。

国王笑道：“用得当，用得当！猪长老再饮一杯。”呆子亦不言语，却也吃了个三宝钟。国王又递了沙僧酒，也吃了三杯，却俱叙坐。

饮宴多时，国王又擎大爵奉与行者。行者道：“陛下请坐，老孙依巡痛饮，决不敢推辞。”国王道：“神僧恩重如山，寡人酬谢不尽。正怕起夺不了。○三宝已得，半分家业已去矣。好歹进此一巨觥，朕有话。”行者道：“有甚话说了，老孙好饮。”国王道：“寡人有数载忧疑病，被神僧一帖灵丹打通，所以就好了。”行者笑道：“昨日老孙看了陛下，已知是忧疑之疾，但不知忧疑何事？”国王道：“古人云：‘家丑不可外谈。’奈神僧是朕恩主，惟不笑，方可告之。”行者道：“怎敢笑话，请说无妨。”国王道：“神僧东来，不知经过几个邦国？”行者道：“经有五六处。”又问：“他国之后，不知是何称呼？”行者道：“国

王之后，都称为正宫、东宫、西宫。”国王道：“寡人不是这等称呼，将正宫称为金圣宫，金乃明也，正照下意。东宫称为玉圣宫，西宫称为银圣宫。金玉满堂，足见其富，此所以为朱紫国也。现今只有银、玉二后在宫。”行者道：“金圣宫因何不在宫中？”国王滴泪道：“不在已三年矣。”没有金子，自然不富。如此转法，真令人奇绝。行者道：“向那厢去了？”国王道：“三年前，正值端阳之节，朕与嫔后都在御花园海榴亭下解粽插艾，饮菖蒲雄黄酒，看斗龙舟。忽然一阵风至，半空中现出一个妖精，自称赛太岁，好，恶物幸犹不是太岁，然亦所差不远，以见其不敢擅自经动也。说他在麒麟山此句是贴“为仁”。獬豸洞獬豸单主刑杀，是扣“不仁”。居住，洞中少个夫人，访得我金圣宫生得美貌娇姿，要做个夫人，非是要金子，正是讨谢礼。教朕快早送出。如若三声不献出来，就要先吃寡人，后吃众臣，将满城黎民尽皆吃绝。那时节，朕却忧国忧民，是个“仁”字。无奈将金圣宫推出海榴亭外，被那妖响一声，摄将去了。只当作谢礼。○为仁则不富，此金之所以去也。寡人为此着了惊恐，吃那粽子凝滞在内⁴，况又昼夜忧思不息，想上金子是挽“为富”，惟此日夜沾沾，此病之所由来也。所以成此苦疾三年。金，明也；三年，远也。思即惟也，是正照下文。○补叙从前，却是回抱上句。今得神僧灵丹，服后行了数次，尽是那三年前积滞之物，所以这会体健身轻，精神如旧。今日之命，皆是神僧所赐，叙明前病已去，则自不为富矣岂但如泰山之重而已乎！”

行者闻得此言，满心喜悦，将那巨觥之酒两口吞之，笑问国王曰：“陛下原来是这般惊忧。今遇老孙，幸而获愈。但不知可要金圣宫回国？”那国王滴泪道：“朕切切思思，无昼无夜，但只是没一个能获得妖精的。岂有不要他回国之理？”行者道：“我老孙与你去伏妖邪，何如？”国王跪下道：“若救得朕后，转到救人，则是为仁。朕愿领三宫九嫔出城为民，将一国江山尽付神僧，不要朱紫，则是不富。如此写法，真不愧为奇书。让你为帝。”八戒在傍，见出此言，行此礼，忍不住呵呵大笑道：“这皇帝失了体统！怎么为老婆就不要江山，跪着和尚。”行者急上前，将国王搀起道：“陛下，那妖精自得金圣宫去后，这一向可曾再来？”医好这个富翁，焉肯不来？国王道：“他前年五月节摄了金圣宫，虽未得一半，然已鼎分三足。至十月间来，要取两个宫娥去伏侍娘娘，朕即献出两个。至旧年三月间，又来要两个宫娥；七月间，又要去两个；今年二月里，又要去两个；太岁越要越富，朱紫越与越不富。承上起下，极尽脱卸之妙。不知到几时又要来也。”足见征求不已，却是不富的来意。行者道：“似他这等频来，你们可怕他么？”国王道：“寡人见他来得多遭，一则惧怕，二来又恐有伤害之意，旧年四月内，是朕

命工起了一座避妖楼，奇名，岂真害怕，来得多遭便令人惹厌。【侧批】当名避债楼。但闻风响，知是他来，即与二后九嫔入楼躲避。”行者道：“陛下不弃，可携老孙去看那避妖楼一番何如？”那国王即将左手携着行者出席，众官一齐起身。猪八戒道：“哥哥，你不达理。这般御酒不吃，摇席破坐的^[9]，且去看甚么哩？”国王闻说，情知八戒是为嘴，即命当驾官抬两张素桌面，看酒在避妖楼外伺候。呆子却才不嚷，同师父、沙僧笑道：“翻席去也。”

一行文武官引导，那国王并行者相搀，穿过皇宫，到了御花园后，更不见楼台殿阁。行者道：“避妖楼何在？”说不了，只见两个太监，拿两根红漆杠子，往那空地上掬起一块四方石板，国王道：“此间便是。这底下有二丈多深，挖成的九间朝殿。内有四个大缸，缸内满注清油，点着灯火，昼夜不息。寡人听得风响，就入里边躲避，听见要的风声，恨不得钻到地下。外面着人盖上石板。”行者笑道：“那妖精还是不要害你，若要害你，这里如何躲得？”正说间，只见那正南上呼呼的吹得风响，播土扬尘。唬得那多官齐声报怨道：“这和尚盐酱口，讲甚么妖精，妖精就来了。”慌得那国王丢了行者，即钻入地穴，唐僧也就跟入，众官一躲个干净。

八戒、沙僧也都要躲，被行者左右手扯住他两个道：“兄弟们，不要怕得。我和你认他一认，看是个甚么妖精。”八戒道：“可是扯淡！认他怎的？众官躲了，师父藏了，国王避了，我们不去了罢，炫的是那家世^[10]？”那呆子左挣右挣，挣不得脱手，被行者拿定多时，只见那半空里闪出一个妖精，你看他怎生模样：

九尺长身多恶狞，一双环眼闪金灯。两轮查耳如撑扇，四个钢牙似插钉。鬓绕红毛眉竖焰，鼻垂糟准孔开明。髭髯几缕硃砂线，颧骨峻层满面青^[11]。两臂红筋蓝靛手，十条尖爪把枪擎。豹皮裙子腰间系，赤脚蓬头若鬼形。是为富的形容，不仁的面貌。青脸红发，这付面孔，变的比猪八戒更丑。

行者见了道：“沙僧，你可认得他？”沙僧道：“我又不曾与他相识，那里认得？”又问：“八戒，你可认得他？”八戒道：“我又不曾与他会茶会酒，又不是宾朋邻里，我怎么认得他？”行者道：“他却像东岳天齐手下把门的那个醜面金睛鬼。”东岳乃天齐仁圣，是为下句一转。八戒道：“不是，不是。”行者道：“你怎知他不是？”八戒道：“鬼乃阴灵也，一日至晚，交申酉戌亥时方出。今日还在巳时，那里有鬼一名狠心鬼，又名讨债鬼，其实乃追命鬼。只怕阳世的鬼，比阴司更多。敢出

来？就是鬼，也不会驾云，纵会弄风，也只是一阵旋风耳，有这等狂风？或者他就是赛太岁也。”行者笑道：“好呆子！倒也有些论头。既如此说，你两个护持在此，等老孙去问他个名号，好与国王收取金圣宫来朝。”八戒道：“你去自去，切莫供出我们来。”行者昂然不答，急纵祥光，跳将上去。咦！正是：

安邦先却君王病，守道须除爱恶心。

毕竟不知此去到于空中，胜败如何，怎么擒得妖怪，救得金圣宫，且听下回分解。

病是双鸟失群，药却用乌金丹、巴豆、大黄，何有于惊恐忧思之证也。然非元宝汤，治不得想钱的病。故知非此病无以用此药，亦非用此药无以愈此病。病名奇，药名更奇。

巴豆、大黄已属不经，核桃大的丸药尤属不法，悬丝诊脉好似隔靴搔痒。药病不投，脉诀相左。有命的天生不遇，没命的偏偏撞见。只徒贪却三分礼，葬送堂堂七尺躯，以见其无端造孽也。看他写来偏又不死，更为奇异。非是有铜金罡的心肝，定别有钱罗汉的肚肠，不然，将何以御此而得不死也？

此承上回而言也。上卷是言为富的情形，此卷是言不仁的实际。非仁有碍于富，正见为富有害于仁也。种种残刻，俱本此一“为”字作出。独是人人多害此病，焉能个个尽得此药。纵有神医，恐不能宽泰其胸怀也。

图他的财帛，以致害他的性命，谓为不仁，诚千古之铁案。但人有病，庸医亦有病，人只怪人病之难治，殊不知庸医之病更难治。是以人病治时，其病已属不治，迨至其病治时，人病已无可治矣。此正是：妙药难医冤债病，只恐横财不富命穷人。

看他写为富，句句是个为富；写不仁，笔笔是个不仁；写不富，处处是个不富；写为仁，字字是个为仁。把文章只作到个化境，却又合制艺两截之法，此所以为奇也。

此题单讲为富，固不是呆讲不仁。亦不是必竟要从为富里面写出个不仁，不仁里面写出个为富，方贴切不易。

上章是稀屎洞，下章紧接濯垢泉，而其间却写一铜臭齷齪，来龙去脉，管定如山，再不能丝毫移动，真有鱼贯锁绦之妙。

[1] 寸、关、尺：中医切脉三部部位名。桡骨茎突处为关，关前为寸，关后为尺。

[2] 芤(kōu)：中医脉象术语。

[3] 烦满(mèn)：即烦懣。烦闷。

[4] 证：同“症”。病况，症候。

[5] 制度：制作。

[6] 行药：常用的药物。

[7] 起夺：耍弄，和人开玩笑。

[8] 吃：被，让。

[9] 摇席破坐：起坐离席。

[10] 炫的是那家世：即充什么好汉的意思。

[11] 峻层：高耸。

第七十回

妖魔宝放烟沙火 悟空计盗紫金铃

为富的面貌凶如猛虎，为富的心事毒似豺狼。故比之曰太岁，以见其至恶而无以复加矣。虽为得财高北斗，米烂陈仓，欲求其一毛之拔而不可得，此所以云金子生刺也。且不惟不爱于人，亦并忍心于己，试看其忍饥受冻，备极苦楚，而分文不肯擅用者，这种道理，人再不解是何意。虽天物不可暴殄，人亦何可自苦若是？若以“为”字认作“俭”字则误矣。

财帛原贵流通，故云有来有去。无如为富之家，则有来不去，非是不想去，无如去者就害痛，是以始终不去也。

“利”字紧对“义”字，“财”字紧对“道”字，“仁”字又紧对“富”字。语云“慈不掌兵，义不掌财”，其理本自然也。故为富者则不为仁，为仁者自不为富，两句相对，原是一反一正，不重为仁之有碍于富，正见为富之有害于仁也。知为富之不仁，则为仁之不富不写而自到。

却说那孙行者抖搜神威，持着铁棒，踏祥光，起在空中，迎面喝道：“你是那里来的邪魔？待往何方猖獗！”那怪物厉声高叫道：“吾乃麒麟山獬豸洞赛太岁大王爷爷部下先锋。妙在还不是赛太岁，而太岁之不仁，已可概见。今奉大王令，到此取宫女二名，伏侍金圣娘娘。再无了期，此所以为不仁也。你是什么人，敢来问我！”行者道：“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为富的人，焉能知此？因保东土唐僧西天拜佛，必不作此不仁之事，看他笔意是转下句。路过此国，知你这伙邪魔欺主，特展雄才，治国祛邪。正没处寻你，却来此送命！”那怪闻言，不知好歹，展开长枪就刺行者。行者举铁棒劈面相迎。在半空里，这一场好杀：

棍是龙宫镇海珍，枪乃人间转炼铁。凡兵怎敢比仙兵，擦着些儿神气泄。大圣原来太乙仙，妖精本是邪魔孽。鬼祟焉能近正人，一正之时邪就灭。那个弄风播土誑皇王，这个踏雾腾云遮日月。丢开架手赌输赢，无能谁敢夸豪杰。还是齐天大圣能，乒乓一棍枪先折。

那妖精被行者一铁棒把根枪打做两截，打折宣花斧，便劈不的罗真人。慌得顾性命，拨转风头，竟往西方败走。

行者且不赶他，按下云头，来至避妖楼地穴之外，叫道：“师父，请同陛下出来。怪物已赶去矣。”赶去不仁，便是为仁的正面。那唐僧才扶着君王，同出穴外，见满天清朗，更无妖邪之气。那皇帝即至酒席前，自己拿壶把盏，满斟金杯，奉与行者道：“神僧，权谢，权谢！”这行者接杯在手，还未回言，只听得朝门外有官来报：“西门上火起了！”行者闻说，将金杯连酒望空一撇，“啐”的一声响，那个金杯落地。君王着了忙，躬身施礼道：“神僧，恕罪，恕罪，是寡人不是了。礼当请上殿拜谢，只因有这方便酒在此，故就奉耳。神僧却把杯子撇了，却不是有见怪之意？”行者笑道：“不是这话，不是这话。”少顷间，又有官来报：“好雨呀！才西门上起火，被一场大雨把火灭了，满街上流水，尽都是酒气。”行者又笑道：“陛下，你见我撇杯，疑有见怪之意，非也。那妖败走西方，我不曾赶他，他就放起火来。这一杯酒，却是我灭了妖火，救了西城里外人家，仁之胜不仁，原如水之胜火。引证《孟子》转“为仁”。奇绝。岂有他意！”国王更十分欢喜加敬。即请三藏四众同上宝殿，就有推位让国之意。虚笼不富，极得其妙。

行者笑道：“陛下，才那妖精，他称是赛太岁部下先锋，来此取宫女的。他如今战败而回，定然报与那厮，那厮定要来与我相争。理欲自然要交战。我恐他一时兴师帅众，未免又惊伤百姓，恐唬陛下。念及人民，便是善意。欲去迎他一迎，就在那半空中擒了他，取回圣后。还想为富，勾上勾有法。但不知向那方去？这里到他那山洞，有多少远近？”国王道：“寡人曾差夜不收军马到那里探听声息⁴，往来要行五十馀日。坐落南方，约有三千馀里。”不仁者远矣。○照下“远”字。行者闻言，叫：“八戒、沙僧，护持在此，老孙去来。”国王扯住道：“神僧且从容一日，待安排些干粮烘炒，与你些盘缠银两，选一匹快马，方才可去。”行者笑道：“陛下说得是巴山转岭步行之话，我老孙不瞒你说，似这三千里路，斟酒在钟，不冷就打个往回。”国王道：“神僧，你不要怪我说。你这尊貌，却像个猿猴一般，怎生有这般法力会走路也？”行者道：

“我身虽是猿猴数，自幼打开生死路。遍访明师把道传，山前修炼无朝暮。倚天为顶地为炉，两般药物团乌兔。采取阴阳水火交，时间顿把玄关悟。全仗天罡搬运功，也凭斗柄迁移步。退炉进火最依时，抽铅添汞相交顾。攒簇五行造化生，合和四象分时度。二气归于黄道间，三

家会在金丹路。悟通法律归四肢，本来觔斗如神助。一纵纵过太行山，一打打过灵云渡。何愁峻岭几千重，不怕长江百千数。只因变化没遮拦，一打十万八千路。”我欲仁，斯仁至矣，亦何远之有？

那国王见说，又惊又喜，笑吟吟捧着一杯御酒，递与行者道：“神僧远劳，进此一杯引意。”这大圣一心要去降妖，那里有心吃酒，只叫：“且放下，等我去了回来再饮。”好行者！说声去，唿哨一声，寂然不见。那一国君臣皆惊讶。不题。

却说行者将身一纵，早见一座高山，阻住雾角，即按云头，立在那巅峰之上，仔细观看，好山：

冲天占地，碍日生云。冲天处，尖峰矗矗；占地处，远脉迢迢。碍日的，乃岭头松郁郁；生云的，乃崖下石磷磷。松郁郁，四时八节常青；石磷磷，万载千年不改。林中每听夜猿啼，涧内常闻妖蟒过。山禽声咽咽，山兽吼呼呼。山獐山鹿，成双作对纷纷走；山鸦山鹊，打阵攒群密密飞^[2]。山草山花看不尽，山桃山果映时新。虽然倚险不堪行，却是妖仙隐逸处。前为“远”字安根，此为“视”字伏案。

这大圣看之不厌，正欲寻洞口，只见那山凹里火光扑天，势焰泼泼，正在那里逗富。○照下“明”字。红焰之中冒出一股恶烟，比火更毒。好烟！但见那：火乃明也，烟沙迷目，按下为浅近所蔽，以致视有不明。此赛太岁之所以见欺于金圣宫也。

火光迸万点金灯，火焰飞千条红虹。那烟不是灶箊烟，不是草木烟。烟却有五色：青、红、白、黑、黄，熏着南天门外柱，燎着凌霄殿上梁。烧得那窝中走兽连皮烂，林中飞禽羽尽光。但看这烟如此恶，怎入深山伏怪王？

大圣正自恐惧，又见那山中迸出一道沙来。好沙！你看：

纷纷絃絃遍天涯^[3]，邓邓浑浑大地遮^[4]。细尘到处迷人目，粗灰满谷滚芝蔴。采药仙僮迷失伴，打柴樵子没寻家。手中就有明珠现，时间刮得眼生花。仗财恃势，倚富凌人，正在那里作恶。

这行者只顾看玩，不觉沙灰飞入鼻内，痒斯斯的，打了两个喷嚏，即回头伸手在岩下摸了两个鹅卵石，塞住鼻子，是嫌铜臭污目，秽气逼人。摇身一变，变做一个攒火的鹁子，飞入烟火中间，蓦了几蓦^[5]，却

就没了沙灰，烟火也息了。这些青黄黑白，全不放在心上。急现本像下来，又看得，只听得“丁丁东东”的一个铜锣声响，钉钉铛铛，则不富矣。却道：“我走错了路也，这里不是妖精住处。锣声似铺兵之锣，想是通国的大路，有铺兵去下文书。且等老孙去问他一问。”

正走处，忽见似个小妖儿，担着黄旗，背着文书，敲着锣儿，急走如飞而来。行者笑道：“原来是这厮打锣。他不知送的是甚么书信，等我听他一听。”好大圣！摇身一变，变做个猛虫儿，轻轻的飞在他书包之上。只听得那妖精敲着锣，绪绪聒聒的，自念自诵道：“我家大王，忒也心毒。定然不会吃素，足见其不仁。三年前到朱紫国强夺了金圣皇后，回抱为富。一向无缘，未得沾身，打劫的财物，焉能享用？只苦了要来的宫女顶缸。两个来弄杀了，四个来也弄杀了。三个丸子不知害死多少性命。前年要了，去年又要，今年又要，如今还要，却撞个对头来了。那个要宫女的先锋，被个甚么孙行者打败了，不发宫女。我大王因此发怒，要与他国争持，教我去下甚么战书。这一去，那国王不战则可，战必不利。有损无益，没多有寡。我大王使烟火飞沙，那国王君臣百姓等莫想一个得活。沾着他的手，再无生理。那时，我等占了他的城池，大王称帝，我等称臣；虽然也有个大小官爵，只是天理难容也。”可谓良心发现。

行者听了暗喜道：“妖精也有存心好的。似他后边这两句话，说天理难容，却不是个好的？看他是从不仁以转为仁。但只说金圣皇后，一向无缘，未得沾身，此话却不解其意。有何难解，昧天理的财物，再不能享受。等我问他一问。”“嚶”的一声，一翅飞离了妖精，转向前路，有十数里地，摇身一变，又变做一个道僮：

头挽双丫髻，身穿百衲衣。手敲鱼鼓筒，口唱道情词。

转山坡，迎着小妖，打个起手道：“长官那里去？送的是甚么公文？”那妖物就像认得他的一般，住了锣槌，笑嘻嘻的还礼道：“我大王差我到朱紫国下战书的。”行者接口问道：“朱紫国那话儿，可曾与大王配合哩？”小妖道：“自前年掇得来，当时就有一个神仙送一件五彩仙衣与金圣宫妆新。他自穿了那衣，就浑身上下都生了针刺，富家的金银都长刺，奇谈。我大王摸也不敢摸他一摸。但挨着些儿，手心就痛，怪不得分文不发，不想原来害痛。不知是甚缘故。自始至今，尚未沾身。既不能享用，不知要此何为，此所以为怪也。早间差先锋去要宫女伏侍，被一个甚么孙行者战败了。大王奋怒，所以教我去下战书，明日与他交战也。”仁富兴师，理欲交战，如此写来笔意更奇。行者道：“怎的大王却

着恼？”小妖道：“正在那里着恼哩。你去与他唱个道情词儿解解闷也好。”总有道话，这样的人偏生愚迷不悟。

行者拱手抽身就走，那妖依旧敲锣前行。行者就行起凶来，掣出棒，复转身，望小妖脑后一下，可怜就打得头烂血流浆迸出，皮开颈折命倾之。收了棍子，却又自悔道：“急了些儿，不曾问他叫做甚么名字。罢了！”却去取下他的战书，藏于袖内，将他黄旗、【侧批】为“视”字伏案。铜锣藏在路傍草里。因扯着脚要往涧下摔时，只听“啍”的一声，腰间露出一个箱金的牙牌，【侧批】点染“富”字。牌上有字，写道：

心腹小校一名，有来有去。五短身材，挖挞脸，无须。长川悬挂，无牌即假。以下是从为富转到不富，不仁转到为仁，乃两截过渡之法。

行者笑道：“这厮名字叫做有来有去，这一棍子打得有去无来。”有出不进，则不富矣。将牙牌解下，带在腰间。欲要摔下尸骸，却又思量起烟火之毒，且不敢寻他洞府。即将棍子举起，着小妖胸前捣了一下，挑在空中，径回本国，且当报一个头功。

你看他自思自念，唿哨一声，到了国界。那八戒在金銮殿前正护持着王、师，忽回头，看见行者半空中将个妖精挑来，他却怨道：“爱！不打紧的买卖，早知老猪去拿来，却不算我一功？”说未毕，行者按落云头，将妖精摔在阶下。八戒跑上去就筑了一钯道：“此是老猪之功。”行者道：“是你甚功？”八戒道：“莫赖我，我有证见。你不看一钯筑了九个眼子哩。”行者道：“你看看，可有头没头？”八戒笑道：“原来是没头的。我道如何筑他，也不动动儿。”趣。【侧批】照下视远，极有笔意。行者道：“师父在那里？”八戒道：“在殿里与王叙话哩。”行者道：“你且去请他出来。”八戒急上殿点点头，三藏即便起身下殿，迎着行者。行者将一封战书揣在三藏袖里道：“师父收下，且莫与国王看见。”埋伏结尾，已为下文“视”字安根。

说不了，那国王也下殿迎着行者道：“神僧长老来了，拿妖之事如何？”行者用手指道：“那阶下不是妖精？被老孙打杀了也。”国王见了道：“是便是个妖尸，却不是赛太岁。赛太岁寡人亲见他两次，身长丈八，膊阔五停，面似金光，声如霹雳。那里是这般鄙矮。”行者笑道：“陛下认得。果然不是。这是一个报事的小妖，撞见老孙，却先打死，挑回来报功。”国王大喜道：“好，好，好！该算头功。寡人这里常差人去打探，更不曾得个的实。似神僧一出，就捉了一个回来，真神通

也！”叫：“看暖酒来，与长老贺功！”行者道：“吃酒还是小事。我问陛下，金圣宫别时，可曾留下个甚么表记，你与我些儿。”那国王听说“表记”二字，却似刀剑剜心，忍不住失声泪下，说道：

当年佳节庆朱明，太岁凶妖发喊声。强夺御妻为压寨，寡人献出为苍生。更无会话并离话，那有长亭共短亭。表记香囊全没影，至今撇我苦伶仃。金子尽去，别无馀剩。

行者道：“陛下在迳，何以为恼？那娘娘既无表记，他在宫内可有甚么心爱之物，与我一件也罢。”国王道：“你要怎的？”行者道：“那妖王实有神通。我见他放烟、放火、放沙，果是难收，纵收了，又恐娘娘见我面生，不肯跟我回国。须是他平日心爱之物一件，他方信我，我好带他回来。为此故要带去。”国王道：“昭阳宫里梳妆阁上有一双黄金宝串，原是金圣宫手上带的。只因那日端午要缚五色彩线，故此褪下，不曾带上。此乃是他心爱之物，如今现收在简妆盒里。寡人见他遭此离别，更不忍见，一见即如见他玉容，病又重几分也。”行者道：“且休题这话。且将金串取来。如舍得，都与我拿去；如不舍，只拿一只去也。”国王遂命玉圣宫取出，取出即递与国王。国王见了，【侧批】睹物伤情，为下“惟”字一照。叫了几声“知疼着热的娘娘”，再三搜拣，仅得点点，写不富可怜。遂递与行者。行者接了，套在胳膊上。

好大圣！不吃得功酒，且驾筋斗云，唿哨一声，又至麒麟山上。无心玩景，径寻洞府而去。正行时，只听得人语喧嚷，即伫立凝睛观看，原来那獬豸洞口，把门的大小头目，约摸有五百名在那里：

森森罗列，密密挨排。森森罗列，执干戈映日光明；密密挨排，展旌旗迎风飘闪。虎将熊师能变化，豹头彪帅弄精神。苍狼多猛烈，獬豸更骁雄。狡兔乖獐轮剑戟，长蛇大蟒挎刀弓。写出为富不仁的一番声势。猩猩能解人言语，引阵安营识汛风。

行者见了，不敢前进，抽身径转旧路。你道他抽身怎么？不是怕他。他却至那打死小妖之处，寻出黄旗、铜锣，迎风捏诀，想象腾那，即摇身一变，变做那有来有去的模样，其实已是有去无来的行径。乒乓敲着锣，大踏步一直前来，径撞至獬豸洞。正欲看看洞景，只闻得猩猩出语道：猩猩惜猩猩，是贴“仁”字。“有来有去，你回来了？”行者只得答应道：“来了。”猩猩道：“快走！大王爷爷正在剥皮亭上此时剥皮，不是惊天，定是动地。等你回话哩。”行者闻言，拽开步，敲着锣，径入前门里。看处，原来是悬崖削壁，石屋虚堂，左右有琪花瑶草，前后

多古柏乔松。【侧批】是个旧家。不觉又至二门之内，忽抬头见一座八窗明亮的亭子，亭子中间有一张（创）〔钱〕金的交椅^[6]，椅子上端坐着一个魔王。真个生得恶像。但见他：

恹恹霞光生顶上，威威杀气迸胸前。口外獠牙排利刃，鬓边焦发放红烟。嘴上髭须如插箭，遍体昂毛似叠氈。眼突铜铃欺太岁，手持铁杵若摩天。

行者见了，公然傲慢那妖精，更不循一些儿礼法。调转脸，朝着外，只管敲锣。妖王问道：“你来了？”行者不答。又问：“有来有去，你来了？”也不答应。妖王上前扯住道：“你怎么到了家还筛锣？问之又不答，何也？”行者把锣往地下一掬，道：“甚么‘何也，何也！’我说我不去，你却教我去。行到那厢，只见无数的人马列成阵势，见了我都就叫：‘拿妖精！拿妖精！’把我推推扯扯，拽拽扛扛，拿进城去，见了那国王，国王便教‘斩了’，幸亏那两班谋士道：‘两家相争，不斩来使。’把我饶了。收了战书，又押出城外，对军前打了三十顺腿，放我来回话：他那里不久就要来此与你交战哩。”妖王道：“这等说，是你吃亏了。有去无来，哪得个便益？怪不道问你更不言语。”行者道：“却不是怎的？只为护疼，所以不曾答应。”妖王道：“那里有多少人马？”行者道：“我也諛昏了，又吃他打怕了，那里曾查他人马数目。只见那里森森兵器，摆列着：

弓箭刀枪甲与衣，干戈剑戟并纓旗。刘枪月铲兜鍪铠，大斧团牌铁蒺藜。长闷棍，短窝槌，钢叉钺刨及头盔。打扮得鞦鞋护顶并胖袄，简鞭袖弹与铜锤。”

那王听了笑道：“不打紧，不打紧。似这般兵器，一火皆空。你且去报与金圣娘娘得知，教他莫恼。今早他听见我发狠要去战斗，他就眼泪汪汪的不干。你如今去说那里人马骁勇，必然胜我，且宽他一时之心。”行者闻言，十分欢喜道：“正中老孙之意。”你看他偏是路熟，转过角门^[7]，穿过厅堂。那里边尽都是高堂大厦，更不似前边的模样。直到后边宫里，远见彩门壮丽，乃是金圣娘娘住处。且入里面看时，有两班妖狐、妖鹿，一个个都妆成美女之形，侍立左右。正中间坐着那个娘娘，手托着香腮，双眸滴泪。果然是：照下“惟”字，天然神妙。

玉容娇嫩，美貌妖娆。懒梳妆，散鬓堆鸦；怕打扮，钗钿不戴。面无粉，冷淡了胭脂；发无油，蓬松了云鬓。努樱唇，紧咬银牙；皱蛾眉，泪淹星眼。一片心，只忆着朱紫君王；一时间，恨不离天罗地网。

诚然是自古红颜多薄命，恹恹无语对东风^[8]。心不慕富，黄金亦觉减色。

行者上前打了个问讯道：“接喏。”那娘娘道：“这泼村怪！十分无状！想我在那朱紫国中与王同享荣华之时，此际不富，其神已在口角。那太师宰相见了就俯伏尘埃，不敢仰视。这野怪怎么叫声‘接喏’？是那来的这般村怪？”众侍婢上前道：“太太息怒。他是大王爷爷心腹的小校，唤名有来有去。今早差下战书的是他。”娘娘听说，忍怒问曰：“你下战书，可曾到朱紫国界？”行者道：“我持书直至城里，到于金銮殿，面见君王，已讨回音来也。”娘娘道：“你面君，君有何言？”行者道：“那君王敌战之言与排兵布阵之事，才与大王说了。只是那君王有思想娘娘之意，有一句合心的话儿，特来上禀。奈何左右人众，不是说处。”

娘娘闻言，喝退两班狐鹿。行者掩上宫门，把脸一抹，现了本像，方是本来的面貌。对娘娘道：“你休怕我。我是东土大唐差往大西天天竺国雷音寺见佛求经的和尚。我师父是唐王御弟唐三藏，我是他大徒弟孙悟空。因过你国倒换关文，见你君臣出榜招医，‘医’字是全章线索。是我大施三折之肱，把他相思之病治好了，真正高手。排宴谢我。饮酒之间，说出你被妖摄来。我会降龙伏虎，特请我来捉怪，救你回国。已转到不富，却又抱上为富。那战败先锋是我，打死小妖也是我。我见他门外凶狂，是我变作有来有去模样，舍身到此，与你通信。”那娘娘听说，沉吟不语。行者取出宝串，双手奉上道：“你若不信，看此物何来。”娘娘一见，垂泪下座拜谢道：“长老，你果是救得我回朝，没齿不忘大恩。”

行者道：“我且问你，他那放火、放烟、放沙的，是件甚么宝贝？”娘娘道：“那里是甚宝贝！乃是三个金铃。赛太岁的家当。他将头一个幌一幌，有三百丈火光烧人；第二个幌一幌，有三百丈烟光熏人；第三个幌一幌有三百丈黄沙迷人。烟火还不打紧，只是黄沙最毒，若钻入人鼻孔，就伤了性命。”行者道：“利害！利害！我曾经着，打了两个嚏喷。却不知他的铃儿放在何处？”娘娘道：“他那肯放下，只是带在腰间，家当只在身上，便觉不济。行住坐卧，再不离身。”行者道：“你若有意于朱紫国，还要相会国王，把那烦恼忧愁都且权解，使出个风流喜悦之容，与他叙个夫妻之情，教他把铃儿与你收贮。待我取便偷了，降了这妖怪，那时节，好带你回去，重谐鸾凤，共享安宁也。”那娘娘依言。

这行者变作心腹小校，开了宫门，唤进左右侍婢。娘娘叫：“有来有去，快往前亭请你大王来，与他说话。”好行者！应了一声，即至剥皮亭，对妖精道：“大王，圣宫娘娘有请。”妖王欢喜道：“娘娘常时只骂，怎么今日有请？”行者道：“那娘娘问朱紫国王之事，是我说：‘他不要你了，妙妙妙。为起仁来，则自不要金子。他国中另扶了皇后。’娘娘听说，故此没了想头，方才命我来奉请。”妖王大喜道：“你却中用。待我剿除了他国，封你为个随朝的太宰。”

行者顺口谢恩，疾与妖王来至后宫门首。那娘娘欢容迎接，就去用手相搀。那妖王喏喏而退道：“不敢！不敢！多承娘娘下爱，我怕手疼，不敢相傍。”【侧批】为起仁来，虽摩不得金子，却摩得心头。娘娘道：“大王请坐，我与你说。”妖王道：“有话但说不妨。”娘娘道：“我蒙大王辱爱，今已三年，未得共枕同衾。也是前世之缘，做了这场夫妻；谁知大王有外我之意，不为富了，看得金子亦甚冷淡。不以夫妻相待。我想着当时在朱紫国为后，外邦凡有进贡之宝，君看毕，一定与后收之。你这里更无甚么宝贝，妙。此所以为清道人。左右穿的是貂裘，吃的是血食，那曾见绫锦金珠，写不富奇绝。只一味铺皮盖毯。或者就有些宝贝，你因外我，也不教我看见，也不与我收着。非是不教收，耐无可收也。且如闻得你有三个铃铛，声名虽有，然已大非旧时。想就是件宝贝。你怎么走也带着，坐也带着，你就拿与我收着，待你用时取出，未为不可。此也是做夫妻一场，也有个心腹相托之意。如此不相托付，非外我而何？”。妖王大笑，陪礼道：“娘娘怪得是，怪得是！宝贝在此，今日就当付你收之。”便即揭衣取宝。行者在傍，眼不转睛看着。那怪揭起两三层衣服，贴身带着三个铃儿。他解下来，将些绵花塞了口儿，把一块豹皮作一个包袱儿包了，递与娘娘道：“物虽微贱，却要用心收藏，切不可摇幌着他。”娘娘接入手道：“我晓得。安在这妆台之上，无人摇动。”叫：“小的们，安排酒来，我与大王交欢会喜，饮几杯儿。”众侍婢闻言，即铺排果菜，摆上些獐**犯**鹿兔之肉，将椰子酒斟来奉上。那娘娘做出妖娆之态，哄着精灵。

孙行者在傍取事，但挨挨摸摸，行近妆台，把三个金铃轻轻拿过，慢慢移步，溜出宫门，径离洞府。到了剥皮亭前无人处，展开豹皮幅子看时，中间一个有茶钟大，两头两个有拳头大。他不知利害，就把绵花扯了。只闻得“啗”的一声响，骨都都的进出烟火黄沙，急收不住，满亭中烘烘火起。不仁之家，定遭此火。唬得那把门精怪，一拥撞入后宫。惊动了妖王，慌忙教：“去救火！救火！”出来看时，原是有来有去拿了金铃儿哩。妖王上前喝道：“好贱奴！怎么偷了我的金铃宝贝，在

此胡弄！”笔法。○贼打火烧，所剩无几，却从不仁里面串出个不富，尤为奇绝。叫：“拿来！拿来！”那门前虎将、熊师、豹头、彪帅、獬象、苍狼、乖獐、狡兔、长蛇、大蟒、猩猩，帅众妖一齐攒簇。

那行者慌了手脚，丢了金铃，现出本像，掣出金箍如意棒，撒开解数，往前乱打。那妖王收了宝贝，传号令，教：“关了前门！”众妖听了，关门的关门，打仗的打仗。那行者难得脱身，收了棒，摇身一变，变作个痴苍蝇儿^[1]，钉在那无火石壁上。此时家徒四壁，真真楷楷写出个不富。众妖寻不见，报道：“大王，走了贼也！走了贼也！”妖王问：“可曾自门里走出去？”众妖都说：“前门紧锁牢拴在此，不曾走出。”妖王只说：“仔细搜寻。”有的取水泼火，有的仔细搜寻，更无踪迹。妖王怒道：“是个甚么贼子，好大胆，变作有来有去的模样，进来见我回话；又跟在身边，乘机盗我宝贝。早是不曾拿将出去，若拿出山头，见了天风，怎生是好？”虎将上前道：“大王的洪福齐天，我等的气数不尽，故此知觉了。”熊师上前道：“大王，这贼不是别人，定是那败先锋的那个孙悟空。想必路上遇着有来有去，伤了性命，夺了黄旗、铜锣、牙牌，变作他个模样，到此欺骗了大王也。”妖王道：“正是，正是，见得有理！”叫：“小的们，仔细搜寻防避，切莫开门放出走了。”

这才是个有分教：

弄巧番成拙，作耍却为真。

毕竟不知孙行者怎么脱得妖门，且听下回分解。

人每深恶“富”字，看得富者必不仁，仁者定不富。若然，则周公不得为圣人，齐人反得为仁人也。存心一偏，议论则太左，殊不知博施清众，矜孤恤寡，惟富适足以成其仁也。可见病不在“富”字，全在一“为”字。非是不教富，正见不可为；亦是个不得富，并非不可富也。

仁本心之德，爱之理。为富者何以便不能有此？盖损人者每因利己，图财者每至害命。只要自己有馀，便不顾别人不足。甚至弄得破家失业，人离财散，毫无矜悯怜恤之意，忍心害理，天良丧尽，故比之曰獬豸，信不诬也。

上回是写为富不仁，此卷正写为仁不富，妙在引用《孟子》，即从上句里面翻出，手笔尤见其妙。

[1] 夜不收：古代军队中的哨探。因彻夜在外活动，故名。

[2] 打阵：鸟兽密集聚集。

[3] 𦉳（gāi）𦉳：浓密纷乱。参见第三十八回“垓垓”注。

[4] 邓邓浑浑：即沌沌浑浑。此处形容满天飞沙的样子。

[5] 蓦：穿越。

[6] 𦉳（qiàng）金：镶金，嵌金。

[7] 角门：正门两侧的小门。设在整个建筑物的近角上，故称。

[8] 恹（yān）恹：精神萎靡的样子。

[9] 痴苍蝇：指秋蝇。

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降怪犼 观音现像伏妖王

着魔本是生灾，何反云消灾？正是受不得一日苦，积不得一日福。不有萤窗雪案，不有高车驷马；而欲腰金衣紫，必先悬梁刺股，其理本然也。自恶念不生，仁心动发，残忍之事不作，报复之事自无。心广者体自胖，又何灾患之有也。

善心纯者，则恶念去；杀心重者，则仁心亡。伤生害命，固非天性之使然；残忍嗜杀，实人事之积习始焉。而尝试为之，久之而习与性成。《易》曰“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反而求之，则得之矣。

此题虽是两扇平对，语意实是一反一正，以侧重在下句。盖阳虎单在富不富上讲，《西游》引来，却在仁不仁上辨。朱紫国是以邪乱正，孙行者是以假变真，究竟紫不能夺朱，大抵还是以真胜假。

“金圣宫”三字，前后实有二意：先讲失去，是从上句，里面勾下不富；后讲迎取，是从下句，里面抱上为富。似此理法，极其精细，若不辨之毫厘，则远之千里。

色即空兮自古，色即指朱紫之富，不过眼前花，终无实际，故曰“空”。空言是色如然。人能悟彻色空禅，何用丹砂炮炼。人果能悟此理，胜似修炼。

德行全修休懈，仁统四端兼万善，通五常，贯百行，故曰“全”。工夫苦用熬煎。有时行满去朝天，永注仙颜不变。仁者寿，故仙颜不变。

话说那赛太岁紧关了前后门户，搜寻行者，直嚷到黄昏时分，不见踪迹，坐在那剥皮亭上，点聚群妖，发号施令，都教各门上提铃喝号，击鼓敲梆。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支更坐夜。为的不自在矣。原来孙大圣变做个痴苍蝇，钉在门傍，见前面防备甚紧，他即抖开翅，飞入后宫门首看处，见金圣娘娘伏在御案上，清清滴泪，隐隐声悲。行者飞进门去，轻轻的落在他那乌云散髻之上，听他哭的是甚么。少顷间，那娘娘忽失声道：“主公呵，我和你

前生烧了断头香，今世遭逢泼怪王。拆凤三年何日会，分鸳两处致悲伤。差来长老才通信，惊散佳姻一命亡。只为金铃难解识，人惟要这有钱的虚名，所以此心于“富”，再不能释然。相思又比旧时狂。”全为盘丝伏案。

行者闻言，即移身到他耳根后，悄悄的叫道：“圣宫娘娘，你休恐惧。我还是你国差来的神僧孙长老，未曾伤命。只因自家性急，近妆台偷了金铃，你与妖王吃酒之时，我却脱身出了前亭，忍不住打开看看，不期扯动塞口的绵花，那铃响一声，迸出烟火黄沙，我就慌了手脚，把金铃丢了，现出原身，使铁棒，苦战不出，恐遭毒手，故变作一个苍蝇儿，钉在门枢上，躲到如今。那妖王愈加严紧，不肯开门。你可再以夫妻之礼，哄他进来安寝，我好脱身行事，别作区处救你也。”

娘娘一闻此言，战兢兢，发似神揪，虚怯怯，心如杵筑，泪汪汪的道：“你如今是人是鬼？”行者道：“我也不是人，我也不是鬼，如今变作个苍蝇儿在此。你休怕，快去请那妖王也。”娘娘不信，泪滴滴悄语低声道：“你莫魔寐我^[1]。”行者道：“我岂敢魔寐你？你若不信，张开手，等我跳下来你看。”那娘娘真个把左手张开，行者轻轻飞下，落在他玉掌之间，好便似：

菡萏蕊头钉黑豆，牡丹花上歇游蜂。绣球心里葡萄落，百合枝边黑点浓。反照“视远”，天然巧绝。

金圣宫高擎玉掌，叫声：“神僧！”行者嚶嚶的应道：“我是神僧变的。”那娘娘方才信了，悄悄的道：“我去请那妖王来时，你却怎生行事？”行者道：“古人云：‘断送一生惟有酒。’又云：‘破除万事无过酒。’酒之为用多端，你只以饮酒为上。你将那贴身的侍婢，唤一个进来，指与我看，我就变作他的模样，在傍边伏侍，却好下手。”

那娘娘真个依言，即叫：“春娇何在？”那屏风后转出一个玉面狐狸来，跪下道：“娘娘唤春娇有何使令？”娘娘道：“你去叫他们来点纱灯，焚脑麝，扶我上前庭，请大王安寝也。”那春娇即转前面，叫了七八个怪鹿妖狐，打着两对灯笼、一对提炉，摆列左右。娘娘欠身叉手，那大圣早已飞去。好行者！展开翅，径飞到那玉面狐狸头上，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变作一个瞌睡虫，轻轻的放在他脸上。原来瞌睡虫到了人脸上，往鼻孔里爬，爬进孔中，即瞌睡了。那春娇果然渐觉困倦，立不住脚，摇桩打盹，即忙寻着原睡处，丢倒头，只管呼呼的睡去。行者跳下来摇身一变，变做那春娇一般模样，转屏风，与众同

立。不题。

却说那金圣宫娘娘往前正走，有小妖看见，即报赛太岁道：“大王，娘娘来了。”那妖王急出剥皮亭外迎迓。娘娘道：“大王，今烟火既息，贼已无踪，深夜之际，特请大王安置。”那怪满心欢喜道：“娘娘珍重。却才那贼，乃是孙悟空。他败了我先锋，打杀我小校，变化进来，哄了我们。我们这般搜捡，他却渺无踪迹，故此心上不安。”娘娘道：“那厮想是走脱了。大王放心勿虑，且自安寝去也。”为富的人，此心再放不下，如何得早睡？妖精见娘娘侍立敬请，不敢坚辞，只得分付群妖：“各要小心火烛，谨防盗贼。”怕火怕盗，是为富的通病；被火被盗，实是不仁的定理。遂与娘娘竟往后宫。

行者假变春娇，从两班侍婢引入。娘娘叫：“安排酒来，与大王解劳。”妖王笑道：“正是，正是。快将酒来，我与娘娘压惊。”假春娇即同众怪铺排了果品，整顿些腥肉，调开桌椅。那娘娘擎杯，这妖王也以一杯奉上，二人穿换了酒杯^[2]。假春娇在傍执着酒壶道：“大王与娘娘，今夜才递交杯盏，请各饮干，穿个双喜杯儿。”真个又各斟上，又饮干了。假春娇又道：“大王娘娘喜会，众侍婢会唱的供唱，善舞的起舞来耶！”说未毕，只听得一派歌声，齐调音律，唱的唱，舞的舞。他两个又饮了许多，娘娘叫住了歌舞。众侍婢分班出屏风外摆列，惟有假春娇执壶，上下奉酒。娘娘与那妖王专说得是夫妻之话。你看那娘娘一片云情雨意，哄得那妖王骨软筋麻。恁地好汉，亦见不得金子，可笑。只是没福，不得沾身。可怜！真是猫咬尿胞——空欢喜。叙了一会，笑了一会，娘娘问道：“大王，宝贝不曾伤损么？”妖王道：“这宝贝乃先天铸造之物，如何得损！只是被那贼扯开塞口之绵，烧了豹皮包袱也。”娘娘说：“怎生收拾？”妖王道：“不用收拾，我带在腰间哩。”

假春娇闻得此言，即拔下毫毛一把，嚼得粉碎，轻轻挨近妖王，将那毫毛放在他身上，吹了三口仙气，暗暗的叫：“变！”那些毫毛即变做三样恶物，乃虱子、蛇蚤、臭虫，攻入妖王身内，挨着皮肤乱咬。那妖王燥痒难禁，伸手入怀，揣摸揉痒，用指头捏出几个虱子来，拿近灯前观看。娘娘见了，含忖道^[3]：“大王，想是衬衣^襖^[4]了，久不曾浆洗，故生此物耳。”妖王惭愧道：“我从来不生此物，可的今宵出丑。”娘娘笑道：“大王，何为出丑？常言道，‘皇帝身上也有三个御虱’哩。且脱下衣服来，等我替你捉捉。”妖王真个解带脱衣。

假春娇在傍，着意看着。那妖王身上衣服，层层皆有蛇蚤跳，件件

皆排大臭虫；子母虱密密浓浓，就如蝼蚁出窝中。铜臭齷齪，伏下“濯垢”。不觉的揭到第三层见肉之处，那金铃上，纷纷垓垓的，也不胜其数。假春娇道：“大王，拿铃子来，等我也与你捉捉虱子。”那妖王一则羞，二则慌，却也不认得真假，将三个铃儿递与假春娇。假春娇接在手中，卖弄多时，见那妖王低着头抖这衣服，他即将金铃藏了，金铃已失，家当尽去。拔下一根毫毛，变作三个铃儿，一般无二，拿向灯前翻捡；却又把身子扭扭捏捏的抖了一抖，将那虱子、臭虫、蛇蚤，收了归在身上，把假金铃儿递与那怪。那怪接在手中，一发朦胧无措，那里认得甚么真假，双手托着那铃儿，递与娘娘道：“今番你却收好了。却要仔细，仔细！不要像前一番。”那娘娘接过来，轻轻的揭开衣箱，把那假铃收了，用黄金锁锁了。却又与妖王饮了几杯酒，教侍婢：“净拂牙床，展开锦被，我与大王同寝。”那妖王诺诺连声道：“没福，没福，糟鼻子不吃酒，枉担虚名耳。不敢奉陪。我还带个宫女往西宫里睡去。娘娘请自安置。”遂此各归寝处。不题。

却说假春娇得了手，将他宝贝带在腰间，现了本像，把身子抖一抖，收去那个瞌睡虫儿，竟往前走。只听得梆铃齐响，紧打三更。好行者！捏着诀，念动真言，使个隐身法，直至门边。又见那门上拴锁甚密，却就取出金箍棒望门一指，使出那解锁之法，那门就轻轻开了。急拽步出门站下，厉声高叫道：“赛太岁，还我金圣娘娘来！”连叫两三遍，惊动大小群妖，急急看处，前门开了，即忙掌灯寻锁，把门儿依然锁上。着几个跑入里边去报道：“大王，有人在大门外呼唤大王尊号，要金圣娘娘哩！”那里边侍婢即出宫门，悄悄的传言道：“莫吆喝，大王才睡着了。”行者又在门前高叫，那小妖又不敢去惊动。如此者三四遍，俱不敢去通报。那大圣在外嚷嚷闹闹的，直弄到天晓，【侧批】伏下“明”字。忍不住，手轮着铁棒，上前打门。慌得那大小群妖，顶门的顶门，报信的报信。

那妖王一觉方醒，只闻得乱撞撞的喧哗，起身穿了衣服，即出罗帐之外，问道：“嚷甚么？”众侍婢才跪下道：“爷爷，不知是甚人在洞外叫骂了半夜，如今却又打门。”妖王走出宫门，只见那几个传报的小妖慌张张的磕头道：“外面有人叫骂，要金圣宫娘娘哩。若说半个‘不’字，他就说出无数的歪话，甚不中听。见天晓大王不出，逼得打门也。”那妖道：“且休开门。你去问他，是那里来的，姓甚名谁。快回报。”小妖急出去，隔门问道：“打门的是谁？”行者道：“我是朱紫国拜请来的外公，来取圣宫娘娘回国哩。”那小妖听得，即以此言回报，那妖随往后宫查问来历。

原来那娘娘才起来，还未梳洗，早见侍婢来报：“爷爷来了。”那娘娘急整衣，散挽黑云，出宫迎迓。才坐下，还未及问，又听得小妖来报：“那来的外公已将门打破矣！”那妖笑道：“娘娘，你朝中有多少将帅？”娘娘道：“在朝有四十八卫人马，良将千员，各边上元帅总兵不计其数。”妖王道：“可有个姓外的么？”外乃不亲之意。娘娘道：“我在宫，只知内里辅助君王，早晚教诲妃嫔。外事无边，我怎记得名姓？”妖王道：“这来者称为‘外公’，我想着《百家姓》上更无个姓外的。娘娘赋性聪明，出身高贵，居皇宫之中，必多览书籍，记得那本书上有此姓也？”娘娘道：“止《千字文》上有句‘外受傅训’，想必就是此矣。”外公都出在《千字文》上，妙不可言。妖王喜道：“定是，定是。”好学问，足见富翁之不通。即起身辞了娘娘，到剥皮亭上，结束整齐，点出妖兵，开了门，直至外面，手持一柄宣花钺斧，家当已失，还要宣花，可笑。厉声高叫道：“那个是朱紫国来的外公？”行者把金箍棒搭在右手，将左手指定道：“贤甥，叫我怎的？”那妖王见了，心中大怒道：“你这厮！”

相貌若猴子，嘴脸似猢猻。七分真是鬼，大胆敢欺人！”此时方知不是，大抵不识外公者也。

行者笑道：“你这个诳上欺君的泼怪！原来没眼。想我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九天神将见了我，无一个‘老’字不敢称呼。你叫我声‘外公’，那里亏了你！”以游戏写意，更觉奇妙。妖王喝道：“快早说出姓甚名谁，有些甚么武艺，敢到我这里猖獗！”行者道：“你若不问姓名犹可，若要我说出姓名，只怕你立身无地。你上来，站稳着，听我道：

生身父母是天地，日月精华结圣胎。仙石怀抱无岁数，灵根孕育甚奇哉。当年产我三阳泰，今日归真万会谐。曾聚众妖称帅首，能降众怪拜丹崖。玉皇大帝传宣旨，太白金星捧诏来。请我上天承职裔，官封弼马不开怀。初心造反谋山洞，大胆兴兵闹御阶。托塔天王并太子，交锋一阵尽猥衰^[5]。金星复奏玄穹帝，再降招安敕旨来。封做齐天真大圣，那时方称栋梁材。又因搅乱蟠桃会，仗酒偷丹惹下灾。太上老君亲奏驾，西池王母拜瑶台。情知是我欺王法，即点天兵发火牌。十万凶星并恶曜，干戈剑戟密排排。天罗地网漫山布，齐举刀兵大会垓。恶斗一场无胜败，观音推荐二郎来。两家对敌分高下，他有梅山兄弟侪。各逞英雄施变化，天门三圣拨云开。老君丢了金刚套，众神擒我到金阶。不须详允书供状，罪犯凌迟杀斩灾。斧剁锤敲难损命，刀轮剑砍怎伤怀。火烧雷打只如此，无计摧残长寿胎。押赴太清兜率院，炉中锻炼尽安排。

日期满足才开鼎，我向当中跳出来。手挺这条如意棒，翻身打上玉龙台。各星各象皆潜躲，大闹天宫任我歪。巡视灵官忙请佛，释迦与我逞英才。手心之内翻觔斗，游遍周天去复来。佛使先知赚哄法，被他压住在天崖。到今五百余年矣，解脱微躯又弄乖。特保唐僧西域去，悟空行者甚明白。西方路上降妖怪，那个妖邪不惧哉！”改邪归正，是将两句交互双关，尤为得法。

那妖王听他说出悟空行者，遂道：“你原来是大闹天宫的那厮。你既脱身保唐僧西去，你走你的路去便罢了，怎么罗织管事，替那朱紫国为奴，却到我这里寻死！”行者喝道：“贼泼怪！说话无知！我受朱紫国拜请之礼，又蒙他称呼管待之恩，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他敬之如父母，事之如神明，你怎么说出‘为奴’二字！我把你这诳上欺君之怪！不要走，吃外公一棒！”那妖慌了手脚，即闪身躲过，使宣花斧劈面相迎。这一场好杀！你看：

金箍如意棒，风刃宣花斧。一个咬牙发狠凶，一个切齿施威武。这个齐天大圣降临凡，那个是作怪妖王来下土。两个喷云噯雾照天宫，真是走石扬沙遮斗府。往往来来解数多，翻翻复复金光吐。齐将本事施，各把神通赌。这个要取娘娘转帝都，那个喜同皇后居山坞。一边要为富，一个要为仁，两下自然不合。这场都是没来由，舍死忘生因国主。

他两个战经五十回合，不分胜负。那妖王见行者手段高强，料不能取胜，将斧架住他的铁棒，道：“孙行者，你且住了。我今日还未早膳，只管为哩。待我进了膳，再来与你定雌雄。”行者情知是要取铃铛，收了铁棒道：“好汉子不赶乏兔儿。你去，你去，吃饱些，好来领死！”

那妖急转身，闯入里边，对娘娘道：“快将宝贝拿来！”娘娘道：“要宝贝何干？”妖王道：“今早叫战者，乃是取经的和尚之徒，叫做孙悟空行者，假称‘外公’。不识外公，正是不识悟空。我与他战到此时，不分胜负。等我拿宝贝出去，放些烟火，烧这猴头。”娘娘见说，心中怛突^[6]。欲不取出铃儿，恐他见疑；欲取出铃儿，又恐伤了孙行者性命。正自踌躇未定，那妖王又催逼道：“快拿出来！”这娘娘无奈，只得将锁钥开了，把三个铃儿递与妖王。妖王拿了，就走出洞。娘娘坐在宫中，泪如雨下，思量行者不知可能逃得性命。两人却俱不知是假铃也。

那妖出了门，就占起上风叫道：“孙行者，休走！看我摇摇铃

儿。”行者笑道：“你有铃，我就没铃？你会摇，我就不会摇？”妖王道：“你有甚么铃儿，拿出来我看。”行者将铁棒捏做个绣花针儿，藏在耳内，却去腰间解下三个真宝贝来，对妖王说：“这不是我的紫金铃儿？”妖王见了，心惊道：“跷蹊！跷蹊！他的铃儿怎么与我的铃儿就一般无二？总然是一个模子铸的，好道打磨不到，也有多个瘢儿，少个蒂儿，却怎么这等一毫不差？”外面相似，里边各别。又问：“你那铃儿是那里来的？”行者道：“贤甥，你那铃儿却是那里来的？”妖王老实，便就说道：“我这铃儿，是：

太清仙境道源深，八卦炉中久炼金。结就铃儿称至宝，老君留下到如今。”

行者笑道：“老孙的铃儿也是那时来的。”妖王道：“怎生出处？”行者道：“我这铃儿，是：

道祖烧丹兜率宫，金铃转炼在炉中。二三如六循环宝，我的雌来你的雄。”雌属母主生，乃仁慈之意。○前是双鸟失群，此则雌雄相遇，正相应。

妖王道：“铃儿乃金丹之宝，又不是飞禽走兽，如何辨得雌雄？但只是摇出宝来，就是好的。”行者道：“口说无凭，做出便见。且让你先摇。”那妖王真个将头一个铃儿幌了三幌，不见火出；第二个幌了三幌，不见烟出；第三个幌了三幌，也不见沙出。妖王慌了手脚道：“怪哉！怪哉！世情变了！这铃儿想是惧内，雄见了雌，所以不出来了。”家当尽失，自然声气全无。行者道：“贤甥，住了手，等我也摇摇你看。”好猴子！一把揩了三个铃儿，一齐摇起。你看那红火、青烟、黄沙，一齐滚出，骨都都燎树烧山。大圣口里又念个咒语，望巽地上叫：“风来！”真个是风催火势，火挟风威，红焰焰，黑沉沉，满天烟火，遍地黄沙。把那赛太岁唬得魄散魂飞，走头无路——在那火当中，怎逃性命！害人者终以自害，为富者亦当猛醒。

只闻得半空中厉声高叫：“孙悟空，我来也！”行者急回头上望，原来是观音菩萨，寻声救苦，写“为仁”奇绝。左手托着净瓶，右手拿着杨柳，洒下甘露救火哩。慌得行者把铃儿藏在腰间，即合掌倒身下拜。那菩萨将柳枝连拂几点甘露，霎时间，烟火俱无，黄沙绝迹。行者叩头道：“不知大慈临凡，有失回避。敢问菩萨何往？”菩萨道：“我特来收寻这个妖怪。”行者道：“这怪是何来历，敢劳金身下降收之？”菩萨道：“他是我跨的个金毛犼，毛虽是金的，但只是吃人，便是个不仁之

兽。因牧童盹睡，失于防守，这孽畜咬断铁索走来，却与朱紫国王消灾也。”去了他如许积聚，不使身有不仁，故云“消灾”。行者闻言，急欠身道：“菩萨反说了。他在这里欺君骗后，败俗伤风，与那国王生灾，却说是消灾，何也？”菩萨道：“你不知之。当时朱紫国先王在位之时，这个王还做东宫太子，未曾登基。他年幼间极好射猎，回照首节，正与论前世相应。他率领人马，纵放鹰犬，正来到落凤坡前，有西方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明”字落下，百眼魔君已伏此句。所生二子，乃雌雄两个雀雏，两位锦衣公子，是写“富”字。停翅在山坡之下，被此王弓开处射伤了雄孔雀，那雌孔雀也带箭归西。一心射此，便以至于不仁。此段是缴上句。佛母忏悔以后，分付教他拆凤三年，身耽嗽疾^[4]。那时节，我跨着这猢，同听此言。不期这孽畜留心，故来骗了皇后，与王消灾。虽使不富，却得为仁，故云消灾。此笔是煞下句，紧与论前世相照。至今三年，冤愆满足，幸你来救治王患。我特来收妖邪也。”行者道：“菩萨，虽是这般故事，奈何他玷污了皇后，败俗伤风，坏伦乱法，却是该他死罪。今蒙菩萨亲临，饶得他死罪，却饶不得他活罪。让我打他二十棒，与你带去罢。”菩萨道：“悟空，你既知我临凡，就当看我分上，一发都饶了罢，也算你一番降妖之功。若是动了棍子，他也就是死了。”真正菩萨至仁，而并无有不仁之处矣。行者不敢违言，只得拜道：“菩萨既收他回海，再不可令他私降人间，贻害不浅。”

那菩萨才喝了一声：“孽畜！还不还原，待何时也！”只见那怪打个滚，现了原身，将毛衣抖抖，菩萨骑上。菩萨又望项下一看，不见那三个金铃。菩萨道：“悟空，还我铃来。”行者道：“老孙不知。”菩萨喝道：“你这贼猴！若不是你偷了这铃，莫说一个悟空，就是十个也不敢近身。快拿出来！”行者笑道：“实不曾见。”既没福享受，盗此虚声何益。菩萨道：“既不曾见，等我念念紧箍儿咒。”那行者慌了，只教：“莫念！莫念！铃儿在这里哩。”这正是：

猢项金铃何人解？解铃人还问系铃人。人惟于这个虚声，要拿的起，放得下则可矣。

菩萨将铃儿套在猢项下，飞身高坐。你看他四足莲花生焰焰，满身金缕迸森森。大慈悲回南海。不题。

却说孙大圣整束了衣裙，轮铁棒，打进獬豸洞去，把群妖众怪尽情打死，剿除干净。人欲消除，己私尽化。直至宫中，请圣宫娘娘回国。金子犹在，太岁已不知何往，可叹。那娘娘顶礼不尽。行者将菩萨降妖并折凤原由备说了一遍，寻些软草，扎了一条草龙，教：“娘娘跨上，

合着眼，莫怕，我带你回朝见主也。”那娘娘谨遵分付。

行者使起神通，只听得耳内风响，半个时辰，带进城，按落云头。叫：“娘娘开眼。”那皇后睁开眼看，认得是凤阁龙楼，心中欢喜，撇了草龙，与行者同登宝殿。金圣回宫，是挽为富。那国王见了，急下龙床，就来扯娘娘玉手，欲诉离情，落到“情”字，已趋下意。猛然跌倒在地，只叫：“手疼！手疼！”八戒哈哈大笑道：“嘴脸！没福消受。一见面，就蜇杀了也！”行者道：“呆子，你敢扯他扯儿么？”八戒道：“就扯他扯儿，便怎的？”行者道：“娘娘身上生了毒刺，手上有蜇阳之毒。自到麒麟山，与那赛太岁三年，那妖更不曾沾身。所以骂为富者为守财虏，又为看财奴。但沾身，就害身疼；但沾手，就害手疼。”此时，外面众官、内里妃嫔听说，无不忧疑。傍有玉圣、银圣二宫，将君王扶起。

俱正在惶惶之际，忽听得那半空中有人叫道：“大圣，我来也！”行者抬头观看，只见那：

肃肃冲天鹤唳，飘飘径至朝前。缭绕祥光道道，氤氲瑞气翩翩。棕衣苦体放云烟，足踏芒鞋罕见。手执龙须蝇帚，丝绦腰下围缠。乾坤处处结人缘，天地逍遥游遍。此乃是大罗天上紫云仙，今日临凡解魔。

行者上前迎住道：“张紫阳何往？”紫阳真人直至殿前，躬身施礼道：“大圣，小仙张伯端则至端而莫有不端之处。起手。”行者答礼道：“你从何来？”真人道：“小仙三年前曾赴佛会，因打这里经过，见朱紫国王有拆凤之忧，我恐那妖将皇后玷辱，有坏人伦，后日难与国王复合。是我将一件旧棕衣变作一领新霞裳，光生五彩，进与妖王，教皇后穿了妆新。那皇后穿上身，即生一身毒刺。毒刺者，乃棕衣也。今知大圣成功，特来解魔。”行者道：“既如此，累你远来。且快解脱。”真人走向前，对娘娘用手一指，即脱下那件棕衣。脱去彩霞衣，可可煞到“不富”，如题而止。那娘娘遍体如旧。真人将衣抖一抖，披在身上，对行者道：“大圣勿罪，小仙告辞。”行者道：“且住，待君王谢谢。”真人笑道：“不劳，不劳。”遂长揖一声，腾空而去。慌得那皇帝、皇后及大小众臣，一个个望空礼拜。拜毕，即命大开东阁，酬谢四僧。那君王领众跪拜，夫妻才得重谐。以双鸟失群起，以夫妻重谐终，乃一篇之章法。

正当欢宴时，行者叫：“师父，拿那战书来。”长老袖中取出，递与行者。行者递与国王道：“此书乃那怪差小校送来者。缴上起下，一笔

落到“视”字。那小校已先被我打死，送来报功。后复至山中，变作小校进洞回复，因得见娘娘，盗出金铃，几乎被他拿住。又变化，复偷出，与他对敌。幸遇观音菩萨将他收去，又与我说拆凤之故。”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那举国君臣内外，无一人不感谢称赞。唐僧道：“一则是贤王之福，二来是小徒之功。今蒙盛宴，至矣，至矣！就此拜别，不要误贫僧向西去也。”那国王恳留不得，遂换了关文，大排銮驾，请唐僧稳坐龙车，那君王、妃后俱捧毂推轮，相送而别。正是：

有缘洗尽忧疑病，绝念无思心自宁。

毕竟这去，后面再有甚么吉凶之事，且听下回分解。

此章共计四回，首节是起，浑笼全题；二节承上，单讲为富不仁；三节即从此句串出，以见为仁不富；末节双关交互，以见理欲不并立，仁富不并为。结尾回照首节，以起下视远惟明，脉理清真，章法写来丝毫不乱。

或问：为仁者如何便不富？曰：其理本自明白。即如强取强求之事不作，周急济众之事常为。人之物不能得，己之财反要去，日久事繁，如此为来，焉能得富？

朱紫国的病是双鸟失群，孙行者铃偏是雌雄相遇，章法绝妙。世人徒称《西汉》为绝世之奇文，殊不知《西游》之文更奇，虽《左传》、《史记》实未有此精妙。至其字句之工巧，匹敌《檀弓》，而气势之洪博，实又过之。皆因阳春白雪，以致调高寡和。人不知《西游》之美，何由知《史记》，又何由知《左传》、《檀弓》也。

仁为五常之首，百行之原，故曰张百端，此句是挽为仁。脱了紫霞衣，是缴不富。至书乃视也，而远传自千里，以此送下，且又回照起首，天然神妙。

仁乃发生之机，不仁实灭绝之兆。财多子尅，其理本然也。况己身以狠毒而来者，子孙必定以横暴而去。故尝言“积财不如积子”，诚千古之明言至论。

医本仁术，他却以此杀人，是从为仁里面翻出个不仁。不仁之家，定要遭火遭劫，是又从为富里面翻出个不富。不惟文章高妙，理法亦并双绝。

双鸟失群，日夜相思，远远照定“惟”字。雌雄相遇，两相对面，可落到“视”字。不谓《西游》行文直如此精细也。

[1] 魔寐：欺骗，糊弄。

[2] 穿：交换。

[3] 含忖：犹寒伦。讥笑，揭短。

[4] （ráng）：脏，不干净。

[5] 猥衰（cnuī）：形容狼狈不堪的样子。

[6] 怛（dá）突：犹忐忑不安。

[7] 啾（jiū）疾：即啾唧。小病。

第七十二回

盘丝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

“视远惟明。”此言目之怪。

情欲之生，虽发于内，实感于外。苟外物之不投，此中亦每寂然不动。乃三藏既触于目，复感于心，而遂毫无忌惮，敢于相随入内者，岂真以笑语相迎西方之佛现耶，窃恐东土此佛亦正不少。且非礼勿视，古有明训，乃不避瓜李之嫌，遂致有网罗之祸。自己不曾解饥，却被女妖救渴，及至觉悟，而已缠绵不可去矣。

目本清明之宝，原是一池水，自为物欲潜藏，则浑浊而不明，此所以为濯垢泉。然既引入邪处，则再不见正处。于是不顾礼，不畏法，有如隔簾蓬蔽，此视之所以不明，而亦并不远也。

侯门不许老僧敲，洞房却有和尚坐；罗汉有意朝观音，菩萨推门渡佛子。梵王宫未睹一品之尊，盘丝洞已识七佛之面。偷睛望眼，恍然似真人慕道，全神入定；解衣推食，无非是大士喜舍，一片婆心。寻声救苦，头陀未完孽海愿；窃玉怜香，檀越已动佛牙心。不是怒和尚，不破三荤之戒；正是延住持，敬礼眼藏之神。

目之视色，好似雪狮子向火，看到好处，垂涎朵颐，神情俱化，而此外再不见有别样。题纲只云猪八戒忘形，窃恐生铁佛都要软瘫做一朵。

话表三藏别了朱紫国王，紫之夺朱，只挽此笔，便已领得“视”字之神。整顿鞍马西进。行勾多少山原，历尽无穷水道。山水自然不同。○虚笼视远，照下行险，蜈蚣已伏于此。不觉的秋去冬残，又值春光明媚。春乃情也。虚笼惟明，极尽其妙。师徒们正在路踏青玩景，恁轻狂，你敢把春心荡。○触目感怀，相思从此害矣，此盘丝之洞有自来也。忽见一座庵林。先从“视”字入手。三藏滚鞍下马，站立大道之傍。行者问道：“师父，这条路平坦无邪，因何不走？”八戒道：“师兄，好不通情。师父在马上坐得困了，也让他下来关关风是u。”三藏道：“不

是关风。我看那里是个人家，意欲自去化些斋吃。”馋眉饿眼，从此一放。行者笑道：“你看师父说的是那里话。你要吃斋，我自去化。俗语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岂有为弟子者高坐，教师父去化斋之理？”三藏道：“不是这等说。平日间，一望无边无际，你们没远没近的去化斋；今日人家逼近，可以叫应，是为“远”字一衬。也让我去化一个来。”八戒道：“师父没主张。情思紊乱，自然稍棒已折。常言道：‘三人出外，小的儿苦。’你况是个父辈，我等俱是弟子。古书云：有事弟子服其劳。等我老猪去。”三藏道：“徒弟呵，今日天气晴明，物无所蔽，看得更分明。与那风雨之时不同。那时节，汝等必定远去；此个人家，等我去。有斋无斋，可以就回走路。”撇开“远”字，其为浅近无疑。沙僧在傍笑道：“师兄，不必多讲。师父的心性如此，不必违拗。情兴泼泼，势不可扼。若恼了他，就化将斋来，他也不吃。”

八戒依言，即取出钵盂与他，换了衣帽，拽开步，直至那庄前观看，游目骋怀，在此时矣。○先从视远一翻。却也好座住场，但见：

石桥高耸，古树森齐。石桥高耸，潺潺流水接长溪；古树森齐，聒聒幽禽鸣远岱。桥那边有数椽茅屋，清清雅雅若仙庵；又有那一座蓬窗，白白明明欺道院。窗前忽见四佳人，都在那里刺凤描鸾做针线。可谓有情人遇有情人。○前后俱以“针”字相应。

长老见那人家没个男儿，只有四个女子，不敢进去，将身立定，闪在乔林之下^[2]。只见那女子：妙。只说他远嫌回避，却不道饿眼偷瞧。

一个个，闺心坚似石，幸亏贞节，不然小和尚亦看得一个。兰性喜如春。娇脸红霞衬，朱唇绛脂匀。蛾眉横月小，蝉鬓叠云新。越看越美。若到花间立，游蜂错认真。物尚如此，何况于人，宁有不动情者？○此俱从眼中看出，切莫认作口中说出。

少停有半个时辰，好一只吊睛白额虎，“视”得凶。○太阳神针，无目道士已寓于此。一发静悄悄，鸡犬无声，自家思虑道：睹此尤物，安得不想？转“惟”字绝妙。“我若没本事化顿斋饭，也惹那徒弟笑我：敢道为师的化不出斋来，为徒的怎能去拜佛？”

长老没计奈何，也带了几分不是，浅近所蔽，已无高明远见，固不自知其是，又焉知其为不是也？趋步上桥。又走了几步，只见那茅屋里面有一座木香亭子，亭子下又有三个女子，在那里踢气球哩。一起一落，单在眼上幌，形容浅近所蔽，以视刺绣更奇。你看那三个女子，比

那四个又生得不同。左顾右盼，目不勾用。但见那：

飘扬翠袖，摇拽绡裙。飘扬翠袖，低笼着玉笋纤纤；摇拽绡裙，半露出金莲窄窄。形容体势十分全，动静脚跟千样躡。拿头过论有高低，张泛送来真又楷。转身踢个出墙花，退步翻成大过海。轻接一团泥，单枪急对拐。明珠上佛头，实捏来尖掣。窄砖偏会拿，卧鱼将脚歪。平腰折膝蹲，扭顶翘跟躡。扳凳能喧泛，披肩甚脱洒。绞裆任往来^[3]，锁项随摇摆。似此奇文，何得而来。踢的是黄河水倒流，金鱼滩上买。那个错认是头儿，这个转身就打拐。端然捧上臛^[4]，周正尖来宰。提跟蹑草鞋^[5]，倒插回头采。退步泛肩妆，钩儿只一歹。版篓下来长，便把夺门揣。踢到美心时，佳人齐喝采。一个个汗流粉腻透罗裳，兴懒情疏方叫海。^[6]好一奇观，好一大观。和尚眼中，几会见此。

言不尽，又有诗为证：

蹴鞠当场三月天^[7]，仙风吹下素婵娟。汗沾粉面花含露，尘染蛾眉柳带烟。翠袖低垂笼玉笋，绡裙斜拽露金莲。二字要细味。几回踢罢娇无力，云鬓蓬松宝髻偏。泛定两只神水眼，看透三毛七孔心。

三藏看得时辰久了，何其久也。写“视”字出神。○前以“见”字贯头，此以“看”字结尾。足见目不转睛，金光乱迸，百眼魔君已兆于此。只得走上桥头，应声高叫道：“女菩萨，可称眼光菩萨。贫僧这里随缘，布施些儿斋吃。”那些女子听见，一个个喜喜欢欢，抛了针线，撇了气球，都笑笑吟吟的接出门来，怪不得西方出佛，不想人人俱是有缘。道：“长老，失迎了。今到荒庄，决不敢拦路斋僧，请里面坐。”三藏闻言，心中暗道：“善哉！善哉！西方正是佛地！女流尚且注意斋僧，男子岂不虔心向佛？”二语串讲，方见其中之妙。

长老向前问讯了，【侧批】和尚之于菩萨，原为其所顾见。相随众女入茅屋。竟入屋内，则只顾眼前，便不顾日后。所见不远，而亦并不明之至矣。过木香亭看处，呀！原来那里边没甚房廊，只见那：

峦头高耸，地脉遥长。峦头高耸接云烟，地脉遥长通海岳。门近石桥，九曲九湾流水顾；园栽桃李，千株千颗二秬华。藤薜挂悬三五树，芝兰香散万千花。远观洞府欺蓬岛，近睹山林压太华。正是妖仙寻隐处，更无邻舍独成家。不止无男子，且并无邻舍。秃贼眼中大有深意。

有一女子上前，把石头门推开两扇，请唐僧里面坐。那长老只得进

去。忽抬头看时，铺设的都是石桌石（登）〔凳〕，冷气阴阴。长老心惊，暗自思忖道：“这去处少吉多凶，断然不善。”其中有何好处？众女子喜笑吟吟，都道：“长老请坐。”长老没奈何，只得坐了。少时间，打个冷禁。众女子问道：“长老是何宝山？化甚么缘？还是修桥补路，建寺礼塔，还是造佛印经？请缘簿出来看看。”妙。长老道：“我不是化缘的和尚。”女子道：“既不化缘，到此何干？”问得紧要。长老道：“我是东土大唐差去西天大雷音求经者，适过宝方，腹间饥饿，这才是眼饱肚中饥。特造檀府，募化一斋，贫僧就行也。”众女子道：“好，好，好！常言道：‘远来的和尚好看经。’妹妹们，不可怠慢，快办斋来。”此时有三个女子陪着，言来语去，论说些因缘。佛渡有缘，但不知那个肯舍？○即说风情也，男女无别，语言挑逗，在所不免，此礼之所以防微最严也。那四个到厨中，撩衣敛袖，炊火刷锅。你道他安排的是些甚么东西？原来是人油炒炼，人肉煎熬。熬得黑糊，煎作面觔样子；剜的人脑，煎作豆腐块片。此尽些些有情人。两盘儿捧到石桌上放下，对长老道：“请了。仓卒间，不曾备得好斋，且将就吃些充腹。后面还有添换来也。”

那长老闻了一闻，见那腥膻，不敢开口，欠身合掌道：“女菩萨，贫僧是胎里素。”众女子笑道：“长老，此是素的。”长老道：“阿弥陀佛！若相这等素的呵，我和尚吃了，莫想见得世尊，和尚谎也，世尊何尝管此？取得经卷。”始而所见，未尝不远，有此一折，文心足妙。众女子道：“长老，你出家人，切莫拣人布施。”妙。自是东邻窥宋玉，何关司马挑文君。长老道：“怎敢，怎敢。我和尚奉大唐旨意，一路西来，微生不损，见苦就救。遇谷粒，手拈入口；逢丝缕，联缀遮身。怎敢拣主布施？”渴情饿眼，写出饿鬼景况。众女子笑道：“长老虽不拣人布施，却只有些上门怪人。莫嫌粗淡，吃些儿罢。”有情有意，正此之谓。长老道：“实是不敢吃，恐破了戒。此而不吃，犹见及如来戒行者，宁有几个？望菩萨养生不若放生，放我和尚出去罢。”

那长老挣着要走，果能远离，岂不大妙。○有此一折，笔阵愈奇。那女子拦住门，怎么肯放。正见其不舍，见理更透。俱道：“上门的买卖，倒不好做！放了屁儿，却使手掩！你往那里去？”他一个个都会些武艺，手脚又活，动手动脚，此时顾不得如来戒行矣。把长老扯住，顺手牵羊，“扑”的攒倒在地，有情怎似无情好，无情反被多情恼。众人按住，将绳子捆了，悬梁高吊。四马攒蹄，温泉热剥汤驴肉；悬梁高吊，阴洞风干葫芦丝。○看来看去，彻是看上。这吊，有个名色，叫做仙人指路。原来是一只手向前，牵丝吊起；一只手拦腰捆住，将绳吊起；两

只脚向后，一条绳吊起。三条绳把长老吊在梁上，却是脊背朝上，肚皮朝下。厮傒倖。○这个吊法奇绝。那长老忍着疼，噙着泪，心中暗恨道：“我和尚这等命苦。只说是好人家化顿斋吃，岂知道落了火坑。徒弟呵，速来救我，还得见面，但迟两个时辰，我命休矣！”

那长老虽然苦恼，却还留心看着那些女子。此时还要看，死期更快。那些女子把他吊得停当，便去脱剥衣服。长老心惊，暗自忖道：“这一脱了衣服，是要打我的情了，或者夹生儿吃我的情也有哩。”原来那女子们只解了上身罗衫，露出肚腹，各显神通：一个个眼中冒出丝绳，有鸭蛋粗细，骨都都的，迸出那根丝绳，把庄门瞒了。此时止见黑处，再不见有明处。写浅近之蔽，以视隔帘更切。不题。

却说那行者、八戒、沙僧，都在大道之傍。他二人都放马看担，惟行者是个顽皮，他且跳树攀枝，摘叶寻果。忽回头，只见一片光亮，慌得跳下树来，吆喝道：“不好，不好！师父造化低了。”行者用手指道：“你看那庄院如何？”八戒、沙僧共目视之，那一片如雪又亮如雪，似银又光似银。八戒道：“罢了，罢了！师父遇着妖精了，我们快去救他也。”行者道：“贤弟莫嚷。你都不见怎的，等老孙去来。”【侧批】不用看，正在那里吃哩。沙僧道：“哥哥仔细。”行者道：“我自有处。”

好大圣！束一束虎皮裙，掣出金箍棒，拽开脚，两三步跑到前边，看见那丝绳缠了有千百层厚，【侧批】男贪女爱，同结丝罗山海图。穿穿道道，却似经纬之势，用手按了一按，有些粘软沾人。行者更不知是甚么东西，他即举棒道：“这一棒，莫说是几千层，就有几万层，也打断了。”正欲打，又停住手道：“若是硬的，便可打断；这个软的，只好打匾罢了。赤紧的牢染在肝肠，如何打得断？假如惊了他，缠住老孙，反为不美。等我且问他一问再打。”

你道他问谁？即捻一个诀，念一个咒，拘得个土地老儿在庙里似推磨的一般乱转。土地婆儿道：“老儿，你转怎的？好道是羊儿风发了。”土地道：“你不知，你不知。有一个齐天大圣来了，我不曾接他，他那里拘我哩。”婆儿道：“你去见他便了，却如何在这里打转？”土地道：“若去见他，他那棍子好不重！他管你好歹就打哩。”婆儿道：“他见你这等老了，那里就打你？”土地道：“他一生好吃没钱酒，偏打老年人。”两口儿讲一会，没奈何，只得走出去，战兢兢的跪在路傍，叫道：“大圣，当境土地叩头。”行者道：“你且起来，不要假忙。我且不打你，寄下在那里。我问你，此间是甚地方？”土地道：“大圣从那厢来？”行者道：“我自东土往西来的。”土地道：“大圣东来，可曾在那山

岭上？”行者道：“正在那山岭上。我们行李马匹还歇在那岭上不是？”土地道：“那岭叫做盘丝岭，岭下有洞，叫做盘丝洞。情思也，情思缠绵，固结莫解，故曰盘丝。写“惟”字绝妙。洞里有七个妖精。”乃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也。行者道：“是男怪，是女怪？”土地道：“是女怪。”行者道：“他有多大神通？”土地道：“小神力薄威短，不知他有多大手段，只知那正南上，离此有三里之遥，有一座濯垢泉，无非澠池县。乃天生的热水，情原是热得，所谓打得火炭般也。原是上方七仙姑的浴池。自妖精到此居住，占了他的濯垢泉，仙姑更不曾与他争竞，平白地就让与他了。我见天仙不惹妖魔怪，必定精灵有大能。”行者道：“占了此泉何干？”土地道：“这怪占了浴池，一日三遭，出来洗澡。只恐洗也洗不清。如今巳时已过，午时将来啦。”行者听言道：“土地，你且回去，等我自家拿他罢。”那土地老儿磕了一个头，战兢兢的回本庙去了。

这大圣独显神通，摇身一变，变作个麻苍蝇儿，钉在路傍草梢上等待。须臾间，只听得呼呼吸吸之声，犹如蚕食叶，却似海生潮。只好有半盏茶时，丝绳皆尽，【侧批】想是斋饭已毕。依然现出村庄，还像当初模样。又听得“呀”的一声，柴扉响处，里边笑语喧哗，走出七个女子。行者在暗中细看，他亦要看，更要细看，请看。见他一个个携手相挽，挨肩执袂，有说有笑的走过桥来——果是标致！此时含烟带露，更觉好看。但见：

比玉香尤胜，如花语更真。柳眉横远岫^[8]，檀口破樱唇。钗头翘翡翠，金莲闪绛裙。却似嫦娥临下界，仙子落凡尘。

行者笑道：“怪不得我师父要来化斋，原来是这一般好物。又美似高兰英。○补此一笔，前意更明。这七个美人儿假若留住我师父，要吃也不勾一顿吃，要用也不勾两日用；要动手轮流一摆布，就是死了。这个情种，世上不知害死多少。且等我看他怎的算计。”

好大圣！“嚶”的一声，飞在那前面走的女子云髻上钉住。才过桥来，后边的走向前来呼道：“姐姐，我们洗了澡，来蒸那胖和尚吃去。”本是妇女斋僧，却将和尚解渴，更妙。行者暗笑道：“这怪物好没算计，煮还省些柴，怎么转要蒸了吃？”那些女子采花斗草向南来。不多时到了浴池，但见一座门墙十分壮丽，遍地野花香艳艳，满傍兰蕙密森森。后面一个女子走上前，“唢哨”的一声，把两扇门儿推开，那中间，果有一塘热水。这水：

自开辟以来，太阳星原贞有十，后被羿善开弓，射落九乌坠地，止存金乌一星，乃太阳之真火也。天地有九处汤泉，俱是众乌所化。那九阳泉，乃香冷泉、伴山泉、温泉、东合泉、潢山泉、孝安泉、广汾泉、汤泉，此泉乃濯垢泉。

有诗为证：

一气无冬夏，三秋永注春。炎波如鼎沸，雪浪似汤新。分溜滋禾稼，停流洁不尘。涓涓珠泪泛，滚滚玉生津。润滑原非酿，清平还自温。瑞祥本地秀，造化乃天真。佳人洗处冰肌滑，涤荡尘烦玉体新。
《庄子》有云“观于浊水，迷于清渊”，正此之谓。

那浴池约有五丈馀阔，十丈多长，内有四尺深浅。男有情，女有情，那怕山高水又深。但见水清彻底，下水水一似滚珠泛玉，骨都都冒将上来。四面有六七个孔窍通流，此岂是水流来流去，都是些流不尽的相思泪。流去二三里之遥，淌到田里，还是温水。池上又有三间亭子，亭子中近后壁放着一张八只脚的板凳，其腿太多，此蜈蚣之所以现也。两山头放着两个彩漆的衣架。行者一翅飞在那衣架上钉住。

那些女子见水又清又热，便要洗浴，即一齐脱了衣服，搭在衣架上。你看一个个：

褪放纽扣儿，解开罗带结。酥胸白似银，素体白如雪。肘膊赛凝脂，香肩疑粉捏。肚皮软又绵，脊背光还洁。膝腕半围团，金莲三寸窄。中间一段情，露出风流穴。东坡又比作老僧窝。

那女子都跳下水去，濯浪翻波，负水顽耍。欲海难填，所以每日要洗。行者道：“我若打他呵，只消把这棍子往池中一搅，就叫做‘滚汤泼老鼠，一窝儿都是死’。可怜，可怜。打便打死他，只是低了老孙的名头。“名”字埋伏下章。常言道：‘男不与女斗。’我这般一个汉子，打杀这几个丫头，着实不济。不要打他，只送他一个绝后计，教他动不得身，多少是好。”即又摇身一变，变作个饿老鹰，“呼”的一翅，飞向前，轮开利爪，把他那衣架上搭的七套衣服尽情（彫）〔叨〕去，竟转岭头，现出本相，来见八戒、沙僧。你看那呆子迎着，笑道：“师父原来是典当铺里拿了去的。”沙僧道：“怎见得？”八戒道：“你不见师兄把他些衣服都抢将来也。”行者放下道：“此乃妖精穿的衣服。”八戒道：“怎么就有这许多？”行者道：“七套。”八戒道：“如何剥得这般容易，又剥得干净？”行者道：“那曾用剥！原来此处唤做盘丝岭，那庄村

唤做盘丝洞，洞中有七个女怪，把我师父拿住，吊在洞里，都向濯垢泉去洗浴。那泉却是天地产成的一塘子热水。他都算计着，洗了澡，要把师父蒸吃。是我跟到那里，见他脱了衣服下来，我要打他，恐怕污了棍子，又怕低了名头，是以不曾动棍，只变做一个饿老鹰，（彫）〔叼〕了他的衣服。他都忍辱含羞，不敢出头，蹲在水中哩。我等快去解下师父走路罢。”八戒笑道：“师兄，你凡干事，只要留根。既见妖精，如何不打杀他，却要去解师父？他如今纵然藏羞不出，到晚间必定出来。他家里还有旧衣服，穿上一套，来赶我们。纵然不赶，他久住在此，我们取了经，还从那条路回去。常言道：‘宁少路边钱，莫少路边拳。’那时节，他拦住了吵闹，却不是个仇人也。”行者道：“凭你如何主张？”八戒道：“依我先打杀了妖精，再去解放师父。此乃斩草除根之计。”行者道：“我是不打他。你要打，你去打他。”

八戒抖搜精神，欢天喜地，举着钉钯，拽开步，竟直跑到那里。忽的推开门看时，只见那七个女子蹲在水里，口中乱骂那鹰哩。道：“这个匾毛畜生！猫嚼头的亡人！把我们衣服都（彫）〔叼〕去了，教我们怎的动手？”八戒忍不住笑道：“女菩萨，在这里洗澡哩！也携带我和尚洗洗何如？”呆和尚，呆和尚，你八戒何曾讲。那怪见了作怒道：“你这和尚，十分无礼！礼乃‘远’字的正面。我们是在家的女流，你是个出家的男子。古书云：‘七年男女不同席。’你好和我们同塘洗澡？”八戒道：“天气炎热，没奈何，将就容我洗洗儿罢。那里调甚么书担儿，

【侧批】看近不看远，引证绝妙。同席不同席！”看到好处便不明此礼，不见此远，翻论更醒。呆子不容说，丢了钉钯，脱了皂锦直裰，“扑”的跳下水来。有必然之势，此周公之所以为圣人也。那怪心中烦恼，一齐上前要打。不知八戒水势极熟，到水里摇身一变，变做一个鲇鱼精。那怪就都摸鱼，赶上拿他不住，东边摸，忽的又渍了西去；西边摸，忽的又渍了东去；未得丝绳系足，先已情同鱼水。滑挖鼈的^[9]，只在那腿裆里乱钻。既摸不着僧窝，不知他又在何处卦搭。原来那水有搀胸之深，足见其浅近。水上盘了一会，又盘在水底，都盘倒了，喘嘘嘘的精神倦怠。败本委阳，势所不免。

八戒却才跳将上来，现了本相，穿了直裰，执着钉钯喝道：“我是那个？你把我当鲇鱼精哩！”那怪见了，心惊胆战，对八戒道：“你先是是个和尚，到水里变作鲇鱼，及拿你不住，却又这般打扮。你端的是从何到此？是必留名。”八戒道：“这伙泼怪，当真的不认得我。我是东土大唐取经的唐长老之徒弟，乃天蓬元帅悟能八戒是也。你把我师父吊在洞里，算计要蒸他受用。我的师父，又好蒸吃？快早伸过头来，各筑一

钯，教你断根！”那些妖闻此言，魂飞魄散，就在水中跪拜道：“望老爷方便方便，我等有眼无珠，想被和尚看坏。误捉了你师父，虽然吊在那里，不曾敢加刑受苦。望慈悲饶了我的性命，情愿贴些盘费，送你师父往西天去也。”此时有远，亦不顾矣。八戒摇手道：“莫说这话。俗语说得好：曾着卖糖君子哄，到今不信口甜人。是便筑一钯，各人走路。”

呆子一味粗夯，显手段，那有怜香惜玉之心。忽又无情，此翻更妙。举着钯，不分好歹，赶上前乱筑。那怪慌了手脚，那里顾甚么羞耻，只是性命要紧，随用手侮着羞处，无怪老呆不省事，动人情处不曾瞧。跳出水来，都跑在亭子里站立，作出法来：脐孔中骨都都冒出丝绳，高兴又作。瞒天搭了个大丝篷^[10]，把八戒罩在当中。那呆子忽抬头不见天日，浅近所蔽，其明不能及远。即抽身往外便走，那里举得脚步——原来放了绊脚索，满地都是丝绳。动动脚，跌个躑踵；左边去，一个面磕地；右边去，一个倒栽葱；急转身，又跌了个嘴搥地；忙爬起，又跌了个竖蜻蜓。也不知跌了多少跟头，把个呆子跌得身麻脚软，头晕眼花，爬也爬不动，只睡在地下呻吟。缠来缠去，大抵缠住。那怪物却将他困住，也不打他，也不伤他，一个个跳出门来，将丝篷遮住天光，各回本洞。

到了石桥上站下，念动真言，霎时间，把丝篷收了，赤条条的跑入洞里，侮着那话，从唐僧面前笑嘻嘻的跑过去，老僧睹此小和尚，不觉乱跳。走入石房，取几件旧衣穿了，竟至后门口立定，叫：“孩儿们何在？”原来那妖精，一个有一个儿子，却不是他养的，都是他结拜的干儿子。有名唤做蜜、蚂、蠪、班、蜢、蜡、蜻：这都是些情种。【侧批】想是当年梅树枝。蜜是蜜蜂，蚂是蚂蜂，蠪是蠪蜂，班是班毛，蜢是牛蜢，蜡是抹蜡，蜻是蜻蜓。原来那妖精慢天结网，掳住这七般虫蛭，有此尤物，自然要招得蜂喧蝶混。却要吃他。古云：“禽有禽语，兽有兽语。”当时这些虫哀告饶命，愿拜为母。遂此，春采百花供怪物，夏寻诸卉孝妖精。忽闻一声呼唤，都到面前，问：“母亲有何使令？”众怪道：“儿阿，早间我们错惹了唐朝来的和尚，才被他徒弟拦在池里，出了多少丑，几乎丧了性命。汝等努力，快出门前去退他一退。如得胜后，可到你舅舅家来会我。”怪亦有舅，可知情有所本。

【侧批】此病之原也。那些怪既得逃生，往他师兄处孽嘴生灾。不题。你看这些虫蛭，一个个摩拳擦掌，出来迎敌。

却说八戒跌得昏头昏脑，猛抬头，见丝篷丝索俱无，他才一步一探爬将起来，忍着疼，找回原路，见了行者，用手扯住道：“哥哥，我的

头可肿，脸可青么？”行者道：“你怎的来？”八戒道：“我被那厮将丝绳罩住，放了绊脚索，不知跌了多少跟头，跌得我腰拖背折，寸步难移。却才丝蓬索子俱空，方得了性命回来也。”沙僧见了道：“罢了！罢了！你闯下祸来也！那怪一定往洞里去伤害师父，我等快去救他。”

行者闻言，急拽步便走。八戒牵着马，急急来到庄前。但见那石桥上七个小妖儿挡住道：“慢来，慢来！吾等在此！”行者见了道：“好笑！干净都是些小人儿，照下显然。长的也只有二尺五六寸，不满三尺；重的也只有八九斤，不满十斤。”喝道：“你是谁？”那怪道：“我乃七仙姑的儿子。你把我母亲欺辱了，还敢无知，打上我门。不要走！仔细！”好怪物，一个个乱打将来。八戒本是跌恼了的性子，又见那伙虫蛭小巧，就发狠举钯来筑。

那些怪见呆子凶猛，一个个现了本像，飞将起去，叫声“变”！须臾间，一个变十个，十个变百个，百个变千个，千个变万个，个个都变成无穷之数，只见：

满天飞抹蜡，遍地舞蜻蜓。蜜蚂追头额，蠪蜂扎眼睛。班毛前后咬，牛虻上下叮。扑面漫漫黑，脩脩神鬼惊^[11]。

八戒慌了，道：“哥阿，只说经好取，西方路上虫儿也欺负人哩！”行者道：“兄弟不要怕，快上前打！”八戒道：“扑头扑脸，浑身上下，都叮有十数层厚，却怎么打？”行者道：“没事，没事，我自有手段。”沙僧道：“哥阿，有甚手段，快使出来罢。一会子光头上都叮肿了。”

好大圣！拔了一把毫毛，嚼得粉碎，喷将出去，即变做些黄、麻、**𪔐**^[12]、白、雕、鱼、鹞。八戒道：“师兄，又打甚么市语——黄阿、麻阿的哩？”行者道：“你不知。黄是黄鹰，麻是麻鹰，**𪔐**是**𪔐**鹰，白是白鹰，雕是雕鹰，鱼是鱼鹰，鹞是鹞鹰。那妖精的儿子是七样虫，我的毫毛是七样鹰。”鹰最能赚虫，一嘴一个，爪打翅敲，须臾，打得罄尽，满空无迹，地积尺馀。三兄弟方才闯过桥去，竟入洞里。只见老师父吊在那里，哼哼的哭哩。些时不见教人害此，惟之所以不容已也。八戒近前道：“师父，你是要来这里吊了耍子，不知作成我跌了多少跟头哩。”沙僧道：“且解下师父再说。”行者即将绳索挑断，放下师父，问道：“妖精那里去了？”唐僧道：“那七个都赤条条的，都往后边叫儿子去了。”行者道：“兄弟们跟我来寻去。”

三人各持兵器，往后园里寻处，不见踪迹，都到那桃李树上寻遍不见。八戒道：“去了，去了。”沙僧道：“不必寻他，等我扶师父去也。”是要赶去，想是还莫看勾。弟兄们复来前面请唐僧上马。八戒道：“你们扶师父走着，等老猪一顿钯，筑倒他这房子，教他来时没处安身。”行者笑道：“筑还费力，不若寻些柴来，与他个断根罢。”好呆子！寻了些朽松破竹，干柳枯藤，木枯油尽，其根焉得不断？点上一把火，欲火近干柴，不怕不着。烘烘的都烧得干净。只怕死心不灰。师徒却才放心前进。咦！

毕竟这去，不知那怪的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礼云“男女授受不亲”，试思为何不亲？又云“男女七岁不同席”，试思又为何不同席？盖远嫌避疑，古人岂无所见而云然哉。乃以如花似玉之女，不老不少之男，却令其同房共席，两相对面，四目圆睁，男贪女爱，情投意合，人当此际，只见眼前之可喜，而已不能自持，又孰顾周公之礼，谁问伦常之道？淫奔苟合，莫不由此。此古圣之所以防微杜渐，大有深意也。不然日久情深，固结莫解，不止有伤风化，且有关性命。以视前意，又进一层，至此犹不远遣速离，势必败本委阳，及至木枯油尽，而后叹其何久，已无及矣。凡此俱是反面，反面既透，正面一折，“远”字、“明”字之义自醒。不谓传奇之中，实寓至理名言，深藏无穷之奥妙，读者每以草草忽之，大为可惜。

尝言“耳不听，心不恼”，殊不知眼不见，心亦不动。睹此花容月貌，而情有不动者，盖鲜矣。于是勾魂摄魄，垂涎朵颐，此盘丝之洞所因而来也。

男女最多情，情多不易绝。如油着蜜和，似胶又加漆。惟此点点情，日夜无休歇。生则原同衾，死亦心不灭。或生连理枝，或化双蝴蝶。司马理琴心，诸儿戒分别。尾生期桥下，妙嫦待明月。楚成掳二甥，卫宜纳子媳。色胆大如天，痴情坚似铁。不顾周公礼，谁问萧何律？所以古人心，条条要细析。叔嫂不相援，兄妹不同席。女大不中留，男大须防密。骨肉且如此，何况亲与戚。非是好分区，古礼原严肃。人能守此言，便得齐家诀。

蔡注浅近，所蔽所该甚广，原非指定七情女色。作文引及七情女色者，不过为挑贴题中“惟”字、“视”字，易于着力耳。若以此遂谓已尽题面之意则误矣。

[1] 关关风：观看风景。

[2] 乔林：乔木丛林。

[3] 绞裆：即交裆。裤裆。

[4] 赚（lián）：小腿。

[5] 湔（sùn）：喷。

[6] 此段韵语中的拿头、张泛、出墙花、大过海、一团泥、急对拐等，都是历代蹴鞠踢法的名称。

[7] 蹴鞠：即前文的踢气球。

[8] 远岫：远处的峰峦。此处形容女子眉毛。

[9] 滑圪（gǔ） 蘸（jī）：形容滑溜。

[10] 瞒天：漫天。

[11] 脩（xiāo）脩：形容众多昆虫疾飞的样子。

[12] （sōng）：鸟名。

第七十三回

情因旧恨生灾毒 心主遭迷幸破光

夫人何以感于情，情又何以通于目？惟借视以为之援引耳。始而停立，既而久看，以如花似玉之美貌，竟当此如狼似虎之饿眼，目不转睛，以喂一饱，此所以有多目怪，此所以为百眼魔也。人自着此魔，则左右顾盼，前后撞磕，总不能出此之外，是以睹于盘丝洞者，复又赶于黄花观，非是我缘情而至，正见怪由目而作也。

“情欲”二字，无分老少，不论男女，除非没见，不然入土方休。可见为人生之所难断，而不能泯绝者。或谓圣人可无虑此，观柳下惠之坐怀不乱，岂非一明验？夫柳下之坐怀，乃时之偶然耳，且其人其事，又当别论。若执此言，遂谓圣人无情，予亦不敢妄道。但揆之文王，不知百子从何而来？举座不觉大笑。

何谓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也。写女妖之欢笑相迎一段是喜，中毒一段是怒，身穿重孝一段是哀，慌了手脚一段是惧，看得久了一段是爱，忌见阴人一段是恶，濯垢泉一段是欲。反正起落，却俱按七情写出个“惟”字，尤为奇绝。

盘丝洞原本于百眼魔，百眼魔实又成于盘丝洞。盖目益多情益深，情益深则目愈多。在内为盘丝洞，在外为百眼魔，此二者之所以表里为妖也。故写三藏处正是写百眼魔，写百眼魔处正是写唐三藏。此原是借题写意，现身说法，若认作为二则误矣。

目之司视，似亦平平，无甚紧要；一经道破，实有人伦风化之所以关，生死性命之所由系。讲得利害，方见言之痛切，而知古圣先王之垂训，实有至意也。

盘丝紧贴“惟”字，百眼正写“视”字，昂日以言其“明”，古书正见其远。濯垢泉是形容出个浅近，盘丝洞实画出个所蔽，直将圣经蔡注逐字分清，并无半点蒙混，方见此书之奇妙。

话说孙大圣扶持着唐僧，与八戒、沙僧奔上大路，一直西来。此是

王郎追舟，切莫认作秋江送别。不半晌，忽见一处楼阁重重，宫殿巍巍。唐僧勒马道：“徒弟，你看那是个甚么去处？”行者举头观看，但见：

山环楼阁，溪绕亭台。门前杂树密森森，宅外野花香艳艳。柳间栖白鹭，浑如烟里玉无瑕；桃内啭黄莺，却是火中金有色。双双野鹿，忘情闲踏绿莎茵；对对山禽，飞语高枝红树杪。真如刘阮天台洞^[1]，不亚神仙阆苑家^[2]。

行者报道：“师父，那所在，也不是王侯第宅，也不是豪富人家，却像一个庵观寺院，到那里方知端的。”三藏闻言，加鞭促马。师徒们来至门前观看，门上嵌着一块石板，上有“黄花观”三字。黄花女儿七八，前看不足，赶此又来观也。三藏下马，八戒道：“黄花观三字是为下章伏案。乃道士之家，我们进去会他一会也好，他与我们衣冠虽别，修行一般。”沙僧道：“说得是。一则进去看看景致，二来也当撒货头口^[3]，看方便处，安排些斋饭与师父吃。”

长老依言，四众共入。但见二门上有一对春联：

黄芽白雪神仙府，瑶草琪花羽士家。

行者笑道：“这个是烧茅炼药，弄炉火，提罐子的道士。”三藏捻他一把道：“谨言，谨言。我们不与他相识，又不认亲，左右暂时一会，管他怎的？”说不了，进了二门，只见那正殿谨闭，东廊下坐着一个道士，在那里丸药。定是眼药。你看他怎生打扮：

戴一顶红艳艳钺金冠，穿一领黑溜溜乌皂服，踏一双绿阵阵云头履，系一条黄拂拂吕公绦。面如瓜铁，目若朗星。又毒似和尚。准头高大类回回，唇口翻张如鞞鞞。道心一片隐轰雷，伏虎降龙真羽士。

三藏见了，厉声高叫道：“老神仙，贫僧问讯了。”那道士猛抬头，一见心惊，丢了手中之药，按簪儿，整衣服，降阶迎接道：“老师父，失迎了。请里面坐。”长老欢喜，上殿推开门，见有三清圣像，清乃明也，可惜其门已闭。供桌有炉有香，即拈香注炉，礼拜三匝，方与道士行礼，遂至客位中，同徒弟们坐下。急唤仙童看茶，尝言闲茶，又说闲情。故茶房点“情”字，酒肆贴“色”字。当有两个小童，即入里边寻茶盘，洗茶盏，擦茶匙，办茶果，忙忙的乱走，早惊动那几个冤家。

原来那盘丝洞七个女怪，与这道士同堂学艺。同堂共面，再无别见，写“视”字尤奇。自从穿了旧衣，唤出儿子，竟来此处。偏他要往眼里钻，可怪。正在后面裁剪衣服，忽见那童子看茶，便问道：“童儿，有甚客来了，这般忙冗？”仙童道：“适间有四个和尚进来，师父教来看茶。”女怪道：“可有个白胖和尚？”道：“有。”又问：“可有个长嘴大耳躲的？”道：“有。”女怪道：“你快去递了茶，对你师父丢个眼色，着他进来，我有要紧的话说。”果然那仙童将五杯茶拿出去。道士敛衣，双手拿一杯递与三藏，然后与八戒、沙僧、行者。茶罢收钟，小童丢个眼色，那道士就欠身道：“列位请坐。”教：“童儿，放了茶盘陪侍，等我出去就来。”此时长老与徒弟们并一个小童出殿上观玩。不题。

却说道士走进方丈中，只见七个女子齐齐跪倒，【侧批】甚妹妹拜哥哥。叫：“师兄，师兄，听小妹子一言。”道士用手搀起，道：“你们早间来时，要与我说甚么话，可的今日丸药，这枝药忌见阴人，眼原见不得妇女，况其尤者。所以不曾答你。如今又有客在外面，有话且慢慢说罢。”众怪道：“告禀师兄，这桩事专为客来，方敢告诉；若客去了，纵说也没用了。”道士笑道：“你看贤妹说话，怎么专为客来才说？却不疯了？且莫说我是个清静修仙之辈，定修个长眉大仙。就是个俗人家，有妻子老小家务事，也等客去了再处，怎么这等不贤，替我装幌子哩。且让我出去！”众怪又一齐扯住道：“师兄息怒。我问你，前边那客是那方来的？”道士唾着脸，此视更为不远。不答应。

众怪道：“方才小童进来取茶，我闻得他说是四个和尚。”道士作怒道：“和尚便怎么？”众怪道：“四个和尚，内有一个白面胖的，有一个长嘴大耳的，师兄可曾问他是那里来的？”道士道：“内中有这两个，你怎么知道？想是在那里见他来？”

女子道：“师兄原不知这个委曲。那和尚乃唐朝差往西天取经去的，今早到我洞里化斋，委是妹子们闻得唐僧之名，将他拿了。”道士道：“你拿他怎的？”女子道：“我们久闻人说，唐僧乃十世修行的真体，有人吃他一块肉，延寿长生，故此拿了他。后被那个长嘴大耳躲的和尚把我们拦在濯垢泉里，先抢了衣服，后弄本事，强要同我等洗浴，也止他不住。他就跳下水，变作一个鲇鱼，在我们腿裆里钻来钻去，欲行奸骗之事，果有十分惫懒！他又跳出水去，现了本相，见我们不肯相从，谁见来可笑。他就使一柄九齿钉钯，要伤我们性命。若不是我们有些见识，几乎遭他毒手，故此战兢兢逃生。又着你愚外甥与他敌斗，不知存亡如何。我们特来投兄长，望兄长念昔日同窗之雅，噫，道士既可

同窗，和尚何妨朋友。○昨看乱谈，见刘项与虞姬拜把子，不觉大笑。与我今日做个报冤之人。”

那道士闻此言，却就恼恨，遂变了声色道：“这和尚原来这等无礼！看到好处，法且不顾，又何有于礼。此目之所以作怪也。这等惫懒！岂止和尚？不过借此说法，而和尚更甚。你们都放心，等我摆布他。”众女子谢道：“师兄如若动手，等我们都来相帮打他。”道士道：“不用打，不用打。常言道：‘一打三分低。’你们都跟我来。”

众女子相随左右。他入房内，取了梯子，转过床后，爬上屋梁，拿下一个小皮箱儿。这便是他的生药铺。那箱儿有八寸高下，一尺长短，四寸宽窄，上有一把小铜锁儿锁住。即于袖中拿出一方鹅黄绫汗巾儿来，汗巾须上系着一把小钥匙儿，开了锁，取出一包儿药来。此药乃是：

山中百鸟粪，扫积上千斤。是用铜锅煮，煎熬火候匀。千斤熬一杓，一杓炼三分。三分还要炒，再煅再重薰。制成此毒药，贵似宝和珍。如若尝他味，入口见阎君。淫妇痴情，甚是药毒，此目之所以为害也。

道士对七个女子道：“妹妹，我这宝贝，若与凡人吃，只消一厘，入腹就死；若与神仙吃，也只消三厘就绝。又毒似砒霜。这些和尚只怕也有些道行，须得三厘。快取等子来^[4]。”内一女子急拿了一把等子道：“称出一分二厘，分作四分。”却拿了十二个红枣儿，将枣掐破些儿，搥上一厘，人只见此中之甜，再不悟此中之苦，可叹。分在四只茶钟内，又将两个黑枣儿做一只茶钟，着一个托盘安了。对众女说：“等我去问他。不是唐朝的便罢，若是唐朝来的，就教换茶，你却将此茶令童儿拿出。但吃了，个个身亡，就与你报了此仇，解了烦恼也。”七女感激不尽。

那道士换了一件衣服，虚礼谦恭，走将出去，请唐僧等又至客位坐下，道：“老师父莫怪。适间去后面分付小徒，教他们挑些青菜、萝卜，安排一顿素斋供养，所以失陪。”三藏道：“贫僧素手进拜，怎么敢劳赐斋？”道士笑云：“你我都是出家人，见山门就有三升俸粮，何言素手。敢问老师父，是何宝山？到此何干？”三藏道：“贫僧乃东土大唐驾下差往西天大雷音寺取经者。却才路过仙宫，竭诚进拜。”道士闻言，满面生春道：“老师乃忠诚大德之佛，小道不知，失于远候。恕罪，恕罪！”叫：“童儿，快去换茶来。一厢作速办斋。”那小童走将进去，众

女子招呼他来道：“这里有现成好茶，拿出去。”那童子果然将五钟茶拿出。

道士连忙双手拿一个红枣儿茶钟奉与唐僧。他见八戒身躯大，就认做大徒弟；沙僧认做二徒弟；见行者身量小，认做三徒弟；所以第四钟才奉与行者。行者眼乖，接了茶钟，早已见盘子里那茶钟是两个黑枣儿。他道：“先生，我与你穿换一杯。”道士笑道：“不瞒长老说，山野中贫道士，茶果一时不备，才然后在后面亲自寻果子，止有这十二个红枣，做四钟茶奉敬。小道又不可空陪，所以将两个下色枣儿，作一杯奉陪。此乃贫道恭敬之意也。”行者笑道：“说那里话？古人云：‘在家不是贫，路贫贫杀人。’你是住家儿的，何以言贫？像我们这行脚僧，才是真贫哩。我和你换换！我和你换换！”三藏闻言道：“悟空，这仙长实乃爱客之意。你吃了罢，换怎的？”行者无奈，将左手接了，右手盖住，看着他们。

却说那八戒，一则饥，二则渴，原来是食肠大大的，原是渴驴，今又变作饿鬼，所以再无有不吃者。见那钟子里有三个红枣儿，拿起来咽的都咽在肚里，师父也吃了，沙僧也吃了。一霎时，只见八戒脸上变色，沙僧满眼流泪，唐僧口中吐沫。他们都坐不住，晕倒在地。情思昏昏眼倦开，梦魂已入楚阳台。非惟不能视西天之远，亦并不睹目前之近矣。

这大圣情知是毒，将茶钟手举起来，望道士劈面一掼。道士将袍袖隔起，“啗”的一声，把个钟子跌得粉碎。道士怒道：“你这和尚，十分村卤！怎么把我钟子碎了？”行者骂道：“你这畜生！你看我那三个人是怎么说！人如五鼓含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缠绵不已，真有性命之忧。此非礼之视，所以必戒也。我与你有些相干，你却将毒药茶药倒我的人？”想是看的发昏。道士道：“你这个村畜生！闯下祸来，你岂不知？”行者道：“我们才进你门，方叙了坐次，道及乡贯，又不曾有个高言⁵，那里闯下甚祸？”道士道：“你可曾在盘丝洞化斋么？你可曾在濯垢泉洗澡么？”行者道：“濯垢泉乃七个女怪。你既说出这话，必定与他苟合，必然之情，一定之理，不然岂徒看哩。必定也是妖精。不要走，吃我一棒！”

好大圣！去耳躲里摸出金箍棒，幌一幌，碗来粗细，望道士劈脸打来。那道士急转身躲过，取一口宝剑来迎。他两个厮骂厮打，早惊动那里边的女怪。他七个一拥出来，叫道：“师兄，且莫劳心，待小妹子拿他。”行者见了，越生嗔怒，此时还见不得，可知一见留情之妙。双手

轮铁棒，丢开解数，滚将进去乱打。只见那七个厂开怀，腆着雪白肚子，脐孔中作出法来，【侧批】肚皮上的本事，罕见。骨都都丝绳乱冒，搭起一个天篷，把行者盖在底下。又不能出诸其外，所谓藕断丝不断，其情不能以己乎。

行者见事不谐，即变身，念声咒语，打个觔斗，“扑”的撞破天篷走了。只怕其心还在。忍着性，气淤淤的立在空中看处，见那怪丝绳幌亮，穿穿道道，却是穿梭的经纬，顷刻间，把黄花观的楼台殿阁都遮得无影无形。行者道：“利害！利害！早是不曾着他手。怪道猪八戒跌了若干！似这般怎生是好？我师父与师弟却又中了毒药。这伙怪合意同心，触目动情，此思之所以不能已也。却不知是个甚来历。待我还去问那土地神也。”

好大圣！按落云头，捻着诀，念声“唵”字真言，把个土地老儿又拘来了，战兢兢跪下路傍，叩头道：“大圣，你去救你师父的，为何又转来也？”行者道：“早间救了师父，前去不远，遇一座黄花观。我与师父等进去看看，那观主迎接。才叙话间，被他把毒药茶药倒我师父等。我幸不曾吃茶，若不去看，此灾何自而作。使棒就打。他却说出盘丝洞化斋、濯垢泉洗澡之事，我就知那厮是怪。才举手相敌，只见那七个女子跑出，吐放丝绳，老孙亏有见识走了。我想你在此间为神，定知他的来历。是个甚么妖精？老实说来，免打。”土地叩头道：“那妖精到此住不上十年。小神自三年前检点之后，方见他的本相，乃是七个蜘蛛精。情本最痴，故云蜘蛛。他吐那些丝绳，乃是蛛丝。”行者闻言，十分欢喜道：“据你说，却是小可。既这般，你回去，等我作法降他也。”那土地叩头而去。

行者却到黄花观外，将尾耙上毛拔下七十根，吹口仙气，叫“变”！即变做七十个小行者。照下小人。又将金箍棒吹口仙气，叫“变”！即变做七十个双角叉儿棒，每一个小行者与他一根，他自家使一根，站在外边，将叉儿搅那丝绳，照下徽幸天然，绝妙。一齐着力，打个号子，把那丝绳都搅断，各搅了有十馀斤，里面拖出七个蜘蛛，足有巴斗大的身躯，一个个攒着手脚，索着头，只叫：“饶命！饶命！”此时七十个小行者按住七个蜘蛛，那里肯放。行者道：“且不要打他，只教还我师父、师弟来。”那怪厉声高叫道：“师兄，还他唐僧，救我命也。”那道士从里边跑出道：“妹妹，我要吃唐僧哩，救不得你了。”一点情思千点泪，谁怜妹妹送哥哥。○死亦不顾，此目之所以为害也。行者闻言大怒道：“你既还不还我师父，且看你妹妹的样子！”好大圣！把叉儿棒幌一

幌，复了一根铁棒，双手举起，把七个蜘蛛精尽情打烂，目无所蔽，笔机一转。却又将尾耙摇了两摇，收了毫毛，单身轮棒，赶入里边来打道士。

那道士见他打死了师妹，心甚不忍，即发狠举剑来迎。这一场，各怀忿怒，一个个大展神通。这一场好杀：

妖精轮宝剑，大圣举金箍。都为唐朝三藏，先教七女呜呼。如今大展经纶手，施威弄法逞金吾。大圣神光壮，妖仙胆气粗。浑身解数如花锦，双手腾那似辘轳。乒乓剑棒响，惨淡野云浮。劓言语，使机谋，一来一往如画图。杀得风响沙飞狼虎怕，天昏地暗斗星无。

那道士与大圣战经五六十合，渐觉手软，一时间松了觔节，便解开衣带，忽辣的响一声，脱了皂袍。行者笑道：“我儿子，打不过人就脱剥了，也是不能勾的。”原来这道士剥了衣裳，把手一齐抬起，只见那两肋下有一千只眼，眼中迸放金光，说者病其太多，视者还嫌太少。十分利害：

森森黄雾，艳艳金光。森森黄雾，两边肋下似喷云；艳艳金光，千只眼中如放火。左右却如金桶，东西犹似铜钟。此乃妖仙施法力，道士显神通。幌眼迷天遮日月，罩人爆燥气朦胧。把个齐天孙大圣，困在金光黄雾中。

行者慌了手脚，只在那金光影里乱转，形容“视”字，妙不可言。向前不能举步，退后不能动脚，却便似在个桶里转的一般。无奈又爆燥不过，他急了，往上着实一跳，却撞破金光，“扑”的跌了一个倒栽葱，觉道撞的头疼，急伸手摸摸，把顶梁皮都撞软了。自家心焦道：“晦气，晦气。这颗头今日也不济了。常时刀砍斧剁，莫能伤损，却怎么被这金光撞软了皮肉？自然看得要软瘫。久以后定要贡脓^[6]，纵然好了，也是个破伤风。”一会家爆燥难禁，却又自家计较道：“前去不得，后退不得，左行不得，右行不得，为下行险伏线。往上又撞不得，却怎么好？往下走他娘罢！”

好大圣！念个咒语，摇身一变，变做个穿山甲，又名（鳞）〔鲮〕鲤鳞，真个是：

四只铁爪，钻山碎石如搥粉；满身鳞甲，破岭穿岩似切葱。两眼光明，好便似双星幌亮；一嘴尖利，胜强似钢钻金锥。药中有性穿山甲，

俗语呼为（鳞）〔鲮〕鲤鳞。

你看他硬着头，往地下一钻，除死方休。就钻了有二十馀里，方才出头。原来那金光只罩得十馀里。出来现了本相，力软筋麻，浑身疼痛，止不住眼中流泪，忽失声叫道：“师父呵！

当年秉教出山中，共往西来苦用工。大海洪波无恐惧，阳沟之内却遭风^[4]。”

美猴王正当悲切，忽听得山背后有人啼哭，即欠身揩了眼泪，回头观看。但见一个妇人，身穿重孝，左手托一盏凉浆水饭，右手执几张烧纸黄钱，从那厢一步一声哭着走来。行者点头嗟叹道：“正是流泪眼逢流泪眼，断肠人遇断肠人！这一个妇人，不知所哭何事，待我问他一问。”那妇人不一时走上前来，迎着行者。行者躬身问道：“女菩萨，你哭的是甚人？”妇人噙泪道：“我丈夫因与黄花观观主买竹竿争讲，被他将毒药茶药死，也死在目上，怪不得伤情。我将这陌纸钱烧化^[8]，以报夫妇之情。”生者还想，而死者已不能再视。岂不虚度此春光，而有负洛阳之花市也。行者听言，眼中流泪。

那女子见了，作怒道：“你甚无知。我为丈夫烦恼生悲，你怎么泪眼愁眉，欺心戏我？”行者躬身道：“女菩萨息怒。我本是东土大唐钦差御弟唐三藏大徒弟孙悟空行者，竟往西天，行过黄花观歇马。那观中道士不知是个甚么妖精，他与七个蜘蛛精结为兄妹。蜘蛛精在盘丝洞要害我师父，是我与师弟八戒、沙僧救解得脱。那蜘蛛精走到他这里，背了是非，说我等有欺骗之意。不然目之何为。道士将毒药茶药倒我师父、师弟共三人，此时不能明远，而亦并不得视近，可哀。连马四口，陷在他观里。惟我不曾吃他茶，将茶钟攒碎，他就与我相打。正嚷时，那七个蜘蛛精跑出来，吐放丝绳，将我网住，是我使法力走脱。问及土地，说他本相，我却又使分身法搅断丝绳，拖出妖来，一顿棒打死。这道士即与他报仇，举宝剑与我相斗，斗经六十回合，他败了阵，随脱了衣裳，两胁下放出千只眼，有万道金光，把我罩定。所以进退两难，才变做一个（鳞）〔鲮〕鲤鳞，从地下钻出来。只怕是又转生。○反面已透，以下俱是转。正自悲切，忽听得你哭，故此相问。因见你为丈夫，有此纸钱报答，我师父丧身，更无一物相酬，所以自怨自悲。岂敢相戏。”

那妇女放下水饭纸钱，对行者陪礼道：“莫怪，莫怪。我不知你是被难者。才据你说将起来，你不认得那道士。他本是个百眼魔君，好对

广目天王。又唤做多目怪。就是位看妇女的祖师。你既然有此变化，脱得金光，战得许久，必定有大神通，却只是还近不得那厮。我教你去请一位圣贤，他能破得金光，降得道士。”行者闻言，连忙唱喏道：“女菩萨知此来历，烦为指教指教。果是那位圣贤，我去请来，救我师父之难，就报你丈夫之仇。”妇人道：“我就说出来，你去请他，降了道士，只可报仇而已，恐不能救你师父。”行者道：“怎不能救？”妇人道：“那厮毒药最狠，药倒人，三日之间，骨髓俱烂。不烂亦枯，所谓痴情入骨也。你此往回，恐迟了，故不能救。”行者道：“我会走路，凭他多远，只消半日。”女子道：“你既会走路，听我说：此处到那里，有千里之遥。转正“远”字。那厢有一座山，名唤紫云山，山中有个千花洞，此转“视”字。洞中有位圣贤，唤做毗蓝婆。他能降得此怪。”行者道：“那山坐落何方，却从何方去？”女子用手指定道：“那直南上便是。”

行者回头看时，那女子早不见了。行者慌忙礼拜道：“是那位菩萨？原来是位菩萨，怪不得其夫亦死在观上。我弟子钻昏了，不能相识，千乞留名，好谢。”只见那半空中叫道：“大圣，是我。”行者急抬头看处，原是黎山老姆。又不止九十三岁。○似此年老，无怪没人视，其实亦无可视矣。○回照二十三回。赶至空中谢道：“老姆从何来指教我也？”老姆道：“我才自龙华会上回来，见你师父有难，假做孝妇，借夫丧之名，免他一死。人犹只要菩萨，再不要此老丑，则逊诸葛公远矣。你快去请他。”

行者谢了。辞别，把觔斗云一纵，随到紫云山上。按定云头，就见那千花洞，那洞外：

青松遮胜境，翠柏绕仙居。绿柳盈山道，奇花满涧渠。香兰围石屋，芳草映岩嵎。流水连溪碧，云封古树虚。野禽声聒聒，幽鹿步徐徐。修竹枝枝秀，红梅叶叶舒。寒鸦栖古树，春鸟噪高樗。夏麦盈田广，秋禾遍地馀。四时无叶落，八节有花如。每生瑞霭连霄汉，常放祥云接太虚。

这大圣喜喜欢欢走将进去，一程一节，看不尽无边的景致，直入里面，更没个人见，静静悄悄的，鸡犬之声也无。心中暗道：“这圣贤想是不在家了。”又进数里看时，见一个女道姑坐在榻上，杜门不出，虽有千花，何自而为彼所蔽。○为惟明一转。你看他怎生模样：

头戴五花纳锦帽，身穿一领织金袍。脚踏云尖凤头履，腰系攒丝双穗绦。面似秋容霜后老，声如春燕社前娇。腹中久谙三乘法，心上常修

四谛饶⁹。悟出空空真正果，炼成了了自逍遥。正是千花洞里佛，毗蓝菩萨姓名高。

行者止不住脚，近前叫道：“毗蓝婆菩萨，问讯了。”那菩萨即下榻合掌回礼道：“大圣，失迎了。你从那里来的？”行者道：“你怎么就认得我是大圣？”毗蓝婆道：“你当年大闹天宫时，普地里传了你的名头，人的名儿，为下一吊。谁人不知，那个不识！”行者道：“正是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像我如今皈正佛门，你就不晓的了。”毗蓝道：“几时皈正？恭喜，恭喜！”行者道：“近能脱命，保师父唐僧上西天取经，师父遇黄花观道士将毒药茶药倒。我与那厮赌斗，他就放金光罩住我，是我使神通走脱了。闻菩萨能灭他的金光，特来拜请。”菩萨道：“是谁与你说的？我自赴了盂兰会，到今三百余年，不曾出门。我隐姓埋名，更无人得知，你却怎么知道？”行者道：“我是个地里鬼，才从土里出来者。不管那里，自家都会访着。”毗蓝道：“也罢，也罢。我本当不去，奈蒙大圣下临，不可灭了求经之善，我和你去来。”

行者称谢了，道：“我忒无知，擅自催促，但不知曾带甚么兵器？”菩萨道：“我有个绣花针儿，能破那厮。”有人看他，就是一针。行者忍不住道：“老姆误了我。早知是绣花针，不须劳你，就问老孙要一担，也是有的。”毗蓝道：“你那绣花针，无非是钢铁金针，用不得。我这宝贝，非钢非铁非金，乃我小儿日眼里炼成的。”非是妇女手内果有太阳神针，能射人之目；正见人之目有如太阳神针，紧紧射定妇女。而此外一无所见，有如无目者也。行者道：“令郎是谁？”毗蓝道：“小儿乃昴日星官。”日丽中天，无方不照，一笔转正题面。行者惊骇不已。早望见金光艳艳，即回向毗蓝道：“金光处便是黄花观也。”毗蓝随于衣领里取出一个绣花针，似眉毛粗细，有五六分长短，拈在手，望空抛去，少时间，响一声，破了金光。视远者自不视近，虽有百眼，亦无所用矣。行者喜道：“菩萨，妙哉，妙哉！寻针，寻针！”毗蓝托在手掌内道：“这不是？”

行者却同按下云头，走入观里。只见那道士合了眼，不能举步。行者骂道：“你这泼怪！妆瞎子哩！”人到无目，只想看见，写惟明绝妙。耳躲里取出棒来就打。毗蓝扯住道：“大圣莫打。且看你师父去。”行者竟至后面客位里看时，他三人都睡在地上，吐痰吐沫哩。奇病。○不缠到此际不休。行者垂泪道：“却怎么好？却怎么好？”毗蓝道：“大圣莫悲。也是我今日出门一场，索性积个阴德。我这里有毒解丹，非明没救。送你三丸。”行者转身拜求。那菩萨袖中取出一个破纸包儿，内将

三粒红丸子递与行者，教放入口里。行者把药，扳开他的牙关，每人搥了一丸。须臾，药味入腹，便就一齐呕哕，遂吐出毒味，得了性命。方才无目，便自复生，绝妙养生之（决）〔诀〕。那八戒先爬起道：“闷杀我也！”三藏、沙僧俱醒了道：“好晕也！”行者道：“你们那茶里中了毒了。亏这毗蓝菩萨答救，快都来拜谢。”三藏欠身整衣谢了。

八戒道：“师兄，那道士在那里？等我问他一问，为何这般害我？”目何能害人，大抵还是人自害。行者把蜘蛛精上项事说了一遍。八戒发狠道：“这厮既与蜘蛛为姊妹，定是妖精。”行者指道：“他在那殿外立定，妆瞎子哩。”八戒拿钯就筑，又被毗蓝止住道：“天蓬息怒。大圣知我洞里无人，待我收他去看守门户也。”与昴日看门户，则明而且远；虽有千花，量不为此所蔽矣。行者道：“感蒙大德，岂不奉承！但只是教他现本像，我们看看。”毗蓝道：“容易。”即上前用手一指，那道士“扑”的倒在尘埃，现了原身，乃是一条七尺长短的大蜈蚣精。飞墙走壁，为下行险一挑。毗蓝使小指头挑起，驾祥云，竟转千花洞去。八戒打仰道：“这妈妈儿却也利害，怎么就降这般恶物？”行者笑道：“我问他有甚兵器破他金光，他道有个绣花针儿，此针自任，实难普度。○与前刺针线相应。是他儿子在日眼里炼的。及问他令郎是谁，他道是昴日星官。我想昴日星是只公鸡，声即名也，是趋下意。这老妈妈必定是个母鸡。鸡最能降蜈蚣，所以能收伏也。”三藏闻言，顶礼不尽。教：“徒弟们，收拾去罢。”那沙僧即在里面寻了些米粮，安排了些斋，俱饱餐一顿，牵马挑担，请师父出门。行者从他厨中放了一把火，把一座观霎时烧得煨烬，【侧批】与君一把火，烧尽千思万虑心。却拽步长行。打到“行”字，已落下传。正是：

唐僧得命感毗蓝，了性消除多目怪。

毕竟向前去还有甚么事体，且听下回分解。

视远惟明是题面，皆因目前之色欲所蔽，以致视有不明，亦并不远，此是一反。必如日照万国，远及周天，其视明而且远，自不为此浅近之所蔽。此情思之所以断，而金光之所以破也。如此转正，天然奇绝。

情本心苗上发端，未动不可强，已发不能制。如必谓有人无情，则见色必不喜，临丧必不哀，少艾必不爱，美恶不分，好恶泯绝，势必如木如泥而后可，尚得谓之为人乎？所以《西厢》道的好，“世间草木似无情，犹有相兼并，况这生后生怎免这相思病”，见的到，说的彻，真

乃通情入理之妙论。

此章两回，实分四大节：看三藏化斋一段是起，八戒忘形一段是承，打死蜘蛛一段是转，千花洞一段是合。起承转合，写出文章之奇；反正曲折，画出书理之妙。人情世事，合而不背，方见此作之不群也。

火乃明也。前以明媚起，尾以火光结。此乃“明”字之章法。

[1] 刘阮天台洞：指神仙居处。相传东汉永平年间，刘晨和阮肇至天台山采药迷路，遇二仙女，蹉跎半年始归。时已入晋，子孙已过七代。后复入天台山寻访，旧踪渺然。

[2] 阆苑：阆风之苑，传说中仙人的住处。

[3] 撒货：亦作“撒和”，指用饮食招待旅客或所驱使的骡马。头口：骡马等大型牲畜。

[4] 等子：即戥子，小秤。

[5] 高言：争吵，大声说话。

[6] 贡脓：化脓。

[7] 阳沟：在地表的排水沟。

[8] 陌纸钱：即纸钱。

[9] 四谛：即四圣谛。佛教以苦、集、灭、道为四圣谛。

第七十四回

长庚传报魔头狠 行者施为变化能

“行险以徼幸。”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是名亦人生之所当有而不可无者也。然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修其天爵，而人爵自在，苟不修其天爵，妄求人爵，第恐人爵不可必，而徒自弃其天爵也，则亦终为小人而已矣。

视远惟明之后，何以忽接此题。盖君子高明远见，则自不屑行，不肯行，亦并不能行。小人原无甚高明远见，只图目前之荣华，便不顾本来之面貌。此行险徼幸，所因而来也。

情欲原因总一般，有情有欲自如然。沙门修炼纷纷士，断欲忘情即是禅。

须着意，要心坚，一尘不染月当天。行功进步休教错，行满功完大觉仙。

话表三藏师徒们打开欲网，跳出情牢，只挽上意，便已照定结尾，埋伏下传矣。放马西行，先扣“行”字，便扼其要。走不多时，又是夏尽秋初，紧承黄花观，与雪夜有别。新凉透体，但见那：

急雨收残暑，梧桐一叶惊。萤飞莎径晚，蛩语月华明^[1]。黄葵开映露，红蓼遍沙汀。蒲柳先零落^[2]，寒蝉应律鸣^[3]。

三藏正然行处，忽见一座高山，峰插碧空，真个是摩星碍日。长老心中害怕，叫悟空道：“你看前面这山，十分高耸，但不知有路通行否？”行者笑道：“师父说那里话。自古道：‘山高自有客行路，水深自有渡船人。’只写山高水深，其行之险可知。岂无通达之理？可放心前去。”长老闻言，喜笑花生，喜其有路可通也，是笼徼幸，阴阳瓶已伏此句。扬鞭策马而进，径上高岩。

行不数里，见一老者，鬓蓬松，白发飘搔；须稀朗，银丝摆动。项挂一串数珠子，手持拐杖现龙头。远远的立在那山坡上，高呼：“西进的长老，且暂住骅骝，紧兜玉勒。这山上有一伙妖魔，吃尽了阎浮世上人，不可前进！”既有数在，妄求何益？是为行险者一针。三藏闻言，大惊失色，一是马的足下不平，二是坐个雕鞍不稳，“扑”的跌下马来，挣挫不动，睡在草里哼哩。行者近前搀起道：“莫怕，莫怕！有我哩。你等我去问他。”三藏道：“你的相貌丑陋，言语粗俗，怕冲撞了他，问不出个实信。”行者笑道：“我变个俊些儿的去问他。”三藏道：“你是变了我看。”

好大圣！捻着诀，摇身一变，变做个干干净净的小和尚儿，冲幼无知，写小人绝妙。真个是目秀眉清，便留得傲幸地步。头圆脸正，行动有斯文之气象，是个白衣秀士。开口无俗类之言辞。抖一抖锦衣直裰，拽步上前，向唐僧道：“师父，我可变得好么？”三藏见了大喜道：“变得好！”八戒道：“怎么不好！只是把我们都比下去了。老猪就滚上二三年，也变不得这等俊俏。”这种样子，老呆如何学得来？好大圣！躲离了他们，竟直近前，对那老者躬身道：“老公公，贫僧问讯了。”那老儿见他生得俊雅，年少身轻，待答不答的，还了他个礼，用手摸着他头儿，笑嘻嘻问道：“小和尚，你是那里来的？”行者道：“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特上西天拜佛求经。适到此间，闻得公公报道有妖怪，我师父胆小怕惧，着我来问一声，端的是甚妖精，他敢这般短路^[4]。烦公公细说与我知之，我好把他贬解起身^[5]。”那老儿笑道：“你这小和尚年幼不知好歹，言不帮衬。那妖魔神通广大得紧，怎敢就说贬解他起身？”行者笑道：“据你之言，似有护他之意，必定与他有亲，或是紧邻契友，不然，怎么长他的威智，兴他的节概^[6]，不肯倾心吐胆？不瞒你说，我小和尚有七十二副嘴脸哩。”失尽本来，正与结尾相应。那公公不识窍，只管问他，他就把脸抹一抹，即现出本像，咨牙俅嘴，两股通红，腰间系一条虎皮裙，手里执一根金箍棒，立在石崖之下，就像个活雷公。妙写小人，其形如画。那老者见了，吓得面容失色，问他个来历。公公点头笑道：“这和尚到会弄嘴。想是跟你师父游方，到处儿学些法术，或者会驱缚魍魉，与人家镇宅除邪。你不曾撞见十分狠怪哩。”行者道：“怎的狠？”公公道：“那妖精一封书到灵山，五百阿罗都来迎接；一纸简上天宫，十一大曜个个相钦。四海龙曾与他为友，八洞仙常与他作会。十地阎君以兄弟相称，社令城隍以宾朋相爱。”

大圣闻言，忍不住呵呵大笑，用手扯着老者道：“不要说，不要说！那妖精与我后生小厮为兄弟、朋友，也不见十分高作。若知是我小

和尚来呵，他连夜就搬起身去了。”公公道：“你这小和尚胡说！不当人子！那个神圣，是你的后生小厮？”行者笑道：“实不瞒你说，我小和尚祖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姓孙，名悟空。当年也曾做过妖精，干过大事。曾因会众魔，多饮了几杯酒睡着，梦中见二人将批勾我去到阴司，一时怒发，将金箍棒打伤鬼判，誑倒阎王，几乎掀翻了森罗殿。吓得那掌案的判官拿纸，十阎王金名画字^[4]，教我饶他打，情愿与我做后生小厮。”那公公闻说道：“阿弥陀佛！这和尚说了这过头话，莫想再长得大了。”翻弄小人，极得其妙。行者道：“官儿，似我这般大也勾了。”公公道：“你年几岁了？”行者道：“你猜猜看。”老者道：“有七八岁罢了。”妙，是个小人。行者笑道：“有一万个七八岁。我把旧嘴脸拿出来你看看，你即莫怪。”公公道：“怎么又有个嘴脸？”皆因徼幸，是以须眉屡易。行者道：“我小和尚果有七十二副嘴脸。”

公公初然不信。行者即时现出七十二样嘴脸。曲尽行险，极得“以”字之妙。而下章多心寡欲，已于此反照。【侧批】这俱是出山相，照后如来。那老者见了，吓得面无血色，腿脚酸麻，站不稳，扑的一跌；爬起来，又一个踉跄。大圣上前道：“老官儿，不要虚惊。我等面恶人善，莫怕，莫怕！适间蒙你好意，报有妖魔，委的有多少怪，一发累你说说，我好谢你。”那老儿战战兢兢，口不能言，又推耳聋，一句不应。

行者见他不言，即抽身回坡。长老道：“悟空，你来了。所问如何？”行者笑道：“不打紧，不打紧。西天有便有个把妖精儿，只是这里人胆小，把他放在心上。没事，没事，有我哩！”长老道：“你可曾问他此处是甚么山，甚么洞，有多少妖怪？那条路通得雷音？”八戒道：“师父，莫怪我说。若论赌变化，使促掐，捉弄人，我们三五个也不如师兄；若论老实相，师兄就摆一队伍，也不如我。”唐僧道：“正是，正是。你还老实。”八戒道：“他不知怎么钻过头不顾尾的，是行险的通病。问了两声，不尴不尬的就跑回来了。等老猪去问他个实信来。”唐僧道：“悟能，你仔细（看）〔着〕。”

好呆子！把钉钯撒在腰里，整一整皂直裰，扭扭捏捏，奔上山坡，对老者叫道：“公公，唱喏了。”那老儿见行者回去，方拄着杖挣得起来，战战兢兢的要走。忽见八戒，愈觉惊怕道：“爷爷呀！今夜做的甚么恶梦，遇着这伙恶人。为先的那和尚丑便丑，还有三分人相；这个和尚怎么这等个碓挺嘴，蒲扇耳躲，铁片脸，鬃毛颈项，一分人气儿也没有了。”若有人气，恐又不得徼幸。八戒笑道：“你这老公公，不高兴，

有些儿好褒贬人。你是怎的看我哩？我丑便丑，奈看^[8]，再停一时就俊了。”那老者见他说出人话来，只得开言问他：“你是那里来的？”八戒道：“我是唐僧第二个徒弟，法名叫做悟能八戒。才来先问的，叫做悟空行者，是我师兄。师父怪他冲撞了公公，不曾问得实信，所以特着我来拜问。此处果是甚山甚洞？洞里果是甚妖精？那里是西去大路？烦公公指示指示。”老者道：“可老实么？”八戒道：“我生平不敢有一毫虚的。”老者道：“你莫相才来的那个和尚，走花溜水的胡缠^[9]。”八戒道：“我不像他。”

公公拄着杖，对八戒说：“此山叫做八百里狮驼岭，中间有座狮驼洞，洞里有三个魔头。”八戒啐了一声：“你这老儿却也多心，三个妖魔也费心劳力的来报遭信。”公公道：“你不怕么？”八戒道：“不瞒你说，这三个妖魔，我师兄一棍就打死一个，我一钯就筑死一个，我还有个师弟，他一降妖杖又打死一个。三个都打死，我师父就过去了，有何难哉！”那老者笑道：“这和尚不知深浅。那三个魔头神通广大得紧哩！他手下小妖，南岭上有五千，北岭上有五千，东路口有一万，西路口有一万，巡哨的有四五千，把门的也有一万，烧火的无数，打柴的也无数，共计算有四万七八千。这都是有名字带牌儿的，点出“名”字，是全篇之睛。专在此吃人。”那呆子闻得此言，战兢兢跑将转来，相近唐僧，且不回话，放下钯，在那里出恭。

行者见了喝道：“你不回话，却蹲在那里怎的？”八戒道：“谎出屎来了。其险可知。如今也不消说，赶早儿各自顾命去罢。”行者道：“这个呆根！我问信偏不惊恐，你去问就这等慌张失智。”长老道：“端的何如？”八戒道：“这老儿说，此山叫做八百里狮驼山，中间有座狮驼洞。洞里有三个老妖，有四万八千小妖，专在那里吃人。我们若躡着他些山边儿，就是他口里食了，莫想去得。”三藏闻言，战兢兢，毛骨悚然，道：“悟空，如何是好？”行者笑道：“师父放心，没大事。想是这里有便有几个妖精，只是这里人胆小，把他就说出许多人，许多大，所以自惊自怪。有我哩！”八戒道：“哥哥说的是那里话？我比你不同，我问的是实，决无虚谬之言。满山满谷都是妖魔，怎生前进？”故作一折，转“行”字更醒。行者笑道：“呆子嘴脸！不要虚惊。若论满山满谷之魔，只消老孙一路棒，半夜打个罄尽。”八戒道：“不羞，不羞！莫说大话。那些妖精点卯也得七八日，怎么就打得罄尽？”行者道：“你说怎样打？”八戒道：“凭你抓倒捆倒，使定身法定倒，也没有这等快的。”行者笑道：“不用甚么抓拿捆缚。我把这棍子两头一扯，叫‘长’！就有四十丈长短；幌一幌，叫‘粗’！就有八丈围圆粗细。往山南一滚，滚杀五

千；山北一滚，滚杀五千；从东往西一滚，只怕四五万碾做肉泥烂酱！”八戒道：“哥哥，若是这等赶面打，或者二更时也都了了。”沙僧在傍笑道：“师父，有大师兄怎样神通，怕他怎的？请上马走阿。”唐僧见他们讲论手段，没奈何，只得宽心上马而走。行险矣。

正行间，不见了那报信的老者。沙僧道：“他就是妖怪，故意狐假虎威的来传报，恐唬我们哩。”行者道：“不要忙，等我去看看。”好大圣！跳上高峰，四顾无迹，急转面，见半空中有彩霞幌亮，即纵云赶上看时，乃是太白金星。走到身边，用手扯住，口口声声，只叫他的小名道：“李长庚，李长庚，你好惫懒！有甚话，当面来说便好，怎么妆做个山林之老模样混我！”金星慌忙施礼道：“大圣，报信来迟，乞勿罪，乞勿罪。这魔头果是神通广大，势要峥嵘^[10]，只看你那移变化，乖巧机谋，可便过去；如若怠慢些儿，其实难去。”人即不险，金星先已害怕。行者谢道：“感激！感激！果然此处难行，望老星上界与玉帝说声，借些天兵，帮助老孙帮助。”金星道：“有，有，有！你只口信带去，就是十万天兵，也是有的。”

大圣别了金星，按落云头，见了三藏道：“适才那个老儿，原是太白星，来与我们报信的。”长老合掌道：“徒弟快赶上他，问他那里另有个路，我们转了去罢。”行者道：“转不得。此山径过有八百里，四周围不知更有多少路哩。怎么转得？”三藏闻言，止不住眼中流泪，道：“徒弟，似此艰难，怎生拜佛？”行者道：“莫哭，莫哭，一哭便脓包行了。他这报信，必有几分虚话，只是要我们着意留心，诚所谓‘以告者过也’^[11]。妙。足见其斯文。你且下马来坐着。”八戒道：“又有甚商议？”行者道：“没甚商议。你且在这里用心保守师父，沙僧好生看守行李马匹，等老孙先上岭打听打听，看前后共有多少妖怪，拿住一个，问他个详细，教他写个执帖^[12]，开个花名，把他老老小小一一查明，分付他关了洞门，不许阻路，却请师父静静悄悄的过去，方显得老孙手段。”沙僧只教：“仔细，仔细！”行者笑道：“不消嘱咐。我这一去，就是东洋大海，也汤开路；就是铁裹银山，也撞透门。”转入行险，方是正面。

好大圣！唵哨一声，纵筋斗云，跳上高峰，拔藤负葛，平山观看，那山里静悄无人。忽失声道：“错了，错了！不该放这金星老儿去了。他原来恐唬我！这里那有个甚么妖精？他就出来跳风顽耍，必定拈枪弄棒，操演武艺，如何没有一个？”

正自家揣度，只听得山背后叮叮噹噹，辟辟剥剥，梆铃之声。声即

名也。急回头看处，原来是个小妖儿，掇着一捍令字旗^[13]，腰间悬着铃子，手里敲着梆子，从北向南而走。仔细看他，有一丈二尺的身子。是为小人一衬。行者暗笑道：“他必是个铺兵，想是送公文下报帖的。且等我去听他一听，看他说些甚话。”

好大圣！捻着诀，念个咒，摇身一变，变做个苍蝇儿，轻轻飞在他帽子上，侧耳听之。只见那小妖走上大路，敲着梆，摇着铃，口里作念道：“我等巡山的各人，要谨慎提防孙行者，他会变苍蝇。”行者闻言，暗自惊疑道：“这厮看见我了；若未看见，怎么就知我的名字？又知我会变苍蝇？”原来那小妖也不曾见他，只是那魔头不知怎么就分付他这话，却是个谣言，着他这等胡念。行者不知，反疑他看见，就要取出棒来打他。却又停住暗想道：“曾记得八戒问金星时，他说老妖三个，小妖有四万七八千名。似这小妖，再多几万，也不打紧；却不知这三个老魔有多大手段。等我问他一问，动手不迟。”

好大圣！你道他怎么去问？——跳下他的帽子来，钉在树头上，让那小妖先行几步，急转身腾那，也变做个小妖儿，照依他敲着梆，摇着铃，掇着旗，一般衣服，只是比他略长了三五寸，点染小人，各极其妙。口里也那般念着，赶上前叫道：“走路的，等我一等。”那小妖回头道：“你是那里来的？”行者笑道：“好人呀，一家人也不认得！”小妖道：“我家没你呀。”行者道：“怎的没我？你认认看。”小妖道：“面生，认不得，认不得！”行者道：“可知道面生。我是烧火的，你会得我少。”小妖摇头道：“没有，没有。我洞里就是烧火的那些兄弟，也没有这个嘴尖的。”行者暗想道：“这个嘴好的变尖了些了。”即低头把手侮着嘴揉一揉，道：“我的嘴不尖阿。”真个就不尖了。那小妖道：“你刚才是个尖嘴，怎么揉一揉就不尖了？疑惑人子，大不好认，不是我一家的。假充名色，此是一样行险。少会，少会！可疑，可疑！我那大王家法甚严，烧火的只管烧火，巡山的只管巡山，终不然教你烧火，又教你来巡山？”行者口乖，就趁过来道：“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得火好，以此相干，正讲“徼”字。就升我来巡山。”小妖道：“也罢。我们这巡山的，一班有四十名，十班共四百名，各自年貌，各自名色。大王怕我们乱了班次，不好点卯，一家与我们一个牌儿为号。你可有牌儿？”行者只见他那般打扮，那般报事，遂照他的模样变了，因不曾看见他的牌儿，所以身上没有。

好大圣！更不说没有，就满口应承道：“我怎么没牌？但只是刚才领的新牌。拿你的出来我看。”那小妖那里知这个机关，即揭起衣服，

贴身带着个金漆牌儿，穿条绒线绳儿，扯与行者看看。行者见那牌背是个“威镇诸魔”的金牌，正面有三个真字，是“小钻风”，钻即迎也，正讲“行”字。他却心中暗想道：“不消说了，但是巡山的，必有个‘风’字坠脚。”便道：“你且放下衣走过，等我拿牌儿你看。”即转身插下手，将尾耙梢儿的小毫毛拔下一根，捻他把，叫“变”！即变做个金漆牌儿，也穿上个绿绒绳儿，上书三个真字，乃“总钻风”，总是要钻，所以面孔尽失其旧。拿出来递与他看了。小妖大惊道：“我们都叫做个小钻风，偏你又叫做个甚么‘总钻风’！”行者干事找绝，说话合宜，就道：“你实不知。大王见我烧得火好，把我升个巡风；以此得进，真乃徼幸。又与我个新牌，叫做总巡风，教我管你这一班四十名兄弟也。”那妖闻言，即忙唱喏道：“长官，长官，新点出来的，实是面生。言语冲撞，莫怪。”行者还着礼笑道：“怪便不怪你。只是一件：见面钱却要哩，妙。每人拿出五两来罢。”小妖道：“长官不要忙，待我向南岭头会了我这一班的人，一总打发罢。”行者道：“既如此，我和你同去。”那小妖真个前走，大圣随后相跟。

不数里，忽见一座笔峰。何以谓之笔峰？那山头上长出一条峰来，约有四五丈高，如笔插在架上一般，好一管良中书。故以为名。行者到边前把尾耙掬一掬，跳上去，坐在峰尖儿上，叫道：“钻风！都过来！”那些小钻风在下面躬身道：“长官，伺候！”行者道：“你可知大王点我出来之故？”小妖道：“不知。”行者道：“大王要吃唐僧，只怕孙行者神通广大，说他会变化，只恐他变作小钻风来这里躡着路径打探消息，把我升作总钻风，来查勘你们这一班可有假的。”小钻风连声应道：“长官，我们俱是真的。”行者道：“你既是真的，大王有甚本事，你可晓得？”小钻风道：“我晓得。”行者道：“你晓得，快说来我听。如若说得合着我，便是真的；若说差了一些儿，便是假的，我定拿去见大王处治。”那小钻风见他坐在高处，弄獐弄智，呼呼喝喝的，没奈何，只得实说道：“我大王神通广大，本事高强，一口曾吞了十万天兵。”行者闻说，吐出一声，道：“你是假的！”小钻风慌了道：“长官老爷，我是真的。怎么说是假的？”行者道：“你既是真的，如何胡说！大王身子能有多大，一口就吞了十万天兵？”小钻风道：“长官原来不知。我大王会变化，要大能撑天堂，要小就如菜子。因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大会，邀请诸仙，他不曾具柬来请，我大王意欲争天，被玉皇差十万天兵来降我大王。是我大王变化法身，张开大口，似城门一般，用力吞将去，唬得众天兵不敢交锋，关了南天门。故此是一口曾吞十万兵。”

行者闻言，暗笑道：“若是讲手头之话，老孙也曾干过。”又应声

道：“二大王有何本事？”小钻风道：“二大王身高三丈，卧蚕眉，丹凤眼，美人身，匾担牙，鼻似蛟龙。若与人争斗，只消一鼻子卷去，就是铁背铜身，也就魂亡魄丧。”行者道：“鼻子卷人的妖精也好拿。”又应声道：“三大王也有许多手段？”小钻风道：“我三大王不是凡间之怪物，名号云程万里鹏。鹏凰飞大，心志更觉其不小。行动时，抟风运海，振北图南。随身有一件儿宝贝，唤做阴阳二气瓶，又奇似羊脂玉净瓶。假若是把人装在瓶中，一时三刻化为酱水。”更险。

行者听说，心中暗惊道：“妖魔倒也不怕，只是仔细防他瓶儿。”又应声道：“三个大王的本事，你倒也说得不错，与我知道的一般，但只是那个大王要吃唐僧哩？”小钻风道：“长官，你不知道？”行者喝道：“我比你不知些儿！因恐汝等不知底细，分付我来着实盘问你哩。”小钻风道：“我大大王与二大王久住在狮驼岭狮驼洞，三大王不在这里住，他原住处离此西下有四百里远近，那厢有座城，唤做狮驼国。已为末节伏案。他五百年前吃了这城国王及文武官僚，满城大小男女也尽被他吃了干净。因此上，夺了他的江山。如今尽是一些妖怪。不知那一年，打听得东土唐朝差一个僧人去西天取经，说那唐僧乃十世修行的好人，有人吃他一块肉，就延寿长生不老。只因怕他一个徒弟孙行者，十分利害，自家一个难为，径来此处与我这两个大王结为兄弟，合意同心，打伙儿捉那个唐僧也。”

行者闻言，心中大怒道：“这泼魔十分无礼！我保唐僧成正果，他怎么算计要吃我的人！”恨一声，咬响钢牙，掣出铁棒，跳下高峰，把棍子望小妖头上研了一研。可怜，就研得像一个肉（蛇）（陀）。自家见了，又不忍道：“咦，他倒是个好意，把些家常话儿都与我说了，我怎么却这一下子就结果了他？也罢，也罢，左右是左右。”

好大圣！只为师父阻路，没奈何干出这件事来，就把他牌儿解下，带在自家腰里，将令字旗掇在背上，腰间挂了铃，手里敲着梆子，迎风捻个诀，口里念个咒语，摇身一变，变的就像小钻风模样，冒名顶姓，此又一样行险。拽回步，竟转旧路，找寻洞府，去打探那三个老妖魔的虚实。这正是：

千般变化美猴王，万样腾那真本事。

闯入深山，依着旧路，正是走处，忽听得人喊马嘶之声，即举目观之，原来是狮驼洞口有万数小妖，排列着枪刀剑戟，旗帜旌旄。这大圣心中暗喜道：“李长庚之言真是不妄，真是不妄！”原来这摆列的有些路

数：二百五十名作一大队伍，他只见有四十名杂彩长旗迎风乱舞，就知有万名人马。却又自揣自度道：“老孙变作小钻风，这一进去，那老魔若问我巡山的话，我必随机答应。倘或一时言语差讹，认得我呵，怎生脱体？就要往外跑时，那伙把门的挡住，如何出得门去？要拿洞里妖王，必先除了门前众怪。”你道他怎么除得众怪？好大圣！想着：“那老魔不曾与我会面，就知我老孙的名头。我且倚着我的这个名头，仗着威风，说些大话，吓他一吓看，果然中土众（生）〔僧〕有缘有分，取得经回，这一去，只消我几句英雄之言，就吓退那门前若干之怪；假若众生无缘无分，取不得真经呵，就是总然说得莲花现，也除不得西方洞外精。”

心问口，口问心，思量此计，敲着梆，摇着铃，竟直闯到狮驼洞口。早被前营上小妖挡住道：“小钻风来了？”行者不应，低着头就走。走至二层营里，又被小妖扯住道：“小钻风来了？”行者道：“来了。”众妖道：“你今早巡风去，可曾撞见甚么孙行者么？”行者道：“撞见的，正在那里磨扛子哩。”众妖害怕道：“他怎么个模样？磨甚么扛子？”行者道：“他蹲在那涧边，还似个开路神，若站起来，好道有十数丈长，偏说其人不小，更妙。手里拿着一条铁棒，就似碗来粗细的一根大扛子，在那石崖上抄一把水磨一磨，口里又念着：‘扛子阿！这一向不曾拿你出来显显神通，这一去就有十万妖精，也都替我打死！等我杀了那三个魔头祭你。’他要磨得明了，先打死你门前一万精哩！”那些小妖闻得此言，一个个心惊胆战，魂散魄飞。行者又道：“列位，那唐僧的肉也不好几斤，也分不到我处，我们替他顶这个缸怎的！不如我们各自散一散罢。”众妖都道：“说得是。我们各自顾命去罢。”原来此辈都是些狼虫虎豹，走兽飞禽，“呜”的一声，都哄然而去了。这个倒不像孙大圣几句铺头话，却就如楚歌声吹散了八千兵。行者暗自喜道：“好了，吹散别人，便留得自己。老妖是死了！闻言就走，怎敢觑面相逢？这进去，还似此言方好；若说差了，才这伙小妖，有一两个倒走进去听得，却不走了风讯？”你看他：

存心来古洞，仗胆入深门。

毕竟不知见那个老魔头有甚吉凶，且听下回分解。

人生只有一副面孔，安能变的出七十有二？然而君子自难，小人自易。忽为卑污，忽为苟贱。奔竞钻迎，作出种种的奇形；趋炎赴势，变出无端的怪状。只图一时之虚名，便不顾终身之品行。一旦败露，理法交加，廉耻扫地，其辱有不可胜言者。故《孟子》云：“其妻妾不羞

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咏中书君云：“他为我干功名千难万难，他为我扫千军日战夜战。善传我心腹事，能解我口中言。才堪织锦，智走珠圆。直苦得呕心吐血，神疲力倦。我自应带月披星，你缘何囚首垢面？搏得个金榜题名，使得你发钳舌绽。我正欲置高阁，永谢洪恩，他摇头道，我于今年老躔踵，牙齿不便。”

[1] 蛩语：蟋蟀鸣叫声。

[2] 蒲柳：即水杨。一种入秋就凋零的树木。

[3] 应律：应合历象节气。

[4] 短路：拦路抢劫。

[5] 贬解：押解。

[6] 节概：志节气概。

[7] 钤（qiān）名画字：签名画押。

[8] 奈：同“耐”。

[9] 走花溜水：花言巧语。

[10] 势要：形势，模样。

[11] 以告者过也：语出《论语》，意思是，告诉你这话的人错了。

[12] 执帖：与官府签名作保的字据。

[13] 捍：同“杆”。

第七十五回

心猿钻透阴阳窍 魔王还归大道真

甘罗年早子牙迟，八字生来各有时。此乃时也，运也，命也。故孔子曰，得之不得有命，乃人不肯安命，妄求非分之想。幸而有得，固险；不幸而不得，更险。是所谓幸者未必幸，而所谓险者则诚险。然非行险无以徼幸，欲徼幸势必行险，此二者之所以相因而至也。

却说孙大圣进于洞口，两边观看。只见：

骷髅若岭，骸骨如林。人头发躡成氍毹片，人皮肉烂作泥尘。人筋缠在树上，干焦幌亮如银。真个是尸山血海，果然腥臭难闻。东边小妖将活人拿了剐肉，西下泼魔把人肉鲜煮鲜烹。若非美猴王如此英雄胆，第二个凡夫也进不得他门。

好多时，行入二层门里看时，呀！这里却比外面不同，清奇静雅，秀丽宽平。左右有瑶草仙花，前后有乔松翠竹，又行七八里远近，才到三层门。闪着身，偷着眼看处，那上面高坐三个老妖，十分狞恶。中间的那个生得：华山有云：君子小心，九里三分。其险无容再道。

凿牙锯齿，圆头方面。声吼若雷，眼光如电。仰鼻朝天，赤眉飘焰。但行处，百兽心慌；若坐下，群魔胆战。这一个是兽中王青毛狮子怪。

左手下那个生得：

凤目金睛，黄牙粗腿。长鼻银毛，看头似尾。圆额皱眉，身躯磊磊。细声如窈窕佳人，玉面似牛头恶鬼。这一个是藏齿修身多年的黄牙老象。

右手下那一个生得：

金翅鲲头，星睛豹眼。振北图南，刚强勇敢。变生翱翔，鸚笑龙惨。抟凤翻，百鸟藏头；舒利爪，诸禽丧胆。这个是云程九万的大鹏雕。

那两下列着有百十大小头目，一个个全装披挂，介冑整齐，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行者见了，心中欢喜，一些儿不怕，大踏步竟直进门，把梆铃卸下，朝上叫声：“大王。”三个老魔笑呵呵问道：“小钻风，你来了？”行者应声道：“来了。”“你去巡山，打听孙行者的下落何如？”行者道：“大王在上，我也不敢说起。”老魔道：“怎么不敢说？”行者道：“我奉大王命，敲着梆铃，正然走处，猛抬头，只看见一个人蹲在那里磨杠子，还像个开路神，若站将起来，足有十数丈长短。他就着那涧崖石上，抄一把水，磨一磨，口里又念一声，说他那杠子到此还不曾显个神通，他要磨明，就来打大王。我因此知他是孙行者，特来报知。”

那老魔闻此言，浑身是汗，唬得战呵呵的道：“兄弟，我说莫惹唐僧。他徒弟神通广大，预先作了准备，磨棍打我们，却怎生是好？”教：“小的们，把洞外大小俱叫进来，关了门，让他过去罢。”那头目中有知道的，报：“大王，门外小妖已都散了。”老魔道：“怎么都散了？想是闻得风声不好也。快早关门！快早关门！”众妖乒乒把前后门尽皆牢拴紧闭。

行者自心惊道：“这一关了门，他再问我家长里短的事，我对不来，却不弄走了风，被他拿住？且再唬他一唬，教他开着门好跑。”又上前道：“大王，他还说得不好。”老魔道：“他又说甚么？”行者道：“他说拿大大王剥皮，二大王刮骨，三大王抽筋。你们若关了门不出去呵，他会变化，一时变了个苍蝇儿，自门缝里飞进，把我们都拿出去，却怎生是好？”老魔道：“兄弟每仔细！我这洞里，递年家没个苍蝇^[1]，但是有苍蝇进来，就是孙行者。”行者暗笑道：“就变个苍蝇唬他一唬，好开门。”大圣闪在傍边，伸手去脑后拔了一根毫毛，吹一口仙气，叫“变”！即变做一个金苍蝇飞去，望老魔劈脸撞了一头。那老怪慌了道：“兄弟，不停当！那话儿进门来了。”惊得那大小群妖，一个个丫钯扫帚，都上前乱扑苍蝇。

这大圣忍不住，“吸吸”的笑出声来——干净他不宜笑^[2]，这一笑，笑出原嘴脸来了，却被那第三个老妖魔跳上前一一把扯住道：“哥哥，险些儿被他瞒了。”老魔道：“贤弟，谁瞒谁？”三怪道：“刚才这个回话的小妖，不是小钻风，他就是孙行者，必定撞见小钻风，不知是他怎么打

杀了，却变化来哄我们哩。”行者慌了道：“他认得我了。”即把手摸摸，对老怪道：“我怎么是孙行者？我是小钻风。大王错认了。”老魔笑道：“兄弟，他是小钻风。他一日三次在面前点卯，我认得他。”又问：“你有牌儿么？”行者道：“有。”掳着衣服就拿出牌子。老怪一发认实道：“兄弟，莫屈了他。”三怪道：“哥哥，你不曾看见他。他才却闪着身笑了一声，我见他就露出个雷公嘴来，见我扯住时，他又变作个这等模样。”叫：“小的们，拿绳来！”众头目即取绳索，三怪把行者扳翻倒，四马攒蹄捆住，揭起衣裳看时，足足是个弼马温。他亦要钻，可笑。【侧批】伏下养心。原来行者有七十二般变化，若是变飞禽走兽、花木器皿、昆虫之类，却就连身子滚去了，但变人物，却只是头脸变了，身子变不过来。果然一身黄毛，两块红股，一条尾耙。藏头露尾，出尽丑态。老妖看着道：“是孙行者的身子，小钻风的脸皮。是他了！”教：“小的们，先安排酒来，与你三大王递个得功之杯。既拿倒了孙行者，唐僧坐定是我们口里食也。”

三怪道：“且不要吃酒。孙行者溜撒，他会逃遁之法，只怕走了。教小的们抬出瓶来，把孙行者装在瓶里，我们才好吃酒。”老魔大笑道：“正是，正是。”即点三十六个小妖，入里面开了库房门，抬出瓶来。你说那瓶有多大？只得二尺四寸高。怎么用得三十六个人抬？那瓶乃阴阳二气之宝，内有七宝八卦、二十四气，要三十六人，按天罡之数，才抬得动。不一时，将宝瓶抬出，放在三层门外，展得干净，揭开盖，把行者解了绳索，剥了衣服，就着那瓶中仙气，“搜”的一声吸入里面，将盖子盖上，贴了封皮。却去吃酒，道：“猴儿今番入我宝瓶之中，再莫想那西方之路。若还能勾拜佛求经，除是转背摇车，再去投胎夺舍。”故曰“险”。你看那大小群妖，一个个笑呵呵都去贺功。不题。

却说大圣到了瓶中，被那宝贝将身束得小了，索性变化，蹲在当中。半晌，那边阴凉，忽失声笑道：“这妖精外有虚名，内无实事。怎么告诵人，说这瓶装了人，一时三刻化为脓血？若是这般凉快，就住上七八年也无事。”咦！大圣原来不知那宝贝根由：假若装了人，一年不语，一年阴凉；但闻得人言，就有火来烧了。大圣未曾说完，只见满瓶都是火焰。幸得他有本事，坐在中间，捻着避火诀，全然不惧。耐到半个时辰，四周围钻出四十条蛇来咬。行者轮开手，抓将过来，尽力气一搭，搭做八十段。少时间，又有三条火龙出来，把行者上下盘绕，着实难禁，满心发火，五内生烟，此险之所以不可行也。自觉慌张无措，道：“别事好处，这三条火龙难为。再过一会不出，弄得火气攻心怎了？”他想到：“我把身子长一长，券破罢^[3]。”好大圣！捻着诀，念声

咒，叫“长”！即长了丈数高下，那瓶紧靠着身，也就长起去。他把身子往下一小，那瓶儿也就小下来了。行者心惊道：“难，难，难！怎么我长他也长，我小他也小？如之奈何？”说不了，孤拐上有些疼痛，急伸手摸摸，却被火烧软了。四面奔走，日夜不息，此脚安得不痛。自己心焦道：“怎么好？孤拐烧软了，弄做个残疾之人了。”忍不住吊下泪来^[4]，这正是：

遭魔遇苦怀三藏，着难临危虑圣僧。

道：“师父呵，当年皈正，蒙观音菩萨劝善，脱离天灾。我与你苦历诸山，收殍多怪，降八戒，得沙僧，千辛万苦，指望同证西方，共成正果。何期今日遭此毒魔，老孙误入于此，倾了性命，撇你在半山之中，不能前进。想是我昔日名儿，故有今朝之难。”正此凄惶，忽想起：“菩萨当年在蛇盘山，曾赐我三根救命毫毛，不知有无，且等我寻一寻看。”即伸手浑身摸了一把，只见脑后有三根毫毛，十分挺硬。忽喜道：“身上毛都如彼软熟，只此三根如此硬枪，必然是救我命的。”即便咬着牙，忍着疼，拔下毛，命亦在所不顾矣。吹口仙气，叫“变”！一根即变作金钢钻，一根变作竹片，一根变作绵绳，扳张箴片弓儿牵着那钻，照瓶底下搜搜的一顿钻，钻成一个眼孔，透进光亮。喜道：“造化，造化！却好出去也！”才变化出身，那瓶复阴凉了。怎么就凉？原来被他钻了，把阴阳之气泄了，故此遂凉。

好大圣！收了毫毛，将身一小，就变做个螭螭虫儿，十分轻巧，细如须发，长似眉毛，自孔中钻出，且还不走，竟飞在老魔头上钉着。那老魔正饮酒，猛然放下杯儿道：“三弟，孙行者这回化了么？”三魔笑道：“还到此时哩？”老魔教传令抬上瓶来。那下面三十六个小妖即便抬瓶，瓶就轻了许多。慌得众小妖报道：“大王，瓶轻了。”老魔喝道：“胡说！宝贝乃阴阳二气之全功，如何轻了！”内中有一个勉强的小妖，把瓶提上来道：“你看，这不轻了？”老魔揭盖看时，只见里面透亮，忍不住失声叫道：“这瓶里空者，控也。”大圣在他头上也忍不住道一声：“我的儿呵！搜者，走也。”众怪听见道：“走了！走了！”即传令：“关门！关门！”

那行者将身一抖，收了剥（皮）〔去〕的衣服，现本相跳出洞外，回头骂道：“妖精，不要无礼！瓶子钻破，装不得人了，只好拿来出恭。”喜喜欢欢，嚷嚷闹闹，踏着云头，竟转唐僧处。那长老正在那里撮土为香，望空祷祝。行者且停云头，听他祷祝甚的。那长老合掌朝天道：

祈请云霞众位仙，六丁六甲与诸天。愿保贤徒孙行者，神通广大法无边。徒弟若得登云路，便是师父运通时。

大圣听得这般言语，更加努力，收敛云光，近前叫道：“师父，我来了。”长老搀住道：“悟空，劳碌你远探高山，许久不回，我甚忧虑。端的这山中有何吉凶？”行者笑道：“师父，才这一去，一则是东土众生有缘有分，二来是师父功德无量无边，三也亏弟子法力。”将前项收钻风，陷瓶里及脱身之事，细陈了一遍。“今得见尊师之面，实为两世之人也。”提心吊胆，“险”字已见辞色。长老感谢不尽道：“你这番不曾与妖精赌斗么？”行者道：“不曾。”长老道：“这等保不得我过山了？”行者是个好胜的人，叫喊道：“我怎么保你过山不得？”长老道：“不曾与他见个胜负，只这般含糊，我怎敢前进？”大圣笑道：“师父，你也忒不通变。常言道：‘单丝不线，孤掌难鸣。’那魔三个，小妖千万，教老孙一人怎生与他赌斗？”长老道：“寡不敌众，是你一人也难处。八戒、沙僧他也都有本事，教他们都去，与你协力同心，扫净山路，保我过去罢。”行者沉吟道：“师言最当，着沙僧保护你，着八戒跟我去罢。”那呆子慌了道：“哥哥没眼色。我又粗夯，无甚本事，走路扛风，跟你何益？”行者道：“兄弟，你虽无甚本事，好道也是个人。俗云：放屁添风。你也可壮我些胆气。”八戒道：“也罢，也罢。望你带挈带挈，但只急溜处，莫捉弄我。”长老道：“八戒在意，我与沙僧在此。”

那呆子抖擞神威，与行者纵着狂风，驾着云雾，跳上高山，即至洞口。早见那洞门紧闭，四顾无人。行者上前，执铁棒厉声高叫道：“妖怪开门，快出来与老孙打耶！”那洞里小妖报入，老魔心惊胆战道：“几年都说猴儿狠，话不虚传果是真。”二老怪衬在傍问道：“哥哥，怎么说？”老魔道：“那行者早间变小钻风混进来，我等不能相识。幸三贤弟认得，把他装在瓶里。他弄本事，钻破瓶儿，却又掇去衣服走了。如今在外叫战，谁敢与他打个头仗？”更无一人答应。又问，又无人答，都是那妆聋推哑。老魔发怒道：“我等在西方大路上，忝着个丑名。今日孙行者这般藐视，若不出去与他见阵，也低了名头。等我舍了这老性命，去与他战上三合。三合战得过，唐僧还是我们口里食；战不过，那时关了门，让他过去罢。”遂取披挂结束了，开门前走。

行者与八戒在门傍观看，真是好一个怪物：

铁额铜头戴宝盔，盔缨飘舞甚光辉。辉辉掣电双睛亮，亮亮铺霞两鬓飞。勾爪如银尖且利，锯牙似凿密还齐。身披金甲无丝缝，腰束龙绦有见机。手执钢刀明幌幌，英雄威武世间稀。一声吆喝如雷震，问

道“敲门者是谁”？乱谈有云：说出谁来便是谁。

大圣转身道：“是你孙老爷齐天大圣也。”老魔笑道：“你是孙行者？大胆泼猴！我不惹你，你却为何在此叫战？”行者道：“有风方起浪，无潮水自平。你不惹我，我好寻你？只因你狐群狗党，结为一伙，算计吃我师父，所以来此施为。”老魔道：“你这等雄纠纠的嚷上我门，莫不是要打么？”行者道：“正是。”老魔道：“你休猖獗！我若调出妖兵，摆开阵势，摇旗擂鼓，与你交战，显得我是坐家虎，欺负你了；我只与你一个对一个，不许帮丁。”行者闻言，叫：“猪八戒走过，看他把老孙怎的。”那呆子真个闪在一边。老魔道：“你过来，先与我做个桩儿，让我尽力气着光头砍上三刀，就让你唐僧过去。此行更险。假若禁不得，快送你唐僧来，与我做一顿下饭。”行者闻言笑道：“妖怪，你洞里若有纸笔，取出来，与你立个合同。自今日起，就砍到明年，我也不与你当真。”那老魔抖擞威风，丁字步站定，双手举刀，望大圣劈顶就砍。这大圣把头往上一迎，只闻挖叉一声响，头皮儿红也不红。那老魔大惊道：“这猴子好个硬头儿！”大圣笑道：“你不知老孙是：

生就铜头铁脑盖，天地乾坤世上无。斧砍锤敲不得碎，幼年曾入老君炉。四斗星官监临造，二十八宿用工夫。水浸几番不得坏，周围挖搭板筋铺。唐僧还恐不坚固，预先又上紫金箍。”怪不得敢于行险，不谓头上有钢。

老魔道：“猴儿不要说嘴！看我这二刀来，决不容你性命！”行者道：“左右也只这般砍罢了。”老魔道：“猴儿，你不知这刀：

金火炉中造，神功百炼熬。锋刃依三略，刚强按六韬。却似苍蝇尾，犹如白蟒腰。入山云荡荡，下海浪滔滔。琢磨无遍数，煎熬几百遭。深山古洞放，上阵有功劳。揠着你这和尚天灵盖，一削就是两个瓢。”真乃宝刀，所谓杀人不见血也。

大圣笑道：“这妖精没眼色，把老孙认做个瓢头哩。也罢，误砍误让，教你再砍一刀，看怎么？”那老魔举刀又砍，大圣把头迎一迎，乒乓的劈做两半个。大圣就地打个滚，变做两个身子。那魔一见，慌了手，按下钢刀。猪八戒远远望见，笑道：“老魔好砍两刀的，却不是四个人了？”老魔指定行者道：“闻你能使分身法，怎么把这法儿拿出在我面前使？”大圣道：“何为分身法？”老魔道：“为甚么先砍你一刀不动，如今砍你一刀就是两个人？”大圣笑道：“妖怪，你切莫害怕。砍上一万刀，还你二万个人。”老魔道：“你这猴儿，你只会分身，不会收身。你

若有本事收做一个，打我一棍去罢。”大圣道：“不许说谎。你要砍三刀，只砍了我两刀；教我打一棍，若打了棍半，就不姓孙。”老魔道：“正是，正是。”

好大圣，就把身搂上来，打个滚，依然一个身子，掣棒劈头就打。那老魔举刀架住道：“泼猴无礼！甚么样个哭丧棒，敢上门打人？”大圣喝道：“你若问我这条棍，天上地下，都有名声。”老魔道：“怎见名声？”他道：

棒是九转镔铁炼，老君亲手炉中煅。禹王求得号神珍，四海八河为定验。中间星斗暗铺陈，两头钳裹黄金片。花纹密布鬼神惊，上造龙纹与凤篆。名号灵阳棒一条，深藏海藏人难见。成形变化要飞腾，飘飘五色霞光现。老孙得道取归山，无穷变化多经验。时间要大瓮来粗，或小些役如铁线。粗如南岳细如针，长短随吾心意变。轻轻举动彩云生，亮亮飞腾如闪电。攸攸冷气逼人寒，条条杀雾空中现。降龙伏虎谨随身，天涯海角都游遍。曾将此棍闹天宫，威风打散蟠桃宴。天王赌斗未曾赢，哪吒对敌难交战。棍打诸神没躲藏，天兵十万都逃窜。雷霆众将护灵霄，飞身打上通明殿。掌朝天使尽皆惊，护驾仙卿俱搅乱。举棒掀翻北斗宫，回首振开南极殿。金阙玉皇见棍凶，特请如来与我战。兵家胜负自如然，困苦灾危无可辨。整整挨排五百年，亏了南海菩萨劝。大唐有个出家僧，对天发下洪誓愿。枉死城中度鬼魂，灵山会上求经卷。西方一路有妖魔，行动甚是不方便。已知铁棒世无双，央我途中为伙伴。邪魔汤着赴幽冥，肉化红尘骨化面。处处妖精棒下亡，论万成千无打算。上方击坏斗牛宫，下方压损森罗殿。天将曾将九曜追，地府打伤催命判。半空丢下振山川，胜如太岁新华剑。全凭此棍保唐僧，天下妖魔都打遍。

那魔闻言，战兢兢舍着性命，举刀就砍。猴王笑吟吟使铁棒前迎。他两个先时在洞前撑持，然后跳起去，都在半空里厮杀。这一场好杀：

天河定底神珍棒，棒名如意世间高。夸称手段魔头恼，大捍刀擎法力豪。门外争持还可近，空中赌斗怎相饶？一个随心更面目，一个立地长身腰。杀得满天云气重，遍野雾飘飘。那一个几番立意吃三藏，这一个广施法力保唐僧。都因佛祖传经典，邪正分明恨苦交。

那老魔与大圣斗经二十馀合，不分输赢。原来八戒在底下见他两个战到好处，忍不住掣钯架风，跳将起去，望妖魔劈脸就筑。那魔慌了，不知八戒是个噱头性子^⑤，冒冒失失的诨人，他只道嘴长耳大，手硬钯凶，

败了阵，丢了刀，转头就走。大圣喝道：“赶上！赶上！”这呆子仗着威风，举着钉钯，即忙赶下怪去。老魔见他赶得相近，在坡前立定，迎着风头幌一幌，现了原身，张开大口，就要来吞八戒。八戒害怕，急抽身往草里一钻，也管不得荆针棘刺，也顾不得刮破头疼，战兢兢的在草里听着梆声。随后行者赶到，那怪也张口来吞，却中了他的机关，收了铁棒，迎将上去，被老魔一口吞之。唬得个呆子在草里囊囊咄咄的埋怨道：“这个弼马温，不识进退。那怪来吃你，你如何不走，反去迎他！这一口吞在肚中，今日还是个和尚，明日就是个大恭也。”那魔得胜而去。这呆子才钻出草来，溜回旧路。

却说三藏在那山坡下，正与沙僧盼望。只见八戒喘呵呵的跑来，三藏大惊道：“八戒，你怎么这等狼狈？悟空如何不见？”呆子哭哭啼啼道：“师兄被妖精一口吞下肚去了。”三藏听言，唬倒在地，半晌间，跌脚拳胸道：“徒弟呀，只说你善会降妖，领我西天见佛，怎如今日死于此怪之手！苦哉！苦哉！我弟子同众的功劳，如今都化作尘土矣！”那师父十分苦痛。你看那呆子，他也不来劝解师父，却叫：“沙和尚，你拿将行李来，我两个分了罢。”沙僧道：“二哥，分怎的？”八戒道：“分开了，各人散火。你往流沙河，还去吃人；我往高老庄，看看我浑家。将白马卖了，与师父买个寿器送终。”长老气噤噤的，闻得此言，叫皇天放声大哭。且不题。

却说那老魔吞了行者，以为得计，竟回本洞。众妖迎问出战之功。老魔道：“拿了一个来了。”二魔喜道：“哥哥，拿的是谁？”老魔道：“是孙行者。”二魔道：“拿在何处？”老魔道：“被我一口吞在腹中哩。”第三个魔头大惊道：“大哥阿，我就不曾分付你，孙行者不中吃！”那大圣肚里道：“忒中吃，又禁饥，再不得饿。”慌得那小妖道：“大王，不好了！孙行者在你的肚里说话哩！”老魔道：“怕他说话！有本事吃了他，没本事摆布他不成？你们快去烧些盐白汤，等我灌下肚去，把他嘍出来，慢慢的煎了吃酒。”小妖真个冲了半盆盐汤。老怪一饮而干，洼着口，着实一呕，那大圣在肚里生了根，动也不动。却又拦着喉咙，往外又吐，吐得头晕眼花，黄胆都破了，行者越发不动。老魔喘息了，叫声：“孙行者，你不出来？”行者道：“早哩，正好不出来哩！”老魔道：“你怎么不出？”行者道：“你这妖精甚不通变。我自做和尚，十分淡薄。如今秋凉，我还穿个单直裰。这肚里倒暖，又不透风，等我住过冬才好出来。”

众妖听说，都道：“大王，孙行者要在你肚里过冬哩！”老魔

道：“他要过冬，我就打起禅来，使个搬运法，一冬不吃饭，就饿杀那弼马温！”大圣道：“我儿子，你不知事！老孙保唐僧取经，从广里过，带了个摺叠锅儿，进来煮杂碎吃，将你这里边的肝肠肚肺，细细儿受用，还勾盘缠到清明哩！”那二魔大惊道：“哥阿，这猴子他干得出来。”三魔道：“哥阿，吃了杂碎也罢，不知在那里支锅？”行者道：“三叉骨上好支锅。”三魔道：“不好了，假若支起锅，烧动火，烟燭到鼻孔里，打喷嚏么？”行者笑道：“没事。等老孙把金箍棒往顶门里一搠，搠个窟窿，一则当天窗，二来当烟洞。”

老魔听说，虽说不怕，却也心惊。只得硬着胆，叫：“兄弟们莫怕，把我那药酒拿来，等我吃几钟下去，把猴儿药杀了罢。”行者暗笑道：“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时，吃老君丹，玉皇酒，王母桃及凤髓龙肝，那样东西我不曾吃过？是甚么药酒，敢来药我？”那小妖真个将药酒筛来，满满斟了一钟，递与老魔。老魔接在手中，大圣在肚里就闻得酒香，道：“不要与他吃！”好大圣！把头一扭，变做个喇叭口子，张在他喉咙之下，那怪咽的咽下，被行者咽的接吃了，第二钟咽下，被行者咽的又接吃了。一连吃了七八钟，都是他接吃了。老魔放下钟道：“不吃了。这酒常时吃两钟，腹中如火，却才吃了七八钟，脸上红也不红。”原来这大圣吃不多酒，接了他七八钟，吃了在肚里，撒起酒风来，不住的支架子，跌四平，踢飞脚，抓住肝花打秋千，竖蜻蜓，翻根头乱舞。那怪物疼痛难禁，倒在地下。

毕竟不知死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猪八戒想微幸，已是奇文；弼马温亦想微幸，更为奇文。然有无足奇者。惟其为弼马温，所以不肯素位；惟其为猪八戒，此所以更欲微幸也。

素其位而行，是不求名，而名自在其中。行险微幸是求名，而不知反以坏其名。人能悟此，则必不为此丑态矣。

尝言：圣人有七窍，今已通六窍。盖讥其一窍不通也。不谓不通六窍，只通一窍；不通彼窍，先通此窍；此窍通时，则无窍不通矣。

[1] 递年：常年，每年。

[2] 干净：犹言敢情。

[3] 券：撞。

[4] 吊：掉落。

[5] 噱（hù）头：谓只有一时的冲劲，没有后劲。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归性 木母同降怪体真

一幅传神写意之文，画出神奇鬼怪之妙。通达世事，透彻人心。即令行险徼幸者，读之宜无有不透胆心寒，吐舌摇头者矣。

话表孙大圣在老魔肚里支吾一会，那魔头倒在尘埃，无声无气，若不言语，想是死了，却又把手放放。魔头回过气来，叫一声：“大慈大悲齐天大圣菩萨！”行者听见，道：“儿子，莫废工夫，省几个字儿，只叫孙外公罢。”那妖魔惜命，真个叫：“外公！外公！是我的不是了。一差二误吞了你，你如今却反害我。万望大圣慈悲，可怜蝼蚁贪生之意，饶了我命，愿送你师父过山也。”大圣虽英雄，甚为唐僧进步。他见妖魔哀告，好奉承的人，他就回了善念，叫道：“妖怪，我饶你，你怎么送我师父？”老魔道：“我这里也没甚么金银珠翠、玛瑙珊瑚、琉璃琥珀、玳瑁珍奇之宝相送。我兄弟三个，抬一乘香藤轿儿，把你师父送过此山。”行者笑道：“既是抬轿相送，强如要宝。你张开口，我出来。”那魔头真个就张开口。那三魔走近前，悄悄的对老魔道：“大哥，等他出来时，把口往下一咬，将猴儿嚼碎，咽下肚，却不得磨害你了。”

原来行者在里面听得，便不先出去，却把金箍棒伸出，试他一试。那怪果往下一口，“挖啞”的一声，把个门牙都迸碎了。行者抽回棒道：“好妖怪！我倒饶你性命出来，你反咬我，要害我命。我不出来，活活的只弄杀你！不出来！不出来！”老魔报怨三魔道：“兄弟，你是自家人弄自家人了。且是请他出来好了，你却教我咬他。他倒不曾咬着，却迸得我牙龈疼痛。这是怎么起的！”三魔见老魔怪他，他又作个激将法，厉声高叫道：“孙行者，闻你名如轰雷贯耳，说你在南天门外施威，灵霄殿下逞势。如今在西天路上降妖缚怪，原来是个小辈的猴头。”行者道：“我何为小辈？”三怪道：“‘好看千里客，万里去传名。’你出来，我与你赌斗，才是好汉；怎么在人肚里做勾当，非小辈

而何？”行者闻言，心中暗想道：“是，是，是。我若如今扯断他肠，搥破他肝，弄杀这怪，有何难哉？但真是坏了我的名头。”“也罢，也罢！你张口，我出来与你比并。但只是你这洞口窄逼，不好使家伙，须往宽处去。”

三魔闻说，即点大小怪，前前后后有三万多精，都执着精锐器械出洞，摆开一个三才阵势，专等行者出口，一齐上阵。那二怪搀着老魔，竟至门外叫道：“孙行者，好汉出来！此间有战场好斗。”大圣在他肚里，闻得外面鸦鸣鹊噪，鹤唳风声，知道是宽阔之处。却想着：“我不出去，是失信与他；若出去，这妖精人面兽心，先时说送我师父，哄我出来咬我，今又调兵在此。也罢，也罢！与他个两全其美。出去便出去，还与他肚里生下一个根儿。”即转手，将尾上毫毛拔了一根，吹口仙气，叫“变”！即变一条绳儿，只有头发粗细，倒有四十丈长短。那绳儿理出去，见风就长粗了。把一头拴着妖怪的肝，系上，打做个活扣儿。那扣儿不扯不紧，扯紧就痛。却拿着一头，笑道：“这一出去，他送我师父便罢，如若不送，乱动刀兵，我也没工夫与他打，只消扯此绳儿，就如我在肚里一般。”又将身子变得小小的，往外爬。爬到咽喉之下，见妖精大张着方口，上下钢牙，排如利刃。忽思量道：“不好，不好。若从口里出去，扯这绳儿，他怕疼，往下一嚼，却不咬断了？我打他没牙齿的所在出去。”

好大圣！理着绳儿，从他那上腭子往前爬，爬到他鼻孔里。那老魔鼻子发痒，“阿嚏”的一声，打了个喷嚏，直迸出行者。真正小人，写来绝倒。行者见了风，把腰躬一躬，就长了有三丈长短，一只手扯着绳儿，一只手拿着铁棒。那魔头不知好歹，见他出来了，就举钢刀劈脸来砍。这大圣一只手使铁棒相迎。只见那二怪使枪，三怪使戟，没头没脸的乱上。大圣放松了绳，收了铁棒，急纵身驾云走了。原来怕那伙小妖围绕，不好干事。他却跳出营外，去那空阔山头上，落下云，双手把绳尽力一扯，老魔心里才疼。他害疼，往上一挣，大圣复往下一扯。众小妖远远看见，齐声高叫道：“大王，莫惹他，让他去罢！这猴儿不按时景，清明还未到，他却那里放风筝也。”大圣闻言，着力气蹬了一蹬，那老魔从空中拍刺刺似纺车儿一般跌落尘埃，就把那山坡下死硬的黄土跌做个二尺浅深之坑。

慌得那二怪、三怪一齐按下云头，上前扯住绳儿，跪在坡下哀告道：“大圣呵，只说你是个宽洪海量之仙，谁知是个鼠腹蜗肠之辈。实实在在的哄你出来与你见阵，不期你在我家兄心上拴了一根绳子。”行者笑

道：“你这伙泼魔，十分无礼！前番哄我出来咬我；这番哄我出来，却又摆阵敌我。似这几万妖兵，战我一个，理上也不通。扯了去，扯了去见我师父！”那怪一齐叩头道：“大圣慈悲，饶我性命，愿送老师父过山。”行者笑道：“你要性命，只消拿刀把绳子割断罢了。”老魔道：“爷爷呀，割断外边的，这里边的拴在心上，喉咙里又舔舔的恶心，怎生是好？”行者道：“既如此，张开口，等我再进去解出绳来。”老魔慌了，道：“这一进去，又不肯出来，却难也！却难也！”层层剥入，笔笔有意。行者道：“我有本事，外边就可以解得里面绳头也。解了，可实实的送我师父么？”老魔道：“但解就送，决不敢打诳语。”大圣审得是实，即便将身一抖，收了毫毛，那怪的心就不疼了。这是孙大圣掩样的法儿，使毫毛拴着他的心；收了毫毛，所以就不害疼也。三个妖纵身而起，谢道：“大圣请回，上覆唐僧，收拾下行李，我们就抬轿来送。”众怪偃干戈，尽皆归洞。

大圣收绳子，竟转山坡。远远的看见唐僧睡在地下打滚痛哭，猪八戒与沙僧解了包袱，将行李搭包儿在那里分哩。行者暗暗嗟叹道：“不消讲了。这定是八戒对师父说我被妖精吃了，师父舍不得我，痛哭。那呆子却分东西散火哩。咦！不知可是此意？且等我叫他一声看。”落下云头，叫道：“师父。”沙僧听见，报怨八戒道：“你是个棺材座子，专一害人！师兄不曾死，你却说他死了，在这里干这个勾当。那里不叫将来了？”八戒道：“我分明看见他被妖精一口吞了。想是日辰不好，那猴子来显魂哩。”行者到跟前，一把挝住八戒脸，一个巴掌，打了个跟跄。道：“夯货！我显甚么魂？”呆子侮着脸道：“哥哥，你实是那怪吃了你，你怎么又活了？”行者道：“像你这个不济事的脓包！他吃了我，我就抓他肠，捏他肺，又把这条绳儿穿住他的心，扯得疼痛难禁，一个个叩头哀告，我才饶了他性命。如今抬轿来送我师父过山也。”那三藏闻言，一骨鲁爬起来，对行者躬身道：“徒弟呵，累杀你了！若信悟能之言，我已绝矣。”行者轮拳打着八戒，骂道：“这个饕餮的呆子！十分懈怠，甚不成人！师父，你切莫恼，那怪就来送你也。”沙僧甚生惭愧，连忙遮掩，收拾行李，扣背马匹，都在途中等候。不题。

却说三个魔头帅群精回洞。二怪道：“哥哥，我只道是个九头八尾的孙行者，原来是恁的个小小猴儿。你不该吞他，只与他斗时，他那里斗得过你我？洞里这几万妖精，吐唾沫也可淹杀他。你却将他吞在肚里，他便弄起法来，教你受苦，怎么敢与他比较？才却说送唐僧，都是假意，实为兄长性命要紧，所以哄他出来。决不送他！”忽又变卦，何其踉跄。老魔道：“贤弟不送之故，何也？”二怪道：“你与我三千小妖

摆开阵势，我有本事拿住这个猴头。”老魔道：“莫说三千，凭你起老营去，只是拿住他，便大家有功。”

那二魔即点三千小妖，竟到大路傍摆开，着一个蓝旗手往来传报，教：“孙行者！赶早出来，与我二大王爷交战！”八戒听见，笑道：“哥呵，常言道：‘说谎不瞒当乡人。’就来弄虚头捣鬼！怎么就降了妖精，就抬轿来送师父，却又来叫战，何也？”行者道：“老怪已被我降了，不敢出头，闻着个‘孙’字儿也害头疼。这定是二妖魔不伏气送我们，故此叫战。我道兄弟，这妖精有弟兄三个，这般义气；我弟兄也是三个，就没些义气？我已降了大魔，二魔出来，你就与他战战，未为不可。”八戒道：“怕他怎的？等我去打他一仗来。”猪八戒亦想微幸，虽不能流芳百世，亦可遗臭万年。行者道：“要去便去罢。”八戒笑道：“哥呵，去便去，你把那绳儿借与我使使。”行者道：“你要怎的？你又没本事钻在肚里，你又没本事拴在他心上，要他何用？”八戒道：“我要扣在这腰间，做个救命索你与沙僧扯住后手，放我出去与他交战。估着赢了他，你便放松，我把他拿住；若是输与他，你把我扯回来，莫教他拉了去真个。”行者暗笑道：“也是捉弄呆子一番。”就把绳儿扣在他腰里，捉弄他出战。

那呆子举钉钯跑上山崖，叫道：“妖精出来！与你猪祖宗打来！”那蓝旗手急报道：“大王，有一个长嘴大耳躲的和尚来了。”二怪即出营，见了八戒，更不打话，挺枪劈面刺来。这呆子举钯上前迎住。他两个在山坡前搭上手，斗不上七八回合，呆子手软，架不住妖魔，急回头叫：“师兄，不好了！扯扯救命索，扯扯救命索！”这壁厢大圣闻言，转把绳子放松了抛将去。那呆子败了阵，往后就跑。原来那绳子拖着走还不觉，转回来，因松了，到有些绊脚，自家绊倒了一跌，爬起来又一跌。始初还跌个踉跄，后面就跌了个嘴搥地。被妖精赶上，掙开鼻子，就如蛟龙一般，把八戒一鼻子卷住，反倒不幸，绝妙。得胜回洞。众妖凯歌齐唱，一拥而归。

这坡下三藏看见，又恼行者道：“悟空，怪不得你能咒你死哩！原来你兄弟全无相亲相爱之意，专怀相嫉相妒之心。这条路上，原是这样。他这般说，教你扯扯救命索，你怎么不扯，没有毫毛，拉之何益？还将索子丢去？如今教他被害，却如之何？”行者笑道：“师父也忒护短，忒偏心罢了。像老孙拿去时，你略不挂念，左右是舍命之材；这呆子才自遭擒，你就怪我。也教他受些苦恼，方见取经之难。”三藏道：“徒弟呵，你去我岂不挂念？想着你会变化，断然不至伤身。那呆

子生得狼狽，又不会腾那，这一去少吉多凶，你还去救他一救。”行者道：“师父不得报怨，等我去救他一救。”急纵身赶上山，暗中恨道：“这呆子咒我死，且莫与他个快活。且跟去看那妖精怎么摆布他，等他受些罪，再去救他。”即捻诀，念起真言，摇身一变，即变做个螭螬虫，飞将去，钉在八戒耳躲根上，同那妖精到了洞里。

二魔帅三千小怪，大吹大打的至洞口屯下。自将八戒拿入里面，道：“哥哥，我拿了一个来也。”老怪道：“拿来我看。”他把鼻子放松，摔下八戒道：“这不是？”老怪道：“这厮没用。”偏他更想微幸。八戒闻言道：“大王，没用的放出去，寻那有用的捉来罢。”三怪道：“虽是没用，也是唐僧的徒弟猪八戒，且捆了，送在后边池塘里浸着，待浸退了毛，破开肚子，使盐腌了晒干，等天阴下酒。”八戒大惊道：“罢了，罢了！撞见那贩腌的妖怪也！”众妖一齐下手，把呆子四马攒蹄捆住，扛扛抬抬，送至池塘边，往中间一推，尽皆转去。

大圣却飞起来看处，那呆子四肢朝上，掘着嘴，半浮半沉，嘴里呼呼的，着实可笑，倒像八九月霜落了子儿的一个大黑莲蓬。大圣见他那嘴脸，又恨他，又怜他，说道：“怎的好么？他也是龙华会上的一个人。但只恨他动不动分行李散火，又要撻掇师父念紧箍咒咒我。我前日曾闻得沙僧说他攒了些私房，不知可有否？等我且吓他一吓看。”

好大圣！飞近他耳边，假捏声音，叫声：“猪悟能，猪悟能。”八戒慌了，道：“晦气呀！我这悟能，是观世音菩萨起的。自跟了唐僧，又呼做八戒。此间怎么有人知道我叫做悟能？”呆子忍不住问道：“是那个叫我的法名？”行者道：“是我。”呆子道：“你是那个？”行者道：“我是勾司人。”那呆子慌了，道：“长官，你是那里来的？”行者道：“我是五阎王差来勾你的。”呆子道：“长官，你且回去，上覆五阎王，他与我师兄孙悟空交得甚好，教他让我一日儿，明日来勾罢。”行者道：“胡说！‘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四更！’趁早跟我去，免得套上绳子扯拉！”呆子道：“长官，那里不是方便，看我这般嘴脸，还想活哩，死是一定死，只等一日，这妖精连我师父们都拿来，会一会，就都了帐也。”行者暗笑，道：“也罢，我这批上有三十个人，都在这中前后，等我拘将来就你，便有一日耽阁。你可有盘缠？把些儿我去。”八戒道：“可怜阿，出家人那里有甚么盘缠？”行者道：“若无盘缠，索了去！跟着我走！”呆子慌了道：“长官，不要索。我晓得你这绳儿叫做追命绳，索上就要断气。八戒此时，真正要死。有，有，有！有便有些儿，只是不多。”行者道：“在那里？快拿出来！”八戒道：“可怜，可

怜。我自做了和尚到如今，有些善信的人家斋僧，见我食肠大，衬钱比他们略多些儿，我拿了攒凑这里，零零碎碎有五钱银子，因不好收拾，前者到城中央了个银匠，煎成一处，他又没天理，偷了我几分，只得四钱六分一块儿。你拿去罢。”行者暗笑道：“这呆子裤子也没得穿，却藏在何处？”“咄！你银子在那里？”八戒道：“在我左耳躲眼儿里摁着哩。我搯了拿不得，你自家拿了去罢。”行者闻言，即伸手在耳躲窍中摸出，真个是块马鞍儿银子，【侧批】此其所以也。足有四钱五六分重。“利”字是为“名”字一衬。拿在手里，忍不住哈哈的大笑一声。

那呆子认是行者声音，在水里乱骂道：“天杀的弼马温！到这们苦处，还来打诈财物哩！”行者又笑道：“我把你这饕糟的！老孙保师父，不知受了多少苦难，你到攒下私房！”八戒道：“嘴脸！这是甚么私房？都是牙齿上刮下来的，我不舍得买来嘴吃，留下买匹布儿做件衣服，你却吓了我的，还分些儿与我。”行者道：“半分也没得与你。”八戒骂道：“买命钱让与（我）〔你〕罢，好道也救我出去！”行者道：“莫发急，等我救你。”将银子藏了，即现原身，掣铁棒，把呆子划拢，用手提着脚扯上来，解了绳。八戒跳起来，脱下衣裳，整干了水，抖一抖，潮漉漉的披在身上，道：“哥哥，开后门走了罢。”行者道：“后门里走，可是个长进的？还打前门上去。”八戒道：“我的脚搯麻了，跑不动。”行者道：“快跟我来。”

好大圣！把铁棒一路丢开解数，打将出去。那呆子忍着麻，只得跟定他，只看见二门下靠着的是他的钉钯，走上前，推开小妖捞过来往前乱筑。与行者打出三四层门，不知打杀了多少小妖。那老魔听见，对二魔道：“拿得好人！拿得好人！你看孙行者劫了猪八戒，门上打伤小妖也！”那二魔急纵身绰枪在手，赶出门来，高声骂道：“泼猢狲！这般无礼！怎敢藐视我等？”大圣听得，即应声站下。那怪物不容讲，使枪便刺。行者正是会家不忙，掣铁棒劈面相迎。他两个在洞门外这一场好杀：

黄牙老象变人形，义结狮王为弟兄。因为大魔来说合，同心计算吃唐僧。齐天大圣神通广，辅正除邪要灭精。八戒无能遭毒手，悟空拯救出门行。妖王赶上施英猛，枪棒交加各显能。那一个枪来好似穿林蟒，这一个棒起犹如出海龙。龙出海门云霭霭，蟒穿林树雾腾腾。算来都为唐和尚，恨苦相持太没情。

那八戒见大圣与妖精交战，他在山嘴上竖着钉钯，不来帮打，只管呆呆的看着。那妖精见行者棒重，满身解数，全无破绽，就把枪架住，

掙开鼻子，要来卷他。行者知道他的勾当，双手把金箍棒横起来，往上一举，被妖精一鼻子卷住腰胯，不曾卷手。你看他两只手，在妖精鼻子上丢花棒儿耍子。

八戒见了，捶胸道：“咦！那妖怪晦气呀！卷我这夯的，连手都卷住了，不能得动；卷那们滑的，倒不卷手。他那两只手拿着棒，只消往鼻里一搠，那孔子里害疼流涕，怎能卷得他住？”行者原无此意，倒是八戒教了他。他就把棒幌一幌，小如鸡子，长有丈馀，真个往他鼻孔里一搠。那妖怪害怕，“沙”的一声，把鼻子掙放，被行者转手过来，一把挝住，用气力往前一拉，那妖精护疼，徐着手举步跟来。八戒方才敢近，拿钉钯望妖精胯子上乱筑。行者道：“不好，不好。那钯齿儿尖恐筑破皮，淌出血来，师父看儿，又说我们伤生，只调柄儿来打罢。”真个呆子拿钯柄，走一步，打一下，行者牵着鼻子，就似两个象奴^[2]。

牵至坡下，只见三藏凝睛盼望，静听好音。见他两个嚷嚷闹闹而来，即唤：“悟净，你看悟空牵的是甚么？”沙僧见了笑道：“师父，大师兄把妖精揪着鼻子拉来，真爱杀人也。”三藏道：“善哉！善哉！那般大个妖精，那般长个鼻子。你且问他，他若喜喜欢欢送我等过山，可饶了他，莫伤他性命。”沙僧急纵前迎着，高声叫道：“师父说，那怪果送师父过山，教不要伤他命哩。”那怪闻说，连忙跪下，口里呜呜的答应。原来被行者揪着鼻子捏住了，就如重伤风一般，叫道：“唐老爷，若肯饶命，即便抬轿相送。”行者道：“我师徒俱是善胜之人，依你言，且饶你命，快抬轿来！如再变卦，拿住决不再饶！”那怪得脱手，磕头而去。行者同八戒见唐僧，备言前事。八戒惭愧不胜，在坡前晾晒衣服等候。不题。

那二魔战战兢兢回洞，未到时，已有小妖报知老魔、三魔，说二魔被行者揪着鼻子拉去。老魔悚惧，与三魔帅众方出，见二魔独回，又皆接入，问及放回之故。二魔把三藏慈悯善胜之言对众说了一遍。一个个面面相觑，更不敢言。二魔道：“哥哥，可送唐僧么？”老魔道：“兄弟，你说那里话！孙行者是个广施仁义的猴头，他先在我肚里，若肯害我性命，一千个也被他弄杀了。却才揪住你鼻子，若是扯了去，不放回，只捏破你的鼻子头儿，却也惶恐。快早安排送他去。”三魔笑道：“送！送！送！”老魔道：“贤弟这话，却又像尚气的了^[3]。你不送，我两个送去罢。”

三魔又笑道：“二位兄长在上，那和尚倘不要我们送，只这等瞒过去，还是他的造化；若要送，不知正中了我的调虎离山之计哩。”老怪

道：“何为‘调虎离山’？”三怪道：“如今把满洞群妖点将起来，万中选千，千中选百，百中选十六个，又选三十个。”老怪道：“怎么既要十六，又要三十？”三怪道：“三十个要会烹煮的，与他些精米细面、竹笋芽茶、香簟蘑菇、豆腐面筋，着他二十里或三十里搭下窝铺，安排茶饭，管待唐僧。”老怪道：“又要十六个何用？”三怪道：“着八个抬，八个喝路。我弟兄相随左右，送他一程。此去向西四百余里，就是我的城池，我那里自有接应的人马。若至城边，如此如此，着他师徒首尾不能相顾。要捉唐僧，全在此十六个鬼成功。”老怪闻言，欢忻不已，真是如醉方醒，似梦方觉。道：“好，好，好！”即点众妖，先选三十，与他物件；又选十六，抬一顶香藤轿子。同出门来，又分付众妖：“俱不许上山闲走。孙行者是个多心的猴子，若见汝等往来，他必生疑，识破此计。”

老怪遂帅众至大路傍高叫道：“唐老爷，今日不犯红沙^[4]，请老爷早过山。”三藏闻言道：“悟空，是甚人叫我？”行者指定道：“那厢是老孙降伏的妖精抬轿来送你哩。”三藏合掌朝天道：“善哉！善哉！若不是贤徒如此之能，我怎生得去？”竟直向前对众妖作礼道：“多承列位之爱，我弟子取经东回，向长安当传扬善果也。”众妖叩首道：“请老爷上轿。”那三藏肉眼凡胎，不知是计。孙大圣又是太乙金仙，忠正之性，只以为擒纵之功降了妖怪，亦岂期他都有异谋，却也不曾详察，尽着师父之意，即命八戒将行李捎在马上，与沙僧紧随。他使铁棒向前开路，顾盼吉凶。八个抬起轿子，八个一递一声喝道。虽得市童怜，还为识者鄙。三个妖扶着轿杠，师父喜喜欢欢的端坐轿上，上了高山，依大路而行。

此一去，岂知欢喜之间愁又至。经云：泰极否还生。时运相逢真太岁，又值丧门吊客星。步步艰难，始终不易。那伙妖魔同心合意的侍卫左右，早晚殷勤。行经三十里献斋，五十里又斋，未晚请歇，沿路齐齐整整。一日三餐，遂心满意；良宵一宿，好处安身。

西进有四百里余程，忽见城池相近。大圣举铁棒，离轿仅有一里之遥，见城池，把他吓了一跳，挣挫不起。你道他只这般大胆，如何见此着数？原来望见那城中有许多恶气，乃是：

攒攒簇簇妖魔怪，四门都是狠精灵。斑斓老虎为都管，白面雄彪作总兵。丫叉角鹿传文引，伶俐狐狸当道行。千尺大蟒围城走，万丈长蛇占路程。楼下苍狼呼食伴，亭前花豹作人声。摇旗擂鼓皆妖怪，巡更坐铺尽山精。狡兔开门弄买卖，野猪挑担赶营生。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

翻作虎狼城。

那大圣正当悚惧，只听得耳后风响，急回头观看，原来是三魔双手举一柄画捍方天戟，往大圣头上打来。大圣急翻身爬起，使金箍棒劈面相迎。他两个各怀恼怒，气哼哼更不打话，咬着牙，各要相争。又见那老魔头传号令，举钢刀便砍八戒。八戒慌得丢了马，轮着钯，向前乱筑。那二魔缠长枪，望沙僧刺来。沙僧使降妖杖，支开架子敌住。三个魔头与三个和尚，一个敌一个，在那山头舍死忘生苦战。那十六个小妖却遵号令，各各效能，抢了白马、行囊，把三藏一拥，抬着轿子，竟至城边，高叫道：“大王爷爷定计，已拿得唐僧来了。”那城上大小妖精一个个跑下，将城门大开，分付各营卷旗息鼓，不许呐喊筛锣，说大王原有令在前，不许吓了唐僧，唐僧禁不得恐吓，一吓就肉酸，不中吃了。众妖都：

欢天喜地邀三藏，控背躬身接主僧。

把唐僧一轿子抬上金銮殿，请他坐在当中，一壁厢献茶献饭，左右旋绕。那长老昏昏沉沉，举眼无亲。

毕竟不知性命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溺器刻名，呈秀拜父，原不过是为名。岂知辱先败后，甚至子孙不好认，亦是无益。

此卷极有妙意，只是文法高古，犹不能尽解，大为可惜。

[1] 磨害：折磨伤害。

[2] 象奴：指饲养象的人伙。

[3] 尚气：赌气。

[4] 红沙：旧时阴阳家称凶星当值为红沙。沙，亦作“煞”。红沙日不宜出行、动土、结婚、会亲等。

第七十七回

群魔欺本性 一体拜真如

人只说行险而可以徼幸，徼幸后不再行险。殊不知行险者未必徼幸，徼幸后更要行险。是所谓幸者未必幸，所谓险者始终险。人能熟悉此中之苦，则自不愿徼幸，又何自而行险。此群魔之所以去，而如来之所以见也。

此回神妙处，全在一结尾。不惟照定素位，于题有情有景，即一渡下，亦寻出个天然绝妙的根据。煞上起下，联络精巧，又非别章之奇可以同日而语也。

且不言唐长老困苦。却说那三个魔头齐心竭力，与大圣兄弟三人在城东半山内努力争持。妙讲争名，径要舍身拼命。这一场，正是那铁刷箒刷铜锅——家家挺硬。好杀：

六般体相六般兵，六样形骸六样情。六恶六根缘六欲，六生六道赌输赢。三十六宫春自在，六六形色恨有名。这一个金箍棒，千般解数；那一个方天戟，百样峥嵘。八戒钉钯凶更猛，二怪长枪俊又能。小沙僧宝杖非凡，有心打死；老魔头钢刀快利，举手无情。这三个是护卫真僧无敌将，那三个是乱法欺君泼野精。起初犹可，向后弥凶。六枚都使升空法，云端里面各翻腾。一时间吐雾喷云天地暗，哮哮吼吼只闻声。

他六个斗罢多时，渐渐天晚，却又是风雾漫漫，霎时间就黑暗了。原来八戒耳大，盖着眼皮，越发昏濛，抱定“昏”字，方与明德相应。手脚慢，又遮架不住，拖着钯，败阵就走，被老魔举刀砍去，几乎伤命。幸躲过头脑，被刀口削断几根鬓毛，赶上张开口咬着领头，拿入城中，丢与小怪，捆在金銮殿。老妖又驾云，起在半空助力。沙和尚见事不谐，虚幌着宝杖，顾本身回头便走，被二怪摔开鼻子，响一声，连手卷住，拿到城里，也叫小妖捆在殿下。却又腾空去，叫拿行者。行者见两个兄弟遭擒，他自家独力难撑，正是好手不敌双拳，双拳难敌四手。他

喊一声，把棍子隔开三个妖魔的兵器，纵觔斗驾云走了。

三怪见行者驾觔斗时，即抖抖身，现了本像，搥开两翅，赶上大圣。你道他怎能赶上？当时如行者闹天宫，十万天兵也拿他不住者，以他会驾觔斗云，一去有十万八千里路，所以诸神不能赶上。这妖精搥一翅就有九万里，两搥就赶过了，所以被他一把挝住，拿在手中，左右挣挫不得。人再不能出此圈套。欲思要走，莫能逃脱。即使变化法、遁法，又往来难行。自然有些不易。变大些儿，他就放松了挝住；变小些儿，他又搭紧了挝住。复拿了，竟回城内，放了手，摔下尘埃。分付群妖，也照八戒、沙僧捆在一处。那老魔、二魔俱下来迎接。三个魔头同上宝殿。噫，这一番倒不是捆住行者，分明是与他送行。明明道破其意。

此时有二更时候，众怪一齐相见毕，把唐僧推下殿来。那长老在灯光前，忽见三个徒弟都捆在地下，老师父伏于行者身边，哭道：“徒弟阿，常时逢难，你却在外运用神通，到那里取救降魔；今番你亦遭擒，我贫僧怎么得命？”八戒、沙僧听见师父这般苦楚，便也一齐放声痛哭。早知今日，悔不当初。行者微微笑道：“师父放心，兄弟莫哭。凭他怎的，决然无伤。等那老魔安静了，我们走路。”八戒道：“哥阿，又来捣鬼了。麻绳捆住松些儿还着水喷。想你这瘦人儿不觉，我这胖的遭瘟哩。不信你看，两膊上入肉已有二寸，如何脱身？”行者笑道：“莫说是麻绳捆的，就是碗粗的棕缆，只也当秋风过耳，何足罕哉！”

师徒们正说处，只闻得那老魔道：“三贤弟有力量，有智谋，果成妙计，拿将唐僧来了。”叫：“小的们，着五个打水，七个刷锅，十个烧火，二十个抬出铁笼来，把那四个和尚蒸熟，我兄弟们受用，一路有功，理宜酬谢。各散一块儿与小的们吃，也教他个个长生。”八戒听见，战兢兢的道：“哥哥，你听那妖精计较，要蒸我们吃哩！”行者道：“不要怕，等我看他是雏儿妖精，是把势妖精。”沙和尚哭道：“哥呀，且不要说宽话，如今已与阎王隔壁哩，且讲甚么雏儿、把势。”说不了，又听得二怪说：“猪八戒不好蒸。”八戒欢喜道：“阿弥陀佛！是那个积阴鹭的说我不好蒸？”三怪道：“不好蒸，剥了皮蒸。”八戒慌了，厉声喊道：“不要剥皮！粗自粗，汤响就烂了。”好一口美食，只是猪脑子太苦。老怪道：“不好蒸的安在底下一隔。”行者笑道：“八戒莫怕，是雏儿，不是把势。”沙僧道：“怎么认得？”行者道：“大凡蒸东西，都从上边起，不好蒸的安在上头一隔，多烧把火，圆了气，就好了。若安在底下，一住了气，就烧半年也是不得气上的。他说八戒不好

蒸，安在底下，不是雏儿是甚的！”八戒道：“哥阿，依你说，就活活的弄杀人了。他打紧见不上气，抬开了，把我翻转过来，再烧起火，弄得我两边俱熟，中间不夹生了？”

正讲时，又见小妖来报：“汤滚了。”老怪传令叫抬。众妖一齐上手，将八戒抬在底下一隔，沙僧抬在二隔，行者估着来抬他，他就脱身道：“此灯光前好做手脚。”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即变做一个行者，捆了麻绳，将真身出神，跳在半空里，低头看着。那群妖那知真假，见人就抬，把个假行者抬在上三隔，才将唐僧揪翻倒捆住，抬在第四隔。干柴架起，烈火气焰腾腾。大圣在云端里嗟叹道：“我那八戒、沙僧还捱得两滚，我那师父只消一滚就烂，若不用法救他，顷刻丧矣。”

好行者！在空中捻着诀，念一声“唵蓝净法界，乾元亨利贞”的咒语，拘（换）〔唤〕得北海龙王早至。只见那云端里一朵乌云，应声高叫道：“北海小龙敖顺叩头。”行者道：“请起，请起！无事不敢相烦。今与唐师父到此，被毒魔拿住，上铁笼蒸哩。你去与我护持护持，莫教蒸坏了。”龙王随即将身变作一阵冷风，吹入锅下，盘旋围护，更没火气烧锅，他三人方不损命。

将有三更尽时，只闻得老魔发放道：“手下的，我等用计劳形，拿了唐僧四众，又因相送辛苦，四昼夜未曾得睡。今已捆在笼里，料应难脱，汝等用心看守，着十个小妖轮流烧火，让我们退宫，略略安寝神疲力倦，为下养心一照。到五更天色将明，必然烂了，可安排下蒜泥盐醋，请我们起来空心受用^[1]。”众妖各各遵命。三个魔头却各转寝宫而去。行者在云端里明明听着这等分付，却低下云头，不听见笼里人声。他想着：“火气上腾，必然也热，他们怎么不怕？又无言语哼^噴，莫敢是蒸死了？等我近前再听。”

好大圣！踏着云，摇身一变，变作一个黑苍蝇儿，钉在铁笼隔外听时，只闻得八戒在里面道：“晦气！晦气！不知是闷气蒸，又不知是出气蒸哩！”沙僧道：“二哥，怎么叫做闷气、出气？”八戒道：“闷气蒸是盖了笼头，出气蒸不盖。”三藏在浮上一层应声道：“徒弟，不曾盖。”八戒道：“造化！今夜还不得死。这是出气蒸了。”行者听得他三人都说话，未曾伤命，便就飞了去，把个铁笼盖轻轻儿盖上。三藏慌了道：“徒弟，盖上了。”八戒道：“罢了！这个是闷气蒸，今夜必是死了。”沙僧与长老嚶嚶的啼哭。不愿乎其外矣。八戒道：“且不要哭，这

一会烧火的换了班了。”沙僧道：“你怎么知道？”八戒道：“早先抬上来时，正合我意，我有些儿寒湿气的病，要他腾腾^[2]。这会子反冷气上来了。咦！烧火的长官添上些柴便怎的？要了你的哩。”八戒的妙谈，另是一藏中独得。【侧批】只怕睡不得，这热坑与前烧火正相应。

行者听见，忍不住暗笑道：“这个夯货！冷还好捱；若热，就要伤命。再说两遭，一定走了风了。快早去救他。且住！要救他须是要现本相。假如现了，这十个烧火的又见，一齐乱喊，惊动老怪，却不又费事？等我先送他个法儿。”忽想起：“我当初做大圣时，曾在北天门与护国大王猜枚耍子，赢得他瞌睡虫儿还有几个，送了他罢。”即往腰间顺带里摸摸，还有十二个。“送他十个，还留两个做种。”即将虫儿抛了去，散在十个小妖脸上，钻入鼻孔，渐渐打盹，都睡倒了。只有一个拿火叉的睡不稳，揉头搓脸，把鼻子左捏右捏，不住的打喷嚏。行者道：“这厮晓得勾当了，我再与他个双捺灯。”又将一个虫儿抛在他脸上。“两个虫儿左进右出，右出左进，谅有一个安住。”那小妖两三个大呵掀，把腰伸一伸，丢了火叉，也“扑”的睡倒，再不翻身。行者道：“这法儿真是妙而且灵！”

即现原身，走近前叫声“师父”。唐僧听见，道：“悟空，救我阿！”沙僧道：“哥哥，你在外面叫哩？”行者道：“我不在外面，好和你们在里边受罪？”八戒道：“哥阿，溜撒的溜了，我们都是顶缺的，在此受闷气哩。”行者笑道：“呆子莫嚷，我来救你。”八戒道：“哥阿，救便要脱根救，莫又要复笼蒸。”行者却揭开笼头，解了师父；将假变的毫毛抖了一抖，收上身来；又一层层，放了沙僧，放了八戒。那呆子，才解了，巴不得就要跑。行者道：“莫忙，莫忙。”却又念声咒语，发放了龙神，才对八戒道：“我们这去到西天，还有高山峻岭，师父没脚力难行，等我还将马来。”你看他，轻手轻脚走到金銮殿下，见那些大小群妖俱睡着了，却解了缰绳，更不惊动。那马原是龙马，若是生人飞踢两脚，便嘶几声。行者曾养过马，不如仍旧贯。○照下养心，天然绝妙。授弼马温之官，又是自家一伙，所以不跳不叫，悄悄的牵来，束紧了肚带，扣备停当，请师父上马。

长老战兢兢的骑上，也就要走。行者道：“也且莫忙。我们西去，还有国王，须要关文，方才去得；不然，将甚执照？等我还去寻行李来。”唐僧道：“我记得进门时，众怪将行李放在金殿左手下，担儿也在那一边。”行者道：“我晓得了。”即抽身跳在宝殿寻时，忽见光彩飘飘，行者知是行李。怎么就知？以唐僧的锦襕袈裟上有夜明珠，故此放

光。急到前，见担儿原封未动，连忙拿下去，付与沙僧挑着。

八戒牵着马，他引了路，竟奔正阳门。只听得梆铃乱响，门上有锁，锁上贴了封皮。行者道：“这等防守，如何去得？”八戒道：“后门里去罢。”行者引路，竟奔后门。后宰门外，也有梆铃之声，门上也有封锁。“却怎生是好？我这一番，若不为唐僧是个凡体，我三人不管怎的，也驾云弄风走了，只为唐僧未超三界外，见在五行中，一身都是父母浊骨，所以不得升界，难逃。”八戒道：“哥哥，不消商量。我们至那没梆铃，不防卫处，撮着师父爬过墙去罢。”行者笑道：“这个不好。此时无奈，撮他过去；到取经回来，你这呆子口敞，蓦地里就对人讲，我们是爬墙头的和尚了。”八戒道：“此时也顾不得行检，无所不至，此所以为小人也。且逃命去罢。”行者也没奈何，只得依他，到那净墙边算计爬出。

噫！有这般事，也是三藏灾星未脱。那三个魔头在宫中正睡，忽然惊觉，说走了唐僧，一个个披衣忙起，急登宝殿。问曰：“唐僧烧了几滚了？”那些烧火的小妖，已是有睡魔虫，都睡着了，就是打也莫想打得一个醒来。其馀没执事的，惊醒几个，冒冒失失的答应道：“七……七……七……七滚了。”急跑近锅边，只见笼隔子乱丢在地下，烧火的还都睡着，慌得又来报道：“大王，走……走……走……走了！”三个魔头都下殿，近锅前仔细看时，果见那笼隔子乱丢在地下，汤锅尽冷，火脚俱无^[3]。那烧火的，俱呼呼鼾睡如泥，慌得众怪一齐呐喊，都叫：“快拿唐僧！快拿唐僧！”这一片喊声振起，把些前前后后大大小小妖精都惊起来，刀枪簇拥，至正阳门下，见那封锁不动，梆铃不绝，问外边巡夜的道：“唐僧从那里走了？”俱道：“不曾走出人来。”急赶至后宰门，封锁、梆铃亦如前门。复乱抢抢的灯笼火把，燠天通红，就如白日，却明明的照见他四众爬墙哩。老魔赶近，喝声：“那里走！”那长老唬得脚软筋麻，跌下墙来，被老魔拿住。二魔捉了沙僧，三魔擒倒八戒，众妖抢了行李、白马，只是走了行者。

那八戒口里咽咽啾啾的报怨行者道：“天杀的！我说要救便脱根救，如今却又复笼蒸了。”众魔把唐僧擒至殿上，却不蒸了。二怪分付把八戒绑在殿前檐柱上，三怪分付把沙僧绑在殿后檐柱上，惟老魔把唐僧抱住不放。三怪道：“大哥，你抱住他怎的？终不然就活吃？却也没些趣味。此物比不得那愚夫俗子，拿了可以当饭。此是上邦稀奇之物，必须待天阴闲暇之时，拿他出来，整制精洁，猜枚行令，细吹细打的吃方可。”老魔笑道：“贤弟之言虽当，但孙行者又要来偷哩。”三魔

道：“我这皇宫里面有一座锦香亭子，亭子内有一个铁柜。依着我，把唐僧藏在柜内，关了亭子，却传出谣言，说唐僧已被我们夹生吃了。仍然煞到行险，本题至此已完，以下反收照定素位，方合全部之旨。令小妖满城讲说，那行者必然来探听消息；若听见这话，他必死心塌地而去。待三五日不来搅扰，却拿出来慢慢受用，如何？”老怪、二怪俱大喜道：“是，是，是，兄弟说得有理。”可怜把个唐僧，连夜拿将进去，锁在柜中，名心太重，故着此内涵养。闭了亭子，传出谣言，满城里都乱讲。不题。

却说行者自夜半顾不得唐僧，驾云走脱，竟至狮驼洞里，一路棍，把那万数小妖尽情剿绝。急回来，东方日出。到城边，不敢叫战。正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他落下云头，摇身一变，变作个小妖儿，演入门里，大街小巷，缉访消息。满城里俱道：“唐僧被大王夹生儿连夜吃了。”前前后后，却是这等说。行者着实心焦，行至金銮殿前观看，那里边有许多精灵，都戴着皮金帽子，穿着黄布直身，手拿着红漆棍，腰挂着象牙牌，一往一来，不住的乱走。行者暗想道：“此必是穿宫的妖精。就变做这个模样，进去打听打听。”

好大圣！果然变得一般无二，混入金门。正走处，只见八戒绑在殿前柱上哼哩。行者近前叫声“悟能”。那呆子认得声音，道：“师兄，你来了？救我一救！”行者道：“我救你。你可知师父在那里？”八戒道：“师父没了。昨夜被妖精夹生儿吃了。”行者闻言，忽失声泪似泉涌。八戒道：“哥哥莫哭。我也是听得小妖乱讲，未曾眼见。你休误了，再去寻问寻问。”这行者却才收泪，又往里面找寻。忽见沙僧绑在后檐柱上，即近前摸着他胸脯子叫道：“悟净。”沙僧也识得声音，道：“师兄，你变化进来了？救我！救我！”行者道：“救你容易。你可知师父在那里？”沙僧滴泪道：“哥阿，师父被妖精等不得蒸，就夹生儿吃了。”

大圣听得两个言语相同，心如刀搅；急纵身，望空跳去，且不救八戒、沙僧，回至城东山上，按落云头，放声大哭。叫道：“师父阿！

恨我欺天困网罗，师来救我脱沉痾。潜心笃志同参佛，努力修身共炼魔。岂料今朝遭毒害，不能保你上婆娑^[4]。西方胜境无缘到，气散魂消怎奈何！”

行者凄凄惨惨的，自思自忖，以心问心道：“这都是我佛如来，坐在那极乐之境，没得事干，弄了那三藏之经。若果有心劝善，理当送上东

土，却不是个万古流传？只是舍不得送去，却教我等来取。怎知道苦历千山，今朝到此丧命。罢，罢，罢！且驾个觔斗云，去见如来，即元始，乃人之本心也。人不到此际，再也不想本来。备言前事。若肯把经与我，送上东土，一则传扬善果，二则了我等心愿；若不肯与我，教他把松箍咒念念，退下这个箍子，交还与他，老孙还归本洞，称王道寡，耍子儿去罢。”不愿徼幸，亦必不肯行险。

好大圣！急翻身驾起觔斗云，竟投天竺。那里消一个时辰，早望见灵山不远。须臾间，按落云头，直至鹞峰之下。忽抬头，见四大金刚挡住，道：“那里走？”行者施礼道：“有事要见如来。”当头又有昆仑山金霞岭不坏尊王永住金刚喝道：“这猢狲，甚是粗狂！前者大困牛魔，我等为汝努力，今日面见，全不为礼！有事且待先奏，奉召方行。这里比南天门不同，教你进去出来，两边乱走。咄！还不靠开！”那大圣正是烦恼处，又遭此抢白，气得哮吼如雷，忍不住大呼小叫，早惊动如来。如来佛祖正端坐在九品宝莲台上，与十八尊轮世的阿罗汉讲经。即开口道：“孙悟空来了，汝等出去接待接待。”大众阿罗遵佛旨，两路幢幡宝盖，即出山门，应声道：“孙大圣，如来有旨相唤哩。”那山门口四大金刚却才闪开路，让行者前进。众阿罗引至宝莲台下，见如来倒身下拜，两泪悲啼。痛恨从前，方是本来的面目，此如来之所以见也。

如来道：“悟空有何事，这等悲啼？”行者道：“弟子屡蒙教训之恩，托庇在佛爷爷之门下，自归正果，保护唐僧，拜为师范，一路上苦不可言。今至狮驼山狮驼洞狮驼城，有三个毒魔，乃狮王、象王、大鹏，把我师父捉将去，连弟子一概遭迤，都捆在蒸笼里，受汤火之灾。幸弟子脱逃，唤龙王救免。是夜偷出师等，不料灾星难脱，复又擒回，及至天明，入城打听，叵耐那魔十分狠毒，万样骁勇，把师父连夜夹生吃了，如今骨肉无存。又况师弟悟能、悟净，见绑在那厢，不久性命亦皆倾矣。弟子没及奈何，特地到此参拜如来，望大慈悲将松箍咒儿念念，褪下我这头上箍儿，交还如来，放我弟子回花果山宽闲耍子去罢。”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说未了，泪如泉涌，悲声不绝。如来笑道：“悟空，少得烦恼。那妖精神通广大，你胜不得他，所以这等心痛。”行者跪在下面捶着胸膛道：“不瞒如来说，弟子当年闹天宫，称大圣，自为人以来，不曾吃亏，今番却遭这毒魔之手。”如来闻言道：“你且休恨。那妖精我认得他。”行者猛然失声道：“如来！我听见人说，讲那妖精与你有亲哩。”如来道：“这个刁猢狲！怎么个妖精与我有亲？”行者笑道：“不与你亲，如何认得？”如来道：“我慧眼观之，故此认得。那老怪与二怪有主。”叫阿傩、迦叶来：“你两个分头驾

云去五台山、峨眉山，宣文殊、普贤来见。”二尊者即奉旨而去。

如来道：“这是老魔、二怪之主。但那三怪，说将起来，也是与我有些亲处。”行者道：“亲是父党？母党？”如来道：“是那混沌分时，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天地再皆合，万物尽皆生。物即欲也，紧与寡欲相对。万物有走兽、飞禽。走兽以麒麟为之长，飞禽以凤凰为之长。那凤凰又得交合之气，育生孔雀、大鹏。孔雀出世之时最恶，能吃人，四十五里路，把人一口吸之。我在雪山顶上，修成丈六金身，早被他也把我吸下肚去。失尽本来，其欲之不寡可知。我欲从他便门而出，恐污其身，是我剖开他脊背，跨上灵山，欲伤他命，当被诸佛劝解，伤孔雀如伤我母。吊下“养”字，天然奇绝。故此留他在灵山会上，封他做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大鹏是与他一母所生，故此有些亲处。”行者闻言笑道：“如来若这般比论，你还是妖精的外甥哩。”不愿乎其外，其神已到。如来道：“那怪须是我去，方可收得。”行者叩头，启上如来：“千万望玉趾一降。”

如来即下莲台，同诸佛众竟出山门，又见阿傩、迦叶引文殊、普贤来见。二菩萨对佛礼拜。如来道：“菩萨之兽，下山多少时了？”文殊道：“七日了。”如来道：“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不知在那厢伤了多少生灵。快随我收他去。”二菩萨相随左右，同众飞空。只见那：

满天缥缈瑞云分，我佛慈悲降法门。明示开天生物理，细言辟地化身文。面前五百阿罗汉，脑后三千揭谛神。迦叶阿傩随左右，普文菩萨殄妖氛^[5]。

大圣有此人情，请得佛祖与众前来。不多时，早望见城池。行者报道：“如来，那放黑气的乃是狮驼国也。”如来道：“你先下去，到那城中与妖精交战，许败不许胜。败上来，我自收他。”

大圣即按云头，竟至城上，脚踏着垛儿骂道：“泼业畜！快出来与老孙交战！”慌得那城楼上小妖，急跳下城中报道：“大王，孙行者在城上叫战哩！”老妖道：“这猴儿两三日不来，今朝却又叫战，莫不是请了些救兵来耶？”三怪道：“怕他怎的！我们都去看来。”三个魔头各持兵器赶上城来，见了行者，更不打话，举兵器一齐乱刺。行者轮铁棒掣手相迎，斗经七八回合，行者佯输而走。那妖王喊声大振，叫道：“那里走！”大圣觔斗一纵，跳上半空，三个怪即驾云来赶。行者将身一闪，藏在佛爷爷金光影里，全然不见。见了如来，自然名心尽化。只见那过去、未来、见在的三尊佛像，与五百阿罗汉、三千揭谛神布散左右，把

那三个妖王围住，水息不通。老魔慌了手脚，叫道：“兄弟，不好了！那猴子真是个地里鬼，那里请得个主人公来也！”三魔道：“大哥休得悚惧。我们一齐上前，使枪刀搠倒如来，夺他那雷音宝刹。”这魔头不识起倒，真个举刀上前乱砍，却被文殊、普贤念动真言，喝道：“这孽畜！还不皈正，更待怎生？”唬得老怪、二怪不敢撑持，丢了兵器，打个滚，现了本相。二菩萨将莲花台抛在那怪的脊背上，飞身跨坐，二怪遂泯耳皈依。

二菩萨既收了青狮、白象，只有那第三个妖魔不伏，腾开翅，丢了方天戟，扶摇直上，轮利爪，要刁捉猴王。原来大圣藏在光中，他怎敢近？如来情知此意，即闪金光，把那鹊巢贯顶之头迎风一幌变做鲜红的一块血肉，妖精轮利爪刁他一下，被佛爷把手往上一指，那妖翅膊上馐了觔，飞不去，只在佛顶上，不能远遁，现了本相，乃是一个大鹏金翅雕。即开口对佛应声叫道：“如来，你怎么使大法力困住我也？”如来道：“你在此处，多生业障。欲心甚众，紧与下文相照。跟我去，有进益之功。”妖精道：“你那里持斋把素，极贫极苦，我这里吃人肉，受用无穷。你若饿坏了我，你有罪愆。”如来道：“我管四大部洲，无数众生瞻仰，凡做好事，我教他先祭汝口。”“养”字已隐隐欲跃。那大鹏欲脱难脱，要走怎走，是以没奈何，只得皈依。

行者方才转出，向如来叩头道：“佛爷，你今收了妖精，除了大害，只是没了师父也。”大鹏咬着牙恨道：“泼猴头！寻这等狠人困我！你那老和尚几曾吃他？如今在那锦香亭铁柜里不是？”行者闻言，忙叩头谢了佛祖。佛祖不敢松放了大鹏，也只教他在光焰上做个护法，引众回云，径归宝刹。既归本来，无用此七十二副嘴脸矣。仍然煞到素位，方合本题大旨。

行者却按落云头，直入城里。那城里一个小妖儿也没有了。正是蛇无头而不行，鸟无翅而不飞。他见佛祖收了妖王，各自逃生而去。行者才解救了八戒、沙僧，寻着行李马匹，与他二人说：“师父不曾吃，都跟我来。”引他两个竟入内院，找着锦香亭，打开门看，内有一个铁柜，只听得三藏有啼哭之声。沙僧使降妖杖打开铁锁，拽开柜盖，回照打开跳出，可可落到养心寡欲，足见文心之妙。叫声“师父”。三藏见了，放声大哭，道：此时清心寡欲，非只痛恨行险，亦自不愿徼幸矣。“徒弟呵，怎生降得妖魔？如何得到此寻着我也？”行者把上项事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三藏感谢不尽。师徒们在那宫殿里寻了些米粮，安排些茶饭，饱吃一餐，打到“养”字，一笔渡下。收拾出城，找大路投西

而去。今日归来洛阳道，苏秦还是旧苏秦。正是：

真经必得真人取，意嚷心劳总是虚。

毕竟这一去不知几时得面如来，且听下回分解。

此题只有反面，并无正面。若照题煞住，真经不可取，如来不可见，《西游》亦至此而完矣。于题固无所取，于书又有何味，所以必要补出不行险不徼幸这一层，方得章旨之妙，方见部法之奇。

施为变化能一段，是从行险起；钻透阴阳窍一段，是承上行险；而生吞在肚里一段，承上起下，是为题面一转；坐上空藤轿，则行险徼幸矣，是一合。末节见如来，另起一波，反煞却是正意，方见素其位而行之妙。

奇书妙法古今稀，发尽乾坤造化机。非止文章称独步，经书亦赖有维持。

[1] 空心：空腹。

[2] 腾腾：将食物重新蒸热。

[3] 火脚：火种。

[4] 娑婆：即娑婆，佛教语“娑婆世界”的省称。娑婆意为“堪忍”，“娑婆世界”又名“忍土”，系释迦牟尼所教化的三千大千世界的总称。

[5] 殄（tiǎn）：灭绝；绝尽。

第七十八回

比丘怜子遣阴神 金殿识魔谈道德

“养心莫善于寡欲。”此言清心。

人生斯世，非心无以统道，非身无以体道。是身也者，实系乎道统伦常。为人有生之至要，顾不重乎哉？盖人无身即无心，无心即无道；道病即是心病，心病乃所以有身病。其理本属相因，故道明德立，其病即除，多欲多私，尪羸日炽。养心即是保身，圣贤之调护，自有良方。

损人利己，信非长生之妙术也。

心为一身之君，性命之源也。身之否泰，全视乎一心。心惟嗜欲，日夜荒淫，根本之地有亏，此面貌之所以尪羸，而命在须臾也。自心不检，徒求人心，第恐竭尽人心，终莫治此欲心也，可奈何。

人之初，性本善。故言赤子之心，以见天理纯全，物欲无累。凡千百发端，莫不尽善，迨至人欲日生，则天良日失。千百善念，惟日待毙，此即谓之妖吃，此即谓之物蔽。

“色”字是解题中“欲”字，所包者甚广，不单指女色，而女色乃其一端。国丈即欲心之主也。清心寡欲，养生之要；酒色财气，夭寿之门。自鹿马奔驰，日夜荒淫，此中之不清久矣。即吃万心亦无补于有生，又何有于千也。

一念才生动百魔，一念且如此，何况满腹是心？其苦不可胜言矣。修持最苦奈他何。但凭洗涤无尘垢，也用收拴有琢磨。欲固要去，然非学问之功不能，帝君已兆于此。扫退万缘归寂灭，荡除千怪莫蹉跎。管教跳出樊笼套，行满飞升上大罗。只讲寡欲的乐处，不寡的苦处已在对面。

话说孙大圣，用尽心机，反照养心，便已伏定多心之句矣。请如来收了众怪，众怪妙。其怪既众，其欲之不寡可知，起笔俱是反面。解脱三藏师徒之难，离狮驼城西行。又经数月，早值冬天，清闲无事，便得“养”字之神，此比丘之所以来也。但见那：

岭梅将破玉，池水渐成冰。红叶俱飘落，青松色更新。淡云飞欲雪，枯草伏山平。满目寒光迥，阴阴透骨冷。点缀一路景象，为下“涂”字写影。

师徒们冲寒冒冷，【侧批】一路严寒风景，不和。宿雨餐风。正行间，又见一座城池。三藏问道：“悟空，那厢又是甚么所在？”行者道：“到跟前自知。若是西邸王位，须要倒换关文；若是府州县，径过。”师徒言语未毕，早至城门之外。

三藏下马，一行四众，进了月城^[1]，为下“半”字伏脉。见一个老军在向阳墙下偎风而睡。宁神定性，虚笼养心。行者近前，摇他一下，叫声“长官”。那老军猛然惊觉，麻麻糊糊的睁开眼，看见行者，连忙跪下磕头，叫：“爷爷！”行者道：“你休胡惊作怪。我又不是甚么恶神，你叫爷爷怎的？”老军磕头道：“你是雷公爷爷？”行者道：“胡说！吾乃东土去西天取经的僧人。适才到此，不知地名，问你一声的。”那老军闻言，却才正了心，先提养心，便得其要。打个呵欠^[2]，爬起来，伸伸腰道：“长老，长老，恕小人之罪。此处地方原唤比丘国，比丘乃息心也，正诌“养”字出魏书。而此日之心不息，已在言外。今改作小子城。”今既改作，前名废而不用可知。行者道：“国中有帝王否？”老军道：“有，有，有。”行者却转身对唐僧道：“师父，此处原是比丘国，今改小子城。但不知改名之意何故也。”唐僧疑惑道：“既云比丘，又何云小子？”八戒道：“想是比丘王崩了，新立王位的【侧批】伏后先王，更妙。是个小子，故名小子城。”养心寡欲，翻论绝妙。唐僧道：“无此理，无此理。我们且进去，到街坊上再问。”沙僧道：“正是。那老军一则不知，二则被大哥诳得胡说。且入城去询问。”

又入三层门里，到通衢大市观看，倒也衣冠齐楚，人物清秀。但见那：

酒楼歌馆语声喧，丝铺茶房高挂帘。万户千门生意好，六街三市广财源。买金贩锦人如蚁，夺利争名只为钱。用尽心机，是从反面逆入。礼貌庄严风景盛，河清海晏太平年。

师徒四众，牵着马，挑着担，在街市上行勾多时，看不尽繁华气概。但只见家家门口一个鹅笼。三藏道：“徒弟阿，此处人家都将鹅笼放在门首，何也？”八戒听说，左右观之，果是鹅笼排列，五色彩段遮幔。呆子笑道：“师父，今日想是黄道良辰，宜结婚姻会友，都行礼哩。”行者道：“胡谈！那里就家家都行礼？其间必有缘故。等我上前看看。”三藏

扯住道：“你莫去。你嘴脸丑陋，怕人怪你。”行者道：“我变化个儿去来。”

好大圣！捻着诀，念声咒语，摇身一变，变作一个蜜蜂儿，寻花觅果，不知为谁忙。展开翅飞近前边，钻进幔里观看。原来里面坐的是个小孩儿。再去第二家笼里看，也是个小孩儿。连看八九家，都是个小孩儿，却是男身，更无女子。如此养心，笔意更奇。有的坐在笼中顽耍，有的坐在里边啼哭，有的吃果子，有的或睡坐。行者看罢，现原身，回报唐僧道：“那笼里是些小孩子，大者不满七岁，小者只有五岁，不知何故？”

三藏见说，疑思不定。忽转街，见一衙门，乃金亭馆驿。长老喜道：“徒弟，我们且进【侧批】按下先王之道，小大由之。这驿里去。一则问他地方，二则撒喂马匹，三则天晚投宿。”沙僧道：“正是，快进去耶。”四众忻然而入。只见那在官人果报与驿丞，接入门，各各相见。叙坐定，驿丞问：“长老自何方来？”三藏言：“贫僧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者。今到贵处，有关文，理当照验，权借高衙一歇。”驿丞即命看茶。茶毕，即办支应，命当直的安排管待。三藏称谢。又问：“今日可得入朝见驾，照验关文？”驿丞道：“今晚不能，须待明日早朝。今晚且于敝衙门宽住一宵。”

少顷，安排停当，驿丞即请四众同吃了斋供。又教手下人打扫客房安歇。三藏感谢不尽。既坐下，长老道：“贫僧有一件不明之事请教，烦为指示。贵处养孩儿，不知怎生看待？”驿丞道：“天无二日，人无二理。养育孩童，父精母血，怀胎十月，待时而生，生下乳哺三年，渐成体相。先诌“养”字一层。岂有不知之理？”三藏道：“据尊言，与敝邦无异。但贫僧进城时，见街坊人家各设一鹅笼，都藏小儿在内。此事不明，故敢动问。”驿丞附耳低言道：“长老莫管他，莫问他，也莫理他、说他。请安置，明早走路。”长老闻言，一把扯住驿丞，定要问个明白。驿丞摇头摇手，只叫谨言。三藏一发不放，生死定要问个详细。驿丞无奈，只得进去一应在官人役，独在烛光之下，悄悄而言道：“适所问鹅笼之事，乃是国王选就的。你只管问他怎的？”三藏道：“何为选就？必见教明白，我方得放心。”驿丞道：“此国原是比较国，近有民谣，改作小子城。三年前，有一老人打扮做道人模样，携一小女子，年方一十六岁，其女形容娇俊，伏下“美”字。貌若观音，只恐不欲者少，而又无怪乎欲之者之多。○“欲”字又一层。进贡与国王。国王爱其色美，宠幸在宫，号为美后。近来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无正眼相

覷，不分昼夜，贪欢不已。如今弄得精神瘦倦，身体尪羸，饮食少进，命在须臾。纵欲惟危，安得不病。太医院检尽良方，不能疗治。那进女子的道人，受我主诰封，称为国丈。即身之主也。国丈有海外秘方，甚能延寿。前者去十洲、三岛采将药来，俱已完备。但只是药引子利害：

【侧批】礼属心。伏后礼之用。单用着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煎汤服药，本以养心，而不谓有累此心更多。服后有千年不老之功。此殆是欲养心，而不肯寡欲者，全然反起题面。这些鹅笼里的小儿，所以俱是选就的，养在里面。如此养心，只恐寿星不至。人家父母惧怕王法，俱不敢啼哭，遂传播谣言，叫做小儿城。长老明早到朝，只去倒换关文，不得言及此事。”言毕，抽身而退。

諛得个长老骨软筋麻，止不住腮边泪堕。忽失声叫道：“国王，国王！为你贪欢爱美，弄出病来，怎么屈伤这许多小儿性命！苦哉！苦哉！痛杀我也！”有诗为证：

邪主无知失正真，贪欢不省暗伤身。因求永寿戕童命，为解天灾杀小民。僧发慈悲难割舍，官言利害不堪闻。灯前洒泪长吁叹，痛倒参禅向佛人。

八戒近前道：“师父，你是怎的起哩？把别人棺材抬在自家家里哭。不要烦恼，常言道：‘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他伤的是他的子民，与你何干？且来宽衣服睡觉，莫替古人耽忧。”三藏滴泪道：“徒弟阿，你是一个不慈悯的。我出家人积功累行，第一要行方便。是笼“善”字。怎么这等一味胡行！从来也不见吃人心肝可以延寿。似这等之事，教我怎不伤悲！”沙僧道：“师父，且莫伤悲。等明早倒换关文，觐面与国王讲过。如若不从，看他是怎么模样的一个国丈。或恐那国丈是个妖精，欲吃人的心肝，故设此法，未可知也。”

行者道：“悟净说得有理。师父你且睡觉，明日等老孙同你进朝，看国丈的好歹。如不是人，只恐他走了傍门，不知正道，徒以采药为真，待老孙将先天之要旨，化他皈正；若是妖邪，我把他拿住与这国王看看，教他宽欲养身，虚出题面，笔意更明。断不教他伤了那些孩童性命。”三藏闻言，急躬身反对行者施礼道：“徒弟阿，此论极妙，极妙！但只是见君，不可便问此事，恐他不分远近，并作谣言见罪，却怎生区处？”行者笑道：“老孙自有法力。如今先将鹅笼小儿掇离此城，教他明日无物取心，地方官自然奏表。那国王必有旨意，或与国丈商量，或者另行选报。那时节，借此举奏，决不致罪坐于我也。”三藏甚喜。又道：“如今怎得小儿离城？若果能脱得，真贤徒天大之德！可速为之，

略迟缓些，恐无及也。”行者抖擞神威，即起身分付八戒、沙僧：“同师父坐着，等我施为。你看但有阴风刮动，就是小儿出城了。”他三人一齐俱念：“南无救生药师佛！南无救生药师佛！”

这大圣出得门外，打个唿哨，起在半空，捻了诀，念动真言，叫声“唵净法界”，拘得那城隍、土地、社令、真官并五方揭谛、四值功曹、六丁六甲与护教伽蓝等众都到空中，对他施礼道：“大圣，夜唤吾等，有何急事？”行者道：“今因路过比丘国，【侧批】伏下半途“道”字。○自在。那国王听信妖邪，要取小儿心肝做药引子，指望长生。我师父十分不忍，欲要救生灭怪。故老孙特请列位，各使神通，与我把这城中各街坊人家鹅笼内的小儿连笼都摄出城外，山凹中四方高中央凹曰丘，以绘“心”字之意。或树林深处收藏一二日，与他些果子食用，不得饿损；再暗护持，不得使他惊恐啼哭。待我除了邪，治了国，劝正君王，归行时，送来还我。”为后伏案。众神听令，即便各使神通，按下云头，满城中阴风滚滚，惨雾漫漫：

阴风刮暗一天星，惨雾遮昏千里月。起初时，还荡荡悠悠；次后来，就轰轰烈烈。悠悠荡荡，各寻门户救孩童；轰轰烈烈，都看鹅笼援骨血。冷气侵人怎出头，寒威透体衣如铁。父母徒张皇，兄嫂皆悲切。满地卷阴风，笼儿被神摄。此夜纵孤凄，天明尽欢悦。

有诗为证：风寒气冷，反照下“和”字。

释门慈悯古来多，正善成功说摩诃^[3]。万圣千真皆积德，三皈五戒要从和。比丘一国非君乱，小子千名是命讹。行者因师同救护，这场阴鹭胜波罗。

当夜有三更时分，众神祇把鹅笼摄去，各处安藏。

行者按下祥光，竟至驿庭上，只听得他三人还念“南无救生药师佛”哩。他也心中暗喜，近前叫：“师父，我来也。阴风之起何如？”八戒道：“好阴风！”三藏道：“救儿之事，却怎么说？”行者道：“已一一救他出去，待我们起身时送还。”长老谢了又谢，莫善之意自到。方才就寝。

至天晓，三藏起来，遂结束齐备，道：“悟空，我趁早朝，倒换关文去也。”行者道：“师父，你自家去恐不济事，待老孙和你同去，看那国（内）〔丈〕邪正如何。”三藏道：“你去却不肯行礼，恐国王见

怪。”行者道：“我不现身，暗中跟随你，就当保护。”三藏甚喜，分付八戒、沙僧看守行李马匹。却才举步，只驿丞又来相见。看这长老打扮，比昨日又不同。但见他：

穿一领锦襴异宝佛袈裟，头戴金顶毗卢帽。九环锡杖手中拿，胸藏一点神光妙。通关文牒紧随身，包裹袋中缠锦套。行似阿罗降世间，诚如活佛真容貌。

那驿丞相见礼毕，附耳低言，只教莫管闲事。三藏点头应声。大圣闪在门傍，念个咒语，摇身一变，变做个螭螭虫儿，一心焦劳，面貌自然失旧。“嚶”的一声，飞在三藏帽儿上。出了馆驿，竟奔朝中。

及到朝门外，见有黄门官，即施礼道：“贫僧乃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者。今到贵地，理当倒换关文，意欲见驾，伏乞转奏转奏。”那黄门官果为传奏。国王喜道：“远来之僧，必有道行。”教请进来。黄门官复奉旨，将长老请入。长老阶下朝见毕，复请上殿赐坐。长老又谢恩坐了。只见那国王相貌尪羸，心都用到欲上，此身安得不病，是为“养”字一翻。精神倦怠。举手处，揖让差池；开言时，声音断续。私欲太重，一心管顾不暇。长老将文牒献上，那国王眼目昏矇，看了又看，方才取宝印，用了花押，递与长老。长老收讫。

那国王正要问取经原因，只听得当驾官奏道：“国丈爷爷来矣。”那国王即托着近侍小宦，挣下龙床，躬身迎接。慌得那长老急起身，侧立于傍。回头观看，原来是一个老道者，自玉阶前摇摇摆摆而进。但见他：

头上戴一顶淡鹅黄九锡云锦纱巾，身上穿一领簪顶梅沉香绵丝鹤氅。腰间系一条细蓝三股攒绒带，足下踏一对麻经葛纬云头履。手中拄一根九节枯藤盘龙拐杖，胸前挂一个描龙刺凤团花锦囊。玉面多光润，苍髯颌下飘。金睛飞火焰，长目过眉梢。行动云随步，逍遥香雾饶。阶下众官都拱接，齐呼国丈进王朝。

那国丈到宝殿前，更不行礼，昂昂烈烈，竟到殿上。国王欠身道：“国丈行踪，今喜早降。”就请左手绣墩上坐。三藏起一步，躬身施礼道：“国丈大人，贫僧问讯了。”那国丈端然高坐，亦不回礼，转面向国王道：“僧家何来？”国王道：“东土唐朝，差上西天取经者。今来倒验关文。”国丈笑道：“西方之路黑漫漫，有甚好处？”三藏道：“自古西方乃极乐之胜境，如何不好？”那国王问道：“朕闻上古有云：僧是佛家

弟子。端的不知为僧可能不死？向佛可能长生？”三藏闻言，急合掌应道：

为僧者，万缘都罢；又不止五荤三戒，先要寡欲。了性者，诸法皆空。空则无累。大智闲闲^[4]，澹薄在不生之内；真机默默，逍遥于寂灭之中。四句实发养心之要。三界空而百端治，六根净而千种穷。若乃坚诚知觉，须当识心。心净则孤明独朗，心存则万境皆清。真容无欠亦无馀，生前可见；幻相有形终有坏，分外何求！彼舍己求人者，岂非大妄？行功打坐，乃为入定之原；布惠施恩，诚是修行之本。大巧若拙，还知事事无为；善计非筹，必须头头放下。心贵清闲，故曰“养”、曰“息”，而彼日夜不息者，只是一件不肯放下。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若云采阴补阳，诚为谬语。只要尘尘缘总弃，物物色皆空；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享寿永无穷。字字养心，句句寡欲，此是一正。

那国丈闻言，付之一笑，用手指点唐僧道：“呵呵呵！你这和尚满口胡柴！寂灭门中，须云认性，你不知那性从何而灭！枯坐参禅，尽是一些盲修瞎炼。俗语云：坐，坐，坐！你的屁股破。火熬煎，反成祸。更不知我这：

修仙者，骨之坚秀；达道者，神之最灵。携箪瓢而入山访友，采百药而临世济人。摘仙花以砌笠，折香蕙以铺褥。歌之鼓掌，舞罢眠云。阐道法，扬太上之正教；施符水^[5]，除人世之妖氛。夺天地之秀气，采日月之精英。运阴阳而丹结，按水火而胎凝。二八阴消兮，若恍若惚；三九阳长兮，如杳如冥。应四时而采取药物，养九转而修炼丹成。跨青鸾，升紫府；骑白鹤，上瑶京。参满天之华采，表妙道之殷勤。比你那静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遗臭壳，又不脱凡尘。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惟道独称尊。”不知寡欲，便思养身，此又一翻。

那国王听说，十分欢喜。满朝官都喝采道：“好个‘惟道独称尊’！‘惟道独称尊’！”长老见人都赞他，不胜羞愧。国王又叫光禄寺安排素斋，待那远来之僧出城西去。三藏谢恩而退。才下殿，往外正走，行者飞下帽顶儿来，在耳边叫道：“师父，这国丈是个妖邪。国王受了妖气。你先去驿中等斋，待老孙在这里听他消息。”三藏知会了，独出朝门。不题。

看那行者，一翅飞在金銮殿翡翠屏中钉下。只见那班部中闪出五城兵马官，奏道：“我主，今夜一阵冷风，将各坊各家鹅笼里小儿连笼都刮去了，更无踪迹。”国王闻奏，又惊又恼，对国丈道：“此事乃天灭朕

也。连月病重，御医无效；幸国丈赐仙方，专待今日午时开刀，取此小儿心肝作引。精神送与粉骷髅，却向人间买秋石。何期被冷风刮去，非天欲灭朕而何？”国丈笑道：“陛下且休烦恼。此儿刮去，正是天送长生与陛下也。”国王道：“见把笼中之儿刮去，何以返说天送长生？”国丈道：“我才入朝来，见了一个绝妙的药引，强似那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之心。那小儿之心只延得陛下千年之寿，此引子，吃了我的仙药，就可延万万年也。”

国王漠然不知是何药引。请问再三，国丈才说：“那东土差去取经的和尚，我看他器宇清静，容颜齐整，乃是个十世修行的真体，自幼为僧，元阳未泄，比那小儿更强万倍。若得他的心肝煎汤，服我的仙药，足保万年之寿。”不肯寡欲，便想养心，不善未有此矣。那君闻言，十分听信，对国丈道：“何不早说？若果如此有效，适才留住，不放他去了。”国丈道：“此何难哉！适才分付光禄寺办斋待他，他必吃了斋方才出城。如今急传旨，将各门紧闭，点兵围了金亭馆驿，将那和尚拿来，必以礼求其心。如果相从，即时剖而取出，遂御葬其尸，还与他立庙享祭；如若不从，就与他个武不善作，即时捆住，剖开取之。有何难事？”那国君如其言，即传旨把各门闭了。又差羽林卫大小官军，围住馆驿。

行者听得这个消息，一翅飞奔馆驿，现了本相，对唐僧道：“师父，祸事了！祸事了！”那三藏才与八戒、沙僧领御斋，忽闻此言，唬得三尸神散，七窍烟生，倒在尘埃，浑身是汗，眼不定睛，口不能言，慌得沙僧上前搀住，只叫：“师父苏醒！师父苏醒！”八戒道：“有甚祸事？有甚祸事？你慢些儿说便也罢，却唬得师父如此！”行者道：“自师父出朝，老孙回视那国丈是个妖精。少顷，有五城兵马来奏冷风刮去小儿之事。国王方恼，他却转教喜欢道：‘这是天送长生与你。’——要取师父的心肝做药引，可延万年之寿。那君听信诬言，所以点精兵来围馆驿，差锦衣官来请师父求心也。”八戒笑道：“行的好慈悯！救的好小儿！刮的好阴风！今番却撞出祸来了。”

三藏战兢兢的爬起来，扯着行者哀告道：“贤徒阿，此事如何是好？”就说方便第一，此心偏再不肯舍。行者道：“若要好，大做小。”人心果能如小子，此病又何自而来也？是为寡欲一转。【侧批】伏后“小大”二字。沙僧道：“怎么叫做大做小？”行者道：“若要全命，师作徒，徒作师，方可保全。”三藏道：“你若救得我命，情愿与你做徒弟徒孙也。”行者道：“既如此，不必迟疑。”教：“八戒，快和些泥

来。”那呆子即使钉钯筑了些土，又不敢外面去，在地下掬起衣服撒溺，和了一团臊泥，递与行者。行者没奈何，将泥扑作一片，往自家脸上一安，做下个猴像的脸子，叫唐僧站起休动，再莫言语，贴在唐僧脸上，念动真言，吹口仙气，叫“变”！那长老即变做个行者模样，这副面孔，累得比猴儿更丑。脱了他的衣服，以行者的衣服穿上。行者却将师父的衣服穿了，捻着诀，念个咒语，摇身变作唐僧的嘴脸。八戒、沙僧也难识认。

正当合心妆扮停当，只听得锣鼓齐鸣，又见那枪刀簇拥，原来是羽林卫官领三千兵，把馆驿围了。又见一个锦衣官走进驿庭，问道：“东土唐朝长老在那里？”慌得那驿丞战兢兢的跪下，指道：“在下面客房里。”锦衣官即至客房里道：“唐长老，我王有请。”八戒、沙僧左右护持假行者。只见假唐僧出门施礼道：“锦衣大人，陛下召贫僧有何话说？”锦衣官上前一把握住道：“我与你进朝去，想必有取用也。”咦！这正是：

妖诬胜慈善，慈善反招凶。

毕竟不知此去端的性命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色者，杀也。一边吃药，以求长生，一边贪色，速求短命。写出保身不戒色，一片痴愚的情性。但斯世此人不乏，不知还是求长生，抑亦修短命？此其故，我不得而为之解也。

尝见近世采药者曰：某处的好，某处的真，或用重价，或援大情。及见贫寒之士打药，每每笑其不堪。殊不知贫寒之家，固无此良药以养身，亦无此娇美以杀身。不知自笑，反以笑人，当令读此，以化其痴迷之积习也。

别章酒色财气、七情六欲、争名夺利，每传只写得一件，此章“欲”字兼而有之。夫心本根原之地，至清至净，只守其所固有，并着不的一点物外之私。若心上有一点私，即是一点病。何况物欲满腹，其病不可胜言矣，虽欲不死，其可得乎？

人心只守其所固有，并着不的一点物外之私。若私处有一分，则正处少一分；私处用十分，则正处少十分。心为外诱，不能常守，其所固有则放矣。必使物欲少累心神，方能守舍而得永保此本来之旧者，则寡欲之功也。

欲乃人之所不能无，圣贤不过轻些少些，无碍此心；常人只是多些重些，便有碍此心。若云无欲，真是胡说。

[1] 月城：即瓮城。城外所筑的半圆形小城。

[2] 呵坎：即哈欠。

[3] 摩诃：梵语音译，有大、多、胜、妙意。

[4] 闲闲：从容自得貌。

[5] 符水：巫师道士以符篆焚化于水中，或直接向水画符诵咒，迷信者以为可以辟邪治病。

第七十九回

寻洞擒妖逢老寿 当朝正主救婴儿

世人讲求医道，搜索良方，无所不至。怕死之心既甚，求药之念自切。至美色不戒，第恐所得不偿其所失。故特特写一寿星，写一玉面，以令读者并观自悟。

清华庄方扫除，仙翁即至。猿猴未曾跨鹿，南山早已献寿。绝妙长生之诀，虽青囊妙术，海藏仙传，实无此神效，于《西游记》可谓创见。

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之心，大抵不若己之一心。一心清静，其病立愈，何以多为一心嗜欲？其病日炽，又何以药为？

此章是言养心，不是言寡欲。然欲不寡以致色心满腹，此面貌之所以尽失其本来也。盖欲即病也，寡即药也。非寡欲无以养心，故养心必先寡欲。指出病源，学者便得入门下手之处矣。

长生之学，原是一部《西游》的总旨，所以处处便要照定此句讲，却又一篇有一篇的本旨，一章有一章的妙意。且如人身有病，已不能长生，何况于一心。是以此心不清不净，实系根本之地有失，又乌睹所谓长生，乌睹所谓如来也。故除妖即是克己，正主即是复礼。迨至己无不克，礼无不复之际，此即所谓长生，此即所谓如来也。

却说那锦衣官把假唐僧扯出馆驿，与羽林军围围绕绕，直至朝门外，对黄门官言：“我等已请唐僧到此，烦为转奏。”黄门官急进朝，依言奏上国君，遂请进去。众官都在阶下跪拜，惟假唐僧挺立阶心，口中高叫：“比丘王，请我贫僧何说？”君王笑道：“朕得一疾，缠绵日久不愈。幸国丈赐得一方，药饵俱已完备，只少一味引子，特请长老求些药引。若得病愈，与长老修建祠堂，四时奉祭，永为传国之香火。”古礼祭心，用典入妙。假唐僧道：“我乃出家人，只身至此，不知陛下请问国丈要甚东西作引？”国君道：“特求长老的心肝。”假唐僧道：“不瞒陛下说，心便有几个儿，不知要的甚么色样？”奇闻。那国丈在傍指定

道：“那和尚，要你的黑心。”即欲心也，此心自然该去。假唐僧道：“既如此，快取刀来剖开胸腹，若有黑心，谨当奉命。”那国君欢喜相谢，即着当驾官取一把牛耳短刀，递与假僧。假僧接刀在手，解开衣服，挺起胸膛，将左手抹腹，右手持刀，“唵喇”的响一声，把肚皮剖开，那里头就骨都都的滚出一堆心来。一肚儿皆心。○写得心多，“寡”字便有地步。唬得文官失色，武将身麻。国丈在殿上见了道：“这是个多心的和尚。”和尚的心，诚然不少。假僧将那些心，血淋淋的一个个捡开，与众观看，却都是些红心、白心、黄心、慳贪心、利名心、和尚的此心更重。嫉妒心、计较心、好胜心、望高心、我慢心、杀害心、狠毒心、这却是和尚的本心。恐怖心、谨慎心、邪妄心、无名隐暗之心，种种不善之心，欲心似此，虽欲息而不可得矣。更无一个黑心。皆因取经，所以不曾带得。○看他写出种种式样，多少名色，偏说没有黑心。翻论欲之不寡，其神更妙。不似后人朦朦胧胧写上几句，便以之骄村汉也。那国君唬得呆呆挣挣，口不能言，战兢兢的教：“收了去！收了去！”那假唐僧忍耐不住，收了法，现出本相，收起欲心，方是本来，是为“寡”字一转。对国君道：“陛下全无眼力。我和尚家都是一片好心，为“善”字一转。惟你这国丈是个黑心，随机变换，妙转如神。好做药引。你不信，等我替你取他的出来看看。”

那国丈听见，急睁睛仔细观看，见那和尚变了面皮，不是那般模样。咦！

认得当年孙大圣，五百年前旧有名。

却抽身腾云就起，被行者翻筋斗跳在空中，喝道：“那里走！吃吾一棒！”那国丈即使蟠龙拐杖来迎他。足见主杖之不正。两个在半空中这场好杀：

如意棒，蟠龙拐，虚空一片云缓缓。原来国丈是妖精，故将怪女称娇色。国主贪欢病染身，妖邪要把儿童宰。相逢大圣显神通，捉怪救人将难解。铁棒当头着实凶，拐棍迎来堪喝采。杀得那满天雾气暗城池，城里人家都失色。文武多官魂魄飞，嫔妃绣女容颜改。唬得那比丘君王乱身藏，战战兢兢没布摆。棒起犹如虎出山，拐轮却似龙离海。今番大闹比丘国，致令邪正分明白。理欲交战，心上厮杀，恰是“寡”字的正面。

那妖精与行者苦战二十馀合，蟠龙拐抵不住金箍棒，虚幌了一拐，将身化作一道寒光，落入皇宫内院，把进贡的妖后带出宫门，并化寒光，不

知去向。

大圣按落云头，到了宫殿下，对多官道：“你们的好国丈阿！”多官一齐礼拜，感谢神僧。行者道：“且休拜，且去看你那国王何在？”多官道：“我主见争战时，惊恐潜藏，不知向那座宫中去也？”行者即命快寻，莫被美后拐去。多官听言，不分内外，同行者先奔美后宫，漠然无踪，连美后也通不见了。正宫，东宫、西宫，六院，概众后妃都来拜谢大圣。大圣道：“且请起，不到谢处哩。且去寻你主公。”少时，见四五个太监搀着那国君，自谨身殿后面而来。转正寡欲，天然有此奇句。众臣俯伏在地，齐声启奏道：“主公，主公，感得神僧到此，辨明真假。那国丈乃是个妖邪，连美后亦不见矣。”国王闻言，即请行者出皇宫，到宝殿，拜谢了，道：“长老，你早间来的模样那般俊伟，这时如何就改了形容？”行者笑道：“不瞒陛下说，早间来者是我师父，乃唐朝御弟三藏。我是他徒弟孙悟空。还有二个师弟，猪悟能、沙悟净，见在金亭馆驿。因知你信了妖言，要取我师父心肝做药引，是老孙变作师父模样，特来此降妖也。”那国王闻说，即传旨着阁下太宰，快去驿中请师众来朝。

那三藏听见行者现了相，在空中降妖，吓得魂飞魄散，幸有八戒、沙僧护持，他又脸上戴着一片子臊泥，正闷闷不快。只听得有人叫道：“法师，我等乃比丘国王差来的阁下太宰，特请入朝谢恩也。”八戒笑道：“师父，莫怕，莫怕。这不是又请你取心，想是师兄得胜，请你酬谢哩。”三藏道：“虽是得胜来请，但我这个臊脸怎么见人？”可谓良心发现。八戒道：“没奈何，我们且去见了师兄，自有解释。”真个那长老无计，只得跟着八戒，沙僧挑着担，牵着马，同去驿庭之上。那太宰见了，害怕道：“爷爷呀！这都相似妖头怪脑之类。”沙僧道：“朝士休怪丑陋。我等乃是生成的遗体。若我师父，来见了我师兄，他就俊了。”他三人与众来朝，不待宣召，直至殿下。行者看见，即转身下殿，迎着面把师父的泥脸子抓下，吹口仙气，叫“变”！那唐僧即时复了原身，其欲既寡，自然不似尪羸之貌。精神愈觉爽利。国王下殿亲迎，口称“法师老佛”。

师徒们将马拴住，都上殿来相见。行者道：“陛下可知那怪来自何方？等老孙去与你一并擒来，剪除后患。”三宫六院、诸嫔群妃都在那翡翠屏后，听见行者说剪除后患，也不避内外男女之嫌，一齐出来，拜告道：“万望神僧老佛大施法力，斩草除根，把他剪除尽绝，诚为莫大之恩，“莫善”二字欲跃。自当重报。”行者忙忙答礼，只教国王说他住

居。国王含羞告道：“三年前他到时，朕曾问他。他说离城不远，只在向南去七十里路，有一座柳林坡清华庄上。就在心上。国丈年老无儿，止后妻生一女，年方十六，不曾配人，愿进与朕。朕因爱那女，遂纳了宠幸在宫。故曰“欲”。不期得疾，太医屡药无功。本草原无此药，太医焉识此病？他说：‘我有仙方，止用小儿心煎汤为引。’是朕不才，轻信其言，遂选民间小儿，选定今日午时开刀取心。不料神僧下降，恰恰又遇笼儿都不见了。他就说神僧十世修真，元阳未泄，得其心，比小儿心更加万倍。一时误犯，不知神僧识透妖魔。敢望广施大法，剪其后患，朕以倾国之资酬谢。”行者笑道：“实不相瞒，笼中小儿，是我师慈悲，着我藏了。你且休题甚么资财相谢，待我捉了妖怪，是我的功行。”清心寡欲，学问自然长进，故曰“功行”。叫：“八戒，跟我去来。”八戒道：“谨依兄命。但只是腹中空虚，不好着力。”

国王即传旨，教光禄寺快办斋供。不一时斋到，八戒尽饱一餐，抖擞精神，随行者驾云而起。唬得那国王、妃后，并文武多官，一个个朝空礼拜，都道：“是真仙真佛降临凡也。”那大圣携着八戒，竟到南方七十里之地，住下风云，找寻妖处。但只见一股清溪，两边夹岸，岸上有千千万万的杨柳，更不知清华庄在于何处。正是那：

万顷野田观不尽，千堤烟柳隐无踪。

孙大圣寻觅不着，即捻诀，念一声“唵”字真言，拘出一个当方土地，战兢兢近前跪下，叫道：“大圣，柳林坡土地叩头。”行者道：“你休怕我，不打你。我问你，柳林坡有个清华庄，在于何方？”土地道：“此间有个清华洞，不曾有个清华庄。小神知道了，大圣想是自比丘国来的？”行者道：“正是，正是。比丘国王被一个妖精哄了。是老孙到那厢，识得是妖怪，当时战退，那怪化一道寒光，不知去向。及问比丘王，他说三年前进美女时，曾问其由，怪言居住城南七十里柳林坡清华庄。适寻到此，只见林坡，【侧批】私欲如林，此心自然蔽塞不见。不见清华庄，是以问你。”土地叩头道：“望大圣恕罪。比丘王亦我地之主也，小神理当监察。奈何妖精神威法大，知我泄漏他事，就来欺凌，故此未获。大圣今来，只去那南岸九叉头其欲多端。一棵杨树根下，左转三转，右转三转，用两手齐扑树上，连叫三声‘开门’，即现清华洞府。”人人有此洞府，皆因不清，所以亦每不见。

大圣闻言，即令土地回去，与八戒跳过溪来，寻那颗杨树。果然有九条叉枝总在一棵根上，行者分付八戒：“你且远远的站定，待我叫开门，寻着那怪，赶将出来，你却接应。”八戒闻命，即离树有半里远近

立下。这大圣依土地之言，近树根左转三转，右转三转，转来转去，只在心上。双手齐扑其树，叫：“开门！开门！”霎时间一声响，唿喇喇的门开两扇，心地顿开，不为人欲所蔽矣。更不见树的踪迹。那里边光明霞采，亦无人烟。行者趁神威，撞将进去。但见那里好个去处：

烟霞幌亮，日月偷明。白云常出洞，翠藓乱漫庭。一径奇花争艳丽，遍阶遥草斗芳荣。温暖气，景常春。浑如阆苑，不亚蓬瀛。滑凳攀长蔓，平桥挂乱藤。蜂衔红蕊来岩窟，蝶戏幽兰过石屏。清华即是清心，清心即是寡欲，寡欲便是养心，以下俱转正面。

行者急拽步，行近前边细看，见石屏上有四个大字：“清华仙府。”心本清明之地，故曰“清华”。他忍不住跳过石屏看处，只见那老怪怀中搂着个美女，人心只欲此物，焉得不病？喘嘘嘘的正讲比丘国事，养心寡欲之事也。齐声叫道：“好机会来！三年事，今日得完，被那猴头破了！”

行者跑近身，掣棒高叫道：“我把你这伙毛团！甚么好机会，吃我一棒！”那老怪丢了美人，轮起蟠龙拐，急架相迎。他两个在洞前这场好杀，比前又甚不同：

棒举迸金光，拐轮凶气发。那怪道：“你无知敢进我门来。”行者道：“我有意降妖怪。”那怪道：“我恋国主你无干，怎的欺心来展抹？”行者道：“僧修政教本慈悲，不忍儿童活见杀。”语去言来各恨仇，棒迎拐架当心札。促损琪花为顾生，踢破翠苔因把滑。只杀那洞中霞采欠分明，崖上芳菲俱掩压。乒乓惊得鸟难飞，吆喝唬得美人散。只存老怪与猴王，呼呼卷地狂风刮。看看杀出洞门来，又撞悟能呆性发。

原来八戒在外边听见他们里面嚷闹，激得他心痒难挠，掣钉钯，把一颗九叉杨树钯倒，使钯筑了几下，筑得那鲜血直冒，嚅嚅的似乎有声。他道：“这颗树成了精也！这颗树成了精也！”八戒举钯，又正筑处，只见行者引怪出来。真从心里赶出，写“寡”字更为奇异。那呆子不打话，赶上前，举钯就筑。那老怪战行者已是难敌，见八戒钯来，愈觉心慌，败了阵，将身一幌，化道寒光，竟投东走。他两个决不放松，向东赶来。

正当喊杀之际，又闻得鸾鹤声鸣，祥光缥缈。举目视之，乃南极老人星也。其欲方去，寿星即至，养心者何用他求。那老人把寒光罩住，叫道：“大圣慢来！天蓬休赶！老道在此施礼哩。”行者即答礼道：“寿星兄弟，那里来？”八戒笑道：“肉头老儿，罩住寒光，必定捉住妖怪

了。”寿星陪笑道：“在这里，在这里。望二公饶他命罢。”行者道：“老怪不与老弟相干，为何来说人情？”寿星笑道：“他是我的一副脚力，‘寿’字的脚力，却从‘养’字得来，绝妙。○为下‘涂’字伏案。不意走将来，成此妖怪。”行者道：“既是老弟之物，只教他现出本相来看看。”寿星闻言，即把寒光放出，喝道：“业畜！快现本相，饶你死罪！”那怪打个转身，原来是只白鹿。鹿即禄也，紧贴“养”字。寿星拿起拐杖道：“这业畜！连我的拐棒也偷来也！”那只鹿俯伏在地，口不能言，只管叩头滴泪，但见他：

一身如玉简班班，两角参差七汉湾。几度饥时寻药圃，有朝渴处饮云潺。年深学得飞腾法，日久修成变化颜。今见主人呼唤处，现身珉耳伏尘寰。留得此鹿，长生之学庶几能进，而不虑其中止也，隐隐吸动下意。

寿星谢了行者，就跨鹿而行。被行者一把扯住道：“老弟且慢走，还有两件事未完哩。”寿星道：“还有甚么未完之事？”行者道：“还有美人未获，不知是个甚么怪物；还又要同到比丘城见那国君，现相回旨也。”寿星道：“既这等说，我且宁耐。你与天蓬下洞，擒捉那美人来，同去现相可也。”行者道：“老弟略等等儿，我们去了就来。”

那八戒抖擞精神，随行者竟入清华仙府，呐声喊叫：“拿妖精！拿妖精！”那美人战战兢兢，正自难逃，又听得喊声大振，即转石屏之内，又没个后门。出头被八戒喝声：“那里走！我把你这个哄汉子的臊精！看钯！”那美人手中又无兵器，不能迎敌，将身一闪，化道寒光，往外就走，被大圣抵住寒光，乒乒一棒，那怪立不住脚，倒在尘埃，现了本相，原来是一个白面狐狸。半路夫妻。○打死玉面，方是寡欲的正面。呆子忍不住手，举钯往头一筑，千人之心，不敌老猪一钯。可怜把个：

倾城倾国千般笑，化作毛团狐狸形。此心清矣。

行者叫道：“莫打烂他，且留他此身，去见国君。”那呆子不嫌秽污，一把揪住尾子，拖拖扯扯，跟随行者出得门来。只见那寿星老儿手摸着鹿头骂道：“好业畜阿！你怎么背主逃去，在此成精。若不是我来，孙大圣定打死你了。”行者跳出来道：“老弟说甚么？”寿星道：“我嘱鹿哩！我嘱鹿哩！”八戒将个死狐狸掼在鹿的面前，道：“这可是你的女儿么？”那鹿点头幌脑，伸着嘴，闻他几闻，呦呦发声，似有眷恋不舍之意。被寿星劈头扑了一掌，道：“业畜！你得命足矣，又闻他怎

的？”即解下勒袍腰带，把鹿扣住颈项，牵着前来，道：“大圣，我和你比丘国相见去也。”行者道：“且住，索性把这边都扫个干净，雪清洞府，清华庄即是长生殿。庶免他年复生妖孽。”八戒闻言，举钯将柳树乱筑。行者又念声“唵”字真言，依然掏出当坊土地，叫：“寻些枯柴，点起烈火，与你这方消除妖患，以免欺凌。”那土地即转身，阴风飒飒，帅起阴兵，搬取了些迎霜草、秋青草、蓼节草、山蕊草、萎蒿草、龙骨柴、芦荻柴，都是隔年干透的枯焦之物，见火如同油腻一般。行者叫：“八戒，不必筑树。但得此物填塞洞里，放起火来，烧得个干净。”火一起，果然把一座清华妖怪宅，烧作火池坑。不止寡，而且无矣。

这里才喝退土地，同寿星牵着鹿，拖着狐狸，对国王道：“这是你的美后，与他耍子儿么？”那国王胆战心惊。又只见孙大圣引着寿星，牵着白鹿，都到殿前，唬得那国里君臣妃后一齐下拜。行者近前，搀住国王，笑道：“且休拜我。这鹿儿即是国丈，你只拜他便是。”那国王羞愧无地，只道：“感谢神僧救我一国小儿，真天恩也。”即传旨，教光禄寺安排素宴，大开东阁，请南极老人老人原来吃素，不然当以此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之心肝添寿矣。与唐僧四众共坐谢恩。三藏拜见了寿星，沙僧亦以礼见。都问道：“白鹿既是老寿星之物，如何得到此间为害？”寿星笑道：“前者东华帝君文昌也。过我荒山，我留坐着棋，一局未终，挑下“半”字。这业畜走了。及客去，寻他不见。我因屈指一算，知他走在此处，特来寻他，正遇着孙大圣施威。若果来迟，此畜休矣。”叙不了，只见报道：“宴已完备。”好素宴：

五彩盈门，异香满座。桌挂绣纬生锦艳，地铺红毯幌霞光。宝鸭内沉檀香裊，御筵前蔬品香馨。看盘高果砌楼台，龙缠斗糖摆走兽。鸳鸯铎，狮仙糖，似模似样；鹦鹉杯，鹭鸶杓，如相如形。席前果品般般盛，案上斋肴件件精。魁圆茧栗^[4]，鲜荔子桃。枣儿柿饼味甘甜，松子葡萄香腻酒。几般蜜食，数品蒸酥。油札糖浇，花团锦砌。金盘高垒大馍馍，银碗满盛香稻饭。辣熘熘，汤水粉条长；香喷喷，相连添换美。说不尽蘑菇木香，嫩笋黄精，十香素菜，百味珍馐。往来绰摸不曾停，进退诸般皆盛设。俱为“养”字点染。

当时叙了坐次：寿星首席，长老次席，国王前席，行者、八戒、沙僧侧席，傍又有两三个太师相陪左右。即命教坊司动乐，国王擎着紫霞杯一一奉酒，惟唐僧不饮。八戒向行者道：“师兄，果子让你，汤饭等须请让我受用受用。”那呆子不分好歹，一齐乱上，但来的吃个精空。

一席筵宴已毕，寿星告辞。那国王又近前跪拜寿星，求祛病延年之法。养心寡欲之理。寿星笑道：“我因寻鹿，未带丹药。欲传你修养之方，你又筋衰神败，不能还丹。我这衣袖中只有三个枣儿，其心赤而不黑。是与东华帝君献茶的。帝君的食品，非学问而何。我未曾吃，今送你罢。”国王吞之，渐觉身轻病退。学问之功也。后得长生者，皆原于此。可见非学无以养心，非学亦无以寡欲。八戒看见，就叫道：“老寿，有红枣，送我几个吃吃。”寿星道：“未曾带得。待改日我送你几斤。”遂出了东阁，道了谢意，将白鹿一声喝起，飞跨背上，踏云而去。这朝中君王妃后，城中黎庶居民，各各焚香礼拜。不题。

三藏叫：“徒弟，收拾辞王。”那国王又苦留求教。行者道：“陛下，从此色欲少贪，阴功多积，煞到题面，正意已完。凡百事将长补短，自足以祛病延年，就是教也。”遂拿出两盘散金碎银，奉为路费。渡下“涂”字。唐僧坚辞，分文不受。国王无已，命摆銮驾，请唐僧端坐凤辇龙车，王与嫔后俱推轮转毂，方送出朝。六街三市，百姓群黎，亦皆盥添净水，炉降真香，又送出城。忽听得半空中一声风响，点出“半”字，去脉井然。路两边落下一千一百一十一个鹅笼，内有小儿啼哭。暗中有原护的城隍土地、社令真官、五方揭谛、四值功曹、六丁六甲、护教伽蓝等众应声高叫道：“大圣，我等前蒙分付，掇去小儿鹅笼。今知大圣功成起行，一一送来也。”回缴前文，正与“收”字相应。那国王妃后与一应臣民，又俱下拜。行者望空道：“有劳列位，请各归祠，我着民间祭祀谢你。”呼呼渐渐，阴风又起而退。

行者叫城里人家来认领小儿。当时传播，俱来各认出笼中之儿，欢欢喜喜跑出，叫哥哥，叫肉儿，跳的跳，笑的笑，废而不废，喜出望外。都叫：“扯住唐朝爷爷，到我家奉谢救儿之恩。”无大无小，若男若女，都不怕他相貌之丑，抬着猪八戒，扛着沙和尚，顶着孙大圣，撮着唐三藏，牵着马，挑着担，一拥回城。去而复转，下意显然。那国王也不能禁止。这家也开宴，那家也设席。请不及的，或做僧帽僧鞋，褊衫布袜，里里外外，大小衣裳，都来相送。如此盘桓将有个月，才得离城。又有传下形神，立起牌位，顶礼焚香供养。这才是：下章一接“礼”字，“小大”字便已神照。

阴功高叠恩山重，救活千千万万人。

毕竟不知向后又有什么事体，且听下回分解。

人人有座长生殿，年深荒废妖邪占。于是建座章华台，朝朝望见阎

君面。

行者寻妖，好似鹿马交驰；八戒赶怪，可谓诸侯逐鹿。寿星不是以人心而延，国丈却偏要以多心而治。清华庄之树，不知栽有几何；芒碭山之冢，已见遍地也。病只在美后之欲，何关乎小儿之心？以见庸医之无端造孽也。得此一副臊脸，又可为一代之明医矣。

人心原赤，自以多欲之故则黑矣。赤心只得一个，黑心则有一堆。是多心即是黑心，黑心即是多心。合而计之，只见一个；分而言之，则有一堆。人心至于一堆，则五官四肢自不敷此心之所用，而日夜并无宁息，虽欲不病，不可得矣。若欲好大做小，言必得如赤子之心，而无私无欲，则自身轻体健，永无此劳碌之苦。是心不病在少，而病在多也。

不谓于至理中直写出一团妙意，又为人世中仅见。

养心寡欲，原非空言，全是一部学问功夫。看他摘出文昌帝君，以见学外无方，道外无术。头头是道，适合大学之本原；井井有法，不背长生之妙旨。以与不学而妄希养心者几何，不入于异端之流者盖少矣。

看他始终摘取题义，总不出学问道德、气禀人欲、明新至善。昏昧之外，直将经文朱注逐字分疏，以成全部，而前后安顿，各有地步，方见文心凑合之奇。

夫行险徼幸之后，何以紧接此篇？盖人争名夺利，只将心机用尽，不使一刻稍闲，是殆多欲而不养其心者，有累此心也多矣。全然反起题面，此脉之所以相延也。

明孝宗有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原是病生时。”深得此题之妙。

[1] 魁圆：即桂圆。蜚栗：指植物的幼芽或蓓蕾。此谓鲜嫩。

第八十回

姹女育阳求配偶 心猿护主识妖邪

“半途而废。”

生即是色，色即是空。唐僧之陷于空，实即陷于色也。灵山道路至此已登七八，长老不思前进，忽作东归。前功已成画饼，后路自属渺茫，非陷空而何？故言此洞之无底，正见此害之无穷也。

妖邪正欲求阳，长老却偏生凑趣。是姹女尚在望梅止渴，无如长老之移花就月也，可奈何。

前此驮一婴儿，驮一道士，已尽受其害。此又欲驮妇女，非是难人尽遇我而解，正是魔障偏遇我而生也。

前已写一黑松林，此又写一黑松林，二林正遥遥相应。前此是长老看见，此番又偏是长老听见，总是西天之心不诚，东土之念自动。是以越进越退，愈走愈远。写得分外出奇，异样醒目，读之不得头路，真正要人闷死。

却说比丘国君臣黎庶，送唐僧四众出城有二十里之远还不肯舍。三藏勉强下辇虚喝全神，便有不进之意。乘马，辞别而行，目送者直望至不见踪影方回。四众行勾多时，【侧批】是从游艺中原写起。又过了冬残春尽，看不了野花山树，景物芳菲。【侧批】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前面又见一座高山峻岭。三藏心惊，问道：“徒弟，前面高山有路无路？路即途也，亦并照定下文“道”字。是必小心！”行者笑道：“师父这话也不像走长路的，是为半途一逗。却似个公子王孙坐井观天之类。无底洞已寓于此。自古道：‘山不碍路，路自通山。’何以言有路无路？”三藏道：“虽然是山不碍路，但恐峻峻之间生怪物，密查深处出妖精。”此心畏难，便是“废”字之机。八戒道：“放心，放心。这里来相近极乐不远，殊不知离东土更为不近。○注明半途，正为“废”字一叹。管取太平无事。”

师徒正说，不觉的到了山脚下。行者取出金箍棒，走上石崖，叫

道：“师父，此间乃转山的路儿，此路一转，前功尽弃矣。○陡然一喝，全神俱动。忒好步。快来，快来！”长老只得放怀策马。沙僧教：“二哥，你把担子挑一肩儿。”真个八戒接了担子挑上。沙僧拢着缰绳，老师父稳坐雕鞍，随行者都奔山崖上大路。改行易辙，已非大学之道矣。但见那山：

云雾笼峰顶，潺湲涌涧中。百花香满路，万树密丛丛。梅青李白，柳绿桃红。杜鹃啼处春将暮，紫燕呢喃社已终。嵯峨石，翠盖松。崎岖岭道，突兀玲珑。削壁悬崖峻，薜萝草木秾。千岩竞秀如排（战）〔戟〕，万壑争流远浪洪。春暮社终，草薰风暖，为下“和”字安胎。

老师父缓观山景，忽闻啼鸟之声，“花流水流红，闲愁万种。”又起思乡之念，路途既改，心思亦别向。垂成之功，而废于一旦，深为可惜。兜马叫道：“徒弟！

我自天牌传旨意，锦屏风下领关文。观灯十五离乡井，才与唐王天地分。甫能龙虎风云会，却又师徒拗马军。行尽巫山峰十二，何时对子见当今？[\[4\]](#)”“无语怨东风”，却以牌子写出，更奇。

行者道：“师父，你常以思乡为念，全不似个出家人。放心且走，莫要多忧。古人云：‘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侧批】“若欲云路鹏程九万里，先要受雪窗萤火十馀年。”三藏道：“徒弟虽然说得有理，但不知西天路还在那里哩。”不知此途，已别转东天矣。○心里怕远，自然不肯前进，焉得不废。八戒道：“师父，我佛如来舍不得那三藏经，知我们要取去，想是搬了，不然，如何只管不到？”顿挫半途，笔意绝妙。【侧批】所谓日近长安远。沙僧道：“莫胡谈，只管跟着大哥走。只把工夫捱他，【侧批】“蠹鱼似不出费钻研。”终须有个到之日。”此途原无底子，无怪其怎管不到也。

师徒正自闲叙，又见一派黑松大林。唐僧害怕，又叫道：“悟空，我们才过了那崎岖山路，怎么又遇这个深黑松林？【侧批】“九曲风涛何处险，正是此地偏。”是必在意！”行者道：“怕他怎的？”三藏道：“说那里话！不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我也与你走过好几处松林，不似这林深远。”不走正道，自然走入黑道，所谓则有时而昏也。你看：

东西密摆，南北成行。东西密摆彻云霄，南北成行侵碧汉。密查荆棘周围结，蓼却缠枝上下盘。藤来缠葛，葛去缠藤。藤来缠葛，东西客

旅难行；葛去缠藤，南北经商怎过。这林中，住半年，那分日月；行数里，不见斗星。你看那背阴之处千般景，向阳之所万丛花。【侧批】“洛阳千种花，梁园万顷田。”又有那千年槐、万载桧、耐寒松、山桃果、野芍药、旱芙蓉，一攒攒密砌重堆，乱纷纷神仙难画。又听得百鸟声：鹦鹉哨，杜鹃啼；喜鹊穿枝，乌鸦反哺；黄鹂飞舞，百舌调音；鹧鸪鸣，紫燕语；八哥儿学人说话，画眉郎也会看经。又见那大虫摆尾，老虎磕牙；多年狐貉妆娘子，日久苍狼吼振林。就是托塔天王来到此，总会降妖也失魂。

孙大圣公然不惧，使铁棒上前，劈开大路，引唐僧竟入深林。迢迢遥遥，行经半日，【侧批】“脚跟无线如蓬转”，正此之谓。未见出林之路。这条路上焉有出头之日？○地涌夫人，已伏此句。唐僧叫道：“徒弟，一向西来，无数的山林崎嶇，幸得此间清雅，【侧批】所谓“上刹清幽”。一路太平。这林中奇花异卉，其实可人情意。我要在此坐坐，一则歇马，二则腹中饥了，不能自强，自然无力前进。你去那里化些斋来我吃。”行者道：“师父请下马，老孙化斋去来。”那长老果然下了马，八戒将马拴在树上，沙僧歇下行李，取了钵盂，递与行者。行者道：“师父稳坐，莫要惊怕。我去了就来。”三藏端坐松阴之下，八戒、沙僧都去寻花觅果闲耍。

却说大圣纵觔斗，到了半空，以下原无实际。伫定云光，回头观看，只见松林中祥云缥缈，瑞霭氤氲。他忽失声叫道：“好阿！好阿！”你道他叫好做甚？原来夸奖唐僧，说他是金蝉长老转世，十世修行的好人，所以有此祥瑞罩头。赞叹前功，正为“废”字一跌。“若我老孙那五百年前大闹天宫之时，云游海角，放荡天涯，聚群精，自称齐天大圣，降龙伏虎，消了死籍。头戴着三额金冠，身穿着黄金铠甲，手执着金箍棒，足踏着步云履，手下有四万七千群怪，都称我做大圣爷爷，着实为人。如今脱却天灾，做小伏低，与你做了徒弟，想师父头顶上有祥云瑞霭罩定，径回东土，必定有些好处，方到半途，便想好处，此其所以废也。老孙也必定得个正果。”正自家这等夸念中间，忽然见林南下有一股子黑气，骨都都的冒将上来。行者大惊道：“那黑气里必定有邪了！前正后邪，判然两样。我那八戒、沙僧却不会放甚黑气。”那大圣在半空中详察不定。

却说三藏坐在林中，明心见性，讽念那《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忽听得嚶嚶的叫声“救人”。三藏大惊道：“善哉！善哉！这等深林里有甚么人叫？想是狼虫虎豹唬倒的，待我看看。”那长老起身那

步，穿过千年柏，隔起万年松，附葛攀藤，近前观之。只见那大树上绑着一个女子，上半截使葛藤绑在树上，【侧批】“谁想我这里遇神仙。”下半截埋在土里。上半截虽好，可惜下半截埋没。半截观音已伏于此。长老立定脚问他一句道：“女菩萨，你有甚事，绑在此间？”咦！分明这厮是个妖怪，长老肉眼凡胎，却不能认得。那妖见他来问，泪如泉涌。你看他桃腮垂泪，有沉鱼落雁之容；星眼含悲，【侧批】所谓“眉黛青颦，莲脸生春”者。有闭月羞花之貌。千般体态百般娇，不见全身见半腰，是个观音。长老实不敢近前，又开口问道：“女菩萨，你端的有何罪过？说与贫僧，却好救你。”那妖精巧语花言，虚情假意，忙忙的答应道：“师父，我家住在贫婆国，怪不得没力量。离此有二百馀里。父母在堂，十分好善，一生的和亲爱友。便已埋伏后案。时遇清明，【侧批】定是二月十五。邀请诸亲及本家老小，拜扫先茔，【侧批】想是追荐李天王。一行轿马，都到了荒郊野外。至茔前，摆开祭祀，刚烧化纸马，只闻得锣鸣鼓响，跑出一伙强人，【侧批】无非孙飞虎之辈。持刀弄杖，喊杀前来，慌得我们魂飞魄散。父母诸亲得马得轿的，各自逃了性命；【侧批】“诸僧伴各逃生，众家眷谁揪问。”奴奴年幼，跑不动，諛倒在地，被众强人拐来山内。大大王要做夫人，【侧批】定是压寨夫人。二大王要做妻室，第三第四个都爱我美色，【侧批】小大俱以强，与下章全然作一反照。七八十家一齐争噪，坏了。○“焉得个奸字身，陪着个你你你。”大家都不忿气，所以把奴奴绑在林间，众强人散盘而去^[2]。今已五日五夜，十者数之满，五者数之半。看看命尽，不久身亡。此段就残贼上写。不知是那世里祖宗积德，今日遇着老师父到此。千万发大慈悲，救我一命，九泉之下，决不忘恩。”说罢，泪下如雨。

三藏真个慈心，也就忍不住吊下泪来，【侧批】“血泪洒，杜鹃红。”声音哽咽，叫道：“徒弟。”那八戒、沙僧正在林中寻花觅果，猛听得师父叫得凄怆，呆子道：“沙和尚，师父在此认了亲耶？”全然笼起后意。沙僧笑道：“二哥胡缠。我们走了这些时，好人也不曾撞见一个，亲从何来？”八戒道：“不是亲，师父那里与人哭么？我和你去看来。”沙僧真个回转旧处，牵了马，挑了担，至跟前叫：“师父，怎么说？”唐僧用手指定那树上，叫：“八戒，解下那女菩萨来，救他一命。”【侧批】所谓面不相识，“横枝儿着紧”。呆子不分好歹，就去动手。

却说那大圣在半空中，又见那黑气浓厚，把祥光尽情盖了，道声：“不好！不好！黑气罩暗祥光，怕不是妖邪害俺师父？化斋还是小

事，且去看我师父去。”即返云头，按落林里，只见八戒乱解绳儿。行者上前，一把揪住耳躲，“扑”的摔了一跌。呆子抬头看见，爬起来说道：“师父教我救人，你怎么恃自有力，将我掣这一跌？”“不做周方，埋怨杀你个法聪和尚。”行者笑道：“兄弟，莫解他。他是个妖精，弄喧儿骗我们哩。”三藏喝道：“你这泼猴！又来胡说了。【侧批】烦恼耶，唐三藏。怎么这等一个女子，就认得他是个妖怪？”行者道：“师父原来不知。这都是老孙干过的买卖，想人肉吃的法儿。你那里认得！”【侧批】“莫不他安排心事，正要传幽客。”八戒喷着嘴道^[3]：“师父莫信，这弼马温哄你。这女子乃是此间人家，我们东土远来，不与相较，又不是亲眷，如何说他是妖精？他打发我们丢了前去，他却翻觔斗弄神法，转来和他干巧事儿——倒踏门也。”读后意而不明者，全要细味此句。行者喝道：“夯货，莫乱谈！我老孙一向西来，那里有甚惫懒处？似你这个重色轻生，见利忘义的饕餮，不识好歹，替人家哄了招女婿，绑在树上哩？”三藏道：“也罢，也罢。八戒呵，你师兄常时也看得不差。既这等说，不要管他，我们去罢。”行者大喜道：“好了，师父是有命的了。请上马，出松林外，有人家化斋你吃。”四人果一路前进，忽又一开，足见曲折之妙。把那怪撇了。

却说那怪绑在树上，咬牙恨齿道：“几年家闻人说孙悟空神通广大，今日见他，果然话不虚传。那唐僧乃童身修行，一点元阳未泄，正欲拿他去配合，成太乙金仙；不知被此猴识破吾法，将他救去了。若是解了绳放我下来，随手捉将去，却不是我的人儿也？今被他一篇散言碎语带去，却又不是劳而无功？故曰“陷空”。等我再叫他两声，看是如何。”妖精不动绳索，把几声善言善语，用一阵顺风嚶嚶的吹在唐僧耳内。你道叫的甚么？他叫道：“师父呵，你放着活人的性命还不救，昧心拜佛取何经？”

唐僧在马上听得又这般叫唤，即勒马叫：“悟空，去救那女子下来罢。”行者道：“师父走路，怎的又想起他来了？”【侧批】“魂灵儿实在他行。”唐僧道：“他又在那里叫哩。”我亦闻之，好似“啾啾莺声花外啭”。行者问八戒：“你听见么？”八戒道：“耳大遮住了，不曾听见。”又问沙僧：“你听见么？”沙僧道：“我挑担前走，不曾在心，也不曾听见。”行者道：“老孙也不曾听见。师父，他叫甚么？偏你听见。”唐僧道：“他叫得有理。说道：‘活人性命还不救，昧心拜佛取何经？’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快去救他下来，强似取经拜佛。”行者笑道：“师父要善将起来，就没药医。【侧批】“待颺下教人怎颺。”你想，你离了东土，一路西来，却也过了许多山场，遇着许多妖怪，常把

你拿将进洞，老孙来救你，使铁棒，常打死千千万万。今日一个妖精的性命舍不得，要去救他？”唐僧道：“徒弟呀，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还去救他救罢。”行者道：“师父，既然如此，只是这个担儿，老孙却担不起。你要救他，我也不敢苦劝；我劝一会，你又恼了。任你去救！”必拨而怒，正此之谓。唐僧道：“猴头莫多话！你坐着，等我和八戒救他去。”

唐僧回至林里，教八戒解了上半截绳子，用钯筑出下半截身子。不是说上下两截，正见其前后两样。那怪跌跌脚，束束裙，喜孜孜跟着唐僧出松林，见了行者，行者只是冷笑不止。唐僧骂道：“泼猴头！你笑怎的！”行者道：“我笑你时来逢好友，运去遇佳人。”其人绝佳，只是不全。三藏又骂道：“泼猢狲！胡说！我自出娘肚皮就做和尚，点出自幼，‘半途’二字便有根。如今奉旨西来，虔心礼佛求经，又不是利禄之辈，有甚运退时！”行者笑道：“师父，你虽是自幼为僧，讲明是自幼，则半途方有实在着落根据。却只会看经念佛，不曾见王法条律。法即礼也，不惟照定天王，兼已挑动下传矣。这女子生得年少标致，故曰姹女。○必定讲的极美，‘废’字始有地步。我和你乃出家人，是。同他一路行走，倘或遇着歹人，把我们拿送官司，结尾告状，已伏于此。不论甚么取经拜佛，且都打做奸情，是。○结尾‘和’字之脉，已伏于此。

【侧批】“非奸做盗拏。”纵无此事，柳下惠原没几个，焉得无此事？也要问个拐带人口。师父追了度牒，打个小死；这才弄得和尚不的做，老婆不的娶，两头空也。○只写非礼犯法，便已伏定后意。八戒该问充军；沙僧也问摆站；我老孙也不得干净，饶我口能，怎么折辩，也要问个不应^[4]。”自然不合。○看他条例烂熟，岂是个方外君子？

三藏喝道：“莫胡说！终不然我救他性命，有甚贻累不成！带了他去，凡有事，都在我身上。”行者道：“师父虽说有事在你，却不知你不是救他，反是害他。”三藏道：“我救他出林，【侧批】“倒不如白练套头寻个自尽。”得其活命，怎么反是害他？”行者道：“他当时绑在林间，或三五日，十日半月，没饭吃，饿死了，还得个完全身子归阴；知饿死事极小，则失节事极大也。如今带他出来，你坐的是个快马，行路如风，我们只得随你，那女子脚小，那步艰难，【侧批】“料应他小脚儿难行。”怎么跟得上走？一时把他丢下，若遇着狼虫虎豹，一口吞之，却不是反害其生也。”三藏道：“正是呀，这件事却亏你想。如何处置？”行者笑道：“抱他上来，和你同骑着马走罢。”若然则僧不得成其僧，而妇亦不得为其妇矣。点逗“废”字妙不可言。

三藏沉吟道：“我那里好与他同马！”妙笔传神，李天王已没于此。“他怎生得去？”三藏道：“教八戒驮他走罢。”师父的运去，八戒的时来矣。行者笑道：“呆子，造化到了。”八戒道：“远路没轻担。教我驮人，有甚造化？”行者道：“你那嘴长，驮着他，转过嘴来，计较私情话儿，却不便益？”挑下“斯为美”，更趣。八戒闻此言，捶胸爆跳道：“不好！不好！师父要打我几下，宁可忍疼。背着他，决不得干净。师兄一生会脏埋人。这还是脏埋。八戒尚用脏埋，又是奇谈。我驮不成。”三藏道：“也罢，也罢。我也还走得几步，等我下来慢慢的同走，着八戒牵着空马罢。”行者大笑道：“呆子倒有买卖，师父照顾你【侧批】“你做牵头。”牵马哩。”三藏道：“这猴头又胡说了。古人云：‘马行千里，无人不能自往。’假如我在路上慢走，你好丢了我？我若慢，你们也慢。大家一处，同这女菩萨走下山去，或到庵观寺院，有人家之处，留他在那里，也是我们救他一场。”行者道：“师父说得有理。快请前进。”【侧批】“小僧便同行何如。”

三藏拽步前走，沙僧挑担，八戒牵着空马，行者拿铁棒，引着女子，一行前进。要知俱在半途，“废”字方不泛。不上二三十里，【侧批】“脚心儿管踏破也。”天色将晚，又见一座楼台殿阁。三藏道：“徒弟，那里必定是座庵观寺院，【侧批】无非是普救寺。就此借宿了，明日早行。”行者道：“师父说得是。各各走动些。”美女却同着和尚走，虽欲不废而不可得矣，所谓半截观音者以此。霎时，到了门首，分付道：“你们略站远些，等我先去借宿。若有方便处，着人来叫你。”众人俱立在柳阴之下，惟行者拿铁棒辖着那女子。

长老拽步近前，只见那门东倒西歪，零零落落。推开看时，忍不住心中凄惨：长廊寂静，古刹萧疏；苔藓盈庭，蒿蓁满径；惟萤火之飞灯，只蛙声而代漏。长老忽然吊下泪来。真个是：

殿宇凋零倒塌，廊房寂寞倾颓。断砖破瓦十馀堆，尽些些歪梁折柱。前后尽生青草，尘埋朽烂香厨。钟楼崩坏鼓无皮，琉璃香灯破损。佛祖金身没色，罗汉倒卧东西。观音淋坏尽成泥，杨柳净瓶坠地。日内并无僧入，夜间尽宿狐狸。只听风响吼声如雷，都是虎豹藏身之处。四下墙垣皆倒，亦无门扇关居。

有诗为证：此就屋倾上讲。

多年古刹没人修，狼狈凋零倒更休。猛风吹裂伽蓝面，大雨浇残佛祖头。金刚跌损随淋洒，土地无房夜不收。更有两般堪叹处，铜钟着地

没悬楼。不谓废到此地。

三藏硬着胆，走进二层门。见那钟鼓楼俱倒了，止有一口铜钟扎在地下。上半截如雪之白，下半截如靛之青。只恐再过几日，上半截亦青。原来是日久年深，上边被雨淋白，下边是土气上的铜青。三藏用手摸着钟，高叫道：“钟阿！你

也曾悬挂高楼吼，也曾鸣远彩梁声。也曾鸡啼就报晓，也曾天晚送黄昏。不知化铜的道人归何处？铸铜匠作那边存？想他二命归阴府，他无踪迹你无声。”可知不止人坏，声名从此亦大倒塌。

长老高声赞叹，不觉的惊动寺里之人。那里边有一个侍奉香火的道人，他听见人语，扒起来，拾一块断砖，砖亦是半截，妙。照钟上打将去。那钟“啗”的响了一声，把个长老唬了一跌，挣起身要走，又绊着脚根，“扑”的又是一跌。长老倒在地下，抬头又叫道：“钟阿！

贫僧正然感叹你，忽的叮啗响一声。想是西天路上无人到，日久多年变作精。”

那道人赶上前，一把搀住道：“老爷请起。不干钟成精之事，却才是我打得钟响。”三藏抬头，见他的模样丑黑，道：“你莫是魑魍妖邪？我不是寻常之人，我是大唐来的，我手下有降龙伏虎的徒弟。只怕老鼠亦捉不得一个。你若撞着他，性命难存也。”道人跪下道：“老爷休怕。我不是妖邪，我是这寺里侍奉香火的道人。却才听见老爷善言相赞，就欲出来迎接，恐怕是个邪鬼敲门，故此拾一块断砖，把钟打一下压惊，方敢出来。老爷请起。”那唐僧方然正性道：“住持，险些儿唬杀我也。你带我进去。”

那道人引定唐僧，直至三层门内看处，比外边甚是不同。但见那：

青砖砌就彩云墙，绿瓦盖成琉璃殿。黄金妆圣像，白玉造阶台。大雄殿上舞青光，毗罗阁下生锐气。文殊殿，结采飞云；轮藏堂，描花堆翠。三檐顶上宝瓶尖，五福楼中平绣盖。千株翠竹摇禅榻，万种青松映佛门。碧云宫里放金光，紫雾丛中飘瑞霭。朝闻四野香风远，暮听山高画鼓鸣。应有朝阳补破衲，岂无对月了残经。又只见半壁灯光明后院，一行香雾照中庭。

三藏见了，不敢进去，叫：“道人，你这前边十分狼狈，后边这等齐

整，不惟声名两样，即寺亦前后径是两截。何也？”道人笑道：“老爷，这山中多有妖邪强寇。天色清明，沿山打劫，天阴就来寺里藏身，被他把佛像推倒垫坐，木植搬来烧火。本寺僧人软弱，没力量也，所以不能自强。不敢与他讲论。因此，把这前边破房都舍与那些强人安歇，从新另化了些施主，盖得那一所寺院。”三藏道：“原来是如此。”

正行间，又见山门上有四个大字，乃“镇海禅林”。此寺在半山之上，与报恩寺有异。才举步趺入门里，忽见一个和尚【侧批】无非法聪之类。走来。你看他怎生模样：

头戴左筓绒锦帽，一对铜圈坠耳根。身着颇罗毛线服，一双白眼亮如银。手中摇着播郎鼓^[4]，口念番经听不真。三藏原来不认得，这是西方路上喇嘛僧。喇嘛两截穿衣，亦贴“半”字。

那喇嘛和尚走出门来，看见三藏眉清目秀，额阔顶平，耳垂肩，手过膝，好似罗汉临凡，十分俊雅。好个和尚，而今已矣。他走上前扯住，满面笑嘻嘻的与他捻手捻脚，摸他鼻子，揪他耳躲，以示亲近之意。携至方丈中，行礼毕，却问：“老师父何来？”三藏道：“弟子乃东土大唐【侧批】却不是西洛。驾下钦差往西方天竺国大雷音寺拜佛取经者。【侧批】“欲往上朝，取用路经河中。”适行至宝方天晚，特奔上刹借宿一宵，【侧批】借庙一节，尽在于此。明日早行。望垂方便一二。”那和尚笑道：“不当人子！不当人子！我们不是好意要出家的，皆因父母生身，命犯华盖，家里养不住，才舍断了出家。既做了佛门弟子，切莫说脱空之话。”三藏道：“我是老实话。”和尚道：“那东土到西天，有多少路程！路上有山，山中有洞，洞内有精。想你这个单身，又生得娇嫩，那里像个取经的？”是是是，取经人岂作此事？○只此一骂，“废”字更为出奇。三藏道：“院主也见得是。贫僧一人岂能到此？我有三个徒弟，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保我弟子，所以到得上刹。”那和尚道：“三位高徒何在？”三藏道：“现在山门外伺候。”那和尚慌了道：“师父你不知，我这里有虎狼、妖贼、鬼怪伤人，白日里不敢远出，未经天晚，就关了门户。这早晚把人放在外边！”叫：“徒弟，快去请将进来。”

有两个小喇嘛儿，跑出外去，看见行者，唬了一跌；见了八戒，又是一跌；扒起来往后飞跑，道：“爷爷，造化低了！你的徒弟不见，只有三四个妖怪都是些半截怪。站在那门首也。”三藏问道：“怎么模样？”小和尚道：“一个雷公嘴，一个碓挺嘴，一个青脸獠牙，傍有一个女子，倒是个油头粉面。”菩萨自然又好似罗汉。三藏笑道：“你不认

得。那三个丑的是我徒弟，那一个女子是我打松林里救命来的。”亦是半途中得来者，但不知谁救谁的命。那喇嘛道：“爷爷呀，这们好俊师父，怎么寻这般丑徒弟？”美恶分明，瑕瑜互见。三藏道：“他丑自丑，却俱有用。你快请他进来，若再迟了些儿，那雷公嘴的有些闯祸，不是个人生父母养的，原是石头缝里迸的。○写“废”字更奇。他就打进来也。”【侧批】“好模好样忒莽戇。”

那小和尚即忙跑出，战兢兢的跪下道：“列位老爷，唐老爷请哩。”八戒笑道：“哥阿，他请便罢了，却这般战兢兢的，何也？”行者道：“看见我们丑陋害怕。”八戒道：“可是扯淡！我们乃生成的，那个是好要丑哩！”行者道：“把那丑且略收拾收拾。”呆子真个把嘴揣在怀里，低着头，牵着马，沙僧挑着担，行者在后面拿着棒，辖着那女子，一行进去，一入此门，求半截而不可复得矣。穿过了那倒塌房廊，入三层门里，拴着马，歇着担，进方丈中与喇嘛僧相见，分了坐次。那和尚入里边，引出七八十个小喇嘛来，【侧批】所谓“老的少的，村的俏的”，俱照下“小大”。见礼毕，收拾办斋管待。正是：

积功须在慈悲念，佛法兴时僧赞僧。

毕竟不知怎生离寺，且听下回分解。

妇女固不可近和尚，和尚更不可近妇女。乃以一美女却同着和尚走，其间不可复问矣。盖瓜李之嫌不分，清浊之界难辨，半世之名节，至此有玷矣。

人生斯世，必学问纯全，功行完满，忠孝节义，至死不变，方才是个美人。若半路改行，中途易辙，则美恶不分，瑕瑜互见，有如半截之美人也。然前半截之美，终不如后半截之美；而后半截之不美，大有累前半截之美也。至此前后不一，上下两样，谓非人世之一大怪哉。此半截观音之所以出现也。

废乃止也，住也，舍也，置也，堕也，大也，又残贼也，屋倾也。
看他笔笔俱仿此意。

此卷不要单看他写本题，全要看他处处埋伏下意。

此途非别，盖即《大学》之道也。此途既废，此道自难。西天不可到，至善不能止矣。

[1] 此诗中的天牌、锦屏风、观灯十五、天地分、龙虎风云会、拗马军、巫山峰十二、对子都是骨牌术语。

[2] 散盘：江湖黑话。散伙。

[3] 喷（gǒng）：掀起，翘起。

[4] 不应：犹过失，犯罪。

[5] 播郎鼓：即拨浪鼓。一种手摇的小鼓。

第八十一回

镇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众寻师

尝闻罗汉朝观音，不闻和尚送美女。同起同坐，只差同宿，幸而镇海寺犹有别院。若在荒郊野外，不知三藏又何以处此。既不舍而同来，自必不舍而同去。三众又何必汲汲以求焉？

五台山有镇海寺，原是喇嘛焚修之所，与射虎川相接。窃思此“海”字当作何解。今而后方知是镇和尚的情海、欲海，此海原无底止，而溺其中者，不能再睹人世之美。乃三藏既不慎之于前，复不醒之于后，有愧此寺也良多矣。

话表三藏师徒到镇海禅林寺，众僧相见，安排斋供。四众食毕，那女子也得些食力^[1]。渐渐天昏，方丈里点起灯来。众僧一则是问唐僧取经来历，二则是贪看那女子，“看莺莺强如做道场”，此废之所由来也。都攒攒簇簇排列灯下。三藏对那初见的喇嘛僧道：“院主，明日离了宝山，西去的路途如何？”仍承“途”字挑起。那僧双膝跪下，慌得长老一把扯住道：“院主请起，我问你个路程，你为何行礼？”那僧道：“老师父明日西行，路途平正，只是没人肯去。不须费心。只是眼下有件事儿不尴尬，一进门就要说，恐怕冒犯洪威，却才斋罢，方敢大胆奉告。老师东来，路遥辛苦，都在小和尚房中安歇【侧批】“快休题长老、方丈。”甚好，只是这位女菩萨不方便，不知请他那里睡好。”我亦急欲问之。三藏道：“院主，你不要生疑，说我师徒们有甚邪意。早间打黑松林过，撞见这个女子，绑在树上。小徒孙悟空不肯救他，是我发菩提心，将他救了到此。随院主送他那里睡去。”不然就与老僧同榻亦可。那僧谢道：“既老师宽厚，请他到天王殿里，定是李天王。就在天王爷爷身后安排个草铺，教他睡罢。”三藏道：“甚好，甚好。”遂此时，众小和尚引那女子往殿后睡去。【侧批】“拆鸳鸯在两下里。”长老就在方丈中，请众院主自在，遂各散去。三藏分付悟空：“辛苦了，早睡早起。”遂一处都睡了，不敢离侧，护着师父。渐入夜深，正是那：

玉兔高升万籁宁，天街寂静断人行。银河耿耿星光灿，鼓发樵楼趯换更。

一宵晚话。不题。

及天明了，行者起来，教八戒、沙僧收拾行囊马匹，却请师父走路。此时长老还贪睡未醒，日高三丈我犹眠，你好懒懒懒。行者近前叫声“师父”。那师父把头抬了一抬，【侧批】“不思量茶饭，懒动弹。”又不曾答应得出。行者问：“师父，怎么说？”长老呻吟道：“我怎么这般头悬眼胀，浑身皮骨皆疼？”委靡懒惰，是个不长进的病症。八戒听说，伸手去摸摸，身上有些发热。呆子笑道：“我晓得了。这是昨晚见没钱的饭多吃了几碗，倒沁着头睡，伤食了。”行者喝道：“胡说！等我问师父，端的何如？”三藏道：“我半夜之间夜亦有半，极善点缀。起来解手，不曾戴得帽子，想是风吹了。”不知是邶风是卫风，还是男风？抑亦女风也。○自己的病都用想，可知不是此病。【侧批】“风魔了张解元。”行者道：“这还说得上。如今可走得路么？”三藏道：“我如今起坐不得，怎么上马？但只误了路阿！”还想后路，不知正怕的是前途。行者道：“师父说那里话。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等与你做徒弟，就是儿子一般。你既身子不快，说甚么误了行程，便宁耐几日何妨。”兄弟们都伏侍着师父，不觉的早尽午来昏又至，良宵才过又侵晨。

光阴迅速，早过了三日。那一日，师父欠身起来叫道：“悟空，这两日病体沉痾，又一病关索，废得利害。【侧批】“这相思害杀我也。”不曾问得你。那个脱命的女菩萨，可曾有人送些饭与他吃？”行者笑道：“你管他怎的，答的极是。不慕西天的道路，却问女子的饥渴，如此用心，无怪其怎管不到也。且顾了自家的病着。”又岂知同病相怜。【侧批】“休为翠幃馆帐一佳人，误了你玉堂金马三学士。”三藏道：“正是，正是。你且扶我起来，取出我的纸、笔、墨，寺里借个砚台来使使。”行者道：“要怎的？”长老道：“我要修一封书，并关文封在一处，你替我送上长安驾下，见太宗皇帝一面。”行者道：“这个容易。我老孙别事无能，若说送书，人间第一。你把书收拾停当与我，我一舡斗送到长安，递与唐王，再一舡斗转将回来，【侧批】“你既用心儿拨面撩云，我便好意儿传书递简。”你的笔砚还不干哩。但只是你寄书怎的？且把书意念念我听。念了再写不迟。”长老滴泪道：“我写着：

臣僧稽首三顿首，万岁三呼拜圣君。文武两班同入目，公卿四百共知闻。当年奉旨离东土，必援及当初取经之始，跌“半途”二字，更为明

亮。指望灵山见世尊。不料途中遭厄难，何期半路有灾迤。僧病沉痾难进步，佛门深远接天门，【侧批】人而无恒，至善不可止矣。有经无命空劳碌，启奏当今别遣人。”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取经之事，从此休矣。○如此出题，笔意尤为奇绝。○止也住也，不顾取经矣。

行者听得此言，忍不住呵呵大笑，道：“师父，你忒不济。略有些些病儿，就起这个意念。你若是病重，要死要活，只消问我。我老孙自有个本事，问道：‘那个阎王敢起心？那个判官敢出票？那个鬼使来勾取？’若恼了我，我拿出那大闹天宫之性子，又一路棍打入幽冥，捉住十代阎王，一个个抽了他的筋，还不饶他哩！”三藏道：“徒弟呀，我病重了，【侧批】“如今毒害的恁么。”切莫说这大话。”

八戒上前道：“师兄，师父说不好，你只管说好，十分不尴尬。我们趁早商量，先卖了马，典了行囊，买棺木送终散火。”半路上失散，有头无尾，废得可惜，废得更可叹。【侧批】“早寻个酒阑人散。”行者道：“呆子又胡说了。你不知道，师父是我佛如来第二个徒弟，原叫做金蝉长老。只因他轻慢佛法，该有这场大难。”八戒道：“哥阿，师父既是轻慢佛法，贬回东土，在是非海内，口舌场中，托化做人身，发愿往西天拜佛求经，遇妖精就捆，逢魔头就吊，受诸苦恼，也勾了，怎么又叫他害病？”行者道：“你那里晓得，老师父不曾听佛讲法，【侧批】与“不愿求官，有心听讲”者有异。打了一个盹，往下一试，左脚下一蹶了一粒米，下界来，该有这三日病。”八戒惊道：“相老猪吃东西泼泼撒撒的，也不知害多少年代病哩！”行者道：“兄弟，佛不与你众生为念。你又不知，人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若然则脚蹶米粒者，岂不枉用此苦耶？师父只今日一日，明日就好了。”三藏道：“我今日比昨不同，咽喉里十分作渴。你去那里有凉水寻些来我吃。”行者道：“好了，师父要水吃，便是好了。等我取水去。”【侧批】“这病患要安除，是出点风流汗。”即时取了钵盂，往寺后面香积厨取水。

忽见那些和尚一个个眼儿通红，悲啼哽咽，只是不敢放声大哭。行者道：“你们这些和尚，忒小家子样！我们住几日，临行谢你，柴火钱照日算还，怎么这等浓包^[2]！”众僧慌跪下道：“不敢，不敢。”行者道：“怎么不敢？想是我那长嘴和尚食肠大，吃伤了你的本儿也？”众僧道：“老爷，我这荒山，大大小小也有百十众和尚，每一人养老爷一日，也养得起百十日。怎么敢欺心，计较甚么食用？”行者道：“既不计较，你却为甚么啼哭？”众僧道：“老爷，不知是那山里来的妖邪在这寺

里，我们晚夜间着两个小和尚去撞钟打鼓，只听得钟鼓响罢，再不见人回。至次日找寻，只见僧帽僧鞋丢在后边园里，骸骨尚存，将人吃了。此更废的苦，求半截而不可复得矣。你们住了三日，我寺里不见了六个和尚，可谓吃和尚的祖师。故此我兄弟们不由的不怕，不由的不伤。因见你老师父贵恙，不敢传说，忍不住泪珠偷垂也。”

行者闻言，又惊又喜，道：“不消说了，必定是妖魔在此伤人也。等我与你剿除他。”众僧道：“老爷，妖精不精者不灵，一定会腾云驾雾，一定会出幽入冥。古人道得好：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老爷，你莫怪我们说，你若拿得他住哩，便与我荒山除了这条祸根，正是三生有幸了；若还拿他不住呵，却有好些儿不便处。”行者道：“怎叫做好些不便处？”那众僧道：“直不相瞒老爷说，我这荒山，虽有百十众和尚，却都只是自小儿出家的：却不似海闍黎半路里出家者。

发长寻刀削，衣单破衲缝。早晨起来洗着脸，叉手躬身，皈依大道；夜来收拾烧着香，虔心叩齿，念的弥陀。举头看见佛，莲九品，艺三乘，慈航共法云，愿见祇园释世尊；低头看见心，受五戒，度三千，生生万法中，愿悟顽空与色空。诸檀越来呵，老的小的，长的矮的，胖的瘦的，一个个敲木鱼，击金磬，挨挨拶拶^[3]，两卷《法华经》，一策《梁王忏》；诸檀越不来呵，新的旧的，生的熟的，村的俏的，一个个合着掌，瞑着目，悄悄冥冥，人只知《西厢》为奇文，不知闹斋下书，笔意实本于此。入定蒲团上，牢关月下门。一任他莺啼鸟语闲争斗，不上我方便慈悲大法乘。因此上也不会伏虎，也不会降龙；也不识的怪，也不识的精。此段是为“废”字一反。你老爷若还惹起那妖魔呵，我百十个和尚只彀他一顿饱。一则堕落我众生轮回，二则灭抹了这禅林古迹，三则如来会上全没半点儿光辉。若然则后半不美，前半亦无可取。这却是好些儿不便处。”

行者闻得众和尚说出这一端的话语，他便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高叫一声：“你这众和尚好呆哩！只晓得那妖精，就不晓得我老孙的行止么？”众僧轻轻的答道：“实不晓得。”行者道：“我今日略节说说，你们听着：

我也曾花果山伏虎降龙，我也曾上天堂大闹天宫。饥时把老君的丹略略咬了两三颗，【侧批】“腔子里热血权消渴，肺腑内生心先解馋。”渴时把玉帝的酒轻轻噉了六七钟。睁着一双不白不黑的金睛眼，天惨淡，月朦胧；拿着一条不短不长的金箍棒，来无影，去无踪。说甚

么大精小怪，那怕他惫懒**臃**。一赶赶上去，【侧批】惠明一节全在于此。跑的跑，颤的颤，躲的躲，慌的慌；一捉捉将来，铤的铤，烧的烧，磨的磨，舂的舂。【侧批】“你看半万贼兵先吓破胆。”正是八仙同过海，独自显神通。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众和尚，我拿这妖精与你看看，你才认得我老孙。”

众僧听着暗点头道：“这贼秃开大口，说大话，想是有些来历。”都一个个诺诺连声。只有那喇嘛僧道：“且住。你老师父贵恙，你拿这妖精不至紧⁴。俗语道：‘公子登筵，不醉便饱；壮士临阵，不死即伤。’你两下里角斗之时，倘贻累你师父，不当稳便⁵。”行者道：“有理，有理。我且送凉水与师父吃了再来。”掇起钵盂，着上凉水，转出香积厨，就到方丈。叫声：“师父，吃凉水哩。”

三藏正当烦渴之时，便抬起头来，捧着水，只是一吸，真个渴时一滴如甘露，药到真方病即除。【侧批】“早医可八九分不快。”行者见长老精神渐爽，眉目舒开，就问道：“师父，可吃些汤饭么？”三藏道：“这凉水就是灵丹一般，这病儿减了一半，不知人只剩得半截。有汤饭，也吃得些。”行者连声高高叫道：“我师父好了！“虑癸伪废疾”，故见水即好。要汤饭吃哩！”教那些和尚忙忙的安排，淘米煮饭，捍面烙饼，蒸馍馍，做粉汤，抬了四五桌。唐僧只吃得半碗儿米汤，妙。

【侧批】“他其实咽不下玉液金波。”行者、沙僧止用了一席，其余的都是八戒一肚餐之。家伙收去，点起灯来，众僧各散。三藏道：“我们今住几日了？”行者道：“三整日矣。明朝向晚，便就是四个日头。”

三藏道：“三日误了许多路程。”行者道：“师父，也算不得路程，明日去罢。”三藏道：“正是。就带几分病儿，也没奈何。”西天之路，岂可以无力而进耶。行者道：“既是明日要去，且让我今晚捉了妖精看。”三藏惊道：“又捉甚么妖精？”行者道：“有个妖精在这寺里，等老孙替他捉捉。”唐僧道：“徒弟呀，我的病体未可，你怎么又兴此念？倘那怪有神通，你拿他不住呵，却又不是害我？”行者道：“你好灭人威风。老孙到处降妖，你见我弱与谁的？只是不动手，动手就要赢。”三藏扯住道：“徒弟，常言说得好：遇方便时行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操心怎似存心好，争气何如忍气高。”

孙大圣见师父苦苦劝他，不许降妖，他说出老实话来道：“师父，实不瞒你说，那妖在此吃了人了。”唐僧大惊道：“吃了甚么人？”行者说道：“我们住了三日，已是吃了这寺里六个小和尚了。”大和尚未曾还

俗，小和尚先已投胎。长老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他既吃了寺内之僧，我亦僧也，好和尚还亏自道。我放你去，只但用心仔细些！”行者道：“不消说。老孙的手到就消除了。”

你看他灯光前，分付八戒、沙僧看守师父。他喜孜孜跳出方丈，竟来佛殿看时，天上有星，月还未上，那殿里黑暗暗的。他就吹出真火，点起琉璃，东边打鼓，西边撞钟。响罢，摇身一变，变做个小和尚儿，年纪只有十二三岁，披着黄绢裊衫，白布直裰，手敲着木鱼，口里念经。等到一更时分，【侧批】“一更之后，万籁无声。”不见动静。二更时分，残月才升，只听见呼呼的一阵风响。好风：

黑雾遮天暗，愁云照地昏。四方如泼墨，一派靛妆浑。先刮时，扬尘播土；次后来，倒树摧林。扬尘播土星光现，倒树摧林月色昏。只刮得嫦娥紧抱梭罗树，玉兔团团找药盆。九曜星官皆闭户，四海龙王尽掩门。庙里城隍觅小鬼，空中仙子怎腾云。地府阎罗寻马面，判官乱跑赶头巾。刮动昆仑顶上石，卷得江湖波浪混。

那风才然过处，猛闻得兰麝香熏，环佩声响，我有兰麝香环佩声，便是杀人心。即欠身抬头观看，呀！却是一个美貌佳人，故云妖女。竟上佛殿。行者口里呜哩呜喇，只情念经。那女子近前，一把搂住道：“小长老，念的是甚么经？”行者道：“许下的。”女子道：“别人都自在睡觉，你还念经怎么？”【侧批】“又何必诗向会家吟。”行者道：“许下的，如何不念？”女子搂住，与他亲个嘴【侧批】斯倖倖。道：“我与你到后面耍耍去。”行者故意的扭过头去道：“你有些不晓事。”女子道：“你会相面？”行者道：“也晓得些儿。”女子道：“你相我怎的样子？”行者道：“我相你有些儿偷生揼熟，被公婆赶出来的。”女子道：“相不着，相不着。我：

不是公婆赶逐，不因揼熟偷生。奈我前生命薄，投配男子年轻。不会洞房花烛，避夫逃走之情。可知原是淑女私奔，便留得后面金星地步。

趁如今星光月皎，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我和你到后园中交欢配鸾俦去也。”【侧批】“乞求效鸾凤。”行者闻言，暗点头道：“那几个愚僧都被色欲引诱，所以伤了性命。虽是东邻窥宋玉，得无司马挑文君。【侧批】“就是铁石人也意染情牵。”他如今也来哄我。”就随口答应道：“娘子，我出家人，年纪尚幼，却不知甚么交欢之事。”女子道：“你跟我去，我教你。”行者暗笑道：“也罢，我跟他去，看他怎生摆布。”

他两个搂着肩，携着手，出了佛殿，【侧批】“若能勾汤他一汤，早与人消灾障。”竟至后边园里。那怪把行者使个绊子腿，跌倒在地，口里“心肝哥哥”的乱叫，将手就去掐他的臊根^[6]。这个小和尚更不经吃。行者道：“我的儿，真个要吃老孙哩！”却被行者按住他手，使个小坐跌法，把那怪一辘轳掀翻在地上。颠鸾倒凤百事有。那怪口里还叫道：“心肝哥哥，【侧批】“把你做心肝般看待。”你到会跌你的娘哩！”行者暗算道：“不趁此时下手他，还到几时！正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就把手一叉，腰一躬，一跳跳起来，现出原身法象，轮起金箍铁棒，劈头就打。那怪到也吃了一惊，他心想道：“这个小和尚，这等利害！”打开眼一看，原来是那唐长老的徒弟姓孙的。他也不惧。你说这是甚么精怪？

金作鼻，雪铺毛。虽好毛片，然已有玷矣。地道为门屋，安身处处牢。养成三百年前气，曾向灵山走几遭。一饱香花和蜡烛，如来分付下天曹。托塔天王恩爱女，哪吒太子认同胞。也不是个填海鸟^[7]，也不是个戴山鳌^[8]。也不怕的雷焕剑^[9]，也不怕的吕虔刀^[10]。往往来来，一任他水流江汉阔；上上下下，那论他山耸泰恒高。你看他月貌花容娇滴滴，谁识得是个鼠老成精逞点豪。

他自恃的神通广大，便随手架起双股剑，玎玎珰珰的响，左遮右楫，随东倒西。【侧批】“一个恣情的不休，一个哑声儿厮厮。”行者虽强些，却也捞他不倒。阴风四起，残月无光，你看他两人后园中一场好杀：和尚与佳人却在后花园里交战，写“废”字奇绝。

阴风从地起，残月荡微光。闲静梵王宇，阑珊小鬼廊。后园里一片战争场，孙大士，天上圣；毛姹女，女中王；【侧批】“一个是士女班头，一个是文章魁首。”赌赛神通未肯降。一个儿扭转芳心嗔黑秃，一个儿圆睁慧眼恨新妆。两手剑飞，那认得女菩萨；一根棍打，狠似个活金刚。响处金箍如电掣，霎时铁白耀星芒。玉楼抓翡翠，金殿碎鸳鸯。猿啼巴月小，雁叫楚天长。十八尊罗汉暗暗喝采，三十二诸天个个慌张。

那孙大圣精神抖擞，棍儿没半点差池。妖精自料敌他不住，这根臊根硬挣。猛可的眉头一蹙，计上心来，抽身便走。行者喝道：“泼货那里走！快快来降！”那妖精只是不理，直往后退，等行者赶到紧急之时，即将左脚上花鞋脱下来，【侧批】“绣鞋儿刚半折。”吹口仙气，念个咒语，叫一声“变”！就变做本身模样，使两口剑舞将来，真身一幌，化阵清风而去。这却不是三藏的灾星？却是和尚的造化。他便竟撞到方

丈里，把唐三藏摄将去。云头上，杳杳冥冥，霎霎眼，就到了陷空山，此讲题面。进了无底洞。已入地狱，不知何日出头？此讲题意。叫小的们安排素筵席成亲。不题。公然成亲，则十世修行，半生贞节从此废矣。

却说行者斗得心焦性燥，闪一个空，一棍把那妖精打落下来，乃是一只花鞋。想亦见鞋底尖儿瘦也。行者晓得中了他计，连忙转身来看师父——那有个师父？只见那呆子和沙僧，口里呜哩呜哪说甚么。行者怒气填胸，也不管好歹，捞起棍来一片打，连声叫道：“打死你们！打死你们！”那呆子慌得走也没路，沙僧却是个灵山大将，见得事多，就软款温柔，近前跪下道：“兄长，我知道了。想你要打杀我两个，也不去救师父，竟自回家去哩。”行者道：“我打杀你两个，我自去救他。”沙僧笑道：“兄长说那里话。无我两个，真是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兄阿，这行囊马匹谁与看顾？宁学管鲍分金，休访孙庞斗智。自古道：‘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教父子兵。’望兄长且饶打，待天明和你同心戮力寻师去也。”行者虽是神通广大，却也明理识时，见沙僧苦苦哀告，便就回心道：“八戒、沙僧，你都起来，明日找寻师父却要用力。”那呆子听见饶了，道：“哥阿，这个都在老猪身上。”兄弟们思思想想，那曾得睡，恨不得点头唤出扶桑日，一口吹散满天星。【侧批】“纵然酬得今生志，着甚支吾此夜长。”

三众只坐到天晓，收拾要行，早有寺僧拦门来问：“老爷那里去？”行者笑道：“不好说。昨日对众夸口，说与你们拿妖精。妖精未曾拿得，倒把我个师父不见了。我们寻师父去哩。”众僧害怕道：“老爷，小可的事，倒带累老师。却往那里去寻？”行者道：“有处寻他。”众僧又道：“既去莫忙，且吃些早斋。”连忙的端了两三盆汤饭，八戒尽力吃个干净，道：“好和尚，我们寻着师父，再到你这里来耍子。”行者道：“还到这里吃他饭哩！你去天王殿里看看，那女子在否？”众僧道：“老爷，不在了，不在了。自是当晚宿了一夜，第二日就不见了。”

行者喜喜欢欢辞了众僧，着八戒、沙僧牵马挑担，竟回东走。往回活的人再不能上进。八戒道：“哥哥差了，怎么又往东行？”行者道：“你岂知道，前日在那黑松林绑的那个女子，老孙火眼金睛把他认透了，你们都认做好人。今日吃和尚的也是他，摄师父的也是他。你们救得好女菩萨！今既摄了师父，还从旧路上找寻去也。”二人叹服道：“好，好，好！真是粗中有细。去来，去来！”三人急急到于林内，只见那：

云蔼蔼，雾漫漫，石层层，路盘盘。狐踪兔迹交加走，虎豹豺狼往复钻。林内更无妖怪影，不知三藏在何端。

行者心焦，掣出棒来，摇身一变，变作大闹天宫的本相，三头六臂，六只手，理着三根棒，在林里辟哩拨喇的乱打。八戒见了道：“沙僧，师兄着了恼，寻不着师父，弄做个气心风了。”原来行者打了一路，打出两个老头儿来，一个是山神，一个是土地，上前跪下道：“大圣，山神、土地来见。”八戒道：“好灵根阿！打了一路，打出两个山神、土地；若再打一路，连太岁都打出来也。”行者问道：“山神、土地，汝等这般无礼！在此处专一结伙强盗，强盗得了手，买些猪羊祭赛你；又与妖精结掳打伙儿，把我师父掳来。如今藏在何处？快快的从实供来，免打！”二神慌了道：“大圣错怪了我耶！妖精不在小神山上，不伏小神管辖。但只夜间风响处，小神略知一二。”行者道：“既知，一一说来！”土地道：“那妖精在那正南下，离此有千里之遥。那厢有座山，唤做陷空山，山中有个洞，叫做无底洞。是那里妖精到此变化，掳去你师父也。”行者听言，暗自惊心，喝退了山神、土地，收了法身，现出本相，与八戒、沙僧道：“师父去得远了。”八戒道：“远便腾云赶去。”

好呆子！一纵狂风先起，随后是沙僧驾云，那白马原是龙子出身，驮了行李，也踏了风雾。【侧批】“归舟紧不紧，如向好似弩箭离弦。”大圣即起觔斗，一直南来。不多时，早见一座大山，阻往云脚。三人采住马，都按定云头，见那山：

顶摩碧汉，峰接青霄。周围杂树万万千，来往飞禽喳喳噪。虎豹成阵走，獐鹿打丛行。向阳处，琪花瑶草馨香；背阴方，腊雪顽冰不化。崎岖峻岭，削壁悬崖。直立高峰，湾环深涧。松郁郁，石磷磷，行人见了悚其心。打柴樵子全无影，采药仙童不见踪。眼前虎豹能兴雾，遍地狐狸乱弄风。

八戒道：“哥阿，这山如此险峻，必有妖邪。”行者道：“不消说了。山高原有怪，岭峻岂无精？”叫：“沙僧，我和你且在此，着八戒先下山凹里打听打听，看那条路好走，端的可有洞府？再看是那里开门，我们好一齐去寻师父救他。”八戒道：“老猪晦气，先拿我顶缸。”行者道：“你夜来说都在你身上，如何打仰？”八戒道：“不要嚷，等我。”呆子放下钯，空着手，跳下高山，找寻路径。

这一去，毕竟不知好歹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钟有半截，寺有半截，则人亦莫不有半截也。然人只见后半截之可悲，不知前半截之更为可惜。故曰陷空，曰无底，写“废”字尤为奇绝。

写三藏之病，岂真三藏之病，乃天下古今之通病。冉子之病力不足，孔子之病一簣未成，三藏之病即此病也。然人无不以偷闲爱懒为可乐，莫不以不厌不倦为可憎，是以改行易辙者恒多，而成名立德之士卒寡。所以通天河立一碑，荆棘岭又立一碑，以叹行人之少，而病人之多也。

“废”字之义多端，看他只拈定真僧犯奸、姹女私奔，其义已透，其他无烦再道。

《西厢》出自长春，《琵琶》实本之耐庵。可知《西游》乃传奇之祖，文章之师，后人止说实（辅）〔甫〕、汉卿，犹是其次。

[1] 食力：指腹中有食物而产生的气力。

[2] 脓包：即脓包。喻指无能或无能的人。

[3] 挨挨拶（zā）拶：拥挤的样子。

[4] 不至紧：即不要紧。

[5] 不当：即不大、不很。

[6] 臊根：男性生殖器。

[7] 填海鸟：即精卫。精卫填海事见《山海经·北山经》。

[8] 戴山鳌：传说有巨鳌背负蓬莱仙山起舞。

[9] 雷焕剑：晋代雷焕在豫章丰城监狱屋基挖得龙泉、太阿二柄宝剑。一送张华，一留自佩。

[10] 吕虔刀：三国魏刺史吕虔有一宝刀，铸工相之，以为必三公始可佩带。虔以赠王祥，祥后位列三公。祥临终，复以刀授弟王览，览后仕至大中大夫。事见《晋书·王览传》。后以此泛指宝刀。

第八十二回

姹女求阳 元神护道

忠臣易心，名士改节。画虎不成，刻鹄类鹜。凡学业之不终，功果之不熟者，无非一陷空山也。至此上进极难，下流日易，正不知坏到何等天地，下到何等底子，故曰“无底”。说得何等利害，写得何等恳切，无非为斯世励，莫不为斯人惜也。

和尚思凡，身心果然有病，而唐三藏不得称为高僧；淑女淫奔，美玉岂得无瑕，而姹女难得再为烈妇。一时泼水难收，以致终天抱恨无已。此正是：十年窗下无人问，三年谁信守孤灯。从此天堂日远，地府日近；一生名节沉大海，半世功业附东流。故曰“半途而废”。

妇女偷汉，则已废讫而不可复救。偏要偷和尚，或跟到寺里，或引在家里，写得极丑极恶，方见废得至奇至异。

却说八戒跳下山，寻着一条小路，依路前行，有五六里远近，忽见两个女怪，在那井上打水。他怎么认得是两个女怪？见他头上戴一顶一尺二三寸高的【侧批】你也掉下半天风韵。篾丝髻髻，甚不时兴。挑贴“废”字，极其异样。呆子走近前，叫声“妖怪”。那怪闻言大怒，两人互相说道：“这和尚惫懒！我们又不与他相识，平时又没有调得嘴惯，他怎么叫我们做妖怪？”那怪恼了，轮起抬水的杠子，劈头就打。

这呆子手无兵器，遮架不得，被他捞了几下，侮着头跑上山来道：“哥阿，回去罢，妖怪凶！”行者道：“怎么凶？”八戒道：“山凹内两个女妖精在井上打水，我只叫了他一声，就被他打了我三四杠子。”行者道：“你叫他做甚么的？”八戒道：“我叫他做妖怪。”行者笑道：“打得还少。”八戒道：“谢你照顾，头都打肿了，还说少哩！”行者道：“‘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移。’他们是此地之妖，我们是远来之僧，你一身都是手，也要略温存。你就去叫他做妖怪，他不打你，打我？人将礼乐为先！”乘势先将下意一挑。八戒道：“一发不晓得。”行者道：“你自幼在山中吃人，你晓得有两样木么？”八戒道：“不知是甚

么木？”行者道：“一样是杨木，一样是檀木。杨木性格甚软，巧匠取来，或雕圣像，或刻如来，妆金立粉，嵌玉装花，万人烧香礼拜，受了多少无量之福。那檀木性格刚硬，是“和”字的对面。油房里取了去做柞撒^[1]，使铁箍箍了头，又使铁锤往下打，只因刚强，所以受此苦楚。”八戒道：“哥阿，你这好话儿早与我说说也好，却不受他打了。”行者道：“你还去问他个端的。”八戒道：“这去他认得我了。”行者道：“你变化了去。”八戒道：“哥阿，且如我变了，却怎么问他？”行者道：“你变了去，到他跟前行个礼儿，看他多大年纪。若与我们差不多，叫他声姑娘；若比我们老些儿，叫他声奶奶。”全为下章写照。八戒笑道：“可是蹭蹬！这般许远的田地，认得是甚么亲！”行者道：“不是认亲，要套他的话哩。若是他拿了师父，就好下手；若不是他，却不误了我们别处干事？”八戒道：“说得有理，等我再去。”

好呆子！把钉钯撒在腰里，下山凹，摇身一变，变做个黑胖和尚。摇摇摆摆走近怪前，深深唱个大喏，道：“奶奶，贫僧稽首了。”那两个喜道：“这个和尚却好，会唱个喏儿，又会称道一声儿。”问道：“长老，那里来的？”八戒道：“那里来的。”又问：“那里去的？”又道：“那里去的。”又问：“你叫做甚么名字？”又答道：“我叫做甚么名字。”那怪笑道：“这和尚好便好，只是没来历，会说顺口话儿。”八戒道：“奶奶，你们打水怎的？”那怪道：“和尚，你不知道，我家老夫人今夜里摄了一个唐僧，在洞内要管待他；我洞中水不干净，差我两个来此打这阴阳交媾的好水，安排素果素菜的筵席，【侧批】排酒果列笙歌，伏下“礼之用”。与唐僧吃了，晚间要成亲哩。”【侧批】可不道“春宵一刻值千金”。

那呆子闻此言，急抽身跑上山，叫：“沙和尚，快拿将行李来，我们分了罢！”沙僧道：“二哥，又分怎么？”八戒道：“分了便你还去流沙河吃人，我去高老庄探亲，【侧批】“你也赧，我也赧。”哥哥去花果山称圣，白龙马归大海成龙。【侧批】舍置不顾，却是“废”字的正面。师父已在这妖精洞内成亲哩！我们都各安生理去也！”师父既已从良，徒弟焉肯守节。行者道：“这呆子又胡说了！”八戒道：“你的儿子胡说！才那两个抬水的妖精，说安排素筵席，与唐僧吃了成亲哩。”“废”字只如此写，尤为奇绝。行者道：“那妖精把师父困在洞内，师父眼巴巴的望我们去救，未必。○总然救得，亦只剩得半截，而不能再见本来之旧矣。你却在此说这样话！”八戒道：“怎么救？”行者道：“你两个牵着马，挑着担，我们跟着那两个女怪做个引子，引到那门前，一齐下手。”真个呆子只得随行。

行者远远的标着那两怪渐入深山^[2]，有一二十里远近，忽然不见。八戒惊道：“师父是日里鬼拿去了。”行者道：“你好眼力！怎么就看出他本相来？”八戒道：“那两个怪正抬着水走，忽然不见，却不是日里鬼？”行者道：“想是钻进洞去了，等我去看看。”

好大圣！急睁火眼金睛，漫山看处，果然不见动静。只见那陡崖前，有一座玲珑剔透山，山花堆五采，三檐四簇的牌楼。他与八戒、沙僧近前观看，上有六个大字，乃“陷空山前功空用。无底洞”。堕下无己。○二句写题，尤为独绝。行者道：“兄弟呀，这妖精把个架子支在这里，还不知门向那里开哩。”沙僧说：“不远，不远。好生寻。”都转身看时，牌楼下山脚下有一块大石，约有十馀里方圆，正中间有缸口大的一个洞儿，奇。爬得光溜溜的。更奇。八戒道：“哥阿，这就是妖精出入洞也。”【侧批】按下“小大由之”。行者看了，道：“怪哉！我老孙自保唐僧，瞒不得你两个，妖精也拿了些，却不见这样洞府。八戒，你先下去试试看，有多少浅深。我好进去救师父。”八戒摇头道：“这个难，这个难！我老猪身子夯夯的，若塌了脚吊下去，不知二三年可得到底哩！”下此原无了期。行者道：“就有多深么？”八戒道：“你看！”

大圣伏在洞边上仔细往下看处，咦！深阿！周围足有三百馀里。回头道：“兄弟，果然深得紧。”八戒道：“你便回去罢，师父救不得耶！”行者道：“你说那里话！莫生懒惰意，休起怠慌心。且将行李歇下，把马拴在牌楼柱上，你使钉钯，沙僧使杖，拦住洞门，让我进去打听打听。若师父果在里面，我将铁棒把妖精从内打出，跑至门口，你两个却在外面挡住。这是里应外合。打死精灵，才救得师父。”

二人遵命。行者却将身一纵，跳入洞中。只算探底子。足下彩云生万道，身边瑞气护千层。不多时，到于深远之间。那里边明明朗朗，一般的有日色，有风声，又有花草果木。行者喜道：“好去处阿！想老孙出世，天赐与水帘洞。这里也有个洞天福地。”人若不以坏处为好，如何便得废。正看时，又有一座二滴水的门楼，团团都是松竹，内有许多房舍。又想道：“此必是妖精的住处了。我且到里边去打听打听。且住，若是这般去呵，他认得我了。且变化去！”摇身捻诀，就变做一个苍蝇，轻轻的飞在门楼上听听。

只见那怪高坐在草亭内。他那模样，比在松林内救他、寺里拿他更是不同，【侧批】“比初见时庞儿越整。”越发打扮得俊了：抑亦巧容。

发盘云髻似堆鸦，身着绿绒花比甲。十对金莲刚半折，十指如同春

笋发。团圆粉面若银盆，朱唇一似樱桃滑。端端正正美人姿，月里嫦娥还喜恰^[3]。今朝拿住取经僧，便要欢娱同枕榻。六礼未成，霎时便要洞房花烛夜。○只怕先王之道，其美亦不及此。

行者且不言语，听他说甚话。少时，绽破樱桃，喜孜孜的叫道：“小的们，快排素筵席来，我与唐僧哥哥吃了成亲。”有此好处，怪不得不肯取经。行者暗笑道：“真个有这话！我只道八戒作耍子乱说哩。等我且飞进去看，寻看师父在那里。不知他心性如何的。假若被他摩弄动了呵，【侧批】“他不想姻缘想甚么。”留他在这里也罢。”舍之置之意。即展翅飞到里边看处，那东廊下，上明下暗的红纸格子里面，坐着唐僧哩。

行者一头撞破格子眼，飞在唐僧光头上丁着，叫声：“师父。”三藏认得声音，叫道：“徒弟，救我命阿！”行者道：“师父，不济呀！那妖精安排筵宴，【侧批】想是“灭寇功，举将能”。与你吃了成亲哩。或生下一男半女，【侧批】也“算崔家后代儿孙”。也是你和尚之后代，只算半途中的结局。你愁怎的？”长老闻言，咬牙切齿道：“徒弟，我自出了长安，到两界山中收你，一向西来，那个时辰动荤？那一日子有甚歪意？今被这妖精拿住，要求配偶，我若把真阳丧了，我就身堕轮回，打在那阴山背后，永世不得翻身。”其然，岂其然乎？行者笑道：“莫发誓。既有真心往西天取经，老孙带你去罢。”三藏道：“进来的路儿我通忘了。”行者道：“莫说你忘了。他这洞，不比走进来走出去的，是打上头往下钻。如今救了你，要打底下往上钻。若是造化高，钻着洞口儿，就出去了；若是造化底，钻不着，还有个闷杀的日子了。”三藏满眼垂泪【侧批】“肚肠阁落泪珠多。”道：“似此艰难，怎生是好？”行者道：“没事，没事。那妖精整治酒与你吃，没奈何，也吃他一钟，只要斟得急些儿，斟起一个喜花儿来，等我变作个螭螭虫儿，飞在酒泡之下，他把我一口吞下肚去，我就捻破他的心肝，扯断他的肺腑，弄死那妖精，你才得脱身出去。”三藏道：“徒弟，这等说，只是不当人子。”行者道：“只管行起善来，你命休矣！妖精乃害人之物，你惜他怎的？”三藏道：“也罢，也罢。你只是要跟着我。”正是那：

孙大圣护定唐三藏，取经僧全靠美猴王。

他师徒两个商量未定，早是那妖精安排停当，走近东廊外，开了门锁，叫声“长老”。唐僧不敢答应。又叫一声，又不敢答应。他不敢答应者何意？想着“口开神气散，舌动是非生”。却又一条心儿想着，若死住法儿不开口，怕他心狠，顷刻间就害了性命。正是那：

进退两难心问口，三思忍耐口问心。

正自狐疑，那怪又叫一声“长老”。唐僧没奈何，【侧批】忍耐温存这一番。应他一声道：“娘子，有！”那长老应出这一句言来，真是肉落千斤。人都说唐僧是个真心的和尚，往西天拜佛求经，怎么与这女妖精答话？此所以为怪也。不知此时正是危急存亡之际，万分出于无奈，虽是外有所答，其实内无所欲。偏说他不废，是岂不好同马之意。妖精见长老应了一声，他推开门，把唐僧搀起来，和他携手挨肩，交头接耳。你看他做出那千般娇态，万种风情。【侧批】“行近前来百媚生，兀的不引了人魂灵。”岂知三藏一腔子烦恼。行者暗中笑道：“我师父被他这般哄诱，只怕一时动心。”正是：

真僧魔苦遇娇娃，则真者不真。妖怪娉婷实可夸。岂知美人不美。淡淡翠眉分柳叶，盈盈丹脸衬桃花。绣鞋微露双钩凤，云髻高盘两鬓鸦。含笑与师携手处，香飘兰麝满袈裟。是岂“淫而不缙”者哉？

妖精搀着三藏，行近草亭道：“长老，我办了一杯酒，和你酌酌。”唐僧道：“娘子，贫僧自不用荤。”妖精道：“我知你不吃荤，因洞中水不干净，特命山头上取阴阳交媾的净水，做些素果素菜筵席，和你耍子。”唐僧跟他进去观看，果然见那：下章“斯为美”已于此反照。

盈门下，绣缠彩结；满庭中，香喷金猊。摆列着黑油垒钿桌，硃漆篋丝盘。垒钿桌上，有异样珍馐；篋丝盘中，盛稀奇素物。林檎、橄榄、莲肉、葡萄、榧柰、榛松、荔枝、龙眼、山栗、风菱、枣儿、柿子、胡桃、银杏、金橘、香橙，果子随山有；蔬菜更时新：豆腐、面筋、木耳、鲜笋、蘑菇、香蕈、山药、黄精、石花菜、黄花菜、青油煎炒；扁豆角、豇豆角，熟酱调成。王瓜、瓠子、白菜、蔓菁。镡皮茄子鹌鹑做，别种冬瓜方旦名。烂煨芋头糖拌着，白煮萝卜醋浇烹。椒姜辛辣般般美，咸淡调和色色平。如此盛设，按下“和为贵”、“斯为美”。

那妖精露尖尖之玉指，捧幌幌之金杯，满斟美酒，递与唐僧，口里叫道：“长老哥哥妙人，请一杯交欢酒儿。”【侧批】“翠袖殷勤捧玉樽，要算主人情重。”三藏羞答答的接了酒，望空浇奠，心中暗祝道：“护法诸天、五方揭谛、四值功曹，弟子陈玄奘自离东土，蒙观世音菩萨差遣列位众神，暗中保护，自然要保护你个十分欢兴也。拜雷音见佛求经。今在途中，被妖精拿住，强逼成亲，将这一杯酒递与我吃，此酒果是素酒，弟子勉强吃了，【侧批】“靡不初，鲜有终。”还得见佛成功；只怕已见不得李天王。若是荤酒，破了弟子之戒，永堕轮回之

苦。”孙大圣他却变得轻巧，在耳根后，若像一个耳报；但他说话，惟三藏听见，别人不闻。他知师父平日好吃葡萄做的素酒，教吃他一钟。那师父没奈何吃了，急将酒满斟一钟，【侧批】“若不真心耐，至心捱，怎能勾这想思苦尽甜来。”回与妖怪。果然斟起有一个喜花儿。好事近矣。行者变作个螭螭虫儿，轻轻的飞入喜花之下。那妖精接在手，且不吃，把杯儿放住，与唐僧拜了两拜，口里娇娇怯怯，叙了几句情话，却才举杯，那花儿已散，就露出虫来。妖精也认不得是行者变的，只以为虫儿，用小指挑起，往下一弹。

行者见事不谐，料难入他腹，即变做个饿老鹰，真个是：

玉爪金睛铁翻，雄姿猛气转云。妖狐狡兔见他昏，千里山河时遁。饥处迎风逐雀，饱来高贴天门。老拳钢硬最伤人，得志凌霄嫌近。夫妻不和，便有些不美。

飞起来，轮开玉爪；响一声，掀翻桌席。把些素果素菜，盘碟家火，尽皆摔碎，【侧批】“一个变了卦。”撇却唐僧，飞将出去。唬得妖精心胆皆裂，唐僧的骨肉通酥。妖精战战兢兢，搂住唐僧道：“长老哥哥，此物是那里来的？”三藏道：“贫僧不知。”妖精道：“我费了许多心，安排这个素宴，与你耍耍；却不知这个扁毛畜生，从那里飞来，把我的家伙打碎。”【侧批】是你无缘，小僧薄倖。众小妖道：“夫人，打碎家伙犹可，将些素品都泼散在地，秽了怎用？”三藏分明晓得是行者弄法，他那里敢说。那妖精道：“小的们，我知道了，想必是我把唐僧困住，天地不容，故降此物。你们将碎家伙拾出去，另安排些酒肴，不拘荤素，我指天为媒，指地作订，然后再与唐僧成亲。”【侧批】孙飞虎你且是我大恩人也。依然把长老送在东廊里坐下。不题。【侧批】“依旧夜来萧寺寡，何曾今夕洞房春。”

却说行者飞出去，现了本相，到于洞口，叫声“开门”！八戒笑道：“沙僧，哥哥来了。”他二人撒开兵器，行者跳出。八戒上前扯住道：“可有妖精？可有师父？”行者道：“有，有，有！”八戒道：“师父在里边受罪哩？绑着是捆着？要蒸是要煮？”行者道：“这个事倒没有，只是安排素宴，要与他干那个事哩。”八戒道：“你造化！你造化！你吃了陪亲酒来了？”行者道：“呆子阿，师父的性命也难保，吃甚么陪亲酒！”八戒道：“你怎的就来了？”【侧批】“些时还不受你说媒红，吃他谢亲酒。”行者把见唐僧，施变化的上项事说了一遍。道：“兄弟们，再休胡思乱想。师父已在此间，老孙这一去，一定救他出来。”复翻身入里面，还变做个苍蝇儿，丁在门楼上听之。

只闻得这妖怪气哼哼的，在亭子上分付：“小的们，不论荤素，拿来烧纸，我借烦天地为媒订，【侧批】“陈水陆，列先灵。”务要与他成亲。”行者听见，暗笑道：“这妖精，全没一些儿廉耻！青天白日，把个和尚关在家里摆布的。呜呼，李天王安在，三太子又安在。【侧批】“香美娘处分花木瓜。”且不要忙，等老孙再去看看。”“嚶”的一声，飞在东廊之下。只见那师父坐在里边，清滴滴腮边泪淌。行者钻将进去，丁在他头上，只叫声“师父”。长老认得声音，跳起来，咬牙恨道：“猢猻阿，别人胆大，还是身包胆；你的胆大，就是胆包身。你弄变化神通，打破家伙，能值几何！斗得那妖精淫兴发了，那里不分荤素安排，定要与我交媾，此事怎了？”红娘云：老着脸。【侧批】“不费半丝红线，已就一世前程。”行者暗中陪笑道：“师父莫怪，有救你处。”唐僧道：“那里救得我？”行者道：“我才一翅飞上去时，见他后边有个花园，你哄他往园里去耍子，我救了你罢。”唐僧道：“园里怎么样救？”行者道：“你与他到园里，走到桃树边，就莫走了。等我飞上桃枝，变作个红桃子。你要吃果子，先拣红的儿摘下来——红的是我。他必然也要摘一个，你把红的定要让他。他若一口吃了，我却在他肚里，姹女肚上已不容有和尚，而况肚里，丑极。等我捣破他的皮袋，扯断他的肝肠，弄死他，你就脱身了。”三藏道：“你若有手段，就与他赌斗便了，只要钻在他肚里怎么？”行者道：“师父，你不知趣。妙。他这个洞，若好出入，便可与他赌斗；只为出入不便，曲道难行，若就动手，他这一窝子老老小小，连我都扯住，却怎么了？须是这般摔手干，大家才得干净。”三藏点头听信，只叫：“你跟定我。”行者道：“晓得，晓得。我在你头上。”

师徒们商量定了，三藏才欠起身来，双手扶着那格子叫道：“娘子，娘子！”那妖精听见，笑嘻嘻的跑近跟前道：“妙人哥哥，有甚话说？”三藏道：“娘子，我出了长安，一路西来，无日不山，无日不水。昨在镇海寺投宿，偶得伤风重疾，今日出了汗，不是缠出葫芦汁，定是出了点风流汗。略才好些；又蒙娘子盛情，携来仙府，只得坐了这一日，又觉心神不爽。你带我往那里略散散心，耍耍儿去么？”那妖精十分欢喜道：“妙人哥哥倒有些兴趣。我和你去花园内耍耍。”叫：“小的们，拿钥匙来开了园门，打扫路迳。”众妖都跑去开门收拾。

这妖精开了格子，搀出唐僧。你看那许多小妖，都是油头粉面，袅娜娉婷，簇簇拥拥，【侧批】“我是个多愁多病身，怎当他倾国倾城貌。”与唐僧竟上花园而去。好和尚！他在这绮罗队里无他故，锦绣丛中作痴聋。若不是这铁打的心肠朝佛去，第二个酒色凡夫也取不得经。

一行都到了花园之外，那妖精俏语低声叫道：“妙人哥哥，这里耍耍，花间戏耍，妙不可言。真可散心释闷。”唐僧与他携手相搀，同入园内。抬头观看，但见那：照下“礼之用，和为贵”，更透。

萦回曲迳，纷纷尽点苍苔；窈窕绮窗，处处暗笼绣箔。微风初动，轻飘飘展开蜀锦吴绫；细雨才收，娇滴滴露出冰肌玉质。日勺鲜杏^[4]，红如仙子晒霓裳；月映芭蕉，青似太真摇羽扇。粉墙四面，万株杨柳啭黄鹂；闲馆周围，满院海棠飞粉蝶。更看那：凝香阁、青蛾阁、解醒阁、相思阁，层层卷映，朱帘上，钩控虾须；又见那：养酸亭、披素亭、画眉亭、四雨亭，个个峥嵘，华扁上，字书鸟篆。看那浴鹤池、洗觞池、怡月池、濯缨池，青萍绿藻辉金鳞；又有玉墨轩、异箱轩、适趣轩、慕云轩，玉斗琼卮浮绿蚁^[5]。池亭上下，有太湖石、紫英石、鹦落石、锦川石，青青栽着虎须蒲；轩阁东西，有木假山、翠屏山、啸风山、玉芝山，处处丛生凤尾竹。茶蘼架、蔷薇架，近着秋千架，浑如锦帐罗帏；松柏亭、辛夷亭，对着木香亭，相似碧城绣幙。芍药栏，牡丹丛，朱朱紫紫斗秾华；夜合台，茉莉槛，岁岁年年生妩媚。涓涓滴露紫含笑，堪画堪描；艳艳烧空红拂桑，宜题宜赋。论景致，休夸阆苑蓬莱；怪不得没人取经，不谓半途中有此佳境。较芳菲，不数姚黄魏紫^[6]。若到三春闲斗草^[7]，园中只少玉琼花。

长老携着那怪步赏花园，看不尽的奇葩异卉。行过了许多亭阁，真个是渐入佳境。刘阮到天台。忽抬头，到了桃树林边，行者把师父头上一掐，那长老就知。行者飞在桃树枝儿上，摇身一变，变作个红桃儿，其实红得可爱。长老对妖精道：“娘子，你这苑内花香，枝头果熟，苑内花香蜂竞采，枝头果熟鸟争衔。恁其蜂喧蝶混。怎么这桃树上果子青红不一，何也？”妖精笑道：“天无阴阳，日月不明；地无阴阳，草木不生；人无阴阳，不分男女。这桃树上果子，向阳处有日色相烘者先熟，故红；背阴处无日者还生，故青。火候不到，故此半熟半生。此阴阳之道理也。”三藏道：“谢娘子指教。其实贫僧不知。”即向前伸手摘了个红桃，妖精也去摘了一个青桃。三藏躬身，将红桃捧与妖怪道：“娘子，你爱色，请吃这个红桃，拿青的来我吃。”妖精真个换了，且暗喜道：“好和尚阿！【侧批】“看你个离魂倩女，怎生（的）掷果潘安。”果是个真人！一日夫妻未做，却就有这般恩爱也。”那妖精喜喜欢欢的把唐僧亲敬，【侧批】“张君瑞便当钦敬。”这唐僧把青桃拿过来就吃；那妖精喜相陪，把红桃儿张口便咬。启朱唇，露银牙，【侧批】“樱桃红破，玉粳白露。”未曾下口，原来孙行者十分性急，毂辘一个跟头，翻入他咽喉之下，径到肚腹之中。妖精害怕，对三藏道：“长

老呵，这个果子利害！怎么不容咬破，就滚下去了？”三藏道：“娘子，新开园的果子爱吃，所以去得快了。”妖精道：“未曾吐出核子，他就撵下去了。”三藏道：“娘子意美情佳，喜吃之甚，所以不及吐核就下去了。”

行者在他肚内复了本相，叫声：“师父，不要与他答嘴，老孙已得了手也。”三藏道：“徒弟，方便着些。”妖精听见道：“你和那个说话哩？”三藏道：“和我徒弟孙悟空说话哩。”妖精道：“孙悟空在那里？”三藏道：“在你肚内哩。肚里已有小和尚，妙不可言。却才吃的那个红桃子不是？”妖精慌了，道：“罢了！罢了！这猴头钻在我肚内，我是死也！孙行者，你千方百计的钻在我肚内怎的？”【侧批】岂不“点污了小姐清白”。行者在里边恨道：“也不怎的，只是吃了你的六叶连肝肺，三毛七孔心，五脏都淘净，弄做个椰子精。”奇闻。○废得特不像样。妖精听说，唬得魂飞魄散，【侧批】“魂离壳，这祸灭身。”战战兢兢的把唐僧抱住，道：“长老呵，我只道

夙世前缘系赤绳，鱼水相和两意浓。不料鸳鸯今拆散，何期鸾凤又西东。蓝桥水涨难成事，佛庙烟沉嘉会空。着意一场今又别，何年与你再相逢？”

行者在他肚内听见说时，只怕长老慈心，又被他哄了，便就轮拳跳脚，支架子，理四平，几乎把个皮袋儿捣破了。那妖精忍不得疼痛，倒在尘埃，半晌家不敢言语。说不得矣。行者见不言语，想是死了，却把手略松一松，他又回过气来，叫：“小的们在那里？”原来那些小妖自进园门来，各人知趣，都不在一处，各自去采花斗草，任意随心耍子，让那妖精与唐僧【侧批】只为“你有恩有义心中客，回避他无事无非廊下僧”。两个自在叙情儿。只此一笔，便已写透其中之事。忽听得叫，却才都跑将来，又见妖精倒在地上，面容改色，口里哼哼的爬不动，连忙搀起，围在一处道：“夫人，怎的不好？想是急心疼了？”妖精道：“不是，不是！你莫要问我，肚内已有了人也！先插此句，使下文便开交不得。快把这和尚送出去，留我性命。”那些小妖真个都来扛抬。行者在肚内叫道：“那个敢抬！要便是你自家献我师父出去，出到外边，我饶你命！”那怪也没及奈何，只是惜命之心急，挣起来，把唐僧背在身上，妙。若以授受不亲之礼相责，其罪又不知怎样。【侧批】“好煞人，无干净。”往外就走。小妖跟随道：“老夫人，往那里去？”妖精道：“‘留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没处下金钩。’把这厮送出去，等我别寻一个头儿罢。”其心还不已，故曰“无底”。

好妖精！一纵云光，直到洞口，又闻得“叮叮噹噹”兵刃乱响。三藏道：“徒弟，外面兵器响哩。”行者道：“是八戒揉钯哩！你叫他一声。”三藏便叫：“八戒！”八戒听见道：“沙和尚，师父出来也。”已成药查，不知如何还见徒弟？二人掣开钯杖，妖精把唐僧驮出。咦！正是：

心猿里应降妖怪，土木同门接圣僧。

毕竟不知那妖精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问：三藏的病，不知几时痊愈？曰：自入洞以来，已打破此中疑团，识得宇宙世事，胸中之郁结已不知消归何有矣。

此卷将题面竭力发挥，以见三藏之品行有亏，姹女之名节已坏。一生之学业徒劳，半世之功苦空用，则废之至极而无以复加矣。至成亲一事，虽未显然明露，然而神气到处，则已无不到此。所以为奇，此更觉其为妙也。

天高西北，地陷东南，此万水之所以朝东也。学者由东及西，以见君子下学而上达之意。乃三藏懒于前进，乐于东归，由水之就下，所以见水即好，盖不作上进之士，忽为下达之流。前为阳世之人，此已作阴司之鬼。交媾一语，正见其为人鬼的关头，方见“废”字之妙，须要记得是半路，更见其妙。

善食物者食其味，不善食者食其肉。善读书者读其神，不善读者读其文。若读了此回，犹说唐僧元阳未破，全体未亏者，非惟不如其味，亦并不识其文也。

大学之道，原期止于至善，岂可废而不进？若半途而废者，至善无复有望矣。故特特拈出，以为学者之一鉴。

一部气禀人欲二十五篇，其中有有益于《大学》之道者，有碍于《大学》之道者。总之，有益者固要勉，有碍者务必去。是以条条摘出，以为学者趋避之要务也。

成亲按下“礼”字，阴阳交媾按下“和”字。婚礼虽定自先王，此地却废诸和尚。笔笔只写本题，处处已照定下意。

[1] 杓撒：榨油用的木楔。

[2] 标：盯。

[3] 喜恰：和悦可爱。

[4] 勺：通“灼”。照亮。

[5] 绿蚁：酒面上浮起的绿色泡沫。亦借指酒。

[6] 姚黄魏紫：牡丹花的两个名贵品种。姚黄为千叶黄花，出于民姚氏家；魏紫为千叶肉红花，出于魏相 仁溥家。

[7] 斗草：一种古代游戏。竞采花草，比赛多少优劣。

第八十三回

心猿识得丹头 姹女还归本性

夫人以观音见称，美则美矣，何以有半截之名？盖学问之道，必须全始全终，身心无玷，方是个全美。乃三藏不思前进，忽想东归，则是善于前者，尚未善于后，所谓“遵道而行，半途而废”也。不惟半世空劳，正见其前后两样，谓非半截之美人哉。

首鼠两端，前后故是两样，此所以为半截之怪也。此时姹女不得复姓李，三藏又焉能再为唐？盖原借此以写半途而废，非谓半途而废者，必尽有此一端也。

姹女原美，自为金鼻，则美玉有玷，面貌殊属可憎。盖一好不足以遮百丑，一丑深足以累百美，而夫人不得为美人矣。诨“半”字奇绝。但人不肯随天王上升，却要随夫人入土，求为金鼻地涌而不可复得矣。

却说三藏着妖精送出洞外，沙和尚近前问曰：“师父出来，师兄何在？”八戒道：“他有算计，必定贴换师父出来也。”非复从前之唐僧矣。三藏用手指着妖精道：“你师兄在他肚里哩。”八戒笑道：“腌脏杀人！想进去的还不知是那个。在肚里做甚？出来罢！”行者在里边叫道：“张开口，等我出来。”那怪真个把口张开。行者变得小小的，**跏**在咽喉之内¹，正欲出来，又恐他无理来咬，即将铁棒取出，吹口仙气，叫“变”！变作个枣核钉儿，撑住他的上腭子，把身一纵，跳出口外，妙。方才入焉，小和尚便已出世。就把铁棒顺手带出，把腰一躬，还是原身法象，举起棒来就打。那妖精也随手取出两口宝剑，女妖为魔，原不过是两口剑，其余不足畏也。叮噹架住，两个在山头这场好杀：

双舞剑飞当面架，金箍棒起照头来。一个是天生猴属心猿体，一个是地产精灵姹女骸。他两个，恨冲怀，喜处生仇大会垓。那个要取元阳成配偶，这个要战纯阴结圣胎。棒举一天寒雾漫，剑迎满地黑尘筛。因长老，拜如来，恨苦相争显大才。水火不投母道损，阴阳难合各分开。两家斗罢多时节，地动山摇树木摧。佛印播（蕉）〔椒〕，三光俱动

矣。

八戒见他们赌斗，口里絮絮叨叨，反恨行者，转身对沙僧道：“兄弟，师兄胡缠。方才在他肚里轮起拳来，送他一个满腔红，爬开肚皮钻出来，却不了帐！怎么又从他口里出来，却与他争战，让他这等猖狂！”沙僧道：“正是。却也亏了师兄，深洞中救出师父，返又与妖精厮战。且请师父自家坐着，我和你各持兵器助助大哥，打倒妖精去来。”八戒摆手道：“不，不，不！他有神通，我们不济。”沙僧道：“说那里话！都是大家有益之事。虽说不济，却也放屁添风。”

那呆子一时兴发，掣了钉钯，叫声：“去来！”他两个不顾师父，一齐驾风赶上，举钉钯，使宝杖，望妖精乱打。那妖精战行者一个尚是不能，又见他二人，怎生抵敌，急回头抽身就走。行者喝道：“兄弟们赶上！”那妖精见他们赶上来，即将右脚上花鞋脱下来，吹口仙气，念个咒语，叫“变”！即变作本身模样，使两口剑舞将来；将身一幌，化一阵青风径直回去。这番也只说战他们不过，顾命而回。岂知又有这般样事，也是三藏灾星未退，他到洞门前牌楼下，却见唐僧在那里独坐哩，他就近前一把抱住，不抱秀才，却单抱和尚，废得异样。抢了行李，咬断缰绳，连人和马，【侧批】“扯杀了意马心猿。”复又摄将进去。不题。

且说八戒闪个空，一钯把妖精打落地，乃是一只花鞋。不走西天路，却去闹花鞋，是岂和尚之本经。行者看见道：“你这两个呆子，看师父罢了，谁要你来帮甚么功？”八戒道：“沙和尚，如何么？我说莫来。这猴子好的有些夹脑风，我们替他降了妖怪，返落得他生报怨。”行者道：“在那里降了妖怪？那妖怪昨日与我战时，使了一个遗鞋计哄了。一双花鞋，前后亦分作两半。你们走了，不知师父如何，我们快去看看。”三人急回来，果然没了师父，连行李白马一并无踪。慌得个八戒两头乱跑，沙僧前后跟寻，孙大圣亦心焦性燥。正寻觅处，只见那路傍边斜蹶着半截儿缰绳，看他处处抱定“半”字，一笔不松。他一把拿起，止不住眼中流泪，放声叫道：“师父阿，我去时辞别人和马，回来只见这些绳。”是为“废”字一叹。正是那：见鞍思俊马，滴泪想亲人。八戒见他垂泪，吓得仰天大笑。行者骂道：“你这个夯货！又要散火哩！”八戒又笑道：“哥阿，不是这话。师父一定又被妖精摄进洞去了。常言道：‘事无三不成。’你进洞两遭了，【侧批】“虽是去两遭，敢不如这番。”再进去一遭，管情救出师父来也。”行者揩了眼泪道：“也罢，我还进去。你两个没了行李马匹耽心，却好生把守洞口。”

好大圣！即转身跳入里面，不施变化，就是本身法相。真个是：

古怪别腮心内强，自小为怪神力壮。高低面赛马鞍桥，眼放金光如火亮。浑身毛硬似钢针，虎皮裙系明花响。上天撞散万云飞，下海混起千层浪。当天倚力打天王，挡退十万八千将。官封大圣美猴精，手中惯使金箍棒。今日西方任显能，复来洞内扶三藏。

你看他停住云光，竟到了妖精宅外，见那门楼门关了，【侧批】“门掩了（黎）〔梨〕花深院。”不分好歹，轮铁棒一下拽开，闯将进去。那里边静悄悄，全无人迹。东廊下不见唐僧。亭子上桌椅与各处家伙一件也无。原来他的洞内，周围有三百馀里，妖精巢穴甚多。前番摄唐僧在此，被行者寻着；今番摄了，又怕行者来寻，当时搬了，【侧批】“春光在眼前，奈玉人不见。”不知去向。废得已无踪影。文势至此已完，以下收煞馀文，以起下意。恼得这行者跌脚捶胸，放声高叫道：“师父阿，你是个晦气转成的唐三藏，灾殃铸就的取经僧。噫！这条路且是走熟了，如何不在？却教老孙那里寻找也！”【侧批】“把一座梵王宫，化作了武陵（园）〔源〕。”

正是吆喝爆燥之间，忽闻得一阵香风扑鼻，他回了性【侧批】“兰麝香仍在。”道：“这香烟是从后面飘出，想是在后头哩。”拽开步，提着铁棒，走将进去看时，也不见动静，只见有三间倒坐儿^[2]，近后壁却铺一张龙吞口雕漆供桌，桌上有一个大流金香炉，炉内有香烟馥郁，那上面供养着一个大金字牌，牌上写着“尊父李天王位”；即先王也。略次些儿写着“尊兄哪吒三太子位”。回照法律，正为“礼”字一吊。奇思妙想，真有鬼神不测之妙。行者见了，满心欢喜，也不去搜妖怪，找唐僧，把铁棒捻作个绣花针儿，插在耳躲里，轮开手，把那牌子并香炉拿将起来，返云光，竟出门去。至洞口，唏唏哈哈，笑声不绝。

八戒、沙僧听见，掣放洞口，迎着行者道：“哥哥这等欢喜，想是救出师父也？”行者笑道：“不消我们救，只问这牌子要人。”八戒道：“哥阿，这牌子不是妖精，又不会说话，怎么问他要人？”行者放在地下道：“你们看。”沙僧近前看时，上写着“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位”。【侧批】这位礼部尚书不知亦是五句。上因病身亡，伏后“敬上天”。沙僧道：“此意何也？”行者道：“这是那妖精家供养的。我闯入他住居之所，见人迹俱无，惟有此牌。想是李天王之女，三太子之妹，思凡下界，假扮妖邪，将我师父摄去。不问他要人，却问谁要？你两个且在此把守，等老孙执此牌位，竟上天堂，玉帝前告个御状，教天王爷儿们还我师父。”八戒道：“哥阿，常言道：‘告人死罪得

死罪。’须是理顺，方可为之。【侧批】“到底干连着自己皮肉。”况御状又岂是可轻易告的？你且与我说，怎的告他。”行者笑道：“我有道理。我把这牌位、香炉做个证见，另外再备纸状儿。”八戒道：“状儿上怎么写？”行者道：

告状人孙悟空，年甲在牒，系东土唐朝西天取经僧唐三藏徒弟。告为假妖摄陷人口事。彼有托塔天王李靖同男哪吒太子，闺门不谨，只讲得一面，便已留得“和”字地步。走出亲女，在下方陷空山无底洞变化妖邪，迷害人命无数。今将吾师摄陷曲遂之所，渺无寻处。真乃异事非常。若不状告，切思伊父子不仁，故纵女氏成精害众。伏乞怜准，行拘至案，收邪救师，明正其罪，深为恩便。有此上告。忽然兴辞，正与前官司相应。

八戒、沙僧闻其言，十分欢喜，道：“哥阿，告的有理，必得上风。切须早来，【侧批】“若到官司详察，整备细皮肤一顿打。”稍迟，恐妖精伤了师父性命。”行者道：“我快，我快！多时饭熟，少时茶滚就回。”

好大圣！执着这牌位、香炉，将身一纵，驾祥云直至南天门外。时有把天门的大力天王与护国天王见了行者，一个个都控背躬身，不敢拦阻，让他进去。直至通明殿下，有张、葛、许、丘四大天师迎面作礼道：“大圣何来？”行者道：“有纸状儿，要告两个人哩！”天师吃惊道：“这个赖皮，不知要告那个？”无奈，将他引入凌霄殿下启奏。蒙旨宣进，行者将牌位、香炉放下，朝上礼毕，将状子呈上。葛仙翁接了，铺在御案。玉帝从头看了，见这等这等，即将原状批作圣旨，宣西方长庚太白金星，领旨到云楼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行者上前奏道：“望天主好生惩治，不然，又别生事端。”玉帝又分付：“原告也去。”行者道：“老孙也去？”四天师道：“万岁已出了旨意，你可同金星去来。”

行者真个随着金星，纵云头，早至云楼宫。原来是天王住宅，号云楼宫。金星见宫门首有个童子侍立，那童子认得金星，即入内报道：“太白金星老爷来了。”天王遂出迎迓。又见金星捧着旨意，即命焚香。及转身，又见行者跟入，天王即又作怒。你道他作怒为何？当年行者大闹天宫时，玉帝曾封天王为降魔大元帅，封哪吒太子为三坛海会之神，帅领天兵，收降行者，屡战不能取胜。还是五百年前败阵的仇气，有些恼他，故此作怒。道破不和，是反挑下意。他且忍不住道：“老长庚，你赍得是甚么旨意？”金星道：“孙大圣告你的状子。”天理都是告得，都可告得。此所以为奇书，而真不愧为奇书也。那天王本是烦恼，只听见说个“告”字，一发雷霆大怒，道：“他告我怎的？”金星道：“告

你假妖摄陷人口事。你焚了香，请自家开读。”

天王遂接了旨意，设了香案，望空谢恩拜毕，展开旨意看了。原来是这般这般，如此如此，狠得他手扑着香案道：“这个猴头，他也错告我了！”金星道：“且息怒。现有牌位、香炉在御前作证，说是你亲女哩。”天王道：“我止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小儿名金吒，侍奉如来，做前部护法。二小儿名木吒，在南海随观世音做徒弟。三小儿名哪吒，在我身边，早晚随朝护驾。一女年方七岁，“小大”二字，亦极透亮。名贞英，人事尚未省得，如何会做妖精！不信，抱出来你看。此时有理亦难分辩。这猴头着实无礼！不惟不和，亦并无礼，全然反起下意。且莫说我是天上元勋，封受先斩后奏之职；就是下界小民，也不可诬告。律云：诬告加三等。”叫手下：“将缚妖索把这猴头捆了！”那庭下摆列着巨灵神、鱼肚将、药叉雄帅，一拥上前，把行者捆了。

金星道：“李天王，莫闯祸阿！我在御前同他领旨意来宣你的人。你那索儿颇重，一时捆坏他，合气^[3]。”天王道：“金星阿，似他这等诈伪告扰，怎该容他？你且坐下，待我取砍妖刀砍了这个猴头，然后与你见驾回旨。”金星见他取刀，心惊胆战，对行者道：“你干事差了。御状可是轻易告的？你也不访的实，似这般乱弄，伤其性命，怎生是好？”行者全然不惧，笑吟吟的道：“老官儿放心，一些没事。老孙的买卖原是这等做，一定先输后赢。”说不了，天王轮过刀来，望行者劈头就砍。怒气泼泼，全为不和翻案。

早有那三太子赶上前，将软腰剑架住，叫道：“父王息怒。”天王大惊失色。噫！父见子以剑架刀，就当喝退，怎么返大惊失色？原来天王生此子时，他左手掌上有“哪”字，右手掌上有“吒”字，故名哪吒。这太子三朝儿就下海净身闯祸，踏倒水晶宫，捉住蛟龙，要抽筋为绦子。天王知道，恐生后患，欲杀之。哪吒奋怒，将刀在手，割肉还母，剔骨还父，还了父精母血，一点灵魂，竟到西方极乐世界告佛。佛正与众菩萨讲经，只闻得幢幡宝盖有人叫道：“救命！”佛慧眼一看，知是哪吒之魂，即将碧藕为骨，荷叶为衣，念动起死回生真言，哪吒遂得了性命。运用神力，法降九十六洞妖魔，神通广大。后来要杀天王，报那剔骨之仇。父子相夷，天理灭绝。“灭法国”三字已寓于此。天王无奈，告求我佛如来。如来以和为尚，尚即贵也，正吊下章“和尚”二字，俱作如此解。赐他一座玲珑剔透舍利子如意黄金宝塔，那塔上层层有佛，艳艳光明，唤哪吒以佛为父，解释了冤仇。【侧批】如来亦作和事老，妙极。所以称为托塔李天王者，此也。今日因闲在家，未曾托着那塔，恐

哪吒有报仇之意，故（下）〔吓〕个大惊失色。【侧批】反按不和，用典绝妙。却即回手，向塔座上取了黄金宝塔，托在手间，问哪吒道：“孩儿，你以剑架住我刀，有何话说？”

哪吒弃剑叩头道：“父王是有女儿在下界哩。”天王道：“孩儿，我只生了你姊妹四个，那里又有女儿哩？”哪吒道：“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个妖精。三百年前成怪，在灵山偷食了如来的香花宝烛，如来差我父子天兵将他拿住。拿住时，只该打死。如来分付道：‘积水养鱼终不钓，深山喂鹿望长生。’当时饶了他性命。积此恩念，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在下方供设牌位，侍奉香火。【侧批】伏后“敬上天”。不期他又成精，陷害唐僧，却被孙行者搜寻到巢穴之间，将牌位拿来，就做名告了御状。此是结拜之恩女，非我同胞之亲妹也。”

天王闻言，悚然惊呀道：“孩儿，我实忘了。他叫做甚么名字？”太子道：“他有三个名字：他的本身出处，唤做金鼻美人不美，而玉幡杆有玷。白毛皮毛虽好，然而无鼻，则亦废矣。老鼠精；首鼠两端，是个半截怪。○又相鼠有体，是为“礼”字一呼。因偷香花宝烛，改名唤做半截观音；岂是当年相见处，杏花村里短墙头。○观音虽美，可惜不全，有此一端耳。如今饶他下界，又改了唤做地涌夫人是也。”姪女改作夫人，妙不可言。○犹云若要再有出头，除非改作夫人。庶可有盖前愆，而废者亦不至有废矣。天王却才有悟，《西厢》云：“这小贱人倒也说得是，不若与了这禽兽罢。”不觉为之绝倒。放下宝塔，便亲手来解行者。行者就放起刁来，道：“那个敢解我！要便连绳儿抬去见驾，老孙的官事才赢。”慌得天王手软，太子无言，众家将委委而退。李天王亦没理，殊令人奇绝。

那大圣打滚撒赖，只要天王去见驾。天王无计可施，哀求金星说个方便。金星道：“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干事忒紧了些儿，就把他捆住，又要杀他。这猴子是个有名的赖皮，你如今教我怎的处？总见礼之不和，便有些不美。若论你令郎讲起来，虽是恩女，不是亲女，却也晚亲义重，不拘怎生折辩，你也有个罪名。”和尚故不该，天王亦不应。天王道：“老星怎说个方便，就没罪了。”金星道：“我也要和解你们，不然此事岂可见真。○续旧不废，确是后一层。却只是无情可说。”天王笑道：“你把那奏招安授官衔的事说说，他也罢了。”真个金星上前，将手摸着行者道：“大圣，看我薄面，【侧批】“看我面做情罢。”解了绳好去见驾。”行者道：“老官儿，不用解，我会滚法，一路滚，就滚到也。”金星笑道：“你这猴忒恁寡情。我昔日也曾有些恩义儿到你，我这

些些事儿，就不依我？”行者道：“你与我有甚恩义？”金星道：“你当年在花果山为怪，伏虎降龙，强消死籍，聚群妖大地猖狂，上天要擒你，也是老身力奏，降旨招安，把你宣上天堂，封你做弼马温。你吃了玉帝仙酒，后又招安，也是老身力奏，封你做齐天大圣。伤风败化，有关名节，只点此笔，便得“和”字之意。你又不守本分，偷桃盗酒，窃老君之丹，只讲“盗”字，便是“奸”字的对面。如此如此，才得个无灭无生。若不是我，你如何得到今日？”行者道：“古人说得好：死了莫与老头儿同墓。干净会揭挑人！我也只是做弼马温，闹天宫罢了，再无甚大事。依理按法看来，也不过是和奸。也罢，也罢，看你老人家面皮，【侧批】“大恩人怎做对头。”还教他自己来解。”天王才敢向前解了缚，请行者着衣上坐，一一上前施礼。礼而能和，便已直趋下意。

行者朝了金星道：“老官儿，何如？我说先输后赢，买卖儿原是这等做。其用之妙如此。快催他去见驾，莫误了我的师父。”金星道：“莫忙。弄了这一会，也吃钟茶儿去。”行者道：“你吃他的茶，受他的私，卖放犯人，轻慢圣旨，你得何罪？”金星道：“不吃茶，不吃茶！连我也赖将起来了。李天王，快走，快走！”天王那里敢去，怕他没的说做有的，放起刁来，口里胡说乱道，怎生与他折辩。周郎妙计高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天王何等体统，安得不怕？没奈何，又央金星，教说方便。金星道：“我有一句话儿，你可依我？”行者道：“绳捆刀砍之事，我也通看你面，还有甚话？你说，你说。说得好，就依你；说得不好，莫怪。”金星道：“一日官事十日打。你告了御状，说妖精是天王的女儿，【侧批】犹之崔相国之女莺莺。天王说不是。你两个只管在御前折辩，反复不已。我说天上一日，下界就是一年。这一年之间，那妖精把你师父陷在洞中，莫说成亲，若有个喜花下儿子，也生了一个小和尚儿，若有外甥，天王更要回护。却不误了大事？”行者低头想道：“是阿，我离八戒、沙僧，只说多时饭熟，少时茶滚就回，今已弄了这半会，却不迟了。”“老官儿，既依你说，这旨意如何回缴？”金星道：“教李天王点兵同你下去降妖，我去回旨。”行者道：“你怎么样回？”金星道：“我只说原告脱逃，被告免提。”行者笑道：“好阿，我倒看你面情罢了，你倒说我脱逃！教他点兵在南天门外等我，我即和你回旨缴状去。”天王害怕道：“他这一去，若有言语，是臣背君也。”行者道：“你把老孙当甚么样人？我也是个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岂又有污言顶你？”

天王即谢了行者，行者与金星回旨。天王点起本部天兵，竟出南天门外。金星与行者回见玉帝道：“陷唐僧者，乃金鼻白毛老鼠成精，假

设天王父子牌位。天王知之，已点兵收怪去了，望天尊赦罪。”玉帝已知此情，降天恩免究。行者即返云光，到南天门外，见天王、太子，布列天兵等候。噫！那些神将，风滚滚，雾腾腾，接住大圣，一齐坠下云头，早到了陷空山上。

八戒、沙僧眼巴巴正等，只见天兵与行者来了，呆子迎着天王施礼道：“累及，累及。”天王道：“天蓬元帅，你却不知，只因我父子受他一炷香，致令妖精无理，困了你师父，来迟莫怪。这个山，就是陷空山了？但不知他的洞门还向那边开？”行者道：“我这条路，且是走熟了。只是这个洞叫做个无底洞，周围有三百馀里，妖精窠穴甚多。前番我师父在那两滴水的门楼里，今番静悄悄鬼影也没个，不知又搬在何处去也。”天王道：“怪他设尽千般计，难脱天罗地网中。到洞门前再作道理。”大家就行。咦！约有十馀里，就到了那大石边。行者指那缸口大的门儿道：“兀的便是也⁴。”天王道：“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谁敢当先？”行者道：“我当先。”三太子道：“我奉旨降妖，我当先。”那呆子便莽撞起来，高声叫道：“当头还要我老猪！”天王道：“不须啰噪。但依我分摆：孙大圣和太子同领着兵将下去，我们三人在口上把守，做个里应外合，教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才显些些手段。”众人都答应了一声：“是！”

你看那行者和三太子领了兵将，望洞里只是一溜，抬头一望，果然好个洞呵：却用三太子，已暗入“礼”字之脉。

依旧双轮日月，照般一望山川。珠渊金井暖弢烟，更有许多堪羨。叠叠朱楼画阁，巍巍赤壁青田。三春杨柳九秋莲，兀的洞天罕见。此就大上写。

顷刻间，停住了云光，径到那妖精旧宅，挨门儿搜寻，吆吆喝喝，一重又一重，一处又一处，把那三百里地草都踏光了，那见个妖精？那见个三藏？都只说：“这孽畜一定是早出了这洞，【侧批】“犹古自参不透风流调法。”远远去哩。”那晓得他在那东南黑角落上，望下去，另有个小洞。洞里一重小小门，一间矮矮屋，盆栽了几种花，檐傍着数竿竹，黑气氤氲，暗香馥馥。老怪掇了三藏，搬在这里，逼住成亲。【侧批】“他两个经今月馀，只是一处宿，何必你一一搜缘由。”只说行者再也找不着，谁知他命合该休。那些小怪在里面，一个个唧唧嘈嘈，挨挨簇簇，中间有个大胆些的，伸起颈来，望洞外略看一看，一头撞着个天兵，一声嚷道：“在这里！”那行者恼起性来，捻着金箍棒，一下闯将进去。那里边窄小，窝着一窟妖精。都是些剩残废物。○小大尽在內矣。

三太子纵起天兵，一齐拥上，一个个那里去躲？

行者寻着唐僧，前言谩道苦相思，这番了却相思债。和那白马，和那行李。那老怪寻思无路，看着哪吒太子，只是战战兢兢。太子道：“这是玉旨来拿你，不当小可。非礼犯法，大干天怒。我父子只为受了你炷香，定是炷断头香。险些儿和尚拖木头——做出了寺。”既已苟合，原无再开之理，此和之所以为尚也。啐声^[5]：“天兵！取下缚妖索，把那些妖精都捆了！”老怪也少不得吃场苦楚。返云光，一齐出洞。行者口里嘻嘻嘎嘎^[6]。天王掣开洞口，迎着行者道：“今番却见恁师父也。”行者道：“多谢了！多谢了！”这是谢亲，切莫还认作别样。就引三藏拜谢天王，未去朝天子，先来拜丈人。一齣《拷艳》，其妙尽在于此。次及太子。沙僧、八戒只是要碎刷那老精。天王道：“他是奉玉旨拿的，轻易不得。我们还要去回旨哩。”一边天王同三太子领着天兵神将，押住妖精，去奏天曹，成之以礼，虽使废者不废，大抵美中不足，此所以有金鼻之名也。听候发落。《西厢》云：待至取得功名，我与你养着媳妇者。○地下忽又升天，此所以为地涌夫人也。○正起反收，方见文章之有意味。一边行者拥着唐僧，沙僧收拾行李，八戒拢马，请唐僧骑马，齐上大路。大路即礼，乃先王之道也，一笔直然煞下。【侧批】“若见些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地栖迟。”这正是：

割断丝萝离苦海，打开玉锁出樊笼。

毕竟不知前去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以一老鼠，偏有金鼻、地涌、半截观音许多的异名。初不知山西又叫孤儿，盖喻言赵武，出入藏山石窟中也。

人有半截，钟有半截，绳亦有半截，则学问功业无不有半截也。下半截固可哀，上半截更可惜。然世徒悲人之半截，而不顾己之半截，则惑矣。

本题是个半途而废，他偏写出许多的风景，无边的胜境，有如洞天福地，几令人之乐而忘返，不作西天一想矣。似此一个题目，却如此命意，如此落笔，真乃文境之开山，笔墨之创见，信非胸中别有天地，必不能有此佳境也。

废者，坏也，弃也。原再不可收救，故曰陷空无底。若照本题写去，不惟难以渡下，且于文亦甚属无味。看他想出一李天王的女儿，齐天大圣的师父，因而有此一端，实在关系不小。《西厢》云“不争与张解元参辰卯酉，便是与崔相国出乖弄丑”，所以金星和的绝妙，恕其小

过，完其大事，虽失之东隅，尚可收之桑榆。迨至西天取得真经，不惟有盖前愆，且使废物重兴，而渡下“礼之用，和为贵”，亦极其天然巧妙。

姹女其先原是美玉无瑕，故云白毛老鼠。既而有此一端，则美中不足，故云半截观音。卒至将错就错，以令其改过自新，而得再有出头之日者，此所以为金鼻，此又所以改作地涌夫人也。名有四样，意实有四层。反正顿挫，必使废而不废，方见文心之妙。

此题下文紧接“礼之用，和为贵”一节，不惟收挽处极难，渡下处尤为不易。看他即从“废”字内想出一和奸致讼，笔笔收挽本题，处处照定下意，奇思妙想，天然巧合。又闻一书亦写此题，亦是此意，但下文却与“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相接，收挽过渡处，一句一个“废”字，一笔一个“气”字。夫而后叹古人之文，真有巧夺天地造化之功，是岂寻常之笔墨所可得同日而语也。

楚王狐臭，新得美人，入门见妒，然而宠幸无比。有陷之者曰：“美人绝佳，只是鼻气不好，当谨之。”后此见王，以袖掩其鼻。王怪而问之，陷之者曰：“彼嫌王臭耳。”楚王大怒，命削其鼻，后虽补之，殊觉可憎，不得复为美人矣。此所以为金鼻之怪也。

《西游》陷空山，何以引乾元山？（哪吒下世一节）盖乾元山哪吒下世一节，正写“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也。夫礼本于天元，乃人之所得于天者，故从乾元山而来。礼即是天理，天理即是明德，故曰金光洞，言其亮堂堂地也。理本无二，又云夫道一而已矣，故其师是太乙真人。礼最图活，原本虚灵不昧，故云灵珠子。礼属心，心属南方丙丁火，故手执火尖枪，脚踏风火轮。人以礼仪为先，乃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故要作先锋，处处打头阵。礼本天地之理，乃人一生之绳墨范围，而须臾不可离者，故手执乾坤圈，身带混天绦。且克己才能复礼，故曰莲花化身，言必去其旧染之污，而方能复其本来之初也。

以次而言，礼在仁义之下，故金吒、木吒是其兄。礼居五常之内第三条，故云三太子。夫李天王兼仁义礼智信，指天理之全体而言，金吒、木吒、哪吒分贴仁义礼，指理之一端而言。然此三者俱从“理”字生出，此李天王所以为其父，而金吒、木吒、哪吒之所以为其子也。《大学》之道，有三纲领，故其化身有三头；有八条目，故又有八臂。讲“礼”字绝妙。故人不明《大学》朱注，无以识李哪吒；不识乾元山，则亦不明黄金塔、告御状，下章灭法国，不可得而解矣。此卷引来，可可照定下章，方知古人用典之妙。

白老鼠出，其年主大旱，伏后冒天致旱。

续旧不废谓之废，故结尾只挽“废”字，顺笔已落到“和”字，但前此

之废尚有尽，以后之废正无穷，此所以云“无底”也。

附录：《西厢记》

《西厢》传奇原摘此题，而为学者惜也。学者期于明新止至善，犹士子之期于中举中状元。而后已若中解元，便止而不进，则状元终不可得。以喻至善终不能止，故云“日近长安远”，终无有到之之日也。书中状元坊、草桥店，紧贴“半途”。二月十五，半万贼兵，五旬上张解元，半间儿客舍，俱是点染“半”字。《西厢》一段，极写“废”字，“河中府”三字，是为本题领脉。盖学者期于止至善，原要办一点恒心，故先许下郑恒，而来是状元坊。及到半途而废之际，恒心已不知消归何有，不过草草结局，终于此而已矣，还有甚出头，故去是草桥店。以作一篇半途之章法，予为此说，人每不信，故并录之，以为识者一笑。

[1] (guā)：跳。

[2] 倒坐：与正屋相对的房屋。

[3] 合气：赌气，怄气。

[4] 兀的：这个。

[5] 啐(hèng)声：厉声吩咐。

[6] 嘻嘻嘎(á)嘎：嬉笑欢乐声。

第八十四回

难灭伽持圆大觉 法王成正体天然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不生不灭，不灭不生，可知生者乃灭之机，灭者即生之理。无如学问浅薄，心无定见，自然为彼所灭。若孟子之闲先圣之道，孔子之温良恭俭让，彼自不能灭，不得灭。且翻然就教于我，故不有此番灭，难得有此番钦。然正惟有此番钦，则亦无虑有此番灭。

《大学》之道，盖即仁义礼智信也。看他朱紫国写仁，火云洞写义，黑水河写信，车迟国写智，惟独此章灭法国是写礼。夫礼，即法也，乃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他偏避熟就生，一切迸弃不道。只拈定一杀和尚，便又见手笔之奇妙。

礼之体虽严，礼之用却贵乎和。若杀和尚是只知有体，而不知有用矣。如此一翻，不惟文章痛快，即大义亦极其显然。

唐三藏固住元阳，阳，和也。出离了烟花苦套，套即礼也。烟花不实，按下虚夸。随行者投西前进。不觉夏时，正值那薰风初动，草薰风暖，极得“和”字之妙。梅雨丝丝。好光景：

冉冉绿阴密，风轻燕引雏。新荷翻沼面，修竹渐扶苏。芳草连天碧，山花遍地铺。溪边满插剑，榴火壮行图。

师徒四众耽炎受热，礼属火，故云炎天热地。正行处，忽见那路傍有两行高柳，柳阴中走出一个老母，右手下搀着一个小孩儿，扣定大小，便清题界。对唐僧高叫道：“和尚，不要走了，快早儿拨马东回，进西去都是死路！”唬得个三藏跳下马来，打个问讯，道：“老菩萨，古人云：‘海阔从鱼跃，天高任鸟飞。’怎么西进便没路了？”那老母用手朝西指道：“那里去有五六里远近，乃是灭法国。法即礼也。灭则有伤和气。那国王前生是笼“先王”二字。那世里结下冤仇，今世里无端造罪。二年前，许下一个罗天大愿，要杀一万个和尚。尚即贵也。礼贵于和，

而此地大伤和气，是从正面一翻。这两年，陆陆续续杀勾了九千九百九十六个无名和尚，只要等四个有名的和尚凑成一万，好做圆满哩。纯尚严肃，则自不贵温和，是只知有体而不知有用也。你们去，若到城中，都是送命王菩萨。”三藏闻言，心中害怕，战兢兢的道：“老菩萨，深感盛情，感谢不尽。但请问可有不进城的方便路儿，我贫僧转过去罢。”那老母笑道：“转不过去，转不过去。这个圈子如何出得？是为“由”字一逗。只除是会飞的，就过去了。”八戒在傍边卖嘴道^[1]：“妈妈儿，莫说黑话^[2]。我们都是会飞的。”

行者火眼金睛，其实认得好歹，那老母搀着孩儿，原是观音菩萨与善财童子，回照“义”字，正为“礼”字作衬。慌得倒身下拜，叫道：“菩萨，弟子失迎，失迎！”那菩萨一朵彩云轻轻驾起，吓得个唐长老立身无地，只情跪着磕头。八戒、沙僧也慌跪下，朝天礼拜。先点“和”字，次出“礼”字，眉目分明。一时间祥云渺渺，竟回南海而去。

行者起来，扶着师父，道：“请起来，菩萨已回宝山也。”三藏起来道：“悟空，你既认得是菩萨，何不早说？”行者笑道：“你还问话不了，我即下拜，怎么还是不早哩？”八戒、沙僧对行者道：“感蒙菩萨指示，前边必是灭法国，要杀和尚。其用不和，其体亦自有碍，是灭和尚，即是灭礼，故云“灭法”。我等怎生奈何？”行者道：“呆子休怕。我们曾遭着那毒魔狠怪，虎穴龙潭，更不曾伤损；此间乃是一国凡人，有何惧哉！只奈这里不是住处，天色将晚，且有乡村人家上城买卖回来的，看见我们是和尚，嚷出名去，不当稳便。且引师父，找下大路，寻个僻静之处，却好商议。”真个三藏依言，一行都闪下路来，到一个坑坎之下坐定。行者道：“兄弟，你两个好生保守师父，待老孙变化了，去那城中看看，寻一条僻路，连夜去也。”三藏叮嘱道：“徒弟呵，莫当小可。王法不容，你须仔细。”行者笑道：“放心，放心，老孙自有道理。”

好大圣！话毕，将身一纵，忽哨的跳在空中。怪哉：

上面无绳扯，下头没棍撑。一般同父母，他便骨头轻。

伫立在云端里，往下观看。只见那城中喜气冲融，祥光荡洋。行者道：“好个去处！是为“美”字一赞。为何灭法？”皆因不和之故。二字紧承天王父子一段来。看一会，渐渐天昏，又见那：

十字街，灯光灿烂；九重殿，香蔼钟鸣。七点皎星照碧汉，八方客

旅卸行踪。六军营，隐隐的画角才吹；五鼓楼，点点的铜壶初滴。四边宿雾昏昏，三市寒烟蔼蔼。两两夫妻归绣幕，一轮明月上东方。“十”字写到“一”字。

他想着：“我要下去，到街坊打看路径，这般个嘴脸，撞见人，必定说是和尚。等我变一变了。”捻着诀，念动真言，摇身一变，变做个扑灯蛾儿：非往火里扑，单望礼里钻。

形细翼饶轻巧，灭灯扑烛投明。本来面目化生〔成〕，腐草中间灵应。

每爱炎光触焰，忙忙飞绕无停。紫衣香翅赶流萤，最喜夜深风静。

但见他翩翩翻翻，飞向三街六市，傍房檐，近屋角。正行时，忽见那隅头拐角上一湾子人家，人家门首挂着个灯笼儿。他道：“这人家过元宵哩，怎么挨排儿都点灯笼？”他硬硬翅，飞近前来，仔细观看。正当中一家子，方灯笼上写着“安歇往来商贾”六字，下面又写着“王小二店”四字。行者才知是开饭店的。又伸头打一看，看见有八九个人，都吃了晚饭，宽了衣服，卸了头巾，洗了脚手，赤身露体，大伤体统。各各上床睡了。行者暗喜道：“师父过得去了。”你道他怎么就知过得去？他要起个不良之心，等那些人睡着，要偷他的衣服、头巾，妆做俗人进城。不以和为尚矣，翻论奇绝。噫！有这般不遂意的事！

正思忖处，只见那小二走向前分付：“列位官人，仔细些！我这里君子小人不同，各人的衣物、行李都要小心着。”你想那在外做买卖的人，那一样不仔细？又听得店家分付，越发谨慎。他都爬起来道：“主人家说得有理。我们走路的人辛苦，只怕睡着，急忙不醒，一时失所，奈何？你将这衣服、头巾、搭联都收进去，待天将明，交付与我们起身。”那王小二真个把些衣服之类，尽情都搬进他屋里去了。行者性急，展开翅就飞入里面，丁在一个头巾架上。又见王小二去门首，摘了灯笼，放下吊搭，关了门窗，却才进房，脱衣睡下。那小二有个婆子，带了两个孩子，哇哇聒噪，急忙不睡。那婆子又拿了一件破衣，补补纳纳，也不见睡。挑贴“小大”，笔意绝佳。行者暗想道：“若等这婆子睡了下手，却不误了师父？”又恐更深，城门闭了。他就忍不住，飞下去，望灯上一扑，真是：

舍身投火焰，焦额探残生。

那盏灯早已熄了。他又摇身一变，变作个老鼠，嘹嘹哇哇的叫了两声，

跳下来，拿着衣服、头巾，往外就走。那婆子慌慌张张的道：“老头子，不好了！夜耗子成精也！”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行者闻言，又弄手段拦着门，厉声高叫道：“王小二，莫听你婆子胡说！我不是夜耗子成精。明人不做暗事：不过偷盗而已。○此句已吸下“亡而为有”。吾乃齐天大圣临凡，保唐僧往西天取经。你这国王无道，特来借此衣冠，妆扮我师父。一时过了城去，就便送还。”那王小二闻言，一轂辘爬起来，黑天摸地，又是着忙的人，捞着裤子当衫子，左穿也穿不上，右套也套不上。

那大圣使个摄法，早已驾云出去，复番身，竟至路下坑坎边。三藏见星光月皎，探身凝望，见是行者来至近前，即开口叫道：“徒弟，可过得灭法国么？”行者上前，放下衣物道：“师父，要过灭法国，和尚做不成。”八戒道：“哥，你勒掯那个哩？趣而且妙，恰是不和的声气。不做和尚也容易，只消半年不剃头，就长出毛来也。”若待半年，则修得尽勾矣。行者道：“那里等得半年，眼下就都要做俗人哩。”和不得矣。那呆子慌了，道：“但你说话，通不察理。我们如今都是和尚，眼下要做俗人，却怎么戴得头巾？就是边儿勒住，也没收顶绳处。”三藏喝道：“不要打花^[3]，且干正事。端的何如？”行者道：“师父，他这城中我已看了。虽是国王无道杀僧，却倒是个真天子，城上有祥光喜气。只赞“美”字，全神俱动。城中的街道，我也认得；这里的乡谈，我也省得，会说。却才在饭店内借了这几件衣服、头巾，我们且扮作俗人进城去，借了宿，至四更天就起来，教店家安排了斋吃，捱到五更时候，挨城门而去，奔大路西行。就有人撞见扯住，也好折辩，只说是上邦钦差的，灭法王不敢阻滞，放我们来的。”沙僧道：“师兄处的最当，且依他行。”真个长老无奈，脱了褊衫，去了僧帽，穿了俗人的衣服，戴了头巾。沙僧也换了。八戒的头大，戴不得巾儿，被行者取了些针线，把头巾扯开，两顶缝做一项，与他搭在头上，拣件宽大的衣服与他穿了。然后自家也换上一套。道：“列位，这一去，把‘师父徒弟’四个字儿且收起。”无大无小，俱不由此道矣。八戒道：“除了此四字，怎的称呼？”行者道：“都作做弟兄。师父叫做唐大官儿，你叫做猪三官儿，沙僧叫做沙四官儿，我叫做孙二官儿。但到店中，你们切休言语，只让我一个开口答话。等他问甚么买卖，只说是贩马的客人。马属火，紧贴“礼”字。把这白马做个样子，说我们是十弟兄，我四个先来赁店房卖马。以少为多，是吊约而为泰。那店家必然款待我们，我们受用了，临行时，等我拾块瓦查儿，变块银子谢他，伏下虚而为盈。却就走路。”长老无奈，只得曲从。

四众忙忙的牵马挑担，跑过那边。此处是个太平境界，入更时分尚未关门。径直进去，行到王小二店门首，只听得里边叫哩：有的说我不见了头巾，有的说我不见了衣服。礼而不和，便有些不美。行者只推不知，引着他们往斜对门一家安歇。那家子还未收灯笼，即近门叫道：“店家，可有闲房儿，我们安歇？”那里边有个妇人答应道：“有，有，有！请官人们上楼。”说不了，就有一个汉子来牵马，行者把马儿递与牵进去。他引着师父从灯影儿后面径上楼门，那楼上有方便的桌椅，推开窗格，映月光齐齐坐下。只见有人点上灯来，行者拦门，一口吹息，道：“这般月亮，不用灯。”那人才下去，又一个丫环拿四碗清茶。行者接住。

楼下又走上一个妇人来，约有五十七八岁的模样，一直上楼，站着傍边问道：“列位客官，那里来的？有甚宝货？”行者道：“我们是北方来的，有几匹粗马贩卖。”那妇人道：“贩马的客人尚还小。”不足贵也。行者道：“这一位是唐大官，这一位是猪三官，这一位是沙四官，我学生是孙二官。”妇人笑道：“异姓。”行者道：“正是异姓同居。我们共有十个弟兄，我四个先来赁店房打火，还有六个在城外借歇，领着一群马，因天晚不好进城。待我们赁了房子，明早都进来了，等我卖了马才回。”那妇人道：“一群有多少马？”行者道：“大小有百十匹儿，都像我这个马的身子，却只是毛片不一。”纯为虚夸伏线。妇人笑道：“孙二官人诚然是个客纲客纪。早是来到舍下，第二个人家也不敢留你。我舍下院落宽阔，槽札齐备，草料又有，凭你几百匹马都养得下。却一件，我舍下在此开店多年，也有个贱名。先夫姓赵，不幸去世久矣，我唤做赵寡妇店。我店里三样儿待客，如今先小人，后君子，先把房钱讲定，后好算帐。”行者道：“说得是。你府上是那三样待客？常言道：‘货有高低三等价，客无远近一般看。’你怎么说三样待客？你可试说说我听。”

赵寡妇道：“我这里上中下三样。上样者：五果五菜的筵席，狮仙斗糖桌面，二位一张，请小娘儿来陪唱陪歇，此更为美。每位该银五钱，连房钱在内。”行者笑道：“相应阿！我那里五钱银子还不勾请小娘儿哩。”“中样的：合盘桌儿，只是水果，热酒筛来，凭自家猜枚行令，不用小娘儿，每位只该二钱银子。”行者道：“一发相应！下样儿怎么？”妇人道：“不敢在尊客面前说。”行者道：“也说说无妨。我们好拣相应的干。”妇人道：“下样者：没人伏侍，锅里有方便的饭，凭他怎么吃；吃饱了，拿个草儿，打个地铺，方便处睡觉；天光时，凭赐几文饭钱，决不争竞。”礼虽轻而和气更重。八戒听说道：“造化，造化。老猪

买卖到了！等我看着锅底，吃饱了饭，灶门前睡他娘。”行者道：“兄弟说那里话！你我在江湖上，那里不撰几两银子！撒诈捣虚，总为下文写照。把上样的安排将来。”那妇人满心欢喜，即叫：“看好茶来！厨下快整治东西！”遂下楼去，忙叫宰鸡宰鹅，煮腌下饭。又叫：“杀猪杀羊，今日用不了，明日也可用。看好酒。拿白米做饭，白面扞饼^[4]。”

三藏在楼上听见，道：“孙二官，怎好？他去宰鸡鹅，杀猪羊，倘送将来，我们都是长斋，那个敢吃？”行者道：“我有主张。”去那楼门边，跌跌脚道：“赵妈妈，你上来。”那妈妈上来道：“二官人，有甚分付？”行者道：“今日且莫杀生，我们今日斋戒。”不教杀生，是为“和”字一转。寡妇惊呀道：“官人们是长斋，是月斋？”行者道：“俱不是，我们唤做庚申斋。今朝乃是庚申日，当斋。只过三更后，就是辛酉，便开斋了。你明日杀生罢。如今且去安排些素的来，定照上样价钱奉上。”那妇人越发欢喜，跑下去，教：“莫宰，莫宰！取些木耳、闽笋、豆腐、面筋，园里拔些青菜做粉汤，发面蒸卷子，再煮白米饭，烧香茶！”咦！那些当厨的庖丁，都是每日家做惯的手段，霎时间，就安排停当，摆在楼上，又有现成的狮仙糖果，四众任情受用。又问：“可吃素酒？”行者道：“止唐大官不用，我们也吃几杯。”寡妇又取了一壶暖酒，他三个方才斟上，忽听得乒乓板响。行者道：“妈妈，底下倒下甚么家伙了？”寡妇道：“不是，是我小庄上几个客子送租米，来晚了，教他在底下睡，因客官到，没人使用，教他们抬轿子去院中请小娘儿陪你们。想是轿杠撞得楼板响。”行者道：“早是说哩，快不要去请。一则斋戒日期，二则兄弟们未到。索性明日进来，一家请个表子，在府上耍耍，待卖了马起身。”寡妇道：“好人！好人！又不失了和气，转到“和”字，已落正面。又养了精神。”教：“抬进轿子来，不要去请。”四众吃了酒饭，收了家伙，都散讫。

三藏在行者耳根边悄悄的道：“那里睡？”行者道：“就在楼上睡。”三藏道：“不稳便。我们都辛辛苦苦的，倘或睡着，这家子一时再有人来收拾，见我们或滚了帽子，露出光头，认得是和尚，嚷将起来，却怎么好？”行者道：“是呵。”又去楼前跌跌脚。寡妇又上来道：“孙官人，又有甚分付？”行者道：“我们在那里睡？”妇人道：“楼上好睡，又没蚊子，又是南风。大开着窗子，忒好睡觉。”行者道：“睡不得。我这猪三官儿有些寒湿气，沙四官儿有些漏肩风，唐大哥只要在黑处睡，我也有些儿羞明。此间不是睡处。”

那妈妈走下去，倚着柜栏叹气。他有个女儿，抱着个孩子，近前

道：“母亲，常言道：‘十日滩头坐，一日行九滩。’如今炎天虽没甚买卖，到交秋时，还做不了的生意哩！你嗟叹怎么？”妇人道：“儿阿，不是愁没买卖。今日晚间，已是将收铺子，入更时分，有这四个马贩子来赁店房。他要上样管待，实指望撰他几钱银子，他却吃斋，又撰不得他钱，故此嗟叹。”那女儿道：“他既吃了饭，不好往别人家去。明日还好安排荤酒，如何撰不得他钱？”妇人又道：“他都有病，怕风，羞亮，都要在黑处睡。你想家中都是些单浪瓦的房子，那里去寻黑暗处？不若舍一顿饭与他吃了，教他往别家去罢。”女儿道：“母亲，我家有个黑处，又无风色，甚好，甚好。”妇人道：“是那里？”女儿道：“父亲在日，曾做了一张大柜，那柜有四尺宽，七尺长，三尺高下，规矩准绳，写‘礼’字奇绝。里面可睡六七个人。教他们往柜里睡去罢。”妇人道：“不知可好？等我问他一声。——孙官人，舍下蜗居，更无黑处，止有一张大柜，不透风，又不透亮，往柜里睡去如何？”行者道：“好，好，好！”即着几个客子把柜抬出，打开盖儿，请他们下楼。

行者引着师父，沙僧拿担，顺灯影后，竟到柜边。八戒不管好歹，就先跳进柜去。沙僧把行李递入，搀着唐僧进去，沙僧也到里边。行者道：“我的马在那里？”傍有伏侍的道：“马在后屋拴着，吃草料哩。”行者道：“牵来！把槽抬来，紧挨着柜儿拴住。”方才进去，其用绝妙。叫：“赵妈妈，盖上盖儿，插上锁钉，锁上锁子。还替我们看看，那里透亮，使些纸儿糊糊。明日早些儿来开。”寡妇道：“忒小心了！”遂此各各关门去睡。不题。

却说他四个到了柜里，可怜阿！一则乍戴个头巾，二来天气炎热，又闷住了气，略不透风。他都摘了头巾，脱了衣服，又没把扇子，只将僧帽扑扑搨搨。你挨着我，我挤着你，浓到有二更时分，却都睡着。惟行者有心闯祸，偏他睡不着，伸过手，将八戒腿上一捻。那呆子缩了脚，口里哼哼的道：“睡了罢！辛辛苦苦的，有甚么心肠，还捻手捻脚的耍子！”行者捣鬼道：“我们原来的本钱是五千两，前者马卖了三千两，如今两搭联里现有四千两，这一群马还卖他三千两，也有一本一利。勾了！勾了！”不惟照定虚夸，亦且生发下意。八戒要睡的人，那里答对。

岂知他这店里走堂的、挑水的、烧火的素与强盗一伙，听见行者说有许多银子，他就着几个溜出去，伙了二十多个多贼，明火执杖的来打劫马贩子。冲开门进来，唬得那赵寡妇娘女们战战兢兢的关了房门，尽他外边收拾。原来那贼不要店中家伙，只寻客人。到楼上不见形迹，打着

火把，四下照看。只见天井中一张大柜，柜脚上拴着一匹白马，柜盖紧锁，掀翻不动。众贼道：“走江湖的人都有手眼。这柜势重，必是行囊财帛锁在里面。我们偷了马，抬柜出城，打开分用，却不是好！”那些贼果找起绳扛，把柜抬着就走。幌阿幌的，八戒醒了，道：“哥哥，睡罢，摇甚么？”行者道：“莫言语！没人摇。”三藏与沙僧忽地也醒了，道：“是甚人抬着我们哩？”行者道：“莫嚷！莫嚷！等他抬，抬到西天，也省得走路。”

那贼得了手，不往西去，到抬向城东，杀守门的军，打开城门出去。当时就惊动六街三市，各铺上火甲人夫^[5]，都报与巡城总兵、东城兵马司。那总兵、兵马即点人马弓兵，出城赶贼。那贼见官军势大，不敢抵敌，放下大柜，丢了白马，各自逃走。众官军不曾拿得半个强盗，只是夺下柜，捉住马，得胜而回。总兵在灯光下见那马，好马：

鬃分银线，尾鞞玉条。说甚么八骏龙驹，赛过了骠骊款段^[6]。千金市骨，万里追风。登山每与青云合，啸月浑如白雪匀。真是蛟龙离海岛，人间喜有玉麒麟。

总兵官把自家马儿不骑，就骑上这个白马，帅军兵进城，把柜子抬在总府，同兵马写个封皮封了，令人巡守，到天明启奏，请旨定夺。不题。

却说唐长老，在柜里埋怨行者道：“你这个猴头！害杀我也！若在外边被人拿住，送与灭法国王，还好折辩；如今锁在柜里，被贼劫去，又被官军夺来，明日见了国王，现现成成的开刀请杀，却不凑了他一万之数！”行者道：“外面有人！打开柜，拿出来，不是捆着，便是吊着；且忍耐些儿，免了捆吊。明日见那昏君，老孙自有对答，管你一毫儿也不伤。且放心睡睡。”

挨到三更时分，行者弄个手段，顺出棒来，吹口仙气，叫“变”！即变做三尖头的钻儿，挨柜脚两三钻，钻了一个眼子。收了钻，摇身一变，变做个蝼蚁儿，爬将出去，现原身，踏起云头，竟入皇宫门外。那国王正在睡浓之际，他使个大分身普会神法，将（两）〔左〕臂上毫毛都拔下来，吹口仙气，叫“变”！都变做〔小行者。右臂上毛，也都拔下来，吹口仙气，叫“变”！都做〕瞌睡虫。念一声“唵”字真言，教当坊土地，领众布散皇宫内院、五府六部、各衙门大小官员宅内，但有品职者，其贵可知。都与他一个瞌睡虫，人人稳睡。又将金箍棒取在手中，掂一掂，幌一幌，叫声：“宝贝，变！”即变做了百口剃头刀儿，他拿一把，分付小行者各拿一把，都去皇宫内院、五府六部、各衙门里剃头。

非是贵者无不和，正见和者无不贵也。咦！这才是：

法王灭法法无穷，法贯乾坤大道通。万法原因归一体，三乘妙相本来同。钻开玉柜明消息，布散金毫破蔽蒙。管取法王成正果，不生不灭去来空。

这半夜，剃削成功，念动咒语，喝退土地神祇，将身一抖，两臂上毫毛归伏。将剃头刀总捻成真，依然认了本性，还是一条金箍棒，收来些小之形，藏于耳内。复翻身还做蝼蚁，钻入柜内，现了本相，与唐僧守困。不题。

却说那皇宫内院宫娥彩女，天不亮起来梳洗，一个个都没了头发。穿宫的大小太监，也都没了头发。一拥齐来，到于寝宫外，奏乐惊寝，个个擒泪，不敢传言。少时，那三宫皇后醒来，也没了头发，忙移灯到龙床下看处，锦被窝中睡着一个和尚，皇后忍不住言语出来，惊醒国王。那国王急睁睛，见皇后的头光，他连忙爬起来道：“梓童，你如何这等？”皇后道：“主公亦如此也。”和尚未曾还俗，俗人皆已出家。写意独绝。那皇帝摸摸头，唬得三尸呻咋^[4]，七魄飞空，道：“朕当怎的来耶？”正慌忙处，只见那六院嫔妃、宫娥彩女、大小太监都光着头，跪下道：“无大无小，莫不由此道矣。”“主公，我们做了和尚耶！”国王见了，眼中流泪道：“想是寡人杀死和尚。”一笔回照，章法绝妙。即传旨分付：“汝等不得说出落发之事，恐文武群臣褒贬国家不正。且都上殿设朝。”

却说那五府六部合衙门大小官员，天不明，都要去朝王拜阙。原来这半夜一个个也没了头发，无人不和，无事不和也。各人都写表启奏此事。奏此由也。○只写有的，既无便已反，照定“亡而为有”。只听那：

静鞭三响朝皇帝，表奏当今剃发因。

毕竟不知那总兵官夺下柜里贼赃如何，与唐僧四众的白马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此篇短短一幅，亦极有一起落照应。和尚未尽还俗，俗人已无不出家。一反一正，笔意尤为奇绝。

凡有品职内外，大小官员无不落发为僧，便是小大由之，莫不以和为贵也。只此一笔，便已写透其中之意。

此章写意极其深奥，虽在粤东，粗有所注，其中实错误多端，今始

改正。虽未精工入妙，然于大义则庶乎其不差矣。

此篇写意处最深最细，神脉全埋伏在上回。读之不得其故，全要在上回中细味。

人每恨和尚不守清规，不循理法，莫不谓其当杀。以予观之，不足怪也。盖人生父母养下，爱如掌上之珍，成人长大，期作天下之士。于是珍馐百味吃上，绫罗锦绣穿上，明师益友教上，五经四书读上，高车驷马坐上，家人小子跟上，黄金白银用上，娇妻美妾事上，而犹每每不肯作善。彼和尚孤苦伶仃，衣单食缺，不过吃了常住的几顿粗饭，即欲望其作善，岂非大妄？

礼即法也，尚即贵也。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而此处灭法，专杀和尚，则无礼而不以和为贵矣。反论异样，正面更觉新奇，有文如此，不愧其名矣。

[1] 卖嘴：耍嘴皮子，说大话。

[2] 黑话：吓唬人的话。

[3] 打花：闲谈，说笑。

[4] 扞（gǎn）：同“擗”。以棍碾物，或用手展物，使之平展。

[5] 火甲：明代户籍制度的单位地方行政单位十户为甲，甲长称火甲。

[6] 款段：本意为马行迟缓貌。此借指马。

[7] 三尸：道家称在人体内作祟的神有三，叫“三尸”或“三尸神”，每于庚申日向天帝呈奏人的过恶。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主计吞禅

“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况西天取经，成真作圣，是岂一朝一夕之故哉？苟或矢志不坚，或始勤终怠，则此十万八千之遥，五千四十八日之久，不知几时得到，何日是了？是以同为取经，改行易辙者恒多，求其不厌不倦、得见如来之面者，卒寡则甚矣。取经不难，此恒之所以为难也。

喷云噀雾，弄出一片虚头，写得云迷五岭，雾障千山，满腹崎岖，一心诈伪。老呆鸟知此中之奥妙？然呆处在嘴上，妙处亦在嘴上。处处新奇，样样出色，读之令人哑然失笑。

喷云噀雾，总擒“虚夸”二字。行者诳八戒，正见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圈子阵、梅花计是讲“为”字，与天同寿，长生不老，紧贴“恒”字。通篇俱是白描，形容并不着一点彩色，又见一种清灵之妙。

话说那国王早朝，文武多官俱执表章启奏道：“主公，望赦臣等失仪之罪。”礼有常仪，扣定“恒”字，便已照下“敬”字。国王道：“众卿礼貌如常，有何失仪？”反挑“恒”字，以清题界。众卿道：“主公阿，不知何故，臣等一夜把头发都没了。”有者既亡，此段反笼首句。国王执了这没头发之表，下龙床对群臣道：“果然不知何故，朕宫中大小人等，一夜也尽没了头发。”君臣们都各汪汪滴泪，道：“从此后再不敢杀戮和尚也。”王复上龙位，官各立本班。王又道：“有事出班来奏，无事卷帘散朝。”只见那武班中闪出巡城总兵官，文班中走出东城兵马使，当阶叩头道：“臣蒙圣旨巡城，夜来获得贼赃一柜，又奇似宝甲一匣。○此段笼虚而为盈。白马一匹，微臣不敢擅专，请旨定夺。”国王大喜道：“连柜取来。”

二臣即退至本衙，点起齐整军馗⁴，将柜抬出。三藏在内，魂不附体，道：“徒弟们，这一到国王前，如何理说？”行者笑道：“莫嚷！我

已打点停当了，开柜时，他就拜我们为师哩。只教八戒不要争竞长短。”八戒道：“但只免杀，就是无量之福，还敢争竞哩！”

说不了，抬至朝外，入五凤楼，放在丹墀之下。二臣请国王开看，国王即命打开。方揭了盖，猪八戒就忍不住往外一跳，唬得那多官胆战，口不能言。又见孙行者搀出唐僧，沙和尚搬出行李。八戒见总兵官牵着马，走上前“咄”的一声道：“马是我的，拿过来！”吓得那官儿翻觔斗，跌倒在地。狗咬尿泡——空欢喜。四众俱立在阶中。那国王看见是四个和尚，忙下龙床，宣召三宫妃后，下金銮宝殿，同群臣拜问道：“长老何来？”三藏道：“是东土大唐驾下差往西方天竺国大雷音寺拜活佛取真经的。”国王道：“老师远来，为何在这柜里安歇？”三藏道：“贫僧知陛下有愿心杀和尚，不敢明投上国，扮俗人，夜至宝方饭店里借宿。因怕人识破原身，故此在柜中安歇。不幸被贼偷出，被总兵捉获抬来。今得见陛下龙颜，所谓拨云见日，望陛下赦放贫僧，海深恩便也。”国王道：“老师是天朝上国高僧，朕失迎迓。朕常年有愿杀僧者，曾因僧谤了朕，朕许大愿，要杀一万和尚做圆满。不期今夜皈依，教朕等为僧。如今君臣后妃发都无了，望老师勿吝高贤，愿为门下。”

八戒闻言，呵呵大笑道：“既要拜为门徒，有何贽见之礼？”国王道：“师若肯从，愿将国中财宝献上。”行者道：“莫说财宝，贫僧却说大话，恰是约而为泰。我和尚是有道之僧，你只把关文倒换了，送我们出城，保你皇图永固，福寿长臻。”笼起有恒，俱是反面。那国王听说，即着光禄寺大排筵宴，君臣同拜为师。猪八戒此时大要妆胖。即时倒换关文，求三藏改换国号。行者道：“陛下‘法国’之名甚好，但只‘灭’字不好。自经我过，可改号‘钦法国’，钦即敬也。回挽上章，已伏定下意。管教你海晏河清千代胜，风调雨顺万方安。”国王谢了恩，传旨摆銮驾送唐僧四众出城西去。君臣们秉善归真。不题。

却说长老辞别了钦法国王，在马上忻然道：“悟空，此一法甚善，大有功也！”沙僧道：“哥阿，是那里寻这许多整容匠，整容妙。虚夸原是外面粉饰。连夜剃这许多头？”行者把那施变化弄神通的事说了一遍，师徒们都笑不合口。正欢喜处，忽见一座高山阻路。唐僧勒马道：“徒弟们，你看这面前山势崔巍，切须仔细。”行者笑道：“放心，放心，保你无事。”三藏道：“休言无事。我见那山有些凶气，暴云飞，渐觉惊惶，满身麻木，神思不安。”行者笑道：“你把乌巢禅师的《密多心经》早已忘了。”三藏道：“我记得。”行者道：“你虽记得，还有四句颂子，你却忘了哩。”三藏道：“那四句？”行者道：

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心即灵山，如来就在心上。人每不求心，则如来远矣。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

三藏道：“徒弟，我岂不知？若依此四句，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行者道：“不消说了。心净孤明独照，心存万境皆清。差错些儿成懈怠，千年万载不成功。【侧批】心贵长存，不恒者焉能有望？但要一片志诚，雷音只在眼下。似你这般恐惧惊惶，神思不安，大道远矣，雷音亦远矣。中虚外实，先为“难”字一逗。且莫胡疑，随我去。”那老闻言，心神顿爽，万虑皆休。四众一同前进，不几步，到于山上。举目看时：

那山真好山，细看色班班。顶上云飘荡，崖前树影寒。飞禽淅沥^[2]，走兽凶顽。林内松千干，峦头竹几竿。吼叫是苍狼夺食，咆哮是饿虎争餐。野猿长啸寻鲜果，麋鹿攀花上翠岚。风洒洒，水潺潺，时闻幽鸟语间关^[3]。几处藤箩牵又扯，满溪瑶草杂香兰。磷磷怪石，削削峰崖。狐貉成群劣，獾猿作队顽。行客正愁多险峻，奈何古道又湾还。

师徒们怯怯惊惊，正行之时，只听得呼呼一阵风起。三藏害怕道：“风起了！”行者道：“春有和风，夏有薰风，秋有金风，冬有朔风。四时皆有风，风起怕怎的？”三藏道：“这风来得甚急，决然不是天风。”行者道：“自古来，风从地起，云自山出，怎么得个天风？”说不了，又见一阵雾起。纯弄虚头，并无实际，故曰“虚夸”。那雾真个是：

漠漠连天暗，蒙蒙匝地昏。日色全无影，鸟声无处闻。宛如混沌，仿佛似飞尘。不见山头树，那逢采药人。

三藏一发心惊道：“悟空，风还未定，如何又这般雾起？”行者道：“且莫忙。请师父下马，你兄弟二人在此保守，等我去看看是何吉凶。”

好大圣！把腰一躬，就到半空。用手搭在眉上，圆睁火眼，向下观之，果见那悬崖边坐着一个妖精。你看他怎生模样：

炳炳纹斑多采艳，昂昂雄势甚抖搜。獠牙出口如钢钻，利爪藏蹄似玉钩。金眼圆睛禽兽怕，银须倒竖鬼神愁。张狂哮吼施威猛，暖雾喷风运智谋。

又见那左右手下，有三四十个小妖摆列，他在那里逼法的喷风暖雾。轻云薄雾，其势难久。总擒虚夸，无烦逐句细疏。行者暗笑道：“我师父

也有些儿先兆。他说不是天风，果然不是，却是个妖精在这里弄喧儿哩。若老孙使铁棒往下就打，这叫做捣蒜打，打便打死了，只是坏了老孙的名头。”那行者一生豪杰，再不晓得暗算计人。他道：“我且回去照顾猪八戒照顾，教他来先与这妖精见一仗。若是八戒有本事打倒这妖，算他一功；若无手段，被这妖拿去，等我再去救他，才好出名。”原要只显得自己。他又想道：“八戒有些躲懒，不肯出头，却只是有些口紧，好吃东西。等我哄他一哄，要乖卖俏，原是哄人。看他怎么说。”

即时落下云头，到三藏前。三藏问道：“悟空，风雾处吉凶何如？”行者道：“这会却明净了，没甚风雾。”三藏道：“正是觉到退下些去了。”行者笑道：“师父，我常时间还看得好，这翻却看错了。我只说风雾之中恐有妖怪，原来不是。”三藏道：“是甚么？”行者道：“前面不远，乃是一庄村。村上人家好善，蒸的白米干饭，白面馍馍斋僧哩。

【侧批】凭空说谎，写亡而为有，绝妙。这些雾，想是那些人家蒸笼之气，也是积善之应。”挽善人是为本题领脉。八戒听说，认了真实，扯过行者，悄悄的道：“哥哥，你先吃了他的斋来的？”行者道：“吃不多儿，因那菜蔬太咸了些，不喜多吃。”一笔三层俱到。八戒道：“啐！凭他怎么咸，我也尽肚吃他一饱。十分作渴，便回来吃水。”行者道：“你要吃么？”八戒道：“正是。我肚里有些饥了，【侧批】此辈胸中原是无物。先要去吃些儿，不知如何？”行者道：“兄弟莫题。古书云：父在，子不得自专。师父又在此，谁敢先去？”八戒笑道：“你若不言语，我就去了。”行者道：“我不言语，看你怎么得去？”

那呆子吃嘴的见识偏有，走上前，唱个大喏道：“师父，适才师兄说，前村里有人家斋僧，你看这马，有些要打搅人家，便要草要料，却不费事？幸如今风雾明净，你们且略坐坐，等我去寻些嫩草儿，先喂喂马，然后再往那家子化斋去罢。”唐僧欢喜道：“好阿，你今日却怎肯这等勤谨？快去快来。”那呆子暗暗笑着便走。行者赶上扯住道：“兄弟，他那里斋僧，只斋俊的，不斋丑的。”八戒道：“这等说，又要变化了。”行者道：“正是。你变变儿去。”好呆子！他也有三十六般变化，走到山凹里，捻着诀，念动咒语，摇身一变，变做个矮胖和尚，八戒也要妆胖，更妙。【侧批】不止改变嘴脸，亦且尽失其常形。手里敲个木鱼，口中哼阿哼的，又不会念经，只哼的是“上大人”^[4]。

却说那怪物收风敛雾，号令群妖，在于大路口上，摆开一个圈子阵，专等行客。设成圈套，专以哄人。这呆子晦气，不多时，撞到当中，被群妖围住，这个扯住衣服，那个扯着丝绦，推推拥拥，一齐下

手。八戒道：“不要扯，等我一家家吃将来。”群妖道：“和尚，你要吃甚的？”八戒道：“你们这里斋僧，我来吃斋的。”群妖道：“你想这里斋僧，不知我这里专要吃僧。我们都是山中得道的妖仙，专要把你们和尚拿到家里，上蒸笼蒸熟吃哩。你倒还想来吃斋！”八戒闻言心中害怕，才报怨行者道：“这个弼马温，其实惫懒！他哄我说是这村里斋僧，这里那得村庄人家，那里斋甚么僧？却原来是些妖精！”那呆子被他扯急了，即便现出原身，腰间掣钉钯，一顿乱筑，筑退那些小妖。

小妖急跑去报与老怪道：“大王，祸事了！”老怪道：“有甚祸事？”小妖道：“山前来了一个和尚，且是生得干净。我说拿家来蒸他吃，若吃不了，留些儿防天阴。不想他会变化。”老妖道：“变化甚的模样？”小妖道：“那里成个人相！长嘴大耳躲，【侧批】妆饰无几，便已现出丑态。背后又有鬃，双手轮一根钉钯，没头没脸的乱筑。唬得我们跑回来也。”老怪道：“莫怕，等我去看。”轮着一条铁杵，走近看时，见呆子果然丑恶，他生得：

碓嘴初长三尺零，獠牙觜出赛银钉。一双圆眼光如电，两耳搥风唿唿声。脑后鬃长排铁箭，浑身皮糙癞还青。手中使件蹊跷物，九齿钉钯个个惊。

妖精硬着胆喝道：“你是那里来的？叫甚名字？快早说来，饶你性命！”八戒笑道：“我的儿，你是也不认得你猪祖宗哩！上前来听与你听：

巨口獠牙神力大，玉皇升我天蓬帅。掌管天河八万兵，天宫快乐多自在。只因酒醉戏宫娥，那时就把英雄卖。一嘴拱倒斗牛宫，吃了王母灵芝菜。玉皇亲打二千锤，把吾贬下三天界。教吾立志养元神，下方却又为妖怪。正在高庄（喜）〔善〕结亲，命低撞着孙兄到。金箍棒下受他降，低头才把沙门拜。背马挑包做夯工，前生少了唐僧债。铁脚天蓬本姓猪，法名唤作猪八戒。”

那妖精闻言，喝道：“你原来是唐僧的徒弟。我一向闻得唐僧的肉好吃，正要拿你哩！你却撞将来，我肯饶你？不要走，看杵！”八戒道：“孽畜！你原来是个染博士出身！”涂红抹黑，恰是“为”字的正面。妖精道：“我怎么是染博士？”八戒道：“不是染博士，怎么会使棒槌？”那怪那容分说，近前乱打。他两个在山凹里这一场好杀：

九齿钉钯，一条铁杵。钯丢解数滚狂风，杵运机谋飞骤雨。一个是

无名恶怪阻山程，一个是有罪天蓬扶圣主。性正何愁怪与魔，山高不得金生土。那个杵架犹如蟒出潭，这个钯来却似龙离浦。喊声叱咤振山川，吆喝雄威惊地府。两个英雄各逞能，舍身却把神通赌。

八戒长起威风，与妖精厮斗，那怪喝令小妖，把八戒一齐围住。不题。

却说行者在唐僧背后，忽失声冷笑。沙僧道：“哥哥，冷笑何也？”行者道：“猪八戒真个呆呀！听见说斋僧，就被我哄去了。这早晚还不见回来，若是一顿钯，打退妖精，你看他得胜而回，争嚷功果；若战他不过，被他拿去，却是我的晦气，背前面后，不知骂了多少弼马温哩。悟净，你休言语，等我去看看。”

好大圣！他也不使长老知道，悄悄的脑后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即变做本身模样，陪着沙僧，随着长老，他的真身出个神，跳在空中观看。但见那呆子被怪围绕，钉钯势乱，渐渐的难敌。

【侧批】心无主张，焉能久战？行者忍不住，按落云头，厉声高叫道：“八戒，不要忙，老孙来了，”那呆子听得是行者声音，仗着势，愈长威风，一顿钯向前乱筑。那妖精抵敌不住，道：“这和尚先前不济，这会子，怎么又发起狠来？”八戒道：“我的儿，不可欺负我！我家里人来也！”一发向前，没头没脸筑去。那妖精抵架不住，领群妖败阵去了。行者见妖精败去，他就不曾近前，【侧批】全教别人出力。拨转云头，竟回本处，把毫毛一抖，收上身来。长老的肉眼凡胎，那里认得。

不一时，呆子得胜也自转来，累得那粘涎鼻涕，白沫生生，气噤噤的走将来，叫声“师父”！长老见了，惊呀道：“八戒，你去打马草的，怎么这般狼狈回来？想是山上人家有人看护，不容你打草么？”呆子放下钯，捶胸跌脚道：“师父，莫要问。说起来，就活活羞杀人！”长老道：“为甚么羞来？”八戒道：“师兄捉弄我！他先头说风雾里不是妖精，没甚凶兆，是一庄村人家好善，蒸白米干饭、白面馍馍斋僧的。我就当真，作成圈套，原哄的是老呆，可恨。想着肚内饥了，先去吃些儿，假倚打草为名。岂知若干妖怪把我围了，苦战了这一会，若不是师兄的哭丧棒相助，我也莫想得脱罗网回来也。”行者在傍笑道：“这呆子胡说！你若做了贼，就攀上一牢人。是我在这里看着师父，何曾侧离？”长老道：“是阿，悟空不曾离我。”那呆子跳着嚷道：“师父，你不晓得，他有替身。”长老道：“悟空，端的可有怪么？”行者瞒不过，为不来处，定要露出马脚。躬身笑道：“是有个把小妖儿，他不敢惹我们。八戒你过来，一发照顾你照顾，我们既保师父，走过险峻山路，就似行军的一般。”八戒道：“行军便怎的？”行者道：“你做个开路将军，

在前剖路。那妖精不来便罢，若来时，你与他赌斗，打倒妖精，算你的功果。”八戒量着那妖精手段与他差不多，却说：“我就死在他手内也罢。等我先走！”行者笑道：“这呆子先说晦气话，怎么得长进。”八戒道：“哥哥，你知道，公子登筵，不醉即饱；壮士临阵，不死带伤。先说句错话儿，后便有威风。”行者欢喜，即忙背了马，请师父骑上，沙僧挑着行李，相随八戒，一路入山。不题。

却说那妖精帅几个败残的小妖竟回本洞，高坐在那石崖上，默默无言。洞中还有许多看家的小妖都上前问道：“大王常时出去，喜喜欢欢回来，今日如何烦恼？”老怪道：“小的们，我往常出洞巡山，不管那里的人与兽，定捞几个来家，养瞻汝等。今日造化低，撞见一个对头。”小妖问：“是那个对头？”老妖道：“是一个和尚，乃东土唐僧取经的徒弟，名唤猪八戒。我被他一顿钉钯，把我筑得败下阵来。好恼阿！我这一向常闻得人说，唐僧乃十世修行的罗汉，有人吃他一块肉，可以延寿长生。不期他今日到我山里，正好拿住他蒸吃，不知他手下有这等徒弟！”

说不了，班部丛中闪上一个小孩，对老妖哽哽咽咽哭了三声，又嘻嘻哈哈的笑了三声。老妖喝道：“你又哭又笑，何也？”小妖跪下道：“大王，才说要吃唐僧，唐僧的肉不中吃。”老妖道：“人都说吃他一块肉，可以长生不老，与天同寿。先讲有恒，是题前一衬。怎么说他不中吃？”小妖道：“若是中吃，也到不得这里，别处妖精也都吃了。他手下有三个徒弟哩！”老妖道：“你知那三个？”小妖道：“他大徒弟是孙行者，三徒弟是沙和尚，这个是他二徒弟猪八戒。”老怪道：“沙和尚比猪八戒如何？”小妖道：“也差不多。”“那个孙行者比他如何？”小妖吐舌道：“不敢说。那孙行者神通广大，变化多端，他五百年前曾大闹天宫，上方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卿四相、东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岳四渎、普天神将，也不曾惹得他过。你怎敢要吃唐僧？”“难乎”二字，已活现诸纸上。老妖道：“你怎么知得他这等详细？”小妖道：“我当初在狮驼岭狮驼洞与那大王居住，那大王不知好歹，要吃唐僧，被孙行者使一条金箍棒，打进门来，可怜就打得犯了骨牌名，都断么绝六。还亏我有些见识，从后门走了，来到此处，蒙大王收留。故此知他手段。”老妖闻言，大惊失色。好一轰天雷，又胜似黑蛮书。这正是“大将军怕讪语”，他闻得自家人这等说，安得不惊？

正都在悚惧之际，又一个小妖上前道：“大王莫恼，莫怕。常言道：‘事从缓来。’若是要吃唐僧，等我定个计策拿他。”老妖道：“你有

何计？”小妖道：“我有个分瓣梅花计。”灼灼其花。○犹之圈子阵，俱讲“为”字。老妖道：“怎么叫做分瓣梅花计？”小妖道：“如今把洞中大小群妖点将起来，千中选百，百中选十，十中只选三个，须是有能干，会变化的，都变做大王的模样，顶大王之盔，贯大王之甲，执大王之杵，三处埋伏。先着一个战猪八戒，再着一个战孙行者，再着一个战沙和尚，舍着三个小妖，调开他兄弟三个。大王却在半空伸下拿云手，去捉这唐僧，就如探囊取物，就如鱼水盆内捻苍蝇，有何难哉！”反说不难，其神更妙。老妖闻此言，满心欢喜道：“此计绝妙！绝妙！这一去，拿不得唐僧便罢，若是拿了唐僧，决不轻你，就封你做个前部先锋。”小妖叩头谢恩，叫点妖怪，即将洞中大小妖精点起，果然选出三个有能的小妖，俱变做老妖，各执铁杵，埋伏等待唐僧。不题。

却说这唐长老，无虑无忧，相随八戒上大路。行勾多时，只见那路傍边“扑落”的一声响，跳出一个妖怪，奔向前边要捉长老。蓦然跳出，正要出之意外。孙行者叫道：“八戒，妖精来了，何不动手！”那呆子不认真假，掣钉钯赶上乱筑，那妖精使铁杵就架相迎。他两个一往一来在山坡下正然赌斗，又见那草科里响一声，又跳出个怪来，就奔唐僧。行者道：“师父，不好了！八戒的眼拙，放那妖精来拿你！且等老孙打他去！”急掣棒迎上前，喝道：“那里去！看棒！”那妖精更不打话，举杵来迎。他两个在草坡下一撞一冲，正相持处，又听得山背后呼的风响，又跳出个妖精来，竟奔唐僧。沙僧见了，大惊道：“师父，大哥与二哥的眼都花了，原要弄得眼花，方见“为”字之妙。把妖精放将来拿你了！你坐在马上，等老沙拿他去！”这和尚也不分好歹，即掣杖对面挡住那妖精铁杵，恨苦相持。吆吆喝喝，乱嚷乱斗，渐渐的离远^[6]。那老怪在半空中，见唐僧独坐马上，伸下五爪钢钩，把唐僧一把挝住。那师父丢了马，脱了镫，被妖精一阵风，竟摄去了。可怜！这正是：

禅性遭魔难正果，江流又遇苦灾星。

老妖按下风头，把唐僧拿到洞内，叫：“先锋！”那定计的小妖上前跪倒，口中道：“不敢！不敢！”老妖道：“何出此言？大将军一言既出，如白染皂。当时说，拿不得唐僧便罢，拿了唐僧，封你为前部先锋。今日你果妙计成功，岂可失信于你？你可把唐僧拿来，着小的们挑水刷锅，搬柴烧火，把他蒸一蒸，我和你都吃他一块肉，以图延寿长生也。”却从虚夸里面翻出个有恒，笔阵尤为奇绝。先锋道：“大王，且不可吃。”老怪道：“既拿来，怎么不可吃？”先锋道：“大王，吃了他不打紧，猪八戒也做得人情，沙和尚也做得人情，但恐孙行者那主子刮毒

14。他若晓得是我们吃了，他也不来和我们厮打，他只把那金箍棒往山腰里一掬，掬个窟窿，连山都掬倒了，我们安身之处也无之矣。”老怪道：“先锋，凭你有何高见？”先锋道：“依着我，把唐僧送在后园，绑在树上，两三日不要与他饭吃。一则图他里面干净，二则等他三人不来门前寻找，打听得他们回去了，我们却把他拿出来，自自在在的受用，却不是好？”老怪笑道：“正是，正是！先锋说得有理。”一声号令，把唐僧拿入后园，一条绳绑在树上。众小妖都去前面去听候。

你看那长老，苦捱着绳缠索绑，紧缚牢拴，止不住腮边流泪，叫道：“徒弟呀，你们在山中擒怪，甚路里赶妖？我被泼魔捉来此处受灾，点出“灾”字，目光已注下意。何日相会？痛杀我也！”正自两泪交流，只见对面树上有人叫道：“长老，你也进来了？”长老正了性道：“你是何人？”那人道：“我是本山中的樵子，民也。被那山主前日拿来，绑在此间，今已三日，算计要吃我哩。”长老滴泪道：“樵夫阿，你死只是一身，无甚挂碍；我却死得不甚干净。”樵子道：“长老，你是个出家人，上无父母，下无妻子，死便死了，有甚么不干净？”长老道：“我本是东土往西天取经去的，奉唐朝太宗皇帝御旨，拜活佛，取真经，要超度那幽冥无主的孤魂。今若丧了性命，可不盼杀那君王，孤负那臣子？那枉死城中无限的冤魂，却不大失所望，只讲民之不新，便已照定下意。永世不得超生？一场功果，尽化作风尘。这却怎么得干净也？”樵子闻言，眼中堕泪道：“长老，你死也只如此，我死又更伤情。我自幼失父，与母鳏居，更无家业，止靠着打柴为生。老母今年八十三岁，只我一人奉养。倘若身丧，谁与他埋尸送老？苦哉！苦哉！虑及绝祀，其灾更甚。痛杀我也！”长老闻言，放声大哭道：“可怜！可怜！山人尚有思亲意，空教贫僧会念经。事君事亲，皆同一理。你为亲恩，我为君恩。”正是那：

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

且不言三藏身遭困苦。却说孙行者在草坡下战退小妖，急回来，路傍边不见了师父，止存白马、行囊，慌得他牵马挑担，向山头找寻。咦！正是那：

有难的江流专遇难，降魔的大圣亦遭魔。

毕竟不知寻找师父向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嫉贤妒能，诚为人心之大患，所以孙庞不相能于周，朋党复相毁于

宋。小人之视君子不啻仇敌，若非朋党一辩，其遗害不知几久。即在同学，非吝教而不示之以实，即捉弄而使之自误。谁肯引出迷途，直指灵山之大道？凡此者，总不外一“妒”字。《西游》并列为魔传，以见嫉妒之隐衷，无非是圈子阵、梅花计，始而行者欺八戒，旋即魔王欺行者，是欺人者未有不自欺者也。

不重在有亡、盈虚、约泰，单妙在一“为”字，真有左遮右饰，瞻前顾后之势，但人只可欺得一时，未必能久事；只可哄得一次，未必能遍。况日久事繁，马脚必露，虽有呼延，恐亦不能常掩，则为之不足恃也如此夫。

旧说本无是善为亡，未实有是善为虚，未能该众善为约，不惟讲本题痛快，且于全章尤为确切。蔡氏定要分别个学质，未免其说矫强。

《礼·月令》“文绣有恒”，又“因循故法”曰恒。此所以上承灭法国，礼之用而为文彩之华斑艾叶豹也。

[1] 军馀：指未取得正式军籍的军人。

[2] 淅沥：象声词。此当指各种飞禽疾飞的声音。

[3] 间关：形容鸟鸣宛转。

[4] 上大人：古代学童入学，教师多写“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二”等语，供描红习字之用。

[5] 侧离：远离。

[6] 窈（diào）远：遥远。窈，深远，遥远。

[7] 刮毒：犹狠毒。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灭妖邪

隐雾山大抵矇矓眈眈，为得不甚显然明亮；折岳连环洞究竟委委曲曲，为得不大直捷痛快。盖无根之学旋得旋失，只可伪为于一时，必不能久远而相继人，只叹恒之难，殊不知为之则更难也。

此题本三头一脚，最难动手，看他只擒“虚夸”二字一直并叙，逐句的支节无烦细分，手笔又见其老到。

话说孙大圣牵着马，挑着担，满山头寻叫师父，忽见猪八戒气哼哼的跑将来道：“哥哥，你喊怎的？”行者道：“师父不见了，你可曾看见？”八戒道：“我原来只跟唐僧做和尚的，你又捉弄我，教做甚么将军！贫人却要做这富的事，好似败阵的呼将军。我舍着命与那妖精战了一会，得命回来。师父是你与沙僧看着的，反来问我？”行者道：“兄弟，我不怪你。你不知怎么眼花了，把妖精放回来拿师父，我去打那妖精，教沙和尚看着师父的。如今连沙和尚也不见了。”八戒笑道：“想是沙和尚带师父那里出恭去了。”随手便将“敬”字一挑。说不了，只见沙僧来到。行者问道：“沙僧，师父那里去了？”沙僧道：“你两个眼都昏了，把妖精放将来拿师父，老沙去打那妖精的，师父自家在马上坐来。”行者气得暴跳道：“中他计了！中他计了！”沙僧道：“中他甚么计？”行者道：“这是分瓣梅花计。把我弟兄们调开，他劈心里捞了师父去了。天，天，天！挑逗“天”字，更为奇异。却怎么好！”止不住腮边泪滴。八戒道：“不要哭，一哭就浓包了。横竖不远，只在这座山上，我们寻去来。”

三人只得上山找寻。行了有二十里远近，只见那悬崖之下有一座洞府：

削峰掩映，怪石嵯峨。奇花瑶草馨香，红杏碧桃艳丽。崖前〔古〕树，霜皮溜雨四十围^[1]；门外苍松，黛色参天二千尺。双双野鹤，常来

洞口舞清风；对对山禽，每向枝头啼白昼。簇簇黄藤如挂索，行行烟柳似垂金。方塘积水，深穴依山。方塘积水，隐穷龄未变的蛟龙；深穴依山，住多年吃人的老怪。果然不亚神仙境，真是藏风聚气巢。

行者见了，两三步跳到门前看处，那石门紧闭，门上横安着一块石版，石版上有八个大字，乃“隐雾山隐隐昏昏，不大分亮。折岳连环洞”。湾湾曲曲，便非直道。行者道：“八戒，动手阿！此间乃妖精住处，师父必在他家也。”那呆子仗势行凶，举钉钯尽力筑将去，把他那石头门筑了一个大窟窿，叫道：“妖怪！快送出我师父来！免得钉钯筑倒门，一家子都是了帐！”守门的小妖急急跑入报道：“大王，闯出祸来了！”老怪道：“有甚祸？”小妖道：“门前有人把门打破，嚷道要师父哩！”老怪大惊道：“不知是哪个寻将来也。”先锋道：“莫怕，等我出去看看。”那小妖奔至前门，从那打破的窟窿处歪着头往外张，见是个长嘴大耳躲，即回头高叫：“大王，莫怕他，这个是猪八戒，没甚本事，不敢无理。他若无理，开了门，拿他进来凑蒸。怕便只怕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八戒在外边听见，道：“哥阿，他不怕我，只怕你哩。师父定在他家了，你快上前。”行者骂道：“泼孽畜！你孙外公在这里！送我师父出来，饶你命罢！”先锋道：“大王，不好了！孙行者也寻将来了！”老怪报怨道：“都是你定的甚么分办分办，却惹得祸事临门。怎生结果？”先锋道：“大王放心，且休埋怨。我记得孙行者是个宽洪海量的猴头，虽则他神通广大，却好奉承。我们拿个假人头出去哄他一哄，奉承他几句，只说他师父是我们吃了，若还哄得他去了，唐僧还是我们受用。哄不过再作理会。”老怪道：“那里得个假人头？”先锋道：“等我做一个儿看。”

好妖怪！将一把衡钢刀斧把柳树根砍做个人头模样，喷上些人血，糊糊涂涂的，着一个小怪，使漆盘儿拿至门下，叫道：“大圣爷爷，息怒容禀。”孙行者果好奉承，听见叫声大圣爷爷，便就止住八戒：“且莫动手，看他有甚话说。”拿盘的小怪道：“你师父被我大王拿进洞来，洞里小妖村顽不识好歹，这个来吞，那个来啃，抓的抓，咬的咬，把你师父吃了，只剩了一个头在这里也。”行者道：“既吃了便罢，只拿出人头来，我看是真是假。”那小怪从门窟里抛出那个头来。猪八戒见了就哭道：“可怜呵！那们个师父进去，弄做这们个师父出来也。”行者道：“呆子，你且认认是真是假。就哭！”八戒道：“不差！人头有个真假的？”行者道：“这是个假人头。”八戒道：“怎认得是假？”行者道：“真人头抛出来扑搭不响，假人头抛得像梆子声。你不信，等我抛了你听。”拿起来，往石头上一掼，“噹”的一声响亮。沙和尚道：“哥

哥，响哩！”行者道：“响便是个假的。我教他现出本相来看。”急掣金箍棒，“扑”的一下打破了。八戒看时，乃是个柳树根。全凭这个骷髅为哩。呆子忍不住骂起来道：“我把你这伙毛团！你将我师父藏在洞里，拿个柳树根哄你猪祖宗，莫成我师父是柳树精变的！”

慌得那拿盘的小怪战兢兢跑去报道：“难，难，难！难，难，难！”为不来矣。老妖道：“怎么有许多难？”小妖道：“猪八戒与沙和尚到哄过了，孙行者却是个贩古董的，识货，识货！他就认得是个假人头。如今得个真人头与他，或者他就去了。”老怪道：“怎么得个真人头？我们那剥皮亭内，有吃不了的人头，选一个来。”众妖即至亭内拣了个新鲜的头，教啃净头皮，只说头上没血，不想脸上亦并无皮。如此“为”法，真是苦事。滑塔塔的，还使盘儿拿出。叫：“大圣爷爷，先前委是个假头。这个真正是唐老爷的头，我大王留了镇宅子的，今特献出来也。”扑通的把个人头又从门窟里抛出，血滴滴的乱滚。

孙行者认得是个真人头，没奈何就哭。八戒、沙僧也一齐放声大哭。八戒噙着泪道：“哥哥且莫哭。天气不是好天气，恐一时弄臭了，等我拿将去，乘生气埋下再哭。”行者道：“也说得是。”那呆子不嫌秽污，把个头抱在怀里，跑上山崖向阳处，寻了个藏风聚气的所在，取钉钯筑了一个坑，把头埋了，又筑起一个坟冢，才叫：“沙僧，你与哥哥哭着，等我去寻些甚么供养供养他。”就走向涧边，攀几根大柳枝，拾几块鹅卵石，回至坟前，把柳枝儿插在左右，鹅卵石堆在面前。行者问道：“这是怎么说？”八戒道：“这柳枝权为松柏，与师父遮遮坟顶；这石子权当点心，与师父供养供养。”行者喝道：“夯货！人已死了，还将石子儿供他！”八戒道：“表表生人意，权为孝道心。”是为“敬”字伏案。行者道：“且休胡弄！教沙僧在此，一则庐墓，二则看守行李马匹。我和你打破他的洞府，拿住妖魔，碎尸万段，与师父报仇去来。”沙和尚滴泪道：“大哥言之极当。你两个着意，我在此处看守。”

好八戒！即脱了皂锦直裰，束一束着体小衣，举钯随着行者。二人努力向前，不容分辨，竟自把他石门打破，喊声振天，叫道：“还我活唐僧来耶！”那洞里大小群妖，一个个魂飞魄散，都报怨先锋的不是。老妖问先锋道：“这些和尚打进门来，却怎处治？”先锋道：“古人说得好：手插鱼篮，避不得腥。一不做，二不休，左右帅领家兵，杀那和尚去来。”老怪闻言，无计可奈，不似从前之易矣。真个传令，叫：“小的们，各要齐心，将精锐器械跟我去出征！”果然一齐呐喊，杀出洞门。这大圣与八戒，急退几步，到那山场平处抵住群妖，喝道：“那个是出

名的头儿？那个是拿我师父的妖怪？”那群妖扎下营盘，将一面锦绣花旗闪一闪，老怪持铁杵，应声高呼道：“那泼和尚，你认不得我？我乃南山大王，自称雅号，幸亏脸上无皮。数百年放荡于此。你唐僧已是我拿吃了，你敢如何？”行者骂道：“这个大胆的毛团！你能有多少的年纪，敢称‘南山’二字！李老君乃开天辟地之祖，尚坐于太清之右；佛如来是治世之尊，还坐于大鹏之下；孔圣人是儒教之尊，亦仅呼为‘夫子’。你这个孽畜，敢称甚么南山大王，数百年之放荡！旧说此辈，原以圣人自居。不要走，吃你外公老爷一棒！”那妖精侧身闪过，使杵抵住铁棒，睁圆眼问道：“你这嘴脸像个猴儿模样，敢将许多言语压我？你有甚么手段，在吾门下猖狂？”行者笑道：“我把你个无名的孽畜！是也不知老孙！你站住，硬着胆，且听我说：

祖居东胜大神洲，天地包藏几万秋。花果山头仙石卵，卵开产化我根苗。生来不比凡胎类，圣体原从日月俦。本性自修非小可，天姿颖悟大丹头。官封大圣居云府，倚势行凶斗斗牛。十万神兵难近我，满天星宿易为收。名扬宇宙方方晓，智贯乾坤处处留。今幸皈依从释教，扶持长老向西游。逢山开路无人阻，遇水支桥有怪愁。林内施威擒虎豹，崖前复手捉貔貅。东方果正来西域，那个妖邪敢出头？孽畜伤师真可恨，管教时下命皆休！”

那怪闻言，又惊又恨，使铁杵望行者就打。行者轻轻的用棒架住，还要与他讲话。那八戒忍不住，掣钯乱筑那怪的先锋，先锋帅众齐来。这一场在山中平地混战，真是好杀：

东土大邦上国僧，西方极乐取真经。南山大豹喷风雾，路阻深山独显能。施巧计，弄乖伶，无知误捉大唐僧。相逢行者神通广，更遭八戒有声名。群妖混战山平处，尘土纷飞天不清。那阵上，小妖呼哮，枪刀乱举；这壁厢，神僧（吃）〔叱〕喝，钯棒齐兴。大圣英雄无敌手，悟能精壮喜强年。南禺老怪，部下先锋，都为唐僧一块肉，致令舍死又亡生。这两个因师性命成仇隙，那两个为要唐僧忒恶情。往来斗经多半会，冲冲撞撞没输赢。

孙大圣见那些小妖勇猛，连打不退，即使个分身法，把毫毛拔下一把，嚼在口中，喷出去，叫声“变”！都变做本身模样，一个使一条金箍棒，从前边往里打进。那一二百个小妖顾前不能顾后，遮左不能遮右，即使能为，亦遮不得许多。一个个各自逃生，败走归洞。这行者与八戒从阵里往外杀来。可怜那些不识俊的妖精，搪着钯，九孔血出；挽着棒，骨肉如泥。唬得那南山大王滚风生雾，得命逃回。那先锋不能变

化，早被行者一棒打倒，现出本相，乃是个铁背苍狼怪。是个麻麻糊糊的怪。八戒上前扯着脚，翻过来看了，道：“这厮从小儿也不知偷了人家多少猪牙子、羊羔儿吃了。”行者将身一抖，收上毫毛，道：“呆子不可迟慢！快赶老怪，讨师父的命去来！”八戒回头，就不见那些小行者，道：“哥哥的法相儿都去了？”行者道：“我已收来也。”八戒道：“妙阿！妙阿！”两个喜喜欢欢，得胜而回。

却说那老怪逃了命回洞，分付小妖搬石块挑土，把前门堵了。那些得命的小妖，一个个战兢兢的把门都堵了，再不敢出头。这行者引八戒赶至门首吆喝，内无人答应。八戒使钯筑时，莫想得动。行者知之，道：“八戒，莫费气力。他把门已堵了。”八戒道：“堵了门，师仇怎报？”行者道：“且回上墓前，看看沙僧去。”

二人复至本处，见沙僧还哭哩。八戒越发伤悲，丢了钯，伏在坟上，手扑着土哭道：“苦命的师父呵！远乡的师父呵！那里再得见你耶！”行者道：“兄弟，且莫悲切。这妖精把前门堵了，一定有个后门出入。你两个只在此间，等我再去寻看。”八戒滴泪道：“哥阿，仔细着，莫连你也捞去了，我们不好哭得。哭一声师父，哭一声师兄，就要哭得乱了。”行者道：“没事，我自有手段。”

好大圣！收了棒，束束裙，拽开步，转过山坡，忽听得潺潺水响。且回头看处，原来是涧中水响，上溜头冲泄下来。又见涧那边有座门儿，门左边有一个出水的暗沟。他道：“不消讲，那就是后门了。前门为不去，后门如何为得来？若要是原嘴脸，恐有小妖开门看见认得，等我变作个水蛇儿过去。且住！变水蛇恐师父的阴灵儿知道，怪我出家人变蛇缠长，变作个小螃蟹儿过去罢，也不好！恐师父怪我出家人脚多。”即做一个水老鼠，“搜”的一声蹿过去，从那出水的沟中钻至里面天井中，探着头儿观看。只见那向阳处有几个小妖，拿些人肉巴子，一块块的理着晒哩。行者道：“我的儿阿，那想是师父的肉，吃不了，晒干巴子防天阴的。我要现本相，赶上前一棍子打杀，显得我有勇无谋，且再变化进去，寻那老怪，看是何如。”跳出沟，摇身又一变，变做个有翅的蚂蚁儿，真个是：

力微身小号玄驹^[2]，日久藏修有翅飞。闲渡桥边排阵势，喜来床下斗仙机。善知雨至常封穴，垒积尘多遂作灰。巧巧轻轻能爽利，几番不觉过柴扉。

他展开翅，无声无影，一直飞入中堂。只见那老怪烦烦恼恼正坐，

为到此时，大费踌躇，故曰“难”。有一个小妖从后面跳将来报道：“大王万千之喜！”老妖道：“喜从何来？”小妖道：“我才在后门外涧头上探看，忽听得有人大哭，即爬上峰头望望，原来是猪八戒、孙行者、沙和尚在那里拜坟痛哭。想是把那个人头认做唐僧的头葬下，搁作坟墓哭哩。”行者在暗中听说，心内欢喜道：“若出此言，我师父还藏在那里，未曾吃哩。转笔极妙。等我再去寻寻，看死活如何，再与他说话。”

好大圣！飞在中堂，东张西看，见傍边有个小门儿关得甚紧，即从门缝儿里钻去看时，原是个大园子，隐隐的听得悲声。竟飞入深处，但见一丛大树，树底下绑着两个人，一个正是唐僧。马脚已露，再为不来矣。行者见了心痒难挠，忍不住现了本相，近前叫声“师父”。那长老认得，滴着泪道：“悟空，你来了？快救我一救！悟空，悟空！”行者道：“师父，莫只管叫名字，面前有人，怕走了风讯。你既有命，我可救得你。那怪只说已将你吃了，拿个假人头哄我，只哄得一时一事，焉能常哄？我们与他恨苦相持。师父放心，且再熬熬儿，等我把那妖精弄倒，方好来解救。”大圣念声咒语，却又摇身还变做个蚂蚁儿，复入中堂，丁在正梁之上。

只见那些未伤命的小妖簇簇攒攒，纷纷嚷嚷。内中忽跳出一个小妖，告道：“大王，他们见堵了门，攻打不开，死心塌地，舍了唐僧，将假人头弄做个坟墓。今日哭一日，明日再哭一日，后日复了三，好道回去。机关已破，尚还作梦。打听得他们散了阿，把唐僧拿出来，碎剐碎剁，把些大料煎了，香喷喷的，大家吃一块儿，也得个延年长寿。”又一个小妖拍着手道：“莫说，莫说！还是蒸了吃的有味。”又一个说：“煮了吃，还省柴。”又一个道：“他本是个稀奇之物，还着些盐儿腌腌，吃得长久。”行者在那梁（中）〔上〕听见，心中大怒道：“我师父与你有甚毒情^[3]，这般算计吃他！”即将毫毛拔了一把，口中嚼碎，轻轻吹出，暗念咒语，都教变做瞌睡虫儿，往那众妖脸上抛去。一个个钻入鼻中，小妖渐渐打盹，不一时，都睡倒了。只有那个老妖睡不稳，他两只手揉头搓脸，不住的打涕喷，捏鼻子。行者道：“莫是他晓得了？与他个双捺灯。”又拔一根毫毛，依母儿做了^[4]，抛在他脸上，钻于鼻孔内，两个虫儿一个从左进，一个从右入，那老妖爬起来，伸伸腰，打两个呵欠，呼呼的也睡倒了。为之不久，便已乏困，故曰“难乎有恒”。

行者暗喜，才跳下来，现出本相。耳躲里取出棒来，幌一幌，有鸭蛋粗细，“噹”的一声，把旁门打破，信非正道。跑至后园，高叫：“师

父！”长老道：“徒弟，快来解解绳儿！绑坏我了！”行者道：“师父不要忙。等我打杀妖精，再来解你。”急抽身跑至中堂，正举棍要打，又殢住手道^[5]：“不好，等解了师父来打。”复至园中，又思量道：“等打了来救。”如此者两三番，却才跳跳舞舞的到园里。长老见了，悲中作喜，道：“猴儿，想是看见我不曾伤命，所以欢喜得没是处，故这等作跳舞也。”行者才至前，将绳解了，挽着师父就走。又听得对面树上绑的人叫道：“老爷，舍大慈悲，也救我一命。”长老立定身，叫：“悟空，那人也解他一解。”行者道：“他是甚么人？”长老道：“他比我先拿进一日，他是个樵子，说有母亲年老，甚是思想，倒是个尽孝的。一发连他都救了罢。”行者依言，也解了绳索，一同带出后门，爬上石崖，过了陡涧。

长老谢道：“贤徒，亏你救了他与我命。悟能、悟净都在何处？”行者道：“他两个都在那里哭你哩。你可叫他一声。”长老果厉声高叫道：“八戒！八戒！”那呆子哭得昏头昏脑的，揩揩鼻涕眼泪道：“沙和尚，师父回家来显魂哩！为善不恒，安能久居人世？在那里叫我们不是？”行者上前喝了一声道：“夯货，显甚么魂？这不是师父来了？”那沙僧抬头见了，忙忙跪在面前道：“师父，你受了多少苦阿！哥哥怎生救得你来也？”行者把上项事说了一遍。

八戒闻言，咬牙恨齿，忍不住举起钯，把那坟冢一顿筑倒，掘出那人头，一顿筑得稀烂。花皮作孽，死骨遭殃，全为下意写照。唐僧道：“你筑他为何？”八戒道：“师父阿，不知他是那家的亡人，教我朝着他哭。”长老道：“亏他救了我命哩。你兄弟们打上他门，嚷着要我，想是拿他来搪塞，不然阿，就杀了我也还把他埋一埋，见我们出家人之意。”那呆子听长老此言，遂将一包稀烂骨肉埋下，也搨起个坟墓。

行者却笑道：“师父，你请略坐坐，等我剿除去来。”即又跳下石崖，过涧入洞，把那绑唐僧与樵子的绳索儿拿入中堂。那老妖还睡着了，【侧批】馅子已露，还在这里作梦。即将他四马攒蹄捆倒，使金箍棒掬起来，握在肩上，竟出后门。猪八戒远远的望见，道：“哥哥，好干这握头事^[6]，再寻一个儿趁头挑着不好？”行者到跟前放下，八戒举钯就筑。行者道：“且住，洞里还有小妖怪未拿哩。”八戒道：“哥阿，有便带我进去打他。”行者道：“打又费工夫了，不若寻些柴，教他断根罢。”那樵子闻言，即引八戒去东凹里，寻了些破稍竹、败叶松、空心柳、断根藤、尽是一些不久之物，以为“难乎”二字传神。黄蒿、老荻、芦苇、干桑，挑了若干，送入后门里。行者点上火，八戒两耳搨起风，那

大圣将身跳上，抖一抖，收了瞌睡虫的毫毛。那些小妖及醒来，烟火齐着。可怜！莫想有半个得命。连洞府烧得精空，却回见师父。

师父听见老妖方醒声唤，便叫：“徒弟，妖精醒了。”八戒上前一钯，把老怪筑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现出本相，原来是个艾叶花皮豹子精。【侧批】外边虽富，不知里面却穷。行者道：“花皮会吃老虎，如今又会变人。这顿打死，才绝了后患也。”大抵未得长生。○煞到“难乎有恒”，本文至此已完，以下收煞俱是渡下。长老谢之不尽，攀鞍上马。那樵子道：“老爷，向西南去不远，就是舍下。请老爷到舍见家母，叩谢老爷活命之恩，送老爷上路。”

长老忻然，遂不骑马，与樵子并四众同行。向西南迤迤而来，不多路，果见：

石径重漫苔藓，柴门蓬络藤花。四面山光连接，一林鸟雀喧哗。密密松篁交翠，纷纷异卉奇葩。地僻云深之处，竹篱茅舍人家。

远见一个老妪，倚着柴扉，眼泪汪汪的，几天几地的痛哭。这樵子看见自家母亲，丢了长老，急忙忙先跑到柴扉前跪下，叫道：“母亲，儿来也！”老妪一把抱住道：“儿阿，你这几日不来家，我只说是山主拿你去，害了性命，是我心疼难忍。你既不曾被害，何以今日才来？你绳担柯斧俱在何处？”樵子叩头道：“母亲，儿已被山主拿去，绑在树上，实是难得性命。幸亏这几位老爷！这老爷是东土唐朝往西天取经的罗汉。那老爷到也被山主拿去，绑在树上。他那三位徒弟老爷神通广大，把山主一顿打死，却是个艾叶花皮豹子精。概众小妖，俱尽烧死。却将那老老爷解下救出，连孩儿都解救出来。此诚天高地厚之恩！感恩戴德，已为“敬”字立案。不是他们，孩儿也死无疑了。如今彻夜行走，也无事矣。”

那老妪听言，一步一拜，拜接长老四众，都入柴扉茅舍中坐下，娘儿两个磕头称谢不尽，慌慌忙忙的安插些素斋酬谢。八戒道：“樵哥，我知你府上也寒薄，只可将就一饭，切莫费心大摆布。”樵子道：“不瞒老爷说，我这山间实是寒薄，没甚么香蕈、蘑菰、川椒、大料，只是几品野菜奉献老爷，权表寸心。”一点敬意。八戒笑道：“聒噪，聒噪。放快些儿就是，我们肚中饥了。”樵子道：“就有，就有！”果然不多时，展抹桌凳，摆将上来。果是几盘野菜，但见那：

嫩焯黄花菜，酸齏白鼓丁。浮薺马齿苋，江芥雁肠英。燕子不来香

且嫩，芽儿拳小脆还青。烂煮马蓝头，白煨狗脚迹。猫耳躲，野落草，灰条熟烂能中吃；剪刀股，牛塘利，倒灌窝螺操帚芥。碎米芥，莴菜芥，几品青香又滑腻。油炒乌莢花，菱科甚可夸。蒲根菜并茭儿菜，四般近水实清华。着麦娘，娇且佳；破破纳，不穿他，苦麻台下藩篱架。雀儿绵单，猢猻脚迹，油灼灼煎来只好吃。斜蒿青蒿抱娘蒿，灯蛾儿飞上板荠荠。羊耳秃，枸杞头，加上乌蓝不用油。几般野菜一餐饭，樵子虔心为谢酬。一团敬意，却于菜上写出，尤为奇绝。

师徒们饱餐一顿，收拾起程。那樵子不敢久留，请母亲出来，再拜再谢。樵子只是磕头，取了一条枣木棍，结束了衣裙，出门相送。沙僧牵马，八戒挑担，行者紧随左右。长老在马上拱手道：“樵哥，烦先引路，到大路上相别。”一齐登高下坂，转涧寻坡。长老在马上思量道：“徒弟呵！

自从别主来西域，递递迢迢去路遥。水水山山灾不脱，妖妖怪怪命难逃。心心只为唐三藏，念念仍求上九霄。碌碌劳劳何日了，几时行满转唐朝？”

樵子闻言道：“老爷，切莫忧思。这条大路，向西方不满千里，就是天竺国顺插“天”字，一笔已顿下数章。极乐之乡也。”长老闻言，翻身下马道：“有劳远涉。既是大路，请樵哥回府，多多拜上令堂老安人。适间厚扰盛斋，贫僧无甚相谢，只是早晚诵经，保佑你母子平安，百年长寿。”无灾无难，笔气已落到下意。那樵子喏喏相辞，复回本路。师徒遂一直投西。正是：

降怪解冤离苦厄，受恩上路用心行。

毕竟不知还有几日得到西天，且听下回分解。

上回写“亡而为有”三句，此回写“难乎有恒”一句。题是两段，文亦分两截，按板合拍，规矩丝毫不混。

灵台的樵子，舍神仙而不作；隐雾的樵子，邻魔王而不去。尝言王樵误仙侣，《西游》的樵子则每自误，是皆安于短命而不肯长生者，恐求为王樵而不可再得矣。

大雾迷天，不知灵山之几许，自闻樵子指示津梁显然，始收从前之雾，而灵山不可隐矣。笔意感恩戴德，只写本题，不知一点敬心，神气已落到下意。分看是两章，合看实是一气，其妙不可以胜言矣。

此作与稀柿衢俱平平，是以所批亦不过草草完事，无甚惊奇出色处。

木母属仁，金公属义，心猿属礼，龙马属智，黄婆属信。虽分按五行，实暗贴《大学》之道也。

[1] 霜皮：苍白的树皮。

[2] 玄驹：蚂蚁的别称。

[3] 毒情：犹冤仇。

[4] 母儿：模子。

[5] 殢（tì）：停滞，滞留。

[6] 握头事：亦作“恶头事”，即恶搞的事。

第八十七回

凤仙郡冒天致旱 孙大圣劝善施霖

“弗敬上天，降灾下民。”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天地鬼神，亦人生之所当敬而不可忽者也。乃凤仙郡，以一祀之不慎，致干天怒，灾及下民，是人道不修，即有亏天道，天地鬼神尽相为难矣。及行者虔诚善化，转祸为福，直使神怡民悦，其有补于上官斯民也大矣。孔子云“畏天命”，岂不信然！

祭肉不可经宿，祭品又岂可喂狗？慢先灵而侮神明，则不敬莫大乎是。此天怒之所以来，而民灾之所由致也。

尝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之句，再莫悟其所以。后因道出汤阴，谒岳武穆王庙，忽然有感曰：是矣，是矣！夫天人本属一理，人神焉有二义？今日之鬼神，盖即前日之正人君子。凡人必于平日能亲贤，能礼士，则敬鬼鬼悦，祀神神享。假如我平日不肯亲君子，不能礼贤士，神未必不曰：“你易地则敬我，假与我同时，只怕你还嫌东窗之计不巧，（方）〔万〕俟之刑不毒，不知又如何助桀害我？”此正所谓“闲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腿”。虽礼之而不悦，祭之而弗受，有不致干天怒者几希矣。

大道幽深，如何消息，说破鬼神惊骇。挟藏宇宙，剖判玄光，真乐世间无赛。灵鹫峰前，宝珠拈出，明映五般光彩。照乾坤上下群生，知者寿同山海。

却说三藏师徒四众，别樵子“师徒”二字已伏定结尾，樵子一笔已领得“敬”字、“民”字之神。下了隐雾山，奔上大路。行经数日，忽见一座城池相近。三藏道：“悟空，你看那前面城池，可是天竺国么？”回照上文，顺手却带出个“天”字。行者摇手道：“不是，不是。如来处虽称极乐，却没有城池，乃是一座大山，山中有楼台殿阁，唤做灵山大雷音寺。就到了天竺国，也不是如来住处。天竺国还不知离灵山有多少路哩。那城想是天竺之外郡。到前边方知明白。”

不一时，至城外。三藏下马，入到三层门里，见那民事荒凉，街衢冷落。点出“民”字，已隐隐笼起个“灾”字。又到市口之间，见许多穿青衣者，左右摆列。有几个冠带者，立于房檐之下。他四众顺街行走，那些人更不逊避。虚笼弗敬，先从人上一衬。猪八戒村愚，把长嘴掬一掬，叫道：“让路！让路！”那些人猛抬头，看见模样，一个个骨软筋麻，跌跌蹉蹉，都道：“妖精来了！妖精来了！”唬得那檐下冠带者，战兢兢躬身问道：“那方来者？”三藏恐他们闯祸，一力当先，对众道：“贫僧乃东土大唐驾下拜天竺国大雷音寺佛祖求经者，路过宝方，一则不知地名，二则未落人家，才进城，甚失回避，望列公恕罪。”那官人却才施礼道：“此处乃天竺外郡，弗敬之人，自然不能便到西天，故曰‘外郡’。○又曰不在五常之例也。地名凤仙郡。连年干旱，郡侯差我等在此出榜，招求法师祈雨救民也。”笼起民灾，便得倒提之势。行者闻言道：“你的榜文何在？”众官道：“榜文在此。适间才打扫廊檐，还未张挂。”行者道：“拿来我看看。”众官即将榜文展开，挂在檐下。行者四众上前同看，榜上写着：

大天竺国凤仙郡郡侯上官 为榜聘明师招求大法事。兹因郡土宽弘，军民殷实。连年亢旱，累岁干荒，民田菑而军地薄⁴，河道浅而沟浍空。井中无水，泉底无津。富民聊以全生，穷军难以活命。斗粟百金之价，束薪五两之资。十岁女，易米三升；五岁男，随人带去。城中惧法，典衣当物以存身；乡下欺公，打劫吃人而顾命。只讲民灾，便已照定“人之患”。为此出给榜文，仰望十方贤哲，祷雨救民。恩当重报，愿以千金奉谢，决不虚言。须至榜者。

行者看罢，对众官道：“郡侯上官何也？”众官道：“上官乃是他姓。此我郡侯之姓也。”行者笑道：“此姓却少。”八戒道：“哥哥不曾读书。

《百家姓》后有一句‘上官欧阳’。”三藏道：“徒弟们，且休闲讲。那个会求雨，与他求一场甘雨，以济民瘼，此乃万善之事。如不会，就行，莫误了走路。”行者道：“祈雨有甚难事？我老孙翻江搅海，换斗移星，踢天弄井，吐雾喷云，担山赶月，唤雨呼风，那一件儿不是幼年耍子的勾当！以祈雨为儿戏，足见其不敬。何为稀罕！”

众官听说，着两个急去郡中报道：“老爷，万千之喜至也！”那郡侯正焚香默祝，听得报声喜至，即问何喜。那官道：“今日领榜，方至市口张挂，即有四个和尚，称是东土大唐差往天竺国大雷音拜佛求经者，见榜即道能祈甘雨，俨然以明师自任。特来报知。”那郡侯即整衣步行，不用轿马多人，竟至市口，以礼敦请。先笼“敬”字，便留得转折地

步。忽有人报道：“郡侯老爷来了。”众人闪过。

那郡侯一见唐僧，不怕他徒弟丑恶，当街心倒身下拜道：“下官乃凤仙郡郡侯上官氏，熏沐拜请老师祈雨救民。望师乃雨师也。二字已为下章作孕。大舍慈悲，运神功拔济拔济。”三藏答礼道：“此间不是讲话处。待贫僧到那寺观，却好行事。”郡侯道：“老师同到小衙，自有洁净之处。”

师徒们遂牵马挑担，竟至府中，一一相见。郡侯即命看茶摆斋。少顷斋至，那八戒放量吞餐，如同饿虎。唬得那些捧盘的心惊胆战，一往一来，添汤添饭，就如走马灯儿一般，刚刚供上，直吃得饱满方休。民灾未除，已私先遂。斋毕，唐僧谢了斋，却问：“郡侯大人，贵处干旱几时了？”郡侯道：

敝地大邦天竺国，凤仙外郡吾司牧。一连三载遇干荒，草子不生绝五谷。大小人家买卖难，十门九户俱啼哭。三停饿死二停人，一停还似风中烛。下官出榜遍求贤，幸遇真僧来我国。若施寸雨济黎民，愿奉千金酬厚德。

行者听说，满面喜生，呵呵的笑道：“莫说，莫说。若说千金为谢，半点甘雨全无；但论积功累德，老孙送你一场大雨。”是为“敬”字一扑。那郡侯原来十分清正贤良，爱民心重，不知千金何来。即请行者上坐，低头下拜道：“老师果舍慈悲，下官必不敢悖德。”行者道：“且莫讲话，请起。但烦你好生看着我师父，等老孙行事。”沙僧道：“哥哥，怎么行事？”行者道：“你和八戒过来，就在他这堂下，随着我做个羽翼，等老孙唤龙来行雨。”龙岂是唤得？八戒、沙僧谨依使令。三个人都在堂下，郡侯焚香礼拜，三藏坐着念经。

行者念动真言，诵动咒语，即时见正东上一朵乌云，渐渐落至堂前，乃是东海老龙王敖广。那敖广收了云脚，化作人形，走向前，对行者躬身施礼道：“大圣唤小龙来，那方使用？”行者道：“请起！累你远来，别无甚事，此间乃凤仙郡，连年干旱，问你如何不来下雨。”老龙道：“启上大圣得知：我虽能行雨，乃上天遣用之辈。出上天又一层。上天不差，岂敢擅自来此行雨？”行者道：“我因路过此方，见久旱民苦，特着你来此施雨救济，如何推托？”龙王道：“岂敢推托？但大圣念真言呼唤，不敢不来。一则未奉上天御旨，二则未曾带得行雨神将，怎么动得雨部？大圣既有拔济之心，容小龙回海点兵，烦大圣到天宫奏准，请一道降雨的圣旨，请水官放出龙来，我却好照旨意数目下

雨。”行者见他说出理来，只得发放老龙回海。他即跳出罡斗，对唐僧备言龙王之事。唐僧道：“既然如此，你去为之，切莫打诳语。”行者即分付八戒、沙僧：“保着师父，我上天宫去也。”

好大圣！说声去，寂然不见。那郡侯胆战心惊道：“孙老爷那里去了？”八戒笑道：“驾云上天去了。”郡侯十分恭敬，烦人为己，安得不敬？传出飞报，教满城大街小巷，不拘公卿士庶，军民人等，家家供养龙王牌位，门设清水缸，缸插杨柳枝，侍奉香火拜天。不题。先讲敬天，极有层次。

却说行者一路觔斗云，竟到西天门外，早见护国天王引天丁、力士上前迎接道：“大圣，取经之事完乎？”行者道：“也差不远矣。今行至天竺国界，有一外郡，名凤仙郡，彼处三年不雨，民甚艰苦。老孙欲祈雨拯救，呼得龙王到彼，他言无旨，不敢私自为之。特来朝见玉帝请旨。”天王道：“那壁厢敢是不该下雨哩。我向时闻得说，那郡侯撒泼，冒犯天地，上帝见罪，立有米山、面山、黄金大锁。直等此三事倒断，才该下雨。”虚笼题面，极得弗敬降灾之意。行者不知此意是何，要见玉帝。天王不敢拦阻，让他进去。竟至通明殿外，又见四大天师引用天师，是为下章立案。迎道：“大圣到此何干？”行者道：“因保唐僧，路至天竺国界，凤仙郡无雨，郡侯召师祈雨。老孙呼得龙王，意命降雨，点出降雨，是为“灾”字一反。他说未奉玉帝旨意，不敢擅行。特来求旨，以苏民困。”下笔有意。四大天师道：“那方不该下雨。”行者笑道：“该与不该，烦为引奏引奏，看老孙的人情何如。”葛仙翁道：“俗语云：‘苍蝇包网儿——好大面皮。’”许旌阳道：“不要乱谈，且只带他进去。”丘洪济、张道龄与葛、许四真人引至灵霄殿下，启奏道：“万岁，有孙悟空，路至天竺国凤仙郡，欲与求雨，特来请旨。”玉帝道：“那厮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朕出师监观万天，浮游三界。驾至他方，见那上官正不仁，将斋天素供推倒喂狗，是亵鬼神之余也，则不敬莫大乎是。口出秽言，造有冒犯之罪。朕即立以三事，在于披香殿内。汝等引孙悟空去看，若三事倒断，即降旨与他；如不倒断，且休管闲事。”道破弗敬降灾之故，便是正出题面。

四大天师即引行者至披香殿内看时，见有一座米山，约有十丈高下；一座面山，约有二十丈高下。米山边有一只拳大之鸡，在那里紧一嘴，慢一嘴，啄那米吃；面山边有一只金毛哈巴狗儿，在那里长一舌，短一舌，舐那面吃。奇闻。左边悬一座铁架子，架上挂一把金锁，约有一尺三四寸长短，锁挺有指头粗细，下面有一盏明灯，灯焰儿燎着那锁挺。

更奇。行者不知其意，回头问天师曰：“此何意也？”天师道：“那厮触犯了上天，玉帝立此三事，直等鸡啄了米尽，狗舐得面尽^[2]，灯焰燎断锁梃，那方才该下雨哩。”重讲题面，极其明醒。行者闻言，大惊失色，再不敢启奏，走出殿，满面含羞。雨师亦不济矣。四天师笑道：“大圣，不必烦恼，这事只宜作善可解。善即敬也。笔意绝妙。若有一念善慈，惊动上天，那米、面山即时就倒，锁梃即时就断。你去劝他归善，福自来矣。”行者依言，不上灵霄辞玉帝，竟来下界覆凡夫。须臾，到西天门，又见护国天王。天王道：“请旨如何？”行者将米山、面山、金锁之事说了一遍，道：“果依你言，不肯传旨。适间天师送我，教劝那厮归善，即福原也。”遂相别，降云下界。

那郡侯同三藏、八戒、沙僧、大小官员人等接着，都簇簇攢攢来问。行者将郡侯喝了一声道：“只因你这厮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冒犯了天地，致令黎民有难，如今不肯降雨。”慌得郡侯跪伏在地道：“老师坐此二字，下文生祠便非无意。如何得知三年前事？”行者道：“你把那斋天的素供，怎么推倒喂狗？可实实说来。”那郡侯不敢隐瞒，道：“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献供斋天，在于本衙之内，因妻不贤，恶言相斗，一时怒发无知，推倒供桌，泼了素馔，果是唤狗来吃了。这两年忆念在心，神思恍惚，无处可以解释。不知上天见罪，遗害黎民。【侧批】未造鸣诚楼，先自道其实，还算是君子。今遇老师降临，万望明示上界怎么样计较。”行者道：“那一日正是玉皇下界之日，见你将斋供喂狗，又口出秽言，玉帝即立三事记汝。”八戒问道：“是甚三事？”行者道：“披香殿立一座米山，约有十丈高下；一座面山，约有二十丈高下。米山边有拳大的一只小鸡，在那里紧一嘴，慢一嘴的啄那米吃；面山边有一个金毛哈巴狗儿，在那里长一舌短一舌的舐那面吃。如此写出个“灾”字，真乃奇闻罕见。左边又一座铁架子，架上挂一把黄金大锁，锁梃儿有指头粗细，下面有一盏明灯，灯焰儿燎着那锁梃。直等那鸡啄米尽，狗舐面尽，灯燎断锁梃，若然则不当求雨，又当求火矣。他这里方才该下雨哩。”八戒笑道：“不打紧，不打紧。哥哥肯带我去变出法身来，一顿把他的米面都吃了，锁梃弄断了，管取下雨。”行者道：“呆子莫胡说。此乃上天所设之计，你怎么得见？”三藏道：“似这等说，怎生是好？”先为“患”字一照。行者道：“不难，不难。我临行时，四天师曾对我言，但只作善可解。”那郡侯拜伏在地哀告道：“但凭老师指教，下官一一皈依也。”行者道：“你若回心向善，趁早念佛看经，我还替你做；汝若仍前不改，我亦不能解释，不久天即诛之，性命不能保矣。”

那郡侯磕头礼拜，誓愿皈依。当时召请本处僧道，启建道场，各各

写发文书，申奏三天。郡侯领众拈香瞻拜，答天谢地，引罪自责。三藏也与他念经。一壁厢又出飞报，教城里城外，大家小户，不论男女人等，都要烧香念佛。自此时，一片善声盈耳。敬乃合善，无人不善，则无人不敬矣。行者却才欢喜，对八戒、沙僧道：“你两个好生护持师父，等老孙再与他去去来。”八戒道：“哥哥又往那里去？”行者道：“这郡侯听信老孙之言，果然受教，恭敬善慈，诚心念佛。我这去，再奏玉帝，求些雨来。”沙僧道：“哥哥既要去，不必迟疑，且担阁我们行路；必求雨一坛，庶成我们之正果也。”

好大圣！一纵云头，直至天门外。又遇着护国天王。天王道：“你今又来做甚？”行者道：“那郡侯已归善矣。”天王亦喜。正说处，早见直符使者捧定了道家文书，僧家关牒，到天门外传递。那符使见了行者施礼道：“此意乃大圣劝善之功。”行者道：“你将此文牒送去何处？”符使道：“直送至通明殿上，与天师传递到玉皇大天尊前。”行者道：“如此，你先行。我当随后而去。”那符使入天门去了。护国天王道：“大圣不消见玉帝了。你只往九天应元府下借点雷神，竟自声雷掣电，还他就有雨下也。”

真个行者依言，入天门里，不上凌霄殿求诣旨意，转云步，竟往九天应元府。见那雷门使者、纠录典者、廉访典者都来迎着施礼道：“大圣何来？”行者道：“有事要见天尊。”三使者即为传奏。天尊随下九凤丹霞之宸，整衣出迎。相见礼毕，行者道：“有一事特来奉求。”天尊道：“何事？”行者道：“我因保唐僧至凤仙郡，见那干旱之甚，已许他求雨，特来告借贵部官将，到彼声雷。”天尊道：“我知那郡侯冒犯上天，立有三事，不知可该下雨哩？”行者笑道：“我昨日已见玉帝请旨，玉帝着天师引我去披香殿看那三事，乃是米山、面山、金锁，只要三事倒断，方该下雨。我愁难得倒断，是为‘患’字一挑。天师教我劝化郡侯等众作善，以为‘人有善念，天必从之’，庶几可以回天心，解灾难也。逐字点出，一笔不漏。今已善念顿生，善声盈耳，适间直符使者已将改行从善的文牒奏上玉帝去了。老孙因特造尊府，告借雷部官将相助相助。”天尊道：“既如此，差邓、辛、张、陶帅领闪电娘子，即随大圣下降凤仙郡声雷。”

那四将同大圣，不多时，至于凤仙境界。即于半空中作起法来，只听得唵𩵿𩵿的雷声，又见那淅沥沥的闪电，真个是：

电掣紫金蛇，雷轰群蛰哄。荧煌飞火光，霹雳崩山洞。列缺满天

明，震惊连地纵。红销一闪发萌芽，万里江山都撼动。天威咫尺，可不畏哉。

那凤仙郡城里城外，大小官员，军民人等，整三年不曾听见雷电；今日见有雷声耀闪，一齐跪下，头顶着香炉，有的手拈着柳枝，都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声善念，果然惊动上天，正是那古诗云：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且不说孙大圣指挥雷将，掣电轰雷于凤仙郡，人人归善。却说那上界直符使者，将僧道两家的文牒送至通明殿，四天师传奏凌霄殿。玉帝见了，道：“那厮们既有善念，看三事如何？”正说处，忽有披香殿看管的将官报道：“所立米、面山俱倒了。霎时间米面皆无，锁梃亦断。”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奏未毕，又有当驾天官引凤仙郡土地、城隍、社令等神齐来拜奏道：“本郡郡主并满城大小黎庶之家，无一家一人不皈依善果，礼佛敬天。无人不敬，无处不敬矣。○反面却是正意。今启垂慈，普降甘雨，救济黎民。”玉帝闻言大喜，即传旨：“着风部、云部、雨部，各遵号令，去下方按凤仙郡界，即于今日今时，声雷布云，降雨三尺零四十二点。”比泾河雨数，又少了三寸六点。时有四大天师颁旨，传与各部，随时下界，各逞神威，一齐振作。

行者正与邓、辛、张、陶令闪电娘子在空中调弄，只见众神都到，合会一天。那其间，风云际会，甘雨滂沱。好雨：

漠漠浓云，濛濛黑雾。雷车轰轰，闪电灼灼。滚滚狂风，淙淙骤雨。所谓一念回天，万民满望。全亏大圣施元运，万里江山处处阴。好雨！倾河倒海，蔽野迷空。檐前垂瀑布，窗外响玲珑。万户千门人念佛，六街三市水流洪。东西河道条条满，南北溪湾处处通。稿苗得润，枯木回生。田畴麻麦盛，村堡豆粮升。客旅喜通贩卖，农夫爱尔耘耕。从今黍稷多条畅，自然稼穡得丰登。风调雨顺民安乐，海晏河清享太平。

一日雨下足了三尺零四十二点，众神祇渐渐收回^[3]。孙大圣厉声高叫道：“那四部众神，且暂停云从，待老孙去叫郡侯拜谢列位。列位可拨开云雾，各现真身，天理昭彰，可不敬哉。与这凡夫亲眼看看，他才信心供奉也。”众神听说，只得都停在空中。

这行者按落云头，竟至郡里，早见三藏、八戒、沙僧都来迎接，那郡侯一步一拜来谢。行者道：“且慢谢我。我已留住四部神祇，你可传召多人，同此拜谢，教他向后好来降雨。”郡侯随传飞报，召众同酬，都拈香朝拜。只见那四部神祇，开明云雾，各现真身。四部者，乃雨部、雷部、云部、风部。你看那：

龙王显像，雷将舒身。云童出现，风伯垂真。龙王显像，银须苍貌世无双；雷将舒身，钩嘴威颜诚莫比。云童出现，谁如玉面金冠；风伯垂真，曾似燥眉环眼。齐齐显露青霄上，各各挨排现圣仪。凤仙郡界人才信，顶礼拈香恶性回。今日仰朝天上将，洗心向善尽皈依。活现现的，谁敢不敬？

众神祇宁待了一个时辰，人民拜之不已。孙行者又起在云端，对众作礼道：“有劳，有劳！请列位各归本部，老孙还教郡界中人家，供养高真，遇时节醮谢列位。从此后，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还来拯救拯救。”众神依言，各各转部。不题。

却说大圣坠落云头，与三藏道：“事毕民安，可收拾走路矣。”那郡侯闻言，急忙行礼道：“孙老爷说那里话！今此一场，乃无量无边之恩德。下官这里差人办备小宴，奉答厚恩。仍买治民间田地，与老爷起建寺院，立老爷生祠，勒碑刻名，四时享祀。虽刻骨镂心，难报万一，“敬”字馀波，恰是后意。怎么就说走路的话？”三藏道：“大人之言虽当，但我等乃西方挂搭行脚之僧，不敢久住。一二日间，定走无疑。”那郡侯那里肯放，连夜差多人治办酒席，起盖祠宇。

次日，大开佳宴，请唐僧高坐，孙大圣与八戒、沙僧列坐。郡侯同本郡大小官员部臣，把杯献饌，细吹细打，款待了一日。这场果是忻然，有诗为证：

田畴久旱逢甘雨，河道经商处处通。深感神僧来郡界，多蒙大圣上天宫。解除三事从前恶，一念归依善果弘。此后愿如尧舜世，五风十雨万年丰。

一日筵，二日宴；今日酬，明日谢；只谢雨师，便已注定下意。扳留将有半月，只等寺院生祠完备。一日，郡侯请四众往观。唐僧惊讶道：“功程浩大，何成之如此速耶？”郡侯道：“下官催趲人工，昼夜不息，急急命完，特请列位老爷看看。”行者笑道：“果是贤才能干的好贤侯也。”下民无灾，不知子弟却又遭难。即时都到新寺，见那殿阁巍

峨，山门壮丽，俱称赞不已。欣慕乐道，“好”字已在言外。行者请师父留一寺名，三藏道：“有留名，当唤做甘霖普济寺。”求济得济，是为前文一照。郡侯称道：“甚好！甚好！”用金贴广招僧众，侍奉香火。殿左边立起四众生祠，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则敬之至矣。每年四时祭祀。待先生如此，其尊且敬也。○只讲敬祀，其神便已落到下意。又起盖雷神、龙神等庙，以答神功。只怕似金天庙里画影壁，又在神前粉饰。看毕，即命趲行。

那一郡人民“人”字，已渡下“人”字。知久留不住，各备赆仪^[4]，书法。○人师未为，雨师已谢。以此作线，天然绝妙。分文不受。因此，合郡官员人等，盛张鼓乐，大展旌幢，送有三十里远近，犹不忍别，遂掩泪目送。这正是：

硕德神僧留普济，齐天大圣广施恩。

毕竟不知此去还有几日方见如来，且听下回分解。

看他先笼“敬”字一层，民灾一层，上天一层，敬上天又一层，然后转到弗敬上天，降灾下民。层层爽亮，字字天然，真乃夷山白耗，一片细心工夫。

看他酬功颂德，建祠设宴，俱为金平府安胎。所以下文一接此脉。而“饮惟祀，德将无醉”之神，不击而自到。

[1] 菑（zāi）：同“灾”。

[2] 舐（tiǎn）：舔。

[3] 神祇（qí）：泛指神灵。

[4] 赆（jìn）仪：送行的礼物。赆，送行时赠送的财物。

第八十八回

禅到玉华施法会 心猿木土授门人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人即学问有馀，原非乐为人师。乃行者等功行未满，学业未全，即欲以一技师人。因三师引出黄狮，因黄狮引出老狮，因老狮引出六狮，及计穷力竭，又变出千百个师。以见满世满地，无人不可以为师矣。无怪沿街乞弟子，以叹英才之忒乏；足见遍地是斯文，何饱学之太多？

孟子不是戒人为师，亦不是言如妙岩，方可为师。其病总在一“好”字，好则必自足，不就正，不下问，其病皆由此而生。闻见至此尽矣，如何还肯去西天，如何还用见如来，大学之道从此不复有进矣。但其人不知自患，是以孟子深为之患也。

话说唐僧喜喜欢欢别了郡侯，落到本题，兼已吸动下意。在马上向行者道：“贤徒，二字绝妙。这一场善果真胜似比丘国搭救儿童，皆尔之功也。”挑下“德”字，照定结尾救苦，以作章法照应。沙僧道：“比丘国只救得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怎似这场大雨，滂沱浸润，活勾者万万千千性命。雨师活勾千千万万，人师却误了万万千千，针缝对射，笔意绝妙。弟子也暗自称赞弟子小儿正诌“人”字，以为“师”字一衬。大师兄的法力通天，慈恩盖地也。”八戒笑道：“哥的恩也有，善也有，却只是外施仁义，内包祸心，先将“患”字一挑。但与老猪走，就要作贱人。”自撞身分，便得好为之意。行者道：“我在那里作贱你？”八戒道：“也勾了，也勾了。常照顾我捆，照顾我吊，照顾我煮，照顾我蒸。今在凤仙郡，施了恩惠与万万之人，就该住上半年，带挈我吃几顿自在饱饭，却只管催促行路。”长老闻言喝道：“这个呆子，怎么只思量掳嘴^u！逗下“饮”字，此虎口庆会之所由来也。快走路，再莫斗口！”八戒不敢言，掬掬嘴，挑着行囊，打着哈哈，师徒们奔上大路。此时光景如梭，又值深秋之候。秋爽来学，便是为师之际。但见：

水痕收，山骨瘦。红叶纷飞，黄花时候。霜晴觉夜长，月白穿窗

透。家家烟火夕阳多，处处湖光寒水溜。白苹香，红蓼茂。橘绿橙黄，柳筛谷秀。荒村雁落碎芦花，野店鸡声收菽豆。乡农村学，多在秋收之后。故尝言冬烘先生，正取此意。

四众行勾多时，又见城垣影影。长老举鞭遥指道：“悟空，你看那里又有一座城池，却不知是甚去处？”行者道：“你我俱未曾到，何以知之？且行至前边问人。”

说不了，忽见树丛里走出一个老者，手持竹杖，身着轻衣，足踏一对棕鞋，腰束一条扁带。慌得唐僧滚鞍下马，上前道个问讯。那老者扶杖还礼道：“长老那方来的？”唐僧合掌道：“贫僧东土唐朝差往雷音拜佛求经者。但不知求的是那一经？今至宝方，遥望城垣，不知是甚去处，特问老施主指教。”那老者闻言，口称：“有道禅师，正点“师”字。我这敝处乃天竺国下郡，地名玉华县。又奇似华阴县，乃文明之所。县中城主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封为玉华王。此王甚贤，专敬僧道，重爱黎民。老禅师若去相见，必有重敬。”三藏谢了，那老者竟穿树林而去。

三藏才转身对徒弟备言前事。他三人忻喜，扶师父上马。三藏道：“没多路，不须乘马。”四众遂步至城边街道观看。原来那关厢人家，做买做卖的，人烟凑集，生意亦甚茂盛。观其声音相貌，与中华无异。三藏分付：“徒弟们是为师的口气。谨慎，切不可放肆。”那八戒低了头，沙僧掩着脸，惟孙行者搀着师父。两边人都来争看，齐声叫道：“我这里只有降龙伏虎的高僧，不曾见降猪伏猴的和尚。”八戒忍不住，把嘴一掬道：“你们可曾看见降猪王的和尚？”唬得满街上人跌跌爬爬，都往两边闪过。行者笑道：“呆子，快藏了嘴，莫妆扮，仔细脚下过桥。”那呆子低着头，只是笑。过了吊桥，入城门内，又见那大街上酒楼歌馆，热闹繁华，果然是神州都邑，有诗为证：

锦城铁瓮万年坚，临水依山色色鲜。百货通湖船入市，千家沽酒店垂帘。楼台处处人烟广，巷陌朝朝客贾喧。不亚长安风景好，鸡鸣犬吠亦般般。其有人可知。

三藏心中暗喜道：“人言西域诸番，更不曾到此。细观此景，与我大唐何异！所为极乐世界，诚此之谓也。”又听得人说，白米四钱一石，麻油八厘一觔^[2]，写出“好”字之意，为下“饮”字伏案。真是五谷丰登之处。

行勾多时，方到玉华国府。府门左右，有长史府、审理厅、典膳所、待客馆。以府、厅、所三字，陪出个“馆”字。三藏道：“徒弟，此间是府，等我进去朝王，验牒而行。”八戒道：“师父进去，我们可好，在衙门前站立。”三藏道：“你不看这门上是‘待客馆’三字？你们都去那里坐下，看有草料，买些喂马。我见了王，倘或赐斋，便来唤你等同享。”行者道：“师父放心前去，老孙自当理会。”那沙僧把行李挑至馆中。渐渐引来，写入馆绝妙。馆中有看馆的人役，见他们面貌丑陋，也不敢问他，也不敢教他出去，只得让他坐下，不题。

却说老师父换了衣帽，拿了关文，竟至王府前，早见引礼官迎着问道：“长老何来？”三藏道：“东土大唐差来大雷音拜佛祖求经之僧。今到贵地，欲倒换关文，特来朝参千岁。”引礼官即为传奏。那王子果然贤达，即传旨召进。三藏至殿下施礼，王子即请上殿赐坐。三藏将关文献上。王子看了，见有各国印信手押，也就忻然将宝印了，押了花字，收摺在案。问道：“国师长老，自你那大唐至此，历遍诸邦，共有几多路程？”三藏道：“贫僧也未记程途，但先年蒙观音菩萨在我王御前显身，曾留了颂子，言西方十万八千里。自诩其学之大。贫僧在路已经过一十四遍寒暑矣。”王子笑道：“十四遍寒暑，即十四年了。自夸其学之久。想是途中有甚耽阁？”三藏道：“一言难尽。万蛰生魔，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先述其功苦久远，便是自觉其有馀，而“好”字不觉传神。才到得宝方。”那王子十分欢喜，即着典膳官备素斋管待。三藏起身启道：“贫僧有三个小徒在外等候，不敢领斋，但恐违误行程。”王子教当殿官：“快去请长老三位徒弟，进府同斋。”当殿官随出外相请，都道：“未曾见，未曾见。”有跟随的人道：“待客馆中坐着三个丑貌和尚，想必是也。”

当殿官同众至馆中，即问看馆的道：“那个是大唐取经僧的高徒？我主有旨请吃斋也。”八戒正坐打盹，似此学问，却令其打盹，四字绝妙。听见一个“斋”字，忍不住跳起身来答道：“我们是！我们是！”亟述其是，惟恐其不是也，“好”字已传神外。当殿官一见了，魂飞魄丧，都战战的道：“是个猪魑！猪魑！”品貌不堪，本领定然不济。行者听见，一把扯住八戒道：“兄弟放斯文些，李纯修最好说笑，尝言：一开当铺者，极好捣文，每嫌火夫出言粗俗，并无斯文之气。众问其故，曰：‘说话不过要带些之乎者也就是。’答云：‘若说别样还难，这个却容易。’次早问膳云：‘当家者吃甚也？’伊大喜，云：‘吃面乎。’火夫错会“乎”为‘糊’字，于是作了一大锅面糊。远近传为美谈。若令事这个斯文，恐又不知作得几锅面糊也。莫撒村野。”那众官见了行者，又

道：“是个猴精！猴精！”沙僧拱手道：“列位休得惊恐，我三人都是唐僧的徒弟。”众官见了，又道：“灶君！灶君！”

孙行者即教八戒牵马，沙僧挑担，同众入玉华王府。当殿官先入启知。那王子举目见那等丑恶，却也心中害怕。三藏合掌道：“千岁放心，顽徒虽是貌丑，却都心良。”八戒朝上唱个喏道：“贫僧问讯了！”王子愈觉心惊。三藏道：“顽徒都是山野中收来的，不会行礼，不知却极会妆胖。万望赦罪。”王子奈着惊恐，教典膳官请众僧去暴纱亭吃斋。三藏谢了恩，辞王下殿，同至亭内，埋怨八戒道：“你这夯货！全不知一毫礼体。索性不开口便也罢了，怎么那般粗卤，先翻其语言粗俗，不堪为师，下转“患”字，一击自到。一句话，足足冲倒泰山。”旧批恶俗者云：看得后诗愈加不法，深为发指。着尔速将诗内俗字一一开除，庶望有成；如敢仍前抗违，取究未便。行者笑道：“还是我不唱喏的好，也省些力气。”沙僧道：“他唱喏又不等齐，预先就抒着个嘴吆喝。”八戒道：“活淘气，活淘气！师父前日教我，见人打个问讯儿是礼，今日行问讯，又说不好，教我怎的干么？”三藏道：“我教你见了人打个问讯，不曾教你见王子就此歪缠。常言道：‘物有几等物，人有几等人。’点上“人”字。如何不分个贵贱？”正说处，那典膳官带领人役，调开桌椅，摆上斋来。师徒们却不言语，各各吃斋。

却说那王子退殿进宫，宫中有三个小王子笼下“人”字。见他面容改色，即问道：“父王今日为何有此惊恐？”王子道：“适才有东土大唐差来拜佛取经的一个和尚倒换关文，却一表非凡。我留他吃斋，他说有徒弟在府前，我即命请。少时进来，见我不行大礼，打个问讯，我已不快。及抬头看时，一个个丑似妖魔，好似苏州城隍庙东大关帝庙内西廊下，立当个提八十三斤铁柄大关刀、黑面孔、阿胡子周将军，铁草鞋里伸出五个脚指头。心中不觉惊骇，故此面容改色。”不止可患，更觉可畏。原来那三个小王子与众不同，一个个好武好强，便就伸拳掳袖道：“莫敢是那山里走来的妖精，假妆人像？待我们拿兵器出去看来。”

好王子！大的个拿一条齐眉棍，第二个轮一把九齿钯，第三个使一根乌油黑棒子，雄纠纠气昂昂的走出王府，吆喝道：“甚么取经的和尚！在那里？”时有典膳官员人等跪下道：“小主，他们在这暴纱亭吃斋哩。”小王子不分好歹闯将进去，喝道：“汝等是人是怪，快早说来，饶你性命！”唬得三藏面容失色，丢下饭碗，躬着身道：“贫僧乃唐朝来取经者，人也，非怪也。”转正“人”字一层。小王子道：“你便还像个人。那三个丑的，断然是怪！”

八戒只管吃饭不采，沙僧与行者欠身道：“我等俱是人，面虽丑而心良，身虽夯而性善。汝三个却是何来，却恁样海口轻狂？”傍有典膳等官道：“三位是我王之子，小殿下。”八戒丢了碗道：“小殿下，各拿兵器怎么？莫是要与我们打哩？”二王子掣开步，双手舞钯，便要打八戒。八戒嘻嘻笑道：“你那钯，只好与我这钯做孙子罢了。”即揭衣，腰间取出钯来，幌一幌，金光万道，丢了解数，有瑞气千条。好本领自觉有馀，而并无不足之处。把个王子唬得手软筋麻，不敢舞弄。

行者见大的个使一条齐眉棍，跳阿跳的，即耳躲里取出金箍棒来，幌一幌，碗来粗细，有丈二三长短，着地下一捣，捣了有三尺深浅，竖在那里，笑道：“我把这棍子送你罢。”那王子听言，即丢了自己棍，去取那棒。双手尽气力一拔，莫想得动分毫，再又端一端，摇一摇，就如生根一般。

第三个撒起莽性，使乌油棒便来打。被沙僧一手劈开，取出降妖宝杖，捻一捻，艳艳光生，纷纷霞亮。对面相形，极得“好”字之意。唬得那典膳等官，一个个呆呆挣挣，口不能言。

三个小王子一齐下拜道：“神师！神师！次转“师”字一层。我等凡人识，万望施展一番，我等好拜授也。”未写人好为，先言人好学，题前逆入，极得其妙。行者走近前，轻轻的把棒拿将起来道：“这里窄狭，不好展手，等我跳在空中，耍一路儿你们看看。”

好大圣！唵哨一声，将筋斗一纵，两只脚踏着五色祥云，起在半空，离地约有三百步高下，把金箍棒丢开个撒花盖顶，黄龙转身，一上一下，左旋右转。起初时，人与棒似锦上添花；次后来，不见人，只见一天棒滚。竭力卖弄，好“字”已在言外。

八戒在底下喝声采，也忍不住手脚，厉声喊道：“等老猪也去耍耍来！”好呆子！驾起风头，也到半空，丢开钯，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前七后八，满身解数，只听得呼呼风响。高老庄的学问亦要卖弄，殊令人奇绝。正使到热闹处，沙僧对长老道：“师父，也等老沙去操演操演。”好和尚！只着脚一跳，轮着杖，也起在空中，只见那（锐）〔瑞〕气氤氲，金光缥缈，双手使降妖杖，丢一个丹凤朝阳，妙讲为师，天然奇绝。饿虎扑食，“虎”字紧贴“患”字。紧迎慢挡，捷转忙撺。弟兄三个，大展神通，都在那半空中，扬威耀武，这才是：

真禅景象不凡同，大道缘由满太空。金木施威盈法界，刀圭展转合

圆通。神兵精锐随时显，丹器花生到处崇。天竺虽高还戒性，玉华王子总归中。

諛得那三个小王子跪在尘埃，暴纱亭大小人员并王府里老王子、满城中军民男女、僧尼道俗一应人等，家家念佛磕头，户户拈香礼拜。混动村乡，莫不愿拜为师矣。果然是：

见像归真度众僧，人间作福享清平。从今果正菩提路，尽是参禅拜佛人。

他三个各逞雄才，使了一路，按下祥云，把兵器收了。到唐僧面前问讯，谢了师恩，各各坐下。不题。

那三个小王子急回宫里，告奏老王道：“父王万千之喜！今有莫大之功也。适才可曾看见半空中舞弄么？”老王道：“我才见半空霞彩，就于宫院内同你母亲等众焚香启拜，更不知是那里神仙降聚也。”小王子道：“不是那里神仙，就是那取经僧三个丑徒弟。一个使金箍铁棒，一个使九齿钉钯，一个使降妖宝杖，把我三个的兵器比的通没有分毫。我们教他使一路，他嫌‘地上窄狭，不好施展。自然不胜打麦场上。等我起在空中，使一路你看’。他就各驾云头，满空中祥云缥缈，瑞气氤氲。才然落下，都坐在暴纱亭里。做儿的十分欢喜，欲要拜他为师，学他手段，保护我邦。此诚莫大之功，不知父王以为何如？”老王闻言，信心从愿。当时父子四人不摆驾，不张盖，步行到暴纱亭。

他四众收拾行李，欲进府谢斋，辞王起行。偶见玉华王父子上亭来，倒身下拜，慌得长老起来扑地还礼。行者等闪过傍边，微微冷笑。众拜毕，请四众进府堂上坐。四众忻然而入。老王起身道：“唐老师父，孤有一事奉求，不知三位高徒可能容否？”三藏道：“但凭千岁分付，小徒不敢不从。”老王道：“孤先见列位时，只以为唐朝远来行脚僧，其实肉眼凡胎，多致轻亵。适见老师三位高徒起舞在空，方知是仙是佛。孤三个犬子，一生好弄武艺，今谨发虔心，欲拜为门徒，学些武艺，次转人之师，又一层。万望老师开天地之心，普运慈舟，传度小儿。必以倾城之资奉谢。”行者闻言，忍不住呵呵笑道：“你这殿下，好不会事！我等出家人，巴不得要传几个徒弟。不是沿街乞弟子，正是兜揽作师父。“好为”二字，不觉令人奇绝。你令郎既有从善之心，切不可说起分毫之利，但只以情相处，足为爱也。”王子听言，十分欢喜，随命大排筵宴，就在本府正堂摆列。噫！一声旨意，即刻俱完。但见那：师以喻德，只写本题，便已埋伏下意。

结彩飘飘，香烟馥郁。餞金桌子挂绞绡，幌人眼目；彩漆椅儿铺锦绣，添座风光。树果新鲜，茶汤香喷。三五道闲食清甜，一两餐馒头丰洁。蒸酥蜜煎更奇哉，油札糖浇真美矣。有几瓶香糯素酒，斟出来赛过琼浆；献几番阳羡仙茶，捧到手香欺丹桂。般般品品皆齐备，色色行行尽出奇。

一壁厢叫承应的歌舞吹弹，撮弄演戏。他师徒们并王父子尽乐一日。不觉天晚，散了酒席。下章“饮”字、“醉”字，不拽而自到。又叫即在暴纱亭铺设床帟，请师安宿；待明早竭诚焚香再拜，求传武艺。众皆听从，即备香汤，请师沐浴。众却归寝。此时那：

众鸟高栖万籁沉，诗人下榻罢哦吟。银河光显天弥亮，野径荒凉草更深。砧杵叮咚敲别院，关山杳杳动乡心。寒蛩声朗知人意，唧唧床头破梦魂。

一宵晚景已过。明早，那老王父子又来相见这长老。昨日相见还是王礼，今日就行师礼。那三个小王子对行者、八戒、沙僧当面叩头，拜问道：“尊师之兵器，还取出来与弟子们看看。”八戒闻言，忻然取出钉钯，抛在地下；沙僧将宝杖抛出，倚在墙边。二王子与三王子跳起去便拿，就如蜻蜓撼石柱，一个个挣得红头赤脸，莫想拿动半分毫。大王子见了叫道：“兄弟莫费力了，师父的兵器俱是神兵，不知有多少重哩！”八戒笑道：“我的钯也没多重，只有一藏之数，嚷藏经的师父更是难得。连柄五千零四十八斤。”三王子问沙僧道：“师父宝杖多重？”沙僧笑道：“也是五千零四十八斤。”大王子求行者的金箍棒看，行者去耳躲里取出一个针儿来，迎风幌一幌，就有碗来粗细，直直的竖立面前。那王父子都皆悚惧，众官员个个心惊。三个小王子礼拜道：“猪师、沙师之兵，俱随身带在衣下，即可取之；孙师为何自耳中取出？见风即长，何也？”行者笑道：“你不知，我这棒不是凡间等闲可有者，这棒是：

鸿蒙初判陶镕铁，大禹神人亲所设。湖海江河浅共深，曾将此棒知之切。开山治水太平时，流落东洋镇海阙。日久年深放彩霞，能消能长能光洁。老孙有分取将来，变化无穷随口诀。要大弥于宇宙间，要小却似针儿节。棒名如意号金箍，天上人间称一绝。重该一万三千五百斤，或粗或细能生灭。也曾助我闹天宫，也曾随我攻地阙。伏虎降龙处处通，炼魔除怪方方彻。举头一指太阳昏，天地鬼神皆胆怯。混沌时传到至今，原来不是凡间铁。”

那王子闻言，个个顶礼不尽。三人向前重重拜礼，虔心求授。行者道：“你三人不知学那般武艺？”王子道：“愿使棍的就学棍，惯使钯的就学钯，若令学圃，岂不更妙。爱用杖的就学杖。”行者笑道：“教便也容易，只是你等无力量，使不得我们的兵器，恐学之不精，如画虎不成反类狗也。不怕类狗，倒怕相猪。古人云：‘训教不严师之惰，学问无成子之罪。’汝等既有诚心，可去焚香来拜了天地，我先传你些神力，然后可授武艺。”

三个小王子闻言，满心欢喜。即便亲抬香案，沐手焚香，朝天礼拜。拜毕，请师传法。行者转下身来，对唐僧行礼道：“告尊师，恕弟子之罪。自当年在两界山，蒙师父大德，救脱弟子，秉教沙门，一向西来，虽不曾重报师恩，却也曾渡水登山，竭尽心力。今来佛国之乡，幸遇贤王三子，投拜我等，欲学武艺。彼既为我等之徒弟，即为我师之徒孙也。谨禀过我师，庶好传授。”三藏十分大喜。师且好为，何况老师，其好更甚。八戒、沙僧见行者行礼，也即转身，朝三藏磕头道：“师父，我等愚卤，拙口钝腮，不会说话，望师父高坐法位，也让我两个各招个徒弟耍耍，方作徒弟，便想作师父，其人不问而可知。也是西方路上之忆念。”三藏俱忻然允之。

行者才教三个王子，都在暴纱亭后静室之间，画了罡斗，教三人都俯伏在内，一个个瞑目宁神。这里却暗暗念动真言，诵动咒语，将仙气吹入他三人心腹之中，把元神收归本舍，传与口诀，各授得万千之膂力，以此授受，转到为师的正面。运添了火候，却像个脱胎换骨之法，运遍了子午周天，那三个小王子方才苏醒，一齐爬将起来，抹抹脸，精神抖擞，一个个骨壮筋强。大王子就拿得金箍棒，二王子就轮得九齿钯，三王子就举得降妖杖。人事浑不识，便许为圣为贤。文理颇粗通，已期拟元作解。老王见了，欢喜不胜，又排素宴，启谢他师徒四众。就在筵前，各传各授：学棍的演棍，学钯的演钯，学杖的演杖。虽然打几个转身，丢几般解数，此等终是凡夫，有些着力，走一路便喘气嘘嘘，不能奈久。其进退攻扬，岂能有变化自然之妙也。师父名拙，徒弟如何得巧。当日收了筵宴。

次日，三个王子又来称谢道：“感蒙神师授赐了膂力，纵然轮得师的兵器，只是转换艰难。意欲命匠依神师兵器式样，减削斤两，打造一般，未知师父肯容否？”八戒道：“好，好，好！说得有理。我们的器械，一则你们使不得，二则我们要护法降魔，正该另造，另造。”羿不变彀率，师父却肯枉教。只说妙岩救苦，不谓此处先已积德。王子随即

宣召铁匠，买办钢铁万斤，就在王府内前院搭厂，支炉铸造。先一日将钢铁炼熟，次日请行者三人，将金箍棒、九齿钯、降妖杖都取出，放在蓬厂之间，看样造作，亦学阿师的样子，便是苦事。遂此昼夜不收。心已自足，不复有进，尚要此何为。

噫！这兵器原是他们随身之宝，一刻不可离者，各藏在身，自有许多光彩护体。今放在厂中几日，那霞光有万道冲天，瑞气有千条罩地。其夜，有一妖精，离城只有七十里远近，山唤豹头山，是个文墨之乡。洞唤虎口洞。入此口者不亦危乎，然后转到人之患，笔阵奇绝。夜坐之间，忽见霞光瑞气，即驾云来，看见光彩起处，是王府之内。他按下云头，近前观看，乃是三般兵器放光。妖精又喜又爱道：“好宝贝！好宝贝！这是甚人用的？今放在此，也是我的缘法。拿了去呀！拿了去呀！”亦想以此授受矣。他爱心一动，弄起威风，将三般兵器一股收之，竟转本洞。正是那：

道不须臾离，可离非道也。神兵尽落空，枉费参修者。

毕竟不知怎生寻得兵器，且听下回分解。

看他逐字咬破，层层点醒，煞尾转到“患”字，而题面、题神无不毕到。

猪八戒亦欲为师，真千古之奇闻，旷世之罕见。不知是师其学问，还是师其人品，想亦师其好吃耳。欲食两石米者，当急奉教于此矣。

从“民”字脱卸到“人”字，“灾”字脱卸到“患”字，雨师脱卸到人师。所以起笔只挽上意，而不知神脉已落到本题。

[1] 掬（lú）嘴：吃白饭。

[2] 觔：同“斤”。

第八十九回

黄狮精虚设钉钯会 金木土计闹豹头山

钉钯棒杖乃一路，所以除邪魔，护大道，一步武而不可离者也。乃行者等以欲为人师之故，遂弃置而不收，以至疏失。是失我之所以为人师者，即失我之所以为我者也。既无可以为学，又将何以前进，至黄狮以窃取之学公然呈诸宴会，毫不自羞，彼此争夺师道，亦难言矣。

玉华州财物丰裕，子弟英豪，不惟群狮要争，正见三众之不舍。师父固乐得英才，不知徒弟却陷入虎口，窃恐学问不能长进，油米日见其萧条。不惟孟子深患，实可为东翁之一大患也。

却说那院中几个铁匠因连日辛苦，夜间俱自睡了。及天明起来打造，篷下不见了三般兵器，一个个呆挣神惊，四下寻找。只见那三个王子出宫来看，那铁匠一齐磕头道：“小主阿，神师的三般兵器都不知那里去了！”无可为矣。

小王子听言，心惊胆战道：“想是师父今夜收拾去了。”急奔暴纱亭看时，见白马尚在廊下，忍不住叫道：“师父还睡哩！”沙僧道：“起来了。”即将房门开了，让王子进里看时，不见兵器，慌慌张张问道：“师父的兵器都收来了？”行者跳起道：“不曾收阿！”王子道：“三般兵器今夜都不见了。”八戒连忙爬起道：“我的钯在么？”小王道：“适才我等出来，只见众人前后找寻不见。弟子恐是师父收了，却才来问。老师的宝贝俱是能长能消，想必藏在身边哄弟子哩。”行者道：“委的未收。都寻去来！”

随至院中篷下，果然不见踪影。八戒道：“定是这伙铁匠偷了。快拿出来！略迟了些儿，就都打死！打死！”遗患工匠，正为“好”字一紧。那铁匠慌得磕头滴泪道：“爷爷，我们连日辛苦，夜间睡着，及至天明起来，遂不见了。我等乃一概凡人，怎么拿得动？望爷爷饶命！饶命！”行者无语，暗恨道：“还是我们的不是。既然看了式样，就该收在

身边，怎么却丢放在此！那宝贝霞彩光生，想是惊动甚么歹人，今夜窃去也。”八戒不信道：“哥哥说那里话。这般个太平境界，又不是旷野深山，怎得个歹人来。定是铁匠欺心，他见我们的兵器光彩，认得是三件宝贝，连夜走出王府，伙些人来，抬的抬，拉的拉，偷出去了。拿过来打呀！打呀！”众匠只是磕头发誓。

正嚷处，只见老王子出来，问及前事，却也面无人色，沉吟半晌道：“神师兵器，本不同凡，就有百十余人也禁挫不动。况孤在此城，今已五代，不是大胆海口，孤也颇有个贤名在外，这城中军民匠作人等，也颇惧孤之法度，断是不敢欺心。望神师再思可矣。”行者笑道：“不用再思，也不须苦赖铁匠。我问殿下，你这州城四面，可有甚么山林妖怪？”王子道：“神师此问，甚是有理。孤这州城之北，有一座豹头山，山中有一座虎口洞。师父未觉可患，子弟先已遭瘟。往往人言洞内有仙，又言有虎狼，又言有妖怪。孤未曾访得端的，不知果是何物。”行者笑道：“不消讲了，定是那方歹人，知道俱是宝贝，一夜偷将去了。”叫：“八戒、沙僧，你都在此保着师父，护着城池，等老孙寻访去来。”又叫铁匠们不可住了炉火，一一炼造。

好猴王！辞了三藏，唢哨一声，形影不见，早跨到豹头山上。原来那城相去只有三十里，一瞬即到。竟上山峰观看，果然有些妖气。真是：

龙脉悠长，地形远大。尖峰挺挺插天高，陡涧沉沉流水急。山前有瑶草铺茵，山后有奇花布锦。乔松老柏，古树修篁。山鸦山鹊乱飞鸣，野鹤野猿皆啸唳。悬崖下麋鹿双双，峭壁前獾狐对对。一起一伏远来龙，九曲九湾潜地脉。埂头相接玉华州，万古千秋兴胜处。

行者正然看时，忽听得山背后有人言语，急回头视之，乃两个狼头妖怪，朗朗的说着话，向西北上走。行者揣道：“这定是巡山的怪物，等老孙跟他去听听，看他说些甚的。”捻着诀，念个咒，摇身一变，变做个蝴蝶儿，展开翅，翩翩翻翻，竟自赶上。果然变得有样范：

一双粉翅，两道银须。乘风飞去急，映日舞来徐。渡水过墙能疾俏，偷香弄絮甚欢娱。体轻偏爱鲜花味，雅态芳情任卷舒。

他飞在那个妖精头直上，飘飘荡荡，听他说话。那妖猛的叫道：“二哥，我大王连日侥幸。前月里得了个美人儿，且是个酒色之徒，更有愧师道。在洞内盘桓，十分快乐；昨夜里又得了三般兵器，果然是无价

之宝。明朝开宴庆钉钯会哩，以此相庆，足见其目不识丁。只写宴会，下文“饮”字、“醉”字便不突。我们都有受用。”这个道：“我们也有些侥幸，拿这二十两银子买猪羊去。如今到了乾方集上，先吃几壶酒儿，把东西开个花帐儿^[1]，落他二三两银子^[2]，买件绵衣过寒，却不是好？”两个怪说说笑笑的，上大路急走如飞。

行者听得要庆钉钯会，心中暗喜。欲要打杀他，争奈不干他事，况手中又无兵器。不知将何以存理遏欲，此深可以为患也。他即飞向前边，现了本相，在路口上立定。那怪看看走到身边，被他一口法唾喷将去，念一声“唵吽咤唎”，即使个定身法，把两个狼头精定住，眼睁睁口也难开，直挺挺双脚站住。又将他扳番倒，揭衣（拽）〔搜〕捡，果是有二十两银子，着一条搭包儿打在腰间裙带上。又各挂着一个粉漆牌儿，一个上写着“刁钻古怪”，一个上写着“古怪刁钻”。没甚说，好大圣！取了他银子，解了他牌儿，返跨步回至州城。

到王府中，见了王子、唐僧并大小官员、匠作人等，具言前事。八戒笑道：“想是老猪的宝贝，霞彩光明，所以买猪羊治筵席庆贺哩。但如今怎得他来？”行者道：“我兄弟三人俱去。这银子是买办猪羊的，且将这银子赏了匠人，教殿下寻几个猪羊。八戒，你变做刁钻古怪，我变做古怪刁钻，“好”字不堪再问。沙僧妆做个贩猪羊的客人，走进那虎口洞里，得便处，各人拿了兵器，打绝那妖邪，回来却收拾走路。”沙僧笑道：“妙，妙，妙！不宜迟，快走！”老王果依此计，即教管事的买办了七八口猪，四五腔羊。此其所以好也。

他三人辞了师父，在城外大显神通。八戒道：“哥哥，我未曾看见那刁钻古怪，怎生变得他的模样？”行者道：“那怪被老孙使了定身法，定住在那里，直到明日此时方醒。我记得他的模样，你站下，等我教你变。如此，如彼，就是他的模样了。”那呆子真个口里念着咒，行者吹口仙气，霎时就变得与那刁钻古怪一般无二，将一个粉牌儿带在腰间。行者即变做古怪刁钻，是亦刁钻古怪、古怪刁钻而已矣。腰间也带了一个牌儿。沙僧打扮得像个贩猪羊的客人。一起儿赶着猪羊，上大路，竟奔山来。不多时，进了山凹里，又遇见一个小妖。他生得嘴脸也恁地凶恶！看那：

圆滴溜两只眼，如灯幌亮；红刺螞一头毛，似火飘光。糟鼻子，
怪俚口，獠牙尖利；查耳躲，砍额头，青脸泡浮。身穿一件浅黄衣，
足踏一双莎蒲履。雄雄纠纠若凶神，急急忙忙如恶鬼。

那怪左肋下挟着一个彩漆的请书匣儿，迎着行者叫道：“古怪刁钻，你两个来了，买了几口猪羊？”行者道：“这赶的不是？”那怪朝沙僧道：“此位是谁？”行者道：“就是贩猪羊的客人。还少他几两银子，带他来家取的。不学古之道，却从子敖来，‘好’字更有意。你往那里去？”那怪道：“我往竹节山去请老大王明早赴会。”为下九头一顿。行者绰他的口气儿就问：“共请多少人？”那怪道：“请老大王坐首席，连本山大王共头目等众，约有四十多位。”正说处，八戒道：“去罢！去罢！猪羊都四散走了。”行者道：“你去邀着**u>3**，等我讨他帖儿看看。”那怪见自家人，即揭开取出，递与行者。行者展开看时，上写着：

明辰敬治肴酌，庆钉钯嘉会，不是请赴会，特邀赏佳句耳。屈尊车从，过山一叙。幸勿外，至感。右启祖翁九灵元圣老大人尊前。门下孙黄狮顿首百拜。

行者看毕，仍递与那怪。那怪放在匣内，竟往东南上去了。沙僧问道：“哥哥，帖儿上是甚么话头？”行者道：“乃庆钉钯会的请帖。名字写着‘门下孙黄狮顿首百拜’。请的是‘祖翁九灵元圣老大人’。”沙僧笑道：“黄狮想必是个金毛狮子成精。狮子哈哈笑，为下‘饮’字写照。但不知九灵元圣是个何物？”八戒闻言笑道：“是老猪的货了。”行者道：“怎见得是你的货？”八戒道：“古人云：‘癞母猪专赶金毛狮子。’故知是老猪之货物也。”他三人说说笑笑，赶着猪羊，却就望见虎口洞门，但见那门儿外：

周围山绕翠，一脉气连城。峭壁扳青蔓，高崖挂紫荆。鸟声深树匝，花影洞门迎。不亚桃源洞，堪宜避世情。

渐渐近于门口，又见一丛大大小小的杂项妖精，在那花树之下顽耍。忽听得八戒“呵，呵”赶猪羊到时，都来迎接，便就捉猪的捉猪，捉羊的捉羊，一齐捆倒。早惊动里面妖王，领十数个小妖出来问道：“你两个来了，买了多少猪羊？”行者道：“买了八口猪，七腔羊，共十五个牲口。猪银该一十六两，羊银该九两。前者领银二十两，还欠五两。这个就是客人，跟来找银子的。”妖王听说，即唤：“小的们，取五两银子打发他去。”行者道：“这客人一则来找银子，二来要看看嘉会。”那妖大怒，骂道：“你这个刁钻儿惫懒！你买东西罢了，又与人说甚么会不会！”八戒上前道：“主人公得了宝贝，诚是天下之奇珍，就教他看看，怕怎的？”那妖“咄”的一声道：“你这古怪也可恶！我这宝贝，乃是玉华州城中得来的，倘这客人看了，去那州中传说，说得人知，那王子一时来访求，却如之何？”窃取之学生，怕露出马脚。行者道：“主公，这个

客人乃乾方集后边的人，去州许远，又不是他城中人也，那里去传说？二则他肚里也饿了，我两个也未曾吃饭，家中有现成酒饭，赏他些吃了，打发他去罢。”说不了，有一小妖取了五两银子递与行者。行者将银子递与沙僧道：“客人，收了银子，我与你进后面去吃些饭来。”

沙僧仗着胆，同八戒、行者进于洞内。到二层厅厅之上，只见正中间桌上，高高的供养着一柄九齿钉钯，黄狮却偷黑师的钉钯以为己物，更妙。真个是光彩映目；东山头，靠着一条金箍棒；西山头，靠着一条降妖杖。那怪王随后跟着道：“客人，那中间放光亮的就是钉钯，你看便看，只是出去千万莫与人说。”沙僧点头称谢了。噫！这正是：“物见主，必定取。”

那八戒一生是个鲁夯的人，他见了钉钯，那里与他叙甚么情节，跑上去拿下来，轮在手中，现了本相，丢了解数，望妖精劈脸就筑。这行者、沙僧也奔至两山头各拿器械，现了原身。三弟兄一齐乱打，慌得那怪王急抽身闪过，转入后边，取一柄四明铲，捍长镈利，赶到天井中，支住他三般兵器，厉声喝道：“你是甚人？敢弄虚头骗我宝贝！”竟以此为宝，无怪其自足而不复有进也。行者骂道：“我把你这个贼毛团！你是认我不得！我们乃东土圣僧唐三藏的徒弟。因至玉华州倒换关文，蒙贤王教他三个王子拜我们为徒，学习武艺，将我们宝贝作样，打造如式兵器。因放在院中，被你这贼毛团夤夜入城偷来，倒说我弄虚头骗你宝贝！不要走！就把我们这三件兵器各奉承你几下尝尝！”定有些糖气。那妖精就举铲来敌。这一场，从天井中斗出前门。看他三僧攒一怪，好杀：

呼呼棒若风，滚滚钯如雨，降妖杖举满天霞，四明铲深云生绮。好似三仙炼大丹，火光彩幌惊神鬼。行者施威甚有能，妖精盗宝多无礼。天蓬八戒显神通，大将沙僧英更美。弟兄合意运机谋，虎口洞中兴斗起。那怪豪强弄巧乖，四个英雄堪厮比。当时杀至日头西，妖邪力软难相抵。

他们在豹头山战斗多时，为馆争闹，诚为罕见。那妖精抵敌不住，向沙僧前喊一声“看铲”！沙僧让个身法躲过，妖精得空而走，向东南巽宫上乘风飞去。八戒拽步要赶，行者道：“且让他去。自古道：‘穷寇勿追。’且只来断他归路。”八戒依言。三人竟至洞口，把那百十个若大若小的妖精尽皆打死。原来都是些虎狼彪豹，马鹿山羊。被大圣使个手法，将他那洞里细软物件，并打死的杂项兽身与赶来的猪羊，通皆带出。沙僧就取出干柴，放起火来。八戒使两个耳躲煽风，把一个巢穴一

时烧得干净。犹是虎口，然已属猪师矣。却将带出的诸物，即转州城。

此时城门尚开，人家未睡。老王父子与唐僧俱在暴纱亭盼望。只见他们扑哩扑刺的丢下一院子死兽、猪羊及细软物件^[4]，一齐叫道：“师父，我们已得胜回来也！”那殿下喏喏相谢。唐长老满心欢喜。此洞稳当。三个小王子跪拜于地，沙僧搀起道：“且莫谢，都近前看看那物件。”王子道：“此物俱是何来？”行者笑道：“那虎狼彪豹、马鹿山羊都是成精的妖怪，被我们取了兵器，打出门来。那老妖是个金毛狮子，他使一柄四明铲，与我等战到天晚，败阵逃生，往东南上走了。我等不曾赶他，却扫除他归路，打杀这些群妖，搜寻他这些物件，人再患不到此地，可叹。带将来的。”老王听说，又喜又忧。喜的是得胜而回，忧的是那妖日后报仇。师不自患，人却患之，更妙。行者道：“殿下放心。我已虑之熟，处之当矣。一定与你扫除尽绝，方才起行，决不至贻害于后。我午间去时，撞见一个青脸红毛的小妖送请书。我看他帖子上写着：‘明辰敬治肴酌庆钉钯嘉会，屈尊车从，过山一叙。幸勿外，至感。右启祖翁九灵元圣老大人尊前。’名字是‘门下孙黄狮顿首百拜’。才那妖精败阵，必然向他祖翁处去会话。明辰断然寻我们报仇，当情与你扫荡干净。”老王称谢了，摆上晚斋。师徒们斋毕，各归寝处。不题。

却说那妖精，果然向东南方奔到竹节山。一节须高一节。那山中有一座洞天之处，唤名九曲盘桓洞，委委曲曲，师道亦难言矣。洞中的九灵元圣是他的祖翁。当夜足不停风，行至五更时分，到于洞口，敲门而进。小妖见了，道：“大王，昨晚有青脸儿下请书，老爷留他住到今早，欲同他来赴你钉钯会。你怎么又绝早亲来邀请^[5]？”妖精道：“不好说，不好说！会成不得了。”正说处，见青脸儿从里边走出道：“大王，你来怎的？老大王爷爷起来，就同我去赴会哩。”妖精慌张张的只是摇手不言。

少顷，老妖起来了，唤入。这妖精丢了兵器，倒身下拜，止不住腮边泪落。老妖道：“贤孙，你昨日下午，今早正欲来赴会，你又亲来，为何发悲烦恼？”妖精叩头道：“小孙前夜对月闲行，只见玉华州城中有光彩冲空。急去看时，乃是王府院中三般兵器放光。一件是九齿渗金钉钯，一件是宝杖，一件是金箍棒。小孙即使神法摄来，立名钉钯嘉会，着小的们买猪羊果品等物，设宴庆会，请祖爷爷赏之，以为一乐。昨差青脸来送柬之后，只见原差买猪羊的刁钻儿等赶着几个猪羊，又带了一个贩卖的客人来找银子。他定要看看会去，是小孙恐他外面传说，不容他看。他又说肚中饥饿，讨些饭吃，因教他后边吃饭。他走到里边，看

见兵器，说是他的，三人就各抢去一件，现出原身。一个是毛脸雷公嘴的和尚，一个是长嘴大耳猴的和尚，一个是晦气色脸的和尚。他都不分好歹，喊一声乱打。是小孙急取四明铲赶出与他相持，问是甚么人敢弄虚头，他道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去的唐僧之徒弟，不知已作师父。因过州城，倒换关文，被王子留住，习学武艺，将他这三件兵器作样子打造，放在院内，被我偷来。遂此不忿相持。不知那三个和尚叫做甚名，却俱有本事。小孙一人，敌他三个不过，所以败走祖爷处。望拔刀相助，拿那和尚报仇，庶见我祖爱孙之意也！”

老妖闻言，默想片时，笑道：“原来是他。我贤孙，你错惹了他也！”妖精道：“祖爷知他是谁？”老妖道：“那长嘴大耳者乃猪八戒，晦气色脸者乃沙和尚，这两个犹可；那毛脸雷公嘴者叫做孙行者，这个人其实神通广大，五百年前曾大闹天宫，不知又混动世界。十万天兵也不曾拿得住。他专意寻人的，他便就是个搜山揭海，破洞攻城，闯祸的个都头。你怎么惹他！也罢，等我和你去，把那厮连玉华王子都擒来，替你出气。”那妖精听说，即叩头而谢。

当时老妖点猱狮、雪狮、狻猊、白泽、伏狸、抟象诸孙，各执锋利器械。黄狮引领，各纵狂风，妄念还不息。竟至豹头山界。只闻得烟火之气扑鼻，又闻得有哭泣之声。仔细看时，原来是刁钻、古怪二人在那里叫主公哭主公哩。妖精近前喝道：“你是真刁钻儿，假刁钻儿？”二怪跪倒，噙泪叩头道：“我们怎是假的？昨日这早晚领了银子去买猪羊，走至山西边大路之上，见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他啐了我们一口，我们就脚软口强，不能言语，不能移步，被他扳倒，把银子搜了去，牌儿解了去。我两个昏昏沉沉，直到此时才醒。及到家，见烟火未息，房舍尽皆烧了。又不见主公并大小头目，故在此伤心痛哭。不知这火是怎生起的？”那妖精闻言，止不住泪如泉涌，双脚齐跌，喊声振天，恨道：“秃厮！十分作恶！怎么干出这般毒事！把我洞府烧尽，美人烧死，家当老小一空。气杀我也！气杀我也！”得者喜，而失者则自要气。老妖叫猱狮扯他过来道：“贤孙，事已至此，徒恼无益。且养全锐气，到州城里拿那和尚去。”那妖精犹不肯住哭，道：“老爷，我们那个山场，非一日治的。今被这秃厮尽毁，我却要此命做甚的！”挣起来，往石崖上撞头磕脑，竟要舍命，“好”字更为出奇。被雪狮、猱狮等苦劝方止。

当时丢了此处，都奔州城。只听得那风滚滚，雾腾腾，来得甚近。諕得那城外各关厢人等，拖男挾女，顾不得家私，都往州城中走，走入

城门，将门闭了。自己好为，不知人却害怕。更妙。有人报入王府中道：“祸事！祸事！”那王子、唐僧等正在暴纱亭吃早斋，听得人报祸事，却出门来问。众人道：“一群妖精，飞沙走石，喷雾掀风的来近城了！”老王大惊道：“怎么好？”行者笑道：“都放心，都放心！这是虎口洞妖精，昨日败阵，往东南方去伙了那甚么九灵元圣儿来也，等我同兄弟们出去。分付教关了四门，汝等点人夫看守城池。”那王子果传令把四门闭了，点起人夫上城。他父子并唐僧在城楼上点札，旌旗蔽日，炮火连天。行者三人却半云半雾出城迎敌。这正是：

失却慧兵缘不谨，顿教魔起众邪凶。

毕竟不知这场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一柄钉钯，八戒方以此具夸耀玉华，黄狮又欲以之矜张洞府。一个窃来，一边又夺去，自己固不肯前修，子弟又焉望其上进？《大学》之道，从此止至善之旨复何望？不惟其人当自患，实可为世道人心之一大患也欤。

上节是讲好为师，此回实发人之患。学至窃取，已属不进，甚至独取八戒之钯，以为欣羨赏识。是识目不识丁者，则黄狮之本领学问亦可概见矣。况不闻口吐珠玑，以文会友，惟见广备猪羊，刍豢悦口；不是酒食先生饌，正是徒为小人儒。

《西游记》何以要写此题？盖《大学》至善之道，固在子弟之学，大抵还视乎为师之教。无如好为人师者，自己已不能有进，又何以能进子弟？甚至偷闲爱懒，学业荒废，不惟可患，抑亦可惜，故责之严，实望之殷。

有此一师，直搅得大小不安，内外恐惧。如此写来，“人之患”三字更觉透亮。

[1] 花帐：虚报的帐目。

[2] 落：捞取回扣。

[3] 邀：吆喝，驱赶。

[4] 扑哩扑刺：象声词。形容物体连续落地声。

[5] 绝早：极早，一大早。

第九十回

师狮授受同归一 盗道缠禅静九灵

此节总见大道之无穷，人不可以自足。钯棒相传，即是以道授受；黄狮窃钉钯，即是窃道。后言妙岩救苦天尊，以见学海文渊，至德无量。而我之所以授受者，不足恃矣。

妙岩宫则学贯天人，文绝地记，已臻妙高之佳境，而无愧师道。然必人咨于己，而未尝敢以此自足，是以学问终不可限量。此所以为太乙救苦天尊也。以视群狮之兜揽争夺者，不啻天渊矣。

却说孙大圣同八戒、沙僧出城头，靛面相迎，见那伙妖精都是些杂毛狮子。其中《百家姓》、《千字文》，杂字一本，尽在内矣。黄狮精在前引领，狻猊狮、抟象狮在左，白泽狮、伏狸狮在右，猱狮、雪狮在后，中间却是一个九头狮子。那青脸儿怪执一面锦绣团花宝幢，紧挨着九头狮子。刁钻古怪儿、古怪刁钻儿打两面红旗，彰名较著，打着个为师的旗号。齐齐的都布在坎宫之地。

八戒莽撞，走近前骂道：“偷宝贝的贼怪！你去那里伙这几个毛团来此怎的？”一来争馆，二来争徒弟。黄狮精切齿骂道：“泼狠秃厮！昨日三个敌我一个，我败回去，让你为人罢了。此人正不易为。你怎么这般狠恶，烧了我的洞府，损了我的山场，伤了我的眷族，我和你冤仇深如大海！破馆失业，安得不恨。不要走，吃你老爷一铲！”好八戒，举钯就迎。两个才交手，还未见高低，那猱狮精轮一根铁蒺藜，雪狮精使一条三楞简，径来奔打。八戒发一声喊道：“来得好！”你看这壁厢沙和尚急掣降妖杖，近前相助，又见那狻猊精、白泽精与抟象、伏狸二精，一拥齐上。这里孙大圣使金箍棒架住群精。狻猊使闷棍，白泽使铜锤，抟象使钢枪，伏狸使钺斧。那七个狮子精，这三个狠和尚，好杀：只写群师争馆，“好”字不觉喷饭。

棍锤枪斧三楞简，蒺藜骨朵四明铲。七狮七器甚锋芒，围战三僧齐

呐喊。大圣金箍铁棒凶，沙僧宝杖人间罕。八戒颠风骋势雄，钉钯幌亮光华惨。前遮后挡各施功，左架右迎都勇敢。城头王子助威风，擂鼓筛锣齐壮胆。投来抢去弄神通，杀得昏濛天地反。

那一伙妖精齐与大圣三人战经半日，不觉天晚。八戒口吐粘涎，看看脚软，虚幌一钯，败下阵去，被那雪狮、獠狮二精喝道：“那里走！看打！”呆子躲闪不及，被他照脊梁上打了一简，睡在地下，只叫：“罢了，罢了！”老猪大为出丑。两个精把八戒采鬓拖尾，扛将去见那九头狮子，报道：“祖爷，我等拿了一个来也。”说不了，沙僧、行者也都战败。众妖精一齐赶来，被行者拔一把毫毛嚼碎，喷将去，叫声“变”！即变做百十个小行者，围围绕绕，将那白泽、狻猊、抟象、伏狸并金毛狮怪围裹在中，沙僧、行者却又上前攒打。到晚拿住狻猊、白泽，走了伏狸、抟象、金毛。报知老妖，老怪见失了二狮，分付：“把猪八戒捆了，不可伤他性命。待他还我二狮，却将八戒与他。他若无知，坏了我二狮，即将八戒杀了对命。”伤及性命，更觉可患。当晚群妖安歇城外。不题。

却说孙大圣把两个狮子精抬近城边，老王见了，即传令开门，差二三十个校尉，拿绳扛出门，绑了狮精，扛入城里。孙大圣收了法毛，同沙僧竟至城楼上，见了唐僧。唐僧道：“这场事甚是利害呀！更为出奇。悟能性命不知有无？”行者道：“没事！我每把这两个妖精拿了，他那里断不敢伤。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此者不得见此钉钯也。天之未丧斯文也，群狮其如八戒何？且将二精牢拴紧缚，待明早抵换八戒也。”三个小王子对行者叩头道：“师父先前赌斗，只见一身，及后佯输而回，却怎么就有百十位师身？及至拿住妖精，近城来还是一身，此是甚么法力？”行者笑道：“我身上有八万四千毫毛，以一化十，以十化百，百千万亿之变化，皆身外之身法也。”那王子一个个顶礼，即时摆上斋来，就在城楼上吃了。各垛口上都要灯笼旗帜，梆铃锣鼓，（支）〔交〕更传箭，放炮呐喊。

早又天明。老怪即唤黄狮精定计道：“汝等今日用心拿那行者、沙僧，等我暗自飞空上城，拿他那师父并那老王父子，先转九曲盘桓洞，待你得胜回报。”黄狮领计，便引獠狮、雪狮、抟象、伏狸，各执兵器，到城边，滚风踏雾的索战。这里行者与沙僧跳出城头，厉声骂道：“贼泼怪！快将我师弟八戒送还，我饶你性命！不然。都教你粉骨碎尸！”那妖精那容分说，一拥齐来。这大圣弟兄两个挡住五个狮子。这杀，比昨日又甚不同：不是马孟起步战五将，正是诸葛公舌战群儒。

呼呼刮地狂风恶，暗暗遮天黑雾浓。走石飞沙神鬼怕，推林倒树虎狼惊。钢枪狠狠钺斧明，蒺藜筒铲太毒情。恨不得囫囵吞行者，活活捉沙僧。这大圣一条如意棒，卷舒收放甚精灵。沙僧那柄降妖杖，凌霄殿外有名声。今番干运神通广，西域施功扫荡精。

这五个杂毛狮子精与行者、沙僧正自杀到好处，那老妖驾着黑云，径直腾至城楼上，摇一摇头，唬得那城上文武大小官员并守城人夫等，都滚下城去，被他奔入楼中，张开口，把三藏与老王父子一顿噙出，复至坎宫地下，将八戒也着口噙之。原来他九个头就有九张口：一口噙着唐僧，一口噙着八戒，一口噙着老王，一口噙着大王子，一口噙着二王子，一口噙着三王子。六口噙着六人，一边占住馆地，一边却抢去徒弟，为之绝倒。还空了三张口，发声喊叫道：“我先去也！”这五个小狮精见他祖得胜，一个个愈展雄才。

行者闻得城上人喊嚷，情知中了他计，急唤：“沙僧仔细！”他却把臂膊上毫毛尽皆拔下，入口嚼烂喷出，变作千百个小行者，一拥攻上。当时拖倒猱狮，活捉了雪狮，拿住了狻猊狮，扛翻了伏狸狮，将黄狮打死，有此一棒，又胜似水陆七夜。烘烘的嚷到州城之下，倒转走脱了青脸儿与刁钻古怪、古怪刁钻儿二怪。那城上官看见，却又开门，将绳把五个狮精又捆了，扛进城去。还未发落，只见那王妃哭哭啼啼对行者礼拜道：“神师阿！我殿下父子并你师父性命休矣！这孤城怎生是好？”大圣收了法毛，对王妃作礼道：“贤后莫愁。只因我拿他七个狮精，那老妖弄摄法，定将我师父与殿下父子摄去，料必无伤。待明日绝早，我兄弟二人去那山中，管情捉住老妖，还你四个王子。”那王妃并宫女闻得此言，都对行者下拜道：“愿求殿下父子全生，皇图坚固。”拜毕，一个个含泪还宫。遗害东人，恰是“患”字馀意。行者分付各官：“将打死那黄狮精剥了皮，六个活狮精牢牢拴锁。取些斋饭来，我们吃了睡觉。你们都放心，保你无事。”

至次日，大圣领沙僧驾起祥云，不多时，到于竹节山头，按云头观看，好座高山！但见：

峰排突兀，岭峻崎岖。深涧下，潺湲水漱；陡崖前，锦绣花香。回峦重叠，古道湾环。真是鹤来松有伴，果然云去石无依。玄猿觅果向晴晖，麋鹿寻花欢日暖。青鸾声渐厉，黄鸟语绵蛮。春来桃李争妍，夏至柳槐竞茂，秋到黄花布锦，冬交白雪飞绵。四时八节好风光，不亚瀛洲仙景象。外貌有馀，内里却不足，写尽装修粉饰之士。

他两个正在山头上看景，忽见那青脸儿手拿一条短棍，竟跑出崖谷之间。行者喝道：“那里走！老孙来也！”唬得那小妖一翻一滚的跑下崖谷。他两个一直追来，又不见踪迹。向前又转几步，却是一座洞府，两扇花班石门，紧紧关闭。门棹上横嵌着一块石版，楷镌了十个大字，乃是“万灵竹节山，九曲盘桓洞”。

那小妖原来跑进洞去，即把洞门闭了，到中间对老妖道：“爷爷，外面又有两个和尚来了。”老妖道：“你大王并猢狲、雪狮、抟象、伏狸可曾来？”小妖道：“不见，不见。只是两个和尚在山峰高处（跳）（眺）望。我看见回头就跑，他赶将来，我却闭门来也。”老妖听说，低头不语。半晌，忽的吊下泪来，叫声：“苦阿！我黄狮孙死了！倒免得人患。猢狲孙等又尽被和尚捉进城去矣！此恨怎生报得？”八戒捆在傍边，与王父子、唐僧俱攒在一处，凄凄惶惶受苦，听见老妖说声众孙被和尚捉进城去，暗暗喜道：“师父莫怕，殿下休愁。我师兄已得胜，捉了众妖，寻到此间，救拔吾等也。”说罢，又听得老妖叫：“小的们，好生在此看守，等我出去拿那两个和尚进来，一发惩治。”

你看他，身无披挂，手不拈兵，大踏步走到前边，只闻得孙行者吆喝哩。他就大开了洞门，不答话，径奔行者。行者使铁棒当头支住，沙僧轮宝杖就打。那老妖把头摇一摇，左右八个头一齐张开口，把行者、沙僧轻轻的又衔于洞内，教：“取绳索来！”那刁钻古怪、古怪刁钻与青脸儿——是昨夜逃生而回者——即拿两条绳，把他二人着实捆了。老妖问道：“你这泼猴，把我那七个儿孙捉了？我今拿住你和尚四个，王子四个，也足以抵得我儿孙之命。弄得两下不得，为绝妙收场。小的们，选荆条柳棍来，且打这猴头一顿，与我黄狮孙报报冤仇。”那三个小妖各执柳棍，专打行者。行者本是熬炼过的身体，那些些柳棍儿，只好与他拂痒，他那里做声。凭他怎么捶打，略不介意。八戒、唐僧与王子见了，一个个毛骨悚然。少时，打折了柳棍。直打到天晚，也不计其数。沙僧见打得多了，甚不过意道：“我替他打百十下罢。”老妖道：“你且莫忙，明日就打到你了。一个个挨次儿打将来。”八戒着忙道：“后日就打到我老猪也。”打一会，渐渐的天昏了。老妖叫：“小的们且住，点起灯火来，你们吃些饮食，让我到锦云窝略睡睡去。好受用，怪不得人好，不谓有此好处。汝三人都是遭过害的，却用心看守，待明早再打。”三个小妖移过灯来，拿柳棍又打行者脑盖，就像敲梆子一般，剔剔托，托托剔，紧几下，慢几下。

夜将深了，却都盹睡。行者就使个遁法，将身一小，脱出绳来，抖

一抖毫毛，整束了衣服。耳躲内取出棒来，幌一幌，有吊桶粗细，二丈长短，朝着三个小妖道：“你这业畜，把你老爷就打了许多棍子，老爷还只照旧。老爷也把这棍子略捩你捩，看道如何！”把三个小妖轻轻一捩，就捩做三个肉饼。却又剔亮了灯，解放沙僧。八戒捆急了，忍不住大声叫道：“哥哥，我的手脚都捆肿了，倒不来先解放我！”这呆子喊了一声，却早惊动老妖。老妖一轂辘爬起来，道：“是谁人解放？”那行者听见，一口吹息灯，也顾不得沙僧等众，使铁棒打破几重门走了。那老妖到中堂里叫：“小的们！怎么没了灯光？只莫走了人也？”叫一声，没人答应；又叫一声，又没人答应。及取灯火来看时，只见地下血淋淋的三块肉饼，老王父子及唐僧、八戒俱在，只不见了行者、沙僧。点着火，前后赶看，只见沙僧还背贴在廊下站哩，被他一把拿住摔倒，照旧捆了。又找寻行者，但见几层门尽皆损破，情知是行者打破走了，也不去追赶，将破门补的补，遮的遮，固守家业。不题。

却说孙大圣出了那九曲盘桓洞，跨祥云，径转玉华州。只说学问有馀，不想大抵不能前进。本文至此已完。但见那城头上，各方的土地神祇与城隍之神，提及神圣，为下“祀”字作影。迎空拜接。行者道：“汝等怎么今夜才见？”城隍道：“小神等知大圣下降玉华州，因有贤王款留，故不敢见。今知王等遇怪，大圣降魔，特来叩接。”行者正在嗔怪处，又见金头揭谛、六甲六丁神将押着一尊土地，跪在面前道：“大圣，吾等捉得这个土地儿来也。”行者喝道：“汝等不在竹节山护我师父，却怎么嚷到这里？”丁甲神道：“大圣，那妖精自你逃时，复捉住卷帘大将，依然捆了。我等见他法力甚大，却将竹节山土地押解至此。群狮作孽，累及土地遭瘟，合是后层。他知那妖精的根由，乞大圣问他一问，便好处治，以救圣僧、贤王之苦。”行者听言甚喜。那土地战兢兢叩头道：“那老妖前年下降竹节山。那九曲盘桓洞，原是六狮之窝。那六个狮子自得老妖至此，就都拜为祖翁。祖翁乃是个九头狮子，号为九灵元圣。九天之阴灵也。若得他灭，须去到东极妙岩宫，东极乃文明之象，帝君之位。请他主人公来，方可收伏。他人莫想擒也。”

行者闻言，思忆半晌，道：“东极妙岩宫，是太乙救苦天尊阿。非得学问，再释不得此厄。他坐下正是个九头狮子。想是听得几句妙音，到处里胡说。这等说！”便教：“揭谛、金甲还同土地回去，暗中护佑师父、师弟并州王父子。本处城隍守护城池。”众神各各遵守去讫。这大圣纵觔斗云，连夜前行，约有寅时，到了东天门外，正撞着广目天王博览广见，不似目不识丁者。与天丁、力士一行仪从。众皆停住，拱手迎道：“大圣何往？”行者对众礼毕，道：“前去妙岩宫走走。”天王

道：“西天路不走，却又东天来做甚？”皆因西天不能有进，所以无奈又走东天。行者道：“因到玉华州，蒙州王相款，遣三子拜我等弟兄为师，习学武艺，不期遇着一伙狮怪。今访得妙岩宫太乙救苦天尊乃怪之主人公，欲请他去降怪救师。”天王道：“那厢因你欲为人师，所以惹出这一窝狮子来也。”一笔点透全篇大意。行者笑道：“正为此，正为此。”众天丁、力士，一个个拱手让道而行。大圣进了东天门，不多时，到妙岩宫前。但见：

彩云重叠，紫气茏葱。瓦漾金波焰，门排玉兽崇。花盈双阙红霞绕，日映寥林翠露笼。果然是万真环拱，千圣兴隆。殿阁层层锦，窗轩处处通。苍龙盘护神光蔼，黄道光辉瑞气浓。这的是青华长乐界，东极妙岩宫。

那宫门内立着一个穿霓帔的仙童，忽见孙大圣，即入宫报道：“爷爷，外面是闹天宫的齐天大圣来了。”太乙救苦天尊听得，即唤侍卫众仙迎接。迎至宫中，只见天尊高坐九色莲花座上，百亿瑞光之中。见了行者，以视锦云窝中者又何如。下座来相见。行者朝上施礼。天尊答礼道：“大圣，这几年不见，前闻得你弃道归佛，保唐僧西天取经，想是功行完了。”行者道：“功行未完，却也将近。但如今因保唐僧到玉华州，蒙王子遣三子拜老孙等为师，习学武艺，把我们三件兵器照样打造，不期夜间被贼偷去。及天明寻找，原是城北豹头山虎口洞一个金毛狮子成精盗去。老孙用计取出，那精就伙了若干狮精与老孙大闹。内有一个九头狮子，神通广大，将我师父与八戒并王父子四人都衔去，到一竹节山九曲盘桓洞。次日，老孙与沙僧跟寻，亦被衔去。老孙被他捆打无数，幸而弄法走了。他们正在彼处受罪。点出“在”字，一字不漏。○早知如此，再没人好。问及当坊土地，始知天尊是他主人，特来奉请收降解救。”

天尊闻言，即令仙将到狮子房唤出狮奴来问。那狮奴熟睡，被众将推摇方醒，揪至中厅来见。天尊问道：“狮兽何在？”那奴儿垂泪叩头，只教：“饶命！饶命！”天尊道：“孙大圣在此，且不打你。你快说，为何不谨，走了九头狮子？”狮奴道：“爷爷，我前日在大千甘露殿中见一瓶酒，不知偷去吃了，酒岂是无故吃得？为下惟祀一逼。不觉沉醉睡着，不惟无醉，而反沉醉，照下更透。失于拴锁，是以走了。”天尊道：“那酒是太上老君送的，理即德也，俱为下伏案。唤做轮回琼液。你吃了，该醉三日不醒。那狮兽今走几日了？”大圣道：“据土地说，他前年下降，到今二三年矣。”天尊笑道：“是了，是了。天宫里一日，在

凡世就是一年。”若然则常在醉耶。叫狮奴道：“你且起来，饶你死罪，跟我与大圣下方去收他来。汝众仙都回去，不用跟随。”

天尊遂与大圣、狮奴，驾云竟至竹节山。只见那五方谒帝、六丁六甲、本山土地都来跪接。行者道：“汝等护佑，可曾伤着我师？”众神道：“妖精着了恼睡了，更不曾动甚刑罚。”天尊道：“我那元圣儿也是一个久修得道的真灵。他喊一声，上通三圣，下彻九泉，等闲也便不伤生。不过枉费柴米油盐而已。孙大圣，你去他门首索战，引他出来，我好收之。”

行者听言，果掣棒跳近洞口，高骂道：“泼妖精！还我人来也！泼妖精！还我人来也！”连叫了数声，那老妖睡着了，无人答应。行者性急起来，轮铁棒，往内打进，口中不住的喊骂。那老妖方才惊醒，可称醉翁先生。心中大怒，爬起来，喝一声“赶战”！摇摇头，便张口来衔。行者回头跳出。妖精赶到外边骂道：“贼猴！那里走！”行者立在高崖上笑道：“你还敢这等大胆无礼？你死活也不知哩！这不是你老爷主公在此？”那妖精赶到崖前，早被天尊念声咒语，喝道：“元圣儿！我来了！”那妖认得是主人，不敢展挣，四只脚伏之于地，只是磕头。旁边跑过狮奴儿，一把挝住项毛，用拳着项上打勾百十，口里骂道：“你这畜生！如何偷走，教我受罪！”那狮兽合口无言，不敢摇动。狮奴儿打得手困，方才住了，即将锦鞦安在他身上，天尊骑了，喝声教走，他就纵身驾起彩云，径转妙岩宫去。此功此德，又在张天师之上。○正起反结，文心绝妙。

大圣望空称谢了。却入洞中，先解玉华王，次解唐三藏，次又解了八戒、沙僧并三王子，共搜他洞里物件，道道停停，将众领出门外。八戒就取了若干枯柴，前后堆上，放起火来，把一个九曲盘桓洞烧做个乌焦破瓦窑。大圣又发放了众神，还教土地在此镇守。却令八戒、沙僧各使法，把王父子背驼回州，他搀着唐僧。不多时，到了州城。天色渐晚，当有妃后、官员，都来接见了。摆上斋筵，共坐享之。长老师徒还在暴纱亭安歇。王子们入宫各寝。一宵无话。

次日，王又传旨，大开素宴。合府大小官员，一一谢恩。行者又叫屠子来，把那六个活狮子杀了，共那黄狮子都剥了皮，将肉安排将来受用。殿下十分欢喜，即命杀了。把一个留在本府内外人用，一个与王府长史等官分用；把五个都剁做一二两重的块子，差校尉给散州城内外军民人等各吃些须，一则尝尝滋味，二则押押惊恐。那些家家户户，无不瞻仰。又见那铁匠人等造成了三般兵器，对行者磕头道：“爷爷，小的

们工都完了。”问道：“各重多少斤两？”铁匠道：“金箍棒有千斤，九齿钯与降妖杖各有八百斤。”行者道：“也罢。”叫请三位王子出来，各人执兵器。三子对老王道：“父王，今日兵器完矣。”老王道：“为此兵器，几乎伤了我父子之命。”小王子道：“幸蒙神师施法，救出我等，却又扫荡妖邪，除了后患。诚所谓海晏河清，太平之世界也。”当时老王父子赏劳了匠作，又至暴纱亭拜谢了师恩。三藏又教大圣等快传武艺，莫误行程。他三人就各轮兵器，在王府院中一一传授。不数日，那三个王子尽皆操演精熟，其余攻退之方，紧慢之法，各有七十二到解数，无不知之。人不自足，自然亦入妙境。一则那诸王子心坚，二则亏孙大圣先授了神力，此所以那千斤之棒，八百斤之钯、杖，俱能举能运。较之初时，自家弄的武艺，真天渊也。与前自然各别。有诗为证：

缘因善庆遇神师，习武何期动怪狮。扫荡群邪安社稷，皈依一体定边夷⁴。九灵数合元阳理，四面精通道果之。授受心明遗万古，玉华永乐太平时。

那王子又大开筵宴谢了师教，以延师起，以谢师终。暗暗落到“饮”字，与前酒席正相应。又取出一大盘金银，用答微情。行者笑道：“快拿进去，快拿进去。我们出家人，要他何用？”八戒在傍道：“金银实不敢受。奈何我这件衣服被那些狮子精扯拉破了，但与我们换件衣服，足为爱也。”为何扯破？其神绝妙。那王子随命针工照依色样，取青锦、红锦、茶褐锦各数匹，与三位各做了一件。三人忻然领受，各穿了锦布直裰，收拾了行装起程。只见那城内城外，若大若小，无一人不称是罗汉临凡，活佛下界。是位有德之士。鼓乐之声，旌旗之色，盈街塞道。正是家家户外焚香火，处处门前献彩灯。献即祀也，已打到元宵之事矣。送至许远方回，他四众方得离城西去。这一去，顿脱群狮，潜心正果。正是：

无虑无忧来佛界，诚心诚意上雷音。

毕竟不知到灵山还有几多路程，何时行到，且听下回分解。

若执定本题，不能有进之意，则《西游》至此完矣。故言不进者是本题一章之旨；终归于有进者，是《西游》全部之旨。正起反结，方见其中之别有妙意。

好为人师只是志盈意满，俨然以高明自负，不甘稍居人下之意。于是亡而为有，虚而为盈，妆门面，扯架子，定在所不免。此原有病于

学，非只有碍于师。故讲书本不必执定设馆受教，作文必引用设馆受教者，不过为诤题面之字义耳。

教师的衣服都被人扯破，其本领武艺之不济可知。似此学术，还有人羨，更有人窃，写“好”字不觉喷饭。若非太乙收去，破衣几不可以胜补也。可为好之者之一笑。

三众霸占学馆，群狮抢去徒弟，弄得有人者没馆，有馆者无人，两下着忙，争论无已。写出“好”字之奇，实出尽“师”字之丑，其患更有不可胜言者矣。

予尝言：陶渊明、李太白、诸葛公、岳武穆，生平之所以异于人者，皆因有此数人在胸中耳。孔子云“三人行”，今幸而已得其四矣。

首节正写好为师，二节言窃取之学不足以为师，末节言求师者必本于高明，切莫误师虎口，以遗害子弟也。

[1] 边夷：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

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观灯 玄英洞唐僧供状

“饮惟祀，德将无醉。”

以上二十五章，单发明气禀人欲之要，以戒色起，以《酒诰》终。此又一节之章法也。以下二章紧承前文，总结上二十五章之意。

不在灵台悟道，却在金平游春；不去西天见佛，却来桥上观灯。有意贪杯，无心向道。舍真经而不取，见假佛而偏拜。与其哭于后房柱下，何如谨于慈云寺前。宽了禅性，所以深罪三藏也。

大禹惜寸阴，周公夜继日。古圣之忧勤，日昃不遑也。长老寄绝域之命，岁月屡更，而灵山尚在渺茫。此时不勉力前进，忽自贪欢怠惰，则是光阴可错过，而酒杯之不可错过也。此所以为怪欤。

尝言酒入惯场，即使不饮的，惯了亦要饮。况好饮的则不尽不已，不醉不已。故《酒诰》深以常饮为戒。无如三藏却是一和尚，且又于酒涓滴不尝，则“饮”字、“醉”字实难插入。乃此章之一大费手处。看他以金灯、青龙写“饮”字，慈云献佛写“祀”字，玄英写“醉”字，如来、太白写“德”字，四木禽星写“无”字。字字咬破，层层发挥，反正跌顿，而题面题神无不醒快。

此章原脉虽伏于乱蟠桃，实承乎人之患。只写谢师而大开筵宴，则“饮”字、“醉”字已兆其基矣。

修禅何处用工夫，马劣猿颠速剪除。牢捉牢拴生五彩，暂停暂住堕三途。若教自在神丹漏，才放从容玉性枯。喜怒忧思须扫净，得玄得妙恰如无。

话表唐僧师徒四众离了玉华城，一路平稳，幸没躡蹀见鬼，便得“德将无醉”之意。【侧批】只挽玉华，便已照下“明”字。诚所谓极乐之乡。酒属快场，则快活之至。去有五六日程途，又见一座城池。唐僧问行者道：“此又是甚么处所？”行者道：“是座城池。但城上有杆无

旗，酒旗已下。○不说无醉，先说无酒，正与四木相应。不知地方，俟近前再问。”及至东关厢，见那两边茶坊酒肆喧哗，故曰极乐。○点出“酒”字，眉目分明，而“饮”字、“醉”字方有根矣。米市油房热闹。街衢中有几个无事闲游的浪子，无非是高阳的酒徒。见猪八戒嘴长，沙和尚脸黑，孙行者眼红，谢师的酒气未散，是为饮”字、“醉”字一扑。都拥簇簇的争看，只是不敢近前而问。唐僧捏着一把（脉）〔汗〕，惟恐他们惹祸。肆酒乱德，少年更甚，所以要戒。又走过几条巷口，还不到城，忽见有一座山门，门上有“慈云寺”三字。是个祭祀的所在。唐僧道：“此处略进去歇歇马，打一个斋如何？”行者道：“好，好。”四众遂一齐而入。但见那里边：

珍楼壮丽，宝座峥嵘。佛阁高云外，僧房静月中。丹霞缥缈浮屠挺^[1]，碧树阴森轮藏清^[2]。真净土，假龙宫，大雄殿上紫云笼。两廊不绝闲人戏，一塔常开有客登。炉中香火时时爇^[3]，台上灯花夜夜荧。忽闻方丈金钟韵，应佛僧人朗诵经。

四众正看时，又见廊下走出一个和尚，对唐僧作礼道：“老师何来？”唐僧道：“弟子中华唐朝来者。”那和尚倒身下拜，慌得唐僧搀起道：“院主何为行此大礼？”那和尚合掌道：“我这里向善的人，看经念佛，都指望修到你中华地托生。不知要去何为。才见老师丰采衣冠，果然是前生修到的，方得此受用，故当下拜。”唐僧笑道：“惶恐，惶恐。我弟子乃行脚僧，有何受用！若院主在此闲养自在，才是享福哩！”那和尚领唐僧入正殿，拜了佛像。尚是本来的面貌。唐僧方才招呼徒弟进来。原来行者三人，自见那和尚与师父讲话，他都背着脸，牵着马，守着担，立在一处，和尚不曾在心。忽的闻唐僧叫“徒弟”，他三人方才转面。那和尚见了，慌得叫：“爷爷呀！你高徒如何恁般丑样？”唐僧道：“丑则虽丑，倒颇有些法力，我一路甚亏他们保护。”

正说处，里面又走出几个和尚作礼。先见的那和尚对后的说道：“这老师是中华大唐来的人物，那三位是他高徒。”众僧且喜且惧道：“老师中华大国，到此何为？”问得要紧。唐僧言：“我奉唐王圣旨，向灵山拜佛求经。适过宝方，特奔上刹，一则求问地方，二则打顿斋食是为醉饮一衬。就行。”那僧人个个欢喜，又邀入方丈。方丈内又有几个与人家做斋的和尚。这先进去的又叫道：“你们都来看看中华人物。原来中华有俊的，有丑的；俊的真个难描难画，丑的却十分古怪。”照下精粗。那许多僧同斋主都来相见。

见毕，各坐下。茶罢，唐僧问道：“贵处是何地名？”众僧道：“我

这里乃天竺国外郡金平府是也。”金壘满贮。○为下“明”字一照。唐僧道：“贵府至灵山，还有许多远近？”众僧道：“此间到都下有二千里，这是我等走过的。西去到灵山，我们未走，那里没酒，你去何为。不知还有多少路，不敢妄对。”唐僧谢了。

少时，摆上斋来。斋罢，先为“饮”字一衬。唐僧要行，却被众僧并斋主款留道：“老师宽住一二日，过了元宵，要要去不妨。”唐僧惊问道：“弟子在路，只知有山有水，怕的是逢怪逢魔，把光阴都错过了，不知几时是元宵佳节？”想是还在醉乡。众僧笑道：“老师拜佛与悟禅心重，故不以此为念。今日乃正月十三，到晚就试灯，后日十五上元，直至十八九方才谢灯。我这里人家好事，本府太守老爷爱民，各地方俱高张灯火，彻夜笙箫。朝朝灯节，夜夜元宵，“饮”字、“醉”字便已欲跃。还有个金灯桥，乃上古传留，至今丰盛。老爷们宽住数日，我荒山颇管待得起。”唐僧无奈，遂俱住下。妙。当晚，只听得佛殿上钟鼓喧天，乃是街坊众信人等送灯来献佛。献即祀也。唐僧等都出方丈来看了灯，各自归寝。

次日，寺僧又献斋。吃罢，同步后园闲耍。果然好个去处，正是：

时维正月，岁届新春。园林幽雅，景物妍森。四时花木争奇，一派峰峦叠叠。芳草阶前萌动，老梅枝上生馨。红入桃花嫩，青归柳色新。金谷园富丽休夸^[4]，《（网）（辘）川图》流风慢说^[5]。水流一道，野鳧出没无常；竹种千竿，墨客推敲未定。芍药花、牡丹花、紫薇花、含笑花，天机方醒；山茶花、红梅花、迎春花、瑞香花，艳质先开。阴崖积雪犹含冻，远树浮烟已带春。又见那鹿向池边照影，鹤来松下听琴。东几厦，西几亭，客来留宿；南几堂，北几塔，僧静安禅。花卉中，有一两座养性楼，重檐高拱；山水内，有三四处炼魔室，静几明窗。真个是天然堪隐逸，又何须他处觅蓬瀛。

师徒们玩赏一日，殿上看了灯，又都去看灯游戏。但见那：

玛瑙花城，琉璃仙洞。水晶云母诸宫，似重重锦绣，叠叠玲珑。星桥影幌乾坤动，看数株火树摇红。六街箫鼓，千门璧月，万户香风。几处鳌峰高耸，有鱼龙出海，鸾凤腾空。羡灯光月色，和气融融。绮罗队里，人人喜听笙歌，车马轰轰。看不尽花容玉貌，风流豪侠，佳景无穷。诗词曲调无样不备，人但能读得这部诗词，胸中亦不是小小家当。

三藏与众僧在本寺内看了灯，又到东关厢各街上游戏。到二更时，方才

回转安置。

次日，唐僧对众僧道：“弟子原有扫塔之愿，趁今日上元佳节，请院主开了塔门，让弟子了此愿心。”众僧随开了门，沙僧取了袈裟随从。唐僧到了一层，就披了袈裟，拜佛祷祝毕，即将笤帚扫了一层，卸了袈裟，付与沙僧；又扫二层，一层层直扫上绝顶。韩调元最高雅，善滑稽。有言讥酒淡者云：“海中一座塔。”馆人问是何说，曰：“塔上又爬人。”馆人说实不解此意，请明道其故。曰：“此故有何难解。似此尽水，若不爬在塔上，岂不被水淹死？”满座为之绝倒。那塔上层层有佛，处处开窗，扫一层，赏玩赞赏一层。扫毕下来，天色已晚，又都点上灯火。

此夜正是十五元宵，众僧道：“老师父，我们前晚只在荒山与关厢看灯，今晚正节，进城看看金灯如何？”唐僧忻然从之，同行者三人及众僧进城看灯。正是：点明城关，按下表里。

三五良宵节，上元春色和。花灯悬闹市，齐唱太平歌。又见那六街三市灯亮，半空一鉴初升。那月如冯夷推上烂银盘^[6]，这灯似仙女织成铺地锦。灯映月，增一倍光辉；月照灯，添十分灿烂。观不尽铁锁星桥，看不了灯花火树。雪花灯、梅花灯，春冰剪碎；绣屏灯、画屏灯，五彩攒成。核桃灯、荷花灯，灯楼高挂；青狮灯、白象灯，灯架高擎。虾儿灯、鳖儿灯，棚前高弄；羊儿灯、兔儿灯，檐下精神。鹰儿灯、凤儿灯，相连相并；虎儿灯、马儿灯，同走同行。仙鹤灯、白鹿灯，寿星骑坐；金鱼灯、长鲸灯，李白高乘。鳌山灯，神仙聚会；走马灯，武将交锋。万千家灯火楼台，十数里云烟世界。那壁厢，索琅琅玉辔飞来；这壁厢，轂辘辘香车辇过。看那红妆楼上，倚着栏，隔着帘，并着肩，携着手，双双美女贪欢；绿水桥边，闹噪噪，锦簇簇，醉醺醺，笑呵呵，对对游人戏彩。满城中箫鼓喧哗，彻夜里笙歌不断。按下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

有诗为证：灯月交辉，按下无不明矣。○旻天，乃秋天也。学到无不明之时，其果已熟，其园将收，故云旻天。

锦绣场中唱彩莲，太平境内簇人烟。灯明月皎元宵夜，雨顺风调大有年。焉有不饮，焉有不醉者也。

此时正是金吾不禁^[7]，怪不得醉汉极多。○“禁”字与后“戒”字正相应。乱烘烘的无数人烟。有那跳舞的，吃的高兴。蹁跹的，未闻字字

双，已见其步步娇。而玉环步、鸳鸯脚，定在所不免。妆鬼的，鬼物现形像，饮的太不像样。骑象的，痴痴呆呆，醉态如画。东一攒，西一簇，看之不尽。正见贪之不已，是为“德将”二字一翻。却才到金灯桥上，唐僧与众僧近前看处，原来是三盏金灯。三爵已不识，矧敢又多也。那灯有缸来大，好大杯，安得无醉。上照着玲珑剔透的两层楼阁，都是细金丝儿编成，内托着琉璃薄片，其光幌月，按下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其油喷香。油，水名，出武陵。○不特器美，而其酒美可知。唐僧回问众僧道：“此灯是甚油？怎么这等异香扑鼻？”真有道逢麴车，恨不移封之想。众僧道：“老师不知。我这府后有一县，名唤旻天县。县有二百四十里，每年审造差徭，共有二百四十家灯油大户。府县的各项差徭犹可，惟有此大户甚是吃累，每家当一年，要使二百多两银子。此油不是寻常之油，乃是酥合香油。麻豆汁又美似米麴水。这油每一两值价银贰两，又贵似长安酒价。每一觔值三十二两银子。三盏灯，每缸有五百觔，三缸共一千五百觔，共该银四万八千两。还有杂项缴缠使用，将有五万馀两，只点得三夜。”幸亏还不长。○照下用力之久，一旦豁然之意。行者道：“这许多油，三夜何以就点得尽？”众僧道：“这缸内，每缸有四十九个大灯马^[8]，都是灯草扎的把，裹了丝绵，有鸡子粗细。形容“饮”字，奇绝。只点过今夜，见佛爷现了身，饮此三缸，那怕不像佛。明夜油也没了，灯就昏了。”酗酒乱德，焉得不昏？八戒在傍笑道：“想是佛爷连油都收去了。”众僧道：“正是此说。满城内人家，自古及今，皆是这等传说。但油干了，人俱说是佛祖收了灯，自然五谷丰登；若有一年不干，却就年程荒旱^[9]，风雨不调。彼醉不臧，不醉反耻，酒徒真有此况。所以人家都要这供献。”不以“德将”，而惟以“酒将”矣，安得无醉？

正说处，只听得半空中呼呼风响，唬得些看灯的人尽皆四散。那些和尚也立不住脚，道：“老师父，回去罢。风来了，是佛爷降祥，到此看灯也。”唐僧道：“怎见得是佛来看灯？”众僧道：“年年如此，不尚三更，就有风来。知道是诸佛降祥，所以人皆回避。”唐僧道：“我弟子原是思佛念佛拜佛的人，今逢佳景，果有诸佛降临，就此拜拜，多少是好。”众僧连请不回。少时，风中果现出三位佛身，眼里活见鬼。近灯来了。慌得那唐僧跑上桥顶，倒身下拜。醉矣，以下俱入《醉乡传》。行者急忙扯起道：“师父，不是好人，必定是妖邪也！”说不了，见灯光昏暗，“呼”的一声，把唐僧抱起，驾风而去。不是三杯始朝天，正是醉中学逃禅耳。噫！不知是那山那洞真妖怪，积年假佛看金灯。唬得那八戒两边寻找，沙僧左右招呼。行者叫道：“兄弟，不须在此叫唤。师父乐极生悲，饮酒过度。已被妖精摄去了。”前被寺僧款留，此是浪子邀

去。那几个和尚害怕道：“爷爷，怎见得是妖精摄去？”行者笑道：“原来你这伙凡人，累年不识，故被妖邪惑了，只说是真佛降祥，受此灯供。刚才风到处，现佛身者，就是三个妖精。醉鬼却是酒妖，奇闻。我师父亦不能认，上桥顶就拜，却被他侮暗灯光，将器皿盛了油，连我师父都摄去。我略走迟了些儿，所以他三个化风而遁。”沙僧道：“师兄，这般却如之何？”行者道：“不必迟疑。你两个同众回寺，看守马匹、行李，等老孙趁此风追赶去也。”

好大圣！急纵觔斗云，起在半空，闻着那腥风之气，酒气也。往东北上竟赶。赶至天晓，倏尔风息。见有一座大山，十分险峻，着实嵯峨，好山：

重重丘壑，曲曲源泉。藤萝悬削壁，松柏挺虚岩。鹤鸣晨雾里，雁唳晓云间。峨峨矗矗峰排戟，突突磷磷石砌磐。顶巔高万仞，峻岭叠千湾。野花佳木知春发，杜宇黄莺应景妍。能巍突^[10]，实巉岩，古怪崎岖险又艰。停玩多时人不识，只听虎豹有声鼾。香獐白鹿随来往，玉兔青狼去复还。深涧水流千万里，回湍激石响潺潺。写情是情，写景是景，觉将军之武库犹有未备。

大圣在山崖上正自找寻路径，只见四个人赶着三只羊，从西坡下齐吆喝：“开泰！”大圣闪火眼金睛，仔细观看，认得是年、月、日、时四值功曹使者，与后四木禽星正相应。隐像化形而来。

大圣即掣出铁棒，幌一幌，碗来粗细，有丈二长短，跳下崖来喝道：“你都藏头缩颈的那里走！”四值功曹见他说出风息，慌得喝散三羊，现了本相，闪下路傍施礼道：“大圣恕罪，恕罪。”行者道：“这一向也不曾用着你们，你们见老孙迟慢，都一个个弄懈怠了，见也不来见我一见，你们怎么不暗中保佑吾师，都往那里去？”功曹道：“你师父宽了禅性，一醉万事休，又何有于禅性？在于金平府慈云寺贪欢，即是贪杯。所以泰极生否，乐盛成悲，今被妖邪捕获。他身边有护法伽蓝保着哩。吾等知大圣连夜追寻，恐大圣不识山林，特来传报。”行者道：“你既传报，怎么隐姓埋名，赶着三个羊儿，吆吆喝喝作甚？”功曹道：“设此三羊，以应开泰之言，唤做三阳开泰，年月日时似又不止三阳，是为惟祀一翻。破解你师之否塞也。”和尚的枯肠馋吻，窃恐重阳亦塞不住。行者恨恨的要打，该打。此恩如何施得？见有此意，却就免之，妙。○将酒敬人，本无恶意。收了棒，回嗔作喜道：“这座山，可是妖精之处？”功曹道：“正是，正是。此山名青龙山，青龙属水，前以“油”字相陪，此以“水”字作衬。内有洞，名玄英洞。是些无知的恶

少。洞中有三个妖精：大的个名辟寒大王，第二个号辟暑大王，好饮之人，每有此说，其非祀可知。第三个号辟尘大王。郑良霄嗜饮，恶见人事，因此穴地为室，以作长夜之饮。这妖精在此有千年了。他自幼儿爱食酥合香油，当年成精到此，假妆佛像，哄了金平府官员人等设立金灯，灯油用酥合香油。他年年到正月半，变佛像收油。今年见你师父，他认得是圣僧之身，连你师父都摄在洞内，不日要割剮你师之肉，使酥合香油煎吃哩。牛子吃酒，却嘎的是驴子，绝妙。酒物胜菜园子远矣。你快用工夫救援去也。”行者闻言喝退四功曹，转过山崖，找寻洞府。

行未数里，只见那涧边有一石崖，崖下是座石屋，屋有两扇石门，半开半掩。门傍立有石碑，上有六字，却是“青龙山原是龙饮水，不止蟒吃菜。玄英洞”。【侧批】是些不明德的黑汉。行者不敢擅入，立定步，叫声：“妖怪！快送我师父出来！”那里唵喇一声，大开了门，跑出一阵牛头精，邓邓呆呆的问道：麴将军善摆迷魂阵，写醉态如画。“你是谁？敢在这里呼唤！”行者道：“我本是东土大唐取经的圣僧唐三藏之大徒弟。路过金平府观灯，我师被你家魔头摄来，快早送还，免汝等性命！如或不然，掀翻你窝巢，教你群精都化为脓血！”那些小妖听言，急入内边报道：“大王，祸事了！祸事了！”三个老妖正把唐僧拿在那洞中深远处，那里问甚么青红皂白，教小妖选剥了衣裳，这却不是人腿人皮。汲湍中清水洗净，算计要细切细剉，着酥合香油煎吃。忽闻得报声“祸事”，老大着惊，问是何故。小妖道：“大门前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嚷道：大王摄了他师父来，教快送出去，免吾等性命，不然，就要掀翻窝巢，教我们都化为脓血哩！”那老妖听说，个个心惊道：“才拿了这厮，还不曾问他个姓名来历。小的们，且把衣服与他穿了，带过来，审他一审，端是何人，何自而来也。”

众妖一拥上前，把唐僧解了索，穿了衣服，推至座前。唬得唐僧战兢兢的跪在下面，只叫：“大王饶命！饶命！”三个妖精异口同声道：“你是那方来的和尚？怎么见佛像不躲，却冲撞我的云路？”唐僧磕头道：“贫僧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的，前往天竺国大雷音寺拜佛祖取经的。好个戒僧，所以供状要令其自道。因到金平府慈云寺打斋，蒙那寺僧留过元宵看灯。正在金灯桥上，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乃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大王云路。”那妖精道：“你那东土到此，路程甚远，照下用力之久。一行共有几众？都叫甚名字？快实实供来，我饶你性命。”唐僧道：“贫僧俗名陈玄奘，尚未贯通，所以仍然还是黑汉。○玄奘乃尉迟敬德之子，后悟佛法大开禅宗西游，引用实本于此。自幼在金山寺为僧。后蒙唐皇敕赐在长安洪福寺为僧官，又因魏徵丞相梦斩泾

河老龙，吃酒的只嫌酒淡，恨不得将水尽去。唐王游地府，闷闷昏昏，常在梦州道上。回生阳世，开设水陆大会，超度阴魂，蒙唐王又选赐贫僧为坛主，大阐都纲。幸观世音菩萨出现，指化贫僧，往西天大雷音寺有三藏真经，可以超度亡者升天，差贫僧来取，因赐号三藏，即倚唐为姓，所以人都呼我为唐三藏。不知又添得一藏矣。我有三个徒弟。第一个姓孙，名悟空行者，乃齐天大圣归正。”群妖闻得此名，着了一惊道：“这个齐天大圣，可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唐僧道：“正是，正是。第二个姓猪，名悟能八戒，乃天蓬大元帅转世。第三个姓沙，名悟净和尚，乃卷帘大将临凡。”三个妖王听说，个个心惊道：“早是不曾吃他。小的们，且把唐僧将铁链锁在后面，待拿他三个徒弟来凑吃。”遂点了一群山牛精、水牛精、黄牛精海口大肚，饮似长鳌，此所以为牛饮也。各持兵器，走出门，掌了号头，摇旗擂鼓。

三个妖披挂整齐，都到门外喝道：“是谁人？敢在我这里吆喝！”行者闪在石崖上，仔细观看。那妖精生得：

彩面环睛，二角峥嵘。尖尖四只耳，灵窍闪光明^[1]。一体花纹如彩画，满身锦绣若蜚英。第一个，头顶狐裘花帽暖，是为祛寒而饮者，故名曰辟寒。一脸昂毛热气腾；第二个，身挂轻纱飞烈焰，是为消暑而饮者，故名曰辟暑。四蹄花莹玉玲玲；第三个，威雄声吼如雷振，獠牙尖利赛银针。此写辟尘，似有所指。个个勇而猛，手持三样兵。一个使钺斧，一个大刀能。但看第三个，肩上横担挖挞藤。

又见那七长八短、七肥八瘦的大小妖精，都是些牛头鬼怪，各执枪棒。有三面大旗，旗上明明书着“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尘大王”。其非祀可知。孙行者看了一会，忍耐不得，上前高叫道：“泼贼怪！认得老孙么？”那妖喝道：“你是那闹天宫的孙悟空？更似位偷酒吃的吏部。真个是闻名不曾见面，见面羞杀天神。你原来是这等个猢猻儿！其为小子无疑。”行者大怒，骂道：“我把你这个偷灯油的贼！油嘴妖怪，不要胡谈！快还我师父来！”赶近前，轮铁棒就打。那三个老妖举三般兵器急架相迎。这一场在山凹中好杀：

钺斧钢刀挖挞藤，猴王一棒敢相迎。辟寒辟暑辟尘怪，认得齐天大圣名。棒起致令神鬼怕，斧来刀砍乱飞腾。好一个混元有法真空像，抵住三妖假佛形。那三个偷油润鼻今年犯，务捉钦差驾下僧。这个因师不惧山程远，那个为嘴常年设献灯。乒乒只听刀斧响，劈扑惟闻棒有声。冲冲撞撞三攒一，架架遮遮各显能。一朝斗至天将晚，不知那个亏输那个赢。

孙行者一条棒与那三个妖魔斗经百五十合，天色将晚，胜负未分。只见那辟尘大王把挖挞藤闪一闪，跳过阵前，将旗摇了一摇，那伙牛头怪簇拥上前，把行者围在垓心，各轮兵器，乱打将来。行者见事不谐，唵喇的纵起觔斗云，败阵而走。那妖更不来赶，招回群妖，安排些晚食，众各吃了。也叫小妖送一碗与唐僧，只待拿住孙行者等，才要整治。那师父一则长斋，二则愁苦，哭啼啼的未敢沾唇以“食”字一衬，其意更妙。不题。

却说行者驾云回至慈云寺内，叫声“师弟”。那八戒、沙僧正自盼望商量，听得叫时，一齐出接，道：“哥哥，如何去这一日方回？端的师父下落何如？”行者笑道：“昨夜闻风而赶，至天晓到一山，不见。幸四值功曹传信道，那山叫做青龙山，山中有一玄英洞，洞中有三个妖精，唤做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尘大王。原来积年在此偷油，假变佛像，哄了金平府官员人等。今年遇见我们，他不知好歹，反连师父都掇去。老孙审得此情，分付功曹等众暗中保护师父，我寻近门前叫骂。那三怪齐出，都像牛头鬼形。第一个使钺斧，第二个使大刀，第三个使藤棍。后引一窝子牛头鬼怪，摇旗擂鼓，与老孙斗了一日，杀个手平。那妖王摇动旗，小妖都来，我见天晚，恐不能取胜，所以驾觔斗回来也。”八戒道：“那里想是酆都城鬼王弄喧。”倒怕是酒泉县醉鬼作乱。沙僧道：“你怎么就猜道是酆都城鬼王弄喧？”八戒笑道：“哥哥说是牛头鬼怪，故知之耳。”行者道：“不是，不是。若论老孙看那怪，是三只犀牛成的精。”酒杯都会成精，无怪酒徒之会作怪。○灵犀一点满腹通，明是为下章伏案。八戒道：“若是犀牛，且拿住他，锯下角来，倒值好几两银子哩。”点染“饮”字，其意绝妙。

正说处，众僧道：“孙老爷，可吃晚斋？”行者道：“方便吃些儿，不吃也罢。”众僧道：“老爷征战这一日，岂不饥了？”行者笑道：“这日把儿，那里便得饥！老孙曾五百年不吃饮食哩！”回照前文，“醉”字更为出色。众僧不知是实，只以为说笑。须臾拿来，行者也吃了，道：“且收拾睡觉，待明日我等都去相持，拿住妖王，庶可救师父也。”沙僧在傍道：“哥哥说那里话！常言道：‘停留长智。’那妖精倘或今晚不睡，把师父害了，却如之何？不若如今就去，嚷得他措手不及，方才好救师父。少迟，恐有失也。”八戒闻言，抖擞神威道：“沙兄弟说得是。我们都趁此月光去降魔耶。”行者依言，即分付寺僧：“看守行李马匹，待我等把妖精捉来，对本府刺史证其假佛，免却灯油，以苏概县小民之困，却不是好？”众僧遵命。他三个遂纵起祥云，出城而去。正是那：

懒散无拘禅性乱，灾危有分道心蒙。

毕竟不知此去胜败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酒有酒娘，酒又称酒母；酒为狂药。故曰药。狂药非佳，故曰义，盖言差也。酒有酒菜，故曰菜园，实助酒为恶者也。酒有酒境，故曰梦州，盖言闷闷昏昏也。赤身露体者，名曰卖人肉；衣悬四壁者，目为人腿人皮。字字警醒，句句告戒，奇妙不可以胜言矣。

西方称极乐，和尚却不乐之甚。所以又想生东方，无怪八戒之想丈人，而每欲散火也。

此章本是戒酒，却先写犀怪偷油，实喻嗜酒也。三盏即三杯也，元宵乃饮酒之时，享福极乐，实饮酒之事；辟寒、辟暑、辟尘，无非饮酒之名。其油喷香，其光晃月，正见琥珀光瑶，兰陵美酒，托着琉璃片，正是把住玻璃盏，日夜贪欢，开怀畅饮也。

嗜饮之人，其先原托辟寒、辟暑、辟尘之名，其后稀泥烂醉倒街卧巷，正是寒亦不知、暑亦不顾，又奚有于尘也。但如此辟法，实写出醉翁的景像，而又为古今之奇闻罕见。

金谷名园，西江夜月，《满庭芳》《逍遥乐》业。但愿《集贤宾》，开东阁，共赏《秋夜月》。请的是《三学士》、《七弟兄》，再邀《虞美人》、《香柳娘》。《双劝酒》，行的是《将军令》，唱的是《快活三》、《普天乐》。直吃得《月上海棠》《忆多娇》。再《点绛唇》，漫道《新水令》、《秋水令》，须知《滴滴金》就是《江儿水》。俺可也《急三枪》，善《降黄龙》。直吃得《光光乍》，《括地风》，《越恁好》，《倘秀才》着上《皂罗袍》，《水仙子》穿上《红衲袄》，欲再《沽美酒》，重作《梁州序》，无如《金鸡叫》。《下小楼》，只见他《字字双》，《步步娇》，《望吾乡》，《不是路》，只得《醉扶归》。好似《滚绣球》，《阮郎归》。只说《画堂春》《好事近》，谁知《醉翁子》，好似《玉山颓》倒。急得《醉娘儿》，变转了《玉芙蓉》，恨的是《混江龙》，骂的是《五方鬼》，《圣药王》能解这三醒醉。骂得《神仗儿》《鬼落魄》，只得《叫声》《好姐姐》，莫胡缠，待至《五更转》，再赴这《河阳会》。

先主治蜀，酒禁最严，并及器具，当时诸公莫能谏者。一日，法正从行郊野，见有男女同行道上，因言曰：“此人犯淫，主公为何不拿究？”先主问其故，曰：“彼现带着淫具走。”先主笑，而于是酒禁遂弛。

此章宝塔，正与二十七回相应，以作一节起落之关锁。

[1] 浮屠：指佛塔。

[2] 轮藏：能旋转的藏置佛经的书架。设机轮，可旋转，故名。

[3] 爇（ruò）：烧，焚烧。

[4] 金谷园：指晋石崇于金谷涧中所筑的园馆。

[5] 《辋川图》：唐代诗人王维所绘名画。绘辋川别业二十胜景于其上，故名。

[6] 冯夷：古代神话中驾车的天神，能驾御日月。

[7] 金吾不禁：古代由掌管京城警卫的金吾禁止夜行，唯于正月十五日开放夜禁，称“金吾不禁”。

[8] 灯马：成束的灯心。

[9] 年程：即年成。指一年中农作物的收获情况。

[10] 巍奕：高大。

[11] 灵窍：眼睛。

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战青龙山 四星挟捉犀牛怪

酒有酒德，酒又称天禄。酒有别肠，醒而可以不醉；酒能得道，醉而却是常醒。军前公用，酒令严如军令；得宰酒泉，诗票即是酒票。智败张郃，张翼德千秋佳话；不肯折腰，陶靖节亘古高风。斗酒百篇，李太白诗兴全凭酒兴；单刀赴会，关云长神威又仗酒胆。但酒陶真性，孔北海因此获罪；酒入惯场，毕吏部醉以忘形。饮之者众而戒之者寡，成事者少而坏事者多。此古人之所以垂训也。

写三犀如此酗酒，似此沉醉，大圣且不能擒制，四木禽星何以见面就伏？此番之妙意，虽出乎寻常意想之外，却在乎人情世理之中。盖此杯莫擒，此怪即莫现。本是至理，却成奇文，真令人有快心明目之妙。

分而言之，有三犀之名、四木之号。合而计之，则三犀即是此心之生，四木即是此心之灭。一反一正，忽有忽无，总不外此心之动静云尔。

酒徒尝言：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酒；宁可不饮，不可不醉。肆酒逞凶，无所不至，而少年更甚。是以先王防微杜渐，原要早为规戒；迨至习与性成，虽日加劝勉，则何益矣。

却说孙大圣挟同二弟，滚风驾云，顷刻至青龙山玄英洞口，按落云头。八戒就欲筑门，行者道：“且消停，待我进去看看师父生死如何，再好与他争持。”沙僧道：“这门闭紧，如何得进？”行者道：“我自有法力。”

好大圣！收了棒，捻着诀，念声咒语，叫“变”！即变做个火焰虫儿。真个也难道！你看他：

展翅星流光灿，古云腐草为萤。神通变化不可轻，自有徘徊之性。飞近石门悬看，傍边瑕缝穿风。将身一纵到幽庭，打探妖魔动静。

他自飞入，只见几只牛横欹直倒，一个个呼吼如雷，尽皆睡熟了。宿酒未醒，尚自沉醉。至中厅里面，全无消息，四下门户通关，不知那三个妖精睡在何处。才转过厅房，向后又照，只闻得啼泣之声，乃是唐僧锁在后房檐柱上哭哩。想是饮的还不勾。行者暗暗听他哭甚，只见他哭道：

一别长安十数年，登山涉水苦熬煎。幸来西域逢佳节，喜到金平遇上元。不识灯中假佛像，皆因命里有灾愆。贤徒追袭施威武，但愿英雄展大权。

行者闻言，满心欢喜，展开翅，飞近师前。唐僧揩泪道：“呀！西方景象不同。此时正月，蛰虫始振，为何就有萤飞？”行者忍不住，叫声：“师父，我来了。”唐僧喜道：“悟空，我说正月间怎得萤火，原来是你！”行者即现了本相，道：“师父阿，为你不识真假，误了多少路程，贪杯误事，所以要戒。费了多少心力！我一行说不是好人，你就下跪，却被这怪侮暗灯光，盗取酥合香油，连你都摄将来。我当分付八戒、沙僧回寺看守，我即闻风追至此间。不识地名，幸遇四值功曹传报，说此山名青龙山玄英洞。我日间与此怪斗至天晚方回，与师弟辈细道此情，却就不曾睡，同他两个来此。我恐夜深不便交战，和尚开怀，两个葫芦并蒂；秃子夜饮，一轮明月当天。有何不便？又不知师父下落，所以变化进来打听打听。”唐僧喜道：“八戒、沙僧如今在外边哩？”行者道：“在外边。方才老孙看时，妖精都睡着。我且解了锁，撬开门，带你出去罢。”唐僧点头称谢。行者使个解锁法，用手一抹，那锁早自开了。

领着师父往前正走，竟想逃席，笔机一转。忽听得妖王在中厅内房里叫道：“小的们！紧闭门户，小心火烛。这会怎么不叫更巡逻，梆铃都不响了？”原来那伙小妖，征战一日，俱辛辛苦苦睡着，听见叫唤，却才醒了。梆铃响处，有几个执器械的敲着锣，从后而走，可可的撞着他师徒两个。众小妖一齐喊道：“好和尚阿！扭开锁，往那里去！”行者不容分说，掣出棒，幌一幌，碗来粗细，就打。棒起处，打死两个。其余的丢了器械，近中厅，打着门叫：“大王，不好了！不好了！毛脸和尚在家里打杀人了！”那三怪听见，一毂辘爬将起来，只教：“拿住！拿住！”唬得个唐僧手软脚软。行者也不顾师父，一路棒滚向前来，众小妖遮架不住，被他放倒三两个，推倒两三个，打开几层门，竟自出来，叫道：“兄弟们何在？”八戒、沙僧正举着钯杖等待，道：“哥哥，如何了？”行者将变化入里，解放师父，正走，被妖惊觉，顾不得师父，打

出来的事，讲说一遍。不题。

那妖王把唐僧捉住，依然使铁索锁了，执着刀，轮着斧，灯火齐明，问道：“你这厮怎样开锁？那猴子如何得进？快早供来，饶你之命！不然，就一刀两段！”慌得那唐僧战战兢兢的跪道：“大王爷爷！我徒弟孙悟空，他会七十二般变化。才变个火焰虫儿，飞进来救我；不期大王知觉，被小大王等撞见。是我徒弟不知好歹，打伤两个，众皆喊叫，举兵着火，他遂顾不得我，走出去了。”三个妖王呵呵大笑道：“早是惊觉，未曾走了。”叫：“小的们！把前后门紧紧关闭，亦不喧哗。”

沙僧道：“闭门不喧哗，想是暗弄我师父。我们动手耶。”行者道：“说得是！快早打门！”那呆子卖弄神通，举钯尽力筑去，把那石门筑得粉碎，却又厉声喊骂道：“偷油的贼怪！快送吾师出来也！”唬得那门内小妖滚将进去报道：“大王，不好了！不好了！前门被和尚打破了！”三个妖王十分烦恼道：“这厮着实无礼！”即命取披挂，结束了，各持兵器，帅小妖出门迎敌。此时约有三更时候，半天中月明如昼。走出来，更不打话，便就轮兵。这里行者抵住钺斧，八戒敌住大刀，沙僧迎住大棍。这场好杀：

僧三众，棍杖钯，三个妖魔胆气加。钺斧钢刀藤圪拏，只闻风响并尘沙。初交几合喷愁雾，次后飞腾散彩霞。钉钯解数随身滚，铁棒英豪更可夸。降妖宝杖人间少，妖怪顽心不让他。钺斧口明尖罇利，藤条节嫩一身花。大刀幌亮如门扇，和尚神通偏赛他。这壁厢，因师性命发狠打；那壁厢，不放唐僧劈脸拏。斧剁棒迎争胜负，钯轮刀砍两交搽。圪拏藤条降怪杖，翻翻复复逞豪华。

三僧三怪赌斗多时，不见输赢。那辟寒大王喊一声，叫：“小的们上来！”众精各执兵刃齐来，早把个八戒绊倒在地，老呆吃不得这一樽。被几个水牛精揪揪扯扯，拖入洞里捆了。沙僧见没了八戒，又见那群牛发喊，^囉声^ㄟ，即掣宝杖，望辟尘大王虚丢了架子要走，又被群精一拥而来，拉一个躡踵，急挣不起，也被捉去捆了。行者觉道难为，纵觔斗云，脱身而去。当时把八戒、沙僧拖至唐僧前。唐僧见了，满眼垂泪道：“可怜你二人也遭了毒手！悟空何在？”沙僧道：“师兄见捉住我们，他就走了。”唐僧道：“他既走了，必然那里去求救。但我等不知何日方得脱网。”师徒们凄凄惨惨。不题。

却说行者驾觔斗云，复至慈云寺，寺僧接着，来问：“唐老爷救得

否？”行者道：“难救，难救。那妖精神通广大，我弟兄三人与他三人斗了多时，被他呼小妖先捉了八戒，后捉了沙僧，老孙幸走脱了。”众僧害怕道：“爷爷这般会腾云驾雾，还捉获不得，想老师父被倾害也。”行者道：“不妨，不妨。我师父自有伽蓝、揭谛、丁甲等神暗中护佑，却也曾吃过草还丹，料不伤命。若非德将鲜，不醉死者几希矣。只是那妖精有本事，汝等可好看马匹行李，等老孙上天去求救兵来。”众僧胆怯道：“爷爷又能上天？”行者笑道：“天宫原是我的旧家。当年我做齐天大圣，因为乱了蟠桃会，被我佛收降。如今没奈何，保唐僧取经，他亦是因醉受戒，更妙。将功折罪。一路上辅正除邪，顺手转来，毫不费力。我师父该有此难，是个麴蘖难。汝等却不知也。”众僧听此言，又磕头礼拜。行者出得门，打个唢哨，即时不见。

好大圣！早至西天门外。忽见太白金星理即德也，又照下“明”字。与增长天王、殷、朱、陶、许四大灵官讲话。乃将也。他见行者来，都慌忙施礼道：“大圣那里去？”行者道：“因保唐僧，行至天竺国东界金平府昊天县，我师被本县慈云寺僧留赏元宵。比至金灯桥，有金灯三盏，点灯用酥合香油，价贵白金五万馀两，年年有诸佛降祥受用。遍遍灯节，吃醉的不少。正看时，果有三尊佛像降临，我师不识好歹，上桥就拜。我说不是好人，早被他侮暗灯光，连油并我师一风摄去。我随风追袭，至天晓，到一山。幸四功曹报道，那山名青龙山，山有玄英洞，洞有三怪，名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尘大王。老孙急上门寻讨，与他赌斗一阵，未胜。是我变化入里，见师父锁住未伤，随解了欲出，又被他知觉，我遂走了。后又同八戒、沙僧苦战，复被他将二人也捉去捆了。老孙因此特启玉帝，查他来历，细述一遍，是为表里精粗写照。请命将降之。”金星呵呵冷笑道：“大圣既与妖怪相持，岂看不出他的出处？”行者道：“认得认得，是一伙牛精。只是他大有神通，急不能降也。”金星道：“那是三个犀牛之精。他因有天文之象，累年修悟成真，亦能飞云步雾。其怪极爱干净，常嫌自己影身，每欲下水洗浴。他的名色也多，有兕犀，有雄犀，有牯犀，有班犀，又有胡冒犀、堕罗犀、通天花文犀，都是一孔三毛二角，通身灵透，俱为下章写照。行于江海之中，能开水道。似那辟寒、辟暑、辟尘，都是角有贵气，故以此为名，而称大王也。是个盛酒的大王。若要拿他，只是四木禽星木禽喻没擒也，四木言年月日时，俱不擒此杯也，逼“惟祀”，奇绝。见面就伏。”此杯没擒，此怪即没现，妙写无醉，令人奇绝。行者连忙唱喏问道：“是那四木禽星？烦长庚老一一明示明示。”先为下“明”字一吊。金星笑道：“此星在斗牛宫外罗布乾坤。你去奏闻玉帝，便见分明。”先不道破，是为下章蓄势。行者拱拱手称谢，竟入天门里去。

不一时，到于通明殿下，无不明之神，不拽而自动。先见葛、丘、张、许四大天师。天师问道：“何往？”行者道：“近行至金平府地方，因我师宽放禅性，元夜观灯，遇妖魔摄去。老孙不能收降，特来奏闻玉帝求救。”四大天师即领行者至凌霄宝殿启奏。各各礼毕，备言其事。玉帝传旨：“教点那路天兵相助？”行者奏道：“老孙才到西天门，遇长庚星说，那怪是犀牛成精，惟四木禽星可以降伏。”玉帝即差许天师同行者去斗牛宫，点四木禽星下界收降。及至宫外，早有二十八宿星辰来接。天师道：“吾奉圣旨，教点四木禽星与孙大圣下界降妖。”傍即闪过角木蛟、斗木獬、奎木狼、前已罚与老君烧火，想是火候已到。○转到木狼，已是无醉的正面。井木犴应声呼道：“孙大圣，点我等何处降妖？”行者笑道：“原来是你。只此四字，下章全神俱动。这长庚老儿却隐匿，我不解其意。早说是二十八宿中的四木，老孙竟来相请，又何必劳烦旨意？”四木道：“大圣说那里话！我等不奉旨意，谁敢擅离？端的是那方？快早去来。”行者道：“在金平府东北艮地青龙山玄英洞，犀牛成精。”斗木獬、奎木狼、角木蛟道：“若果是犀牛成精，不须我们，只消井宿去去罢。只用一木，是为“惟祀”一逼。他能上山吃虎，下海擒犀。”行者道：“那犀不比望月之犀，乃是修行得道，都有千年之寿者，所谓酒中能得道也。○至于用力之久，其意显然。须得四位同去才好，切勿推调。倘一时一位拿他不住，却不又费事了？”天师道：“你们说得是甚话！旨意着你四人，岂可不去？趁早飞行。我回旨去也。”那天师遂别行者而去。

四木道：“大圣不必迟疑，你先去索战，引他出来，我们随后动手。”行者即近前骂道：“偷油的贼怪！还我师来！”原来那门被八戒筑破，几个小妖弄了几块板儿搪住。在里边听得骂詈，急跑进报道：“大王，孙和尚在外面骂哩。”辟尘儿道：“他败阵去了这一日，怎么又来？想是那里求些救兵来了。”辟寒、辟暑道：“怕他甚么救兵！快取披挂来！小的们，都要用心围绕，休放他走了。”那伙精不知死活，一个个各执枪刀，摇旗擂鼓，走出洞来，对行者喝道：“你个不怕打的猢猻儿！你又来了！”行者最恼得是这“猢猻”二字，咬牙发狠，举铁棒就打。三个妖王，调小妖跑个圈子阵，把行者圈在垓心。那壁厢，四木禽星一个个各轮兵刃，道：“孽畜！休动手！”那三个妖王看见四星，自然害怕，俱道：“不好了！不好了！他寻将降手儿来了！小的们！各顾性命走耶！”四时不饮，虽有灵犀，亦无可用力矣。只听得呼呼吼吼，喘喘呵呵，众小妖都现了本身。原来是那山牛精、水牛精、黄牛精，满山乱跑。那三个妖王也现了本相，放下手来，还是四只蹄子，就如铁炮一般，好脚力，即此亦盛五斗。竟往东北上跑。这大圣帅井木犴、角木

蛟紧追急赶，略不放松。

惟有斗木獬、奎木狼在东山凹里、山头上、山涧中、山谷内，把些牛精打死的、活捉的，尽皆收净。却向玄英洞里解了唐僧、八戒、沙僧。沙僧认得是二星，随同拜谢。因问：“二位如何到此相救？”二星道：“吾等是孙大圣奏玉帝请旨调来收怪救你也。”唐僧又滴泪道：“我悟空徒弟怎么不见进来？”二星道：“那三个老怪是三只犀牛，他见吾等，各各顾命，向东北艮方逃遁。孙大圣帅井木犴、角木蛟追赶去了。我二星扫荡群牛到此，特来解放圣僧。”唐僧复又顿首拜谢，朝天又拜。八戒搀起道：“师父，礼多必诈，不须只管拜了，四星官一则是玉帝圣旨，二则是师兄人情。今既扫荡群妖，还不知老妖如何降伏，我们且收拾些细软东西出来，掀翻此洞，以绝其根，回寺等候师兄罢。”奎木狼道：“天蓬元帅说得有理。你与卷帘大将保护你师回寺安歇，待吾等还去艮方迎敌。”八戒道：“正是，正是！你二位还协同一捉，必须剿尽，方好回旨。”二星官即时追袭。

八戒与沙僧将他洞内细软宝贝，有许多珊瑚、玛瑙、珍珠、琥珀、**珊瑚**^[2]、宝贝、美玉、良金，搜出一石，伏下众物，表里精粗亦无不到矣。搬在外面，请师父到山崖上坐了，他又进去放起火来，把一座洞烧成灰烬，却才领唐僧找路回金平慈云寺去。正是：

经云“泰极还生否”，好处逢凶实有之。爱赏花灯禅性乱，喜游美景道心漓^[3]。大丹自古宜长守，一失原来到底亏。紧闭牢拴休旷荡，须臾懈怠见参差。

且不言他三众得命回寺。却表斗木獬、奎木狼二星官，驾云直向东北艮方，赶妖怪来。二人在那半空中寻看不见，只到西洋大海，远望见孙大圣在海上吆喝。他两个按落云头，道：“大圣，妖怪那里去了？”行者恨道：“你两个怎么不来追降？这会子却冒冒失失的问甚？”斗木獬道：“我见大圣与井、角二星战败妖魔追赶，料必擒拿。我二人却就扫荡群精，入玄英洞救出你师父、师弟，搜了山，烧了洞，把你师父付托与你二弟领回府城慈云寺。多时不见车驾回转，故又追寻到此也。”行者闻言方才喜谢道：“如此却是有功，多累，多累！但那三个妖魔被我赶到此间，他就钻下海去。西方西地，此乃酒海。当有井、角二星紧紧追拿，教老孙在岸边抵挡。你两个既来，且在岸边把截，等老孙也再去来。”

好大圣！轮着棒，捻着诀，辟开水径，直入波涛深处。只见那三个妖魔在水底下与井木犴、角木蛟舍死忘生苦斗哩。他跳近前喊道：“老孙来也！”那妖精抵住二星官，措手不及，正在危难之处，忽听得行者叫喊，顾残生，拨转头，往海心里飞跑。原来这怪头上角极能分水，只闻得“花的花”，冲开明路。这后边二星官并孙大圣并力追之。

却说西海中有个探海的夜叉，巡海的介士，远见犀牛分开水势，又认得孙大圣与二天星，即赴水晶宫对龙王慌慌张张报道：“大王，有三只犀牛被齐天大圣和二位天星赶来也！”老龙王敖顺听言，即唤太子摩昂：“快点水兵！想是犀牛精辟寒、辟暑、辟尘儿三个惹了孙行者。今既至海，快快拔刀相助。”敖摩昂得令，即忙点兵。

顷刻间，龟鳖鼋鼉，鰕白鰕鲤，与虾兵蟹卒等，各执枪刀，一齐呐喊，吸下众物，表里精粗更有致。腾出水晶宫外，挡住犀牛精。犀牛精不能前进，急退后，又有井、角二星并大圣拦阻，慌得他失了群，各各逃生，四散奔走。早把个辟尘儿被老龙王领兵围住。孙大圣见了心欢，叫道：“消停！消停！捉活的，不要死的。”摩昂听令，一拥上前，将辟尘儿扳翻在地，用铁钩子穿了鼻，攒蹄捆倒。只说杯里贪欢，谁知是壶中送死。老龙王又传号令，教分兵赶那两个，不是四星捉怪，好似龙王打围。协助二星官擒拿。

那时小龙王帅众前来，只见井木犴现原身，按住辟寒儿，大口小口的啃着吃哩。摩昂高叫道：“井宿！井宿！莫咬死他。孙大圣要活的，不要死的哩！”连喊数喊，已是被他把颈项咬断了。此处不曾辟寒，倒反弄得冰冷。摩昂分付虾兵蟹卒，将个死犀牛抬转水晶宫，却又与井木犴向前追赶。只见角木蛟把那辟暑儿倒赶回来，只撞着井宿。摩昂帅龟鳖鼋鼉撒开簸箕阵围住。那怪只教：“饶命！饶命！”井木犴走近前一把揪住耳躲，夺了他的刀，叫道：“不杀你，不杀你，拿与孙大圣发落去来！”即当倒干戈，复至水晶宫外报道：“都捉来也。”

行者见一个断了头，血淋淋的倒在地下；一个被井木犴揪着耳躲，推跪在地。近前仔细看了道：“这头不是兵刀伤的阿。”摩昂笑道：“不是我喊得紧，连身子都着井星官吃了。”行者道：“既是如此，也罢。取锯子来，锯下他的这两只角，剥了皮带去。犀牛肉还留与龙王贤父子享之。”风调雨顺，龙王之用力已久。这肉不是孙大圣酬功，权当作辟寒谢劳。又把辟尘儿穿了鼻，教角木蛟牵着；辟暑儿也穿了鼻，教井木犴牵着：“带他上金平府，见那刺史官，明究其由，问他个积年假佛害民，然后的决^[4]。”众等遵言，辞龙王父子，都出西海，牵着犀牛，会着

奎、斗二星，驾云雾竟转金平府。

行者足踏祥光，半空中叫道：“金平府刺史，各佐贰郎官并府城内外军民人等听着：吾乃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取经的圣僧。你这府县，每年家供献金灯，假冲诸佛降祥者，即此犀牛之怪。我等过此，因元夜观灯，见这怪将灯油并我师父掇去，是我请天神收伏。今已扫清山洞，剿尽妖魔，不得为害。以后你府县再不可供献金灯，劳民伤财也。”那慈云寺里，八戒、沙僧方保唐僧进得山门，只听见行者在半空言语，即便撇了师父，丢下担子，纵风云起到空中，道：“那一只被井星咬死，已锯角剥皮在此。”八戒道：“这两个索性推下此城，与官员人等看看，也认得我们是圣是神。左右累四位星官，收云下地，同到府堂，将这怪的决。已此情真罪当，再有甚讲！”四星道：“天蓬帅近来知理明律，却好呀！”八戒道：“因做了这几年和尚，也略学得些儿。”为学有年，将入明境，而照下用力之久，真有镜花水月之妙。众神果推落犀牛，一簇彩云，降至府堂之上。唬得这府县官员，城里城外人等，都家家设香案，户户拜天神。

少时间，慈云寺僧把长老用轿抬进府门，会着行者，口中不离“谢”字道：“有劳上宿星官救出我等。因不见贤徒，悬悬在念，今幸得胜而回。然此怪不知赶向何方才捕获也。”行者道：“自前日别了尊师，老孙上天查访。蒙太白金星识得妖魔是犀牛，指示请四木禽星。当时奏闻玉帝，蒙旨差委，直至洞口交战。妖王走了，又蒙斗、奎二宿救出尊师。老孙与井、角二宿并力追妖，直赶到西洋大海，又亏龙王遣子帅兵相助。所以捕获到此审究也。”细述一遍，下章全神俱动。长老赞扬称谢不已。又见那府县正官并佐贰首领都在那里高烧宝烛，满斗焚香，朝上礼拜。

少顷间，八戒发起性来，掣出戒刀，点出“戒”字，是《酒诰》全章大旨。将辟尘儿头一刀砍下，又一刀把辟暑儿头也砍下，随即取锯子锯下四只角来。孙大圣更有主张，就教：“四位星官，将此四只犀角拿上界去进贡玉帝，高天上帝，德厚无穷。以此将之收煞，更为奇妙。回缴圣旨。”本是无用之物，却作有用之器，而“大用”二字更觉明醒。把自己带来的二只：“留一只在府堂镇库，以作向后免征灯油之证；既无常夜之饮，则自无酩酊之醉。我们带一只去献灵山佛祖。”无醉则方见的本来面目。○回照前文，本题至此煞住。四星心中大喜，即时拜别大圣，忽驾彩云回奏而去。

府县官留住他师徒四众，大排素宴，遍请乡官陪奉。一壁厢出给告

示，晓谕军民人等，下年不许点设金灯，永蠲买油大户之役。此恩此德，如同再造。一壁厢叫屠子宰剥犀牛之皮，硝熟熏干，制造铠甲，把肉普给官员人等。本是盛酒囊，却作下酒菜，而全体大用之神，更觉奇妙。又一壁厢动支枉罚无碍钱粮，买民间空地，起建四星降妖之庙，又为唐僧四众建立生祠，是挽祀字。各各树牌刻文，用传千古，笼下用力之久。以为报谢。

师徒们索性宽怀饮爱。爱即德也，人能以德自爱，虽饮庶不至有醉矣。又被那二百四十家灯油大户，这家酬，那家请，略无虚刻。八戒遂心满意受用，把洞里搜来的宝贝，每样各笼些须在袖，以为各家斋筵之赏。住经个月，犹不得起身，长老分付：“悟空，将余剩的宝物尽送慈云寺僧，以为酬礼。以示无用之意。瞒着那些大户人家，天不明走罢。反落不明，“一旦”二字欲跃。恐只管贪乐，误了取经，惹佛祖见罪，又生灾厄，深为不便。”行者随将前件一一处分。

次日五更早起，唤八戒备马。那呆子吃了自在酒饭，睡得梦梦乍道^[4]：“这早备马怎的。”行者喝道：“师父教走路哩！”呆子抹抹脸道：“又是这长老没正经！二百四十家大户都请，才吃了有三十几顿饱斋，竟想吃完，其神更妙。怎么又弄老猪忍饿！”长老听言骂道：“馕糟的夯货！莫胡说！快早起来！再若强嘴，教悟空拿金箍棒打呀！”那呆子听见说打，慌了手脚，道：“师父今番变了，常时疼我爱我，念我蠢夯，护我，哥要打时，他又劝解；今日怎么发狠，转教打么？”行者道：“师父怪你为嘴，误了路程。快早收拾行李，备马，免打！”那呆子真个怕打，跳起来，不醉不梦，此明境之所由来也。穿了衣服，吆喝沙僧：“快起来！打将来了！”沙僧也随跳起，各各收拾皆完。长老摇手道：“寂寂悄悄的，不要惊动寺僧。”连忙上马，开了山门，找路而去。极乐而来，不乐而去，轻轻落到“一旦”，已入“明”字之境。这一去，正所谓：

暗放玉龙飞彩凤，私开金锁走蛟龙。

毕竟不知天明时酬谢之家端的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三犀以贪杯而来，于酒海而去。是生于酒，亦死于酒也。上回是言酒之乐，此回正见酒之害。至此则皮没、肉没、角没、命没，却又是四没。但人生溺于麴蘖者，惟知有酒之乐，并不虑有酒之害，悲夫！

学本进德修业。酒最足以败德乱性，正与“学”字相反。此而不戒，

已不能到西天，又何以得见如来之旧也。但文王是戒小子，《西游》引用，却是戒学者。是以书同而其旨似略有异。

酒色财气，人生之大病；有一于此，皆足为进德修业之害。《西游》却无不备载，如宝象国五回是言色，莲花洞四回是言财，火焰山三回是言气，此章玄英洞二回是言酒。然不贪者则以为酒，而贪者则成其为怪矣。

此章回照奎木狼，妙不可言。盖效力有年，火候已到，不惟转正“德”字，兼为下章用力之久一逗。

不醉则醒，此明通之所由来也。其落下处，不但字字明醒，句句爽亮，而正面虚神亦无不毕跃。

[1] (páng)：声音嘈杂。

[2] 玳瑁：亦作车渠、砗磲，一种宝石。

[3] 漓：背失，丧失。

[4] 的决：定罪。旧律，受杖刑，按判定数施行，谓之的决。后亦泛指定罪。

[5] 梦梦乍：迷迷糊糊。

第九十三回

给孤园问古谈因 天竺国朝王遇偶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前有陈光蕊彩楼结亲，此又有唐三藏彩楼结亲。然一为唐僧受胎之始，一为玄奘明道之终。两座彩楼，一前一后，遥遥相应。

学至十四年，其时不为不多；行经十万八千里，其途不为不远。然犹有公主之事未明，鸡鸣之道不通，总为用力之不久一翻。

多心之经不用解，如来之经又偏要讲。多心之经以不解而明，是妙在于不解；如来之经必讲而后明，其实又妙在于解也。

起念断然有爱，留情必定生灾。灵明何事辨三台，行满自归元海。

不论成仙成佛，须从个里安排。清清净净绝尘埃，果正飞升上界。

却说寺僧天明不见了三藏师徒，不知去向。○倒提“明”字，便截清上意，然已管定结尾。都道：“不曾留得，不曾别得，不曾求告得，

【侧批】按下“求”字。清清的把个活菩萨放得走了。”心有不尽，力有未用，虚笼浑含，极得其妙。正说处，只见南关厢是表。有几个大户来请，众僧扑掌道：“昨晚不曾防御，今夜都驾云去了。”众人齐望空拜谢。此言一讲，满城中是里。官员人等，尽皆知之，无不之神自到。

【侧批】吊下“和”字。叫此大户人家，俱治办五牲花果，往生祠祭献酬恩。不题。回缴“祀”字，“表里精粗”、“全体大用”悉包之矣。

却说唐僧四众，餐风宿水，一路平宁，行有半个多月。【侧批】“久”字一斗。忽一日，见座高山，【侧批】高乃明也。唐僧又悚惧道：“徒弟，那前面山岭峻峭，是必小心！”行者笑道：“这边路上将近佛地，断乎无甚妖邪，便有分寸。师父放怀勿虑。”唐僧道：“徒弟，虽然佛地不远，但前日那寺僧说，到天竺国都下有二千里，还不知是有多

少路哩。”【侧批】虚吸下“极”字。行者道：“师父，你好是又把鸟巢禅师《心经》忘记了。”三藏道：“《般若心经》是我随身衣钵，妙写吾心，极其爽亮。自那鸟巢禅师教后，那一日不念，那一时得忘！颠倒也念得来，无不到而亦无不明也。怎会忘得？”行者道：“师父只是念得，不曾求那师父解得。”解即明也。三藏说：“猴头！怎又说我不曾解得？你解得么？”行者道：“我解得，【侧批】按下释“明”。我解得。”自此，三藏、行者再不作声，旁边笑倒一个八戒，喜坏一个沙僧，说道：“嘴靶！替我一般的做妖精出身^[1]，又不是那里禅和子，听过讲经，那里应佛僧，也曾见过说法。弄虚头，找架子，说甚么晓得、解得，怎么就不作声？听讲！请解！”沙僧说：“二哥，你也信他。大哥扯长话，哄师父走路。他晓得弄棒罢了，他那里晓得讲经！”三藏道：“悟能、悟净，休要乱说。悟空解得是无言语文字，乃是真解。”明者无用解，而解者必不明。

他师徒们正说话间，却倒也走过许多路程，离了几个山冈，路旁早见一座大寺。三藏道：“悟空，前面是座寺阿，你看那寺，倒也：

不小不大，却也是琉璃碧瓦；半新半旧，却也是八字红墙。隐隐见苍松偃盖，也不知是几千百年间故物到于今；潺潺听流水鸣弦，也不道是那朝代时分开山留得在。三门上，大书着“布金禅寺”；悬扁上，留题着“上古遗迹”。”由来久矣。

行者看得是“布金禅寺”，八戒也道是“布金禅寺”。金光灿烂，紧对宝华。三藏在马上沉思道：“布金、布金，这莫不是舍卫国界了么？”由彼及此，极得“一旦豁然贯通”之神。八戒道：“师父，奇阿！我跟师父几年，是为“用力之久”一扑。再不曾见识得路，今日也识得路了。”三藏说道：“不是。我常看经诵典，说是佛在舍卫城只树给孤园，这园说是给孤独长者问太子买了，请佛讲经。不讲不明，已为明德伏案。太子说：‘我这园不卖，他若要买我的时，除非黄金满布园地。’给孤独长者听说，随以黄金为砖，布满园地，【侧批】此地布金，此寺通明。才买得太子祇园，才请得世尊说法。我想这布金寺，莫非就是这个故事？”八戒笑道：“造化！若是就是这个故事，我们也去摸他块把砖儿送人。”自然亦有明机。

大家又笑了一会，三藏才下得马来，进得山门。只见山门下，挑担的，背包的，推车的，俱是用力者。整车坐下；也有睡的去睡，讲的去讲。忽见他们师徒四众，俊的又俊，是贴“精”字。丑的又丑，是点“粗”字。大家有些害怕，却也就让开些路儿。三藏生怕惹事，口中不

住只叫：“斯文！斯文！”这时节，却也大家收敛。转过金刚殿后，早有一位禅僧走出，却也威仪不俗。真是：

面如满月光，身似菩提树。拥锡袖飘风，芒鞋石头路。

三藏见了问讯，那僧即忙还礼道：“师从何来？”三藏道：“弟子陈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差往西天拜佛求经。【侧批】按下“以求至乎其极”。路过宝方，造次奉谒，便借一宿，明日就行。”那僧道：“荒山十方常住，都可随喜，况长老东土神僧，但得供养，幸甚！”三藏谢了，随即唤他三人同行。过了回廊香积，径入方丈。相见礼毕，分宾主坐定。行者三人亦垂手坐了。

这时寺中听说到了取经僧人，东土大唐说话，寺中若大若小，不问长住、挂榻，长老、行童，都来参见。未讲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先说众僧之内大小无不来，是一衬。茶罢，摆上斋供。这时长老还正开斋念偈，八戒早是要紧，馒头、素食、粉汤，一搅直下。这时方丈却也人多，有知识的，赞说三藏威仪；好耍子的，都看八戒吃饭。

却说沙僧眼溜看见头底^[2]，暗把八戒捏了一把，说道：“斯文！”八戒着忙，急的叫将起了，说道：“斯文斯文，肚里空空！”不知嘴脸上却会，实在是为不用力者一翻。沙僧笑道：“二哥，你不晓的。天下多少斯文，若论起肚子里来，正替你我一般哩。”八戒方才肯住。

三藏念了结斋，左右（彻）〔撤〕了席面，三藏称谢。寺僧问起东土来因，三藏说到古迹，是从“久”字落笔。才问布金寺名之由。那僧答曰：“这寺原是舍卫国给孤独园寺，又名祇园。因是给孤独长者请佛讲经，【侧批】伏下“释明明德”更亮。金砖布地，又易今名。我这寺一望之前^[3]，乃是舍卫国。那时给孤独长者正在舍卫国居住，我荒山原是长者之祇园，因此遂名给孤布金寺，寺后边还有祇园基址。近年间，若遇时雨滂沱，还淋出金银珠儿。有造化的，每每拾着。”三藏道：“话不虚传果是真。”摩神写意，全题俱动。又问道：“才进宝山，见门下两廊有许多骡马车担的行商，为何在此歇宿？”众僧道：“我这山唤做百脚山。通衢往来，是个用力之地。先年且是太平，近因天气循环，不知怎的生几个蜈蚣精，常在路下伤人。虽不至于伤命，其实人不敢走。其路不能贯通。山下有一座关，唤做鸡鸣关，鸡鸣天晓，大梦初觉，写一旦之明绝妙。但到鸡鸣之时才敢过去。不能豁然贯通。那些客人因到晚了，惟恐不便，权借荒山一宿，等鸡鸣后便行。”三藏道：“我们也等鸡鸣后去罢。”师徒们正说处，又见拿上斋来，却与唐僧等吃毕。

此时上弦月皎，体虽未全，然已一日明似一日。○只写月明，下文真阴玉兔便有线。三藏与行者步月闲行。又见个道人来报道：“我们老师爷要见见中华人物。”三藏急转身，见一个老和尚，手持竹杖，向前作礼道：“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三藏答礼道：“不敢。”老僧称赞不已。因问：“老师高寿？”三藏道：“虚度四十五年矣。敢问老院主尊寿？”老僧笑道：“比老师痴长一花甲也。”行者道：“今年是一百零五岁了。你看我有多少年纪？”老僧道：“师家貌古神清，四字绝妙。况月夜眼花，急看不出来。”叙了一会，又向后廊看看。三藏道：“才说给孤园基址，果在何处？”老僧道：“后门外就是。”快教开门。但见是一块空地，还有些碎石叠的墙脚。三藏合掌叹曰：

忆惜檀那须达多^[4]，曾将金宝济贫痾。祇园千古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慨慕明境，正为“久”字一叹。

他都玩着月，缓缓而行。行近后门外，至台上，又坐了一坐。忽闻得有啼哭之声，三藏静心诚听，哭的是爷娘不知苦痛之言。他就感触心酸，不觉泪堕。回问众僧道：“是甚人在何处悲切？”老僧见问，即命众僧以喻众物。先回去煎茶，见无人，方才对唐僧、行者下拜。三藏搀起道：“老院主，为何行此礼？”老僧道：“弟子年岁百馀，略通人事。其未贯通可知。每于禅静之间，也曾见过几番景象。只怕所见，犹有未到。——若老爷师徒，弟子聊知一二，与他人不同——若言悲切之事，非这位师家，明辨不得。”行者道：“你且说是甚事。”老僧道：“旧年今日，弟子正明性月之时，忽闻一阵风响，就有悲怨之声。弟子下（塌）〔榻〕，到祇园基上看处，乃是一个美貌端正之女。我问他：‘你是谁家女子？为甚到于此地？’那女子道：‘我是天竺国国王的公主。因为月下观花，被风刮来的。’我将他锁在一间敞空房里，将那房砌作个监房模样，门上止留一小孔，【侧批】所谓宝荣也，其明尚不大。仅递得碗过。当日与众僧传道：‘是个妖邪，被我捆了。但我僧家乃慈悲之人，不肯伤他性命。每日与他两顿粗茶粗饭，吃着度命。’那女子也聪明，即解吾意，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况于此。恐为众僧点污，就妆风作怪，尿里眠，屎里卧，【侧批】旧染之污，此其所以不明。白日家说胡话，呆呆瞪瞪的；到夜静处，却思量父母啼哭。我几番家进城来去，打探公主之事，全然无损。只晓得一半，吾心自不能无疑，然已反照定下意。故此坚收紧锁，更不放出。【侧批】必须得“拘蔽”二字，“明”字才有根。今幸老师来国，万望到了国中，广施法力，辨明辨明。点出用力，“明”字、“到”字方有根据。一则救拔良善^[5]，二则昭显神通也。”三藏与行者听罢，切切在心。【侧批】若不在心，此事如何得明？正说

处，只见两个小和尚请吃茶安置，遂而回去。

八戒与沙僧在方丈中突突啾啾的道^[4]：“明日要鸡鸣走路，此时还不来睡！”行者道：“呆子又说甚么？”八戒道：“睡了罢，这等夜深，满腹疑团，此时吾心自然有此不明。还看甚么景致！”因此，老僧散去，唐僧就寝。正是那：

人静月沉花梦悄，暖风微透壁窗纱。铜壶点点看三汲，银汉明明照九华。

当夜睡还未久，即听鸡鸣。那前边行商烘烘皆起，引灯造饭。这长老也唤醒八戒、沙僧，扣马收拾。行者叫：“点灯来。”那寺僧已先起来，安排茶汤、点心，在后候敬。八戒欢喜，吃了一盘馍馍，把行李马匹牵出。三藏、行者对众辞谢。老僧又向行者道：“悲切之事，在心，在心！”妙。行者笑道：“谨领，谨领。我到城中，自能聆音而察理，见貌而辨色也。”轻轻先为下章一挑。那伙行商，哄哄嚷嚷的，也一同上了大路。将有寅时，过了鸡鸣关，至巳时，方见城垣。真是铁瓮金城，神（洲）〔州〕天府，那城：过得此关，“明”字已在言外。

虎踞龙蟠形势高，凤楼麟阁彩光摇。御沟流水如环带，福地依山插锦标。晓日旌旗明辇路，春风箫鼓遍溪桥。国王有道衣冠胜，五谷丰登显俊豪。

当日入于东市街，众商各投旅店，他师徒们进城。正走处，有一个会同馆驢^[4]，无不到也，只此一笔，便得其神。三藏等径入驢内。那驢内管事的即报驢丞道：“外面有四个异样的和尚，牵一匹白马进来了。”驢丞听说有马，就知是官差的，出厅迎迓。三藏施礼道：“贫僧是东土唐朝钦差灵山大雷音见佛求经的，【侧批】虚吊“求至其极”。随身有关文，入朝照验，借大人高衙一歇，事毕就行。”驢丞答礼道：“此衙门原设待使客之处，理当款迓。请进，请进！”三藏喜悦，教徒弟们都来相见。那驢丞看见嘴脸丑陋，暗自心惊，不知是人是鬼，战兢兢的，只得看茶摆斋。三藏见他惊怕，道：“大人勿惊，我等三个徒弟，相貌虽丑，心地俱良。俗谓山恶人善，何以惧为？”

驢丞闻言，方才定了心性，问道：“国师，唐朝在于何方？”三藏道：“在南赡部洲中华之地。”又问：“几时离家？”三藏道：“贞观十三年，今已历过十四载，苦经了些万水千山，方到此处。”雪窗萤火十余年，用力不为不久。驢丞道：“神僧！神僧！”三藏问道：“上国天年几

何？”驢丞道：“我敝处乃大天竺国，自太祖、太宗传到今，已五百余年。现在位的爷爷，爱山水花卉，号做怡宗皇帝，改元靖宴，今已二十八年了。”三藏道：“今日贫僧要去见驾，倒换关文，不知可得遇朝？”驢丞道：“好，好，正好！近因国王的公主娘娘年登二十青春，正在十字街头高结彩楼，抛打绣球，撞天婚，招驸马。以里求表，殊令人奇绝。今日正当热闹之际，想我国王爷爷还未退朝。若欲倒换关文，趁此时好去。”三藏忻然要走，只见摆上斋来，遂与驢丞、行者等吃了。

时已过午，三藏道：“我好去了。”行者道：“我保师父去。”八戒道：“我去。”沙僧道：“二哥罢么。你的嘴脸不见怎的，【侧批】恨我生来不十全，当在此日。莫到朝门外妆胖，还教大哥去。”三藏道：“悟净说得好。呆子粗夯，悟空还有些细腻。”【侧批】顺点精粗。那呆子掬着嘴道：“除了师父，我三个的嘴脸也差不多儿。”猪八戒对着老龙王坐——谁也不必笑谁。三藏却穿了袈裟，行者拿了引袋同去^[8]。只见街坊上士农工商，文人墨客，愚夫俗子，齐哈哈都道：“看抛绣球去也！”三藏立于道傍，对行者道：“他这里，人物衣冠，宫室器用，言语谈吐，也与我大唐一般。表里精粗，全体大用无异，故云会同，则无不同也。我想着我俗家先母，也是抛打绣球，遇旧姻缘，结了夫妇。回照前文，正为全体大用立案。此处亦有此等风俗。”行者道：“我们也去看看如何？”三藏道：“不可，不可。你我服色不便，恐有嫌疑。”行者道：“师父，你忘了那给孤布金寺老僧之言？一则去看彩楼，二则去辨真假。似这般忙忙的，那皇帝必听公主之喜报，那里视朝理事？且去去来。”三藏听说，真与行者相随。见各项人等，俱在那里看打绣球。众物亦想大用，妙极。呀！那知此去，却是渔翁抛下钩和线，从今钓出是非来。

话表那个天竺国王，因爱山水花卉，前年带后妃公主在御花园月夜赏玩，惹动一个妖邪，阴私不正之物。把真公主摄去，他却变做一个假公主。知得唐僧今年、今月、今日、今时到此，一到而则无不到也，出“到”字爽亮。他假借国家之富，搭起彩楼，欲招唐僧为偶，采取元阳真气，以成太乙上仙。不谓和尚如此有用，只怕一用而不堪再用矣。正当午时三刻，三藏与行者杂入人丛，行近楼下，那公主才拈香焚起，祝告天地。左右有五七十胭娇绣女，近侍的捧着绣球。那楼八窗玲珑，公主转睛观看，见唐僧来得至近，将绣球取过来，亲手抛在唐僧头上。打在头上，其事非同小可。唐僧着了一惊，把个毗卢帽子打歪，双手忙扶着那球，那球轂轳的滚在他衣袖之内。那楼上齐声发喊道：“打着个和尚了！打着个和尚了！”噫！十字街头，那些客商人等，济济哄哄都来

奔抢绣球，你们不曾用力，此球如何便到手？被行者喝一声，把手傺一傺，把腰躬一躬，长了有三丈高，的个神威，弄出丑脸，唬得些人跌跌爬爬，不敢相近。霎时人散，行者还现了本像。

那楼上绣女宫娥并大小太监都来对唐僧下拜道：“贵人，贵人！请入朝堂贺喜。”三藏急还礼，扶起众人，回头埋怨行者道：“你这猴头！又是撮弄我也。”行者笑道：“绣球儿打在你头上，滚在你袖里，干我何事？埋怨怎么？”三藏道：“似此怎生区处？”行者道：“师父，你且放心。便入朝见驾，我回驸报与八戒、沙僧等候。若是公主不招你便罢，倒换了关文就行；如必欲招你，你对国王说：‘召我徒弟来，我要分付他一声。’那时召我三个入朝，我其间自能辨别真假。此是倚婚降怪之计。”唐僧无己从言。行者转身回驸。那长老被众宫娥等撮拥至楼前。公主下楼，玉手相挽，同登宝辇，摆开仪从，回转朝门。早有黄门官先奏道：“万岁，公主娘娘挽着一个和尚，想是绣球打着，现在午门外候旨。”那国王见说，心甚不喜；意欲赶退，又不知公主之意何如，只得含情宣入。公主与唐僧遂至金銮殿下，正是：

一对夫妻一表一里，如何不是一对？呼万岁，两门邪正拜千秋。僧道拜父母，律有明文；和尚拜丈人，料想无碍。

礼毕，又宣至殿上，开言问道：“僧人何来？遇朕女抛球得中。”唐僧俯伏奏道：“贫僧乃南赡部洲大唐皇帝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因有长路关文，特来朝王倒换。路过十字街彩楼之下，不期公主娘娘抛绣球，打在贫僧头上。贫僧是出家异教之人，怎敢与玉叶金枝为偶？万望赦贫僧死罪，倒换关文，打发早赴灵山，【侧批】伏下“灵”字。见佛求经，回我国土，永注陛下之天恩也。”国王道：“你乃东土圣僧，正是千里姻缘使线牵。还少了十万七千。寡人公主，今登二十岁未婚，因择今日年月日时俱利，所以结彩楼抛球，以求佳偶。可来的你来抛着，朕虽不喜，却不知公主之意如何？”那公主叩头道：“父王，常言嫁鸡遂鸡，嫁犬遂犬。女有誓愿在先，结了这球，告奏天地神明，撞天婚抛打。今日打着圣僧，即是前世之缘，遂得今生之遇，岂敢更移！愿招他为驸马。”国王方喜。即宣钦天监正台官选择日期。一壁厢收拾妆奁，又出旨晓谕天下。【侧批】吊“天下”二字。

三藏闻言，更不谢恩，只教：“放赦，放赦。”国王道：“这和尚甚不通理！尚未成亲，表里如何便得通？朕以一国之富招你做驸马，为何不在此享用，念念只要取经！或又一翻大用，更觉醒快。再若推辞，教锦衣官校推出斩了！”长老唬得魂不附体，只得战兢兢叩头启奏道：“感

蒙陛下天恩。但贫僧一行四众，还有三个徒弟在外，今当领纳，只是不曾分付得一言。万望召他到此，倒换关文，教他早去，不误了西求之意。”国王遂准奏道：“你徒弟在何处？”三藏道：“都在会同馆驢。”随即差官，召圣僧徒弟领关文西去，留圣僧在此为驢马。长老只得起身侍立，有诗为证：

大丹不漏要三全，苦行难成恨恶缘。道在圣传修在己，善由人积福由天。休逞六根多贪欲，顿开一性本来原。无爱无思自清淨，管教解脱得超然。

当时差官至会同馆驢，宣召唐僧徒弟。不题。

却说行者自彩楼下别了唐僧，走两步，笑两声，喜喜欢欢的回驢。八戒、沙僧迎着道：“哥哥，你怎么那般喜笑？师父如何不见？”行者道：“师父喜了。”八戒道：“还未到地头，又不曾见佛，取得经回，是何来之喜？”行者笑道：“我与师父只走至十字街彩楼之下，可巧的被当朝公主抛绣球打中了师父。师父被些宫娥、彩女、太监推拥至楼前，同公主坐辇入朝，招为驢马。此非喜而何？”师父大用，徒弟自然亦有些小用，如何不喜？八戒听说，跌脚捶胸道：“早知我去好来，都是那沙僧惫懒！你不阻我呵，我径奔彩楼之下，一绣球打着我老猪，那公主招了我，却不美哉妙哉！他亦想大用，真乃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俊刮标致停当，大家造化耍子儿，何等有趣！”沙僧上前，把他脸上一抹，道：“不羞！不羞！好个嘴巴骨子^[9]！三钱银子买个老驴——自夸骑得。要是一绣球打着你，就连夜烧退送纸也还道迟了^[10]，敢惹你这晦气进门！”八戒道：“你这黑子不知趣。丑自丑，还有些风味。自古道：‘皮肉粗糙，骨格坚强，各有一得可取。’”全不遗其偏，而精亦不弃乎粗也。行者道：“呆子莫胡谈。且收拾行李，但恐师父着了急，来叫我们，却好进朝保护他。”八戒道：“哥哥又说差了。师父做了驢马，到宫中与皇帝的女儿交欢，又不是爬山蹚路，遇怪逢魔，要你保护他怎的？他那样一把子年纪，岂不知被窝里之事，要你去扶搭？”这个却全然不用着力，而无不之神，尤为奇绝。行者一把揪住耳躲，轮拳骂道：“你这个淫心不断的夯货！说那甚胡话！”

正吵闹间，只见驢丞来报道：“圣上有旨，差官来请三位圣僧。”八戒道：“端的请我们为何？”驢丞道：“老神僧幸遇公主娘娘打中绣球，招为驢马，故此差官来请。”行者道：“差官在那里？教他进来。”那官与行者施礼。礼毕，不敢仰视，只管暗念说道：“是鬼，是怪？是雷公，夜叉？”行者道：“那官儿有话不说，为何沉吟？”那官儿慌得战战

兢兢的双手举着圣旨，口里乱道：“我公主有请会亲，我主公会亲有请。”八戒道：“我这里没刑具，不打你。你慢慢说，不要怕。”“精粗”二字却如此写，此所以为奇书。行者道：“莫成道。怕你打？怕你那脸嘴！快收拾，挑担牵马，进朝见师父议事去也。”这正是：

路逢狭道难回避，定教恩爱反为仇。

毕竟不知见了国王有何话说，且听下回分解。

大圣自皈依归正以来，非不日夜用心，惟于众物尚有不到。故于全体自有不明，如何得通？然非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如何得“一旦豁然贯通”？至此道穷绝域，事历有年，谓无不到，诚无不到，谓无不明，诚无不明。此所以有“一旦豁然贯通”也。所以不解之解，方是真解，方是妙解。此所以为会同馆，而有布金寺也。看他层层安顿，字字挑贴，不谓班马而外，又见有此极作。

此书原讲止至善，而至善却由于穷理致知，所以于此先弄出“明”字一层，“极”字一层，然后方转到明新止至善。但是收煞全书，可知题目安顿，或前或后，俱因学问功夫次第，非贸贸而然也。

金乃光明之宝，故寺有布金，神有金刚，国有金城，殿有金銮。面如满月，上弦皎月，以至辨明明性，无处不贴“明”字也。

百脚山乃通衢往来之大道，人生用力之处。此路不通，正翻“用力之不久”。故云芒鞋石头路，不止用了许多力。正见不知费多少鞋，此道方得贯通也。

[1] 替：和，跟。

[2] 头底：底细。

[3] 一望：目力所及的距离。泛指较近的距离。

[4] 檀那：梵语音译，意为布施，也可以指施主。须达多：给孤独长者的名字。

[5] 救拔：拯救，解救。

[6] 突突啾啾：形容连续不断地低声说话。

[7] 驢（rì）：驿站。

[8] 引袋：招文袋。即现在的公文袋。

[9] 嘴巴骨子：下巴骨。借指嘴脸、长相。

[10] 退送：驱逐作祟的鬼神，一般用烧纸的方式。

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乐御花园 一怪空怀情欲喜

院主的花甲多了一周，素娥的岁月正是一周，三藏和诗又是四季一周。鸡兔奔忙，日月轮回，亦是一周。取经的功业，道路将近一周。此五更三点之所以登殿，而大道之所以明也，故曰周堂通利。

有花有果，不可无园，此果已成，此园将收，此御花园之宴有自来也。但此章原关锁两头，总承全部。前自《大学》之道始，后至德将无醉终，以见用力之久，方得造此明境。非仅写本题之意而遂已也。

话表孙行者三人随着宣召官至午门外，黄门官即时传奏宣进。他三个齐齐站定，更不下拜。国王问道：“那三位是圣僧驸马之高徒？姓甚名谁？何方居住？因甚事出家？取何经卷？”行者即近前，意欲上殿，傍有护驾的喝道：“不要走！有甚话，立下奏来。”行者笑道：“我们出家人，得一步就进一步。”下学上达，为学原是这样。随后八戒、沙僧亦俱近前。长老恐他村卤惊驾，便起身叫道：“徒弟呵，陛下问你来因，你即奏上。”行者见他那师父在傍侍立，忍不住大叫一声道：“陛下轻人轻己。既招我师为驸马，如何教他侍立？世间称女婿，谓之贵人，岂有贵人不坐之理？”国王听说，大惊失色。欲退殿，恐失了观瞻，只得硬着胆，教近侍的取绣墩来请唐僧坐了。行者才奏道：

“老孙祖居东胜神（洲）〔州〕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父天母地，石裂吾生。曾拜至人，学成大道。提明《大学》之道，“明”字、“到”字方不背。复转仙乡，啸聚在洞天福地。下海降龙，登山擒兽。无不到。消死名，上生籍，无不明。官拜齐天大圣。写大用更奇。玩赏琼楼，喜游宝阁。会天仙，日日歌欢；居圣境，朝朝快乐。只因乱却蟠桃宴，大反天宫，被佛擒伏，困压在五行山下，饥餐铁弹，渴饮铜汁，五百年理中熏陶，由来久矣。未尝茶饭。发愤忘食，用力未有若是之甚者。幸我师出东土，拜西方，观音教令脱天灾，离大难，皈正在瑜伽门下。旧讳悟空，称名行者。非此力行，如何便得悟？”

国王闻得这般名重，慌得下了龙床，走将来，以御手挽唐长老道：“驸马，也是朕之天缘，得遇你这仙姻仙眷。”三藏满口谢恩，请国王登位。复问：“那位是第二高徒？”八戒掬嘴扬威道：

老猪先世为人，贪欢爱懒。一生混沌，乱性迷心。未识天高地厚，难明海阔山遥。不肯用力，自然知有不到，是以理有不明。正在幽闲之际，忽然遇一真人。半句话，解开业网；两三言，劈破灾门。当时省悟，一旦贯通。立地投师。谨修二八之工夫，敬炼三三之前后。才知用力。行满飞升，得超天府。荷蒙玉帝厚恩，官赐天蓬元帅。管押河兵，其用亦不小。逍遥汉海。只因蟠桃酒醉，戏弄嫦娥。大抵还有不到不明之处。谪官銜，遭贬临凡；错投胎，托生猪像。住福陵山，造恶无边。遇观音，指明善道。皈依佛教，保护唐僧。径往西天，拜求妙典。法讳悟能，称为八戒。叙明履历，正为全神作地。

国王听言，胆战心惊，不敢观觑。这呆子越弄精神，摇着头，掬着嘴，撑起耳躲，呵呵大笑。三藏又怕惊驾，即叱道：“八戒收敛！”方才叉手拱立，假扭斯文。又问：“第三位高徒因甚皈依？”沙和尚合掌道：

老沙原系凡夫，因怕轮回访道。云游海角，【侧批】二地在广东。浪荡天涯。常得衣钵随身，每炼心神在舍。因此虔诚，得逢仙侣。养就孩儿，配缘姹女。工满三千，合和四相^[1]。超天界，拜玄穹，官授卷帘大将，真正大用。侍御凤辇龙车，封号将军。也为蟠桃会上，失手打破玻璃盏，贬在流沙河，人生误事，大抵多因酒色。改头换面，造孽伤生。幸喜菩萨，远游东土。劝我皈依，等候唐朝佛子，往西天求经果正，三层俱转用力，便好实发题面。从立自新，复修大觉。指河为姓，法讳悟净，称名和尚。学问每从静中得悟，得这层便不愁有不到不明之处矣。

国王见说，多惊多喜。喜的是女儿招了活佛，惊的是三个实乃妖神。正在惊喜之间，忽有正台阴阳官奏道：“婚期已定本年本月十二日虽已明矣，然尚未造其极，便留得下章地步。壬子辰良。周堂通利^[2]，三众之表里精粗，全体大用无有不到，亦无有不明者矣。宜配婚姻。”国王道：“今日是何日辰？”阴阳官奏：“今日初八，乃戊申之日，猿猴献果，“果”字紧照“花”字。○火候已到，果将成矣。正宜进贤纳事。”国王大喜，即着当驾官：“打扫御花园奇花异果，园将收矣。馆阁楼亭，且请驸马同三位高徒安歇。待后安排合卺佳筵，着公主匹配。”众等钦遵，国王退朝，多官皆散。不题。

却说三藏师徒们都到御花园，天色渐晚，摆上素膳。八戒喜道：“这一日也该吃饭了。”管办人即将素米饭、面饭等物，整担挑来。那八戒吃了又添，添了又吃，直吃到撑肠拄腹，方才住手。这才是个饱学。少顷，又点上灯，设铺盖，各自归寝。长老见左右无人，却恨责行者，怒声叫道：“悟空！你这猢狲！番番害我。我说只去倒换关文，莫向彩楼前去，你怎么直要引我去看看？如今看得好么！却惹出这般事来，怎生是好？”行者陪笑道：“师父说：‘先母也是抛打绣球，遇旧缘，成其夫妇。’似有慕古之意，慕古正所以感今，笔墨风流，可谓千古绝调。老孙才引你去。又想着那个给孤布金寺长老之言，就此检视真假。适见那皇帝之面，略有些晦暗之色，但只未见公主何如耳。”

长老道：“你见公主便怎的？”行者道：“老孙的火眼金睛，但见面，就认得真假善恶，富贵贫穷，表里精粗，全体大用，悉包之矣。却好施为，辨明邪正。”沙僧与八戒笑道：“哥哥，近日又学得会相面了。”只怕能人相，而不能天相，是为全体一逼。行者道：“相面之士，当我孙子罢了。”三藏喝道：“且休调嘴！只是他如今定要招我，果何处之？”行者道：“且到十二日会喜之时，必定那公主出来参拜父母，等老孙在傍观看。若还是个真女人，你就做了驸马，享用国内之荣华也罢。”三藏闻言，越生嗔怒，骂道：“好猢狲！你还害我哩！却是悟能说的，我们十节儿，已上了九节七八分了，下语俱有分寸。你还把热舌头舔我。快早夹着，你休开那臭口！再若无礼，我就念起咒来，教你了当不得。”行者听说念咒，慌得跪在面前道：“莫念，莫念。若是真女人，待拜堂时，我们一齐大闹皇宫，领你去也。”师徒说话，不觉早已入更。正是：

沉沉宫漏，荫荫花香。绣户垂珠箔，闲庭绝火光。秋千索冷空留影，羌笛声残静四方。绕屋有花笼月灿，隔空无树显星芒。杜鹃啼歇，蝴蝶梦长。银汉横天宇，白云归故乡。正是离人情切处，风摇嫩柳更凄凉。

八戒道：“师父，夜深了，有事明早再议，且睡，且睡。”【侧批】不睡如何得觉？师徒们果然安歇一宵。

早又金鸡唱晓，国王即登殿设朝，但见：

宫殿开轩紫气高，风吹御乐透青霄。云移豹尾旌旗动，日射螭头玉佩摇。香雾细添宫柳绿，露珠微润苑花娇。山呼舞蹈千官列，海晏河清一统朝。

众文武百官朝罢，又宣光禄寺安排十二日会喜佳筵。今日且整春罍，请驸马在御花园中款玩。分（仗）〔付〕仪制司，领三位贤亲去会同馆少坐，着光禄寺安排三席素宴去彼奉陪。两处俱着教坊司奏乐，伏侍赏春景，消迟日也。八戒闻得，应声道：“陛下，我师徒自相会，更无一刻相离。今日既在御花园饮宴，带我们去耍两日，好教师父替你家做驸马。不然，这个买卖生意弄不成。”淡淡一笔，无不到之神自动。那国王见他丑陋，说话粗俗，又见他扭头捏颈，掬嘴巴，摇耳躲，即像有些风气，犹恐搅破亲事，只得依从。便教：“在永镇华夷阁里，安排二席，我与驸马同坐；留春亭上安排三席，请三位别坐。恐他师徒们坐次不便。”那呆子才朝上唱个喏，叫声“多谢”！各各而退。又传旨，教内宫官排宴，着三宫六院后妃与公主上头，就为添妆饽子⁴，以待十二日佳配。

将有巳时前后，那国王排驾，请唐僧都到御花园内观看。好去处：

径铺彩石，槛凿雕栏。径铺彩石，径边石畔长奇葩；槛凿雕栏，槛外栏中生异卉。夭桃迷翡翠，嫩柳闪黄鹂。步觉幽香来袖满，行沾清味上衣多。凤台龙沼，竹阁松轩。凤台之上，吹箫引凤来仪；龙沼之间，养鱼化龙而去。竹阁有诗，费尽推敲裁白雪；松轩文集，考成珠玉注青编。假山卷石翠，曲水碧波深。牡丹亭，蔷薇架，叠锦铺绒；茉莉槛，海棠畦，堆霞砌玉。芍药异香，蜀葵奇艳。白梨红杏斗芳菲，紫蕙金萱争烂熳。丽春花、木笔花、杜鹃花，夭夭灼灼；含笑花、凤仙花、玉簪花，战战巍巍。一处处红透胭脂润，一丛丛芳浓锦绣围。更喜东风回白日，满园娇媚逞光辉。

一行君王几位，观之良久。早有仪制司官邀请行者三人入留春亭，表里精粗，无不到矣。国王携唐僧上华夷阁，各自饮宴。那歌舞吹弹，铺张陈设，真是：

峥嵘闾阖曙光生，凤阁龙楼瑞霭横。春色细铺花草绣，天光遥射锦袍明。笙歌缭绕如仙宴，杯斝飞传玉液清。君悦臣欢同玩赏，华夷永镇世康宁。

此时长老见那国王敬重，将要大用，安得不敬？无计可奈，只得勉强随喜，诚是外喜而内忧也。坐间，见壁上挂着四面金屏，屏上画着春夏秋冬四景，乃全体也。皆有题咏，皆是翰林名士之诗。

《春景诗》曰：

周天一气转洪钧^[5]，大地熙熙万象新。桃李争妍花烂漫，燕来画栋叠香尘。

《夏景诗》曰：

薰风拂拂思迟迟，宫院榴葵映日辉。玉笛音调惊午梦，芰荷香散到庭帏。

《秋景诗》曰：

金井梧桐一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燕知社日辞巢去^[6]，雁折芦花过别乡。

《冬景诗》曰：

天雨飞云暗淡寒，朔风吹雪积千山。深宫自有红炉暖，报道梅开玉满栏。

那国王见唐僧恣意看诗，便道：“驸马喜玩诗中之味，必定善于吟哦。如不吝珠玉，请依韵各和一首如何？”长老是个对景忘情，明心见性之意，见国王钦重，命和前韵，他不觉忽谈一句道：“日暖冰消大地钧。”国王大喜，即召侍卫官：“取文房四宝，请驸马和完录下，俟朕缓缓味之。”长老忻然不辞，举笔而和。

《和春景诗》曰：

日暖冰消大地钧，御园花卉又更新。和风膏雨民沾泽，海晏河清绝俗尘。

《和夏景诗》曰：

斗指南方白昼迟，槐云榴火斗光辉。黄鹂紫燕啼宫柳，巧转双声入绛帏。

《和秋景诗》曰：

香飘橘绿与橙黄，松柏青青喜降霜。篱菊半开攒锦绣，笙歌韵彻水云乡。

《和冬景诗》曰：

瑞雪初（晴）〔晴〕气味寒，奇峰巧石玉团山。炉烧兽炭煨酥酪，袖手高歌倚翠栏。一年四季，天地各有自然之妙，人能知此，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国王见和大喜，称唱道：“好个‘袖手高歌倚翠栏’！”遂命教坊司以新诗奏乐，尽日而散。

行者三人在留春亭，亦尽受用，各饮了几杯，也都有些酣意。正欲去寻长老，只见长老已同国王在一阁。八戒呆性发作，应声叫道：“好快活！好自在！今日也受用这一下了，却该趁饱儿睡觉去也！”沙僧笑道：“二哥忒没修养，这气饱饫，如何睡觉？”黄氏曰：此章原是梦觉关。八戒道：“你那里知。俗语云：吃了饭儿不挺尸，肚里没板脂哩。”粗俗异常。唐僧与国王相别，只谨言，只谨言。既至亭内，嗔责他三人道：“汝等越发村了！这是甚么去处，只管大呼小叫。倘或恼着国王，却不被他伤害性命？”八戒道：“没事，没事。我们与他亲家礼道的，他便不好生怪。常言道：‘打不断的亲，骂不断的邻。’大家耍子，怕他怎的？”长老叱道，教：“拿过呆子来，打他二十禅杖！”行者果一把揪翻，长老举杖就打。呆子喊叫道：“驸马爷爷！饶罪！饶罪！”傍有陪宴官劝住。呆子爬将起来，突突嚷嚷的道：“好贵人！好驸马！亲还未成，就行起王法来了。”“大用”二字如此写来，殊令人奇绝。行者侮着他嘴道：“莫胡说，莫胡说，快早睡去！”他们又在留春亭住了一宿。

到明早，依旧宴乐，不觉乐了三四日，正值十二日佳辰。有光禄寺三部各官回奏道：“臣等自八日奉旨，驸马府已修完，专等妆奁铺设。合卺宴亦已完备，荤素共五百馀席。”国王心喜，欲请驸马赴席。忽有内宫官对御前启奏道：“万岁，正宫娘娘有请。”国王遂退入内宫，只见那三宫皇后、六院嫔妃引领着公主，都在昭阳宫谈笑。真个是花团锦簇，那一片富丽妖娆，真胜似天堂月殿，有《喜会佳姻》新词四首为证：

《喜词》云：

喜！喜，喜！忻然，乐矣！结婚姻，恩爱美。巧样宫妆，嫦娥怎比！龙钗与凤钗，艳艳飞金缕。樱唇皓齿朱颜，袅娜如花轻体。锦重重五彩丛中，香拂拂千金队里。《一七令》。

《会词》云：

会！会，会！妖娆，娇媚。赛毛嫱，欺楚妹。倾国倾城，比花比玉。妆饰更新妍，钗环多艳丽。兰心蕙性清高，粉脸冰肌荣贵。黛眉一线远山微，窈窕嫋嫋攒锦队^[4]。

《佳词》云：

佳！佳，佳！玉女，仙娃。深可爱，实堪夸。异香馥郁，脂粉交加。天台福地远，怎似国王家。笑语纷然娇态，笙歌缭绕喧哗。花堆锦砌千般美，看遍人间怎若他！

《姻词》云：

姻！姻，姻！兰麝，香喷。仙子阵，美人群。嫔妃换彩，公主妆新。云鬓堆鸦（壁）〔髻〕，霓裳压凤裙。一派仙音嘹亮，两行朱紫缤纷。当年曾结乘鸾信，今朝幸喜会佳姻。

却说国王驾到，那后妃引着公主并彩女宫娥都来迎接。国王喜孜孜进了昭阳宫坐下，后妃等朝拜毕，国王道：“公主贤女，自初八日结彩抛球，幸遇圣僧，想是心愿已足。各衙门官又能体朕心，各项事俱已完备。今日正是佳期，可早赴合卺之宴，不要错过时辰。”那公主走近前，倒身下拜，奏道：“父王，乞赦小女万千之罪，有一言启奏。这几日，闻得宫官传说，唐圣僧有三个徒弟，他生得十分丑恶，小女不敢见他，恐见时必生恐惧。万望父王将他发放出城方好，不致惊伤弱体，反为祸害也。”国王道：“孩儿不说，朕几乎忘了，果然生得有些丑恶。连日教他在御花园里留春亭管待，趁今日就上殿，打发他关文，教他出城，却好会宴。”人每择其精者大者，而遂遗其粗者小者。不知物有不到，心亦有不明也。公主叩头谢了恩。

国王即出驾上殿，传旨请驸马共他三位。原来那唐僧捏指头儿算日子，熬至十二日，天未明，就与他三人计较道：“今日却是十二了，这事如何区处？”行者道：“那国王我已识得，他有些晦气，还未沾身，不为大害；但只不得公主见面，若得出来，老孙一觑，就知真假，方才动作。你只管放心。他如今一定来请，打发我等出城，你自应承莫怕。我闪闪身儿，就来紧紧随护你也。”师徒们正讲，果见当驾官同仪制司来请。行者笑道：“去来，去来！必定是与我们送行，好留师父会合。”八戒道：“送行必定有千百两黄金白银，我们也好买些人事^[8]，回去到我那

丈人家，也再会亲耍子儿去耶！”沙僧道：“二哥，钳着口，休乱说！只凭大哥主张。”遂此将行李马匹，俱随那些官到于丹墀下。

国王见了，教请行者三位近前，道：“汝等将关文拿上来，朕当用宝花押，交付汝等，外多备盘缠，送你三位早去灵山见佛。若取经回来，还有重谢。【侧批】此心尚有不明，如何便能造其极？留驸马在此，勿得悬念。”只用得一个，其余概不用矣。行者称谢。遂教沙僧取出关文递上。国王看了，即用了印，押了花字，又取黄金十锭，白金二十锭，聊达亲礼。八戒原来财色心重，即去接了。行者朝上唱个喏

道：“聒噪！聒噪！”便转身要走，慌得个三藏一毂辘爬起，扯住行者，咬响牙根道：“你们都不顾我就去了？”行者把手捏着三藏手掌，丢个眼色，道：“你在这里宽怀欢会，我等取了经，回来看你。”那长老似信不信的，不肯放手。是为“到”字、“明”字一逼。多官都看见，以为实是相别而去。早见国王又请驸马上殿，着多官送三位出城。长老只得放了手，上殿。

行者三人同众出了朝门，各自相别。八戒道：“我们当真的走哩？”行者不言语，只管走。至驢中，驢丞接入，看茶摆饭。行者对八戒、沙僧道：“你两个只在此，切莫出头。但驢丞问甚么事情，且含糊答应，莫与我说话。我保师父去也。”

好大圣！拔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即变作本身模样，与八戒、沙僧同在驢内，真身却幌的跳在半空，变作一个蜜蜂儿，但见：

翅黄口甜尾利，随风飘舞颠狂。最能摘蕊与偷香，度柳穿花摇荡。辛苦几番淘染，飞来飞去空忙。酿成浓美自何尝，只好留存名状。

你看他轻轻的飞入朝中，观见那唐僧在国王左边绣墩上坐着，愁眉不展，心存焦躁，物有不到，自然心有不明。竟飞至他毗卢帽上，悄悄的爬及耳边，叫道：“师父，我来了。暗里用心，何愁不到，那怕不明。切莫忧愁。”唐僧听见，始觉心宽。不一时，宫官来请道：“万岁，合卺嘉筵已排设在鵲宫。娘娘与公主俱在宫伺候，专请万岁同贵人会亲也。”国王喜之不尽，道：“同驸马进宫而去。”正是那：

邪主爱花花作祸，禅心动念念生愁。

毕竟不知唐僧在内宫怎生解脱，且听下回分解。

此乃一大理题，最深最细。即时艺已不易，而况传奇以演其义，则有更难者。篇中题出路经十万里，时历十四年，正见其用力之久。鸡鸣关是写一旦，蜈蚣精反扣贯通，合同馆虚笼无不到，布金寺紧贴无不明。论古谈因一段是起，朝王遇偶一节是承，镜花水月，昭然明亮，真令人有赏识无穷之致也。《心经》即是吾心，众僧即是众物；丑俊分贴精粗，駉马实发大用。男女居室，表里分明；一年四季，全体悉备。故曰周堂通利，以转无不到，而亦无不明也。

和尚娶亲，已是奇文；再看周堂图，更为奇事。大月小月，于徒弟却是不妨；左数右数，喜爹娘更为无碍。禅堂交拜，恍然似观音出现；方丈合卺，尽道是铁树开花。脱帽露顶，明月光映菩提树；解衣宽带，芙蓉架摆葫芦丝。灯月交辉，有如童子拜观音；莲花并蒂，无非婆心渡佛子。鸳鸯交颈，好似乌鸦抱蛋；颠鸾倒凤，不啻狮子抛球。天假良缘，从今不用夕阳会；方便第一，以后免敲月下门。急狼狼，莽和尚好似渴驴奔井；喜孜孜，笑罗汉真是极乐世界。玩月赏花，悟道已彻阴阳趣；击杵摇铃，唱和不觉五更钟。只说山寺日高僧不起，谁知醉卧花间扶不归。

[1] 四相：佛教以离、合、违、顺为四相。

[2] 周堂：阴阳家语。指宜于办理婚丧事的吉日。

[3] 了当：承受，承担。

[4] 饌（nuǎn）子：嫁女之后馈赠亲友的食品或酒宴。

[5] 洪钧：指天。

[6] 社日：古时祭祀土神的日子，一般在立春、立秋后第五个戊日。此当指立秋后的社日。

[7] 嫵媚（rǎn）：娇媚柔美。

[8] 人事：指赠送的礼物。

第九十五回

假合形体擒玉兔 真阴归正会灵元

有谓：月中若无丹桂，玉兔岂不更明？或辩之曰：譬如人目，若无瞳子，则必不明。二意并佳，引用绝妙。但此原作无不明之文，非讲无不明之书，所以无中生有，不妨恁意挥发，而玉兔之擒，有以也夫。

迎公主一段，以见“表里精粗无不到”；述太阴一段，则“全体大用无不明”；敕封宝华，道无阻隔，“一旦豁然贯通”矣。周堂通利是一转，收回玉兔是一合。理明辞畅，痛快人心，不求奇而已无不奇矣。

却说那唐僧忧忧愁愁，随着国王至后宫，只听得鼓乐喧天，随闻得异香扑鼻，低着头，不敢仰视。行者暗里忻然，丁在那毗卢帽顶上，运神光，睁火眼金睛观看，又只见那两班彩女，摆列的似蕊宫仙府，胜强似锦帐春风。真个是：

娉婷袅娜，玉质冰肌。一双双，娇欺楚女；一对对，美赛西施。云髻高盘飞彩凤，娥眉微显远山低。笙簧雅奏，箫鼓频吹。宫商角徵羽，抑扬高下齐。清歌妙舞常堪爱，锦砌花团色色怡。

行者见师父全不动念，已有明机，不为阴私所蔽。暗自里咂嘴夸称道：“好和尚！好和尚！身居锦绣心无爱，足步琼瑶意不迷。”

少时，皇后嫔妃簇拥着公主出鹄鹊宫，一齐迎接，都道声：“我王万岁，万万岁！”慌的个长老战战兢兢，莫知所措。行者早已知识，见那公主头顶上微露出一一点妖氛，却也不十分凶恶。即忙爬近耳边，叫道：“师父，公主是个假的。”长老道：“是假的，却如何放他现相？”行者道：“使出法身，就此拿他也。”长老道：“不可，不可。恐惊了主驾。且待君后退散，再使法力。”

那行者一生性急，那里容得！大咤一声，现了本相，赶上前，揪住公主骂道：“好孽畜！你在这里弄假成真，只在此这等受用也尽勾了，

心尚不足，还要骗我师父，破他的真阳，遂你的淫性哩！”唬得那国王呆呆睁睁，后妃跌跌爬爬，宫娥彩女无一个不东躲西藏，各顾性命，好便似：

春风荡荡，秋气潇潇。春风荡荡过园林，千花摆动；秋气潇潇来径苑，万叶飘摇。刮折牡丹欹槛下，吹歪芍药卧栏边。沼岸芙蓉乱撼，台基菊蕊铺堆。海棠无力倒尘埃，玫瑰有香眠野境。春风吹折芰荷亭，冬雪压歪梅嫩蕊。石榴花瓣，乱落在内院东西；岸柳枝条，斜垂在皇宫南北。好花风雨一宵狂，无数残红铺地锦。

三藏一发慌了手脚，战兢兢抱住国王，只叫：“陛下，莫怕，莫怕！此是我顽徒使法力，辨真假也。”

却说那妖精见事不谐，挣脱了手，解剥了衣裳，摔落了钗环首饰，即跑到御花园土地庙里，取出一条碓嘴样的短棍，棍也而短，可怪也矣。急转身来乱打行者。行者随即跟来，使铁棒劈面相迎。他两个吆吆喝喝，就在花园内斗起。后却大显神通，各驾云雾，杀在空中，这一场：

金箍铁棒有名声，碓嘴短棍无人识。一个因取真经到此方，一个为爱奇花来住迹。那怪久知唐圣僧，要来配合元精液。旧年摄去真宫主，变作人身钦爱惜。今逢大圣认妖氛，救援活命分虚实。短棍行凶着顶丢，铁棒施威迎面击。喧喧嚷嚷两相持，云雾满天遮白日。

他两个杀在半空赌斗，吓得那满城中百姓心慌，尽朝里多官胆怕。长老扶着国王，只叫：“休惊！请劝娘娘与众等莫怕。你公主是个假作真形的，等我徒弟拿住他，方知好歹也。”那些妃子有胆大的，把那衣服、钗环拿与皇后看了，道：“这是公主穿的、戴的，今都丢下，精着身子，与那和尚在天上争打，必定是个妖邪。”此时国王、后妃人等才正了性，望空仰视。不题。

却说那妖精与大圣斗经半日，不分胜败。理欲交战，全在心上用力。行者把棒丢起，叫一声“变”！就以一变十，以十变百，以百变千，半天里好似蛇游鳞搅，乱打妖邪。妖邪慌了手脚，化道清风，即奔碧空之上逃走。行者念声咒语，将铁棒收做一根，纵祥光一直赶来。将近西天门，望见那旌旗烟灼，行者厉声高叫道：“把天门的，挡住妖精，不要放他走了！”真个那天门上有护国天王帅领着庞、刘、苟、毕四大元帅，各展兵器拦阻。妖邪不能前进，急回头，使短棍又与行者相持。

这大圣轮铁棒，仔细迎着看时，见那短棍儿一头樊⁴，一头细，却似舂碓臼的杵头模样，叱咤一声，喝道：“孽畜！你拿的是甚么器械？敢与老孙抵敌！快早降伏，免得这一棒打碎你的天灵！”那妖邪咬着牙道：“你也不知我这兵器。听我道：

仙根是段羊脂玉，磨琢成形不计年。混沌开时吾已得，洪蒙判处我当先。源流非比凡间物，本性生来在上天。一体金光和四相，五行瑞气合三元。随吾久住蟾宫内，伴我常居桂殿边。因为爱花垂世境，故来天竺假婵娟。与君共乐无他意，欲配唐僧了宿缘。你怎欺心破佳偶，死寻赶战逞凶顽。这般器械名头大，在你金箍棒子前。广寒宫里捣药杵，打人一下命归泉。”

行者闻说，呵呵冷笑道：“好孽畜阿！你既住在蟾宫之内，就不知老孙的手段？你还敢在此支吾！快早现相降伏，饶你性命！”那怪道：“我认得你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弼马温，理当让你。但只是破人亲事，如杀父母之仇，故此情理不甘，要打你欺天罔上的弼马温！”那大圣恼得是“弼马温”三字。他听得此言，心中大怒，举铁棒劈面就打。那妖邪轮杵来迎。就于西天门前，发狠相持，这一场：

金箍棒，捣药杵，两般仙器真堪比。那个为结婚姻降世间，这个因保唐僧到这里。原来是国王没正经，爱花引得妖邪喜。致使如今恨苦争，两家都把顽心起。一冲一撞赌输赢，劓言劓语齐斗嘴。药杵英雄世罕稀，铁棒神威还更美。金光湛湛幌天门，彩雾辉辉连地里。来往战经十数回，妖邪力弱难搪抵。

那妖精与行者又斗了十数回，见行者的棒势紧密，料难取胜，虚丢一杵，将身幌一幌，金光万道，径奔正南上败走。物自然不胜理。大圣随后追袭，忽至一座大山，妖精按金光，钻入山洞，寂然不见。又恐他遁身回国，暗害唐僧，他认了这山的规模，返云头径转国内。

此时有申时矣，那国王正扯着三藏，战战兢兢，只叫：“圣僧救我！”那些嫔妃、皇后也正惶惶。只见大圣自云端里落将下来，叫道：“师父，我来也！”三藏道：“悟空立住，不可惊了主躬。我问你假公主之事，端的如何？”行者立于鹄鹄宫外，叉手当胸道：“假公主是个妖邪。初时与他打了半日，他战不过我，化道清风径往天门上跑，是我吆喝天神挡住。他现了相，又与我斗到十数合，又将身化作金光，败回正南上一座山上。我急追至山，无处寻觅，恐怕他来此害你，特地回顾。”国王听说，扯着唐僧问道：“既然假公主是个妖邪，我真公主在于

何处？”行者应声道：“待我拿住假公主，你那真公主自然来也。”此时力有未到，如何便得来？

那后妃等闻得此言，都解了恐惧，一个个上前拜告道：“望圣僧救得我真公主来，分了明暗，必当重谢。”行者道：“此间不是我们说话处，请陛下与我师出宫上殿，娘娘等各转回宫，召我师弟八戒、沙僧来保护师父，我却好去降妖。一则分了内外，表里。二则免我悬挂。谨当辨明，以表我一场心力。”点明心力，更为紧要。国王依言，感谢不已，遂与唐僧携手出宫，径至殿上，众宫妃各各回宫。一壁厢教备素膳，一壁厢召八戒、沙僧。须臾间，二人早至。行者备言前事，教他两个用心护持。这大圣纵筋斗云，飞空而去。那殿前多官，一个个望空礼拜。不题。

孙大圣径至正南方那座山上寻找。原来那妖邪败了阵，到此山，钻入窝中，将门儿使石块挡塞，虚怯怯藏隐不出。物欲潜藏，心无所蔽，用力之功也。行者寻一会，不见动静，心甚焦恼，捻着诀，念动真言，唤出那山中土地、山神审问。少时，二神至了，叩头道：“不知，不知，反吊下意。知当远接，万望恕罪！”行者道：“我且不打你。我问你，这山叫做甚么名字？此处有多少妖精？从实说来，饶你罪过。”二神告道：“大圣，此山唤做毛颖山。兔子乡也。山中只有三处兔穴，亘古至今，没甚妖精，乃五环之福地也。五行相生相克，故曰“五环”。大圣要寻妖精，还是西天路上去有。”若说兔子，东天更不少。行者道：“老孙到了西天天竺国，那国王有个公主，被个妖精掇去，抛在荒野，他就变做公主模样，戏哄国王，结彩楼，抛绣球，欲招驸马。我保唐僧至其楼下，被他有心打着唐僧，欲为配偶，诱取元阳。【侧批】有阴不可无阳，理阴理阳，写大用更妙。是我识破，就于宫中现身捉获，他就脱了衣服、首饰，使一条短棍，唤名捣药杵，与我斗了半日，他就化清风而去。被老孙赶至西天门，又斗有十数合，他料不能胜，复化金光逃至此处，如何不见？”二神听说，即引行者去那三窟中寻找。始于山脚下窟边看处，亦有几个草兔儿，也惊得走了。

寻至绝顶上窟中穷及三穴，穷之至矣。看时，只见两块大石头将窟门挡住。土地道：“此间必是妖邪赶急钻进去也。”行者即使铁棒，捎开石块，那妖邪果藏在里面，“呼”的一声，就跳将出来，举药杵来打。行者轮起铁棒架住。唬得那山神倒退，土地忙奔。那妖邪口里嚷嚷突突的骂着山神、土地道：“谁教你引着他往这里来找寻？”他支支撑撑的抵着铁棒，且战且退，奔至空中。

正在危急之际，却又天色晚了。这行者愈发狠性，下切手，恨不得一棒打杀。忽听得九霄碧汉之间，有人叫道：“大圣莫动手！莫动手！棍下留情！”行者回头看时，原来是太阴星君，后带着姮娥仙子，降彩云到于当面，慌得行者收了铁棒，躬身施礼道：“老太阴，往那里去？老孙失回避了。”太阴道：“与你对敌的这个妖邪，是我广寒宫捣玄霜仙药之玉兔。妙写“明”字，而与白兔无异。他私自偷开玉关金锁，走出宫来，此力要常用，岂可一刻间断？经今一载。我算他目下有伤命之灾，用力未到，便要假作明通，真正该死。特来救他性命。望大圣看老身饶他罢。”行者喏喏连声，只道：“不敢，不敢。怪道他会使捣药杵！捣的定是夜明沙、明心散，其用力由来已久。原来是个玉兔儿。老太阴不知，他摄藏了天竺国王之公主，却又假合真形，欲破我圣僧师父之元阳。其情其罪，其实何甘，此句要细味。怎么便可轻恕饶他？”太阴道：“你亦不知，正挑下意。那国王之公主，也不是凡人，原是蟾宫中之素娥。十八年前，他曾把玉兔儿打了一掌，却就思凡下界。一灵之光，顿下“灵”字。遂投胎于国王正宫皇后之腹，当时得以降生。这玉兔儿怀那一掌之仇，其恨亦久。故于旧年私走出宫，抛素娥于荒野。但只是不该欲配唐僧，此罪真不可逭。幸汝留心，识破真假，非明何以有此。却也未曾伤损你师。万望看我面上，恕他之罪，我收他去也。”行者笑道：“既有这些因果，老孙也不敢抗违。但只是你收了玉兔儿，恐那国王不信，敢烦太阴君同众仙妹将玉兔儿拿到那厢，对国王明证明证。一则显老孙之手段，二来说那素娥下降之因由，然后着那国王取素娥公主之身，以见显报之意也。”太阴君信其言，用手指定妖邪，喝道：“那孽畜！还不归正同来！”玉兔儿打个滚，现了原身，真个是：

缺唇尖齿，长耳稀须。团身一块毛如玉，展足千山蹄若飞。直鼻垂酥，果赛霜华填粉腻；双睛红映，犹欺雪上点胭脂。伏在地，白穰穰一堆素练；伸开腰，白铎铎一架银丝。几番家，吸残清露瑶天晓，捣药长生玉杵奇。

那大圣见了，不胜忻喜，踏云光向前引导。那太阴君领着众姮娥仙子，带着玉兔儿，径转天竺国界。此时正黄昏，看看月上月到天心分外明。到城边，闻得樵楼上擂鼓^[2]，那国王与唐僧尚在殿内，八戒、沙僧与多官都在阶前。方议退朝，只见正南上一片彩霞，光明如昼。众抬头看处，又闻得孙大圣厉声高叫道：“天竺陛下，请出你那皇后、嫔妃看者，这宝幢下，乃月宫【侧批】月乃德也。太阴星君；两边的仙妹，是月里嫦娥；这个玉兔儿，却是你家的假公主，今现真相也。”那国王急召皇后、妃嫔与宫娥彩女等众，朝天礼拜，他和唐僧及多官亦俱望空拜

谢。满城中，各家各户，也无一人不设香案，叩头念佛。正此观看处，猪八戒动了欲心，忍不住跳在空中，素娥思凡下界，八戒动火，又想上天。把霓裳仙子抱住道：“姐姐，我与你是旧相识，尝言‘西出阳关无故人’，不谓西天路上还有旧识，何八戒之识人多也。【侧批】明本人之故有，故云旧识。我和你耍子儿去也。”行者上前揪着八戒，打了两掌，骂道：“你这个村泼呆子！此是甚么去处，敢动淫心！”八戒道：“拉闲散闷^④，耍子而已！”那太阴君令转仙幢，与众嫦娥收回玉兔，径上月宫而去。行者把八戒揪落尘埃。

这国王在殿上谢了行者，又问前因道：“多感神僧大法力，捉了假公主。朕之真公主，却在何处所也？”行者道：“你那真公主也不是凡胎，就是月宫里素娥仙子。因十八年前，他将玉兔儿打了一掌，就思凡下界，投胎在你正宫腹内，生下身来。那玉兔儿怀恨前仇，所以于旧年间偷开玉关金锁，走下来，把素娥摄抛荒野，他却变形哄你。这段因果，是太阴君亲口才与我说的。今日既去其假者，明日请御驾去寻其真者。”国王闻说，又心意惭惶，止不住腮边流泪道：“孩儿！我自幼登基，虽城门也不曾出去，却教我那里去寻你也！”此时已明，只是不能贯通。行者笑道：“不须烦恼。你公主现在给孤布金寺里妆风。今且各散，到天明，我还你个真公主便了。”众官拜伏，奏道：“我王且心宽。这几位神僧乃腾云驾雾之佛，必知未来过去之因由。明日烦神僧同去一寻，便知端的。”国王依言，即请至留春亭，摆斋安歇。此时已近二更。正是那：

铜壶壶漏月华明，金铎叮嚀风送声。杜宇正啼春去半，花落无路近三更。御园寂寞秋千影，碧落空浮银汉横。三市六街无客走，一天星斗夜光晴。

当夜各寝。不题。

这一夜，国王退了妖气，陡长精神，至五更三点，【侧批】十三日。复出临朝。朝毕，命请唐僧四众，议寻公主。长老随至朝上行礼，大圣三人一同打个问讯，国王欠身道：“昨所云公主孩儿，敢烦神僧为一寻救。”长老道：“贫僧前日自东来，行至天晚，见一座给孤布金寺，特进求宿，幸那寺僧相待。当晚斋罢，步月闲行，行至布金旧园观看基址，忽闻悲声入耳，询问其由。本寺一老僧，年已百岁之外，他屏退左右，方说道：‘悲声者，乃旧年春深时，我正明性月，忽然一阵风生，就有悲怨之声。下榻到祇园基上看处，乃是一个女子。询问其故，那女子道：‘我是天竺国国王公主。因为夜间玩月观花，被风刮至于

此。”那老僧多知人礼，即将公主锁在一间僻静房中，惟恐本寺顽僧污染，只说：‘是妖精，被我锁住。’公主识得此意，日间胡言乱语，讨些茶饭吃了；夜深无人处，思量父母悲啼。那老僧也曾来国打听几番，见公主在宫无恙，所以不敢声言举奏。因见我徒弟有些神通，那老僧千叮万嘱，教贫僧到此查访。不期他原是蟾宫玉兔为妖，假合真形，变作公主模样。他却又有心要破我元阳，幸亏我徒弟施威显法，认出真假。今已被太阴星收去，贤公主见在布金寺妆风也。”国王见说此详细，放声大哭。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侧批】一段疑团方才打通。早惊动三宫六院，都来问及前因，无一人不痛哭者。

良久，国王又问：“布金寺离城多远？”三藏道：“只有六十里路。”国王遂传旨：“着东西二宫守殿，掌朝太师卫国。朕同正宫皇后帅多官、四神僧去寺取公主也。”当时摆驾，一行出朝。你看那行者就跳在空中，把腰一扭，先到了寺里。众僧慌忙跪接道：“老爷去时，与众步行，今日何从天上下来？”行者笑道：“你那老师在于何处？快叫他出来，排设香案接驾，天竺国王、皇后、多官与我师父都来了。”众僧不解其意，即请出那老僧。老僧见了行者，倒身下拜道：“老爷，公主之事如何？”行者把那假公主抛绣球，欲配唐僧，并赶捉赌斗，与太阴星收去玉兔之言，备陈了一遍。那老僧又磕头拜谢。行者搀起道：“且莫拜，且莫拜，快安排接驾。”众僧才知后房里锁得是个女子，一个个惊喜喜，便都设了香案，摆列山门之外，穿了袈裟，撞起钟鼓等候。不多时，圣驾早到。表里精粗，则无不到矣。果然是：

缤纷瑞蔼满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虹流千载清河海，电绕长春赛禹汤。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润有馀芳。古来长者留遗迹，今喜明君降宝堂。

国王到于山门之外，只见那众僧齐齐整整，俯伏接拜。又见孙行者立在中，国王道：“神僧何先到此？”行者笑道：“老孙把腰略扭一扭儿，就到了。你们怎么就走这半日？”随后唐僧等俱到。长老引驾到于后面房边，那公主还妆风胡说。老僧跪指道：“此房内就是旧年风吹来的公主娘娘。”国王即令开门。随即打开铁锁，开了门，【侧批】不拘不蔽。国王与皇后见了公主，认得形容，无不到则自无不明也。不顾秽污，近前一把搂抱道：“我的受苦的儿阿，你怎么遭这等折磨，在此受罪！”真是父母子女相逢，比他人不同，三人抱头大哭。哭了一会，叙毕离情，即令取香汤，教公主沐浴更衣，【侧批】去其旧染之污。上辇回国。

行者又对国王拱手道：“老孙还有一事奉上。”国王答礼道：“神僧有事分付，朕即从之。”行者道：“他这山名为百脚山，近来说有蜈蚣成精，黑夜伤人，往来行旅，甚为不便。我思蜈蚣惟鸡可以降伏，可选绝大雄鸡千只，撒放山中，除此毒虫。去了蜈蚣，道无阻隔，一旦豁然贯通矣。就将此山名改换改换，赐文一道敕封，就当谢此僧供养公主之恩也。”国王甚喜，领喏。随差官进城取鸡，又改山名为宝华山，仍着工部办料重修，赐与封号，唤做“敕建宝华山文焕天章。给孤布金寺”，把那老僧封为“报国僧官”，永远世袭，赐俸三十六石。吾心用力之功也。僧众谢了恩，送驾回朝。公主入宫，各各相见。安排筵宴，与公主释闷贺喜。后妃母子，复聚首团圞。国王君臣，亦共喜饮宴一宵。不题。

次早，【侧批】十四日。国王传旨，召丹青图下圣僧四众喜容，全体。供养在华夷楼上，表里。又请公主新妆重整，出殿谢唐僧四众救苦之恩。谢毕，唐僧辞王西去。那国王那里肯放，大设佳宴，一连吃了五六日。着实好了呆子，尽力放开肚量受用。国王见他们拜佛心重，苦留不住，【侧批】必定要求至其极，岂止于明而已乎？遂取金银二百锭，宝贝各一盘奉送。师徒们一毫不受。教摆銮驾，请老师父登辇，差官远送。臣民人等，俱各叩谢不尽。又见众僧叩送，俱不忍相别。行者见送者不肯回去，无已，捻诀，往巽地上吹口仙气，一阵暗风【侧批】反煞不明，便为释明安胎。把送的人都迷了眼目，又不见矣。回照起句，已反落下有知。方才得脱身而去。这正是：

沐净恩波归了性，出离金海悟真空。

毕竟不知前路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布金禅寺，圣驾早到，则后妃臣庶无有不到。敕封宝华清光普照，谓无不明，诚无不明。会灵元方悟得这表里精粗，全体大用，而一旦豁然贯通也。

上章金平府已将气禀人欲写完，以下五章收煞前文，发明《大学》明新止至善之意。以无醉作来龙，不知作去路。章法部法照应，丝毫不混。

黄氏曰：此章原为梦觉关，故《封神传》云“金吒智取游魂关”。学者于此必须尽心竭力，日夜攻打二十余年，方才得破。后人于这个关头，每多不肯攻打，如何便得通？未曾久于着力，如何便得一旦豁然贯通？无怪其游游昏昏，常在梦中，而此关之牢不可破也。

灵元即吾心也。吾心有阴不可无阳，有阳不可无阴。男女配合，阴

阳不偏，方可大用。又如月至十二三，其体不全，是以亦有不明；必到十五日，真阴归正，元满不缺，方是个全体。月无不照，以喻心无不明，此所以为真阴归正，会灵元也；而全体大用，悉包之矣。

气禀不拘，人欲不蔽，则自不昏。此明之所由来也。此承上二十五章而言，以结前文明德之意。

此卷以不知而来，以黑暗而去。始于布金寺，终于宝华山。乃一篇“明”字之章法也。可可反落到“知”字，贯下尤为奇异。

吾心之全体，即所以具众理者，大用即所以应万事者，皆因旧染之污，以致玉兔临凡，而明德不明。必也涤尽尘凡，使之不拘不蔽，而吾心之明德，无有不明者矣。

[1] 樊：粗而大。

[2] 樵楼：即谯楼。城门上的瞭望楼。樵，通“谯”。

[3] 拉闲：闲谈。

第九十六回

寇员外喜待高僧 唐长老不贪富贵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富之一字，招灾惹祸，为人一生之大害。不贪者尚不免于牢狱，贪者必不免于性命。人能跳出这一个字，便是灵山的胜境，极乐的场中。寇洪者，实言洪寇也。前以刘洪为魔难之始，此以寇洪为魔难之终。前伏后应，此乃一部书的大章法，前后的大关锁。

如来咫尺，不去灵山见佛，却要在家斋僧。况二十余年尚未斋得一个好人，则平日之养奸济恶不言而已喻。可知斋僧原非穷理作善，不过夸多斗美，以博一好名耳，岂不空接此物，而有负其理也。但人到万恶滔天，物欲多累之际，每作此想。是以予书五台山，秘魔崖云，与其外善，不如内善，与其好善，不如行善，与其学好不如不作恶，此佛之真言也。十方一切过往大众，谨记谨记。

“寇员外”三字，总擒“物”字。铜台府以见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地灵县以见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做圆满正是其理有未穷，告谎状足见其知有不尽。走过的路，无非是已知的事。字字贴切，句句分疏，逐次读来，真令人有拍案称奇之快。

色色原无色，空空亦非空。静喧语默本来同，梦里何劳说梦。

有用用中无用，无功功里施功。还如果熟自然红，莫问如何修种。

话表唐僧师众使法力阻住那布金寺僧，僧见黑风过处，不见他师徒，黑洞洞地莫知所之，只扣题面，便已反照下“明”字。以为活佛临凡，磕头而回。不题。他师徒们西行，正是春尽夏初时节：

清和天气爽，池沼芰荷生。梅逐雨馀熟，麦随风里成。草香花落

处，莺老柳枝轻。江燕携雏习，山鸡哺子鸣。斗南当日永，万物显光明。

说不尽那朝餐暮宿，转涧寻坡。《大学》之道，岂易言也？○是笼“求”字。在那平安路上，行经半月，前边又见一城垣相近。三藏问道：“徒弟，此又是甚么去处？”行者道：“不知，不知。”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此心，偏有不知，反擒绝妙。八戒笑道：“这路是你行过的，怎说不知？反起首句，妙笼已知，极其醒快。却是又有些儿蹊跷，故意推不认得，捉弄我们哩！”行者道：“这呆子，全不察理。察即穷也。这路虽是走过几遍，那时只在九霄空里，驾云而来，驾云而去，何曾落在此地？事不关心，查他做甚？此所以不知。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笼此二句更醒。却有甚蹊跷，又捉弄你也？”说话间，不觉已至边前。

三藏下马，过吊桥，径入门里。长街上，只见廊下坐着两个老儿叙话。三藏叫：“徒弟，你们在那街心里站住，低着头，不要放肆。等我去那廊下问个地方。”行者等果依言立住。长老近前合掌，叫声：“老施主，贫僧问讯了。”那二老正在那里闲讲闲论，说甚么兴衰得失，谁圣谁贤，当时的英雄事业，而今安在，此理之至大者。○是笼已知之理，而益穷之意。诚可谓大叹息。忽听得道声问讯，随答礼道：“长老有何话说？”三藏道：“贫僧乃远方来拜佛祖的。适到宝方，不知是甚地名？那里有向善的人家，化斋一顿？”老者道：“我敝处是铜台府，度量以铜，故曰‘铜台’。盖即观星台、量天尺、浑天仪等。事紧扣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以求至乎其极，不使丝毫有错。承上真阴归正而来。府后有一县，叫做地灵县。人为万物之灵，其心莫不有知。长老若要吃斋，不须募化，过此牌坊，南北街坐西向东者，有一个虎坐门楼，是岂好善之所在。○已为牢狱伏线，○虎又视也，是点‘穷’字。乃是寇员外家。寇物之盛多也，其富可知。他们门前有个‘万僧不阻’之牌。人不异于己，则物亦犹乎，人僧至于万，所谓天下之物也。似你这远方僧，尽着受用。去，去，去！莫打断我们的话头。”

三藏谢了，转身对行者道：“此处乃铜台府地灵县。那二老道过此牌坊，南北街向东虎坐门楼，有个寇员外家，他们门前有个‘万僧不阻’之牌，教我到他家去吃斋哩。”沙僧道：“西方乃佛家之地，真个有斋僧的。此间既是府县，不必照验关文，我们去化些斋吃了，就好走路。”长老与三人缓步长街，又惹得那市口里人都惊惊恐恐，猜猜疑疑的，围绕争看他每相貌。长老分付闭口，只教：“莫放肆，莫放肆。”三

人果低着头，不敢仰视。转过拐角，果见一条南北大街。正行时，见一个虎坐门楼，门里边影壁上挂着一面大牌，书着“万僧不阻”四字。三藏道：“西方佛地，贤者愚者俱无诈伪。物有大小，人有贤愚，而其理则一。那二老说时，我犹不信，至此果如其言。”八戒村野，就要进去。行者道：“呆子且住。待有人出来，问及何如，方好进去。”沙僧道：“大哥说得有理，物有万件，理即有万端，又何止于言也。恐一时不分内外，惹施主烦恼。”在门口歇下马匹行李。

须臾间，有个苍头出来，提着一把秤，一只篮儿。阴曹恶的是小秤，想员外的定大。小亏不吃，又焉望其大舍？○此就物之小者而言之。猛然看见，慌的丢了，倒跑进去报道：“主公，外面有四个异样僧家来也。”那员外拄着拐，正在天井中闲走，口里不住的念佛，正不知念的是那一经。一闻报到，就丢了拐出来迎接，见他四众，也不怕丑恶，只叫：“请进，请进。”三藏谦谦逊逊，一同都入。转过一条巷子，员外引路，至一层房里，说道：“此上手房宇，乃管待老祖佛堂、经堂、斋堂；下手的，是我弟子老小居住。”三藏称赞不已。

却说他四众穿了袈裟拜佛。举步登堂观看，但见那：

香云蔼蔼，烛焰光辉。满堂中锦簇花攒，四下里金铺（经）〔彩〕绚。朱红架，高挂紫金钟；彩漆檠，对设花腔鼓。几对旛，绣成八宝；千尊佛，尽（创）〔钱〕黄金。古铜炉，古铜瓶；雕漆桌，雕漆盒。古铜炉内，常常不断沉檀；古铜瓶中，每有莲花现彩。雕漆桌上五云鲜，雕漆盒中香瓣积。玻璃盏净水澄清，琉璃灯香油明亮。一声金磬，响韵虚徐。真个是：红尘不到赛珍楼，家奉佛堂欺上刹。诸物精良而且齐备，此所以为员外也。

长老净了手，拈了香，叩头拜毕，却转回与员外行礼。员外道：“且住，请到经堂中相见。”又见那：

方台竖柜，玉匣金函。方台竖柜，堆积着无字经文；玉匣金函，收贮着许多简扎。彩漆桌上，有纸墨笔砚，都是些精精致致的文房；椒粉屏前，有书画琴棋；尽些些妙妙玄玄的真趣。放一口轻玉浮金之仙磬，挂一柄披风披月之龙髯。清气令人神气爽，斋心自觉道心闲。徒有其物而并不深究其理，岂不负此灵心而空接此物耶？

长老到此，正欲行礼，那员外又搀住道：“请宽佛衣。”三藏脱了袈裟，才与长老见了，又请行者三人见了，又叫把马喂了，行李安在廊

下，方问起居。三藏道：“贫僧是东土大唐钦差，诣宝方谒灵山见佛祖求真经者，点出“求”字，是位大学者。闻知尊府敬僧，故此拜见，求一斋就行。”员外面生喜色，笑吟吟的道：“弟子贱名寇洪，寇却贼也，洪不遵道也；人不遵道，此六贼之所以生也。读下便见其妙。○与前刘洪紧相应。字大宽，物不止大而且多，故曰“寇员外”。虚度六十四岁。年方八八，尚未至九九，虚挑“极”字，已留得下章地步。自四十岁上，许斋万僧，才做圆满。穷理竟有定数，其不能即凡天下之物可知。今已斋了二十四年，有一簿斋僧的帐目，连日无事，把斋过的僧名算一算，已斋过九千九百九十六员，止少四众，不得圆满。物有未接，理有未穷也。今日可的天降老师四位，圆满万僧之数。请留尊讳，好歹宽住月馀，待做了圆满，物不止于万，若以此为自足，而不复求至其极又可知。弟子着轿马送老师上山。此间到灵山，只有八百里路，苦不远也。”你为何不去，可为不能求至其极者之一验。三藏闻言，十分欢喜，都就权且应承。不题。

他那几个大小家僮，住宅里搬柴打水，取米面素菜，整治斋供，忽惊动员外妈妈，问道：“是那里来的僧，这等上紧？”僮仆道：“才有四位高僧，爹爹问他起居，他说是东土大唐皇帝差来的，往灵山拜佛爷爷。到我们这里，不知有多少路程。爹爹说是天降的，分付我们快整斋供养他也。”那老姬听说也喜，叫丫环：“取衣服来我穿，我也去看看。”僮仆道：“奶奶，只一位看得；那三位看不得，形容丑得狠哩。”老姬道：“汝等不知，但形容丑陋，古怪清奇，必是天人下界。快先去报你爹爹知道。”那僮仆跑至经堂，对员外道：“奶奶来了，要拜见东土老爷哩。”三藏听见，即起身下座。说不了，老姬已至堂前，此物之来前，更要仔细。举目见唐僧相貌轩昂，丰姿英伟。转面见行者三人模样非凡，虽知他是天人下界，却也有几分悚惧，朝上跪拜。三藏急急还礼道：“有劳菩萨错敬。”老姬问员外说道：“四位师父怎不并坐？”八戒掬着嘴道：“我三个是徒弟。”噫！他这一声，就如深山虎啸，那妈妈一发害怕。

正说处，又见一个家僮来报道：“两个叔叔也来了。”三藏急转身看时，原来是两个少年秀才。那秀才走上经堂，对长老倒身下拜。慌得三藏急便还礼，员外上前扯住道：“这是我两个小儿，唤名寇梁、寇栋，在书房里读书方回，是《大学》之始教。未吃午饭。知老师下降，故来拜也。”三藏喜道：“贤哉！贤哉！正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在读书。”二秀才启上父亲道：“这老爷是那里来的？”员外笑道：“来路远哩。南赡部洲东土大唐皇帝钦差到灵山拜佛祖爷爷取经的。”秀才

道：“我看《事林广记》上，穷理致知，原要博闻广见，岂可限定？盖天下只有四大部洲。讲“天下”二字贴切不易。我每这里叫做西牛贺洲，还有个东胜神洲，想南赡部洲至此，不知走了多少年代？”四大部洲只讲得三处，而不知其浅深远近，无怪其八百里，而不能有至也。三藏笑道：“贫僧在路耽阁的日子多，行的日子少，常遭毒魔狠怪，万苦千辛，雪窗萤火，自不必道。甚亏我三个徒弟保护。共计一十四遍寒暑，《大学》之全功也。方得至宝方。”此已不易至，况乎其极。秀才闻言，称奖不尽道：“真是神僧！真是神僧！”说未毕，又有个小的来请道：“斋筵已摆，请老爷进斋。”员外着妈妈与儿子转宅，他却陪四众进斋堂吃斋。那里铺设的齐整，但见：

金漆桌案，黑漆交椅。前面是五色高果，俱巧匠新妆成的时样。第二行，五盘小菜。第三行，五碟水果。第四行，五大盘闲食。般般甜美，件件馨香。素汤米饭，蒸卷馒头，辣辣爨爨热腾腾，尽皆可口，真足充肠。七八个僮仆往来奔奉，四五个庖丁不住手。

你看那上汤的上汤，添饭的添饭，一往一来，真如流星赶月。这猪八戒一口一碗，就是风卷残云。幸是寇来的，还不痛。师徒们尽受用了一顿，长老起身，对员外谢了斋，就欲走路。那员外拦住道：“老师放心住几日儿。常言道：‘起头容易结稍难。’只等我做过了圆满，方敢送程。”三藏见他心诚意恳，没奈何住了。

早经过五七遍朝夕，那员外才请了本处应佛僧二十四员，办做圆满道场。众僧们写作有三四日，选定良辰，开启佛事。他那里与大唐的世情一般，却到也：

大扬旛，铺设金容；齐秉烛，烧香供养。擂鼓敲铙，吹笙捻管。云锣儿横笛音清，也都是尺工字样。打一回，吹一荡，朗言齐语开经藏。先安土地，次请神将。发了文书，拜了佛像。谈一部《孔雀经》，句句消灾障；点一架药师灯，焰焰辉光亮。拜水忏^[1]，解冤愆；讽《华严》，除诽谤。三乘妙法甚精勤，一二沙门皆一样。人物虽异，其理却无不同。

如此做了三昼夜，道场已毕。唐僧想着雷音，一心要去，又相辞谢。员外道：“老师辞别甚急，想是连日佛事冗忙，多致简慢，有见怪之意。”三藏道：“深扰尊府，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言怪？但只当时圣君送我出关，问几时可回，我就误答三年可回。不期在路耽阁，今已十四年矣。原是《大学》，是岂近功浅学之所能为耶？取经未知有无，及回又

得十二三年，岂不违背圣旨？罪何可当！回顾修大会，正为“极”字一照。望老员外让贫僧前去，待取得经回，再造府久住些时，有何不可。”八戒忍不住高叫道：“师父忒也不从人愿，不近人情。老员外大家巨富，许下这等斋僧之愿，今已圆满，又况留得至诚，须住年把，也不妨事，只管要去怎的？放了这等现成好斋不吃，却往人家化募，前头有你甚老爷、老娘家哩^[2]！”长老咄的喝了一声道：“你这夯货！只知好吃，更不管回向之因，正是那槽里吃食，胃里擦痒的畜生！汝等既要贪此嗔痴，明日等我自家去罢。”八戒一开，三藏一合，逼“求”字若现。行者见师父变了脸，即揪住八戒，着头打一顿拳，骂道：“呆子！不知好歹！惹得师父连我们都怪了。”沙僧笑道：“打得好！打得好！只这等不说话，还惹人嫌，且又插嘴。”那呆子气呼呼的立在傍边，再不敢言。员外见他师徒们生恼，只得满面陪笑道：“老师莫焦燥，今日且少宽容，待明日我办些旗鼓，请几个邻里亲戚，送你们起程。”

正讲处，那老妪又出来道：“老师父，既蒙到舍，不必苦辞。今到几日了？”三藏道：“已半月矣。”老妪道：“这半月算我员外的功德，老身也有些针线钱儿，也愿斋老师父半月。”说不了，寇栋兄弟又出来道：“四位老爷，家父斋僧二十余年，更不曾遇着好人。求之秃物，何好人之太难。今幸圆满，四位下降，诚然是蓬屋生辉。学生年幼，不知因果。常闻得有云：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我家父家母各欲献芹者，正是各求得些因果，只怕此果尚生，是为不即物穷理，以求至乎其极者一翻。何必苦辞？就是愚兄弟，也省得有些束修钱儿，也只望供养老爷半月，方才送行。”三藏道：“令堂老菩萨盛情，已不敢领，怎么又承贤昆玉厚爱，决不敢领。今朝定要起身，万勿见罪。不然，久违钦限，罪不容诛矣。”那老妪与二子见他执一不住，便生起恼来道：不识精怪，其事必败。“好意留他，他这等固执要去。要去便就去了罢，只管劳叨甚么！”母子遂抽身进去。

八戒忍不住口，又对唐僧道：“师父，不要拿过了班儿。常言道：‘留得在，落得怪。’我们且住一个月儿，了了他母子的愿心也罢。只管忙怎的？”唐僧又“咄”了一声，喝道——那呆子就自家把嘴打了两下道：“啐！啐！啐！说道莫多话，又做声了！”行者与沙僧款款的笑在一边^[3]。唐僧又怪行者道：“你笑甚么？”即捻诀，要念紧箍咒儿。慌得个行者跪下道：“师父，我不曾笑，我不曾笑。千万莫念！莫念！”员外又见他师徒们渐生烦恼，再也不敢苦留，只叫：“老师不必噪闹，准于明日送行。”遂此出了经堂，分付书办，写了百十个简帖儿，邀请邻里亲戚，明早奉送唐朝老师西行。一壁厢，又叫庖人安排饯行的

筵宴；一壁厢，又叫管办的做二十对彩旗，觅一班吹鼓手乐人，南来寺里请一班和尚，东岳观里请一班道士，限明日巳时，俱要整齐。众执事领命去讫。不多时，天又晚了，吃了晚斋，各归寝处。但见：

几点归鸦过别村，楼头钟鼓远相闻。六街三市人烟静，万户千门灯火昏。月皎风清花弄影，银河惨淡映星辰。子规啼处更深矣，天籁无声大地钧。

当时三四更天气，各管事的家僮尽皆早起，买办各项物件。你看那办筵席的，厨上慌忙；置彩旗的，堂前噪闹；请僧道的，两脚奔波；叫鼓乐的，一声急纵；送简帖的，东走西跑；备轿马的，上呼下应。这半夜，直嚷至天明，将巳时前后，各项俱完，也只是有钱不过。

却表唐僧师徒们早起，又有那一班人供奉。长老分付收拾行李，扣备马匹。呆子听说要走，又努嘴胖唇，唧唧唧唧，只得将衣钵收拾，找启高肩担子。沙僧刷鞞马匹^[4]，套了鞍辔伺候。行者将九环杖递在师父手里，他将通关文牒的引袋儿挂在胸前，只是一齐要走。员外又都请至后面大厂厅内，那里面又铺设了筵宴，比斋堂相待更是不同，但见那：

帘幕高挂，屏围四绕。正中间，挂一幅寿山福海之图；两壁厢，列四轴春夏秋冬之景。龙文鼎内香飘霭，鹄（龟）〔尾〕炉中瑞气生^[5]。看盘簇彩，宝妆花色色鲜明；排桌堆金，狮仙糖齐齐摆列。阶前歌舞按宫商，堂上果肴铺锦绣。素汤素饭甚清奇，香酒香茶多美艳。虽然是百姓之家，却不亚王侯之宅。只听得一片欢声，真个也惊天动地。层层点染“物”字，无不精妙。

长老正与员外作礼，只见家僮来报：“客俱到了。”却是那请来的左邻右舍、妻弟姨兄、姐夫妹丈，又有那些同道的斋公，念佛的善友，一齐都向长老礼拜。拜毕，各各叙坐。只见堂下面鼓瑟吹笙，堂上边弦歌酒宴。这一席盛宴，八戒留心，对沙僧道：“兄弟，放怀放量吃些儿，离了寇家，再没这好丰盛的东西了。”沙僧笑道：“二哥说那里话。常言道：‘珍馐百味，一饱便休。’只有私房路，那有私房肚？”八戒道：“你也忒不济，不济！我这一顿尽饱吃了，就是三日也急忙不饿。”行者听见道：“呆子，莫胀破了肚子，如今要走路哩。”

说不了，日将中矣，长老在上举箸念《谒斋经》。八戒慌了，拿过汤饭来，一口一碗，又丢勾有五六碗，把那馒头饅^餛儿、饼子烧果，没

好没歹的满满笼了两袖，才跟师父起身。长老谢了员外，又谢了众人，一同出门。你看那门外，摆着彩旗宝盖，鼓手乐人。又见那两班僧道方来，员外笑道：“列位来迟，老师去急，不及奉斋，俟回来谢罢。”众等让叙道路，抬轿的抬轿，骑马的骑马，步行的步行，都让长老四众前行。只闻得鼓乐喧天，旗旛蔽日，人烟凑集，车马骈填，都来看寇员外迎送唐僧。这一场富贵，真赛过珠围翠绕，诚不亚锦帐藏春。只言物之丰盛，而下文已伏于此。

那一班僧，打一套佛曲；那一班道，吹一道玄音，物之各有其理如此。俱送出府城之外。行至十里长亭，又设着簞食壶浆，擎杯把盏，相饮而别。那员外犹不忍舍，噙着泪道：“老师取经回来，是必到舍再住几日，以了我寇洪之心。”三藏感之不尽，谢之无已，道：“我若到灵山得见佛祖，首表员外之大德，‘德’字是为下章一吊。回时定踵门叩谢，叩谢！”说说话儿，不觉的又有二三里路。长老恳切拜辞，那员外又放声大哭而转。死亦不肯见佛，反不求至乎其极更醒。这正是：

有愿斋僧归妙觉，无缘得见佛如来。

且不说寇员外送至十里长亭，同众回家。却说他师徒四众，行有四十里之地，天色将晚。长老道：“天晚了，何方借宿？”八戒挑着担，努着嘴道：“放了现成茶饭不吃，清凉瓦屋不住，却要走甚么路！相抢丧踵鬼的。如今天晚，倘下起雨来，却如之何？”三藏骂道：“泼孽畜！又来报怨了！常言道：‘长安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待我们有缘拜了佛祖，取得真经，那时回转大唐，奏过主公，将那御厨里饭，凭你吃上几年，胀死你这孽畜！教你做个饱鬼！”那呆子吓吓的暗笑^[6]，不敢复言。

行者举目遥视，只见大路傍有几间房宇，急请师父道：“那里安歇，那里安歇。”长老至前，见是一座倒塌的牌坊，坊上有一旧扁，扁上有落颜色积尘的四个大字，乃“华光竹院”。长老下了马，道：“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华光火焰，俱照下明德。因剿除毒火鬼王，降了职，化做五显灵官。心属火，烛照五内，原本有知；此时尘垢则不灵，而亦有不知。此间必有庙祝。”遂一齐进去。但见廊房俱倒，不见人影。欲抽身而出，不期天上黑云盖顶，大雨淋漓，没奈何，却在那破房之下，拣遮得风雨处，将身躲避，密密寂寂，不敢高声，恐有妖邪知觉。坐的坐，站的站，苦捱了一夜未睡。咦！真个是：

泰极还生否，乐处又逢悲。

毕竟不知天晓向前去还是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员外之财物丰阜，男女之多，斋僧之广，俱就物上写。盖天下之物理无穷，人心之知识有限。若以一万为至极，而不复有进，此外之物理有未穷，此外之知识自有不尽。是以颠倒错乱，皆此未造其极之故也。

物之大者，其中有一段大理；物之小者，其中亦有一段小理。凡事物之来前，莫不各有一确然不易者，所谓理也。但程子所言万理，极言其众多，乃无定之辞。寇洪所斋万僧，限定其数目，是一定之谓。夫以无穷之物，却以有数穷之，谓为不知不可，说他尽知又不得。此《大学》之教，所以贵造其极也。

心本虚灵之物，故曰灵山。明德原是人心本来固有之理，皆因气禀人欲之故，以致其德不明，必须学以复其本来之初。故要到灵山，见如来，以求取真经，盖即在心上自求也。

“寇”字承上气禀人欲二十五篇而来，有此物欲，身心多累，所以不得上西天，却去寻地狱，反以求至乎其极，绝妙。必打死此贼，扫去尘情，方才得超凡入圣，以至其极。下章脱壳之案，不写而已神跃。

[1] 水忏：佛教经文之一。又叫慈悲水忏。据说是唐代悟达禅师遇异僧，用水替他洗好面疮后，为报恩而作。

[2] 老爷、老娘：外公、外婆。

[3] 欸（xī）欸：犹嘻嘻。笑声。

[4] 刷鞞：又作“刷刨”，刷洗。

[5] 鹊尾炉：长柄香炉。

[6] 吓（xià）吓：象声词，形容笑声。

第九十七回

金酬外护遭魔毒 圣显幽魂救本原

为善而不得其死，已当痛恨。若一掌善缘簿，则永世不能超升矣。非是阴曹，果少此善士；一见天理，难容此恶物。读灭法国一章，当为杀僧者戒；读翠云宫一节，更当为斋僧者戒也。

且穷理致知，何以必造其极？盖事物之显然者易知，形迹之疑似者难见。然其物虽有可疑，大抵其理实有可辨，苟不深究，则差之毫厘，远之千里，以至屈死而无告者，皆此不穷不知之故也。

且不言唐僧等在华光破屋中苦奈夜雨存身。却说铜台府地灵县城内有伙凶徒，因宿娼、饮酒、赌博，花费了家私，无计过活，遂伙了十数人做贼，其贼又不止有六。○仍承上“物”字而言。算道本城那家是第一个财主，那家是第二个财主，去打劫些金银用度。内有一人道：“也不用缉访，也不须算计，只有今日送那唐朝和尚的寇员外家，十分富厚。天下之物广聚。我们乘此夜雨，街上人也不防备，火甲等也不巡逻，就此下手，劫他些贓本，我们再去（瓢）〔嫖〕赌儿耍子，岂不美哉！”众贼欢喜，齐了心，都带了短刀、蒺藜、拐子、闷棍、麻绳、火把，冒雨前来，打开寇家大门，呐喊杀人。慌得他家里若大若小，是男是女，俱躲个干净。妈妈儿躲在床底，老头儿闪在门后，寇梁、寇栋与着亲的几个儿女都战战兢兢的四散逃走顾命。那伙贼拿着刀，拿着火，将他家箱笼打开，把些金银宝贝、首饰衣裳、器皿家伙，尽情搜劫。不是员外被了盗，正是（乡）〔响〕马遇着贼。那员外割舍不得，拼了命，走出门来，死亦只要此物，此所以为寇员外也。对众强人哀告道：“列位大王，勾你用的便罢，还留几件衣物与我老汉送终。”妙妙妙。人有如此之物欲，虽欲不死不可得矣。那众强人那容分说，赶上前，把寇员外撩阴一脚，踢翻在地。可怜三魂渺渺归阴府，七魄悠悠别世人。万恶滔天，恶贯满盈，真要黑死。众贼得了手，走出寇家，顺城脚做了软梯，慢城墙一一系出山，冒着雨连夜奔西而去。

那寇家僮仆见贼退了，方才出头。及看时，老员外已死在地下，此心不灵，而亦不知矣。○为下“明”字反照。放声哭道：“天呀！主人公已打死了！”众皆伏尸而哭，悲悲啼啼。将四更时，那妈妈想恨唐僧等不受他的斋供，因为花扑扑的送他^[2]，惹出这场灾祸，便生妒害之心，欲陷他四众，最毒妇人心。扶着寇梁道：“儿阿，不须哭了。你老子今日也斋僧，明日也斋僧，岂知今日做圆满，斋着那一伙送命的僧也。”他兄弟道：“母亲，怎么是送命僧？”妈妈道：“贼势凶勇，杀进房来，我就躲在床下，战兢兢的留心向灯火处看得明白。你说是谁？点火的是唐僧，持刀的是猪八戒，搬金银的是沙和尚，打死你父亲是孙行者。”二子听言，认了真实，道：“母亲既然看得明白，必定是了。他四人在我家住了半月，将我家门户墙垣，窗棂巷道，俱看熟了，财动人心，所以乘此夜雨，复到我家。既劫去财物，又害了父亲，此情何毒！待天明，到府里递失状，坐名告他。”寇栋道：“失状如何写？”寇梁道：“就依母亲之言，写道：

唐僧点着火，八戒叫杀人，沙和尚劫出金银去，孙行者打死我父亲。”员外好善，却不知妻子作恶，是徒有其物，而不深究其理也明矣。

一家子噪噪闹闹，不觉天晓。一壁厢传请亲人置办棺木，一壁厢寇梁兄弟赴府投词。原来这铜台府刺史大人：

平生正直，素性贤良。少年向雪案攻书，早岁在金銮对策。常怀忠义之心，每切仁慈之念。名扬青史播千年，龚黄再见^[3]；声振黄堂传万古，卓鲁重生^[4]。

当时坐了堂，发放了一应事务，即令抬出放告牌。这寇梁兄弟抱牌而入，跪倒高叫道：“爷爷，小的每是告强盗得财杀伤人命重情事。”刺史接上状去看了，这般这的，如此如彼，【侧批】岂知不然不然。即问道：“昨日有人传说你家斋僧圆满，斋得四众高僧，乃东土唐朝的罗汉，花扑扑的满街鼓乐送行，怎么却有这般事情？”苟非即物穷理，鲜不为所惑者几希矣。寇梁等磕头道：“爷爷，小的父亲寇洪，斋僧二十四年，因这四僧远来，恰足万僧之数，因此做了圆满，留他住了半月。他就将路道、门窗都看熟了。当日送出，当晚复回，乘黑夜风雨，遂明火执杖，杀进房来，劫去金银财宝，衣服首饰；又将父打死在地。望爷爷与小民做主。”刺史闻言，即点起马步快手并民壮人役，共有百五十人，各执锋利器械，出西门一直来赶唐僧四众。只听一面之虚词，是为不即物穷理者一翻。

却说他师徒们在那华光竹院破屋下，挨至天晓，方才出门，上路奔西。可可的那些强盗，当夜打劫了寇家，系出城外，也向西方大路上，行经天晓，走过华光院，西去有二十里远近，藏于山凹中，分拨金银等物。分还未了，忽见唐僧四众顺路而来。众贼心犹不歇，指定唐僧道：“那不是昨日送行的和尚来了？”众贼笑道：“来得好！来得好！我们也是干这般没天理的买卖。这些和尚缘路来，又在寇家许久，不知身边有多少东西！我们索性去截住他，夺了盘缠，抢了白马凑分，却不是遂心满意之事！”地有灵而天无理矣。众贼遂持兵器，呐一声喊，跑上大路，一字儿摆开，叫道：“和尚不要走！快留下买路钱，饶你性命！牙迸半个‘不’字，一刀一个，决不留存！”唬得唐僧在马上乱战，沙僧与八戒心慌，对行者道：“怎的了！怎的了！苦奈半夜雨天，又早遇强徒断路，诚所谓祸不单行也。”行者笑道：“师父莫怕，兄弟勿忧。等老孙去问他一问。”

好大圣！束一束虎皮裙，抖一抖锦布直裰，走近前，叉手当胸道：“列位是做甚么的？”贼徒喝道：“这厮不知死活，敢来问我！你额颅下没眼，不认得我是大王爷爷？快将买路钱来，放你过去。”行者闻言，满面陪笑道：“你原来是剪径的强盗。”贼徒发狠叫：“杀了！”行者假假的惊恐道：“大王！大王！我是乡村中的和尚，不会说话，冲撞莫怪，莫怪！若要买路钱，不要问那三个，只消问我。我是个管帐的。凡有经钱、衬钱，那里化缘的，布施的，都在包袱中，尽是我管出入。那个骑马的是我的师父，他却只会念经，不管闲事，财色俱忘，一毫没有。物欲已除，己私尽化，笔机一转。那个黑脸的，是我半路上收的个后生，只会养马。那个长嘴的，是我雇的长工，只会挑担。你把三个放过去，我将盘缠、衣钵尽情送你。”众贼听说：“这个和尚倒是个老实头儿。既如此，饶了你命，教那三个丢下行李，放他过去。”行者回头使个眼色，沙僧就丢了行李担子，与师父牵着马，同八戒往西径走。行者低头打开包袱，就地掇把尘土，往上一洒，念个咒语，乃是个定身之法，喝一声：“住！”那伙贼共有三十来名，一个个咬着牙，睁着眼，撒着手，直直的站定，莫能言语，不得动身。行者跳出路口叫道：“师父，回来！回来！”八戒慌了道：“不好！不好！师兄供出我们来了。他身上又无钱财，包里又无金银，必定是叫师父要马哩，叫我们是剥衣服了。”沙僧笑道：“二哥莫乱说。大哥是个了得的！向者那般毒魔狠怪也能收服，怕这几个毛贼！他那里招呼，必有说话，快回去看看。”

长老听言，忻然转马，回至边前。叫道：“悟空，有甚事叫回来也？”行者道：“你们看这些贼，是怎的说？”八戒近前，推着他叫

道：“强盗，你怎的不动弹了？”那贼浑然无知，不言不语。八戒道：“好的痴症了。”行者笑道：“是老孙使个定身法定住也。”八戒道：“既定了身，未曾定口，怎么连声也不做？”行者道：“师父，请下马坐看。常言道：‘只有错捉，没有错放。’兄弟，你们把贼都扳翻倒捆了，教他供一个供状，看他是个雏儿强盗，把势强盗。”沙僧道：“没绳索哩。”行者即拔下些毫毛，吹口仙气，变作三十条绳索，一齐下手，把贼扳翻，都四马攒蹄捆住。却又念念解咒，那伙贼渐渐苏醒。

行者请唐僧坐在上首，他三人各执兵器喝道：“毛贼！你们一起有多少人？做了几年买卖？打劫了有多少东西？可曾杀伤人口？还是初犯，却是二犯、三犯？”“益穷”二字更妙。众贼开口道：“爷爷饶命！”行者道：“莫叫唤，从实供来！”众贼道：“老爷，我们不是久惯做贼的，都是好人家里子弟。只因不才吃酒赌钱，宿娼顽耍，一部物欲，尽在内矣。将父祖家业尽花费了，家业固尔，只恐良心亦然。一向无干，又无钱用。访知铜台府城中寇员外家赀财豪富，昨日合伙，当晚乘夜雨昏黑，就去打劫。劫的有些金银服饰，在这路北下山凹里正自分赃。忽见老爷们来，内中有认得是寇员外送行的，必定身边有物；又见行李沉重，白马快走，人心不足，故又来邀截⁵。说来还是小寇。岂知老爷有大神通法力，将我们困住。万望老爷慈悲，收去那劫的财物，饶了我的性命也！”

三藏听说是寇家劫的财物，猛然吃了一惊，慌忙站起道：“悟空，寇老员外十分好善，如何招此灾厄？”行者笑道：“只为送我们起身，那等彩帐花幢，盛张鼓乐，惊动了人眼目，所以这伙光棍就去下手他家。今又幸遇着我们，夺下他这许多金银服饰。”三藏道：“我们扰他半月，感激厚恩，无以为报，不如将此财物护送他家，却不是一件好事！”行者依言，即与八戒、沙僧去山凹里取将那些赃物收拾了，驮在马上。又教八戒挑了一担金银，沙僧挑着自己行李。行者欲将这伙强盗一棍尽情打死，又恐唐僧怪他伤人性命，只得将身一抖，收上毫毛。那伙贼松了手脚，爬起来，一个个落草逃生而去。大寇已亡，小贼尽化，是为“明德”二字伏案。这唐僧转步回身，将财物送还员外。这一去，却似飞蛾投火，反受其殃，有诗为证：

恩将恩报人间少，反把恩慈变作仇。下水救人终有失，三思行事却无忧。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振）〔整〕冠。当此嫌疑际，君子防不然。

三藏师徒们将着金银服饰拿转，正行处，忽见那枪刀簇簇而来。三

藏大惊道：“徒弟，你看那兵器簇拥相临，是甚好歹？”八戒道：“祸来了！祸来了！这是那放去的强盗，他取了兵器，又伙了些人，转过路来与我们斗杀也！”沙僧道：“二哥，那来的不是贼势。大哥，你仔细观之。”行者悄悄的向沙僧道：“师父的灾星又到了，此必是官兵捕贼之意。”说不了，众兵卒至边前，撒开个圈子阵，把他师徒围住，道：“好和尚！打劫了人家东西，还在这里摇摆哩！”一拥上前，先把唐僧抓下马来，用绳捆了。又把行者三人也一齐捆了，穿上杠子，两个抬一个，赶着马，夺了担，径转府城。只见那：

唐三藏战战兢兢，滴泪难言。猪八戒絮絮叨叨，心中报怨。沙和尚，囊突突，意下踌躇。孙行者，笑唏唏，要施手段。

众官兵攒拥扛抬，须臾间拿到城里，径自解上黄堂^[6]，报道：“老爷，民快人等捕获强盗来了。”那刺史端坐堂上，赏劳了民快，捡看了贼赃，寇物旋成，贼赃绝妙。当叫寇家领去。却将三藏等提近厅前问道：“你这起和尚，口称是东土远来，向西天拜佛，却原来是些设法蹊看门路、打家劫舍之贼。”【侧批】断无大唐远来作贼之理。三藏道：“大人容告。贫僧实不是贼，既不是贼，为何住在寇家？决不敢假，随身现有通关文牒【侧批】此更不相。可照。只因寇员外家斋我等半月，情意深重，我等路遇强盗，夺转打劫寇家的财物，因送还寇家报恩。岂有是贼，断无持赃转回之理，只此便是一大破绽。不期民快人等捉获，以为是贼，实不是贼。望大人详察。”刺史道：“你这厮见官兵捕获，却巧言报恩。既是路遇强盗，何不连他捉来，报官报恩？如何只是你四众？你看，寇梁递得失状，坐名告你，你还敢展挣？”三藏闻言，一似大海烹舟，魂飞魄丧，叫：“悟空，你何不上来折辩？”行者道：“有赃是实，折辩何为？”刺史道：“正是阿，赃证现在，还敢抵赖？”只问贼证，便不穷究其理，焉能有当？叫手下：“拿脑箍来，把这秃贼的光头箍他一箍，不以理求，徒以刑求，所见更错。然后再打！”行者慌了，心中暗想道：“虽是我师父该有此难，遂不可教他十分受苦。”他见那皂隶们收拾索子，结脑箍，即便开口道：“大人，且莫箍那个和尚。昨夜打劫寇家，点灯的也是我，持刀的也是我，劫财的也是我，杀人的也是我。岂有此理！我是个贼头，要打只打我，与他们无干。但只不放我便是。”刺史闻言，就教：“先箍起这个来。”皂隶们齐来上手，把行者套上脑箍，收紧了一勒，挖“扑”的把索子断了；又结又箍，又挖“扑”的断了；一连箍了三四次，卓鲁何在？龚黄又安在？观于此，此即物穷理之所以为至要也。他的头皮皱也不曾皱一些儿。却又换索子再结时，只听得有人来报道：“老爷，都下陈少保爷爷到了，失于

政，陈于蕴也。总为“理有未穷，知有不尽”者一翻。请老爷出廓迎接^[4]。”那刺史即命刑房吏：“把贼收监，好生看辖。待我接过上司，再行拷问。”

刑房吏遂将唐僧四众推进监门。八戒、沙僧将自己行李担进随身。三藏道：“徒弟，这是怎么起的？”行者笑道：“师父，进去，进去，这里边没狗，到好耍子。”可怜把四众捉将进去，一个个都推入辖床^[8]，叩拽了滚肚、敌脑、攀胸，禁子们又来乱打。三藏苦痛难禁，读“学而优则仕”之章，不觉为之三叹。只叫：“悟空！怎的好？怎的好？”行者道：“他打是要钱哩。常言道：‘好处安身，苦处用钱。’如今与他些钱便罢了。”三藏道：“我的钱自何来？”行者道：“若没钱，衣服也是。把那袈裟与了他罢。”三藏听说，就如刀刺其心。一时间，见他打不过，只得开言道：“悟空，随你罢。”行者便叫：“列位长官，不必打了。我们担进来的那两个包袱中，有一件锦斓袈裟，价值千金，你们解开，拿了去罢。”众禁子听言，一齐动手，把两个包袱解看，虽有几件布衣，有个引袋，俱不值钱。只见几层油纸包裹着一物，霞光焰焰，知是好物。抖开看时，但只见：

巧妙明珠缀，稀奇佛宝攒。盘龙铺绣结，飞凤锦沿边。

众皆争看，又惊动本司狱官，狱实其情伪也，紧点“穷”字。走来喝道：“你们在此嚷甚的？”禁子们跪道：“老爹，才却提控，送下四个和尚，乃是大伙强盗。他见我们打了他几下，把这两件包袱与我。我们打开看时，见有此物，无可处置。若众人扯破分之，其实可惜；若独归一人，众人无利。幸老爹来，凭老爹做个劈着^[9]。”狱官见了，又是一件袈裟，又将别项衣服并引袋儿通检看了。又打开袋内关文一看，现有各国的宝印花押。道：“早是我来看呀，不然你们都撞出事来了。这和尚不是强盗，若非穷理，焉得有此明见？此又一转。切莫动他衣服。待明日太爷再审，方知端的。”可谓保和真人。众禁子听言，将包袱还与他照旧包裹，交与狱官收讫。

渐渐天晚，听得楼头起鼓，火甲巡更，捱至四更三点，行者见他们都不呻吟，尽皆睡着。他暗想道：“师父该有这一夜牢狱之灾。老孙不开口折辩，不使法力者，盖为此耳。如今四更将近，灾将满矣，我须去打点打点，天明好出牢门。”

你看他弄本事，将身小一小，脱出辖床，摇身一变，变作个蜣虫儿，物之至微者。从房檐瓦缝里飞出。见那星光月皎，正是清和夜静之

天地。认了方向，径飞向寇家门首。只见那街西下一家儿灯火明亮，又飞近他门口看时，原来是个做豆腐的。见一个老头儿烧火，妈妈儿挤浆。那老儿忽的叫声：“妈妈，寇大官且是有子有财，只是没寿。物累多端，焉得不死？我和他小时同学读书，《大学》之始教也。我还大他五岁。他老子叫做寇铭，当时也不上千亩田地，放些租帐，也讨不起。他到二十岁时，那铭老儿死了，他掌着家当，其实也是他一步好运，娶的妻是那张旺之女，亦是个截江鬼。小名叫做穿针儿，物之最细者。却倒旺夫。自进他门，种田又收，放帐又起，不是加七加八，定是本利兑扣。买着的有利，做着的是钱，被他如今挣了有十万家私。人有万物，理有万端。员外只求有其物，而并不穷究物之理，则有负此天下之物也多矣。他到四十岁上，就回心向善，斋了万僧。众物饱而员外腹中却虚。不期昨夜被强盗踢死，可怜！今年才六十四岁，正好享用，何期这等向善，偏说他向善，想是牛魔王吃斋，盖以天下无善之可作也。不得好报，岂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物理丝毫不爽。乃死于非命！可叹！可叹！”行者一一听之。

却早五更初点，他就飞入寇家，只见那堂屋里已停着棺材，材头边点着灯，摆列着香烛花果，妈妈在傍啼哭。又见他两个儿子也来拜哭，两个媳妇拿两碗饭儿供献^[10]。行者就钉在他材头上，咳嗽一二声。唬得那两个媳妇查手舞脚的往外跑，寇梁兄弟伏在地下不敢动，只叫：“爹爹，嚟^[11]，嚟，嚟！”那妈妈子胆大，把材头扑了一把道：“老员外，你活了？”行者学着那员外的声音道：“我不曾活。”两个儿子一发慌了，不住的叩头垂泪，只叫：“爹爹，嚟，嚟，嚟！”妈妈子硬着胆，又问道：“员外，你不曾活，如何说话？”岂不闻说鬼话？行者道：“我是阎王差鬼使押将来家，与你们讲话的。”想是丢不下家私。○此就鬼上写。说道：“那张氏穿针儿枉口诬舌陷害无辜。”凡物都有理，而此物独无理之至。那妈妈子听见叫他小名，慌得跪倒磕头道：“好老儿阿！这等大年纪，还叫我的小名儿。我那些枉口诬舌，害甚么无辜？”行者喝道：“有个甚么

唐僧点着火，八戒叫杀人，沙僧劫出金银去，行者打死你父亲？只述状词，翻弄“理”字，尤为奇绝。

只因你诬言，把那好人受难。那唐朝四位老师，路遇强徒，夺将财物，送来谢我，是何等好意！你却假捻失状，着儿子们首官。官府又未细审，又如今又把他们监禁，那狱神、土地、城隍俱慌了，坐立不宁，报与阎王。阎王转差鬼使押解我来家，教你们起早解放他去。不然，教我

在家搅闹一月，将合家老幼并鸡犬之类，一个也不存留。”寇梁兄弟又磕头哀告道：“爹爹请回，切莫伤残老幼。待天明，就去本府投递解状，愿认招回，只求存殁均安也。”行者听了，即叫：“烧纸，我去呀！”他一家儿都来烧纸。

行者一翅飞起，径又飞至刺史住宅里面。低头观看，那房内里已有灯光，见刺史已起来了。他就飞进中堂看时，只见中间后壁挂着一轴画儿，是一个官儿骑着一匹点子马，有几个从人打着一把青伞，擎着一张校床^[12]，更不识是甚么故事。行者就钉在中间，忽然那刺史自房里出来，湾着腰梳洗。行者猛的里咳嗽一声，把刺史唬得慌慌张张走入房内。梳洗毕，穿了大衣，即出来对着画儿焚香祷告道：“伯考姜公乾一天也。神位^[13]，孝侄其子安在？可不慎哉？可不惧哉？姜坤三，地也。蒙祖上德荫，忝中甲科。今叨受铜台府刺史，旦夕侍奉，香火不绝，不知已暗断矣，所谓上天难欺也。为何今日发声？切勿为邪为祟，恐唬家众。”行者暗笑道：“此是他大爷的神子^[14]。”却就掉着经儿叫道：“坤三贤侄，你做官虽承祖荫，一向清廉，怎的昨日无知，把四个圣僧当贼，不审来音，囚于禁内？民之不新，亦由其教不明，是以重有念于《大学》之始也。那狱神、土地、城隍不安，报与阎君，阎君差鬼使押我来对你说，教你推情察理，果能即物穷理，庶不致颠倒若是。○出“教”字显然。快快解放他。不然，就教你去阴司折证也。”刺史听说，心中悚惧道：“大爷请回。小侄升堂，当就解放。”行者道：“既如此，烧纸来！我去见阎君回话。”刺史复添香烧纸拜谢。

行者又飞出来看时，东方早已发白。将有明机。○是点“已”字。及飞到地灵县，又见那合县官却都在堂上。他思道：“蜚虫儿说话，被人看见，露出马脚来，不好。”他就半空中改了个大法身，从空里伸下一只脚来，把个县堂躡满，口中叫道：“众官听着：我乃玉帝差来的浪荡游神。天地阴阳鬼神，俱是已知之理。说你这府监里屈打了取经的佛子，惊动三界诸神不安，教我传说，趁早放他；若有差池，教我再来一脚，先踢死合府县官，后躡死四境居民，把城池都踏为灰烬。”概县官吏人等慌得一齐跪倒，磕头礼拜道：“上圣请回。我们如今进府，禀上府尊，即教放出。千万莫动脚，惊唬死下官。”行者才收了法身，仍变做个蜚虫儿，从监房瓦缝里飞入，依旧钻在辖床中间睡着。

却说那刺史升堂，才抬出投文牌去，早有寇梁兄弟抱牌跪门叫喊。刺史着令进来。二人将解状递上，刺史见了，发怒道：“你昨日递了失状，就与你拿了贼来，你又领了赃去，怎么今日又来递解状？”二人滴

泪道：“老爷，昨夜小的父亲显魂道：‘唐朝圣僧原将贼徒拿住，拿获财物，放了贼去，好意将财物送还我家报恩，怎么反将他当贼，拿在狱中受苦？狱中土地、城隍不安，报了阎王，阎王差鬼使押解我来，教你赴府再告，释放唐僧，为下“释”字一吊。庶免灾咎；不然，老幼皆亡。’因此，特来递个解词，望老爷方便方便。”刺史听他说了这话，却暗想道：“他那父亲乃是热尸新鬼，显魂报应犹可；我伯父死去五六年了，却怎么今夜也来显魂，教我审放？看起来必是冤枉。”

正忖度间，只见那地灵县知县等官，急急跑上堂乱道：“老大人，不好了！不好了！适才玉帝差浪荡游神下界，教你快放狱中好人。昨日拿的那些和尚，不是强盗，都是取经的佛子。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其妙如此。若少迟延，就要踢杀我等官员，还要把城池连百姓都踏为灰烬。”刺史又大惊失色，即叫刑房吏火速写牌提出。当时开了监门提出。八戒愁道：“今日又不知怎的打哩。”行者笑道：“管你一下儿也不敢打，老孙俱已干办停当。上堂切不可下跪，他还要下来请我们上坐。却等我问他要行李、马匹，少了一些儿，等我打他你看。”

说不了，已至堂口。那刺史、知县并府县大小官员，一见都下来迎接道：“圣僧昨日来时，一则接上司忙迫，二则又见了所获之赃，未及细问端的。”唐僧合掌躬身，又将前情细陈了一遍。众官满口认称，都道：“错了，错了！不即物穷理，不知错了多少，又何止这一件。莫怪，莫怪！”无怪此日，只怪《大学》之始。又问：“狱中可曾有甚疏失？”行者近前努目睁看，厉声高叫道：“我的白马是堂上人得了，行李是狱中人得了，快快还我！今日却该我拷较你们了！诬拿平人做贼，你们该个甚罪？”府县官见他作恶，无一个不怕，即便叫收马的牵马来，收行李的取行李来，一一交付明白。你看他三人一个个逞凶，众官只以寇家遮饰。

三藏劝解了道：“徒弟，是也不得明白。我们且到寇家去，一则吊问，二来与他对证对证，看是何人见我做贼？”登高呼之，群谷皆应。行者道：“说得是。等老孙把那死的叫起来，看是那个打他。”沙僧就在府堂上，把唐僧撮上马，吆吆喝喝，一拥而出。那些府县多官，也一一俱到寇家。唬得那寇梁兄弟在门前不住的磕头，接进厅。只见他孝堂之中，一家儿都在孝幔里啼哭。行者叫道：“那打诬语栽害平人的妈妈子！且莫哭！等老孙叫你老公来，看他说是那个打死的，羞他一羞！”众官员只道孙行者说的是笑话。行者道：“列位大人，略陪我师父坐坐。八戒、沙僧，好生保护。等我去就来了。”先穷得一处。好大

圣！跳出门，望空就起。已知益穷，其神更妙。只见那：

遍地彩霞笼住宅，一天瑞气护元神。

众等方才认得是个腾云驾雾之仙，起死回生之圣。这里一一焚香礼拜。不题。

那大圣一路觔斗云，直至幽冥地界，人鬼虽疏，阴阳一理。○此时不明之至。径撞入森罗殿上。慌得那：

十代阎君拱手接，五方鬼判叩头迎。千株剑树皆欹侧，万叠刀山尽坦平。枉死城中魑魅化，奈何桥下鬼超生。正是那神光一照如天赦，黑暗阴司处处明。

十阎王接下大圣，相见了，问及何来何干。行者道：“铜台府地灵县斋僧的寇洪之鬼，是那个收了？快点查来与我。”秦广王道：“寇洪善士，也不曾有鬼使勾他，他自家到此，妙妙妙。此正是：天堂有路无人走，地狱无门你自敲。遇着地藏王的金衣童子，他引见地藏也。”此物已至十八层地狱之下，所谓其极也。行者即别了，又穷得一处。径至翠云宫，见地藏王菩萨。菩萨与他礼毕，具言前事，菩萨喜道：“寇洪阳寿，止该卦数^[15]，命终恶贯满盈，其该死无疑。不染床席，弃世而去。我因他斋僧，是个善士，收他做个掌善缘簿子的案长。若掌此簿，万世不得超生矣。既大圣来取，取即求也。我再延他阳寿一纪，教他跟大圣去。”金衣童子遂领出寇洪。寇洪见了行者，声声叫道：“老师，老师！救我一救。”行者道：“你被强盗踢死。此乃阴司地藏王菩萨之处，我老孙特来取你，到阳世间对明此事。顺带“明”字，毫不着迹。既蒙菩萨放回，又延你阳寿一纪，待十二年之后，你再来也。”此亦天下之常理。那员外顶礼不尽。行者谢辞了菩萨，穷及地藏，穷之至矣。将他吹化为气，掉于衣袖之间，同去幽府，复返阳间。驾云头，到了寇家，即唤八戒捎开材盖，把他魂灵儿推付本身。须臾间，透出气来活了。

那员外爬出材来，对唐僧四众磕头道：“师父，师父！寇洪死于非命，蒙师父至阴司救活，真乃大醉初醒，如梦方觉，已非从前之员外矣。乃再造之恩！”恩即德也，起死回生，已为脱壳写照。言谢不已。及回头，见各官罗列，即又磕头道：“列位老爹，都如何在舍？”那刺史道：“你儿子始初递失状，坐名告了圣僧，我即差人捕获。不期圣僧路遇杀劫你家之贼，夺取财物，送还你家。是我下人误捉，未得详审，当送监禁。今夜被你显魂，天地高深，鬼神幽显，俱贴已知之理言。我先

伯亦来家诉告，县中又蒙浪荡游神下界。一时就有这许多显应，所以放出圣僧。圣僧却又去救活你也。”历挽前文，“明德”二字已到。那员外跪道：“老爹，其实枉了这四位圣僧。那夜有三十多名强盗，明火执杖，劫去家私，是我难舍，向贼理说，不期被他一脚，撩阴踢死。与这四位何干？”叫过妻子来：“是谁人踢死，你等辄敢妄告，已知益穷，直穷得并无回答转身之处，则至极而无以复加矣。请老爹定罪？”当时一家老小，只是磕头。刺史宽恩，免其罪过。当云既往不咎。寇洪教安排筵宴，酬谢府县厚恩，乃明德也，已落到下意。

至次日，再挂斋僧牌。仍又穷之不已，方是“益”字、“极”字的正面。又款留三藏，三藏决不肯住，一之已甚，岂敢再乎。却又请亲友，办旌幢，如前送行而去。以斋僧而来，送行而去，章法丝毫不乱。咦！这正是：

地辟能存凶恶事，天高不负善心人。逍遥稳步如来径，只到灵山极乐门。

毕竟不知见佛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大儒善谈，同座有持斋不饮者，因戏之曰：“我们吃荤的人心慈而且软，不似持斋的人心狠而且硬。”或问其故，曰：“譬如美酒肥羊，皆因我们心软，故不能忍，所以要吃他。彼持斋人非不想吃，只因心硬，所以便忍得住。”一慈则无所不慈，一忍则无所不忍。观寇婆以不受斋供之故，便谋出这等辣手，愈信斯言之不爽，可为吃斋人一笑也。

孔子云：“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又：“子入太庙，每事问。”可见穷理致知之道，终身体之而无已，又何止于《大学》之始。然其始而不穷，其后处之曰错，此德不明，此身亦不修矣。但人徒责异日应物之不当，不知其病总由其初阅理之不精。是以重有望于《大学》之始，首以穷理格物为至要也。

上章单讲“明”字，此章重在“极”字，以视前功，又深细一层，只将“极”字讲透。下章明德之神，不拽而自动。

学造其极，《大学》之道已完，《西游》之文已毕。以下三章，收煞前文，总结全部。

数黄道黑，谈古论今，其心似亦无所不知。不知小小一事来前，却每处之不当，其学安在？盖易知者案件，难明者案情。苟非深入研究，其情不易得也。

地灵县，盖言人心之灵。说的是兴亡得失，谁圣谁贤，正见其心莫不有知。万僧，即天下之物。虎坐乃穷也。铜台府，是言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只斋万僧，是于天下之物理有未穷。诬良为盗，正见其知有不尽。层层翻拨，文意更觉透亮。

一部《西游》，以《大学》之道起，以《大学》之教终。求至其极，则已止于至善。“灵”字关锁两头，以作全部之章法照应。

[1] 幔：垂直悬挂作遮挡用的大块帷幕。此处作动词用。

[2] 花扑扑：隆重，张扬。

[3] 龚黄：即西汉宣帝著名循吏龚遂与黄霸。

[4] 卓鲁：即东汉著名循吏卓茂与鲁龚。

[5] 邀截：拦路抢劫。

[6] 黄堂：古代太守衙中的正堂。

[7] 廓：通“郭”。外城。

[8] 辖床：古代一种刑具。

[9] 劈：决断。

[10] 供献：供奉。

[11] 噤（yo）：语气词。

[12] 校床：即交床，又名胡床，一种可折叠的坐具。

[13] 伯考：对已故伯父的称呼。

[14] 神子：神像。

[15] 卦数：即六十四。

第九十八回

猿熟马驯方脱壳 功成行满见真如

“释明明德。”

以上二十七篇，单讲气禀人欲之要，件件俱有碍《大学》之道。凡人有一于此，皆足为大德之累。而已拘蔽不明，又何以新民，而止于至善也。是以条条摘出，耳提面命，痛哭流涕，几令犯此病者无可容身。退步之处，必使学问之道，尽变其气禀，化其人欲，不使丝毫之有累。

此德之所以明，而新民至善不难止矣。

猿熟马驯，即义精仁熟，纯一不己也。见真如，即明心见性，以复其本来之初也。看他以经藏雷音写“释”字，金顶灵山写“明”字，如来文佛写“德”字，已极奇妙。又引文宣仁义礼智信，以实其明明德之义，用笔高妙，寓意典雅，实又新奇绝俗之至作也。

学到明德之际，气禀已无，人欲尽化，故云“脱壳”。则已去其旧染之污，而得见本来之旧矣，故云“见真如”。一段至理妙论，已显然现诸纸上。故读奇书而不得其故，则见其谈天说地，似乎怪诞不经，及一明其题旨，方知是按板合拍，一字不错。此所以称出类绝俗之奇文也。虽不独《西游》，而《西游》已然。凡读奇书者，俱当作如是观，庶不失之毫厘，远之千里者矣。

寇员外既得回生，死而复生，不惟笼起“明德”，兼已照定“新民”矣。复整理了幢幡鼓乐，僧道亲友依旧送行。不题。

却说唐僧四众，上了大路。果然西方佛地与他处不同，见了些琪花瑶草，古柏苍松。所过地方，家家向善，户户斋僧。虚笼“德”字，用笔极妙。每逢山下人修行，又见林间客诵经。非学无以讲明其理，是笼“释”字。师徒们夜宿晓行，又经有六七日，忽见一带高楼，几层杰阁^①，真个是：

冲天百尺，耸汉凌空。低头观落日，引手摘飞星。豁达窗轩吞宇

宙，嵯峨栋宇接云屏。高之极则明之至矣。黄鹤信来秋树老，彩鸾书到晚风清。此乃是灵宫宝阙，琳馆珠庭。真堂谈道，宇宙传经。花向春来美，松陵雨过青。紫芝仙果年年秀，丹凤仪翔万感灵。

三藏举鞭遥指道：“悟空，好去处耶！”行者道：“师父，你在那假境界、假佛像处，倒强要下拜；今日到了这真境界、真佛像处，倒还不下马，是怎的说？”三藏闻言，慌得翻身跳下来，已到了那楼阁门首。只见一个道童斜立山门之前，叫道：“那来的，莫非东土取经人么？”长老急整衣抬头观看，见他：

身披锦衣，手摇玉麈。身披锦衣，宝阁瑶池常赴宴；手摇玉麈，丹台紫府每挥尘。肘悬仙篆，足踏履鞋。飘然真羽士，秀丽实奇哉！炼就长生居胜境，修成永寿脱尘埃。圣僧不识灵山客，雷音金顶大仙来。灵山紧对灵台，金顶紧对金山。○是位明德者。

孙大圣认得他，即叫：“师父，此乃是灵山脚下玉真观金顶大仙，他来接我们哩。”三藏方才醒悟，是为“明”字一逗。进前施礼。大仙笑道：“圣僧今年才到，我被观音菩萨哄了。他十年前领佛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原说二三年就到我处。我年年等候，渺无消息，非是菩萨哄了大仙，正是学者欺了如来。不意今年才相逢也。”三藏合掌道：“有劳大仙盛意，感激，感激！”遂此四众牵马挑担，同入观里，却又与大仙一一相见。即命看茶、摆斋，又叫小童儿烧香汤，与圣僧沐浴了，洗净尘凡，涤去污秽，是明德的正面。好登佛地。正是那：

功满行完宜沐浴，炼驯本性合天真。千辛万苦今方息，九戒三皈始自新。魔尽果然登佛地，灾消故得见沙门。洗尘涤垢全无染，反本还原不坏身。

师徒们沐浴了，不觉天色将晚，就于玉真观安歇。

次早，唐僧换了衣服，披上锦襦袈裟，戴了毗卢帽，手持锡杖，登堂拜辞大仙。大仙笑道：“昨日缁缕，今日鲜明。德润身，正点“明”字。睹此相，真佛子也。”有德之士。三藏拜别就行。大仙道：“且住，等我送你。”行者道：“不必你送，老孙认得路。”大仙道：“你认得的是云路，圣僧还未登云路，当从本路而行。”行者道：“这个讲得是。老孙虽走了几遭，只是云来云去，实不曾踏着此地。可见明德要步步踏着实地，彼云来雾去者，半途中早已黑死，又焉能到得此地？既有本路，还烦你送送。我师父拜佛心重，幸勿迟

疑。”那大仙笑吟吟携着唐僧手，接引旃檀上法门。原来这条路不出山门，原就在心上。就是观宇中堂穿出后门便是。大仙指着灵山道：“圣僧，你看那半天中有祥光五色，瑞霭千重的，就是灵鹫高峰，佛祖之圣境也。”即本来之旧地也，非明德而何？唐僧见了就拜。行者笑道：“师父，还不到拜处哩。常言道：‘望山走倒马。’离此镇还有许远，如何就拜？若拜到顶上，得多少头磕是。”大仙道：“圣僧，你与大圣、天蓬、卷帘四位，已到福地，望见灵山。明德者，人之所得于天而虚灵不昧，故曰灵山。非得仙人指路，焉能见此。我回去也。”三藏遂拜辞而去。大圣引着唐僧等，缓步登山。

不上五六里，见了一道活水，滚浪飞流，约有八九里宽阔，一片明镜。四无人迹。三藏心惊道：“悟空，这路来得差了。敢莫大仙错指了？此水这般宽阔，这般汹涌，又不见舟楫，如何可渡？”行者笑道：“不差。你看那壁厢不是一座大桥，要从那桥上行过去，方成正果哩。”长老等又近前看时，桥边有一扁，扁上有“凌云渡”三字，高者明也，高至凌云，则至明而无有不明者矣。原来是一根独木桥。夫道一而已矣，焉得有二？正是：

远看横空如玉栋，近观断水一枯槎。维河架海还容易，独木单梁人怎踏？万丈虹霓平卧影，千寻百练接天涯。十分细滑浑难渡，除是神仙步彩霞。

三藏心惊胆战道：“悟空，这桥不是人走的，原是佛渡的。我们别寻路径去来。”行者笑道：“正是路，正是路。”八戒慌了道：“这是路，那个敢走？水面又宽，波浪又涌，独独一根木桥，又细又滑，怎生动脚？”行者道：“你都站下，等老孙走个儿你看。”

好大圣！拽开步，跳上独木桥，摇摇摆摆，须臾，跑将过去，在那边招呼道：“过来，过来！”唐僧摇手，八戒、沙僧咬指道：“难，难，难！”行者又从那边跑过来，拉着八戒道：“呆子，跟我走，跟我走。”那八戒卧倒在地，道：“滑，滑，滑！走不得！你饶我罢！让我驾风雾过去。”行者按住道：“这是甚么去处，许你驾风雾！必须从此桥上走过，方可成佛。”八戒道：“哥阿，佛做不成也罢，实是走不得。”怪不得再无取经者，皆畏此道之难也。

他两个在那桥边扯扯拉拉的耍斗，沙僧走去劝解，才撒脱了手。三藏回头，忽见那下溜中有一人撑一只船来，叫道：“上渡，上渡！”长老大喜道：“徒弟，休得乱顽。那里有只渡船儿来了。”他三个跳起来站

定，同眼观看，那船儿来得至近，原来是一只无底的船儿。明德原无量无休，焉有底子？行者火眼金睛，早已认得是接引佛祖，又称为南无宝幢光王佛。心已了然，无烦释得。行者却不题破，只管叫：“撑拢来！撑拢来！”霎时撑近岸边，又叫：“上渡，上渡！”三藏见了，又心惊道：“你这无底的破船儿，如何渡人？”佛祖道：“我这船：

鸿蒙初判有声名，幸我撑来不变更。有浪有风还自稳，无终无始乐升平。六尘不染能归一，万劫安然自在行。无底船儿难过海，今来古往渡群生。”

孙大圣合掌称谢道：“承盛意接引吾师。师父，上船去。他这船儿虽是无底，却稳，纵有风浪也不得翻。”说理明透，妙讲天然。长老还自惊疑，行者叉着脖子，往上一推，那师父踏不住脚，轂辘的跌在水里，早被撑船人一把扯起，站在船上。师父还抖衣服，跺鞋脚，报怨行者。行者却引沙僧、八戒牵马挑担，也上了船，都立在舳舻之上^[2]。那佛祖轻轻用力撑开，只见上溜头泱下一个死尸。即蝉脱也。长老见了大惊。行者笑道：“师父莫怕，那个原来是你。”奇思天纵，妙语非常。八戒也道：“是你，是你。”沙僧拍着手，也道：“是你，是你。”那撑船的打着号子，也说：“那是你，亦不独是你，凡有志《大学》之道者皆是。可贺！可贺！”他们三人也一齐声相和。

撑着船，不一时，稳稳当当的过了凌云仙渡。三藏才转身，轻轻的跳在彼岸，有诗为证：

脱却胎胞骨肉身，相亲相爱是元神。今朝行满方成佛，洗净当年六六尘。

此诚所谓广大智慧，登彼岸天理纯全，物欲尽去，已超凡入圣矣，故云“脱壳”，与前释厄正相应。无极之法。四众上岸回头，连无底船儿却不知去向。行者方说是接引佛祖，三藏方才省悟，急转身，反谢了三个徒弟。行者道：“两不相谢，彼此皆扶持也。我等亏师父解脱，借门路修功，幸成了正果；明明德矣，“果”字紧对“花”字，乃全部之章法大旨。师父也赖我等保护，秉教伽持，幸脱了凡胎。气禀无拘，人欲不蔽。此时已不是陈玄奘，此所以为悟能、悟净，而适成其为悟空也。师父，你看这面前花草松篁，鸾凤鹤鹿之胜境，比那妖邪显化之处，孰美孰恶？何善何凶？”三藏称谢不已。一个个身轻体快，步上灵山，早见那雷音古刹：谈道说义，诵读自然有声，此所以为雷音也。论“释”字奇

绝。

顶摩霄汉中，根接须弥脉。巧峰排列，怪石参差。悬崖下，瑶草琪花；曲径傍，紫芝香蕙。仙猿摘果入桃林，却似火烧金；白鹤栖松立枝头，浑如烟捧玉。彩凤双双，青鸾对对。彩凤双双，向日一鸣天下瑞；青鸾对对，迎风耀舞世间稀。又见那黄森森金瓦叠鸳鸯，明幌幌花砖铺玛瑙。东一行，西一行，尽都是蕊宫珠阙；南一带，北一带，看不了宝阁珍楼。天王殿上放霞光，护法堂前喷紫焰。浮屠塔显，优钵花香^[3]。正是地胜疑天别，云闲觉昼长。红尘不到诸缘尽，万劫无亏大法堂。

师徒们逍逍遥遥，走上灵山之顶。又见青松林下列优婆，翠柏丛中排善士。长老就便施礼，慌得那优婆塞、优婆夷、比丘僧、比丘尼比丘妙，无男无女，尽皆有德之士。合掌道：“圣僧且休行礼。待见了牟尼，却来相叙。”行者笑道：“早哩，早哩！且去拜上位者。”

那长老手舞足蹈，随着行者，直至雷音寺山门之外。【侧批】诵读之声如雷贯耳，故曰“雷音”，紧承“学”字讲。那厢有四大金刚迎住道：“圣僧来耶？”三藏躬身道：“是弟子玄奘到了。”答毕，就欲进门。金刚道：“圣僧少待，容禀过再进。”那金刚着一个转山门，报与二门上四大金刚，说：“唐僧到了。”二门上又传入三门上，自内至外，无非明德之人。说：“唐僧到了。”三山门内原是打供的神僧，闻得唐僧到时，急至大雄殿下，报与如来至尊释迦牟尼文佛“释”字妙，“文”、“尼”字更妙。一部《大学》，其传十章，莫非释文宣仲尼修身齐家之要，信非世俗所言之佛也。说：“唐朝圣僧到于宝山取经来了。”佛爷爷大喜，即召聚八菩萨、四金刚、五百阿罗、三千揭谛、十一太曜、十八伽蓝，两行排列，却传金旨，召唐僧进。那里边，一层一节，钦依佛旨，叫：“圣僧进来。”这唐僧循规蹈矩，同悟空、悟能、悟净牵马挑担，竟入山门。正是：

当年奋志奉钦差，领牒辞王出玉阶。清晓登山迎雾露，黄昏枕石卧云霾。挑禅远步三千水，飞锡长行万里崖。念念在心求正果，今朝始得见如来。非大声诵读，如何得见？

四众到大雄宝殿真乃峻德。殿前，对如来明德者，人之所得于天，盖即本来之旧也，故曰“如来”。学至己无不克、礼无不复之际，已复还其本来之旧，故曰“见如来”。写明明德，奇绝。倒身下拜。拜罢，又向左右再拜。各各三匝以遍，复向佛祖长跪，将通关文牒奉上。如来一看了，还递与三藏。三藏俯身作礼，启上道：“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

皇帝旨意，遥诣宝山，拜求真经，以济众生。望我佛祖垂恩，早赐回国。”如来方开怜悯之口，大发慈悲之心，对三藏言曰：“你那东土，乃南赡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淫多诞，多欺多诈；不遵佛教，不向善缘，不敬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义不仁，瞒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杀生，造下无边之孽；罪盈恶满，将一部气禀人欲，尽行收煞本题，逐字方有实在着落根据。致有地狱之灾。所以永堕幽冥，受那许多碓捣磨舂之苦；变化畜类，有那许多披毛顶角之形，将身还债，将肉饲人。其永堕阿鼻不得超升者，皆此之故也。未释明明德，先释德之所以不明，是从反面翻入。虽有孔氏特尊宣圣，方合圣经《大学》之本旨，而知文佛、比丘之号，大有深意。在彼，立下仁义礼智之教；真真楷楷，写出个明德，尤为奇绝。帝王相继，治有徒流绞斩之刑，其如愚昧不明，宣圣虽尽心解释，无如学者却昏而不明，岂不有负此圣教耶！○此翻上“明”字。放纵无忌之辈何耶？我今有经三藏，盖即三纲领，回应第二回，浑括下二章。可以超脱苦恼，解释灾愆。三藏：有法一藏，谈天；有论一藏，说地；有经一藏，度鬼。可见不止明明德。○回照十二回取经，又为下章新民伏案。共计三十五部，该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真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圣贤千经万典，无非存理遏欲之至要。凡天下四大部洲之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器用、人事，无般不载。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亦莫不本此。○再足一笔，“释明”二字更醒。汝等远来，待要全付与汝取去，但那方之人愚蠢村强，毁谤真言，不顾天之明命。不识我沙门之奥旨。”叫：“阿傩、伽叶，你两个引他四众到珍楼之下，先将斋食待他。斋罢，开了宝阁，将我那三藏经中三十五部之内，各检几卷与他，下意不接不离，分疏绝妙。教他传流东土，永注洪恩。”

二尊者即奉佛旨，将他四众领至楼下。看不尽那奇珍异宝，摆列无穷。只见那设供的诸神，铺排斋宴，并皆是仙品仙肴，仙茶仙果，珍馐百味，与凡世不同。师徒们顶礼了佛恩，随心享用。其实是：

宝焰金光映目明，异香奇品更微精。千层金阁无穷丽，一派仙音入耳清。素味仙花人罕见，香茶异食得长生。向来受尽千般苦，今日荣华喜道成。

这番造化了八戒，便宜了沙僧。佛祖处正寿长生、脱胎换骨之馔，尽着他受用。既饱以德，亦饱乎仁义也。二尊者陪奉四众餐毕，却入宝阁。开门登看，那厢有霞光瑞气，笼罩千重；彩雾祥云，遮漫万道。经柜上，宝篋外，都贴了红签，楷书着经卷名目。乃是：

《涅槃经》一部，七百四十八卷。《菩萨经》一部，一千二十一卷。

《虚空藏经》一部，四百卷。《首楞严经》一部，一百一十卷。

《恩意经大集》一部，五十卷。《决定经》一部，一百四十卷。

《宝藏经》一部，四十五卷。《华严经》一部，五百卷。

《礼真如经》一部，九十卷。《大般若经》一部，九百一十六卷。

《大光明经》一部，三百卷。《未曾有经》一部，一千一百一十卷。

《维摩经》一部，一百七十卷。《三论别经》一部，二百七十卷。

《金刚经》一部，一百卷。《正法论经》一部，一百二十卷。

《佛本行经》一部，八百卷。《五龙经》一部，三十二卷。

《菩萨戒经》一部，一百一十六卷。《大集经》一部，一百三十卷。

《摩竭经》一部，三百五十卷。《法华经》一部，一百卷。

《瑜伽经》一部，一百卷。《宝常经》一部，二百六十卷。

《西天论经》一部，一百三十卷。《僧祇经》一部，一百五十六卷。

《佛国杂经》一部，一千九百五十卷。《起信论经》一部，一千卷。

《大智度经》一部，一千八十卷。《宝威经》一部，一千二百八十卷。

《本阁经》一部，八百五十卷。《正律文经》一部，二百卷。

《大孔雀经》一部，二百二十卷。《维识论经》一部，一百卷。

《贝舍论经》一部，二百卷。

阿傩、伽叶引唐僧看遍经名，圣贤千言万语，莫非讲进德修业之事。写“释”字奇绝。对唐僧道：“圣僧东土到此，有些甚么人事送我们^[4]？快拿出来，好传经与你去。”三藏闻言道：“弟子玄奘，来路迢遥，不曾备得。”二尊者笑道：“好，好，好！白手传经继世，后人当饿死矣。”孔子犹云“自行束修以上”，可见并无屈人强授之理，是为下意一翻。行者见他讲口扭捏，不肯传经，他忍不住叫噪道：“师父，我们去告如来，教他自家来把经与老孙也。”阿傩道：“莫嚷！此是甚么去处，你还撒野放刁！这边来接经。”八戒、沙僧耐住了性子，劝住了行者，

转身来接，一卷卷收在包里，驮在马上，又捆了两担，八戒与沙僧挑着，俱释之之文也。却来宝座前叩头，谢了如来，一直出门。逢一位佛祖拜两拜，见一尊菩萨拜两拜。又到大门，拜了比丘僧尼，优婆夷塞，一一相辞，下山奔路。不题。

却说那宝阁上有一尊燃灯古佛，灯火殷勤，学之能明，多赖此佛。他在阁上，暗暗的听着那传经之事，心中甚明。原是阿傩、伽叶将无字之经传去。却自笑云：“东土众僧愚迷，不识无字之经，明德只在心上，何尝有字？却不枉费了圣僧这场跋涉？”问：“座边有谁在此？”只见白雄尊者闪出。古佛分付道：“你可作起神威，飞星赶上唐僧，把那无字之经夺了，教他再来求取有字之经。”有字便好释矣。白雄尊者即驾狂风，滚离了雷音寺山门之外，大作神威。那阵好风，真个是：

佛前勇士，不比巽二风神。仙窍怒号，远赛吹嘘少女。这一阵，鱼龙皆失穴，江海逆波涛。玄猿捧果难来献，黄鹤回云找旧巢。丹凤清音鸣不美，锦鸡喔运叫声嘈。青松枝折，优钵花飘。翠竹竿竿倒，金莲朵朵摇。钟声远送三千里，经韵轻飞万壑高。崖下奇花残美色，路傍瑶草偃鲜苗。彩鸾难舞翅，白鹿躲山崖。荡荡异香漫宇宙，清清风气彻云霄。

那唐长老正行间，忽闻香风滚滚，只道是佛祖之祯祥，未曾提防。又闻得响一声，半空中伸下一只手来，将马驮的经轻轻抢去。唬得个三藏捶胸叫唤，八戒滚地来追，沙和尚护守着经担，孙行者急赶去如飞。那白雄尊者见行者赶得将近，恐他棒头上没眼，一时间不分好歹，打伤身体，即将经包摔碎，抛在尘埃。行者见经包破落，又被香风吹得飘零，却就按下云头顾经，不去追赶。那白雄尊者收风敛雾，回报古佛。不题。

八戒去追赶，见经本落下，遂与行者收拾，背着来见唐僧。唐僧满眼垂泪道：“徒弟呀，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沙僧接了抱着的散经，打开看时，原来雪白，并无半点字迹，慌忙递与三藏道：“师父，这一卷没字。”行者又打开一卷看时，也无字；八戒打开一卷，也无字。三藏叫通打开来看看，卷卷俱是白纸。长老短叹长吁的道：“我东土人果是没福，似这般无字的空本，取去何用？无文无字，难以解释，不说不能度鬼，亦并无可新民。有此一折，下意更醒。怎么敢见唐王！诳君之罪，诚不容诛也。”行者早已知之，对唐僧道：“师父，不消说了。这就是阿傩、伽叶那厮问我要人事，没有，故将此白纸本子与我们来了。快回去告在如来之前，问他措财作弊之罪。”八戒嚷道：“正

是，正是，告他去来！”

四众急急回山无好步，忙忙又转上雷音。不多时，到于山门之外。众皆拱手相迎，笑道：“圣僧是换经来的？”三藏点头称谢。众金刚也不阻挡，让他进去，直至大雄殿前。【侧批】惟大英雄多本色，正此之谓。行者嚷道：“如来，我师徒们受了万蜚千魔，自东土拜到此处，蒙如来分付传经，被阿傩、伽叶措财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将无字的白纸本儿教我们拿去。我们拿他去何用？望如来救治！”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回应给孤园，正为“明”字一照。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即释也。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总为新民写照。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如来犹欲以此作买卖，无怪后学之吝教也。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经原是本好经，可惜被歪嘴和尚念坏。只可以此传之耳。”即叫：“阿傩、伽叶，快将有字的真经每部中各检几卷与他，来此报数。”

二尊者复领四众到珍楼宝阁之下，仍问唐僧要些人事。三藏无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钵盂，双手奉上道：“弟子委是穷寒路遥，不曾备得人事。这钵盂乃唐王亲手所赐，教弟子持此沿路化斋。今特奉上，聊表寸心。万望尊者将此收下，待回朝奏上唐王，定有厚谢。只是以有字真经赐下，庶不孤钦差之意^[5]，远涉之劳也。”那阿傩接了，但微微而笑。一部《西游记》，尽在不语中。被那些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庖丁、看阁的尊者，你抹他脸，我扑他背，弹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的人事^[6]！”须臾，把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伽叶却才进阁检经，一一查与三藏。三藏却叫：“徒弟们，你们都好生看看，莫似前番。”他三人接一卷，看一卷，却都是有字的。有字便好为人解释，后世子孙不怕饿死矣。传了五千零四十八卷，乃一藏之数。收拾齐整，驮在马上；剩下的，还装了一担，八戒挑着。自己行李，沙僧挑着。行者牵了马，唐僧拿了锡杖，按一按毗卢帽，抖一抖锦袈裟，才喜喜欢欢到我佛如来之前。正是那：无字真经是讲“德”字，有字真经是讲“释”字。有此一折，逐字诠释更明。

大藏真经滋味甜，如来造就甚精严。须知玄奘登山苦，可笑阿傩却爱钱。先次未详亏古佛，后来真实始安然。至今得意传东土，大众均将雨露沾。

阿傩、伽叶引唐僧来见如来。如来高升莲座，指令降龙、伏虎二大罗汉敲响云磬，遍请三千诸佛、三千揭谛、八金刚、四菩萨、五百尊罗汉、八百比丘僧、大众优婆塞、比丘尼、优婆夷，各天各洞，福地灵山，大小尊者圣僧。该坐的，请登宝座；该立的，侍立两傍。一时间，天乐遥闻，仙音嘹亮，满空中祥光叠叠，瑞气重重，诸佛毕集。参见了如来。如来问阿傩、伽叶：“传了多少经卷与他？可一一报数。”二尊者即开报：“现付去唐朝：

《涅槃经》四百卷。《菩萨经》三百六十卷。

《虚空藏经》二十卷。《首楞严经》三十卷。

《恩意经大集》四十卷。《决定经》四十卷。

《宝藏经》二十卷。《华严经》八十一卷。

《礼真如经》三十卷。《大般若经》六百卷。

《大光明经》五十卷。《未曾有经》五百五十卷。

《维摩经》三十卷。《三论别经》四十二卷。

《金刚经》一卷。《正法论经》二十卷。

《佛本行经》一百一十六卷。《五龙经》二十卷。

《菩萨戒经》六十卷。《大集经》三十卷。

《摩竭经》一百四十卷。《法华经》十卷。

《瑜伽经》三十卷。《宝常经》一百七十卷。

《西天论经》三十卷。《僧祇经》一百一十卷。

《佛国杂经》一千六百三十八卷。《起信论经》五十卷。

《大智度经》九十卷。《宝威经》一百四十卷。

《本阁经》五十六卷。《正律文经》十卷。

《大孔雀经》十四卷。《维识论经》十卷。

《具舍论经》十卷。经文虽异，释明明德却同。

在藏总经共三十五部，各部中检出五千零四十八卷，与东土圣僧，传留在唐。现俱收拾整顿于马驮人担之上，专等谢恩。”三藏四众拴了马，歇了担，一个个合掌躬身，朝上礼拜。如来对唐僧言曰：“此经功德，至此才出“德”字。不可称量。虽为我门之龟鉴，实乃三教之源流。若到你那南赡部洲，示与一切众生，示即释也，意已落到新民。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宝之！重之！盖此内有成仙了道之奥妙，

有发明万化之奇方也。”众理万事，所指甚广，可见此中无不备载。三藏叩头谢恩，信受奉行，依然对佛祖遍礼三匝，承谨归诚，领经而去。去到三山门，一一又谢了众圣。不题。

如来因打发唐僧去后，才散了传经之会。傍又闪上观世音菩萨，合掌启佛祖道：“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之人，今已成功，回应第八回，正为“新民”一照。共计得一十四年，乃五千零四十日，还少八日，不合藏数。年数却要合经数，天然绝妙。尚少八日，已留得下二章地步。准弟子缴还金旨。”如来大喜道：“所言甚当，准缴金旨。”即叫八大金刚分付道：“汝等快使神威，驾送圣僧回东；把真经传留，即引圣僧西回。须在八日之内，以完一藏之数，回文织锦，横顺成文，方见其大本领，方显其真学问。勿得迟违。”金刚随即赶上唐僧，叫道：“取经的，跟我来。”唐僧等俱身轻体健，荡荡飘飘，随着金刚，驾云而起。金顶接来，金刚送去，此乃一篇之章法。这才是：

见性明心参佛祖，功完行满即飞升。

毕竟不知回东土怎生传授，且听下回分解。

三德五道，乃人生之所固有，而原只在心上，故曰无字真经，盖即所谓明德也。圣贤千经万典，无非发明此修道立德之至要。无如学者讲焉而不精，考焉而不详，以致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而明德不明矣。必也诵其诗，读其书，以去夫外诱之私，而讲明其本来之旧者，则释明明德也。看他一题四字，直分出如许的层次，多少的情节，却又字字爽亮，句句确切，真乃天仙显化，有非笔墨之所能为者。

取经原是三藏，何以又只传一藏？盖三藏者，浑包下二章而言；一藏者，单贴这一句而讲。妙有分寸，方留得新民、止至善之地步。

此章之源脉，虽发于铜台府，实伏于三星洞。前是学道之始，此乃明德之终。有部有法，照应丝毫不混。

不有无字真经，不见明德之正旨；不有有字真经，不了取经之公案。一虚一实，有主有宾，收煞前文，正是实发题面。

看他将一卷圣经朱注，一字一句，直演成异样绝妙的故事。不是画丹青，竟是唱连像，故谓之《西游》可，即谓之《大学演义》亦无可。

上文求至其极，则已止于至善。而《大学》之道已完，又何用释？盖释者，释其所以明德、新民、止至善之故也。是总结上文四十九篇之

意。

《大学》，孔氏之遗书，故曰尼，盖即指仲尼。牟，取也，言取仲尼之文而释之也。

[1] 杰：高耸，高大。

[2] 船名。

[3] 优钵：即优钵罗。植物名。梵语，即青莲花。多产于天竺，其花香洁。

[4] 人事：礼物，礼品。

[5] 孤：同“辜”。

[6] 需索：勒索，索要。

第九十九回

九九数完魔划尽 三三行满道归根

“释新民。”

人必自新，方能新民。故于脱壳之后，紧接此篇，此脉之所以相因而来也。

内魔不生，外魔不作，以见天理之纯全，己私之尽化。推己及人，万物一体。使之有以去其旧染之污，而复睹光天化日之下者，是岂近功浅学之所能为耶？

三三即是九九，八十一难亦即九九之数。语云：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八十一难中少了一难，即是经练不全，工夫不到处，如何言得功成？如何言得行满？即如扬雄、蔡邕、李陵，皆因不能死节。少此一难，千古令人叹惜，以议其大节有亏也。

少了一难，即是少用一功，如何能造其极？亦一簣未成之意。

话表八金刚金光灿烂，焕然一新。既送唐僧回国。不题。道明德立，先从自新写起。

那三层门下有五方揭谛，四值功曹，六丁六甲，护教伽蓝走向观音菩萨前启道：“弟子等向蒙菩萨法旨，暗中保护圣僧。今日圣僧行满，菩萨缴了佛祖金旨，我等望菩萨准缴法旨。”菩萨亦甚喜道：“准缴，准缴。”百姓未得安堵，诸神先已脱然。又问道：“那唐僧四众一路上心行何如？”诸神道：“委实心虔志诚，料不能逃菩萨洞察。书法。但只是唐僧受过之苦，真不可言。无非憔悴王事，念切恫瘝。他一路上历过的灾愆患难，弟子已谨记在此。这就是他灾难的簿子。”菩萨从头看了一遍。上写着：受过的难即是改了的过，然非学不能迁善而改过也。虽讲日新，而作新亦包在内。

蒙差揭谛皈依旨，谨记唐僧难数清：

金蝉遭贬第一难，出胎几杀第二难，
满月抛江第三难，寻亲报冤第四难，
出城逢虎第五难，折从落坑第六难，
双叉岭上第七难，两界山头第八难，
陡涧换马第九难，夜被火烧第十难，
失却袈裟十一难，收降八戒十二难，
黄风怪阻十三难，请求灵吉十四难，
流沙难渡十五难，收得沙僧十六难，
四圣显化十七难，五庄观中十八难，
难活人参十九难，贬退心猿二十难，
黑松林失散二十一难，宝象国稍书二十二难，
金銮殿变虎二十三难，平顶山逢魔二十四难，
莲花洞高悬二十五难，乌鸡国救主二十六难，
被魔化身二十七难，号山逢怪二十八难，
风摄圣僧二十九难，心猿遭害三十难，
请圣降妖三十一难，黑河沉没三十二难，
搬运车迟三十三难，大赌输赢三十四难，
祛道兴僧三十五难，路逢大水三十六难，
身落天河三十七难，鱼篮现身三十八难，
金峯山遇怪三十九难，普天神难伏四十难，
问佛根源四十一难，吃水遭毒四十二难，
西梁国留婚四十三难，琵琶洞受苦四十四难，
再贬心猿四十五难，难辨猕猴四十六难，
路阻火焰山四十七难，求取芭蕉扇四十八难，
收缚魔王四十九难，赛城扫塔五十难，
取宝救僧五十一难，棘林吟咏五十二难，
小雷音遇难五十三难，诸天神遭困五十四难，
稀柿衚衖阻五十五难，朱紫国行医五十六难，
拯救疲癯五十七难，降妖取后五十八难，
七情迷没五十九难，多目遭伤六十难，

路阻狮驼六十一难，怪分三色六十二难，
城里遇灾六十三难，请佛收魔六十四难，
比丘救子六十五难，辨认真邪六十六难，
松林救怪六十七难，僧房卧病六十八难，
无底洞遭困六十九难，灭法国难行七十难，
隐雾山遇魔七十一难，凤仙郡求雨七十二难，
失落兵器七十三难，会庆钉钯七十四难，
竹节山遭难七十五难，玄英洞受苦七十六难，
赶捉犀牛七十七难，天竺招婚七十八难，
铜台府监禁七十九难，凌云渡脱胎八十难，

路经十万八千里，圣僧历难簿分明。受过的苦正是新过的事，此照“日新”一段讲。○金蝉遭贬后有此难，簿前并无此明文，不知是原本遗漏，抑亦后人删改，留此以备参考。

菩萨将难簿目过了一遍，急传声道：“佛门中九九归真。圣僧受过八十难，还少一难，不得完成此数。”虽是自新，尚未新民。至善犹有缺欠，此功之所以不完也。即命揭谛赶上金刚，还生一难者。推己及人，此事实难，故曰“难”。这揭谛得令，飞云一驾向东来，一昼夜赶上八大金刚，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谨遵菩萨法旨，不得违误。”八金刚闻得此言，刷的把风按下，将他四众，连马与经，坠落下地。噫！正是那：

九九归真道行难，坚持笃志立玄关。必须苦练邪魔退，定要修持正法还。莫把经章当容易，圣僧难过许多般。古来妙合参同契，毫发差殊不结丹。

三藏脚踏了凡地，自觉心惊。八戒呵呵大笑道：“好，好，好！这正是快得迟。”沙僧道：“好，好，好！因是我们走快了些儿，教我们在此歇歇哩。”大圣道：“俗语云：十日滩头坐，一日行九滩。”三藏道：“你三个且休斗嘴，认认方向，看这是甚么地方。”沙僧转头四望道：“是这里！是这里！师父，你听听水响。”行者道：“水响，想是你的祖家了。”八戒道：“他祖家乃流沙河。”沙僧道：“不是，不是！此通天河也。”奇思妙想，真有神鬼不测之妙。三藏道：“徒弟阿，仔细看在那岸。”行者纵身跳起，用手搭凉篷，仔细看了，下来道：“师父，此是通天河西岸。”三藏道：“我记起来了，东岸边原有个陈家庄。那年到

此，亏你救了他儿女，即子民也。有意无意，先为新民一逗。深感我们，要造船相送，幸白鼋伏渡。我记得西岸上四无人烟，这番如何是好？”八戒道：“只说凡人会作弊，原来这佛面前的金刚也会作弊。他奉佛旨，教送我们东回，怎么到此半路上就丢下我们？如今岂不进退两难，怎生过去？”仍又过不得，妙。沙僧道：“二哥休报怨。我的师父已得了道，前在凌云渡已脱了凡胎，只讲自新，而“民”字已在口角。今番断不落水。教师兄同你我都作起摄法，把师父驾过去也。”行者频频的暗笑道：“驾不去，驾不去。”你看他怎么就说个“驾不去”？若肯使出神通，说破飞升之奥妙，师徒们就一千个河也过去了，只因心里明白，知道唐僧九九之数未完，还该有一难，故羁留于此。

师徒们口里纷纷的讲，足下徐徐的行，直至水边。忽听得有人叫道：“唐圣僧！唐圣僧！这里来！这里来！”四众皆惊。举头观看，四无人迹，又没舟船，却是一个大白赖头鼋在岸边探着头叫，道：“老师父，我等了你这几年，却才回也？”行者笑道：“老鼋，向年累你，今岁又得相逢。”好照应，真有飞云接日、断桥得路之妙。三藏与八戒、沙僧都欢喜不尽。行者道：“老鼋，你果有接待之心，可上岸来。”那鼋即纵身爬上河来。行者叫把马牵上他身，八戒还蹲在马尾之后，唐僧站在马颈左边，沙僧站在右边；行者一脚踏着老鼋的项，一脚踏着老鼋的头，叫道：“老鼋，好生走稳着。”那老鼋蹬开四足，踏水面如行平地，将他师徒四众，连马五口，驮在身上竟回东岸而来。诚所谓：

不二门中法奥玄，诸魔战退识人天。本来面目今方见，一体原因始得全。秉证三乘随出入，丹成九转任周旋。挑包飞杖通休讲，幸喜还元遇老鼋。

老鼋驮着他们，躡波踏浪，行经多半日，将次天晚，好近东岸，忽然问曰：“老师父，我向年曾央到西方见我佛如来与我问声归着之事，还有多少年寿，果曾问否？”原来那长老自到西天玉真观沐浴，凌云渡脱胎，步上灵山，专心拜佛及参诸佛菩萨圣僧等众，意念只在取经，他事一毫不理，所以不曾问得老鼋年寿，无言可答。却又不敢欺打诳语，沉吟半晌，不曾答应。人物一体，只管自新，便不顾老鼋，是为新民一翻。老鼋即知不曾替他问，他就将身一幌，唵喇的淬下水去，把他四众连马并经，通皆落水。民不新亦不自新也。咦！还喜得唐僧脱了胎，成了道，若似前番，已经沉底。又幸白马是龙，八戒、沙僧会水，行者笑巍巍显大神通，把唐僧扶驾出水，登彼东岸。只是经包、衣服、鞍辔俱湿了。

师徒方登岸整理，忽又一阵狂风，天色昏暗，雷烟俱作，走石飞沙，但见那：

一阵风，乾坤播荡；一声雷，振动山川。一个烟，钻云飞火；一天雾，大地遮漫。风气呼号，雷声激烈。烟掣红销，雾迷星月。风鼓的沙尘扑面，雷惊的虎豹藏形，烟幌的飞禽叫噪，雾漫的树木无踪。那风搅得个通天河波浪翻腾，那雷振得个通天河鱼龙丧胆，那烟照得个通天河彻底光明，那雾盖得个通天河岸崖昏惨。好风！颓山裂石松篁倒；好雷！惊蛰伤人威势豪；好烟！流天照野金蛇走；好雾！混混漫空蔽九霄。

讐得那三藏按住了经包，经乃释之之文也。沙僧压住了经担，八戒牵住了白马，行者却双手轮起铁棒，左右护持。原来那风雾雷烟，乃是些阴魔作号，欲夺所取之经。夺去此经，便无可释矣。劳攘了一夜，直到天明，却才止息。长老一身水衣，战兢兢的道：“悟空，这是怎的起？”行者气呼呼的道：“师父，你不知就里。我等保护你取获此经，乃是夺天地造化之功，可以与乾坤并久，日月同明，寿享长春，法身不朽。此所以为天地不容，鬼神所忌，扬子云著《玄经》，鬼神夜哭，天道恶盈，诚有然者欲来暗夺之耳。一则这经是水湿透了，二则是你的正法身压住，雷不能轰，电不能照，雾不能迷，又是老孙轮着铁棒，使纯阳之性，护持住了。及至天明，阳气又盛，所以不能夺去。”三藏、八戒、沙僧方才省悟，各谢不尽。少顷，太阳高照，却移经于高崖上，开包晒晾——至今彼处晒经之石尚存。的的确确指实其事，方见此书之奇。他们又将衣鞋都晒在崖傍，立的立，坐的坐，跳的跳，真个是：

一体纯阳喜向阳，阴魔不敢逞强梁。须知水胜真经伏，不怕风雷烟雾光。自此清平归正觉，从今安泰到仙乡。晒经石上留踪迹，千古无魔到此方。民之能新皆赖有此经书，若失去经书，已无可释，又何自而得新？

他四众检看经本，一一晒晾。早见几个打（鱼）〔渔〕人来过河边，此地往来打鱼，民之乐业可知。抬头看见，内有认得的道：“老师父，可是前年过此河往西天取经的？”八戒道：“正是，正是。你是那里人？怎么认得我们？”渔人道：“我们是陈家庄上人。”八戒道：“陈家庄离此有多远？”渔人道：“过此冲南有二十里就是也。”八戒道：“师父，我们把经搬到陈家庄上晒去。他那里有住坐，又有得吃，就教他家与我们浆浆衣服，却不是好？”三藏道：“不去罢。在此晒干了，就收拾找路回也。”那几个渔人行过南冲，恰遇着陈澄，叫道：“二老官，前年在你

家替祭儿子的师父回来了。”陈澄道：“你在那里看见？”渔人回指道：“都在那石上晒经哩。”

陈澄随了几个佃户，走过冲来望见，跑近前跪下道：“老爷取经回来，功成行满，怎么不到舍下，却在这里盘弄？快请，快请到舍。”行者道：“等晒干了经，和你去。”陈澄又问道：“老爷，这经典、衣物如何湿了？”三藏道：“昔年亏白鼋驮渡河西，今年又蒙他驮渡河东。已将近岸，被他问昔年托问佛祖寿年之事，我本未曾问得，他遂淬在水内，故此湿了。”又将前后事细说了一遍。那陈澄拜请甚恳，三藏无已，遂收拾经卷。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经》沾住了几卷，遂将经尾沾破了——所以至今《本行经》不全，《大学》原缺格物致知，看他一点不肯放过。晒经石上犹有字迹。三藏懊悔道：“是我们怠慢了，不曾看顾得。”行者笑道，“不在此，不在此。盖天地不全。这经原是全全的，今沾破了，乃是应不全之奥妙也。岂人力所能与耶？”

师徒们果收拾毕，同陈澄赴庄。那庄上人家，一个传十，十个传百，百个传千，若老若幼，尽皆民也。都来接看。陈清闻说，就摆香案，在门前迎迓，又命鼓乐吹打。少顷，到了，迎入。陈清领合家人眷俱出来拜见，拜谢昔日救女儿之恩，新民的正面。随命看茶摆斋。三藏自受了佛祖的仙品、仙肴，又脱了凡胎成佛，全不思凡间之食。二老苦劝，没奈何，略见他意。孙大圣自来不吃烟火食，也道勾了。沙僧也不甚吃。八戒也不似前番，就放下碗。行者道：“呆子也不吃了？”八戒道：“不知怎么，脾胃一时就弱了。”遂此收了斋筵。却又问取经之事。三藏又将先至玉真观沐浴，凌云渡身轻，及至雷音寺参如来，蒙珍楼赐宴，宝阁传经，始被二尊者索人事未遂，故传无字之经，后复拜告如来，始得授一藏之数，亦是一藏，极有分寸。并白鼋淬水，阴魔暗夺之事，细细陈了一遍，就欲拜别。

那二老举家如何肯放，且道：“向蒙救拔儿女，深恩莫报，已创建一座院宇，名曰救生寺，普救众生也，妙讲新民，天然有此奇句。○略易名目，便焕然又是一意。专侍奉香火不绝。”又唤出原替祭之儿女陈关保、一秤金叩谢。复请至寺观看。三藏却又将经包儿收在他家堂前，与他念了一卷《宝常经》。念即释也，二字伏下。后至寺中，只见陈家又设馔在此。还不曾坐下，又一起来请；还不曾举箸，又一起来请。络绎不绝，争不上手。三藏俱不敢辞，略略见意。只见那座寺果然盖得齐整：

山门红粉腻，多赖施主功。一座楼台从此立，两廊房宇自今兴。朱

红隔扇，七宝玲珑。香气飘云汉，清光满太空。几株嫩柏还浇水，数千乔松未结丛。活水迎前，通天叠叠翻波浪；高崖倚后，山脉重重接地龙。

三藏看毕，才上高楼，楼上果妆塑着他四众之像。人到金身现像之际，则新之至极而无以复加矣。八戒看见，扯着行者道：“兄长的相儿甚像。”沙僧道：“二哥，你的又像得紧。只是师父的又忒俊了些儿。”黑汉已变作明公，猪八戒此时亦不丑。三藏道：“却好，却好。”遂下楼来，下面前殿后廊，还有摆斋的候请。行者却问：“向日大王庙儿如何了？”众老道：“那厮当年拆了。老爷这寺，自建立之后，年年成熟，岁岁丰登，却是老爷之福庇。”庙貌虽旧，气象却新。行者笑道：“此天赐耳，与我们何与？但只我们自今去后，保你这一庄上人家子孙繁衍，六畜安生，年年风调雨顺，岁岁雨顺风调。”煞到“极”字，便已挑动至善。众等却叩头拜谢。只见那前前后后，更有献果献斋的无限人家。八戒笑道：“我的蹭蹬！那时节吃得，却没人家连请十请；今日吃不得，却一家不了，又是一家。”只言民之感恩戴德，“新”字已在言外。饶他气满，略动手，又吃个八九盘素食；纵然胃伤，又吃了二三十个馒头。已皆尽饱，又有人家相邀。三藏道：“弟子何能，感蒙至爱。望今夕暂停，明早再领。”

时已深夜，三藏守定真经，抱定“释”字，方与别处不混。不敢暂离，就于楼下打坐看守。将及三更，三藏悄悄的叫道：“悟空，这里人家识得我们道成事完了。自古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已落到下意。恐为久淹，失了大事。”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是为止至善一逼。行者道：“师父说得有理。我们趁此深夜，人家熟睡，寂寂的去了罢。”八戒却也知觉，沙僧尽自分明，白马也能会意。遂此起了身，轻轻的抬上驮垛，挑着担，从庑廊驮出。到于山门，只见门上有锁，行者又使个解锁法，开了二门、大门，找路望东而去。只听得半空中有八大金刚叫道：“逃走的！跟我来！”那长老闻得香风荡荡，起在空中。偃空而来，凌空而去，已反落到“止”字。这正是：

丹成识得本来面，体健如如拜主人。

毕竟不知怎生见那唐王，且听下回分解。

此篇短短一幅，亦不必另起波澜，只就前文之余势，而略为之着色，则本题之全神大局，已无不到。太白而外，又见有此清新俊逸之妙。

此章原是释新民，与前“在”字、“作”字有别。而所以释者，则即《盘铭》、《康诰》、《诗》曰之文也。看他以经藏写字面，诵读写字意，赏心适意，读之无有不拍案称快者矣。

自新新民必尽美尽善，方是个用其极。若有一难未受，即是有一民不新，已不能用其极，而又何以止于至善也。语意原是一串，只将新民写透，下章至善之神，不啻破竹之易矣。

第一百回

径回东土 五圣成真

“释止于至善。”

此回言灵山已到，真经已得，天德克全，人道悉备，已得至善而止之矣。于是清者成其为清，和者成其为和，任者成其为任，时者成其为时。明新各立极于当时，功业共垂教于后世。此即长生之学，此即至善之旨也。

结尾却将十方三界一切诸佛菩萨诵念一遍，妙不可言。句句题面，笔笔题意，正见人有子臣弟友，业有士农工商。是以佛有三千之名，五百之号，其果有三千年而成者，六千年而成者，九千年而成者。惟其花有不同，是以果亦各异。然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此所以有一切诸佛之名，无限菩萨之异也。

紧箍儿只见其来，不知其去，真乃其妙。盖此箍乃鞭策自进之心，惟恐至善之不止。兹既已见如来，已取真经，俱已成佛果正，则至善之极而无以复加矣，尚紧到何处？此箍之所以自化也。

且不言他四众脱身，随金刚驾风而起。反擒“止”字，便已截清题界。却说陈家庄救生寺内多人，天晓起来，仍治果肴来献。至楼下，不见了唐僧。这个也来问，那个也来寻，俱慌慌张张，莫知所措，叫苦连天的道：“清清把个活佛放去了。”虚笼至善，扣定结尾，一笔不泛。一会家无计^[4]，将办来的品物俱抬在楼上，祭祀烧纸。以后每年四大祭，二十四小祭。敬之如神明，此承明德讲。还有那告病的，保安的，求亲许愿，求财求子的，无时无日不来烧香祭赛。一方保障，此承新民讲。真个是：金炉不断千年火，玉盏常明万载灯。千年万载，是为“止”字一赞。不题。

却说八大金刚使第二阵香风，把他四众不一日送至东土，渐渐望见长安。二字扣题，天然绝妙。原来那太宗自贞观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春花秋实，果已熟矣。送唐僧出城，至十六年，即差工部官在西安关外起

建了望经楼接经，太宗年年亲至其地。恰好那一日即九月望前三日也。出驾，复到楼上，忽见正西方满天瑞霭，阵阵香风。金刚停在空中，叫道：“圣僧，此间乃长安城了，长安则止于此，而不迁写止至善，奇绝。我每不好下去，这里人伶俐，恐泄漏吾像。孙大圣三位也不消去，汝自去传了经与汝主，即便回来，我在霄汉中等你，与你一同缴旨。”大圣道：“尊者之言虽当，但吾师如何挑得经担？如何牵得这马？须得我等同去一送。烦你在空少等，谅不敢误。”金刚道：“前日观音菩萨启过如来，往来只在八日，方完藏数。今已经四日有馀，只怕八戒贪图富贵，误了限期。”怕八戒更变，是为“止”字一逼。八戒笑道：“师父成佛，我也望成佛，八戒亦想止至善，宜无有不善者矣。岂有贪图之理。丈人已不想，又何有于富贵？是为“莫爱他乡万两金”一照。泼大粗人！都在此等我，待交了经，就来与你回向也。”呆子挑着担，沙僧牵着马，行者领着圣僧，都按下云头，落于望经楼边。

太宗同多官一齐见了，即下楼相迎道：“御弟来也？”唐僧即倒身下拜，太宗搀起。又问：“此三者何人？”唐僧道：“是途中收的徒弟。”太宗大喜，即命侍官：“将朕御车马扣背，请御弟上马，同朕回朝。”唐僧谢了恩，骑上马。大圣轮金箍棒紧随，八戒、沙僧俱扶马挑担，随驾后共入长安，当日太宗于此送出，是日又从此迎回，章法绝妙。真个是：

当年清宴乐升平，文武安然显俊英。水陆场中僧演法，金銮殿上主差卿。关文敕赐唐三藏，经卷原因配五行。苦炼凶魔种种灭，功成今喜上朝京。

唐僧四众随驾入朝，满城中无人不知是取经人来了。

却说那长安唐僧旧住的洪福寺大小僧人，看见几株松树一颗颗头俱向东，还元之兆。惊呀道：“怪哉！怪哉！今夜未曾刮风，如何这树头都扭过来了？”内有三藏的旧徒弟道：“快取衣服来，取经的老师父来了。”当日共诣西天，是为善之始；此日同入长安，是至善之终。众僧问道：“你何以知之？”旧徒曰：“当年师父去时，曾有言道：‘我去之后，或三五年，或六七年，但看松树枝头若是东向，我即回矣。’我师父佛口圣言，再无差错。故此知之。”急披衣而出。至西街时，早已有人传播说：“取经的人适才方到，万岁爷爷接入城来了。”众僧听说，又急急跑来，却就遇着。一见大驾，不敢近前，随后跟至朝门之外。唐僧下马，同众进朝。唐僧将龙马与经担，同行者、八戒、沙僧站在玉阶之下。太宗传宣：“御弟上殿。”赐坐，唐僧又谢恩坐了，教把经卷抬来。明德新民止至善，尽在于此矣。行者等取出，近侍官传上。太宗又

问：“多少经数？怎生取来？”三藏道：“臣僧到了灵山，参见佛祖，此承明德。蒙差阿傩、伽叶二尊者，先引至珍楼内赐斋，次到宝阁内传经。那尊者需索人事，因未曾备得，不曾送他，他遂以经与了。当谢佛祖之恩，东行，忽被妖风抢了经去。幸小徒有些神通赶夺，却俱抛掷散漫。因展看，皆是无字空本。此经如何释得？臣等着惊，复去拜告恳求。佛祖道：‘此经成就之时，有比丘圣僧将下山与舍卫国赵长者家看诵了一遍，保佑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止讨了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意思还嫌卖贱了，后代子孙没钱使用。我等知二尊者需索人事，佛祖明知，只得将钦赐紫金钵盂送他，方传了有字真经。有字便好释矣。○三个“释”字，俱以经本翻出。却又一章一义方见其妙。此经有三十五部，各部中检了几卷传来，共计五千零四十八卷。此数盖合一藏也。”与前天地之数正相应。○又是一藏。此所以为唐三藏也。○却从三藏中检得。便与上二章不混。太宗更喜，求经得经，不负赐号为“三藏”矣。教光禄寺设宴在东阁酬谢。

忽见他三徒立在阶下，容貌异常。便问：“高徒果外国人耶？”长老俯伏道：“大徒弟姓孙，法名悟空，臣又呼他为孙行者。他出身原是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人氏，因五百年前大闹天宫，被佛祖困压在西番两界山石匣之内，蒙观音菩萨劝善，情愿皈依，是臣到彼救出，此照新民一段。保护甚亏此徒。二徒弟姓猪，法名悟能，臣又呼他为猪八戒。他出身原是福灵山云栈洞人氏，因在乌斯藏高老庄上作怪，亦蒙菩萨劝善，亏行者收之。一路上挑担有力，涉水有功。三徒弟姓沙，法名悟净，臣又呼他为沙和尚。他出身原是流沙河作怪者，也蒙菩萨劝善，秉教沙门。那匹马不是主公所赐者。”太宗道：“毛片相同，如何不是？”三藏道：“臣到蛇盘山鹰愁涧涉水，原马被此马吞之。亏行者请菩萨问此马来历，原是西海龙王之子，因有罪，也蒙菩萨救解，教他与臣作脚力。当时变作原马，毛片相同。幸亏他登山越岭，跋涉崎岖。去时骑坐，来时驮经，亦甚赖其力也。”

太宗闻言，称赞不已。又问：“远涉西方，端的路程多少？”三藏道：“总记菩萨之言，有十万八千里之远。途中未曾记数，只知经过了一十四遍寒暑。日日山、日日岭。遇林不小，遇水宽洪。还经几座国王，俱有照验印信。”叫：“徒弟，将通关文牒取上来，对主公缴纳。”当时递上太宗看了，乃贞观一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给。太宗笑道：“久劳远涉。今已贞观二十七年矣^[2]。”牒文上有宝象国印、乌鸡国印、车迟国印、西梁女国印、祭赛国印、朱紫国印、比丘国印、灭法国印，又有凤仙郡印、玉华州印、金平府印。太宗览毕收了。一部《西

游》于此层层收煞，“止至善”三字方不落空。

早有当驾官请宴，即下殿携手而行。又问：“高徒能礼貌乎？”三藏道：“小徒俱是山村旷野之妖身，未谙中华圣朝之礼数，万望主公赦罪。”太宗笑道：“不罪他，不罪他，都同请东阁赴宴去也。”三藏又谢了恩，招呼他三众，都到阁内观看。果是中华大国，比寻常不同。你看那：

门悬彩绣，地衬红毡。异香馥郁，奇品新鲜。琥珀杯，琉璃盏，（箱）〔镶〕金点翠；黄金盘，白玉碗，嵌锦花缠。烂煮蔓菁，糖浇香芋。蘑菇甜美，海菜清奇。几次添来姜辣笋，数番办上密调葵。面觔椿树叶，木耳豆腐皮。石花仙菜，蕨粉干薇。花椒煮菜菔，芥末伴瓜丝。几盘素品还犹可，数种奇稀果夺魁。核桃柿饼，龙眼荔枝。宣州茧栗山东枣，江南银杏兔头梨。榛松莲肉葡萄大，榧子瓜仁菱米齐。橄榄林檎，苹婆沙果，慈菰嫩藕，脆李杨梅。无般不备，无件不齐。还有些蒸酥蜜食兼嘉馔，更有那美酒香茶与异奇。说不尽百味珍馐真上品，果然是中华大国异西夷。

师徒四众与文武多官俱侍列左右，太宗皇帝仍正坐当中。歌舞吹弹，整齐严肃，遂尽乐一日。正是：

君王嘉会赛唐虞，取得真经福有馀。福缘善庆，故云洪福，以见其至善也。千古流传千古盛，佛光普照帝王居。

当日天晚，谢恩宴散。太宗回宫，多官回宅。唐僧等归于洪福寺，非有大福，不能至此。只见寺僧磕头迎接。方进山门，众僧道：“师父，这树头儿今早俱忽然向东。我们记得师父之言，遂出城来接。果然到了。”长老喜之不胜，遂入方丈。此时八戒也不嚷茶饭，也不弄喧头。行者、沙僧，个个稳重。只因道果完成，自然安静，当晚睡了。

次早，太宗升朝，对群臣言曰：“朕思御弟之功，至深至大，其善至极而无以复加矣。无以为酬。一夜无寐，口占几句俚谈，权表谢意。但未曾写出。”叫：“中书官来，朕念与你，你一一写之。”其文云：

盖闻二仪有象，显覆载以含生；四时无形，潜寒暑以化物。是以窥天鉴地，庸愚皆识其端；明阴洞阳，贤哲罕穷其数。然天地包乎阴阳而易识者，以其有象也；阴阳处乎天地而难穷者，以其无形也。明白爽亮，痛快人心，可知至文未有不展样而含糊者也。故知象显可征，虽愚

不惑；形潜莫睹，在智犹迷。这层更醒。况乎佛道崇虚，乘幽控寂；其幽渺难明可知。○惟恐人错会，故将佛道一抑，以明所成者非此佛，所取者非此经也。弘济万品，典御十方。举威灵而无上，抑神力而无下。大之则弥于宇宙，细之则摄于毫厘。无灭无生，历千劫而不古；若隐若显，运百福而长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际；法流湛寂，挹之莫测其源^[3]。故知蠢蠢凡愚，区区庸鄙，投其旨趣，能无疑惑者哉？并无实在形质可以捉摸，徒惑人心耳。然则大教之兴，基乎西土。腾汉庭而皎梦，照东域而流慈。古者分形分迹之时，言未驰而成化；当常见常隐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归真，迁移越世。金容掩色，不镜三千之光；丽像开图，空端四八之相^[4]。于是微言广被，拯禽类于三途；遗训遐宣，导群生于十地。将人引入地狱，求一隙之明而不可得矣。○或问：地狱之事，释教讲得井井有条，层层精细。朱子独云未见十王，此是何意？曰：此事极易明白。孽秃罪恶深重，层层亲历，故此深知其详。凡人无罪，已不得见十王，又何由得知地狱之事也？佛有经，能分大小之乘；更有法，传讹邪正之术。我僧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慎敏，早悟三空之功^[5]；长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足见其智。超六尘而迥出，使千古而无对。凝心内境，无不烛照。悲正法之陵迟；即坏乱也。栖虑玄门，慨深文之讹谬。即惑世诬民之说。思欲分条振理，广彼前闻，截伪续真，即次其简，编发其归趣之意。开兹后学。即《大学》之教也。是以翘心净土，法游西域；乘危远迈，策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步；百重寒暑，蹶霜雨而前踪。诚重劳轻，求深欲达。周游西宇，十有四年。穷历异邦，询求正教。双林八水，味道餐风；鹿苑鹫峰，瞻奇仰异。承至言于先圣，受真教于上贤。“独接孟氏之传，私淑与闻”之意也。○可知原是讲学讲教，讲圣讲贤，何与于佛，又何与于僧也。探（积）〔赅〕妙门^[6]，精穷奥业。三乘六律之道，驰骤于心田；一藏百箴之文，波涛于海口。爰自所历之国无涯，求取之经有数。总得大乘要文，凡三十五部，计五千四十八卷，译布中华，宣扬胜业。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陲。圣教缺而复全，朱子辑补之功也。苍生罪而还福。治人之方，即新民也。湿火宅之乾焰^[7]，共拔迷途；朗金水之昏波^[8]，同臻彼岸。修己之学，即明德也。是知恶因业坠，善以缘升。升坠之端，惟人自作。譬之桂生高岭，云露方得泫其花^[9]；莲出绿波，飞尘不能染其叶。非莲性自洁，而桂质本贞。由所附者高，则微物不能累；所凭者净，则浊类不能沾。由所止者善耳。夫以卉木无知，犹资善而成善；矧乎人伦有识^[10]，可以人而不如物乎？不缘庆而求庆。方冀兹经流施，并日月而无穷；景福遐敷传布，与乾坤而永大。发明圣教之源，道

破至善之理，却从《大学序》中串入止至善，以作全部之收煞而奇妙，更出古今之外。

写毕，即召圣僧。此时长老已在朝门外候谢，闻宣急入，行俯伏之礼。太宗传请上殿，将文字递与长老。览遍，复下谢恩，奏道：“主公文辞高古，理趣渊微^[11]。但不知是何名目？”太宗道：“朕夜口占，答谢御弟之意，名曰《圣教序》，即先王教人之法，《大学》之序也。不知好否？”长老叩头称谢不已。太宗又曰：

朕才愧珪璋，言惭金石。至于内典，尤所未闻。口占叙文，诚为鄙拙。稊翰墨于金简，标瓦砾于珠林。循躬省虑，覩面慙心^[12]。甚不足称，虚劳致谢。

当时多官齐贺，顶礼圣教御文，遍传内外。太宗道：“御弟将真经演诵一番，演诵即释也，以下方转入“释”字的正面。何如？”长老道：“主公，若演真经，须寻佛地。宝殿非可诵之处。”太宗甚喜，即问当驾官：“长安城寺有那座寺院洁净？”班中闪上大学士萧瑀，奏道：“城中有一雁塔寺雁塔题名，浑括明新，暗合至善，正与陈学士遥遥相应，乃全部之线索。洁净。”太宗即令多官：“把真经各虔捧几卷，同朕到雁塔寺，请御弟谈经去来。”多官遂各各捧着，随太宗驾幸寺中，搭起高台，铺设齐整。长老仍命：“八戒、沙僧牵龙马，理行囊，行者在我左右。”又向太宗道：“主公欲将真经传流天下，须当誊录附本，方可布散。原本还当珍藏，不可轻褻。”太宗又笑道：“御弟之言甚当甚当。”随召翰林院及中书科各官誊写真经。又建一寺在城之东，名曰誊黄寺。释止于至善也。长老捧几卷登台，方欲讽诵，忽闻得香风缭绕，半空中有八大金刚现身高叫道：“诵经的，放下经卷，忽将“释”字一顿，更觉有致。跟我回西去也。”这底下行者三人，连白马，平地而起。长老亦将经卷丢下，也从台上起于九霄，相随腾空而去。慌得那太宗与多官望空下拜。这正是：

圣僧努力取经编，西宇周流十四年。苦历程途多患难，多经山水受迍邅。功完八九还如九，行满三千及大千。大觉妙文回上国，至今东土永留传。

太宗与多官拜毕，即选高僧，就于雁塔寺里修建水陆大会，回应十二回，以结取经之案。看诵《大藏真经》，超脱幽冥孽鬼，普施善庆，将誊录过经文传播天下，不题。此时无德不明，无民不新矣。

却说八大金刚驾香风，引着长老四众，连马五口，复转灵山。是个至善之地。连去连来，适在八日之内。此时灵山诸神，都在佛前听讲。八金刚引他师徒进去，对如来道：“弟子前奉金旨，驾送圣僧等已到唐国，将经交纳，今特缴旨。”遂叫唐僧等近前受职。

如来道：“圣僧，汝前世原是我之二徒，名唤金蝉子。因为汝不听说法，轻慢我之大教，故贬汝之真灵，转生东土。今喜皈依，这才是到家语。秉我迦持，又乘我教，取去真经，甚有功果。“果”字紧对“花”字。加升大职正果，汝为旃檀功德佛。发明圣教，其功不小，以下俱写止至善。孙悟空，汝因大闹天宫，吾以甚深法力，压在五行山下。幸天灾满足，归于释教，且喜汝隐恶扬善，在途中炼魔降怪有功，全终全始。加升大职正果，汝为斗战胜佛。理欲交战，而卒能有胜心之力也。猪悟能，汝本天河水神天蓬元帅，为汝蟠桃会上酗酒戏了仙娥，贬汝下界投胎，身如畜类。幸汝记爱人身，在福陵山云栈洞造孽，喜归大教，入我沙门，保圣僧在路。却又有顽心，色情未泯。因汝挑担有功，加升汝职正果，做净坛使者。”杏坛之护法。○若有不奉教者，着他半钯足矣。八戒口中嚷道：“他们都成佛，如何把我做个净坛使者？”尚不满意，是为“至”字一翻。如来道：“因汝口壮身慵，食肠宽大，盖天下四大部洲瞻仰吾教者甚多，凡诸佛事教汝净坛，乃是个有受用的品级，如何不好？可谓善矣。沙悟净，汝本是卷帘大将，先因蟠桃会上，打碎玻璃盏，贬汝下界。落于流沙河，伤生吃人造孽。幸皈吾教，诚敬迦持，保护圣僧登山牵马有功。加升大职正果，为金身罗汉。”罪人成佛，岂不至善？又叫那白马：“汝本是西洋大海广晋龙王之子，因汝违逆父命，犯了不孝之罪。幸得皈身皈法，皈我沙门，每日家亏你驮负圣僧来西，又亏你驮负圣经去东，亦有功者，加升汝职正果，为八部天龙。”长老四众俱各叩头谢恩，马亦谢恩讫。仍命揭谛引了马下灵山后崖化龙池边，将马推入池中。须臾间，那马打个展身，即退了毛皮，换了头角，浑身上长起金鳞，腮颌下生出银须，一身瑞气，四爪祥云，飞出化龙池，乃人龙也。盘绕在山门里擎天华表柱上。擎天玉柱，栋梁之材。诸佛赞扬如来的大法。

孙行者却又对唐僧道：“师父，此时我已成佛，与你一般，莫成还戴金箍儿，你还念甚么紧箍咒儿掯勒我？趁早儿念个松箍咒儿，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唐僧道：“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岂有还在你头上之理？你试摸摸看。”行者举手去摸一摸，果然无了。妙。此时旃檀佛、斗战佛、净坛使者、金身罗汉，俱正果了本位。天龙马亦自归真。东土开花，西

天果熟。前为学道之始，此乃了道之终。此大学之全功也。○“成”字与“学”字正相应。有诗为证：

一体真如转落尘，合和四相复修身。五行论色空还寂，百怪虚名总莫论。正果旃檀皈大觉，完成品职脱沉沦。经传天下恩光阔，五圣高居不二门。

五圣果位之时，诸众佛祖、菩萨、圣僧、罗汉、揭谛、比丘、优婆夷塞、各山各洞神仙、大神、丁甲、功曹、伽蓝、土地，一切得迷的师仙，始初俱来听讲，至此各归方位。止于至善而无有不善者矣。学到成佛之际，则长生不老。此即神圣仙佛，不伏阎王老子所管者，与前正相应。你看那：

灵鹫峰头聚霞彩，极乐世界集祥云。金龙稳卧，玉虎安然。乌兔任随来往，龟蛇凭汝盘旋。丹凤青鸾情爽爽，玄猿白鹿意怡怡。八节奇花，四时仙果。乔松古桧，翠柏修篁。五色梅时开时结，万年桃时熟时新。千果千花争秀，一天瑞蔼纷纭。

大众合掌皈依，都念：转正“释”字。

南无燃灯上古佛 南无药师琉璃光王佛

南无释迦牟尼佛 南无过去未来现在佛

南无清净喜佛 南无毗卢尸佛

南无宝幢王佛 南无弥勒尊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无量寿佛

南无接引归真佛 南无金刚不坏佛

南无宝光佛 南无龙尊王佛

南无精进善佛 南无宝月光佛

南无现无愚佛 南无娑留那佛

南无那罗延佛 南无功德华佛

南无才功德佛 南无善游步佛

南无旃檀光佛 南无摩尼幢佛

南无慧炬照佛 南无海德光明佛

南无大慈光佛 南无慈力王佛

南无贤善首佛 南无广庄严佛
南无金华光佛 南无才光明佛
南无智慧胜佛 南无世静光佛
南无日月光佛 南无日月珠光佛
南无慧幢胜王佛 南无妙音声佛
南无常光幢佛 南无观世灯佛
南无法胜王佛 南无须弥光佛
南无大慧力王佛 南无金海光佛
南无大通光佛 南无才光佛
南无旃檀功德佛 南无斗战胜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势至菩萨
南无文殊菩萨 南无普贤菩萨诸菩萨
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 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
南无西天极乐诸菩萨 南无三千揭谛大菩萨
南无五百阿罗大菩萨 南无比丘夷塞尼菩萨
南无无边无量法菩萨 南无金刚大士圣菩萨
南无净坛使者菩萨 南无八宝金身罗汉菩萨

南无八部天龙广力菩萨凡此诸佛菩萨，俱止于至善者念，即释止于至善之故也。

如是等一切世界诸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尽报此一身。

十方三世一切佛，诸尊菩萨摩訶萨，摩訶般若波罗密。仍结到释止于至善，这即所求长生之学，此即所谓不死之方也。

《西游记》至此终。仍结到“果”字，与前“花”字正相应。

问：学到成佛之际，其德犹有不明者乎？曰：无。而民犹有不新者乎？曰：无。明德新民，犹有不善者乎？曰：无。犹有不至善而尚忽有迁移更变者乎？曰：无。既知其无，则长止于至善而不迁，亦无烦再释矣。

东土开花，《大学》之道由此始；西天果熟，至善之止至此而终。看他“西”字紧对“东”字，“果”字紧对“花”字，“至善”紧对《大学》，开卷擒住两头，结尾照定前案，一起一落，大煞大放。一部书之全局大意，至此完矣。此即长生之学，此即灵台之旨。人必如此，方不枉生斯世，这才是个花果山，而不愧其为东胜神洲也。西天如来菩萨，乃至善也；学到西天成佛，则止于至善；而又将诸佛菩萨都念一遍者，则释止于至善也。

三章“释”字，俱承上二十七章而来。要重看，前就未然者而言，此就已然者而论。释者，是解释其所以明新止至善之故也。看他释明明德，写的是经文；释止至善，念的是诸佛。同一“释”字，只一经一佛。

两章之题界大义，早已判然分明。真乃妙手，真正奇文。

或谓：三藏东归，独漏陈学士一段未补。殊不知长安发蕊，此三藏之所以受胎。迨至万花店，其花已放，此三藏之所以出世也。后至五圣成真，其果已熟。从未闻果熟之时，而犹见有花蕊者。其间出祖离母，俱有次第，何得强画蛇足，以为关照也。

人当真经未得，或为气禀所拘，或为人欲所蔽，故曰陈玄奘。迨至真经已得，天理纯全，物欲无累，这才是个唐三藏。

《西游》本的是如来，《封神》祖的是元始；《西游》讲的是和尚，《封神》说的是道士。一边成神，一家作佛，其义则一也。

《封神》虽祖《西游》之意，但只写气禀人欲二十七题，以及结尾三题。其中独未写圣经二十二篇，大为可惜。想此作，长春已独绝千古，是以后人俱为之阁笔。但《封神》就《武成》一书写来，固是其书的妙处，然正不及《西游》之雅处也。

总结：

观五圣成真一节，以见天下无人不可以为学，无人不可以至善也。盖圣贤修己治人之道虽大，但其门最宽，其途又甚广。故孔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又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孟子》云：“人皆可以为尧舜。”又云：“来者不拒。”是圣贤固日望人之入其门而就其途也，亦甚殷矣。正以无人不可以成圣，无人不可以明德也。故以悟空之花果、悟能之云栈、悟净之流沙，是皆等于妖邪，而实非人类，似难以入乎圣贤之门墙，以语于大道。然究其本来之所得者，未尝不正，亦何不可引入门墙，而教以大道也。孔子尝言：“柴也愚，参也鲁，师也僻，由也喭。”是亦等于悟空、悟能、悟净之流，然皆入乎贤圣之域，而卒各得其大道之传，则世之如

悟空、悟能、悟净者，正复不少其人，亦何可甘于自弃也。如必谓清任和时之质，而后可以为学，而后可以成圣，则《五经》不用再传，《四书》亦可不作，《西游记》更属多事。惟其无人不可以为学，无人不可以至善，所以特特写一悟空、悟能、悟净，所以特特写一部《西游记》也。

[1] 一会家：一会儿，一时间。

[2] 贞观二十七年：这是小说虚构，史上并无贞观二十七年。

[3] 挹（yì）：酌，以瓢舀取。

[4] 四八之相：即三十二相。佛教语。谓佛陀具有的三十二种不同凡俗的显著特征，与微细特征八十种“好”，合称“相好”。

[5] 三空：佛教语。

[6] 探赜（zé）：探索奥秘。

[7] 火宅：佛教语。多用以比喻充满众苦的尘世。

[8] 金水：佛教语。即智慧。

[9] 泫（xuàn）：水下滴。

[10] 矧（shěn）乎：何况。

[11] 渊微：深沉精微。

[12] 靦（tiǎn）面：面容羞愧。慙（nù）心：内心惭愧。

附录

新说西游记自序

此书由来已久，读者茫然不知其旨。唯有数家批评，或以为讲禅，或以为说道，更又以为金丹采炼，多捕风捉影，究非《西游》之正旨。将古人如许之奇文、无边之妙旨、有根有据之学，更目为荒唐无益之谭，良可叹也。予期以数月之暇，注明指趣，破其迷茫，唤醒将来之学者。此亦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不知有当否。

西河张书绅题。

全部《西游记》目录赋

心本源天地，造化此器。第一回。灵无所不通，善无有不至。第二回。人能明此心，学问惊天地。第三回。一念涉自欺，好恶不嫌意。第四回。善既消磨尽，恶无有不炽。第五回乱蟠桃。一旦见君子，愧无容身地。第六回。八卦燻其心，五行定其志。安天会。一朝使自新，第八回。本末与终始。金山寺。暗昧不可忽，犯天条。修身本无异。游地府。自新与新民，君子必力致。化金蝉。择得堂堂路，虔诚无改易。双叉岭。修身在正心，心猿规正。知至后诚意。意马收缰。学最要广博，井底宜见刺。黑风山。心德贵能明，高老庄。天命要常视。浮屠山。能定自然静，黄风岭，流沙河。本心何用试。二十三回。学果循次序，便可追洙泗。五庄观。第一戒贪色，宝象国。第二理财事。莲花洞。去邪思，乌鸡国。辨义利，火云洞。信知须学方无蔽。黑水河与车迟国。忠伪分一念，通天河。孝道讲三事。金**峴**洞。饮食害口腹，子母河。淫声乱心志。放心猿。气心不可生，火焰山。散心不可嗜。祭赛国。学怕不用心，荆棘岭。学怕相为伪。小雷音。学最怕卤莽，稀柿洞。仁富不并置。朱紫国。情丝不牵缠，目怪何由至？盘丝洞。名心不可要，狮驼洞。欲心要常避。比丘国。勿以半途废，陷空山。礼乐自足备。灭法国。虚夸最可恶，连环洞。不敬须谨忌。凤仙郡。师心当患戴高帽，玉华州。切莫贪杯误正事。玄英洞。学到天竺功始纯，大道昭然一旦通。天竺国。万缘罢，寇员外。脱凡尘，凌云渡。功完行满自同春。陈家庄。果能造到至善处，便是长生不死人。五圣成真。

目录赋终。

新说西游记全部经书题目目录共五十二篇

大学之道。第一回。

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第二回，斜月三星洞。

克明峻德。第三回，四海千山九幽十类。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第四回，官封弼马，名著齐天。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第五回，乱蟠桃。

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第六回，小圣降大圣。

知止而后有定。第七回，安天会。

《康诰》曰：作新民。第八回，盂兰会。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第九回，金山寺。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第十回，犯天条。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第十一回，游地府。

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第十二回，化金蝉。

意诚而后心正。第十三回，双叉岭。

此谓修身在正其心。第十四回，心猿归正。

知至而后意诚。第十五回，鹰愁涧。

物格而后知至。黑风山二回。

克明德。第十八回，高老庄。

顾諟天之明命。第十九回，浮屠山。

定。一字枯窘题。○黄风岭二回。

静。一字枯窘题。○第二十二回，流沙河。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第二十三回，试禅心。

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五庄观三回。○以上二十二篇，单写圣经《大学》。

戒之在色。宝象国五回。○以下二十七篇杂引经书，以写“气稟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

生财有大道。莲花洞四回。

思无邪。乌鸡国四回。此言寡欲。

见利思义。火云洞三回。

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黑水河一回。

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车迟国三回。

臣事君以忠。通天河三回。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金**兜**洞三回。

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虑哉。子母河三回。

听德惟聪。《书经》。放心猿三回。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火焰山三回。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祭赛国二回。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荆棘岭一回。

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小雷音二回。

卤莽厌烦者，决无有成之理。小学。稀柿洞一回。

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朱紫国四回。

视远惟明。《书经》。盘丝洞二回。

行险以侥幸。狮驼洞四回。

养心莫善于寡欲。比丘国二回。此言清心。

半途而废。陷空山四回。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灭法国一回。

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隐雾山二回。

弗敬上天，降灾下民。《书经》。凤仙郡一回。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玉华州三回。

饮惟祀，德将无醉。《书经》。玄英洞二回。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道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天竺国三回。

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寇员外二回。

释明明德。九十八回见真如。○以下三篇通结全部。

释新民。九十九回陈家庄。

释止于至善。一百回五圣成真。

中节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目录共计二十七篇。

仁义礼智信五篇。

耳目鼻舌身意六篇。

酒色财气四篇。

争名一篇。夺利附义字。

清心寡欲二篇。比丘国、乌鸡国。

忠孝二篇。通天河、金嶺洞。

自足一篇。盘桓洞。

不敬一篇。凤仙郡。

诈伪一篇。小雷音。

废弃一篇。陷空山。

无恒一篇。连环洞。

无不明矣一篇。此言不昏，以缴明德。

至其极一篇。应前无所不用其极，以缴止至善。

此乃二十七篇也。

“气禀人欲”原只二十五条，皆因无不明矣，与“以求至乎其极”，是总结上二十五篇，亦在此节之内，故云二十七篇。

首节二十二篇，实生出中节二十七篇；中节二十七篇，正回应首节二十二篇。不只篇篇有关《大学》之道，且题题摘取纲领与朱注之字义，此大所以为奇也。

西游记总论

予幼读《西游记》，见其奇奇怪怪，忽而天官，忽而海藏，忽说妖魔，忽说仙佛，及所谓心猿意马、八戒沙僧者，茫然不知其旨。尝问人曰：《西游记》何为而作也？说者曰：是讲禅也，是谈道也。心疑其说，而究未明确其旨。

及游都中，乃天下人文之汇，高明卓见者时有其人。及聆其议论，仍不外心猿意马之旧套。至心猿意马之所以，究不可得而知也。迄今十馀年来，予亦自安于不知，而不复究论矣。

乙丑年，由都归省，值呈安天会，触目有感，恍然自悟曰：“是矣，是矣，予今而知《西游记》矣，予今而并知作《西游记》者之心矣。”自古圣贤悲悯后世，为之著书立言，不一其旨，而其心总欲人归于至善也。故孔子之赞《诗》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予今批《西游记》一百回，亦一言以蔽之曰：“只是教人诚心为学，不要退悔。”此其大略也。至于逐段逐节，皆寓正心修身，黽勉警策，克己复礼之至要。实包罗天地万象。四海九州，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非一部《西游记》也。以一人读之，则是一人为一部《西游记》；以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各自读之，各自有一部《西游记》。务必迁善改过，以底于至善而后已。若是乎，《西游》之有裨于天下后世、四海九州、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也，岂浅鲜哉！总之，心不诚者，西天不可到，至善不可止。作者有感于此，而念世人至多，其端又不一，故不能一一耳提面命以教之，又不能各为一书以教之，故作《西游记》，使各自读之，而各自教之也。

乾隆戊辰年秋七月，晋西河张书绅题。

新说西游记总批

《西游》一书，古人命为证道书，原是证圣贤儒者之道。至谓证仙佛之道，则误矣。何也？如来对三藏云：“阎浮之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多淫多佞，多欺多诈，此皆拘蔽中事。”彼仙佛门中，何尝有此字样？故前就孟兰会，以及化金蝉，已将作书的题目大旨一一点明，且不特此也，就如传中黑风山、黄风岭、乌鸡国，火焰山、通天河、朱紫国、凤仙郡，是说道家那一段修仙？是说僧家那一种成佛？又何以见得仙佛同源、金丹大旨？求其注解，恐其不能确然明白指出。真乃强为幻渺，故作支离，不知《西游》者也。长春原念人心不古，身处方外，不能有补，故借此传奇，实寓《春秋》之大义，诛其隐微，引以大道，欲使学业焕然一新。无如学者之不惜也，悲夫！

《西游》又名《释厄传》者，何也？诚见夫世人，逐日奔波，徒事无益，竭尽心力，虚度浮生，甚至伤风败俗，灭理犯法，以致身陷罪孽，岂非大厄耶？作者悲悯于此，委曲开明，多方点化，必欲其尽归于正道，不使之复蹈于前愆，非“释厄”而何？

《西游》一书，以言仙佛者，不一而足。初不思佛之一途，清静无为，必至空门寂灭而后成。即仙之一道，虽与不同，然亦不过采炼全真，希徒不死。斯二者，皆远避人世，惟知独善一身，以视斯世斯民之得失，漠不相关。至于仁义礼智之学，三纲五伦之道，更不相涉。此仙佛之事也。今《西游记》是把《大学》诚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力备细，写了一尽，明显易见，确然可据，不过借取经一事，以寓其意耳，亦何有于仙佛之事哉？

《西游记》称为四大奇书之一。观其龙宫海藏、玉阙瑶池、幽冥地府、紫竹雷音，皆奇地也；玉皇、王母、如来、观音、阎罗、龙王、行者、八戒、沙僧，皆奇人也；游地府、闹龙宫、进南瓜、斩业龙、乱蟠桃、反天宫、安天会、孟兰会、取经，皆奇事也；西天十万八千里，觐斗云亦十万八千里，往返十四年，五千零四十八日，取经即五千零四十八卷，开卷以天地之数起，结尾以经藏之数终，真奇想也；诗词歌赋，学贯天人，文绝地记，左右回环，前伏后应，真奇文也。无一不奇，所

以谓之奇书。

微子去殷，张良辞汉，施耐庵隐于元，贾阉仙隐于僧。忆丘长春，亦一时之大儒贤者，乃不过托足于方外耳，味其学问文章，品谊心术，无非经时济世，悉本于圣贤至正之道，并无方外的一点积习，盖即当时之水镜黄石，一隐君子也。

《西游》一书，其事则极幻，其旨又极隐，若再不明白解说，深文浮衍，读者愈疑而莫知从入之处矣。是以开解处，只求明白爽快，即使三尺之童子读之亦显然易知，方上不负前人之作，下有裨于后之学者也良多矣。

《西游》一书，是把一个人从受胎成形起，直写至有生以后；又从有生以后，直写到老，方才罢手。分而言之，有唐僧、行者、八戒、沙僧、白马之疏。合而计之，实即一人之四肢五脏全形耳。五圣成真，是人一生之事业已完。有此功德文章，自可以垂千古而不朽。此即长生之学，此即至善之旨也。

仙佛之事，与人世无涉，且幻渺而不可知。人事之常，日用之所不可离，虽愚夫愚妇，莫不共知。若必以人事之所不可知者解之，何得如以人事之所共易知者解之；与其以世事之无益者而强解之，何得如以人生之有益者而顺释之。

《孟子》云：“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方才作得将相，方才建得功业，方才成得大圣大贤，是正面写而明言之。彼三藏之千魔百怪，备极苦处，历尽艰难，方才到得西天，取得真经，成得正果，是对面写而隐喻之。《孟子》一章是言纲领指趣，《西游》一部正是细论条目功夫。把一部《西游记》即当作《孟子》读亦可。

八百里黄风岭，八百里流沙河，八百里火焰山，八百里通天河，八百里荆棘岭，八百里稀柿洞，八百里狮驼国，问其名皆八，究其处有七，皆人生之大魔障也。

《西游记》当名《遏欲传》。

一洞魔王有一洞魔王的名号，一处山林有一处山林的事件，则必一

回有一回的旨趣。古人命名作书，原各有取意，读者不得其解，概以心猿意马混过，以装门面。夫心猿意马，只解得白马悟空，如何解得山国魔洞，试思平顶山、西梁国是何解，大力王、玄英洞是何说，岂亦以心猿意马解之耶？

一部书中，魔怪前后重见者有四：牛魔王，青狮子，奎木狼，赖头鼋。

《南华庄子》是喻言，一部《西游》亦是喻言，故其言近而指远也，读之不在于能解，全贵乎能悟，惟悟而后能解也。

《西游》一书，本文似亦平平，极其浅近，探其旨趣，实天人性命之源也，处处皆言明心之要，而其理本渊微，故非深心者，不足以语此。

夏日长天，炎暑日夜难禁。窃思有向日都中所序之《西游记》，尚在悬阁，于是以六月二十六日觅本，至七月初九日，十四日夜，草稿粗成；至闰七月二十日，真本笔削初定。是非不能自知，而所谓炎暑者，不知消归何有矣。名为《消魔传》，信不诬也。乾隆十三年闰七月，羊城志。

《西游》一书，皆因讲的是和尚取经，且又有心猿意马之旧号，长生不死之名色，人再不作经书之想，又何有于正心诚意之文也。于是或为采炼，或为太极，纷纷议论，惊奇立异，徒为幻渺。岂知差之毫厘，远之千里，而卒至不能贯通。谓非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也。

古人作书，其旨深奥，惟恐后人之不解，是以批而解之，以告后人。至批解之而后人仍不明，则此书何贵有此一解？后人何赖有此一解？我又何必多此一解？

前阅数家之批，笔墨富丽，议论风生，超然有高出千古之意。予实庸才，愧不能有此，乃不过平平常常，直捷了当，止将全部的本旨大意注明，前后的脉络线索分清，实一时之草创；至于润色，以待博物之君子。

《西游记》却从东胜写起，唐僧又在中华，其相隔不知几万千也，如何会合得来？看他一层一层，有经有纬，有理有法，贯串极其神妙，

方知第一回落笔之际，全部的大局早已在其胸中，非是作了一段，又去想出一段也。

或谓孙行者大闹天宫，普天神将尚且不能擒拿；西天路上，区区小妖反又不能取胜，似此荒唐，何乃自相矛盾？初不知断章取义，其中原有至理。即如闹天宫，原是写小人，譬如有一小人，在此横行，即有许多君子，实在亦无法可制，此其一也。又如火云洞，原是讲借债，未借之先，就是铁罗汉亦不能相强；既借之后，就是李老君亦不能相抗。此原理之不胜，非力之不胜也。故交战处，原写本题之妙意，人情世事之至理，若真认作刀兵则误矣。

何谓怪？盖乃非常之谓也。心无物欲，神气自然和平，一有所私，举动各别，面貌非常，此其所以为怪也。

钉钯棒杖，乃即人心之主杖，故随心变化，恁意卷舒。独是八戒之钯，非不利而且美，惟其有勾齿，终不如棒杖之正直，是以贪嘴爱懒，此其所以常想丈人也。

人心物欲多端，则茅柴满腹。“钉钯”二字，设想绝妙。非是钯地之宝，正是耕心之具，安能尽得八戒之钯，以为人心之一大快也哉。

《西游》一书，以言求放心者不一。夫西游，固有求放心；然求放心，实不足以尽《西游记》。

一部《西游记》共计一百回，实分三大段；再细分之，三段之内，又分五十二节，每节一个题目，每题一篇文字。其文虽有大小长短之不齐，其旨总不外于明辨止至善。

何为三大段？盖自第一回起，至第二十六回止，其中二十二个题目，单引圣经一章，发明《大学》诚意正心之要，是一段。又自二十七回起至九十七回止，其间七十一回，共二十七个题目，杂引经书，以见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也，是一段。末自九十八回起，至一百回止，共是三回，总结明新止至善，收挽全书之格局，该括一部之大旨，又是一段。

“游”字即是“学”字，人所易知；“西”字即是“大”字，人所罕知。是“西游”二字，实注解“大学”二字，故云《大学》之别名。人必于此二字，体会了然全部文义，则自不难晓矣。

每节题目妙意虽各有不同，不能无彼疆此域之分，然而收挽过接处，其脉联络贯串，实又未尝不是一气，故分而言之，似有三大段，一百回，五十二节之疏，合而计之，始终全部，只是一篇之局。是分有分之奇，合又有合之妙。

每章起句，不惟挽清上意，扣定本题，兼且照定结尾，亦并埋伏下传。所以分看是一百回，合看实是一回。但有看出者，亦有看不出者；有批到者，亦有误失者，不可不知。

海内相传有四大奇书，其中或有《封神传》，虽其文义深奥，不可骤解，观其结尾三回，似与《西游》相合无二，量非无学无识者之所能为也，皆因世远年久，为时淹没。人但闻四大奇书之名，实不知四大奇书之实，遂误以《三国志》补之。试思《三国》据实呈情，乃史馆之实录，何得称为奇书？今其数目虽是，惜其名色已非。是否有当，姑留此笔，以为异日之一验。

其名曰《西游》，其实却是《大学》之道，已奇；明明写的是魔传，不知却是种种的文章，更奇。然犹未也，最奇妙处，全在按定心猿以及江流出世一段，便腾出许多地步，迨至心猿归正，自然拍合，以下顺手拈来，其书不难成矣，真有旋天转地之手，巧夺乾坤造化之妙，即使天仙设想，恐亦不能再出其右。

定海神针铁，妙不可言。言人心上，原要有针线，又贵如铁石，而外物不能摇动禅杖，无非死缠活缠，苦向此中求也。

《西游》每笔，必寓三意。其事则取经也，其旨乃《大学》也，其文又文章也，是以写取经处，先要照定正旨，又要成其文章，手弹丝弦，目送归鸿。以一笔写三义，已难；以一笔解三义，更难。不得不为之逐段逐句细分也。

《西游记》当名“第一奇书”。

人生斯世，各有正业，是即各有所取之经，各有一条西天之路也，或至双叉岭差路，或到宝象国招亲，或为幌金绳牵系，或在木仙庵偷闲，中途半路即多改行（异）〔易〕辙。是以求一到西天者而已寡，又何能返本還元，以见其本末之旧也。

取经一事，何以云西天？盖天高西北，地陷东南，由东至西，以见

君子之下学而上达也。况春花秋实，东作西成，此所以东土开花，西天结果，生于东胜，成于西天。笔墨有如天地之造化，文章本于阴阳之自然。真正妙想，真正奇书。

《西游》一书，自始至终，皆言诚意正心之要，明新至善之学，并无半字涉于仙佛邪淫之事，上追洙泗之余风，下本程朱之正派，而笔墨实在《左传》、《南华》之上。言近而指远者，《西游》之谓也。世仅以奇书目之，乌足以尽此书之美也？

凡传奇之书，不过逞笔墨之富丽，争字句之工巧，究竟其文无为，是以读之亦觉无味。《西游》是把理学演成魔传，又由魔传演成文章，一层深似一层，一层奇拟一层。其实《西游》又是《西游》，理学又是理学，文章又是文章，三层并行，毫不相背，奇莫奇于此矣。爱理学者，究其渊微；爱热闹者，观其故事；好文墨者，玩其笔意。是岂别种奇书所可得同日而语也？

《西游》凡言菩萨、如来处，多指心言。故求菩萨正是行有不得，则反求诸己，正是《西游》的妙处。圣叹不知其中之文义，反笑为《西游》的短处，多见其不知量也。

《西游》凡如许的妙论，始终不外一“心”字。是一部《西游》，即是一部《心经》。

通人读书，只往通处解，所以愈读愈明；不通人读书，只往不通处解，所以愈读愈不明。即如郑庄公名寤生，此原不过作者下此一字，便好起恶字，以与后爱段叔一句，作一篇文章关照。在读者不过看通其文意即了，何必定深究其所生？况此不过一乳名，初无甚紧要关系，在为父母者，原无所不命，而当日亦未必于此即有心，在后世就生出许多的议论见解。呜呼！郑国远矣，固不得趋而视之；庄公没矣，又不能起而问之。若必如是解，则晋文公名重耳，岂真两重耳朵耶？曹操名阿瞒，岂又瞒其父之所生耶？诚如是，则世更有以鸡犬牛羊命名者，不知又当作何解？在古人未必有此事，在后世却强要作此解，不过徒以文字之相害耳，乌足以读古人之书，乌足以解古人之书也？

《西游》一书，不唯理学渊源，正见其文法井井。看他章有章法，字有字法，句有句法，且更部有部法，处处埋伏，回回照应，不独深于理，实更精于文也。后之批者，非惟不解其理，亦并没注其文，则有负此书也多矣。

天人性命之学，东山泗水之书，已无不道。诗词传赋之文，周秦唐汉之时，已无不作。降而稗官、野史之传奇，多系小说。虽极其精工灵巧，亦觉其千手雷同，万章一法，未为千古擅场之极作也。孔子云：“述而不作。”盖上焉者不敢作，下焉者又不肯作。回翔审视，几无可下笔之处矣。长春计及于此，所以合三者而兼用之，本孔、孟之探心，周、汉之笔墨，演出传奇锦绣之文章，其中各极其妙，真文境之开山，笔墨之创见。写一天宫，写一地府，写一海藏，写一西天，皆前代之所阁笔，后世之所绝无，信非学贯天人，文绝地记者，乌足以道其只字也？自古学已远，文尚富丽，或以夸多，或以争幻，此不过一大书店、藏经柜耳。五尺之村童录之有馀，何足以言文，又何足以为奇也？

人生学业不成，皆因物欲多故。外边的魔障，即是内里的私欲，故云：“心生，种种魔生也。”若一直写去，未免腐而无味。看他形容饮食之人，则写出一蝎子精；言非礼之视，则画出一多目怪。写得奇异，状得更奇异。

《西游》自贞观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起，一路编年纪月，历叙寒暑，魔怪本于阴阳，克复顺乎四时。此乃以山岳作砚，云霞作笺，长虹为笔，气化为文。读之如入四时寒暑之中，俯仰其间，而莫识风云之奥妙也。

天地以太极生两仪四象，树木以根本发枝叶花果，人以一心生出仁义礼智，一身行出忠孝廉节。是人生在世，如同天地，如同树木。则学问文章，原本天地之自然。不是长春作出天地自然之文章，正是天地自然有此文章，不过假长春之笔墨以为之耳。夫天地至大，却不遍写。起首落笔第一句，先写一东胜神州，写一花果山。真是妙想天开，奇绝千古。夫东胜紧对西天，神州紧对佛天。心之精灵无所不通，故曰神洲；身之德行无所不备，故曰佛天。一东一西，一神一佛，以海比地，以西作天，由花结果，从地升天。自心生海岛，树长神洲，以见根深者叶茂，本固者枝荣。莫不本阴阳之气化，至理之本然。是以有天地即有风云气化，有树木即有枝叶花果，有人即有仁义礼智之心，忠孝廉节之事。是风云气化，乃天地自然之文章；枝叶花果，乃树木自然之文章；仁义礼智，忠孝廉节，乃人生自然之文章，此方是夫子之文章。人若不读《西游》之文章，不知《西游》之文章，而欲以笔墨堆砌，强为文章，又乌睹所谓文章者也？

《西游》列传，大半伏于盂兰会，此即百样奇花，千般异果，故云明示根本，指解源流。西梁国即是口舌凶场，火焰山谓非是非恶海。贪

酒好色，迷失本来之业；争名夺利，何有西天之路？荆棘丛林，不识法门之要；凤仙郡里，怠慢瑜伽之宗。心猿放失，正应不服使唤之文；双鸟失群，却是回照口杀之旨。有师有徒，玉华州原非盂兰会；明德止至善，天竺国已伏化金蝉。白虎岭至精至细，金^峴洞极隐极微。前伏后应，各传说来俱有源由；条目纲领，首尾看去无不关会。全部数十万言，无非一西，无非一游。始终一百回，此即题目，此即部法。

心本虚灵不昧，故曰“灵台”。返本還元，以复其本来之初，故曰“如来”，言如其本来之旧也。是以说灵山只在心头，可知如来亦并不在心外。凡如许的妙意，皆有生之所未见。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何以却写出许多的妖怪？盖人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是为不明其德者一翻。于是忠之德不明，则为臣之道有亏；孝之德不明，则子之道有未尽。以至酒色财气，七情六欲，争名夺利，不仁不义，便作出许多的奇形，变出无数的怪状。所以写出各种的妖魔，正是形容各样的毛病。此德不明，至善终不可止，而如来又何以见也？

三藏真经，盖即明德、新民、止至善之三纲领也。而云西天者，言西方属金，言其大而且明，以此为取，其德日进于高明，故名其书曰《西游》，实即《大学》之别名，明德之宗旨。不唯其书精妙，即此二字，亦见其学问之无穷也。

时艺之文，有一章为一篇者，有一节为一篇者，有数章为一篇者，亦有一字一句为一篇者。而《西游》亦由是也。以全部而言，《西游》为题目，全部实是一篇。以列传言，仁义礼智，酒色财气，忠孝名利，无不各成其一篇。理精义微，起承转合，无不各极其天然之妙。是一部《西游》，可当作时文读，更可当作古文读。人能深通《西游》，不惟立德有本，亦必用笔如神。《西游》、《西游》，其有裨于世也，岂浅鲜哉？

《大学》之数，有三纲领，五指趣，八条目。天地之数，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岁。经藏之数，有一万五千一百零四十八卷。其中之三百里，六百里、八百里，十万八千里，悉照《大学》之数。故开卷以天地之数起，结尾以经藏之数终。

《大学》之道，至远至久，故要经历十四年，十万八千里，以见其

道之至大至高，原非近功浅学者之所能造。是以一路西来，无笔不是《大学》，无处不是学道。讲《大学》之道，尤为精极。

古人作书，凡有一篇妙文，其中必寓一段至理，故世未有无题之文也。后人不审其文，不究其理，概以“好文字”三字混过，不知是祭文，是寿文，是时文，是古文；不知是《出师表》写出老臣之丹心，还是《陈情表》作出孝子之天性。古人作书，原如风云展转，文理相因；后人批书，竟是秦楚各天，毫不相涉。是古人之作书，原自为古人之书，初不计后人之有批；殊不知后人之批书，只自为后人之批，并不问古人之所作也。

《西游》原本，每为后人参改笔削，以自作其聪明，殊不知一字之失实，其理难明，文义不可读矣。安得古本录之，以为人心之一快？

或问：《西游记》果为何书？曰：实是一部奇文，一部妙文。其中无题不作，无法不备，乃即长春之一部窗稿，并无别故。但人每以方外之玄微，而多歧其说，及细究其文艺题目，则亦无可疑议矣。

按丘长春，名楚机，道家北宗有七祖，长春乃其中之一。胜迹皆在东海劳山。时应元祖之聘，与弟子一十八人，居于燕京西南之长春宫，故此又称长春真人，盖即今之白云观也。

元人每作传奇，多摘取中节二十七题，以发明朱注气禀人欲之要，文章局面，似迥不同。不知其中之题目，则无丝毫有异。

“西游”二字，实本《孟子》引《诗》“率西”二字。

物欲不除，气禀不化，其德不明。其德不明，其民亦不新，至善不可止矣。看他先从气禀人欲转到明德，又由明德转到新民，然后结到止至善。一层一层写来，方见学问之有功夫，更见文章之有次第。

或问：一部《西游记》，为何其中写了多少的妖魔怪物？夫妖魔怪物，盖即朱注所谓气禀人欲之私也。朱注讲的浑含，《西游》实分的详细。什么是个气禀？什么是个人欲？人如何便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而其德便至不明？又必如何方不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迨至不拘不蔽之际，此妖魔之所以尽去，而其德亦不昏矣。是朱注发明圣经，《西游》实又注解朱注。

气禀人欲，共拟二十五条，所以亦引二十五个题目，以明其义。凡人有一于此，皆足为大德之累，而其德已不明，又何以得见本来之所固有，而以止于至善也。

一部《西游记》，若说是文章，人必不信。再说是经书《大学》文章，人更不信。唯其不信，方见此书之奇。

一部《西游记》，三大段，一百回，五十二篇，却首以《大学》之道一句贯头。盖路经十万八千里，时历十四年，莫非《大学》之道。故开卷即将此句提出，实已包括全部，而下文一百回，三大段，五十二篇，俱从此句生出也。

三藏真经，盖即明新止至善，故曰唐三藏。明德即是天理，故云太白李长庚。《大学》原是大人之学，故云齐天大圣。看他处处抱定，回回提出，实亦文章顾母之法。

三藏真经，何以皆是五千零四十八卷？盖按《大学》之字数而言也。细查《大学》经传朱注字数，圣经二百零五字，十章一千五百四十八字。小注只云一千五百四十六字，不知何故。朱注三千一百三十三字，序文五十六字，章传一百零五字，共合五千零四十七字，尚少一字，其数不符。或计算之差，抑亦古今之异，然不可得而知矣。

人心只得一个，道心只有一条，心顾可多耶？然云《密多心经》者何哉？盖密者，静也，闭也，寂默也，圣人以此洗心涤虑，退藏于密也。多心，即气禀人欲之私也。必须将此种心，条条涤洗，件件寂默，其德方明，而至善乃可止。此所以为《密多心经》，实克己之全功也。

一部《心经》，原讲君子存理遏欲之要，何以云色不异空？盖色乃像也，即指名利富贵之可见者而言。此原身外之物，毫无益于身心性命，虽有若无，故曰不异空。又何以云空不异色？盖空即指修己为学之事也。人看是个空的，殊不知明德立之后，禄位名寿无不在其中，与有者无少间，故曰不异色。由是观之，人以为色者，不知却是空，所谓“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者是也。人以为空者，不知却是色，所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者是也。再观齐景公，有马千驷，伯夷、叔齐，民到于今称之，孰有孰空，人亦可以概悟矣。玉皇张主，盖言心也；天蓬元帅，实蔽塞此心者也；卷帘大将，开明此心。九齿钉钯，顿开心上之茅塞者也。克己复礼，原是心上的一部功夫，所以降妖捉怪，纯以行者之为首

先要务也。

《西游》每写一题，源脉必伏于前二章。此乃隔年下种之法，非冒冒而来也。譬如欲写一猪八戒，先写一黑熊精；欲写一铁扇仙，先写一琵琶洞；欲写一宝像国，先写一试禅心。不惟文章与文章接，书理与书理接，而且题目与题目接，妖怪与妖怪接矣。

看他如许一部大书，里面却沉沉静静，并无一字飞扬；齐齐整整，亦无一回长短。养成学问，练就手笔，读之最足以收心养性。

古今典籍多矣，何独《西游》称奇？且缁衣萧寺，深为圣门之所不取，儒流之所进弃，何况和尚取经，更觉无味，尤属扯淡平常之甚者也，有何好处，能令海内称奇？予初读之，而不见其奇。继而求之，似有所得。然亦不过谓与世俗之传奇无异。再进而求之，方知有题有目，似一部乡会制艺文字。更加竭力细求，始知是一部圣经《大学》文字。迨知是圣经《大学》文字，其妙不可以言，其苦亦不堪再问矣。

《西游》一书，原是千古疑案，海内一大闷葫芦。但其为文，有据理直书者，有隐寓者，亦有借音借字者，更有止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者。

《西游》一书，原本真西山《大学衍义》而来。但西山止讲格致诚正修齐，未及平治两条，《西游》因之而亦如是。后至明祭酒丘琼山，始续而补之，详见《大学衍义》。盖西山讲的原是一部至精之理学，长春作的却是一部绝妙之文章，其名虽有不同，而其义则一也。

如来住在雷音，大士又住在潮音，其寓意绝妙，总言学者格物致知，返本還元，除诵读之外，再无别法。后人不悟，不求自己之雷音，反求西域之雷音；舍却自己之潮音，转寻南海之潮音，其计亦左矣。

尝言著书难，殊不知解书亦不易，何则？盖少则不明，多则反晦，而言多语失，以致吹毛求疵，不知淹没多少好书，批坏无限奇文，良可惜也！

奇书最难读者，是查无书可查，问无人可问，有如一百件无头大案，全要在心上细加研究，非得三二年深功，恐不能读出其中之妙也。

如来何以单要坐莲台？盖莲取其出污泥而不染，以喻学者返本还

元，尽性复初，非去其气禀人欲，旧染之污，而不得如其本来也。

夫何以为观音大士？盖士为学者之通称，故曰士。观音乃所以学大人之学者，故称观音大士，此指无位者而言，故又称白衣大士。看他把方外的许多名目，全然附会成一部理学文章，此更觉奇。但不知当原果有此等名号，抑亦后人因作奇书，凭空捏设编造也。

《封神》写的是道士，固奇；《西游》引的是释伽，更奇。细思一部《大学》，其传十章，一字一句，莫非释之之文，却令人读之，再不作此想，方见奇书假借埋藏之妙。

曹溪在广东韶州府东南，内有南华寺，六祖尝演法于此，乃仙境也。

此书不妙在谈天说地，怪异惊人，正妙在循规蹈矩，不背朱注，将一部《大学》，全然借一“释”字脱化出来，再令人意想不到，真正奇绝。

一部《西游记》，以“东”字起，“西”字终，始于万花店，结于婆罗蜜，此所以为花果山，而遂名为《西游记》也。

注评本

红楼梦



〔清〕曹雪芹 高鹗 著
〔清〕护花主人 大某山民 太平闲人 评



目录

[前言](#)

[校点说明](#)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第三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恤孤女](#)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第五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老老一进荣国府](#)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赴家宴宝玉会秦钟](#)

[第八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第九回 训劣子李贵承申饬 嗔顽童茗烟闹书房](#)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宝钗戏彩蝶 埋香冢黛玉泣残红](#)

[第二十八回 蒋玉函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惜情女情重愈斟情](#)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受笞挞](#)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老老醉卧怡红院](#)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音](#)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第五十回 芦雪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词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第五十九回 荇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门](#)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天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婁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噩梦](#)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阁薛宝钗吞声](#)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第八十七回 感秋声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颺卿绝粒](#)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通灵宝玉知奇祸](#)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颺儿迷本性](#)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签占异兆](#)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祸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馀痛触前情](#)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驄马使弹劾平安州](#)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史太君祷天消祸患](#)
[第一百七回 散馀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熙凤力诤失人心](#)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讎仇赵妾赴冥曹](#)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妪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劫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附录](#)

[序](#)

[太平闲人《石头记》读法](#)

[护花主人批序](#)

[护花主人摘误](#)

[护花主人总评](#)

[明斋主人总评](#)

[大某山民总评](#)

[读花人论赞](#)

[或问](#)

[大观园影事十二咏](#)

[题词并序](#)

[音释](#)

[大观园图说](#)

[返回总目录](#)

前言

魏同贤

在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传播史上，就版本的众多和复杂情况而言，《红楼梦》都是数一数二的。《红楼梦》的版本，从体系上讲，固然只有曹雪芹原稿的八十回本和程伟元、高鹗整理的一百二十回本之别，可如果从流传形式的角度看，则可以说是已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这就是以传抄为标志的脂砚斋评阅八十回本阶段，以活字排印为标志的程、高整理过的一百二十回白文本阶段，以石印和铅印并行为标志的各家评批一百二十回本阶段，以及新中国建立后以校勘铅印与照相影印为标志的整理本阶段。这些各具特色的版本，不仅使《红楼梦》小说得以广泛传播，而且，它们所具有的思想、资料和学术价值，已经并将不断推动着《红楼梦》研究的深入发展。因之，也就有将各种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版本重新出版的必要。

粗略算来，脂评抄本大约独占过红坛三十年。脂砚既说“四阅评”过，曹雪芹亦明言“增删五次”，加以抄手的改动，不同异文的抄本是颇多的。目前，在国内外已发现了十二种抄本，其中先后得到影印的已有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乾隆抄本和列宁格勒藏本，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校勘整理注释本也已陆续面世。程高本的出现，几乎完全取代了抄本的流传，它和它的各种派生本已有了将近两个世纪的传播史。其中的程乙本更为风行，建国后最早得到整理校点出版。由于《红楼梦》小说本身的魅力，加上我国小说评点派的传统影响，脂评之后，踵继者蠡起，采取通读全书、逐回品评的方法，将心得附丽于正文之下。嘉庆十六年（1811），东观阁重刊本《红楼梦》，不但有了行间批语，而且冠以“新增批评”的名目以自高身价。至道光三十年（1850）张新之《妙复轩石头记》行世的时候，铭东屏在给他的信中已说道：“《红楼梦》批点，向来不下数十家。”可见当时评点之盛。而将各家批评收集拢来，形成一个包罗众家之言的汇评本，实在可称是《红楼梦》刊印史上的一个盛举。它反映了读者对这种融合作者与评者双重劳动的版本形式的认

许和欢迎，在《红楼梦》的出版史上绝不应该被人们忽视。

最早的汇评本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的光绪年间，粤人徐润在上海开设的广百宋斋书局首先推出了《增评补图石头记》，该书在正文之前，“首程伟元序；次护花主人批序；次太平闲人读法附补遗、订误；次护花主人总评，护花主人摘误，大某山民总评，明斋主人总评，或问，读花人论赞，周绮题词，大观园影事十二咏，大观园图及图说，音释；次目录；次绣像……十九页，前图后赞”。正文“有圈点、重点、重圈、行间评及眉批，回末又有护花主人评及大某山民评”（见一粟编著《红楼梦书录》）。嗣后，铸记书局将该书稍作增删，增加刘家铭的“杂记”九条，删太平闲人的“补遗”和“订误”，并将书名改为《精校全图铅印评注金玉缘》排印出版。至光绪十四、五年（1888-1889）间，徐润开设的另一家书局——同文书局，又石印了《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较之他的首印本，删去了程伟元的原序，新增了华阳仙裔的序文和太平闲人的文中双行夹批，并将上赞下图式的绣像扩充为一百二十幅。至此，作为一个汇评本，它已相当完备，所以能够别树一帜，“风行海内”（《忏玉楼丛书提要》语）。

由《石头记》或《红楼梦》更名为《金玉缘》，我们不但迄今尚未发现文献上的应有依据，而且书名似乎还落入了曹雪芹所极力反对过的熟滥旧套的窠臼，这是不可取、不高明的。究其原因，大概不仅仅是出于刊印者的故为标新，而是有其不得不改的社会政治原因，这就是为了逃避清廷的禁毁政策。清代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竭力借正统的儒家思想来约束异端、箝制人口，圣祖玄烨就说过：“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王先谦《东华录》康熙九十三）于是，凡碍于夷夏之防的，便大兴文字狱，像《明史》案等，其残酷程度史所罕见；而对于戏曲小说，也以“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盪心”（同上）为借口，而通令严禁。据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所载，有清一代的二百六十多年间，仅中央政权就发布禁令一百多次，不能不说文禁森严。在这些禁令中，不但《红楼梦》被多次列入禁目，而且还牵连到不少续书如《续红楼梦》、《后红楼梦》等。处在这种文化高压政策下的《红楼梦》，如不改头换面，它还能存在下去吗？！

《红楼梦讼案》一文曾揭载：

诲淫之书，在前清时悬为厉禁，不但《倭袍》、《玉蒲团》等认为

禁书，即《红楼梦》也未能幸免。光绪十八年秋间，上海县署受理淫书讼案一种，有自称书业董事管斯俊呈请称：“今年六月初间，闻有《倭袍》、《玉蒲团》，并将《红楼梦》改为《金玉缘》等，绘图石印，曾经禀请英公廨飭查在案。继查有严登发订书作坊伙冯逸卿与书贩何秀甫，托万选书局石印之《金玉缘》二千五百部，严亦附股。旋竟商通差伙，由何装运他埠发售等语。因思既经远去，即可缄默了事。詎本月中，闻何在他埠已将书销完，又托万选复印等情。派人探访，果印有《金玉缘》、《绿牡丹》等。据实具呈，乞飭提西门外万选书局书董宋康安，着交坊伙冯逸卿、订书作主严登发并何秀甫等到案究办。”（刊1947年10月29日《中央日报·上海通》二四二号）

《红楼梦》改名《金玉缘》的缘由及其被当局查究的情况，于此可见一斑。

对小说除了禁毁之外，还有提出删改办法的。说是：

江苏绅士遂有禁毁淫书之举，计费万余金，各书坊均取具永禁切结，诚盛典也。惟收毁淫书，搜罗必难遍及，况利之所在，旋毁旋刻，望洋惊叹，徒唤奈何！向尝于无可如何之中，拟一釜底抽薪之法，欲罗列各种风行小说，除《水浒》、《金瓶梅》百数十种业已全数禁毁外，其余苟非通部应禁，间有可取者，尽可用删改之法，拟就其中之不可为训者，悉为改定，引归于正，抽换板片，仍可通行。……宜约集同人，筹款设局，汇集各种小说，或续或增，或删或改，仍其面目，易其肺肝，使千百年来习传循诵脍炙人口诸书，一旦汰其芜秽，益以新奇。（余治《得一录》卷十一之一）

这种“仍其面目，易其肺肝”的倡议，虽未被当道者明令采纳，却在方法上为刊刻者所接受。尽管他们未必有这种“汰其荒秽”的明确的卫道动机，却至少对小说禁书抱有一种予取予夺的轻率态度。

被名为《金玉缘》的《红楼梦》，经过初步核校，大致可以断定它由程甲本过渡而来，可也发现不论在字句上还是某些段落上，都同程甲本存有差异。这种出入，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第一不是曹雪芹某一种稿本或抄本的重新被发现，这不但因为它出现的时间距作者存世的时间已相去一个多世纪，而且这个版本不见于任何公私著录；第二不是有另外的程伟元、高鹗式的整理者进行的一次新工程，因为在内容上并未发现有什么增加，其所作的一些修改，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而寻找不到所遵循的一定的原则。这样，剩下来的可能性只有一个，即出于刊印者的随

意改动。这改动者不外是两种人，一是书局的编者，他们基于自己的思想感情、文学素养和艺术趣味，从个人的理解、爱憎、好恶出发，而对于原著轻率地改动；二是石印的抄手，他们在提高速度以求报酬的誊写过程中，极易发生错抄和漏抄现象，加以校对不精、重抄不易，所以就出现了改易和失误。按照常情，出现这种情况是不难理解的。试想，在一个多世纪之前的清朝末年，书局的商业色彩日益浓厚，学术观念相对淡薄，加以当时的编印工作难有科学、严格的准则，工作人员的态度亦参差不齐。于是，在编和抄的某一个环节，或者是编和抄的两个环节便可能出现改动了。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金玉缘》，在版本学上和脂评各种抄本、程高本自然不能同日而语，但它表明，在《红楼梦》的传播史上，确曾有这样一个流传广泛的版本，《红楼梦》的传播史有幸因它不但没有被禁中断，反而改头换面地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这是它有益于红学史的。直到今天，我们不但仍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通行的版本提供给读书界，而且可以利用其中的某些异文来作为校勘工作的参考。

和《金玉缘》本的正文相比，它的评批部分的价值就高得多了。评批部分的项目很多，内容也很庞杂，但是，这种种都是从当时众多的评批文字中有选择地逐步地汇辑起来的，可以看得出来，汇辑者的着眼点建立在各种评批影响的大小这一客观事实之上。像王希廉、姚燮、张新之的评批，在当时不但流传广泛，而且影响巨大，颇得美誉。所以入选的各家评批，都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色，确能够代表《红楼梦》评批史上的一个异说纷呈的重要阶段，这也就显示出汇辑者的眼光了。

《金玉缘》一般著录为“护花主人王希廉、大某山民姚燮、太平闲人张新之评”，这只是就回评言之，实际上回前所收的序、论、评、赞、问、咏、读法、补遗、订误、题词、图说、音释等达八九家之多，除王、姚、张三家之外，涂瀛、诸联的评和论赞也颇有价值并产生过相当的影响。有了这些，虽然尚不能说所有的评点派成果已搜罗无遗，但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些有代表性的评点派的精华已经基本具备，这里所提供的资料是相当丰富了。

学术界似乎有一种习尚，即喜“新”厌“旧”，一种新思潮、新观念、新方法、新学派出现的时候，对于旧的存在往往全盘否定。实际上，学术上的发展，于新旧之间不可能截然断分，新陈代谢之中还存在着新旧相因。因为，从事物的本质上看，旧事物必定有其合理的因素，而新事物亦不可能十全十美；从递进关系上看，旧孕育了新并裨助了新的发展；从发展表现上看，新的诞生与壮大会是迅猛的，也会是逐步的，而

旧的衰谢却并不会是骤然的。拿红学来讲，新红学的诞生，的确曾以摧枯拉朽之势，占据了红坛，它以考证代替索隐，从而取得了旧红学所没能取得的成果。不过，要是缺少旧红学所提供的必要的资料和各种丰富的思想素材，新红学的考证可能便丧失了坚实的依据，从而便丧失了新红学本身。旧红学的表现形式各种各样，有的学者将其梳理为杂评派、评点派和索隐派等流派，似乎也只能是大体言之，难以全部包容和截然划分的。它在思想内容、学术观点方面所呈现的纷纭面貌，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以至于如果我们简单地沿用习惯上所谓的精华和糟粕来加以概括或区分，倒显出了词汇的贫乏。《红楼梦》的高度文学成就，引起了不同层次、观点、爱好的读者的广泛欢迎，注定旧红学必然是一种包罗众说的复杂学问。因而，对于旧红学也像对待其他古代学术一样，不应该也不可能进行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而必须经过缜密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作出历史的、科学的评价，并引出必要的经验。

旧红学中的脂砚斋评、索隐以及王国维评论，都应该作专门的研究探讨，这里无暇涉及。单就本书所辑评批而论，简直可以说是一座有待开采的宝贵矿藏。其中既有对《红楼梦》主旨内容和艺术特点的分析、辨证，也有对《红楼梦》总体的概括与评价；既有对《红楼梦》各种艺术典型的褒贬剖析，也有对这些文学形象塑造得失的议论；既有对作品多种描写手法的热情肯定，也有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幽索微。涉及的方面既广，达到的程度亦深，实在值得我们认真地甄别。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虽然源远流长，可它在文学史上获得相应地位的历程却十分艰难。早在元末明初，杨维桢在陶宗仪编纂的《说郛》所写的序中，就从小说应该接受儒家之道制约的观点，指出了小说的“其可传于世无疑”。罗烨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中不但肯定了小说“言其上世之贤者可以为师，排其近世之愚者可以为戒”，从而可使“高士善口赞扬”、“才人怡神嗟呀”的社会作用，而且认为小说作家必须“务多闻”，做到“博览该通”，具有坚实的“根基”，方才成功，而能与文学大家相比并。嗣后，李开先评《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词谑》）。陈继儒提出《列国传》“足补经史之所未赅”，而可“与经史并传”。文坛巨擘李贽颂《水浒传》为“忠义”。胡应麟以“古今著述，小说家独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为根据，明确主张“小说，子书流也”，而对“子之为类，略有十家，昔人所取凡九，而其一小说弗与焉”的不公正现象表示了愤慨。此外，公安派领袖的袁宏道，通俗文学集大成者的冯梦龙，文坛怪杰的金圣叹等，也都为小说地位的提高作出过卓越的贡

献。可是，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也还是西学东渐、民主革命兴起之后。在为小说争地位的长达六个多世纪的过程中，旧红学的评批家们也作出了他们的贡献。护花主人王希廉在《批序》中将“诗赋歌词，艺术稗官”乃至小说作为詹詹的“小言”，而相对于“仁义道德，羽翼经史”的炎炎“大言”，力主二者“道一而已，语小莫破，即语大莫载；语有大小，非道有大小也”。这种重视小说文学地位的见解是值得称道的。

具体到《红楼梦》，由于它的思想内容的丰富复杂和文学表现的隐微含蓄，从来就是毁誉不一的，毁者至诋为淫书。《金玉缘》的评批则针锋相对，以为它“善恶报施，劝惩垂诫，通其说者且与之神圣同功”（王希廉《批序》）。“全部一百二十回书，吾以三字概之：曰真，曰新，曰文。”（明斋主人诸联《总评》）他们以推崇阐彰为己任，太平闲人张新之《读法》开宗明义即称：“《石头记》一书，不惟脍炙人口，亦且镌刻人心，移易性情，较《金瓶梅》尤造孽，以读者但知正面，而不知反面也。间有巨眼能见知矣，而又以恍惚迷离，旋得旋失，仍难脱累，一经批评，使作者正意，书中反面，如指上螺纹，一目了然，方知《石头记》之造孽与否，岂不大妙！”诸联《总评》则说：“是书之传闻于世也久矣，痛无真能读、真能解者。……昔贤诏人读有用书，然有用无用，不在乎书，在读之者。此书传儿女闺房琐事，最为无用，而中寓作文之法，状难显之情，正有无穷妙义。不探索其精微，而概曰无用，是人之无用，非书之无用。”所谓“书中反面”、“一目了然”，所谓“有用无用在读之者”云云，都是在有意识地履行文学批评引导读者的责任，为《红楼梦》的传播鸣锣开道。

鲁迅先生说过：“（《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的确，关于《红楼梦》的题材和主旨，即使仅在评批家之间，那也是见仁见智、言人人殊的。张新之说：“《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庄》、《骚》寓本旨，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读法》）姚燮说：“秦，情也，情可轻而不可倾，此为全书纲领。”（《总评》）涂瀛则在《红楼梦赞》中对此发了一通议论：“夫色爱易也，敬为难；亲易也，养为难。此处有急索解人不得者。是必由生知安行，加以尽性至命功夫，直造到人欲尽净，天理流行，然后一念之仁，而众美各若其性；一念之义，而众美各畅其情；一念之礼，而众美各忘其形；一念之智信，而众美各尽其才、各奠其位而

已也。”诸联则干脆称《红楼梦》为“戒淫之书”（《总评》）。王希廉说：“《石头记》专叙宁荣二府盛衰情事，因薛宝钗是宝玉之配，亲情更切，衰运相同，故薛蟠家事，亦叙得详细。”“《石头记》虽是说贾府盛衰情事，其实专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作。”（《总评》）上述的各种见解，都能从不同的角度给读者以启迪。

尤可注意的是，各家的评批，关于人物的品评特别丰富，占据着一个主要地位，可以说已经奠定了《红楼梦》人物评的坚实基础。张新之说：“写黛玉处处口舌伤人，是极不善处世，极不自爱之人，致蹈杀机而不觉。写宝钗处处以财帛笼络人，是极有城府，极圆熟之一人，究竟亦是枉了。这两种人都做不得。”（《读法》）王希廉总数近千条的回后评中，对人物的品评也特多，例如：“可见贾母年少理家，宽严得体，出入有经，较之凤姐苛刻作威，相去天壤。”（第一百七回）“王夫人持家严正，固为正理，但未免性急偏听，金钏之投井、晴雯之屈死、司棋之殒命，及芳官等之出家，皆王夫人所作之孽，是故一味严峻，亦非和气致祥之道。”（第七十七回）“贾瑞固属邪淫，然使凤姐初时一闻邪言，即正色呵斥，亦何至心迷神惑，至于殒命？乃凤姐不但不正言拒斥，反以情话挑引，且两次诓约，毒施凌辱，竟是诱人犯法，置之死地而后已，不但极写凤姐之刁险，且以描其平日钟情之处，亦必如此引盗入室。”（第十二回）“宝钗见宝玉进潇湘馆，即抽身走回；听小红同坠儿私语，复假装寻人：善于避嫌，是宝钗一身得力处。小红传平儿说话，琐碎而明白，活写出伶俐小丫头口吻。”（第二十七回）“袭人既欲轻生，何须择地？己自不顾，何暇顾人？依违以维，必无良策，雪芹曲传无可如何之情，曰‘只得忍住’，殆罪疑惟轻云耳。余亦难信另抱琵琶，渠无此意也。”（第九十八回）相形之下，姚燮的品评稍感简略，然而能一针见血，精到不让王评。“薛姨妈寄人篱下，阴行其诈，笑脸沉机，书中第一。尤奸处，在搬入潇湘馆”。“宝钗奸险性生，不让乃母。”“凤姐坏处，笔难罄述，但使事老祖宗作一猥婢，自是可儿。”“凤之辣，人所易见，钗之谄，人所不觉，一露一藏也。”“指袭人为妖狐，李嬷嬷自是识人。”（《总评》）而王希廉那段以福、寿、才、德四字为标准，对于贾母、贾敬等二十一人所作的论断，尤能予人以启发。各家的人物品评，也像关于主旨和题材的看法一样，并不都是一致的，有的属于褒贬的程度不一，有的则截然相反。王希廉对宝钗就与众不同，说她“有德有才”，似乎偏爱。

结合人物品评，还往往触及到艺术形象的描绘特点。王希廉评：“王熙凤出来，另用一副笔墨，细细描画，其风流能干有权阴薄气

象，已活跳纸上，真是写生妙手。”（第三回）“秦氏房中画联陈设，俱着意描写，其人可知，非专侈华丽也。”（第五回）“宝钗说黛玉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真将一个极灵极妒的女孩，活现纸上。”（第八回）“写黛玉替宝玉戴斗笠，实是疼爱宝玉，若是宝钗如此，又不知惹出黛玉多少话来，今默无一语，真是大方女子，两相形容，文章细活。”（第八回）“宝钗怒而能忍，借靚儿寻扇发话，又借戏文讥诮宝黛，其涵养灵巧固高于黛玉，而其尖利处亦复不让。”（第三十回）“写刘老老在家商量，及到门上问话，周瑞家引进荣府，看见服食陈设，见王熙凤说话，活画出一乡里老妪到富贵人家光景，真是写生之笔。”（第六回）这类评批，都能抓住特点，要言不烦，既指出了作品的精义所在，又颇能给人以进一步思考的启示。

《红楼梦》的评批是沿袭了我国小说评点的传统和方法的，所以也还特别讲究描写的技法。“此回全用借笔作伏笔，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第二十回）。“宝玉抬回贾母房中，人人俱到，独黛玉不来，是在潇湘馆痛哭，不好意思走来，所以下回说眼睛肿得桃儿一般，其痛更甚于别人，是暗描，不是漏笔”（第三十三回）。“紫鹃自言自语，恰是黛玉心事，不便自己说，故借紫鹃代说，如画正午牡丹，无从落笔，借猫眼一线画出。夹叙邢岫烟事，旁衬黛玉之婚姻无就”（第五十七回）。他如“事后追神法”、“文章剪裁法”等等，不一而足（均见王希廉回后评）。这类评批，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陈腐，但却能见出当时文学批评的习尚。

对于《红楼梦》的各家评批，我国红学界似乎尚未来得及给予必要的重视与研究，如今汇评本的重新校点出版，希望能有助于这方面的工作。平心而论，包括王希廉、张新之、姚燮、涂瀛、诸联等人在内的各家评批，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既没能站在时代的尖端有所开拓，又没能形成各自的或整体的体系，因而算不得重要的流派。可是，它们在红学史上却不应该被忽视，更不应该被一笔抹煞、盲目否定。这不仅因为它们大多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推动过《红楼梦》的传播，帮助过读者对《红楼梦》的鉴赏、理解，而且，它们占据着红学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从脂砚斋评的以透露作者身世和作品原貌为主，发展到以文学批评为主，使红学走上了文艺学的正常轨道。它们在《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人物性格、文学技巧等方面的论述，都给后来的红学家以有益的启示。而且，这种不拘形式、随感而发的议论，它的可读性、趣味性都很浓，既能给人以学术观点上的增益，又能给人以美感的享受。

由此，我又有一些联想。其一是，对于文化遗产包括红学遗产，要实行批判地继承，这有个认真的熟悉、分辨、消化、吸取的过程，温故既可以知新，在前贤成就基础上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学术开拓。否则，抹煞前人或者捧煞前人，而急于挂招牌、贴标语、故作新奇，都是与事无补而背离科学精神的。其二是，百家争鸣是推动学术发展的正确方针和可靠途径，但为了保证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和不至走入歧途，在客观上还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在主观上也还需要具备一个正确的态度，要在学术争鸣中彼此尊重、取长补短、启发思虑、共同发展。否则，先立门户、彼此指摘、戴帽打棍、两败俱伤，陷入无休止的消耗战，既与学术无益，徒授人以笑柄。其三是，红学成果车载斗量，显示了巨大的成绩和生命力，的确令人鼓舞，然在形式上严肃有馀、活泼不足，高头讲章式的大块文章多于一得之见的随笔杂记，今后不妨在形式上也来个百花齐放。

校点说明

本书原名《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改《红楼梦》、《石头记》为《金玉缘》，可能是为了逃避当时的禁毁），署“护花主人王希廉、大某山民姚燮、太平闲人张新之评”。其中王希廉（1805-1877），原名希棣，字雪芎（又作雪香），因评赞《红楼梦》，自号洞庭护花主人，平江府吴县东山（今属江苏无锡）人。姚燮（1805-1864），字梅伯，号复庄，又号大梅山民、上湖生、某伯、大某山民、复翁等，浙江镇海（今属浙江宁波北仑区）人。道光举人，晚清文学家、画家。张新之号太平闲人、妙复轩，生卒年及生平不详。

此三家评本主要有以下几种石印本：一、光绪十年（1884）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扉页背面题“光绪十年甲申仲冬上海同文书局石印”；二、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石印本，扉页背面题“戊子仲冬沪上石印”；三、光绪十五年（1889）上海石印本，扉页背面题“己丑仲夏沪上石印”；四、光绪十五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封里题“铁城广百宋斋藏本，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扉页背面题“己丑仲夏上海同文书局石印”；五、光绪三十四年（1908）求不负斋石印本，扉页题“增评全图足本金玉缘”，扉页背面题“光绪戊申九月求不负斋印行”。前三种本子，内容及版式均相同，当属同一系统。第四种同文书局本，卷首内容同光绪十年本，正文每面十八行，行三十九字。第五种求不负斋本，卷首内容同光绪十年本，但多“评论”六条。正文每面十八行，行四十字。第十五回回内双行夹批与各本差异较大。

此次校点整理，以光绪十五年上海石印本为底本，以光绪十四年上海石印本，光绪十年、十五年同文书局本及求不负斋本为校本。其校点体例如下：

一、底本正文所依据的本子，或是早期抄本，与今传世的各种《石头记》脂评抄本和程伟元刊活字本均有较大的差异。凡脂本与程本出入较大处，本书或同脂本，或同程本；在字句上，与脂本及程本均不相同处，比比皆是。因此，本书在校点时，参校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戚蓼生序本及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程乙本。

二、本书第十五回内小字夹批据求不负斋本补入他本未收的评语二十九条，标以“【求本】”。

三、正文以保留原貌为原则，一般不作改动，即仅勉强可通者，亦存其旧观。凡明显刊误，则径行改正，不出校。异体字、俗字及当时一些习惯写法，则酌情依通行的规范字和习惯写法予以统一，不出校。

四、底本中错漏，径从各校本改正，不出校。如各校本与底本错漏情况相同，则参脂本及程本校订。凡改文加〔 〕，以原字加（ ）系于改文之前；凡补文加〔 〕，衍文加（ ），以示区别。

五、底本评语中的错漏，参各校本改正，如各校本错漏相同，则据文意直接改正，不出校。

六、正文内太平闲人评，以楷体小字列原句后。原书回后总评排以楷体大字，首为太平闲人评，未署名，次为护花主人、大某山民评。

七、原书前有《序》、《太平闲人〈石头记〉读法》、《护花主人批序》、《护花主人摘误》、《护花主人总评》、《阴斋主人总评》、《大某山民总评》、《读花人论赞》、《或问》、《大观园影事十二咏》、《题词》、《音释》、《大观园图说》13种，现皆作为附录置于正文后。

八、原书行侧有圈点、重点、重圈等一并删去。

本书校点、注释工作由雪霄担任。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历过梦幻之后，则是书为既醒之书可知。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真事隐去”明明说出，则全部无一真事可见。看者正不必指为某氏、某处解。目录上句只此一行。通灵，明德也，借通灵明明德也。说石头，新民也。以《大学》评《红楼》，我亦自觉迂阔煞人。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己又云：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真事既隐，尚何所有？既无所有，尚何一一？既无一，尚何考较？此即是“假语村言”之案。要看他自相矛盾处，方能揉碎虚空。通部书皆是如此。觉其行止识见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1]，我实愧则有馀，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此即辛酸泪，乃书之由来，实作者隐痛。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2]，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数语当着眼。故当此蓬牖茅椽^[3]、绳床瓦灶，未足妨我襟怀。况对着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润人笔墨。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4]，又是“假语村言”，不可被他瞒过。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故曰甄士隐云云”、“故曰贾雨村云云”，大开大合，两峰对峙，极文字大观。而上扇只一行，下扇十馀行，能铢两悉称，古大家能得几人？○“真”、“假”二字，此书主意也。真则去，假则言，告读者使各知此书主意，何读者动辄颠倒？更于篇中间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梦幻是本旨，通灵石头是本旨也。通灵石头而寓提撕警觉，实《大学》是本旨也。

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起？说来虽近荒唐，细玩深有趣味。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曰“大荒”，曰“无稽”，便是“真

事隐”注脚。此书凡人名、地名，皆有借音、有寓意，从无信手拈来者。甄士隐、贾雨村、大荒山、无稽崖，作者明举一隅，读者当知三反矣。炼成高十二丈、十二辰。四方二十四丈二十四气。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周天度数三百六十五，积百年则三万六千五百有奇。一者，奇也，概岁差也。人生以百岁为率，此顽石是演人身为一小天。天不可补，故书不可续也。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明明指出“性”字，隐然演出“心”字。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艾，日夜悲哀。生机在此，梦机在此，补天下手功夫也。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5]，俄见一僧一道，是书经纬，而乃借径二氏，以演儒学。远远而来，四字有还追本源，三教合一之意，而究非三教合一也。生得骨相不凡^[6]，丰神迥异；来到青埂峰下，席地坐谈。见着这块鲜莹明洁的石头，且又缩成扇坠一般，扇，善；坠，遂：言“止于至善”。是书凡“善”字，皆借用扇以演义。甚属可爱。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灵物了，是人。只是没有实在好处，须得再镌上几个字，实在好处在镌上几个字，乃“莫失莫忘”也。其下语则效验，谓非心而何。使人人见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7]、花柳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去走一遭。”总括全部百二十回在个里。如此布局，试问诸小说家有否？石头听了大喜，因问：“不知可镌何字？携到何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说毕，便袖了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向何方。

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所谓渺渺、茫茫，所谓真假。因有个空空道人空空道人，作者自谓也。故直曰“情僧录”。访道求仙，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块大石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是无才补天，幻形入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引登彼岸的一块顽石。转以空空楔出茫茫、渺渺，文势如龙，不可捉摸。上面叙着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以及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倒还全备，只是朝代年纪失落无考。总括细目，看官又何必求朝代、算年纪。后面又有一偈云：

无才可去补苍天，
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

倩谁记去作奇传^[8]？或问开卷第一章诗，却如此草草，不知被他瞒过了。请试思“身前身后”四字、“作奇传”三字，方能得文阵中主纛也。俟后评。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晓得这石头有些来历，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来有些趣味，故镌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我纵然钞去，也算不得一种奇书。”石头果然答道：“我师何必太痴！我想历来野史的朝代，无非假借汉唐的名色，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况且那野史中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9]，满篇子建^[10]，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终不能不涉淫滥。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的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11]，如戏中小丑一般。更可厌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抹倒一切小说，而幅中语仍半明半晦。才子欺人如此！竟不如我半世亲见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观其事迹原委，亦可消愁破闷。至于几首歪诗，亦可以喷饭下酒。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说谎。只愿世人当那醉馀睡醒之时，或避事消愁之际，把此一玩，不但洗了旧套，换新眼目，却也省了些寿命筋力^[12]，不比那谋虚逐妄。我师意为何如？”“洗了”、“换新”、“省了些”、“不比那”，隐阐《大学》，措词不即不离。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大书特书曰“谈情”，此“情”字是何“情”字？真说谎欺人。亦只实录其事，并无伤时淫秽之病，方从头至尾钞写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圆明一点本非空。僧，空也。情空则性见，所谓水落石出。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明提作者。其名目皆有实义，俟历评出。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一结横绝。诗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此一诗婆心发见，不忍更欺人矣。

○“荒唐言”，赋子虚也；“辛酸泪”，蓄隐痛也。“都云”惧罪我

者之多，“谁解”叹知我者之少。

《石头记》缘起既明，承接得峭拔。正不知那石头上记着何人何事，看官请听。关目新奇，不可忽读。按那石头上书云：当日地陷东南，以天缺起，以地陷承。天地一大缺陷，何况人事？是为阐缺陷之书。这东南有个姑苏城，姑苏，吴人。吴，无也。问世人解得“无”字否？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十里，“实理”也。此书不演虚无。街内有个仁清巷，无中生有，则惟一仁。仁，种也；仁，人也。清，无所淆，则先天也。去水加心，则人情也。是此书大落墨处。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无极而太极，太极而两仪，便是葫芦。葫芦既判，人事出矣，真假分矣。此皇古一大妙也。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正发“真”字，实际与“假”字对照。名费，字士隐。“君子之道费而隐”。又“费”、“废”同。嫡妻封氏，封，风也，风无形质；又秘也，有秘而不宣之意。性情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也推他为望族了。因这甄士隐秉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种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物。只是一件不足：年过半百，膝下无儿；第一缺陷。只有一女，乳名英莲，英莲，音应怜。全书之人无不应怜也。后名香菱，香菱，镜也，风月宝鉴所自出。故生于真而混于假，卒于雪。此镜实照全部人物，因于葫芦提首言之。此等线索，何书更及！年方三岁。

一日炎夏无事，士隐于书房闲坐，手倦抛书，伏几盹睡。不觉朦胧中走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入题。且行且谈。只听道人问道：是道问，是僧答，有“朝闻道，夕死可”之隐义。“你携了此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三字起得突兀，为梦幻中第一言。通部人无非放心者，无非不放心者。故后文宝玉亦以此三字告黛玉，以结此案。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物夹带于中，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故曰“夹带”。使他去经历经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家，又将造劫历世。但不知起于何处，落于何方？”那僧道：“此事说来好笑。只因西方灵河岸上，心源。三生石畔，性本。有绛珠草一株。绛为心之色，珠为心之慧。一草一石为书之主，一金一玉为书之宾。千头万绪，不外乎此。那时这个石头，因娲皇未用，却也落得逍遥自在^[13]，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曰空空，曰警幻，皆作者自命也。空空为体，警幻为用。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居住，心状。就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他却常在灵河岸上行走，看见这株仙草可爱，心之灵敏。遂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

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甘露滋养，遂脱了草木之胎，得换人形，仅仅修成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餐秘情果，渴饮灌愁水。一游、一餐、一饮，已为还泪安根。又暗藏取坎填离一部金丹大道。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常说：‘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若下世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还得过了。’“还泪”二字，乃风流冤家常事，但直至今日方才被他道破发源，主意奇创之极。因此一事，就幻出多少风流冤家，“多少风流冤家”，有宝钗在内矣。此篇并无一意一语及金玉因缘，观者切须详察。都要下凡，造历幻缘，那绛珠仙草也在其中。此正演“梦幻识通灵”也。而通灵之匹，厥惟绛珠，则宝、黛为书中主脑可知。今日这石头复还原处，你我何不将他仍带到警幻仙子案前，给他挂了号，同这些情鬼下凡，一了此案？”那道人道：“果是好笑，僧曰“说来好笑”，道曰“果是好笑”，总括全部“孝”字，书中隐赞也。从来不闻有还泪之说。趁此你我何不也下世，度脱几个^[14]，岂不是一场功德？”自下注脚。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这蠢物交割清楚，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你我再去。如今有一半落尘，犹未全集。”为诸人年岁小作周旋，及考其事实，则年纪全然不对，故意以矛盾见长也。作者何尝忽略，请看后评。道人道：“既如此，便随你去来。”

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遂不禁上前施礼，笑问道：“二位仙师请了。”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士隐因说道：“适闻仙师所谈因果，实是人世罕闻者，但弟子愚拙，不能洞悉明白。若能大开痴顽，备细一闻，弟子洗耳谛听，稍能警醒，亦可免沉沦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到那时只要不忘了我两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隐听了，不便再问，不便再问，所谓隐也。而世人偏喜再问。因笑道：“玄机固不可泄，但适云蠢物，不知为何，或可得见否？”那僧说：“若问此物，倒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识通灵”正面。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便强从手中夺了去，通灵宝玉只一真字足了之矣。其后小字，乃历劫之工夫，既真者，无隐也，故不与看。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上面大书四字，乃是“太虚幻境”。是天，是人，是梦，是茫茫、渺渺、空空，其实为警幻所居之地。四字包罗万象。两边又有一副对联道：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历评此二语者，以为打破禅关矣，已为作者窃笑，殊不知乃实实道出作书主意也。篇目云“甄士隐梦

幻识通灵”，真既隐矣，尚能识甚通灵？一切梦幻，皆假语村言而已，所以云“假作真时真亦假”。“亦”字当重读。假语村言，无而已矣。既成假语村言，则是“无为有处有还无”也。“还”字须实看。此处十四字，乃串说，至第五回及百十六回方是对语，读者当具只眼。

甄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方举步时，忽听一声霹雳，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定睛看时，但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畅演“真”字。梦中之事，便忘了一半。“忘了一半”最妙，写出梦，笔特简劲。又见奶姆抱了英莲走来^[15]。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装玉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怀中，逗他顽耍一回^[16]，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17]。方欲进来时，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那僧癞头跣足^[18]，那道跛足蓬头，疯疯颠颠，挥霍而至^[19]。及到了他门前，看见士隐抱着英莲，紧接梦中第一人，真梦出，假梦入矣。那僧便大哭起来，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中作甚？”直指应怜，为全书大哭，包一切，归一切。士隐听了，知是疯话，也不睬他。那僧还说：“舍我罢，舍我罢！”士隐不耐烦，便抱女儿转身欲进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又大笑。僧、道为经纬，笑、哭为杼轴。口中念了四句言词，道是：

惯养娇生笑你痴，
菱花空对雪淅淅^[20]。
好防佳节元宵后，
便是烟消火灭时。一诗统括全书。菱花，镜也；雪，薛也。下二句以近脉言则照失女被灾，以远脉言则元妃死后一切冷败皆是。

士隐听得明白，既云士隐，而偏云明白，可知书中愈明白愈隐。心下犹豫，意欲问他来历，只听道人说道：“你我不必同路，就此分手，各干营生去罢^[21]！”“营生”二字有实义。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归根复命。那僧道：“最妙，最妙！”一哭、一笑、两赞，僧道事毕矣。说毕，二人一去，再不见个踪影了。士隐心中此时自忖这两人必有来历，很该问他一问，如今后悔，却已晚了。

这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真在葫芦外，假在葫芦内。寄居的一个穷儒，递入下半回。穷儒曰“寄居”，与乡宦曰“住着”，皆有意味可想。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化，变化也。能变一时之非，则假亦可化而为真，奈何其不化也。有多少期望意。又化、话同，便是村言。又变化飞腾，及时通显。一名一字，中边俱彻。别号雨村的，真无别号，假

则有之。一部假语村言，所谓别号，所谓传奇。走了来。是走了来，不是就了去。一个出头人，才下笔便调侃。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湖州，“胡诌”也。关合假语村言，令人不觉。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立雨村小传，语语生刺。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22]，形容尽致。暂寄庙内安身，每日卖文作字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23]。

当下雨村见了士隐，忙施礼陪笑道：“老先生倚门伫望，敢街市上有甚么新闻？”士隐笑道：“非也。适因小女啼哭，小女啼哭正是新闻，从此假话开口。引他出来作耍，正是无聊的很。贾兄来得正好，请入小斋，彼此俱可消此永昼。”说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自携了雨村，携了，妙。来至书房中，小童献茶。方谈得三五句话，所话三五，通部《易》道。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烈烈炎炎中假话三五句，严老爷便来了，写得怕人。士隐慌的忙起身谢道：“恕诳驾之罪^[24]，且请略坐，弟即来奉陪。”雨村亦起身让道：“老先生请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说着，士隐已出前厅去了。

这里雨村且翻弄诗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入“怀闺秀”。文字只如此写，有斟酌。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掐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秀，虽无十分姿色，却也有动人之处，雨村已不觉看得呆了。通部演“财”、“色”二字，此处自当略一点逗。那甄家丫鬟掐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方腮。这丫鬟忙转身回避，心下自想：“这人生的这样雄壮，却又这样褴褛^[25]，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每有意帮助周济他，只是没甚机会。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想一定就是此人了。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头一两次。雨村见他回了头，便以为这女子有意于他，便狂喜不禁，自谓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26]，风尘中之知己。点叙正面，不即不离，圆润无匹。一时小童进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不可久待，遂从夹道中自便门出去了。去来写得苟且。士隐待客既散，知雨村已去，便也不去再邀。

一日，到了中秋佳节，士隐家宴已毕，又另具一席于书房，自己步月至庙中^[27]，来邀雨村。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顾他两次，自谓是个知己，便时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对月有怀，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28]：

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
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眸。
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
蟾光如有意^[29]，先上玉人头。此诗重在“玉人头”三字，以通部假话演宝玉也。前四语写本事，照诸人；下三语则明点风月，暗点宝鉴，以士隐乃鉴主也。

雨村吟罢，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未逢时，乃又搔首对天长叹，复高吟一联云：

玉在椽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此一联钗、玉对举，玉为黛玉，钗为宝钗。最妙在一“求”字、一“待”字，迹黛玉生平无非求，而求卒不得；钗无非待，而待卒得之。然求不善求，求转待也；待非真待，待实求也。一则死，一则孀，究何益？故同在假语对天处吟出。钗字在假文中方一露，上半回僧、道、士隐文中无有也。可见金锁来历非真。

恰值士隐走来听见，笑道：“雨村兄真抱负不凡也！”雨村忙笑道：“不敢，不过偶吟前人之句，何期过誉如此。”因问：“老先生何兴至此？”士隐笑道：“今夜中秋，俗谓团圆之节。想尊兄旅寄僧房，不无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斋一饮，不知可纳芹意否^[30]？”雨村听了，并不推辞，便笑道：“既蒙谬爱，何敢拂此盛情？”说着，便同了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

须臾茶毕，早已设下杯盘，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二人归坐，先是款斟慢饮，渐次谈至兴浓，不觉飞觥献斝起来^[31]。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笙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二人愈添豪兴，酒到杯干。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狂兴不禁，乃对月寓怀，口占一绝云：

时逢三五便团圆，
满把清光护玉栏。
天上一轮才捧出，
人间万姓仰头看。此一诗作假语村言者自赞也。洛阳纸贵，斯足当之。

士隐听了，大叫：“妙极！弟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霄之上了。可贺，可贺！”乃亲斟一斗为贺。雨村饮干，忽叹道：“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时尚之学，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挂名，自负乃如此。只是如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

^[32]，非赖卖字撰文，那能到得？”士隐不待说完，便道：“兄何不早言？弟已久有此意，但每遇兄时，并未谈及，故未敢唐突。今既如此，弟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假言“时尚”，真言“义利”，判然矣，不可以闲言略过。且喜明岁正当大比^[33]，兄宜作速入都，春闱一捷^[34]，隐然是孝廉也。“孝廉”二字，反面便是财色。方不负兄之所学。其盘费馀事，弟自代为处置，亦不枉兄之谬识矣。”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35]，兄可即买舟北上。十成数，九阳数，十除九为一，一则吉，故真劝行而假不应。此书凡有明着日期处，皆有意义。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此书极写势利，此处略一点逗，透第三回“托内兄”。仍是吃酒谈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

士隐送雨村去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写荐书两封与雨村带至都中去，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身之地^[36]。调侃读书人。因使人过去请时，那家人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37]，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自收了银衣至此，与前立雨村小传及诸处形容写法迥异。半回书中如此，故知作者特以矛盾自喜也。士隐听了，也只得罢了。

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士隐令家人霍启霍然而起，甄士隐从此仙矣，是正意。又火起、祸起音相通，书中人名借音者类此。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38]。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等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莲的踪影？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妙，再使几个人去找寻，回来皆云影响全无。夫妇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去，何等烦恼！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顾性命。看看一月，士隐已先得病，夫人封氏也因思女构病，日日请医问卜。

不想这日三月十五，三月夬卦，夬月之望，一阴待炼，则成纯阳，此好了之机也。葫芦庙中作供，那和尚不小心，油锅火逸，便烧着窗纸。南方人家俱用竹篱木壁，也是劫数应当如此，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二、三、五、四、一，乃劫数；接、连、牵、挂，乃仙机。数语包括张紫阳《悟真篇》全部。彼时虽有军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势了，如何救得下？直烧了一夜方息，也不知烧

了多少人家。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已成了一堆瓦砾场了。烧破葫芦，更无隔壁，好了到也。只有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急得士隐惟跌足长叹而已^[39]。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盗贼蜂起，官兵剿捕，田庄上又难以安身。只得将田地都折变了^[40]，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

他岳丈名唤封肃，风而肃，冷至矣。大如州人情，大概如斯也。本贯大如州人氏。虽是务农，家中却还殷实。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大如。幸而士隐还有折变田产的银子在身边，拿出来托他随便置买些房地，以为后日衣食之计。那封肃便半用半赚的略与他些薄田破屋。大如。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穡等事^[41]，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发穷了。一二年，三年也。所谓三年乳哺，婴儿成人，分阴悉尽，方是穷了。封肃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42]，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不善过活，只一味好吃懒做。大如。士隐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惊吓急忿，怨痛已伤，暮年之人，贫病交攻，竟渐渐的弄出那下世的光景来^[43]。世情冷暖，人事变迁，写来历历。面有妙文，骨有妙义，极手挥目送之乐。

可巧这日，拄了拐杖，挣到那街前散散心时，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有道无僧，《风月宝鉴》不谈空也。疯狂落拓^[44]，麻鞋鹑衣^[45]，口内念着几句词道：

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
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身只恨聚无多，
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
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

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
孝顺子孙谁见了！失女阴去，被火阳生，仙机在彼，此歌则但令人警省耳。《风月宝鉴》序势利财色而归重“孝”字，一歌特分析指出。若谓士隐闻此即悟，便是笨伯。

士隐听了，便迎上来道：“你满口说些什么？只听见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果听见‘好’、‘了’二字，还算你明白呢！总结上数处明白字义。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我这歌儿，便名《好了歌》。”此数语为上智人说法，读之如瓶泻水。士隐本是有夙慧的^[46]，一闻此言，心中早已彻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将你这《好了歌》注解出来何如？”留待闲人。道人笑道：“你就请解。”士隐乃说道：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甚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堆白骨，今宵红绡帐里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47]。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解得悲凉，歌得沉郁，梦中说梦，作者当亦哑然自笑。末语堪想。

那疯跛道人听了，拍掌大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隐便说一声“走罢”，将道人肩上搭裊抢了过来背上^[48]，敢云负荷。竟不回家，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当下哄动街坊，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封氏闻知此信，哭得死去活来，只得与父亲商议，遣人各处寻访。那讨音信？无奈何，只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鬓服侍，主仆三人日夜做些针线，帮着父亲用度。那封肃虽然每日抱怨，也无可奈何了。

这日那甄家的大丫鬓在门前买线，此线甚长。忽听得街上喝道之声，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了。丫鬓隐在门内看时，只见军牢、快手^[49]一对一对过去，俄而大轿内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过去^[50]。丫鬓倒发个怔，自思：“这官好面善，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于是进入房中，也就丢过，不在心上。至晚间，正待歇息之时，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许多人乱嚷，说本县太爷的差人来传人问话。封肃听了，吓得目瞪口呆。

不知有何祸事，且听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四回，为一大段，乃全书总冒。此回又本段之总冒。一真一假，太极分判，森罗万象，从此而起。

石头是人、是心、是性、是天、是明德。曰“通灵”，即虚灵不昧也，惟一真能识之。故上半云“识”。情是物欲，是污染。曰“风尘”，即所拘所蔽，而中藏皆假也。故下半曰“怀”。一真一假，开手举出，谓非性理之书，吾不信。

此回如子母连环，阵势相对，一头二臂二足：《石头记》缘起以前总冒也，为一头；下入真、假二传，为二臂；二传既毕，复以失女、出家，找足“识通灵”，为一足；以买线遇官，找足“怀闺秀”，为一足。合具全体，纡萦联络，已见大观。

【护花主人评曰】开卷第一回是一段，而一段之中，又分三小段：自第一句起至“提醒阅者之意”句止为第一段，说亲见盛衰，因见作书之意；自“看官你道”句起至“看官请听”句止为第二段，是代石头说一生亲历境界，实叙其事，并非捏造，以见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之意，故借空空道人抄写得来；自“按那石上书云”句起至末为第三段，提出“真”、“假”二字，以甄士隐之梦境出家引起宝玉，以英莲引起十二金钗，以贾雨村引起全部叙述。

石高十二丈，四方二十四丈，按周年十二月，二十四气。三万六千五百一块，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数。

情僧者，情生也。《情僧录》者，因情生缘也。《风月宝鉴》者，即因色悟空也。《金陵十二钗》，情缘之所由生也。

《石头记》者，缘宁、荣二府在石头城内也。悼红轩，似即是怡红院故址。当是曹雪芹先生曩年目击怡红院之繁华，乃十年之后，重游旧地，风景宛然，而物换星移，园非故主，院亦改观，不禁有满目山河之感。故题其轩曰悼红，以见鸟啼花落，无非可悼，此一把辛酸泪，不由人不落也。葫芦庙有二义：葫芦虽小，其中日月甚长，可以藏三千大千世界，喻此书虽是小说，而包罗万象，离合悲欢，盛衰善恶，有无数感慨劝惩，此一义也；此书虽是荒唐，却是实录其事，并非捏饰，所谓依样葫芦，此又一义也。故甄士隐必住在庙旁，贾雨村必住在庙内。或曰：“尚有一义。”余问何义，答曰：“葫声音同葫芦。人生若梦，幻境皆虚，离合盛衰，生老病死，不过如泡影电光。书虽实录其事，而隐藏真迹，假托姓名，演为小说，以供葫芦一笑耳。此亦一义也。”所说亦有意味，因附记之。

贾雨村口吟“玉在奁中”一联，暗伏黛玉、宝钗二人。

跛道人《好了歌》及甄士隐注解，是一部《红楼》影子。

甄士隐向跛道人说“走罢”，即不回家，直伏一百十九回宝玉之一走。

【大某山民评曰】还泪之说甚奇，然天下之情至不可解处，即还泪亦不足以极其缠绵固结之情也。书中林黛玉自是可人，泪一日不还，黛玉尚在，泪既枯，黛玉亦物化矣。

神瑛与绛珠，一草一石，所谓木石缘也。人皆重金玉而贱木石，岂天意亦与为转移耶？

《好了歌》醒世最为晓畅，惜恒河沙中绝少领悟人。

卷首士隐出家，卷末宝玉出家，却是全部书底面，盖前后对照。

此时雨村在穷困中犹不失读书人本色，不知后来一入仕途，且居显要，便换一副面目肺肠，诚何故也？然今日已成为通病矣。

此回写士隐之依丈人者，为全书中如黛玉之依外祖母，薛氏母女之依姊妹，邢岫烟之依姑母，李婶母女之依侄女，尤氏母女之依女婿等，以见依人者之必无好收成也。若豪仆如周、林等，宠婢如鸳鸯、琥珀等，门客如詹、王等，犹其下焉者耳。

[1] 须眉：指男子。裙钗：指女子。

[2] 饫（yù）甘饍（yàn）肥：形容食物非常丰富。

[3] 蓬牖（yǒu）茅椽（chuán）：谓简陋的居室。牖，窗户。椽，放在檩上架屋面板和瓦的条木。

[4] 敷衍：此指铺陈发挥。

[5] 嗟悼：哀叹。

[6] 骨相：人的内里、实质。

[7] 诗礼簪缨：世代读书、做官。

[8] 倩（qìng）：请，恳求。

[9] 文君：即西汉卓文君，因倾慕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与其私奔。

[10] 子建：即曹植，字子建，三国魏著名文学家。

[11] 拨乱：挑拨。

[12] 筋力：筋骨之力，体力。

[13] 落得：乐得，心甘情愿去做。

[14] 度脱：佛教、道教谓超度解脱人世的生死苦难，使其到达仙佛境界。

[15] 奶姆：即奶妈。

[16] 顽：通“玩”。玩弄，玩赏。

[17] 过会：节庆时各种演出节目。

[18] 癞头：长黄癣的头。跣（xiǎn）足：光脚。

[19] 挥霍：此谓挥手。

[20] 淅（sī）淅：象声词。此指下雪的声音。

[21] 营生：此指谋生。

[22] 淹蹇（jiǎn）：困厄窘迫。

[23] 交接：交往。

[24] 诳驾：犹言少陪、怠慢。无法陪客时的谦辞。

[25] 褴褛（lán lǚ）：形容衣服破烂。

[26] 巨眼：喻指锐利的鉴别能力。

[27] 步月：谓月下散步。

[28] 口占：谓作诗文不起草稿，随口而成。

[29] 蟾光：月色；月光。

[30] 芹意：微薄的情意。谦辞。

[31] 飞觥献斝（jiǎ）：频频传杯。觥、斝，都是古代酒具。

[32] 神京：帝都，首都。

[33] 大比：指科举考试。

[34] 春闱：唐宋礼部试士和明清京城会试，均在春季举行，故称春闱。犹春试。

[35] 黄道之期：即吉日，适宜办事。

[36] 投谒（yè）：投递名帖求见。

[37] 黑道：与“黄道”相对，即凶日。

[38] 社火：旧时节日村社迎神赛会所扮演的诸种杂戏。后成为群众性的游艺活动。

[39] 跌足：跺脚。

[40] 折变：变卖。

[41] 生理：指做生意。稼穡（sè）：农耕之事。

[42] 现成话：犹风凉话。

[43] 下世：死亡。

[44] 落拓：放浪不羁。

[45] 鹑衣：破烂衣服。

[46] 夙慧：生来就有的悟性。

[47] 紫蟒：古代官员的礼服。

[48] 搭裢：一种布制的长方形口袋，中间开口，两头各有一袋，可以挂在肩上或扣在腰间。

[49] 军牢：官府的卫兵。快手：专管缉捕的差役。

[50] 官府：长官。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却说封肃听见公差传唤，忙出来陪笑启问，那些人只嚷：“快请出甄爷来！”封肃忙陪笑道：“小人姓封，并不姓甄，只有当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问他？”那些公人道：“我们也不知什么‘真’、‘假’，既是你的女婿，便带了你去，面禀太爷便了。”大家把封肃推拥而去。封家各各惊慌，不知何事。至二更时分，封肃方回来。众人忙问端的^[1]，“原来新任太爷姓贾名化，本湖州人氏，曾与女婿旧交。因在我家门首看见娇杏丫头买线，‘侥幸’也，偶因一顾，遂得所归，侥幸于意外，反照本书诸缺陷者。只说女婿移住此间，所以来传。我将缘故回明，那太爷感伤叹息了一回，又问外孙女儿，我说看灯丢了，太爷说：‘不妨，待我差人去，务必找寻回来。’只不过如此写法。说了一回话，临走又送我二两银子。”甄家娘子听了，不觉感伤。一夜无话。

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两封银子、四匹锦缎，答谢甄家娘子。答谢不过如此，真是加倍奉还。又一封密书与封肃，托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娇杏作二房。封肃喜得眉开眼笑，巴不得去奉承太爷，大如。便在女儿前一力撺掇^[2]，当夜用一乘小轿，便把娇杏送进衙内去了。雨村欢喜，自不必言，绝倒。又封百金赠与封肃，又送甄家娘子许多礼物，令其且自过活，以待访寻女儿下落。却说娇杏那丫鬟便是当年回顾雨村的，因偶然一顾，便弄出这段奇缘，也是意想不到之事。一部眼泪书，偏开头写一得意人，故云“意想不到”。谁知他命运两济，不承望自到雨村身边，只一年便生一子，又半载雨村嫡配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将他扶作正室夫人。正是：

偶因一回顾，便为人上人。二语重看“回顾”，不仅收束娇杏，有言外意在。

原来雨村因那年士隐赠银之后，他于十六日便起身赴京。弃九用六，背阳用阴，明写一恶人，则凡“假语村言”正面处可想而知。大比之

期，十分得意，中了进士，选入外班^[3]，今已升了本县太爷。是本县太爷，记清了。虽才干优长，未免贪酷，且恃才侮上，那官员皆侧目而视。非为雨村出考也，乃自下全部演义注脚。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参了一本，说他“性情狡猾，擅改礼仪，外沽清正之名，暗结虎狼之势，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语，再下注脚。龙颜大怒，即批革职。部文一到，本府各官无不喜悦。那雨村虽十分惭愧，面上全无一点怨色，仍是嘻笑自若。交代过公事，将历年所积宦囊并家属人等^[4]，送至原籍安顿妥当，却自己担风袖月，游览天下胜迹。“风”、“月”一点。○文字不满一页，许多事实略无不尽，此笔难得。

那日，偶又游至维扬地方^[5]，闻得今年盐政点得是林如海^[6]。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兰台寺大夫。本贯姑苏人氏，今钦点为巡盐御史，黛玉为一书之主，自然当用重笔特提。而作者即以自赞木石姻缘，故姓林；自负其书才大如海，故所生为林如海，水生木也。其书维持名教，扶阳抑阴，故地处维扬。盐为人家所必需，故官居盐政；又北方之味，木无生气矣，概林之终身。其文无非写脂粉，则曰探花；其意无非寓讽谏，则是兰台。本贯姑苏，姑苏，吴也，吴，无也，究云无是公。试问作者，以闲人为然否？到任未久。原来这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今到如海，业经五世。起初只袭三世，因当今隆恩盛德，额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袭了一代。至如海便从科甲出身。虽系世禄之家，却是书香之族。历叙根基高贵，家世清华，正抬举黛玉处，以反对薛氏，所谓贵阳而贱阴。只可惜这林家支庶不盛，人丁有限，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没甚亲支嫡派的。芟除烦芜，是文家预为斡旋法。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又于去岁亡了。虽有几房姬妾，奈命中无子，亦无可如何之事。又皆随手抹去。只嫡妻贾氏生得一女，非贾生林，实因林生贾。木所生则为荣，看府名曰荣，可知总为黛玉而设。乳名黛玉，黛玉之玉与宝玉之玉，是一不是二。黛，黑色也。故后文有可染眉之说。得情之正为通灵，为宝玉；一涉人欲则受染而失通灵，为黛玉矣。年方五岁，士隐梦识通灵乃在盛夏，嗣是失女、失火、移居，而病、而走，以及雨村官来官去，游览历年，计之与五岁相符，作者何尝忽略？至后则两玉年纪皆故作吃语矣。夫妻爱之如掌上明珠。见他生得聪明俊秀，也欲使他识几个字，不过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且说雨村在旅店，偶感风寒，愈后又因盘费不继，正欲得一居停之所，以为息肩之地^[7]。宦囊家属回籍云云，知非闲笔，特为此处安顿。为文非易事也。偶遇两个旧友，认得新盐政，知他正要请一西席教训女儿^[8]，遂将雨村荐进衙门去。这女学生年纪幼小，身体又弱，工课不限多寡，其馀不过两个伴读丫鬟，故雨

村十分省力，正好养病。

看看又是一载有馀。不料女学生之母贾氏夫人一病而亡。已得鱼兔，可弃筌蹄，既安“恤孤女”之根，又黛玉才出便写忧患。女学生侍奉汤药，守丧尽礼，过于哀恻，素本怯弱，因此旧症复发，有好些时不曾上学。雨村闲居无事，每当风日晴和，饭后便出来闲步。这一日，偶至郊外，意欲赏鉴那村野风光。信步至一山环水漩、茂林修竹之处，隐隐有座庙宇，门巷倾颓，墙垣朽败，有额题曰“智通寺”，智通则无累。门傍又有一副旧破的对联云：

身后有馀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两言总括势利财色种种累智之物。黛玉出矣，冷子兴矣，一切生、旦、净、丑皆要登场，故过脉处用特笔一顿。

雨村看了，因想道：“这两句文虽甚浅，其意则深。也曾游过些名山大刹，倒不曾见过这话头，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也未可知^[9]，自状其书。何不进去一访？”

走入看时，只有一个龙钟老僧在那里煮饭。雨村见了，却不在意，及至问他两句话，那老僧既聋且昏，又齿落舌钝，所答非所问。当寻于语言文字之外，其实老僧是广长舌。雨村不耐烦，仍退出来，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饮三杯，以助野趣。于是款步行来，刚入肆门，只见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来，口内说：“奇遇，奇遇！”四字微旨。雨村忙看时，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贸易，诚是一部大古董。姓冷，号子兴的，姓字愁惨，满目阴凝，借《金瓶·冷遇》而反用之。旧日在都相识，雨村最赞这冷子兴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刘四骂人。而一冷一假，是全书作为本领。这子兴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最相投契。

雨村忙亦笑问：“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缘也。”一说奇遇，一说偶遇，奇偶相参，一阴一阳，便是《易》道六十四卦所从出。子兴道：“去年岁底到家，今因还要入都，从此顺路找个敝友，说一句话。承他之情，留我多住两日。我也无甚紧事，且盘桓两日^[10]，待月半时也就起身了。本文叙景，俨然三月，此月半当是三月十五，乃上回甄家被火之日也。被火而真成丹，雹行而贾复职，针锋隐对。○北地呼雹曰“冷子”。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闲步至此，不期这样巧遇。”又一巧遇，合上奇缘，凡冷香丸、金锁等魂魄已摄在个里。一面说，一面让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肴来，二人闲谈慢饮，叙些别后之事。

雨村因问：“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惯问新闻，以新闻自赏也。子兴道：“倒没有什么新闻。倒是老先生的贵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衔玉而生，新亦新极矣。作书立意时不知从何处得来，乃曰“小小异事”，旨深哉！○我固言演“明德”。雨村笑道：“弟族中无人在都，何谈及此？”子兴笑道：“你们同姓，岂非一族？”雨村问：“是谁家？”子兴笑道：“荣国贾府中，荣，草木之华也。因黛玉而生出荣府，乃在冷子兴口中叙出。冷子何物，荣其堪乎？可也不玷辱了老先生的门楣。”雨村道：“原来是他家。若论起来，寒族人丁却不少，自东汉贾复以来，汉为刘氏，凡事当留。贾复为源，当思“七日”。作者征故郑重如此，而刘老老已到。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谁能逐细考查？若论荣国一支，却是同谱，但他那等荣耀，我们不便去认他，故越发生疏了。”不即合拍，妙能摇曳，通章如此。子兴叹道：“老先生休如此说，如今的这荣、宁二府也都萧索了，因林生荣，因荣生宁，“萧索”自注“冷”字。不比先时的光景。”雨村道：“当日荣、宁两宅人口也极多，如何便萧索了？”冷子兴道：“正是，说来也话长。”雨村道：“去岁我到金陵，金位西，主杀；陵，丘陇坟墓也。善于用古，恰为十二钗一哭。因欲游览六朝遗迹，无非金粉。那日进了石头城，恰好有此城，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街东、街西，如何相连？正是梦话开端。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外虽冷落无人，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就是后边一带花园里，树木山石，也都还有苍蔚温润之气，那里像个衰败之家？”子兴笑道：“亏你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骂人。古人有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说尽巨家。如今虽说不似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11]，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12]。《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也。”故谨履霜之戒。一部《红楼》演一“渐”字。这也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听说，也道：“这样诗礼之家，岂有不善教育之理？全书以《左氏》“讥失教也”一言概之，贾、冷二人口中“不善教育”四字，乃大书特书。别门不知，只说这宁、荣两宅，是最教子有方的。”

子兴叹道：“正说的是这两门呢，待我告诉你。当日宁国公、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宁公居长，生了四个儿子。宁国公死后，长子贾代化是其上代，则用代字排之。其人已化，则便以化字名之。此等处即《金瓶》之西门达也。袭了官，也养了两个儿子：长名敷，有实不可

无虚，故又以一名敷者，敷衍之而随手抹去。八九岁上死了；只剩了一个次子贾敬，“无不敬”，冠《曲礼》。敬在贾，则假敬，写其生平大不敬也，是为罪首。袭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馀者一概不在他心上。为巨室痴儿立一照。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唤贾珍，玉旁一辈因宝玉而生，乃演人心。珍失人心而行歹事，去玉加歹，则为殄，当殄灭之也。因他父亲一心想作神仙，绝倒！所谓“断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妖”。把官倒让他袭了。他父亲又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们胡麝^[13]。这位珍爷也倒生了一个儿子，今年才十六岁，名叫贾蓉。无所容于天地之间也。十六乃二八，重阴之数。如今敬老爷是一概不管，这珍爷那里肯读书？只一味高乐不了^[14]，把那宁国府竟翻过来了，翻了过来，一切全演反面。也没有敢来管他的人。再说荣府你听，方才所说异事就出在这里。自荣公死后，长子贾代善袭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为妻，代善，代嬪也，过去也。史字姓得最妙，请观廿三史中，善恶贞淫，何所不有，正是太君生平。又作者以太史自负。生了两个儿子，长名贾赦，罪人邀恩得释曰赦，则赦言罪人也，故字恩侯。妻邢氏，邢者，刑也。次名贾政。政乃“道之以政”之政，如周衰大夫犹有刑政治其私邑者，故字曰存周。而夫人则王氏，其“政”字注脚在《毛诗·王风》故也。又王为卦体，乃通部《诗》、

《易》合传。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长子贾赦袭了官，为人平静中和，也不管理家务。次子贾政自幼酷喜读书，四字都是反面。为人专方正直，四字似是而非。祖父钟爱，原要他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临终时，遗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时令长子袭官外，问还有几子，立刻引见，遂又额外赐了这政老爷一个主事之职，令其入部学习，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这政老爷的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公子名唤贾珠，珠义取圆，故早示寂。其匹为紈，合成圆洁。本书惟于李紈无贬词，陷溺中留人种也。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就死了。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奇则非正，故书中以元春为气数之天。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是次年又生一位公子，记清。说来更奇，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还有许多字迹，石破天惊之语，惜乎听之既熟，埋没作者苦心，怠慢作者得意。你道是新闻异事不是？”衔玉而生，奇矣。凡此历述，尤皆奇笔，得未曾有。雨村笑道：“果然奇异，只怕这人的来历不小。”

子兴冷笑道：“万人皆如此说，因而乃祖母爱如珍宝。那周岁时，政老爷便要试他将来的志向，为“政”字略一注。便将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那政老爷便不喜欢，说他将来是酒色之徒耳，因此便不甚爱惜。独那太

君还是命根一般。说来又奇，如今长了七八岁，虽然淘气异常，但聪明乖觉，百个不及他一个。说起孩子话来也奇怪，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臭浊逼人。’数语足医淹缠病，而底面都在。你道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无疑了。”雨村岸然厉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来历，大约政老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读书识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15]，悟道参玄之力者^[16]，不能知也。”此数语别无美刺，实作者藉雨村口中自泄其机，是书所由来也。下文“天地生人”至“易地则同”洒洒落落一篇大文，不过为格致自援证佐。

子兴见他说得这样重大，忙请教其故。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馀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晁、周、程、朱、张^[17]，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立言得体。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祚永运隆之日，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馀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气，不能洋溢于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中。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偶尔溢出者，值灵秀之气偶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如风水雷电，地中相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致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偶生于薄祚寒门，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18]，近日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19]，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20]，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亦奇亦正，其驱役前代诸人，原自有不伦不类之处，缘以笼罩全书人物大致，又仍存为假语村言，正当如此议论也。或者谓为诸人作定评，岂非笨伯！

子兴道：“依你说，‘成则公侯败则贼’了？”雨村道：“正是这意。此问答是明点，是正点。你还不知，我自革职以来，这两年遍游各省，也

曾遇见两个异样孩子，所以方才你一说这宝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也是这一派人物。不用远说，只这金陵城内，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承天命而体仁，则为甄家。你可知道？”子兴道：“谁人不知？这甄府就是贾府老亲，他们两家来往极亲热的。有假家即有真家，是乃一气循环，递为消长，非有二也。故曰“老亲”，曰“来往”。至于真假既判，则成对待，此后两宝玉俱悉作对待言，直至百十六回“得通灵”方合。至在下也和他家往来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岁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荐我到甄府处馆。假语村言，实与真假两处互相贯串，故曰“也曾处馆”。我进去看其光景，谁知他家那等荣贵，却是个富而好礼之家，倒是个难得之馆。但是这个学生虽是启蒙^[21]，却比一个举业的还劳神^[22]。说起来还可笑，他说：‘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上也明白。不然，我心里自己糊涂。’又常对着跟他小厮们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瑞兽珍禽、奇花异草更觉希罕尊贵呢。你们这种浊口臭舌，万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最为要紧。若使要说的时候，必用净水香茶嗽了口方可；设若说错，便要凿牙穿眼的。’其暴虐顽劣，种种异常。只放了学进去，见了那些女儿们，其温厚和平，聪敏文雅，竟变了一个样子。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过几次^[23]，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过时，他便姐姐妹妹的乱叫起来。后来听得里面女儿们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姐妹作什么？莫不叫姐妹们去说情讨饶？你岂不愧煞！’他回答的最妙，他说：‘急痛之时，只叫姐姐妹妹字样，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声，果觉疼得好些，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极，便连叫姐妹起来了。’你说可笑不可笑？极奇极创文字，为宝玉正照。其说真正乃说假也，借村言立案。可笑不可笑最重，真则可，假则不可。笑，孝也。为他祖母溺爱不明，每因孙辱师责子，我所以辞了馆出来的。这等子弟，必不能守父祖基业，从师友规劝的。只可惜他家几个好姊妹，都是少有的。”真假相对，只写一宝玉而已。若必及其姊妹，则为蛇足，然又不可不作一虚影。故方才提出，急以子兴接叙贾府三个云云截住，以见子兴叙事不突，而文义遂滴水不溢。作小说岂是易事！

子兴道：“便是贾府中现在三个也不错。政老爷之长女名元春，元者，善之长；春则生意也。书中以元春为气数之天，故名以此。因贤孝才德，四字重看，俟“省亲”回评出，非闲人好以腐语作傅会。选入宫作女史去了^[24]。宝玉只小元春一岁，元春已作女史，宝玉年纪当有多大？二小姐乃是赦老爷姨娘所出，名迎春。三小姐政老爷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宁府珍爷之胞妹，名惜春。三女立名，慨乎言之。曰迎、曰探、曰惜，青旗鸾辂，甫及郊迎，一瞬流光，又伤迟暮，人寿几何，而叹息

随之。探，叹；惜，息也。所谓“勘破三春不久长”，得此一元，切当保泰。因史老夫人极爱孙女，多跟在祖母这边一处读书，听得个个不错。”雨村道：“更妙在甄家风俗，女儿之名，亦皆从男子之名命取，以阴从阳则成真。不似别家另外用这些春、红、香、玉等艳字。何得贾府亦落此俗套？”子兴道：“不然，只因现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所生，故名元春，余者方从了‘春’字。自下三春注脚，包罗万象。上一排的却也是从弟兄而来的。现有对证，目今你贵东家林公之夫人，即荣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时名唤贾敏。“地道敏树”，故为林匹，有深意存。不信时，你回去细访可知。”雨村拍手笑道：“是极！我这女学生名叫黛玉，他读书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黛玉以口舌取祸，病在敏，病在疏也。读‘敏’为‘密’，所以示戒。写字遇着‘敏’字，亦减一二笔，我心中每每疑惑。今听你说，是为此无疑矣。怪道我这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样，不与凡女子相同。度其母不凡，故生此女。今知为荣府之外孙，又不足罕矣。荣府为黛玉而设，故急串入，以便缴还上半回。可惜上月其母竟亡故了。”子兴叹道：“老姊妹三个，这是极小的，又没了。长一辈的姊妹一个也没了，只看这小一辈的将来的东床何如呢^[25]？”雨村道：“正是。方才说政公已有了一个衔玉之子，又有长子所遗弱孙，这赦老竟无一个不成？”子兴道：“政公既有玉儿之后，其妾又生了一个，倒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现有二子一孙，却不知将来何如。若问那赦公，也有二子，次名贾琏，赦有二子，次名琏，其长子何名？至十三回玉旁者有贾琮居首，后宝玉在邢夫人处又有贾琮来问好。夫来问好，而不说请安，则宝玉之兄也。乃邢夫人又有责奶妈子之语，又当是小儿。如此类都是梦话。今已二十来往了。亲上做亲，娶的是政爷夫人王氏之内侄女，今已娶了二年。这位琏爷身上，现捐的是个同知，官是同知，绝倒！琏、敛同音，聚敛也，叹世人同知聚敛也。也是不喜读书的，于世路上好机变，言谈去得，所以目今现在乃叔政老爷家住，帮着料理家务。谁知自娶了令夫人之后，倒上下无一人不称颂他夫人的，琏爷倒退了一舍之地^[26]。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极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一个男人万不及一的。”熙凤为败荣之人，故于冷子与口中最后演出，且虚虚立一小传，针线缜密。雨村听了笑道：“可知我言不谬。你我方才所说的这几个人，只怕都是那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未可知也。”收束完固。子兴道：“正也罢，邪也罢，只顾算别人家的账，你也吃一杯酒才好。”雨村道：“只顾说话，就多吃了几杯。”子兴笑道：“说着别人家的闲话，正好下酒，即多吃几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细关了城，我们慢慢进城再谈，未为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算还酒钱。

方欲走时，忽听得后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来报个喜信的。”以虚喝作结，小说常套，而已注“复世职”百十九回。雨村忙回头看时，要知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上回为宝玉来历，此回乃黛玉来历。上半回发依贾府之由，下半回设会宝玉之所。而此中见彼，彼中见此，不能分析，是为奇文。

第一、第二两卷总为宝、黛立传，其实总为一玉立传也。玉，通灵也。通灵，心也。一奇一偶，阴阳对立。上回演“心”字之源，以真假为究竟；此回演“情”字之始，以冷热为枢机。雨村，热中人也。子兴，冷姓人也。首演真假，是自出杼轴，次演冷热，是借人门径。而仍以半隐半明出之，是则青出于蓝。

前半回事甚繁，叙来何其简；后半回事甚简，叙来何其繁。而宾主正余一丝不走，洵为大才。自上半入下半，已如行山阴道上矣。及至下半一问一答，顺逆相承，虚实相生，无一平笔，无一弱笔，能令读者忽而喜，忽而怒，忽哑然而笑，忽放心而哭，龙门复生，当不以予言为过，而其实不过善读《水浒传》而已。我于此不敢轻《红楼》，尤不敢忘《水浒传》。

是书无非隐演《四书》、《五经》。以宝玉演“明德”，以黛玉演物染，一红一黑，分合一心，天人性道，无不包举，是演《四书》。政、王乃所自出，政字演《书》，王字演《易》，合政、王字演《国风》。若贾赦之赦，邢氏之刑，则演《春秋》之斧钺也。至“毋不敬”三字，冠首《曲礼》。礼主春生，故东府之主曰敬，乃大有期望之意。奈其背敬叛礼，为造衅开端之罪首，遂至所出为珍，伦理湮灭矣。珍之转音通烝，即禽兽行上下乱之名，不必指定以下烝上。总一乱成《春秋》之大缪而已。必如此看去，是书本意，自然洞澈。

【护花主人评曰】娇杏者，微幸也。贾雨村之罢官就馆，因馆而复得官，如娇杏之由婢而妾，由妾而正，皆微幸也。智通寺者，言惟智者能通此书之义也。

冷子兴者，喻宁、荣二府极热闹后，必归冷落也。

宁、荣二府，头绪纷繁，若于后文补叙家世，竟不知该于何时补叙，势必冗杂。若不分晰叙明，东西两府，又牵混不清。妙在借冷子兴在村肆中闲谈叙及，且将林、甄、王、史各亲戚参差点出，既有根蒂，又毫无痕迹，真善于点题者。

邪、正二气，夹杂而生，所论最有意思。

情痴、情种，是宝玉、黛玉品题。

第二回一段之中，应分两小段：自起句起至“不曾上学”句止为一段，叙贾雨村得官娶娇杏，及罢官处馆，是补叙前事，引出林黛玉；自“雨村闲居无聊”句起至末为二段，叙宁、荣家世，宝玉性情，趁势逗出甄宝玉。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书中，将宁、荣二府人名，一一点出，惟贾珠之妻李氏、李氏之子兰、政之妾赵氏、赵氏之子环、琏之妻王熙凤，俱用暗点。至珍之妻尤氏、蓉之妻秦氏，此回中俱未点出。

[1] 端的：底细。

[2] 撺掇：怂恿。

[3] 外班：清代会试中进士后，除留在京城任京官外，其分发外地任官者称外班。

[4] 宦囊：指做官所得的财物。

[5] 维扬：即扬州，今属江苏。

[6] 点：委放、选授官职。

[7] 息肩：栖止休息。

[8] 西席：对受业之师的尊称。

[9] 筋斗：跟头。

[10] 盘桓：逗留。

[11] 生齿：人口。

[12] 内囊：家产。

[13] 胡躄（chàn）：鬼混。

[14] 高乐：肆意享乐。

[15] 致知格物：谓研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

[16] 参玄：佛教语，犹参禅。

[17] “尧、舜”句：指古代的圣贤，即尧帝、舜帝、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召公、孔子、孟子、董仲舒、晁错、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朱熹、张载。

[18] 顾虎头：东晋画家顾恺之。陈后主：南朝陈末代皇帝陈叔宝。唐明皇：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北宋末代皇帝赵佶。刘庭芝：唐代诗人刘希夷。温飞卿：晚唐诗人温庭筠。米南宫：北宋书画家米芾。石曼卿：北宋文学家石延年。柳耆卿：北宋词人柳永。秦少游：北宋文学家秦观。

[19] 倪雲林：元代画家倪瓒。唐伯虎：明代文学家、画家唐寅。祝枝山：明代文学家、书法家祝允明。

[20] 李龟年：唐代音乐家。黄幡绰：唐代艺人。敬新磨：五代后唐艺人。红拂：隋代越国公杨素侍女，与李靖私奔。薛涛：唐代名妓。崔莺：即《会真记》中的莺莺。朝云：宋代名妓。

[21] 启蒙：古时儿童开始接受教育谓“启蒙”。

[22] 举业：为应科举考试而准备的学业。

[23] 笞（chī）楚：鞭打惩罚。

[24] 女史：古代女官名，掌管有关王后礼仪等事。或为世妇下属，掌管书写文件等事。

[25] 东床：指女婿。典出《世说新语·雅量》。

[26] 一舍之地：古以三十里为一舍。指距离较远。

第三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恤孤女

却说雨村忙回头看时，不是别人，乃是当日同僚一案参革的张如圭。绝倒！七十二钻无遗策矣。而二土成圭，乃来复之主，故报复职之信，故名如圭，而戊己真信在其中矣。不止骂人。他系此地人，革后家居，今打听得都中奏准起复旧员之信^[1]，他便四下里寻情找门路。忽遇见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见了礼，张如圭便将此信告知雨村。雨村欢喜，忙忙叙了两句，各自别去回家。冷子兴听得此言，即忙献计，令雨村央求林如海，转向都中去央烦贾政。姓冷的偏会赶热，而实撮合宝、黛线索。雨村领其意而别，回至馆中，忙寻邸报看真确了^[2]。

次日，面谋之如海。如海道：“天缘凑巧，如海开口道此四字，一部缺陷书通身反振。○巧乃钗，“凑巧”则与巧敌，是有天在。因贱荆去世^[3]，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无人依傍，前已遣了男女船只来接^[4]。因小女未曾大痊，故尚未行，此刻正思送女进京。因向蒙教诲之恩，未经酬报，遇此机会，岂有不尽心图报之理。弟已预筹之，修下荐书一封，托内兄务为周全，方可稍尽弟之鄙诚。即有所费，弟于内兄信中注明，不劳吾兄多虑。”人情世事，练达洞明。雨村一面打恭，谢不释口，一面又问：“不知令亲大人，现居何职？只怕晚生草率，不敢进谒。”如海笑道：“若论舍亲，与尊兄犹系一家，乃荣公之孙。大内兄现袭一等将军之职，名赦，字恩侯；二内兄名政，字存周，二人表字，出自海口。现任工部员外郎，其为人谦恭厚道，大有祖父遗风，非膏粱轻薄之流，故弟致书烦托。否则不但有污尊兄清操，即弟亦不屑为矣。”口吻如闻，神情如绘，当局者谁自觉之？雨村听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兴之言，于是又谢了林如海。如海又说：“择了出月初二日^[5]，以上回写景处推之，此当是四月初二日，纯乾用事之月，“亢龙有悔”之占。二数为阴，合四得六，爻又成老阴。阳极则反，黛玉死矣！小女入都，吾兄即同路而往，岂不两便？”雨村唯唯听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点礼物并钱行之事，雨村一一领了。

那女学生原不忍弃父而去，无奈他外祖母必欲其往，且兼如海说：“汝父年已半百，再无续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甚小，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姊妹扶持，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减我内顾之忧，如何不去？”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别，随奶娘及荣府中几个老妇登舟而去。写别不着累笔，是文字有轻重处。雨村另有一只船，带两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

一日到京都，雨村先整了衣冠，带了小童，拿了宗侄的名帖^[6]，至荣府门上投了。彼时贾政已看了妹丈之书，即忙请人相会。见雨村相貌魁伟，言谈不俗，其书自状。且这贾政最喜的是读书人，礼贤下士，拯溺扶危，八字乃本地风光，莫认为贾政出考，见雨村失职如溺如焚也。是书从无闲话。大有祖风。况又系妹丈致意，因此优待雨村，更又不同，便极力帮助。题奏之日，谋了一个复职，不上二月，便选了金陵应天府，辞了贾政，择日到任去了。不在话下。上回说他是本县太爷，今谋复职则仍太爷矣，而选了应天府。所谓梦话，处处当作如是观，读者切勿误为征实。盖雨村此来，但令他送黛玉入荣府耳。故以三五语了之，只两页而上半已完，可谓惜墨如金。

且说黛玉自那日弃舟登岸时，便有荣府打发轿子并拉行李车辆伺候。这林黛玉常听得母亲说，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此处下笔不易，用衬起，两面俱到。他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的仆妇，穿吃用度已是不凡，何况今至其家，多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通部写黛玉乃一无心人，为极不善处世、不善提防，以致坠入术中者示警，与宝钗作大对照也。而入手偏说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多说，不多行。作是想者乃死机，作是想而究不能如其想以行者，乃所以死机。

自上了轿，进了城，从纱窗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华，人烟之茂盛，自与别处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不开，只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7]。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因黛玉设荣府，因荣府设宁府，故叙荣府必历历从黛玉眼中写出，而于宁府则略略点过。重主轻宾如此。黛玉想道：“这是外祖的长房了。”又往西不远，空中楼阁。黛玉何必不自西来，而必步步往西，则步步是死方也。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坐北朝南，东宁西荣。此后一路门户、径路，悉有一定方向，是此书实际处，看官记清。却不进正门，只由西角门而进。西角门。轿子抬着走了一箭之远，将转弯时，转弯。○

此转弯当向西。便歇了轿，后面的婆子也都下来了。另换了四个衣帽周全、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抬着轿子，众婆子步下跟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8]，垂花门。众小厮又退了出去，众婆子上前打起轿帘，扶黛玉下了轿。林黛玉扶着婆子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超手游廊^[9]，正中是穿堂^[10]。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风。劈头见大理石屏风。石也，屏风也，大理也，乃全书。转过屏风，小小三间厅房，厅房是倒厅。厅后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上房五间。皆是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11]，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雀鸟。点缀雀鸟，亦有关合。台阶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一见他们来了，都笑迎上来说道：“刚才老太太还念呢，可巧就来了。”从众人口中，劈头遍说“可巧”，“来”则“了”也。于是三四人争着打帘子，一面听得人说：“林姑娘来了！”

黛玉方进房，只见两个人扶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早被外祖母抱住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当下侍立之人，无不下泪，黛玉也哭个不休。众人慢慢劝解住了，黛玉方拜见了外祖母。此后诸人，一一都从黛玉眼中看出，则黛玉为一书之主可知。当下贾母一一指与黛玉：“这是你大舅母，这是二舅母，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妇珠大嫂。”出邢、王、李氏。黛玉一一拜见了。贾母道：“请姑娘们来。今日远客初来，可以不必上学去。”众人答应了一声，便去了两个。不一时，只见三个奶妈并五六个丫鬟拥着三位姑娘来了。第一个肌肤微丰，身材合中，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画出迎春。迎在卦为大壮之观，以“丰”字、“观”字隐演之。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儿，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画出探春。探在卦为夬之剥，以“削”字隐演之。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小。画出惜春。惜在卦为乾之坤，其机在复卦，以“未足”、“尚小”隐演一复初爻一阳之义也。其钗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的妆束。三春形神俱从黛玉眼中描绘，而两详一略，妙不板滞。黛玉忙起身迎上来见礼，互相厮认，归了坐位，丫鬟送上茶来。不过叙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请医服药，如何送死发丧。在所必谈，而殊难安放，以三“如何”点过。不免贾母又伤感起来，因说：“我这些女儿，所疼者独有你母，今一旦先我而逝，不得见一面，教我怎不伤心！”着此数语，既不累重，又不轻忽。说着，携了黛玉的手，又哭起来。家人忙相劝慰，方略略止住。

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弱不胜衣，却有一段风流态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12]。在众人眼中略写，自不可少。

因问：“常服何药？如何不治好了？”黛玉道：“我自来如此，从会吃饭时便吃药，到如今了，经过多少名医，总未见效。那一年我才三岁，记得来了一个癞头和尚，说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从，他又说：‘既舍不得他，但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苦也。若要好时，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有外亲，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一生。’这和尚疯疯颠颠，说了这些不经之谈，也没人理他。宝、黛一书之主，而僧道则经纬，此处自当一点而绝不着实，是惨淡经营处。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言此人身寄养于荣，正触和尚外亲之戒也。又，荣，心血也，人身难得，道在养心，是言外意。贾母道：“这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药呢，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

一语未休，只听后院中有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思忖道：“这些人个个皆是敛声屏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熙凤与西风音相通，肃杀之令，刑木坏荣，致荣府之抄者此人，主金玉因缘而杀黛玉者此人，而“放诞无礼”一想，杀机已伏。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拥着一个丽人从后房进来。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曰丽人，曰这个人，扣之生棱。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缨络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裋袄^[13]，写这个人先从衣饰起，而前四句三“金”字一“钗”字，林死矣。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14]，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掉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写形容，语语是刺。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辣货，南京所谓‘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是戏语，是庄言，辣辛味而甚，西金之味也，乃“西风”注脚。

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众姊妹都忙告诉黛玉道：“这是琏嫂子。”黛玉虽不曾识面，听见他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内侄女，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学名叫做王熙凤。来历叙清。黛玉忙陪笑见礼，以嫂呼之。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物，我今日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嫡亲孙女一言，已有《西厢》兄妹为之之意，此作者用背攻法。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刻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使用帕拭泪。

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

弱，也才劝住了，快休再题前话。”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是书写凤姐无一懈笔，无一滞笔，作者极卖弄精神而以振聋起聩者。看他劈头一段，忽喜忽悲，忽啼忽笑，一身小解数已令人眼花撩乱，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金瓶》、《水浒》极见长者，亦拜下风。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要什么吃的，什么顽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也只管告诉我。”一面又问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说话时，已摆了茶果上来，熙凤亲为捧茶捧果。又见二舅母问他月钱放完了不曾，熙凤道：“月钱也放完了^[15]。开口提钱，见其为当家人。又书中总括财色之人也。刚才带了人到后楼上找缎子，找了半日，也没见昨日太太说的那样，想是太太记错了。”王夫人道：“有没有，什么要紧？”因又说道：“该随手拿出两个来，给你这妹妹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再教人去拿罢。”熙凤道：“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这两日到的，我已预备下了，等太太回去过了目好送来。”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送缎，断送也。后楼找缎子，则贾氏其无后乎？“先料着”，“已预备”，则黛玉其能逃乎？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是何景象？一笑点头不语，似与找缎子、送缎子些些小事用不着这样写，始终照应，《春秋》寓意。

当下茶果已撤，贾母命两个老嬷嬷带了黛玉去见两个舅舅去。维时贾赦之妻邢氏，忙起身笑回道：“我带了外甥女过去，到底便宜些^[16]。”贾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罢，不必过来了。”贾母、邢氏姑媳之间到底是这等落落然写法。那邢夫人答应了，遂带了黛玉，与王夫人作辞，大家送至穿堂。垂花门前早有众小厮拉过一辆翠幄清油车来，邢夫人携了黛玉坐上，众婆娘们放下车帘，方命小厮们抬起。拉至宽处，方驾上驯骡，亦出了西角门，往东过荣府正门，方才转弯处。入一黑油大门内，黑油大门在荣、宁之间，赦居于此，则两府悉罪人也。至仪门前^[17]，方下车来。邢夫人挽了黛玉的手进入院中。黛玉度其处必是荣府中之花园隔断过来的。进入三层仪门，果见正房、厢庑、游廊，悉皆小巧别致，不似那边的轩峻壮丽，赦袭荣爵，则赦当居荣府正室。今居于此，所以隐示削夺。且院中随处之树木山石皆好。及进入正室，早有许多盛妆丽服之姬妾丫鬟迎着。是这样人家。邢夫人让黛玉坐了，一面令人到外书房中请贾赦。一时来回说：“老爷说道：连日身上不好，见了姑娘，彼此伤心，暂且不相见。劝姑娘不要伤怀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里一样，姊妹们虽拙，大家一处伴着，亦可以解些烦闷，或

有委曲之处，只管说得，不要外道才是。”只这样写，既省笔墨，又见赦之为人。而传语周到，善摹大人家应酬客套。黛玉忙站起身来，一一听了，再坐一刻，便告辞。邢夫人苦留吃过饭去，苦留得突兀，写邢氏腹中是何景象。此画工笔也。黛玉笑回道：“舅母爱惜赐饭，原不应辞，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恐迟去不恭。异日再领，望舅母容谅。”邢夫人道：“这也罢了。”活画一没分晓人。遂命两个嬷嬷用方才坐来的车子送了过去。于是黛玉告辞，邢夫人送至仪门前，又嘱咐了众人几句，眼看着车去了方回去。

一时黛玉进入荣府，下了车，众嬷嬷引着，便往东转弯，即方才转弯之处，而此则往东。走过一座东西的穿堂，东西大穿堂。向南大厅之后，仪门内大院落，上面五间大正房，向南大厅之后，仪门大院落，大正房。两边厢房鹿顶^[18]，耳门钻山^[19]，四通八达，轩昂壮丽，比贾母处不同。黛玉便知这方是正内室，是正室。一条大甬路^[20]，直接出大门的。大甬路。进入堂屋，抬头迎面先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匾上写着斗大三个字是“荣禧堂”，能以一心修其天爵，则福禄绥之，所谓荣禧。后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源。”所从出，因曰源。又有“万几宸翰”之宝。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待漏随朝墨龙大画，着此一画，点教忠教孝之睛。一边是鍤金彝^[21]，一边是玻璃^台^[22]。地下两溜十六张楠木椅子。又有一副对联，乃是乌木联牌，镶着鍤银字迹，道是：

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23]。联语为文章设色，而日月盈虚、烟霞变幻在其中矣。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手书”。穆，深远也。莳，培植也。穆言文之体，莳言文之用。能得其意，则为东安主矣。原来王夫人时常居坐宴息，亦不在这正室，只在东边的三间耳房内。耳房三间。○荣禧正室既不许罪人居矣，而贾、王亦不居此，以其所行不过衰世之政，如周室仅存，王降为风，东迁下堂之日耳。故又有东边耳房。于是老嬷嬷引黛玉进东房门来。临窗大炕上铺着猩红洋毯，正面设着大红金线蟒引枕^[24]，秋香色金线蟒大条褥，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左边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边几上汝窑美人觚，内插着时鲜花卉，鼎曰文王鼎，觚曰汝窑美人觚，有《周南》《汝坟》、《关雎》雅化隐意，而贾、王仍不居此，其为衰世之政而失教也无疑。并茗碗、茶具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张椅上，都搭着银红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两边又有一对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备，其余陈设不必

细说。其余陈设不必细说，则一鼎一觚乃系特提可见。老嬷嬷让黛玉上炕坐，炕沿上却也有两个锦褥对设，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仍乃虚位。只就东边椅上坐了，本房的丫鬟忙捧上茶来。黛玉一面吃了茶，打量这些丫鬟们妆饰衣裙、举止行动果与别家不同。

茶未吃了，只见一个穿红绫袄青缎掏牙背心的一个丫鬟，伊何人？走来笑道：“太太说请林姑娘到那边坐罢。”老嬷嬷听了，于是又引黛玉出来，到了东廊三间小正房内。几处房舍都在黛玉眼中写如列眉，可使观者指画而得。独此小正房写得闪烁恍惚，五间大正房之东有小正房三间，此房为偏院则可，而乃曰东廊，相繚戾矣。盖演通灵者只是演空，空生宝玉，本无是公，故独于此地设一疑团。○书中房舍有一定可指画处，有必不容指画处，空中楼阁，正当如此。才子笔墨，岂肯为画宫于堵伎俩耶？正面炕上，横设一张炕桌，上面堆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首，亦是半旧青缎靠背坐褥，据此方向，及出后房门，恰仍是正房。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黛玉心中料定这是贾政之位，因见挨炕一溜三张椅子上也搭着半旧的弹花椅袱^[25]，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三让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乃说：“你舅舅今日斋戒去了，与贾赦不见同是省笔，而彼在家不见，此外出不见，写赦、政既有轩轻，而文字亦不板。斋戒去了，妙事，妙语，令人失笑。政老上场第一关目如此，作者灵心，善戏谑兮。再见罢。只是有一句话嘱咐你：三个姊妹倒都极好，以后一处念书认字，学针线，或偶一顽笑，都有个尽让的^[26]。但我最不放心的却有一件，叙宝玉于其所自出而开口用“不放心”三字，直接首回僧道口中“你放心”也。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曰孽根祸胎，所谓不识宝玉，不识本心。是家里的混世魔王，魔即是道，道即是魔。果能炼魔，自能合道。今日因庙里还愿去，尚未回来，此愿终不能还。晚间你看见便知道了。你以后只不要睬他，你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

黛玉素闻母亲说过，有个内侄乃衔玉而生，顽劣异常，不喜读书，最喜在内帏厮混，外祖母又溺爱，无人敢管。今见王夫人所说，便知是这位表兄。略写心照，是轻笔。一面陪笑道：“舅母所说的可是衔玉而生的这位表兄？在家时记得母亲常说，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小名就叫宝玉，性虽憨顽，说待姊妹们极好的。况我来了，自然和姊妹同一处，兄弟们自另院别室，岂有得沾惹之理？”天经地义，侃侃言之。玉自是宝，何尝有黛？使之沾惹而纵令为黛者，罪无可逃矣。数语说得凛然，“理”字其声甚厉，理欲交战，宝、黛挣命处也。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与别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爱，原系同姊妹们一处娇

养惯的。罪案。若姊妹们不理他，他倒还安静些。若一日姊妹们和他多说了一句话，他心上一喜，便生出许多事来。所以嘱咐你莫睬他。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疯疯傻傻，只休信他。”略一案已觉笔上生花。黛玉一一的都答应着。

忽见一个丫鬟来说：“老太太那里传晚饭了。”王夫人忙携了黛玉，从后房门从后门行，明来幽去矣。既关隐意，又以所在房舍周历写出，以便安顿后面百廿回许多事迹之地，布局岂易言哉！由后廊往西出了角门，角门。是一条南北甬道，此甬道便是直接出大门的。南边是倒座三间小小抱厦厅^[27]，抱厦厅。北边立着一个粉油大影壁^[28]，后有一半大门，小小一所房室。凤姐居于直北，正当主室之后，西风阴肃，荣曷克当。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这是你凤姐姐的屋子，回来你好向这里找他去。少什么东西，但少金锁耳。只管和他说就是了。”这院门上，也有几个才总角的小厮^[29]，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黛玉穿过一个东西穿堂，东西穿堂。便是贾母的后院了。贾母后院。

于是进入后房门，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见王夫人来了，方安设桌椅。贾珠之妻李氏捧饭，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傍四张空椅，熙凤忙拉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子上坐下，黛玉十分推让，贾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们左右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该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坐，就坐了。贾母命王夫人也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坐方上来，迎春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傍边丫鬟执着拂尘、漱盂、巾帕，李、凤二人立于案傍劝让。外间伺候之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不闻。历历如绘，若或见之。饭毕，各各有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30]。当日林家教女，以惜福养身，每饭后必过片时方吃茶，不伤脾胃。今黛玉见了这里许多规矩，不似家中，亦只得随和着些，接了茶。甘而不苦，是在家。来此则随和，甘苦同尝矣。写黛玉步步留心乃如此。○吃茶吃饭，书中要务，发源于此。又有人捧过漱盂来，黛玉也漱了口，又浣手毕，然后又捧上茶来，这方是吃的茶。贾母便说：“你们去罢，让我们自在说话儿。”王夫人听了，忙起身，说了两句闲话，方引李、凤二人去了。贾母因问黛玉念何书，黛玉道：“刚念了《四书》。”黛玉又问姊妹们读何书，贾母道：“读什么书，不过认几个字罢了。”

一语未了，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进来报道：“宝玉来了。”四字轰雷掣电，而先闻者为脚步，八面俱到。黛玉心中想：“这个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31]。”及至进来，原来一个青年公子，头上戴着

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先写装饰，首数语三见“金”字，林之死所而宝之收束物也。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眼似秋波，虽怒时而似笑，即嗔视而有情；从黛玉眼中写一宝玉，又从宝玉眼中写一黛玉，方用实笔、重笔，聚精会神在此两大扇文字内，极吃紧主脑处也。项上金螭缨络，又有一根五采丝绦，系着一块美玉。“美玉”一点。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何等眼熟！”此笔自不可少，尚是能人所能，此后则能人所不能者正多也。只见这宝玉向贾母请了安，贾母便命：“去见你娘来。”文势一曲，而未见黛玉必先见娘，立“孝”字之根，明一心之本。即转身去了。一回再来时，已换了冠服：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结成小辫，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脚；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32]；重写一番，所谓言之不足，又长言之。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越显得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若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特演人心。看其外貌，最是极好，却难知其底细。后人作《西江月》二词，批宝玉极确，其词曰：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33]，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词是庄语，是半语，乃既见黛玉之宝玉，无复通灵之宝玉也。是假语村言之宝玉，非真事隐去之宝玉也。明着警省，为中下人说法，何等婆心！○调用《西江月》，词用二：月阴象，二阴数也。

却说贾母笑道：“外客未见，贾母曰‘外客’，与凤姐‘嫡亲孙女’之说适合，直射九十六回。就脱了衣裳！还不去见你妹妹。”宝玉早已看见了一个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忙来作揖。相见毕，归坐，细看形容，与众不同：

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疑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34]，病如西子胜三分。从宝玉眼中写黛玉，多

从“心”、“病”二字着笔，人所不觉。

宝玉看罢笑道：“这姊妹我曾见过的。”此则能人所不能矣。贾母笑道：“可又是胡说！你何曾见过他？”宝玉笑道：“虽然未曾见过他，然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旧相认识，恍若远别重逢的一般。”玲珑剔透，如闻慧舌。贾母笑道：“好，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此笔关目节奏难得。宝玉便走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因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书。前云‘读了《四书》’，今曰‘不曾读书’，是又既见宝玉之黛玉也。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宝玉又道：“妹妹尊名？”黛玉便说了名。宝玉又道：“表字？”黛玉道：“无字。”先天无字，故两玉同无字，不为宝而为黛，则有字矣。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妙。”探春便道：“何处出典？”写探春露一角。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妹妹眉尖若蹙，用取这两个字，岂不甚美？”自为“黛”字下注脚，而“颦颦”二字概其生平，内外俱到。又“西方有石”与宝玉之本原为石同。探春笑道：“只恐又是杜撰。”宝玉笑道：“除《四书》，杜撰的太多，偏是我杜撰不成？”岂宝玉亦迂腐而必尊崇《四书》乎？可为闲人评语转相发明矣。又问黛玉：“可有玉没有？”设想得未曾有，而我所云此玉是一不是二可见。众人都不解。普说看此书而不解绛黛之理者。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问我有无。”因答道：“我没有，既黛矣，则无玉矣。那玉亦是件罕物，岂能人人皆有？”

宝玉听了，登时发作起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人的高低不识，还说灵不灵呢！奇事，奇想，奇谈，而其实是极平常的道理。我也不要这劳什子^[35]！”什，物也。劳什者，役于物之谓。○演此一段真是想入非非，其妙不可思议。吓的地下众人一拥争去拾玉。贾母急的搂了宝玉道：“孽障！你生气，要打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三字正点。宝玉满面泪痕，泣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悲天悯人。如今来了这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贾母忙哄他道：“这妹妹原有玉来的，因你的姑妈去世时，舍不得你妹妹，无法可处，遂将他的玉带了去。一则全殉葬之礼，尽你妹妹之孝心；“孝心”二字直截了当，能此则没玉是有玉也。此是庄语，是实际，读者勿当作骗小儿闲话看也。二则你姑妈之灵，亦可权作见了你妹妹之意。因此他只说没有玉，也是不便自己夸张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还不好生慎重带上，仔细你娘知道了！”因黛玉之娘，提宝玉之娘，“孝”字脱胎。说着，便向丫鬟手中接来，亲与他带

上。宝玉听如此说，想一想，也就不生别论了。不生别论，我故曰直截了当，全部书一“孝”外更无别论。

当下奶娘来问黛玉房舍，贾母便说：“将宝玉挪出来，同我在套间暖阁里^[36]，把你林姑娘暂安置碧纱厨里^[37]，等过了残冬，春天再与他们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罢。”宝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纱厨外床上很妥当，何必又出来，闹你老祖宗不得安静。”贾母想了一回，说：“也罢。”此段大书特书贾母罪案，一死一亡所从来也。○《西厢记·老夫人闲春院》是这等写。同为《春秋》笔法。是书演一“渐”字义，从此始。每人一个奶娘并一个丫头照管，馀者在外间上夜听唤。一面早有熙凤命人送了一顶藕合色花帐凤姐送帐子是藕合色。藕，偶也。反照九十六回。并锦被缎褥之类。黛玉只带了两个人来：一个是自己的奶娘王嬷嬷，王为一土，木所植也，又为《易》理。一个是十岁的小丫头名唤雪雁。雁，有别之鸟，雪雁则洁白也，照九十七回“干净”二字。又随阳之鸟，关合搀拜宝钗。贾母见雪雁甚小，一团孩气，王嬷嬷又极老，料黛玉皆不遂心，将自己身边一个二等丫头名唤鹦哥的鹦哥能言之鸟，黛以言取祸，所以示戒。与了黛玉。亦如迎春等一般，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个教引嬷嬷，除贴身掌管钗钏盥沐两个丫头外，另有四五个洒扫房屋来往使役的小丫头。当下王嬷嬷与鹦哥陪侍黛玉在碧纱厨内，宝玉之乳母李嬷嬷，李、理同音，所谓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故为宝玉乳母。并大丫头名唤袭人者，掩旗息鼓，攻人于不及觉，曰袭也。陪侍在外大床上。

原来这袭人亦是贾母之婢，本名珍珠，本名珍珠，状其圆活无定也。旁从两王，纯坤至阴之象，有刘老老在焉。贾母因溺爱宝玉，生恐宝玉之婢不中任使，素知袭人心地纯良，遂与宝玉。又一罪案。○偏下考语“心地纯良”，且二十一回又有“贤袭人”之目，作者笔下颠倒是非如此，何读者多未觉也。宝玉因知他本姓花，姓得妙！一部花叙，叙此而已，又以掩其取名所由来也。又曾见前人诗句有“花气袭人知昼暖”之句^[38]，遂回明贾母，即更名袭人。贾母许其袭人矣，人心道心，天人理欲，全书演义，从此一“人”字出。这袭人有些痴处，服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今跟了宝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只因宝玉性情乖僻，每每规谏，宝玉不听，心中着实忧郁。皮里阳秋。是晚宝玉、李嬷嬷已睡了，他见里面黛玉、鹦哥犹未安歇，他自卸了妆，悄悄的进来，笑问：“姑娘怎么还不安歇？”此人是一死一亡大机括，故特叙。黛玉忙笑让：“姐姐请坐。”袭人在炕沿上坐了。鹦哥笑道：“林姑娘在这里伤心，自己淌眼抹泪的，第一次眼泪从袭人边写出，有分际。

说：‘今儿才来了就惹出你家哥儿的病，倘或摔坏了那玉，岂不是因我之过？’再下“黛”字注脚。所以伤心。说得可怜。我好不容易劝好了。”袭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将来只怕比这更奇怪的笑话儿还有呢！记准他的行径，始终一丝不走，直呼之欲出。若为他这种行状，你多心伤感，只怕你还伤感不了呢。快别多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黛玉道：“姐姐们说的，我记着就是了。”又叙了一回，方才安歇。

次早起来，省过贾母，因往王夫人处来，正值王夫人与熙凤在一处拆金陵来的书信，又有王夫人之兄嫂处遣来的两个媳妇儿来说话的。虽黛玉不知原委，探春等却晓得是议论金陵城中居住的薛家姨母之子，表兄薛蟠倚财仗势，打死人命，现在应天府案下审理。虚喝下文，是小说故套，然此处已觉薛家不堪。如今母舅王子腾得了信，遣人来告诉这边，王子腾虚上，评在后。意欲唤取进京之意。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乃宝、黛合传之始，方实实写出两人，是提纲挈领处。

立言之旨，在问玉一段。贾母口中说出“孝心”两字，亦是脱胎《金瓶》苦孝说，大关目处。

黛玉之死，宝玉之亡，不遂心所致，有天命，有人事。而两小无猜，致成牢结，则自贾母开其渐也。有《周易》，有《春秋》，有《国风》。

此回乃宝、黛相合之首，而再提《四书》，故我以是书为“明明德”之奇传，是他所自有，而我特为抉发之，非闲人迂腐而强为拉扯傅会也。看《石头记》批评，有点头者否？

目录上句略点一过，而此回皆下句里事。盖从此无非假语村言矣。曰“接”，曰“恤”，曰“孤”，都是史笔。通书中时令，都无真话：如黛玉之行在四月，而到日乃冬令，岂在路经两季耶？凤姐穿银鼠褂，黛玉安置碧纱厨里，等过残冬，再收拾房屋，悉是梦话。

【护花主人评曰】贾雨村至京得缺到任，几句撇开，即细叙黛玉正文，得随起随落之法。

黛玉开口说病，说癞头和尚，说不要见哭声，说不要见外亲等语，已逗明一生因缘结果。

王熙凤出来，另用一副笔墨，细细描画，其风流能干、有权阴薄气象，已活跳纸上。真是写生妙手。

王夫人对黛玉说宝玉娇养疯傻样子，已将日后同黛玉情况隐隐伏

出。

黛玉初见宝玉，便吃一惊，想着像在那里见过，宝玉亦如此说，宿缘已见。铺叙宝玉装束面貌，更觉动人，却先心中想道“不知是怎样惫懒人物”，反挑一句，文笔曲折生动。

《西江月》一词，骂杀纨绔公子。

描写黛玉形容，可怜可爱，的是痴情人。

宝玉一见黛玉，便摔玉哭泣，黛玉亦因摔玉，夜间淌泪。此时之两泪，是一生眼泪根源，且伏后来砸玉、失玉情事。

第三回专写黛玉形貌神情，是此回之主，中间带写王熙凤、迎春、探春、惜春，是因主及宾，故亦写及装束仪容。又带出王夫人、邢夫人、李纨及宁、荣二府房屋、家人、小使、丫鬟，即点出袭人、鹦哥、王嬷嬷、李嬷嬷等人，末后带起薛宝钗家。看他不慌不忙，出落次序，有极力描写者，有淡描本色者，有略言大段者，有宾有主，有宾中之主，宾中之宾，笔墨笼罩全部。

【大某山民评曰】点袭人之名，特用一个“者”字，作者之微意也。若他人出场，并无此例。按此回宁、荣二府房屋，中有花园隔住，东首为宁国府，贾赦、邢夫人所住也；稍西黑油大门，乃荣府之旁院，再西为荣国府大门，其正堂之东一院，贾政、王夫人所住也；其正堂之后，王夫人所住之西者，凤姐之所住也；其自仪门内西垂花门进去一所院落，贾母之所住也。出贾母所住后门，与凤姐所住之院落相通，故凤姐入贾母处，从后门来。路径甚清晰，不得草草读过，负作者之苦心也。

[1] 起复：明清时指服父母丧满期后重新出来做官。后泛指一般开缺或革职官员重被起用。

[2] 邸报：此指朝廷官报。

[3] 贱荆：对自己妻子的谦称。

[4] 男女：此指仆人。

[5] 出月：即下月。

[6] 名帖：名片。

[7] 角门：正门两侧的小门。

[8] 垂花门：古代住宅的二门上修建像屋顶样的盖，四角有下垂的短柱，柱的顶端雕花彩绘，故称垂花门。

[9] 超手游廊：回廊的一种式样。像两手在胸前交互插在袖筒里，四面相通，故称。

[10] 穿堂：房屋之间的过道。

[11] 穿山游廊：从房子两侧的墙开门接起的游廊。

[12] 不足之症：由身体虚弱引起的症状。

[13] 根（kèn）：上衣靠腋下的接缝部分。

[14] 刻丝：即缂丝。我国特有的一种手工艺丝织物。

[15] 月钱：每月支给家人和仆人的钱款。

[16] 便（biàn）宜：方便；顺当。

[17] 仪门：官署、邸宅大门内的第二重正门。

[18] 鹿顶：东西房和南北房连接转角之处。

[19] 钻山：打通山墙，与相邻的房子或游廊相接。

[20] 甬路：院落中用砖石砌成的路。

[21] 鏤（zàn）：凿刻。

[22] （hǎi）：酒具。

[23] 黼黻（fǔ fú）：礼服上所绣的华美花纹。

[24] 引枕：一种圆墩形的倚枕。

[25] 袱：遮盖东西用的布单。

[26] 尽（jǐn）让：推让。

[27] 抱厦厅：围绕厅堂、正屋后面的房屋，可作会客或书房用。

[28] 影壁：大门内或屏门内做屏蔽的墙壁。

[29] 总角：古时儿童束发为两结，向上分开，形状如角。

[30] 各各：个个，每一个。

[31] 惫懒：无赖。

[32] 寄名锁：旧时的习俗，怕小孩夭亡，在神或僧、道前寄名为弟子，再用锁形饰物挂在脖子里，表示借神的命令锁住，称为“寄名锁”。

[33] 皮囊：借喻人畜的躯体。

[34] 比干：商纣王的叔父。因屡次劝谏纣王，纣王发怒，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开比干的胸膛，观其心。

[35] 劳什子：（讨厌的）东西。

[36] 暖阁：与大屋子隔开而又相通连的小房间，可设炕或火炉取暖。

[37] 碧纱厨：像厨的床帐，顶及四周蒙以绿纱，夏天可避蚊蝇。

[38] 花气袭人知昼暖：出自宋陆游《村居喜书》诗。昼，原诗作“骤”。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却说黛玉同姐妹们至王夫人处，见王夫人与兄嫂处的来使计议家务，又说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语。薛家登场是如此写法。因见王夫人事情冗杂，姐妹们遂出来，至寡嫂李氏房中来了。原来这李氏即贾珠之妻，珠虽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贾兰，一书止于此人差无贬词，故姓曰李。李，理也，礼也。兰，阑也，范围堤防，留此人种，遏人欲，复天理，循环之机也。故后写其每与贾环同行住，非因类也。今方五岁，已入学攻书。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守此定理，斯不外驰。曾为国子祭酒^[1]，师儒位。族中男女，无不读诗书者。至李守中继续以来，便谓“女子无才便为德”，是理言，不是假语村言。故生了此女，便不叫他十分认真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读读，认得几个字罢了，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了，却以纺绩女红为要，因取名为李纨，纨，完也。取其洁白为完人也。字宫裁。斐然成章，知所裁之，国学之教以此。理以字传，故李独有字。因此这李纨虽青春丧偶，且居处于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2]，一概不问不闻，惟知侍亲“孝”字暗点。教子，外则陪伴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3]。所谓守中。叙其家世名字为人，皆用特笔庄重出之，俗语所谓“靛缸中拉出白布”也。今黛玉虽客居于此，自有这几个姑嫂相伴，除老父之外，馀者也就无庸虑及了。

如今且说贾雨村授了应天府，一到任就有件人命官司详至案下，乃是两家争买一婢，各不相让，以致殴伤人命。彼时雨村即拘原告之人来审，那原告道：“被殴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买了一个丫头，不想系拐子拐来卖的。这拐子自己得了我家的银子。我家小主原说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门，这拐子又悄悄的卖与了薛家，出薛家，乃在告状人口中。被我们知道了，去找拿卖主，夺取丫头。无奈薛家系金陵一霸，倚财仗势，众豪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仆皆已逃走无踪迹了，只剩了几个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葫芦提。

求太老爷拘拿凶犯，以扶善良，存歿感激天恩不尽！”雨村听了，大怒道：“岂有这等事！打死了人，竟白白走了，拿不来的？”发签差公人，立刻将凶犯家属拿来拷问。假语村言原有个初心要人识得，便是风月宝鉴反面。只见案旁立着一个门子^[4]，使眼色不令他发签。雨村心下狐疑，只得停了手，退堂，转面了。至密室，令从人退去，只留此门子一人服侍。

门子忙上前请安，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兜心一击。雨村道：“却十分面善，一时想不起来。”门子笑道：“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乾、坤，《易》之门户，故为门子，正一真一假所从出。不记得当年葫芦庙里之事么？”直接首回。雨村大惊，方忆起往事。原来这门子本是葫芦庙里一个小沙弥，因被火之后无处安身，想这件生意倒还轻省，耐不得寺院凄凉景况，遂趁年纪尚轻，蓄了发，充当门子。雨村那里料得是他？便忙携手笑道：“原来是故人。”因令坐了好谈。这门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葫芦一笑，情僧缘起矣。“贫贱之交，不可忘也。为交道叹。此系私室，但坐何妨？”调侃不少。这门子方告了坐，斜签着坐了^[5]。

雨村道：“方才何故不令发签？”这门子道：“老爷荣任到此，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的护官符来不成？”同声一哭。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门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写来怕人。所以叫做‘护官符’。方才所说的这薛家，老爷如何惹得他？他这件官司，并无难断之处，从前的官府都因碍着情分脸面，所以如此。”一面说，一面从顺袋中取出一张抄的“护官符”来^[6]，递与雨村。看时，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谚俗口碑，“护官符”乃谚俗口碑，葫芦僧、贾雨村面面俱到。云：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特用金玉对待提出。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大结构，亡秦者秦也。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特以床言熙凤主之，而王为《易》象，首于乾龙。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明言薛是雪，则一书皆当作如是观，木之敌也。而珍珠为袭人，金为宝钗，如土如铁，贱之也。

雨村尚未看完，历数四家，非歌非谣，古气磅礴。尚未看完，含蓄

最妙。忽闻传点^[7]，报王老爷来拜。雨村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顿饭工夫，方回来。葫芦提一王老爷来拜，见此四家终亦必亡而已。全部《易》象寓此，而四家之亡不过顿饭工夫，言之慨然。问这门子，门子道：“这四家三字陡接。皆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的。全书总顿。今告打死人之薛就是‘丰年大雪’之薛。也不单靠这王家，他的世交亲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爷如今拿谁去？”反照八十五回“复惹放流刑”、九十九回“老舅担惊”之衰，不过顿饭工夫也。雨村听如此说，便笑问门子道：“如你这样说来，却怎么了结此案？你大约也深知这凶犯躲的方向了。”门子笑道：“笑”字骂人。“不瞒老爷说，不但这凶犯躲的方向我知道，并这拐卖的人我也知道，死鬼买主也深知道，待我细说与老爷听。明明孽镜台，写得十分浏亮。这个被打死的，乃是一个小乡绅之子，名唤冯渊。冤业相逢也。父母俱亡，又无兄弟，守着些薄产度日。年纪十八九岁，酷爱男风^[8]，男风，南风也，故与薛为对头。非闲笔，非趣笔。不甚好女色。这也是前生冤孽，明点。可巧遇见这拐子卖丫头，他便一眼看上了这丫头，立意买来作妾，设意不近男色^[9]，也不再娶第二个了，所以郑重其事，必待三日后方进门。为“薄命”下注脚。谁知这拐子又偷卖与薛家，他意欲卷了两家的银子而逃。谁知又走不脱，两家拿住，打了个半死，都不肯收银，各要领人。那薛公子岂肯让人的？便喝令下人动手，将冯公子打了个稀烂，抬回去，三日竟死了。薛公子第一事如此。这薛公子原早择下日子要上京去的，既打了冯公子，夺了丫头，他便如没事人一般，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并非为此而逃，这人命些些小事，自有他弟兄奴仆在此料理。行文如泻水银瓶，说事如吹灯草灰，可以医钝疾，恰为李祥、薛蝌反照。这且别说，老爷可知这被卖之丫头是谁？”四字风雨骤至。雨村道：“我如何得知？”

门子冷笑道：冷笑得怕人。“这人还是老爷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芦庙旁住的葫芦何曾葫芦，而葫芦死矣。甄老爷的女儿，小名英莲的。”百二十回一大结穴。雨村骇然道：“原来就是他！闻得他自五岁被人拐去，却如今才卖呢？”问得松泛，看他写这种人心，这般口吻，真觉腕底有鬼。门子道：“这种拐子，单拐的是幼女，养至十二三岁，带至他乡转卖。当日这英莲，我们天天哄他顽耍，极相熟的，所以隔了七八年，虽模样出脱得齐整，然大段未改^[10]，所以认得他。但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一点胭脂痣，痣，记也。《风月宝鉴》一胭脂记也，故宝玉爱红。而太极一点，大道寓焉。从胎里带来的。偏生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问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万不敢说，只说拐子是他亲爹，因无钱还债，故卖的。我哄他再四，他又哭

了，只说：‘我原不记得小时之事。’这无可疑了。那日冯公子相见了，兑了银子，因拐子醉了，英莲自叹道：‘我今日罪孽可满了！’后又听见冯公子三日后才令过门，他又转有忧愁之态。又反跌“薄命”。我又不忍，等拐子出去，又叫妻子去解释他：‘这冯公子必待好日期来接，可知必不以丫鬟相看。况他是个绝风流人品，家里颇过得，素性又最厌恶堂客^[11]，今竟破价买你，后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两日，何必忧闷？’他听如此说，方略解些，自谓从此得所。谁料天下竟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偏又卖了与薛家。若卖与第二家还好，这薛公子的混名，人称他‘呆霸王’，最是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气的人^[12]，出混号自是贬词，而曰霸，曰呆，尚许其为三代后无心粗暴之一人耳。故疏以“弄性尚气”字样。乃若其妹则不呆矣，则直霸王矣。参看三十四回“错里错”，文义自见。而且使钱如土，这打了个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个英莲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这冯公子空喜一场，一念未遂，反花了钱，送了命，岂不可叹！”

雨村听了亦叹道：“这也是他们的孽障遭遇^[13]，亦非偶然。不然，这冯渊如何偏只看上了这英莲？又为“薄命郎”及“偏逢”字一注。这英莲受了拐子这几年折磨，才得了个头路，且又是个多情的，若果聚合了，倒是件美事，偏又生出这段事来。这薛家纵比冯家富贵，想其为人，自然姬妾众多，淫佚无度，未必及冯渊定情于一人。这正为梦幻情缘，恰遇见一对薄命儿女。且不要议论他人，此段笔歌墨舞，要看一句一转用虚字眼处，而陡落千丈，是书终矣。只目今这官司如何剖断才好？”忽接此句，何处得来？我欲下拜。写出丧心骨髓，我欲磨刀。门子笑道：“老爷当年何其明决，今日何反成个没主意的人了？渡下无痕。小的闻得老爷补升此任，系贾府、王府之力。何以知之？此薛蟠即贾府之亲，老爷何不顺水行舟，做个人情，将此案了结，日后也好去见贾、王二公的。”撇开“大恩人”三字，以此语作斡旋，已是责包茅不入矣。人心之险，文字之难，一齐都到。雨村道：“你说的何尝不是？是。但事关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正竭力图报之时，是。岂可因私枉法？是实不忍为的。”是。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但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岂不闻古人有言：‘大丈夫相时而动。’又曰：‘趋吉避凶者为君子。’依老爷这说，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言之慨然。

雨村低了头，半日方说：“依你怎么样呢？”门子道：“小人已想了个极好的主意在此：老爷明日坐堂，只管虚张声势，动文书，发签拿人，凶犯自然是拿不来的。原告固是不依，自然将薛家族人及奴仆人

等，拿几个来拷问。小的在暗中调停，令他们报个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递一张保呈。老爷只说善能扶鸾请仙^[14]，堂上设了乩坛，令军民人等只管来看。老爷只说‘乩仙批了，死者冯渊，与薛蟠原系宿孽，今狭路相遇，原因了结。今薛蟠已得了无名之病，被冯魂追索而死，呆霸王死于葫芦僧之口矣，便已是报应昭然，何必不有其事乎？其祸皆由拐子而起。除将拐子按法处治外，馀不略及’等语。小人暗中嘱拐子令其实招。众人见乩仙批语与拐子相符，自然不疑了。薛家有的是钱，老爷断一千也可，五百也可，与了冯家作烧埋之费。那冯家也无甚要紧的人，不过为的是钱，有了银子，也就无话了。老爷细想，此计如何？”雨村笑道：一笑起，一笑结。问世人识得此笑否？“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压服口声也罢了^[15]。”

二人计议已定。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干有名人犯，雨村详加审问，果见冯家人口稀少，不过借此欲得些烧埋之银，薛家仗势倚情，偏不相让，故致颠倒未决。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干净之极。了此案，了假语村言宝、黛、钗全案也。冯家得了许多烧埋银子，银子特提，亦是全案要紧东西。也就无甚话说了。雨村便疾忙修书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王子腾只虚写，至其死通部中未一见，故曰腾。京营节度使，经营此文而节省笔墨有如此云。后升为九省都检点，亦此意。不过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之言寄去。有贾、王之令甥，无甄士隐之令爱矣。此事皆由葫芦庙内沙弥新门子所为，雨村又恐他对人说出当日贫贱时事来，因此心中大不乐意，后来到底寻了他一个不是，远远的充发了才罢^[16]。与贾何仇，而写至此，作者恶贾之意可知。而新门子用特提，乃以空演实大意。

当下言不着雨村。且说那买了英莲、打死冯渊的那薛公子，亦系金陵人氏，本是书香继世之家。只是如今这薛公子幼年丧父，其父何名？作者何妨随意造一名耶？寡母又怜他是个独根孤种，未免溺爱纵容些，此句着眼。遂至老大无成。且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这薛公子学名薛蟠，表字文起，一名一字，见蛟螭之性不可驯，为钗之兄。又自诩此文由起，而目为词宗也。性情奢侈，言语傲慢。虽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个字，终日惟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景而已。虽是皇商，一应经纪世事，全然不知，不过赖祖上旧日情分，户部挂个虚名，支领钱粮，其余事体，自有伙计老家人等措办。一贾人子耳。寡母王氏，政妻王，此亦王耳，非必父无名而母有氏。乃现任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之妹，与荣国府贾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叙其党。今年方四十上下，只有薛蟠一子。还有一女，比薛蟠小两岁，乳名宝钗。

钗，差也，差错也。迹其生平所用心，无非铸成一错。又钗从金，一玉之匹，一玉之敌也。一名寓如许意，乃有读者评曰“宝钗好”，又曰“我爱宝卿”云云，怪哉！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略写尤物。当时他父亲在日极爱此女，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十倍。所以不呆。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安慰母心，他便不以书字为念，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代劳。是贤是孝，鬼蜮文字，千古奇观。

近因今上崇尚诗礼，征采才能，降不世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得报名达部，以备选择，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17]。宝钗来路是待选，犹曰自献也。而此后绝不一提，我所以说是鬼蜮文字。自薛蟠父亲死后，各省中所有的买卖承局、总管、伙计人等，见薛蟠年轻不谙诸事，便趁势拐骗起来。京都几处生意，渐亦销耗。薛蟠素闻得都中乃第一繁华之地，正思一游，便趁此机会，一来送妹待选，宝钗来历写得不伦不类。二来望亲，三来亲自入都销算旧账，再计新支。其实只为游览上国风光之意^[18]。因此早已检点下行装细软，以及馈送亲友各色土物人情等类，正择日起身，不想偏遇了那拐子，卖了英莲。薛蟠见英莲生得不俗，立意买了。英莲为甄士隐之女，则为真女，似当以清洁好笔写之。而必写其历遭苦难，终归薛氏，以及六十二回之“石榴裙”，何辱夺乃尔。殊不知正以见风月鉴之主，出真入假之原，一薄命无不薄命也。若但用洁笔而不用污笔，岂不是只照了书中一半人物，不成其为镜矣。又遇冯家来夺，因恃强喝令手下豪奴将冯渊打死。他便将家中事务一一嘱托了族中人并几个老家人，他便带了母、妹等，竟自起身长行去了。人命官司，他却视为儿戏，自谓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反照后文，虽写盛衰异致，究觉难易大别，知作者故以矛盾自喜也。

在路不计其日。那日已将入都，又闻得母舅王子腾升了九省统制，奉旨出都查边。省去此人，以便书写贾府，故云九省统制。文中不见，故云查边。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进京去有母舅管辖，不能任意挥霍，如今升出去，可知天从人愿！”因和母亲商议道：“咱们京中虽有几处房舍，只是这十年来没人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赁与人，须得先着人去打扫收拾才好。”他母亲道：“何必如此招摇？咱们这进京去，原是先拜望亲友，或是在你舅舅处，一虚。或是你姨爹家，他们家的房舍极是宽敞的。咱们且住下，再慢慢的着人去收拾，岂不消停些^[19]？”薛蟠道：“如今舅舅正升了外省去，家里自然忙乱起身，咱们这回子反一窝一拖的奔了去，岂不没眼色些^[20]？”他母亲道：“你舅舅虽升了去，还有你姨娘家。况这几年来，你舅舅、姨娘两处每每带信捎书，接

咱们来。如今既来了，你舅舅虽忙着起身，你贾家姨娘未必不苦留我们。咱们且忙忙的收拾房子，岂不是使人见怪？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着舅舅、姨母住着，未免拘紧了你，不如各住，好任意施为。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们别了这几年，却要厮守几日，我带了妹妹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写薛姨妈不是贾母，不是王夫人，不是邢夫人，不是刘老老，而处处掩卷能认得他。写薛蟠不是诸纨绔，不是邢大舅，不是醉金刚，亦处处认得他。是为能品。而自命曰“投”，与三回“接”字对勘。薛蟠见母亲如此说，情知扭不过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荣国府而来。写他母子一路说话字眼气概，又一副新鲜科白，自始至终，一丝不走。

那时王夫人知薛蟠官司一事亏贾雨村就中维持了，才放了心。又见哥哥升了边缺，正愁少了娘家的亲戚来往，略加寂寞。过了几日，忽家人报：“姨太太带了哥儿、姐儿合家进京，在门外下车了。”喜的王夫人忙带了人接出大厅来，将薛姨妈等接了进去。姊妹们暮年相见，悲喜交集，自不必说。叙了一番契阔^[21]，又引着拜见贾母，将人情土物，各种酬献了。是黛玉没有的。合家俱厮见过^[22]，又治席接风。

薛蟠拜见过贾政、贾琏，又引着见了贾赦、贾珍等。贾政便使人来对王夫人说：“姨太太已有了春秋^[23]，外甥年轻，不知庶务，在外住着，恐怕又要生事。既知如此，而以后梦梦，何以为政？咱们东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来间，白空闲着，叫人打扫了，请姨太太和姐儿、哥儿住了甚好。”王夫人原要留住，贾母也就遣人来说：“请姨太太就在这里住下，大家亲密些。”薛姨妈正欲同居一处，方可拘紧些，若另住在外，恐薛蟠纵性惹祸，遂忙道谢应允。又私与王夫人说明，一应日费供给，一概免却，方是处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难于此，是黛玉没有的。遂亦从其愿。从此后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梨香院犹曰梨园，故后为女乐所居。今薛氏居此，是何等看承？○《红楼梦》，一部传奇也。宝、黛为生、旦，钗为黛比肩，则脚色为小旦，又隐然为大花面戏之生发大主脑也，固当居此。又梨云，言梦主也。

原来这梨香院乃当日荣公暮年养静之所，小小巧巧，小小巧巧，恰好影射。约有十馀间房舍，前厅后舍俱全。另有一门通街，另有门通街，记清。○此街当是后街，此院当在贾赦所居之后，看角门在西南，一夹道通正房东院，可见是确写处。薛蟠家人，就走此门出入。西南又有一角门，通一夹道，出了夹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东院了。每日或饭后，或晚间，薛姨妈便过来，或与贾母闲谈，或与王夫人相叙。宝钗日

与黛玉、迎春姊妹等一处，或看书下棋，或做针黹，倒也十分乐意。皆略点一过，而不及宝玉，是章法，是笔法，是心法。只是薛蟠起初原不欲在贾府中居住，生恐姨父管束，不得自在，无奈母亲执意在此，且贾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暂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扫出自家的房屋，再移居过去。谁知自此间住了不上一月，贾宅族中凡有的子侄，俱已认熟了一半，都是那些纨绔气习，莫不喜与他来往，今日会酒，明日观花，甚至聚赌嫖娼，无所不至，虚笼数语，已觉不堪。引诱的薛蟠比当日更坏了十倍。看此语直是人禽之辨，夺妾杀人之外，请问这十倍怎样加法？是何罪状？虽说贾政训子有方，治家有法，果然。一则族大人多，照管不到；二则现在房长乃是贾珍，彼乃宁府长孙，又现袭职，凡族中事都是他掌管；三则公私冗杂，且素性潇洒，不以俗事为要，果然。所谓“贤袭人”、“贤宝钗”种种赞语，都是这话。每公暇之时，不过看书着棋而已。况这梨香院相隔两层房舍，又有街门别开，任意可以出入，这些子弟们可以放意畅怀的。因此遂将移居之念渐渐打灭了。笔笔开脱，笔笔坐实，铁案如山而绝不及贾赦，所谓“首罪宁”。

未知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开首著李纨来历，篇中出宝钗来历。写李处若瑞草灵芝，写薛处若狂风冷雾，是小章法。写薛氏家世糊涂，根基浅薄，来路突兀，无一讳词，则宝钗可知；回看黛玉出身何等正大，何等清洁，是大章法。

因薄命女有薄命郎，故著一冯渊名姓，其馀告状人及家属、拐子等悉不著一名，墨渾一滴不肯浪费，又以合葫芦案之旨也。

此回文字步步收缩，步步生发，平整中有突兀峰峦，乃大结构处。作者通身力量在此。如善打拳者，拳及人身即回，断不致命，而致命即在此拳。看出宝钗乃在此回之末，且不过虚写，是何等章法。

自首回至此为一大段，还《石头记》命名大旨也。真假对勘，冷热互见。宝、黛聚合为生、旦家门，僧道往来为因缘线索，而应怜，而薄命，实始终之。归结在一葫芦僧，归结在一甄士隐也。生发在一葫芦案，生发在一贾雨村也。从此宝钗登场，雪木相敌，灵通渐灭，梦幻昏迷，演过《石头记》，便唱《红楼梦》，开出下四回一大段。

【护花主人评曰】宝玉、黛玉、宝钗是一部之主。宝、黛已经会合，第四回必当叙及宝钗。但一住应天，一住都中，如何合并一处？因借人命一案，牵合相聚，即将英莲带出，以为引线，后来许多事件俱于此回埋根。且将贾、王、史、薛四家亲戚均即带叙，省却后文许多补笔。真是匠心独苦，亦是天衣无缝。

莲花命名，大概用青红香白翠紫绿玉等字，今取英字，与人独异。
英者，落英也，莲落则菱生矣。

葫芦庙小沙弥断案，说尽仕路趋炎情态。又见赫赫诸大宦，跳不出小小葫芦。

小沙弥劝结冤案，自己仍被贾雨村寻事充发。不但报应不爽，可为小人儆戒，且了结此沙弥，以省后来闲笔。

梨花如雪，梨香院正好住薛宝钗。

王子腾若不出京，薛蟠一家自应相依王宅，不便即住梨香院。如此安顿，是文章善渡法。

薛宝钗是主，英莲是宾，却先叙英莲，后叙宝钗，是因宾及主法。篇中说宝钗举止品度，又是一样，已隐隐中贾母之选，且为众人钦服。

三、四回一大段中，又分四小段：三回首句起至“不在话下”句止为一段，叙贾雨村送黛玉进京，复得官到任；“且说黛玉”句起至三回末为一段，叙黛玉进荣府与诸人相见，及初见宝玉情事；四回首句起至充发小沙弥止为一段，了结薛蟠命案；自“且说买了英莲”句起至四回末为一段，叙宝钗同母兄往贾府梨香院缘由。

[1] 国子祭酒：古代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官。

[2] 槁木死灰：干枯的树木和火灭后的冷灰。引申为对世事无动于衷。

[3] 针黹（zhǐ）：针线活儿。

[4] 门子：指官府中亲侍左右的差役。

[5] 斜签：侧斜着身子。

[6] 顺袋：挂在腰带上的小袋子。

[7] 传点：古代朝房、官署和权贵之家以敲击云板报事或召集人员。

[8] 男风：男色，男宠。

[9] 设意：立意，决心。

[10] 大段：大体。

[11] 堂客：泛指妇女内眷。

[12] 弄性尚气：耍脾气，使性子。

[13] 孽障：佛教谓前世的罪恶。

[14] 扶鸾：扶乩。见第九十四回“扶乩”注。

[15] 口声：众人的议论。

[16] 充发：充军发配。

[17] 才人、赞善：宫中女官名。

[18] 上国：此指京城。

[19] 消停：安稳，妥当。

[20] 眼色：见识。

[21] 契阔：久别想念。

[22] 厮：犹相。表示一方对另一方有所动作。

[23] 春秋：对别人年龄的尊称。

第五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第四回中既将薛家母子在荣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此回则暂不能写矣。首四回为一段，特自提明。

如今且说林黛玉自在荣府，一来贾母万般怜爱，寢食起居一如宝玉，而迎春、惜春、探春“靡不有初”，而三春置“探”在末，则有深意。三个孙女倒且靠后。便是宝玉和黛玉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亦较别个不同。谁则使之？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似漆如胶。天实为之，然已语中生刺。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不想”二字下得极糊涂，极清楚，宝、黛不想耶？众人不想耶？作者不想耶？观者不想耶？明此二字，便可打破葫芦。年纪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一善。容貌美丽，一善。人谓黛玉所不及。以人事言之诚然。而宝钗行为豁达，果然。随分从时^[1]，果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写步步留心、时时在意者乃如此。故深得下人之心。小用小效。便是那些小丫头们，亦多与宝钗顽笑。写得^[2]不堪，而后面三十回“借扇”文中宝钗又有“我和谁顽过”之语，岂非自相矛盾？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忿之意，天意也，死机也。宝钗却浑然不觉。妙用。那宝玉亦在孩提之间，况自天性所稟，一片愚拙偏僻，视姊妹兄弟皆出一意，并无亲疏远近之别。如今与黛玉同处则归墨。贾母房中坐卧，贾母罪案，又一醒。故略比别个姊妹熟惯些。既熟惯，则更觉亲密；既亲密，则不免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2]。这日不知为何，他二人言语有些不合起来，黛玉又在房中独自垂泪，宝玉又自悔言语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渐渐回转来。此等万难着笔之地，而轻描淡写，曲曲传来，虚笼数语，宝、黛情景全在个中，后文便不突不慢。是何等力量！

因东边宁府花园内梅花盛开，梅花盛开，时令记清，乃《易》道也，请俟后评。贾珍之妻尤氏尤，罪自外至者也，故为珍之内。又尤、由通，见其一味迎合，不能匡夫教子，而二姐、三姐，一由而无不由，

以酿成聚麀之乱。麀，尤之转声也。乃治酒具，请贾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赏花。“神游”一回出自宁府，倡自尤氏。是日先带了贾蓉夫妻二人来面请。贾母等于早饭后过来，就在会芳园游玩。“会桃李之芳园，叙天伦之乐事”，此日则写何事哉！是为“天伦”二字痛哭。一园名，实隐括苦孝说。先茶后酒，不过是宁、荣二府眷属家宴，并无别样新文趣事可记。略道家宴，不与其会芳也，别无可记，急欲记新文趣事也。凡此等处，在他书是按下，在此书为提起。一时宝玉倦怠，“宝玉倦怠”四字极重，盖自新之功，但一间断，则梦幻中之。欲睡中觉，贾母命人好生陪着，歇息一回再来。贾蓉之妻秦氏秦、禽同音，转声为情，《红楼》首叙此人，则《红楼》白云“谈情”正面反面一齐在内。便忙笑道：“我们这里有给宝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放心’二字即首回僧道对言‘你放心’字，乃全书大关目。只管交与我就是了。”是取之于贾母，而贾母与之者，定贾母罪案。因向宝玉的奶娘、丫鬟等道：“嬷嬷、姐姐们，请宝叔随我这里来。”看写法。贾母素知秦氏是极妥当的人，生得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和平，“温柔和平”是字眼，正钗、袭一气。是重孙媳妇中第一个得意之人。再足一句。见他去安置宝玉，自是安稳的。

当下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宝玉抬头看见是一幅画贴在上，人物固是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图》^[4]，天禄校书而见太乙，乃此书正意发源之处，不是本回反衬。他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对联，写道是：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致知，是格物，能见太乙下手工夫在此矣。一画一对，本末始终显然举出，何观者但认他谈情，且只认他谈物欲之情，而摇首攒眉，骂闲人迂腐耶？试问此处迂腐否？何世人说“快出去，快出去”者之多耶！

及看了这两句，纵然室宇精美，铺陈华丽，亦断断不肯在这里了，忙说：“快出去，快出去！”秦氏听了，笑道：“这里还不好，往那里去呢？不然，往我屋里去罢。”写至此，真碍口，真棘手，看他一摇曳，一合拍，良工心苦。宝玉点头微笑。淫极矣。有一嬷嬷说道：“那里有个叔叔往侄儿媳妇房里睡觉的礼？”非嬷嬷呆，实作者自欲喝破。秦氏笑道：“嗳哟，不怕他恼，他能多大了，就忌讳这些么？上月你没有看见我那个兄弟来了，虽然和宝叔同年，两个人若同站立在一处，只怕那一个还高些呢！”特作斡旋，即入鲸卿。宝玉道：“我怎么没有见过他？你带他来我瞧瞧。”众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那里带去？见的日子有

呢。”说着，大家来至秦氏房中，刚至房中，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人。一股甜香，入幻境矣。特犯“袭人”两字，已生出下回，一而二二而一也。宝玉便觉得眼饧骨软^[4]，连说：“好香！”是何景象。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恰有此等古人替他凑趣。唐多内乱，虎能食人，虎为西金，寅为东木，一金一木，所谓兼美。寅、淫同音，小字六如，正合梦幻，宝、黛、钗并到矣。作者直善役鬼驱神，评者未必捕风捉影。《海棠春睡图》，是红楼梦。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又有此古人，名是秦氏，是入太虚境，转似特为此回书捏造者，咄咄怪事！

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二语八面玲珑。上句说梦，是这回“神游”；下句“袭人”，是下回“初试”。而上句第三“锁”字对下句第三“袭”字，两末字乃“冷”“香”，则金锁、冷香丸方是真正主人翁。三十六回“绛芸轩”之“梦兆”，先演于此。天下才人尚以闲人为谬否？○前一画一联是甄士隐边事，此一画一联是贾雨村边事。

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赵飞燕立着舞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5]，上面设着寿阳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宝榻^[6]，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7]。写陈设而述其人，有一非淫乱者否？宝玉含笑道：“这里好，这里好！”是好。秦氏笑道：“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的。”是住得。说着，亲自展开了西施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明写出荐衾枕矣，而犹曰梦，作者诚不欲搯破这层纸耳。于是众奶姆服侍宝玉卧好了，款款散去，只留下袭人、秋纹、晴雯、麝月四个丫鬟为伴。出四婢，袭、晴皆有本传，俟后批出。统此而言，则纹、雯皆空虚，花、麝有着落。秦氏便吩咐小丫鬟们好生在檐下看着猫儿打架。是猫儿打架。

那宝玉才合上眼，便恍恍惚惚的睡去。恍兮惚兮，其中有精。原是神仙住得的，岂仅写梦？我说“讥失教也”一言可概《红楼》，于此可见。犹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荡荡，随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见朱栏玉砌，绿树清溪，真是人迹不逢，飞尘罕到。宝玉在梦中欢喜，想道：“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虽然失了家也愿意，强如天天被父母、先生刻责。”忽胡思之间，听见山后有人作歌曰：

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
寄言众儿女，何必觅闲愁。此歌是正言警省处。

宝玉听了，是女儿的声气。歌音未息，早见那边走出一个丽人来，蹁跹

袅娜，与凡人不同。有赋为证：

方离柳坞，乍出花房。但行处，鸟惊庭树；将到时，影度回廊。仙袂乍飘兮，闻兰麝之馥郁；荷衣欲动兮，听环佩之铿锵。靥笑春桃兮，云堆翠髻；唇绽樱颗兮，榴齿含香。盼纤腰之楚楚兮，风回雪舞；耀珠翠之辉煌兮，鸭绿鹅黄。出没花间兮，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飞若扬。蛾眉颦笑兮，将言而未语；莲步乍移兮，欲止而欲行。羡彼之良质兮，冰清玉润；慕彼之华服兮，闪烁文章。爱彼之容貌兮，香温玉篆；美彼之态度兮，凤翥龙翔。其素若何？春梅绽雪；其洁若何？秋蕙披霜。其静若何？松生空谷；其艳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龙游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应惭西子，实愧王嫱。奇矣哉！生于孰地，来自何方？信矣乎！瑶池不二，紫府无双。果何人哉，若斯之美也！窃洛神、巫女写乌有、子虚，警幻之赋也，而无一警幻意思。山后走出一人，曰坞，曰房，曰庭树，曰回廊，作者狡狴至此，笨伯又曰：“惜欠精确。”

宝玉见是一个仙姑，喜的忙来作揖，笑问道：“神仙姐姐，不知从那里来，如今要往那里去？我也不知这里是何处，三语先注通灵。望乞携带携带。”那仙姑道：“吾居离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是也。作者履历。曰恨，曰愁，曰放，曰遣，是何境界。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因近来风流冤孽，缠绵于此，是以前来访察机会，布散相思。以散为收，是书作用。今日与尔相逢，亦非偶然。此离吾境不远，别无他物，仅有自采仙茗一盞，亲酿美酒一瓮，素练魔舞歌姬数人¹⁸，新填《红楼梦》仙曲十二支，可试随我一游否？”特用整炼笔墨，写得好！宝玉听了，喜跃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处，竟随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碑横建，上书“太虚幻境”四大字，两边一幅对联，乃是：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此即首回之联语，而真假有无，此处却不串看。缘彼道作书之纲，此则概书中诸人之目，又为既入梦之宝玉，当用对看。

转过牌坊，便是一座宫门，上横书四个大字，道是“孽海情天”。实有其处。又有一副对联，大书道：

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即以本联注本额，在“不”字“难”字，“堪叹”、“可怜”，则警幻也。

宝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来如此。但不知何为古今之情，何为风月之债？从今倒要领略领略。”现身说法，所谓翻过筋斗的。宝玉只顾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当下随了仙姑进入二层门内，只见两边配殿皆有扁额对联，一时看不尽许多，惟见几处写着的是“痴情司”、“结怨司”、“朝啼司”、“暮哭司”、“春感司”、“秋悲司”。无非如此。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烦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游玩游玩，不知可使得么？”仙姑道：“此中各司，贮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过去未来的簿册，尔凡眼尘躯，未便先知的。”宝玉听了，那里肯依，复央之再三。警幻便看这司的匾，说：“也罢，就在此司内略随喜随喜罢^[9]。”宝玉喜不能胜，抬头看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陡接前回，彻上彻下。两边写着对联云：

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一联写得两无交涉，令人寒心，令人失笑。

宝玉看了，便加感叹。他偏感叹，此天下所以学宝玉者多也。进入门中，只见有十数个大厨，皆用封条封着，看那封条上，皆有各省字样。宝玉一心只拣自己家乡的封条看，只见那边厨上封条，大书“金陵十二钗正册”。钗同差，所谓十二分错了也。宝玉因问：“何为‘金陵十二钗正册’？”警幻道：“即贵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册，故为正册。”宝玉道：“常听人说金陵极大，怎么只十二个女子？如今单我们家里，上上下下就有几百个女孩儿。”警幻微笑道：“贵省女子固多，不过择其紧要者录之。两边二厨则又次之，馀者庸常之辈，则无册可录矣。”宝玉再看下首一厨，上写着“金陵十二钗副册”，又一厨上写着“金陵十二钗又副册”。宝玉便伸手先将又副册厨门开了，拿出一本册来，妙有错落，且合宾主。先出又副册晴、袭两人，为钗、黛之一影。揭开看时，只见这首册页上画的，既非人物，亦非山水，不过是水墨滃染^[10]，满纸乌云浊雾而已。后有几行字迹，写道是：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11]。
心比天高，身为下贱。
风流灵巧招人怨。
寿夭多因诽谤生，
多情公子空牵念。晴雯终局。着眼一“空”字。

宝玉看了，又见后面画着一簇鲜花，一床破席，也有几句言词道：

枉自温柔和顺，

空云似桂如兰。
堪羨优伶有福，
谁知公子无缘。袭人终局。“枉”字、“空”字，作者自行投首处。

宝玉看了不解，遂掷下这个，去开了副册厨门，拿起一本册来，揭开看时，只见画着一枝桂花^[12]，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干，莲枯藕败。次副册出香菱，先悬一镜照起诸人。后面书云：

根并荷花一茎香，
平生遭际实堪伤。
自从两地生孤木，
致使芳魂返故乡。香菱终局。“两地孤木”乃桂字，“返”则归真矣。

宝玉看了又不解。又去取正册看，只见头一页上面，画着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钗。是木是雪，余言不谬。也有四句诗道：

可叹停机德^[13]，谁怜咏絮才^[14]？
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钗、黛必作合传，是天道，是人事，曰德曰才，悉反话也。玉挂则明明显出，金埋则暗暗藏伏，如“玉生香”、“绛芸轩”等处是。“可叹”、“谁怜”，都是枉了。

宝玉看了仍不解。待要问时，知他必不肯泄漏天机，待要丢下，又不舍。遂往后看时，只见画着一张弓，弓上挂着一香橼^[15]，也有一首歌词云：

二十年来辨是非，
榴花开处照宫闱。
三春怎及初春景，
虎兔相逢大梦归。元春终局。将以其演气数之天，故末句指人生处。

后面又画着两人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状。也有四句写云：

才自清明志自高，
生于末世运偏消。
清明涕泣江边望，
千里东风一梦遥^[16]。探春终局。

后面又画几缕飞云，一湾逝水。其词曰：

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

展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湘云终局。末句楚江乃“汉”字，请俟下评。

后面又画着一块美玉，落在污泥之中。其断语云：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
可怜金玉质，终掉陷泥中。妙玉终局。一诗妙极，上二句为大众说，后二句为钗、黛说，所以设一妙玉也如此。○元春既过，若以齿序，当及迎春，而探春先之，为迎为惜同声一叹也。三春又当递及矣，而插入湘云、妙玉，是见人寿无常，长春难驻，空空而已。故着二人于中。湘云空象也，妙玉空门也，即论文章不是□簿，万无刻板处所。

后面忽画一恶狼，追扑一美女，有欲啖之意。其书云：

子系中山狼^[17]，得志便猖狂。
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迎春终局。

后面便是一所古庙，里面有一美人，在内看经独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长^[18]，
缁衣顿改昔年妆^[19]。
可怜绣户侯门女，
独卧青灯古佛旁。惜春终局。

后面便是一片冰山，上有一只雌凤。其判云：

凡鸟偏从末世来^[20]，
都知爱慕此生才。
一从二令三人木^[21]，

哭向金陵事更哀。王熙凤终局。二令三人木，冷来也。

后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纺绩。其判曰：

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
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人。^[22]巧姐终局。重下二句首四字。

诗后又画一盆茂兰，傍有一位凤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风结子完^[23]，
到头谁是一盆兰？
如冰水好空相妒，
枉与他人作笑谈！李纨结果。以此一人收束诸人，欲留人种也。看前二句可知。后二句则用背面敷粉法，在本人不着笔墨，而大致自见。

诗后又画一座高楼，上有一美人悬梁自尽。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深，
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荣出，
造衅开端实在宁。^[24]末出秦可卿，非结上，乃起下。明明是悬梁美人，一诗则为全书写，而“幻”字为本回之主，“淫”字为通部之主，下二句乃立案。作者真是太阿倒持，授人以柄。

宝玉还欲看时，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颖慧，恐泄漏天机，便掩了卷册，笑向宝玉道：“且随我去游玩奇景，何必在此打这闷葫芦^[25]！”宝玉恍恍惚惚，不觉弃了卷册，又随了警幻来至后面。但见朱帘绣幕，画栋雕檐，说不尽的光摇朱户金铺地，雪照琼楼玉作宫。金、玉字又一点染。更见仙花馥郁，异草芬芳，真好个所在。又听警幻笑道：“你们快出来迎接贵客。”一言未了，只见房中走出几个仙子来，皆是荷袂蹁跹，羽衣飘舞，娇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见了宝玉，都怨谤警幻道：“我们不知系何贵客，忙的接出来，姐姐曾说今日今时，必有个绛珠妹子的生魂前来游玩，故我等久待，何故引了这浊物来污染这清净女儿之境？”何曾有黛玉事，而必提黛玉者，正为真实意淫之一人写也。故以“清净女儿”四字醒之，直照黛玉临终之言，此所以为《海棠春睡图》也。宝玉听如此说，便吓得欲退不能，果觉自形污秽不堪。警幻忙携住宝玉的手，向众姊妹笑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荣府去

接绛珠，一语盖过，而宝、黛同为一心，不容分别。适从宁府经过，偶遇荣、宁二公之灵，嘱吾云：‘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26]，富贵流传，已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我等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者，惟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性情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幸仙姑偶来，可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得使彼跳出迷人圈子，入于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自是庄言，作者立意如此，然而何尝引入佛老。如此嘱吾，故发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中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终身册籍令彼熟玩，尚未觉悟，故引彼再到此处，令其历饮饌声色之幻，或冀将来一悟，未可知也。”说毕，携了宝玉入室。

但闻一缕幽香，不知所闻何物，宝玉遂不住相问。警幻冷笑道：“此香尘世中所无，尔何能知？此系诸名山胜境初生异卉之精，合各种宝林珠树之油所制，名为群芳髓。”三字新奇，而销铄群芳至骨，正眼饧骨软实际。宝玉听了，自是羡慕。已而大家入座，小鬟捧上茶来。宝玉自觉香清味美，迥非常品，因又问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灵叶上所带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红一窟。”千红一哭也。宝玉听了，点头称赏。因看房内瑶琴宝鼎，古画新诗，无所不有。更喜窗下亦有唾绒^[27]，奁间时渍粉污。壁上亦有一副对联，书云：

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绝妙好辞。上语性命之源，下语缺陷之理，即“眼前无路想回头”之处。人穷则反本，不到无可奈何，不能复其幽微灵秀。

宝玉看毕，无不羡慕。因又请问众仙姑姓名，一名痴梦仙姑，一名钟情大士^[28]，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四道号皆警幻注脚，其意自明。各各道号不一。少刻有小鬟来调桌安椅，摆设酒饌，真是：琼浆满泛玻璃盏，玉液浓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说此饌之盛。宝玉因此酒香冽异常，又不禁相问，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蕊^[29]、万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凤乳之曲酿成^[30]，因名为万艳同杯。”万艳同悲也。一茶一酒，包括全书，何尝有一欢喜境地。宝玉称赏不迭。

饮酒间，又有十二个舞女上来，请问演何调曲。警幻道：“就将新制《红楼梦》点明书名。十二支演上来。”舞女们答应了，便轻敲檀板^[31]，款按银箏，听他歌道是：

开辟鸿蒙^[32].....

方歌了一句，警幻道：“此曲不比尘世中所填传奇之曲，必有生、旦、净、末之别，又有南北九宫之调。此或咏叹一人，或感怀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谱入管弦，非个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尔亦未必深明此调。若不先阅其稿，后听其曲，反成嚼蜡矣。”两言自明其书，已极详尽，特未将底本示人耳。而闲人自许得偷见了。而“开辟鸿蒙”一言，自负《六经》之外，杂说之间，空古绝今矣。说毕，回头命小鬟取了《红楼梦》原稿来，递与宝玉。宝玉接过来，一面目视其文，耳聆其歌曰：

【红楼梦·引子】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一引写演义之由。曰“谁为情种”，曰“都只为风月情浓”，见情种所以难得者，正为“风月情浓”者在在皆是耳。可见情种是一事，风月情浓又是一事，则真正情种当求之性命之体，圣贤之用。设若不作此解，则“谁为”一起，“都只为”一承，岂不是大不通的语句？

【终身误】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曲名“终身误”，代宝钗自悔也。语意皆作出自宝玉者，见强致之徒劳。○本无生、旦、净、末之别，是浑合言之。若按部排场，亦自有一定脚色，黛为旦，钗为小旦，是定脚，则此曲当先黛次钗。今首钗者，见钗之终得匹玉也。至曲文用一“俺”字，便已划在宝玉生脚边去，是生曲非小旦曲，则文直无宝钗矣。笔意何等森严！

【枉凝眉】一个是阆苑仙葩^[33]，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话？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枉凝眉”为凡为颦颥者醒也。此全作对举，见是正匹，而中间着一“他”字略注宝玉，缘所演十二钗并无生脚曲子，而生又不可略，故消纳在钗、黛曲中，此曲亦当略注，仍以还泪故事作结，并不夺黛玉专曲。

却说宝玉听了此曲，散漫无稽，未见得好处，但其声韵凄婉，竟能消魂醉魄。因此也不问其原委，也不究其来历，就暂以此释闷而已。因又看下面道：着此段一顿，以定宾主。乃说读者。

【恨无常】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芳魂销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恨无常”为不安气数者训也。重“天伦”字，看“省亲”文自明。

【分骨肉】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分骨肉”为儿女勘究竟也。都作旷达语。探春胸襟如此，而坚忍已在言外。

【乐中悲】襁褓中，父母叹双亡。纵居那绮罗丛，谁知娇养？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厮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少年时坎坷形状^[34]。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枉悲伤？“乐中悲”阐阴阳倚伏也。“霁月光风耀玉堂”句是眼，湘云风月鉴中玉影也。

【世难容】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视绮罗俗厌；却不知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孤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璧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世难容”妙人妙文，自叹息也。俯仰宇宙，谁是知音？

【喜冤家】中山狼，无情兽，全不念当日根由，一味的骄奢淫荡贪欢媾。觑着那侯门艳质同蒲柳，作践的公府千金似下流。叹芳魂艳魄，一载荡悠悠。“喜冤家”为凡为迎者忏悔也。重“全不念”句。

【虚花悟】将那三春看破，桃红柳绿待如何？把这韶华打灭，觅那清淡天和。说什么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到头来谁见把秋挨过？则见那白杨村里人呜咽，青枫林下鬼吟哦。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这的是昨贫今富人劳碌，春荣秋谢花折磨。似这般生关死劫谁能躲？闻说道，西方宝树唤婆娑，上结着长生果。“虚花悟”为惜春而不知留春者指路头也。“昨贫今富”不识何法，所谓“任君聪慧过颜闵，不遇真师莫浪猜”。

【聪明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聪明累”为耳目作针砭也。“财色”两字，毁心灭性，耳目实为之役，至于死生系之。重“生前”“死后”一联，凤所以为禽之首也。

【留馀庆】留馀庆，留馀庆，忽遇恩人。幸娘亲，幸娘亲，积得阴功。劝人生济困扶穷，休似俺那爱银钱忘骨肉的狠舅奸兄。正是乘除加减，上有苍穹。“留馀庆”劝善勿自悔而恶勿自弃也。一“忽”字、一“幸”字正见所得之巧，而此巧机处处有，时时有，不可交臂失之，致上苍但有除而无乘。

【晚韶华】镜里恩情，更那堪梦里功名！那美韶华去之何迅！再休题绣帐鸳衾。只这戴珠冠，披凤袄，也抵不了无常性命。虽说是人生莫受老来贫，也须要阴骘积儿孙^[35]。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问古来将相可还存？也只是留得个虚名儿与后人钦敬。“晚韶华”申明“留馀庆”之旨，而著其效也。曲文通体高一层着笔，勘透《红楼梦》尽头处，是为中人以上说法。中间“虽说是”、“也须要”二语，则是脚踏实地，无人不当知者，发明《红楼梦》作用也。即此已收束全部，不必俟“飞鸟各投林”一曲也。

【好事终】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36]，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好事终”，履霜之终为坚冰，为“渐”字训也。“风”、“月”字即引子中“风月情浓”之“风月”，“情”字却不是引子中“情种”之情，乃谈情之情，是为秦、禽、情。

【飞鸟各投林】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岂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飞鸟各投林”总结演义之终，还他干净大地一片，黄粱熟矣。

歌毕，还又歌副歌。警幻见宝玉甚无趣味，因叹：“痴儿竟尚未悟！”此句自不可少。那宝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觉蒙眬恍惚，告醉求卧。警幻便命撤去残席，送宝玉至一香闺绣阁中。其间铺陈之盛，乃素所未见之物。更可骇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内，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所谓兼美。○似乎宝钗，因“绛芸轩”中同此一梦是矣。而又似黛玉，且双提并举，岂不有诬黛玉？殊不知“淫”字实际，固钗所有；而“淫”字空虚，黛不能无。况此处重点“意淫”，而真正意淫且当专属黛玉。则可卿名曰兼美，不亦宜乎？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解，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铁案。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直说‘梦’字。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红楼梦》面子是淫书，作者已直认不讳。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二语石破天惊。夫第一淫人而警幻爱之，以此字但一转身便直达性命之源，此仙佛圣人求其人而不得者也。

宝玉听了，吓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懒于读书，家父母尚每

垂训饬，岂敢再冒‘淫’字？况且年纪尚幼，不知淫为何物。”既说不知，又有何敢冒不敢冒？在他口中作露马脚语，乃作者喜露马脚也。警幻道：“非也，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其实搦管所写，亦只此事，亦只此物，但作一层遮隔也。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乃心之所发，吾故曰才一转身便直达性命。惟‘意淫’二字，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自立真詮，全书作如是观。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37]。闲人亦不免此病。今既遇令祖宁、荣二公，剖腹深嘱，吾不忍君独为我闺阁增光而见弃于世道，故引子前来，醉以美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者，卿，情也。可污可洁，可人可禽，一可无不可，可字何等悚然！许配于汝。今夕良时，即可成姻。不过令汝领略些仙阁幻境之风光，尚然如此，何况尘世之情景哉！而今而后，万万解释^[38]，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39]。”说毕，便秘授以云雨之事^[40]，上句是“孔孟之间”、“经济之道”，紧接“授以云雨之事”，千古奇事，千古奇文！便是我所说一转身佐证。推宝玉入房中，将门掩上自去。

那宝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嘱之言，未免有儿女之事，难以尽述。笔下干净。至次日，便柔情缱绻，软语温存，与可卿难解难分。从此放笔谈情，一部书实始于此。因二人携手出去，游玩之时，忽然至一个所在，但见荆榛遍地，狼虎同行，迎面一道黑溪阻路，并无桥梁可通。正在犹豫之间，忽见警幻从后追来，说道：“快休前进，作速回头要紧！”宝玉忙止步问道：“此系何处？”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指出迷津，自是不可少之笔，而绝不多着笔墨。深有万丈，遥亘千里，中无舟楫可通，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撑篙，所谓槁木死灰，于上回李纨小传中一见之。不受金银之谢，但遇有缘者渡之。尔今偶游至此，设如堕落其中，则深负我从前谆谆警戒之语矣。”话犹未了，只听迷津内响如雷声，有许多夜叉海鬼将宝玉拖将下去。全部人物登场。吓得宝玉汗下如雨，一面失声喊叫：“可卿救我！”非可卿救我，警幻救我也。非警幻救我，我救我也。“我”字乃释氏所谓大狮子吼。吓得袭人辈众丫鬟忙上来搂住，叫：“宝玉不怕，我等在这里！”

却说秦氏紧接是他。正在房外，嘱咐小丫头们好生看着猫儿狗儿打架，打开壁子说亮话。忽闻宝玉在梦中唤他的小名，因纳闷道：“我的小名这里从无人知道，他如何知得，在梦中叫出来？”若要不知，除非

莫为。

正在不解，且听下回分解。全书起于此回，一情出于此事，所事生于此人，不可道，不可详。秦氏正在不解，我亦正在不解，则但以不解解之。下回分解，仍不能分解也。怪哉，怪哉！

前四回为一段，是宝、黛正传。此回至“巧合”回为一大段，乃钗、玉合传。而以黛玉起，以黛玉结。卷首先提黛玉，即写钗、黛用心行事，已有不能共立之势。绝大章法，绝细针线。

前四回写得洁净，此四回写得秽褻。是宝玉本文，亦是宝钗本文也。看第八回总结以“巧合”字样，便晓然矣。

此回专演《红楼梦》矣。本曲文见“梦”字者四：“引子”曲中作者点题，“恨无常”曲中点“孝”字，“聪明累”曲中点“财”字，“晚韶华”曲中点“留”字，俱是书中吃紧关头，故更明出之，不是可有可无。

宝玉、贾蓉，明明叔侄，则可卿此梦，非乱伦而何？一部《红楼》，谈情有何大恨，而必以乱伦开谈情之首，于是读者猜疑百出，或以为骂人，或以为嫉世，致作者之罪业莫能解脱。然而误矣。作者固自演《大学》、《中庸》，天人之微，理欲之极，必无中立处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岂生而然哉！“宝玉倦怠”一语，乃百二十回所自出，是曰法语，是曰危言，勿疑作者。

【护花主人评曰】一回至四回，已将贾、王、史、薛亲戚家世大略叙明。黛玉、宝钗已与宝玉合并一处。入后应细叙居恒情事，然十二金钗尚未点明，若逐人另叙，文章便平芜琐碎，故以画册、歌曲将各人一生因果逐一暗暗点出，后来便都有根蒂。但又不便如贾氏宗支可借冷子兴口中细说，所以撰出一梦，在虚无缥缈之境。梦是幻仙，笔亦仙幻。

宁府赏梅，为入梦之由。梅者，媒也。蓉者，容也。秦者，情也。命名取氏，俱有深意。

宝玉先到上房内间，一见画、对，即不肯安歇，描出一个不愿读书孩子。然后秦氏引入自己卧房，是由浅入深法。

叔叔不应在侄媳房里睡，略借嬷嬷口中说一句，秦氏即顺口扫开。用笔有深意。又引起后文秦钟。

秦氏房中画联陈设，俱着意描写，其人可知，非专侈华丽也。

秦氏说“神仙也可以住得”，引起警幻仙来。

众奶妈散去，袭人等四丫鬟，秦氏吩咐在檐下看猫。此时秦氏理应出去陪侍贾母及邢、王夫人，书中并不叙及，是深笔，不是漏笔。

警幻仙一赋，不亚于巫女、洛神。

又副册第一幅是晴雯、金钏等，二幅是袭人。

副册一幅是香菱，即英莲。

正册一幅是林黛玉、薛宝钗，第二幅是贾元春，第三幅是贾探春，第四幅是史湘云，第五幅是妙玉，第六幅是贾迎春，第七幅是贾惜春，第八幅是王熙凤，第九幅是巧姐，第十幅是李纨，第十一幅是秦氏，鸳鸯其替身也。十二金钗正册，画止十一幅，黛玉是宝玉意中人，宝钗是宝玉镜中人，故同为一幅，文法亦不板。

宝玉入梦，因在秦氏房中，然无端入梦，便觉无因，故托宁、荣二公嘱警幻仙点化之说，既为后半埋根，梦亦有因而起。

茶名千红一窟，酒名万艳同杯，言目前虽有千红万艳，日后总归抔土一穴，同是点化语，不是赞仙家茶酒。

《红楼梦》第一曲是总领，第二曲“终身误”指薛宝钗，第三曲“枉凝眉”指林黛玉，第四曲“恨无常”指贾元春，第五曲“分骨肉”指贾探春，第六曲“乐中悲”指史湘云，第七曲“世难容”指妙玉，第八曲“喜冤家”指贾迎春，第九曲“虚花悟”指贾惜春，第十曲“聪明累”指王熙凤，第十一曲“留馀庆”指巧姐，第十二曲“晚韶华”指李纨，第十三曲“好事终”指秦氏，第十四曲“飞鸟各投林”是总结。

金钗十二人，画止十一幅，曲则十四拍，亦是变动法。“意淫”二字甚新。

迷津难渡，只有心如槁木死灰，方免沉溺。

第五回自为一段，是宝玉初次幻梦，将正册十二金钗及副册、又副册二三妾婢点明，全部情事俱已笼罩在内，而宝玉之情窦亦从此而开，是一部书之大纲领。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是大开，一百十六回是大合。此回以前之四回是缘起，一百十六回以后之四回是馀波。

[1] 随分从时：安守本分，顺从世事。

[2] 求全之毁：犹言求全责备。不虞之隙：意外的误会。

[3] 《燃藜图》：劝人勤学苦读的画。内容为汉刘向校书天禄阁，夜有黄衣老人拄青藜杖而来，见刘向独坐暗中读书，于是吹燃杖端，并为刘向讲授古书。

[4] 眼饧：眼睛像被蜜糖粘住般睁不开。指睡意朦胧。饧，饴糖。

[5] 太真：即唐代的杨贵妃，道号太真。

[6] 寿阳公主：即南朝宋武帝刘裕之女，曾于正月初七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于其额上，

为梅花妆。

[7] 同昌公主：唐懿宗之女。

[8] 魔舞：即天魔舞。源于唐代的一种宫廷乐舞。

[9] 随喜：泛指观赏游览寺院。

[10] 滢（wěng）：浓。

[11] 霁月为“晴”，“彩云”为雯。

[12] 画着一枝桂花：暗指夏金桂。

[13] “可叹”句：喻薛宝钗之德。东汉乐羊子远出寻师求学，因为想家，只过了一年就回家了。其妻正在织布，便拿起剪刀把织布机上的布剪断，以此来规劝乐羊子继续求学，不可半途而废。

[14] “谁怜”句：此句喻林黛玉之才。谢道韞为东晋才女，自幼有名。一天大雪，其叔父谢安问：“白雪纷纷何所拟？”堂兄谢朗答道：“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韞接着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大为赞叹。

[15] 一张弓：暗指“皇宫”。香橼（yuán）：即佛手柑。橼，谐音“元”，指元春。

[16] “清明”两句：暗指探春远嫁。

[17] 子系：合起来是“孫”（孙）字，暗指迎春的丈夫孙绍祖。

[18] 勘破：看破。三春：指元春、探春、迎春。

[19] 缁衣：僧尼穿的衣服。暗指惜春最后出家为尼。

[20] 凡鸟：合起来为“鳳”（凤）字。暗指王熙凤。

[21] 人木：合起来是“休”字，暗示原书最后王熙凤的结局。

[22] “偶因”两句：刘氏和恩人皆指刘老老。

[23] “桃李”句：暗指李纨。

[24] 造衅：制造事端。宁：指小说中的宁国府。

[25] 闷葫芦：难猜透结果的话或事。

[26] 奕世：累世，世代。

[27] 唾绒：妇女做针线活时咬断线后，将留在口中的线头随口吐出。

[28] 大士：佛教对菩萨的通称。

[29] 蕤（ruí）：花。

[30] 醅（pēi）：未滤去糟的酒。曲：酒曲。酿酒用的发酵物。

[31] 檀板：乐器名。檀木制的拍板。

[32] 鸿蒙：宇宙形成前的混沌状态。

[33] 阆苑：阆风之苑，传说中仙人的住处。

[34] 准折：抵消。

[35] 阴鹭：阴德。

[36] 箕裘：指祖上的事业，语出《礼记·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

[37] 睚眦（yá zì）：瞪眼看人，怒视。借指微小的怨恨。

[38] 解释：此指领悟。

[39] 经济：经世济民。

[40] 云雨：指男女欢会、性爱之事。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老老一进荣国府

却说秦氏因听见宝玉在梦中唤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纳闷，又不好细问。彼时宝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正点“失通灵”于此。众人忙端上桂圆汤来。补心之药也，而既失难补。喝了两口，遂起身整衣。袭人伸手与他系裤带时，刚伸手至大腿处，只觉冰冷一片沾湿，在他处明写。吓的忙伸出手来，问是怎么了。宝玉红涨了脸，把他的手一捻。袭人本是个聪明女子，年纪又比宝玉大两岁，近年也渐省人事，今见宝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觉察了一半，妙是一半。不觉羞得红涨了脸面，遂不敢再问。仍旧理好了衣裳，随至贾母处来，胡乱吃过晚饭，过这边来。袭人趁众奶娘丫鬟不在旁时，另取出一件中衣与宝玉换上^[1]。宝玉含羞央道：“好姐姐，千万别告诉别人。”袭人含羞笑问道：“你梦见什么故事了？是那里流出来的那些脏东西？”宝玉道：“一言难尽。”便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知了。说至警幻所授云雨之情，羞的袭人掩面伏身而笑。梦中说梦第一人，而情景都现。

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姣俏，遂与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点明上半回题目。袭人自知系贾母将他与了宝玉的，今便如此，亦不为越理，遂和宝玉偷试了一番，又重叙一过，转从袭人边写出“偷”字，作者亦掩耳盗铃。幸无人撞见。自此宝玉视袭人更与别个不同，袭人待宝玉越发尽职。是何职？一叹。但云尽职，职而已矣，并非情也，是已勘透终极。暂且别无话说。按下上半回，从此另起炉灶，大开排场。

按荣府一宅中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百馀口；事虽不多，一天也有二三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没有个头绪可作纲领。突然一按，按得离奇，百二十回文字至此才第六回，便已若无一人可写，无一事可记，岂江郎才尽于此耶？殊不知得头绪、挈纲领都在此，作者断不肯顺笔递出，故特作大提掇、郑重语。○此按按《易》道也，三百馀口、二三十件，都是《易》象，已开其端。正思从那一件事、那

一个人写起方妙，却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渺渺茫茫，原原本本。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瓜葛，藤蔓，与维系之。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这一家说起，倒还是个头绪。明明自说头绪，如何轻易看过？

原来这小小之家姓王，姓王，一部《易》理在此矣。乃本地人。本地人。其祖上曾做过一个小小京官，“小小”字三见。昔年曾与凤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认识，王夫人之父，自然是凤姐之祖，必如此叙者，重在凤姐边也。又为凤姐定明辈数。因贪王家的势利，是为狗之祖。便连了宗^[2]，连了宗。认作侄儿。那时只有王夫人之大兄、则王子腾当排二，王子胜当排三。凤姐之父，与王夫人随在京的，知有此一门远族，远族。馀者皆不知也。目今其祖早故，只有一个儿子，名唤王成。名王成。因家业萧条，仍搬出城外原乡中住了。王成亦相继身故，相继身故。有子小名狗儿，名狗儿，历叙子若孙皆有名，而本人则但曰姓王，而无名。娶妻刘氏，刘氏。生子小名板儿，板儿。又生一女，名唤青儿，青儿。一家四口，以务农为业。务农。因狗儿白日间又作些生计，刘氏又操井臼等事^[3]，青、板姊弟两个无人看管，狗儿遂将岳母刘老老接来，一处过活。刘老老上场了。这刘老老乃是个久经世代的老寡妇，老寡妇而久经世代，语亦奇。膝下又无子息，无子息。只靠两亩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了养活，岂不愿意？遂一心一计，帮着女儿、女婿过活起来。艮东北，坤西南，位相对，故云一心一计帮着过活。且王成与老老为对头亲家，凡详演艮象者，正从对面勘定坤位，惟恐众人不明刘老老之为坤，而全书隐参《易》道之旨也。

因这年秋尽冬初，九月十月之交，剥极而坤之候。天气冷将上来，家中冬事未办，狗儿未免心中烦虑，吃了几杯闷酒，在家闲寻气恼。刘氏不敢顶撞，巽顺。因此刘老老看不过，乃劝道：“姑爷，你别嗔着我多嘴，咱们村庄人家，那一个不是老老成成，守着多大碗儿吃多大的饭？你皆因年小时托着那老的福，吃喝惯了，如今所以把持不定。有了钱就顾头不顾尾，没了钱就瞎生气，成了什么男子汉大丈夫了？如今咱们虽离城住着，终是天子脚下，又下艮土注脚。凡此妙义，殊难尽说，闲人既发其大段，他若“年小时托老的福”，乃“乾坤六子，艮为少男”，诸如此类，以意会之可也。这长安城中遍地皆是钱，只可惜没人会去拿罢了。在家跳蹋也没用^[4]！”狗儿听了，道：“你老只会在炕头上坐着混说，难道叫我打劫去不成？”刘老老说道：“谁叫你打劫去呢？也到底大家想个方法儿才好，不然，那银子钱会自己跑到咱们家里来不成？”设一村姬，便逼真一村姬。设一庄家人，便逼真一庄家人。所以为神品。

狗儿冷笑道：“有法儿还等到这会子呢！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做官的朋友，渐次引到贾府情事，如见如闻。有什么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们未必来理我们呢！”刘老老道：“这倒也不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咱们谋到了，靠菩萨的保佑，二语着眼，即我所谓“圣人到无可如何之时，亦惟保此生生不息之真种”而已。有些机会，“机会”二字正对“头绪”。也未可知。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机会来：当日你们原是和金陵王家连过宗的，二十年前，他们看承你们还好，如今是你们拉硬屎^[5]，不肯去俯就他，故疏远起来。想当初我和女儿还去过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实爽快，会待人的，倒不拿大^[6]，如今现是荣国府拍到荣府。贾二老爷的夫人。听得他们说，如今上了年纪，越发怜贫恤老，最爱斋僧布施。在村妪口中点染“留”字如此恰好，又见正是王夫人等之留而已。如今王府虽升了边任，只怕二姑太太还认得咱们，你何不去走动走动，或者他还念旧，有些好处，亦未可知。只要他发一点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咱们的腰还壮呢！”刘氏一旁接口道：“你老说得是！你我这样嘴脸，怎么好到他门上去？只怕他那门上人也不肯去通报，没的去打嘴现世^[7]。”

谁知狗儿利名心重，是狗儿。听如此说，心下便有些活动起来，又听他妻子这番话，便笑接道：“老老既如此说，况且当日你又见过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先试试风头看？”刘老老道：“嗳哟！可是说的。侯门似海，我是个什么东西，他家人又不认得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儿道：“不妨。我教你个法儿：你竟带了外孙小板儿先去找陪房周瑞^[8]，河出《图》，圣瑞也。故引进之人曰周瑞，乃《周易》之来源。以阴从阳，故为陪房。若见了，就有些意思了。这周瑞先时曾和我父亲交过一桩事，我们本极好的。”刘老老道：“我也知道，只是许多时不走动，知道他如今是怎样？这说不得的了。你又是男人，这样个嘴脸，自然去不得。我们姑娘、年轻媳妇也难卖头卖脚去^[9]，倒还是舍了我这副老脸，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处，也大家有益。”

当晚计议已定。次日天未明时，刘老老便起来梳洗了，又将板儿教了几句话。必带板儿去者，见老阴少阳相续不息，乃点巧姐生机，又以此行为刻板定理，不可更易。五六岁的孩子，听见带了他进城逛去，便喜的无不应承。于是刘老老带了板儿进城，至宁荣街来。至荣府大门前石狮子旁，只见簇簇的轿马。刘老老便不敢过去，铺张盛景，老老自不敢过去。且探探衣服，又教板儿几句话，然后蹲在角门前。只见几个挺胸凸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门上说东谈西的。活画。刘老老只得挨

上前来，问：“太爷们纳福^[10]。”众人打量了他一回，便问是那里来的，刘老老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爷的，烦那位太爷替我请他出来。”那些人听了都不睬他，半日方说道：“你远远的在那墙脚下等着，一会子他们家里有人就出来的。”内中有一年老的说道：“不要误了他的事，何苦耍他？”因向刘老老道：“那周大爷往南边去了，其时正盛，为《易》道南行。他在后一带住着，他娘子却在家里。你从这边绕到后街门上找就是了。”

刘老老谢了，遂携着板儿绕至后门上。只见门上歇着些生意担子，老老从后门来，正阴进之方，而循环生机，实寓于此。故歇着许多生意担子，此际要人担荷也。也有卖吃食的，也有卖顽耍的物件，闹吵吵三二十个孩子在那里厮闹。刘老老便拉住一个道：三二十个孩子，三二为五，两五为十，总一土数，归藏于坤，即亥子两时之交，正老老得信处，故拉住一个问。“我问哥儿一声，有个周大娘，可在家么？”孩子道：“那个周大娘？我们这周大娘有三个呢，还有两位周奶奶，《连山》、《归藏》、《周易》，周为第三，故“周大娘有三个”；乃不易，乃变易，故周奶奶有两个。不知是那一行当上的？”刘老老道：“他是太太的陪房。”孩子道：“这个容易，你跟我来。”引着刘老老进了后院，至一院墙边指道：“这就是他家。”自荣府大门至此，叙得情景宛然，画也画不出。一路都是如此，煞是好看，煞是好听。忙又叫道：“周大妈，有个老奶奶来找你呢。”

周瑞家的在内忙迎了出来，问：“是那位？”琐琐碎碎，作者何处得来？真能留心世故者，此等处批不胜批，赞不胜赞。刘老老迎上来，问了个：“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认了半日，方笑道：“刘老老，你好呀！你说这几年不见，我就忘了，一问双管齐下，何等宛转。请家里坐。”刘老老一面走，一面笑说道：“你老是贵人多忘事了，那里还记得我们。”说着，来至房中，周瑞家的命雇的小丫头倒上茶来。吃着，周瑞家的又问：“板儿倒长了这么大了？”又问些别后闲话，又问刘老老：“今日还是路过，还是特来的？”刘老老便说：“原是特来瞧瞧你嫂子，二则也请请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领我见一见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转致意罢了。”周瑞家的听了，便已猜着几分来意。只因他丈夫昔年争买田地一事，多得狗儿之力，关合艮土，又是狗儿先已自留今日地步。今见刘老老如此，心中难却其意，二则也要显弄自己的体面，便笑说：“老老你放心，大远的诚心诚意来了，岂有个不教你见个正佛去的！论理，人来客至回话，却不与我相干。我们这里，都是各占一样儿：我们男的只管春秋两季地租子，春秋两季地租子，隐括天地阴阳

《易》理，故为周瑞所管。闲时带着小爷们出门，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们出门的事。乾、坤《易》之门，故管出门。只因你老是太太的亲戚，又拿我当个人，投奔了我来，我竟破个例，与你通个信去。但只一件，老老有所不知，我们这里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不大理事，都是琏二奶奶当家了。三句三转。你道这琏二奶奶是谁？就是太太的内侄女儿，当日大舅老爷的女儿，小名凤哥的。”转到主脑。

刘老老听了纳罕，问道：“原来是他？怪道呢，我当日就说他不错的。这等说来，我今儿还得见了他？”荣之败坏，凤为祸首，故阴之进从他始，人事也。若演天道，则重宝玉。周瑞家的道：“这个自然的。如今有客来，都是这凤姑娘周旋接待。今儿宁可不见太太，倒要见他一面，才不枉走这一遭儿。”刘老老道：“阿弥陀佛！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说：“老老说那里话来，俗语说的‘自己方便，与人方便’，成语颠倒说来，恰是这种妇人口吻，而有至理存焉。不过用我一句话儿，那里费我什么事？”说着，便唤小丫头去倒厅上^[11]，悄悄的打听老太太屋里摆了饭没有。小丫头去了，这里二人又说了些闲话。

刘老老因说：“这位凤姑娘今年不过二十岁罢了，就这等有本事，当这样的家，可是难得的。”周瑞家的听了，道：“嘻！我的老老，告诉不得你呢！这位凤姑娘年纪虽小，行事却比别人都大呢！如今出跳得美人一般的模样儿，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他呢。回来你见了，就知道了。为凤姐虚画一照，句句如闻其声。就这一件，待下人未免严了些。”说着，小丫头回来说：“老太太屋里已摆完了饭，二奶奶在太太屋里呢。”周瑞家的听了，忙起身催着刘老老快走：“这一下来，他吃饭是空儿，咱们先等着去了，若迟一步，回事的人多了，就难说话。再歇了中觉，越发没了时候了。”说着，一齐下了炕，整顿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板儿几句话，三致意焉。随着周瑞家，逶迤往贾琏的住宅来^[12]。

先至倒厅，周瑞家的将刘老老安插在那里，略等一等，自己先过影壁，走进了院门，知凤姐未出来，先找着了凤姐的一个心腹通房大丫头名唤平儿的^[13]。平，屏也，为风之蔽，故为凤姐心腹通房，而能随处遮护之，使留馀于万分之一者也。周瑞家的先将刘老老起初来历说明，又说：“今日大远的来请安，当日太太是常会的，今儿不可不见，所以我带了他进来，等奶奶下来，我细细回明，谅奶奶也不责我莽撞的。”平儿听了，便作了个主意：“叫他们进来，先在这里坐着就是了。”出色写平儿。周瑞家的方出去领了他们进来，上了正房台阶。小丫头打起了猩

红毡帘，才入堂屋，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竟不辨是何气味，此香非泛写，即秦氏房中之甜香，太虚幻境之幽香，同为引老老之物。身子便似在云端里一般。满屋中之物都是耀眼争光，使人头晕目眩。刘老老此时点头咂嘴念佛而已。佛，觉也，处处念佛，处处令人觉也。不仅写村姬常情。于是引他到东边生方。这间屋里，乃是贾琏的大女儿睡觉之所。凤姐并无二女，而曰“大女儿”者，见此少阳所关甚大。平儿站在炕沿边，打量了刘老老两眼，只得问个好，让了坐。刘老老见平儿遍身绫罗，插金戴银，花容月貌的，便当是凤姐儿了，屏、风原不可分。才要称姑奶奶，只见周瑞家的说：“他是平姑娘。”又见平儿赶着周瑞家的叫他周大娘，方知不过是个有体面的丫头。于是让刘老老和板儿上了炕，平儿和周瑞家的对面坐在炕沿上，小丫头们倒上茶来吃了。

刘老老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罗柜筛面的一般^[14]，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铤般一物，却不住乱晃。暗写一自鸣钟耳。第四十回中写刘老老亦曾出入巨家，岂竟不识此物，而矛盾若此。或曰为形容村姬作科诨设，是胥失之。夫自鸣钟，十二辰之定位，子午同宫，有天地阴阳和同之象，正是一刘老老影子。刘老老之为《易》道用暗写，故自鸣钟亦用暗写也。刘老老心中想着：“这是什么东西，有煞用呢^[15]？”正呆时，陡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倒吓了一跳，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当是巳初，阳盛时也。又八九得七十二，为地数，为元功。方欲问时，只见小丫头们一齐乱跑，说：“奶奶下来了！”平儿与周瑞家的忙起身说道：“老老只管坐着，等是时候，我们来请你。”说着，迎出去了。

刘老老只屏声侧耳默候，只听远远有人笑声，约有一二十个妇人，衣裙悉索^[16]，渐入堂屋，往那边屋内去了。阴气之微。又见三两个妇人，都捧着大红漆捧盒进这边来等候。听得那边说道：“摆饭。”渐渐的人才散出去，只有伺候端菜几人。半日，鸦雀不闻。忽见两个人抬了一张炕桌来，放在这边炕上，桌上碗盘摆列，仍是满满的鱼肉在内，不过略动了几样。排场气概，无出此书之右者，如此等处是。板儿一见了，便吵了要肉吃，刘老老一巴掌打了开去。忽见周瑞家的笑嘻嘻走过来，招手儿叫他，刘老老会意，于是带着板儿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唧了一会，方蹭到这边屋内。只见门外铜钩上悬着大红酒花软帘，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红条毡，靠东边板壁立着一个锁子锦靠背与一个引枕，铺着金心线闪缎大坐褥，傍边有银唾盒。那凤姐家常带着紫貂昭君套，围着那攢珠勒子^[17]，穿着桃红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

拨手炉内的灰。俨然见一人在纸上，真奇。此秋末冬初也，而凤姐已带紫貂昭君套，拨手炉灰，正觉阴进之速有如此。拨灰有生生不息意，又一意在焦大口中者。而写端端正正坐在那里，绝倒。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18]，盘内一个小盖钟^[19]。

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的灰，慢慢的道：“怎么还不请进来？”一面说，一面抬身要茶时，摄神取影之笔。只见周瑞家的已带了两个人立在面前了，这才忙欲起身，犹未起身，满面春风的问好，又嗔周瑞家的怎么不早说。刘老老已是在地下拜了数拜，此拜当不起，写得怕人。问姑奶奶安。凤姐忙说：“周姐姐，搀着不拜罢。不能不拜。我年轻不大认得，可也不知是甚么辈数，不敢称呼。”托大口气极肖，又有微旨在言外。周瑞家的忙回道：“这就是我才回的那个老老了。”凤姐点头，刘老老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儿便躲在他背后，百端的哄他出来作揖，他死也不肯。非写乡里小儿，正见凤姐当不得此板一揖也。

凤姐笑道：“亲戚们不大走动，都疏远了。知道的呢，说人家弃厌我们，不肯常来；不知道的那起小人，还只当我们眼里没有人似的。”刘老老忙念佛道：“我们家道艰难，走不起，来了这里，没的给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爷们看着也不像。”凤姐笑道：“这话没的教人恶心。不过借赖着祖父虚名，作个穷官儿罢了，谁家有什么？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俗语说，‘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呢，何况你我！”一席话是从何处揣摩来的，而“何况你我”一句其声甚厉，纸上有声，千古才人，谁不下拜！说着，又问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没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凤姐儿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有事就罢，得闲呢，就回，看怎么说。”周瑞家的答应去了。这里凤姐叫人抓些果子与板儿吃，刚问了几句闲话时，就有家下许多媳妇儿管事的来回话。平儿回了，凤姐道：“我这里陪客呢，晚上再来回。若有要紧的，你就带进来现办。”平儿出去一会进来，说：“我问了，没什么要紧事，我就叫他们散了。”凤姐点头。只见周瑞家的回来，向凤姐道：“太太说了，今日不得闲，二奶奶陪着便一样的，多谢费心想着。白来逛逛呢，便罢；若有甚说的，只管告诉二奶奶，都是一样。”刘老老道：“也没甚的说，不过是来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亲戚们情分。”周瑞家的便道：“没有甚说的便罢，若有话，只管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样的。”一面说，一面递眼色与刘老老。买田出力，无留不报，非写周瑞家的也。

刘老老会意，未语先飞红的脸，欲待不说，今日又所为何来？只得

忍耻道：“论理今日初次见姑奶奶，却不该说的。开口告人难，言之慨然。而写老老何等身分，耻之于人大矣。只是大远的奔了你老这里来，少不得说了。”刚说到这里，只听二门上小厮们回说：“东府里小大爷进来了。”刘老老方才论理，而小大爷已来了，是故“一进”紧接“初试”，“送宫花”紧接“一进”。凤姐忙止道：“刘老老，不必说了。”一面便问：“你蓉大爷在那里呢？”只听一路靴子脚响，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夭矫，轻裘宝带，美服华冠。老老眼中写出贾蓉。刘老老此时坐不是，立不是，藏莫处藏。非老老怯生，正对照言容之无可容也。凤姐笑道：“你只管坐着，这是我侄儿。”正名定分。刘老老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

贾蓉笑道：先笑。“我父亲打发我来求婶子，说上回老舅太太给婶子的那架玻璃炕屏，借炕屏点晴。炕，床第，屏为障蔽，乃玻璃者，虽欲障而不能。明日请一个要紧的客，借去略摆一摆，就送过来的。”凤姐道：“迟了一日，昨儿已给了人了。”当是给了可卿。贾蓉听说，便嘻嘻的笑着，在炕沿子上下个半跪道：“婶子若不借，我父亲又说我不会说话了，又挨了一顿好打呢。婶子只当可怜侄儿罢。”写来不堪寓目。凤姐笑道：也笑。“也没见我们王家的东西都是好的，你们那里也放着那些好东西，只是看不见我的东西才罢，一见了就要想拿去。”贾蓉笑道：“只求开恩罢。”凤姐道：“碰坏一点，你可仔细你的皮！”有神情。因命平儿：“拿了楼门上钥匙，传几个妥当人来抬去。”贾蓉喜的眉开眼笑，忙说：“我亲自带了人拿去，别由他们乱碰。”说着，便起身出去了。

这凤姐忽又想起一事来，何事耶？便向窗外叫：“蓉儿回来。”外面几个人接声说：“请蓉大爷快回来。”贾蓉忙转回来，垂手侍立，听何指示。那凤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罢了，你且去罢，晚饭后你来再说罢。这会子有人，我也没精神了。”现淫妇身，说淫妇法。作者之心，鬼耶？魔耶？佛耶？这正是刘老老没藏处，能详辨此段，即能详辨下回“戏”字。贾蓉方慢慢退出。

这刘老老身心方安，便说道：“我今日带了侄儿，凤姐适云不知辈数，刘老老亦不知辈数了。王姓与王夫人之父联宗，而认为侄，则王姓与王夫人为一辈，其子王成乃王夫人宗侄矣，与凤姐为一辈，王成之子狗儿乃凤姐侄辈，至板儿乃孙辈。“今日带了侄儿”，是已乱其辈数，直越板儿而上之，挤凤姐而下之，使与狗儿等矣。作者寓意每在矛盾，他处或有知者，而此处存此细帐，藏此深意，当是千人千忽者，闲

人之闲有矣夫！不为别的，只因他爹娘在家里，连吃的也没有，天气又冷了，只得带了你侄儿，奔了你老来。”说着，又推板儿道：“你爹在家里怎么教你的？打发咱们来作煞事的？只顾吃果子呢。”凤姐早已明白了，听他不会说话，因笑止道：“不必说了，我知道了。”活现。因问周瑞家的道：“这老老不知可用了早饭没有呢？”刘老老忙道：“一早就往这里来咧，那里还有吃饭的工夫咧。”凤姐忙命快传饭来。一时周瑞家的传了一桌客馐来，摆在那边屋里，过来带了刘老老和板儿过去吃饭。凤姐说道：“周姐姐好生让着些儿，我不能陪了。”于是过东边房里来。留在此处。凤姐又叫过周瑞家的去，道：“方才回了太太，说了些什么？”周瑞家的道：“太太说：他们原不是一家，是当初他们的祖与老太爷在一处做官，因连了宗的，又叙清辈数，作者何尝忘记。这几年不大走动。当时他们来了，却也从没空过的。今来瞧瞧我们，也是他的好意，不可简慢了他，便有什么话说，叫二奶奶裁度着就是了。”王夫人留。凤姐听了说道：“怪道既是一家子，我如何连影儿也不知道。”若知道就好了。

说话间，刘老老已吃完了饭，拉了板儿过来，讪唇咂嘴的道谢^[20]。凤姐笑道：“且请坐了，听我告诉你老人家。方才的意思，我也知道了。论亲戚之间，原该不待上门来就有照应才是，但如今家中事情太多，太太上了年纪，一时想不到是有的。况我接着管事，都不大知道这些亲戚们。一则外面看着虽是烈烈轰轰，不知大有大的难处，说与人也未必信呢。今你既大远的来了，又是头一次儿向我张口，怎好教你空手回去？可巧昨儿太太给我的丫头们作衣裳的二十两银子还没动呢，你不嫌少，且先拿了去用罢。”凤姐留以此，而在坤德为“黄裳元吉”，巧姐生矣。故曰做衣服的银子二十两，两土数，亦为坤训也。那刘老老先听见告艰苦，只当是没想头了，凤姐说难，老老没想，求者与者，大概如斯，是人人能写出的，而独能写得熨帖恰好。又听见给他二十两银子，喜得眉开眼笑道：“我们也知艰难的。但俗语道：‘瘦死的骆驼比马还大些。’直当面以兽骂之。凭他么样，你老拔一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壮呢。”你的毛比他们的腰，令人读之笑，思之更笑。此语再见，劝人但拔一毛即是留也。周瑞家的在旁，听见他说的粗鄙，我尚道他蕴藉。只管使眼色止他。既来之，则安之，老老止不住也。凤姐笑而不睬，叫平儿把昨儿那包银子拿来，再拿一串钱来，全书是钱，老老是一串，正是眼。都送至刘老老跟前。凤姐道：“这是二十两银子，暂且给这孩子作件冬衣罢。改日无事，只管来逛逛，开再来之路，曰逛逛，则狂走而又狂走，是何景象！方是亲戚们的意思。天也晚了，不虚留你们了，留是点刘，不留是点今日之老老。到家该问好的都问个好儿。”一面说，

一面就站了起来。刘老老只是千恩万谢的，拿了银钱，随周瑞家的走至外厢。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怎么见了他倒不会说了？开口就是你侄儿。明摘此句。我说句不怕你恼的话，便是亲侄儿也要说和软些，亲侄儿，侄儿矣，也要和软些，奇谈。那蓉大爷才是他的侄儿呢，又是正名定分。他怎么又跑出这样侄儿来了？”刘老老笑道：“我的嫂子，我见了他，心眼儿爱还爱不过来，那里还说得上话来？”我见犹怜，趣绝。二人说着，又至周瑞家中，坐了片刻，刘老老要留下一块银与周瑞家的孩子们买果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里，执意不肯。刘老老感谢不尽，仍从后门去了。后门来，后门去。写得黑魇魇。

未知刘老老去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不满一页纸，缴销上半回，以“初试”即是“神游”，不过借袭人完足之，是收缩法。而“初试”即是“一进”，随以一贾蓉环缴之，是引伸法。

世故人情，到此回观止矣。一人有一人口气，一事有一事光景。即今百年阅历，处处留心，而有必非所见，必非所闻者，竟亦凿凿道出，真是神工鬼斧。

描摹世故人情，难矣。而于这里头隐藏一部后天《周易》，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他小说有之否？

写底里正义，《西游记》优为之，而面子非僧即魔，犹易能也。写面子，状声口，肖情形，《水浒》能之，而无底里可顾。挟势利，绘淫荡，《金瓶》能之，亦无底里可顾。此书后来居上。

【护花主人评曰】文章有暗写，有明写。不便明写者，当暗写，宝玉于秦氏房中梦教云雨是也；不必暗写者，即明写，宝玉与袭人初试云雨是也。

秦氏房中，如果梦中云云，宝玉何必含羞，又何必央求别告诉人？

宝玉说“一言难尽”，又细说与袭人，其情其事，跃然纸上。

秦氏房中，是宝玉初试云雨，与袭人偷试，却是重演。读者勿被瞒过。

按着秦氏房中之梦，便写与袭人试演，可见宝玉一生淫乱，皆从秦氏房中一睡而起。

头绪万端，直无从说起，借刘老老叙入，觉文情闲逸，且为巧姐结果伏线。

写刘老老在家商量，及到门上问话，周瑞家引进荣府，看见服食陈

设，见王熙凤说话，活画出一乡里老妪到富贵人家光景，真是写生之笔。

贾蓉借玻璃炕屏，何必写眉眼身材、衣服冠带？作者自有深意。凤姐先假不允，贾蓉屈膝跪求始允借给，贾蓉出去，又唤转来，凤姐出神半日，笑说“罢了，晚饭后你再来再说，这会子有人”等语，神情闪烁飘荡，慧眼人必当看破。

[1] 中衣：贴身的衣裤。

[2] 连宗：旧时同姓没有宗族关系的人认作本家。

[3] 井臼：汲水舂米。泛指操持家务。

[4] 跳蹋：顿足，跺脚。

[5] 拉硬屎：比喻硬装清高。

[6] 拿大：摆架子，看不起人。

[7] 现世：丢脸，出丑。

[8] 陪房：指富家女子随嫁的婢仆。

[9] 卖头卖脚：抛头露面。

[10] 纳福：迎祥得福。旧时见面打招呼的客套话。

[11] 倒厅：古时建筑多为坐北朝南，所以坐南朝北的厅房称为倒厅。

[12] 逶迤：曲折前行。

[13] 通房：旧时被主人收纳为妾的贴身侍女。

[14] 罗柜：装有筛面箩的柜子。

[15] 煞：同“啥”。

[16] 悉索：象声词。衣物摩擦甩动发出的声音。

[17] 勒子：旧时妇女头上的饰物，如帽绊、帽箍之类。

[18] 填漆：一种漆器制作工艺。

[19] 盖钟：有盖的茶盅。

[20] 檐（tiān）：舔。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赴家宴宝玉会秦钟

话说周瑞家的送了刘老老去后，刘老老至三十九回方再见，而中间二十馀回，无非演刘老老者，不可不知。莫见佛方拜，才是善读。便上来回王夫人话。谁知王夫人不在上房，问丫鬟们，方知往薛姨妈那边闲话去了。周瑞家的听说，便出东角门至东院，往梨香院来。此径路清写，此后凡径路房舍清写者，不著批。刚至院门前，只见王夫人的丫鬟金钏儿金钏为“金”字作贯串也，即宝钗之影身，另有正传。和那一个才留了头的小女孩儿^[1]，用香菱隐隐一照，亦头绪也。站在台矶上顽，见周瑞家的来了，便知有话来回，因向内努嘴儿。周瑞家的轻轻掀帘进去，只见王夫人和薛姨妈长篇大套的说些家务人情等语。长篇大套从此起矣，下因即接宝钗。周瑞家的不敢惊动，遂进里间来。

只见薛宝钗此开头为宝钗写照，而先从周瑞家的眼中看出，正适送刘老老起身之人。家常打扮，头上只挽着纂儿^[2]，坐在炕里边，伏在小炕几上，同丫鬟莺儿莺儿状金之色，而其口如簧。又莺莺乃《西厢》之主。俟后批。正描花样子呢^[3]。簇新花样从此始。见他进里来，宝钗便放下笔，转身来，满面堆笑，让“周姐姐坐”。何等和蔼，非黛玉所能。周瑞家的也忙陪笑问道：“姑娘好。”一面炕沿上坐了，因说：“这两三天也没见姑娘到那边逛逛去，只怕是你宝玉兄弟冲撞了你不成？”宝钗笑道：“那里话。只因我那种病又发了两天，虚写此笔，恰好。所以且静养两日。”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么病根儿，也该趁早请个大夫认真医治。小小的年纪，倒作下个病根，也不是顽的。”宝钗听说笑道：“再不要提起。为这病根，何病？也不知请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药，花了多少钱，越总不见一点效验。后来还亏了一个秃头和尚，和尚在宝钗口中自己提出，而书中无有也，故曰秃头。不然和尚则和尚已，何必定说秃头？专治无名之病，是无名之病。因请他看了。他说我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般热毒，病是胎里带来，则病是先天。病是热毒，则焚烁后天，几无噍类。幸而我先天结壮，还不相干。若吃丸药，

是不中用的。他就说了一个海上方，海上方，仙方也。仙方，一冷字也。又给了一包末药作引^[4]，异香异气的。他说发了时，吃一丸就好。于极热场中，但能着一“冷”字，便是一服清凉散，奈何宝钗平生服而不服耶？倒也奇怪，这倒效验些。”

周瑞家的因问道：“不知是什么海上方？姑娘说了，我们也好记着，说与人知道。倘遇见这样的病，也是行好的事。”宝钗笑道：“不问这方儿还好，若问这方，真真把人琐碎坏了。因有这部琐碎书。东西药料一概都有限，易得的，只难得‘可巧’二字：宝钗一生大作用，“巧”字是纲，“等”字是目，故下云“只好等罢了”。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心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日晒干，和在末药一处，一齐研好。又要雨水这日的天落水十二钱。”周瑞家的忙笑道：“嗳哟！这样说来，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这日不下雨，可又怎么办呢？”宝钗笑道：“所以了，那里有这样可巧的雨？也只好再等罢了。还要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春、夏、秋、冬乃天时，雨、露、霜、雪乃节候，数用十二，乃十二辰，亦天数也。见宝钗之误人自误，亦有天数在。把这四样水调匀，和了龙眼大的丸子，龙眼，隐言天心。盛在旧磁坛内，埋在花根底下。若发了病时，拿出来吃一丸，用十二分黄柏究竟得“吃苦”二字，则钗之巧正钗之拙而已。煎汤送下^[5]。”周瑞家的听了笑道：“阿弥陀佛！为忏悔之，是刘老老口念之佛。真巧死了人。巧死了人，奇谈，为钗下顶门针。等十年都未必这样巧呢。”宝钗道：“竟好，自他说了去后，一二年间，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以巧配成。如今从南带至北，出生入死。现埋在梨花树下。”三十回宝玉以钗比杨妃，梨花树下，杨妃埋玉之所也。周瑞家的又道：“这药本有名字没有呢？”宝钗道：“有，这也是那癞和尚说下的，叫作冷香丸。”名字新艳，何等心思，何等结构，括宝钗于二字中矣。周瑞家的听了点头儿，因又说：“这病发了时，到底觉怎么样？”宝钗道：“也不觉什么，私说妙。只不过喘嗽些，痰也。火乃无形之痰，痰乃有影之火，仍热毒也。又六经喘嗽不离于肺，肺金病也。吃一丸也就罢了。”

周瑞家的还要说话时，忽听王夫人问道：“谁在这里？”周瑞家的忙出去答应了，便回了刘老老之事。回刘老老之事，中间夹写冷香丸。既演天理、天道，不能不演天运、天数。略等半刻，见王夫人无话，方欲退出去，薛姨妈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宗东西，你带了去罢。”说着，便叫：“香菱。”明出香菱。帘栊响处，才和金钏儿顽的那

个小丫头进来了，问：“奶奶叫我做什么？”薛姨妈道：“把那匣子里的花儿拿来。”香菱答应了，向那边捧了个小锦匣儿来。薛姨妈道：“这是宫里头作的新鲜花样儿薛姨妈第一事是送花。宫，帝所也，见送此花亦有天在。堆纱花十二支，北音杀、纱通，堆纱，摧杀也。十二支，则十二钗。同声一哭。昨儿我想起来，白放着可惜旧了，何不给他们姊妹们戴去？昨儿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儿来得巧，就带了去罢。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位二支，下剩六支，送林姑娘二支，那四支给凤姐儿罢。”凤姐得摧杀独多。王夫人道：“留着给宝丫头戴也罢了，又想着他们。”薛姨妈道：“姨妈不知，宝丫头古怪呢，他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写宝钗爱素，关合终局。而实此花之主，不爱较爱者甚也。

说着，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门，见金钏儿仍在那里晒日阳，金附热。周瑞家的因问道：“那香菱小丫头子，可就是时常说的临上京时买的、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个小丫头子？”金钏道：“可不就是他。”正说着，只见香菱笑嘻嘻的走来，周瑞为《易》，香菱为镜，悉为金玉木石作串合，故三人一总会于送宫花十二支时。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细细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钏儿笑道：“这个模样儿，竟有些像咱们的东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镜中要紧应照之人，故像他。金钏道：“我也是这么说呢。”周瑞家的又问香菱：“你几岁投身到这里？”又问：“你父母今在何处？今年十几岁了？本处是那里人？”上明追第四回，此暗追第一回。香菱听问，摇头说：“不记得了。”“真事隐”三字勘语。周瑞家的和金钏儿听了，倒反为叹息感伤一回。所谓应怜。

一时周瑞家的携花至王夫人正房后。原来近日贾母说孙女们太多，一处挤着倒不便，只留宝玉、黛玉二人在这边解闷，独留宝、黛同住，重申前案，作一安顿。却将迎春、探春、惜春三人移到王夫人这边房后三间抱厦内居住，令李纨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故顺路先往这里来。只见几个小丫头儿都在抱厦内听呼唤默坐，迎春丫鬟司棋与探春的丫鬟侍书元、迎、探、惜丫头用琴、棋、书、画字样，皆有取义。司棋，私期也，一着错，满盘空，另有传。侍书，书能行远，为远嫁张本。二人正掀帘子出来，手里都捧着茶盘茶钟。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处坐着，也进入内房。只见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围棋，有强有弱。周瑞家的将花送上，说明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谢，命丫鬟们收了。周瑞家的答应了，因说：“四姑娘不在房里，只怕在老太太那边呢。”丫鬟们道：“在那屋里不是？”

周瑞家的听了，便往这边屋里来。只见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

能两个一处顽笑，无非镜花水月，空影而已。虽有智能，无所用之。尼庵于此一点，固为惜春出家伏案，而本回乃凤姐之书，又暗伏十五回事。见周瑞家的进来，惜春便问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将花匣打开，说明原故。惜春笑道：“我这里正和智能儿说，我明儿也剃了头同他作姑子去，可巧儿又送了花来，若剃了头，却把这花戴在那里？”借花一影后文。说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鬟入画来收了。入画名字照空色，乃出阴入阳之画，剥极得复者。周瑞家的因问智能：“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你师父那秃歪刺那里去了[6]？”智能道：“我们一早就来了。我师父见过太太，就往余老爷府里去了。余老爷，鱼水和谐矣。随手拈来，而“水月庵”已见。叫我在这一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银子可得了没有[7]？”智能道：“不知道。”惜春听了，便问周瑞家的：“如今各庙月例银子是谁管着？”周瑞家的道：“是余信管着。”余信，犹言愚信。管各庙月例，可见布施之说不过愚人所信而已。看此一名，作者何尝佞佛？是书何尝只演空空？惜春听了，笑道：“这就是了。他师父一来了，余信家的就赶上来和他师父咕唧了半日，想就是为这事了。”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儿唠叨了一回，便往凤姐处来。

穿夹道，从李纨后窗下揆其处，李纨所居正在贾政居室之后，政其有后乎。越过西花墙，出西角门，进入凤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见小丫头丰儿丰，风也。平儿曰大丫头，此曰小丫头，明点次序为“屏风”二字。坐在凤姐的房门槛上，见周瑞家的来了，连忙摆手儿叫他往东屋里去。周瑞家的会意，忙的蹑手蹑脚的往东边房里来，只见奶子拍着大姐儿睡觉呢[8]。周瑞家的悄问奶子：“姐儿睡中觉呢？也该请醒了。”奶子摇头儿。正问着，只听那边一阵笑声，却有贾琏的声音。接着，房门响处，平儿拿着大铜盆出来，叫丰儿舀水进去。写得暧暧昧昧，隐隐绰绰，何事坐门槛，何事摆手会意，何事蹑手蹑脚，何事摇头儿，而一阵笑、房门响、叫舀水，本回上半了然矣。平儿便进这边来，一见了周瑞家的，便问：“你老人家又来作什么？”“又来”，“又”字回顾刘老老。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与他，说送花来。平儿听了，便打开匣子，拿了四支，转身去了。半刻工夫，手里拿出两支来，先叫彩明来，文彩鲜明，为凤设色。吩咐他：“送到那边府里，给小蓉大奶奶戴。”必应串入此人，受摧杀之首也。次后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谢。周瑞家的这才往贾母这边来。

过了穿堂，顶头忽见他的女儿打扮着才从他婆家来，周瑞家的忙问：“你这会子跑来作什么？”他女儿说：“妈，一向身上好？我在家里等了这半日，妈竟不出去，什么事情，这样忙的不回家？我等烦了，自

已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请了安了，这会子请太太安去。妈还有什么不了的差事，手里是什么东西？”周瑞家的笑道：“嗳，今儿偏生来了个刘老老，我自己多事，为他跑了半日。是得意声口。这会子被姨太太看见了，叫送这几支花儿与姑娘、奶奶们，这会子还没送完呢。你这会子来，一定有什么事情的。”他女儿笑道：“你老人家倒会猜着，实对你老人家说，你女婿因前儿多吃了几杯酒，和人分争起来，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9]，说他来历不明，冷子兴来历不明，叹世人不知冷之所从起也，是亦一刘老老。其人为周瑞之婿，一部《周易》不过阴阳而已，不过冷热而已，是演说荣府时便已是演说《易》理也。告到衙门里，要递解还乡^[10]。所以我来和你老人家商议商议，这个情分，求那一个可了事？”周瑞家的听了，道：“我就知道的。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写势利。你且家去等我，我送这林姑娘的花儿去了就回家来。此时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闲儿，你回去等我，这有什么忙的！”他女儿听说，便回去了，还说：“妈好歹快来。”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儿家没经过什么的，就急得这样的。”喃喃呢呢，母女活画，气焰之旺，自在言下。说着，便到黛玉房中去了。

谁知此时黛玉不在自己房里，却在宝玉房中，大家解九连环作戏^[11]。九连环，天数也。宝、黛何能解此！周瑞家的进来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来与姑娘戴。”宝玉听说，便说：“什么花？拿来与我看。”一面便伸手接过来了。此花用他接。开匣看时，原来是两支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眼，便问道：“还是单送我一，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的？”黛玉之受摧杀最惨，故欲单送我一。而究竟得干净而归，则又未尝受。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这两支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与宝钗对照，是何口角！步步留心、时时在意者，固如是乎？杀机也。周瑞家的听了，一声儿不言语。宝玉问道：“周姐姐，你作什么到那边去了？”周瑞家的因说：“太太在那里，我回话去了，姨太太就顺便叫我带来的。”宝玉道：“宝姐姐在家里作什么呢？怎么这几日也不过来。”虚写一问，恰是。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宝玉听了，便和丫头们说：“谁去瞧瞧？就说我和林姑娘打发来问姨娘、姐姐安。即此已见内黛而外钗。问姐姐是什么病，吃什么药。论理我该亲自来的，就说才从学里回来，也着了些凉，改日再亲来。”即递入下回。说着，茜雪便答应去了。遣问薛家则曰茜雪，而“茜香罗”公案已到。周瑞家的自去无话。

原来周瑞家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兴。直追第二回，雨村亦关

到。一部《易》理，借此二人演出者也。如此等穿插，是何等线索。近日因卖古董，和人打官司，故叫女人来讨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势，把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间只求求凤姐儿便完了。势利财色，统于一人。

至掌灯时，凤姐已卸了妆，来见王夫人，回说：“今儿甄家送来的东西我已收了。咱们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送鲜的船^[12]，交给他带了去了。”一收一送，自然是送礼，而“礼”字不明提，但曰“东西”，作交易之语，以真假正交易之道，《易》与《礼》通也。王夫人点点头。甄家对贾家说，直映照到底，第一处当在凤姐口中出。“点点头”，有微旨。凤姐又道：“临安伯接口是临安，惟真则安也。老太太生日的礼，已经打点了，太太派谁送去？”王夫人道：“你瞧谁闲着，叫四个女人去就完了，又来问我。”凤姐又道：“今日珍大嫂子来请我明日去逛逛，明日倒没有什么事。”王夫人道：“有事没事，都害不着什么，每常他来请，有我们你自然不便，他既不请我们，单请你，可知是他诚心叫你散淡散淡，别辜负了他的心，倒该过去走走才是。”凤姐答应了。当下李纨、迎、探等姊妹们亦各定省毕，各归房无话。

次日，凤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毕，方来辞贾母。宝玉听了，也要逛去。闲闲之笔，都非易易，而上追“神游”，下递“巧合”，与本回“戏”字打成一片。凤姐只得答应着，立等换了衣裳，姐儿两个坐了车，一时进入宁府。早有贾珍之妻尤氏与贾蓉之妻秦氏婆媳两个引了多少侍妾丫鬟等，接出仪门。那尤氏一见了凤姐，必先嘲笑一阵，周致。一手携了宝玉，同入上房来归坐。秦氏献茶毕，主人翁。凤姐便说：“你们请我来作什么？拿什么东西来孝敬，就献上来，我还有事呢。”另是一种景象，而“孝敬”字乃是反面。尤氏、秦氏未及答应，几个媳妇先笑道：“二奶奶今日不来就罢，既来了，就依不得你了。二奶奶……”

正说着，只见贾蓉进来请安。笔墨生发。宝玉因问：“大哥哥今日不在家么？”尤氏道：“今日出城请老爷爷安去了。”藏过此人，是省笔，而已与“孝”字打通。又道：“可是，你怪闷的，坐在这里，何不去逛逛？”秦氏笑道：“今日可巧，上回宝叔要见我兄弟，今儿也在这里，想在书房里，宝叔何不去瞧一瞧？”春云一展。宝玉即下炕要走，尤氏便吩咐人：“小心跟着，别委曲着他，倒比不得跟着老太太过来就罢了。”凤姐道：“既这么着，何不请进这小爷来，我也见见，难道我是见不得他的？”春云再展。尤氏笑道：“罢，罢，可以不必见他，比不得

咱们家的孩子，胡打海摔跌惯了的，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惯了的，不像你这泼辣货形象，倒要被你笑话死了呢。”加倍写。凤姐笑道：“我不笑话就罢。”竟叫快领去。贾蓉道：“他生得腼腆，没见过大阵仗儿，婶子见了没得生气。”再用他说，又加倍渲染。凤姐啐道：“他是哪吒，我也要见一见！别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带来，给你一顿好嘴巴子！”贾蓉笑道：“我不敢强，就带他来。”

一会儿，果然带了一个小后生来，较宝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似在宝玉之上。画一小后生，真能别开生面，曹、潘、沈、宋未必能然，问他何处得来蓝本？○无多笔墨，而写到如此，却是在几个虚字眼上形容出来，狡狴之极，开出文章多少方便法门。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儿之态，腼腆含糊的向凤姐作揖问好。令人咬指。凤姐喜的先推宝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携了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旁坐下，慢慢问他年纪、读书等事，方知他学名叫秦钟。秦钟，情种也。小字鲸卿，则总读为情字曰情情。情有指点意，有太息意，有斟酌意，有恐惧意，鲸鲵吞噬，谁则当之？本文是“宝玉会秦钟”，而其名乃从凤姐边叙出，面面都到。早有凤姐跟的丫鬟媳妇们看见凤姐初见秦钟，并未备得表礼来^[13]，表里注脚。遂忙过那边去告诉平儿。平儿素知凤姐与秦氏厚密，遂自作主意，拿了一匹尺头^[14]、两个状元及第的小金锞子，交付来人送过去，凤姐还说太简薄些。秦氏等谢毕，一时吃过了饭，尤氏、凤姐、秦氏等抹骨牌^[15]，亦为阴阳进退点染，如九连环等皆是。总不脱刘老老文字。不在话下。

宝玉、秦钟二人随便起坐说话。那宝玉自一见秦钟人品，心中便有所失。既为情种，便是通灵失处，故梦可卿日有所失，会秦钟日亦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呆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写秦钟便是写宝玉，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红楼梦》曲首云：“开辟洪濛，谁为情种？”彼情种乃仙佛圣贤之根蒂，指通灵未失说；此情种乃饿鬼畜生之萌蘖，指通灵既失说，风月情浓之混号而已。故后云彼此以号混称。

我虽比他尊贵，可知绫锦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株朽木，美酒羊羔也只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自注顽石，笔意深刻。‘富贵’二字，不啻遭我荼毒了！”秦钟自见宝玉形容出众，举止不浮，更兼金冠绣服，艳婢娇童，“果然怨不得人人溺爱他。“溺”字不通，“溺”字可怕。可恨

我“我”字俏，“我”字响。偏生于清寒之家，那能与他交接？可知‘贫富’二字限人，亦世界上大不快事。”二人一样的胡思乱想。情种断语乃此四字，令人失笑。而文字对举，乃大落墨。宝玉又问他读什么书，秦钟见问，便依实而答。二人你言我语，十来句后，越发亲密起来。

一时摆上茶果吃茶，宝玉便说：“我们两个又不吃酒，把果子摆在里间小炕上，我们那里坐去，省得闹你们。”于是二人进里间来吃茶。秦氏一面张罗与凤姐摆果酒，一面忙进来嘱宝玉道：“宝叔，你侄儿年小，倘或言语不防头^[16]，你千万看着我，不要睬他。他虽腼腆，却性子左强^[17]，不大随和些是有的。”宝玉笑道：“你去罢，我知道了。”“我”字俏，“我”字响。秦氏又嘱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凤姐。

一时凤姐、尤氏又打发人来问宝玉：“要吃什么，外面有，只管要去。”宝玉只答应着，也无心在饮食间。暗用“食而不知其味”语注“失”字。只问秦钟近日家务等事，秦钟因言：“业师于去岁辞馆，家父年纪老了，有疾在身，公务繁冗，因此尚未议及延师，目下不过在家温习旧课而已。再读书一事，也必须有一二知己为伴，来了。时常大家讨论，才能进益。”宝玉不待说完，便道：“正是呢，我们家却有个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师的，便可入塾读书，亲戚子弟可以附读。入第九回。我因上年业师回家去了，也现荒废着。家父之意，亦欲暂送我去，且温习着旧书，待明年业师上来，再各自在家亦可。宝玉自有业师，请问此师当是何人？家祖母因说，一则家学里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气，反不好；二则也因我病了几天，遂暂且耽搁着。如此说来，尊翁如今也为此事悬心，今日回去何不禀明，就在我们这敝塾中来，我亦相伴，彼此有益，岂不是好事？”秦钟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师一事，也曾提起这里的义学倒好^[18]，原要来和这里的亲翁商议引荐，因这里又有事忙，不便为这点小事来聒絮的^[19]。宝叔果然度小侄或可磨墨涤砚，何不速速的作成，彼此不致荒废，又可以常相谈聚，更急。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乐，是朋友之乐。岂不美事？”宝玉道：“放心，放心，连点二字乃是书大法眼。咱们回来，先告诉你姐夫、姐姐和琏二嫂嫂，情种相合在此三人，是点睛处。今日你回家就禀明令尊，我回去禀明了祖母，再无不速成之理。”二人计议已定。

那天气已是掌灯时分，阴气太甚，只此一言，抵“初试”、“一进”下半回洒洒洋洋许多文字。彼演一剥卦，此演一戌时。彼何难，此何易！真是芥纳须弥。出来又看他们顽了一回牌，算账时，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输了戏酒的东道^[20]，言定后日吃这东道。一面又吃了晚饭。因天黑

了，尤氏说：“派两个小子，送了秦相公家去。”媳妇们传出去半日，秦钟告辞起身。尤氏问：“派谁送去？”媳妇们回说：“外头派了焦大。焦乃既烧之馀，大则“一人”而已。见黑暗地狱中忽得一炬，恃有此一人而已。是从柳湘莲口中石狮子互勘出来的。谁知焦大醉了，其实止有此人独醒而已。打到“醉金刚”。又骂呢。”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么？那个小子派不得，偏又惹他！”凤姐道：“成日家说你太软弱了，纵得家里人这样，还了得呢！”尤氏道：“你难道不知这焦大的？连老爷都不理他的，你珍大哥也不理他。因他从小儿跟着老太爷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给主子吃，两日没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吃，他自己喝马溺。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是何等事业，而曰“不过这些”，底面都到。有祖宗时都另眼相待，如今谁肯难为他？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顾体面，是不顾体面。一味的好酒，喝醉了无人不骂。骂的何尝是人。我尝说给管事的，以后不要派他差事，只当他是死的就完了。今儿又派了他！”凤姐道：“我何曾不知这焦大？到底是你们没主意，何不远远的打发他到庄子上去就完了。”庄子，田土也，乃云可怜焦土。

说着，因问：“我们的车可齐备了？”众媳妇们说：“伺候齐了。”凤姐也起身告辞，和宝玉携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厅口，见灯火辉煌，众小厮们都在丹墀侍立^[21]。那焦大又恃贾珍不在家，因趁着酒兴，先骂大总管赖二，不承认曰赖，有叛心曰二，此后有赖大无赖二，不令与焦大并尊也。焦之为焦，不以荣、宁分；赖之为赖，亦不以荣、宁分。若说赖大、赖二分役荣、宁，便是笨伯。说他不公道，欺软怕硬，“有好差事派了别人，这样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没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爷跷起一只腿比你的头还高些，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别说你们这一把子的杂种们！”

正骂得兴头上，贾蓉送凤姐的车出来。众人喝他不住，贾蓉忍不得便骂了几句，叫人：“捆起来，等明日酒醒了问他，还寻死不寻死！”那焦大那里有贾蓉在眼里，反大叫起来，赶着贾蓉叫：“蓉哥儿，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22]！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能够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确。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到如今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确。不和我说别的还可，再说别的，咱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能有此事，不可无此言。凤姐在车上，说与贾蓉：“还不早些打发了，没王法的东西，留在家里，岂不是害？亲友知道，岂非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连个规矩都没有？”王法规矩，言之慨然。贾蓉答

应“是”了，众人见他太撒野，只得上来了几个揪翻捆倒，拖往马圈里去。午火之地。焦大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乱嚷乱叫，说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可为痛哭。“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23]，养小叔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自“神游”至此回，作者已写得头闷气结，满纸迷漫黑雾，故打这一个焦雷，自己讨些痛快。我不知他是苦是乐，要说他苦便极苦，要说他乐便极乐。

众小厮见他说出来的话有天没日的，唬得魂飞魄丧，便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一嘴。凤姐和贾蓉也遥遥听得，都装作不听见。装得妙。宝玉在车上听见，因问凤姐道：“姐姐，你听他说‘爬灰的爬灰’，是什么？”当下便是。凤姐连忙喝道：“少胡说！那是醉汉嘴里胡诌^[24]，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说不听见，还倒细问？等我回了太太，仔细捶你不捶你！”吓得宝玉连忙央告：“好姐姐，我再不敢说这些话了。”凤姐哄他道：“好兄弟，正名定分。这才是。等回去咱们回了老太太，打发人家学里说明了，请了秦钟归到此人。家学里念书去要紧。”说着自回荣府而来。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上半熙凤文字，与宝钗无涉也，而先叙冷香丸。下半回秦钟文字，与熙凤无涉也，而重叙送表礼。乃上半以数行字了之，下半以再问答了之，令人费想。

写宝钗热是骨，冷是面，巧是本领，直郑庄、操、莽大奸雄化身，在小说则借《金瓶》之月娘、《水浒》之宋江为蓝本。

一荣府为黛玉设，故径路房舍皆从他眼中写出。而其实为演《易》道设，故借送宫花，又从周瑞家的脚下历叙。

情种乃风月情浓之“情种”，即坏明德之物欲，《大学》立教以此也。设一秦钟，生出第九至十二回一大段“风月宝鉴”文字。

下半回写情种相合，宝玉、秦钟，是一非二，而以焦大数语证之。惨惨伤心，至斯已极，有别之禽兽不甘认也。而今日假斯文读《红楼》乃成迷，慕情种，学情种，岂不大误！

贾琏、凤姐，夫妇也。上半回目录着以“戏”字已奇，而书中又写得暧昧蹊跷。或曰男女居室，不应以书故耳，此乃呆话。看把花分送秦氏，末后焦大一骂，则得之矣。作者既不欲明写，闲人亦不忍透评，从周瑞家的眼中耳中写一“戏”字，旋即平儿问“又来作什么”，是既带刘老

老去而又来也。“初试”、“一进”之案，到此方了。

【护花主人评曰】薛宝钗冷香丸，经历春夏秋冬，雨露霜雪，临服用黄柏煎汤，备尝盛衰滋味，终于一苦。俱以十二为数，真是香固香到十二分，冷亦冷到十二分也。又埋在梨花树下，不免于先合终离矣。

迎春、探春在一处，惜春独同小姑子顽笑，戏说剃头，直伏后来出家根苗，且为十五回凤姐弄权、秦钟得趣伏笔。

凤姐夫妇白昼宣淫，其不端可知。

宫花小物，黛玉亦有妒心，器量真是褊浅。

周家女儿为婿求情，周瑞家全不在意，凤姐之平日弄权于斯可见。

凤姐以宫花分送秦氏，明日秦氏婆媳又单请凤姐，中多藏笔，须以意会。

凤姐带宝玉同赴宁府，引出秦钟，惹起焦大，即借焦大醉骂，露出诸丑。读者勿以醉后胡骂视作无关紧要。

秦钟与宝玉一见，便彼此胡想，冶容富贵动人如此。纨绔公子，慎之慎之！

第七回专写凤姐与宁府往来亲热，为后来治丧埋根。中间带出秦钟、宝玉相聚，而先写凤姐夫妇白昼宣淫以作陪衬，又埋伏惜春出家、宝钗结局、香菱可伤等事，至于焦大醉骂、黛玉妒花，皆文人深笔。

[1] 留头：女孩幼年剃发，到一定年龄后留蓄头发，称为“留头”。

[2] 纂：梳在头后边的发髻。

[3] 花样：绣花用的底样。

[4] 引：即药引。中药方剂中附加的药味，能调节药性，增强药效。

[5] 黄柏：中药名，味极苦，有清热、解毒等作用。

[6] 秃歪刺：骂尼姑的话。歪刺，卑劣下贱的人。

[7] 月例：每月照例供给的费用。

[8] 奶子：奶妈。

[9] 放了一把邪火：造谣，诬告。

[10] 递解：旧时指把犯人解往远地，由沿途官衙派人轮流押送。

[11] 九连环：一种智力玩具。

[12] 送鲜：赠送应时的新鲜食品。如水果、鱼虾、野味之类。

[13] 表礼：用作赠送或赏赐的礼物。

[14] 尺头：绸缎衣料。

[15] 骨牌：也称牙牌。每副三十二张，用骨头、象牙、竹子或乌木制成，上面刻着以不同方式排列的从两个到十二个点子。

[16] 防头：注意，留神。

[17] 左强（jiàng）：倔强，执拗。

[18] 义学：旧时各地用公款或私资举办的免费学校。

[19] 聒絮：啰嗦，唠叨。

[20] 东道：庄家。

[21] 丹墀（chí）：指宫殿的赤色台阶或赤色地面。后泛指官府、富贵人家建筑的台阶。

[22] 挺腰子：摆架子。

[23] 爬灰：“污媳”的隐语。即儿媳妇和公公私通。

[24] 胡唛（qìn）：胡说。唛，猫、狗呕吐。

第八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话说宝玉和凤姐回家，见过众人，宝玉便回明贾母要约秦钟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个伴读的朋友，正好发愤；又着实称赞秦钟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怜爱。凤姐又在一旁帮着说：所谓表里。“改日秦钟还来拜老祖宗呢。”说得贾母喜悦起来。

凤姐又趁势请贾母后日过去看戏。“花解语”回从看戏起，此回亦必从看戏起，钗、袭固一人也。贾母虽高年，却极有兴头，至后日尤氏来请，遂携了王夫人、林黛玉、宝玉等过去看戏。至晌午，贾母便回来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静的，见贾母回来，也就回来了。然后凤姐坐了首席，尽欢至晚而罢。

却说宝玉送贾母回来，待贾母歇了中觉，竟欲还去看戏，又恐搅的秦氏等人不便。此语着眼。因想起宝钗近日在家养病，未去亲候，意欲去望他。若从上房后角门过去，又恐遇见别事缠扰，又恐遇他父亲，更为不妥，宁可绕远路而去。当下众嬷嬷、丫鬟伺候他换衣服，见不换，仍出二门去了，众嬷嬷、丫鬟只得跟随出来，还只当他去那边府中看戏。谁知到了穿堂，便向东转北绕厅后而去。偏顶头遇见了门下清客相公詹光、单聘仁^[1]，随手串出若辈。詹光，沾光；单聘仁，善骗人也。仿《金瓶·热结》等人名意。而“单”为单折之单，“詹”为占卜之占，又《易》道也。二人走来，一见了宝玉，便都赶上来笑着，一个抱住腰，一个携着手，都道：“我的菩萨哥儿，称谓奇创，若辈身份已见骨髓。作者从何设想来的？当是司空见惯。我说做了好梦呢，好容易遇见了你。”亦梦中必有之物，而菩萨实一心也，故点“梦”字。说着请了安，又问好，唠叨了半日才走开。不堪。老嬷嬷叫住，因问：“你二位爷是往老爷跟前来的不是？”他二人点头道：“老爷在梦坡斋坡乃苏玉局，政此梦无苏时，两玉终局坐此矣。坡又言不平，是书为不平写。小书房里歇中觉呢，不妨事的。”一面说，一面走了。说的宝玉也笑了。

于是转湾向北奔梨香院来。可巧银库房的总领名唤吴新登与仓房的头目名唤戴良，还有几个管事的头目，共七个人，从账房里出来，一见宝玉走来，都一齐垂手站立。独有一个买办名唤钱华，因他多日未见宝玉，忙赶来打千儿^[2]，请宝玉的安。宝玉忙含笑拉他起来。众人都笑说：“前儿在一处看见二爷写的斗方儿^[3]，字法越来越发了。吴曰无，银库而无新登，则开除现在而财匱矣。戴曰待，良曰粮，仓房而待粮，食乏矣。两名已兆衰败。买办曰钱华，则但有钱花而已。曰七人，曰斗方，皆大落墨。多早晚赏我们几张贴贴。”宝玉笑道：“在那处看见了？”众人道：“好几处都有，都称赞的了不得，还和我们寻呢。”宝玉笑道：“不值什么，你们说给我的小幺儿们就是了^[4]。”一面说，一面前走。众人待他过去，方都各自散了。

闲言少述。于往看宝钗时夹叙银钱，因宝钗惯以银钱笼络人者，而《易》道寓焉。以为此回发端。且说宝玉来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妈屋里来，见薛姨妈打点针黹与丫鬟们呢，宝玉忙请了安。薛姨妈忙一把拉住他，抱入怀中，笑说：“这么冷天，我的儿，难为你想着来，快上炕来坐着罢。”命人倒滚滚的茶来。宝玉因问：“哥哥不在家？”薛姨妈叹道：“他是没笼头的马，天天逛不了，那里肯在家一日！”宝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妈道：“可是呢，你前儿又想着，打发人来瞧他。他在里间不是？你去瞧他，那里比这里暖和，你那里坐着，我收拾收拾就进来和你说话儿。”写得不堪，所谓送花。黛玉之死是贾母酿成，宝钗之合是薛姨自献。

宝玉听了忙下炕来，至里间门前，只见吊着半旧的红绸软帘。宝玉掀帘，一步进去，先就看见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此针线甚密。头上挽着黑漆油光的鬟儿^[5]，蜜合色绵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衬褂，葱黄绫绵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宝玉一面看，一面问：“姐姐可大愈了？”前在周瑞家的眼中只虚写，此从宝玉方实写，乃黛玉之比肩而宝玉之正匹也。太虚境会可卿已云有似宝钗矣，直至此回两人方实在对写。○“人谓”“自云”四字有眼。宝钗抬头，至此始抬头，信乎？只见宝玉进来，连忙起身，含笑答道：“已经大好了，多谢记挂着。”说着，让他在炕沿上坐了，即令莺儿倒茶来。一面又问老太太、姨娘安，又问别的姊妹们好，一面看宝玉：头上戴着累丝嵌宝紫金冠，额上勒着二龙捧珠金抹额，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系着五色蝴蝶鸾绦，项上挂着长命锁、记名符，另外有那一块落草时衔下来的宝玉。从宝钗眼中又写一宝玉，是大章法。与第三回见黛玉

同而有详略之别。

宝钗因笑说道：“成日家说你的这玉，究竟未曾细细的赏鉴，未曾细细赏鉴，是已见过，特未细细耳。斡旋之笔，直入本题。我今儿倒要瞧瞧。”说着，便挪近前来。宝玉亦凑了上去，有光景，而一挪来，一凑上，句中有眼。从项上摘了下来，递在宝钗手内。宝钗托在掌上，玩之掌上，黛玉不能。只见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五色酥，花纹缠护着。是好玉赞。大如雀卵，朱雀南方火为心，卵乃生生不息，孕先天于后天者。

看官们须知道，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幻相。一提，文势横绝。后人曾有诗嘲云：

女娲炼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灵真境界，
幻来新旧臭皮囊。
好知运败金无彩，
堪叹时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无非公子与红妆。一诗非为玉叹，为钗叹也。非为钗叹，为千古失幽灵真境者叹耳！

那顽石亦曾记下他这幻相，并癞僧所镌的篆文。篆文至此方点，已见主人翁也。今亦按图画于后。但其真体最小，方从胎中小儿口中衔下，今若按其体画，恐字迹过于微细，使观者大费眼光，亦非畅事。故按其形式，无非略展放些，使观者便于灯下醉中可阅。今注明此故，方不至以“胎中之儿口有多大，怎得衔此狼犷蠢大之物”为谤^[6]。故意戏弄看官，闲人则不受此欺哄。“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向，惟心之谓与？”两“莫”字何等丁宁，尚说此书不演性理乎？“仙寿恒昌”，则完足上句效验而已。作者运用儒学，乃引而不发之意，愿普告人又不肯普告人，故以一“仙”字盖藏之，推向空空渺渺里去。○反面三语乃心之用，而惟“莫失莫忘”者能之。

通靈寶玉正面

通靈寶玉反面



宝钗看毕，又从先翻过正面来细看，口里念道：“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念了两遍，念的有意。乃回头向莺儿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这里发呆作甚么？”不便自说，特挑拨莺儿。○闲人评错了，其实莺儿也是活局中人。莺儿嘻嘻的笑道：“我听这两句话，倒像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逼出项圈。是一对儿。”“是一对儿”四字戳耳。宝玉听了，忙笑道：“原来姐姐那项圈上也有八个字，一入他圈，再跳不出。我也赏鉴赏鉴。”宝钗道：“你别听他的话，没有什么字。”宝玉央道：“好姐姐，你怎么瞧我的呢？”宝钗被他缠不过，因说道：“也是个人是人不是天，乃自招承语。给了两句吉利话儿簪上了，恰是人工。所以天天带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一面说，一面解了排扣，底里已见。从里面大红袄上将那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璎珞摘将出来。宝玉托着锁看时，果然一面四个字，两面八个字，共成两句吉谶。亦曾按式画下形象：圈言圈套，锁言束缚，是宝钗大本领，而隐然有桎梏之象。劝为宝钗者，何必如此圈套而自寻桎梏耶？其文“不离不弃”，虽有助“莫失莫忘”之旨，而惧其离弃之意已在言外。此作者状钗之心事即以伏宝玉之终离弃也。○下句亦冀幸之词，“继”则已断而复续之谓，无所为“恒昌”矣。深文曲笔，请看后评。

辟邪金锁正面

辟邪金锁反面



宝玉看了，也念了两遍，又念自己的两遍，因笑问：“姐姐这八个字，倒与我的是一对儿。”许其为一对。莺儿笑道：“是个癞头和尚送

的，他说必须鑲在金器上。”影影绰绰。宝钗不待他说完，便嗔他不去倒茶。截住得妙。一面又问宝玉从哪里来。宝玉此时与宝钗相近，只闻一阵阵香气，不知是何气味，遂问：“姐姐熏的是何香？我竟从未闻过这味儿。”宝钗笑道：“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服，熏的烟火气的。”宝玉道：“既如此，是什么香？”宝钗想了一想说：“是了，是我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气。”宝玉笑道：“什么冷香丸？这样好闻。姐姐给我一丸尝尝。”宝钗笑道：“又闹了，一个丸药也是混吃的！”

一语未了，忽听外面人说：“林姑娘来了。”话犹未了，林黛玉已摇摆摆摆的来了。金玉既合，此人便到，乃大章法。一见宝玉，便笑道：“嗳哟！我来的不巧了！”一语括尽生平，正与“巧合”反对，此宝钗、黛玉发言之始，特作此语，如闻其声。宝玉等忙起身让坐。宝钗因笑道：“这话怎么说？”黛玉道：“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宝钗道：“我不解这意。”“人谓装愚”。黛玉笑道：“要来时一齐来，要不来一个也不来；所谓‘不想如今又来了一个薛宝钗’。今儿他来，明儿我来，如此间错开了来，岂不天天有人来了？‘来’字如珠走盘，伶俐尖酸，口角逼肖。也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热闹。冷、热二字一点，是正训宝钗之语，其如天道何？姐姐如何不解这意思？”宝玉因见他外面罩着大红羽缎对襟褂子，因问：“下雪了么？”地下婆子们说：“下了这半日了。”雪当令，木落矣。宝玉道：“取了我的斗篷来。”黛玉便笑道：“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该去了。”宝玉道：“我何曾说要去？不过拿来预备着。”宝玉的奶姆李嬷嬷天理、人理，异出同源。因说道：“天又下雪，也要看早晚的，就在这里和姐姐妹妹一处顽顽罢。姨妈那里摆茶果儿，我叫丫头去取了斗篷来，说给小幺儿们散了罢？”宝玉应了，李嬷嬷出去，命小厮们都散了。

这里薛姨妈已摆了几样细巧茶果，留他们吃茶。宝玉因夸前日在那边府里珍大嫂子的好鹅掌鸭信^[4]，珍大嫂子有媳，薛姨妈有女，因鹅鸭而类及之。薛姨妈连忙把自己糟的取来与他尝。“连忙”妙。宝玉笑道：“这个须要酒方好。”薛姨妈便命人灌了上等的酒来。李嬷嬷便上来道：“姨太太，酒倒罢了。”“理”字再演。宝玉笑央道：“妈妈，我只喝一杯。”李妈道：“不中用，当着老太太、太太，那怕你吃一坛呢！想那日我眼错不见，一会不知是那个没调教的，只图讨你的好，给了你一口酒吃，葬送得我挨了两日的骂。姨太太不知，他性子又可恶，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兴，又尽着他吃，什么日子又不许他吃，何苦我白赔在里面。”“理”字畅演。○活画一无知崛强婆子，作者人谱花样，当有三车。薛姨妈笑道：“老货，笑得坚忍，顽笑得勉强。你只管放心

吃你的去，我也不许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问，有我呢。”一面命小丫头来：“让你奶奶去也吃杯，搪搪寒气。”煞费周旋。那李嬷嬷听如此说，只得且和众人吃酒去。

这里宝玉又说：“不必烫暖了，我只爱吃冷的。”“爱吃冷的”，字眼。薛姨妈道：“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写字手打颤儿。”宝钗笑道：“宝兄弟，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8]，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若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五脏去暖他，岂不受害？自下平生注脚。“受害”二字，三面俱到。从此还不改了，快不要吃那冷的了！”自说不要吃，乃天籁不能终秘。宝玉听这话有情理，写宝钗有学问、有作用，谈言微中，无非情理足以服人。正作者婆心，指点一世，但遇此等人切须留心。便放下冷的，令人烫来方饮。

黛玉磕着瓜子儿，只管抿着嘴笑。但知以口舌相磕碰而已，而瓜子是刘老老意。可巧黛玉的丫鬟雪雁走来，与黛玉送小手炉。黛玉因含笑问他含笑问，是自作聪明处。说：“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鹃姐姐鹃鸟善啼，啼至出血。黛玉还泪而来，其婢自应名此。鹃血而紫，血泪殷矣。前此贾母所给丫头名鹦哥，今忽见紫鹃而不见鹦哥，此有深意。盖鹦哥为能言之鸟，黛玉果能知机而谨慎言语，未必受祸至此。乃处处总如鹦哥，则步步但为紫鹃矣。鹦哥化鹃，戒言语也，全书最重之义。又鹃名杜鹃，《牡丹亭》乃杜家故事，俟后评。怕姑娘冷，叫我送来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怀中，笑道：“也亏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的比圣旨还快些！”即此便是鹦哥。○钗、黛甫合即如此写，黛玉无生之气，钗有必死之心矣。宝玉听这话，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无回复之词，只嘻嘻的笑一阵罢了。宝钗素知黛玉是如此惯了的，补笔。也不去睬他。“成于杀”也。薛姨妈因道：“你素日身子单弱，禁不得冷的，他们记挂着你倒不好？”黛玉笑道：“姨妈不知道，幸亏是姨妈这里，倘或在别人家，岂不要恼的？难道看得人家连个手炉也没有，巴巴儿的从家里送个手炉来？不说丫头们太小心，还只当我素日是这等轻狂惯了呢。”是之谓留心，又自谓善盖藏。薛姨妈道：“你是个多心的，多心者，无心也。有这样想，我就没有这些心。”

说话时，宝玉已是三杯过去了。李嬷嬷又上来拦阻，宝玉正在那心甜意洽之时，又兼姐妹们说说笑笑的，那里肯不吃？只得屈意央告：“好妈妈，我再吃两杯就不吃了。”李嬷嬷道：“你可仔细，今儿老爷在家，提防着问你的书。”斗然一提，“孝”字、“教”字都到，是曰

理。宝玉听了此话，便心中大不悦，慢慢的放了酒，垂了头。见心原爱理，特惧物欲蒙蔽耳。黛玉忙说：“扫了大家的兴。舅舅若叫你，只说姨妈留着呢。接口便是黛玉怂恿，正是“黛”字注脚。这个妈妈，他吃了酒，又拿我们来醒脾了^[9]。”一面悄推宝玉，使他赌赌气，又下“黛”字佐证。一面悄悄的咕哝说：“别理那老货，咱们只管乐咱们的。”那李妈也素知黛玉的，因说道：“林姐儿，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倒劝他，只怕他还听些。”林黛玉冷笑道：“我为什么助他？我也不犯着劝他。你这妈妈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给他酒吃，如今在姨妈这里多吃了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妈这里是外人，不当在这里的也未可知。”其言如刀，适足以杀其躯而已矣。李嬷嬷听了，又是急，又是笑，说道：“真真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利害。我这话算什么？”宝钗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拧，说道：“真真这个颦丫头的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轻松圆净，片语都解，我怕宝钗、爱宝钗，实怕作者、爱作者。薛姨妈一面又说：“别怕，别怕，我的儿，来了这里，没好的你吃，别把这点子东西吓的存在心里，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有我呢。越发吃了晚饭去，便醉了，就跟着我睡罢。”任欲不任理，薛姨妈成之，而实黛玉始之也。故玉之为宝为黛不可分。因命：“再烫些酒来，我来陪你吃两杯，可就吃饭罢。”宝玉听了，方又鼓起兴来。

李嬷嬷因吩咐小丫头：“你们在这里小心着，我家去换了衣服就来。悄悄的回姨太太，别由他的性儿多吃了。”说着，便家去了。理去了。这里虽还有两三个婆子，都是不关痛痒的，伤哉言乎。见李嬷嬷走了，也都悄悄自寻方便去了。只剩两个小丫头，乐得讨宝玉的欢喜。幸而薛姨妈千哄万哄，只容他吃了几杯，就忙收过了。作了酸笋鸡皮汤，吃的不过是酸汤。才为玉笋班，转瞬鸡皮姬，亦何必哉！一汤有味。宝玉痛喝了几碗，又吃了半碗多碧粳粥。性寒之食也，乃白虎汤之引药。○或谓闲人：一汤一粥随便而设，何傅会乃尔？曰：是书他处尚以小物点睛，况此为宝、黛、钗第一聚会处？太虚境有千红一窟、万艳同杯，此处自必不苟。一时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饭，又酩酊的吃了几碗茶^[10]，薛姨妈方放了心。雪雁等三四人也吃了饭，进来伺候。

黛玉因问宝玉道：“你走不走？”宝玉也斜倦眼道^[11]：“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直注终局。黛玉听说，遂起身道：“咱们来了这一日，也该回去了。”一死一亡。说着，二人便告辞。小丫头忙捧过斗笠来，宝玉便把头低一低，叫他戴上。那丫头就便将这大红猩毡斗笠一抖，才往宝玉头上一合，宝玉便说：“罢了，罢了！好蠢东西，你也轻些儿，难

道没见别人戴过？让我自己戴罢。”黛玉站在炕沿上道：“过来，我与你戴罢。”宝玉忙近前来，黛玉用手轻轻笼住束发冠儿，将笠沿掖在抹额之上，将那一颗核桃大的绛绒簪缨扶起，颤巍巍露于笠外。整理已毕，端详了一会，说道：“好了，披上斗篷罢。”“黛”字又注，而情景如见。宝玉听了，方接了斗篷披上。薛姨妈忙道：“跟你们的妈妈都还没来呢，且略等等。”宝玉道：“我们倒去等他们？有丫头们跟着也罢了。”薛姨妈不放心，吩咐两个妇女跟着，送了他兄妹们去。他二人道了扰，一径回至贾母房中。

贾母尚未用晚饭，知是薛姨妈处来，更加欢喜，因见宝玉吃了酒，遂命他自回房中歇着，不许再出来了，因命人好生看待着。忽想起跟宝玉的人来，遂问众人：“李奶子怎么不见？”众人不敢直说他家去了，只说：“才进来的，想有事又出去了。”宝玉踉跄回顾道：“他比老太太还受用呢，问他作什么？没有他，只怕我还多活两日。”欲与理敌。一面说，一面来至自己卧室。只见笔墨在案，晴雯先接出来笑道：“好，好，晴雯乃黛玉影子也，故必接此人。金玉既合，黛玉死矣，而‘好好’字，即黛玉临终呼宝玉‘你好’‘好’字也。叫我研了墨，早起高兴，只写了三个字，丢下笔就走了，哄我等了这一天。快来给我写完了这些墨才罢。”憨跳活画，而第一事是墨，墨即黛也。宝玉方才想起早起的事来，因笑道：“我写的那三个字在那里呢？”晴雯笑道：“这个人可醉了。有神情。你头里过那府里去，嘱咐我贴在门斗儿上的^[12]，我生怕别人贴坏了，亲自爬高上梯，贴了半日，这会儿还冻得手僵呢。”宝玉道：“我倒忘了，你手冷，我替你握着。”便伸手携着晴雯的手，是一是二？同看门斗上新写的三个字。

一时黛玉来了，宝玉笑道：“好妹妹，你别撒谎，你看这三个字那一个好？”黛玉仰头看见是“绛芸轩”三字，三字已在晴雯口中，而必在黛玉眼中写出者，以钗之案而黛之敌也。批在第三十六回。笑道：“个个都好，是‘好’，是‘个个’。怎么写得这样好法？明儿也替我写个匾。”固所愿也，而究竟未写。宝玉笑道：“又哄我呢。”说着，又问：“袭人姐姐呢？”“绛芸轩”紧要人证。晴雯向里间炕上努嘴，宝玉看时，只见袭人和衣睡着。宝玉笑道：“好，太睡早了些。”又问晴雯道：“今儿我那边吃早饭，有一碟儿豆腐皮的包子，是包，包藏也。我想着你爱吃，和珍大嫂子说了，只说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过来的。你可曾见么？”晴雯道：“快别提了！一送来，我便知道是我的，偏才吃了饭，就搁在那里。后来李奶奶来了，看见说：‘宝玉未必吃了，拿去给我孙子吃罢。’就叫人送了家去了。”正说着，茜雪捧上茶来，宝玉还让

林妹妹吃茶，众人笑道：“林姑娘早走了，影在而形可去矣。晴雯因包子挑宝玉，是黛玉怂恿吃酒馀文。还让呢！”

宝玉吃了半盏茶，忽又想起早晨的茶来，因问茜雪道：“早起斟了一碗枫露茶，是露，呈露也。我说过那茶是三四次后出色的，这会子怎么又斟上这个茶来？”茜雪道：“我原是留着的，那会子李奶奶来了吃了去。”宝玉听了，将手中杯子顺手往地下一掷，屡状醉意，至此不突。“豁瑯”一声，打个粉碎，打个粉碎，为包为露，同归于尽。泼了茜雪一裙子。又跳起来问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门子的奶奶？你们这样孝敬他！不过是我小时候吃过他几日奶罢了，如今惯的比祖宗还大！撵了出去，大家干净！”任欲背理，恣肆至此。说着，立刻便要去回贾母撵他乳母。

原来袭人实未睡着，不过是故意装睡，引宝玉来恼他顽耍^[13]。写袭人处总是逆笔，便移置不到他处，文字巧处。先闻得说字、问包子等，也还可以不必起来。后来摔了茶钟，动了气，遂连忙起来解释劝阻。早有贾母遣人来问是怎么了，袭人忙道：“我才倒茶来，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钟子。”一面又劝宝玉道：“你立意要撵他也好，我们都愿意出去，不如趁势连我们一齐撵了，我们也好，你也不愁没有好的来服侍你。”宝玉听了，方无言语，被袭人等挟至炕上，脱了衣裳。不知宝玉口内还说些什么，只觉口齿缠绵，眉眼愈加汤涩^[14]，忙服侍他睡下。袭人摘下那通灵宝玉来，用手帕包好，宝钗献锁，正是袭人包玉。塞在褥子下，次日带时便冰不着脖子。那宝玉到枕就睡着了。彼时李嬷嬷等已进来了，听见醉了，也就不敢上前。又悄悄的打听睡了，方放心散去。用他总束。

次日醒来，就有人回：“那边小蓉大爷带了秦钟来拜。”宝玉忙接出去，领了拜见贾母。贾母见秦钟形容标致，举止温柔，堪陪宝玉读书，心中十分欢喜。便留茶留饭，又命人带去见王夫人等。众人因爱秦氏，见了秦钟是这样人品，也都欢喜，临去时都有表礼。贾母又与了一个荷包担荷包底，都是此老。并一个金魁星，魁字十二鬼，十二钗鬼而已。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嘱咐他道：“你家住的远，或一时寒热不便，只管住在我这里，只和你宝叔在一处，大开方便门。别跟着那不长进的东西们学。”秦钟一一的答应，回家禀知他父亲。

他父亲秦邦业，秦邦言西国，死方也，空界也。现任营缮郎，年近七旬，夫人早亡。因当年无儿女，便向养生堂抱了一个儿子并一个女儿^[15]。谁知儿子又死了，只剩女儿，小名唤可儿。为淫恶，为首祸，非本

生所固有，故为抱养。子死女存，所以为业。长大时生得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因素与贾家有些瓜葛，二字照射刘老老，老老之来，正因可卿。故结了亲。秦邦业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钟。这情种即可为那情种，一气相承，故秦钟是亲生；这情种不是那情种，悉属后起，故其生也晚。因去岁业师回南，在家温习旧课，正要与贾亲家商议，附往他家塾中去；可巧遇见宝玉这个机会，又知贾家塾中司塾的乃贾代儒，儒而曰代，则今之儒且又为贾代，儒尚成其为儒乎？司塾以此，其教可知。现今之老儒，秦钟此去可望学业进益，从此成名，透“夭逝”一回矣。因十分喜悦。只是宦囊羞涩，那边都是一双富贵眼睛，少了拿不出来。儿子的终身大事，说不得东拼西凑，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两贽见礼^[16]，二十四气，天运也。是书无非东拼西凑。带了秦钟，到代儒家来拜见。然后听宝玉拣的好日子，入学日子是宝玉自拣，绝倒。是直无贾政矣。一同入塾。

至塾中之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上半重“奇”字，奇则非正；下半重“巧”字，巧实成拙。一“识”一“认”，钗玉合矣。但必俟“绛芸轩”方结穴，故出绛芸轩三字在此篇之末。

袭人是宝钗影子，晴雯是黛玉影子，一温柔而得实，一尖利而取祸。尚有影中之影，请俟后评。盖作者讳灯匣剑，不过写宝、黛、钗而已。若止从本人实写，则是书数回可了，成鬼账簿矣。

薛姨妈写得不堪，竟有鸩母光景，用一李嬷嬷直破之，此从《水浒传》李逵骂宋江处套出，而喻言独绝。

宝、黛初见有摔玉，因出袭人；钗、玉初合有看锁，因出晴雯。遥遥相对，是皆为情种也，故以秦钟终。此篇即以起下回。

自“神游太虚境”至此回为一大段，发《红楼梦》命名之旨，以金玉作一大结束也。做梦者为宝玉，梦中人为宝钗，用可卿以立虚影，用袭人以明实际，熙凤总承财色，秦钟痛阐死生。金锁果真，渺渺茫茫，未经一语；宫花断送，暧暧昧昧，尽杀诸人。谁能打焦大一个霹雳，震碎红楼，使梦者醒而烈日当空，刘老老偃旗息鼓，搬向原乡里去住。

【护花主人评曰】王凤姐赢来戏席，贾母、王夫人先回，凤姐然后尽欢至晚。此半日中有许多事情在笔墨之外。

宝玉绕路至梨香院，偏遇见清客、家人，两番问安索字，固是文笔曲折，亦写尽趋奉公子情态。

此一回专叙金玉配合之缘，故将宝钗面貌衣饰及宝玉之装束又极力

描写一番。

宝玉之玉，是宝钗要看，宝玉递送；宝钗之金锁，却从丫头莺儿口中露出，大方得体，不露痕迹。黛玉蓦地走来，妙极！若黛玉不来，宝玉与宝钗两人说话，一时便难截住。

黛玉开口尖酸，宝钗落落大方，便使黛玉不得不遁辞解说。

黛玉借手炉，隐刺宝玉平日不听他劝，好吃冷酒，今日宝钗一说便听。妙在宝玉心中晓得，宝钗似晓不晓，薛姨妈真是不懂，四人各有不同。黛玉又遁辞掩饰，灵变含蓄。文心如鬼工。

宝钗说黛玉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真将一个极灵极妒的女孩，活现纸上。

写黛玉替宝玉戴斗笠，实是疼爱宝玉。若是宝钗如此，又不知惹出黛玉多少话来。今默无一语，真是大方女子。两相形容，文章细活。

晴雯贴字，宝玉握手，两情从此而起。

宝玉摔杯，是专恼李嬷嬷，乃写及袭人装睡，闻气起劝，含糊答应贾母，舍己拦阻宝玉，觉有一个恃爱灵婢，跳跃纸上。

秦钟入塾，伊父望其学成名立，是反跌后文，且将秦氏来历于此回补出。

【大某山民评曰】按前第三回，黛玉入荣府依外家，查系己酉年秋晚冬初。自后一切事情，至宝、黛过梨香院薛姨妈处饮酒遇雪，皆本年冬底事也。入第九回宝玉与秦钟入塾为始，当系次年初春矣。迨后十一回中，记贾敬生日在九月时，并追叙上月中秋云云，又记菊花盛开，又记十一月三十云云，又记十二月初二云云，又记冬底林如海云云，至治秦氏之丧，又是一年之春矣。作者虽未表明又是一年，而书中之节次具在也。故入第九回，即为入书正传之第二年庚戌，迨至十二回春日治秦氏之丧，则入书正传之第三年辛亥也。阅者记清。

己酉、庚戌两年过接处，作者欠界划清楚，令粗心读过者，无界限可寻，然断断不能并作一年事也。

[1] 清客相公：旧时依附于官僚富贵人家帮闲凑趣的文人。

[2] 打千儿：满族男子下对上通行的一种礼节。流行于清代。其姿势为屈左膝，垂右手，上体稍向前俯。

[3] 斗方：书画所用的一尺见方的纸。

[4] 小幺：少年男仆。

[5] 鬢：同“纂”。

[6] 狼犷(kàng)：笨拙，笨重。

[7] 鸭信：鸭舌头。可做菜食用。

[8] 家：语助词，犹“地”。

[9] 醒脾：消遣解闷，寻开心。

[10] 酩(yàn)酩：很浓。

[11] 乜(miē)斜：眯着眼睛斜视。

[12] 门斗：门楣的上方。

[13] 怵(òu)：逗引。

[14] 饬(xíng)涩：眼皮半开半合，眼色蒙眬黏滞的样子。

[15] 养生堂：即育婴堂。一种收养弃婴的慈善机构。

[16] 贄(zhì)见礼：见面礼。

第九回

训劣子李贵承申饬 嗔顽童茗烟闹书房

话说秦钟父子专候贾家的人来送上学之信。原来宝玉急于要和秦钟相遇，遂择了后日，一定上学。打发人送了信。至是日一早宝玉起来时，袭人早已把书笔文物收拾停妥，坐在床沿上发闷。“发闷”二字有奇悟，有痛骂。见宝玉起来，只得服侍他梳洗。宝玉见他闷闷的，因问道：“好姐姐，你怎么又不自在了？难道怪我上学去，丢的你们冷清不成？”道破了一半。袭人笑道：“这是那里的话？读书是极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了一辈子，终久怎么样呢。但只一件，要是念书的时节想着书，不念书的时节想着家，家是何人？终别和他们一处顽闹，碰见老爷，不是顽的。虽说是奋志要强，那工课宁可少些，一则贪多嚼不烂，二则身子也要保重。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时时体谅。”袭人是这般口吻，能记清便处处认得他了。诸人自然。袭人说一句，宝玉应一句。袭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1]，交给小子们去了。学里冷，好歹想着添换，比不得家里有人照顾。脚炉、手炉也交出去的了，你可逼着他们那一起懒贼^[2]，你不说，他们乐得不动，白冻坏了你。”一对小儿女，好看好听，赞不得许多。宝玉道：“你放心，我出外头，自己都会调停的。你们也可别闷死在这屋里，长和林妹妹一处去顽耍才好。”必是林妹妹。说着，俱已穿戴齐备，袭人催他去见贾母、贾政、王夫人等。宝玉又嘱咐了晴雯、麝月几句，俨然远别，绝倒。方出来见贾母。贾母也未免有几句嘱咐的话。然后去见王夫人，又出来到书房中见贾政。

偏生这日贾政回家早，“偏生”二字，若父子相见为奇逢。正在书房中与相公清客们闲话。忽见宝玉进来请安，回说上学里去。贾政冷笑道：开场先冷笑。“你如果再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话，你竟顽你的去是正经，仔细站脏了我这地，靠脏了我这门！”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写“政”字道地，然实有其人，而且不少，作者不过貌而述之耳。众清客相公们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显身成名的了，断不似往年仍作小儿之态的。天也将饭

时，世兄竟快请罢。”情词都肖。说着，便有两个年老的携了宝玉出去。

贾政因问：“跟宝玉的是谁？”只听见外面答应了一声，早进来三四个大汉，打千儿请安。贾政看时，认得宝玉奶姆之子名唤李贵的，李贵名义，言之慨然。“礼之用，和为贵”，“小大由之”，父子天亲，岂容暴戾，义方之训无有也，天伦之乐亦无有也。道以政，齐以刑，民尚不可，况子哉！贾政何尝认得。因向他道：“你们成日家跟他上学，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倒念了些流言混语在肚子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等我闲一闲，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长进的算账！”又如闻如见。吓的李贵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碰头^[3]，连连答应是，又回说：“哥儿已念到第三本《诗经》，什么‘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说的满座哄然大笑起来。李贵能使政及若辈哄然大笑，见“和”之用有如此。而《小雅》两言，非误读也，言未赴鹿鸣，证莲因而散萍踪也。直注百十九回“中乡魁”、“却尘缘”。贾政也撑不住笑了。阅至此，我亦大笑，而有底有面，是何伎俩！因说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盗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道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4]，《诗经》即是古文，政老实废《关雎》矣！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道之以政”，“政”字在《四书》原未说坏，故他尚能知《四书》要紧。李贵忙答应是，见贾政无话，方退出去。

此时宝玉独站在院外，屏声静候，待他们出来，便同走了。李贵等一面掸衣服，一面说道：“哥儿，可听见了不曾？先要揭我们的皮呢！又曲肖，而重言“揭皮”，见政只知礼之皮毛而已。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赚些好体面，我们这些奴才白陪着挨打受骂的，从此也可怜见些才好。”宝玉笑道：“好哥哥，你别委曲，我明儿请你。”李贵道：“小祖宗，谁敢望请？只求听一两句话就有了。”说着，又至贾母这边。秦钟早已来了，贾母正和他说话呢。于是二人见过，辞了贾母。政不与闻，政亦荒矣。宝玉忽想起来未辞黛玉，便是秦钟。又忙至黛玉房中来作辞。彼时黛玉在窗下对镜理妆，听宝玉说上学去，因笑道：“好，这一去可是要蟾宫折桂了^[5]，我不能送你了。”“却尘缘”、“断痴情”都到。宝玉道：“好妹妹，等我下学，再吃晚饭。那胭脂膏子也等我来再制。”爱红状心本色，又见独注绛珠。胭脂膏，绛珠草之液也，与黛对勘。唠叨了半日，方抽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问道：“你怎么不去辞辞你宝姐姐来？”宝玉笑而不答，便是秦钟。一径同秦钟上学去了。

原来这义学也离家不远，义学即义方之训，离家不远，有微旨。原系当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不能延师者，即入此中读书。凡族中为官者皆有帮助银两，以为族中膏火之费^[6]，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师。一段追原，焦大所哭。如今秦、宝二人来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见过，读起书来。自此后二人同来同往，同起同坐，愈加亲密。兼之贾母爱惜，也常留下秦钟，一住三五天，自己重孙一般看待。因见秦钟家中不甚宽裕，又助些衣服等物，不上一两月工夫，秦钟在荣府里便熟惯了。宝玉终是个不能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随心所欲，因此发了癖性，为这情种，特提“理”、“欲”，分明“性”字直按。又向秦钟悄说：“咱们两个人一样的年纪，况又同窗，以后不必论叔侄，只论兄弟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钟不敢当，宝玉不从，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鲸卿，也只得混着乱叫起来。我故曰情种，是“风月情浓”之混号而已。

原来这学中虽多是本族子弟与些亲戚家的子侄，俗语说的好：“一条龙九种，种种各别。”龙阳物也，一笑。而大《易》寓焉。未免人多了，就有龙蛇混杂，下流人物在内。自秦、宝二人来了，都生的花朵儿一般的模样，又见秦钟腼腆温柔，未语先红，怯怯羞羞，有女儿之风；宝玉又是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缠绵。因此二人又这般亲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影影绰绰立一疑案，而着“也怨不得”一语，极妙。背地里你言我语，诟谮谣诼^[7]，布满书房内外。不讳言之。

原来薛蟠自来王夫人处住后，便知有一家学，学中广有青年子弟，偶动了龙阳之兴^[8]，因此也假说了来上学。不过是三日打鱼，两日晒网，白送些束脩礼物与贾代儒^[9]，却不曾有一些进益，师乎，师乎？只图结交些契弟^[10]。谁想这学内的小学生，图了薛蟠的银钱穿吃，写此物，伤哉！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记。又有两个多情的小学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亲眷，亦未考真名姓，无非秦钟小注，“不知那房亲眷，亦未考真名姓”，乃作者立心忠厚，与可卿养生堂抱来同意，在文章则为省笔。只因生得妩媚风流，满学中都送了他两个外号，一叫香怜，一叫玉爱。虽系都有窃慕之意，将不利于孺子之心，只是都惧薛蟠的威势，虚写“蟠”字，见不可驯。不敢来沾惹。如今秦、宝二人来了，见了他两个，亦不免缱绻羡慕，亦皆知系薛蟠相知，故未敢轻举妄动。香、玉二人心中一般的留情与秦、宝，因此四人心中虽有情意，只未发迹。每日一入学中，四处各坐，却八目勾留。或设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遥以心照，却外面为避人眼目。写散馆是散馆，写顽童是顽童，乃温峤然犀，警省安置子弟者，不小婆心也。而“香”、“玉”是黛，“桑”、“柳”是林，

文自各有所主。不料偏又有几个滑贼看出他形景来，都背后挤眉弄眼，或咳嗽扬声。这也非止一日。

可巧这日代儒有事要回家，只留下一句七言对联，令学生对了，令其自相偶矣，一笑。而七为巧数。明日再来上书。将学中之事，又命长孙贾瑞管理。瑞音睡，亦一做梦人，“正照风月鉴”者也。又瑞反面为妖，代儒绳武之人如此。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上学应卯了^[11]，应卯，一笑。而本回实演“木”字。因此秦钟趁此和香怜弄眉挤眼，二人假出小恭^[12]，走至后院说话。秦钟先问他：“家里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我拟作书，试思此处当造为何语，累日不得也。及看他一问，不觉拍案叫绝，作者可杀！而弄眉挤眼，乃是黛玉。一语未了，只听见背后咳嗽了一声，二人吓的忙回顾时，原来是窗友名金荣的。金荣，为“财”字哭也。而乃演金之于荣于玉，亦犹金荣之于秦于香也。香怜本有些性急，便羞怒相激，问道：“你咳嗽什么？难道不许我们说话不成？”金荣笑道：“许你们说话，难道不许我咳嗽不成？我只问你们：有话不分明说，瞧你们这样鬼鬼祟祟的，干什么故事？我可也拿住了，还赖什么？先让我抽个头儿，咱们一声儿不言语，不然大家就翻起来^[13]。”圆若转丸，悉不易有之文。秦、香二人就急得飞红的脸，便问道：“你拿住什么了？”金荣笑道：“我现拿住了是真的。”纸上活跳，而乃“滴翠亭”案。说着，又拍着手笑嚷道：“贴得好烧饼！你们都不买一个吃去？”秦钟、香怜二人又气又忿，忙进来向贾瑞前告金荣，说金荣无故欺负他两个。

原来这贾瑞最是个图便宜没行止的人，每在学中以公报私，勒索子弟们请他。后又助着薛蟠图些银钱酒肉，一任薛蟠横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约，反助纣为虐讨健儿。切中时下教馆学长之病。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爱东，明日爱西，近来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丢开一边。就连金荣也是当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便见弃了金荣，近日连香、玉亦已见弃。叙事只追龙门，而用在此等处尤难，其实是凤姐传。故贾瑞也无了提携帮衬之人，不怨薛蟠喜新厌故，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携了，因此贾瑞、金荣等一千人也正醋妒他两个。今见秦、香二人来告金荣，贾瑞心中便不自在起来，虽不敢呵叱秦钟，却拿着香怜作法^[14]，反说他多事，着实抢白了几句。香怜反讨了没趣，连秦钟也讪讪的，各归坐位去了。金荣越发得了意，摇头咂嘴的，口内还说许多闲话。玉爱偏又听了，两个人隔座咕咕唧唧的角起口来。金荣只一口咬定说“方才明明的撞见他两个在后院里亲嘴摸屁股，两个商议定了，一对儿论长道短”之言。只顾得志乱说，却不防还有别人，谁知早

又触怒了一个人。

你道这一个人是谁？原来这人名唤贾蔷，用一提顿，使文气一舒而笔力矫健。○蔷有茨，不可扫也。亦系宁府中之正派玄孙。父母早亡，从小儿跟着贾珍过活，如今长了十六岁，比贾蓉生得还风流俊俏。他兄弟二人正名定分。最相亲厚，常共起居。兄弟如此，正是当然。偏这里八字写得蹊跷。宁府中人多口杂，那些不得志的奴仆专能造言诽谤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么小人诟谮谣诼之辞。自说自掩。○大放厥辞，一齐拖下浑水。贾珍想亦风闻得些口声不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二语更蹊跷。如今竟分与房舍，命贾蔷搬出宁府，自己立门户过活去了。这贾蔷外相既美，内性又聪敏，虽然虚名来上学，亦不过虚掩耳目而已，仍是斗鸡走狗、赏花阅柳为事。上有贾珍溺爱，下有贾蓉匡助，因此族中人谁敢触逆于他？正手忙脚乱之时，插叙珍、蓉、蔷一段暧昧大疑案，而清若列眉，是何神勇。既和贾蓉最好，今见有人欺负秦钟，如何肯依？串入本文，兔起鹘落。如今自己要挺身出来报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金荣、贾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贾瑞亦下浑水了，绝倒。而乃是凤姐与宝玉。我又与薛大叔相好，招承。倘或我一出头，他们告诉了老薛，我们岂不伤和气？欲不管，如此谣言，说的大家没趣。如今何不用计制伏，又止息声口，又不伤脸面。”想毕，也装出小恭去，走至后面，悄悄把跟宝玉的书童茗烟唤至身边，如此这般调拨他几句。写聪敏便是聪敏，乃凤姐之借刀杀人。茗烟言名教湮灭，因此作书以培植之，故后改名焙茗，焙通培也。正为失教点睛，故为下半回书之主，乃作者自命也。这茗烟乃是宝玉第一个得用的，且又年轻不谙事，如今听贾蔷说金荣如此欺负秦钟，“连你的爷宝玉都牵连在内，不给他个知道^[15]，下次越发狂纵了！”这茗烟无故就要欺压人的，如今得了这信，又有贾蔷助着，便一头进来找金荣，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说：“姓金的，是什么东西！”贾蔷遂跺一跺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儿，说：“正时候了。”遂先向贾瑞说有事要早走一步，贾瑞不敢止他，只得随他去了。绰有馀闲。

这里茗烟走进来，便一把揪住金荣问道：“我们臊屁股不臊，管你**乸乸**相干？横竖没臊你爹就罢了！你是个好小子，出来动一动你茗大爷！”作者又是无赖，而痛骂一金，正是村言。吓的满室中子弟都茫茫的痴望。贾瑞忙喝：“茗烟不得撒野！”金荣气黄了脸，说：“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说。”便夺手要去抓打宝玉。秦钟刚转出身来，听得脑后飏的一声，早见一方砚瓦飞来，并不知系何人打来，却打了贾蓝、贾茵的座上。这贾蓝、贾茵亦系荣府的近派重孙，这贾茵

少孤，其母疼爱非常，书房中与贾蓝最好，所以二人同座。谁知这贾茵年纪虽小，志气最大，极是淘气不怕人的。蓝、茵无贬词，兰之通，芝之属也。他在位上冷眼看见金荣的朋友暗助金荣飞砚来打茗烟，偏打错了，落在自己面前，将个磁砚水壶打了粉碎，溅了一书黑水。飞砚人不着名字，是文字化板为活处，砸碎墨水乃伤黛也。贾茵如何依得，便骂：“好囚攘的们^[16]！这不都动了手了么？”骂着，也便抓起砚砖来要飞打那人。贾蓝是个省事的，忙按住砚砖，极口劝道：“好兄弟，不与咱们相干。”贾茵如何忍得，见按住砚砖，他便两手抱书筐子来，照这边搵了来^[17]，终是身小力薄，却搵不到，反搵至宝玉、秦钟案上，就落下来了。只听“豁啷”一响，砸在桌上，书本、纸片、笔砚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宝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那贾茵即便跳出来，要揪打那飞砚的人。金荣此时随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狭人多，那里经得舞动长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乱嚷：“你们还不来动手！”宝玉还有几个小厮，一名扫红，一名锄药，一名墨雨，四小厮名字雅极，一再读则黯然，犹“千红一窟，万艳同杯”。○三春消歇，药里空存，泉路冥濛，姓名湮灭。可胜叹息！这三个岂有不淘气的？一齐乱嚷：“小妇养的，动了兵器了！”墨雨遂掇起一根门闩，扫红、锄药手中都是马鞭子，蜂拥而上。贾瑞急得拦一回这个，劝一回那个，谁听他的话？肆行大乱。众顽童也有帮着打太平拳助乐的^[18]，也有胆小藏过一边的，也有立在桌上拍着手乱笑，喝着声儿叫打的，登时鼎沸起来。纸上真若鼎沸，较《聊斋》所述口技如何？

外边几个大仆人李贵等听见里边作反起来，忙都进来，一齐喝住，问是何故。众声不一，这一个如此说，那一个又如此说。李贵且喝骂了茗烟等四个一顿，撵了出去。秦钟的头早撞在金荣的板上，打去一层油皮，宝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见喝住了众人，便命李贵：“收书，拉马来！我去回太爷去！我们被人欺负了，不敢说别的，守礼来告诉瑞大爷，瑞大爷反派我们的不是，听着人家骂我们，还调唆人家打我们。茗烟见人欺负我，他岂有不为我的？他们反打伙儿打了茗烟，连秦钟的头也打破了。还在这里念书么？”不懈。李贵劝道：“哥儿不要性急，太爷既有事回家去了，这会子为这点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倒显的咱们没礼似的。暗写“礼”字可以排难解纷。依我的主意，那里的事情那里了结，何必惊动老人家？这都是瑞大爷的不是，太爷不在这里，你老人家就是这学里的头脑了，众人看你行事。众人有了不是，该打的打，该罚的罚，如何等闹到这步田地还不管？”贾瑞道：“我吆喝着都不听。”李贵道：“不怕你老人家恼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是，所以这些兄弟不听。就闹到太爷跟前去，连你老人家也脱不了的。还不快作主意，撕

罗开了罢^[19]！”宝玉道：“撕罗什么？我必要回去的。”秦钟哭道：“有金荣在这里，我是要回去的了。”宝玉道：“这是为什么？难道别人家来得，咱们倒来不得的？我必回明白众人，撵了金荣去。”又问李贵：“这金荣是那一房的亲友？”李贵想一想道：“也不用问了，若说起那一房亲戚，更伤了弟兄们和气。”“和”字明点。

茗烟在窗外道：“他是东街里璜大奶奶的侄儿，璜、黄同，金之色。那是什么硬挣仗腰子的^[20]，也来吓我们！璜大奶奶是他姑妈。你那姑妈只会打旋磨儿^[21]，给我们璜二奶奶跪着借当头^[22]，我眼里就看不起他那样主子奶奶！”“财”字一哭。李贵忙喝道：“偏这小狗养的知道，有这些蛆嚼^[23]！”宝玉冷笑道：“我只当是谁的亲，原来是璜嫂子的侄儿，我就去问他！”说着便要走，叫茗烟进来包书。茗烟进来包书，又得意洋洋的道：“爷也不用自己去见他，等我去他家，就说老太太有话问他呢，雇上一辆车子拉进去，当着老太太问他，岂不省事。”李贵忙喝道：“你要死！仔细回去我好不好先捶了你，然后回老爷、太太，就说宝哥全是你调唆的。我这里好容易劝哄的好了一半，你又来生了新法儿。你闹了学堂，点题。不说变个法儿压息了才是，倒还往火里奔！”茗烟方不敢做声。

此时贾瑞也生恐闹不清，自己也不干净，只得委曲着来央告秦钟，又央告宝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后来宝玉说：“不回去也罢了，只叫金荣赔不是便罢。”金荣先是不肯，后来经不得贾瑞也来逼他权赔个不是，李贵等只得好劝金荣说：“原是你起的端，你不这样，怎得了局？”金荣强不过，只得与秦钟作了揖。宝玉还不依，定要磕头。都是说宝钗，乃制金也。贾瑞只要暂息此事，又悄悄的劝金荣说：“俗语云：‘忍得一时忿，终身无恼闷。’”

未知金荣从也不从，且听下回分解。

前两大段计八回，钗、黛文字俱铺叙一过；曰《石头记》、曰《红楼梦》，命名之意，亦已演出。此四回一大段，则叙《风月宝鉴》之旨，而演《左氏》一言曰“讥失教也”。故以宝玉入学始，而以贾瑞照鉴终。

此回为“学”字一哭，为“钱”字一哭，点醒为父兄而思所以爱护成全安置子弟之处，极明极透，而俨然师儒同木偶者，自当汗下。是有功世道文字。

此篇下半回文字另开生面，是险境，是绝径，而能掉臂游行，毫无

阻滞，穿插映带，头绪如麻中，一一随案随断。中间又横出贾珍一段奇文，龙门复生，未必见过，乃在本书不多见之笔墨。

【护花主人评曰】贾政申饬李贵，嗔说宝玉，是反衬后文大闹，又为李贵调停之伏笔。

宝玉于女色自幼亲近，且自秦氏房中一睡，袭人试演一番，已深知其味。而于男色尚未沉溺，又有秦钟同学，从此男、女二色，皆迷入骨髓矣。

宝玉男、女二色，皆由秦而起。此秦氏所以为宁府之首罪也。

秦者，情也；秦钟者，情种也。

学堂大闹，极言聚徒为塾，鱼龙混杂，其丑有不可胜言者。

第九回专写宝玉与秦钟相厚是主，其余皆是宾，而香怜、玉爱又是宾中宾。

[1] 大毛：指长毛的皮裘，如白狐皮或其他狐、貂、猞猁等贵重皮毛中毛长可御寒的直毛桶子。

[2] 一起：一群，一帮。

[3] 碰头：磕响头。

[4] 虚应故事：照例应付，敷衍了事。

[5] 蟾宫折桂：《晋书·郗诜传》：“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相传蟾宫中有桂树，唐以来牵合两事，遂以“蟾宫折桂”谓科举应试及第。

[6] 膏火之费：供学习用的津贴。

[7] 诟谇（gòu suì）：辱骂，责骂。谣诼（zhuó）：造谣毁谤。

[8] 龙阳：指男色。

[9] 束脩：指学生致送教师的酬金。

[10] 契弟：义弟。

[11] 应卯：应付公署点名。公署点名在卯时，故点名又称点卯。

[12] 小恭：小便。

[13] 翻起来：声张开来。

[14] 作法（zā fá）：做样子。谓惩治以警其余。

[15] 知道：犹厉害。

[16] 囚攘：骂人的话。

[17] 搥（zhèn）：打，击。

[18] 太平拳：指趁机偷打冷拳。

[19] 撕罗：排解。

[20] 硬挣仗腰子：犹谓后台硬。

[21] 打旋磨：围着人打转，献殷勤。

[22] 当头：典押品。

[23] 蛆嚼：即嚼蛆。胡说，瞎说。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话说金荣因人多势众，又兼贾瑞勒令赔了不是，给秦钟磕了头，宝玉方才不吵闹了。大家散了学，金荣自己回到家中，越想越气，说：“秦钟不过是贾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贾家的子孙，附学读书，也不过和我一样。他因仗着宝玉同他相好，就目中无人。既是这样，就该行些正经事，也没的说；他素日又和宝玉鬼鬼祟祟的，只当人多是瞎子看不见。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里，就是闹出事来，我还怕什么不成？”他母亲胡氏胡，何也，不知何氏也，有问“贪利”“受辱”何人解免之意，作者沉痛乃尔。听见他咕咕唧唧的，说：“你又要管什么闲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妈说了，你姑妈又千方百计的向他们西府里琏二奶奶跟前说了，你才得了这个念书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咱们家里还有力量请得起先生么？况且人家学里茶饭都是现成的，你这二年在那里念书，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呢^[1]。省出来的，你又爱穿件鲜明衣服。再者，因你在那里念书，你就认得什么薛大爷了，那薛大爷一年也帮了咱们七八十两银子。为“学”字哭，为“钱”字哭，而七八十五，正宝钗将及笄之年。你如今要闹了了这个学房，若再要找这样一个地方，我告诉你说罢，比登天的还难呢！你给我老老实实的顽回子，睡你的觉去，好多着的呢！”于是金荣忍气吞声，不多一时，也自睡觉了。次日，仍就上学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他姑娘原来给的是贾家“玉”字辈的嫡派，名唤贾璜，但其族人那里皆能像宁、荣二府的富势？原不用细说。这贾璜夫妻守着些小小的产业，又时常到宁、荣二府里去请安，又会奉承凤姐儿并尤氏，所以凤姐儿、尤氏也时常资助资助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气晴明，又值家中无事，遂带了一个婆子，坐上车，来家里走走，瞧瞧寡嫂并侄儿。闲话之间，金荣的母亲偏提起昨日贾府学房里的事，从头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说了。这璜大奶奶不听则已，听了怒从心上起，说道：“这秦钟小子是贾门的亲戚，难道荣儿不是贾门的亲戚？人别要太

势利了，况且多做的是什么有脸的事！就是宝玉也不犯向着他到这个田地。等我去到东府瞧瞧我们珍大奶奶，再和秦钟的姐姐说说，叫他评评这个理！”是妇人口角心情如画，乃即薛姨也。这金荣的母亲听了，急的了不得，忙说：“这都是我的快嘴，告诉了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别去说罢！别管他们谁是谁非，倘或闹出来，怎么在这里站得住？若站不住，家里不但不能请先生，反在他身上添出许多嚼用来呢！”为势利哭，说得可怜，“受辱”正面已了。璜大奶奶说道：“那里管得许多？你等我说了，看是怎么样。”也不容他嫂子劝，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车，坐了往宁府里来。

到了宁府，进了东角门，下了车，进去见了贾珍的妻子尤氏。未敢气高，殷殷勤勤，叙过了寒温，孰无血性，奈何没何！说了些闲话，方问道：“今日怎么不见蓉大奶奶？”递下半回。尤氏说：“他这些日子不知怎么，经期有两个多月没有来，经，常也，经失期，乱常也。○秦氏乃自缢死，实无病，写其病，写其乱常而已。叫大夫瞧了，又说并不是喜。那两日，到下半日就懒待动了，话也懒怠说，眼神发眩。我叫他：‘你且不必拘礼，早晚不必照例上来，你竟养养罢。就是有亲戚来，还有我呢。就有长辈怪你，等我替你告诉。’连蓉哥我都嘱咐了，我说：‘你不许累搯他^[2]，不许招他生气，正对金氏。叫他好生静养静养就好了。他要想什么吃，只管到我这里来取。倘或他有个好歹，你再要娶这一个媳妇儿，这么个模样儿，这么个性情儿，只怕打着灯笼儿也没处去找呢。’他这为人行事，那个亲戚、那个长辈不喜欢他？是无不可，是有似宝钗。所以我这两日好不心烦。偏生今儿早起他兄弟来瞧他，谁知他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见他姐姐身上不好，这些事也不当告诉他，就受了万分委曲，也不该当着他说。谁知昨日学房里打架，不知是那附学的学生，倒欺负了他，里头还有些不干不净的话，都告诉了他姐姐。嫂子，你是知道的，叫一声，纸上有声。那媳妇虽则见了人有说有笑的，他可心细，心又多，不拘听见什么话儿，多要忖量个三日五夜才罢。是无一可，是有似黛玉。这病就是从这用心太过上得来的。今儿听见有人欺负了他的兄弟，又是恼，又是气。恼的是那狐朋狗友，搬弄是非，调三惑四；气的是为他兄弟不学好，不上心读书，以致如此学里吵闹。他为了这事，索性连早饭还没吃。我才到他那边，安慰了他一会，又劝解了他的兄弟几句。我叫他兄弟到那边府里找宝玉儿去了。尤氏一套科白，娓娓琐琐，浏亮之极。我又瞧着他吃了半盏燕窝汤，我才过来的。嫂子你说，我心焦不心焦？再叫一声。况且今又没个好大夫，我想到他这病上，我心里如同针扎一般。你们知道有什么好大夫没有？”落下从容。

金氏听了这一番话，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团要向秦氏理论的盛气早吓的丢在爪哇国去了。听见尤氏问他好大夫的话，连忙答道：“我们也没听见人说什么好大夫。如今听起大奶奶这个病来，定不得还是喜呢。嫂子倒别叫人混治，倘若治错了，可了不得。”尤氏道：“正是呢。”

说话之间，贾珍从外进来，见了金氏，便问尤氏道：“这不是璜大奶奶么？”贾珍登场，从璜金边写出，见亦此物害之者。而必从秦氏“论病”“穷源”之时，则深文也。金氏向前给贾珍请了安。贾珍向尤氏说：“让这大奶奶吃了饭去。”贾珍说着话，便向那屋里去了。金氏此来原要向秦氏说秦钟欺负他侄儿的事，听见秦氏有病，连提也不敢提了。况且贾珍、尤氏又待的甚好，因转怒为喜的，失心。又说了一会子闲话，方家去了。

金氏去后，贾珍方过来坐下，问尤氏道：“今日他来有什么说的？”尤氏答道：“倒没什么说。一进来，脸上倒像有些着恼的气色似的。及至说了半天话，又提起媳妇的病，他倒渐渐的气色平静了。你又叫留他吃饭，他听见媳妇这样的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说几句闲话，就去了。倒没有求什么事。了过上半。如今且说媳妇这病，你那里寻一个好大夫给他瞧瞧要紧，可别耽误了。现今咱们家走的这群大夫，那里要得！一个个都是听着人的口气，见人怎么说，他也添几句文话儿说一遍。写时医绝倒。“添几句文话儿”句，真能穷神尽相。然尚是能文话时医也。可倒殷勤的很，三四个人，一日轮流着倒有四五遍来看脉，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儿，吃了也不见效。挟大家立方之弊，是婆心。倒弄得一日三五次换衣服、坐起来见大夫，其实于病人无益。”贾珍说：“可是这孩子也糊涂，何必又脱脱换换的，倘或又着了凉，更添一层病，还了得？任凭什么好衣裳，又值什么呢？孩子的身体要紧。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么。写他口吻是这等，乃银子害之者。我正要告诉你：方才冯紫英来看我，他见我有些抑郁之色，问我是怎么了，我告诉他媳妇身子不大爽快，因为不得个好太医，断不透是喜是病，喜即是病，病即是喜，言下憬然。又不知有妨碍无妨碍，所以我心里实在着急。冯紫英因说，冯紫英犹言善于逢迎之红人也。色至紫红，又深矣。又紫石英主治女人血海胞胎而镇心，故为代请张太医之人，又意主此回说。他有一个幼时从学的先生，姓张名友士，有此一士也，亦作者自托。长弓善攻，用以攻秦氏之病。学问最渊博，更兼医理极精，且能断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给他儿子捐官^[3]，上京为子捐官，亦主冯家，乃调侃语。现在他家住着呢。这样看来，或者媳妇的病，该在他手里除灾

也未可定。我已叫人拿我的名帖去请了。今日天晚，或未必来，明日想一定来的。且冯紫英又回家亲替我求他，务必请他来瞧的。等张先生来瞧了再说罢。”串入下回。

尤氏听说，心中甚喜，因说：“后日又是太爷的寿日，到底怎么办去？”贾珍说：“我方才到了太爷那里去请安，兼请太爷来家受一受一家子的礼。太爷因说道：‘我是清静惯了的，我不愿意往你们那是非场中去。你们必要说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些众人的头，你莫如把我从前注的《阴鹭文》给我叫人好好的写出来刻了^[4]，比叫我无故受众人的头还强百倍呢。活画愚夫，《阴鹭文》扫地。生日受头曰无故，但说受头而不说磕头，生于空桑乎？“敬”字绝倒。倘或明日、后日这两天一家子要来，你就在家里好好的款待他们就是了，一隙之明，见为人到（地）〔底〕尚有可教而扩充之地。也不必给我送什么东西来，连你后日也不必来。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给我磕了头去。倘或后日你又跟许多人来闹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说了，后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来升来，来升，来生也，犹言那世，见于此处，则以敬为既死之人。吩咐他预备两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了贾蓉来：“吩咐来升，照例预备两日的筵席，要丰丰富富的。你再亲自到西府里，请老太太、大太太、二太太和你琏二婶子来逛逛。你父亲今日又听见一个好大夫，已打发人请去了，想明日必来，你可将他这些日子的病症细细的告诉他。”贾蓉一一答应着出去了。正遇着方才到冯紫英家去请那先生的小子回来了，因回道：“奴才方才到了冯大爷家，拿了老爷名帖，请那先生去。那先生说道：‘方才这里大爷也向我说了，但是今日拜上一天的客，才回到家，此时精神实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须得调息一夜，明日务必到府。’他又说：‘医学浅薄，本不敢当此重荐，因冯大爷和府上既已如此说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实不敢当。’仍叫奴才拿回来了。哥儿替奴才回一声儿。”客谈，不即不离。贾蓉复转身进去，回了贾珍和尤氏的话，方出来叫了来升，吩咐预备两日的筵席的话。来升听毕，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话下。

且说次日午间，门上人回道：“请的那张先生来了。”贾珍遂延入大厅坐下，茶毕，方开言道：“昨日承冯大爷示知老先生人品学问，又兼深通医学，小弟不胜钦敬。”张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知识浅陋，昨因冯大爷示知大人家第，谦恭下士，又承呼唤，敢不奉命。但毫无实学，倍增汗颜。”贾珍道：“先生不必过谦，就请先生进去看看儿妇，仰仗高明，以释下怀。”于是贾蓉同了进去，到了内堂，见了秦氏，向贾蓉说道：“这就是尊夫人了？”贾蓉道：“正是。请先生坐下，让我把贱

内的病症说一说，再看脉何如？”那先生道：“依小弟意下，竟先看脉，再请教病源为是。我初造尊府，本也不知道什么，但我们冯大爷务必叫小弟过来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过来。如今看了脉息，看小弟说得是不是，再将这些日子的病势讲一讲，大家斟酌一个方儿。可用不可用，那时大爷再定夺就是了。”先切后问，是张大其医学，而非医道之正，又以见秦氏原无病源可问也。贾蓉道：“先生实在高明，如今恨相见之晚，就请先生看一看脉息，可治不可治，得以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妇们捧过大迎枕来^[5]，一面给秦氏靠着，一面拉着袖口，露出手腕来。书中写诊女脉皆用帐幕遮隔，此而无有，见秦氏不容隐也。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调息了至数^[6]，凝神细诊了半刻工夫，换过左手，亦复如是。诊毕了，说道：“我们外边坐罢。”

贾蓉于是同先生到外边屋里炕上坐了，一个婆子端了茶来。贾蓉道：“先生请茶。”茶毕，问道：“先生看这脉息，还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脉息，左寸沉数，左寸。左关沉伏，左关。右寸细而无力，右寸。右关虚而无神。右关。其左寸沉数者，乃心气虚而生火；左关沉伏者，乃肝家气滞血亏；右寸细而无力者，乃肺经气分太虚；右关虚而无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克制。心气虚而生火者，应现今经期不调，夜间不寐；肝家气滞血亏者，应胁下痛胀，月信过期，心中发热；肺经气分太虚者，应头目不时眩晕，寅卯间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克制者，必定不思饮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软。据我看这脉，当有这些症候才对。因脉说主病，因主病说见症。或以这个病的为喜脉，则小弟不敢闻命矣^[7]。”“非喜”二字，凡太虚幻境悲哭等意都包在内，此一语正所以攻其隐。旁边一个贴身服侍的婆子道：“何尝不是这样呢，真正先生说得如神，倒不用我们说的了。张太医一通脉案，可谓详晰而有隐意。夫脉有六，而左右各三，曰寸、关、尺也。尺为两肾，肾中有命，是胎是病，应死应生，必须视此。今但云左寸、左关、右寸、右关，主病主症，悉按方书，分毫不舛，而独不及尺脉，作者博学多能，岂竟遗漏如此？不知肾命乃生人根本，既无是脉，则直无是人，明虚幻也。肾命主下部，秦氏病悉坐此，今绝不提及，所谓“中葶之言，言之丑也”。四藏皆病，而尺脉无病者，虽凶不死，今无是症，是原本无病也。无病而竟死，暗指自缢也。即自缢亦是捏造，而捏造中又设掩覆如此。作者真善赋子虚，且善绘子虚之影，何苦呕心血乃尔。末一语又恐有人来问，闲人奈何。如今我们家里，现有好几位太医老爷瞧着病，都不能说得这样真切。调侃时医，虽婆子亦见不得。有的说道是喜，有的说道是病，这位说不相干，这位又说怕冬至前后，总没有个真着话儿。求老爷明白指示指示。”

那先生说：“大奶奶这个症候，可是众位耽搁了。直攻众位，言下憬然。要在初次行经的时，就用药治起，只怕此时已全愈了。“初次行经”一语无理，夫天癸之至，女子在二七之年，岂彼时已嫁，而耽搁之咎即在众位乎？不知此四回主讥失教，今曰初次当治，见整理纲常当在始初，不惟责所主，并以责所出，长弓之攻若此。如今既是把病耽误到这地位，也是应有此灾。依我看起来，病倒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这药看，若是夜间睡的着觉，那时又添了二分拿手了^[8]。据我看这脉息，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但聪明太过，则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则思虑太过。又实实为自缢开出来路，写影之影。此病是忧虑伤脾，归于中宫。肝木忒旺，藏于血海。经血所以不能按时而至。大奶奶从前行经的日子问一问，断不是常缩，必是常长的，是不是？”这婆子答道：“可不是！从没有缩过，或是长两三日，以至十日不等，都长过的。”都长过的，“长”字关合两意。梦呼小名者非某长者乎？此其一。先生听道：“是了，这就是病源了。从前若服养心调气之药，何至于此？如今明显出一个水亏火旺的症来，是“病源”。待我用药看。”于是写了方子，递与贾蓉：

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

人参 白术 云苓 熟地 归身 白芍 黄芪 川芎 醋柴胡 香附 怀山 阿胶 延胡 炙草 引用建莲七粒去心、大枣二枚因案立方。○人参为首，人身难得也。十全止九，明缺陷也。中寓逍遥，关合死趣也。引寓失心太早。引有数目，而方用排开，却无分两，是无所谓病，并无所谓方，与论不及尺同意。

贾蓉看了说：“高明的很。还要请教先生，这病与性命终久有妨无妨？”先生笑道：“大爷是最高明的人，病到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我评此书为演一“渐”字，看此一语，岂不信然？吃了这药，也要看医缘了。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记清。贾蓉是个聪明人，也不往下细问。含糊得妙，而有许多聪明人偏要往下问。

于是贾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将这药方子并脉案都给贾珍看了，说的话也都回了贾珍并尤氏了。尤氏向贾珍道：“从来大夫不像他说的痛快，想必用药不错的。”贾珍道：“他原来不是混饭吃的久惯行医的人，因为冯紫英我们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来的。既有了这个人，媳妇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参，就用前买的那一斤好的罢。”反照衰时用人参，结有微旨。贾蓉听说毕话，方出来叫人打药去煎给秦氏

吃。

不知秦氏服了此药，病势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在演财色中间叙一太医，上追“神游”，下注“夭逝”，设一攻治之法，曰初次行经，就用药调治。

上半回写得可怜，下半回写得可怕。中间叙一璜大奶奶，顺出贾珍，而尤氏一谈，消缴上半，串联下半。片帆飞渡，直是顺利。

下半回文字人谓易易，不过形容一医士，谈脉立方，按方书钞录即得，我亦云然。但看他脉无尺，方无数，特藏许多隐意，使题中“穷源”二字，反身跳出，此则非我所能矣。笨伯解得否？

【护花主人评曰】金荣大闹书房一节，若竟不再提，则第九回书直可删却半回。若从贾璜之妻告诉发觉，便难于收拾。今借秦氏病中，秦钟诉知，秦氏气恼，转从尤氏口中告知金氏，令金氏不敢声言，随即扫开，真是指挥如意。

张友士细说病源，莫止作病看，须知是描出一副色欲虚怯情状。

第十回将完结秦氏公案，故细说病源，以见是不起之证，又带出贾敬生日，引起下回。

【大某山民评曰】金氏以闹书房事来和秦氏理论，是为母家受辱之故。适值秦氏卧病，遇见尤氏，乃金氏常受其恩惠者，写得低声下气，活画出含怒强忍之态。加以尤氏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直令金氏怒而来，喜而返，欲言不得。深为藉人资助者一叹。

秦氏抱病而乃翁耽忧，笔极严冷，已预为第十三回治丧伏笔。

[1] 嚼用：吃用开销，生活开支。

[2] 累掊（kèn）：麻烦，强逼。

[3] 捐官：纳钱粮求官。

[4] 《阴鹭文》：道教书名。以天人感应和因果报应思想为依据，宣传儒家道德规范和道、释宗教戒条。说明广行阴鹭，将得善报。

[5] 迎枕：切脉时垫在病人手背下的小枕。也称“迎手”。

[6] 调息了至数：中医诊脉时要先稳定自己的呼吸，叫做调息。病人脉搏在常人一呼吸间跳动的次数叫至数。

[7] 闻命：教导。

[8] 拿手：把握，信心。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话说是日贾敬的寿辰，一回秽褻不堪文字，劈头云是贾敬寿辰。贾珍先将上等可吃的东西、稀奇的果品，装了十六大捧盒，俗所云礼壳。着贾蓉带领家下人送与贾敬去，向贾蓉说道：“你留神看太爷喜欢不喜欢，你就行了礼起来，说：‘父亲遵太爷的话，不敢前来，在家里率领合家都朝上行了礼了。’”贾蓉听罢，即率领家人去了。

这里渐渐的就有人来。先是贾璉、贾蔷来看了各处的座位，并问：“有什么顽意儿没有？”家人答道：“我们爷算计，本来请太爷今日家来，所以并未敢预备顽意儿。前日听见太爷不来了，现叫奴才们找了一班小戏儿，并一档子打十番的昆，都在园子里戏台上预备着呢。”次后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儿、宝玉都来了，贾珍并尤氏接了进去。尤氏的母亲已先在这里，尤氏母亲虚见。大家见过了，彼此让了坐。贾珍、尤氏二人递了茶，因笑道：“老太太原是个老祖宗，我父亲又是侄儿，这样年纪日子，原不敢请他老人家来；但是这时候天气又凉爽，满园的菊花盛开，天气凉爽，菊花盛开，与梅花盛开对。请老祖宗过来散散闷，看看众儿孙热热闹闹的，是这个意思。谁知老祖宗又不赏脸。”侄不行礼而责婶不来，又明知我父亲是侄儿，阿珍腹中何等突兀。凤姐儿未等王夫人开口，先说道：又一个僭越的，恰与珍对，乃颠倒错乱全书之两人也。“老太太昨日还说要来呢，因为晚上看见宝兄弟吃桃儿，宝玉吃桃，暗用分桃故事，映射第九回，以联络本大段。他老人家又嘴馋了，吃了有大半个，五更天时候就一连起来了两次。今日早晨，略觉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大爷，今日断不能来了。说有好吃的要几样，还要很烂的呢。”贾珍听了笑道：“我说老祖宗是爱热闹的，今日不来，必定有个缘故。这就是了。”王夫人说：“前日听见你大妹妹说蓉哥媳妇身上有些不大好，到底是怎么样？”尤氏道：“他这个病，得的也奇。上月中秋还跟着老太太、太太顽了半夜，回家来好好的。到了二十日已后，一日比一日觉懒了，又懒得吃东西，这将近有半个多月。经期又两个月没

来。”妇女应有之病而曰奇，“奇”字有眼。曰上月中旬，曰二十日，曰半个多月，曰两个月，核之菊花盛开，则此为九月极分明也。而其实极糊涂，夫宝玉入学穿大毛衣服当为冬月，至闹书房之日未必有自冬而春而夏而秋之久。金氏寻尤氏、秦钟告秦氏皆闹书房次日事，是时秦氏已病，且张太医未到之前已先叙贾敬生辰，又张太医云“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本时为冬耶，抑由今秋而及今冬耶？看此糊涂之处，可知假语村言，无非梦话。观者尚欲按图索骥乎？○到此等糊涂处，他偏要排上许多日子，清清楚楚，以文为戏，并以人为戏。邢夫人接着说道：“莫是喜罢？”正说着，外头人回道：“大老爷、二老爷并一家的爷们都来了，在厅上呢。”贾珍连忙出去了。这里尤氏复说：“从前大夫也有说是喜的，昨日冯紫英荐来他幼时从学过的一个先生，医道很好，瞧了说不是喜，是一个大症候。一覆。昨日开了方子，吃了一剂药，今日头眩的略好些，别的仍不见大效。”凤姐儿道：“我说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这样日子，再也不肯不挣扎着上来。”尤氏道：“你是初三日是几月初三？在这里见他的，他强挣扎了半天，也是因你们娘儿两个好的上头，还恋恋的舍不得去。”凤姐听了，眼圈儿红了一会子，方说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点年纪，倘或因这病上有个长短，人生在世，有甚么趣儿？”

正说着，贾蓉进来给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儿都请了安，方回尤氏道：“方才我给太爷送吃食去，并回说我父亲在家伺候老爷们款待一家子的爷们，遵太爷的话，并不敢来。太爷听了甚欢喜，说这才是，叫告诉父亲母亲，好生伺候太爷、太太们。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婶子双关语，伺候得很好。并哥哥们。还说：‘那《阴骘文》叫他们急急刻出来，印一万张散人。’我将此话都回了我父亲了。我这会子还得快出去打发太爷们并合家爷们吃饭。”凤姐儿说：“蓉哥儿，你且站着，你媳妇今日到底是怎么？”贾蓉皱着眉头儿说道：“不好么！婶子回来瞧瞧去就知道了。”一问一答，妙有神情，尤妙在“你且站着”，声色俱见。于是贾蓉出去了。

这里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太们在这里吃饭，还是在园子里吃去？有小戏儿现在园子里预备着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这里很好。”尤氏就吩咐媳妇婆子们快摆饭来，门外一齐答应了一声，都各人专各人的去了。不多时，摆上了饭。尤氏让邢夫人、王夫人并他母亲都上坐了，先邢、王后并他母亲，让得不伦不类。他与凤姐儿、宝玉侧席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们来原为给大老爷拜寿，这岂不是我们来过生日来了么？”生日既过则死日也，又明以死人待之，而自是谐

谑。凤姐儿说：“大老爷原是好养静的，已修炼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们这么一说，就叫做‘心到神知’了。”一句话，说得满屋里都笑起来。

尤氏的母亲并邢夫人、王夫人、又正叙尤、邢、王次序，真是颠倒弄人。凤姐儿都吃了饭，漱了口，净了手，才说要往园子里去。贾蓉进来向尤氏道：“老爷们并各位叔叔、哥哥们都吃了饭了，大老爷说家里有事，二老爷是不爱听戏，又怕人闹的慌，都去了。所谓全不管账，乃此大段中讥失教本旨。别的一家子爷们，被琏二叔并蔷大爷都让过去听戏去了。方才南安郡王、东平郡王、西宁郡王、北静郡王北静有正意，东、南、西、“平”、“安”、“宁”特为北作陪，叙诸勋爵，又以见荣、宁正当盛时也。四家王爷，并镇国公牛府等六家，中靖侯史府等八家，牛，重笨之兽，故爵曰镇。史与屎同，故爵曰中靖，中净也，厕也。史形其秽，牛骂其畜，为本回设色，即映合全书，见为同气也。都差人持名帖送寿礼来，俱回了我父亲，先收在账房里，礼单都上了档子了^[2]。领谢的名帖都交给各家的来人了，来人各照例赏过，都让吃了饭去了。叙得井井。母亲该请二位太太、老娘、婶子都过园子里去坐着罢。”尤氏道：“也是，才吃完了饭，就要过去了。”凤姐儿说：“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媳妇去，我再过去罢。”王夫人道：“很是。我们都要去瞧瞧，倒怕他嫌我们闹的慌。说我们问他好罢。”尤氏道：“好妹妹，媳妇听你的话，你去开导开导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过园子里来。”宝玉也要跟着凤姐儿去瞧秦氏，王夫人道：“你看看就过去罢，那是侄儿媳妇呢。”电光一闪。于是尤氏请了王夫人、邢夫人并他母亲都过会芳园去了。

凤姐儿、宝玉方和贾蓉到秦氏这边来，进了房门，悄悄的走到里间房门，秦氏见了要站起来，凤姐儿说：“快别起来，看头晕。”于是凤姐儿紧行了两步，拉住了秦氏的手，说道：“我的奶奶，怎么几日不见，就瘦的这样子？”于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与“绛芸轩”宝钗坐袭人所坐之坐同。宝玉也问了好，在对面椅子上坐了。对面二字有话。贾蓉叫：“快倒茶来，婶子和二叔在上房还未吃茶呢。”秦氏拉着凤姐儿的手强笑道：“这都是我没福，这样人家，公公、婆婆当自家的女儿似的待。婶娘，你侄儿虽说年轻，却是他敬我，我敬他，从来没有红过脸儿。就是一家子的长辈同辈之中，除了婶子不用说了，别人也从无不疼我的，也从无不和我好的。如今得了这个病，把我那要强的心一分也没有了。公婆面前未得孝顺一天儿，就是婶娘这样疼我，我就有十分孝顺的心，如今也不能彀了。我自想着未必熬得过年去。”与过春分相合，

而三篇鬼话，写来恰像。

宝玉正把眼瞅着那《海棠春睡图》并那秦太虚写的“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的对联，直挽第五回。不觉想起在这里睡晌觉时梦到太虚幻境的事来。正在出神，“失通灵”也。听得秦氏说了这些话，如万箭攒心，那眼泪不觉流下来了。不讳言之。凤姐儿见了，心中十分难过，但恐病人见了这个样子，反添心酸，倒不是来开导他劝解他的意思了，此人自同在此，大家雪亮。说：“宝玉，你忒婆婆妈妈的了。他病人不过是这样说，那里就到这田地？况且年纪又不大，略病病就好。”又回向秦氏道：“你别胡思乱想，‘思虑伤脾’。岂不是自家添病了么？”贾蓉道：“他这病也不用别的，只吃得下些饭食，就不怕了。”凤姐儿道：“宝兄弟，太太叫你快些过去呢，你倒别在这里只管这么着，倒招得媳妇也心里不好过，在凤姐口中写出一哽咽不堪之宝玉，用背攻法。太太那里又惦着你。”因向贾蓉说道：“你先同宝叔过去，我还略坐坐呢。”大难为情，遣开为妙。这般人也自有许多苦处。贾蓉听说，即同宝玉过会芳园去了。大家会意。这里凤姐儿又劝解了一番，又低低说了许多衷肠话儿，此话甚秘，惜为闲人搯破。尤氏打发人催了两三遍，凤姐儿才向秦氏说道：“你好生养着，我再来看你罢。合该你这病要好了，所以前日遇着这个好大夫，再也是不怕的了。”惜攻治已迟。秦氏笑道：“任凭他是神仙，治了病治不了命。点明是怨命，不是害病。婶子我知道这病，不过是捱日子的。”凤姐儿说道：“你只管这么想，这那里能好呢？总要想开了才好。况且听得大夫说，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咱们若是不能吃人参的人家，也难说了；这人参不是那人身。你公公、婆婆听见治得好，别说一天二钱人参，就是二斤也吃得起。好生养着罢，设一覆，又设得严严实密。我就过园子里去了。”秦氏又道：“婶子，恕我不能跟过去了，闲了的时候还求过来瞧瞧我呢，咱们娘儿们坐坐，多说几句闲话儿。”凤姐儿听了，不觉眼圈儿又红了，说道：“我得了闲儿，必常来看你。”

于是带着跟来的婆子媳妇们并宁府的媳妇婆子们，从里头绕进园子的便门来。只见：

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小桥通若耶之溪，曲径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滴滴，篱落飘香；树头红叶翩翩，疏林如画。西风乍紧，犹听莺啼；暖日当暄，又添蛩语^[3]。遥望东南，建几处依山之榭；近观西北，结三间临水之轩。笙簧盈座，别有幽情；罗绮穿林，倍添韵致。忽铺四六一段，语都费解，观者以意得之也可，笨伯又曰：惜平平。

凤姐儿正看园中景致，一步步行来。正赞赏时，猛然从假山石后一篇罗刹文字，看他如何写出。而必写假山石，又不脱宝玉也。走出一个人来，向前对凤姐说道：“请嫂子安。”凤姐儿猛一惊，将身往后一退，说道：“这是瑞大爷不是？”此笔尚易。贾瑞说道：“嫂子连我也认不得了？”一宕，是顺笔。凤姐儿道：“不是不认得，猛然一见，想不到是大爷在这里。”仍是宕。贾瑞道：“也是合该我与嫂子有缘，我方才偷出了席，在这里清净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见嫂子。这不是有缘么？”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观看凤姐。凤姐是个聪明人，见他这个光景，如何不猜八九分呢？因向贾瑞假意含笑道：“怪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说你好。今日见了，听你这几句话儿，就知道你是个聪明和气的人了。此笔则难。这会子我要到太太们那边去呢，不得合你说话。等闲了再会罢。”贾瑞道：“我要到嫂子家里去请安，又怕嫂子年轻，不肯轻易见人。”凤姐又假笑道：“一家骨肉，说什么年轻不年轻的话。”贾瑞听了这话，心中暗喜，因想道：“再不想今日得此奇遇！”那情景越发难看了。凤姐儿说道：“你快去入席去罢，看他们拿住了，罚你的酒！”宕笔中着一关切语，是逆笔，而杀机一露。贾瑞听了，身上已木了半边，慢慢的走着，一面回过回头来看。凤姐儿故意的把脚放迟了，见他去远了，心里暗忖道：“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杀机再露。那里有这样禽兽的人？自注。他果如此，几时叫他死在我手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此转是顺笔，一透下文而已。

于是凤姐儿方移步前来。将转过了一重山坡儿，见两三个婆子慌慌张张的走来，见凤姐儿笑道：“我们奶奶见二奶奶不来，急的了不得，叫奴才们又来请奶奶来了。”凤姐儿说：“你们奶奶就是这样急脚鬼似的。”凤姐儿慢慢的走着，问：“戏文唱了几出了？”那婆子回道：“唱了八九出了。”说话之间，已到天香楼后门，天香在会芳园，正说天伦之乐，而在宁国，则国色天香抽写中间一“色”字而已。见宝玉和一群丫头小子们那里顽呢。顽在天香楼后门，隐注此大段开首“闹书房”事。作者亦善掉皮。凤姐儿说：“宝兄弟，别忒淘气了。”一个丫头说道：“太太们都在楼上坐着呢，请奶奶就从这边走上去罢。”凤姐儿听了，款步提衣上了楼。尤氏已在楼梯口等着。尤氏笑道：“你们娘儿两个忒好了，见了面总舍不得来了。你明日搬来，和他同住罢。点睛。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钟。”于是凤姐儿至邢夫人、王夫人前告坐，尤氏拿戏单来让凤姐儿点戏。凤姐儿说：“太太们在上，如何敢点？”邢夫人、王夫人说道：“我们和亲家太太点了好几出了，你点几出好的我们听。”凤姐儿立起身来答应了，接过戏单来，从头一看，点了一出《还魂》^[4]，是此书之主，续者奋然兴矣。一出《弹词》^[5]，九转货郎儿“不提防”一只，是

何景象。递过戏单来，说：“现在唱的这《双官诰》完了^[6]，荣、宁消歇。再唱这两出也就是时候了。”双关语，是书凡点戏之处，皆是眼目。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该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们心里又不静。”尤氏说道：“太太们又不是常来的，娘儿们多坐一会子去才有趣，天气还早呢。”天气果是还早。凤姐儿立起身来望楼下一看，说：“爷们都往那里去了？”旁边一个婆子道：“爷们才到凝曦轩，带了十番那里吃酒去了。”凝曦正从天还早来，十番凝曦，仅一句耳。凤姐儿道：“在这里不便宜^[7]，背地里又不知干什么去了。”“泼醋”等回都到，淫、妒、悍相连。尤氏笑道：“那里都像你这么正经人呢？”绝倒。于是说说笑笑，点的戏都唱完了，方才撤下酒席，摆下饭来。

吃毕，大家才出园子来。到上房坐下吃了茶，才叫预备车，向尤氏的母亲告了辞。尤氏率同众姬妾并家人媳妇们送出来，贾珍率领众子侄在车傍侍立，都等候着，见了邢、王二夫人说道：“二位婶子明日还过来逛逛。”王夫人道：“罢了，我们今儿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也要歇歇。”于是都上车去了。贾瑞犹不住拿眼看着凤姐儿。不懈。贾珍进去后，李贵才拉过马来，宝玉骑上，随了王夫人去了。这里贾珍同一家子的兄弟子侄吃过饭，方大家散去。次日仍是众族人等闹了一日，不必细说。此后凤姐不时亲自来看秦氏，也有几日病好了些，也有几日歹些。几日、几日，又设疑局。贾珍、尤氏、贾蓉好不焦心。

且说贾瑞到荣府来了几次，偏都值凤姐儿往宁府去了。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节的那几日，清清楚楚，阴晦既极，一阳生矣。贾母、王夫人、凤姐儿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来的人都说：“这几日未见添病，也未见甚好。”都是谎也。王夫人向贾母说：“这个症候，遇着这样节气不添病，就有指望了。”贾母说：“可是呢，好个孩子，若有个长短，岂不叫人疼死。”此老又已知之。说着一阵心酸，向凤姐儿说道：“你们娘儿们好了一场，明日大初一，又是清清楚楚。过了明日，你再看看他去。你细细的瞧瞧他的光景，倘或好些儿，你回来告诉我。那孩子素日爱吃什么，你也常叫人送些给他。”凤姐儿一一答应了。

到初二日，初二日。○书演一复，复在冬至，秦氏一书之主，故必演之历历。吃了早饭，来到宁府里，看见秦氏光景，虽未添甚病，但那脸上身上的肉都瘦干了。方书云：“脱大肉者死。”故此处暗以“瘦干了”三字代演之，然仍是脾绝。脾主肌肉也，仍是“思虑伤脾”也。则秦氏自缢，实因思虑，见虽败坏伦常如秦氏，尚知思虑，而特思虑之已迟，无可自容而自杀耳。看后文梦中告凤姐语，即所谓经。不然秦氏岂

解大义之人，而能见及祭田家塾教养之急务乎？甚矣，思虑之宜早也！于是和秦氏坐了半日，说了些闲话，又将这病无妨的话开导了一番。秦氏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又清楚。如今现过了冬，又没怎么添症，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婶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罢。昨日老太太赏的那枣泥馅的山药糕，犹云早稿，而皆补脾之物，见人求药宜早也。我倒吃了两块，倒像克化的动的似的^[8]。”凤姐儿道：“明日再给你送来。我到你婆婆那里瞧瞧，就要赶着回去回老太太话去。”秦氏道：“婶子替我请老太太、太太安罢。”凤姐儿答应着就出来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瞧媳妇是怎么样？”凤姐儿低了半日头，说道：“这个就没法儿了。你也该将一应的后事，给他料理料理，冲一冲也好^[9]。”尤氏道：“我也暗暗的叫人预备了。就是那件东西，不得好木头，且慢慢的办着罢。”于是凤姐儿吃了茶，说了一会子话儿，说道：“我要快些回去回老太太的话去呢。”尤氏道：“你可缓缓的说，别吓着老人家。”色色像。凤姐儿道：“我知道。”于是凤姐儿就回来了。

到家中，见了贾母，说：“蓉哥媳妇请老太太安，给老太太磕头，说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罢。他再略好些，还给老祖宗磕头请安来呢。”贾母道：“你看他是怎么样？”凤姐儿说：“暂且无妨，精神还好呢。”贾母听了，沉吟了半日，因向凤姐说：“你换换衣服，歇歇去罢。”凤姐儿答应着出来，见过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儿将烘的家常衣服给凤姐儿换了，凤姐儿方坐下，问：“家中没有什么事么？”平儿方端了茶来，递了过去，说道：“没有什么事，就是那三百两银子的利银，“财色”二字，总属凤姐，此处点出。放债利银三百，本多少耶？主其事者为旺，言此时光景也。又旺，枉也，乃“一文将不去，只有孽随身”两言演。旺儿媳妇送进来，我收了。再有，瑞大爷使人来打听奶奶在家没有，他要来请安说话。”紧接“色”字。凤姐儿听了，哼了一声，说道：“这畜生合该作死！是畜生，是作死。看他来了怎么样！”平儿回道：“这瑞大爷是为什么，只管来？”凤姐儿遂将九月里在宁府园子里遇见他的光景、他说的话，都告诉了平儿。所谓屏。平儿说道：“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人伦的混账东西！起这样念头，叫他不得好死！”三语妙：第一语乃云不配吃，而自有配吃者在；第二语直骂之，眼光四射，凤姐亦在内，见屏亦有时不能为之蔽；第三语说究竟都到矣。凤姐儿道：“等他来了，我自有道理。”

不知贾瑞来时作何光景，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上半写失教之专属，下半写失教之究竟。“造衅开端实在宁”，

而宁之主贾敬自在，奈其为活死人何？故通回总以可卿为起伏。

太虚境册子画秦氏为悬梁美人，后鸳鸯死，又是他来接引，则为自缢无疑。而偏写病，写脉，写大众候问，拟议吉凶，惟恐不详不到，而其实皆作者诤张为幻。而又虑无人知之，故于月日写得清清楚楚，复自行抹画之，使人得而疑，得而悟。而“思虑伤脾”及“不得好死”诸意旨，一时如桶底脱。

【护花主人评曰】第十一回专写秦氏病重、贾瑞心邪，是正文。贾敬生日，是借作引线。若非庆寿，宝玉何由再至秦氏房中？凤姐何由同秦氏细谈衷曲？贾瑞何由撞见凤姐？

宝玉看见画、联，触起前梦，一闻秦氏絮语，不觉泪下。回环照应，妙手深笔。

单写宝玉泪下，秦氏默无一言，因贾蓉、凤姐在坐也。读者思之。衷肠话必须低低说，含蓄入妙。

贾瑞见色蔑伦，因邪丧命，亦从宁府而起。可见一切丑事，皆由宁府，谓之“首罪”，谁曰不宜？

尤氏笑说：“你娘儿两个，见面总舍不得，你明儿搬来和他同住罢。”虽是戏言，作书人却有深意。

凤姐哄诱贾瑞，以致殒命，只算是替秦钟报仇。

[1] 十番：一种器乐合奏的套曲。因演奏时轮番用鼓、笛、木鱼等十种乐器，故名。

[2] 上档子：记在账册上。档子，卷宗、簿册。

[3] 蛩（qióng）语：蟋蟀的叫声。蛩，蟋蟀的别名。

[4] 《还魂》：明代汤显祖《牡丹亭》中的第三十五出。

[5] 《弹词》：清洪昇《长生殿》的第三十八出。

[6] 《双官诰》：清陈二白所著的传奇。

[7] 便宜：方便。

[8] 克化：消化。

[9] 冲：古代一种习俗，为重症病人预备丧事或提前举行婚礼等，以破解病灾、凶运。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却说凤姐正与平儿说话，只见有人回说：“瑞大爷来了。”凤姐命：“请进来罢。”贾瑞见请，心中暗喜，见了凤姐，满面陪笑，连连问好。凤姐儿也假意殷勤，让坐让茶。贾瑞见凤姐如此打扮，越发酥倒，因觴了眼问道：“二哥哥怎么还不回来？”凤姐道：“不知什么缘故。”贾瑞笑道：“别是路上有人绊住了脚，舍不得回来了。”一拍。凤姐道：“可知男人家见一个爱一个也是有的。”一凑，乃实实写《风月鉴》中诸人，即宝玉亦是如是。贾瑞笑道：“嫂子，这话错了，我就不是这样。”凤姐笑道：“像你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十个里头也挑不出一个来。”丑。贾瑞听了，喜的抓耳挠腮。又道：“嫂子天天也闷得很。”凤姐道：“正是呢，只盼个人来说话解解闷儿。”再凑。贾瑞道：“我倒天天闲着，若天天过来替嫂子解解闷儿，可好么？”言谈雅致，而与“不得好死”相发明。凤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里肯往我这里来？”贾瑞道：“我在嫂子面前若有一句谎话，天打雷劈！只因素日闻得人说嫂子是个利害人，在你跟前一点也错不得，所以吓住了。凤姐未必果于杀贾瑞，实贾瑞果于自杀，在此数语，即此已是“正照风月鉴”处。○“闻得人说”，闻得何人说耶？我如今见嫂子是个有说有笑极疼人的，我怎么不来？写其呆而不是薛蟠。死了也情愿！”透笔。凤姐笑道：“果然你是个明白人，比贾蓉兄弟强远了。我看他那样清秀，只当他们心里明白，谁知竟是两个糊涂东西，一点不知人心。”贼人胆虚，陡然自提贾蓉兄弟两个，而即用抵赖勾抹之词，既掩其真，又行其假，使贾瑞死心塌地上他死路。缘既已闻得人说，则不能令为未闻者，止有杀之而已。非凤姐杀之，贾瑞自杀之耳。

贾瑞听了这话，越发撞在心坎儿上，平日知之审。由不得又往前凑了一凑，觑着眼看凤姐的荷包，近身了，乃直透鸳鸯戏莲兜肚。又问：“带的什么戒指？”要伸手了，而乃示戒。凤姐悄悄的道：“放尊重些，别叫丫头们看见了。”淫极，是千准万肯语。贾瑞如听纶音佛语一

般¹¹，书以空渺写王言。忙往后退。凤姐笑道：“你该去了。”非催其去，正逼其来。此笔难得。贾瑞道：“我再坐一坐儿，好狠心的嫂子。”凤姐儿又悄悄的道：“大天白日，人来人往，你就在这里也不方便。丑。你且去，等到晚上起了更，你来，到此方才落题。悄悄的在西边穿堂儿等我。”贾瑞听了，如得珍宝，忙问道：“你别哄我。但是那里人过的多，怎么好躲呢？”写其黠正是呆，而“珍宝”字有眼。凤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厮们都放了假，两边门一关了，再没有别人来。”贾瑞听了，喜之不尽，忙忙的告辞而去，心内以为得手。

盼到晚上，果然黑地里摸入荣府，趁掩门时钻入穿堂。一切门径，第三回写出，为此等处用。穿堂位置此但加详，是书中有定处。果见漆黑无一人来往，往贾母去的那边门已倒锁，只有向东的门未关。贾瑞侧耳听着，半日不见人来。忽听“咯噔”一声，东边的门也关上了。贾瑞急的也不敢则声，只得悄悄出来，将门撼了撼，关得铁桶一般，此时要出去亦不能了。南北俱是大墙，要跳也无可攀援。这屋内又是过门风，空落落的，现是腊月天气，夜又长，是腊月初二日夜间，亦清楚，亦糊涂，点景简净。朔风凛凛，侵肌裂骨，一夜几乎不曾冻死。好容易盼到早晨，只见一个老婆子先将东门开了进来，去叫西门。贾瑞瞅他背着脸，一溜烟抱了肩跑出来。幸而天气尚早，人都未起，从后门一径跑回家去。此后门见于此回，却是有定处。

原来贾瑞父母早亡，失教在天，失教在人。只有他祖父代儒教养。那代儒素日教训最严，不许贾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赌钱，有误学业。看“闹书房”是何等写，而此处偏云然，作者长技。今忽见他一夜不归，只料定他在外非饮即赌，嫖娼宿妓，那里想到这段公案？“由辨之不早辨也”。因此气了一夜。贾瑞也捻着一把汗，少不得回来撒谎，只说：“往舅舅家去的，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来出门，非禀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出去了？据此也该打，何况是撒谎！”因此发狠揪倒，打了三四十板，还不许吃饭，命他跪在院内读文章，定要补出十天工课（也）方罢。不教而杀，又一贾政变相。贾瑞先冻一夜，又遭了打，且饿着肚子跪在风地里读文章，其苦万状。

此时贾瑞邪心未改，再想不到凤姐捉弄他。过了两日，过了两日，此“两日”含糊。得了空，仍来找寻凤姐。凤姐故意抱怨他失信，贾瑞急的赌咒发誓。凤姐因他自投罗网，少不得再寻别计令他知改，“成于杀”。故又约他道：“今日晚上，你别在这里了，你在我这房后小过道里特设一处，仍是有定处。那间空屋里等我，可别冒撞了。”贾瑞道：“果

真？”凤姐道：“谁来哄你？你不信就别来。”是撒谎，是实意。贾瑞道：“来，来，来！死也要来。”再透笔。凤姐道：“这会子你先去罢。”贾瑞料定晚间必妥，此时先去了。凤姐在这里便点兵派将，设下圈套。八字如观戏台后场。

那贾瑞只盼不到晚上，偏生家里亲戚又来了，直吃了晚饭才去。那天已有掌灯时分，又等他祖父安歇，方溜进荣府，直往那夹道中屋子里来等着，热锅上蚂蚁一般。只是左等不见人影，右闻也没声响，心中害怕，不住猜疑道：“别是又不来了，又冻一夜不成？”正自胡猜，只见黑魆魆的来了一个人。贾瑞便意定是凤姐^[2]，不管皂白，等那人刚至面前，便如饿虎扑食、猫儿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亲嫂子，等死我了。”说着，抱到屋里炕上，就亲嘴扯裤子，满口里“亲爹”“亲娘”的乱叫起来。丑态毕露，写来又不是贾琏，而贾瑞、贾蓉已明明现于宝鉴，为珍、蓉、蔷诸人一一点睛。那人只不做声。此笔从容。贾瑞扯了自己的裤子，硬帮帮就想顶入。绝倒，而明明如此。忽见灯光一闪，只见贾蔷举着个蜡台照道：“谁在屋里？”只见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禽我呢^[3]。”绝倒，而明明如此。贾瑞一见，却是贾蓉，直臊得无地可入，不知怎样才好。回身就要跑脱，被贾蔷一把揪住道：“别走，如今琏二婶已经告到太太跟前，说你调戏他，他暂用了脱身计，哄你在那边等着。太太气死过去，因此叫我来拿你。快跟我去见太太去！”点兵派将乃此两人，此何事而两人得预为之？凤之毒，凤之拙而已。○凤与贾蔷疑案始见此回。贾瑞听了，魂不附体，只说：“好侄儿，你只说没有我，我明日重重谢你。”绝倒，而乃正名定分。贾蔷道：“放你不值什么，不知你谢我多少？况且口说无凭，写一文契来。”贾瑞道：“如何落纸呢？”贾蔷道：“这也不妨，写一个‘赌钱输了外人账目，借头家银若干两’便罢。”贾瑞道：“这也容易。”贾蔷翻身出来，纸笔现成，纸笔现成，与凤姐点兵派将同为漏洞。拿来命贾瑞写。他两个做好做歹，只写了五十两银子，画了押。书中许多一五一十，其数皆起于此。贾蔷收起来。然后撕攞贾蓉^[4]。贾蓉先咬定牙不依，只说明日告诉族中的人评评理。贾瑞急的至于叩头，贾蔷做好做歹的，也写了一张五十两欠契才罢。

贾蔷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担着不是。老太太那边的门早已关了，老爷正在厅上看南京来的东西，一个活死人，而“南”“东西”有深义。那一条路定难过去，如今只好走后门。若这一走，倘或遇见了人，连我也不好。这是实话。○种种破绽，只以欺睡梦汉。甚矣，鉴之不可正照，通灵之不可昧也。这屋里你还藏不住，少时就来堆东西。等我寻

个地方。”说毕，拉着贾瑞，仍息了灯，出至院外，摸着大台阶底下，说道：“这窠儿里好，只蹲着别哼一声，等我来再走。”说毕，二人去了。贾瑞此时身不由己，只得蹲在那台阶下。正要盘算，只听头顶上一声响，唛喇喇一净桶尿粪从上面直泼下来，可巧浇了他一身一头。写得
出，题中“毒”字畅满。贾瑞忍不住“嗟哟”一声，忙又掩住口，不敢声张，满头满脸皆是尿屎，浑身冰冷打颤。“成于杀”。只见贾蔷跑来叫：“快走，快走！”贾瑞方得了命，三步两步，从后门跑到家中。天已三更，只得叫开了门。家人见他这般光景，问：“是怎么了？”少不得撒谎说：“天黑了，失脚掉在茅厕里了。”一面即到自己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到凤姐顽他，因此发一回狠；再想想凤姐的模样儿标致，又恨不得一时搂在怀里。胡思乱想，一夜不曾合眼。

自此虽想凤姐，只不敢往荣府去了。贾蓉等两个常常来索银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难禁，况又添了债务。财色一醒。日间工课又紧，他二十来岁人尚未娶亲，迩来想着凤姐不得到手，未免有些“指头儿告了消乏”^[4]。更兼两回冻恼奔波，因此三五下里夹攻，不觉就得了一病，心内发膨胀，口内无滋味，脚下如绵，眼中似醋，黑夜作烧，白日常倦，下溺遗精，咳痰带血：如此诸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一病历历。于是不能支持，一头跌倒，合上眼，还只梦魂颠倒，满口说胡话，惊怖异常。百般请医疗治，诸如肉桂、附子、鳖甲、麦冬、玉竹等药，吃了有几十斤下去，也不见个动静。

倏又腊尽春回，这病更有沉重。倏又腊尽春回，自腊月初二夜被第一次局，过了两日第二次被局，“两日”者，含糊之词，不必定是两日，犹云几日，而总在十日内，则不过腊月半以前。自此虽想凤姐，总不敢往荣府去，至得了一病，纵极速亦必半月工夫，是以腊尽春回，又倒插一句“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于是不能支持”，“倏又腊尽春回”，明明是第二年事。代儒也着了忙，各处请医疗治，皆不见效。因后来吃独参汤，代儒如何有这力量，只得往荣府里来寻。王夫人命凤姐秤二两给他，凤姐回说：“前儿新进替老太太配了药，那整的太太又说留着送杨提督的太太配药，偏偏昨儿我已着人送了去了。”阳气足，督脉充，何用人参，点缀附热。王夫人道：“就是咱们这边没了，你打发个人往那边你婆婆处问问。或是你珍大哥哥那里有，寻些来凑着，给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们的好处。”王夫人的好处所谓如此。凤姐应了，也不遣人去寻，只将些渣末凑了几钱，命人送去，只说太太送来的，再也没有了。所谓毒，所谓辣。然后向王夫人只说：“都寻了来，共凑了有二两送去。”

那贾瑞此时要命心急，无药不吃，只是白花钱，不见效。忽然这日，有个跛足道人来化斋，甄士隐是跛足道人度去，即以为甄士隐也可。化斋是此书心愿，欲人各去其思虑之不齐者，正不知何人喜舍也。口称：“专治冤业之症^[6]。”“二医冤疾”，通灵玉背面之文也。贾瑞偏生在内听了，直着声叫喊说：“快去请进那位菩萨来救命！”称道人为菩萨，不脱茫茫大士，与封宝玉为真人参看。一面在枕上叩首。众人只得带了那道士进来。贾瑞一把拉住，连叫：“菩萨救我！”那道士叹道：“你这病非药可医，非药可医，见尚有可医者在。我有个宝贝与你，你天天看时，此命可保矣。”风月宝鉴可以保命，是认源头处。说毕，从搭连中取出正反面皆可照人的镜^[7]，背上面镌着“风月宝鉴”四字，自首回至此，方点明四字，乃孔梅溪所题书名。镜有反正面，则书有反正面。风月宝鉴镌在背面，则所以为宝为鉴者全在背面，故闲人痛发他背面。递与贾瑞道：“这物出自太虚元境不曰幻境，而曰元境，见有实义，有真功。背面原亦不容泛泛一照，乃阐《大学》三“在”字。空灵殿上心性命。警幻仙子所制，教。专治邪思妄动之症，知止。有济世保生之功。至善。所以带他到世上来，单与那些聪明俊杰、风流王孙等看照。看官请听。千万不可照正面，看官请听。只照他的背面，看官请听。要紧，要紧！反复叮咛，至深且切。三日后吾来收取，管叫他好了。”话毕，倘徉而去，众人苦留不住。

贾瑞接了镜子，想道：“这道士倒有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试试？”想毕，拿起风月宝鉴来，向反面一照，只见一个骷髅立在里面。是这件东西，人以为老生常谈，谁不解得？看得破，忍不过耳。不知这东西有实在作用，有实在效验，有不可浪猜处，断非老生常谈也。吓得贾瑞连忙掩了，骂道士：“混账！如何吓我？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么。”想着，便将正面一照，只见凤姐站在里面点首儿叫他。贾瑞心中一喜，荡悠悠觉得进了镜子，与凤姐云雨一番，凤姐仍送他出来。是幻是真？幻即真也。到了床上，“嗳哟”了一声，一睁眼，镜子从新又掉过来，仍是反面立着一个骷髅。再点这东西。贾瑞自觉汗津津的，底下已遗了一滩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过正面来，只见凤姐还招手叫他，他又进去。如此三四次。凤姐实账即宝钗实账，三四得七，乃“巧合”也。到了这次，刚要出镜子来，只见两个人走来，拿铁锁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贾瑞叫道：“让我拿了镜子再走！”我是谁？镜子何在？一语喝破。只说这句，就再不能说话了。

旁边服侍的人只见他先还拿着镜子照，落下来，仍睁开眼拾在手内，末后镜子掉下来，便不动了。众人上来看，已噁了气^[8]，身子底

下冰凉精湿一大滩精。这才忙着穿衣抬床。代儒夫妇哭的死去活来，大骂道士：“是何妖镜！本是宝镜，而在瑞则为妖，亦视其人而已。若不毁此镜，遗害世人不小！”遂命人架火来烧。吾见其人，吾闻其语。当今之世，代儒实多，使此镜果可烧，则拉杂烧之，亦复大快。无如既造不能化，既铸不能销，愈烧愈多，不可制止，而为贾瑞者日出不穷，是此镜遗害者众而保命者少。代儒之骂，原自非冤，跛足道人何能辞咎？数十年后，闲人出，为之惧，为之惜，批之评之，顺导之，逆折之。夫而后为贾瑞者不愿照，而照者悉不为贾瑞。既悉不为贾瑞，则唐虞以下古今之宝鉴正自汗牛，何必尚需此风月宝鉴，不烧愈于烧矣。道人不必修悔，代儒可以省气。只听空中叫道：“谁叫你们瞧正面了的！当答云：“谁教你有正面！”你们自己以假为真，为何烧我此镜？”代儒结舌。忽见那面镜子从空飞出。代儒出门看时，只见还是那个跛足道人喊道：“谁毁风月宝鉴？”“谁毁”二字理直气壮，敢自负为必传之作。但看此言则书中每每隐然自赞，可以无疑。说着，抢了镜子，眼看着他飘然去了。

当下代儒料理丧事，各处去报。三日起经^[9]，七日发引^[10]，寄灵铁槛寺，“铁槛寺”三字至此出现，叙不出铁槛之第一人。《风月鉴》之副末登场，亦即《红楼梦》之副末登场矣。故名音睡。日后带回原籍。一时贾家众人齐来吊问。荣府贾赦赠银二十两，贾政也是二十两，宁府贾珍亦有二十两；其馀族中人贫富不一，或一二两、三四两不等。外又有各同窗家中分资，也凑了二三十两。代儒一骂，群然附之，便可得钱，亦何乐而不为代儒。○一篇细账，调侃假道学不少。代儒家道虽然淡薄，得此帮助，倒也丰丰富富，完了此事。

谁知这年冬底，这是何年冬底？林如海因为身染重疾，写书来特接林黛玉回去。贾母听了，未免又加忧闷，只得忙忙的打点黛玉起身。宝玉大不自在，争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拦阻。于是贾母定要贾琏送他去，仍叫带回来。一应土仪盘费^[11]，不消烦絮说，自然要妥贴。作速择了日期，贾琏与林黛玉辞别了同人，带领仆从，登舟往扬州去了。一件大事，只数行写过，但欲藏过黛玉而已。文之重主如此。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是倒装文法，乃先“正照”而后“设局”者。贾瑞二次落套，都是“正照”里许事。凤姐屡次招手，都是“设局”里许事。

上半下半不可分，而却又整整齐齐两段，前后中不夹写一事一人。

末出黛玉归家，则是大段落里帐。

前半之妙，妙在无文字处。如“素日闻得人说”，凤姐急接言贾蓉，而贾瑞“撞在心坎上”，夹缝中有许多事迹在。

按本回计算月日，贾瑞由病至死，竟有两年，岂非梦呓？或曰是皆究极其时而倒写之，为贾瑞从旁单立一传也。其正文接笋贾瑞二次落套后，便是这年冬底，便是黛玉回家，便是贾琏出，便是秦氏死，似亦有理，而实不然，看十四回林如海九月初三日死，便不容计算了。

此上四回为一段，乃发明是书名《风月宝鉴》之旨也。教养并重，财色双提。绳武象贤，贾政、代儒，都为梦梦；分桃断袖，香怜、玉爱，总是卿卿。受辱无非爱财，论病只为淫色。宁国无主，枉庆寿辰，教可知矣；儒裔蔑伦，呆陷毒局，养何益乎？是须悬起风月鉴，以代当年名教医。

【护花主人评曰】第十二回写贾瑞之痴邪及凤姐之险诈，真有张藻画松，双管齐下，一作生蘂，一作枯枝之妙。

贾瑞固属邪淫，然使凤姐初时一闻邪言，即正色呵斥，亦何至心迷神惑，至于殒命？乃凤姐不但不正言拒斥，反以情话挑引，且两次诓约，毒施凌辱，竟是诱人犯法，置之死地而后已。不但极写凤姐之刁险，且以描其平日钟情之处，亦必如此引盗入室。

第二次贾瑞说“死也要来”，说出一个“死”字，是讖语，又是伏笔。凤姐点兵派将，不叫别人，独叫贾蓉、贾蔷，此何等丑事，而令此二人做圈套，是作者深文刻笔。

蜡烛忽来，纸笔现成，又引至院外，想见凤姐设谋定计时光景。跛足道人忽然而来，取给风月宝鉴，回照第一回内所叙书名。贾瑞因此丧身，好色者当发深省。

背面是骷髅，正面是凤姐，美人即骷髅，骷髅即美人，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

借贾瑞停棺逗出铁槛寺，伏笔自然。

贾瑞死于淫，秦氏亦死于淫，贾瑞是宾，秦氏是主，故下回即写秦氏病亡。

【大某山民评曰】前第三回黛玉入荣府，为入书正传之第一年己酉，至第九回闹书房，入第二年庚戌，至此回末则第二年又尽矣。下自治秦氏丧起，为第三年之春辛亥，至第十八回元妃归省，乃入第四年壬子之春。节次分明，不得草草读过。

[1] 纶（lún）音：皇帝的诏令。

[2] 意定：猜定。

[3] 禽（cào）：俗谓交媾。通常指男性主动对女性所施的性行为。

[4] 撕攞（luǒ）：劝解，排解。

[5] 指头儿告了（liǎo）消乏：手淫。

[6] 冤业之症：谓不治之症。

[7] 搭连：即搭裢，一种布制的可以挂在肩上或扣在腰间的长方形口袋，中间开口，两头各有一袋。

[8] 嚟气：同“咽气”。人死断气。

[9] 起经：开始念经。旧俗，指人死后第三天，开始请和尚道士念经，超度亡灵。

[10] 发引：指出殡，灵车启行。

[11] 土仪：当作礼物的土特产。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话说凤姐儿自贾琏送黛玉往扬州去后，心中实在无趣，每到晚间不过同平儿说笑一回，就胡乱睡了。这日夜间，正和平儿灯下拥炉倦绣，仍是这年冬底耶？早命浓熏绣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该到何处。写急色绝倒，隐然又似久别，特为腾挪年月。不知不觉，已交三鼓，平儿已睡熟了。两语清挺。凤姐方觉睡眼微朦，四字已是梦。恍惚只见秦氏从外走来，含笑说道：“婶婶好睡！特点‘梦’字。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儿们素日相好，我舍不得婶婶，故来别你一别。还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诉婶婶，别人未必中用。”凤姐听了，恍惚问道：“有何心愿，只管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婶婶，你是胭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道其实。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乐极生悲，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猻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诗书旧族了？”大道理。乃此书大旨，于刘老老暗演之，于秦氏明演之。笨伯又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树倒猢猻散”，隐注林死。

凤姐听了此话，心中不快，十分敬畏，曰“不快”，犹可解，而曰“敬畏”，夫凤姐岂能敬能畏者？忙问道：“这话虑的极是。明明点出一‘虑’字。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秦氏冷笑道：“婶婶好痴也。否极泰来¹，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所能常保的？但如今能于盛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事业，亦可以常永保全了。即如今日，诸事俱妥，只有两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则日后可保永全了。”凤姐便问何事。秦氏道：“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明谈天运，故‘才选’一回在此大段中。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所谓刘老老。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孝’字特提。将家塾亦设于此。‘教’字即

在孝之中，不容稍有分析。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也没有典卖诸弊。便是有罪，他物可入官，这祭祖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伏下一百五回。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上云“依我想来”，此云“不思后日”，“思”、“想”二字是眼。○伏百五回。眼前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伏十六回。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语。若不早为后虑，又点“虑”字。只恐后悔无益了。”凤姐忙问：“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机不可泄漏，只是我与婶婶好了一场，临别赠你两句话，须要记着。”因念道：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两言为“生促死速”立案，即以远关全部，近起本回，而“各自门”乃吾儒之门，非二氏之门也。

凤姐还欲问时，只听二门上传事云板连叩四下^[2]，正是丧音，将凤姐惊醒。人回：“东府蓉大奶奶没了^[3]！”凤姐吓了一跳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穿衣往王夫人处来。数语写得支离。“吓”字已可疑，犹曰“乍闻人死吃一惊”耳。惊定即痛，当哭矣；而云“出了一回神”，又可疑，犹曰“思其病，思其死，将信将疑”，关切过甚者，容或有之。思之果然，又当哭矣；而云“只得忙穿衣往王夫人处来”。夫忙穿衣则忙穿衣，正急欲一视之情，而云“只得”，若或迫之不得不勉然者，真是蹊跷。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闷，都有些疑心。久病之人，后事已备，其死乃在意中，有何闷可纳，又有何疑？写得闪烁。一本作“都有些伤心”，非是。那长一辈的想他素日孝顺，平辈的想他素日和睦亲密，下一辈的想他素日的慈爱，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他素日怜贫惜贱、爱老慈幼之恩，莫不悲号痛哭。“莫不悲号痛哭”，又与上两语撩戾。

闲言少叙。又用横截一句，闲言不是闲言。却说宝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落单，也不和人顽耍，每到晚间便索然睡了。补笔，自不可少。如今从梦中听见说秦氏死了，连忙翻身爬起来，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觉哇的一声，直奔出一口血来。不讳言之。袭人等慌慌忙忙上来扶着，问是怎么样的，又要回贾母去请大夫。宝玉道：“不用忙，不相干，这是急火攻心，血不归经。”自注二语，此“经”字便是秦氏经病之经，同一乱常也。说着，便爬起来，要衣服换了，来见贾母，即时要过去。袭人见他如此，心中虽放不下，又不敢拦阻，只得由他罢了。似露不露，似掩不掩。贾母见他要去，因说：“才咽气的人那里不

干净，二则夜里风大，等明早再去不迟。”宝玉那里肯依，贾母命人备车，多派跟从人役，拥护前来。又奉此老命来。

一直到了宁国府前，只见府门大开，两边灯火照如白昼，乱烘烘人来人往，里面哭声摇山振岳。宝玉下了车，忙忙奔至停灵之室，痛哭一番。怪事。然后见过尤氏。谁知尤氏正犯了胃痛旧症，睡在床上。胃为中宫，旧病在此，而出脱尤氏亦在此。然后又出来见贾珍。彼时贾代儒、代修、贾赦、贾效、贾敦、贾赦、贾政、贾琮、贾瑞、贾珩、贾璠、贾琛、贾琮、贾璠、贾菖、贾蔷、贾菱、贾芸、贾芹、贾蓁、贾萍、贾藻、贾蘅、贾芬、贾芳、贾蓝、贾茵、贾芝等都来了。贾氏族人于此总提，演其盛也。其名义有事迹者则有评在本传，馀不过人文玉草，各从其类敷衍而已，不必强为解释。贾珍哭的泪人一般，怪事。正和贾代儒等说道：“合家大小，远近亲友，谁不知我这媳妇比儿子还强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奇谈。○“伸腿”语妙。可见这长房内绝灭无人了。”说着，又哭起来。怪事。众人忙劝道：“人已辞世，哭也无益。且商议如何料理要紧。”贾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过尽我所有罢了！”怪事。

正说着，只见秦业、秦钟并尤氏的几个眷属尤氏姊妹也都来了。尤氏姊妹虚上。贾珍便命贾琮、贾琛、贾璠、贾蔷四个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请钦天监阴阳司来择日^[4]，择准停灵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后开丧送讣闻。这四十九日，单请一百零八僧众在大厅上拜大悲忏^[5]，超度前亡后化鬼魂。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十九日解冤洗业醮^[6]。然后停灵于会芳园中，灵前另外五十众高僧、五十位高道，对坛按七作好事^[7]。怪事。

那贾敬闻得长孙媳死了，因自为早晚就要飞升，绝倒。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红尘，将前功尽弃？故此并不在意，只凭贾珍料理。其子绝灭之，自亦早先绝灭之矣。且说贾珍恣意奢华，观者谓此言正说贾珍矣，不知乃是掩覆。看板时，几副杉木板皆不中意。可巧薛蟠来吊，因见贾珍寻好板，俗语云送棺材座子的，在一薛蟠，眼光四射。便说：“我们本店里是本店。有一副板，叫作什么檣木，檣，桅也，危也。出在潢海铁网山上，铁为黑金，网即络，乃络宝玉之络。作了棺材，万年不坏。作者自负其书亦万年不坏。这还是当年先父带来的，是先父带来，与蟠一气。原系义忠亲王老千岁要的，因他坏了事，就不曾用，义忠亲王而坏，则所谓义忠亲皆诈耳。现在还封在店里，也没有人买得起。你若是要，就来看看。”贾珍听说甚喜，即命抬来。大家看时，只见帮底皆厚

八寸，纹若槟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声如玉石。是好木赞，仅十六字，何等凝炼，却又能字字双关，乃为奇文。看官着眼“玉石”二字，便都解了。大家称奇。贾珍笑问道：“价值几何？”“喜”字、“笑”字，怪事。薛蟠笑道：“拿着一千两银子，只怕没买处。什么价不价？赏他们几两银子作工钱便是了。”是薛蟠。贾珍听说，忙谢不尽，即命解锯造成。贾政因劝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殓以上等杉木也罢了。”二语顾惜“政”字。贾珍如何肯听？忽又听见秦氏之丫鬟名唤瑞珠的，见秦氏死了，也触柱而亡。怪事。○瑞珠，犹言人妖当诛也。许多暧昧，惟恐不出，特作此以显之，而秦氏生前可想见矣。此事可罕，合族都称叹。称叹，绝倒。贾珍遂以孙女之礼殓殓之，怪事。一并停灵于会芳园之登仙阁。会芳而有登仙，天伦灭也。又有小丫鬟名宝珠的，前瑞珠之瑞，即贾瑞，镜中会凤姐而受蓉蔷之毒者，则凤姐也；此宝珠之宝，即宝玉，太虚幻境呼可卿小名者，皆当诛也。因秦氏无出，愿为义女，请任摔丧驾灵之任^[8]。贾珍甚喜，即时传命，从此皆呼宝珠为小姐。怪事。那宝珠按未嫁女之礼，在灵前哀哀欲绝。怪事。于是合族人丁并家下诸人，都各遵旧制行事，自不得错乱。此等处反照一百十回，人人得而知之。

贾珍因想道：贾蓉不过是个黉门监生^[9]，灵幡上写时不好看^[10]，便是执事也不多^[11]，因此心下甚不自在。可巧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宫掌宫内监戴权，冠带可以权宜，故曰戴权。先备了祭礼遣人来，次坐了大轿，打道鸣锣，亲来上祭。贾珍忙接陪让坐，至逗蜂轩献茶。逗蜂乃花心矣，固是戴权坐处。贾珍心中早打定了主意，因而趁便说要与贾蓉捐个前程的话。戴权会意，因笑道：“想是为丧礼上风光些？”贾珍忙道：“老内相所见不差。”戴权道：“事倒凑巧，正有个美缺。如今三百员龙禁尉缺了两员，礼仪三百，正天所设禁，以防民淫者也，故曰龙禁尉，而言之慨然。昨儿襄阳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现拿了一千五百两银子送到我家里。你知道咱们都是老相好，不拘怎么，看着他爷爷的分上，胡乱应了。还剩了一个缺，谁知永兴节度使冯胖子要与他孩子捐，我就没工夫应他。虚写两家，情事如绘，而为“阳”为“兴”，又从“龙”字掉皮。既是咱们的孩子要捐，快写个履历来。”贾珍忙命人写了一张红纸履历来，上写着：

江南应天府江宁县监生贾蓉，年二十岁。曾祖，原任京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祖，丙辰科进士贾敬；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

戴权看了，“写了一张红纸履历”，接“戴权看了”云云，可已，而必历写

一通，见此龙禁当自祖若父先之也。回手递与一个贴身的小厮收了，道：“回去送与户部堂官^[12]老赵，《百家姓》赵次则钱，赵在钱上，为户部堂官固宜。说我拜上他，起一张五品龙禁尉的票，再给个执照，就把这履历填上，明日我来兑银子送过去。”写权。小厮答应了。戴权告辞，贾珍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门。临上轿，贾珍问：“银子还是我到部去兑，还是送入内相府中？”戴权道：“若到部兑，你又吃亏了。不如秤准一千两银子，送到我家就完了。”如绘。贾珍感谢不尽，因说：“待服满后^[13]，亲带大小犬到府叩谢。”于是作别。

接着，又听喝道之声，原来是忠靖侯的夫人来了。史湘云、突出湘云亦在此回。○湘云亦梦中人主脑，宝、黛、钗三人共为一影身者，故好作男子装，又有阴阳一理之谈。名义取潇湘云梦，乃“梦”字歇后语，故册中诗有“湘江水逝楚云飞”之词。王夫人、邢夫人、凤姐等刚迎入正房，又见锦乡侯、川宁侯、寿山伯锦川、寿山皆石名，为石头生色。三家祭礼也摆在灵前。少时，三人下轿，贾珍接上大厅。如此亲朋你来我去，也不能计数。总透一笔。只这四十九日，宁国府街上一条白漫漫人来人往，花簇簇官来官去。一顿，笔势矫健。

贾珍令贾蓉次日换了吉服，领凭回来，灵前供用执事等物俱按五品职例。灵牌疏上皆写“诰授贾门秦氏宜人之神位^[14]”。宜人犹曰可人也，恰合。会芳园临街大门洞开，会芳园有临街大门，可与造大观园参看。两边起了鼓乐厅，两班青衣按时奏乐，一对对执事摆的刀斩斧截。更有两面朱红销金大牌竖在门外，大书道“防护内廷紫禁道明点帝所。御前侍卫龙禁尉”。对面高起着宣坛^[15]，僧道对坛，榜上大书“世袭宁国公冢孙妇^[16]、防护内廷御前侍卫龙禁尉贾门秦氏宜人之丧。四大部洲至中之地，奉天永建太平之国，总理虚无寂静教门僧录司正堂万虚，都是假。总理元始正一教门道纪司正堂叶生等，业随身。敬谨修斋，朝天叩佛”，以及“恭请诸伽蓝、揭谛、功曹等神，圣恩普锡，神威远振，四十九日消灾洗业平安水陆道场”等语^[17]，亦不及繁纪。种种怪事，由他捣鬼，而热闹如见。

只是贾珍虽然心满意足，但里面尤氏又犯了旧病，不能料理事务，惟恐各诰命来往，亏了礼数，怕人笑话，透入下半回不哭。因此心中不自在。当下正忧虑时，所忧虑者如此，绝倒！因宝玉在侧便问道：“事事都算妥贴了，大哥哥还愁什么？”贾珍便将里面无人的话告诉了他。宝玉听说，笑道：“这有何难？我荐一个人与你，权理这一个月的事，管保妥当。”贾珍忙问是谁，宝玉见坐间还有许多亲友，不便明言，走

向贾珍耳边说了两句。荐暂摄内人事自然该背人说，难兄难弟，绝倒！贾珍听了，喜不自胜，笑道：“果然妥贴，如今就去。”说着，拉了宝玉，辞了众人，便往上房里来。

可巧这日非正经日期^[18]，非正经日期，有字眼。亲友来的少，里面不过几位近亲堂客，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并合族中的内眷陪坐。闻人报：“大爷进来了。”吓的众婆娘“唵”的一声，往后藏之不迭，本来可怕。独凤姐款款站了起来。从容。贾珍此时也有些病症在身，怪事。二则过于悲痛，怪事。因拄个拐跛了进来。杖矣，杖期耶？不杖期耶？○怪事。邢夫人等因说道：“你身上不好，又连日事多，也该歇歇才是，又进来做什么？”贾珍一面拄拐挣扎着要蹲身跪下请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宝玉搀住，命人^搬^[19]椅子与他坐。贾珍不肯坐，因勉强陪笑道：“侄儿进来，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婶婶并大妹妹。”邢夫人等忙问什么事，贾珍忙说道：“婶婶自然知道，如今孙子媳妇没了，侄儿媳妇又病倒，我看里头着实不成体统，要屈尊大妹妹一个月，在这里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来为这个，你大妹妹现在在你二婶家，只和你二婶说就是了。”一路是邢氏问答，到此卸到这边，安置凤姐必为邢、赦之子媳，正是为此，于政、王犹有顾惜也。王夫人忙道：“他一个小孩子，何曾经过这些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话。倒是再烦别人好。”虚虚一阻，写王氏。贾珍笑道：“婶婶的意思，侄儿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劳苦了。若说料理不开，从小儿大妹妹顽笑时就有杀伐决断，好考语。如今出了阁，在那府里办事，越发历练老成了。又好考语。我想了这几日，除了大妹妹，再无人可来了。婶婶不看侄儿与侄儿媳妇面上，只看死的分上罢！”说着流下泪来。怪事。

王夫人心中怕的是凤姐未经过丧事，怕他料理不起，被人见笑。今见贾珍苦苦的说，心中已活了几分，写王氏只如此。却又眼看着凤姐出神。“出神”二字奇。那凤姐素日最喜揽事，好卖弄能干，自杀之机。今见贾珍如此央他，心中早已允了。“早已允了”，“允”字有三面。又见王夫人有活动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说得如此恳切，太太就依了罢。”王夫人悄悄的问道：“你可能么？”凤姐道：“有什么不能？算外面的大事，已经大哥哥料理清了，不过是里面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的，问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见说得有理，便不出声。贾珍见凤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许多了，横竖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这里先与大妹妹行礼，等完了事，我再到那府里谢谢。”说着，便作揖下去。凤姐连忙还礼不迭。贾珍便命人取了宁国府对牌来^[20]，宁府入凤姐之手，交易而退，对牌双关。命宝玉送与凤姐。对牌过付，正是此人。

说道：“妹妹爱怎么就怎么样办，要什么只管拿这个去取，也不必问我。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要好看为上。二则也同那府里一样待人才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这两件外，我再没不放心的了。”凤姐不敢就接牌，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珍哥既这么说，你就照看照看罢了，只是别自作己意，有了事，打发人问你哥哥、嫂子一声儿要紧。”宝玉早向贾珍手里接过对牌来，强递与凤姐了。贾珍又问：“妹妹还是住在这里，还是天天来呢？若是天天来，越发辛苦了。我这里赶着收拾出一个院落来，妹妹住过这几日倒安稳。”凤姐笑说：“不用，那边也离不得我，倒是天天来的好。”“笑”字有眼。两语双关。贾珍说：“也罢，也罢。”然后又说了一回闲话，方才出去。

一时女眷散后，王夫人因问凤姐：“你今儿怎么样？”凤姐道：“太太只管请回去，我须得先理出一个头绪来，才回去得呢。”看他写历练老成。王夫人听说，便先同邢夫人回去，不在话下。这里凤姐来至三间一所抱厦内坐了，因想：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二件事无专管，临期推诿；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能服铃束，无脸者不能上进。此五件实是宁府中风俗。五事自是巨家通弊，而第一句“人口混杂”可想。

不知凤姐如何处治，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至十六回为一大段，又为上三大段作总束。此回开首死秦氏，十六回下半死秦钟，中间无非死趣死路。“风藻”半回，正是天命无常，荣华易尽，在此段如病笃人之回光而已，读秦氏梦中一联可见。我言此书重“孝”字、“教”字，以《大学》等书为究竟，无有信者，以闲人为怪诞迂腐。看此回，凤姐、秦氏是何等样人，偏要写他两人一梦，而梦中叮咛，乃为祖莹家塾计长久，一若与人家国坐而论道气象。而造衅开端者言之，弄权致祸者听之，是盖演《大学》一“虑”字也。秦为情种，乃即人欲，物极则返，仍归虚灵，故作者言于既死之后，见这情种与那情种相为倚伏，其转机在一“虑”字，“知止”、“定”、“静”、“安”逐层工夫，一“虑”字周匝之矣。秦氏不能虑，故为情种，为自杀，而定其死于“思虑伤脾”之一言。今言置庄田地亩，无非理脾也，乃“有土”；备钱粮供给，无非理财也，乃“有土此有财”。《大学》固理财之书，视仁与不仁而已，奈凤姐之务财用何？百二十回统括于此。

此回开首说黛玉往扬州去，是一必死之人也，而愈于宝钗之不死。

故上回末此回首明明遣开，而以一棺木，隐然演宝钗之影。

此回闲人叫怪事者计十四处，非怪贾珍，怪作者也。拈笔弄墨，自

娱人，绘兽写禽，有何隐恨？岂《三百篇》止见《新台》耶？

书是以假语村言写梦中人，凡生者无不梦也，至死则醒，醒则真。
今于死者写“孝”写“教”，便是真话。

此回无非痛骂，而每以戏笔掉弄，如逗蜂轩等处是。至贾珍并无次子，而对戴权曰“大小犬”，则大小皆犬而已，尤骂得妙。

【护花主人评曰】秦氏托梦，笼罩全部盛衰，且以见一衰便难再盛，须早为后日活计。是作者借以规劝贾母。

宝玉一闻秦氏凶信，便心如刀戳，吐出血来。梦中云雨，如此迷人，其然，岂其然乎！

秦氏一死，合族俱到，男女姻亲，亦皆齐集，固见秦氏平日颇得人心，亦以见贾珍素日之爱怜其媳。

秦氏死后，不写贾蓉悼亡，单写贾珍痛媳，又必觅好棺，必欲封诰，僧道荐忤，开丧送柩，盛无以加，皆是作者深文。

凤姐协理丧事，既见其才，又见其权。若非尤氏患病，贾珍难于相请，脱卸处不露痕迹。

凤姐协理秦氏之丧，固显其有才有权，然幸是盛时，呼应俱灵，反照一百十回贾母丧事。

[1] 否极泰来：谓厄运终而好运至。

[2] 云板：两端作云头形的铁质或木质响器，用于报事、报时或集众。连叩四下：表示报丧。旧俗中，三表示吉，四表示凶。

[3] 没（mò）了：因忌讳说“死了”，故谓“没了”。

[4] 钦天监：官署名。掌管观察天象、推算历法。

[5] 拜忏：僧尼为信徒念经拜佛以忏悔罪业，或超度亡灵。

[6] 打醮（jiào）：道士为人做法事，求福消灾。

[7] 七：旧俗人死后每七日一祭，俗称曰“七”。

[8] 摔丧：丧礼时，主丧者摔一瓦盆，然后灵柩起杠，称为摔丧。驾灵：在灵柩前领路，称为驾灵。

[9] 黉（hóng）门监生：明清时国子监的生员。

[10] 灵幡：招魂幡。

[11] 执事：仪仗。

[12] 堂官：明清对中央各部长官如尚书、侍郎等的通称，因在各衙署大堂上办公而得名。“堂官”对“司官”而言，各部以外的独立机构的长官，如知县、知府等，亦可称“堂官”。

[13] 服满：服丧期结束。

[14] 宜人：古代妇女因丈夫或子孙而得的一种封号。明清五品官妻、母封宜人。

[15] 宣坛：做道场用的诵经台。

[16] 冢孙：嫡长孙。

[17] 水陆道场：佛教法会的一种。僧尼设坛诵经，礼佛拜忏，遍施饮食，以超度水陆一切亡灵，普济六道四生，故称。

[18] 正经日期：丧礼期间吊祭死者的正日子。

[19] （nǚ）：挪，移动。

[20] 对牌：竹木制成，上写标记作为凭证的牌子。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话说宁国府中都总管来升来升，来生也。曰都总管，彻上彻下都为死趣。闻知里面委请了凤姐，因传齐同事人等说道：“如今请了西府里琏二奶奶管理内事，倘或他来支取东西，或是说话，须要小心伺候，每日大家早来晚散，宁可辛苦这一个月，过后再歇息，不要把老脸面丢了。那是个有名的烈货，脸酸心硬，考语极确，又隐然为才惜。所谓“协理”，用其才于不正也。一时恼了不认人的。”众人都道有理。又有一个笑道：“论理，我们里面也该得他来整治整治，都忒不像了。”正说着，只见来旺媳妇拿了对牌来领呈文经榜纸札^[1]，宁之旺即荣之旺，故第一拿对牌者，其所领之物，则呈文经榜，一书正旨也。票上开着数目。众人连忙让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数取纸。来旺抱着，同来旺媳妇一路来至仪门，方交与来旺媳妇自己抱进去了。

凤姐即命彩明定造册簿，即时传了来升媳妇要家口花名册查看，又限明日一早传齐家人媳妇，进府听差。大概点了一点数目单册，问了来升媳妇几句话，先略写，有步骤，为文当学。便坐车回家。

至次日卯正二刻便过来了。那宁国府中婆子、媳妇闻得到齐，只见凤姐与来升媳妇分派众人执事，不敢擅入，在窗外打听。听见凤姐和来升媳妇道：“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由着你们去，再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半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清白处治。”语语从纸上听者，我亦凜然。此才可惜协理用之，此才可惜说梦用之。说罢，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册，按名一个一个叫进来看视。

一时看完，又吩咐道：“这二十个分作两班，一班十个，每日在内单管人客来往，倒茶，别事不用他们管。这二十个也分作两班，每日单管本家亲戚茶饭，也不管别事。这四十个人也分作两班，单在灵前上香、添油、挂幔、守灵、供饭、供茶、随起举哀^[2]，也不管别事。这四

个人专在内茶房收管杯碟茶器，若少一件，四人分赔。这四个人单管酒饭器皿，少一件也是分赔。这八个人单管收祭礼。这八个人单管各处灯油、蜡烛、纸札，我总支了来交与你八个人，然后按我的定数再往各处去分派。这三十个每日轮流各处上夜，照管门户，监察火烛，打扫地方。这下剩的按房屋分开，某人守某处，某处所有桌椅古玩起至于痰盒、探帚，一草一苗，或丢或坏，就问这看守之人赔补。来升家的每日揽总查看，或有偷懒的、赌钱吃酒打架拌嘴的，立刻来回我，休要徇情，经我查出，三四辈子的老脸就顾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规，以后那一行乱了，只和那一行说话。井井有条，文气如瓶泻水，非三家村学究所办。素日跟我的人，随身都有钟表，不论大小事，皆有一定时刻，横竖你们上房里也有时辰钟。卯正二刻我来点卯，巳正吃早饭，凡有领牌回事的，只在午初二刻，戌初烧过黄昏纸^[3]，我亲到各处查一遍，回来上夜的交明锁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过来。说不得咱们大家辛苦这几日罢，事完了，你们大爷自然赏你们的。”

说毕，又吩咐按数发与茶叶、油烛、鸡毛探子、笤帚等物，一面又搬取家伙：桌围、椅搭、坐褥、毡席、痰盒、脚踏之类，一面交发，一面提笔登记，某人管某处，某人领物件，开得十分清楚。众人领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时只检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没个招揽。各房中也不能趁乱迷失东西，便是人来客往，也都安静了，不比先前紊乱无头绪。一切偷安窃取等弊一概都蠲了^[4]。

凤姐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原有效验，立竿见影，岂止宁府五事，以天下推之可也。○顿此一笔，想作者亦十分得意。因见尤氏犯病，贾珍也过于悲哀，不大进饮食，居丧应尔。自己每日从那府中熬了各样细粥，精美小菜，令人送来劝食。百忙中偏有此闲情逸致唱出影戏，而送粥所以待亲丧，骂得刻毒。贾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内，单与凤姐。凤姐不畏勤劳，天天按时刻过来点卯理事，独在抱厦内起坐，不与众妯娌合群。便有眷客来往，也不迎送。迤迤写来。

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应佛僧正开方破狱^[5]，传灯照亡^[6]，参阎君，拘都鬼，延请地藏王，开金桥^[7]，引幢幡。那道士们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禅僧们行香，放焰口^[8]，拜水忏^[9]。又有十二众青年尼僧，搭绣衣，鞞红鞋^[10]，在灵前默诵接引诸咒。十分热闹。果然热闹，而骨肉灾祸在此矣。那凤姐知道今日客来不少，寅正便起来梳洗，及收拾完备，更衣盥手，吃了两口奶子，漱口已毕，正是卯正二刻了。来旺媳妇率领众人伺候已久。凤姐出至厅前上了车，前面一对明角灯，

上写“荣国府”三个大字。来至宁府大门首，门灯朗挂，两边一色矗灯^[11]，照如白昼，白汪汪穿孝家人两行侍立。请车至正门上，小厮退出，众媳妇上来揭起车帘。凤姐下了车，一手扶着丰儿，两个媳妇执着手把灯照着，撮拥凤姐进来。宁府诸媳妇迎着请安。凤姐款步走入会芳园中前写会芳园有临街大门，今又写由宁府大门进来，步入会芳园中，虽两处原可通，而却是迷惑人处，已为大观园作地步也。登仙阁灵前，一见棺木，那眼泪恰似断线之珠，滚将下来。院中多少小厮垂手侍立，伺候烧纸。凤姐吩咐一声“供茶烧纸”，只听一棒锣鸣，诸乐齐奏，早有人端过一张大圈椅来放在灵前，凤姐坐了放声大哭。直至此处方写凤姐一哭，一切排场搬演如见。于是里外上下男女，都接声嚎哭。一时贾珍、尤氏令人劝止，凤姐方止住。

来旺媳妇倒茶漱口毕，凤姐方起身，别了族中诸人，自入抱厦来。按名查点各项人数，俱已到齐，只有迎送亲客上的一人未到。即令传来。那人惶恐，凤姐冷笑道：“原来是你误了，你比他们有体面，所以不听我的话！”那人回道：“小的天天都来的早，只有今儿来迟了一步，求奶奶饶过初次。”正说着，只见荣国府中的王兴媳妇来在前探头。妙有波折，誓不作一直笔。○王兴，死亡从此始也。

凤姐且不发放这人，却问王兴媳妇来作什么。王兴媳妇近前说：“领牌取线打车轿网络。”领线打络，死亡相续矣。说着，将个帖儿递上去。凤姐令彩明念道：“大轿两顶，小轿四顶，车四辆，共用大小络子若干根，每根用珠儿线若干觔^[12]。”凤姐听了数目相符，便命彩明登记，取荣国对牌掷下。王兴家的去了。凤姐方欲说话，只见荣国府的四个执事人进来，都是要支取东西领牌的。凤姐问他们要了帖念过，听了一共四件，因指两件道：“这个开销错了，再算清了来领。”说着，将帖子掷下。那二人扫兴而去。凤姐因见张才家的在旁，因问：“你有什么事？”张才家的忙取帖子回道：“就是方才车轿围做成，领取裁缝工银若干两。”领裁缝工银的便是张才，又自赞此书组织工细。看刘老老再来，有他同周瑞家的陪待。凤姐听了，取了帖子，命彩明登记，待王兴交过得了买办的回押相符，然后与张才家的去了。一面又命念那一件，是为宝玉外书房完竣，支领买纸料糊裱。凤姐听了，即命收帖儿登记，待张才家的缴清再发。

凤姐便说道：“明儿他也来迟了，后儿我也来迟了，将来都没有人了。许多波折，陡接此句，好笔好局。本来要饶你，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就难管别人了，不如开发的好^[13]。”登时放下了脸，命带出去

打二十板子。众人见凤姐动怒，不敢怠慢，拉出去照数打了，进来回复。自应设一人一事写他杀伐决断，信赏必罚，所谓“都知爱慕此生才”，我亦云然也。凤姐又掷下宁府对牌：“说与来升，革他一月银米！”写馀怒凜然，真是好笔。吩咐：“散了罢！”众人方各自办事去了，那时被打之人亦含羞饮泣而去。彼时荣、宁两处领牌交牌人往来不绝，凤姐又一一开发了。于是宁府中人才知凤姐利害，自此各兢兢业业，不敢偷安，不在话下。略。

如今且说宝玉因见人众，恐秦钟受了委曲，遂同他往凤姐处坐坐。串入此人，乃本段主脑。凤姐正吃饭，见他们来了，笑道：“好长腿子，快上来罢！”趣语，思之令人失笑。宝玉道：“我们偏了¹¹⁴。”凤姐道：“在这边外头吃的，还是那边吃的？”宝玉道：“同那些浑人吃什么？原是那边我还同老太太吃了来的。”说着，一面归坐。

凤姐饭毕，就有宁府一个媳妇来领牌，为支取香灯。凤姐笑道：“我算着你今儿该来支取，想是忘了。要终久忘了，自然是你包出来，都便宜了我。”那媳妇笑道：“何尝不是忘了？方才想起来，再迟一步，也领不成了。”于领牌中又翻一样，妙参活相。说毕，领牌而去。

一时登记交牌。秦钟因笑道：“你们两府里都是这牌，倘别人私造一个支了银子去怎么？”真假隐然一逗。凤姐笑道：“依你说，都没王法了！”宝玉因道：“怎么咱们家没人来领牌子支东西？”凤姐道：“他们来领的时候，你还做梦呢。虽闲话，既映真假，必提“梦”字，是局阵紧严处。我且问你，你们多早晚才念夜书呢？”念夜书是冬，才念夜书是初冬，而秦氏之死已过五七，究死于何时耶？宝玉道：“巴不得今日就念才好。只是他们不快给收拾出书房来，也是没法。”凤姐笑道：“你请我一请，保管就快了。”宝玉道：“你也不中用，他们该做到那里的时候，自然有了。”凤姐道：“就是他们做也得要东西，搁不住我不给对牌是难的。”宝玉听说，便挨向凤姐身上，立刻要牌，说：“好姐姐，给他们牌，好支东西去收拾。”凤姐道：“我乏的身上生痛，还搁得住你这揉搓？写得亲热，写得顽皮，而淫极矣。偏敢明明写出，是为奇书。你放心罢，“放心”二字处处指点。今儿才领了纸裱糊去了。裱糊犹云周遮，乃凤姐为荐贤答礼。他们该要的都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宝玉不信，凤姐便叫彩明查册子与宝玉看了。

正闹着，人来回：“苏州去的昭儿来了。”昭儿隐然有为黛玉招魂之意，盖死林如海正绝黛玉之维系，使不能不再来，不能不就死也。凤姐急命唤进来。昭儿打千儿请安，凤姐便问：“回来做什么的？”昭儿

道：“二爷打发回来的，林姑老爷是九月初三巳时没的。林如海之死只用昭儿一语了之。原是黛玉之楔子，既楔出黛玉矣，便即收拾，即以断他归路。如何病，如何死，黛玉如何居丧，便是累笔赘墨。文字布局，无他谬巧，宾主分明而已。○倘写死的有月有日有时，计算黛玉回扬州在这年冬底，乃贾瑞既死时也。今如海死在九月，自然是这年的次年，而秦氏病笃于贾瑞被局之先，贾瑞由局而病而死，历写有两年之久，岂秦氏之病转能延至两年后才死耶？一个大疑团，不过告人秦氏无病，又以见梦话必当这样说。观此尚有欲为宝玉作年谱者？闲人历指，特为释厄。二爷带了林姑娘，同送林姑爷的灵柩到苏州，大约赶年底就回来。又是一个年底，去时之年底自然是上年了。二爷打发小的来报个信，请安，讨老太太示下。还瞧瞧奶奶家里好，叫把大毛衣服带几件去。”凤姐道：“你见过别人了没有？”昭儿道：“都见过了。”说毕，连忙退出。凤姐向宝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咱们家住长了。”叙上半回便是为此，特点出之。宝玉道：“了不得，想来这几日他不知哭的怎样呢。”说着，蹙眉长叹。

凤姐见昭儿回来，因当着人不及细问贾琏，心中自是记挂，待要回去，奈事未了毕，少不得耐到晚上回来，复令昭儿进来，此笔应有。细问一路平安信息。问一路平安，又似方才去者。连夜打点大毛衣服，去年穿什么来？答曰：带去者不敷用，须添带几件去耳。然则此必是初冬，方赶得上应用。和平儿亲自检点包裹，再细细追想所需何物，一并包裹，交付昭儿。又细细吩咐昭儿：“在外好生小心服侍，不要惹你二爷生气，时时劝他少吃酒，别勾引他认得混账女人，回来打折你的腿！”吃紧在此，使下文悍妒文字不突。赶乱完了，天已四更，睡下不觉早又天明，忙梳洗过宁府来。

那贾珍因见发引日近，亲自坐车，带了阴阳司吏，往铁槛寺来踏看寄灵所在，又一一嘱咐住持色空，铁槛寺住持色空，面面俱到。好生预备新鲜陈设，多请名僧，以备接灵使用。色空忙备晚斋，贾珍也无心茶饭，因天晚不及进城，竟在净室胡乱歇了一夜。继贾瑞而进铁槛寺之一人，故写其宿。次日早，便进城来料理出殡之事。一面又派人先往铁槛寺，连夜另外修饰停灵之处并厨灶等项，接灵人口。

凤姐见日期有限，也预先逐细分派料理，一面又派荣府中车轿人从跟王夫人送殡，又顾自己送殡去占下处。目今正值缮国公诰命亡故，善亡则恶存而已。王、邢二夫人又去上祭送殡；西安郡王妃华诞，送寿礼；镇国公诰命生了长男，预备贺礼；历叙许多事故，以见凤姐之能，

又反照后文“力拙”回。又有胞兄王仁连家眷回南，胞兄王仁虚上。一面写家信禀叩父母并带往之物；又有迎春染病，每日请医服药，看医生启帖、症源、药案。各事冗杂，亦难尽述。又作一束。又兼发引在迳，因此忙得凤姐茶饭无心，坐卧不宁。刚到了宁府，荣府的人跟着；既回到荣府，宁府的人又跟着。凤姐虽然如此之忙，只因素性好胜，惟恐落人褒贬，故费尽精神，筹画得十分整齐。于是合族中上下，无不称叹。

这日伴宿之夕^[15]，里面两班小戏并耍百戏的与亲朋等伴宿，尤氏犹卧于内室，秦氏之丧，尤氏始终不与其事，正写罪自外至。一切张罗款待，独是凤姐一人周全承应。合族中虽有许多妯娌，也有羞口羞脚的，也有不惯见人的，也有惧贵怯官的，种种之类，俱不及凤姐举止大雅，言语典则，因此也不把众人放在眼里，挥霍指示，任其所为，旁若无人。“才”字写得畅满，笔有馀闲。一夜中灯明火彩，客送官迎，那百般热闹，自不用说。至天明吉时，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请灵，前面铭旌上大书“诰封一等宁国公冢孙妇防护内庭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享强寿贾门秦氏宜人之灵柩”。一应执事陈设，皆系现赶新做出来的，一色光彩夺目。宝珠自行未嫁女之礼，摔丧驾灵，十分哀苦。怪事。

那时官客送殡的，有镇国公牛清之孙现袭一等伯牛继宗，理国公柳彪之孙现袭一等子柳芳，齐国公陈翼之孙世袭三品威镇将军陈瑞文，治国公马魁之孙世袭三品威远将军马尚平，修国公侯晓明之孙世袭一等子侯孝康。缮国公诰命亡故，其孙石光珠守孝，不得来。这六家与荣、宁二家，当日所称“八公”的便是。馀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孙，西宁郡王之孙，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孙世袭二等男蒋子宁，定城侯之孙世袭二等男兼京营游击谢鲲，襄阳侯之孙世袭二等男戚建光，景田侯之孙五城兵马司裘良。馀者锦乡伯公子韩奇，神武将军公子冯紫英，陈也俊、卫若兰等诸王孙公子，不可枚数。一段送殡诸人，王孙公子，历历写出，以形其盛。其名姓所称八公，各有取意，曰牛、曰彪、曰翼、曰马、曰侯、曰珠，或以姓，或以名，无非禽兽也，故为荣、宁同类。又以修、齐、治、平等字为演《大学》之映照，且为本回北静“静”字之宾。馀则在有意无意之间，不必强为附会，而深细按之，仍不脱禽兽名在内。堂客也共有十来顶大轿，三四十顶小轿，连家下大小轿车辆，不下百十馀乘。连前面各色执事、陈设、百耍，浩浩荡荡，一带摆三四里远。

走不多时，路上彩棚高搭，设席张筵，和音奏乐，俱是各家路祭^[16]。第一棚是东平王府的祭，第二棚是南安郡王的祭，第三棚是西宁郡王的祭，第四棚便是北静郡王的祭。入下半回，北静是主脑，用东、

南、西陪出。原来这四王，当日惟北静王功最高，及今子孙犹袭王爵。现今北静王世荣，北为死方，静为死趣，故曰北静。而阴极生阳，一转春生，万物复荣，实根于此。往过来续，递嬗无息，所谓世荣也。年未弱冠，生得美秀异常，情性谦和。近今宁国府冢孙妇告殂，因想当日彼此祖父有相与之情，同难同荣，未以异姓相视，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丧上祭，如今又设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鼓入朝，公事一毕，便换了素服，坐大轿，鸣锣张伞而来。至棚前落轿，手下各官两旁拥侍，军民人众不得喧哗。

一时只见宁府大殡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从北而至。是写得出，曰大殡从北而至，死方转入生方也。早有宁府开路传事人等报与贾珍，贾珍即命前面札驻，同贾赦、贾政三人连忙迎来，以国礼相见。略写路祭，即入本文。世荣在轿内欠身，含笑答礼，仍以世交称呼接待，并不自大。贾珍道：“犬妇之丧，累蒙郡驾下临，荫生辈何以克当^[17]？”世荣笑道：“世交至谊，何出此言。”遂回头命长史官主祭代奠。贾赦等一傍还礼，复亲身来谢恩。世荣十分谦逊，因问贾政道：“那一位是衔玉而诞者？久欲得一见为快，今日一定在此，何不请来？”世荣乃“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一“心”字，故为王，而为北王，此心正是宝玉，正是通灵，一而二，二而一，故写两人相得无间。贾政忙退下，命宝玉更衣，领他前来谒见。那宝玉素闻得世荣是个贤王，且才貌俱全，风流跌宕^[18]，不为官俗国体所缚，每思相会，只是父亲拘束，不克如愿。今儿反来叫他，自是欢喜。一面走，一面瞥见那世荣坐在轿内，好个仪表。

不知近前又是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此大段重写死丧，黛玉乃死丧之主，故于此回上半收拾过其所自出，以便放笔写他后面陷死机、入死路，洒洒洋洋诸大文。设一北静王，乃演一复卦，为通灵来复之机，死里求生之道，故必在秦氏大殡路次要截之，否则何时何地不可见耶？目录“谒”字犹言遏也，即所谓刘老由剥而坤而复。

看此回书，当看他忙里偷闲，闹中取静，一步一结束处，能明此何等散漫题目，难得手住。

【护花主人评曰】第十四回极写凤姐之勤能，丧仪之华盛，及吊祭之热闹，皆系反衬后来贾母之丧潦草杂乱。

凤姐灵前大哭，是真哭，不是假哭。秦氏灵动聪明，是凤姐知心，其情亦大略相似，惺惺惜惺惺，安得不恻。

凤姐在宁府办事，夹写荣府巨细诸事，足见部署裕如，不慌不忙，

然皆是有馀气象。

写秦氏丧事正文是主，中间夹叙“林如海捐馆”，为黛玉将来久住大观园之根，又夹叙北静王要见宝玉是宾。而林黛玉是宾中主，北静王是宾中宾。

[1] 呈文经榜：呈文和经榜都是纸的名称。

[2] 随起举哀：跟着死者的亲戚一起哭丧，以示悲哀。

[3] 黄昏纸：黄昏时分烧奠的纸钱。

[4] 蠲（juān）：消除，去除。

[5] 应佛僧：专门支应佛事的僧人。开方破狱：指僧人为亡灵诵《宗镜录》中的《破地狱偈文》，以求佛祖开度亡灵出地狱。

[6] 传灯照亡：在死者脚后燃灯以照亡灵。

[7] 开金桥：旧谓善人死后走金桥，恶人死后走奈何桥。故请僧人做佛事为死者开铺一条金桥，以期能托生到福禄之地。

[8] 放焰口：佛教谓为地狱中饿鬼举行超度佛事称“放焰口”。

[9] 拜水忏：念诵《水忏经》为死者消除冤孽灾祸。

[10] 鞞（sǎ）：把鞋后帮踩在脚跟下；穿（拖鞋）。

[11] 矗灯：旧时放在官署或官僚家大门两侧的一种成对的高脚灯笼。

[12] 觔：同“斤”。

[13] 开发：处理，打发。

[14] 偏了：谦辞。表示已经吃过饭了。

[15] 伴宿：出殡前夕亲属通宵守灵。

[16] 路祭：旧时出殡，亲友在灵柩经过的路上祭奠。

[17] 荫生：靠祖父辈荫庇而得以进入国子监读书者。

[18] 跌宕：卓越，不同寻常。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话说宝玉举目，见北静王世荣头上戴着净白簪缨银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龙白蟒袍，系着碧玉红鞢带^[1]，面如美玉，目如朗星，真好秀丽人物。【求本】不料下一回林黛玉竟以臭男人目之。宝玉忙抢上来参见，世荣忙从轿内伸手挽住，见宝玉带着束发银冠，勒着双龙出海抹额，穿着白蟒箭袖，围着攒珠银带，面若春花，目如点漆。二人眼中必彼此写一过，是对待大章法。而此处尤要紧，盖北静、宝玉同演一心。北静为通灵未失之心，故面如美玉，目如朗星，昭质无亏，虚灵不昧也。宝玉为通灵既失之心，故面如春花，目如点漆，花为怡红，漆为黛色，旧染之污也。绝非杂凑，大道存焉。至本书明说男子装饰，惟雨村、宝玉、北静、包勇四人，其余更无一人何冠何服，有甚深微义，不得以书无朝代浅观之也。说在《孟子》“鸡鸣而起”篇中，而包勇乃“欲知舜跖”之一“知”字。世荣笑道：“名不虚传，贵有其实，着一“名”字，便是通灵既失者。果然如宝似玉。”【求本】如宝似玉，命名之意，叙于北静王口中，绝无累坠。问：“衔的那宝贝在那里？”宝玉见问，连忙从衣内取出，递与世荣。世荣细细看了，又念了那上头的字，重一“念”字。因问：“果灵验否？”贾政忙道：“虽如此说，只是未曾试过。”世荣乃一面极口称奇，奇乃是正。一面理顺彩绦，亲与宝玉带上，又携手问宝玉几岁，现读何书，宝玉一一答应。

世荣见他语言清朗，谈吐有致，“灵”字赞语。一面又向贾政笑道：“令郎真乃龙驹凤雏，非小王在老世翁前唐突，将来‘雏凤清于老凤声’^[2]，未可量也。”乃云一阳来复，而吐属逼肖。贾政陪笑道：“犬子岂敢谬承金奖，赖藩郡馀祜^[3]，果如所言，亦荫生辈之幸矣。”世荣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此资质，想老太夫人辈自然钟爱极矣。但吾辈后生，甚不宜溺爱，【求本】金玉良言。溺爱则未免荒失了学业。“大哉王言”，乃是正意。昔小王曾蹈此辙，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难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虽不才，却多蒙海内众名士凡

自都者，未有不垂青眼，是以寒第高人颇聚，令郎常去谈谈会会，则学问可以日进矣。”所谓琢磨。○【求本】自是河间献王一流人物。贾政忙躬身答道：“是。”

世荣又将腕上一串念珠卸下来，递与宝玉道：“今日初会，仓卒无敬贺之物，此系圣上所赐萼苓香念珠一串，权为敬贺之礼。”珠言智慧；萼苓，灵也；圣上所赐，所谓天赋；念珠一串，念之念之，不可略有间断也。此正北静为宝玉丁宁者。宝玉连忙接了，回身奉与贾政。贾政与宝玉一齐谢过了。于是贾赦、贾珍等一齐上来请回舆，世荣道：“逝者已登仙界，非碌碌你我尘寰中人也。小王虽上叨天恩，虚邀郡袭，岂可越仙輶而进也^[4]。”此则普通垂教，见人人各有一宝玉，即秦氏亦然。○【求本】以上是宝玉初见郡王一段小小过脉文字。贾赦等见执意不从，只得告辞谢恩，回来命手下人掩乐停音，将殡过完，方让世荣过去，不在话下。

且说宁府送殡，【求本】接入送殡正文。一路热闹非常。刚至城门，又有贾赦、贾政、贾珍等诸同寅属下各家祭棚接祭^[5]，一一的谢过，然后出城，竟奔铁槛寺大路而来。彼时贾珍带贾蓉来到诸长辈前，让坐轿上马，因而贾赦一辈的各自上了车轿，贾珍一辈的也将要上马。凤姐因记挂着宝玉，怕他在郊外纵性，不服家人的话，【求本】步步想到。贾政管不着，惟恐有闪失，因此命小厮来唤他。宝玉只得到他车前。凤姐笑道：“好兄弟，你是个尊贵人，同女孩儿一般人品，是奇语，却是掩覆之笔。别学他们猴在马上。下来，咱们姐儿两个同车，【求本】“惠而好我，携手同车”，忘却“嫂叔不通问”。凤姐仅可明《诗》，未遑习《礼》。岂不好么？”好则好，其如焦大何？宝玉听说，便下了马，爬上凤姐车上，二人说笑前进。

不一时，只见那边两骑马直奔凤姐车，下马扶车回道：“这里有下处，奶奶请歇歇更衣^[6]。”蹴起波澜。凤姐命请王、邢二夫人示下，那二人回说：“太太们说不歇了，叫奶奶自便。”凤姐便命歇歇再走。小厮带着辕马，岔入人群，往北而来。宝玉在车，急命请秦相公。回头转奔死方，秦相公不可不请。那时秦钟正骑着马，随他父亲的轿，忽见宝玉的小厮跑来请他去打尖^[7]，秦钟远看这宝玉所骑的马搭着鞍笼，随着凤姐的车往北而去，便知宝玉同凤姐一车，自己也带马赶上来，同入一庄门内。

那庄农人家无多房舍，妇女无处回避。那些村姑庄妇见了凤姐、宝玉、秦钟的人品衣服，几疑天人下降。妍皮裹蛆骨，写来恰像。【求

本】乡人见宝玉等疑为天仙，宝玉见庄家什物甚为希奇，少所见者多所怪，此必然也。凤姐进入茅屋，先命宝玉等出去顽顽，【求本】叙事宛而达，凤姐至村叟家，命宝玉出去，为洩便故。此妇女出门要事，笔底无微不到。宝玉会意，因同秦钟带了小厮们各处游玩。凡庄家动用之物，俱不曾见过的，宝玉见了，都以为奇，不知何名何用。小厮中有知道的，一一告诉了名目，并其用处。宝玉听了，因点头道：石点头。“怪道古人诗上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正为此也。”数语包得前人多少咏叹。

一面说，一面又到一间房内，见炕上有个纺车，越发以为稀奇。【求本】宝玉之不识纺车与刘老老之不识自鸣钟，其揆一也。小厮们又告以纺纱织布之用。既能详写琐悉，又为本文点染。借凤姐方便开出小小一段支文，为“弄权”“得趣”之引，笔下不善生发者学此。宝玉便上炕摇转作耍。只见一个村庄丫头，约有十七八岁，走来说道：“别弄坏了！”众小厮忙喝住了。宝玉也住了手，说道：“我因不曾见过，所以试一试顽儿。”那丫头道：“你们不会，我转给你瞧。”秦钟暗拉宝玉道：“此卿大有趣趣。”为“得趣”引子。宝玉推他道：“再胡说，我就打了。”啾啾如见，而乃胡说中之微意。说着，只见那丫头纺起纱来，果然好看。【求本】见所未见，自然好看。忽听那边老婆子叫道：“二丫头快过来。”那丫头丢了纺车，一径去了。借此纺车设轮回象，为二丫头，钗、黛视此矣。宝玉怅然无趣。只见凤姐打发人来叫他两个进去。凤姐洗了手，换了衣服，问他换不换，宝玉道：“不换也就罢了。”仆妇们专上茶食果品来，又倒上香茶来。凤姐等吃过茶，待他们收拾完备，便起身上车。外面旺儿预备赏封赏了那庄户人家，那庄妇人等来谢赏，宝玉留心看时，并不见纺纱之女。走不多远，却见这二丫头怀里抱了个小孩子，才见丫角，亦既抱子，流光迅速，此情何堪。正此大段点睛处。想是他的兄弟，同着几个小女孩子说笑而来。宝玉情不自禁，无可奈何天。然身在车上，只得以目相送，一时电卷风驰，回头已无踪迹了。轮回之速如此，文势亦如电转风驰，抵得一部《金刚经》揭。

说笑间，忽已赶上大殡。早又前面法鼓金铙，幢幡宝盖，铁槛寺中僧众【求本】语有禅悟。已列路旁。少时到了寺中，另演佛事，重设香案，安灵于内殿偏室之中，【求本】有分寸。宝珠安理寝室为伴。外面贾珍款待一应亲友：也有扰饭的，也有就告辞的，一一谢过之后，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而散，至未末方散尽了。里面的堂客，皆是凤姐陪伴接待，先从诰命散起，也到晌午方散完了，【求本】收拾送殡文字，简而不漏。只有几个近亲本族，等做过三日道场方散呢。那时

邢、王二夫人知凤姐必不能回家，便要进城，王夫人要带了宝玉同去。宝玉乍到郊外，那里肯回去？只要跟凤姐住着。【求本】只此一住，遂生出后面许多文字。王夫人只得交与凤姐而去。交与而去。

原来这铁槛寺是宁、荣二公当日修造的，现今还有香火地亩，以备京中老了人口，在此停灵。妙玉已到。其中内外两宅，俱是预备妥贴的，好为送灵人口寄居。不想如今后人繁盛，其中贫富不一，或情性参商^[8]：有那家艰难安分的，便住在这里了；有那有钱势尚排场的，只说这里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庵寻个下处，【求本】引起水月庵。为事毕宴退之所。世情烂熟。即今秦氏之丧，族中诸人皆权在铁槛寺下榻，独凤姐嫌不方便，【求本】若在铁槛寺下榻，不往水月庵中，则银子何由到手？若钱来凑人，自能巧合。因遣人来和馒头庵的姑子净虚说了，净虚，言无有也。腾出两间房子来做下处。原来这馒头庵就是水月寺，一提骇人，见一部镜花水月文章，无非土馒头滋味而已。其义意发明在妙玉传中。【求本】然则馒头庵即水月庵，此处已一一表明，何后来作书者文分作两处然？此等处真不可解。因他庙里做的馒头好，一气而已。就起了这个浑名，【求本】庵以馒头得名，即作气之所。离铁槛寺不远。是一是二？妙有微旨。当下和尚工课已完，奠过晚茶，贾珍便命贾蓉请凤姐歇息。【求本】特笔，与“原来这铁槛寺”六字相呼应。凤姐见还有几个妯娌陪着女亲，自己便辞了众人，带了宝玉、秦钟往水月庵来。三人共为水月。○【求本】用“带了”二字，以见“馒头庵”一段孽案实凤姐为罪之首。

原来秦邦业年迈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钟等待安灵罢。那秦钟只跟了凤姐宝玉，一时到了水月庵。生出本义。净虚带了智善、虽有善者，亦无如何。智能两个徒弟出来迎接，大家见过，【求本】凤姐带宝玉、秦钟，净虚带智能，一样笔法。凤姐等至净室更衣洗手毕，因见智能儿越发长高了，模样儿越发出息了，因说道：“你们师徒怎么这些日子也不往我们那里去？”净虚道：“可是，这几日都没工夫，因胡老爷府里产了公子，【求本】胡老爷又不知何许人，于此而四矣。太太送了十两银子来这里，叫请几位师父念三日《血盆经》^[9]。是胡老爷念《血盆经》，隐括全书。忙的没个空儿，就没来请奶奶的安。”【求本】春云一展。

不言老尼陪着凤姐，且说宝玉、秦钟二人正在殿上顽耍，因见智能过来，宝玉笑道：“能儿来了！”秦钟说：“理那东西作什么？”绝妙设色，善绘风影。而“东西”特提，金木并到。宝玉笑道：“你别弄鬼。那

一日在老太太房里，一个人没有，你搂着他作什么？【求本】钟之与能其鬼鬼祟祟者殆非一日矣。这会子还哄我！”秦钟笑道：“这可是没有的话。”宝玉道：“有没有也不管你，【求本】词林俱妙。你这叫住他倒碗茶来我吃，就丢开手。”情情，情乃智能所不免，正是太息处。必从吃茶说入，仍宝、黛公案也。【求本】如不然，先生将奈何？秦钟笑道：“这又奇了，你叫他倒去，还怕他不倒？何必要我说呢？”宝玉道：“我叫他倒的是无情意的，不及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意的。”秦钟只得说道：“能儿倒碗茶来。”那智能儿自幼在荣府走动，无人不识，常与宝玉、秦钟顽笑，如今长大了，渐知风月，便看上了秦钟人物风流，那秦钟也爱他妍媚，二人虽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求本】补前文所无。智能走去倒了茶来，秦钟笑道：“给我。”宝玉又叫：“给我。”智能儿抿嘴笑道：“一碗茶也争，难道我手上有蜜？”写两顽皮一油嘴，都现纸上。宝玉先抢得了喝着，方要问话，只见智善来叫智能去摆果碟子，一时来请他两个去吃茶果。他两个那里吃这些东西？略坐一坐，仍出来顽耍。

凤姐也略坐片时，便回至净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时众婆娘媳妇见无事，都陆续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过几个心腹小婢。此处无平儿乃深文。老尼便趁机说道：“我有一事，要到府里求太太，先请奶奶一个示下。”黑魇魇的来了。凤姐问何事。

老尼道：“阿弥陀佛！只因当日我先在长安县善才庵内一县一庵，绝倒。出家的时节，那时有个施主姓张，是大财主。他有个女儿，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庙里来进香，不想遇见了长安府太爷的小舅子李衙内^[10]，一心看上，要取金哥，打发人来求亲。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长安守备的聘定，张家若退亲，又怕守备不依，因此说已有了人家。谁知李公子执意要娶他女儿，张家正无计策，两处为难。不料守备家一知此信，也不问青红皂白，便来作践辱骂，说一个女儿许几个人家，偏不许退定礼，就打官司告状起来。那家急了，只得着人上京来寻门路，赌气偏要退定礼。我想如今长安节度云老爷与府上相契，可以求太太与老爷说声，发一封书求云老爷和那守备说一声，不怕他不依。若是肯行，张家连倾家孝顺也都情愿。”设此一案，无非要写凤姐弄权致祸，自速其死之因，为一“财”字存证据，不重为烈女义夫作传。故在净虚口中说来，不过姓张姓李而已。女名金哥，财而已矣。看守备父子无名姓，可见至节度名云光亦犹尼为净虚耳。笨伯又曰：可惜一部传奇何不为之演出。○前写凤姐打人，并无姓名，不过说威重令行而已。作者不浪掷一滴墨如此。凤姐听了笑道：“这事倒不大，只是太太再不管这样的事。”老尼

道：“太太不管，奶奶可以主张了。”凤姐笑道：“我也不等银子使，也不做这样的事。”净虚听了，打去妄想，半晌叹道：“虽如此说，只是张家也知我来求府里，如今不管这事，张家不知道没工夫管这事，不希罕他的谢礼，倒像府里连这点子手段也没有的一般。”

凤姐听了这话，便发了兴头，说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说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两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老尼听说，喜之不胜，忙说：“有，有！这个不难。”凤姐又道：“我比不得他们拉篷扯纤的图银子，这三千两银子不过是给打发去说的小厮们作盘缠，使他们赚几个辛苦钱，我一个钱也不要，便是三万两我此刻还拿的出来。”老尼忙答应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开恩也罢了。”凤姐道：“你瞧瞧我忙得，那一处少了我？既应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结。”老尼道：“这点子事，在别人跟前就忙的不知怎么样，若是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彀奶奶一发挥的。只是俗语说的‘能者多劳’，太太见奶奶大小事都妥贴，越发都推给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贵体才是。”一路奉承“奶奶”，凤姐越发受用，也不顾劳乏，更攀谈起来。此事了过，在老尼口中，许多扭捏，许多轩轻，有顺透处，有逆缴处，而凤姐忽离忽合，到底以一“贪”字堕地狱中。灿花妙舌，照见神奸，可谓尽态极妍矣。而仍都是顺笔拖却，但完“弄权”二字便了。

谁想秦钟趁黑晚无人，来寻智能。刚至后面房中，只见智能独在那里洗茶碗，秦钟便搂着亲嘴。智能急得跺足说：“做什么？”就要叫唤。秦钟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日再不依我，我就死在这里！”智能道：“你想怎么样，除非等我出这牢坑，离了这些人才好呢。”秦钟道：“这也容易，只是远水救不得近火。”说着一口吹了灯，满屋漆黑，将智能抱到炕上，就云雨起来。点题。那智能百般挣挫不起，又不好叫得，少不得依的。写秦钟不是宝玉行径，见“情种”二字，凡书中人无问粗细、雅俗、男女都在个里，亦犹写香菱，有洁笔即有污笔，亦总照入镜中也。正在得趣，只见一人进来将他二人按住，也不出声。他二人吓得魂飞魄散，倒是那人“嗤”的一声笑了，方知是宝玉。顽皮如画。秦钟连忙起来抱怨道：“这算什么？”宝玉道：“你倒不依，咱们就叫喊起来。”羞得智能趁暗中跑了。宝玉拉了秦钟出来道：“你可还和我强？”秦钟笑道：“好人，连叫‘好人’，‘好’字子女两在。你只别嚷的众人知道，你要怎样，我都依你。”宝玉笑道：“这会子也不用说，等一会睡下，再细细的算帐。”所谓好人。一时宽衣安歇的时节，凤姐在里间，秦钟、宝玉在外间，是外间。满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铺坐更，凤姐因怕通灵玉失落，便等宝玉睡下，令人拿来，搵在自己枕边。大书特

书。宝玉不知与秦钟算何账目，未见真切，此系疑案，不敢纂创。宝玉同秦钟在外间，而宝玉又被拿来在凤姐枕边，此帐我算不清，作者乃欲算秦、宝的帐，观者亦但知算秦、宝的帐，我不信他谎帐。一宿无语。如何无话？

至次日一早，便有贾母、王夫人打发人来看宝玉，又命多穿两件衣服，无事宁可回去。如何无事？宝玉那里肯回去？又有秦钟恋着智能，挑唆宝玉求凤姐再住一天。凤姐想了一想，丧仪大事虽妥，还有些小事未安排，可以借此再住一天，岂不又在贾珍跟前送了满情，才。二则又可以完了净虚的那件事，财。三则顺了宝玉的心。色。因有此三益总作一束，便向宝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这里逛，少不得越发辛苦了，明日是一定要走的了。”宝玉听说，千姐姐万姐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日必回去的。”于是又住了一夜。凤姐便命悄悄将昨日老尼之事，说与来旺儿，一文将不去，枉费心机而已，故用来旺。旺儿心中俱已明白，急忙进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贾琏所嘱，修书一封，连夜往长安县来。不过百里之遥，两日去来，俱已妥协。那节度使名唤云光，久欠贾府之情，这些小事，岂有不允之理，略作交代，绝不费笔。给了回书，旺儿回来，不在话下。凤姐等又过了一日，次日方别了老尼，着他三日后往府里去讨信。那秦钟与智能百般不忍分离，背地里多少幽期密约，俱不用细述，只得含恨而别。凤姐又到铁槛寺中照望一番，宝珠执意不肯回家，贾珍只得另派妇女相伴。此人从此更无下落。

要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此第十五回矣。以前每回皆如题语，上下分叙，有交互处，有倒装处，未见有题无文如此回者。夫凤姐弄权，因净虚而揽张李之讼，乃馒头庵事，何尝在铁槛寺？乃上半回云“弄权铁槛寺”，醉语耶？睡语耶？殊不知馒头庵即是铁槛寺。写一弄权之凤姐，则凡为凤姐者，无不送入馒头矣。写一铁槛寺，则凡送大殡而入铁槛寺者，亦无不送入馒头矣。何必既到馒头方弄权耶？抑既到馒头，又从何而更弄权耶？甚矣，铁槛之限人也！

不出铁槛，便是水月，便是馒头，一而三，三而一也。看后文“掀翻风月案”以前，插女尼女道，以至凤姐吐血诸事迹可见。

此回局阵已开十七、八两回之先，彼处目录，亦用此法。

此回以宝玉起，以宝玉结，一在北静王手里，一在凤姐枕边。不能一串念珠，展转通灵失落，虽有智能，适足自杀，为秦钟者，当知惧知悔知悟。

书中不得其死者九人，曰金钏、曰金鸳鸯、曰金桂、曰金哥，尤二姐则吞金，尤三姐饮剑，则亦金，在金居其大半，作者于金，有深痛焉。“弄权”一案，独以金哥著名，杀人自杀，岂止为凤姐、宝钗点悟！

【护花主人评曰】写乡村女子纺纱等事，直伏巧姐终身。

铁槛寺化作水月，已由坚固而变虚浮；水月变为馒头，愈变愈下矣。所谓“纵有千（金）〔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也。

净虚说“倒像府里没手段”，深得激将法。三姑六婆，真可畏哉！

来旺是凤姐鹰犬，于此回点眼。

凤姐一生舞弊作孽，不可胜言。若逐事细说，冗杂琐烦；若一概不叙，又似虚枉。故就铁槛寺弄权及后文尤二姐事最恶最险者，细写原委，以包括诸恶孽。

秦钟与智能偷情，及与宝玉苟且情事，是天亡根据。妙在一是明写，一是暗写。

【大某山民评曰】凤姐因张家得银三千两，净虚是引子；蔷、蓉因贾瑞得银一百两，凤姐是引子。前后遥遥对照。

智能对秦钟云：“你想怎么样。”秦钟对宝玉云：“你要怎样。”可知“怎么样”三字与“怎样”二字，总是那一样耳。

凤姐在馒头庵再住一天，不写凤姐要住，而写秦钟要住。秦钟不好说自己要住，卸肩在宝玉。凤姐不能说自己要住，亦卸肩在宝玉。一为净虚，一为智能，皆是宝玉为之了结也。

[1] 鞶（tīng）带：皮腰带。

[2] 雏凤清于老凤声：出自唐李商隐《韩冬郎既席为诗相送……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诗。比喻儿子将胜过父亲。

[3] 赖藩郡馥祯：犹言“借郡王吉言”。祯，祥。

[4] 仙輶（ér）：对灵车的美称。

[5] 同寅：同僚。

[6] 更衣：古时大小便的婉辞。

[7] 打尖：在旅途或劳动中休息进食。

[8] 参商：参星和商星。参星在西，商星在东，此出彼没，永不相见，故喻指差别、距离。

[9] 《血盆经》：《目连正教血盆经》的简称。旧时在民间流传甚广。相传谓妇女生育过多，会触污神佛，死后下地狱，将在血盆池中受苦。若生前延僧诵此经，则可消灾受福。

[10] 衙内：五代及宋初，藩镇的亲卫官有衙内都指挥使、牙内都虞侯等，多以子弟充任。“牙”讹变为“衙”。后因称官府子弟为衙内。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且说秦钟、宝玉二人跟着凤姐自铁槛寺照应一番，坐车进城，到家见过贾母、王夫人等，回到自己房中，一夜无话。至次日，宝玉见收拾了外书房，约定了与秦钟读夜书。偏生那秦钟秉性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风霜，又与智能儿偷期缱绻，未免失于调养，回来时便咳嗽伤风，懒怠进饮食，大有不胜之态，只在家中调养，不能上学。宝玉便扫了兴，然亦无法，无可奈何天。只得候他病痊再议了。

那凤姐却已得了云光的回信，俱已妥协，老尼达知张家，果然那守备忍气吞声，退了前聘之物。谁知爱势贪财之父母，却养了一个知义多情的女儿，闻得退了前夫，另许李门，他便一条汗巾悄悄的寻了个自尽。那守备之子闻知金哥自缢，他也是个情种，遂投河而死。特作一重孽案。可怜张、李二家没趣，真是人财两空。这里凤姐却安享了三千两，王夫人连一点消息也不知道。自此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所作所为，诸如此类，不可胜数。要紧在此数语，伏西风坏荣之根，而叙事有案有断，简洁明净，不着纤尘，洵为妙品。

一日，正是贾政的生辰，贾政生辰但云“一日正是”，而无月分，是他故意含糊处。宁、荣二处人丁都齐集庆贺，热闹非常。忽有门吏报道：“有六宫都太监夏老爷，特来降旨。”炎势方张，故为夏老爷。而为太监则无后，名秉忠见此夏令正中也。吓的贾赦、贾政一千人不知何事，忙止了戏文，撤去酒席，摆香案，启中门跪接。早见都太监夏秉忠乘马而至，又有许多跟从的内监。那夏太监也不曾负诏捧敕，直至正厅下马，满面笑容，走至厅上，南面而立，口内说：“奉特旨，立刻宣贾政入朝，在临敬殿陛见。”说毕，也不吃茶，便乘马去了。恰有这等情事，真写得出来，与“锦衣查抄”文势对峙。贾政等也猜不出是何兆头，只得即忙更衣入朝。贾母等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飞马来往探信。

有两个时辰，忽见赖大等三四个管家喘吁吁跑进仪门报喜，又说“奉老爷命，速请老太太率领太太等进宫谢恩”等语。那时贾母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伫候，邢、王二夫人，尤氏、李纨、凤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妈等，皆聚在一处，打听信息。贾母又唤进赖大来，细问端的，赖大禀道：“小的们只在临庄门外伺候，里头的消息一概不知。后来夏太监出来道喜，说咱们家的大小姐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绝大世面，写得井井，而恍惚拉杂，面面俱到。○凤藻宫尚书，作者自赞其文。贤德妃乃立一气数之天，无非阐“贤德”二字也。后来老爷出来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爷又往东宫去了，速请老太太们去谢恩。”贾母等听了方心安，一时皆喜见于面。于是都按品大妆起来，贾母率领邢、王二夫人并尤氏，一共四乘大轿，鱼贯入朝。贾赦、贾珍亦换了朝服，带了贾蔷、贾蓉，奉侍贾母前往。于是宁、荣两处上下内外人等莫不欣喜，独有宝玉置若罔闻。既为情种，便与天违。

你道什么缘故？原来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入城，来找秦钟。不意被秦邦业知觉，将智能逐去，将秦钟打了一顿，自己气的老病发了，三五日光景，呜呼哀哉了。情种究极，乃至杀父。秦钟本自怯弱，又带病未痊，受了笞杖，今见老父气死，此时悔痛无及，又添了许多病症。贾瑞一套路数。因此宝玉心中怅怅不乐，虽有元春晋封之事，那解得他愁闷？贾母等如何谢恩，如何回家，亲友如何来庆贺，宁、荣两府近日如何热闹，众人如何得意，独他一个皆视有若无，毫不介意。偌大喜事都缩入宝玉愁闷中，以五个“如何”了之，上半回书已完结，作者真善为鬼蜮。因此众人嘲他越发呆了。且喜贾琏与黛玉回来，先遣人来报信，明日就可到家了，可是年底否？宝玉听了方才有些喜意。是正文。细问原由，方知贾雨村亦进京引见，前数十回皆贾雨村言矣，但不过提纲挈领之文，必俟“试才”“归省”，重新特提。至“情切切”回头方是假语村言着实分际，其发端在此回，故必特提贾雨村又进京。皆由王子腾累上荐本，此来候补京缺，与贾琏是同宗兄弟，又与黛玉有师徒之谊，故同路作伴而来。林如海已葬入祖塋了，诸事停妥。贾琏此番进京，若按站而走，本该出月到家，出那个月？又捣鬼。因闻元春喜信，遂昼夜兼程而进，一路俱各平安。宝玉只问了黛玉“平安”二字，馀者也就不在意了。是书主意。

好容易盼到明日午错⁴¹，果报琏二爷和林姑娘进府了。见面时彼此悲喜交集，未免大哭一场，又致慰庆之词。宝玉心中忖度：黛玉越发出落的超逸了。“超逸”字双关。黛玉又带了许多书籍来，只此物。忙着打扫卧室，安排器具，又将些纸笔等物分送与宝钗、迎春、宝玉等。只此

人情。宝玉又将北静王所赐麝香串珍重取出，转送黛玉。黛玉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遂掷而不取。甘心为情种而死，不肯一念通灵，反复丁宁无益也。一转送，一不取，铸下铁案。宝玉只得收回，暂且无话。

且说贾琏自回家见过众人，回至房中，正值凤姐事繁，无片刻闲空，见贾琏远路归来，少不得拨冗接待。少时房内无外人，便笑道：“国舅老爷大喜！国舅老爷一路的风尘辛苦，小的听见昨日的头起报马来报，说今日大驾归府，略预备了一杯水酒洗尘，不知可赐光谬领否？”一片话写热夫妻远别乍逢情形绝妙，而口吻恰是此人，我不知如何设想出的。○其实是上半回主文，看两“国舅老爷”，便晓他用傍敲侧击法矣。而文笔已入化境。贾琏笑道：“岂敢，岂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儿与众丫鬟参见毕，献茶。贾琏遂问别后家中诸事，又谢凤姐的操持辛苦。凤姐道：“我那里管得这些事来？见识又浅，口角又笨，心肠又直率，人家给个棒槌我就认作针，脸又软，搁不住人给两句好话，心里就慈悲了。况且又没经过大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连觉也睡不着了。我苦辞过几回，太太又不许，倒说我图受用，不肯学习。殊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呢！一句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妄行。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那一个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说槐的抱怨，坐山看虎斗，借刀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武艺。况且我年纪轻，不压人，怨不得不放我在眼里。更可笑那府里蓉儿媳妇死了，珍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只要请我帮他几日，我是再四推辞，太太做情允了，只得从命，依旧被我闹了个马仰人翻，更不成个体统。至今珍大哥还抱怨后悔呢！你明儿见了他，好歹描补描补，就说我年纪小，原没见过世面，谁叫大爷错委了他？”拉拉杂杂，如花如火，弄贾琏于股掌之上，读之令人心旷神怡。

说着，只听外间有人说话，凤姐便问是谁，平儿进来回道：“姨太太打发了香菱妹子来问我一句话，写‘才选凤藻’不能不出香菱，故虚见一影。我已经说了，打发他回去了。”贾琏笑道：“正是呢，我方才见姨妈去，和一个年轻的小媳妇子撞了个对面，生得好齐整模样。我疑惑咱家并无此人，说话时问姨妈，方知是上京买来的那小丫头名唤香菱的，竟与薛大傻子作了房里人，开了脸^[2]，越发出跳的标致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凤姐道：“哎！往苏、杭走了一趟回来，也该见些世面了，还是这样眼馋肚饱的。你要爱他，不值什么，我拿平儿去换了他来如何？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这一年来的光景，他为香菱

儿不能到手，和姨妈打了多少饥荒^[3]？四穿八达，都拉下浑水，而声口如闻。补笔周详，写香菱正是照“凤藻”，而“一年”二字是梦话。那姨妈看着香菱模样儿好还是小事，其为人行事，更又比别的女孩子不同，温柔安静，差不多的主子姑娘还跟不上他，故此摆酒请客的费事，明堂正道，与他做了妾。过了没半月，也看的没事人一大堆了。我倒心里可惜他。”一语未了，二门上小厮传报：“老爷在大书房等二爷呢。”文势一曲。贾琏听了，忙忙整衣出去。

这里凤姐乃问平儿：“方才姨妈有什么事，巴巴儿的打发香菱来？”平儿道：“那里来的香菱，是我借他暂撒个谎儿。又出力写“屏”字。奶奶，你说旺儿嫂子越发连个成算也没有^[4]！”说着，又走至凤姐身边，悄悄说道：“奶奶的那利银迟不送来，早不送来，这会子二爷在家，他偏送这个来了！财亦《风月宝鉴》吃紧东西，正亦香菱所照。幸亏我在堂屋里碰见，不然他走了来回奶奶，二爷少不得要知道。我们二爷那脾气，油锅里的还要捞出来花呢，知道奶奶有了体己^[5]，他还不大着胆子花么？所以我赶着接过来，教我说了他两句。谁知奶奶偏听见了，我故此当着二爷面前，只说香菱儿来了。”凤姐听见笑道：“我说呢，姨妈知道你二爷回了，忽刺巴的反打发个房里人来了^[6]？原来你这蹄子闹鬼。”

说着，贾琏已进来了，接入。凤姐命摆上酒馔来，夫妻对坐。凤姐虽善饮，却不敢任兴，只陪侍着。贾琏的乳母赵嬷嬷走来，他的乳母自然是“钱”字上的。贾琏、凤姐忙让吃酒，令其上炕去。赵嬷嬷执意不肯。平儿等早于炕沿设一几，又有小脚踏，赵嬷嬷在脚踏上坐了。此等排场，悉皆道地，惜见者少。贾琏向桌上拣两盘肴馔，与他放在几上自吃。凤姐又道：“妈妈很嚼不动那个，没的倒（咯）〔硌〕了他的牙。”因问平儿道：“早起我留那一碗火腿炖肘子很烂，俗名金银肘子，与惠泉酒同为“财”字设色。正好给妈妈吃，你怎么不拿了去，赶着叫他们热来？”又道：“妈妈，你尝一尝你儿子带来的惠泉酒。”赵嬷嬷道：“我喝呢。奶奶也喝一钟，怕什么？只不要过多了就是了。我这会子跑了来，倒也不为酒饭，倒有一件正经事，奶奶好歹记在心里，疼顾我些罢。我们这爷只是嘴里说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们，琐悉写来，如在目前。幸亏我从小儿奶了他这么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两个儿子，你就另眼照看他们些，别人也不敢毗牙儿的^[7]。我还再三的求了你几遍，你答应的倒好，如今还是燥屎^[8]。这如今又从天上跑出这样一件大喜事来，那里用不着人？所以倒是来和奶奶说是正经，靠着我们爷，只怕我还饿死了呢。”非赵嬷嬷为儿子讨事做，正仍是做上半回文字一

点，如蜻蜓点水，笔墨悉化烟云。凤姐笑道：“妈妈，你的两个奶哥哥都交给我，你从小儿奶的儿子，还有什么不知他那脾气的？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可见现放着奶哥哥，那一个不比人强？你疼顾照看他们，谁敢说个不字儿？没的白便宜了外人。我这话也说错了，我们看着是外人，你却看着是‘内人’一样呢。”一转，电掣星飞，莫名其妙。说着，满屋里人都笑了。赵嬷嬷也笑个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里跑出青天来了。若说内人、外人这些混账缘故，我们爷是没有，不过是脸软心慈，搁不住人求两句罢了。”凤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内人的他才慈软呢，他在咱们娘儿们跟前才是刚硬呢。”生龙活虎。赵嬷嬷道：“奶奶说的太有情了，我也乐了，再喝一杯好酒，从此我们奶奶作了主，我就没的愁了。”两片婆舌，都有莲花，多大神通。

贾琏此时没好意思，只是赧笑道：“你们别胡说了，快盛饭来吃，还要往珍大爷那边去商议事呢。”凤姐道：“可是，别误了正事。才刚老爷叫你说什么？”贾琏道：“就为省亲的事^[9]。”一部凤藻宫尚书止为“省亲”二字设，故做“才选”文章都用侧笔，而递入下二回，“省亲”二字则直出。凤姐忙问道：“省亲的事竟准了？”贾琏笑道：“虽不十分准，也有八九分了。”凤姐笑道：“可见当今的隆恩^[10]，历来听书看戏，古时从来未有的。”赵嬷嬷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糊涂了。我听见上上下下吵嚷了这些日子，什么省亲不省亲，我也不理论他去。如今又说省亲，到底是怎么个缘故？”贾琏道：“如今当今体贴万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孝’字特提。想来父母儿女之情，皆是一理，不在贵贱上分的。当今自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尽孝意，因见宫里嫔妃才人等皆是入宫多年，抛离父母，岂有不思想之理，极重大事情却从乳娘边闲闲问答出之，凡人子之于父母可想见矣。有微风起于苹末之致。且父母在家思想女儿，不能一见，倘因此成疾，亦大伤天和之事。孝之源出于天。故启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属入宫请候省视^[11]。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赞当今至孝纯仁，体天格物。体天格物，所谓‘明明德’之外无书。一部《红楼》无非体天，无非格物，四字出贾琏口中，亦犹秦、凤梦商祖莹家塾。因此二位老圣人又下谕旨，说椒房眷属入宫，未免有关国体仪制，母女尚未能惬意，竟大开方便之恩，特降谕诸椒房贵戚，除二六日入宫之恩外，凡有重宇别院之家，可以驻蹕关防者^[12]，不妨启请内庭銮舆入其私第^[13]，庶可尽骨肉私情，共享天伦之乐事。此旨下了，谁不踊跃感戴！大观园来路，其命自天。现今周贵妃的父亲已在家里动工了，修盖省亲的别院呢。我说此书隐阐《周易》、《国风》，闻者不信，请观此一虚衬而必为周贵妃者何故？又有吴贵妃的父亲吴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吴为天

口，肆谈天之口而为此书，乃天之佑启众人也。此一衬是书之来源，故特著其名。周则书中隐为取给者，故只著其姓。看此书出名不出名意思，便晓他不是随撮周、吴、郑、王姓氏作陪衬的。这岂非有八九分了吗？”

赵嬷嬷道：“阿弥陀佛！原来如此。这样说起，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大小姐了？”方才递入。贾琏道：“这何用说？不然这会子忙的是什么事？”凤姐笑道：“果然如此，我可以见个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赵嬷嬷道：“噯哟哟，那可是千载希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是书原有许多事迹在引而不发之间，然究是空中楼阁，作者以之故意炫惑人耳。乃欲刻舟求剑，定指其家，定指某处者，何其愚！说起来……”凤姐忙接道：“我们王府里也预备过一次，错落有致。那时我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变于夷。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赵嬷嬷道：“那是谁不知道的？如今还有个口号儿呢，说：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接得好，特提口号，我评“护官符”时故曰为凤姐一人设也。如今还有现在江南的甄家，甄家虚照。噯哟哟，好世派！独他家接驾四次，惟真为能承天，四次与四时合其序矣。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也不信的。其言有物。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凤姐道：“我常听见我家太爷说也是这样的，岂有不信的？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样富贵呢？”他视甄家则以此。赵嬷嬷道：“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真乃天与，不假外取。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

正说着，王夫人又打发人来，瞧凤姐吃完了饭不曾。凤姐便知有事等他，忙忙的吃了饭，漱口要走。又有二门上小厮们回：“东府里蓉、蔷二位哥儿来了。”乳娘语毕，蓉、蔷便来，是尚可无凤藻宫尚书乎？贾琏才漱了口，平儿捧着盆盥手，见他二人来了，便问：“说什么话？”凤姐因亦止步。只听贾蓉先回说：“我父亲打发我来回叔叔：大观园规模是从他父子边生出。老爷们已经议定了，从东边一带“帝出乎震”。借着东府里花园起至西北，丈量了一共三里半大，可以盖造省亲别院了。乾位西北，此别院帝天鉴之。共三里半，得一千二百六十步，

成六百三十弓，以《易》数计之，颠倒天根月窟之理，乃“三十六宫都是春”，大观包罗万象也。已经传人画图样去，明日就得。叔叔才回家，未免劳乏，不用过我们那边去，有话明日一早再请过去面议。”贾璉笑说：“多谢大爷费心体谅，我就从命不过去了。正经是这个主意才省事，盖造也容易。若采置别的地方去，那更费事，且倒不成体统。你回去说：这样很好，若老爷们再要改时，全仗大爷谏阻，这个地方原是自家有的，即为人（至）〔侄〕，大爷亦可谏阻者。万不可另寻地方。明日一早我给大爷请安去，再议细话。”贾蓉忙应几个“是”。贾蔷又近前回说：“下姑苏聘请教习，采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等事^[14]，大爷派了侄儿，院是别院，书是奇传，故采买戏具是第一事，而聘请教习又为“教”字点睛。若不是这般解，请问预备省亲应办之事正多，而必先及戏具耶？○贾蔷乃第一不可道之人，故差派亦第一。带领着来管家两个儿子，还有单聘仁、单聘仁，善骗人也。卜固修卜固修，不顾羞也。两个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来见叔叔。”贾璉听了，将贾蔷打量了一回，笑道：“你能榫在行么？这个事虽不甚大，里头却有藏掖的^[15]。”贾蔷笑道：“只好学习着办罢了。”

贾蓉在身傍灯影下悄拉凤姐的衣襟，八面玲珑，纤悉毕露。凤姐会意，因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难道大爷比咱们还不会用人？大爷是会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谁都是在行的？孩子们已长的这么大了，是这么大了。没吃过猪肉也看见过猪跑，大爷派他去，原不过是个坐纛旗儿^[16]，难道认真的叫他去讲价钱会经纪呢？依我说很好。”“很好”字如闻，蔷为戏之坐纛旗，实为大观之坐纛旗。贾璉道：“自然是这样，并不是我要驳回，少不得替他筹算筹算。”阿璉绝倒。因问：“这一项银子动那一处的？”贾蔷道：“刚才也议到这里，赖爷爷说，竟不用从京里带银子去，江南甄家还收着我们五万银子，明日写一封书信会票我们带去^[17]，银子会自甄家，则此一部传奇本于一真。先支三万两，剩二万两存着等置办彩灯、花烛并各色帘帟账幔的使用。”灯烛是明，帘幔是暗，戏具之余留办此物，假语村言，无非明说暗说。贾璉点头道：“这个主意好。”凤姐忙向贾蔷道：“既这样，我有两个在行妥当人^[18]，你就带他们去办，这个便宜了你呢。”贾蔷忙陪笑道：“正要和婶娘讨两个人呢，这可巧了。”酷肖。因问名字，凤姐便问赵嬷嬷。彼时赵嬷嬷已听话听呆了。听戏听呆了也。平儿忙笑推他，才醒悟过来，恰有是情，然既呆而悟者几人。忙说：“一个叫赵天梁，一个叫赵天栋。”天梁，天凉也。天栋，天冻也。冻甚于凉，而忙说之，见盛衰一瞬，此正是传奇中所搬演故事。凤姐道：“可别忘了，我干我的去了。”一到凉冻，便干他的去了，直注“历劫返金陵”。说着，便出去了。

贾蓉忙跟出来，悄悄的向凤姐道：“婶娘要什么东西，吩咐了，开个账儿，给我兄弟带去，按账置办了来。”又是八面玲珑。凤姐笑道：“别放你娘的屁！我的东西还没处撂呢，希罕你们鬼鬼祟祟的？”说着，一径去了。这里贾蔷也是问贾琏要什么东西，顺便织来孝敬。贾琏笑道：“你别兴头^[19]，才学着办事，倒先学会了这把戏。短了什么，少不得写信来告诉你，且不要论到这里。”说毕打发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不止三四起，贾琏乏了，便传与二门上，一应不许传报，俱待明日料理。凤姐至三更时分方下来安歇，一宿无话。

次早贾琏起来，见过贾赦、贾政，便往宁国府中来，合同老管事人等，并几位世交门下清客相公，审察两府地方，绘画省亲殿宇，一面参度办理人丁。自此后各行匠役齐全，金银铜锡以及土木砖瓦之物，搬运移送不歇。先令匠役拆宁府会芳园墙垣楼阁，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会芳园荒秽已极，拆之为便。荣府东边所有下人一带群房已尽拆去。当日宁、荣二宅虽有一小巷界断不通，然这小巷亦系私地，荣宁相去仅一间耳，私故也。并非官道，故可以连络。会芳园本是从北墙角下引来一股活水，北墙下活水乃生死关头。今亦无烦再引。其山石树木虽不敷用，贾赦住的乃是荣府旧园，此等布置，切实指出。其实贾赦所居既已并入园中，此后贾赦居于何所，无明文矣。其中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如此两处又甚近，凑来一处，省许多财力，纵有不敷，所添有限。全亏一个胡老名公^[20]，号山子野，这人氏号再见。一一筹画起造。贾政不惯于俗务，只凭贾赦、贾珍、贾琏、赖大、来升、林之孝、吴新登、詹光、程日兴等几人林之孝姓名出于此，见是书为林黛玉传奇而实教孝之别本。程日兴，工程日兴也，关合本回。安插摆布，堆山凿池，起楼竖阁，种竹栽花，一应点景又有山子野调度。下朝闲暇，不过各处看望看望，最要紧处和贾赦等商议商议便罢了。贾赦只在家高卧，有芥豆之事，贾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写节略；或有话说，便传呼贾琏、赖大等来领命。贾蓉单管打造金银器皿，书中总演财色，而消烁悉受于金，故为戏具第二事。贾蔷已起身往姑苏去了。贾珍、赖大等又点人丁，开册籍，监工等事。一笔不能写到，不过是喧阗热闹而已。暂且无话。

且说宝玉近因家中有这等大事，贾政不来问他的书，心中自是畅快。无奈秦钟之病日重一日，也着实悬心，不能快乐。闲闲一勘，递入本文。这日一早起来，才梳洗了，意欲回了贾母，去望候秦钟。忽见茗烟在二门照壁前探头缩脑，宝玉忙出来问他做什么，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宝玉听了吓了一跳，忙问道：“我昨儿才瞧了他，还明明白

白，补笔应有。怎么说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刚才是他家的老头子来特告诉我的。”宝玉听了，忙转身回明贾母。贾母吩咐派妥当人跟去，“到那里尽一尽同窗之情，就回来，不许多耽搁了。”此老梦梦，所以为史。宝玉忙出来更衣。到外边车犹未备，急的满厅乱转，一时催促的车到，忙上了车，李贵、茗烟等跟随。来至秦家门首，悄无一人，才说喧阗热闹，转头便是此境。遂蜂拥至内室，唬的秦钟的两个远房婶母并几个弟兄都藏之不迭。

此时秦钟已发过两三次昏了，“昏”字是彻上彻下的。已易箒多时矣^[21]。宝玉一见，便不禁失声。李贵忙劝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打的骨头不受用，所以暂且挪下来松散些。哥儿如此，岂不反添了他的病？”宝玉听了方忍住，近前见秦钟面如白蜡，合目呼吸，展转枕上。宝玉忙叫道：“鲸哥，宝玉来了。”连叫了两三声，秦钟不睬。宝玉又叫道：“宝玉来了。”泥佛说土佛。宝玉何尝来了，言下憬然。那秦钟早已魂魄离身，只剩得一口悠悠馀气在胸，正见许多鬼判持牌提索来捉他。那秦钟魂魄那里肯就去，又记念着家中无人掌着家务，又记挂着智能尚无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无奈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钟道：“亏你还是读过书的人，岂不知俗语说的‘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我们阴间上下都是铁面无私的，不比阳间瞻情顾意，有许多的关碍处。”正闹着，那秦钟魂魄忽听见“宝玉来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略慈悲，让我回去和一个好朋友说一句话就来了。”众鬼道：“又是什么好朋友？”秦钟道：“不瞒列位，就是荣国公孙子，小名宝玉的。”都判官听了，先就唬慌起来，忙喝骂鬼使道：“我说你们放了他回去走走罢，你们断不依我的话，如今等的请出个运旺时盛的人来才罢！”众鬼见都判如此，也皆忙了手脚，一面又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火炮，原来见不得‘宝玉’二字。依我们愚见，他是阳，我们是阴，怕他亦无益于我们。”书是梦书，原不戒说鬼话，而说鬼话中特用诙谐调侃，底面悉关，若有若无之语，真是斟酌尽善。

毕竟秦钟死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此大段阴极矣，而一阳来复之机已伏三阳开泰之理。将演“元宵归省”，先演“才选元春”，所谓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上半回乃谈天之口，而天究不可谈，故悉用旁笔出之。又乃作者自言其书真际都在隐处，不容明谈也。五“如何”是缩法，两“国舅”是伸法，狡狴乃尔。

下半回乃画鬼之笔，所谓打杀无常，始死一秦氏，末夭一秦钟，情种断根，方有下两回天伦之乐。否则终归死路，虽有元春来复之机，仍是回光返照，至于不可救药。“宝玉来了”，亦无可如何矣。

首回明提空空道人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此其一；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此其二；曹雪芹增删纂成题曰《金陵十二钗》，此其三。一隐姓字，二出姓字，皆筹画凤藻宫尚书，起造大观园之人也。特于卷中用“全亏一个胡老名公，号山子野”两句点出三人，乃设为问答之词。若曰筹画此书，起造此园，所赖者何老名公乎？

则答之曰三子也。胡，何也。南音“山”、“三”不分。“也”音同“野”。

看“老名公”三字，作者自许为如何？

自第十三回至此回为一段，切指人寿无常，死生事大，情欲沉溺，杀人尤速，总束以上十二回三大段作书命名之本意也。名为情种，实结祸胎。意外财乡，眼前孽海。可卿无一可，封龙禁乃死犯天诛；熙凤作西风，入馒头直生归泉路。详细伸明鬼趣，迅速打杀无常。遏北静而转春宫，挂念珠而观风藻。

【护花主人评曰】张金哥自缢，守备子投河，此二人亦死于情，而业则归于凤姐。乃欲安享三千金，岂可得哉！于庆寿日，忽得封妃恩旨，华如锦上添花；于喜庆时，独有宝玉闷闷，冷如炭里藏冰。情为孽因，孽为情果。可卿已死，鲸卿将故，情已消灭，孽亦随化。情孽安得独存？此秦邦业之所以先秦钟而死也。

北静王香串，人皆视同至宝，黛玉独嗔为臭物，其品高情深，固不待言。亦可想见其过于自矜处。

凤姐备酒接风，戏语趣话，描尽美俊口吻。其自谦处，正是自发才能。善用反挑笔法。薛蟠收香菱为妾，借平儿说谎带笔叙明。既不须另起头绪，又带出凤姐放债。平儿知心情事，可谓八面玲珑。

赵奶妈闲话，虽是为他儿子的事，而借此老妪口中，细说省亲原委，便不费气力。且逗出甄家豪富，则赖大说存银五万两，便有根蒂。

并与第四回“护官符”内所说，遥遥照应。贾蓉听见贾琏说贾蔷可能在行，即悄拉凤姐衣襟，凤姐亦即会意帮衬。三人情况何如？读者当自思之。

盖造省亲园，规模宏大，一切安插摆布，写来甚不费力。若窘才俗笔，非两三回不能尽。

第六回至十六回一大段中，应分六小段：六回是一段，叙刘老老进荣府之始；七回是一段，叙宝玉见秦钟之初；八回是一段，叙金玉之缘；九、十两回是一段，叙秦钟与宝玉相厚，为众人所妒，及秦氏病中

加气，病势愈增；十一、十二两回叙贾瑞以淫丧命，凤姐毒设圈套公案；十二至十六回了结秦氏姊弟俱以色殒命，及凤姐之弄权造孽，中间带叙林黛玉回京、北静王等事，为后文引线。

【大某山民评曰】贾雨村进京引见，却与贾琏、黛玉同伴回京，一笔带过，毫不费力，且于后文有着落。麝香串，北静王以圣上所赐，视为珍重。黛玉却不要，反说臭男人拿过的。但怡红院中器皿，岂无互相投赠者？具曰予圣，谁知玉之雌雄。

贾琏回家，凤姐为之洗尘，是夫妻久违之情，固亦有焉。观其一席狐媚之词，洋洋得意，克发二字，毕露行间，可见女士舌锋与文士笔锋交相焕发。

此回一小梦也。元春封妃，似乍入梦境；秦钟身故，似已到梦残。一喜一悲，一热一冷，两两相形，无异邯郸一梦，足令读者悟盛即是衰、泰极必否之象，谓之小梦，谁曰不宜？

[1] 午错：正午过后。

[2] 开脸：女子临出嫁时，要用刀剃掉或用线绞净脸上和脖子上的汗毛，修齐鬓角，称开脸。

[3] 打饥荒：吵嘴，纠缠不休。

[4] 成算：计划，打算。

[5] 体己：私房钱。

[6] 忽刺巴：忽然。

[7] 呲牙儿：指议论、讥讽别人。

[8] 燥屎：歇后语：“燥屎——干搁着。”

[9] 省亲：探望父母或其他尊亲。

[10] 当今：当今圣上的省称。

[11] 椒房：后妃居住的宫室。

[12] 驻蹕（bì）关防：皇帝出行途中歇息停留称驻蹕，由此而产生的隔离内外的工作称关防。

[13] 銮舆：即銮驾，皇帝、后妃所乘的车驾。

[14] 行头：戏曲演员演出时用的服装道具。

[15] 藏掖：遮掩住的弊端。

[16] 坐纛（dào）旗儿：本指军中主帅，这里指主事的人。

[17] 会票：异地支付钱款的凭证。

[18] 在行：内行。

[19] 兴头：得意，高兴。

[20] 名公：指有名或有能耐的人。

[21] 易箴（zé）：人之病重将死称易箴，用《礼记》曾子易箴典故。易，更换。箴，竹席。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话说秦钟既死，劈头下此四字，见情种不死，必无可“试”，必无可“省”。宝玉痛哭不止，李贵好容易劝解半日方住，归时还带馀哀。贾母帮了几十两银子外，又另备奠仪，宝玉去吊丧，七日后便送殡掩埋了，别无记述。秦钟既死，便是“七日来复”，此下演“归省”，畅演“复”字也。别无记述，正是记述发端。只有宝玉日日感悼，思念不已，然亦无可如何了。又不知过了几时才罢。

这日贾珍等来回贾政：“园内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爷已瞧过了，只等老爷瞧了，或有不妥之处，再行改造，好题匾额对联的。”贾政听了，沉思一会，说道：“这匾对倒是一件难事，说难实难。论礼该请贵妃赐题才是，然贵妃若不亲观其景，亦难悬拟；若直待贵妃游幸时再请题^①，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天生之，天不能教之。众清客在旁笑答道：“老世翁所见极是。如今我们有个主意：各处匾对断不可少，亦断不可定。如今且按其景致，或两字、三字、四字，虚合其意，拟了来，暂且做出灯匾对联悬了，待贵妃游幸时，再请定名，岂不两全？”贾政听了道：“所见不差。我们今日且看看去，只管题了，若妥使用，若不妥再将雨村请来令他再拟。”大观即村言，此处必当照顾此人。众人笑道：“老爷今日一拟定佳，何必又待雨村？”贾政笑道：“你们不知，我自幼于花鸟山水题咏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纪，且案牍劳烦，于这怡情悦性文章上更生疏了。已自外于情性文章矣。纵拟出来，不免迂腐古板，反使花柳园亭因而减色，转没意思。”此书勘语。众清客道：“这也无妨，我们大家看了公拟，各举所长，优则存之，劣则删之，未为不可。”贾政道：“此论极是。且喜今日天气和暖，天气和暖，特提之笔。“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大家去逛逛。”说着，起身引众人前往。贾珍先去园中知会众人。

可巧近日宝玉因思念秦钟，忧伤不已，将欲写“才”字，先写才之汨

没处。“试才”之才乃天之降才，看官不可把题咏之才解他。贾母常命人带他到新园中来戏耍。此时方才进去，忽见贾珍来了，向他笑道：“你还不快出去，一会子老爷来了。”宝玉听了，带着奶娘小厮们，一溜烟就出园来。方转过湾，顶头撞见贾政此笔意思极重，“试才”、“归省”，皆主“孝”字，而宝玉则一心也。后起纷乘之时，若不转湾，何能猛省？顶头撞见，乃不期然而然者。引着众客来了。躲之不及，只得一傍站了。贾政近因闻得塾师称赞他专能对对，虽不喜读书，偏有些歪才，“才”字点出，歪则不正，乃通灵既失之才。所以此时便命他跟入园中，意欲试他一试。“试”字点出。宝玉未知何意，只得随往。

刚至园门，出荣府大门乎？未出荣府大门乎？园自为园乎？抑以荣府之门为门乎？下手便是糊涂账。只见贾珍带领许多执事旁边侍立。贾政道：“你且把园门闭了，我们先瞧外面，再进去。”以下是看园，是看书，双管齐下矣。贾珍命人将门关上。贾政先秉正看门^[2]，只见正门五间，《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红楼梦》，书名有五，故门面五间。上面铜瓦泥鳅脊^[3]，那门栏窗棂俱是细雕时新花样，并无朱粉涂饰，一色水磨是好门，是好书。群墙^[4]，下面白石台阶凿成西番花样。左右一望，皆雪白粉墙，下面虎皮石随意乱砌，自成纹理，不落富丽俗套，自是欢喜。皆大欢喜。遂命开门，只见一带翠嶂挡在面前，众清客都道：“好山，好山！”便是大荒山，所谓“又向荒唐演大荒”。满纸荒唐，都成遮蔽，谁云一目了然。贾政道：“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则有何趣？”众人都道：“极是，非胸中大有丘壑，焉能想到这里？”自赞。说毕，往前一望，见白石峻嶒，或如鬼怪，或似猛兽，纵横拱立，《石头记》人物视此。上面苔藓斑驳，或藤萝掩映，其中微露羊肠小径。原自有路可寻，这便是“归省”一线之缘。贾政道：“我们就从此小径游去，回来由那一边出去，方可遍览。”

说毕，命贾珍前导，自己扶了宝玉逶迤走进山口。抬头忽见山上有镜面白石一块，便是《石头记》之石，故第一留题在此。正是迎面留题处。贾政回头笑道：“诸公请看此处题以何名方妙？”众人听说，也有说该题“叠翠”二字的，也有说该题“锦嶂”的，不是山。又有说“赛香炉”的，不是商周隐人。又有说“小终南”的，不是仕宦捷径。一切拟议，皆有衬贴本书意旨在。种种名色，不止几十个。原来众客心中，早知贾政要试宝玉的才，故此只将些俗套来敷衍。宝玉亦知此意。贾政听了，便回头命宝玉拟来。宝玉道：“尝闻古人云：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是述旧，是刻古，《易传》而下，元曲而上，无不取给。况

此处并非主山正景，原无可题之处，通灵原是空空，何处着语言文字？不过是探景一进步耳。莫如直书古人‘曲径通幽’这旧句在上，倒也大方。”曲则非直，径则别路，而幽微灵秀通之矣。所谓奇传。○又，下文乃“禅房花木深”，第一题已伏宝玉终局，真能正喻兼到，八面玲珑。众人听了赞道：“是极，妙极！二世兄天分高，才情远，不似我们读腐了书的。”贾政笑道：“不当过奖他。他年小的人，不过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罢了。再俟选拟。”

说着，进入石洞来。只见佳木茏葱，奇花烂灼，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泻于石隙之下。再进数步，渐向北边，平坦宽阔，两边飞楼插空，雕甍绣槛^[5]，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此等安插皆糊涂账。俯而视之，则青溪泻玉，石磴穿云，白石为栏，环抱池沼，石桥三港，兽面衔吐，桥上有亭。贾政与诸人到亭内坐了，问：“诸公以何题此？”众人都道：“当日欧阳公《醉翁亭记》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罢。”谓其羽翼经传也，而仍非作者之意，以其不同于诸子之书。贾政笑道：“翼然虽佳，但此亭压水而成，还须偏于水题为称。依我拙裁，欧阳公句‘泻于两峰之间’，竟用他这一个‘泻’字。”有一客道：“是极，是极，竟是‘泻玉’二字妙。”有此玉而泻之，是讥政之不善教也。贾政拈须寻思，因叫宝玉也拟一个来。宝玉回道：“老爷方才所说已是，但如今追究了去，似乎欧阳公题酿泉用一‘泻’字则妥，今日此泉也用‘泻’字，似乎不妥。酒可泻，玉不可泻。况此处既为省亲别墅，省亲别墅已先说出。亦当依应制之体，用此等字，亦似粗俗不雅，求再拟蕴藉含蓄者。”贾政笑道：“诸公听此论何如？方才众人编新，你说不如述古；如今我们述古，你又说粗陋不妥。你且说你的。”述古即在编新之中，是书无迂板语。宝玉道：“用‘泻玉’二字，则不若‘沁芳’二字，第一题是石头，此紧接出“心”字，是为沁芳，心乎草也。岂不新雅？”贾政拈须点头不语。众人都忙迎合，称赞宝玉才情不凡。“心”字一出便指才情，共一源也。贾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对来。”宝玉四顾一望，机上心来，乃念道：

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分借花柳，写此芳香，一绿一红，阴阳对待，鼻头眼底，总是尘根。

贾政听了，点头微笑。众人又称赞个不已。人同此心。

于是出亭过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观览。虚写数语，妙参活相。忽抬头见前面一带粉垣，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众人都道：“好个所在。”于是大家进入。只见进门便是曲折游廊，阶下石

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间房舍，两明一暗，里面都是合着地步打的床几椅案。从里间房里又有一小门出去，却是后园，有大株梨花并芭蕉。书中宝、黛是主，既以白石、沁芳映出宝玉，故即接到黛玉所在，而以梨蕉映合梦主，梨云、蕉鹿，皆云梦也。又有两间小小退步^[6]。后院墙下忽开一隙，得泉一脉，开沟仅尺许，灌入墙内，绕阶缘屋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贾政笑道：“这一处倒还好，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也不枉虚生一世。”于此处特题读书，是为宝、黛寻救药。说着，便看宝玉。吓的宝玉忙垂了头，众人忙用闲话解说。又二客说：“此处的匾，该题四个字。”该题四字，言宜偶也。贾政笑问：“那四字？”一个道是“淇水遗风”^[7]，“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失之矣。贾政道：“俗。”又一个道是“睢园遗迹”^[8]，贾政道：“也俗。”不欲气凌彭泽。贾珍在旁说道：“还是宝兄弟拟一个来。”用贾珍说，妙有变换。贾政道：“他未曾做，先要议论人家的好歹，可见就是个轻薄人。”众客道：“议论的极是，其奈他何？”贾政忙道：“休如此纵了他。”因命他道：“今日任你狂为乱道，先说出议论来，方许你做。方才众人说的，可有使得的否？”宝玉见问，便答道：“都似不妥。”贾政冷笑道：“怎么不妥？”宝玉道：“这是第一处行幸之所，处是第一处，则人是第一人矣。必须颂圣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现成的，何必再做？”贾政道：“难道淇水、睢园不是古人的？”宝玉道：“这太板了，莫若‘有凤来仪’四字。”绝妙字面，关合颂扬，极为得体，而底里则宝玉求凰处也。仪，匹也。《诗》云：“实维我仪。”众人都哄然叫妙。果妙，乃全书一赞。贾政点头道：“畜生，畜生，可谓管窥蠡测矣。”因命再题一联来。宝玉便念道：

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上言吃苦，下言失着，黛玉死矣。而句面甚好。

贾政摇头道：“也未见长。”说毕，引入出来。

方欲走时，忽想起一事来，问贾珍道：“这些院落屋宇，并几案桌椅，都算有了。还有那些帐幔帘子，并陈设玩器古董，可也都是各处合式配就的么？”贾珍回道：“那陈设的东西早已添了许多，自然临期合式陈设。帐幔帘子，昨日听见琏兄弟说还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时，就画了各处的图样，量准尺寸，就打发人办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贾政听了，便知此事不是贾珍的首尾^[9]，便叫人去唤贾琏。一时来了，贾政问他共有几种，尚欠几种，贾琏见问，忙向靴桶内取出靴掖内装的一个纸折节略来^[10]，看了一看，回道：“妆蟒绣堆、刻丝弹墨，并

各色绸绦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帘子二百挂，昨俱得了。外有猩猩毡帘二百挂，湘妃竹帘二百挂，金丝藤红漆竹帘二百挂，黑漆竹帘二百挂，五彩线络盘花帘二百挂，每样得了一半，帘子纵横四时，亦用不至如许，见书中遮隔掩覆之妙有如此。也不过秋天都全了。一段妙有波澜，“不过秋天”四字记清。椅搭、桌围、床裙、几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

一面说，一面走着，忽见青山斜阻。转过山隈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墙，墙上皆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枝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杏花盛开，自是春天，须记清。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栢，各色树稚新条，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篱外白坡之下有一土井，傍有桔槔、辘轳之属^[11]。下面分畦列亩，佳蔬菜花，一望无际。宝、黛、钗并为主脑，既已叙过黛玉所居，便当及宝钗居处矣，而先叙李纨居处，文字妙有错综，且隐寓留一人力回天之人，以为“归省”的脉。

贾政笑道：“倒是此处有些道理，虽系人力穿凿，人力字一点。而入目动心，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我们且进去歇息歇息。”说毕，方欲进去，忽见篱门外路旁有一石，必须如此，此力方坚。是又一石。亦为留题之所。众人笑道：“更妙，更妙！此处若悬匾待题，则田舍家风一洗尽矣。立此一碣，又觉许多生色，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尽其妙^[12]。”此不是乐。贾政道：“诸公请题。”众人云：“方才世兄云编新不如述旧，此处古人已道尽矣，莫若直书杏花村为妙。”杏，性也。一书悉村言而无一明作村言者，独于此处明出“村”字，是此人转不在村言中也，而写若辈丘壑，绝倒。贾政听了，笑向贾珍道：“正亏提醒了我，此处都好，只是还少一个酒幌，明日竟做一个来，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样，不必华丽，用竹竿挑在树梢头。”须当特为标识。贾珍应了，又回道：“此处竟不必养别的雀鸟，只养些鹅、鸭、鸡之类才相称。”贾政与众人都道妙极。贾政又向众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村名。贾政何至以“杏花村”为佳，特欲点出犯了正村名一语，以自明写此段是背攻假语村言。直待请名方可。”众客都道：“是呀，如今虚的，却是何字样好？大家想想。”宝玉却等不得了，言望人各尽复性之功，正写“归省”、“试才”处，是乃大声疾呼，故云“却等不得”。也不等贾政的命，便说道：“旧诗有云‘红杏梢头挂酒旗’，日边红杏，天上酒旗，引此句隐寓炳如日星意，重节也。如今莫若且题以‘杏帘在望’四字。”众人都道：“好个‘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思。”宝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则俗陋不堪了。又有唐人诗云‘柴门临水稻花香’，水木相生，乃刘老老意。何不用‘稻（花）〔香〕村’的妙？”杏，性也；稻，道也。

是悉阐性道之旨，而语面典雅之极。众人听了，越发同声拍手道妙。贾政一声断喝：“无知的业障^[13]！你能知道几个古人，能记得几首旧诗？也敢在老先生前卖弄！你方才那些胡说，也不过是试你的清浊，取笑而已，你就认真了！”

说着，引众人步入茆堂^[14]，里面纸窗木榻，富贵气象一洗皆尽。贾政心中自是欢喜，却瞅宝玉道：“此处如何？”众人见问，都忙悄悄的推宝玉，教他说好。写贾政、写宝玉、写众人到一处有一处关目科白，无不曲肖，无一滞笔，此从《国策》文中得来，而底合全书，无一闲字。宝玉不听人言，便应声道：“不及‘有凤来仪’多矣。”写一心在黛玉，断定终身。至于彼顺天然而死，此逆天然而生，逆不如顺之安，原自有不如者在。贾政听了道：“无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楼画栋，恶赖富丽为佳，那里知道这清幽气象？终是不读书之过。”此是“试才”写正面处，馀悉旁侧之笔。宝玉忙答道：“老爷教训的固是，‘教训’二字正写正答。但古人尝云‘天然’，此二字不知何意？”众人见宝玉牛心^[15]，都怪他呆痴不改，今见问“天然”二字，众人忙道：“别的都明白，如何天然反不明白？天然者，天之自成，而非人力之所为也。”宝玉道：“却又来！此处置一田庄，分明是人力造作而成，远无邻村，近不附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过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虽种竹引泉，亦不伤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其地，非其山而强为其山，即百般精巧，终不相宜。”此段问答，最为紧要。人生缺陷，天实为之。而顺受其正者为天然。然能顺受全在逆折，理欲交攻，人力极苦，是由绝不天然处，而还其天然也。看此处远无邻村，近不负郭，峭然孤出，何等扭捏，虽极精巧，终不相宜，乃为守节人写黄柏滋味也。而孝子忠臣视此矣。未及说完，贾政气的喝命：“叉出去^[16]！”才出去，又喝命：“回来！”命：“再题一联，若不通，一并打嘴！”宝玉只得念道：

新涨绿添浣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诗》咏《周南》，《颂》升《泮水》，吃紧教化在此，贾兰到矣。

贾政听了，摇头道：“更不好。”一面引人出来，转过山坡，穿花度柳，抚石依泉，过了荼蘼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药圃，入蔷薇院，来到芭蕉坞。虚写许多处，所在若有若无之间，而名目悉非杂凑。盘旋曲折，忽闻水声潺潺，出于石洞。儒言性道不是空空洞洞的，节孝其见专也。上既言节，此紧接言孝，而特设此石洞，方为本书主宰。看元春归省第一处先到此，闲人之言无疑矣。上则萝薜倒垂，下则落花浮

荡，众人都道：“好景，好景！”贾政道：“诸公题以何名？”众人道：“再不必拟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字。”贾政笑道：“又落实了，而且陈旧。”武陵源，避秦也。以为避秦钟之秦亦无不可，然三教避秦之书，汗牛充栋，故为落实陈旧。众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旧舍’四字也罢。”宝玉道：“越发过露了。秦，禽也，犹言人兽关头。是书亦因此而作，而却不露，故宝玉嫌过露。若不作此解，请问他说的过露何事？‘秦人旧舍’说避乱之意，如何使得？此乃作者自为剖白之词，见并非忧时伤乱之书，而为循理遏欲教孝之书也。莫若‘蓼汀花溆’四字^[17]。”《诗·蓼莪》章，孝子之言也。“蓼”字入声，此“蓼”字上声，字画则一，作者引以为教孝之词，而切切叮咛也。故曰蓼汀。汀，丁也。书中悉不明言，不过以脂粉金玉花样叙出，故曰花溆。是乃全书总汇之处，故不为人所居，以此事不容专属一人说也。贾政听了道：“更是胡说。”特借贾政下一注脚。胡说犹言假语村言也。于是贾政进了港洞，又问贾珍：“有船无船？”贾珍道：“采莲船共四只，座船一只，如今尚未造成。”船，传也，深望后人以造成之。贾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贾珍道：“从山上盘道亦可以进去。”说毕，在前导引，大家攀藤抚树过去。

只见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荡荡，曲折萦纡。文势亦曲折萦纡，溶溶荡荡。池边两行垂柳，杂以桃杏，此是宝钗住处矣。看他人地双写。遮天蔽日，真无一些尘土。无不在其笼络。忽见柳阴中又露出一个折带朱栏板桥来。度过桥去，诸路可通，便见一所清凉瓦舍，一色水磨砖墙，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脉皆穿墙而过。贾政道：“此处这一所房子，无味的很。”“回头试想真无趣”，宝钗生平如此，故先以“无味”二字一醒。因而走入门时，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插天”二字不通无理，使山石果然，则其高出墙，未入门见之矣，必走入门始迎面突出，而其高插天耶？正是状钗之作用。四面群绕各式石块，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厚貌深情，不容测度。且一株花木也无，状其一洗铅华。只见许多异草，或有牵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巅，或穿石脚，甚至垂檐绕柱，萦砌盘阶，或如翠带飘飘，或如金绳蟠屈，或实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气馥，非凡花之可比。能引人入胜而不知其所以然。贾政不禁道：“有趣！‘有趣’二字对上‘无味’。只是不大认识。”有的说是薜荔、藤萝，贾政道：“薜荔、藤萝那得有此异香？”宝玉道：“果然不是。这众草中也有藤萝、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芜，在宝玉口中先点芜。那一种大约是茝兰，这一种大约是金葛，那一种是金荳蔻草，这一种是玉露藤，红的自然是紫芸，绿的定是青芷。想来那《离骚》、《文选》所有的那些异草，有叫作什么霍纳、姜汇

的，也有叫作什么纶组、紫绶的，还有什么石帆、水松、扶留等样的，见于左太冲《吴都赋》^[18]。又有叫作什么绿萼的，还有什么丹椒、**藤**芜、风连，见于《蜀都赋》。状其贍富渊博，而广引诸名，皆藤葛蔓生之物，左氏“无使滋蔓”一言，乃芜院主意。其人固别开生面，作者意想布置亦别开生面，真是大有丘壑。如今年深岁改，人不能识，故皆像形夺名，渐渐的唤差了，也是有的。”未及说完，贾政喝道：“谁问你来？”吓得宝玉倒退，不敢再说。

贾政因见两边俱是抄手游廊，便顺着游廊步入。只见上面五间清厦，连着卷棚，四面出廊，绿窗油壁，更比前清雅不同。贾政叹道：“此轩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香矣。琴瑟之好在此矣。而煮茶则隐含吃苦，与‘有凤来仪’联用‘茶’字对照。此造却出意外，诸公必有佳作新题，以颜其额^[19]，方不负此。”自赞。众人笑道：“莫若‘兰风蕙露’贴切了。”若辈以为兰蕙，失之矣。贾政道：“也只好用这四字。其联云何？”一人道：“我想了一对，大家批削改正。”道是：

麝兰芳霭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独于此处最费拟议，而“斜阳”、“明月”，阴气生矣。

众人道：“妙则妙矣，只是‘斜阳’二字不妥。”那人引古诗“**藤**芜满院泣斜阳”句，众人云：“颓丧，颓丧。”一人引诗，一说颓丧，直为道破。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联，诸公评阅评阅。”念道：

三径香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金兰。此一联点金玉之合。

贾政拈须沉吟，意欲也题一联。忽抬头见宝玉在傍不敢作声，因喝道：“怎么你应说话时又不说了！还要等人请教你不成？”宝玉听了，回道：“此处并没有什么兰蕙、明月、洲渚之类，若这样着迹说来，就题二百联也不能完。”是不着迹，而观者必欲着迹说来。贾政道：“谁按着你的头，教你必定说这些字样呢？”宝玉道：“如此说，则匾上莫若‘蕙芷清芬’四字，犹言“恒止情分”也。任其能谋善诱，究得到手，其如情分不得止何？此恒理也。对联则是：

吟成豆蔻诗犹艳，睡足茶**藤**梦也香。”豆蔻葳蕤，茶**藤**事了，此联结穴则三十六回，而梦中人地固是主也，故特著“梦”字。

贾政笑道：“这是套的‘书成蕉叶文犹绿’，不足为奇。”众人道：“李太白

凤凰台之作全套《黄鹤楼》，只要套得妙，《左传》之郑庄，《水浒》之宋江，《金瓶》之月娘都是《黄鹤楼》诗。如今细评起来，方才这一联，竟比‘书成蕉叶’尤觉幽雅活动^[20]。”自赞语，而蕉叶又有“梦”字，八面玲珑。贾政笑道：“岂有此理。”以岂有此理煞住，绝妙文心。

说着，大家出来。走不多远，则见崇阁巍峨，层楼高起，面面琳宫合抱，迢迢复道萦纡。青松拂檐，玉兰绕砌，金辉兽面，彩焕螭头。笔墨庄严。贾政道：“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丽了些。”众人都道：“要如此方是。虽然贵妃崇尚节俭，然今日之尊，礼仪如此，不为过也。”一面说一面走，只见正面现出一座玉石牌坊，上面龙蟠螭护，玲珑凿就。贾政道：“此处书以何文？”众人道：“必是‘蓬莱仙境’方妙。”若辈见演空空渺渺矣，便以为是仙境，殊不知是理境。贾政摇头不语。

宝玉见了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一般，却一时想不起那年月的事了。太虚幻境，太虚元境，茫茫渺渺，警幻、可卿一齐都到，通灵既失，故想不起。而写一时恍惚，恰好。贾政又命他题咏，宝玉只顾细思前景，全无心于此了。众人不知其意，只当他受了这半日折磨，精神耗散，才尽词穷了，再要作难逼迫，着了急，或生出事来倒不便，遂忙都劝贾政道：“罢了，明日再题罢了。”“试才”既至此处，可以止矣。贾政心中也怕贾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时了。正点‘试’字，正点‘才’字。也罢，限你一日，明日题不来，定不饶你。这是第一要紧处所，要好生作来。”虚伏此语，是透笔，是补笔。

说着，引入出来，再一观望，原来自进门至此才游了十之五六。又值人来回有雨村处遣人回话，插入他，假话始从此回也。贾政笑道：“此数处不能游了。虽如此，到底从那一边出去，也可略观大概。”说着，引客行来。至一大桥，水如晶帘一般奔入，原来这桥便是通外河之闸，引泉而入者。贾政因问：“此闸何名？”宝玉道：“此乃沁芳源之正流，心之源。即名‘沁芳闸’。”贾政道：“胡说，偏不用‘沁芳’二字。”所谓违心。

于是一路行来，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为垣，或编花为门，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长廊曲洞，或方厦圆亭，又虚设若干处所。贾政皆不及进去。因半日未尝歇息，腿酸脚软，忽又见前面露出一所院落来，既出正殿，本文已完，乃宝玉实为人心，而天心道心悉在于此，必应详写者也。故接写一沁芳源，即便递到此处。取义幽深，为文周密。贾政道：“到此可要歇息歇息了。”说着一径引入，绕着

碧桃花，穿过竹篱花障编就的月洞门，俄见粉垣环护，绿柳遮垂。

贾政与众人进了门，两边尽是游廊相接，院中点衬几块山石，是石头。一边种几本芭蕉，是做梦的。那一边是一株西府海棠，其势若伞，丝垂金缕，葩吐丹砂。众人都道：“好花，好花！海棠也有，从没见过这样好的。”贾政道：“这叫做女儿棠，乃是外国之种，是绛珠，是其父名海，故为外国之种，而名女儿也。俗传出女儿国，故花最繁盛。亦荒唐不经之说耳。”众客道：“毕竟此花不同，女国之说，想亦有之。”宝玉云：“大约骚人韵士，以此花红若施脂，弱如扶病，近乎闺阁风度，重赞海棠，乃重赞黛玉。故以女儿命名。世人以讹传讹，都未免认真了。”众人都道：“领教，妙解！”为海棠解，为黛玉解也。而已为画一小照。○黛玉乃谈情之首，不过骚人韵士以文命名而已，何世人认真者之多，为补为续，日出不穷，而不一领教妙解？

一面说话，一面都在廊下榻上坐了。贾政因道：“想几个什么新鲜字来题？”一客道：“‘蕉鹤’二字妙。”蕉鹤隐言梦死。又一个道：“‘崇光泛彩’方妙。”贾政与众人都道：“好个‘崇光泛彩’！”宝玉也道妙，又说：“只是可惜了。”崇光泛彩，象心之华，故宝玉亦自说好，而所以失此宝玉者，正以“怡红快绿”之故。红乃绛珠，绿则黛玉，是可惜也。众人问：“如何可惜？”宝玉道：“此处蕉棠两植，其意暗畜‘红绿’二字在内，若说一样，遗漏一样，便不足取。”贾政道：“依你如何？”宝玉道：“依我题‘红香绿玉’四字，明明绛珠，明明黛玉，心所着也，与拟‘有凤来仪’参看，便知木石为正配，金玉为比肩，特以气数之天演出缺陷。方两全其美。”不能。贾政摇头道：“不好，不好。”不许。

说着，引入进入房内。只见其中收拾的与别处不同，竟分不出间隔来的。原来四面皆是雕空玲珑木板，或流云百蝠，或岁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锦，或博古，或万福、万寿各种花样，皆是名手雕镂，五彩销金嵌玉的。一榻一榻，或贮书，或设鼎，或安置笔砚，或供设瓶花，或安放盆景；其榻式样，或圆或方，或葵花蕉叶，或连环半壁：真是花团锦簇，玲珑剔透。屋是奇屋，人是奇人，书是奇书。花团锦簇，玲珑剔透，真是难为他怎么做的。倏尔五色纱糊，竟系小窗；倏尔彩绫轻覆，竟如幽户。且满墙皆是随依古董玩器之形抠成的槽子，如琴、剑、炉、瓶之类，俱悬于壁，却都是与壁相平的。众人都赞道：“好精致，难为怎么做的！”

原来贾政走了进来，未到两层，便都迷了旧路，隐然一座迷楼，物欲如此，通灵亦如此。左瞧也有门可通，右瞧也有窗暂隔，及到跟前，

又被一架书挡住，其实挡不住，但能打破他镜子便了。回头又有纱窗明透门径可行。及至门前，忽见迎面也进来了一起人，与自己形相一样，却是一架玻璃镜。转过镜去，一发见门多了。这镜最要紧，刘老老、甄宝玉都得从这里寻。贾珍笑道：“老爷随我来，从此门出去，便是后院。出了后院，倒比先近了。”引着贾政及众人，转了两层纱厨，果得一门出去。“鲁一变至于道”，这情种、那情种一转耳。院中满架蔷薇，转过花障，来花障，去花障，宝玉蒙蔽以此，而蔷薇则刺深矣。只见清溪前阻。众人诧异道：“水又从何而来？”贾珍遥指道：“原从那闸起流至那洞口，从东北山坳里引到那村庄里，又开一道岔口，引至西南上，共总流到这里，仍旧合在一处，从那墙下出去。”滴滴归源，归省于此。众人听了，都道：“神妙之极！”自赞。说着，忽见大山阻路。众人都迷了路，迷了路是众人。贾珍笑道：“随我来。”乃在前导引，众人随着，由山脚下一转，便是平坦大路，豁然大门现于面前。塞极而通，固有其人。众人都道：“有趣，有趣！搜神夺巧，至于此极！”自赞。于是大家出来。

那宝玉一心只记挂着里边姊妹们，又不见贾政吩咐，只得跟到书房。贾政忽想起来道：“你还不去，恐老太太记念，才之不得成，老太太之故也。一切罪案，明为勘定。难道你还逛不足么？”宝玉方退了出来。至院外，便有跟贾政的小厮上来抱住说道：“今日亏了老爷喜欢，方才老太太打发人出来问了几次，我们回说老爷喜欢，若不然老太太叫你进去了，就不得展才了。人人都说你才那些诗，比众人都强。今儿得了彩头，该赏我们了。”宝玉笑道：“每人一吊。”每人一吊，妙有双关，看前大段，无非一吊。众人道：“谁没见那一吊钱？把这荷包赏了罢。”说着一个个都上来解荷包、解扇袋，不容分说，将宝玉所佩之物尽行解去。便已是无牵挂，其如衣底有一荷包何？此一解去佩物，是文字生发处。又道：“好生送上去罢。”一个个围绕着，送至贾母门前。那时贾母正等着他，见他来了，知道不曾难为他，心中自是欢喜。

少时，袭人倒了茶来，见身边佩物一件不存，因笑道：“带的东西又是那起没脸的东西们解了去了。”林黛玉听说，走过来一瞧，果然一件无存。因向宝玉道：“我给你那个荷包也给他们了？你明儿再想我的东西，可不能彀了。”说毕，生气回房，将前日宝玉嘱咐他做而未完成的香袋，拿起剪子来就铰。宝玉见他生气，便忙赶过来，早已剪破了。适演红香，而香已剪破，黛玉死兆也。乃由于袭人一言挑起，见黛玉之死虽出于自戕，而实袭人有以致之。宝玉曾见过这香袋，虽未完工，却也十分精巧，无故剪了，却也可气。因忙把衣解了，从里面衣襟上将所

系的荷包解了下来递与黛玉道：“你瞧瞧，这是什么东西？心所独钟。我何曾把你的东西给人？”林黛玉见他如此珍重，带在里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剪了香袋，低着头一言不发。宝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你是懒怠给我东西，我连这荷包奉还如何？”说着，掷向他怀中而去。黛玉越发气得哭了，拿起荷包又剪。一对痴儿女写来如画，此回剪香与第三回摔玉遥遥相对。宝玉忙回身抢住，笑道：“好妹妹，饶了他罢！”黛玉将剪子一摔，拭泪说道：“你不用合我好一阵，歹一阵的。要恼，就撂开手。”说着，赌气上床，面向里倒下拭泪。禁不住宝玉上来“妹妹”长“妹妹”短赔不是。

前面贾母一片声找宝玉，众人回说：“在林姑娘房里。”贾母听说道：“好，好，让他姊妹们一处顽顽罢。才他老子拘了他这半天，让他开心一会子罢。又为此老立案。只别叫他们拌嘴。”众人答应着。黛玉被宝玉缠不过，只得起来道：“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离了你。”说着，往外就走。宝玉笑道：“你到那里，我跟到那里。”一面仍拿荷包来带上。黛玉忙伸手抢道：“你说不要，这会子又带上，我也替你怪臊的！”说着，“嗤”的一声笑了。宝玉道：“好妹妹，明儿另替我做香袋儿罢。”黛玉道：“那也瞧我的高兴罢了。”情态如生，真善揣摩。一面说，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可巧宝钗亦在那里。紧接此人，是大章法。

此时王夫人那边热闹非常，原来贾蔷已从姑苏采买了十二个女孩子，十二女乐，隐括十二金钗《红楼梦》曲。并聘了教习以及行头等事来了。那时薛姨妈另迁于东北上一所幽静房舍居住，迁于东北，所谓王成，所谓狗儿。○此房有另门无另门及通大观之门，皆不明说。将梨香院另行修理了，就令教习在此教演女戏。梨香院住梨园女儿，正住也。而薛家初来安置于此，其意可见。又另派家中旧曾学过唱的众女人们，如今皆是皤然老姬，着他们带领管理。就令贾蔷总理其日月出入银钱等事，以及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账目。贾蔷总理女乐，演《国风·墙茨》耳。

又有林之孝家来回：“采访聘买得十二个小尼姑、小道姑，隐照僧道。数皆十二，十二钗悉归渺茫矣。都到了，连新做的十二分道袍也有了。道袍单提，而不言尼衣，则此“道”字另有微旨，非僧非道也，否则此言何必。外又有一个带发修行的，此便是道。不僧不俗，此便是妙。本是苏州人氏，无是公。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因自幼多病，买了许多替身，皆不中用，到底这姑娘入了空门，方才好了，说究竟。所以带

发修行。今年十八岁，取名妙玉。妙玉出于此回，正作者自赞其书写此一玉为妙文也。观册诗“欲洁何曾洁”，普说众人也；“云空未必空”，特明书义也。下二语则为钗、黛警，而惜其陷溺，因有此妙文。○凡妙玉传中有照黛玉处，有照宝钗处，请俟后评。如今父母俱已亡故，黛玉到。身边只有两个老嬷嬷、一个小丫头服侍。文墨也极通，钗、黛并到。经典也极熟，模样又极好。因听说长安都中有观音遗迹并贝叶遗文，去年随了师父上来，宝钗到。妙玉选佛入京，宝钗赴选入京也。现在西门外死方。牟尼院住着。是书如牟尼一串，而劝人念虑警省者也。他师父精演先天神数，是书有先天神数。于去冬圆寂了。遗言说他不宜回乡，在此静候，自有结果。侧重黛玉。○最无结果，而云自有结果，此便是先天神数。所以未曾扶灵回去。”王夫人便道：“这样，我们何不接了他来？”林之孝家的回道：“若接他，他说：侯门公府必以贵势压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道：“他既是宦家小姐，自然要做些，就下个请帖请他何妨？”林之孝家的答应着出去，叫书启相公写个请帖去请妙玉，请妙玉用林之孝家，此玉之妙妙在孝也。次日遣人备车轿去接。

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以上四大段，每段各四回，此第十七、十八两回，自为一段。以前是铺排场面，分派脚色；此段方点定戏文，副末登场。至第十九回，才开全本传奇。

此回题目最难解，园名大观，元妃所赐，此时无所谓大观园也。而上半曰“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杏花盛开，各色帘幔俟秋天方全，其时非元宵也；园工未完，题本未上，元妃未来，无所谓归省也。而下半曰“荣国府归省庆元宵”。睡语，睡不至如此；醉语，醉不至如此。总之馒头庵事而说在铁槛寺者，为更殊谬。不知此乃作者特笔单提，以讲明

此书之用，指点此书之妙，告人心法，告人读法，以便读“情切切”、“意绵绵”以下之书。“试才”试天赋之性情，“归省”省生人之沉溺。才试才便是归省，才归省便是元宵，三五团圆，生意畅达之会矣。盖主阳明“良知”之说，而扩充则自“孝”字下手。试才、归省，不可分拆，而极文字之大观，便在此处。若曰：我为此书，敢云“大观”；凡属有才，请各“归省”。

试才是情字，不能归省是情字，故篇末特着黛玉剪香袋一事，乃在所当省者第一义也。妙玉出于此卷之终，正以一“妙”字收煞大观园，又即以一“空”字收煞宝、黛、钗诸人事。

【护花主人评曰】大观园工程告竣，若只请贾政一看，毫无意味。今以联扁为题，则此一看，为最要紧之事，不徒为游玩起见，而各处亭

台楼榭，殿阁山水，即可挨次细叙，不觉琐烦。非善于叙景者，不能有此想。

宝玉试才，为下回做诗引线。若此时不预先一试，则下回做诗，岂不突如其来？

宝玉不待贾政传唤，而适相撞见，省却多少闲笔。

宝玉游园，已经多日，其各处景致，自己熟悉，且云众清客心中，早知贾政要试宝玉之才，宝玉亦知此意等语，则贾政之欲令宝玉拟题联扁，已早露消息，并非临时起念，其处处议论，安知不有宿构。

于游历时，忽想起帘陈设等事，趁势补入，简净便利。

铺写各种奇花异卉，用贾政喝住，变笔极妙。

清客引古诗“泣斜阳”，于无意中微露盛极必衰之意。

李白“凤凰台”全套《黄鹤楼》，虽是替宝玉解说，然崔、李二诗，均有感慨兴亡之意，亦是无意中伏笔。

玉石牌坊，宝玉心中忽若见过，直射第五回梦中所见太虚幻境的牌坊。省亲不过是一时热闹，亦与幻境何殊？前后照应，在有意无意之间，的是化工妙手。

游览园景，只到了十之五六，含蓄不尽，妙极！

贾政看园至怡红院而止，亦归结得妙。

众小厮分解佩物，事甚无谓，而借此描写黛玉褊妒多疑，煞有意思。

借采办小尼带出妙玉，不必另起头绪，省笔最好。妙玉父母双亡，不知何姓，其师亦不知姓氏籍贯，又已圆寂，不知其平日用度及珍贵器皿、老嬷丫头，从何得来，实令人可疑。

第十四、五回写宁府秦氏丧事之盛；此回同下回，写荣府元妃归省之荣。一凶一吉，皆是反衬后来冷落光景。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贾政游园，自正殿以外，特详写稻香村、怡红院、潇湘馆、蘅芜院四处。观较荷包一事，其黛玉褊浅之性已刻露十二分矣，然一种娇痴之态，却又令人可怜，宜宝哥之俯首受羁也。

此回末一段，补写女伶、女尼诸事，是造园已就后一番布置。随手为妙玉出身点明，真善于构局者。

[1] 游幸：指帝王或后妃出游。

[2] 秉正：原指持心公正。此指选正位置。

[3] 泥鳅脊：屋面两坡筒瓦瓦垅过脊时呈卷棚式，状如泥鳅，故称。

[4] 水磨：加水精细打磨。

[5] 薨（méng）：屋脊。

[6] 退步：指供休息的附属房屋。

[7] 淇水遗风：谓有君子风采。用《诗经·卫风·淇奥》诗意。

[8] 睢园：即梁苑，西汉梁孝王所建的东苑。故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园林规模宏大，方三百馀里，宫室相连属，供游赏驰猎。梁孝王在其中广纳宾客，当时名士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均为座上客。

[9] 首尾：一手经办的事。

[10] 靴掖：绸制或皮制的可以折叠的夹子，可塞藏在靴筒内，用以装名帖、钱票等物。

[11] 桔槔：井上汲水的工具。在井旁架上设一杠杆，一端系汲器，一端悬绑石块等重物，用不大的力量即可将灌满水的汲器提起。辘轳：利用轮轴原理制成的井上汲水的起重装置。

[12] 范石湖：宋代诗人范成大。

[13] 业障：詈词。指责他人他物为恶果、祸患的根源。

[14] 茆：同“茅”。

[15] 牛心：喻性格执拗，死心眼。

[16] 叉：用手或器具卡住向前或向外推。

[17] 汀：水边平地，小洲。溆（xù）：水边。

[18] 左太冲：即西晋文学家左思，字太冲。其代表作为《三都赋》，即《吴都赋》、《蜀都赋》和《魏都赋》。

[19] 颜：指在匾额上题字。

[20] 活动：指言语生动活泼。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话说彼时有人回工程上等着糊东西的纱绫，请凤姐去开库找纱绫。又有人来回请凤姐开库收金银器皿。王夫人并上房丫鬟等皆不得空闲，宝钗说：“咱们别在这里碍手碍脚。”说着，同宝玉等往迎春房中来。

王夫人日日忙乱，直到十月里，此月点清。才全备了。监督都交清账目，各处古董文玩俱已陈设齐备，采办鸟雀自仙鹤、鹿、兔以及鸡、鹅等俱买全交于园中各处饲养，贾蔷那边也演出二十出杂戏来，一班小尼姑、道姑也都学会念佛经咒。于是贾政方略心安意畅，又请贾母等到园中，色色斟酌点缀妥当，再无些微不当之处，贾政才敢题本^[1]。“题本”二字，妙有关合，卷中所云“皇恩”、“父母”等字，皆本也。本上之日，奉旨：于明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贵妃省亲。月、日明点，天语煌煌，三阳具足矣。省亲如此其重。贾府奉了此旨，一发日夜不闲，连年亦不曾好生过的。偏要补一笔。

转眼元宵在迩，自正月初八，人日之次，上弦生意。就有太监出来，先看方向：何处更衣，何处燕坐^[2]，何处受礼，何处开宴，何处退息。又有巡察地方总理关防太监带了许多小太监来，各处关防，挡围幕，指示贾宅人员何处出入，何处进膳，何处启事，种种仪注。又有工部官员并五城兵马司打扫街道，撵逐闲人。贾赦等监督工人扎花灯烟火之类，至十四日俱已停妥。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言此回不是梦。

至十五日五鼓，自贾母等有爵者，俱各按品大妆。大观园内帐舞蟠龙，帘飞彩凤，金银焕彩，珠宝生辉，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长春之蕊，静悄悄无一人咳嗽。点染排场，不即不离，是好斟酌文。贾赦等在西街门外，贾母等在荣府大门外。街头巷口，用围幕挡严。正等的不耐烦，忽然一个太监骑匹马来，贾政接着，问其消息。太监云：“早多着哩，未初用晚膳，未正还到宝灵宫拜佛，酉初进大明宫领宴看灯，方请旨，只怕戌初才起身呢。”凤姐听了道：“既这样，老太太与太太且请回

房，等到了时候，再来也未为晚。”于是贾母等且自便去了。园中赖凤姐照料。凤姐命执事人等带领太监们去吃酒饭，一面传人挑进蜡烛，各处点起灯来。

忽听外面马跑之声不一，有十来个太监喘吁吁跑来拍手儿，这些太监都会意，知道是来了，各按方向站立。整齐严肃，真写得出。贾赦领合族子弟在西街门外，贾母领合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此等路数又不即不离，笨伯又曰可见荣府现有下落。半日，静悄悄的。忽见两个太监骑马缓缓而行，至西街门下了马，将马赶出围幕之外，便面西站立。半日又是一对，亦是如此。少时，便来了十来对，方闻隐隐鼓乐之声。一切仪注光景，如拍手儿，将马赶出围幕等，又似隐然有着落。一对对龙旌凤翼^[3]，雉羽宫扇，又有销金提炉，焚着御香。然后一把曲柄七凤金黄伞过来，便是冠袍带履，又有执事太监捧着香巾、绣帕、漱盂、拂尘等物，一队队过完，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座金顶金黄绣凤銮舆缓缓行来。文气一舒，汉宫威仪，写来如见。贾母等连忙跪下，早有太监过来扶起贾母等。那銮舆抬入大门是何大门？仪门，往东一所院落门前，又一门。有太监跪请下舆更衣。于是抬入门，入苑门。太监散去，只有昭容、彩嫔等引元春下舆。只见苑内各色花灯¹，皆系纱绫扎成，一假字隐点。精致非常，上面有一匾灯，写着“体仁沐德”四个字。“仁德”二字是主骨。元春入室更衣出，复上舆进园。此方进园，苑与园是一是二？只见园中香烟缭绕，花影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景象，富贵风流。

却说贾妃在轿内看了此园内外光景，因点头叹道：“太奢华过费了！”忽又见太监跪请登舟，贾妃下舆登舟，只见清流一带，势若游龙，两边石栏上，皆系水晶玻璃各色风灯，点的如银光雪浪。上面柳杏诸树，虽无花叶，却用各色绸绫纸绢及通草为花^[4]，黏于枝上，又是假字。每一株悬灯万盏。更兼池中荷荇、凫鹭之属，亦皆系螺蚌羽毛做就的诸灯，上下争辉。真是琉璃世界，珠宝乾坤。船上又有各种盆景灯，珠帘绣幕，桂楫兰桡^[5]，自不必说。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灯，明现着“蓼汀花溆”四字。前回贾政来看，大门五间，入门即见大山，此大门必行幸正路。今写入门并不写见山，或者绕山自有正路至清溪泻玉、石桥三港处所，因而舍舆登舟，以至正殿。乃忽入一石港，而为“蓼汀花溆”，夫“蓼汀花溆”在历过“有凤来仪”、“杏帘在望”，经前实写两处之后，又有虚写如蔷薇院、芭蕉坞等处，揆其位置正远，何元春第一行幸之处在此？则“蓼汀花溆”意可知矣。黑山村乌庄头同此意。

看官听说：这“蓼汀花溆”四字及“有凤来仪”等字，皆系上回贾政偶试宝玉之才，何至便认真用了？想贾府世代诗书，自有一二名手题咏，岂似暴发之家，竟以小儿语搪塞了事呢？只缘当日这贾妃未入宫时，自幼亦系贾母教养。后来添了宝玉，贾妃乃长姊，宝玉为幼弟，贾妃念母年将迈，方始得此弟，是以独爱怜之，且同侍贾母，刻未相离。那宝玉未入学之先，三四岁时，已得贾妃口传授受，教了几本书，识了数千字在腹中。虽为姊弟，有如母子。才出“蓼汀花溆”，便用“看官”一段特提，以“有凤来仪”陪之，剖说用试才所拟联额有情有理。读书不细心，被他疑阵所陷矣。曾记冷子兴演说之语乎？“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一位公子，说来更奇。一落胎胞，嘴里衔下一块美玉”云云。生在大年初一，非元春乎？衔玉而生，非宝玉乎？明明说是次年又生，则宝玉仅小元春一岁，岂十馀回以前之书作者竟已忘之，而曰长姊、曰幼弟、曰传书字、曰如母子？则是书为赋子虚，宝玉年谱可不作，观者可以醒矣。凡男子二八天癸至，今人嗜欲虽然早开，及十三岁当不能更早，则以初试云雨为宝玉十三岁，历算至此年正月，已年十八岁矣。岂非笑话？自入宫后，时时带信出来与父兄说：“千万好生扶养，不严不能成器，过严恐生不虞，二训天语煌煌。且致祖母之忧。”眷念之心，刻刻不忘。前日贾政闻塾师赞他尽有才情，故于游园时聊一试之，虽非名公大笔，却是本家风味。二语谦词蔼蔼。且使贾妃见之，知爱弟所为，亦不负其平日切望之意。因此故将宝玉所题用了。那日未题完之处，后来又补题了许多。

且说贾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好，何必‘蓼汀’？”但用“花溆”而“蓼汀”在其中矣。天之爱道乃尔，其实只“笑道”二字已了，并可不用“花溆”。侍座太监听，忙下舟登岸，飞传与贾政。贾政即刻换了。彼时舟临内岸，去舟上舆，便见琳宫绰约^[6]，桂殿巍峨。石牌坊上正现“天仙宝境”四大字，贾妃命换了“省亲别墅”四字。以为“天仙宝境”便混于虚无，其实为“省亲别墅”也，此四字已见于前回宝玉口中者。○六经四子无非教孝之书，而为正经正传，《红楼》亦教孝之书，则为别墅，以其用花溆而隐蓼汀也。于是进入行宫，只见庭燎烧空^[7]，香屑布地，火树琪花^[8]，金窗玉槛，说不尽帘卷虾须，毯铺鱼獭，鼎飘麝脑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

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庄严铺叙，自不可少。

贾妃乃问：“此殿何无匾额？”随侍太监跪启道：“此系正殿，外臣未敢擅拟。”天道难知。贾妃点头不语。礼仪太监请升座受礼，两阶乐

起。二太监引贾赦、贾政等，此处无贾敬，而后文赏赐又有贾敬，自外于天，自外于礼，敬可知矣。于月台下排班上殿^[9]，昭容传谕曰：“免。”乃退出。又引荣国太君及女眷等，自东阶升月台下排班，昭容再谕曰：“免。”于是亦退。茶三献，贾妃降座，乐止，退入侧室更衣，方备省亲车驾出园。

至贾母正室，欲行家礼。贾母等俱跪止之。贾妃垂泪，彼此上前厮见，一手挽贾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个人满心皆有许多话，俱说不出，只是呜咽对泣而已。写得出。邢夫人、李纨、王熙凤，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俱在旁垂泪无言。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贾母、王夫人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不笑，反倒哭个不了。其言若有怨词，是为气数之天，乃文字最难开口处。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呢。”将前文每月二、六日许椒房眷属入宫省视之言，自己抹去。而下文又说一月许进内一次，处处矛盾，总不许人捉摸。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邢夫人忙上来劝解。贾母等贾妃归坐，又逐次一一见过，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后东西两府执事人等在外厅行礼，其媳妇丫鬟行礼毕。贾妃叹道：“许多亲眷，可惜都不能见面。”王夫人启道：“现有外亲薛王氏及宝钗、黛玉在外候旨。外眷无职，不敢擅入。”引出薛、林。贾妃即命请来相见。一时薛姨妈等进来，欲行国礼，命免过，上前各叙阔别。又有贵妃原带进宫的丫鬟抱琴等叩见，琴，禁也，所以禁人心之荡，故为天所使。其三春之婢名同此生发，因类及之，重在此名，而四十九回宝琴已到。贾母连忙扶起，命入别室款待。执事太监及彩嫔、昭容各侍从人等，宁府及贾赦那宅两处自有人款待，忽插宁府。只留三四个小太监答应。母女姊妹叙些久别情形及家务私情。

又有贾政至帘外问安，贾妃于内行参等事。又向其父说道：“田舍之家，齑盐布帛^[10]，得遂天伦之乐。“天伦乐”三字点出。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贾政亦含泪启道：“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且今上体天地生生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岂能报效于万一。惟朝乾夕惕^[11]，忠于厥职。伏愿我君万岁千秋，乃天下苍生之福也。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更祈自加珍爱，惟勤慎肃恭以侍上，庶不负上眷顾隆恩也。”一段庄严郑重科白，非写贾政，乃作者自还归省正面文字。而“皇恩重”、“天伦乐”，“教”字、“省”字，写得圆密精湛，箴颂无遗，是岂乡学究所办！贾妃亦嘱以“国事宜勤，暇时保养，切勿记念”。贾政又

启：“园中所有亭台轩馆，皆系宝玉所题，如果有一二可寓目者，请即赐名为幸。”元妃听了宝玉能题，便含笑说道：“果进益了。”贾政退出。贾妃因问：“宝玉因何不见？”贾母乃启道：“无职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引进来。小太监引宝玉进来，先行国礼毕，命他近前，携手揽于怀内，居然孩提，故知上“看官”一段文字之妙。或问：“何妨于冷子兴文中略改数字，岂不省许多周旋？”答曰：“公乃笨伯。”又抚其头颈笑道：“比先长了好些。”一语未终，泪如雨下。至性至情，写得尽致，是为天心，笔有神力。

尤氏、突出尤氏。凤姐等上来启道：“筵宴齐备，请贵妃游幸。”元妃起身，命宝玉导引，遂同诸人步至园门前。看步至园门，则园在府中无疑矣。早见灯光之中，诸般罗列，进园先从“有凤来仪”、“红香绿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等处，先到“有凤来仪”固已，而以贾政试才时之路揆之，离“红香绿玉”则尚远。后文黛玉拟住潇湘馆，宝玉云“我就住怡红院、咱们两个又近”，则此时方过“有凤来仪”，即至“红香绿玉”，又相对，然究无从指实。既欲作宝玉年谱，又欲画大观园图者，心可歇了。○四大处必不是连簇紧接，而叙游幸偏先总撮四处。登楼步阁，涉水缘山，眺览徘徊。一处处铺陈不一，一桩桩点缀新奇。贾妃极加奖赞，又劝：“以后不可太奢了，此皆过分。”

既而来至正殿，谕免礼归坐，大开筵宴。贾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纨、凤姐等捧羹把盏。元妃乃命笔砚伺候，亲拂罗笺，择其喜者赐名。题其园之总名曰大观园，大观园天命之。正殿匾额云“顾恩思义”，恩、义是“天伦”，顾、思是“归省”。对联云：

天地启宏慈，赤子苍生同感戴^[12]；古今垂旷典，九州万国被恩荣。归省天伦，人莫能外。是书之作，纵横无遗。

又改题：

有凤来仪，赐名潇湘馆。赐名“潇湘馆”，则竹不栖凤而渍泪矣。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红香绿玉，改作怡红快绿，赐名怡红院。去一“香玉”则凡为女儿者无不红为绿，无不可怡可快矣。香玉乃黛玉寓言，奈天心早已去之何。

蘅芷清芬，赐名蘅芜院。蘅芜，荒秽不治也，而亦有天数在。

杏帘在望，赐名浣葛山庄。后妃之化，宛许此人庄庄也。

正楼曰大观楼。因大观而更上一层。

东面飞楼曰缀锦阁，西面飞楼曰含芳阁。“锦”字从金，而在东，金刑木，见宝钗之强。“芳”字从草，而在西，草入秋，见黛玉之弱。一部大观，演此而已。

更有蓼风轩、藕香榭、紫菱洲、荇叶渚等名。迎、探、惜各住处而陪一荇叶渚，隐然望《周南》之化。又有四字匾额，如“梨花春雨”、“桐剪秋风”、“荻叶夜雪”等名，不可胜纪。四字额有春秋冬而无夏，缺陷可想。又命旧有匾联不可摘去。于是先题一绝句云：

衔山抱水建来精，
多少功夫筑始成。
天上人间诸景备，
芳园应锡大观名^[13]。一诗落落大方，肖为天语，自不雕琢。“天上人间”四字，重明其书有如此也。

写毕，向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长于吟咏，姊妹们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责，不负斯景而已。异日少暇，必补撰《大观园记》并《省亲颂》等文，以纪今日之事。即此是记，即此是颂。妹等亦各题一匾一诗，随意发挥，不可为我微才所缚。且知宝玉竟能题咏，一发可喜，此中潇湘馆、蘅芜院二处，我所极爱，二处并重，奈厥后人力纷驰，即天心默为转移也。是为气数之天。次之怡红院、浣葛山庄，此四大处，谓之四大处，而有浣葛山庄，可见是书不仅谈情欲之情。必得别有章句题咏方妙。前所题之联虽佳，如今再各赋五言律一首，使我当面试过，方不负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宝玉只得答应了下来，自去构思。

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中要算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然自忖亦难与薛、林争衡，只得勉强随众塞责而已。李纨也勉强凑成一律。贾妃挨次看姊妹们的，写道是：下半回正面。○以下诸匾额诗句，皆发明是书本意，又自与本人关照。

匾额旷性怡情第一额特提“性情”二字，是此书源流。迎春

园成景物特精奇，
奉命羞题额旷怡。
谁信世间有此境，
游来宁不畅神思。诗稚弱，肖迎春，此书凡有诗词，皆就各人才情设为之。

匾额万象争辉次言是书气象森罗，无所不有，一诗意同。探春

名园筑就势巍巍，
奉命多惭学浅微。
精妙一时言不尽，
果然万物有光辉。

匾额文章造化自无之有谓之造，自有之无谓之化，是此书终始。惜春

山水横拖千里外，
楼台高起五云中。
园开日月光辉里，
景夺文章造化功。一诗皆排偶，去律之首尾为绝句者，此便是造化，又反映惜春终不偶也。

匾额文采风流于风流公案中而维持名教，是为李纨，书中一人而已。
诗重末句。李纨

秀水明山抱复回，
风流文采胜蓬莱。
绿裁歌扇迷芳草，
红衬湘裙舞落梅。
珠玉自应传盛世，
神仙何幸下瑶台。
名园一自邀游赏，
未许凡人到此来。

匾额凝晖钟瑞瑞音睡，梦之主也。李纨诗七律，宝钗亦七律，是同归贾氏者，律故相同。诗中第二联隐然与黛玉为敌，三联则申明作书之旨。薛宝钗

芳园筑向帝城西，
华日祥云笼罩奇。
高柳喜迁莺出谷，
修篁时待凤来仪。
文风已著宸游夕，
孝化应隆归省时。
睿藻仙才瞻仰处，

自惭何敢再为辞。钗诗何其和柔，黛诗何其傲岸，钗得天心，黛失天心在此矣。我故云元妃为气数之夭。

匾额世外仙源世外仙源，自外于天而死矣。 林黛玉

宸游增悦豫，仙境别红尘。

借得山川秀，添来气象新。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

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宝玉诗五律，黛亦五律，见匹偶固当在此也。而其如金玉何？故诗中腹联用“金玉”字。众人之才，以林、薛为最，故设为其诗，必较优于众人。然特不过形容闺中笔墨而已，只作如此便得，非作者必不能揣摩陶、王、韦、孟，借此书为流传也。间有人评《红楼梦》诗词惜平平者，请以此言告之。○每一诗词必顾书旨，必隐寓意，必按本人，有许多束缚，亦不易也。

贾妃看毕，称赏一番。又笑道：“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非愚姊妹所及。”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写其设心如此，正是写他呆处，点化人不小。不想贾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做，只胡乱做一首五言律应命罢了。

彼时宝玉尚未做完，才做了“潇湘馆”与“蘅芜院”两首，正做“怡红院”一首，起稿内有“绿玉春犹卷”一句。宝钗转眼瞥见，便趁众人不理论^[14]，推他道：“贵人因不喜‘红香绿玉’四字，才改了‘怡红快绿’，‘红香绿玉’乃黛玉也，贵人不喜，见此段因缘天所不许，而许在金玉因缘也，故特用宝钗提白。你这会子偏又用‘绿玉’二字，岂不是有意和他分驰了？况且蕉叶之典故颇多，再想一个改了罢。”宝玉见宝钗如此说，便拭汗说道：“我这会子总想不起什么典故出处来。”宝钗笑道：“你只把‘绿玉’的‘玉’字改作‘蜡’字就是了。”是他捉刀改去“玉”字。宝玉道：“绿蜡可有出处？”宝钗悄悄的咂嘴点头笑道：“亏你今夜不过如此，将来金殿对策，你大约连‘赵钱孙李’都忘了呢。姓也即性也，隐然毁性在此。○“逞才藻”之才，即“试才”之才，方逞才时而涂改者有宝钗，传递者有黛玉，此才亦几乎息矣。唐朝韩翃咏芭蕉诗头一句‘冷烛无烟绿蜡干’都忘了么^[15]？”玉不为玉而为蜡，又以此句注之，心灰泪竭，黛玉死矣。宝玉听了，不觉洞开心意，笑道：“该死，眼前现成之句，一时竟想不到，“该死”语妙。姐姐真可谓一字师了。“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关合处妙绝，妙绝！从此只叫你师傅，再不叫姐姐了。”宝钗亦悄悄的笑道：“还不快做上去，只姐姐妹妹的，谁是你姐

姐？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呢！”所谓应天顺人，而唧唧啾啾，写得好看。一面说笑，因怕他耽延工夫，遂抽身走开了。宝玉续成了此首，共有三首。此时黛玉未得展才，才字在他处再点。心上不快，因见宝玉构思太苦，走至案傍，知宝玉只少“杏帘在望”一首，代做此题，犹为黛玉存其洁也。因叫他抄录了前三首，却自己吟成一律，写在纸条上，搓成个团子，掷向宝玉跟前。宝玉打开一看，觉比自己做的三首高得十倍，遂忙恭楷誊完呈上^[16]。贾妃看是：

有凤来仪

秀玉初成实，堪宜待凤凰。
竿竿青欲滴，个个绿生凉^[17]。
迸砌防阶水，穿帘碍鼎香。
莫摇分碎影，好梦正初长。第一句、第四句点绿玉，末二句点梦，而切惧其粉碎。

蘅芷清芬

蘅芜满静院，萝薜助芬芳。
软衬三春草，柔拖一缕香。
轻烟迷曲径，冷翠湿衣裳。
谁咏池塘曲，谢家幽梦长。第四句关合二十八回“红麝串”，见天意如此也。末联点“梦”字，而隐然侧重草边，情有独钟也。

怡红快绿

深庭长日静，两两出婵娟。
绿蜡春犹卷，红妆夜未眠。
凭栏垂绛袖，倚石护清烟。
对立东风里，主人应解怜。两两婵娟，钗黛并在，通首如此。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
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
盛世无饥馁^[18]，何须耕织忙。此黛玉代做者，著一“客”字，黛玉终于客而已。看怡红、蘅芜曰院，则金玉相合矣。潇湘曰

馆，馆非客居乎？写本题重二联，曰儿、曰子，李纨其有后。四诗面面俱到，三用“阳”，一用“先”韵，《易》道也。

贾妃看毕，喜之不尽，说：“果然进益了。”又指“杏帘”一首为四首之冠，遂将“浣葛山庄”改为“稻香村”，宝玉口中已出之名。又命探春将方才十数首诗另以锦笺誊出，令太监传与外厢。贾政等看了，都称颂不已。贾政又进《归省颂》。元妃又命以琼酪金脍等物赐与宝玉并贾兰。此时贾兰尚幼，未谙诸事，只不过随母依叔行礼而已。此处一写贾兰，决不可少，方束得住“天伦乐”。

那时贾蔷带领一班女戏子在楼下，正等得不耐烦，只见一个太监飞跑下来，说：“做完了诗了，快拿戏目来。”贾蔷忙将戏目呈上，并十二个人的花名册子。少时点了四出戏：

第一出《豪宴》，第二出《乞巧》，第三出《仙缘》，第四出《离魂》。既以贾兰束住本回，又以四出戏束住大段。“豪宴”本回事，“乞巧”宝钗传，“仙缘”宝玉结果，“离魂”黛玉传。

贾蔷忙张罗扮演起来。一个个歌有裂石之音^[19]，舞有天魔之态，虽是妆演的形容，却做尽悲欢情状。刚演完了，一太监执一金盘糕点之属，进来问：“谁是龄官？”人寿无常，谁是龄官，问得警醒。贾蔷便知是赐龄官之物，连忙接了，命龄官叩头。太监又道：“贵妃有谕：说龄官极好，再做两出戏，不拘那两出就是了。”贾蔷忙答应了。因命龄官做《游园》、《惊梦》二出。龄官自以为此二出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从，定要做《相约》、《相骂》二出。按女乐中宝官为生，玉官为旦，是为宝、黛影身。龄官为小旦，乃是宝钗，故为元妃所赏。《游园》、《惊梦》旦脚戏，而事映黛玉，故为原非本角，执意不从。《相约》、《相骂》即约钗、闹钗事，映宝钗，故定要做。又以馀文关照九十七回，以完钗黛之案。贾蔷扭他不过，只得依他做了。已为“画蔷”设伏。贾妃甚喜，命：“莫难为了这女孩子，好生教习。”额外赏了两匹宫绸、两个荷包，并金银靛子、金玉因缘定矣。食物之类。然后撤筵，将未到之处复又游玩。忽见山环佛寺，忙盥手进去焚香拜佛，又题一匾云“苦海慈航”，末题一匾，是全书名。又额外加恩与一班优尼女道。既不置优尼女道于虚设，又关合茫茫渺渺，本文经纬，点水不漏。

少时太监跪启：“赐物俱齐，请验按例行赏。”乃呈上节略。贾妃从头看了无语，即命照此而行。太监下来，一一发放。原来贾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诸赏赐重金玉如意，馀皆易解。沉香拐杖一根，伽楠念

珠一串，“富贵长春”宫绸四匹，“福寿绵长”宫绸四匹，紫金“笔锭如意”镮十锭，“吉庆有馀”银镮十锭。邢夫人等二分，只减了如意、拐、珠四样。贾敬、又有贾敬，恍恍惚惚。贾赦、贾政等，每分御制新书二部，宝墨二匣，金银盞各二双，表礼按前。宝钗、黛玉诸姊妹等，每人新书一部，宝砚一方，新样格式金镮镮二对。宝玉亦同。贾兰则是金银项圈二个，金镮二对。尤氏、李纨、凤姐等皆金银镮四锭，表礼四端。另有表礼二十四端，青钱一千串，是赏与贾母、王夫人及各姊妹房中奶娘众丫鬟。贾琏、贾珍、贾环、贾环杂出于此，环无端之物，为天运之象也。贾蓉皆是表礼一端，金银镮一对。其餘彩缎百匹、白银千两、御酒数瓶，是赐东西两府及园中管理工程、陈设、答应及司戏、掌灯诸人的。外又有青钱五百串，是赐厨役、优伶、百戏、杂行人等的。

众人谢恩已毕，执事太监启道：“时已丑正三刻，丑正三刻，丑馀一刻矣。瞬息交寅，即“虎兔相逢大梦归”之会。请驾回銮。”贾妃不由的满眼又滚下泪来，却又勉强笑着，拉了贾母、王夫人的手不忍放，再四叮咛：“不须牵挂，好生保养。如今天恩浩荡，一月许进内省视一次，或月一至，隐言归省是容易的，特人不肯省耳。见面尽容易的，何必过悲。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不可如此奢华糜费了。”贾母等已哭的哽咽难言了。贾妃虽不忍别，奈皇家规矩，违错不得的，此语甚厉，乃是大声疾呼，所谓苦海慈航。只得忍心上舆去了。这里诸人好容易将贾母劝住，及王夫人搀扶出园去了。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乃足完前一卷意义而指点之，其实只同前卷作一回看，不容分析。上半回“省”字，便是前卷下半回“省”字；下半回“才”字，便是前卷上半回“才”字。曰“父母”，曰“天伦”，出实际也。

此两回合为一大段，乃单提特举，顿住以前十六回，而生以后百有二回。一热一冷、大开大合文字也。书名有五，无非“苦海慈航”；气运一元，不落“天仙宝境”。隐蓼汀于花淑，试才当溯源流；死秦钟而返元春，归省自然容易。伤哉绿玉，嗟彼黄金。一部大观，诸天谛听。

【护花主人评曰】第十八回省亲，是第一旷典，第一大事，故全用正笔细写。

补叙宝玉三四岁时曾经元妃教读，以见上回拟题联扁，是有意，不是无心。元妃初见贾母、王夫人，三人执手，一句话说不出，只是呜咽对泣，情景真切。下文临别时，贾母等别无一言，更妙。

宝钗改“绿玉”为“绿蜡”，是聪明，不是怜爱。黛玉代做杏帘诗，是

怜爱，不是聪明。各有分别。

元妃点戏四出，末出点《离魂》，是谶兆，亦是伏笔。

【大某山民评曰】自此回省亲起，为入书正传之第四年壬子岁正月半。至二十二回宝钗生日尚是正月，二十三回二月二十二日始入园分住。写黛玉葬花，是三月中。二十六回已交夏初。二十七回中点明四月二十六日，已近五月。二十九回清虚观作醮事，是五月初一日。三十回是六月间事。至三十八回点明过了八月。三十八回咏菊，是九月。至五十三回方过是年之冬。壬子一年，共计书三十五回，俱写两府极盛之时。

[1] 题本：明清时的一种奏章。

[2] 燕坐：闲坐。

[3] 翣（shà）：古代仪仗中用的掌扇。

[4] 通草：即通脱木。可制通草花或其他装饰品。

[5] 桂楫兰桡：船只的美称。楫、桡：船桨。

[6] 绰约：柔婉美好貌。

[7] 庭燎：古代庭中照明的火炬。

[8] 火树琪花：比喻灿烂的灯火或焰火。

[9] 月台：正房、正殿突出连着前阶的平台。

[10] 齑（jī）盐布帛：形容清贫的生活。齑，用醋、酱拌和，切成碎末的菜或肉。

[11] 朝乾夕惕：从早到晚勤奋谨慎，不敢懈怠。

[12] 赤子苍生：指平民百姓。

[13] 锡：赐。

[14] 理论：理会。

[15] 冷烛无烟绿蜡干：此句实出自唐钱珣《未展芭蕉》诗，非韩翃。

[16] 恭楷：即工楷。

[17] 个个：形容竹叶簇拥，像很多“个”字。

[18] 饥馁（něi）：饥饿。

[19] 裂石：裂开山石。形容声音高昂响亮。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话说贾妃回宫，次日见驾谢恩，并回奏归省之事。龙颜甚悦，又发内帑彩缎金银等物，以赐贾政及各椒房等员，不必细说。

且说荣、宁二府中连日用尽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将园中一应陈设动用之物收拾了两天方完。第一个凤姐事多任重，开首是此人。别人或可偷闲躲静，独他是不能脱得的；二则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贬，只扎挣着与无事的人一样。第一个宝玉却是极无事最闲暇的。偏这一早，袭人的母亲又亲来回过贾母，接袭人家去吃年茶，晚间才可回来。因此宝玉只和众丫头们掷骰子、赶围棋作戏。正在房内顽得没兴头，忽见丫头们来回说：“东府里珍大爷来请过去看戏、放花灯。”宝玉听了，便命换衣裳。才要出去时，忽又有贾妃赐出糖蒸酥酪来。酥酪隐言乳哺，是归省馀文。宝玉想上次袭人喜吃此物，便命留与袭人了，自己回过贾母，过去看戏。

谁想贾珍这边唱的是《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更有《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太公斩将封神》等类的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内中扬幡过会^[1]，号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巷外，满街上个个都赞：“好热闹戏，别人家断不能有的。”《阴魂阵》、《闹天宫》、《斩将封神》，固热闹矣，何以《丁郎认父》亦在其中？且第一便举此戏，可见为归省馀文，是书为教孝之书也。其馀戏名皆有隐意，《阴魂阵》即风月鉴中之骷髅，《闹天宫》演一心之无所不至，《斩将封神》则同归于尽，而为吕尚戏。书至金玉，两吕既成，玉做和尚去矣。宝玉见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不堪”二字新鲜，书中热闹处皆其写不堪处也。满街上人何能解此。只略坐了一坐，便往各处闲耍。先是进内去和尤氏并丫头姬妾说笑了一回，便出二门来。尤氏等仍料他出来看戏，遂也不曾照管。贾珍、贾琏、薛蟠等只顾猜谜行令，百般作乐，纵一时不见他在坐，只道在里边去了，也不论理。至

于跟宝玉的小厮们，那年纪大些的，知宝玉这一来了，必是晚间才散，因此偷空，也有会赌钱的，也有往亲友家去吃年茶的，茗烟已伏其中，是书无一突笔。或赌或饮，都私自散了，待晚间再来；那小些的都钻进戏房里瞧热闹去了。

宝玉见一个人没有，因想：“素日这里有个小书房，内曾挂着一轴美人，极画的得神，今日这般热闹，想那里自然无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须得我去望慰他一回。”奇情异致，迥不犹人。想着，便往那厢来。刚到窗前，闻得房内呻吟之声，宝玉倒唬了一跳，想着：“敢是美人活了不成？”一部《红楼》作如是观。乃大着胆子，撬破窗纸向内一看，那轴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茗烟按着一个女孩子也干那警幻所训之事。陡提第五回，是谈情之始，是袭人文字。宝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踹进门去，将那两个唬开了，抖衣而颤。

茗烟见宝玉，忙跪下哀求。宝玉道：“青天白日，这是怎么说？珍大爷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头，虽不标致，倒白净，些微亦有动人心处，“任是无情也动人”，实即宝钗文字也。羞的脸红耳赤，低首无言。宝玉跺脚道：“还不快跑！”一语提醒了那丫头，飞也似的去了。宝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诉别的人的。”急得茗烟在后叫：“祖宗，这是分明告诉人了！”文情绝倒，真写得出。而“绛芸轩”案作者是不告诉人，而又分明告诉人。宝玉因问：“那丫头十几岁了？”茗烟道：“大约不过十六七岁了。”宝玉道：“连他的岁数也不问问，别的自然越发不知了。自注其书都是如此糊涂的。可见他白认得你了，可怜，可怜！”又问：“名字叫什么？”茗烟笑道：“若说出名字来话长，真正新鲜奇文。他说他母亲养他的时节做了一个梦，是一梦。梦得了一匹锦，上面是五色富贵不断头的卍字花样，有杼轴，有经纬，花样簇新。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万儿。”万，盈数也，总括之词。又，佛胸为卍字也。宝玉听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将来有些造化。”是新奇，是为文章造化特自赞。说着，沉思一会。此一沉思最关紧要，可卿之死，不思而已。

茗烟因问：“二爷为何不看这样的好戏？”宝玉道：“看了半日，怪烦的，出来逛逛，就遇见了你们了。这会子做什么呢？”闲闲而来。茗烟微微笑道：“这会子没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爷往城外逛去，一会儿再往这里来，他们就知道了。”宝玉道：“不好，仔细花子拐去了^[2]。不是宝玉说孩子话，上半回正袭人拐宝玉处，实是被花子拐去也。袭人姓花，透笔敏妙绝伦。且是他们知道了，又闹大了。不如往近些的地方

去，还可就来。”茗烟道：“就近地方谁家可去？这却难了。”文气恬逸，而“难了”字着眼。宝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咱们竟找花大姐姐去，寻花乃谈情之始。瞧他在家做什么呢。”茗烟笑道：“好好，我倒忘了他家。”又道：“他们知道了，说我引着二爷胡走，要打我呢。”宝玉道：“有我呢。”茗烟听说，拉了马，二人从后门就走了。幸而袭人家不远，不过一半里路程，转眼已到门前。

茗烟先进去叫袭人之兄花自芳。“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犹发旧时花。”又：“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花自芳名义也，隐照袭人终局。此时袭人之母接了袭人与几个外甥女儿、几个侄女儿来家，外甥女儿，侄女儿，虚虚一照。正吃果茶。听见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时，见是他主仆两个，唬的惊疑不定，连忙抱下宝玉来，至院内嚷道：“宝二爷来了！”写得妙。别人听见还可，袭人听了，也不知为何，忙跑出来迎着宝玉，一把拉着问：“你怎么来了？”宝玉笑道：“我怪闷的，来瞧瞧你作什么呢。”绝倒。袭人听了，才把心放下来，“放心”二字，书之眼目，谈情之始，在所必提。说道：“你也胡闹了，可作什么来呢？”一面又问茗烟：“还有谁跟来？”茗烟笑道：“别人都不知，就只我们两个。”袭人听了，复又惊慌，说道：“这还了得，倘或撞见了人，或是遇见了老爷，街上人挤马碰，有个闪失，也是顽得的！活画。你们的胆子比斗还大，都是茗烟挑唆的，回去我定告诉嬷嬷们打你！”茗烟撇了嘴道：“二爷骂着打着叫我引了来的，这会子推到我身上。我说别要来罢，不然我们还去罢。”写得像。花自芳忙劝道：“罢了，已是来了，也不用多说了。只是草檐草舍，又窄又不干净，爷怎么坐呢？”

袭人之母也早迎了出来，袭人拉了宝玉进去。宝玉见房中三五个女孩儿，见他进来，都低了头羞脸通红。花自芳母子两个恐怕宝玉寒冷，又让他上炕，又忙另摆果桌，又忙倒好茶。与初次到宝钗家作大对照。袭人笑道：“你们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果子也不用摆了，不敢乱给东西他吃。”一面说，一面将自己的坐褥拿了铺在一个椅子上，宝玉坐了，用自己的脚炉垫了脚，向荷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儿来，又将自己的手炉掀开焚上，仍盖好，放与宝玉怀内。又照顾手炉。然后将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与宝玉。彼时他母兄已是忙着，齐齐整整的摆上一桌子果品来。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因笑道：“既来没有空去的理，好歹尝一点儿，也是来我家一趟”。说着，便拈了几个松子瓤，松为木公，金母之配，正与宝钗一气。吹去细皮，用手帕托着，送与宝玉。

宝玉看见袭人两眼微红，粉光融滑，因悄问袭人道：“好好的哭什么？”袭人笑道：“何尝哭？才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过了。因见宝玉穿着大红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说道：“你特为往这里来，又换新衣服，他们就不问你往那里去的？”宝玉笑道：“原是珍大爷请过去看戏换的。”这便是戏中第一人。袭人点头，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罢，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宝玉笑道：“你也家去才好呢，我还替你留着好东西呢。”光景如画。好东西，酥酪也，像何物？一笑。袭人笑道：“悄悄的，叫他们听着什么意思？”是好形容。一面又伸手从宝玉项上来将通灵玉摘下来。宝玉入他手矣，便是“巧合认通灵”。向他姊妹们笑道：“你们见识见识，时常说起来，都当稀罕，恨不能一见，今儿可尽力瞧了。再瞧什么稀罕物儿，也不过是这么个东西。”其言轻以肆，而隐括中庸。说毕，递与他们传看了一遍，仍与宝玉挂好。又命他哥哥去或雇一乘小轿，或雇一辆小车，送宝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骑马也不妨了。”袭人道：“不为不妨，为的是碰见人。”花自芳忙去雇了一顶小轿来，众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宝玉出去。袭人又抓些果子与茗烟，又把些钱与他买花炮放，叫他：“不可告诉人，连你也有不是。”一面说着，一直送宝玉至门前，看着上轿，放下轿帘。笼罩之物。茗烟二人牵马跟随，来至宁府街，茗烟命住轿，向花自芳道：“须得我同二爷还到东府里混一混才好过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听了有理，忙将宝玉抱出轿来，送上马去。宝玉笑说：“倒难为你了。”于是仍进后门来，俱不在话下。

却说宝玉自出了门，房中这些丫鬟们都越发恣意的顽笑，也有赶围棋的，也有掷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的瓜子皮。偏他奶母李嬷嬷拄拐进来请安，蹴起波澜，是亦归省馀文。瞧瞧宝玉，见宝玉不在家，丫鬟们只顾顽闹，十分看不过，因叹道：“只从我出去，不大进来，你们越法没样儿了，别的嬷嬷越不敢说你们了。娓娓琐琐，口吻逼真，而觉其言甚悲。那宝玉是个丈八的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己的，只知嫌人家腌臢。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们糟蹋，越不成体统了。”言之慨然。这些丫头们明知宝玉不讲究这些，二则李嬷嬷已是告老卸事出去的了，如今管不着他们，因此只顾顽笑，并不理他。那李嬷嬷还只管问：“宝玉如今一顿吃多少饭？什么时候睡觉？”一乳母耳，写得恁亲切，是加一倍法。丫头们总胡乱答应，有的说：“好个讨厌的老货！”

李嬷嬷又问道：“这盖碗里是酥酪，怎不送与我吃？”递入元妃，映合乳哺，是乃元妃所赐，天锡之者。说毕，拿起就吃。一个丫头道：“快别动，那是说了给袭人留着的，回来又惹气了。你老人家自己

承认，别带累我们受气。”李嬷嬷听了又气又愧，便说道：“我不信他这样坏了肠子，别说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这个值钱的，也是应该的。难道待袭人比我还重？谈情之始，首在袭人，未谈之先，必叙此一事，正坏天伦而阻归省处也。难道他不想想怎么长大了？其声甚厉，其如不思何。我的血变的奶，吃的长这么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气了？借映鞠育，而凡乳母口角气焰都到。我偏吃了，看他怎么样！你们看袭人不知怎样，那是我手里调理出来的毛丫头，什么阿物儿！”是必借他一骂。一面说，一面赌气将酥酪吃尽。又一丫头笑道：“他们不会说话，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气。宝玉还送东西孝敬你老人家去，岂有为这个不自在的。”李嬷嬷道：“你们也不必妆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为茶撵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反找第八回自宝钗处醉归事，而用补笔收拾茜雪。茜，遣也。宝钗、袭人是为一致。凡此皆以影定形，诛宝钗于百二十回之外。明儿有了不是，我来领。”说着，赌气去了。

少时宝玉回来，命人去接袭人。只见晴雯躺在床上不动，写出不晓事之晴雯，乃黛玉影子。宝玉因问：“敢是病了？再不然输了？”秋纹道：“他倒是赢的，谁知李老太太来了混输了，他气的睡去了。”宝玉道：“你们别和他一般见识，由他去就是了。”是为移孝作情，谈情是这般谈起。说着，袭人已回，彼此相见。袭人又问宝玉何处吃饭，多早晚回来，又代他母妹问诸同伴姊妹好。一时换衣卸妆，宝玉命取酥酪来。丫鬟们回说：“李奶奶吃了。”宝玉才要说话，袭人便忙笑说道：“原来是留的这个，多谢费心，前日我吃的时候好吃，吃过了好肚子疼，闹的吐了才好了。原是难受。他吃了倒好，搁在这里白糟蹋了，我只想风干栗子吃，使民战栗，示警深矣。你替我剥栗子，我去铺床。”

宝玉听了，信以为真，方把酥酪丢开，取栗子来，自向灯前检剥。是为自剥。一面见众人不在房中，乃笑问袭人道：“今儿那个穿红的是你什么人？”袭人道：“那是我的两姨妹子。”是两姨亲，与宝钗映。绿只黛玉一人，红则公共者也。宝玉听了，赞叹了两声。袭人道：“叹什么，我知道你心里的缘故，想是说他那里配穿红的？”宝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样的人不配穿红的，谁还敢穿？我因为见他实在好得很，怎么也得他在咱们家就好了。”见一红爱一红，情字又是这般说起。袭人冷笑道：“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还要拣实在好的丫头才往你家来？”凡写袭人钤制宝玉处，纯是逆笔。宝玉听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说往咱们家来，必定是奴才不成？说亲戚就使不得？”袭人道：“那也搬配不上。”

宝玉便不肯再说，只是剥栗子。袭人笑道：“怎么不言语了？想是我才冒撞冲犯了你，明儿赌气花几两银子买他们进来就是了。”又一拍。宝玉笑道：“你说的这话，怎么叫人答言呢？我不过是赞他好，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的我们这种浊物倒生在这里。”袭人道：“他虽没这造化，倒也是娇生惯养的，我姨父、姨娘的宝贝。如今十七岁，各样的嫁妆都齐备了，明年就出嫁。”虚虚映到九十七回。宝玉听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啞两声^[4]。

正不自在，文意殊不在红。又听袭人叹道：“只从我来才几年，姊妹们都不得在一处，如今我要回去了，他们又都去了。”匕首出怀。宝玉听这话内有文章，不觉吃一惊，忙丢下栗子问道：“怎么，你如今要回去了？”正要他问。袭人道：“我今儿听见我妈和哥哥商议，教我再烦耐一年^[5]，明年他们上来就赎我出去呢。”宝玉听了这话，越发忙了，因问：“为什么要赎你？”袭人道：“这话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这里的家生女儿^[6]，我一家都在别处，独我一个人在这里，怎么是个了局？”是没个了局。宝玉道：“我不叫你去，也难。”袭人道：“从来没有这理，便是朝廷宫里也有定例，或几年一选，几年一入，没有长远留下人的理，别说你家！”其言轻以肆。

宝玉想一想，果然有理，又道：“老太太不放你，也难。”袭人道：“为什么不放我？果然是个最难得的，或者感动了老太太、太太，必不放我出去的，设或多给我家几两银子留下，然或有之；其实我也不过是个最平常的人，比我强的多而且多。自我从小儿来跟着老太太，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几年，补此笔，见湘云亦宝玉影子也。如今又服侍你几年，如今我们家来赎，正是该叫去的，只怕连身价也不要，就开恩叫我去。即“云雨情”亦所不顾，谈情是如此谈起，足令闻者寒心，已露狐尾，奈彼昏不知何。若说为服侍得你好，不叫我去，断然没有的事。那服侍的得好是分内应当的，不是什么奇功。性理学问，举凡忠孝，一齐勘透语。而作此等用在他口中出，便成极不堪怪语。我去了，仍旧又有好的了，不是没了我就成不得的。”又一露。

宝玉听了这些话，竟是有去的理，无留的理，心里越发急了。所谓顽石。因又道：“虽然如此说，我的一心要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亲说，多多给你母亲些银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袭人道：“我妈自然不敢强。且慢些和他说，又多给银子。就便不好和他说，一个钱也不给，安心要强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们家从没干过这倚势仗贵霸道的事。这比不得别的东西，因为喜欢，加十倍利弄了来给你，

那卖的人不得吃亏，可以行得；如今无故平空留下我，于你又无益，反叫我们骨肉分离，笔有花，舌有刀。这件事老太太、太太断不肯行的。”直说究竟。宝玉听了，思忖半晌，乃说道：“依你说来说去，是去定了。”袭人道：“去定了。”宝玉听了自思道：“谁知这样一个人，这样薄情无义呢？”是热极语，而断定其人。乃叹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该不弄了来，临了剩我一个孤鬼儿。”说着，便赌气上床睡了。无可奈何天。

原来袭人在家听见他母兄要赎他回去，何尝？他就说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说：“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就剩我还值几两银子，若不叫你们卖，没有个看着老子娘饿死的理。如今幸而卖到这个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样，又不朝打暮骂，况如今爹虽没了，宝钗他没爹。你们却又整理的家成业就，复了元气。若果然还艰难，把我赎回来，再多掏摸几个钱也还罢了^[7]，其实又不必了，这会子又赎我做什么？权当我死了，再不必起赎我的念头。”因此闹哭了一阵。他母兄见他这般坚执，自然必不出来的了。未必。况且原是卖倒的死契^[8]，明着仗贾宅是慈善宽厚之家，不过求一求，只怕连身价银一并赏了还是有的事呢；二则贾府中从不曾作践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刘老老之根是正笔，若曰差赖有此耳。且凡老少房中所有服侍的女孩子们，更比待家下众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样尊重的。背面敷粉。因此他母子两个，就死心不赎了。次后忽然宝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光景，他母子二人心中更明白了，越发一块石头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石头落了地，难乎为石头矣。成语妙，又点放心。○以上铺叙是真，以下推原是假。作者狡狴乃尔！再无赎念了。

且说袭人自幼见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顽，自是出于众小儿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情字装潢，乃“花解语”之根。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母亦不能十分严紧拘管，更觉放纵弛荡，任情恣性，最不喜务正。每欲劝谏，恐不能听。看他说是劝务正。今日可巧有赎身之论，故先用骗词以探其情，“情”字直出，乃第一点题处。以压其气，气乃情之配，为正为邪，无不恃此以赴之。然后好下箴规^[9]。谓之箴规。今见宝玉默默睡去，知其情之不忍，气已馁堕，分疏情、气，下字极确。自己原不想栗子吃，只因怕为酥酪生事，又像那茜雪之茶，是以假要栗子为由，混过宝玉不提就完了。铤而走险，何知战栗。于是命小丫头子们将栗子拿去吃了，自己来推宝玉。何等周旋，何等作用。只见宝玉泪痕满面，袭人便笑道：“这有什么伤心的？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出去。”一语收拾，而“果然”二字有棱。宝玉见这话有因，便

说道：“你倒说说，我还要怎样留你？我自己也难说。”答他“果然”。袭人笑道：“咱们素日好处，自不用说，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这上头。换‘果然’为‘安心’，盖以权术行其挟制，殊非易易，其词气扭捏如此。我另说出三件事来，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搁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何等潏蓄，方才泄出，缘三件事乃万难遽出诸口者也。

宝玉忙笑道：“你说那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的。再用一顿。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有形有迹，还有知识^[10]，还等我化成一般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造语石破天惊，其究竟乃一空字，照映宝玉出家，袭人自去。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急得袭人忙握他的嘴说^[11]：“好，好，我正为劝你这些，更说的狠了！”宝玉忙说道：“再不说这话了。”袭人道：“这是头一件要改的。”若板板叙三件事，有何意趣？看他写第一件便逆从宝玉口中说出，是好杼轴。宝玉道：“改了，再说你就拧嘴。还有什么？”

袭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读书也罢，假喜也罢，孩语有致。只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批驳诮谤，只作出个喜读书的样子来，活得妙，曰箴规乃如此。也叫老爷少生些气，在人前也好说嘴。欺天，欺人，自欺。他心里想着我家世代读书，只从有了你，不承望你不但不喜读书，已经他心里又气又恼了，而且背前面后乱说那些混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做禄蠹^[12]，何尝不是？陈雨村以次，比比皆然。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13]，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这些话，包一切，扫一切，通灵宝玉实演《大学》一部。作者造想，说他奇直到旷古超今，说他正便在耳濡目染，如补天石、通灵玉、衔玉而生、还泪及此等说话都是。怎怨得老爷不气，不时时打你？叫别人怎么想你？”宝玉笑道：“再不说了，那是我小时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如今再不敢说了。所谓天籁，而今亡矣。还有什么？”

袭人道：“再不可毁僧谤道、此一禁是诱其入僧道矣，正与‘明明德’对勘处。○毁僧道、斥禄蠹、尊“明德”，是真宝玉也，今悉反之。调脂弄粉。惟他脂粉。还有更要紧的一件事，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欲以一红抹倒群红，愚矣。宝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么？快说！”袭人道：“再也没有了。只是百事检点些，不

任意任情的就是了。以“情意”二字束住。你若果然都依了，便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了。”宝玉笑道：“你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轿你坐。”袭人冷笑道：“这我可不希望，有那个福气，妙有馀文，“福”字是眼。没有那个道理，总坐了也没甚趣。”二人正说着，只见秋纹走进来说：“三更天了，该睡了。方才老太太打发嬷嬷来问，我答应睡了。”宝玉命取表来看时，果然针已指正亥正。阴极矣。一篇大文，读来真如鬼怪。方从新盥漱，宽衣安歇，不在话下。

至次日清晨，袭人起来，便觉身体发重，头疼目胀，四肢火热。害人自害，其意隐然。先时还挣扎得住，次后捱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和衣躺在炕上。宝玉忙回了贾母，传医诊视，说道不过偶感风寒，吃一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14]。开方去后，令人取药来煎好，刚服下去，命他盖上被窝渥汗。病固密也。宝玉自去黛玉房中来看视。递入下文。凡写叙袭人后，必接黛玉，乃一定大章法。

彼时黛玉自在床上歇午，丫鬟们皆出去自便，满屋内静悄悄的。宝玉揭起绣线软帘，进入里间，只见黛玉睡在那里。忙走上来推他道：“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将黛玉唤醒。黛玉见是宝玉，因说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儿闹了一夜，今儿还没有歇过来，浑身酸疼。”宝玉道：“酸疼事小，睡出病来的事大。我替你解闷儿，混过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着眼说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儿，你且别处去闹会子再来。”宝玉推他道：“我往那里去？见了别人就怪腻的。”黛玉听了，“嗤”的一声笑道：“你既要在这里，那边去老老实实的坐着，咱们说话儿。”痴儿女如画。宝玉道：“我也歪着。”同一歪着，同一不正。黛玉道：“你就歪着。”宝玉道：“没有枕头，咱们在一个枕头上。”明说要共枕。黛玉道：“放屁！外面不是枕头？拿一个来枕着。”明说不许共枕。宝玉出至外间看了一眼，回来笑道：“那个我不要，也不知是那个腌臢老婆子的。”黛玉听了，睁开眼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15]！着，着，着！是须炼魔合道。请枕这一个。”说着，将自己枕的推与宝玉，又起身将自己的再拿了一个来枕了，明明两枕。二人方对面倒下。明明对面倒下。

黛玉回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钮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明明凑近以手抚之。细看，又道：“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宝玉侧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刚才替他们淘澄胭脂膏子溅上了一点儿。”绝倒。才受约法三章，旋即犯下一样，袭人枉害病矣。说着，便找手帕子来要揩拭。黛玉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

拭了，替他揩拭。口内说道：“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便是舅舅看不见，别人看见了，又当奇事新鲜话儿去学舌讨好。背攻约法。吹到舅舅耳朵里，又大家不干净惹气。”黛玉从未说这些话，乃挟袭人心事在此。

宝玉总未听见这些话，只闻得一股幽香，却是从黛玉袖中发出，闻之令人醉魂酥骨。此香在太虚幻境生出。宝玉一把便将黛玉的衣袖拉住，明明拉住衣袖。要瞧笼着何物。黛玉笑道：“这等时候，谁带什么香呢？”宝玉笑道：“既如此，这香是那里来的？”黛玉道：“连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衣服上薰染的，也未可知。”明明自认薰染。宝玉摇头道：“未必，这香的气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饼子、香毬子、香袋子的香。”黛玉冷笑道：“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我些奇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弄了花儿、朵儿、霜儿、雪儿替我炮制，我有的不过是那些俗香罢了。”啾啾莺声溜滴圆。

宝玉笑道：“凡我说一句，你就拉上这些，不给你个利害也不知道，从今儿可不饶你了！”说着，翻身起来，将两只手呵了两口，便伸向黛玉膈肢窝内两肋下乱挠。两手入两肋下，明明一反一覆了。黛玉素性触痒不禁，宝玉两手伸来乱挠，便笑着喘不过气来，口里说：“宝玉，你再闹，我就恼了！”宝玉方住了手，笑问道：“你还说这些不说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鬓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尖利无匹，而奇正冷暖，一齐都到。宝玉见问，一时解不来，因问：“什么暖香？”黛玉点头笑叹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玲珑剔透，蠢才字是眼。宝玉方听出来，笑道：“方才求饶，如今更说狠了。”说着，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腻极，而再言不敢，大是警戒。宝玉笑道：“饶便饶你，只把袖子我闻一闻。”说着，便拉了袖子，笼在面上闻个不住。明明闻个不住。黛玉夺了手道：“这可该去了。”宝玉笑道：“要去不能，咱们斯斯文文的躺着说话儿。”说着，复又倒下。黛玉也倒下，用手帕盖上脸。

宝玉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些鬼话，是鬼话，便是情谈。黛玉只不理。宝玉问他几岁上京，路上见何景致古迹，扬州有何遗迹故事，土俗民情，黛玉不答。宝玉只怕他睡出病来，便哄他道：“暖哟，你们扬州衙门里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黛玉见他说的郑重，实是郑重，故必从扬州，重在扶阳也。又且正言厉色，只当是真事，因问：“什么事？”宝玉见问，便忍着笑，顺口诌道：所谓贾雨村，所谓湖州人，该

括全书。“扬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个林子洞。”木石因缘。黛玉笑道：“这就扯谎，自来也没有听见这山。”宝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里知道这些不成？等我说完了，你再批评。”留待闲人。黛玉道：“你且说。”宝玉又谄道：“林子洞里原来有一群耗子精。鼠居十二辰之首，以其前四爪后五爪，前四刻为阴，后四刻为阳也。演此香玉正演阴阳倚伏之机，又艮为鼠，是刘老老大义。那一年腊月初七日，阴极阳生之候，便是艮象。老耗子升座议事，说：‘明日乃是腊八日，世上人都熬腊八粥。如今我们洞中果品短少，艮为果蓏。须得趁此打劫些来方好。’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干小耗前去打听一巡。小耗回答：‘各处察访打听已毕，惟有山下庙里果米最多。’老耗问：‘米有几样？果有几品？’小耗道：‘米豆成仓，不可胜记。果品有五种：一红枣，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芋。’芋去声，玉入声，而两音通，是书借音处可推类。略米豆详五果，而五果之末为香芋，乾坤六子，艮在第五也。馀四果亦皆有关会。老耗听了大喜，即时点耗前去。乃拔令箭问：‘谁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问：‘谁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后一一的都各领令去了。只剩香芋一种，因又拔令箭问：‘谁去偷香芋？’只见一个极小极弱的小耗应道：‘我愿去偷香芋。’老耗并众耗见他这样，恐不谙练，又恐怯懦无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虽年小身弱，却是法术无边，口齿伶俐，机谋深远，此去管比他们偷得还巧呢。’众耗忙问：‘如何得比他们巧呢？’小耗道：‘我不学他们直偷，我只摇身一变，也变成个香芋，滚在香芋的堆里，使人看不出，听不见，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运，渐渐的就搬运尽了。岂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众耗听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么个变法，你去先变个我们瞧瞧。’小耗听了笑道：‘这个不难，等我变来。’说毕，摇身说变，竟变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众耗忙笑说道：‘变错了，原说变果子的，如何变出小姐来？’小耗现形笑道：‘我说你们没见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盐课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说一笑话，声口如闻。此一笑话正是唤醒黛玉，使其自阴之阳，不落死套之法，在能变化机谋，不为直偷，以胜宝钗之巧处，而全此香玉也。其如气数之天何哉？

黛玉听了，翻身爬起来，按着宝玉笑道：“我把你烂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编我呢。”说着，便拧。按着便拧，又明明一仰一覆，而烂了嘴，正戒多言。宝玉连忙央告：“好妹妹，饶我罢，再不敢了。我因为闻见你的香气，忽然想起这个典故来。”实是典故。黛玉笑道：“饶骂了人，还说是典故呢！”

一语未了，只见宝钗走来，必接此人，章法牢不可破。笑问：“谁说故典？我也听听。”黛玉忙让坐，笑道：“你瞧瞧，还有谁？他饶骂了，还说是故典。”宝钗道：“原来是宝兄弟，怪不得他，他肚子里的故典原来多。只是可惜一件，凡该用故典之时，他偏就忘了。有今日记得的，前儿夜里的芭蕉诗，就该记得。眼面前的倒想不起来，殊不知此故典正将以救彼故典也。如能以耗子变香玉，何致绿玉为绿蜡乎！见别人冷的那样，他急得只出汗，这会子偏又有记性了。”黛玉听了笑道：“阿弥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见对手了。可知一还一报，不爽不错的。”是佛，是对手，是还报，用此关束通回。刚说到这里，只听宝玉房中一片声吵嚷起来。

未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至二十二回为一段，方是《红楼梦》开场。

第一回空空道人检阅《石头记》，见大旨不过是情，此谈情之始，故此回以“情”字冠首。而“情”字之主则宝、黛、钗而已。使此回必直以钗、宝对提，文字便板，因用一影一真，以见侧重黛玉之下半回，而上半写袭人正以写宝钗也。

宝、黛同歪着一段，至身亲手交，颠倒反复，无所不至，而悉皆明明写出，其不及乱，只争毫发一间。此太虚幻境之兼美，必有似黛玉也。而其究竟止不过如此，实不曾乱，实留一干净身子，是所谓“玉带林中挂”，以见其显豁呈露，如此而止。至写宝钗，则平日恭恭敬敬，斯斯文文，而一段暧昧，则在绛芸轩里，所谓“金簪雪里埋”。“挂”字、“埋”字是大眼目。

此回下半与三十六回上半“梦兆绛芸轩”是全书一大对照。一虚事，一实事，辨得此两回意指，全书自然粉碎。

此回谈情矣，而上半必不肯脱口便谈，必把归省余文再三敷衍。说酥酪，说戏名，说乳母，何等郑重，而以卅儿一名，总括全书，言所以为此湮灭名教、淫溺秽褻之书，无非如来心印，以畅上文苦海慈航之旨。从此谈情，庶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袭人约法三章，无他谬巧，使不许亲近第二人，而钗制其人，并钗制其亲而已。至由约法而摆出宝玉性情则奇，惟太史公有此法。

【护花主人评曰】宁府演剧，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及扬幡过会，号佛行香，一派邪乱空虚，暗照宁府行为结局。

卅儿与茗烟乘间私通，可见宁府家教之疏。

宝玉若非厌看热闹戏，何由一人走至小书房；若非撞见茗烟与卍儿偷情，何由寻至袭人家。文章善于引线。

袭人不肯出贾府心事，后文补写，却先于宝玉眼中，看见他两眼圈红，问他哭什么为伏笔，则补写一层便不鹘突。

袭人说前日吃酥酪肚痛呕吐，善于排解。

袭人试探宝玉，规劝宝玉，实是解语花。

宝玉说等我化成轻烟，被风吹散，凭你们去，直伏后来出家走散。

黛玉同宝玉，虽是两个枕头，却是对面同睡。又看见宝玉左腮红点，凑近手抚，用帕揩拭，两人恣意戏谑，若非宝钗走来，恐有不堪问处。作者借宝钗截住，又借李嬷嬷闹走散，是以藏蓄笔作截断笔。

花解语，玉有香，自然巧对。

此回写袭人一心跟定宝玉，反照后来改嫁蒋伶。写黛玉自然有香，正照宝钗丸药生香。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接上回，写壬子年正月半后事。

[1] 过会：旧时迎神赛会时，扮演各式杂耍人员，边行进，边表演。

[2] 花子：乞丐。此指拐卖小孩的拐子。

[3] 阿物儿：犹言东西、家伙。

[4] 嗜：叹词。表示伤感、惋惜或感慨。

[5] 烦耐：忍耐。

[6] 家生：奴婢所生的子女仍在主家当奴婢，谓之“家生”。

[7] 掏摸：拿出。

[8] 卖倒：卖定。死契：注明不得赎回的契约。

[9] 箴（zhēn）规：劝戒规谏。

[10] 知识：知觉。

[11] 握：捂。

[12] 禄蠹：窃食俸禄的蛀虫。喻指贪求官位俸禄的人。

[13] 明明德：出自《大学》。

[14] 疏散：排遣，发散。

[15] 天魔星：佛教中的四魔之一。这里是冤家的意思。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话说宝玉在林黛玉房中说耗子精，宝钗撞来，讽刺宝玉元宵不知“绿蜡”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讥刺取笑。那宝玉正恐黛玉饭后贪眠，一时存了食，或夜间走了困，皆非保养身体之法，幸而宝钗走来，大家谈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自己才放了心。忽听他房中嚷起来，大家侧耳听了一听，林黛玉先笑道：“这是你妈妈和袭人叫唤呢。那袭人待他也罢了，你妈妈再要认真排揎他^[1]，可见老背晦了^[2]。”黛玉见地是如此。

宝玉忙欲赶过去，宝钗一把拉住道：“你别和你妈妈吵才是，他老糊了，倒要让他一步为是。”宝钗见地是如此。相形之下，孰巧孰拙？宝玉道：“我知道了。”说毕走来，见李嬷嬷拄着拐杖，在当地骂袭人：“忘了本的小娼妇！我抬举你起来，这会子我来了，你大模大样的躺在炕上，见我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装狐媚子哄宝玉，哄得宝玉不理我，只听你们的话。你不过是几两银子买来的毛丫头，这屋里你就作耗^[3]，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个小子，看你还妖精似的哄人不哄人！”句句着，句句确，是正笔，是背攻王夫人，犹之焦大一骂也。袭人先只道嬷嬷不过为他躺着生气，少不得分辨说：“病了才出汗，蒙着头，原没看见你老人家。”后来听见他说哄宝玉，又说配小子，由不得又羞又委曲，禁不住哭起来。

宝玉虽听了这话，也不好怎样，少不得替他分辨病了吃药，又说：“你不信，只问别的丫头们。”李嬷嬷听了这话，越发气起来了，说道：“你只护着那起狐狸，那里还认得了我？叫我问谁去？谁不帮着你呢！谁不是袭人拿下马来^[4]！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去讲。再映归省，字字痛切。把你奶了这么大，到如今吃不着奶子，把我丢在一旁，逞着丫头们要我的强！”一面说，一面也哭起来。彼时黛玉、宝钗等也走过来劝道：“妈妈，你老人家担待他们些就

完了。”此处必写钗、黛一劝，盖与袭人同为阻归省之物，而终之以凤姐，是色是财皆情字也。李嬷嬷见他二人来了，便诉委屈，将当日吃茶，茜雪出去，与昨日酥酪等事，唠唠叨叨，说个不了。

可巧凤姐正在上房算了输赢账，听得后面一片声嚷动，便知是李嬷嬷老病发了，排揎宝玉的人，听后面一片声嚷，是宝、黛已移居于正室之后，不同在贾母套间矣。正值他今日输了钱，迁怒于人。便连忙赶过来，拉了李嬷嬷笑道：“嬷嬷别生气，大节下老太太刚喜欢了一日，你是老人家，别人吵嚷还要你管他们才是，难道你反不知规矩，在这里嚷起来，叫老太太生气不成？你说谁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烧的滚热的野鸡，快跟我来吃酒去。”一面说，一面拉着走。又叫丰儿：“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睛的手帕子。”那李嬷嬷脚不沾地，跟了凤姐儿走了，一面还说：“我也不要这老命了，索性今儿没了规矩，闹一场子，讨个没脸，强似受那娼妇的气。”一骂妙有馀波，情景皆妙。后面宝钗、黛玉见凤姐儿这般，都拍手笑道：“亏他这一阵风来，把个老婆子撮了去。”明明说他是风。

宝玉点头叹道：“这又不知是那儿的账，只拣软的欺负。又不知是那个姑娘得罪了，上在他账上了。”一句未完，晴雯在旁说道：“谁又不疯了，得罪他做什么？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不犯着带累别人。”袭人一面哭，一面拉着宝玉道：“为我得罪了一个老奶奶，你这会子又为我得罪这些人，这还不够我受的，还只是拉别人。”为晴雯、袭人立一不两立之案，情文相生，眼光四射。宝玉见他这般病势，又添了这些烦恼，连忙忍气吞声，安慰他仍旧睡下出汗。又见他汤热火烧，自己守着他，歪在旁边，劝他只养着病，别想那些没要紧的事生气。袭人冷笑道：“要为这些事生气，这屋里一刻还住得了？但只是天长日久，只管如此吵闹，可叫人怎么样过呢？你只顾一时，为我得罪了人，他们都记在心里，遇着坎儿，说得好说不好听，大家什么意思。”一面说，一面禁不住流泪。又怕宝玉烦恼，只得勉强忍着。一时杂使的老婆子端了二和药来^[5]，宝玉见他才有汗意，不叫他起来，便自己端着，与他就枕上吃了，即令小丫鬟们铺炕。袭人道：“你吃饭不吃饭，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会子，与作出喜读书样子来同一用心。和姑娘们玩一会子再回来，我就静静的躺一躺也好。”宝玉听说，只得依他，去了簪环，看他躺下，自往上房来，同贾母吃饭。

饭毕，贾母犹欲同那几个老管家的嬷嬷斗牌，宝玉记着袭人，便回到房中，见袭人朦胧睡去。自己要睡，天气尚早。彼时晴雯、绮霞、秋

纹、碧痕出绮霞、碧痕两人，晴雯之类也。都寻热闹找鸳鸯、琥珀等耍戏去了，出鸳鸯、琥珀。贾母侍婢以鸟名者二，鸳鸯、鹦哥是也。鹦哥给黛玉后，但言紫鹃，至黛玉既死，方再见，是一是二，不可解。鸳鸯相匹之鸟，名意反用，乃是《易》卦，自有本传。其他皆取玉旁，见贾母左右无非宝玉，无非宝玉之累，而无非乾坤合体。见麝月一人在外间房里灯下抹骨牌。月乃花之配，而麝为脐为煤，故与袭人同气。宝玉笑道：“你怎么不同他们去？”麝月道：“没有钱。”宝玉道：“床底下堆着那些还不够你输的？”麝月道：“都玩去了，这屋子交给谁呢？那一个又病了，满屋里上头是灯，下头是火，那些老婆子们都老天拔地^[6]，服侍了一天，也该叫他歇歇，小丫头们也服侍了一天，这会子还不叫他们玩玩去。所以我在这里看着。”

宝玉听了这话，公然又是一个袭人，公然又是一个袭人，写来恰便又是一个袭人，笔有神工。因笑道：“我在这里坐着，你放心去罢。”麝月道：“你既在这里，越发不用去了，咱们两个说话玩笑，岂不好？”宝玉道：“咱们两个做什么呢？怪没意思的。也罢了，早晨你说头痒，这会子没什么事，我替你^篦头罢。”从何设想得来。麝月听了便道：“就是这样。”说着，将文具镜匣搬将来，卸去钗钏，打开头发，宝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梳^篦。只^篦了三五下，见晴雯忙忙走进来取钱，一见了他两个，便冷笑道：“哦，交杯盏还没吃，倒上了头了^[7]！”一语道破。宝玉笑道：“你来，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没这么样大福。”彻底语。说着，拿了钱便摔了帘子出去了。

宝玉在麝月身后，麝月对镜，二人在镜内相视。写得活脱。宝玉便自镜内笑道：“满屋里就只是他磨牙。”是说黛玉。麝月听说，忙向镜中摆手。所谓月，一部书视此矣，写来自是奇情。宝玉会意。忽听唿一声帘子响，晴雯又跑进来问道：“我怎么磨牙了？咱们倒得说说。”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罢，何苦又来问人了。”晴雯笑道：“你又护着。你们那瞒神弄鬼的，我都知道。兔起鹘落，而一“们”字，钗、袭俱到。等我捞回本儿来再说话。”说着，一径出去了。这里宝玉通了头，命麝月悄悄的服侍他睡下，不肯惊动袭人。一宿无话。一路写来，不知有话无话，凡此等处皆是帙灯匣剑，不比他小说作闲话用的。

次日清晨起来，袭人已是夜间发了汗，觉得轻省些，只吃些米汤静养，宝玉放了心。因饭后走到薛姨妈这边来闲逛。彼时正月内，是正月内。学房中放年学，闺阁中忌针黹，都是闲时。因贾环也过来玩，正遇

见宝钗、香菱、莺儿三个人围棋作耍，入本传。贾环见了也要玩。宝钗素昔看他也如宝玉，并没他意，看他写法。今儿听他要玩，让他上来，坐了一处玩。一磊十个钱，头一回自己赢了，心中十分欢喜。谁知后来接连输了几盘，便有些着急。赶着这盘，正该自己掷骰子，若掷个七点便赢，若掷个六点亦该赢，莺儿掷三点就输了。因拿起骰子来，狠命一掷，一个坐定了五，一个乱转，莺儿拍着手只叫“么”^[8]，贾环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转出么来。贾环急了，伸手抓起骰子，然后就拿钱，说是个六点。莺儿便说：“分明是个么。”所掷点数该输该赢都不对，无此事，并无此人也。又言贾环不么不六，而因么六而争而妒，则仍钗也。合么六为七巧。宝钗见贾环急了，便瞅莺儿道：“越大越没规矩，难道爷们还赖你？还不放下钱来呢！”

莺儿满心委屈，见宝钗说，不敢出声，只得放下钱来，口内嘟囔说：“一个做爷们，还赖我们，这几个钱，连我也不放在眼里。前日和宝二爷玩，他输了那些，也没有着急，剩的钱还是几个小丫头们一抢，他一笑就罢了。”宝钗不等说完，就忙喝住了。贾环道：“我拿什么比宝玉？你们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负我，我不是太太养的。”说着便哭。宝钗忙劝他：“好兄弟，快别说这话，人家笑话你。”又骂莺儿。是好作用。

正值宝玉走来，见了这般形况，问：“是怎么了？”贾环不敢作声。宝钗素知他家规矩，凡做弟的怕哥哥。却不知那宝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兄弟一并都有父母教训，何必多事，反生疏了呢。用他自叙，是乃妙文。况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饶这样看待，还有人背后谈论，还禁得辖治了他？”此似是而非。更有个呆意思存在心里。你道是何呆意？因他自幼姊妹丛中长大，亲姊妹有元春，亲姊妹而无探春，同环一视，大道存焉。叔伯的有迎春、惜春，亲戚中又有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等人，他便料定天地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只是父亲伯叔兄弟之伦，因是圣人遗训，不敢违忤，只得听他几句，所以弟兄之间，不过尽其大概的情理就罢了，一段呆话，文情奇肆，圣人遗训数语，乃为“宝玉”二字定可出可入之机。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是以贾环等都不怕他，却怕贾母，才让他三分。

现今宝钗生怕宝玉教训他，倒没意思，便连忙替贾环掩饰。宝玉道：“大正月里哭什么？这里不好，到别处玩去，你天天念书，倒念糊涂了。譬如这件东西不好，横竖那一件好，就舍了这件取那件，难道你

守着这件东西哭会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来是取乐的，倒招的自己烦恼，不如快回去呢。”圆通具足，而宝之结局、钗之深文都在。贾环听了，只得回来。

赵姨娘见他这般，赵是钱字上面的姓，而环之无端，所自出也，害宝杀凤，不过钱而已矣。因问：“是那里垫了蹠窝来了¹⁹？”蹠窝，车沟也。人被屈压为垫蹠窝，北人俗语也。贾环便说：“同宝姐姐玩来着，莺儿欺负我，赖我的钱，宝玉哥哥撵我来了。”赵姨娘啐道：“谁叫你上高台盘了？下流没脸的东西，那里玩不得，谁叫你跑了去讨没意思？”开口便肖，何处得来？

正说着，可巧凤姐在窗外过，都听在耳内，便隔窗说道：“大正月里怎么了？兄弟们小孩子家，一半点儿错了，你只教导他，说这样话做什么？凭他怎么去，还有太太、老爷管他呢，就大口家啐他？他现是主子，不好，横竖有教训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生发多少枝叶。环兄弟出来，跟我玩去。”

贾环素日怕凤姐比怕王夫人更甚，听见叫他，忙了出来，赵姨娘也不敢出声。凤姐向贾环说道：“你也是个没性气的东西。时常说给你，要吃要喝，要玩要笑，你爱同那一个姐姐妹妹哥哥嫂子玩，就同那个玩，你总不听我的话，反教这些人教你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自己又不尊重，要往下流里走，安着坏心，还只怨人家偏你呢。上半回正面完，而声情毕现。输了几个钱，就这么样儿。”因问贾环：“你输了多少钱？”贾环见问，只得诺诺的说道：“输了一二百钱。”凤姐道：“亏你还是爷们，输了一二百钱就这样。”回头叫丰儿：“去取一串钱来，归到‘钱’字，乃是主意。姑娘们都在后头玩呢，把他送了玩去。你明儿再这样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再叫人告诉学里，皮不揭了你的！为你这不尊重，你哥哥恨得牙痒痒，不是我拦着，窝心脚把你的肠子踢出来呢！”喝令：“去罢！”如闻如见。贾环诺诺的跟了丰儿，得了钱，自己和迎春等玩去，不在话下。

且说宝玉正和宝钗玩笑，忽见人说：“史大姑娘来了。”宝玉听了，抬身就走。宝钗笑道：“等着，咱们两个一齐走，瞧瞧他去。”说着下了炕，同宝玉来至贾母这边。只见史湘云大笑大说的，至此方为湘云写照，早有潇湘云梦，海阔天空气象。上半非宝玉、宝钗正文也，故以湘云一间，而仍必接入黛玉，章法一丝不走。见了他们两个，忙问好厮见。正值林黛玉在旁，因问宝玉：“在那里来？”宝玉便说：“在宝姐姐家来。”黛玉冷笑道：“我说呢，亏在那里绊住，不然早就飞来了。”一语

两击。宝玉道：“只许同你玩，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去他那里一遭，就说这话。”黛玉道：“好没意思的话，去不去，管我什么事？又没叫你替我解闷儿，可许你从此不理我呢！”说着，便赌气回房去了。黛玉情急才疏，其妒至使宝玉亦有过不去处，此所以取死也。宝玉忙跟了来问道：“好好的又生气了，紧接。就是我说错句话，你到底也还坐在那里，和别人说笑一会子，又自己来纳闷。”黛玉道：“你管我呢！”宝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你自己作践了身子呢。”黛玉道：“我作践了我的身子，我死我的，与你何干？”又是究竟。宝玉道：“何苦来？大正月里，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要说死，我这会就死。你怕死，你长命百岁的何如？”宝玉笑道：“要像只管这样的闹，我还怕死呢，倒不如死了干净！”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这样闹，不如死了干净。”宝玉道：“我说自家死了干净，别错听了话赖人。”正说着，宝钗走来说：“史大妹妹等你呢。”说着便推宝玉走了。这里黛玉越发生气，闷向窗前流泪。点“泪”字。

没两盏茶时，宝玉仍来了。黛玉见了越发抽抽噎噎的哭个不住。宝玉见了这样，知难挽回，打叠起千百样的款语温言来劝慰，不料自己未张口，只听黛玉先说道：“你又来作什么？死活凭我去罢了，横竖如今有人和你玩耍，比我又会念，又会作，又会写，又会说会笑，又怕你生气，拉了你去，你又来作什么？”姿态横生。宝玉听了，忙上前悄悄的说道：“你这个明白人，难道‘亲不隔疏，后不僭先’也不知道^[10]？心心相印，情有独钟，造语特妙。我虽糊涂，却明白这两句话。头一件，咱们是姑舅姊妹，宝姐姐是两姨姊妹，论亲戚他比你疏。第二件，你先来，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自小儿一处长大的，他是才来的，岂有个为他疏你的？”黛玉啐道：“我难道叫你疏他？我成了什么人呢了！我为的是我的心。”宝玉道：“我也为的是我的心，你的心，难道就知道你的心，绝不知道我的心不成？”黛玉听了，低头不语，半日说道：“你只怨人行动嗔怪了你，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恼人难受。就拿今日天气比，方说心，忽以天证，是一是二。分明今儿冷些，怎么你倒脱了青氍披风呢^[11]？”宝玉笑道：“何尝不穿着，见你一恼，我一暴躁，就脱了。”黛玉叹道：“回来伤了风，又该饿着吵吃的了。”收拾无迹。

二人正说着，只见湘云走来笑道：“爱哥哥，‘爱哥哥’双关语，既映黛玉，又自呈也。而特设其为短舌，则作黛玉多言之戒，犹丫头名鹦哥之意。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不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儿。”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上来，是为他设，故用他解。只是‘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么爱

三’了”。宝、黛、钗并到。宝玉笑道：“你学惯了，明儿连你还咬起来呢。”湘云道：“他再不放人一点儿，专挑人的不是。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见一个打趣一个。指点当学戒言。我指出一个人来，你敢挑他么，我就服你。”黛玉便问：“是谁？”湘云道：“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就算你是个好的。”湘云为宝钗笼络，宝钗为湘云佩服，无文字处有许多文字，而“绛芸轩”、“芍药茵”为实影矣。黛玉听了冷笑道：“我当是谁，原来是他，我那里敢挑他呢？”“他”字响。宝玉不等说完，忙用话分开。湘云笑道：“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儿林姐夫，时时刻刻你可听爱呀厄的去，湘云亦宝玉影身，此影宝玉之心。阿弥陀佛，此影宝玉之局。那时才现在我眼里呢！”说的众人大笑，湘云忙回身跑了。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财色都是“情”字。前回畅说“色”字里面事矣，此上半自当为“财”字一谈。“弹妒意”为因财受害伏根株也，乃凤姐传。下半回宝、黛、钗、云，互为情扰，似重黛矣，而实湘云传。看目录“谗”字，读文中“爱”字，便知宾主。

李嬷嬷一骂，用在卷首，骂袭人正以抑“情”字，是乃天心。作者谈情，又不敢放口谈情如此。次设麝月一镜，又告听谈情者，莫忘了风月宝鉴。

【护花主人评曰】元妃省亲后正月未过，无事可写，故叙婢女们赌钱，以见富贵之家新正热闹气象。

借李嬷嬷噪骂，写袭人之能忍。借袭人之病睡，逗起麝月、晴雯，为后文伏笔。借贾环之稚蠢，写赵姨之妒忌，亦是伏笔。

凤姐于李嬷嬷噪骂，用好言劝解；于赵姨之忌妒，则用正言弹压。一是爱怜袭人，一是憎嫌赵姨。而赵姨之敢怒而不敢言，其结怨亦始于此。

借史湘云之来，写黛玉之赌气，说出“倒不如死了”等语，亦是伏笔。

第二十回，叙新正琐碎细事，因十八、十九回叙过元妃省亲大事，宁府演戏热闹，必当叙及细事，是文章巨细浓淡相间法。

此回全用借笔作伏笔，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是壬子年正月间事。

[1] 排揎：斥责，数落。

[2] 背晦：糊涂。

[3] 作耗：乱来，捣乱。

[4] 拿下马：制服、降伏。

[5] 二和药：煎了两次中药。和（huò），量词，煎中药换水，犹次、道。

[6] 老天拔地：形容老态龙钟的样子。

[7] 上头：指女子束发插笄，为成年的象征。后亦指成亲前梳发髻，表示由姑娘变成媳妇。

[8] 么：骰子上的点数为一点称“么”。

[9] 垫踹窝：垫平路面。意谓供人践踏，代人受过。踹窝，路面上践踏成的坑窝。

[10] 亲不隔疏，后不僭（jiàn）先：亲密者不被疏远者所离间，先到者不被后来者所超越。

[11] 青狝（qiǎn）：青狐胸腹部和腋下的毛皮。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话说史湘云跑了出来，怕林黛玉赶上，宝玉在后忙说：“绊倒了，那里就赶上了？”林黛玉赶到门前，被宝玉叉手在门框上拦住，笑道：“饶他这一遭儿罢。”林黛玉拉着手说道：拉着手说，妙！此宝钗所必检点的。“我要饶了云儿，再不活着。”湘云见宝玉拦门，料黛玉不能出来，便立住脚笑道：“好姐姐，饶我这遭儿罢！”却值宝钗来在湘云身后，也笑道：“我劝你两个看宝兄弟面上，都丢开手罢。”也是一语两击，而说来含蓄。黛玉道：“我不依，你们是一气的，都戏弄我不成！”以实影实，诚然。宝玉劝道：“谁敢戏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说你？”四人正难分解，同一爱，实同一厄，四人真难分解。有人来请吃饭，方往前边来。那天已掌灯时分，王夫人、李纨、凤姐、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都往贾母这边来。大家闲话了一回，各自归寝。湘云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宝玉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时，袭人来催了几次，急煞。方回自己房中来睡。

次早天方明时，便披衣鞞鞋往黛玉房中来。忙煞。却不见紫鹃、翠缕二人，出翠缕名字是即为湘云之烘染。只有他姊妹两个尚卧在衾内。那黛玉严严实实裹着一幅杏子红绫被，安稳合目而睡。那史湘云却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膀子撂于被外，又带着两个金镯子。绝妙一幅美人春睡图。杏，幸也。黛玉不及乱，幸有所自被而已。湘云上场便写一睡，后又写“芍药茵”一睡，正发挥梦字。必写金镯，乃钗案也。宝玉见了叹道：“睡着还是不老实，回来风吹了，又嚷肩窝疼了。”一面说，一面轻轻的替他盖上。明写处，乃黛玉虚影。林黛玉早已醒了，觉得有人，就猜着定是宝玉，不须臾离。因翻身一看，果不出所料。因说道：“这早晚就跑过来作什么？”宝玉说：“这早晚还早呢？你起来瞧瞧。”黛玉道：“你先出去，让我们起来。”宝玉出至外间。黛玉起来，叫醒湘云，二人都穿了衣裳。

宝玉复又进来，坐在镜台旁边。只见紫鹃、雪雁进来服侍梳洗。湘云洗了脸，翠缕便拿残水要泼，宝玉道：“站着，我趁势洗了就完了，省得又过去费事。”何等省事，绝倒。说着，便走过来，弯腰洗了两把。紫鹃递过香皂去，宝玉道：“这盆里就不少，不用搓了。”正为这个。再洗了两把，便要手巾。翠缕道：“还是这个毛病儿，多早晚才改呢。”宝玉也不理他，忙忙的要青盐搽了牙^u，漱了口。完毕，见湘云已梳完了头，便走过来笑道：“妹妹，替我梳上头。”湘云道：“这可不能了。”宝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时怎么替我梳了呢？”湘云道：“如今我忘了，怎么梳呢？”是补笔，而即生上半回文字，是借径法。宝玉道：“横竖我不出门，又不戴冠子勒子，不过打几根辫子就完了。”说着，又千妹妹万妹妹的央告。湘云只得扶过他的头来，一一梳^篦。在家不戴冠子，并不总角，只将四围短发编成小辫，往顶心发上归了总，编一根大辫，红绦结住。自发顶至辫梢，一路四颗珍珠，下面有金坠脚。湘云一面编着，一面说道：“这珠子只三颗了，这一颗不是的。我记得是一样的，怎么少了一颗？”补笔。宝玉道：“丢了一颗。”袭人本名珍珠，丢了一颗，袭人案也，即可卿案。湘云道：“必定是外头去掉下来，不防被人拣了去，倒便宜他。”呢呢喃喃，如闻如见。黛玉旁边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丢，也不知是给了人镶什么戴去了。”隐戳之，面面到。宝玉不答，因镜台两边都是妆奁等物，顺手拿起来赏玩。不觉顺手拈了胭脂，意欲往口边送，是约法三章内事。又怕湘云说。正犹豫间，湘云在身后伸过手来，拍的一下，将胭脂从他手中打落，说道：“不长进的毛病儿，多早才改？”

一语未了，只见袭人进来，写来令人失笑，袭人已早到也。见这光景，知是梳洗过了，只得回来自己梳洗。气煞。忽见宝钗走来，因问：“宝兄弟那里去了？”看他明写，钗、袭合一之始。袭人冷笑道：“宝兄弟那有在家的工夫？”他也称“宝兄弟”，大奇。一缕酸味从脚根起。此“冷笑”是不检点处，问卿卿他家在那里？一笑。宝钗听说，心中明白。写深心人。又听袭人叹道：“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有黑夜白日闹的。其言恰是，为公乎，为私乎？凭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宝钗听了，心中暗忖道：“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听他说话倒有些见识。”此一暗忖是热毒。宝钗便在炕上坐下，慢慢的闲言中，套问他年纪家乡等语，留神窥察其言语志量，深可敬爱。一套问，一窥察，袭人入彀矣。断以深可敬爱，是上半回目录中“贤”字之来脉。

一时宝玉来了，宝钗方出去。宝玉便问袭人道：“怎么宝姐姐和你说的这么热闹，见我进来就跑了？”问一声不答。真是怪事。再问时，

袭人方道：“你问我么？我那里知道你们的原故。”一网打尽，其声凶横。宝玉听了这话，见他脸上气色非往日可比，将写“贤”字是这般写法，绝倒。便笑道：“怎么，又动了真气了？”“真气”二字宝玉有所觉照矣，而旋复溺入，在袭人为露马脚则险。袭人冷笑道：“我那里敢动气？只是你从今别进这屋子了，横竖有人服侍你，再不必支使我，是何言与？只可欺宝玉耳。我仍旧还服侍老太太去。”一面说，一面便在炕上合眼倒下。直是悍状。宝玉见了这般景况，深为骇异，禁不住赶来劝慰。那袭人只管合着眼不理。宝玉无了主意，因见麝月进来，便问道：“你姐姐怎么了？”麝月道：“我知道么？问你自己便明白了。”一气。

宝玉听了，呆了一回，自觉无趣，便起身暖道：“不理我罢，我也睡去！”说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睡下。袭人听他半日无动静，微微的打鼾，料他睡着，便起来，拿一领斗篷来替他盖上。只听“唵”的一声，宝玉便掀过去，仍合目装睡。袭人明知其意，便点头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气，从此后我也只当哑了，再不说你一声何如？”宝玉禁不住起身问道：“我又怎么了？你又劝我。你劝也罢了，刚才又没劝我，一进来你就不理我，赌气睡了，我还摸不着是为什么，其实已摸着三分了。这会子你又说我恼了，我何尝听见你劝我的是什么话儿？”袭人道：“你心里还不明白，还等我说呢！”屡言明白，自宝钗之一明白始。

正闹着，贾母遣人来叫他吃饭。文气一舒，书中叙事每以叫吃饭作歇落，详在总评。方往前边来，胡乱吃了几碗饭，仍回至自己房中。只见袭人睡在外头炕上，麝月在旁抹骨牌。宝玉素知麝月与袭人亲厚，明点。一并连麝月也不理，揭起软帘，自往里间来。麝月只得跟进来。宝玉便推他出去，说：“不敢惊动你们。”麝月只得笑着出来，唤两个小丫头进来。宝玉拿一本书，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头只见两丫头在地下站着，一个大些的生得十分清秀。宝玉便问：“你叫什么名字？”那丫头答道：“叫蕙香。”宝玉又问：“是谁起的这个名字？”蕙香道：“我原叫芸香，是花大姐姐改的。”宝玉道：“正经该叫晦气罢咧，什么蕙香呢！”宝玉诸婢名意皆空虚之物，见宝玉为心为天也。而坏天心者惟人心，故首着一袭人为断定之。今蕙香本名芸香，草边取义，黛为草也。而芸香本是书香，乃为花大姐姐改去，易书香为晦气矣。又问：“你姊妹几个？”蕙香道：“四个。”宝玉道：“你第几个？”蕙香道：“第四。”宝玉道：“明日就叫四儿，四儿乃黛玉第四影身也。第一晴雯，第二湘云，第三小红，第四四儿，第五五儿。看官信否？请阅后评。不必什么

蕙香兰气的。那一个配比这些花，没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的。”直骂袭人，袭人险极。一面说，一面命他倒了茶来吃。袭人和麝月在外间听了半日，抿嘴儿笑。笑得勉强。

这一日，宝玉也不出房门，自己闷闷的，只不过拿书解闷。或弄笔墨，也不使唤家人，只叫四儿答应。谁知这个四儿是个乖巧不过的丫头，见宝玉用他，他便变尽方法笼络宝玉。本以铃制，使不得近第二人，而四儿忽然自己上前，何必何必？正唤醒多少苦用心机人。至晚饭后，宝玉因吃了两杯酒，眼饧耳热之余，若往日则有袭人等，大家喜笑有兴，今日却冷清清的一人对灯，好没兴趣。待要趁了他们去，又怕他们得了意，已后越来劝了。若拿出作上人的模样镇吓他们，似乎无情太甚。说不得横了心，只当他们死了，横竖自家也要过的，这个自然，所以为黛玉勉。便权当他们死了，所谓看得破，忍不过。毫无牵挂，反能怡然自悦。所谓“既然洞达须刚断，烦恼魔空道即休”。此段演“心”字，出入中边俱澈。因命四儿剪烛烹茶，自己看了一回《南华经》。才能回向，便见南华。至外篇《胠篋》一则，其文曰：

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擿玉毁珠^[2]，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3]；剖斗折衡^[4]，而民不爭。殄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5]，塞瞽旷之耳^[6]，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彩，胶离朱之目^[7]，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攬工倕之指^[8]，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

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兴，不觉提笔续曰：宝玉觉照矣，被盗而终不被盗，在此文。

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9]，灰黛玉之灵窍，丧灭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含其劝，则无参商之虞矣。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10]。焚花散麝固已，而与钗黛何尤，乃亦必戕之灰之？盖惧其迷眩缠陷也。是宝玉已豁然，正以一见之心难昧有如此。

续毕，掷笔就寝，头刚着枕，便忽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蝴蝶栩栩。

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时，只见袭人和衣睡在衾上。宝玉将昨日的事已付之度外，便推他说道：“起来，好生睡着，看冻了。”谈情到此，

几乎息矣，而一言以钩勒回转上一段，谓如《西厢记》“我待要贤贤易色将心戒”一语也可。○袭人险极，文字险极。原来袭人见他无晓夜和姊妹厮闹，若真劝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过半日片刻仍复好了。不想宝玉一日夜竟不回转，自己反不得主意，真一夜没好生睡。今忽见宝玉如此，料是他心意回转，便索性不睬他。宝玉见他不应，便伸手替他解衣，何苦来。刚解开了钮子，被袭人将手推开，又自扣了。宝玉无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到底怎么了？”文境曲折，情思幽险，作者有心人，我怕甚。连问几声，袭人睁眼说道：“我也不怎么，你睡醒了，你自过那边房里去梳洗，再迟了就赶不上了。”至此方出本事，可见挟制人亦难事。与约法三章事相同，而行文步骤何等委婉。宝玉道：“我过那里去？”袭人冷笑道：“你问我，我知道吗？你爱那里去就过那里去，从今咱们两个丢开手，省得鸡争鹅斗，叫别人笑。横竖前边腻了过来，这边又有个什么四儿五儿服侍，说四儿已带五儿，有意无意。我们这起东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11]。”宝玉笑道：“你今儿还记得呢。”袭人道：“一百年还记着呢。空算长。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话当耳旁风，夜里说了，早起就忘了。”逼拶到此方点题。宝玉见他娇嗔满面，情不可禁，点情。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一跌两段，说道：“我再不听你说，就同这簪一样。”两玉结果在此一箴，令人为玉恨，为心恨。袭人忙的拾了簪子说道：“太早起，这是何苦来？听不听什么要紧，也值得这个样子。”宝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里急。”袭人笑道：“你也知道着急么？可知我心里怎么？亦是两“心”字收煞。快起来，洗脸去罢。”说着，二人方起来梳洗。

宝玉往上房去后，谁知黛玉走来，必接此人。见宝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书看。可巧便翻出昨儿的《庄子》来，看见宝玉所续之处，不觉又气又笑，不禁也提笔续一绝云：

无端弄笔欲何云，
剿袭《南华》庄子文。
不悔自家无见识，
却将丑语诋他人。黛玉会也，“不悔”字当重读，见虽以无识，而至死不悔也。

题毕，也往上房来见贾母，后往王夫人处来。

谁知凤姐之女大姐儿病了，入下半回。正乱着请大夫诊脉。大夫说：“替夫人、奶奶们道喜，姐儿发热是见喜了^[12]，并非别症。”才读《南华》便见天花乱坠。王夫人、凤姐听了，忙遣人问：“可好不

好？”大夫道：“症虽险却顺，倒还不妨，预备桑虫、猪尾要紧。”虽险却顺，是巧姐结局。桑虫得木中生意，猪尾乃水后根株，皆少阳也。凤姐听了，登时忙将起来，一面打扫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传与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儿打点铺盖衣服与贾琏隔房，一面又拿大红尺头与奶子、丫头亲近人等裁衣^[13]。外面又扫净室，款留两位医生，轮流斟酌诊脉下药，十二日不放家去。历叙俗规，悉皆道地巨家。

贾琏只得搬出外书房来安歇。“只得”二字绝倒。凤姐与平儿都随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贾琏只离了凤姐，便要寻事。独寝了两夜，十分难熬，此背面敷粉法，写贾琏实写凤姐也。只得暂将小厮内清俊的选来出火。不想荣国府内有一个极不成才破烂酒头厨子，名唤多官人，调侃官人，而且是多，所谓同知。见他懦弱无用，官人考语。都唤他作多浑虫。因他父母给他娶了一个媳妇，父母馀荫。今年方二十岁，也有几分人材，又兼生性轻薄，最喜拈花惹草。多浑虫又不理论，只是有酒有肉有钱便诸事不管了，所以荣、宁二府之人都得入手。蓉、蓁非宁府人乎？宝玉非荣府人乎？贾琏非“都不理论”者乎？一网打尽，肆口笑骂，声声多姑娘，目视凤姐矣。因这媳妇妖娆异常，轻浮无比，八字凝炼。众人都呼他作多姑娘儿。绝倒。如今贾琏在外煎熬，往日也见过这媳妇，垂涎久了，只是内惧娇妻，外惧变童^[14]，不曾下得手。那多姑娘儿也有意于贾琏，只恨没空。今闻贾琏挪在外书房来，他便没事也要走三四趟去招惹。贾琏似饥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小厮们计议，多以金帛相许，焉有不允之理？况都和这媳妇是旧交，一说便成。

是夜，多浑虫醉倒在炕，二鼓人定，贾琏便溜进来相会。一见面早已神魂失据，也不及情谈款叙，绝倒，不想谈情之书竟有不及谈情之处。便宽衣动作起来。谁知这媳妇有天生的奇趣，一经男子挨身，便遍体筋骨瘫软，使男子如卧绵上；更兼淫态浪言，压倒娼妓。骂得够了。贾琏此时恨不得浑身化在他身上，那媳妇故作浪语在下说道：“你家女儿出花儿，供着娘娘，你也该忌两日，倒为我腌臢了身子，快离了我这里罢。”贾琏一面大动，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那里还有什么娘娘！”用提笔写丑态，径生笔硬，形容不堪，令人大笑。设语设想，作者是何鬼怪。那媳妇越浪起来，贾琏不禁丑态毕露。一时事毕，两个又盟山誓海，难舍难分。仍用提笔了结，试问他书能有此否？自此后遂成相契。是馀波，是伏笔。

一日大姐毒尽癍回，十二日后送了娘娘，固是缴写俗例，十二日毒尽癍回，俨寓阴极阳生之象。娘娘又隐与老老相激射。合家祭天地祀祖

宗，还愿焚香，庆贺放赏已毕，贾琏仍复搬进卧室。见了凤姐，正是俗语云“新婚不如远别”，更有无限恩爱，自不必细说。十二日曰远别，绝倒。不必细说，方才已细说了也。以文为戏。

次日早起，凤姐往上房里去后，平儿收拾外边拿进来的衣服铺盖，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络青丝来。平儿会意，忙藏在袖内。入平儿正传。便走至这边房内，拿出头发来，向贾琏笑道：“这是什么？”写得。问得匪夷所思，如此入题，亦匪夷所思。贾琏一见，连忙抢上来要夺。平儿便跑，被贾琏一把揪住，按在炕上，从手中来夺。平儿笑道：“你是没良心的，我好意瞒着他来问你，你倒赌狠，等他回来我告诉了，看你怎么样？”“软语”一。贾琏听说，忙陪笑央求道：“好人，你赏我罢，我再不敢赌狠了。”绝倒，所谓懦弱无能。

一语未了，只听凤姐声音进来，贾琏听见，松了不是，抢又不是，只叫：“好人，别叫他知道。”平儿才起身，凤姐已走进来，命平儿：“快开匣子，替太太找样子。”平儿忙答应了找时，凤姐见了贾琏，忽然想起来，便问平儿：“前日拿出去的东西，都收进来没有？”平儿道：“收进来了。”凤姐道：“可少什么没有？”平儿道：“细细查了，并没少一件儿。”凤姐又道：“可多什么没有？”平儿笑道：“不少就罢了，怎么还有得多出来？”“软语”二。历历写一平儿，是乃得意之笔，出力之作。凤姐又笑道：“这半个月难保干净，或者有相厚的丢下的东西，戒指、汗巾等物^[15]，亦未可定。”凤之灵亦复不昧。一席话，说的贾琏脸都黄了，画亦画不出。在凤姐身背后，只望着平儿杀鸡抹脖使眼色求他遮盖。绝倒，真写得。平儿只作看不见，因笑道：“怎我的心就和奶奶一样，我就怕有这么的，留神搜了一搜，竟一点破绽也没有。奶奶不信，亲自搜一搜。”“软语”三。凤姐笑道：“傻丫头，他便有这些东西，那里就叫我们搜着？”说着，拿了样子去了。

平儿指着鼻子，摇着头儿笑道：“这件事你该怎么谢我呢？”喜得贾琏眉开眼笑，跑过来搂着，心肝肠儿肉儿乱叫。平儿手里拿着头发笑道：“这是一辈子的把柄儿，好就好，不好咱们就抖出这个来。”贾琏笑着央告道：“你好生收着罢，千万可别叫他知道。”口里说着，瞅他不提防，一把便抢过来，笑道：“你拿着终是祸胎，不如我烧了，就完了事了。”一面说，一面掖在靴折子内。凤姐贼矣，而为平所哄。平巧矣，而有不忽及防，人情伊于胡底耶。平儿咬牙道：“没良心的，过了河儿就拆桥。明儿还想我替你撒谎呢！”绝倒。贾琏见他娇俏动情，便搂着求欢。平儿夺手跑了出来，急得贾琏弯着腰恨道：“死促狭小娼妇儿

^[16]，一定浪上人的火来，他又跑了。”声情毕现。平儿在窗外笑道：“我浪我的，谁叫你动火？难道图你受用，叫他知道了，又见不得我呀！”贾琏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来，把这醋罐子打个稀烂，他才认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贼似的，只许他同男子说话，不许我和女人说话。略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论小叔子、侄儿，大的小的，说说笑笑，就不怕我吃醋了！已后我也不许他见人！”不惟映射“泼醋”一回，而凤姐之荡，贾琏之昏，一齐摆出。○说他昏，他又透亮，其如多官人不理论何。平儿道：“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动便有坏心，连我也不放心，别说他！”回顾“屏”字。贾琏道：“你两个一口贼气，都是你们行的是，果然。我凡行动都存坏心，多早晚才叫你们都死在我手里呢！”

一句未了，凤姐走过院来，因见平儿在窗外，便问道：“要说话，怎么不在屋里，跑出来隔着窗子，是什么意思？”屏之为屏，殊不容易。贾琏在内接嘴道：“你可问他，倒像屋里有老虎吃他呢！”平儿道：“屋里一个人没有，我在他跟前作什么？”凤姐笑道：“正是没人才好呢。”平儿听说便道：“这话是说我省么？”凤姐便笑道：“不说你说谁？”平儿道：“别叫我说出好话来了！”说着，也不打帘子，一径往那边去了。凤姐自掀帘子进来，说道：“平儿丫头疯魔了，这蹄子认真要降伏起我来了！以逆为屏。仔细你的皮要紧！”贾琏听了，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儿这么利害，从此倒服了他了。”是得意语，亦是真语。凤姐道：“都是你兴的他，我只和你算账就完了。”贾琏听了啐道：“你两个不睦，又拿我来垫喘儿^[17]。我躲开你们。”凤姐道：“我看你躲到那里去？”贾琏道：“我有处去。”说着就走。不即收拾，妙。凤姐道：“你别走，我有话和你说呢。”

不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上半回袭人文字，而其实仍为湘云传，见其不容湘云，与不容黛玉等。惟宝钗则既已防之于先，又复收之于后，遂处处为所用，是即《南华》外篇《胠篋》也。然则向之所谓防者，今乃为大盗积者也。今袭人之箴宝玉，惟恐其近第二人，是固为防胠篋矣。即黛玉、湘云之互相忌嫉，亦总为防胠篋。殊不知巨盗如宝钗，方且收袭人、笼湘云、挤黛玉，而负匮揭篋，担囊而得宝玉而去矣，可胜浩叹！

袭人曰“贤袭人”，与五十六回宝钗曰“贤宝钗”，同加一“贤”字，读者犹未晓乎？

初试云雨情，便接到刘老老。此回情不可禁，跌簪设誓，以后情极

矣，便接巧姐天花见喜，是亦一刘老老也。此正作者谈情，随谈随束，惟恐所谈误人，而必处处间以警觉提撕之苦心。

【护花主人评曰】天色才明，宝玉即披衣鞞鞋，往黛玉房中。描出宝玉夜间虽睡在自己房中，却一心只在黛玉、湘云处。与《西厢》“梵王宫殿月轮高”句一样笔法。

湘云剩水残香，宝玉以为鲜洁非常，描尽“意淫”二字。

湘云替宝玉梳头，查看失珠一颗，暗补从前梳洗，已非一次。

宝钗听袭人说话，有心赏识，留神探问，为后文伏笔。且暗写宝钗端重，与湘云、黛玉不同。四儿才伺候宝玉，便想设法笼络，已伏将来被撵之由。

宝玉续《南华经》，虽是一时兴趣，却是后来勘破根苗。但此时宝玉在忽迷忽悟之时，且欲钗、玉、花、麝自己焚散戕灭，并非自能解脱，故随即断簪立誓，仍缠绵于色魔也。

黛玉题诗讥诮说“不悔自家无见识”，驳得极是。此即作者之意。

贾琏私通多儿，为后来私通鲍二妻及私娶尤二姐引子。

平儿搜得头发，既压服主人，又即以示恩，真是可人。

贾琏说“不论小叔子侄儿，说说笑笑”，却也看出破绽。平儿说“别叫我说出好话来”，是皮里阳秋。

【大某山民评曰】湘云跑出，黛玉赶上，宝玉拦住，宝钗劝以“看宝兄弟面上，丢开手罢”，四人情况何如？好个酸醋世界。我为尔诈，尔为我虞。

此回仍是壬子年正月半后事。

以下第二十二回，接写宝钗生日，如在正月二十一日，则是省亲以后至此，不过自十七、八至二十间三四日内事也，余向无可议者。其最不合理，是凤姐大姐儿种痘，贾琏独睡半月后数语，如云果有半月，则此时当是二月初上矣，何以下回开卷便说二十一日是某某生日耶？或疑当时是二月二十一日，则下文第二十三回又明明说贾母择二月二十二日使诸姊妹搬入园中一事，则宝钗之生日，信乎在正月也。而此三四日之中，便云贾琏在外半月，何作者荒谬乃尔！此等处须酌改之。

[1] 青盐：盐的一种，大而青白。古人用以洁齿。

[2] 擲（zhì）：投掷。

[3] 朴鄙：质朴鄙野。

[4] 斗：古代的量器。衡：称重量的器具。

[5] 铄（shuò）绝：烧断。

[6] 瞽（gǔ）旷：指春秋晋盲人乐官师旷。

[7] 胶：黏住。离朱：即离娄。传说中视力极好的人。

[8] 擢（lì）：折断。工倕（chuí）：传说中尧帝时的巧匠。

[9] 戕（qiāng）：毁坏，损伤。

[10] 迷眩：迷惑。

[11] 可是：实在是。

[12] 见喜：出痘疹，即天花。

[13] 尺头：绸缎衣料。

[14] 变（luán）童：被当作女性玩弄的美男。

[15] 汗巾：腰带。

[16] 促狭：捉弄人，恶作剧。

[17] 垫喘儿：即垫踹窝。代人受过。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话说贾琏听凤姐儿说有话商量，因止步问是何话。凤姐道：“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二十一日宝钗生日，六十二回探春云“过了灯节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生日”，则此二十一日当是正月。然自正月十五元妃归省计之，至二十一中间仅五日，中有宝玉至袭人家因“花解语”为袭人病之三日，“意绵绵”、“弹妒意”、“谗娇音”谓之同时事可也，而“箴宝玉”、“续《南华》”又二日，五日功夫已尽。乃又有巧姐出花十二日，送娘娘祭祖还愿庆贺以至“救贾琏”当又需数日，此二十一日正月耶，非正月耶？本回湘云又明说“大正月里”云云，作者矛盾，读者知否？你到底怎么样？”贾琏道：“我知道怎么样？你连多少大生日都料理过了，这会子倒没有主意了？”凤姐道：“大生日是有一定的规矩，如今他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贾琏听了低头想了半日，道：“你竟糊涂了，现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为宝钗作生日须援黛玉例，亦若是为宝钗第一次作生日矣。乃宝钗来在“初试云雨情”之前，中间实历多年，岂皆未过生日耶？令人闷煞。往年怎么给林妹妹做的，如今也照依给薛妹妹做就是了。”凤姐听了，冷笑道：“我难道这个也不知道？我原也这么想定了。但昨日听见老太太说，问起大家的年纪生日来，听见薛大妹妹今年十五岁，十五岁由他说，则宝玉呼姐姐当不及十五矣。虽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将笄之年^[1]。有此党援，金玉姻缘定矣。“将笄”二字是眼。老太太说要替他过生日，自然与往年给林妹妹的不同了。”右钗左黛，心事如画，八面俱到。贾琏道：“既如此，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凤姐道：“我也这么想着，所以讨你的口气。我若私自添了东西，你又怪我不告诉明白你了。”贾琏笑道：“罢，罢！这空头情我不领，你不盘察我就罢了，我还怪你？”找足上文。说着，一径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史湘云住了两日，因要回去，且又未到二十一日。○二十一日，三七也，皆奇数。年十五，三五也，又奇数。名得偶而实不偶也，

乃宝钗终局，乃天数也，故合之得三十六。贾母因说：“等过了你宝姐姐的生日，看了戏，再回去。”史湘云听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将自己旧日作的两件针线活计取来，为宝钗生辰之仪。

谁想贾母自见宝钗来了，喜他稳重和平，稳重和平乃大作用，贾母一喜，作用有效，而著“谁想”二字，无文字处有文字，当与“不想又来了一个宝钗”意参看。正值他才过第一个生辰，又明欺人，而写来恰是第一个生辰。便自己蠲资二十两^[2]，偶数。唤了凤姐来，交与他备酒戏。凤姐凑趣笑道：“一个老祖宗给孩子们做生日，不拘怎样，谁还敢争？又办什么酒席。既高兴要热闹，就说不得自己花费几两老库里的体己，这早晚找出这霉烂的二十两银子来做东，意思还叫我们赔上。果然拿不出来也罢了，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只是累措我们。举眼看看，谁不是你老人家的儿女，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3]？舌有莲花，隐然以宝钗为宝玉之匹，而自居并肩也。那些东西只留与他。我们如今虽不配使，也别苦了我们。这个够酒的，够戏的？”说的满屋里都笑起来。贾母亦笑道：“你们听听这嘴！我也算会说的了，怎么说不过这猴儿？其实如哀梨并剪，人是猴儿。你婆婆也不敢强嘴，你就和我**唧唧**的。”凤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样的疼宝玉，我也没处去诉冤，倒说我强嘴。”说着，又引贾母笑了一会，贾母十分喜悦。

到晚上，众人都在贾母前。定省之余^[4]，大家娘儿、姊妹等说笑时，贾母因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总依贾母素喜者说了一遍，贾母更加欢喜。既善窥伺，又善迎合，人焉得不入玄中。读“深知”二字自见。次日先送过衣服、玩物去，王夫人、凤姐、黛玉等人皆有随分的，不须细说。

至二十一日，明点。就贾母内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戏台，定了一班新出小戏，昆、弋两腔俱有^[5]。北调南腔一个人，作者自道。就在贾母上房摆了几席家宴酒席，并无一个外客，只有薛姨妈、史湘云、宝钗是客，余者皆是自己人。此处黛玉在自己人内，至六十二回则说不是本家人矣。见此处乃宝钗得意之始，犹未畅也，故云第一生日。这日早起，宝玉因不见林黛玉，他到他房中来寻，只见黛玉歪在枕上。已没好气了。宝玉笑道：“起来吃饭去，就开戏了。你爱听那一出？我好点。”黛玉冷笑道：“你既这样说，你就特叫一班戏，拣我爱的唱与我听。这会子犯不上借着光儿问我。”其实难堪，如自取何。宝玉笑道：“这有什么难的？明儿就这样行，也叫他们借着咱们的光儿。”一面说，一面拉他

起来，但有他拉，已见众人冷落。携手出去。

吃了饭，点戏时，贾母一面先叫宝钗点，宝钗推让一遍，无法，只得点了一出《西游记》。巧合心猿，巧合悟空，而西游之故则为金也。一戏名而宝玉究竟、宝钗迎合，面面俱到。贾母自是欢喜。然后便命凤姐点，钗即次凤，已并肩矣。既见贾母偏爱，又见黛玉有冷落之机，而文字宾主分明。凤姐虽有王夫人在前，但因贾母之命，不敢违拗，且知贾母喜热闹，更喜谑笑科诨^[6]，便先点了一出，却是《刘二当衣》。又善迎合。○衰兆已伏，而“刘”字为刘老老一映。贾母果真更又喜欢。然后便命黛玉点，方及黛玉。黛玉又让王夫人等先点，贾母道：“今儿原是我特带着你们取乐，咱们只管咱们的，别理他们。我巴巴的唱戏摆酒，为他们不成？他们在这里白听白吃，已经便宜了，还让他们点戏呢。”说着，大家都笑。黛玉方点了一出。此回乃宝钗正传，非黛玉传。故只云点了一出，布置斟酌如此。然后宝玉、史湘云、迎春、探春、惜春、李纨等俱各点了。略过。按出扮演。

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入本回正文，又一个和尚。宝玉道：“你只好点这些戏。”宝钗道：“你白听了这几年戏，那里知道这出戏的好处？排场又好，词藻更妙。”是自赞其书。宝玉道：“我从来怕这些热闹戏。”宝钗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还算你不知戏呢。谁不说此书热闹，而其实不知此书。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是一套《北点绛唇》，是色、是红，又为“绛芸轩”一逗。铿锵顿挫，那音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只那词藻中有一只《寄生草》，填得极妙，“寄生草”寓言黛玉寄生于此，而为绛珠草固也。乃曲文系宝玉出家之兆，则犹言此草实宝所寄生，此草死则寄生者走矣。看黛玉点戏而无名，可见以宝玉、宝钗为主。○一戏名，两曲名，能关合全书，是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此等处如秦太虚对联、唐寅画皆是。你何曾知道？”宝玉见说的这般好，便凑近来，央告道：“好姐姐，念与我听听。”宝钗便念道：他是主人翁，自应他念。

漫搵英雄泪^[7]，相离处士家^[8]。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一曲原文，读者自解，而语语关合，转似因此书而有此曲者，是真奇事。

宝玉听了，喜的拍膝摇头，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此戏全部名《虎囊弹》，虎，金神也。林黛玉道：“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就《妆疯》了。”宝玉疯癫因黛玉也，故用他从旁一击。说的

湘云也笑了。湘云是三人合一人，故归其葫芦一笑。书文书义，一齐收拾。于是大家看戏，到晚方散。

贾母深爱那做小旦的与一个做小丑的，有贾母此一爱，生出五花八门、七穿八达文字，几令人宾主不分。要知爱小旦，爱宝钗也。爱小丑，爱凤姐也。看上文爱处及让点戏处，便豁然解。笨伯又云：小旦是黛玉，故下面说他像黛玉。则请问小丑说谁？因命人带进来。细看时一发可怜儿。因问年纪，那小旦才十一岁，小丑才九岁。二人年纪合成二十，正贾母交出凤姐领办生辰之银数。大家叹息了一回。贾母令人另拿些肉果与他两个，又另赏钱两吊。是应两吊。凤姐笑道：“这个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你们再看不出。”疑阵竖旗，是人再看不出的，其实亦不难看出。解得黛玉为宝钗似是而非者，则小旦像黛玉晓然矣。宝钗心内也知道，只点点头，不说。宝玉也点了点头，亦不敢说。史湘云便接口道：“倒像林姐姐的模样。”湘云三面像，故用他说破，不止形容心直口快。宝玉听了，忙把湘云瞅了一眼，使个眼色。众人听了这话，留神细看，都笑起来，说：“果然像得很。”众人神理都在纸上，乱如理发，清若列眉，是真好笔。一时散了。此书了也。

晚间，湘云便命翠缕把衣包收拾了。奇峰突出。翠缕道：“忙什么，等去的那日包也不迟。”湘云道：“明早就走，还在这里做什么？看人家的嘴脸。”写湘云有黛玉气息，而又不是黛玉。宝玉听了这话，忙近前说道：“好妹妹，你错怪了我。林妹妹是个多心的人，别人分明知道，不肯说出来，也皆因怕他恼。谁知你不防头就说了出来，他岂不恼？我怕你得罪了人，所以才使眼色。你这会子恼了我，岂不辜负了我？可怜见，何苦来。若是别个，那怕他得罪了十个人，与我何干呢？”湘云摔手道：是拉手说的。“你那花言巧语，别望着我说，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妹，别人拿他取笑都使得，只我说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说他，他是主子小姐，我是奴才丫头，得罪了他了。”湘云伶俐，正是呆处。宝钗窥之审矣，故一收便合。宝玉急的说道：“我倒是要你为出不是来了，我要有坏心，立刻化成灰，教万人践踏！”湘云道：“大正月里，少信口胡说。是大正月里。这些没要紧的恶誓、散语⁹、歪话，说给那些小性儿、行动爱恼人、会辖治你的人听去，别叫我啐你。”此是说黛玉也，而不知乃说袭人矣。说袭人乃说宝钗矣。袭人爱听恶誓，会挟制，尤不如声色不动之宝钗也。湘云呆。说着，至贾母里间屋里，忿忿的躺着去了。

宝玉没趣，只得又来寻黛玉。谁知才进门，便被黛玉推出来，将门

关上了。奇峰对峙。宝玉又不解何故，在窗外只是低声叫“好妹妹”，黛玉总不理他。宝玉闷闷的，垂头不语。袭人早知端的，必须插入他来，乃宝钗正传，用替身法。当此时再不能劝。那宝玉只呆呆的站着，黛玉只当他回去了，却开了门，只见宝玉还站在那里。黛玉不好再闭门，宝玉因随进来问道：“凡事都有个缘故，说来人也不委屈。好好的就恼了，到底是为什么起？”黛玉冷笑道：“问的我倒好，我也不知为什么。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拿着我比戏子，给众人取笑。”深文曲笔。宝玉道：“我并没有比你，也并没有笑你，为什么恼我呢？”黛玉道：“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还利害呢。”虽属锻炼，受者无词。宝玉听说，无可分辩。

黛玉又道：“这一节还可恕，再者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顽，就自轻自贱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们原是贫民家的丫头，他和我顽，设如我回了口，岂不是他白惹轻贱？你是这个主意不是？你却也是好心，只是那一个不领你的情，一般也恼了。你又拿我作情^[10]，倒说我小性儿、行动肯恼人^[11]，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笔如弄丸。宝玉听了，方知才与湘云私谈，他也听见了。细想自己原为怕他二人生隙，故在中间调停，不料自己反落了两处的贬谤，正合前日所看《南华经》内“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蔬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12]，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盗”等句^[13]，《南华》一提，见是宝钗正文。因此越想越无趣。再细想来，如今不过这几个人，尚不能应酬妥协，将来犹欲何为？问公犹欲何为。想到其间，也无庸分解，自己转身回房。只“悟禅机”三字必用如许逼拶方能落到，为文岂是容易？冬烘先生可以歇。林黛玉见他赌气去了，一言也不曾发，便也回思无趣，不禁自己越添了气，便说：“这一去一辈子也别来了，也别说话！”那宝玉不理，竟回来躺在床上，只是闷喏咄的^[14]。仍不肯便入。

袭人深知原委，不敢就说，只得以他事来解说，因笑道：“今儿看了戏，又勾出几天戏来，宝姑娘一定要还席呢。”宝玉冷笑道：“他还还不与我什么相干？”着。袭人见这话，不似往日口吻，因又笑道：“这是怎么说？好好的大正月里，娘儿们、姊妹们都喜喜欢欢，你又怎么这个行景了？”宝玉冷笑道：“他们娘儿们、姊妹们欢喜不欢喜，也与我无干。”着。袭人笑道：“他们随和，你也随和些，岂不大家彼此都喜欢？”宝玉道：“什么大家彼此，他们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条条无牵挂的。”到此方入。言及此句，不觉泪下。此下泪是回头路。袭人见此景况，不敢再说。宝玉细想这一句意味，不禁大哭起来。一哭回得更快。

翻身站起来，至案边提笔，立占一偈云：

你证我证^[15]，心证意证。

是无有证，斯可云证。

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此一偈不过为究竟作一探，有你有我，有心有意，正是四人难分解处。末语“是立足境”乃透搬入大观园事迹，非真归着语也。用宝钗一解，可见。

写毕，自己虽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因又填一只《寄生草》写在偈后，又念一过，自觉心中无有挂碍，与续《南华》同一样子。便上床睡了。

谁知黛玉见宝玉此番果断而去，假以寻袭人为由，来视动静。袭人回道：“已经睡了。”黛玉听了，就欲回去。袭人笑道：“姑娘请站着，有一个字帖儿瞧瞧，是什么话。”便将宝玉所写的与黛玉看。黛玉看了，知宝玉为一时感忿而作，特为一注。不觉可笑可叹，便向袭人道：“作的是顽意儿。”说毕，便拿了回房去，与湘云同看。次日，又与宝钗看。宝钗念其词曰：必须他念，是他文字，非黛玉文字也。与续《南华》对照。

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曲与偈同，不过写无趣而已。若果便悟彻，是书便完了。若为拟悟彻语句，下文岂不另起炉灶乎？

看毕，又看那偈语，又笑道：“这个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是我昨儿一只曲子惹出来的。这些道书机锋，最能移性，明儿认真起来，说些疯话，存了这个念头，岂不是从我这一只曲子起，我成了个罪魁了。”重此句。说着，便撕了个粉碎，递与丫头们叫快烧了。黛玉笑道：“不该撕了，等我问他。你们跟我来，包管叫他收了个痴心邪念。”自案自断，我故云一偈一词是乃一探。

三人果往宝玉屋里来。黛玉先笑道：“宝玉，我问你：至贵者宝，至坚者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此一问又为黛玉写肚里账，至贵言心，至坚便是“从他不解伊”，乃后文“我只取一瓢饮”等语，作者故为迷阵。宝玉竟不能答。二人笑道：“这样愚钝，还参禅呢。”湘云也拍手笑道：“宝哥哥，可输了！”又是他胡卢一笑。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据我看来，还未尽善，我还续两

句在后。”因念云：“无立足境，方是干净。”此方透到一死一亡，这干净贴宝、黛边。宝钗道：“实在这方悟彻。紧接一赞一证。当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寻师至韶州，闻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充役火头僧。五祖欲求法嗣^[16]，令徒弟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彼时惠能在厨房碓米^[17]，听了这偈说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五祖便将衣钵传他。《传灯录》从宝钗道出。今儿这偈语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这句机锋，尚未完全了结，这便丢开手不成？”又找机锋，又宝钗肚里账，要知他坚之所在。黛玉笑道：“他不能答，就算输了。这会子答上了，也不为出奇了。只是以后再不许谈禅了，连我们两个所知所能的，你还不知不能呢，还去参禅呢。”宝玉自己以为觉悟，不想忽被黛玉一问，便不能答，宝钗又比出语录来，此皆素不见他们能者，自己想了一想：“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这句心照。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有趣了。想毕，便笑道：“谁又参禅，不过是一时的顽话儿罢了。”说毕，四人仍复如旧。得趣便歇，所悟如此，其正解则在“明明德”注语中。故下面紧接娘娘送灯谜。

忽然人报娘娘差人送出一个灯谜来，入下半回。灯，明也，所谓虚灵不昧。谜，昧也，所谓有时而昏。有天有人，故为娘娘送来。元春气数之天也。命他们大家去猜，猜后每人也作一个送进去。四人听说，忙出来，至贾母上房，只见一个小太监拿了一盏四角平头白纱灯，专为灯谜而制，上面已有了一个，众人都争看乱猜。小太监又下谕道：“众小姐猜着，不要说出来，每人只暗暗的写了，一齐封送进去，候娘娘自验是否。”宝钗听了，近前一看，此皆宝钗正传，故必是他看。其谜语亦必俟同大众灯谜写出，重“悲忏语”也。是一首七言绝句，并无新奇，《大学》不是新奇书。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早猜着了。写深心人自应如此。宝玉、黛玉、湘云、探春四个人也都解了，无惜春、李纨，一空一实，皆不在个里。各自暗暗的写了。一并将贾环、贾兰等传来，一齐各揣心机猜了，写在纸上。然后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谜，恭楷写了，挂于灯上。

太监去了，至晚出来，传谕道：“前日娘娘所制，俱已猜着，惟二小姐与三爷猜的不是。迎春误于感应，贾环已属无端，故皆不是。小姐们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说着，也将写的拿出来，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人心叵测，天亦难知。太监又将颁赐之物送与猜着之人，每人一个宫制诗筒^[18]，一柄茶筴^[19]，诗筒、茶筴，人同此心，先觉

为贵也。独迎春、贾环二人未得。迎春自以为顽笑小事，并不介意，贾环便觉得没趣。且又听太监说：“三爷所作这个不通，娘娘也没猜着，两人分际写得都好，文宜错落，否则人各猜着，此必无之事，必无之文。贾兰未有明文，同李纨也。叫我带回问三爷，是个什么。”众人听了，都来看他作的是什么，写道：

大哥有角只八个，
二哥有角只两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
二哥爱在房上蹲。谜语绝倒，然却是道地儿语。

众人看了，大发一笑。贾环只得告诉太监说：“是一个枕头，一个兽头^[20]。”三哥分际，人兽关头，诸灯谜先以此，不是科诨笑骂，谜中人都如此也。太监记了，领茶而去。

贾母见元春这般有兴，自己一发喜乐，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致围屏灯来，设于堂屋，命他姊妹们各自暗暗的做了，写出来黏在屏上，然后预备下香茶细果以及各色玩物，为猜着之贺。贾政朝罢，见贾母高兴，况在节间，是何节？又混人。晚上也来承欢取乐。上面贾母、贾政、宝玉一席，王夫人、宝钗、黛玉、湘云又一席，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又一席，俱在下面。地下婆子丫鬟站满。李宫裁、王熙凤二人在里间又一席。贾政因不见贾兰，便问：“怎么不见兰哥儿？”不脱本旨。地下女人们忙进里间问李氏，李氏起身笑着回道：“他说方才老爷并没去叫他，他不肯来。”婆子回复了贾政，众人都笑说：“天生的牛心古怪。”便写头角，是乃谜外人也。贾政忙遣贾环与两个婆子将贾兰唤来，非也，乃刘老老。贾母命他在身边坐了，抓果子与他吃，大家说笑取乐。一堂聚庆，即是元宵，所以云况在节间，作者固有深意存焉。往常间只有宝玉长谈阔论，今日贾政在这里，便唯唯而已。馀者，湘云虽系闺阁弱质，却素喜谈论，今日贾政在席，也自钳口禁语；黛玉本性娇懒，不肯多话；宝钗原不妄言轻动，此时亦是坦然自若。为四人按，极有斟酌。○元妃归省，湘云未经应制，故不做灯谜。又以见本回自有主在。故此一席，虽是家常取乐，反见拘束。惟其为政，致失天和，大书特书。

贾母亦知因贾政一人在此所致，酒过三巡，便撵贾政去歇息。贾政亦知贾母之意，撵了他去好让他姊妹兄弟们取乐，因陪笑道：“今日原听见老太太这里大设春灯雅谜，故也备了彩礼酒席，特来入会。何疼孙子孙女之心，便不略赐与儿子半点？”数语若怨若责，不乐正坐于此，追魂摄魄之笔。贾母笑道：“你在这里，他们都不敢说笑，没的倒教我

闷的慌。你要猜谜，我便说一个你猜，猜不着是要罚的。”贾政忙笑道：“自然受罚。若猜着了，也要领赏呢。”家庭之乐，世俗之情，无不曲肖。贾母道：“这个自然。”便念道：

猴子身轻站树梢。

——打一果名此一谜即秦氏托梦凤姐“树倒猢猻散”之一语也，现当盛时，故云然。

贾政已知是荔枝，荔枝借音立枝，正肖妈妈文法。而一书深义悉是借音，甄真贾假，其大目也，即宝玉云“是立足境”，本回偈语，即以本回谜语解之。故意乱猜，罚了许多东西，然后方猜着了，也得了贾母的东西。然后也念一个灯谜与贾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体自坚硬。
虽不能言，有言必应。

——打一用物“言必信，行必果，硃硃然”，是为政，是为顽石所自出。玩其语气，岂家庭所可行哉？

说毕，便悄悄的说与宝玉。宝玉会意，又悄悄的告诉了贾母。贾母想了一想，果然不差，写得好，而“瞒消息”回已直透。便说：“是砚台。”是墨石，是黛玉，通灵坐毁于此。贾政笑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头说：“快把贺彩献上来。”地下妇女答应一声，大盘小盒，一齐捧上。贾母逐件看去，都是灯节下所用所顽新巧之物，是灯节下，他只顾要写出他一部底里，于文字面皮，直不怕炫惑煞人。心中甚喜，遂命：“给你老爷斟酒。”宝玉执壶，迎春送酒，贾母因说：“那屏上都是他姐儿们做的，再猜一猜我听。”

贾政答应，起身走至屏前。只见第一个是元妃的，写着道：

能使妖魔胆尽摧，
身如束帛气如雷。
一声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

——打一物元春谶重“气”字。

贾政道：“这是爆竹呢。”宝玉答道：“是。”贾政又看迎春的道：

天运人功理不穷，
有功无运也难逢。
因何镇日纷纷乱^[21]，
只为阴阳数不同。

——打一用物二五间隔。

贾政道：“是算盘。”迎春笑道：“是。”又往下看是探春的道：

阶下儿童仰面时，
清明妆点最堪宜。
游丝一断浑无力，
莫向东风怨别离。

——打一物远嫁。

贾政道：“好像风筝。”探春道：“是。”贾政再往下看，是黛玉的道：

朝罢谁携两袖烟？
琴边衾里两无缘。
晓筹不用鸡人报^[22]，
五夜无烦侍女添。
焦首朝朝还暮暮，
煎心日日复年年。
光阴荏苒须当惜，
风雨阴晴任变迁。

——打一物犹绿蜡也，是还泪账。

贾政道：“这个莫非更香^[23]？”宝玉代言道：“是。”用他代言，玉是一玉，文字亦有变换。贾政又看道：

南面而坐，北面而朝，
象忧亦忧，象喜亦喜。

——打一物人以为风月宝鉴一语便了，殊不知南面而坐为舜，北面而朝

有瞽瞍，亦忧亦喜有兄弟，是乃君臣父子兄弟之伦，一镜中有如许大道理，问诸人识得否？

贾政道：“好，好！我猜镜子，妙极！”作者自赞也。宝玉笑回道：“是。”贾政道：“这一个却无名字。空空、渺渺、茫茫，是无名字。是谁做的？”贾母道：“这个大约是宝玉做的。”不过演通灵而已。贾政就不言语。通灵不落语言文字，不言语底面都到。往下再看宝钗的，道是：

有眼无珠腹内空，
荷花出水喜相逢。
梧桐叶落纷离别，
恩爱夫妻不到冬。[\[24\]](#)

——打一物此乃竹夫人也。元春谜语是竹，他也是竹，见其能合天运，其得为夫人在此矣。而本文不明宣其物，见其阴行苟合而为夫人有如此。

贾政看完，心内自忖道：“此物还倒有限，只是小小年纪作此等言语，学问文章，林、薛居上，他处诗词，宝钗必胜他人，今承元妃命作谜语，何粗陋如此？其不讳言之可知矣。更觉不祥，看来皆非福寿之辈。”万水朝宗。想到此处，愈觉烦闷，大有悲戚之状，“悲”字点题作结。只是垂头沉思。贾母见贾政如此光景，想到他身体劳乏，又恐拘束了他众姊妹，不得高兴顽耍，即对贾政道：“你竟不必在这里了，安歇去罢，让我们再坐一会子，也就散了。”贾政一闻此言，连忙答应几个是，又勉强劝了贾母一回酒，方才退出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翻来覆去，甚觉凄惋。馀波而直攻“始提亲”回。

这里贾母见贾政去了，便道：“你们乐一乐罢。”此乐何在？一语未了，只见宝玉跑至围屏灯前，指手画脚，信口批评，这个这一句不好，那个破的不恰当，如同开了锁的猴子一般。宝玉一猴子，凤姐一猴儿，为中间贾母一谜作证。黛玉便道：“还像方才大家坐着，说说笑笑，岂不斯文些儿？”凤姐自里间屋里出来，插口说道：“你这个人，就该老爷每日合你寸步不离方好。刚才我忘了，为什么不当着老爷撺掇，叫你作诗谜儿？这会子不怕你不出汗呢。”说的宝玉急了，拉着凤姐儿厮缠了一会。还要混人，而望人各寻天伦，各庆元宵之意深切矣。贾母又与李宫裁并众姊妹等说笑一会，觉有些困倦，听了听交四鼓了，因命将食物撤去，赏与众人，起身道：“我们安歇罢，明日还是节呢，该当早起，

明日晚上再顽罢。”于是众人散去。一散写得兴头，是方盛时，而直照“散馀资”回。

要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上半回写“悟”是假，下半回写“悲”是真。令宝玉不悟而悟，悟而不悟者，钗、黛也。而其实祖若父为之主，而父之过无所逃，故一众没结果谜讖，皆令他打。开释贾母入贾政，作一大结束。

自第十九回至此回为一段，乃宝钗正传也。因色生情，因情生妒。花能解语，无非曲念《寄生》；玉用屡箴，立见簪成两断。袭即钗，钗即袭，居然两个夫人；云为黛，黛为云，同应一声呆子。究听《西游记》，谁寻疗妒羹？甚勿爱哥哥，早思刘老老。世人都有春灯谜，何事空谈耗子精？既缴宝钗，请评黛玉。

【护花主人评曰】宝钗生日，贾母独捐资办戏，已见贾母属意宝钗也。黛玉闷睡房中，必待宝玉拉起然后出来，是暗写醋意。

宝钗点《醉闹五台山》，念出《寄生草》一曲，分明是宝玉后来避入空门样子。

史湘云心直口快，说出小旦像黛玉，当下并不提黛玉着恼，直至人散后方说破，而黛玉恼湘云光景，已活现纸上，妙极！若于席间露出，则与贾母特办戏酒面上，不好收拾。此文章于事后追神法。

宝玉一偈一词，却已入悟境，不过尚有人我相，若后文六祖之偈，真是离一切诸相。

黛玉续偈之“无立足境，方是干净”，固为超脱，而其不寿，亦于此可见。

宝钗引语录，是不要宝玉谈禅，但以冰阻水，冰消水长，恐宝玉禅心因此更深，不特《寄生草》一曲误了宝玉也。是文章暗深一层法。

各人灯谜，就是各人的小照，与《红楼梦》曲遥遥照应。

宝钗灯谜，是竹夫人，未曾说明，是藏闪法。

第二十二回于庆寿赏灯热闹中，插入禅机讖谜，如夏至炎热，一阴已生，直与造化同功。

【大某山民评曰】自元妃省亲一回至此，皆壬子年正月半后事。

[1] 将笄(jī)之年：指古代女子十五岁成年。笄，发簪。古代女子十五岁开始戴笄，表示成年。

[2] 蠲(juān)资：拿出钱。

[3] 上五台山：对死亡的委婉说法。

[4] 定省：晚辈向长辈问安。

[5] 昆、弋两腔：昆山腔和弋阳腔，戏曲的两种声腔。

[6] 科诨：“插科打诨”的略称。戏曲里使观众发笑的穿插。

[7] 搨（wèn）：擦拭。

[8] 处士：本指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后亦泛指未做过官的士人。

[9] 散语：随意而谈的闲话。

[10] 作情：做人情。

[11] 行动：动不动。肯恼：恼恨，生气。

[12] “巧者”四句：出自《庄子·列御寇》。

[13] “山木”两句：出自《庄子·人间世》。

[14] 喟咄（gū duō）：生闷气。

[15] 证：验证，印证。

[16] 法嗣：佛教语。禅宗指继承祖师衣钵而主持一方丛林的僧人。

[17] 碓（duì）米：舂米。

[18] 诗筒：盛诗稿用的筒。

[19] 茶筴（xiǎn）：洗茶具用的刷帚，竹制。

[20] 兽头：古代建筑屋檐角上的兽形之瓦。

[21] 镇日：整日。

[22] 晓筹：拂晓的更筹。指拂晓时刻。

[23] 更香：一种点燃后可以用来计时的香。

[24] 此谜谜底为竹夫人，古代消暑用具。编青竹为长笼，或取整段竹中间通空，四周开洞以通风，暑时置床席间。唐时名竹夹膝，又称竹几，至宋始称竹夫人。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话说贾元春自那日幸大观园回宫去后，便命将那日所有的题咏命探春依次钞录妥协^[1]，自己编次，叙其优劣。又令在大观园勒石^[2]，为千古风流雅事。事从天上来，乃千古风流雅事，作者特提。因此贾政命人各处选拔精工名匠，大观园磨石镌字。又是空空道人镌《石头记》。贾珍率领贾蓉、贾萍等监工。萍无根者，用以监工，一部大观随风聚散。因贾蔷又管理着文官等十二个女戏子十二钗一映，而此曰文官等，重文章也。并行头等事，不得空闲，因此又将贾菖、贾菱唤来监工。监工又用菖、菱，见甫方昌盛，旋即陵夷。一日汤蜡钉朱^[3]，动起手来，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那个玉皇庙并达摩庵两处，两庙名，一天一祖。一般的十二个小沙弥并十二个小道士，茫茫、渺渺一映。如今挪出在大观园来，贾政正想发到各庙去分住。必用贾政正想，其意郑重。不想后街上住的贾芹之母周氏，芹住后街，母为周氏，见当如周鲁之鸾旗芹藻佑启后人。乃不教不学，而令入于僧道歧路，重违天祖矣。是贾政罪案。正打算到贾政这边谋一个大小事件与儿子管管，也好弄些银钱使用，可巧听见这边有事，便坐车来求凤姐。凤姐因见他素日不大拿班做势的，便依允了。想了几句话，便回王夫人说：“这些小和尚、道士，万不可打发到别处去。一时娘娘出来，就要应承的。倘或散了，若再用时，可又费事。依我主意，直说是依他主意。不如将他们都送到家庙铁槛寺去，月间不过派一个人拿几两银子去买柴米就是了。说声用，走去叫一声就来，一点儿不费事。”就只多费了银子。王夫人听了，便商之于贾政。贾政听了笑道：“倒是提醒了我，就是这样。”是提醒，是置芹死路。即时唤贾璉。

贾璉正同凤姐吃饭，一闻呼唤，放下饭便走。凤姐一把拉住笑道：“你且站住，听我说话。若是别的事，我不管；若是为小和尚、小

道士们的那事，好歹依我这么着。”如此这般，教了一套话。贾琏笑道：“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说去。”凤姐听说，把头一梗，把筷子一放，腮上带笑不笑的瞅着贾琏道：“你当真，还是顽话儿？”绝妙神情。贾琏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儿子芸儿来求了我两三遭，要件事管管，我应了，叫他等着。下回伏线。好容易出来这件事，你又夺了去。”凤姐儿笑道：“你放心，园子东北角上，娘娘说了，还叫多多的种松柏树，阴阳进退之方，是宜培植。楼底下还叫种些花草等。这件事出来，我包管叫芸儿管这工程。”贾琏道：“果然这样，也倒罢了。但只一件，昨日晚上我不过是要改个样儿，你就扭手扭脚的。”异想天开。不数十字而画春册全本，是乃神工鬼斧。问他小说能否？《西厢》、《还魂》皆拜下风矣。凤姐听了，“嗤”的一声笑了，向贾琏啐了一口，低下头便吃饭。

贾琏一径笑着去了。走到前面，见了贾政，果然是为小和尚的事。贾琏便依了凤姐的主意说道：“看来芹儿倒大大的出息了，这件事竟交与他去管办，横竖照在里头的规例，每月叫芹儿支领就是了。”贾政原不大理论这些小事。曰“正想”，曰“提醒”，而归于“不大理论”，写来绝倒。作者云“世事洞明皆学问”，如此等地方警醒当家人不少。听贾琏如此说，便依允了。贾政梦梦，凤姐得以畅所欲为，举小以例大。贾琏回至房中，告诉凤姐，凤姐即命人去告诉周氏。贾芹便来见贾琏夫妻，感谢不尽。凤姐又做情先支三个月的费用，“弄权”罪案。叫他写了领字，贾琏批票画了押，登时发了对牌出去，银库上按数发出三个月的供给来，白花银三百两。《诗》三百，白花了，言之慨然。贾芹随手拈了一块与掌平的人，叫他们吃了茶罢。世事。于是命小厮拿了回家，与母亲商议。登时雇个脚驴自己骑，又雇几辆车子，至荣国府角门前，唤出二十四个人来，坐上车子，一径往城外铁槛寺去了。二十四个人往铁槛寺去，不是往水月庵去，看官记清。当下无话。

如今且说贾元春在宫中编《大观园题咏》之后，忽想起那园中的景致，自从幸过之后，贾宅必定敬谨封锁，不叫人进去，岂不辜负此园？况家中现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姊妹们，何不命他们进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无颜。元妃之命，大书特书，一部大观，乃从此始。却又想宝玉自幼在姊妹丛中长，不比别的兄弟，若不命他进去，又怕冷落了他，恐贾母、王夫人心上不喜，须得也命他进去居住方妥。命太监夏忠其时正盛，为夏之中。到荣府下一道谕，命宝钗等在园中居住，不可封锢，命宝玉也随进去读书。一命宝钗，再命宝玉，天数定矣。贾政、王夫人接了谕命，夏忠去后，便回明贾母，遣人进去各处收拾打扫，安设

帘幔床帐。要紧东西。

别人听了还犹自可，惟宝玉喜之不胜。正和贾母盘算要这个，要那个，忽见丫鬟来说：“老爷叫宝玉。”宝玉呆了半晌，登时扫了兴，脸上转了色，便拉着贾母扭扭的扭股儿糖似的，死也不敢去。贾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况你做了这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进园去住，他吩咐你几句话，不过是怕你在里头淘气。他说什么，你只好生答应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唤了两个老嬷嬷来，吩咐：“好生带了宝玉去，别叫他老子唬着他。”老嬷嬷答应了。情事口吻，无不曲肖。

宝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边来。可巧贾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议事情，金钏儿、彩云、彩凤、绣鸾、绣凤等彩云名字忽云忽霞，另有做意，故用两彩两绣陪出，以为含混。众丫头都在廊檐下站着呢。一见宝玉，都抿着嘴儿笑他。写得出。金钏一把拉着宝玉，悄悄的说道：“我这嘴上才擦的香渍的胭脂，你这会子可吃不吃了！”淫艳之极，正不知以前有若干文字。彩云一把推开金钏笑道：“人家心里正不自在，你还要奚落他。趁这会子喜欢，快进去罢。”写得又好。宝玉只得挨门进去，原来贾政和王夫人都在里间呢。赵姨娘打起帘子，宝玉挨身而入，只见贾政和王夫人对坐在炕上说话，地下一排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贾环四人都坐在那里。一见他进来，惟有探春、惜春和贾环站了起来。

贾政一举目见宝玉站在跟前，神彩飘逸，秀色夺人，是好宝玉，赞宝玉正以罪贾、王。又看见贾环人物委琐，举止粗糙，忽又想起贾珠来。再看看王夫人只有这一个亲生的儿子，素爱如珍，自己的胡须将已苍白，因这几件上，把平日嫌恶宝玉之心不觉减了八九分。一句一转，天理人情，一时并现，真是好笔。半晌说道：“娘娘吩咐你说，日日在外边嬉游，渐次疏懒，如今禁管你同姐妹们在园里读书。是禁管读书，绝倒。你可好生用心习学，再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细！”宝玉连连答应了几个“是”。

王夫人便拉他在身边坐下，他姊弟三人依旧坐下。排场周到。王夫人摸索着宝玉的脖项说道：“前儿的丸药都吃完了没有？”宝玉答应道：“还有一丸。”硕果仅存，尚堪救药，其如天数何？王夫人说：“明早再取十丸来，天天临睡时候，叫袭人服侍你吃了再睡。”宝玉道：“自从太太吩咐了袭人，天天临睡打发我吃的。”贾政便问道：“谁叫袭人？”第一毒药。王夫人道：“是个丫头。”贾政道：“丫头不拘叫个什么

罢了，是谁起这样刁钻的名字？”恰是。王夫人见贾政不自在了，便替宝玉掩饰道：“是老太太起的。”贾政道：“老太太如何晓得这样的话？一定是宝玉。”宝玉见瞒不过，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读诗，曾记古人有句诗云‘花气袭人知昼暖’，因这丫头姓花，便随意起的。”王夫人忙向宝玉说道：“你回去改了罢，老爷也不用为这小事生气。”贾政道：“其实也无妨碍，不用改。”不用改是他说的。忽昧忽明，是谓灯谜。只可见宝玉不务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诗上做工夫。”骂得着。

说毕，断喝了一声：“作孽的畜生，还不出去！”断送了也。王夫人也忙道：“去罢，去罢，怕老太太等吃饭呢。”宝玉答应了，慢慢的退出去，向金钏儿笑着伸伸舌头，种种关目都好，在人意中，出人意外。带着两个老嬷嬷一溜烟去了。刚回至穿堂门，只见袭人倚门而立，急煞。○甫见贾政，紧接是他，乃入大观之始。见宝玉平安回来，堆下笑来问道：“叫你做什么？”宝玉告诉：“没有什么。不过怕我进园淘气，吩咐吩咐。”一面说，一面回至贾母跟前，回明原委。

只见林黛玉正在那里，宝玉便问他：“你住在那一处好？”黛玉正盘算这事，忽见宝玉一问，便笑道：“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我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幽静。”幽静，死趣也。宝玉听了，拍手笑道：“正合我的主意，我也要叫你那里去住。我就在怡红院，红绿相匹。○天数自是命宝钗，人情实重在黛玉，故先提清两人住处。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幽静换清幽，清，“却尘缘”，幽，“归离恨”也。二人正计议，就有贾政遣人来回贾母说：“二月二十二日是好日子，二月二十二日，好春也，而一派阴数。综之得六十，花甲一周，天运复始，大观全部在内。反之为十六，紫阳所谓“正好修二八”也。一月日彻上彻下。哥儿姐儿们好搬进去的。这几日内，遣人进去分派收拾。”薛宝钗住了蘅芜院，写得略，忽之也。林黛玉住了潇湘馆，贾迎春住了缀锦楼，探春住了秋掩书斋，惜春住蓼风轩，三春居处，有定无定。李氏住了稻香村，宝玉住怡红院。每一处添两个老嬷嬷、四个丫头，除各人奶娘亲随丫头外，另有专管收拾打扫的，至二十二日一齐进去。登时园内花招绣带，柳拂香风，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

闲言少叙。转眼灾祸，便复寂寞，叙前番乃叙后面也，而作者云“闲言少叙”，少叙这个，多叙甚么？且说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鬟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4]，低吟悄唱，拆字猜枚^[5]，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恰是十分快意，恰是无所不至，千

万人读《红楼》无不艳羨者，穷骨措大且拟学之，可惜被闲人搯破了。他曾有几首四时即事诗，虽不算好，却是真情真景。是真情、真景，掉谎。○将入大观，先以四诗冠首，乃特提也。春夏秋冬，天运复始，即所谓二月二十二日。四诗瑕瑜不掩，有明秀新艳处，有稚弱支离处，为宝玉拟作恰好。

《春夜即事》云：

霞绡云幄任铺陈^[6]，
隔巷蛙声听未真。
枕上轻寒窗外雨，
眼前春色梦中人。
盈盈烛泪因谁泣，
点点花愁为我嗔。
自是小鬟娇懒惯，
拥衾不耐笑言频。第二句骂人，三、四好，明点“梦”字，五黛玉，六宝钗，花即袭，即钗也。

《夏夜即事》云：

倦绣佳人幽梦长，
金笼鹦鹉唤茶汤。
窗明麝月开宫镜，
室霭檀云品御香。
琥珀杯倾荷露滑，
玻璃槛纳柳风凉。
水亭处处齐纨动，
帘卷朱楼罢晚妆。首句点“梦”字，是昼梦。末又云“罢晚妆”，中幅用人名堆砌，是为宝玉拟梦诗。

《秋夜即事》云：

绛芸轩里绝喧哗，
桂魄流光浸茜纱^[7]。
苔锁石纹容睡鹤，
井飘桐露湿栖鸦。
抱衾婢至舒金凤^[8]，
倚槛人归落翠花^[9]。

静夜不眠因酒渴，
沉烟重拨索烹茶。秋令肃杀，梦将终矣，故明无“梦”字。首提“绛芸轩”，以次映宝钗处多，是以为秋者。诗则较胜。

《冬夜即事》云：

梅魂竹梦已三更，
锦罽鹮衾睡未成^[10]。
松影一庭惟见鹤，
梨花满地不闻莺^[11]。
女奴翠袖诗怀冷，
公子金貂酒力轻。
却喜侍儿知试茗，
扫将新雪及时烹。此又明提“梦”字，梦既醒也。次联好，钗、黛双映。末句说雪，薛也，收拾残梦乃是此人，而暗用《金瓶》吴月娘扫雪烹茶意思，引出本回《西厢记》、《牡丹亭》，是何等针线乎。

不说宝玉闲吟，且说这几首诗，当时有一等势利人，见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公子做的，说他十二三岁，真好硬嘴，好老面皮。抄录出来，各处称颂。再有等轻薄子弟，爱上那风流妖艳之句，也写着扇头壁上，不时吟哦赏赞。此是直骂不解其书者。因此上竟有人来寻诗觅字，倩画求题的。是乃掩覆之笔，与十三回说贾珍恣意奢华同。宝玉一发得意，每日家做这些外务。

谁想静中生动，忽一日不自在起来，妙有微旨，一部书所由来也。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闷闷的。园中那些女孩子，正是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那里知宝玉此时的心事。掩覆盖藏，特提重顿。那宝玉心内不自在，便懒在园内，只在外头鬼混，却又痴痴的。茗烟见他这样，因想与他开心，左思右想，皆是宝玉厌烦了的，只有这件，宝玉不曾看见过。入题如此委婉。想毕，便走到书坊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虚。杨贵妃实。的外传，与那传奇歌本，买了许多来引宝玉。着一“引”字，名教湮灭在此，培植名教亦在此。宝玉一看，如得珍宝。是珍是宝，荣、宁俱到。茗烟又嘱咐道：“不可拿进园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宝玉那里肯不拿进园去，踟躇再四，单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拣了几部进去，放在床上，无人时方看。伏笔层次。那些粗俗过露的，都藏于外面书房内。知我罪我，都在这件。

那日正当三月中浣^[12]，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13]，走到沁芳闸大观之始乃在心源。桥那边桃花底下桃花底下，多少双关。一块石上石头。坐着，展开《会真记》，出《西厢》不曰《西厢》而曰《会真》，自有真际，令人体会得之。○《会真记》不是曲文。从头细看。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树上桃花吹下一大斗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花片。本地风光，异常鲜艳。宝玉要抖将下来，恐怕脚步践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文亦如之。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多花瓣。

宝玉正踟躇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花锄上挂着纱囊，手内拿着花帚。绝妙出相。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来，撶在那水里去罢。我才撶了好些在那里呢。”林黛玉道：“撶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什么没有？‘出山泉水浊。’仍旧把花遭蹋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他扫了，装在这绢袋里，埋在那里，日久随土化了，岂不干净。”直照黛玉死，“干净”二字着眼。

宝玉听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书‘书’字突出。帮你来收拾。”黛玉道：“什么书？”宝玉见问，慌的藏之不迭，便说道：“不过是《中庸》、《大学》。”此固形容仓猝答语，但何书不可说，而必说宝玉必不说之书？曰《中庸》、《大学》，作者之意可知矣。一部《红楼梦》不过是《中庸》、《大学》。黛玉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诚是弄鬼。趁早儿给我瞧瞧，好多着呢。”宝玉道：“妹妹，若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别人。真正这是好文章，是好文章，而且文章以外更有好文章。你若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一面说，一面递了过去。黛玉把花具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将十六出俱已看完，但觉词句警人，馥香满口。虽看完了，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四十二回已到。

宝玉笑道：“妹妹，你说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突开奇境。林黛玉听了，不觉连腮带耳通红，登时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桃腮带怒，薄面含嗔，用力写出。指着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账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到“欺负”二字，就把眼圈儿红了，转身就走。这书乃宝钗影本，黛玉未经实受者，故先着此决裂。宝

玉着了忙，上前拦住道：“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原是我说错了。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叫个癞头鼋吃了去，变个大忘八^[14]，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碑去。”异想奇谈，是急煞求告语，中隐“负重”二字，言宝玉重负黛玉而会真为虚谈也。“嫁个男人是乌龟”一直注射。说的林黛玉“扑嗤”的一声笑了。原在有意无意之间。一面揉着眼，一面笑道：“一般唬的这个调儿，还只管胡说，呸！原来也是个‘银样蜡枪头’。”绝妙出相。宝玉听了笑道：“你说说你这个呢，我也告诉去。”林黛玉笑道：“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么？”心许之矣。宝玉一面收书，一面笑道：“正经快把花埋了罢，别提那个了。”一语画开，举重若轻。二人便收拾落花，正才掩埋妥协，缴明“干净”二字。只见袭人走来，紧接是他。说道：“那里没找到，摸在这里来。那边大老爷身上不好，姑娘们都过去请安，老太太叫打发你去呢。快回去换衣服罢。”宝玉听了，忙拿了书，别了黛玉，同袭人回房换衣不提。

这里林黛玉见宝玉去了，听见众姊妹也不在房中，自己闷闷的，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外，承上起下，用梨香院，宝钗原居处也。只听见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子演习戏文。虽未留心去听，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牡丹亭》先出曲词在《游园》一折，正是黛玉大观本色。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步侧耳细听。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先为大观园下勘语。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再听时，恰唱道：“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写得好，不突不慢。越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15]，再词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16]，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历举诗词，不离花水。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驰，眼中落泪。正没个开交，忽觉背后有人击他一下，及回头看时，原来是个女子。此正生死关头，黛玉打不出，在此作者特为欲打出者开门路，须急回头看这面镜子，受他当头一击。

未知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二十六回为一大段，方才是大观园正经文字。看开卷说大观勒石，说元妃命住，说贾芹管僧道，悉为特举之笔，然后用《西厢记》、《牡丹亭》两部传奇举为纲领，又先之以四景诗开出一大场面，至“春困发幽情”方作结束。如此分开段落，见百二十回书，不容增，不容损，闲人特为划清，看官应亦爽目。

上大段是宝钗文字，以“情切切”“情”字始。此大段是黛玉文字，以“发幽情”“情”字终。两“情”字绾两头，中间安放洒洒洋洋八回文字，局阵何等完固。

上大段以贾政作结，此大段以罪贾政发端，畅演“情”字中，不脱责失教本旨。

上半“西厢记”，结穴在《酬简》一出，宝钗实事也，则是宝钗传。而必发在黛玉者，以太虚境中兼美原钗、黛并到，而黛玉只幸免耳，不必过为黛玉出豁，看“春困发幽情”便解。下半“牡丹亭”，结穴在《离魂》一出，则专为黛玉传。上半是宾，下半是主，通部书当从此宾主看去。

黛玉是意淫之主，此大段专写意淫。十九回“情切切”、“意绵绵”，因“意”字又作此大段，而总为谈情文字，乃错综生发之法。

《西厢记》是宝钗，看其婢名莺儿可见，莺，崔莺也。《牡丹亭》是黛玉，看其婢名紫鹃可见，鹃，杜鹃也。《西厢》崔、张有实事，《牡丹》杜、柳是梦交，又各有专属。

【护花主人评曰】芹儿管事在芸儿之先，足见凤姐之权胜于贾琏。贾琏于说芹、芸管事时，忽带说昨晚褻语，描写少年夫妇情景，最为深刻。

宝玉同诸姊妹不住园中，不能有许多事情，但贾政古板，必不肯办，元妃传谕，方好遵依，是大观园聚集之始。

金钏戏言，可见宝玉吃渠胭脂已非一次矣。不但为后事伏笔，且为前事补笔。

宝玉四景诗是后来诗会联句引子。

宝玉一见小说传奇，便视同珍宝。黛玉一见《西厢》，便情意缠绵。淫词艳曲，移人如此，可畏，可畏。此处直伏四十二回情事。

花冢埋花，虽是雅事，却是黛玉结果影子。

黛玉听曲，至“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二句，想起多少古诗，伤心落泪，短命人往往如此。

于聚集大观园之始，独叙黛玉埋花伤心等事，此黛玉之所以终于园

中也。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已入壬子年三月间事。

[1] 妥协：停当。

[2] 勒石：刻字于石。

[3] 汤蜡：即烫蜡，将融化的蜡涂在写好的红色碑文上。钉朱：石匠在汤蜡后按朱书镌刻。

[4] 斗草：一种古代游戏。竞采花草，比赛多少优劣。

[5] 拆字：一种文字游戏。把一个字拆开，说成一句话。猜枚：一种游戏，多用为酒令。其法是把小物件握在手心里，让别人猜单双、数目或颜色，猜中者为胜，不中者罚饮。

[6] 霞绡云幄（wò）：华美轻软的丝织品织成的衾被、帷帐。

[7] 桂魄：指月亮。

[8] 金凤：金色凤凰花纹的衾被。

[9] 翠花：翡翠珠玉制成的簪花。

[10] 锦罽（jì）：指有纹彩的毡毯。鹮（shuāng）衾：绣有鹮鹮（雁的一种）纹的衾被。

[11] 梨花：比喻雪。

[12] 中浣：每月中旬的公休日。

[13] 《会真记》：这里指元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

[14] 大忘八：这里指鼃趺，形似乌龟。旧时石碑下的石座相沿雕作鼃趺状。参见第七十六回“鼃趺”注。

[15] “水流”句：出自唐崔涂《旅怀》诗。

[16] “流水”句：见南唐李煜《浪淘沙》词。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话说林黛玉正在情思萦逗、缠绵固结之时，“情”字一点。忽有人从背后击了他一下，当是棒喝，能领此一击，黛玉可以不死。说道：“你做什么，一个人在这里？”一个人，言下点悟。做什么，问得警醒。林黛玉道：“你这个……”是狮子吼。回头看时，不是别人，却是香菱。业镜高悬，大观普照。林黛玉道：“你这个傻丫头，唬我一跳。你这会子打那里来？”从来处来。一段提叙，不是闲文。香菱嘻嘻的笑道：“我来寻我们姑娘的，仍照章法，暗接宝钗。总找不着他。你们紫鹃也找你呢，说琏二奶奶送了什么茶叶来给你的，送茶叶有若干激射，俟后评。回家去坐着罢。”一面说，一面拉着黛玉的手，回潇湘馆来。写来恰是憨状，腕底有鬼。果然凤姐送了两小瓶上用新茶来，林黛玉和香菱坐了谈讲些“这一个绣的好”，“那一个刺的精”，又下一回棋，看两句书，为学诗映。香菱便走了，不在话下。

如今且说宝玉因被袭人找回房去，只见鸳鸯歪在床上看袭人的针线呢，不把金针度与人。见宝玉来了，便说道：“你往那里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过那边请大老爷安去，还不快去换了衣服走呢。”袭人便进房去取衣服。宝玉坐在床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头见鸳鸯穿着水红绫子袄儿，青缎子背心，束着白绉绸汗巾儿，黛玉初到王夫人处，见一丫鬟是这样打扮，到此方隐隐点出是鸳鸯。脸向那边，低着头看针线，脖子上带着扎花领子^[1]。宝玉便把脸凑在脖项上闻那香气，不住用手摩抚，其白腻不在袭人以下，便挨上身去涎脸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赏我吃了罢。”一面说，一面扭股糖似的黏在身上。淫极矣，而其实是意淫，以其明明写出也。鸳鸯便叫道：“袭人，你出来瞧瞧，你跟他一辈子，也不劝劝他，还是这么着！”数语都到。袭人抱了衣服出来，向宝玉道：“左劝也不改，右劝也不改，你倒是怎么样？你再这么着，这个地方可也就难住了。”是他口语。一边说，一边催他穿衣服，同鸳鸯往前面来。

见过贾母，出至外面，人马俱已齐备。刚欲上马，只见贾琏请安回来，正下马，二人对面，彼此问了两句话。只见旁边转出一个人来，“请宝叔安”。宝玉看时，只见这人生的容长脸^[2]，长挑身材，年纪只有十八九岁，生得着实斯文清秀，倒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么名字。贾琏笑道：“你怎么发呆，连他也认不得？他是后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儿子芸儿。”书香在是。宝玉笑道：“是了，是了，我怎么就忘了。”因问他母亲好，这会子什么勾当。贾芸指贾琏道：“找二叔说句话。”说种树，乃说培植书香也。宝玉笑道：“你倒比先越发出跳了，倒像我的儿子。”贾琏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岁呢，就给你做儿子？”宝玉笑道：“你今年十几岁？”贾芸道：“十八岁了。”

原来这贾芸最伶俐乖巧的，听宝玉说像他的儿子，便笑道：“俗语说的好：‘摇车铃儿的爷爷，拄拐棍儿的孙子。’虽然年纪大，‘山高遮不住太阳’。只从我父亲死了，这几年也没人照管，若宝叔不嫌侄儿蠢，认做儿子，就是侄儿的造化了。”“式谷似之”。贾琏笑道：“你听见了，认了儿子，不是好开交的。”说着，就进去了。宝玉笑道：“明儿你闲了，只管来找我，别和他们鬼鬼祟祟的。这会子我不得闲儿，明儿你到书房里来，和你说天话儿，我带你园里顽去。”说着，扳鞍上马，众小厮随往贾赦这边来。

见了贾赦，不过是偶感些风寒，先述了贾母问的话，然后自己请了安。贾赦先站起来，回了贾母问的话，便唤人来：“带进哥儿去太太屋里坐着。”宝玉退出来，至后面到上房。邢夫人见他，先站了起来，请过贾母的安，宝玉方请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问别人。此段请安不过使贾赦处不搁置，又特为遇贾芸而设，而写来一人有一人心地，一人有一人口吻，为文不苟如此。又命人倒茶。茶未吃完，只见贾琏来问宝玉好。贾琏无传，若有若无，荣、宁两宗如此而已。○来问好乃宝玉之兄也。邢夫人道：“那里找活猴儿去，你那奶妈子死绝了，也不收拾收拾，弄得你黑眉乌嘴的，那里还像个大家子读书的孩子。”与贾环对照。

正说着，只见贾环、贾兰小叔侄两个也来请安。邢夫人叫他两个在椅子上坐着。贾环见宝玉同邢夫人坐在一个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摸索抚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时，便向贾兰使个眼色儿要走。贾兰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辞。宝玉见他们起身，也就要一同回去。邢夫人笑道：“你且坐着，我还和你说话。”宝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两个道：“你们回去，各人替我问各人母亲好罢。你们姑娘姐妹们，都在这

里呢，闹的我头昏，今儿不留你们吃饭了。”贾环等答应着，便出去了。宝玉笑道：“可是姐妹们都过来了？怎么不见？”邢夫人道：“他们坐了会子，都往后头不知那屋里去了。”宝玉说：“太娘说有话说，不知是什么话？”邢夫人笑道：“那里什么话，不过叫你等着同姐妹们吃了饭去。还有一个好顽的东西，给你带回去顽儿。”娘儿两个说着，不觉又晚饭时候，请过众位姑娘们来，调开桌椅，罗列杯盘，母女姊妹们吃毕了饭。宝玉辞别贾赦，同众姐妹回来，见过贾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歇，不在话下。

且说贾芸进去见了贾琏，因打听可有什么事情。贾琏告诉他：“前儿倒有一件事情出来，偏生你婶娘再三求了我给了贾芹了。他许我说，‘他许我’，绝倒。明儿园里还有几处要栽花木的地方，等这个工程出来，一定给你就是了。”那贾芸听了，半晌说道：“既是这样，我就等着罢。说得没奈何。叔叔也不必先在婶娘跟前提我今儿来打听的话，到跟前再说也不迟。”贾琏道：“提他做什么？我那里有这工夫说闲话儿呢。明日还要到兴邑去一走，必须当日赶回来方好。你先去等着，后日起更以后，你来讨信，早了我不得闲。”说着，便向后面换衣服去了。

贾芸出了荣国府回家，一路思量，设为一有心人。想出一个主意来，伏下一事。便一径往他母舅卜世仁家来。犹曰不是人，而三字正意打通全部。原来卜世仁现开香料铺，方才从铺子里回来，一见贾芸，便问为什么事来。贾芸道：“有件事求舅舅帮衬^[3]，要用冰片、麝香，好歹舅舅每样赊四两给我，八月节按数送了银子来。”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赊欠一事。前日也是我们铺子里一个伙计，替他的亲戚赊了几两银子的货，至今总未还上，因此我们大家赔上，立了合同，再不许替亲友赊欠，谁要犯了，就罚他二十两银子的东道。大都是这等回复。况且如今这个货也短，你就拿现银子到我们这小铺子里来买，也还没有这些，又一转。只好倒扁儿去^[4]。这是一件。二则你那里有正经事，不过赊了去又是胡闹。又一转。你只管说舅舅见你一遭儿就派你一遭儿不是，你小人家很不知好歹，也要立个主意，赚几个钱，弄弄穿的吃的，我看着也喜欢。”心事口角，如见如闻。作者真能洞明世事。贾芸笑道：“舅舅说的有理，但我父亲没的时节，我年纪又小，不知事体。后来听我母亲说都还亏舅舅们在我们家去出主意，料理的丧事。难道舅舅是不知道的，还是有一亩地、两间房子，在我手里花了不成？语中有刺。○已为王仁设一影子，直照后文巧姐事，而言之慨然。‘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饭来’，叫我怎么样呢？一软。还亏是我呢，要是别个，死皮赖脸的，三

日两头儿来缠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没有法儿呢。”言亦侃侃。卜世仁道：“我的儿，舅舅要有，还不是该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说，只愁你没个算计，你但凡立得起来，到你大房里，就是他们爷儿们见不着，便下个气和他们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们嬉和嬉和^[5]，也弄个事儿管管。前儿我出城去，撞见你三房里的老四，妙有穿插，芹行四，《诗》有四始也。骑着大叫驴，带着四五辆车，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往家庙里去了。他那不亏能干，就有这样的事到他了？”

贾芸听了唠叨的不堪，凡一毛不拔者偏会唠叨不堪。便起身告辞。卜世仁道：“怎么急的这样？吃了饭去罢。”一句话尚未说完，只见他娘子说道：“你又糊涂了，说着没有米，这里买了半斤面来下给你吃，这会子还妆胖呢，留下外甥挨饿不成？”卜世仁道：“再买半斤来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儿银姐：一吹一唱，情景逼肖。其女名银，八面俱到。“往对门王奶奶家去，问有钱借二三十个，明日就送来还的。”夫妇两个说话，那贾芸早说了几个“不用费事”，去的无影无踪了。

不言卜家夫妇，且说贾芸赌气离了母舅家门，一径回来，心下正自烦恼，一边想，一边走。低着头，不想一头就碰在一个醉汉身上，把贾芸一把拉住，骂道：“你瞎了眼，碰起我来了？”贾芸听声音像是熟人，仔细一看，原来是紧邻倪二。许多气力，方才逼入本文。这倪二是个泼皮，专放重利债，在赌博场吃饭，专爱喝酒打架，此时正从欠钱人家索债归来，已在醉乡，不料贾芸碰了他，就要动手。写泼皮便是泼皮。贾芸叫道：“老二住手，是我冲撞了你。”写旧家子又是旧家子。倪二一听他的语音，将醉眼睁开一看，见是贾芸，忙松了手，趑趄着笑道^[6]：“原来是贾二爷，这会子那里去？”贾芸道：“告诉不得你，平白的又讨了个没趣儿。”倪二道：“不妨，有什么不平的事，告诉我，我替你出气。这三街六巷凭他是谁，若得罪了我醉金刚倪二的街邻，管叫他人离家散。”金刚而醉，则金为火困，而金无力。倪即是泥，泥之为物，一土一水，故云倪二。有水有土，则木生矣。此正抑金扶木，为黛玉叫不平作用也。

贾芸道：“老二，你别生气，听我告诉你这缘故。”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诉了倪二。倪二听了大怒道：“要不是二爷的亲戚，我便骂出来。真正气死我！写得好，而气死我，气芸舅实气黛玉舅也。也罢，你也不必愁，我这里现有几两银子，你要用，只管拿去。我们好街坊，这银子是不要利钱的。”一头说，一头从搭包内掏出一包银子来^[7]。贾芸心下自思：“倪二素日虽然是泼皮，却也因人而施，颇有义侠之名。点题。若

今日不领他这情，怕他臊了，倒恐不美。不如用了他的，改日加倍还他就是了。”因笑道：“老二，你果然是个好汉。既蒙高情，怎敢不领？回家照例写了文约，送过来便了。”倪二大笑道：“这不过是十五两三钱银子，数目分明，醉而不醉，又写一有心人也。○十五两三，综数二十，即贾母为宝钗做生辰之数。你若要写文契，我就不借了。”贾芸听了，一面接银子，一面笑道：“我便遵命罢了，何必着急？”倪二笑道：“这才是了。天气黑了，也不让茶让酒，我还有点事情到那边去，你竟请回。我还求你带个信儿与我们家，叫他们闭门睡罢，我不回家去。如闻其声，如见其形。倘或有事，叫我们女孩儿女孩儿一点。明儿一早到马贩子王短腿家找我。”马儿短腿，行而不行，抑王氏也。马属午火，制雪者也。一面说，一面趑趄着脚儿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贾芸偶然碰了这件事，心下也十分稀罕，想那倪二倒果然有些意思，只是怕他一时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要来便怎么处。忽又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可也加倍还得起他。”因走到一个钱铺内，将那银子称一称，分两不错，心上越发欢喜。到家先将倪二的话捎与他娘子，方回家来。见他母亲自在炕上拈线，见他进来，便问：“那里去了一天？”贾芸恐他母亲生气，便不提卜世仁的事来，只说在西府里等琏二叔的。问他母亲吃了饭不曾，隐然孝子排场，非扬贾芸也，乃发有似宝玉于未失通灵以前之旨。他母亲说：“吃了，还留饭在那里。”叫小丫头拿过来与他吃。那天已是掌灯时候，贾芸吃了饭，收拾安歇，一宿无话。又是一样人家。

次日一早起来，洗了脸，便出南门大街，在香铺买了香麝，便往荣府来。打听贾琏出了门，贾芸便往后面来。到贾琏院门前，只见几个小厮拿着大高的笤帚在那里扫院子呢。忽见周瑞家的从门里出来，叫小厮们：“先别扫，奶奶出来了。”贾芸忙上去笑道：“二婶娘那里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是裁什么尺头。”须留尺头，不可扫光，戒凤姐也。正说着，只见一群人簇拥着凤姐出来了。贾芸深知凤姐是喜奉承爱排场的，搔着痒处。忙把手逼着^[8]，恭恭敬敬抢来请安。凤姐连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只问他母亲好，“怎么不来我们家逛逛？”贾芸道：“只是身上不好，倒时常记挂着婶娘，要瞧瞧，总不能来。”凤姐笑道：“可是你会撒谎，不是我提起，他就不想我了。”贾芸笑道：“侄儿不怕雷打，就敢在长辈跟前撒谎？昨日晚上还提起婶娘来，说婶娘身上生得单弱，事情又多，亏婶娘好大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要是差一点儿的，早累的不知怎么样了。”

凤姐儿听了，满脸是笑，不由的止了步问道：“怎么好好的你娘儿两个在背地里嚼说起我来？”其实乃深喜之。贾芸道：“有个缘故。入步。只因我有个极好的朋友，家里有几个钱，现开香铺。此便是红香，乃小红引线也。因他身上捐了个通判，前月选了云南不知那一府，此香从倪二来，则通判乃说倪二，通盘判断在此，其机尚远，故为选往云南。连家眷一齐去。他这香铺也不开了，便把货物攒了一攒，该给人的给人，该贱发的贱发，像这贵重的都送与亲友。所以我得了些冰片、麝香，又为“红麝串”一引，曰冰、麝，则冷香丸也。我就和我母亲商量，贱卖了可惜，若送人也没有人家配使这些香料。因想婶娘往年间还拿大包的银子买这东西呢，别说今年贵妃宫中，就是这个端午节，所用也一定比往常要加上十几倍，故此孝敬婶娘。”一边将一个锦匣递过去。

凤姐正是办端午节的礼，近端午节。须用香料，便命丰儿：“接过芸哥儿的来，送了家去，交给平儿。”因又说道：“看着你这样知道好歹，是知好歹。怪道你叔叔常提起你来，说你好，说话明白，心里有见识。”有似哄贾瑞之言，彼则哄人，此被人哄。贾芸听这话入港，便打进一步来，故意问道：“原来叔叔也常提我的？”又贼。凤姐见问，便要告诉给他事情管的话，一想又恐被他看轻了，只说得了这点儿香料便混许他管事了，因又止住，且把派他种花木工程的事，都一字不提，随口说了几句淡话，便往贾母房里去了。一宕。

贾芸也不好提起，只得回来。因昨日见了宝玉，叫他到外书房等着，故此吃了饭，便又进来，到贾母那边仪门外绮散斋书房里来。贾芸乃荣、宁破败之机，故设以绮散斋名目。只见茗烟改名焙茗的，并锄药两个小厮下象棋，为夺车夺车，一笑。正拌嘴呢。还有引泉、扫花、挑雪、伴鹤四五个，既出《西厢记》、《牡丹亭》，茗烟便改名了，而以锄药、引泉、扫花、挑雪、伴鹤陪之，见名教湮灭，自然以性命赔偿，至此救药无及，不过引归泉路。春花不再，阴雪易凝，只有伴鹤翱翔冥漠而已。拆视诸童名字，言下悚然，而面子何等雅致。在房檐下掏小雀儿顽。掏雀儿，一笑，作者掉皮。贾芸进入院内，把脚一跺，说道：“猴儿们淘气，为绮散斋一注。猴儿即“树倒猢猻散”勘语。我来了。”众小厮看见了他，都才散去。贾芸进书房内，便坐在椅子上，问：“宝二爷下来没有？”焙茗道：“今日总没下来。二爷说什么，我替你哨探哨探去。”说着，便出去了。

这里贾芸便看字画古玩，有一顿饭工夫，还不见来。再看看别的小子，都顽去了。正在烦闷，只听门前娇音嫩语的叫了一声“哥哥”，是叫

哥哥，如闻其声。贾芸往外瞧时，只见是一个十五六岁的丫头，生的倒也十分精细干净。精细干净。那丫头见了贾芸，便抽身躲了。恰值焙茗走来，见那丫头在门前，便说道：“好，好，正抓不着个信儿。”贾芸见了焙茗，也就赶出来问：“怎么样？”焙茗道：“等了这一日，也没个人儿过来。这就是宝二爷房里的。”因说道：“好姑娘，你进去带个信，一递。就说廊上二爷来了。”是二爷，是廊上二爷，见此芸果为芸，即可登之廊庙之上，其如为失通灵之宝玉何？

那丫头听见，方知是本家的爷们，便不似从前那等回避，下死眼把贾芸钉了两眼。写得结实。听那贾芸说道：“什么廊上廊下的，你只说芸儿就是了。”半晌，那丫头冷笑道：“依我说，二爷且请回去罢，明日再来。今日晚上得空儿，我回一声。”焙茗道：“这是怎么说？”那丫头道：“他今儿也没睡中觉，自然吃的晚饭早，晚上又不下来，难道只是要二爷在那里等着挨饿不成？不如家去，明儿来是正经。何等关切，何等自承，又是一副伶俐声口。就便回来，有人带信，不过口里答应着，他肯给带到吗？”以逆为顺，语妙。贾芸听这丫头的话简便俏丽，待要问他名字，因是宝玉房里的，又不便问，只得说道：“这话倒是，我明日再来。”亦以逆应。说着，便往外去了。焙茗道：“我倒茶去，二爷吃茶再去。”贾芸一面走，一面回头说：“不吃茶，我还有事呢。”口里说话，眼睛瞧那丫头，还站在那里呢。

那贾芸一径回来。至次日，来至大门前，可巧遇见凤姐往那边去请安，才上了车，见贾芸来，便命人唤住，隔窗子笑道：“芸儿，你竟有胆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东西给我，原来你有事求我。昨日你叔叔才告诉我，说你求他。”贾芸笑道：“求叔叔的事，婶娘休题，我这里正后悔呢。早知这样，我一起头就求婶娘，这会子也早完了，谁承望叔叔竟不能的。”开出多少求告法门，洵为佞口，而正意乃责宝玉也。凤姐笑道：“怪道你那里没成儿^[9]，昨日又来寻了。”贾芸道：“婶娘辜负了我的孝心，我并没有这个意思，若有这意，昨儿还不求婶娘？如今婶娘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丢下，少不得求婶娘好歹疼我一点儿。”顺水推船，妙绝，妙绝。凤姐冷笑道：“你们要拣远路儿走，叫我也难。早告诉我一声儿，什么不成了？多大点儿事，耽误到这会子。心高胆大，是乃破败之根。那园子里还要种树种花，我只想不出个人来，早说不早完了。”一落千丈强。贾芸笑道：“这样，婶娘明日就派我罢。”凤姐半晌道：“这个我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里的烟火灯烛那个大宗儿下来，再派你罢。”仍又一漾，烟火虽虚，亦有寓意。贾芸道：“好婶娘，先把这个派了我罢。果然这件办的好，再派我那件。”凤姐笑道：“你倒会拉

长线儿。见能培植则木生火而为昌炽，否则基祸根而兆散火耳，这便是长线儿。罢了，若不是你叔叔说，我不管你的事。又贼。○此笔匪夷所思，我所不能。凡好文字必不肯即合，必不肯即落，必能详人所略，而必言人所共知共解而共不能言之处，故妙也。我不过吃了饭就过来，你到午铨时候来领银子^[10]，真快。后日就进去种花。”说着，命人驾起香车，径去了。

贾芸喜不自禁，来至绮散斋，打听宝玉。谁知宝玉一早便往北静王府里去了。自“路谒”至此方一虚点，死趣已隐伏矣。贾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听凤姐回来，便写个领票来领对牌。至院外命人通报了，彩明走了出来，单要了领票进去，批了银数、年月，一并连对牌交与贾芸。贾芸接看那批上批着二百两银子，心中喜悦，翻身走到银库上，领了银子回家，告诉他母亲，自是母子俱喜。次日五更，贾芸先找了倪二还了银子，又拿了五十两银子出西门，买香出南门，寻花匠出西门，都在不即不离。找到花儿匠方椿家里去买树，时则方春。不在话下。

且说宝玉自这日见了贾芸，曾说过明日着他进来说话，这原是富贵公子的口角，那里还记在心上？因而便忘怀了。写得好，而责心志不坚，自在言外。这日晚上，却从北静王府里回来，见过贾母、王夫人等，回至园内，换了衣服，正要洗澡。袭人因被薛宝钗烦了去打结子^[11]，自留神窥察至此，已固结不可解了。秋纹、碧痕两个去催水，檀云麝月之对，见前诗。又因他母亲病了，接了出去，麝月又现在家中病着，还有几个做粗活听使唤的丫头，料是叫他不着，都出去寻伙觅伴的去了，不想这一刻的工夫，只剩了宝玉在房内。偏生的宝玉要吃茶，开发众人，使他径入，而生发在吃茶，吃茶乃宝、黛正案也。一连叫了两三声，方见两三个老婆子走进来。宝玉见了，连忙摇手说：“罢，罢，不用了。”老婆子们只得退出。

宝玉见没丫头们，只得自己下来拿了碗，向茶壶去倒茶。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二爷仔细烫了手，等我来倒。”一面说，一面走上来接了碗去。写得突兀。宝玉倒唬了一跳，问：“你在那里的？忽然来了，唬我一跳。”那丫头一面递茶，一面笑着回道：“我在后院里，才从里间后门进来，难道二爷就没听见脚步响？”宝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细打量那丫头：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倒是一头黑鸦鸦的好头发，挽着鬟儿^[12]，容长脸面，细巧身材，却十分俏丽甜净。宝玉便笑问道：“你也是我这屋里的人么？”那丫头道：“是的。”宝玉道：“既是这屋里的，我怎么不认得？”那丫头听说，便冷笑一声道：“不认得的也多呢，岂止我一

个。郁而必发，其言爽朗。从来我又不递茶递水，拿东拿西，眼前的事，一件也做不着，那里认得呢。”看官认得了，而直扑影传。宝玉道：“你为什么不做那眼前的事？”那丫头道：“这话我也难说。声情逼肖，真写得出。只是有一句话回二爷，昨日有个什么芸儿来找二爷，我想二爷不得空儿，便叫焙茗回他，今日早起来，不想二爷又往北府里去了。”

刚说到这句话，只见秋纹、碧痕唏唏哈哈的笑着进来，两个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撩衣裳，趑趄趑趄泼泼撒撒的。那丫头便忙迎出去接，那秋纹、碧痕正对抱怨，“你湿了我的衣裳”，那个又说“你踹了我的鞋”，忽见走出一个人来接水，二人看时，不是别人，原来是小红。小红名字，至此方出。二人便都诧异，将水放下，忙进房看时，并没别人，只有宝玉，便心中俱不自在。千头一面。只得且预备下洗澡之物，待宝玉脱了衣裳，二人便带上门出来，走到那边房内，找着小红问他：“方才在屋里作什么？”小红道：“我何曾在屋里的？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见了，出手帕入本文。往后头找去。不想二爷要吃茶，叫姐姐们一个也没有，是我进去倒了碗茶，姐姐们便来了。”秋纹兜脸啐了一口道：“没脸面的下流东西，正经叫你催水去，你说有事，倒叫我们去，你可做这个巧宗儿^[13]，一里一里的这不上来了！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么？你也拿那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碧痕道：“明儿我说给他们，凡要茶要水拿东西的事，咱们都别动，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纹道：“这么说还不如我们散了，单让他在这屋里呢。”一篇口角，乃宝、黛、钗全传。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闹着，只见有个老嬷嬷进来传凤姐的话说：“明日有人带花儿匠来种树，插入种树，本文逗笋。叫你们严紧些，衣服裙子，别混晒混晾的。那土山一带都拦着帷幕，可别混跑。”秋纹便问：“明日不知是谁带进匠人来监工？”那老婆子道：“什么后廊上的芸哥儿。”秋纹、碧痕俱不知道，只管混问别的话，那小红心内明白，知是昨日外书房所见的那人了。心印。

原来这小红本姓林，小名红玉，因玉字犯了宝玉、黛玉的名，便单唤他做小红。小红，黛玉第三影身也。为绛珠，为海棠，是为红，故此曰小红。曰姓林，则明说矣。宝玉、黛玉之玉是一玉，因污染失其为宝而为黛，此玉不能红矣，故曰犯了玉字，而去“玉”加“小”。盖是书写情、写淫、写意淫，钗、黛并为之主，于本人必不能处处实写，故必多设影身以写之。在黛玉影身五：一晴雯，二湘云，三即小红，四四儿，五五儿。看秋纹、碧痕提水开发众人，而独无晴雯下落，可见共为一影矣。○宝钗挤黛玉、霸宝玉，凤姐党而为之谋、为之成，此作者大不平

处也。故设小红、贾芸一案以少彰报施。看后来害巧姐者有贾芸，而贾氏破败自倪二发端，便明其意矣。原来是府中世仆，他父亲现在收管各处田房事务。林之孝乃是书命意，故曰管重务，本文含糊，妙有深意。这红玉年十六，进府当差，把他派在怡红院中，是他先入怡红院。倒也清幽雅静。不想后来命姊妹及宝玉等进大观园居住，偏生这一所儿又被宝玉点了。这小红虽然是个不谙事体的丫头，不谙事体是黛玉。因他原有三分容貌，心内妄想向上攀高，每每要在宝玉面前现弄现弄，只是宝玉身边一千人都是伶牙俐爪的，那里插得下手去？不想今日才有些消息，又遭秋纹等一场恶话，心内正灰了一半。正闷闷的，忽然听见老嬷嬷说起贾芸来，不觉心中一动，便闷闷回房，睡在床上，暗暗思量，翻来掉去，正没个抓寻。忽听窗外低低的叫道：“小红，你的手帕子我拾在这里呢。”手帕是宝、黛公案，此乃影传。小红听了忙走出来看，不是别人，正是贾芸。小红不觉粉面含羞，问道：“二爷在那里拾着的？”贾芸笑道：“你过来，我告诉你。”一面说，一面就上来拉他。那小红转身一跑，却被门槛绊倒。黛玉乃梦主，故在他亦设一梦。梦耶，真耶？作如是观也可。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凡宝黛聚谈之后，必接宝钗，是正章法。此卷首陡接香菱，乃《西厢记》、《牡丹亭》既皆演出作一大声疾呼之处，而仍提“找我们姑娘”，又暗交还正章法。

上半重“轻财”“轻”字，是为凤姐下脑后针；下半重“惹相思”“惹”字，是为黛玉寻清凉散。

此回伏荣、宁破败之机，故先设贾琏兴邑之行，又从倪二口出“人离家散”一言，直透“生大浪”百四回事，以泄不平之忿。

【护花主人评曰】鸳鸯绝无怜爱宝玉意，与众不同，其结果亦与众不同。

贾芸未得凤姐欢心，先为宝玉所爱，是为小红引线。

卜世仁不肯赊给贾芸香料，反衬倪二之义助，又伏一百四回情事。

贾芸送香料，正在端节需用之时，宜凤姐之欣然收受，可谓善于钻营者。凤姐向芸儿卖情，芸儿即将贾琏撇开，真是善于逢迎者。

小红不见手帕，于秋纹、碧痕查问时说出，不露芸儿拾得痕迹，善用藏笔法。

小红之属意贾芸，是秋纹、碧痕讥诮奚落逼之使然，否则必专心勾

引宝玉矣。

小红一梦，是一小《红楼》，妙在入梦时不先说破，读者几疑窗外真有芸儿叫他，化工之笔。

第十七回至二十四回一大段，应分三小段：十七、八回为一段，叙大观园告竣，元妃省亲大事；十九、二十、二十一回为一段，写宝玉、黛玉深情，及袭人、平儿之灵慧；二十二、三、四回为一段，写宝玉禅机发动，各人灯谜谶语，黛玉之因曲伤情，及初聚园中，栽种花果之盛。

【大某山民评曰】芸儿口舌便利，云“求婶娘当已早完”，凤姐又云“先告什么不成”，及芸儿求派差，则故以待来年作一跌，芸又乘机伸后脚，一对小花脸，活现跳出来。

前于芸儿眼中云“十分精细干净”，此于宝玉眼中云“十分俏丽甜净”，亦仁者见之为仁，知者见之为知之意。

使我为怡红院主，必当入院之初，稽查人数，上等丫头几人，次几人，下几人，婆子几人，一一俱如衙官点卯，个个看过，方不至有遗珠之憾，则升黜可自操矣。宝玉之不认得小红，少年莽人，何未计及此。

小红与秋纹等年纪不相上下，而言语不敢相抗者，亦朝廷尚爵之意。

秋纹、碧痕、小红三人，有时你妒我，我妒你，有时一人衔几人，有时两人爽一人，皆玲珑剔透，齿里有风，方心木舌者所不能作，并不能读。

此回仍是壬子年三月间事。

[1] 领子：即假领。

[2] 容长脸：谓外貌好看。

[3] 帮衬：帮助。

[4] 倒扁儿：向他人通融财物以应付门面。

[5] 嬉和：戏乐应和，表示主动讨好。

[6] 趔趄（liè qiè）：身体摇晃，脚步不稳。

[7] 搭包：即褡包。长而宽的腰带，内可装钱物。有的则为搭在肩上。

[8] 把手逼（bì）着：双臂紧靠身体下垂，表示恭敬、敬畏。

[9] 没成儿：没有指望。

[10] 午蹉：午后。

[11] 结子：指用线、丝、草绳等结成之物。

[12] 髻儿：发髻。

[13] 巧宗儿：机会难得的好事。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话说小红心神恍惚，情思缠绵，便是听《游园》曲子光景。忽朦胧睡去，遇见贾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门槛绊了，一吓醒过来，方知是梦。便是“痴魂惊噩梦”。因此翻来覆去，一夜无眠。至次日天明，方才起来，就有几个丫头来会他去打扫房子地面，提洗面水。

这小红也不梳洗，向镜中胡乱挽了一挽头发，洗了手，腰中束一条汗巾，便来打扫房屋。谁知宝玉昨儿见了她，也就留心，若要指名唤他来使用，一则怕袭人等多心，二则又不知他是何性情，因而纳闷，早晨起来，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贾芸是宝玉影身，写宝玉处只须如此。一时下了窗子，隔着纱屉子向外看的真切^[4]，只见几个丫头打扫院子，都擦胭抹粉，插花带柳的，独不见昨日那一个。宝玉便靸了鞋走出了房门，只妆做看花，东瞧西望。一抬头只见西南角上游廊下栏干傍有一个人倚在那里，却为一株海棠花所遮，看不真切。一幅好画图，海棠所遮，隐指黛玉影身。前进一步，仔细一看，正是昨日那个丫头在那里出神。要迎上去，又不好意思。正想着，忽见碧痕来请他洗脸，只得进去了，不在话下。如此而止，绝不夺主。

却说小红正自出神，忽见袭人招手叫他，必是他叫，归钗、黛大章法。只得走上前来。袭人笑道：“我们的喷壶坏了，你到林姑娘那边借来一用。”所借之物，戒多口也。小红便走向潇湘馆去。到翠烟桥，翠烟犹言绿影。抬头一望，只见山坡高处都拦着帷幕，方想起今日有匠役在此种树。原来远远的一簇人在那里掘土，贾芸正坐在山子石上监工。小红待要过去，又不敢过去，只得悄悄向潇湘馆取了喷壶而回。无精打彩，自向房中倒着。众人只说他是身子不快，也不理论。虚虚一按。

过了一日，原来次日是王子腾的夫人寿诞，将入马道婆案，因以王子腾夫人作影，映马之奔腾也。那里原打发人来请贾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见贾母不去，也就不去了，倒是薛姨妈同着凤姐儿并贾家三个姊

妹、宝钗、宝玉一齐都去了，至晚方回。王夫人正过薛姨妈房里坐着，见贾环下了学，命他去抄《金刚经咒》讽诵^[2]。不能自镇，空写《金刚》，适以招邪而已。那贾环便来到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点了蜡烛，拿腔做势的抄写。一时又叫彩云倒杯茶来，一时又叫玉钏剪蜡花，出玉钏，与金钏对照。又说金钏挡了灯亮儿。众丫鬟们素日厌恶他，都不答理他，只有彩霞还和他合得来，倒了茶与他。叫倒茶乃彩云，忽又说彩霞倒茶与他。因向他悄悄的道：“你安分些罢，何苦讨人厌？”贾环把眼一瞅道：“我也知道，你别哄我，如今你和宝玉好，不大理我，我也看出来了。”彩霞咬着牙向他头上戳了一指头道：“没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又设一案，即“情悟梨香院”意，见人各有所着也。而又生出若干文字，总见贾、王梦梦。

两人正说，只见凤姐同着王夫人都过来了。王夫人便一长一短问他，今日是那几位堂客，戏文好歹，酒席如何。不多时，宝玉也来了，见了王夫人，也规规矩矩说了几句话，便命人除去了抹额，脱了袍服，拉了靴子，便一头滚在王夫人怀里。王夫人使用手摩挲抚弄他，宝玉也扳着王夫人的脖子说长说短。王夫人道：“我的儿，又吃多了酒，脸上滚热的。你还只是揉搓，一会子闹上酒来！还不在这里静静的躺一会子去呢。”说着，便叫人拿枕头。宝玉因就在王夫人身后倒下，又叫彩霞来替他拍着，宝玉便和彩霞说笑。是在王夫人身后说笑，其防闲可知矣。只见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两眼只向着贾环。宝玉便拉他的手说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儿。”一面说，一面拉他的手。彩霞夺手不肯，便说：“再闹我就嚷了。”嚷给谁听？

二人正闹着，原来贾环听见了，素日原恨宝玉，今见他和彩霞顽耍，心上越发按不下这口气，因一沉思，计上心来，故作失手，将那一盏油汪汪的蜡烛向宝玉脸上只一推。以色之妒，入财之妒，为“魇魔”作引。只听宝玉“嗷哟”的一声，满屋里人都吓了一跳，连忙将地下的鼃灯移过来一照，只见宝玉满脸是油。王夫人又气又急，一面命人替宝玉擦洗，一面骂贾环。凤姐三步两步上炕去替宝玉收拾着，一面说道：“老三还是这样毛脚鸡似的，我说你上不得台盘，赵姨娘平时也该教导教导他！”形容语言八面俱到。一句话提醒了王夫人，遂叫过赵姨娘来，骂道：“养出这样黑心种子来，也不教训教训，几番几次，我都不理论，你们一发得了意了，一发上来了！”那赵姨娘只得忍气吞声，也上去帮着他们替宝玉收拾。只见宝玉左边脸上起了一溜燎泡^[3]，先见油后见泡，小处亦入细。幸而没伤眼睛。王夫人看了又心疼，又怕贾母问时难以回答，急的又把赵姨娘骂一顿，又安慰了宝玉，一面取了败毒散来敷

上。宝玉说：“有些疼，还不妨事，明日老太太问，只说我自己烫的就是了。”写得好。凤姐道：“便说自己烫的，也要骂人不小心，横竖有一场气的。”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宝玉回房去。袭人等见了，都慌的了不得。

林黛玉见宝玉出了一天的门，便闷闷的，晚间打发人来问了两三遍，知道烫了，便亲自赶过来。自闻《牡丹亭》曲以后之宝、黛是这等写法，妙在有步骤。只瞧见宝玉自己拿镜子照呢，左边脸上满满的敷了一脸药。林黛玉只当十分烫的利害，忙近前瞧瞧。宝玉却把脸遮了，摇手叫他出去，知他素性好洁，故不要他瞧。“洁”字一提，而妙入微细。黛玉也就罢了，但问他疼得怎样，宝玉道：“也不很疼，养一两日就好了。”林黛玉坐了一会回去了。次日宝玉见了贾母，虽自己承认自己烫的，贾母免不得又把跟从的人骂了一顿。写得又好。

过了一日，有宝玉寄名的干娘马道婆到府里来^[4]，入题。○马言其为兽，马而在道，则奔驰放逸，不可收挽，是正状心之放荡，乃贪财好色者所自招。见了宝玉，唬了一大跳。问其缘由，说是烫的，便点头叹息。一面向宝玉脸上用指头画了几画，口内唧唧囔囔的又咒诵了一回，说道：“包管好了，形容得出。这不过是一时飞灾^[5]。”又向贾母道：“老祖宗，老菩萨，那里知道那佛经上说的利害！是何佛经，人心而已。大凡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长下来，暗里便有许多促狭鬼跟着他，得空便拧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饭时打下他的饭碗来，或坐着推他一跤，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孙多有长不大的。”其言诡诞，而寓意存焉。

贾母听如此说，便问道：“有什么佛法解释没有呢^[6]？”马道婆便说道：“这个容易，只是都替他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罢了。再那经上还说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萨，专管照耀阴暗邪祟，隐一“正”字。若有善男信女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保儿孙康宁，再无撞客邪祟之灾^[7]。”贾母道：“倒不知怎么供奉这位菩萨？”马道婆说：“也不值什么，不过除香烛供奉以外，一天多添几斤香油，点了个大海灯，这海灯便是菩萨现身法象，昼夜不敢息的。”贾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我也做个好事。”马道婆说：“这也不拘多少，随施主愿心。一宕。像我家里就有好几处的王妃诰命供奉的。安南郡王府里太妃，他许的愿心大，一天是四十八斤油，一斤灯草，那海灯也只比缸略小些；绝倒。锦乡侯的诰命次一等，一天不过二十斤油。再有几家，或十斤八斤、三斤五斤的不等，也少不得要替他点。”贾母点头思忖。马道婆道：“还有一件，若是为父

母尊长的，多舍些不妨，若老祖宗为宝玉，若舍多了，怕哥儿担不起，反折了福。见一思忖，连忙改说，形容入细。要舍，大则七斤，小则五斤也就是了。”贾母道：“既是这样说，便一日五斤，每月打总儿来关了去^[8]。”马道婆道：“阿弥陀佛，慈悲大菩萨！”像。贾母又叫人来吩咐：“以后宝玉出门，拿几串钱，交给他小子们，一路施舍与僧道贫苦之人。”未写“魇魔”，先设此段文字，定贾母罪案，见凤姐之财，宝玉之色，因财色而招邪魔，皆贾母纵之使然也。问之信之，伊谁咎与？警省居家者不少。说毕，那道婆便往各房间安闲逛去了。

一时来到赵姨娘房里，二人见过，赵姨娘命小丫头倒茶给他吃。赵姨娘正黏鞋呢，鞋邪通，言他自沾邪。马道婆见炕上堆着些零星绸缎，因说：“我正没有鞋面子，奶奶给我些零碎绸子缎子，不拘颜色，做双鞋穿罢。”赵姨娘叹口气道：一叹便是沾邪。“你瞧那里头那里还有块成样的么？就有好东西，也到不了我这里。你不嫌不好，挑两块去就是了。”马道婆便挑了几块，掖在怀里。不辞巨细，兼收并蓄。赵姨娘又问：“前日我打发人送了五百钱去，你可在药王面前上了供没有^[9]？”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赵姨娘叹气道：“阿弥陀佛，我手里但凡从容些，也时常来上供，补笔，写愚妇人已到。只是心有馀而力不足。”马道婆道：“你只放心，将来熬的环哥大了，得了一官半职，那时你要做多功德还怕不能么？”戳心。赵姨娘听了笑道：“罢，罢，再别提起。如今就是榜样儿，我们娘儿们跟得上这屋里那一个儿？宝玉儿还是小孩子家，长的得人意儿，大人偏疼他些儿也还罢了；放松宝玉，财色各有专属，非开豁赵姨娘也。我只不伏这个主儿。”一面说，一面伸了两个指头。马道婆会意，便问道：“可是琏二奶奶？”赵姨娘唬的忙摇头，起身掀帘子一看，见无人，方回身向道婆说：“了不得，了不得！提起这个主儿，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了娘家去，我也不是个人。”专在“财”字。

马道婆见说，便探他的口气道：“我还用你说？难道都看不出来？也亏你们心里也不理论，只凭他去倒也好。”形容尽致，恍见恍闻。赵姨娘道：“我的娘，不凭他去，难道谁还敢把他怎么样呢？”又像。马道婆道：“不是我说句造孽的话，你们没本事，也难怪，明里不敢怎么样，暗里也算计了，还等到如今？”赵姨娘闻听这话里有话，心内暗暗的欢喜，便说道：“怎么暗里算计？我倒有个心，只是没这样的能干人。你若教给我这法子，我大大的谢你。”便是方才贾母一问一堕入处。马道婆听了这话打拢了一处，便又故意说道：“阿弥陀佛，你快休问我，我那里知道这些事，罪罪过过的。”赵姨娘道：“你又来了，你是

最肯济困扶危的人，难道就眼睁睁的看人家来摆布死了我们娘儿两个不成？难道还怕我不谢你么？”马道婆听如此，便笑道：“若说我不忍你们娘儿两个受别人委曲还犹可，若说谢，我还想你们什么东西么？”

赵姨娘听这话松动了些，便说：“你这么个明白人，怎么糊涂了？果然法子灵验，把他两人绝了，这家私还怕不是我们的？是两人，是家私。那时候你要什么不得呢？”马道婆听了，低头半日，说：“那时节事情妥当了，又无凭据，你还理我呢。”赵姨娘说：“这有何难，我攒了几两体己，还有些衣服首饰，你先拿几样去，我再写个欠银文契给你，到那时我照数给你。”马道婆道：“使得。”

赵姨娘将一个小丫头也支开，贾府丫头都有体面，而赵姨娘仅有小丫头同室，无是理也。则邪由自招，无所谓魔魔耳。连忙开了箱柜，将衣服首饰拿了些出来，并体己的散碎银子，又写了五十两一张欠约，递与马道婆道：“你先拿去作个供养。”马道婆见了这些东西，又有欠字，遂不顾青红皂白，满口应承。伸手先将银子拿了，然后收了欠契，向赵姨娘要了张纸，拿剪子铰了两个纸人儿，递与赵姨娘，叫把他二人的年庚写在上边^[10]。又找了一张蓝纸，铰了五个青面鬼，叫他并在一处，拿针钉了。“我在家中作法，自有效验的。”一段商量，乃画鬼笔，写得又圆到，又支离，文字绝有斟酌。说完，忽见王夫人的丫头进来道：“奶奶可在这里？太太等你呢。”二人散了，不在话下。

却说林黛玉因宝玉烫了脸，不大出门，倒时常在一处说闲话儿。这日饭后，看了两篇书，又同紫鹃等作了一会针线，总闷闷不舒，一同行步出来，看庭前才出的新笋。不觉出了院门，来到园中，四望无人，惟见花光鸟语，信步便往怡红院来。“念兹在兹”。“信步”二字，真写得透而绝不吃力。只见几个丫头舀水，都在回廊上看画眉洗澡呢。听见房内笑声，原来是李宫裁、凤姐、宝钗宝钗同李、凤同叙，俨然妯娌之列，开出此段文字。都在这里，一见他进来，都笑道：“这不又来了两个。”黛玉笑道：“今儿齐全，谁下帖子请的？”下帖请的，一逗。凤姐道：“我前日打发人送两瓶茶叶与姑娘，可还好么？”找上文送茶，乃木石姻缘大生发处。黛玉道：“我正忘了，多谢想着。”宝玉道：“我尝了不好，是终不好。不知别人尝了怎么样。”宝钗道：“味倒好，他是好。只是没甚颜色。”愧之也。凤姐道：“那是暹罗国贡的^[11]，夷物，夷，伤也，与茜香罗同一起来路。我尝了也不觉甚好，还不如我们常吃的呢。”常吃的好。黛玉道：“我吃着好，不知你们的脾胃是怎么样。”其实意欲好。宝玉道：“你说好，把我的都拿了去吃罢。”其意亦

实欲与共好。凤姐道：“我那里还多着的呢。”黛玉道：“我叫丫头取去。”凤姐道：“不用，我打发人送来。我明日还有一事求你，一同叫人送来。”何事何物？

林黛玉听了笑道：“你们听听，这是吃了他家一点子茶叶，就使唤起人来了。”刻刻留心者，其言如此，太阿倒持矣。凤姐笑道：“你既吃了我家的茶^[12]，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得间而入，而全书“茶”字作用明出。众人都大笑不止。黛玉红了脸，回过头去，一声儿不言语。宝钗笑道：“我们二嫂子的诙谐是好的。”黛玉道：“什么诙谐，不过是贫嘴贱舌的讨人厌罢了。”宝钗亦在内。说着，又啐了一口。心许之。凤姐儿道：“你替我家做了媳妇，少些什么？”指着宝玉道：“你瞧瞧，人物儿配不上？门第儿配不上？根基家私配不上？声口曲肖，其虑深矣，是乃凤姐逼拶宝钗不能不杀黛玉处。盖金玉姻缘凤主之，主于党援门户，其实主于财耳。黛玉孤寒，在此数语，而听者且为畅心满意也。宝、黛亦何愚乎！那一点儿玷辱了你？”

黛玉起身便走。宝钗叫道：“颦儿急了，还不回来呢，走了倒没意思。”说着站起来拉住。是能坚忍，其谋急矣。才至房门，只见赵姨娘和周姨娘两个人都来瞧宝玉，宝玉与众人都起身让坐，独凤姐不理。宝钗正欲说话，只见王夫人房里的丫头来说：“舅太太来了，请奶奶、姑娘们出去呢。”李宫裁连忙同着凤姐儿走了。赵、周两人也辞了出去。出去的无宝钗，须记清。宝玉道：“我不能出去，你们好歹别叫舅母进来。”又说：“林妹妹你略站一站，与你说句话。”留住的又无宝钗。凤姐听了，回头向林黛玉道：“有人叫你说话呢！”声情俱妙。便把林黛玉往后一推，和李纨一同去了。仍无宝钗，特设疑阵。

这里宝玉拉了黛玉的手只是笑，又不说话。这已是“魇魔”。黛玉不觉又红了脸，挣着要走。数语抵多少情谈。宝玉道：“嗳哟，好头疼！”黛玉道：“该，阿弥陀佛！”宝玉魇魔一段以黛玉念佛起，以黛玉念佛结。宝玉大叫一声，将身一跳，离地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尽是胡话。黛玉并众丫鬟都吓慌了，忙报知王夫人与贾母。此时王子腾的夫人也在这里，必夹写此人，状意马奔腾也。都一齐来看。宝玉一发拿刀弄杖，寻死觅活的，闹的天翻地覆。贾母、王夫人一见，吓的抖衣乱战，儿一声肉一声，放声大哭。于是惊动了众人，连贾赦、邢夫人、贾珍、贾政并琏、蓉、芸、芹、薛姨妈、薛蟠并周瑞家的一干人上中下人等并丫鬟媳妇等，都来园内看视，登时乱麻一般。正没个主意，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进园来，必持刀，为“利”字映。见鸡杀鸡，

见犬杀犬，见了人瞪着眼就要杀人。众人一发慌了。周瑞媳妇是引进刘老老之人。带着几个力大的女人上前抱住，夺了刀，抬回房中。平儿、丰儿等哭的哀天叫地。贾政也心中着忙。当下众人七言八语，有说送祟的^[13]，有说跳神的^[14]，有荐玉皇阁张道士捉怪的，整闹了半日，祈求祷告，百般医治，并不见好。日落后，王子腾夫人告辞去了。

次日，王子腾也来问候。接着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伏此人。并各亲戚都来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荐僧道的，也有荐医的。虚写。他叔嫂二人一发糊涂，不省人事，身热如火，在床上乱说，到夜里更甚。因此那些婆子丫鬟不敢上前，故将他叔嫂二人都搬到王夫人的上房内，财色总会之处。着人轮班守视。贾母、王夫人、邢夫人并薛姨妈寸步不离，只围着哭。此时贾赦、贾政又恐哭坏了贾母，日夜熬油费火，闹的上下不安。贾赦还各处去寻觅僧道。贾政见不效验，因阻贾赦道：“儿女之数，总由天命，非人力可强。他二人之病，百般医治不效，想是天意该如此，也只好由他去。”贾赦不理，仍是百般忙乱。贾赦、贾政都写得恰好。看看三日光阴，那凤姐、宝玉躺在床上，连气息都微了。合家都说没了指望了，忙的将他二人的后事都治备下了。贾母、王夫人、贾琏、平儿、袭人等更哭的死去活来。一路写来，拉拉杂杂，各人各事，无不逼肖，到此作一小束，便不散漫。只有赵姨娘外面假作忧愁，心中称愿。

至第四日早，宝玉忽睁开眼向贾母说道：“从今以后，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打发我走罢。”说究竟，又起下半回，而中邪如画。贾母听见这话，如同摘了心肝一般。赵姨娘在旁劝道：“老太太也不必过于悲痛，哥儿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儿的衣服穿好，让他早些回去，也免他受些苦，只管舍不得他，这口气不断，他在那里也受罪不安。”其言已若自首。这些话没说完，被贾母照脸啐了一口唾沫，骂道：“烂了舌头的混账老婆，怎么见得不中用了？你愿意他死了，有什么好处？你别作梦！撵破一梦。他死了，我只合你们要命！都是你们素日调唆着逼他念书写字，把胆子吓破了，见了他老子就像个避猫鼠儿一样。都不是你们这起小妇调唆的！这会子逼死了他，你们就随了心了。我饶那一个？”亦是贾母受魔魔处，而声情双绝。一面哭，一面骂。贾政在旁听见这些话，心里越发着急，忙喝退了赵姨娘，委婉劝解了一番。忽有人来回：“两口棺木都做齐了。”贾母闻知，如刀刺心，一发哭着大骂，问：“是谁叫做的棺材？快把做棺材的人拿来打死！”闹了个天翻地覆。两见天翻地覆，刘老老隐至矣。

忽听见空中隐隐有木鱼声，念了一句“南无解冤解结菩萨^[15]！有那人口不利、家宅不安、中邪祟、逢凶险的，我们善医治”。普同忏悔，大众回向，是书来意也。贾母、王夫人便命人向街上找寻去。原来是一个癞和尚，同一个跛道士。那和尚是怎么模样：情经情纬，明一登场。一癞一跛，所谓天缺地陷，故各以诗重顿。

鼻如悬胆两眉长，
目似明星有宝光。
破衲芒鞋无住迹，
腌臢更有一头疮^[16]。重“无住”二字，末句是今日之宝玉。

那道人是如何模样：

一足高来一足低，
浑身带水又拖泥。
相逢若问家何处，
却在蓬莱弱水西^[17]。重“何处”二字，二句与上诗末句同。

贾政因命人请了进来，问他二人在何山修道。那僧笑道：“长官不消多话，因知府上人口欠安，特来医治的。”贾政道：“有两个人中了邪，不知有何方可治？”那道人笑道：“你家现有希世之宝可治此病，何须问方？”是人固有，不假外求。贾政心中便动了，此机莫失。因道：“小儿生时虽带了一块玉来，上面刻着能除凶邪，然亦未见灵效。”那僧道：“长官有所不知，那宝玉原是灵的，只因为声色货利所迷，故此不灵了。请问看官是演《大学》否？你今将此宝取出来，待我持诵持诵，从解冤解结起。就依旧灵了。”贾政便向宝玉项上取下那块玉来，递与他二人。那和尚擎在掌上，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下别来十三载矣！又哄人。人世光阴迅速，尘缘未断，奈何，奈何！是今日语。可羡你当日那段好处呵：

天不拘兮地不羁，
心头无喜亦无悲。
只因锻炼通灵后，
便向人间惹是非。全诗演无极而太极之旨，第三句言既得通灵，急须锻炼，阴阳判，是非分，只争一间耳。

可惜今日这番经历呀：

粉渍脂痕污宝光，
房栊日夜困鸳鸯^[18]。
沉酣一梦终须醒，
冤债偿清好散场。”见此魇魔，实所自取，通灵之失，岂在今日。色之冤，财之债，当醒矣，语意自明。

念毕，又摩弄了一回，说了些疯话，递与贾政道：“此物已灵，不可亵渎，但能一念，便是通灵。其如亵渎旋至也何。悬于卧室槛上，除自己亲人外，是省亲。不可令阴人冲犯^[19]。是抑阴。三十三日之后，叁伍错综，悉成天数。包管好了。”贾政忙命人让茶，那二人已经走了，只得依言而行。

凤姐、宝玉果一日好似一日的，渐渐醒来，知道饿了。后天以脾胃为主，在心为意，在意为诚，妙有微旨。○书中每以叫吃饭作结，即是此意。贾母、王夫人才放了心。放心。一点。众姊妹都在外间听消息，林黛玉先念一声佛，前念佛，魇魔兴，此念佛，魇魔灭，正通灵消息。宝钗笑而不言。惜春道：“宝姐姐笑什么？”用他问，乃忏悔宝钗也。宝钗道：“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度化众生，又要保佑人家病痛都叫他速好，又要管人家的婚姻叫他成就，你说可忙不忙，可好笑不好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宝钗此时此语意也，面子自从容不迫，声口亦聪明绝顶。一时林黛玉红了脸，啐了一口道：“你们都不是好人，再不跟着好人学，只跟着凤丫头学的贫嘴。”总归一处。一面说，一面掀帘子出去了。

欲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此大段黛玉本传也。上段为宝钗文字，串入凤姐“弹妒意”，为魇魔伏根。此段黛玉文字，亦串入凤姐“逢五鬼”，为魇魔立案。见财之害人与色正等。

此回文意当串看，“魇魔”即“蒙蔽”，“蒙蔽”即“五鬼”，与马道婆无涉，皆一心所自为。看发作在黛玉念佛时即见，而其时李、凤、周、赵出去，悉一一写明，而独无宝钗下落，则宝钗实同黛玉共为蒙蔽，共为魇魔而已。“遇双真”末一诗明白点出。

【护花主人评曰】抄《金刚经》引出马道婆，惹起五鬼、双真，由道入魔，祛魔成道，即是仙佛工夫。

二十回中，宝玉嗔说贾环，凤姐正斥赵姨，及此回中之宝玉戏彩霞，凤姐之提醒王夫人，俱为赵姨咒诅根由。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凤姐之铁槛寺弄权，是净虚尼说合；赵姨之给衣物魇魔，是马道婆作法。三姑六婆，为害不浅。

五鬼将作祟前，夹写凤姐戏谑一段文字。双真解释邪祟后，夹写宝钗讥笑黛玉一番说话。便觉精彩陆离。

写赵姨劝贾母，暗描小人以为得计，反跌出空中木鱼声来。

此回实写赵姨、马婆之恶迹，为后来报应证据。且见宝玉之尘缘未断，凤姐之恶贯未盈，故双真特来解救，为一部书中结上起下之肯綮。

【大某山民评曰】彩霞眼注三爷，而与二爷淡泊相遭，彩霞非无目者，亦以齐大非偶，且捷足甚多，不如降格以就，簪簪不殄，为燕婉之求。鄙语曰“与其合偷牛，孰若独偷狗”，此异乎人之情，而自深其情者也。

天下之最呆、最恶、最无能、最不懂者，无过赵氏。不意政老与之生环儿，更不意先能生探春。

此回书是在壬子年三四月间事。

[1] 屈子：装在床上、椅上或窗上可以取下的片状物。

[2] 讽诵：朗读，诵读。

[3] 燎泡：皮肤上因火或热水烫伤而起的水泡。

[4] 道婆：尼姑庵中的女执役者。

[5] 飞灾：意外的灾难。

[6] 解释：消解。

[7] 撞客：碰到鬼邪。旧时迷信认为是生病之因。

[8] 打总：归到一起，凑总数。关：领取。

[9] 药王：佛教菩萨名。也指旧时民间奉神农、扁鹊等为“药王”。

[10] 年庚：即生辰八字。以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各配以天干地支，每项两个字，合称“八字”，据以推算人的命运。

[11] 暹（xiān）罗国：古国名，即今泰国一带。

[12] 吃茶：古代女子受聘，俗称“吃茶”。

[13] 送祟：犹送鬼。

[14] 跳神：旧时女巫或巫师装出鬼神附体的样子，乱说乱舞，认为能给人驱鬼治病。

[15] 南无（nā mó）：佛教语。归命、敬礼、度我之意。表示对佛法僧三宝的归敬。

[16] 腌臢（ā zā）：脏，不干净。

[17] 蓬莱：蓬莱山。古代传说中的神山名。亦常泛指仙境。弱水：古代神话传说中称险恶难渡的河海。《海内十洲记·凤麟洲》：“凤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绕之，鸿毛不浮，不可越也。”

[18] 房栳（lóng）：泛指房屋。

[19] 阴人：指女人。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话说宝玉养过了三十三天之后，不但身体强壮，亦且连脸上疮痕平复，仍回大观园去。仍回大观园，仍为情囿而已。三十三天，气运一周，阴从此灭，复从此生，故紧接贾芸、小红，宝、黛诸影身。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近日宝玉病的时节，贾芸带着家下小厮坐更看守，昼夜在这里，那小红同众丫鬟也在这里守着宝玉，彼此相见多日，都渐渐混熟了。逐渐而来，“渐”字当着眼。小红见贾芸手里拿着手帕子，倒像是自己从前掉的，待要问他，又不好问的，不料那和尚道士来过，用不着一切男人，贾芸仍种树去了。前云不令阴人冲犯，此云用不着男人，而贾芸仍去种树，可见此阴即在男人，非人自人，阴自阴也。其如人各不种树何？这件事待放下，又放不下，待要问去，又怕人猜疑。

正是犹豫不决，神魂不定之际，便是五鬼。忽听窗外问道：“姐姐在屋里没有？”小红闻听，在窗眼内往外一看，原来是本院的个小丫头，名叫佳蕙的。佳蕙，嘉会也。既遇双真，即当回向此嘉会也。因答道：“在家里呢，你进来罢。”佳蕙听了跑进来，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才在院子里洗东西，是洗东西，所谓涤其旧染之污。宝玉叫往林姑娘那里送茶叶，正是宝玉黛玉茶叶之案，五鬼所由逢，双真所由遇。花大姐姐第一鬼。交给我送去。可巧老太太给林姑娘送钱来，钱，全也，泉也，但能识得嘉会，可以各全性命，而不枉入黄泉也。正分给他们的丫头们呢。见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两把给我，也不知多少。所全无数。你替我收着。”“替”字暗点黛玉影身。便把手帕子打开，手帕一映。把钱倒了出来。小红总替他一五一十的数了收起。一五一十，中央成数，土也，便是“知道饿了”。

佳蕙道：“你这一阵子，心里到底觉怎么样？依我说，你竟家去住两日，归省。请一个大夫来瞧瞧，自治。吃两剂药就好了。”小红

道：“说那里的话，好好的家去做什么？”所谓“不悔自家无见识”，所谓坠儿。佳蕙道：“我想起来了，林姑娘生的弱，时常他吃药，你就和他要些来吃也是一样。”明说“也是一样”，作者明说暗点，惟恐观者不知小红为黛玉影身如此。小红道：“胡说，药也是混吃的？”佳蕙道：“你这也不是个长法儿，又懒吃懒喝的，终久怎么样？”言下点悟，便是嘉会。问得悚然。小红道：“怕什么，还不如早些死了倒干净。”是黛玉究竟，“干净”字特提。佳蕙道：“好好的怎么说这些话？”小红道：“你那里知道我心中的事。”

佳蕙点头，想了一会道：“想了一会”“会”字是眼。“可也怨不得你，这个地方本也难站。警醒。就像昨儿老太太因宝玉病了这些日子，说服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处还香了愿，教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儿赏他们。我们算年纪小，上不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么也不算在里头？与宝钗做生日、让点戏诸光景都在这里。我心里就不服。袭人那怕他得十分儿，也不恼他，原该的，说句良心话，谁还能比他呢？特提袭人，乃是宝钗，见其笼络诸人心悦诚服也。别说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拼不得。一转语妙无敌。只可气晴雯、绮霞主晴雯，又宾绮霞，正小红一路影身，乃是反言。他们这几个，都算在上等里去，仗着老子娘的脸面，晴雯何尝有老子娘。众人倒捧着他去，你说可气不可气？”小红道：“也不犯着气他们。俗语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为宝钗说究竟。谁守一辈子呢？为黛玉说究竟。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为大众说究竟。这两句话不觉感动了佳蕙心肠，从此感动，嘉会方长。由不得眼圈儿红了。又不好意思无端的哭，只得勉强笑道：正该大哭，而勉强笑，三十三天得一嘉会，枉得了也。“你这话说的是。昨儿宝玉还说明儿怎么样收拾房子，怎么样做衣裳，房子、衣裳，设言蒙蔽。倒像有几百年的熬煎。”“熬煎”二字正说。

小红听了，冷笑两声，方要说话，一路问答，寓意深远，而两儿女啾啾絮语，如见如闻。只见一个未留头的小丫头走进来，是小丫头。手里拿着些花样子并两张纸，说道：“这两个花样子叫你描出来呢。”说着，向小红掷下，回转身就跑了。小红向外问道：“到底是谁的？也等的说完就跑，谁蒸下馒头等你，你怕冷了不成？”趣语，乃吃饭也。那小丫头在窗外只说得一声：“是绮大姐姐的。”适言晴雯、绮霞矣，此便是他的花样，同小红共一影本也。小红便赌气把那样子掷在一边，向抽屉内找笔。找了半天，都是秃了的，因说道：“前儿一枝新笔放在那里了？怎么想不起来。”一面说，一面出神。想了一回，方笑道：“是

了，前儿晚上莺儿拿了去了。”凡此花样，都入他手。便向佳蕙道：“你替我取了来。”佳蕙道：“花大姐姐还等着我替他拿箱子，你自取去罢。”指明令其自取。○箱子亦笼络之物，悉有映射。小红道：“他等着你，你还坐着闲打牙儿^[1]，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你了。坏透了的小蹄子！”说着，自己便出房来，方入本题。出了怡红院，一径往宝钗院内来。写上半回而必从宝钗处起，乃照顾大章法。

刚至沁芳亭畔，只见宝玉的奶娘李嬷嬷从那边来，逗笋用此人，是乃又一嘉会。小红立住笑问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里去了，怎么打这里来？”李嬷嬷站住，将手一拍道：“你说，好好的又看上了那个什么云哥儿、雨哥儿的，云雨一逗。这会子逼着我叫了他来。明儿叫上房里听见，可又是不好。”小红笑道：“你老人家当真的就信着他去叫么？”听者有意，惟恐其不当真也。李嬷嬷道：“可怎么样呢？”小红笑道：“那一个要是知好歹，就回不进来才是。”惟恐不进来也，而正意存焉。李嬷嬷道：“他又不傻，为什么不进来？”语妙。小红道：“既是进来，你老人家该同他一齐儿来，冀得单遇。回来叫他一个人乱碰^[2]，可是不好么。”李嬷嬷道：“我有那门大工夫和他走？不过告诉了他，回来打发个小丫头子或是老婆子，带进他来就完了。”说着，拄着拐一径去了。

小红听说，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笔。不多时只见一个小丫头跑来，见小红站在那里，便问道：“红姐姐，你在这里作什么呢？”小红抬头，见是小丫头子坠儿。坠，遂也，径情一往又沉溺不返之意。小红道：“那里去？”坠儿道：“叫我带进芸二爷来。”说着，一径跑了。这里小红刚走至蜂腰桥门前，此桥名目即从上回“逢五鬼”出，犹言逢妖也。才遇双真，旋复魑魅。只见那边坠儿引着贾芸来了。那贾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小红一溜，那小红只妆着和坠儿说话，也把眼去一溜贾芸，四目恰好相对，小红不觉把脸一红，一扭身往蘅芜院去了。真写得出。不在话下。

这里贾芸随着坠儿逶迤来至怡红院中，坠儿先进去回明了，然后方领贾芸进去。贾芸看时，只见院内略略有几点山石，种着芭蕉，那边有两只仙鹤，在松树下剔翎^[3]。一溜回廊上，吊着各色笼子，各色仙禽异鸟。上面小小五间抱厦，一色雕镂新鲜花样，榻扇上悬着一个匾，四个大字题道是“怡红快绿”。为宝玉影身，故“怡红快绿”一切处所从他眼中更写一过。贾芸想道：“怪道叫怡红院，原来匾上是这四个字。”正想着，只听里面隔着纱窗子笑说道：“快进来罢，我怎么就忘了你两三个

月。”贾芸听见是宝玉的声音，连忙进入房内，抬头一看，只见金碧辉煌，文章闪烁，却看不见宝玉在那里。如游狮子林，正是迷心处。一回头，只见左边立着一架大穿衣镜，此镜在所必点。从镜后转出两个一对儿十五六岁的丫头来，说：“请二爷里头屋里坐。”贾芸连正眼也不敢看，连忙答应了。又进一道碧纱橱，只见小小一张填漆床，上悬着大红销金撒花帐子，其如此帐，金不可销，花不可撒，徒奈红何。宝玉穿着家常衣服，靸着鞋，倚在床上，拿着本书，看见他进来，将书掷下，早带笑立起身来。贾芸忙上前请了安，宝玉让坐，便在下面一张椅上坐了。

宝玉笑道：“只从那个月见了你，我叫你在书房里来，谁知接二连三许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贾芸笑道：“总是我没福，偏偏又遇着叔叔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宝玉道：“大好了。我倒听见说你辛苦了好几天。”贾芸道：“辛苦也是该当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们一家子的造化。”说着，只见有个丫鬟端了茶来与他。那贾芸口里和宝玉说话，眼睛却瞅那丫鬟，细挑身子，长容脸儿，穿着银红袄儿，青缎子背心，白绫细折儿裙子。若或见之。那贾芸只从宝玉病了，他在里头混了两天，都把有名人口记了一半，他看见这丫鬟，知道是袭人，叙贾芸入怡红所见的头一人亦必是他。他在宝玉房中，比别人不同，如今端了茶来，宝玉又在旁边坐着，便忙站起来笑道：“姐姐怎么替我倒起茶来？我来到叔叔这里，又不是客，让我自己倒罢了。”宝玉道：“你只管坐着罢，丫头们跟前也是这样。”贾芸笑道：“虽如此说，叔叔房里姐姐们，我怎么敢放肆呢？”一面说，一面坐下吃茶。关目口白，一切道地，而必从吃茶起，直注宝、黛。

那宝玉便和他说些没要紧的散话，又说道谁家的戏子好，谁家的花园好，又告诉他谁家的丫头标致，谁家的酒席丰盛，又是谁家有奇货，又是谁家有异物。那贾芸口里只得顺着他说。都是魇魔中物，而形容纨绔恰是，既能详又能略。说了一回，见宝玉有些懒懒的了，便起身告辞。宝玉也不甚留，只说：“你明儿闲了，只管来。”仍命小丫头子坠儿送出去了。

出了怡红院，贾芸见四顾无人，便脚步慢慢的停着些走，口里一长一短和坠儿说话。先问他：“几岁了？名字叫什么？你父母在那行上？在宝叔房内几年了？一个月多少钱？共总宝叔房内有几个女孩子？”那坠儿见问，便一桩桩的都告诉他了。贾芸又道：“刚才那个与你说话的，他可是叫小红？”打到正主。坠儿笑道：“他就叫小红，你问他作什

么？”贾芸道：“方才他问你什么手帕子，我倒拣了一块。”坠儿听了笑道：“他问了我好几遍，可有看见他的手帕子的，我那么大工夫，管这些事？今儿他又问我，他说我替他找着了，他还谢我呢。才在蘅芜院门口说的，是装和坠儿说话时说的。二爷也听见了，不是我撒谎。好二爷，你既拣了，给我罢，我看他拿什么谢我。”小鬼头说话如闻。

原来上月贾芸进来种树之时，便拣了一块罗帕，知是这园内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个人的，故不敢造次。今听见小红问坠儿，知是他的，心内不胜喜幸。必以帕为联合者，乃宝、黛大关目处，则二人影身万不能移置他处。又见坠儿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中将自己的一块取了出来，宝玉送黛玉的手帕原是旧的。向坠儿笑道：“我给是给你，你若得了他的谢礼，可不许瞒我的。”已伏下回。坠儿满口里答应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贾芸。回来找小红，不在话下。大关照。

如今且说宝玉打发贾芸去后，意思懒懒的，歪在床上，似有朦胧之态。皆本回“困”字生发。袭人便走上来，坐在床沿上推他说道：“怎么又要睡觉，你闷的很，出去逛逛不好？”宝玉见说，携着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舍不得你。”袭人笑道：“快起来罢。”一面说，一面拉了宝玉起来。宝玉道：“可往那里去呢，怪腻腻烦烦的。”袭人道：“你出去就好了，只管这么葳蕤^[4]，越发心里腻烦了。”宝玉无精打彩，只得依他，就出了房门，在回廊上调弄了一回雀儿，出自院外顺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鱼。只见那边山坡上两只小鹿箭也似的跑来。鹿乃梦中物，设贾兰射鹿，正欲唤醒春困痴人，而又使贾兰不久冷落。宝玉不解何意，正自纳闷，只见贾兰在后面拿着一张小弓儿追了下来。一见宝玉在前，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里呢，我只当出门去了。”宝玉道：“你又淘气了，好好的射他做什么？”贾兰笑道：“这会子不念书，闲着做什么？所以演习演习骑射。”不即不离。宝玉道：“把牙嗑了，那时候才不演呢。”

说着，顺着脚“念兹在兹”，顺着脚与上回黛玉信步同一写法。一径来至一个院门前，凤尾森森^[5]，龙吟细细^[6]，却是潇湘馆。有不期然而然者，写心印处如此深刻。宝玉信步走入，信步遥对。只见湘帘垂地，悄无人声。走至窗前，觉得一缕幽香从碧纱窗中暗暗透出。意闲笔倩，是好光景，而此幽香乃自太虚幻境中来。宝玉便将脸贴在纱窗上，往里看时，耳内忽听得细细的长叹了一声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西厢》妙词，倒卷二十三回，统括此大段，而“情”字以谈情，“睡”字以点梦，至于“昏昏”，其梦沉矣。心事和盘托出，是为意淫之主。宝玉听

了，不觉心内痒将起来，“痒”字下得精刻。再看时，只见黛玉在床上伸懒腰。绝妙画图，乃此书造孽处。宝玉在窗外笑道：“为什么‘每日家情思睡昏昏’的？”一问底面都到。一面说，一面掀帘子进来了。黛玉自觉忘情，不觉红了脸，拿袖子遮了脸，翻身向里妆睡着了。宝玉才走上前来，要扳他的身子，明明写出，间不及乱，险极矣。○“玉生香”一回写得尚是无心，此则写得两心有不可制止而仍如此而止，是为兼美，是为干净。只见黛玉的奶娘并两个婆子都跟了进来，说：“妹妹睡觉呢，等醒来再请罢。”这便是杏绫被，又预顾五十四回“破陈腐旧套”中“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头”之语，操纵自如，布置周密。刚说着，黛玉便翻身坐了起来，笑道：“谁睡觉呢。”下半点题已毕。那两三个婆子见黛玉起来，便笑道：“我们只当姑娘睡着了。”说着，便叫紫鹃说：“姑娘醒了，进来伺候。”是必写两三个婆子，救兵络绎。一面说，一面都去了。

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鬓发，一面笑向宝玉道：“人家睡觉，你进来做什么？”又是画图。宝玉见他星眼微饬，香腮带赤，不觉神魂早荡，明明说，实实写。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才说什么？”黛玉道：“我没说什么。”宝玉道：“给你个榧子吃呢^[4]，我都听见了。”心情口角，形容入微。○榧子能杀虫，是从“痒”字来。○用三指相撮，捻而成声，谓之打榧子，北人遇讪笑时每做此。

二人正说话，只见紫鹃进来，宝玉笑道：“紫鹃，把你们的好茶倒碗我吃。”茶一逗。紫鹃道：“那里有好的呢，要好的，只好等袭人来。”吃茶公案在袭人，实在宝钗也。黛玉道：“别理他，你先给我舀水去罢。”紫鹃道：“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来，再舀水去。”说着，倒茶去了。宝玉笑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8]。”是又直说。林黛玉登时撂下脸来，说道：“二哥哥，你说什么？”宝玉笑道：“我何尝说什么？”黛玉便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帐书，也拿我取笑儿。我成了替爷们解闷儿的！”一面哭，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前一险是人救之，此一险是自救之，都是杏绫被。宝玉不知要怎样，心下慌了，忙赶上来说：“好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别告诉去，我再敢说这样话，嘴上就长个疔^[9]，烂了舌头。”此是猪八戒语，绝非宝玉吐属，所以为贾雨村言，束此两大段。

正说着，只见袭人走来，紧接大章法。说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爷叫你呢。”宝玉听了，不觉打了个焦雷一般，也顾不得别的，底面俱

到。疾忙回来穿衣服。出园来，只见焙茗在二门前等着。宝玉问道：“你可知道叫我是为什么？”焙茗道：“爷快出来罢，横竖是见去的，到那里就知道了。”名教败坏如此。一面说，一面催着宝玉。

转过大厅，宝玉心中还自狐疑，只听墙角边一阵呵呵大笑，这便是焦雷。回头见薛蟠拍着手跳出来，笑道：“要不说姨父叫你，你那里肯出来的这么快！”“春困”可醒。焙茗也笑着跪下了。宝玉怔了半天，方解过来是薛蟠哄他出来。绝倒文字，写宝玉入微。薛蟠连忙打恭作揖赔不是，又求“不要难为了小子，都是我央他去的”。宝玉也无法了，只好笑问道：“你哄我也罢了，怎么说我父亲呢。我告诉姨娘去，评评这个理，可使得么？”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为求你早些出来，就忘了忌讳这句话，改日就要哄我，也说我父亲就完了。”绝倒文字，写薛蟠入微，作者是从何设想。宝玉道：“嗟哟，越发的该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逆的，还跪着做什么？”焙茗连忙叩头起来。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惊动，只因明儿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五月初一至初五，俗谓之五毒日，蟠生日正在毒中，与热毒关合。谁知古董行的程日兴，与冷子兴同行，两“兴”字括全部。他不知那里寻了来的这么粗这么长粉脆的鲜藕，这么大的西瓜，藕合瓜绵，钗玉结果。这么长这么大一个暹罗国进贡的灵柏香熏的暹罗猪鱼，夷诛之余，钗玉警惧。你说这四样礼物，可难得不难得？三样说四样，见蟠之混沌，而实尚有灵柏香也，此香真可惜。那鱼猪不过贵而难得，撇开猪鱼，有全不顾夷诛之意，亦是坠儿。这藕和瓜，亏他怎么种出来的！重说瓜藕，见非容易谋得，皆说宝钗也。我连忙孝敬了母亲，俨然能孝，照顾书旨。凡写薛蟠处，有“罪人不孥”之意，然正以重罪宝钗而贵贾氏也。看前说“更坏了十倍”，意可见。○伤哉斯言，如见薛蟠尚能明此，何世人并此梦梦也。能解此句，则嗣后宝琴、薛蝌来意都解，作者何等忠厚，何等期望。赶着给你们老太太、姨母送了些去。俨有亲亲仁民爱物差等在其胸中，正阐“明明德”之外无书。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岂是薛蟠之言。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你还配吃，所以特请你来。你即我，我即你，同此心，同此理。而一路言谈，设一呆霸王便是呆霸王，到此句我直笑不能忍。一底一面，鬼斧神工。可巧唱曲儿的一个小子又来了，虚伏蒋玉函。我同你乐一日何如？”是其父声口，而贾政所未闻也。

一面说，一面来至他书房里。只见詹光、程日兴、胡斯来、何从而来也。又云胡厮赖，而即是胡老名公山子野。单聘仁等，并唱曲儿的，都在这里，见他进来，请安的问好的，都彼此见过了。吃了茶，薛蟠便命人摆酒来。说犹未了，众小厮七手八脚摆了半天，七手八脚而见盛

设，又见是此等排场，作摆了半天，作者阅历之多，我真不能测。方才停当归坐。宝玉果见瓜藕新异，重在此物。因笑道：“我的寿礼还未送来，倒先扰了。”薛蟠道：“可是呢^[10]，你明儿来拜寿，打算送什么新鲜礼物？”宝玉道：“我没有什么送的，若论银钱穿吃等类的东西，究竟还不是我的，惟有写一张字，或画一张画，这算是我的。”绝妙言谈。

薛蟠道：“你提画儿，提画儿来是那话儿，则一张字起当是‘绛芸轩’三字。我才想起来了，昨儿我看人家一本春宫儿，画的着实好，上面还有许多字，我也没细看，没细看，妙，看官却宜细看也。只看落的款，原来是什么庚黄的，真好的了不得。”宝玉听说，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画也都见过些，那里有个庚黄？”想了半天，不觉笑将起来，命人取过笔来，在手心里写了两个字，心心相印，看官各须理会。又问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黄么？”薛蟠道：“怎么看不真？”宝玉将手一撒与他看道：“可是这两个字罢？其实与庚黄相去不远。”众人都看时，原来是“唐寅”两个字，第五回《海棠春睡图》是他画的，其取义之妙，已经评出，玲珑剔透矣。今说春宫在薛蟠口中，又复为意外生情，至于不可思议，正不知作者心有几窍。○庚黄犹言人寿无常，迅归黄土，六如一证也，为大众言。说吃茶，说瓜藕，而有金者成之，黄乃金色，为宝钗言。是谓画，是谓春宫，是谓唐寅，号曰伯虎也。都笑道：“想必是这两个字，大爷一时眼花了，是众人语，看官慎勿眼花。也未可知。”薛蟠自觉没意思，笑道：“谁知他是糖银果银的。”银与金映。

正说着，小厮来回：“冯大爷来了。”宝玉便知是神武将军冯康之子冯紫英来了。冯唐易老，神武言其速也，则此逢迎亦复何必。薛蟠等一齐都叫：“快请！”说犹未了，只见冯紫英一路说笑，已进来了。众人忙起席让坐，冯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门了，在家里高乐罢！”宝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会，补笔。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答道：“家父倒也托庇康健，近来家母偶着了些风寒，不好了两天。”父母一提，与“连忙孝敬母亲”相映合，于逢迎中特留馀地也。

薛蟠见他面上有些青伤，便笑道：“这脸上又和谁挥拳来，挂出幌子了？”冯紫英笑道：“从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儿子打伤了，我记了，再不怏气，如何又挥拳？这个脸上是前日打围^[11]，在铁网山可卿棺材木出在此山，彼云潢海，是一是二？教兔鹘捎了一翅膀^[12]。”宝玉道：“几时的话？”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春馀二日，所谓易老。前儿也就回来了。”宝玉道：“怪道前月初三四儿，当是四月初三四，三四为七，翌日浴佛，宝玉究竟。我在沈世兄家赴席，‘沈’、‘沉’同字，是为坠儿。

不见你呢。我要问，不知怎么忘了。单你去了，还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没法儿，去罢了，难道我闲疯了？咱们几个人，吃酒听唱的不乐，寻那苦恼去？补笔。这一次大不幸之中，却有大幸。”宝玉复得通灵，黛玉终为干净都是。

薛蟠众人见他吃完了茶，都说道：“且入席，有话慢慢的说。”冯紫英听说，便立起身来说道：“论理我该陪饮几杯才是，只是今日有一件大大要紧事，回去还要见家父面回，实不敢领。”要紧事是见家父。薛蟠、宝玉众人那里肯依？死拉着不放。即是“五鬼”。冯紫英笑道：“这又奇了，你我这些年，那一回有这个道理的？明明说这些年，则宝玉果十二三岁人耶？弄人如戏。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教我领，拿大杯来，我领两杯就是了。”众人听说，只得罢了。薛蟠执壶，宝玉把盏，斟了两大海^[13]，那冯紫英站着一气而尽。宝玉道：“你到底把这个不幸之幸说完了再走。”冯紫英笑道：“今儿说的也不尽兴，我为这个，还要特治一个东儿，请你们去细谈一谈。有情有景，写得如见如闻。二则还有奉恳之处。”说着，撒手就走。薛蟠道：“越发说的热刺刺的丢不下，撒手就走，已是说了，看官亦热刺刺否？多早晚才请我们，告诉了也免人犹豫。”冯紫英道：“多则十日，少则八天。”曾未一句，所谓易老。一面说，一面出门上马去了。众人回来，依席又饮了一回方散。此会令人难解。

宝玉回至园中，袭人正记挂着他去见贾政，不知是祸是福。其实是见贾政，祸福皆本于此。只见宝玉醉醺醺回来，因问其原故，宝玉一一向他说了。袭人道：“人家牵肠挂肚的等着，你且高乐去，也到底打发个人来给个信儿。”宝玉道：“我何尝不要送信儿，因冯世兄来了，就混忘了。”正说着，只见宝钗走进来，又紧接是他。笑道：“偏了我们新鲜东西了。”宝玉笑道：“姐姐家的东西，自然先偏了我们了。”宝钗摇头笑道：“昨儿哥哥倒特特的请我吃^[14]，我不吃，我叫他留着送与别人罢。我知道我是命小福薄，不配吃这个。”虽得瓜藕，其如福薄何？自说究竟。说着，丫鬟倒了茶来吃茶，说闲话儿，不在话下。

却说那林黛玉又紧接是他。听见贾政叫了宝玉去了，一日不回来，心中替他忧虑。至晚饭后，闻得宝玉来了，心里要找他问问是怎么样了，一步步行来。见宝钗进宝玉的房内去了，又紧接是他。自己也随后走了来。刚到了沁芳桥，只见各色水禽尽都在池中浴水，也认不出名色来，但见一个个文彩闪灼，好看异常，暗写本文生趣，与宝玉、鸳鸯看金鱼小小对照。因而站住，看了一回。再往怡红院来，门已闭了，黛玉

即便叩门。一自戕。

谁知晴雯和碧痕二人正拌了嘴没好气，忽见宝钗来了，那晴雯正把气移在宝钗身上，正在院内报怨说：“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忽听又有人叫门，晴雯越发动了气，也并不问是谁，便说道：“都睡下了，明儿再来罢。”冤有头，债有主，而晴雯性气、奴仆口声都到。林黛玉素知丫头们的性情，他们彼此顽耍惯了，恐怕院内丫头没听见是他的声音，只当别的丫头们了，所以不开门，因而又高声说道：“是我，还不开门么？”再自戕。晴雯偏生还没听见，便使性子说道：“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

林黛玉听了，不觉气怔在门外。三自戕。晴雯、黛玉，一人也，而“埋香冢”之泣因此，乃一心自戕也。待要高声问他，逗起气来，自己又回思一番：“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15]，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三语写尽孤寒，而凤姐之所以左黛右钗者，即在此。如今认真恼气，也觉没趣。”一面想，一面又滚下泪珠来了。其实可怜。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没主意，只听里面一阵笑语之声，细听一听，竟是宝玉、宝钗二人。此际何堪！林黛玉心中越发动了气，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来：“必竟是宝玉恼我告他的原故，抹过中间薛、冯一会，仍归到下半本文。但只我何尝告你去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就恼我到这步田地。你今儿不叫我进来，难道明儿就不见面了？”写“痴”字入木三分。越想越伤感起来，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写出一团鬼气，结住“幽情”，何等心思，何等笔力。

原来这林黛玉秉绝世姿容，具稀世俊美，不期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忒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我亦在忒楞楞飞起中，文直到“飞鸟各投林”一曲矣。正是：

花魂点点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魂梦情痴，连缀而出。

因有一首诗道：

颦儿才貌世应稀，
独抱幽芳出绣闱。
呜咽一声犹未了，
落花满地鸟惊飞。一诗特提颦儿，收拾上八回文字，详黛略钗，乃扶阳抑阴本意也。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听“吱喽”一声，院门开处，不知是那一个出来。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局势，亦一蜂腰。下半“发幽情”乃黛玉文字，上半“传心事”亦黛玉文字。上半之前设佳蕙一段言语，下半之后设薛蟠一番宴会。正中间着贾兰射鹿一小段，居然蜂腰。何等兴会，何等机杼。

上半接“遇双真”，因指点曰佳会难逢。下半递“埋香冢”，因勘破曰冯唐易老。切勿为坠儿之径情直遂，当念庚黄，而于生身处早寻出不幸中之大幸也。

自二十三回至此回为一大段，乃黛玉正传也。以《西厢记》起，以《西厢记》结。绛芸轩里，酬简固是莺娘；牡丹亭中，惊梦原为杜丽。相思心事，一情直入九幽；财色痴人，片念都为五鬼。瞪起金刚之目，庶几春困早醒；抉出蒙蔽之根，莫使双真枉遇。茶原自苦，藕亦徒甘。叔之云亡，嫂为多事。

【护花主人评曰】小红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又说“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虽非实在看透，却是后来谶语。

佳蕙说“宝玉说怎么收拾房屋，怎么做衣裳”，小红冷笑，正要说话，却被小丫头打断。妙极！若再议论短长，不但与上文重复，笔亦不灵活。

小红同李嬷嬷说话，一是无心，一是有意。妙极。

《西厢》元微之同双文原是中表姊妹，不终所愿，与宝、黛相似。引用曲文亦非无意。

写薛蟠识别字，活画一个呆霸王。

冯紫英来而即去，正是为蒋伶伏线。

黛玉听见晴雯不肯开门，已是气怔，又听见宝钗在里头说笑，其妒其恼，真有不可言语形容者。付之一哭，安得不鸟飞花落？晴雯遭忌，已于不肯开门时肇端。

【大某山民评曰】蟠儿以西瓜、鲜藕为无福消受，亦自惭形秽，较夫满身尘垢，谬托清高者奚啻有上下床之别。

黛玉走到沁芳桥，既在晚饭后，如何还看得出池中水禽？或云晚饭颇早，尚是蒙蒙未暝时也。然下文院门已关，而晴雯有三更半夜之说，则为时已迟可知矣，其断不能看见池中水禽无疑也。此等亦作者疏忽处。

晴雯移气于宝钗，复得罪夫黛玉，仗着模样儿，目中无人，钗、黛尚然，何况于众？其不谐同辈，有自来也。

“到底是客边”五字，是黛玉一生受气不得发泄处。甚矣，依人者之苦也！身为千金小姐，乃遭门外之麾，已是愤填胸臆，矧与我争者又适在内，乌能忌而不思耶？

此回是四月间事。

[1] 打牙：说闲话。

[2] 碰（pēng）：碰。

[3] 剔翎：鸟类用嘴梳刮羽毛。

[4] 葳蕤（wēi ruí）：萎顿，无精打采。

[5] 凤尾森森：形容竹林茂盛。

[6] 龙吟细细：形容风吹竹林发出的声音。

[7] 榼（fěi）子：拇指与别指指肚相捻，发出清脆的声音叫打榼子。有向人戏谑的意思。

[8] “若共”两句：出自元王实甫《西厢记》。

[9] 疗（dīng）：疗疮。

[10] 可是：相当于“可不是”。

[11] 打围：打猎。

[12] 兔鹘（hú）：一种局部羽毛带赫色的白鹰。

[13] 大海：指大的容器。

[14] 特特：特地。

[15] 客边：客居在别人家里。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宝钗戏彩蝶 埋香冢黛玉泣残红

话说林黛玉正自悲泣，忽听院门响处，只见宝钗出来了，宝玉、袭人一群人送了出来；待要上去问着宝玉，又恐当着众人问，羞了宝玉不便，深刻之笔。因而闪过一傍，让宝钗去了，宝玉等进去关了门，方转过来，尚望着门洒了几点泪。鬼趣。自觉无味，转身回来，无精打彩的，卸了残妆。紫鹃、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且好端端的不知为了什么，常常的便自泪不干的，还泪文字将发大端，故特为一总。先时还有人解劝，谁知后来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这个样儿看惯了，也都不理论了，所以也没人去理，由他闷坐，只管睡觉去了。那林黛玉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是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真写得出。一宿无话。

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明写一节气为“埋香冢”兆也。二、四、六皆阴数，十土数，综之得二十四数，又为天运一周，与上文三十三天相对待。芒种五月节也，四月乾卦，纯阳既过，一阴始进，乃成姤象。宝、黛婚矣。必曰未时，“未”字土木相连，黛玉死矣。是书无随便着日期者，今写一节气且着其时刻，正有若干隐意，开此回此段之大端。尚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饯花神，不饯于立夏而饯于芒种，三春易过，小满难持，人当于生生之机忙思种植，莫忘了刘老老也。“尚古风俗”四字重。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众花皆谢，花神退位，须要饯行。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小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的^[1]，都用彩线系了，每一颗树、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2]，满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让，燕妒莺惭，一时也道不尽。重提特叙，花团锦簇，令人神往。夫谁不说此书热闹。

且说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凤姐等，并大姐儿、香菱、总叙诸人，宝钗为首，主人翁也。次三春，见光阴迅速。中着李纨，是为关键。次凤姐，西风旋至。次大姐，宜早为留。终以香菱，总照一群薄命而已。是大提顿。众丫鬟们，都在园内顽耍，独不见林黛玉。好笔力，好局势。迎春因说道：“林妹妹怎么不见？好个懒丫头，这会子还睡觉不成？”宝钗道：“你们等着，等我去闹了他来。”入题处是寻黛玉。说着，便丢了众人，一直往潇湘馆来。正走着，只见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也来了。亦是总顿之笔，非必十二个板板整整一齐来也。上来问了好，说了一回闲话。宝钗回身指道：“他们都在那里呢，你们找他们去，我找林姑娘去就来。”说着，逶迤往潇湘馆来。

忽然抬头见宝玉进去了，宝钗便站住，低头想了一想：“宝玉和林黛玉是从小儿一处长大，既是补笔，亦顾章法。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嘲笑无忌，喜怒无常，是不避，是不忌。况且黛玉素昔猜忌，好弄小性儿的。是死之根。此刻自己也跟了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倒是回来的妙。”写出深心，而其实作者捣鬼。想毕，抽身回来。

刚要寻别的姊妹去，忽见面前一双玉色蝴蝶，蝴蝶双飞，洵称好梦，乃宝、黛也，其如扑者从旁至乎？看“玉色”二字是眼。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顽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扑。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来来往往，将欲过河去了。写蝴蝶便是蝴蝶，而扑者枉了。倒引的宝钗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边滴翠亭上，滴翠，敌翠也，与绿玉有不两立之势。香汗淋漓，娇喘细细。八字双关，是何景象？乃“绛芸轩”案。宝钗也无心扑了，刚欲回来，只听那亭里边嘁嘁喳喳有人说话。便是蝶，便是翠，好笔力。原来这亭子四面俱是游廊曲栏，盖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镂柱子糊着纸^[3]。

宝钗在亭外听见说话，便煞住脚，往里细听。只听说道：“你瞧瞧，这手帕子遥接上回。果然是你丢的那块，你就拿着，要不是就还芸二爷去。”特提明芸二爷，是实供。又有一人说话：“可不是我那块？拿来给我罢。”又听道：“你拿什么谢我呢？难道白找了来不成。”又答道：“我已经许了谢你，自然不是哄你的。”又听说道：“我找了来给你，自然谢我，但只是那拣的人你就不谢他么？”那一个又说道：“你别胡说，他是个爷们家，拣了我们的东西，自然该还的，叫我拿什么谢他呢？”又听说道：“你不谢他，我怎么回他呢？况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说

了，若没谢的，不许我给你呢。”半晌，又听说道：“也罢，拿我这个给他算谢他的罢。“这个”却是何物，三首诗耳。你要告诉别人呢，须说一个誓。”又听说道：“我要告诉人，嘴上就长一个疔，日后不得好死！”又听说道：“嗳呀，咱们只顾说话，看有人来悄悄的在外头听见，不如把这桌子都推开了，桌子推开，四明显露，手帕公案如此而止。便是人见咱们在这里，他们只当我们说顽话呢。若是到跟前，咱们也看的见，就别说了。”

宝钗外面听见这话，心中吃惊，想道：“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了，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骂人自骂，作者善为鬼蜮。况且说话的语音，大似宝玉房里红儿的言语，用他点明。他素日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东西。是说黛玉。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何等见解，乃是捣鬼。如今便赶着躲了，便是潇湘馆抽身回来之想。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暗算无常死不知”，这方正点宝钗此时心事，宋祖下南唐定矣。犹未想完，只听“咯吱”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何等心机。笑着叫道：“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明明叫出颦儿，问看官小红是颦儿否？蝴蝶是宝钗否？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何等作用？

那亭内的小红、坠儿刚一推窗，只听宝钗如此说着往前赶，两个人都吓怔了。明点二人。宝钗反向他二人笑道：“你们把林姑娘藏在那里了？”是藏林姑娘。坠儿道：“何曾见林姑娘了？”宝钗道：“我才在河那边看着林姑娘在这里蹲着弄水儿呢，我要悄悄的吓他一跳，还没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见我了，朝东一绕就不见了。黛玉一死转入生方。别是藏在里头了。”一面说，一面故意进去寻了一寻，抽身就走，口内说道：“一定是钻在山子洞里去了，遇见蛇咬一口也罢了。”即卿即蛇，终必被咬。一面说，一面走。心中又好笑：“这件事算遮过去了，通部书钗玉这件事算遮过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样。”

谁知小红听了宝钗的话，便信以为真，干净身子。○写一宝钗，写一“戏”字，通身解数，如生龙活虎。让宝钗去远，便拉坠儿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这里，一定听了话去了。”巧至钗说话亦有漏洞，可见无不可察之机械也。坠儿听说，也半日不言语。小红又道：“这可是怎样呢？”坠儿道：“便听见了，管谁筋疼！各人干各人的就完了。”所谓坠儿，自注遂字。小红道：“若是宝姑娘听见，倒还罢了。林姑娘嘴里又爱克薄人，心里又细，自下注脚。他一听见了，倘或走露了，怎么

样呢？”二人正说着，只见文官、香菱、司棋、侍书等上亭子来了，接写四人，都有意会。二人只得掩着这话，且和他们顽笑。

只见凤姐儿站在山坡上招手叫小红，小红连忙弃了众人，跑至凤姐前，堆着笑问：“奶奶使唤做什么事？”凤姐打谅了一回，见他生的干净俏丽，说话知趣，因笑说道：“我的丫头今儿没跟我进来，我这会子想起一件事来，要使唤个人出去，不知你能干不能干，说的齐全不齐全。”破宝、黛姻缘乃凤姐。小红黛玉的影身，故亦必用他叫去。小红笑道：“奶奶有什么话，只管吩咐我说去，若说的不齐全，误了奶奶的事，任凭奶奶责罚就是了。”凤姐笑道：“你是那位姑娘房里的？当是林姑娘房里的。我使你出去，他回来找你，我好替你说。”小红道：“我是宝二爷房里的。”凤姐听了笑道：“嗳哟！你原来是宝玉房里的，怪道呢。有何可怪。也罢了，等他问我替你说。你到我们家，告诉你平姐姐，外头屋里桌子上汝窑盘子架儿底下放着一卷银子，那是一百二十两，给绣匠的工价，等张材家的来要，当面秤给他瞧了，再给他拿去。再里头床头上有一个小荷包拿了来。”凤姐总重在包苴财利，破姻缘掉包儿之所以然处。

小红听说，撤身去了。不多时回来了，只见凤姐不在这山坡上了。因见司棋从山洞里出来，站着系裙子，隐射七十三回“绣春囊”，彼事即此事，无两事也。便赶来问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那里去了？”司棋道：“没理论^[4]。”小红听了，回身又往四下里一看，只见那边探春、宝钗在池边看鱼。小红上来陪笑道：“姑娘们可知道二奶奶刚才那里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里找去。”小红听了，再往稻香村来。必在此处，全书归宿也。顶头只见晴雯、绮霞、碧痕、秋纹、麝月、侍书、入画、莺儿等一群人来了。

晴雯一见小红，便说道：“你只是疯罢，院子里花儿也不浇，雀儿也不喂，茶炉子也不弄，就在外头逛。”小红道：“昨儿二爷说了，今儿不用浇花，过一日浇一回罢。我喂雀儿的时候，姐姐还睡觉呢。”碧痕道：“茶炉子呢？”小红道：“今日不该我的班儿，有茶没茶休问我。”写小红真是活小红。绮霞道：“你听听他的嘴，你们别说了，让他逛罢。”小红道：“你们再问问我逛了没逛，二奶奶才使唤我说话取东西去的。”说着将荷包举给他们看，方没言语了。大家走开，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把我们不放在眼里了。不知说了一句话半句话，名儿姓儿知道了不会，就把他兴头的这个样^[5]。自相残贼。这一遭儿半遭儿的算不得什么，过了后儿还得听呵！有本事从今儿

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儿上才算得。”是透下文，反说究竟。一面说着去了。

这里小红听说，不便分证^[6]，只得忍着气来找凤姐儿。到了李氏房中，果见凤姐儿在这里和李氏说话儿呢。小红上来回道：“平姐姐说：奶奶刚出来了，他就把银子收起来了。才张材家的来取，当面称了，给他拿去了。”说着，将荷包递了上去。所事已完。又道：“平姐姐叫我来回奶奶：才旺儿进来，讨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的，平姐姐就把那话按着奶奶的主意，打发他去了。”凤姐笑道：“他怎么按我的主意打发去了？”小红道：“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原是我们二爷不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还会了五奶奶来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儿打发了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来了，问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两丸延年神验万金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去的。”五花八门，如闻其声，隐放利债，隐姑舅亲，隐两姨亲，无非眷属，宝钗大礼成矣。而延年万金丹何处得来？话未说完，李氏道：“嗟哟哟，这话我就不懂了，什么奶奶爷爷的一大堆！”李纨一语，底面都到，无非一奶奶一爷爷而已。凤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这是四五门子的话呢。”

说着，又向小红笑道：“好孩子，难为你说的齐全，不像他们扭扭捏捏蚊子似的。黛玉之死，多言所致，小红不终于怡红而入凤姐之手，亦因能言而去也。是即鹦哥，是即喷壶，多言多败，警戒之意深矣。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这几个丫头老婆子之外，我就怕和别人说话。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作两三截儿，咬文嚼字，拿着腔儿，哼哼唧唧的，是黛非钗，非哼哼韵。急的我冒火，他们那里知道！先是我们平儿也是这么着，我就问着他，难道必定妆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绝倒，而乃骂宝钗也。说着，大家也都笑了。李纨又笑道：“都像你泼辣货才好！”“泼辣货”三字，在黛玉初见时一点，今又一点，大是杼轴。凤姐道：“这一个丫头就好，方才两遭说话虽不多，听那口角就很剪断。”说着，又向小红笑道：“明儿你服侍我去罢，我认你做女儿，宝玉认贾芸为子，凤姐认小红为女，遥遥相对。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

小红听了，“扑嗤”一笑。凤姐道：“你怎么笑？你说我年轻比你能大几岁，就做你的妈了？你做春梦呢！你打听打听，这些人比你大的赶着我叫妈我还不理他呢！今儿抬举了你了！”小红笑道：“我不是笑这

个，我笑奶奶错认了辈数儿了。我妈是奶奶的女儿，这会子又认我做女儿。”文似看山不喜平。凤姐道：“谁是你妈？”李宫裁笑道：“你原来不认的他，他是林之孝的女儿。”用逆笔折出，家世必用此人说出，为黛玉留洁也。凤姐听了，十分诧异，因说道：“哦！原来是他的丫头。”林之孝大管家也，而其女久经屈抑，是为黛玉。又笑道：“林之孝两口子都是锥子扎不出一声儿来的，我成日家说他们倒是配就了的一对夫妻，一个天聋，一个地哑，天缺地陷，虽帝天司命亦无如何，面子语妙。那里承望养出这么个伶俐丫头来。你十几岁了？”方才品评，陡接“你十几岁了”一问，三人神情，一笔画出，不易得文字。小红道：“十七岁了。”又问名字，小红道：“原叫红玉的，因为重了宝二爷，如今只叫小红了。”

凤姐听说，将眉一皱，把头一回，说道：“讨人嫌的很，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黛玉死矣。因说：“嫂子不知道，我和他妈说：‘赖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这府里谁是谁，你替我好好的挑两个丫头我使。’他一般的答应着他总不挑，倒把他这女孩子送了别处去。难道跟我必定不好？”李纨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他进来在先，你说在后，怎么怨着他妈？”凤姐说道：“你这么着，明儿我同宝玉说，叫他再要人，叫这丫头跟我去。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设一能言人便是能言人，而小红往矣，是谓不幸中之大幸。小红笑道：“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只是跟着奶奶，我们学些眉高眼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儿也得见识见识。”刚说着，只见王夫人的丫头来请，凤姐便辞了李宫裁去了。小红回怡红院去，不在话下。妙不收煞。

如今且说林黛玉递到此人。因夜间失寐，次日起来迟了，闻得众姊妹都在园中做饯花会，恐人笑他痴懒，连忙梳洗了出来。遥接卷首，此来乃宝钗所见。刚到了院中，只见宝玉进门来了，便笑道：“好妹妹，你昨儿可告了我了不曾？我悬了一夜心。”倒找上文。黛玉便回头叫紫鹃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纱屉，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了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气忿吩咐，如闻如见，而隐意存焉。言从此回头，收拾干净，睹彼燕雏，念父母生我劬劳之重，而屏除外缘，作狮子吼，而焚妙香，亦何致自贼自戕，终归香冢。一面说，一面又往外走。宝玉见他这样，还认作是昨日晌午的事，那知晚间的这件公案，这段公案是不能知。还打恭作揖的。林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门，一直找别的姊妹去了。

宝玉心中纳闷，自己猜疑：“看起这样光景来，不像是为昨儿的

事，但只昨日我回来得晚了，又没有见他，再没有冲撞了他的去处了。”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随后追了来。只见宝钗、探春必写二人一处，为钗叹也，为林责也。正在那边看鹤舞。令威何日归来？见黛玉来了，三个一同站着说话儿。又见宝玉来了，探春便笑道：“宝哥哥身上好？为哥哥叹，为宝叹。我整整的三天没见你了。”宝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儿还在大嫂子跟前问你呢。”探春道：“宝哥哥，你往这里来，我和你说话。”宝玉听说，便跟了他，离了钗、玉两个，果能离了钗、玉否耶？是可叹。到了一棵石榴树下。榴，留也多子之果。探春因说道：“这几天老爷可曾叫你？”宝玉笑道：“没有叫。”探春道：“昨儿我恍惚听见说老爷叫你出去的。”是瓜藕之会，“恍惚”二字，既责之，又释之。宝玉笑道：“那想是别人听错了，并没叫的。”探春又笑道：“这几个月我又攒下有十来吊钱了，你还拿了去，明儿出门逛去的时候，或是好字画、好轻巧顽意儿，替我带些来。”宝玉道：“我怎么逛去，城里城外，大廊大庙的逛，也没见个新奇精致东西，总不过是那些金玉铜磁器，首提金玉，在其所轻。没处撂的古董，再就是绸缎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谁要这些？怎么像你上回买的那柳枝儿编的小篮子，是木。真竹子根挖的香盒儿，是竹。而编之挖之，竹木何堪？胶泥垛的风炉儿，是熬煎。这就好了，我喜欢的什么似的。是其所重，乃为可叹。谁知他们都爱上了，都当宝贝似的抢了去了。”众人不许。宝玉笑道：“原来要这个，这不值什么，拿几百钱出来给小子们，管拉两车来。”探春道：“小厮们知道什么，你拣那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这些东西，你多多替我带了来，我还像上回的鞋做一双你穿，比你那双还加工夫，如何呢？”手足相关，禁其乱走而入于邪，而宝玉从此逝矣。

宝玉笑道：“你提起来，我想起故事来了。那回穿着，可巧遇见了老爷，老爷就不受用，问是谁做的，我那里敢提三妹妹三个字，我就回说是前儿我生日，是舅母给的。王子腾夫人也，为戒意马奔腾而究竟奔腾，探成之也。老爷听见是舅母给的，才不好说什么的，半日还说‘何苦来，虚耗人力，作践绫罗，做这样的东西’。宝、黛、钗都在一鞋里许，而探春之为剥明演。我回来告诉了袭人，是告诉他。袭人说：‘这还罢了，赵姨娘气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经兄弟鞋踢拉袜踢拉的没人看得见，且做这些东西。’”串出“妒”字，其妒在财，与色无涉。探春听说，登时沉下脸来道：“你说，这话糊涂到什么田地？怎么我是该做鞋的人么？环儿难道没有分例的？衣裳是衣裳，鞋袜是鞋袜，丫头、老婆一屋子，怎么抱怨这些话，给谁听呢！我不过闲着没事，作一双半双，爱给那个哥哥兄弟，随我的心，谁敢管我不成？这也是他瞎气。”

宝玉听了，点头笑道：“你不知道，他心里自然又有个想头了。”探春听说，一发动了气，将头一扭，说道：“连你也糊涂了，他那想头自然是有的，不过是那阴微鄙贱的见识。他只管这么想，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兄弟跟前，谁和我好，我就和谁好，什么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论理我不该说他，但他忒昏聩得不像了！夹立探春小传，其性情语言，又自别开生面，有明决处，有坚忍处，有似是而非处，而无忠厚处，此其所以为夹之剥也，生发后面许多大文。而此回一鞋则为钗、黛说法，为宝玉一走定局，故着于上下之间。近有因一鞋而别作批评者，闲人不敢闻。还有笑话儿呢，就是上回我给你那钱替我带那顽耍的东西，过了两天他见了我，也是说没钱使，怎么难处。我也不理他。谁知后来丫头们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来，说我攒的钱为什么给你使，倒不给环儿使了。我听见这话，又好笑，又好气，我就出来往太太跟前去了。”

正说着，只见宝钗那边笑道：“说完了，来罢，这便是鞋。显见得是哥哥妹妹了，反扑宝、黛。丢下别人，且说体己去，我们听一句就使不得了？”探春、宝玉二人方笑着来了。宝玉因不见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别处去了，想了一想，索性迟两天，等他的气息一息，再去也罢。鞋而不鞋。因低头看见许多凤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叹道：“这是他心里生了气，也不收拾这花儿来了。待我送去了，明儿再问着他。”说着，只见宝钗约着他们往外头去。宝玉道：“我就来。”等他二人去远，把那花兜了起来，登山渡水，过树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处来。

将已到了花冢，递到“香冢”。犹未转过山坡，只听山坡那边有呜咽之声，一面数落着，哭的好不伤心。回顾《西厢记》。宝玉心下想道：“这不知是那房里的丫头受了委屈，跑到这个地方来哭。”一面想，一面煞着脚步，听他哭道是：

花谢花飞飞满天，
红销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榭，
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
愁绪满怀无释处。
手把花锄出绣帘，
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荚自芳菲，
不管桃飘与李飞。
桃李明年能再发，
明年闺中知有谁？
三月香巢已垒成，
梁间燕子太无情。
明年花发虽可啄，
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亦倾。
一年三百六十日，
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
一朝飘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
阶前愁煞葬花人。
独把花锄泪暗洒，
洒上空枝见血痕。
杜鹃无语正黄昏，
荷锄归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窗被未温。
怪奴底事倍伤神^[8]，
半为怜春半恼春：
怜春忽至恼忽去，
至又无言去不闻。
昨宵庭外悲歌发，
知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
鸟自无言花自羞。
愿奴胁下生双翼，
随花飞到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
一抔净土掩风流^[9]。
质本洁来还洁去，
强如污淖陷泥沟。
尔今死去侬收葬，
未卜侬身何日丧。

依今葬花人笑痴^[10]，
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
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
花落人亡两不知。缠绵宛转，的是好词，正写处多，读者自解。○“红消香断有谁怜”，“红”、“香”二字是点题。“质本洁来还洁去”，“洁去”二字是着眼。余悉自感而无怨词，便是坠儿死而无悔，致终受宝钗之欺于不觉，乃拟为此诗下笔斟酌处。

宝玉听了，不觉痴倒。

要知端详，且听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三十回为一大段，钗黛并举文字。滴翠亭，敌翠亭也。敌谋、敌阵、敌兵、敌器，都在下回。

上半回是“成大礼”之根，见宝钗必决杀黛玉。下半回乃“归离恨”之兆，见黛玉之终让宝钗。中间叫去小红，了结“焚稿断痴情”之案在一手帕。而探春乃黛玉临死相送之人也，袒钗杀黛而走宝玉，彼实成之，故立小传于“埋香冢”之前，用一鞋寓禁止。其如宝、黛、钗同为坠儿何哉！

一本作“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大谬，今正之。

【护花主人评曰】宝钗见宝玉进潇湘馆，即抽身走回，听小红同坠儿私语，复假装寻人，善于避嫌，是宝钗一生得力处。

小红传平儿说话琐碎而明白，活写出伶俐小丫头口吻。

探春做鞋一段话，是于闲中描补赵姨之妒鄙。

黛玉哭花冢末句云“花落人亡两不知”，直射将来死时光景。

埋花与黛玉同埋，哭冢亦只宝玉听闻，两相照应，文情兼美。

黛玉哭花词极叹红颜薄命，是一生因果，与“红楼梦曲”遥遥关照。

宝玉闻哭恸倒，亦是预伏后来得知黛玉凶信时情状。

第二十七回写小红与贾芸情事是宾，写宝玉、黛玉两人心事是主。

【大某山民评曰】贾芸与林小红之事，宝钗闻之；潘又安与秦司棋之事，小红见之。可知园中奸淫狗盗之辈，非一人也，余但不觉察耳。

前二十四回，贾芸见小红云“精细干净”，宝玉于小红云“俏丽甜净”，兹于凤姐目中云“干净俏丽”，可知有目共赏。

晴雯冷笑小红名儿姓儿知也罢，不知也罢，能爬上高枝，即可不放在眼里。此晴雯犹未省人事，特为之进一解。

此回入壬子年四月底事。

[1] 干旄：旌旗的一种。以旄牛尾饰旗竿，作为仪仗。旌幢：泛指旌旗之类。

[2] 物事：东西，物品。

[3] 榻子：上半部装有格眼的落地长窗、门扇或类似的屏障物。

[4] 没理论：没注意。

[5] 兴头：高兴起劲。

[6] 分证：分辩。

[7] 分例：按定例发放的钱物。

[8] 底事：何事。

[9] 一抔（póu）：相当于一捧、一把。

[10] 依：我。

第二十八回

蒋玉函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话说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开门一事，错疑在宝玉身上，次日又可巧遇见饯花之期，正在一腔无明未曾发泄^[4]，又勾起伤春愁思，因把些残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伤己，哭了几声，便随口念了几句。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随口念了几句，全章诗从宝玉耳中清晰乃尔，必无之事也。此正见玉为一玉，诗出一口，一部书作如是观。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又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花落为黛玉，人亡乃宝玉。不觉恸倒山坡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照顾落花，必不遗漏。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但说三人，似为不类，而实为类，是大结构，看官着眼。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所谓“花落人亡”，层层勘入，统括全书，都是正笔。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一二三推求了去，六十四卦在其中矣。真不知此时此际，如何解释这段悲伤。正是：

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即声即色，左右逢源，便是一而二，二而三。

那时林黛玉正自伤感，忽听山坡上也有悲声，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痴病，难道还有一个痴子不成？”是同一痴，不可分析。抬头一看，见是宝玉，黛玉便道：“啐！我当是谁，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刚说到“短命”二字的，又把口掩住，何等顾恤。长叹一声，自己抽身便走了。这里宝玉悲恸了一回，见黛玉去了，便知黛玉看见他躲开了，自己也觉无味，抖抖土起来，下山寻归旧路，寻归旧路，仍归“情”字而已。适才悟机，又蒙蔽也。往怡红院来。

可巧看见黛玉在前头走，看他写归旧路，迤迤处不易易而“情”字已

到绝顶。连忙赶上去说道：“你且站着，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说一句话，从今以后撩开手。”林黛玉回头，见是宝玉，待要不理他，听他说只说一句话，便道：“请说来。”宝玉笑道：“两句话说了你听不听？”黛玉听说，回头就走。此等写法，看之欲笑，思之欲拜，断非闲人所能。宝玉在身后叹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又好。黛玉听见这话，由不得站住回头道：“当初怎么样？今日怎么样？”能令闻者不能不问。宝玉道：“噯！‘噯’声如出纸上。当初姑娘来了，那不是我陪着顽笑？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我爱吃的，听见姑娘也爱吃，连忙收拾的干干净净，收着等了姑娘到来。一桌子吃饭，一床儿上睡觉。丫头们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气，我替丫头们想到。我心里想着姊妹们从小儿长大，亲也罢，热也罢，和气到了底，才见得比人好。一拍一凑，黛玉死亡，一‘渐’字成之也。如今谁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里，倒把外四路的什么宝姐姐、凤姐姐的放在心坎上^[2]，特为点悟认贼为子。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见的。我又没个亲兄弟、亲妹妹，虽然有两个，你难道不知道是我隔母的^[3]？我也和你是独出，见上回立探春小传之妙。只怕同我的心一样，谁知我是白操了这一番心，有冤无处诉！”说着，不觉滴下泪来。真写得出。

那时林黛玉耳内听了这话，眼内见这形景，心内不觉灰了大半，也不觉滴下泪来，低头不语。此际倘非木居士、灰侍者，断难遣写“情”字如此深刻，未免造孽。宝玉见这般形像，遂又说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任凭着我怎么不好，万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错处。便有一二分错处，你或教导我，戒我下次，或骂我几句，打我几下，我都不灰心。谁知你总不理我，叫我摸不着头脑，少魂失魄，不知怎么样才是。便就死了也是个屈死鬼，任凭高僧高道忏悔，也不能超脱，还得你申明了缘故我才得托生呢。”是庄言，是微言，面面俱到。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将昨晚的事俱忘在九霄云外了。方归旧路。便说道：“你既这么说，为什么我来了，你不叫丫头开门？”宝玉诧异道：“这话从那里说起？我要是这样，立刻就死了！”黛玉啐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讳！你说有呢便有，没有就没有，起什么誓呢？”宝玉道：“实在没有见你去，就是宝姐姐坐了一坐，就出来了。”一证。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丫头们懒待动，丧声歪气的，也是有的。”宝玉道：“想必是这个原故，等我回去问了是谁，教训教训他们就好了。”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们也该教训教训。只是论理我不该说，今儿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儿宝姑娘来，什么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情岂不大了？”是黛玉口白。说着，抿着嘴笑。宝玉听了，又是咬牙，又是笑。语妙神妙，痴儿女活现。

二人正说话，见丫头来请吃饭，遂都到前头来了。王夫人见了黛玉，因问道：“大姑娘，你吃那鲍太医的药可好些？”既是埋香，便在枯鱼之肆，尚何救药？然既已埋香，落得干净身子而去，则全其为姑娘大节矣，故此处呼曰“大姑娘”。林黛玉道：“也不过这么着，老太太还叫我吃王大夫的药呢。”是云人亡。宝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内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点儿风寒，不过吃两剂煎药，疏散了风寒，是医是药，必当疏散风寒，风之风，薛之雪，可怕也。还是吃丸药的好。”王夫人道：“前儿大夫说了个丸药的名字，我也忘了。”宝玉道：“那些丸药？不过叫他吃什么人参养荣丸。”黛玉初来便服此药。王夫人道：“不是。”不许其养荣矣。宝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归右归，再不就是八味地黄丸。”为珍为益，终归黄土而已，言之慨然。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记得有个‘金刚’两个字的。”惟此二字乃不死方。宝玉拍手笑道：“从来没听见有个什么金刚丸，金刚难得，隐闻‘吾未见刚者’之语。若有了金刚丸，自然有菩萨散了。”但能金刚，便是菩萨，言下点悟。说的满屋里人都笑了。宝钗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补心丹。”就一丸药寓言警醒，而形容妇人舛误，小儿谐谑，都如闻见。王夫人笑道：“是这个名儿，是他道破，天心如此，已透‘红麝串’消息。如今我也糊涂了。”宝玉道：“太太倒不糊涂，都是叫金刚菩萨支使糊涂了。”见无金刚，自然糊涂，此心终不能补矣。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捶你了。”父母一提，又是归省，称父曰老子，固属北语，而《道德》五千寓此矣。宝玉笑道：“我老子再不为这个捶我。”王夫人又道：“既有这个名儿，明儿就叫人买些来吃。”

宝玉道：“这些药都是不中用的，当头棒喝。太太给我三百六十两银子，周天之数。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药，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么药就这么贵？”宝玉笑道：“当真的呢，我这个方子，比别不同，那个药名儿也古怪，此药无名。一时也说不清。只讲那头胎紫河车、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四足龟、大何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诸如此类的药，不算为奇，只在群药里算那为君的药说起来，唬人一跳！紫河车，混元一气也，是为先天。人参，人身也，是为后天。三百六十，周天度数。龟，一阴也，为水。乌，一阳也，为火。松根、茯苓，一土一木也。先天、后天、阴阳、五行俱备，而独缺金，黛玉所无而宝钗所有也。则金为君药，必须薛大哥配成也。配成此药第一乃紫河车，乃是吃人，故可“唬人一跳”，而宝玉欲以生黛玉者，正宝钗所以杀黛玉也。○但言君药唬人一跳，并未说出何物，而陡接薛大哥至花了上千银子才配成。参以群药，寓意五行缺金，我故知金为金药，是演一金锁也。前年薛大哥求了我一二年，我才给了他这方子，此药用

之，甚为秘密。他拿了方子去，又寻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两银子，才配成了。太太不信，只问宝姐姐。”宝钗听说，笑着摇头儿说道：“我不知道，也没听见，你别叫姨娘问我。”王夫人笑道：“到底是宝丫头好孩子，不撒谎。”信之赞之，药之效验。宝玉站在当地，听见如此说，一回身，把手一拍，说道：“我说的倒是真话呢，倒说撒谎。”口里说着，忽一回身，只见林黛玉坐在宝钗身后，在那里吃药。抿着嘴笑，用手指头在脸上画着羞他。宝钗有此药而云不知道、没听见，王夫人信之，黛玉亦自不疑，而转疑宝玉而羞之以为撒谎，此其所以日服宝钗之毒至死而不悟也。

凤姐因在里间房里看着人放桌子，听如此说，便走来笑道：“宝兄弟不是撒谎，这倒是有的。前日薛大哥亲自和我来寻珍珠，我问他做什么，他说配药。配成此药，是他一力，看八十四回“始提亲”事，有“天配成的姻缘，一个宝玉，一个金锁”之语，是他说的，可见金是君药。他还抱怨说：‘不配也罢了，如今那里知道这么费事。’煞是费事。如“瞒消息”、“设奇谋”等，事岂易易。我问什么药，他说是宝兄弟的方子，说了多少药，我也不记得。他又说：‘不然我也买几颗珍珠了，只是定要头上带过的，所以来和妹妹寻。妹妹就没散的花儿，那头上下来的也使得。过后我拣好的，再给妹妹穿了来。’我没法儿，把两枝珠花现拆了给他。宝玉这方，黛玉配不成，宝钗配成之，以既有金，而又有家兄、有银子、有凤姐也。还要一块三尺长上用的大红纱，珠，诛也。纱，杀也。都取之自凤姐处。又袭人原名珍珠，亦是方中要紧药材。拿乳钵乳了面子呢。”此红粉碎。凤姐说一句，宝玉念一句佛，既为配药忏悔，又自明服药以后之归着。说：“太阳在屋子里呢。”矢之天日，又见凤姐瞒天。凤姐说完了，宝玉又道：“太太想这不过是将就呢，宝玉不死，亦将就耳。正经按这方子，那珍珠宝石定要在古坟里的，便是“埋香冢”。有那古时富贵人家妆裹的头面拿了来才好^[4]。如今那里为这个去刨坟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带过的，也可以使得。”凤姐也带过，宝钗也带过，一在“馒头庵”，一在“绛芸轩”。王夫人听了道：“阿弥陀佛，不当家花拉的，北人俗语以轻慢造孽为“不当家花拉”。就是坟里有，人家死了几百年，这会子翻尸倒骨的，作了药也不灵。”又自忏而并为宝钗忏，见徒自翻尸盗骨而无益也。

宝玉因向黛玉说道：“你听见了没有？难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谎不成？”脸望着林黛玉说，却拿眼睛瞟着宝钗。三曹对案，当场质证，其如钗不认而黛不悟何！林黛玉便拉王夫人道：“舅母听听，宝姐姐不替他圆谎，不认。他只问着我。”不悟。王夫人也道：“宝玉很会欺负你妹

妹。”是欺负。宝玉笑道：“太太不知道这原故，宝姐姐先在家里住着，那薛大哥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况如今在这里头住着呢，自然是越发知道了。林妹妹才在背后以为是我撒谎，就羞我。”再三提醒。

正说着，见贾母房里的丫头找宝玉、林黛玉去吃饭。此等处每每以叫吃饭收住，寓言实意土而养命云，详在《读法》。林黛玉也不叫宝玉，便起身扶了那丫头走。他先走是“断痴情”。那丫头道：“等着宝二爷一块儿走。”林黛玉道：“他不吃饭，不同咱们走，我先走了。”说着便出去了。宝玉道：“我今儿还跟着太太吃罢。”王夫人道：“罢，罢，我今儿吃斋，你正经吃你的去罢。”宝玉道：“我也跟着吃斋。”也吃斋是“却尘缘”。说着，便叫那丫头：“去罢。”自己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宝钗等笑道：“你们只管吃你们的，由他去罢。”宝钗因笑道：“你正经去罢，吃不吃，陪着林妹妹走一趟，他心里打紧的不自在呢^[4]。”配药心事，不觉吐露。宝玉道：“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

一时吃过饭，宝玉一则怕贾母记挂着，二则也记挂着林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么？吃饭吃茶，也是这么忙碌碌的。”可胜叹息。宝钗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瞧林妹妹去罢，叫他在这里胡闹些什么？”再露。

宝玉吃了茶，便出来一直往西院来。可巧走到凤姐儿院前，只见凤姐在门前站着，蹬着门槛子，拿耳挖子剔牙，若或见之，善画淫态，而槛内人槛外人都到。看着十来个小子们挪花盆儿。是移花接木，是掉包儿。见宝玉来了，笑道：“你来的好，进来，进来，善绘淫声。替我写几个字儿。”宝玉只得跟了进来，到了房里，凤姐命人取过笔砚纸来，向宝玉道：“大红妆缎四十匹，蟒缎四十匹，各色上用纱一百匹，金项圈四个。”金项圈是眼。宝玉道：“这算什么，又不是账，又不是礼物，怎么个写法？”也是账，也是礼物，乃“绛芸轩”之账，“成大礼”之礼。凤姐儿道：“你只管写上，横竖我自己明白就罢了。”是“设奇谋”。宝玉听说，只得写了。凤姐一面收起来，一面笑道：“还有句话告诉你，不知依不依。你屋里有个丫头叫小红的，我要叫了来使唤，明儿我再替你挑几个，可使得么？”结到小红，乃结黛玉。宝玉道：“我屋里的人也多的很，姐姐喜欢谁，只管叫了来，何必问我？”乃责宝玉无可不可之大关节处，详在后评。凤姐笑道：“既这么着，我就叫人带他去了。”宝玉道：“只管带去。”

说着便要走。凤姐道：“你回来，我还有一句话呢。”这话难说，又善绘淫影。宝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话等回来罢。”说着，便至贾母

这边。只见都已吃完了饭，贾母因问他：“跟着你娘吃了什么好的？”宝玉笑道：“也没什么好的，我倒多吃了一碗饭。”吃斋好处。因问：“林姑娘在那里？”贾母道：“里头屋里呢。”宝玉进来，只见地下一个丫头吹熨斗，炕上两个丫头打粉线，黛玉弯着腰拿剪子裁什么呢。一齐剪断。宝玉走进来笑道：“哦，这是做什么呢？才吃了饭，这么控着头^[6]，一会子又头疼了。”黛玉并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个丫头说道：“那块绸子角儿还不好呢，再熨他一熨。”黛玉便把剪子一撂，说道：“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针锋相对。宝玉听了，自是纳闷。

只见宝钗、探春等也来了，和贾母说了一回话，宝钗也进来问：“林妹妹做什么呢？”因见林黛玉裁剪，笑道：“越发能干了，连裁剪都会了。”黛玉笑道：“这也不过是撒谎哄人罢了。”尖利无匹，死机在此。宝钗笑道：“我告诉你个笑话儿，刚才为那个药，我说了个不知道，宝兄弟心里不受用了。”林黛玉道：“理他呢，过会子就好了。”三言“过会子就好了”，乃为三人说究竟也。宝玉向宝钗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没人，你抹骨牌去罢。”天地人数。宝钗听说，便笑道：“我是为抹骨牌才来么？”说着，便走了。宝玉外宝钗，宝钗知之矣，故情愈急而心愈险。林黛玉道：“你倒是去罢，这里有老虎，看吃了你。”其实是老虎。说着，又裁。宝玉见他不理，只得还陪笑说道：“你也去逛逛再裁不迟。”黛玉总不理。宝玉便问丫头们：“这是谁教他裁的？”黛玉见问丫头们，便说道：“凭他谁教我裁，也不管二爷的事。”《五美吟》所以成。宝玉方欲说话，只见有人进来说：“外头有人请。”宝玉听了，忙撤身出来。黛玉向外头说道：“阿弥陀佛，赶你回来我死了也罢了！”又下究竟。

宝玉出来外面，只见焙茗说：“冯大爷家请。”宝玉听了，知道是昨天的话，便说：“要衣裳去。”就自己往书房里来。焙茗一直到了二门前等人。只见出来一个老婆子，焙茗上去说道：“宝二爷在书房里等出门的衣裳，你老人家进去带个信儿。”那婆子道：“放你娘的屁！倒好，宝二爷如今在园里住着，跟他的人都在园里，你又跑了这里来带信儿。”焙茗听了笑道：“骂的是，我也糊涂了。”说着，一径往东边二门前来。只一药名，是书已了，故插叙此段，隐然演出。大观新门，是由归省之路而从新敷衍也。否则东边那里又有二门，焙茗又何必糊涂如此？着此一段有趣味。可巧门上小厮在甬路底下踢球，浑然一气，是大点染。焙茗将原故说了，有个小厮跑了进去，半日才抱了一个包袱出来，递与焙茗。回到书房里，宝玉换了，命人备马，只带着焙茗、锄药、双瑞、寿儿锄药为上文映，又有双瑞、寿儿，则以人寿无常提醒睡

梦而已。四个小厮去了。

一径到了冯紫英门口，有人报与冯紫英，出来迎接进去。则见薛蟠早已在那里久候了，还有许多唱曲儿的小厮们，这方入本文。并唱小旦的蒋玉函，函，匣也。蒋玉函，犹言将玉函盖闭藏也。既函宝玉，又函黛玉，玉是一玉也。是为袭人之配，即宝钗他身，故全入在本回宝钗传里。小旦乃宝钗本角色目也。锦香院的妓女云儿。函能藏盖，云则蒙蔽，连类而及，锦香院则亦钗也。大家都见过了，然后吃茶。宝玉擎茶笑道：“前儿所言幸与不幸之事，我昼夜悬想，今日一闻呼唤即至。”冯紫英笑道：“你们令姑表弟兄，倒都心实，前日不过是我的设辞^[7]，遥接前文，全书无非设辞。诚心请你们一饮，恐有推托，故说下这句话，今日一邀即至，谁知都信真了。”看官都信真了。说毕，大家一笑。一孝，一笑。然后摆上酒来，依次坐定。

冯紫英先命唱曲儿的小厮过来让酒，然后命云儿也来敬。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觉忘了情，拉着云儿的手笑道：“你把那体己新样儿的曲子唱个我听，我吃一坛何如？”又是一种排场。云儿听说，只得拿起琵琶来唱道：

两个冤家，都难丢下，想着你来又记挂着他。两个人形容俊俏都难描画。想昨宵幽期，私定在荼蘼架。一个偷情，一个寻拿，拿住了三曹对案^[8]，我也无回话。便是方才宝、黛、钗三曹对案，而责宝玉深矣。

唱毕笑道：“你喝一坛子罢了。”薛蟠听说笑道：“不值一坛，再唱好的来。”宝玉笑道：“听我说来，如此滥饮，易醉而无味，我先喝一大海，发一个新令，以两二门一顿一提，是又开新鲜大观奇文矣，故曰发个新令。有不遵者，连罚十大海，逐出席外，与人斟酒。”冯紫英、蒋玉函等都道：“有理，有理。”又恐人忘为性理之书，故连着“有理”二字。宝玉拿起海来，一气饮尽，虽是新令，并非间断，实则一气呵成，自赞其才如海。说道：“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字，无非四字，而悲愁即在喜乐之中。却要说出女儿来，是说女儿。还要注明这四个原故。说完了饮门杯^[9]，酒面要唱一个新鲜时样曲子^[10]，酒面是新鲜曲子，正此书之面。酒底要席上生风一样东西^[11]，或古诗、旧对、《四书》《五经》成语。”酒底有《四书》、《五经》，我说此书有个底子，乃是性理，乃是《四书》、《五经》，人信者少，其亦何勿从此等处着想耶！薛蟠未等说完，先站起来拦道：“我不来，别算我，这竟是捉弄我呢。”似刘老老矣，而又不是。云儿也站起来推他坐下，笑道：“怕什么。这还亏你天天吃酒呢，难道连我也不如？妓也不如，骂蟠乃骂钗也。我回来还

说呢，说是了罢，不是了不过罚上几杯，那里就醉死了你？骂得妙也。如今一乱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众人都拍手道妙，薛蟠听说无法，只得坐了。

听宝玉说道：“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此是宝钗究竟，着眼在“悲愁”二字。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美。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众人听了，都说道好，薛蟠独扬着脸摇头说：“不好，该罚。”众人问：“如何该罚？”薛蟠道：“他说的我全不懂，怎么不该罚？”等到“以错劝哥哥”时自然懂了。云儿便拧他一把笑道：“你悄悄的想你的罢，回来说不出又该罚了。”于是拿琵琶听宝玉唱道：

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满喉^[12]，照不尽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此是黛玉，乃一心所专注也。着眼在金玉青绿等字，乃还泪账。

唱完，大家齐声喝采，独薛蟠说无板。演此还泪文字，奇创实无蓝本，故薛蟠说无板。宝玉饮了门杯，便拈起一片梨来，梨，离也，俗名团圆果，即团圆即离，乃是宝钗。说道：“雨打梨花深闭门。”^[13]用《西厢》语，又关合梨香院。完了令。

下该冯紫英，说道：“女儿喜，头胎养个双生子。女儿乐，私向花园掏蟋蟀。先言喜乐，关合通部，不即不离，而无本人专指。女儿悲，儿夫染病在垂危。女儿愁，大风吹倒梳妆楼。”说毕，端起酒来唱道：

你是个可人，你是个多情，你是个刁钻古怪鬼灵精，你是个神仙也不灵。我说的话儿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地里细打听，才知道我疼你不疼。但说宝玉，甚有斟酌。

唱完，饮了门杯，说道：“鸡声茅店月。”^[14]酒底诗意，过客而已。见此酒令有宾有主，客则无可专指。

令完，下该云儿，云儿便说道：“女儿悲，想来终身依靠谁。”薛蟠笑道：“我的儿，有你薛大爷在，你怕什么？”此亦客也，故但说本身而止，而首句则映射宝钗，在有意无意之间以妓目之也。夹杂薛蟠笑谑，情文相生，如闻如见。众人都道：“别混他。”云儿又道：“女儿愁，妈

妈打骂何时休^[15]？”薛蟠道：“前儿我见了你妈，还吩咐他不叫他打你呢。”众人都道：“再多嘴罚酒十杯。”薛蟠连忙自己打了一个嘴巴子，说道：“没耳性^[16]，再不许说了。”云儿又道：“女儿喜，情郎不舍还家里。女儿乐，住了箫管弄弦索。”说完，便唱道：

豆蔻花开三月三，一个虫儿往里钻。钻了半日钻不进去，爬到花儿上打秋千。肉儿小心肝，我不开了，你怎么钻？此直是宝钗矣。蘅芜院联语非“吟成豆蔻诗犹艳”乎？其结穴乃“绛芸轩”虫儿一个。

唱毕，饮了门杯，说道：“桃之夭夭。”^[17]桃之夭夭，“成大礼”也。逃之杳杳，“却尘缘”也。

令完，下该薛蟠。薛蟠道：“我可要说了：女儿悲……”说了半日，不见说底下的。冯紫英笑道：“悲什么？快说。”薛蟠登时急的眼睛铜铃一般，便说道：“女儿悲……”又咳嗽了两声，方说道：“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一悲而已形容绝倒。袭人为宝钗影身，不惟宝玉未死改嫁琪官，宝玉是龟，即明媒正娶之宝钗，乃先有“绛芸轩”一案，宝玉亦是龟。其书外之书，详在后评。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我亦忍笑不住。薛蟠道：“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是？一个女儿嫁了汉子要做忘八，怎么不伤心呢！”果然。众人笑的弯腰，忙说道：“你说的是，快说底下的罢。”薛蟠瞪了瞪眼，又说道：“女儿愁……”说了这句，又不言语了。众人道：“怎么愁？”薛蟠道：“绣房钻出个大马猴^[18]。”宝玉钻出项圈走也，心意为猿为马，为开了锁的猴子。众人哈哈笑道：“该罚，该罚！先还可恕，这句更不通。”说着，便要斟酒。宝玉笑道：“押韵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们闹什么。”众人听说，方罢了。

云儿笑道：“下两句越发难说了，我替你说罢。”薛蟠道：“胡说，当真我就没好的了？听我说罢：女儿喜，洞房花烛是他许了。朝慵起。”所谓“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众人听了，都诧异道：“这句何其太雅？”我亦诧异，文字活变，其妙如此。薛蟠道：“女儿乐，一根~~乚乚~~往里戳。”直道假语村言，而其实不过此事而已。白犀麈柄，已见一悲一乐，蟠不为钗讳言。众人听了，都回头说道：“该死，该死！情钟究竟，风月鉴中之骷髅现。快唱了罢。”薛蟠便唱道：“一个蚊子哼哼哼。”众人都怔了，说道：“这是个什么曲儿？”薛蟠还唱道：“两个苍蝇嗡嗡嗡。”借薛蟠作如此村言，仍恐看官不悟是说宝钗，故又以此曲隐隐言之，实则明明证之，“绛芸轩”故事非赶蚊子苍蝇乎？众人都道：“罢，罢，罢！”薛蟠道：“爱听不爱听？这是新鲜曲儿，叫做哼哼

韵儿。哼哼韵，有韵无字也。通部书中写宝玉、宝钗无一褒语，至有本回“红麝串”文字，即至“绛芸轩”结穴处，犹是匣剑帷灯，不着明文。此真是从古未闻新鲜曲儿也，爱听不爱听在众人耳。你们要懒怠听，连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众人都道：“免了罢。独此无底，见此即是底，更无所谓底也。倒别耽误了别人家。”

于是蒋玉函说道：“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女儿喜，灯花并头结双蕊。女儿乐，夫唱妇随真和合。”此是袭人，文意自明，而巧在“夫唱”二字。说毕，唱道：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娇，恰便似活神仙离碧霄。度青春年正小，配凤鸾真也巧。呀！看天河正高，听谯楼鼓敲^[19]，剔银灯同入鸳帏悄。是袭人，而“真也巧”“也”字是先有一巧之宝钗在，故曰“也巧”。

唱毕，饮了门杯，笑道：“这诗词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见了一副对子，只记得这句，可巧席上还有这件东西。”特作周旋，文字不突，而恰是对子。说毕，便干了酒，拿起一朵木樨来^[20]，“木樨香中亦解禅”，既为宝玉究竟，又寓多少警省。念道：“花气袭人知昼暖。”明点。众人倒都依了，令完。

薛蟠又跳了起来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该罚，该罚！这席上并没有宝贝，你怎么说起宝贝来？”蒋玉函忙说道：“何曾有宝贝？”薛蟠道：“你还赖呢，你再念来。”蒋玉函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袭人可不是宝贝，是什么？特作此语，惟恐人不信袭人即宝钗也。前黛玉口中不尝云宝姑娘贝姑娘乎？你们不信，只问他。”说毕，指着宝玉。宝玉没好意思，起来说：“薛大哥你该罚多少？”薛蟠道：“该罚，该罚！”说着，拿起酒来一饮而尽。阅至此我亦浮一大白。冯紫英与蒋玉函等犹问他原故，云儿便告诉了出来。奇哉，袭人原委用云儿告出，则宝玉与云儿事在言外，而钗、袭、云三而一矣。蒋玉函忙起身陪罪，众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

少刻，宝玉出席解手，蒋玉函随了出来。二人站在廊檐下，蒋玉函又陪不是。宝玉见他妩媚温柔，四字便是袭人考语。心中十分留恋，便紧紧的搭着他的手，叫他：“闲了往我们那里去。还有一句话问你，也是你们贵班中有一个叫琪官儿的，他如今名驰天下，可惜我独无缘一见。”此话隐射黛玉，又是册诗。蒋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儿。”宝玉听说，不觉欣然，跌脚笑道：“有幸，有幸！宝、黛乃不幸中之幸，特点出。果然名不虚传。今儿初会，便怎么样呢？”想了一想，向袖中

取出扇子，将一个玉玦扇坠解下来，玦，诀也，玉与袭人诀矣。递与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谊。”琪官接了笑道：“无功受禄，何以克当？也罢，我这里也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系上，还是簇新，聊可表我一点亲热之意。”说毕，撩衣将系小衣儿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了下来，递与宝玉道：“这汗巾子是茜香国女国王所贡之物，此名目为黛玉设，茜草可以染红，即绛珠草也。又茜同遣，谓之遣香，黛玉死矣。是有天命，故贡自天。必得自琪而归之袭，见黛玉死宝走而袭嫁矣。夏天系着，肌肤生香，不生汗渍。黛玉之死，天实为之，故本文即接“红麝串”。昨日北静王给的，今日才上身。若是别人，我断不肯相赠。请二爷把自己系的解下来，给我系着。”宝玉听说喜不自禁，从此撒手，是原可喜。连忙接了，将自己一条松花汗巾解了下来，递与琪官。

二人方束好，阴阳配合，红绿相映。只听一声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见薛蟠跳了出来，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吃，两个人逃席出来干什么？此句伏宝钗，而声情活现。快拿出来我瞧瞧！”二人都道没有什么，薛蟠那里肯依？还是冯紫英出来才解开了。解以镇心之药石。于是复又归坐，饮酒至晚方散。

宝玉回至园中，宽衣吃茶。袭人见扇子上的扇坠儿没了，便问他：“往那里丢了？”宝玉道：“马上丢了。”马上丢了，眼光四射。睡觉时，只见腰里一条血点似的大红汗巾子，袭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说道：“你有了好的系裤子，把那条还我罢。”宝玉听说，方想起那条汗巾子原是袭人的，不该给人才是，不由人。心里后悔，口里说不出来，只得笑道：“我赔你一条罢。”袭人听了，点头叹道：“我就知道又干这些事，也不该拿我的东西给那起混帐人，也难为你心里没个算计儿。”岂容算计。再欲说几句，又恐恼上他的酒来，便是嫁时“一想”“再想”。少不得也睡了，一宿无话。何得无话？

至次日天明，方才醒了，只见宝玉笑道：“夜里失了盗也不晓得，你瞧瞧裤子上。”如此要话，而曰一宿无话，作者惯掉这般谎。袭人低头一看，只见昨日宝玉系的那条汗巾子系在自己腰里呢，便知是宝玉夜间换了，忙一顿就解下来，说道：“我不稀罕这行子^[21]，趁早儿拿了去。”宝玉见他如此，只得委婉劝解了一回。袭人无法，又是无法。只得系上。过后宝玉出去，终久解下来，掷在个空箱子里，自己又换了一条系着。

宝玉并未理论，百十九回此物方见，是不可以理论。因问起昨日可有什么事情，袭人便回说：“二奶奶打发人叫了小红去了。紧接此事，

所谓茜香。他原要等你来的，我想什么要紧，我就做了主，打发他去了。”是他做主，黛玉之死亦是他做主，大书特书。宝玉道：“很是，我已知道了，从此知道。○上“未理论”，此“已知道”，都是眼目。不必等我罢了。”黛玉先死，宝玉方走。袭人又道：“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一百二十两银子，二六偶数，其数自天。叫在清虚观即通灵，即天，即心。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此是五月也，曰一曰三悉为奇为阳，抑阴扶阳，是为平安，乃心之用也。唱戏献供，叫珍大爷领着众位爷们跪香拜佛呢。跪香拜佛，乃用此人，是为气数之天。还有端午儿的节礼也赏了。”入本文。说着，命小丫头来将昨日的所赐之物取了出来。只见上等宫扇两柄，其柄操之自天。红麝香珠二串，是麝月，是袭人，是宝钗，相为串合。凤尾罗二端，芙蓉簪一领^[22]。固结丝萝乃是凤，引荐枕席乃是花。宝玉见了，喜不自胜，此喜则在宝钗。问：“别人也都是这个？”袭人道：“老太太多着一个香玉如意，香玉大不如意，而曰如意，重干净身子也。一个玛瑙枕。一枕梦乡，无非烦恼，从此起头。老爷、太太、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香玉如意，此三人但有如意而无枕头，是一切烦恼皆由贾母，祸之首，罪之魁，一人而已。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样。是为配偶自天，宝钗以人合天，作用已到。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单有扇子同数珠儿，数珠儿，念珠也，与“红麝串”似是而非。别的都没有。大奶奶、二奶奶他两个是每人两匹纱，两匹罗，两个香袋儿，两个锭子药^[23]。”丝萝既结，有后无后，当自救药，在纨为勉，在凤为戒。

宝玉听了笑道：“这是怎么个原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肚里帐。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别是传错了罢。”袭人道：“昨儿拿出来都是一分一分的写着签子，怎么就错了？所谓气数之天，不可以理论者也。闲人之评以元春为天，在归省，以为气数之天，在此回，金玉姻缘所由定也。你的是在老太太屋里的，是在此处。我去拿了来了。是由他手。老太太说了，明儿叫你一个五更天进去谢恩呢。”清明平旦，自此而复，恩自应谢。宝玉道：“自然要走一趟。”走字直透。说着，便叫了紫鹃来：不使人送而叫他来，血泪既完，不如归去。“拿了这个到你们姑娘那里去，就说是昨儿我得的，爱什么留下什么。”紫鹃答应了，拿了去。不一时回来说：“姑娘说了，昨儿也得了，二爷留着罢。”天不可挽。宝玉听说，便令人收了。

刚洗了脸出来，要往贾母那里请安去，只见林黛玉顶头来了。顶头见是逆来。宝玉赶上去笑道：“我的东西叫你拣，你怎么不拣？”林黛玉昨日所恼宝玉的心事，早又丢开，只顾今日的事了，写“情”字深刻。因

说道：“我没这么大福禁受，大勘断语。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直出金玉。我们不过是个草木之人罢了。”明说草木。一部书但明金玉草木四字关目看去，从此势如破竹，说来说去不过尔尔。宝玉听他提出“金玉”二字来，不觉心动疑猜，便说道：“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信誓旦旦，是乃正笔。○别人说金玉，其几动矣。而知而不防，遂受其祸，此书固教人处世之书也。林黛玉听他这话，便知他心里动了疑，忙又笑道：“好没意思，白白的说什么誓？管你什么金什么玉的呢！”宝玉道：“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起个誓。”侃侃言之，绝无宛转，是正笔，是劲笔。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起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是不信宝钗配药而屈责说药方老。宝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是这样的。”是乃无心，处世大忌。林黛玉道：“昨儿宝丫头不替你圆谎，仍以为谎。为什么问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么样了。”

正说着，只见宝钗从那边来了，二人便走开了。宝钗分明看见，只妆看不见，低头过去，其心愈险。○是大章法，而又变换，板而不板。到了王夫人那里，坐了一回，然后到贾母这边。只见宝玉也在这里。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等曾提过金锁是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结为婚姻等话，一提顿，与袭人名字用云儿说同意，万不可忽略者。此乃抉破金锁之假，钗玉之婚乃薛姨自献也。用一没来历人工制造之金锁，而借为和尚之言说等有玉的方可结婚。夫衔玉而生，事出至奇，岂能更有其二？是明明说出只等宝玉一人而已，将谁欺乎？何看官受作者之欺，比比皆是。○第八回说也是个人给了两句吉利话儿，镌上了，又说八个字是和尚送的，必须镌在金器上。今乃说金锁是和尚给的，是乃状薛姨母女自相矛盾露实处，非如他处作者以矛盾自娱也。所以总远着宝玉。偏这般说。昨日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正是得意。幸亏宝玉被一个黛玉缠住，心心念念只记挂着黛玉，并不理论这事。彼事已成，此事未了，奈何，奈何！见这种人心里无一刻安适。此刻忽见宝玉笑道：“宝姐姐，我瞧瞧你那香串子。”可巧宝钗左腕上笼着一串，言其用心左也。见宝玉问他，少不得褪了下来。话中有话，妙极。宝钗原生的肌肤丰泽，容易褪不下来。是不容易，而究竟褪下者，除此更无可敌心心念念之黛玉也。宝玉在傍边看着雪白的臂膊，不觉动了羡慕之心，蜻蜓点水，如此而止。暗暗想道：连忙抹掉。“这个膀子若长在林姑娘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长在他身上，恨我没福。”倒抹到他身上去，九子六花，未为疑阵，是连哼哼韵亦且怕人听去矣。作

者狡狴可杀。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再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同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如观林际灯火，忽灭忽明，是曰兼美，而文字直趋“绣鸳鸯”回。宝钗褪下串子来，递与他，也忘了接。

宝钗见他呆了，自己倒不好意思，丢下串子，回身才要走，便是“绛芸轩”消息。只见黛玉登着门槛，嘴里咬着手帕笑。是手帕，倒找到“滴翠亭”。宝钗道：“你又禁不得风吹，不禁凤姐之风。怎么又站在风口里？”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房里的？只因听见天上一声叫，出来瞧了瞧，原来是个呆雁。”一声叫，孤雁也。宝钗道：“呆雁在那里呢？我也瞧瞧。”黛玉道：“我才出来，他就忒儿一声飞了。”口里说着，将手里帕子一抛，向宝玉脸上抛来。宝玉不知，正打在眼上，“嗳哟”了一声。所谓“一个偷情，一个寻拿”，而责宝玉深矣。乃《五美吟》之因。

要知端详，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皆宝钗传，乃从“埋香冢”倒卷到“戏彩蝶”，复从“戏彩蝶”倒落到“茜香罗”。设一药方，作大铺大排文字，正戏蝶、埋香夹缝里事。盖戏蝶而宝黛之机泄，埋香而钗玉之婚成，中间所以然，则有一药方配合，方妥妥当当药杀黛玉。

“情切切”是袭人文字，乃即宝钗文字，与本回“茜香罗”同是一套。本文并未明说“茜香罗”三字，但说茜香国所贡，特影“罗”字，作者自鸣独把这本姻缘簿也。

本回在原刻本计十六页，去卷首缴“埋香冢”三页，一药方撒谎圆谎去四页，上半一酒令解罗系罗去六七页，及至下半大文不满一页，似乎强宾夺主，其实演药方即是演茜香，演茜香即是演麝串，直到篇末一点便了，是悉从“埋香冢”倒生出来的。前回与本回不可分拆，此回上下亦不可分拆，局势奇绝。

自“情切切”至此作大结束，承上起下，重顿特提，乃百二十回最着眼处，写得好看煞人。

【护花主人评曰】黛玉之哭，只哭得自己；宝玉之恸，直恸倒一家。深浅不同，是两人分别处关键。

写黛玉之不睬宝玉，越显其钟情宝玉。文笔反衬得足，则一笔兜转，正面已透。

黛玉处处不放宝钗，宝钗处处留心黛玉。二人一般心事，两样做人。

宝钗冷香丸是自己细说，黛玉丸方是宝玉诨说，遥遥关照。

宝玉说“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却被黛玉听见，借端讥诮，可见黛玉先走并未径走，原有心等宝玉同行。作者于后文描出前情，既省笔墨，更为得神。

酒令各曲，俱有情关照，惟薛蟠所说所唱，村俗可笑，曲亦并未唱完，酒底亦不说，描尽呆霸王粗蠢，文笔亦换变不板。

蒋玉函于酒令中无意说出“袭人”二字，松花汗巾玉函先已束腰间，大红汗巾夜间宝玉又系袭人腰里，姻缘固有前定，伏笔构思甚巧。

元妃节礼，宝玉与宝钗一样，不但贾母属意宝钗，即元妃亦同有此心。

宝玉见宝钗肌容，发呆呆看，是钟情亦是意淫。

黛玉咬帕暗笑，想见已在门槛上偷看多时。

顺手叙出凤姐要小红，前后血脉贯通。

【大某山民评曰】宝玉说“过一会子就好”是在宝钗前聊作应酬语，而黛玉如何忍得？故一则曰“过一会子就好”，再则曰“过一会子就好”，问者无可支吾，只得纳闷陪笑耳。放翁云“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一联殆为写照。

冯家席上，呆霸王打诨自不可少，如此方成好令，更妙其中杂一雅语。至玉函所说，直注卷末。

宝玉、宝钗一样礼物，颁自椒房，只算敕赐为夫妇。

写玉函、袭人汗巾之后，接写宝玉、宝钗赐物，若论吉兆皆吉，若论凶兆皆凶，事异而兆同也。

曹操争天下，心中眼中，只有一先主，其余不足介意。黛玉争宝玉，亦只一宝钗，妒之甚即爱之甚也。昔人咏李青莲云“世人欲杀是怜才”，则黛玉乃宝钗第一知己。

膀子在林姑娘身上，可以一摸，非姐姐之不可摸，惟妹妹乃值得摸耳。倘以辞害志，与耳食何殊？“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二句是从“增之太长，减之太短”句脱胎出来。

黛玉出来瞧呆雁，抑何蕴藉知微，妙舌根定有妙莲花。

此回中宝钗、袭人之终身已定矣。

此回仍是第四年壬子四月底事。

[1] 无明：即无明火，怒火。

[2] 外四路：关系疏远的。

[3] 隔母：即异母。

[4] 妆裹的头面：死人入殓时戴的饰品。

[5] 打紧：确实。

[6] 控着头：俯身低着头。

[7] 设辞：借口，托辞。

[8] 三曹对案：指诉讼中的原告、被告、证人。审案时，三方的人同时到场，进行对证。

[9] 门杯：酒席上各人面前的一杯酒，有别于罚酒、敬酒用的公杯。

[10] 酒面：酒令的前半部分，行于未饮酒之前。

[11] 酒底：酒令的后半部分，行于饮酒之后。席上生风：借酒席上现成的东西，说一句相关的古诗或古文。

[12] 玉粒：米饭的美称。金波：酒名。亦泛指酒。

[13] “雨打”句：出自宋李重元《忆王孙》词。

[14] “鸡声”句：出自唐温庭筠《商山早行》诗。

[15] 妈妈：指老鸨。

[16] 没耳性：没记性。

[17] 桃之夭夭：出自《诗经·周南·桃夭》。

[18] 马猴：即猕猴。

[19] 谯（qiáo）楼：城门上的瞭望楼。

[20] 木樨（xī）：即桂花。

[21] 行（háng）子：东西，家伙。对人或物的蔑称。

[22] 芙蓉簟（diàn）：芙蓉花纹的竹席。簟，竹席。

[23] 錠子药：制成錠子状的小块药物。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惜情人情重愈斟情

话说宝玉正自发怔，不想黛玉将手帕子抛了来，正碰在眼睛上，倒唬了一跳，问是谁，林黛玉摇着头儿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心口活现，而正乃失手处也。因为宝姐姐要看呆雁，我比给他看，不想失了手。”宝姐姐得了手也。宝玉揉着眼睛待要说什么，又不好说的。

一时凤姐儿来了，因说起初一日在清虚观清醮的事来，约着宝钗、宝玉、黛玉等看戏去。宝钗笑道：“罢，罢，怪热的，什么没看过的戏，我不去的。”凤姐道：“他们那里凉快，两边又有楼，咱们要去，我头几天打发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赶出去，把楼上打扫了，挂起帘子来，一个闲人不许放进庙去，才是好呢。自以为关防秘密，而小道士乃旋出矣，正是警省。我已经回了太太了，你们不去，我自家去。这些日子也闷得很了，家里唱动戏，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

贾母听说，就笑道：“既这么着，我同你去。”清虚观心也，宝玉也，醮为婚嫁之理，此凤姐行之，贾母转为附和，故曰我同你去。凤姐听说笑道：“老祖宗也去，敢是好，可就是我又不得受用了。”贾母道：“到明儿我在正面楼上，你在傍边楼上，你也不用到我这边来立规矩，不立规矩，微旨。可好不好？”凤姐笑道：“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贾母因向宝钗道：“你也去，此醮正是此人。连你母亲也去。醮必由其母。长天老日的在家里也是睡觉。”宝钗只得答应着。

贾母又打发人去请了薛姨妈，顺路告诉王夫人，要带了他们姊妹去。王夫人因一则身上不好，二则预备元春有人出来，早已回了不去的，此醮即贾母尚为附和，况王夫人，故不去。听贾母如此说，笑道：“还是这么高兴。”打发人去到园里告诉，有要逛去的，只管初一跟老太太逛去。“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这个话一传开了，别人都还可已，只是那些丫头们天天不得出门槛儿，听了这话，谁不要去？便是各人的主子懒怠去，他也百般的撺掇了去。切近人情，而无非秦氏殡中之

二丫头。因此李宫裁等第一乃举一孤孀，为钗兆，为钗醒也。都说去，贾母越发心中喜欢，早已吩咐人去打扫安置，都不必细说。

单表到了初一这一日，荣国府门前车辆纷纷，人马簇簇，那底下凡执事人等闻得是贵妃做好事，贾母亲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况是端阳节间，月之首日，大书特书，五月初一至初五为五恶，为五毒，见宝钗之恶毒方张也。因此凡动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齐全的，不同往日。往日又何尝不齐全，必须端阳节间？正阐发宝钗热毒之病，即我所云敌谋、敌阵、敌兵、敌器一色齐全也。

少时，贾母等出来。贾母坐一乘八人大轿，李氏、凤姐、薛姨妈每人一乘四人轿，宝钗、黛玉二人共坐一辆翠盖珠缨八宝车，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辆朱轮华盖车，然后贾母的丫头鸳鸯、鹦鹉、琥珀、珍珠，鹦鹉、鹦哥是一是二？珍珠、袭人是一是二？都是疑团。林黛玉的丫头紫鹃、雪雁、春纤，又有春纤，以前未见。纤，歼也，黛玉生命歼于此矣。又丫头用三，其数不偶。宝钗的丫头莺儿、文杏，莺儿之下紧接文杏，乃《西厢》之双文矣。杏即首回之娇杏，一名字包括两大事，而面子何其雅。迎春的丫头司棋、绣橘，橘中之乐，因棋生也。探春的丫头侍书、翠墨，因书生墨。惜春的丫头入画、彩屏，因画生屏。薛姨妈的丫头同喜、同贵，见其依炎附势，人喜亦喜，人贵亦贵而已。是书痛骂薛家，尚未明乎？外带香菱、香菱的丫头臻儿，臻之转音为镜，乃云镜，而臻之北音为真，乃云真儿，甄士隐之所出也。本义训至，凡书中为应怜为薄命为秦氏者，悉臻于此。李氏的丫头素云、碧月，是乃月白。凤姐儿的丫头平儿、丰儿、小红，小红归凤手，黛玉归凤手矣。丫头亦三，同一不偶，受者黛，主者凤。并王夫人的两个丫头金钏、彩云，也跟了凤姐儿来，有宝钗影身在，故亦跟来。奶子抱着大姐儿另在一车上，此醺乃“巧”字成功，故未出大姐。而大姐之为巧，乃为生生不息演也，今用以映射“巧合认通灵”之“巧”字，故为另在一车。还有两个丫头，凡为丫头不过两个丫头，不过秦氏大殡所遇之二丫头而已，不设名字，思之慨然。一共又连上各房的老嬷嬷、奶娘并跟出门的家人媳妇们，墨压压的站了一街的车。贾母等已经坐轿去了多远，这门前尚未坐完。这个说“我不同你在一处”，那个说“你压了我们奶奶的包袱”，那边车上又说“招了我的花儿”，这边又说“蹦了我的扇子”，咕咕呱呱，说笑不绝。恍如闻见，而语皆有著。周瑞家的走来过去的说道：“姑娘们，这是街上，看人笑话。”便是不立规矩。说了两遍，方见好了。前头的全副执事摆开，早已到了清虚观门口。宝玉骑着马在贾母轿前，街上人都站在两边。

将至观前，只听钟鸣鼓响，早有张法官执香披衣带领众道士在路旁迎接^[1]。贾母的轿刚至山门以内^[2]，见了土地、本境城隍各位泥塑圣像，便命住轿。泥佛说土佛。贾珍带领各子弟上来迎接。凤姐儿知道鸳鸯等在后面，赶不上贾母，自己下了轿忙要上来搀。独力帮扶。可巧有个十二三岁的小道士儿，拿着剪筒^[3]，照管剪各处蜡花，十二三，十五也，今年宝钗十五岁，二十二回固说他是将笄之年。小道见非大道，剪蜡花见此花烛姻缘乃用小道剪取得来也。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头撞在凤姐儿怀里。行此小道，藏不出去，撞在他怀，欲令其猛省也，而写来绝倒。凤姐便一扬手，照脸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个筋斗，骂道：“小野杂种往那里跑？”有此狠手毒口，乃敢打此小道。那小道士也不顾拾烛剪，爬起来往外还要跑。正值宝钗等下车，紧接是他，与凤姐同一小道。众婆娘媳妇正围随的风雨不透^[4]，但见一个小道士滚了出来，都喝声叫打。众目昭彰，人人共忿。贾母听了，忙问是怎么了，贾珍忙出来问。凤姐上去搀住贾母，就回说：“一个小道士儿剪烛花的，没躲出去，这会子混钻呢。”贾母听说，忙道：“快带了那孩子来，别唬着他，小门小户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惯了的，那里见过这个势派？倘或唬着他，倒怪可怜儿的，他老子娘岂不疼的慌。”演贾母慈善是面，演贾母包庇是里。说着，便叫贾珍：“去好生带了来。”贾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一手拿着烛剪，写得出，而此剪到底不放。○前云“也不顾拾烛剪”，今又云“手拿着烛剪”，此剪随手而有，小道真是神通。跪在地下乱颤。贾母命贾珍拉起来，叫他不要怕，问他几岁了，那孩子总说不出话来。又写得出，而小道无语言。贾母还说可怜儿的，又向贾珍道：“珍阿哥，带他去罢，给他些钱买果子吃，叫人别难为了他。”便是养痍成患。贾珍答应，领他去了。

这里贾母带着众人，一层一层的瞻拜观玩。外面小厮们见贾母等进入二层山门，忽见贾珍领了一个小道士出来，叫人来带去，给他几百钱，不要难为了他。家人听说，忙上来领了去。贾珍站在台矶上，因问管家在那里，底下站的小厮们见问，都一齐喝声说：“叫管家！”此回大提掇之书，故为管家而不名，重之也。是演小红有根基处，即黛玉也。登时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跑了来到贾珍跟前。贾珍道：“虽说这里地方大，今儿咱们人多，你使的人，你就带了在这院里罢，使不着的打发到那院里去。把小幺儿多挑几个在这二层门上同两边的角门上，伺候着要东西传话。看写他是管家势派，乃亲生女屈在下等，为黛玉叫冤也。又是矛盾自喜。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儿姑娘、奶奶也都出来，一个闲人也不许到这里来。”但有个小道士。林之孝忙答应晓得，又说了几个“是”。贾珍道：“去罢。”又问：“怎么不见蓉儿？”

一声未了，只见贾蓉从钟楼里跑了出来。贾珍道：“你瞧瞧他，我这里也没热，他倒乘凉去了。”其声如闻。喝命家人啐他，那小厮们都知道贾珍素日的性子，违拗不得，便有个小厮上来向贾蓉脸上啐了一口。贾珍还眼向着他，那小厮便问贾蓉道：“爷还不怕热，哥儿怎么先乘凉去了？”贾蓉垂着手，一声不敢说。形容道地，我见多矣。那贾芸、贾萍、贾芹等听见了，不但他们慌了，亦且连贾璉、贾瑞、贾琏等也都忙了，一个一个从墙根下慢慢的溜上来。写得出，是为“道之以政”。贾珍又向贾蓉道：“你站着做什么？还不骑了马跑到家里，告诉你娘母子去？母曰娘母子，道地北语，与父曰老子同，见天亲一气，母子不分折的。今此清虚，正演天心，而特王夫人不来，天亲已分拆矣。故此醮命出于气数之天。老太太同姑娘们都来了，快来伺候。”贾蓉听说，忙跑了出来，一叠连声的要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做什么的，这会子寻趁我^[5]。”当面规矩，转头埋怨，写来绝倒。一面又骂小子：“捆着手呢么？马也拉不来。”要打发小厮去，又恐怕后来对出来，说不得亲自走一趟，骑马去了。绝倒，政固不如教也。

且说贾珍方要抽身进来，只见张道士站在旁边，陪笑说道：看他写一老道士便活画一老道士，须眉毕现，声口如闻，赞不胜赞。“论理我不比别人，应该里头伺候，开口便妙，而“理”字陡提，正对小道。只因天气炎热，众位千金都出来了，法官不敢擅入，理在此，法即在此，故为法官。请爷的示下。恐老太太问，或要随喜那里，我只在这里伺候罢了。”来回话，绝倒！乃欲引出一段来历。贾珍知道这张道士虽然是当日荣国公的替身，是祖。曾经先王是天。御口亲呼为大幻仙人，渺渺、茫茫、空空、警幻。如今现掌道录司印，是大道，故姓张，张大也。又是当今封为终了真人，甄士隐太虚情。现今王公藩镇都称为神仙，今称神仙，古则曰圣贤也，一面一底。所以不敢轻慢。二则他又常往两府里去的，凡夫人、小姐都是见的。法官来历不用另提，悉从贾珍边叙出，真是妙品。今见他如此说，便笑道：“咱们自己，你又说起这话来，再多说我把你这胡子还揪了你的呢！还不跟我进来。”又酷肖。那张道士呵呵大笑着，跟了贾珍进来。

贾珍到贾母跟前，控身陪笑说道^[6]：“张爷爷进来请安。”贾母听了，忙道：“搀他来。”贾珍忙去搀了过来。那张道士先呵呵笑道：“无量寿佛！老祖宗，一向福寿康宁，众位奶奶、小姐纳福，一向没到府里请安，老太太气色越发好了。”既会写马道婆，又会写张道士，此画鬼笔也。贾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张道士笑道：“托老太太的万福，小道也还康健。别的倒罢了，只记挂着哥儿，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

六，我这里做遮天大王的圣诞，四、二、六皆阴数，故为遮天，乃凤姐、宝钗作用，“戏彩蝶”、“泣残红”便是此日。人也来的少，东西也很干净，我说请哥儿来逛逛，怎么说不在家？”贾母说道：“果真不在家。”失通灵是此日，得通灵亦此日，果真不在家，一语两到。一面回头叫宝玉。

谁知宝玉解手去了才来，解手秽事也，明通灵所以失，否则何事不可说。忙忙上前问：“张爷爷好？”张道士忙抱住问了好，又向贾母笑道：“哥儿越发发福了。”贾母道：“他外头好，里头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书，生生的把个孩子逼出病来了。”实是逼出病来。张道士道：“前儿我在好几处看见哥儿写的字、做的诗，都好的了不得，怎么老爷还抱怨说哥儿不大喜欢念书呢？依小道看来，也就罢了。”又叹道：“我看见哥儿的这个形容身段，言谈举动，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4]。”天亲一气，指点根源，是为大道。说着，两眼流下泪来。多少笑字忽换流下泪来，为孝哭，为道哭，为宝玉哭。贾母听了，也由不得满脸泪痕，亦必一哭，此回乃大可哭之事。说道：“正是呢，我养了这些儿子、孙子，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就只这玉儿像他爷爷。”

那张道士又向贾珍道：“当日国公爷的模样儿，爷们一辈的不用说，自然没赶上，大约连大老爷、二老爷也记不清楚了。”隐指忘本，未必赦、政幼年失父账也。说毕，又呵呵大笑道：真是活跳。“前日在一个人家看见一位小姐，今年十五岁了，也十五岁。生的倒也好个模样儿。我想着哥儿也该寻亲事了，若论这个小姐模样儿，聪明智慧，根基家当，倒也配的过，无姓氏而但云一个人家，一位小姐，特着“根基”二字作眼，隐言此婚当是黛玉，看初叙黛玉，历叙其家世根基便晓。但不知老太太怎么样，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请了老太太示下，才敢向人家张口呢。”贾母道：“上回有个和尚是薛姨妈口中的和尚。说了，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等再大一大儿再定罢。你如今也随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不管富贵则可，不管根基，是岂贾母之言？而无如醮命之成却果在无根基者。初叙宝钗其父并无名字，可想见矣。只要模样儿配的上，就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自骂，骂他。只是模样儿、妩媚风流。性格儿温柔敦厚。难得好的。”

说毕，只见凤姐儿笑道：用他将话岔开，底面都到。“张爷爷，我们丫头的寄名符儿你也不换去。是乃回报此段姻缘，不必另议，已自巧合，故插入大姐寄名符，又“始提亲”恰在巧姐惊风日。前儿亏你还有那么大脸，打发人和我要鹅黄缎子去。形容却好，而黄为土色，鹅孕月

生，乃刘老老。要不给你，又恐怕你那老脸上过不去。”张道士呵呵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没见奶奶在这里，也没道谢。寄名符早已有了，前日原想送去的，不指望娘娘来做好事，也就混忘了。还在佛前镇着，待我取来。”说着，跑到大殿上去，一时拿了一个茶盘，搭着大红蟒缎经袱子^[8]，托出符来。大姐儿的奶子接了符，张道士方欲抱过大姐儿来，只见凤姐笑道：“你就手里拿出来罢了，又用个盘子托着。”张道士道：“手里不干不净的，怎么拿？用盘子洁净些。”凤姐笑道：“你只顾拿出盘子，倒唬我一跳。我不说你是为送符，倒像是和我们化布施来了。”众人听说，哄然一笑，谑浪诙谐，果然可笑，而其实打到刘老老也。我言此书处处有刘老老在，写清虚大道处岂肯抛荒。连贾珍也撑不住笑了。见人即至贾珍，亦有刘老老在。

贾母回头道：“猴儿，猴儿！又点猴儿，此正“树倒猢猻散”时也。你不怕下拔舌地狱？”正笔。凤姐笑道：“我们爷儿们不相干，他怎么常常的说我该积阴骘，迟了就短命呢？”刘老老之用正笔隐点。张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盘子来一举两用，却不为化布施，乃化人心。倒要将哥儿的这玉请了下来，托出去给那些远来的道友并徒子徒孙们见识见识。”一道同源。贾母道：“既这么着，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么？就带他去瞧了叫他进来，岂不省事？”张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是八十岁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朗；二则外面的人多，气味难闻，况是个暑热的天，哥儿受不惯，倘或哥儿中了腌臢气味，倒值多了。”莫中热毒，再三指点。贾母听说，便令宝玉摘下通灵玉来，放在盘内。张道士兢兢业业的是演操存，是云大道。用蟒袱子垫着，蟒袱见心之不易驯，在儒为克己，在禅为制毒龙，在道为招赤凤，无非欲此蟒伏。捧了出去。

这里贾母与众人各处游玩一回，方去上楼，只见贾珍回说：“张爷爷送了玉来。”刚说着，只见张道士捧了盘子走到跟前，笑道：“众人托小道的福，见了哥儿的玉，实在稀罕，都没什么敬贺，这是他们各人传道的法器^[9]，都愿意为敬贺之礼。万法归一。哥儿便不稀罕，只当着顽耍赏人罢。”贾母听说，向盘内看时，只见也有金璜，也有玉玦，金璜色耀，玉玦情断，为此醮设。或有事事如意，或有岁岁平安，如意平安而曰或有，冀幸之词也。见有金玉不能如意平安。皆是珠穿宝嵌，玉琢金缕，再顿金玉。共有三五十件。三五成八，坤数八，归之于十，土数十，又一刘老老。因说道：“你也胡闹，他们出家人，是那里来的？何必这样？这断不能收。”张道士笑道：“这是他们一点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挡。老太太若不留下，岂不叫他们看着小道微薄，不像是门下出身了

[\[10\]](#)。”贾母听如此说，方命人接下了。

宝玉笑道：“老太太，张爷爷既这么说，又推辞不得，我要这个也无用，不如叫小子捧了这个跟着我出去，散给穷人罢。”贾母笑道：“这话说的是。”张道士又忙拦道：“哥儿虽要行好，但这些东西虽说不甚稀罕，到底也是几件器皿，若给了乞丐，一则与他们也无益，二则反倒遭蹋了这些东西。要舍给穷人，何不就散钱于他们？”宝玉听说，便命：“收下，等晚间拿钱施舍罢。”说毕，张道士方才退出。

这里贾母与众人上了楼，正在前面楼上归坐。凤姐等上了东楼，众丫头等在西楼，轮流伺候。贾珍一时来回道：“神前拈了戏[\[11\]](#)，头一本《白蛇记》。”贾母问：“《白蛇记》是什么故事？”贾珍道：“汉高祖斩蛇方起首的故事。楚汉分争，是乃钗、黛。第二本是《满床笏》。”荣、宁之始。贾母道：“这倒是，第二本也还罢了，神佛要这样，也只得罢了。”著两“罢了”，见其时已过，荣、宁将消歇矣。否则《满床笏》尚有何不美，而贾母作此不足之词？又问第三本，贾珍道：“第三本是《南柯梦》。”即归一梦。贾母听了，便不言语。不言语，底面都到。贾珍退了下来，至外边预备着申表、焚钱楮、开戏[\[12\]](#)，不在话下。

且说宝玉在楼上，坐在贾母旁边，因叫个小丫头子捧着方才那一盘子贺物，将自己的玉带上，不漏。用手拨弄寻拨，一件一件的挑与贾母看。贾母因看见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13\]](#)，赤金有宝钗，点翠则有黛玉，麒麟公子之象，又宝玉也。一湘云三影身，信然。便伸手拿起来笑道：“这件东西好像是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一个的。”宝钗笑道：“史大妹妹有一个，比这个小些。”贾母道：“原来是云儿有这个。”宝玉道：“他这么往我们家去住着，我也没看见。”在宝玉且未见，而钗见之，不容黛玉，又何能容湘云？探春笑道：“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他都记得。”旁观者清，探春会也。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别的上头心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是乃自道，此等用心，是一非二，惟钗才足以制黛，而黛拙不能防钗耳。这便是一刘一项，椿龄像黛玉是演此意。宝钗听说，便回头装没听见。坚忍成事。

宝玉听见史湘云有这件东西，自己便将那麒麟忙拿起来揣在怀里，一面心里又想到怕人看见他听是史湘云有了也就留着这件，是何心事？所谓兼美。因此手里揣着，却拿眼睛瞟人。只见众人倒都不理论，惟有林黛玉瞅着他点头儿，似有赞叹之意。势不两立，奈木不能制金何？不容湘云与钗一辙。宝玉不觉心里没意思起来，又掏出来向着黛玉赧笑

道^[14]：“这个东西倒好顽，我替你留着，到家穿上你带。”侧重在黛。黛玉将头一扭道：“我不稀罕。”宝玉笑道：“你既不稀罕，我少不得就拿着。”说着，又揣了起来。

刚要再说，只见贾珍之妻尤氏和贾蓉新近续娶的媳妇方言兼美，兼美后身即到。妙在无名无氏。婆媳两个来了，见过贾母。贾母道：“你们又来做什么？我不过没事来逛逛。”一句话说了，只见人报冯将军家有人来了。既写逢迎，又寓药石，何能“成大礼”。原来冯紫英家听见贾府在庙里打醮，连忙预备猪羊香烛茶食之类的东西送礼。凤姐听了，忙赶过正楼来，拍手笑道：“嗳呀！我却不防这个，只说咱们娘儿们来闲逛逛，人家只当咱们大摆斋坛的来送礼^[15]。都是老太太闹的，这又不曾预备赏封儿。”刚说了，只见冯家的管家两个婆子上楼来了。冯家两个未去，接着赵侍郎家也有礼来了。钱上头的，此大礼之成于钱也。

于是接二连三，都听见贾母打醮，女眷都在庙里，凡一应远亲近友世家相与都来送礼。贾母才后悔起来，是要后悔。说：“又不是什么正经斋事，我们不过闲逛逛，没的惊动人。”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瞒消息”何能“成大礼”。因此虽看了一天戏，至下午便回来了。次日便懒得去。便到一百十回。凤姐又说：“打墙也是动土^[16]，已经惊动了人，今儿乐得还去逛逛。”所谓坠儿。贾母因昨日见张道士提起宝玉说亲的事来，谁知宝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来生气，嗔着张道士与他说了亲，口口声声说：“从今以后，再不见张道士了！”不知小道，因不知大道，认贼为子，以恩为仇。别人也并不知道为什么原故。二则林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是中热毒，热尚阳，病暑则阴病矣，此非闲笔。因此二事，贾母便执意不去了。凤姐见不去，自己带了人去，也不在话下。宝钗同去，在话下了。看后文问看何戏可见。

且说宝玉因见林黛玉病了，心里放不下，饭也懒得吃，不时来问。黛玉又怕他有个好歹，因说道：“你只管看你的戏去，在家里做什么？”宝玉因昨日张道士提亲事，心中不大受用，今听见林黛玉如此说，心里因想道：“别人不知道的还可恕，连他也奚落起我来。”因此心中更比往日更烦恼加了百倍。写“情”字一步紧一步。若是别人跟前，断不能动这肝火，木之所生乃自焚也。只是黛玉说了这话，倒又比往日别人说这话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脸来说道：“我白认得了你，罢了，罢了！”林黛玉听说，便冷笑了两声道：“白认得我了？那里像人家有什么配得上的呢！”宝玉听了，便向前来，直问到脸上道：“你这么说，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找到上回，而非天非地，人自诛灭。林黛玉一时解

不过这话来。宝玉又道：“昨儿还为这个赌了几回咒，今儿你到底又重找一句，我便天诛地灭，你又有什么益处？”七穿八达，不惟黛玉解不过这话，看官亦心迷目炫矣。黛玉一闻此言，方想起上日的话来。今日原自己说错了，一拨便醒。又是着急，又是羞愧，便战战兢兢的说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诛地灭。何苦来？我知道昨日张道士说亲，你怕拦了你的好姻缘，便是解不过来。你心里生气，来拿我煞性子。”

原来那宝玉有一种下流痴病^[17]，一篇对面两扇大文，都用特提写出，此提宝玉。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及如今稍明时事，又看了那些邪书僻传，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闺英闺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故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个有些痴病的，此提黛玉，先立一“痴”字案，用“痴病”二字作一起。也每用假情试探，因你既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我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只用假意。如此两假相逢，终有一真，“真假”二字经几个转身。其间琐琐碎碎，难保不有口角之争。口角之争屡写屡变，无稍重复，是为奇文。○略作一顿。

即如此刻，宝玉的心内想的是：用“心想”字作一承。“别人不知我的心还可恕，难道你就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你不能为我解烦恼，反来以这话奚落堵噎我，可见我心里一时一刻皆有你，你心里竟没我了。”宝玉是这个意思，只口里说不出来。那林黛玉心里想着：亦用“想”字作一承，而“你合里有我，我合里有你”，管夫人小词无此层折。“你心里自然有我，虽有金玉相对之说，你岂是重这邪说不重我的？我便时常提起金玉，你只管了然无闻的，方见得是待我重，无毫发私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时时有金玉，见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深文曲笔，深细乃尔，从二程有妓无妓之论套出，而责宝玉深矣。看来两个人原本是一个心，却多生了枝叶，反弄成两个心了。本是一个心，明明说出了，闲人评玉是一玉，即心是一心，不是谬解。以上双起双承，到此用这三句作一束，力重千钧。宝玉心中又想着：用“又想”字作一转。“我不管怎么样都好，只要你随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由我的心，那才是你和我近，不和我远。”林黛玉心里又想着：亦用“又想”字作一转。“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为我把自己失了？殊不知你失我也失，可见你不叫我近你，竟叫我远你了。”如此看来，却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剥蕉抽茧，直到尽头，本回

曰“斟情”，本书曰谈情，真不负题矣。此皆他二人素昔所存私心，难以尽述。既用双起双承双转，复作出语，方落到砸玉作一合，何等章法紧严。如今只述他们外面的形容。用法无痕，镂空文字，真成印泥画沙。

那宝玉又听见他说“好姻缘”三个字，越发逆了己意，陡接三个字，中间若干提叙文字，令人不觉，真神品也。心里干噎，口里说不出话来，便赌气向头上摘下通灵玉来，咬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道：“什么劳什子，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一见面写摔玉，至此又写摔玉，乃全书大落墨处，何得轻率，故以前以后都用排偶双行夹写，整齐章法。偏生那玉坚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风不动。是为顽石。宝玉见不破，便回身找东西来砸。是助长，是揠苗。黛玉见他如此，早已哭起来，说道：“何苦来？你摔砸那哑吧东西，有砸他的，不如来砸我。”二人闹着，紫鹃、雪雁等忙解劝。后来见宝玉下死砸玉，忙上来夺，又夺不下来，便已是“双护玉”。见比往日闹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袭人。认贼为子。袭人忙赶了来，才夺了下来。宝玉冷笑道：“我是砸我的东西，与你们什么相干？”

袭人见他脸都气黄了，眼眉都变了，从来没气得这样，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和妹妹拌嘴，不犯着砸他。倘砸坏了，叫他心里脸上怎么过的去？”林黛玉一行哭着，一行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来，可见宝玉连袭人不如，越发伤心大哭起来。心里一烦恼，方才吃的香薷饮解暑汤便承受不住，“哇”的一声都吐了出来。此热毒不解而解。紫鹃忙上来用手帕子接住，登时一口一口的把块手帕子吐湿。雪雁忙上来捶，紫鹃道：“虽然生气，姑娘到底也该保重着，才吃了药好些，这会子因和宝二爷拌嘴，又吐了出来。倘或犯了病，宝二爷怎么过的去呢？”宝玉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来，可见黛玉不如一紫鹃，又用两“心坎”字、两“不如”字作两扇。又见黛玉脸红头胀，一行啼哭，一行气，一行是泪，一行是汗，不胜怯弱，宝玉见了这般又自己后悔：“方才不该同他较证^[18]，这会子的这样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里想着，也由不得滴下泪来了。

袭人见他两个哭，由不得守着宝玉也心酸起来。又摸着宝玉的手冰凉，待要劝宝玉不哭罢，一则又恐宝玉有什么委曲闷在心里，二则又恐薄了黛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丢开手了，因此也流下泪来。紫鹃一面收拾了吐的药，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轻轻的扇着，见三个人都鸦雀无声，各自哭各自的，也由不得伤起心来，也拿手帕子拭泪。四个人都无言对泣。四人同哭是何景象，而各人各心事，写得刻露精深，局势亦散亦

整，千古才人一齐俯首。一时袭人勉强笑向宝玉道：“你不看别的，你看看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该同林姑娘拌嘴。”剪香袋是袭人提起，剪玉穗又是袭人提起，一死一亡，皆出他口。黛玉听了，也不顾病，赶来夺过去，顺手抓起一把剪子来就剪。袭人、紫鹃刚要夺，已经剪了几段。大书特书。黛玉哭道：“我也是白效力，他也不稀罕，自有别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袭人忙接了玉道：“何苦来，这是我才多嘴的不是了。”宝玉向林黛玉道：“你只管剪，我横竖不帶他也没什么。”馮文仍是对偶。

只顾里头闹，谁知那些老婆子们见黛玉大哭大吐，宝玉又砸玉，又是对偶。不知道要闹到什么田地，倘或连累了他们，一齐往前头回贾母、王夫人知道，好不干连了他们。那贾母、王夫人见他们忙忙的做一件正经事来告诉，也都不知有了什么大祸，便一齐进园来瞧他兄妹。急的袭人抱怨紫鹃为什么惊动了老太太、太太，紫鹃又只当是袭人去告诉的，也抱怨袭人。映“双护玉”，仍以偶结，一丝不走。那贾母、王夫人进来，见宝玉也无言，林黛玉也无话，问起来又没为什么事，便将这祸移到袭人、紫鹃两个人身上，说：“为什么你们不小心服侍，这会子闹起来却不管了！”绝倒，史之为史，王之为王，梦梦可知。因此将二人连骂带说，教训了一顿。二人都没话，只得听着，还是贾母带出宝玉去了，方才平服。归根在此。

过了一日，至初三日，此闹乃五月初二日也，在宝钗所谓“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在黛玉则为二五不和，偶而不偶矣。故通体都用偶文，是钗、黛大交代，是通部大觔节。乃是薛蟠生日，家里摆酒唱戏，找“茜香罗”，找瓜藕，亦是排偶。贾府诸人都去了。宝玉因得罪了黛玉，二人总未见面，心中正自后悔，无精打彩的，那里还有心肠去看戏，因而推病不去。林黛玉不过前日中了些暑溽之气，本无甚大病，听见他不去，心里想：“他是好吃酒看戏的，今日反不去，自然因为昨儿气着了。再不然，他见我不去，他也没心肠去。心心相印。只是昨儿千不该万不该剪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还得我穿了他才帶。”因而心中十分后悔。

那贾母见他两个都生了气，只说趁今儿那边去看戏他两个见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抱怨说：“我这老冤家，是那世里孽障，偏生遇见这么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语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头’！通部书所自出，而书正为解此一语而作也。借此老一醒出之，是大眼目。几时我闭了眼，断了这口气，凭这两个冤

家闹上天去，我眼不见，心不烦，也就罢了。偏又不嘬这口气！”自己抱怨着，也哭了。声口神情，如闻如见，揣摩入微。

这话传入宝、林二人耳内，他二人竟从未听说过“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这句俗话，如今忽然得了这句话，好似参禅的一般，都低头细嚼这句话的滋味，都不觉潸然泣下。郑重注释，双管归一管。虽不曾会面，然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便是冤家，文乃对偶。却不是人居两地，情发一心么？“一心”两字再用特提，方才结住通章。袭人因劝宝玉道：“千万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里小厮们和他的姊妹拌嘴，或是两口子分争，你听见了还骂小厮们蠢，不能体贴女孩儿们的心肠，今儿你也这么着了。明儿初五大节下，你们两个再这么仇人似的，老太太越发要生气，一定弄的不安生。依我劝你正经下个气，赔个不是，大家还是照常一样，这么也好，那么也好。”此处袭人劝宝玉，彼处紫鹃劝黛玉，章法自是一偶；而本回以袭人一劝作收，偶而不偶，是在袭人，何等线索，何等剪裁。

宝玉听了，不知依与不依，要知端详，且听下回分解。

“祷”者，悔过迁善之词，上半曰“祷福”，正见贾母之过在颠倒错乱，为凤姐所愚，以致人亡家破，不能悔过，适以致祸而已，故卷末有“不知什么大祸”之说。以此酌彼之谓“斟”，见此醺命实由黛玉自己推让，使彼宝钗满引而去。《昏义》：“父亲醺子而命之迎。”故女子之嫁曰醺，醺即斟酒，借平安醺，寓言宝钗之醺乃为黛玉所斟给也，故下半曰“斟情”。

“梦兆绛芸轩”，宝钗是袭人；“初试云雨情”，袭人是秦氏。故贾蓉续娶媳妇，在此回见，无姓无名，是即宝钗而已，特用贾珍跪香，亦是点眼。

黛玉一身孤寄，欲得宝玉而无才以取之，一味情急，推其心，黛之欲杀钗与钗之欲杀黛正相等，而愚而傲而疏，致为大众厌弃而不觉，熙凤因得乘隙以畅所欲为，夫复谁尤！以身涉世者鉴之哉。

宝钗为色，熙凤为财、为势亦为色。使黛得配宝，林之嗇必不如薛之丰，林之孤必不如薛之众。且王本与林远，与薛近也，是为财为势。

况黛玉口尖心狭，铁槛寺中之宝玉尚能到熙凤枕边乎？是亦为色。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张道士有之。说人家，说小姐，而不敢造次，必得请示才敢张口，堂堂正正也，是乃道，乃笑，乃孝。其如凤姐、宝钗，必由小道而剪取花烛何？设为小道一段，有何意味？请问是这等解说否？

【护花主人评曰】清虚观打醮，极力铺张热闹，反照异日凄凉。

写凤姐打小道士，贾母安慰小道士，恃势、厚道，两相对照。

写张道士说话举动，的是一个有体面的老道，又是荣国公之替身。最妙处是说宝玉形容举动同国公一样，流下泪来一段，此老道才能不可及处。

张道士用盘送符，请宝玉通灵玉，给众道看，中间夹写凤姐戏言，不但前后灵活，且即借伏凤姐短命。

神前拈戏，第一本《白蛇记》，汉高祖斩蛇起事，是初封国公已往之事。第二本《满床笏》，是现在情形。第三本《南柯梦》，是后来结局。故贾母默然，止演第二本。

宝钗金锁已惹黛玉妒心，偏又弄出金麒麟及张道士说亲，黛玉安得不更妒？真是多心人偏遇刺心事。

黛玉说宝钗专留心人带的东西，有意尖刻，宝钗妆没听见，亦非无意，只是浑含不露。宝玉砸玉，黛玉吐药，宝、黛、袭、紫四人无言对泣，描写噪闹情形，既真切又有孩子气。玉可砸，则穗亦当剪，宝、黛姻缘中断，已兆于此。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已交壬子年五月初间事。

[1] 法官：对有职位的道士的尊称。

[2] 山门：指道观的外门。

[3] 剪筒：盛放烛芯余烬的小筒。

[4] 围随：围绕随从。

[5] 寻趁：故意找借口责备。

[6] 控身：躬身，俯身。

[7] 稿子：样子。

[8] 经袱子：包裹经书的布帛。

[9] 法器：僧、道举行宗教仪式所用的钟、鼓、铙、钹等乐器及瓶、钵、杖、麈等器物。

[10] 门下出身：指身为荣国公的替身。

[11] 神前拈了戏：打醮演戏的戏目要在神像前抽签，以示由神选定。

[12] 申表：旧时道士斋醮时恭读向神奏告的表章。钱楮（chǔ）：纸钱。

[13] 点翠：首饰类贴以翠鸟羽毛。

[14] 趔笑：勉强地笑；尴尬地笑。

[15] 斋坛：道士诵经礼神的场所。

[16] 打墙也是动土：意谓豁出去了。

[17] 下流：下品，不入流。

[18] 较证：较真。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

话说黛玉自与宝玉口角后，也自后悔，但又无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闷闷，如有所失。照顾前文，又是补笔。紫鹃度其意，乃劝道：“论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别人不知那宝玉脾气，难道咱们也不知道的？为那玉也不是闹了一两遭了。”黛玉啐道：“你倒来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么浮躁了？”两字极确而仍不认，实中馁也。紫鹃笑道：“好好的，为什么剪了那穗子？岂不是宝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儿，常要歪派他，才这么样。”借此慧舌为一发挥，此与袭人劝宝玉是一偶，而分此为本回之首，正见黛玉之祸悉皆自召。

黛玉欲答话，只听院外叫门，紫鹃听了一听，笑道：“这是宝玉的声音，想必是来赔不是来了。”挽合处绝不费力。黛玉听了，说：“不许开门。”色厉内荏。紫鹃道：“姑娘又不是了，这么热天毒日头地下，晒坏了他如何使得呢？”代为道破，观之审矣。口里说着，便出去开门，何至用紫鹃开门，是以司阍许之也，阍同婚。果然是宝玉。一面让他进来，一面笑着说道：“我只当宝二爷再不上我们的门了，谁知道这会子又来了。”直透“泪洒相思地”。宝玉笑道：“你们把极小的事，倒说大了。好好的，为什么不来？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来一百遭。与‘怎令你叠被铺床’之戏相映射，娓娓呢呢，都成血泪，紫鹃已心肯也。妹妹可大好了？”紫鹃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里气还不大好。”宝玉笑道：“我晓得有什么气。”一面说着，一面进来，只见林黛玉又在床上哭。

那黛玉本未曾哭，听是宝玉来，由不得伤心了，止不住滚下泪来。宝玉笑着走近床来，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黛玉只顾拭泪，并不答应。宝玉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你不恼我，但只是我不来，叫傍人看见，倒像是咱们又拌了嘴似的。若等他们来劝咱们那

时节，岂不咱们倒觉生分了？真善揣摩，非此更无处着笔。不如这会子你要打要骂，凭着你怎么样，千万别不理我。”说着，又把“好妹妹”叫了几十声。宛转缠绵，写来乃尔。

黛玉心里原是再不理宝玉的，未必。这会子听见宝玉说“叫别人知道咱们拌了嘴就生分了是的”这一句话，又可见得比别人原亲近，因又撑不住，便哭道：“你也不用来哄我，从今以后，我也不敢亲近二爷，权当我是去了。”一宾。宝玉听了笑道：“你往那里去呢？”黛玉道：“我回家去。”宝玉笑道：“我跟了去。”黛玉道：“我死了呢？”一主。宝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明说究竟，不是透笔，乃矢天日。黛玉一闻此言，登时把脸放下来问道：“想是要你死了，胡说的是什么！你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日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去做和尚？骂得恶毒。明日我倒把这话告诉去评评。”告诉何人？如何评法？宝玉自知这话说的造次了，后悔不来，登时脸上红涨，低了头不敢则一声。幸而屋里没人，黛玉两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气的“嗳”了一声，说不出话来。尽在不言中。见宝玉逼得脸上紫涨，便咬着牙，用指头狠命的在他额上戳了一下，“哼”了一声，咬着牙说道：“你这……”歇后语，非咒非骂，乃许之而若恐其或负也。而一时情景已臻神化。刚说了两个字，便又叹了一口气，仍拿起手帕子来擦眼泪。

宝玉心里原有无限心事，又兼说错了话，正自后悔，又见黛玉戳他一下，要说也说不出来，自叹自泣，因此也有所感，不觉滚下泪来。深刻乃尔。要用帕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带来，便用衫袖去擦。黛玉虽然哭着，却一眼看见了他穿着簇新藕合纱衫，是藕合色。竟去拭泪，便一面自己拭着泪，一面回身将枕上搭的一方绡帕拿起来向宝玉怀里一摔，一语不发，仍掩面而泣。此等搬演，匪夷所思，我欲下拜。宝玉见他摔了帕子来，忙接住拭了泪，又挨近前些，伸手挽了黛玉一只手笑道：“我的五脏都碎了，你还只是哭！走罢，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去。”间不容发。黛玉将手摔道：“谁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的，还这么涎皮赖脸的，连个理也不知道。”仍是青天白日。

一句话没说完，只听嚷道：“好了！”是好是了，如闻其声。宝、黛两个不防是都不防。都唬了一跳，回头看时，只见凤姐儿跑了进来，笑道：“老太太在那里怨天怨地，只叫我来瞧瞧你们好了没有。我说不用瞧，过不了三天他们自己就好了。老太太骂我，说我懒。我来了，果然应了我的话。也没见你们两个有些什么可拌的，三日好了，两日恼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这会子拉着手哭的，昨儿为什么又成了乌眼鸡

呢^[2]？乃妆糊涂。还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说着，拉了黛玉就走。一身孤寄，命悬他手，写得怕人。黛玉回头叫丫头们，一个也没有。凤姐道：“又叫他们做什么？有我服侍呢。”一面说，一面拉了就走。宝玉在后面跟着，出了园门。

到了贾母跟前。凤姐笑道：“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说和。我及至到那里要说和，谁知两个人倒在一处对赔不是，对笑对说的，倒像黄鹰抓住鹁子的脚，鸷鸟自戕。两个都扣了环了，那里还要人去？”说的满屋里都笑起来。宝、黛情事，凤姐知之，贾母知之，满屋都笑则众悉知之。知之而究纵容之，眩惑之，愚弄之，而终不分折之，凤亦铤而走险矣。

此时宝钗正在这里，仍归章法，而于此大落墨之后，必间以凤姐者，非凤无以成宝钗也。那黛玉一言不发，挨着贾母坐下。宝玉没甚说的，便向宝钗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没别的礼送，连个头也不去磕。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懒，推故不去呢。倘或明儿闲了，姐姐替我分辨分辨。”为疏为远，客气周旋，宝玉心事自见。宝钗笑道：“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惊动，何况身上不好。弟兄们终日一处，要存这个心，倒生分了。”以客气答，二人是这等写。宝玉又笑道：“姐姐知道体谅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么不看戏去？”此戏乃薛蟠摆酒唱戏之戏，而隐然有清虚观昨日之戏。宝钗道：“我怕热，是须冷香丸。看了两出，热得很，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来了。”见他一日也放不下。宝玉听说，自己由不得脸上没意思，这意思没得古怪。只得又搭趣笑道：“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贵妃，原也体胖怯热。”用本主直骂，较之他人为痛切，较之李嬷嬷骂薛姨、云儿骂薛蟠为尤快，作者忿懣一泄。宝钗听说，不由的大怒，又不好怎样，回思了一回，脸红起来，是为良心。便冷笑了两声，何等坚忍。说道：“我倒像杨贵妃，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杨国忠的。”设一深心，设一利口，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元妃为之撮合，乃落痛骂。

二人正说着，可巧小丫头靛儿因不见了扇子，“扇”、“善”同，不善见机也。又扇子乃却热之物，已伏下回上半。和宝钗笑道：“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宝钗善藏。好姑娘，赏我罢。”宝钗指他道：“你要仔细，我和谁顽过！你来疑我？第五回说小丫头亦和宝钗顽笑，今又如此说。和你素日嘻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是谁？你该问他们去。”说的靛儿跑了。便是靛儿。宝玉自知又把话说造次了，与之以隙。当着许多人，便

更比才在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别人搭趣去了。

黛玉听见宝玉奚落宝钗，心中着实得意，才要搭言，也趁势取个笑，不想靚儿因找扇子，宝钗又发了两句话，他便改口说道：“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宝钗因见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态，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见问他这话，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骂了宋江，二盗。后来又赔不是。”黛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儿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串，这叫个《负荆请罪》。”步步堕入。宝钗笑道：“原来这叫《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什么是‘负荆请罪’。”一句说破。一句话未说了，宝玉、黛玉二人心里有病，听了这话，早把脸羞红了。

凤姐这些上虽不通，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也笑问道：“这么大热天，谁还吃生姜呢？”众人不解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的。”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样辣椒的？”自点绰号，已在急需。宝玉、黛玉二人听见这话，越发不好意思了。宝钗再欲说话，亦一黛玉。见宝玉十分羞愧，形景改变，也就不好再说，只得一笑收住。其笑有刀。别人总未解得他四个人的言语，因此付之一笑。一部书不过是这言语，不过是一笑，惜别人总未解得。一时宝钗、凤姐去了。是一路。黛玉笑向宝玉道：“你也试着比我利害的人了，其实利害，识得制不得。谁都像我心拙口夯的^[3]，其实心拙口夯，此都是正笔。由着人说呢。”宝玉正因宝钗多心，自己没趣，又见黛玉来问着他，越发没好气起来。欲待要说两句，又恐黛玉多心，说不得忍气，无精打彩，一直出来。写得又好。

谁知目今盛暑之际，又当早饭已过，各处主仆人等多半都因日长神倦，宝玉背着手，到一处一处鸦雀无声。文闲静，笔清挺。从贾母这里出来，往西走过了穿堂，往西，“西”字阙疑，当是往东。便是凤姐的院落。到他院门前，只见院门掩着，知道凤姐素日的规矩，每到天热，午间必要歇一个时辰的，进去不便。借金钏作抑制宝钗文字，故先一提凤姐，此书从无闲文。遂进角门，来到王夫人上房内。只见几个丫头手里拿着针线，却打盹儿。写长夏如画。

王夫人在里间凉榻上睡着，是睡着。金钏儿坐在旁边捶腿，也也斜着眼乱恍。宝钗影身而写来如见。宝玉轻轻的走到跟前，把他耳上带的坠子一摘^[4]，言提其耳。金钏儿睁眼，见是宝玉，宝玉便悄悄笑道：“就困的这么着！”绘神。金钏抿嘴一笑，摆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是宝

钗。宝玉见了他，就有些恋恋不舍的，悄悄的探头瞧瞧王夫人合着眼，便自己向身边荷包里带的香雪润津丹，香雪是冷香丸，润津预透跳井，造名殊为雅艳。掏了一丸出来，便向金钏儿口里一送。金钏儿并不睁眼，只管噙了。是已熟惯。宝玉上来便拉着手，悄悄的笑道：“我和太太讨你，咱们在一处罢。”金钏儿不答。宝玉又道：“不然，等太太醒来，我就讨。”金钏儿睁开眼，将宝玉一推，笑道：“你忙什么？‘金簪儿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金簪，金钗也，言金玉姻缘，到底是有，并则明说本事。连这句俗语，难道也不明白？我告诉了你个巧方儿，设此一事而曰‘巧方’，映射钗玉。你往东小院子里，拿环哥儿和彩云去。”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去罢，我只守着你。”只见王夫人翻身起来，照金钏儿脸上就打了一个嘴巴子，指着骂道：“下作小娼妇！好好爷们，都叫你们教坏了！”打骂金钏是乃打骂宝钗，故一路都写成盛暑光景，热毒方张，必须抑制。宝玉见王夫人起来，早一溜烟去了。

这里金钏儿半边脸火热，不敢言语。登时众丫头听见王夫人醒了，都忙进来，王夫人便叫玉钏儿：金玉对举。“把你妈叫上来，带出你姐姐去！”金钏儿听见，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要骂，只管发落，别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来年，这会子撵了出去，我还见人不见人呢！”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凡此考语，都是似是而非。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今忽见金钏儿行此无耻之事，此乃平生所最恨者，睡着忽醒，于金钏则然矣，于袭乃不觉，此作者为钗恐、为王惜耳。故气忿不过，打了一下，骂了几句，虽金钏儿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唤了金钏儿之母白老媳妇来领了去。白老媳妇，言之慨然。是宝钗苦用心机，甫出闺而宝玉走，虽为媳妇，白老而已。则天下凡为宝钗者，亦何必哉！那金钏儿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话下。

且说宝玉见王夫人醒了，自己没趣，忙进大观园来。只见赤日当天，树阴合地，满耳蝉声，静无人语。四语凝炼。刚到了蔷薇架，入下半回，乃演蔷薇。只听见有人哽噎之声。当哭为白老媳妇，是即唱《约钗》《闹钗》之人。宝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细听，果然架下那边有人。此时正是五月，点热毒是眼。那蔷薇花叶茂盛之际，宝玉悄悄的隔着篱笆洞儿一看，只见一个女孩蹲在花下，手里拿着根绺头的簪子又是簪，则又钗也，绺头的，结发也。在地上抠土，一面悄悄的流泪呢。

宝玉心中想道：“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正是同颦儿一样心事的。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不但不为新特，且更可厌了。”丑之也，而划开黛玉，见的是宝钗。想

毕，便要叫那女子说：“你不用跟着林姑娘学了。”情有独钟。话未出口，幸而再看时，心不能歇，情不能忍。这女孩子面生，不是个侍儿，倒像是那十二个学戏的女孩子之内一个，却辨不出他是生旦净丑那一个脚色来。生旦净丑，作用俱备，宝钗是好脚色。宝玉忙忙把舌头一伸，将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两回皆因造次了，颦儿也生气，宝儿也多心。宾主宝。如今再得罪了他们，越发没意思了。”又认不得这个是谁，留神细看，只见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颦秋水，面薄腰纤，袅袅婷婷，大有黛玉之态。宝钗影身，偏说像黛玉，真善设疑，闲人历评出矣。宝玉早又不忍弃他而去，其于宝钗亦然，而终弃之而去者，情有独钟也。只管痴看。只见他虽然用金簪画地，是金簪。并不是掘土埋花，不是死。竟是向土上画字。便是殷浩书空。宝玉用眼随着簪子的起落，一直到底，一画一点一勾的，看了去数。一数十八笔，自己又在手心里用指头按着他方才的规矩写了，猜是个什么字。写成一想，原来就是个蔷薇花的“蔷”字。蔷，强也，有茨之物，正刺宝钗之强，徒为自苦，而惜其不悟也。故三十六回“梦兆绛芸轩”必紧对“情悟梨香院”。

宝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做诗填词，这会子见了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两句，一时兴至恐忘，在地下画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写什么。”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见那女孩子还在那里画呢，画来画去，还是个“蔷”字；无所不用其强。再看，还是个“蔷”字。里面的原是早已痴了，画完一个“蔷”，又画一个“蔷”，已经画了有几十个。外面的不觉也看痴了，底里是一宝钗，面子是一椿龄，作者搦管设想时，不知有何神助。两个眼睛珠儿，只管随着簪子动，心里却想：“这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话说说不出的大心事，诚然。这么个形景。外面他既是这个形景，心里不知怎么熬煎呢。看他的模样儿这般单薄，心里那里还搁得住煎熬。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深刻。

伏中阴晴不定，片云可以致雨，乃云阴其凝矣。忽一阵凉风过了，飒飒的落下雨来。宝玉看那女子头上滴下水来，纱衣裳登时湿了，宝玉想道：“这是下雨了，他这个身子如何禁得骤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说道：“不用写了，本文既毕，便当收拾，一语省多少纠缠，是文字讨巧法。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湿了。”那女孩子听说，倒唬了一跳，抬头一看，只见花外一个人叫他不要写，下大雨了。一则宝玉脸面俊秀，二则花叶繁茂，上下俱被枝叶隐着，刚露着半边脸，那女孩子只当是个丫头，再不想是宝玉，因笑道：“多谢姐姐提醒了我，难道姐姐在外头有什么遮雨的？”绝倒，而文心想入非非矣。一句提醒了宝玉，“暖哟”了

一声，才觉得浑身冰凉，低头看看自己身上，也都湿了。写情写痴，真到绝顶，而两用“提醒”字，则大指点。说：“不好了！”一气跑回怡红院去了。心里却还记挂着那女孩子没处避雨。

原来明日是端午节，再点热毒，而明日端阳，有大疑阵。那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仍是文官等。都放了学，进园来各处顽耍。可巧小生宝官、正旦玉官两个女孩子，设为小生正旦，为宝为玉安置在此，刻定方才画“蔷”者乃是小旦。小旦乃宝钗本脚色，惟恐看官不明演椿龄实演宝钗。正在怡红院和袭人顽笑，被雨阻住。大家把沟堵了，水积在院内，把些绿头鸭、花鸂鶒^[5]、彩鸳鸯捉的捉，赶的赶，缝了翅膀，放在院内顽耍，将院门关了，袭人等都在游廊上嘻笑。布景都有奇趣，特为一踢设也。宝玉见关着门，便用手扣门。里面诸人只顾笑，那里听见？叫了半日，拍得门上响，里面方听见了。料着宝玉这会子再不回来的，袭人笑道：“谁这会子叫门？没人开去。”宝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宝姑娘的声音。”岂有麝月误听至此，正隐演宝玉自金钏、椿龄一路而来，都是宝钗也。与晴雯不给黛玉开门作对照。晴雯道：“胡说，宝姑娘这会子做什么来？”袭人道：“让我隔着门缝儿瞧瞧，可开就开，别叫他淋着回去。”说着，便顺着游廊到门前往外一瞧，只见宝玉淋得雨打鸡一般。袭人见了，又是着忙，又是可笑，忙开了门，笑的弯腰拍手道：“那里知道是爷回来了！你怎么大雨里跑了来？”

宝玉一肚子没好气，满心里要把关门的踢几脚，方开了门，并看不真是谁，还只当是那些小丫头们，便抬腿踢在肋上。袭人“嗳哟”了一声，宝玉还道：“下流东西们，我素日担待你们得了意，一点儿也不怕，越拿着我取笑儿了！”打骂袭人正是打骂宝钗也，阴抑其强，以舒忿懣。口里说着，低头见是袭人哭了，方知踢错了，忙笑道：“嗳哟！是你来了？踢在那里？”袭人从来不曾受过一句大话的，今忽见了宝玉生气踢他一下，又当着许多人，又是羞，又是气，又是疼，真一时置身无地。待要怎么样，料着宝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着说道：“没有踢着，还不换衣裳去。”写得妙。

宝玉一面进房来解衣，一面笑道：“我长了这么大，今日是头一遭儿生气打人，不想偏生遇见了你。”袭人一面忍痛换衣裳，一面笑道：“我是个起头儿的人，直认不讳，是绾头簪。也不论事之大小好歹，自然也该从我起。但只是别说打了我，明日顺手也打起别人来。”宝玉道：“我才也不是安心^[6]。”袭人道：“谁说是安心呢？素日开门关门都是那起小丫头们的事，他们是憨皮惯了，早已恨得人牙痒痒。

他们也没个怕惧，你原打谅是他们，踢一下子唬唬也好。何等婉转。刚才是我淘气，不叫开门的。”

说着，那雨已住了，宝官、玉官也早去了。找清。袭人只觉肋上疼得心里发恼，晚饭也不曾吃。至晚洗澡时，脱了衣服，只见肋上青了碗大一块，“见”“青”合成靛儿，此一踢不安心如安心矣。自己倒唬了一跳，果然黑白分明，自然可吓。又不好声张。一时睡下，梦中作痛，由不得“暖哟”之声从睡中哼出。此梦实痛。宝玉虽说不是安心，因见袭人懒懒的，也不安稳。“虽说”二字中有语病，与下句“因”字、“也”字不贯串，作者抑阴之意深矣。村学先生又说当改数字便顺。夜间闻得“暖哟”，便知踢重了，自己下床来悄悄的秉灯来照。刚到床前，只见袭人嗽了两声，吐出一口痰来，“暖哟”一声，睁眼见了宝玉，倒唬一跳道：“做什么？”宝玉道：“你梦里暖哟，必定踢重了，我瞧瞧。”袭人道：“我头上发晕，嗓子里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看。”宝玉听说，果然持灯向地下一照，只见鲜血在地。此血便是宝钗之血，吐在地下，殊自枉了，骂之打之踢之至于见血，其恶宝钗居何等耶！宝玉慌了，只说：“了不得了！”袭人见了也就心冷了半截。隐透“悟”字。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自“滴翠亭”至此回为一大段，钗、黛并举，而侧重宝钗文字。以一“敌”字作主，钗强黛弱，而生死分焉。至此回方作报复，扶阳抑阴，乃大落墨。

上半回“机”字从靛儿出，乃宝、黛已识宝钗之奸，故当面一骂一得意。在宝钗亦既知之，而其心愈坚矣。为“绛芸轩”以笼络宝玉，为“解疑癖”以笼络黛玉，都出于此。是文字大生发处。

钗敌黛而胜，黛敌钗而败，乃大不平事也。本回上半示之惧，下半示之悟，中着一金钏，诛其现在；末着一袭人，警其将来。

闲人言此回是报复，无信之者。夫夏至三庚入伏，人人得知，夏至为五月中节气，亦人人得知。今云“伏中阴晴不定”，又云“明日端阳”，岂有五月初四已在伏中者？制伏庚金，预在热毒方张之日，显然矣。闲人评至此，亦有如黛玉之得意，而浮大白以自赏。

上大段自“西厢记”至“发幽情”，乃从十九回“意绵绵”“意”字撰出。此四回作一大段，又从二十回“弹妒意”“妒”字生发也。机事不密，彩蝶已见双飞；醺酒谁斟，呆雁岂容共奠！通灵函去，麝串貽羞；大幻媒来，香罗自泣。祷福适成速祸，惜情乃是戕生。慎勿传药方，切防踢一脚。具通天本领，得半世孤孀。冤哉，冤哉！枉了，枉了！

【护花主人评曰】宝玉向黛玉说“你死了我做和尚”，是以谏语作伏笔。

黛玉一面哭一面又将手帕摔给宝玉拭泪，并不发一语，描画妒愈深而情更深。宝钗怒而能忍，借靚儿寻扇发话，又借戏文讥诮宝、黛，其涵养灵巧，固高于黛玉，而尖利亦复不让。

金钏说金簪落在井里，亦是以谏语作伏笔。

女伶龄官于蔷薇架边画“蔷”字，真是睹物怀人，又为三十六回伏笔。

宝玉淋雨，袭人被踢，俱是意外事，引出后文金钏投井，宝玉受责等意外事来。

袭人一口鲜血，引起后文宝玉遍身是血。

袭人忍痛不怨，真是可人。

【大某山民评曰】宝钗对宝玉说“倒生分了”一语，在宝钗虽是无心，在宝玉却是有心。不相期而适相值，致有杨贵妃之谗。

龄官画得出神，宝玉看得出神，活写两个情痴，跃然纸上。作者一枝笔，真能绘影绘声，窃恐龙眠、虎头亦未易臻此妙境。

此回仍是壬子年五月初间事。

[1] 歪派：错怪。或谓故意找碴编排。

[2] 乌眼鸡：乌眼鸡好斗，因以形容人互相嫉恨、怒目而视的样子。

[3] 夯（bèn）：笨，呆。

[4] 摘：轻拉。

[5] 鸂鶒（xī chì）：水鸟名。形大于鸳鸯，而多紫色，好并游。俗称紫鸳鸯。

[6] 安心：存心，居心。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话说袭人见了自己吐的鲜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听人言：“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纵然命长，终是废人了。”想起此言，不觉将素日想作后来争荣夸耀之心尽皆灰了，眼中不觉的滴下泪来。是正笔。果能解此，便可看破。宝玉见他哭了，也不觉心酸起来，因问道：“你心里觉得怎么样？”袭人勉强笑道：“好好的，觉怎么呢！”多少宛委，多少闭藏。宝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烫黄酒，要山羊血^嵒来。袭人扯住他的手笑道：“你这一闹不打紧，闹起多少人来，倒抱怨我轻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闹得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经你明日打发小子问问王太医去，弄点药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觉的可不好！”宝玉听了有理，也只得罢了。向案上斟了茶来，袭人忙漱了口。袭人知宝玉心内也不安稳的，也不安稳，乃有所悔之词。待要不叫他服侍，他又必不依；二则定要惊动别人，不如由他去罢。因此倚在榻上，由宝玉去服侍。哑子吃黄连。一交五更，宝玉顾不得梳洗，忙穿衣出来，将王济仁叫来，王济仁因医造名，而隐《易》道，乾坤之道在坎、离，坎、离颠倒为既济、未济。调水火、为抽添，则在人。亲自确问。王济仁问其原故，并不延诊，但用一问，是为闭藏。不过是伤损。便说了个丸药的名字，怎么服，怎么敷。宝玉记了，回园来依方调治，不在话下。话下自有话。

这日正是端阳佳节，蒲艾簪门，虎符系臂¹¹。点景简净。午间，不惟点五日，且必点午时，见正天中时方昌盛，而阴起于午矣。王夫人治了酒席，请薛家母女等赏午¹²。看他自初一至端阳，一日一日写来挨次，特与“伏中”二字显为刺谬，以痛发热毒。宝玉见宝钗是乃热毒之主。淡淡的，也不和他说话，自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见宝玉没精打彩，也只当是昨日金钏儿之事，他没好意思的，越发不理他。林黛玉见宝玉懒懒的，只当是他因为得罪了宝钗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懒懒的。凤姐昨日晚间王夫人就告诉了他宝玉、金钏的事，知道王夫人

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说笑，也就随着王夫人的气色行事，更觉淡淡的。迎春姊妹见众人无意思，也都无意思了。各人有各人心事，而赏午一席写来如此冷淡，这便是九十七、八回以后景象，上大段已将“断痴情”、“成大礼”演完矣。○此席独无贾母，是无礼也，盖已作寿终以后观。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是大家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得也有一个道理。他说：“人有聚，就有散，聚时喜欢，到散时岂不冷清？既冷清，则生感伤，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开时令人爱慕，谢时则增惆怅，所以倒是不开的好。”故此人以为欢喜时，他反以为悲。从“孟施舍之养勇”套来，见其终竟能守得一身干净身子在此。那宝玉的情性只愿常聚，生怕一时散了，那花只愿常开，生怕一时谢了。只到筵散花谢，虽有万种悲伤，也就无可如何了。从“北宫黝之养勇”套来，是务敌人所如辙合也。○宝、黛对提，各设一想，写得新鲜精湛。是乃正偶，是乃一心。为此大段特提重顿。因此今日之筵，大家无兴散了，林黛玉倒不觉得，死者已矣。倒是宝玉心中闷闷不乐，回至自己房中，长吁短叹。生者何堪。

偏生晴雯上来换衣服，此是黛玉切近影身，入他正传，仍是黛玉传也。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将骨子跌折。当此热毒方张之日，而扇子失了手，将何所却此热毒乎？晴雯死，黛玉死矣。宝玉因叹道：“蠢才，蠢才！晴雯蠢才，黛玉亦是蠢才也。黛玉蠢才，宝玉亦是蠢才也。三而二，二而一也。将来怎么样？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业，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有所期而正训之。晴雯冷笑道：“二爷近来气大的很，行动就给脸子瞧，前日连袭人都打了，今日又来寻我们的不是！要踢要打凭爷去。是他口吻，一丝不走。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事体。原是平常事，所云不过《大学》、《中庸》。先时连那么样的玻璃缸、玛瑙碗，璃，离；瑙，恼。脱离烦恼，正扇之用。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没见个大气儿。这会一把扇子就这么着急了，何苦来？嫌我们，就打发了我们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倒不好？”便是“宝玉你好！你好！”宝玉听了这些话，气的浑身乱战，因此说道：“你不要忙，将来有散的日子！”透笔。

袭人在那边早已听见，必接是他，一定章法。忙赶过来向宝玉道：“好好的又怎么了？可是我说的，一时我不到，就有事故儿。”是他口吻，一丝不走。晴雯听了，冷笑道：“姐姐既会说，就该早来，也省了爷生气。自古以来，‘自古以来’四字不通，而语妙无敌，又偌大隐意存焉。就是你一个人服侍爷的，我们原没服侍过。因为你服侍的好，昨日才挨窝心脚。我们不会服侍的，明日还不知是个什么罪呢！”灵心慧

舌，尖利无匹，而祸基矣。袭人听了这话，又是恼，又是愧。待要说几句话，又见宝玉已经气的黄了脸，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坚忍。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了他说“我们”二字，自然是他和宝玉了，是黛玉心事。不觉又添了醋意，冷笑几声道：“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教我替你们害臊了！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也瞒不过我去，那里就称起我们来了？你们我们，纸上有声。浏亮轻松，可医瘡病。那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3]，也不过和我似的，那里就称上我们了！”

袭人羞的脸紫涨起来，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话说错了。何等坚忍。正用之，便入圣贤。宝玉一面说道：“你们气不忿，我明日偏抬举他。”袭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他是一个糊涂人，蠢才注脚。你和他分证什么？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比这大的过去了多少，今日是怎么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涂人，那里配和你说话！我不过奴才罢咧！”活像。袭人听说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是和二爷拌嘴呢？要是心里恼我，你只和我说，不犯着当着二爷吵。要是恼二爷，不该这么吵的万人知道。我才不过为了事，进来劝开了，好大家保重。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气！又不像是恼我，又不像是恼二爷，夹枪带棒，终久是个什么主意？我就不说，让你说去。”说着便往外走。看此书，我亦耳聋目炫。乃作者消消停停，把个主意写出。奇情，奇文。

宝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气，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发你出去，可好不好？”透笔。晴雯听了这话，不觉又伤起心来，是书中大伤心处。含泪说道：“我为什么出去？要嫌我，变着法儿打发我去也不能彀的。”宝玉道：“我何曾经过这样吵闹？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去，打发你罢！”说着站起来就要走。袭人忙回身拦住，笑道：“往那里走？”宝玉道：“回太太去！”袭人笑道：“好没意思！认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他？便是他认真要去，也等把这气平下去了，等无事中说话儿回了太太也不迟。透笔。这会子急急的当一件正经事去回，岂不叫太太犯疑！”主意定矣，已透三十四回必令不犯疑方可说。是有作用。宝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说是他闹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闹着要去的？饶生了气^[4]，还拿话压派我。只管去回，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门呢！”有如皎日，袭人愧死。宝玉道：“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闹些什么？我经不起这吵，不如去了倒干净。”说着一定要去回。

袭人见拦不住，只得跪下了。便是九十六回王夫人前之一跪。碧

痕、秋纹、麝月等众丫鬟见吵闹得利害，都鸦雀无闻的在外头听消息，这会子听见袭人跪下央求，便一齐进来都跪下了。笔有馀闲。宝玉忙把袭人拉起来，叹了一口气，在床上坐下，叫众人起去。作收场。向袭人道：“叫我怎么样才好！这个心使碎了，也没人知道。”说着，不觉滴下泪来。归到心字、道字，而语气如闻。袭人见宝玉流下泪来，自己也就哭了。以哭作结。晴雯在傍方哭着欲说话，只见林黛玉进来，便出去了。

林黛玉笑道：是笑道。“大节下怎么好好的哭起来？难道是为争粽子争恼了不成？”争粽子语趣甚。寓言此闹不过争种子一事而已。又寓争真种子，有大关会。宝玉和袭人“嗤”的一笑。林黛玉道：“二哥哥不告诉我，我只问你也就知道了。”神情活现。一面说，一面拍着袭人的肩笑道：“好嫂子，正名定分，自己避席。你告诉我。必定是你们两个拌了嘴，告诉妹妹，替你们和劝和劝。”袭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闹什么！我们一个丫头，姑娘只是混说。”黛玉笑道：“你说你是丫头，我只拿你当嫂子待。”“我们”两字晴争之，黛玉许之。是有识。宝玉道：“你何苦来替他招骂名儿？饶这么着，还有人说闲话，还搁得住你来说这话！”袭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气不来，死了倒也罢了。”反说究竟。林黛玉笑道：“你死了别人不知怎么样，我就先哭死了。”宝玉笑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是许黛玉，是许嫂子，则嫂子原有专属。袭人笑道：“你老实些罢，何苦还说这些话。”林黛玉将两个指头一伸，抿嘴笑道：“做了两个和尚了！其实是一个，这便是信宝玉说方宝钗配药，而写来心口如见如闻。我从今已后都记着你做和尚的遭数儿。”宝玉听了，知道是他点前日的话，自己一笑，自己一笑，有大关会。也就罢了。

一时黛玉去了，就有人来说：“薛大爷请。”紧接宝钗，是大章法。宝玉只得去了，原来是吃酒，不能推辞，只得终席而散。

晚间回来，已带了几分酒，踉跄来至自己院内，只见内院早把乘凉的枕榻设下，榻上有个人睡着。入上半回。宝玉只当是袭人，只当是袭人，而乃是晴雯。明演“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意。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问道：“疼的好些么？”只见那人翻身起来，说：“何苦来？又招我！”宝玉一看，原来不是袭人，却是晴雯。活跳。宝玉将他一拉，拉在身傍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发惯娇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乃午间赏午散席以后事。今曰早起，见此扇早已跌了也。矛盾处，正著意处。我不过说了那两句，你就说上那些话。你说我也罢了，袭人

好意来劝，你又拉扯上他。你自己想想，该不该？”晴雯道：“怪热的，拉拉扯扯做什么！叫人来看像什么！我这身子也不配坐在这里。”宝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为什么睡着呢？”晴雯没的说，“嗤”的又笑了，说道：“你不来使得，你来了就不配了。起来，让我洗澡去。袭人、麝月都洗了澡，我叫了他们来。”宝玉笑道：“我才又吃了好些酒，还得洗一洗。你既没有洗，拿了水来，咱们两个洗。”狎昵已极，声情毕现。

晴雯摇手笑道：“罢，罢！我不敢惹爷。隐透干净身子。还记得碧痕打发你洗澡，足有两三个时辰，又是一样洗法。一笑。也不知道做什么呢，我们也不好进去的。后来洗完了，进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连席子上都汪着水。绝妙一幅水战图，用侧笔明明写出。是暗《金瓶梅》，是意淫。○碧痕，晴雯类也，而必写他有此故事，乃即用以起下文湘云在。湘云既影黛，又影钗，影黛即以影晴雯，影钗即以影碧痕矣。痕，痕迹也。也不知是怎么洗的，便是袭人、麝月洗法。笑了几天。我也没工夫收拾水，也不用同我洗去。今日也凉快，那会子洗了，这会子可以不用。是干净。我倒舀一盆水来，你洗洗脸，通通头。才鸳鸯送了好些果子来，都湃在那水晶缸里呢⁵，水晶缸里，此果明透清洁。叫他们打发你吃去。”宝玉笑道：“既这么，你也不许洗去，是不洗去，不为痕也。只洗洗手，拿果子来吃罢。”

晴雯笑道：“我慌张的很，连扇子还跌折了，那里还配打发吃果子。倘或再打破盘子，此盘已破，绝无暧昧。还更了不得。”宝玉便笑道：“你要打就打。这些东西，原不过是供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有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顽，也可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若欢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砸了，也可以使得，只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爱物之论，亦奇亦正，是真能格物而一旦贯通者。晴雯听了笑道：“既这么说，你就拿扇子来把我撕，我最喜欢撕的。”撕，提撕也。撕，思也。宝玉听了，便笑着递与他。晴雯果然接过来，“嗤”的一声撕了两半，接着又听“嗤嗤”几声。宝玉在傍笑着说：“响的好，再撕响些！”撕响，思想。

正说着，只见麝月走过来笑道：“少作些孽罢！”少作些孽，便是扇，便是善。宝玉赶上来，一把将他手里扇子也夺了，递与晴雯。又当推以及人。晴雯接了，也就撕作几半了。二人都大笑。都大笑，都大孝也，至善矣。麝月道：“这是怎么说，拿我的东西开心儿！”宝玉

道：“打开扇子匣子你拣去，是什么好东西！”麝月道：“既这么说，就把扇子都搬出来，让他尽力撕，岂不好？”又是他的声口，写来从不稍误。宝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不可造这样孽！便是扇。他没撕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说道：“我也乏了，明日再撕罢。”明日再思，所谓“又日新”。○面子真是活画。宝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难买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难能可贵，而其实平常。一面说着，一面叫袭人。袭人才换了衣服走进来。小丫头佳蕙过来拾了破扇，拾去破扇，必用佳蕙，是即“遇双真”后所演之佳蕙。见能思善，便是通灵之佳会矣。大家乘凉，不消细说。

至次日午间，王夫人、薛宝钗、林黛玉众姊妹正在贾母房中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来了。”一时果见史湘云带领众多丫鬟媳妇走进院来。便是“振振公子”之象。宝钗、黛玉等忙迎至阶下相见。青年姊妹间青年隐言公子。经月不见，一旦相逢，一蔽三百。其亲密自不消说得。一时迎入房中，请安问好，都见过了。贾母便说：“天热，仍是午间。把外头的衣服脱脱罢。”史湘云忙起身宽衣。王夫人因而笑道：“也没见穿上这些做什么！”湘云道：“都是二婶娘叫穿的，谁愿意穿这些！”点湘云家事，为受宝钗笼络伏线。宝钗在傍笑道：“姨妈不知道，他穿衣裳还更爱穿那别人的衣裳。可记得旧年三四月里住着，三四为七，在月为巧，乃“巧合”之影。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额子也勒上，猛一瞧，倒像是宝兄弟，就是多两个耳坠子。既扮男妆，何不摘去两个坠子？而必留两个坠子者，乃演又为钗黛影身，两个都是坠儿。我言湘云一人三影，益信。他站在那椅子背后，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宝玉，你过来！是宝玉影身。仔细那上头挂的灯穗子招下灰来迷了眼！’是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过去。后来大家忍不住笑了，老太太才笑了，说扮作男人好看了。”林黛玉道：钗说了黛说。“这算什么！惟有前年正月里接了他来，住了没两日，下起雪来。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才拜了影回来^[6]，“影”字映射。老太太的一个新新的大红猩猩毡斗篷放在那里，谁知眼不见他就披了，又大又长，他就拿两个汗巾子拦腰系着，和丫头们在后院子扑雪人儿去。扑雪是扑薛。一跤栽倒沟跟前，弄了一身泥。”因扑薛而一身污。说着，大家都想着前情，是非前情，乃终竟也。卷末贾政在雪影里见宝玉乃披大红猩猩毡斗篷倒身下拜，已于此处借影身演出矣。笑了一场。

宝钗笑问那周奶妈道：本回阐阴阳，演《易》道，故奶妈为姓周。犹带刘老老必用周瑞家的，及巧姐之嫁亦必归周姓，及周贵妃周琼也。“周妈，你们姑娘还那么淘气不淘气了？”周奶妈也笑了。迎春笑

道：“淘气也罢了，我就嫌他爱说话。也没见睡在那里还是咕咕呱呱的，笑一阵说一阵，也不知是那里来的那些谎话！”其名湘云，乃潇湘云梦，歇后语耳。正是梦主，故梦话谎话都在他。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来相看，眼见有婆婆家了，是宝钗。还是那么着。”贾母因问：“今日还是住着，还是家去呢？”周奶妈笑道：“老太太没有看见，衣服都带了来了，可不住两天！”湘云问道：“宝玉哥哥不在家么？”情之所钟。宝钗笑道：“他再不想着别人，只想宝兄弟。心事不禁吐露。两个人好顽的，这可见还没改了淘气。”随即掩饰。乃如此深心亦自有不及检点之处，妒之于人甚矣。贾母道：“如今你们大了，别提小名儿了。”见与宝玉乃是一人，不分名姓。

刚说着，只见宝玉来了，笑道：“云妹妹来了！怎么前日打发人接去，你不来？”王夫人道：“这里老太太才说这一个，他又来提名道姓了。”林黛玉道：“你哥哥有好东西等着你呢！”指金麒麟。写黛玉是深心，是快口，是蠢才。湘云道：“什么好东西？”是宝钗。宝玉笑道：“你瞧他，几日不见，越发高了。”湘云道：“袭人姐姐好么？”宝玉道：“好，多谢你想着。”

湘云道：“我给他带了好东西来了。”金麒麟好东西，戒指亦好东西，则指金正以示戒也。说着拿出手帕子来，挽着一个挖搭。手帕挖搭是黛玉。宝玉道：“什么好的？你倒不如把前日送来的那种绛纹石的戒指儿绛纹则绛珠草、绛芸轩并在内，石则宝玉也。为黛为钗为宝同一为戒而已。带两个给他。”湘云笑道：“这是什么？”说着便打开，众人看时，果然是上次送来的那绛纹戒指，一包四个。林黛玉笑道：“你们瞧瞧他这个人，前日一般的打发人给我们送来，已经普同示戒。你就把他的也带了来，岂不省事？今日巴巴的自己带了来，而又有必应特戒之人。我当又是什么新奇东西，此戒本是平常，不偏不倚。原来还是他！真真你是个糊涂人。”自道也。又寓湘云阴阳不分，为糊糊涂涂之一人。史湘云笑道：“你才糊涂呢！我把这理说出来，大家评一评谁糊涂。给你们送东西，就是使来的人不用说话，拿进来一看自然就知是送姑娘们的了。若带他们的这东西，须得我告诉来人这是那一个丫头的，那是那一个丫头的，那使来的人明白还好，设糊涂些，丫头的名字他也记不得，混闹胡说的反连你们的东西都搅糊涂了。示戒说理。本书以糊涂东西演《易》之用。若是打发个女人来还罢了，偏前日又打发小子来，可怎么说丫头们的名字呢？还是我来给他们带来，岂不清白！”有差等，有分别，说理清白。说着，把四个戒指放下，说道：“袭人姐姐一个，是书中第一应戒之人。鸳鸯姐姐一个，戒其名。金钏儿姐姐一

个，戒其事。平儿姐姐一个。戒其用。这倒是四个人的，难道小子们也记得这么清白？”小子听之。

众人听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宝玉笑道：“还是这么会说话，不让人。”林黛玉听了冷笑道：是黛玉。“他不会说话，就配带金麒麟了？”自戕。一面说着，便起身走了。写与湘云格格不入，是自驱之入宝钗党。幸而诸人都不曾听见，只有薛宝钗抿嘴一笑。是有同心。走者常情，笑不可测。宝玉听见了，倒自己后悔又说错了话。忽见宝钗一笑，由不得也一笑。宝钗见宝玉笑了，忙起身走开，同一金，同一笑，是乃自走其走，非走黛玉之走。找了黛玉说笑去了。转找他去。

贾母因向湘云道：“吃了茶，歇一歇，瞧瞧你嫂子去。花园里也凉快，同你姐姐们去逛逛。”湘云答应了。因将三个戒指包上，在贾母处，自然已给鸳鸯了，故剩三个。而鸳鸯不写明给，鸳鸯其名而不鸳鸯其实，无所用其戒也者，是书李纨之外一人而已。又鸳鸯在四十回以后为刘老老之替身，借演《易》道之人。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凤姐等去。众奶娘丫头跟着，到了凤姐那里，说笑了一回出来，此处写得褻慢，已影宝钗。便往大观园来，见过了李宫裁。少坐片时，此处写得庄严，已影黛玉。便往怡红院来找袭人。因回头说道：“你们不必跟着，只管瞧你们的朋友亲戚去，留下翠缕服侍就是了。”众人听了，自去寻姑舅嫂，单剩下湘云、翠缕两个。两个是一个，生出绝大奇文。

翠缕道：“这荷花怎么还不开？”荷花寓宝钗。史湘云道：“时候还没到呢。”“绛芸轩”时候未到。翠缕道：“这也和咱们家池子里的一样，是楼子花^[4]。”明点是一样。楼子花，身外身也。湘云道：“他们这个还不如咱们的。”翠缕道：“他们那边有颗石榴，接连四五枝，石寓石头，榴寓绛珠。宝黛影身，各有四五。真是楼子上起楼子，这也难为他长。”史湘云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样，明打到人。气脉充足，长的就好。”是书自赞，又是《孟子》“动心”章。翠缕把脸一扭，说道：“我不信这话！若说同人一样，我怎么不见头上又长出一个头来的人？”驳得绝倒，无语可答。少所见而多所怪，为翠缕者正复不少。

湘云听了，由不得一笑，我亦付之一笑。说道：“我说你不用说话，你偏好说。果然。这叫人怎么好答言！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书中之人，书中之事，都在里许。就是一生出来人人罕见的，衔玉而生。究竟道理还是一样。”花上有花，头上有头，无非演此道理。翠缕道：“这么说起来，从古至今，开天辟地，都是些阴阳了？”是，是，是！湘云笑道：“糊涂东

西，太极图是糊涂东西，此后凡此字都作此用。越说越放屁。演说的是假语村言，原是放屁。什么‘都是些阴阳’！况且‘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个字。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一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真失即假，假省即真，冷极便热，热极便冷。真假冷热，书中大旨；这情种便是那情种，书中隐义，无非《易》理。在刘老老用暗演，在史湘云用明演。看官犹未信乎？翠缕道：“这就糊涂死了我！什么是个阴阳，没影没形的？果然。我只问姑娘，这阴阳是怎么个样儿？”我亦要问。湘云道：“这阴阳不过是个气罢了。即上半回生气的“气”字。器物赋了，才成形质。“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天命性道，从此勘出。譬如天是阳，地就是阴；水是阴，火就是阳；日是阳，月就是阴。”翠缕听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日可明白了。羲、文、周、孔而外，能有几人明白？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形容痴丫头声口逼真。怪道人都管着日头叫太阳呢，算命的点出命字。管着月亮叫什么太阴星，就是这个理了。”点出“理”字。湘云笑道：“阿弥陀佛！刚刚明白了。”此乃借湘云口调侃读是书者。以为热闹，以为淫艳，正照风月鉴者无论已；即有巨眼，由渺茫空空看百二十回以至宝玉出家而拍案大呼曰：“我明白了，是书盖演我佛因果。”殊不知刚明白了，乃是阿弥陀佛，乃仍是翠缕也。空而不空，借径仙释，归于周孔，谁则明白。

翠缕道：“这些东西有阴阳也罢了，难道那些蚊子、蛇蚤、蠓虫儿、草儿、花儿、瓦片儿、砖头儿，也有阴阳不成？”低低都都，如瓶泻水，亦痴亦慧，其声松脆。湘云道：“怎么没有呢！比如那一个树叶儿还分阴阳呢。那边向上朝阳的，就是阳，这边伏下背阴的，就是阴。”翠缕听了，点头笑道：“原来这样，我可明白。明白了。只是咱们这手里的扇子，这便是上半回撕的扇子。怎么是阳，怎么是阴呢？”湘云道：“这边正面就是阳，那边反面就为阴。”正即为善，善即是阳。反善为恶，恶即是阴。阴阳之论，至此而住，所谓“在止于至善”。

翠缕又点头笑了，还要拿几件东西来问，因想不起什么来，猛低头看见湘云身上金麒麟挂着，乃入本文。便提起来，笑道：“姑娘，难道这个也有阴阳？”湘云道：“走兽飞禽，雄为阳，雌为阴，牝为阴⁸，牡为阳⁹，怎么没有呢？”翠缕道：“这是公的，还是母的呢？”湘云啐道：“什么公的母的，又胡说了！”公母不分，正是胡说中之湘云，岂止头上有头。翠缕道：“这也罢了，怎么东西都有阴阳，咱们人倒没有阴阳呢？”扩充到尽头处，谁说翠缕呆？湘云沉了脸说道：“下流东西，下而能留，便是善调阴阳。好生走罢！越问越说出好的来了！”翠缕

道：“这有什么不告诉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难我。”绝倒。不惟有声气，直若见嘴脸。我阅此回，每笑失声。作者演如此大道理，而以如此笔墨出之，是真怪物。湘云“扑嗤”的笑道：“你知道什么？”翠缕道：“姑娘是阳，我就是阴。”绝倒。而宝玉影身在此矣。湘云拿手帕子掩着嘴笑起来。翠缕道：“说的是了，就笑的这么样儿！”憨状可掬，作者握管至此，想亦自妆鬼脸。湘云道：“很是，很是！”翠缕道：“人家说主子为阳，奴才为阴。我连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何尝不是大道理。湘云笑道：“很懂得！”

正说着，只见蔷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东西，是“画蔷”处。彼一金簪，此一金麟，同为一金。湘云指着问道：“你看那是什么？”翠缕听了，忙赶去拾起来，看着笑道：“这可分出阴阳来了！”本文结穴。说着先拿史湘云的麒麟瞧。史湘云要他拣的瞧，翠缕只管不放手，情形逼肖。笑道：“是件宝贝，宝姑娘，贝姑娘。姑娘瞧不得！这是从那里来的？好奇怪！我从来在这里没见人有这个。”活画。湘云道：“拿来我瞧瞧！”翠缕将手一撒，笑道：“姑娘请看。”湘云举目一验，却是文彩辉煌的一个金麒麟，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是雄，是牡，是公，是宝贝，是宝玉。湘云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默不语，正自出神。出神便是入梦，宝玉已从那里来了。忽见宝玉从那边来了，笑道：“你们两个在这日头底下做什么呢？怎么不找袭人去呢？”史湘云连忙将那麒麟藏起来，道：隐然是偷。“正要去呢！咱们一处走罢。”说着大家进入怡红院来。

袭人正在阶下倚槛迎风，袭人迎风，风乃成金玉之大用。忽见湘云来了，连忙迎下来，携手笑说一回别情，一面进来归坐。宝玉因问道：“你该早来，我得了一件好东西，专等你呢。”黛玉已言之。说着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暖哟”了一声，凡为金者，同一失声。便问袭人：“那个东西你收起来了么？”袭人道：“什么东西？”宝玉道：“前日得的麒麟。”袭人道：“你天天带在身上的，怎么问我？”宝玉听了，将手一拍，说道：“这可丢了！往那里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寻去。史湘云听了，方知是他遗失的，便笑问道：“你几时又有个麒麟了？”宝玉道：“前日好容易得的呢，是好容易得的。不知多早晚丢了，我也糊涂了。”再点糊涂。史湘云笑道：“幸而是顽的东西，还是这么慌张！”说着将手一撒，终归撒手。笑道：“你瞧瞧，是这个不是？”宝玉一见，由不得欢喜非常。

要知欢喜的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三十四回为一大段，乃从这情种追原那情种，于身心性命源头处痛下箴砭，以扶阳抑阴、化恶为善之作用也。上大段既将宝钗谋夺，凤、袭党翊，史、王蔽惑，以至黛玉死、宝玉亡，设象阐发，而末后用打金钏、踢袭人寓摛伏惩奸之意矣。然而诛不胜诛，贬不胜贬，不如从理欲本根显出指示，庶几金可不病热毒，玉自全其通灵，为绛不为黛，以还清虚自在之天，绝不更蹈刑政扑责，《大学》、《中庸》为握要矣。宝玉于“西厢记”回中曾云“不过《大学》、《中庸》”，又曾云“‘明明德’外无书”，自是至言。盖子思之学出自孔子，《中庸》乃在《大学》中也。读此回上半演《大学》，下半演《中庸》，而以一“善”字串到底，便明此意。

扇，善也。撕扇，思善也。即是“虑而后能得”“虑”字。失了手，失了节，即是气禀所拘，故一路总演生气。然既思善，必为理欲交战。去染复初，非气无以配之，是又必不可少之气。卷末论花曰：“气脉充足，长的就好。”正明此气也，是归一“孝”字。孝乃彻始彻终之事，下手体验工夫在此，参赞位育亦只是此。乃平常，乃难能，故曰“千金一笑”。笑，孝也。大笑，大孝也。舜之大德，《中庸》之极功，《大学》之止善也。晴雯“自古以来”一语，便是《大学》八条目一提之“古”字。屡说洗澡，便是涤其旧染之污。爱物一段，广大圆融，便是格物致知。到豁然贯通时候，不曰格物，而曰爱物，从亲亲仁民推出也。正见发源在一“孝”字，乃完千金一笑也。金麒麟演《麟趾》也，《麟趾》为《关雎》之应，而书中婚姻，无非反此，为公子惜，为通灵戒矣。绛石戒指，一心之用。不能以私欲为戒，而迷而不悟，梦而不醒，天命性道，悉就消亡。亦谁解勘透阴阳、理气、天人之界，下学上达，作一睁睁双眼、清醒白醒之人哉！故曰“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白首犹言百首，省括《诗》篇；双星，婚姻之正。又星，醒也。糊涂东西，忽成粉碎。

此回底中有底，面上有面。扇却热毒底矣，而有一部《大学》、《中庸》在。金麒麟、金玉因缘，借麟为兽头，以骂宝钗底矣，而有《毛诗》、《周易》一部在。看官信此说否？

【护花主人评曰】晴雯奚落袭人，反衬后来晴雯被撵，袭人送衣钱等事。

宝玉要打发晴雯出去，亦是反跌后文。

宝玉、袭人哭，黛玉走来冲散。黛玉去后，薛蟠请酒醉归。随起随落，紧凑超脱。

宝玉又说做和尚，回顾前文，黛玉笑记遭数，哭化为笑，灵活非常。

借晴雯口中补写宝玉与碧痕洗澡，借宝钗、黛玉口中补写湘云假扮宝玉及扑雪人儿情事，觉有善戏美女跳跃纸上。

写湘云分送袭人等戒指，必须亲自带来，甚有情理。但金钏此时应已逐出，不知此戒指着落于何处。

黛玉说湘云配带金麒麟，引起后文湘云拾得金麒麟。

湘云说阴、阳二字颇有意味，且暗藏消长之理。末后以翠缕主仆分阴阳截住上文，不致说破男女，尤为得体。

蔷薇架下金麒麟，必是宝玉遇雨时遗失。可想见昨日淋雨，仓皇走来，误踢袭人，一夜心慌意乱，不暇检寻光景。是暗暗补写法。

翠缕拾得麒麟，笑说分出阴阳来了，先拿湘云的麒麟瞧，不说明谁阴谁阳，含蓄得妙。

湘云说无数人物阴阳俱是宾，只有翠缕拾起金麒麟，笑说分出阴阳句是主。

【大某山民评曰】黛玉称袭人以好嫂子者，因有端委，姑为恶谑，并不是醋。盖各有身分，若施及卑人，则不成为黛玉矣。

黛玉对湘云道：“你哥哥有好东西等着你呢！”过后离却黛玉，宝玉见了湘云，果有此说。可知黛玉之防备留心者已久。

湘云问宝玉云：“几时又有个麒麟了？”生疑即以生急，关心遂致多心。笔情之妙，在闲在淡。

一个金麒麟，翠缕将手一撒，撒给湘云看也。湘云将手一撒，撒给宝玉看也。虽曰主如其婢，却是婢如其主也。

此回仍是壬子年五月初旬事。

[1] 蒲艾簪门：端午节民俗，将蒲艾插在门上，以辟邪。虎符系臂：旧时端午节的习俗，用绦罗做成小老虎的形状系在小孩的手臂以驱邪。

[2] 赏午：庆赏端午节。

[3] 姑娘：此指通房丫头。

[4] 饶：不但。

[5] 湃（bá）：用冰或冷水镇物使之变冷。

[6] 拜影：逢年过节或祖先忌日，子孙对祖宗的画像叩拜。

[7] 楼子花：形容花冠重叠，呈复瓣的花。

[8] 牝（pìn）：鸟兽的雌性。

[9] 牡：鸟兽的雄性。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话说宝玉见了麒麟，心中甚是欢喜，便伸手来拿，笑道：“亏你拣着了，你是什么时候拾的？”何时拾的，却无从考。史湘云笑道：“幸而是这个，明日倘或把印也丢了，难道也就罢了不成？”语面近于禄蠹，逐渐逼拶至黛玉窃听，以落上半回之首。宝玉笑道：“倒是丢了印平常^[1]，若丢了这个，我就该死了。”人爵无关紧要，天爵生死系之。麟趾、麟角、麟定岂可丢者？是又从《周易》、《国风》着眼。

袭人斟了茶来与史湘云吃，一面笑道：“大姑娘，我听前日你大喜呀！”男女以正，婚姻以时，故姑娘为大姑娘，而喜为大喜，宝、黛、钗无有也。为其影者自不答应。○又道喜出自袭人口，道金麒麟喜，并道金锁喜也。以唱明清虚观之醮，故云前日。史湘云红了脸吃茶，一声也不答应。袭人笑道：“这会子又害臊了！你可记得十年前，咱们在西边暖阁上住着，晚上你同我说的话儿？那会子不害臊，两金之喜，同一不害臊，特用他说。这会子怎么又臊了？”史湘云笑道：“你还说呢！那会子咱们那么好，是补前，是串后。后来我们太太没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么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来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袭人笑道：“你还说呢！先姐姐长姐姐短哄着我替你梳头洗脸，做这个弄那个。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儿来^[2]。你既拿小姐的款，我怎么敢亲近呢？”史湘云道：“阿弥陀佛！冤枉冤哉！我要这样，就立刻死了。你瞧瞧，这么大热天，我来了，必定赶来先瞧瞧你。不信你问缕儿，我在家时时刻刻，那一回不念你几声？”

话犹未了，袭人和宝玉都劝道：“说顽话儿，你又认真了。还是这么性急。”史湘云道：“你不说你的话咽人，倒说我性急。”一面说，一面打开手帕子，将戒指递与袭人。落到戒指。本段主意，戒袭人即以戒钗，并以自戒。其如俱为坠儿何哉！○三个戒指，有金钏一个。时金钏已死，正见金之径行，更无从戒。

袭人感谢不已，因笑道：“你前日送你姐姐们的，我已得了。今日你亲自又送了来，可见是没忘了我。只这个就试出你来了。戒指儿能值多少，可见你的心真。”史湘云道：“是谁给你的？”袭人道：“是宝姑娘给我的。”湘云叹道：“我只当林姐姐送你的，原来是宝姐姐给了你。云亦黛之影，而两金则镕成一片，自此处始。故先用一叹撇开黛玉。我天天在家里想着，这些姐姐们，再没一个比宝姐姐好的。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我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姐，就是没了父母，也没妨碍的！”拳拳服膺，至于如此。“兰言解疑癖”以后之黛玉，亦是这般。是则同。说着，眼圈儿就红了。

宝玉道：“罢，罢，罢！不用提起这话了。”情有独钟。史湘云道：“提这话便怎么？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听见，又嗔我赞了宝姐姐了^[4]。可是为这个不是？”袭人在傍“嗤”的一声，说道：“云姑娘，你如今大了，越发心直口快了。”心直口快，正是呆蠢自戕。宝玉笑道：“我说你们这几个人难说话，果然不错。”史湘云笑道：“好哥哥，你不必说话叫我恶心！只会在我跟前说话，见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么好了。”在他口中，已直抉宝黛之隐，不待对袭人诉肺腑也。“恶心”二字是眼。

袭人道：“且别说顽话，已太难堪，故即岔开。正有一件事要求你呢。”史湘云便问什么事，袭人道：“有一双鞋，抠了垫心了，我这两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入拾金麒麟隐事，以一双鞋串之。是乃垫心子者，见非宝玉所专心于此也。替他做做可想。史湘云道：“这又奇了，你家放着这些巧人不算，还有什么针线上的，裁剪上的，怎么叫我做起来？你的活计叫人做，谁好意思不做呢？”袭人笑道：“你又糊涂了！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这屋里的针线，是不要那些针线上的人做的。”史湘云听了，便知是宝玉的鞋，因笑道：“既这么说，我就替你做做罢。明明许之，已直注“绣鸳鸯”。只是一件，你的我才做，别人的我可不能。”袭人笑道：“又来了！我是个什么儿，就敢烦你做鞋子？实告诉你，可不是我的，你别管是谁的，不是我的，而是我的可想。横竖我领情就是了。”史湘云道：“论理，你的东西也不知烦我做了多少，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一宕，有神。袭人道：“我倒也不知道。”

史湘云冷笑道：“前日我听见把我做的扇套儿拿着和人家比，赌气又较了。扇即撕扇之扇。善不应套，黛之剪，明决也，而用虚写，见黛亦不能实为此明决。我早就听见了，你还瞒我！这会子又叫我做，我倒

成了你们奴才了。”宝玉忙笑道：“前日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袭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话，此处是他哄，‘绛芸轩’亦是他哄，直认不讳。说是‘新近外头有个会做活的，扎的绝出奇的花儿，我叫他们拿了一个扇套儿试试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给这个瞧、那个看的，不知怎么又惹恼了那一位，铰了两段。回来他还叫赶着做去，我才说了是你做的，他后悔的什么似的！”史湘云道：“这越发奇了！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气，他既会剪，就叫他做。”各干各事，亦何不可？就叫他做，而他究竟不做，是乃不幸之大幸。袭人道：“他可不做呢。饶这么着，老太太还怕他劳碌着了。大夫又说好生静养才好。谁还肯烦他做呢？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香可韬，扇不可蔽。今半年来，还没见拿针线呢。”

正说着，有人来回说：“兴隆街的大爷来了，才说做香袋，而兴隆街大爷便来。见假语村言，必无做香袋铰扇套时也。老爷叫二爷出去会。”宝玉听了，便知贾雨村来了，心中好不自在。袭人忙去拿衣服，宝玉一面登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爷和他坐着就罢了，回回定要见我！”史湘云一边摇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会宾接客，老爷才叫你出去呢！”形容有致，一登靴，一摇扇，二人神情，恍然纸上。以前以后，三人一室，喁喁絮语，叙旧谈心，有顺有逆，有离有合，袭之柔佳，云之爽朗，宝之因循爱恋，无不如吮而出。我已叹叙事能品矣！而其底里，为金玉勾连，为木石摆脱，顾大段撕扇本旨，近逼“诉肺腑”，远透“情中情”，而趋“绛芸轩”以结穴，尤于此处叹观止矣。宝玉道：“那里是老爷！都是他自己要请我见的。”湘云笑道：“主雅客来勤，自然你有些警动他的好处^[4]，他才要会你。”宝玉道：“罢，罢！我也不称雅，我乃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并不愿同这些人往来。”

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宰的，谈谈讲讲那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庶务^[5]，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宝玉听了，道：“姑娘请别的姐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腌臢了你知经济学问的人！”袭人道：“姑娘快别说这话，上回也是宝姑娘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得去过不去，他就咳了一声，拿起脚来走了。这里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见他走了，登时羞得脸通红，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得怎么样、哭得怎么样呢！提起这些话来，宝姑娘叫人敬重，自己过了一会子去了。我倒过不去，只当他恼了，谁知过后还是照旧一样，真真是有涵养，心地宽大的。谁知这一个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见他赌气不

理，他后来不知赔多少不是呢。”宝玉道：“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若他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自登靴摇扇至此，写云宝不合，因同宝钗连类抢白，终以“混帐”二字束之，这便已“诉肺腑”也。夫钗实为禄蠹，袭则同一用心，云不过得其是陶淑绪馀，而遂自为一种见地、一副声口之人，金误之耳。而三人实同为混帐，故以村言为尚雅，以趋势为警动，以违性情为经济学问，其迷心殆不在黛玉下。至袭人以宝钗之坚忍包羞为涵养，又不足言矣。乃不知登靴之为踏实地，摇扇之为拂其本心也，共为不害臊之一篇混帐而已。袭人和湘云都点头笑道：“这原是混帐话！”

原来林黛玉知道史湘云在这里，宝玉一定又赶来说麒麟的原故，按照章法，入上半回。因心下忖度着：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是在《西厢记》、《牡丹亭》之外。或有鸳鸯，或有凤凰，或玉环金佩，或鲛帕鸾绦^[6]，历数小物，半虚半实，而金玉为之主。皆由小物而遂终身之愿；今忽见宝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道破麒麟，道破金锁也。同史湘云也做出那些风流佳事来。因而悄悄走来，见机行事，何尝真能见机行事。彼有“滴翠亭”，便有“埋香冢”，相去何啻天壤。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刚走来，正听见史湘云说经济一事，宝玉又说“林妹妹不说这样混帐话，若说这话，我也同他生分了”。

林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惊又喜，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知己，既你我是为知己，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既有金玉之论，也该你我有之，而又何必来一宝钗呢！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7]。我虽为你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惊喜悲叹，确切分疏，文如剥蕉抽茧。在黛玉亦自为脚踏实地矣，而不知正是心迷。想到此间，不禁滚下泪来。待进去相见，自觉无味，便一面拭泪，一面抽身回去了。脱离混帐。

这里宝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来，忽见林黛玉在前面漫漫的走，若有拭泪之状，便忙赶上来笑道：“妹妹往那里去？怎么又哭了？又是谁得罪了你？”林黛玉回头见是宝玉，便勉强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宝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泪珠儿未干，还撒谎呢！”一面说，一面禁不住抬起手来替他拭泪。林黛玉忙向后退了几步，说

道：“你又要死了！做什么这般动手动脚的。”宝玉笑道：“说话忘了情，不觉的就动了手，也就顾不得死活。”林黛玉道：“死了倒不值什么，只是丢下了什么金，又是什么麒麟，可怎么好呢！”一句话又把宝玉说急了，赶上来问道：“你还说这话，到底是咒我还是气我呢？”林黛玉见问，方想起前日的事来，遂自悔自己又说造次了，忙笑道：“你别着急，我原说错了，这有什么，筋都叠暴起来，急得一脸汗！”一面说，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两禁不住，深刻之极。

宝玉瞅了半天，方说道：“你放心。”此处“你放心”三字，方是太虚幻境僧道口中真实指点。林黛玉听了，怔了半天，说道：“我有什么不放心？我不明白这话。你倒说说，怎么放心不放心？”定要水落石出。宝玉叹了一口气，问道：“你果然不明白这话？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连你的意思都体贴不着，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话。”宝玉点头叹道：“好妹妹，你别哄我。果然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连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负了。你皆因多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的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同一“心”，同一“肺腑”，同一“迷”。写“诉”字入木三分。

林黛玉听了这话，如轰雷掣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却怔怔的望着他。此时宝玉心中有万句言词，不知一时从哪一句说起，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两个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声，两眼不觉滚下泪来，回身便要走。宝玉忙上前拉住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说一句话再走！”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将手推开，说道：“有什么可说的，你的话我都知道了。”口里说着，却头也不回竟自去了。便是情感，便已放心满引而去也。

宝玉望着，只管发起呆来。原来方才出来慌忙，不曾带得扇子。又着眼扇子。所以心迷，正是忘了扇子。袭人怕他热，忙拿了扇子，赶来送与他。忽抬头见了林黛玉和他站着，一时黛玉走了，他还站着不动，因而赶上来说道：“你也不带了扇子去，亏我看见了，赶着送来。”宝玉出了神，见袭人和他说话，并未看出是何人来，便一把拉住说道：“好妹妹，我的这心事，从来也不敢说，今日我大胆说出来，死也甘心。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这里，又不敢告诉人，只好捱着。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此写“心迷”正面，其实转是馀文。袭人听了，吓得惊疑不止，只叫：“神天菩萨，坑死我

了！”便推他道：“这是那里的话？敢是中了邪？还不快去！”宝玉一时醒过来，方知是袭人送扇。宝玉羞得满脸紫涨，夺了扇子，便抽身的跑了。

这里袭人见他去了，自思方才之言，一定是因林黛玉而起。如此看来，将来难免不才之事^[8]，令人可惊可畏。想到此间，不觉的怔怔的滴下泪来，心下暗度：如何处治，方免此丑祸？正裁疑间^[9]，袭人一思，曰惊畏，曰难免不才，曰免此丑祸，皆二十一回“贤”字里面话，勿为作者瞒过。其“暗度”、“裁疑”，方有实际。忽见宝钗从那里走来，必须接他。此处尤为吃紧。笑道：“大毒日头地下，出什么神呢？”袭人见问，忙笑道：“那两个雀儿打架，明说是雀儿打架。倒也好顽，我就看住了。”宝钗道：“宝兄弟这会子穿了衣服，忙忙的那里去了？我才看见走过去，倒要叫住问他呢，他如今说话越发没了经纬^[10]，便是《螃蟹咏》。我故此没叫他，由他过去罢。”袭人道：“老爷叫他出去。”宝钗听了，忙说道：“嗟哟！这么黄天暑热的^[11]，叫他做什么？别是想起什么来，生了气，叫他出去教训一场了？”已透下回，若已知之。袭人笑道：“不是这个，想是有客要会。”宝钗笑道：“这个客也没意思，这么热天，不在家里凉快，还跑些什么！”袭人笑道：“你可说么！”

宝钗因而问道：“云丫头在你们家做什么呢？”袭人笑道：“才说了一会子闲话。你瞧我前日粘的那双鞋子，串到鞋。明日求他做去。”一梦将结未结，故尚须等明日。宝钗听见这话，便两边回头，看无人来往，笑道：“你这么个明白人，怎么一时半刻的就不会体谅人情？近来我看着云姑娘的神情，风里言风里语的，听起来，在家里一点点做不得主。他们家嫌费用大，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差不多的东西，都是他们娘儿们动手。为什么这几次他来了，他和我说话儿，见没人在眼前，他就说家里累得很？我再问他两句家常过日子的话，他就连眼圈儿都红了，惟其如此，故易笼络。口里含含糊糊，待说不说的。想其形景，自然从小没了爹娘的苦。我看他，也不觉的伤起心来。”

袭人见说这话，将手一拍道：“是了，是了！怪道上月我求他打十根蝴蝶儿结子，过了那些日子，才打发人送来。还说：‘这是粗打的，且在别处将就使罢。要匀净的，等明日来住着，再好生打罢。’如今听姑娘这话，想来我们求他，他不好推辞，不知他在家里怎么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涂了，早知道是这样，我也不该求他的。”宝钗道：“上次他告诉我，说在家里做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别人家做一点半点，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们还不受用呢。”袭人道：“偏生我们那个牛

心左性的小爷，凭着小的大的活计，一概不要家里这些活计上的人做，我又弄不开这些。”宝钗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就是了。”袭人道：“那里哄得过他？他才是认得出来呢！说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罢了。”宝钗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何如？”特自揽承。甫有一黛，又有一云，而在云又有金麒麟与金锁相比肩，是“绛芸轩”故事不可更缓，而先须排挤者必在湘云。故此鞋不许他做，直自认替做也。何等心机。袭人笑道：“当真的？这样就是我的造化了！言下暧昧。晚上我亲自过来。”

一句话未了，忽见一个老婆子忙忙走来说道：“这是那里说起！金钏儿姑娘好好投井死了！”金钏之死必从他二人边写出，三而一也。袭人听得，唬了一跳，忙问：“那个金钏儿？”那老婆子道：“那里还有两个金钏儿呢！岂但两个，且有三个。就是太太屋里的。前日不知为什么撵他出去，在家里哭天抹泪的，也都不理会他。谁知找不着他，才有打水的人说：‘那东南角上梨香院非东南角乎？井里打水，见一个尸首。’赶着叫人打捞起来，谁知是他！他们还只管乱着要救活，那里中用了！”宝钗道：“这也奇了！”袭人听说，点头赞叹。想素日同气之情，是同气。不觉流下泪来。宝钗听见这话，忙向王夫人处来安慰。这里袭人回去不提。

却说宝钗来至王夫人房里，只见鸦雀无闻，独有王夫人在里间房内坐着垂泪。情景逼真。宝钗便不好提这事，只得一旁坐了。王夫人便问：“你从那里来？”宝钗道：“从园里来。”王夫人道：“你从园里来，可曾见你宝兄弟？”宝钗道：“才倒看见了他，穿着衣服出去了，不知那里去。”王夫人点头叹道：“你可知道一桩奇事？金钏儿忽然投井死了。”宝钗道：“怎么好好的投井？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日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我一时生气，打了一下，撵了他下去。我只说气他几天，还叫他上来。东西既已弄坏，还可叫他上来？王亦惑之甚矣。谁知他这么气性大，就投井死了。岂不是我的罪过！”宝钗笑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这样想。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是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顽，失了脚掉下去的。是失了脚而其实是投来者。他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顽顽逛逛。岂有这样大气性呢？总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使他自道。

王夫人点头叹道：“这话虽然如此，到底我心不安。”宝钗笑道：“姨娘也不劳关心，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

也就尽主仆之情了。”王夫人道：“刚才我赏了五十两银子与他妈，五十两，土数也，金所生，即金所归。原要还把你妹妹们新衣服给他妆裹，谁知各丫头可巧都没有什么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两套。我想你林妹妹那个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况且他原也三灾八难的，既说了给他做生日，这会子又给人去妆裹，岂不忌讳？惟恐人以金钏“情烈”划到黛玉身上，故着此段。因为这么样，我才现叫裁缝赶着做一套给他。要是别的丫头，赏他几两银子也就完了。金钏儿虽然是个丫头，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儿也差不多。”口里说着，不觉流下泪来。宝钏忙道：“姨娘这会子又何用叫裁缝赶去，我前日倒做了两套，拿来给他，岂不省事？况且他活的时候，也穿过我的旧衣服，身量又相对。”看此便明金钏是宝钏，不容更易。王夫人道：“虽然这样，难道你不忌讳？”宝钏笑道：“姨娘放心，我从来不计较这些。”何等旷达。一面说，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两个人跟宝姑娘去。

一时宝钏取了衣服回来，只见宝玉在王夫人旁边坐着垂泪。王夫人正才说他，因见宝钏来了，就掩住口不说了。宝钏见此景况，察言观色，早已知觉了七八分。七八十五，土数，即将笄之年。宝钏枉知觉矣。于是将衣服交明，王夫人将金钏母亲叫来拿了去。

要知后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此回上半黛玉文字，其实湘云文字，因谈混帐话，生喜惊悲叹，而“诉”，而“迷”也。然究竟仍是宝钏文字，为“绛芸轩”结根蒂耳。下半回金钏本传，又仍是宝钏文字。见其自坎自陷，甘含耻辱，为径情一往之坠儿，因其坠而坠之。是作者已死宝钏于此，骂之踢之，不蔽辜也。看湘云口中说剪扇套两“奇了”，宝钏口中说金钏死两“奇了”，便明都是“奇缘识金锁”里边事，转以“诉肺腑”作过脉。篇中戒指、扇子，是此大段关键。乃欲生既死之宝钏，醒既迷之宝、黛，以共领上回之警教。

【护花主人评曰】借袭人向湘云道喜，补叙十年前情事，想见两小同处，无话不说，灵活可爱。

借袭人史湘云做鞋，补写黛玉剪扇袋，不露痕迹一些。

史湘云劝宝玉留心经济学问，即顺手借袭人口中说宝钏亦曾劝过，又赞宝钏有涵养。既补前事，又远伏后来宝钏劝谏一节。

黛玉窃听湘云等说话，若竟进门相见，便费唇舌。即暗自惊喜悲欢，抽身走回，既省烦笔，又引出彼此诉说一层。

宝玉因黛玉竟去，出神呆想，引起下回感叹金钏，撞见贾政。

湘云摇扇，袭人送扇，是撕扇馀波。

湘云心事委曲，借宝钗口中叙出，即将做鞋一层脱卸，简净灵动。

黛玉不要宝玉拭泪，却自己与宝玉拭汗。先是假撇清，后是真痴情。

宝玉发呆，误认袭人为黛玉，袭人恐难免不才之事，暗想如何处治，伏三十四回向王夫人一番说话。

宝钗将自己衣服给金钏妆裹，深得王夫人之心，已隐然是贤德媳妇。

宝钗见宝玉垂泪，王夫人欲说不能说，便知觉七八分。人固聪慧，文亦灵活。

写黛玉戆戆小器，必带叙宝钗落落大方。写宝钗事事宽厚，必带叙黛玉处处猜忌。两相形容，贾母与王夫人等俱属意宝钗，不言自显。

第二十五回至三十二回一大段中，应分三小段：二十五回为一段，叙赵姨咒魇，通灵蒙蔽，为宝玉第一次灾难；二十六、七、八回为一段，叙黛、钗性情举动迥然各别，是主，中间带叙小红私情，蒋伶凤缘，是宾；二十九回三十二回为一段，借元妃醮事，描写黛玉妒忌，宝玉呆迷，中间夹叙晴雯、金钏作陪。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是壬子年夏间事。

[1] 丢了印：即丢了官印，意谓丢官、罢官。

[2] 拿款：摆架子。

[3] 嗔：埋怨，责怪。

[4] 警动：打动，震动。

[5] 庶务：各种政务；各种事务。

[6] 鲛帕：指精美的巾帕。鸾绦：束腰的丝带。

[7] 劳怯之症：就是癆怯之症，又称虚劳、虚损。即先天不足，后天失养，病久体虚，积劳内伤，久虚不复等所致的气血阴阳亏损。也就是弱症。

[8] 不才：指不名誉。此指男女间的丑事。

[9] 裁疑：思量心中的疑惑。

[10] 经纬：此指规矩、道理。

[11] 黄天：即农历六月。泛指大暑天。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受笞撻

却说王夫人唤上他母亲来，拿几件簪环当面赏与，又分咐请几众僧人念经超度他。他母亲磕头谢了出去。

原来宝玉会过雨村回来，听见了金钏儿含羞自尽，心中早已五内摧伤，进来又被王夫人数说教训了一番，也无可回说。看见宝钗进来，方得便走出，茫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着头，一面感叹，一面慢慢的信步来至厅上。

刚转过屏门，不想对面来了一人，正往里走，可巧撞了一个满怀。自试才题额一撞，至此方又一撞，此才或几乎息矣。只听那人喝一声：“站住！”写得突兀。喝声站住，此正全其知止也。宝玉唬了一跳，抬头看时，不是别人，却是父亲。双管齐下，写来酷肖。早不觉倒抽了一口气，只得垂手一旁站住了。贾政道：“好端端的，你垂头丧气嗟些什么？方才雨村来了，要见你，那半天才出来！既出来了，全无一点慷慨挥洒的谈吐，仍是葳葳蕤蕤的。我看你脸上一团私欲愁闷气色，这会子又嗟声叹气，你那些还不足，还不自在？无故这样，却是为何？”问得警确，其如平日总梦坡何！宝玉素日虽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时一心总为金钏儿感伤，恨不得此时也身亡命殒，跟了金钏儿去。如今见他父亲说这些话，究竟不曾听见，只是怔怔的站着。这方实谗“心迷”。贾政见他惶悚，应对不似往日，原本无气的，这一来倒生了三分气。原本无气，活死人也。生了三分，阳一转也。

方欲说话，忽有回事人来回：“忠顺亲王顺君非忠，顺亲非孝，臣子犹然，况父之于子哉！故忠顺王为蒋玉函之主，其实定贾政罪案。府里有人来要见老爷。”贾政听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并不与忠顺府来往，为什么今日打发人来？”一面想，一面快请厅上坐，急忙进内更衣。出来接见时，却是忠顺府长史官。一面彼此见了礼，归坐献茶。

未及叙谈，那长史官先就说道：“下官此来，并非擅造潭府^[1]，皆因奉命而来，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爷面上，敢烦老先生做主。不但王爷知情，且连下官辈亦感谢不尽。”贾政听了这话，找不着头脑，忙陪笑起身问道：“大人既奉王命而来，不知有何见谕？望大人宣明，学生好遵命承办。”那长史官冷笑道：“也不必承办，只用老先生一句话就完了。我们府里有一个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在府，如今竟三五日不见回去，各处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处察访。这一城内，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说他近日和衔玉的那位令郎相与甚厚。为“错里错”安根，必提明衔玉，是眼。下官辈听了，尊府不比别家，可以擅来索取，因此启明王爷。王爷亦说：‘若是别的戏子呢，一百个也罢了。只是这琪官，随机应答，谨慎老成，是宝钗，是袭人。甚合我老人家的家境，断断少不得此人。’求老先生转达令郎，请将琪官放回。一则可慰王爷谆谆奉恳之意，二则下官辈可免操劳求觅。”说毕，忙打了一躬。关目口白，无不曲尽情事。贾政听了这话，又惊又气，即命唤宝玉出来。宝玉也不知是何原故，忙忙赶来。

贾政便问：“该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读书也罢了，怎么又做出这些无法无天的事来！那琪官现是忠顺王爷驾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无故引逗他出来，如今祸及于我！”宝玉听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实在不知此事。究竟琪官两个字不知为何物，况更加以‘引逗’二字！”说着便哭。

贾政未及开口，只见那长史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隐饰，或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说了出来，我们也少受些辛苦，岂不念公子之德！”宝玉连说：“实在不知，恐有讹传也未见得。”那长史官冷笑两声道：“现有证据，必定当着老大人说了出来，公子岂不吃亏？既说不知此人，那红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里？”真赃实犯。宝玉听了这话，不觉轰了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这话他如何得知？若要不知，除非莫为。他既连这样机密事都知道了，大约别的瞒他不过，不如打发他去了，免得再说出别的事来。”尚有别事，引而不发。因说道：“大人既知底细，如何连他置买房舍这样大事倒不晓得了？反问得妙。以上略作抵赖，以下直认不辞，绝不作一钝笔。听得说，他如今在东郊离城二十里有个什么紫檀堡，紫檀，硬木也，以之为函，此函甚固。他在那里置了几亩田地，几间房舍。想是在那里也未可知。”那长史官听了，笑道：“这样说，一定是在那里。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罢；若没有，还要来请教。”说着，便忙忙的告辞走了。贾政此时气得目瞪口呆，一面送那官员，一面回头命宝玉：“不许动！回来有话问你！”一直送那官

员去了，才回身。

忽见贾环带小厮一阵乱跑，入上半回。贾政喝命小厮：“给我快打！”贾环见了他父亲大怒，吓得骨软筋酥，忙低头站住。贾政问：“你便跑什么！带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里去，由你野马一般！”喝叫：“跟上学的人呢？”贾环见他父亲甚怒，便乘机说道：“方才原不曾跑，只因从那井边一过，那井里淹死了一个丫头。我看人头这样大，身子这样粗，泡得实在可怕，所以才赶着跑了过来。”贾政听了惊疑，问道：“好端端的，谁去跳井？我家从无这样事情！自渐有之。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待下。大约我近年于家务疏懒，自然执事人操克夺之权^[2]，致使弄出这暴殒轻生的祸患。若是外人知道，祖宗的颜面何在！”念及祖宗，而仍从颜面起见，是乃所以为政也。喝令：“叫贾璉、赖大来！”小厮们答应了一声，方欲去叫，贾环忙上前拉住贾政袍襟，贴膝跪下道：“父亲不用生气！此事除太太房里的人，别人一点也不知道。豫事无防闲，临事无镇静。手足口舌，因间而入，亦政罪案。我听见我母亲说……”仍从此来。说到这句，便回头四顾一看。善于摹绘。贾政知其意，将眼色一丢，自开纳谏之路。小厮们明白，都往两边后面退去。贾环便悄悄说道：“我母亲告诉我说，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房里拉着太太的丫头金钏儿，强奸不遂，打了一顿，金钏儿便赌气投井死了。”

话未说完，把个贾政气得面如金纸，大喝：“拿宝玉来！”一面说，一面便往书房去，喝道：“今日再有人来劝我，我把这冠带家私一应就交与他与宝玉过去^[3]！我免不得做个罪人，把这几根烦恼鬓毛剃去^[4]，寻个干净去处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数语俨然气急败坏，而神吻一丝不走。宝玉出家，先导之矣。众门客仆从见贾政这个形景，便知又是为宝玉了，一个个咬指吐舌，连忙退出。如见如闻。贾政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满面泪痕，一叠连声：“拿宝玉！拿大棍！拿绳捆上！把门都关上！有人传信到里头去，立刻打死！”众小厮们只得齐声答应着，有几个来找宝玉。

那宝玉听见贾政吩咐他不许动，早知凶多吉少，那里知道贾环又添了许多的话？正在厅上旋转，怎得个人来往里头通信，偏生没个人来，连焙茗也不知在那里。焙茗特提。正盼望时，只见一个老妈妈出来，百忙中大厅前何来此老妈妈？这便是凤姐笑话中之聋子也。北静王、刘老老一齐都到。宝玉如得了珍宝，便赶上来拉住他说道：“快进去告诉，老爷要打死我呢！快去快去，要紧要紧！”宝玉一则急了，说话不明

白，二则老婆子偏生又是耳聋，不曾听见是什么话，把“要紧”二字只听做“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让他跳去，二爷怕什么！”宝玉见是个聋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厮来罢！”那婆子道：“有什么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又赏了银子，怎么不了事呢？”振聋发聩，全在“不了”二字。

宝玉急得手脚正没抓寻处，只见贾政的小厮走来，逼着他出去了。贾政一见，眼都红了。也不暇问他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逼母婢，只喝令：“堵起嘴来，着实打死！”“不肖”二字一总，或出或入，写政绝倒。小厮们不敢违，只得将宝玉按在凳上，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宝玉自知不能讨饶，只是呜呜的哭。贾政还嫌打的轻，一脚踢开掌板的，自己夺过板子来，狠命的又打了十几下。宝玉生来未经过这样苦楚，起先觉得打的疼，不过还乱嚷乱哭，后来渐渐气弱声嘶，哽咽不出。众门客见打的不祥了，赶着上来，恳求夺劝。贾政那里肯听？说道：“你们问问他干的勾当，可饶不可饶？素日皆是你们这些人把他酿坏了！到这步田地，还来劝解，明日酿到他弑父弑君，你们才不劝不成！”一时情事，声情毕现。以酿坏归之众人，而以弑父弑君作门面语说过。写心，写渐，写政，写梦，一笔有千百化身。

众人听这话不好听，知道气急了，忙乱着觅人进去给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贾母，只得忙穿衣出来，也不顾有人没人，忙忙扶了一个丫头，赶往书房中来。慌得众门客小厮等避之不及。贾政方要再打，一见王夫人进来，更加火上添油，那板子越下去的又狠又快。夺板自打，已善绘矣。及观此笔，益叹文境无穷，而有死气无生气矣。按宝玉的两个小厮，忙松手走开。宝玉早已动弹不得了。

贾政还欲打时，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贾政道：“罢了，罢了！今日必定要气死我了！”真像。王夫人哭道：“宝玉虽然该打，老爷也要保重。且炎暑天气，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岂不事大？”倒找根源，以点本大段意旨。贾政冷笑道：“倒休题这话！我养了这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伦常本自相因。平日教训一番，又有众人护持他。不如趁今日结果了他的狗命，以绝将来之患！”一部书中，“政”字、“存周”字至此阐发无遗。说着便要绳来勒死。

王夫人连忙抱住哭道：“老爷虽然应当管教儿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五十岁的人，只有这个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为法，我也不敢深劝。今日越发要他死了，岂不是有意绝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绳

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们娘儿们不如一同死了，在阴司里也得个倚靠。”数语柔缓中有刚制，彼以政来，此以政应。说毕，抱住宝玉放声大哭起来。此哭如闻。贾政听了此话，不觉长叹一声，此叹如闻。向椅子上坐了，泪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宝玉，只见他面白气弱，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一片皆是血渍。禁不住解下汗巾去，由腿看至臀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不觉失声大哭起“苦命的儿”来。因哭出“苦命的儿”来，又想起贾珠来，便叫着贾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此笔又在人意中，出人意外，文心灵通，兴会乃尔。此时里面的人闻得王夫人出来，那李宫裁、王熙凤与迎春姊妹早已出来了。王夫人哭着贾珠的名字，别人还可，惟有李宫裁禁不住也放声哭了。贾政听了，那泪更似走珠一般滚了下来。至情至性，易易写出。

正没开交处⁵，忽听丫鬟来说：“老太太来了！”一句话未了，只听窗外颤巍巍的声气说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岂不干净了！”此处第一言与“闹书房”秦钟问香怜第一言同一难下笔。看他写来如此其易，真是神工。贾政听他母亲来了，又急又痛，连忙迎出来。只见贾母扶着丫头，摇头喘气的走来。贾政上前躬身陪笑说道：“大暑热天，母亲有何生气，自己走来？有话只叫儿子进去吩咐。”贾母听了，便止步喘息，一面厉声道：“你原来和我说话！我倒有话吩咐，只是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叫我和谁说去！”一承又敏妙绝伦。

贾政听了这话不像，忙跪下含泪说道：“为儿的教训儿子，也为的是光宗耀祖。母亲这话，我做儿的如何当得起？”贾母听说，便啐了一口，说道：“我说了一句话，你就禁不起！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难道宝玉就禁得起了？便是一转，绝不吃力。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日你父亲是怎么教训你来？”“政”字又一自注。说着也不觉滚下泪来。贾政又陪笑道：“母亲也不必伤感，皆是做儿子的一时性急，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贾母便冷笑几声说道：“你也不必和我赌气，你的儿子，自然你要打就打。想来你也厌烦我们娘儿们，不如我们早离了你，大家干净！”说着便命人：“去看轿！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若果便转，文又径直。复生一波，文境开阔。家下人只得答应着。贾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为官做宦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你如今倒不用疼他，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言下冷然，却是正旨。贾政听说，忙叩头说道：“母亲如此说，儿子无立足之地了！”贾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无立足之地，你反说起你来！同一无立足之地，实同一罪人也。只是我们

回去了，你心里干净，看有谁来不许你打！”一面说，一面只命快打点行李车辆轿马回去。贾政直挺挺跪着，叩头认罪。“政”字总发。贾母一面说，一面来看宝玉。只见今日这顿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气，也抱着哭个不了。王夫人与凤姐等劝解了一会，方渐渐的止住。

早有丫鬟、媳妇等上来要换宝玉，凤姐便骂：“糊涂东西！也不睁开眼瞧瞧，这个样儿，如何搀着走得？还不快进去，把那藤屉子春凳抬出来呢^[6]！”百忙中神理一丝不走，且无一笔顺拖平带，如此托出“大受笞挞”“大”字，何人觉得？众人听了，连忙进去，果然抬出春凳来，将宝玉抬放凳上，随着贾母、王夫人等进去，送至贾母房中。彼时贾政见贾母怒气未消，不敢自便，也跟了进来。看看宝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一声肉一声儿的哭道：“你替珠儿早死了，留着珠儿，也免你父亲生气，我也不白操这半世的心了。这会子你倘或有个好歹，丢下我，叫我靠那一个？”数落一场，又哭不争气的儿。刻划至情，入细入微。贾政听了，也就灰心自己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劝贾母，贾母含泪说道：“儿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该打到这个分儿。你不出去，还在这里做什么？难道于心不足，还要眼看着他死了才去不成？”此方一合，仍不平落。○能办贾母起承转合四段文字，古作、时艺都非难事。贾政听说，方退了出来。

此时薛姨妈同宝钗、香菱、袭人、史湘云等也都在这里。四人一总。袭人满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来。见众人围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下手去。即便走出来，到二门前，命小厮们找了焙茗来，细问：必是他问。有眼。“方才好端端的，为什么事打起来？你也不早来透个信儿？”焙茗急的说：“偏生我没在跟前，打到中间，我才听见了，忙打听原故，却是为琪官同金钏姐姐的事。”袭人道：“老爷怎么知道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爷素昔吃醋，没法儿出气，不知在外头挑唆了谁来，在老爷跟前下的火^[7]。”“错里错”来源。那金钏儿的事，大约是三爷说的，我也是听见跟老爷的人说。”袭人听了这两件事都对景^[8]，心中也就信了七八分。若虚若实，恰得打听神理。尚有三分含蓄不尽。然后回来，只见众人都替宝玉疗治。调停完备，贾母命：“好生抬到他房中去！”众人一声答声，七手八脚，忙把宝玉送入怡红院内自己床上卧好。又乱了半日，众人渐渐散去，袭人方进来经心服侍。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畅发失教本旨。古人自洒扫应对，以及修齐治平，由小学入大

学，乐有贤父兄也。而思善实贯终始，孝弟慈则其大端。顾乃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悌，以致门内门外，谗谤丛生，伦常乖舛，立见消亡矣。贾政上不能悟亲，下不能教子，说私欲愁闷而不察所从来，说弑父弑君而不思所自弭，一打了事，何其愚哉？家败人亡，实坐于此。中间着一聋子，乃点大家散了之睛，是大有功世道文字。

此回聚精会神，可谓书中不多得文字矣。一人有一人口吻，一人有一人神情。夹叙门客，夹叙小厮以及众人，拉拉杂杂中，无不须眉毕现，声口如闻。而其实只为下回“情中情”作过脉耳。惟善读者乃能得之。

【护花主人评曰】宝玉情迷出神，无心接待雨村，于贾政口中补出，妙，妙！

琪官置买庄房，已伏后来娶袭人事。

蒋琪官在东郊二十里紫檀堡地方置买田房，王府中尚且不知，宝玉何以独知其细？暗写宝玉与琪官情好甚密，不时往来。甚至紫檀堡庄上宝玉亦曾到过，亦未可知。

贾政大怒，是听贾环之言金钏儿之死，是主，蒋琪官之事是宾。

夹叙聋姬一段，文情曲折可爱。

马婆魇魔，衅起生彩霞，宝玉几死于鬼；贾环搬舌，祸由死金钏，宝玉几死于打。其实皆赵姨所致，是后来结果案据。

宝玉抬回贾母房中，人人俱到，独黛玉不来，是在潇湘馆痛哭，不好意思走来。所以下回说眼睛肿得桃儿一般，其痛更甚于别人。是暗描，不是漏笔。

焙茗向袭人所说，贾环是实，薛蟠是虚，故用猜疑之笔，为后薛蟠剖辩地步。

【大某山民评曰】呜呼！金钏之投井，王夫人使之也，宝玉其次也。何以言之？宝玉胆敢向夫人处讨金钏到自己房中去者，必其房中之丫头多从夫人处讨来者居多。不然，宝玉岂不思王夫人之许讨不许讨，而竟曰讨你去耶？纵于平日，而责于一时，亲之溺爱，往往如此，吾于王夫人又何责焉。

此回仍是壬子年夏间事。

[1] 造：造访。潭府：尊称他人的居宅。

[2] 克夺：定夺，决断。

[3] 冠带：帽子与腰带。代指古代的官服。此代指官爵。家私：财产，家业。

[4] 把这几根烦恼鬓毛剃去：指剃度做和尚。

[5] 开交：了结；罢休。

[6] 春凳：一种板面阔大的长凳。

[7] 下火：煽风点火，挑拨。

[8] 对景：比喻情况两相符合；对路。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话说袭人见贾母、王夫人等去后，便走来宝玉身边坐下，含泪问他：“怎么就打到这步田地？”宝玉叹气说道：“不过为那些事情，问他做什么！俨然外之，入手即抢情感紧脉。只是下半截疼得很，你瞧瞧，打坏了那里？”袭人听说，便轻轻的伸手进去，将中衣脱下，略动一动，宝玉便咬着牙叫“嗟哟”，袭人连忙住手。如此三四次，才褪下来了。袭人看时，只见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阔的伤痕高了起来。此打因玉函、金钏，无非因宝钗、袭人，故特以伤示之。袭人咬着牙说道：“我的娘！这么下这般的狠手！你但凡听我一句话，也不到得这步田地！此等语真令人呕恶。幸而没动筋骨，倘或打出个残疾来，可叫人怎么样呢？”

正说着，只见丫鬟们说：“宝姑娘来了。”必是他来。袭人听见，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夹纱被^[1]，替宝玉盖了。纵有被盖，终是赤身，在袭则明，在钗则暗。只见宝钗手里托着一丸药，冷香丸耶？走进来，向袭人说道：“晚上把这药用酒研开，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热毒散开，明说热毒。总此大段，包括全书。可以就好了。”说毕递与袭人。又问：“这会子可好些？”宝玉一面道谢，说：“好些了。”又让坐。宝钗见他睁开眼说话，不像先时，心中也宽慰好些。只如此写。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与袭如出一口。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有……”说到“心里也有”，半句便咽住，见此热毒亦有忽不及持而吐露之处。而一时神情妩媚如见。刚说半句，便忙咽住，自悔说的话太急了，不觉红了脸，低下头来。宝玉听得这话如此亲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见他又咽住不往下说，红了脸，低下头只管弄衣带，那一种姣羞怯怯，竟难以言语形容，越觉心中感动，“情感”之前先作情感，乃安绛芸轩“梦兆”之根，茜纱窗“痴理”之证。将疼痛早已丢在九霄云外去了，想道：“我不过挨了几下打，他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苦之态，令人可亲可敬。假若我一时竟遭殃横死，他

们还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总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惜矣。”写这情种，精深刻露。

正思着，只听宝钗问袭人道：“怎样好好的动了气，就打起来了？”袭人便把焙茗的话说出来了。宝玉原来还不知贾环的话，见袭人说出，方才知。因又拉上薛蟠，递下半回。惟恐宝钗沉心^[2]，忙又止住袭人道：“薛大哥从来不这样的，你们别混猜度。”宝钗听说，便知宝玉是怕他多心，用话拦袭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得这个形像，疼还顾不过来，还这样细心，怕得罪了人。此笔尚易。你既这样用心，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老爷也欢喜了，也不能吃这样亏。是袭人三件事内‘妆爱读书样子’转身语。你虽然怕我存心，所以拦袭人的话，难道我就不知我哥哥素日恣心纵欲，毫无防范的那种心性？当日为一个秦钟，还闹的天翻地覆，便铸一错。自然如今比先又加利害了。”想毕，因说道：“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据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爷才生气。空中楼阁，而用补笔，令人费十日思。就是我哥哥说话不防头，一时说出宝兄弟来，也不是有心挑唆。此笔则难。一则也是本来的实话，二则他原不理论这些防嫌小事。恰是他见地，是他吐属，是他本领。袭姑娘从小儿只见过宝兄弟这样细心人，你何尝见过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心里有什么口里说什么的人呢？”坐实“错”字，转已出脱薛蟠。袭人因说出薛蟠来，见宝玉拦他的话，早已明白自己说造次了，恐宝钗没意思。听宝钗如此说，更觉羞愧无言。宝玉又听宝钗这番话，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去己的疑心，更觉比先心动神移。

方欲说话时，只见宝钗起身说道：“明日再来看你，好生养着罢。方才我拿了药来，交给袭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说着便走出门。袭人赶着送出院外，说：“姑娘倒费心了，改日宝二爷好了，亲自来谢。”直趋“绛芸轩”。宝钗回头笑道：“有什么谢处？你只劝他好生静养，别胡思乱想的就好。要想什么吃的顽的，悄悄的往我那里去取了，不必惊动老太太、太太、众人。何等大方。倘或吹到老爷耳朵里，虽然彼时不怎么样，将来对景，终是要吃亏的。”说着去了。一段话，隐隐绰绰，暧暧昧昧，笔墨悉化烟云。袭人抽身回来，心内着实感激宝钗，进来见宝玉沉思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样，因而退出房外栉沐^[3]。宝玉默默的躺在床上，无奈臀上作痛，如针挑刀挖一般，更热如火炙，略辗转时，禁不住“啜哟”之声。那时天色将晚，因见袭人去了，却有两三个丫鬟伺候，此时并无呼唤之事，因说道：“等叫时再来。”众人听了，也都退出。

这里宝玉昏昏默默，只见蒋玉函走了进来，诉说忠顺府拿他之事；一时又是金钏儿进来，哭说为他投井之情。宝玉半梦半醒，都不在意。魂梦恍惚，伤病中恰有是景。但玉函、金钏乃宝玉情所深属之人，何至都不在意？则情所独钟，固自有在，而钗、袭究竟枉了。此是“情中情”进一步写法。忽又觉有人推他，恍恍惚惚听得有人悲切之声。宝玉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不是别人，却是林黛玉。犹恐是梦，若人若鬼，亦梦亦真，另一写法。忙又将身子欠起来，向脸上细细一认，只见他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观此愈见宝钗坚忍。满面泪光，不是黛玉却是那个？宝玉还欲看时，怎奈下半截疼痛难禁，支持不住，便“嗳哟”一声，仍旧倒了。叹了一口气，说道：“你又做什么来？虽然太阳落下去，那地下的馀热未散，走来倘又受了暑呢？我虽然捱了打，并不觉疼痛。我这个样儿，是装出来哄他们，好在外头布散与老爷听。其实是假的，你不可信真。”此时林黛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气噎喉堵，更觉利害。何等深刻。听了宝玉这番话，心中虽然有万句言词，只是不能说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说道：“你从此可都改了罢！”此一言下有千百转身。宝玉听说，便长叹一声道：“你放心！仍归到此三字，便是都不在意。别说这样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甘心情愿的。”你放心，则当专为你死矣，而为这些人无不可死，无不情愿，这又是茜纱窗“痴理”。

一句话未了，只见院外人说：“二奶奶来了！”林黛玉便知是凤姐来了，此处闯散一定用此人。连忙立起身来，说道：“我从后院子里去罢，回来再来。”宝玉一把拉住道：“这又奇了。好好的，怎么怕起他来？”是该怕他，奇而不奇。林黛玉急得跺脚，悄悄的说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该他们取笑开心了。”宝玉听说，赶忙的放了手。无可奈何天，亦只可放了手。黛玉三步两步转过床后，刚出了后院，凤姐从前头已进来了。问宝玉：“可好些了？想什么吃？叫人往我那里取去。”接着薛姨妈又来了。一时贾母又打发了人来。

至掌灯时分，宝玉只喝了两口汤，便昏昏沉沉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妇、吴新登媳妇、郑好时媳妇，这几个有年纪长往来的，此处用此三人：周明《易》道；吴管银库为金；乃“正好时”也，是“周吴郑王”歇后语，隐一“王”字。便是乾坤转变。○周亦云有年纪，与何三语相戾。听见宝玉捱了打，也都进来。袭人忙迎出来，悄悄的笑道：“婶娘们略来迟了一步，二爷睡着了。”说着一面带他们到那边房里坐了，倒茶与他们吃。几个媳妇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袭人说：“等二爷醒了，你替我们说罢。”袭人答应了，送他们出去。刚要回来，只见王夫人使个婆

子来，口称：“太太叫一个跟二爷的人呢。”袭人见说，想了一想，此一想，想得怕人。便回身悄悄的告诉晴雯、麝月、秋纹等，说：“太太叫人，你们好生在房里，我去了就来。”说毕，同那婆子一径出了园子，来至上房。

王夫人坐在凉榻上，摇着芭蕉扇子，扇子是此段大关目。王夫人摇芭蕉扇，枝叶零落矣。见他来了，说道：“你不管叫个谁来也罢了，不必一定叫他，所以定谗愿之主在袭人。又丢下来谁服侍他呢？”袭人见说，连忙陪笑说道：“二爷才睡安稳了，那四五个丫头如今也好了，都会服侍二爷了，太太请放心。恐怕太太有什么话吩咐，打发他们来，一时听不明白，倒耽误事了。”以言餍之。王夫人道：“也没有甚话，特用一漾。只问问他这会疼的怎么样？”袭人道：“宝姑娘送来的药，我给二爷敷上了，比先好些了。特举宝姑娘，是有好药。先疼的躺不稳，这会子都睡沉了，可见好些。”

王夫人又问：“吃了什么没有？”袭人道：“老太太给的一碗汤喝了两口，只嚷干渴，要吃酸梅汤。我想酸梅是个收敛东西，刚才捱打，又不许叫喊，自然急的热毒热血，未免存在心里。是热毒存心。倘或吃下这个去，激在心里，更弄出大病来，可怎么样？因此我劝了半天，才没吃。只拿那糖腌的玫瑰卤子和了，吃了小半盏，嫌吃絮了^[4]，不香甜。”酸为木味，梅则媒合，暗指黛玉，是宝玉所要吃，而袭人必不许者也。玫瑰言红香，则众人所公共，即袭即是。故以此代酸梅，而无如已吃絮了。语面说得有讲究，有道理，是为宝钗副手。王夫人道：“嗳哟！你何不早来和我说？前日有人送了几瓶子香露来，原要给他一点子的，我怕胡糟蹋了，就没给。既是他嫌那玫瑰膏子絮烦，把这个拿两瓶子去，一碗水里只用挑得一茶匙，就香的了不得呢！”香无所隐。说着即忙就唤彩云来，把前日的那几瓶香露拿了来。袭人道：“只拿两瓶来罢，多也白糟蹋。等不彀，再来取也是一样。”

彩云听了，去了半日，果然拿了两瓶来，付与袭人。已隐伏六十回。袭人看时，只见两个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蛳银盖，鹅黄签上写着“木樨清露”，那一个写着“玫瑰清露”“木樨香中亦解禅”，花开西月，色黄，属金，乃宝钗也。而玫瑰露则是袭人。袭人笑道：“好尊贵东西！这么个小瓶儿，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进上的，有天数在。你没看见鹅黄签子？你好生替他收着，别糟蹋了。”

袭人答应着，方要走时，水尽山穷。王夫人又叫：“站住，我想起一句话来问你。”柳暗花明。袭人忙又回来。王夫人见房内无人，便问

道：“我恍惚听见宝玉今日捋打，是环儿在老爷跟前说了什么话。你可有听见这个话没有？你要听见，告诉我，我也不吵出来叫人知道是你说的。”政听之，王问之，是悉太阿倒持，慎之哉！袭人道：“我倒没听见这话。此非袭果为环、赵开脱，以非切己事耳。为二爷霸占住戏子，人家来和老爷要，为这个打的。”亦非说焙茗所打听之说，以有关薛蟠，即有关宝钗处也。故只就王府要人众所共知者搪塞之，何等斟酌，何等奸险。王夫人摇头说道：“也为这个，还有别的原故。”袭人道：“别的原故实在不知道了。我今日大胆在太太跟前说句不知好歹的话，论理……”说了半截，忙又咽住。截住得妙，要他来问。王夫人道：“你只管说。”袭人道：“太太别生气，我就说了。”合拍。王夫人道：“我有什么生气的，你只管说来。”

袭人道：“论理，我们二爷也得老爷教训教训。若老爷再不管，不知将来做出什么事来呢！”仍从“论理”接。以下袭人所说，其实句句是理，但用理济其阴毒耳。伊古谗人害正，大概如斯。王夫人一闻此言，便合掌念声“阿弥陀佛”，由不得赶着袭人叫了一声：“我的儿！亏了你明白，这话和我的心一样。我何曾不知管儿子？先时你珠大爷在，我是怎么样管他，难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儿子了？只是有个原故，如今我想，我已经五十岁的人了，通共剩了他一个，他又长得单弱，况且老太太宝贝似的，若管紧了他，倘或再有好歹，或是老太太气坏了，那时上下不安，岂不倒坏了？所以就纵坏了他。似是而非，是乃为王。我常常辨着口儿，说一阵，劝一阵，哭一阵，彼时他好过，后来还是不相干。端的吃了亏才罢！设若打坏了，将来我靠谁呢？”说着，由不得滚下泪来。

袭人见王夫人这般悲感，自己也不觉伤了心，陪着落泪。此泪落得诈而露。若在宝钗必无是也，故袭人终是奴才。又道：“二爷是太太养的，太太岂不心疼！便是我们做下人的，服侍一场，大家落个平安，平安字有斟酌。也算是造化了。要这样起来，连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时我不劝二爷？只是再劝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亲近他，也怨不得他这样。总是我们劝的倒不好了。谁说不好？是乃遁词。今日太太提起这话来，我还记挂着一件事，一件事，黛玉也，冲口而出，是又不检。每要来回太太，讨太太个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话白说了，且连葬身之地都没了。”特为险重语以要之，使必惊，必问，必信。

王夫人听了这话内中有因，忙问道：“我的儿！你只管说。近来我因听见众人背前面后都夸你，我只说你不过在宝玉身上留心，或是诸人

跟前和气这些小意思。谁知你方才和我说的话，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步步堕入。你有什么，只管说什么，只别叫别人知道就是了。”袭人道：“我也没甚么别的说，我只想着讨太太一个示下，怎么变个法儿，已后竟还叫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就好了。”王夫人听了，吃一大惊，忙拉了袭人的手问道：“宝玉难道和谁作了怪不成？”搬出园即一件事耶？抑因另一件事须搬出园耶？当前便是怪。袭人连忙回道：此连忙是真连忙。“太太别多心，并没有这话。这不过是我的小见识，如今二爷也大了，里头姑娘们也大了，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姊妹，虽说是姊妹们，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悬心。说好处则举薛，说不好处则林、薛并举，而林且在先。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大家子的体统。俗语说的好：‘没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没头脑的事，多半因为无心中人做出，有心人看见，当做有心事，反说坏了。只是预先不防着断然不好。二爷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们队里闹。倘或不防，前后错了一点半点，不论真假，人多口杂，那起小人的嘴有什么避讳？心顺了，说的比菩萨还好；心不顺，就编的连畜生不如。二爷将来倘或有人说好，不过大家直过；设若叫人哼出一声不是来，我们不用说，粉身碎骨，罪有万重，都是平常小事，但二爷后来一生的声名品行岂不完了？二则太太也难见老爷。俗语又说：‘君子防未然。’^[5]不如这会子防避的为是。太太事情多，一时固然想不到；我们想不到则可，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来我为这事日夜悬心，又不好说与人，惟有灯知道罢了。”皎皎如月，滔滔如河，一篇大道理，贾母、政、王所不能知，不能言，而自他言之，是乃为宝、黛哭，而本大段大声疾呼者也。

王夫人听了这话，如雷轰电掣的一般，安得不尔。正触了金钏儿之事，触在金钏，诛袭人说理之心也。心下越发感爱袭人不尽，忙笑道：“我的儿！你竟有这个心胸，想得这样周全，我何曾又难想到这里？只是这几次有事就忘了。你今日这一番话提醒了我，难为你成全我娘儿两个声名体面，这便是成全，绝倒。真真我竟不知道你这样好。罢了，你且去罢，我自有道理。有何道理？只是还有一句话，你今既说了这样的话，我就把他交给你了，认贼为子，交给他了，绝倒。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负你。”袭人连连答应着去了。

回来正值宝玉睡醒，袭人回明香露之事，宝玉喜不自禁，即令调来吃，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记挂着黛玉病，心里要打发人去，只是怕袭人。何等跋扈，令人发指。便设一法，先使袭人往宝钗那里去借书。何

书？袭人去了，在宝亦明知二人一气，故于前骂之踢之，以为非必无意。宝玉便令晴雯来，必用他，是一是二。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里看看做什么呢，他要问我，只说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儿的^⑥，做什么去呢？到底说句话儿，也像一件事。”便是袭人记挂的一件事。宝玉道：“没有什么可说的。”肺腑已诉，尚有何说。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东西，或是取件东西。这东西便是金钏弄坏的。不然我去了，怎么样搭赅呢？”宝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两条手帕子，所（是）（送）东西，心而已矣，心不可见，而信手拈来便是。撩与晴雯，笑道：“也罢，就说我叫你送这个给他去了。”晴雯道：“这又奇了！他要这半新不旧的两条帕子？他又要恼了，说你打趣他。”我亦云然。宝玉笑道：“你放心，令晴放心，令黛玉放心也。他自然知道。”心是一心。

晴雯听了，只得拿了帕子往潇湘馆来。只见春纤正在栏杆上晾手帕子，生命之主殁于此矣，故春纤到此一见，而已晾手帕了。见他进来，忙摇手儿说：“睡下了！”晴雯走进来，满屋漆黑，并未点灯，一团黑气。黛玉已睡在床上，问：“是谁？”晴雯忙答道：“晴雯。”黛玉道：“做什么？”晴雯道：“二爷送帕子来给姑娘。”黛玉听了，心中发闷，暗想：“做什么送手帕子来给我？”略作一宕，因自不可少。问：“这帕子是谁送他的？必定是好的，叫他留着送别人去罢，我这会不用这个。”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旧的。”林黛玉听了，越发闷住，细心搜求，一时方大悟过来。“情”字“心”字一齐结。连忙说：“放下，去罢。”四字彻上彻下。晴雯只得放了，抽身回来。一路盘算，不解何意。

这林黛玉体贴出手帕子的意思来，不觉神魂驰荡：“宝玉这番苦心，能领会我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这番苦意不知将来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两块帕子来，若不是领我深意，单看了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私相传递，我又可惧。我自己每每好哭，想来也无味，又令我可愧。”喜、悲、笑、惧、愧，正与三十二回惊喜悲叹相针对。如此左思右想，一时五内沸然，由不得馀意缠绵，使命掌灯，也想不起嫌疑避讳等事，研墨蘸笔，便向那两块旧帕上写道：

眼空蓄泪泪空垂，
暗洒闲抛却为谁？
尺幅鲛绡劳惠赠，

教人焉得不伤悲！（其一）第一诗虑其不知而知矣。重“却为

谁”、“劳惠赠”，意乃说既往。

抛珠滚玉只偷潜，
镇日无心镇日闲。
枕上袖边难拂拭，
任他点点与斑斑。（其二）第二诗虑其不定而定矣。重“无心”、“任他”，意乃说现在。

彩线难收面上珠，
湘江旧迹已模糊^[4]。
窗前亦有千竿竹，
不识香痕渍也无？（其三）第三诗既知既定，是明明以妃许之。妃，配也。重“湘江”、“旧迹”，意乃说将来。○此三诗总还泪帐。帕犹言怕，不放心也，又承泪之物。一还一收，彼此清结。

林黛玉还要往下写时，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真合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深。病由此深乃作者提掇之语，透下文“断痴情”也。而在黛玉则心安意稳，以为此事定矣，故自此以后与宝玉更无口角，是乃大交关处。一时方上床睡去，犹拿着帕子思索，不在话下。

却说袭人来见宝钗，谁知宝钗不在园内，往他母亲那里去了。袭人不便空手回来，等至二更，宝钗方回。原来宝钗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挑唆了人来告宝玉的，谁知又听袭人说出来，越发信了。究竟袭人是焙茗说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窥度，并未据实，大家都是一半猜度，一半据实，竟认准是他说的。薛蟠因素日有这个名声，其实这一次却不是他干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难分。此非反话隐话，乃实为薛蟠出脱。盖号为呆霸王，犹许为三代以下负气任性不可驯制之人，在薛氏尚有罪人不孥之意。今以此事，众共信之，钗亦信之，而劝、而仇，至于置之死地而不顾，是乃于钗又坐一重因色杀兄罪案也。评在四十八回。

这日正从外头吃了酒回来，见过母亲，只见宝钗在这里，说了几句闲话，因问：“听见宝兄弟吃了亏，是为什么？”薛姨妈正为这个不自在，见他问时，便咬着牙道：“不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闹的，你还有脸来问？”薛蟠见说，便怔了，忙问道：“我何尝闹什么！”薛姨妈道：“你还装腔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说的，还赖呢！”薛蟠道：“人人说

我杀了人，也就信了罢？”薛姨妈道：“连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说，难道他也赖你不成？”宝钗忙劝道：“妈妈和哥哥且别叫喊，且别叫喊，绝倒。消消停停的，就有个青红皂白了。”要这青红皂白则甚？向薛蟠道：“是你说的也罢，不是你说的也罢，事情也过去了，不必较正，倒把小事弄大了。我只劝你，从此以后少在外头胡闹，少管别人的事。天天一处大家胡逛，你是个不防头的人，过后没事就罢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干的，人人都也疑惑说是你干的。不用别人，我先就疑惑你。”愈开脱愈坐实。“我”字甚响。

薛蟠本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见不得这样藏头露尾的事，又是宝钗劝他不要逛去，他母亲又说他犯舌，宝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得乱跳，赌神发誓的分辨。又骂众人：“谁这样编派我？我把那囚攘的牙敲了！骂得痛快。分明是为打了宝玉，没的献勤儿，拿我做幌子。难道宝玉是天王？他父亲打了他一顿，一家子定要闹几天！那一回为他不好，姨父打了他两下子，过后老太太不知怎么知道了，说是珍大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骂了一顿。虚设一案，与“当日为秦钟闹的天翻地覆”暗相影射。今日越发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索性进去把宝玉打死了，我替他偿命，大家干净！”不必有此事，不可无此言。一面嚷，一面找起一根门闩来就跑。慌得薛姨妈抓住骂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谁去？你先打我来！”

薛蟠的眼急得铜铃一般，嚷道：“何苦来！又不叫我去，又好好的赖我！将来宝玉活一日，我耽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干净。”三“我”字如闻，立一呆霸王传。笔歌墨舞，畅满已极。宝钗忙也上前劝道：“你忍耐些儿罢！妈妈急的这个样儿，你不说来劝，你倒反闹得这样。别说是妈妈，便是旁人来劝你，也为你好，倒把你的性子劝上来了！”薛蟠道：“你这会子又说这话，都是你说的！”宝钗道：“你只怨我说，再不怨你那顾前不顾后的形景！”薛蟠道：“你这会怨我顾前不顾后，你怎么不怨宝玉在外头招风惹草的呢？别说别的，只拿前日琪官儿的事比给你们听。那琪官儿我们见了十来次，他并未和我说一句亲热话，怎么前日见了，连姓名还不知，就把汗巾子给与他？难道这也是我说的不成？”一阵吵闹，悉是摹空。至此，反从薛蟠口中打到实际，何等文心。薛姨妈和宝钗急的说道：“还提这个！可不是为这个打他呢！可见是你说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气死人了！赖我说的，我不恼，我只为一个宝玉就闹得这样天翻地覆的！”三“我”字又响。宝钗道：“谁闹？你先持刀动杖的闹起来，倒说是别人闹！”

薛蟠见宝钗说的话句句有理，难以驳正，比母亲的话反难回答，因此便要设法拿话堵回他去，就无人敢拦自己的话了。也因正在气头上，未曾想话之轻重，便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闹，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呆到绝顶，薛蟠死也！从前妈妈和我说你这金要拣有玉的才可配，你留了心，见宝玉有那劳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金要配玉，和我说犹可言也，和王夫人说不可言也。夫既和我说矣，以我之心直口快，焉知我不更与非我者说？既可与非我者说，焉保无一二耳明心亮者出一语而立破其诈？则是和我说者已聚九州铁铸此一大错，其将何法使既和我说仍为未和我说者乎？事至此，我亦不知何以安置我耳。话未说了，把个宝钗气怔了。非气怔，乃吓极。拉着薛姨妈哭道：“妈妈你听！哥哥说的是什么话！”薛蟠见妹妹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便赌气走到自己房里安歇。不提。

宝钗满心委屈气忿，待要怎样，又怕他母亲不安，自然不安。少不得含泪别了母亲，各自回来。到了房里整哭了一夜。一夜中多少布置。次日一早起来，也无心梳洗，胡乱整理，便出来瞧母亲。可巧遇见黛玉独在花影之下，问他：“那里去？”宝钗因说：“家去。”口里说着，便只管走。黛玉见他无精打彩的去了，又见眼上好似有哭泣之状，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后面笑道：“姐姐也自己保重些儿！就是哭出两缸泪来，也医不好棒疮！”刻薄尖酸，益无忌惮。“兰言解疑癖”一番用度，在钗必不可缓矣。

不知宝钗如何对答，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为黛玉作一束，自“意绵绵”、“警芳心”、“发幽情”、“惜情女”诸回书迤迤而来，到此结穴。为宝钗作一起，凡“梅花络”、“绛芸轩”、“解疑癖”、“金兰语”、“见土仪”以至“成大礼”诸回书络绎而生，从此发源。黛玉到此已无心，钗到此方有事。而“情”字又不容上下分析，黛玉为情，钗亦何尝非情？这情种原无分别，而在宝则情有独钟，故曰“情中情”，见钗情矣，而黛玉又情中之情也。看写宝钗送药，先有一情感境界可知。

自“撕扇子”至此为一大段，以扇子串到底。晴雯撕扇，佳蕙拾扇，湘云说扇摇扇，宝玉忘扇，袭人送扇，至王夫人芭蕉扇止，则思善之意可知。而所云《学》、《庸》、《诗》、《易》，非闲人好为附会。

此大段乃从理欲本根显为指示，而慨然于庆元宵天伦乐之难逢，以重明失教之祸烈也。孝先百行，一笑岂但偶逢？婚重人伦，两小谁令自感！伤通灵之既溺，政已徒存；扬热毒于方张，坎为自陷。不思而已，

何以行之？须速寻糊涂东西，访个消息；切要防撞客胡说，陡宣底蕴！

【护花主人评曰】宝钗说得半句，便咽住不说，宝玉已心感神移，痛亦不觉。此双真之所以说尘缘未断，无可奈何。通灵之玉不蔽于鬼，仍蔽于情矣。

宝钗已认定琪官一节是薛蟠播扬，引秦钟旧事为证，既劝宝玉改过，又为乃兄排解，真是光明正大。

宝钗探望送药，堂皇明正。黛玉进房，无人看见，又从后院出去，其钟情固深于宝钗，而行踪诡密，殊有泾渭之分。

宝钗劝宝玉说：“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又说：“你这样细心，何不在大事上做工夫？”理正而言直。黛玉劝宝玉，只说：“你从此可都改了罢！”言婉而情深。亦迥然各别。

借王夫人问贾环话，引出袭人一番说话。袭人固善于乘机，文笔亦不鹞突。贾环搬舌，袭人讳而不言，省却无数是非。

袭人说黛玉、宝钗，在山色有无中，妙极。

黛玉与宝玉处处不避嫌疑，密语私言。宝钗与宝玉往往正言相劝，毫无褒狎。二人举动不同，钟情无异。袭人虽心钦宝钗，而于防闲之处，仍相并提及，不分轻重，立言得体。黛玉题诗潜泣，宝钗劝兄气哭，一是情不自禁，一是情由人激，然总是因宝玉一人而起。

黛玉笑宝钗之哭，却忘了自己眼肿，可谓恕己责人。

【大某山民评曰】袭人欲宝玉搬出园外住，却是先说林姑娘，次说宝姑娘，一倒置而轩輊已分，正是妙处不在多也。

前揭袭人之隐者，有李嬷嬷；今揭宝钗之隐者，有薛蟠。前后相映成文。

此回仍是壬子年夏间事。

[1] 夹纱被：表里两层的纱被。

[2] 沉心：介意，心里不快。

[3] 栳（zhì）沐：梳洗。

[4] 絮：腻烦。

[5] 君子防未然：即“君子防患于未然”。意谓君子在祸患发生之前就加以预防。语本《易·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6] 白眉赤眼：平白无故。

[7] 湘江旧迹：指泪痕。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话说宝钗分明听见林黛玉刻薄他，因记挂着母亲、哥哥，并不回头，一径去了。这里林黛玉还是立于花阴之下，远远的却向怡红院内望着。只见李宫裁、迎春、探春、惜春并各项人等，都向怡红院内去过之后，一起一起的散尽了，只不见凤姐儿来，心内自己盘算道：“如何他不来看宝玉？便是有事缠住了，他必定也是要来打个花胡哨^[1]，明知虎伤人，而故撻其怒，是为蠢才。讨老太太、太太的好儿才是。今儿这早晚不来，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头再看时，只见花花簇簇一群人，又向怡红院内来了。定睛看时，只见贾母搭着凤姐儿的手，后头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并丫头媳妇等人，都进院去了。从他眼中历写诸人，众寡相形，其实难受。黛玉看了，不觉点头，想起有父母的好处来，早又泪珠满面。少顷，只见宝钗、薛姨娘等也进去。

忽见紫鹃从背后走来说道：“姑娘吃药去罢，开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到底要怎么样？只是催我！吃不吃与你什么相干？”紫鹃笑道：“咳嗽的才好了些，又不吃药了。如今虽是五月里，又提五月。天气热，到底也该小心些。大清早起来，在这个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该回去歇息了。”一句“歇息”话提醒了黛玉，方觉得有点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着紫鹃回潇湘馆来。入情入理，写得可怜。

一进院门，只见满地下竹影参差，苔痕浓淡，不觉又想起《西厢记》中所云“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泠泠”^[2]二句来，因暗暗的叹道：“双文虽然命薄^[3]，尚有孀母弱弟。今我黛玉之薄命，一并连孀母弱弟俱无。”想到这里，欲滴下泪来，即景生情，千条万绪，其孤不敌钗明矣。不防廊上的鹦哥见黛玉来了，“嘎”的一声扑了下来，倒吓了一跳，因说道：“你作死呢，又扇了我一头灰！”那鹦哥又飞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帘子，姑娘来了！”黛玉便止步，以手叩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鹦鹉长叹一声，竟大似黛玉素日吁叹音韵，接着念

道：“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口舌之祸，究至于此，其如不悟何！黛玉、紫鹃听了，都笑起来。紫鹃笑道：“这都是姑娘素日念的，难为他怎么记了。”黛玉便将架摘下来，另挂在月洞窗外的钩上，于是进了屋子，在月洞窗内坐了。吃毕药，只见窗竹影映入纱窗，满屋内阴阴翠润，几簟生凉。黛玉无可释闷，便隔着纱窗调逗鹦哥作戏，又将素日所喜的诗词也教与他念，这且不在话下。

且说宝钗来至家中，只见母亲正是梳洗呢，一见他来了，便说道：“你大清早起跑来做什么？”宝钗道：“我看看妈妈身上好不好。昨儿我去了，不知他可又过来闹了没有？”一面说，一面在他母亲身上坐了，由不得哭将起来。此一哭有千百转身。薛姨妈见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场。一面又劝道：“我的儿，你别委曲了，你等我处分那孽障。你要有个好歹，我指望那一个来？”

薛蟠在外听见，连忙跑了过来，对着宝钗左一个揖，右一个揖，只说：“好妹妹，恕我这次罢！原是我昨儿吃了酒，回来晚了，路上撞着客了，来家未醒，不知胡说了什么，连自己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气。”宝钗原是掩面哭的，听如此话，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抬头向地下啐了一口，说道：“你不用做这像生儿^[4]，我知道你的心里多嫌我们娘儿两个，你是变着法儿叫我们离了你，就心净了。”薛蟠听说，连忙笑道：“妹妹，这从那里说起！妹妹从来不是这样多心说歪话的人。”歪，不正也，便是倒话，又被薛蟠道破。薛姨妈忙又接着道：“你只会听你妹妹的歪话，难道昨儿晚上你说的那话，就该的不成？当真是你发昏了。”薛蟠道：“妈妈也不必生气，妹妹也不必烦恼，从今以后，我再不同他们一处吃酒闲逛，如何？”宝钗笑道：“这才明白过来了。”薛姨妈道：“你要有个横劲，那龙也下蛋了！”

薛蟠道：“我若再和他们一处逛，妹妹听见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自骂，骂他。何苦来，为我一个，教娘儿两个天天操心！妈妈为我生气还犹可恕；若只管叫妹妹为我操心，我更不是人。如今父亲没了，我不能多孝顺妈妈，多疼妹妹，反叫娘母子生气，妹妹烦恼，连个畜生不如了！”口里说着，眼睛里禁不住也滚下泪来。薛姨妈本不哭了，听他一说，又吊起伤心来。宝钗勉强笑道：“你闹够了，这会子又招着妈妈哭起来。”薛蟠听说，忙收了泪，笑道：“我何曾招妈妈哭起来？罢，罢，罢！丢下这事莫提了。如何便能丢得下！香菱，来倒茶妹妹吃。”宝钗道：“我也不吃茶，等妈妈洗了手，我们就进

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项圈，我看看只怕该炸一炸去了^[5]。”宝钗道：“黄澄澄的，又炸他作什么？”薛蟠又道：“妹妹如今也该添些衣服了，要什么颜色花样，告诉我。”宝钗道：“连那些衣服还没穿遍了，又做什么？”一时薛姨妈换了衣服，拉着宝钗进去，薛蟠方出去了。

这里薛姨妈和宝钗进园来看宝玉，到了怡红院中，只见抱厦里外回廊上许多的丫头老妈站着，便知贾母等都在这里。母女两个进来，大家见过了。只见宝玉睡在榻上，薛姨妈问他：“可好些？”宝玉忙欠身，答应着：“好些。”又问他：“想什么？只管告诉我。”宝玉笑道：“我想起来，自然和姨妈要去的。”

王夫人又问：“你想什么吃？回来好给你送来的。”宝玉笑道：“也倒不想什么吃，倒是那一回做的小荷叶儿、小莲蓬儿的汤还好些。”荷叶、莲蓬，藕之所生。寓言思得偶也。凤姐一旁笑道：“听听！口味不算高贵，只是太磨牙了。太磨牙，便是黛玉。凤隐知端属在此。巴巴的想这个吃了！”贾母便一叠连声的叫：“做去！”凤姐儿笑道：“老祖宗别急，我想这模子是谁收着呢。”因回头吩咐个婆子，问管厨房的去要。那婆子去了半日，来回说：“管厨房的说，四副汤模子，都缴上来了。”凤姐儿听说，又想了一想道：“记得也交上来了，就记不得交给谁了，多半在茶房里。”又叫人去问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后还是管金银器的送来了。

薛姨妈先接过来看看，必是他接。原来是个小盒子，里面装着四副银模子，都有一尺多长，一寸儿方，尺，人身也。方寸，人心也。络其身，络其心，都在此。上面鏤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莲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样，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贾母、王夫人道：“你们府上也都想绝了！吃碗汤，还有这些样子。若不说出来，我见了这个，也认不得这是做什么用的。”凤姐也不等人说话，便笑道：“姑妈那里晓得，这是去年备膳，他们想的法儿。其定自天，凤姐但替天行道。不知弄些什么面印出来，借点新荷叶的清香，全仗着好汤，究竟没意思。谁家常吃他呢？那一回呈样的做了一次，他今儿怎么想起来了。”说着接了过来，递与个妇人，吩咐厨房里立刻拿几只鸡，另外添了东西，做出十碗汤来。此汤须集全力，故数用十。

王夫人道：“要这些做什么？”凤姐儿笑道：“有个原故，这一宗东西，家常不大吃，今儿宝兄弟提起来了，单做给他吃，老太太、姑妈、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好。不如借势儿弄些大家吃，托赖着连我也尝个新儿。”直认尝新。贾母听见笑道：“猴儿，猴儿特点。把你乖的！拿着官

中的钱做人情。”说的大家笑了。凤姐也忙笑道：“这不相干，这个小东道我还做得起。”便回头吩咐妇人：“说给厨房里，只管好生添补着做了，在我账上领银子。”婆子答应着去了。

宝钗一旁笑道：“我来了这么几年，留神看起来，二嫂子凭他怎么巧，再巧不过老太太去。”贾母听说，便答道：“我的儿！我如今老了，那里还巧什么？当日我像凤姐儿这么大年纪，比他还来的呢！他如今虽说不如我们，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强多了！你姨娘可怜儿的，不大说话，和木头似的，活木主便是贾政，原本无气。在公婆跟前就不献好儿。凤姐儿嘴乖，怎么怨得人疼他！”宝玉笑道：“若这么说，不大说话的就不疼了？”贾母道：“不大说话的，又有不大说话的可疼之处。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这是说黛玉，贾母已嫌之矣。倒不如不说的。”宝玉笑道：“这就是了！我说大嫂子倒不大说话呢，老太太也是和凤姐姐一样看待。若说单是会说话的可疼，这些姐妹里头，也只凤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贾母道：“提起姊妹们，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儿算起，都不如宝丫头。”薛姨妈听说，忙笑道：“这话老太太说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时常背地和我说宝丫头好，这倒不是说假话。”宝玉勾着贾母原为赞林黛玉，不想反赞起宝钗来，倒也事出望外，便看着宝钗一笑。宝钗早扭过头去，和袭人说话去了。

忽有人来请吃饭，贾母方立起身来，命宝玉：“好生养着罢！”把丫头们嘱咐了一回，方扶着凤姐儿，让薛姨妈，大家出房去了。犹问：“汤好了不曾？”又问薛姨妈等：“想什么吃，只管告诉我。我有本事叫凤丫头弄出来咱们吃。”薛姨妈道：“老太太也会恼他的，时常弄了东西孝敬，究竟又吃不多。”凤姐儿笑道：“姑妈，你倒别这样说！我们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还吃了呢！”一句话没说了，引的贾母众人都哈哈的笑起来。

宝玉在房里也忍不住笑。袭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嘴怕死人。”宝玉伸手拉着袭人，笑道：“你站了这半日，可乏了？”一面说，一面拉他身傍坐下了。身傍坐下，已为“绛芸轩”写一照。袭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趁宝姑娘在院子内，你和他说话，烦他们的莺儿来打上几根绦子。”宝玉笑道：“亏你提起来。”说着，便仰头向窗外道：“宝姐姐，吃过饭叫莺儿来，烦他打几根绦子，可得闲么？”宝钗听见，回头道：“怎么不得闲儿？一会叫他来就是了。”贾母等尚未听真，都止步问宝钗，说明了，贾母便说道：“好孩子！你叫他替你兄弟打几根，你

要人使，我那里闲的丫头多着呢，你喜欢谁，只管叫来使唤。”薛姨妈、宝钗等都笑道：“只管叫他来做就是了，有什么使唤的去处？他天天也是闲着淘气。”

大家说着，往前正走，忽见湘云、平儿、香菱等在山石边掐凤仙花呢，见了他们走来，都迎上来。少顷，出至园外，王夫人恐贾母乏了，便欲让至上房内坐。贾母也觉的腿酸，便点头依允。王夫人便命丫头忙先去铺设坐位。那时赵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与那婆娘丫头们忙着打帘子，立靠背，铺褥子。贾母扶着凤姐儿进来，与薛姨妈分宾主坐了。薛宝钗、史湘云坐在下面。必写钗坐，正室婚主也。王夫人亲捧了茶来，奉与贾母。李宫裁捧与薛姨妈。贾母向王夫人道：“让他们小妯娌服侍，你在那里坐了好说话儿。”王夫人方向一张小机上坐下了，便吩咐凤姐儿道：“老太太的饭，放在这里，添了东西来。”凤姐儿答应出去，便命人至贾母那边告诉。那边的婆娘们忙往外传了，丫头们忙都赶过来，王夫人便命请姑娘们去。

请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两个来了。此际可胜叹息。迎春身上不耐烦，不吃饭。林黛玉是不消说，十顿饭只好吃五顿，众人也不着意了。少顷饭至，众人调放了桌子，凤姐儿用手巾裹了一把牙箸^[6]，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姨妈不用让，还听我说说就是了。”贾母笑向薛姨妈道：“我们就是这样。”薛姨妈笑着应了。于是凤姐放下四双箸，上面两双，是贾母、薛姨妈，两边是宝钗、湘云的。王夫人、李宫裁等都在下面看放着菜。凤姐先忙着要干净家伙来，替宝玉拣菜。少顷荷叶汤来，贾母看过了，王夫人回头见玉钏儿在那里，便命玉钏与宝玉送去。凤姐道：“他一个拿不去。”可巧莺儿和同喜儿都来了，宝钗知道他们已吃了饭，便向莺儿道：“宝二爷正叫你去打绞子，你们两个一同去罢。”是为同喜。莺儿答应着，同玉钏儿出来。

莺儿道：“这么怪热的，怎么端了去？”玉钏笑道：“你放心，我自有个道理！”说着便命一个婆子来，将汤饭等类放在一个捧盒内，命他端着跟着，他两个却空着手。一直到了怡红院门口，玉钏儿方接了过来，同莺儿进入房中。袭人、麝月、秋纹三个人正和宝玉玩笑呢，见他两个来了，都忙起来笑道：“你们两个怎么来的这么碰巧，一齐来了！”一面说，一面接了下来。玉钏便向一张小机上坐了。莺儿不敢坐下，袭人便忙端了个脚踏来，莺儿还不敢坐。宝玉见莺儿来了，却倒十分欢喜。见了玉钏儿，便想起他姐姐金钏儿来，又是伤心，又是惭愧。倒腾到上半回，情景恰像。便把莺儿丢下，且和玉钏说话了。袭人见把

莺儿不理，恐莺儿没好意思的，又见莺儿不肯坐，便拉莺儿出来，到外边房里去吃茶说话去了。

这里麝月等预备了碗箸来伺候吃饭，宝玉只是不肯吃，便问玉钏儿：“你母亲身上可好？”玉钏儿满脸怒色，正眼也不看宝玉，半日，方说了个“好”字。宝玉便觉没趣。半日，只得又陪笑问道：“谁叫你替我送来的？”玉钏儿道：“不过是奶奶太太们！”宝玉见他还是哭丧着脸，便知他是为金钏儿的缘故。待要虚心下气的哄他，又见人多，不好下气得。因而便寻方法，将人都支出去，然后又陪笑问长问短。

那玉钏儿先虽不欲理他，只管见宝玉一些性气也没有，凭他怎么丧谤^[2]，还是温存和气，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了，脸上方有三分喜色。宝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汤端来，我尝尝。”玉钏儿道：“我从来不会喂人东西，等他们来了再吃。”宝玉笑道：“我不是要你喂我，我因为走不动，你递给我吃了，你好赶早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饭的。我只管耽误了时候，你岂不饿坏了？你要懒待动，我少不得忍了疼，下去取来。”说着便要下床来，扎挣起来，禁不住“嗳哟”之声。玉钏儿见他这般，忍耐不住，起身说道：“躺下去罢。那世里造下了孽，这会子现世现报，叫我那一个眼睛看得上！”一面说，一面“扑”的一声又笑了，端过汤来。

宝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气，只管在这里生罢。见了老太太、太太，可放和气些。若还这样，你就要挨骂了。”玉钏道：“吃罢，吃罢！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不信这样话。”说着催宝玉喝了两口汤。宝玉故意说：“不好吃！”玉钏儿道：“阿弥陀佛！这还不好吃，什么好吃呢？”宝玉道：“一点味儿也没有。你不信，尝一尝，就知道了。”玉钏儿果真赌气尝了一尝。宝玉笑道：“这可好吃了！”玉钏儿听说，方解过他的意思来，原是宝玉哄他吃一口，便说道：“你既说不吃，这会子说好吃，也不给你吃了！”宝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钏儿又不给他，一面又叫人打发吃饭。

丫头方进来时，忽有人来回话，说：“傅二爷家的两个妈妈来请安，来见二爷。”宝玉听说，便知是通判傅试家的妈妈来了。那傅试原是贾政的门生，原来都赖贾家的名声得意，贾政也着实看待，与别个门生不同，他那里常遣人来走动。

宝玉素昔最厌勇男蠢妇的，今日却如何又命这两个婆子进来？其中原来有个缘故。只因那宝玉闻得傅试有个妹子名唤秋芳，也是个闺琼秀

玉，常人传说才貌俱佳，虽未目睹，然遐思遥爱之心，十分诚敬，不命他每进来^[8]，恐薄了傅秋芳，因此连忙命让进来。那傅试原是暴发的，因傅秋芳有几分姿色，聪明过人，那傅试安心仗着妹子，要与豪门贵族结亲，不肯轻易许人，所以耽误到如今，傅秋芳已二十三岁，尚未许人。怎奈那些豪门贵族，又嫌他本是穷酸，根基浅薄，不肯求配。那傅试与贾家亲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来的两个婆子，偏生是极无知识的，闻得宝玉要见，进来只刚问了好，说了没两句话。

那玉钏儿见生人来，也不和宝玉厮闹了，手里端着汤，却只顾听。宝玉又只顾和婆子说话，一面吃饭，伸手去要汤。两个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手，便将碗撞翻，将汤泼了宝玉手上。玉钏儿倒不曾烫着，吓了一跳，忙笑道：“这是怎么了？”慌的丫头们忙上来接碗。宝玉自己烫了手，倒不觉的，只管问玉钏儿：“烫了那里了？疼不疼？”玉钏儿和众人都笑了。玉钏儿道：“你自己烫了，只管问我！”宝玉听了，方觉自己烫了。众人上来，连忙收拾。宝玉也不吃饭了，洗手吃茶，又和那两个婆子说了两句话。然后两个婆子告辞出去，晴雯等送至桥边方回。

那两个婆子见没人了，一行走，一行谈论。这一个笑道：“怪道有人说他们家宝玉是相貌好，里头糊涂，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呆气的！他自己烫了手，倒问别人疼不疼，这可不是呆子？”此是眼见。那一个又笑道：“我前一回来，听见他家里许多人抱怨，千真万真的有些呆气。大雨淋的水鸡似的，他反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罢！’你说可笑不可笑？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鱼，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明星月亮，他便不是长吁短叹的，就是咕咕唧唧的。且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毛丫头的氣都受到了。爱惜起东西来，连个线头都是好的。糟蹋起来，那怕值千值万的，都不管好歹了。”又立宝玉小传，与傅试一段相照。两个人一面说，一面走，出园回去，不在话下。

且说袭人见人去了，便携了莺儿过来，问宝玉：“打什么绦子？”宝玉笑向莺儿道：“才只顾说话，就忘了你。烦你来不为别的，替我打几根络子。”莺儿道：“装什么的络子？”宝玉见问，便笑道：“不管装什么的，你都每样打几个罢。”莺儿拍手笑道：“这还了得！要这样，十年也打不完了。”画出莺儿，恍然纸上，乃责博爱。宝玉笑道：“好姐姐，你闲着也没事，都替我打了罢。”袭人笑道：“那里一时都打得完！如今先拣要紧的打两个罢。”莺儿道：“什么要紧，不过是扇子、香坠儿、汗巾

子。”宝玉道：“汗巾子就好。”莺儿道：“汗巾子是什么颜色？”宝玉道：“大红的。”莺儿道：“大红的要黑络子才好看，或是石青的，才压得住颜色。”宝玉道：“松花配什么？”莺儿道：“松花色配桃红。”宝玉道：“这才娇艳。再要雅淡之中，带些娇艳。”莺儿道：“葱绿、柳黄，我是最爱的。”宝玉道：“也罢了。也打一条桃红，再打一条葱绿。”莺儿道：“什么花样呢？”宝玉道：“也有几样花样？”莺儿道：“一炷香，朝天蹬，象眼块，方胜¹⁹，连环，梅花，柳叶。”宝玉道：“前儿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样是什么？”莺儿道：“是攒心梅花。”宝玉道：“就是那样好。”

一面说，一面袭人刚拿了线来。窗外婆子说：“姑娘们的饭都有了。”宝玉道：“你们吃饭去，快吃了来罢。”袭人笑道：“有客在这里，我们怎好去的？”莺儿一面理线，一面笑道：“这话又打那里说起？正经快吃了饭来。”袭人等听说，方去了，只留下两个小丫头呼唤。

宝玉一面看莺儿打络子，一面说闲话，因问他：“十几岁了？”莺儿手里打着，一面答说：“十六岁了。”宝玉道：“你本姓什么？”莺儿道：“姓黄。”宝玉笑道：“这个名字倒对了，果然是个黄莺儿。”莺儿笑道：“我的名字，本来是两个字，叫个金莺。姑娘嫌拗口，就单叫莺儿，便是宝钗。莺，崔莺也，《西厢》之主。如今就叫开了。”宝玉道：“宝姐姐也算疼你了，到明日宝姐姐出嫁，少不得是你跟去了。”莺儿抿嘴一笑。宝玉笑道：“我常常和袭人说，明儿不知那一个有福的，消受你们主儿两个呢！”莺儿笑道：“你还不知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上人都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其次。”宝玉见莺儿娇腔婉转，语笑如痴，早不胜其情了，那堪更提起宝钗来？便问道：“他好处在那里？好姐姐，告诉我听。”莺儿道：“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又告诉他去。”宝玉笑道：“这个自然的。”一段百转千腔，而好处究在不能说处。

正说着，只听见外头说道：“怎么这样静悄悄的？”二人回头看时，不是别人，正是宝钗来了。宝玉忙让坐，宝钗坐了，因问莺儿：“打什么呢？”一面问，一面向他手里去看，才打了半截。宝钗笑道：“这有什么趣儿？倒不如打个络子，把玉络上呢。”一句话提醒了宝玉，便拍手笑道：“倒是姐姐说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什么颜色才好？”宝钗道：“若用杂色，断然使不得，用大红又犯了色，黄的又不起眼，黑的又太暗。等我想个法儿，把那金线拿来配着黑珠儿线，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络子，这才好看。”

宝玉听说，喜之不尽，一叠连声就叫袭人来取金线。正值袭人端了

两碗菜走进来，告诉宝玉道：“今儿奇怪，刚才太太打发人替我送了两碗菜来。”宝玉笑道：“必定是今儿菜多，送给你们大家吃的。”袭人道：“不是，指名给我来，还不叫我过去磕头，你看这可是奇了？”宝钗笑道：“给你的，你就去吃，这有什么猜疑的。”袭人道：“从来没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宝钗抿嘴一笑，说道：“这就不好意思了？明儿还有比这个更叫你不好意思的呢！”知之谗矣。袭人听说话内有因，素知宝钗不是轻口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来，便再不提。将菜与宝玉看了，说：“洗了手，来拿线。”说毕便一直出去了。吃过饭，洗了手进来，拿金线与莺儿打络子。此时宝钗早被薛蟠来请出去了。

这里宝玉正看着打络子，忽见邢夫人那边遣了两个丫头，送了两样果子来与他吃，问他：“可走得了么？若走得动，叫哥儿明早过去散散心，太太着实记挂着呢。”宝玉忙道：“若走得了，必定过来请太太、哥哥的安了。今疼的比先好些，请太太放心罢。”一面叫他两个坐下，一面又叫：“秋纹来，把才那果子拿一半送与林姑娘去。”秋纹答应了，刚欲去时，只听黛玉在院内说话。宝玉忙叫：“快请！”

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三十八回为一大段，乃宝钗文字，结“奇缘”“巧合”之案。凡“设奇谋”、“成大礼”、“断痴情”、“却尘缘”，无不一齐结穴。

本回上下不容分析，玉钏、金莺、宝钗乃一人。尝羹、结络是“巧合”一事。必先结后尝，故唤金莺在先，差玉钏在后；然非尝无以结，故莺钏同来，而尝究先于结。钏之情急，钏之谋亦良苦矣。

第八回曰“巧合”，乃金玉甫会合而未合，必结之而始真合也。此回曰“巧结”、曰“络”，而玉入金中，斯真合而为一矣。其实皆文人自布其文。将写“成大礼”，必先写“绣鸳鸯”；将写“绣鸳鸯”，必先写“梅花络”。其步骤自应尔也。

【护花主人评曰】宝钗因晚间受薛蟠委曲，又记挂母兄，所以早起。黛玉起得更早，是端想宝玉，又不好进院，独立花阴之下。其千思万想，一夜无眠，如画纸上。

鹦鹉念诗，独念哭花二句，可见黛玉无日不哭，无日不念哭花诗。又先引《西厢》二句以衬哭花诗，文章既前后映照，而黛玉之痴情，亦描写透澈。

自“宝钗来至家中”句至“薛蟠方出去”句止一段文字，是补写宝钗早

起回家后情事，以了结昨晚薛蟠胡闹一节。
“莲叶羹”、“梅花络”，引出三十七回“海棠社”、“菊花题”。
宝玉想赞黛玉，贾母偏赞宝钗，更见贾母久已属意宝钗。
玉钏、金莺亦是关照金玉良缘。
夹写傅秋芳一段，形容宝玉痴呆。
莺儿正要说宝钗好处，却被宝钗走来冲断，藏蓄大有意味。
莺儿正打梅花络，宝钗忽叫打玉络，又用金线配搭，金与玉已相贴
不离。
黛玉线穗已经剪断，宝钗线络从此结成。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是壬子年夏间事。

[1] 打个花胡哨：假意敷衍一下。

[2] 泠泠：清凉貌。

[3] 双文：指《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因其名由叠字组成。

[4] 像生儿：即相声儿，以一人之口同时作出各种声音的技艺。今称口技。此借指滑稽虚假的言辞动作。

[5] 炸：经淬火加工使旧金银器恢复光泽。

[6] 牙箸：象牙筷子。

[7] 丧谤：恶声恶气地说话，出口伤人。

[8] 他每：他们。

[9] 方胜：由两个菱形部分重叠相连的形状。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话说贾母自王夫人处回来，见宝玉一日好一日，心中自是欢喜。因怕将来贾政又叫他，遂命人将贾政的亲随小厮头儿唤来，吩咐他：“已后倘有会人待客诸样的事，你老爷要叫宝玉，你不用上来传话，就回他说我说：一则打重了，要着实将养几个月才走得；二则他的星宿不利^[1]，祭了星，不见外人，过了八月，才许出二门。”贾母一番吩咐，大书特书，其罪不待言矣。在政之上不能悟亲、下不能教子，一打了事；王之知而不知，“我自有道理”，其道理果安在哉？可胜叹息！是此回、此段大提掇文字。○过了八月，过秋金三月也，则星宿当为金，恰是不利。那小厮头儿听了，领命而去。贾母又命李嬷嬷、袭人等来，将此话说与宝玉，使他放心。

那宝玉素日本就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又最厌峨冠礼服、贺吊往还等事，今日得了这句话，越发得了意，不但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了，而且连家庭中晨昏定省一发都随他的便了。大书特书。日日只在园中游玩坐卧，是渐字。不过每日一清早到贾母、王夫人处走走就回来了，却每日甘心为诸丫头充役，竟也得十分消闲日月。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劝导，此回开首写他是劝导，绝倒。反生起气来了，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子，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蠹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意造言，原为引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2]！”从此便不能清净洁白了，骂得痛快！乃将写合，先写离，见终究既合而仍离也。众人见他如此疯颠，也都不向他说正经话了。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所以深敬黛玉。黛玉在此，黛而直用其黛亦在此，尚得为古之愚。

闲言少述。如今且说凤姐自见金钏儿死后，忽见几家仆人常来孝敬他些东西，其主金玉便是为此。又不时来的请安奉承，自己倒生了疑惑，不知何意。这日又见人来孝敬他东西，因晚间无人时，笑问平儿。

平儿冷笑道：“奶奶连这个都想不起来了？我猜他们的女儿，都必是太太房里的丫头。如今太太房里有四个大的，一个月一两银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个月只几百钱。如今金钏儿死了，必定他们要弄这一两银子的巧宗儿呢。”凤姐听了，笑道：“是了，是了，倒是你提醒了我。看来这起人也太不知足，钱也赚够了，苦事情又摊不着，弄个丫头搪塞身子就罢了，又要想这个！也罢了，他们几家的钱也不能容易花到我跟前，这是他们自寻的，送什么来我就收什么，横竖我有主意。”凤姐儿安下这个心，所以只管耽延着，等那些人把东西送足了，然后乘空方回王夫人。

这日午间，薛姨妈母女两个与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里，大家吃西瓜。便是**瓠**爬。凤姐儿得便回王夫人道：“自从金钏儿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着一个人了，太太或看准了那个丫头，就吩咐了，下月好发放月钱。”王夫人听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说，什么是例，必定四个五个的，够使就罢了，竟可以免了罢。”凤姐笑道：“论理，太太说的也是。只是原是旧例，别人屋里还有两个哩，太太倒不按例了？况且省下一两银子，也有限的。”王夫人听了，又想一想道：“也罢，这个分例只管关了来，不用补人，就把这一两银子给他妹妹玉钏儿罢。他姐姐服侍了我一场，没个好结果，剩下他妹妹跟着我，吃个双分子也不为过。”二而一，钗必用双。凤姐答应着，回头望着玉钏儿笑道：“大喜，大喜！”玉钏儿过来磕了头。

王夫人又问道：“正要问你，如今赵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凤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两，赵姨娘有环兄弟的二两，共是四两，另外四串钱。”王夫人道：“月月可都按数给他们？”凤姐见问得奇，忙道：“怎么不按数给？”王夫人道：“前儿恍惚听见有人抱怨，说短了一串钱，‘绛芸轩’即‘初试’，即‘一进’，乃刘老老循环演义，故先以一串钱从周、赵处发之。一串钱，刘老老也。是什么缘故？”凤姐忙笑道：“姨娘们的丫头月例，原是人各一吊钱。从旧年他们外头商议的：姨娘们每位丫头分例减半，人各五百钱。每位两个丫头，所以短了一串钱。这也抱怨不着我，我倒乐得给呢，他们外头又扣着，我难道添上不成？这个事，我不过是接手儿，怎么来，怎么去，由不得我做主。我倒说了两三回，仍旧添上这两分的为是，他们说只有这个数，叫我难再说了。如今我手里，每月连日子都不错给他们呢。先时在外头关，那个月不打饥荒？何曾顺顺溜溜的得过一遭儿！”

王夫人听说，就停了半晌，又问：“老太太屋里几个一两的？”凤姐

道：“八个。如今只有七个，那一个是袭人。”王夫人道：“这就是了。你宝兄弟也并没有一两的丫头，袭人还算老太太房里的人。”凤姐笑道：“袭人还是老太太的人，不过给的宝兄弟使，他这一两银子，还在老太太的丫头分例上领。如今说因为袭人是宝玉的人，裁了这一两银子，断乎使不得。袭人得备妾数，亦由他夹攻而来。若说再添一个人给老太太，这个还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须得环兄弟屋里也添上一个，才公道均匀了。才说公道，而宝玉乃有丫头十六人，环有之乎？是皆镂空之笔。就是晴雯、麝月等七个大丫头，每月人各月钱一吊，佳蕙等八个小丫头们，每月人各月钱五百，大小丫头，晴雯、佳蕙为首，宜细按。还是老太太的话，例又自老太太破。别人如何恼得气得呢！”

薛姨妈笑道：“只听凤丫头的嘴，倒像倒了核桃车子似的，只听他的账也清楚，理也公道。”用他一赞，托出凤姐一篇说话光景。凤姐笑道：“姑妈，难道我说错了不成？”薛姨妈笑道：“说的何尝错，只是你慢些说，岂不省力？”凤姐才要笑，忙又忍住了，听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凤姐道：“明儿挑一个丫头，送去老太太使唤，补袭人。把袭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两银子里，拿出二两银子一吊钱来，给袭人去。已后凡事有赵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袭人的。只是袭人的这一分，都从我的分例上匀出来，不必动官中的就是了。”自有道理，乃是如此。凤姐一一的答应了，笑推薛姨妈道：“姑妈听见了，我素日说的话何如？今儿果然应了我的话！”若干补笔，在夹缝中。薛姨妈道：“早就该如此。模样儿自然不用说的，他的那一种行事大方，说话见人，和气里头带着刚硬要强，这个实在难得。”钗亦云然。王夫人含泪说道：“你们那里知道袭人那孩子的好处，比我的宝玉强十倍！宝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够得他长长远远的服侍一辈子，也就罢了。”可为痛哭流涕，做觉多少愚人。凤姐道：“既这么样，就开了脸，明放他在屋里，岂不好？”王夫人道：“这不好。一则年轻，二则老爷也不许，三则那宝玉见袭人是他丫头，纵有放纵的事，倒能听他的劝，如今做了跟前人^[3]，那袭人该劝的，也不敢十分劝了。如今且浑着，且浑着，妙极。见阴行苟合，悉出母命，则撮合“绣鸳鸯”，畅所欲为矣。等再过两三年再说。”

说毕，凤姐见无事，便转身出来。刚至廊檐下，只见有几个执事的媳妇子正等他回事呢，见他出来，都笑道：“奶奶今儿回什么事？说了这半天，可不要热着。”凤姐把袖子挽了几挽，蹣着那角门的门槛子笑道^[4]：“这里过堂风倒凉快，吹一吹再走。”是又事之所有而文之所无，我焉能不下拜？观此等处，始信半生为文，当握管时，眼前真情真景遗

漏多多；而且思得佳文于六合外也，岂不羞煞！○文奇矣，而尤非闲文，乃照顾槛内人、槛外人，是尤奇。又告诉众人道：“你们说我回了这半日的话，太太把二百年的事都想起来问我，难道我不说罢？”又冷笑道：“我从今以后倒要干几件刻薄事了，抱怨给太太听我也不怕。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东西们，别做娘的春梦了！上找“魇魔法”，下伏“死仇仇”。槛内槛外，众妙一终。明儿一裹脑扣了的日子还有呢！如今裁了丫头的钱，就抱怨了咱们，也不想一想自己也配使三个丫头？”一面骂，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贾母话去，不在话下。

却说薛姨妈等这里吃毕西瓜，又说一回闲话，方各自散去。宝钗与黛玉等回至园中，宝钗因约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因说立刻要洗澡，藕，偶也。此约岂可同行？立刻洗澡，取干净为是。便各自散了。

宝钗独自行来，顺路进了怡红院，请告看官：读书至此，一字不可放过。看此“行来”是“独自”，是“顺路”。意欲寻宝玉去谈讲，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中，鸦雀无闻，阴极。一并连两只仙鹤在芭蕉下都睡着了。梦境。宝钗便顺着游廊来至房中，只见外间床上横三竖四，三、四、七，乃巧数。至此纵横皆可。都是丫头们睡觉。转过十锦槅子，来至宝玉的房内，宝玉在床上睡着了。是睡着。梦叫“可卿救我”，也是睡着。袭人坐在身旁，手里做针线，旁边放着一柄白犀麈^[4]。坐在身旁是他，“白犀麈”一柄，是何物？宝钗走近前来，悄悄的笑道：“你也过于小心了。有致，有神。这个屋里还有苍蝇、蚊子？还拿蝇刷子赶什么？”蝇逐臭，蚊噬血。○麈柄是文话，刷子是土话，总说“那话”，乃一阳物也。袭人不防，他转不防，便是“初试”回“偷”字转在他边。猛抬头见是宝钗，忙放针线起身，悄悄笑道：“姑娘来了？我倒不防，吓了一跳。所做何事而吓了一跳？姑娘不知道，虽然没有苍蝇、蚊子，谁知有一种小虫子，这虫子便是卿卿。从这纱眼里钻进来，人也看不见，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蚂蚁叮的。”宝钗道：“怨不得，这屋子后头又近水，又都是香花儿，这屋子里头又香，这种虫子都是花心里长的，是水，是花，是香，是在花心里长出的，便是云儿所唱“一个虫儿往里钻”。闻香就扑。”

说着，一面就瞧他手里的针线：原来是个白绫红里的兜肚，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红莲绿叶，五色鸳鸯。鸳鸯是何鸟？戏莲是何事？兜在肚下是何处？外白里红是何象？此乃点眼。宝钗道：“嗳哟！好鲜亮活计！是活计。乃生生不息之处，一阴一阳之为道也。这是谁的？也

值得费这么大工夫？”装糊涂。袭人向床上**掀**嘴儿。有致，有神。宝钗笑道：“这么大了，是这么大了。还带这个？”袭人笑道：“他原是不带，所以特特做好了，叫他看见由不得不带。原是不带，又由不得不带，乃袭人撮合力量。此意见于宝玉莺儿上回问答及本回梦话。如今天热，睡觉都不留神，哄他带上了，是哄他带。便是夜里总盖不严些儿，也就罢了。你说这一个就用了工夫，还没看见他身上带的那一个呢！”那一个，卿耶？云耶？可卿耶？宝钗笑道：“也亏你耐烦。”袭人道：“今儿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所谓做了旁边人，心先怯了，便是低头。又笑道：此一笑中有无限事迹。“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来。”两言纳须弥于芥子。说着，就走了。宝钗只顾看着活计，便不留心。是不留心，而不留即放心矣，宝玉去，僧道来矣。一蹲身，刚刚的也坐在袭人方才坐的那个所在。袭人所坐何处也？而蹲身刚刚也坐在那个所在，暗如行雾，明如观火。因又见那个活计实在可爱，活计可爱，多少功夫都从一爱生出。不由的拿起针来就替他作。拿起针来是不由的，“不由”二字费想。就替他做，到此钗玉事了。

不想“不想”二字吓人。林黛玉因遇见史湘云，约他来与袭人道喜，来者定是他。道袭人喜，道宝钗喜矣。必同湘云，是为兼美。二人来至院中，见静悄悄的，湘云便转身先到厢房里去找袭人。与钗一路者，转先避开。幻境之兼美，钗、黛而已，不必另影。林黛玉却来至窗外，隔着窗纱往里一看，只见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随便睡着在床上，银红衫子是何色？随便是何景？床上是何处？宝钗坐在身旁做针线，旁边放着蝇刷子，刷子再用特点。林黛玉见了这个景儿，非常之景，落在他眼，乃为“戏彩蝶”答礼。连忙把身子一藏，手握着嘴，不敢笑出来。招手儿叫湘云。湘云一见他这般光景，只当有什么新闻，归之于笑。一切底里概行隐起，打到面上，而一窗里、一窗外，所谓“林中挂”、“雪里埋”。事是新闻，文亦新闻，百廿回书演此而已。忙也来一看，也要笑时，云亦要笑，究竟有何可笑，仍半底半面。忽然想起宝钗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是一气，而言下影影绰绰。使果为一睡着、一做活，以日相习惯之人，何至不掩口便伤厚道耶？知道黛玉口里不让人，怕他取笑，便忙拉过他来道：“走罢！我想起袭人来，他说午间要到池子里去洗衣裳，是须洗，其如既污不能洗何！想必去了，咱们那里找他去。”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两声，只得随他走了。明白，冷笑，而仍随他。又亮，又暗，所以死也。

这里宝钗只刚做了两三个花瓣，两三得五，二而两之是四，共成七数，所谓“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又七为巧数，是为“巧合”。又两三成

六，六为纯阴，刘老老来矣，是为“一进”，与一串钱合。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薛宝钗听了这话，不觉怔了。不云忽听，而云忽见，则宝钗同在梦中矣。至金玉姻缘之说，书中屡见，木石之说，三十六回前无有也。即在宝、黛，自亦不知何所谓木石，乃梦中喊骂和尚、道士，和尚、道士岂任受乎？在钗“绣鸳鸯”方毕，而闻此言，何能不怔？○前梦呼可卿是将合，此梦斥金玉是将离，皆大眼目。

忽见袭人走进来，又必接他。笑道：“还没有醒呢！”宝钗摇头。袭人又笑道：“我才碰见林姑娘、史大姑娘，他们可曾进来？”宝钗道：“没见他们进来。”因向袭人笑道：“他们没告诉你什么？”便接他事。袭人红了脸笑道：“总不过是他们那些玩话，有什么正经说的！”宝钗笑道：“今儿他们说的，可不是玩话！我正要告诉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话未完，只见凤姐打发人来叫袭人。又必接他。宝钗笑道：“就是为那话了。”袭人只得唤起两个丫头来，一同宝钗出怡红院，同为“那话”，同为麈柄刷子而已。人同一人，事同一事，“一同”字着眼。自往凤姐这里来。果然是告诉他这话，又叫他与王夫人磕头，且不必去见贾母，倒把袭人不好意思的。见过王夫人，急忙回来，宝玉已醒了。“醒了”二字着眼。问起原故，袭人且含糊答应，至夜间人静，袭人方告诉了。

宝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里走了一趟回来，就说你哥哥要赎你，又说在这里没着落，终久算什么，说那些无情无义的生分话吓我。从今以后，我可看谁来敢叫你去！”找“花解语”回，在宝玉已明其隐。袭人听了，便冷笑道：“你倒别这么说。从此以来，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连你也不必告诉，只回了太太便走。”着，着，着！○“绛芸轩”回中用袭人自说一究竟，说袭乎？说钗乎？何信兰桂齐芳于百二十回外者之多！宝玉笑道：“即便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教别人听见，说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没意思。”袭人笑道：“有什么没意思？难道强盗贼我也跟着罢？再不然，还有一个死呢！人活一百岁，横竖要死，这一口气不在，听不见，看不见，就罢了。”宝玉听见这话，便忙握他的嘴，说道：“罢，罢，罢！不用你说这些话了。”谑语泉声，令人发指，令人失笑。宝玉握嘴，亦呕恶而厌闻耳。○跟强盗、有一死，是妙玉疑案，即宝钗疑案，此书中不听见、不看见者。何必要听、必要看者之多！

袭人深知宝玉情性古怪，听见奉承吉利语，又厌虚而不实；听了这

些尽情实话，又生悲感，便悔自己冒撞了。连忙笑着，用话截开，只拣那宝玉素日喜欢的春风秋月，再谈及脂淡粉红，狐媚百出。然后谈到女儿如何好，不觉又谈到女儿死。袭人忙掩住口。宝玉听至浓快处，见他不说了，便笑道：“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此是破他“活一百岁，横竖要死”之说。而真死者即黛玉，是为死得好。在袭则不死而再嫁。影如此，形何如？那些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究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谏，他只顾他邀名，猛拼一死，将来置君于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战，猛拼一死，他只顾图汗马之名，将来弃国于何地？所以这皆非正死。”自是上一层落墨，语近蒙庄，亦平正，亦离奇。袭人道：“忠臣良将，皆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宝玉道：“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记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弹乱谏，只顾他逞猛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拼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非圣人，那天也断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6]。可知他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比如我此去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如今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茹古涵今议论之后，忽接到此，文境奇创，得未曾有，而为人之难，从可知矣。正是不脱轮回之说。袭人忽见说出这些疯话来，忙说“困了”，不理他，那宝玉方合眼睡着，次日也就丢开了。丢开了，宝钗奈何。

一日，宝玉因各处游的烦腻，便想起《牡丹亭》曲子来。虽演酬简莺娘，终忆离魂倩女。自己看了两遍，犹不惬意，因闻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儿中，有小旦龄官梨香院，钗之旧居；龄官，钗之影身。最是唱的好。因着意出角门来找时，只见宝官、玉官宝官、玉官，点明生旦，乃是宝黛，方能定准龄官是钗。都在院内。见宝玉来了，都笑让坐。宝玉问他：“龄官在那里？”都告诉他说：“在他房里呢！”宝玉忙至他房内，只见龄官独自倒在枕上，见他进来，闻风不动。便是“芷清芬”，不动，止也。宝玉在身旁坐下，身旁坐下是眼，不明此眼，下半回书直无从读。上半回宝玉身旁坐下者，宝钗也。此是对掉演法。又素昔与别的女孩子玩惯了的，只当龄官也同别人一样，因近前来陪笑，央他起来唱“袅晴丝”一套。《寻梦》曲也，便是上半回。不想龄官见他坐下，忙抬头起来躲避，正色说道：“嗓子哑了，便演“却尘缘”，便是梦骂和尚道士。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我还没有唱呢。”元妃端阳赐物，钗玉相同，已定金玉姻缘矣。而宝玉究竟弃之而去，这便是娘娘叫唱亦不唱。

宝玉见他坐正了，点明是他，正明点是钗。看“坐正了”三字，自见宝之正室也。再一细看，原来就是那日蔷薇花下画“蔷”字的那一个，又见如此景况，从来未经过这番被人弃厌，自己便讪讪的，红了脸，只得出来了。

宝官等不解何故，我亦不解何故。读书之难如此。因问其所以，宝玉便说了出来。宝官便说道：“只略等一等，蔷二爷来了，他叫他唱，是必唱的。”宝玉听了，心下纳闷。因问：“蔷哥儿那里去了？”宝官道：“才出去了。一定就是龄官要什么，他去变弄去了。”宝玉听了，以为奇特。少站片时，果见贾蔷从外头来了，手里提着个雀儿笼子，上面扎着小戏台，并一个雀儿，此亦宝玉心上之黛玉，而其实乃宝玉既走之钗也。兴兴头头，往里来找龄官，见了宝玉，只得站住。宝玉问他：“是个什么雀儿，会衔旗串戏？”戏中有戏，乃在此文。贾蔷笑道：“是个玉顶金头。”金头金矣，而又为玉顶以盖之，是为宝钗而又为宝玉。宝玉道：“多少钱买的？”贾蔷道：“一两八钱银子。”一两八钱，二九之数。两两不满，同为缺陷。宝黛欲两而黛死，钗玉既两而玉亡，同一不满而已。故后又云一二两，一二两得五数，奇数也。这便是“分定”。“画蔷”说十八笔，便是这一两八钱。一面说，一面让宝玉坐，自己往龄官房里来。

宝玉此刻把听曲子的心都没了，且要看他和龄官是怎么样。只见贾蔷进去，笑道：“你来瞧这个玩意儿！”龄官起身问是什么，贾蔷道：“买了雀儿你玩，省得天天闷的无个开心的。我先玩个你看！”便拿些谷子，哄的那个雀儿果然在那戏台上乱串，衔鬼脸、旗帜。众女孩子都道：“有趣！”独龄官冷笑了两声，赌气仍睡着去了。居然黛玉，是乃貌似黛玉。贾蔷还只管陪笑，问他好不好。龄官道：“你们家把好好的一个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学这个劳什子还不算，你这会子又弄个雀儿来，也偏生会干这个。你分明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还问我好不好！”言下点悟。贾蔷听了，不觉忙起来，连忙赌神发誓，又道：“今儿我那里的脂油蒙了心，费了二三两银子买他来，原说解闷，就没有想到这上头。罢，罢！放了生□，免你的灾病！”说着，果然将那雀儿放了，乃金放玉。一顿便将笼子拆了。龄官还说：“那雀儿虽不如人，他也有个老雀儿在窝里。你拿了他来弄这个劳什子，也忍得？黛玉父母俱无，钗则有母。观此，便不能混作黛之影身看。今儿我咳嗽出两口血来，太太打发人来找你，叫你请大夫来细细问，你且弄这个来取笑儿。偏是我这没人管的没人理的，又偏病！”贾蔷听说，连忙说道：“昨儿晚上我问了大夫，他说不相干，吃两剂药，后儿再瞧。谁知今儿又吐了！这会子

就请他去。”说着，便要请去。龄官又叫：“站住！这会子大毒日头地下，你赌气了去请了来，我也不瞧。”贾蔷听如此说，只得又站住。

宝玉见了这般景况，不觉痴了，这才领会过画“蔷”深意。画，筹画也。画蔷得蔷，乃演宝玉本领，其如终归一“悟”。自“戏彩蝶”至“绣鸳鸯”，如许深意亦枉用了。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贾蔷一心都在龄官身上，也不顾送人，倒是别的女孩子送了出来。那宝玉一心裁夺盘算，痴痴的回至怡红院中。正值林黛玉和袭人坐着说话儿呢。钗必接黛，一定章法。此处直接黛玉，则龄之为钗无疑。必同袭人者，是亦“恒止情分”之一人。宝玉一进来，就和袭人长叹说道：“我昨儿晚上的话竟说错了！怪道老爷说我是管窥蠡测。道在眼前。昨夜说你们的眼泪单葬我，这就错了。我竟不能全得了！从此后，只是各人得各人的眼泪罢了。”点“情悟”，直追“成大礼”以后事。见此泪有黛无钗。袭人只道昨夜不过是些玩话，已经忘了，不想宝玉又提起来，便笑道：“你可真真有些疯了！”宝玉默默不对。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8]，只是每每暗伤：“不知将来葬我洒泪者为谁？”

且说林黛玉当下见了宝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从那里着了魔来，即卿卿魔。也不便多问，因说道：“我才在舅母跟前，听见说明儿是薛姨娘的生日，叫我顺便来问你出去不出去，你打发人前头说一声去。”宝玉道：“上回连大老爷的生日我也没去，这会子我又去，倘或碰见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在是非所重。○薛姨生日此处无明文。这么怪热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妈也未必恼。”袭人忙道：“这是什么话。他比不得大老爷，是何言与？这里又住的近，又是亲戚，你不去，岂不叫他思量？你怕热，只清早起来，到那里磕个头，吃钟茶再来，岂不好看？”向谁好看？宝玉尚未说话，黛玉便先笑道：“你看着人家赶蚊子的分上，也该去走走。”又拗破了。袭尚能容之乎？宝玉不解，装糊涂。非宝玉装糊涂，作者装糊涂也。忙问：“怎么赶蚊子？”袭人便将昨日睡觉无人作伴，宝姑娘坐了一坐的话说了出来。宝玉听了，忙说：“不该！我怎么睡着了，就褻渎了他！”悔词也。“褻渥”二字怪。一面又说：“明日必去。”情面碍不过。

正说着，忽见史湘云穿得齐齐整整走来，辞说家里打发人来接他。以湘接黛，以湘代钗，归章法也。宝玉、黛玉听说，忙站起来让坐。史湘云也不坐，宝、黛两个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湘云只得眼泪汪汪的，见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屈。少时宝钗赶来，愈觉缱绻难舍。还是宝钗心内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诉了他婶娘，待他家去，又恐怕受

气，因此倒催他走了。催走了，又以湘影宝玉归空，以结上半一“梦”，下半一“悟”。众人送至二门前，宝玉还要往外送他，倒是史湘云拦住了。一时回身又叫宝玉到跟前，悄悄的嘱咐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来，你时常提着，好等老太太打发人来接我去。”宝玉连连答应了。眼看着他上车去了，大家方才进来。

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适当三十六回，天数也，又为六六阴极之数也，为是书一大眼目。如磨之有心，得此则千推万转，磨心终不移易。百二十回作者作此，观者观此，不过叙钗黛，不过一虚一实，钗为实，此便是正演实虚。

此上半演实处矣，而绝不作一实笔。自“奇缘巧合”回以后，旁敲侧击，立影设象。暗为映合者若干，而又就此一事撮合之，逼拶之，使不得不作此举；明为结构者又若干，如“滴翠亭”之窃听，“谗娇音”之旁观，“机带双敲”竟加谩骂，“结梅花络”而对莺儿且有“不知那一个有福的消受”之言。玉之内黛而外己，心明晓矣，而情又不能舍。则笼络之法，惟有背城借一，而结之以此而已。空中楼阁，其步骤乃如此。为文岂易言哉？

此回上下明是两截，其实是一串，下半乃自骂僧道而生也，欲得黛而黛终不可得；“绛芸轩”是钗，“成大礼”是钗。分定如斯，缺陷究不能补。在钗虽有蓄之强，到底亦只得“丢开了”三字而已。则“情悟”非宝玉情悟，正欲看官详听谈情，而各为一情悟。于财色淫妒文字中，自寻取大丈夫无适无莫之一条正路，以合大义，不为黛玉之徒拼一死云尔。故中间特着死名死节一番议论，而开卷以失教、结末以弃礼，绾住两头。是书中绝大处所。

【护花主人评曰】贾母若不分付小使，过了八月方许宝玉出二门，则此四五月中，宝玉在园中诸事无从细叙。此文章开展法。

宝钗辈时常见机劝导，惟黛玉自幼不劝宝玉立身扬名。作者只用闲笔一写，以省絮烦，而黛玉之一味情痴，不知正道，已显然可见。

借众人想要金钏月钱，引出王夫人厚待袭人，与周、赵二姨一样，接榫自然。凤姐说：“环兄弟该添一个丫头。”是反挑笔。

宝钗刺绣尚可，蝇刷实在可疑。不但黛玉疑，湘云亦不免于疑。

借宝玉梦中说出“木石姻缘”，直伏后来出走情事。

宝钗告诉袭人的话，是在同出怡红院一面走、一面说的。书中藏而

不露，妙极。

宝玉议论忠臣良将皆非正死，又说到自己即死于此时，一派呆话，总因通灵为情欲蒙蔽之故。

宝玉要得众人眼泪漂化尸身，又因龄官钟情贾蔷，说不能全得众人眼泪，是总结三十三回宝玉受责后众多眼泪。

宝玉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其悟虽是，其迷愈甚。

龄官一层，固是宣明三十回中“画字”之意，实是为黛玉陪衬。雀儿串戏，是鹦鹉念诗陪衬。

湘云忽然回去，引起不入海棠社。临行悄嘱宝玉，引起同拟菊花题。两番诗会，便不合掌。

【大某山民评曰】前段写分例银，是花姑娘分未正而名已定也。此段写梦中语，是薛姑娘名未正而分已定也。吾盖为颦儿、晴姐叹焉。

小红之于芸儿，一味以柔胜。椿龄之于蔷儿，一味以刚胜。小红不得志于宝哥，然后有芸儿；龄官既志得于蔷儿，又安有宝哥也！

写贾蔷、龄官另有一种情意。能绣凤凰者，必能改织鸳鸯。非同村夫子讲书，终日喃喃，只此一义也。

此回是壬子年六月间事。

[1] 星宿（xiù）：星相家谓与人相应的星官、星神。

[2] 钟灵毓（yù）秀：谓美好的风土诞育优秀人物。

[3] 跟前人：这里指收作小妾的丫鬟。

[4] 蹴（cǐ）：踩。

[5] 麈：拂尘，古代用以掸拭尘埃和驱赶蚊蝇的器具。

[6] 万几：语出《尚书》：“一日二日万几。”指帝王日常处理的纷繁政务。

[7] 放生：把捕获的小动物放掉。慈悲为怀者视放生为善举。

[8] 分定：本分所定；命定。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

话说史湘云回家后，宝玉等仍不过在园中嬉游吟咏。不提。

且说贾政自元妃归省之后，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皇恩。皇上见他人品端方，风声清肃，虽非科第出身，却是书香世代，因特将他点了学差^[1]，差，谓差错也。所学错，故所教亦错。见能归省，虽非科第，可主斯文，政则非其人也。故不著地方省分，学无方，教无方而已。是此书一大叹，故下直接探春。也无非是选拔真才之意。这贾政只得奉了旨，择于八月二十日起身。八月，金令；二十，偶数。是宝钗帐。罪则归政。是日拜别过宗祠及贾母，起身而去。自“训劣子”至此，既定失教罪案，便且遣开此人，直至七十回后方归。中间若干事迹得以畅演无碍，是文章腾挪法。宝玉等如何送行，以及贾政出差外面诸事，不及细说。

单表宝玉，自贾政起身之后，每日在园中任意纵性游荡，真把光阴虚度，岁月空添。训无义方，必致如此，文笔简净。这日甚觉无聊，便往贾母、王夫人处来混了一混，仍旧进园来了。刚换了衣服，只见翠墨进来，手里拿着一副花笺送与他，宝玉因道：“可是我忘了，要瞧瞧三妹妹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来。”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儿也不吃药了，不过是凉着一点儿。”宝玉听说，便展开花笺看时，上面写道：

妹探谨启

二兄文几：前夕新霁，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难逢，不忍就卧，漏已三转，犹徘徊桐槛之下，竟为风露所欺，致获采薪之患^[2]。昨亲劳抚嘱已，复遣侍儿问切，兼以鲜荔并鲁公墨迹见赐^[3]，抑何惠爱之深耶！今因伏几处默，忽思历来古人，处名攻利敌之场，犹置些山滴水之区^[4]，远招近揖，投辖攀辕，务结二三同志，盘桓其中，或竖词坛，或开吟社，虽因一时之偶兴，每成千古之佳谈。妹

虽不才，幸叨陪泉石之间，兼慕薛、林雅调。风庭月榭，惜未宴及诗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飞吟盏。孰谓雄才莲社^[5]，独许须眉；不教雅会东山^[6]，让余脂粉耶？若蒙踏雪而来，敢请扫花以俟。谨启。一札颇好，开出无限文情诗思也。鲜荔真卿，隐寓丹颜难驻；东山莲社，须知传教宜追。当急思转阴为阳，勿令徒成一叹！

宝玉看了，不觉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议。”一面说，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后面。

刚到了沁芳亭，只见园中后门上值日的婆子手里拿着一个字帖儿走来，见了宝玉，便迎上去，口内说道：“芸哥儿请安，在后门等着呢。这是叫我送来的。”宝玉拆开看时，上写道：

不肖男芸恭请

父亲大人万福金安：男思自蒙天恩，认于膝下，日夜思一孝顺，竟无可孝顺之处。前因买办花草，上托大人洪福，竟认得许多花儿匠，并认得许多名园。前因忽见有白海棠一种，不可多得，故变尽方法，只弄得两盆。大人若视男是亲生一般，便留下赏玩。因天气暑热，恐园中娘娘们不便，故不敢面见。奉书恭启，并叩台安。

男芸跪书

一笑。一札形容尽致，而不知实与前札相对而生。惟失培植，故不肖；惟不肖，故无可孝顺。而不知海棠之何因而白，果能亲不失亲，日夜思维，一笑之旨，大人之学在是矣。“笑”作笑话看。探叹以启其悟，芸书以集其思。一“笑”字，两“前因”字，尤宜细按。

宝玉看了，笑问道：“独他来了？还有什么人？”婆子道：“还有两盆花儿。”宝玉道：“你出去说：我知道了，难得他想着。你便把花儿送到我屋里去就是了。”一面说，一面同翠墨往秋爽斋来。探春住秋掩书斋，今曰“秋爽”，乃钗、玉之案，更无可掩矣。只见宝钗、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里了。

众人见他进来，都大笑说：“又来了一个！”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了个念头，写了几个帖儿试一试，谁知一招皆到。”宝玉笑道：“可惜迟了，见思当早，‘绛芸轩’无可挽回矣。早该起个社的。”黛

玉说道：“此时还不算迟，也没什么可惜。二语妙极，见终能留得干净身子。但是你们只管起社，可别算我，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谁还敢呢？”宝玉道：“这是一件正经大事，大家鼓舞起来，不要你谦我让的。各有主意，只管说出来，大家评论。宝姐姐也出个主意，林妹妹也说句话儿。”宝钗道：“你忙什么，人还不全呢！”一语未了，李纨也来了，进门笑道：“雅的很呀，要起诗社，我自举我掌坛。惟我独尊，惟在性道。前儿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会做诗，瞎闹些什么。因而也忘了，就没有说。既是三妹妹高兴，我就帮你作兴起来。”意本在李，而探成之。诗在性道之理，以一叹发之耳。

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诗社，咱们就是诗翁了，转女为男，易阴为阳之意，是黛玉可以为善国处，故出自他。先把这些姐妹叔嫂的字样改了，才不俗。”李纨道：“极是！何不起个别号，彼此称呼倒雅。我是定了‘稻香老农’，再无人占的。”社，土也，诗社，思何以为完人而入土也。稻香老农自应独得。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罢。”宝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确，又累赘。这里梧桐、芭蕉尽有，或指桐蕉起个倒好。”探春道：“有了，我是喜芭蕉的，就称‘蕉下客’罢。”探在书中是宾非主，故为梦中之客。众人都道：“别致有趣！”黛玉笑道：“你们快牵了他去炖了肉脯子来吃酒！”众人不解，黛玉笑道：“列子云‘蕉叶覆鹿’[\[4\]](#)，特用梦主点出梦客，清若列眉。他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只鹿么？快做了鹿脯来。”众人听了，都笑起来。探春因笑道：“你别忙使巧话来骂人！我已替你想了个极当的美号了。”又向众人道：“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那竹子，想来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做‘潇湘妃子’就完了。”彼此诙谐，情文相生，而特命之为妃，妃，匹也，则玉之正配当在此。乃只为“还泪”作一证，是乃可叹。○众人皆易男称，而黛玉仍云妃子，见诸人不变而变，黛玉则变而不变。因情至死，一人而已。大家听说，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头，也不言语。

李纨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个好的，也只三个字。”众人忙问：“是什么？”李纨道：“我是封他为‘蘅芜君’，黛玉为妃，而钗为君，是黛玉为钗妻也。五行克我者为夫，金之刑木，海棠焉得不白？不知你们以为何如？”探春道：“这个封号极好。”宝玉道：“我呢？你们也替我想一个。”宝钗笑道：“你的号早有了，‘无事忙’心之状。三字，恰当得很。”李纨道：“你还是你的旧号‘绛洞花主’就是了。”从上回来。君、主相敌。宝玉笑道：“小时候干的营生，便是刘老老文中三见‘小小’之小。还提他做什么。”探春道：“你的号多得很，又起什么！我们爱叫你

什么，你就答应着就是了。”宝钗道：“还得我送你个号罢，有最俗的一个号，却于你最当，天下难得的是富贵，又难得的是闲散，这两样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贵闲人’也罢了。”心之用。宝玉笑道：“当不起，当不起！富贵溺心，闲散放心，是钗诱玉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人，玉何以当。倒是随你们混叫去罢。”李纨道：“二姑娘、四姑娘起个什么？”迎春道：“我们又不大会诗，白起个号做什么？”探春道：“虽如此，也起个才是。”宝钗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前云住缀锦阁，方为缀锦，旋见陵替。四丫头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藕榭，不偶也。前云住蓼风轩，今特遣开。盖《蓼莪》诗义，不落空空。此义与“惑偏私”回中互发。

李纨道：“就是这样好。但序齿我大，你们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教说了，大家合意。我们七个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会做诗，性道中完人原不须语言文字，迎二惜四又皆阴静无言，故皆不做。须得让出我们三个人去。我们三个人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号，还只管这样称呼，不如不有了。以后错了，也要立个罚约才好。”李纨道：“立了社，再定罚约。我那里地方大，竟在我那里作社。我虽不能做诗，这些诗人竟不厌俗，容我做个东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来了，于是推我做社长。我一个社长，自然不够，必要再请两位副社长，就请菱洲、藕榭二位学究来，一位出题限韵，一位誊录监场。亦不可拘定了我们三个不做，若遇见容易些的题目韵脚，我们也随便做一首。你们四个却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骥了^[8]。”迎春、惜春本性懒于诗词，又有薛、林在前，听了这话，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说：“是极。”探春等也知此意，见他二人悦服，也不好强，只得依了。因笑道：“这话罢了！只是自想好笑，好好的我起了个主意，反叫你们三个来管起我来了。”宝玉道：“既这样，咱们就往稻香村去。”李纨道：“都是你忙。今日不过商议了，等我再请。”宝钗道：“也要议定几日一会才好。”探春道：“若只管会的多，又没趣了。一月之中只可两三次。”两，阴；三，阳。自阴之阳。宝钗说道：“一月只要两次就够了，他则定以两，数不可复矣。拟定日期，风雨无阻。除这两日外，倘有高兴的，他情愿加一社的，或请到他那里去，或附就了来，亦可使得，岂不活泼有趣？”众人都道：“这个主意最好！”

探春道：以一叹起。“这原系我起的主意，我须得先做个东道主人，方不负我这高兴。”李纨道：“既这样说，明日你就先开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思之当急如此，言下晓然。可与“梦甜香”之说参观而得。你就出题，菱洲限韵，藕榭监

场。”迎春道：“依我说，也不必随一人出题限韵，竟是拈阄公道。”李纨道：“方才我来时，看见他们抬进两盆白海棠来，倒是好花。你们何不咏起他来？”海棠乃黛玉，本红色，今为白，乃金乘之也，而究得洁白以死。故此题必出之李纨。迎春道：“花还未赏，先倒做诗？”宝钗道：“不过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见了才做。古人诗赋也不过都是寄兴寓情耳，若等见了做，如今也没这些诗了。”用钗叙出作书之意勿须证实。

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韵。”说着，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书来，随手一揭，这首诗竟是一首七言律，七为巧，律为偶，皆钗本事，故考第一。递与众人看了，都该做七言律。迎春掩了诗。又向一个小丫头道：“你随口说一个字来！”那丫头正倚门立着，便说了个“门”字。可出可入。钗则既出，不能复入矣。迎春笑道：“就是‘门’字韵，‘十三元’了。这头一个韵要‘门’字”。说着又要了韵牌匣子过来，抽出十三元一屈，元统四德，赅全《易》。头一韵必要门，“乾坤，《易》之门”也。又命那小丫头随手拿四块。那丫头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块来。宝玉道：“这‘盆’、‘门’两个字不大好做呢！”侍书一样预备下四分纸笔，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来。独黛玉或抚弄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丫鬟们嘲笑。迎春又命丫鬟点了一支“梦甜香”，原来这“梦甜香”只有三寸来长，有灯草粗细，以其易烬，故以此为限。梦甜短促，说得憬然。如香烬未成，便要受罚。

一时探春便先有了，自己提笔写出，又改抹了一回，递与迎春。因问宝钗：“蘅芜君，你可有了？”宝钗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八字乃上回微言。宝玉背着手在回廊上踱来踱去，因向黛玉说道：“你听他们都有了。”黛玉道：“你别管我。”宝玉又见宝钗已誊写出来，因说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才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要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做什么？”黛玉也不理，宝玉道：“我可顾不得你了，究极语。好歹也写出来罢。”说着也走在案前写了。李纨道：“我们要看诗了。若看完了还不交卷，是必罚的。”宝玉道：“稻香老农虽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评阅优劣，我们都服的。”众人都道：“自然！”

于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写道：

咏白海棠

斜阳寒草带重门，

苔翠盈铺雨后盆。
玉是精神难比洁，
雪为肌骨易销魂。
芳心一点娇无力，
倩影三更月有痕。
莫谓缟仙能羽化^[9]，
多情伴我咏黄昏。起句颓丧，叹所由生。中两联分叹钗、黛，“精神”是虚，“肌骨”是实。

大家看了，称赏一回。又看宝钗的道：

珍重芳姿昼掩门，
自携手瓮灌苔盆。
胭脂洗出秋阶影，
冰雪招来露砌魂。
淡极始知花更艳，
愁多焉得玉无痕。
欲偿白帝宜清洁^[10]，
不语婷婷日又昏。全诗自状。“昼掩门”而“自携手瓮”，暗昧自献也。末联言“宜清洁”而不清洁，更无日能清洁矣，正收结“绛芸轩”。而“不语婷婷”，已有悔意。

李纨笑道：“到底是蘅芜君。”说着，又看宝玉的道：

秋容浅淡映重门，
七节攒成雪满盆。
出浴太真冰作影，
捧心西子玉为魂^[11]。
晓风不散愁千点，
宿雨还添泪一痕。
独倚画栏如有意，
清砧怨笛送黄昏。全诗扬黛而抑钗。“出浴太真”即是三十回一骂，而醒之以“清砧怨笛”，终为嫖妇而已。

大家看了，宝玉说探春的好，是说钗不好。李纨终要推宝钗这诗有身分。“身分”二字愧之也，骂尽败行人偏作门面语。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们都有了？”说着提笔一挥而就，掷与众人。李纨等看他写道：

半卷湘帘半掩门，
碾冰为土玉为盆。

看了这句，宝玉先喝起采来，只说：“从何处想来！”又看下面道：

偷来梨蕊三分白，
借得梅花一缕魂。

众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说：“果然比别人又是一样心肠！”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缝缟袂^[12]，
秋闺怨女拭啼痕。
娇羞默默同谁诉，
倦倚西风夜已昏。亦全诗自状。起以两“半”字便是兼美，“梨”属宝钗，“偷”指上回，“蕊”则心也，见黛玉只有其心。“夜已昏”，乃自阴之阳；钗之“日又昏”，则自阳之阴。

众人看了，都道：“是这首为上。”李纨道：“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若论含蓄浑厚，终让蘅芜。”一评底面均极稳惬。探春道：“这评的有理。潇湘妃子当居第二。”李纨道：“怡红公子是压尾，你服不服？”宝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这评论最公。”又笑道：“只是蘅、潇湘二首，还要斟酌。”情有独钟，明为轩轻，钗实难堪。李纨道：“原是依我评论，不与你们相干。再有多说者必罚！”宝玉听说，只得罢了。

李纨道：“从此后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这两日朔望之次，复始之机，正学人用思时也。开社，出题限韵，都要依我。这其间你们有高兴的，只管另择日子补开，那怕一个月每天都开社，我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这两日，是必往我那里去。”五行四象全归土。宝玉道：“到底要起个社名才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忒新了，刁钻古怪也不好。可巧才是海棠诗开端，就叫个‘海棠诗社’罢，出题。虽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碍了。”说毕，大家又商议了一回，略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贾母、王夫人处去的，当下无话。

且说袭人因见宝玉看了字帖儿，便慌慌张张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后来又见后门上婆子送了两盆海棠花来，袭人问：“那里来的？”婆子们便将前番缘故说了。袭人听说，便命他们摆好，让他们在下房里坐了，自己走到房内，称了六钱银子此数是“社”字义。封好，又拿了三百

钱此数是转女为男义。走来，都递与那两个婆子道：“这银子赏那抬花儿的小子们，这钱你们打酒喝罢。”那婆子们站起来，眉开眼笑，千恩万谢的不肯受。见袭人执意不收，方领了。袭人又道：“后门上外头可有该班的小子们？”婆子忙应道：“天天有四个，原预备里面差使的，姑娘有甚么差使，我们吩咐去。”袭人笑道：“我有什么差使！今儿宝二爷要打发人到小侯爷家，与史大姑娘送东西去，可巧你们来了，顺便出去，叫后门上小子们雇辆车来，回来你们就往这里拿钱，不用叫他们往前头混碰去。”婆子答应着去了。

袭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东西与史湘云送去，却见榻子上碟槽空着¹³，因回头见晴雯、秋纹、麝月等都在一处做针黹。袭人问道：“这一个缠丝白玛瑙碟子一切纠缠，无非烦恼。那里去了？”众人见问，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不起来。半日，晴雯笑道：“给三姑娘送荔枝去的，还没送来呢。”袭人道：“家常送东西的家伙多，巴巴的拿这个去。”晴雯道：“我何尝不是这样说。这个碟子配上鲜荔枝才好看，我送去，三姑娘见了也说好看，连碟子放着，就没带来。你再瞧那榻子尽上头的一对联珠瓶，还没收来呢！”

秋纹笑道：“提起这瓶来，我又想起笑话来了。我们宝二爷说声孝心一动，也孝敬到二十分。那日见园里桂花，折了两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来说：‘这是自己园里才新开的鲜花儿，不敢自己先玩。’巴巴的把那一对瓶拿下来，亲自灌水插好了，叫个人拿着，亲自送一瓶进老太太，又进一瓶与太太。谁知他孝心一动，连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见了这样，喜的无可不可，见人说：‘到底是宝玉孝顺我，连一枝花儿也想的到！别人还只抱怨我疼他。’上下两半回之间著此一段，言孝之足贵，乃思之所先，而所及者广，故必用秋纹说出。海棠、菊花，皆秋文也。你们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说话，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那日，竟叫人拿几百钱给我，说我可怜儿的，生得单弱。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气。几百钱原是小事，难得这个脸面。及至到了太太那里，太太正和二奶奶、赵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当日年轻的颜色衣裳，不知要给那一个。一见了，连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儿，又有二奶奶在旁边凑趣儿，夸宝二爷又是怎样孝敬，又是怎样知好歹，有的没的，说了两车话，当着众人，太太脸上又增了光，堵了众人的嘴。太太越发喜欢了，现成的衣裳，就赏了我两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横竖也得，却不像这个彩头！”

晴雯笑道：“呸！好没见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给了人，挑剩

下的才给你，你还充有脸呢。”秋纹道：“凭他给谁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给别人剩的给我，也罢了。一样这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把好的给他，剩的才给我，我宁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软气。”秋纹忙问道：“给这屋里谁的？我因为前日病了几天，家去了，不知是给谁的。好姐姐，你告诉我。”晴雯道：“我告诉了你，难道你这会退还太太去不成？”秋纹笑道：“胡说！我自听了欢喜，那怕给这屋里的狗剩下的，我只领太太的恩典，也不去管别的事。”众人听了，都笑道：“骂的巧！可不是给了那西洋花点子哈巴儿了。”叙得详明，骂得轻巧，各人皆到，笔有馀闲。袭人笑道：“你们这起烂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儿，一个个不知怎么死呢！”秋纹笑道：“原来姐姐得了，我实在不知道。我陪个不是罢。”

袭人笑道：“少轻狂罢，你们谁取了碟子来是正经。”麝月道：“那瓶也该得空收来。老太太屋里还罢了，太太屋里人多手杂，别人还可已，赵姨奶奶一伙的人见是这屋里的东西，又该使黑心弄坏了才罢。太太也不大管这些事，不如早些收了来是正经。”晴雯听说，便掷下针黹道：“这话倒是，等我取去。”秋纹道：“还是我取去罢，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道：“我偏取一遭儿去。是巧宗儿，你们都得了，难道不许我得一遭儿？”麝月笑道：“统共秋丫头得了一遭儿衣裳，那里今儿又巧，你也遇见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虽然碰不见衣裳，或者太太看见我勤谨，一个月也把太太的公费里分出二两银子来给我，也定不得！”尖利无匹，徒以自杀，正诗社所当深思也。说着，又笑道：“你们别和我装神弄鬼的，什么事我不知道！”一面说，一面往外跑了。秋纹也同他出来，自去探春那里取了碟子来。

袭人打点齐备东西，叫过本处的一个老宋妈妈来，送东西便曰宋妈妈。向他说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换了出门的衣裳来，如今打发你与史大姑娘送东西去。”宋妈妈道：“姑娘只管交给我，有话说与我，我收拾了，就好一顺去。”袭人听说，便端过两个小撮丝盒子来，先揭开一个，里面装的是红菱、鸡头两样鲜果^[14]；又揭那一个，是一碟子桂花糖蒸的新栗粉糕。又说道：“这都是今年咱们这园里新结的果子，花粉畸零，是乃园中结果。宝二爷送来与姑娘尝尝。再前日姑娘说这玛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玩罢。探处则必查回，云处则以赠。一盘子，写袭人之端，又隐言此纠缠烦恼当归湘云。三影皆袭人成之也。这绢包儿里头，是姑娘上日叫我做的活计，特以活计映合上回。姑娘别嫌粗糙，将就着用罢。替我们请安，替二爷问好，就是了。”宋妈妈道：“宝二爷不知还

有什么说的，姑娘再问问去，回来别又说忘了。”袭人因问秋纹：“方才可是在三姑娘那里么？”秋纹道：“他们都在那里，商议起什么诗社呢，又都做诗。想来没话，你只管去罢。”宋妈妈听了，便拿东西出去穿戴了。袭人又嘱咐他们：“从后门出去，有小子和车等着呢。”宋妈妈去了，不在话下。

一时宝玉回来，先忙着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内告诉袭人起诗社的事。袭人也把打发宋妈妈与史湘云送东西去的话告诉了宝玉。宝玉听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觉心里有件事，只是想不起来，亏你提起来，正要请他去。这诗社里若少了他，还有个什么意思！”不漏。袭人劝道：“什么要紧，不过玩意儿。他比不得你们自在，家里又作不得主儿，告诉他，他要来，又由不得他；若不来，他又牵肠挂肚的，没的叫他不受用。”宝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发人接他去。”正说着，宋妈妈已经回来道生受^[15]，与袭人道乏，又说：“问二爷做什么呢，我说：‘和姑娘们起什么诗社做诗呢！’”史姑娘道，他们做诗，也不告诉他去。急的了不得！”宝玉听了，转身便往贾母处来，立逼着叫人接去。贾母因说：“今儿天晚了，明日一早去。”宝玉只得罢了，思当急，而史缓之，是史罪案，正与探春“明日不如今日”之说反。回来闷闷的。

次日一早，便又往贾母处来催逼人接去。直至午后，史湘云才来了，宝玉方放了心。四字微旨。见面时，就把始末原由告诉他，又要诗与他看。李纨等因说道：“且别给他看，先说与他韵脚，他后来的，先罚他和了诗。若好，便请入社。若不好，还要罚他一个东道再说。”湘云笑道：“你们忘了请我，我还要罚你们呢！就拿韵来，我虽不能，只得勉强出丑。容我入社，扫地焚香，我也情愿。”

众人见他这般有趣，越发喜欢，都埋怨昨日怎么忘了他，遂忙告诉他诗韵。史湘云一心兴头，等不得推敲删改，一面只管和人说着话，心内早已和成，即用随便的纸笔录出，先笑说道：“我却依韵和了两首，好歹我都不知，不过应命而已。”说着，递与众人。众人道：“我们四首也算想绝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倒弄了两首，那里有许多话说？必要重了我们的。”一面说，一面看时，只见那两首诗写道：

咏白秋海棠和原韵

神仙昨日降都门^[16]，
种得蓝田玉一盆。

自是霜娥偏耐冷，
非关倩女欲离魂。
秋阴捧出何方雪，
雨渍添来隔宿痕。
却喜诗人吟不倦，
岂令寂寞度朝昏。此诗纯写宝钗，以“倩女离魂”作撇笔，“昨日”、“隔宿”是上回“绣鸳鸯”，曰“雨渍”即“云雨情”。

其二

蘅芷阶通薜荔门^[17]，
也宜墙角也宜盆。
花因喜洁难寻偶，
人为悲秋易断魂。
玉烛滴干风里泪，
晶帘界破月中痕。
幽情欲向嫦娥诉，
无奈虚廊月色昏^[18]。此诗端写黛玉矣，而首句仍在宝钗，同一“恒止情分”而已，故诗必有二首。

众人看一句，惊讶一句，看到了，赞到了，都说：“这个不枉做了海棠诗，真该要起‘海棠社’了。”史湘云道：“明日先罚我的东道，就让我先邀一社，可使得？”众人道：“这更妙了！”因又将昨日的诗与他评论了一回。

至晚，宝钗将湘云邀往蘅芜院去安歇。湘云灯下计议，如何设东拟题。宝钗听他说了半日，皆不妥当，因向他说道：“既开社，便要作东。虽然是个玩意儿，也要瞻前顾后，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后方大家有趣。将写笼络黛玉，必先就湘云立一影。你家里你又做不得主，一个月通共那几吊钱，你还不够使，从钱起，见多少英雄尽为所算，是可浩叹，亦是书所由来也。这会子又干这没要紧的事，你婶娘听见了一发抱怨你了。况且你就都拿出来，做这个东也不够。难道为这个家去要不成？还是和这里要呢？”一席话提醒了湘云，倒踌躇起来。条条理理，大费踌躇，此一席话提醒者何人？

宝钗道：“这个我已经有个主意。我们当铺里是当铺，犹云上当，而交易互易存其间矣。有一个伙计，他家田里出的好螃蟹，可以横行。前儿送了几个来。现在这里的人，从老太太起，连上房里的人，有多一

半都是爱吃螃蟹的。前日姨娘还说，要请老太太在园里赏桂花、吃螃蟹，因为有事，还没有请。你如今且把诗社别提起，只普统一请，等他们散了，咱们有多少诗做不得的？我和我哥哥说，要他几篓极肥极大的螃蟹来，再往铺子里取上几坛好酒来，再备四五桌果碟，岂不又省事，又大家热闹了？”湘云听了，心中自是感服，如此施設，夫谁不知此东道出自薛家，而云且知感而不知察也，是曰呆。极赞想的周到。

宝钗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为你的话，你千万别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是谓遁词。咱们两个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们办去。”湘云忙笑道：“好姐姐！你这样说，倒多心待我了。我凭他怎么糊涂，连个好歹也不知，还成个人呢！我若不把姐姐当亲姐姐一样看待，上回那些家常烦难事也不肯尽情告诉你了。”见受笼络已非一日，到此一结。宝钗听说，便唤一个婆子来：“出去和大爷说，照前日的大螃蟹要几篓来，明日饭后，请老太太、姨娘赏桂花。你说：大爷好歹别忘了，我今儿已请下了人了。”仍是我请人。那婆子出去说明，回来无话。

这里宝钗又向湘云道：“诗题也不要过于新巧了。你看古人中，那里面有那些刁钻古怪的题目和那极险的韵^[19]？若题目过于新巧，韵过于险，再不得好诗，终是小家子气。诗固然怕说熟话，然亦不可过于求生，只要头一件主意清新，措词就不俗了。论诗极是，乃论本书。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时闲了，倒是于身心有益的书看几章是正经。”论人极是，而此等处既经看破，便觉都是妖言。

湘云只答应着，因笑道：“我如今心里想着，昨日做了海棠诗，我如今要做个菊花诗，何如？”菊，局也，大家结局也。宝钗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佳人才子书实太多。湘云道：“我也是如此想着，恐怕落套。”宝钗想了一想，说道：“有了。如今以菊花为宾，以人为主，竟拟出几个题目来，都要两个字，一个虚字，一个实字，大局一虚一实。实字就用菊字，虚字便用通用得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赋事，前人也没很做，也不能落套。赋景、咏物两关着，又新鲜，又大方。”自说其书。湘云笑道：“这却很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虚字才好？你先想一个我听听。”宝钗想了想，笑道：“‘菊梦’就好。”首点书名。

湘云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个，‘菊影’可使得？”次点书中用度，无非是影。云乃以一影三者，故影特出他口。宝钗道：“也罢了，只是也有人做过。以影定形，原是成法，故为有人做过。若题目多，这

个也搭的上。我又有了一个。”湘云道：“快说出来！”宝钗道：“‘问菊’如何？”湘云拍案叫妙，因接说道：“我也有了，‘访菊’如何？”此乃作者自道，以此书问世，谁则能访察其意而得之者，甚望人知也。宝钗也赞：“有趣。”因说道：“爽性拟出十个来，写上再来。”十为满数，一纵一横，《易》也。说着，二人研墨蘸笔，湘云便写，宝钗便念，一时凑了十个。湘云看了一遍，又笑道：“十个还不成幅，爽性凑成十二个，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画册页一样。”即十二钗薄命画册。而必由一以生十二。作者胸中先有《易》，而后有是书。

宝钗听说，又想了两个，一共凑成十二个，说道：“既这样，一发编出他个次序先后来。”湘云道：“如此更好，竟弄成个菊谱了。”普告于众。宝钗道：“起首是‘忆菊’。忆之不得故访，第二是‘访菊’。访之既得便种，第三是‘种菊’。种既盛开，故相对而赏，第四是‘对菊’。相对而兴有馀，故折来供瓶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觉菊无采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词章，不可以不供笔墨，第七便是‘画菊’。既为画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处，不禁有所问，第八便是‘问菊’。菊如何解语，使人狂喜不禁，第九是‘簪菊’。如此人事虽尽，犹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梦’二首，续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残菊’总收前题之感。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忆从心从意，心为通灵，而反为物欲，意为诚意，而反为意淫，乃书中主骨，馀则条理、层次。末用点明是影、是梦，而以“残”字终之，归本一叹。不曰末首，而曰末卷，诗耶？书耶？是谓秋文。

湘云依言，将题录出。又看了一回，又问：“该限何韵？”宝钗道：“我生平最不喜限韵，分明有好诗，何苦为韵所缚？咱们别学那小家派。只出题，不拘韵，原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乐，并不为以此难人。”湘云道：“这话很是。这样大家的诗还进一层。但只咱们五个人，这十二个题目，难道每人做十二首不成？”宝钗道：“那也太难人了。将这题目誊好，都要七言律诗，明日贴在墙上。他们看了，谁能那一个，就做那一个。有力量者，十二首都做。不能的，一首也可。高才捷足者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许他赶着又做，罚他便完了。”湘云道：“这也罢了。”二人商议妥帖，方才安寝。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开做诗之首，乃书中一大生发，其来源自“撕扇”回起，其去路至“焚稿”回结。

海棠社诗，其限韵实括全书。出于丫头，秦氏殡中之二丫头也。书演《易》道，故曰“门”。乾坤一阖一辟，门之义也。书归《大学》，故末曰“昏”，有时而昏，“明德”“新民”之蔽也。用此二字绾住两头，作者成竹牢不可破。次曰“盆”，《蝴蝶梦》之庄周作《鼓盆歌》，有“我死妻必嫁”之说，则逼宝钗之末路也。次曰“魂”，肝藏魂，是为木，书主黛之一木也。次曰“痕”，书中满纸秽乱，都无实迹，痕而已矣。其细针密线如此。至海棠主黛，乃春海棠，此则秋海棠，而且白，金之色也，则在黛转为借用，在钗实为正用矣。

此回同下回不能分，同为完足上回“绛芸轩”一事。见三秋当令，金可横行，木已失色，宝钗得以满志矣。究之得一孤孀结局。故上半曰“海棠社”，虽主黛，亦主钗。按秋海棠为嫠妇所化，乃特为宝钗警醒，故下半回曰“菊花题”。题，提也，为提醒此结局也。是缴足“情悟梨香院”。

【护花主人评曰】八月将终，贾母所限宝玉出门之期已近，乃贾政又奉差远出，宝玉更可任意游荡，以便叙及结社等事。文章生波再展法。

探春才起意结社，贾芸适送白海棠，借此立名，便不着迹。

探春札甚雅，芸儿字极俗，映衬好看。

宝玉别号却有三个，又听人混叫，活变不板。

未见白海棠，先拟诗社题，与后文菊花题不用实字用虚字，俱是文章避实法。

李纨评诗，以宝钗诗含蓄浑厚取为第一，眼力见识甚高。

各人海棠诗俱暗写各人性情遭际，而黛玉更觉显露。

借送果品，引出史湘云；又借寻玛瑙碟子，引出送桂花，为下文赏桂伏笔。

王夫人给袭人碗菜月钱，是明写；给衣服在众丫头口中说出，是暗写。一样事，两样写法，方不雷同。

湘云补诗二首，第一首是宝钗影子，第二首是黛玉影子。

“海棠”是初起小社，连湘云补作，只有六首。“菊花”是续起大社，故有十二首。

海棠结社，已伏九十四回之“花妖”。

宝钗想出赏桂吃蟹，代湘云作东，遍请一家，文章开拓变换。既照应宝玉送桂花，又引起下回借蟹讥讽一层。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已入壬子年八月间事。

[1] 学差：即学政。提督学政的简称，又叫督学使者，派往各省，按期至所属各府、厅考试童生及生员。

[2] 采薪之患：即“采薪之忧”，自称有病的婉辞。语出《孟子·公孙丑下》。

[3] 鲁公：即唐代书法家颜真卿。

[4] 些山滴水：此指园林泉石。

[5] 莲社：东晋僧人慧远组织的文社。

[6] 东山：东晋谢安隐居处。

[7] 《列子·周穆王》：“郑人有薪于野者，遇骇鹿，御而击之，毙之。恐人见之也，遽而藏诸隍中，覆之以蕉，不胜其喜。俄而遗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蕉，通“樵”。后以“蕉鹿”指梦幻。

[8] 附骥：蚊蝇附在马的尾巴上，可以远行千里。比喻依附先辈或名人之后而成名。

[9] 缟仙：白衣仙女。羽化：指飞升成仙。

[10] 白帝：古神话中五天帝之一，主西方之神，五行属白，季节属秋，故又代指秋天。

[11] “出浴”两句：用杨贵妃和西施来比喻白海棠。太真，即杨贵妃。西子，即西施。

[12] 月窟：月宫。缟袂：白绢做的衣服。

[13] 槁子：一种类似书架的器具，中分不同样式的许多层小格，供陈设器皿、玩具。

[14] 鸡头：即鸡头米，芡实的俗称。

[15] 生受：犹烦劳、多谢。

[16] 都门：京都。

[17] 蘅芷：两种香草。薜荔：植物名。又称木莲。常绿藤本，蔓生。

[18] 虚廊：寂静的长廊。

[19] 险韵：险僻难押的诗韵。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话说宝钗、湘云计议已定，一宿无话。湘云次日便请贾母等赏桂花，贾母等都说道：“倒是他有兴头！须要扰他这雅兴。”至午，果然贾母带了王夫人、凤姐，兼请薛姨妈等进园来。贾母因问：“那一处好？”王夫人道：“凭老太太爱在那一处，就在那一处。”凤姐道：“藕香榭已经摆下了。那山坡下两棵桂花开的又好，河里水又碧清，坐在河当中亭子上，岂不敞亮？看着水，眼也清亮。”贾母听了说：“这话很是。”说着，引了众人往藕香榭来。始于秋爽，终于藕榭。一为惜居，一为探居。特为钗作一长叹息。

原来这藕香榭盖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回廊，亦是跨水接峰，后面又有曲折桥。设为一地方，便恍然如见此地方。设施铺排，尽善尽美，非易能也。此书赞不胜赞。众人上了竹桥，凤姐忙上来搀着贾母，口里说道：“老祖宗只管迈大步走，不相干，这竹子桥规矩是咯吱咯吱的。”

一时进入榭中，只见栏杆外另放着两张竹案，一个上面设着杯箸酒具，一个上头设着茶笼茶具、各色盏碟。那边有两三个丫头煽风炉煮茶，这一边另外几个丫头也煽风炉烫酒呢。贾母忙笑问：“这茶烹的很好，且是地方、东西都干净。”湘云笑道：“这是宝姐姐帮着我预备的。”笼络得力，羽翼成矣。贾母道：“我说这个孩子细致，凡事想的妥当。”一面说，一面又看见柱上挂的黑漆嵌蚌的对子^[1]，命湘云念道：

芙蓉影破归兰桨，菱藕香深泻竹桥。上联先以“破”字结“绣鸳鸯”之案，下则以“泻”字直指究竟，而钗合黛离定矣。

贾母听了，又抬头看匾，因回头向薛姨妈道：“我先小时，家里也有这么一个亭子，叫做什么枕霞阁。枕簟烟霞，亦空亦色，为湘云生发，故号曰枕霞旧友。旧友者，追原之词，见此烟霞乃有所自，而所自则贾母

一人而已，将谁诿乎！我那时也只像他姐妹们这么大年纪，同姐妹们天天玩去。那日谁知我失了脚掉下去，几乎没淹死，好容易救了上来，到底被那木钉碰破了头。是枕霞失了脚，霞失脚，是宝、黛、钗一齐失脚，故为木钉所伤。木则黛，钉从金，则钉加丁为心，则宝玉同一不可补之缺陷矣，特借此老演出。如今这鬓角上那指头顶大一块窝儿，就是那碰破的。众人都怕冒了水，又怕冒了风，都说了不得了，谁知竟好了。”

凤姐不等人说，先笑道：“那时要活不得，如今这么大福可叫谁享呢？可知老祖宗从小儿的福寿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个窝儿来，好盛福寿的。寿星老儿头上原是一个窝儿，因为万福万寿盛满了，所以倒凸高出些来了。”诙谐新颖，是从上段生出，已绝妙矣。而又隐“满则溢”之一言，书无闲文如此。未及说完，贾母与众人都笑软了。贾母笑道：“这猴儿惯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儿起来，恨的我撕你那油嘴！”凤姐道：“回来吃螃蟹，恐积了冷在心里。积冷微言。讨老祖宗笑一笑开心，一高兴，多吃两个就无妨了。”贾母笑道：“明日叫你日夜跟着我，我倒常笑笑，觉得开开心，不许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为喜欢他，才惯得他这样。还这样说，他明日越发无理了！”所谓溺爱，而媚子谐臣可惧也。贾母笑道：“我欢喜他这样，况且他又真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没人，娘儿们原该这样，横竖礼体不错就罢了。没的倒叫他们神鬼似的做什么^[2]。”

说着，一齐进入亭子，献过茶，凤姐忙着安放杯箸。上面一桌，贾母、薛姨妈、宝钗、黛玉、宝玉；东边一桌，史湘云、王夫人、迎春、探春、惜春；西边靠门一小桌，李纨和凤姐虚设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贾母、王夫人两桌上伺候。凤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来，仍旧放在蒸笼内，拿十个来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贾母跟前剥蟹肉。头次让薛姨妈，薛姨妈道：“我自己剥着吃香甜，不用人让。”凤姐便奉与贾母。二次的便与宝玉。又说：“把酒烫得滚热的拿来。”又命小丫头们去取菊花叶儿桂花蕊薰的绿豆面子^[3]，预备洗手。史湘云陪着吃了一个，便下座来让人，又出至外头，命人盛两盘子与赵姨娘送去。是钗陶淑。又见凤姐走来道：“你不惯张罗，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张罗，等散了，我再吃。”湘云不肯，又命人在那边廊上摆了两席，让鸳鸯、琥珀、彩霞、彩云、平儿去坐。鸳鸯因向凤姐笑道：“二奶奶在这里伺候，我可吃去了。”凤姐儿道：“你们只管去，都交给我就是了。”说着，史湘云仍入了席，凤姐和李纨也胡乱应个景儿。

凤姐仍旧下来张罗，一时出至廊上，鸳鸯等正吃得高兴，见他来了，鸳鸯等站起来道：“奶奶又出来做什么？让我们也受用一会子！”凤姐笑道：“鸳鸯丫头越发坏了。我替你当差，倒不领情，还抱怨我，还不快斟一钟酒来我喝呢。”鸳鸯笑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凤姐唇边，凤姐一挺脖子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至凤姐唇边，那凤姐也吃了。平儿早剔了一壳子黄送来，凤姐道：“多倒些姜醋。”一回也吃了。笑道：“你们坐着吃罢，我可去了。”

鸳鸯笑道：“好没脸，吃我们的东西！”凤姐儿笑道：“你少和我作怪！你知道你琏二爷爱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讨了你做小老婆呢！”透“尴尬人”消息。鸳鸯红了脸道：“啐！这也是做奶奶说出来的话！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脸算不得。”说着赶来就要抹。凤姐儿道：“好姐姐，饶我这一遭儿罢！”琥珀笑道：“鸳丫头要去了，平丫头还饶他？你们看看，他没有吃了两个螃蟹，倒喝了一碟子醋呢！”透“泼醋”消息。平儿手里正剥了个满黄螃蟹，听如此奚落他，便拿着螃蟹照琥珀脸上来抹，口内笑骂：“我把你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着往旁边一躲，平儿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恰的抹在凤姐腮上。凤姐正和鸳鸯嘲笑，不妨吓了一跳，“嗳哟”了一声，众人掌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凤姐也禁不住笑骂道：“死娼妇！吃离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儿忙赶过来替他擦了，亲自去端水。鸳鸯道：“阿弥陀佛，这才是现报呢！”此段笑谑如闻，坐起如见，穿插映带，文字乐境。

贾母那边听见，一叠连声问：“见了什么了，这样乐？告诉我们也笑笑。”鸳鸯等忙高声笑回道：“二奶奶来抢螃蟹吃，平儿恼了，抹了他主子一脸螃蟹黄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语又妙绝。贾母和王夫人等听了也笑起来。贾母笑道：“你们看他可怜见儿的，那小腿子、脐子给他吃点子也完了。”小腿子有微旨。宝钗横行，凤甘为走使，终无可食而已。鸳鸯等笑着答应了，高声的说道：“这满桌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凤姐洗了脸，走来又服侍贾母等吃了一回。黛玉弱，不敢多吃，只吃了一点夹子肉，所谓螯，傲也。就下来了。

贾母一时也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鱼的，游玩了一回。王夫人因问贾母说：“这里风大，才又吃了螃蟹，老太太还是回房去歇歇罢了。若高兴，明日再来逛逛。”贾母听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们高兴，我走了，又怕扫了你们的兴。既这么说，你们就都去罢。”回头嘱咐湘云：“别让你宝哥哥、林姐姐多吃了。”特提二人，故为畅满。湘云答应着。又嘱咐湘云、宝钗二人

说：“〔你〕两个也别多吃，那东西虽好吃，不是什么好的，吃多了肚子疼。”微言，一戒“绛芸轩”，一戒“芍药裯”。二人忙应着，送出园外，仍旧回来，命将残席收拾了另摆。

宝玉道：“也不用摆，你们且做诗，把那大团圆桌子放在当中，酒菜都放着，也不必拘定坐位，有爱吃的去吃，大家散坐，岂不便宜？”宝钗道：“这话是极。”湘云道：“虽如此说，还有别人。”因又命另摆一桌，拣了热螃蟹来，请袭人、紫鹃、司棋、侍书、入画、莺儿、翠墨等，一处共坐。山坡桂树底下，铺下两条花毯，命支应的婆子并小丫头等也都坐了，只管随意吃喝，普通沾被。等使唤再来。

湘云便取了诗题，用针绺在墙上。众人看了，都说：“新奇，只怕做不出来！”见出此局之难。湘云又把不限韵的缘故说了一番。宝玉道：“这才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韵。”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掇了一个绣墩倚栏坐着^[4]，拿着钓竿钓鱼。宝钗手里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槛上，掐了桂蕊掷在水面，引的游鱼浮上来唼喋^[5]。绝妙双美图。湘云出一回神，又让一回袭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众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纨、惜春正立在垂柳阴中看鸥鹭，迎春又独在花阴下拿着花针儿穿茉莉花。宝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钓鱼，一回又俯在宝钗旁边说笑两句，一回又看袭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饮两口酒，描写众人历落有致，而悉有深意。袭人又剥一壳肉给他吃。

黛玉放下钓竿，走至坐间，拿起那乌银梅花自斟壶来，拣了一个小小的海棠冻石蕉叶杯。丫头看见，知他要饮酒，忙着走上来斟。黛玉道：“你们只管吃去，让我自己斟才有趣儿。”说着便斟了半盞，看时却是黄酒。因说道：“我吃了一点子螃蟹，觉得心口里微微的疼，傲不可长，心口两病。须得热热的吃口烧酒。”宝玉忙接道：“有烧酒。”便命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黛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一壶，一杯，一酒，名义畅心满意，是情感以后之黛玉。

宝钗也走过来，另拿了一只杯来，也饮了一口放下，便蘸笔至墙上，把头一个“忆菊”勾了，是他为主，故取首题。底下又赘一个“蘅”字。宝玉忙道：“好姐姐，第二个我已有了四句了，你让我做罢！”宝钗笑道：“我好不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这样。”黛玉也不说话，接过笔来，把第八个“问菊”勾了，接着把第十一个“菊梦”也勾了，也赘上一个“潇”字。宝玉也拿起笔来，将第二个“访菊”也勾了，也赘上一个“怡”字。探春起来看着道：“竟没人作‘簪菊’，让我作。”又指着宝玉笑道：“才宣过总不许带出闺阁字样来，你可要留神。”易阴为阳，特

又提白。说着，只见湘云走来，将第四第五“对菊”、“供菊”一连两个都勾了，也赘上一个“湘”字。探春道：“你也该起个号。”湘云笑道：“我们家里如今虽有几处轩馆，我又不住着，借了来也没趣。”宝钗笑道：“方才老太太说，你们家里也有一个水亭叫做枕霞阁，难道不是你的？如今虽没了，你到底是旧主人。”木钉实伤，是他受之，故用他说。众人都道：“有理。”宝玉不待湘云动手，便代将“湘”字抹了，改了一个“霞”字。伤所从来是他，故用他改抹。与黛玉无涉，虚伤而已。

没有顿饭工夫，此局之速如此。十二题已全，各自誊出来，都交与迎春，另拿了一张雪浪笺过来，都归雪浪。一并誊写出来，某人作的，底下赘明某人的号。李纨等从头看道：十二题明叙其七，妙不板滞。计钗玉诗皆二首，为双偶，结上回案。黛玉诗三首，不成偶也。湘云诗三首，一人三影也。探春诗二首，终得贵婿偶也。而钗取“忆”取“画”，忆言用心，画言受染。黛玉取“咏”取“问”取“梦”，咏、问皆从口，其取害亦皆从口，有口无心，正与“忆”对。梦则梦主。湘云取“对”取“供”取“影”，与宝玉则为对，与钗黛玉则为供，合三人为一影也。宝玉取“访”取“种”，言方寸种植，存乎一心。从此菊题，愿看官详细访求，而得作书之旨。探春取“簪”取“残”，簪在首，此社由一叹起；残则终，此社亦一叹而止也。

忆菊

蘅芜君

怅望西风抱闷思，
蓼红苇白断肠时。
空篱旧圃秋无迹，
冷月清霜梦有知。
念念心随归雁远，
寥寥坐听晚砧迟。
谁怜我为黄花瘦，
慰语重阳会有期。居然思妇，末语是今日之宝钗，尚有“成大礼”时也。

访菊

怡红公子

闲趁霜晴试一游，
酒杯药盏莫淹留。
霜前月下谁家种，
槛外篱边何处秋？
蜡屐远来情得得^[6]，
冷吟不尽兴悠悠^[7]。
黄花若解怜诗客，
休负今朝挂杖头。通体写一“游”字，是透终局。

种菊

怡红公子

携锄秋圃自移来，
篱畔庭前处处栽。
昨夜不期经雨活，
今朝犹喜带霜开。
冷吟秋色诗千首，
醉酌寒香酒一杯。
泉溉泥封勤护惜，
好和井径绝尘埃。勿忘勿助，灌溉洗涤，是乃存心之功。

对菊

枕霞旧友

别圃移来贵比金，
一丛浅淡一丛深。
萧疏篱畔科头坐，
清冷香中抱膝吟。
数去更无君傲世，
看来惟有我知音。
秋光荏苒休辜负，
相对原宜惜寸阴。“冷香”影钗，“傲世”影黛，“惜寸阴”隐结阴阳《易》理。

供菊

枕霞旧友

弹琴酌酒喜堪俦，
几案婷婷点缀幽。
隔座香分三径露，
抛书人对一枝秋。
霜清纸帐来新梦，
圃冷斜阳忆旧游。
傲世也因同气味，
春风桃李未淹留^[8]。“傲世”，黛也。“抛书人”则宝玉。

咏菊

潇湘妃子

无赖诗魔昏晓侵^[9]，
绕篱欹石自沉音。
毫端蕴秀临霜写，
口角噙香对月吟。
满纸自怜题素怨，
片言谁解诉秋心。
一从陶令平章后^[10]，
千古高风说到今。二句“石”字，重“木石姻缘”之主。末引“陶令”，曰靖节，曰渊明，干净身子为节，明乃“玉带林中挂”也。第五句分明自问，与不另起号同意。

画菊

蘅芜君

诗馀戏笔不知狂，
岂是丹青费较量。
聚叶泼成千点墨，
攒花染出几痕霜。
淡浓神会风前影，
跳脱秋生腕底香^[11]。
莫认东篱闲采掇^[12]，
粘屏聊以慰重阳。狂为心疾，宝玉受此染。○钗诗一

见“梦”字，亦梦主也。两见“重阳”字，则九九数尽，阳气将终，为剥之会。刘老老来矣，而更有书外之书。

问菊

潇湘妃子

欲讯秋情众莫知，
喃喃负手叩东篱。
孤标傲世偕谁隐？
一样开花为底迟？
圃露庭霜何寂寞？
雁归蛩病可相思^[13]？
莫言举世无谈者，
解语何妨话片时？“傲世”二字，特用自言。其第三联上问宝玉，下问宝钗也。起结处有望知音而不得，是作者问世意。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篱栽日日忙，
折来休认镜中妆。
长安公子因花癖^[14]，
彭泽先生是酒狂。
短鬓冷沾三径露，
葛巾香染九秋霜。
高情不入时人眼^[15]，
拍手凭他笑路旁。“休认镜中妆”，又明曰“先生”，曰“公子”，重转女为男，是诗社意。

菊影

枕霞旧友

秋光叠叠复重重，
潜度偷移三径中。
窗隔疏灯描远近，

篱筛破月锁玲珑。
寒芳留照魂应驻，
霜印传神梦也空。
珍重暗香踏碎处，
凭谁醉眼认朦胧。第三联上“寒芳留”指钗，“魂应驻”指黛。下指宝玉，而普同唤醒众人。○云诗两用“梦”字，乃一钗一黛。两用“傲世”字，重为黛玉提白。两用“三径”及“叠叠”、“重重”、“一丛一丛”等字，犹有疑闲人“一人三影”之说者乎？

菊梦

潇湘妃子

篱畔秋酣一觉清，
和云伴月不分明。
登仙非慕庄生蝶^[16]，
忆旧还寻陶令盟。
睡去依依随雁断，
惊回故故恼蛩鸣^[17]。
醒时幽怨同谁诉？
衰草寒烟无限情。一觉便是下回“携蝗大嚼图”，特用梦主喝破此局，以情字结之，乃主人翁。○黛玉诗通身转无“梦”字，以题明为《菊梦》也。《问菊》特用“傲世”字，乃使湘云诗中两用“傲世”之意明显而无可移置。两用“陶令”，特重明节。凡此等重复处，都是作者惨淡经营，切莫认他江郎才尽。

残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渐倾欹，
宴赏才过小雪时。
蒂有馀香金淡泊，
枝无全叶翠离披。
半床落月蛩声切，
万里寒云雁阵迟。
明岁秋分知再会，
暂时分手莫相思。“小雪”已透宝琴，有一叹，必有一禁，思之

用也。三句醒钗，四句醒黛，五句复醒黛，是收煞“绛芸轩”之旨，馀则皆自言矣。

众人看一首，赞一首，彼此称扬不绝。李纨笑道：“等我从公评来：通篇看来，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评，《咏菊》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文以钗为主，而主之敌则黛，故首题是钗，而第一是黛，以《咏》《问》《梦》列前三，正此书此局警戒要义。有阅此十二诗而另易甲乙者，乃是笨伯。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了，只得要推潇湘妃子为魁了。然后《簪菊》、《对菊》、《画菊》、《忆菊》、《供菊》次之。”宝玉听说，喜的拍手叫道：“极是！极公！”黛玉道：“我那个也不好，到底伤于纤巧些。”李纨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

黛玉道：“据我看来，头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阳忆旧游’，这句背面敷粉，‘抛书人对一枝秋’，已经妙绝，将供菊说完，没处再说，故翻回来，想道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远。”李纨笑道：“固如此说，你的‘口角噙香’一句也敌得过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算蘅芜君沉着。‘秋无迹’、‘梦有知’，把个‘忆’字竟烘染出来了。”宝钗笑道：“你的‘短鬓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得一个缝儿也没了。”湘云笑道：“‘偕谁隐’、‘为底迟’，真真把个菊花问得无言可对！”李纨笑道：“你那‘科头坐’、‘抱膝吟’，竟一时也舍不得别开，菊花有知，也必腻烦了。”说的大家都笑了。

宝玉笑道：“我又落第！难道‘谁家种’、‘何处秋’、‘蜡屐远来’、‘冷吟不尽’，都不是访不成？‘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种不成？但恨敌不上‘口角噙香对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鬓’、‘葛巾’、‘金淡泊’、‘翠离披’、‘秋无迹’、‘梦有知’这几句罢了。”此段在众人为必有之谈论，在作者为应事之周旋，笨伯可以气平。○“口角噙香”一句岂必压倒众人？重在口角能留，则黛可转鬼为人，故题曰“魁夺”。又道：“明日闲了，我一个人做出十二首来。”李纨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这几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评了一回，复又要了热螃蟹来，入下半回。就在大团桌上吃了一回。

宝玉笑道：“今日持螯赏桂，亦不可无诗，我已吟成，谁还敢做？”说着便忙洗了手，提笔写出。众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阴凉，
泼醋搗姜兴欲狂。

饕餮王孙应有酒^[18]，
横行公子竟无肠^[19]。
脐间积冷餐忘忌，
指上沾腥洗尚香。
原为世人美口腹，
坡仙曾笑一生忙^[20]。“绛芸轩”案，直自宣之。第二句“狂”字，便是“画菊”第一句“狂”字。第二联写实事，第三联便是由不得他不带，末用苏玉局作收煞，见此局在玉为已苏矣。

黛玉笑道：“这样的诗，一时要一百首也有。”宝玉笑道：“你这会子才力已尽，不说不能做了，还褒贬人。”黛玉听了，并不答言，略一仰首微吟，提起笔来一挥，已有了一首。众人看道：

铁甲长戈死未忘，
堆盘色相喜先尝。
螯封嫩玉双双满，
壳凸红脂块块香。
多肉更怜卿八足，
助情谁劝我千觞？
对斯佳品酬佳节，
桂拂清香菊带霜。“绛芸轩”案，黛见而知之，以“色相先尝”点睛。次联演其象，三联“卿”字直呼其人，“多肉”“八足”便已太真同浴，“佳节”即钗诗屡见之“重阳”。首尾映横行，映热毒，映薛氏。

宝玉看了正喝彩，黛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烧去。见而不见，知而不知，做而不做，便是撕了烧去。因笑道：“我做的不及你的，我烧了他。你那个很好，比方才的菊花诗还好，你留着他给人看。”可见菊花诗且为此诗馀文。宝钗笑道：宝宣之，黛诮之，情何以堪？此“讽”字来由。有磨刀霍霍向黛玉之心，始以一笑藏之而已。“我也勉强了一首，未必好，写出来取笑儿罢。”说着拿出来，大家看时，写道：

佳蘼桐阴坐举觞，
长安涎口盼重阳。
眼前道路无经纬，
皮里春秋空黑黄^[21]。诗社中凡写湘云，必不落后，今独不做螃蟹诗，以“绛芸轩”案首同黛玉见之，且拉黛玉走者也。于此见钗笼络之妙。便是次联强横无人意。

看到这里，众人不禁叫绝。宝玉道：“骂得痛快！此诗与竹夫人谜相发明，故云骂得痛快。我的诗，也该烧了。”看底下道：

酒未涤腥还用菊，
性防积冷定须姜。
于今落釜成何益？
月浦空馀禾黍香。又是“重阳”，三诗三见，乃微言也。俟后评。次联上句敢横行自恃，下句示讥评枉用。三联自献底里，末则大家究竟。

众人看毕，都说：“这是食蟹绝唱！这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思，才是大才。作者自负自认。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说着，只见平儿复进园来。

不知做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上回不能分，统以结三十六回之案。又此回上半，即上回之下半，以诗完题而已。此回下半，乃倒缴三十六回之上半，使之显豁呈露，不可复掩。便是“神游”，便是“初试”。

自三十五回至此回为一大段，虽四回，而实止三十六之一回，其下半且但为一点“悟”而已，皆宝钗传。世间原有鸳鸯，听情分之自然，何须结络？闺阁竟生螃蟹，叹姻缘之误合，枉用蹲身。虫儿既入花心，昨错又生今错；麈柄已归卿手，你知岂少人知？梦亦成真，思犹惧晚；腥难涤染，讽又何裨！呜呼伤哉，秦可卿阴灵不远；噫嘻来矣，刘老老土气直冲。请读秋社诗，同尝治聋酒。

【护花主人评曰】湘云无别号，若俟题诗时增起，未免生砌，于贾母口中说出枕霞阁，后文即取为号，便觉自然。真一笔不苟。

叙吃蟹情事，细密周到，又活动不板。

凤姐与鸳鸯戏言：“琏二爷要讨你做小老婆。”暗伏四十六回事。

合欢酒惟钗、黛二人各饮一口，映照有情。

菊诗十二首，与《红楼梦》曲遥遥相照，俱有各人身份。《红楼梦》十二曲外，有首尾两曲作起结；《菊花》诗十二首外，有《咏蟹》三首作馀音：亦遥遥照应。

《咏蟹》三首，黛玉先要焚毁，亦是夭亡之兆。

宝钗《蟹》诗，虽是讥刺世人，即谓专谑宝玉、黛玉亦可。宝玉说“我的也该烧了”，又兆将来止剩宝钗一人而已。

第三十三回至三十八回一大段，应分三小段：三十三回为一段，叙宝玉受挞几死，是第二次灾难；三十四、五、六回为一段，写宝玉虽受痛责，而情迷如故，中间夹叙钗、黛、袭人、玉钏、金莺、傅秋芳及“梦兆”、“情悟”等事，俱是描写宝玉痴呆；三十七、八回为一段，叙园中结社之始盛，反照将来之渐次离散也。

【大某山民评曰】诗应是《问菊》第一，《供菊》第二，《咏菊》第三，《忆菊》第四，《访菊》第五。若《菊梦》，与他作不甚相远。

“一日可得百首”，一笔抹倒打油辈。袁简斋曰：“诗到能迟才是才。”学者毋自托于八叉、七步，以自鸣得意。

此回已入壬子年九月中事。

[1] 嵌蚌：即螺钿。一种手工艺品。用螺蛳壳或贝壳镶嵌在漆器、硬木家具或雕镂器物的表面，做成有天然彩色光泽的花纹、图形。

[2] 神鬼似的：指像供着的神像一样死板。

[3] 绿豆面子：即绿豆粉。

[4] 绣墩：用彩绣或彩绘装饰的一种坐具。其状略似长鼓。

[5] 唼喋（shà zhá）：鱼或禽鸟聚在一起吃食。

[6] 蜡屐：涂蜡的木屐。可以防湿。

[7] 冷吟：犹闲吟。

[8] 淹留：久留。

[9] 无赖：无奈。诗魔：犹如入魔一般的强烈的诗兴。

[10] “一从”句：指东晋陶渊明《饮酒》（其二）中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令，即陶渊明，他曾做过彭泽县令。平章，品评、鉴赏。

[11] 跳脱：即手镯。引申为灵活。

[12] 采掇：采摘。

[13] 蛩（qióng）病：蟋蟀悲鸣。蛩，蟋蟀。

[14] 长安公子：指唐代诗人杜牧，其《九月齐山登高》诗：“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15] 高情：高尚的情怀；高雅的情致。

[16] 庄生蝶：即庄子梦化蝴蝶事。见《庄子·养生论》。

[17] 故故：屡屡，常常。

[18] 饕餮（tāo tiè）：传说中的一种贪吃的怪物。后借指贪食者。

[19] 横行公子：指蟹。

[20] 坡仙：指宋代文学家苏轼，号东坡居士。

[21] 皮里春秋：指藏在心里不说出来的评论。讽喻人心阴险。黑黄：指蟹壳里的膏膜和蟹黄。

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话说众人见平儿来了，都说：“你们奶奶做什么呢，怎么不来了？”平儿笑道：“他那里得空儿来。因为说没有好生吃得，又不得来，所以叫我来问：还有没有？叫我要几个拿了家去吃罢。”湘云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盒子，装了十个极大的。平儿道：“多拿几个团脐的。”众人又拉平儿坐，平儿不肯。李纨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拉着他身旁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边。平儿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纨道：“偏不许你去。显见得你只有凤丫头，就不听我的话了。”说着又命妈妈们：“先送了盒子去，就说我留下平儿了。”那婆子一时拿了盒子回来，说：“二奶奶说：叫奶奶和姑娘们别笑话要嘴吃，这个盒子里，方才舅太太那里送来的菱粉糕任你横行，俄顷零粉。盒来盒去，如此而已。和鸡油卷儿，给奶奶姑娘们吃的。”又向平儿道：“说使唤你来，你就贪住玩，不去了。劝你少喝一钟儿罢。”平儿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么样！”一面说，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

李纨揽着他笑道：“可惜这么个好体面模样儿，命却平常，只落得屋里使唤。隐找“分定”，直透末回。不知道的人，谁不拿你当做奶奶、太太看。”平儿一面和宝钗、湘云等吃喝着，一面回头笑道：“奶奶别这样，摸的我怪痒痒的。”李氏道：“暖哟，这硬的是什么？”平儿道：“是钥匙。”李纨道：“有什么要紧的东西怕人偷了去，却带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说笑：有个唐僧取经，就有个白马来驮着他；刘智远打天下，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1]；任其智远，终落场空。有个凤丫头，就有个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总钥匙，还要这钥匙做什么！”此将演刘老老也，而在凤之能留，皆平所赞助，所以为屏，先用李纨点明之。而如此引入，匪夷所思。平儿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我来打趣着取笑儿了。”宝钗笑道：“这倒是真话。我们没事评论起来，你们这几个，都是百个里头挑不出一个来的。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处。”

李纨道：“大小都有个天理。比如老太太屋里，要没那个鸳鸯，如何使得？鸳鸯乃刘老老接替之人，故又用李纨特提。从太太起，那一个敢驳老太太的回？他现敢驳回，偏老太太只听他一个人的话。老太太的那些穿带的，别人记不得，他都记得，要不是他经管着，不知叫人诓骗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虽然这样，倒常替人说好话儿，还倒不倚势欺人的。”惜春笑道：“老太太昨日还说呢，他比我们还强呢！”惜春归空，鸳鸯殉主得实，故云还强，此书不演空也。平儿道：“那原是个好的，我们那里比得上他？”宝玉道：“太太屋里的彩霞，是个老实人。”说彩霞，目视贾环矣。此回正演循环之理，故须提到此人。探春道：“可不是外头老实，心里有数儿！太太是那么佛爷似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一应事，都是他提着太太行，连老爷在家出外去的一应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后告诉太太。”是探春语。李纨道：“那也罢了。”指着宝玉道：“这一个小爷屋里，要不是袭人，你们度量到个什么田地！袭人亦用李纨提白，见伪君子之难识。凤丫头就是个楚霸王，也得两只膀子，好举千斤鼎。他不是这丫头，他就得这么周到了？”仍打到平儿。举鼎，举金也。

平儿道：“先时赔了四个丫头来，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个孤鬼儿了！”李纨道：“你倒是有造化的，凤丫头也是有造化的。想当初珠大爷在日，何曾也没两个人？你们看，我还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见他两个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爷一没了，趁年轻，我都打发了。若有一个好的守得住，我到底有个膀臂了。”必提袭人以此。说着不觉眼圈儿红了。众人都道：“这又何必伤心？李纨伤心，了此一局。不如散了倒好。”说着便都洗了手，大家约着往贾母王夫人处问安。众婆子丫头打扫亭子，收洗杯盘，袭人便和平儿一同往前去。

袭人因让平儿到房里坐坐，再吃一盅茶。平儿回说：“不吃茶了，再来罢。”一面说，一面便要出去。袭人又叫住，问道：“这个月的月钱，连老太太、太太还没放呢，是为什么？”平儿见问，忙转身至袭人跟前，又见左近无人，悄悄说道：“你快别问，横竖再迟两天就放了。”袭人笑道：“这是为什么，吓的你这个样儿？”平儿悄声告诉他说：“这个月的月钱，我们奶奶早已支了，放给人使呢。等别处利钱收了来，凑齐了才放呢。叙凤贪利，点“财”字之睛，正是须留处。而问者为袭人，则财色并提矣。因为是你，我才告诉你，可不许告诉一个人去！”袭人笑道：“他难道还短钱使？还没个足厌？何苦还操这心。”平儿笑道：“何尝不是呢！他这几年，只拿着这一项银子，翻出有几百来了。他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十两八两，零碎攒了，又放出去，只他

这体己利钱，一年不到，上千的银子呢！”

袭人笑道：“拿着我们的钱，你们主子奴才赚利钱，哄的我们呆等。”平儿道：“你又说没良心的话！你难道还少钱使？”袭人道：“我虽不少，只是我也没地方使去，就只预备我们那一个。”平儿道：“你倘若有要紧事用银钱使时，我那里还有几两银子，你先拿来使，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袭人道：“此时也用不着，怕一时要用起来不够了，我打发人取去就是了。”平儿答应着，一径出了园门。

只见凤姐那边打发人来找平儿，说：“奶奶有事等你。”平儿道：“有什么事，这么要紧？我为大奶奶拉扯住说话儿，我又不逃了，‘逃’字透‘欺弱女’消息，正刘老老事。这么连三接四的叫人来找。”那丫头说道：“你去不去由你，犯不上恼我，你自己敢与奶奶说去。”平儿啐了一口，急忙走来，只见凤姐儿不在房里，忽见上回来打抽丰的那刘老老和板儿又来了^[2]，丰既抽去，则啬至矣，着意“财”字。必带板儿，此定数也。坐在那边屋里，还有张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周瑞寓《易》道固己，而有张材，见用《易》道以演刘老老之一人，裁剪组织，所以张大其才也，乃作者自负处。又有两三个丫头在地下倒口袋里的枣子、倭瓜并些野菜。众人见他进来，都忙站起来。刘老老因上次来过，知道平儿的身份，忙跳下地来，问：“姑娘好！”又说：“家里都问好，早要来请姑奶奶的安、看姑娘来的，因为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两担粮食，有种必收。瓜果菜蔬也丰盛，这是头一起摘下来的，并没敢卖呢，留的尖儿^[3]，孝敬姑奶奶、姑娘们尝尝。其言婉以周。姑娘们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腻了，吃个野菜儿，也算我们的穷心。”“穷心”二字包括大道。平儿忙道：“多谢费心。”又让坐，自己坐了，又让张婶子、周大娘坐。又命小丫头倒茶去。

周瑞、张材两家的因笑道：“姑娘今日脸上有些春色，眼睛圈儿都红了。”是春色，是喜气，正见板儿之会。平儿笑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的，大奶奶和姑娘们只是拉着死灌，不得已喝了两盅，脸就红了。”张材家的笑道：“我们想着要吃呢，又没人让我。明日再有人请姑娘，可带了我去罢。”说着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见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秤两个三个，这么两三大篓，想是有七八十斤呢。”张才家的道：“若是上上下下，只怕还不够。”平儿道：“那里都吃？不过都是有名儿的吃两个子。那些散众，也有摸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刘老老道：“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刘老老，纯坤

也，第六回已详。此回演阴阳互生之象。二进荣府，先借算螃蟹账抉出大衍之数。如周瑞家口中“我看那螃蟹一斤只好称两个三个，这么两三大篓，想是有七八十斤”，摘一、两、三、两三、七八十，凡两字作二字算，共计得三十六数，合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也。天道、地道、人道，总括于此。刘老老口中“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两五，再搭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便是算账，数已不对，作八十斤算，每斤五分，则价银四两而已，五五二两五、三五一两五就是了，何以不说三五一两五，而说三五一十五？搭上酒菜，则酒菜不过搭上而已，计多费在螃蟹，不在酒菜也，何以成二十多两银子？岂蟹价四两而搭上之酒菜转需十六两多乎？抑必定十六两多乎？参以易象，砉然而解。曰：定坤数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摘五、一、十、五、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一、二、十，前“两”字作“二”字算，共成七十七数，后“两”字曰“多两”，将凡有之数多综两之，则得百五十四数，除百四十四数坤之策，仍余十数，乃天一至地十。又一坤策，《河》《洛》正中总一土数，归藏于坤，即第六回“三二十个孩子”之义。生生不息，根于此也。本回及下二回，皆畅演此义。有见道人尚以闲人为穿凿否？阿弥陀佛！为凡横行者忏悔，又万事归空，太极归于无极也。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的了。”一年则天运一周，正是大衍。

平儿因问：“想是见过奶奶了？”刘老老道：“见过了，叙已见过凤姐，妙有变换。叫我们等着呢。”说着又往窗外看天气，说道：“天早晚了，我们也去罢，别出不得城，才是饥荒呢。”周瑞家的道：“这话倒是，我替你瞧瞧去。”说着一径去了，半日方来，笑道：“可是你老的福来了，竟投了这两个人的缘了。”得神而悉含妙蕴。平儿等问：“怎么样？”周瑞家的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诉二奶奶：‘刘老老要家去呢，怕晚了赶不出城去。’二奶奶说：‘大远的难为他扛了些东西来，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缘了？这也罢了，偏生老太太又听见了，问：‘刘老老是谁？’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又说：‘我正想个积古的老人家说话儿，‘积古’二字是眼。请了来，我见一见。’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上缘了？”太极图卦体皆圆，是投上两个缘。说着催刘老老下来前去。刘老老道：“我这生像儿，怎好见的？生像，生象也。坤为两仪之一，正生四象者。好嫂子，你就说我去罢。”变动不居。平儿忙道：“你快去罢，不相干的。我们老太太最是惜老怜贫的，老而贫，剥之象，而写“留”字语面恰好。比不得那个狂三诈四的那些人。三四得七，隐提巧姐少阳之数。而此曰狂、曰诈，则端指“巧合认通灵”说。想是你怯生，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说

着，同周瑞家的引了刘老老往贾母这边来。

二门口该班小厮们见了平儿出来，都站了起来。有两个又跑上来，赶着平儿叫姑娘。平儿问道：“又说什么？”那小厮笑道：“这会子也好早晚了，我妈病着，等我去请大夫。好姑娘，我讨半日假可使得？”“孝”字借提，是刘老老之大者。平儿道：“你们倒好，都商议定了，一天一个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缠。前日住儿去了，住儿去了，又是《易》道。二爷偏生叫不着，我应起来了，还说我做了情。你今日又来了！”周瑞家的道：“当真他妈病了，姑娘也替他应着，放了他罢。”平儿道：“明日一早来。听着，我还要使你呢，再睡的日头晒着屁股再来！你这一去，带个信儿给旺儿，就说奶奶的话：问着他那剩的利钱，明日若不交来，奶奶不要了，爽性送他使罢。”那小厮欢天喜地，答应去了。财色又提。○设为此段，为“平儿行权”张本，为“救巧姐”同逃走作线索，即“留”字脉络也。但自凤姐到贾母西院只走穿堂，不必到二门也，今忽从二门而遇为母一求药之人，是盖乾坤为《易》之门户，则坤固为二门，而二门之间，所重只一“孝”字而已。乃大落墨处。

平儿等来至贾母房中，彼时大观园中姊妹们都在贾母前承奉，刘老老进去，只见满屋里珠围翠绕、花枝招展的，并不知都系何人。只见一张榻上独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后坐着一个纱罗裹的美人一般的（一）个丫鬟，在那里捶腿，凤姐儿站着正说笑。刘老老便知是贾母了，忙上来陪着笑福了几福^[4]，初见凤姐曰拜了数拜，初见贾母曰福了几福，是有微意。口里说：“请老寿星安！”称谓雅而妥。贾母亦忙欠身问好，“忙”字写得好，不是凤姐初见光景，便是为拜、为福所由分。又命周瑞家的端过椅子来坐着。那板儿仍是怯人，不知问候。少阳稚弱，春至无言。

贾母道：“老亲家，称谓确切。此一老阴，彼一老阴，真假对待，是谓老亲家。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刘老老忙起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此便是螃蟹账，三四为七。按《河图》三变生木，四化生金，五为衍母，十为衍子，子母相生，生息无穷。又五变生土，十化成之，皆七十五之义，此来欲金木交并也。贾母向众人道：“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硬朗。比我大好几岁呢！是为六画在上之坤。○自此至七十一回，计时不过三年，而曰贾母八旬大庆。我要到这么年纪，还不知怎么动不得呢！”刘老老笑道：“我们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若我们也这样，那些庄家活也没人做了。”言简意赅。贾母道：“眼睛、牙齿都还好？”刘老老道：“都还好，就是今年左边的槽牙活动了。”左边

为东，槽牙近北，东北为艮，止也。病生口齿，速宜制止，说黛玉也。刘老老此行又端为黛玉。贾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聋，聋瞽易惑。记性也没了。你们这些老亲戚，我都记不得了。亲戚们来了，我怕人笑我，我都不会。不过嚼得动的吃两口，睡了觉，闷了时，和这些孙子孙女儿玩笑一回就完了。”刘老老笑道：“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们想这么着不能。”贾母道：“什么福，不过是老废物罢了。”说的大家都笑了。

贾母又笑道：“我才听见凤哥儿说，你带好些瓜菜来，我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个地里现结的瓜儿菜儿吃，外头买的不像你们田地里的好吃。”刘老老笑道：“这是野意儿，不过吃个新鲜。依我们倒想鱼肉吃，只是吃不起。”一段叙谈，神情确肖。贾母又道：“今日既认着了亲，别空空的就去，老老不落空空。不嫌我这里，就住一两天再去。明写“留”字，出自此人。我们也有个园子，园子里头也有果子，你明日也尝尝，带些家去，也算是看亲戚一趟。”

凤姐见贾母喜欢，也忙留道：也忙留。“我们这里，虽不比你们的场院大，场纳禾稼，自然是大。空屋子还有两间，你住两天，四字与“住儿去了”同。把你们那里的新闻故事儿，说些与我们老太太听听。”贾母笑道：“凤丫头，别拿他取笑儿，他是屯里人，老实，那里搁得住你打趣！”一嘲一解，又活脱像。○屯卦中二三四爻成坤，故曰屯里人。合初五六爻成兑，为少女，为口，即为黛玉。天造草昧，是何用度？说着，又命人去先抓果子与板儿吃，板儿见人多了，又不敢吃。贾母又命拿些钱给他，叫小幺儿们小幺儿亦少阳数。带他外头玩去。刘老老吃了茶，便把乡村中所见所闻的事，说与贾母听，贾母越发得了趣味。

正说着，凤姐儿便命人请刘老老吃晚饭，贾母又将自己的菜拣了几样，命人送过去与刘老老吃。凤姐知道合了贾母的心，吃了饭便又打发过来，鸳鸯忙命老婆子带了刘老老去洗了澡，自己去挑了两件随常的衣服，命给刘老老换上。自下回至“殉主”，鸳鸯乃书中替换刘老老之人，故特写以己衣借与替换。那刘老老那里见过这般行事，忙换了衣裳出来，再在贾母榻前，又搜寻些话出来说。彼时宝玉姊妹们也都在这里坐着，他们何曾听见过这些话，自觉比那些瞽目先生说的书还好听。那刘老老虽是个村野人，却生来有些见识，况且年纪老了，世情上经历过的，见头一个贾母高兴，第二件这些哥儿姐儿们都爱听，便没话也编出些话来讲。是村言，是此书。因说道：“我们村庄上种地种菜，每年每

日，春夏秋冬，风里雨里，那里有个坐着的空儿，天天都是在那地头上做歇马凉亭，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不见呢？天时、地理、人事，信口开河如此起。就像去年冬天，接连下了几天雪，是雪，是薛。地下压了三四尺深。七巧数，映“巧合”。我那日起得早，还没出房门，只听外头柴草响，我想着必定有人偷柴草来了。我爬着窗眼儿一瞧，却不是我们村庄上的人。”说上句，想下句，形容编谎，如闻如见。贾母道：“必定是过路的客人们冷了，见现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刘老老笑道：“也并不是客人，所以说来奇怪。老寿星当个什么人？原来是一个十七八岁极标致的一个小姑娘，是宝钗。梳着溜油光的头，穿着大红袄儿，白绫裙儿。”

刚说到这里，忽听外面人吵嚷起来，忽作横截，神妙不测，奇思奇笔。又说：“不相干的，别吓着老太太！”贾母等听了，忙问：“怎样了？”丫鬟回说：“南院马棚子里走了水了^[5]。离位，午象，是指心，说宝玉走也。不相干，已经救下了。”贾母最胆小的，听了这话，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来瞧。只见东南上火光犹亮，梨香院，钗旧居在东南，“巧合”处即火起处。贾母吓得口内念佛，又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烧香。王夫人等也忙都过来请安，又回说：“已经救下去了，老太太请进房去罢！”贾母足足的看火光息了，方领众人进来。

宝玉且忙问刘老老：“那女孩儿大雪地里做什么抽柴草？倘或冻出病来呢！”贾母道：“都是才说抽柴草，惹出火来了，你还问呢！别说这个了，再说别的罢。”全部书旨，跃跃言下。宝玉听说，心里虽不乐，也只得罢了。刘老老便又想了一遍话，说道：“我们庄子东边生方。庄子上个老奶奶，到今年九十多岁了。阳数。他天天吃斋念佛，谁知就感动了观音菩萨，一心。夜里来托梦说：‘你这样虔心，原本你该绝后的，九十在月为剥、为坤，是该绝后，即前云刘老老无子息。如今奏了玉皇，给你个孙子。’以心召心。原来这老奶奶只有一个儿子，剥卦仅馀一阳。这儿子也只一个儿子，“硕果不食”一爻。好容易养到十七八岁上死了，十过七八，则九月矣。一爻更断，则成纯坤。哭得什么似的。落后果然又养了一个，乃是复卦。今年才十三四岁，十为成数，三四得七，所谓“七日来复”，北静王之义也。生得粉团儿一般，聪明伶俐非常。乃是宝玉。可见这些神佛是有的。”这一夕话，暗合了贾母、王夫人的心事，连王夫人也都听住了。

宝玉心中只记挂着抽柴的故事，因闷得心中筹画。方说心，而心已为如此之心，刘老老焉得不来？探春因问他：“昨日扰了史大妹妹，咱

们回去商议着邀一社，又还了席，也请老太太赏菊花，何如？”宝玉笑道：“老太太说了：还要摆酒，还史妹妹的席，叫咱们做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咱们再请不迟。”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兴。”宝玉道：“老太太又喜欢下雨下雪的，是喜雪。不如咱们等下头场雪，请老太太赏雪岂不好？咱们雪下吟诗，也更有趣了。”透“白雪红梅”。林黛玉忙笑道：“咱们雪下吟诗，依我说还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还更有趣儿呢！”语妙意妙，得未曾有，令人失笑。○特借黛玉姤语，定明刘老老口中之女孩儿抽柴草，乃演宝钗抽黛玉，即凤姐奇谋之抽梁换柱掉包儿法也。说着宝钗等都笑了。此笑特首提此人。宝玉瞅了他一眼，也不答话。

一时散了，背地里宝玉到底拉了刘老老，细问：“那女孩儿是谁？”刘老老只得编了告诉他的道：“那原是我们庄北沿坤之北则兑位，金方也。地埂子上，有一个小祠堂里，供的不是神佛。当先有个什么老爷。”说着又想名姓。薛蟠之父，未叙名字。宝玉道：“不拘什么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说原故就是了。”入下半回。刘老老道：“这老爷没有儿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若玉小姐，若玉便是兼美，莫因此名划到黛玉边去。看刘老老所说雪下抽柴，柴是黛玉，岂有自抽自者乎？又若，顺也，为宝玉之妇也。知书识字，老爷、太太爱如珍宝。可惜这若玉小姐生到十七岁，一病死了。”已死钗矣。十七岁便是周家口中“真巧死了人”。宝玉听了，跌足叹息，又问：“后来怎么样？”刘老老道：“因为老爷太太思念不尽，便盖了这祠堂，塑了这若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烧香拨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没了，庙也烂了，那像也就成了精。”明说是妖。宝玉忙道：“不是成精，规矩这样人，是虽死不死的。”刘老老道：“阿弥陀佛！原来如此。不是哥儿说，我们都当他成精，他时常变了人出来，各村庄店道上闲逛。我才说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们村庄上的人，还商议着要打了这塑像，平了庙呢。”有以此书为可打可平者，非代儒，即村庄上人。宝玉忙道：“快别如此，若平了庙，罪过不小！”刘老老道：“幸亏哥儿告诉我，我明日回去拦住他们就是了。”宝玉道：“我们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就是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舍，最爱修庙塑神的。无不被此妖所惑，故无不喜善。我明日做一个疏头^[6]，所谓头绪。替你化些布施，你就做香头^[7]，攒了钱，把这庙修盖，再装塑了泥像，每月给你香火钱烧香，岂不好？”刘老老道：“若这样时，我托那小姐的福，也有几个钱使了。”宝玉又问他地名、庄名，来往远近，坐落何方，刘老老便顺口诌了出来。湖州人氏。

宝玉信以为真，回至房中，盘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来，给了焙

茗几百钱，按着刘老老说的方向地名，着焙茗去先踏看明白，回来再作主意。那焙茗去后，宝玉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急得热锅上蚂蚁一般。好不容易等到日落，方见焙茗兴兴头头的走进来。必用焙茗，所以栽培名教也。“兴兴头头”四字，底有微意，面有奇神。宝玉忙问：“可找着了？”焙茗笑道：“爷听得不明白，叫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爷说的一样，所以找了一日。找到东北上田埂子上，说庄北，而在东北，是书教人出死入生之法。才有一个破庙。”宝玉听说，喜得眉开眼笑，忙说道：“刘老老有年纪的人，一时错记了也是有的。你且说你见的。”焙茗道：“那庙门却倒也朝南开，向阳，雪向阴，然能知若玉为瘟神，则转阳矣，故曰倒也。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没好气，一见这个，我说：‘可好了！’连忙进去，一看泥胎，吓的我又跑出来了。活似真的一般！”奇情恣肆，极纵送之妙，文字化境。宝玉喜的笑道：“他能变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气。”焙茗拍手道：“那里是什么女孩儿！竟是一位青脸红发的瘟神爷。”便是风月宝鉴反面，便是应“寻”“究”之根底，就宝钗为宝玉说法，实为大众普同说法，谁是果能寻根究底者？宝玉听了，啐了一口骂道：“真是一个无用的杀才，这点子事也干不来。”焙茗道：“爷不知看了什么书，或听了谁的混话，把这件没头脑的事派我去，怎么说我没用呢？”书是《石头记》，话是假语村言，凡信真者，当爽然自失。宝玉见他急了，忙抚慰他道：“你别急，改日再找去。若是他哄我们呢，自然没了。若竟是有的，你也积了阴鹭，我必重重赏你。”说着，二门上小厮来说：“老太太房里姑娘们在二门口找二爷呢。”

不知找他有何言语，且听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四十二回为一大段，与五回至八回同一意旨，皆刘老老文字。彼从虚处用微觉，此从实处下针砭；彼处之来为巧姐，此处之来为黛玉也。黛玉污而不污，终究能留一干净身子在此。此回乃作者重新提掇之书，通篇《易》道，左右逢源。故上半曰“信口开河”，河，《河图》也。不曰刘老老，而曰村老老，是云“假语村言”也。淫艳热闹，在在皆然，而掩卷试思，不觉负冰在背。是末不宜认，当寻其根；面不宜观，当究其底。故下半曰“寻根究底”，曰“情哥哥”，为天下有情的同声一唤“行不得也哥哥”。噫！青脸红发瘟神爷，岂可把做“花解语”、“玉生香”看待的？

三十七回云：“贾政八月二十日起身。”叙宝玉每日游荡，“真把光阴虚度”云云，当已出八月，入九月，又菊花当令之候。则刘老老之来，仍是九月，为剥之坤定矣。乃四十二回看《玉匣记》又云“八月二

十五日”，则不为剥而为观，见人能普同回向，亦可回天，使速进之阴，逆留阳气，是在一心之变化而已。故“信口开河”中，有观音奏玉皇之说。道理之地，可逆气数之天如此。

蟹壳象太极，螯象两仪，眉象四象，足象八卦，合成《易》体，故刘老老今从算螃蟹账起。

【护花主人评曰】袭人、鸳鸯、平儿实为丫头中出类拔萃之人，于此回中借李纨总写一番，彩霞是陪衬。

宝玉提起彩霞“老实”，探春说他“心里有数”，即用李纨说“那也罢了”撇开，接入赞袭人，褒贬意在言外。

借平儿口中夹叙凤姐假公济私，放债牟利，不是闲笔，是暗暗补笔。

刘老老才说女儿抽柴，即用马棚火起截住，妙极。若向贾母细说，万一贾母亦信以为真，遣人寻庙，其事难于收拾。今将贾母撇开，却入宝玉细问，方易于了结诨话。

宝玉说“等下头场雪，请老太太赏雪”，伏五十回事。黛玉说“不如弄捆柴雪下去抽”，不但揣知刘老老胡诌，且已知宝玉心事，写出聪慧过人处。

刘老老说“若玉小姐十七岁病死”，虽是胡诌，却是黛玉一衬。

焙茗寻美人庙，偏遇见瘟神像。暗中点醒痴人，是先后此书中美人俱变为夜叉海鬼、牛头马面陪衬。

刘老老于此回投机入局，为后来巧姐避难根由。

【大某山民评曰】查黛玉于己酉年入荣府时，方十一岁。此年为壬子，却是十四岁。其死在乙卯年，适十七岁也。刘老老所说若玉小姐，却与黛玉暗射。

此回仍是壬子年九月间事。

[1] 刘智远打天下，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此为南戏《白兔记》中《看瓜》的情节。

[2] 打抽丰：也叫打秋风。谓假借各种名义向人索取财物。

[3] 尖儿：最好的，最新鲜的。

[4] 福：旧时妇女的一种敬礼，即万福。行礼时，两手松松抱拳，重叠在胸前右下侧上下移动，同时略做鞠躬的姿势。

[5] 走水：避讳语。指失火。

[6] 疏头：为敬神佛而向人募捐前所写的说明原委的文章。

[7] 香头：牵头组织香会的人。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话说宝玉听了，忙进来看时，只见琥珀站在屏风跟前，说：“快去罢，立等你说话呢。”宝玉来至上房，只见贾母正和王夫人、众姊妹商议给史湘云还席。此大段都从《螃蟹咏》生出。宝玉因说：“我有个主意：既没有外客，吃的东西也别定了样数，谁素日爱吃的，拣样儿做几样，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几，各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再一个十锦攒心盒子^[1]、自斟壶，岂不别致？”是真别致，而此席大家分散矣。贾母听了说：“很是。”即命人传与厨房：“明日就拣我们爱吃的东西做了，按着人数，再装了盒子来。早饭也摆在园里吃。”早晚皆在园里，阴阳消长，悉在此园。商议之间，早又掌灯，一夕无话。

次日清早起来，可喜这日天气清明。从天说起。李纨清晨起来，从人说起，十二钗中一人而已。看着老婆子、丫头们扫那些落叶，并擦抹桌椅，预备茶酒器皿。只见丰儿带了刘老老、板儿进来，说：“大奶奶倒忙的紧！”老老进来，他先见之。李纨笑道：“我说你昨儿去不成，只要忙着去。”刘老老笑道：“老太太留下我，留之晚矣。叫我也热闹一天去。”丰儿拿了几把大小钥匙，说道：“我们奶奶说了，外头的高几恐不够使，不如开了楼，把那收的拿下来使一天罢。奶奶原该亲自来的，因和太太说话呢，请大奶奶开了，带着人搬罢。”李氏便命素云接了钥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门上小厮叫几个来。李氏站在大观楼下，大观特提。往上看着，命人上去开了缀锦阁，一张一张的往下抬。锦从金，开阁出几，有启金释木之义。小厮、老婆子、丫头一齐动手，抬了二十多张下来。李纨道：“好生着，别慌慌张张鬼赶着似的，仔细碰了牙子^[2]！”又回头向刘老老笑道：“老老也上去瞧瞧。”刘老老听说，巴不得一声儿，拉了板儿登梯上去。此金为此老所践履。进里面，只见乌压压的堆着些围屏、桌椅、大小花灯之类，虽不大认得，只见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几声佛，便下来了。然后锁上门，一齐才下来。李纨道：“恐怕老太太高兴，越发把船上船，传也，所以可传，乃在老老。

划子、篙桨、遮阳幔子，都搬了下来预备着。”众人答应，又复开了门，色色的搬了下来。命小厮传驾娘们，到船坞里撑出两只船来。

正乱着，只见贾母已带了一群人进来了。李纨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兴，倒进来了。我只当还没梳头呢，才掐了菊花要送去。”点明时令，顾此大局。一面说，一面碧月早已捧过一个大荷叶式的翡翠盘子来，里面养着各色折枝菊花，贾母便拣了一朵大红的簪了鬓上。彼一坤，此一坤，同一坤，同一剥也。故头上加大红花，便是上爻一阳。因回头看见了刘老老，忙笑道：“过来带花儿！”一语未完，凤姐儿便拉过刘老老来，笑道：“让我打扮你。”说着，把一盘子花横三竖四的插了一头。彼为定象，故一朵而止。此为活机，故横三竖四，阴阳纵横，无不如意。贾母和众人笑个不住。刘老老笑道：“我这头也不知修了什么福，今儿这样体面起来。”众人笑道：“你还不拔下来摔到他脸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老妖精了。”变化不测，原是老妖精。刘老老笑道：“我虽老了，年轻时也风流，爱个花（儿）粉儿的，今儿老风流才好。”阴之乘阳，自下而上，坤在年轻，则巽象也。巽为风，为花果，故云然。○一段神情口吻，妙不可言，而底面悉臻其至，是为绝艺。

说话间，已来至沁芳亭子上。先从心起，是为宝黛。丫鬟们抱了一个大锦褥子来，铺在栏杆榻板上，贾母倚栏坐下，命刘老老也坐在旁边。六爻明布，畅演园子。因问他：“这园子好不好？”刘老老念佛说道：“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买画儿贴，时常闲了，大家都说：‘怎么得也到画儿上逛逛！’想着那个画儿也不过是假的，那里有这个真地方？谁知我今日进这园里一瞧，竟比那画儿还强十倍。怎么得有人也照着这个园子画一张，伏羲、文王，两人画之，从‘画工犹自欠工夫’套出，语尤圆妙。我带了家去，给他们见见，死了也得好处！”贾母听说，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这个小孙女儿，他就会画，等明儿叫他画一张如何？”春而行四，则气备四时。昔有四人，则羲、文、周、孔。必用惜春画大观园者以此。刘老老听了，喜的忙跑过来，拉着惜春说道：“我的姑娘！你这么大年纪儿，又这么个好模样儿，还有这个能干，别是个神仙托生的罢？”

贾母少歇一回，自己领着刘老老都见识见识。先到了潇湘馆，由沁芳亭即至此，此亦一心也，而即通灵既失之心。老老之来，正是为此。一进门，只见两边翠竹夹路，土地下苍苔布满，中间羊肠一条石子漫的路。刘老老让出路来与贾母众人走，自己却走土地。黛玉傲而示之以谦。琥珀拉他道：“老老，你上来走，仔细青苔滑倒了。”刘老老

道：“不相干的，我们走熟了的，姑娘们只管走罢。可惜你们的绣鞋，别沾了泥。”他只顾上头和人说话，不防底下果踏滑了，咕咚一交跌倒，自云走熟，而不防跌倒，现身说法。众人都拍手呵呵的笑。众人如此。贾母笑骂道：“小蹄子们，还不搀起来，只站着笑！”说话时，刘老老已爬了起来，自己也笑着说道：“才说嘴，就打了嘴！”贾母问他：“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丫头们捶一捶。”刘老老道：“那里说的我这么娇嫩了？那一天不跌两下子？都要捶起来，还了得呢！”

紫鹃早已打起湘帘，贾母等进来坐下，黛玉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听说，便命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手，请王夫人坐了。刘老老因见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便问道：“这必定是那位哥儿的书房了？”以女为男，令其由阴转阳。贾母笑指黛玉道：“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刘老老留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留神打量，乃教转阳之法。方笑道：“这那里像个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贾母因问：“宝玉怎么不见？”必找宝玉，心是一心。众丫头们答说：“在池子里船上呢。”贾母道：“谁又预备下船了？”李纨忙回说：“才开楼拿的。我恐怕老太太高兴，就预备下了。”贾母听了，方欲说话时，有人回说：“姨太太来了。”贾母等刚站起来，只见薛姨妈早进来了，是黛玉第一不防之人。一面归坐，笑道：“今儿老太太高兴，这早晚就来了。”贾母笑道：“我才说，来迟了的要罚他，不想姨太太就来迟了。”说笑一回。

贾母因见窗上纱颜色旧了，北音纱、杀同音。薛姨妈来，便是杀机。便和王夫人说道：“这个纱新糊上好看，过了后就不翠了。这个院子里头又没有桃杏树，这竹子已是绿的，再拿这绿纱糊上，反不配。我记得咱们先有四五样颜色糊窗的纱呢，明儿给他把这窗上的换了。”凤姐儿忙道：“昨儿我开库房，看见大板箱里还有好几匹银红蝉翼纱，也有各样折枝花样的，也有流云蝙蝠花样的，也有百蝶穿花花样的，颜色又鲜，纱又轻软，我竟没见过这样的，拿了两匹出来，做两床绵纱被，想来一定是好的。”贾母听了，笑道：“呸！人人都说你没有经过、不见过的，连这个纱还不认得呢，明儿还说嘴！”薛姨妈等都笑说：“凭他怎么经过见过，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导了他，连我们也听听？”凤姐儿也笑说：“好祖宗，教给我罢！”

贾母笑向薛姨妈众人道：“那个纱，比你们的年纪还大呢，怪不得你认做蝉翼纱，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认做蝉翼纱，正经名字叫软烟

罗。”不能脱离污秽，如蝉之羽化登仙，徒受网罗软禁而已。名字何其新雅。凤姐儿道：“这个名儿也好听，只是我这么大了，纱罗也见过几百样，从没听说过这个名色。”贾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见过几样东西？就说嘴来了。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一样雨过天青，一样秋香色，一样松绿的，一样就是银红的。三宾一主，银红，钹也。若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的看着，就似烟雾一样，所以叫做软烟罗，又有钹玉公案。那银红的又叫做霞影纱。瑕玷之影，非实迹也，映带湘云。如今上用府纱，也没有这样软厚绵密的了。”薛姨妈笑道：“别说凤丫头没见，连我也没听说过。”亦谨受教。凤姐儿一面说话，早命人取了一匹来了。其速如此。贾母说：“可不是这个！先时原不过是糊窗屉，后来我们拿这个做被做帐子，试试也竟好。明日就找出几匹来，拿银红的替他糊窗子。”黛入罗矣。凤姐答应着。众人看了，都称赞不已。

刘老老也觑着眼看，口里不住的念佛，说道：“我们想做件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子岂不可惜？”言之慨然。贾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凤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红绵纱袄的底襟子拉出来，向贾母、薛姨妈道：“看我的这袄儿。”贾母、薛姨妈都说：“这也是上好的了，倒是如今上用内造的竟比不上这个。”凤姐儿道：“这个薄片子还说是内造上用呢，竟连这个官用的也比不上了。”贾母道：“再找一找，只怕还有。若有时，都拿出来，送这刘亲家两匹。有雨过天青的，我做一顶帐子挂。下剩的配上里子，做些夹背心子给丫头们穿，大家云散，是乃背心。白收着霉坏了。”凤姐儿忙答应了，仍命人送去。

贾母便笑道：“这屋里窄，再往别处逛去罢。”刘老老笑道：“人人都说大家子住大房，昨儿见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柜，大桌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柜子比我们一间房子还大还高。怪道后院子里有个梯子，我想又不上房晒东西，预备这梯子做什么？梯子又是卦象。后来我想起来，定是为开顶柜取放东西，离了那梯子，怎么得上去呢！如今又见了这小屋，更比大的越发齐整了，满屋里东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什么。我越看越舍不得离了这里。”“大往小来”之际，多少留连。凤姐道：“还有好的呢！我都带你去瞧瞧。”说着，一径离了潇湘馆。

远远望见一群人在那里撑船，在所必传。贾母道：“他们既备下船，咱们就坐一回。”说着向紫菱洲蓼溆一带走来，来至池前，只见几个婆子，手里都捧着一色捏丝戗金五色大盒子走来^[3]。凤姐忙问王夫人：“早饭在那里摆？”王夫人道：“问老太太在那里，就在那里罢了。”贾母听说，便回头说：“你三妹妹那里好，你就带了人摆去，我们

从这里坐了船去。”凤姐儿听说，便回身同了李纨、探春、鸳鸯、琥珀，带着端饭的人，抄着近路到了秋爽斋，乃接诗社而来。就在晓翠堂上翠乃黛玉，特以刘老老晓谕之。调开桌案。鸳鸯笑道：“天天咱们说：外头老爷们吃酒吃饭，都有一个凑趣儿的，拿他取笑儿。咱们今儿也得一个女清客了。”坤重浊，为轻清之配，故为女清客，而称谓调侃。李纨是个厚道人，听了不解。凤姐儿却知说的是刘老老了，也笑说道：“咱们今儿就拿他取个笑儿。”二人便如此这般商议。李纨笑劝道：“你们一点好事也不做！又不是小孩儿，还这么淘气，仔细老太太说。”是李纨。鸳鸯笑道：“很不与大奶奶相干，有我呢。”是鸳鸯。

正说着，只见贾母等来了，各自随便坐下。先有丫鬟端过两盘茶来，大家吃毕，凤姐手里拿着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乌木三镶银箸，按席摆下。贾母因说：“把一张小楠木桌子南而小，正是西南坤位。抬过来，让刘亲家挨着我这边坐。”再布卦爻，而写喜爱如见。众人听说，忙抬了过来。凤姐一面递眼色与鸳鸯，鸳鸯便忙拉刘老老出去，悄悄的嘱咐了刘老老一席话，鸳鸯、老老从此交接。又说：“这是我们家的规矩，六十四卦，有方有圆，是为规矩。若错了，我们就笑话呢！”调停已毕，然后归坐。薛姨妈是吃过饭来的，不吃，只坐在一边吃茶。此席实布卦爻，不容夹杂，故薛姨坐在一边。贾母带着宝玉、湘云、黛玉、宝钗一桌，宝钗在此，看官记清。王夫人带着迎春姐妹三人一桌，刘老老挨着贾母一桌。

贾母素日吃饭，皆有小丫鬟在旁边拿着漱盂麈尾巾帕之物，如今鸳鸯是不当这差的了，今日偏接过麈尾来拂着。指挥如意。丫鬟们知他要撮弄刘老老，便躲开让他。鸳鸯一面侍立，一面递眼色。刘老老道：“姑娘放心！”此放心，特为“情感”以后之黛玉警也。那刘老老入了坐，拿起箸来，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凤姐和鸳鸯商议定了，单拿了一双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两仪生四象，所以琐琐演此者，为金木不调而已。与刘老老，刘老老见了说道：“这叉巴子三百八十四爻无非叉巴，北方市语呼箸以此。比我那里铁掀还沉，那里拿的动他！”说的众人都笑起来。

只见一个媳妇端了一个盒子站在当地，一个丫鬟上来揭去盒盖，里面盛着两碗菜，李纨端了一碗放在贾母桌上，凤姐偏拣了一碗鸽子蛋象太极，鸽秉鹑火，为心象。放在刘老老桌上。贾母这边说声“请”，刘老老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文心奇肆，来从天外，我亦大笑，而其实乃作者刻意点睛处

也。第一语，言既老须留，重申告语。第二则为一勉言，当诚实宽洪有如坤土，坤为牛也。第三则为一戒言，到至阴急须省察趋向，不可不抬头而徒事口腹也。猪为亥水，位在北方，先天八卦坤之所也。闲人评刘老老为坤，尚有未信者乎？自己却鼓着腮帮子不语。不语，为黛玉训也。

众人先还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来。先怔后笑，恰中一时情事。湘云湘云。掌不住，一口茶都喷了出来。林黛玉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只叫“嗳哟”。宝玉宝玉。滚到贾母怀里，贾母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却说不出话来。薛姨妈薛姨妈。也掌不住，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探春。手里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迎春。身上。惜春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的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无一个不弯腰屈背，地下众人。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姐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凤姐、鸳鸯。二人掌着，还只管让刘老老。众人大笑光景，各尽其神，无不如绘。一一数出，而独无宝钗，是盖隐言既失之人心难成挽，盖虽欲留而无可留也。

刘老老拿起箸来，只觉不听使，又道：“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得一个儿。”鸡属酉金，小巧则“巧合”，是乃宝钗，而终不为老老所食，一无响声而弃之。得而不得，便是笑无宝钗之义。众人方住了笑，听见这话，又笑起来。贾母笑的眼泪出来，只忍不住，琥珀在后捶着。贾母笑道：“这定是凤丫头促狭鬼儿闹的，快别信他的话了！”那刘老老正夸鸡蛋小巧，凤姐儿笑道：“一两银子一个呢！你快尝尝罢，冷了就不好吃了。”刘老老便伸筷子要夹，那里夹的起来？满碗里闹一阵，好不容易撮起一个来，才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下，忙放下筷子，要亲自去拣，早有地下的人拣了出去了。刘老老叹道：“一两银子，也没听见个响声儿就没了！”

众人已没心吃饭，都看着他取笑。贾母又说：“谁这会子又把那个筷子拿了出来？又不请客摆大筵席。都是凤丫头支使的，还不换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预备这牙箸，本是凤姐同鸳鸯拿了来的，听如此说，忙收了过去，也照样换上一双乌木镶银的。此乌木是黛玉，金不得食，木得食，老老端为黛玉来。刘老老道：“去了金的，又是银的，到底不及俺们那个伏手^[4]。”凤姐儿道：“菜里若有毒，这银子下去就试出来的。”晏安鸩毒，便是坠儿。刘老老道：“这个菜里有毒，我们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尽了。”贾母见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

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过来与他吃。又命一个老嬷嬷来，将各样的菜给板儿夹在碗上。不脱板儿。

一时吃毕，贾母等都往探春卧室中去闲话。这里收拾残桌，又放了一桌。刘老老看着李纨与凤姐儿对坐着吃饭，叹道：“别的罢了，我只爱你们家这行事。怪道说‘礼出大家’。”其言有物，凤当愧死。凤姐儿忙笑道：“你可别多心，才刚不过大家取乐儿。”一言未了，鸳鸯也进来笑道：“老老别恼，我给你老赔个不是。”刘老老笑道：“姑娘说那里话！咱们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可有什么恼的？你先嘱咐我，我就明白了，不过大家取个笑儿。我要心里恼，也就不说了。”水乳交融。鸳鸯便骂人：“为什么不倒茶给老老吃？”刘老老忙道：“才刚那个嫂子倒了茶来，我吃过了。姑娘也该用饭了。”凤姐儿便拉鸳鸯坐下道：“你和我们吃罢，省的回来又闹。”鸳鸯便坐下了，婆子们添上碗箸来，三人吃毕。

刘老老笑道：“我看你们这些人，都只吃这一点儿就完了，亏你们也不饿。不能诚意，即不能‘食量大如牛’。怪道风儿都吹的倒！”鸳鸯便问：“今儿剩的菜不少，都那里去了？”婆子们道：“都还没散，在这里等着，一齐散与他们吃。”鸳鸯道：“他们吃不了这些，挑两碗给二奶奶屋里平丫头送去。”凤姐道：“他早吃了饭了，不用给他。”鸳鸯道：“他吃不了，喂你的猫。”是在丰盛有馀之时，而奢侈已极。婆子听了，忙拣了两样，拿盒子送去。鸳鸯道：“素云那里去了？”李纨道：“他们都在这里一处吃，又找他做什么？”鸳鸯道：“这就罢了。”凤姐道：“袭人不在这里，你倒是叫人送两样给他去。”必用他说。鸳鸯听说，便命人也送两样去。鸳鸯又问婆子们：“回来吃酒的攒盒可装上了？”婆子道：“想必还得一会子。”鸳鸯道：“催着些儿！”婆子答应了。

凤姐等来至探春房中，只见他娘儿们正说笑。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探春居处从老老眼中写出。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5]，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6]。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7]，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毬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8]，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联云：写此一叹，用笔成林，而非烟火中人所能索解，故以一联示意。联为颜鲁公墨迹，即邀社札中同鲜荔并谢之物，何时已与烟雨图为配，有“渥然丹者为槁木”之叹，是所谓“勘破三春景不长”也。

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

案上设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官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傍边挂着小槌。任为比目，转眼分手，此笔此板如此。那板儿略熟了些，便要摘那槌子来击。丫鬟们忙拦住他，他又要那佛手吃。探春拣了一个与他，说：“玩罢，吃不得的。”悉隐微意。东边便设着卧榻拔步床^[9]，上悬着葱绿双绣花卉草虫的纱帐。板儿又跑来看，说：“这是蝼蛄^[10]，这是蚂蚱。”生生不息之物。刘老老忙打了一个巴掌道：“下作黄子^[11]，没干没净的乱闹。倒叫你进来瞧瞧，就上脸了！”^[12]打的板儿哭起来，下作黄子识得一打一哭，正是警觉。众人忙劝解方罢。

贾母因隔着纱窗往后院内看了一回，因说：“后廊檐下的梧桐也好了，只是细些。”正说话，忽一阵风过，隐隐听得鼓乐之声。贾母问：“是谁家娶亲呢？”“娶亲”二字是眼。通部书写“断痴情”“成大礼”而已。以音乐生发，引出牛舞。这里临街倒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里听的见？这是咱们的那十来个女孩子们演习吹打呢。”贾母便笑道：“既他们演，何不叫他们进来演习？他们也逛一逛，咱们可又乐了。”凤姐听说，忙命人出去叫来，又一面吩咐摆下条桌，铺上红毡子。贾母道：“就铺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刘老老普同为十二钗警，而此回着意在一黛玉，故女乐必全上，铺排却在藕榭。借着水音更好听。回来咱们就在缀锦阁底下吃酒，宴在缀锦，金得令也。又宽阔，又听的近。”众人都说：“那里好！”贾母向薛姨妈笑道：“咱们走罢！他们姊妹们都不大喜欢人来，生怕腌臢了屋子。咱们别没眼色，正经坐一回子船，喝酒去。”说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这是那里的话？求着老太太、姨妈、太太来坐坐还不能呢。”贾母笑道：“我的这三丫头却好，只有两个主儿可恶。两个并提，又故为畅满。两个主儿，谓宝、黛也。而后乃至栊翠庵，则两个总一空而已。回来吃醉了，咱们偏往他们屋里闹去。”说着众人都笑了，一齐出来。

走不多远，已到了荇叶渚。那姑苏选来的几个驾娘，早把两只棠木舫撑来。众人扶了贾母、王夫人、薛姨妈、刘老老、鸳鸯、玉钏儿，上了这一只船，落后李纨也跟上。凤姐也上去，立在船头上，自“归省”后写诸人坐船，乃书中第一次。既使船不虚设，又见是书所以传者在此。也要撑船。贾母在舱内道：“这不是玩的，虽不是河里，也有好深的，你快给我进来。”凤姐笑道：“怕什么，老祖宗只管放心。”说着，便一篙点开，到了池当中。船小人多，凤姐只觉乱晃，忙把篙子递

与驾娘，方蹲下去。然后迎春姊妹等并宝玉上了那只，随后跟来。其余老妈妈、众丫头，俱沿河随行。宝玉道：“这些破荷叶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宝钗笑道：“今年这几日，何曾饶了这园子闲了一闲？天天逛，那里还有叫人来收拾的工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13]独喜此句，重‘留’字也。是从黛玉边点晴。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宝玉道：“果然好句！已后咱们别叫拔去了。”

说着已到了花溆的滩港之下，觉得阴森透骨，刘老老必至花溆，孝乃留之大者，而阴森透骨，此何象耶？两岸上衰草残菱，更助秋兴。贾母因见岸上的清厦旷朗，便问：“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自有居室，俨如贾母初到。众人道：“是。”贾母忙命拢岸，顺着云步石梯上去，一同进了蘅芜院。便到此处，又老老所必来。只觉异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别一洞天。一色的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14]，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衾褥也十分朴素。

贾母叹道：“这孩子太老实了。你没有陈设，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论，也没想到你们的东西自然在家里没带了来。”说着命鸳鸯去取些古董来，又嗔着凤姐儿：“为什么不送些玩器来与你妹妹，这样小器。”王夫人、凤姐等都笑回说：“他自己不要的。我们原送了来，都退回去了。”薛姨妈也笑说道：“他在家里，也不大弄这些东西的。”贾母摇头道：“使不得！虽然他省事，倘来一个亲戚，看着不像。刘老老，亲戚也，不像，不象也，见钗实违天。二则年轻的姑娘们房里，这样素净也忌讳。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去了！你们听那些书上戏上说的小姐们的绣房，书戏中小姐，无非“陈腐旧套”中“贼不贼、鬼不鬼”之小姐。精致的还了得呢！他们姊妹们虽不敢比那些小姐们，也不要很离了格儿。有现成的东西，为什么不摆？若很爱素净，少几样倒使得。我最会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没这闲心了。他们姊妹们也还学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气，有好东西也摆坏了。我看他们还不俗。如今让我替你收拾，保管又大方又素净。我的两件体己，收到如今，没给宝玉看见过。若经了他的眼，也没了。”说着，叫过鸳鸯来，吩咐道：“你把那石头盆景儿和那架纱照屏，还有个墨烟冻石鼎，这三样，摆在这案上就够了。石头盆即是宝玉“梅花烙”，纱照屏即是“绛芸轩”，墨烟冻石即是宝、黛相为鼎争，皆出此老所赠。再把那水墨字画白绫帐子拿来，此画此帐，墨白分明。把这帐子也换了。”鸳鸯答应着，笑道：“这些东西，

都搁在东楼上的不知那个箱子里，还得慢慢找去，明儿再拿去也罢。”贾母道：“明日后日都使得，只别忘了。”说着，坐了一回，方出来，一径来至缀锦阁下。文官等上来请过安，文官等一提。因问：“演习何曲？”贾母道：“只拣你们熟的演习几套罢。”文官等下来，往藕香榭去不提。

这里凤姐儿已带着人摆设齐整，上面左右两张榻，榻上都铺着锦茵蓉簟，每一榻前两张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叶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有圆的，其式不一。《易》道无体无方。一个上面放着炉瓶一分，攒盒一个。上面二榻四几，是贾母、薛姨妈；下面一椅两几，是王夫人的；馀都是一椅一几。东边刘老老，巍然在上，位东北，向西南，颠倒艮坤，死生交易。而上合史，下合王，仍坤象。薛姨妈席成虚位矣，故后云过谦。刘老老之下便是王夫人，西边便是史湘云，第二便是宝钗，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宝玉在末。李纨、凤姐二人之几设于三层槛内，二层纱橱之外。此几在二层纱橱之外，自应偏下，便是西南，乃正坤位，与刘老老东北相对。我故谓此后以鸳鸯替老老主宰全书。攒盒式样，亦随几之式样。每人一把乌银洋鍱自斟壶，一个十锦珥琅杯。

大家坐定，贾母先笑道：“咱们先吃两杯，今日也行一个令才有意思。”薛姨妈笑说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们如何会呢！安心要我们醉了，我们都多吃两杯就有了。”贾母笑道：“姨太太今儿也过谦起来，想是厌我老了！”薛姨妈笑道：“不是谦，是怕行不上来倒是笑话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说不上来，只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觉去，还有谁笑话咱们不成？”薛姨妈点头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才是。”贾母笑道：“这个自然。”说着便吃了一杯。

凤姐儿忙走至当地，笑道：“既行令，还叫鸳鸯姐姐来行更好。”众人都知贾母所行之令，必得鸳鸯提着，故听了这话，都说：“很是。”凤姐便拉了鸳鸯过来。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内，没有站着的理。”回头命小丫头子：“端一张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席上。”鸳鸯也半推半就，谢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钟酒，笑道：“酒令大如军令，不论尊卑，惟我是主，违了我的话，是要受罚的。”“三宣”点题。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说。”鸳鸯未开口，刘老老便下席，摆手道：“别这样捉弄人，我家去了！”众人都笑道：“这却使不得。”鸳鸯喝令小丫头子们：“拉上席去！”小丫头子们也笑着，果然拉入席中。刘老老只叫：“饶了我罢。”鸳鸯道：“再多言的，罚一壶。”刘老老方住了。

鸳鸯道：“如今我说骨牌副儿，从老太太起，顺领下去，至刘老老止。自北起数，阳起于子，顺下实乃逆上，故至老老止。《易》逆数也，是天运一周。比如我说牌副儿，将这三张牌拆开，骨牌副儿统括《河》《洛》《易》数。先说头一张，次说第二张，再说第三张，说完了，合成这一副儿的名字，三画成卦，六画之卦因而重之而已。无论诗词歌赋，成语俗语，比上一句，都要合韵。错了的罚一杯。”众人笑道：“这个令好，就说出来。”鸳鸯道：“有了一副了。左边是张‘天’。”贾母道：“头上有青天。”以此老之坤，而头上加天，便是天地否像，“大往小来”之所归也。众人道好。鸳鸯道：“当中是个五合六。”贾母道：“六桥梅花香彻骨。”宝钗。鸳鸯道：“剩了一张六合么。”贾母道：“一轮红日出云霄。”元春。鸳鸯道：“凑成便是个蓬头鬼。”乃是此象。贾母道：“这鬼抱住钟馗腿。”凤姐。说完，大家笑着喝彩。贾母饮了一杯。

鸳鸯又道：“又有一副了。左边是个大长五。”薛姨妈道：“梅花朵朵风前舞。”自媒自献。鸳鸯道：“右边是个大五长。”薛姨妈道：“十月梅花岭上香。”向阳先得。鸳鸯道：“当中二五是杂七。”薛姨妈道：“织女牛郎会七夕。”“绛芸轩”案。鸳鸯道：“凑成二郎游五岳。”“却尘缘”象。薛姨妈道：“世人不及神仙乐。”宝玉走，黛玉死，皆可乐，非钗所知也。说完，大家称赏。饮了酒。

鸳鸯又道：“有了一副了。左边长么两点明。”湘云道：“双悬日月照乾坤。”一人三影。鸳鸯道：“右边长么两点明。”湘云道：“闲花落地听无声。”“芍药茵”梦。鸳鸯道：“中间还得么四来。”湘云道：“日边红杏倚云栽。”终有所归。鸳鸯道：“凑成一个樱桃九熟。”心象，口象。湘云道：“御园却被鸟衔出。”入钗笼络，所谓“饱食不须愁内热”。说完，饮了一杯。

鸳鸯道：“有了一副了。左边是长三。”宝钗道：“双双燕子语梁间。”“绛芸轩”。鸳鸯道：“右边是三长。”宝钗道：“水荇牵风翠带长。”“成大礼”。鸳鸯道：“当中三六九点在。”宝钗道：“三山半落青天外。”大荒青埂。鸳鸯道：“凑成铁练锁孤舟。”嫠妇之泣，幽囚之象。宝钗道：“处处风波处处愁。”自作自受。说完，饮毕。

鸳鸯又道：“左边一个天。”黛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牡丹亭》已成之势。宝钗听了，回头看着他，黛玉只顾怕罚，也不理论。鸳鸯道：“中间锦屏颜色俏。”黛玉道：“纱窗也没有红娘报。”《西厢记》未然之事。鸳鸯道：“剩了二六八点齐。”黛玉道：“双瞻御座引朝

仪。”庄严持重。鸳鸯道：“凑成篮子好采花。”篮，拦也。黛玉之不为崔莺，相去间不容发，非有猛自拦截之力，何以留得干净？此刘老老之大者也。黛玉道：“仙杖香挑芍药花。”归之一死，转为得药。说完，饮了一口。

鸳鸯道：“左边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带雨浓。”众人笑道：“该罚！错了韵，而且又不像。”先春消息，易于错过，文亦妙参活相。迎春笑着饮了一口。

原是凤姐和鸳鸯都要听刘老老的笑话，故意都命说错，都罚了。垫笔圆到。至王夫人，鸳鸯代说了一个，下便该刘老老。刘老老道：“我们庄家闲了，也常会几个人弄这个，但不如这么说的好听。少不得我也试一试。”众人都笑道：“容易说的，你只管说，不相干。”鸳鸯笑道：“左边大四是个人。”以天起，以人结，道备三才。刘老老听了，想了半日，说道：“是个庄家人罢？”所谓务农为业，因土以生木者。众人哄堂笑了。贾母笑道：“说的好，就是这样说。”刘老老也笑道：“我们庄家人不过是现成的本色，道理无遗。众位姑娘姐姐别笑。”鸳鸯道：“中间三四绿配红。”刘老老道：“大火烧了毛毛虫。”为富贵警醒也。众人笑道：“这是有的，还说你的本色。”为晋通说法，故非本色，本色宝黛也。鸳鸯笑道：“右边么四真好看。”刘老老道：“一个萝卜一头蒜。”萝卜一名莱菔，臭而热毒之物，“解疑癖”以后之黛玉，乃甘心来服于热毒之宝钗，此特告之。众人又笑了。鸳鸯笑道：“凑成便是一枝花。”书中一人为花之主。刘老老两只手比着，就说道：“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此花虽落，却留未剖之瓜，是干净身子，结果必以手比，乃范围不过、曲成不遗之义。众人又大笑起来。

要知席间再有何话，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终而未终，而又自起结分明。“老刘，老刘”，急呼也，为一起。花落结瓜，顺应也，为一结。皆为救黛玉文字。而放笔描绘，无不生龙活虎，为刘老老出像，直添颊上三毫，吾不知其从何处得来者。借探春居室作自赞，洵称不负。

上半回曰“两宴大观园”，或以为接昨日湘云之席说，或以为即本日早饭晚饭都在园中说，皆非也，其实乃接“归省天伦乐”之宴说。元春历园中诸处，老老亦历园中诸处；元春游用虚写，老老游用实写。在元春为气数之天，老老为道理之地。气数有时而不可恃，道理则万古常昭，或气数且凶道理为转移也。如钗玉之配意出元春，而黛玉之死自得老

刘，彼一污、此一洁，孰重孰轻？任气数而宝玉疯颠，逆气数而通灵复得，气固无如理何耳。元春、老老，各为一天，各为一地，上下不可为否，下上不可为泰，于此书中惟有两之，以自存其说，故云“两宴大观园”。看元春来一用船，今则再用船，先于此无之，后于此无之，是乃全书大关目。

下半回刘老老文字，已是鸳鸯文字，刘老老从此交卸矣。鸳鸯为雌雄之鸟，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推至六十四卦之图，阴阳对待，红黑交错，无非鸳鸯。而在绝偶之人，则但雌而不雄，是亦一地之象也。牙牌一副，合天地人；号令三宣，混下中上。刘老老同声唤起鸳鸯而不鸳鸯之黛玉一人。

【护花主人评曰】“两宴大观园”，“三宣牙牌令”，是园中极盛之时，特特将铺设戏玩侈说一番，反衬日后之冷落离散。

惜春画图，于刘老老闲话中逗起，在有意无意之间，笔有斟酌。刘老老走路一跌，可见说话不可太满，行事须防失足。虽系闲文，却是借景醒人。

潇湘馆精雅华丽，不如蘅芜院朴实素净。秋爽轩阔大疏落，恰配探春身分。

凤姐与鸳鸯戏弄刘老老，贾母笑骂“促狭鬼”。虽是戏言，却是两人早死讖语。

分送馀肴给平儿、袭人，并不送赵、周二姨娘，于周到中形容出好歹心事。

黛玉喜“残荷雨声”句，总是好哭。

黛玉说《牡丹》、《西厢》曲句，可见平日喜看情词，且可见其结果处。

宝钗听黛玉说出《牡丹亭》曲，回头一看，妙在黛玉不留意，又说出《西厢》一句，伏四十二回规劝一层。

黛玉说《牡丹》、《西厢》，固见其钟情处。宝钗说“处处风波处处愁”，亦见其遭际处。

迎春错韵受罚，其余俱故意说错，惟王夫人鸳鸯代说，却不明说牌色诗句，即接刘老老之笑话，既省笔墨，又变动不板。

刘老老说令，固是发笑，然却与巧姐结局暗暗关照。

【大某山民评曰】挨次行令至第六迎春之下，不及探春、惜春、宝玉三人者，并非作者漏笔，只看及王夫人上用一至字，便知其为省文也，且有“说错都罚”一句，明明探、惜、宝三人，乃暗点耳。

此回仍是壬子年八月间事。

[1] 攒心盒子：即攒盒。一种分成多格用以盛糕点果肴等食物的盘盒。

[2] 牙子：器物的外沿或雕饰的突出部分。

[3] 戗（qiàng）金：在器物图案上嵌金。

[4] 伏手：称手，顺手。

[5] 法帖：名家书法的范本。

[6] 笔海：插笔的器具。

[7] 汝窑：北宋著名的瓷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南省临汝县境内，古代属汝州，故名。所产瓷器，胎骨深灰色，釉色近于雨过天青或淡白，釉汁莹厚滋润。花囊：插花的用具。

[8] 米襄阳：即宋代书画家米芾，他是襄阳（今属湖北）人，故称。

[9] 拔步床：一种旧式大床，前面有碧纱厨及踏步。

[10] 蝼蛄：即蝼蛄。

[11] 下作黄子：骂人的话。即下流东西。

[12] 上脸：得脸，有脸面。

[13] “留得”句：出自唐李商隐（字义山）《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兖》诗。

[14] 土定瓶：仿宋代定窑（在今河北曲阳）烧制的一种瓶子，质地较粗。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老老醉卧怡红院

话说刘老老两只手比着说道：“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于是吃过门杯，因又凑趣笑道：“今儿实说罢，我的手脚子粗，又吃了酒，仔细失手打了这磁杯。要以磁杯唤醒木头。有木头的杯取个来，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无碍。”众人听了又笑起来。

凤姐儿听如此说，便忙笑道：“果真要木头的，我就取了来，可有一句话先说下：这木头的可比不得磁的，他都是一套，一套，全书写木头耳。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刘老老听了，心下战兢兢道^[1]：“我方才不过是趣话取笑儿，谁知他果真竟有。我时常在乡绅大家也赴过席，金杯银杯倒都也见过，金银一点。从没见有木头杯的。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们使的木碗儿，垫笔又圆。不过哄我多吃两碗，别管他，横竖这酒蜜水儿似的，多喝点子也无妨。”神气满足。想毕，便说：“取来再商量。”凤姐乃命丰儿：“前面里间书架子上，有十个竹根套杯，取来。”黛玉潇湘，故以竹楔木，借宾定主法。黄杨厄闰之木，钗为闰也。

丰儿听了，才要去取，鸳鸯笑道：“我知道你那十个杯还小，况且你才说木头的，这会子又拿了竹根的来，倒不好看。不如把我们那里的黄杨根子整削的十个大套杯拿来^[2]，灌他十下子。”凤姐儿笑道：“更好了。”

鸳鸯果命人取来。刘老老一看，又惊又喜：惊的是一连十个挨次大小分下来，那大的足足的似个小盆子，极小的还有手里的杯子两个大；喜的是雕镂奇绝，一色山水树木人物，并有草字何字不可有，而必曰草字，确是黛玉。以及图印。因忙说道：“拿了那小的来就是了。”凤姐儿笑道：“这个杯，没有这大量的，所以没人敢使他。老老既要，好容易找出来，必定要挨次吃一遍才使得！”刘老老吓的忙道：“这个不敢！好姑奶奶，饶了我罢。”贾母、薛姨妈、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纪的人，禁不

起，忙笑道：“说是说，笑是笑，不可多吃了，只吃这头一杯罢。”全套已在其中。刘老老道：“阿弥陀佛！我还是小杯吃罢，释伽之想，是为慈悲。把这大杯收着，我带了家去，慢慢的吃罢。”说的众人又笑起来。鸳鸯无法，只得命人满斟了一大杯，刘老老两手捧着喝。贾母、薛姨妈都道：“慢些，不要呛了。”

薛姨妈又命凤姐儿布个菜，凤姐儿笑道：“老老要吃什么，说出名儿来，我夹了喂你。”刘老老道：“我道什么名儿！样样都是好的。”贾母笑道：“把茄鲞夹些喂他^[3]。”凤姐儿听说，依言夹些茄鲞，送入刘老老口中，因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这茄子弄的来可口不可口？”刘老老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刘老老诧异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凤姐儿果又夹了些放入他口内。

刘老老细嚼了半日，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刨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鸡音几，知几其神乎！再用鸡肉脯子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干子、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儿，拿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子一拌^[4]，就是了。”刘老老听了，摇头吐舌说：“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一面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还只管细玩那杯子。便是不舍离潇湘馆意。

凤姐儿笑道：“还是不足兴，再吃一杯罢。”刘老老忙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为爱这样儿好看，亏他怎么做来？”鸳鸯笑道：“酒吃完了，到底这杯子是什么木头的？”刘老老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认得，你们住这金门绣户的，如何认得木头？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做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坐，荒年间饿了还吃他，眼睛里天天见他，耳朵里天天听他，嘴里天天说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认得的。土木相连，演来何等亲切，人当各保此木矣。让我认一认。”一面说，一面细细端详了半日，道：“你们这样人家，断没有那贱东西，那容易得的木头，你们也不收着了。我掂着这么体沉，断乎不是杨木，一定是黄松做的。”松为木公，不以为杨木，而以为松，欲其易阴为阳，自释闰厄。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

只见一个婆子走来，请问贾母说：“姑娘们都到了藕香榭，请示

下：就演罢，还是再等一回子？”贾母忙笑道：“可是，就忘了他们，就叫他们演罢。”那个婆子答应去了。一时，只听得箫管悠扬，笙笛并发，此乐为贺黛玉能留而作，故端举竹音。正值风清气爽之时，那乐声穿林度水而来，自然使人神怡心旷。宝玉先禁不住，拿起壶来斟了一杯，一口饮尽，复又斟上，才要饮，只见王夫人也要饮，命人换暖酒，宝玉连忙将自己的杯捧了过来，送到王夫人口边，王夫人便就他手内吃了两口。俨然天伦之乐。一时暖酒来了，宝玉仍归旧坐。王夫人提了暖壶下席来，众人都出了席，薛姨妈也站起来，贾母忙命李、凤二人：“接过壶来，让你姑妈坐了，大家才便。”用旁笔形容，少许胜人多许。王夫人见如此说，方将壶递与凤姐儿，自己归坐。贾母笑道：“大家吃上两杯，今日着实有趣。”说着，擎杯让薛姨妈，又向湘云、宝钗道：“你姐妹两个也吃一杯。你林妹妹不大会吃，也别饶他。”说着，自己也干了。湘云、宝钗、黛玉也都吃了。当下刘老老听见这般音乐，且又有了酒，越发喜的手舞足蹈起来。宝玉因下席过来，向黛玉笑道：“你瞧刘老老的样子。”黛玉笑道：“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5]，如今才一牛耳。”诙谐敏妙绝伦，其实又为定一坤象。在老老自谓牛，黛玉亦以为牛，黛玉会也。众姐妹都笑了。

须臾乐止，薛姨妈笑道：“大家的酒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罢。”贾母也正要散散，于是大家出席，都随着贾母游玩。贾母因要带着刘老老散闷，遂携了刘老老至山前树下盘桓了半晌，又说与他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石，这是什么花。木、石、花又为关会。刘老老一一领会，又向贾母道：“谁知城里不但人尊贵，连雀儿也是尊贵的。偏这雀儿到了你们这里，他也变俊了，也会说话了。”众人不解，因问：“什么雀儿变俊了会说话？”刘老老道：“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嘴是鹦哥儿，我是认得的。那笼子里的黑老鸽子又长出凤头^[6]来，也会说话呢。”鸛一名八八儿，八八六十四爻，借卦象暗演会说话者乃是老鸛，不祥之鸟也。戒黛玉，警凤姐。众人听了，又都笑将起来。

一时只见丫头们来请用点心，贾母道：“吃了两杯酒，倒也不饿。也罢，就拿了这里来，大家随便吃些罢。”丫头听说，便去抬了两张几来，又端了两个小捧盒。揭开看时，每个盒内两样。这盒内是两样蒸食，一样是藕粉桂花糖糕，一样是松瓤鹅油卷。那盒内是两样炸的，一样是只有一寸来大的小饺儿。贾母因问：“什么馅子？”婆子们忙回：“是螃蟹的。”贾母听了，皱眉说道：“这会子油腻腻的，谁吃这个？”又看那一样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子，也不喜欢，因让薛姨妈吃，薛姨妈只拣了一块糕。贾母拣了一个卷子，只尝了一尝，剩的半个

递与丫头了。

刘老老因见那小面果子都玲珑剔透，各色各样，又拣了一朵牡丹花样的，笑道：“我们乡里最巧的姐儿们，剪子也不能铰出这样个纸的来！我又爱吃，又舍不得吃，包他些家去给他们做花样子去倒好。”众人都笑了。贾母笑道：“家去我送你一磁坛子，你先趁热吃这个罢！”别人不过拣各人爱吃的拣了一两样就算了。刘老老原不曾吃过这些东西，且都做的小巧，不显堆垛的，他和板儿每样吃了些，就去了半盘子。剩的凤姐又命攒了两盘，并一个攒盒，与文官等吃去。

忽见奶子抱了大姐儿来，是乃刘老老之正主，必须特写。大家哄他玩了一会，那大姐儿因抱着一个大柚子玩，忽见板儿抱着一个佛手，大姐儿便要，丫鬟哄他取去，大姐儿等不得，便哭了。众人忙把柚子给了板儿，将板儿的佛手哄过来与了他才罢。柚，由也。巧姐由是得老老以援手脱难也，故与板儿以佛手对换。那板儿因玩了半日佛手，此刻又两手抓着些果子吃，又忽见这个柚子又香又圆，更觉好玩，且当毬踢着玩去，也就不要佛手了。

当下贾母等吃过了茶，又带了刘老老至栊翠庵。书中设为妙玉一人，乃作者自赞其书之妙，其来在归省大观园既成之后，今为立传，在大观园两宴之时，是此传亦从刘老老边立起也。极大结构。众人至院中，见花木繁盛，首提花木。贾母笑道：“到底是他们修行人，没事常常修理，比别处越发好看。”一面说，一面便往东禅堂来。禅意西来，堂乃在东，禅亦误矣。妙玉笑往里让，贾母道：“我们才都吃了酒肉，你这里头有菩萨，从心字入题。冲了罪过。我们这里坐坐，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吃一杯就去了。”

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妙玉必从他眼中写。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特提海棠，是乃献寿，通盘立意如此。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7]，欲各有所成就。捧与贾母。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8]。”此语着眼，不能六安，出于此老。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9]。”老君白眉，衰愁之象。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妙玉道：“是旧年蠲的雨水^[10]。”阴雨所积。贾母便吃了半盏，笑着递与刘老老，说：“你尝尝这个茶。”刘老老便一口吃尽，本题品茶，必先从二老分尝。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戒之在色。再放浓些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起来。然后众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脱胎填白盖碗。脱胎而官，便是转女为男。

那妙玉便把宝钗、黛玉的衣襟一拉，写妙独合钗、黛，便是册诗“金玉质”。二人随他出去。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宝钗便坐在榻上，实际。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团上。空象。妙玉自向风炉上煽滚了水，另泡了一壶茶。宝玉便走了进来，妙不离心，必须他来。笑道：“偏你们吃体己茶呢^[11]！”二人都笑道：“你又赶了来撒茶吃^[12]！这里并没你吃的。”妙玉刚要去取杯，只见道婆收了上面茶钟来，妙玉忙命：“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搁在外头去罢。”将写妙玉为人，别开生面，从一杯起，已足状尽孤洁，而自外于刘老老，终于无所成就，自寓底里。宝玉会意，知为刘老老吃了，他嫌腌臢不要了。

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钗一黛，文之妙也，于此借茶杯演出。一个傍边有一耳，杯上镌著“**瓠**爬斝”三个隶字^[13]，后有一行小真字^[14]，是“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瓠**文分瓜，破瓜也，“绛芸轩”案。爬文包瓜，如“羞笼麝串”及厮抬厮敬、一切包藏不露之处皆是。斝音假，直指假语村言。王恺，石崇之对。元为一，加五、四，共成十数。苏号玉局，金玉姻缘既成，而两玉之局终矣。是乃宝钗。妙玉斟了一斝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盃”^[15]，灵犀一点通，心也，自“玉生香”以至“情中情”，两心无非如此，而绝无实事。**盃**，乔，假，亦指假语村言。是为黛玉。妙玉斟了一盃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拿来斟与宝玉。绿为生气，斗建天心，宝玉之妙也。○自己尝的，已透“坐禅寂”消息。故妙玉在十二钗中，又妙中之妙。

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16]，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人各有心，故曰俗器。妙玉道：“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宝玉笑道：“俗语说‘随乡入乡’，到了你这里，自然把这金珠玉宝一概贬为俗器了。”妙玉听如此说，十分欢喜，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二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盃出来，笑道：“就剩了这一个，你可吃的了这一海^[17]？”状心之宛转曲折，如蛟螭之不易降伏。宝黛同为一心，故为整雕竹根。谓之海，状其大而不测也，故此器无名。宝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虽吃的了，也没这些茶你遭蹋。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驴了。你吃这一海，更成什么？”调笑得妙，写这情种又一样子，精细入微。说的宝钗、黛玉、宝玉都笑了。妙玉执壶，只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宝玉细细吃了，果觉轻纯无比，赏赞不

绝。妙玉正色道：“你这遭吃茶，是托他两个的福，独你来了，我是不能给你吃的。”谁问来？宝玉笑道：“我深知道，我也不领你的情，只谢他二人便了。”心领神会，笔致狡狴。妙玉听了，方说：“这话明白。”

黛玉因问：“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此水悉是宝钗寓言，俗人如何尝得出？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18]，收的梅花上的雪，统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19]，玄墓得来，鬼瓮收去，是何景象？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清？如何吃得！”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话，明下考语。妙玉文字，书中不多见，而一言一动，令人到处能识，是为能品。亦不好多坐，吃过茶，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

宝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杯虽然腌臢了，白撻了岂不可惜？依我说，不如就给了那贫婆子罢，他卖了也可以度日。你道使得么？”宝玉岂是如此周旋之人！而一茶杯大费宛转，正演一心成就，乃老老慈悲处也。妙玉听了，想了一想，点头说道：“这也罢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是我吃过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笔无松懈。你要给他，我也不管，只交给他，快拿了去罢。”宝玉道：“自然如此。你那里和他说话去？越发连你都腌臢了。只交与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来，递与宝玉。宝玉接了，又道：“等我们出去了，我叫几个小幺儿来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如何？”妙玉笑道：“这更好了。只是你嘱咐他们，抬了水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别进门来。”宝玉道：“这是自然的！”说着，便袖着那杯，递与贾母房中的小丫头子拿着，说：“明日刘老老家去，给他带去罢。”交代明白。贾母已经出来，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门，回身便将门闭了，不在话下。

且说贾母因觉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妈去吃酒，自己便往稻香村来歇息。凤姐忙命人将小竹椅抬来，贾母坐上，两个婆子抬起，凤姐、李纨和众丫头婆子围随去了，不在话下。稻香村不用刘老来，见己自能留，无须更诚，故特云不在话下。这里薛姨妈也就辞去。王夫人打发文官等出去，将攒盒散与众丫头们吃去，自己便也乘空歇着，随便歪在方才贾母坐的榻上，命一个小丫头放下帘子来，又命捶着腿，吩咐他：“老太太那里有信，你就叫我。”说着也歪着睡着了。宝玉、湘云等看着丫头们将攒盒搁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着树的，也有傍着水的，倒也十分热闹。

一时又见鸳鸯来了，要带着刘老老逛，必是鸳鸯。众人也都跟着取

笑。一时来至省亲别墅的牌坊底下。刘老老道：“嗟呀！这里还有大庙呢。”书中扼要之处，是为大妙。说着，便爬下磕头。众人笑弯了腰。刘老老道：“笑什么？这牌楼上字我都认得，我们那里这样的庙宇最多，都是这样的牌坊，那字就是庙的名字。”众人笑道：“你认得这是什么庙？”刘老老便抬头指那字道：“这不是‘玉皇宝殿’四字！”明演“天尊地卑”之义。省亲别墅，乃即玉皇宝殿，为天为心，是一非二。众人笑的拍手打掌，还要拿他取笑。刘老老觉得腹内一阵乱响，忙的拉着一个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衣。众人又是笑，又忙喝他：“这里使不得！”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角上去了。薛家新居在东北，气数之泻正是此处。那婆子指与他地方，便乐得走开去歇息。

那刘老老因吃了些酒，他脾胃不与黄酒相宜，且吃了许多油腻饮食发渴，多吃了几碗茶，不免痛泻起来^[20]，以道理之地，合气数之天，不相交也，焉得不泻？蹲了半日方完。天地机缄，至此大泄。及出厕来，酒被风吹，且年迈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觉得眼花头晕，辨不出路径，四顾一望，皆是树木山石，楼台房舍，却不知那一处是往那一路去的了，只得顺着一条石子路慢慢的走来。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着门，再找了半日，忽见一带竹篱。刘老老心中自忖道：“这里也有扁豆架子？”一面想，一面顺着花障走了来，得了一个月洞门，进去，将入心境，乃是如此，而笔意何其条达！只见迎面一带水池，只有七八尺宽，石头砌岸，里面碧波清水，流往那边去了，上面有一块白石，横架在上面。刘老老便踱过石去，顺着石子甬路走去^[21]，转了两个湾子，只见有个房门，于是进了房门，便见迎面一个女孩儿满面含笑迎出来。刘老老忙笑道：“姑娘们把我丢下了，叫我碰头碰到这里来^[22]。”说了，只觉那女孩儿不答。刘老老便赶来拉他的手，咕咚一声，便撞到板壁上，把头碰的生疼。细瞧了一瞧，原来是一幅画儿。十二钗无非画。刘老老自忖道：“原来画有这样凸出来的！”

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又一色平的，点头叹了两声。此叹有微旨，全书在此。一转身，方得了一个小门，门上挂着葱绿撒花软帘。刘老老掀帘进去，抬头一看，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琴剑瓶炉，皆贴在墙上。锦笼纱罩，金彩珠光，连地下踩的砖皆是碧绿凿花，竟越发把眼花了。找门出去，那里有门？左一架书，右一架屏，刚从屏后得了一个门，此镜即门，必须特点。只见一个老婆子也从外面迎了他进来。刘老老诧异，心中恍惚想道：“莫非是他亲家母？”因连忙问道：“你想是见我这几日没家去，亏你找我来！那位姑娘带你进来的？”又见他戴着满头花，满头花易漏不漏，在读者亦且忘之。刘老老

笑道：“你好没见世面！见这园里的花好，你就没死活戴了一头^[23]。”说着，那老婆子只见笑，也不答言，便心中忽然想起：“常听富贵人家有一种穿衣镜，这别是我在镜子里头吗？”想毕，伸手一摸，再细细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将这镜子嵌在中间。便是甄宝玉，便是天，故老老认为我，认为亲家。因说：“这已经拦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说，一面只管用手摸，这镜子原是西洋机括^[24]，黛玉所出，故名如海。可以开合，不意刘老老乱摸之间，其力巧合，便撞开了消息^[25]，掩过镜子，露出门来。非刘老老不能撞出此镜，而其消息又在有意无意之间。刘老老又惊又喜，遂走出来，忽见有一副最精致的床帐，他此时又带了七八分的酒，七八十五，颠倒五十，到此大衍一终。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说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己^[26]，便前仰后合的，朦胧着两眼，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一部《红楼梦》，豁然齐醒。此怡红院也，人人得知之，而在老老眼中历写一过，便又觉精神百倍。此正与“试才”回相为对待。

且说众人等他不见，板儿没了他老老，急的哭了。不漏。众人都笑道：“别是掉在茅厕里了，坤承垢污。快叫人去瞧瞧。”因命两个婆子去找，回来说没有。众人各处搜寻不见，袭人战战兢兢道：必是他。“一定他醉了，迷了路，顺着这一条路，往我们后院子里去了。若进了花障子，到后房门进去，虽然碰头，还有小丫头子们知道；孰知怡红一空，更已无人，老老掉臂游行乎！若不进花障子去，再往西南上去，西南本位，老老既来，谈何容易便去。若绕出去还好，若绕不出去，可够他绕一会子好的！我且瞧瞧去。”底里乾坤，面子圆到。一面说着，一面回来。进了怡红院，便叫人，谁知那几个在房里的小丫头已偷空玩去了。

袭人一直进了房门，转过集锦榻子，就听的鼾鼾如雷，此雷与仙佛同功，使妖邪丧胆。忙进来，只闻见酒屁臭气，幽香、甜香、冷香一齐回向。满屋一瞧，只见刘老老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坤象。袭人这一惊不小，焉得不惊？底面都到。○自此至卷末，无一闲字，微言妙义，批不胜批。慌忙的赶上来，将他没死没活的推醒。那刘老老惊醒，睁眼见袭人，连忙爬起来，道：“姑娘，我该死了！我失错了！并没弄腌臢了床。”一面说，一面用手去探。袭人恐惊动了人，被宝玉知道了，只向他摇手，不叫他说话，忙将大鼎内贮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所喜不曾呕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随我出来。”刘老老答应着，跟了袭人，出至小丫头子们房中，命他坐下，向他道：“你说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个盹儿。”刘老老答应：“是。”又与他两碗茶吃，方觉酒醒了。因问道：“这是那个小姐的绣房？这样精

致。于黛则以为男，于宝则以为女，正阴阳交互之义。我就像到了天宫里的一样！”即是玉皇宝殿。袭人微微笑道：“这个么，是宝二爷的卧室。”那刘老老吓的不敢做声。袭人带他从前面出去，见了众人，只说：“他在草地下睡着了，带了他来的。”由后来，由前去，老老畅行，乃袭导之。众人都不理会，也就罢了。

一时贾母醒了，就在稻香村摆晚饭。贾母因觉懒懒的，也没吃饭，便坐了竹椅小敞轿，回至房中歇息，命凤姐儿等去吃饭。他姊妹方复进园来。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言“刘老老”之义，人人当知。上半回为十二钗以及财色诸人普同说法，故必写共入栊翠庵。栊，拢统也。茶为苦心之药而清心，三人为众，三口为品，今曰品茶，概众口也，众口悉当深尝。作者于此书犹嫌其淡，更煎浓些，是大眼目。下半回专为宝玉说法，欲其由空入实。于更无一人廓廓落落之怡红院，而特布一扎手舞脚之坤像以填塞之，使不入于渺渺茫茫窠臼里去，此尤高一层落笔，进一层期望也，而无如己为袭人唤醒之。老老醒，宝玉又睡矣，奈何，奈何！○脾主四肢，扎手舞脚，演畅脾也。脾为阴土；仰卧者，乾道覆，坤道仰也。奈贾母懒吃饭何！

【护花主人评曰】竹根杯引出黄杨杯，文情曲折。

若无黄杨大套杯，刘老老何至醉卧宝玉床？若非刘老老腹泻，何由走入怡红院？一路叙来，有情有景。

竹根、黄松、杨木，俱是陪衬黄杨杯，却先后错综写出，无一笔重复。

宝玉等听曲饮酒，是刘老老醉后馀波。

刘老老板村俗，妙玉极僻洁，两两相形，觉村俗却在人情之内，僻洁反在人情之外，宁为老老，毋为妙玉。

妙玉拉宝钗、黛玉衣襟，心中非无宝玉，只是不好拉耳。若心中无宝玉，因何刘老老吃的茶杯，便嫌肮脏不要；自己常吃的绿玉斗，便斟茶与宝玉，又寻出竹根大海来，且肯将成窑茶杯给与宝玉，听他转给刘老老？是作者皮里阳秋，不可不知。

妙玉向宝玉说：“你独来，我不肯给你吃。”是假撇清语，转觉欲盖弥彰。

妙玉出家人，何以有许多古玩茶器？五年前又在玄墓住，形迹殊属

可疑。

刘老老误入怡红院一段文章，有疑鬼疑神之笔，又照应凤姐代插满头花，想见席中醉态，真可发笑。

大姐来园中，引出后文送崇取名情事。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与上回合写一时事，乃壬子年八月二十五日也。

[1] 戥（diān duō）：本意为用手估量物体轻重。引申为忖度。

[2] 剗（wán）：雕镂，凿刻。

[3] 茄鲞（xiǎng）：以茄子为主料经深加工而成的冷菜。鲞，腌腊或加工精制的食品。

[4] 鸡瓜子：鸡的腱子肉或胸脯肉。

[5] 圣乐一奏，百兽率舞：谓舜帝时的音乐和谐之声感动群兽相率起舞。圣，指舜帝。

[6] 黑老鸱子又长出凤头来：指八哥。黑老鸱子，即乌鸦。八哥与乌鸦形近，但嘴上多一撮凤毛。

[7] 成窑：明成化年间官窑烧制的一种瓷器。以小件和五彩的最为名贵。

[8] 六安茶：产于安徽省六安县的茶叶。

[9] 老君眉：福建武夷山所产的岩茶。

[10] 罽（juān）：使清洁，使澄清。

[11] 体己：私下，表示亲密或不公开的。

[12] 撤茶：讨茶。

[13] 爬罍：葫芦形的茶具。爬（páo），都是葫芦类。罍（jǐǎ），一种饮器。

[14] 真字：楷书。

[15] 盞（qiáo）：一种较大的饮器，类似碗。

[16] 世法：佛教把世间一切生灭无常的事物都叫作世法。

[17] 海：容量大的器皿。

[18] 玄墓：山名，坐落在今江苏省苏州市光福镇南。因山上多梅，花开时望之若雪，有“香雪海”之誉称。

[19] 鬼脸青：一种陶瓷的颜色，暗青色。

[20] 痛泻：较厉害地腹泻。

[21] 甬路：楼房之间有棚顶的通道。

[22] 碰：碰，撞击。

[23] 没死活：拼命。

[24] 机括：犹机关。机械发动的部分。

[25] 消息：机关。

[26] 承望：料到。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音

话说他姊妹复进园来，吃过饭，大家散出，都无别话。且说刘老老带着板儿，处处不脱板儿。先来见凤姐儿。说：“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虽然住了两三天，日子却不多，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没听见的，都经验了。难得老太太和姑奶奶并那些小姐们，连各房里的姑娘们，都这样怜贫惜老照看我，我这一回去，没别的报答，惟有请些高香，天天给你们念佛，保佑你们长命百岁的，就算我的心了。”一段写得入情，重“古往今来”“怜贫惜老”八字。

凤姐儿笑道：“你别喜欢，都是为你，老太太也被风吹病了，病乃生机。睡着不舒服。我们大姐儿也着了凉，在那里发热呢！”刘老老听了，忙叹道：“老太太有年纪的，不惯十分劳乏的。”凤姐儿道：“从来没像昨儿高兴。往常也进园子逛去，不过到一两处坐坐就来了。昨儿因为你在这里，要叫都逛逛，一个园子倒走了多半个。大姐儿因为找我去，太太递了一块糕给他，谁知风地里吃了，就发热起来。”

刘老老道：“大姐儿只怕不大进园子，生地方儿，小人儿家原不该去。比不得我们的孩子，会走了，那个坟圈子里不跑去？一则风扑了也是有的，二则只怕他身上干净，眼睛又净，或是遇见什么神了。依我说，给他瞧瞧祟书本子^[1]，仔细撞客着。”一语提醒了凤姐儿，便叫平儿拿出《玉匣记》来，着彩明来念。彩明翻了一回，念道：“八月二十五日，八月二十五日，详在三十九回总批，义演“留”字。病者东南方得遇花神。用五色纸钱四十张，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凤姐儿笑道：“果然不错，园子里头可不是花神？当是牡丹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见了。”正是。一面命人请两分纸钱来，着两个人来，一个与贾母送祟，一个与大姐儿送祟。果见大姐儿安稳睡了。为“感幽魂”、“病灾侵”设影。

凤姐儿笑道：“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经验的。我这大姐儿时常肯

病，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刘老老道：“这也有的。富贵人家养的孩子都娇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儿委曲，再他小人儿家，过于尊贵了也禁不起，已后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其言有物。凤姐儿道：“这也有理。我想起，他还没个名字，你就给他起个名字，借借你的寿；二则你们是庄家人，不怕你恼，到底贫苦些，你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的住他。”刘老老听说，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是几时生的？”凤姐儿道：“正是生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刘老老忙笑道：“这个正好，就叫做巧姐儿好。这个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通身大义，到此方出，已历评之。至“毒”“火”字乃指是书作用，即《风月宝鉴》正面，不可划到宝钗热毒里去，盖此巧非彼巧也。姑奶奶定依我这个名字，必然长命百岁，日后大了，各人成家立业，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必然遇难成祥，逢凶化吉，都从这巧字儿来。”

凤姐儿听了，自是欢喜，忙谢道：“只保佑他应了你的话就好了！”说着，叫平儿来吩咐道：“明儿咱们有事，恐怕不得闲儿。偷这空儿闲着，把送老老的东西打点了，他明儿一早就好走得便宜了。”刘老老道：“不敢多破费了，已经遭扰了几日^[2]，又拿着走，越觉心里不安起来。”凤姐儿道：“也没有什么，不过随常的东西，好也罢，歹也罢，带去了，你们街坊邻舍看着也热闹些，也是上城一次。”

说着，只见平儿走来说：“老老过这边瞧瞧。”刘老老忙跟了平儿到那边屋里，只见堆着半炕东西，以财物周济演“留”字，亦底亦面。平儿一一的拿与他瞧着。又说道：“这是昨日你要的青纱一匹，奶奶另外送你一个实地月白纱做里子^[3]。救黛玉出罗也。要的是青，送的是白，青白，木金之色，有面有里，金木相合矣。这是两个茧绸^[4]，做袄儿裙子都好。这包袱里是两匹绸子，年下做件衣裳穿。这是一盒各样内造点心^[5]，也有你吃过的，也有没吃过的，拿去摆碟子请客，比你们买的强些。这两条口袋，是你昨日装瓜果子的，如今这一个里头装了两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难得的；这一条里是园子里的果子和各样干果子。以上皆吃穿之物，吃以实内，穿以联外，坤能内实外联，即已转阴为阳。这一包是八两银子，八而两之，得八八六十四，《易》卦也。先后天道悉在此。这都是我们奶奶的。这两包，每包五十两，共是一百两，是太太给的，王夫人一百两，成数也，便是成窑茶杯，合凤姐之八两，得百零八数，分为三十六、七十二，天地之数统括于中。又百八而两之，得二百一十有六，乃乾之策，是坤已实而转为乾矣。此“留”之究竟。叫你拿去，或者做个小本买卖，或者置几亩地，以后再别求亲靠友的。”说着，又悄悄笑道：“这两件袄儿和两条裙子，还有四块包头、一包绒

线，可是我送老老的，裙在下，袄在中，包头在上，绒线连贯，所用合下、中、上而连贯之，亦已转坤为乾矣。平儿翼凤姐为留者，故必自有所赠。那衣裳虽是旧的，我也没大很穿，你要嫌弃，我就不敢说了。”

平儿说一样，刘老老就念一句佛，已经念了几千佛了，又见平儿也送他这些东西，又如此谦逊，忙笑说道：“姑娘说那里话！这样好东西，我还嫌弃？我便有银子，没处买这样的去呢。只是我怪臊的，收了又不好，不收又辜负了姑娘的心。”词令妙品。平儿笑道：“休说外话，咱们都是自己，我才这样，你放心收了罢。我还和你要东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干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芦条儿各样干菜带些来，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所要乃地中生植之物，但要干子者，干字即乾字也，坤之上下皆实，为乾，故上上下下都爱吃。这个就算了，别的一概不要，别枉费了心。”刘老老千恩万谢的答应了。平儿道：“你只管睡你的去，我替你收拾妥当了，就放在这里，明儿一早打发小厮们雇辆车装上，不用你费一点心的。”刘老老越发感激不尽，过来又千恩万谢的辞了凤姐儿，过贾母这边睡了一夜。必宿于此，坤与坤合。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辞。

因贾母欠安，有形无气之坤，自然欠安。众人都过来请安，出去传请大夫。一时婆子回：“大夫来了！”老嬷嬷请贾母进幔子去坐^[6]。礼别内外，贾母亦须请进幔子。张太医诊秦氏无有也。混乱内外，三十回以前事，到此方才对面照破，何人觉得！贾母道：“我也老了，那里养不出那阿物来，还怕他不成！托大卖老，废制弃礼，因此老老来，因此老老去。不要放慢子，就这样瞧罢。”众婆子听了，便拿过一张小桌子来，放下一个小枕头，便命人请。一时只见贾珍、贾琏、贾蓉三个人将王太医领来。必用珍、蓉，回射第十回，是亦一坤。为老老映，故姓王，王字义评在第六回。王太医不敢走甬路，只走傍阶，跟着贾珍到了台阶上，早有兩個婆子在两边打起帘子，两个婆子在前引导进去。排场不漏，人所易忽。又见宝玉迎了出来，只见贾母穿着青绉绸一斗珠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两边四个未留头的小丫鬟，都拿着蝇拂、漱盂等物，又有五六个老嬷嬷雁翅摆在两旁^[7]，碧纱橱后隐隐约约有许多穿着绿、戴宝插金的人。诸人悉在太医目中。王太医便不敢抬头，忙上来请了安。

贾母见他穿着六品服色，坤用六。便知是御医了，其用自天。含笑问：“供奉好^[8]？”因问贾珍：“这位供奉贵姓？”贾珍等忙回：“姓王。”贾母笑道：“当日太医院正堂有个王君效，好脉息^[9]。”坤自乾来，

周而复始，故当日之王为君效，乾为君也。王太医忙躬身低头含笑，回说：“那是晚生家叔祖。”曰家叔祖，历三代矣，即王字三横。不为祖而为叔祖，大往小来积成王也。贾母听了笑道：“原来这样，也算是世交了。”一面说，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头上。嬷嬷端着一张小椅子，放在小桌前面，略偏些，王太医便屈一膝坐下，歪着头诊了半日，又诊了那只手，忙欠身低头退出。贾母笑说：“劳动了。珍儿让出去，好生看茶。”贾珍、贾琏等忙答应了几个“是”，复领王太医到外书房中。王太医说：“太夫人并无别症，偶感一点风寒，究竟不用吃药，“勿药有喜”，因刘老老也。不过略淡淡些，常暖着一点儿，就好了。如今写个方子在这里，若老人家爱吃，便按方煎一剂吃，若懒怠吃也就罢了。”说着，吃茶，写了方子。

刚要告辞，只见奶子抱了大姐儿出来，笑说：“王老爷，也瞧瞧我们姐儿。”写一奶子耳，且只说一句话，乃声音情貌悉在纸上，真是怪笔。王太医听说，忙起身就奶子怀中，左手托着大姐儿的手，右手诊了一诊，又摸了一摸头，又叫伸出舌头来瞧瞧，笑道：“我说着姐儿又骂我了，此又眼前之语，意外之文。只是要清清净净的饿两顿，就好了。与老老言合。不必吃煎药，我送丸药来，临睡时用姜汤研开，吃下去就是了。”说毕，告辞而去。贾珍等拿了药方来，回明贾母原故，将药方放在案上出去，不在话下。

这里王夫人和李纨、凤姐儿、宝钗姊妹等见大夫出去，方从厨后出来。王夫人略坐一坐，也回房去了。刘老老见无事，方上来和贾母告辞。贾母说：“闲了再来。”又命：“鸳鸯来，好生打发刘老老出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刘老老道了谢，又作辞，方同鸳鸯出来。

到了下房，鸳鸯指炕上一个包袱说道：“这是老太太的几件衣裳，都是往年间生日节下，众人孝敬的。老太太从不穿人家做的，收着也可惜，却是一次也没穿过的，昨日叫我拿出两套儿，送你带去，虽亦两套，究没穿过，无气之坤，终不变也。或送人，或自己家里穿罢，别见笑。这盒子里是你面的果子。这包儿里是你前儿说的药，梅花点舌丹也有^[10]，紫金锭也有^[11]，活络丹也有^[12]，催生保命丹也有^[13]，每一样是一张方子包着，总包在里头了。面果则牡丹花，诸药亦皆宝钗之映，付之老老也。这是两个荷包，带着玩罢。”说着，便抽开系子，掏出两个笔锭如意的银子来与他瞧^[14]。又笑道：“荷包拿去，这个留下给我罢。”担荷包底，自呈罪案，何能如意？故鸳鸯欲留下，在鸳鸯固不如意而如意之人也。刘老老已喜出望外，早又念了几千佛，听鸳鸯如此

说，便说道：“姑娘只管留下罢了。”鸳鸯见他信以为真，笑着仍与他装
上，说道：“哄你玩呢。我有好些呢，留着年下给小孩子们罢。”说着，
只见一个小丫头拿了个成窑钟子来，递与刘老老，说：“这是宝二爷给
你的。”一爻终成，乃剥之复，刘老老明去，北静王暗来。刘老老
道：“这是那里说起。我那一世修来的，今儿这样！”说着便接了过来。
鸳鸯道：“前儿我叫你洗澡换的衣裳，是我的。你不嫌弃，我还有几
件，也送你罢。”刘老老又忙道谢。鸳鸯果然又拿出几件来，与他包
好。既已交替，复为穿贯。刘老老又要到园中辞谢宝玉和众姊妹、王夫
人等去，鸳鸯道：“不用去了。他们这会子也不见人，回来我替你说
罢。闲了再来。”又命了一个老婆子，吩咐他：“二门上叫两个小厮来，
帮着老老拿了东西送去。”婆子答应了。又和刘老老到了凤姐儿那边，
一并拿了东西，在角门上命小厮们搬了出去，直送刘老老上车去了。是
他送出。○诸处不脱板儿，此处却无板儿，隐言此板已付鸳鸯也，不是
遗漏。不在话下。

且说宝钗等吃过早饭，又往贾母处问安。回园方才入题。至分路之
处，宝钗便叫黛玉道：“颦儿，跟我来！有一句话问你。”黛玉便同了宝
钗来至蘅芜院中。进了房，宝钗便坐了，笑道：“你跪下！我要审
你！”突如其来。黛玉不解何故，因笑道：“你瞧！宝丫头疯了，审问我
什么？”宝钗冷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满嘴里
说的是什么？你只实说便罢。”又作虚冒。

黛玉不解，只管发笑，心里也不免疑惑起来，口里只说：“我曾说
什么？你不过要捏我的错儿罢了，你倒说出来我听。”宝钗笑道：“你
还妆憨儿！昨儿行酒令，你说的是什么？我竟不知是那里来的。”何不
答云：“我亦不知那里来的。”黛玉一想，方想起昨儿失于检点，把那
《牡丹亭》、《西厢记》说了两句，不觉红了脸，便上来搂着宝钗，笑
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你教给我，再不说了。”蠢
才。宝钗笑道：“我也不知道，听你说的怪生的，所以请教你。”分明遁
词，而语气自妙。黛玉道：“好姐姐！你别说与别人，我已后再不说
了。”

宝钗见他羞脸飞红，满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追问。因拉他坐下吃
茶，款款的告诉^[15]他道：一拍一凑。“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
从小儿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画出螃蟹横行变相。我们家也算是个
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极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兄弟也在一处，都
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如闻其声。诸如这些

《西厢》、《琵琶》^[16]对《西厢》不说《牡丹亭》而说《琵琶》，欺黛玉也，而已自实受两书究竟。以及元人百种^[17]，无所不有，他们背着我们偷看，我们也背着他们偷看。无所不有，则无所不看，先自承招。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此段话亦整亦破。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是。何况你我？连做诗写字等事，这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是。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更好了，赶进一层，尤其是极。只是如今并听不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并不是书误了他，可惜他把书遭蹋了，包罗经史，俯仰古今，我亦佩服。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是。偏又认得几个字。字误卿耶？卿遭蹋字耶？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书看看也罢了，正经书，《三国志》、《战国策》、《阴符经》。最怕见那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刘老老吃不成鸽蛋。一席话，说的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服，“一席话”三字中有无穷妙义，盖非寻常之话，而实至理名言也。不惟黛玉服，凡看此书者无不服。我始亦服，而今不服，而且畏之如蛇，避之如矢，我善看此书故也。南北数万里，上下五千年，所见所闻宝钗不少，安得把他全书个个善读一过耶？此闲人堕泪处，当即作者堕泪处。只有答应“是”的一字。从此黛玉俯首受死。

忽见素云进来说：“我们奶奶请二位姑娘商议要紧的事呢，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宝二爷都等着呢。”入下半回。宝钗道：“又是什么事？”黛玉道：“咱们到了那里就知道了。”说着，便和宝钗往稻香村来。果见众人都在那里。

李纨见了他两个，笑道：“社还没起，就有脱滑儿的了^[18]，四丫头要告一年的假呢。”黛玉笑道：“都是老太太昨儿一句话，又叫他画什么园子图儿，惹得他乐得告假了。”探春笑道：“也别怪老太太，都是刘老老一句话。”追原到此。黛玉忙笑接道：“可是呢，都是他的一句话。他是那一门子的老老？直叫他做个‘母蝗虫’就是了！”蝗乃螽斯，母主生息，其生百子，是为老老，黛玉名之，以此实已知老老门子也。说着，大家都笑起来。宝钗笑道：“世上的话，到了凤丫头嘴里，也就尽了。幸而凤丫头不认得字，不大通，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更有颦儿这促狭嘴，用《春秋》的法子^[19]，将市俗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母蝗虫’三字，把昨儿那些形景都现出来了，亏他想的倒也快。”黛玉以口舌伤人，今且推而扬之，益令得意自鸣，不成独立之势不止，此第一服毒药也。而全书作用都在里许。众人听了都

笑道：“你这一注解，也就不在他两个以下了。”闲人今日注解此书是学宝钗，正是惧宝钗。

李纨道：“我请你们大家商议，给他多少日子的假？我给了他一个月的假，消长盈虚，统于一月。他嫌少。你们怎么说？”黛玉道：“论理一年也不多。这园子盖才盖了一年，如今要画，自然得一年的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笔，又要铺纸，又要着颜色，又要.....”刚说到这里，黛玉也自掌不住笑道：“又要照着这样儿慢慢的画，可不得一年的工夫！”众人听了，都拍手笑个不住。宝钗笑道：“有趣！最妙落后一句是‘慢慢的画’，他可不画去，怎么就有了呢？所以昨儿那些笑话儿，虽然可笑，回想是没味的。你们细想，颦儿这几句话虽没什么，回想却有滋味。我倒笑的动不得了。”又深誉之，曲尽笼络，直然犀烛。

惜春道：“都是宝姐姐赞的他越发逞强得意，一语喝破。这会子拿我又取笑儿。”黛玉忙拉他笑道：“我且问你：还是单画这园子呢，还是连我们众人都画在上头呢？”惜春道：“原是只画这园子的。昨儿老太太又说：‘单画园子，成个房样子了。’叫连人都画上，就像行乐似的才好^[20]。就像行乐似的，见非真行乐也。何观画者每把做行乐观。我又不会这工细楼台，又不会画人物，又不好驳回，正为这个为难呢。”黛玉道：“人物还容易，你草虫上不能。”李纨道：“你又说不通的话了。这个上头，那里又用的着草虫？或者翎毛倒要点缀一两样。”以浑厚衬刻薄。黛玉笑道：“别的草虫不画罢了，昨儿‘母蝗虫’不画上，岂不缺了典？”绛珠草可怜虫。全书要义，自不可缺。众人听了又都笑起来。

黛玉一面笑的两手捧着胸口，一面说道：“你快画罢！我连题跋都有了，起了名字就叫做‘携蝗大嚼图’。”犹言“凄惶大觉图”也。红楼梦醒。众人听了，越发哄然大笑的前仰后合。只听咕咚一声响，不知什么倒了，大梦既觉，为宝、为黛、为钗自一齐倒。急忙看，原来是史湘云伏在椅子背儿上，那椅子原不曾放稳，被他全身伏着背子大笑，他又不防，两下里错了筭^[21]，向东一歪，连人带椅子都歪倒了。幸有板壁挡着，赖有板儿。不曾落地。众人一见，越发笑个不住。宝玉忙赶上去，扶住了起来，方渐渐止了笑。

宝玉和黛玉使个眼色儿，黛玉会意，便走至里间，将镜袱揭起照了照^[22]。只见两鬓略松了些，忙开了李纨的妆奁，拿出抿子来^[23]，对镜抿了两抿，仍旧收拾好了，方出来，指着李纨道：“这是叫你带着我们做针线教道理呢，你反招了我们来大玩大笑的。”李纨笑道：“你们听他这刁话！他领着头儿闹，引着人笑了，倒赖我的不是。真真恨的我！只保

佑你明儿得一个利害婆婆，再得几个千刁万恶的大姑子、小姑子，试试你那会子还这么刁不刁了。”

黛玉早红了脸，拉着宝钗说：“咱们放他一年的假罢。”宝钗道：“我有一句公道话，你们听听。藕丫头虽会画，不过是几笔写意^[24]。如今画这园子，非离了肚子里头有些丘壑的，如何成画？此书如此，此画如此。这园子却是像画儿一般，山石树木，楼台房屋，远近疏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这样，你若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藏该减的要藏要减，该露的要露。这一起了稿子，再端详斟酌，方成一幅图样。实有若干安置。第二件，这些楼台房舍必是要界划的^[25]，一点儿不留神，栏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门窗也倒竖过来，阶砌也离了缝，甚至桌子挤到墙里头去，花盆放在帘子上来，岂不倒成了一张笑‘话’儿了！妄拟续部及一切小说者听之哉。第三要安插人物，也要有疏密，有高低。衣帽裙带，指手足步，最是要紧，一笔不细，不是肿了手，就是肿了脚，染脸撕发倒是小事。依我看来，竟难的很。此画之难，夫谁知之。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一月的假也太少，竟给他半年的假，是书乃演缺陷之书，一年一月则圆满也，故皆不许，而许半年，无非半也。又半年，六月也，在卦为遯。书至宝玉走，书止矣。再派了宝兄弟帮着他，并不是为宝兄弟知道教着他画，那就更误了事。不令学宝玉，言下指点。为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难安插的，宝兄弟好拿出来，问问那会画的相公，就容易了。”此书之成，原有许多广咨博访。

宝玉听了，先喜的说：“这话极是！詹子亮的工细楼台就极好，程日兴的美人是绝技，如今就问他们去。”宝钗道：“我说你是无事忙！说了一声，你就问他去。也等着商议定了再去。如今且说拿什么画？”宝玉道：“家里有雪浪纸^[26]，又大又托墨^[27]。”宝钗冷笑道：“我说你不中用。那雪浪纸写字画写意画儿，或是会山水的画南宗山水^[28]，托墨，禁得皴染^[29]。拿了画这个，又不托色，又难烘，画也不好，纸也可惜。我教给你一个法子：原先盖这园子，就有一张细致图样，此图样则引而不发。虽是画工描的，那地步方向是不错的。你和太太要了出来，也比着那纸大小，和风丫头要一块重绢^[30]，交给外边相公们，叫他照着这图样删补着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有经有纬。就是配这些青绿颜色并泥金泥银^[31]，也得他们配去。你们也得另拢上风炉子，预备化胶、出胶、洗笔。还得一个粉油大案，铺上毡子。你们那些碟子也不全，笔也不全，都从新再弄一分儿才好。”

惜春道：“我何曾有这些画器，不过随手的笔画画罢了。就是颜色，只有赭石、广花、藤黄、胭脂这四样，再有不过是两支着色的笔就完了。”宝钗道：“你何不早说。这些东西我却还有，只是你用不着，惜春归空，故用不着。给你也白放着。如今我且替你收着，等你用着这个的时候，我送你些。也只可留着画扇子，若画这大幅的，也就可惜了。今儿替你开个单子，照着单子和老太太要去。你们也未必知道的全，我说着，宝兄弟写。”

宝玉早已预备下笔砚了，原怕记不清白，要写了记着，听宝钗如此说，喜的提起笔来静听。宝钗说道：“头号排笔四支，二号排笔四支，三号排笔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蟹爪十支，小蟹爪十支，须眉十支，大着色二十支，小着色二十支，开面十支，柳条二十支。一画用笔如许，而自头、二、三，推至须眉、柳条之不可数计，《易》也。箭头朱四两，南赭四两，石黄四两^[32]，石青四两，石绿四两^[33]，藤黄四两，广花八两，铅粉四厘，胭脂十帖，大赤飞金二百帖，青金二百帖。用颜料八，如许亦《易》数也。广匀胶四两，净矾四两，矾绢的胶矾在外。别管他们，只把绢交出去，叫他们矾去^[34]。这些颜色，咱们淘澄飞跌着^[35]，又玩了，又使了，包你一辈子都够使了。再要顶细绢箩四个，粗箩二个，探笔四支，大小乳钵四个，大粗碗二十个，五寸碟子十个，三寸粗白碟子二十个，风炉两个，沙锅大小四个，新磁缸二口，新水桶四只，一尺长白布口袋四个，浮炭二十觔，柳木炭一二斤觔，三屉木箱一个，实地纱一丈，生姜二两，酱半觔。”黛玉忙笑道：“铁锅一口，铁铲一个。”锅即釜，妇也。铲，产也。一眼视钗，一眼视凤。宝钗道：“这做什么？”黛玉道：“你要生姜和酱这些作料，我替你要铁锅来好炒颜色吃呵。”原是煎熬颜色。众人都笑起来。宝钗笑道：“颦儿你知道什么，那颜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拿姜汁子和酱预先抹在底子上烤过，一经了火是要炸的。”善能炮制。众人听说，都道：“原来如此。”

黛玉又看了一回单子，笑拉着探春悄悄的道：“你瞧瞧！画个画儿，又要起这些水缸箱子来，想必糊涂了，把他的嫁妆单子也写上了。”阅至此，令人笑失声。而其实是糊涂，是嫁妆，书固借《易》道演姻缘也。探春听了笑个不住，说道：“宝姐姐，你还不拧他的嘴？你问问他编排你的话。”宝钗笑道：“不用问，狗嘴里还有象牙不成？”趣语，又关艮土卦象，是老老文字。一面说，一面走上来，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拧他的脸。黛玉笑着，忙央告道：“好姐姐，饶了我罢！颦儿年纪小，只知说，不知道轻重，做姐姐的教导我，姐姐不饶我，我还求

谁去呢？”其言婉而哀，心悦诚服矣。“解疑癖”文字终。众人不知话内有因，都笑道：“说的好可怜儿的，连我们也软了，饶了他罢。”

宝钗原是和他玩的，忽听他又拉扯上前番说他胡看杂书的话，便不好再和他闹了，放他起来。黛玉笑道：“到底是姐姐，要是我，再不饶人的。”浑身堕入。宝钗笑指他道：“怪不得老太太疼你，众人爱你，今儿我也怪疼你的了。特又结之。过来，我替你把头发笼笼罢。”明写笼络。黛玉果然转过身来，宝钗用手笼上去。宝玉在旁看着只觉更好，不觉后悔：“不该令他抿上鬓去，也该留着，此时叫他替他抿上去。”

正自胡想，同一心，同一冥顽罔觉，笔曲而达。只见宝钗说道：“写完了，明儿回老太太去。若家里有的就罢，若没有的，就拿些钱去买了来，我帮着你们配。”宝玉忙收了单子，大家又说了一回闲话，至晚饭后，又往贾母处来请安。贾母原没有大病，不过是劳乏了，兼着了些凉，温和了一日^[36]，又吃了一两剂药，发散了发散^[37]，至晚也就好了。

不知次日又有何话，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以巧姐得名起，以惜春作画终，本题上下两言，消纳于中。“兰言”由“三宣”而来，“雅谑”自一画而出也，悉刘老老文字。

王太医医贾母、巧姐，与老老同一医也。夹写此段于老老将去未去之际，正告诸人及早救药。而写贾母气概，太医神情，无不活跳，真不易得。

“兰言”皆捉襟见肘之词，只以欺黛玉蠢才耳，恶在“弟兄们”一篇鬼话。黛玉平日言谈，从未偶及两书，今忽及此，其为宝玉近日所借看，钗既测而知之矣。是正黛所必不敢承认之处，又必要既知者包荒处也。缘“你背我看，我背你看”，在弟兄犹可言，在中表不可言也。今为宝钗搯破之，是正呵斥不敢置喙之时，而乃规正之，噢咻之，置腹推心，莫此为甚，尚有何疑之不解哉？咦，险矣！

议论画大观园图一段文字，乃作者自言其惨淡经营处也。取精用宏，凡有之物，及一切数目，悉有实际可指，非随意填写者。奈批不胜批，是在阅者一隅三反，神而明之可也。是书不惟无闲话，并无闲字，闲人批评，遗漏不少。

自三十九回至此回为一大段，百二十回中权扼要处也。胡诌假语，爱谈梦里鸳鸯；野老村儿，惯趁画中云雨。惜黄金之既陷，令枉三宣；幸白璧之可完，情难再误。花绿绿牙牌一副，这东西根底谁知？冷森森

苦茗半杯，甚滋味凄惶难嚼！打破鬼脸瓮，君当恕罪人，撞出软烟罗，念彼观音力。

【护花主人评曰】大姐送祟灵验，引出刘老老取名。

刘老老取名巧姐，既补出巧姐生日，又说“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直伏一百十八回中事。平儿要乡间干菜，不是闲话，是为刘老老好不时往来地步。

刘老老此次进荣府，衣物银两，满载而归，是伏后来老家中藉此宽裕，可以藏留巧姐地步，不是呆写荣府念旧乐施。

鸳鸯假要笔锭如意靛子，为抽开荷包袋掩饰无痕。

宝钗规劝黛玉，是极爱黛玉，所论亦极正大光明，并宝玉亦隐隐在内。

商量画大观园，开出许多需用之物，及寻索图样、央人起稿，且告假一年，竟像此图必要画成；是反照后来竟未画完。又便稽延月日，是文章躲闪法。

【大某山民评曰】书中有“八月二十五日病者”一句，乃大姐儿发热之日也。推查前文三十七回，贾政于七月二十日起身之后，宝玉每日在园中任意纵性游荡，此两句内已藏下一月时候。试读“光阴虚度，岁月空添”八字，便可知其为省文。盖自七月二十至八月二十，均已包括在内也。探春起海棠社，贾芸送白海棠，二十一日事也。接史湘云来贾府，二十二日事也。三十八回湘云请贾母等赏桂花，吃螃蟹，作菊花诗，三十九回刘老老来贾府，二十三日事也。宝玉着焙茗寻美女庙，二十四日事也。四十回贾母给湘云还席，秋爽斋早饭，藕香榭演戏，缀锦阁行令，四十一回栊翠庵品茶，怡红院醉卧，二十五日事也。入四十二回，刘老老对凤姐说“明日家去”，提起大姐儿发热，送祟，取名字，又将送给刘老老之物与他瞧，二十六日事也。贾母请王太医看病，刘老老回家以后情事，二十七日事也。只此数日之间，而文法离奇百出，使读者如入山阴道上，真有应接不暇，步步入胜之妙。

此回仍是壬子年八月事。

[1] 祟书：旧时讲述鬼神星命、吉凶祸福的书。祟，鬼神的祸害。

[2] 遭扰：婉辞。指打扰。

[3] 月白：带淡蓝色的白色。因近似月色，故称。

[4] 茧绸：用柞蚕丝织成的绸子。

[5] 内造点心：此指仿照皇宫内制作点心的方法做的点心。

[6] 幔子：帐幕，帘子。

[7] 雁翅：形容整齐有次序。

[8] 供奉：指以某种技艺侍奉帝王的人。此为对王太医的尊称。

[9] 好脉息：指切脉的医术高超。

[10] 梅花点舌丹：中成药名。主治疗毒恶疮，口舌糜烂。

[11] 紫金锭：中成药名。内服多用于中暑、脘腹胀痛、恶心呕吐、痢疾泄泻、小儿痰厥惊风等病症。外治多用于疮疡肿毒。

[12] 活络丹：中成药名。主治半身不遂，风湿疼痛。

[13] 催生保命丹：中成药名。主治难产。

[14] 笔锭如意：金银铸成如意形状的一种小钹子，供赏玩或装饰用。铸有一只如意和一枝笔，与“必定如意”谐音，象征吉祥。

[15] 款款：慢慢地。

[16] 《琵琶》：即元末高则诚所作的南戏《琵琶记》。写汉代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

[17] 元人百种：即明代臧懋循所编的《元曲选》，收入元人杂剧近百种。

[18] 脱滑：偷懒，溜走。

[19] 《春秋》的法子：即“春秋笔法”。《春秋》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史撰修的编年体史书。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后因以称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为“春秋笔法”。

[20] 行乐：行乐图的简称。作游玩消遣状的人像图画。

[21] 笋：通“榫”。榫头。

[22] 镜袱：遮盖镜子的布帘。

[23] 抿子：即抿刷。蘸油或水抹头发的小刷子。

[24] 写意：中国画的一种画法。不求工细形似，只求以精练之笔勾勒景物的神态，抒发作者的情趣。

[25] 界划：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划线的技法，用以表现宫室、楼台、屋宇等题材。

[26] 雪浪纸：有隐形波纹的白色宣纸。

[27] 托墨：谓纸质好，显得出墨色。

[28] 南宗山水：我国古代山水画，在唐代分南、北宗。南宗以王维为代表，风格飘洒，重渲染，画得比较精简；北宗以李思训父子为代表，风格刚劲，重勾勒，画得较工细。过去文人画多是南宗的一派。

[29] 皴染：指中国画技法皴法和渲染。

[30] 重绢：作画的绢，以厚重细密均匀者为佳。

[31] 泥金泥银：涂金粉或银粉作底。

[32] 石黄：即雄黄。橘黄色，有光泽。

[33] 石绿：用孔雀石制成的绿色颜料。

[34] 矾：用胶矾水浸湿或洗刷生纸或生绢，使之能吸水适度，便于书写、绘画。

[35] 淘澄（dèng）飞跌：指调制国画颜料的手续。“淘”指将原料研碎，用水洗去泥土。“澄”指用乳钵研细，兑胶后澄清；“飞”指澄清后淡色上浮，把它吹去；飞后，留下中色和重色，再把碗盏跌荡，留下重色，称“跌”。

[36] 温和：指休息时注意保暖。

[37] 发散：中医指用发汗的药物把体内的邪热散出去，以治疗疾病。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话说王夫人因见贾母那日在大观园不过着了些风寒，不是什么大病，请医生吃了两剂药也就好了，命凤姐来，吩咐他预备给贾政带送东西。八月二十日贾政起身，二十五日贾母得病，吃两剂药，不过两三日耳。行未十日，便带送东西耶？正商议着，只见贾母打发人来叫，王夫人忙引着凤姐儿过来。王夫人又请问：“这会子可又觉大安些？”贾母道：“今日可太好了。方才你们送来野鸡崽子汤，一汤映下回，而凡为野鸡者不少。我尝了一尝，倒有味儿，又吃了两块肉，心里很受用。”王夫人笑道：“这是凤丫头孝敬老太太的，算他的孝心虔，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贾母点头笑道：“也难为他想着，若是还有生的，再炸上两块，咸浸浸的吃粥有味儿，那汤虽好，就只不对稀饭。”凤姐听了，连忙答应，命人去厨房传话。

这里贾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发人找你来，不为别的。初二日九月初二，是耶非耶？是凤丫头的生日，上两年我原早想着替他做生日，偏到跟前又有大事，就混过去了，今年人又齐全，料着又没事，咱们大家好生乐一日。”王夫人笑道：“我也想着呢，既是老太太高兴，何不就商议定了？”贾母笑道：“想我往年不拘谁做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礼，这个也俗了，也觉太生分似的。今儿我出个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取乐。”王夫人忙道：“老太太怎么想着好，就是怎么样行。”贾母笑道：“我想着咱们也学那小家子，出新法学小家，‘大往小来’矣，衰败已兆，是接刘老老文字。大家凑分子，多少尽着这钱去办，你道好不好？”王夫人道：“这个很好，但不知怎么凑法？”

贾母听说，一发高兴起来，忙遣人去请薛姨妈、邢夫人等，又叫请姑娘们并宝玉，那府里贾珍的媳妇并赖大家的及有些头脸管事的媳妇也都叫了来^[4]。众丫头婆子见贾母十分高兴，也都高兴，忙忙的各自分头去请的请，传的传。没顿饭的工夫，老的少的，上的下的，乌压压挤了

一屋子。只薛姨妈和贾母对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门前两张椅子上，宝钗姊妹等五六个人坐在炕上，宝玉坐在贾母怀前，底下满满的站了一地。大众齐集，一段大开场文字。老少上下，无非《易》道。贾母忙命拿几张小椅子来，给赖大母亲等几个高年有体面的嬷嬷坐了。又是老老。贾府风俗，年高服侍过父母的家人，比年轻的主子还有体面，所以尤氏、凤姐儿等只管地下站着，那赖大的母亲等三四个老嬷嬷告了罪，都坐在小椅子上了。曲尽世情。

贾母笑着，把方才一夕话说与众人听了，众人谁不凑这趣儿？再也有和凤姐儿好，有情愿这样的；也有畏惧凤姐儿，巴不得奉承的。况且都是拿得出来的，所以一闻此言，都欣然应诺。贾母先道：“我出二十两。”为宝钗做生日二十两，此亦二十两。薛姨妈笑道：“我随着老太太，也是二十两。”同喜同贵。邢夫人、王夫人笑道：“我们不敢和老太太并肩，自然矮一等，每人十六两罢了。”尤氏、李纨也笑道：“我们自然又矮一等，每人十二两罢。”贾母忙和李纨道：“你寡妇失业的，那里还拉你出这个钱！我替你出了罢。”小家子此人独得除却。

凤姐忙笑道：“老太太别高兴，且算一算帐再揽事。老太太身上已有两分呢，这会子又替大嫂子出了十六两，说着高兴，一会子回想又心疼了。过后儿又说：‘都是为凤丫头花了钱！’使个巧法子哄着我拿出三四倍子来暗里补上，我还做梦呢。”舌有莲花，“梦”字一提。说的众人都笑了。贾母笑道：“依你，怎么样呢？”凤姐笑道：“生日没到，这会子已经折受的不受用了^[2]。我一个钱也不出，惊动这些人，实在不安。不如大嫂子这分我替他出了罢，我到那一日多吃些东西，就享了福了。”小家子此人必须揽来。邢夫人等听了，都说：“很是！”贾母方允了。

凤姐儿又笑道：“我还有一句话呢。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十两，又有林妹妹、宝兄弟的两分子，姨妈自己二十两，又有宝妹妹的一分子，这倒也公道。只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两，自己又少，又不替人出，这有些不公平。老祖宗吃了亏了。”贾母听了，呵呵大笑道：“到底是我的凤丫头向着我，这说的很是！要不是你，我叫他们又哄了去了！”欢爱如闻，此之谓溺。凤姐笑道：“老祖宗只把他哥儿两个交给两位太太，一位占一个罢。派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以黛付邢，刑其免乎？贾母忙说：“这很公道，就是这样！”赖大的母亲忙站起来笑道：“这可反了！我替二位太太生气，在那边是儿子媳妇，在这边是内侄女儿，倒不向着婆婆姑姑，倒向着别人，别人是谁？其语有刺。这儿媳妇倒成了陌路

人，内侄女儿竟成了外侄女儿了。”说的贾母与众人都大笑起来了。

赖大之母因又问道：“少奶奶们十二两，我们自然也该矮一等了。”贾母听说道：“这使不得。你们虽该矮一等，我知道你们这几个都是财主，位虽低些，钱却比他们多的，你们和他们一例才使得。”妙有波澜。众妈妈听了，连忙答应。贾母又道：“姑娘们不过应个景儿，每人照一个月的月例就是了。”又回头叫：“鸳鸯来！你们也凑几个人，商议凑了来。”鸳鸯答应着，去不多时，带了平儿、袭人、彩霞等还有几个丫头来，也有二两的，也有一两的。科敛无遗。贾母因问平儿：“你难道不替你主子过生日，还入在这里头？”平儿笑道：“我那个私自另外的有了，这是公中的，也该出一分。”贾母笑道：“这才是好孩子。”

凤姐又笑道：“上下都全了，还有二位姨奶奶，他出不出也问一声儿，尽到他们是理。不然，他们只当小看了他们了。”贾母听说，忙说：“可是呢，怎么倒忘了他们？只怕他们不得闲儿，叫一个丫头问去。”说着，早有丫头去了。半日，去了半日妙。回来说道：“每位也出二两。”贾母喜道：“拿笔砚来，算明共计多少。”尤氏因悄骂凤姐道：“我把你这没足够的小蹄子！这么些婆婆婶子凑凑银子给你过生日，你还不足，又拉上两个苦瓠子做什么^[3]！”写尤氏是这等，吾故曰罪自外至。凤姐也悄笑道：“你少胡说，一会子离了这里，我才和你算帐。他们两个为什么苦呢？有了钱也是白填还别人，不如拘了来，咱们乐。”

说着，早已合算了，共凑了一百五十两有馀。总算诸人，不止此数。今云一百五十两，见此时乃三五月圆之时也，故为有馀。贾母道：“一天戏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请客，酒席又不多，两三日的用度都够了。头等戏不用钱，省在这上头。”贾母道：“凤丫头说那一班好，就传那一班。”凤姐道：“咱们家的班子都听熟了，倒是花几个钱，说“省”，说“够”，说“花几个钱”，便俨然有小家子气。文心狡狴乃尔。叫一班来听听罢。”贾母道：“这件事我交给珍哥媳妇了，越发叫凤丫头别操一点心，受用一日才算。”尤氏答应着，又说了一回话，都知贾母乏了，才渐渐的散出来。

尤氏等送出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他往凤姐房里来，商议怎么办生日的话。凤姐儿道：“你不用问我，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尤氏笑道：“你这阿物儿，三五月圆，阿物便是阿堵物。○北人以稀罕物呼为阿物儿，乃讪笑语。也忒行了大运了。我当有什么事叫我们去，原来单为这个。出了钱不算，还要我操心！你怎么谢我？”凤姐

笑道：“别扯臊^[4]！我又没叫你来，谢你什么？你怕操心，你这会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一个就是了。”尤氏笑道：“你瞧他幸的这个样儿^[5]！我劝你收着些儿好，太满了，就出来了！”是乃正言。二人又说了一回方散。

次日，将银子送到宁国府来，尤氏方才起来梳洗，因问：“是谁送过来的？”丫头们回说：“林妈。”尤氏便命：“叫了他来。”丫头们走至下房，叫了林之孝家的过来。尤氏命他脚踏上坐了，一面忙着梳洗，一面问他：“这一包银子共多少？”林之孝家的回说：“这是我们底下人的银子，凑了先送过来，老太太和太太们的还没有呢。”小家之象，自下而上。正说着，丫头们回说：“那府里太太和姨太太打发人送分子来了。”尤氏笑骂道：“小蹄子，专会记得这些没要紧的话。昨儿不过老太太一时高兴，故意的要学那小家子凑分子，你们就记得，到了你们嘴里，当正经的说。《易》道岂非正经。还不快接了进来，好生待茶，再打发他们去。”丫头们笑着，忙接银子进来，一共两封，连宝钗、黛玉的都有了。次则邢，自下而上，以阴刑阳。次则薛，由履霜至坚冰。○数又不对。隐言此数不由人算。尤氏问：“还少谁的？”林之孝家的道：“还少老太太、太太、姑娘们的，我们底下姑娘们的。”尤氏道：“还有你们大奶奶的呢？”林之孝家的道：“奶奶过去，这银子都从二奶奶手里发，一共都有了。”

说着，尤氏梳洗了，命人伺候车辆，一时来至荣府。先来见凤姐，只见凤姐已将银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问：“都齐了么？”凤姐笑道：“都有了，快拿去罢，丢了我不管。”尤氏笑道：“我有些儿不信，倒是当面点一点。”写二人神情，神来之笔。说着，果然按数一点，只没有李纨的二分。小来之咎在纨，惟不有其实，并不有其名，故稻香村无须老老去。尤氏笑道：“我说你闹鬼呢，怎么你大嫂子的没有？”凤姐笑道：“那么些还不够？便短一分儿也罢了。等不够了，我叫找给你。”又奸又贪，真写得出。尤氏道：“昨儿你在人跟前做人，今儿又来和我赖，这个倒不依你，我只和老太太要去。”凤姐笑道：“我看你利害！明儿有了事，我也丁是丁卯是卯的，你也别抱怨。”尤氏笑道：“你一股儿不给也罢。不看你素日孝敬我，我本来依你么？”说着，把平儿的一分子拿了出来，说道：“平儿来！三字如闻。把你的收了去，等不够了我替你添上。”平儿会意，笑说道：“奶奶先使着，若剩了下来再赏我一样。”尤氏笑道：“只许你主子作弊，就不许我做情儿^[6]？”平儿只得收了。尤氏又道：“我看着你主子这么细致，弄这些钱那里使去？使不了明儿带了棺材里使去！”是又正言。

一面说着，一面又往贾母处来。先请了安，大概说了两句话，便走到鸳鸯房中，和鸳鸯商议。只听鸳鸯的主意行事，可以讨贾母欢喜。乃既接老老之鸳鸯。二人计议妥当，尤氏临走时也把鸳鸯的二两银子还他，说：“这还使不了呢。”说着，一径出来，又至王夫人跟前说了一回话。因王夫人进了佛堂，把彩云的一分也还了他。凤姐儿不在跟前，一时把周、赵二人的也还了他。又映留字。两个还不敢收，尤氏道：“你们可怜的，那里有这些闲钱？凤丫头便知道了，有我应着呢。”二人听说，千恩万谢的收了。无不入情。

转眼已是九月初二日。是九月初二日。九，阳既尽，二，阴已生之象。园中人都打听得尤氏办得十分热闹，不但有戏，连耍百戏并说书的女先儿全有⁴，都打点着取乐玩耍。李纨又向众姊妹道：“今儿是正经社日，可别忘了。宝玉也不来，想必他只图热闹，把清雅就丢了。”正吃紧应思之会，其如众人悉不思何？枉了李纨提白。说着，便命丫头：“去瞧做什么呢，快请了来。”丫头去了半日，回说：“花大姐姐说，今儿一早就出门去了。”众人听了都诧异，说：“再没有出门之理。这丫头糊涂，不知说话。”因又命翠墨去。

一时翠墨回来说：“可不真出门了，说有个朋友死了，出去探丧去了。”探春道：“断然没有的事！凭他什么，再没有今日出门之理。你叫袭人来，我问他。”首责此人。刚说着，只见袭人走来。废思正是此人。李纨等都说道：“今儿凭他有什么事，也不该出门。头一件，你二奶奶的生日，老太太都这么高兴，两府上下众人来凑热闹，他倒去了。第二件，又是头一社的正日子，他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袭人叹道：又一叹。“昨儿晚上就说了，今儿一早有要紧的事，到北静王府里去，是此处。就赶回来的。劝他不要去，他必不依。今儿一早起来，又要素衣裳穿，想必是北静王府里的要紧姬妾没了也未可知。”未拜寿，先探丧。李纨等道：“若果如此，也该去走走，只是也该回来了。”说着，大家又商议：“咱们只管做诗，等他来罚他。”刚说着，只见贾母已打发人来请，大家不思，又是此老。便都往前头去了。袭人回明宝玉的事，贾母不乐，尚有不乐事在。便命人接去。

原来宝玉心里有件心事，有此心事，其何能思？于头一日就吩咐焙茗：“明日一早出门，备两匹马是金钏，是宝钗。在后门口等着，不要别一个跟着。说给李贵：我往北府里去了。自外于礼。倘或要有人找，叫他拦住不用找，只说北府里留下了，横竖就来的。”焙茗也摸不着头脑，往袭人家亦是如此。我亦摸不着头脑。只得依着说了。

今儿一早，果然备了两匹马在园后门等着。天亮了，只见宝玉偏体纯素，从角门出来，一语不发，跨上马，一弯腰，顺着街就趲下去了^[8]。焙茗也只得跨上马，加鞭赶上。在后面忙问：“往那里去？”宝玉道：“这条路是往那里去的？”焙茗道：“这是出北门的大道，出去了，冷清清没有可玩的。”果是北静。宝玉听说，点头道：“正要冷清清的地方好。”说着越发加了两鞭，那马早已转了两个弯子，出了城门。焙茗越发不得主意，只得紧紧的跟着。

一气跑了七八里路七八十五，便是“攒金”之数。出来，人烟渐渐稀少，宝玉方勒住马，回头问焙茗道：“这里可有卖香的？”焙茗道：“香倒有，不知是那一样？”宝玉想道：“别的香不好，须得檀、芸、降三样^[9]。”焙茗笑道：“这三样可难得。”宝玉为难。焙茗见他为难，因问道：“要香做什么使？我见二爷时常带的小荷包有散香，何不找一找？”一句提醒了宝玉，便回手衣襟上挂着个荷包摸了一摸，竟有两星沉速^[10]，沉速微旨，又隐指跳井。心内欢喜：“只是不恭些。”再想：“自己亲身带的，倒比买的又好些。”于是又问炉炭，焙茗道：“这可罢了！荒郊野外那里有？既用这些，何不早说，带了来，岂不便宜！”宝玉道：“糊涂东西！若可带了来，又不这样没命的跑了。”

焙茗想了半日，笑道：“我得了个主意，不知二爷心下如何？我想来二爷不止用这个呢，只怕还要用别的，这也不是事。如今我们就往前再走二里地，就是水仙庵了。”水仙又隐点金钏。宝玉听了，忙问：“水仙庵就在这里？更好了，我们就去！”说着，就加鞭前行，一面回头向焙茗道：“这水仙庵的姑子长往咱们家去，这一去，到那里和他借香炉使使，他自然是肯的。”焙茗道：“莫说是咱们家的香火，就是平日不认识的庙里，和他借，他也不敢驳回。只是一件，我尝见二爷最厌这水仙庵的，如何今儿又这样喜欢了？”宝玉道：“我素日最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盖庙。这都是当日有钱的老公们和那些有钱的愚妇们听见有个神，就盖起庙来供着，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听些野史小说，便信真了。比如这水仙庵，里面因供的是洛神^[11]，故名水仙庵。殊不知古来并没有个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谎话。谁知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今儿却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

说着，早已来至门前。那老姑子见宝玉来了，事出意外，竟像天上掉下个活龙来的一般，“安禅制毒龙”，人心之谓也。忙上来问好，命老道来接马。宝玉进去，也不拜洛神之象，却只管赏鉴。虽是泥塑的，却真有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之态，荷出绿波、日映朝霞之姿。看官恍然又

是一个瘟神庙。宝玉不觉滴下泪来。情文相生，如许深刻。

老姑子献了茶，宝玉因和他借香炉烧香，那姑子去了半日，连香供纸马都预备了来。宝玉说道：“一概不用。”命焙茗捧着炉，出至后园中，拣一块干净地方儿竟拣不出，焙茗道：“那井台上如何？”宝玉点头，一齐来至井台上，明点。将炉放下，焙茗站过一旁，宝玉掏出香来焚上，含泪施了半礼，半礼显然，故焙茗知是姊妹。回身命收了去。焙茗答应，且不收，忙爬下磕了几个头，口内说道：“我焙茗跟二爷这几年，二爷的心事，我没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儿这一祭祀，没有告诉我，我也不敢问。只是受祭的阴魂虽不知姓名，想来自然是那人间有一、天上无双的极聪明极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奇情奇文。知二爷心事不能出口，让我代祝：你若有灵有圣，我们二爷这样想着你，你也时常来望候望候二爷，未尝不可。奇而又奇。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和你们一处玩耍，岂不两下里都有趣了？”这便是刘老老以怡红院为绣房之义。说毕，又磕了几个头才爬起来。

宝玉听他没说完，便掌不住笑了，我亦掌不住笑了。因踢他道：“休胡说！看人听见笑话。”焙茗起来收过香炉，和宝玉走着，因道：“我已经合姑子说了，二爷还没用饭，叫他收拾了些东西，二爷勉强吃些。我知道今儿里头大排筵宴，热闹非常，二爷为此才躲了来的，横竖在这里清静一天，也就尽礼了。若不吃东西，断使不得。”宝玉道：“戏酒既不吃，这随便的吃些何妨！”焙茗道：“这才是。还有一说，咱们来了，必有人不放心。若没有人不放心，便晚些进城何妨？若有人不放心，二爷须得进城回家去才是：第一，老太太、太太也放了心；第二，礼也尽了。不过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戏吃酒，也并不是爷有意，原不过陪着父母尽孝道。若单为了这个，不顾老太太、太太悬心，就是方才那受祭的阴魂也不安生。词令之妙，委婉如龙，令人不能不从，足以栽培名教。○心事无有不知。则宝实恶凤，已用侧笔写出。二爷想我这话如何？”宝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着了。你想着，只你一个跟了我出来，回来你怕担不是，所以拿这大题目来劝我。我才来了，不过为尽个礼，再去吃酒看戏，并没说一日不进城。这已完了心愿，赶着进城，大家放心，岂不两尽其道。”笔有馀闲，文有深意。焙茗道：“这更好。”说着，二人来至禅堂，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素菜。宝玉胡乱吃些，焙茗也吃了，二人便上马，仍回旧路。焙茗在后面只嘱咐：“二爷好生骑着。这马总没大骑，手提紧着些。”

一面说着，早已进了城，仍从后门进去，忙忙来至怡红院中。袭人

等都不在房中，只有几个老婆子看屋子，见他来了，都喜的眉开眼笑道：“阿弥陀佛！可来了。没把花姑娘急疯了呢！绝倒。上头正坐席呢，二爷快去罢。”宝玉听说，忙将素衣脱了，自己找了颜色吉服换上，便问道：“都在什么地方坐席呢？”老婆子们回道：“在新盖的大花厅上呢^[12]。”是何时新盖的？此正从上四回用刘老老作大结束，至此方开中后一路文字，故又有新盖的大花厅，此等机轴，切须分晰。

宝玉听了，一径往花厅上来，耳内早隐隐闻得箫管歌吹之声。刚到穿堂那边，只见玉钏儿独坐在廊檐下垂泪，又用玉钏一醒。一见宝玉来了，便长叹了一口气，咂着嘴儿说道：“嗟，凤凰来了！心象。快进去罢，再一会子不来可就都反了！”神情宛然。宝玉陪笑道：“你猜我往那里去了？”玉钏儿把身一扭，也不理他，只管拭泪。宝玉只得快快的进去了。

到了花厅上，见了贾母、王夫人等，众人真如得了凤凰一般。心不可失。贾母先问道：“你往那里去了，这早晚才来？还不给你姐姐行礼去呢！”因笑着又向凤姐儿道：“你兄弟不知好歹，就有要紧的事，怎么也不说一声儿就私自跑了，这还了得！明儿再这样，等你老子回家，必告诉他打你！”凤姐儿笑着道：“行礼倒是小事，宝兄弟明儿断不可不言语一声儿，也不传人跟着就出去。街上车马多，头一件叫人不放心。再，也不像咱们这样人家出门的规矩。”史、凤两段话与焙茗一段话亦相触，亦相照。这里贾母又骂：“跟的人为什么都听他的话？说往那里去就去了，也不回一声儿！”一面又问他：“到底是往那里去了？可吃了些什么没有？吓着了没有？”宝玉只回说：“北静王的一个爱妾没了，今日给他道恼去^[13]。我见他哭的那样，不好撇下他就回来，所以多等了一会子。”贾母道：“已后再私自出门，不先告诉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宝玉连忙答应着。贾母又要打跟的人，众人又劝道：“老太太也不必生气了，他已经答应不敢了，况且回来又没事，大家该放心乐一会子了。”贾母先不放心，自然着急发恨，今见宝玉回来，喜且有馀，那里还恨他？也就不提了。收笔安详，不拖不骤。还怕他不受用，或者别处没吃饭，路上着了惊恐，反又百般的哄他。袭人早已过来服侍。大家仍旧看戏。当日演的是《荆钗记》^[14]，钗凤合传。贾母、薛姨妈等都看的心酸落泪，也有笑的，也有恨的，也有骂的。

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誓绝鸳鸯偶”为一大段，承上大段阴阳转变、热极则冷、乐极则悲文字，故暗从老老起，明从鸳鸯止。

本回上半演“大往小来”，而小之所以来，金而已矣。篇中屡用尤氏正言明点，及历还诸人分子，非重嘉尤氏也，正为老老馀文。即以尤氏处处之留为宁府预作斡旋，抄而复还地步，乃作者忠厚，不得已自为掩覆之处。使无此一线未尽之心，而止写珍、蓉隐行，则天理不已灭绝乎！文至中幅，既大提顿，便已图终，良工心苦如是。

金钏生日与凤姐同，宝玉一祭，往回绝不明言，而又处处故点醒之，至下回方行补明。是见凤姐生日已伏丧败之机，其机隐不可宣，则仍刘老老微意也。

【护花主人评曰】“攒金庆寿”，一见贾母之宠爱凤姐，一见凤姐之权压众人，不独变换故套。

写众人分金多少，及尤氏给还各人公分，俱有分寸。

凤姐生日，偏值金钏生忌。贾母攒金取乐，偏有宝玉撮土焚香。寿筵未设，宝玉先着素衣；戏席未终，贾琏忽持利剑。且尤氏口中说出“钱带棺材里去”，玉钏叹气独自暗中拭泪，种种不祥，俱于热闹时见兆。

焙茗代祝，是用旁笔，写出宝玉呆痴。婉劝宝玉回家，亦是旁面写宝玉竟忘凤姐生日。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入壬子年九月初事。

[1] 有头脸：即“有头有脸”。指有一定身份和体面的人。

[2] 折受：因受到过分尊敬或优待而让人觉得承当不起。

[3] 苦瓠（hù）子：犹谓苦命人。瓠，葫芦的一种。

[4] 扯臊：胡说，胡扯。

[5] 幸的：得意得，高兴得。

[6] 作情：作人情，徇私。

[7] 女先儿：说书唱曲的女艺人。

[8] 趱（zǎn）：赶，快走。

[9] 檀、芸、降：即檀香、芸香、降香三种较为名贵的香。

[10] 星：量词。小颗、小块。沉速：由沉香和速香合成的香料。

[11] 洛神：三国魏曹植《洛神赋》中的女神。

[12] 花厅：古代建筑中供宴饮、观剧、会客等用的内厅。

[13] 道恼：向遭遇不幸或不快事情的人表示安慰。

[14] 《荆钗记》：元柯丹邱所著的南戏。描写王十朋、钱玉莲的曲折婚姻故事。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话说众人看演《荆钗记》，宝玉和姊妹一处坐着，林黛玉因看到《男祭》这出上，便和宝钗说道：“这王十朋也不通的很，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罢了，必定跑到江边上来做什么？俗语说‘睹物思人’，天下的水总归一源，不拘那里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尽情了。”宝钗不答。金钏之祭，黛玉知之，钗亦知之，黛玉言而钗不答，正“谗余音”时极口赞扬得力之处。其言尖利，能发人阴私，是尚有容身地乎？妒之为害，一至于此。下开“泼醋”之端，上显“兰言”之效，而刘老老枉来也。宝玉回头要热酒敬凤姐。

原来贾母说：“今日不比往日，定要教凤姐痛乐一日。”乐不可极。本自己懒怠坐席，只在里间屋里榻上歪着，和薛姨妈看戏，随心爱吃的拣几样放在小几上，随意吃着说话儿。将自己两桌席面，赏那没有席面的大小丫头，并那听差的妇人等，命他们在窗外廊檐下也只管坐着，随意吃喝，不必拘礼。隐演“大往小来”。王夫人和邢夫人在地下高桌上坐着，外面几席是他们姊妹们坐。

贾母不时吩咐尤氏等：“让凤丫头坐上面，你们好生替我待东^[1]，难为他一年到头辛苦。”尤氏答应了，又笑回道：“他说坐不惯首席，坐在上头横不是、竖不是的，酒也不肯吃。”贾母听了笑道：“你不会，等我亲自让他去。”凤姐儿忙也进来笑说：“老祖宗别信他们的话，我吃了好几钟了。”贾母笑着命尤氏：“快拉他出去，按在椅子上，你们都轮流敬他。他再不吃，我当真的就亲自去了。”尤氏听说，忙笑着又拉他出来坐下，命人拿了台盏^[2]，斟了酒，笑道：“一年到头，难为你孝顺老太太、太太和我，我今儿没什么疼你的，亲自斟酒。我的乖乖，你在我手里喝一口罢！”尤亦能言，而迥非凤姐，书中写此人心地声情最为吃力，轻不得，重不得，用笔既避凤姐，又避李纨也。凤姐儿笑道：“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我就喝。”亦善谐谑。尤氏笑道：“说的你不知是

谁！我告诉你说罢，好容易今儿这一遭，过了后儿，知道还得像今儿这样的不得了？趁着尽力灌两钟子罢。”又是正言，作者借尤氏自注。

凤姐儿见推不过，只得喝了两钟。接着众姊妹也来，凤姐也只得每人的喝一口。赖大嬷嬷见贾母尚且这等高兴，少不得来凑趣儿，领着些嬷嬷们也来敬酒，凤姐儿也难推脱，只得喝了两口。鸳鸯等也都来敬，凤姐儿真不能了，忙央告道：“好姐姐们，饶了我罢，我明儿再喝罢。”鸳鸯笑道：“真个的我们是没脸的了！就是我们在太太跟前，太太还赏个脸儿呢，往常倒有些体面，今儿当着这些人，倒做起主子的款儿来了！我原不该来，不喝我们就走！”性烈脸急，已为“誓绝”伏线。说着真个回去了。凤姐儿忙拉住笑道：“好姐姐，我喝就是了。”说着，拿过酒来，满满的斟了一杯喝干，“泼醋”因醉酒，而醉酒因鸳鸯成之。悲乐之机，转关在此。是接刘老老之席。鸳鸯方笑了散去。然后又入席。

凤姐儿自觉酒沉了^[3]，心里突突的往上撞，要往家去歇歇。只见那耍百戏的上来，便和尤氏说：“预备赏钱，我要洗洗脸去。”尤氏点头。凤姐儿瞅人不防，便出了席，往房门后檐下走来。平儿留心，也忙跟了来，凤姐便扶着他。才至穿廊下，只见他房里的一个小丫头子正在那里站着，见他两个来了，回身就跑。

凤姐儿便疑心，忙叫那丫头。先只收听不见。无奈后面连声儿叫，也只得回来。写来活像。凤姐儿越发起了疑心，忙和平儿进了穿廊，叫那小丫头子也进来，把榻扇开了。凤姐坐在小院子的台阶上，命那丫头子跪了，喝命平儿：“叫两个二门上的小厮来，拿绳子鞭子，把眼睛里没主子的小蹄子打烂了！”那小丫头子已经吓的魂飞魄散，哭着只管碰头求饶。凤姐儿问道：“我又不是鬼，妙问。你见了我，不识规矩站住，怎么倒往前跑？”小丫头子哭道：“我原没看见奶奶来，我又记挂着房里没人，所以跑了。”凤姐儿道：“房里既没人，谁叫你又来的？你便没看见，我和平儿在后头扯着脖子叫了你十来声，越叫越跑。离的又不远，你聋了不成？你还和我强嘴！”说着便扬手一掌，打在脸上，打得那小丫头子一栽；这边脸上又一下，登时小丫头子两腮紫涨起来。既写酒多，又写泼辣。平儿忙劝：“奶奶仔细手疼。”善为屏。凤姐便说：“你再打着问他跑什么！他再不说，把嘴撕烂了他的。”必究所以然，已想到此着矣。写“妒”字得顶上圆光。

那小丫头子先还强嘴，后来听见凤姐儿要烧了红烙铁来烙嘴，方哭道：“二爷在家里，打发我来这里瞧着奶奶的。若见奶奶散了，先叫我送信去的。不承望奶奶这会子就来。”不承望，“不测”也。上半题中字

义转从这边透出，妙极。凤姐儿见话中有文章，自心中早有文章了。便又问道：“叫你瞧着我做什么？难道怕我家去不成？必有别的原故，快告诉我，我从此以后疼你。你若不细说，立刻拿刀子来割你的肉。”“辣”字又注。说着，回头向头上拔下一根簪子来，向那丫头嘴上乱戳。是活凤姐，是活泼辣货。吓的那丫头一行躲，一行哭求道：“我告诉奶奶，可别说我说的。”绝倒。平儿一旁劝，一面催他，叫他快说。丫头便说道：“二爷也是才来，来了就開箱子，拿了两块银子，映金。还有两支簪子，映钗。两匹缎子，映“结丝罗”，是关会宝钗矣。盖“初试云雨”亦姤卦，演袭人即演宝钗，至此又演一姤卦。叫我悄悄的送与鲍二的老婆去，鲍言其臭，又音同报，而《易》道在焉。物极必反，此理之常。凤因财色杀人，直使两府无不颠倒错乱，是尚能不报乎？故于正盛正乐时便已安一鲍二，家败人亡基于此，乃演卦九二爻象，其详在本回总评。叫他进来。他收了东西，就往咱们家里来了。二爷叫我瞧着奶奶，底下的事我就知道了。”

凤姐听了，已气得浑身发软。一缕酸味，从脚跟直上。忙立起身来，一径来家。刚至院门，一路规模，仍是由贾母后院到家，新花厅可见虚幻。只见有一个小丫头在门前探头儿，一见了凤姐，也缩头就跑。凤姐儿提着名字喝住，那丫头本来伶俐，见躲不过了，越发的跑了出来，笑道：“我正要告诉奶奶去呢，可巧奶奶来了。”写得又像。凤姐道：“告诉我什么？”那丫头便说：“二爷在家，这般如此。”将方才的话，也说了一遍。凤姐啐道：“你早做什么了？这会子我看见你了，你来推干净儿！”可称明察。说着扬手一下，打的那丫头一个趔趄，无所不用其打，写来是好醋，是好酒。便蹑着脚儿走了。

凤姐来至窗前，往里听时，又自精细。只听里头说笑道：“多早晚你那阎王老婆死了，就好了！”称谓绝倒，至阴之主。贾琏道：“他死，再娶一个也是这样，又怎么样呢？”那妇人道：“他死了，你倒是把平儿扶了正，只怕还好些。”逼出下意，此所谓报，已透末回。贾琏道：“如今连平儿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平儿也是一肚子委屈不敢说，我命里怎么就该犯了夜叉星！”夜叉乃阎王走使，必由夜叉方至阎王。俗画太极图，半红中之一星黑点耳。○两问两答，无多字句，而凤之行、琏之心、平之结果，无不笼罩。凤姐听了，气的浑身乱战，又听他们都赞平儿，便疑平儿素日背地里自然也有怨语了。那酒越发涌上来了，也并不忖度，回头把平儿先打两下。一脚踢开了门进去，也不容分说，抓着鲍二家的撕打一顿。又怕贾琏走出去，便堵着门，站着骂道：“好娼妇！你偷主子汉子，还要治死主子老婆！平儿过来，你们娼妇们一条藤儿，

多嫌着我！外面儿你哄我！”说着，又把平儿打了几下。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只气得大哭，骂道：“你们做这些没脸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么！”说着，也把鲍二家的撕打起来。一闹写得拉杂如火。“泼醋”题面，圆满精湛，各入神理，一丝不走。

贾琏也因吃多了酒，进来高兴，未曾做的机密，一见凤姐来了，已没了主意。是贾琏。又见平儿也闹起来，把酒也气上来了。凤姐儿打鲍二家的，他已又气又愧，只不好说的。今见平儿也打，便上来踢骂道：“好娼妇，你也动手打人！”平儿气怯，忙住了手，哭道：“你们背地里说话，为什么拉我呢？”凤姐见平儿怕贾琏，越发气了，又赶上来打着平儿，偏叫他打鲍二家的。平儿急了，便跑出来找刀子要寻死。外面众婆子丫头忙拦住解劝。这里凤姐见平儿寻死去，便一头撞在贾琏怀里，叫道：“你们一条藤儿害我，被我听见，倒都吓起我来！你也勒死我罢！”贾琏气的墙上拔出剑来，说道：“不用寻死！我也急了，一齐杀了，我偿了命，大家干净！”正闹的不开交，只见尤氏等一群人来了，说道：“这是怎么说？才好好的，就闹起来！”横插此句，亦整亦暇，而寓意显然。贾琏见了人，越发倚酒三分醉，逞起威风来，故意要杀凤姐儿。凤姐儿见人来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泼了，丢下众人，便哭着往贾母那边跑。

此时戏已散了，凤姐跑到贾母跟前，爬在贾母怀里，只说：“老祖宗救我！琏二爷要杀我呢！”狐媚活现。贾母、邢夫人、王夫人等忙问：“怎么了？”凤姐儿哭道：“我才家去换衣裳，不防琏二爷在家和人说话，我只当是有客来了，‘我当是有客’乃姤二爻‘义不及宾’映射。吓的我不敢进去，在窗户外头听了一听。原来是鲍二家的媳妇，商议说我利害，此语所包者广。要拿毒药给我吃了治死我，把平儿扶了正。我原生了气，又不敢和他吵，绝倒。原打了平儿两下，问他为什么害我。他臊了，就要杀我。”贾母听了，都信以为真，说：“这还了得！快拿了那下流种子来！”

一语未完，只见贾琏拿着剑赶来，后面许多人跟着。贾琏明仗着贾母素昔疼他们，连母亲、婶母也无碍，故逞强闹了来。邢夫人、王夫人见了，气的忙拦住，骂道：“这下流东西，连骂下流，正下流之会。你越发反了！老太太在这里呢！”贾琏也斜着眼道：“都是老太太惯的他，他才这样！连我也骂起来了！”一语喝破。邢夫人气的夺下剑来，只管喝他：“快出去！”那贾琏撒娇撒痴、涎言涎语的，还只管乱说。活画。贾母气的说道：“我知道你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叫人把他老子叫来，看

他去不去！”贾琏听见这话，方趑趄着脚儿出去了，赌气也不往家去，便往外书房来。

这里邢夫人、王夫人也说凤姐，贾母道：“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是要吃鱼。那里保得定不这么着？从小儿是人都打这么过的。说得何等轻松，而从小儿、保不住，皆《易》道。都是我的不是，叫你多吃了两口酒，又吃起醋来了！”以谐语点题，敏妙之极。说的众人都笑了。贾母又道：“你放心，明儿我叫他来替你赔不是，有拿手。你今儿别过去臊着他。”因又骂：“平儿那蹄子，素日我倒看他好，怎么暗地里这么坏！”攒金时方赞“好孩子”，今已骂“那蹄子”矣，是亦不测。尤氏等笑道：“平儿没有不是，是凤姐拿着人家出气，两口子不好对打，都拿着平儿煞性子。平儿委屈的什么似的，老太太还骂人家。”又用他辨。贾母道：“原来这样。我说那孩子倒不像那狐媚魔道的。既这么着，可怜见的，白受他的气。”绝倒。转变不测如此。因叫琥珀来：“你去告诉平儿，就说我的话：我知道他受了委屈，明儿我叫他主子来替他赔不是。今儿是他主子的好日子，不许他胡闹。”茫无主见，活画。

原来平儿早被李纨拉入大观园去了。此一拉用他，是接刘老老。平儿哭的哽咽难言，宝钗劝道：“你是个明白人，你们奶奶素日何等待你？今儿不过他多吃了一口酒，他可不拿你出气，难道拿别人出气不成？用他劝，在李纨一拉、宝玉一让之间。别人又笑话他是假的了。”这如何又是真的？正说着，只见琥珀走来，说了贾母的话。平儿自觉面上有了光辉，方才渐渐的好了，也不往前头来。宝钗等歇息了一回，方来看贾母、凤姐。

宝玉便让了平儿到怡红院中来，此一让用他，是接秦可卿。袭人忙接着，笑道：“我先原要让你的，先得我心。只因大奶奶和姑娘们都让你，我就不好让的了。”平儿也陪笑说：“多谢。”因又说道：“好好儿的，从那里说起！无缘无故白受了一场气。”妩媚如见。袭人笑道：“二奶奶素日待你好，这不过是一时气急了。”平儿道：“二奶奶倒没说的，只是那娼妇治的我！他又偏拿我凑趣儿。还有我们那糊涂爷倒打我！”说着，便又委屈，禁不住泪流下来。宝玉忙劝道：“好姐姐，别伤心！我替他两个赔个不是罢。”奇事，奇谈，奇情，此笔何处想来？平儿笑道：“与你什么相干！”绝倒。宝玉笑道：“我们兄弟姊妹都一样，他们得罪了人，我替他赔个不是，也是应该的。”何等圆通。又道：“可惜这新衣裳也沾了，这里有你花妹妹的衣裳，何不换了下来？拿些烧酒

喷了，熨一熨，把头也另梳一梳。”渐渐入题。一面说，一面吩咐了小丫头子们：“舀洗脸水，烧熨斗来。”

平儿素昔只闻人说，宝玉专能和女孩们接交。是又谎也。“馒头庵”账，果未知乎？作者鬼蜮。宝玉素日因平儿是贾琏的爱妾，又是凤姐儿的心腹，故不肯和他厮近，因不能尽心，也常为恨事。此事何恨？问作者当亦说不出所以然。平儿如今见他这般，心中也暗暗的战兢：战兢得蹊跷。“果然话不虚传，色色想的周到。”又见袭人特特的开了箱子，拿出两件不大穿的衣服。是袭人衣服，却是不大穿的，但云拿出来，未明言穿否，此亦薛蟠所唱哼哼韵。忙来洗了脸。宝玉一傍笑劝道：“姐姐还该擦上些脂粉，逐渐而来，如春云展。不然倒像是和凤姐姐赌气了似的。况且又是他的好日子，而且老太太又打发了人来安慰你。”平儿听了有理，果然有理，安得不从。便去找粉，只不见粉。宝玉忙走至妆台前，将一个宣窑磁盒揭开^[5]，里面盛着一排十根玉簪花棒儿，拈了一根，是玉，是棒，是一根，又一麈柄刷子。递与平儿，又笑说道：“这不是铅粉，这是紫茉莉花种研碎了，茉莉一名夜交，俗呼鬼子茉莉，是云鬼交。对上料制的。”铅为坎精，此则有气无形。平儿倒在掌上看时，果见轻、白、红、香四样俱美，赞语。美备，“喜”字具足。扑在面上也容易匀净，且能润泽，不像别的粉涩滞。然后看见胭脂，也不是一张，却是一个小小的白玉盒子，必不离玉。盒，合也。里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样。玫瑰，玉加文鬼，乃宝玉文中鬼趣。宝玉笑道：“那市上卖的胭脂不干净，颜色也薄，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淘澄净了，配了花露蒸成的。只要那簪子挑一点儿，抹在唇上，就够了。用一点水化开，抹在手心里，就够拍脸的了。”平儿依言妆扮，讲究道地，焉得不依。果见鲜艳异常，且又甜香满颊。再足“喜”字。宝玉又将盆内开的一支并蒂秋蕙用竹剪刀剪了下来^[6]，与他簪在鬓上。是乃香菱所说之夫妻蕙也，簪上此花，“喜”字已了。忽见李纨打发丫头来唤他，方忙忙的去。可卿自可卿，老老自老老，故仍用他唤去。

宝玉因自来从未在平儿前尽过心，至此方才说明。且平儿又是个极聪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儿，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深为恨怨。一恨一怨，实在费解。今日是金钏儿生日，故一日不乐。点题。不想落后闹出这件事来，竟得在平儿前稍尽片心，也算今生意中不想之乐。因歪在床上，心内怡然自得。怡然自得，怪语奇情。一篇黑魃魃罗刹文字，被他写得柳媚花明，安详熨帖。仙乎？鬼乎？忽又思及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

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旋妥帖，今儿还遭荼毒，也就薄命的很了。薄命司册籍，未经明注其人，今被宝玉特为补入。而此两“又思”，转是作者掩覆之笔。想到此间，便又伤感起来。复又起身，见方才的衣裳上喷的酒已半干，便拿熨斗熨了，叠好。见他的手帕子，望去上面犹有泪痕，又搁在盆中洗了，晾上。文至“便又伤感”，已为十分圆满，可以止矣。而又必找补两事，馀勇可贾。而其实揭破平儿已穿袭人之衣，又用手帕陪之，文章之鬼工也。又喜又悲，闷了一回，也往稻香村来。说一回闲话，掌灯后方散。

平儿就在李纨处歇了一夜，凤姐儿只跟着贾母睡。贾琏晚间归房，冷清清的，又不好去叫，只得胡乱睡了一夜。绝倒。次日醒了，想昨日之事，大没意思，后悔不来。邢夫人记挂着昨日贾琏醉了，忙一早过来叫了贾琏，过贾母这边来。贾琏只得忍愧前来，在贾母面前跪下。贾母问他：“怎么了？”三字如闻。乃我耳中到处常听的，是我笔下万想不起的。贾琏忙陪笑说：“昨儿原是吃了酒，惊了老太太的驾，今儿来领罪。”贾母啐道：“下流东西！灌了黄汤，不说安分守己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来了。凤丫头成日家说嘴，霸王似的一个人，昨儿吓的可怜。梦梦。要不是我，你要伤了他的命，这会子怎么样？”口气如生。贾琏一肚子的委屈，不敢分辨，只认不是。绝倒。贾母又道：“凤丫头和平儿还不是个美人胎子？你还不足，成日家偷鸡摸狗，腥的臭的，都拉了你屋里去。为这起娼妇打老婆，又打屋里的人，你还亏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你若眼睛里有我，你起来，我饶了你，乖乖的替你媳妇赔个不是儿，拉了他家去，我就喜欢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也不敢受你的跪。”

贾琏听如此说，又见凤姐儿站在那边，也不盛妆，哭的眼睛肿着，也不施脂粉，黄黄脸儿，比往常更觉可怜可爱。想着：“不如赔了不是，彼此也好了，又讨老太太的喜欢。”想毕便笑道：“老太太的话，我不敢不依，了世故。只是越发纵了他了。”果然。贾母笑道：“胡说！我知道他最有礼的，再不会冲撞人。他日后得罪了你，我自然也做主，叫他降伏就是了。”贾琏听说，爬起来，便与凤姐儿作了一个揖，笑道：“原是我的不是，二奶奶别生气了。”满屋里的人都笑了。逼真。贾母笑道：“凤丫头不许恼了，再恼我就恼了。”

说着，又命人去叫了平儿来，命凤姐儿和贾琏安慰平儿。贾琏见了平儿，越发顾不得了，所谓妻不如妾，横插注语，笔力千钧。听贾母一说，便赶上来说道：“姑娘昨日受了屈了，都是我的不是。奶奶得罪了

你，也是因我而起。我赔了不是不算外，还替我奶奶赔个不是。”说着也作了一个揖。两手赔不是，是两样心意，笔如分水犀。引的贾母笑了，凤姐儿也笑了。贾母又命凤姐来安慰平儿，平儿忙走上来给凤姐儿磕头，说：“奶奶的千秋^[8]，我惹了奶奶生气，是我该死！”凤姐儿正自愧悔昨日酒吃多了，不念素日之情，浮躁起来，听了旁人话，无故给平儿没脸。今反见他如此，又是惭愧，又是心酸，忙一把拉起来，落下泪来。平儿道：“我服侍了奶奶这么几年，也没弹我一指甲。就是昨儿打我，我也不怨奶奶，都是那娼妇治的，怨不得奶奶生气。”说着，也滴下泪来。神情意气，细腻圆融，揣摩到家。贾母便命人：“将他三人送回房去。既作收场，又开佳境。有一个再提此话，即刻来回我，我不管是谁，拿拐棍子苦恼了。给他一顿。”此省笔也，而文已入化境。

三个人从新给贾母、邢、王二位夫人磕了头。老嬷嬷答应了，送他三人回去。一齐收拾，何等简净。至房中，凤姐儿见无人，方说道：“我怎么像个阎王，又像夜叉？那娼妇咒我死，你也帮着咒，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怜我熬的连个混账女人也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来过这日子？”说着，又哭了。贾琏道：“你还不足，你细想想昨儿谁的不是多？今儿当着人还是我跪了一跪，又赔不是，你也争足了光了，这会子还唠叨，难道你还叫我替你跪下才罢？太要足了强，也不是好事。”说的凤姐儿无言可对，平儿“嗤”的一声又笑了，贾琏也笑道：“可好了！真真的我也没法了。”

正说着，只见一个媳妇来回说：“鲍二媳妇吊死了！”又一命，一案。贾琏、凤姐儿都吃了一惊。凤姐忙收了怯色，何等才识。反喝道：“死了罢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一语如闻如见。一时只见林之孝家的进来，悄回凤姐道：“鲍二媳妇吊死了，他娘家的亲戚要告呢。”凤姐儿冷笑道：“这倒好了！我正想要打官司呢！”林之孝家的道：“我才和众人劝了他们，又威吓了一陈，又许了他几个钱，也就依了。”凤姐儿道：“我没一个钱，有钱也不给，只管叫他告去。也不许劝他，也不用镇吓他，只管让他告去。他告不成，我还问他个以尸讹诈呢！”又有条律。

林之孝家的正在为难，见贾琏和他使眼色儿，心下明白，便出来等着。贾琏道：“我出去瞧瞧，看是怎么样？”凤姐儿道：“不许给他钱！”色厉内荏，弄阿琏如丸。贾琏一径出来，和林之孝来商议，着人去做好做歹，许了二百两发送才罢^[9]。贾琏生恐有变，又命人去和王子腾说了，将番役、仵作人等叫几名来^[10]，帮着办丧事。那些人见了如

此，总要复辨亦不敢辨，只得忍气吞声罢了。绝无累笔。贾琏又命林之孝将那二百银子入在流年账上，分别添补开消过去。大概如斯。而流年账，正“下流东西”也。又体己给鲍二些银两^[1]，安慰他说：“另日再挑个好媳妇给你。”鲍二又有体面，又有银子，有何不依？便仍然奉承贾琏，安“娶尤二姐”鲍二复来之根。不在话下。

里面凤姐心中虽不安，面上只管佯不理论，因房中无人，便拉平儿笑道：“我昨日多喝了一口酒，你别埋怨。打了那里？让我瞧瞧。”人心不死，“留”字一线之缘。平儿道：“也没打重。”只听得说：“奶奶、姑娘都进来了。”是又馀勇。

要知后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前第六回“初试”、“一进”演一姤卦，此回上半亦演一姤卦。彼处主心，此处主事，荣宁祸败，已基于此。以鲍二演出之，姤之二爻曰“包有鱼”，故姓鲍，故行二。不期而遇之谓姤，乃指二与初遇。其妻为初爻之阴，故与贾琏为不期之遇，琏亦二也，看其来并无预为期会明文，但使小丫头叫来可见。用银、用簪、用缎，而究以一闹而止，便是初爻之“系于金柅”；旋即吊死，便是“柔道牵”也。夫鱼曰包，是在我犹有可制之权，故“义不及宾”。若可制不制，而使遇于众，则为害广矣！厥后抄没，多由鲍二生出，便是此理。

下半回演意淫，亦一姤也。正是鲍，正是报，在琏方以银簪缎子招致人妻，而自己爱妾已从他人手接玉簪棒粉矣，而设象演义，令人敢看而不敢想。平儿兄妾也，不问帷里灯、匣中剑，即此帷此匣，已难注目。作者何恨，一至于此？

【护花主人评曰】《荆钗·男祭》必到江边，与宝玉焚香寻至井上，暗相关照。黛玉口中说出，宝钗不答，想见两人意中俱默晓宝玉心事。

尤氏说：“好容易今儿这一遭，过后知道还得不得？”是以讖语作伏笔。

贾琏拔剑要杀凤姐，与二十一回对平儿说“将来都死在我手里”句遥遥照应。

鲍二妻吊死与金钏投井，一是气忿，一是羞忿，身分各别。“平儿理妆”一节于极气恼时夹写极怜爱，有忽然狂风暴雨、忽然风和花媚之景。

贾琏与凤姐反目，必得贾母作主，贾琏方好服礼赔罪。此一定之

法，人人想得到，至写得委婉曲折，情景宛然，非俗笔可及。

鲍二依旧奉承贾琏，伏后来伺候尤二姐，及分赃情事。

第三十九回至四十四回一大段，应分三小段：三十九、四十、四十一为一段，叙刘老老得贾母欢心，可以不时走动，及王夫人等各相资助，从此家中渐渐宽馀，为后来巧姐避难地步。四十二回为一段，是上三回馀波，既写黛玉心服宝钗，又带叙画图等事。四十三四回为一段，写凤姐盛时庆寿，即伏日后失时之兆。

【大某山民评曰】贾氏虐婢，相习成风，手嘴被戳，吁天无辜。不料凤姐头上之簪，晴雯枕边之一丈青，皆是香闺刑具。

宝玉服侍委屈人，色色周匝。厥后以并蒂兰替他簪鬓，则一片光明，无障无碍。猥云得意外之乐，吾知其久在意中。

此回仍是壬子年九月初事。

[1] 待东：代替主人招待客人。

[2] 台盏：有台式盏托的酒杯。

[3] 酒沉：饮酒过量。

[4] 狐媚魔道：谓以阴柔手段迷惑陷害人。

[5] 宣窑：明代宣德年间的官窑。

[6] 竹剪刀：用竹片削成的剪刀。兰蕙惧金属器，故须用竹剪。

[7] 挺尸：骂人的话。指睡觉。

[8] 千秋：旧时称人寿辰的敬辞。此代指生日。

[9] 发送：指治丧费用。

[10] 番役：缉捕罪犯的差役。仵（wǔ）作：旧时官府中检验死伤的差役。

[11] 体己：私下里。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话说凤姐儿正抚恤平儿^[1]，忽见众姐妹进来，忙让坐了，平儿斟上茶来。凤姐儿笑道：“今儿来的这些人，倒像下帖子请了来的。”探春先笑道：“我们有两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妹的，两事，一诗、一画。思既不思，画亦枉画，付之叹惜而已。还夹着老太太的话。”凤姐儿笑道：“有什么事这么要紧？”探春笑道：“我们起了个诗社，头一社就不齐全，众人脸软^[2]，思须用刚。所以就乱了例了。我想必得你去做个‘监社御史’，透‘一夜北风紧’消息。铁面无私才好。再四妹妹为画园子用的东西这般那般不全，书是缺陷，画亦缺陷。回了老太太，老太太说：‘只怕后头楼底下还有当年剩下的，找一找。若有呢，拿出来；若没有，叫人买去。’”凤姐儿笑道：“我又不会做什么‘湿’的‘干’的，要我吃东西去不成？”趣语而四象在其中。探春道：“你虽不会做，也不要你做，你只监察着我们里头有偷安怠惰的，该怎么样罚他就是了。”凤姐儿笑道：“你们别哄我，我猜着了，那里是请我做‘监察御史’？分明是叫我做个进钱的‘铜商’^[3]！情妙，语妙。其实言刚而不正，志在货利，非御史为铜商而已。你们弄什么社，必是要轮流做东道的，你们的钱不够花，想出这个法子来勾了我去，好和我要钱。可是这个主意？”说的众人都笑道：“你却猜着了！”

李纨笑道：“真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儿。”以探春唱，以李纨和。凤姐儿笑道：“亏你是个大嫂子呢。姑娘们原叫你带着念书，学规矩、针线，俱要教道他们的。这会子起诗社能用几个钱？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太罢了，原是老封君^[4]。你一个月十两银子的月钱，比我们多两倍子。十两，土数、成数。曰多两倍，则凤月得三两三钱三分不尽，畸零之数。老太太、太太还说你‘寡妇失业’的，可怜，不够用，又有个小子，足足的又添了十两银子，亦十两，便是成窑茶杯。和老太太、太太平等。又给你园子里的地，各人取租子。亦即务农为业。年终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儿。你娘儿们主子奴才共总没有十个人，吃的穿

的仍旧是大官众的。通共算起来，也有四五百银子。又算不来。而四五则得九，阳之数。此段重恤寡，见荣府上代立法之厚实，乃预为“复世职”等处作地步也，是此书谋大局苦心。这会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两一二百，三百也，乃“诗三百”隐意。来陪他们玩玩，能有几年呢？他们明儿出了阁，难道还要你赔不成。这会子你怕花钱，挑唆他们来闹我，我乐得去吃一个河涸海干，我还不知道呢！”

李纨笑道：“你们听听！我说了一句，他就说了两车无赖的话。真真泥腿市俗，专会打细算盘，分金掰两的。你这个东西，亏了还托生在诗书仕宦人家做小姐，现在又出了嫁，还是这么着。若生在贫寒小门小户人家，做了小子丫头，“小”字叠见。还不知怎么下作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昨儿还打平儿，亏你伸的出手来，归到打平儿。此两车话正是金柅之象。那黄汤难道灌丧了狗肚子里去了^[5]？气的我只要替平儿打抱不平呢。忖度了半日，好容易‘狗长尾巴尖儿’的好日子^[6]，北人戏谑人生曰“狗长尾巴尖儿”。又怕老太太心里不受用，因此没来。究竟气还不平，你今儿倒招我来了。给平儿拾鞋还不要呢！你们两个，很该换一个过儿才是。”姤卦本为以柔遇刚，而在夙之打，乃刚之不正，故用李纨隐演之。说的众人都笑了。

凤姐忙笑道：“哦，我知道了，竟不是为诗为画来找我，竟是为平儿报仇来了。“报”字一点。我竟不知道平儿有你这一位仗腰子的人^[7]，可知就有鬼拉着我的手，我也不敢打他了。平姑娘过来，我当着你们大奶奶、姑娘们替你陪个不是，担待我‘酒后无德’罢！”久后无所得也。说的众人都笑了。李纨笑问平儿道：“如何？我说必要给你争争气才罢。”平儿笑道：“虽如此，奶奶们取笑，我可禁不起呢！”李纨道：“什么禁得起禁不起，有我呢。一段诙谐，浏亮轻松，令人神爽。快拿钥匙叫你主子开门找东西去罢。”迫其思，迫其画，正是劝其留。

凤姐儿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们去园子里去。才要把这米帐合他们算一算，那边太太又打发人来叫，又不知有什么话说，须得过去走一走。还有你们年下添补的衣服，打点给人做去呢。”米充饥，衣御寒，年下为冬春之交。○那边太太叫，隐透下回。李纨笑道：“这些事情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着去，省得这些姑娘小姐闹我！”凤姐忙笑道：“好嫂子，赏我一点空儿！你是最疼我的，怎么今儿为平儿就不疼我了？往常你还劝我，说‘事情虽多，也该保全身子，检点着偷空儿歇歇’，你今儿倒反逼起我的命来了？非逼命，正留命。况且误了别人年下的衣裳无碍，他姐儿们的若误了，却是你的责任，老太

太岂不怪你不管闲事，连一句现成的话也不说？我宁可自己落不是，也不敢累你呀。”李纨笑道：“你们听听，说的好不好？把他会说话的！我且问你：这诗社到底管不管？”凤姐儿笑道：“这是什么话？我不入社花几个钱，我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么，逆上为叛，不思则一阴逆上，不可制止。还想在这里吃饱不成？明日一早就到任，下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两银子，五十，中央之数，四象、五行悉会于此。此正诗社之所归。给你们慢慢的做会社东道。过后几天，我又不作诗作文，只不过是俗人罢了，俗人，常人也。惟其不思，是为常人。监察也罢，不监察也罢，有了钱了，愁着你们还不撵我出来！”趣甚，妙甚。说的众人又都笑起来。

凤姐儿道：“过会子我开了楼房，凡有这些东西，叫人搬出来你们看，若使得，留着使，若少什么，照你们单子，我叫人替你们买去就是了。画绢我就裁出来。那图样没有在太太跟前，还在那边珍大爷那里。凡演《易》道，说荣便有宁在，故画图在彼处。说给你们，省了太太那边碰钉子去。我去打发人取了来，联合两处是凤姐，如“协理宁国府”等事，故此图必须他取。一并叫人连绢交给相公们砚去如何？”砚，石也。以砚为先，是《石头记》。李纨点头笑道：“这难为你，果然这样还罢了。既如此，咱们家去罢。等着他不送了去，再来闹他。”说着便带了他姐妹们就走。凤姐儿道：“这些事再没别人，都是宝玉生出来的。”心主。李纨听了，忙回身笑道：“正是为宝玉来，反忘了他！头一社是他误了，误于金。我们脸软，你说该怎么罚他？”凤姐儿想了一想，说道：“没有别的法子，只叫他把你们各人屋子里的地，罚他扫一遍才好。”罚得雅极。其实言心地必须拂拭，方能思无邪也。而又指明此段皆演姤卦，盖扫地乃去垢，各人屋子皆女处也。垢去土加女，非姤字而何？看官信否？众人都笑道：“这话不差。”

说着才要回去，只见一个小丫头扶了赖嬷嬷进来。接入赖嬷嬷，乃自姤而否演义，详在本回总评。凤姐儿等忙站起来，笑道：“大娘坐下。”又都向他道喜。赖嬷嬷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也喜，主子们也喜。若不是主子们的恩典，我这喜从何来？来得没头没脑，说得没头没脑，始进不期而遇，论文则奇峰突出。昨儿奶奶又打发彩哥赏东西，我孙子在门上朝上磕了头了。”李纨笑道：“多早晚上任去？”先隐演姤之大象，“后以施命诰四方”。赖嬷嬷叹道：“我那里管他们？由他们去罢。”叹道以下皆天花乱落文字，赞不胜赞。前儿在家里给我磕头，我没好话，我说：‘哥儿，别说你是官了，横行霸道的，言之慨然，戒其不可浸长。你今年活了三十三岁，虽然是人家奴才，奴才三十三岁，’姤，

女壮”也。一落娘胎胞，主子恩典，放你出来，自姤一阴，进至否之三阴，中间历遯之二阴而成。故设为主子放出以借演之，放出者，退，遯乃退也。上托着主子的洪福，下托着你老子娘，否上天下地，地为臣道，故做官；天为君主，故上托主子洪福；姤为天地相遇，故下托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儿似的，读书写字，也是丫头老婆奶子捧凤凰似的，映射宝玉。长了这么大，你那里知道那“奴才”两字是怎么写？恶毒语。乃言阴柔之进，其画难知。只知道享福，也不知你爷爷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恼！熬了两三辈子，好容易挣出你这个东西。历尽阳刚，方生一姤，两三得五，乾之五阳也。从小儿三灾八难，花的银子照样也打出你这个银人儿来了。到二十岁上，又蒙主子的恩典，许你捐了前程在身上。二阴浸长，阳当退避，故许捐前程。你看那正根正苗，忍饥挨饿的要多少？阀阅家通病，言之慨然。你一个奴才秧子，一阴始生，故曰秧子，语又恶毒。仔细折了福。如今乐了十年，不知怎么弄神弄鬼，由弱而壮，皆上所养，鬼神之机也。求了主子，又选了出来。县官虽小，刚遇中正，故官正印。事情却大，为那一州的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此话被此人说，调侃不少，而父母乃否之上天下地。你不安分守己、尽忠报国、孝敬主子，只怕天也不容你！”一篇伤心话，笔力扛鼎。

李纨、凤姐儿都笑道：“你也多虑。赖嬷嬷说画，李、凤说诗，多虑者思也。一句敌一篇，可做《易》《诗》分柱两大扇文字读。我们看他也就好。先那几年还进来了两次，有好几年没来了。年下生日，只见他的名字就罢了。前儿给老太太、太太磕头来，在老太太那院里，见他又穿着新官的服色，倒越发的威武了，比先时也胖了。他这一得了官，正该你乐呢，反倒愁起这些来！他不好，还有他的父母呢，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闲时坐个轿子进来，和老太太斗斗牌，说说话儿，谁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楼房厦厅，谁不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

平儿斟上茶来，赖嬷嬷忙站起来道：“姑娘不管叫那孩子倒来罢了，又生受你。”说着，一面吃茶，一面又道：“奶奶不知道，这小孩儿们全要管的严，饶这么严，他们还偷空儿闹个乱子来，叫大人操心。其言妥协，恰是此人此等分际。知道的，说小孩子们淘气；不知道的人家，就说仗着财势欺人，连主子名声也不好。讥失教也，一语又被他道破。恨的我没法儿，常把他老子叫了来骂一顿，才好些。”因又指宝玉道：“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爷不过这么管你一管，老太太就护在头里。当日老爷小时讨你爷爷打，谁没看见的！老爷小时何曾像你这么天不怕地不怕的呢？心之主，书之主，在所必及。而本本源源，皮里阳秋，一

齐笼罩，其身分、神情、口吻，直如闻见。还有那边大老爷，虽然淘气，也没像你这扎窝子的样儿^[8]，也是天天打。还有东府里你珍大哥哥的爷爷，那才是火上浇油的性子，说声恼了，什么儿子，竟是审贼。如今我眼里看着，耳朵里听着，那珍大爷管儿子，倒也像当日老祖宗的规矩，只是着三不着两的。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这些兄弟侄儿怎么怨的不怕他？你心里明白，喜欢我说；不明白，嘴里不好意思，心里不知怎么骂我呢！”

说着，只见赖大家的来了，接着周瑞家的、张材家的都进来回事。刘老老来，是此二人陪待，《易》之用也。赖嬷嬷来，又必是人同来，吾谓演《易》，信否？凤姐儿笑道：“媳妇来接婆婆来了。”赖大家的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来的，倒是打听打听奶奶姑娘们赏脸不赏脸。”口头言，意外笔。赖嬷嬷听了，笑道：“可是我糊涂了。正经说的话俱不说，且说‘陈谷子、烂芝麻’的，因为我们小子选了出来，穿插曲折，叙事妙品，而‘陈谷子、烂芝麻’正陈陈相因、生生不息种子。众亲友要给他贺喜，少不得家里摆个酒。我想摆一日酒，请这个不请那个，也不是。生发下文，突而不突。又想了一想，托主子的洪福，想不到的这么荣耀光彩，就倾了家，我也愿意的！所谓倾，否，先否后喜，是又一刘老老。因此吩咐了他老子，连摆三日酒：头一日，在我们破花园子里自姤而否，连进三阴，破三画而成破花园。摆几席酒，一台戏，请老太太、太太们，奶奶、姑娘们，去散一日闷；外头大厅上一台戏，几席酒，请老爷们、爷们增增光；伏‘呆霸王’回。第二日，再请亲友；第三日，再把我们两府里的伴儿请一请。热闹三天，也是托着主子的洪福一场，光辉光辉^[9]。”托主子福，乾在上也，曰光彩，曰增光，曰光辉，“光”字三见。“光”字小在上，小人三进而成坤成否也。李纨、凤姐儿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们必去，只怕老太太高兴要去，也定不得。”赖大家的忙道：“择的日子是十四，凤姐生日明言九月初二，此乃九月十四，过重阳之第五日，正历纯乾而生一阴之候。只看我们奶奶的老脸罢了。”凤姐儿笑道：“别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先说下，我可没有贺礼，也不知道放赏的，吃了就走，可别笑话。”赖大家的笑道：“奶奶说那里话？奶奶一喜欢，要赏我们三二万银子，就有了。”赖嬷嬷笑道：“我才去请老太太，老太太也说去，可算我这脸还好。”

说毕，叮咛了一回，方起身要走。因看见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来，因说道：“可是还有一句话问奶奶：这周嫂子的儿子犯了什么不是，撵了他不用？”凤姐儿听了笑道：“正是我要告诉你媳妇儿呢，事情多，也忘了。赖嫂子回去说给你老头子：两府里不许收留他儿子，叫他

各人去罢。”是补笔，是省笔，此段浑言儿子，乃为何三映射，正《易》道归宿处。赖大家的只得答应着。

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赖嬷嬷忙道：“什么事？说给我评评。”无一平笔。凤姐儿道：“前儿我的生日，里头还没吃酒，他小子先醉了。老娘那边老娘便是老老，北人同称。送了礼来，他不在外头张罗，倒坐着骂人，礼也不送进来，两个女人进来了，他才带领小幺儿们往里抬。小幺儿们倒好好的，他拿的一盒子倒失了手，撒了一院子馒头。人去了，我打发彩明去说他，他倒骂了彩明一顿。这样无法无天的忘八羔子，还不撵了做什么！”赖嬷嬷道：“我当什么事情，原来为这个。奶奶听我说：他有不是，打他骂他，使他改过就是了。撵了出去，断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是咱家的家生子儿，他现是太太的陪房，映“狗彘奴”回。奶奶只顾撵了他，太太脸上不好看。依我说，奶奶教导他几板子，以戒下次，仍旧留着才是。不看他娘，也看太太。”声口活脱。凤姐儿听了，便向赖大家的说道：“既这样，明儿叫了他来，打他四十棍，以后不许他吃酒！”周瑞儿子逐而复留，便犯“包有鱼”之戒。赖大家的答应了。周瑞家的才磕头起来，又要与赖嬷嬷磕头，赖大家的拉着方罢。一段必夹写在诗画之间。然后他三人去了。

李纨等也就回园中来。至晚，果然凤姐命人找了许多旧收的画具出来，送至园中。宝钗等选了一回，各色东西，可用的只有一半。将那一半开了单，与凤姐儿去照样置买，未得细说。

一日，外面矾了绢，起了稿子进来，宝玉每日便在惜春那边帮忙，探春、李纨、迎春、宝钗等也都往那里来闲坐，一则观画，二则便于会面。宝钗因见天气凉爽，夜复渐长，遂至母亲房中商议，打点些针线来。日间至贾母处、王夫人处两次省候，不免又承色陪坐^[10]，承色陪坐，又必两次省候，俨事舅姑矣。语中有刺。闲时园中姐妹处，也要不时闲话一回，曰“不免”，曰“也要”，皮里阳秋。故日间不大得闲。每夜灯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寝。黛玉每岁至春分秋分之后，必犯旧疾。今秋又遇贾母高兴，多游玩了两次，未免过劳了神，近日又复嗽起来，觉得比往常又重，情而病，病而死，须迤迤写来。所以总不出门，只在自己房中将养。有时闷了，又盼个姐妹来说些闲话排遣。及至宝钗等来望候他，说不得三五句话，又厌烦了。按下画图，搁起诗社，婉为安置。众人都体谅他病中，且素日形体姣弱，禁不得一些委曲，所以他接待不周、礼数疏忽，也都不责他。写出病深。

这日宝钗来望他，因说起这病症来，宝钗道：“这里走的几个太医

虽都还好，只是你吃他们的药总不见效，不如再请一个高手的人来瞧一瞧，治好了岂不好？方入本题。每年间闹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个什么？也不是常法儿。”黛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别说病，只论好的时候我是怎么个形景儿，就可知了。”宝钗点头道：“可正是这话。古人说‘食谷者生’，‘失谷者亡’，明说其必死矣。与‘物离乡贵’之语同一用心。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养精神气血，也不是好事。”黛玉叹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强求的。三语直破宝钗，又阴进不可制止之义。今年比往年反觉又重了些似的。”说话之间，已咳嗽了两三次。宝钗道：“昨儿我看你那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肉桂，热毒之物，即宝钗也。人身何以自养？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大热。依我说，先以平肝养气为要，自是正理。而平肝者，则金也。肝火一平，不能克土^[11]，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燕，性热毒。窝，窝盘也。此正宝钗以热毒窝盘黛玉处。其言甚甘，故为冰糖。用银吊子熬出粥来^[12]，若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补气的。”

黛玉叹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有心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又无姐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怪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一似真知灼见，而浑身堕入，写黛玉之呆，正形钗之险。比如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若不是前日看出来，今日这话再不对你说。你方才叫我吃燕窝粥的话，虽然燕窝易得，但只我因身上不好了，每年犯了这病也没什么要紧的去处，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13]，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个人便没话说，主杀黛玉，正此三人，而乃以为靠。那些底下老婆丫头们未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姐姐两个，他们尚虎视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略大见细，步步留心。留此而已，写尽傻角。况我又不是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呢。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们咒我？”说得可怜，窝盘更易。

宝钗道：“这样说，我也是和你一样。”黛玉道：“你如何比我？我亦要问。你又有母亲，又有哥哥，这里又有买卖地土，家里又仍旧有房有地，你不过亲戚的情分，白住在这里，一应大小事情，又不沾他们一

文半个，要走就走了。我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木，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那起小人岂有不多嫌的？”宝钗笑道：“将来也不过多费得一副嫁妆罢了，如今也愁不到那里！”驳得无词，姑且以笑语间之，而既说其死，又说其嫁，重违其心而增其病也。黛玉听了，不觉脸红了，笑道：“人家才拿你当个正经人，把心里烦难告诉你听，你反拿我取笑儿。”宝钗笑道：“虽是取笑儿，却也是真话。更坐实一句，若实有所闻知者，恶甚。在他事则黛必然究问，而此何事，黛岂能再问乎？不能再问，而展转忧疑，其病增剧矣。你放心！他也说“你放心”。我在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我虽有个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个母亲，比你略强些。咱们也算同病相怜。“和你一样”太说离了，作此挽回，究竟生扭。见阴险人语亦自有破绽可寻。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作司马牛之叹^[14]？你才说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妈妈说了，只怕燕窝我们家里还有，与你送几两，每日叫丫头们就熬了，又便宜，又不惊师动众的。”落到利，结为“财”字，叹。黛玉忙笑道：“东西是小，难得你多情如此。”果然。宝钗道：“这有什么！放在家里的，只愁我在人跟前失于应候罢了。愁失应候，果何为乎？又是破绽语。这会子只怕你烦了，我且去了。”何等亲密。黛玉道：“晚上再来，和我说句话儿。”何等亲密。宝钗答应着便去了。

这里黛玉喝了两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天就变了，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且阴的沉黑。西金当令，阴其凝矣。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一片愁惨，写得恰好。知宝钗不能来，便在灯下随便拿了一本书，却是《乐府杂稿》^[15]，有《秋闺怨》、《别杂怨》等词。黛玉不觉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遂成《代别离》一首，代别离，为钗训也。害人自害，何必何必！拟《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词曰《秋窗风雨夕》，词曰：

秋花惨淡秋草黄，
耿耿秋灯秋夜长^[16]。
已觉秋窗秋不尽，
那堪风雨助凄凉！
助秋风雨来何速？
惊破秋窗秋梦续。
抱得秋情不忍眠，
自向秋屏挑泪烛。
泪烛摇摇爇短檠^[17]，

牵愁照眼动离情。
谁家秋院无风入，
何处秋窗无雨声？
罗衾不耐秋风力，
残满声催秋雨急。
连宵脉脉复飏飏，
灯前似伴离人泣。
寒烟小院转萧条，
疏竹虚窗时滴沥。
不知风雨几时休？
已教泪洒纱窗湿。秋一阴，雨二阴，夕三阴，一词明宣否象。
虽黛之现景，实钗之末路，故曰《代别离》，乃演“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妇人为夫所弃之诗。

吟罢搁笔，方欲安寝，丫鬟报说：“宝二爷来了。”一语未尽，只见宝玉头上戴着大簪笠^[18]，身上披着蓑衣。黛玉不觉笑道：“那里来的这么个渔翁！”渔从鱼水，黛以为终成鱼水矣。殊不知乃《寄生草》词中“烟蓑雨笠卷单行”，遯之象也。宝玉忙问：“今儿好些？吃药没有？今儿一日吃了多少饭？”一面说，一面摘了笠，脱了蓑，忙一手举起灯来，一手遮着灯儿向黛玉脸上照了一照，觑着瞧了一瞧，笑道：“今儿气色好了些。”黛玉看他脱了蓑衣，里面只穿半旧红绫短袄，系着绿汗巾子，膝上露出绿绸撒花袴子，底下是掐金满绣的绵纱袜子，靸着蝴蝶落花鞋。黛玉问道：“上头怕雨，底下这鞋袜子是不怕雨的？也倒干净。”宝玉笑道：“我这一套是全的，有一双棠木屐^[19]，屐下两断，特明遯爻。才穿了来，脱在廊檐下了。”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寻常市卖的，十分细致轻巧。因说道：“是甚么草编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猬似的。”宝玉道：“这三样都是北静王送的。与念珠是同一路。他闲常下雨时，在家里也是这样。你喜欢这个，我也弄一套来送你。欲其归空。别的都罢了，惟有这斗笠有趣，上头这顶儿是活的，冬天下雪，戴上帽子，就把竹信子抽了去^[20]，拿下顶子来，只剩了这个圈子。下雪时，男女都带得。我送你一顶，冬天下雪戴。”欲其御雪。林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个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儿了。”故为畅满。及说了出来，方想起来这话忒与方才说宝玉的话相连了，后悔不迭，羞的脸飞红，伏在桌上嗽个不住。情病相生。

宝玉却不留心，“情感”以后之宝、黛不复口角，故此处以“不留心”三字盖过。倘接言，便又落“通戏语”关目了。因见案上有诗，遂拿

起来看了一遍，又不觉叫好。在以前看此诗必悲叹，今则一赞而已，文意筋节如此。黛玉听了，忙起来夺在手内，灯上烧了。已透“焚稿”回。宝玉笑道：“我已记熟了。”黛玉道：“我要歇了，你请去罢，明日再来。”宝玉听了，回手向怀内掏出一个核桃大的金表来瞧了一瞧，那针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间，通回皆演《易》道，故以一表收束之。曰“核桃大”，犹云“合遁逃”之意也。戌末亥初，阴极之候矣。忙又揣了，说道：“原该歇了，又搅的你劳了半日神。”说着，披蓑戴笠出去了。又翻身进来，问道：“你想什么吃？你告诉我，我明儿一早回老太太，岂不比老婆子们说的明白？”一问与宝钗针对。假言繁，真言简。

黛玉笑道：“等我夜里想着了，明日一早告诉你。你听雨越下紧了，快去罢。可有人跟没有？”两个婆子答应：“有人，外面拿着伞，点着灯笼呢。”黛玉笑道：“这个天点灯笼？”宝玉道：“不相干，是羊角的[21]，不怕雨。”黛玉听说，回手向书架上把个玻璃绣毬灯拿了下来，命点一枝小蜡来，递与宝玉，道：“这个又比那个亮，正是雨里点的。”便是《传灯录》。宝玉道：“我也有这么一个，怕他们失脚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没点来。”“上穷齐也”，姤爻一终。黛玉道：“跌了灯值钱呢，是跌了人值钱？你又穿不惯木屐子。那灯笼命他们前头点着，这个又轻巧又亮，原是雨里自己拿着的。你自己手里拿着这个岂不好？明儿再送来。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么忽然又变出这‘剖腹藏珠’的脾气来[22]。”演出系遯。宝玉听了，随过来接了。前头两个婆子打着伞，拿着羊角灯，后头还有两个小丫鬟打着伞，宝玉便将这个灯递与一个小丫头捧着，宝玉扶着他的肩，一径去了。

就有蘅芜院一个婆子仍归章法。也打着伞，提着灯，送了一大包燕窝来，还有一包子洁粉梅片雪花洋糖，说：“这比买的强。我们姑娘说：‘姑娘先吃着，完了再送来。’”黛玉回说：“费心！”命他外头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还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们忙，如今天又凉，夜又长，越发该会个夜局，痛赌两场了。”婆子笑道：“不瞒姑娘说，今年我大沾光儿了。横竖每夜有几个上夜的人，误了更也不好，不如会个夜局，又坐了更，又解了闷。今儿又是我的头家，透七十三回，而头家乃在芜院，闲笔是眼。如今园门关了，就该上场儿了。”黛玉听了，笑道：“难为你，误了你的发财，冒雨送来。”命人：“给他几百钱打些酒吃，避避雨气。”那婆子笑道：“又破费姑娘赏酒吃。”说着，磕了一个头，外面接了钱，打伞去了。紫鹃收起燕窝，然后移灯下帘，服侍黛玉睡下。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宝钗，一时又羡他有母有兄，一回又想宝玉素昔和睦，终有嫌疑，又听见窗外竹梢蕉叶之上

雨声淅沥，清寒透幕，不觉又滴下泪来。馀音袅袅。直到四更，方渐渐的睡熟了。暂且无话。

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此大段演一否卦，而否必自姤来，故此两回详演姤之否象。上回用一鲍二，此回用一赖嬷嬷。天地之道，否、泰而已。泰极则否，此理之常。而圣人设象立辞，必于无可挽回之会而思挽回之，以示扶阳抑阴之意。此际重赖有人矣，故曰赖嬷嬷。否之初二小象曰“拔茅贞吉”，曰“大人否亨”，何等期望，何等揆度。小人果遂变为君子乎？而在人事自当如此。故赖嬷嬷劈头说喜，末乃说倾，必先倾否而后能喜。今未说倾而即说喜，是直欲无此否卦之一会矣，则大赖嬷嬷为刘老老。

此回上下钗黛文字也，而不满四页书了之。说诗社，说画图，又夹一赖嬷嬷累累若干言，岂不强宾夺主？殊不知“金兰语”即黛之姤，“风雨词”即黛之否，则画占此也，诗思此也，乃落本题，一点便了。宝钗知宝玉所主在黛一人，纵有“绛芸轩”之笼络，而于事仍无济。则一日有黛，必一日不能移宝玉之情，惟有杀之而已。不能磨刀霍霍，则惟有暗刀杀之而已。而暗刀之用，不合则不及，不密则不深，必步步笼络，步步窝盘，使其引虎以自卫，甘鸩而代饴，纵有明眼人从而指点之，亦无从破其一心之固结，夫而后饮我暗刀，至于死而犹不觉也。其阴柔为何如哉！故“金兰语”为一阴进，从此而遯，而否，因有《风雨夕》之一词。在黛为否，在钗亦即否尔。其关，在中间之一遯。黛玉死，而宝玉遁，而宝钗孀矣。是又曰：小人枉了做小人，以戒阴柔之浸长，乃作《易》之本心，即作是书之来意。

【护花主人评曰】画图需用物件，应接四十二回写。因凤姐生日闹事，搁起多日，今借和事之后，夹带叙入替平儿抱不平等语，前后文气仍打成一片，无断续痕迹。又带说监社一层作陪衬，更不单弱。

凤姐口中带出邢夫人来叫，引起下回贾赦要鸳鸯情事。

叙赖大得官请酒，不但引起薛蟠被柳湘莲痛打，及伏探春整顿大观园，且见荣府声势，奴子俱为正印，又反照后来贾政借银之事。

借赖嬷嬷口中训说宝玉一番，暗补宁荣两府昔日家教之严，以形此时之放纵。

补写周瑞之子于凤姐生日酒醉无礼一层，为是日闹事馀波。且见凤姐生辰，内外上下俱不安静。

黛玉心事，向宝钗实说，不但写黛玉平日多心，且见宝钗贤德，并暗写出众人背后议论。

黛玉闷制《风雨词》已难为情，又见宝玉冒雨探望，宝钗致送燕窝，更撩拨起无限感怀，宜乎直到四更方睡也。

值宿人等开场聚赌为惹事根由，妙于无意中带出。

【大某山民评曰】从赖嬷嬷口中详述贾府恩德，正为后来政老借银负恩一层反照。

按黛玉以十七岁死，在乙卯年，逆推是年壬子，则为十四岁。原刻是年作十五岁，则与宝玉同庚矣。然宝玉生日在四月，黛玉生日在二月十二，何以宝呼黛为妹，黛呼宝为哥耶？可见“十五”二字为“十四”之误无疑也。况宝长于黛，书有明文。今故更正。

此回仍是壬子年九月间事。

[1] 抚恤：安抚，抚慰。

[2] 脸软：比喻重情面，爱面子。

[3] 进：进奉。铜商：富商。

[4] 封君：古代受封邑的贵族。

[5] 灌丧：骂人的话。指喝酒。

[6] “狗长尾巴尖儿”的好日子：指生日。俗谓胎里的小狗一到尾巴长足便生下来。

[7] 仗腰：撑腰。

[8] 扎窝子：比喻赖在家里，不思有所作为。

[9] 光辉：光荣，荣耀。

[10] 承色：为博取父母长辈欢心而顺承迎合。

[11] 肝火一平，不能克土：中医认为肝属木，脾胃属土。木与土是相克关系，木能生火，肝火太旺，要伤及脾土；肝火平，才能和顺地摄取食物。

[12] 吊子：即“吊子”，一种带柄有嘴的小锅。

[13] 新文：新花样。

[14] 司马牛之叹：《论语·颜渊》：“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比喻对孤身一人的感叹。

[15] 《乐府杂稿》：未详，疑为作者虚拟书名。

[16] 耿耿：明亮的样子。

[17] 爇（ruò）短檠（qíng）：灯烛将燃尽，烧到烛台。爇，燃烧，点燃。檠，烛台，灯台。

[18] 簪（ruò）笠：用簪竹叶及篾编成的宽边斗笠。

[19] 棠木屐（jī）：棠梨木制作的木屐。屐，木制的鞋，鞋底大多有二齿，以防滑。

[20] 信子：指装在器物中心的芯子。此指竹制的插销。

[21] 羊角的：即羊角灯。用透明角材料做罩的灯。

[22] 剖腹藏珠：破开肚子藏入珍珠。比喻过分爱惜。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话说林黛玉直到四更将阑，方渐渐的睡去，暂且无话。

如今且说凤姐儿因见邢夫人叫他，不知何事，忙另穿戴了一番，坐车过来。邢夫人将房内人遣出，悄向凤姐儿道：“叫你来不为别的，有一件为难的事，老爷托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议。老爷因看上了老太太屋里的鸳鸯，要他在房里，叫我和老太太讨去。我想这倒是平常有的事，就是怕老太太不给。你可有法子办这件事么？”公公看上了人，要儿媳设法，绝倒。凤姐儿听了，忙道：“依我说，竟别碰这个钉子去。老太太离了鸳鸯，饭也吃不下去的，那里就舍得了？况且平日说起闲话来，老太太常说老爷：‘如今上了年纪，做什么左一个小老婆右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耽误了人家？放着身子不保养，官儿也不好生做去，成日和小老婆喝酒。’太太听听，很喜欢咱们老爷么？这会子回避还恐回避不及，反倒拿草棍儿戳老虎的鼻子眼儿去了。太太别恼，我是不敢去的。明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没意思来。老爷如今上了年纪，行事不免有点儿背晦^[1]，太太劝劝才是。比不得年纪轻，做这些事无碍。如今兄弟、侄儿、儿子、孙子一大群，还这么闹起来，怎么见人呢？”此是初心，虽至凤姐，亦自有之。

邢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咱们就使不得？我劝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太心爱的丫头，这么胡子苍白了又做了官的一个大儿子，要了做房里人，也未必好驳回的。我叫了你来，不过商议商议，你先派上了一篇不是！也有叫你去的理？自然是我说去。你倒说我不劝，你还是不知道那性子的？劝不成，先和我恼了！”书中设演一邢氏，其没分晓到绝顶，与贾赦恰是一对。一横一柔，同为“尴尬人”也。即此篇话，已尽题情。

凤姐儿知道邢夫人禀性愚弱，只知承顺贾赦以自保，次则婪取财货为自得。家中一应大小事务，俱由贾赦摆布，凡出入银钱事，一经他

手，便克扣异常，以贾赦浪费为名，“须得我就中俭省，方可偿补”，儿女奴仆，一人不靠，一言不听的。明叙一通。如今又听邢夫人如此的话，便知他又弄左性^[2]，劝了不中用，连忙陪笑说道：“太太这话说的极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么轻重？想来父母眼前别说一个丫头，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活宝贝，不给老爷给谁？此是转念，就一转念，生出生龙活虎文章，好看煞人。背地里的话，那里信得？我竟是个呆子！拿着二爷说起，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爷、太太恨的那样，恨不得立刻拿来一下子打死。及至见了面，也罢了，依旧拿着老爷、太太心爱的东西赏他。特为引证，恶甚。如今老太太待老爷，自然也是那样子。依我说，老太太今儿喜欢，要讨今儿就讨去。我先过去哄着老太太，等太太过去了，我搭趣着走开，把屋子里的人我也带开，太太好和老太太说。给了更好，不给也没妨碍，众人也不得知道。”何等机变。

邢夫人见他这般说，便又喜欢起来。活画。又告诉地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说。老太太说不给，这事便死了。我心里想着先悄悄的和鸳鸯说，他虽害臊，我细细的告诉了他，他自然不言语，就妥了。那时再和老太太说。老太太虽不依，搁不住他愿意。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这就妥了。”计出万全。凤姐儿笑道：“到底是太太有智谋，这是千妥万妥。别说是鸳鸯，凭他是谁，那一个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头的？放着半个主子不做，倒愿意做丫头，将来配个小子就完了呢？”三刀两面，真写得出来。邢夫人笑道：“正是这个话了！别说鸳鸯，就是那些执事的大丫头，谁不愿意这样呢？你先过去，别露一点风声，我吃了早饭就过来。”

凤姐儿暗想：“鸳鸯素昔是个极有心胸识见的丫头，虽如此说，保不住他愿意不愿意。我先过去了，太太后过去，若他依了，便没得话说。倘或不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疑我走了风声，使他拿腔作势的。那时太太又见应了我的话，羞恼变成怒，拿我出气起来，倒没意思。不如同着一齐过去了，他依也罢，不依也罢，就疑不到我身上了。”一想是极。凡处世待人，遇如邢氏，此想在所必须。但正用则正，邪用则邪，视乎人耳。想毕，因笑道：“才我临来，舅母那边送了两笼子鹌鹑，藩篱之鷀，岂知鸿鹄？是骂邢夫人不知鸳鸯。又善斗之鸟，供人戏弄，此正邢氏受弄处也。我吩咐他们炸了，原要赶太太早饭上送过来的。我才进大门时，见小子们抬车，说‘太太的车拔了缝^[3]，拿去收拾去了’，不如这会子坐了我的车，一齐过去倒好。”邢夫人听了，便命人来换衣服。凤姐忙着服侍了一会，娘儿两个坐车过来。凤姐儿又说道：“太太过老太太那里去，我若跟了去，老太太若问起我过来做什

么的，倒不好，不如太太先去，我脱了衣裳再来。”弄邢氏于股掌之上。

邢夫人听了有理，便自往贾母处来。和贾母说了一回闲话，便出来假托往王夫人房里去，从后房门出去，打鸳鸯的卧房门前过。只见鸳鸯正坐在那里做针线，见了邢夫人，站起来。邢夫人笑道：“做什么呢？我看看。你扎的花儿越发好了。”一面说，一面便进来，接他手内的针线看了一眼，只管赞好。放下针线，又浑身打量，只见他穿着半新的藕色绫袄，偏是藕色。青缎掐牙背心^[4]，下面水绿裙子，蜂腰削背，鸭蛋脸，乌油头发，高高的鼻子，两边腮上微微的几点雀斑。不是晴雯，不是司棋，不是袭人，而既写其貌，又写其神。雀斑，痣也，志也。鸳鸯见这般看他，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心里便觉诧异，因笑问道：“太太这会子不早不晚的过来做什么？”邢夫人使个眼色儿，跟的人退出。邢夫人便坐下，拉着鸳鸯的手，笑道：“我特来给你道喜来的！”突如其来。

鸳鸯听了，心中已猜着三分，不觉红了脸，低了头，不发一言。听邢夫人道：“你知道，老爷跟前竟没有个可靠的人，心里再要买一个，又怕那些牙子家出来的^[5]，不干不净，也不知道毛病儿，买了来家，三日两日又弄鬼掉猴的^[6]。因满府里要挑一个家生女儿，又没个好的，不是模样儿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这个好处，没了那个好处。因此常冷眼选了半年，这些女孩子们里头，就只你是个尖儿^[7]。模样儿，行事做人，温柔可靠，一概是齐全的。意思要和老太太讨了你去，收在屋里。你不比外头新买新讨的，你这一进去了，就开了脸，就封你作姨娘，封得奇。又体面，又尊贵。你又是个要强的人，俗语说的，‘金子还是金子换’，谁知竟被老爷看中了你。如今这一来，可就了素日心高志大的愿了。又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那些人。跟了我，回老太太去！”说着，拉了他的手就要走。一篇话，琐碎支离，即可手拉手回老太太去，其心中是何景象，我不解作者有多少人谱。

鸳鸯红了脸，夺手不行。邢夫人知他害臊，便又说道：“这有什么臊处？你又不用说话，只跟着我就是了。”要跟着，奇。鸳鸯只低头不动身。邢夫人见他这般，便又说道：“难道你还不愿意不成？若果然不愿意，可真是个傻丫头了！放着主子奶奶不做，倒愿意做丫头？三年两年，不过配上个小子，还是奴才。你跟我们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老爷待你们又好。过一年半载，生个一男一女，你就和我并肩了。是这般见地。家里的人，你要使唤谁，谁还不动？现

成主子不做去，错过了机会，后悔就迟了。”只觉其言之厌。鸳鸯只管低头，仍是不语。邢夫人又道：“你这么个爽快人，怎么又这样积粘起来^[8]？有什么不称心之处，只管说与我，我管保你遂心如意就是了。”鸳鸯仍不语。六写鸳鸯，文法六变，人所易忽。邢夫人又笑道：“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己不肯说话，怕臊，你等他们问你呢。这也是理。想得真到。让我问他们去，叫他们来问你，有话只管告诉他们。”说毕，便往凤姐儿房中来。

凤姐儿早换了衣服，因房里无人，便将此话告诉了平儿。平儿也摇头笑道：“据我看来，未必妥当。平常我们背着人说起话来，听他那主意，未必是肯的。也只说着看罢了。”若知之矣，而仍不可必，在心为志也。凤姐儿道：“太太必来这屋里商议。依了还可，若是不依，白讨个没趣儿。当着你们，岂不脸上不好看。你说给他们炸些鹌鹑，再有什么配几样，预备吃饭。你且别处逛逛去，估量着走了，你再来。”有见识，有调度，才之累人如是。平儿听说，照样传与婆子们，便逍遥自在的园子里来。

这里鸳鸯见邢夫人去了，必到凤姐房里商议去了，必定有人来问他的，不如躲了这里，因找了琥珀道：“老太太要问我，只说我病了，没吃早饭，往园子里逛逛就来。”琥珀答应了。鸳鸯也往园子里来各处游玩，不想正遇见平儿。平儿见无人，便笑道：“新姨娘来了！”^[9]妙语。鸳鸯听了，便红了脸，说道：“怪道你们串通一气来算计我！等着我和你主子闹去就是了。”平儿见鸳鸯满脸恼意，自悔失言，便拉到枫树底下，红叶也，而已透鬼气。坐在一块石上，越发把方才凤姐过去回来所有的形景言词始末原由，告诉于他。鸳鸯红了脸，向平儿冷笑道：“只是咱们好，比如袭人、琥珀、素云、紫鹃、彩霞、玉钏、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缕，死了的可人和金钏，去了的茜雪，诸人一总，惟可人无明文，则鸳鸯即可人也。可阴可阳，可生可死，而惟可人不可兽。连上你我这十来个人，从小儿什么话儿不说，什么事儿不做？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干各自的去了，然我心里仍是照旧，有话有事，并不瞒你们。这话我先放在你心里，且别和二奶奶说。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这会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所谓志。

平儿方欲说话，只听山石背后哈哈的笑道：“好个没脸的丫头，亏你不怕牙碜^[10]。”二人听了，不觉吃了一惊，忙起身向山后找寻，不是别个，却是袭人，笑着走了出来，问：“什么事情？告诉我。”说着，三

人坐在石上。必用此人同坐石上，石，宝玉也。袭有实迹，平则幻影，鸳鸯并影而亦泯之，此鸳鸯而不鸳鸯，转得顺受其正者也。平儿又把方才的话说与袭人，袭人听了，说道：“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真真太好色了。略平头整脸的，他就不能放手了。”平儿道：“你既不愿意，我教你个法儿。”鸳鸯道：“什么法儿？”平儿笑道：“你只和老太太说，就说已经给了琏二爷了，大老爷就只好要了。”谗语毒恶。鸳鸯啐道：“什么东西！你还说呢！前儿你主子不是这么混说？谁知应到今儿了。”袭人笑道：“他两个都不愿意，依我说，就和老太太说，叫老太太就说把你已经许了宝二爷了，平言是宾，此言是主。在鸳鸯亦从情字中入虎穴、得虎子者也。大老爷也就死了心了。”鸳鸯又是气，又是臊，又是急，骂道：“两个坏蹄子，再不得好好死的！人家有为难的事，拿着你们当做正经人，告诉你们，与我排解排解，饶不管，你们倒替换着取笑儿。你们自以为都有了结果了，将来都是作姨娘的！据我看来，天底下的事未必都那么遂心如意的。透袭改嫁、平扶正消息，而至理存焉。你们且收着些儿罢，别忒乐过了头儿。”本大段意是刘老老。

二人见他急了，忙陪笑道：“好姐姐，别多心。咱们从小儿都是亲姊妹一般，不过无人处偶然取个笑儿。你的主意，告诉我们知道，也好放心。”鸳鸯道：“什么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说“什么主意”，而主意自定，非如袭人之口口声声“有主意”也。平儿摇头道：“你不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爷的性子你是知道的。虽然你是老太太房里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么样。难道你跟老太太一辈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时落了他的手，倒不好了。”虑他后来，正是坚其现在，鸳鸯得平助。鸳鸯冷笑道：“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离这里。若是老太太归西去了，他横竖还有三年的孝呢。三年孝，尚以人待贾赦也，正是接替刘老老处。没个娘才死了，他先弄小老婆的！等过了三年，知道又是怎么个光景儿呢？那时再说。总到了至急为难，我剪了头发做姑子去。不然，还有一死。一辈子不嫁男人又怎么样？乐得干净呢！”看其说之缓，而后来行之决。口头禅便不这般说。平儿、袭人笑道：“真个这蹄子没了脸，越发信口儿都说出来了。”鸳鸯道：“事到如此，臊一回子怎么样？你们不信，慢慢的看着就是了。何等豁达，仍不说满。太太才说了，找我老子娘去。我看他南京找去！”平儿道：“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没上来，终久也寻的着。现在还有你哥哥、嫂子在这里。先出其哥嫂。可惜你是这里的家生女儿，不如我们两个只单在这里。”鸳鸯道：“家生女儿怎么样？牛不喝水强按头？“志”字注脚，而以牛自命。我故说又一刘老老。我不愿意，难道杀我的老子娘不成！”

正说着，只见他嫂子从那边走来。乘势接入。袭人道：“他们当时找不着你的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说了。”鸳鸯道：“这个娼妇，端管是个‘六国贩骆驼’的山。听了这话，他有个不奉承去的？”说话之间，已来到跟前。他嫂子笑道：“那里没有找到？姑娘跑到这里来！你跟了我来，我和你说话。”活画。平儿、袭人都忙让坐，他嫂子只说：“姑娘们请坐，找我们姑娘说句话。”袭人、平儿都装不知道，笑说：“什么事这么忙？我们这里猜谜儿呢，是猜谜。等猜了这个再去。”鸳鸯道：“什么话？你说罢。”他嫂子笑道：“你跟我来，到那边告诉你，横竖有好话儿。”心事和盘托出。鸳鸯道：“可是太太和你所说的那话？”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还奈何我。快来，我细细告诉你。可是天大的喜事！”其神情恍在纸上。

鸳鸯听说，立起身来，照他嫂子脸上下死劲啐了一口，写得出。指着骂道：“你快夹着你那秘嘴，语妙无敌。离了这里，好多着呢！什么好话！又是什么喜事！怪道成日家羡慕人家的女儿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绝倒。看的眼热了，也把我送在火坑里去！我若得脸呢，你们外头横行霸道，自己就封了自己是舅爷；我若不得脸，败了时，你们把忘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去！”一番笑骂，曲中世情，痛快之极。一面骂，一面哭。平儿袭人拦着劝他。

他嫂子脸上下不来，因说道：“愿意不愿意，你也好说，不犯着拉三扯四的。俗语说的好，‘当着矮人，别说短话’，姑娘骂我，我不敢还言，这二位姑娘并没惹着你，小老婆长、小老婆短，人家脸上怎么过的去？”文善生发，意有激射。袭人、平儿忙道：“你倒别说这话，他也并不是说我们，你倒别拉三扯四的。你听见那位太太、太爷们封了我们做小老婆？平儿仍是通房大丫头。况且我们两个也没有爹娘、哥哥、兄弟在这门子里仗着我们横行霸道的。他骂的人，自由他骂去，我们犯不着多心。”犀利无匹。鸳鸯道：“他见我骂了他，他臊了，没的盖脸，又拿话调唆你们两个。幸亏你们两个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没分别出来，他就挑出这个空儿来！”他嫂子自觉没趣，赌气去了。

鸳鸯气的还骂，平儿袭人劝他一回，方罢了。平儿因问袭人道：“你在那里藏着做什么？我们竟没有看见你。”袭人道：“我因为往四姑娘房里看我们宝二爷去的，谁知迟了一步，说是家去了。我疑惑怎么没遇见呢？想要往林姑娘家找去，又遇见他的人说也没去。我这里正疑惑是出园子去了，可巧你从那里来了，我一闪，你也没看见。后来他

又来了，我从这树后头走到山子石后，我却见你两个说话来了，谁知你们四个眼睛没见我。”一语未了，又听身后笑道：“四个眼睛没见你，你们六个眼睛还没见我呢！”活脱而出，语极敏妙，文似看山不喜平，叹观止矣。三人吓了一跳，回身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宝玉。归到此人。

袭人先笑道：“叫我好找！你在那里来的？”宝玉笑道：“我从四妹妹那里出来，迎头看见你走来了，我就知道是找我去的，我就藏了起来哄你。看你扬着头过去了，进了院子，又出来了，逢人就问，我在那里好笑。只等你到了跟前，吓你一跳的，后来见你也藏藏躲躲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此一哄，彼一哄。我探头往前看了一看，却是他两个，所以我就绕到你身后，你出去，我就躲在你躲的那里了。”平儿笑道：“咱们再往后找找去罢，只怕还找出两个人来也未可知。”宝玉笑道：“这可再没有了。”

鸳鸯已知这话俱被宝玉听了，只伏在石头上装睡。不脱石头。宝玉推他笑道：“这石头上冷，咱们回房里去睡岂不好？”说着拉起鸳鸯来。又忙让平儿来家吃茶，和袭人都劝鸳鸯走，鸳鸯方立起身来，四人竟往怡红院来。宝玉将方才的话俱已听见，心中着实替鸳鸯不快，以前鸳鸯与宝玉是这般写。只默默的歪在床上，便是同坐石上。任他三人在外间说笑。写得恰好。

那边邢夫人因问凤姐儿鸳鸯的父亲。串过这边，以接为补。凤姐因说：“他爹的名字叫金彩，两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生色为彩，两口子一阴一阳，阐《易》道也。故在南京看房，是明说《京房易》。不大上来。他哥哥文翔，现在是老太太的买办。见机为翔。《易》道无物不备，故为买办。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边浆洗上头儿。”鸳鸯誓绝，第一能湔涤人也，故为浆洗头儿。邢夫人便命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媳妇来，细细说与他。金家媳妇自是欢喜，兴兴头头去找鸳鸯，指望一说必妥。不想被鸳鸯抢白了一顿，又被袭人、平儿说了几句，叙事穿插，妙无痕迹。羞恼回来，便对邢夫人说：“不中用，他骂了我一场！”

因凤姐儿在旁，不敢提平儿，世情。说：“袭人也帮着抢白我，说了我许多不知好歹的话，回不得主子的。太太和老爷商议再买罢，谅那小蹄子也没有这么大福，我们也没有这么大造化。”不蔓不支。邢夫人听了，说道：“又与袭人什么相干？他们如何知道的？”又问：“还有谁在跟前？”金家的道：“还有平姑娘。”凤姐儿忙道：“你应该拿嘴巴子打他回来！我一出了门，他就逛去了，回家来连一个影儿也摸不着他。他必定也帮说什么来着？”玲珑剔透。金家的道：“平姑娘没在跟前，远远

的看着，倒像是他，可也不真切，不过是我自忖度。”所谓幻影，而曲肖世情。凤姐便命人：“去快找了他来！告诉我家里来了，太太也在这里，叫他来帮个忙儿。”语妙，情妙。丰儿忙上来回道：“林姑娘打发了人下请字儿请了三四次，他才去了。奶奶一进门，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说：‘告诉奶奶，我烦他有事呢。’”林姑娘即一鸳鸯也。丰能随机圆谎，是谓屏风。凤姐儿听了方罢，故意的还说：“天天烦他，有什么事情！”像极。

邢夫人无计，吃了饭回家，晚间告诉了贾赦。贾赦想了一想，即刻叫贾琏来，说：“南京的房子，还有人看着，不止一家，即刻叫上金彩来。”绝倒。贾琏回道：“上次南京信来，金彩已经得了痰迷心窍，所谓糊涂东西。那边连棺材银子都赏了，不知如今是死是活。即便活着，人事不知，叫来无用。他老婆子又是个聋子。”一部《周易》，自乾而生，乾卦爻象皆龙，故曰聋子。贾赦听了，喝了一声，又骂：“混帐没天理的囚攘的！偏你这么知道，还不离了我这里！”写得又像。吓的贾琏退出。一时又叫：“传金文翔！”贾琏在外书房伺候着，又不敢家去，又不敢见他父亲，只得听着。一时金文翔来了，小幺儿们直带入二门里去。隔了四五顿饭的工夫，才出来去了。叙事圆净。贾琏暂且不敢打听，隔了一会，又打听贾赦睡了，方才过来。至晚间凤姐儿告诉他，方才明白。

且说鸳鸯一夜没睡。至次日，他哥哥回贾母接他家去逛逛，贾母允了，叫他家去。鸳鸯意欲不去，只怕贾母疑心，只得勉强出来。他哥哥只得将贾赦的话说与他，又许他怎么体面，又怎么当家做姨娘，鸳鸯只咬定牙不愿意。他哥哥无法，少不得回去回复了贾赦。

贾赦大怒起来，因说道：“我说与你，叫你女人向他说去！就说我的话：‘自古嫦娥爱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约他恋着少爷们，多半是看上了宝玉，只怕也有贾琏。丑不堪闻。若有此心，叫他早早歇了。我要他不来，已后谁敢收他？这是一件。‘尴尬人’心事是这等写。第二件，想着老太太疼他，将来外边聘个正头夫妻去。叫他细想，凭他嫁到了谁家，也难出我的手心。其言横极，物极必反，故赖嬷嬷重以横行霸道为戒也。除非他死了，或是终身不嫁男人，我就服了他。转为鸳鸯开出道路。若不然时，叫他趁早回心转意，有多少好处！”贾赦说一句，金文翔应一声“是”。贾赦道：“你别哄我！明儿我还打发你太太过去问鸳鸯，你们说了，他不依，便没你们的不是；若问他，他再依了，仔细你们的脑袋！”文字圆满。金文翔忙应了又应，退出回家，也等不得告

诉他女人转说，竟自己对面说了这话，从对面衬出贾赦之横。把个鸳鸯气的无话可回，想了一想，“翔而后集”，在此一想，其间有无数文字。便说道：“我便愿意去，也须得你们带了我回声老太太去。”他哥嫂只当他回想过来，都喜之不尽。他嫂子即刻带了他上来见贾母。

可巧王夫人、薛姨妈、李纨、凤姐儿、宝钗等姊妹独无黛玉。并外头的几个执事有头脸的媳妇，都在贾母跟前凑趣儿呢。鸳鸯看见，忙拉了他嫂子，到贾母跟前跪下，一面哭，一面说，把邢夫人怎么来说，园子里嫂子又如何说，今儿他哥哥又如何说，“因为不依，方才大老爷越发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凭我到天上，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终久要报仇。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所云‘誓绝’，乃绝此人。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服侍老太太归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姑子去！若说我不是真心，暂且拿话支吾^[12]，这不是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嗓子里头长疔！”正面文字，十分畅快，一时情急气壅，如闻如见。原来这鸳鸯一进来时，便袖内带了一把剪刀，横插补笔。一面说着，一面回手打开头发就铰。说时迟，那时快，《水浒》得意笔也，我即以评此剪。众婆子丫鬟看见，忙来拉住，已剪下半绺来了。众人看时，幸而他的头发极多，铰的不透，连忙替他挽上。

贾母听了，气的浑身打战，口内只说：“我通共剩了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他们还要来算计！”因见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何尝不是。外头孝顺，远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来要！剩了这个毛丫头，见我待他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弄开了他，好摆弄我！”王夫人忙站起来，不敢还一言。薛姨妈见连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劝的了。

李纨一听见鸳鸯这话，早带了姊妹们出去。不复问人间兴废，而安置妥极。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虽有委屈，如何敢辨？薛姨妈现在亲姊妹，自然也不好辨；宝钗也不便为姨母辨；李纨、凤姐、宝玉一发不敢辨。这正用着女孩儿之时：迎春老实，惜春小。因此窗外听了一听，便走进来，陪笑向贾母道：是探春。已为五十六回“敏”字安眼。○历历分疏，独无黛玉，见鸳鸯即黛玉也。书中每用此法。“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婶子如何知道？”一言而解，才足释纷。话未说完，贾母笑道：“可是我老糊涂了，姨太太别笑

话我！你这个姐姐，他极孝顺我，不像我那大太太，一味怕老爷，婆婆跟前不过应景儿。可是我委屈了他！”薛姨妈只答应“是”，又说：“老太太偏心，多疼小儿子媳妇，也是有的。”贾母道：“不偏心！”因又说：“宝玉，我错怪了你娘，你怎么也不提我^[13]，看着你娘受委屈？”宝玉笑道：“我偏着母亲说大爷、大娘不成？通共一个不是，我母亲要不认，却推谁去？我倒要认是我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智通无累，一片禅机，一团《易》理。贾母笑道：“这也有理。你快给你娘跪下，你说：‘太太别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纪了，看着宝玉罢。’”宝玉听了，忙走过来，便跪下要说。王夫人忙笑着拉他起来，说：“快起来，断乎使不得！难道替老太太给我陪不是不成？”宝玉听说，忙站起来。一路关目，简净周详。

贾母又笑道：“凤丫头也不提我。”凤姐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寻上我了！”逆笔陡开奇境，心花怒生。贾母听了，与众人都笑道：“这可奇了！倒要听听这‘不是’。”凤姐儿道：“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调理的水葱儿似的，怎么怨得人要？我幸亏是孙子媳妇，要是孙子，我早要了，还等到这会子呢！”一语能解八面围，匪夷所思，左氏得意文章也。贾母笑道：“这倒是我的不是了。”凤姐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贾母笑道：“这样，我也不要了，你带了去罢。”凤姐儿道：“等着修了这辈子，来生托生男人，我再要罢。”直透诗社，隐阐画图，完此大段。贾母笑道：“你带了去，给琏儿放在屋里，已撒宝玉，明出“誓绝”。看你那没脸的公公还要不要了！”凤姐儿道：“琏儿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儿这一对烧糊了的^餛子和他混罢^[14]。”趣甚，妙甚。说的众人都笑起来了。丫头回说：“大太太来了。”王夫人忙迎了出去。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牙牌令”花落结瓜，黛玉之局终矣。在黛为否之泰，在大众为泰之否，正鸳鸯画图中往来之义。而能誓绝者，鸳鸯而不鸳鸯，为真鸳鸯，为泰；不能誓绝者，非鸳鸯而鸳鸯，为假鸳鸯，为否。则姤之宜绝也。

自“闲取乐”至此回为一大段，老老、鸳鸯交关文字也。上大段演自姤而坤，为祸败之机，是远脉。此大段演自姤而否，为祸败之势，是近脉。一坛酩酊，大众争尝；万缕心香，痴情共抱。喜分同气，两脚跨人兽关头；乐聚众财，一点起鸳鸯图下。夜叉现无穷变相，鲍二须防；风雨泄不测机缄，燕窝何用？咦！刘老老既去矣，赖嬷嬷其来乎？

【护花主人评曰】此回贾赦要鸳鸯，为一百十一回鸳鸯自缢之根

由。虽是单写一件事，又夹写邢夫人愚懦，王凤姐使乖。
鸳鸯向平儿、袭人说“做姑子”、“还有一死”的话，姑子是宾，一死是主，伏后来殉主情事。
鸳鸯正生气时，又闲叙平儿、袭人互相取笑，不但文有生趣，且见鸳鸯胸中已早认定一“死”字。
贾赦向金文翔一番说话，全是倚势霸道，俱在鸳鸯逆料之中。此贾母一故，鸳鸯所以必死也。
探春劝贾母，开脱王夫人，凤姐派贾母不是，一个劝得有理，一个派得有趣，真是善于劝解者。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是壬子年九月间事。

[1] 背晦：多指老年人脑筋糊涂，作事悖谬。

[2] 左性：性情固执，不会变通。

[3] 拔缝：木器拼接处裂开了缝。

[4] 掐牙：衣服花边夹缝内镶入的窄条锦、缎边线。

[5] 牙子：即人贩子。

[6] 弄鬼掉猴：耍花样。

[7] 尖儿：指特出的人或物。

[8] 积粘：扭扭捏捏，不爽快。

[9] 姨娘：泛称妾。

[10] 牙碜（chen）：本指嚼到食物中的小砂子感到不舒适。此借指言语粗鄙，不堪入耳。

[11] 六国贩骆驼：犹言到处揽生意。比喻喜欢多事，钻营图利。

[12] 支吾：讲话含混躲闪。

[13] 提：提醒。

[14] 烧糊了的子：此处比喻貌丑。子，也叫“卷子”，一种面食品。和面擀成薄片，一面涂上油盐，再卷起蒸熟。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话说王夫人听见邢夫人来了，连忙迎了出去。邢夫人犹不知贾母已知鸳鸯之事，正还又来打听信息，梦梦。进了院门，早有几个婆子悄悄的回了她，他才知道。待要回去，里面已知，又见王夫人接了出来，少不得进来，先与贾母请安。贾母一声儿不言语，自己也觉得愧悔。凤姐儿早指一事回避了，鸳鸯也自回房去生气，薛姨妈、王夫人等恐碍着邢夫人的脸面，也都渐渐的退了。邢夫人且不敢出去。写得好。

贾母见无人，方说道：“我听见你替你老爷说媒来了，你倒也三从四德的，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声口如闻。你们如今也是孙子儿子满眼，你还怕他使性子？我闻得你还由着你老爷的那性儿闹。”邢夫人满脸通红，回道：“我劝过几次不依，老太太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儿。”贾母道：“他逼着你杀人，你也杀去？如今你也想想，你兄弟媳妇本来老实，又生的多病多（痰）〔痛〕，上上下下，那不是他操心？你一个媳妇虽然帮着，也是天天丢下爬儿弄扫帚⁴。凡百事情，我如今自己减了。他们两个，就有些不到的去处，有鸳鸯那孩子还心细些。我的事情，他还想着一点子：该要的，他就要了来；该添什么，他就趁空儿告诉他们添了。鸳鸯再不这样，他娘儿两个里头、外头，大的、小的，那里不忽略一件半件？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还是天天盘算，和他们要东要西去？我这屋里有的没有的，剩了他一个，年纪也大些，我凡做事的脾气性格儿，他还知道些。他二则也还投主子的缘法，他也并不指着我和那位太太要衣裳去，又和那位太太要银子去。所以这几年一应事情，他说什么，从你小婢和你媳妇起，至家下大大小小，没有不信的。所以不单我得靠，连你小婢、媳妇也都省心。我有了这么个人，便是媳妇、孙子媳妇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没气可生了。这会子他去了，你们又弄了什么人来我使？你们就弄他那么一个真珠的人来，不会说话也无用。从贾母口中为鸳鸯立传，声情毕现。我正要打发人和你老爷说去，他要什么人，我这里有钱，叫他只管一万八千

的买去就是！要这个丫头不能！留下他，服侍我几年，就比他日夜服侍我尽了孝的一般。你来的也巧，就去说，更妥当了。”说毕，命人来：“请了姨太太及姑娘们来。才高兴说个话儿，怎么的又都散了？”截然而止，更不拖沓。自上回开首至此，皆极难妥帖文字。丫头忙答应找去了。

众人赶忙的又来，只有薛姨妈向那丫头道：“我才来了，又做什么去？你就说我睡了。”那丫头道：“好亲亲的姨太太、姨祖宗，我们老太太生气呢。你老人家不去，没个开交了。只当疼我们罢！你老人家怕走，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妈阿谀取容光景，借一丫头侧笔写出，善绘风景。薛姨妈笑道：“小鬼头儿，你怕些什么？不过骂几句就完了。”说着，只得和这小丫头子走来。贾母忙让坐，又笑道：“咱们斗牌罢。人头牌，取宋江等三十六人之党为之。三十六，天数也，而乃盗藪。姨太太的牌也生，咱们一处坐着，别叫凤丫头混了我们去。”薛姨妈笑道：“正是呢，老太太替我看着些儿。就是咱们娘儿四个斗呢，还是添一两个人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个人。”凤姐儿道：“再添一个人热闹些。”贾母道：“叫鸳鸯来，叫他在这下手里坐着。姨太太的眼花了，咱们两个的牌都叫他看着些儿。”凤姐笑了一声，向探春道：“你们知书识字的，倒不学算命？”算命又映《易》道，而造语自奇。探春道：“这又奇了！这会子你不打点精神赢老太太几个钱，又想算命？”凤姐儿道：“我正要算算今儿该输多少，我还想赢呢？你瞧瞧场儿没上，上下左右都埋伏下了。”真能涉趣，而乃杀机。说的贾母、薛姨妈都笑起来。

一时鸳鸯来了，便坐在贾母下首。鸳鸯之下，便是凤姐儿。铺下红毡，洗牌告么^[2]，五人起牌斗了一回。鸳鸯见贾母的牌已十严^[3]，只等一张二饼，便递了暗号儿与凤姐儿。凤姐儿正该发牌，便故意踌躇了半晌，笑道：“我这一张牌定在姨妈手里扣着呢，我若不发这一张牌，再顶不下来的。”五人斗牌，为天五生土，贾母十成，为地十成之，

《河》《洛》理数也。只等二饼，为地二生火，阴在上矣。阴火销铄，凤实主之，故在他手。○此场实止四人，而曰五人者，鸳鸯既经誓绝，乃不偶而偶，转以一人当两人也。以缴上，以起下。薛姨妈道：“我手里并没有你的牌。”凤姐儿道：“我回来是要查的。”薛姨妈道：“你只管查，你且发下来我瞧瞧，是张什么？”凤姐儿便送在薛姨妈跟前，薛姨妈一看，是个二饼，便笑道：“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太满了。”妙能摇曳。凤姐听了，忙笑道：“我发错了！”此错难挽。贾母笑的已掷下牌来，说：“你敢拿回去！谁叫你错的不成？”凤姐儿道：“可是我要算一

算命呢！这是自己发的，也怨不得人了。”浑身解数，是活凤姐。贾母笑道：“可是你自己打着你那嘴，问着你自己才是。”又向薛姨妈笑道：“我不是小气爱赢钱，原是个采头儿。”薛姨妈笑道：“我们可不是这样想，那里有那样糊涂人，说老太太爱钱呢？”凤姐儿正数着钱，听了这话，忙又把钱穿上了，向众人笑道：“够了我的了！竟不为赢钱，单为赢采头儿。我到底小气，输了就数钱，快收起来罢。”贾母是规矩鸳鸯代洗牌的，因和薛姨妈说笑，不见鸳鸯动手。贾母道：“你怎么恼了，连牌也不替我洗？”鸳鸯拿起牌来，笑道：“奶奶不给钱。”贾母道：“他不给钱，那是他交运了。”交运正是算命，一切谐谑悉有隐意，但明是《易》，是姤，是否，无不迎刃而解。如“小气”、“采头”、“爱钱”、“一吊又一吊”都是，评不胜评。便命小丫头子：“把他那一吊钱都拿过来^[4]！”小丫头子真就拿了，搁在贾母旁边。凤姐儿忙笑道：“赏我罢！照数儿给就是了。”薛姨妈笑道：“果然凤姐儿小气，不过玩意罢了。”

凤姐儿听说，便站起来，拉住薛姨妈，回头指着贾母素日放钱的一个木箱子笑道：“姨妈瞧瞧！那个里头不知玩了我多少去了。这一吊钱玩不了半个时辰，那里头的钱就招手儿叫他了。只等把这一吊也叫进去了，牌也不用斗了，老祖宗气也平了，又有正经事差我办去了。”敏妙绝伦。话未说完，引的贾母众人笑个不止。正说着，偏平儿怕钱不够，又送了一吊来。凤姐儿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处罢，一齐叫进去倒省事，不用做两次，叫箱子里的钱费事。”贾母笑的手里的牌撒了一桌子，推着鸳鸯叫：“快撕他的嘴！”平儿依言放下钱，也笑了一回方回来。

至院门前，遇见贾琏，问道：“太太在那里呢？老爷叫我请过去呢！”平儿忙笑道：“在老太太跟前，站了这半日还没动呢。难受。○凤姐坐而邢氏立，见贾母以爱憎坏礼，亦用侧笔出之。趁早儿丢开手罢，老太太生了半日气，这会子亏二奶奶凑了半日的趣儿，才略好了些。”贾琏道：“我过去只说讨老太太示下，十四日往赖大家去不去，好预备轿子的。又请了太太，又凑了趣儿，岂不好？”平儿笑道：“依我说，你竟别过去罢。合家子连太太、宝玉都有了不是，这会子你又填限去了^[5]。”贾琏道：“已经完了，难道还找补不成^[6]？况且与我又无干。二则老爷亲自吩咐我请太太的，这会子我打发了人去，倘或知道了，正没好气呢，指着这个拿我出气罢！”递本回，实找上大段，令人不可忘了鲍二。说着就走。平儿见他说的有理，二之进不可制止，是有理。也便跟了过来。

贾琏到了堂屋里，便把脚步放轻了，往里间探头，只见邢夫人站在那里。凤姐儿眼尖，先瞧见了，便使眼色儿不命他进来，又使眼色与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碗茶来，放在贾母跟前。贾母一回身，贾琏不防，便没躲过。贾母便问：“外头是谁？倒像个小子一伸头的是的。”是小子。凤姐儿忙起身说：“我也恍惚看见有一个人影儿。”一面说，一面起身出来。贾琏忙进去陪笑道：“打听老太太十四可出门，好预备轿子。”贾母道：“既这么样，怎么不进来？又做鬼做神的。”贾琏陪笑道：“见老太太玩牌，不敢惊动，不过叫媳妇出来问问。”贾母道：“就忙到这一时？等他家去，你问他多少问不得？那一遭儿你这么小心来着？又不知是来做耳报神的^[7]，也不知是来做探子的，鬼鬼祟祟，倒吓我一跳，什么好下流种子！你媳妇和我玩牌呢，还有半日的空儿，你家去再和那赵二家的赵二则钱，财色并到。商量治你媳妇去罢！”说着，众人都笑了。鸳鸯笑道：“鲍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赵二家的去。”必用他指明白。贾母也笑道：“可是！我那里记得什么抱着背着呢？提起这些事来，不由我不生气。我进了这门子做重孙媳妇起，到如今我也有个重孙媳妇了，连头带尾五十四年，六九之数，乾坤之用一周。凭着大惊大险千奇百怪的事也经了些，所谓史。从没经过这些事！还不离了我这里呢！”一段嬉笑怒骂，八面玲珑。

贾琏一声儿不敢说，忙退了出来。平儿在窗外站着悄悄笑道：“我说你不听，到底碰在网里了。”正说着，只见邢夫人也出来。贾琏道：“都是老爷闹的，如今都搁在我和太太身上。”有是父，有是子。邢夫人道：“我把你这没孝心的种子！人家还替老子死呢。白说了几句，你就抱怨天抱怨地了？你还不好好的呢。这几日生气，仔细他捶你。”心情口语活画。贾琏道：“太太快过去罢，叫我来请了你半日了。”说着，送他母亲出来，过那边去。邢夫人将方才的话只略说了几句，“略”字下得妙，极能把邢氏见识和盘托出，以一字绘全神，古大家能有几人？贾赦无法，又且含愧，自此便告了病。且不敢见贾母，只打发邢夫人及贾琏每日过去请安。只得又各处遣人购求寻觅，终久费了八百两银子，买了一个十七岁女孩子来，名唤嫣红，嫣，淹也，文字收场。收在屋里，不在话下。

这里斗了半日牌，吃晚饭才罢。此一二日间无话。一二日，三日也，乃重阳后二日，收束以上所演二阴。转眼到了十四，九月十四。黑早^[8]，赖大的媳妇又进来请。贾母高兴，便带了王夫人、薛姨妈薛姨妈也在带中。及宝玉姊妹等，至赖大花园中坐了半日。那花园虽不及大观园，却也十分齐整宽阔，泉石林木，楼台亭轩，也有好几处动人

的。“敏探春”一回生于此。外面大厅上，薛蟠、贾珍、贾琏、贾蓉中后路文字多半出此四人身上，特为一总。并几个近族的都来了。那赖大家的也请了几个现任的官长，并几个大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个柳湘莲，柳湘莲，此书中一大关键，照应空渺，照应真假，乃鸳鸯而不鸳鸯、真为鸳鸯之一人，尤三姐匹也。其实为宝、黛两影，合成一人，与宝钗无干涉。其姓名浅言之，则柳之风流，莲之清静，乃出淤泥而不染，又潇湘云梦，状其归空，已足尽其名其人之义。但其姓柳，从木从卯，卯为木，又加木，则为林，乃黛玉之姓也。书重木石姻缘，乃演还泪，泪即泪，湘字一水一目，合之成泪，中加木字，分明木泪，黛玉之案也。莲则佛花，上为草，下为连，为走，草宜连而不连，因归佛而走，非宝玉乎？在宝、黛共为一心，柳湘莲遂自为一心，吾故曰合两影而成一人也。又湘即湘云，以一人作三影者，此特除去宝钗，一于阳类，不欲以阴柔杂之也。薛蟠自上次会过了一次，已念念不忘，又打听他最喜串戏^[9]，且都串的是生旦风月戏文，既串生，又串旦，风月鉴中之生、旦，宝、黛也。吾故谓合宝、黛为一。不免错会了意，误认他做了风月子弟。在风月鉴中，出风月鉴外。正要与他相交，恨没有个引进，这日可巧遇见，乐得无可不可。且贾珍等也慕他的名，酒盖住了脸，就求他串了两出戏。下来，移席和他一处坐着，问长问短，说东说西。

那柳湘莲原系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以及眠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因他年纪轻，又生得美，不知他身分的人都误认作优伶一类。特立小传。那赖大之子赖尚荣当俭德避难，不可荣禄之时，而且赖上以荣也，是乃包羞之小人，否成矣。其名到此方出。与他素昔交好，故今日请来作陪。不想酒后别人犹可，独薛蟠又犯了旧病，谓之旧病，奇。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开完事。无奈赖尚荣又说：“方才宝二爷又嘱咐我，才一进门虽见了，只是人多不好说话，叫我嘱咐你散的时候别走，他还有话说呢。没字处有许多文章，而秦钟俨然尚存也。你既一定要走，等我叫出他来，你两个见了再走，与我无干。”说着便命小厮们：“到里头找一个老婆子，悄悄告诉，请出宝二爷来。”那小厮去了。没一杯茶时，果见宝玉出来了。赖尚荣向宝玉笑道：“好叔叔，把他交给你，我张罗人去了。”说着，已经去了。

宝玉便拉了柳湘莲到厅侧书房中坐下，问他：“这几日可到秦钟的坟上去了？”湘莲道：“怎么不去？前日我们几个放鹰去^[10]，放鹰去，掉皮。离他坟上还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雨水勤，恐怕他的坟站不住，我背着众人走到那里去瞧了一瞧，略又动了一点子。回家来就便弄了几百

钱，第三日一早出去，雇了两个人，收拾好了。”许多文字，补之不及补，详之不及详，而又要为情种作十成语，此大难事也。乃以上坟一事，轻轻托出死生相系之情，何等思路！宝玉说：“怪道呢。上月我们大观园的池子里头结了莲蓬，我摘了十个，叫焙茗出去到坟上供他去。略补。回来我也问他，可被雨冲坏了没有？他说：‘不但没冲，更比上回新了些。’我想着必是这几个朋友新收拾了。那几个。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柳湘莲道：“这个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头有我，你只心里有了就是了。写得圆。眼前十月初一日，已到“揆痴理”，回看此语及凤姐生日，则此日为九月十四也。作者欲借此日明其演《易》大指，而故不肯说出九月，或先之，或后之，夹对而出，其狡狴如此。我已经打点下上坟的花销。你知道我一贫如洗，家里是没有积聚的，纵有几个钱来，随手就光的，不畜长物，已能脱却财字一关，则不为利动，薛蟠无可如何。惜黛玉受燕窝之愚也。不如趁空儿留下这一分，省的到了跟前扎煞手^[11]。”不以贫富为转移。

宝玉道：“我也正为这个，这情种便是那情种。要打发焙茗找你。你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萍踪浪迹，没个一定的去处。”柳湘莲道：“你也不用找我，这个事也不过各尽其道，眼前我还要出门去走走，外头逛逛，三年五载再回来。”三、五，八数。曰年、曰载，动为周天，又一鸳鸯图画。宝玉听了，忙问：“这是为何？”柳湘莲冷笑道：“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鸳鸯剑出手矣，是不能明言。我如今要别过了。”宝玉道：“好容易会着，晚上同散岂不好？”湘莲道：“你那令姨表兄还是那样，再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回避了倒好。”宝玉想一想，说道：“既是这么样，倒是回避了为是。只是你要果真远行，必须先告诉我一声，千万别悄悄的去。”写本回斟酌恰好，令文字、情事两不径直。说着，便滴下泪来。一往情深，此“泪”字同上坟是一样文法。柳湘莲道：“自然要辞你去，你只休和别人说就是了。”酷肖。说着，就站起来要走，又道：“你就进去罢，不必送我。”湘莲深细，文又一曲。一面说，一面出了书房。

刚至大门前，早遇见薛蟠在那里乱叫：“谁放了小柳儿走了？”如闻。柳湘莲听了，火星乱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复思酒后挥拳，又碍着赖尚荣的脸面，只得忍了一忍。薛蟠忽见他走出来，如得了珍宝，忙趑趄着走上去，一把拉住，笑道：“我的兄弟，你往那里去了？”湘莲道：“走走就来。”薛蟠笑道：“你一去，都没了兴头了，好歹坐一坐，就算疼我了。凭你什么要紧的事，交给哥哥，只别忙。你有这个哥哥，

你要做官发财都容易。”其丑如鬼，而作者何处得来？湘莲见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愧，早生一计，到此方入。拉他到僻静处，笑道：“你真心和我好，还是假心和我好呢？”薛蟠听见这话，喜得心痒难挠，也斜着眼笑道：“好兄弟，你怎么问起我这样话来？其言甚腻。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既有其妹，而有乃兄。湘莲道：“既如此，这里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随后出来，跟我到下处，咱们索性喝一夜酒。我那里还有两个绝好的孩子^[12]，亦即燕窝，其妹之所施，乃兄之所受矣。从没出门的^[13]。你可连一个跟的人也不用带，到了那里，服侍人都是现成的。”薛蟠听如此说，喜的酒醒了一半，说：“果然如此？”写他疑，正是信，喜极之词也。湘莲笑道：“如何！人拿真心待你，你倒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呆子，如此点题妙极。怎么有个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认得，你先去了，我在那里找你？”湘莲道：“我这下处在北门外头。祭金钏于此门外。你可舍得家，城外住一夜去？”语无不奇。薛蟠道：“有了你，我还要家做什么！”更腻。湘莲道：“既如此，我在北门外头桥上等你。咱们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后，你再走，他们就不留神了。”薛蟠听了，连忙答应道：“是。”二人复又入席，饮了一回。那薛蟠一发难熬，只拿眼看湘莲，心内越想越乐，左一壶，右一壶，并不用人让，自己便吃了又吃，不觉的有八九分了。绝倒。湘莲便起身出来，瞅人不防，出至门外，命小厮杏奴：柳之奴为杏，得先春而结佳果，是大幸也。而字面妙甚趣甚。“先家去罢。我到城外就来。”说毕，已跨马直出北门桥上，等候薛蟠。

一顿饭的工夫，只见薛蟠骑着一匹大马，远远的赶了来，张着嘴，瞪着眼，头似拨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乱瞧，纸上活画，而画亦画不出。及至从湘莲马前过去，只顾往远处瞧，不曾留心近处。湘莲又笑又恨他，便也撒马随后跟来。此笔尤其难得。薛蟠往前看时，渐渐人烟稀少，便又圈马回来。再不想一回头见了湘莲，如获奇珍，奇情，奇文。忙笑道：笑得更妙。“我说你是个再不失信的^[14]！”果然。湘莲笑道：“快往前走，仔细人看见跟了来就不好了。”说着，先就撒马前去，足为“金兰语”答礼。薛蟠也就紧紧跟来。

湘莲见前面人烟已稀，且有一带苇塘，便下马将马拴在树上，向薛蟠笑道：“你下来，咱们先设个誓，日后要变了心，告诉人去的，便应誓。”仍是奇情，而机智如见。薛蟠笑道：“这话有理！”连忙下了马，也拴在树上，便跪下说道：“我要日久变心，告诉人去的，天诛地灭！”“誓绝”之后，不想更有此一誓，真令看官餍心。一言未了，只

听“铿”的一声，背后好似铁锤砸下来，只觉得一阵黑，满眼金星乱迸，文至此亦金星乱迸，惜黛玉无此老拳耳。身不由己，便倒下来。湘莲走上前来瞧瞧，知道他是个不惯挨打的，“霸王”绝倒。只使了三分气力，向他脸上拍了几下，登时便开了果子铺^[15]。薛蟠先还要挣扎起来，又被湘莲用脚尖点了一点，仍旧跌倒，步骤筋节，无不恰好。口内说道：“原来是两家情愿，你不依，只管好说，为什么哄出我来打我？”一面说，一面乱骂。语虽已软，霸气犹存。湘莲道：“我把你这瞎了眼的！你认认柳大爷是谁？你不说哀求，你还伤我！我打死你也无益，只给你个利害罢。”说着，便取了马鞭子过来，从背后至脚胫，打了三四十下。三四得七，巧数也，正责乃妹之巧。

薛蟠的酒早已醒了大半，不觉疼痛难禁，不禁有“嗳哟”之声。“霸王”扫地。湘莲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当你是不怕打的。”一面说，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来，向苇中泥泞处拉了几步，滚得满身泥水。掉陷污泥中，乃兄代证之。又问道：“你可认得我了？”薛蟠不应，只伏着哼哼。湘莲又掷下鞭子，用拳头向他身上擂了几下。薛蟠便乱滚乱叫，说：“肋条折了！我知道你是正经人，因为我错听了旁人的话了！”是薛蟠，写得好。湘莲道：“不用拉旁人，只说现在的。”薛蟠道：“现在也没什么说的，不过你是个正经人，我错了！”渐入央告情景，口气逼真，岂作者亦曾经耶？湘莲道：“还要说软些，才饶你。”薛蟠哼哼的道：“好兄弟！”湘莲又一拳。斩截得像。薛蟠“嗳”了一声，便道：“好哥哥！”湘莲又连两拳。豪杰之爱惜“兄弟”“哥哥”之名称如是，不似世途结盟通谱之泛泛也。薛蟠忙“嗳哟”叫道：“好老爷！饶了我这没眼睛的瞎子罢！从今以后，我敬你怕你了！”一央告作三层，文境匪夷所思，当有若干无赖思集其腕下。湘莲道：“你把那水喝两口！”薛蟠一面听了，一面皱眉道：“这水实在腌臢，怎么喝得下去！”湘莲举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喝，我喝！”说着，只得俯头向苇根下喝了一口，犹未咽下去，只听“哇”的一声，把方才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写“苦”字淋漓尽致。至央告可歇矣，而必令其喝水者，借蟠为黛泄不平也，盖钗乃以笼络既受污者，非止文字作十分畅满。湘莲道：“好腌臢东西，你快吃完了饶你。”薛蟠听了，叩头不迭，求道：“好歹积阴功饶我罢，这至死不能吃的。”湘莲道：“这样气息，没的熏坏了我！”熏坏一语，写出美而自好，恰是湘莲，顺势便作收煞。说着，丢下了薛蟠，便牵马认镫去了^[16]。这里薛蟠见他已去，方放下心来，后悔自己不该误认了人。方才被打，即着此语，见蟠之未尝不可教，此正是好机会。待要挣扎起来，无奈偏体疼痛难禁。

谁知贾珍等席上忽不见了他两个，各处寻找不见。有人说：“恍惚出北门去了。”薛蟠的小厮素日是惧他的，他吩咐了不许跟去，谁敢找去。后来还是贾珍不放心，命贾蓉带着小厮们寻踪问迹的，直找出北门下桥二里多路，忽见苇坑旁边薛蟠的马拴在那里。众人都道：“好了，有马必有人。”一齐来至马前，只听苇中有人呻吟，大家忙走来一看，只见薛蟠的衣衫零碎，面目肿破，没头没脸，偏身内外滚的似个泥母猪一般。

贾蓉心内已猜着八九了，是他猜着。忙下马命人搀了起来，笑道：“薛大叔天天调情，今日调到苇子坑里，‘调情’字用他点出，‘呆’字用自点出，都是奇笔。必定是龙王爷也爱上你风流，你就碰到龙犄角上了。”趣语，为“蟠”字设色。又苍龙，木宿，则为黛玉。薛蟠羞的没地缝儿钻进去，又能知羞，都是龙下蛋处。那里爬的上马去？贾蓉命人赶到关厢里^[17]，雇了一乘小轿子，薛蟠坐了，一齐进城。贾蓉还要抬往赖家去赴席，善戏谑兮，而馀意跃然。薛蟠百般苦告，央及他不用告诉人，贾蓉方依允了，让他各自回家。贾蓉仍往赖家回复贾珍，并方才的形景。贾珍也知湘莲所打，也笑道：“他须得吃个亏才好。”转是正言。至晚散了，便来问候。薛蟠自在卧房将养，推病不见。

贾母等回来，各自归家时，薛姨妈与宝钗见香菱哭的眼睛肿了，问起原故，忙来瞧薛蟠时，脸上身上虽见伤痕，并未伤筋动骨。上文斟酌之妙。薛姨妈又是心疼，又是发恨，骂一回薛蟠，又骂一回柳湘莲，意欲告诉王夫人，遣人寻拿柳湘莲。宝钗忙劝道：“这不是什么大事，不过他们一处吃酒，酒后反脸常情。谁醉了，多挨几下子打，也是有的。况且咱们家的无法无天，人所共知。妈妈不过是心疼的原故。要出气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好了，出得去的时候，那边珍大爷、琏二爷这干人，也未必白丢开了，自然备个东道，叫了那个人来，当着众人，替哥哥赔不是认罪就是了。堂堂正正，情理兼到，宝钗是好，作者是凶。如今妈妈先当做大事，告诉众人，倒显的妈妈偏心溺爱，纵容他生事招人，今儿偶然吃了一次亏，妈妈就这样兴师动众，倚着亲戚之势，欺压平人。”此言尤好，此意尤凶。薛姨妈听了道：“我的儿，到底是你想得到。我一时气糊涂了。”宝钗笑道：“这才好呢。他又不怕妈妈，又不听人劝，一天纵似一天。吃过两三个亏，他也罢了。”以馀文递后文。

薛蟠睡在炕上，痛骂湘莲，又命小厮：“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妈喝住小厮们，只说：“柳湘莲一时酒后放肆，如今酒醒，后悔不及，惧罪逃走了。”以两句虚话了下半回，奇极，幻极。

薛蟠听见如此说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雅制春灯谜”为一大段，乃提顿以上四十六回，生发中路，即收拾末路处。本回上一“情”字便是“情切切”以下之情，下一“祸”字便是“致祸抱羞惭”以上之祸。盖写情至此，人欲恣肆，已如毒龙不可制伏，必须节节遏抑，故以薛蟠被打为之始。至于祸败之机虽伏，而祸败之势未张，是须于无形中而见其有形，始能生其恐惧，故演惧祸之走，只在若有若无之间。以一行敌全卷，而一回上下能铢两悉称，是真绝大力量，古文不多见文字。

【护花主人评曰】贾母若不斗牌，邢夫人如何回去？众人如何又来？是文章借景脱卸法。又借凤姐戏谑，了结鸳鸯一案。

赖大家一席，不但探春异日兴利除弊，派人管园，于此起念；且薛蟠受打，及湘莲救薛蟠，尤三姐自刎等事，皆因此席而起。

柳湘莲同秦钟相好，宝玉莲蓬，是借境补写。

宝玉因在冯紫英家私同蒋琪互换腰巾，致受痛责；薛蟠亦因在赖大家误认湘莲，致遭毒殴。遥遥相照。

湘莲向宝玉说：“眼前就要出门。”想见此时湘莲心中，已早有算计薛蟠之念。薛蟠要同湘莲打官司，薛姨妈要告知荣府，若无宝钗劝住，不能了结。借此撇开，不但有随起随落之妙，且为后文湘莲救薛蟠地步。

【大某山民评曰】湘莲之诱薛蟠，与凤姐之诱贾瑞同一机杼，而又有别。瑞识凤姐而不自谅，若蟠则全不识人，罔之生也幸而免。

前文贾瑞于凤姐喜得抓耳挠腮，此处薛蟠于湘莲喜得心痒难搔，居然成对。

天祥、文起，淫心同炽，而受报攸分，缘所遇者异耳。柳为爽直，凤则阴毒矣，且男色女色亦殊。古来感应书，好龙阳而获谴者尚少，其阴鹭罪过，或从末减事。

此回是九月十四日赖大家吃酒事。

[1] 爬（bà）儿：一种带齿的农具，用以碎土平地。

[2] 告么：斗牌时，洗完牌，每人先翻一张，点数在前的人先起牌。么点次序最先，故决定谁先拿牌叫做“告么”。

[3] 十严：斗牌时牌已配齐，只等所需的最后一张牌出现，便可以放牌得胜。也称“得等”。

[4] 一吊钱：古代一个铜钱称一文，一千文为一吊。也有一百文作一吊的。

[5] 填限：谓白白充当牺牲品或代人受过。

[6] 找补：补偿，补充。

[7] 耳报神：暗中报告消息者。即暗探。

[8] 黑早：凌晨天还没有大亮的时候。

[9] 串戏：此指非职业演员客串演戏。

[10] 放鹰：打猎的别称。

[11] 扎煞手：犹棘手。谓事情难办。

[12] 绝好的孩子：此指男妓。

[13] 出门：旧谓男妓出外应酬客人。

[14] 再不：绝对不会。

[15] 开果子铺：比喻脸上被打得青紫红肿。

[16] 认镫：脚踏进马镫。指上马。

[17] 关厢：城门外大街及附近的地区。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话说薛蟠听见如此说了，气方渐平。三五日后，疼痛虽愈，伤痕未平，只装病在家，愧见亲友。展眼已到十月，点明十月，纯阴用事。因各铺面伙计内有算年帐要回家的，少不得家内治酒饯行。内有一个张德辉，是书至此将作大发挥，文字皆在薛蟠之游，故着一张德辉名姓。张，大也。德辉，得一发挥也。自幼在薛蟠当铺里揽总，家内也有了二三千金的过活，文章富有。今岁也要回家，明春方来。因说起：“今年纸札香料短少，纸札香料，用于鬼神之物。薛蟠此行若或使之。明年必是贵的。明年先打发大小儿上来，后路文从此生，故为打发大小儿上来。当铺里照管照管。赶端阳前，端阳前则四月，自十月至四月，由坤转乾，阴阳一周。我顺路就贩些纸札香扇来卖。又以“扇”明大旨。除去关税花消，亦可以多剩得几个利钱。”薛蟠听了，心下忖度：“如今我挨了打，正难见人，想着要躲避一年半载，又没处去躲，天天装病也不是事。况且我长了这么大，文不文，武不武，虽说做买卖，究竟戥子、算盘总没拿过^[1]，地土风俗、远近道路又不知道。不如也打点几个本钱，和张德辉逛一年来。赚钱也罢，不赚钱也罢，且躲躲羞去；二则逛逛山水也是好的。”迤迤入题。心内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后，便和气平心薛蟠而能和气平心，此正不可不发挥处也。与张德辉说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

晚间薛蟠告诉他母亲，薛姨妈听了，虽是欢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钱倒是小事，因此不命他去。特先一反，而实是正。只说：“你好歹守着我，我还能放心些。况且也不用这买卖，等不着这几百银子用。”薛蟠主意已定，那里肯依？只说：“天天又说我不知世务，这个也不知，那个也不学。如今我发狠把那些没要紧的都断了，如今要成人立业，学习买卖，又不准我了。叫我怎么样呢？我又不是个丫头，把我关在家里，何日是个了手？况且那张德辉又是个有年纪的，咱们和他是世交，我同他怎么得有错？我就有一时半刻不好的去处，他自然说

我劝我。就是东西贵贱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问他，何等顺利，倒不叫我去！过两日我不告诉家里，私自打点了走，明年发了财回来，才知道我呢！”是他母子口吻，一丝不走。说毕，赌气睡觉去了。

薛姨妈听他如此说，因和宝钗商议。坏了。宝钗笑道：“哥哥果然要经历正事，倒也罢了。只是他在家说着好听，到了外头旧病复发，难拘束他了。明明知之。但也愁不得许多。一转，恶毒。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妈妈也不能又有别的法子。一半尽人力，一半听天罢了。好歹守着还放心，便是法子。不等银子用，便不必别寻法子。宝钗何必定要尽人、听天？抑又何尝尽人耶？这么大人了，若只管怕他不知世务，出不得门，干不得事，今年关在家里，明年还是这个样儿。他既说的名正言顺，妈妈就打量着丢了一千八百银子，竟交与他试一试，横竖有伙计帮着他，也未必好意思哄骗他的。二则他出去了，左右没了助兴的人，又没有倚仗的人，到了外头谁还怕谁？有了的吃，没了的饿着，举眼无靠，他见了这样，只怕比在家里省了事也未可知。”直以薛蟠为孤注矣。末语“也未可知”乃拿不稳之词，是仍知其必不改，不改则必及于祸，蟠其能免乎？钗力主其行，是何肺腑？薛姨妈听了，思忖半晌，特写思忖半晌，以衬宝钗之决绝。道：“倒是你说的是。花两个钱，叫他学些乖来也值。”商议已定，一宿无话。

至次日，薛姨妈命人请了张德辉来，在书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饭，自己在后廊下，隔着窗子千言万语嘱托张德辉照管照管。何等不放心。张德辉满口应承。吃过饭，告辞，又回说：“十四日自九月十四至十月十四，月一周天，剥为坤矣，而俱在望前一日，则又自消及长、自虚及盈，无限期望在此，是大发挥之主意。是上好出行日期，大世兄即刻打点行李，雇下骡子，十四日一早就长行了。”薛蟠喜之不尽，将此话告诉薛姨妈。薛姨妈便和宝钗、香菱并两个年老的嬷嬷，连日打点行装。派下薛蟠之奶公老苍头一名，其父无名，奶公亦无姓，苍在黑白之间，正薛蟠状。当年谄事旧仆二名，外有薛蟠随身常使小厮二名，厮仆悉无姓名，以无所取义也，是书无一闲字。主仆一共六人，雇了三辆大车，单拉行李使物，又雇了四个长行骡子。薛蟠自骑一匹家内养的铁青大走骡，外备一匹坐马。诸事完毕，薛蟠行色如此铺张，见非家计所迫为不得已之行也，而宝钗必欲尽人、听天，何故？薛姨妈、宝钗等连夜劝戒之言，自不必备说。

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辞他母舅，然后过来辞了贾宅诸人，贾珍等未免又有饯行之说，也不必细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妈、宝钗等直同薛

蟠出了仪门，母女两个，四只眼看他去了，方回来。写得伤心，却是何苦。

薛姨妈上京带来的家人，不过四五房，并两三个老嬷嬷、小丫头。今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了一两个男子。因此薛姨妈即到书房，将一应陈设玩器并帘帐等物，尽行搬了进来收贮。命两个跟去男子之妻，一并也进来睡觉。隐隐约约为“复惹放流刑”以后地步，文何尝真矛盾。又命香菱：“将他屋里也收拾严紧，将门锁了，晚间和我去睡。”宝钗道：“妈妈既有这些人作伴，不如叫菱姐姐和我做伴去。我们园里又空，夜长了，我每夜做活，越多一个人，岂不越好？”薛姨妈笑道：“正是我忘了，原该叫他同你去才是。此一“该”该得奇！薛氏亲人，一母、一子、一女而已。正当朝夕相依，而乃以宝钗置之园中，令与中表之男同居一地。今蟠既行，则钗必宜归依母处矣，而转索兄妾，使其伴己，致生“石榴裙”之疑案。而令其母块然独处，谈忠说孝、讲礼明义者，固如此乎？此作者明白告看官处。我前日还和你哥哥说：‘文杏又小，道三不着两的；莺儿一个人，不够服侍的。’明说“一个人”，便是“陈腐旧套”中只一贴身丫鬟之小姐。此等处皆背攻法。还要买一个丫头来你使。”宝钗道：“买的不知底细，倘或走了眼，花了钱事小，没的淘气。倒是慢慢打听看，有知道来历的，买个还罢了。”一面说，一面命香菱收拾了衾褥妆奁，命一个老嬷嬷并臻儿送至蘅芜院去。然后宝钗和香菱才同回园中来。将写群阴毕集，先写香菱为首悬一镜照起之。而阴之总领则宝钗，故由他带进。

香菱向宝钗道：“我原要和太太说的，等大爷去了，我和姑娘做伴去。我又恐怕太太多心，说我贪着园里来玩，谁知你竟说了。”宝钗笑道：“我知道你心里羡慕这园子不是一日两日的了，是园是人，有面有底。只是没个空儿。就每日来一趟，慌慌张张的，也没趣儿。所以趁这机会，越发住上一年，我也多个做伴的，你也遂了你的心。”香菱笑道：“好姑娘！趁着这个功夫，你教给我做诗罢。”一镜之用，上照正册，下照又副册，既入画图，岂可不入诗社？宝钗笑道：“我说你得陇望蜀呢。我劝你且缓一缓，今儿头一日进来，先出园东角门，从老太太起，东角门是混话，出东角门如何从老太太处起？各处各人，你都瞧瞧，问候一声儿。也不必特意告诉他们搬进园来，若有提起因由儿的，你只带口说我带了进来做伴儿就完了^[2]。回来进了园，再到各姑娘房里走走。”普同一照。

香菱应着，才要走时，只见平儿忙忙的走来。香菱忙问了好，平儿

只得陪笑相问。“只得”二字，未出下文，已有下文。宝钗因向平儿笑道：“我今儿把他带了来做伴儿，正要回你奶奶一声儿。”平儿笑道：“姑娘说的是那里的话？我竟没话答言了。”宝钗道：“这才是正理。无不有理。店房有个主人，庙里有个住持，虽不是大事，到底告诉一声。就是园里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两个，也好关门候户的了。你回去就告诉一声罢，我不打发人说去了。”平儿答应着，因又向香菱道：“你既来了，也不拜一拜街坊邻舍去？”宝钗笑道：“我正叫他去呢。”平儿道：“你且不必往我们家去，二爷病了在家里呢。”从此叙出一事。香菱答应着去了。先从贾母处来，不在话下。

且说平儿见香菱去了，便拉宝钗，悄说道：“姑娘可听见我们的新文了？”新文是他先闻。宝钗道：“我没听见新文，因连日打发我哥哥出门，所以你们这里的事一概不知道，连姊妹们这两日没见。”凡书中一切坏事，大多从宝钗边叙出，人所不觉。平儿笑道：“老爷把二爷打了个动不得，难道姑娘就没听见？”宝钗道：“早起恍惚听见了一句，也信不真。是恍惚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来。又是为了什么打他？”平儿咬牙骂道：“都是那什么贾雨村，半路途中那里来的饿不死的野杂种！认了不到十年，痛骂处，正大提掇处。不到十年，则黛玉已来了十年矣。以下悉抉是书作意。生了多少事出来。今年春天，从春天起。老爷不知在那个地方看见几把旧扇子，回家来，看家里所有收着的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处搜求。是撕扇之扇。以扇为善，多以闲人为穿凿，然则请问如此等大落墨处，又是甚么意思？谁知就有个不知死的冤家，混号儿人都叫他做石呆子，宝玉是石，黛玉亦石，同一石，同一呆，书之主。穷的连饭也没的吃，偏他家就有二十把旧扇子，《大学》只有十章，今云二十，反善而为恶矣。死也不肯拿出大门来。二爷好容易烦了多少情，是多少情。见了这个人，说之再三，他把二爷请了到他家里坐着，拿出这扇子来略瞧了一瞧。据二爷说，原是不能再得的，全是湘妃、棕竹、麋鹿、玉竹的^[3]，湘妃是黛，玉竹是宝。棕音宗，贾氏宗人如珍蓉等。麋鹿一阴一阳，无非是兽。全书俱在矣。皆是古人写画真迹。自负其文，《诗》、《易》、《四书》，皆古人真迹也。回来告诉了老爷，便叫买他的，要多少银子，给他多少。偏那石呆子说：‘我饿死冻死，一千银子一把我也不卖。’老爷没法了，天天骂二爷没能为。已经许他五百银子，先兑银子，后拿扇子，他只是不卖，只说‘要扇子先要我的命’。百折不回，两石呆传。姑娘想想，这有什么法子？谁知那雨村没天理的以骂为点。听见了，便设了法子，讹他拖欠官银，拿了他到衙门里去，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这扇子抄了来，做了官价，送了来。此书至抄没而止。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

活。一死一活。老爷问着二爷说：‘人家怎么弄了来了？’二爷只说了一句：‘为这点子小事，小事，阴事也。钗为色，凤为财，皆小事。弄的人家倾家败产，也不算什么能为。’老爷听了就生了气，说二爷拿话堵老爷，因此这是第一件大事。这几日还有几件小的，我也记不清，有实有虚，小多大少。所以都凑在一处，就打起来了。也没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着，不知他拿了什么混打了一顿，脸上打破了两处。我们听见姨太太这里有一种药，上棒疮的，姑娘寻一丸给我呢。”归着在求药。此书劝世人及早求药也。宝钗听了，忙命莺儿去找了两丸来与平儿。宝钗道：“既这样，你去替我问候罢，我就不去了。”平儿向宝钗答应着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香菱一镜之主。见了众人之后，吃过晚饭，宝钗等都往贾母处去了，自己便往潇湘馆中来。此时黛玉已好了大半了，见香菱也进园来住，自是欢喜。香菱因笑道：“我这一进来了，你得空儿好歹教给我做诗，就是我的造化了。”见诗之重。盖人能诗，则造化在手。黛玉笑道：“既要学做诗，你就拜我为师。我虽不通，大略也还教的起你。”香菱笑道：“果然这样，我就拜你为师，你可不许烦腻的。”

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4]，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书文不过如此。两副对子，宝黛为一对，钗玉为一对而已。平声的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又有对的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5]’，一阴阳之数。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规矩竟是没事的，只要词句新奇为上。”如衔玉、还泪都是。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明告看官。这叫做不以辞害意^[6]。”香菱笑道：“我只爱陆放翁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7]，说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断不可看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8]，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若看此书，止从其留聚之处，而以为放翁之放，则此样必不可学。必须从王维之维，而知其维持名教读去，方可得《红楼》全集作者深义。如此不必一定左陆右王，端说诗也。而即说学诗亦不谬。然后再读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9]，次之再把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10]，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做了底子，李、杜诗宗，固说诗矣。而借杜为杜绝之杜，借李为留其清白，是

三人乃是书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刘、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11]，诸人乃是书润色，而首渊明则潜藏靖节，如稻香老农是。你又是这样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思原不难。香菱听了，笑道：“既这样，好姑娘，你就把这书给我拿出来，我带回去夜里念几首也是好的！”清夜正用思之会。

黛玉听说，便命紫鹃将王右丞的五言律拿来^[12]，递与香菱道：“你只看有红圈的，都是我选的。圈象中空，红为心色，空而不实，徒思而已，乃黛玉之步步留心。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问你姑娘，或者遇见我，我讲与你就是了。”香菱拿了诗，回至蘅芜院中，诸事不管，只向灯下一首一首的读起来。宝钗连催他数次睡觉，他也不睡。宝钗见他这般苦心，只得随他去了。

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见香菱笑吟吟的送了书来，又要换杜律。黛玉笑道：“共记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红圈选的，我尽读了。”黛玉道：“可领略了些没有？”香菱笑道：“我倒领略了些，只不知是不是，说与你听听。”黛玉笑道：“正要讲究讨论，方能长进。你且说来我听。”香菱笑道：“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诗固然，此书亦然。黛玉笑道：“这话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从何处见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13]，内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落日一。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落日二。潮来天地青’，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的尽，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是的。还有‘渡头馀落日，落日三。香菱三引诗，三“落日”，岂别无所念，而止念此三联乎？则三阳下断，在卦为否，演破败之势无疑。墟里上孤烟^[14]’，这‘馀’字合‘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挽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复说一证，则现在破败即可眼见。那个烟竟是青碧连云。谁知我昨儿晚上看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正说着，宝玉和探春来了，都入座听他谈诗。宝玉笑道：“既是这样，也不用看诗，会心处不在远，以心说心。听你说了这两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15]。”黛玉笑道：“你说他这‘上孤烟’好，你还不知他这一句，还是套了前人的来。我给你一句瞧瞧，更比这个淡而现成。”说

着，便把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翻了出来^[16]，又三引诗，有两“孤烟”，乃黛也，用他自解。指出陶诗，明点宗王祖陶，重为明为节意。而“暧暧”“依依”，能合本传，是乃天成。递与香菱。香菱瞧了，点头叹赏，笑道：“原来‘上’字是从‘依依’两个字上化出来的。”墟里烟化矣。宝玉大笑道：“你已经得了。不用再讲，是书既终，不用再讲。续部补部，何再讲之多！若再讲，倒学离了。你就做起来，必是好的。”探春笑道：“明儿我补一个东，来请你入社。”原从探起。香菱笑道：“姑娘何苦打趣我！我不过是心里羡慕，才学这个玩罢了。”

探春、黛玉都笑道：“谁不是玩？难道我们是认真做诗呢。若说我们真个做诗，出了这园子，把人的牙还笑掉了呢。”作者自谦，又作者自白。宝玉道：“这也算自暴自弃了。前日我在外头，和相公们商量画儿，他们听见咱们起诗社，求我把稿子给他们瞧瞧，我就写了几首给他们看看，谁不是真心叹服？又作自负，而言下有深意。他们抄了刻去了。”先只抄本，后方付刻，商画刻诗，每称相公，隐然以裁成辅相自命。探春、黛玉忙问道：“这是真话么？”宝玉笑道：“说谎的是那架上鹦哥。”戒多言也，特作誓词。黛玉、探春听说，都道：“你真真胡闹！且别说那不成诗，便成诗，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到外头去。”作者婆心。宝玉笑道：“这怕什么？古来闺阁笔墨不要传出去，如今也没人知道了。”“有诸内必形诸外”。说着，只见惜春打发了入画诗不离画，是书一终。来请宝玉，宝玉方去了。

香菱又逼着换出杜律^[17]，又央探春、黛玉二人：“出个题目，让我谄去，谄了来替我改正。”黛玉道：“昨夜月最好，我正要去谄一首，未谄成。你做一首来，‘十四寒’的韵^[18]，由你爱用那几个字去。”书名“风月宝鉴”，故第一题是“月”，正与“落日”对勘，而晦朔、弦望、盈虚、消长道理具足。用“寒”韵，即是冷子兴。屡说“谄”，便是假语村言。

香菱听了，喜的拿着诗回来。又苦思一回，做两句诗；又舍不得杜诗，又读两首：如此茶饭无心，坐卧不定。宝钗道：“何苦自寻烦恼？凡为宝钗一类人，无不以思为自寻烦恼。都是颦儿引的你，我和他算账去！你本来呆头呆脑的，再添上这个，越发弄成个呆子了。”宝、黛呆，因有石呆子之呆；石呆子呆，因有香菱之呆；及至薛蟠，亦即是呆。而不呆者，惟宝钗矣。香菱笑道：“好姑娘，别混我。”一面说，一面做了一首，《月》诗三做始成，正配所引之三“落日”。此十月之月也，为坤，在六画之卦为否。先与宝钗看了，笑道：“这个不好，不是这个做法。你别怕臊，只管拿了给他瞧去，看他怎么说。”香菱听

了，便拿了诗找黛玉。黛玉看时，只见写道是：

月到中天夜色寒，
清光皎皎影团团。
诗人助兴常思玩，
野客添愁不忍观。
翡翠楼边悬玉镜，
珍珠帘外挂冰盘。
良宵何用烧银烛？
晴彩辉煌映画栏。中天团团，言时正盛；良宵烛，言然暗炬。
皆是书意，故借黛玉说有意思。

黛玉笑道：“意思却有，只是措词不雅。皆因你看的诗少，被他缚住了。把这首诗丢开，再做一首，放开胆子只管去做。”

香菱听了，默默的回来，越发连房也不进去，只在池边树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抠地。来往的人都诧异，李纨、探春、宝钗、宝玉等听得此言，都远远的站在山坡上瞧着他笑。只见他皱一回眉，又自己含笑一回。一皱眉，一含笑，是书又了。宝钗笑道：“这个人定是疯了！昨夜唧唧唧，直闹到五更，才睡了没一顿饭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就听见他起来了，忙忙碌碌梳了头，就找颦儿去。一回来了，呆了一日，做了一首又不好，自然这会子另做呢。”宝玉笑道：“这正是地灵人杰^[19]！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的。正论。我们成日叹说：‘可惜他这么个人，竟俗了。’谁知到底有今日。可见天地至公。”宝钗听了，笑道：“你能够像他这苦心就好了，久假不归，讨厌之极，而“苦”字从他点出。学什么有个不成的？”宝玉不答。

只见香菱兴兴头头的又往黛玉那边来了。探春笑道：“咱们跟了去，看他有些意思没有。”说着，一齐都往潇湘馆来。夹写众人，文字生动。只见黛玉正拿着诗和他讲究，众人因问黛玉：“做的如何？”黛玉道：“自然算难为他了，只是还不好。这一首过于穿凿了，“穿凿”二字，乃自说穿穴凿破其书矣。诗中“残粉”是钗，“轻霜”是玉。即一“残”字，便已将金玉姻缘穿穴凿破。还得另做。”众人因要诗看时，只见做道是：

非银非水映窗寒，
试看晴空护玉盘。
淡淡梅花香欲染，

丝丝柳带露初干。
只疑残粉涂金砌，
恍若轻霜抹玉栏。
梦醒西楼人迹绝，
馀容犹可隔帘看。

宝钗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个‘色’字，倒还使得。‘色’字用他说出，通部原演‘色’字。你看句句倒是月色。这也罢了，原是诗从胡说来，是亦湖州人氏。再迟几天就好了。”

香菱自为这首诗妙绝，听如此说，自己又扫了兴，不肯丢开手，便要思索起来。因见他姊妹们说笑，便自己走至阶下竹前，挖心搜胆的，耳不傍听，目不别视。良工心苦，成是书之难如此。一时，探春隔窗笑说道：“菱姑娘，你闲闲罢！”香菱怔怔答道：“闲字是‘十五删’的，错了韵了。”是书无闲字，一切删去，视为闲文，便错。众人听了，不觉大笑起来。宝钗道：“可真诗魔了。都是颦儿引的他！”黛玉笑道：“圣人说：‘诲人不倦。’他要来问我，我岂有不说的理？”香菱得师于黛，作者得师于“在明明德”也，故直举圣人。李纨笑道：“咱们拉了他往四姑娘房里去，引他瞧瞧画儿，叫他醒一醒才好。”画可醒诗，乃至知机其神地位。说着，真个出来，拉他过藕香榭，至暖香坞中。藕榭而有暖香，阴极阳生，在此图画。惜春正乏倦在床上歪着睡午觉，画缂立在壁间^[20]，用纱罩着。众人唤醒了惜春，揭纱看时，十停方有了三停^[21]，书百二十回，今四十八回，故有了三停。见画上有几个美人，因指香菱道：“凡会做诗的，都画在上头，你快学罢。”不解思，焉知《易》。说着，玩笑了一回，各自散去。香菱满心中正是想诗，至晚间，对灯出了一回神，至三更已后，上床躺下，两眼睁睁^[22]，直到五更方才朦胧睡去了。

一时天亮，宝钗醒了，听了一听，他安稳睡了，心下想：“他翻腾了一夜，不知可做成了？这会子乏了，且别叫他。”正想着，只见香菱从梦中笑道：“可是有了！难道这一首还不好？”自赞，实亦不愧。宝钗笑道：“又是可叹，又是可笑！”连忙唤醒了，问他：“得了什么？你这诚心，都通了仙了。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此梦醒，此书成矣。开首作者自云‘历过一番梦幻之后’，至此演出。学不成诗，弄出病来呢。”一面说，一面梳洗了，会同姊妹往贾母处来。

原来香菱苦志学诗，精血诚聚，精血诚聚信然。日间不能做出，忽于梦中得了八句。梳洗已毕，便忙写出来。到沁芳亭，以沁芳亭结，以

心结也。只见李纨与众姊妹方从王夫人处回来。宝钗正告诉他们
说：“他梦中做诗，说梦话。”众人正笑，抬头见他来了，便都争着要诗
看。

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上半，立宝钗因色弃兄背母罪案也。夫曰“情误”，在蟠原有可
转之机，以钗之才，岂不能匡助其母羁縻之，劝诫之，使由误而悔、而
改？乃必听之出游，一若迫于不得已者。是岂薛姨之心哉？盖其根实
伏于“以错劝哥哥”之日。金锁之假，惟有自知，金玉私心，岂可搆破？
以有口无心之薛蟠，能不为之旁泄乎？此钗之所寒心，有天而不共戴之
处也。于是杀黛以清内，逐蟠以安外，夫然后畅所欲为，而得终成大
礼。

此回下半，与“试才”回同，乃作者自明其书立意所在，以为中后路
之纲领。一《月》诗成，稿凡三易，便是胡老名公，便是山子野，便是
三子也。呕心镂血，呆亦甚矣，故学诗者为呆香菱，又先之以一不知死
活之石呆子，始生出以下七十二回之假语村言。

“复惹放流刑”，为夏金桂逼走也，而非此行不得见夏金桂。一篇
孽，从此行结，则薛氏之家破人亡，实即宝钗致之。天道好还，鸳鸯画
图如此。

【护花主人评曰】薛蟠出门，写得行李辉煌，是遇盗之由。所谓慢
藏诲盗也。

香菱系薛蟠之妾，未便住大观园；然是甄士隐之女，十二金钗之
副，必须聚集一处。今因薛蟠出门，搬进园中，与宝钗作伴，绝无牵强
痕迹。即顺写学诗，以便拉入诗社。

贾琏受责，原其根由，已在贾赦要鸳鸯时。

晴雯撕扇，是恃宠撒娇；雨村讹扇，是倚势害良。而晴雯之被逐，
贾赦之获罪，皆种于此。扇子虽小，可以扇风，可以扇焰，其为祸颇
大。

贾赦打贾琏，在平儿口中补出，固省笔墨，但若特地来说，殊不得
体，故以要棒疮药为由。

香菱学诗，实费苦心苦功，是作者自言做诗工夫。《月》诗三首，
及黛玉等讲究诸诗，是作者教人做诗法则。香菱第三首诗于梦中得来，
毕竟是此书中人，暗相映照。

【大某山民评曰】石呆子因几柄旧扇，致身亡产尽，与王忠愍爱

《清明上河图》同以怀古膺无妄之灾。“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其斯之谓与！

石呆子一段小文字，看之似乎闲文，及至后来抄没，即此事亦在罪案中，方知无意中埋伏之妙。此等处最容易草草读过，以负作者之苦心也。

薛家棒疮药端为人家打儿子用。故文起伤痕甚多，未曾敷好。
若今之闺阁诗人，大半是捉刀者多，何能如大观园中之诸姊妹，个个出自心裁？

此回入壬子年冬十月间事。

[1] 戥（děng）子：用以称量微量物品的小杆秤。单位从厘到两。

[2] 带口：犹顺口。

[3] 湘妃、棕竹、麋鹿、玉竹：四种都是名贵的竹子，纹理美观，可以制作扇骨。

[4] 起承转合：诗文写作结构章法的术语。起，即开端；承，即承接上文加以申述；转，即转折，从正面反面立论；合，即结束全文。

[5] 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初学格律诗的一种入门歌诀。大意为每句的第一、三、五字的平仄要求的较宽，可以不论；第二、四、六字则要求较严，平仄必须依律。

[6] 以辞害意：因拘泥于辞义而误会或曲解作者的原意。

[7] “重帘”二句：见宋陆游《书室明暖终日婆娑其间倦则扶杖至小园戏作长句》诗之二。

[8] 王摩诘：唐代诗人王维，字摩诘。

[9] 老杜：唐代诗人杜甫。为区别稍后的晚唐诗人杜牧，故世称杜甫为“老杜”，杜牧为“小杜”。

[10] 李青莲：唐代诗人李白，自号青莲居士。

[11] 应、刘、谢、阮、庾、鲍：指东汉末诗人应玚、刘桢，南朝宋诗人谢灵运，三国魏诗人阮籍，北朝周诗人庾信，南朝宋诗人鲍照。

[12] 王右丞：即王维，他曾做过尚书右丞。

[13] 《塞上》：即王维《使至塞上》诗。

[14] 墟里：村落。

[15] 三昧：佛教用语。意译为“正定”。谓屏除杂念，心不散乱，专注一境。后借指奥妙、诀窍。

[16] “暧暧”两句：见晋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之一的诗句。暧（ài）暧，迷蒙隐约的样子。依依：隐约可见的样子。

[17] 杜律：杜甫的律诗。

[18] 十四寒：诗韵中上平声第十四部以“寒”字开头，称为十四寒。后面“十五删”则是上平声第十五部以“删”字开头的韵部。

[19] 地灵人杰：山川灵秀，则孕育杰出人物。

[20] 画缯（zēng）：绘画用的绢。此指经矾过的重绢绷张竖立的画稿。缯，丝织品的统称。

[21] 停：成数。总数分成几部分，其中一部分叫一停。

[22] 睁睁：睁大眼睛、定睛直视的样子。此指发愣、想心事。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话说香菱见众人正说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们看这首诗若使得，我便还学；若还不好，我就死了这做诗的心了。”问世之难，自疑正是自信。说着，把诗递与黛玉及众人看时，只见写道是：

精华欲掩料应难^[1]，
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2]，
半轮鸡唱五更残。
绿蓑江上秋闻笛，
红袖楼头夜倚阑。
博得嫦娥应自问，
何缘不使永团圞^[3]？

此诗成矣，而端主宝钗说，书中重戒小人也。起联是“绛芸轩”案，次联稿砧梦醒，五句离人，六句思妇，末便是“恩爱夫妻不到冬”也。死者长已矣，生者如之何？而诗自超脱，不愧宝鉴。

众人看了，笑道：“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趣。‘巧’字是钗，而书之巧，直夺鬼斧神工。可知俗语说：‘世上无难事，只怕用心人。’社里一定请你了。”香菱听了，心下不信，料着是他们哄自己的话，还只管问黛玉、宝钗等。

正说之间，只见几个小丫头并老婆子忙忙的走来，都笑道：“来了好些姑娘、奶奶们，我们都不认得。奶奶、姑娘们快认亲去。”香菱诗成，是书成矣。即接新到诸人，无非为书立证，故来于香菱疑信之间。李纨笑道：“这是那里话来？你到底说明白了，是谁的亲戚？”那婆子、丫头都笑道：“奶奶的两位妹子都来了；还有一位姑娘，说是薛大姑娘的妹子；还有一位爷，说是薛大爷的兄弟。我这会子请姨太太去呢，奶奶和姑娘们先上去罢。”说着，一迳去了。宝钗笑道：“我们薛蝌和他妹

子来了不成？”李纨笑道：“或者我婶娘又上京来了，怎么他们都凑在一处？这可是奇事。”

大家来至王夫人上房，只见黑压压的一地，又有邢夫人的嫂子，带了女儿岫烟，进京来投邢夫人的，先出岫烟，见是书如云出无心，自成变幻，作者以自白也。又袖携御炉烟，见此情书来从天帝。可巧凤姐之兄王仁也正进京，王合乾坤两象，可阴可阳。仁则果中之种，种善结善，种恶结恶。凤之所种，恶而已矣。故此仁结恶果，于正盛时已到，是此书大落墨。两亲家一处搭帮来了。走至半路泊船时，遇见李纨寡婶带着两个女儿，长名李纹，次名李绮，也上京，纹、绮为纨生色，即为书生色。李婶娘，见此消长之机，必须审察也。是与禁交相为用。大家叙起来又是亲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后有薛蟠之从弟薛蝌^[4]，蝌蚪篆，古文也。是书自负今之古文。又炉烟结篆，故配岫烟。因当年父亲在京时已将胞妹薛宝琴许配都中梅翰林之子为媳，琴者，禁也。是书存天理于既灭，实一禁字主之。果其能禁，则为琴瑟之正，而得春生而梅翰林之子之配矣。故与纹、绮皆不入薄命司者。正欲进京发嫁，闻得王仁进京，他也随后带了妹子赶来，此来转以王仁为主。天人之理，一仁而已。先以王、李、邢三家一总。王为《易》，李为《诗》，邢为《春秋》，是为三家，而皆古文也，皆为禁用也。故蝌、琴乃赶来，是书所取给者如此。所以今日会齐了来访投各人亲戚。于是大家见礼叙过，贾母、王夫人都欢喜非常。贾母因笑道：“怪道昨天晚上灯花爆了又爆，结了又结，煞是热闹，是喜。原来应到今日。”一面叙些家常，收了带来的礼物，一面命留酒饭。凤姐儿自不必说，忙上加忙。李纨、宝钗自然和婶娘、姊妹叙离别之情。黛玉见了，先是喜欢，后想起众人都有亲眷，独自己孤单无倚，不免又去垂泪。诸人之来，既为书证，又即形容黛玉之孤，第一缺陷人也。宝玉深知其情，十分劝慰了一番方罢。只如此写，恰得。

然后宝玉忙忙来至怡红院中，向袭人、麝月、晴雯笑道：“你们还不快着看去，谁知宝姐姐的亲哥哥是那个样子，他这叔伯兄弟形容举止另是个样子，倒像是宝姐姐同胞的兄弟似的。以论为点，形出薛蝌。更奇在你们成日家只说宝姐姐是绝色的人物，你们如今瞧见他这妹子，还有大嫂子的两个妹子，我竟形容不出来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自说：‘现在的这几个人，是有一无二的。’谁知不必远寻，就是本地风光，一个赛似一个。如今我又长了一层学问了。十二钗外，正自有人，未必红颜都为薄命。此正老天故为颠倒，欲人自长学问。除了这几个，难道还有几个

不成？”一面说，一面自笑。袭人见他又有些魔意，便不肯去瞧。晴雯等早去瞧了一遍，不肯去瞧，其心齷齪。早去瞧了，其心坦白。回来带笑向袭人说道：“你快瞧瞧去。太太一个侄女儿，宝姑娘一个妹妹，大奶奶两个妹妹，倒像一把子四根水葱儿。”

一语未了，只见探春也笑着进来找宝玉，因说：“咱们诗社可兴旺了。”诗社一总微旨。宝玉笑道：“正是呢。这是一高兴起诗社，鬼使神差来了这些人。但只一件，不知他们可学过做诗不曾？”探春道：“我才都问了问，虽是他们自谦，看其光景，没有不会的。便是不会，也没难处，你看香菱就知道了。”未之思也，夫何远？

晴雯笑道：“他们里头，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三姑娘看着怎么样？”琴用特提，在晴雯口。探春道：“果然的，据我看来，连他姐姐并这些人，总不及他。”袭人听了，又是诧异，诧异在比宝钗好，另有心事也。又笑道：“这也奇了。还从那里再寻好的去呢？我倒要瞧瞧去。”不瞧是妒，去瞧是恐。即一瞧一不瞧，写袭人心事已极奇巧。探春道：“老太太一见，欢喜的无可不可的，已经逼着咱们太太认了干女孩儿了。从探春口旁叙宝琴，文字生动。老太太要养活⁵⁴，才刚已经定了。”宝玉喜的忙问：“这话果然么？”探春道：“我几时说过谎？”又笑道：“老太太有了这个好孙女儿，就忘了你这孙子了。”宝玉笑道：“这倒不妨，原该多疼女孩儿些才是正理。明儿十六，咱们可该起社了。”十一月十六日，在岁为一阳生，在月为一阴生，阴阳夹杂，正须用禁之处也。

探春道：“林丫头刚起来了，二姐姐又病了，终是七上八下的。”七上则六，八下则九，六阴九阳，上下交错，又即十一月十六。宝玉道：“二姐姐又不大做诗，没有他又何妨？”探春道：“索性等几天，等他们新来的混熟了，咱们邀上他们，岂不好？这会子大嫂子、宝姐姐心里自然没有诗兴的，况且湘云没来，颦儿才好了，人都不合式。不如等着云丫头来，这几个新的也混熟了，颦儿也太好了，大嫂子和宝姐姐心也闲了，香菱诗也长进了，如此邀一满社岂不好？咱们两个如今且往老太太那里去听听，除宝姐姐的妹妹不算外，他一定是在咱们家住定了的，倘或那三个要不在咱们这里住，咱们央告着老太太留下他们，也在园子里住了，咱们岂不多添几个人，越发有趣了？”集思广益，是为诗社。宝玉听了，喜的眉开眼笑，忙说道：“倒是你明白。我终久是个糊涂心肠，空欢喜了一会子，却想不到这上头。”

说着，兄妹两个一齐往贾母处来。果然王夫人已认了薛宝琴做干女

儿，曰干女儿，则名分定。贾母欢喜非常，不命往园中住，不住园中，则地位清，是悉不入十二钗画册者。晚上跟着贾母一处安寝。薛蝌自向薛蟠书房中住下了。不漏。贾母和邢夫人说：“你侄女儿也不必家去了，园里住几天，逛逛再去。”

邢夫人兄嫂前云嫂子带了女儿岫烟，今云兄嫂，此兄即傻大舅耶？抑另有一兄耶？后文曰“邢忠夫妇”，曰“邢德全”，都是烟云变幻。家中原艰难，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与他们治房舍，帮盘缠，听如此说，岂不愿意？邢夫人便将邢岫烟交与凤姐儿，凤姐儿算着园中姊妹多，情性不一，且又不便另设一处，有何不便？邢之戚，异于王之戚也。莫若送到迎春一处去，倘日后邢岫烟有些不遂意的事，总然邢夫人知道了，与自己无干。有斟酌。从此后，除邢岫烟家去住的日期不算，若是大观园住到一个月上，凤姐儿亦照迎春分例送一分与岫烟。若住不及一月便怎么算？势利起于家庭，信然。凤姐儿冷眼战兢岫烟心性行为，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父母一样，却是个极温厚可疼的人。从凤姐形出岫烟。因此凤姐儿反怜他家贫命苦，比别的姊妹多疼他些，凤姐亦可感格，见天下无难处之人。而岫烟好处，用背面敷粉法托出。邢夫人倒不大理论了。此句找得妙。贾母、王夫人等因素喜李纨贤惠，且年轻守节，令人敬服，特用正笔提。今见他寡婶来了，便不肯叫他外头去住。那婶母虽十分不肯，写来有身分。无奈贾母执意不从，只得带着李纨、李绮在稻香村住下了。当下安插已定。谁知忠靖侯史鼎“忠靖”音中净，东厕也。鼎为器，东厕之器。而姓史，乃贾母内家。其纳污含垢为何如！又湘云所自出，亦不为讳矣。作者笑里藏刀。又迁委了外省大员^[6]，不日要带家眷去上任。贾母因舍不得湘云，收罗湘云。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凤姐儿另设一处与他住，史湘云执意不肯，另设非不便，乃本人不肯，较岫烟有体面。只要和宝钗一处住，因此也就罢了。死心塌地皈依宝钗。

此时大观园中比先又热闹了多少。是真热闹，是“留香久”、“聚墨多”，这样子是学他不得。李纨为首，馀者迎春、探春、惜春、宝钗、黛玉、湘云、李纨、李绮、宝琴、邢岫烟特将诸人一总，而以杏稻为首。再添上凤姐儿和宝玉，“和宝玉”和得奇，而已司空见惯。一共十三人。叙起年庚，除李纨年纪最长，凤姐次之，馀者皆不过十五六七岁，大半同年异月，连他们自己也不能记清谁长谁幼，并贾母、王夫人及家中婆子丫头也不能细细分清，这便是书中写诸人年纪、一切日月处，自云不能分清，而看官乃偏要给他分清。不过是姊妹兄弟四个字随便乱叫。

如今香菱正满心满意只想做诗，又不敢十分啰唆宝钗，可巧来了个史湘云，那史湘云极爱说话的，那里禁得香菱又请教他谈诗？越发高兴了，没昼没夜高谈阔论起来。一书得意之笔在湘云。宝钗因道：“我实在聒噪的受不了！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做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一个香菱没闹清，又添上你这个话口袋子，一语笑貌声音都在纸上。满口里说的是什么：怎么是杜工部之沉郁^[7]、韦苏州之雅淡^[8]，又怎么是温八叉之绮靡^[9]、李义山之隐僻^[10]，是书兼而有之。痴痴颠颠，那里还像两个女儿家呢？”说得香菱、湘云二人都笑起来。

正说着，只见宝琴来了，披着一领斗篷，金翠辉煌，不知何物。宝钗忙问：“这是那里的？”宝琴笑道：“因下雪珠儿，特点下雪，正金翠辉煌之候。老太太找了这一件给我的。”香菱上来瞧道：“怪道这么好看，原来是孔雀毛织的。”湘云笑道：“那里是孔雀毛？就是野鸭子头上的毛做的。孔雀毒鸟，多文多眼，野鸭则非家凫，皆指宝钗也。琴之此来，正首为钗禁，故独得此御寒之具。可见老太太疼你了。这么样疼宝玉，也没给他穿。”宝钗笑道：“真真俗语说的‘各人有各人缘法’，我也再想不到他这会子来，既来了，又有老太太这么疼他。”不容黛，不容云，并不容琴，幸其已为梅氏配矣。湘云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子里来，这两处只管玩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回无妨；若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人多心坏，都是要咱们的。”湘云此言，正衬宝钗随地皆宜。说的宝钗、宝琴、香菱、莺儿等都笑了。此语未答，岂不枉说？宝钗笑道：“说你没心却有心，虽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们这琴儿，今儿你竟认他做亲妹妹罢。”湘云又瞅着宝琴笑道：“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别人穿了实在不配。”一齐抹倒。

正说间，只见琥珀走来笑道：“老太太说了，叫宝姑娘别管紧了琴姑娘，他还小呢，让他爱怎么样就由他怎么样，却借此老，反注“禁”字。他要什么东西只管要，别多心。”宝钗忙起身答应了，又推宝琴笑道：“你也不知是哪里来的这段福气？你倒去罢，仔细我们委曲了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儿不如你！”戏耶？真耶？说话之间，宝玉、黛玉进来了，宝钗犹自嘲笑。湘云因笑道：“宝姐姐，你这话虽是玩，却有人真心是这样想呢！”在湘云是说黛玉，而不知实是宝钗。琥珀笑道：“真心恼的，再没别人，就只是他。”口里说，手指着宝玉。宝钗、湘云都笑道：“他倒不是这样的人。”两知己。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说着又指黛玉。非琥珀冒失，欲逼出“金兰语”效验耳。湘云便

不作声，呆。宝钗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妹和他的妹妹一样，方叫湘云认亲妹妹，又推黛玉做亲姐姐，即一妹有若干用项。他喜欢的比我还甚呢，那里还恼。你信云儿混说，他的那嘴有什么正经！”宝玉素昔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儿，尚不知近日黛玉和宝钗之事，正恐贾母疼宝琴，他心中不自在，不说我心，且说他心，何等结实。今见湘云如此说了，宝钗又如此答，再审度黛玉声色亦不似往日，果然与宝钗之说相符，心中甚是不解。是石呆子。因想他两个素日不是这样的，如今看来，更比他人好了二倍。是石呆子。一时又见黛玉赶着宝琴叫“妹妹”，并不提名道姓，直似亲姊妹一样。那宝琴年轻心热，年轻心热，有任我取舍、忘他毁誉、不劳乃姐若干撮合处。且本性聪敏，自幼读书识字，今在贾府住了两日，大概人物已知，又见众姊妹都不是那轻薄脂粉，且又和姐姐皆和气，故也不肯怠慢；其中又见林黛玉是个出类拔萃的，便更与黛玉亲近异常。宝玉看着，只是暗暗的纳罕。

一时宝钗姊妹往薛姨妈房内去后，湘云往贾母处来，林黛玉回房歇着。宝玉便找了黛玉来，笑道：“我虽看了《西厢记》，特提《西厢》，回顾前文。也曾有明白的几句，说了取笑，你还曾恼过。如今想来，竟有一句不解，我念出来，你讲讲我听。”黛玉听了，便知有文章，因笑道：“你念出来我听听。”宝玉笑道：“那《闹简》上有一句说的最好：‘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1]明以钗、黛为一夫一妻，在五行克我者为夫，我克者为妻也。这五个字不过是现成的典，难为他‘是几时’三个虚字问的有趣，是几时接了？你说说听听。”随势一问，灵心慧舌。黛玉听了，禁不住也笑起来，因笑道：“这原问的好：他也问的好，你也问的好。”针锋相对。宝玉道：“先是你只疑我，如今你也没的说了！”着，着，着！黛玉笑道：“谁知他竟真是个好人！着，着，着！我素日只当他藏奸。”因把说错了酒令，宝钗怎样说他，连送燕窝病中所谈之事，细细的告诉宝玉。宝玉方知原故，因说道：“我说呢。正纳闷‘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原来是从‘小儿家口没遮拦’上就接了案了。”言黛玉不过一小孩儿，故其受骗之易如此。黛玉因又说起宝琴来，想起自己没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宝玉忙劝道：“这又自寻烦恼了。你瞧瞧，今年比旧年越发瘦了，宝钗为黛增病是人事，诸人亦为黛增病是天数。你还不保养？每天好好的，你必自寻烦恼，哭一会子，才算完了这一天的事。”深刻语，八面俱到。黛玉拭泪道：“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像比旧年少了些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书既三停，泪还大半。宝玉道：“这是你哭惯了，心里疑惑，岂有眼泪会少的？”

正说着，只见他屋里的小丫头子送了猩猩毡斗篷来，又说：“大奶奶才打发人来说：‘下了雪，要商议明日请人做诗呢。’”一语未了，只见李纨的丫头走来请黛玉，宝玉便邀着黛玉同往稻香村来。商量满社必须在此。黛玉换上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12]，罩了一件大红羽绉面、白狐狸皮的鹤氅，系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上罩了雪帽，二人一齐踏雪行来。单写二人，一齐踏雪，至坚冰矣。只见众姊妹都在那里，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独李纨穿一件哆罗呢对襟褂子^[13]，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氍丝的鹤氅^[14]，邢岫烟仍是家常旧衣，并没避雨之衣。一片大红，都为火色，若与雪为魔胜者，正以抑阴为禁也。在李为完，故不需。岫烟名从山火，像为白贲，亦无需，且自有火足以御之，无事外饰，自不寒也。钗本阴雪，故亦无火色。一时史湘云来了，穿着贾母与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15]。黛玉先笑道：“你们瞧瞧，孙行者来了。云为钗党，亦不衣红，而里外发烧，又关宝、黛。为孙行者变化多端，一心之用。他一般的拿着雪褂子，故意妆出个小骚达子样儿来^[16]。”湘雪笑道：“你们瞧我里头打扮的。”一面说，一面脱了褂子。只见他里头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袖小袖掩襟银鼠短衿^[17]，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妆缎狐狹褶子^[18]，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鹿皮小靴，越显得蜂腰猿背、鹤势螂形^[19]。赞语凝炼。分写诸人妆饰，胸藏美富，非村学究所能办。众人都笑道：“偏他只爱打扮成个儿子的样儿。宝玉影身。原比他打扮女儿更俏丽了些。”

湘云笑道：“快商议做诗！我瞧瞧是谁的东家？”李纨道：“我的主意，想来昨日的正日已自过了，再等正日又太远，可巧又下雪，不如咱们大家凑个社。又给他们接风，风雪并至。又可以做诗，你们意思怎么样？”宝玉先道：“这话很是！只是今日晚了，若到明日晴了又无趣。”众人都道：“这雪未必晴，纵晴了，这一夜下的也够赏了。”李纨道：“我这里虽然好，又不如芦雪庭好，芦同庐，可以避风雪。我已经打发人笼地炕去了^[20]，咱们大家拥炉做诗。老太太想来未必高兴，况且咱们小玩意儿，单给凤丫头个信儿就是了。你们每人一两银子就够了，阳从下起。送到我这里来。”指着香菱、宝琴、李纹、李绮、岫烟：“五个不算外，咱们里头，二丫头病了不算，四丫头告了假也不算，你们四分子送了来，我包管五六两银子也尽够了。”五六得三十，三十两之得六十，以四合，凑得六十四，是又卦数一周，故曰满社。宝钗等一齐应诺。因又拟题限韵，李纨笑道：“我心里早已定了，等到了明日临期，

横竖知道。”横竖知道，微旨也，从性道来。说毕，大家又闲话了一回，方往贾母处来，本日无话。

到了次日一早，宝玉因心里记挂着这事，一夜没好生得睡，恰有此情。天亮了，就爬起来。掀起帐子一看，虽然门窗尚掩，只见窗上光辉夺目，心内早踌躇起来，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来，揭起窗屉，从玻璃窗内往外一看，原来不是日光，竟是一夜雪下的将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绵扯絮一般。眼前境界，意外文章，直抵一篇《雪赋》，而以雪影为日光，便是误认“金兰契”。宝玉此时欢喜非常，忙唤起人来，盥漱已毕，只穿一件茄色哆啰呢狐狸皮袄，罩一件海龙小鹰膀褂子^[21]，束了腰，披上玉针蓑^[22]，带了金藤笠，登上沙棠屐，是《寄生草》曲文。曰玉，曰金，姻缘已毕；屐则沙棠，走因木也。忙忙的往芦雪庭来。出了院门，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似装在玻璃盆内一般。点题异样新颖，能敌千言。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闻得一股寒香扑鼻，回头一看，却是妙玉那边栊翠庵中有十数株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文亦分外精神，不着纤尘。而得寒香之妙，必在回头处。好不有趣。宝玉便立住，细细的赏玩了一回方走。只见蜂腰板桥上一个人打着伞走来，是李纨打发了请凤姐儿去的人。

宝玉来至芦雪庭，只见丫头婆子正在那里扫雪开径。原来这芦雪庭盖在一个傍山临水河滩之上，一带几间茅檐土壁，槿篱竹牖，推窗便可垂钓，四面皆是芦苇掩覆，一条去径，逶迤穿芦度苇过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桥了。插叙芦雪庭，居然又一稻香村，过此便是藕榭矣。文笔整暇。众丫头婆子见他披蓑带笠而来，都笑道：“我们才说正少一个渔翁，如今果然全了。是黛玉眼中渔翁，而“绝”、“灭”、“孤”、“独”，唐人一诗，全兆于此。姑娘们吃了饭才来呢。你也太性急了。”宝玉听了，只得回来。刚至沁芳亭，见探春正从秋爽斋出来，围着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带着观音兜^[23]，独得自在。扶着个小丫头，后面一个妇人打着一把青紬油伞^[24]。宝玉知道他往贾母处去，遂立在亭边，等他来到，二人一同出园前去。宝琴正在里间房内梳洗更衣。

一时众姊妹来齐，宝玉只嚷饿了，连连催饭。好容易等摆上饭时，头一样菜是牛乳蒸羊羔，居然党太尉，却是刘老老。贾母便说：“这是我们有年纪人的菜，没见天日的东西，没见天日，是何景象？可惜你们小孩子吃不得。今儿另外有新鲜鹿肉，你们等着吃罢。”所谓蕉下客，又“禄”同，此回乃梦中新鲜文字。众人答应了。宝玉等不得，只拿茶泡

了一碗饭，就着野鸡瓜子野鸡瓜，钗之映。忙忙的爬拉完了。贾母道：“我知道你们今儿又有事情，连饭也不顾吃。”便叫：“留着鹿肉与他晚上吃罢。”凤姐儿忙说：“还有呢，吃残了的倒罢了。”吃残了，又钗之映。史湘云便和宝玉计较道：“有新鹿肉，不如咱们要一块，自己拿了园里弄着，又吃又玩。”文情相生。递入下半回。宝玉听了，真和凤姐要了一块，命婆子送入园去。

一时大家散后，进园齐往芦雪庭来，听李纨出题限韵，独不见湘云、宝玉二人。黛玉道：“他两个再到不得一处，若到了一处，生出多少故事来。言下隐隐约约。这会子一定算计那块鹿肉去了。”正说着，只见李婶娘也走来看热闹，因问李纨道：“怎么那一个带玉的哥儿和一个挂金麒麟的姐儿，用局外人一点，金玉是乃特提。那样干净清秀，又不少吃的，他两个在那里商议着要吃生肉呢，说的有来有去的。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的。”其实是吃生肉即宝玉所说药方面子，是南人初见北食。众人听了，都笑道：“了不得，快拿了他两个来。”黛玉笑道：“这可是云丫头闹的。我的卦再不错。”“卦”字映合大旨。李纨即忙出来，找着他两个，说道：“你们两个要吃生的，我送你们到老太太那里吃去，那怕一只生鹿，撑病了不与我相干！其实老太太叫吃也。这么大的雪，怪冷的，快替我做诗去罢！”宝玉忙笑道：“没有的事，我们烧着吃呢。”北人冬月常食。李纨道：“这还罢了。”只见老婆子们拿了铁炉、铁叉、铁丝蒙来^[25]，李纨道：“仔细，割了手不许哭！”说着，方进去了。

那边凤姐打发了平儿回复不能来，为发放年例正忙。平儿先来，文势一曲，风未至而先设一屏，令人知避也。湘云见了平儿，那里肯放？平儿也是个好玩的，素日跟着凤姐儿无所不至，四字微言。见如此有趣，乐得玩笑，因而褪去手上的镯子，伏五十二回，节节生发。三个人围着火，平儿便要先烧三块吃。那边宝钗、黛玉平素看惯了，不以为异，宝琴等及李婶娘深为罕事。礼以节性，审察当禁者先在弃礼。探春与李纨等议定了题韵，探春笑道：“你们闻闻，香气这里都闻见了，我也吃去。”亦梦中紧要人，故也吃，而气概自见。说着，也找了他们来。李纨也随来，说：“客已齐了，你们还吃不够？”湘云一面吃，又一面说道：“我吃这个，方爱吃酒；吃了酒，才有诗。若不是这鹿肉，今儿断不能做诗。”诗，思此鹿而已。说着，只见宝琴披着凫靥裘^[26]，前借香菱、湘云，已为此裘拟议隐为钗矣，今出名字乃“无厌求”，正明为钗禁。站在那里笑。湘云笑道：“傻子！你来尝尝。”宝琴笑道：“怪腌臢的。”宝钗笑道：“你尝尝去，好吃的很呢。你林姐姐弱，吃了不消

化，不然，他也爱吃。”宝琴听了，便过去吃了一块，食“禄”有方。黛玉无所归，故不食；琴得婚姻之正，自当食也。果然好吃，便也吃起来。

一时凤姐儿打发小丫头来叫平儿，平儿说：“史姑娘拉着我呢，你先去罢。”小丫头去了。一时，只见凤姐儿也披了斗篷走来，风而有篷，其行速矣。笑道：“吃这样好东西，也不告诉我！”说着，也凑在一处吃起来。嗜食尤甚者。黛玉笑道：“那里找这一群花子去！罢了，罢了，今日芦雪庭遭劫，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我为芦雪庭一大哭。”是他口吻，自外于鹿，直无烟火气矣。湘云冷笑道：“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调侃不少。我们这会子腥的膻的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27]点题。满纸腥膻，却是锦心绣口。宝钗笑道：“你回来若做的不好了，把那肉掏出来，就把这雪压的芦苇子搯上些^[28]，以完此劫。”明说是劫。说着，吃毕，洗了一回手。

平儿带镯子时，却少了一个，是即金钏，是即宝钗。左右前后乱找了一番，踪迹全无。众人都诧异。凤姐儿笑道：“我知道这镯子的去向。你们只管做诗去，我们也不用找，只管前头去。安详静镇，写凤之才，而去向独知，隐意悉在。不出三日，“先甲”、“先庚”，钗其晓乎？保管就有了。”说着，又问：“你们今儿做什么诗？老太太说了，离年又近了，正月里还该做些灯谜儿大家玩笑。”串下回。众人听了，都笑道：“可是呢，倒忘了。如今赶着做几个好的，预备着正月里玩。”说着，一齐来至地炕屋内，只见杯盘果菜俱已摆齐了，墙上已贴出诗题、韵脚、格式来了。宝玉、湘云二人忙看时，只见题目是“即景联句^[29]，五言排律一首^[30]，即景是大观，是画图；联句则求其在图中连而不断，正扶阳抑阴，宝琴来意。限二萧韵”。预演萧索，此韵已出冷子兴口。后面尚未列次序。李纨道：“我不大会做诗，我只起三句罢，首推忠孝完人。然后谁先得了谁先联。”宝钗道：“到底分个次序。”

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于热闹中现一清凉世界，于清凉处现一妖怪情形，宝钗文字，仍乃鸳鸯文字，突来众美，皆真鸳鸯也。鸳鸯文字，其实画图文字，一点阳春，生于积冷凝寒之下，是曰“白雪红梅”，而以宝琴主之，琴固雪女而字梅也。是为佛说因缘。大众都入琉璃世界，无如群情陷溺，污秽已深，湛湛通灵，生吞活剥，是必现身说法，或冀禁止于万一。则宝琴已入花子群而吃生肉，庶其一洗脂粉腥膻，回向栊翠，红梅不为妖怪。作者苦心，借二氏以演儒道也。

邢、王皆贾氏内戚，王仁与岫烟之母成何亲家？今谓之“两亲家一处搭帮来了”，醉语耶？吃语耶？而不知大道存焉。盖天地之间，惟此一仁。因此一仁，遂生出《易》《书》《诗》《礼》《春秋》之教。而《易》《书》《诗》《礼》《春秋》，无非蝌篆古文。则此一仁，实蝌之父。在岫烟，蝌之匹也。烟之母，蝌之父，非亲家而何？一阴一阳，非两亲家搭帮而何？如此大疑阵，作者姑为摆布以自娱，谓千军万马，无从破其一垒。未必索解人，亦索解人不得也。而被闲人一喝而破，作者当亦弃甲投戈。特未识壁上观诸公肯信否耳？

【护花主人评曰】第三首《月》诗固好，然“一片砧声”、“五更残月”及“秋江独夜”、“团圞不永”等句，不但为香菱结果影子，且是黛玉、宝钗小照。

香菱会做诗，引出许多能诗闺秀来。若不于此时叙入，则香菱讲诗几无了结之时。撇上起下，灵动顺利。

薛、李、邢、王四家亲戚，路遇齐来，省却许多笔墨。若逐家分起各叙，头绪既繁，文亦冗杂。是文章并叠类叙法。

诗社是探春兴起，要留众姊妹必该探春说起，一丝不走。

香菱得湘云同住，诗学自然日进。借宝钗厌烦语叙出，不用正写，妙极。

宝琴可以入画，即于此时伏笔。

琥珀戏玩，反挑宝琴已有婿家，又借此写出黛玉与宝钗相得情况。宝玉借《西厢》问黛玉，又借《西厢》解悟，灵巧恰合，又照应前文。

各人装束，各有好看，惟邢岫烟仍是家常衣服，更为好看。又伏下文凤姐送衣，宝钗赎当等事。

宝玉吃饭慌忙，贾母已知有事。下回冒雪而来，便不突兀。于赏雪联句之前，夹写湘云等炙吃鹿肉，事虽近俗，而雅趣倍加。平儿失镯，伏晴雯撵坠儿事。

【大某山民评曰】黛玉自云近日少泪，不知无泪之比有泪，其心为更伤，其病为更深。

邢姑娘厕金貂锦舄，而以儒素自安，微特如仲由氏不耻缁袍，抑有韦布傲公卿之概。使为男子，定许列名《高士传》矣。

不料吃螃蟹之后，又得此一段吃鹿肉妙文。吃螃蟹写得十分飞扬，吃鹿肉又写得十分闲雅，真是才子之文。

此回入壬子年冬时事。

[1] 精华：月光。

[2] “一片”句：唐李白《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此句化用其意境。砧，捣衣石。

[3] 团圞（luán）：团圆。

[4] 从弟：堂弟。

[5] 养活：抚养，培育。

[6] 迁委：官职调动。

[7] 杜工部：即唐代诗人杜甫，他曾担任工部员外郎。沉郁：深刻含蕴，深沉蕴藉。

[8] 韦苏州：即唐代诗人韦应物，他曾担任苏州刺史。

[9] 温八叉：即唐代诗人温庭筠，相传他才思敏捷，叉八次手就能成篇，故称温八叉。绮靡：指诗的风格浮艳柔弱。

[10] 李义山：唐代诗人李商隐，字义山。隐僻：指李商隐的诗风格隐曲晦涩。

[11] 孟光接了梁鸿案：与下文“小孩儿家口没遮拦”都是金圣叹批本《西厢记》中的唱词。

[12] 挖云：镂穿成云头形的边饰。

[13] 哆罗呢：一种欧洲传入的阔幅呢料。

[14] 莲青：蓝紫色。斗文：交叉的图案。洋线番氍（bā）丝：丝线和毛线混合的织物。

[15] 风领：一种类似围巾的皮领子。

[16] 骚达子：旧时对蒙古族人和其他北方游牧民的蔑称。

[17] 靠色：指三种相近的颜色。秋香色：黄绿色。根（kèn）：方言。上衣靠腋下的接缝部分。

[18] 狐肱（qiǎn）：狐狸胸腹部和腋下的毛皮。褶子：大领的外衣。

[19] 蜂腰猿背，鹤势螂形：形容人腰细臂长，身材挺拔。

[20] 地炕：又称火炕。北方人用土坯或砖头砌成的床。一般在室内的地上起灶，烧火做饭，烟火由火道通入炕下，利用余热取暖。

[21] 海龙：一种类似水獭皮的皮毛。鹰膀：用皮条子拼成的皮褂。

[22] 玉针蓑：用白玉草编成的蓑衣。

[23] 观音兜：古代女子戴用的一种风帽。因帽子后沿披至颈后肩际，类似佛像中观音菩萨所戴的帽子式样。

[24] 紬（chōu）：同“绸”。

[25] 蒙：烘烤食物的网架。

[26] 鳧靛裘：用野鸭头上的毛织成的毛织品。

[27] 锦心绣口：比喻优美的文思，华丽的词藻。

[28] 摅：同“塞”。把东西填在有空隙的地方。

[29] 联句：作诗方式之一。由两人或多人各成一句或几句，合而成篇。

[30] 排律：律诗的一种。每首至少十句，多则有至百韵者。除首尾两联外，中间各联都须对仗。亦可隔句相对，称为扇对。

第五十回

芦雪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话说薛宝钗道：“到底分个次序，让我写出来。”雪诗次序必由他分。说着，便令众人拈阄为序。起首恰是李氏，然后按次各名开出。凤姐儿道：“既这样说，我也说一句在上头。”凤姐亦要做诗，奇事。岂必以凤姐能诗，方足为文字生色乎？不知此局乃为破败之势大集其成，而凤固破败第一人，则首句必须是他也。众人都笑起来，说：“这样更妙了。”宝钗将“稻香老农”之上补了一个“凤”字，李纨又将题目讲与他听。凤姐想了半日，笑道：“你们别笑话我，我只有了一句粗话，可是五个字的。下剩的我就知道了。”此皆吃力之笔，不易为也。众人都笑道：“越是粗话越好。你说了，就只管干正事去罢。”凤姐儿笑道：“想下雪必刮北风，昨夜听见一夜的北风，我有一句，这一句就是‘一夜北风紧’。雪得风助，雪则钗也，熙凤借音西风，杀木坏荣而助雪。今云北风，则历秋而冬。曰紧，曰一夜，则速而且急，其阴寒尚可御乎！使得使不得，我就不管了。”都是硬做。众人听说，都相视笑道：“这句虽粗，不见底下的，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写不尽的多少地步与后人。又隐顾刘老老及诗社意，见人至凤姐，亦知思善，果能及今自留地步，犹可以为善国。就是这句为首，稻香老农快写上，续下去。”不脱不漏。凤姐和李婶娘、平儿又吃了两杯酒，自去了。以李为首是劝善，以凤为首是惩恶。此处重明禁字，故加凤于李之上。

这里李纨便写道：

一夜北风紧，

自己联道：

开门雪尚飘。入泥怜洁白，我所谓靛缸中拉出白布。

香菱道：

匝地惜琼瑶^[1]。有意荣枯草，对句自说，出句说黛玉。曰“有意”，则宝玉在其中，先点梦主。

探春道：先发一叹。

无心饰萎苕^[2]。价高村酿熟^[3]，对句说黛，出句说寒。

李绮道：因一叹，而生出绮、纹笔墨。

年稔府粮饶^[4]。葭动灰飞管^[5]，当及是时，求好消息。

李纹道：

阳回斗转杓^[6]。寒山已失翠，但得开泰，黛不自黛。

岫烟道：当焚香读之。

冻浦不生潮。易挂疏枝柳，以止水无波之心，演出《易》卦，为春生之卯木而已。

湘云道：夫然后出书中人。宝、黛、钗不能同出，则以一人三影者先出之。

难堆破叶蕉。麝煤融宝鼎^[7]，对句浑言梦，而梦已破。出句薰染，说钗。

宝琴道：云乃三人；琴之为禁，正为三人，因接琴。

绮袖笼金貂^[8]。光夺窗前镜，对句金貂说钗，出句自说。禁所以夺其情，凡在禁中，都为所夺矣。

黛玉道：主人翁方出，乃第一夺之而受夺者。

香黏壁上椒。斜风仍故故^[9]，椒性热毒味辣，受钗之毒与风之辣，又因“东风压西风”之言而故。

宝玉道：黛之正匹为宝玉，因紧接出。

清梦转聊聊^[10]。何处梅花笛^[11]，此梦无聊，驾黄鹤而去，不知所之矣。通首只一“梦”字，在此点出。

宝钗道：钗为比肩，故既出宝、黛，即出宝钗，其次序如此，看官尚欲倒置乎？

谁家碧玉箫。鳌愁坤轴陷^[12]，已作引凤之曲，而尚未有明言，故云“谁家”，虽终成大礼，仍为地陷已。

李纨笑道：“我替你们看热酒去罢。”宝钗命宝琴续联，只见湘云起来道：开除李纨热酒去，亦重御寒，而诸人既周，又首宝琴，自是主意。但禁必有所加，则仍先之以三人也。文亦错落不板。

龙斗阵云销^[13]。野岸回孤棹，坤之上六，至阴之极，正三人不可开交处，而蓑笠翁走矣。

宝琴也联道：

吟鞭指灞桥^[14]。赐裘怜抚戍^[15]，一赋别离，征人不返，为钗禁。

湘云那里肯让人，且别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扬眉挺身的说道：横插三语，写“争”字有势，而湘以一当三。

加絮念征徭^[16]。坳垤翻夷险^[17]，对句仍钗，出句说黛，令其知所审择。

宝钗连声赞“好”，也便联道：加一赞，生动，奈明知当审而不审何！

枝柯怕动摇。皑皑轻趁步，当自说矣，而意在黛玉，“绛芸轩”有悔心焉，无如不可挽何！在钗此日势已骑虎，如此处说林之不易摇，而转羨其践履之洁白也。

黛玉忙联道：

翦翦舞随腰^[18]。苦茗成新赏，柳而剪，柳折矣！是为苦命。

一面说，一面推宝玉命他联。插叙又好，而宝、黛必紧相连。宝玉正看宝钗、宝琴、黛玉三人共战湘云，十分有趣，那里还顾得联诗？今见黛

玉推他，方联道：

孤松订久要。鸿泥从印迹，情有独钟，一木而已。雪爪之迹，印亦徒印，钗能不悔乎？

宝琴接着联道：三人既过，便又接他。

林斧或闻樵。伏象千峰凸^[19]，戒林远害。或者，疑词，犹可止也。是须参观伏羲《易》象。

湘云忙联道：

盘蛇一径遥。花缘经冷结，状钗毒而曲，以冷为用也。

宝钗与众人又都赞好。钗之赞好，以冷结为得意。探春联道：中以一叹。

色岂畏霜凋。深院惊寒雀，亦戒黛玉，使知御雪，如鸟之回翔审视也。

湘云正渴了，忙忙的吃茶，已被岫烟抢着联道：妙有安插。

空山泣老鸛^[20]。阶墀随上下，演此鸛音无非涕泣，而道仍出随步，岂有心哉？

湘云忙丢了茶杯，联道：

池水任浮漂。照耀临清晓，对句说宝玉，即“我只取一瓢饮”之意。出句教人出阴入阳。

黛玉忙联道：以下皆作者自明书意，又就各人身分自写。

缤纷入永宵。诚忘三尺冷^[21]，黛则至死不变，而诚信宝钗不悟也。

湘云忙笑联道：

瑞释九重焦^[22]。僵卧谁相问，袁安卧雪，云自写境况。

宝琴也忙笑联道：

狂游客喜招。天机断缟带^[23]，疏狂自喜为此文章。琴多游历，天机自是《易》理。

湘云又忙道：

海市失蛟绡^[24]。云为空象，不过海市蜃楼。

林黛玉不容他道出，接着便道：

寂寞封台榭，黛已无家，那问颓垣败井。

湘云忙联道：

清贫怀箪瓢^[25]。乐在其中，湘云境况。

宝琴也不容情，也忙联道：

烹茶水渐沸，茶香。○水火既济。

湘云见这般，自为得趣，又是笑，又忙联道：

煮酒叶难烧。酒熟。○兴豪而寒。

宝玉也笑道：

没帚山僧扫，一片婆心，宝玉出家。

宝琴也笑道：

埋琴稚子挑。不失赤子，自点其名。

湘云笑弯了腰，忙念了一句。争字酣畅。众人问道：“到底说的是什么？”湘云道：

石楼闲睡鹤，神仙多善睡。○映“芍药茵”。

黛玉笑得握着胸口，高声嚷道：

锦罽暖亲猫。畜类解温存。○钗好如猫而亲之。

宝琴也忙笑道：

月窟翻银浪^[26]，月窟，天根之理，乃《易》道。

湘云忙联道：

霞城隐赤标^[27]。骚坛牛耳之文。○其号“枕霞”。

黛玉忙笑道：

沁梅香可嚼，先春独见梅开。○干净身子。

宝钗笑称好句，也忙联道：

淋竹醉堪调，五月要扶竹醉，潇湘受其调弄。

宝琴也忙道：

或湿鸳鸯带^[28]，爱演鸳鸯画。○乃真鸳鸯，亦《易》道。

湘云忙联道：

时凝翡翠翘^[29]。岂营翡翠巢？○“点翠麒麟”。

黛玉又忙道：

无风仍脉脉，医熙凤之狂。○总因风死。

宝琴又忙笑联道：

不雨亦潇潇。止潇湘之泪。○“密云不雨”，《易》象。

湘云伏着已笑软了。众人看他三人对抢，也都不顾作诗，看着也只是笑。黛玉还推他往下联，又道：“你也有才尽力穷之时？我听听还有什么舌头嚼了！”湘云只伏在宝钗怀里，笑个不住。宝钗推他起来，道：“你有本事，把‘二萧’的韵全用完了，我才服你。”湘云起身笑道：“我也不是做诗，竟是抢命呢！”不可嚼舌，及早抢命，一戒一勉，包罗全部。众人笑道：“倒是你自己说罢。”探春早已料定没有自己联的了，便早写出来，因说：“还没收住呢。”李纹听了，接过来便联了一句

道：以纹、绮收束，仍是以完人收束，此绝大愿力。

欲志今朝乐，

李绮收了一句道：

凭诗祝舜尧。以颂扬作结得体。此书以“皇恩重”起，以“沐皇恩”终也。或有诮其敷衍作结、失闺阁气者焉得解此！○一诗通首各有寓意，若谜语然。看其手写此，目视彼，亦难甚矣，诗翁诗伯请弗苛求。上云排律，自当排偶，诗合天数，应三十六韵，今则缺一，便隐偶而不偶，天缺之义，是人所不觉也。凡欲作续部者，何弗先增此诗？

李纨道：“够了，够了。虽没做完了韵，腾挪的字若生扭了^[30]，倒不好了。”说着，大家来细细评论一回，独湘云的多，都笑道：“这都是那块鹿肉的功劳。”李纨笑道：“逐句评去，却还一气，只是宝玉又落了第了。”以诗观之，宝玉何以落第？乃言心之不可失也。则凡书中诗之甲乙，看官不必另评。宝玉笑道：“我缘不会联句，只好担待我罢。”李纨笑道：“也没有社社担待的。又说韵险了，又整误了，又不会联句：今日必罚你。我才看见栊翠庵的红梅有趣，我要折一枝来插瓶，横插妙文，凡大提段必及妙玉，全书之赞。可厌妙玉为人，我不理他，如今罚你取一枝来，插着玩儿。”众人都道：“这罚的又雅，又有趣！”宝玉也乐为，答应着就要走。湘云、黛玉一齐说道：“外头冷得很，你且吃杯热酒再去。”于是湘云早执起壶来，黛玉递了一个大杯，满斟了一杯。已为馈送。湘云笑道：“你吃了我们这酒，要取不来，加倍罚你。”宝玉忙吃了一杯，冒雪而去。

李纨命人好好跟着，黛玉忙拦说：“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眼光四射。李纨点头道是，一面命丫鬟将一个美女簪肩瓶拿来，簪肩，寒象，为诸人映。贮了水，准备插梅。因笑道：“回来该吟红梅了。”生发宝琴。湘云忙道：“我先作一首。”自应一虚为陪。宝钗笑道：“今日断不容你再作了。你都抢了去，众人都闲着了没趣。回来罚宝玉，他说不会联句，如今就教他自己做去。”黛玉笑道：“这话很是。我还有主意，方才联句不够，莫若拣那联得少的人做红梅诗。”宝钗笑道：“这话是极。方才邢、李三位屈才，且又是客。琴儿和颦儿、云儿他们抢了许多，我们一概都别做，只他们三人做才是。”香菱一联，宝钗不说，非自谦也，实乃镜之不容再照。李纨因说：“绮儿也不大会做，安放李绮。还是让琴妹妹罢。”琴由他推。宝钗只得依允，又道：“就

用‘红’、‘梅’、‘花’三个字做韵，每人一首七言律：邢大妹妹做‘红’字，你们李大妹妹做‘梅’字，琴儿做‘花’字。”“红”为阳象，“梅”主春生，琴主其实，故做“花”字。李纨道：“饶过宝玉去，我不服。”第一责望。湘云忙道：“有个好题目命他做。”众人问：“何题？”湘云道：“命他就做‘访妙玉乞红梅’，岂不有趣？”一“乞”字众妙咸该。众人听了，都说：“有趣！”

一语未了，只见宝玉笑欣欣擎了一枝红梅进来，众丫鬟忙已接过，插入瓶内。众人都过来赏玩。宝玉笑道：“你们如今赏罢，又不知费了我多少精神呢。”作者自道。说着，探春早又递过一钟暖酒来。归着一叹。众丫鬟上来接了蓑笠探雪，各人房中丫鬟都添送衣服来，袭人也遣人送了半旧的狐腋褂来。李纨命人将那蒸的大芋头盛了一盘，又将朱橘、黄橙、橄榄等物盛了两盘，大芋头，言坏“玉”之头一人，又名“蹲鴟”，必当于此一提，出自李纨，故末为橄榄，要知其悔。命人带与袭人去。湘云且告诉宝玉方才的诗题，又催宝玉快做。宝玉道：“好姐姐、好妹妹们，让我自己用韵罢，别限韵了。”众人都说：“随你做去罢。”

一面说，一面大家看梅花。原来这一枝梅花只有二尺来高，傍有一枝纵横而出，约有二三尺长，是好梅赞，是好书赞。书有百二十回，上下目录共二百四十句，是高有二尺也。至此计五十回，书方未半，而突来宝琴生发中后路大文，是横出者二三尺。二三得五，梅五出也。其间小枝分歧，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笔，或密聚如林，真乃花吐胭脂，香欺兰蕙：各各称赏。谁知岫烟、李纹、宝琴三人都已吟成，各自写了出来，众人便依“红”“梅”“花”三字之序看去，写道《赋得红梅花》：

桃未芳菲杏未红，
冲寒先喜笑东风。
魂飞庾岭春难辨^[31]，
霞隔罗浮梦未通^[32]。
绿萼添妆融宝炬^[33]，
缟仙扶醉跨残虹^[34]。
看来岂是寻常色，
浓淡由他冰雪中。邢岫烟。○为琴之陪客，故一诗止写本身，着意“岫”、“烟”二字，故不容移置他人。

白梅懒赋赋红梅，

逞艳先迎醉眼开。
冻脸有痕皆是血，
酸心无恨亦成灰。
误吞丹篆移真骨，
偷下瑶台脱旧胎。
江北江南春灿烂，
寄言蜂蝶漫疑猜。李纹。○亦琴陪客，有李纨在，故次联云然。

疏是枝条艳是花，
春妆儿女竞奢华^[35]。
闲庭曲槛无馀雪，
流水空山有落霞^[36]。
幽梦冷随红袖笛^[37]，
游仙香泛绛河槎^[38]。
前身定是瑶台种，
无复相疑色相差^[39]。宝琴。○此红梅之主矣。次联超逸，上句点雪之禁，下句明琴之用，馀皆自写。

众人看了，都笑着称赞，又指末一首更好。宝玉见宝琴年纪最小，才又敏捷。黛玉、湘云二人斟了一小杯酒，齐贺宝琴。宝钗笑道：“三首各有好处，你们两个天天捉弄厌了我，如今又捉弄他来了。”李纨又问宝玉：“你可有了？”宝玉忙道：“我倒有了，才一看见这三首，又怕忘了。等我再想。”湘云听说，便拿了一支铜火箸击着手炉^[40]，笑道：“我击了，若鼓绝不成，又要罚的。”宝玉笑道：“我已有了。”黛玉提起笔来，笑道：“你念我写。”必是他写，不脱联字。湘云便击了一下，笑道：“一鼓绝。”宝玉笑道：“有了，你写罢。”众人听他念道：

酒未开樽句未裁，

黛玉写了，摇头笑道：“起得平平。”间以评语，断续有致。湘云又道：“快着！”宝玉笑道：

寻春问腊到蓬莱。

黛玉、湘云都点头笑道：“有些意思了。”宝玉又道：

不求大士瓶中露^[41]，

为乞孀娥槛外梅^[42]。

黛玉写了，摇头说：“小巧而已。”梅，媒也，钗能得之，故乞自孀娥，而黛玉谓之小巧。湘云将手又敲了一下，宝玉笑道：

入世冷挑红雪去，
离尘香割紫云来。透断尘缘，反找石头来历。
槎丫谁惜诗肩瘦^[43]，
衣上犹沾佛院苔。

黛玉写毕，湘云、大家才评论诗，只见几个丫鬟跑进来道：“老太太来了。”不置可否，以老太太来截住，光景恰合。众人忙迎出来。大家又笑道：“怎么这等高兴？”说着，远远见贾母围了大斗篷，曰大斗篷，凤姐斗篷之所托庇也。带着灰鼠暖兜^[44]，坐着小竹轿，打着青绸油伞，鸳鸯、琥珀等五六个丫鬟，每人都是打着伞，拥轿而来。李纨等忙往上迎，贾母命人止住，说：“只站在那里就是了。”来至跟前，贾母笑道：“我瞒着你太太和凤丫头来了。“瞒”字玲珑。大雪地下，我坐着这个无妨，没的叫他娘儿们踏雪。”众人忙一面上前接斗篷，搀扶着，一面答应着。贾母来至室中，先笑道：“好俊梅花！一赞。你们也会乐，我也不饶你们！”说着，李纨早命人拿了一个大狼皮褥子来，铺在当中，贾母坐了。因笑道：“你们只管照旧玩笑喝吃，我因为天短了，不敢睡中觉，抹了一会牌，想起你们来了，我也来凑个趣儿。”李纨早又捧过手炉来，探春另拿了一副杯箸来，亲自斟了暖酒，奉与贾母。贾母便饮了一口，问：“那个盘子是什么东西？”众人忙捧了过来，回说：“是糟鹌鹑。”鹌也，时已晏也。贾母说：“这倒罢了，撕一点子腿儿来。”李纨忙答应了，要水洗手，亲自来撕。贾母道：“你们仍旧坐下说笑，我听着才欢喜。”又命李纨：“你也只管坐下，就如同我没来的一样才好。不然，我就走了。”众人听了，方才依次坐下，只李纨挪到尽下边。贾母因问：“你们作什么玩呢？”众人便说：“做诗呢。”贾母道：“有做诗的，不如做些灯谜儿，大家正月里好玩。”为下半回生发。众人答应，说笑了一回。贾母便说：“这里潮湿，你们别久坐，仔细着了凉。倒是你四妹妹那里暖和，我们到那里瞧瞧他的画儿，有诗必有画。赶年下可能有了不能？”众人笑道：“那里能年下就有了？只怕明年端阳才有呢。”见画中人不能开泰，只为姤而已，故须五月才有。贾母道：“这还了得，他竟比盖这园子还费工夫了。”园即画，画即园。

说着，仍坐了竹椅轿子，大家围随，过了藕香榭，穿入一条夹道，惜已“偶谢”矣。今能画画，直并“偶谢”亦超离之。出阴入阳，得“暖香

坞”。东西两边皆是过街门^[45]，门楼上里外都嵌着石头匾，如今进的是西门，向外的匾上凿着“穿云”二字，向里的凿着“度月”两字。来至堂中，进了向南的正门，惟其“穿云”“度月”，故能西并东交，而入堂堂正阳门户。贾母下了轿，惜春已接了出来。从里面游廊过去，便是惜春卧房，门斗上有“暖香坞”三字。三字点得郑重。早有几个人打起猩红毡帘，已是温香拂脸。已无馀雪，写“暖”字，另一世界。大家进入房中，贾母并不归坐，便问惜春：“画在那里？”惜春因笑回：“天气寒冷了，胶性皆凝涩不润，画了恐不好看，故此收起来了。”贾母笑道：“我年下就要的，都作此想，奈不能何？你别托懒儿^[46]，快拿出来，给我快画。”

一语未了，忽见凤姐儿披着紫羯绒褂，笑嘻嘻来了。诗画以他起，以他结。口内说道：“老祖宗今儿也不告诉人，私自就来了，要我好找！”贾母见他来了，心中喜欢，道：“我怕你们冷着了，所以不许人告诉你们去。你真是个鬼灵精儿，到底找了我来。论礼，孝敬也不在这上头。”凤姐儿笑道：“我那里是孝敬的心找来了？我因为到了老祖宗那里，鸦没鹊静的^[47]，便是以后“成大礼”紫鹃到贾母房中光景，故此来曰“瞒”，即“瞒消息”也。问小丫头子们，他又不肯叫我找到园里来。我正疑惑，忽然又来了两三个姑子，姑子，阴也。两进三进为否，两三合成五，五进则剥矣。凤实主之。我心里才明白了：那姑子必是来送年疏或要年例香例银子^[48]，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一定是躲债来了。实琴之来，正要人躲此债。我赶忙问了那姑子，果然不错。我连忙把年例给了他们去了。如今来回老祖宗：债主儿已去了，不用躲着了。已预备下稀嫩的野鸡^[49]，文明之赞。请用晚饭去罢，再迟一回就老了。”他一行说，众人一行笑。凤姐儿也不等贾母说话，便命人：“抬过轿来。”是活凤姐，有声有色，而不容贾母久留暖处。贾母笑着挽了凤姐儿的手，仍上了轿，带着众人，说笑出了夹道东门。

一看四面，粉妆银砌，忽见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背后遥看，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极妙画本，普通一赞。众人都笑道：“怪道少了两个，他却在那里等着。也弄梅花去了！”各得春生也。贾母喜的忙笑说道：“你们瞧！这雪坡儿上，配上他这个人物儿，又是这件衣裳，后头又是这梅花，像个什么？”众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画的《艳雪图》^[50]。”贾母摇头笑道：“那画的那里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能这样好。”一语未了，只见宝琴身后又转出一个穿大红猩猩毡的人来。贾母道：“那又是那个女孩儿？”众人笑道：“我们都在这里，那是宝玉。”贾母笑道：“我的眼越发花了。”说话之间，来至跟前，可

不是宝玉和宝琴两个。宝玉笑向宝钗、黛玉等道：“我才又到了栊翠庵，妙玉竟每人送你们一枝梅花，我已经打发人送去了。”众人都笑道：“多谢你费心。”

说话之间，已出了园门，来至贾母房中。吃毕饭，大家又说笑了一回，忽见薛姨妈也来了，说：“好大雪！一日也没过来望候老太太，今日老太太倒不高兴？正该赏雪才是。”贾母笑道：“何曾不高兴了？我找了他们姊妹去，玩了一会子。”薛姨妈笑道：“昨日晚上，我原想着今日要和我们姨太太借一日园子，摆两桌粗酒，请老太太赏雪的。此日之聚，隐然作他东道，钗玉之媒从此合矣。又见老太太安息的早，我闻得宝儿说：‘老太太心上不爽快。’因此今日也不敢惊动。早知如此，我竟该请了才是呢。”贾母笑道：“这才是十月，十一月也，而曰十月，勒一阳，留六阴，此老实主之。是头场雪，往后下雪的日子多着呢，再破费姨太太不迟。”薛姨妈笑道：“果然如此，算我的孝心虔了。”

凤姐儿笑道：“姨妈仔细忘了。如今现称五十两银子来交给我收着，一下雪，我就预备下酒，姨妈也不用操心，也不得忘了。”一段笑话，映射“设奇谋”事，又从凤姐特演“财”字。贾母笑道：“既这么说，姨太太给他五十两银子收着，我和他每人分二十五两。到下雪的日子。我装心里不快，混过去了。姨太太更不用操心，我和凤丫头倒得实惠。”凤姐将手一拍，笑道：“妙极了，这和我主意一样！”众人都笑了。贾母笑道：“呸！没脸的，就顺着竿子爬上来了。你不说：‘姨太太是客，在咱们家受屈，我们该请姨太太才是，那里有破费姨太太的理？’不这样说呢，还有脸先要五十两银子。真不害臊。”凤姐笑道：“我们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试一试姨妈，若松呢，拿出五十两来，就和我分。这会子估量着不中用了，翻过来拿我做法子，说出这些大方话来。如今我也不和姨妈要银子了，我竟替姨妈出银子治了酒，请老祖宗吃了。我另外再封五十两银子，孝敬老祖宗，算是罚我个包揽闲事，这可好不好？”话未说完，众人已笑倒在炕上。

贾母因又说及宝琴雪下折梅，比画儿上还好，又细问他的年庚八字，并家内景况。薛姨妈度其意思，大约是要与他求配。薛姨妈心中因也遂意，只是已许配梅家了，因贾母尚未明说，自己也不好拟定，遂半吐半露告诉贾母道：此何事也，而半吐半露？文字蹊跷。“可惜了这孩子没福！前年他父亲就没了。他从小儿见的世面倒多，跟他父亲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伏下回《怀古》诗。他父亲好乐的，各处因有买卖，带了家眷，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到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

六停了。读万卷书，必须行万里路，作者自负。那年在这里，把他许了梅翰林的儿子，明说已许梅家，何曾半吐半露，则所半吞半藏者果何在也？○钗有绛芸轩事，黛有送手帕事，皆自以为订定矣。殊不想来一宝琴，几乎两俱决撤，见天下事大不可知也。文字故作险笔，设为贾母、薛姨一谈，而以“已许梅家”勒回。钗之党与几乎急煞！偏第二年他父亲就辞世了。如今他母亲又是痰症。”鸳鸯之父亦是痰症。凤姐儿也不等说完，便嘻声跺脚说道：“偏不巧！我正要做个媒呢，又已经许了人家。”此是自心宽慰语。贾母笑道：“你要给谁做媒？”凤姐笑道：“老祖宗别管。心里看准了他们两个是一对，如今已许了人，说也无益，不如不说罢了。”风止波平，见贾母此时尚无定见。“金玉姻缘”凤姐主之，是背攻法。贾母也知凤姐儿之意，听见已有人家，也就不提了。大家又闲话了一会方散。一宿无话。

次日雪晴，饭后贾母又嘱咐惜春：“不管暖冷，你只画去。赶到年下，十分不能，便罢了。第一要紧把昨日琴儿便是红梅横出旁枝。和丫头、梅花，照样一笔别错，快快添上。”此画全幅皆为雪景，此书所演无非阴寒，而要紧即在梅花，春生即在阴寒中矣。惜春听了，虽是为难的事，只得应了。一时众人都来看他如何画，惜春只是出神。出神微旨。

李纨因笑向众人道：“让他自己想去，咱们且说话儿。昨儿老太太只叫做灯谜儿，回到家，和绮儿、纹儿睡不着，我就编了两个《四书》的，谜从李出，而首提《四书》，是乃主脑。他两个每人也编了两个。”众人听了，都笑道：“这倒该做的。先说了，我们猜猜。”李纨笑道：“‘观音未有世家传’，观音乃一心，此书但演一心，并无家世可求，普告看官要寻找世家者。打《四书》一句。”湘云接着就说道：“‘在止于至善’^[51]。”先用湘云错猜，文字不板。而“在止于至善”，乃正明此书之旨。宝钗笑道：“你也想一想‘世家传’三个字的意思再猜。”李纨笑道：“再想。”黛玉笑道：“我猜罢，可是‘虽善无征’^[52]？”第一是他猜着，见此书之无可考，所谓不过《中庸》《大学》。众人都笑道：“这句是了。”李纨又说：“‘一池青草草何名’。”一书着意在草，而池塘春草，正合梦字。湘云又忙道：“这一定是‘蒲芦也’^[53]，再不是不成？”李纨笑道：“这难为你猜。此句妙极，《中庸》转为他用矣。上句关合‘敏政’二字，‘敏’乃黛玉，‘政’为宝父；‘敏树’，关林姓，故云“难为你猜”。纹儿是‘水向石边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问道：“可是山涛^[54]？”山涛，犹言石涛，透“却尘缘”。李纨道：“是。”李纨又道：“绮儿是个‘萤’字，打一个字。”众人猜了半日，宝琴道：“这个意思却深，不

知可是花草的‘花’字？”李纨笑道：“是了。”众人道：“萤与花何干？”黛玉笑道：“妙的很！萤可不是草化的^[55]？”“化”即死，透“归离恨”。众人会意，都笑说：“好！”

宝钗道：“这些虽好，不合老太太的意，不如做些浅近的物儿，大家雅俗共赏才好。”善为迎合。众人都道：“也要做些浅近的俗物才是。”湘云想了一想，笑道：“我编了一支《点绛唇》，却真是俗物，你们猜猜。”说着，便念道：

溪壑分离，红尘游戏，真何趣？名利犹虚，后事终难觅。一曲乃宝玉之来路，凤姐之去路，合指两人。此回上半诗，下半谜，凤始终之。

众人都不解，想了半日，有猜和尚的，有猜道士的，有猜偶戏人的，宝玉笑了半日，道：“都不是。空空渺渺，女乐皆一映，而全书，不是僧，不是道，并不是戏。我猜着了，必定是要的猴儿！”是他猜着，“悲忏语”回中说宝玉是“开了锁的猴子”，贾母每叫凤姐为“猴儿”，吾故云为两指。是书固财、色并演也。湘云笑道：“正是这个。”众人道：“前头都好，末后一句怎么样解？”湘云道：“那一个要的猴儿不是剁了尾巴去的？”书中人事，多无尾巴。许多续部，乃要硬插尾巴。众人听了，都笑起来：“偏是他编个谜儿也刁钻古怪是的。”作者自喜。李纨道：“昨日姨妈说琴妹妹见得世面多，走的道路也多，正该编谜儿，况且你的诗又好，为什么不编几个我们猜猜？”倒提下回。宝琴听了，点头含笑，自去寻思。宝钗也有一个，念道：

镂檀镌梓一层层，
岂系良工堆砌成？
虽是半天风雨过，
何曾闻得梵铃声^[56]？此是松塔，松为木公，金母之配，金玉因缘也。塔乃浮屠，宝玉究竟。

众人猜时，宝玉也有一个，念道：

天上人间两渺茫，
琅玕节过谨堤防^[57]。
鸾音鹤信须凝睇^[58]，
好把欷歔答上苍。此是吹火筒，状其通灵。首提僧道，次言黛玉则逃，琅玕竹也。三四句为宝钗末路。

黛玉也有了一个，念道：

駉駉何劳缚紫绳^[59]？

驰城逐堑势狰狞。

主人指示风云动，

鳌背三山独立名。此是走马灯，自状。意马奔驰，而得所指，示不污而死，为独立名也。

探春也有一个，方欲念时，叹有声无词，故虚写而过，且不容以客夺主。宝琴走来笑道：“从小儿所走过地方的古迹不少，我如今拣了十个地方的古迹，做了十首怀古诗。诗虽粗鄙，却怀往事，又暗隐俗物十件，姐姐们请猜一猜。”众人听了，都说：“这倒巧，一“巧”字束通回。何不写出来大家一看？”

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极热而实极冷，花团锦簇，都在雪中，此书之不可不作，琴之不可不弹也。琴为今之二王，便是王与王连宗之义，六十四卦，纵横而出。其姓薛，雪六出；其字梅，梅五出：一阴一阳之为道也。弹琴必焚香，故同来有岫烟以配之。绮为绿绮，古琴之名。纹为断纹，古琴之体。皆一琴也。

自“呆霸王”回至此为一大段，通体结束，如一身之有带，以承上起下文字也。冷极暖来，惧祸者打开灯谜；景因情误，争联者错认梅花。得诗意于一言，岂容走马？听琴声之再鼓，非谱《求凰》。霸王终让空王，春色都来枕翠；人镜居然月镜，桂枝已动金风。图上鸳鸯，陡生剑气；梦中蕉鹿，请善屠刀。

【护花主人评曰】芦雪庭联句，暖香坞制谜，为诗社极盛时。从此以后，渐有雪消香散之况。

上回先写宝玉看见红梅，此回接叙乞梅，联络自然。

《白海棠》诗，湘云一人补题二首为馀波。《红梅花》诗，邢岫烟等三人各咏一首，又宝玉另作《乞梅》一首，为联句馀波。遥遥关照，而文法复变化不同。

李纨厌妙玉为人，毕竟是正经人。黛玉拦住宝玉不要跟人，毕竟是慧心人。四十一回中妙玉说宝玉“若独自一个来不给茶吃”，何以红梅花宝玉一人去偏能折来？且又去第二次，分送各人一枝。可见妙玉心中爱宝玉殊甚，前说“不给茶吃”是假撇清，此番分送红梅亦是假掩饰。

妙玉送宝钗、黛玉梅花，两人不谢妙玉，转谢宝玉费心，文人深笔。

贾母至园中，不但引出注意宝琴添入画图，及薛姨妈说破“宝琴已许字梅家”等说话，且为做灯谜接榫。

薛姨妈说宝琴“天下十停走了五六停”，伏下回《怀古》十首灯谜。

宝钗灯谜，似是树上松毬；宝玉灯谜，似是风筝琴，俗名鹞鞭；黛玉灯谜，似是走马灯。

各灯谜，或猜着，或不及猜，变换不板。

【大某山民评曰】即景联句，凤姐也与，岂即葱化为茼，亦蓬在麻中，不折自直云尔。

五言长排一首，共计三十五韵，七十句。凤姐一句，李纨二句，香菱二句，探春四句，李绮三句，李纹三句，岫烟四句，湘云十八句，宝琴十三句，宝玉四句，黛玉十一句，宝钗五句，共是十二人。

宝琴穿着凫靥裘站在山坡边，身后转出人来，相偎相倚，在不离不即间。

此回仍是壬子年冬时事。

[1] 匝地：遍地。琼瑶：美玉。此喻雪。

[2] 荅（tiáo）：苇荅，芦苇。

[3] 村酿：村中自酿的酒。

[4] 年稔（rěn）：年景好，收成好。稔，庄稼成熟。

[5] 葭（jiā）：芦苇。灰飞管：即“灰律”。古代置芦苇灰于表示十二律的玉管内，每月遇到节气，中律的管内的灰就会飞出，以之占验时序。

[6] 斗转杓（biāo）：杓指北斗星的第五、六、七颗星，也称斗柄。因地球的公转和自传，冬至这天斗柄指向正北，阴极阳生，所以说“阳回”。

[7] 麝煤：含有麝香的墨。此为木炭的美称。

[8] 金貂：此指貂尾做的暖手用品。

[9] 故故：屡屡。这里是阵阵的意思。

[10] 聊聊：短暂。

[11] 梅花笛：即笛子。因有笛曲《梅花落》，故名。

[12] 坤轴：古人想象中的地轴。

[13] 阵云：厚重形似战阵的云。

[14] 吟鞭：诗人的马鞭。灞桥：在今西安市东灞水上。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

[15] 抚戍：驻防巡逻的兵士。

[16] 征徭：指服徭役的征人。

[17] 坳垤（ào dié）：地势高低不平。坳，地面洼下处。垤，凸起。

[18] 翦翦：形容轻微的寒风。

[19] “伏象”句：指山峦积雪后像伏着的白象。

[20] 鸱（xiāo）：鸱鸺，即猫头鹰。

[21] 三尺：剑。

[22] 瑞：瑞雪。九重：指皇帝。

[23] 天机：传说中天上织女的织机。缟带：白色的丝带。

[24] 海市：即海市蜃楼。鲛绡：传说中鲛人所织的绡。借指薄绢、轻纱。

[25] 簞（dān）瓢：即簞食瓢饮。《论语·雍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后指生活简朴，安贫乐道。

[26] 银浪：即银白色的月光。

[27] 霞城：指赤城山，在浙江天台县北。

[28] 鸳鸯带：有鸳鸯纹的衣带。

[29] 翘：一种女子首饰。

[30] 腾挪：调换。生扭：生硬地扭结。

[31] 庾岭：即大庾岭，岭上多梅花。

[32] 罗浮梦：传说隋代人赵师雄在罗浮山遇一女子，芳香袭人，语言清丽，遂相饮竟醉，及觉，乃在大梅树下。罗浮，山名，在广东省。

[33] 绿萼：萼绿仙子。形容绿萼梅，梅花的一种，萼片为绿色。

[34] “缟仙”句：白衣仙子带着醉颜跨上残虹。形容红梅花。

[35] 春妆：比喻红梅像少女浓妆一样怒放，争奇斗艳。

[36] “闲庭”两句：上句写白梅，下句写红梅。

[37] 红袖笛：代指红梅。

[38] 绛河：银河。

[39] 色相：佛家语，指万物的形貌。

[40] 火箸：即火筷子。夹取燃烧着的煤、炭的器具。

[41] 大士：即观世音菩萨。此暗指妙玉。

[42] 嫫娥：即嫦娥。此暗指妙玉。槛外：世外，代指栊翠庵。

[43] 槎丫：树木枝杈歧出的样子。此形容诗人瘦骨嶙峋。

[44] 暖兜：形似头盔的防风保暖的帽子。

[45] 过街门：通道两侧相对开的门。

[46] 托懒：即偷懒。

[47] 鸦没鹊静：即鸦雀无声。

[48] 年疏：又称“疏头”。旧俗年节时僧尼道士送给施主为其祈福的祝告文。

[49] 稀嫩：极嫩。

[50] 仇十洲：明代画家仇英，号十洲，擅画工笔仕女和山水。

[51] 在止于至善：出自《礼记·大学》。

[52] 虽善无征：出自《礼记·中庸》。

[53] 蒲芦：出自《礼记·中庸》。蒲芦，即蒲苇。

[54] 山涛：晋代诗人。

[55] 草化：语出《礼记·月令》。萤火虫夏季多在水草中产卵，古人误以为其是腐草所化。

[56] 梵铃：佛寺或佛塔檐角上所悬的铃铛。

[57] 琅玕（láng gān）：竹子。

[58] 鸾音鹤信：比喻仙界的音信。凝睇：注视。

[59] 騄駼（lù ěr）：良马名。相传为周穆王八骏之一。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话说众人闻得宝琴将素昔所经过各省内古迹为题，做了十首《怀古》绝句，内隐十物，是书无非《怀古》，无非隐语。十为满数，特用一琴做圆满功德，不惟提挈本大段，并通束全书。皆说：“这自然新巧。”都争着看时，只见写道是：

赤壁怀古^[1]第一争汉鼎，乃宝、黛、钗鼎足而三，为书之主，又其中暗藏一焦大。

赤壁沉埋水不流，
徒留名姓载空舟。
喧阗一炬悲风冷^[2]，
无限英魂在内游。此是法船，即十八回所云苦海慈航，书中大命意处，故为第一谜。

交趾怀古^[3]第二叹荣宁勋业，为马伏波，便暗藏《河图》。再“交趾”何事也？隐“云雨情”，隐姤象。

铜柱金城振纪纲，
声传海外播戎羌。
马援自是功劳大^[4]，
铁笛无烦说子房^[5]。此是洋琴，琴之作用书如观海。

钟山怀古第三为功名捷径，便是贾雨村，书之所来也。

名利何曾绊此身，
无端被诏出凡尘。
牵连大抵难休绝，
莫怨他人嘲笑频。^[6]此是耍猴，所谓“树倒猢猻散”，亦书中大

意。

淮阴怀古^[7]第四为不看风月鉴背面者戒，“相君之背，贵不可言”，淮阴事迹也，隐有贾瑞。

壮士须防恶犬欺^[8]，
三齐位定盖棺时。
寄言世俗休轻鄙，
一饭之恩死也知^[9]。此是打狗棒，作诸恶业，死有馀恐。北俗，人死则以饭一碗，插三秫杆，煨面为槌供之，槌名打狗棒，供亡者过恶狗村之用云。

广陵怀古^[10]第五为败国亡家、毁灭纲常者说，有珍、宝、蓉、蔷诸人在。

蝉噪鸦栖转眼过，
隋堤风景近如何^[11]？
只缘占尽风流号，
惹得纷纷口舌多。此是雪柳，雪则钗，柳则黛，并为丧物。北俗以细篾条沾碎白纸如柳叶，插瓶中，送丧棒以为仪。

桃叶渡怀古^[12]第六凡为姬妾者说，为如周、赵、平、裘诸人是。

衰草闲花映浅池，
桃根桃叶总分离。
六朝梁栋多如许，
小照空悬壁上题。此是拨灯棍，欲人于幽暗中求光明也。

青冢怀古^[13]第七伤谗，为黛玉。

黑水茫茫咽不流，
冰弦拨尽曲中愁^[14]。
汉家制度诚堪笑，
桎梏应惭万古羞^[15]。此是墨斗，即绳墨也，黛虽污而不污。

马嵬怀古^[16]第八忧乱，为宝钗。

寂寞脂痕积汗光，

温柔一旦付东洋^[17]。
只因遗得风流迹，
此日衣裳尚有香。此是胰皂，钗肥，而受染不可澣濯矣。

蒲东寺怀古^[18]第九又宝钗，照《西厢记》。

小红骨贱一身轻^[19]，
私掖偷期强撮成^[20]。
虽被夫人时吊起，
已经勾引彼同行。此是鞋拔，卑贱之用。是书于薛氏无非骂。

梅花观怀古^[21]第十又黛玉，照《牡丹亭》。

不在梅边在柳边，
个中谁拾画婵娟^[22]？
团圆莫忆春香到^[23]，
一别西风又一年。此是月光马，即泥塑兔儿爷，虽戏物，而尊贵，正与鞋拔对勘。北俗中秋节儿童以果饼、香供为戏者。终以戏物，见是书不过嬉戏而已。乃作者自白。○十谜皆历评出，闲人亦煞费苦心，谜中有谜，隐中有隐，则实不胜书。每题、每谜、每句悉一一关合主意，如第十谜为黛玉，曰“不在梅边”，终不媒也；在柳边，卯木春生也，又卯属兔，故为月兔。“拾画”本《牡丹亭》出名，关合本题。“画婵娟”，则黛玉之斗寒图。“春香”关合本题。“团圆莫忆”，则黛之终不团圆为缺陷也。“一别西风”，便是“东风压了西风”之说。其余九谜，无不如此，是在阅者以意得之可耳。

众人看了，都称奇妙。何等自负乎！宝钗先说道：“前八首都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两首为是。”黛玉忙拦道：“这宝姐姐也忒胶柱鼓瑟^[24]，矫揉造作了。两首虽于史鉴上无考，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见过不成？那三岁的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解疑癖”“金兰契”诸处，钗道之，黛听之。今复作此言，其矫揉造作至黛亦听不过而斥之，见假人不可做也。使黛玉诸人能从此等处看入，则钗亦何能为役？无如当审而不审，当禁而不禁，则李婶娘与宝琴亦徒来而已。探春便道：“这话正是了。”李纨又道：“况且他原走到这个地方的，这两件事虽无考，古往今来以讹传讹，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这古迹来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时节，便是关夫子的坟倒见了三四处^[25]，关夫子一身事业

皆是有据的，如何又有许多的坟？自然是后来的人敬爱他生前为人，只怕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也是有的。及至看那《广舆记》上，不止关夫子的坟多，有古来有名望的人，那坟就不少，无考的古迹更多。如今这两首诗虽无考，凡说书唱戏甚至于求的签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况且又并不是看了《西厢记》、《牡丹亭》的词曲，怕看了邪书了。这也无妨，只管留着。”群起而攻，钗亦险甚。李纨一段话，至以关夫子为引证，且直出《西厢》、《牡丹》两书名，可见书无邪正，人自邪正，书何尤哉？是风月宝鉴并可无反面矣！是又进一层、高一层，绝大指点处。宝钗听说，方罢了。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的。都被闲人一齐猜着。今日天短，觉得又是吃晚饭时候，一齐往前头来吃晚饭。

因有人回王夫人说：“袭人的哥哥花自芳在外头回进来，说他母亲病重了，想他女孩儿，他来求恩典，接袭人家去走走。”直上找“花解语”，是书从头说起。王夫人听了，便说：“人家母女一场，岂有不许他去的？”隐言“孝”字，乃大主脑。一面就叫了凤姐来告诉了，命他酌量办理。凤姐儿答应了，回至房中，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诉袭人原故，吩咐周瑞家的：“再将跟着出门的媳妇传一个，你们两个人再带两个小丫头子跟了袭人去。分头派四个有年纪跟车的，要一辆大车，你们带着坐，一辆小车给丫头们坐。”前云周瑞家的跟太太、奶奶出门，今袭人亦用他跟，且若许排场，袭人俨然“奶奶”矣。周瑞家的答应了。才要去，凤姐又道：“那袭人是个省事的，是省事。你告诉我的话：叫他穿几件颜色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袱衣裳拿着，包袱也要好好的，手炉也拿好的，临走时，叫他先到这里来我瞧。”周瑞家的答应去了。

半日，果见袭人穿戴了，两个丫头与周瑞家的拿着手炉与衣包。凤姐看袭人头上戴着几枝金钗珠钏，倒也华丽，又看身上穿着桃红百花刻丝银鼠袄，葱绿盘金彩绣绵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凤姐笑道：“这三件衣裳都是老太太的，赏了你倒是好的。但这件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着也冷，你该穿一件大毛的。”袭人笑道：“太太就给了这灰鼠的，还有一件银鼠的，说赶年下再给大毛的呢。”凤姐笑道：“我倒有一件大毛的^[26]，我嫌风毛儿出不好了^[27]，正要改去，也罢，先给你穿去罢。易衣而着，有隐意。等年下太太给你做的时节，我再收罢，只当你还我的一样。”众人都笑道：“奶奶惯会说这话。成年家大手大脚的，替太太不知背地里赔垫了多少东西，真真赔的是说不出的。那里又和太太算去？偏这会子又说这小气话取笑儿来了。”夹写众人，逼肖世情。凤姐儿笑道：“太太那里想的到这些？究竟这又不是正经事，再不照管，也是大

家的体面。说不得我自己吃些亏，把众人打扮体统了，宁可我得个好名儿也罢了。一个一个烧糊了的餠子似的，人先笑话我，说我当家，倒把人弄出花子来了。”“花子”特提，与十九回“花子拐去”之说针对。众人听了，都叹说：“谁似奶奶这样圣明！在上体贴太太，在下又疼顾下人。”一面说，一面只见凤姐命平儿将昨日那件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拿出来与了袭人。石青褂、大红褂乃正室之服，袭人何等而竟服此服？废礼僭乱如此，而末回乃以无名而去，诚何心哉！又看包袱，只得一个弹墨花绫水红绸里子夹包袱，里面只见包着两件半旧绵袄与皮褂子。凤姐又命平儿把一个玉色绸里的哆啰呢包袱拿出来，便是“掉包儿”，乃宝钗案。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雪”字特点。平儿走去拿了出来，一件是半旧大红猩猩毡的，不离禽兽。一件是半旧大红羽缎的。

袭人道：“一件就当不起了。”平儿笑道：“你拿这猩猩毡的。把这件顺手带出来，叫人给邢大姑娘送去。昨儿那么大雪，人人都穿着不是猩猩毡，就是羽缎的，十来件大红衣裳，映着大雪，好不齐整。只有他穿着那几件旧衣服，越发显的拱肩缩背，好不可怜儿的。如今把这件给他罢。”写平儿，乃写刘老老。凤姐笑道：“我的东西，他私自就要给人！我一个还花不够，再添上你提着，更好了。”是得意语。众人笑道：“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爱下人。若是奶奶素日是小气的，只以东西为事，不顾下人的，姑娘那里敢这样？”凤姐笑道：“所以知道我的心的，也就是他还知三分罢了。”说着，又嘱咐袭人道：“你妈要好了就罢，要不中用了，只管住下，打发人来回我，我再另打发人来给你送铺盖去，可别使他们的铺盖和梳头的家伙。”又吩咐周瑞家的道：“你们自然是知道这里的规矩的，也不用我吩咐了。”周瑞家的答应：“都知道。我们这去到那里，总叫他们的人回避；居然关防。若住下，必是另要一两间内房的。”说着，跟了袭人出去，又吩咐小厮预备灯笼，遂坐车往花自芳家来。不在话下。

这里凤姐又将怡红院的嬷嬷唤了两个来，吩咐道：“袭人只怕不来了，你们素日知道那个大丫头知好歹，派出来在宝玉屋里上夜，你们也好生照管着，别由着宝玉胡闹。”递入下半回。两个嬷嬷答应着去了。一时来回说：“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里。我们四个人，原是轮流着带管上夜的。”凤姐听了点头，又说道：“晚上催他早睡，早晨催他早起。”老嬷嬷们答应了，自回园去。一时果有周瑞家的带了信回凤姐知：“袭人之母业已停床^[28]，不能回来。”书从新另起，必先写死丧。凤姐回明了王夫人，一面着人往大观园去取他的铺盖妆奁。

宝玉看着晴雯、麝月皆卸罢残妆，脱换过裙袄，晴雯只在薰笼上围坐^[29]。麝月笑道：“你今儿别妆小姐了，袭妆奶奶，晴妆小姐，相映射。我劝你也动一动儿。”晴雯道：“等你们都去净了，我再动不迟。反照“天风流”。有你们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铺床，你把那穿衣镜的套子放下来，镜子必应特提。上头的划子划上^[30]，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说着，便去与宝玉铺床。晴雯“嘻”了一声，笑道：“人家才坐暖和了，你就来闹。”微言。此时宝玉正坐着纳闷，想袭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听见晴雯如此说，便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镜套，划上消息，进来笑道：“你们暖和罢，我都弄完了。”晴雯笑道：“终久暖和不成，微言。我又想起来，汤婆子还没拿来呢^[31]。”是为麝为花之类。麝月道：“这难为你想着！他素日又不要汤壶^[32]，咱们那薰笼上又暖和，比不得那屋里炕冷，今儿可以不用。”宝玉笑道：“你们两个都在那上头睡了，我这外边没个人，我怪怕的，一夜也睡不着。”晴雯道：“我是在这里睡的。麝月，你叫他往外边睡去。”说话之间，天已二更，麝月早已放下帘幔，移灯炷香，服侍宝玉卧下，二人方睡。琐琐碎碎，悉细意熨帖之文。晴雯自在薰笼上，麝月便在暖阁外边。

至三更以后，宝玉睡梦之中便叫：“袭人！”好梦正浓，必从他起。叫了两声，无人答应，自己醒了，方想起袭人不在家，自己也好笑起来。微言。晴雯已醒，因唤麝月道：“连我都醒了，他守在旁边还不知道？真是挺死尸呢。”麝月翻身打个哈什^[33]，笑道：“他叫袭人，与我什么相干？”情文并妙。因问：“做什么？”宝玉说：“要吃茶。”麝月忙起来，穿着红绸小绵袄儿。宝玉道：“披了我的皮袄再去，仔细冷着。”照黛玉起。麝月听说，回手便把宝玉披着起来的一件貂领满襟暖袄披上，下去向盆内洗洗手，先倒了一钟温水，拿了大嗽盂，宝玉嗽了口，后才向茶桶上取了茶碗，先用温水过了^[34]，向暖壶中倒了半碗茶，递与宝玉吃了。自己也嗽了一嗽，吃了半碗。何等细密。晴雯笑道：“好妹妹，也赏我一口儿呢。”麝月笑道：“越发上脸儿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儿晚上你别动，我服侍你一夜，如何？”麝月听说，只得也服侍他嗽了口，倒了半碗茶与他吃了。同一吃苦。麝月笑道：“你们两个别睡，说着话儿，我出去走走回来。”晴雯笑道：“外头有个鬼等着呢。”逐渐生发，趣语妙有关合。宝玉道：“外头有大大月亮的，我们说着话，你只管去。”一面说，一面便嗽了两声。

麝月便开了后房门，揭起毡帘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吓他玩耍，仗着素日比人气壮，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小

袄，便蹑手蹑脚的下了薰笼，随后出来。宝玉劝道：“罢呀，冻着不是玩的。”晴雯只摆手，随后出了房门，只见月光如水，是即一镜，皆作特提。忽然一阵微风，只觉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悚然，心下自思道：“怪道人说‘热身子不可被风吹’，这一冷果然利害。”病源因风。乃是黛玉，而写来逼真。一面正要吓他，只听宝玉在内高声说道：“晴雯出来了！”如闻如见。晴雯忙回身进来，笑道：“那里就吓死他了？偏你惯会这么蝎蝎螫螫老婆子样儿^[35]。”宝玉笑道：“倒不为吓坏了他。头一件，你冻着也不好；二则他不防，不免一喊，倘或惊醒了别人，不说咱们是玩意儿，倒反说袭人才去了一夜，你们就见神见鬼的。你来把我这边的被掖一掖罢。”晴雯听说，便上来掖了一掖，伸手进去就渥一渥^[36]。宝玉笑道：“好冷手！我说看冻着。”一面又见晴雯两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了一摸，也觉冰冷。已伏七十三回扯谎妆病之渐，“抄检大观园”、“抱屈夭风流”之根也。宝玉道：“快进被来渥渥罢！”腻极。

一语未了，只听“咯噔”的一声门响，麝月慌慌张张的笑着进来，说道：“吓我一跳好的！黑影子里，山子石后头只见一个人蹲着。我才要叫喊，原来是那个大锦鸡，绝大文章，都从七十三回发作，而此处已透消息。是何等文彩？乃大锦鸡。见了人一飞，飞到亮处来，我才见了。若冒冒失失一嚷，倒闹起人来。”一面说，一面洗手，又笑道：“说晴雯出去了，我怎么没见？一定是要吓我去了。”宝玉笑道：“这不是他？不在这里渥着呢！公然同衾，而属虚名，便是“玉生香”黛玉文字。我若不嚷得快，可是倒吓一跳。”晴雯笑道：“也不用我吓去，这小蹄子已经自惊自怪的了。”一面说，一面仍回自己被中去。来去自如。麝月道：“你就这么跑解马的打扮儿^[37]，黛玉谜乃走马灯。伶伶俐俐的出去了不成^[38]？”宝玉笑道：“可不就是这么出去了。”麝月道：“你死不拣好日子！戏语逼肖，而直透“夭风流”。你出去白站一站儿，把皮不冻破了你的。”说着，又将火盆上的铜罩揭起，拿灰锹重将熟炭埋了一埋。拈了两块速香放上^[39]，仍旧罩了，至屏后重剔亮了灯，方才睡下。

晴雯因方才一冷，是冷。如今又一暖，不觉打了两个喷嚏。宝玉叹道：“如何？到底伤了风了。”是伤风。麝月笑道：“他早起就嚷不受用，一日也没吃碗正经饭，他这会子不说保养着些，还要捉弄人。明儿病了，叫他自作自受的。”此一段话，明为黛玉戒也。钗欲杀黛，黛岂不欲杀钗？奈无才以制之，转步步自杀矣。便是晴欲吓麝，而转自害。宝玉问道：“头上可热？”晴雯咳了两声，说道：“不相干，那里这么姣嫩起来。”说着，只听外间房内榻上的自鸣钟“当当”的两声，丑正矣，自阴之阳，晴、黛结果。外间值宿的老嬷嬷嗽了两声，因说道：“姑娘们

睡罢，明儿再说笑罢。”宝玉方悄悄的笑道：“咱们别说话了，看又惹他们说话。”说着，方大家睡了。

至次日起来，晴雯果觉有些鼻塞声重，懒怠动弹。宝玉道：“快不用声张，太太知道了，又叫你搬了家去养息。透下。家里纵好，到底冷些，不如在这里。你就在里间屋里躺着，我叫人请了大夫，悄悄的从后门进来瞧瞧就是了。”方入题。自后门进来，又一刘老老。晴雯道：“虽如此说，你到底要告诉大奶奶一声儿。必回大奶奶，黛玉死时一切皆回大奶奶也。不然，一时大夫来了，人问起来，怎么说呢？”宝玉听了有理，便唤一个老嬷嬷来，吩咐道：“你回大奶奶去，就说晴雯自冷着了些，不是什么大病，袭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养病，这里更没有人了。传一个大夫，悄悄的从后门进来瞧瞧，别回太太去。”老嬷嬷去了半日，来回说：“大奶奶知道了，说两剂药好了便罢，若不好时，还是出去的为是。如今时气不好，沾染了别人事小，姑娘们的身子要紧。”晴雯睡在暖阁里，只管咳嗽，听了这话，气的嚷道：“我那里就害瘟病了？生怕招了人，我离了这里，看你们这一辈子都别头疼脑热的！”说着，便真要起来。宝玉忙按他笑道：“别生气！这原是他的责任，生恐太太知道了说他，不过白说一句。你素昔又爱生气，如今肝火自然又盛了。”是肝火，是木火。

正说时，人回：“大夫来了。”宝玉便走过来，避在书架后面。避宝玉于书后，正是“虎狼药”作用。只见两三个后门口的老婆子带了一个太医进来。这里的丫头都回避了。是丫头都回避。有三四个老嬷嬷，放下暖阁上的大红绣幔，晴雯从幔中单伸出手出去。那太医见这只手上有两根指甲足有二三寸长，尚有凤仙花染的通红的痕迹^[40]，指甲特提，直注“夭风流”。指甲乃肝木之华，便是荣，便是黛，而甲乃兵象。曰“两根”，阴数也。曰“二三寸”，得五数，阳数也。是自阴之阳。上有金凤仙，金则宝钗，凤则熙凤，黛之死所，即晴之死所也。便回过头来。回过头来，“虎狼”妙用。有一个老嬷嬷忙拿了一块手帕掩了。那太医方诊了一回脉，起身到外间，向嬷嬷们说道：“小姐的症曰小姐，指黛玉说。是外感内滞^[41]。近日时气不好，竟算是个小伤寒。伤于阴寒之小人。幸亏是小姐素日饮食有限，风寒也不大，不过是血气原弱，偶然沾染了些，吃两剂药疏散就好了。”放也。放心而不放心，故不能好了。说着，便又随婆子们出去。

彼时，李纨已遣人知会过后门上的人及各处丫鬟回避，李纨知会，写得郑重。太医只见了园中景致，并不曾见个女子。廓然肃清，群阴悉

尽。一时出了园门，就在守园门的小厮们的班房内坐了，开了药方。此方正是守园门之用。老嬷嬷道：“老爷且别去，我们小爷啰唆，恐怕还有话问。”那太医忙道：“方才不是小姐，是位爷不成？面写‘庸医’，一语绝倒，而实隐转女为男，诗社用意，及刘老老颠倒男女诸要义。那屋子竟是绣房，刘老老亦尝说。又是放下幔子来瞧的，如何是位爷呢？”老嬷嬷笑道：我亦笑。“我的老爷，怪道小子才说：‘今儿请了一位新太医来了。’张太医、王太医、刘老老皆旧太医矣。今宝琴来，乃一新太医，故又有胡太医之新太医。真不知我们家里的事！那屋子是我们小哥儿的，那人是屋里的丫头，倒是个大姐，那里是小姐的绣房！是大非小，是阳非阴。小姐病了，你那么容易就进去了？”一般关白，足解人颐。说着，拿了药方进去了。

宝玉看时，上面有紫苏、桔梗、防风、荆芥等药，一派疏风，乃治风姐。后面又有枳实、麻黄。破气散肺，便是泻金，乃治宝钗。治凤治钗，正以治黛，正以治荣，正以治天下财色陷溺。宝玉道：“该死，该死！正是良药妙药，其如不服何！便是该死。他拿着女孩儿们也像我们一样治，如何使得！凭他有什么内滞，这枳实、麻黄如何禁得？谁请了来的？快打发他去罢，再请一位熟的来罢。”老嬷嬷道：“用药好不好我们不知道，如今再叫小厮去请王太医去倒容易，只是这个大夫又不是告诉总管房请的，这马钱是要给他的。”必应酬谢，见此药方真实值钱。宝玉道：“给他多少？”婆子道：“少不好看，也得一两银子，才是我们这样门户的礼。”乾坤为《易》之门户，一者奇，两者偶。宝玉道：“王太医来了给他多少？”婆子笑道：“王太医和张太医每常来了，也并没个给钱的，不过每年四节一打趸儿送礼^[42]，王太医、张太医为《易》，胡太医亦一《易》，故相为比较。而曰节曰年，即是天数。不曰三节，而曰四节，合四序也。再提‘礼’字须着眼。那是一定的年例。这个新来了一次，须得给他一两银子。”

宝玉听说，便命麝月去取银子。麝月道：“花大姐姐还不知搁在那里呢？”宝玉道：“常见他在那小螺甸柜子里拿钱^[43]，我和你找去。”说着，二人来至袭人堆东西的房内，开了螺甸柜子，上一橐都是些笔墨、扇子、香饼、各色荷包、汗巾等类的东西，下一橐却有几串钱。诸物皆有关合，自刘老老以下，宝琴以上，为一串钱者屡见，故云有几串钱。于是开了抽屉，才看见一个小篋罗内放着几块银子，倒也有一杆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块银，提起戥子来问宝玉：“那是一两的星儿^[44]？”宝玉笑道：“你问的我有趣儿！你倒成了是才来的了。”写出纨绔，而寓言一心不知权衡，早须求药也。麝月也笑了，又要去问人。宝玉道：“拣那大

的给他一块就是了，能见其大，抑亦可矣。又不做买卖，算这些做什么？”明言交易。麝月听了，便放下戥子，拣了一块，掂了一掂，笑道：“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宁可多些，别少了，叫那穷小子笑话，一部《易》道，无非穷小。不说咱们不认得戥子，倒说咱们有心小气似的。”一心迷惑，即是小气。婆子站在门口笑道：“那是五两的定子由一生二，积而至于五，五而两之，大衍一终，仍归于一，此定理也。夹了半个，这一块至少还有三两呢。是书方为五十一回，故为夹了一半。三而两之则六，阴具足，坤像成矣。这会子又没夹剪^[45]，姑娘收了这块，拣一块小些的。”麝月早关了柜子出来，笑道：“谁又找去，多些你拿了去完了。”便是糊涂东西。○此段宝玉不知银数，犹可言也，而麝月诸人岂无数目可稽，何至以三两为一两？是乃演天君无主，上下皆迷而已。宝玉道：“你只快叫焙茗再请大夫去就是了。”婆子接了银子，自去料理。

一时焙茗果请了王太医来，先诊了脉，后说病症，也与前相仿。同一太医。只是方子上果没有枳实、麻黄等药，去虎狼而虎狼畅行。倒有当归、陈皮、白芍等药，转用养阴，是“王”字象。那分两较先又减了些。宝玉喜道：“这才是女孩儿们的药，虽疏散也不可太过。旧年我病了，却是伤寒，内里饮食停滞，他瞧了，还说我禁不起麻黄、石膏、枳实等虎狼药。“虎狼药”转从他点，亦悉肺药，害于金也。我和你们就如秋天芸儿送我的那才开白海棠似的，特提海棠，特提诗社。我禁不起的药，你们如何禁得起？一切究竟，言下憬然。比如人家坟里的大杨树，看着枝叶茂盛，却是空心子的。”麝月笑道：“野坟里只有杨树，难道就没有松柏不成？最讨人嫌的是杨树，那么大树，只一点子叶子，没一点风儿他也是乱响，你偏要比他，你也太下流了。”宝玉笑道：“松柏不敢比，连孔夫子都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呢^[46]。此段便是刘老老“木头套杯”演义。直提《四书》，并直提孔夫子，以收本回，束全书。可知这两件东西高雅，特赞。不害臊的才拿他混比呢。”

说着，只见老婆子取了药来。宝玉命把煎药的银锅子找了出来，就命在火盆上煎。晴雯因说道：“正经给他们茶房里煎去，弄的这屋里药气如何使得？”宝玉道：“药气比一切花香还香得雅呢。神仙采药烧药，再者高人逸士采药治药，最妙的一件东西。这屋里，我正想各色都齐了，就只少药香，如今恰全了。”得药则全。一面说，一面早命人煨上。又嘱咐麝月：“打点些东西，叫个老嬷嬷去看袭人，劝他少哭。”一一妥当，方过前边，来贾母、王夫人处问安吃饭。吃药便是吃饭，特为结束，即又生发柳五儿文字。

正值凤姐儿和贾母、王夫人商议，说：“天又短又冷，不如以后大嫂子带着姑娘们在园子里吃饭，等天暖和了，再来回的跑也不妨。”王夫人笑道：“这也是好主意，刮风下雪倒便宜。吃东西受了冷气也不好；空心走来^[47]，一肚子冷气，压上些东西也不好。不如园子后门里头的五间大房子，横竖有女人们上夜的，挑两个厨子女人在那里，单给他姊妹弄饭，新鲜菜蔬是有分例，在总管房里支了去，或要钱要东西，那些野鸡獐狍各样野味，分些给他们就是了。”贾母道：“我也正想着呢，就怕又添厨房多事些。”凤姐道：“并不多事，一样分例，这里添了，那里减了。就便多费些事小，姑娘们受了冷气，别人还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连宝玉兄弟也禁不住，况兼众位姑娘都不是结实的身子。”特提宝、黛，带提众人，十分谨严。

凤姐说毕，未知贾母何言，且听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效戏彩斑衣”为一大段，统演宝琴，为“财”、“色”痛下针砭，即在宣明是书作用，此回又其大纲领处也。上半以十首诗谜统括全书，曰新编，便是从新更作提掇，而谜中屡隐死丧之物，是即风月鉴之反面，是即起死回生之妙药，而实虎狼药也。盖砒硫能起沉痾，在于人之善用。因而生出下半回曰“胡庸医乱用虎狼药”，若止看面子，不过一笑谈，被他瞒过矣。“庸”，常也，即张太医为可卿所调之经。“乱用”者，乱以止乱，所谓“刑乱国用重典”也，别本作“误”字非。医必姓“胡”，非杂凑“胡”“乱”字样，便是胡老名公之“胡”。造大观园是他，用虎狼药亦是他，则编《怀古》诗，及《红楼梦曲》，书中一切诗词酒令无非是他。存天理于既灭，绝奸淫之祸胎，不过一枳实、麻黄作用。故六十九回堕尤二姐之胎亦即用此虎狼药，而作者颠倒看官如此。若解看以一药方，及不能分是男是女、大姐小姐两句混话，便敌住郑郑重重之十首诗谜，合为一回，则必不为所颠倒矣。

书为谈情，其开端在“情切切”“意绵绵”、“西厢记”“牡丹亭”两回中。今以袭人回家安插在“怀古诗”后，便是“花解语”；以晴雯同袭人安插在“虎狼药”前，便是“玉生香”。诗谜末二首，曰“蒲东寺”，便是“妙词通戏语”；曰“梅花观”，便是“艳曲惊芳心”。乃全书大线索。

【护花主人评曰】《交趾怀古》，似是马上招军，俗名喇叭。《广陵怀古》，似是柳絮。《青冢怀古》，似是匠人墨斗。《蒲东寺怀古》，似是红天灯。《梅花观怀古》，似是纨扇。

宝钗前因黛玉行令说《西厢》、《牡丹》曲，曾规劝过一番。今宝琴灯谜亦用《西厢》、《牡丹》，若不说另做，未免偏袒。此驳必不可少。随借李纨口中说“不是看词曲邪书”，为之剖白，前后不相干碍，针

线细密。

写凤姐厚待袭人，包给衣服，是体贴王夫人之意。即顺借平儿送给邢岫烟雪褂，正合凤姐之意，真是一对有心人。

袭人母死，引起后文许多丧事，又为晴雯、麝月亲近宝玉之由，及晴雯得病之根。

太医诊脉，看见晴雯手上两根指甲长二三寸，预为七十七回晴雯临危时咬下赠宝玉伏线。

麝月取银给医生一节，描写纨绔公子不知物力，及平日一切俱系袭人料理，亦是补写暗描法。

【大某山民评曰】宝琴以一女子足迹半天下，所过名山大川、遗踪胜迹，皆足广其闻见，拓其怀抱，于是矢为呕吟，供人讽咏。而悬弧有志者反株守里闾，悲夫！

稻香老农生出大议论来，见穿凿亦是不妨。为胶柱鼓瑟者施针灸，不与妄语儿等埒。

袭人一个丫头耳，但一出门，写得如许体面：跟随者六人，坐者大车，妆身者盛服，而又上得太太之欢心，下承奶奶之恩典，比寻常服役者不同。作者所以特书之以著微词也。

自袭人以外，竟无一个见知于凤姐，吾为晴、麝等一叹，且见平日袭人之巴结二奶奶者独勤恳。宝玉于睡梦中便叫袭人，可知平素衾裯一夜未曾离过者。

此回仍是壬子年冬时事。

[1] 赤壁：在今湖北省赤壁市西北，长江南岸。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孙权与刘备联合，于此大破曹操。

[2] 喧阗（tián）：热闹，喧哗。

[3] 交趾：又名交阯，古郡名。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国，并在今越南北部地方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

[4] 马援：字文渊，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名将，封伏波将军，受封新息侯。曾南征交趾。

[5] “铁笛”句：据载，马援南征时，门生爰寄生善笛，马援作《武溪深》以和之。后马援死于南征途中。张良，字子房，汉高祖刘邦的著名谋臣。相传垓下之战，张良曾吹笛作楚声，使得项羽军心大乱。此句意为，马援的功劳已经很大了，不必再与张良比较了。

[6] 钟山：即今南京市的紫金山。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刘宋）文帝为筑室于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至齐周顒亦于钟山西立隐舍，休沐则归。后顒出为海盐令，孔稚珪作《北山移文》以讥之。”此诗即写其事。但据史籍记载，周顒曾任剡令、山阴县令，一生仕宦不绝，并没有隐而复出的事，也没有做过海盐县令。其于钟山西立隐舍，只是在京任职时供假日休憩之用。孔文只是寓言体游戏文章，借山灵口吻斥责周顒，以讽刺隐士贪图官禄的虚伪。

[7] 淮阴：古县名，即今江苏省淮安市。汉初名将韩信出生于此地，韩信（？—前196），初属项羽，后归刘邦，被任为大将，在楚汉战争中战功卓著。封为齐王，徙为楚王，又降为淮阴侯。后因叛乱被诛。

[8] “壮士”句：指韩信年轻贫贱时，曾遭淮阴恶少的欺侮，遭胯下之辱。

[9] “一饭”句：韩信年轻时在城下钓鱼，一个洗衣老妇见他饥饿，就给他饭吃。韩信封王后，赐赠千金给老妇，以报答“一饭之恩”。

[10] 广陵：古郡名，隋朝时治所在今江苏扬州。

[11] 隋堤：隋炀帝时沿通济渠、邗沟河岸修筑的御道，道旁植杨柳，后人谓之隋堤。

[12] 桃叶渡：渡口名。在今江苏南京市秦淮河畔。相传因晋王献之在此送其爱妾桃叶而得名。

[13] 青冢：指汉王昭君墓。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南。

[14] 冰弦：琴弦的美称。传说中有用冰蚕丝作的琴弦，故称。传说昭君出塞，弹琵琶以寄恨。

[15] 樗栎（chū lì）：比喻才能低下的人。樗，臭椿。栎，柞树。古人认为这两种树不能成材，见《庄子》。

[16] 马嵬（wéi）：在今陕西省兴平市。唐玄宗因安史之乱西逃，在此爆发“马嵬兵变”，杨贵妃被赐死。

[17] 付东洋：即付之东流。

[18] 蒲东寺：又名普济寺。元王实甫的《西厢记》就是以发生在蒲东寺中的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为内容的。

[19] 小红：《西厢记》中崔莺莺的丫鬟红娘。

[20] “私掖”句：指红娘为双方撮合。

[21] 梅花观：明汤显祖《牡丹亭》中的庙观，是杜家为守护杜丽娘墓而造。

[22] “个中”句：指《牡丹亭》中柳梦梅在观中拾得杜丽娘的自画像。

[23] 春香：《牡丹亭》中杜丽娘的丫鬟。

[24] 胶柱鼓瑟：胶住瑟上的弦柱，就不能调节音的高低。比喻固执拘泥，不知变通。

[25] 关夫子：对三国蜀大将关羽的敬称。

[26] 大毛：指长毛的皮裘。

[27] 风毛：皮衣襟上和袖口处的装饰性皮毛边。

[28] 停床：谓死者未入棺前，停放在床上。

[29] 熏笼：覆盖在火炉上供熏香、烘物和取暖用的箱型器物。

[30] 划子：用来制动帘幕等的细长签子。

[31] 汤婆子：盛热水取暖用的扁圆形壶。

[32] 汤壶：即汤婆子。

[33] 哈什：哈欠。

[34] 过：用少许水快速冲刷、漂洗。

[35] 蝎蝎螫螫：形容在小事情上过分地表示关心、怜惜，大惊小怪。

[36] 渥（wū）：意思同“焐”。用热的东西取暖。

[37] 跑解马：旧时指在奔跑的马上献艺，以此赚钱谋生。

[38] 伶伶俐俐：此指穿得少。

[39] 速香：即黄熟香。

[40] 凤仙花：一年生草本植物。花色不一。红色花瓣可染指甲，俗称指甲花或指甲草。

[41] 外感内滞：中医用语。意谓外感风邪，内有郁积而致病。

[42] 一打趸（dǔn）儿：方言。一总，凑个整数。

[43] 螺甸：即螺钿。见第三十八回“嵌蚌”注。

[44] 星：秤杆上标记斤、两、钱的小点。

[45] 夹剪：夹取对象的工具，铁制，形似剪刀，但无锋刃，头宽而平。

[46] “岁寒”句：出自《论语·子罕》。

[47] 空心：空腹。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话说贾母道：“正是这个了。上次我要说这话，我见你们太事多，如今又添出些事来，你们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着我只顾疼这些小孙子、孙女儿们，就不体贴你们这当家人了。你既这么样说出来，便好了。”吃饭乃是书要义，此处故大集众人而止为赞凤姐贤孝，便是贾母当服虎狼药处。因此时薛姨妈、李婶娘都在座，邢夫人及尤氏等也都过来请安，还未过去，贾母因向王夫人等说道：“今日我才说这话，素日我不说，一则怕逞坏了凤丫头的脸^[1]，二则众人不服。今日你们都在这里，都是经过妯娌姑嫂的，还有他这样想得到的没有？”写溺爱透骨。薛姨妈、李婶娘、尤氏齐笑道：“真个少有！别人不过是礼上面子情儿，实在他是真疼小姑子、小叔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顺。”

贾母点头叹道：“我虽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许多注射而仍是写溺爱。凤姐儿忙笑道：“这话老祖宗说差了！世人都说‘太伶俐聪明怕活不长’，世人都说，世人都信，独老祖宗不当说，不当信。老祖宗只有伶俐聪明过我十倍的，怎么如今这么福寿双全的？只怕我明儿还胜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岁后，等老祖宗归了西，我才死呢。”解铃系铃，妙能百折。贾母笑道：“众人都死了，单剩咱们两个老妖精有什么意思？”一切妖孽都在此两人，以趣语达正意，为本回总冒。说的众人都笑了。

宝玉因记挂着晴雯等事，便先回园里来。到了屋中，药香满室，一人不见，八字微妙，“药”字特提。只有晴雯独卧于炕上，脸上烧的飞红^[2]。又摸了一摸，只觉烫手，忙又向炉上将手烘暖，伸进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热，因说道：“别人去了也罢，麝月、秋纹也这样无情，各自去了？”袭人不在家，此二人便是，其实是一宝钗。言下妙有深意。晴雯道：“秋纹是我撵他去吃饭的，开脱一个，盖‘公然又一袭人’乃麝月，秋纹则晴雯之闲人也。麝月是方才平儿来找他出去了，两

个人鬼鬼祟祟的不知说什么，入题。必是说我病了，不出去。”宝玉道：“平儿不是那样人，特为‘屏’字下注脚。况且他并不知你病特来瞧你，想来一定是找麝月来说话，偶然见你病了，随口说‘特瞧你的病’，这也是人情乖觉取和儿的常事。注‘屏’字有斟酌，见其为凤之屏不过如此。善亦屏，恶亦屏，故题头两云‘俏平儿’，‘俏’字小人而肖人也。便不出去有不是，与他何干？你们素日又好，断不肯为这无干的事伤和气。”便与“俏丫鬟”“俏”字打通。晴雯道：“这话也是。只是疑他为什么忽然又瞒起我来？”直透“瞒消息”“瞒”字。宝玉笑道：“等我从后门出去，到那窗根下听听他说些什么，来告诉你。”说着，果然从后门出去，至窗下潜听。此一潜听，倒射“戏彩蝶”回。

麝月悄问道：“你怎么就得了的？”平儿道：“那日彼时洗手时不见了，倒找‘割腥啖膻’。二奶奶就不许吵嚷，出了园子，即刻就传给园里各处的妈妈们小心访查。我们只疑惑那姑娘的丫头，本来又穷，只怕小孩子家没见过，拿了起来是有的，那姑娘丫头，篆儿也。篆多曲折，坠则径直。疑篆儿而乃坠儿，见钗之谋夺惟知径行直遂，以铸成此一大错。再不料定是你们这里的。幸而二奶奶没有在屋里，你们这里的宋妈去了，拿着这支镯子说是小丫头坠儿偷起来的，被他看见，来回二奶奶的。我赶忙接了镯子，想了一想，宝玉是偏在你们身上留心用意、争胜要强的，那一年有一个良儿偷玉，刚冷了这二年，闲时还常有人提起来趁愿，良，凉也。用偷玉一虚，形偷金一实。虚为凉，故云‘冷了二年’；实为热，坠之为坠，热而已矣。这会子又跑出一个偷金子的来了，而且更偷到街坊家去了。钗、黛为邻比，同是坠儿。偏是他这样，偏是他的人打嘴，宝玉亦一坠儿。所以我倒忙叮咛宋妈：‘千万别告诉宝玉，必用宋妈，一送不返，正是‘坠’字。只当没有这事，总别和一个人提起。’第二件，老太太、太太听了生气。三则袭人和你们也不好看。所以我回二奶奶，只说：‘我往大奶奶那里去来着，谁知镯子褪了口，丢在草根底下，雪深了没看见，今儿雪化尽了，黄澄澄的映着日头，还在那里呢，此明演‘金簪雪里埋’，便知此镯是宝钗，能自失自见，何致有‘绛云轩’一案，而究成自害，此欲其化而不化，何日方见天日？不肯服‘虎狼药’之故也。我就捡了起来。’二奶奶也就信了。所以我来告诉你们，你们以后防着他些，别使唤他到别处去，等袭人回来，你们商议着变个法子打发出去就完了。”麝月道：“这小媚妇也见过些东西，怎么这么眼浅^[3]？”“眼”字特提。平儿道：“究竟这镯子能多重？原是二奶奶的，说这叫做‘虾须镯’^[4]，虾须镯，雀金泥，评在本回总评。倒是这颗珠子重了。能烁金而使金成器。晴雯那蹄子是块爆炭，要告诉了他，他是忍不住的，一时气上来，或打或骂，依旧嚷出来。所以单告

诉你，留心就是了。”倒点“情掩”。说着，便作辞而去。

宝玉听了，又喜又气又叹。喜的是平儿竟能体贴自己的心，气的是坠儿小窃，叹的是坠儿那样伶俐，做出这丑事来。一气一叹，皆是宝钗。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儿之话，一长一短告诉了晴雯，又说：“他说你是个要强的，如今病了，听了这话，越发要添病的，等好了再告诉你。”晴雯听了，果然气的蛾眉倒蹙，凤眼圆睁，即时就叫坠儿。宝玉忙劝道：“这一喊出来，岂不辜负了平儿待你我的心呢？不如领他这个情，过后打发他出去就完了。”晴雯道：“虽如此说，只是这气如何忍得住！”宝玉道：“这有什么气的？你只养病就是了。”晴雯服了药，至晚间又服了二和^[5]，夜间虽有些汗，还未见效，仍是发烧头疼，鼻塞声重。

次日王太医又来诊视，另加减汤剂，虽然稍减了烧，仍是头疼。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来^[6]：“给他闻些，痛打几个喷嚏，就通快了。”通肺即通金。麝月果真去取了一个金镶双金星玻璃小扁盒儿来，金盒。递与宝玉。宝玉便揭开盒盖，里面是个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烟。晴雯只顾看画儿，此画乃宝钗像。宝玉道：“闻些，走了气，就不好了。”晴雯听说，忙用指甲挑了些，抽入鼻中，不见怎么；便又多多挑了些抽入，忽觉鼻中一股酸辣，透入凶门，接连打了五六个喷嚏，眼泪鼻涕登时齐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辣！一字句，如闻其声。而辣乃金味，钗、凤悉到。快拿纸来。”早有小丫头子递过一搭子细纸，晴雯便一张一张的拿来醒鼻子^[7]。宝玉笑问：“如何？”晴雯笑道：“果然通快些，只是太阳还疼。”

宝玉笑道：“越发尽用西洋药治一治，一派西，一派金，正是‘虎狼药’料。只怕就好了。”说着，便命麝月：“往二奶奶要去，就说我说的：‘姐姐那里常有那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药在他处，便是二十八回药方。叫做依弗那，三字当有译言，而概曰‘依不得’，见此药不可顺用，此书不可正看。找寻一点儿。’”麝月答应，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半节。是书方至半。又便去找了一块红缎子角儿，铰了两块指头大的圆式，将那药烤和了，用簪挺摊上，晴雯自拿着一面靶儿镜子^[8]，贴在两太阳上。麝月笑道：“病的蓬头鬼一样，如今贴了这个，倒俏皮了。微言。○北俗以有风致为俏皮。二奶奶贴惯了，倒不大显。”倒点凤姐平日妆饰，乃第一依弗那。说毕，又向宝玉道：“二奶奶说：‘明日是舅老爷的生日，太太说了，叫你去呢。’明儿穿什么衣裳？今儿晚上好打点齐备了，省的明儿早上费手。”迤迤入下半回。宝玉道：“什么顺手，就

是什么罢了。一年闹生日也闹不清。”隐透后文王子胜作谎生日。说着，便起身出房，往惜春房去看画儿。

刚到院门外边，忽见宝琴小丫头名小螺的，从那边过。小螺，琴之徽也。宝玉忙赶上问：“那里去？”小螺笑道：“我们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房里呢，我如今也往那里去。”宝玉听了转步，也便同他往潇湘馆来。不但宝钗姊妹在此，且连邢岫烟也在那里，弹琴必焚香。四人团坐在薰笼上叙家常。紫鹃倒坐在暖阁里^[9]，临窗做针线。着眼紫鹃，无非血泪，正此回文字夹缝处。一见他来，都笑说：“又来了一个！没了你的坐处了。”隐用“此地无公坐处”语。宝玉笑道：“好一幅《冬闺集艳图》！本看惜春画，却来看此画，同一画也。可惜我迟来了一步。微言。横竖这屋子比各屋子暖，这椅子坐着并不冷。”说着，便坐在黛玉常坐的搭着灰鼠椅搭的一张椅上。“念兹在兹”。

因见暖阁之中有一玉石条盆^[10]，是玉，是石。里面攒三聚五栽着一盆单瓣水仙，攒三聚五，明演仙机，明演《易》道，破花园一《易》，琴亦一《易》，故为赖送琴者。宝玉便极口赞道：“好花！这屋子越暖，这花香的越浓。怎么昨儿没见？”黛玉笑道：“这是你家的大总管赖大奶奶送薛二姑娘的，两盆水仙，两盆蜡梅。他送了我一盆水仙，送了云丫头一盆蜡梅。我原不要的，又恐辜负了他的心，你若要；我转送你，如何？”宝玉道：“我屋里却有两盆，只是不及这个。琴妹妹送你的，如何又转送人？这个断断使不得。”《易》求其连，惧其断。断断使不得，语极郑重。黛玉道：“我一日药吊子不离火，我竟是药培着呢，即花，即药。那里还搁的住花香来薰？越发弱了。况且这屋子里一股药香，反把这花香搅坏了，不如你抬了去，这花儿倒清静了，没什么杂味来搅他。”现身说法。宝玉笑道：“我屋里今儿也有个病人煎药呢，你怎么知道的？”打通一片，是二是一，着眼在药。黛玉笑道：“这说奇了。我原是无心话，谁知你屋里的事？你不早来听古记儿^[11]，这会子来了，自惊自怪的。”此古记是奇，多少自惊自怪。

宝玉笑道：“咱们明儿下一社，又有题目了，就咏‘水仙’、‘蜡梅’。”通部所咏，无非二物。黛玉听了，笑道：“罢，罢，再不敢做诗了。做一回，罚一回，没的怪羞的！”说着，便两手握起脸来。知耻是下手工夫，而写儿女情如画。宝玉笑道：“何苦来，又打趣我做什么？我还不怕臊呢，你倒握起脸来了。”宝钗因笑道：“下次我邀一社，四个诗题，四个词题，每人四首诗，四阕词。四个四个得八，积至六十四，无非四四。头一个诗题，四个生于一个。《咏太极图》，限‘一先’的

韵，一个尚有一先，乃太极归根于无极也。五言排律，奇数偶用，为五为律。要把‘一先’的韵都用尽了，一个不许剩。”先既尽，则为后，于是参伍错综，生出一部传奇。○宝钗一段话，是明此书括一部《易》理。

宝琴笑道：“这一说，可知是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不惟姐姐不是真心，凡诸有心皆非真心，即黛玉之死情，宝之归空，写茫茫、渺渺、空空，并非真心，无非假语村言。这分明是难人。此书诚不易读，实是难人。若论起来，也强扭的出来，实是强扭。不过颠来倒去，弄些《易经》上的话生填，如刘老老、鸳鸯、宝琴、包勇、乌进孝、王太医、傻大姐、赖妈妈、王道士等等，无非颠来倒去，生填《易经》。究竟有何趣味？不过演“回头试想真无趣”而已，故曰“究竟”。○宝琴一段话，是反挾此书括一部《易》理，与钗语互相发明，非驳语也。看官莫被他瞒过。我八岁的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上买洋货，必云“八岁”，正是四个四个，其义制金，其才赋海，而必跟父亲，重孝也。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宁国贾，荣国贾，则为假假国，必有一真真国为之对。十五所谓将笄之年，此女孩乃宝钗，琴之来为钗救也。看“真真”二字，多少审慎，多少叮咛。那脸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鼻烟盒上人，是一非二。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联垂，满头带着都是玛瑙、珊瑚、猫儿眼、祖母绿，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12]，洋锦袄袖，带着倭刀^[13]，也是镶金嵌宝的，甲是金丝，刀是金宝，特为宝钗点睛，使移不到别人去。实在画儿上也没他那么好看。有人说，他通中国的诗书，会讲《五经》，能做诗填词。是宝钗学问。因此我父亲央烦了一位通事官^[14]，烦他写了一张字，先通后字，通是“绛芸轩”，字是“成大礼”，女子适人曰字，一语隐如许深义，我故云此书无闲文。就写他做的诗。”《螃蟹咏》、竹夫人谜语，种种皆在。

众人都称奇道异。是众人，而其实是正非奇，是常非异，所谓“庸医”，所谓“乱用”。宝玉忙笑道：“好妹妹，你拿出来我们瞧瞧。”宝琴笑道：“在南京收着呢，此时那里去取？”金陵十二钗全在个里。宝玉听了大失所望，便说：“没福得见这世面。”“优伶有福，公子无缘。”袭即钗，故宝玉曰无福。又三十五回宝玉对莺儿说：“我常和袭人说，明儿不知那一个有福的消受你们主儿两个呢。”正与此处对勘。玉之外钗如此，则钗又何必定为坠儿？黛玉笑拉宝琴道：“你别哄我们，我知道你这一来，你的这些东西未必放在家里，自然都是要带上来的。这会子又扯谎，说没带来，你们虽信，我是不信的。”宝玉已自分无福不得见矣，而黛玉必欲迫其见，便是下半“勇补雀金裘”里故事。宝琴便红了脸，低了头，微笑不答。示以知耻，示以谨言。宝钗笑道：“偏是颦儿惯说

这些话，你就伶俐的太过了。”直说他活不长，借本回首贾母语意。而越伶俐越呆，钗已知之稔矣。黛玉笑道：“带了来，就给我们见识见识也罢了。”宝钗笑道：“箱子笼子一大堆，还没理清，知道在那个里头呢？等过日收拾清了找出来，大家再看就是了。”又向宝琴道：“你若记得，何不念念我们听听？”切己之问，琴当答之曰：“你必记得，何不念念？”宝琴答道：“记得他做的五言律一首，亦即太极图。若论外国的女子，也就难为他了。”宝钗道：“你且别念，等我把云儿叫了来，也叫他听听。”三影身、一镜子悉当听。说着，便叫小螺来，吩咐道：“你到我那里去，就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外国的美人来了，外国美人是钗，而欲为钗禁是琴，则琴亦外国美人矣。又不归荣、宁，不入十二钗册之义。做的好诗，请你这‘诗疯子’来瞧去，再把我们‘诗呆子’也带来。”小螺笑着去了。

半日，只听湘云笑问：“那一个外国的美人来了？”一头说，一头走，和香菱来了。众人笑道：“人未见形，先已闻声。”微旨。宝琴等让坐，遂把方才的话重诉了一遍。湘云笑道：“快念来听听。”宝琴因念道：

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

岛云蒸大海，岚气接丛林。

月本无今古，情缘自浅深。

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一诗不泛演全书，乃端为宝钗开一虎狼药方。第一句为“绛芸轩”案，而案无实据。第二言昨梦当醒，醒而不醒，必幽沉伏处，归“却尘缘”以后究竟。第三、第四“岛”、“岚”皆从山，为石，为宝玉；“海”、“林”为黛；

曰“蒸”曰“接”，则相合无间，见宝黛既情有独钟，则钗速当醒而知退。五句言月有盈亏，钗质虽亏，而书无明文，犹可已也，故曰“无今古”。六句即三、四生出，在宝黛情缘自深，在钗玉情缘自浅，奈何定欲强浅为深耶？第七“汉南”为荆楚，潇湘也；“春历历”，宝黛一切情事钗悉见而知之，则亦何能以巧力胜之哉？“历历”字，重此回书都从眼目立说。第八作当头棒喝，言宜关心而不关心，其愚有甚于黛玉者矣！乃惊怪语。

众人听了，都道：“难为他，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一语未了，只见麝月走来说：“太太打发了人来告诉二爷，明儿一早往舅舅那里去，就说太太身上不大好，“虎狼药”是难吃。不得亲身来。”宝玉忙站起来，答应道：“是。”因问宝钗、宝琴：“你们二位可去？”宝钗道：“我们不

去，昨儿单送了礼去了。”大家说了一回方散。

宝玉因让诸姊妹先行，自己在后面，黛玉便又叫住他，问道：“袭人到底多早晚回来？”宝玉道：“自然等送了殡才来呢。”说此诗在袭人丧中，袭之丧，即钗之丧，诗正以悯其丧也。特用麝月代袭人收拾此诗。黛玉还有话说，又不能出口，出了一回神，便说道：“你去罢。”宝玉也觉心里有许多话，只是口里不知要说什么，想了一想，也笑道：“明儿再说罢。”面面俱到，费笔处能省笔。一面下台阶，低头正欲迈步，复又忙回身问道：“如今夜越发长了，你一夜咳嗽几次？醒几遍？”黛玉道：“昨儿夜里好了，只嗽了两遍，却只睡了四更一个更次，就再不能睡了。”宝玉又笑道：“正是有句要紧的话，这会子才想起来。”一面说，一面便挨近身来，悄悄道：“我想宝姐姐送你的燕窝……”一语未了，只见赵姨娘走进来瞧黛玉，问：“姑娘这几天可好了？”直欲破此窝盘，而终不能破，乃为赵姨娘所间，妒害之也。黛玉便知他从探春处来，从门前过，顺路的人情，忙陪笑让坐，说：“难得姨娘想着，怪冷的，亲自走来。”又忙命倒茶，一面又使眼色与宝玉。宝玉会意，便走了出来。正值吃晚饭时，见了王夫人，又嘱咐他早去。宝玉回来，看晴雯吃了药。此夕宝玉便不命晴雯挪出暖阁来，自己便在晴雯外边，又命将薰笼抬至暖阁前，麝月便在薰笼上睡。一宿无话。既代袭人，便不知有话无话。

至次日天未明，晴雯便叫醒麝月道：“你也该醒了，只是睡不够。话里有话。你出去叫人，给他预备茶水，我叫醒他就是了。”麝月忙披衣起来，道：“咱们叫他起来，穿好衣裳，抬过这火箱去^[15]，再叫他们进来。老妈妈们已经说过，不叫他在这屋里，怕过了病气^[16]。如今他们见咱们挤在一处，又唠叨了。”晴雯道：“我也是这么说。”二人才叫时，宝玉已醒了，忙起身披衣。麝月先叫进小丫头子来，收拾妥了，才命秋痕等进来，一面服侍宝玉梳洗毕。麝月道：“天又阴阴的，只怕有雪，穿一套毡子的罢。”宝玉点头，即时换了衣裳。小丫头使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建莲红枣汤来，药之映，本回所重。宝玉喝了两口，麝月又捧过一小碟法制紫姜来^[17]，宝玉噙了一块，又嘱咐了晴雯一回，便往贾母处来。

贾母犹未起来，知道宝玉出门，便开了房门，命宝玉进去。宝玉见贾母身后，宝琴面向里睡着未醒。为睡不着者说法。贾母见宝玉身上穿着荔支色哆啰呢的箭袖，大红猩猩毡盘金彩绣石青妆缎沿边的排穗褂，贾母道：“下雪呢么？”“雪”字特点。宝玉道：“天阴着，还没下呢。”犹

可止。贾母便命鸳鸯来：“把昨儿那一件孔雀毛的氅衣给他罢！”入下半回。鸳鸯答应走去，果取了一件来。

宝玉看时，金翠辉煌，碧彩烂灼，是鼻烟盒，是宝琴诗。又不似宝琴所披之凫靥裘。只听贾母笑道：“这叫做雀金（泥）（呢）^[18]，这是俄罗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前儿那件野鸭子的，给了你小妹妹，这件给你罢。”宝玉磕了一个头，便披在身上。贾母笑道：“你先给你娘瞧瞧去，再去。”宝玉答应了，便出来，只见鸳鸯站在地下揉眼睛。亦是主婚之人。因自那日鸳鸯发誓绝婚之后，他总不合宝玉说话，宝玉正自日夜不安，此时见他又要回避，宝玉便上来，笑道：“好姐姐，你瞧瞧我穿着这个好不好？”鸳鸯一摔手，便进贾母房中来了。特着此段在此。明此婚之当绝也。宝玉只得到了王夫人房中，与王夫人看了。然后又回至园中，与晴雯、麝月看过，来回复贾母，说：“太太看了，只说可惜了，叫我仔细穿，别遭蹋了。”应“始提亲”贾政语。贾母道：“就剩了这一件，你遭蹋了，也再没了。这会子特给你做这个，也是没有的事。”恰是现成。说着，又嘱咐：“不许多吃酒，早些回来。”宝玉应了几个“是”。

老嬷嬷跟至厅上，只见宝玉的乳兄李贵、王和荣、张若锦、赵亦华、钱启、周瑞六个人，特提李贵，直找“训劣子”回。张、王、赵则李之配，曰“锦”曰“荣”曰“华”，状其盛也。钱启、周瑞乃明《易》道，钱外圆内方，象《易》卦图。启，开也。带着焙茗、伴鹤、锄药、扫红四个小厮，此处四小厮次序人名，另具深意，见欲培植名教，必须脱然物表，能早得药，始能扫除一切，重在锄药。背着衣包，拿着坐褥，笼着一匹雕鞍彩辔的白马，早已伺候多时了。老嬷嬷又嘱咐他们些话，六个人忙应了几个“是”，忙捧鞍坠镫，宝玉慢慢的上了马。李贵、王和荣笼着嚼环，中爻偶。钱启、周瑞二人在前引导，上爻偶。张若锦、赵亦华在两边紧贴宝玉身后。下爻偶。宝玉在马上笑道：特布一坤卦象，而以一马在中，马为乾阳也。见一心能体乾刚，则偶可悉化为奇，变坤为乾矣。“周哥、钱哥，咱们打这角门走罢，省了到老爷的书房门口又下来。”《易》与《礼》通，奈不走正路而废礼何！周瑞侧身笑道：“老爷不在书房里，天天锁着，爷可以不用下来罢了。”废礼即失《易》，故周瑞云然。宝玉笑道：“虽锁着，也要下来的。”钱启、李贵都笑道：“爷说的是。便托懒不下来，倘或遇见赖大爷、林二爷，虽不好说爷，也要劝两句，所有的不是都派在我们身上，又说我们不教给爷礼了。”礼字明点。周瑞、钱启便一直出角门来。不孝不敬，公然废礼，是故为坤。

正说话时，顶头见赖大进来，破花园主人。宝玉忙笼住马，意欲下来。赖大忙上来抱住腿，宝玉便在镫上站起来，笑着携手说了几句话，接着又见个小厮带着二三十人，小厮，少阳也，可二可三可十，又一《易》。拿着扫帚簸箕进来，道在去污。见了宝玉，都顺墙垂手立住，独为首的小厮打了个千儿：“请爷安！”安与不安，总在为首者。宝玉不知名姓，只微笑点点头儿，马已过去，一心茫昧，不能知性道名义之学，终至归空，成就释氏，微笑点头而已。是书重儒不重佛。那人方带人去了。于是出了角门外，有李贵等六人的小厮并几个马夫早预备下十来匹马端候，一出角门，李贵等各上马前引，一阵烟去了。心意奔腾，究竟如此。○一路规矩排场历历如绘，必曾经见过，方写得出。不在话下。

这里晴雯吃了药，仍不见病退，急的乱骂大夫说：“只会骗人的钱，一剂好药也不给人吃。”虎狼方是好药，奈不服何！麝月笑劝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语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又不是老君仙丹，那有这样灵药？你只静养几天，自然好了，你越急越费手^[19]。”优柔不断，正是养痍，两人声情酷肖。晴雯又骂：“小丫头子们那里攒沙去了^[20]？瞅我病了，都大着胆子走了！明儿我好了，一个一个的才揭了你们的皮呢。”吓的小丫头子定儿忙进来问：“姑娘做什么？”定为坠之证，恐人不明定之为坠也。晴雯道：“别人都死了，就剩了你不成？”

说着，只见坠儿也蹭了进来。即定即坠。晴雯道：“你瞧瞧这小蹄子，不问他还不来呢！这里又放月钱了，又散果子了，你该跑在头里了。你往前些，我是老虎吃了你？”坠儿只得往前凑了几步，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将他的手抓住，向枕边拿起一丈青^[21]，向他手上乱戳。青为木色，晴即黛也。夫曰一丈，则十成满足。高亢已极，焉得不危？晴雯狂暴如此，已为“夭风流”作地步，而戒天下后世于无穷，即与黛玉之目无下尘为对照也。口内骂道：“要这爪子做什么？拈不得针，拿不动线，只会偷嘴吃！眼皮子又浅，爪子又轻，打嘴现世的，不如戳烂了！”坠儿疼的乱喊，麝月忙拉开，按着晴雯躺下，道：“你才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得？这会子闹什么！”晴雯便命人叫宋嬷嬷进来，说道：“宝二爷才告诉了我，叫我告诉你们：坠儿很懒，宝二爷当面使他，他拨嘴儿不动^[22]，连袭人使他他也背地骂他，今日务必打发他出去，明儿宝二爷亲自回太太就是了。”彼以“情掩”来，此以“情掩”受，在晴雯到底亦不说破，此镯更无破时矣。偷金者亦何惧而不为坠儿！宋嬷嬷听了，心下便知镯子事发，因笑道：“虽如此说，也等花姑娘回来知道了再打发。”晴雯说：“宝二爷今儿千叮咛万嘱咐的，

什么花姑娘草姑娘的！普同为掩，何待花草。我们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话，快叫他家里的人来领他出去。”麝月道：“这也罢了。早也是去，晚也是去，早带了去，早清净一日。”大家究竟。

宋嬷嬷听了，只得出去唤了他母亲来，打点他的东西。又见了晴雯等，说道：“姑娘们怎么了？你侄女儿不好，你们教导他，怎么撵出去？也到底给我们留个脸儿。”晴雯道：“这话只等宝玉来问他，与我们无干。”宝玉心也，掩心者情，故借叫名字，畅发“情掩”之义。那媳妇冷笑道：“我有胆子问他去？他那件事不是听姑娘们的调停？是说晴雯矣，而晴雯亦自有受调停时。他总依了，姑娘们不依，也未必中用。非透笔，乃点悟说满话人。比如方才说话，虽背地里，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在姑娘们就使得，在我们就成了野人了。”放说废礼。

晴雯听说，越发急红了脸，说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告我去，说我野，也撵出我去！”“老妖精”注解。麝月道：“嫂子，你只管带了人出去，有话再说。这个地方，岂有你叫喊讲礼的？你见谁和我们讲过礼？别说嫂子，就是赖大奶奶、林大娘，也得担待我们三分。便是叫名字，从小儿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过的，你们也知道的，恐怕难养活，巴巴的写了他的小名儿，各处贴着，叫万人叫去，为的好养活。连挑水挑粪花子都叫得，何况我们？所谓放心。连昨儿林大娘叫了一声爷，老太太还说呢。此是一件。二则我们这些人常回老太太、太太的话去，可不叫着名回话，难道也称爷？那一日不把宝玉两字叫二百遍？偏嫂子又来挑这个了。过一日嫂子闲了，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听听我们当着面儿叫他，就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当些体统差使，成年家只在三门外头混，怪不得不知道我们里头的规矩！一折如龙。这里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会，不用我们说话，就有人来问你了。有什么分证的话，且带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来找二爷说话。家里上千的人，他也跑来，我也跑来，我们认人问姓还认不清呢。”一段意如剥蕉，词同倒峡，文亦十分恣肆。说着便叫小丫头子拿了擦地的布来擦地。

那媳妇听了，无言可对，亦不敢久站，赌气带了坠儿就走。宋嬷嬷忙道：“怪道你这嫂子不知规矩，你女儿在屋里一场，临去时也给姑娘们磕个头。没有别的谢礼，他们也不希罕。不过磕个头，尽心罢咧。怎么说走就走？”坠儿听了，只得翻身进来，给他两个磕头。“坠”字到底。又找秋纹等，他们也并不睬他。那媳妇噤声叹气，口不敢言，抱恨而去。

晴雯方才又闪了风^[23]，着了气，反觉更不好了。翻腾至掌灯，刚安静了些，只见宝玉回来，进门就嗒声顿足。麝月忙问原故，宝玉道：“今儿老太太欢欢喜喜的给了这件褂子，谁知不防后衿子上烧了一块，幸而天晚了，老太太、太太都不理论。”一面脱下来，麝月瞧瞧，果然有指头大的烧眼，说：“这必定是手炉里的火迸上了。这不值什么，赶着叫人悄悄拿出去，叫个能干织补匠人织上就是了。”此衣既破，天之幸也，而必欲补。说着，便用包袱包了，一个嬷嬷送出去，说：“赶天亮就有才好，千万别给老太太、太太知道。”

婆子去了半日，仍就拿回来，说：“不但织补匠，能干裁缝、绣匠并做女工的问了，都不认的这是什么，都不敢揽。”金之难识如此。麝月道：“这怎么样呢？明儿不穿也罢了。”宝玉道：“明儿是正日子，老太太、太太说了，还叫穿过这个去呢，偏头一日就烧了，岂不扫兴！”晴雯听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说道：“拿来我瞧瞧罢！没那福气穿，就罢了。”又醒无福。说着，便递与晴雯。又移过灯来细瞧了一瞧，晴雯道：“这是孔雀金线的，如今咱们也拿孔雀金线，就像界线似的界密了^[24]，只怕还可混的过去。”所以能补，在识其线。麝月笑道：“孔雀线现成的，但这里除你，还有谁会界线？”界之，适所以补之，黛玉钗处处界，无非处处补，故只他会补。晴雯道：“说不的我挣命罢了。”宝玉忙道：“这如何使得！才好了些，如何做得活？”晴雯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

一面说，一面坐起来，挽了一挽头发，披了衣裳，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迸，哀哉。实实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着。写“情”字入木三分。便命麝月只帮着拈线，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笑道：“这虽不很像，若补上也不很显。”宝玉道：“这就很好，那里又找俄罗斯国的裁缝去！”晴雯先将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小一个竹弓钉绷在背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的散松松的，然后用针缝了两条，分出经纬，亦如界线之法，先界出地子来后^[25]，依本纹回来织补。补两针，又看看，织补不上三五针，便伏在枕上歇一会。宝玉在旁，一时又问：“吃些滚水不吃？”一时又命：“歇一歇！”一时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时又拿个枕头与他靠着。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罢，再熬上半夜，明儿眼睛抠搂了，那可怎么好？”重在眼睛。宝玉见他着急，只得胡乱睡下，仍睡不着。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寅木阳生。刚刚补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毳毛来^[26]。麝月道：“这就好了，若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宝玉忙要了瞧瞧，笑说：“真真一样了。”晴雯已嗽了几阵，好容易补完了，说了一

声：“补虽补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暖哟”了一声，便身不由主倒下了。便是终局，写“勇”字力穿七札。

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从上回“药”字生出，全为医宝钗之药。医宝，黛在其中矣。以“眼”字为主，二十二回宝钗灯谜有曰“有眼无珠腹内空”，见其霸宝玉、笼黛玉，明察秋毫矣，而实则有眼无珠。故上半曰“虾须镯”，镯为金，为水之母，而虾为水母之目，平儿说“倒是这颗珠子重了”，重在眼之有珠也。下半曰“雀金（泥）（呢）”，所谓“可怜金玉质，污掉陷泥中”。一失一破，使能从此冰释，岂非一服清凉散？而失者且为之掩，钗不可医，即宝不可医；破者且为之补，钗不可医，即黛不可医。特借影身以演出耳。

此大段重宝琴之用。上下之间，着一真真国女子诗，直宣红楼之旨；上半之下，着“太极图”诗题一段，以明《易》道；下半之上，着宝玉出门一段，以明礼教，即仍归《易》道。乃中幅借宝琴诸人之来大发明处。

大观园画起于刘老老，结于薛宝琴，同一《易》道也。自此回以后，绝不再提。人但见其糊糊涂涂而止，何不详察此处必先之以赤身肉翅女子一画，后之以真真国女子一诗，中间用宝玉往惜春处看画而乃至潇湘馆看“冬闺集艳图”，盖“冬闺集艳图”即“携蝗大嚼图”也，其收拾之严密有如此。书中固皆无尾巴之耍猴儿，实又有明明刹去之处，看官自不解寻见耳。

【护花主人评曰】贾母说凤姐“太伶俐了不是好事”，是正照；凤姐说“我活一千岁”，是反挑。

平儿遮盖坠儿偷镯，又私嘱麝月“等袭人回来设法遣去，勿告诉晴雯”，居心行事，明白仁厚，宜其结果胜于众婢。

鼻烟壶是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引起后文西洋诗女，真是一笔不肯鹬突。

药气花香，黛玉、宝玉房中亦复相同，真是两人同志，映衬有意，不是闲笔。

外国女儿诗，隐隐是一部《红楼梦》。

宝、黛两人各有说不出话，含蓄有味。宝玉才说“宝姐姐送燕窝”一句，便被赵姨娘来打断，更妙。

鸳鸯发誓绝婚后即不合宝玉说话，贞烈之性，实不可及。

写宝玉出门，仆从簇拥，众人请安，反衬后来衰败出家光景。

坠儿被撵，引出后来晴雯、司棋等被撵等事。

偷镯激晴雯之气，补裘增晴雯之病，其死已定，即不被逐，恐亦难活。

写晴雯撵坠儿，说话气骄志满，是反挑后来自己亦被逐出。

抽写宝玉疼爱晴雯，反照后来不能照看。

宝玉若不告诉坠儿偷镯，何至晴雯病中生气？宝玉若不烧破雀毛裘，何至晴雯病上加病？晴雯之死实由宝玉，所谓“爱之适所以害之”也。

第四十五回至五十二回一大段，应分五小段：四十五回为一段，写黛玉之多病，宝钗之多情；四十六回为一段，写贾赦之渔色，鸳鸯之烈性；四十七、八回为一段，叙薛蟠之出门，香菱之进园；四十九回至五十一回上半回为一段，写园中闺秀之多，诗社之盛；五十一回下半回至五十二回为一段，写晴雯之气病重。

【大某山民评曰】宝玉见了黛玉，不知要说什么，大家多散，二人心绪如麻，各格格不能吐。盖凡能吐者，俱非情之至也。

晴雯说坠儿“连袭人都使他不动”，可知袭人之在怡红院迥然特出于诸人之上矣。晴雯于宋妈前出此言者，其亦自知在袭人下耳。袭人去，而晴雯无与并矣。

晴雯决计撵坠儿，而宋妈云“等花姑娘回来”，则“逢彼之怒”，愈缓愈紧，是以坠儿必不能多留矣。

描写晴、麝二人铮铮辩论，不但不听见者想所不到，即听见者亦笔所难达。何物雪芹，具此狡狴！

烧破雀毛裘，晴雯说宝玉“没福气穿”，此岂婢女对主人之言乎？可知其平日纵容娇养者惯矣。

写晴雯织补雀毛裘细微周到，淋漓尽致，直是形容得无以复加。想谯周裔胄，谅亦工于织补焉。

此回仍是壬子年冬时事。

[1] 逗坏了脸：因为受到宠爱而骄纵。

[2] 飞红：犹绯红。

[3] 眼浅：形容目光短浅，易为外界事物所左右。

[4] 虾须镯：一种轻细的手镯。

[5] 和：量词。用于洗东西或煎中药换水，犹次、道。

[6] 鼻烟：烟草制品之一。以香味较好的烟叶，晒干后和入必要的名贵药材，磨成粉末，装入密封容器，经一定时间的陈化，即可应用。不需燃点，用手指粘上烟末，轻轻由鼻孔吸入。

[7] 醒：用同“擤”。按住鼻孔排出鼻涕。

[8] 靶儿镜子：有长柄的镜子。

[9] 暖阁：与大屋子隔开而又相通连的小房间，可置放火炉取暖。

[10] 条盆：长条形的盆。

[11] 古记：此指旧话，故事。

[12] 锁子甲：一种铠甲。其甲五环相衔，一环受镞，诸环拱护，故箭不能入。泛指制作精细的铠甲。

[13] 倭刀：日本旧时所制的佩刀，以锋利著称。我国古代称之为日本刀，又称倭刀。

[14] 通事官：负责翻译等事的官员。

[15] 火箱：一种箱型熏笼。

[16] 过：传染（疾病）。

[17] 法制：按照传统方法制作。

[18] 呢：一种较厚密的毛织品。

[19] 费手：费事，麻烦。

[20] 攒沙：转弄泥沙。泛指嬉戏。

[21] 一丈青：即耳挖子。兼带挖耳杓的细长首饰，一头尖细，一头较粗，顶端作小杓。

[22] 拨嘴：即噉嘴。

[23] 闪：指为受了风寒。

[24] 界线：手工刺绣和织补工艺中所用的一种纵横线织法。

[25] 地子：花纹或文字的衬托面。

[26] 鬃（rǒng）毛：细绒毛。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话说宝玉见晴雯将雀裘补完，已使得力尽神危，忙命小丫头子来，替他捶着，彼此捶打了一回。歇下没一顿饭工夫，天已大亮。且不出门，只叫：“快请大夫！”一时王太医来了，诊了脉，疑惑说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虚浮微缩起来^[1]？敢是吃多了饮食？不然，就是劳了神思。外感却倒轻了。这汗后失了调养，非同小可。”一面说，一面出去，开了药方进来，宝玉看时，已将疏散驱邪诸药减去，倒添了茯苓、地黄、当归等益神养血之剂。人寿无常，终归黄土，药何益哉？

宝玉一面忙命人煎去，一面叹说：“这怎么处？倘或有个好歹，都是我的罪孽！”晴雯睡在炕上嘻道：“好二爷！你干你的去罢，那里就得了痼病了呢？”宝玉无奈，只得去了。至下半天，说身上不好，就回来了。晴雯此症虽重，幸亏他素昔是个使力不使心的，再者素昔饮食清淡，饥饱无伤。这贾宅中的秘法：无论上下，只略有些伤风咳嗽，总以净饿为主，原是善法，而曰贾宅秘法，则与吃饭对勘。次则服药调养。故于前一日病时，就饿了两三日，又谨慎服药调理，如今虽劳碌了些，又加倍培养了几日，便渐渐的好了。波起波平，收放自如。近日园中姐妹皆各在房中吃饮，炊爨饮食甚便，宝玉自能要羹要汤调停，不必细说。

袭人送母殡后，业已回来，麝月便将坠儿一事并晴雯撵逐出去，也曾回过宝玉，一一的告诉袭人。尚嫌掩之不密。袭人也没说别的，只说：“太性急了。”只因李纨亦因时气感冒，不是内病。邢夫人正害火眼^[2]，火眼绝倒，正找足“虾须镯”、“雀金（泥）（呢）”隐意在眼也，不然则何病不可说？迎春、岫烟皆过去朝夕侍药，李纨之兄李纨有兄而其人未一见，恍惚之中有甚深义。又接了李婶娘、李纹、李绮家去住几日，宝玉又见袭人常常思母含悲，晴雯又未大愈，因此诗社一事皆未有人作兴，便空了几社。必须安顿。当下已是腊月，离年日近，王夫人与

凤姐儿治办年事，入题。王子腾升了九省都检点，此人为王、薛助声势，为意马，状奔腾，而从未实出场，是为九省都检点，作者特以省笔为警省。虚写李纨兄是存理，虚写王子腾是遏欲，此意何人觉得？贾雨村补授了大司马，协理军机，参赞朝政。不提。夏官执政，为时极盛，贾雨村言正说至此，特与王子腾并提。

且说贾珍那边开了宗祠，着人打扫，收拾供器，请神主。又打扫上房，以备悬供遗真影像^[3]。此时荣、宁二府内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这日，宁府中尤氏正起来，同贾蓉之妻秦可卿一照。打点送贾母这边的针线礼物，正值丫头捧了一茶盘押岁镲子进来，劈头提押岁镲子，乃本回“除夕”精义。回说：“兴儿回奶奶：前儿那一包碎金子，书重抑金，总课乘除必是金。共是一百五十三两六钱七分，里头成色不等，总倾了二百二十个镲子^[4]。”一百五十三两六钱七分，总计一、五、十、三、六、七，得三十二数，以中间两字两之，得六十四数，卦气也。倾了二百二十个镲子，则每镲得六钱九分二厘二毫。是言人生百岁，自少至老，仅此卦气，倘自倾之，则速至阴，归之二百二十之数，“倾”字最重。主金说，便主钗说，钗之始终，在一“巧”字，巧则七数，今每镲止六钱九分二厘二毫，欲成为七，尚欠七厘八毫。七八十五，所谓将笄之年，即在彼时，已见巧而不巧矣。岂非失之毫厘？看官又说闲人穿凿否？说着递上去。尤氏看一看，只见也有梅花式的，也有海棠式的，也有“笔锭如意”的，也有“八宝联春”的。都有关合，人所共知，其金子数目岂是乱填。尤氏命：“收拾起来，就叫兴儿将银镲子快快交了进来。”银则虚说，可见主金。丫鬟答应去了。

一时贾珍进来吃饭，贾蓉之妻回避了。若干影射。贾珍因问尤氏：“咱们春祭的恩赏可领了不曾？”尤氏道：“今儿我打发蓉儿关去了。”贾珍道：“咱们家虽不等这几两银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上照“皇恩重”，下照“沐皇恩”，为“孝”字之对。早关了来，给那边老太太送过去，置办祖宗的供，上领皇上的恩，下则是托祖宗的福。咱们那怕用一万银子供祖宗，到底不如这个有体面，从体面说全不是了，而写纨袴道地。又是沾恩锡福。除咱们这样一二家之外，那些世袭穷官儿家，若不仗着这银子，拿什么上供过年？真正皇恩浩荡，想得周到。”此等字面，每从若辈道出，乃作者得意处。尤氏道：“正是这话。”

二人正说着，只见人回：“哥儿来了。”贾珍便命：“叫他进来。”只见贾蓉捧了一个小黄布口袋进来。贾珍道：“怎么去了这一日？”贾蓉陪笑回说：“今儿不在礼部关领了，既已为蔑礼之人，自不在礼。又在光

禄寺库上。因又到了光禄寺，才领下来了。饮食之终，必为讼狱。光禄寺官儿们都说，问父亲好，多日不见，都着实想念。”贾珍笑道：“他们那里是想我？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东西，就是想我的戏酒了。”得意之极。一面说，一面瞧那黄布口袋，上有封条，就是“皇恩永锡”四个大字。何等郑重。那一边又有礼部祠祭司的印记，一行小字，道是：“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源，演此荣宁，实主忠孝大法。恩赐永远春祭赏共二分，净折银若干两，某年月日，龙禁尉候补侍卫贾蓉当堂领讫。值年寺丞某人。”下面一个朱笔花押。写来如见，不即不离。

贾珍看了，吃过饭，盥漱毕，换了靴帽，命贾蓉捧着银子，跟了来回过贾母、王夫人，又至这边回过贾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银子，命将口袋向宗祠大炉内焚了。又命贾蓉道：“你去问问你那边二婶娘，正月里请吃年酒的日子拟了没有？若拟定了，叫书房里明白开了单子来，咱们再请时，就不能重复了。旧年不留神，重了几家，人家不说咱们不留心，倒像两宅商议定了，送虚情怕费事的一样。”天祖之外，便及宾客，盖信乎朋友，正在获上顺亲之间，故不可送虚情。隐演《中庸》，切莫作闲文看。贾蓉忙答应去了。一时，拿了请人吃年酒的日期单子来了。贾珍看了，命交与赖升去看了，请人别重了这上头的日子。因在厅上看着小厮们抬围屏，擦抹几案金银供器。只见小厮手里拿着一个禀帖并一篇账目，回说：“黑山村乌庄头来了^[5]。”此特提“孝”字也。乌鸟之私，人人知之，至村名黑山，人则以为从乌字生发，涉笔成趣而已，殊不知大道存焉。黑色阴位，正北，山艮象，位东北，合坤艮为一人，是又一刘老老。而显然名之曰“进孝”，乃书中明明点睛处，故为庄头。盖写珍、蓉诸人一切事迹，正如一座黑暗地狱，而归重却在“孝”字，便是寓“蓼汀”于“花淑”之意，当与十八回参看。贾珍道：“这个老砍头的^[6]，今儿才来！”不鸟则梟，其来不可迟，言下警省，而笑骂如闻，化工之笔。

贾蓉接过禀帖和帐目，忙展开捧着，贾珍倒背着两手，便作临刑之象，而面子形容，曲尽神态。向贾蓉手内看去，那红禀上写着：“门下庄头乌进孝叩请爷、奶奶万福金安^[7]，并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荣贵平安，加官进禄，万事如意。”能进孝，则能受福有如此。而形容乡野文墨，直添颊上三毫。贾珍笑道：“庄家人有些意思。”庄家人特提，是刘老老否？此等意，惜知之者少。贾蓉也忙笑道：“别看文法，只取个吉利儿罢。”全书大旨，而如此吉利，乃在贾珍倒背两手看去，夫谁解得？一面忙展开了单子看时，只见上面写着：

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麀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8]，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汤羊二十个^[9]，家风羊二十个^[10]，鲟鲤鱼二百个，各色杂鱼二百斤，活鸡鸭鹅各二百只，风鸡鸭鹅二百只，野鸡野猫各二百对^[11]，熊掌二十对，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蛏蚌二十斤，榛松桃杏瓢各二口袋，大对虾五十对，干虾二百斤，银霜炭上等选用一千斤^[12]，中等二千斤，柴炭三万斤，御田胭脂米二担，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杂色梁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担，各色干菜一车。水陆珍错，无分南北，悉由进孝而来，天之所以酬孝者也。故开首是鹿，禄也，即必得其禄。其数综计得三万六千二百七十五，乃积人生百年闰馀之差，即是必得其寿。外卖梁谷牲口各项折银二千五百两。二千五百而两之，则为五千，《道德》五千，一孝概之，是借老子《道德》隐阐《中庸》之达德达道。外门下孝敬哥儿玩意儿：活鹿两对，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四样活东西，思之失笑，乃言以锦鸡之文章，写蕉鹿之梦境，而哥儿玩意，无非鸭兔，贾蓉、可卿诸人将何所逃。

贾珍看完，说：“带进他来。”一时只见乌进孝进来，只在院内磕头请安。贾珍命人拉起他来，笑说：“你还硬朗？”乌进孝笑道：“不瞒爷说，小的们走惯了，孝须习惯。不来也闷的慌。他们可不是都愿意来见见天子脚下世面？移孝作忠。他们到底年轻，怕路上有闪失，再过几年就可以放心了。”须教须养。

贾珍道：“你走了几日？”乌进孝道：“回爷的话：今年雪大，外头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坏荣者雪也，阻孝者即雪。路上竟难走得很，耽搁了几日。虽走了一个月零两日，晦尽魄死之期。日子有限，怕爷心焦，可不赶着来了！”日子有限，有一喜一惧之警，写得悚然。贾珍道：“我说呢，怎么今儿才来！我才看那单子上，今年你这老货又来打擂台来了^[13]。”擂，雷也，天用之以殛不孝，与“老砍头”对。乌进孝忙进前两步回道：“回爷说：今年年成实在不好，从三月下雨，接连着直到八月，竟没有一连晴过五六日；九月一场碗来大的雹子，当阳令而积阴，渐至九月，剥卦则冷子兴矣。方近二三百里地方，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的，所以才这样。小的并不敢说谎。”便是贾雨村演说荣国府。贾珍绉眉道：“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银子来，这够做什么的？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今年倒有两处报了旱潦^[14]，八九个去两处，则馀七八，成十五数，月正圆时也。你们又打擂台，真真是叫人别过年了！”乌进孝道：“爷的这地方还算好呢！我兄弟离我那里只一百

多地，竟又大差了。诛殛之速如此。他现管着那府八处庄地，比爷这边多着几倍，今年也是这些东西，不过二三千两银子，也是有饥荒打呢。”说宁必及荣，同一孝也，文笔亦极穿插裁补之妙。贾珍道：“正是呢。我这边倒可已，没什么外头大事，不过是一年的费用。我受用些就费用些，我受些委曲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请人，我把脸皮厚些，也就完了。正十成得意语，而作者何以想出！比不得那府里，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却又不添银子产业。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预为地步。

乌进孝笑道：“那府里如今虽添了事，有去有来，娘娘和万岁爷岂不赏呢？”此回即十七、十八回复本，故进孝必提元春。贾珍听了，笑向贾蓉等道：“你们听听，他说的可笑不可笑？”贾蓉等忙笑道：“你们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里知道这道理！娘娘难道把皇上的库给我们不成？必须重提。他心里总有这心，他不能作主。岂有不赏之理？按时按节，不过些彩缎、古董、玩意儿。就是赏，也不过一百金子，才值一千多两银子，够什么？这二年，那一年不赔出几千两银子来？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算那一注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亲，只怕就精穷了。”即此便是再省，是当穷其精义。贾珍笑道：“所以他们庄家老实人，‘外明不知里暗的事’，‘黄杨木作了磬槌子——外头体面里头苦’。”终竟归空，不服苦口之药也。贾蓉又说又笑，向贾珍道：“果真那府里穷了，前儿我听见二姑娘和鸳鸯悄悄商议，要偷老太太的东西去当银子呢。”《春秋》笔法，读者莫忽。贾珍笑道：“那又是凤姑娘的鬼，那里就穷到如此？他必定是见去路大了，实在赔得很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项的钱，透笔。先设出这法子来，使人知道，说穷到如此了。我心里却有个算盘，还不至此田地。”伏后来，安现在，七穿八达。说着，便命人带了乌进孝出去，好生待他。不在话下。

这里贾珍吩咐将方才各物留出供祖宗的来，“宗庙享之”。将各样取了些，命贾蓉送过荣府里去，然后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馀者派出等第，一分一分堆在站台底下^[15]，命人将族中子侄唤来，分与他们。“子孙保之”。接着荣国府也送了许多供祖之物及与贾珍之物。贾珍看着收拾完备供器，靸鞋披着一件猢猻大皮袄，命人在庭柱下石阶上太阳中，铺了一个大狼皮褥子负暄^[16]，人而兽时方向阳。闲看各子弟们来领取年物。因见贾芹也来领物，能孝必先能教，類宫芹藻，教之效也，故特着贾芹一段。贾珍叫他过来，说道：“你做什么也来了？谁教你来的？”贾芹垂手回说：“听见大爷这里叫我们领东西，我没等人去，就来了。”贾珍道：“我这东西，原是给那些闲着无事没进益的叔叔兄弟们

的，那二年你闲着，我也给过你的。你如今在那府里管事，家庙里管和尚道士们，芹而管僧道，尚何孝之可教！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这些和尚的分例银钱都从你手里过。你还来取这个来，太也贪了。你自己瞧瞧你穿的，可像个手里使钱办事的？先前你说没进益，如今又怎么了？比先倒不像了！”贾芹道：“我家里原人口多，费用大。”贾珍冷笑道：“你又支吾我，你在家庙里干的事，打谅我不知呢！你到了那里，自然是爷了，没人敢抗违你。你手里又有了钱，离着我们又远，你就为王称霸起来，夜夜招聚匪类赌钱，养老婆小子。预伏“风月案”。这会子花得这个形像，你还敢领东西来！领不成东西，领一顿馱水棍去才罢^[17]！等过了年，我和你二叔说，叫回你来。”贾芹红了脸，不敢答言。人回：“北府王爷送了对联荷包来。”北王死趣。贾珍听说，忙命贾蓉：“出去款待，只说我不在家。”贾蓉去了。这里贾珍撵走贾芹，看着领完东西，暂且躲过一路关目口白，为不多得文字。回房与尤氏吃毕晚饭，一宿无话。至次日更忙，不必细说。

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落题简净。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对联、挂牌，新油了桃符^[18]，焕然一新。宁国府从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并内垂门直到正堂^[19]，一路正门大开，两边阶下一色朱红大高烛，点的两条金龙一般。次日，由贾母有封诰者，皆按品级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轿，带领众人进宫朝贺行礼。领宴毕回来，便到宁府暖阁下轿。诸子弟有未随入朝者，皆在宁府门前排班伺候，然后引入宗祠。

且说宝琴是初次进贾祠观看，一面细细留神，打谅这宗祠。书中荒唐，无过此处，而看官每每忽之，作者枉示以隙矣。夫祭宗祠何事也？而姻戚之女同往观必无是理。则此一段大文，悉入宝琴作用，尚何疑乎？原来宁府西边另一个院子，黑油栅栏内五间大门，大观园门五间，此门亦五间。上面悬一匾，写着是“贾氏宗祠”四个字，开宗明义。旁书“特晋爵太傅前翰林掌院事王希献书”，自写其书为王朝文献，掌翰林爵太傅，以文为教也。两边有一副长联，写道：

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20]。是书之作，苦心如此，乃欲为众人延寿命，而自信其书必传永久。

也是王太傅所书。进入院中，白石甬路，两边皆是苍松翠柏，月台上设着古铜鼎彝等器。抱厦前面悬一块九龙金匾，写道：“星辉辅弼。”代天宣化，左右斯民。乃先皇御笔。两边一副对联，写道是：

勋业有光昭日月，是书既成。○《参同契》云：“日月为《易》。”书中所取给者在此。功名无间及儿孙。儿孙则乾坤六子，子各有孙，成六十四卦也。乃明指此书演《易》道。间有以日月为明，妄生附会者，请正告之。

也是御笔。五间正殿前，悬一块闹龙填青匾，写道是：“慎终追远。”只是要人如此。傍边一副对联，写道是：

己后儿孙承福德，至今黎庶念荣宁^[21]。是书之成效，人果能孝，则受福无穷。是演义，是法言，是荣宁。

也是御笔。里边灯烛辉煌，锦幃绣幕，虽列着些神主，却看不真。假则不真。

只见贾府人分了昭穆^[22]，排班立定，此“只见”仍是宝琴只见。奇情恣肆。贾敬主祭，贾赦陪祭，贾珍献爵，贾琏、贾琮琬行二，而又次琮之上，所谓不真。献帛，宝玉捧香，贾菖、贾菱展拜垫，守焚池^[23]。青衣乐奏，三献爵，兴拜毕，焚帛，奠酒。礼毕，乐止，退出。众人围随贾母至正堂上。影前锦帐高挂，彩屏张护，香烛辉煌。上面正房中悬着荣、宁二祖遗像，皆是披蟒腰玉，两边还有几轴列祖遗像。贾荇、贾芷等从内仪门挨次列站，直到正堂廊下，槛外方是贾敬、贾赦，槛内是各女眷。众家人小厮皆在仪门之外。每一道菜至，传至仪门，贾荇、贾芷等便接了，按次传至阶下贾敬手中。贾蓉系长房长孙，独他随女眷在槛里，每贾敬捧菜至，传于贾蓉，贾蓉便传于他媳妇，又传于凤姐、尤氏诸人，直传至供桌前，方传于王夫人，王夫人传于贾母，贾母方捧放在桌上。邢夫人在供桌之西，东向立，同贾母供放。直至将菜饭、汤点、酒茶传完，贾蓉方退出去，归入贾芹阶位之首。设一地，拟一事，俱能令人如见，洵是大观。当时凡从文旁之名者，贾敬为首；下则从玉者，贾珍为首；再下从草头者，贾蓉为首。左昭右穆，男东女西。俟贾母拈香下拜，众人方一齐跪下，将五间大厅、三间抱厦、内外廊檐、阶上阶下、两丹墀内，花团锦簇，塞的无一些空地。鸦雀无闻，只听铿锵丁当，金铃玉佩微微摇曳之声，并起跪靴履飒沓之响^[24]。整齐严肃，笔有馀闲，“只听”跟“只见”来也，是宝琴。

一时礼毕，贾敬、贾赦等便忙退出，至荣府端候与贾母行礼。尤氏上房地下铺满红毡，当地放着象鼻三足泥鳅溜金（金）珐琅大火盆，正面炕上铺着新猩红毡，设着大红彩绣“云龙捧寿”的靠背、引枕、坐褥，外另有黑狐皮的袱子搭在上面^[25]。大白狐皮坐褥，请贾母上去坐了。两边又铺皮褥，让贾母一辈的两三个妯娌坐了。这边横头排插之后^[26]，小

炕上也铺了皮褥，让邢夫人等坐了。地下两面相对十二张雕漆椅上，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一张椅下一个大铜脚炉，让宝琴等姐妹坐。尤氏用茶盘亲捧茶与贾母，贾蓉媳妇捧与众老祖母，然后尤氏又捧与邢夫人等，贾蓉媳妇又捧与众姊妹。凤姐、李纨等只在地下伺候。茶毕，邢夫人等便先起身来侍贾母吃茶。贾母与年老妯娌们闲话了两三句，便命看轿。宝琴等方才安置何所？作者鬼蜮。

凤姐儿忙上去搀起来。尤氏笑回说：“已经预备下老太太的晚饭，每年都不肯赏些体面、用过晚饭再过去，果然我们就不济凤丫头不成？”凤姐儿搀着贾母，笑道：“老祖宗走罢！咱们家去吃去，别理他。”贾母笑道：“你这里供着祖宗，忙得什么似的，那里还搁得住我闹？况且我每年不吃，你们也要送去的。不如还送了来，我吃不了，留着明儿再吃，岂不多吃些？”此回重除旧更新，贾母乃作此言，除而不除也。说得众人都笑了。又吩咐他：“好生派妥当人夜里坐着看香火，不是大意得的。”尤氏答应了。一面走出来，至暖阁前，尤氏等闪过屏风，小厮们才领轿夫请了轿，出大门。尤氏亦随邢夫人等回至荣府。

这里轿出大门，这一条街上，东一边设立着宁国公的仪仗执事乐器，把一条街都塞满了，来往行人皆屏退不从此过。一时来至荣府，也是大门正门一直开到里头，如今便不在暖阁下轿了，过了大厅，转弯向西，至贾母这边正厅上下轿。众人围随同至贾母正室之中，亦是锦裯绣屏，焕然一新。当地火盆内焚着松柏香、百合草。贾母归了座，老嬷嬷来回：“老太太们来行礼。”贾母忙起身要迎，只见两三个老妯娌已进来了。仍是未迎，骄慢弃礼，隐归此老。大家挽手笑一回，让了一回，吃茶去后，贾母只送至内仪门便回来，归了正坐。贾敬、贾赦等领了诸子弟进来，贾母笑道：“一年家难为你们，不行礼罢。”口吻逼真，而乃不令行礼。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一起俱行过了礼。左右设下交椅，然后又按长幼挨次归坐受礼。两府男女、小厮、丫鬟各按差役上、中、下行礼毕。何等详细。然后散了压岁钱，并荷包金银锞等物。摆上合欢宴来，男东女西归座，献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毕，贾母起身进内，众人方各散出。便抵一篇归省文字。

那晚各处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香供。大观园正门上挑着角灯^[27]，两旁高照，各处皆有路灯。上下人等打扮的花团锦簇，一夜人声杂沓，语笑喧阗，爆竹烟火，络绎不绝。至次日五鼓，贾母等人按品大妆，全副执事，进宫朝贺，兼祝元春千秋。领宴回来，又至宁府祭过列祖，方回来。受礼毕，便换衣歇息。所有贺节

来的亲友一概不会，只和薛姨妈、李婶娘二人说话，取便或同宝玉、宝钗等姊妹赶围棋、摸牌作戏。详略都好。王夫人与凤姐天天忙着请人吃年酒，那边厅上与院内皆是戏酒，亲友络绎不绝。一连忙了七八日才完了，早又元宵将近，入下半，笔清健。宁、荣二府皆张灯结彩。十一日是贾赦请贾母等，次日贾珍又请贾母，王夫人和凤姐儿也连日被人请去吃年酒，不能胜记。

至十五这一晚上，贾母便在大花厅上命摆几席酒，定一班小戏，满挂各色花灯，带领荣、宁二府各子侄孙男孙媳等家宴。“天伦乐”。贾敬素不饮酒茹荤，因此不去请他。贾敬独不与。十七日，祀祖已完，他便出城修养。就是这几日在家，也只静室默处，一概无闻。自外天伦。不在话下。贾赦领了贾母之赏，告辞而去。贾母知他在此不便，也随他去了。是亦自外天伦。贾赦到家中，与众门客赏灯吃酒，笙歌聒耳，锦绣盈眸，其取乐与这里不同。

这里贾母花厅之上摆了十来席，每席旁边设一几，几上设炉瓶三事^[28]，焚御赐百合宫香，又有八寸来长、四五寸宽、二三寸高、点缀着山石的小盆景，俱是新鲜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盘放着旧窑十景小茶杯，又有紫檀雕嵌的宫纱透绣花草诗字的璎络^[29]。各色旧窑小瓶中，都点缀着“岁寒三友”、“玉堂富贵”等鲜花。上面两席是李婶娘、薛姨妈坐，东边单设一席，乃是雕夔龙护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上设一个轻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着茶碗、漱盂、洋巾之类，又有一个眼镜匣子。

贾母歪在榻上，与众人说笑一回，又取眼镜向戏台上照一回，与邢夫人害火眼同意，而搬演排场详到如此。又说：“恕我老了骨头疼，容我放肆些，歪着相陪罢。”又形容骄态而乃老歪。又命琥珀坐在榻上，拿着美人拳捶腿^[30]。榻下并不摆席面，只一张高几，设着高架缨络、花瓶、香炉等物，外另设一高桌摆杯箸，旁边一席，命宝琴、湘云、黛玉、宝玉四人坐着，独无宝钗。每馐果菜来，先捧与贾母看，喜则留在小桌上，尝一尝，仍撤了放在席上，只算他四人跟着贾母坐。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下边便是尤氏、李纨、凤姐、贾蓉之妻，西边便是宝钗、李纹、李绮、岫烟、迎春姊妹等。两边大梁上挂着连三聚五玻璃彩穗灯，每席前竖着倒垂荷叶一柄，柄上有彩烛插着。这荷叶乃是洋鍱珐琅活信，可以扭转向外，将灯影逼住，照着看戏，分外真切。窗棂门户，一齐摘下，全挂彩穗各种宫灯。廊檐内外及两边游廊罩棚，将羊角、玻璃、戳纱、刻丝，或绣、或画、或绢、或纸诸灯挂满。廊上几

席，便是贾珍、贾琏、贾环、贾琮、贾蓉、贾芹、贾芸、贾菖、贾菱等。一切排场，纸上令人炫目，而写贾母骄态致不可耐，为祸败伏机，笔有神力。

贾母也曾差人去请众族中男女，奈他们有年老的懒于热闹，有家内没有人，又有疾病淹留、欲来竟不能来，有一等妒富愧贫不肯来的，更有憎畏凤姐之为人、赌气不来的，更有羞手羞脚不惯见人、不敢来的。曲中人情，而天伦之乐，其不易聚如此。因此族中虽多女眷，而来者不过贾蓝之母娄氏，带了贾蓝来。座上苦无褴褛客，特为点省。男人只有贾芹、贾芸、贾菖、贾菱四个现在凤姐麾下办事的来了。当下人虽不全，在家庭小宴，也算热闹的了。略顿。当下又有林之孝之妻，带了六个媳妇，抬了三张炕桌，每一张上搭着一条红毡，放着选净一般大新出局的铜钱，用大红绳串穿着，每二人抬一张，共三张。林之孝家的叫将那两张摆在薛姨妈、李婶娘的席下，将一张送至贾母榻下。贾母便说：“放在当地罢。”这媳妇素知规矩，放下桌子，一并将钱都打开，将红绳抽去，堆在桌上。

此时正唱《西楼·楼会》，这出将终，戏有错梦，时方好会。于叔夜赌气去了，那文豹便发科诨道：自赞其文，南山雾隐。“你赌气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荣国府中老祖宗家宴，待我骑了这马，赶进去讨些果子吃，是要紧的。”要紧是结果。说毕，引得贾母等都笑了。薛姨妈等都说：“好个鬼头孩子，可怜儿的。”亦是文赞。凤姐便说：“这孩子才九岁了。”此文为阳九。贾母笑说：“难为他说得巧。”见全书，是宝钗。说了一个“赏”字。早有三个媳妇已经手下预备下小筐箩，听见一个“赏”字，走上去将桌上散堆钱每人撮了一筐箩，走出来向戏台说：“老祖宗、姨太太、亲家太太赏文豹买果子吃的。”说毕，向台一撒，只听“豁唧唧”满台的钱响。掷地成声，文之妙也，而以钱收拾本回，仍是宝琴，仍是《易》象。贾珍、贾琏已命小厮们抬大筐箩的钱预备。

未知怎生赏去，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合下回为十七、八回复本：彼以一园，此以一祠；彼主一蓼汀花溆，此主一黑山村乌庄头；彼以一元春为主宰，此以一宝琴为作用。而宝琴之根，已预伏在元春之婢曰抱琴矣。园中联额多，祠中联额少，多以布书之目，少以提书之纲，要看他笔笔犯，而又无一笔犯，何等力量。而仪度详明，铺陈美备，无以复加。就贾珍一身，形容纨绔，入妙入微。而盛衰倚伏之机，已令人洞若观火。五十三、四回正书之中幅，

非此何足以镇全部。

【护花主人评曰】晴雯力疾补裘，为钟情宝玉之第一事。此异日《芙蓉诔》之所以作，及不忍再披此皮也。

宝玉说“倘有好歹”，是正照其将来之死；晴雯说“那里就得痲病”，是反衬其将来之死。

宁、荣二国公名讳，借恩赏祭祀银补出恰好。

庄头送年物银两，是反照将来之查抄。

借庄头问答，写出荣府费用浩繁，入不敷出，伏起后来亏乏。

贾珍嗔说贾芹，伏九十三回事。

宗祠、联扁、殿宇及行礼等事，若竟直叙，则作书者并非贾氏宗支，不在与祭之列，何由得知其细，便为识者所笑。今借宝琴留神细看，一一铺叙，文笔即有根底。

极写祭祀之盛，赏灯之乐，反照后来之萧索。

【大某山民评曰】祠堂扁对，悉满酒肉烟火气，盖迹时世族之家，大率类此。设作典雅语，则狂国人以不狂为狂矣。爰强颜模仿之，乃避谤，非趋时也。

前可卿丧时，荇、芷二人未见，此番祭祀时，代字辈无一人，文字辈无政、敕、效、敦，玉字辈无珮、珩、珙、琛、琮、璘等，草字辈薷、芸、蓁、萍、藻、蘅、芬、芳、蓝、菌、芝等俱未叙。

叙写布置席面，井井有条，从中插入贾母一段，遂使化板为活。

此回自壬子腊底，入癸丑年正月时事。

上自第十八回入壬子正月十五日起，至此回壬子冬止，共计书三十五回。

[1] 虚浮微缩：指脉象细软无力。即病情危重。

[2] 火眼：即急性结膜炎。

[3] 遗真：遗像。

[4] 倾：指将金银熔化后倒进模子里铸造。铤（guǒ）子：金银铸成的小锭。

[5] 庄头：代贵族、地主经营田庄的管理人。

[6] 老砍头：骂人的话。即老不死的。

[7] 金安：对尊长的祝福语。

[8] 龙猪：原产于广东南雄龙王岩。重一二十斤，腌熏后用竹片绷之。皮薄肉嫩。

[9] 汤羊：用滚水烫后退毛而不剥皮的羊。

[10] 风羊：将羊杀死后，不褪毛，不剥皮，只把五脏取出，将五香盐料放进肚里，风干。

[11] 野猫：方言。即野兔。

[12] 银霜炭：即银骨炭，一种优质木炭，无烟，难燃，不易熄灭。

[13] 打擂台：比喻故意作对，与人过不去。

[14] 潦（lào）：同“涝”。水淹，积水成灾。

[15] 站台：正房、正殿突出连着前阶的平台。

[16] 负暄：冬天晒太阳以取暖。

[17] 驮水棍：背水负重时用来支撑身后重物的棍棒。

[18] 桃符：古代挂在大门上的两块桃木板，以为能压邪。一般上面画着神荼、郁垒二神像，也有只写神荼、郁垒名字的。

[19] 内垂门：富家宅院内院院门一般有雕刻的垂花倒悬于门额两侧，门上边盖有宫殿式的小屋。参见第二回“垂花门”注。

[20] 蒸尝：指祭祀。

[21] 黎庶：黎民百姓。

[22] 昭穆：古代祭祀时，子孙按宗法制度的规定排列行礼。

[23] 焚池：焚烧祭品的器皿。

[24] 飒沓之响：起跪时鞋底摩擦地的纷乱声响。

[25] 袱子：用以披盖、遮裹的织物。

[26] 排插：一种分隔房间的窄板壁。

[27] 角灯：即羊角灯。见第四十五回“羊角的”注。

[28] 炉瓶三事：焚香的三种用具：一个香炉，一个香盒，一个小瓶。

[29] 瓔络：用珠玉穿成的装饰物。

[30] 美人拳：一种为老人搥腿或搥腰背用的皮制或木制的小锤。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却说贾珍、贾琏暗暗预备下大筐筍的钱，听见贾母说“赏”，忙命小厮们快撒钱，只听满台钱响，贾母大悦。酷肖。二人遂起身，小厮们忙将一把新暖银壶捧来，递与贾琏手内，随了贾珍趋至里面。贾珍先到李婶娘席上躬身取下杯来，回身，贾琏忙斟了一盏。然后便至薛姨妈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身，笑说：“二位爷请坐着罢了，何必多礼。”于是除邢、王二夫人，满席都离了席，也俱垂手傍侍。周详。贾珍等至贾母榻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贾珍在前捧杯，贾琏在后捧壶。虽只二人捧酒，那贾琮弟兄等却也是排班按序，一溜随着他二人进来，见他二人跪下，都一溜跪下。宝玉也忙跪下。此座富态而有损象。湘云悄推他，笑道：“你这会子又帮着跪下做甚么？有这样，你也去斟一巡酒，岂不好？”宝玉悄笑道：“再等一会再斟去。”说着，等他二人斟完，起来，又与王、邢夫人斟过了。贾珍笑说：“妹妹们怎么样呢？”贾母等都说道：“你们去罢，他们倒便宜些。”酷肖。说了，贾珍等方退出。

当下天未二鼓，戏演的是《八义·观灯》八出，正在热闹之际。赵氏其亡，此时恰在热闹。宝玉因下席往外走。贾母问：“往那里去？外头炮仗利害，仔细天上吊下火纸来烧着。”宝玉笑回说：“不往远去，只出去就来。”贾母命婆子们好生跟着。于是宝玉出来，只有麝月、秋纹几个小丫头随着。贾母因说：“袭人怎么不见？发端之人必特提。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单支使小女孩儿出来。”王夫人忙起身笑回道：“他妈前日没了，因有热孝^[1]，不便前头来。”方在热闹，必及死丧，而“孝”字一闪。贾母点头，又笑道：“跟主子，却讲不起这孝与不孝来。若是他还跟我，难道这会子也不在这里？这些竟是成了例了。”忠孝并域而居，语面恰合口吻。凤姐儿忙过来笑回道：“今晚便没孝，那园子里头也须得看着灯烛花炮，最是担险的。这里一唱戏，园子里的谁不来偷瞧瞧？他还细心，各处照看。况且这一散后，宝兄弟回去睡觉，各色都是

齐全的。党护周至，乃是宝钗。若他再来了，众人又不经心，散了回去，铺盖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齐全，便各色都不便宜，所以我叫他不用来。老祖宗要叫他来，我就叫他就是了。”“左之右之”，无不宜之。

贾母听了这话，忙说：“你这话很是，比我想得周到。快别叫他了。但只他妈几时没了？我怎么不知道？”凤姐儿笑道：“前儿袭人去亲自回老太太的，怎么倒忘了？”贾母想了想，笑道：“想起来了，我的记性竟平常了。”状其昏。众人都笑说：“老太太那里记得这些事！”贾母因又叹道：“我想着他从小儿服侍我一场，又服侍了云儿，末后给了这个魔王，与他磨了这好几年。隐找“花解语”。他又不是咱们家根生土长的奴才，没受过咱们什么大恩典。他娘没了，隐照“贾夫人仙逝”。我想着要给他几两银子发送他娘，也就忘了！”凤姐儿道：“前儿太太赏了他四十两银子，就是了。”贾母听说，点头道：“这还罢了。写此老茫无定见，所以受弄。正好前儿鸳鸯的娘也死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边，我也没叫他家去守孝。如今他两个都有孝，何不叫他二人一处作伴去？”又命婆子拿些果子、菜馔、点心之类与他二人吃去。琥珀笑道：“还等这会子？他早就去了。”略为点逗。说着，大家又吃酒看戏。

且说宝玉一径来至园中，众婆子见他回房，便不跟去，只坐在园门里茶房内烤火，和管茶的女人偷空饮酒斗牌。宝玉至院中，虽是灯光灿烂，却无人声。盛中衰景。麝月道：“他们都睡了不成？咱们悄悄进去，吓他们一跳。”于是大家蹑脚潜踪，进了镜壁一看，必提此镜，此段一片影子也。只见袭人和一个人对歪在地炕上，“花解语”、“玉生香”并影到。那一头有两三个老嬷嬷打盹。关合“梦”字。

宝玉只当他两个睡着了，才要进去，忽听鸳鸯叹了一声，说道：“天下事可知难定。只此一语，全书《易》理统括无遗，而以一叹出之，上追“诗社”，下起“兴利”探春一切事迹。论理你单身在这里，父母在外头，每年他们东去西来，没个定准，想来你是再不能送终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这里，你倒出去送了终。”理虽无定，而有定者，孝之一字而已。袭人道：“正是，我也想不到能够看着父母殡殓；回了太太，又赏了四十两银子。这倒也算养我一场，我也不敢妄想了。”宝玉听了，忙转身悄向麝月等道：“谁知他也来了。我这一进去，他又赌气走了。不如咱们回去罢，让他两个清清净净的说一回。是清静。袭人正一个闷着，幸他来得好。”照“金兰语”。说着，仍悄悄出来。宝玉便过山石之后去，站着撩衣。麝月、秋纹皆站住，背过脸去，口内笑说：“蹲下再解小衣，小衣一提，隐找“初试”。仔细风吹了肚子。”后面

两个小丫头知是小解，小解隐找“清虚醪”。忙先出去茶房内预备水去了。

这里宝玉刚过来，只见两个媳妇迎面来了，又问：“是谁？”秋纹道：“宝玉在这里，大呼小叫，仔细吓着罢！”那媳妇们忙笑道：“我们不知，大节下来惹祸了。姑娘们可连日辛苦了。”说着，已到跟前。麝月等问：“手里拿着什么？”媳妇道：“是送给金、花二姑娘的。”麝月又笑道：“外头唱的是《八义》，没唱《混元盒》，那里又跑出金花娘娘来了？”明指金、花乃妖邪之主，钗、黛以次无非金花娘娘。宝玉命：“揭起来我瞧瞧。”秋纹、麝月忙上去，将两个盒子揭开。两个媳妇忙蹲下身子，宝玉看了两个盒内，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果品茶点，点了一点头就走。麝月等忙胡乱掩了盒盖，跟上来。宝玉笑道：“这两个女人倒和气，会说话，他们天天乏了，倒说你们连日辛苦，不是那矜功自伐的^[2]。”以小说大。麝月道：“这两个就好，那两个就太不知理了。”宝玉道：“你们是明白人，担待他们是粗莽可怜的人就完了。”一面说，一面就走出了园门。那几个婆子虽吃酒斗牌，却不住出来打探，见宝玉出来，也都跟上。

到了花厅后廊上，只见那两个小丫头一个捧着小盆，又一个搭着手巾，照“送宫花”。又拿着沅子小壶儿^[3]，在那里久等。秋纹先忙伸手向盆内试了试，说道：“你越大越粗心了！那里弄得这冷水？”小丫头笑道：“姑娘你瞧瞧这个天！我怕水冷，倒的是滚水，这还冷！”冷之甚速。正说着，可巧见一个老婆子提着一壶滚水走来，小丫头便说：“好奶奶，过来给我倒上些。”那婆子道：“姐姐，这是老太太泡茶的，劝你自去舀来罢，那里就走大了脚呢？”秋纹道：“凭你是谁，你不给我，管把老太太的茶吊子倒了洗手。”隅隅都肖。那婆子回头见了秋纹，忙提起壶来倒了些。秋纹道：“够了。你这么大年纪，也没见识。谁不知是老太太的？要不着的，就敢要了？”婆子笑道：“我眼花了，没认出这姑娘来。”宝玉洗了手，那小丫头子拿小壶儿倒了一沅子在他手内，宝玉漱了口，秋纹、麝月也称热水洗了一回，影影绰绰。跟进宝玉来。

宝玉便要了一壶暖酒，也从李婶娘斟起，他二人也笑让坐。贾母便说：“他小人儿，让他斟去。大家倒要干过这杯。”说着便自己干了，写偏爱，曲而达。邢、王二夫人也忙干了，薛姨妈、李婶娘也只得干了。“只得”好。贾母又命宝玉道：“你连姐姐妹妹的一齐斟上，不许乱斟，都要叫他干了。”宝玉听说，答应着，一一按次斟上了。至黛玉前，他偏不饮，照“愈斟情”深义。拿起杯来，放在宝玉唇边，宝玉一气

饮干。只半行字，将宝、黛一切情景和盘托出，其不自检束为何如？凡欲得宝玉者，必欲得甘心矣，是谓蠢才。黛玉笑说：“多谢。”不受此酒而谢之，便是得干净而去。宝玉替他斟上一杯。凤姐儿便笑道：“宝玉，别喝冷酒，仔细手颤，明儿写不的字、拉不的弓。”一缕酸味，从脚根起，端从“色”字着笔。宝玉道：“没有吃冷酒。”凤姐儿笑道：“我知道没有，不过白嘱咐你。”薛姨、宝钗曾同劝宝玉吃冷酒，今用凤姐劝之，直是群攻黛玉。○此段隐宣“滴翠亭”深义，语妙情妙。然后宝玉将里面斟完，只除贾蓉之妻是命丫鬟们斟的。反射“神游”。复出至廊下，又与贾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进来，仍归旧坐。

一时上汤之后，又接着献元宵。贾母便命：“将戏暂歇，元宵既献，戏便可歇。小孩子们可怜儿的，也给他们些滚汤热菜的，吃了再唱。”又命：“将各样果子元宵等物，拿些与他们吃。”

一时歇了戏，便有婆子带了两个门下常走的女先儿进来，必用两瞽者，此大段重在眼目。放下两张杌子在那一边，贾母命他们坐了，将弦子琵琶递过去^[4]。贾母便问李、薛二人：“听什么书？”他二人都回说：“不拘什么都好。”贾母便问：“近来可又添些什么新书？”两个女先儿回说：“倒有一段新书，《红楼梦》。是残唐五代的故事。”一百一回大了口中说是汉朝，此云残唐五代，便是首回“假借汉唐名色”等语，俗所谓脏唐臭汉也。贾母问：“是何名？”女先儿说：“这叫做《凤求鸾》。”无非如此。贾母道：“这名字倒好，不知因什么起的？你先说大概，若好，再说。”女先儿道：“这书上乃是说残唐之时，有一位乡绅，本是金陵人氏，名唤王忠，曾做过两朝宰辅，如今告老还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唤王熙凤。”财色总统。

众人听了，笑将起来。贾母笑道：“这不重了我们凤丫头了？”媳妇忙上去推他，说：“是二奶奶的名字，少混说。”是混说，是村言。贾母道：“你只管说罢。”女先儿忙笑着站起来，说：“我们该死了，‘该死’二字八面玲珑。不知是奶奶的讳。”凤姐儿笑道：“怕什么？你说罢。重名重姓多着呢。”女先儿又说道：“那年，王老爷打发了王公子上京赶考，那日遇了大雨，到了一个庄子上避雨。谁知这庄上也有个乡绅，姓李，与王老爷是世交，便留下这公子住在书房里。这李乡绅膝下无儿，只有一位千金小姐，芳名叫做雏鸾，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贾母忙道：“怪道叫做‘凤求鸾’！有‘有凤来仪’，又有末世凡鸟，此‘凤’正多。不用说了，我已经猜着了。止住得妙，处处是如此止住。自然是王熙凤要求这雏鸾小姐为妻了。”女先儿笑道：“老祖宗原来听过这回

书。”众人都道：“老太太什么没听见过？就是没听见，也猜着了。”“史”字注脚。

贾母笑道：“这些书就是一套子，左不过是佳人才子，入题。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的这么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此语最为吃紧，凡这些套子，因没有影儿，所以数回便尽，既没影儿，所以千头一面，陈腐可厌。今此书没人不是影儿，又没人没有影儿，且一影、二影至三、四、五影之多，于是因影生形，因形生事，因事生书，遂浩浩荡荡至一百二十回，而无一闲文，无一旧套，是悉影之为用也。请告看官，无他谬巧。开口都是‘乡绅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绝代佳人。只是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像个佳人？说得有声有色，“鬼不鬼，贼不贼”，语妙无敌，财色诸人一齐败露。就是满腹文章，做出这样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一个男人家满腹的文章，去做贼，难道那王法就看他是个才子，不入贼情一案了不成？此书辟以止辟，用一比如正喻俱到。可知那编书的是自己堵自己的嘴。《西厢记》、《牡丹亭》因没影，故被驳。此亦一《西厢》，一《牡丹》，奈其都在影处何？再者，既说是仕宦书香大家小姐，都知礼读书，连夫人都知书识礼，就是告老还家，自然这样大家人口多，奶妈丫鬟，服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头？你们自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什么的？可是前言不答后语不是？”写黛玉如“春困发幽情”，便照顾此说，写宝钗如“梦兆绛芸轩”，便不必照顾此说，也是前言不答后语。看官有觉有不觉耳。

众人听了，都笑说：“老太太这一说，是谎都批出来了。”梦中说梦，谎里批谎，是好大胆。贾母笑道：“有个原故，编这样书的人，有一等妒人家富贵的，或者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糟蹋人家。观此说，则必指定为某人、为某事者可止。再有一等人，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邪了，想着得一个佳人才好，所以编出来取乐儿。观此说，则定指为实有其人、自写其事者可止。他何尝知道那世宦读书家的道理？别说书上那些世宦诗礼大家，如今眼下拿着咱们这中等人家说起，也没那样的事。别叫他诌掉了下巴脖子罢！足以解颐。我们从不许说这些书，连丫头们也不懂这些话。反扶“兰言解疑癖”，令人窃笑。这几年我老了，他们姊妹们住的远，我偶然闷了，说几句听听，他们一来，就忙着止住了。”李、薛二人都笑说道：“这正是大家子的规矩。连我们家，也没有这些杂话叫孩子们听见。”语又八面。

凤姐儿走上来斟酒，笑道：“罢，罢！酒冷了，老祖宗喝一口润润嗓子。这一回就叫做《辨谎记》，要人各辨此荒唐言也。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时。老祖宗‘一张口难说两家话’，六用‘本’字，是《易》，是《书》，是《春秋》。首当辨此六‘本’实一本。一口分两家，《易》也。‘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两朵、一枝，无物不有，无义不该。‘是真是谎且不表，再整观灯看戏的人’。上追首回，下抵末回。老祖宗且让这二位亲戚吃杯酒、看两出戏着，再从逐朝的谎辨起，如何？”本地风光，且就现在。○此段借各小说弹词家节略，形容凤姐贫嘴，已令人叫好。而其中能以旧套寓本书大义，则神乎技矣。一面说，一面斟酒，一面笑。是活凤姐。未说完，众人俱已笑倒了。两个女先儿也笑个不住，都说：“奶奶好刚口^[5]，犹云利口，北人以江湖局骗之言为刚口。奶奶要一说书，真连我们吃饭的地方都没了。”拉以为类同，是有眼无珠。

薛姨妈笑道：“你少兴头些，外头有人，比不得往常。”生发恰好。凤姐儿笑道：“外头只有一位珍大哥哥，我们还是论哥哥妹妹，从小儿一处淘气，淘了这么大。镜光四照，现出‘协理宁国府’孽相。这几年因做了亲，我如今立了多少规矩了。便不是从小儿兄妹，只论大伯子小婶儿，那二十四孝上‘斑衣戏彩’^[6]，他们不能来戏彩引老祖宗笑一笑，我这里好容易引得老祖宗笑一笑，多吃点东西，大家喜欢，都该谢我才是，难道反笑我不成？”归到“孝”字，合“天伦乐”，而孝在老来，已伤迟暮矣。关照“刘老老”以点本题。贾母笑道：“可是这两日我竟没有痛痛的笑一场，倒是亏他才一路说，笑的我这里痛快了些。我再吃钟酒。”吃着酒，又命：“宝玉！来敬你姐姐一杯。”凤姐儿笑道：“不用他敬，我讨老祖宗的寿罢。”语又四射。说着，便将贾母的杯拿起来，将半盏剩酒吃了，将杯递与丫鬟，另将温水浸的杯换一个上来。又为挹注。于是各席上的都撤去，另将温水浸着的代换，斟了新酒上来，共此一“悲”。然后归坐。

女先儿说：“老祖宗不听这书，或者弹一套曲子听听罢？”贾母道：“你们两个对一套《将军令》罢。”肃杀。二人听说，忙合弦按调拨弄起来。贾母因问：“天有几更了？”众婆子忙回说：“三更了。”阴阳转换之时。贾母道：“怪道寒浸浸起来。”微言。早有众人丫鬟拿了添换的衣裳送来。王夫人起身陪笑说：“老太太不如挪进暖阁里地炕上倒也罢了。注‘归地府’。这二位亲戚也不是外人，我们陪着他就是了。”贾母听说，笑道：“既这样说，不如大家都挪进去，岂不暖和？”王夫人道：“恐里头坐不下。”贾母道：“我有道理。如今也不用这些桌子，只

用两三张并起来，大家坐在一处挤着，又亲热，又暖和。”众人都道：“这才有趣儿。”口气如闻。说着，便起了席。

众媳妇忙撤去残席，里面直顺并了三张大桌，又添换了果饌，摆好。贾母便说：“都别拘礼，听我分派，你们就坐才好。”说着，便让薛、李正面上坐，自己西向坐了，叫宝琴、黛玉、湘云三人皆紧傍左右坐下，向宝玉说：“你挨着你太太。”于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夹着宝玉，宝钗等姐妹在西边，挨次下去便是娄氏带着贾蓝，尤氏、李纨夹着贾兰，下面横头便是贾蓉之妻。贾母便说：“珍阿哥带着你兄弟们去罢，我也就睡了。”贾珍等忙答应，又都进来听吩咐。贾母道：“快去罢，不用进来。才坐了，又都起来，你快歇着罢，明儿还有大事呢。”是何大事？《易》所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是。贾珍忙答应了，又笑道：“留下蓉儿斟酒才是。”贾母笑道：“正是忘了他。”贾珍应了一个“是”，便转身带领贾琏等出来，二人自是欢喜，便命人将贾琮、贾环各自送回家去，便约了贾琏去追欢买笑，不在话下。

这里贾母笑道：“我正想着，虽然这些人取乐，必得重孙一对双全的在席上才好。蓉儿这可全了。蓉儿和你媳妇坐在一处，倒也团圆了。”造衅开端之人必须留下，而乱亦甚矣。因有家人媳妇呈上戏单，贾母笑道：“我们娘儿们正说得兴头，又要吵起来，况且那孩子们熬夜怪冷的，也罢，且叫他们歇歇。不脱不累。把咱们的女孩子们叫他来，就在这台上唱两出罢，也给他们瞧瞧。”媳妇们听了，答应出来，忙的一面着人往园里去传人，无限包荒，悉是此老。一面二门口去传小厮们伺候。小厮们忙至戏房，将班中所有大人一概带出，只留下小孩子们。细密。

一时，梨香院的教习带了文官等十二人，既唱团圆，十二女乐必须登场。从游廊角门出来，婆子抱着几个软包^[4]，因不及抬箱，料着贾母爱听的三五出戏的彩衣包了来。借戏又罩全书，戏具在预备归省时为第一事。婆子们带了文官等进去见过，只垂手站着。贾母笑道：“大正月里，你师父也不放你们出来逛逛。你们如今唱什么？才刚八出《八义》闹的我头疼，咱们清淡些好。你瞧瞧薛姨太太，这李亲家太太，都是有戏的人家，不知听过多少好戏的。这些姑娘们都比咱们家的姑娘见过好戏，听过好曲子。如今这小戏子又是那有名玩戏的人家的班子，虽是小孩子，却比大班子还强。咱们好歹别落了褒贬，少不得弄个新样儿的，叫芳官芳官名从此出。芳从草，乃黛玉，亦即宝玉，俟后评。唱一出《寻梦》，《牡丹亭》，是黛玉，首先演此。只用箫和笙笛，都是竹，

是潇湘。馀者一概不用。”文官笑道：“老祖宗说的是。我们的戏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亲家太太、姑娘们的眼，酷肖。不过听我们一个发脱口齿^[8]，再听个喉咙罢了。”又自说其书。贾母笑道：“正是这话了。”李婶娘、薛姨妈喜的笑道：“好个灵透孩子，你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们。”贾母笑道：“我们这原是随便玩意儿，又不出去做买卖，所以竟不大合时。”说着，又叫葵官：葵心赤，便是神瑛。“唱一出《惠明下书》，宝玉做和尚，而因《西厢》故事有宝钗在内。也不用抹脸。钗玉事迹都是白描。只用这两出，可见全书无非这两出。叫他们二位太太听个助意儿罢了^[9]。若省了一点儿力，我可依不依。”

文官等听了出来，忙去扮演上台，先是《寻梦》，次是《下书》。次第如此。众人鸦雀无闻。薛姨妈笑道：“实在戏也看过几百班，从没见过只用箫管的。”此书正脚，并无锣鼓喧阗戏文。贾母道：“也有，只是像方才《西楼·楚江情》一支，多有小生吹箫合的。这合大套的实在少。这也在人讲究罢了，这算什么出奇？”指湘云道：“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儿，他爷爷有一般小戏，便是《楚江情》。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笼罩十二钗诸人，而悉归之于琴，则假即成真，宝琴作用。○各戏名悉映全书，而《续胡笳十八拍》则指文姬再嫁，乃宝钗也。是此书固有续而不续，却不是今之诸续。比这个更如何？”众人都道：“这更难得了。”贾母于是叫过媳妇们来：“吩咐文官等，叫他们吹弹一套《灯月圆》。”元春、宝琴圆满功德。媳妇们领命而去。

当下贾蓉夫妻二人捧酒一巡。凤姐儿因贾母十分高兴，“十分”二字是眼。便笑道：“趁着女先儿们在这里，不如咱们传梅，行一套‘春喜上眉梢’的令如何？”喜正当令。贾母笑道：“这是个好令，正对时景。”忙命人取了一面黑漆铜钉花腔令鼓来^[10]，与女先儿们击着，席上取了一枝红梅，一枝红梅收拾本大段。贾母笑道：“若到了谁手里，住了鼓，喝一杯，也要说些什么才好。”凤姐儿笑道：“依我说，谁像老祖宗要什么有什么呢？我们这不会的，岂不没意思？依我说，也要雅俗共赏，不如谁住了，谁说个笑话儿罢。”全书无非笑话。众人听了，都知道他素日善说笑话，最是肚内有无限新鲜趣令，财、色、势、利，四字概之。今儿如此说，不但在席的诸人喜欢，连底下服侍的老小人等无不欢喜。那小丫头子们都忙去找姐姐唤妹妹的，告诉他们：“快来听，二奶奶又说笑话儿了。”烘托入妙。众丫头子们便挤了一屋子。

于是戏完乐罢，一勒微妙，乃笑话开场。贾母将些汤点细果与文官等吃去，便命响鼓。那女先儿们都是惯熟的，或紧或慢，或如残漏之滴，或如迸豆之急，或如惊马之驰，或如疾电之光。是好鼓赞，是好书赞，四语包括无遗。忽然咽住鼓声，笔势矫健，“忽然咽住”四字微旨。那梅方递至贾母手中，鼓声恰住。大家哈哈大笑，贾蓉忙上来斟了一杯，此人乃笑话引子。众人都笑道：“自然老太太先喜了，我们才托赖些喜。”贾母笑道：“这酒也罢了，只是这笑话儿倒有些难说。”众人道：“老太太的比凤姑娘说得还好！祸首罪魁。赏一个我们也笑一笑。”

贾母笑道：“并没有新鲜的招笑儿，少不得老脸厚皮的说一个罢。”因说道：“一家子养了十个儿子，聚了十房媳妇儿，五十大衍，子母相生。惟有第十房媳妇儿聪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说：‘那九个不孝顺。’‘孝’字特提，其用四十有九。这九个媳妇儿委屈，便商议说：‘咱们九个心里孝顺，是为阳数。只是那小蹄子们嘴巧，所以公公婆婆只说他好。这委屈向谁诉去？’自道。有主意的说道：‘咱们明儿到阎王庙去烧香，五行四象全归土，故必到阎王庙。和阎王爷说去，问他一问：叫我们托生为人，怎么单单给那小蹄子儿一张乖嘴，我们都入了笨嘴里头？’那八个听了都喜欢，说：‘这主意不错！’第二日，便都往阎王庙里来烧香，九个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入梦。九个魂专等阎王驾到。左等不来，右等也不到，正着急，婆婆口气酷肖。只见孙行者驾着筋斗云来了，“孙”为生生不息，“行者”则行道之人，主孝说。看见九个魂，便要拿金箍棒打来，吓得九个魂忙跪下央求。孙行者问起原故来，九个人忙细细的告诉了他。孙行者听了，把脚一跺，叹了一口气道：‘这原故幸亏遇见我，等这阎王来了，他也不知道。’九个人听了，就求说：‘大圣发个慈悲，我们就好了！’孙行者笑道：‘却也不难，那日你们妯娌十个托生时，可巧我到阎王那里去，因为撒了一泡尿在地下，你那个小婢儿便吃了，孙又生孙之处，乃凤姐之刘老老。你们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再撒泡你们吃就是了。’”说毕，大家都笑起来。凤姐儿笑道：“好的呀，幸而我们都还夸嘴夸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儿尿了。”尤氏、娄氏都笑向李纨道：“咱们这里头，谁是吃过猴儿尿的？别装没事人儿。”衬合都好。薛姨妈笑道：“笑话儿在对景就发笑。”

说着，又击起鼓来。收拾都好。小丫头子们只要听凤姐儿的笑话，便悄悄的和女先儿说明，以咳嗽为记，须臾传至两遍，刚到凤姐儿手里，小丫头子们故意咳嗽，女先儿便住了。众人齐笑道：“这可拿住他。快吃了酒，说一个好的罢，别太闹人笑得肠子疼。”旁生波澜，无

不入妙。凤姐儿想一想，笑道：“一家子也是过正月节，合家赏灯吃酒，真真的热闹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媳妇、孙子媳妇、重孙子媳妇、亲孙子媳妇、侄孙子、重孙子、灰孙子、滴里搭拉的孙子、孙女儿、外孙女儿、姨表孙女儿、姑表孙女儿，噯哟哟！真好热闹！”本地风光，即此已足。众人听他说着。已经笑了，都说：“听这数贫嘴的，又不知要编派那一个呢。”尤氏笑道：“你要招我，我可撕你的嘴。”凤姐儿起身，拍手笑道：“人家这里费力，你们紧着混，我就不说了。”贾母笑道：“你说你的。底下怎么样？”凤姐儿想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团圆的坐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就散了。”全书大旨，而有声有色，神情全现，洵为笑话妙品。

众人见他正言厉色的说了，也都再无别话，怔怔的还等往下说，只觉得他冰冷无味的就住了。史湘云看了他半日，一人当三，同为梦梦。凤姐儿笑道：“再说一个过正月节的。几个人以指喻指，妙不可言。拿着房子大的炮仗往城外放去，便是元春所作灯谜。引了上万的人跟着瞧去。有一个性急的人，等不得，便偷着拿香点着，只听见扑哧的一声，众人哄然一笑，都散了。这抬炮仗的抱怨卖炮仗的捍的不结实，没等放就散了。”便是首回“谨防佳节元宵夜，便是烟消火灭时”。湘云道：“难道本人没听见？”必用他问。凤姐儿道：“本人原是个聋子。”绝妙绝妙，而天下之为聋子者正多。众人听说，想一回，不觉失声都大笑起来。恰有是情，底面都到。又想着先前那一个没完的，问道：“先那一个到底怎么样？也该说完了。”凤姐儿将桌子一拍道：“好啰唆！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节也完了，我看人忙着收东西还闹不清，那里还知道底下事了！”吾故云此书至此已是圆满功德，五十五回以下，不过忙着收东西而已。倘必定要问到底怎么样，自然要作续部。要看续部，徒被凤姐拍案大叫“好啰唆”而不觉耳。众人听说，复又笑起来。凡可笑处，都在转想。凤姐儿笑道：“外头已经四更多了，依我说，老祖宗也乏了，咱们也该‘聋子放炮仗——散了罢’。”结出本意。尤氏等用手帕握着嘴，笑得前仰后合，指他说道：“这东西真会数贫嘴！”贾母笑道：“真真这凤丫头越发炼贫了^[1]。”贫嘴屡点。一面说，一面吩咐道：“他提起炮仗来，咱们也把烟火放了，解解酒。”贾蓉听了，忙出去带着小厮们，就在院子内安下屏架，将烟火设吊齐备。

这烟火俱系各处进贡之物，虽不甚大，却极精致，各色故事俱全，夹着各色花炮。又是全书。林黛玉禀气虚弱，不禁劈拍之声，贾母便搂他在怀内。薛姨妈便搂湘云，一搂搂得势利。湘云笑道：“我不怕。”宝钗笑道：“他专爱自己放大炮仗，还怕这个呢！”王夫人便将宝玉搂入怀

中。凤姐儿笑道：“我们没人疼的。”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搂着你。你这会又撒娇儿了，听见放炮仗，就像吃了蜜蜂儿尿的，今儿又轻狂了！”姿态横生。凤姐儿笑道：“等散了，咱们园子里放去，我比小厮们还放得好呢。”

说话之间，外面一色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许多“满天星”、“九龙入云”、“平地一声雷”、“飞天十响”之类的零星小炮仗。放罢，然后又命小戏子打了一回莲花落^[12]，撒得满台的钱，如此结果。那些孩子们满台的抢钱取乐。上汤时，贾母说：“夜长，不觉得有些饿了。”凤姐忙回说：“有预备鸭子肉粥。”贾母道：“我吃清淡的罢。”凤姐儿忙道：“也有枣儿熬的粳米粥，预备太太们吃斋的。”特重斋心，特重补脾，书中多少吃饭，都缩于此两粥中。贾母说：“倒是这个还罢了。”说着，已命撤去残席，内外另设各种精致小菜，大家随便吃了些，用过漱口茶方散。许多茶字，到此一总。

十七日一早，又过宁府行礼，伺候掩了祠门，收过影像，方回来。此日便是薛姨妈请吃年酒，贾母连日觉得身上乏了，坐了半日回来。自十八日以后，亲友来请，或来赴席的，贾母一概不会，五日灯宵过而未了。有王夫人、邢夫人、凤姐三人料理。连宝玉只除王子腾家去了，馀者亦皆不去，串联上回，不可分拆。只说是贾母留下解闷。闲言不提。此等“闲言”，乃了结中后大半部书文，他偏说“闲言不提”。当下元宵已过。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即从上回“元宵宴”生出，束上五十三回，起下六十六回，凡前后大节目，一一影照，而归重一“孝”字。“元者善之长，百行孝为先”，为不落套之笑话也。笑话中“收东西”一语最重，东宁西荣，东木西金，都在底下慢慢收拾，至百十九回而止。

自《怀古》诗至此为一大段，乃全书上下关键也。琴善养心，顿令变今为古；药原苦口，却能去腐生新。二王阐天道乘除，一孝萃人间福祿。炯炯睁开巨眼，看他福善祸淫；勤勤办个诚心，领此慎终追远。难逢除夕，速返坠儿；最美元宵，勿为聋子！大众总来荣国府，三十六宫都是春；一齐打破黑山村，七十二层全脱狱。念彼山子野，共谢胡庸医。

【护花主人评曰】于极热闹时，插入宝玉出席赴园，并袭人、鸳鸯闲话。既写宝玉疼爱袭人，且补出鸳鸯父母俱故，心中更无牵挂。

凤姐借照应园中及预备宝玉回房等事，开脱袭人不来伺候，又引出鸳鸯母死不来伺候，灵变可爱。

写宝玉小解及洗手等事，虽是闲文，却见平日宝玉娇养已极。

黛玉偏不饮酒，拿杯放宝玉唇边，宝玉即一气饮干，未免太露。凤姐说“莫吃冷酒”，尖刺殊妙。

贾母说编书一节，固是作者深诋唱本小说，亦是暗照宝玉、黛玉两人心事。

女先儿说王熙凤故事，直伏一百一回“散花寺神签”。《寻梦》、《下书》，偏是《西厢》、《牡丹》，一是黛玉病死之根由，一是黛玉婚阻之模样。

《听琴》、《琴挑》、《胡笳十八拍》，俱与黛玉有关照。

凤姐不说完笑话，说“那知道底下的事”，接着便散，虽是文章变换法，即是暗伏以后丧败诸事。

宴罢打莲花落，亦非吉兆。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入正传之第五年，癸丑元宵事。

[1] 热孝：俗称父母新丧孝服在身为“热孝”。

[2] 矜功自伐：因有功劳而自夸。

[3] 洵（òu）子：古代一种润肤的油脂香蜜。

[4] 弦子：即三弦。弦乐器。木筒两端蒙蛇皮，上置长柄，有弦三根，故名。

[5] 刚口：言谈锋利动听。

[6] 斑衣戏彩：指成年子女身穿彩衣，作婴儿戏耍以娱父母。《北堂书钞》卷一二九引《孝子传》载老莱子年七十，父母尚在，因常服斑衣，为婴儿戏以娱父母。

[7] 软包：指包着供演出用的服装和道具等的布包。

[8] 发脱口齿：指唱戏时的发声、吐字。

[9] 助意儿：犹言凑趣儿，解闷儿。

[10] 花腔令鼓：鼓框上绘有花纹的鼓。

[11] 炼贫：指精于耍贫嘴。

[12] 莲花落：民间曲艺的一种。旧时本为乞丐所唱。后出现专业演员，演唱者一二人，仅用竹板按拍。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且说荣府中刚将年事忙过，凤姐儿因年内年外操劳太过，一时不及检点，便小月了^[1]，小为阴，月又阴，上演否象，至此又进二阴，则剥矣。破败之势，必从他始。不能理事，天天两三个太医用药。凤姐儿自恃强壮，虽不出门，然筹画计算，想起什么事来，便命平儿去回王夫人，任人谏劝，他只不听。王夫人便觉失了膀臂，一人能有多少精神？凡有了大事，便自己主张；将家中琐碎之事，一应都暂令李纨协理。李纨本是个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纵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纨裁处。出脱此人，便入探春。只说过了一月，凤姐将息好了，仍交与他；谁知凤姐禀赋气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养，平生争强斗智，心力更亏，微言警省。故虽系小月，竟着实亏虚下来，一月之后，又添了下红之症。一阴再进，则为坤，便是土崩瓦解，故演一崩症。他虽不肯说出来，众人看他面目黄瘦，便知失于调养。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药调养，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遗笑于人，便想偷空调养，恨不得一时复旧如常。谁知服药调养直到三月间，才渐渐的起复过来，下红也渐渐止了，此是后话。剥极则复，故云后话。

如今且说目今王夫人见他如此，探春与李纨暂难谢事，园中人多，又恐失于照管，特请了宝钗来，入主人翁。托他各处小心，因嘱咐他：“老婆子们不中用，得空儿吃酒斗牌，白日里睡觉，夜里斗牌，我都知道的。“送燕窝”回中有云“夜局”，痛赌乃在蘅芜院而王夫人不知。其后查大小头家，又无蘅芜院人，是皆深文。凤丫头在外头，他们还有个怕惧，如今他们又该取便了。好孩子，你还是个妥当人，果然。你兄弟妹妹又小，我又没工夫，你替我辛苦两天，照看照看，居然妇职。凡有想不到的事，你来告诉我，别等老太太问出来，我没话回。那些人不好了，你只管说，他们不听，你来回我，别弄出大事来才好。”伏后事。宝钗听说，只得答应了。

时届季春，在卦为夬，决去一阴为纯乾，而探为女体，则为阴，为夬之剥，是剥去一阳，为纯坤矣。“季春”二字是眼。黛玉又犯了咳嗽，湘云亦因时气所感，亦卧病于蘅芜院，一天医药不断。探春同李纨相住间隔，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来往回话的人亦甚不便，故二人议定：每日早晨，皆到园门口《易》之门户。南边的三间小花厅上去会齐办事。南为下，为阳中阴处，三间三断也。下三断为否，三断而再小则坤矣，正演探为夬之剥，而必以李纨共之者，复即在剥中也。吃过早饭，于午错方回。这三间厅，原系预备省亲之时众执事太监起坐之处，阳中阴人。故省亲已后也用不着了，微旨。每日只有婆子们上夜。一派阴。如今天已和暖，无往不复。不用十分修饰，只不过略略的陈设了，便可他二人起坐。这厅上也有一处匾，题着“补仁谕德”四字^[2]，正训。家下俗呼，皆只叫议事厅。时方阳盛，一切破败尚可制止，故为议事厅。议者，未定之辞也。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午正方散，阳盛。凡一应的执事媳妇等，来往回话者络绎不绝。

众人先听见李纨独办，各各心中暗喜，以为李纨素日是个厚道，多恩无罚的，自然比凤姐儿好搪塞。便添了一个探春，也都想着不过是个未出闺阁的年轻小姐，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因此都不在意，比凤姐儿前便懈怠了许多。只三四日后，几件事过手，渐觉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只不过是言语安静，性情和顺而已。决而和，夬也。而静为山，顺为地，又明演山地剥。可巧连日有王公侯伯世袭官员十几处，皆系荣宁非亲即世交之家，或有升迁，或有黜降，或有昏丧红白等事，王夫人贺吊迎送，应酬不暇，阴阳并用。前边更无人照管。他二人便一日皆在厅上起坐，宝钗便一日在上房监察，直接此任。至王夫人回方散。每于夜间针线暇时，临寝之先，坐了轿，带领园中上夜人等，各处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觉比凤姐儿当权时倒更谨慎了些。极尽妇职，反对“力绌”回中，全无他事而笔有芒刺。因而里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说：“刚刚的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3]，夜叉阴爻，加山乃剥。越发连夜里偷着吃酒玩的工夫都没了。”

这日王夫人正是往锦乡侯府去赴席，便是衣锦还乡。李纨与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门。去后回至厅上，坐了刚吃茶时，只见吴新登的媳妇进来，回说：“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昨日出了事。入上半回，即递下半回。灭六国者，六国也，赵为六国之一，割地赂秦，基业自剥，荣、宁亦如是也。此正责探春而警愚柔。已回过老太太、太太，说知道了，叫回姑娘来。”说毕便垂手旁侍，再不言语。“刁”“险”二字，先略透一笔。

彼时来回话者不少，都打听他二人办事如何，若办得妥当，大家则安个畏惧之心，若少有嫌隙不当之处，不但不畏服，一出二门，还说出多少笑话来取笑。吴新登的媳妇心中已有主意，若是凤姐前，他便早已献殷勤，说出许多主意，又查出许多旧例来，任凤姐拣择施行。如今他藐视李纨老实，探春是年轻的姑娘，所以只说出这一句话来，试他二人有何主见。写“蓄险心”深刻，而“刁奴”乃吴新登家管银库者，重在金也。探春便问李纨，李纨想了一想，便道：“前日袭人的妈死了，听见说赏银四十两，这也赏他四十两罢了。”非李不酌，乃定袭为妾也。吴新登的媳妇听了，忙答应了个“是”，接着对牌就走。

探春道：“你且回来！”四字有声。吴新登家的只得回来。探春道：“你且别支银子，我且问你。”“你”、“我”字有棱。那几年老太太屋里的几位老姨奶奶，也有家里的，也有外头的，有两个分别。家里的若死了人，是赏多少？外头的死了人，是赏多少？你且说两个我们听听。”一问，吴新登家的便都忘了，忙陪笑回答道：“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赏多赏少，谁还敢争不成？”探春笑道：“这话胡闹！依我说，赏一百倒好。若不按理，别说你们笑话，明儿也难见你二奶奶。”吴新登家的笑道：“既这么说，我查旧账去，此时却记不得。”探春笑道：“你办事办老了的，还不记得，倒来难我们。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现查去？若有这道理，凤姐姐还不算利害，也就算是宽厚了。还不快找了来我瞧！再迟一日，不说你们粗心，倒像我们没主意了。”两段“笑道”，笑里有刀。

吴新登家的满面通红，忙转身出来，众媳妇们都伸舌头。这里又回别的事。一时吴家的取了旧账来，探春看时：两个家里的，皆赏过二十四两；两个外头的，皆赏过四十两；外还有两个外头的，一个赏过一百两，一个赏过六十两，这两笔底下皆有原故，一个是隔省迁父母之柩，外赏六十两，一个是现买葬地，外赏二十两。探春便递与李纨看了。探春便说：“给他二十两银子，把这账留下我们细看。”《易》道无非里外，里头二十四，乃四六之数，成四阴之观卦也，故为旧账。今乃给二十，则五四之数，六为阴，四亦阴，成五阴之剥卦矣。既以明探春之矫枉失正，刻薄废公，以对抉题中“亲”字；为剥之主，因隐然布一剥像也。吴新登家的去了。

忽见赵姨娘进来，李纨、探春忙让坐。赵姨娘开口便说道：“这屋里的人都踹下我的头去还罢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该替我出气才是！”一面说，一面便眼泪鼻涕哭起来。探春忙道：“姨娘这话说谁？我

竟不懂。谁踹姨娘的头？说出来，我替姨娘出气。”赵姨娘道：“姑娘现踹我，我诉谁去？”疾擒“愚”字，声情并到。探春听说，忙站起来，说道：“我并不敢。”李纨也忙站起来劝。赵姨娘道：“你们请坐下，听我说。我这屋里熬油似的，熬了这么大年纪，又有你兄弟，这会子连袭人都不如，我还有什么脸？连你也没脸面，别说是我呀！”探春笑道：“原来为这个。我说我并不敢犯法违礼。”礼也，乃反挾“亲”字。一面便坐下，拿账翻与赵姨娘瞧，又念与他听。又说道：“这是祖宗手里旧规矩，人人都依着，偏我改了不成？声口托大，见有定分。这也不但袭人，将来环儿收了外头的，自然也是同袭人一样，乃是正意。这原不是什么争大争小的事，讲不到有脸没脸的话上。他是太太的奴才，又是笑。我是按着旧规矩办。说办的好，领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说办的不匀，那是他糊涂，不知福，也只好凭他抱怨去。太太连房子赏了人，我有什么有脸之处？一文不赏，我也没什么没脸之处。此说似是，而实牵强。依我说，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静些养神罢了，何苦只要操心？太太满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几次寒心。弃亲之所以然在此。我但凡是个男人，是女非男，故虚为夫，而实为剥。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一番道理。是何等心事？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我乱说的。太太满心里都知道，如今因看我重，才叫我照管家务。还没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来作践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为难，不叫我管，那才正经没脸呢！连姨娘也真没脸了。”一矢破的。一面说，一面不禁滚下泪来。

赵姨娘没了别话答对，便说道：“太太疼你，越发拉扯拉扯我们。反衬。你只顾讨太太的疼，就把我们忘了。”“愚”字透辟，“亲”字的当。探春笑道：“我怎么忘记了？叫我怎么拉扯？这也问他们各人！那一个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个好人用人拉扯的？”李纨在旁，只管劝说：“姨娘别生气，也怨不得姑娘，他满心里要拉扯，口里怎么说得出来？”探春忙道：“这大嫂子也糊涂了。我拉扯谁？谁家姑娘们拉扯奴才了？他们的好歹，你们该知道，与我什么相干？”赵姨娘气得问道：“谁叫你拉扯别人去了？你不当家，我也不来问你。你今现在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给了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们尖酸克薄。可惜太太有恩无处使。“争”字畅快，乃是正意。姑娘放心！这也使不着你的银子。明日等出了阁，我还想你额外照看赵家呢。如今没有长翎毛儿，就忘了根本，只拣高枝儿飞去了！”

探春没听完，只气得脸白气噎，抽抽咽咽的，一面哭，一面问

道：“谁是我舅舅？我舅舅才升了九省检点，那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昔按礼尊敬，越发敬出这些亲戚来了！既这么说，环儿每日出去，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学？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来？足以破愚，其言如刀。何苦来！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必要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彻底来翻腾一阵，怕人不知道，故意表白表白！我不知道是谁给谁没脸！便是自剥，真何苦来。幸亏我还明白，但凡糊涂不知礼的，早急了！”李纨急得只管劝，赵姨娘只管还唠叨。

忽听见有人说：“二奶奶打发平姑娘说话来了。”赵姨娘听说，方把嘴止住。只见平儿走来，赵姨娘忙陪笑让坐，又忙问：“你奶奶好些？我正要瞧去，就只没得空儿。”李纨见平儿进来，因问他：“来作什么？”平儿笑道：“奶奶说：‘赵姨奶奶的兄弟没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旧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两。常例明明二十四，今亦云二十，演剥必不脱凤姐也。如今请姑娘裁度着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已拭去泪痕，忙说道：“又好好的添什么！谁又是二十四个月养的？十月怀胎同也，隐扶“亲”字。不然也是出兵放马，背着主人逃出命来过的人不成？以忠衬孝，而焦大之骂一恍。彼骂以色蔑伦，此骂以财灭义。你主子真个倒巧！叫我开了例，他做好人。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钱，乐得做人情。你告诉他，我不敢添减，混出主意。他添他施恩，等他好了出来，爱怎么样添怎么样添！”平儿来时，已明白了对半，今听这话，越发会意。见探春有怒色，便不敢以往日喜乐之时相待，只一边垂手默侍。

时值宝钗也从上房中来，探春等忙起让坐。龙华一会。未及开言，又有一个媳妇进来回事。因探春才哭了，便有三四个小丫鬟捧了脸盆、巾帕、靶镜等物来，此时探春因盘膝坐在矮板榻上，剥受于责，白贲无饰，故必说板榻。那捧盆丫鬟走至跟前，便双膝跪下，高捧脸盆，两个丫鬟也都在旁屈膝捧着巾帕并靶镜、脂粉之类。平儿见侍书不在这里，便忙上来与探春挽袖卸镯，又接过一条大手巾来，将探春面前衣衿掩了，探春方伸手向脸盆中盥洗。演尊贵排场固矣，而实演剥象。初爻曰：“剥床以足。”二爻曰：“剥床以辨。”集注辨为床干，马、郑则以辨为膝下。四爻曰：“剥床以肤。”此回屡演板榻、板床，非“剥床”乎？探春盘膝，丫鬟屈膝，非“以足”、“以辨”乎？盥沐脂粉，非“以肤”乎？闲人总好附会，何文义若此之合也！媳妇便回道：“奶奶、姑娘，家学里支环爷和兰哥儿一年的公费。”平儿先道：“你忙什么！你睁着眼看见姑娘洗脸，你不出去伺候着，倒先说话来！二奶奶跟前你也这样没眼色来着？姑娘虽恩宽，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说你们眼里都没姑娘，你们都吃了亏，可别怨我。”吓得那个媳妇忙陪笑说：“我粗心了。”一面说，一

面忙退出去。

探春一面匀脸^[4]，一面向平儿冷笑道：“你迟了一步，没见还有可笑的。连吴姐姐这么个办老了事的，也不清楚了，就来混我们。幸亏我们问他，他竟有脸说忘了。我说他：‘回二奶奶事，也忘了再找去？’我料着你主子未必有耐性儿等他去找！”平儿笑道：“他有这么一次，包管腿上的筋早折了两根。演剥从夬来，故隐以“臀无肤”一爻映合。姑娘别信他们，那是他们瞅着大奶奶是个菩萨，姑娘又是腼腆小姐，故然是托懒来混。”说着，又向门外说：“你们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咱们再说。”门外的众媳妇都笑道：“姑娘，你是个最明白的人，俗语说：‘一人罪，一人当。’我们并不敢欺弊主子。如今主人是姣客^[5]，若认真惹恼了，死无葬身之地。”平儿冷笑道：“你们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二奶奶本来事多，那里照看得这些？保不住不忽略。俗语说：‘旁观者清。’这几年姑娘冷眼看着，或有该添该减的去处，二奶奶没行到，姑娘竟一添减：头一件，于太太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的情义了。”可见剥虽从探起，而实从凤起，主意在彼不在此。

话未说完，宝钗、李纨皆笑道：“好丫头！真怨不得凤丫头偏疼他，本来无可添减之事，如今听你一说，倒要找出两件来斟酌斟酌，不辜负你这话。”探春笑道：“我一肚子气，正要拿他奶奶出气去，偏他碰了来，说了这些话，叫我也没了主意了。”一面说，一面叫进方才那媳妇来，问：“环爷和兰哥家学里，这一年的银子是做那一项用的？”那媳妇便回说：“一年学里吃点心，或者买纸笔，每位有八两银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爷们的使用，都是各屋里支月钱的。环哥的是姨娘领二两，宝玉的老太太屋里袭人领二两，是回处处有袭人，财色并提。兰哥儿是大奶奶屋里领，兰独无数，由剥之复，不可限量。怎么学里每人多这八两？原来上学去的是为这八两银子，从今日起，把这一项蠲了。点心是养，纸笔是教，劈首先蠲教养之资，正背可卿梦中之语，乃剥之大者。其言决绝，自夬来也。平儿回去告诉你奶奶！说我的话：把这条务必免了。”平儿笑道：“早就该免，旧年奶奶原说要免的。主意在彼。因年下忙，就忘了。”那个媳妇只得答应着去。

就有大观园中媳妇捧了饭盒子来，侍书、素云早已抬过一张小饭桌来，平儿也忙着上菜。探春笑道：“你说完了话，干你的去罢，在这里又忙什么？”平儿笑道：“我原没事的，二奶奶打发了我来，一则说话，再则恐这里人不方便，原是叫我替着妹妹们服侍奶奶、姑娘的。”探春

因问：“宝姑娘的怎么不端来一处吃？”丫鬟们听说，忙出至檐外，命媳妇们去说：“宝姑娘如今在厅上一处吃，叫他们把饭送了这里来。”探春听说，便高声说道：“你别混支使人！那都是办大事的管家娘子们，你们支使他要饭要茶的，连个高低都不知道！文有馀波，人有馀健。平儿这里站着，叫他叫去。”

平儿答应了一声出来。那些媳妇都悄悄拉住，笑道：“那里用姑娘去叫！我们已有人叫去了。”一面说，一面用手帕探石矶上，说：“姑娘站了半天，乏了，这太阳地里且歇歇。”平儿便坐下，又有茶房里的两个婆子拿了个坐褥铺下，说：“石头冷，重此句，非闲文。人事之冷，从此回始也。这是极干净的，姑娘将就坐一坐儿罢。”平儿忙陪笑道：“多谢。”一个又捧了一碗精致新茶出来，也悄悄笑说：“这不是我们常用的茶，原是伺候姑娘们的，姑娘且润一润罢。”

平儿忙欠身接了。因指众媳妇悄悄说道：“你们太闹的不像了。他是个姑娘家，不肯发威动怒，这是他尊重，你们就藐视欺负他。果然招他动了大气，不过说他一个粗糙就完了，你们就现吃不了的亏！他撒个娇，太太也得让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样，你们就这么大胆子小看他，可是鸡蛋往石头上碰？”众人都忙道：“我们何尝敢大胆了！都是赵姨娘闹的。”

平儿也悄悄的道：“罢了，好奶奶们！‘墙倒众人推’，那赵姨奶奶原有些颠倒，着三不着两，有了事，都就赖他。是为平。你们素日那眼里没人，心术利害，这几年难道还不知道？二奶奶若是料差一点儿的，早被你们这些奶奶们治倒了。饶这么着，得一点空儿，还要难他一难。正点“欺”、“险”。众人都道他利害，你们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里也就不算不怕你们的。前日我还议论到这里，再不能依头顺尾，必有两场气生。那三姑娘虽是个姑娘，你们都横看了他，二奶奶在这些大姑子小姑子里头，也就只单怕他五分，你们这会子倒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正说着，只见秋纹走来，肃杀方始，是乃秋文。众媳妇忙赶着问好，又说：“姑娘且歇一歇。里头摆饭呢，等撤下饭桌子来，再去回话。”秋纹笑道：“我比不得你们，我那里等得？”说着便直要上厅去，平儿忙叫他回来。秋纹回头见了平儿，笑道：“你又在这里充什么外围子的防护？”是为屏。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儿褥上。

平儿悄问：“回什么？”秋纹道：“问一问宝玉的月钱，我们的月钱，多早晚才领？”月阴象，钱刀象，是乃肃杀。平儿道：“这什么大

事？你快回去告诉袭人，说我的话：凭有什么事，今日都别回。若回一件，管驳一件，回一百件，管驳一百件。”驳，剥也。如此明说，参以全文，看官尚未明乎？秋纹听了，忙问：“这是为什么？”平儿与众媳妇等都忙告诉他原故，又说：“正要找几处利害事，与有体面的人来开例，作法子镇压^[6]，与众人作榜样呢，直破其隐。何苦你们先来碰在这钉子上？你这一去说了，他们若拿你们也作一二件榜样，又碍着老太太、太太；若不拿着你们作一二件，人家又说‘偏一个向一个，仗着老太太、太太威势的就怕，不敢惹，只拿着软的做鼻子头^[7]’。你听听罢，二奶奶的事，他还要驳两件，才压得众人口声呢^[8]。”再明自剥。秋纹听了，伸了伸舌头，笑道：“幸而平姐姐在这里，没得臊一鼻子灰，趁早知会他们去。”说着，便起身走了。

接着，宝钗的饭至，平儿忙进来服侍。那时赵姨娘已去，三人在板床上吃饭，宝钗面南，探春面西，李纨面东。同演剥床，而李位居第三，乃剥之三爻，曰“剥之无咎”，去党从正者也。否则何必一定不脱板床，而着序坐闲文？众媳妇皆在廊下静候，里头只有他们紧跟常侍的丫鬟伺候，别人一概不敢擅入。这些媳妇们都悄悄议论说：“大家省事罢，别安着没良心的主意。连吴大娘才都讨了没意思，咱们又是什么有脸的。”他们一边悄议：等饭完回事。

只觉里面鸦雀无闻，并不闻碗箸之响。阴静已极。一时只见一个丫头将帘栊高揭，又两个将桌抬出。茶房内有三个丫鬟捧着三个沐盆儿，见饭桌已撤，三人便进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并漱盂来，方有侍书、素云、莺儿三个人每人用茶盘捧了一盖碗茶进去。一时等他三人出来，侍书命小丫头子：“好生伺候着，我们吃饭来换你们，可又别偷坐着去。”众媳妇们方慢慢的安分回事，不敢先前轻慢疏忽了。

探春气方渐平，因向平儿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奶商议，如今可巧想起来。你吃了饭快来，宝姑娘也在这里，咱们四个人商议了，再细细的问你奶奶可行可止。”平儿答应回去。

凤姐因问：“为何去这半日？”平儿便笑着将方才的原故细细说与他听了。凤姐儿笑道：“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说不错，只可惜他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里。”平儿笑道：“奶奶也说糊涂话了。他便不是太太养的，难道谁敢小看他，不与别的一样看待么？”凤姐叹道：“你那里知道，虽然庶出一样，女儿却比不得男人，将来攀亲时，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半要打听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为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别说庶出，便是我们的丫头，比人家小姐还强呢。将来不知那个没造化的为挑

庶出误了事呢，也不知那个有造化的不挑庶出得了去？”自是为世人正训，而隐挾“亲”字，与上半回对勘。

说着，又向平儿笑道：“你知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一家子大约也没个背地里不恨我的。我如今骑上老虎背了，“风从虎”。虽然看破些，无奈一时也难宽放。二则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凡百大小事儿，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及先时。多省俭了，外人又笑话，渐入萧索，文章步骤。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也抱怨刻薄，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赔尽了。”空算长。

平儿道：“可不是这话！将来还有三四位姑娘，还有两三个小爷们，一位老太太，这几件大事未完呢。”凤姐儿笑道：“我也虑到，这里倒也够了。宝玉和林妹妹他两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钱，老太太自有体己拿出来。宝、黛婚姻犹在未定，便是议事厅意。二姑娘是大老爷那边的，也不算。剩了三、四两个，四自有父兄，而三四并提，已无宁府，敬、珍、蓉罪不可复矣。满破着每人花上一万银子。环哥娶亲有限，花上三千两银子，若不够，那里省一抿子就够了^[9]。老太太的事出来，一应都是全了的，不过零星杂项使费些，满破三五千两，如今再省俭些，陆续就够了。明透后文。只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两件事来，可就了不得了。咱们且别虑后事，归之此句，直注可卿，直注《大学》。你且吃了饭，快听他们商议什么。这正碰了我的机会，我正愁没个膀臂：虽有个宝玉，他又是这里头的货，纵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个佛爷，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这屋里的人。四姑娘小呢。兰小子与环儿，更是个燎毛的小冻猫子，兰、环类提，必比以猫。猫睛具十二辰，正循环之理也。只等有热灶火炕让他钻去罢。真真一个娘肚子里，跑出这样天悬地隔的两个人来，我想到那里就不服。再者，林丫头和宝姑娘，他两个人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们家务事。林、宝并提，见凤姐此时尚无一定主张，以反衬钗之独预家务。况且一个是美人灯儿，风吹吹就坏了；风故故。一个是拿定主意，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倒只剩了三姑娘一个，心里嘴里，都也来得，又是咱家的正人，太太又疼他，虽然面上淡淡的，皆因是赵姨娘那老东西闹的，心里却是和宝玉一样呢。似是而非。比不得环儿，实在令人难疼，要依我的性子，早撵出去了。如今他既有这主意，正该和他协同，大家做个膀臂，我也不孤不独了。曰“膀臂”，探不过凤之翼耳，宾主分明。按正礼、天理良心上论，咱们有他这个人帮着，咱们也省些心，与太太的事也有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

行毒了^[10]，也该抽回退步，回头看看，再要穷追苦克，人恨极了，他们笑里藏刀，咱们两个才四个眼睛两个心，一时不防，倒弄坏了。趁着紧溜之中^[11]，他出头一料理，众人就把往日咱们的恨暂可解了。还有一件，我虽知你极明白，恐怕你心里挽不过来，如今嘱咐你：他虽是姑娘家，心里却事事明白，不过是言语谨慎，他又比我知书识字，更利害一层了。定评也，又书契取诸夬。如今俗语说：‘擒贼必先擒王。’以贼自居。他如今要作法子，一定是先拿我开端。倘或他驳我的事，你可别分辨，你只越恭敬，越说‘驳的是’才好。千万别想着怕我没脸，和他一强，就不好了。”探转为凤所愚。

平儿不等说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涂了！我才已经行在先了，这会子才嘱咐我。”凤姐儿笑道：“我是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概没有他人之故，不得不嘱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老奸巨猾，狼狈相倚，写来好看煞人。这不是你又急了，满嘴里便‘你’呀‘我’的起来了？”平儿道：“偏说‘你’！你不依，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顿，难道这脸上还没尝过的不成？”余音袅袅，照顾“泼醋”，实照顾鲍二之姘卦也。凤姐儿笑道：“你这小蹄子儿，要掂多少过子才罢^[12]？你看我病的这个样儿，还来恼我呢。过来坐下，横竖没人来，咱们一处吃饭是正经。”以废礼收束本回之不孝不忠。说着，丰儿等四个小丫头子进来放小炕桌。凤姐只吃燕窝粥，两碟子精致小菜，每日分例菜已暂减去。丰儿便将平儿的四样分例菜端至桌上，与平儿盛了饭来。平儿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犹立于炕下，平有半礼，隐为后文地步。陪着凤姐儿吃了饭。服侍漱口毕，吩咐了丰儿些话，方往探春处来。只见院中寂静，人已散出。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五十八回为一段，乃上回笑话中“收拾东西”一语之始。东宁国，西荣国，故此回发端用一赵国基。至所收拾，财、色而已。故此大段上半说财，下半说色。此回为探春正传，演探，正以演凤也。

本书最重“孝”字，因并重“忠”字。“皇恩重”、“天伦乐”等处，评之详矣。一切坏事必从不孝不忠起，故此回上半演不孝，下半演不忠，而因题遣人，因人命意，都在似是而非之介，令人不觉。他本有以此回目录倒置者，未免强作解事，不忠必由于不孝也。

【护花主人评曰】要写探春才能，必须令其管事。若非凤姐久病，虽有正事，探春无因可管。故借凤姐之病，徐徐写起。若单令探春代管，断无如此大家端叫未出阁之闺女料理一切，故又托李纨、宝钗公同

照应，稳细周到。

借赵国基死后给赏，补明赵姨娘出身，不露痕迹。探春查旧例，先写李纨照袭人例，赏银四十两作衬。既见探春之能，又挑起赵姨娘之忿。

旧帐内分别内外多寡，文章错综细密。

写探春才能见识超出诸姊妹之上，已暗伏将来远嫁，绝无依恋，必能相夫理家。

中间夹写平儿灵细，及凤姐心事，不但引起下回“兴利除弊”等事，且暗描凤姐平日之苛刻利害。

此回虽端写探春之才，而家人之先欺后畏，李纨之忠厚老实，宝钗之不肯多言，平儿之乖巧恃爱，及凤姐之深心筹度，众丫头之见怒小心，无不一一如画。

【大某山民评曰】探春于议事厅上侃侃而谈，既无支离，亦无畏缩，裙钗中具此隽异，不枉称玫瑰花儿。

赵姨视环儿如掌上珍，视探春如眼中钉，宝康瓠而弃周鼎，殆《列子》所云“状与吾同者，近而爱之；状与吾异者，疏而畏之”之谓矣。

此回已入癸丑三月间，因卷中有“时届季春”一语也。

[1] 小月：即小产、流产。俗称小产为“坐小月子”，简称“小月”。

[2] 补仁谕德：意谓对自己常补仁爱不足，对人应宣谕良好的德性。补，补益。谕，晓谕。

[3] 巡海夜叉、镇山太岁：这里代指担任巡逻或守卫职责的人。

[4] 匀脸：犹匀面。化妆时用手搓脸使脂粉匀净。

[5] 姣客：娇贵的人。

[6] 做法子：就某人某事做样子，进行指责批评，以贬低对方抬高自己，或扬威泄忿。

[7] 鼻子头：指追究的对象。

[8] 口声：话柄、口实。

[9] 一抿子：此指一点点、一小宗。抿子，原指刮头发的小刷子。

[10] 行毒：指行为狠毒。

[11] 紧溜：紧要关头。

[12] 掂多少过子：反复提起。过子，来回反复的次数，遍。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话说平儿陪着凤姐儿吃了饭，服侍盥漱毕，方往探春处来。见院中寂静，只有丫鬟婆子诸内壶近人^[4]，在窗外听候。

平儿进入厅中，他姊妹、姑嫂三人正议论些家务，说的便是年内赖大家请吃酒，他家花园中事故。破花园。见他来了，探春便命他脚踏上坐了，因说道：“我想的事，不为别的，只想着我们一月所用的头油脂粉，“剥床以肤，切近灾也”。又下五阴剥，上一阳，故从头上起。又是二两的事。我想我们一月已有了二两月银，丫头们又另有月钱，可不是又同刚才学里的八两一样，重重叠叠！这事虽小，钱有限，看起来也不妥当。你奶奶怎么就没想到这个？”

平儿笑道：“这有个原故。姑娘们所用的这些东西，自然该有分例，每月每处买办买了，令女人们交送我们收管，不过预备姑娘们使用就罢了。没有个我们天天各人掌着钱，找人买这些去的。所以外头买办总领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与我们。至于姑娘们每月的这二两，原不是为买这些的，为的是一时当家的奶奶太太或不在家，或不得闲，姑娘们偶然要个钱使，省得找人去。这不过是恐怕姑娘们受委屈意思。如今我另眼看着各房里，我们的姐妹都是现拿钱买这些东西的竟有一半了。我就疑惑不是买办脱了空，就是买的不是正经货。”探春、李纨都笑道：“你也留心看出来！脱空是没有的，只是迟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里找些来，不过是个名儿，其实使不得，依然还得现买。就用二两银子，另叫别人的奶妈子的弟兄儿子买来，方才使得。若使官中的人去，依然是那一样的，不知他们是什么法子？”平儿便笑道：“买办买的是那样，别人买了好的来，买办的也不依，他又说他使坏心，要夺他的买办了，所以他们宁可得罪了里头，不肯得罪了外头办事的。若是姑娘们使了奶妈子们，他们也就不敢说闲话了。”琐碎切中事情。

探春道：“因此我心里不自在，饶费两起儿钱，东西又白丢一半，

不如竟把买办的这一项每月蠲了为是。此是第一件事。第二件，往赖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园子比咱们这个如何？”平儿笑道：“还没有咱们这一半大，树木花草也少多着呢。”探春道：“我因和他们家的女孩儿说闲话儿，他说这园子除他们带的花儿，吃的笋菜鱼虾，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

宝钗笑道：“真真膏粱纨绔之谈！你们虽是千金，原不知道这些事，但只你们也都念过书、识过字的，竟没有见过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的文么^[2]？”探春笑道：“虽也看过，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那里都真有的？”宝钗道：“朱子都有虚比浮词了，那句句都是有的！你才办了两天事，就利欲薰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连孔子也都看虚了呢。”正闹书义，乃自他口。探春笑道：“你这样一个通人^[3]，竟没看见《姬子书》？当日姬子有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着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宝钗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断章取义，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骂我自己不成？”闲人穷，藏书少，实未见《姬子书》，故底下一句无从注，大约骂而已。则正探之自骂，即以骂钗并骂凤。宝钗道：“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可用，便值钱。难为你是个聪明人，这大节目正事竟没经历。”李纨笑道：“叫人家来了，又不说正事，你们且对讲学问！”“敏”字、“贤”字正面，以旁语烘托。宝钗道：“学问中便是正事，若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议论明达，文境安闲。

三人取笑了一回，便仍谈正事。探春又接说道：“咱们这个园子只算比他们的多一半，加一倍算起来，一年就有四百银子的利息。由二生四，推至六十四，便是破花园。若此时也出脱生发银子，自然小器，不是咱们这样人家的事；若不派出两个人来，管着园中许多值钱之物，一味任人作践，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园子里所有的老妈妈中，拣出几个本分老成、能知园圃的，派他们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弊从此始。○剥之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故以宅中所产给下演之。只问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临时忙乱；“临时”照顾“归省”。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年日在园中辛苦；四则亦可以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并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馀，以补不足，未为不可。”四则便是四百，正演其破之甚速，乃“敏”字深义。

宝钗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画，听如此说，便点头笑道：“善哉！三

年之内无饥馑矣。”口声如闻，形神如见，为“贤”字取影。李纨道：“好主意！果然这么行，太太必喜欢。省钱事小，园子有人打扫，专司其职，又许他去卖钱，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不重剥而重复，是李纨。平儿道：“这件事，须得姑娘说出来。我们奶奶虽有此心，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们在园里住着，不能多弄些玩意儿陪衬，反叫人去监管修理，图省钱，这话断不好出口。”“嗔莺叱燕”已到。

宝钗忙走过来，摸着他的脸笑道：“你张开嘴，我瞧瞧你的牙齿舌头是什么做的？从早起来到这会子，你说了这些话，一套一个样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不说你们奶奶才短，想不到三姑娘说一套话出来，你就有一套话回奉，总是三姑娘想得到的，你们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个不可办的原故。这会子，又是因姑娘们住的园子，不好因省钱令人去监管。你们想想这话，若果真交与人弄钱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许掐，一个果子也不许动了。姑娘们分中自然是不敢讲究，天天和小姑娘们就吵不清。他这远愁近虑，不抗不卑，为平出考。他们奶奶便不是和咱们好，听他这一番话，也必要自愧的变好了。”探春道：“我早起一肚子气，听他来了，忽然想起他主子来：素日当家，使出来的好撒野的人！我见了他，更生气了。谁知他来了，避猫鼠儿似的，以猫自比。站了半日，怪可怜的。接着又说了那些话，不说他主子待我好，倒说‘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素日的情意了’，这一句话，不但没了气，我倒愧了，又伤起心来。我细想我一个女孩儿家，自己还闹得没人疼没人顾的，我那里还有好处去待人？”口内说到这里，不免又流下泪来。

李纨等见他说得恳切，又想他素日赵姨娘每生诽谤，在王夫人跟前亦为赵姨娘所累，亦都不免流下泪来。两段文情融洽，妙不可言。都忙劝他：“趁今日清静，大家商议两件兴利剔弊的事情，也不枉太太委托一场。又提这没要紧的事做什么？”

平儿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竟说谁好，竟一派人就完了。”探春道：“虽如此说，也须得回你奶奶一声。我们这里搜剔小利，已经不当，点题。皆因你奶奶是个明白人，我才这样行。若是糊涂，多歪多妒的^[4]，我也不肯，倒像抓他的乖一般了。岂可不商议了行的？”正意。平儿笑道：“既这样，我去告诉一声儿。”说着，去了。半日方回来，笑道：“我说是白走一趟。这样好事，奶奶岂有不依的？”仍归西风。

探春听了，便和李纨命人将园中所有婆子的名单要来，大家参度，大概定了几个人。又将他们一齐传来，李纨大概告诉与他们。转用李告诉，复即在剥中也。众人听了，无不愿意。也有说：“那片竹子单交给

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里吃的笋，一年还可交些钱粮。”竹子先提，黛乃书之主也，故剥从此始。这一个说：“那一片稻地交给我，一年这些玩的大小雀鸟的粮食，不必动官中钱粮，我还可以交钱粮。”书重性道，故次及稻。探春才要说话，人回：“大夫来了，进园瞧史姑娘去。”文势一闲，而宝、黛、钗至此时应同求药。众婆子只得去领大夫。平儿忙说：“单你们有一百个也不成个体统，难道没有两个管事的头脑？”带进大夫来回事的那人说：“有吴大娘和单大娘，吴，无；单，善。“无”是书源，“善”是书旨，财色两诊。他两个在西南角上聚锦门等着呢。”时方聚锦，而已处坤方矣，言之悚然。平儿听说，方罢了。

众婆子去后，探春问宝钗：“如何？”宝钗笑答道：“勤于始者怠于终，善其辞者嗜其利。”^[5]即卿即是，乃自道也。看“力绌”回，钗岂有一事一言乎？探春听了，点头称赞，便向册上指出几个来与他三人看。平儿忙去取笔砚来。他三人说道：“这一个老祝妈是个妥当的，祝与竹通，为黛作颂祷。况他老头子和他儿子代代都是管打扫竹子，有后。如今竟把这所有的竹子交与他。这一个老田妈，本是种庄家的，心田培植，自能得禄。稻香村一带凡有菜蔬稻稗之类，虽是玩意儿，不必认真大治大耕，也须得他去，再细细按时加些植养，岂不更好？”

探春又笑道：“可惜蘅芜院和怡红院这两处大地方，竟没有出息之物^[6]。”是没出息，义正词严。李纨忙笑道：“蘅芜院里更利害，更利害乃微言，即没出息，惟李知之。如今香料铺并大市大庙卖的各处香料、香草儿，都不是这些东西？算起来，比别的利息更大。怡红院别说别的，单只说春夏二季玫瑰花，共下多少花朵？玫瑰花，探春外号也。下多少，其自剥为何如？还有一带篱笆上蔷薇、月季、宝相、金银花、藤花，都有映合。这几色的草花，干了，卖到茶叶铺、药铺去，也值好些钱。”

探春笑道：“原来如此！只是弄香草的没有在行的人。”平儿忙笑道：“跟宝姑娘的莺儿，他妈就是会弄这个的。上回他还采了些，晒干了编成花篮葫芦，给我玩呢。又递五十九回。姑娘倒忘了不成？”宝钗笑道：“我才赞你，你倒来捉弄我了。”三人都诧异，问道：“这是为何？”我亦要问。宝钗道：“断断使不得。你们这里多少得用的人，一个个闲着没事办，这会子我又弄个人来，叫那起人连我也看小了。我亦恍然。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人来，怡红院有个老叶妈，他就是焙茗的娘，那是个诚实老人家，他又合我们莺儿妈极好，管香草则为叶，焙茗有

娘，莺儿亦有娘，钗悉知之。叶耶？业耶？孽耶？不如把这事交与叶妈。他有不知的，不必咱们说给他，他就找莺儿的娘去商议了。那怕叶妈全不管，竟交与那一个，这是他们的私情，见有人说闲话，也就怨不到咱们身上。是一是二，是私情是大体。如此一行，你们办得又至公，于事又甚妥。”弄人于股掌之上。李纨、平儿都道：“是极。”探春笑道：“虽如此，只怕他们见利忘义呢。”曲笔。平儿笑道：“不相干。前日莺儿还认了叶妈做干娘，请吃饭吃酒，两家相厚得很呢。”下映“慰痴颦”。探春听了，方罢了。又共斟酌出几人来，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又虚写几人，文字不板。书中只重四大处，而派管四处，独无潇湘馆，见黛玉所处无可生息。然派管第一条即提竹子，竹非潇湘馆所生乎？在三人口中不明指其处，有甚深微。用笔圈出。

一时婆子们来回：“大夫已去。”将药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外边去取药，监派调服，一面探春与李纨明示诸人：某人管某处，“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馀者任凭你们采取了去，利钱年终算账。”探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终算账，归钱时自然归到账房，仍是上头又添一层管主^[4]，还在他们手心里，又剥一层皮。这如今我们兴出这事来，派了你们，已是跨过他们的头去了，心里有气，只说不出来，你们年终去归账，他还不捉弄你们等什么？再者，这一年，管什么的，主子有一全分，他们就得半分，这是每常的旧规，人所共知的。如今这园子是我的新创，竟别入他们的手，每年归账，竟归到里头来才好。”更剥一层，则为纯坤，是悉内阴生事，故不许归到外头。“又剥一层”四字为《易》点睛。

宝钗笑道：“依我说，里头也不用归账，这个多了，那个少了，倒多了事。不如问他们谁领这一分的，他就揽一宗事去，不过是园里的人动用。我替你们算出来了：有限的几宗事，不过是头油、胭脂、香粉，上饰。每一位姑娘，几个丫头，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处笤帚、簸箕、掸子，下除。并大小禽鸟、鹿、兔吃的粮食，不过这几样。都是他们包了去，不用账房去领钱，你算算，就省下多少来？”生生不息，剥在此，复即在此。平儿笑道：“这几宗虽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得下四百两银子。”

宝钗笑道：“却又来！一年四百，二年八百两，以四为积，推至无穷。打粗的房子也能多买几间，‘小人剥庐’，已到剥之上爻。薄沙地也可以添几亩了。坤为地，是剥之终，一房一地，卦象显然。虽然还有馀，但他们既辛辛苦苦一年，也要叫他们剩些，黏补自家。虽是兴利俭

用为纲，然亦不可太啬，总再省上二三百银子，失了大体统，也不像。所以如此一行，外头账房里一年少出四五百银子，也不觉得很艰啬了。他们里头却也得些小补，这些没营生的妈妈们也宽裕了，园子里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长繁盛，如此你们也得了可使之物，这庶几不失大体。若一味要省时，那里不搜寻出几个钱来？凡有些余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时里外怨声载道，岂不失了你们这样人家的大体？点下半回题。而其留余，正其所以买众，遂群以为贤，而终“成大礼”。故本题曰“贤”，曰“全大体”，体即礼也，是剥之主脑。如今这园里几十个老妈妈们，若只给了这个，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才说的他们只供给这个几样，也未免太宽裕了。一年竟除这个之外，他每人不论有馀无馀，只叫他拿出若干吊钱来，大家凑齐，单散与这些园中的妈妈们。至公至明，令人感服，非操、莽无其匹焉，得不入玄中？而写“贤”字，得顶上圆光。他们虽不料理这些，却日夜也自在园中照看，当差之人，关门闭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们出入，抬轿子，撑船，拉冰床⁸，一应粗重活计，都是他们的差使。一年在园里辛苦到头，这园内既有出息，也是分内该沾带些的。纤悉毕照。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发说破了：你们只管了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儿，你们有冤还没处诉呢。他们也沾带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的，他们就替你们照顾了。”凤能驭探，而钗又能驭凤，强中有强，作者是何等位置。

众婆子听了这个议论，又去了账房受辖治，又不与凤姐儿去算账，一年不过多拿出若干吊钱来，各各欢喜异常，都齐声称说：“愿意！强如出去被他们揉搓着，还得拿出钱来呢。”那不得管地的，听了每年终无故得钱，也都欢喜起来，其效如神。口内说：“他们辛苦收拾，是该剩些钱黏补的，我们怎么好稳吃三注呢⁹？”

宝钗笑道：“妈妈们也别推辞了，这原是分内应当的。你们只要日夜辛苦些，别躲懒纵放人吃酒赌钱就是了。看后来种种败露，令人失笑。见才如宝钗，仍是枉了。不然，我也不该管这事。你们也知道，我姨娘亲口嘱托我三五回，说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闲，别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直撇众人，独当一面。我们太太又多病，家务也忙，我原是个闲人，便是街坊邻居，也要个帮忙的，何况是姨娘托我？讲不起众人嫌我。倘或我只顾沽名钓誉的，那时酒醉赌输了生出事来，我怎么见姨娘？你们那时后悔也迟了，就连你们素昔的老脸也都丢了。反复告戒，而一切奸盗赌博，转从此叠出，犹未晓作者之意乎？何真认“贤宝钗”者之多！这些姑娘小姐们，这么一所大

花园，都是你们照管，皆因看得你们是三四代的老妈妈，最是循规蹈矩，原该大家齐心顾些体统。你们反纵放别人，任意吃酒赌博。反递七十三回，正挾此举实为沽名钓誉，普告天下权驭术驭之必无实效也。谁云小说不见大意？姨娘听见了，教训一场尚可，倘若被那几个管家娘子听见了，他们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导你们一场，你们这年老的反受了小的教训。虽是他们是管家，管得着你们，何如自己存些体统，他们如何得来作践呢？所以我如今替你们想出这个额外的进益来，也为的是大家齐心，把这园里周全得谨谨慎慎的，使那些有权执事的看见这般严肃谨慎，且不用他们操心，他们心里岂不敬服？也不枉替他们筹画些进益了。再点“上以厚下”之象。你们去细细想想这话。”众人都欢喜说：“姑娘说得很是。从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这样疼顾我们，我们再要不体上情，天地也不容了。”

刚说着，只见林之孝家的进来，说：“江南甄府里家眷昨日到来，假到如此，物极则反矣，故紧接甄来。今日进宫朝贺，此刻先遣人来送礼请安。”有礼则安。说着，便将礼单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的妆缎蟒缎十二匹。上用杂色缎十二匹。上用各色纱十二匹。上用宫绸十二匹。官用各色缎纱绸绌二十四匹。”有重礼只有绸缎，更无他物之理？见阴阳真假交关之际，一惟求其联续而已。而数必用十二，月一周也；用二十四，气一周也。此正维持剥上一阳之用。李纨、探春看过，说：“用上等封儿赏他。”因又命人去回了贾母。贾母命人叫李纨、探春、宝钗等都过来，将礼物看了。李纨收过一边，吩咐内库上人说：“等太太回来看了再收。”贾母因说：“这甄家又不与别家相同。上等封儿赏男人，只怕展眼又打发女人来请安，预备下尺头。”上等封儿、尺头皆谨护剥之一阳爻也，无如男去女来，不容制止，枉费此老许多拟议。

一语未了，果然人回：“甄府四个女人来请安。”四个阴人，阴数其何能安？贾母听了，忙命人带进来。那四个人都是四十往上年纪，穿带之物皆比主子不大差别。请安问好毕，贾母便命拿了四个脚踏来，他四人谢了坐，等着宝钗坐下，方都坐下。必等他坐，方成五阴，微言勿忽。贾母便问：“多早晚进京的？”四人忙起身回说：“昨儿进的京，今儿太太带了姑娘进宫请安去了，阴进之候，虽真亦假，隐有元春。所以叫女人们来请安，问候姑娘们。”贾母笑问道：“这些年没进京，也不想到就来。”四人也都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旨唤进京的。”贾母问道：“家眷都来了？”四人回说：“老太太和哥儿、两位小姐并别位太太都没来，隐有宝玉、史、邢、迎、惜诸人。就只太太带了三姑娘来

了。”必是三姑娘，此回竟以三姑娘演夬之剥也，其太太则王之对照，正乾坤消长之会。贾母道：“有人家没有？”四人道：“还没有呢。”贾母笑道：“你们大姑娘和二姑娘这两家，都和我们家甚好。”又不必一定大姑娘是元春，妙参活相。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们有信回来说，全亏府上照看。”以假照真，则真亦假，是以甄家旋见抄没。贾母笑道：“什么照看！原来是世交，又是老亲，真假递嬗，是为老亲。原应当的。你们二姑娘更好，不自尊大，所以我们才走的亲密。”隐跃反照迎春。四人笑道：“这是老太太过谦了！”

贾母又问：“你这哥儿也跟着你们老太太？”四人回说：“也跟着老太太呢。”贾母道：“几岁了？”又问：“上学不曾？”四人笑说：“今年十三岁。由他说。因长得齐整，老太太很疼，自幼淘气异常，天天逃学，老爷太太也不便十分管教。”贾母笑道：“也不成了我们家的了？你这哥儿叫什么名字？”四人道：“因老太太当作宝贝一样，他又生得白，老太太便叫作‘宝玉’。”为宝玉立真假对照，都是顺笔。因白得名，乃是先天。至有色为赤为绛，便入后天矣。贾母笑向李纨道：独向他道。“偏也叫个‘宝玉’！”李纨等忙欠身笑道：“从古至今，同时隔代，重名的很多。”理言所谓“人同此心”。四人也笑道：“起了这小名儿之后，我们上下都疑惑，不知那位亲友家也倒是曾有一个的，只是这十来年没进京来，都记不真了。”不真是眼。贾母笑道：“那就是我的孙子。人来！”“人来”二字有声，妙旨寓焉。众媳妇丫头答应了一声，走近几步。贾母笑道：“园里把咱们的宝玉叫了来，给这四个管家娘子瞧瞧，比他们的宝玉如何？”

众媳妇听了，忙去了。半刻，围了宝玉进来。宝玉而群阴围之，自然不真。四人一见，忙起身笑道：“吓了我们一跳！若是我们不进府来，倘若别处遇见，还只当我们的宝玉后赶着也进了京呢。”亦是顺笔。一面说，一面都上来拉他的手，问长问短。宝玉也笑问个好。贾母笑道：“比你们的宝玉长得如何？”李纨等笑道：“四位妈妈才一说，可知是模样儿相仿了。”贾母笑道：“那有这样巧事？必不脱‘巧’字。大家子孩子们，再养得姣嫩，除了脸上有残疾十分丑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样齐整，这也没有什么怪处。”四人笑道：“如今看来，模样是一样！据老太太说，淘气也一样。我们看，这位哥儿性情却比我们的好些。”贾母忙问：“怎见得？”四人笑道：“方才我们拉哥儿的手说话，便知道了。若是我们那一个，只说我们糊涂。漫说拉手，他的东西我们略动一动也不敢，所使唤的人都是女孩子们。”

四人未说完，李纨姊妹等禁不住都失声笑出来。贾母也笑道：“我们这会子也打发人去见了你们宝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强忍着。不知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见了外人，必是要还出正经礼数来的。斡旋之笔，而非怪则常也。若他不还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就是大人溺爱他，也因为他一则生的得人意儿，二则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更不错，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得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得怎样，也是该打死的。”此段天花烂漫，妙在以逆笔对抉出宝玉情事，如袭人约法三章而第一件事转从宝玉边出同一用笔。○此篇文字，乃书中最不容易安顿恰好之处，当知其难。

四人听了，都笑说：“老太太这话正是。虽然我们宝玉淘气古怪，有时见了客，规矩礼数比大人还有趣，所以无人见了不爱，只说：‘为什么还打他？’殊不知他在家无法无天，大人想不到的话偏会说，想不到的事偏会行，以补笔为生发。所以老爷太太恨的无法。就是任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乱花费，也是公子哥儿的常情；怕上学，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还治得过来。这一种刁钻古怪的脾气，如何使得？”就“情”字“性”字又恰恰铺一宝玉，若非上文生发，却如何铺叙得出？合观此处为文，思过半矣。一语未了，人回：“太太回来了。”截住得妙。王夫人进来问过安，他四人请了安，大概说了两句，贾母便命：“歇歇去罢。”王夫人亲捧过茶，方退出去。四人告辞了贾母，便往王夫人处来，说了一会子家务，打发他们回去，不必细说。此处谁能细说。

这里贾母喜得逢人便告诉：也有一个宝玉，也都一般行景^[10]。众人都想着，天下的世宦大家，同名的这也很多，祖母溺爱孙子也是常事，不是什么罕事，皆不介意。独宝玉是个迂阔呆公子的心性，自谓是那四人承悦贾母之词。后至园中去看湘云病去，将入梦，先寻梦。史湘云因说他：“你放心闹罢！先还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如今有了个对子，闹急了，再打狠了，你好逃走到南京找那一个去。”宝玉道：“那里的谎话你也信了？偏又有宝玉了？”微言。湘云道：“怎么列国有个蔺相如，汉朝又有个司马相如呢？”宝玉笑道：“这也罢了，偏又模样儿也一样，这是没有的事。”湘云道：“怎么匡人看见孔子只当是阳货呢^[11]？”宝玉笑道：“孔子、阳货虽同貌，却不同名。蔺与司马虽同名，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两样俱同不成？”两路逼拶，乃逼孟子“性善”之旨。湘云没了话答对，因笑道：“你只会胡搅，我也不和你分证，有也罢，没也罢，与我无干。”说着，便睡下了。

宝玉心中便又疑惑起来：若说必无，也似必有；若说必有，又并无目睹。此段问答，乃太虚幻境“真假”“有无”对联精义。心中闷闷，回至房中榻上，默默盘算，不觉昏昏睡去，乃书之原，乃梦之因。竟到一座花园之内。宝玉诧异道：“除了我们大观园，竟又有这一个园子？”正疑惑间，忽那边来了几个女孩儿，都是丫鬟，宝玉又诧异道：“鸳鸯、袭人、平儿之外，也竟还有这一干人？”三人殊不类，而括尽书中人。只见那些丫鬟笑道：“宝玉，怎么跑到这里来？”宝玉只当是说他，忙来陪笑说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园？姐姐们带我逛逛。”众丫头都笑道：“原来不是咱们家的宝玉，他生得也还干净，嘴儿也倒乖觉。”宝玉听了，忙道：“姐姐们，这里也竟还有个宝玉？”丫鬟们忙道：“‘宝玉’二字，我们家是奉老太太、太太之命，为保佑他延年消灾，我们叫他，他听见喜欢。你是那里远方来的小厮，也乱叫起来？仔细你的臭肉不打烂了你的！”又一个丫鬟笑道：“咱们快走罢，别叫宝玉看见，又说同这臭小子说了话，把咱们薰臭了。”说着，一径去了。曰“远方”，曰“臭”“小”，都为既失通灵，放心不求之义。

宝玉纳闷道：“从来没有人如此荼毒我，他们如何竟这样的？莫不真也有我这样一个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顺步早到了一所院内。宝玉诧异道：“除了怡红院，也竟还有这么一个院落？”忽上了台阶，进入屋内，只见榻上有一个人卧着，那边有几个女儿做针线，或有嬉笑玩耍的。只见榻上那个少年叹了一口气，真往假处则睡，假来真处则醒。一个丫鬟笑问道：“宝玉，你不睡，又叹什么？想必为你妹妹病了，你又胡愁乱恨呢。”宝玉听说，心下也便吃惊，只见榻上少年说道：“我听见老太太说，长安都中也有个宝玉，和我一样的性情，我只不信。我才做了一个梦儿，竟梦中到了都中一个花园子里头，遇见几个姐姐，都叫我臭小厮，不理我。好容易我到他房里，偏他睡觉，空有皮囊，真性不知往那里去了！”

宝玉听说，忙说道：“我因找宝玉来到这里，原来你就是宝玉？”榻上的忙下来拉住，笑道：“原来你就是宝玉！这可不是梦里了？”宝玉道：“这如何是梦？真而又真的。”一语未了，只见人来说：“老爷叫宝玉。”吓得二人皆慌了。一个宝玉就走，一个便忙叫：“宝玉快回来！宝玉快回来！”一番梦境，写得又迷离，又清楚，有印证，有警觉，可谓文章妙境矣，而只是顺序一副对联耳。以父亲叫煞一梦，“孝”字的旨。“快回来”三字重。

袭人在旁，必是他。听他梦中自唤，忙推醒他，笑问道：“宝玉在

那里？”此时宝玉虽醒，神意尚恍惚，因向门外指说：“才去了不远。”与“快回来”对勘，所谓“不远复”。袭人笑道：“那是你梦迷了。你揉眼细瞧，是镜子里照的你的影儿。”刘老老来矣。宝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嵌的大镜对面相照，自己也笑了。风月宝鉴，归结一笑。早有丫鬟捧过漱盂茶卤^[12]来漱了口。麝月道：“怪道老太太常嘱咐说：‘小人儿屋里不可多有镜子，人小魂不全，有镜子照多了，睡觉惊恐做胡梦。’如今倒在大镜子那里安了一张床！有时放下镜套还好，往前去，天热困倦，那里想得到放他？比如方才就忘了，自然先躺下照着影儿玩来着，一时合上眼，自然是胡梦颠倒的。不然，如何叫起自己的名字来呢？不如明日挪进床来是正经。”一语未了，只见王夫人遣人来叫宝玉。

不知有何话说，且听下回分解。

破败从此而兴，势如破竹，故曰“敏探春”，敏，速也。写探实以写凤，写凤实以写钗，故曰“全大体”。而曰“贤宝钗”，则与二十一回“贤袭人”之“贤”同。

此回用事者钗、探、凤、平、纨，有首有从，而合计得五阴，演一剥卦，显豁呈露矣。而犹恐人之不觉，乃于卷末紧接宝玉一梦，正以复卦定剥卦，复生于剥也。不然，绝大意思自应单为一卷，而必附于此者何居？

前有“神游太虚境”一梦，为《妒》，为梦之来源。后有“幻境得通灵”一梦，为复，为梦之去路。今演此梦在中，正《妒》之终，复之始，真假有无之枢纽，而刘老老、北静王总汇也，是为常山蛇腰。

【护花主人评曰】探春有才，宝钗有识，中间夹叙学问一段，是作者指示经济必须根柢学问中来，方能兴利除弊，不失大体。

宝钗要瞧平儿齿舌是什么做的；探春说“早起一肚子气，看见他站了半日，说了些话，不但没气，转自愧伤心”，烘染平儿伶俐如画。

未曾派人分管，先说众人议论：“竹子稻地，年年可以交钱粮。”随借医生看史湘云病剪断，然后派人，文情曲折。

宝钗不用莺儿之母，煞有深心。仍借莺儿提起焙茗之母，可谓公私兼尽。

莺儿叶妈，为五十九回“嗔莺叱燕”伏笔。

年终算账，不归账房，借此写出账房积弊。

宝钗令管园者年终各出钱文分给众人，施恩之后，即分付循规蹈

矩，不可任意吃酒赌博，可谓恩威并济。兼且伏后文闹赌等事。

甄夫人进京，遣人问安，说起家中亦有宝玉，面貌情性，与贾宝玉无异。接写湘云戏言“好逃往南京”，又接写宝玉一梦，与甄宝玉梦中彼此拉住。读者试想，两个宝玉是一是二？若仅作后文甄府被抄，及甄宝玉入都看，见未免为作者暗笑。

此回下半段端写两个宝玉，与上半探春兴利、宝钗得体绝不相属，而一回标题却止说探春、宝钗，此作者因下半段颇有关系，不便标题，另有一片深心，不可不知。

第五十三回至五十六回一大段，应分二小段：五十三、四回为一段，极言宁、荣二府祭祠赏灯之盛，反照后来之衰败；五十五、六回为一段，写探春、宝钗之才识，整理大观园，又引起后文园中生事。而五十六回之下半，夹叙甄、贾两宝玉，暗藏后事，是一小段中之另一段。

【大某山民评曰】贾宝玉梦见甄宝玉一段文字，可知天下事有假必有真。假者只一，可向实处用笔；真者无穷，须于空中会意。恐以贾滋天下之疑，遂以甄坚天下之信。命意措词，俱极惨淡经营。

此回仍是癸丑年季春事。

[1] 内壺（kǔn）：内室，即妻子。

[2] “不自弃”的文：即朱熹的《不自弃文》。其大意是天下万物都有可取之处而不为世所弃，故人亦应不自弃。

[3] 通人：博古通今的人。

[4] 多歪多妒：心思不正、又小心眼。

[5] “勤于”两句：意谓开头表现得很积极、很勤快的人，结果可能是最懈怠的；能说会道的人其实心里一直想着怎样获利。

[6] 出息：利益，收益。

[7] 管主：主管的人。

[8] 冰床：冰上交通工具，俗称冰排子，用人推、拉，或床上人以竿撑之，使滑行。

[9] 稳吃三注：赌牌九用语。四人赌博，一个人赢三个人的赌注。比喻不劳而获。

[10] 行景：情况。

[11] 匡人看见孔子只当是阳货：孔子长得像鲁国权贵季孙氏的家臣阳货，因阳货欺压匡人，所以孔子经过匡地（今属河南），匡人曾将他当作阳货围困了几天。

[12] 茶卤：漱口用的浓茶汤。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词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话说宝玉听王夫人唤他，忙至前边来，原来是王夫人要带他拜甄夫人去。宝玉自是欢喜，忙去换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里。见其家形景，自与荣、宁不甚差别，或有一二稍盛者。细问，果有一宝玉。甄夫人留席，竟一日方回，只虚写、略写，此时只演复之机耳。宝玉（不）〔方〕信。因晚间回家来，王夫人又吩咐预备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戏，请过甄夫人母女。后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辞，回任去了，无话。

这日宝玉因见湘云渐愈，然后去看黛玉，正值黛玉才歇午觉，宝玉不敢惊动。因紫鹃正在回廊上手里做针线，便上来问他：“昨日夜里咳嗽的可好了？”闲闲而入。紫鹃道：“好了些。”宝玉笑道：“阿弥陀佛！宁可好了罢！”“魇魔”以黛玉念佛起，此从宝玉念佛起，都是一心自剥。紫鹃笑道：“你也念起佛来，真是新闻。”明指此书不演空空。宝玉笑道：“所谓‘病急乱投医’了。”一面说，一面见他穿着弹墨绫薄绵袄^[1]，外面只穿着青缎夹背心，宝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说道：“穿这样单薄，还在风口里坐着，时气又不好^[2]，你再病了，越发难了。”紫鹃便说道：“从此咱们只可说话，别动手动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紧的那起混账行子们背地里说你^[3]，你总不留心，还只管和小时一般行为，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们，不叫和你说笑。你近来瞧他，远着你还恐远不及呢。”说着，便起身携了针线，进别的房里去了。缓铺“试”字，急擒“慧”字，恍如闻见。

宝玉见了他这般景况，心中像浇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瞅着竹子发了一回呆。因祝妈正在那里刨土种竹，扫竹叶子，顿觉一时魂魄失守，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直呆了一顿饭工夫，千思万想，总不知如何是可。“情”字、“莽”字都绝。偶值雪雁从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参来，从此经过，忽扭头看见桃花树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颊，正出神呢。不是别人，却是宝玉。妙相妙意。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

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春天凡有残疾的人肯犯病，敢是他也犯了呆病了？”一边想，一边便走过来，蹲下笑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宝玉忽见了雪雁，便说道：“你又做什么来找我？你难道不是女儿？他既防闲，不许你们理我，你又来寻我，倘被人看见，岂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罢了！”憨状如见，妙语如闻，文情都绝。

雪雁听了，只当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曲，只得回至房中。黛玉未醒，将人参交与紫鹃。紫鹃因问他：“太太做什么呢？”雪雁道：“也歇中觉呢，所以等了这半日。姐姐，你听笑话儿：我因等太太的工夫，和玉钏儿姐姐坐在下房里说话儿，谁知赵姨奶奶招手儿叫我。我只当有什么话说，原来他和太太告了假，出去给他兄弟伴宿坐夜^[4]，明日送殡去。跟他的丫头小吉祥儿所谓“小人吉”。没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绫子袄儿。我想，他们一般也有两件子的，往这地方去，恐怕弄坏了，自己的舍不得穿，故此借别人的。借我的弄坏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什么好处到咱们跟前？所以我说了：‘我的衣裳簪环都是姑娘叫紫鹃姐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诉他，还得回姑娘，费多少事？别误了你老人家出门，不如再转借罢。’”必着此一节，找“辱亲女”，以联本大段也。曰借衣，即剥义，而写小儿女琐碎入神。紫鹃笑道：“你这个小东西儿倒也巧，你不借给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着你。他这会子就去么？还是等明日一早才去呢？”雪雁道：“这会子就去的，只怕此时已去了。”紫鹃点头。雪雁道：“姑娘还没醒呢，是谁给了宝玉气受？坐在那里哭呢。”绝倒。紫鹃听了，忙问：“在那里？”雪雁道：“在沁芳亭后头桃花底下呢。”绝妙。

紫鹃听说，忙放下针线，又嘱咐雪雁：“好生听叫，若问我，答应我就来。”说着，便出了潇湘馆，一竟来寻宝玉。走至宝玉跟前，含笑说道：“我不过说得那两句话，为的是大家好，你就一气跑了这风地里来哭，弄出病来还了得！”宝玉忙笑道：“谁赌气了？我因为听你说得有理，我想你们既这样说，自然别人也是这样说，将来渐渐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到这里，自己伤心起来。”奇情至理。

紫鹃也便挨他坐着。宝玉笑道：“方才对面说话你尚走开，这会子如何又来挨我坐着？”紫鹃道：“你都忘了？几日前你们姊妹两个正说话，赵姨娘一头走了进来。我才听见他不在家，所以我来问你。正是前日你和他才说了一句‘燕窝’就歇住了，总没提起，我正想着问你。”宝玉道：“也没什么要紧，不过我想着宝姐姐也是客中^[5]，既吃燕窝，又不可间断，若只管和他要，也太托实^[6]。虽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经在老太太

跟前略露了个风声，只怕老太太和凤姐姐说了。我告诉他的，竟没告诉完。如今我听见一日给你们一两燕窝，这也就完了。”燕窝之毒几为宝玉所破。紫鹃道：“原来是你说了，这又多谢你费心。我们正疑惑，老太太怎么忽然想起来，叫人每日送一两燕窝来呢？这就是了。”宝玉笑道：“这要天天吃惯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三二得五，乃土数也。已到归“土”，便是“好了”。紫鹃道：“在这里吃惯了，明年家去，那里有这闲钱吃这个？”“试”字入步。

宝玉听了，吃了一惊，忙问：“谁家去？”“莽”字入步。紫鹃道：“妹妹回苏州去。”宝玉笑道：“你又说白话^[7]！苏州虽是原籍，因没了姑母无人照看，才就了来的。明年回去找谁？可见你扯谎。”“莽”字一纵。紫鹃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们贾家独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别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个再无人了不成？我们姑娘来时，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虽有叔伯，不如亲父母，故此接来住几年。大了该出阁时^[8]，自然要送还林家的，终不成林家女儿在你贾家一世不成？“慧”字一擒。林家虽贫到没饭吃，也是世代书香人家，断不肯将他家的人丢与亲戚奚落耻笑。所以早则明年春天，迟则秋天，这里纵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来接的。前日夜里姑娘和我说了，叫我告诉你，将从前小时玩的东西，有他送你的来还他，他也将你送他的打点在那里呢，叫你都打点出。”

宝玉听了，便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鹃看他怎么回答，等了半天，见他只不作声。“试”字出落。才要再问，只见晴雯找来，按章法此处当接钗、袭，今接晴雯者，正见自贼自剥也。说道：“老太太叫你呢，谁知在这里。”紫鹃笑道：“在这里问姑娘的病症，我告诉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罢。”说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

晴雯见他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涨，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红院中。袭人见了这般，慌起来了，只说时气所感，热身被风扑了。无奈宝玉发热事犹小可，更觉两个眼珠儿直直的起来，口角边津液流出，皆不知觉。给他个枕头，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着；倒了茶来，他便吃茶。“以假混真”回是这般写，此亦以假混真之际也，看上回末之梦便知。众人见了这样，一时忙乱起来，又不敢造次去回贾母，先便差人去请李嬷嬷来。一时李嬷嬷来了，看了半日，问他几句话，也无回答，用手向他脉上摸了摸，嘴唇人中上着力掐了两下^[9]，掐得指印如许来深，竟不觉疼。情事如绘。李嬷嬷只说了一声：“可了不得了！”“呀”的一声，便搂头放声大哭起来。此哭如闻。急得袭人忙拉他说：仍接章

法。“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怕，告诉我们，去回老太太、太太去。你老人家怎么先哭起来？”必是“我们”。李嬷嬷捶床捣枕说：“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的心了！”活画气急。袭人因他年老多知，所以请他来看，如今见他这般一说，都信以为实，也哭起来了。

晴雯便告诉袭人方才如此这般。袭人听了，便忙到潇湘馆来，见紫鹃正服侍黛玉吃药，也顾不得什么，便走上来说紫鹃道：“你才和我们宝玉说了些什么话？你瞧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说着，便坐在椅上。

黛玉忽见袭人满面急怒，又有泪痕，举止大变，更不免也着了忙，因问：“怎么了？”袭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鹃姑奶奶说了些什么话，紫鹃称‘姑奶奶’，太奇，而气急败坏涌现纸上。那个呆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话也不说了，李妈妈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个了！连妈妈都说中不中了，那里放声大哭，只怕这会子都死了！”七个“了”字涌出纸上。黛玉听此言，李妈妈乃久经老妪，说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声，将所服之药一口呕出，抖肠搜肺、炙胃扇肝的哑声大嗽了几阵，一时面红发乱，目肿筋浮，喘的抬不起头来。真写得出来。紫鹃忙上来捶背，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鹃道：“你不用捶，你竟拿绳子来勒死我是正经！”奋然不顾，直作此语，有千百转身。紫鹃哭道：“我并没说什么，不过是说了几句玩话，他就认真了。”袭人道：“你还不知道他那是傻子，每每玩话认了真？”看官听者，慎勿学莽。黛玉道：“你说了什么话，趁早儿去解说，他只怕就醒过来。”心心相印。紫鹃听说，忙下床同袭人到了怡红院。

谁知贾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里了，贾母一见紫鹃，便眼内出火，骂道：“你这小蹄子！和他说了什么？”紫鹃忙道：“并没敢说什么，不过说几句玩话。”谁知宝玉见了紫鹃，方“嗷呀”了一声哭出来了。写得恰好。众人一见，都放下心来。贾母便拉住紫鹃，只当他得罪了宝玉，命他赔罪。

谁知宝玉一把拉住紫鹃，死也不放，说：“要去，连我带了去！”一语究竟。众人不解，细问起来，方知紫鹃说“要回苏州去”一句玩话引出来的。贾母流泪道：“我当有什么要紧大事！原来是这句玩话。”又向紫鹃道：“你这孩子，素日是个伶俐聪明的，旁出‘慧’字。你又知道他有个呆根子，平白的哄他做什么？”薛姨妈劝道：“宝玉本来心实，可巧林姑娘又是从小儿来的，他姊妹两个一处长得这么大，比别的姊妹更不同。这会子热刺刺的说一个去，别说他是个实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肠

的大人也要伤心。这并不是什么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万安^[10]，吃一两剂药就好了。”必入薛姨一段，乃是点睛，说得有情有理，知病知医，则宝黛之婚必不可夺，而钗玉之婚必不可合明矣。乃终究夺之合之，至于三败俱伤，谁之咎耶？则甚矣，自剥之宜戒也！史、王以次诸人同。

正说着，人回：“林之孝家的、单大家的都来瞧哥儿来了。”贾母道：“难为他们想着，叫他们来瞧瞧。”宝玉听了一个“林”字，便满床闹起来，说：“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们来了！快打出去罢！”贾母听了，也忙说：“打出去罢！”又忙安慰说：“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绝了，没人来接他的，你只放心罢。”“放心”一点，明明许之。宝玉哭道：“凭他是谁，除了林妹妹，都不许姓林的。”情有独钟，深刻乃尔。贾母道：“没姓林的来，凡姓林的都打出去了。”一面吩咐众人：“已后别叫林之孝家的进园来，你们也别说林家。孩子们！你们听了我这一句话罢。”众人忙答应，又不敢笑。

一时，宝玉又一眼看见了十锦榻子上陈设的一只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乱说：“那不是接他们来的船来了？湾在那里呢！”贾母忙命：“拿下来！”袭人忙拿下来。宝玉伸手要，袭人递过去，宝玉便掖在被中，笑道：“这可去不成了。”设想奇妙，乃责宝玉自无主张，漫不觉钗、凤之奸，而以黛为已在掌握之中也。一面说，一面死拉着紫鹃不放。

一时人回：“大夫来了。”贾母忙命：“快进来。”王夫人、薛姨妈、宝钗等暂避入里间，贾母便端坐在宝玉身傍。王太医进来，见许多的人，忙上去请了贾母的安，拿了宝玉的手，诊了一回。那紫鹃少不得低了头，王太医也不解何意，笔无疏漏，情景俱妙。起身说道：“世兄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别^[11]：有气血亏柔饮食不能溶化痰迷者，有怒恼中痰急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系急痛所致，不过一时壅蔽，较诸痰迷似轻。”贾母道：“你只说怕不怕，谁同你背药书呢。”治心无语言，文字语面绝倒。王太医忙躬身笑道：“不妨，不妨。”贾母道：“果真不妨？”王太医道：“实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王合乾坤，剥下得复，乃在冬至，是曰“晚生”，是曰“不妨”。贾母道：“既如此，请到外面坐，开药方。若吃好了，我另外预备好谢礼，叫他亲自捧了送去磕头；若耽误了，我打发人去拆了太医院的大堂！”王太医只躬身陪笑，说：“不敢，不敢！”他原听了说“另具上等谢礼，命宝玉去磕头”，故满口说“不敢”，竟未听见贾母后来说“拆太医院”之戏语，犹说“不敢”，贾母众人反倒笑了。“小人剥庐”，戒以“不

敢”，乃是深意，而语面状尽一时冗错。

一时，按方煎药，药来服下，果觉比先安静。无奈宝玉只不肯放紫鹃，只说：“他去了，便是要回苏州去了。”贾母、王夫人无法，只得命紫鹃守着他，另将琥珀去服侍黛玉。黛玉不时遣雪雁来探消息。

这晚间，宝玉稍安，贾母、王夫人等方回去了，一夜还遣人来问信几次。李奶妈带宋妈等几个老年人，用心看守，紫鹃、袭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时宝玉睡去，必从梦中惊醒，不是哭了说“黛玉已去”，便是说“有人来接”，每一惊时，必得紫鹃安慰一番方罢。情有独挚，笔有馀闲。彼时贾母又命将祛邪守灵丹及开窍通神散各样上方秘制诸药按方饮服，次日又服了王太医药，渐次好了起来。宝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鹃回去，倒故意作出佯狂之态。紫鹃自那日也着实后悔，如今日夜辛苦，并没有怨意。此“悔”字乃“试”字水落石出时。袭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向紫鹃笑道：“都是你闹的，还得你来治。也没见我们这呆子，‘听了风就是雨’，往后怎么好。”与薛姨一段同意，已预透“瞒消息”等事。暂且按下。

且说此时湘云之症已愈，天天过来瞧，看见宝玉明白了，湘云何尝见来？今云然者，与钗、黛同一人也。便将他病中狂态形容与他瞧，引得宝玉自己伏枕而笑。原来他起先那样竟是不知的，如今听人说还不信。

无人时，紫鹃在侧，宝玉又拉他的手问道：“你为什么吓我？”紫鹃道：“不过是哄你玩的，你就认真。”宝玉道：“你说得那样有情有理，如何是玩话呢？”紫鹃笑道：“那些玩话，都是我编的。林家实没了人口，纵有，也是极远的族中，也都不在苏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纵有人来接，老太太也必不放去的。”宝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果有此心，何不早打正经主意？甚矣，呆之误事也！紫鹃笑道：“果真不依？只怕是口里的话。你如今也大了，连亲也定下了，过二三年再娶了亲，你眼睛里还有谁了？”既以反试，又以正逼，鹃之血，黛之泪也。

宝玉听了，又惊问：“谁定了亲？定了谁？”紫鹃笑道：“年里我就听见老太太说，定了琴姑娘呢！”薛字一恍。不然那么疼他？”宝玉笑道：“人人只说我傻，你比我更傻。不过是句玩话，他已经许给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还是这个形景么？先是我发誓赌咒，砸这劳什子，你都没劝过吗？我病的刚刚的这几日才好了，你又来恼我。”一面

说，一面咬牙切齿的，又说道：“我只愿这会子立刻就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再化成一股烟，一阵大风，吹得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一面说，一面又滚下泪来。正逼正迎，千锤百炼。

紫鹃忙上来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泪，又忙笑解释道：“你不用着急。这原是我心里着急，故来试你。”明点“试”字，转是波澜。宝玉听了，更又诧异，问道：“你又着什么急？”要问。紫鹃笑道：“你知道我并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袭人、鸳鸯是一伙的，偏把我给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极好，比他苏州带来的还好十倍，一时一刻我们两个离不开。我如今心里却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这里，我若不去，辜负了我们素日的情长；若去，又弃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说出这谎话来问你，谁知你就傻闹起来。”炳如日星，袭人愧死。宝玉笑道：“原来是你愁这个，所以你是傻了。从此后再别愁了！我告诉你一句打诨儿的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有如皎日，其如西洋船已在室中何？紫鹃听了，心下暗暗筹画。

忽有人来回：“环爷、兰哥儿问候。”宝玉道：“就说难为他们，我才睡了，不必进来。”婆子答应去了。紫鹃笑道：“你也好了，该放我回去瞧瞧我们那一个去了。”宝玉道：“正是这话。我昨夜就要叫你去的，偏又忘了。我已经大好了，你就去罢。”紫鹃听说，方打叠铺盖妆奁之类^[12]。宝玉笑道：“我看见你文具里头有两三面镜子^[13]，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给我留下罢，隐以香菱，重醒薄命，“葫芦案”了。我搁在枕头旁边，睡着好照，明日出门带着也轻巧。”紫鹃听说，只得与他留下。先命人将东西送过去，然后别了众人，自回潇湘馆来。

林黛玉近日闻得宝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症，多哭几场。今见紫鹃来了，问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服侍贾母。夜间人静后，紫鹃已宽衣卧下之时，悄向黛玉笑道：“宝玉的心倒实，听见咱们去，就那样起来。”此从上文“暗暗筹画”而来。黛玉不答。不答。

紫鹃停了半晌，自言自语的说道：“一动不如一静，我们这里就算好人家。别的都容易，最难得的是从小儿一处长大，脾气性情都彼此知道的了。”黛玉啐道：啐。“你这几天还不乏？趁这会子不歇一歇，还嚼什么蛆！”紫鹃笑道：“倒不是白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为姑娘，替你愁了这几年了。无父母，无兄弟，谁是知冷知热的人？趁早儿老太太还明白硬朗的时节，作定了大事要紧。俗语说的：‘老健春寒秋后热。’倘或

老太太一时有个好歹，那时虽也完事，只怕耽误了时光，还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孙虽多，那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日朝东，明日朝西？娶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夜，也就丢在脖子后头了。甚至怜新弃旧，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势的还好些，若姑娘这样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罢了，所以说拿主意要紧。姑娘是个明白人，岂不闻俗语说的‘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黛玉听了，便说道：“这丫头今日可疯了！怎么去了几日，忽然变了一个人？我明日必回老太太，退回你去。我不敢要你了。”不敢要了。紫鹃笑道：“我说的是好话，不过叫你心里留神，并没叫你去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亏，又有什么好处？”说着，竟自己睡了。四段说话，杜鹃夜半犹啼血也。要紧在“拿主意”，“心里留神”，“没叫你去为非作歹”，而清晰透辟，得“慧”字圆光。

黛玉听了这话，口内虽如此说，心内未尝不伤感。待他睡了，便直哭了一夜，一哭了事，徒以自戕。至天明方打了一个盹儿。次日，勉强盥漱了，吃了些燕窝粥。便有贾母等亲来看视了，又嘱咐了许多话。

目今是薛姨妈的生日，并无月日。三十六回云“在热天”，与此尚合。自贾母起，诸人皆有祝贺之礼，黛玉亦只得备了两色针线送去。是日也定了一本小戏，请贾母与王夫人等，独有宝玉与黛玉二人不曾去得。至晚散时，贾母等顺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妈家又命薛蝌陪诸伙计吃了一天酒。连忙了三四天方才完结。

因薛姨妈看见邢岫烟生得端雅稳重，且家道贫寒，是个荆钗裙布的女儿，便欲说与薛蝌为妻；因薛蝌素日行止浮奢，又恐糟蹋了人家女儿。正在踌躇之际，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对天生地设的夫妻，知岫烟、薛蝌为好夫妻，此薛姨之明，即薛姨生日也，故“情悟”以生日结，此事以生日起，乃反对钗玉强合。因谋之于凤姐儿。凤姐儿笑道：“姑妈素知我们太太有些左性的，这事等我慢谋。”

因贾母去瞧凤姐儿，便和贾母说道：“姨妈有一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启齿的。”贾母忙问：“何事？”凤姐便将求亲一事说了。贾母笑道：“这有什么不好启齿？这是极好的好事。等我和你婆婆说了，怕他不依？”因回房来，即刻就命人来请了邢夫人过来，硬作保山^[14]。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错，且现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贾母又作保山。”将计就计，便应了。贾母十分欢喜。亦凤之谋，亦史之主，亦史往凤处，与钗玉同。忙命人请了薛姨妈来，二人见了，自然有许多谦词。

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诉邢忠夫妇，刑德相循，刑终则德生矣。忠，终也，是为岫烟。○四十九回但说“邢夫人的嫂子带了女儿来”，今云“邢忠夫妇”，与傻大舅是一是二？无非烟云变幻。他夫妇原是来此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极口的说：“妙极！”两字了事，文亦妙极。贾母笑道：“我最爱管闲事，今日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谢媒钱？”薛姨妈笑道：“这是自然的！纵抬了整万银子来，只怕不稀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作媒，还得一位主亲才好。”贾母笑道：“别的没有，我们家折腿烂手的人还有两个。”说着，便命人去叫过尤氏婆媳二人来，是皆收拾东西之文，不可说西而无东，故主亲必用尤氏也。贾母告诉他原故，彼此忙都道喜。

贾母吩咐道：“我们家里规矩，你是尽知的，从没有两亲家争礼争面的。如今你算替我在当中料理，不可太省，也不可太费，把他两家的事情周全了回我。”尤氏忙答应了。薛姨妈喜之不尽，回家命写了请帖，补送过宁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性情，本不欲管，无奈贾母亲自嘱咐，只得应了，惟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妈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倒还易说，这且不在话下。

如今薛姨妈既定了邢岫烟为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贾母因说：“这又何妨？两个孩子，又不能见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个大姑子、一个小姑子，又何妨？况且都是女孩儿，正好亲近些呢。”邢夫人方罢。

那薛蝌、岫烟二人，前次途中曾有一面之遇，大约二人心中皆如意。《红楼》乃大不如意之书，而独写二人如意，犹开卷之有娇杏也。岫烟结篆，皆当作如是观。只是邢岫烟未免比先时拘泥了些，不好与宝钗姊妹共处闲谈，又兼湘云是个爱取笑的，更觉不好意思。幸他是个知书达礼的，虽是女儿，还不是那种佯羞诈鬼，一味轻薄造作之辈。无入不合，是大本领。宝钗自那日见他起，想他家业贫寒，二则别人的父母都是年高有德之人，独他的父母偏是酒糟透了的人，于女儿分中平常，邢夫人也不过是脸面之情，亦非真心疼爱，一切安放都好。且岫烟为人雅重，迎春是个老实人，连他自己尚未照管齐全，如何能管到他身上？凡闺阁中家常一应需用之物，或有亏乏，无人照管，他又不与人张口，宝钗倒暗中每相体贴接济，也不敢与邢夫人知道，也恐怕是多心闲话之故。恰中世情。如今却是众人意料之外奇缘，作成这门亲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宝钗，有时仍与宝钗闲话，宝钗仍以姊妹相呼。

这日，宝钗因来瞧黛玉，恰值岫烟也来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

宝钗含笑唤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块石壁后。宝钗笑问他：“这天还冷得很，你怎么倒全换了夹的了？”岫烟见问，低头不答。宝钗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问道：“必定是这个月的月钱又没得，凤丫头如今也这样没心没计了。”岫烟道：“他倒想着，不错日子给的。因姑妈打发人和我说道：一个月用不了二两银子，叫我省一两，给爹妈送出去；要使什么，横竖有二姐姐的东西，能着些搭着就使了^[15]。姐姐想，二姐姐是个老实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东西，他虽不说什么，他那些妈妈丫头那一个是省事的？那一个是嘴里不尖的？我虽在那屋里，却不敢很使唤他们。过三天五天，我倒得拿些钱出来，给他们打酒买点心吃才好。因此一月二两银子还不够使，如今又去了一两。前日我悄悄的把绵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此非为邢夫人立案，乃演岫烟虽不入册，亦薄命也。其境有似湘云，正以岫烟总括大众，固不能与宝琴之独占春生同写也，故下文直接“梅家”云云。

宝钗听了，愁叹道：“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后年才进来。若是这里，琴儿过去了，好再商量你的事，离了这里就完了。如今不完了他妹妹的事，也断不敢先娶亲的。如今倒是一件难事。再迟两年，我又怕你熬煎出病来。等我和妈妈再商议。”宝钗又指他裙上一个璧玉佩问道：“这是谁给你的？”岫烟道：“这是三姐姐给的。”宝钗点头道：“他见人人皆有，独你一个没有，怕人笑话，故此送一个。这是他聪明精细之处。”玉字演心，岫烟则云出无心，何等自在，乃探必欲其多此一心，正探之误，所以勘“兴利破败”之举。故钗赞其聪明，正遥接本大段“敏”字案。岫烟又问：“姐姐此时那里去？”宝钗道：“我到潇湘馆去。你且回去，拿那当票子叫丫头送来^[16]，我那里悄悄的取出来，晚上再悄悄的送给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风闪着还了得！再足“贤”字案。但不知当在那里了？”岫烟道：“叫做什么‘恒舒’，二字是“君子坦荡荡”之变语，是岫烟。是鼓楼西大街的。”可以振聋。宝钗笑道：“这闹在一家去了。伙计们倘或知道了，好说人没过来，衣裳先到了。”不如意中尚有如意，正是剥必有复，交《易》之道。岫烟听说，便知是他家的本钱，也不答，红了脸一笑，二人走开。

宝钗就往潇湘馆来，恰正值他母亲也来瞧黛玉，正说闲话呢。宝钗笑道：“妈妈多早晚来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妈道：“我这几日忙，总没来瞧瞧宝玉和他，开口便双提。所以今日瞧他两人，都也好了。”黛玉忙让宝钗坐了，因向宝钗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拿着姨妈和大舅母说起，怎么又作一门亲家！”开门揖盗。薛姨妈道：“我的儿，你们女孩儿家那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管姻缘的有

一位月下老人，预先注定，暗里只用一根红丝，把这两人的脚绊住，凭你两家那怕隔着海呢，倘若有姻缘的，终久有机会作了夫妇。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凭父母本人都愿意了，或是年年在一处，已为是定了的亲事，若是月下老人不用红丝拴的，再不能到一处。直指宝黛说。比如你姐妹两个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同为一撇。

宝钗道：“惟有妈妈说动话拉上我们！”一面说，一面伏在母亲怀里，笑说：“咱们走罢。”黛玉就笑道：“你瞧，这么大了，离了姨妈，他就是个最老到的^[17]；见了姨妈，他就撒娇儿。”直抉宝钗阴毒，亦明亦暗。薛姨妈将手摩弄着宝钗，向黛玉叹道：“你这姐姐，就和凤哥儿在老太太跟前一样，有了正经事，就有话和他商量；没有了事，幸亏他开我的心。我见了他这样，有多少愁不散的？”正言以伤其心。

黛玉听说，流泪叹道：“他偏在我这里这样，分明是气我没娘的人，故意形容我！”宝钗笑道：“妈妈，你瞧他这轻狂样儿，倒说我撒娇儿。”薛姨妈道：“也怨不得他伤心，可怜没父母，到底没个亲人。”又摩着黛玉，笑道：“好孩子，别哭。你见我疼你姐姐，你伤心，你知我心里更疼你呢。正写“慈”字，何等扭捏。你姐姐虽没父亲，到底有我，有亲哥哥，这就比你强了。再正言。我每每和你姐姐说，心里很疼你，只是外头不好带出来的。你这里人多嘴杂，说好话的人少，说歹话的人多。不说你无依靠，为人做人可配人疼，只说我们看太太疼你，我们也湊上水去了^[18]。”

黛玉笑道：“姨妈既这么说，我明日就认姨妈做娘。姨妈若是弃嫌，便是假意疼我。”认贼为子。薛姨妈道：“你不厌我，就认了。”宝钗忙道：“认不得的。”黛玉道：“怎么认不得？”宝钗笑道：“我且问你：我哥哥还没定亲事，为什么反将邢妹妹先说与我兄弟了？是什么道理？”黛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属相生日不对，所以先说与兄弟了。”宝钗笑道：“不是这样。我哥哥已经相准了，只等来家就放定，也不必提出人来。我说你认不得，让你细想去！”此以折辱为杀，其报复在夏金桂，金桂一人三用，黛在其中，看此段自明。说着，便和他母亲挤眼儿发笑。

黛玉听了，便一头伏在薛姨妈身上，说道：“姨妈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妈搂着他笑道：“你别信你姐姐的话。他是和你玩呢。”宝钗笑道：“真个妈妈明日和老太太求了，聘作媳妇，岂不比外头寻的好？”再折辱。黛玉便拢上来要抓他，口内笑说：“你越发疯了！”薛姨

妈忙笑劝，用手分开方罢。又向宝钗道：“连那姑娘我还怕你哥哥糟蹋了他，所以给你兄弟，别说这孩子，我也断不肯给他。薛一切明白。前日老太太要把你妹妹说给宝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倒是门子好亲事。前日我说定了那姑娘，老太太还取笑说：‘我原要说他的人，谁知他的人没到手，倒被他说了我们一个去了。’虽是玩话，细想来倒也有些意思。我想宝琴虽有了人家，我虽无人可给，钗现在，何谓无人？黛玉闻此语，能不忧心？难道一句话也不说？我想你宝兄弟，老太太那样疼他，他又生得那样，若要外头说去，老太太断不中意，不如把你林妹妹定与他，岂不四角俱全^[19]？”直刺心窝。

黛玉先还怔怔的听，后来见说到自己身上，便啐了宝钗一口，红了脸，拉着宝钗笑道：“我只打你！为什么招出姨妈这些老没正经的话来？”见此一慰乃钗主使。宝钗笑道：“这可奇了。妈妈说你，为什么打我？”紫鹃忙跑来笑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一语破的，乃李逵骂宋江。薛姨妈笑道：“这孩子急什么！想必催着姑娘出了阁，你也要早些寻一个小女婿去了？”用戏语撇过，以“何不和太太说”之语难答也。而薛姨丑诈，恍如闻见。紫鹃也红了脸，笑道：“姨太太真个倚老卖老的。”说着，便转身去了。黛玉先骂：“又与这蹄子什么相干！”煞有相干。后来见了这样，也笑道：“阿弥陀佛，该，该，该！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冥然罔觉，而佛归空、鼻归土乃究竟。薛姨妈母女及婆子丫鬟都笑起来。

一语未了，忽见湘云走来，手里拿着一张当票，口内笑道：“这是什么账篇子^[20]？”此账篇无非烟云。黛玉瞧了不认得。上当而不知上当，束下半回。地下婆子都笑道：“这可是一件好东西。这个乖不是白教的。”乖对呆，黛呆而不乖，故须学乖，语面酷肖。宝钗忙一把接了看时，正是岫烟才说的当票子，忙折了起来。他乖。薛姨妈忙说：“那必是那个妈妈的当票子失落了，回来急得他们找。那里得的？”湘云道：“什么是当票子？”湘以一人三影，见不惟宝、黛不识上当，以钗之巧合，亦是上当。一语问得悚然。众人都笑道：“真真是个呆子，连当票子也不知道。”当学乖。薛姨妈叹道：“怨不得他，真真是侯门千金，反衬薛家。而且又小，那里知道这个？那里去看这个？便是家下人有这个，他如何得见？别笑他是呆子，若给你们家的姑娘看了，也都成了呆子。”语有轩轻，黛所伤心，扶“慰”字反面，笔刻棘猴。众婆子笑道：“林姑娘方才也不认得。别说姑娘们，就如宝玉，倒是外头常走出去的，只怕也还没见过呢。”薛姨妈忙将原故讲明，湘云、黛玉二人听了，方笑道：“这人也太会想钱了。痛骂之，少施报复。姨妈家当铺也

有这个不成？”问得妙，方骂得实。众人笑道：“这又呆了。‘天下老鸹一般黑’，不祥之鸟。岂有两样的？”薛姨妈因又问：“是那里拾的？”湘云方欲说时，宝钗忙说：“是一张死了没用的，所谓‘恒舒’，是岫烟。不知是那年勾了账的，二人如意。香菱拿着哄他们玩的。”此宜详照。薛姨妈听了此话是真，也就不问了。一时人来回：“那府里大奶奶过来请姨太太说话呢。”薛姨妈起身去了。

这里屋内无人时，宝钗方问湘云：“何处拾的？”湘云笑道：“我见你令弟媳的丫头篆儿，蝌斗成文，炉烟结篆，故篆儿必特提。而语气酷肖。悄悄的递与莺儿，莺儿便随手夹在书里，只当我没看见。我等他们出去了，我偷着看，见不认得，知道你们都在这里，所以拿来大家认认。”黛玉忙问：“怎么他也当衣裳不成？既当了，怎么又给你？”宝钗见问，不好隐瞒他两个，便将方才之事都告诉了他二人。黛玉便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史湘云听了，便动了气，说：“等我问问二姐姐去！我骂那起老婆子、丫头一顿，给你们出气，何如？”说着，便要去。宝钗忙拉住，笑道：“你又发疯了，还不给我坐下呢。”安放都好。黛玉笑道：“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一个抱不平儿。你又充什么荆轲、聂政^[21]？真真好笑。”荆轲、聂政待夏金桂。“真真好笑”，全书了义。湘云道：“既不叫问他去，明日也可把他接到咱们院里一处住，岂不是好？”宝钗笑道：“明日再商量。”说着，人报：“三姑娘、四姑娘来了。”三人听说，忙掩口不提此事。

要知端详，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上半曰“慧”，真慧也。明察宝、黛心事，而惜其无主意、不留神而游移无定，因生出一试。下半回曰“慈”，假慈也。经一试而病几死，知宝、黛之必不可分，闻贾母“你放心”，“不许人说‘林’字”之言，知宝、黛之必有主者使必不分。钗情急，薛之情同急矣。不杀黛玉更有何术？于是生出一“慰”，“慰”之正所以杀之也。殊不知也是呆子，也是上当。

当票有无相济，交易变通，正是《易》理。此书以《易》理演财色，而主脑在演缺陷，借宝、黛之不如意以实之耳，总皆烟云变幻，文章游戏而已。故正中幅着岫、蝌一婚，而以一当票自明其用。

【护花主人评曰】紫鹃拒斥宝玉，暗伏黛玉死后不睬宝玉情事。

紫鹃正言拒宝玉，使宝玉发呆；谎言试宝玉，致宝玉痰迷。由浅入深，文有层次。

借紫鹃问话，补出贾母每日送燕窝，了结前文，一丝不漏。又即借

吃燕窝，说起“明年回去”。绝无有心痕迹，真是天衣无缝。

宝玉发呆，若非雪雁看见告知紫鹃，则紫鹃无由寻试宝玉，斗樨处自然无迹。

不许别人姓林，掖住自行船，描写痰迷人如画。

宝玉向紫鹃说“活则都活，死则都死”，亦是反衬后来一死一生。

紫鹃自言自语，恰是黛玉心事，不便自己说，故借紫鹃代说。如画正午牡丹，无从落笔，借猫眼一线画出。夹叙邢岫烟事，旁衬黛玉之婚姻无就。

宝钗替邢岫烟赎当，不但写宝钗之贤，且见迎春之愚呆，众人之势利，邢夫人之薄情，探春之明细，及富贵之不知穷苦。一件极没要紧事，写出无数人情物理。

黛玉与宝玉是月下老人未拴红线者，宝钗与宝玉是已拴红线者，故即于薛姨妈口中接入姊妹两个。随后又插入紫鹃，是红线不曾牵带者。

宝钗先说薛蟠，引出薛姨妈提及宝玉，便不唐突。紫鹃试宝玉，深信其必娶黛玉；薛姨妈慰黛玉，逆料其必配宝玉。皆反衬后文。

【大某山民评曰】紫鹃身上一抹，低声嘱其尊重。凝睇相看，身已半许。宝玉发一回怔，不是不省，正见弗肯莽撞耳。

宝玉坐在桃花底下，尚是季春时候。却与五十五回“时届季春”四字合榫。

典号“恒舒”，于归之时，财已不舒矣，邢岫烟真是贫星照命。

黛玉苦绪热肠，有触即发，不能少忍须臾。紫鹃翊戴，更无他志，惜姨妈不谅，反使抱惭而去。然安知非为爱女计，故假作痴呆，聊用谐语相却乎？

此回写宝、黛二人之情，纯乎从紫鹃一人身上结撰而出。而紫鹃之真心事主，亦刻露到十分。即以此回为紫鹃作传，亦无不可者。

此回仍是癸丑年季春事。

[1] 弹墨绦：嵌有墨线的绦子。

[2] 时气：气候，天气。

[3] 混账行（háng）子：指品行恶劣的人。行子，东西、家伙，对人或物的蔑称。

[4] 坐夜：出殡前一夜整夜守灵。

[5] 客中：谓旅居他乡。

[6] 托实：老实，实心眼儿，不会客气。

[7] 白话：空话，没有根据或不能实现的话。

[8] 出阁：女子出嫁。

[9] 人中：穴位名。位于上唇人中沟正中近上方处。急救昏厥时用指甲掐或扎针。

[10] 万安：安心，放心。

[11] 痰迷：中医术语。指痰浊阻遏心神，引起意识障碍。

[12] 打叠：即打迭，收拾东西。

[13] 文具：又称奁具，古代盛梳妆用品的器具。

[14] 保山：此指媒人。

[15] 能着：将就。

[16] 当票：当铺付给贷款人作为凭证的票据。

[17] 老到：即老道。老成，老练。

[18] 洑（fù）上水：游向上游。比喻巴结有权势的人。

[19] 四角俱全：即完美无缺。

[20] 账篇子：账单。

[21] 荆轲、聂政：指慷慨赴死、重义轻生的人。荆轲，战国时卫国人，为燕公子丹谋刺秦皇未遂，被杀。聂政，战国时韩国人，为严仲子报仇，刺杀韩相侠累后自杀。两人事见《史记·刺客列传》。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话说他三人因见探春等进来，忙将此话掩住不提。春至无言，是当票，是《易》理。探春等问候过，大家说笑了一回，方散。

谁知上文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1]，老太妃薨，决去在上一阴也，乃上回演义，故必着探春引出，在文字为腾挪生发。凡诰命等皆入朝随班，按爵守制^[2]。敕谕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姻。贾母婆媳祖孙等俱每日入朝随祭，至未正已后方回。在大偏宫宫名可笑，所谓村言。二十一日后，方请灵入先陵，地名孝慈县。“孝慈”二字乃正训，偏之为害，不孝不慈也，故必待三七阳复。此等明白指点，看官何竟略过？这陵离都来往得十来日之功，如今请灵至此，还要停放数日，方入地宫^[3]，故得一月光景。宁府贾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的。两府无人，因此大家计议，家中无主，便报了尤氏产育，将他腾挪出来，协理荣、宁两处事件。正腾挪出尤二姐文字，故先腾挪此人。因托了薛姨妈在园内照管他姊妹丫鬟，薛姨妈只得也挪进园来。

因宝钗处有湘云、香菱；李纨处目今李婶母虽去，然有时亦来往，三五日不定，贾母又将宝琴送与他去照管；琴理共处。迎春处有岫烟；探春因家务冗杂，且不时有赵姨娘与贾环来嘈聒，甚不方便；惜春处房屋狭小；前叙暖香坞正自宽大，而云狭小者，时方自否而剥，来复之机尚属微渺，况雪阴象，岂容居暖处耶？况贾母又千叮咛，万嘱咐，托他照管林黛玉，薛姨妈素性也最怜爱他的，今既巧遇这事，便挪至潇湘馆来，和黛玉同房。一应药饵饮食，十分经心。黛玉感戴不尽，已后便一如宝钗之称呼，连宝钗前亦直以“姐姐”呼之，引虎自卫。宝琴前直以“妹妹”呼之，俨似同胞共出，较诸人更似亲切。又足“爱”字。贾母见如此，也十分喜悦放心。令人废然长叹。薛姨妈只不过照管他姊妹，禁约的丫鬟辈，一应家中大小事务，也不肯多口。

尤氏虽天天过来，也不过应名点卯，亦不敢乱作威福。且他家内上下也只剩他一人料理，递“独艳理亲丧”。再者，每日还要照管贾母、王夫人的下处一应所需饮馔铺设之物，所以也甚操劳。

当下荣、宁两处人等，或有人跟随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处事务的，又有先踩踏下处的^[4]，也都各各忙乱。因此两处下人无了正经头绪，也都偷安，或乘隙结党，与权摄执事者窃弄威福^[5]。荣府只留得赖大并几个管家照管外务，赖大手下常用几个人已去，虽另委人，都是生的，只觉不顺手。且他们无知，或赚骗无节，或呈告无据，或举荐无因，种种不善，在在生事，也难备述。虚笼下文一切事迹。

又见各官宦家，凡养优伶男女者，一概蠲免遣发^[6]。尤氏等便议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发十二个女孩子。服仅一年，何致便遣女乐？盖借以此收拾十二钗矣。文字一总，又即生发本回。又说：“这些人原是买的，如今虽不学唱，尽可留着使唤，只令其教习们自去也罢了。”王夫人因说：“这学戏的倒比不得使唤的，他们也是好人家的女儿，因无能，卖了做这事，妆丑弄鬼的几年。如今有这机会，不如给他们几两银子盘费，各自去罢。当日祖宗手里都是有这例的。咱们如今损阴坏德，而且还小器。如今虽有几个老的还在，那是他们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才留下使唤，大了配了我们家里小厮们了。”尤氏道：“如今我们也去问他十二个，有愿意回去的，就带了信儿叫他父母来亲自领回去，给他们几两银子盘缠方妥。倘若不叫上他的亲人来，只怕有混帐人冒名领出去，又转卖了，岂不辜负这恩典？颠倒错乱，厚正为薄，十二钗同受之。若有不愿意回去的，就留下。”王夫人笑道：“这话妥当。”

尤氏等遣人告诉了凤姐儿，一面说与总理房中，每教习给银八两，数必以八。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应物件，查清记册收明，派人上夜。将十二个女孩子叫来当面细问，倒有一多半不愿意回家的：十二钗终局，书只见半。也有说父母虽有，他只以卖我们姊妹为事，这一去还被 他卖了；也有说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卖的；也有说无人可投的；也有说恋恩不舍的。与十二钗都有映合。所愿去者只四五人。

王夫人听了，只得留下。将去者四五人皆令其干娘领回家去，单等他亲父母来领；将不愿去者，分散在园中使唤。贾母便留下文官自使，文即史，史即文。将正旦芳官指与宝玉，诸名从草，皆是实物，芳则无实可着，乃一宝一黛，同一心也。便是书中“沁芳”文义，俟后评。○各角历指，文官自然是正生，却独无明言，至芳官而特指为正旦，则举一

正旦而正生在其中矣，为宝、黛合为一人。将小旦蕊官送了宝钗，小旦乃正旦之副，是钗本角，而蕊则状其多心也。将小生藕官指与了黛玉，小生为正生之副，玉之匹也，故名为藕，斯为正偶。将大花面葵官送了湘云，可男可女，可正可邪，是为湘云。葵心倾日，则西南东日三易向，为一人三影。将小花面豆官送了宝琴，全书只演一琴之用，正令人种豆得豆，然究不过科诨笑骂游戏而已。故小花面归他。○钗、湘、琴曰“送了”，宝、黛则曰“指与”，见贾母此时正着意在二人也。其如黛玉以无主意而病日增，不留神而谗日起，终至贾母离心，夫谁之咎？将老外艾官与了探春^[7]，书以钗、黛为主，探春宾也，故号蕉下客，而与之以老外。外犹客也。五十曰艾，为衰之始，正本大段“兴利”真詮。尤氏便讨了老旦茄官去。茄种出外国而有毒，便是罪自外至，故为他讨去，而文法变换不板。当下各得其所，就如倦鸟出笼，每日园中游戏。便是“飞鸟各投林”一曲，而书中枝节横生，宝官、玉官、龄官从此更无下落，是宝、黛、钗一齐收拾。众人皆知他们不能针黹，不惯使用，皆不大责备。其中或有一二个知事的，愁将来无应时之技^[8]，亦将本技丢开，便学起针黹纺织女工诸务。

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贾母等五更便去了。下处用些点心小食，然后入朝，早膳已毕，方退至下处歇息，用过早饭，略下片刻，复入朝侍中、晚二祭，方出至下处歇息。用过晚饭方回家。可巧这下处乃是一个大官的家庙，乃比丘尼焚修^[9]，房舍极多极净。东西二院，荣府便赁了东院，北静王府便赁了西院。太妃、少妃每日宴息^[10]，见贾母等在东院，彼此同出同入，东极则阴，则剥，西极则阳，则复。剥复相循，故云同出同入。北静王，书中复卦演义也。都有照应。外面诸事不消细述。

且说大观园内，因贾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内，又送灵去一月方回，各丫鬟婆子皆有闲空，多在园中游玩，更又将梨香院内服侍的众婆子一概撤回，并散在园内听使，更觉园内人多了几十个。因文官等一千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势凌下，或拣衣挑食，或口角锋芒，大概不安分守己者多，因此众婆子含怨，自是口中不敢与他们分争。如今散了学，大家趁了愿，也有丢开手的，也有心地窄狭犹怀旧怨的，因将众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来厮侵。

可巧这日乃是清明之日，要人心各清明。贾璉已备下年例祭祀，带领贾环、贾琮、琮又次环。贾兰三人去铁槛寺祭柩烧纸。宁府贾蓉也同族中人各处祭祀前往。隐括“孝”字，清明必当在此。因宝玉病未大愈，

故不曾去得。饭后发倦，袭人因说：“天气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得丢下饭碗就睡，存在心里。”宝玉听说，只得拄了一枝杖，靸着鞋，走出院来。因近日将园中分与众婆子料理，各司各业，皆在忙时，也有修竹的，也有^[11]剔树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种豆的，照顾“兴利”本大段开端。池中间又有驾娘们行着船夹泥的^[12]，种藕的。湘云、香菱、宝琴提掇文字必集此三人。与些丫鬟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们取乐。宝玉也慢慢行来。湘云见他来了，忙笑说：“快把这船打出去！他们是接林妹妹的。”敏妙绝伦，束上起下。众人都笑起来。宝玉红了脸，也笑道：“人家的病，谁是好意的？你也形容着取笑儿。”湘云笑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样，微言。原招笑儿，反说起人来。”说着，宝玉便也坐下，看着众人忙乱了一回，湘云因说：“这里有风，石头上又冷，坐坐去罢。”

宝玉也正要去瞧黛玉，“念兹在兹”。起身拄拐，屡言拄拐，见前病之甚，又无主意之点睛。辞了他们，从沁芳桥一带堤上走来。只见柳垂金线，桃吐丹霞，山石之后，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所谓不幸中之幸，乃是黛玉。宝玉因想道：“才病了几天，把杏花辜负了，‘红消香断有谁怜’？正是辜负。不觉到‘绿叶成阴子满枝’了^[13]！”因此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一事，虽说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不过二年，便也要“绿叶成阴子满枝”了。兴会无穷，而必从岫烟起者，正以黛之所不能，而娇杏之难得也。再几日，这杏树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也不免乌发如银、红颜似缟了。因此，不免伤心，景在眼前，文来天外，夫谁知之？只管对杏叹息。

正想叹时，忽有一个雀儿方入上半回。飞来落于枝上乱啼。点“泣”字。宝玉又发了呆性，心下想道：“这雀儿必定是杏花正开时他曾来过，今见无花空有了叶，故也乱啼。这声韵想是啼哭之声，亦即黛玉。可恨公冶长不在眼前^[14]，不能问他。但不知明年再发时，这个雀儿可还记得飞到这里来与杏花一会不能？”

正胡思间，忽见一股火光从山石那边发出，将雀儿惊飞。宝玉吃了一惊，又听外边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么弄些纸钱进来烧？我回奶奶们去，仔细你的肉！”怨毒之于人甚矣。宝玉听了，益发疑惑起来，忙转过山石看时，只见藕官满面泪痕，蹲在那里，手内还拿着火，守着些纸钱灰作悲。已到“焚稿”回。宝玉忙问道：“你与谁烧纸钱？快不要在这里烧！你或是为父母兄弟，你告诉我姓名，外头去叫小厮们打了包袱、写上名姓去烧^[15]。”藕官见了宝玉，只不做一声。

宝玉数问不答，忽见一个婆子恶狠狠的走来拉藕官，口内说道：“我已经回了奶奶们，奶奶们气得了不得！”藕官听了，终是孩气，怕辱没了没脸，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说你们别太兴头过馀了^[16]，如今还比得你们在外头乱闹呢！这是尺寸地方儿^[17]。”指着宝玉道：“连我们的爷还守规矩呢，你是什么阿物儿？跑来胡闹！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罢。”宝玉忙道：“并没烧纸钱，原是林妹妹叫他烧那烂字纸的，你没看真，反错告了他。”藕官正在没了主意，见了宝玉，也正添了畏惧，忽听他反替遮掩，心中转忧成喜，也便硬着口说道：“你看真是纸钱子么？我烧的是林姑娘写坏的字纸。”是写坏的。那婆子便弯腰向纸灰中拣出不曾化尽的遗纸在手内，说道：“你还嘴硬？有证又有凭，只和你厅上讲去。”说着，拉了袖子，拽着要走。

宝玉忙拉藕官，又用拄杖隔开那婆子的手，说道：“你只管拿了回去。实告诉你，我昨夜做了一梦，梦见杏花神和我要一挂白钱^[18]，特提一梦，而梦中杏花也要钱，见黛玉不敌钗，一半正坐无钱也。不可叫本房人烧，另叫生人替烧，我的病就好得快了，所以我请了白钱，巴巴的烦他来替我烧了。我今日才能起来，偏你又看见了！这会子又不好了，都是你冲了！还要告他去？藕官，你只管见他们去，就依着这话说。”藕官听了，越得主意，反拉着要走。那婆子忙丢下纸钱，陪笑央告宝玉，说道：“我原不知道，若回太太，我这人岂不完了？”宝玉道：“你也不许再回，我便不说。”婆子道：“我已经回了，原叫我带他。只好说他被林姑娘叫去了。”宝玉点头应允，婆子自去。绝不拖沓。这里宝玉细问藕官：“为谁烧纸？必非父母兄弟，定有私自的情理。”疑团百结。藕官因方才护庇之情，心中感激，知他是自己一流人物，况再难隐瞒，便含泪说道：“我这事，除了你屋里的芳官，和宝姑娘的蕊官，并没第三个人知道。今日忽然被你撞见，这意思少不得也告诉了你，只不许再对一人言讲。”又哭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说，你只回去，背人悄悄问芳官就知道了。”说毕，怏怏而去。六段六写藕官，奇事，奇情，奇文，笔笔变，步步深，真妙品。

宝玉听了，心下纳闷，只得踱到潇湘馆，瞧黛玉仍归到此。越发瘦得可怜，问起来，比往日大好了些。黛玉见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泪来。些微谈了一谈，便催宝玉去歇息调养。病后初次见面，用数语淡淡叙过，而坚深刻至，都在个里，乃神品也。宝玉只得回来，因记挂着要问芳官原委，偏有湘云、香菱来了，正和袭人、芳官一处说笑，不好叫他，话中有话。恐人又盘诘，人是何人？只得耐着。一时芳官又跟了他干娘去洗头，他干娘偏又先叫他亲女儿洗过，才叫芳

官洗。又蹴波澜，看官亦只可耐着。芳官见了这般，便说他：“偏心！把你女儿的剩水给我洗？春燕虚上。我一个月的月钱都是你拿着，沾我的光不算，反倒给我剩东剩西的。”他干娘羞恼变成怒，便骂他：“不识抬举的东西，怪不得人人都说戏子没一个好缠的，凭你什么好的，入了这一行，都学坏了。这一点子小崽子，也挑么挑六，咸嘴淡舌，咬群的骡子似的^[19]！”都用提叙，笔致简净。娘儿两个吵起来。

袭人忙打发人去说：“少乱嚷！瞅着老太太不在家，一个个连句安静话也都不说了。”三人口吻，各臻其妙。晴雯因说：“这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么。也不过是会两出戏，倒像杀了贼王、擒过反叛来的。”动辄自贼。袭人道：“‘一个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恶些。”是钗陶淑。宝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说‘物不平则鸣’，他失亲少眷的，在这里没人照看，赚了钱又作践他，如何怪得？”又向袭人说：“他到底一月多少钱？已后不如你收了过来照管他，岂不省事？”袭人道：“我要照看他，那里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几个钱才照看他？没的讨人骂去了。”此等处都用提笔，绝不犯实。说着，便起身至那房里，取了一瓶花露油、鸡蛋、香皂、头绳之类，叫了一个婆子来：“送给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吵闹了。”他干娘越发羞愧了，说芳官：“没良心！只说我克扣你的钱！”便向他身上拍了几下，绝倒，乃映黛认娘被打。芳官便哭起来。宝玉便走出来，袭人忙劝：“做什么？我去说他。”晴雯忙先过来，指他干娘说道：“你这么大年纪，太不懂事！你不给他好好的洗，我们才给他东西。你自己不臊，还有脸打他？他要是在班里学艺，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说：“‘一日叫娘，终身是母’，八字如闻。他排揎我，我就打得。”

袭人唤麝月道：“我不会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过去震吓他两句。”麝月听了，忙过来说道：“你且别嚷，我且问你：别说我们这一处，你看满园子里，谁在主子屋里教导过女儿的？就是你的亲女儿，既经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骂，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们也可以打骂得。谁许你老子娘又半中间管起闲事来了？都这样管，又叫他们跟着我们学什么？越老越没了规矩！你见前日坠儿的妈来吵，回顾‘虾须镯’。你如今也跟他学。你们放心，因连日这个病那个病，再老太太又不得闲，所以我也没有去回。等两日咱们去痛回一回，大家把这威风煞一煞儿才好呢。况宝玉才好了些，连我们也不敢说话，你反打得人狼号鬼哭的。上头出了几日门，你们就无法无天的，眼珠子里就没了人了。再两天，你们就该打我们了。他也不要你这干娘，怕粪草埋了他不成？”一段话有声有色，而又不是袭人，不是晴雯，恰是麝月。是如何

揣摩来的？宝玉恨得拿拄杖打着门槛子，说道：“这些老婆子都是铁心石肠似的，真是大奇事！为黛玉虑，即自虑，槛内、槛外人都到。不能照看，反倒折挫他们。地久天长，如何是好？”恣肆尤妙，其实自道。晴雯道：“什么‘如何是好’？都撵了出去，不要这些中看不中吃的！”那婆子羞愧难当，一言不发。

那芳官只穿着海棠红的小绵袄，底下绿绸洒花夹袴，敞着袴腿，一头乌油似的头发披在脑后，哭得泪人一般。芳官第一画。麝月笑道：“把个莺莺小姐反弄成才拷打完了的红娘了。这会子又不装扮了，还是这么着？”递“斩情”回。晴雯因走过去拉了他，替他洗净了发，用手巾拧干，松松的挽了一个慵妆髻^[20]，命他：“穿了衣服，过这边来。”必用他带过来，是一是二。

接着，司内厨的婆子柳家虚上，五儿来矣。来问：“晚饭有了，可送不送？”此是晚饭，时已暮矣。小丫头听了，进来问袭人。袭人笑道：“方才胡闹了一阵，也没留心，听得几下钟了？”晴雯道：“这劳什子又不知怎么了，又得去收拾。”说着，拿过表来瞧了一瞧，说道：“再略等半钟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头去了。麝月笑道：“提起淘气来，芳官也该打两下儿，昨日是他摆弄了那坠子，半日就坏了。”钟为芳官所坏，正演宝、黛自戕。说话之间，便将食具打点现成。

一时，小丫头子捧了盒子进来，站住，晴雯、麝月揭开看时，还是这四样小菜。晴雯笑道：“已经好了，还不给两样清淡菜吃！这稀饭咸菜，闹到多早晚？”一面摆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鲜笋汤，一汤隐言“先损”。忙端了放在宝玉跟前。宝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说道：“好汤！”如闻。众人都笑道：“菩萨！能几日没见荤腥儿？馋得这样起来。”语又如闻。一面说，一面端起来轻轻用口吹着。是谁吹？因见芳官在侧，便递与芳官，说道：“你也学些服侍，别一味傻玩傻睡。口儿轻着些，别吹上唾沫星儿。”吹汤人未明指，而语气恰是晴雯，已暗与芳官一气交代。芳官依言，果吹了几口，甚妥。

他干娘也端饭在门外伺候，向里忙跑进来，笑道：“他不老成，仔细打了碗，让我吹罢。”一面说，一面就接。兴会一至于此，行文乐境。晴雯忙喊道：“快出去！你让他砸了碗，也轮不到你吹。你什么空儿跑到里榻儿来了？”绝倒。一面又骂小丫头们：“瞎了眼的！他不知道，你们也该说给他！”小丫头们都说：“我们撵他不去，说他又不信，如今带累我们受气。这是何苦呢，何今日这婆子比比皆是？你可信了？我们到的地方儿，有你到的一半儿，那一半儿是你到不去的呢。

何况又跑到我们到不去的地方还不算，又去伸手动嘴的了！”语如剥蕉，好听煞人。一面说，一面推他出去。

阶下几个等空盒家伙的婆子见他出来，都笑道：“嫂子也没有用镜子照一照，就进去了。”处世为人，当普同一照。羞得那婆子又恨又气，只得忍耐下去了。芳官吹了几口，宝玉笑道：“你尝尝，好了没有？”芳官当是玩话，只是笑着看袭人等。袭人道：“你就尝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尝。”说着，便喝一口。芳官见如此，他便尝了一口，说：“好了。”三人共尝此汤，乃是“好了”，“归水月”“天风流”“断痴情”“却尘缘”一齐都到矣。递与宝玉，喝了半碗，吃了几片笋，又吃了半碗粥，就罢了。众人便收出去，小丫头捧沐盆，盥漱毕，袭人等去吃饭。

宝玉使个眼色与芳官，芳官本来伶俐，又学了几年戏，何事不知？便妆肚子疼，不吃饭了。情景都妙。袭人道：“既不吃，在屋里做伴儿。故纵之。把粥留下，你饿了再吃。”说着去了。宝玉将方才见藕官，如何谎言护庇，如何“藕官叫我问你”，细细的告诉一遍，方入下半回。又问：“他祭的果系何人？”得情得神，妙不直截。芳官听了，眼圈儿一红，又叹一口气，道：“这事说来，藕官儿也是胡闹。”虚冒得势。宝玉忙问：“何如？”我亦忙问。芳官道：“他祭的就是死了的药官儿。”死者为药官，一死转为得药也，正是黛玉。宝玉道：“他们两个也算朋友，也是应当的。”芳官道：“那里又是什么朋友呢？那都是傻想头。奇峰突出。他是小生，药官是小旦，往常时他们扮作两口儿，每日唱戏的时候，都装着那么亲热，一来二去，两个人就装糊涂了，倒像真的一样儿。后来两个竟是你疼我我爱你，异想天开，从何得来？谈情乃有百千万亿化身如此。药官儿一死，他就哭的死去活来的，照“泪洒相思地”。到如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后来补了蕊官，便是宝钗。我们见他也是那样，照“候芳魂”以后同宝钗事迹。就问他：‘为什么得了新的，就把旧的忘了？’照“情婢感痴郎”回紫鹃心事。他说：‘不是忘了，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有再娶的，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就是有情分了。’你说他是傻不是呢？”偏从女人边说，照袭之嫁，并于钗有书外深诛焉。

宝玉听了这呆话，独合了他的呆性，不觉又喜又悲，又称奇道绝，拉着芳官嘱咐道：“既如此说，我有一句话嘱咐你，须得你告诉他：创出一解。已后断不可烧纸，逢时按节，只备一炉香，一心虔诚，自能感应了。敛影归形，收魂入窍。我那案上也只设着一个炉，我有心事，不

论日期，时常焚香，随便新水新茶就供一盏，或有鲜花鲜果，甚至荤腥素菜都可。只在敬心，不在虚名。金钏、晴雯、黛玉，凡祭都醒。已后快命他不可再烧纸。”芳官听了，便答应着。一时吃过粥，便有人来回：“老太太回来了。”

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幻中弄幻，影外生影，兴会淋漓文字也，而总着重在黛玉一人。不惟“虚凰”、“痴理”，立意特奇，即说杏树，说雀儿，无非不可思议。

本回上半曰“假凤”，下半曰“真情”，明以真假对待作一回。百廿回中，前于此无之，后于此无之，恐看官未必察，是正上承卷首，下递结尾，“甄士隐”、“贾雨村”之关键也。作者谋篇整严乃尔，如何可以忽读？

自“辱亲女”回至此为一大段，乃冷淡之机关，真假之来往，以收拾大观文字也。有利必有害，兴利者一总曰痴；谁贤亦谁愚，见贤焉无非是险。鹃啼夜半，其如春不能回？凤泣花阴，要识梦原是假。假慈悲鼠闻猫哭，真败落主受奴欺。甄宝玉尚在镜中，复其未也；北静王已同院内，坤既成哉。一散梨园，半完花淑。渐教心返，速治痰迷。

【护花主人评曰】老太妃薨，及后文周妃薨，皆为元妃薨逝引子。藕官、芳官、蕊官是一气，偏分给宝玉、钗、黛，亦是隐隐相照。

湘云“打出船去”趣语，可谓善谑，又照应上回。

宝玉拄杖行去，才是病后初愈光景，且即借以隔开婆子手，并打着门槛之用，更为细密。

鸟啼花落，最易动人伤感。作者虽写宝玉痴呆，而文情曲折，令人无限低徊，且引出藕官焚纸火光，满面泪痕，使多情宝玉，不得不极力护庇。

藕官与药官烧纸，是假凤虚凰；宝玉替金钏焚香、晴雯制诔，是真情实意。前后文遥相映照。

芳官与干娘拌嘴，衬起下文“嗔莺叱燕”等事。

宝玉教芳官设炉焚香，补出宝玉平日所为。

【大某山民评曰】晴雯叫芳官吹汤，嘱其“轻着，勿吹上唾沫”。岂知宝玉馋痂，每爱女儿唾沫。晴雯似杀风景。要亦就中更有深意耶？

此回仍是癸丑年季春事。

[1] 薨（hōng）：古代诸侯、皇妃去世称薨。

[2] 守制：守孝，遵行居丧的制度。此指皇帝后妃之丧，臣民都需守制。

[3] 地宫：特指帝王后妃的墓穴。

[4] 踩踏：此指实地查看。

[5] 权摄执事：暂时代理掌管。

[6] 蠲（juān）免：此指不用赎身，直接成为自由身。

[7] 老外：外是传统戏曲中的脚色行当。明清以来，“外”逐渐成为专演老年男子的脚色，一般挂白满须，所以又称“老外”。

[8] 应时：谋生，对付过日子。

[9] 比丘尼：俗称尼姑。佛教中已受具足戒的女子。

[10] 晏息：休息。

[11] 烏 𪛗（wū）树：一种园林工艺，将树木旧枝大部砍剪使其另发新枝。

[12] 夹泥：捞取河底的烂泥作肥料。

[13] 绿叶成阴子满枝：比喻少女结婚并生儿育女。

[14] 公冶长：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弟子，传说能听懂鸟语。

[15] 烧包袱：将锡箔折叠的元宝、纸钱包在一起，祭奠时焚化。

[16] 过馀：过分，过头。

[17] 尺寸地方儿：讲究分寸规矩的地方，此指贵族府第的内宅。

[18] 白钱：丧祭用的白色纸钱。

[19] 咬群：指某一牲畜常与同类争斗。比喻一个人经常同周围的人闹纠纷。

[20] 慵妆髻：一种偏垂一边的蓬松发髻。

第五十九回

荇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话说宝玉闻听贾母等回来，随多添了一件衣服，拄了杖前边来，都见过了。一病之重如此，众人都知之矣。贾母等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无话。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

离送灵日不远，鸳鸯、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着打点贾母之物；玉钏、彩云、彩霞云、霞又两提。皆打点王夫人之物，当面查点与跟随的管事媳妇们。跟随的一共大小六个丫鬟，十个老婆媳妇子，男人不算。连日收拾驮轿器械^[1]。鸳鸯与玉钏儿皆不随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几日预备帐幔铺陈之物，先有四五个媳妇并几个男子领了出来，坐了几辆车，绕道先至下处，铺陈安插等候。

临日，贾母带着贾蓉媳妇坐一乘驮轿，王夫人在后亦坐一乘驮轿，贾珍骑马，率领众家丁围护。又有几辆大车，与婆子丫鬟等坐，并放些随换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妈、尤氏率领诸人直送至大门外方回。贾琏恐路上不便，一面打发他父母起身，赶上了贾母、王夫人驮轿，自己也随后带领家丁押后跟来。铺叙许多事迹，明白简净，此唐诗中之单圈句也，最难学。

荣府内，赖大添派人丁上夜，将两处厅院都关了，一应出入人等皆走西边小角门。此门无定向。日落时，便命关了仪门，不放人出入。园中前后东西角门亦皆关锁，已有“招伙盗”回光景，而盛衰自别。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后常系他姊妹出入之门，东边通薛姨妈的角门，此两门亦有定，亦无定。这两门因在里院，不必关锁。里面鸳鸯和玉钏儿也将上房关了，自领丫鬟婆子下房去歇。每日林之孝家的带领十来个老婆子上夜，“招伙盗”回是林之孝看家，此回亦用林之孝家的。穿堂内又添了许多小厮打更，已安插得十分妥当。反对“招伙盗”回。

一日清晓，宝钗春困已醒，拈帷下榻，微觉轻寒，及启户视之，见

院中土润苔青，原来五更时落了几点微雨。从此人起，而写来意静神闲，词清笔倩。于是唤起湘云等人来，一面梳洗。湘云因说两腮作痒，恐又犯了杏斑癣，因问宝钗要些蔷薇硝擦。姿态横生，而硝粉在下文俱已引起。宝钗道：“前日剩的，都给了妹子了。”因说：“簪儿配了许多，我正要到他些来，因今年竟没发痒，就忘了。”因命莺儿去取些来。莺儿应了才去时，蕊官便说：“我同你去，顺便瞧瞧藕官。”闲闲入题，又隐找“痴理”，乃做搭题善法。

说着，一径同莺儿出了蘅芜院。二人你言我语，一面行走，一面说笑，不觉到了荇叶渚。顺着柳堤走来，乃荇叶渚，别本有作柳叶渚者俱非，评在十八回中。因见叶才点碧，丝若垂金，“辱亲女”回已云季春，历过许时，而写景尚如此，留春之意深矣。莺儿便笑道：“你会拿这柳条子编东西不会？”蕊官笑道：“编什么东西？”莺儿道：“什么编不得？玩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来，带着叶子编一个花篮，采了各色花儿放在里头，才是好玩呢。”说着，且不去取硝，就伸手采了许多嫩条，命蕊官拿着，他却一行走，一行编花篮。随路见花，便采一二枝，编出一个玲珑过梁的篮子。闲闲而入。枝上自有本来翠叶满布，将花放上，却也别致有趣，文亦如之。喜得蕊官笑说：“好姐姐，给我罢。”两小女，一花篮，都现纸上。莺儿道：“这一个咱们送林姑娘，回来咱们再多采些，编几个大家玩。”说着，来至潇湘馆中。

黛玉也正晨妆，见了这篮子，便笑道：“这个新鲜花篮是谁编的？”莺儿说：“我编了送与姑娘玩的。”结络，络宝玉也。编柳，编黛玉也。柳从卯木，卯亦木，则双木，林也。看面子何等可喜，看里子何等可恶，是乃钗也。黛玉接了笑道：“怪道人人赞你的手巧，这玩意儿却也别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叫紫鹃挂在那里。莺儿又问候薛姨妈，方和黛玉要硝。黛玉忙命紫鹃去包了一包，递与莺儿。黛玉又说：“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说与姐姐，不用过来问候妈了，叫得亲热。也不敢劳他过来。我梳了头，同妈都往你那里去吃饭，大家热闹些。”

莺儿答应了出来，便到紫鹃房中找蕊官。只见蕊官却与藕官二人正说得高兴，不能相舍，又找“痴理”。莺儿便笑说：“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去等着，岂不是好？”紫鹃听见如此说，便也说道：“这话倒是。他这里淘气的可厌。”一面说，一面便将黛玉的匙箸用了一块洋布包了，交与藕官道：“你先带了这个去，也算一趟差了。”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出来，一径顺着柳堤走来。莺儿便又采些柳条，索性坐在山石上

编起来，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来。他二人只顾爱看他编，那里舍得去？莺儿只管催，说：“你们再不去，我也不编了。”藕官便说：“同你去了，再快回来。”二人方去了。

这里莺儿正编，只见何妈的女儿春燕走来，燕乃莺之侣，亦即宝钗也。其母为何妈，即宝钗之父无名字。笑问：“姐姐编什么呢？”正说着，蕊官、藕官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日你到底烧了什么纸？找上回。被我姨妈看见了，要告你没告成，倒被宝玉赖了他好些不是，气得他一五一十告诉我妈。你们在外头二三年了，自“省亲”至此，仅周一年，何尝二三年？积了些什么仇恨，如今还不解开？”藕官冷笑道：“有什么仇恨？他们不知足，反怨我们了！在外头这两年，不知赚了我們多少东西。你说说，可有的没有？”

春燕笑道：“他是我的姨妈，是姨妈，便是王夫人。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说他的。怨不得宝玉说：‘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儿来；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奇创之谈，戒由真入假。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这话虽是混帐话，想起来真不错。别人不知道，只说我妈和姨妈他老姐儿两个，如今越老了，越把钱看得真了。先是老姐儿两个在家抱怨没个差使进益，幸亏有了这园子，把我挑进来，可巧把我分到怡红院。怡红院丫头以鸟名者只春燕，且以前从未见，今俨居上等，盖将演《飞鸟各投林》一曲矣。家里省了我一个人的费用不算外，每月还有四五百钱的馀剩，这也还说不够。后来老姐儿两个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们，藕官认我姨妈，芳官认了我妈，黛玉认薛姨妈做妈，方才点出，是好穿插。这几年着实宽绰了。如今挪进来，也算撂开手了，还只无厌。你说好笑不好笑？接着我妈和芳官又吵了一场，明指薛家，而用女说娘，便是自剥。又欲给宝玉吹汤，讨个没趣儿。幸亏园里的人多，没人记得清楚谁是谁的亲故，若有人记得，我们一家子叫人家看着什么意思呢？你这会子又跑了来弄这个，这一带地方上的东西，都是我姑妈管着，黛玉之母，与贾为姑。他一得了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还不算，每日逼着我们来照看，生怕有人糟蹋。我又怕误了我的差事。如今我们进来了，老姑嫂两个照看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人乱动，“兴利”效验。你还掐这些好花儿，又折他的嫩树枝子，他们即刻就来，仔细他们抱怨。”折入本文。

莺儿道：“别人折掐使不得，独我使得。自从分了地基之后，各房里每日皆有分例的，不用算；单算花草玩意儿，谁管什么，每日谁就把

各房里姑娘丫头带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去，另有插瓶的。惟有我们姑娘说了：‘一概不用送，等要什么再和你要。’究竟总没要过一次。我今便掐些，他们也不好意思说的。”何尝不是，其如不可以常情测何！写小儿女低低都都，真是如瓶泻水。

一言未了，他姑妈果然拄了拐杖前来，必拄拐杖，惜黛之无主张也。莺儿、春燕等忙让坐。那婆子见采了许多嫩柳，又见藕官等采了许多鲜花，心里便不受用。看着莺儿编篮，又不好说什么，便说春燕道：“我叫你来照看照看，你就贪着玩不去了！倘或叫起你来，你又说我使你了，拿我作隐身符儿^[2]，你来乐！”口角如闻。春燕道：“你老人家又使我，又怕，这会子反说我，难道把我劈分瓣子不成？”燕语。莺儿笑道：“姑妈，你别信小燕儿的话，这都是他摘下来，烦我给他编，我撵他，他不去。”莺声。春燕笑道：“你可少玩儿！你只顾玩，他老人家就认真的。”那婆子本是愚夯之辈，兼之年迈昏眊^[3]，戒之在得。惟利是命，“利”字是眼。一概情面不管，正心疼肝断，无计可施，听莺儿如此说，便倚老卖老，拿起拄杖，因编篮重在柳，则此婆护柳即以护黛，其如无计可施何！甚矣拄杖之不可失也。向春燕身上击了几下，骂道：“小蹄子！我说着你，你还和我强嘴呢。便谓打骂宝钗也可。你妈恨得牙痒痒，要撕你的肉吃呢，你还和我梆子似的！”打得春燕又愧又急，因哭道：“莺儿姐姐玩话，你就认真打我！我妈为什么恨我？又没烧糊了洗脸水，有什么不是？”语尖新，北人常说之戏语，其始当出于此书。

莺儿本是玩话，忽见婆子认真动了气，上前拉扯，笑道：“我才是玩话，你老人家打他，这不是臊我了吗？”那婆子道：“姑娘，你别管我们的事，难道为姑娘这里，不许我们管孩子不成？”逼肖。莺儿听这番蠢话，便赌气红了脸，撒了手，冷笑道：“你要管，那一刻管不得？偏我说了一句玩话，就管他了？我看你管去。”说着便坐下，仍编柳篮子。写得好，而虽有阻者，其编自若。

偏又春燕的娘出来找他，喊道：“你不来舀水，在这里做什么？”这婆子便接声儿道：“你来瞧瞧！你女孩儿连我也不服了，在这里排揎我呢！”那婆子一面走过来，说：“姑奶奶又怎么了？我们丫头眼里没娘罢了，连姑妈也没了不成？”一语有若干语。莺儿见他娘来了，只得又说原故。他姑妈那里容人说话？便将石上的花柳与他娘瞧，道：“你瞧瞧，你女孩儿这么小孩子玩的！他领着人糟蹋我，我怎么说人？”他娘也正为芳官之气未平，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各有所蓄。便走上来打了

个耳刮子，怨毒已甚。骂道：“小娼妇！你能上了几年台盘？你也跟着那起轻薄浪小妇学？怎么就管不得你们了？干的我管不得，你是我自己生出来的，难道也不敢管你不成？他偏有理。既是你们这起蹄子到得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死在那里伺候，又跑出来浪汉子！”骂得痛快，乃出自其母。一面又抓起柳条子来，直送到他脸上，问道：“这叫做什么？这编的是你娘的什么？”莺燕一体，皆钗也。用“你娘的”一总，薛姨已在其中。妙绝，妙绝！而声口如闻，情态如见，能人所不能。莺儿忙道：“那是我们编的，你别指桑骂槐的。”直认“我们”，宝钗到矣。那婆子深妒袭人、晴雯一千人，早知道凡房中大些的丫鬟都比他们有些体统权势，凡见了这一干人，心中又畏又让，未免又气又恨，亦且迁怒于众。复又看见了藕官，又是他姐姐的冤家，四处凑成一股怨气。恰中世情，而文如织锦。

那春燕啼哭着往怡红院去了，他娘又恐问他为何哭，怕他又说出来，又要受晴雯等的气，不免赶着来喊道：“你回来！我告诉你再去！”春燕那里肯回来，急得他娘跑了去要扯他。春燕回头看见，便也往前飞跑。绝倒。他娘只顾赶他，不防脚下被青苔滑倒，引得莺儿三个人反都笑了。刘老老一见。莺儿赌气将花柳皆掷于河中，终得干净。自回房去。这里把个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宝、黛同归。又骂：“促狭小蹄子！糟蹋了花儿，雷也是要劈的。”一阳来复，而诛殛亦甚严矣。自己且掐花与各房送去。

却说春燕一直跑入院中，顶头遇见袭人往黛玉处问安去，春燕便一把抱住袭人，说：“姑娘救我，我妈又打我呢！”剥皆自剥，救亦须自救，是必抱住袭人。袭人见他娘来了，不免生气，便说：“三日两头儿，打了干的打亲的，这是卖弄你女孩儿多，还是认真不知王法？”这婆子来了几日，见袭人不言不语，是好性儿的，醒笔也，愿人切勿误看。便说道：“姑娘，你不知道别管我们闲事，都是你们纵的，还管什么？”真像。说着，便又赶着打。

袭人气得转身进来，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听得如此喊闹，便说：“姐姐别管，看他怎样！”迥不犹前，有复无犯。一面使眼色与春燕，真像。春燕会意，直奔了宝玉去。芳官之进，必以晴雯。春燕之进，必以花、麝。各以其类也。头绪如麻中，而条分缕析如此，设使胸中无一钗一黛万变不移之主张，则头绪自亦乱摸矣，何能分析成百二十回大书？众人都笑说：“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今儿都闹出来了。”其发源在“兴利”，其归结在“查抄”。麝月向婆子道：“你再略煞一煞气儿，

难道这些人的脸面，和你讨一个情还讨不出来不成？”那婆子见他女儿奔到宝玉身边去，又见宝玉拉了春燕的手，说：“你别怕，有我呢。”明见之是“奇缘”“巧合”回中薛姨妈事。春燕一行哭，一行将方才莺儿等事都说出来。

宝玉越发急起来，道：“你只在这里闹也罢了，怎么连亲戚也都得罪起来。”是亲戚所自取。麝月又向婆子及众人道：“怨不得这嫂子说我们管不着他们的事，我们虽无知，错管了，如今请出一个管得着的人来管一管，嫂子就心服口服，也知道规矩了。”便回头命小丫头子：“去把平儿给我叫来，点下半回，平儿一实。平儿不得闲，就把林大娘叫来了。”林大娘一虚。那小丫头子应了便走。众媳妇上来笑说：“嫂子快求姑娘们叫回那孩子来罢。平姑娘来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说道：“凭是那个姑娘来了，也要评过理。没有见过娘管女孩儿，大家管着娘的！”到底有理，柳必不容编也。众人笑道：“你当是那个平姑娘？是二奶奶屋里头的平儿姑娘！他有情，说你两句；他一翻脸，嫂子你吃不了兜着走。”

说着，只见那个小丫头回来说：“平姑娘正有事呢，问我做什么，我告诉了他。他说既这样，且撵他出去，告诉林大娘，在角门打四十板子就是了。”那婆子听见如此说了，吓得泪流满面，央告袭人等说：得风便转，绝不费力。“好容易我进来了，况且我是寡妇家，寡妇是眼，薛亦寡妇，有干女，有亲女。没有坏心，一心在里头服侍姑娘们。我这一去，不知苦到什么地步！”

袭人见他如此说，又心软了，与他合。便说：“你既要在这里，又不守规矩，又不听话，又乱打人，那里要你这个不晓事的人来天天闹口齿？也叫人笑话。”晴雯道：“理他呢。打发他去了正经，那里那么大工夫和他对嘴对舌的？”与他离。那婆子又央众人道：“我虽错了，姑娘们吩咐了，已后改过。姑娘们那不是行好积德？”一面又央告春燕：“原是为打你起的，饶没打成你，我如今反受了罪。好孩子，你好歹替我求求罢。”宝玉见如此可怜，便命留下：“不许再闹。再闹，一定打了撵出去。”终是他留。那婆子一一谢过下去。

只见平儿走来，问系何事。袭人等忙说：“已完了，不必再提。”平儿笑道：“‘得饶人处且饶人’，得将就的，就省些事罢。钗、凤、探一齐谛听。但只听见各屋大小人等都作起反来了，一处不了又一处，叫我不知管那一处是。”虚喝下文。袭人笑道：“我只说我们这里反了，原来还有几处。”平儿笑道：“这算什么事？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了八

九件呢，三阳，四阴，三四日工夫，阴阳之介也。八九七十二，为地数，正坤之剥，故作此大段开场。比这里的还大，可气可笑！”

不知平儿说出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石榴裙”为一大段，乃从上大段生出一切凋零破败之根，而奸盗丛生，以直趋“查抄”之渐也。虽探春案，而实宝钗案。故此回先痛骂宝钗，而以许多亲戚演出剥之为剥，无非自取而已。此回上半曰“嗔莺叱燕”，莺、燕皆钗也，下半曰“召将飞符”，将乃将兵之主，符乃将兵之用，而主者为麝月，麝固又一袭人，又一袭则又一钗矣。一派肃杀，从此而集。

【护花主人评曰】贾母等送灵，一切跟随人等及看守门户，写得详细周到。随后即写园中婆子与莺、燕噪闹，平儿又说“三四日工夫出了八九件事”，所谓“外寇未兴，内患已萌”。若认作叙事闲笔，辜负作者苦心。

蔷薇硝，是下回茉莉粉、玫瑰露、茯苓霜引子。

袭人见婆子央求，即便心软。平儿说“得饶人处且饶人”。两人慈厚存心，所以结果不同。晴雯偏说“打发出去”，心狠结怨，岂知后来婆子未逐而自己却遭撵逐。此等处俱是反伏后文。且梨园女子概行遣去，亦即于此埋根。

【大某山民评曰】从莺儿口中写出宝钗平日不爱花艳光景，与前贾母到宝钗房中嫌其太喜素净，一同闲中点缀，为后来宝钗守寡作影子。

此回仍是癸丑年春间事。

[1] 驮轿：驮在骡马等背上的轿子。轿子是用二匹骡马前后抬着。

[2] 隐身符儿：迷信认为可以用来隐身的符箓。此处喻指挡箭牌。

[3] 昏眊（mào）：老眼昏花。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话说袭人因问平儿：“何事这等忙乱？”平儿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说来也好笑。是虚冒一切坏事，恰与闲人《石头》评作证。等过几日告诉你。如今没头绪呢，且也不得闲儿。”一语未了，只见李纨的丫鬟来了，说：“平姐姐可在这里？奶奶等你，你怎么不去了？”此处必被此人唤去，乃为平出罪。平儿忙转身出来，口内笑说：“来了，来了。”活现。袭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饽饽’了，都抢不到手。”是曰可食，语面新颖。平儿去了，不提。

这里宝玉便叫：“春燕，你跟了你妈去到宝姑娘房里，给莺儿句好话儿听听，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答应了，和他妈出去。宝玉又隔窗说道：“不可当着宝姑娘说，仔细反叫莺儿受教导。”宝玉周到，其实作者周到，其练达为何如？

娘儿两个应了出来，一边走着，一面说闲话儿。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劝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闹出闷趣来才罢。”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罢。俗语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该来支问着我了。”恰得神理。春燕笑道：“妈，你若好生安分守己，在这屋里，长久了自有许多好处。我且告诉你句话：宝玉常说，这屋里人，无论家里外头的，一应我们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呢。燕儿钗，则此放在钗，与合莺儿结络时‘有福’之谈互相发明。你只说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听说，喜的忙问：“这话果真？”春燕道：“谁可扯谎做什么！”婆子听了，便念佛不绝。曲肖母女闲谈，而隐放宝钗听其母自便，须待宝、黛死亡之后也。“可好不好”，便是“宝玉你好”一语。“念佛不绝”，便是“文妙真人”之名。

当下来至蘅芜院中，正值宝钗、黛玉、薛姨妈等吃饭，莺儿自去泡茶。春燕便和他妈一径到莺儿前，陪笑说：“方才言语冒撞，姑娘莫嗔

莫怪，特来陪罪。”莺儿也笑了，让他坐，又倒茶，他娘儿两个说有事，便作辞回来。简洁。忽见蕊官赶出，叫：“妈妈、姐姐，略站一站。”一面走上，递了一个纸包儿与他们，说是蔷薇硝，带与芳官去擦脸。春燕笑道：“你们也太小气了。大往为长，小来为消，故曰小气。还怕那里没这个给他？巴巴儿的又弄一包给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送的，姐姐千万带回去罢。”春燕只得接了。娘儿两个回来，正值贾环、贾琮二人来问候宝玉，也才进去。凡写环，必同兰，今有琮无兰，正以演贾氏宗支由长入消之会乃是循环，而兰则转消为长之人也。春燕便向他娘说：“只我去罢，你老人家不用去。”他娘听了。自此百依百随的，不敢崛强了。见钗能制其母，而文笔细密。

春燕进来，宝玉知道回复了，便先点头。春燕知意，便不再说一语，略站了一站，便转身出来，真能理会人情，何等文心，何等世故。使眼色与芳官。芳官出来，春燕方悄悄说与他蕊官之事，并与了他硝。活画。宝玉并无与琮、环可谈之语，因笑问芳官：“手里是什么？”芳官便忙递与宝玉瞧，又说：“是擦春癣的蔷薇硝。”宝玉笑道：“难为他想得到。”贾环听了，便伸着头瞧了一瞧，又闻得一股清香，便弯腰向靴统内掏出一张纸来，托着笑道：“好哥哥，给我一半儿。”削弱宗支，宝、环正各分一半，而形容卤莽，又是何等文心。宝玉只得要给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赠，不肯给别人，连忙拦住，笑说：“别动这个，我另拿些来。”宝玉会意，忙笑道：“且包了拿去。”

芳官接了这个，自去收好，便从奁中去寻自己常使的。启奁看时，盒内已空，心中疑惑：“早上还剩了些，如何就没了？”因问人时，都说不知。麝月便说：“这会子且忙着问这个！不过是这屋里人一时短了使了，你不管拿些什么给他们，那里看得出来？快打发他们去了，咱们好吃饭。”芳官听说，便将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来。茉莉，末利也，正发“兴利”逐末，以致衅隙丛生，致荣、宁为粉碎。上半题意如此。贾环见了，喜的就伸手来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掷，贾环见了，也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怀内，方作辞而去。

原来贾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贾环连日也便妆病逃学。如今得了硝，兴兴头头来找彩云。正值彩云和赵姨娘闲谈，贾环笑嘻嘻向彩云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脸。你常说蔷薇硝擦癣比外头买的银硝强，你看是这个不是？”写两人都恰好，又是何等文心。彩云打开一看，嗤的一笑，说道：“你是和谁要来的？”是彩云。贾环便将方才之事说了一遍。彩云笑道：“这是他们哄你这乡老儿呢。神情语气又

自不同，而乡老儿乃关会刘老老，此正循环之理也。这不是硝，这是茉莉粉。”贾环看了一看，果见比先的带些红色，闻闻也是喷香，因笑道：“这是好的，硝、粉一样，留着擦罢。消必致粉，故云一样。横竖比外头买的高便好。”彩云只得收了。

赵姨娘便说：“有好的给你？谁叫你要去了？怎么怨他们耍你？依我，拿了去照脸摔给他去！这会子撞丧的撞丧去了^[1]，挺床的挺床^[2]，吵一轴子，大家别心净，也算是报报仇，怨毒之于人甚矣！“报”字是眼。莫不成两个月之后，还找出这个渣儿来问你不成？就问你，你也有话说。宝玉是哥哥，不敢冲撞他罢了，难道他屋里的猫儿狗儿也不敢去问问？”口吻神情，一丝不走。贾环听了，便低了头。好。彩云忙说：“这又是何苦来。不管怎样，忍耐些罢了。”又好。

赵姨娘道：“你也别管，横竖与你无干。趁着抓住了理，骂那些荡妇们一顿也是好的。”又指贾环道：“呸！你这下流没刚性的，也只好受这些毛丫头的欺！平日我说你一句儿，或无心中错拿了一件东西给你，你倒会扭头暴筋，瞪着眼碰摔娘^[3]。这会子被那起毛崽子耍弄，倒就罢了？你明日还想这些家里人怕你呢！你没有什么本事，我也替你恨。”一步紧一步，文如泻水。贾环听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摔手说道：“你这么会说，你又不肯去。支使了我去闹，他们倘或往学里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的！遭遭调唆我去，闹出事来我捱了打骂，你一般也低了头。这会子又调唆我和毛丫头们去闹。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服你。”这才逼出主人翁。一句话戳了他娘的肺，便嚷道：“我肠子里爬出来的，我再怕了，这屋里越发有得活了！”一面说，一面拿了那包子，便飞也似的往园中去了。彩云死劝不住，只得躲入别房。贾环也便躲出仪门，自去玩耍。

赵姨娘直进园子，正是一头火，顶头遇见藕官的干娘夏婆子走来，藕花于夏，故曰夏，却与夏金桂打通。瞧见赵姨娘气得眼红面青的走来，因问：“姨奶奶那里去？”赵姨娘拍着手道：“你瞧瞧！这屋里连三日两日进来唱戏的小粉头们都三般两样^[4]，掂人的分两放小菜儿了。若是别一个我还不恼，若叫这些小娼妇捉弄了，还成了什么了！”真添颊上三毫。夏婆子听了，正中己怀，忙问：“因什么事？”赵姨娘遂将以粉作硝、轻侮贾环之事说了一回。

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日才知道？这算什么事！连昨日这个地方他们私自烧纸钱，宝玉还拦在头里。又找上文，正不脱焚稿之恨。人家还没拿进个什么儿来，就说使不得；不干不净的东西忌讳，这烧纸

倒不忌讳？你想想，这屋里除了太太，谁还大似你？“你”字绝倒，又是何等文心。你自己掌不起，但凡掌的起来，谁还怕你老人家？又“你老人家”，凡有形容，无不尽态，真是狮子搏兔，亦用全力。如今我想，趁这几个小粉头儿都不是正经货^[5]，就得罪他们也有有限的。快把这两件事抓着理，扎个筏子^[6]，更有道理。我帮你作证儿。好货。你老人家把威风也抖一抖，以后也好争别的。就是奶奶姑娘们，也不好为那起小粉头子说你老人家的不是。”好货。赵姨娘听了这话，越发有理，五十五回一“愚”字，至此方才畅发，有题之文，固是易做。便说：“烧纸的事我不知道，你细细告诉我。”夏婆子便将前事一一的说了，又说：“你只管说去，倘或闹起来，还有我们帮着你呢。”赵姨娘听了，越发得了意，仗着胆子，便一径到了怡红院中。

可巧宝玉往黛玉那里去了，安放既好，而此来正为此二人也。芳官正与袭人等吃饭，见赵姨娘来了，忙都起身让坐，问：“姨奶奶有什么事，这等忙？”赵姨娘也不答话，走上来，便将粉照芳官脸上摔来，手指着芳官骂道：“小娼妇养的！你是我们家银子钱买了来学戏的，不过娼妇粉头之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梨香院一网打尽。你都会‘看人下菜碟儿’？宝玉要给东西，你拦在头里，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这个哄他，你只当他不认得呢。好不好，他们是手足，都是一样的主子，那里有你小看他的？”

芳官那里禁得住这话，一行哭，一行便说：“没了硝，我才把这个给他的。若说没了，又怕不信。难道这不是好的？我便学戏，也没往外头唱去。我一个女孩儿家，知道什么‘粉头’‘面头’的？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买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咧^[7]。这是何苦来呢！”尖利无匹，恰是学过戏的小女儿。袭人忙拉他说：“休胡说！”赵姨娘气得发怔，便上来打了两个耳刮子，袭人等忙上来拉劝，说：“姨奶奶不要和小孩子一般见识，等我们说他。”芳官捱了两下打，那里肯依？便打滚撒泼的哭闹起来，口内便说：“你打的着我么？你照照你那模样儿再动手！我叫你打了去，也不用活着了！”撞在他怀内叫他打。

众人一面劝，一面拉。晴雯悄拉袭人说：“不用管他们，让他们闹去，看怎么开交。如今‘乱世为王’了，什么你也来打，我也来打，都这样起来，还了得呢。”笔有馀闲，而作此说者为晴雯，正是自戕。外面跟赵姨娘来的一千人听见如此，心中各各趁愿，都念佛说：“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干怀怨的老婆子见打了芳官，也都趁愿。笔有馀闲，而

凡破“木石”之人都到。

当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处玩，湘云的大花面葵官、宝琴的豆官两个听见此信，忙找着他两个说：“芳官被人欺负，咱们也没趣儿，须得大家破着大闹一场，方争的过气来。”梨香院全到。四人终是小孩子心性，只顾他们情分上义愤，便不顾别的，一齐跑入怡红院中。豆官先就照着赵姨娘撞了一头，几乎不曾将赵姨娘撞了一跤。那三个也便走上前来，放声大哭，手撕头撞，把个赵姨娘裹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得袭人拉起这个，又跑了那个，口内只说：“你们要死啊！有委曲只管好说，这样没道理，还了得了！”赵姨娘反没了主意，只好乱骂。藕官、蕊官两个一边一个，抱住左右手，葵官、豆官前后头顶住，只说：“你打死我们四个就罢。”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哭得死过去。纸上鼎沸，与“闹书房”一样笔墨。

正没开交，谁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当下尤氏、李纨、探春三人带着平儿与众媳妇走将来，忙把四个喝住。问起原由来，赵姨娘气得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说个不清。“一五一十，说个不清”，妙情，妙语，而隐消长大衍之数，便是赵姨前后左右五人之象。尤、李两个不答言，只喝禁他四人。探春便叹气说道：“这是什么大事！姨娘太肯动气了。点出探之为叹，一辱再辱，“争闲气”至此一舒。我正有一句话要请姨娘商议，怪道丫头们说不知在那里，原来在这里生气呢。姨娘快同我来。”收得便捷，“敏”字再注。尤氏、李纨都笑说：“请姨娘到厅上来，咱们商量。”直找“兴利”回之议事厅。

赵姨娘无法，只得同他三人出来，口内犹说长说短。风定波平。探春便说：“那些小丫头子们原是玩意儿，喜欢呢，和他说说笑笑，不喜欢，可以不理他就是了。他不好了，如同猫儿狗儿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时，也只该叫管家媳妇们，说给他去责罚。何苦不自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体统。你瞧周姨娘，怎么没人欺他，他也不寻人去？又好。我劝姨娘且回房去煞煞性儿，别听那说瞎话的混帐人挑唆，惹人笑话自己呆，白给人家做弄。明如观火。心里有二十分的气，也忍耐这几天，等太太回来，自然料理。”一席话，说得赵姨娘闭口无言，只得回房去了。

这里探春气得和李纨、尤氏说：“这么大年纪，行出来的事总不叫人敬服。这是什么意思，也值得吵一吵？并不留体统！耳朵又软，心里又没有算计，这又是那起没脸面的奴才们挑唆的，作弄出个呆人，替他们出气！”越想越气，因命人查是谁挑唆的。祸由自召，更欲问谁，是

乃微言。媳妇们只得答应着，出来相视而笑，都说是：“大海里那里捞针去？”只得将赵姨娘的人并园中人唤来盘诘，都说不知道，众人也无法。只得回探春：“一时难查，慢慢的访。凡有口舌不妥的，一总来回责罚。”探春气渐渐平服，方罢。了世故了得松懈。

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向探春说：一闹无艾官，外也。在梨园中，出梨园外，便是探春。“都是夏妈素日和这芳官不对，每每的造出些事来。前日赖藕官烧纸，幸亏是宝二爷自己应了，他才没话。今日我与姑娘送手帕去，见他和姨奶奶在一处说了半天，嘁嘁喳喳的，见了我来，才走开了。”探春听了，虽知情弊，亦料定他们皆一党，本皆淘气异常，便只答应，也不肯据此为证。自是探春见地，而隐义存焉。

谁知夏婆的外孙女儿小蝉儿，便是探春处当差的。金风未动蝉先觉，乃是黛玉，以外孙女醒出。时常与房中丫鬟们买东西，众女孩儿皆待他好。这日饭后，探春正上厅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小蝉出去叫小幺儿买糕去。小蝉便笑说：“我才扫了个大院子，腰腿生疼的，你叫别的人去罢。”翠墨笑说：“我又叫谁去？你趁早儿去，我告诉你一句好话：你到后门顺路告诉你老娘，防着些儿。”说着，便将艾官告他老娘的话告诉了他。小蝉听说，忙接了钱，道：“这个小蹄子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诉去。”说着便起身出来。

至后门边，只见厨房内手闲之时，都坐在台阶上说闲话呢，夏婆亦在其内。小蝉便命一个婆子出去买糕，他且一行骂，一行说，将方才的话告诉了夏婆子。夏婆子听了，又气又怕，便欲去找艾官问他，又要往探春前去诉冤。百弊丛生，都在探处。小蝉忙拦住说：“你老人家去怎么说呢？这话怎么知道的？可又叨登不好了。说给你老人家防着就是了，那里忙在一时儿？”

正说着，忽见芳官走来，扒着院门，笑向厨房中柳家媳妇说道：厨房一现，正东生火之方，木之所也。“柳婶子，宝二爷说了：晚饭的素菜，要一样凉凉的酸酸的东西，只不要搁上香油弄腻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儿怎么又打发你来告诉这么句要紧的话呢？你不嫌腌臢，进来逛逛。”柳家媳妇必从芳官叙出，重五儿也。

芳官才进来，忽有一个婆子，手里托了一碟子糕来。芳官戏说：“谁买的热糕？我先尝一块儿。”小蝉一手接了，道：“这是人家买的，你们还希罕这个？”见芳之宠。柳家的见了忙笑道：“芳姑娘，你爱吃这个？我这里有才买下给你姐姐吃的，五儿虚上。他没有吃，还收在

这里，干干净净没动的。”才出五儿，便提干净，重影黛玉。说着，便拿了一碟子出来递与芳官。又说：“你等我替你炖口好茶来。”一面进去，现通开火炖茶。芳官便拿着那糕，举到小蝉脸上，说：“谁希罕吃你那糕！这个不是糕不成？我不过说着玩罢了，你给我磕头，我还不吃呢。”说着，便把手内的糕掰了一块，掷着逗雀儿玩，口内笑说道：“柳婶子，你别心疼，我回来买二斤给你。”口角情形如见，而骄盈至此，其招妒致祸为何如？是加一倍写黛玉。小蝉气得怔怔的瞅着，说道：“雷公老爷也有眼睛，‘雷’字又提，物极必反，复之机也。怎么不打这作孽的人！”众人都说道：“姑娘们罢哟！天天见了就咕唧。”有几个伶俐的，见了他们拌起嘴来，又怕生事，都拿起脚来各自走开。当下小蝉也不敢十分说话，一面咕哝着去了。都恰好。

这里柳家的见人散了，忙出来和芳官说：“前日那话说了没有？”芳官道：“说了，等一两天再提这事。突而不突。偏那赵不死的又和我闹了一场。前日那玫瑰露，姐姐吃了没有？他到底可好些？”入手便提病。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爱得什么似的。又不好合你再要^[8]。”芳官道：“不值什么，等我再要些来给他就是了。”

原来这柳家的有个女儿，今年才十六岁，二八皆阴数，对十五将笄之年，是为黛。虽是厨役之女，却生得人物与平、袭、鸳、紫相类。以四人合一人，悉有妙义，批不胜批，以意得之也可。因他排行第五，故叫他五儿。其姓为柳，即双木林，乃黛玉第五影身，故曰五儿。又乾坤六子，第五少男为艮，艮，止也。书至此可止矣，而王成、狗儿、板儿一齐归结。因素有弱疾，故没得差使。近因柳家的见宝玉房中丫鬟差轻人多，且又闻得宝玉将来都要放他们，钗、袭以活放固放，黛、晴以死放亦不能不放，是曰都要放。故如今要送到那里去应名。正无路头，可巧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使，柳亦在梨园，《牡丹亭》黛固独主也。也最小意殷勤^[9]，服侍得芳官一千人比别的干娘还好，芳官等待他们也极好。如今便和芳官说了，央芳官去与宝玉说。宝玉虽是依了，只是近日病着，又有事，尚未得说。

前言少述，正补多少前言。且说当下芳官回至怡红院中，回复了宝玉。这里宝玉正为赵姨娘吵闹，心中不悦，补笔好。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只等吵完了，打听探春劝了他去后，方又劝了芳官一阵。因使他到厨房说话去，今见他回来，又说还要些玫瑰露与柳五儿吃去，宝玉忙道：“有着呢，我又不大吃，你都给他吃去罢。”说着，命袭人取了出来。见瓶中也不多，遂连瓶与了芳官。

芳官便自携了瓶与他去。爱适以害，何莫不然。正值柳家的带进他女儿来散闷，在那边畸角子一带地方逛了一回，便回到厨房内，正吃茶歇脚儿。见芳官正拿了一个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来，迎亮照着，里面有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还当是宝玉吃的西洋葡萄酒，逃之西方，为“出家”映。母女两个忙说：“快拿铤子荡滚了水^[10]，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这些，连瓶子给你罢。”五儿听说，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又谢芳官。因说道：“今日好些，进来逛逛，这后边一带也没有什么意思，厨是东，后边是北，东北畸角，正是艮方。不过是些大石头大树和房子后墙，正经好景致也没看见。”芳官道：“你为什么不往前去？”柳家道：“我没叫他往前去。姑娘们也不认得他，倘有不对眼的人看见了，又是一番口舌。明递下文，而板儿之来亦从后边。明日托你携带他，有了房头儿^[11]，怕没人带着逛呢！只怕逛腻了的日子还有呢。”芳官听了，笑道：“怕什么？有我呢。”满盈已极，暗补宝玉之宠。柳家的忙道：“暖哟哟！我的姑娘！我们的头皮儿薄，比不得你们。”说着，又倒了茶来。芳官那里吃这茶？只漱了一口就走了。旁衬。柳家的说：“我这里占着手呢，五丫头送送。”

五儿便送出来。因见无人，又拉着芳官说道：“我的话到底说了没有？”芳官笑道：“难道哄你不成？我听见屋里正经还少两个人的窝儿，并没补上。一个是小红的，黛玉第三影。琏二奶奶要了去，还没给人来；一个是坠儿的，亦黛之证。也没补。如今要你一个也不算过分。皆因平儿每每和袭人说：凡有动人动钱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作筏子呢，必归到此，乃题中“引出”二字精义。连他屋里的事都驳了两三件，如今正要寻我们屋里的事没寻着，何苦来往网里碰去？倘或说些话驳了，那时候老了^[12]，倒难可挽回。且等冷冷儿，是等冷。老太太、太太心闲了，凭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儿一说，没有不成的。”不是说五儿，乃借影说形，说黛玉也。夫黛玉之与宝玉，何话不说？特不及乱而已。使能明正自托，以宝玉受史、王溺爱，自然一说没有不成，乃计不出此，而送帕而私定情，题帕而徒增病，转落为非作歹之迹，招众人忌，失史、王欢，以致终归宝钗。一死一亡，何莫非无主不留神所致哉！不图紫鹃劝“拿主意”之说，到此回才演出，看天大的事，一句自明。真是东云现鳞，西云现爪。五儿道：“虽如此说，我却性儿急，等不得了。确是黛玉，乃“玉在栊中求善价”一“求”字。与“冷香丸”之“只好等着罢了”正相对。趁如今挑上了，头宗，给我妈争口气，也不枉养我一场；二宗，我添了月钱，家里又从容些；三宗，我开开心，只怕这病就好了。便是请大夫吃药，也省了家里的钱。”芳官说：“你的话我都知道了，你只管放心。”“放心”二字，宝、黛吃紧眼

目。说毕，芳官自去了。

且表五儿回来，与他娘深谢芳官之情。他娘因说：“再不承望得了这些东西！虽然是个尊贵物儿，却是多吃了也动热，竟把这个倒些送个人去，也是人情。”五儿问：“送谁？”他娘道：“送你姑舅兄弟一点儿，他那热病，也想这些东西吃。姑舅为宝玉影射徒然病热。我倒半盏给他去。”五儿听了，半日没言语，随他妈倒了半盏去，将剩的连瓶便放在家伙厨内。递笔。五儿冷笑道：“依我说，竟不给他也罢了。倘或有人盘问起来，倒又是一场是非。”他娘道：“那里怕起这些来，还了得！我们辛辛苦苦的，里头赚些东西也是应当的。难道是作贼偷的不成？”反注下文。说着，不听，一径去了，直至外边他哥哥家中。他侄儿正躺着，一见这个，他哥哥、嫂子、侄儿无不欢喜。现从井上取了凉水，吃了一碗，心中爽快，头目清凉。剩的半盏，用纸盖着，放在桌上。

可巧又有家中几个小厮，同他侄儿素日相好的伴儿，走来看他的病。内中有一个叫做钱槐，是赵姨娘之内亲，赵之内亲定姓钱，钱质是金，乃木之鬼贼，故名槐，是即钗。他父母现在库上管账，他本身又派跟贾环上学。因他手头宽裕，尚未娶亲，素日看上柳家的五儿标致，一心和父母说了，娶他为妻。我克者为妻，便是一君一妃。也曾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却也情愿，争奈五儿执意不从，虽未明言，却已中止，他父母未敢应允。近日又想往园内去，越发将此事丢开，只等三五年后放出时，自向外边择婿了。钱槐家中人见如此，也就罢了。争奈钱槐不得五儿，心中又气又愧，发恨定要弄取成配，方了此愿。便是钗必夺黛心事。此段提叙，全书了矣。今日也同人来看望柳氏的侄儿，不期柳家的在内。

柳家的见一群人来了，内中有钱槐，便推说不得闲，起身走了。他哥哥嫂子忙说：“姑妈怎么不吃茶就走？倒难为姑妈记挂着。”柳家的因笑道：“只怕里面传饭，再闲了，出来瞧瞧侄儿罢。”他嫂子因向抽屉内取了一个纸包儿出来，拿在手内，送了柳家的出来，至墙角边，递与柳家的，又笑道：“这是你哥哥昨日在门上该班儿，谁知这五日的班儿，一个外财没发，只有昨日有广东的官儿来拜，送了上头两小簋子茯苓霜，馀外给了门上人一簋作门礼^[13]，你哥哥分了这些。亦递亦补。昨儿晚上，我打开看了看，怪俊，雪白的。说拿人乳和了，每日早起吃一钟，最补人的。没人乳就用牛乳，再不得就是滚白水也好。我们想着，正是外甥女儿吃得的，上半天原打发小丫头子送了家去，他说锁着门，连外甥女儿也进去了。本来我要瞧瞧他去，给他带了去的，又想着主子们不

在家，各处严紧，我又没什么差使，跑什么？况且这两日风闻得里头家反宅乱的，倘或沾带了，倒值多了。姑妈来得正好，亲自带去罢。”柳氏道了生受，作别回来。

刚走到角门前，只见一个小幺儿笑道：少男之映。“你老人家那里去了？里头三次两转叫人传呢，叫我们三四个人各处都找到了。你老人家从那里来了？这条路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倒要疑心起来了。”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儿崽子，你也合我胡说起来了。回来问你。”

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此第六十回也，书之上半至此完结，下半从此生发。曰粉，曰硝，曰露，曰霜，篇中已评出矣。其间“替去”“引出”四字尤重，乃暑往寒来，财色大交关处。书中财色并演，而究重在“色”字。为宝、黛掌姻缘簿而终不成，则为黛叫不平而已。故此篇中借赵姨一人为报复。芳、藕、蕊、葵，无非梨香院中人，则无非宝钗，骂之打之，殊为痛快。而探之坚忍刻薄，致所自出，放情毁辱，剥人自剥，即报复中“财”字亦到。

【护花主人评曰】此回同下回，就平儿所说“三四日内出了八九件事”中补叙两三件，因与赵姨、探春、平儿、司棋、彩云等俱有干系，是以摘出补写。此外与园内上房无干者，略而不叙。是文章剪裁法。

赵姨之愚恶，夏婆之挑唆，及芳官等之纵放，若非探春镇以正静，几至不可收拾。而赵姨之蓄恨，芳官等之祸胎，已不可解矣。

探春查谁人挑唆，必不可少。但若竟查出来，便难处分。随手抹杀，省却无数枝节。又偏有翠墨告知小蝉，小蝉转告夏婆一层，以为积怨地步，用笔最细。写芳官之无知恃宠，真画出小孩气象。

玫瑰露，柳家若不送给伊侄，则茯苓霜亦无由而得。茯苓霜，五儿若不送给芳官，则玫瑰瓶亦无由搜出。真是祸福互相倚伏。

六十回当与六十一回并作一气看，才事事俱有根由。

【大某山民评曰】差轻人多，则人浮于事矣。宝玉房中尚如此，合府可知矣。

贾府之婢，与平、袭、鸳、紫可列者，晴雯也。柳五儿酷肖晴雯，以此类之非过。

此回仍是癸丑年春时事。

[1] 撞丧：骂人的话。乱跑乱撞。

[2] 挺床：骂人的话。睡觉。

[3] 碰摔：摔手顿足，发脾气。

[4] 三般两样：耍手段。

[5] 粉头：妓女。

[6] 扎（zā）筏子：抓住别人的把柄加以惩戒，以发泄愤怒。

[7] 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歇后语。意谓不论排行老几，都是奴才辈的。梅香，婢女的代称。拜把子，朋友结拜为异姓弟兄。

[8] 合：向。

[9] 小意：小心，小殷勤。

[10] 铤子：温酒时盛热水的金属器具，圆筒形。

[11] 房头：指奴婢被分派到某一主人的屋里使唤。有了房头意即有了归属。

[12] 老：话说没有留余地。

[13] 门礼：送给显贵之家守门人的礼物，以求通报时给予方便。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话说那柳家的听了这小幺儿一夕话，此大段无非一夕话，而满纸都是暗昧蹊跷，看官亦觉得否？笑道：“好猴儿崽子，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你岂不多得一个叔叔？有什么疑的！不要讨我把你头上的马子盖揪下来^[1]。此演剥下得复之机，剥上卦为艮，艮为少男。“马子”阴器，“盖”则上一阳爻也，若更揪下，则成纯坤。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小厮且不推门，且拉着笑道：“好婶子，你这一进去，好歹偷几个杏儿出来赏我吃。我这里老等。你若忘了，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也不答应你，随你干叫去。”伏下夜赌。柳氏啐道：“发了昏的，今年还比往年？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妈妈了。再找“兴利”，是剥之主。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人打树底下一过，两眼就像那鷃鸡是的^[2]，还动他的果子！所谓“硕果不食”。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宝、黛、钗无非这些亲戚，无非小幺儿。怎不和他们要去，倒和我来要？这可是‘仓老鼠向老鸱去借粮——鼠属子，为北方至阴，前四爪故前四刻为阴，后五爪故后四刻为阳，正是坤下得复，畅至纯阳，悉从此起。老鸱属火，正南方也。而语面新巧绝伦。守着的没有，飞着的倒有’！”

小厮笑道：“暖哟哟！没有罢了，说上这些闲话，我看你老人家从今已后就用不着我了。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隐隐跃跃。将来呼唤我们的日子多着呢。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柳氏听了笑道：“你这个小猴儿精，又捣鬼了。猴儿，宝、凤俱到，谓之精，乃复之所由生，而现在却是捣鬼。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了？”那小厮笑道：“不用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你们有内奸^[3]，难道我们就没有内奸不成？内奸则内连矣，坤阴都断而内连一爻，非复而何？我虽在这里听差，里头却也有两个姐姐成个体统的，什么事瞒了我们？”隐隐跃跃。○上回尾此回首，用一老阴一少阳，畅演《易》象，乃六十、六十一回头，百廿回书正中间之大枢纽也，而异常新颖，神情口角如见如闻，不知作者从何处

得来。

正说着，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儿，快传你柳婶子去罢，再不来，可就误了。”饭不可误，言下憬然。柳家的听了，不顾和小厮说话，忙推门进去，笑说：“不必忙，我来了。”一面来至厨房，虽有几个同伴的人，他们都不敢自专，单等他来调停公派。卯木春生，书中独主之要义，所有多少叫吃饭总汇于此。一面问众人：“五丫头那里去了？”众人都说：“才往茶房里，自寻苦吃。找他们姐妹去了。”

柳家的听了，便将茯苓霜搁起，前回结，此回起。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饌。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莲花儿，莲茂于夏，与蝉同时，正阴生之会。道：“司棋姐姐说要碗鸡蛋，顿得嫩嫩的^[4]。”上大段以夬之剥定探春，此回以大壮之观定迎春，以便立后文恶姻缘之案。元春正月之卦，为泰居长，次迎春居二，为二月卦则大壮。悉女体也，则凡阳皆阴，变大壮为观矣，观巽上坤下，特借其婢要鸡蛋以演出之，巽为鸡蛋，即卵为肾，位正北，先天之坤也。是以奴定主法，而即司棋本传。棋黑白分明，蛋青黄不混，后以烈死，乃书中野鸳鸯而真鸳鸯之一人，正是蛋之演义。柳家的道：“就是这一样儿尊贵，不知怎么今年鸡蛋短的很，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昨日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四五个买办出去，好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我那里找去？你说给他，改日吃罢。”语气不平，足启争端，是真好笔。莲花儿道：“前日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馊的，叫他说了我一顿。今日要鸡蛋，又没有，什么好东好西！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不要叫我翻出来！”一面说，一面真个走来，揭起菜箱一看，只见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说道：“这不是？你就这么利害，吃的是主子分给我们的分例，你为什么心疼？莲花儿舌有莲花。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又妙。

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便上来说道：“你少满嘴里混诌^[5]，你妈才下蛋呢！通共留下这几个，预备菜上的浇头^[6]，姑娘们先要，还不肯做上去呢！预备遇急儿的。你们吃了，倘或一声要起来：没有好的，连鸡蛋都没了？你们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别说这个，有一年连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言之慨然。我劝他们，细米白饭，每日肥鸡大鸭子，将就些儿也罢了。吃腻了肠子，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贞元运会，不过故事。鸡蛋、豆腐，又是什么面筋、酱萝卜炸儿，敢自倒换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一处要一样，就是十来样，我倒不要伺候头层主子，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主为阳，观卦上二阳为二层。

莲花儿听了，便红了脸，喊道：“谁天天要你什么来，你说上这两车子话！叫你来，不是为便宜，却为什么？前日春燕来说晴雯姐姐要吃芦蒿，死丧之映。你怎么忙得还问肉炒鸡炒？春燕说荤的因不好，才另叫你炒个面筋儿，少搁油才好，你忙得倒说自己发昏，赶着洗手炒了，狗颠屁股儿似的，亲捧了去。今日反倒拿我作筏子，说我给众人听！”

柳家的忙道：“阿弥陀佛，这些人眼见的，不要说前日一次，就从前年以来，凡各房里偶然间，不论姑娘姐儿们，要添一样半样，谁不是先拿了钱来另买别添？有的没的，名声好听。算着连姑娘带姐儿们四五十人，不止此数。一日也要两只鸡，两只鸭子，十来斤肉，一吊钱的菜蔬，园中宝、黛、钗、迎、探、惜、李，计七处，此数岂敷供膳耶？作者洞明练达，何支离若此，是固以矛盾演剥也。你们算算，够做什么的？连本分两顿饭还撑持不住，还搁得住这个点这样那个点那样？买来又不吃，又要别的去。既这样，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写了^[7]，天天转着吃，到一个月现算倒好。盛极必衰，此时正盛。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同为剥主。偶然商量了，要吃个油盐炒菜芽儿来，芽属句芒，少阳之象，由剥而生。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给我，五为土数，芽所托根。我倒笑起来了，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佛，觉也。大肚皮，胃土也，乃万物所归藏，此佛当念。也吃不了五百钱的。这二三十个钱的事，二三得五，以十成之仍为土。还备得起。’赶着我送回钱去，到底不收，说赏我打酒吃。又说：‘如今厨房在里头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8]。一盐一酱，那不是钱买的？你不给又不好，给了你又没得赔的，你拿着这个钱，权当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们心里，只替他念佛。独能得众。没得赵姨奶奶听了，不脱赵，乃不脱上大段。又气不忿，反说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发个小丫头子来寻这样，寻那样，此厨备园中人饭，赵居于外，何亦来寻？则内外混同为阴矣，是以矛盾暗演大义，书中每用此法。我倒好笑起来。你们竟成了例，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这些赔的？”一篇话写得淋漓尽致，而依声赖势，凌弱怕强，芳官气息相通，都在言下，洵是妙文。

正乱时，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说他：“死在这里吗？怎么就不回去？”莲花儿赌气回来，便添了一篇话，告诉了司棋。书中如此等琐屑文字，人多不耐看，倘试执笔仿为一通，则繚戾冗沓，欲求其似，戛戛其难之，况又消纳许多隐意于其中乎。今经评出，请看官再读，便当眉舞色飞矣。司棋听了，不免心头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饭罢，

帶了小丫头们走来，见了许多人正吃饭，见他来得势头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让坐。司棋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凡箱柜所有的菜蔬，只管丢出去喂狗，大家赚不成！”棋寓战争，写司棋第一登场如此，而横恣如见。

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抢上去一顿乱翻乱掷，慌得众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说：“姑娘不要误听了小孩子的话，柳嫂子有八个头，也不敢得罪姑娘。说鸡蛋难买是真，我们才也说他不知好歹，凭是什么东西，也少不得变法儿弄去。他已经悟过来了，连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写众人恰好。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语，方将气劝得渐平了。小丫头子们也没得摔完东西，便拉开了。司棋连说带骂，闹了一回，方被众人劝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自己咕唧了一回，蒸了一碗蛋，令人送去。详略各得。司棋全泼了地下。全神都到而乃自戕，巽为鸡为风，又演风地剥。那人回来，也不敢说，恐又生事。

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回汤，吃了半碗粥，又将茯苓霜一节说了。入上半回。五儿听罢，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即黛玉之与宝。遂用纸另包了一半，趁黄昏人稀之时，自己花遮柳隐的来找芳官。且喜无人盘问，鬼不鬼，贼不贼。一径到了怡红院门首，有来路，无去路。不好进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情景俱妙，必是玫瑰花，既点时令，又见总由探春也。远远的望着。有一盏茶时候，可巧春燕出来，忙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那一个，到跟前方看真，即黛玉遇钗。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只管找他做什么？方才使了他往前头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么话告诉我，等我告诉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关了园门。”五儿便将茯苓霜递与春燕，又说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补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转烦你递与他就是了。”转送，何其鲁莽，是黛玉行事。说毕，便走回来。

正走蓼溆一带，特提此处。忽迎见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五儿藏躲不及，只得上来问好。林家的问道：“我听见你病了，怎么跑到这里来？”截问如闻。五儿陪笑说道：“因这两日好些，跟我妈进来散散闷，才因我妈使我到怡红院送家伙去。”林之孝家的说道：“这话岔了，方才我见你妈出去，我才关门。既是你妈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诉我说你在这里呢？竟出去让我关门，是何主意？可是你撒谎。”五儿听了，没话回答，只说：“原是我妈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这时我才想起来了，只怕我妈错认我先去了，所以没和大娘说得。”林之孝家的听他词遁意虚，又因近日玉钏儿说那边正房内失落了东西，几个丫

鬟对赖，没主儿，心下便起了疑。

可巧小蝉、莲花儿并几个媳妇子走来，狭路相逢。见了这事，便说道：“林奶奶倒要审审他。这两日他往这里头跑得不像，鬼鬼祟祟的，不知干些什么事？”小蝉又道：“正是。昨日玉钏姐姐说：‘太太耳房里的柜子开了，少了好些零碎东西。’琏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钏姐姐要些玫瑰露，谁知也少了罐子，若不是寻露还不知道呢。”莲花儿笑道：“这我没听见，今日我看见一个露瓶子。”迤迤逗笋。林之孝家的正因这事没主儿，每日凤姐儿使平儿催逼他，一听此言，忙问：“在那里？”莲花儿便说：“在他们厨房里呢。”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灯笼，带着众人来寻。五儿急得便说：“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说：“不管你方官圆官，现有赃证，我只呈报了，凭你主子前辨去。”阴阳合为一人，故不管方圆，而语面自妙。此以五儿之屈直注黛玉之死，李、探乃黛玉送终之人，其停放乃林之孝家的。一面说，一面进入厨房，莲花儿带着，取出露瓶。恐还偷有别物，又细细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并拿了，带了五儿来回李纨与探春。

那时李纨正因兰儿病了，不理事务，只命去见探春。探春已归房，人回进去，丫鬟们都在院内纳凉。“纳凉”二字是混语。探春在内盥沐，只有侍书回进去，半日出来说：“姑娘知道了，叫你们找平儿回二奶奶去。”都不管，而二人各为一意，俟后评。林之孝家的只得领出来，到凤姐那边，先找着平儿进去回了。

凤姐方才睡下，听见此事，便吩咐：“将他娘打四十板子，撵出去，永不许进二门。把五儿打四十板子，凤主杀黛，故作此言，四板一棺也。立刻交给庄子上，或卖或配人。”平儿听了，出来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儿吓得哭哭啼啼，给平儿跪着细诉芳官之事。平儿道：“这也不难，等明日问了芳官，便知真假。但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来，还等老太太、太太回来看了才敢打动，这不该偷了去。”五儿见问，忙又将他舅舅送的一节说了出来。平儿听了笑道：“这样说，你竟是个平白无辜之人，拿你来顶缸的^[9]。”“冤”字明点。此时天晚，太太才进了药歇下，不便为这点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将他交给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我回了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违拗，只得带了出来，交与上夜的媳妇看守，自己便去了。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便是软烟罗。一步不敢多走。又兼众媳妇也有劝他说：“不该做这没行止的事。”也有报怨说：“正经更还坐不上来，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守，倘或眼不见寻了死，或逃走了，都是我们的不是。”又有素日一干与柳家

不睦的人，见了这般十分趁愿^[10]，都来奚落嘲戏他。这五儿心内又气又委曲，竟无处可诉。悉由自取。且本来怯弱有病，这一夜思茶无茶，思水无水，思睡无衾枕，呜呜咽咽，直哭了一夜。便作“焚稿”回观。

谁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时就撵他出门去，生恐次日有变，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悄的来买转平儿，送了些东西，一面又奉承他办事简断^[11]，一面又讲述他母亲素日许多不好处。画鬼笔。平儿一一都应着，打发他们去了，却悄悄的来访袭人，问他可果真芳官给他玫瑰露了。“权”字已到。袭人便说：“露却是给了芳官，芳官转给何人，我却不知。”公道不昧，虽袭不能以黛为污，是以从他出脱。○此露来路本从他手，在三十四回彼处说三寸瓶，此处说五寸瓶，是一是二？袭人于是又问芳官，芳官听了，吓了一跳，忙应是自己送他的。

芳官便又告诉了宝玉，宝玉也慌了，说：“露虽有了，若勾起茯苓霜来，他自然也实供。若听见了是他舅舅门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岂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咱们陷害了？”因忙和平儿计议：“露的事虽完，然这霜也是有不是的。此霜恍惚。好姐姐，你只叫他说也是芳官给他的，就完了。”平儿笑道：“虽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经同人说是他舅舅给的了，如何又说你给的？况且那边所丢之露，正没主儿，如今有脏证的白放了，又去找谁？谁还肯认？众人也未必心服。”

晴雯走来笑道：“太太那边的霜，再无别人，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儿去了，你们可瞎乱说。”大家雪亮。平儿笑道：“谁不知这个原故？但今玉钏儿急的哭。悄悄问着他，他若应了，玉钏儿也罢了，大家也就混着不问了，难道我们好兜揽这事不成？可恨彩云不但不应，他还挤玉钏儿，说他偷了去了。两个人窝里炮先吵得合府皆知，我们如何装没事人？少不得要查的。殊不知告失盗的就是贼，自剥。又没脏证，怎么说他？”

宝玉道：“也罢，这件事，我也应起来，就说是我吓他们顽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两件事都完了。”袭人道：“也倒是一件阴鹭事，保全人的贼名儿。“瞒”字正面，见窝主为宝玉，副之者袭人也，此义阴隐，故为阴鹭。只是太太听见，又说你小孩子气象，不知好歹了。”平儿笑道：“也倒是小事，如今便从赵姨娘屋里头起了脏来也容易，我只怕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别人都不要管，只这一个人，岂不又生气？我可怜的是他，不肯为打老鼠伤了玉瓶。”说着，把三个指头一伸。归重“兴利”之主，了完题句。“鼠”字义重，正是循环。袭人等听说，便知他说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说：“可是这话，竟是我们这里应了起来为

是。”平儿又笑道：“也须得把彩云和玉钏儿两个孽障叫了来，问准了他方好。不然，他们得了意，不说为这个，倒像我没有本事问不出来。就是这里完事，他们已后越发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袭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个地步。”“留”字重。

平儿便命一个人，叫了他两个来说道：“不用慌，贼已有了。”玉钏儿先问：“贼在那里？”钏乃环类，而必攻讦，是亦自剥。平儿道：“现在二奶奶屋里呢，财色窝主并归此处，而一语入面。问他什么，应什么。我心里明白，知道不是他偷的，可怜他害怕，都承认了。这里宝二爷不过意，要替他认一半。财一半，色一半，故认一半。我待要说出来，但只是这做贼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姐妹，窝主却是平常，里面又伤了一个好人的体面，因此为难。少不得央求宝二爷应了，大家无事。如今反要问你们两个，还是怎样：若从此已后，大家小心存体面，这便求宝二爷应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不要冤屈了人。”

彩云听了，不觉红了脸，一时羞恶之心感发，所谓良心，剥下得复矣，是曰环。便说道：“姐姐放心，也不要冤屈好人，我说了怕伤体面，偷东西原是赵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与环哥儿是情真^[12]。必拉环、赵，重演循环也，且立彩云旁传，正不必作十成语，是有斟酌。连太太在家，我们还拿过，各人去送人，也是常有的。我原说嚷过两天就罢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姐竟带了我回奶奶去，一概应了完事。”

众人听了这话，一个个都诧异他竟这样有肝胆。宝玉忙笑道：“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周而复始，是为正经。如今也不用你应，我只说我悄悄的偷的吓你们顽，如今闹出事来，我原该承认。我只求姐姐们已后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云道：“我干的事，为什么叫你应？死活我该去受。”平儿、袭人忙道：“不是这样说，你一应了，未免又叨登出赵姨奶奶来，那时三姑娘听了，岂不又生气？竟不如宝二爷应了，大家无事。且除这几个人，皆不得知道，这样何等干净！但只以后，千万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甚么，好歹等太太到家，那怕连房子给了人，我们就没干系了。”“小人剥庐”。彩云听了，低头想了一想，方依允。略推即合却好。

于是大家商议妥贴，平儿带了他两个，并芳官来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儿，将茯苓霜一节，也悄悄的叫他说系芳官所赠，阿私显见。五儿感谢不尽。平儿带他们来至自己这边，已见林之孝家的带领了几个媳妇，押解着柳家的等够多时。

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儿说：“今日一早押了他来，恐园中没人伺候姑娘们饭，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们的饭呢。”秦显言人情奸险也，为司棋之亲，则黑白分明，又何必苟且钻营，徒貽笑柄乎，其警世深矣。○司棋姓秦，特为“情”字又立一格。平儿道：“秦显的女人是谁？我不大相熟。”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园里南角子上夜的，白日里没什么事，所以姑娘不大认识。高高儿孤拐^[13]，大大的眼睛，最干净爽利的^[14]。”玉钏道：“是了，姐姐你怎么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婶子。司棋的父亲，虽是大老爷那边的人，他这叔叔，却是咱们这边的。”棋乃分势。平儿听了方想起来，笑道：“哦！你早说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连前日太太屋里丢的也有了主儿。又如问见。是宝玉那日过来，和这两个孽障无非孽障。不知道要什么的。偏这两个孽障恁他顽，说：‘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宝玉便瞅他两个不堤防时节，自己进去拿了些什么出来。这两个孽障不知道，就吓慌了。如今宝玉听见带累了别人，方细细的告诉了我，拿出东西来，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宝玉外头得了的，也曾赏过许多人，不独园内人有，连妈妈、丫鬟们讨出去给亲戚们吃，又转送人。袭人也曾给过芳官一流的人。他们私情，各自来往，也是常事。前日那两篓还摆在议事厅上，好好的原封没动，怎么就混赖起人来？此霜恍惚，忽失忽得，正有微旨。等我回了奶奶再说。”说毕，抽身进了卧房，将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儿一遍。

凤姐儿道：“虽如此说，但宝玉为人不管青红皂白，玉易受污。爱兜揽事情。别人再求求他去，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给他个炭篓子戴上^[15]，什么事他不应承？咱们若信了，将来有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还要细细的追求才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虽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16]，跪在太阳地下，茶饭也不要给他们吃。一日不说，跪一日，便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以凤之辣，衬平之平，托出“行权”。又道：“苍蝇不抱没缝儿的鸡蛋，找上文鸡蛋。虽然这柳家的没偷，到底有些影儿，人才说他。此是说宝黛情事。虽不加贼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原有罢误的^[17]，到底不算委屈了他。”黛自无词。平儿道：“何苦来操这心，得放手时须放手，什么大不了的事，乐得施恩呢！正训。依我说，总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心，终久是回那边屋里去的，人每忘了各有那边，百岁终须死也。没的结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恨抱怨。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到了六七月还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气恼伤着的？直提五十五回凤姐小月，乃生“兴利”之因。如今趁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也倒罢了。”老老、鸳鸯全到。一夕话，说得凤姐儿倒笑了，道：“随你们罢，

没的恼气。”平儿笑道：“这不是正经话？”此回以一夕话起首，以一夕话结尾，一夕话乃是正经，此书何可轻视。说毕，转身出来，一一发放。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乃此书的正中，故为司棋立传，一黑一白之转关，正是循环，故“瞒赃”、“行权”，都从贾环生发。

起以柳家一夕话，结以平儿一夕话。一夕话，梦话也。而恩怨刑德，无不包罗。愈琐碎，愈整齐。篇中总发冤家路仄之意，而一切无非以己害己。如林之孝，黛类也，而攻柳；凤、平，赦属也，而左迎。则天理循环，正有许多云霞变幻。

【护花主人评曰】假蔷薇硝，赵姨娘干动真气；真玫瑰露，贾宝玉甘冒假赃。

暗换茉莉粉，芳官赚赵姨两下嘴巴；私送茯苓霜，五儿赔芳官一宵眼泪。

指鹿为马，芳官调换粉硝；以李代桃，宝玉认偷霜露。

司棋若不因鸡蛋吵闹，叫小丫头乱翻乱摸，则玫瑰露瓶，莲花儿何由看见？叙司棋吵闹一层，是此回之根线。

司棋逞性，不但伏后文败事之根，且以见迎春素日不知约束下人。

柳五儿事，若李纨办理，必不能明白；若探春究问，又多有干碍，非平儿不可。但平儿何能作主？故借凤姐已睡，分付发落，五儿才得跪诉冤枉。平儿始访问袭人，宝玉方肯代认。层层脱却，不露痕迹。

层层脱卸到宝玉认偷，事已可完，但竟就完结，索然无味。又写平儿虑后，唤到玉钏、彩云，隐隐跃跃，说出原委，彩云挺身认罪一节，然后平儿、袭人说出干碍三姑娘，彩云依允。不但波澜忽起忽落，情事亦周匝细密。

凤姐要细细追求，平儿劝解，是此回馀波。然不写此一层，便不像凤姐平日为人，如此方无缺漏。

【大某山民评曰】谚有“踏沉船”、“打落水狗”之说，未曾分清皂白，趁势蹂躏。作者目中看不过，心里忍不住，爰借柳五儿畅言之。

连上一回，其形容柳嫂子势利处，真是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总之无钱无势，日日想吃白食者，不能讨此等人好也。

此回已入癸丑年夏时事。

[1] 马子盖：指当时儿童的一种发式，犹如马桶盖。马子，即马桶。旧时一种带盖子的便溺器。

[2] 鸛（lí）鸡：鸟名。通体黑色，身短尾长，凶猛善斗。

[3] 内纤：内线，卧底。

[4] 顿：同“炖”。

[5] 混诌：犹胡说。

[6] 浇头：方言。指加在盛好的面条或米饭上的菜。

[7] 水牌：临时记事用的漆成白色或黑色的木牌或薄铁牌，因用后以水洗去字迹可以再写，故称。

[8] 叨登：折腾，找麻烦。

[9] 顶缸：比喻代人受过。

[10] 趁愿：称心，如愿。趁，通“称”。

[11] 简断：干练。

[12] 情真：事实，实情。

[13] 孤拐：颧骨。古人迷信，认为女子颧骨高是克夫面相，故称“孤拐”。

[14] 爽利：利索，麻利。

[15] 炭篓子：犹指奉承人家的话。即所谓高帽子。

[16] 磁瓦：瓷器的碎片。

[17] 罨（guà）误：因过失或牵连而受到处分。罨，因事或因他人罪案而受牵连。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话说平儿出来，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无事’，所谓造化。方是兴旺之家。若是一点子小事，便扬铃打鼓乱掀腾起来，不成道理。正训。今将他母女带回，照旧去当差，将秦显家的仍旧遣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紧。”说毕，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上前磕头。林家的就带回园中，回了李纨、探春，二人都说：“知道了。宁可无事，很好。”

司棋等人空兴头了一阵。何必。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钻了来，只兴头了半天，可为惊叹。在厨房内正乱接收家伙米粮煤炭等物，又查出许多亏空来，说：“粳米短了两石，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炭也欠着额数。”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的礼，悄悄的备了一篓炭、一石粳米在外边，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又打点送账房儿的礼，又备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人，说：“我来了，全仗你们列位扶持。自今以后，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顾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顾些。”世故人情，无不烛照，写来绝倒。

正乱着，忽有人来说：“你看完了这一顿早饭，就出去罢。柳嫂儿原无事，如今还交与他管了。”秦显家的听了，轰去了魂魄，垂头丧气，登时偃旗息鼓，卷包而去。送人之物，白白去了许多，自己倒要折变赔补亏空。连司棋都气了个直眉瞪眼，无计挽回，只得罢了。此一顿饭工夫，正不知气坏多少人？可以醒矣！

赵姨娘正因彩云私赠了许多东西，被玉钏儿吵出，生恐查问出来，每日捏着一把汗，偷偷的打听信儿。忽见彩云来告诉说：“都是宝玉应了，从此无事。”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谁知贾环听如此说，便起了疑心，将彩云凡私赠之物都拿了出来，照着彩云脸上摔了来，说：“你这两面三刀的东西，我不希罕！你不和宝玉好，他如何肯替你应？你既有担当给了我，原该不与一个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诉了他，我再要这

个，也没趣儿。”虽写无端，亦情谈中所应有，又演自剥。

彩云见如此，急得发咒赌誓，至于哭了。百般解说，贾环执意不信，说：“不看你素日，我索性去告诉二嫂子，就说你偷来给我，我不敢要。你细想去罢！”说毕，摔手出去了。急的赵姨娘骂：“没造化的种子，这是怎么说！”气得彩云哭了个泪干肠断。赵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负了你的心，我横竖看得真。我收起来，过两日，他自然回转过来了。”说着，便要收东西。彩云赌气，一顿卷包起来，趁人不见，来至园中，都撒在河内，顺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气得夜间在被内暗哭了一夜。

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日无明文，以上文玫瑰、下文芍药揆之，则为乾卦四月纯阳之月也，是乃追原先天之心。原来宝琴也是这日，二人相同。琴为太初之音，其用为禁，即落后天能禁此心，则能反两王之坤，为两三之乾也，故与宝玉同生日。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热闹，往年乃“魇魔法”以后，“泣残红”以前，何尝热闹。只有张道士首提大道。送了四样礼，换的记名符儿；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姑子，无非阴阳性命演义。送了供尖儿^[1]，并寿星、纸马、疏头，并本宫星官、值年太岁、周岁换的锁儿。家中常走的男女，先日来上寿。王子腾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袜、一百寿桃、一百束上用银丝挂面。束其外，实其内，正一心奔腾之戒。薛姨妈处减一半。“减半”二字奇，衣服一套不可减半，鞋袜一双不可减半，或者只有衣服鞋袜无桃面，有桃面无衣服鞋袜为减半耶？请试猜之。其余家中，尤氏仍是一双鞋袜，罪自外至，故禁其行。凤姐儿是一个宫制四面扣合荷包，必无所逃。里面装一个金寿星，定主以玉配金。一件波斯国的玩器^[2]。犹言夷器。夷，伤也。各庙中遣人去放堂舍钱^[3]。又另有宝琴之礼，不能备述。姊妹们皆随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画的，或有一诗的，一扇，一善也，为《大学》之明德；一字为《春秋》之褒贬；一画为大《易》之奇偶；一诗为《国风》之正变。吾故曰是书演《大学》，以《周易》明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奈何看官都把作闲文略过。聊为应景而已。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已毕，冠带起来，至前厅院中，已有李贵等四个人李贵正对张道。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宝玉炷了香，行了礼，奠茶焚纸后，便至宁府内宗祠祖先堂两处行礼，出至月台上，又朝上遥拜过贾母、贾政、王夫人等。一顺到尤氏上房，行过礼，三提行“礼”，正为《诗》、《易》、《春秋》之配，其所出曰政，其同生曰

琴，则《书》与《乐》在其中矣。合之《六经》、《四书》，无不具备，乃是郑重演宝玉，乃是郑重演石头，看官信否？坐了一回，方回荣府。先至薛姨妈处，再三拉着，此处无行礼明文，正坏心之所。然后又见过薛蝌，让一回，方进园来。方入大观，此书又从头起。晴雯、麝月二人一钗、一黛，是书主脑。跟随，小丫头夹着毡子，从李氏起一一挨着，比自己长的房中到过；复出二门，至四个奶妈家让了一回方进来。虽众人要行礼，也不曾受。不行礼不受礼，乃入大观之宝玉，而排场都好。回至房中，袭人等第一人。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轻人受礼，恐折了福寿，故此皆不磕头。废礼自王，大书特书。

一时贾环、贾兰来了，袭人连忙拉住，亦未行礼，无兄无父，总由王命。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道：“走乏了。”便歪在床上。入梦微言。方吃了半盏茶，只听外头咕咕呱呱，一群丫头笑了进来，但一歪便见群阴悉进，而一时情事，恍如见闻。原来是翠墨、小螺、翠缕、入画、邢岫烟的丫头篆儿，并奶子抱着巧姐儿，彩鸾、绣鸾八九个人，是人都有妙义，不是杂凑，批不胜批，八九七十二，乃地数也。都抱着红毡子，笑着进来，说：“拜寿的挤破门了，快拿面来我们吃！”刚进来时，探春、湘云、宝琴、岫烟、惜春也都来了。此五人一总，悉有妙义，看官当自知之。

宝玉忙迎出来，笑说：“不敢起动，快预备好茶。”进入房中，不免推让一回，大家归座。袭人等捧过茶来，才吃了一口，平儿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来了。此回此段要紧人物，故单提特举。宝玉忙迎出来笑说：“我方才到凤姐姐门上，回进去，说不能见我，我又打发人进去让姐姐的。”平儿笑道：“我正打发你姐姐梳头，不得出来回你。后来听见又说让我，我那里禁当得起？所以特给二爷来磕头。”宝玉笑道：“我也禁当不起。”袭人是在外间安了坐，让他坐，平儿便拜下去，都不行礼，独他行礼，无剥不复，其机在此，否则王夫人不令行礼之命岂独未之闻，而独不遵耶！故读书贵得闲。宝玉作揖不迭；平儿便跪下去，宝玉也忙还跪下，袭人连忙搀起来；又拜了一拜，宝玉又还了一揖。袭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经完了，怎么又作揖？”此书至此，实已完又作。袭人笑道：“这是他来给你拜寿，今日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该给他拜寿。”用袭人出平儿生日，恰有关会。宝玉喜得忙作揖，笑道：“原来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平儿赶着也还了礼。

湘云拉宝琴、岫烟说：“你们四个人对拜寿，直拜一天才是。”岫烟生日用湘云说出，烟、云一体也。而四人同一天生日，大有深文，在“一

天”二字。琴所以正人心，而弹琴必焚香，此岫烟为琴之配也。于是化其陂而使之平，去其偏而扶之正，而后分阴悉尽，以复清虚自在之天，此平、宝之合为一天也，是乃一部《红楼》真实作用，而叙事穿插，直逼龙门矣。探春忙问：“原来邢妹妹也是今日？我怎么就忘了。”岫烟生日，湘云记之，而探春忘之，此皮里阳秋也。本回写探春，都是此笔。忙命丫头：“去告诉二奶奶，赶着补了一分礼，与琴姑娘的一样，送到二姑娘屋里去。”丫头答应着去了。岫烟见湘云直口说出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让^[4]。

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此书之赞。一年十二个月，月月有几个生日。人多了，便这等巧。“巧”字乃书中要义。也有三个一日的，两个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过，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别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爷的生日冥寿。中幅开场，始于“兴利”，则探春便是冷子兴，此段便是“演说荣国府”，故必从大年初一追原太祖生日。过了灯节，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他们娘儿两个遇的巧。贾母生日，七十一回明说八月初三，详在本评。今必说在正月者，正以此书又开端也，而必与宝钗同时者，同为罪魁祸首也，故曰遇的巧。三月初一是太太的，三月初一仍一“王”字。初九是琏二哥哥，琏乃坏荣之阴小，今以三连之乾，而于初九一爻变生一阴，则为巽为风，是西风之配。○“桃花社”回说探春生日在三月初三，此处不言，俟后评。二月没人。”文笔一曲，而黛以死，袭以嫁，同为没人也。袭人道：“二月十二日林姑娘，二二重阴，十归土数，乃正花朝，林固花叙中主人也。怎么没人？死得干净，虽没人，实有人。只不是咱家的人。”终于客死，袭人三言，全传了矣！其实宝钗又何尝是咱家人。

探春笑道：“你看我这个记性儿。”不记岫烟生日，犹可言也，不记黛玉生日，探岂愤愤若此？是乃微词。宝玉笑指袭人道：“他和林妹妹是一日，初试云雨第一人，亦花叙之主，固与黛玉异出同源。他所以记得。”探春笑道：“原来你两个倒是一日，不应是而是，曰倒是。每年连头也不给我们磕一个。平儿的生日，我们也不知道，这也是才知道的。”平儿笑道：“我们是那牌儿名上的人？不入《红楼梦曲》，故无牌名。生日也没拜寿的福，又没受礼的职分，可吵嚷什么，可不悄悄儿的就过去了吗？今日他又偏吵出来了。等姑娘回房，我再行礼去罢。”探春笑道：“也不敢惊动。只是今日倒要替你过个生日，我心里才过得去。”后半部书从此日生，故探春云然，而其势利附凤，自在言外。宝玉、湘云等一齐都说：“很是。”探春便吩咐了丫头：“去告诉他奶奶说：我们大家说了，今日一天不放平儿出去，“一天”二字再点。我们也

大家凑了分子过生日呢！”找“攒金上寿”，彼为剥之基，此为复之兆。丫头笑着去了，半日回来说：“二奶奶说了，多谢姑娘们给他脸。不知过生日给他些什么吃？只别忘了二奶奶，就不来絮聒他了。”语面是戏，语意觉惨，平儿扶正到矣。众人都笑了。探春因说道：“可巧今日里头厨房不预备饭，一应下面弄菜，都是外头收拾，咱们就凑了钱，叫柳家的来领了去，只在咱们里头收拾倒好。”众人都说：“很好。”

探春一面遣人去请李纨、宝钗、黛玉，一面遣人去传柳家的进来，“为此春酒”，正须柳氏。吩咐他内厨房中，快收拾两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说：“外厨房都预备了。”探春笑道：“你原来不知道，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外头预备的是上头的，这如今我们私下又凑了分子，单为平姑娘预备两桌请他。你只管拣新巧的菜蔬预备了来，开了账，我那里领钱。”柳家的笑道：“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5]，我们竟不知道。”说着，便向平儿磕头，慌得平儿拉他起来。柳主春生，平能受之，而“行权”之报已在言外。柳家的忙去预备酒席。

这里探春又邀了宝玉同到厅上去吃面，等到李纨、宝钗一齐来全，又遣人去请薛姨妈与黛玉。却无迎春，看探春是何心地。因天气和暖，黛玉之疾渐愈，书又开头，故写黛玉愈。故也来了，花团锦簇，挤了一厅的人。谁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寿礼与宝玉，文无脱漏，巾扇香帛都有寓意。宝玉于是过去陪他吃面。两家皆办了寿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领。至午间，宝玉又陪薛蝌吃了两杯酒。一荣一雪，冷热倚伏。宝钗带了宝琴过来与薛蝌行礼，把盏毕，宝钗因吩咐薛蝌：“家里的酒，也不用送过那边去，这虚套竟收了。你只请伙计们吃罢。我们和宝兄弟进去，和得奇。还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说：“姐姐、兄弟只管请，独不说妹妹。只怕伙计们也就好来了。”宝玉忙又告过罪，方同他姊妹回来。

一进角门，宝钗便命婆子将门锁上，把钥匙要了，自己拿着。宝玉忙说：“这一道门何必关？又没多的人走，况且姨娘、姐姐、妹妹都在里头，倘或要家去取什么，岂不费事？”宝钗笑道：“小心没过逾的^[6]。你们那边，这几日七事八事，七八十五，又是将笄之年，七事八事，不过此事。竟没有我们那边的人，可知是这门关得有功效了。若是开着，保不住那起人图顺脚走近路，从这里走，拦谁的是？不如锁了，连妈妈和我也禁着些，大家别走。总有了事，就赖不着这边的人了。”宝玉笑道：“原来姐姐也知道我们那边近日丢了东西。”宝钗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两件，乃因人而及物，若不是里头有人，你是连这两件

还不知道呢。殊不知还有几件，比这两件大的呢。若以后叨登不出来，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来了，不知里头连累多少人呢。一篇话说得跷蹊暗昧，见一切坏事有平、凤所不知，而钗独知之者，则其为奸盗之主，尚复何疑！是乃重新演一姤卦也。大观园为《易卦图》，四月生日为纯乾，关断通雪通冷之门，则一阳下断，非姤而何？书开首演“宝玉初试”演此也，中幅演“凤姐泼醋”演此也，而无非演宝钗，今用宝钗自演之，正是作者另立炉灶。

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才告诉你。平儿是个明白人，我前日也告诉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头，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犯出来，大家落得丢开手；若犯出来，他心里已有了稿儿，自有头绪，就冤枉不着平人了。你只听我说，已后留神小心就是了。这话也不可告诉第二个人。”不可告第二人，而宝琴固同在此，岂不闻之？“初试”回之老老，“泼醋”回之鸳鸯，都在个里。

说着，来到沁芳亭边，仍从心起。只见袭人、香菱、侍书、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十来个人，都在那里看鱼顽呢，此处章法，当接黛玉或晴雯或湘云，今必首提袭人者，正挾上段话，为演“初试”也，余人妙义当自得之。观鱼者，鱼水之谐究归金也。见他们来了，都说：“芍药栏里药寓扶养，栏寓范围，是风月宝鉴之用。预备下了，快去上席罢。”宝钗等随携了他们，同至芍药栏中红香圃红香圃即是大观园。三间小敞厅内，连尤氏已请过来了，荣宁合一。诸人都在那里，只没平儿。

原来平儿出去，有赖、林诸家送了礼来，连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拜寿送礼的不少。平儿忙着打发赏钱道谢，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凤姐儿^[4]，不过留下几样；也有不受的，也有受下即刻赏与人的。忙了一回，又直等凤姐儿吃过面，方换了衣裳往园里来。

刚进了园，就有几个丫鬟来找他，一同到了红香圃中。只见筵开玳瑁，褥设芙蓉，众人都笑说：“寿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让他们四个人坐。四人皆不肯。薛姨妈说：“我老天拔地，不合你们的群儿，我倒拘的慌，不如我到厅上，随便躺躺去倒好。我又吃不下什么去，又不大吃酒，这里让他们倒便宜。”尤氏等执意不从。宝钗道：“这也罢了，倒是让妈妈在厅上歪着自如些，有爱吃的，送些过去，倒自在了。且前头没人，在那里又可照看了。”探春笑道：“既这样，恭敬不如从命。”决去一阴，正探为主，而安置恰好。因大家送到议事厅上，眼看着命小丫头们铺了一个锦褥，并靠背引枕之类，又嘱咐：“好生给姨太太捶腿，

要茶要水，别推三拉四的。回来送了东西来，姨太太吃了，赏你们吃，只别离了这里。”小丫头们都答应了。

探春等方回来，终久让宝琴、岫烟二人在上，共为一天。平儿面西坐，宝玉面东坐。探春又接了鸳鸯来，一探不平，生出《易》卦无数鸳鸯文字，是书主人。二人并肩对面相陪。西边一桌，宝钗、黛玉、湘云、迎春、迎春到此方见，却无往请明文。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钏儿二人打横^[8]。三桌上尤氏、李纨又拉了袭人、彩云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鹃、莺儿、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围坐。并有司棋，不脱本大段。四桌坐得不伦不类，而皆有意义可寻。

当下探春等还要把盏，宝琴等四人都说：“这一闹，一日也坐不成了！”方才罢了。两个女先儿要弹词上寿，众人都说：“我们没人要听那些野话，你厅上去说给姨太太解闷儿去罢。”必找“破旧套”。一面又将各色吃食拣了，命人送与薛姨妈去。宝玉便说：“雅坐无趣，须要行令才好。”必找“三宣令”。众人中有的说行这个令好，又有那个说行那个令才好。黛玉道：必用书主。“依我说，拿了笔砚，将各色令都写了，拈成阄儿，‘阄’字绝妙，书中人无非此字。咱们抓出那个来，就是那个。”众人都道：“妙极。”即命拿了一副笔砚花笺。香菱近日学了诗，又天天学写字，见了笔砚，便巴不得连忙起来说：“我写。”必用他写，是乃宝鉴。众人想了一回，共得十来个，“十”字纵横如意。念着，香菱一一写了，搓成阄儿，掷在一个瓶中。探春便命平儿拈，后半生发，必用此人。平儿向内搅了一搅，用箸夹了一个出来，打开一看，上写“射覆”二字^[9]。书中情事，无非射覆。宝钗笑道：“把个令祖宗拈出来了。射覆从古有的，如今失了传，这是后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难。射覆本于《易》道，乃书之祖，故曰令祖宗。《石头记》祖《易》道而成书，正是后纂，而其难特甚，作者自道甘苦。这里头倒有一半是不会的，一半，反面也。一半不会，叹世人只解看正面也。不如毁了，另拈一个雅俗共赏的。”便是代儒之言。探春笑道：“既拈了出来，如何再毁？闲人前评曾云：既铸不能毁。如今再拈一个，若是雅俗共赏的，便叫他们行去，咱们行这一个。”说着，又叫袭人拈了一个，追前起后，必用此人。却是“拇战”^[10]。对五伸缩，仍是《易》数，仍是射覆而战争形焉，便是“滴翠亭”案。史湘云笑着说：“这个简断爽快，如此简爽，其如人不猜何。合了我的脾气。我不行这个射覆，没的垂头丧气闷人，我只猜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乱令，宝姐姐快罚他一钟。”宝钗不容分说，便灌了湘云一杯。

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听我分派。取了令骰令盆来，从琴妹妹掷起挨着掷下去，对了点的，二人射覆。”宝琴一掷是个“三”，必是三，是乾。岫烟、宝玉等皆掷的不对，直到香菱方掷了个“三”。菱乃甄出，真也，惟一真乃合琴，故亦得三，以成纯乾。宝琴笑道：“只好室内生春^[11]，所谓仙乡不离房。若说到外头去，可太没头绪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罚一杯，你覆他射。”宝琴想了一想，说了个“老”字。乃刘老老，与宝琴是一非二，为四月纯阳，阳已老矣，指定此篇，重演一姤卦。香菱原生于这令，一时想不到，满室满席，都不见有与“老”字相连的成话。湘云先听了，便也乱看，忽见门斗上贴着“红香圃”三个字，便知宝琴覆的是“吾不如老圃”的“圃”字^[12]，是庄家人。见香菱射不着，众人一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说“药”字。即到香梦沉酣，乃是令人求药。黛玉偏看见了，说：“快罚他，又在那里传递呢！”传递直追“逞才藻”回，故必用他说。闹得众人都知道了，忙又罚了一杯。恨的湘云拿筷子敲黛玉的手。于是罚了香菱一杯。

下则宝钗和探春对了点子，不对之对，正找“除宿弊”“全大体”，两人同事为一对。探春便覆了一“人”字，此“人”字对天字、道字说，便是袭人之人，坏天心、道心者。宝钗笑道：“这个‘人’字泛得很。”探春笑道：“添一个字，两射一覆，也不泛了。”说着，便又说了一个“窗”字。窗取其明，便是“秋爽斋”义。宝钗一想，因见席上有鸡，便知他是用“鸡窗”、“鸡人”二典了^[13]，因覆了一个“埘”字。探春知他射着，用了“鸡栖于埘”的典^[14]，得所栖止。二人一笑，此一笑有微旨。各饮一口门杯。

湘云等不得，早和宝玉三五乱叫，猜起拳来。三五皆奇数，是黛玉影；合之得八，则偶数，是钗影；乃合宝玉，一人三影。那边尤氏和鸳鸯隔着席，也七八乱叫，猜起拳来。平儿、袭人也作了一对。叮叮当当，只听得腕上镯子响。一时湘云赢了宝玉，袭人赢了平儿，笔有馀闲，声情毕现。二人限酒底酒面。湘云便说：“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皆书中所取给。还要一句时宪书上有的话^[15]，共总成一句话。酒底要关人事的果菜名。”凡书中一果一菜，无不关合人事，酒底正是书底，观此则知闲人所评，如酸笋鸡皮汤、莲叶羹等等，绝非穿傅。众人听了，都说：“惟有他的令比人唠叨，倒也有些意思。”自道其书。便催宝玉快说。宝玉笑道：“谁说过这个，也等想一想儿。”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钟，我替你都说。”是为一心一口。宝玉真个喝了酒，听黛玉说道：

落霞与孤鹜齐飞，风急江天过雁哀，却是一枝折脚雁，叫得人九回肠。这是鸿雁来宾。¹¹⁶都是宝钗究竟，绝无黛玉身事，见演一姤卦，不惟本回全是宝钗，而自“神游太虚”至“出闺成礼”，无非宝钗也。

说得大家笑了。众人说：“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又是书赞。黛玉又拈了一个榛瓢，说酒底道：

榛子非关隔院砧，何来万户捣衣声？征夫不返，又是宝钗。

令完，鸳鸯、袭人等皆说的是一句俗语，都带一个“寿”字，俗语常言也，《大学》、《中庸》、寿世、寿人，都在其中。不须多赘。

大家轮流乱了一阵。这上面湘云又和宝琴对了手，李纨和岫烟对了点子。李纨便覆了一个“瓢”字，瓢乃一半葫芦，“葫芦案”方演至半也。又半边人正与本身关合，妙极，妙极。岫烟便射了一个“绿”字，篆烟本色，是木是荣。二人会意，乃“酒”字也，酒文水酉，酉为金，金杀木，书中处处总演杀黛。水生木，书中处处又总演救黛，正扶阳抑阴，秘而不宣之旨也，故不明言。而岫烟之为古文，李纨之为真理在是矣。○元春特去“怡红快绿”之“绿”，两人共以“绿”字回气数之夭。各饮了一口。湘云的拳却输了，请酒面酒底。宝琴笑道：“请君入瓮。”本回上半，便是入瓮。大家笑起来，说：“这个典用得当。”湘云便说道：

奔腾澎湃，江间波浪兼天涌，须要铁索挽孤舟，既遇着一江风，不宜出行。¹¹⁷亦是说钗，而寓惩戒之意。状其心迹奔腾，徒泣孤舟嫠妇，风之为风，其撮合为祸败，不可冒险而行也。

说的众人都笑了，说：“好个谄断了肠子的！便是湖州人氏，而人但知为笑，而不知为断肠也。怪道他出这个令，故意惹人笑。”又催他：“快说酒底儿。”湘云吃了酒，夹了一块鸭肉，呷口酒，忽见碗内有半个鸭头，遂夹了出来吃脑子。便是宝玉所说药方之象。众人催他：“别只顾吃，你到底快说了。”湘云使用箸子举着说道：

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那有桂花油？是即秦氏大殡中之二丫头，凡为丫头者都在里许，而此则专指宝钗，乃“首如飞蓬”之思妇也。桂花油，则夏金桂已到，亦是惩戒。

众人越发笑起来，引得晴雯、小螺等一千人都走过来，说：“云姑娘会开心儿，拿着我们取笑儿，快罚一杯才罢。怎见得我们就是该擦桂花油

的？倒得每人给一瓶子桂花油擦擦。”情妙语妙。黛玉笑道：“他倒有心给你们一瓶子油，又怕误着打窃盗官司。”取死之道，此处尤甚，见探春以次之人，皆其自召。众人不理论，宝玉却明白，忙低了头。彩云心里有病，不觉的红了脸。顾本大段重在“平儿行权”。宝钗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原来是打趣宝玉的，就忘了趣了彩云了，自悔不及，忙一顿的行令猜拳岔开了。心事神情，各臻其妙。

底下宝玉可巧和宝钗对了点子，方见主人翁，巧字是眼。宝钗便覆了一个“宝”字，宝玉想了一想，便知是宝钗作戏，指着自己的通灵玉说的，便笑道：“姐姐拿我作雅谑，我却射着了，说出来姐姐别恼，就是姐姐的讳‘钗’字就是了。”众人道：“怎么解？”宝玉道：“他说‘宝’，底下自然是‘玉’字了。我射‘钗’字，旧诗曾有‘敲断玉钗红烛冷’^[18]，本地风光，而诗语颓丧已极，又是惩戒。岂不射着了？”湘云道：“用时事使不得，玉、钗令下，必紧接湘云、香菱，本回正宝玉与湘云、香菱案，而其实总宝钗案也。两个人都该罚。”香菱道：“不止时事，也有出处。”编新即是述古。湘云道：“‘宝玉’二字并无出处，衔玉而生，造语奇创，是无出处。不过春联上或有，正是绝妙春联，乃唐寅画册。诗书纪载并无。”全书绝不明用诗书搬演。香菱道：“前日我读岑嘉州五言律^[19]，现有一句，说‘此乡多宝玉’，‘惟心之谓与’。怎么你倒忘了？后来又读李义山七言绝句，又有一句‘宝钗无日不生尘’^[20]，诗又颓丧之极。我还笑说他两个名字，都原来在唐诗上呢。”唐多内乱。众人笑说：“这可问住了，快罚一杯。”湘云无话，只得饮了。迤迤取一“醉”字，湘云记问何必不及香菱？特要逼出春联一句话，以宣钗玉故事耳。大家又该对点猜拳。这些人因贾母、王夫人不在家，没了管束，便任意取乐，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满厅中红飞翠舞，玉动珠摇，真是十分热闹。作小结束以起本文，谁不说此书热闹。顽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却忽然不见了湘云，只当他外头自便就来，自便二字是眼。谁知越等越没了影儿，湘云没了影儿，宝玉、宝钗有了影儿也。使人各处去找，那里找得着？

接着，林之孝家的此处必入林之孝家的，孝乃书之要义。同着几个老婆子来，一则恐有正事呼唤，二则恐丫鬟们年轻，趁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约束，恣意痛饮，失了体统，是教是孝。故来请问有事无事。探春见他们来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们又不放心，来查我们来了。我们并没有多吃酒，不过是大家玩笑，将酒作引子，妈妈们别耽心。”李纨、尤氏也都笑说：“你们歇着去罢，我们也不敢叫他们多吃了。”林之孝家的等人笑说：“我们知道，连老太太让姑娘们吃酒，姑娘

还不肯吃呢，何况太太们不在家，自然顽罢了。我们怕有事，来打听打听。二则天长了，姑娘们顽一回子，还该点补些小食儿^[21]。素日又不大吃杂项东西，如今吃一两杯酒，若不多吃些东西，怕受伤。”书重吃饭。探春笑道：“妈妈说的是，我们也正要吃呢。”回头命取点心来。

两傍丫鬟们齐声答应了，忙去传点心。探春又笑让：“你们歇着去，或是姨妈那里说话儿去，我们即刻打发人送酒你们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领了。”又站了一回，方退了出来。平儿摸着脸笑道：“我的脸都热了，也不好意思的见他们。羞恶之良。依我说，竟收了罢，别惹他们再来，倒没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横竖咱们不认真喝酒就罢了。”此良转从他昧。

正说着，只见一个小丫头笑嘻嘻的走来，说：“姑娘们快瞧，云姑娘吃醉了图凉快，冷子兴。在山子后头一块青石板磴上大荒山青埂峰。睡着了。”众人听说，都笑道：“快别吵嚷。”说着，都走来看时，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磴子上，“石”字屡点。业经香梦沉酣^[22]，便是“红楼梦”，而此梦方浓。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赠之以芍药”。手中的扇子掉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蜜蜂、蝴蝶闹嚷嚷的围着。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特提扇子，直找三十一回，蜂便是“一个虫儿”，蝶便是“玉色蝴蝶”，游仙一梦到此已了，全完麒麟案，仍是完金锁案，以上找“绛芸轩”。而布景设色鲜艳异常，遂成绝妙画本，是此书造孽处。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忙上来推唤搀扶。湘云口内犹作睡语，说酒令，嘟嘟囔囔说：“泉香酒冽……醉扶归，宜会亲友^[23]。”众人笑推他说道：“快醒醒儿，吃饭去。这潮磴上还睡出病来呢！”湘云慢启秋波，见了众人，又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方知是醉了。原是纳凉避静的，不觉因多罚了两杯酒，娇媚不胜，便睡着了，馀波悉有关会。心中反觉自愧。警省。早有小丫头端了一盆洗脸水，一个捧着镜奁。众人等着他。便在石磴上重新匀了脸，拢了鬓，连忙起身同着来至红香圃中。又吃了两盏浓茶。探春忙命将醒酒石拿来^[24]，给他衔在口内，便是宝玉，自“忽然不见了湘云”至此文中，但说众人，并无宝玉下落，岂有如此一段情事，而宝玉不着一语者，看官当知之矣。一时又命他吃了些酸汤，方才觉得好了些。

当下又选了几样果菜，与凤姐儿送去。必接凤姐，找“馒头庵”枕边案。凤姐儿也送了几样来。宝钗等吃过点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观花的，也有停着看鱼的，各自取便，说笑不一。再作小束。探春便和宝琴下棋，宝钗、岫烟观局，林黛玉和宝玉在一簇花下，

唧唧啾啾，不知说些什么。

只见林之孝家的和一群女人，带了一个媳妇进来。突如其来。那媳妇愁眉泪眼，也不敢进厅来，到阶下，便朝上跪下磕头。探春因一块棋受敌，算来算去，总得了两个眼，便折了官着儿^[25]。写探春着棋，形神俱妙，其所以左黛右钗，只是怕折官着而已。两眼只瞅着棋盘，一只手伸在盒内，只管抓棋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头要茶时，才看见，问：“什么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妇说：“这是四姑娘屋里小丫头彩儿的娘，现是园内伺候的人，嘴很不好，才是我听见了，问着他，他说的话也不敢回姑娘，暧昧蹊跷。竟要撵出去才是。”探春道：“怎么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才大奶奶在厅上姨太太处去，顶头看见，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来。”探春道：“怎么不回二奶奶？”两问神理都妙，而皆黛玉死时相送之人。平儿道：“不回去也罢，我回去说一声就是了。既这么着，就撵他出去？探春当主而不主，仍由平主。等太太回来再回，请姑娘定夺。”探春点头，仍又下棋。这里林之孝家的带了那人出去，不题。横插此段，令人奇闷，思之屡年，乃始得之。盖演“凤姐设奇谋”，黛玉“归离恨”一影也。夫彩屏乃合彩明、平儿为一名，凤为彩、平主母，则彩屏之母即是凤姐。以探春之明，岂不知宝黛之不可强拆，钗玉之不容强合，正当决去凤姐阴谋，而于史、王诸人前一畅斥其非，而乃袖手旁观，不发一言。“回大奶奶”、“回二奶奶”，若干推诿，将谁欺乎！至彩屏之母终竟撵出，乃作者为黛玉报不平，与探春殊无干涉。○闲人评此，或又以为凤影，殊不知实出本文，看此前写宝、黛唧啾，此后写宝、黛议论，中间夹此一事，自可知矣。书读百遍，其义自出，信然。

黛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遥遥盼望，正乃盼望决去阴谋，否则何必曰盼望。黛玉便说道：“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乖乃巧之合。虽然叫他管些事，倒也一步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来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时，他干了几件事，这园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掏一根草也不能了。直诛“兴利”。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凤姐姐做筏子，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直诛其心，乃着棋时许多肚里账。岂止乖呢。”黛玉道：“要这样才好，又认贼为子。咱们也太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他们一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不短了咱们四个人的。”四个人说得蹊跷，旧有批本云为袭人、紫鹃，似是矣。然细按此书，绝无着实呆指处，姑阙疑也可。总之宝、黛一无主意，且任谗贼交攻，懵然谓其事必成也，何其呆。黛玉听了，转身就往厅上寻宝

钗说笑去了。神情俱妙，底面玲珑。

宝玉正欲走时，只见袭人走来，手内捧着一个“小连环洋漆茶盘”，里面可式放着两钟新茶^[26]。因问：“他往那里去了？我见你两个半日没吃茶，巴巴的倒了两钟来，他又走了。”“他”、“你”两字响甚。宝玉道：“那不是他？你给他送去。”两“他”字又响，皆畅心满意之词。说着，自拿了一钟。袭人便送了那钟去，偏和宝钗在一处，“偏”字耐想。只得一钟茶，便说：“那位喝时，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势不能兼。宝钗笑道：“我倒不喝，只要一口漱漱就是了。”此茶乃袭人递过，又是“绛芸轩”案，而可喝可不喝。说着，先拿起来喝了一口，剩了半杯，递在黛玉手内。好至忘形，而隐意存焉。袭人笑说：“我再倒去。”黛玉笑道：“你知道我这病，大夫不许多吃茶，这半钟尽够了。幸能以医自保。难为你想得到。”说毕，饮干，将杯放下。饮干放下，此茶转得全受全归。○行茶，婚礼也，演此一段，全书又完，而各人声情如闻如见。袭人又来接宝玉的，宝玉因问：“这半日不见芳官，他在那里呢？”袭人四顾一瞧，说：“才在这里，几个人斗草顽，这会子不见了。”即用双影，递下半回。

宝玉听说，便忙回至房中，果见芳官面向里睡在床上。宝玉推他说道：“快别睡觉，咱们外头顽去一会子好吃饭。”芳官道：“你们吃酒不理我，叫我闷了半日，可不来睡觉罢了。”心性口角，又是一副。宝玉拉了他起来笑道：“咱们晚上家里再吃，回来我叫袭人姐姐带了你们桌上吃饭何如？”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单我在那里，也不好。我也不惯吃那个面条子，早起也没好生吃，刚才饿了，我已告诉了柳嫂子先给我做一碗汤，盛半碗粳米饭送来，我这里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许叫人管着我，我要尽力吃够了才罢。顺递下回。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学了这劳什子，他们说怕坏嗓子，这几年也没闻见，趁今日我可是要开斋了。”语妙可想。宝玉道：“这个容易。”

说着，只见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个盒子来。春燕接着，揭开看时，里面是一碗虾丸鸡皮汤，是何物象？又是一碗酒酿清蒸鸭子，一碟腌的胭脂鹅脯，鸭、鹅，龟类，书中人到处都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瓤卷酥，又象何物？云四个，钗、湘、平、菱悉在其中。并一碗热腾腾、碧莹莹绿畦香稻粳米饭。即黛玉即芳。○一食写得奢侈，芳之宠、柳之奉，而其时富盛，面子都到。乃书中或秽或洁无不映照，夫谁觉得乎！春燕放在案上，走来安小菜碗箸，过来拨了一碗饭。芳官便说：“油腻腻的，谁吃这些东西！”照黛玉不污。只将汤泡饭，吃了一碗，拣了两块腌

鹅，就不吃了。照宝之为龟，两块者钗与袭也，参看“嫁个男人是乌龟”评语自见。宝玉闻着，倒觉比往常之味又胜些似的，遂吃了一个卷酥，亦尝食此耶！又命春燕也拨了半碗饭，泡汤一吃，十分香甜可口。春燕和芳官都笑了。吃毕，春燕便将剩的要交回。宝玉道：“你吃了罢，若不够，再要些来。”春燕道：“不用要，这就够了。方才麝月姐姐拿了两盘子点心给我们吃了，我再吃了这个，足够了，不用再吃了。”

说着，便站在桌傍，一顿吃了。“也教俺夫妻每共桌而食”。又留下两个卷酥说：“这个留着给我妈吃，四个卷酥，宝玉吃了一个，留下两个，则春燕亦吃一个了，是为钗案。春燕之母何妈也，即薛姨之影。两卷酥都留给，则上照“绛芸轩”，下映“石榴裙”，两个都出薛家也。芳官未吃自见。晚上要吃酒，给我两个吃酒就是了。”宝玉笑道：“你也爱吃酒？等着咱们晚上痛喝一阵。你袭人姐姐和晴雯姐姐的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趁今日大家开斋。还有一件事，想着嘱咐你，竟忘了，此刻才想起来。已后芳官全要你照看他，他或有不到处，你提他。袭人照顾不过这些人来。”映“金兰契”，何其呆，而春燕乃与袭并立矣！春燕道：“我都知道，不用你操心。但只五儿的事，怎么样？”宝玉道：“你和柳家的说去，明日直叫他进来罢，等我告诉他们一声就完了。”芳官听了笑道：“这倒是正经事。”春燕非五儿类，而反用以引进，是曰正经。春燕又叫两个小丫头进来，服侍洗手倒茶，自己收了家伙，交与婆子，也洗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话下。

宝玉便出来，仍往红香圃寻众姊妹。芳官在后，拿着巾扇。刚出了院门，只见袭人、晴雯二人携手回来。又是“金兰契”。宝玉问：“你做什么？”袭人道：“摆下饭了，等你吃饭呢。”宝玉便笑着，将方才吃饭的一节，告诉了他两个。袭人笑道：“我说你是猫儿食。笑内藏刀，袭乃猫儿。虽然如此，也该上去陪他们，多少应个景儿。”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额上，说道：“你就是狐媚子，妒情可想，是狐媚，乃自剥。什么空儿，跑了去吃饭！此语便是猫。两个怎么约下了，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儿。”袭人笑道：“不过是误打误撞的遇见，说约下可是没有的事。”其实自道。

晴雯道：“既这么着，要我们无用。明日我们都走了，让芳官一个人就够使了。”袭人笑道：“我们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个要去：又懒又夯，性子又不好，又没用。”袭人笑道：“倘或那孔雀褂子襟再烧了窟窿，你去了谁可会补呢？你倒别和我拿三搬四的，我烦你做个什么，把你懒的‘横针不拈，竖线不动’，一般

也不是我的私活烦你，横竖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么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连命也不顾，给他做了出来，这又是什么缘故？你到底说话呀！怎么妆憨儿，和我笑？那也当不了什么。”一段写得细腻淫艳，情态如见，而无猜无忌，险自险，呆自呆，煞是好看。晴雯笑着啐了一口。大家说着，来至厅上。又作小束，方入下半回。薛姨妈也来了，依序坐下吃饭。宝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饭，应景而已。

一时吃毕，大家吃茶闲话，又随便玩笑。外面小螺凡写隐情，必先设禁，故用小螺起头。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豆官等四五个人，满园顽了一回，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中斗草。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说：“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说：“我有月月红。”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又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琵琶记》以吃糠为宝钗究竟，《牡丹亭》以离魂为黛玉究竟，乃此书一定线索。今此《牡丹亭》则仍钗，而非黛，以本回香菱案即宝钗案也，故云牡丹花，看下回酒令钗所得花名，便可解矣。豆官便说：“我有姊妹花。”众人没了，香菱便说：“我有夫妻蕙。”豆官说：“从没听见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个剪儿一个花儿，叫做兰；一个剪儿几个花儿，叫做蕙。直注‘平儿理妆’。上下结花的为兄弟蕙，并头结花的为夫妻蕙。典雅分明，是曾学诗。我这枝并头的，怎么不是夫妻蕙？”豆官没得说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说，若是这两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儿子蕙了？若是两枝背面开的，就是仇人蕙了？科诨谑浪，是曾学戏，而一切隐意寓焉。你汉子去了大半年，你想他了，便拉扯着蕙上也有了夫妻了，好不害羞！”香菱听了，红了脸，忙要起身拧他，笑骂道：“我把你这个烂了嘴的小蹄子，满口里放屁胡说！”

豆官见他要站起来，怎肯容他，便连忙伏身将他压住，回头笑着央告蕊官等：“来帮着我拧他这张嘴。”两个人滚在地下。众人拍手笑说：“了不得了，那是一洼子水，可惜弄坏了他的新裙子。”豆官回头看了一眼，果见旁边有一汪积水，香菱的半条裙子都污湿了，自己不好意思，忙夺手跑了。众人笑个不住，怕香菱拿他们出气，也都笑着哄而散。

香菱起身，低头一瞧，见那裙子犹滴滴点点流下绿水来。此裙之污由梨香院，薛旧居也，豆官分给宝琴，亦薛属也，其恶薛为何如。正恨

骂不绝。可巧宝玉见他们斗草，也寻了些花草来凑戏，忽见众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个低头弄裙，因问：“怎么散了？”一路写得都好。香菱便说：“我有一枝夫妻蕙，他们不知道，反说我诌，因此闹起来，把我的新裙子也糟蹋了。”宝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这里倒有一枝并蒂菱。”即两花名，此案已了。口内说着，手里真个拈着一枝并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内。香菱道：“什么夫妻不夫妻、并蒂不并蒂，你瞧瞧这裙子！”

宝玉便低头一瞧，“嗳呀”了一声，说：“怎么就拉在泥里了？可惜！这石榴红绫最不禁染。”香菱道：“这是前日琴姑娘带了来的，姑娘做了一条，我做了一条，今日才上身。”点石榴裙，多子之果也，乃人道之正，故为宝琴带来，而今则此裙已污，而钗、菱共为一条也。宝玉跌脚叹道：“若你们家，一日糟蹋这么一件，也不值什么。骂得更毒。只是头一件，既系琴姑娘带来的，你和宝姐姐每人才一件，他的尚好，撒谎，钗何尝尚好耶！你的先弄坏了，岂不辜负他的心。二则姨妈老人家嘴碎，饶这么样，我还听见常说你们‘不知过日子，只会糟蹋东西，不知惜福’呢！两语蹊跷之极，但解此语，则作者伎俩皆破。这叫姨妈看见了，又说个不清。”香菱听了这话，却碰在心坎儿上，反倒喜欢起来，喜欢得奇。因笑道：“就是这话，我虽有几条新裙子，却不合这一样。若有一样的，赶着换了也就好了，过后再说。”宝玉道：“你快休动，只站着方好，不然，连小衣、膝裤、鞋面都要弄上泥水了^[27]。我有主意，袭人上月做了一条和这个一模一样的，钗、袭、菱一人而已。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换下这个来，如何？”香菱笑着摇头说：“不好，倘或他们听见了，倒不好。”语又蹊跷。宝玉道：“这怕什么？等他孝满了，他爱什么，难道不许你送他别的不成？你若这样，不是你素日为人了。况且不是瞒人的事，作此文法，正要瞒人，惟闲人不受瞒。只管告诉宝姐姐也可，只不过怕姨妈老人家生气罢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是。点头笑道：“就是这样罢了，别辜负了你的心。是。等着你，千万叫他亲自送来才好。”

宝玉听了，喜欢非常，蹊跷。答应了，忙忙的回来，一壁低头心下暗想：“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连自己本姓也忘了，被人拐出来，直找‘葫芦案’。偏又卖与这个霸王。”因又想起：“上日平儿也是意外想不到的，暧昧蹊跷，特提平儿，正令看官把两事合观，便知之矣。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面胡思乱想，“梦”字正训。来至房中，拉了袭人，细细告诉了他缘故。香菱之为人无人不怜爱的，袭人又本是手中撒漫的^[28]，况与香菱相好，一闻此信，忙就开箱取了出来，一切斡旋

之笔，无非故意瞒人。折好，随了宝玉来寻香菱。见他还站在那里等呢。袭人笑道：“我说你太淘气了，总要淘出个故事来才罢。”“太虚境”是秦氏事，“绛芸轩”是宝钗事，“馒头庵”是凤姐事，“芍药裯”是湘云事，至香菱已数见不鲜，故为故事。香菱红了脸，笑说：“多谢姐姐了，谁知那起促狭鬼使的黑心。”说着，接了裙子，展开一看，果然合自己的一样，又命宝玉背过脸去，又是瞒人，而面子自妙。自己向内解下来，将这条系上。袭人道：“把这腌臢了的交与我拿回去，收拾了给你送来。你若拿回去看见了，又是要问的。”香菱道：“好姐姐，你拿去向那个妹妹罢，我有了这个，不要他了。”得新弃旧，正骂袭人。袭人道：“你倒大方得很。”香菱忙又拜了两拜，道谢袭人。面子何等细致。一面袭人拿了那条泥污了的裙子就走。

香菱见宝玉蹲在地下，将方才夫妻蕙与并蒂菱用树枝儿挖了一个坑，此种举动，异想天开，作者真是怪物，其实只是照“埋香冢”一事而已。香菱为镜，书中人洁亦照，污亦照，前评详之矣。此回正是要紧发明照宝钗处，而书中正主乃在黛玉，使但照“绛芸轩”不照“埋香冢”，此镜只照一半了，故正名定分曰夫妻、曰并蒂，而用宝玉手埋之，黛玉虽死得所归矣。故必待袭人既去之后，以裙子案绝无黛玉也。先抓些落花来铺垫了，将这菱蕙安放上，又将些落花来掩了，方撮土掩埋平伏。一亮。香菱拉他的手笑道：“这又叫做什么？怪道人人说你惯会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更亮，而实作者鬼祟，善令人肉麻。你瞧瞧！你这手弄得泥污苔滑的，一污同污。还不快洗去。”着此句便是用小螺起。宝玉笑着，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开。

二人已走了数步，香菱复转身回来，叫住宝玉。不是馀波，正是特告看官。宝玉不知有何话说，扎煞着两只泥手，笑嘻嘻的转来，问：“作什么？”香菱红了脸，只管笑，嘴里却要说什么，又说不出口来。形神俱妙，犹未明乎。因那边他的小丫头臻儿走来说：“二姑娘等你说话呢。”香菱脸又一红，蹊跷。方向宝玉道：“裙子的事，可别和你哥哥说，就完了。”桶底脱。说毕，即转身走了。宝玉笑道：“我可不疯了？往虎口里探头儿去呢！”语又蹊跷，而虎则西金也，是正金木感应之理，故用看《感应篇》之迎春叫去以作收煞。说着，也回去了。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上半湘云文字，下半香菱文字，而其实皆宝钗文字。通身以探春为主，以平儿为用，乃百廿回书总汇之处。极拉杂散漫，极严密周详，而妙义微词，剥蕉抽茧，话中有话，神外传神，评不胜评。读者其以意得

之也可。

自“荇叶渚”回至此回为一大段，乃上大段所生发，为是书中权扼要文字也。燕莺虽巧，留不住九十韶光；蜂蝶空猜，闹不清三千梦幻。露浓霜重，珠林旋见摧残；药谢榴开，绛洞又添公案。冤狱君偏入瓮，呆人谁解观棋。热烘烘重整梨园，无非是骂；秋瑟瑟更开棠社，抑又何悲。切学耗子精，休信猫儿哭。

【护花主人评曰】一部书中庆寿不少，宝玉生日，自不可缺。但一例铺叙，便是印板文字。今夹叙平儿、宝琴、岫烟同日生，文法既变换不板，又省却另叙三人生辰。

宝琴、岫烟、平儿生日是实铺，太祖冥寿，王夫人、贾琏、袭人是虚补，笔法不同。

写宝钗锁门细心，的是当家人举动。又虚补所失物件，不止茯苓霜、玫瑰露，且暗描宝玉不管事，宝钗有涵养，一笔写出几层深意。

上、中、下三等家人送平儿寿礼，尤见周到。

宝钗既锁角门，薛姨妈不能回家，但许多幼少与老人同坐，实多不便。厅上独坐，安顿极妙，如此众人方好猜拳行令，毫无拘束。

令女先儿到厅上相陪薛姨妈，亦见周到。

黛玉、湘云所说酒令，俱是两人小照，莫作闲文看过。宝钗、宝玉对点射覆，俱以名互戏，有心有缘，意在言外，又借香菱口中补出命名典故，玲珑细密。

插叙林之孝家查看一层，周匝无遗。

湘云醉眠，是香菱解裙陪衬。

插叙撵逐媳妇一层，是描写弈棋神情，及探春作事得体。且以见惜春素日亦不知管束婢奴。

黛玉独和宝玉在花下密语，只写不知说些什么，藏笔最为蕴藉。

袭人送茶两钟，黛玉偏先走开，若袭人单送黛玉，岂不得罪宝钗？乃说“那位先吃，我再倒去”，真是伶俐口齿。然必要再添一钟，文章便呆笨。随以宝钗漱口，只剩半钟，黛玉不多吃茶，半钟已足。两钟之茶，三人同饮，而宝玉独吃一钟，钗黛合吃一钟，双关在有意无意间，文人巧思不可揣摸。

黛玉说给桂花油恐打窃盗官司，是暗刺彩云。袭人说补雀裘，是明诮晴雯。芍药裯，引出石榴裙。观音柳、罗汉松、君子竹、美人蕉、牡丹花、枇杷果、姊妹花，引出夫妻蕙、并蒂菱。

豆官驳夫妻蕙，口齿甚利。

众人都散，宝玉独携并蒂菱而来，可称巧合。

香菱石榴裙，因争夫妻蕙而湿，因遇并蒂菱而解，妙有意味。

宝玉埋夫妻蕙、并蒂菱，及看平儿、鸳鸯梳妆等事，是描写“意淫”二字。

香菱叫住宝玉，红了脸，欲说不能说，只嘱裙子的事别告诉薛蟠，脸又一红，情深意厚，言外毕露。

此回有变换，有补缀，有明写，有暗写，有伏线，有映照，文法最为灵细。

【大某山民评曰】宝玉一生日，而先叙道士、和尚、尼姑所送之礼，则宝玉之结局可知，此作者之微意也。

香菱换裙时，有人在侧，佯教宝玉背过脸去。及袭人既走，即来拉手，以后脸红脉脉，至半晌方云裙子的事。其媒妁之痕，西江不能濯也。

此回仍是癸丑年夏时事。

[1] 供尖儿：供品的顶端部分。僧尼用来馈赠他人，表示祝福。

[2] 波斯国：古代国名，即伊朗。

[3] 放堂：旧时施主在寺庙中普遍布施僧众以期消灾得福，叫“放堂”。

[4] 让让：客气、拜候一番。

[5] 千秋：寿辰的美称。

[6] 过逾：过分。

[7] 色色：样样，件件。

[8] 打横：围着方桌入座时坐在横边。

[9] 射覆：本是古时的一种猜物游戏，即将某物用碗盆等盖起来让别人猜。后成为一种酒令。

[10] 拇战：行酒令的一种，即划拳。

[11] 室内生春：谓所猜的谜底只限于房间内的事物。

[12] 吾不如老圃：出自《论语·子路》。

[13] 鸡窗：《艺文类聚》卷九一引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晋兖州刺史沛国宋处宗尝买得一长鸣鸡，爱养甚至，恒笼着窗间。鸡遂作人语，与处宗谈论，极有言智，终日不辍。处宗因此言巧大进。”后以“鸡窗”指书斋。鸡人：指宫廷中专管更漏之人。见《周礼·春官·鸡人》。

[14] 鸡栖于埘（shí）：出自《诗经·王风·君子于役》。埘，在墙上凿的鸡窝。

[15] 时宪书：即时宪历，历书。清代因避高宗弘历讳，改称“时宪书”。

[16] “落霞”句：出自唐王勃《滕王阁序》。“风急”句：当是宋陆游《寒夕》“风急江天无过雁”的误记。折脚雁：骨牌副儿名，由长三、一二、长三三张牌组成。九回肠：曲牌名。鸿雁来宾：出自《礼记·月令》，历书用来表示秋季。

[17] “奔腾”句：出自宋欧阳修《秋声赋》。“江间”句：出自唐杜甫《秋兴八首》之一。铁索挽孤舟：骨牌副儿名，由长三、三六、长三三张牌组成。不宜出行：旧历书上表示某日不适合出行。

[18] “敲断”句：出自宋郑会《题邸间壁》。

[19] 岑嘉州：唐代诗人岑参，曾任嘉州刺史。

[20] “宝钗”句：出自唐李商隐《残花》。

[21] 点补：谓进食少量食品，吃点点心。

[22] 业经：已经。

[23] “泉香”句：出自宋欧阳修《醉翁亭记》。醉扶归：曲牌名。宜会亲友：旧历书上表示某日适合拜会亲友。

[24] 醒酒石：石名。唐李德裕于平泉别墅采天下珍木怪石，为园池之玩，有醒酒石，德裕尤所宝惜，醉即踞之。这里的醒酒石是含在嘴里的。

[25] 官着：即围棋中的官子。

[26] 可式：正合式，正好。

[27] 小衣：内裤，裤子。这里当指裤子。膝裤：古时对无底半袜（亦称裤腿）、袜均称“膝裤”。

[28] 撒漫：任意用钱，出手大方。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话说宝玉回至房中洗手，用洗手开头，此篇是干净文字。因与袭人商议：“晚间吃酒，大家取乐，不可拘泥。如今吃什么好，早说给他们备办去。”袭人笑道：“你放心，三字乃黛玉文字。我和晴雯、麝月、秋纹四个人，每人五钱银子，共是二两。芳官、碧痕、春燕、四儿四个人，每人三钱银子，他们有假的不算。尚有檀云、绮霞诸人，特以“有假的不算”一语盖过，以此举止用八数也，底面都到。盖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此回乃成宝黛之书也，其隐义寓在芳官一身。共是三两二钱银子，二而两之，加三得七，少阳，木之生数也。三而两之，加二得八，厥阴，木之成数也。早已交给了柳嫂子，预备四十碟果子，四十乃五八，五生土，八成木，黛得所归矣。我和平儿说了，已经抬了一坛好绍兴酒东南之水，救木制金。藏在那边了。我们八个人，单替你做生日。”宝玉听了，喜的忙说：“他们是那里的钱？不该叫他们出才是。”晴雯道：“他们没钱，难道我们是有钱的？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领他的情就是了。”“心”、“情”字一提，“偷”字一提，说得爽快。宝玉听了笑说：“你说的是。”袭人笑道：“你这个人，一天不挨他两句硬话村你，你再过不去。”情妙，语妙，神妙。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学坏了，专会调三窝四。”说着大家都笑了。

宝玉说：“关了门罢。”袭人笑道：“怪不得人说你是无事忙，找结社起号。这会子关了门，人倒疑惑起来，索性再等一等。”宝玉点头，因说：“我出去走走，四儿舀水去，春燕一个跟我来罢。”舀水取其洁，黛玉也。跟来同其秽，宝钗也。说着，走至外边，因见无人，便问五儿之事。春燕道：“我才告诉了柳嫂子，他倒欢喜得很。只是五儿那夜受了委屈烦恼，回去又气病了，那里得来？只等好了罢。”宝玉听了，未免后悔长叹。悔不拿主意，以定木石姻缘也，否则于五儿有何悔？因又问：“这事袭人知道不知道？”春燕道：“我没告诉，不知芳官可说了不曾？”宝玉道：“我却没告诉过他。也罢，等我告诉他就是了。”宝玉心

事与袭人早已分张。说毕，复走进来，故意洗手。

已是掌灯时分，听得院门前有一群人进来，大家隔窗悄视，果见林之孝家的必入此人。和几个管事的女人走来，前头一人提着大灯笼。晴雯悄笑道：“他们查上夜的人来了，这一出去，咱们就好关门了。”只见怡红院凡上夜的人都迎了出去，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又吩咐：“别要钱吃酒，放倒头睡到大天亮，我听见是不依的。”众人都笑说：“那里有这么大胆子的人？”林之孝家的又问：“宝二爷睡下了没有？”众人都回“不知道”。

袭人忙推宝玉，宝玉靸了鞋便迎出来，靸鞋是将要睡状，写小儿女捣鬼，妙甚。而背孝之旨微矣。笑道：“我还没睡呢，妈妈进来歇歇。”又叫：“袭人倒茶来。”林之孝家的忙进来，笑说：“还没睡呢，如今天长夜短了，该早些睡。明日起迟了，人家笑话，不是个读书上学的公子了，倒像那起挑脚汉了。”挑脚汉语妙双关。说毕，又笑。宝玉忙笑道：“妈妈说得是，我每日都睡得早，妈妈每日进来，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经睡了。今日因吃了面，怕停食，所以多顽一回。”

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笑说：“该泡些普洱茶吃。”袭人、晴雯二人忙说：“泡了一大茶缸子女儿茶^[2]。不吃普洱茶，而吃女儿茶，正晴、袭之所引。已经吃过两碗了，大娘也尝一碗，都是现成的。”说着，晴雯便倒了来。林家的站起接了，又笑道：“这些时，我听宝二爷嘴里都换了字眼，赶着这几位大姑娘们竟叫起名字来。虽然在这屋里，到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还该嘴里尊重些才是。若一时半刻，偶然叫一声使得，若只管顺口叫起来，怕已后兄弟侄儿们照样，便惹人笑话这家子的人眼里没有长辈。”琐碎一郎当管家婆口吻，带了酒，神情妙极矣，而隐“父母之所爱亦爱之，至于犬马皆然”一节书义，斯乃深文。宝玉笑道：“妈妈说得是，我不过是一时半刻的，偶然叫一句是有的。”袭人、晴雯都笑说：“这可别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姐没离了嘴，不过顽的时候叫一声半声名字。若当着人，却是和先一样。”林之孝家的道：“这才好呢，这才是读书知礼的，越自己谦逊，越尊重。别说是三五代的陈人，现从老太太、太太屋里拨过来的；便是老太太、太太屋里的猫儿狗儿，轻易也伤不得他，这才是受过调教的公子行事。”说毕，吃了茶，便说：“请安歇罢，我们走了。”宝玉还说：“再歇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带了众人，又查别处去了。

这里晴雯等忙命关了门进来，笑说：“这位奶奶，那里吃了一杯来了，又妙，然善读者不必到此方知吃了一杯也，是结尾出题点睛法。唠

三叨四的，又排场了我们一顿去了^[3]。”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着些儿，也提防着，怕走了大折儿的意思^[4]。”语气又一袭人。说着，一面摆上酒果。袭人道：“不用高桌，咱们把那张花梨圆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宽绰，又便宜。”说着，大家果然抬来。麝月和四儿那边去搬果子，用两个大茶盘，做四五次，方搬运了来。两个老婆子趲在外面火盆上筛酒^[5]。宝玉说：“天好热，咱们都脱了大衣裳才好。”众人笑道：“你要脱，你脱，我们还要轮流安席呢^[6]。”宝玉笑道：“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这些俗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这会子还恼我就不好了。”众人听了，都说：“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妆宽衣。

一时将正妆卸去，头上随便挽着鬟儿，身上皆是长裙短袄。不脱剥卦，而生发异常鲜艳。宝玉只穿着大红绵纱小袄儿，下面绿绫弹墨夹裤，散着裤脚，系着一条汗巾，群芳总绘。靠着一个各色玫瑰芍药花瓣装的玉色夹纱新枕头，一枕近找上回，远汇全书。和芳官两个先撺拳。上半回主人翁之影，而必撺拳，则二五不调。当时芳官满口嚷热，是时正热。只穿着一件玉色红青驼绒三色缎子镶的水田小夹袄^[7]，必穿水田衣，道服也。全注“归水月”，“却尘缘”。束着一条柳绿汗巾，束必柳绿，乃是黛。底下是水红洒花夹裤，也散着裤腿，头上齐额编着一圈小辫，总归至顶心，结一根粗辫，拖在脑后。明明宝玉。右耳根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玉塞子，玉塞耳根，则失聪失明，乃是振醒宝、黛聋瞽。必右耳者，右为金方，正失于金也。左耳上单一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大坠子，坠子即坠儿，湘云以一人影三人，故作男妆有两个坠子，隐一钗一黛也。芳官以一人影二人，故作男妆只一个坠子，止一黛玉也。必在左耳，左为木方也。越显得面如满月犹白，眼似秋水还清。清白是眼，赞芳官实赞宝、黛，而纸上如见其人。引得众人笑说：“他两个倒像一对双生的弟兄。”用众人点出隐义。

袭人等一一斟上酒来，说：“且等一等再撺拳，虽不安席，在我们每人手里吃一口罢了。”于是袭人为先，端在唇上吃了一口，其余依次下去，一一吃过，淫艳已极，书诚造孽，凡纨绔慕之，而穷措大亦慕之，咦！大家方团圆坐了。春燕、四儿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两张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个碟子，皆是一色白彩定窑的，定者，木石姻缘，不定而定也。不过只有小茶碟大，里面不过是山南海北，干鲜水陆的酒馔果菜。

宝玉因说：“咱们也该行个令才好。”袭人道：“斯文些才好，别大

呼小叫，叫人听见。二则我们不识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拿骰子，咱们抢红罢^[8]。”宝玉道：“没趣，不好，咱们占花名儿好。”是曰花溲。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这个顽意儿。”袭人道：“这个顽意虽好，人少了没趣。”取题中“群”字。春燕笑道：“依我说，咱们竟悄悄的把宝姑娘、云姑娘、林姑娘请了来，顽一回子，用春燕生发，乃首在钗。到二更天再睡不迟。”袭人道：“又开门阖户的闹，倘或遇见巡夜的问。”宝玉道：“怕什么，咱们三姑娘也吃酒，秋爽结社，此人是主，其无迎、惜者，三春总归一叹也。再请他一声才好，还有琴姑娘。”必不可少。众人都道：“琴姑娘罢了，他在大奶奶屋里，叨登的大发了。”曲折生发，以小说而演天地元音，圣贤真理，是为叨登大发。宝玉道：“怕什么，你们就快请去。”

春燕、四儿都巴不得一声，二人忙命开门，分头去请。晴雯、麝月、袭人三人又说：“他两个去请，只怕宝、林两个不肯来，须得我们请去，死活拉他来。”于是袭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个灯笼，二人同去。春燕、四儿，钗、黛远影；晴、袭则近影也，故必须二人同去。果然宝钗说：“夜深了。”黛玉说：“身上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好歹给我们一点体面，略坐坐再来。”众人听了，却也喜欢。因想：“不请李纨，倘或被他知道，倒不好。”便命翠墨同了春燕，也再三的请了李纨和宝琴二人。李必同琴，而用翠墨同请，是探为之主矣。会齐，先后都到了怡红院中。袭人又死活拉了香菱来，必不可少。炕上又并了一张桌子，圆桌不可并，并的自然是方桌，易圆为方，易阳为阴矣。此席自以芳官为主，所谓“不管方官圆官”，正多隐义。方坐开了。

宝玉忙说：“林妹妹怕冷，过这边靠板壁坐。”过这边自然宝、黛同坐，便已合成芳官，看下文乃知中间尚夹有湘云，则合而不合，梦而已矣。又拿了个靠背垫着些。袭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陪着。黛玉却离桌远远的靠着靠背，因笑向宝钗、李纨、探春等道：“你们日日说人家夜饮聚赌，今日我们自己也如此，以后怎么说人！”是戏语，是正训，而开口如闻。李纨笑道：“有何妨碍？一年之中，不过生日节间如此，并没夜夜如此，这倒也不怕。”李说“不怕”，对宝玉屡说“怕什么”。怕即帕，乃宝、黛公案，是言木石有应合之理也。又怕即胆小，应合不合，则以宝玉胆小所致。

说着，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签筒来，里面装着象牙花名签子，摇了一摇，放在当中。又取过骰子来，盛在盒内，摇了一摇，揭开一看，里面是六点，数至宝钗。摇签摇骰必用晴雯，黛为主也。六点偶数，黛当

偶也。而偶而不偶，乃至宝钗。宝钗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个什么来？”说着，将筒摇了一摇，伸手掣出一签，大家一看，只见签上画着一枝牡丹，题着“艳冠群芳”四字。所谓国色天香，即秦可卿为天香楼主人也。曰“冠群芳”，则大众都归笼罩。用一“艳”字，有杨贵妃《清平调》三章在内。下面又有镌的小字一句唐诗，道是：

任是无情也动人。^[9]宝着意只在黛，而与钗又有“绛芸轩”案，是虽有情而无情，不过动而已矣。取句令人恍然。

又注着：“在席共贺一杯。此为群芳之冠，随意命人，不拘诗词雅谑，或新曲一支为贺。”众人都笑说：“巧得很，“巧”字必提。你也原配牡丹花。”牡丹得意，《红楼梦》曲终矣。说着，大家共贺了一杯。宝钗吃过，便笑说：“芳官唱一只我们听罢。”必用他唱，面子自因曾为戏旦，而《红楼十二曲》归此矣，与晴雯为令主同。芳官道：“既这样，大家吃了门杯好听。”于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寿筵开处风光好……”^[10]众人都道：“快打回去！这会子很不用你来上寿，此时正好，而岂能真寿真好？故众人说打回去，看上文屡说死活，是何情况。拣你极好的唱来。”芳官只得细细的唱了一只《赏花时》仍是本地风光。“翠凤毛翎扎帚叉，闲踏天门扫落花……”才罢^[11]。才赏花，已扫花，“却尘缘”，“归离恨”，“归水月”，一齐都到。

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签，口内还颠来倒去念“任是无情也动人”，听了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语。一念一不语，诗情心事一齐涌现。湘云忙一手夺了用他夺，八面玲珑。撂与宝钗，宝钗又掷了一个十六点，此席计十六人，故必掷十六点，所谓冠也。而十为成数，六为偶数，仍成金玉姻缘。数到探春。当言不言，归责此人。探春笑道：“还不知得个什么？”伸手掣了一根出来，自己一瞧，便撂在桌上，红了脸笑道：“这里头不该行这令！这原是外头男人们行的令，许多混话在上头。”妙有波澜，而一部混话归于一叹也。众人不解，袭人等忙拾了起来，众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红字写着“瑶池仙品”四字。王母所居，一坤阴也，乃剥之既成。诗云：

日边红杏倚云栽。^[12]便是娇杏，雨村之配，村言混话，一人而已。

注云：“得此签者，必得贵婿。大家共恭贺一杯，共同饮一杯。”众人笑说道：“我们说是什么呢？这签原是闺阁中取笑的，除了这两三根有这话的，并无杂话，这有何妨？我们家已有了皇妃，难道你也是皇妃不成？大喜，大喜！”说着，大家来敬。探春那里肯饮，却被史湘云、香

菱、李纨等三四个人，强死强活灌了一钟才罢。探春只命：“蠲了这个，再行别的。”众人断不肯依，湘云拿着他的手，强掷了个十九点出来，便该李氏掣。十有九则缺一，总一缺陷而已，故到李氏。

李氏摇了一摇，掣出一根来，一看笑道：“好极，你们瞧瞧这行字，竟有些意思。”众人瞧那签上，画着一枝老梅，独占春先，剥极则复，必曰老梅，刘老老到矣。是写着“霜晓寒姿”四字，晓则阴极阳生。那一面旧诗是：

竹篱茅舍自甘心。^[13]稻香村注释。

注云：“自饮一杯，下家掷骰。”李纨笑道：“真有趣，你们掷去罢，我只自吃一杯，不问你们的废兴。”宝、黛之不可拆，以李之明亦自知之，而不言者，以才不如探而势不及凤也。观此一言，何等愤懣。说着，便吃酒，将骰过与黛玉。黛居李次，妯娌定位。黛玉一掷，是十八点，十为成数，八又李之成数。便该湘云掣。十八点到湘云，坐次分明。湘云笑着，揎拳掳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时，一面画着一枝海棠，海棠，黛玉也，故必由黛掷，用湘掣，湘亦黛影也。题着“香梦沉酣”四字，同为梦主。那面诗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14]有保护意，有提醒意，刘老老文字，乃作者心愿也。

黛玉笑道：“‘夜深’二字，改‘石凉’两个字。”是嘲湘云，实则自断，此石终无热气矣。众人便知他打趣白日间湘云醉卧的事，都笑了。湘云笑指那自行船与黛玉看，又说：“快坐上那船家去罢，别多说了。”口角都肖，嘲人自嘲。众人都笑了。因看注云：“既云香梦沉酣，掣此签者，不便饮酒，只令上下两家各饮一杯。”便与湘云无涉，不过为宝、黛立影，故总归上下家。湘云拍手笑道：“阿弥陀佛，究竟归空。真真好签！”

恰好黛玉是上家，宝玉是下家，二人斟了两杯，只得要饮。宝玉先饮了半杯，瞅人不见，递与芳官。芳官即便端起来，一仰脖喝了。两人又归此一人。黛玉只管和人说话，将酒全折在漱盂内了。此酒黛究未吃。湘云便抓起骰子来，一掷个九点，数去该麝月。九为老阳，阳极阴生。月，阴象也。麝月便掣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时，这面是一枝茶蘼花，“睡足茶蘼梦亦香”，蘅芜院联也，即麝，即袭，即钗。题着“韶华盛极”四字，阳极矣，便是九点。那边写着一句旧诗，道是：

开到荼蘼花事了。^[15]到“绣鸳鸯”，此事了。到“成大礼”，此书了。

注云：“在席各饮三杯送春。”袭人、麝月问：“怎么讲？”宝玉皱眉，忙将签藏了，宝玉走矣。说：“咱们且喝酒。”八面玲珑。说着，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数。麝月一掷个十点，该香菱。十为成数，风月鉴完，故到他。便掣了一根并蒂花，题着“联春绕瑞”，瑞音睡，一切春联无非梦境。那面写着一句旧诗，道是：

连理枝头花正开。^[16]一黛一钗，一虚一实并到，而本回重宝、黛。

注云：“共贺掣者三杯，大家陪饮一杯。”香菱便又掷了个六点，该黛玉。偶数到黛，与晴雯同点。

黛玉默默的想道：“不知还有什么好的，被我掣着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见上面画着一枝芙蓉花。已到《芙蓉诔》。题着“风露清愁”四字，露是显露，清是干净。那面一句旧诗，道是：

莫怨东风当自嗟。^[17]偶而不偶，是自取之，夫复何尤。

注云：“自饮一杯，牡丹陪饮一杯。”是为比肩。众人笑说：“这个好极，除了他，别人不配做芙蓉。”黛玉也自笑了，于是饮了酒，便掷了个二十点，该着袭人。十为成数，二十则双成矣，隐再嫁，故到袭人。袭人便伸手取了一枝出来，却是一枝桃花，以桃花终，无非薄命而已。题着“武陵别景”四字。景，影也。袭乃钗之影，既以“别”字注袭人再嫁，而为之形者当何如？直骂宝钗于百二十回之外。那一面写着旧诗，道是：

桃红又见一年春。^[18]袭为钗影，有影有形也，书言袭以改志嫁，却说钗以守志留，何有此影而无此形耶？空中楼阁，吾不知作者何意，此诗句“又见”二字，直耐人十日思。

注云：“杏花陪一盏，必拉杏花，重责探春。坐中同庚者陪一盏，同姓者陪一盏。”众人笑道：“这一回热闹有趣。”大家算来，香菱、晴雯、宝钗三人皆与他同庚，首在香菱，正是无非薄命。黛玉与他同辰，只无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钟。”于是大家斟了酒。黛玉因向探春笑道：“命中该招贵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们好喝。”必用他说，责探之意显然，而口角逼真。探春笑道：“这是什么话？大嫂子顺手给他一巴掌。”“顺手”二字，再点下家。李纨笑道：“人

家不得贵婿，反捱打，我也不忍得。”多少愤懑。众人都笑了。

袭人才要掷，只听有人叫门，老婆子忙出去问时，原来是薛姨妈打发人来接黛玉的。是书既了，倘使袭人再掷，便是续部。○此席有宝琴，而无一事一语，是在“薄命册”外，故并无岫烟；又以见设一禁于花叙书中，而所以用禁，都在语言文字外也。否则如此一席，以宝琴之要紧人，何竟绝不一提？岂作者忘记耶？至燕、四、纹、痕则影外之影，自无庸提。宝玉、晴、芳亦无诗签者，以宝玉为心，芳乃心源，心在先天自无文字，晴则既为令主，又有芙蓉、海棠以映合之矣。合计八签，必用木之成数，且作书亦不是开账单也。众人因问：“几更了？”人回：“二更已后了。钟打过十一下了。”宝玉犹不信。要过表来瞧了一瞧，已是子初二刻十分了。去子正尚馀二十分，二与十分之则馀八，是仍归木之成数，而子后四刻方交阳分，则此时正阴极之会也。这便是“玉生香”回中之耗子精。黛玉便起身说：“我可撑不住了，回去还要吃药呢。”一语凄然。众人说：“也都该散了。”袭人、宝玉等还要留着众人，李纨、探春等都说：“夜太深了，不像，这已是破格了。”袭人道：“既如此，每位再喝一杯再走。”说着，晴雯等已都斟满了酒，每人吃了，都命点灯。袭人等都送过沁芳亭河那边方回来。

关了门，大家复又行起令来。书正复起。袭人等又用大钟斟了几钟，用盘子攒了各样茶果，与底下的老妈妈吃。彼此有了三分酒，便揶揄唱小曲儿。大戏都完，此后无非小曲。那天已四更时分，老妈妈们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缸已罄。众人听了，方收拾盥漱睡觉。芳官吃得两腮胭脂一般，眉梢眼角，添了许多丰韵，身子动不得，便睡在袭人身上说：“姐姐，我心跳得很。”必特提此人，正是心跳，而情景宛然。袭人笑道：“谁叫你尽力灌呢。”春燕、四儿也熬不得，早睡了，晴雯还只管叫。宝玉道：“不用叫了，咱们且胡乱歇一歇。”自己便枕了那红香枕，是黛玉。身子一歪，就睡着了。袭人见芳官醉得很，恐闹他唾酒^[19]，只得轻轻起来，就将芳官扶在宝玉之侧，由他睡下。自己却在对面榻上倒下，芳官之睡，必用袭人扶在宝玉身侧，似乎有钗案矣，而殊不然，看自己在对面一语可知。一虚一实，正是对面。大家黑甜一觉，不知所之。香梦沉酣，完全兼美。

及至天明，袭人睁眼一看，只见天色晶明^[20]，忙说：“可迟了！”向对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见芳官头枕着炕沿上，睡犹未醒，仍非并头，亦暧昧，亦分明。连忙起来叫他。宝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迟了。”此语蹊跷，而却是醒了，五花八门，炫惑煞人。因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

坐起来，犹发怔揉眼睛。袭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么也不拣地方儿乱挺下了？”芳官听了，瞧一瞧，方知是和宝玉同榻，忙笑的下地来说：“怎么吃得不知道了？”宝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明点污而不污，两不知道，绛黛之所以分也。若知道，给你脸上抹些黑墨。”必提他，即芳官，即黛玉。说着，丫头进来伺候梳洗。宝玉笑道：“昨日有扰，今日晚上我还席。”袭人笑道：“罢，罢，罢！今日可别闹了，再闹就有人说话了。”宝玉道：“怕什么！不过才两次罢了。咱们也算会吃酒的了，那一坛子酒，怎么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又没了。”袭人笑道：“原要这样才有趣，必致兴尽了反无后味。此是书赞。昨日都好上来了^[21]，晴雯连臊也忘了，我记得也还唱了一个曲儿。”四儿笑道：“姐姐忘了，连姐姐还唱了一个呢，在席的谁没唱过？”四儿即晴雯，用他过脉。众人听了，俱红了脸，用两手握着，笑个不住。

忽见平儿笑嘻嘻的走来说：“我亲自来请昨日在席的人，今日我还东，短一个也使不得。”众人忙让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没他。”平儿忙问：“你们夜里做什么来？”袭人便说：“告诉不得你。昨日夜里热闹非常，连往日老太太、太太带着众人顽，也不及昨日这一顽。一坛酒，我们都鼓捣光了。一个个喝得把臊都丢了，又都唱起来。四更多天，才横三竖四的打了一个盹儿。”平儿笑道：“好呀，瞒我吃了酒来，也不请我，还说给我听，气我。”晴雯道：“今日他还席，必自来请你的，等着罢。”转眼死丧，此席不能还了。平儿笑问道：“他是谁？谁是他？”晴雯听了，把脸飞红了，赶着打，笑说道：“偏你这耳朵尖，听得真。”此正以晴雯定黛玉，而形神俱妙。平儿笑道：“呸！不害臊的丫头，这会子有事，不和你说话，我干事去了。回来再打发人请，一个不到，我是打上门来的。”宝玉等忙留他，已经去了。

这里宝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见砚台底下压着一张纸，于墨石下得此卦文。因说道：“你们这么随便混压东西，也不好。”袭人、晴雯等忙问：“又是怎么了？谁又有了不是了？”宝玉指道：“砚台下是什么？一定又是那位的样子，忘记收的。”晴雯忙启砚拿了出来，却是一张字帖儿，递与宝玉看时，原来是一张粉红笺纸，上面写着：

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自乞梅栊翠庵，此人至此方见。本回群芳即栊翠也，以一号发大议论。

宝玉看毕，直跳了起来，忙问：“是谁接了来的？也不告诉。”袭人、晴雯等见了这般，不知当是那个要紧的人来的帖子，忙一齐问：“昨日谁接下了这个帖子？”四儿忙飞跑进来，笑说：“昨日妙玉并没亲来，只打

发个妈妈送来，我就搁在这里。见帖前后，都从晴雯着笔，是总合钗、黛两人为一妙，而接帖必是四儿，乃黛一人三影，则此妙文专属黛矣，正承上半回本文。谁知一顿喝的就忘了。”众人听了道：“我当是谁，大惊小怪，这也不值得。”宝玉忙命快拿纸来，当下拿了纸，研了墨，看他下着“槛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个什么字才相敌，只管提笔出神，半天仍没主意。因又想若问宝钗去，他必又批评怪诞，不如问黛玉去。妙在一人。想罢，袖了帖儿，径来寻黛玉。

刚过了沁芳亭，忽见岫烟颤颤巍巍的迎面走来，画出炉烟袅袅。宝玉忙问：“姐姐那里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说话。”不谋而合。宝玉听了诧异，说道：“他为人孤癖，不合时宜，万人不入他的目，原来他推重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们一流俗人。”是书自况。岫烟笑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一在册中，一在册外，自谓槛外，实在槛内，故云未必真心。但我和他做过十年的邻居，只一墙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炼，蟠香正与烟合。我家原寒素，赁房居住，竟赁了他庙里房子，住了十年。无事到他庙里去作伴，我所认得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贫贱之交，又有半师之分。追叙因缘，闻香得妙，妙在一琴之用也。因我们投亲去了，闻得他因不合时宜，权势不容，竟投到这里来。如今又天缘凑合，我们得遇，旧情竟未改易，承他青目^[22]，更胜当日。”

宝玉听了，恍如听了焦雷一般，来复之机，“雷出地奋”。喜得笑道：“怪道姐姐举止言谈超然如野鹤闲云，原本有来历。我正因他的一件事为难，要请教别人去，如今遇见姐姐，真是天缘凑合，求姐姐指教。”本寻黛而遇烟，一缕妙香，太虚无物矣，是为上半回作明证。说着，便将拜帖取与岫烟看。岫烟笑道：“他这脾气竟不能改，竟是生成这等放诞诡僻了。从来没见过拜帖上写别号的，这可是俗语说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个什么理数？”一书大妙，正是如此，数语包罗万象。宝玉听说，忙笑道：“姐姐不知道，他原不在这些人中，算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了我是个些微有知识的^[23]，方给我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么字样才好，竟没了主意。正要去问林妹妹，可巧遇见了姐姐。”

岫烟听了宝玉这话，且只管用眼上下细细打量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语说的，‘闻名不如见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这帖子给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给你那些梅花。既连他这样，少不得我告诉你原故。未免有情，而正是借立‘走火入邪’之案。看‘既连他这样’云云可知，而屡说‘怪不得’，见人心之难制如此。他常说，古人中，自汉、晋、五代、

唐、宋以来，皆无好诗，作此小说，目空千古。只有两句好，说道：‘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此范石湖《自营寿藏》诗也，实为本书“财色”二字下大勘语，故为十五回对待题目，特用秦、宝、熙凤演之，遂为众妙集大成也。一寺一庵名义，到此方出，可见当日谋篇不是枝枝节节为之。论者犹有增入四十回之说，何荒谬乃尔耶！所以他自称槛外人。也是书，不是人。又常赞：文是庄子的好，庄之文以无为有，无非寓意蝴蝶梦主，即红楼梦主也，看官何必征实。故又或称为畸人^[24]。若他帖子上是自称畸人的，你就还他个‘世人’。畸人者，他自称是畸零之人，也是书，不是人。你谦自己乃世上扰扰之人，“世事洞明”一联，正以“世”、“人”二字冠首，人知此书之妙在畸人，而不知其妙正在世人也。他便喜了。如今只自称槛外之人，是自谓蹈于铁槛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槛内人’，便合了他的心了。”死有鸿毛泰山之别，伊古圣贤何人不死，何必定出铁槛？而未入馒头以前，正有若干人道当尽。是书教忠教孝，讲性讲心，何尝真演渺茫、空空？奈何读者但知槛外人之妙，而不知槛内人之妙耶！看设一妙玉自号如此，而终竟究是如何？可见三字正是话柄。○两“人”字一虚一实，其妙在一钗一黛。宝玉听了，如醍醐灌顶^[25]，“嗳哟”了一声，方笑道：“怪道我们家庙说是铁槛寺呢，原来有这一说。姐姐就请，让我去写回帖。”岫烟听了，便自往栊翠庵来。宝玉回房，写了帖子，上面只写“槛内人宝玉薰沐谨拜”几字，亲自拿了到栊翠庵，只隔门缝儿投进去，便是一个槛外人，思之失笑。便回来了。

因饭后平儿还席，说红香圃太热，便在榆荫堂中已到桑榆暮景。摆了几席新酒佳肴。可喜尤氏又带了佩凤、偕鸾二妾过来游玩。借二妾名，映起本大段“偷娶”“思嫁”一切事故，必须尤氏带来。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过来的，今既入了这园，再遇见湘云、香菱、芳、蕊一千女子，云、菱、芳、蕊无非钗黛，否则妾与妾类，与芳、蕊且不侔，况湘云耶！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二语不错。只见他们说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里，只凭丫鬟们去服役，且同众人一一的游玩。闲言少述。总照本大段偏说闲言。

且说当下众人都在榆荫堂中，以酒为名，大家玩笑，命女先儿击鼓，平儿采了一枝芍药，大家约二十来人，传花为令，热闹了一回。详略各妙。因人回说：“甄家有两个女人送东西来了。”探春和李纨、尤氏三人出去议事厅相见。大过脉。这里众人且出来散一散，佩凤、偕鸾两个去打秋千顽耍。“秋千院落夜沉沉”，便是尤家线索。宝玉便说：“你两个上去，让我送。”慌得佩凤说：“罢了，别替我们闹乱子。”“断送玉

容人上天”，便是宝玉杀尤三姐公案。

忽见东府中几个人慌慌张张跑来，说：“老爷归天了。”入下半回，而归天二字何等僭妄。众人听了，吓了一大跳，忙都说：“好好的并无疾病，怎么就没了？”家人说：“老爷天天修炼，定是功成圆满，升仙去了。”绝倒。尤氏一闻此言，又见贾珍父子并贾琏等皆不在家，一时竟没个着己的男子来^[26]，未免忙了。点“独”字。只得忙卸了妆饰，命人先到玄真观，将所有的道士都锁了起来，等大爷来家审问；一面忙忙坐车，带了赖升一干老家人媳妇出城。又请太医看视，到底系何病症。大夫们见人已死，何处诊脉来？绝倒。素知贾敬导气之术总属虚诞，更至参星礼斗、守庚申、服灵砂等^[27]，妄作虚为，过于劳神费力，反因此伤了性命的。点悟多少痴人。如今虽死，腹中坚硬似铁，面皮嘴唇烧的紫绛皱裂，如此结果，“敬”字绝倒。便向媳妇回说：“系道教中吞金服砂烧胀而没。”死于金也，其恶金如此，而尤二姐、夏金桂皆到。

众道士慌的回道：“原是秘制的丹砂，吃坏了事，道教之道，代儒之儒，同是骂人。小道们也曾劝说：‘功夫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爷于今夜守庚申时，悄悄的服了下去，便升仙去了。这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脱去皮囊了。”绝倒。尤氏也不便听，只命锁着，等贾珍来发放^[28]。且命人飞马报信。一面看视，里面窄狭，不能停放，横竖也不能进城的。特先着此句。忙装裹好了，用软轿抬至铁槛寺来停放。一个槛外人。掐指算来，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贾珍方能来到。是点“独理亲丧”，而正不与敬以有子，不与珍以有父也。是《春秋》法。目今天气炎热，实不能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择了日期入殓^[29]。寿木早年已经备下，寄在此庙中，甚是便宜。三日后便破孝开吊^[30]，一面且做起道场来。因那边荣府中凤姐儿出不来，李纨又照顾姊妹，宝玉不识事体，只得将外头事务暂托了几个家中二等管事人，贾瑞、贾琮、贾璉、贾璉、贾菖、贾菱等各有执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将他继母接来，在宁府看家。这继母只得将两个未出嫁的女孩儿带来一并住着，才放心。叠逼“独理”，为此而已。

且说贾珍闻了此信，急忙告假，并贾蓉是有职人员。礼部见当今隆敦孝弟^[31]，不敢自专，具本请旨。原来天子极是仁孝过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此书无罪，大书特书。一见此本，便诏问贾敬何职。礼部代奏：“系进士出身，甲榜也，出甲死庚，乃演金木，而“先庚”、“先甲”当思矣。祖职已荫其子贾珍。贾敬因年迈多疾，常养静于都城之外玄真观，今因疾歿于观中。其子珍，其孙蓉，现因国丧随驾在此，故乞

假归殓。”天子听了，忙下额外恩旨曰：

贾敬虽无功于国，念彼祖父之忠，追赐五品之职，令其子孙扶柩由北下门入都，恩赐私第殓殓，不能入城，尤氏知之，而今仍准入城治丧，此正演“皇恩重”也。任子孙治丧礼毕，扶柩回籍。外着光禄寺按上例赐祭。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祭吊。钦此。

此旨一下，不但贾府中人谢恩，连朝中所有大臣皆嵩呼称颂不绝^[32]。

贾珍父子星夜驰回，半路中又见贾瑞、贾琏二人领家丁飞骑而来，看见贾珍，一齐滚鞍下马请安。贾珍忙问：“做什么？”贾瑞回说：“嫂子恐哥哥和侄儿来了，老太太路上无人，叫我们两个来护送老太太的。”贾珍听了，赞声不绝，又问：“家中如何料理？”贾瑞等便将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挪至家庙，怕家内无人，接了亲家母和两个姨奶奶在上房住着。贾蓉当下也下了马，听见两个姨娘来了，喜的笑容满面。突出怪语，却是顺笔。贾珍忙说了几声“妥当”，加鞭便走，店也不投，连夜换马飞驰。一日到了都门，先奔入铁槛寺。奔丧常情，而写得蹊跷。那天已是四更天气，坐更的闻知，忙喝起众人来。贾珍下了马，和贾蓉放声大哭，从大门外便跪爬进来，至棺前稽顙泣血^[33]，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哭哑了方住。稽顙泣血，把做一句话说过去，写来令人失笑，笔特狡狴。尤氏等都一齐见过，贾珍父子忙按礼换了凶服^[34]，在棺前俯伏。无奈自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视物，耳不闻声，少不得减了些悲戚，好指挥众人。因将恩旨备述给众亲友听了，一面先打发贾蓉家中来，料理停灵之事。

贾蓉巴不得一声儿，便先骑马跑来，到家，忙命前厅收桌椅，下榻扇，挂孝幔子，门前起鼓手棚、牌楼等事。又忙着进来看外祖母、两个姨娘。原来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常歪着。薛、史、邢、王总汇于此十四字中。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丫头们做活计，二有钗、凤、迎，三有黛、李、探，请俟后评。见他来了，都道烦恼。固是吊慰常言，而实二、三身受，故劈头同道此。贾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说：“二姨娘，你又来了，我父亲正想你呢。”尤二姐红了脸，骂道：“好蓉小子！我过两日不骂你几句，你就过不得了，越发连个体统都没了。还亏你是大家公子哥儿，每日念书学礼的，越发连那小家子的跟不上。”说着，顺手拿起一个熨斗来，兜头就打，吓得贾蓉抱着头，滚到怀里告饶。是补笔，是开笔，此下绘兽写禽，并撤帟灯匣剑，既无隐义，可省赘批。尤三姐便转过脸去说道：“等姐姐来家，再告诉他。”贾蓉忙笑着

跪在炕上求饶，因又和他二姨娘抢砂仁吃。那二姐儿嚼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脸，两副心情，略略一画。贾蓉用舌头都舔着吃了。

众丫头看不过，都笑说：“热孝在身上，老娘才睡了觉。他两个虽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里没有奶奶了。回来告诉爷，你吃不了兜着走。”贾蓉撇下他姨娘，便抱着那丫头亲嘴，说：“我的心肝，你说得是。咱们饶他们两个。”丫头们忙推他，恨得骂：“短命鬼！你一般有老婆、丫头，只和我们闹！知道的说是顽，不知道的人，再遇见那样脏心烂肺的、爱多管闲事嚼舌头的人，吵嚷到那府里，背地嚼舌，说咱们这边混账。”注宝玉、湘莲一篇话，而其实那府里正有人此等秽乱，明演这府，正暗演那府也。贾蓉笑道：“各门另户，谁管谁的事？都够使的了！从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王熙凤求官，一说残唐，一说汉朝，其意到此发明。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风流事？别叫我说出来。连那边大老爷这么利害，琏二叔还和那小姨娘不干净呢。凤姐子那样刚强，瑞大叔还想他的账。那一件瞒了我？”贾蓉只管信口开河，胡言乱道，三姐儿沉了脸，早下炕进里间屋里，叫醒尤老娘。

这里贾蓉见他老娘醒了，忙去请安问好，又说：“老祖宗劳心，又难为两位姨娘受委屈，我们爷儿们感激不尽。惟有等事完了，我们合家大小登门磕头去。”尤老安人点头道：“我的儿，倒是你会说话，亲戚们原是该的。”又问：“你父亲好？几时得了信赶到的？”贾蓉笑道：“刚才到的。先打发我瞧你老人家来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刘老老到。说着，又和他二姨娘挤眼儿。尤二姐便悄悄咬牙骂道：“很会嚼舌头的猴儿崽子！留下我们，给你爹做妈不成？”贾雨村到。贾蓉又与尤老娘道：“放心罢，我父亲每日为两位姨娘操心，要寻两个有根基，又富贵，又年轻，又俏皮的两位姨父，好聘嫁这二位姨娘。这几年总没拣着，可巧前日路上才相准了一个。”映照下文。尤老娘只当是真话，忙问：“是谁家的？”尤二姐丢了活计，一头笑，一头赶着打，说：“妈妈，别信这混账孩子的话。”三姐儿道：“蓉儿，你说是说，别只管嘴里这么不清不混的。”略分泾渭。说着，人来回话，说：“事已完了，请哥儿出去看了，回爷的话去呢。”那贾蓉方笑嘻嘻的出来。

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六十六回为一大段，入尤家案，仍是钗、黛案，侧重黛玉文字也，故起以芳官，结以湘莲，两人皆宝、黛合影者。

上回用湘云、香菱以合演钗、玉之实，为上半部作结，此回用芳官以单演宝、黛之虚，为下半部作起；乃全本戏文重整排场处，故两处都先着林之孝家的一番训诫，必不脱“孝”字也。

上半回为宝、黛叫不平之书也，作者外金玉而金玉究成，内木石而木石终败，大无可如何之事也。于是强为撮合，使必为一聚，因立此芳、宝同梦一重公案，然究竟是情是意是虚，而必不同于宝钗之实事。看两个玉色新枕头之“新”字，此意便见。而芳官究是头枕炕沿，则脸上何尝真抹黑墨？虽黛而不黛也。此篇文字与“情悟梨香院”回，皆最深晦难读。

下半回上找“死封龙禁尉”，下递“殉主登太虚”，亦是书一大过脉处。故中间着甄家人送东西，及槛外人若干寓意。

【护花主人评曰】宝玉生日有夜宴，平儿生日有答席，与别人生日不同，变换不板。

叙林家查夜一层，与日间查看一层，两两对照，笔法周密。

宝钗、探春、李纨、湘云、香菱、麝月、黛玉、袭人等所掣花名，俱与本人身份贴切。而香菱之并蒂花，湘云之睡海棠，更与上回并蒂菱、芍药裯关照得妙。

别人生日，妙玉不贺，独贺宝玉芳辰，其意何居，其情可知，是文章暗描法。

凤姐生日，闹出鲍妻自缢。平儿答席，忽有贾敬暴亡。且尤二姐、尤三姐，亦于是时引出。宁府不祥，种种已兆。

第五十七回至六十三回上半回一大段，应分四小段：五十七回为一段，写宝、黛两人之痴情；五十八、九回为一段，叙园中人多，渐生口舌是非；六十回、六十一回为一段，写赵姨、女伶等不安本分，乘间生事；六十二回、六十三上半回为一段，写贾母、王夫人出门，宝玉、平儿生日，放胆宴会。

【大某山民评曰】象牙签上所有之字，各藏意义，预为他日之兆。

佩凤、偕鸾二姝，岂忘引玉？其罢秋千，即行匆匆判袂，特以众香窟里，悉属柳腰檀脸，断难搀越。又宅隔东西，弗克常聚，不如以免记挂，绰于无情处见其多情。

闻祖父之死，不闻其哭；闻姨娘来家，笑容满面。蓉儿之居心可知矣！

此回仍是癸丑年夏间事。

[1] 硬话：语气强硬的言辞。村：讥讽，奚落。

[2] 女儿茶：普洱茶的一种。

[3] 排场：犹“排揎”。数落、斥责的意思。

[4] 折儿：样子。

[5] 筛酒：谓将酒置壶内，放于火上使热。

[6] 安席：宴会入坐时敬酒的一种礼节。

[7] 水田：即水田衣。指用各色布块拼合而成的衣服。

[8] 抢红：一种骰子游戏。掷得红点多者为赢。

[9] “任是”句：出自唐罗隐《牡丹花》。

[10] “寿筵”句：出自明戏曲《牧羊记·庆寿》。

[11] 《赏花时》：出自明汤显祖《邯郸记·读世》。

[12] “日边”句：出自唐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

[13] “竹篱”句：出自宋王琪《梅》。

[14] “只恐”句：出自宋苏轼《海棠》。

[15] “开到”句：出自宋王琪《春暮游小园》。

[16] “连理”句：出自宋朱淑真《惜春》。

[17] “莫怨”句：出自宋欧阳修《明妃曲·再和王介甫》。

[18] “桃红”句：出自宋谢枋得《庆全庵桃花》。

[19] 唾酒：酒醉后呕吐。

[20] 晶（xiǎo）明：日出天亮。

[21] 好（hào）：此指放任。

[22] 青目：青睐。

[23] 知识：即善知识。佛教语。梵语意译。闻名为“知”，见形为“识”：即善友、好伴侣之意。后亦以泛指高僧。

[24] 畸人：指有独特志行、不同流俗的人。

[25] 醍醐（tí hú）灌顶：佛教喻以智慧灌输于人，使人彻悟。

[26] 着己：亲近，贴心。

[27] 守庚申：信奉道教者每于庚申日通宵静坐不眠，以防怪物“三尸”到天帝前告发自己的隐私罪恶。灵砂：古代道家用朱砂作原料炼成的丹药，认为服用后会长生。

[28] 发放：发落，处置。

[29] 天文生：占卜吉凶、选择日子、勘察风水的人，也称风水先生、阴阳先生。

[30] 破孝：开丧。丧家于大殓后成服并接受亲友的吊唁。

[31] 隆敦：崇尚，重视。

[32] 嵩呼：即山呼。高呼万岁。

[33] 稽顙（qǐ sāng）泣血：以头叩地，哀号痛哭。稽顙，古代一种跪拜礼，屈膝下拜，以额触地。

[34] 凶服：丧服，孝衣。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话说贾蓉见家中诸事已妥，连忙赶至寺中回明贾珍。于是连夜分派各项执事人役，并预备一切应用幡杠等物，择于初四日卯时请灵柩进城。闻死信是四月，珍来至早须半月，来而料理又需时日，则此初四当是六月初四，遁卦用事，为四阳在上也。用卯时者，卯木为林，林死而宝遁矣。是这回上半虚冒。然再详核此后历叙许多月日，则又全行抹画，正与秦可卿一病至死许多月日用意相同。一面使人知会诸位亲友。是日丧仪焜耀^[1]，宾客如云，自铁槛寺至宁府，夹路看的何止数万人。内中有嗟叹的，也有羡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读书人，说是“丧礼与其奢易，莫若俭戚”的^[2]。此段普说看是书而不解是书者。一路纷纷议论不一。

至未申时方到，申金制卯木，未则六月，仍是上文。将灵柩停放正堂之内，供奠举哀已毕，亲友渐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宾送客等事。近亲只有邢舅太爷相伴未去。邢大舅上，直注卷末。贾珍、贾蓉此时为礼法所拘，不免在灵傍藉草枕块，寝苫居丧^[3]。人散后，仍乘空寻他小姨子们厮混。宝玉亦每日在宁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园里。凤姐身体未愈，虽不能时常在此，或遇开坛诵经，亲友上祭之日，亦扎挣过来相帮尤氏料理。叙来又历许多日子。

一日，供毕早饭，因此时天气尚长，天气尚长，自是初秋，与七月说合。贾珍等连日劳倦，不免在灵傍假寐。宝玉见无客至，遂欲回家看视黛玉，入上半回。因先回至怡红院中。进入门来，只见院中寂静无人，有几个老婆子与小丫头们在回廊下取便乘凉，也有睡卧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宝玉也不去惊动。只有四儿看见，连忙上前来打帘子。将掀起时，只见芳官自内带笑跑出，几乎与宝玉撞个满怀。亦黛玉影身，几乎撞，则仍未撞。一见宝玉，方含笑站着，说道：“你怎么来了？你快与我拦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两人合一人。

一语未了，只听得屋里嘻^溜啐喇的乱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随后晴雯赶来骂道：“我看你这小蹄子往那里去？输了不叫打，一路都是黛玉，晴打芳，正是自戕。宝玉不在家，我看你有谁来救你？”宝玉连忙带笑拦住道：“你妹子小，不知怎么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饶他罢！”声情俱妙。晴雯也不想宝玉此时回来，乍一见，不觉好笑，遂笑说道：“芳官竟是狐狸精变的？便是花妖。竟是会拘神遣将的，符咒也没有这样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请了神来，我也不怕。”遂夺手仍要捉拿，芳官早已藏在宝玉身后。

宝玉遂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携了芳官，早入屋内看时，只见西边炕上麝月、秋纹、碧痕、春燕等，正在那里抓子儿赢瓜子儿呢^[4]。北人堆杏核数十枚，为闺中儿女抓掷之戏，谓之抓子。却是芳官输与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去，晴雯因赶芳官，将怀内的子儿撒了一地。不幸之幸，演芳官正演黛玉。杏，幸也。宝玉欢喜道：“如此长天，我不在家，正恐你们寂寞，吃了饭睡觉，睡出病来。大家寻件事玩笑消遣甚好。”此事翻覆，乃是自寻。因不见袭人，又问道：“你袭人姐姐呢？”晴雯道：“袭人么？越发道学了，独自个在屋里面壁呢。直注‘却尘缘’，而语面自妙。这好一会，我们没进去，不知他作什么呢，一些声气也听不见。你快瞧瞧去罢，或者此时参悟了，也未可定。”

宝玉听说，一面笑，一面走至里间。只见袭人坐在近窗床上，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绦子，正在那里打结子呢。心若死灰，方却尘缘。此书打结矣，乃由袭人。见宝玉进来，连忙起立笑道：“晴雯这东西，编派我什么呢？我因要赶着打完了这结子，没工夫和他们瞎闹，因哄他道：‘你们顽去罢。趁着二爷不在家，我要在这里静坐一坐，养一养神。’他就编派了我这些混话，什么‘面壁了’、‘参禅了’的。等一会我不撕他那嘴！”

宝玉笑着，挨近袭人坐下，瞧他打结子，问道：“这么长天，你也该歇息歇息，或和他们玩笑，何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怪热的，打这个那里使？”袭人道：“我见你带的扇套，还是那年东府里蓉大奶奶的事情上作的，书中许多扇子，到此总结。扇套义见前剪扇套评。那个青东西，除族中或亲友家夏天有丧事方带得着。秦氏死在夏天，是梦话。一年遇着带一两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里有事，这是要过去天天带的，所以我赶着另作一个，等打完了结子给你换下那旧的来。上找秦氏死，直溯此善汨没之初，乃旧事也。现在之丧，为尤二、三姐过脉，乃新事也。结旧即以换新，无非毁心灭性，是大落墨。你虽然不讲究这

个，若叫老太太回来看见，又该说我们躲懒，连你的穿带之物都不经心了。”宝玉笑道：“这真难为你想的到，只是也不可过于赶，热着了，倒是大事。”

说着，芳官早托了一杯凉水内新湃的茶来^[5]，因宝玉素昔秉赋柔脆，虽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将茶连壶浸在盆内，不时更换，取其凉意而已。时方昌盛，而冷局已结，故云凉意。宝玉就芳官手内吃了半盏，遂向袭人道：“我来时已吩咐了焙茗，若珍大哥那边有要紧的客来时，叫他即刻送信。若无要紧的事，我就不过去了。”说毕，遂出了房门，又回头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处来找我。”

于是一径往潇湘馆来看黛玉。将过了沁芳桥，只见雪雁领着两个老婆子，手中拿着菱藕瓜果之类。结果。宝玉忙问雪雁道：“你们姑娘从来不吃这些凉东西的，拿这些瓜果何用？不是要请那位姑娘、奶奶么？”雪雁笑道：“我告诉你，可不许你对姑娘说去。”宝玉点头应允。雪雁便命两个婆子：“先将瓜果送去，交与紫鹃姐姐，他要问我，你就说我做什么呢就来。”那婆子答应着去了。雪雁方说道：“我们姑娘这两日方觉身上好些了，今日饭后，三姑娘来会着要瞧二奶奶去，正破木石合金玉之两人。姑娘也没去，又不知为着些什么来，自己哭了一回，提笔写了好些不知是诗是词。叫我传瓜果去时，又听叫紫鹃将屋内摆着的小琴桌上的陈设搬下来，将桌子挪在外间当地，又叫将那龙文鼎放在桌上，等瓜果来时听用。若说是请人呢，不犯先忙着把个炉摆出来；若说点香呢，我们姑娘素日屋里除摆新鲜花果木瓜之类，又不大喜薰衣服。就是点香，亦当点在常坐卧之处。难道是老婆子们把屋子薰臭了，要拿香薰薰不成？究竟连我也不知何故。”说得迷离，口吻入妙。说毕，便连忙去了。

宝玉这里不由的低头，心内细想道：“据雪雁说来，必有原故。若是同那一位姊妹们闲坐，不必如此先设饌具。或者是姑爹姑妈的忌辰？在家从父，适人从夫，此祭为不得所适也，故以父母映之。但我记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肴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时已过。大约必是七月，因为瓜果之节，特点七月，乃巧月也，直注“巧合”。黛玉之不得所适，正坐在此，而《长生殿》之梅妃，亦是枉了。家家都上秋季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祭奠，取《礼记》‘春秋荐其时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见他伤感，必极力劝解，又怕他烦恼郁结于心。若竟不去，又恐他过于伤感，无人劝止。两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凤姐姐处一看，在彼稍坐即回。如若见林

妹妹伤感，再设法开解。既不至使其过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郁致病。”

想毕，遂出了园门，一径到凤姐处来。宛转缠绵，写“情”字淋漓尽致，而责宝玉深矣。夫以宝之与凤，其隐情具在书中，又何不可以婚必主黛玉之说，直以明告，而昏迷无主，终致乖违。虽凤所成，实宝自误也。此《五美吟》所由来，故此际必往此处。正有许多执事婆子回事毕，纷纷散去，凤姐儿正倚着门和平儿说话呢。槛内人、槛外人并到。一见了宝玉，笑道：“你回来了么？我才吩咐了林之孝家的，必用此人，前两回实用，此半回虚用，皆是大关节处。叫他使人告诉跟你的小厮，若没什么事，便请你回来歇息歇息。再者，那里人多，你那里禁得住那些气味？不想恰好你倒来了。”宝玉笑道：“多谢姐姐记挂。我也因今日没事，又见姐姐这两日没往那府里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来看视看视。”凤姐道：“左右也不过是这样，两日好，三日不好的。老太太、太太不在家，这些大娘们，噯！那一个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拌嘴，连赌博偷盗的事情都闹出两三件来了。虽说有三姑娘帮着办理，他又是个没出阁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望他说不得的事，只好强扎挣着罢了。此处特为探春开脱，坐实凤姐，正坐实宝玉也。总不得心静一会儿，别说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罢了。”宝玉道：“姐姐虽如此说，姐姐还要保重身体，少操些心才是。”说毕，又说了些闲话，叙凤、宝一篇话，直是扯淡。作者正大排疑阵，果暇作此闲文耶！别了凤姐，一直往园中走来。

进了潇湘馆院门看时，只见炉袅残烟，奠馀玉醴，紫鹃正看着人往里收桌子，搬陈设呢。宝玉便知已经祭奠完了，疑阵百出。走入屋内，只见黛玉面向里歪着，病体恹恹，大有不胜之态。紫鹃连忙说道：“宝二爷来了。”黛玉方慢慢的起来，含笑让坐。宝玉道：“妹妹这两天可大好些了？气色倒觉静些，只是为何又伤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没的说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伤心了？”宝玉笑道：“妹妹脸上现有泪痕，如何还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来多病，凡事当各自宽解，不可过作无益之悲。若作践坏了身子，使我……”“使我”正对“你好”，便已打结。说到这里，觉得以下的话有些难说，连忙咽住。只因他虽说和黛玉一处长大，情投意合，又愿同生死，却只是心中领会，从来未曾当面说出。况兼黛玉多心，每每说话造次，得罪了他。今日原为的是来劝解，不想把话又说造次了，接不下去，明用提笔说无主张，徒为楚囚相对而已。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恼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实在是为好，因而转念为悲，早已滚下泪来。谈情至此，叹观止矣，而却是“情感”，以

后另开生面。黛玉起先原恼宝玉说话不论轻重，直责之，底面俱到。如今见此光景，心有所感，本来素昔爱哭，此时亦不免无言对泣。

却说紫鹃端了茶来，打谅二人又为何事口角，因说道：“姑娘身上才好些，宝二爷又来怄气了。到底是怎么样？”宝玉一面拭泪，笑道：“谁敢怄妹妹了？”一面搭趖着起来闲步。只见砚台底下微露一纸角，妙玉拜帖是砚台底下，《五美吟》亦出此，正所以为妙也。不禁伸手拿起。黛玉忙要起身来夺，已被宝玉揣在怀内，笑央告道：“好妹妹，赏我看看罢。”黛玉道：“不管什么，来了就混翻。”

一语未了，只见宝钗走来，必接此人。笑道：“宝兄弟要看什么？”宝玉因未见上面是何言词，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却望着黛玉笑。恰中一时情事。黛玉一面让宝钗坐，一面笑说道：“我曾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终身遭际，令人可欣、可羡、可悲、可叹者甚多。今日饭后无事，欲择出数人，胡乱凑几句诗，以寄感慨。可巧探丫头来，会我瞧凤姐姐去，我也心上懒懒的，没同他去。刚才做了五首，探来会凤，正《五美吟》之成就，“可巧”二字是眼。一时困倦起来，撂在那里，不想二爷来了，就瞧见了。此处称二爷，疏之而实亲之，看以前并无此称。其实给他看也倒没有什么，但只是嫌他是不是的写给人看去。”此意不令人知，便是自误。宝玉忙道：“我多早晚给人看来的？同一自误。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爱那几首白海棠的诗，特提诗社，重在扇子。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写了，不过为的是拿在手中看着便易。我岂不知闺阁中诗词字迹，是轻易往外传诵不得的。自从你说了，我总未拿出园子去。”

宝钗道：“林妹妹这虑的也是。你既写在扇子上，偶然忘记了，拿在书房里去，被相公们看见了，岂有不问是谁做的呢？倘或传扬开了，反为不美。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馀诗词，不过是闲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久假不归，令人生厌。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来，给我看看无妨，只不叫宝兄弟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说，连你也可以不必看了。”“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又指着宝玉笑道：“他早已收了去了。”一责之，一受之。宝玉听了，方自怀内取出，凑至宝钗身傍，受责正在此处。一同细看。只见写道是：

西施感离也。

一代倾城逐浪花，

吴宫空自忆儿家。
效颦莫笑东村女^[6]，
头白溪边尚浣纱。五诗通责史、王以次诸人，而以夫差之强，
不能庇一妇人，则专责宝玉。

虞姬伤乱也。

肠断乌啼夜啸风，
虞兮幽恨对重瞳^[7]。
黥彭甘受他年醢^[8]，
饮剑何如楚帐中？英雄如项羽，不能庇一妇人，责宝玉。

明妃^[9]忧谗也。

绝艳惊人出汉宫，
红颜命薄古今同。
君王纵使轻颜色，
予夺权何畀画工^[10]？堂堂汉帝，不能庇一妇人，责宝玉。

绿珠^[11]悲遇也。

瓦砾明珠一例抛，
何曾石尉重妖娆^[12]？
都缘祸福前生造，
更有同归慰寂寥。石崇一豪富，不能庇一妇人，责宝玉。

红拂^[13]警懦也。

长剑雄谈态自殊，
美人巨眼识穷途^[14]。
尸居馀气杨公幕^[15]，
岂得羁縻女丈夫？此则自责，而并责宝玉，责宝之不能为李靖，而自责不能为红拂也。

宝玉看了，赞不绝口，又说道：“妹妹这诗，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于是不容分说，便提笔写在后面。五为奇数、土数，不偶而死也，黛作之，宝成之，故云不容分说。宝钗亦说道：“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是说此书善翻古意。若要随

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16]，究竟算不得好诗。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17]，欧阳永叔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18]，二诗俱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仍是说书并说看书人，而必提明妃者，以日月阴阳演宝、黛妃匹，书之主意也。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

仍欲往下说时，只见有人回道：“琏二爷回来了。适才外间传说往东府里去了好一会了，想必就回来的。”下半回“遗佩”文字，必从宝钗说诗递入，筋节细微。宝玉听了，连忙起身，迎至大门以内等待，恰好贾琏已自下马进来。于是宝玉先迎着贾琏跪下，口中给贾母、王夫人等请了安，又给贾琏请了安。二人携手走了进来，只见李纨、凤姐、宝钗、黛玉、迎、探、惜等，惜春乃敬女，自当居未出嫁女之丧，乃同在此处，是隐夺敬子并夺敬女，复见天心，敬不能矣。何等森严，何等支离。早在中堂等候，一一相见已毕。因听贾琏说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体甚好。今日先打发我回家看视。明日五更，还要出城迎接。”说毕，众人又问了些路途的景况。因贾琏是远路跋涉，遂大家别过，让贾琏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细述。

至次日饭时前后，果见贾母、王夫人等回来，众人接见已毕，略坐了一坐，吃了一杯茶，便领了王夫人等人过宁府中来。只听见里面哭声震天，却是贾赦、贾琏送贾母到家，即过这边来了。当下贾母进入里面，早有贾赦、贾琏率领族中人哭着迎了出来。他父子一边一个，挽了贾母，走至灵前，又有贾珍、贾蓉跪着，扑入贾母怀中痛哭。贾母暮年人，见此光景，亦搂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贾赦、贾琏在旁苦劝，方略略止住。又转至灵右，见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痛一场。哭毕，众人方上前一一请安问好。一路写来，明白简净，此笔不易。

贾珍因贾母才回家来，未得歇息，坐在此间看着，未免要伤心，遂再三的劝。贾母不得已，方回来了。果然年迈的人，禁不住风霜伤感，至夜间，便觉头闷心酸，鼻塞声重，连忙请了医生来诊脉下药，足足的忙乱了半夜一日。幸而发散的快，未曾传经^[19]，至三更天，些须发了点汗，脉静身凉，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药调理。又过了数日，乃贾敬送殡之期，贾母犹未大愈，遂留宝玉在家侍奉。必设贾母一病，正为留宝玉，使不与送秦氏丧相犯也。凤姐因未曾大好，亦未去。其馀贾赦、贾琏、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领家人仆妇，都送至铁槛寺，至晚方

回。贾珍、尤氏并贾蓉，仍在寺中守灵，等过百日后，方扶柩回籍。两写东府丧事，一详一略，各臻其妙。家中仍托尤老娘并二姐儿、三姐儿照管。

却说贾琏素日既闻尤氏姊妹之名，恨无缘得见。近因贾敬停灵在家，每日与二姐儿、三姐儿相认已熟，不禁动了垂涎之意。况知与贾珍、贾蓉等素昔有聚麀之诮^[20]，因而乘机百般撩拨，眉目传情。明白指出，是曰尤，是曰罪自外至。那三姐儿却只是淡淡相对，只有二姐儿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众多，无从下手。贾琏又怕贾珍吃醋，不敢轻动，只好二人心领神会而已。书中凡实写者曰丑儿，曰智能，曰多姑娘，曰鲍二家的，曰司棋，曰夏金桂，曰袭人，曰尤二姐。其余如宝钗诸人皆心领神会而已。今写尤二姐必先作此语，则凡为心领神会者，都已在个中矣。

此时出殡以后，贾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带领二姐儿、三姐儿，并几个粗使的丫鬟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余婢妾都随在寺中，外面仆妇，不过晚间巡更，日间看守门户。白日无事，亦不进里面去。所以贾琏便欲趁此时下手，遂托相伴贾珍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时常借着替贾珍料理家务，不时至宁府中来勾搭二姐儿。虚虚总笼。

一日，有小管家俞禄荣宁天禄所馀无几，故曰小管家。来回贾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并请杠人青衣，共使银一千一百十两，除给银五百两外，仍欠六百零十两。其数无非畸零，从此零落分散矣。必实指一致祸之事，故生出尤二姐、张华一案，虽成于琏、凤，却始于珍、蓉，所谓“首罪宁”也，然仍是本传宝、黛、钗公案。昨日两处买卖人俱来催讨，奴才特来讨爷的示下。”贾珍道：“你且向库上领去就是了，这又何必来回我？”俞禄道：“昨日已曾上库上去领，但只是老爷归天已后，各处支领甚多，所剩还要预备百日道场及庙中用度，此时竟不能发给，所以奴才今日特来回爷，或者爷内库里暂且发给，或者挪借何项，吩咐了奴才好办。”贾珍笑道：“你还当是先呢，有银子放着不使。你无论那里借了给他罢。”渐入穷败。俞禄笑回道：“若说一二百，奴才还可巴结。这五六百，奴才一时那里办得来？”

贾珍想了一回，向贾蓉道：“你问你娘去，昨日出殡以后，有江南甄家送来打祭银五百两^[21]，未曾交到库上去，假穷则甄现，故必提甄家，相为倚伏也。家里再找找，凑齐了给他去罢。”贾蓉答应了，连忙过这边来，回了尤氏，复转来回他父亲道：“昨日那项银子，已使了二百两，下剩的三百两，令人送至家中，交与老娘收了。”贾珍道：“既然

如此。你就带了他去，向你老娘要了出来，交给他。再也瞧瞧家中有事无事，问你两个姨娘好。下剩的，俞禄先借了添上罢。”

贾蓉与俞禄答应了，方欲退出，只见贾琏走了进来。俞禄忙上前请了安。贾琏便问：“何事？”贾珍一一告诉了。贾琏心中想道：“趁此机会，正可至宁府寻二姐儿。”一面遂说道：“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项银子，还没有使呢。莫若给他添上，岂不省事？”贾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了蓉儿，一并令他取去。”贾琏忙道：“这必得我亲身取去。从取银子起，已直注‘吞生金’，全部财色并到。再我这几日没回家了，还要给老太太、老爷、太太们请安去，到大哥那边查查家人们有无生事，再也给亲家太太请安。”贾珍笑道：“只是又劳动你，我心里倒不安。”贾琏也笑道：“自家弟兄，这有何妨呢？”必先正名定分。贾珍又吩咐贾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边给老太太、老爷、太太们请安，说我和你娘都请安。打听打听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还服药呢没有。”贾蓉一一答应了，跟随贾琏出来，带了几个小厮，骑上马，一同进城。

在路叔侄闲话，贾琏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夸说如何标致，如何做人好，举止大方，言语温柔，无一处不令人可敬可爱，是宝钗。“人人都说你嫂子好，据我看，那里及你二姨儿一零儿呢^[22]？”贾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这么爱他，我给叔叔作媒，说了做二房何如？”突如其来，是他为主。贾琏笑道：“你这是顽话，还是正经话？”贾蓉道：“我说的是当真的话。”贾琏又笑道：“敢自好，只是怕你嫂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愿意。况且我听见说你二姨儿已有了人家了。”

贾蓉道：“这都无妨，我二姨儿、三姨儿都不是我老爷养的，叙法与秦可卿同一意，彼曰兼美，此曰二、三，亦兼美也。原是我老娘带了的。听见说，我老娘在那一家时，就把我二姨儿许给皇粮庄头皇粮庄头为王士，有凤姓，有《易》理。张家，指腹为婚。其姓张，即张太医之张，将以长弓攻之也。其名华，华即荣，即林也。后来张家遭了官司，败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来，不惟无名，并无姓。如今这十数年，两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时常抱怨，要与他家退婚。我父亲也要将姨儿转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过令人找着张家，给他十几两银子，写上一张退婚的字儿。想张家穷极了的人，见了银子，有什么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咱们这样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为黛玉叹，为‘财’字叹，既写财色，必写势利。观贾蓉所云，其自恃为何如？而转瞬抄没在此，正唤醒多少自恃人。又是叔叔这样人，说了做二房，一映宝二奶奶，再映

琏二奶奶，故云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亲都愿意。倒只是婶子那里却难。”

贾琏听到这里，心花都开了，那里还有什么话说，只是一味呆笑而已。又自状其书，至此又心花怒放，却只是一“笑”字也，而状琏入微。贾蓉又想了一想，此“想”字有多少关合。笑道：“叔叔若有胆量，依我的主意，管保无妨，不过多花几个钱。”贾琏忙道：“好孩子，你有什么主意，只管说给我听听。”贾蓉道：“叔叔回家，一点声色也别露。等我回明了我父亲，同我老娘说妥，然后在咱们府后方近左右，买上一所房子及应用家伙，再拨两窝子家人过去服侍，择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觉，娶了过去。嘱咐家人，不许走漏风声。婶子在里面住着，深宅大院，那里就得知道了？叔叔两下里住着，过个一年半载，即或闹出来，不过挨上老爷一顿骂。叔叔只说婶子总不生育，原是为子嗣起见，所以私自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婶子，见生米做成熟饭，也只得罢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没有不完的事。”是“设奇谋”，乃凤姐杀黛玉法，而蓉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语妙、意妙、理妙。

自古道：“欲令智昏。”另立排场，必应特提，而四字总括全书所隐，四子六经，无非演此。贾琏只顾贪图二姐美色，听了贾蓉一篇话，遂以为计出万全，将现今身上有服并停妻再娶、严父妒妻种种不妥之处，皆置之度外了。一段专罪贾蓉，而实专罪凤姐，演此一事，又影全书也。却不知贾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贾珍在内，不能畅意，如今若是贾琏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贾琏不在时，好去鬼混之意。陡挟贾蓉心事，笔致矫健，而实挟凤姐因图宝玉而成钗杀黛心事也，详见前评。贾琏那里思想及此？遂向贾蓉致谢道：“好侄儿！你果然能够说成了，我买两个绝色的丫头谢你。”无非二丫头。说着，已至宁府门首。贾蓉说道：“叔叔进去，向我老娘要出银子来，就交与俞禄罢。我先给老太太请安去。”贾琏含笑点头道：“老太太跟前，别说我和你一同来的。”一路皆画鬼笔，而尽态极妍如此，洵为能品。贾蓉道：“知道。”又附耳向贾琏道：“今日要遇见二姨儿，可别性急了，闹出事来，往后倒难办了。”又是怪笔。贾琏笑道：“少胡说，你快去罢。我在这里等你。”于是贾蓉自去给贾母请安。

贾琏进入宁府，早有家人头儿率领家人等请安，一路围随至厅上，贾琏一一的问了些话，不过是塞责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独自往里面走来。原来贾琏、贾珍素日亲密，又是弟兄，本无可避忌之人，自来是不等通报的。于是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帘子让贾琏进

去。

贾琏进入房中一看，只见南边炕上，只有尤二姐带着两个丫鬟一处做活，却不见尤老娘与三姐儿。贾琏忙上前问好相见。尤二姐含笑让坐，便靠东边排插儿坐下。贾琏仍将上首让与二姐儿，又是怪笔，人多不觉。夫南炕东排插，则以西为上首，仍让出上首，则并坐于东矣，故二姐下炕否无明文，设为一坐炕里，一坐炕边，同靠排插疑迹。○北人正室多用南炕，炕横头立半截板壁，略隔里外，曰排插。说了几句见面情儿，便笑问道：“亲家太太和三妹妹那里去了？怎么不见？”尤二姐笑道：“才有事往后头去了，也就来的。”此时伺候的丫鬟因倒茶去，无人在跟前。贾琏不住的拿眼瞟着二姐儿，二姐儿低了头，只含笑不理。

贾琏又不敢造次动手动脚，因见二姐儿手中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红子摆弄，便搭趣着往腰里摸了摸，说道：“槟榔荷包也忘记了带了来，妹妹有槟榔，赏我一口吃。”二姐儿道：“槟榔倒有，只是我的槟榔从来不给人吃。”贾琏便笑着欲近身来拿，二姐儿怕有人来看见不雅，便连忙一笑，撂了过来。贾琏接在手中，都倒了出来，拣了半块吃剩的，撂在口中吃了，又将剩下的都揣了起来。刚要把荷包亲身送过去，只见两个丫鬟倒了茶来。贾琏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将自己带的一个汉玉九龙佩解了下来，拴在手绢上，趁丫鬟回头时，仍撂了过去。浪荡如龙，其扰攘为何如？是此书心花怒放时也。而必曰汉玉，则刘老老、元春都到。九龙阳极，是为气数之天，剥极而坤之会矣，中幅郑重，八面玲珑。二姐儿亦不去拿，只妆看不见，坐着吃茶。

只听后面一阵帘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儿带着两个小丫头，自后面走来。贾琏送目与二姐儿，令其拾取。这尤二姐亦只是不理。贾琏不知二姐儿何意，甚是着急，只得迎上来，与尤老娘、三姐儿相见。一面又回头看二姐儿时，只见二姐儿笑着没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绢子，已不知那里去了。此有蓝本。贾琏方放了心，于是大家归坐后，叙了些闲话。贾琏说道：“大嫂子说，前日有一包银子，交给亲家太太收起来了，今日因要还人，大哥令我来取，再也看看家里有事无事。”尤老娘听了，连忙使二姐儿拿钥匙去取银子。这里贾琏又说道：“我也要给亲家太太请安，瞧瞧二位妹妹。亲家太太脸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们家里受委屈。”尤老娘笑道：“咱们都是至亲骨肉，说那里的话？在家里也是住着，在这里也是住着。不瞒二爷说，我们家里，自从先夫去世，家计也着实艰难了，全亏了这里姑爷帮助。如今姑爷家里有了这样大事，我们不能别的出力，白看一看家，还有什么委屈了的呢？”正说

着，二姐儿已取了银子来，交与尤老娘。尤老娘便递与贾琏。贾琏叫一个小丫头，叫了一个老婆子来，吩咐他道：“你把这个交给俞禄，叫他拿过那边去等我。”老婆子答应了出去。

只听得院内是贾蓉的声音说话，须臾进来给他老娘、姨娘请了安，又向贾琏笑道：“刚才老爷还问叔叔呢，说有什么事情要使唤，原要使人到庙里去叫，我回老爷说：‘叔叔就来。’老爷还吩咐，若路上遇着叔叔，叫快去呢。”贾琏听了，忙要起身，又听贾蓉向他老娘说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说的，我父亲要给二姨儿说的姨夫，就和我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儿。老太太说好不好？”一面说着，又悄悄的用手指着贾琏和他二姨儿努嘴。二姐儿倒不好意思说什么，只见三姐儿似笑非笑、似恼非恼的骂道：“坏透了的小猴儿崽子，没了你娘的说了！多早晚我才撕他那嘴呢！”贾蓉早笑着跑了出去，贾琏也笑着辞了出来。走至厅上，又吩咐了家人们不可要钱吃酒等语。又悄悄的央贾蓉回去，急速和他父亲说。一面便带了俞禄过来，将银子添足，交给他拿去。一面给贾赦请安，又给贾母去请安不提。

却说贾蓉见俞禄跟了贾琏去取银子，自己无事，便仍回至里面，和他两个姨娘嘲戏一回，必写两个，且不分拆，便是太虚幻境之兼美。方起身。至晚到寺，见了贾珍，回道：“银子已竟交给俞禄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经不服药了。”愈琐碎，愈周密。说毕，趁便将路上贾琏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说了，又说如何在外面置房子住，不使凤姐知道，“此时总不过为的是子嗣艰难起见。黛玉多病，凤主金玉因缘，得以径行者，正执子嗣之说也。为的是二姨是见过的，亲上做亲，比别处不知道的人家说了来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对父亲说”。只不说是他自己的主意。

贾珍想了想，也想了想。笑道：“其实倒也罢了，只不知你二姨娘心中愿意不愿意？明日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问准了你二姨娘，再作定夺。”于是又教了贾蓉一篇话，转用他教，并为罪首。便走过来，将此事告诉了尤氏。尤氏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极力劝止，无奈贾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顺从惯了的，况且他与二姐儿本非一母，不便深管，因而只得由他们闹去了。重责探春，力能说不说；出脱李纨，力不能说不说。本案于尤氏已从轻减。

至次日一早，果然贾蓉复进城来，见他老娘，将他父亲之意说了，又添上许多话，说贾琏做人如何好，目今凤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暂且买了房子，在外面住着，过个一年半载，只等凤姐一死，便接

了二姨儿进去做正室。一教一添，不分首从，为黛玉作报复，即从凤姐心腹人口中杀之，何等痛快！又说他父亲此时如何聘，贾琏那边如何娶，如何接你老人家养老，往后三姨儿也是那边应了替聘，说得天花乱坠，不由得尤老娘不肯。况且素日全亏贾珍周济，此时又是贾珍作主替聘，而且妆奁不用自己置买，贾琏又是青年公子，强胜张家，遂忙过来与二姐儿商议。二姐儿又是水性人儿，生之谓性，水生于金，正点宝钗。在先已和姐夫不妥^[23]，又常怨恨当时错许张华，致使后来终身失所，今见贾琏有情，况是姐夫将他聘嫁，有何不肯？也便点头依允。此时尤三姐何竟无一言，便是探春知而不言影本。当下回复了。

贾蓉回了他父亲。次日，命人请了贾琏到寺中来，贾珍当面告诉了他尤老娘应允之事。贾琏自是喜出望外，感谢贾珍、贾蓉父子不尽。直注“平儿理妆”，是为报复。于是二人商量着，使人看房子，打首饰，给二姐儿置买妆奁及新房中应用床帐等物。不过几日，早将诸事办妥。已于宁荣街后二里远近小花枝巷内，花淑中又生枝节，故云小花枝巷。买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馀间，又买了两个小丫鬟。只是府里家人不敢擅动，外头买人，又怕不知心腹，走漏了风声。忽然想起家人鲍二来，鲍二为姤之二爻，详见前评。至此乃使遇于众，难将作矣。当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凤姐打闹了一阵，含羞吊死了。贾琏给了一百银子，叫他另娶一个。那鲍二向来却就合厨子多浑虫的媳妇多姑娘有一手儿，多姑娘即凤姐影本，详见前评。后来多浑虫酒痼死了，这多姑娘儿见鲍二手里从容了，便嫁了鲍二。况且这多姑娘儿原也合贾琏好的，此时都搬出外头住着。贾琏一时想起来，便叫了他两口儿到新房子里来，预备二姐儿过来时服侍。那鲍二两口子听见这个巧宗儿，如何不来呢。“巧”字直注“巧合”，钗、凤、尤三而一。

再说张华之祖，原当皇粮庄头，后来死去。至张华父亲时，仍充此役。因与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将张华与尤二姐指腹为婚，后来不料遭了官司，败落家产，弄得衣食不周，那里还娶得起媳妇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来，两家有十数年音信不通。今被贾府家人唤至，逼他与二姐儿退婚，心中虽不愿意，无奈惧怕贾珍等势焰，不敢不依，只得写了一张退婚文约。尤老娘与了二十两银子，贾母为钗作生日，系二十两，书中每用此数，为钗立影。两家退亲不提。交过排场，自不可少。这里贾琏等见诸事已妥，遂择了初三黄道吉日，又明注日期，而无月分，以上半七月之说揆之，自是八月秋金正令也，黄道正是金色，而七十一回说八月初三为贾母大庆，正有绝大交关处，但此等日月如何计算？以便迎娶二姐儿过门。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书意，多于夹缝中掩藏，亦甚难解。上半回黛玉一祭，从雪雁口中铺叙，“奠雁”夫妇之礼，而雪则洁白不污，是黛玉案。又雪即薛，此奠仍归宝钗矣，故后文“成大礼”挽拜必用他，其线索早藏于此矣。下半回立尤二姐传，仍是宝钗传，借以立一“查抄”之根而已。而先之以俞禄，后之以鲍二，而两府祸败藏此矣。

凡书中所演太虚境、馒头庵、芍药裯，以及理妆、解裙，都是心领神会，无非绛芸轩钗玉案而已。恐人不解，特以初试之袭人明点于前；仍恐人不解，再以偷娶之尤二姐明点于后。而循环报复，五花八门，要无人打出此疑阵矣。得闲人评，重围立溃。

【护花主人评曰】上半回写幽淑女悲吟，下半回写浮荡子调情，是两扇反对文字。

袭人独留心扇绦，与晴雯等迥异；宝钗独说贞静为主，亦与黛玉等不同。的是贤妻好妾。

黛玉《五美吟》，惟《虞姬》一首颇有趣味，其余四首，未见新奇。

私娶尤二姐，说合筹画，俱是贾蓉主见，真是祸首罪魁。写尤二姐善于偷情，是暗补聚麀情事。

尤三姐愤烈性情，已于上回及此回隐隐伏笔。

【大某山民评曰】撩云拨雨惯家，首推贾蓉，其眉头眼下，悉露油光。

贾琏进房后，与尤二姐进房后，其种种狎昵情状，非过来人不能道也。

此回已入癸丑年之秋。

[1] 焜耀：明照，照耀。

[2] “丧礼”句：出自《论语·八佾》。奢易，礼奢侈铺张而缺乏真实感情。俭戚，俭约而悲伤。

[3] 枕块、寝苫（shān）：枕土块，铺草垫。古时居父母丧之礼。苫，古代居丧时孝子睡的草垫子。

[4] 抓子儿：小儿游戏之一。用手抛抓果核、石子或装有沙泥的小布包以比赛胜负。

[5] 湃：用冰或冷水镇物使冷。

[6] “效顰”句：《庄子·天运》：“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走。彼知顰美，而不知顰之所以美。”顰，通“颦”，皱眉。

[7] 重瞳：重瞳子，即眼珠有两个瞳孔。《史记》载项羽为重瞳子。

[8] “黥（qíng）彭”句：黥布和蒯彭都是刘邦手下的大将，后都因谋反而被杀，蒯彭则是被醢。醢，古代酷刑，将人剁成肉酱。

[9] 明妃：即王昭君。

[10] 予夺：赐予和剥夺。畀：交给。画工：指给王昭君画像的画工。

[11] 绿珠：石崇的宠妓。

[12] 石尉：即晋代豪富石崇。因崇曾任南蛮校尉，故称。

[13] 红拂：本是隋朝权臣杨素的侍妓，后与李靖私奔。

[14] “美人”句：意谓红拂在李靖不得志时就看出他将来必有大作为。

[15] 尸居馀气：形容人即将死亡。

[16] 第二义：第二流。

[17] “意态”二句：见宋王安石《明妃曲》其一。王荆公，即王安石。

[18] “耳目”二句：见宋欧阳修《明妃曲·再和王介甫》其一。欧阳永叔，即欧阳修，字永叔。

[19] 传经：中医称伤寒病的变化过程。

[20] 聚麀（yōu）：以指两代的乱伦行为。

[21] 打祭银：赠送死者家属用来代替祭品的银钱。

[22] 一零儿：犹零头。

[23] 不妥：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话说贾琏、贾珍、贾蓉等三人商议，事事妥帖，至初二日，先将尤老娘和三姐儿送入新房。尤老娘看了一眼，虽不似贾蓉口内之言，倒也十分齐备，母女二人已算称了心愿。以三姐之明，亦以为称了心愿，无此事也，是以黛玉影身杀宝钗影身为称愿耳，与三姐无涉，其知而不言，亦隐此意。鲍二两口子见了，如一盆火儿，管着尤老娘一口一声叫“老娘”，又或是“老太太”，称呼不伦不类，语下生刺，人知骂尤家矣，殊不知乃骂薛家，看“一盆火”是眼，火能制金。管着三姐儿叫“三姨儿”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轿将二姐儿抬来，各色香烛纸马并铺盖以及酒饭，早已预备得十分妥当。一时，贾琏素服，坐了小轿来了，“成大礼”是服中。拜了天地，焚了纸马。那尤老娘见了二姐儿身上头上焕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样，十分得意。搀入洞房，是夜贾琏同他颠鸾倒凤，百般恩爱，不消细说。小说套语，此偏写得不堪之至。

那贾琏越看越爱，越瞧越喜，不知要怎么奉承这二姐儿才过得去。聚精会神写出荡子行径，所以报凤姐也。乃命鲍二等人，不许提三说二，直以“奶奶”称之，自己也称“奶奶”，竟将凤姐一笔勾销。映射“协理”情事，见如凤姐亦是呆子。有时回家，只说在东府有事。凤姐因知他和贾珍好，有事相商，也不疑心。家下人虽多，都也不管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闲、专打听小事的人，都去奉承贾琏，谁肯去露风？于是贾琏深感贾珍不尽。贾琏一月出十五两银子，做天天的供给。此数岂能敷用？而必说十五两者，以十、五皆土数，所以生金也。若不来时，他母女三人一处吃饭。若贾琏来，他夫妻二人一处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贾琏又将自己积年所有的体己，一并搬来，与二姐儿收着。财色并提，再死凤姐。又将凤姐儿素日为人行事，枕边衾里，尽情告诉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进去。二姐儿听了，自然是愿意的了。当下十来个人，倒也过起日子来，十分丰足。

眼见已是两月光景，这日贾珍在铁槛寺做完佛事，晚间回家时，与他姊妹久别，竟要去探望探望。先命小厮去打听贾琏在与不在。小厮回来说：“不在那里。”贾珍欢喜，将家人一概先遣回去，只留两个心腹小童牵马。“牵马”固是趣语，而正状意马奔腾，至斯已极也，与“九龙佩”同意。一时到了新房子里，已是掌灯时候，悄悄进去。两个小厮，将马拴在圈内，自往下房去听候。

贾珍进来，屋里才点灯，先看过尤氏母女，然后二姐儿出来相见。贾珍见了二姐儿，满面的笑容，一面吃茶，一面笑说：“我做的保山如何？若错过了，打着灯笼还莫处寻。灯笼即对火盆，此书绝无闲话。过日你姐姐还备礼来瞧瞧你们呢。”见尤氏尚未来，乃是出脱。说话之间，三姐儿已命人预备下酒馔。关起门来，都是一家人，原无避讳。此等处转是顺笔，而有目共赏者。那鲍二来请安，贾珍便说：“你还是个有良心的，所以二爷叫你来服侍，日后自有大用你之处。直注‘查抄’，正有大用。不可在外头吃酒生事，我自然赏你。倘或这里短了什么，你二爷事多，那里人杂，你只管来回我，我们弟兄不比别人。”正名定分。鲍二答应道：“小的知道，若小的不尽心，除非不要这脑袋了。”隐演“包无鱼”之象。贾珍笑着点头道：“你要知道就好。”当下四人一处吃酒。二姐儿此时恐怕贾琏一时走来，彼此不雅，吃了两钟酒便推故往那边去了。贾珍此时也无可奈何，只得看着二姐儿自去，剩下尤老娘同三姐儿相陪。此处难得恰好。那三姐儿虽向来和贾珍偶有戏言，但不似他姐姐那样随和儿，以补笔为递笔。所以贾珍虽有垂涎之意，却也不肯造次了，致讨没趣。况且尤老娘在旁边陪着，贾珍也不好太露轻薄。

却说跟的两个小厮，都在厨下和鲍二饮酒。那鲍二的女人多姑娘儿上灶，忽见两个丫头也走了来嘲笑，要吃酒。鲍二因说：“姐儿们不在上头服侍，也偷着来了。一时叫起来没人，又是事。”他女人骂道：“糊涂浑呛了的忘八，你撞丧那黄汤罢^[1]。撞丧醉了，夹着你那脑袋挺你的尸去。叫不叫与你什么相干？一应有我承当呢。风啊雨的，横竖淋不到你头上来。”声情俱妙，二十一回之多姑娘，令人认得。这鲍二原因妻子之力，在贾琏前十分有脸。近日他女人越发在二姐儿跟前殷勤服侍，他便自己除赚钱吃酒之外，一概不管，一听他女人吩咐，百依百随，且吃够了便去睡觉。这里鲍二女人陪着这些丫鬟小厮吃酒，又和那几个小厮们打牙擦嘴儿的玩笑，讨他们的好，准备在贾珍前讨好儿。

四人正吃的高兴，忽听见叩门的声儿，鲍二的女人忙出来开门看时，见是贾琏下马，问有事无事。鲍二女人便悄悄的告诉他说：“大爷

在这里西院里呢。”贾琏听了，便至卧房。见尤二姐和两个小丫头在房中，见他来了，脸上却有些赧赧的。贾琏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来，咱们吃两杯好睡觉，我今日乏了。”二姐儿忙忙陪笑，接衣捧茶，问长问短。贾琏喜的心痒难受。一时鲍二的女人端上酒来，二人对饮，两个小丫头在地下服侍。

贾琏的心腹小童隆儿拴马去，瞧见有了一匹马，细瞧一瞧，知是贾珍的，心下会意，也来厨下。只见喜儿、寿儿两个，正在那里坐着吃酒，三小厮名字都是反面，而隆儿属琏，即九龙佩之映，又与兴儿并寓隐意。见他来了，也都会意，珍、琏同室，有小厮所不忍明言者，是何写法。笑道：“你这会子来得巧。我们因赶不上爷的马，恐怕犯夜^[2]，往这里来借个地方儿睡一夜。”隆儿便笑道：“我是二爷使我送月银的。交给了奶奶，我也不回去了。”鲍二的女人便道：“咱们这里有的是炕，为什么不大家睡呢？”喜儿便说：“我们吃多了，你来吃一钟。”

隆儿才坐下，端起酒来，忽听马棚内闹将起来。原来二马同槽，不能相容，故蹶蹶^[3]起来。“二马”乃“九龙”之对，借骂珍、琏，亦是顺笔。隆儿等慌得忙放下酒杯，出来喝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了进来。鲍二的女人笑说：“你三人就在这里罢，茶也现成了，我可去了。”说着，带门出去。

这里喜儿喝了几杯，已是楞子眼了，北人市嚣语，以醉为楞子眼。隆儿、寿儿关了门，抬头见喜儿直挺挺的仰卧炕上，二人便推他说：“好兄弟，起来好生睡。只顾你一个人舒服，我们就苦了。”那喜儿便说道：“咱们今儿可要公公道道贴一炉子烧饼了。”以顽皮笔写顽皮人，非夫人所能矣，而隐翻覆报应于中，尤非夫人所能。盖“偷娶”所以死凤姐，“吞金”所以杀宝钗，为黛玉报不平文字，而即天道好还文字也。金能杀木，而火又能铄金，贴一炉子烧饼，非火之用而翻覆为制乎？这便是公公道道。隆儿、寿儿见他醉了，也不便多说，只得吹了灯将就卧下。

尤二姐听见马闹，心下着实不安，只管用言语混乱贾琏。屡以马生情，至此虽马亦不甘任，他偏能写得熨帖。那贾琏吃了几杯，春兴发作，便命收了酒果，掩门宽衣。尤二姐只穿着大红小袄，散挽乌云，满脸春色，比白日更增颜色。进一步法。贾琏搂着他笑道：“人人都说我们那夜叉婆齐整，如今我看来给你拾鞋也不要。”人夜叉之，自亦夜叉之，必不饶凤姐也。二姐儿道：“我虽标致，却无品行。看来到底是不标致的好。”贾琏忙说：“如何说这话？我就不懂。”尤二姐滴泪说

道：“你们拿我作糊涂人待，什么事我不知道？我如今和你作了两个月夫妻，日子虽浅，我也知你不是糊涂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做了夫妻，终身我靠你，岂敢瞒藏一字。我算是有倚有靠了。将来我妹子却如何结果？由上半入下半，迤迤布置，都是惨淡经营处。据我看来，这个形景，恐非常策，要作长久之计方可。”贾琏听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那拈酸吃醋的人。你前头的事，我都知道了。你不必惊慌。如今你跟了我来，大哥跟前自然倒要勾起形迹来了。依我的主意，不如叫三姨儿也合大哥成了好事，彼此两无拘束，索性大家作个通家之好。你的意思怎么样？”尤二姐一面拭泪，一面说道：“虽然你有这个好意，头一件三妹妹脾气不好，第二件也怕大爷脸上下不来。”贾琏道：“这个无妨。我这会子就过去，索性破了例。”入“尤三姐”绝妙一篇文字，如此逼拶而来，作小说岂易易。珍、琏总一玉旁，东西通为一府，前有凤之协理，此有琏之破例，乃逆案统束也。说着走了，便至西院中来。只见窗内灯烛辉煌。贾琏便推门进去，说：“大爷在这里呢，兄弟来请安。”

贾珍听是贾琏的声音，倒吓了一跳，见贾琏进来，不觉羞惭满面。书演至此，尚留一息人心。尤老娘也觉不好意思。贾琏笑道：“何必做如此景象，咱们弟兄，从前是如何样来？大哥为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不尽。大哥若多心，我倒不安了。从此已后还求大哥照常方好；不然，兄弟宁可绝后，再不敢到此处来了。”是为多官人。说着，便要跪下。慌得贾珍连忙搀起，只说：“兄弟怎么说，我无不领命。”贾琏忙命人：“拿酒来，我和大哥吃两杯。”因又笑嘻嘻向三姐儿道：“三妹妹为什么不和大哥吃个双钟儿？我也敬一杯，给大哥和三妹妹道喜。”得陇望蜀，其意在此。一片荆棘中，而坦坦行来，真是怪笔。

三姐儿听了这话，就跳起来，站在炕上，指着贾琏冷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马吊嘴的^[4]！咱们‘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5]；‘提着影戏人子上场儿，好歹别戳破这层纸’。至此方正写三姐，为李为探为黛共一影，本是绝妙影戏人子，而全书用意无不具备。你别糊涂油蒙了心，打谅我们不知道你府上的事呢！这会子花了几个臭钱，你们哥儿两个，拿着我们姊妹两个权当粉头来取乐儿，就打错了算盘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难缠。如今把我姐姐拐了来做了二房，‘偷来的锣鼓儿打不得’。我也要会会那凤奶奶去，看他是几个脑袋？几只手？若大家好，取和儿便罢，倘或有一点叫人过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两个的牛黄狗宝掏出来^[6]，再和那泼妇拼了这条命！足褫凤姐之魄，而有《五美吟》中红拂气概，惜黛不能出此耳。牛、狗皆属土，土畏木，一篇话正为木发其威

令也。喝酒怕什么？咱们就喝！”说着，自己拿起壶来，斟了一杯，自己先喝了半杯，揪过贾琏来就灌，说：“我倒不曾和你哥哥吃过，今日倒要和你吃一吃，咱们也亲近亲近。”挥洒自如，直破其隐。吓得贾琏酒都醒了。

贾珍也不承望尤三姐这等拉的下脸来。弟兄两个本是风流场中耍惯的，不想今日反被这个闺女一席话，说得不能答言。尤三姐看了这样，越发一叠声又叫：“将姐姐请来，要乐，咱们四个大家一处乐。俗语说的，‘便宜不过当家’，你们是哥哥兄弟，我们是姐姐妹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来！”再破其隐，其言如刀。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来。贾珍得便就要溜，尤三姐那里肯放？贾珍此时反后悔，不承望他是这种人，与贾琏反不好轻薄起来。即生发即收拾，良工心苦。

这尤三姐索性卸了妆饰，脱了大衣服，松松的挽个髻儿，身上只穿着大红袄儿，半掩半开，故意露出葱绿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绿裤红鞋，鲜艳夺目；忽起忽坐，忽喜忽嗔，没半刻斯文。两个坠子就和打秋千一般，与芳官相掩映，而两个坠子云云，其形容令人叫绝矣，而隐两个坠儿，乃一钗一黛。钗以暧昧而生，虽得所归，而究为离弃。黛以干净而死，亦得宝玉，而绝不分明。同一打秋千，无定之象也。何如三姐明媒明证以身殉，为有定之鸳鸯乎！灯光之下，越显得柳眉笼翠，檀口含丹。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了几杯酒，越发横波入鬓，转盼流光。直把那珍、琏二人弄的欲近不敢，欲远不舍，迷离恍惚，落魄垂涎。再加方才一席话，直将二人禁住。弟兄两个，竟全然无一点儿能为，别说调情斗口，竟连一句响亮话都没了。尤三姐自己高谈阔论，任意挥霍，村俗流言，洒落一阵。由着性儿，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乐。一时他的酒足兴尽，更不容他弟兄多坐，竟撵了出去，自己关门睡去了。

自此后，或略有丫鬟、婆子不到之处，便将贾珍、贾琏、贾蓉三个厉言痛骂，说他爷儿三个诓骗他寡妇孤女。薛家母女又何尝非被诓骗？用提笔作收场。而贾珍此夜走否，绝不交代。贾珍回去之后，也不敢轻易再来。那三姐儿有时高兴，又命小厮来找。及至到了这里，也只好随他的便，干瞅着罢了。看官听说：这尤三姐天生脾气，和人异样诡僻。只因他的模样儿风流标致，他又偏爱打扮的出色，另式别样，做出许多万人不及的风情体态来。文亦如之。那些男子们，别说贾珍、贾琏这样风流公子，便是一班老到人，铁石心肠，看见了这般光景，也要动心的。及至到他跟前，他那一副轻狂豪爽、目中无人的光景，早又把人的那一团高兴逼住，不敢动手动脚。所以贾珍向来和二姐儿无所不至，渐渐

的厌了，却一心注定在三姐儿身上，便把二姐儿乐得让给贾琏，自己却和三姐儿捏合。偏那三姐一般和他玩笑，别有一种令人不敢招惹的光景。

他母亲和二姐儿也曾十分相劝，他反说：“姐姐糊涂！咱们金玉一般的人，‘金玉’二字明明点睛，二姐为金为钗，三姐为玉为黛，从此看入，势如破竹。白叫这两个现世宝玷污了去，也算无能！直骂宝玉。而且他家现放着个极利害的女人，如今瞒着，自然是好的，请观此言，则知闲人戏影人之说不谬。倘或一日他知道了，岂肯干休？势必有一场大闹。你二人不知谁生谁死，这如何便当作安身乐业的去处？”逆料后来，明如观火。他母女听了他这话，料着难劝，也只得罢了。尤三姐天天挑拣穿吃，打了银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宝石。吃着肥鹅，又宰肥鸭。或不趁心，连桌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论绫缎新整，便用剪刀剪碎，撕一条骂一句。究竟贾珍等何曾随意了一日，反花了许多昧心钱。提笔痛快，足泄不平。

贾琏来了，只在二姐房内，心中也渐渐的悔上来了。无奈二姐儿倒是个多情人，以为贾琏是终身之主了，凡事倒还知疼着热。若论温柔和顺，却较凤姐还有些体度；就论起那标致来，以及言谈行事，也不减于凤姐。但已经失了脚，有了一个“淫”字，凭他什么好处，也不算了。又为宝钗立传。偏这贾琏又说：“人谁无错？知过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现今之善。便如胶似漆，一心一计，誓同生死，那里还有凤、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边衾内，也常劝贾琏说：“你和珍大爷商议，拣个相熟的，把三丫头聘了罢；留着他不是常法子，终久要生事故。”贾琏道：“前日我也曾回大哥的，他只是舍不得。我还说：‘就是块肥羊肉，无奈烫的慌。羊肉其味膻，木亦其臭，膻，是隐黛玉。玫瑰花儿可爱，刺多扎手。探春外号。咱们未必降得住，正经拣个人聘了罢。’他只意思意思的，就丢开手了。你叫我有什么法子？”二姐儿道：“你放心，咱们明日先劝了三丫头，他肯了，让他自己闹去。闹的无法，少不得聘他。”贾琏听了，说：“这话极是。”

至次日，二姐儿另备了酒，贾琏也不出门，至午间，特请他妹妹过来，与他母亲上坐。尤三姐便知其意，刚斟上酒，也不用他姐姐开口，便先滴泪说道：是还泪账，而写来声情俱到。“姐姐今日请我，自然有一番大道理要说。但我也不是糊涂人，也不用絮絮叨叨的。从前的事情，我已尽知，说也无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处安身，妈妈也有了安身之处，我也要自寻归结去，方是正礼。理礼特提，吾故曰有李纨之

影，靛缸中拉出白布也。但终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儿戏。此意何人识得？宝、黛、钗，儿戏而已。向来人家看着咱们娘儿们微弱，都安着不知什么心，我所以破着没脸，人家才不敢欺负。何等作用，非黛所能，并非钗所能。这如今要办正事，不是我女孩儿家没羞耻，必得我拣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若凭你们拣择，虽是有钱有势的，我心里进不去，白过了这一世。”惜宝、黛有此心，不能有此语。

贾璉笑道：“这也容易，凭你说是谁就是谁。一应彩礼，都有我们置办，母亲也不用操心。”三姐儿道：“姐姐横竖知道，不用我说。”贾璉笑问二姐儿：“是谁？”二姐儿一时想不起来。贾璉料定必是此人无疑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这人了，果然好眼力。”二姐儿笑道：“是谁？”贾璉笑道：“别人他如何进得去？一定是宝玉。”“柳湘莲”三字乃合演宝、黛心事，则即宝玉也。二姐儿与尤老娘听了，也以为必然是宝玉了。三姐儿便啐了一口，说：“我们有姊妹十个，也嫁你弟兄十个不成？难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没有好男人不成？”其言爽快，足医钝疾，而乃是笑古今小说及看此书而不解都是影身者。使无影身则十姊妹嫁十弟兄，呆呆十件事，推至千百，亦无不可；倘见一人为一人，见一事为一事，亦何能辨湘莲之为湘莲，而不受三姐一啐乎！众人听了都诧异：“除了他，还有那一个？”三姐儿道：“别只在眼前想，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五为土数，四象所归，一部鸳鸯图画实主于此矣。

正说着，忽见贾璉的心腹小厮兴儿走来请贾璉，说：“老爷那边紧等着叫爷呢。兴儿、隆儿乃兴隆街大爷，贾雨村也，此下即又“演说荣国府”。小的答应往舅老爷那边去了，小的连忙来接。”贾璉又忙问：“昨日家里问我来着么？”写外宅便是外宅。兴儿说：“小的回奶奶：爷在家庙里，同珍大爷商议做百日的事，只怕不能来。”贾璉忙命拉马，隆儿跟随去了，留下兴儿答应人。

尤二姐便要了两碟菜来，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兴儿在炕沿下站着吃，一长一短，向他说话儿。问道：“家里奶奶多大年纪？怎么个利害的样子？老太太多大年纪？姑娘几个？”各样家常等话。兴儿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头吃，一头将荣府之事，备细告诉他母女。又说：“我是二门上该班的。我们共是两班，一班四个，共是八个人。有几个是奶奶的心腹，有几个是爷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们不敢惹；爷的心腹，奶奶却敢惹。提起来，我们奶奶的事，告诉不得奶奶！他心里歹毒，口里尖快，我们二爷也算是个好的，那里见得他？倒是跟前平姑娘，为人很好，虽然和奶奶一气，他倒背着奶奶，常作些好事。抑凤扬平，归结

林、薛，为此书另立门面，是为二门。小厮为兴不为冷，以直注“沐皇恩”“延世泽”也。小的们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过的，只求求他去就完了。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两个，没有不恨他的，只不过面子情儿怕他。皆因他一时看得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太两个人喜欢。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人敢拦他。又恨不得把银子钱省了下来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说他会过日子。殊不知苦了下人，他讨好儿。或有好事，他就不等别人去说，他先抓尖儿^[8]。或有不好的事，或他自己错了，他便一缩头，推到别人身上来，他还在旁边拨火儿。如今连他正经婆婆、太太都嫌了他，说他‘雀儿拣着旺处飞’，‘黑母鸡一窝儿，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张罗’。若不是老太太在头里，早叫过他去了。”

尤二姐笑道：“你背着他这等说他，将来你又不知怎么样说我呢？我又差他一层儿，越发有的说了。”兴儿忙跪下说道：“奶奶要这样说，小的不怕雷霆吗？但凡小的要有造化，起先娶奶奶时，若得了这样的人，小的们也少挨些打骂，也少提心吊胆的。如今跟爷的几个人，谁不是背前背后称扬奶奶盛德怜下？我们商量着，叫二爷要出来，情愿来伺候奶奶呢。”乃映宝钗能得众心。尤二姐笑道：“你这小猾贼儿，还不起来？说句顽话儿，就吓得这个样儿。你们做什么往这里来？我还找了奶奶去呢。”兴儿连忙摇手说：“奶奶千万不要去，我告诉奶奶：一辈子别见他才好。‘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再提一盆火，其一把刀，则递下“借剑”，二姐死所，即宝钗死所也，而宝钗本身本领，亦即在此中矣。只怕三姨儿的这张嘴，还说不过他呢。奶奶这样斯文良善人，那里是他的对手？”二姐儿笑道：“我只以理待他，他敢怎么样我？”宝钗开口便是理。

兴儿道：“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说，奶奶便用着理让，他见奶奶比他标致，又比他得人心儿，他就肯善罢干休了？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瓮！凡丫头们，二爷多看一眼，他有本事当着爷打个烂羊头似的。虽然平姑娘在屋里，大约一年间两个有一次在一处，他还要嘴里掂十来个过儿呢。气得平姑娘性子上来，哭闹一阵，说：‘又不是我自己寻来的，你逼着，我原不愿意，又说我不反了。这会子又这样！’他一般的也罢了，倒央告平姑娘。”尤二姐笑道：“可是撒谎！这样一个夜叉，怎么反怕屋里的人呢？”兴儿道：“就是俗语说的‘三人抬不过一个理字去’了。再提平儿，以“理”字结之，此正剥极得复，老阴生少阳之理也，刘老老、青儿、板儿三人都到。这平姑娘原是他自幼的丫头，此

理不假外求。陪了过来一共四个，死的嫁的只剩下这个心腹，收了屋里。一则显他的贤良，二则又拴爷的心。那平姑娘又是个正经人，从不会挑三窝四的，倒一味忠心赤胆服侍他，所以才容下了。”

尤二姐笑道：“原来如此，但只我听见你们还有一位寡妇奶奶和几位姑娘，他这样利害，这些人如何依他？”以凤、平演“理”字既毕，故即紧接李而次及三春，悉消长之理也，故皆应不依他。兴儿拍手笑道：“原来奶奶不知道，我们家这位寡妇奶奶，第一善德人，不管事的，只教姑娘们看书写字，针线道理，这是他的事情。前日因为他病了，这大奶奶暂管了几日事，总是按着老例儿行，所以为复，非老无以生少也，是云老例。不像他那么多事逞才的。我们大姑娘，不用说是好的了。天不言，故不用说，而一语略过，是轻气数之天，置之不议不论。二姑娘混名儿叫二木头，迎春在卦为雷天大壮，震主木而在上，故曰二木头。木畏金，二姐终为金杀，是亦迎春影子。三姑娘的混名儿叫玫瑰花儿，又红又香，无人不爱，只是有刺扎手，本回明以玫瑰花比三姐矣，看此言，尚何疑三姐有探春影子之说。可惜不是太太养的，老鸹窝里出凤凰。探才足敌凤，而私心隐忍坏之，乃不祥之老鸹也。四姑娘小，正经是珍大爷的亲妹子，太太抱过来的，养了这么大，生于东，育于西，所谓“婴儿本是东家子，送向西邻寄体生”，而乾坤大道存焉。也是一位不管事的。惜在卦为乾之坤，乾坤不用事，以六子用事，阴老必变，则亦复也。复之大象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不管事之义也。李纨为书之复，云不管事，惜春亦书之复，故云也不管事。奶奶不知道，我们家里姑娘们不算外，还有两位姑娘，真是天下少有。一位是我们姑太太的女孩儿，姓林；一位是姨太太的女孩儿，姓薛。二人必用兴儿特提，书之主也，而林先薛后，序次分明。这两位姑娘都是美人儿一样，又都知书识字的，或出门上车，或园子里遇见，我们连气儿也不敢出。”能令人无生气，“色”字勘语。尤二姐笑道：“你们家规矩大，小孩子进得去，遇见姑娘们，原该远远的藏躲着，敢出什么气儿呢？”兴儿摇手道：“不是那么不敢出气儿。是怕这气儿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气儿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树倒雪化，是书了矣，而语妙绝伦。说得满屋里都笑了。用“笑”字煞住，乃书之大旨。

要知尤三姐要嫁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书至中幅，另开生面，文字亦另开生面。写一尤三姐，真是生龙活虎，吾不知作者有多大力量。

上半回一“偷”字，就事言，钗、袭以次诸人，无不收拾；下半回

一“思”字，就心言，黛、晴以次诸人，无不收拾。一部姻缘簿，到此总束矣，而无非一钗一黛，两场恶梦而已。重重复复，令人不觉，方津津然指之曰：此尤家事，此贾家事，此林家、薛家事。可惜百廿回大观，都作账簿看过了。

【护花主人评曰】二舍偷娶，三姐思嫁，细味“偷”字、“思”字，便知不能始终两全。

写尤三姐倜傥不羁，英气逼人，为后来刚烈饮剑描神。叙王凤姐阴险刁刻，人多怀怨，为异时尤二姐受骗吞金伏笔。

尤二姐、尤三姐之死于非命，祸胎皆种于珍、琏二人，宁府淫恶，造孽无穷。

尤三姐刚僻，是正笔写。王凤姐阴妒，是旁笔写。文法变化。

尤三姐心许柳湘莲，若一问便说，率直无味，今止说五年前想，又即截住，留为下回尤二姐夜间盘问。如正要探胜寻幽，忽被白云遮断，文势曲折纡徐。

气儿大吹倒林姑娘，气儿暖吹化薛姑娘，妙语解颐，恰是童儿口吻。

【大某山民评曰】贾琏娶尤二姐一节，或云其所有体己，当在凤姐处，如何肯听其搬出来？我谓贾琏之体己，并凤姐有所不知者。于何知之？于凤姐之体己，如馒头庵之三千两，贾琏不知也。凤姐于贾琏如此，贾琏于凤姐可知。况平日打饥荒时，夫妇间之你推我推，非一端耶！今举而与尤二姐收之，则凤姐真一笔勾倒矣。

前自贾珍入小花枝巷后读起，只觉得黑魑魑一片烟尘，满纸阴气，正不知天日光照何处世界也。及读尤三姐一段文字，其议论做作，顿觉大地光明。

尤三姐倾倒而言，旁若无人，其激昂慷慨之气概，为大观园中所无。脱令今有其人，我欲旦暮遇之，倒地拜之。

此回仍是癸丑年秋间事。

[1] 撞丧：滥饮。

[2] 犯夜：违禁夜行。

[3] 蹶躔（dì）：牲口踢蹬。蹶，踢。

[4] 花马掉嘴：即花言巧语。

[5] 你吃我看：即我看你怎么吃的意思。

[6] 牛黄狗宝：喻坏透了的心肠。牛黄，牛胆囊中的结石；狗宝，狗脏器中的凝结物。两者都是

内脏病变的产物。

[7] 意意思思：形容行动迟疑或犹豫不决的样子。

[8] 抓尖儿：抢先讨好。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门

话说兴儿说：“怕吹倒了林姑娘，吹化了薛姑娘。”大家都笑了，那鲍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到了你嘴里，越发没了谱儿了。又是说书。你倒不像跟二爷的人，这些话倒像是宝玉的人。”此番演说，岂有不及宝玉之理，而必用鲍二家的引出，正一姤卦，为书要义也。尤二姐才要又问，忽见尤三姐笑问道：“可是，你们家那宝玉，除了上学，他做些什么？”必用三姐截问，乃书之主。兴儿笑道：“三姨儿别问他，说起来，三姨儿也未必信。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学里的师老爷严严的管着念书？偏他不爱念书，是老太太的宝贝，老爷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再定罪案。外头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样儿，心里自然是聪明的，谁知里头更糊涂，见了人一句话也没有，成天家疯疯颠颠的，说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胡老名公，假雨村言。所有的好处：虽没上过学，倒难为他认得几个字。每日又不习文，又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儿里闹。再者，也没个刚气儿。有一遭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顽一阵。不喜欢，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责备。因此没人怕他，只管随便，都过的去。”

尤三姐笑道：“主子宽了，你们又这样；严了，又报怨。可知你们难缠。”尤二姐道：“我们看他倒好，原来这样。可惜了儿的一个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说？咱们也不是见过一面两面的，行事言谈吃喝，原有些女儿气的，三姐有男子气，宝玉有女儿气，正一阴一阳之为道。自然是天天只在里头惯了的。若说糊涂，那些儿糊涂？正闹通灵。姐姐记得穿孝时，特提“孝”字。咱们同在一处，那日正是和尚们进来绕棺^[1]，咱们都在那里站着，他只站在头里挡着人。人说他不知礼，又没眼色。过后，他即悄悄的告诉咱们说：‘姐姐们不知道，我并不是没眼色，想和尚们的那样腌臢，只恐怕气味薰了姐姐们。’可见此书不演空空。接着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个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

赶忙说：‘我吃腌臢了的，另洗了再斟来。’既说不糊涂，说孝，说和尚，以明书旨；即紧接吃茶以明书故。茶乃婚礼，必在黛不在钗，而二姐乃钗之影身也，故不容同用一碗。这两件上，我冷眼看去，原来他在女孩儿跟前，不管什么都过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们不知道。”这两件全书已了，惜众人不能知也，真是芥纳须弥。尤二姐听说笑道：“依你说，你两个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许了他，岂不好？”三姐见有兴儿，不便说话，只低了头，磕瓜子儿。尽在不言中。尚有疑三姐非黛玉，湘莲非宝玉者乎？

兴儿笑道：“若论模样儿行为，倒是一对儿好人，只是他已经有了人了，只是没有露形儿，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指定黛玉，形未露，而影即在此也，观此语夫何疑！因林姑娘多病，变卦在此，杀机在此。二则都还小，所以还没办呢。又是书中谎账，作者最得意处。再过三二年，便是三姐所说之五年。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准的了。”故作畅满。

大家正说话，只见隆儿又来了，演说既完，隆儿即至，必合成兴隆街大爷也。说：“老爷有事，是件机密大事，要遣二爷往平安州去。不过三五日就起身，来回得十五六天的工夫。大事在赦，罪人之事也，为琏所自出，当下即是大事。曰机密，破败之反也；曰平安，危乱之反也，直注“弹劾平安州”。三五，八数，卦气一周。十五六，综之二十一，为三七，阳数之尽也。兴隆演说结之以此。今日不能来了，请老奶奶早和二姨儿定了那件事，明日爷来，好做定夺。”说着，带了兴儿也回去了。这里尤二姐命掩了门，早睡下了，盘问他妹子一夜。

至次日午后，贾琏方来了。尤二姐因劝他，说：“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来？千万别为我误事。”贾琏道：“没什么事，只是偏偏的又出来了一件远差。出了月儿就起身，得半月工夫才来。”此等月日，更无着落矣。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这里一应不用你记挂。三妹妹他从不会朝更暮改的，他已择定了人，你只管依他就是了。”贾琏忙问：“是谁？”尤二姐笑道：“这人此刻不在这里，不知多早晚才来。也难为他的眼力，他自己说了，这人一年不来，他等一年，十年不来，等十年。若这人死了，再也不来了，他情愿剃了头当姑子去，吃长斋念佛，再不嫁人。”

贾琏问：“到底是谁，这样动他的心？”二姐儿笑道：“说来话长。五年前，我们老娘家做生日，黛之与宝亦在老娘家。妈妈和我们到那里与老娘拜寿，他家请了一齐玩戏的人，也都是好人家子弟。通灵宝玉，

子孝弟恭，其原本如此。里头有个妆小生的叫做柳湘莲，串小生则单影宝玉，三姐固黛玉也。如今要是他才嫁。旧年闻得这人惹下祸逃走了，不知回来了不曾？”贾琏听了道：“怪道呢，我说是个什么人，原来是他！果然眼力不错。你不知道，那柳老二那样一个标致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冷”字正点。差不多的人，他都无情无义。他最和宝玉合的来，“合”字明说，是一非二。去年因打了薛呆子，他不好意思见我们的，不知那里去了，一向没来。听见有人说来了，不知是真是假？真假一恍。一问宝玉的小厮们就知道了。倘或不来时，他是萍踪浪迹，知道几年才来？岂不白耽搁了？”尤二姐道：“我们这三丫头，说的出来干的出来。惜宝、黛不能。他怎么说，只依他便了。”

二人正说之间，只见尤三姐走来说道：“姐夫，你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今日合你说罢。你只放心，我们不是那心口两样的人，说什么是什么。若有了姓柳的来，我便嫁他。从今日起，我吃斋念佛，只服侍母亲。等来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来，我自己修行去了。”说着，将头上一根玉簪拔下来磕作两段，说：“一句不真，就合这簪子一样。”侃侃而谈，声情毕现，惜宝、黛不能也。而折簪设誓，上追二十一回，下递“断痴情”“却尘缘”两结果，读之令人起舞。说着，回房去了。真个竟非礼不动，非礼不言起来。“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平填此句，而笔力屈铁。

贾琏无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议了一回家务，复回家与凤姐商议起身之事。一面着人问焙茗。焙茗说：“竟不知道，大约没来。若来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问他的街坊，也说没来。贾琏只得回复了二姐儿。至起身之日已近，前两天便说起身，却先往二姐这边来往两夜，从这里再悄悄的长行。果见三姐儿竟像又换了一个人的是的，又见二姐儿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记挂。

是日一早出城，竟奔平安州大道，晓行夜住，渴饮饥餐。八字乃小说常套，而平安大道在此，非人云亦云。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间，顶头来了一群驮子，内中一伙，主仆十来匹马。走的近了，一看时不是别人，就是薛蟠和柳湘莲来了。贾琏深为奇怪，忙拍马迎了上来，大家一齐相见，说些别话寒温，便入一酒店歇下，共叙谈叙谈。

贾琏因笑道：“闹过之后，我们忙着请你两个和解，谁知柳二弟踪迹全无，怎么你们两个今日倒在一处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这样奇事。我同伙计贩了货物，自春天起身，此春天是糊涂账。往回里走，一路平安。谁知前日到了平安州地面，遇见一伙强盗，平安州而遇强盗，

设名可想见矣。已将东西劫去。不想柳二弟从那边来了，方把贼人赶散，夺回货物，还救了我们的性命。我谢他又不受，所以我们结拜了生死弟兄，设一事以为薛、柳之合，绝不多着笔墨，而薛与柳合，雪与木交矣。由冬而春，是为生死弟兄，是为龙下蛋。如今一路进京。从此后，我们是亲弟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他有一个姑妈，必是姑妈，亦射宝、黛。他去望候望候。我先进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后给他寻一所房子，寻一门好亲事，大家过起来。”

贾璉听了道：“原来如此倒好。只是我们白悬了几日心。”因又说：“方才说起给柳二弟做亲，我正有一门好亲事，堪配二弟。”说着，便将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发嫁小姨子一节说了出来。必先己后人，煞有分晓，与先孝敬母亲同是微言。只不说尤三姐自择之语。三姐死于此矣，璉杀之，凤杀之，而实宝玉自杀之，黛玉《五美吟》所以作也。贾璉盖以自择为丑，岂知孟光必待梁鸿而后嫁哉，君子深恨贾璉之无识命也。原评与本文尚有合，故录之。又嘱薛蟠：“且不可告诉家里，等生了儿子，龙下蛋。自然是知道了的。”

薛蟠听了大喜，说：“早该如此，这都是舍表妹之过^[2]。”湘莲忙笑说：“你又忘情了，还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语，便说：“既是这等，这门亲事定要做的。”湘莲道：“我本有愿，定需要一个绝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贵昆仲高谊^[3]，顾不得许多了，任凭定夺，我无不从命。”写湘莲为人何致如此曲从，乃责宝玉之不坚而不早拿主意，以自误也。贾璉笑道：“如今口说无凭，等柳二弟一见，便知我这内娣的品貌^[4]，是古今有一无二的了。”湘莲听了大喜，见色便喜，又责宝玉。说：“既如此说，等弟探过姑母，不过月中就进京的，那时再定如何？”贾璉笑道：“你我一言为定，只是我信不过柳二弟，你是萍踪浪迹，倘然去了不来，岂不误了人家一辈子的大事？须得留一个定礼。”湘莲道：“大丈夫岂有失信之礼，小弟素系寒贫，况且客中，那里能有定礼？”薛蟠道：“我这里现成，就备一分，二哥带去。”贾璉道：“也不用金银珠宝，须是柳二弟亲身自有的东西，不论贵贱，不过带去取信耳。”曰定礼，定理也。曰取信，五行四象全归土也。如此逼出鸳鸯剑，分之二，合之一，为乾坤奇偶，为男女匹配，一部《易》理在此，一部《红楼》在此矣。当与“鸳鸯女”传参看。湘莲道：“既如此说，弟无别物，囊中还有一把鸳鸯剑，乃弟家中传代之宝，贞元运会，万古如斯，故云传代之贵。弟也不敢擅用，只是随身收藏着。二哥就请拿去为定。弟纵系水流花落之性，亦断不舍此剑。”说毕，大家又饮了几杯，方各自上马作别起程去了。

且说贾琏一日到了平安州，见了节度，完了公事，因又嘱咐他十月前后，“遗佩”在七月后初三日，“偷娶”当是八月，云过了两月，则此时已十月矣。今又说十月前后，是何等糊涂账，盖止演剥复二字而已，十月前剥卦用事，十月后复卦用事也。务要还来一次。贾琏领命，次日连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那边。

且说二姐儿操持家务，十分谨肃。每日关门闭户，一点外事不闻。那三姐儿果是个斩钉截铁之人，每日侍奉母亲之余，必顾“孝”字。只和姐姐一处作些活计。虽贾珍趁贾琏不在家，也来鬼混了两次，无奈二姐儿只不兜揽，推故不见。那三姐儿的脾气，贾珍早已领过教的，那里还敢招惹他去？所以踪迹益发疏阔了。安放简妥，不脱不沾。却说这日贾琏进门，看见二姐儿、三姐儿这般景况，喜之不尽，深念二姐儿之德。大家叙些寒温。贾琏便将路遇柳湘莲一事，说了一回，又将鸳鸯剑取出，递与三姐儿。

三姐儿看时，上面龙吞夔护⁴，珠宝晶莹，及至拿出来看时，里面却是两把合体的，一把上面镌一“鸳”字，一把上面镌一“鸯”字，冷飕飕明亮亮，如两痕秋水一般。是好剑赞，是好书赞。三姐儿喜出望外，连忙收了，挂在自己绣房床上。每日望着剑，自喜终身有靠。亦反亦正。贾琏住了两天，回去复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见。那时凤姐已大愈，出来理事行走了。贾琏又将此事告诉了贾珍。贾珍因近日又搭上了新相知，二则正恼他姐妹们无情，把这事丢过了，全不在心上，任凭贾琏裁夺。只怕贾琏独力不能，又给他几十两银子。贾琏拿来，交与二姐儿预备妆奁。

谁知八月内，又是八月，好一张硬嘴，一副老脸。湘莲方进了京。先来拜见薛姨妈，又遇见薛蟠，方知薛蟠不惯风霜，不服水土，一进京时，便病倒在家，请医调治。听见湘莲来了，请入卧室相见。薛姨妈也不念旧事，只感救命之恩，母子们十分称谢。又说起亲事一节，凡一应东西，皆置办妥当，只等择日。特为安顿，便写下文。柳湘莲也感激不尽。

次日，又来见宝玉，二人相会，如鱼得水。湘莲因问贾琏偷娶二房之事，宝玉笑道：“我听见焙茗说，我却未见，我也不敢多管。我又听见焙茗说，琏二哥哥着实问你，不知有何话说？”湘莲就将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诉宝玉。宝玉笑道：“大喜！大喜！难得这个标致人，果然是个古今绝色，堪配你之为人。”都是宝玉没主张影射，而以支离笔写深晦文，特令读者共肆讥评以自娱。湘莲道：“既是这样，他那少了人

物？如何只想到我？况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关切不至于此。自问自。路上忙忙的，就那样要求定下，难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来，后悔不该留下这剑作定，所以后来想起你来，可以细细问了底里才好。”宝玉道：“你原是个精细人，如何既许了定礼，又疑惑起来？你原说只要一个绝色的，如今既得了个绝色的，便罢了，何必再疑？”湘莲道：“你既不知他来历，如何又知是绝色？”宝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继母带来的两位妹子，我在那里和他们混了一个月，怎么不知？真真一对尤物，他又姓尤。”一对尤物，是兼美注脚。湘莲听了跌脚道：“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便是焦大一骂，乃狮子吼也。而两个石头则一宝一黛，是为不鸳鸯而真鸳鸯者作定谱。宝玉听说，红了脸。湘莲自惭失言，连忙作揖说：“我该死，胡说，你好歹告诉我他品行如何？”宝玉笑道：“你既深知，又来问我做甚么？连我也未必干净了。”“神游太虚”是东府事，则干净石头，一黛而已。湘莲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时忘情，好歹别多心。”宝玉笑道：“何必再提。这倒似有心了。”以无心杀黛，公案已了。

湘莲作揖，告辞出来。心中想着，若找薛蟠，一则他病着，二则他又浮躁，不如去要回定礼。主意已定，便一径来找贾琏。贾琏正在新房中，闻湘莲来了，喜之不尽，忙迎出来，让到内室，与尤老娘相见。湘莲只作揖称“老伯母”，自称晚生。贾琏听了诧异。吃茶之间，湘莲便说：“客中偶然忙促，谁知家姑母于四月订了弟妇，使弟无言可回。若从了二哥，背了姑母，似不合理。若系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但此剑系祖父所遗，请仍赐回为幸。”贾琏听了，心中自是不自在，便道：“二弟，这话你说错了。定者，定也。原怕反悔，所以为定。岂有婚姻之事，出入随意的？这个断乎使不得。”湘莲笑道：“如此说，弟愿领责领罚，然此事断不敢从命。”贾琏还要饶舌。湘莲便起身说：“请兄外座一叙，此处不便。”

那尤三姐在房，明明听见，好容易等了他来，今忽见返悔，便知他在贾府中听了什么话来，把自己也当作淫奔无耻之流，不屑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贾琏说退亲，料那贾琏不但无法可处，就是争辨起来，自己也无趣味。以斡旋为回护。一听贾琏要同他出去，连忙摘下剑来，将一股雌锋隐在肘后，出来便说：“你们也不必出去再议，还你的定礼。”一面泪如雨下。还泪账了，而写来神情奕奕。左手将剑并鞘，送与湘莲，右手回肘，只往项上一横，可怜：叙事则石破天惊，沙明水净。

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上结“埋香冢”，下起“桃花社”，《五美吟》演义至此终。

当下吓的众人急救不起。尤老娘一面嚎哭，一面大骂湘莲。贾琏揪住湘莲，命人捆了送官。二姐儿忙止泪，反劝贾琏：“人家并没威逼他，是他自寻短见。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觉生事出丑。不如放他去罢。”解铃还是系铃人。贾琏此时也没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莲快去。湘莲反不动身，拉下手绢拭泪道：照“泪洒相思地”。必说手绢，照手帕公案。“我并不知道是这等刚烈人，真真可敬！是我没福消受。”大哭一场，等买了棺木，眼看着入殓，又抚棺大哭一场，方告辞而去。出门正无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才之事：“原来这样标致人，又这等刚烈！”自悔不及。信步行来，也不自知了。草草了过，必无之事。然此处稍作周旋，即属累笔赘墨，盖演此一事，不过出一影本，即三姐所云提影戏上场也，了结影戏人自当如此。

正走之间，只听得隐隐一阵环佩之声。尤三姐从那边来了，一手捧着鸳鸯剑，一手捧着一卷册子，剑即册，册即剑，皆此书耳。三姐主之，即黛玉主之矣。向湘莲哭道：“妾痴情待君五年，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报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仙姑之命，前往太虚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以册外之人修注册中人，见是书为既醒之书。妾不忍相别，故来一会，从此再不能相见矣。”何来续部。说毕，又向湘莲洒了几点眼泪，再明还泪，文情茂满。便要告辞而行。湘莲不舍，忙欲上来拉住问时，那尤三姐一摔手便自去了。

这里柳湘莲放声大哭，不觉自梦中哭醒，似梦非梦，梦中有梦，便是似梦非梦。睁眼看时，竟是一座破庙，旁边坐着一个瘸腿道士捕虱。书中经纬，作大结束必曰捕虱，虱字乃缺左之风，全书无非捕风，以演缺陷而已。湘莲便起身稽首相问：“此系何方？仙师何号？”道士笑道：“连我不知道此系何方，我系何人。不过暂来歇足而已。”不是机锋，乃明告看官，此书如此。柳湘莲听了，冷然如寒冰浸骨。掣出那股雄剑来，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6]，便随那道士，不知往那里去了。此不过为宝玉做和尚作一影本，都是了结影戏人，正不必作深文读。看跟道士出家，而必去发，可见不脱茫茫大士也。

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上回末此回首，用兴儿作过接，正兴而必败，败而必兴正义也。故其语皆正义，抑扬褒贬，绝不作书中一切反话，愈呆板，愈玲珑。

书至六十六回，正六六数终，阴极阳生之会，故用两“情”字、两“冷”字作大对待。而结末以警幻渺茫约略作束。中出鸳鸯剑，以死黛玉之影，而通灵得来复之机矣，是为全书之镇。

自“寿怡红”至此为一大段，钗、黛并演，而收拾黛玉文字也。花折芙蓉，玉色枉联新枕；庭陈瓜果，金声又出香奁。可怜鸾凤打秋千，兼美都归荡子；更把鸳鸯铺锦绣，渺茫不落空门。金丹莫误先生，玉佩休谈汉女。《情僧》半部，影戏重开。

【护花主人评曰】兴儿说宝玉糊涂，是反衬尤三姐说宝玉不糊涂；尤三姐冷眼看宝玉，是旁衬热心嫁湘莲。

尤二姐说三姐与宝玉已情投意合，兴儿说宝玉一定配林姑娘，俱是反挑笔。

尤三姐思嫁柳湘莲，若自己向贾琏说，到底不成体统。今从尤二姐口中说出，便不着迹，又暗补夜间姊妹密谈心话，详略明暗，文笔细致。

剑虽至宝，毕竟是凶器，以此定亲，殊非吉兆。

甄士隐、柳湘莲出家，俱是宝玉出家引子。

柳湘莲掣出雄剑，挥断万根烦恼丝，此三句大有意味。烦恼丝无影无形，与头发绝不相干，剑锋虽利，岂能一挥即断？读者试掩卷细思，柳二郎是否果真出家？抑何别样结局？自有妙文在内。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是癸丑年秋间事。

[1] 绕棺：办丧事时，请和尚道士围绕棺材念经以超度死者亡魂。

[2] 舍：谦称自家的。

[3] 昆仲：称人兄弟。长曰昆，次曰仲。高谊：深情厚谊。多用于敬称别人的情谊。

[4] 内娣：妻妹。

[5] 龙吞夔（kuí）护：夔龙环绕的花纹。夔，传说中的兽名。像龙，一足。

[6] 烦恼丝：佛教语。佛门以剃除须发为受戒出家，现清净僧尼相的标志之一，故佛家称头发为“烦恼丝”。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顰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话说尤三姐自尽之后，尤老娘尤老娘自此不见下落。合二姐儿、贾珍、贾琏等俱不胜悲悼，自不必说，忙令人盛殓，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莲见尤三姐身亡，痴情眷恋，却被道人数句冷言打破迷关^[1]，竟自截发出家，跟随疯道人飘然而去，不知何往。暂且不表。文有以疏为贵者，此等处是。

且说薛姨妈闻知湘莲已说定了尤三姐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兴兴，要打算替他买房子，治家伙，择吉迎娶，以报他救命之恩。非写薛姨知恩，正衬宝钗蓄恨。忽有家中小厮吵嚷：“三姐儿自尽了！”被小丫头们听见，告知薛姨妈。薛姨妈不知为何，心甚叹息。正在猜疑，宝钗从园里过来。薛姨妈便对宝钗说道：“我的儿，你听见了没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经许定给你哥哥的义弟柳湘莲了么？不知为什么自刎了。那柳湘莲也不知往那里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宝钗听了，并不在意，便说道：“俗语说的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是诚何心？人以为宝钗达观耳，殊不知因‘错里错’之言，不致之死不可也，乃既遇盗而又遇救，则救之者正其所深恨者也。此处乃深文曲笔。前日妈妈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明知如此，悍然不顾。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此处淡漠，是写他心事，不比他处作用。倒是自从哥哥打江南回来了一二十日，贩了来的货物，想来也该发完了。那同伴去的伙计们辛辛苦苦的，回来几个月了，遭打在去年深秋，至此已逾一年，今云几个月，是糊涂账。妈妈合哥哥商议商议，也该请一请，酬谢酬谢才是，忘大德而思小惠，轻重倒置，正要抉出志在杀兄心事。别叫人家看着无理似的。”

母女正说话间，见薛蟠自外面入，眼中尚有泪痕。一进门来，便向他母亲拍手说道：“妈妈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么？”写蟠心热，反

衬宝钗。薛姨妈说：“我才听见说，正在这里和你妹妹说这件公案呢。”薛蟠道：“妈妈可听见说柳湘莲跟着一个道士出了家了么？”薛姨妈道：“这越发奇了，怎么柳相公那样一个年轻的聪明人，一时糊涂，就跟了道士去了呢？我想你们好了一场，他又无父母兄弟，只身一人在此，你该各处找找他才是，靠那道士，能往那里远去？左不过是在这方近左右的庙寺里罢了。”薛蟠说：“何尝不是呢。我一听见这个信儿，就连忙带了小厮们在各处寻找，连一个影儿也没有。又去问人，都说没看见。”

薛姨妈说：“你既寻找过，没有，也算把你作朋友的心尽了，焉知他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处去呢？只是你如今也该张罗张罗买卖，二则把你自己娶媳妇应办的事情，倒早些料理料理。夏金桂暗上，正钗所召以为报复者，故于此一提。咱们家没人，俗语说的：‘夯雀儿先飞。’‘飞鸟各投林’一曲到了。省得临时丢三落四的不齐全，令人笑话。再者你妹妹才说，你也回家半个多月了，想货物也该发完了，同你去的伙计们，也该摆桌酒，给他们酬个劳才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个月的辛苦，四五个月，混话由他说。况且在路上，又替你担了多少的惊怕沉重。”此当念，而救命者当何如？薛蟠听说便道：“妈妈说的很是，倒是妹妹想的周到。想的周到，乃只在此，看官但于此等处推求之，则宝钗心事雪亮。我也这样想着。只因这些日子为各处发货，闹的脑袋都大了。又为柳二哥的事，忙了这几日，见其一心在柳。反倒落了一个空，白张罗了一会子，倒把正经事都误了。满肚懊恼。要不然，定了明儿后儿，下帖儿请罢。”薛姨妈道：“由你办去罢。”

话犹未了，外面小厮进来，回说：“管总的张大爷差人送了两箱子东西来，说这是爷各自买的，不在货账里面，本要早送来，因货物箱子压着，没得拿。昨儿货物发完了，所以今日才送来了。”一面说，一面又见两个小厮搬进了两个夹板夹的大棕箱。薛蟠一见，说：“嗟哟，可是我怎么就糊涂到这步田地了？特特的给妈给妹妹带来的东西都忘了，没拿了家里来，还是伙计送了来了。”宝钗说：“亏你说还是特特的带来的，才放了一二十天。若不是特特的带来，大约要放到年底下才送来呢。我看你也诸事太不留心了。”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吓吊了，还没归窍呢。”隐含“错劝”回撞客之说。说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头说：“出去告诉小厮们，东西收下，叫他们回去罢。”

薛姨妈同宝钗因问：“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捆着绑着的。”薛蟠便

命叫两个小厮进来，解了绳子，去了夹板，开了锁。看时，这一箱都是绸、缎、绫、锦、洋货等家常应用之物。薛蟠笑着道：“那一箱是给妹妹带的。”亲自来开。母女二人看时，却是些笔、墨、纸、砚、各色笺纸、香袋、香珠、扇子、扇坠、花粉、胭脂等物，皆书中所取给之物。外有虎丘带来的虎丘乃埋剑之所，三姐饮剑，凤姐借剑，都在此矣。自行人酒令儿，水银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灯^[2]，一出一出的泥人儿的戏，用青纱罩的匣子装着。又有在虎丘山上泥捏的薛蟠小像，与薛蟠毫不相差。所谓泥蟠，已在宝钗掌握中矣。宝钗见了，别的都不理论，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细细看了一看，又看他哥哥，不禁笑起来了。因叫莺儿带着几个老婆子，将这些东西连箱子送到园里去。又和他母亲、哥哥说了一回闲话儿，才回园里去了。这里薛姨妈将箱子里的东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点清楚，叫同喜送给贾母并王夫人等处不提。

且说宝钗到了自己房中，将那些顽意儿一件一件的过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当。也有送笔、墨、纸、砚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坠的，也有送脂粉、头油的，有单送顽意儿的。只有黛玉的比别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曰不同，曰加厚，请看官着眼。一一打点完毕，使莺儿同着一个老婆子，跟着送往各处。这边姊妹诸人都收了东西，赏赐来使，说：“见面再谢。”惟有林黛玉看见他家乡之物，反自触目伤情，正使如此。想起：“父母双亡，寄居亲戚家中，那里有人也给我带些土物？”想到这里，不觉的又伤起心来了。

紫鹃深知黛玉心肠，但也不敢说破，只在一旁劝道：“姑娘的身子多病，这两日看着比那些日子略好些，虽说精神长了一点儿，还算不得十分大好。今儿宝姑娘送来的这些东西，可见宝姑娘素日看得姑娘很重，紫鹃呆。姑娘看着该喜欢才是，为什么反倒伤心起来？这不是宝姑娘送东西来，倒叫姑娘烦恼了不成？紫鹃慧。即借慧舌，直破其隐。就是宝姑娘听见，反觉脸上不好看。再者，这里老太太们为姑娘的病体，千方百计请好大夫配药诊治，也为是姑娘的病好。这如今才好些，又这样哭哭啼啼，岂不是自己糟蹋了自己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烦了么？况且姑娘这病，原是素日忧虑过度，伤了气血。姑娘的千金贵体，也别自己看轻了。”与夜劝之言相为表里。

紫鹃正在这里劝解，只听见小丫头子在院内说：“宝二爷来了。”紫鹃忙说：“请二爷进来罢。”只见宝玉进房来了。黛玉让坐毕，宝玉见黛玉泪痕满面，便问：“妹妹，又是谁气着你了？”黛玉勉强笑道：“谁生什么气？”旁边紫鹃将嘴向床后桌上一努，宝玉会意，紫鹃会意，宝玉

会意，而宝钗独不会意耶？往那里一瞧，见堆着许多东西，就知道是宝钗送来的，便取笑说道：“那里这些东西，不是妹妹要开杂货铺啊？”见其多，见其厚，乃见其险阴。黛玉也不答言。紫鹃笑着道：“二爷还提东西呢。因宝姑娘送了些东西来，姑娘一看，就伤起心来了。我正在这里劝解，恰好二爷来的很巧，“巧”字必提。替我们劝劝。”宝玉明知黛玉是这个缘故，却也不敢提头儿，只得笑说道：“你们姑娘的原故，想来不为别的，必是宝姑娘送来的东西少，所以生气伤心。“少”字为“多”字点睛。乃为钗心事点睛也。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与你多多的带两船来，省得你淌眼抹泪的。”语中有刺。黛玉听了这些话，也知宝玉是为自己开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说道：“我任凭怎么没见世面，也到不了这步田地，因送的东西少，就生气伤心，我又不是两三岁的小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小气了。我有我的缘故，你那里知道？”说着，眼泪又流下来了。直为加功而已。

宝玉忙走到床前，挨着黛玉坐下，将那些东西，一件一件拿起来摆弄着细瞧，故意问：“这是什么？叫什么名字？”“那是什么做的，这样齐整？”“这是什么？要他做什么使用？”又说：“这一件可以摆在面前。”又说：“那一件可以放在条桌上，当古董儿倒好呢。”一味的将些没要紧的话来厮混。只晓如此。黛玉见宝玉如此，自己心里倒过不去，便说：“你不用在这里混搅了，咱们到宝姐姐那边去罢。”宝玉巴不得黛玉出去散散闷，解了悲痛，便道：“宝姐姐送咱们东西，咱们原该谢谢去。”黛玉道：“自家姊妹，这倒不必。“金兰语”效验如此，尚说不是孩子。只是到他那边，薛大哥回来了，必然告诉他些南边的古迹儿，我去听听，只当回了家乡一趟的。”《五美吟》首西施。说着眼圈儿又红了。宝玉便站着等他，黛玉只得同他出来，往宝钗那里去了。

且说薛蟠听了母亲之言，急下了请帖，办了酒席。次日请了四位伙计，俱已到齐，不免说些贩卖账目发货之事。一时，上席让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妈又使人出来致意，大家喝着酒说闲话儿。内中一个道：“今日这席上短两个好朋友。”众人齐问：“是谁？”那人道：“还有谁！就是贾府上的琏二爷和大爷的盟弟柳二爷。”大家果然都想起来，问着薛蟠道：“怎么不请琏二爷和柳二爷来？”薛蟠闻言，把眉一皱，叹口气道：“琏二爷又往平安州去了，头两天就起了身的。那柳二爷，真别提起，真是天下头一件奇事。屡言奇事不偶。什么是柳二爷，如今不知那里作柳道爷去了。”

众人都诧异道：“这是怎么说？”薛蟠便把湘莲前后事体，说了一

遍。众人听了，越发骇异，因说道：“怪不得前日我们在店里，仿佛佛也听见人吵嚷，说：‘有一个道士，三言两语，把一个人度了去了。’又说：‘一阵风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谁。我们正发货，那里有闲工夫打听这个事去？到如今，还是似信不信的，谁知就是柳二爷呢。早知是他，我们大家也该劝劝他才是。任他怎么着，也不叫他去。”内中一个道：“别是这么着罢？”众人问：“怎么样？”那人道：“柳二爷那样个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罢？他原会些武艺，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术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摆布他，也未可知。”便是捕风，而写俗情猜测如闻。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罢了。声口如闻，而突然一语，此笔非人所能。世上这些妖言惑众的人，怎么没人治他一下子。”与余信名字同解。众人道：“那时难道你知道了，也没找寻他去？”薛蟠说：“城里城外，那里没有找到？不怕你们笑话，我找不着他，还哭了一场呢。”必尽致写，以为宝钗反衬。言毕，只是长吁短叹，无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兴。众伙计见他这样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过随便喝了几杯酒，吃了饭，大家散了。

且说宝玉同着黛玉到宝钗处来。宝玉见了宝钗，便说道：“大哥哥辛辛苦苦的带了东西来，姐姐留着使罢，又送我们。”宝钗笑道：“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是远路带来的土物儿，大家看着新鲜些就是了。”黛玉道：“这些东西我们小时候倒不理睬，如今看见真是新鲜物儿了。”宝钗因笑道：“妹妹知道，这就是俗语说的‘物离乡贵’，‘物离乡贵’与‘得谷者生’同一用意，直说黛玉人离乡贱，以伤其心也。明演杀黛，尚未明乎？其实可算什么呢。”宝玉听了这话，正对了黛玉方才的心事，连忙拿话岔道：“明年好歹大哥哥再去时，替我们多带些来。”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说，不必拉扯上人。语中有刺。姐姐你瞧，宝哥哥不是给姐姐来道谢，竟又要定下明年的东西来了。”正是定下“成大礼”。说的宝钗、宝玉都笑了。

三个人又闲话了一回，因提起黛玉的病来，宝钗劝了一回，因说道：“妹妹若觉着身子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强挣扎着出来，各处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里闷坐着到底好些。我那两日，不是觉着发懒，浑身发热，只是要歪着，也因为时气不好，怕病，杀人自杀，正是同病。因此寻些事情自己混着，这两日才觉着好些了。”黛玉道：“姐姐说的何尝不是？我也是这么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会子方散。宝玉仍把黛玉送至潇湘馆门首，方各自回去了。只解如此。

且说赵姨娘因见宝钗送了贾环的东西，心中甚是喜欢。必接此人，

见钗之杀黛，凤之杀尤，妒而已矣。而循环即在其中。想道：“怨不得别人都说那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他哥哥能带了多少东西来？他挨门儿送到，并不遗漏一处，也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们这样没时运的他都想到了。若是那林丫头，他把我们娘儿们正眼也不瞧，那里还肯送我们东西？”相形之下，孰巧孰拙。一面想，一面把那些东西翻来覆去的摆弄，瞧看一回。忽然想到宝钗系王夫人的亲戚，势众情亲。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卖个好儿呢？自己便蝎蝎螫螫的拿着东西^[3]，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边，陪笑说道：“这是宝姑娘刚才给环哥儿的，难为宝姑娘这么年轻的人，想的这样周到，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又展样^[4]，又大方，怎么叫人不敬服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夸他疼他，我也不敢自专就收起来，特拿来给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欢喜欢。”王夫人听了，早知道来意了。何尝知道？又见他说的不伦不类，也不便不理他，说道：“你只管收了去给环哥顽罢。”赵姨娘来时兴兴头头，谁知抹了一鼻子灰，满心生气，又不敢露出来，只得讪讪的出来了。到了自己房中，将东西丢在一边，嘴里咕咕哝哝，自言自语道：“这个又算了个什么儿呢？”声情毕现。一面坐着，各自生了一回闷气。

却说莺儿带着老婆子们送东西回来，回复了宝钗，将众人道谢的话并赏赐的银钱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出去了。莺儿走近前来一步，挨着宝钗，悄悄的说道：“刚才我到琏二奶奶那边，看见二奶奶一脸的怒气，我送下东西出来时，悄悄的问小红，说：‘刚才二奶奶从老太太屋里回来，不似往日欢天喜地，叫了平儿去，唧唧咕咕，不知说什么。’看他光景，倒像有什么大事。姑娘没听见那边老太太有什么事？”贾琏遗佩事，从宝钗评诗时叙入；凤姐讯童事，从宝钗送物时叙入。尤二姐始终都在他处生发，此等线索，何人理会？宝钗听了，也自己纳闷，想不出凤姐是为什么有气，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事，咱们那里管得？你去倒茶去罢。”莺儿于是出来，自去倒茶不提。

且说宝玉送了黛玉回来，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伤感起来。因要将这话告诉袭人，认贼为子。进来时，却只有麝月、秋纹在房中。因问：“你袭人姐姐那里去了？”麝月道：“左不过在这几个院里，那里就丢了他？一时不见就这样找！”直破其愚，一言点悟。宝玉笑着道：“不是怕丢了他，因我方才到林姑娘那边，见林姑娘又正伤心呢。问起来，却是为宝姐姐送了他东西，他看见是他家乡的土物，不免对景伤情。我要告诉你袭人姐姐，叫他闲时过去劝劝。”正说着，晴雯进来了，因问宝玉道：“你回来了！你又叫劝谁？”宝玉将方才的话说了一

遍。晴雯道：“袭人姐姐才出去。听见他说，要到琏二奶奶那边去，保不住还到林姑娘那里。”宝玉听了，便不言语。秋纹倒了茶来，宝玉漱了一口，递给小丫头子，心中着实不自在，就随便歪在床上。

却说袭人因宝玉出门，自己作了回活计，忽想起凤姐身上不好，这几日也没有过去看看，况闻贾琏出门，正好大家说说话儿，便告诉晴雯：“好生在屋里，别都出去了，叫宝玉回来抓不着人。”晴雯道：“暖哟！这屋里单你一个人记挂着他，我们都是白闲着混饭吃的。”袭人笑着，也不答言，就走了。

刚来到沁芳桥畔，那时正是夏末秋初，怪语，岂七月之《五美吟》又经一年耶？池中莲藕新残相间，红绿相披。意在此二语为三姐、二姐婚姻过接而已，令人昏，实令人亮。袭人走着，沿堤看玩了一回，猛抬头看见那边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探子在那里探什么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妈。管竹子的。又管葡萄，乃子孙生息之象，其如气数之天何。那老婆子见了袭人，便笑嘻嘻的迎上来，说道：“姑娘怎么今日得工夫出来逛逛？”袭人道：“可不是，我要到琏二奶奶家瞧瞧去，你在这里做什么呢？”那婆子道：“我在这里赶蜜蜂儿，正找上回‘兴利’，而有人赶蜜蜂，黛得所庇矣。今年三伏里雨水少，天实为之。这果子树上都有虫子，把果子吃的疤纳流星的，吊下好些下来。姑娘还不知道呢，这马蜂最可恶的，一嘟噜上只咬破三两个儿，那破的滴水到好的上头，连这一嘟噜都是要烂的。姑娘，你瞧！咱们说话的空儿没赶，就落上许多了。”袭人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赶，也赶不了许多。你倒是告诉买办，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儿^㉔，一嘟噜套上一个，又透风，又不糟蹋。”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说的是，我今年才管上，那里知道这个巧法儿呢？”笼络巧法，袭人能实钗能。因又笑着说道：“今年果子虽糟蹋了些，味儿倒好，不信摘一个姑娘尝尝。”老祝令袭偷吃，即是贾母令袭偷试。袭人正色道：“这那里使得？不但没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上头还没有供鲜，你们倒先吃了。你是府里使老了的，难道连这个规矩都不懂了？”老祝忙笑道：“姑娘说得是，我见姑娘很喜欢，我才敢这么说，可就把规矩错了。我可是老糊涂了。”袭人道：“这也没有什么，只是你们有年纪的老奶奶们，别先领着头儿这么着就好了。”自注乃为史注。说着，遂一径出了园门，来到凤姐这边。

一到院里，只听凤姐说道：“天理良心，‘吞金’正是天理循环，劈头一语，事妙情妙语妙，而必从袭人耳中写出，与从钗处叙出同意。我在这屋里熬的越发成了贼了！”自招承，语如闻。袭人听见这话，知道

有原故了，又不好回来，又不好进去，遂把脚步放重些，隔着窗子问道：“平姐姐在家里呢么？”平儿忙答应着迎出来。袭人便问：“二奶奶也在家里呢么？身上可大安了？”说着，已走进来。凤姐妆着在床上歪着呢，见袭人进来，也笑着站起来，说：“好些了，叫你惦着。怎么这几日不过我们这边坐坐？”袭人道：“奶奶身上欠安，本该天天过来请安才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静静儿的歇歇儿，我们来了，倒吵的奶奶烦。”凤姐笑道：“烦是没了的话，倒是宝兄弟屋里，虽然人多，也就靠着您一个照看他，也实在的离不开。我常听见平儿告诉我，说你背地里还惦着我，常常问我，这就是你尽心了。”急脉缓受，写来恰好。一面说着，叫平儿挪了张椅子，放在床旁边，让袭人坐下。丰儿端进茶来。袭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罢。”一面说闲话儿。只见一个小丫头子在外间屋里悄悄的和平儿说：“旺儿来了，在二门上伺候着呢。”又听见平儿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来再来。别在门口儿站着。”袭人知他们有事，又说了两句话，便起身要走。凤姐道：“闲来坐坐，说说话儿，我倒开心。”因命平儿：“送送你妹妹。”平儿答应着送出来。只见两三个小丫头子，都在那里屏声息气，齐齐的伺候着。迥非平日气象。袭人不知何事，正是他事，与宝钗纳闷，同一写法。便自去了。

却说平儿送出袭人，进来回道：“旺儿才来了，因袭人在这里，我叫他先到外头等等儿。这会子还是立刻叫他呢，还是等着？请奶奶的示下。”凤姐道：“叫他来！”三字声来纸上。平儿忙叫小丫头去传旺儿进来，这里凤姐又问平儿：“你到底是听见怎么说的？”平儿道：“就是头里那小丫头子的话。听见外头两个小厮说：‘这个新二奶奶，比咱们旧二奶奶还俊呢，脾气儿也好。’不知是旺儿是谁，吆喝了两个一顿，说：‘什么新奶奶旧奶奶的，还不快悄悄儿的呢。叫里头知道了，你的舌头还割了呢！’”此将演凤自杀凤，钗自杀钗公案，正作者为古今报一切不平，故其破必自平儿，正所以名平也。平儿正说着，只见一个小丫头进来，因说：“旺儿在外头伺候着呢。”凤姐听了，冷笑了一声，摹神之笔，“冷”字特点，书是天理良心，而冷热乃其作用，“笑”字乃其归结也。说：“叫他进来。”那小丫头出来说：“奶奶叫呢！”旺儿连忙答应着进来。旺儿请了安，在外间门口，垂手侍立。

凤姐儿道：“你过来，我问你话。”旺儿才走到里间门傍站着。凤姐儿道：“你二爷在外头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儿又打着千儿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门上听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爷外头的事呢？”凤姐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么拦人呢？”旺儿见这话，知道刚才的话已经走了风了，料着瞒不过，便又跪回道：“奴才实在不知，就

是头里兴儿和喜儿两个人喜儿乃东府人，此处已前无之，见此事实荣、宁并败也，正是收拾东西，正是公公道道贴烧饼。在那里混说，奴才吆喝了他们两句，内中还有底里，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问兴儿，他是长跟二爷出门的。”绝不拖沓。凤姐儿听了，下死劲啐了一口，又摹神，而全书大都是啐。骂道：“你们这一起没良心的混账忘八崽子，都是一条藤儿！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给我把兴儿那个忘八崽子叫了来。你也不许走，问明白了他，回来再问你。你好好的，才是我使出来的好人呢！”有声有色，而都是枉了。那旺儿只得连声答应几个“是”，磕了一个头，爬起来出去，去叫兴儿。

却说兴儿正在账房儿里和小厮们顽呢，必在账房，正将了一切账。听见说“二奶奶叫”，先吓了一跳，却也想不到是这件事发作了，连忙跟着旺儿进来。旺儿先进去，回说：“兴儿来了。”凤姐儿厉声道：“叫他！”两字声来纸上。那兴儿听见这个声音儿，早已没了主意了，只得乍着胆子进来。凤姐儿一见，便说：“好小子啊！你和你爷办的好事啊！你只实说罢。”兴儿一闻此言，又看见凤姐儿气色及两边丫头们的光景，早吓软了，不觉跪下，只是磕头。兴儿软而跪而磕头，作者是何形容，真是掉皮。

凤姐儿道：“论起这事来，我也听见说不与你相干，但只你不早来回我知道，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实说了，我还饶你。再有一字虚言，你先摸摸你脖子上几个脑袋瓜子？”有擒有纵，机智百出，是好才，是好笔。兴儿战兢兢的朝上磕头，道：“奶奶问的是什么事，奴才同爷办坏了？”欲落不落，誓不使一直笔，而小人狡赖情景，无不曲肖。凤姐听了，一腔火都发作起来，喝命：“打嘴巴！”旺儿过来才欲打时，凤姐儿骂道：“什么糊涂忘八崽子！叫他自己打，用你打吗？一会儿你再各人打你那嘴巴子还不迟呢！”那兴儿真个自己左右开弓，打了自己十几个嘴巴。自打便是自杀，而巨家排场如见。左右开弓，张太医到矣。凤姐儿喝声：“站住！”问道：“你二爷外头娶了什么新奶奶旧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兴儿见说出这件事来，越发着了慌，连忙把帽子抓下来，在砖地上咕咚咕咚碰的头山响，口里说道：“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个字儿的谎。”又不拖沓。凤姐道：“快说！”

兴儿直蹶蹶的跪起来，兴又直蹶蹶的起来，凡此掉皮，正以奉承妒妇，而令人失笑。回道：“这事头里奴才也不知道。就是这一天，东府里大老爷送了殡，俞禄往珍大爷庙里去领银子。二爷同着蓉哥儿到了东府里，直注可卿。道儿上，爷儿两个说起珍大奶奶那边的二位姨奶奶

来，二爷夸他好。蓉哥儿哄着二爷，说把二姨奶奶说给二爷。”凤姐听到这里，使劲啐道：前啐大众，此专啐薛姨，又是书中主见，意密笔闲，洵为神品。“呸！没脸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门子的姨奶奶？”兴儿忙又磕头，说：“奴才该死！”往上瞅着，不敢言语。凤姐儿道：“完了吗？怎么不说了？”兴儿方才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才才敢回。”凤姐啐道：“放你妈的屁！这还什么恕不恕了！你好生给我往下说，好多着呢。”又妙，真是事愈急笔愈闲。兴儿又回道：“二爷听见这个话，就欢喜了。后来奴才也不知道怎么就弄真了。”绰有馀闲。凤姐微微冷笑道：“这个自然么！你可那里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烦了呢。是了，说底下的罢。”兴儿回道：“后来就是蓉哥儿给二爷找了房子。”凤姐忙问道：“如今房子在那里？”兴儿道：“就在府后头。”凤姐儿道：“哦！”一字声来纸上。回头瞅着平儿道：“咱们都是死人那，你听听！”是活凤姐。平儿也不敢作声。恰好。

兴儿又回道：“珍大爷那边给了张家不知多少银子，那张家就不问了。”突提张家，曲肖一时心口，而长弓之来不及防，则隐义也。凤姐道：“这里头怎么又拉扯上什么张家、李家咧呢？”长弓即天理，故与李家并提，而声口如闻。兴儿回道：“奶奶不知道，这二奶奶……”刚说到这里，又自己打了个嘴巴，但见二奶奶必打，正是作意，而伶俐小厮真如画。把凤姐儿倒惹笑了，两边的丫头，也都抿嘴儿笑。

兴儿想了想说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凤姐儿接着道：“怎么样，快说呀！”兴儿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来从小儿有人家的，姓张，叫什么张华，如今穷的待好讨饭^[4]。珍大爷许了他银子，他就退了亲了。”凤姐儿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儿，回头便望丫头们说道：“你们都听见了，小忘八崽子，头里他还说他不知道呢！”闲情逸致，事在意中，文出意外。试问今日文家，握题在手，纵尽情挥洒之处，仍是死抱不放，吃力处也。有此笔否？可心服矣！兴儿又回道：“后来二爷才叫人裱糊了房子，娶过来了。”凤姐道：“打那里娶过来的？”兴儿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抬过来的。”凤姐道：“好罢咧！”又问：“没人送亲么？”兴儿道：“就是蓉哥儿，还有几个丫头老婆子们，没别人。”凤姐道：“你大奶奶没来吗？”兴儿道：“过了两天，大奶奶才拿了些东西来瞧的。”凤姐儿笑了一笑，回头向平儿道：“怪道那两天，二爷称赞大奶奶不离嘴呢。”妙绝，妙绝。掉过脸来，又问兴儿：“谁服侍呢？自然是你了。”兴儿赶着碰头不言语。神气活现纸上，真不易有之笔。

凤姐又问：“前头那些日子，说给那府里办事，想来办的就是这个

了。”兴儿回道：“也有办事的时候，也有往新房子里去的时候。”凤姐又问道：“谁和他住着呢？”机心已起。兴儿道：“他母亲和他妹子，昨日他妹子各人抹了脖子了^[4]。”补笔，令人寒心。凤姐道：“这又为什么？”兴儿随将柳湘莲的事，说了一遍。凤姐道：“这个人还算造化高，省了当那出名儿的忘八。”亦补亦照。因又问道：“没了别的事了么？”兴儿道：“别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刚才说的，字字是实，没一字虚假。奶奶问出来，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无怨的。”

凤姐低了一回头，二姐死矣。便又指着兴儿说道：机智百出。“你这个猴儿崽子，就该打死，这有什么瞒着我的？你想着瞒了我，就在那那糊涂爷跟前讨了好儿了？你新奶奶好疼你？我不看你刚才还有点惧怕儿，不敢撒谎，我把你的腿不给你砸折了呢！”说着，喝声：“起去！”兴儿磕了个头，才爬起来，退到外间门口，不敢就走。凤姐道：“过来！我还有话呢。”兴儿赶忙垂手敬听。凤姐道：“你忙什么？新奶奶等着赏你什么呢？”馀勇可贾。兴儿也不敢抬头。凤姐道：“你从今日不许过去，我什么时候叫你，你什么时候到。迟一步儿，你试试。再作馀波。出去罢！”兴儿忙答应几个“是”，退出门来。凤姐又叫道：“兴儿！”兴儿赶忙答应回来。凤姐道：“快出去，告诉你二爷去，是不是啊？”时琏外出，必如此说者，见平安州事，即此处事也。兴儿回道：“奴才不敢。”凤姐道：“你出去提一个字儿，堤防你的皮！”兴儿连忙答应着，才出去了。凤姐又叫：“旺儿呢！”旺儿连忙答应着过来。凤姐把眼直瞪瞪的瞅了两三句话的工夫，才说道：“好旺儿！很好！去罢！外头有人提一个字儿，全在你身上！”再点“枉”字，而追神摄魄。旺儿答应着也出去了。

凤姐便叫：“倒茶。”此等处每接吃茶，吃苦而已，书中与吃饭相对。小丫头子们会意，都出去了。这里凤姐才和平儿说：“你都听见了？这才好呢。”语又如闻。平儿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儿。凤姐越想越气，歪在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叫：“平儿，来！”平儿连忙答应过来。凤姐道：“我想这件事，竟该这么着才好，又好，而以一“好”字一“笑”字收住本回。也不必等你二爷回来再商量了。”

未知凤姐如何处理，且听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七十回为一大段，尤家案仍宝、黛案，侧重宝钗文字也。上半回钗杀黛用明演，而仍以隐跃之词出之，令读者自得；至其杀兄则并无一字可寻，而本文实又历历写出之，是所谓哼哼韵。篇中重提薛蟠

知恩，正演人心不死，为来复之机，以为后来遇赦地步，乃作者苦心周旋处，即天道一定不易处。

下半回写凤姐，真是生龙活虎，通身解数，令人笑，令人恐，令人喜，令人惜。其余诸人，亦各穷形尽相，令人如目见耳闻，为书中不易得文字，况其他乎！

【护花主人评曰】上回尤三姐公案，已经了结。尤二姐如何接局，自当接叙，但竟接连直写，文情便少波折。此回却先叙薛蟠酬客，次写宝钗送物，及黛玉思乡，徐徐接入凤姐闻风，纡回曲折，引人入胜。

叙薛蟠酬客，宝钗送物，不但文情曲折，且借薛姨妈口中逗起薛蟠娶亲，借莺儿口中引起凤姐闻风。远针近线，丝丝入扣。

酬客送物，并非闲笔，正是事事周到处。

写凤姐怒诘兴儿，先后回话，将一副凶恶面孔，一副畏惧形状，描画入神，丹青不及。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是癸丑年秋间事。

[1] 迷关：指令人迷惑的境地。

[2] 沙子灯：一种供玩赏的花灯。灯外绘人物图像，头部或四肢另以纸剪，贴在特制的机关上，灯内装沙子，用手略摇动，使沙子流泄，冲击机关，纸像即随之活动。

[3] 蝎蝎螫（shì）螫：做事扭捏，婆婆妈妈，在小事上过分地表示关心、怜惜。

[4] 展样：像样。指有气派，够一定标准。

[5] 冷布：一种纱布。因通风透明，夏秋用来糊窗以防蚊蝇。

[6] 待好：将要，就要。

[7] 各人：此谓自己，自个儿。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话说贾琏起身去后，偏值平安节度巡边在外，约一个月方回。贾琏未得确信，只得住在下处等候。及至回来相见，将事办妥，睁眼说梦话，乃见平安州事，即尤二姐事，非更有一事也。回程已是将近两个月的限了。此两个月，亦糊涂亦清楚。

谁知凤姐早已心下算定，只待贾琏前脚走了，回来便使各色匠役，收拾东厢房三间，必在东厢，以木方为死所，乃为黛报也。照依自己正室一样妆饰陈设。至十四日，便回明贾母、王夫人，说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庙进香去。几月十五无从计矣，总取十五为将笄之年，姑子正宝钗之映。只带了平儿、丰儿、周瑞媳妇、旺儿媳妇四人。四人都有深义，可合看诸评而得之。未曾上车，便将原故告诉了众人，又吩咐众男人素衣素盖，一径前来。

兴儿引路，一直到了门前叩门。鲍二家的开了，兴儿笑道：“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来了！”此“大”字即“平安州大事”之“大”。鲍二家的听了这句，顶梁骨走了真魂，魂为阳姤阴递，顶而走则纯坤矣，乃《易》理点睛处，不比他书作闲文用。忙飞跑进去报与尤二姐。尤二姐虽也一惊，但已来了，只得以礼相见，忙整理衣服，迎了出来。至门前，凤姐方下车进来。尤二姐一看，只见头上都是素白银器，身上月白缎子袄，青缎子掏银线的褂子，白绫素裙；虽点服制，而现一派肃杀。眉弯柳叶，高吊两梢；目横丹凤，神凝三角：俏丽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下递“桃花社”，上溯“菊花题”，为报不平文字，不是随手点染。周瑞、旺儿二女人，搀进院来。尤二姐陪笑，忙迎上来拜见，张口便叫“姐姐”，说：“今日实在不知姐姐下降，不曾远接，求姐姐宽恕。”说着，便拜下去。凤姐忙陪笑还礼不迭，赶着拉了二姐儿的手，同入房中。

凤姐上坐，尤二姐忙命丫头拿褥子，便行礼，说：“妹子年轻，一

从到了这里，诸事都是家母和家姐商议主张。今日有幸相会，若姐姐不弃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教，情愿倾心吐胆，只服侍姐姐。”宝钗何等明通，而偏以不知事之尤二姐演之，言外微旨。说着，便行下礼去。凤姐忙下坐还礼，口内忙说：“皆因我也年轻，向来总是妇人的见识，一味的只劝二爷保重，别在外边眠花宿柳，恐怕叫太爷太太耽心。这都是你我的痴心，谁知二爷倒错会了我的意。若是外头包占人家姐妹，瞒着家里也罢了。如今娶了妹妹作二房，这样正经大事，也是人家大礼，大礼特提。却不曾合我说。我也劝过二爷，早办这件事，果然生个一男半女，连我后来都有靠。何等深刻，明知如此而倒行逆施，正定西风坏荣铁案，而执一“色”字之髓。不想二爷反以我为那等妒忌不堪的人，私自办了，真真叫我有冤无处诉。我的这个心，惟有天地可表。头十天头里，我就风闻着知道了，所以我亲自过来拜见，还求妹妹体谅我的苦心，起动大驾，挪到家中，你我姐妹同居同处，彼此合心合意的，谏劝二爷谨慎世务，保养身子，这才是大礼呢。要是妹妹在外头，我在里头，妹妹自想想，我心里怎么过的去呢？再者叫外人听着，不但我的声名不好听，就是妹妹的名儿也不雅。况且二爷的名声，更是要紧的，倒是谈论咱们姐妹们还是小事。“小”字正对“平安州大事”之“大”字。至于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见我素昔持家太严，背地里加增减些话，也是常情。妹妹想，自古说的‘当家人，恶水缸’，我要真有不容人的地方儿，上头三层公婆，当中有好几位姐姐、妹妹、妯娌们，怎么容的我到今儿？此等话若宝钗必不说，凤之才不敌钗之才，全书写来遂觉奸雄又分大小，作者笔具化工。就是今儿二爷私娶妹妹在外头住着，我自然不愿意意见妹妹，我如何还肯来呢？拿着我们平儿说起，我还劝着二爷收他呢。这都是天地神佛不忍我叫这些小人糟蹋，所以才叫我知道了。我如今来求妹妹，进去和我一样儿，住的、使的、穿的、带的，你我总是一样儿。妹妹这样伶透人^[4]，若肯真心帮我，我也得个膀臂。不但那起小人堵了他们的嘴，就是二爷回来一见，他也从今后悔，我并不是那种吃醋调歪的人，你我三人，更加和气。所以妹妹还是我的大恩人呢。要是妹妹不合我去，我也愿意搬出来陪着妹妹住，只求妹妹在二爷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留我个站脚的地方儿，就教我服侍妹妹梳头洗脸，我也是愿意的！”说着，便呜呜咽咽哭将起来。“赚”字写得圆满。尤二姐见了这般，也不免滴下泪来。

二人对见了礼，分序坐下。平儿忙也上来要见礼。尤二姐见他打扮不凡，举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儿，连忙亲身搀住，只叫：“妹子快别这么着，你我是一样的人。”报不平正所以为平，故云一样。凤姐儿忙也起身笑说：“折死了他，妹妹只管受礼。尤之结果，平之演义。他原

是咱们的丫头，已后快别如此。”说着，又命周瑞家的从包袱里取出四疋上色尺头，四对金珠簪环，为拜见礼。簪是宝钗，环是贾环，是“成大礼”受循环日也。尤二姐忙拜受了。钗所施即钗所受，乃报复“金兰契”。

二人吃茶，对诉已往之事。凤姐口内，全是自怨自错：“怨不得别人，如今只求妹妹疼我。”尤二姐见了这般，便认做他是个极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诽谤主人，亦是常理。故倾心吐胆叙了一回，再用提笔作束，心火胆木，再提此语，正木火相生，以制金也。竟把凤姐认为知己。又见周瑞家等媳妇在旁边称扬凤姐素日许多善政，必参旁言，情事恰好，而借《易》道以演全书，视此矣。“只是吃亏心太痴了，反惹人怨。”又说：“已经预备了房屋，奶奶进去一看便知。”

尤氏心中早已要进去同住方好，今又见如此，岂有不允之理？便说：“原该跟了姐姐去，只是这里怎么样？”凤姐儿道：“这有何难？妹妹的箱笼细软，只管着小厮搬了进去。这些粗夯货^[2]，要他无用，还叫人看着。妹妹说谁妥当，就叫谁在这里。”尤二姐忙说：“今日既遇见姐姐，这一进去，凡事只凭姐姐料理。我也来的日子浅，也不曾当过家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这几件箱柜拿进去罢。我也没有什么东西，那也不过是二爷的。”

凤姐听了，便命周瑞家的记清，好生看管着，抬到东厢房去。于是催着尤二姐急忙穿戴了，二人携手上车，同坐一处，绝不及尤老娘，与了结三姐同意，至下回又说死后接去，总是梦话。又悄悄的告诉他：“我们家的规矩大，这事老太太、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道二爷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别见老太太、太太。我们有一个花园子极大，姊妹们住着，容易没人去的^[3]。你这一去，且在园里住两天，等我设个法子回明白了，那时再见方妥。”二姐道：“任凭姐姐主裁。”那些跟车的小厮们，皆是预先说明的，如今不进大门，只奔后门来。刘老老来路。下了车，赶散众人，凤姐便带了尤氏进了大观园的后门，来到李纨处相见了。必到李纨处者，此正天理循环，一部大观中大点悟也。

彼时大观园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十不全，正演缺陷。今忽见凤姐带了进来，引动众人来看问，尤二姐一一见过，众人见了他标致和悦，无不称扬。正映宝钗。凤姐一一的吩咐了众人：“都不许在外走了风声，“风”字特是。若老太太、太太知道，我先叫你们死！”园中婆子丫头都素惧凤姐的，又系贾琏国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关系非常，婆子丫头能知关系，而凤姐不知耶？是借攻法。都不管这事。凤姐

悄悄的求李纨收养几日，“等回明白了，我们自然过去的。”李纨见凤姐那边已收拾房屋，况在服中不好张扬，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权住。安置都妥，笔能恰好。凤姐又便去将他的丫头一概退出，又将自己的一个丫头送他使唤。用雪雁换拜之映。暗暗吩咐他园中媳妇们：“好生照看着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概和你们算帐。”自己又去暗中行事不提。顿笔，见凤之巧，而实见凤之拙。

且说合家之人，都暗暗的纳罕，说：“看他如何这等贤惠起来了？”那尤二姐得了这个所在，又见园中姊妹各各相好，倒也安心乐业的，自为得所。谁知三日之后，丫头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唤起来。此“善”字为反面，人得而知之。而惟善足以制恶，是乃制阴恶文字。善乃正面，人不得而知之矣。尤二姐因说：“没了头油了，你去回一声大奶奶，拿些过来。”“头上那有桂花油”，凡为丫头者如是矣。“苦”字从此入手。善姐儿便道：“二奶奶，你怎么不知好歹，没眼色？我们奶奶天天承应了老太太，又要承应这边太太，那边太太，这些姑娘、妯娌们，上下几百男女，天天起来都等他的话。一日少说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还有三五十件。外头的从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家里又有这些亲友的调度，银子上千，钱上万，一日都从他一个手一个心一个嘴里调度，那里为这点小事去烦琐他？与刘老老上场提顿文字相照，是“苦”字发端。我劝你耐着些儿罢，咱们又不是明媒正娶来的，这是他亘古少有一个贤良人，才这样待你。若差些儿的人听见了这话，吵嚷起来，把你丢在外头，死不死活不活，你又敢怎么样呢？”一夕话，说的尤氏垂了头。因为有这一说，少不得将就些罢了。

那善姐渐渐的连饭也懒端来与他吃，或早一顿或晚一顿，所拿来的东西，皆是剩的。尤二姐说过两次，他反瞪着眼，叫唤起来。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本分，少不得忍着。隔上五日八日，见凤姐一面。那凤姐却是和容悦色，满嘴里“好妹妹”不离口。直注宝钗。又说：“倘有下人不到之处，你降不住他们，只管告诉我，我打他们。”又骂丫头媳妇说：“我深知你们软的欺，硬的怕，背着我的眼，还怕谁？倘或二奶奶告诉我一个‘不’字，我要你们的命！”“贤宝钗”、“贤袭人”都到。二姐见他这般好心，“既有他，我又何必多事？下人不知好歹是常情，我若告了他们，受了委曲，反叫人说我不贤良。”因此反替他们遮掩。越写得可怜，越报得痛快，是皆黛玉所受者。

凤姐使旺儿在外打听这尤二姐的底细，皆已深知，果然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现在才十九岁，成日在外赌博，已伏倪二。不理世业，家私花

尽，父母撵他出来，现在赌钱场上存身。父亲得了尤婆子二十两银子，退了亲的，这女婿尚不知道。原来这小伙子名叫张华。至此方用提笔出张华名字，为黛报冤，为荣起祸。凤姐都一一尽知原委，便封了二十两银子与旺儿，又是二十两。悄悄命他将张华勾来养活，“着他写一张状子，只要往有司衙门中告去，就告琏二爷国孝、家孝的里头，背旨瞒亲，仗财倚势，强逼退亲，停妻再娶。”罪名定自凤姐。

这张华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儿回了凤姐，凤姐气的骂道：“真是他娘的话！怨不得俗语说，‘懒狗扶不上墙’的。文势一曲，必不可少，是狗儿，是王成。你细细说给他：‘就告我们家谋反也没事的！’何等自恃，唤醒多少痴人。不过是借他一闹，大家没脸。若告大了，我这里自然能够平服的。”旺儿领命，只得细说与张华。凤姐又吩咐旺儿：“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对词去。”如此，如此，“我自有道理。”旺儿听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张华状子上添上自己，说：“你只告我来旺过付^[4]，一应调唆二爷做的。”张华得了主意，和旺儿商议定了，写了一张状子。次日便往都察院处喊了冤。

察院坐堂，看状子，是告贾琏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儿一人，只得遣人去贾府传旺儿来对词。青衣不敢擅入^[5]，只命人带信。那旺儿正等着此事，不用人带信，早在这条街上等候。见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动众位弟兄，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说不得，快来套上。”众青衣不敢，只说：“好哥哥，你去罢，别闹了。”于是来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将状子与他看，旺儿故意看了一遍，碰头说道：“这事小的尽知的，主人实有此事。但这张华素与小的有仇，故意拉小的在内，其中还有人，求老爷再问。”张华碰头道：“虽还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儿故意的说：“糊涂东西！还不快说出来，这是朝廷公堂上，凭是主人也要说出来。”张华便说出贾蓉来，蓉、旺同是枉了。察院听了无法，只得去传贾蓉。凤姐又差了庆儿罄也，一名直递“抄没”。暗中打听告了起来，便忙将王信唤来，亡信也，荣败凤亦随亡矣。告诉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要虚张声势，惊吓而已。又拿了三三百银子，与他去打点。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宅，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赃银。次日回堂，只说张华无赖，因拖欠了贾府银两，妄捏虚词，诬赖良人。都察院素与王子腾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说了一声，况是贾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传贾蓉对词。写来一切支离，乃是恰好。

且说贾蓉等正忙着贾琏之事，忽有人来报信，说：“有人告你

们。”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快作道理。”贾蓉慌忙来回贾珍。贾珍说：“我却早防着这一着，倒难为他这么大胆子。”是乃说凤，而胆为甲木。即刻封了二百银子着人去打点察院。又命家人去对词。正商议间，又报：“西府二奶奶来了。”入下半回。贾珍听了这话，倒吃了一惊，忙要同贾蓉藏躲，不想凤姐已经进来了，说：“好大哥哥，带着兄弟们干的好事！”语气如闻。贾蓉忙请安，凤姐拉了他就进来。贾珍还笑说：“好生伺候你婶娘，吩咐他们杀牲口备饭。”北人呼鸡为牲口，酉，金也，此正杀金演义。说了，忙命备马躲往别处去了。安放清脱。

这里凤姐带着贾蓉走来上房，尤氏也迎了出来，见凤姐气色不善，忙说：“什么事情，这么忙？”凤姐照脸一口唾沫，啐道：“闹”字发端用一啐，是此书作用。“你尤家的丫头，没人要了，偷着只往贾家送，难道贾家人人都是好的，此语不专指贾琏，见湘莲即宝玉，故与三姐之言合。并天下死绝了男人了？你就愿意给，也要三媒六证，大家说明，成了体统才是。注定“成大礼”。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窍，国孝、家孝两重在身，就把个人送来了！这会子被人告我们，连官场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自定罪状。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我到了你家，干错了什么不是，你这等害我？或是老太太、太太有了话在你心里，使你们做这圈套，要挤我出去？如今咱们两个一同去见官分证明白，回来咱们公同请了合族中人，大家靛面说个明白^[6]，给我休书，我就走！”一面说，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见官。

急的贾蓉跪在地下碰头，只求：“婶娘息怒！”凤姐一面又骂贾蓉：“天打雷霹五鬼分尸的没良心的种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调三窝四，干出这些没脸面没王法败家破业的营生。又定蓉罪。你死了的娘，阴灵儿也不容你，出脱尤氏，非蓉所自出。祖宗也不容你，还敢来劝我！”一面骂着，扬手就打。吓得贾蓉忙碰头说道：“婶娘别动气，只求婶娘别看这一时，侄儿千日里不好，还有一日的好。是那一日？一笑。实在婶娘气不平，何用婶娘打，让我自己打，婶娘只别生气。”说着，就自己举手左右开弓，张太医又到。自己打了一顿嘴巴子，又自己问着自己说：“已后可还再顾三不顾四的不了？已后还单听叔叔的话不听婶娘的话不了？婶娘是怎么样待你？你这样没天理没良心的！”形容得未曾有，而天理良心正是喝破书旨，又三四七合成巧数，是在宝钗。众人又要劝，又要笑，又不敢笑。忙里偷闲，书之长技。

凤姐儿滚到尤氏怀里，嚎天动地，大放悲声，只说：“给你兄弟娶亲我不恼，为什么使他背旨违亲，将混账名儿给我背着？咱们只去见

官，省得捕快皂隶来拿。再者，咱们过去，只见了老太太、太太和众族人等，大家公议了，我既不贤良，又不容丈夫买妾，只给我一张休书，我即刻就走！你妹妹，我也亲身接了来家，生怕老太太、太太生气，也不敢回，现在三茶六饭、金奴银婢的住在园内！我这里赶着收拾房子，和我一样的，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说下接过来，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不提旧事了，谁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们干的什么事！我一概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总然我出去见官，也丢的是你贾家的脸，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两银子去打点。演凤姐必不脱“财”字。如今把我的人还锁在那里。”说了又哭，哭了又骂，后来又放声大哭起“祖宗爷娘”来，又要撞头寻死。把个尤氏搓揉成一个面团儿，衣服上全是眼泪鼻涕，“大闹”字圆满。并无别话，只骂贾蓉：“混账种子！和你老子做的好事！再点罪自外至。我当初就说使不得。”

凤姐儿听说这话，哭着搬着尤氏的脸，问道：“你发昏了？你的嘴里难道有茄子塞着，即茄官之说。不就是他们给你嚼子衔上了？同为禽兽。为什么你不来告诉我去？你若告诉了我，这会子不平安了？怎么得惊官动府，闹到这步田地？再自定罪状。你这会子还怨他们！自古说‘妻贤夫祸少’，‘表壮不如里壮’，你但凡是好的，他们怎么敢闹出这些事来？你又没才干，又没口齿，锯了嘴子的葫芦，只就会一味瞎小心，应贤良的名儿！”再为出脱。说着，啐了几口。啐起啐结，其势已缓。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这样？你不信，问问跟的人，我何曾不劝的？也要他们听！叫我怎么样呢？怨不得妹妹生气，我只好听罢了。”

众姬妾、丫头、媳妇等已是黑压压跪了一地，陪笑求说：“二奶奶最圣明的，虽是我们奶奶的不是，奶奶也作践够了，当着奴才们，奶奶们素日何等好来？如今还求奶奶给留点脸儿。”说着，捧上茶来，凤姐也摔了。一回止了哭，挽头发，收场恰好。又喝骂贾蓉：“出去请你父亲来，我对面问他，问亲太爷的孝才五七，侄儿娶亲，这个礼，我竟不知道。我问问也好学着，日后教导你们！”贾蓉只跪着磕头说：“这事原不与父亲相干，都是侄儿一时吃了屎，调唆着叔叔做的。我父亲也并不知道。婶娘若闹起来了，侄儿也是个死。只求婶娘责罚侄儿，侄儿谨领。此段必不可少，笔特熨帖。这官司还求婶娘料理，侄儿竟不能干这大事。婶娘是何等样人！岂不知俗语说的‘胳膊折了在袖子里’，是为自戕。侄儿糊涂死了，既做了不肖的事，就和那猫儿、狗儿一般，正训。少不得还要婶娘费心费力，将外头的事压住了才好。只当婶娘有这个不肖的儿子，就惹了祸，少不得委曲还要疼他呢！”直拗其心，语有挟

制。说着，又磕头不绝。

凤姐儿见了贾蓉这般，心里早软了，只是碍着众人面前，又难改过口来，因叹了一口气，一面拉起来，一面拭泪，写诸隐意，乃作收场文字。向尤氏道：“嫂子也别恼我，我是年轻不知事的人，一听见有人告诉了，把我吓昏了，不知方才怎么得罪了嫂子。可是蓉儿说的，‘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帆随湘转，而独认此语。少不得嫂子要体谅我，还得嫂子在哥哥跟前替说，先把这官司按下去才好。”尤氏、贾蓉一齐都说：“婶娘放心，横竖一点儿连累不着叔叔婶娘。方才说用过了五百两银子，少不得我们娘儿们打点五百两银子，与婶娘送过去，好补上，不然岂有教婶娘又添上亏空的？越发我们该死了。财色乃凤姐心事，瞒不得贾蓉。但还有一件，老太太、太太们跟前，婶娘还要周全方便，别提这话方好。”

凤姐又冷笑道：“你们饶压着我的头干了事，这会子反哄着我替你们周全，我就是个傻子，也傻不到如此。又何尝不傻。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什么人？嫂子既怕他绝了后，我难道不更比嫂子更怕绝后？明知故犯，正是傻子。嫂子的妹子就合我的妹子一般，我一听见这话，连夜喜欢的，连觉也睡不成，赶着传人收拾了屋子，就要接进来同住。此语如何骗得贾蓉？倒是奴才小人的见识，他们倒说：‘奶奶太性急，若是我们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么样，再收拾房子去接也不迟。’我听了这话，叫我要打要骂的，才不言语了。谁知偏不称我的意，偏偏打的嘴，半空里又跑出一个张华来，告了一状。我听见了，吓的两夜没合眼儿，又不敢声张，只得求人去打听这张华是什么人，这样大胆。大胆又提。打听了两日，谁知是个无赖的花子。小子们说：‘原是二奶奶许了他的。他如今急了，冻死饿死也是个死。现在有这个理他抓住，总然死了，死的倒比冻死饿死还值些。怎么怨的他告呢？这事原是二爷做的太急了，国孝一层罪，家孝一层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层罪，停妻再娶一层罪。俗语说：‘拼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定此罪名，比照叛逆。他穷疯了的人，什么事做不出来？况且他又拿着这满理，为张华说，乃为黛玉说。不告等请不成？’嫂子说，我就是个韩信、张良，听了这话，也把智谋吓回去了。明溯刘汉，直注老老，而正破贾蓉‘何等样人’之说，针锋相对，无文字处有文字，是为神品。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没个人商量，少不得拿钱去垫补，谁知越使钱越叫人拿住刀靶儿，越发来讹。我是‘耗子尾巴上长疮，多少脓血儿？’打到‘财’字，而耗子尾病，阴极不复矣，是点致祸已不可挽。所以又急又气，少不得来找嫂子。”

尤氏、贾蓉不等说完，都说：“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贾蓉又道：“那张华不过是穷急，故舍了命才告，咱们如今想了一个法儿，竟许他些银子就完了。”凤姐儿咂着嘴儿笑道：淫态恶态都现纸上。“难为你想！怨不得你顾一不顾二的，前蓉说顾三不顾四，此说顾一不顾二，合成十数，一齐归结。做出这些事来，原来你竟是这么个糊涂东西，我往日看错了你了！往日又是何日？正见凤姐白露马脚。若你说的这话，他暂且依了，且打出官司来，又得了银子，眼前自然了事。这些人既是无赖的小人，银子到手，三天五天就光了，他又来找事讹诈，再要叨登起来，咱们虽不怕，终久耽心。搁不住他说：既没毛病，为什么反给他银子？”

贾蓉原是个明白人，听如此一说，便笑道：“我还有个主意：‘来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7]，这事还得我了才好。如今我竟问张华个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他愿意了事，得钱再娶？他若说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劝我二姨娘，叫他出来仍嫁他去。百二十回外之宝钗隐隐跃跃。若说要钱，我们这里少不得给他。”凤姐儿忙道：“虽如此说，我断舍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断不肯使他出去。他若出去了，咱们家的脸在那里呢？依我说，只宁可多给钱为是。”又多给钱为是，与前言矛盾，见作诈语人，必有不检点处可摘。贾蓉深知凤姐儿口虽如此，心却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来，他却做贤良人。是深知。如今怎么说，只好怎么依。

凤姐儿欢喜了，又说：“外头好处了，家里终久怎么样？你也同我过去回明老太太、太太才是。”尤氏又慌了，拉凤姐儿讨主意，如何撒谎才好。凤姐冷笑道：“既没这本事，谁教你干这样事？这会子这个腔儿，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个主意，我又是心慈面软的人，凭人撮弄我，我还是一片傻心肠儿。黛玉所受。说不得让我应起来。如今你们只别露面，我只领了你妹妹去给老太太、太太们磕头，只说‘原系你妹妹，我看上了很好，正因我不大生长^[8]，原说买两个人放在屋里的，今既见了你妹妹很好，而且又是亲上做亲的，我愿意娶来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亲近一概死了，日子又难，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后，无奈无家无业，实在难等。就算我的主意，接了进来，已经厢房收拾了出来，暂且住着，等满了孝再圆房儿^[9]。’仗着我这不害臊的脸，死活赖去，有了不是，也寻不着你们了。你们娘儿两个想想，可使得？”尤氏、贾蓉一齐笑说：“到底是婶娘宽洪大量，足智多谋，等事妥了，少不得我们娘儿们过去拜谢。”凤姐儿道：“罢呀！还说什么拜谢不拜谢。”又指着贾蓉道：“今日我才知道你了。”说着，把脸却一红，眼圈儿也红了，似有多少委曲的光景。贾蓉忙陪笑道：“罢了！婶娘少不得

饶恕我这一次。”说着，忙又跪下。凤姐儿扭过脸去不理他。此等处为有目共赏，转非深文。贾蓉才笑着起来了。

这里尤氏忙命丫头们舀水，取妆奁，服侍凤姐儿梳洗了，赶忙又命预备晚饭。凤姐儿执意要回去，尤氏拦着道：“今日二婶子要这么走了，我们什么脸还过那边去呢？”贾蓉旁边笑着劝道：“好婶娘，亲婶娘，已后蓉儿要不真心孝顺你老人家，天打雷霹。”写来恰好。凤姐瞅了他一眼，啐道：“谁信你这……”说到这里，又咽住了。“五美吟”中有咽住之“使我”二字，此有咽住之“你这”二字，都为黛玉之“你好”二字报复。一面老婆子丫头们摆上酒来。尤氏亲自递酒布菜。贾蓉又跪着敬了一钟酒，凤姐便合尤氏吃了饭。丫头们递了漱口茶，又捧上茶来，凤姐喝了两口，便起身回去。贾蓉亲身送过来，才回去了。

且说凤姐进园中，将此事告诉尤二姐，又说“我怎么样操心，又怎么打听，须得如此如此，方保得众人无罪，少不得咱们按着这个法儿来才好。”

不知凤姐又变出什么法儿来，且听下回分解。

上半回一“赚”字，止“币重言甘，其诱我也”及“其言甘者其心苦”二语演义，而有认有推，有以认为推，以推为认，而或诱或制，令二姐必入彀中，乃十分出色文字。

书是葫芦案，故篇中写官司处，都作支离恍惚笔墨，绝无些子着迹。如此回不过立一熙凤致祸之案而已。

下半回写一“闹”字，亦淋漓尽致，足敌上半“赚”字，而处处都用贾蓉搠破，正演欲令智昏，为凡为凤者戒也。其演蓉凤隐情，转属面子文字，原蓉凤隐情，作者每用隐而不隐之笔，绝不比写钗、玉之一味暧昧也。

【护花主人评曰】此回专写王凤姐阴毒阴恶，为尤二姐吞金自尽之由。

写凤姐向尤二姐一番说话，婉曲动听。尤二姐虽亦伶俐，不由不落其陷阱。丫头善姐嗔说尤二姐之话，须知俱是凤姐暗中嘱咐。

凤姐对尤二姐说：“倘有下人不到之处，只管告诉我。”是先发制人，使尤二姐不得不替丫头们遮掩，恶极！

借凤姐口中说：“就告我们家谋反也没事的。”又叙王信打点，察院得赃，以见荣府此时财势薰天，反跌后来之衰落。

凤姐大闹宁府，写得淋漓尽致。既显凤姐之泼悍，又见贾蓉、尤氏之庸懦，两面俱到。

凤姐托王信打点察院使银三百两，令尤氏母子许还银五百两，凤姐不但占尽上风，又赚银二百两，恶极！

哭骂噪闹后，忽指着贾蓉道：“今日才知道你了。”脸上眼圈儿一红。及贾蓉跪下，凤姐扭过脸去。贾蓉说：“已后不真心孝顺，天打雷劈。”凤姐瞅了一眼，啐说：“谁信你这……”又咽住不说。此一段文字，隐隐跃跃，暗藏无限情事。如金鼓震天时，忽有莺啼燕语。又如一片黑云中，微露金龙鳞爪。文人之笔，莫可端倪。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是癸丑年秋间事。

[1] 伶俐：聪明伶俐。

[2] 粗夯（bèn）：粗笨。

[3] 容易：此谓轻易。

[4] 过付：交易时由中介人经手交付钱或货物。

[5] 青衣：即皂隶。役吏，差役。

[6] 觐（dī）面：当面。

[7] “来是”两句：意谓解铃还须系铃人。

[8] 生长：养育；生育。

[9] 圆房：指新婚夫妇开始同房。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话说尤二姐听了，又感谢不尽，只得跟了他来。尤氏那边怎好不过来的，少不得也过来，跟着凤姐去回，方是大礼。大礼屡提。凤姐笑说：“你只别说话，等我去说。”尤氏道：“这个自然。但有了不是，往你身上推就是了。”说着，大家先至贾母房中。

正值贾母和园中姐妹们说笑解闷，忽见凤姐带了一个标致小媳妇进来，明是媳妇，见已开脸，尚未圆房，都是梦话。忙觑着眼瞧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好可怜见儿的。”凤姐上来笑道：“老祖宗倒细细的看看，好不好？”此等处，每令人叫绝。说着，忙拉二姐儿说：“这是太婆婆，正名定分，乃是宝钗。快磕头。”二姐儿忙行了大礼，“成大礼”。展拜起来。又指着众姊妹说，这是某人某人，“你先认了，太太瞧过了，再见礼。”清虚观醮无王夫人，故此处亦不见王夫人，太太二字，混合邢、王。二姐儿听了，一一又从新故意的问过，垂头站在旁边。

贾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笑问：“你姓什么？今年十几岁了？”凤姐忙又笑说：“老祖宗且别问，只说比我俊不俊？”无一直笔，妙绝。贾母又带上眼镜，是为镜中人。命鸳鸯、琥珀：“把那孩子拉过来，我瞧瞧肉皮儿。”众人都抿着嘴儿笑着，推他上去。贾母细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他的手来我瞧瞧。”贾母瞧毕，摘下眼镜来，笑说道：“竟是个齐全孩子，特点齐全，金玉姻缘也。我看比你还俊些呢！”凤姐听说，笑着忙跪下，将尤氏那边所编之话，一五一十，细细的说了一遍，一五一十，书中要旨，已见前评。“少不得老祖宗发慈心，先许他进来住，一年后，再圆房。”贾母听了道：“这有什么不是？既你这样贤良，很好，只是一年后方可圆得房。”梦话影戏，直注钗、玉。凤姐听了，叩头起来，又求贾母：“着两个女人，一同带去见太太们，说是老祖宗的主意。”贾母依允，清虚观醮，贾母转为附和。遂使二人带去，见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风声不雅，“风”字再点。深为忧虑；今见他行

此事，岂有不乐之理？于是尤二姐自此见了天日，挪到厢房居住。

凤姐一面使人暗暗调唆张华，止叫他要原妻，这里还有许多陪送外，还赠他银子安家过活。张华原无胆无心告贾家的，一木一火，黛玉不能制钗，如火之制金，是原无胆无心。在作者为凡为黛玉者报不平，又设一镜中人而已。后来又见贾蓉打发了人对词，并无姓名。那人原说的：“张华先退了亲，我们原是亲戚，接到家里住着是真，又恍惚照顾尤老娘，真以文为戏。并无娶之说。皆因张华拖欠我们的债务，追索不给，方诬赖小的主儿。”那个察院都和贾、王两处有瓜葛，况又受了贿，只说张华无赖，以穷讹诈，状子也不收，打了一顿赶出来。此一曲折，必不可少。庆儿在外替张华打点，也没打重，又调唆张华，说道：“亲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亲事，官必还断给你。”于是又告。王信那边又透了消息与察院。察院便批：“张华借欠贾宅之银，令其限内按数交还；其所定之亲，仍令其有力时娶回。”又传了他父亲来，当堂批准。他父亲亦系庆儿说明，乐得人财两进，便去贾家领人。

凤姐一面吓的来回贾母，说如此这般：“都是珍大嫂子干事不明，那家并没退准，惹人告了。如此官断。”贾母听了，忙唤尤氏过来，说他做事不妥：“既你妹子从小与人指腹为婚，又没退断，使人告了，这是什么事？”尤氏听了，只得说：“他连银子都收了，怎么没准？”凤姐在旁说：“张华的口供上，现说没见银子，也没见人去。他老子又说：‘原是亲家说过一次，并没应准；亲家死了，你们就接进去做二房。’如此没有对证话，只好由他去混说。幸而琏二爷不在家，不曾圆房，这还无妨；只是人已来了，怎么送回去？岂不伤脸？”贾母道：“又没圆房，没的强占人家有夫之人，声名也不好，不如送给他去。那里寻不出好人来？”尤二姐听了，又回贾母说：“我母亲实于某年某月某日，给了他二十两银子，退准的。他因穷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没错办。”贾母听了，便说：“可见刁民难惹，凤丫头去料理料理。”明使干预外事，凤之罪，皆史之罪。

凤姐听了无法，只得应着回来，只命人去找贾蓉。贾蓉深知凤姐之意，若要使张华领回，成何体统？便回了贾珍，暗暗遣人去说张华：“你如今既有许多银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执定主意，岂不怕爷们一怒，寻出一个由头，你死无葬身之地。你有了银子，回家去，什么好人寻不出来？你若走呢，还赏你些路费。”张华听了，心中想了一想：“这倒是好主意。”和父母商议已定，约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了五更，便回原籍去了。影戏只须如此唱。

贾蓉打听得真了，来回贾母、凤姐，说：“张华父子，妄告不实，惧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毕。”大事完毕，平安州大事完毕也，“弹劾平安州”大事完毕也，四字乃大眼目。凤姐听了，心中一想：“若必定着张华带回二姐儿去，未免贾琏回来，再花几个钱包占住，不怕张华不依；还是二姐儿不去，自己拉绊着还妥当，写“妒”字深心，千回万转。且再作道理。只是张华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将此事告诉了别人，或日后再寻出这由头来翻案，自己原先不该如此，将刀靶付与外人去的。”是皆正笔。因此悔之不迭。复又想了一个主意出来，悄命旺儿遣人寻着了，或讹他做贼，和他打官司，将他治死，或暗使人算计，务将张华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誉。旺儿领命出来，回家细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做？人命关天，非同儿戏。我且哄过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几日，回来告诉凤姐，只说：“张华因有几两银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闷棍的打死了。以馀波演旺之为枉，而死张华于闷棍，见全书无非“闷”字也，而亦支离，亦简净，不是他小说套子。他老子吓死在店房，在那里验尸掩埋。”凤姐听了不信，说：“你要撒谎，我再使人打听出来，敲你的牙！”自此，方丢过不究。凤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竟比亲姊妹还胜几倍。提笔陡接“借剑”，乃钗之于黛。

那贾琏一日事毕回来，先到了新房中，已经静悄悄的关锁，只有一个看房子的老头儿。曰老头儿，仍是姤之一阴，驯至坤也，乃为鲍二演义。贾琏问起原故，老头子细说原委，贾琏只在镗中跺足。少不得来见贾赦与邢夫人，将所完之事回明。贾赦十分欢喜，说他中用，赏了他一百两银子，满数，即是大事完毕。又将房中一个十七岁的丫鬟名唤秋桐，赏他为妾。桐为凤所栖，秋则金令，正合西风以坏荣，而桐为木，为凤所借以杀尤，使必以金自杀，是反用木以杀金，用黛以杀钗也。贾琏叩头领去，喜之不尽。见了贾母，合家众人，回来见了凤姐，未免脸上有些愧色。谁知凤姐反不似往日容颜，同尤二姐一同出来，叙了寒温。贾琏将秋桐之事说了，未免脸上有些得意骄矜之色。凤姐听了，忙命两个媳妇坐车，在那边接了来。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说不得且吞声忍气，将好颜面换出来遮饰。一面又命摆酒接风，一面带了秋桐，来见贾母与王夫人等。贾琏心中也暗暗的纳罕。写蓉则深知，写琏则纳罕，调侃多官人不少。

且说凤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说的，只是心中又怀别意，无人处只和尤二姐说：“妹妹的声名很不好听，连老太太、太太们知道了，说妹妹在家做女孩儿就不干净，又和姐夫来往，‘可见没人要的，

你拣了来。还不休了，再寻好的！’我听见这话，气的什么儿是的。后来打听是谁说的，又察不出来。这日久天长，这些奴才们跟前怎么说嘴？我反弄了鱼头来拆！”说了两遍，自己已气病了，茶饭也不吃。除了平儿，必除平儿，为刘老老地步。众丫头媳妇无不言三语四，指桑说槐，暗相讥刺。

且说秋桐自以为系贾赦之赐，无人僭他的^[1]，连凤姐、平儿皆不放在眼里，岂容那先奸后娶、没汉子要的妇女？凤姐听了暗乐。自从妆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饭，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饭，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饭俱系不堪之物。平儿看不过，自拿了钱出来弄菜与他吃；或是有时只说和他园中去顽，在园中厨内，另做了汤水与他吃。也无人敢回凤姐。只有秋桐撞见了，便去说舌，告诉凤姐，说：“奶奶名声，半是平儿弄坏了的。这样好菜好饭，浪着不吃，却往园中去偷吃。”凤姐听了，骂平儿说：“人家养猫拿耗子，我的猫只倒咬鸡！”平儿不敢多说，自此也要远着了，又暗恨秋桐。园中姊妹一干人，暗为二姐耽心，虽都不敢多言，却也可怜。每当无人处，说起话来，尤二姐淌眼抹泪，又不敢抱怨凤姐儿，因无一点坏形。

贾琏来家时，见了凤姐贤良，也便不留心。直注玉之弃钗。况素昔见贾赦姬妾丫头最多，贾琏每怀不轨之心，只未敢下手；便是杀牲口之说。今日天缘凑巧，竟把秋桐赏了他，真是一对烈火干柴，烈火干柴，木火交通以制金也。如胶投漆，燕尔新婚，连日那里拆得开？贾琏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渐渐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写荡子十分畅满。

凤姐虽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发脱二姐^[2]，用“借刀杀人”之法，点题。坐山观虎斗，虎乃金神。等秋桐杀了尤二姐，自己再杀秋桐。写“借”字圆足。主意一定，没人处常又私劝秋桐说：“你年轻不知事。他现是二房奶奶，你爷心坎儿上的人，我还让他三分，你去硬碰他，岂不是自寻其死？”那秋桐听了这话，越发恼了，天天大口乱骂，说：“奶奶是软弱人，那等贤惠，我却做不来！奶奶把素日的威风，怎么都没了？奶奶宽洪大量，我却眼里揉不下沙子去。披沙正以拣金。让我和这娼妇做一回，他才知道呢！”凤姐儿在屋里，只妆不敢出声儿。气得尤二姐在房里哭泣，连饭也不吃，又不敢告诉贾琏。次日，贾母见他眼睛红红的肿了，问他又不敢说。

秋桐正是抓乖卖俏之时，他便悄悄的告诉贾母、王夫人等说：“他专会作死，好好的，成天丧声嚎气^[3]。背地里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好和二爷一心一计的过。”贾母听了，便说：“人太生娇俏了，可知心就妒

忌了。凤丫头倒好意待他，他倒这样争锋吃醋，可知是个贱骨头。”钗父无名，是云贱骨。因此，渐次便不大喜欢。众人见贾母不喜，不免又往上践踏起来。弄得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都是黛玉所受光景。还是亏了平儿，时常背着凤姐与他排解。

那尤二姐原是“花为肠肚，雪作肌肤”的人，花是袭人，雪是宝钗，二而一也。用此两语，指定即尤即薛，可无疑矣。如何经得这般磨折？不过受了一月的暗气，一月者，盈虚消息，循环一周也。便恹恹得了一病，四肢懒动，茶饭不进，渐次黄瘦下去。夜来合上眼，只见他妹妹手捧鸳鸯宝剑，前来说：“姐姐，你为人一生心痴意软，终吃了这亏！休信那妒妇花言巧语，外作贤良，内藏奸滑。他发恨定要弄你一死方罢。若妹子在世，断不肯令你进来。就是进来，亦不容他这样。此亦系理数应然，此一梦，乃周旋尤三姐不言之笔，必不可少，而无多深意，只重此四字，以明报复也。只因你前生前生即是今生。淫奔不才，使人家丧伦败行，故有此报。可卿、凤姐都在其中。你速依我，将此剑斩了那妒妇，一同归至警幻案下，听其发落。不然你则白白的丧命，且无人怜惜。”尤二姐哭道：“妹妹，我一生品行既亏，今日之报，既系当然，何必又生杀戮之冤？”三姐儿听了，长叹而去。尤二姐惊醒，却是一梦。等贾琏来看时，因无人在侧，便哭着合贾琏说：“我这病不能好了！我来了半年，腹中已有身孕，所谓“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但不能预知男女。倘老天可怜，生了下来还可；若不然，我的命还不能保，何况于他！”贾琏亦哭说：“你只放心，我请名人来医治。”于是出去，即刻请医生。

谁知王太医此时已走了，因谋干了军前效力，回来好讨荫封的。兵凶战危而以求荣，正是王太医作用。小厮们走去，便仍旧请了那年给晴雯看病的太医胡君荣来。杀雯即杀黛，杀尤即杀钗，必用一人，以明报复，大道存焉。诊视了，说是经水不调，全要大补。贾琏便说：“已是三月庚信不行^[4]，又常呕酸，恐是胎气。”胡君荣听了，复又命老婆子请出手来，再看了半日，说：“若论胎气，肝脉自应洪大；然木盛则生火，经水不调，亦皆因肝木所致。医生要大胆，又提大胆。须得请奶奶将金面略露一露，金面是眼。医生观看气色，方敢下药。”贾琏无法，只得命将帐子掀起一缝，尤二姐露出脸来。胡君荣一见，早已魂飞天外，那里还能辨气色？色之迷人，正胡君荣演义；而魂飞天外，与鲍二家的走了真魂同意。一时掩了帐子，贾琏陪他出来，问是如何？胡太医道：“不是胎气，只是瘀血凝结。如今只以下瘀通经要紧。”于是写了一方，作辞而去。贾琏令人送了药礼，抓了药来，调服下去。只半夜光

景，半夜子时，乃阴极阳生之候。尤二姐腹痛不止，谁知竟将一个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来。决去淫胎，正“虎狼药”妙用，是风月宝鉴反面。于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过去。贾琏闻知，大骂胡君荣，便是代儒之骂。一面遣人再去请医调治，一面命人去找胡君荣。胡君荣听了，早已卷包逃走。作者无名氏但云胡老名公而已，正是卷包逃走之意，当与“虎狼药”回评语参看方得。这里太医便说：“本来血气亏弱，受胎以来，想是着了些气恼，郁结于中。这位先生，误用虎狼之剂，如今大人元气，十伤八九，一时难保就愈。煎、丸二药并行，还要一些闲话闲事不问，庶可望好。”说毕而去，也开了个煎药方子，并调元散郁的丸药方子，去了。急的贾琏便查：“谁请的姓胡的来！”一时查出，便打了个半死。

凤姐比贾琏更急十倍，只说：“咱们命中无子，好容易有了一个，遇见这样没本事的大夫来！”于是天地前烧香礼拜，自己通诚祷告^[5]，说：“我情愿有病，只求尤氏妹妹身体大愈，再得怀胎，生一男子，我愿吃长斋念佛。”虽演凤姐丑态，而实演同一自杀。贾琏众人见了，无不称赞。贾琏与秋桐在一处，凤姐又做汤做水的，着人送与二姐，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来，又说：“系属兔的阴人冲犯了。”此等处，自然有凤姐主使在内，而转非深文，重在属兔阴人，兔为卯木，其冲则酉金也。大家算将起来，只有秋桐一人属兔，说他冲的。

秋桐见贾琏请医调治，打人骂狗，为尤二姐十分尽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内了；今又听见如此说他冲了，凤姐儿又劝他，说：“你且别处躲几日再来。”秋桐便气得哭骂道：“理那起饿不死的杂种，混嚼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水能生木。怎么就冲了他？好个爱八哥儿^[6]！在外头什么人不见？偏来了就冲了！我还要问问他呢，到底是那里来的孩子？他不过哄我们那个绵花耳朵的爷罢了，总有孩子，也不知张姓王姓的。奶奶希罕那杂种羔子，我不喜欢！谁不会养？一年半载养一个，倒还是一点搀杂没有的呢！”作报不平文字，不嫌痛骂。众人又要笑，又不敢笑。

可巧邢夫人过来请安，秋桐便告诉邢夫人说：“二爷、二奶奶要撵我回去，我没了安身之处，太太好歹开恩！”邢夫人听说，便数落了凤姐儿一阵，又骂贾琏：“不知好歹的种子，凭他怎样，是你父亲给的，为个外来的撵他，连老子都没了。”总归邢、赦是大罪状。说着，赌气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发走到窗户根底下大骂起来。尤二姐听了，不免更添烦恼。“借”字完足。晚间贾琏在秋桐房中歇了，凤姐已睡，平儿

过尤二姐那边来，劝慰了一番，尤二姐哭诉了一回，平儿又嘱咐了几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黛玉临死有平儿一往。

这里尤二姐心中自思：“病已成势，日无所养，反有所伤，料定必不能好。况胎已经打下，无甚悬念，何必受这些零气？不如一死，倒还干净。常听见人说‘生金子可以坠死’，岂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净。”想毕，挣扎起来，打开箱子，找出一块生金，也不知多重。哭了一回，外边将近五更天气，寅木得令，金死之候。那二姐咬牙狠命，便吞入口中，几次直脖子咽了下去。以金自杀，宝钗案了，必写狠命，写直脖子，皆想当然之词，究竟何人见来，便是金锁来历不明。于是赶忙将衣服首饰穿戴齐整，上炕躺下，当下人不知，鬼不觉。

到第二日早晨，丫鬟媳妇们见他不叫人，乐得自己梳洗。凤姐、秋桐都上去了。平儿看不过，说丫头们：“就这等没人心的，打着骂着使也罢了！一个病人，也不知可怜可怜。他虽好性儿，你们也该拿出个样儿来，别太过逾了，墙倒众人推！”丫头听了，急推房门进来看时，却穿戴的齐齐整整，死在炕上，于是方吓慌了，喊叫起来。平儿进来瞧见，不禁大哭。众人虽素昔惧怕凤姐，然想尤二姐实在温和怜下，如今死去，谁不伤心落泪？只不敢与凤姐看见。

当下合宅皆知。贾琏进来，搂尸大哭不止。凤姐也假意哭道：“狠心的妹妹！你怎么丢下我去了？辜负了我的心！”尤氏、贾蓉等也都来哭了一场，劝住贾琏。贾琏便回了王夫人，讨了梨香院，停放五日，必用梨香院，正点明宝钗旧居，惟恐人不觉尤之为钗也。挪到铁槛寺去。王夫人依允。贾琏忙命人去往梨香院，收拾停灵，将二姐儿抬上去，用衾单盖了，八个小厮和八个媳妇，小厮阳，媳妇阴，必用八数，合演《易》卦，全书了义。围随抬往梨香院来。那里已请下天文生，择定明日寅时入殓大吉；死于寅，殓于寅，皆木也。五日出不得，七日方可。五为土之生数，所以生金。七为火之成数，所以制金。故不用五而用七。又七为巧数，乃宝钗平生作用，至此反自行葬送也。贾琏道：“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珍自在家，此家兄是谁？小丧不敢久停。”天文生应诺，写了殃榜而去^[7]。

宝玉一早过来，陪哭一场，必应特点此人。众族人也都来了。贾琏忙进去，找凤姐要银子治办丧礼。凤姐儿见抬了出去，推有病，上回老太太：“太太说我病着，忌三房^[8]，不许我去，我因此也不出来穿孝。”且往大观园中来，绕过群山，至北界墙根下，往外听了一言半语回来，北墙界，至阴之方也。一言半语，“宝玉你好”也。正黛玉受钗荼毒

至极之所，故作报复，必至毁灭其尸而后快，而写得阴森有鬼气，遂与“感幽魂”相映射。又回贾母说，如此这般。贾母道：“信他胡说！”“胡说”二字又是全书。谁家痨病死的孩子不烧了？也认真开丧破土起来！既是二房一场，也是夫妻情分，停五七日抬出来，或一烧，或乱葬埂上埋了完事。”凤姐笑道：“可是这话，我又不敢劝他。”

正说着，丫鬟来请凤姐，说：“二爷在家等着奶奶拿银子呢。”凤姐儿只得来了，便问他：“什么银子？家里近日艰难，你还不知道？咱们的月例，一月赶不上一月。昨儿我把两个金项圈当了三三百两，用剩了还有二十几两，你要就拿去。”何物不可说，而必说金项圈？正金锁了帐也。三百风诗，婚姻之正，奈何以圈套诡谋强夺之，而究竟反成自害耶！二十两，前已屡评。说着，命平儿拿了出来，递与贾琏，指着贾母有话，又去了。恨得贾琏无话可说，只得开了尤氏箱笼，去拿自己体己。及开了箱柜，一点无存，只有些折簪烂花，并几件半新不旧的绸绢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日穿的。不禁又伤心哭了。想着他死得不分明，又不敢说。只得自己用个包袱，一齐包了，也不用小厮丫鬟来拿，自己提着来烧。情事恰合，写得微至。

平儿又是伤心，又好笑，连忙将二百两一包碎银二为阴数，百为成数，又刘老老之义。偷了出来，悄递与贾琏，说：“你别言语才好。你要哭，外头有多少哭不得？又跑了这里来点眼^[9]。”情妙语妙，而凤之众叛亲离如此，犹自以为得计耶？唤醒天下多少痴人。贾琏便说道：“你说得是。”接了银子，又将一条汗巾递与平儿，说：“这是他家常系的，你好生替我收着，做个念心儿^[10]。”平儿只得接了，自己收去。汗巾为袭人、蒋玉函案，乃即钗、玉案也，尤为钗影，再点明之。贾琏有了银子，命人买板进来，连夜赶造，一面分派了人口守灵。晚上自己也不进去，只在这里伴宿。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六十六回“归地府”，了结尤三姐，实了结黛玉文字。此回“吞生金”，了结尤二姐，实了结宝钗文字也。篇中越写得可怜，越报得畅快，乃《红楼》一大复本，在本书已有若干续部矣，可惜看官都不觉得。

上半回曰“小巧”，见凤之巧较钗为小，而小巧且以杀大巧，令人知巧之即拙。下半曰“大限”，见人生分定，不可强为，令人各当猛省也，即蘅芷清芬、携蝗大嚼副义。

【护花主人评曰】尤二姐被赚进园，已落深阱，即无秋桐，亦断不能久活。今又添一秋桐，其死更速。

凤姐既暗害二姐，又欲暗害张华，刻毒阴险，令人可怕。

旺儿之说谎，与平儿之慈心，皆是反衬凤姐之妒恶。

秋桐之肆泼，是凤姐之挑唆。然秋桐异时之被遣，已于此日埋根。

胡医生误用打胎药，不过了结二姐身孕，以便速死。其实堕胎亦死，不堕胎亦死，与胡医无涉。

贾琏开二姐箱柜，一概无存，是暗补凤姐早已搜罗情事。

第六十三回下半回至六十九回一大段，应分四小段：六十三下半回为一段，叙贾敬暴亡，为接尤老娘母女，暂住宁府之由；六十四回、六十五上半回为一段，叙贾琏之偷娶尤二姐；六十五下半回、六十六回为一段，叙尤三姐自刎，柳湘莲出家，了结两人因果；六十七、八、九回为一段，叙王凤姐设计阴毒，尤二姐落阱吞金，了结二姐公案，中间夹叙黛玉悲吟思乡，是借作反衬引线。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已入癸丑之冬，下回接入甲寅年事，冬月无事，故不详写。

[1] 僭：超越本分。

[2] 发脱：处置。

[3] 丧声嚎气：詈词。谓如遇丧事般哭泣。

[4] 庚信：月经。

[5] 通诚：犹通陈。祷告，祷祝。

[6] 爱八哥儿：可爱的东西。亦用为反语，讽刺被宠爱的人。

[7] 殃榜：旧时阴阳家为死者开具的文书，上有死者的年寿及回煞等事。

[8] 忌三房：旧俗谓病人忌进新房、产房和灵房。

[9] 点眼：哭，落泪。

[10] 念心儿：纪念品。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话说贾琏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断做佛事。贾母唤了他去，吩咐不许送往家庙中，贾琏无法，只得又和时觉说了，凄惶大觉，正此时矣。就在尤三姐之上，点了一个穴，破土埋葬。二、三并葬，金玉木石同归于尽。那日送殡，只不过族中人与王姓夫妇、王姓夫妇突如其来，本章前后并无其人，盖即凤，即琏，即王，即政，一乾一坤，“王”字演义也。尤氏婆媳而已。凤姐一应不管，只凭他自去办理。又因年近岁逼，自“死金丹”入尤家案，至此又经一年，其月日可按不可按。诸事烦杂不算外，又有林之孝开了一个人单子来回：共有八个二十五岁的单身小厮，应该娶妻成房的，等里面有该放的丫头，好求指配。金玉木石，无非指配。凤姐看了，先来问贾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议，虽有几个应该发配的，奈各人皆有缘故：第一个鸳鸯，发誓不去。第一必是此人，全书总义，已直注“殉主”回。自那日之后，一向未与宝玉说话，也不盛妆浓饰。众人见他志坚，也不好相强。第二个琥珀，琥珀二王，即王姓夫妇；白虎则金神也。亦书中要义，故为第二。现又有病，这次不能了。彩云因近日和贾环分崩，以云霞变幻之笔，写冷热循环之理，故到他。也染了无医之症。只有凤姐儿和李纨房中粗使的大丫头发出去了。约略写此两处，一善一恶，“一阴一阳之为道”在语言文字外也，故不着姓名。其余年纪未足，令他们外头自娶去了。

原来这一晌因凤姐儿病了，李纨、探春料理家务，不得闲暇。接着过年、过节，许多杂事，竟将诗社搁起。如今仲春天气，虽得了工夫，争奈宝玉因柳湘莲遁迹空门，又闻得尤三姐自刎，尤二姐被凤姐逼死，又兼柳五儿自那夜监禁之后，病越重了：连连接接，闲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的情色若痴，话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病^[1]。怔忡，心病也。必首湘莲，末五儿，而消纳尤二、三姐于中，正宝、黛失心指点。慌的袭人等又不敢回贾母，只百般逗他玩笑。

这日清晨方醒，只听得外间屋内咕咕呱呱笑声不断。袭人因笑说：“你快出去拉拉罢，晴雯和麝月两个人按住芳官那里隔肢呢。”隔肢无非取笑，见此书所以取笑也。宝玉听了，忙披上灰鼠长袄，必曰灰鼠，乃耗子精要旨。出来一瞧，只见他三人被褥尚未叠起，大衣也未穿。那晴雯只穿着葱绿杭绸小袄，红绸子小衣儿，披着头发，骑在芳官身上。鲜艳如见。麝月是红绫抹胸，披着一身旧衣，在那里抓芳官的肋肢。芳官却仰在炕上，穿着洒花紧身儿，红裤绿袜，两脚乱蹬，笑的喘不过气来。“笑”字又书中隐义正义。宝玉忙笑说：“两个大的欺负一个小的，等我来挠你们。”说着，也上床来隔肢晴雯。晴雯触痒，笑的忙丢下芳官，来合宝玉对抓，芳官趁势将晴雯按倒。袭人看他四人滚在一处，倒好笑，因说道：“仔细冻着了可不是顽的，都穿上衣裳罢。”教人以御寒。

忽见碧月进来说：“昨儿晚上，奶奶在这里把块手绢子忘了，不知可在这里没有？”是书以《国风》正贞淫，而写来写去，无非“情感”回之手帕公案，故必先出李纨，而忘了绢子，正寓贞而不淫也。春燕忙应道：“有。我在地下拾起来，不知是那一位的，才洗了，洁而不污。刚晾着，还没有干呢。”碧月见他四人乱滚，因笑道：“倒是你们这里热闹，大清早起来就咕咕呱呱的顽到一处。”宝玉笑道：“你们那里人也不少，怎么不顽？”碧月道：“我们奶奶不顽，微言，一部《红楼》，所不顽者李纨一人而已。把我们两个姨娘和姑娘也都拘住了。正言。如今琴姑娘跟了老太太前头去，更冷冷清清的了。宝琴交代矣。两个姨娘到明年冬天也都家去了，那才更冷清呢。纹、绮无非一琴，在所必及，而“冷清”字是眼。你瞧瞧宝姑娘那里，出去了一个香菱，就像短了多少人似的，把个云姑娘落了单了。”鉴主、梦主都是要紧人，故又特提。“单”，对“拆”，亦字眼。

正说着，见湘云又打发了翠缕来说：“请二爷快出去瞧好诗。”观《桃花行》必从他起，梦主也。宝玉听了，忙梳洗出来，果见黛玉、宝钗、湘云、宝琴、探春都在那里，手里拿着一篇诗看。见他来时，都笑道：“这会子还不起来，咱们的诗社散了一年，此一年又可按。也没有一个人作兴作兴。如今正是初春时节，前日仲春，此又曰初春，重劝人留春也。万物更新，正该鼓舞两语乃全书眼目。另立起来才好。”湘云笑道：“一起诗社时是秋天，就不应发达的。如今却好万物逢春，咱们重新整理起这个社来，自然更有生趣儿。上半部演复之剥，下半部演剥之复，数语括之，而大道存焉。况这首《桃花诗》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岂不大妙？”海棠乃黛玉，全书之主也。桃花乃薄命，全书

之人也。是为大妙，也为大观。宝玉听着点头，石点头。说：“很好。”且忙着要诗看。众人都又说：“咱们此时就访稻香老农去，大家议定好起社。”说着，一齐站起来，都往稻香村来。贞而不淫，同归性道。宝玉一壁走，一壁看，诗必从宝玉看，出主人翁也。而“走”字是眼。写着道：

桃花行宝玉走，是书了，故曰“行”。

桃花帘外东风软，
桃花帘内晨妆懒。
帘外桃花帘内人，
人与桃花隔不远。
东风有意揭帘栊，
花欲窥人帘不卷。
桃花帘外开仍旧，
帘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怜人花也愁，
隔帘消息风吹透。
风透帘栊花满庭，
庭前春色倍伤情。
闲苔隔落门空掩，
斜日阑干人自凭。
凭阑人向东风泣，
茜裙偷傍桃花立。
桃花桃叶乱纷纷，
花绽新红叶凝碧。
树树烟封一万株，
烘照楼壁红模糊。
天机烧破鸳鸯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进水来，
香泉欲蘸胭脂冷。
胭脂鲜艳何相类，
花之颜色人之泪。
欲将人泪比桃花，
泪自长流花自媚。
泪眼观花泪易干，

泪干春尽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
花飞人倦易黄昏。
一声杜宇春归尽，
寂寞帘栊空月痕。十二钗无非桃花，而总之者黛玉一人而已，故作自他而情事亦皆写他，诗好。

宝玉看了，并不称赞，痴痴呆呆，竟要滚下泪来。是还泪账，是还泪书。又怕众人看见，忙自己拭了。因问：“你们怎么得来？”宝琴笑道：“你猜是谁做的？”宝玉笑道：“自然是潇湘子的稿子。”心心相印，是一非二。宝琴笑道：“现是我做的呢！”是书无非禁心之用，正是琴作。宝玉道：“我不信。这声调口气，迥乎不像。”此讥皮相是书者。宝琴笑道：“所以你不通。调侃看官。难道杜工部首首都作‘丛菊两开他日泪’之句不成^[2]？一般的也有‘红绽雨肥梅’、‘水荇牵风翠带长’等语^[3]。”以一泪、一红、一翠总括全书，而引杜以示禁者，“杜”字训止，天然凑泊。宝玉笑道：“固然如此，但我知道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琴瑟之正，哀而不伤，而姐姐不许。妹妹本有此才，却也断不肯做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二语沉着，岂亦作者之心耶！众人听说都笑了。

已至稻香村中，将诗与李纨看了，自不必说，称赏不已。说起诗社，大家议定：明日是三月初二日，曰仲春，曰初春，曰三月，总见三春易过，当早作挽回也。就起社，便改海棠社为桃花社，黛玉为社主。明日饭后，齐集潇湘馆。因又大家拟题，黛玉便说：“大家就要《桃花诗》一百韵。”宝钗道：“使不得。百为圆满之数，书演缺陷，宝钗主之，故曰使不得。古来《桃花诗》最多，纵作了，必落套，凡小说必作圆满者，宜视此。比不得你这一首古风。须得再拟。”正说着，人回：“舅太太来了，请姑娘们出去请安。”因此大家都往前头来，见了王子腾的夫人，凡歇落处每用王子腾，正戒意马奔腾也。陪着说话。饭毕，又陪着入园中来游玩了一遍，至晚饭后掌灯方去。

次日乃是探春的寿日，初二寿日，则探春生日乃三月三日，三三合六爻，月日分阴阳；三三见九，老阳之数，三三成六，老阴之数，《易》道也。三月三为上巳，巳火制金，书旨也，正一叹所从生。元春早打发了两个小太监，送了几件玩器。立一气数之天，搬演缺陷之理，笔墨玩弄而已，与隔肢评参看。合家皆有寿礼，自不必细说。饭后，探春换了礼服，各处行礼。黛玉笑向众人道：“我这一社，开的又不巧

了，不巧正一叹所生。偏忘了这两日是他的生日。虽不摆酒唱戏，略写以避“寿怡红”文。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玩笑一日，如何能得闲空儿？”因此改至初五。二五奇数，黛不偶也。三五八数，木之成也。

这日，众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毕，便有贾政书信到了。是书以学明伦为一心用，故贾政信到，宝玉之父而时为学政也。宝玉请安，将请贾母的安禀拆开，念与贾母听。上面不过是请安的话，说六月准进京等语。前年八月廿日学差去，今年六月如何便回？乃告人政之所失，学之不足也。其余家信事物之帖，自有贾琏和王夫人开读。众人听说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尽。偏生这日王子腾之女许与保宁侯之子为妻，择于五月间过门。保安意马，五月午火，属心属马。凤姐儿又忙着张罗，常三五日不在家。这日王子腾的夫人又来接凤姐儿，一并请众甥男甥女闲乐一日。贾母和王夫人命宝玉、探春、林黛玉、宝钗四人同凤姐去。财色总为意马，故五人同去，贾母至爱如宝琴不与也，琴心和平，有何奔腾？众人不敢违拗，只得回房去，另妆饰了起来。五人去了一日，掌灯方回。

宝玉进入怡红院，歇了半刻，袭人便乘机见景，劝他收一收心，闲时把书理一理，预备着。宝玉屈指算一算，说：“还早呢。”袭人道：“书还是第二件，到那时，总然你有了书，你的字写的在那里呢？”宝玉笑道：“我时常也有写了的好些，难道都没收着？”袭人道：“何曾没收着？你昨儿不在家，我就拿出来，统共数了一数，才有五百六十几篇。这三四年的工夫，难道只有这几张字不成？何尝有三四年？通灵乃先天，本无字，乃必使之有字，且多字，甚矣后天之污也。依我说，明日起，把别的心都收了起来，天天快临几张字补上。虽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概看得过去。”宝玉听了，忙得自己又亲检了一遍，实在搪塞不过，便说：“明日为始，一天写一百字才好。”说话时，大家睡下。

至次日起来，梳洗了，便在窗下恭楷临帖^[4]。贾母因不见了他，只当病了，字正玉之病。忙使人来问。宝玉方去请安，便说：“写字之故，因此出来迟了。”贾母听说，十分欢喜，就吩咐他：“以后只管写字念书，不用出来也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道。”宝玉听说，便往王夫人房中来说明。王夫人便道：“临阵磨枪，也不中用。枪乃杀人之器。有这会子着急，天天写写念念，有多少完不了的？这一赶，又赶出病来才罢。”宝玉回说：“不妨事。”宝钗、探春等都笑说：“太太不用着急，书

虽替不得他，字都替得的，我们每日每人临一篇给他，搪塞过这一步儿去就完了。必是钗、探替写，一财、一色，皆后天之污也。而欺父欺天，意在言下。一则老爷不生气，二则他也急不出病来。”王夫人听说，喜之不尽。

原来林黛玉闻得贾政回家，必问宝玉的功课，宝玉一向分心，到临期自然要吃亏。因自己只妆不耐烦，把诗社更不提。不思而已，而安顿恰好。探春、宝钗二人每日也临一篇楷书字与宝玉。宝玉每日自己也加工，或写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将字又积了许多。这日正等着再得五十篇，便是一五一十。也就搪得过了，谁知紫鹃走来，送了一卷东西。宝玉拆开看时，却是一色捶油纸上临的钟王蝇头小楷⁵⁴，蝇乃秽物，为黛不为绛，正污心之第一义，故曰蝇头。一色油纸，油亦善污物也。字迹且与自己十分相类。喜的宝玉和紫鹃作了一个揖又亲自来道谢。接着，湘云、宝琴二人也都临了几篇相送。湘一人三影，正自有字。琴之为禁，法令条律，亦皆有字。凑成虽不足功课，亦可搪塞了。宝玉放了心，放心是眼。于是将应读之书，又温理过几次，正是天天用功。可巧近海一带海啸，海为林所自出，故因借为文势一曲。又遭蹋了几处生民，地方官题本奏闻，奉旨就着贾政顺路查看赈济回来。如此算法，至七月底方回。宝玉听了，便把书字又丢过一边，仍是照旧游荡。

时值暮春之际，湘云无聊，因见柳花飘舞，便偶成一小令，调寄《如梦》。其词曰：桃花柳絮，总归云梦。

岂是绣绒才吐，卷起半帘香雾。纤手自拈来，空使鹃啼燕妒。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词止一半，梦方一半，也是明缺陷，而留春之意深矣。

自己做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条纸儿写好，与宝钗看了，又来找黛玉。必先此二人，三而一也。黛玉看毕，笑道：“好新鲜有趣儿，我却不能。”词为诗馀，盖自“吞金自逝”，是书已了，此下无非馀意，故曰“新鲜”。湘云说道：“咱们这几社总没有填词，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词，岂不新鲜些？”黛玉听了，偶然兴动，作者无非偶然兴动。便说：“这话也倒是。”湘云道：“咱们趁今儿天气好，为什么不就是今日？”当下即是，无可不可。黛玉道：“也使得。”说着，一面吩咐预备了几桌果点，一面就打发人分头去请。

这里二人便拟了柳絮为题，又限出几个调来，写了粘在壁上。众人来看时：“以柳絮为题，限各色小调。”与“寿怡红”之小曲同。又都看了

湘云的，称赏了一回。宝玉笑道：“这词我倒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诌起来。”假语村言又起。于是大家拈阄。宝钗炷了一支梦甜香，大家思索起来。一时黛玉有了，写完。接着宝琴也忙写出来。宝钗笑道：“我已有了，瞧了你们的再看我的。”探春笑道：“今儿这香怎么这样快！梦甜之速如此。我才有了半首。”亦止半首。因又问宝玉：“你可有了？”宝玉虽做了些，自己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做。回头看，香已尽了。言之悚然。李纨等笑道：“宝玉又输了。蕉丫头的呢？”探春听说，写了出来。众人看时，上面却只半首《南柯子》，蕉丫头用李特问，正说梦微旨，而《如梦令》半，《南柯子》亦半，同一不全之梦，是为可叹。写道是：

空挂纤纤缕，徒垂络络丝。也难（管）〔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探为书，书行远，以远为薄命者，故先是他，而词意云然。

李纨笑道：“这也却好，何不再续上？”宝玉见香没了，情愿认输，不肯勉强塞责，将笔搁下来，瞧只半首。见没完时，反倒动了兴，乃提笔续：

落去君休惜，飞来我自知。宝、黛得配，何致如絮飞扬，而终竟归空，以探知而不言所致耳，故为续《南柯子》之半。莺愁蝶倦晚芳时，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天运一周，剥极而复。

众人笑道：“正经你分内的又不能，这却偏有了。总然好，也算不得。”说着，看黛玉的是一阕《唐多令》：唐多转音唐突，所谓唐突西施，《五美吟》之一也。

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队成毬。飘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

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一词正《五美吟》复本，责宝玉也。而“嫁与东风”一语，并元春、探春责之深矣。

众人看了，俱点头感叹说：“太作悲了，好是果然好的。”因又看宝琴的《西江月》：无非水月。

汉苑零星有限，隋堤点缀无穷。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梅花一梦。
几处落红庭院，谁家香雪帘栊。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离人恨重。

册外人为册中人作结，故词意云然。而“明月梅花”一言，则不得移置他人。

众人都笑说：“到底是他的声调悲壮。非词赞，乃书赞。‘几处’、‘谁家’两句最妙。”落红为黛，香雪为钗，书之妙也。宝钗笑道：“终不免过于丧败。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的东西，自己道破。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此作者自道，全书写宝钗主意，也是不落套。所以我诌了一首来，未必合你们的意思。”众人笑道：“不要太谦，自然是好的。我们赏鉴赏鉴。”因看这一阕《临江仙》道：词名乃自赞其文。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特赏此句，即“莫怨东风当自嗟”意。

湘云先笑道：“好一个‘东风卷得均匀’，这一句就出人意表了。”

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自状径行直遂，终成金玉姻缘。曰好风，凤姐一风，袭人又一风也。其父无名字，是无根。

众人拍案叫绝，都说：“果然翻得好！书赞。自然这首为尊。缠绵悲感，让潇湘子。情致妩媚，却是枕霞。小薛与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罚的。”就词论，小薛、蕉客何必落第，一局外人，一梦中客也。宝琴笑道：“我们自然受罚，但不知交白卷子的又怎么罚？”玉又何尝果然白卷。李纨道：“不用忙，这定要重重的罚他，下次为例。”

一语未了，只听窗外竹子上一声响，恰似窗屉子倒了一般，众人吓了一跳。丫鬟们出去瞧时，帘外丫头们回道：“一个大蝴蝶风筝挂在竹梢上了。”既以柳絮分结众人，即以风筝演“飞鸟各投林”一曲。众丫鬟笑道：“好一个齐整风筝！不知是谁家放的，断了线，咱们拿下他来。”宝玉等听了，也都出来看时，宝玉笑道：“我认得这风筝，这是大老爷那院里嫣红姑娘放的。鸳鸯替身。拿下来，给他送过去罢。”紫鹃笑道：“难道天下没有一样的风筝，无非嫣红，看‘天下’二字便解。单他有这个不成？二爷也太使心眼儿了。我不管，我且拿起来。”探春笑道：“紫鹃也太小器了，你们一般有，这会子拾人走了的，也不嫌个忌讳？”数语七通八达，又了宝黛全传，必用紫鹃者，责宝玉，责探春也。看“使心”、“小器”、“走了”、“忌讳”字便见。黛玉笑道：“可是呢。

把咱们的拿出来，咱们也放放晦气。”晦尽则朔来，一阳复矣，是书了义。

丫头们听了放风筝，巴不得一声儿，七手八脚，都忙着拿出来，七为火之成数，八为木之成数，木火用事以烁雪销金，乃一书大旨。七手八脚，何等急急。也有美人儿的，十二钗是。也有沙雁儿的。众姻缘是。丫头们搬高墩，捆剪子股儿，一面拨起簾子来^[6]。宝钗等立于院门前，命丫头们在院外敞地下放去。宝琴笑道：“你这个不好看，不如三姐姐的一个软翅子大凤凰好。”凤凰必曰软翅，探固凤之羽翼也。又得贵婿之映，而续部遂以奋兴矣。宝钗回头向翠墨笑道：“你去把你们的拿来也放放。”宝玉又兴头起来，也打发个小丫头子家去，说：“把昨日赖大娘送的那个大鱼取来。”破花园主人送的是大鱼，修鳞赴壑矣。小丫头去了半天，空手回来，笑道：“晴雯姑娘昨儿放走了。”宝玉道：“我还没放一遭儿呢。”探春笑道：“横竖是给你放晦气罢了。”与黛玉同复。宝玉道：“再把大螃蟹拿来罢。”丫头去了，同了几个人扛了一个美人并簾子来，回说：“袭姑娘说，昨儿把螃蟹给了三爷了，袭即钗，以蟹给环，任尔横行，难逃天理。这一个是林大娘才送来的，放这一个罢。”宝玉细看了一回，只见这美人要螃蟹得美人，乃是宝钗。做的十分精致，心中欢喜，“绛芸轩”案。便叫放起来。此时探春的也取了来了，丫头们在那山坡上已放起来。宝琴叫丫头放起一个大蝙蝠来，能如琴之禁，则为耗子精，为复为蝠。宝钗也放起个一连七个大雁来，大雁而七，则有孤雁。七为巧数，乃指巧合姻缘。以巧而成，究为离弃，何必，何必。独有宝玉的美人再放不起来。宝玉说丫头们不会放，自己放了半天，只放起房高便落下来了，急得宝玉头上的汗都出来了。众人又笑，宝玉恨得掷在地下，指着风筝说道：“若不是个美人，我一顿脚跺个稀烂！”美人放不起，宝玉必不能摆脱宝钗。跺个稀烂，其恨何如？是死金钏、踢袭人、骂杨妃之证。黛玉笑道：“那是顶线不好^[7]，拿去叫人换好了，就好放了。再取一个来放罢。”

宝玉等大家都仰面看天上这几个风筝起在空中。一时风紧，“一夜北风紧”。众丫鬟都用手帕垫手。黛玉果见风力紧大，过去将簾子一松，只听得一阵“豁喇喇”响，登时线尽，风筝随风去了。黛玉因让众人来放，众人都说：“林姑娘的病根儿，都放了去了，微言。咱们大家都放了罢。”于是丫头们拿过一把剪子来，铰断了线，那风筝都飘飘飏飏的随风而去。“既然洞达须刚断”。一时只有鸡蛋大，一展眼，只剩了一点黑星儿，一会儿就不见了。太极归根于无极，一部《易》理于何云住，一部《红楼》作如是观。众人仰面说道：“有趣！有趣！”不知所

终，是以有趣。而看官必要寻风筝以求续部，亦可谓无趣甚矣。说着，有丫头来请吃饭，大家方散。以叫吃饭住，此处尤要紧，此书一终也。

从此宝玉的工课，也不敢像先竟撂在脖子后头了，有时写写字，有时念念书，闷了也出来合姊妹们玩笑半天，或往潇湘馆去闲话一回。众姊妹都知他工课亏欠，大家自去吟诗取乐，或讲习针黹之事，也不肯去扰他。便是黛玉更怕贾政回来，宝玉受气，每每推睡，不大兜揽他。宝玉也只得在自己屋里，随使用些工课。展眼间，已是夏末秋初。叙时候以略为详，转有可按。一日，贾母处两个小丫头，匆匆忙忙来叫宝玉。

不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是书乃一部姻缘簿，至此回打一大结，故开首以人单子说起，配必用八，合卦数也。至此回又作一大冒，故以桃花社易海棠社，曰万物更新，另立起来，以起下半部大观，当与海棠社评语参看。

海棠社后贾政出差，桃花社前贾政信到，乃一书劝学教孝大旨。是书总分三大支，《读法》已详。第二支以宝琴副鸳鸯，终于尤二姐吞金，“禁”字之义已了。故此回说宝琴出大观园，至下回仍以鸳鸯合刘老老入第三支。

自“见土仪”至此回为一大段，钗、黛并演，而收拾宝钗文字也。苦是茶香，酸为木味，拗不转五行生克，偏教以木刑金；花原轻薄，柳亦颠狂，缔不就一段姻缘，谁果补天炼石。秘事无非小巧，自离先用离他；土仪即是生金，杀人还以杀己。填来精卫，恨海已自成田；叫彻鸛鸕，续部何劳觅尾。

【护花主人评曰】桃花命薄，柳絮风飘，林、薛二金钗，遭逢暗合。而宝钗填词，有“好风借力，送上青云”之句，尚不至堕溷沾泥。若黛玉歌行，则“杜宇春归，帘栊月冷”，竟是夭亡口吻。

“青云”二字，本指仙家而言。自岑嘉州有“青云羡鸟飞”句，后人遂以讹承讹，作为功名字面。宝钗词内“青云”字，应仍作仙家言，则与宝玉出家，更相应照。

此社是归结从前诗社，从此以后，渐渐风流云散，胜会难逢。故桃花一社，有名无实。柳絮填词，偶然一聚，便接写剪放风筝，飘飘星散，已有凄凉景况。

贾政放赈，是文章展拓法。

【大某山民评曰】宝玉以芳官年小，不可被大的欺侮，袒庇私情，亦征公道，我仪图之，定为护花鸟转世。

放风筝以一时风紧，登时线尽，竟谓黛玉病根放去，实言其日后身子也。故志放走者，先有晴雯。

此回入书中之第六年仲春，是为甲寅，又点醒三月初二日，即递入夏末秋初，因前详写春夏，故此处从简焉。

[1] 怔忡：中医病名。患者心脏跳动剧烈的一种症状。

[2] “丛菊”句：出自唐杜甫《秋兴八首》（其一）。

[3] “红绽”句：出自唐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五）。“水荇”句：出自唐杜甫《曲江对雨》。

[4] 恭楷：工整的楷书。

[5] 钟王：指三国魏书法家钟繇和东晋书法家王羲之。

[6] 篋（yuè）子：风筝绕线的线车子。

[7] 顶线：指风筝的系牵线。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话说贾母处两个丫头匆匆忙忙来找宝玉，口里说道：“二爷快跟着我们走罢，老爷家来了。”宝玉听了，又喜又悲，何悲？只得忙忙换了衣服，前来请安。贾政正在贾母房中，连衣服未换，看见宝玉进来请安，心中自是欢喜，却又有些伤感之意。又叙了些任上的事情，贾母便说：“你也乏了，歇歇去罢。”贾政忙站起来，笑着答应了个“是”。又略站着说了几句话，才退出来。宝玉等也都跟过来。贾政自然问问他的工课，也就散了。叙事却好，不即不离。

原来贾政回京覆命，因是学差，故不敢先到家中。珍、琏、宝玉头一天并迎出一站去接见了，贾政先请了贾母安，便命都回家伺候。次日面圣，诸事完毕，才回家来。又蒙恩赐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渐老，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几年，骨肉离异，今得宴然复聚，自觉喜幸不禁。一应大小事务，一概付之度外，只是看书，闷了便与清客们下棋吃酒，或日间在里边，母子夫妻共叙天伦之乐。此段则语中有刺。

因今岁八月初三日乃贾母八旬大庆，三十九回刘老老说：“我今年七十五。”贾母说：“比我大好几岁。”自此至五十三回“祭宗祠”终一年，至七十回云“年近岁逼”又终一年，计至此年八月未滿两年也，而云八旬大庆，人寿无常，实有深意。又因亲友全来，恐筵宴排设不开，便早同贾赦及贾琏等商议：议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贾母生日，前在探春口中云“才过灯节便是”，今乃云八月初三，见春秋转变，天运靡常也。其庆贺之期，八旬用八日，八八六十四，《易》道也。综计之，八月初三，三八二十四也；八月初五，五八四十也。二十四加四十仍得六十四，是为卦气一终也。七月二十八起，七八五十六，加二十得七十六；至正日八月初三，三八二十四，合七十六共成一百，为满盈之数。七月二十八至初五，七八五十六，加二十得七十六，更加五得八十一，为九九尽阳之数。经所谓“正好用工修二八，不可随他不

会他”，而乃悠忽虚掷，至此悔之无及。贾母生于此，遂死于此也。而刘老老即三至，故百十八回云“八月初三为老太太冥寿”。荣、宁两处齐开筵宴。荣国府中单请堂客，宁国府中单请官客^[1]。大观园中，收拾出缀锦阁并嘉荫堂等几处大地方来做退居^[2]。普告大众，早作退居，正大观之用。二十八日，请皇亲、驸马、王公、郡主、王妃、公主、郡君、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各府督镇及诰命等；三十日，便是诸官长及诰命，并远近亲友及堂客。初一日，是贾赦的家宴；初二日，是贾政；初三日，是贾珍、贾琏；初四日，是贾府中合族长幼大小共凑家宴；初五日，是赖大、林之孝等家下管事人等，共凑一日。

自七月上旬，送寿礼者便络绎不绝。礼部奉旨：钦赐金玉如意一柄，彩缎四端，金玉杯各四件，帑银五百两。元春又命太监送出金寿星一尊，沉香拐一枝，伽楠珠一串^[3]，福寿香一盒，金锭一对，银锭四对，彩缎十二匹，玉杯四只。上有金玉杯，此有玉杯，即“万艳同悲”之杯也，馀皆义意可寻。馀者自亲王、驸马以及大小文武官员家，凡所来往者，莫不有礼，不能胜记。堂房内，设下大桌案，铺来红毡，将凡有精致之物都摆上，请贾母过目。先一二日还高兴过来瞧瞧，后来烦了，也不过目，只说：“叫凤丫头收了，为寿为礼，都交西风收拾。改日闲了再瞧。”

至二十八日，两府中俱悬灯结彩，屏开鸾凤，褥设芙蓉，笙箫鼓乐之音，通衢越巷。宁府中本日，只有北静王、南安郡王、永昌驸马、乐善郡王，能北静自得南安，能乐善自得永昌，乃“寿”字正义。并几位世交公侯荫袭。荣府中，南安王太妃、北静王妃，并世交王侯诰命。贾母等皆是按品大妆迎接。大家厮见，先请至大观园内嘉荫堂，茶毕更衣，方出至荣庆堂上前日荣禧，此日荣庆，荣将罄矣。拜寿入席。大家谦逊半日，方才入席。上面两席是南北王妃，下面依序便是众公侯命妇。下手一席陪客，是锦乡侯诰命与临昌伯诰命。宝玉文曰“仙寿恒昌”，陪客曰临昌、曰锦乡，宝玉还乡之日矣。右边下手，方是贾母主位。邢夫人、王夫人带领尤氏、凤姐以庆贺寓丧败，故无李纨。并族中几个媳妇，两溜雁翅，站在贾母身后侍立。林之孝、赖大家的带领众媳妇，都在竹帘外面伺候上菜上酒。周瑞家的带领几个丫鬟，在围屏后伺候呼唤。凡跟来的人，早又有人款待别处去了。

一时参了场^[4]，台下一色十二个未留发的小丫头，都是小厮打扮，垂手伺候。须臾，一个捧了戏单，至阶下，先递与回事的媳妇，接了，才递与林之孝家的，林之孝家的用小茶盘托上，挨身入帘来，递与尤氏

的侍妾佩凤，佩凤接了，才奉与尤氏。尤氏托着走至上席，南安太妃谦让了一回，点了一出吉庆戏文，然后又让北静王妃，也点了一出。众人又让了一回，命随便拣好的唱罢了。少时，菜已四献，汤始一道，跟来各家的放了赏，大家便更衣便入园来，另献好茶。一切排场，悉皆道地，非村学究所能办，而点戏无名，非所重也。

南安太妃因问宝玉，贾母笑道：“今日几处庙里念《保安延寿经》，他跪经去了⁴。”宝玉已去。又问众小姐们，贾母笑道：“他们姊妹们病的病，弱的弱，见人腴腆，所以叫他们给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小戏子，传了一班，在那边厅上，陪着他姨娘家姊妹们也看戏呢。”南安太妃笑道：“既这样，叫人请来。”贾母回头，命了凤姐儿：“去把史、薛、林四位小姐带来。一书紧要之人。再只叫你三妹妹陪着来罢。”

凤姐答应了，来至贾母这边，只见他姊妹们正吃果子看戏，宝玉也才从庙里跪经回来。凤姐说了，宝钗姊妹与黛玉、湘云五人来至园中，见了大家，俱请安问好。内中也有见过的，还有一两家不曾见过的，都齐声夸赞不绝。其中湘云最熟，南安太妃因笑道：“你在这里，听见我来了，还不出来，还等请去！我明儿和你叔叔算账。”声情逼肖，非经见闻者不能。因一手拉着探春，一手拉着宝钗，问：“十几岁了？”又连声夸赞，因又松了他两个，又拉着黛玉、宝琴，也着实细看，极夸一回，又笑道：“都是好的，不知叫我夸那一个的是。”真写得。早有人将备送礼物，打点出几分来：金玉戒指各五个，元妃为气数之天，故金玉曰如意。南安乃道理之正，故金玉曰戒指。奈戒指不知戒止，而如意亦枉了如意，气数究不敌道理也。腕香珠五串。“念之哉”。南安太妃笑道：“你姊妹们别笑话，留着赏丫头们罢。”虽是套语，而实见其不能自用也。五人忙拜谢过。北静王妃也有五样礼物。云也有，便也是一念一戒而已，文字则详略各得。馀者不必细说。

吃了茶，园中略逛了一逛，贾母等因又让入席。南安太妃便告辞，说：“身上不快，今日若不来，实在使不得，因此恕我竟先要告别了。”贾母等听说，也不便强留，大家又让了一回，送至园门，坐轿而去。接着，北静王妃略坐了一坐，也就告辞了。身份逼肖，情节适合。馀者也有终席的，也有不终席的。

贾母劳乏了一日，次日便不见人，一应都是邢夫人款待。有那些世家子弟拜寿的，只到厅上行礼，贾赦、贾政、贾珍还礼，看待至宁府坐席，不在话下。文笔周至。

这几日，尤氏晚间也不回那府去，白日间待客，晚间陪贾母玩笑，又帮着凤姐料理出入大小的器皿，以及收放礼物，晚间在园内李氏房中歇宿。入上半回。这日晚间，服侍过贾母晚饭后，因说：“你们也乏了，我也乏了，早些寻一点吃了歇歇去，明儿还要起早呢。”尤氏答应着，退了出去，来到凤姐儿房里来吃饭。宿于李，食于凤，尤之为人在李、凤之介。凤姐在楼上看着人收送来的围屏呢，只有平儿在房里与凤姐叠衣服。尤氏想起二姐儿在时多承平儿照应，便点着头儿说道：“好丫头！你这样好心人儿，难为你在这里熬。”平儿把眼圈一红，拿别的话岔过去。冤缘报复，特从此起，写得八面玲珑。尤氏因笑问道：“你们奶奶吃了饭儿没有？”平儿笑道：“吃饭岂不请奶奶去的？”尤氏笑道：“既这样，我别处找吃的去罢，饿得我受不了。”说着就走。平儿忙笑道：“奶奶请回来，这里有点心，且点补些儿，回来再吃饭。”尤氏笑道：“你们忙得这样，我园里和他姊妹闹去。”一面说，一面就走。平儿留不住，只得罢了。

且说尤氏来至园中，只见园中正门与各处角门仍未关好，犹吊着各色彩灯。因回头命小丫头叫该班的女人。那丫鬟走入班房中，竟没一个人影，回来回了尤氏，尤氏便命传管家的女人。这丫头应了，便出去到二门外鹿顶内^[4]，乃是管事的女人议事聚集之所。到了这里，只有两个婆子分果菜吃，因问：“那一位管事的奶奶在这里？东府里的奶奶立等一位奶奶，有话吩咐。”一路琐碎，入微入细。

这两个婆子，只顾分菜果，又听见是东府里的奶奶，不大在心上，因就回说：“管家奶奶们才散了。”世情如此。小丫头道：“既散了，你们家里传他去。”婆子道：“我们只管看屋子，不管传人，姑娘要传人，再派传人的去。”声情逼肖。小丫头听了道：“噯哟！这可反了。怎么你们不传去？你哄新来的，怎么哄起我来了？素日你们不传谁传去？这会子打听了体己信儿，或是赏了那位管家奶奶的东西，你们争着狗颠屁股儿的传去了，不知谁是谁呢。琏二奶奶要传，你们可也这么回？”这婆子一则吃了酒，二则被这丫头揭着弊病，便羞恼成怒了，因回口道：“扯你的臊！我们的事传不传，不与你相干。你倒会挑揭我们，你想想你那老子娘，在那边管家爷们跟前比我们更会溜呢。各门各户的，你有本事排揎你们那边的人去。我们这边，你离着还远些呢！”丫头听了，气白了脸，因说道：“好，好！这话说得好。”一面转身进来回话。

尤氏早已进园来。因遇见了袭人、宝琴、湘云三人必遇此三人，正

与食宿两处同意。同着地藏庵的两个姑子正说故事玩笑。此一庆贺，正乃幽冥故事。尤氏因说饿了，先到怡红院，“嫌隙”必落此处。袭人装了几样荤素点心出来与尤氏吃。那小丫头子一径找了来，气狠狠的把方才话都说了出来。尤氏听了，冷笑道：“这是两个什么人？”袭人正“嫌隙”之根，用“人”字打通点题。那两个姑子笑推这丫头道：“你这姑娘好气性大，那糊涂老嬷嬷们的话，你也不该来回才是。咱们奶奶万金之体，劳乏了几日，黄汤辣水没吃，咱们只有哄他欢喜的，说这些话做什么？”袭人也忙笑拉他出去，说：“好妹子！你且出去歇歇，我打发人叫他们去。”尤氏道：“你不要叫人，你去就叫这两个婆子来，到那边把他们家的凤姐叫来。”袭人笑道：“我请去。”尤氏笑道：“偏不要你。”两个姑子忙立起身来笑说：“奶奶素日宽宏大量，今日老祖宗千秋，奶奶生气，岂不惹人议论？”宝琴、湘云二人也都笑劝，尤氏道：“不为老太太千秋，我一定不依。且放着就是了。”

说话之间，袭人早又遣了一个丫头去到园门外找人。可巧遇见周瑞家的，这小丫头子就把这话告诉他了。周瑞家的虽不管事，因他素日仗着王夫人的陪房，原有些体面，心性乖滑，专惯各处献勤讨好，所以各房主人都喜欢他。他今日听了这话，忙跑入怡红院，一面飞走，口里又一面说：“可了不得，气坏了奶奶了。一语飞来纸上。偏我不在跟前！且打他几个嘴巴子，再等过了这几天算账！”尤氏见了他，也便笑道：“周姐姐，你来！有个理理乃《易》理。你说说：这早晚园门还大开着，明灯蜡烛，出入的人又杂，倘有不妨的事，如何使得！眼光四射。因此叫该班的人吹灯关门。谁知一个人牙儿也没有^[4]。”周瑞家的道：“这还了得！前儿二奶奶还吩咐过的，今日就没了人，过了这几日，必要打几个才好。”尤氏又说小丫头子的话。周瑞家的说：“奶奶不要生气，等过了事，我告诉管事的，打他个臭死，只问他们谁说‘各门各户’的话。我已经叫他们吹灯关门呢，奶奶也别生气了。”正乱着，只见凤姐儿打发人来请吃饭。尤氏道：“我也不饿了，才吃了几个饽饽，请你奶奶自己吃罢。”

一时周瑞家的出去，便把方才之事回了凤姐。凤姐便命：“将那两个的名字记上，等过了这几日，捆了送到那府里，凭大嫂子开发^[5]，或是打，或是开恩，随他就完了。什么大事！”周瑞家的听了，巴不得一声。素日因与这几个人不睦，出来便命一个小厮，到林之孝家去传凤姐的话，立刻叫林之孝家进来见大奶奶。一面又传人便立刻捆起这两个婆子来，凤只记名，等过日捆送；而周已传人立刻捆起，遂至嫌隙丛生，怨毒之于人甚矣。而凤坐此而病而死，何莫非杀尤二姐之报，是皆天

道，故曰周瑞。交到马圈里，派人看守。

林之孝家的不知甚么事，忙坐车进来，先见凤姐。至二门上传进话来，丫头们出来说：“奶奶才歇下了，大奶奶在园内，叫大娘见见大奶奶就是了。”林之孝家的只得进园来，到稻香村。丫鬟们回进去。尤氏听了，反过不去，忙唤进他来，因笑向他道：“我不过为找人找不着，因问你；你既去了，也不是什么大事，谁又把你叫进来？倒要你白跑一趟。不大的事，已经撻过手了。”写尤氏是尤氏。林之孝家的也笑回道：“二奶奶打发人传我，说奶奶有话吩咐。”尤氏道：“大约周姐姐说的，你家去歇着罢，没有什么大事。”李纨又要说原故，尤氏反拦住了。

林之孝家的见如此，只得便回身出园去。可巧遇见赵姨娘，因笑说：“嗳哟哟！我的嫂子！这会子还不家去歇歇，跑什么？”必遇他，乃循环所出，否则何必？林之孝家的便笑说：何曾不家去？如此这般，进来了。赵姨娘便说：“这事也值一个屁！开恩呢，就不理论；心窄些儿，也不过打几下就完了。也值得叫你进来，你快歇歇去，我也不留你吃茶了。”写赵姨是赵姨，丝毫不走。

说毕，林之孝家的出来，到了侧门前，就有才两个婆子的女儿上来，哭着求情。林之孝家的笑道：“你这孩子好糊涂！谁叫他好喝酒，混说话？惹出事来，连我也不知道。二奶奶打发人捆他，何尝是他捆来？冤人者人必冤之。连我还有不是呢，我替谁讨情去？”这两个小丫头才七八岁，火木成数照顾制金。原不识事，只管啼哭求告。缠得林之孝家的没法，因说道：“糊涂东西，你放着门路不去求，却缠我来。你姐姐现给了那边太太作陪房的费大娘的儿子，此道理费而隐。又废也，故为刑之陪，一姓皆括甄士隐名义。你过去告诉你姐姐，叫亲家娘和太太一说，什么完不了的？”一语提醒了这一个，那一个还求。林之孝家的啐道：“糊涂攮的！他过去一说，自然都完了，没有单放他妈，又打你妈的理。”情事宛然，同归一费。说毕，上车去了。

这一个小丫头子果然过来告诉了他姐姐，和费婆子说了。这费婆子原是个不大安静的，便隔墙大骂一阵，南安、北静悉在个中，而一骂痛快。便走来求邢夫人，说他亲家“与大奶奶的小丫头白斗了两句话，周瑞家的挑唆了二奶奶，现捆在马圈里，等过两日还要打呢。求太太和二奶奶说声，饶他一次罢”！邢夫人自为要鸳鸯讨了没意思，贾母冷淡了他；且前日南安太妃来，贾母又单令探春出来，自己心内早已怨忿。又有在侧一干小人心内嫉妒，挟怨凤姐，便挑唆得邢夫人着实憎恶凤姐。

着重此人。如今又听了如此一篇话，也不说长短。

至次日一早，见过贾母。众族人到齐开戏，承上起下。贾母高兴，又今日都是自己族中子侄辈，只便妆出来堂上受礼。当中独设一榻，引枕、靠背、脚踏俱全，自己歪在榻上。榻之前后左右，皆是一色的矮凳，宝钗、宝琴、黛玉、湘云、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围绕。因贾瑞之母带了女儿喜鸾，贾琏之母也带了女儿四姐儿，瑞，偏也。偏之为害，家不能齐，乃演贾母偏护凤姐，以致家败人亡；主金玉姻缘，是其大端，故有女曰喜鸾。琏，穷也。剥极则复，穷而后通，故有女曰四姐，与惜春同曰四。惜在《易》为乾之坤，坤而必复。横插两人，全书已结矣。还有几房的孙女儿，大小共有二十来个，贾母独见喜鸾、四姐儿生得又好，说话行事，与众不同，心中欢喜，便叫他两个也坐在榻前。前写正席无李纨，此写近亲无李婶娘，并无岫烟、纹、绮，是皆有生意。宝玉却在榻上，与贾母捶腿。

首席便是薛姨妈，下面两溜顺着房头辈数下去^[9]。帘外两廊，都是族中男客，也依次而坐。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礼，后是男客行礼。贾母歪在榻上，只命人说：“免了罢。”然后赖大等带领众家人，从仪门直跪到大厅上磕头。礼毕，又是众家下媳妇，然后各房丫鬟，足闹了两三顿饭时。然后又抬了许多雀笼来，在当院中放了生。是排场所必有，而已演“飞鸟各投林”一曲也。贾赦等焚过天地寿星纸马，方开戏饮酒。直到歇了中台^[10]，贾母方进来歇息，命他们取便，因命凤姐儿留下喜鸾、四姐儿，顽两日再去。留此两人必用凤姐，意可想见。凤姐儿出来，便和他母亲说。他两个母亲素日承凤姐的照顾，愿意在园内顽笑，至晚便不回去了。

邢夫人直至晚间散时，当着众人，陪笑和凤姐求情说：“我昨日晚上，听见二奶奶生气，打发周管家的娘子，捆了两个老婆子，可也不知犯了什么罪？论理我不该讨情。我想老太太好日子，发狠的还要舍钱舍米、周贫济老，咱们倒先磨折起老家人来了？便不看我的脸，权且看老太太，暂且竟放了他们罢！”说毕上车去了。形神如见，口角如闻，直绘一邢氏在纸上，而“嫌隙”字、“有心”字写得圆足。凤姐听了这话，又当着众人，又羞又气。一时找寻不着头脑，头脑在尤二姐，实头脑在黛玉。逼得脸紫胀，回头向赖大家的等冷笑道：“这是那里的话？昨儿我因为这里人得罪了那府的大嫂子，我怕大嫂子多心，所以尽让他发放，并不为得罪了我。这又是谁的耳报神这么快？”都是周瑞作祟，天道如是。

王夫人因问：“什么事？”凤姐儿笑将昨儿的事说了。尤氏也笑道：“连我并不知道，你原也太多事了。”凤姐儿道：“我为你脸上过不去，所以等你开发，不过是个礼。就如我在你那里，有人得罪了我，你自然送了来尽我。凭他是什么好奴才，到底错不过这个礼去。这又不知谁过去，没的献勤儿，这也当作一件事情去说！”王夫人道：“你太太说的是，就是珍阿哥媳妇，也不是外人，也不用这些虚套。老太太的千秋要紧，放了他们为是。”说着，回头便命人去放了那两个婆子。写王氏是王氏。

凤姐由不得越想越气越愧，不觉一阵心灰，落下泪来。因赌气回房哭泣，又不使人知觉。所谓“没兴一齐来”。偏是贾母打发了琥珀来叫，必用琥珀，演二王也，绝非随便。立等说话。琥珀见了诧异道：“好好的，这是什么原故？那里立等你呢。”凤姐听了，忙擦干了泪，洗脸另施了脂粉，方同琥珀过来。

贾母因问道：“前儿这些人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围屏所以御风，乃全书大用。凤姐儿道：“共有十六家。十六，二八也，八八六十四卦乃全书取义。有十二架大的，十二钗全书总演，故曰大。四架小的炕屏。炕屏即贾蓉向凤姐所借之炕屏，曰四则钗、湘、秦、凤。内中只有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红缎子刻丝‘满床笏’，一面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假必有真，相为倚伏，故曰头等。而‘满床笏’、‘百寿图’在今日皆假也，数用十二即十二钗。还有粤海将军邬家的一架玻璃的还罢了。”海处东南，阳也。书重扶阳。邬取乌，乌，孝也。书重劝孝。乌为幽暗，而玻璃则光明，书以暗写明，是又全部演义。贾母道：“既这样，这两架别动，好生搁着，我要送人的。”正要普赠世人，共完人事。凤姐儿答应了。

鸳鸯忽过来向凤姐儿脸上细瞧，引得贾母问说：“你不认得他？只管瞧什么？”鸳鸯笑道：“我看他的眼肿肿的，所以我诧异。”突如其来，写得入细，而用琥珀叫来，鸳鸯看出，全该《易》理。贾母便叫近来，也细看着。凤姐笑道：“才觉得发痒，揉肿了些。”鸳鸯笑道：“别又是受了谁的气了罢？”凤姐笑道：“谁敢给我受气！便受了气，老太太好日子，我也不敢哭的。”口吻逼真，而微意寓焉。贾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饭，你在这里打发我吃，剩下的，你和珍儿媳妇吃了。你两个在这里帮着两个师父，替我拣佛豆儿^[11]，你们也积积寿。凤死坐于此，而曰积寿乃微言。前儿你姊妹们和宝玉都拣了，如今也叫你们拣拣，别说我偏心。”“偏”字用反点出，明此则明贾瑞名义。凡是书隐意，无有

不从本文宣出者，而略读者不辨也。

说话时，先摆上一桌素的来，两个姑子吃。然后摆上荤的，贾母吃毕，抬出外间。尤氏、凤姐二人正吃着，贾母又叫把喜鸾、四姐儿二人叫来，跟他二人吃毕，洗了手，点上香，捧上一升豆子来，两个姑子先念了佛偈，上段明“珣”字，此段明“琮”字，故中间必插叫喜鸾、四姐儿，种豆得豆，正穷而必通之义。姑子念佛，直说惜春矣。然后一个一个的拣在一个筐篮内，明日煮熟了，令人在十字街结寿缘。贾母歪着，听两个姑子说些因果。

鸳鸯早已听见琥珀说凤姐哭之一事，又在乎儿前打听得原故，晚间人散时，便回说：“二奶奶还是哭的，那边大太太当着人给二奶奶没脸。”冤各有头。贾母因问：“为什么原故？”鸳鸯便将原故说了。贾母道：“这才是凤丫头知礼处。难道为我的生日，由着奴才们把一族中主子都得罪了，也不管罢？这是大太太素日没好气儿，不敢发作，所以今儿拿着这个作法，明是当着众人给凤姐儿没脸罢了。”面面都到。正说着，只见宝琴来了，也就不说了。一禁而止，冤缘都散。贾母忽想起留下的喜鸾、四姐儿，特提两人，可见为书要义。叫人吩咐园中婆子们：“要和家里姑娘们一样照应。倘有人小看了他们，我听见可不饶。”婆子答应了，方要走时，鸳鸯说道：“我说去罢。他们那里听他的话？”说着，便一径往园里来。

先到稻香村，李纨与尤氏都不在这里。问丫鬟们，都说：“在三姑娘那里呢。”必先到此处，明性明道明理而归之一叹，故全归探春处。鸳鸯回身，又来至晓翠堂，晓翠责探春知黛而不言，以起本下半回。果见那园中人都在那里说笑。见他来了，都笑说：“你这会子又跑到这里做什么？”又让他坐。鸳鸯笑道：“不许我逛逛么？”声口曲肖。于是把方才的话说了一遍。李纨忙起身听了，即刻就叫人把各处的头儿唤了一个来，令他们传与诸人知道，不在话下。

这里尤氏笑道：“老太太也太想得到。实在我们年轻力壮的人，捆上十个也赶不上。”李纨道：“凤丫头仗着鬼聪明，还离脚踪儿不远，凤为鬼而离不远，则贾亦鬼矣，生日即死日，其义自明。咱们是不能的了。”不为鬼。鸳鸯道：“罢哟！还提凤丫头、虎丫头呢。凤、虎正合西风。他的为人，也可怜见儿的！虽然这几年没有在老太太、太太跟前有个错缝儿，暗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总而言之，为人是难做的：若太老实了，没有个机变，公婆又嫌太老实了，家里人也不怕；若有些机变，未免又‘治一经损一经’。如今咱们家便好，新出来的这些底下字号

的奶奶们，一个个心满意足，都不知要怎样才好，少有不得意，不是背地里嚼舌根，就是挑三窝四的。我怕老太太生气，一点儿也不肯说。不然我告诉出来，大家别过太平日子。这不是我当着三姑娘说，老太太偏疼宝玉，有人背地怨言还罢了，算是偏心。如今老太太偏疼你，我听着，也是不好。这可笑不可笑？”鸳鸯总括先、后天《易》道，气数之天亦在其中。故偏袒凤姐与探春同。金玉不可联，木石不可拆，在贾母前能言而不言也，是为气数。此段文字大有深意。探春笑道：“糊涂人多，那里较量得许多¹¹²？我说倒不如小人家，虽然寒素些，倒是天天娘儿们欢天喜地，大家快乐。我们这样人家，人都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何等快乐，殊不知这里说不出的烦难，更利害。”是乃正义。宝玉道：“谁都像三妹妹好多心多事？我常劝你别听那些俗话，想那些俗事，直责“兴利”。只管安富尊荣才是，比不得我们，没有这清福，应该混闹的。”尤氏道：“谁都像你是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玩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虑。”宝玉笑道：“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

李纨等都笑道：“这可又是胡说了。就算你是个没出息的，终老在这里，难道他姊妹们都不出门的？”尤氏笑道：“怨不得人都说是假长了一个胎子，究竟是个又傻又呆的。”宝玉笑道：“人事莫定，谁死谁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随心一辈子了。”众人不等说完，便说：“可又疯了，别和他说话才好。若和他说话，不是呆话，便是疯话了。”一众问答各有妙义，人人底面都到。喜鸾因笑道：“二哥哥，你别这样说，等这里姐姐们果然都出了门，横竖老太太、太太也寂寞，我来和你作伴儿。”请问看官是宝钗否？李纨、尤氏等都笑道：“姑娘也别说呆话，难道你是不出门的？这话哄谁？”直诛宝钗于百二十回外，书中话，是哄谁？说得喜鸾也低了头。当下已起更时分，大家各自归房安歇不提。八月更起于戌，大家归土矣。

且说鸳鸯一径回来，刚至园门前，只见角门虚掩，犹未上栓。此时园内无人来往，只有该班的房内灯光掩映，微月半天。鸳鸯又不曾有伴，也不曾提灯，独自一人，脚步又轻，所以该班的人皆不理睬。偏要小解，因下了甬路，找微草处走动，入下半回。行至一块湘山石后，大桂树底下来。特点木石，本回眼。刚转至石后，只听一阵衣衫响，吓了一跳不小。定睛一看，只见是两个人在那里，见他来了，便想往树丛石后藏躲。再点木石，则两人之为宝、黛何疑。鸳鸯眼尖，趁着半明的月色，早看见一个穿红裙子，梳鬃头¹¹³，高大丰壮身材的，是迎春房里司棋。棋为女为阴，则输棋也。隶于迎春，则懦主也。迎为大壮之观，大

壮取象以羊，故死于狼，而虎与狼同类，“风丫头虎丫头”，亦一虎也。文中曰高大丰壮，已明指“大壮”，是演黛玉之懦，黛玉之输，而死于凤姐，为不鸳鸯而真鸳鸯之一人。鸳鸯只当他和别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见自己来了，故意藏躲吓着顽耍。因便笑叫道：“司棋！你不快出来，吓着我，我就喊起来当贼拿了。这么大丫头，也没个黑夜白日，只是顽不够。”

这本是鸳鸯戏语叫他出来。谁知他贼人胆虚，只当鸳鸯已看见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出来，使众人知觉更不好。且素日鸳鸯又和自己亲厚，不比别人，便从树后跑出来，一把拉住鸳鸯，便双膝跪下，只说：“好姐姐！千万别嚷！”鸳鸯反不知为的什么，忙拉他起来，问道：“这是怎么说？”司棋只不言语，拿手帕拭泪。手帕拭泪，宝、黛公案。鸳鸯越发不解，再瞧了一瞧，又有一个人影儿，恍惚像个小厮，心下便猜着了八九分。自己反羞的心跳耳热，又怕起来。情事恰合。因定了一会，忙悄问：“那一个是谁？”司棋又跪下道：“是我姑舅兄弟。”宝黛为姑舅亲。鸳鸯啐了一口，却羞的一句话也说不出。司棋又回头悄叫道：“你不用藏躲，姐姐已经看见了，快出来磕头。”那小厮听了，只得也从树后跑出来，磕头如捣蒜。再点树后而捣蒜，则寓制金，蒜味辛，金味也。鸳鸯忙要回身，司棋拉住苦求哭道：“我们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我们罢！”自是应有之言，而深意在言外。鸳鸯道：“你不用多说了，快叫他去罢。横竖我不告诉人就是了。正要告诉方是超生。你这是怎么说呢！”

一语未了，只听角门上有人说道：“金姑娘已经出去了，角门上锁罢。”鸳鸯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脱身，听见如此说，便忙着接声道：“我在这里有事，且略等等儿，我就来了。”司棋听了，只得松手，让他去了。

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惑奸谗”回为一大段，乃兜翻全案，破败荣、宁，下半部总冒文字，使大众各报复也。上半回曰“嫌隙人”，固属邢氏，而实为尤氏，尤为体而邢为用也。看从想尤二姐、同平儿一番说话便见。下半回重责鸳鸯，明见司棋两人，曰：“性命在姐姐身上，只求超生。”是明知木石姻缘之有关性命，而以贾母之言听计从，则已力足以超生之，乃知而不言，以致一死一亡，正恨气数之天动为缺陷也。看“我告诉了出来，大家别过太平日子”便见。

【护花主人评曰】贾母八旬大庆，是极盛时事，而于南安王太妃请见姑娘们，贾母只传探春，邢夫人怀怨，又因尤氏生气，王凤姐暗哭，宝玉又说“人事莫定，谁死谁活”疯话，从此以后，家运渐衰，已于极热闹时生冷淡根芽。

司棋偷情，偏被鸳鸯撞见。后来两人俱不善终，一死于多情，一死于绝情，其实两人俱是深于情者。

司棋之私情败露，引出绣春囊、累金凤，及搜检大观园，撵逐晴雯等事。此回叙事，为下文几十回伏线。

【大某山民评曰】宝玉心地明朗，而众人反以为痴呆。如此痴呆，世不多得。

此回已入甲寅年八月间事。

[1] 官客：男性客人。

[2] 退居：临时休息的房屋。

[3] 伽（qié）楠珠：用沉香木制成的念珠。

[4] 参场：旧时庆贺喜寿演戏开场前，演员出台致贺。

[5] 跪经：做佛事或祭典时，施主跟着跪拜，以表虔诚。

[6] 鹿顶：此借指厢房。参见第三回“鹿顶”注。

[7] 人牙儿：犹人影儿。

[8] 开发：打发，处理。

[9] 房头：家族分支。

[10] 中台：旧时演戏，例由次要演员先演开场戏，而后才由主要演员演出正戏。

[11] 佛豆：即蚕豆。

[12] 较量：计较。

[13] 髻（péng）头：一种发髻高而松的发式。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且说鸳鸯出了角门，脸上犹热，心内突突的乱跳，真是意外之事，因想：“这事非常，若说出来，奸盗相连，关系人命，还保不住带累傍人。横竖与己无干，姑且藏在心内，不说与人知道。”知而不言，又是此等意见。面是司棋，底乃黛玉。回房复了贾母的命，大家安息不提。

且说司棋因从小儿和他姑表兄弟一处玩笑，起初时小儿戏言，便都定下将来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落得品貌风流，常时司棋回家时，二人眉来目去，旧情不断，只不能入手。摔玉、送帕、情试、绝粒，一切情节，都在个中。又彼此生怕父母不从，宝、黛并不怕有此意。二人便设法，彼此里外买嘱园内老婆子们，留门看道，今日趁乱，方从外进来。初次入港，虽未成双，却也海誓山盟，私传表记，已伏下回。已有无限风情。皆非宝、黛所能。忽被鸳鸯惊散，明责鸳鸯，与赵盾弑君同一笔法。那小厮早穿花度柳，必着穿花度柳，笔致鲜艳，而隐点确为乎宝玉也。从角门出去了。司棋一夜不曾睡觉，又后悔不来。

至次日，见了鸳鸯，自是脸上一红一白，百般过不去，此段必不可少。心内怀着鬼胎，茶饭无心，起坐恍惚。挨了两日，竟不听见有动静，方略下放了心。这日晚间，忽有个婆子来，悄悄告诉道：“你兄弟竟逃去了，三四天没上家。如今打发人四处找他呢。”司棋听了，又急又气又伤心，《五美吟》所以作。因想道：“纵然闹出来，也该死在一处，真真男人没情义，先就走了。”因此又添了一层气。另一番情事，另一副口角，真写得出。次日，便觉心内不快，支持不住，一头睡倒，恹恹的成了一病。

鸳鸯闻知那边无故走了一个小厮，园内司棋病重，要往外挪，心下料定：“是二人惧罪之故，生怕我说出来。”因此自己过意不去，指着来望候司棋，支出人去，反自己赌咒发誓，与司棋说：“我若告诉一个人，立刻现死现报！你只管放心养病，别白糟蹋了小命儿。”看此一

段，又是开脱鸳鸯，非如探春之附凤势而有心右钗左黛者也。司棋一把拉住哭道：“我的姐姐！咱们从小儿耳鬓厮磨，你不曾拿我当外人待，我也不敢怠慢了你，如今我虽一脚走错，你果然不告诉一个人，你就是我的亲娘一样了。从此以后，我活一日，是你给我一日。我的病要好了，把你立个长生牌位，我天天烧香磕头，保佑你一辈子福寿双全的。我若死了时，变驴变狗报答你，倘或咱们散了，已后遇见，我自有报答的去处。”一面说，一面哭。

这一夕话，反把鸳鸯说的心酸，也哭起来了，因点头道：“你也是自家要作死哟！我做什么管你这些事，坏你的名儿，我白去献勤儿？况且这事，我也不便开口向人说，你只放心。从此养好了，可要安分守己的，再别胡行乱闹了。”司棋在枕上点首不绝。

鸳鸯又安慰了他一番方出来。因知贾琏不在家中，又因这两日凤姐儿声色怠惰了些，不似往日一样，便顺路来问候。刚进入凤姐儿院中，二门上的人见是他来，便站立待他进去。旁笔衬出鸳鸯势要。鸳鸯来至堂屋，只见平儿从里头出来，见了他来，便忙上前悄声笑道：“才吃了一口饭，歇了午觉了，你且这屋里略坐坐。”

鸳鸯听了，只得同平儿到东边房里来。小丫头倒了茶来，鸳鸯悄问道：“你奶奶这两日是怎么了？我近来看着他懒懒的。”平儿见问，因房内无人，便叹道：“他这懒懒的，也不止今日了。这有一月之先，一月与五十五回小月参看。便是这样的。这几日忙乱了几天，又受了些闲气，从新又勾起来。新起于“嫌隙人”。这两日又比先添了些病，所以支不住，便露出马脚来了。”是王短腿。鸳鸯道：“既这样，怎么不早请大夫治？”平儿叹道：“我的姐姐，你还不知道那脾气的？别说请大夫来吃药，我看过，白问一声：‘身上觉怎么样？’他就动了气，反说我咒他病了。饶这样天天还是察三访四，自己再不看破些，且养身子！”点醒多少痴人。

鸳鸯道：“虽然如此，到底该请大夫来瞧瞧是什么病，也都好放心。”平儿叹道：“说起来，此病据我看，他不是什么小症候。”鸳鸯忙道：“是什么病呢？”平儿见问，又往前凑了一凑，向耳边说道：“只从上月行了经之后，这一个月竟沥沥淅淅的没有止住。这可是大病不是？”如见如闻。鸳鸯听了，忙答应道：“噯哟！依这么说，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吗？”一旦山陵崩，元妃薨逝，贾母寿终都到。平儿忙啐了一口，又悄笑道：“你女孩儿家，这是怎么说？你倒会咒人的。”鸳鸯见说，不禁红了脸，又悄笑道：“究竟我也不知什么是崩不崩的。你倒忘

了不成，先我姐姐不是害这病死了？我也不知是什么病，因无心中听见妈和亲家妈说，我还纳闷，后来听见原故，才明白了一二分。”一奇二偶，三百八十四爻无非一二所分，无非令人知此崩而早为之所。

二人正说着，只见小丫头向平儿道：“方才朱大娘又来了，我们回了他‘奶奶才歇午觉’，他往太太上头去。”平儿听了点头。鸳鸯问：“那一个朱大娘？”平儿道：“就是官媒婆朱嫂子^[2]。因个什么孙大人来和咱们求亲，在司棋传后即虚入迎春传，嫁孙家为羊入狼口，故媒必曰朱婆，猪羊同类也。否则何姓不可，而必曰朱？所以他这两日天天弄个帖子来，闹得人怪烦的。”一语未了，小丫头跑来说：“二爷进来了。”

说话之间，贾琏已走至堂屋门口，平儿忙迎出来。贾琏见平儿在东屋里，便也过这间房内来，走至门前，忽见鸳鸯坐在炕上，便煞住脚，笑道：“鸳鸯姐姐，今儿贵脚幸踏贱地。”鸳鸯只坐着笑道：“来请爷、奶奶的安，偏又不在家，睡觉的睡觉。”贾琏笑道：“姐姐一年到头辛苦服侍老太太，我还没看去，那里还敢劳动来看我们！”一段神情问答见琏之趋奉，则鸳鸯势要可知。又说：“巧得很，我才要找姐姐去，因为穿着这袍子热，先来换了夹袍子，再过去找姐姐去，不想老天爷可怜，省我走一趟。”有言外言。一面说，一面在椅子上坐下。

鸳鸯因问：“又有什么说的？”贾琏未语先笑道：“因有一件事竟忘了，只怕姐姐还记得：上年老太太生日，曾有一个外路和尚来孝敬一个腊油冻的佛手^[3]，因老太太爱，就即刻拿过来摆着了。因前日老太太生日，我看古董账，还有一笔在这账上，却不知此时这件着落何处。古董房里的人也回过我两次，等我问准了，好注上一笔。所以我问姐姐，如今还是老太太摆着呢？还是交到谁手里去了呢？”鸳鸯听说，便说道：“老太太摆了几日，厌烦了，就给你们奶奶了。是为棘手滑手空手，风之究竟，故为老太太爱而给之者。你这会子又问我来了，我连日子还记得，还是我打发了老王家的送来。“王家”亡家也，是正乾坤《易》理。你忘了，或是问你们奶奶和平儿。”

平儿正拿衣服，听见如此说，忙来回说：“交过来了，现在放在楼上。奶奶已经打发人去说过，他们发昏没记上，又来叨登这些没要紧的事。”贾琏听说笑道：“既然给了你奶奶，我怎么不知道，你们竟昧下？”平儿道：“奶奶告诉二爷，二爷还要送人，奶奶不肯，好容易留下的。这会子自己忘了，倒说我们昧下！那是什么好东西！比那强十倍的，也没昧下一遭儿。这会子就爱上那不值钱的吗？”“钱”字一提，正收拾“财”字账。贾琏垂头含笑，想了想，拍手道：“我如今竟糊涂了！”

丢三忘四，惹人抱怨，竟大不像先了。”言外有言，所谓利令智昏，劝人得放手时须放手也。鸳鸯笑道：“也怨不得。事情又多，口舌又杂，你再喝上两钟酒，那里记得许多？”一面说，一面起身要走。

贾琏忙也立起身来说道：“好姐姐，略坐一坐儿，兄弟还有一事相求。”说着便骂小丫头：“怎么不泡好茶来？快拿干净盖碗，把昨日进上的新茶泡一碗来！”何等奉承。说着，向鸳鸯道：“这两日，因老太太千秋，所有的几千两都使完了。几处房租地租统在九月才得，得于剥月，硕果仅存矣，败落以渐演来。这会子竟接不上。明儿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还有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要二三千两银子用，一时难去支借。俗语说的好：‘求人不如求己。’说不得姐姐担回不是，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银家伙，必曰金银器，此书总重制金也。偷着运出一箱子来，暂押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4]。不上半月的光景，银子来了，我就赎了交还，断不能叫姐姐落不是。”

鸳鸯听了，笑道：“你倒会变法儿，亏你怎么想了。”贾琏笑道：“不是我撒谎，若论除了姐姐，也还有人手里管得起千数两银子，只是他们为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胆量，我和他们一说，反吓住了他们。所以我‘宁撞金钟儿一下，不打铙钹三千’。”金钟、铙钹，无非法器，与佛手合。一语未了，贾母那边小丫头忙忙走来找鸳鸯，说：“老太太找姐姐半日，我那里不找到？却在这里。”鸳鸯听说，忙的且去见贾母。见鸳鸯为琏、凤趋奉之人，其势足以制凤姐，破金玉而合木石，究之同于探春，人固无如气数何也。看此段必装在问候司棋之后，自可想见矣。

贾琏见他去了，只得回来瞧凤姐。谁知凤姐已醒了，听他和鸳鸯借当，自己不便答话，只躺在榻上。听见鸳鸯去了，贾琏进来，凤姐因问道：“他可应准了？”贾琏笑道：“虽未应准，却有几分成了。须得你再去和他说一说，就十分成了。”凤姐笑道：“我不管这些事。倘或说准了，这会子说的好听，到了有钱的时节，你就丢在脖子后头了，谁和你打饥荒去？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倒把我这几年的脸面都丢了。”贾琏笑道：“好人，你若说定了我谢你。”凤姐笑道：“你谢我什么？”贾琏笑道：“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平儿一傍笑道：“奶奶倒不要别的，刚才正说要做一件什么事，恰少一二百银子使，不如借了来，奶奶拿这么一二百两银子，岂不两全其美？”平之为屏。凤姐笑道：“幸亏提起我来，就是这样也罢了。”贾琏笑道：“你们也太狠了。你们这会子，别说一千两的当头，就是现银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难不倒。我不和你们借也就罢

了。这会子烦你说一句话，还要个利钱，真真了不得。”

凤姐听了，翻身起来说道：“我三千五千不是赚得你的。如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背着嚼说我的不少了，就短了你来说了。可知‘没家亲引不出外鬼来’。我们看着你家什么石崇、邓通？把我王家地缝子扫一扫，就够你们一辈子过的了。说出来的话也不害臊！现有对证，把太太和我的嫁妆细看，比一比，我们那一样是配不上你们的？”贾琏笑道：“说句顽话就急了。这有什么这样的？你要一二百两银子值什么？多的没有，这还能够。先拿进来，你使了，再说去，何如？”凤姐道：“我又不等着含口垫背，忙什么呢？”是辣手，是滑手，而后文都到，及看“致祸抱羞”回方知此处警省积财者不少。贾琏道：“何苦来？不犯着这样肝火盛。”肝火与尤二姐同，皆以金自杀也，因即提尤二姐。

凤姐听了，又笑起来道：“不是我着急，你说的话戳人的心。我因为想着后日是尤二姐的周年，周年是糊涂账。我们好了一场，虽不能别的，到底给他上个坟烧张纸，也是姊妹一场。他虽没个男女留下，也别要‘前人洒土，迷了后人的眼’才是。”后人者，平儿也。贾琏半晌方道：“难为你想得周全。”世故语，夫妇以利行，此以假来，彼以假应。凤姐一语，倒把贾琏说没了话，低头打算，说：“既是后日才用，若明日得了这个，你随便使多少就是了。”

一语未了，只见来旺儿媳妇进来。凤姐便问：“可成了没有？”突入下半。来旺媳妇道：“竟不中用，我说须得奶奶做主就成了。”此事亦金玉因缘之映也，故必是他作主。贾琏便问：“又是什么事？”凤姐儿见问，便说道：“不是什么大事。来旺有个小子，今年十七岁了，还没娶媳妇儿，因要求太太房里的彩霞，忽云忽霞，变幻无专，而凤枉作冤家，究竟冥漠而已。不知太太心里怎么样。前日太太见彩霞大了，一则又多病多灾的，此又黛玉之映。因此开恩，打发他出去了，给他老子随便自己择女婿去罢。因此来旺媳妇来求我。我想两家也就算门当户对了，一说去自然成的。谁知他这会子来了说不中用！”贾琏道：“这是什么大事？比彩霞好的多着呢。”

旺儿家的便笑道：“爷虽如此说，连他家还看不起我们，别人越发看不起我们了。好容易想看准一个媳妇儿，我只说求爷、奶奶的恩典，替作成了，奶奶又说他必是肯的，我就烦了人过去试一试，谁知白讨了个没趣。若论那孩子倒好，据我素日合意儿试他心里，没有什么说的，只是他老子娘两个老东西太心高了些。”钗有母无父，黛父母俱无，此

亦“霸”字作两用，因写为父母俱存，遂两映而两不着迹。一语戳动了凤姐和贾琏。凤姐因见贾琏在此，且不做一声，只看贾琏的光景。贾琏心中有事，那里把这点事放在心里？待要不管，只是看着凤姐儿的陪房，且素日出过力的，脸上实在过不去，因说：“什么大事？只管咕咕唧唧的。放心，你且去。我明日打发两个有体面的人做媒，一面说，一面带着定礼去，就说是我的主意。他十分不依，叫他来见我。”宝钗通媒放定都是如此，霸霞实霸薛也。

来旺家的看着凤姐，凤姐便努嘴儿。旺儿家的会意，忙爬下就给贾琏磕头谢恩。贾琏忙道：“你只管给你姑娘磕头，我虽如此说了这样行，到底也得你姑娘打发人，叫他女人上来，和他好说更好些，不然太霸道了，明点“霸”字，一段写得情事恰合。日后你们两亲家也难走动。”凤姐忙道：“连你还这样开恩操心呢，我反倒袖手旁观不成？旺儿家的你听见了，这事说了，你也忙忙的给我完了事来，说给你男人，外头所有的账目，一概赶今年年底收了进来，少一个钱也不依。“财”字一煞，弄琏于股掌之上。我的名声不好，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旺儿媳妇笑道：“奶奶也太胆小了，谁敢议论奶奶？若收了时，我也是一场痴心白使了。”

凤姐道：“我真个还等钱做什么？不过为的是日用，出得多，进得少，这屋里有的没的，我和你姑爷一月的月钱，再连上四个丫头的月钱，通共一二十两银子，还不够三五天使用的呢。若不是我千凑万挪的，早不知过到什么破窑里去了！何等自恃。如今倒落了一个放账的名儿。既这样，我这收了回来，我比谁不会花钱？咱们已后就坐着花，到多早晚就是多早晚。这不是样儿？前儿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两个月，想不出来法儿，还是我提了一句，后楼上现有些没要紧的大铜锡家伙四五箱子，拿出去弄了三百银子，才把太太遮羞礼儿搪过去了。我是你们知道的，那一个金自鸣钟，卖了五百六十两银子，没有半个月，大事小事没十件，白填在里头。今儿外头也短住了，不知是谁的主意搜寻上老太太了。明儿再过一年，便搜寻到头面衣服，可就好了！”

旺儿媳妇笑道：“那一位太太奶奶头面衣服折变了，不够过一辈子的？只是不肯罢了。”凤姐道：“不是我说莫能耐的话，要像这样，我竟不能了。直注“力绌”回。昨儿晚上，忽然做了一个梦，说来可笑，设为一梦，梦书已结。梦见一个人，虽然面善，却又不知姓名，他和我说：娘娘打发他来，要一百疋锦。衣锦还乡，又是卅儿演义，百为满数，至此已是圆满。我问他是那一位娘娘，他说的又不是咱们的娘娘。我就不

肯给他，他就来夺。正夺时，就醒了。”旺儿家的笑道：“这是奶奶日间操心，常应候宫里的事。”

一语未了，人回：“夏太监打发了一个小内家来说话^④。”时方昌盛，故仍是夏太监。贾琏听了，忙皱眉道：“又是什么话？他们也搬够了！”阴盛阳衰，小来大往，时方在夏，已有此象。凤姐道：“你藏起来，等我见他。若是小事罢了，若是大事，我自有回话。”贾琏便躲入内套间去。这里凤姐命人带进小太监来，让他椅上坐了吃茶，因问：“何事？”

那小太监说：“夏爷爷因今儿偶见一所房子，因房事而来，是戏笔，是大道。如今竟短二百银子，打发我来问舅奶奶家里，有现成银子暂借一二百，过一两日就送来。”凤姐儿听了笑道：“什么是送来？有的是银子，只管先兑了去，改日等我们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样。”小太监道：“夏爷爷还说，上两回还有一千二百两银子没送来，等今年年底下，自然一齐补送过来。”夏之礼在年底，正物极必反，复之义也。凤姐笑道：“你夏爷爷好小气，这也值得放在心里？我说一句话，不怕他多心，若都这样记清了还我们，不知要还多少了！只怕我们没有，若有，只管拿去。”因叫旺儿媳妇出去，不管那里先支二百两银子来。旺儿媳妇会意，因笑道：“我才因别处支不动，才来和奶奶支的。”凤姐道：“你们只会里头来要钱，叫你们外头弄去，就不能了。”说着，叫平儿：“把我那两个金项圈拿出去，暂且押四百两银子。”

平儿答应了去，果然拿了一个锦盒子来，里面锦袱包着。打开时，一个金累丝攒珠的，那珍珠都有莲子大小。一个点翠嵌宝石的。总不离项圈，主金玉因缘也。曰珠曰翠，则黛玉在内，故必用两个，仍是“霸”字里文章。两个都与宫中之物不离上下。一时拿去，果然拿了四百两银子来。凤姐命与小太监打叠一半，那一半与了旺儿媳妇，命他拿去办八月中秋的节。秋已将半，冬夏平分之候。

那小太监便告辞了，凤姐命人替他拿住银子，送出大门去了。这里贾琏出来，笑道：“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夏为外祟，元妃为外祟也，书恨气数之天如此。凤姐笑道：“刚说着，就来了一股子。”贾琏道：“昨儿周太监，演元妃必先陪一周妃，演夏监必虚陪一周监，书演《周易》，看官犹未信乎！张口一千两，我略慢应了些，他就不自在。将来得罪人处不少。点悟多少痴人。这会子再发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一面说，一面平儿服侍着凤姐另洗了脸、更衣，往贾母处伺候晚饭。

这里贾琏出来，刚至外书房，忽见林之孝走来。贾琏因问：“何事？”林之孝说道：“方才打听得雨村降了，书中主脑。却不知因何事，只怕未必真。”贾琏道：“真不真，真不真亦点眼文字，书至此必应以此人作提顿。他那官儿未必保得长。只怕将来有事，咱们宁可疏远着他好。”林之孝道：“何尝不是？只是一时难以疏远。如今东府大爷和他更好，老爷又喜欢他，时常来往，那个不知？”贾琏道：“横竖不和他谋事，也不相干，你去再打听真了，是为什么。”以案断为生发，面面到。林之孝答应了，却不动身，坐在椅子上再说闲话。是大管家身份，而越礼犯分，即雨村所犯之事。

因又说起家道艰难，便趁势说：“人口太众了，不如拣个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爷，把这些出过力的老家人，用不着的，开恩放几家出去。一则他们各有营运，二则家里一年也省口粮月钱，再者里头的姑娘也太多。俗语说‘一时比不得一时’，如今说不得先时的例了，少不得大家委屈些，该使八个的使六个，使四个的使两个。又是人单子演义。若各房算起来，一年也可以省得许多月米月钱。况且里头的女孩子们，一半都大了，也该配人的配人^[6]，成了房，岂不又滋生出人来？”财色并提起，演剥是演复。贾琏道：“我也这样想，只是老爷才回家来，多少大事未回，那里议到这个上头？前儿官媒拿了个庚帖来求亲^[7]，太太还说老爷才来家，每日欢天喜地的说‘骨肉完聚’，忽然提起这事，恐老爷又伤心，所以且不叫提起。”林之孝道：“这也是正理，太太想的周到。”

贾琏道：“正是，提起这话，我想起一件事来：我们旺儿的小子，要说太太房里的彩霞，才写政老梦梦，即入“霸成亲”之旺儿，是果为旺儿立传乎！他昨儿求我，我想什么大事？不管谁去说一声去，就说我的话。”林之孝答应了，半晌笑道：“依我说，二爷竟别管这件事。一语眼光四射，书之旨，书之用，都在此。旺儿的那小子虽然年轻，在外吃酒赌钱，无所不至。以无所不至，立宝玉病状。虽说都是奴才，到底是一辈子的。彩霞那孩子，这几年我虽没见，听见说越发出跳得好了，何苦来白糟蹋他一个人？”宝钗何尝不是白糟蹋。贾琏道：“他小儿子原会吃酒不成人么？这样那里还给他老婆？且给他一顿棍，锁起来，再问他老子娘。”林之孝道：“何必在这一时？那是我错了，等他再生事，我们自然回爷处治，如今且恕他。”贾琏不语，一时林之孝出去。

晚间凤姐已命人唤了彩霞之母来说媒。那彩霞之母，满心纵不愿意，见凤姐自和他说，何等体面，便心不由己的满口应了出去。少时，贾琏进来。凤姐又问：“可说了没有？”贾琏因说：“我原要说的，打听

得他小儿子大不成人，故还不曾说。若果然不成人，且管教他两日，再给他老婆不迟。”屡言不成人，失玉疯颠，一心迷惑不成人也，终究归空，入于二氏不成人也。凤姐笑道：“我们王家的人，连我还不中你们的意，何况奴才呢。我已经和他娘说了，他娘已经欢天喜地，难道又叫进他来，不要了不成？”贾琏道：“既你说了，又何必退？明日说给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这里说话不提。

且说彩霞因前日出去等父母择人，心中虽与贾环有旧，此“有旧”二字大有深意，一霞两映，黛与宝有旧，乃有心，有心而继之以死，黛之旧毕矣。钗与宝有旧，乃有事，有事而不知所终，钗之旧未毕也。既以未毕旧之霞映钗，而乃竟弃环而归旺，则宝玉既走之后之钗居何等耶！直诛钗于百二十回之外，其恨金为何如！尚未作准。今日又见旺儿每年来求亲，早闻得旺儿之子酗酒赌博，而且容貌丑陋，不能如意。自此，心中越发懊恼，惟恐旺儿仗势作成，终身不遂，未免心中急躁。宝钗心事，到许婚时是如此。至晚间，悄命他妹子小霞以霞状钗为反复小人，故曰小霞。进二门来，找赵姨娘问个端的。

赵姨素日深与彩霞好，巴不得与了贾环，方有膀臂，不承望王夫人又放了出去。每每调唆贾环去讨，一则贾环羞口难开；二则贾环也不在意，不过是个丫头，他去了，自然将来还有，梦梦。此责宝玉无可不可。遂迁延住不说，意思便丢开手。无奈赵姨娘又不舍，又见他妹子来问，是晚得空，先求了贾政。贾政说道：“且忙什么！等他们再念一二年书，再放人不迟。我已经看中了两个丫头，一个与宝玉，一个给环儿。必及宝玉，演环仍演宝也。只是年纪还小，又怕他们误了念书，再等一二年再题。”赵姨娘还要说话，只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一惊。固是小说常套，而此处实重在“不知何物”一语。盖不“霸成亲”，则赵可不必求政；不求政，则无小鹊之报而致大观之查抄。其间循环无端，道理隐秘，迨事既来，而人但知吃惊，其本本原原则仍不知何物而已，“知几其神”，信哉！

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上半从上回上半生出，盖演八旬大庆，即演“寿归地府”。此曰“恃强”，正对“力绌”回也。“失人心”从鸳鸯边哭出，“羞说病”亦从鸳鸯边问出，遥相对待。

此回下半从上回下半生出，盖演司棋乃演黛玉，以死相酬，为棒打不退之真鸳鸯；此演彩霞乃演宝钗，不知所终，为不分不明之假鸳鸯

也。自此以至书完，更不及彩霞、环、旺婚姻一语，正与百廿回外之钗、玉同一渺茫。

【护花主人评曰】王凤姐之病，来旺儿之横，于此回逗明。迎春之嫁婿失所，凤姐之违禁放债，亦于此回引起。

彩霞放出，为司棋、晴雯等被逐出引子。

荣府日用不敷，贾琏支持不住，为渐渐败落气象。写贾琏畏惧凤姐，胸中全无主意，描画入神。

贾雨村降官，为宁府败事引子。

彩霞钟情贾环，贾环无心彩霞，一则见彩霞见识远不如晴雯、鸳鸯、司棋、紫鹃等，一则见贾环轻薄，远不如宝玉。

凤姐梦人夺锦，是被抄先兆。

事有做不成，话有说不完者，须用意外一事剪断，如柳絮填词，议论纷纷，则以风筝一事剪断；赵姨求情，刺刺未休，则以窗屉一响剪断：是文章脱卸法。

【大某山民评曰】旺儿之子在外吃酒，林之孝恐其遭蹋彩霞，则会吃酒者，一辈子无好老婆矣。敢告同志，且少吃些。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间事。

[1] 血山崩：即血崩。中医指妇女不在行经期，阴道大量出血的病症。因其出血量多而来势急剧，故名。

[2] 官媒婆：官府批准以做媒为业的妇女，亦从事贩卖妇女等活动。

[3] 外路和尚：即行脚僧。步行参禅的云游僧。腊油冻的佛手：黄色蜜蜡雕刻的佛手。

[4] 支腾：应付，敷衍。

[5] 内家：指内宫的太监。

[6] 配人：出嫁，嫁人。

[7] 庚帖：也称八字帖。古代民间订婚时，男女双方交换的写有姓名、生辰八字、籍贯、祖宗三代等的帖子。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话说那赵姨娘和贾政说话，忽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忙问时，原来是外间窗屉不曾扣好，滑了屈戍掉下来^[1]。明暗遮隔，一切破除。赵姨娘骂了丫头几句，自己带领丫鬟上好，方进来打发贾政安歇，不在话下。

却说怡红院中，宝玉方才睡下，丫鬟们正欲各散安歇，忽听有人来敲院门。老婆子开了，见是赵姨娘房内的丫头，名唤小鹊的。鹊属朱雀，为喜鸟，阳也。此正阴极阳生之会，乃《太极图》中小红一点，故曰小鹊，而隶于循环所自出。问他什么事，小鹊不答，直往房内来找宝玉。只见宝玉才睡下，晴雯等犹在床边坐着，大家顽笑。见他来了，都问：“什么事？这时候又跑来做什么？”小鹊笑向宝玉道：“我来告诉你一个信儿，正是喜信。方才我们奶奶，咕咕唧唧在老爷前不知说了你些什么，我只听见‘宝玉’二字。我来告诉你，仔细明儿老爷向你说话，着实留神。”喜信只是“宝玉”二字，而二字只是留神，于天伦之际包括全旨。说着，回身去了。袭人命人留他吃茶，因怕关门，遂一直去了。

这里宝玉知道赵姨娘心术不正，合自己仇人似的，又不知他说些什么，听了便如孙大圣听见了“紧箍咒”一般，金紧禁，以制心猿，正全宝玉之用。登时四肢五内一时皆不自在起来。想来想去，别无他法，且理熟了书，预备明儿盘考。只要书不舛错，便有他事，也可搪塞。一面想罢，忙披衣起来要读书。心中又自后悔：读书所以制心。“这些日子，只说不提了，偏又丢生^[2]。早知该天天好歹温习些的。”如今打算打算，肚子里现可背诵的，不过只有《学》、《庸》、二《论》是背得出^[3]。特提《学》、《庸》、二《论》，乃圣学之源。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夹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背的。至下《孟》，就有大半生的。《孟子》七篇，代有驳议，此隐演之。而面子恰与小儿读书大致相合。算起《五经》来^[4]，因近来做诗，常把《五经》集些，

《六经》自在人心，赖有思以触发之，故云诗集。虽不甚熟，还可塞责。别的虽不记得，素日贾政幸未叫读的，纵不知也还不妨。至于古文这道，那几年所读过的几篇，《左传》、《国策》、《公羊》、《穀梁》、汉、唐等文，这几年未曾读得，不过一时之兴，随看随忘，未曾下过苦功，如何记得？这是更难塞责的。心之用，书之用，都在个里。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此道，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见为人心中所本无，不必一定重斥时文。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虽贾政当日起身，选了百十篇命他读的，不过是后人的时文，偶见其中一二股内，或起承之中，有做得精致，或流荡，或游戏，或悲感，稍能动性者，偶尔一读，不过供一时之兴趣，都是微言。毕竟何曾成篇潜心玩索？如今若温习这个，又恐明日盘究那个；若温习那个，又恐盘驳这个。一夜之功，亦不能全然温习。因此越添了焦躁。自己读书不知紧要，却累着一房丫鬟们，都不能睡。才一读书，睡者皆醒，而语面绝倒。袭人等在傍剪烛斟茶，那些小的都困倦起来，前仰后合。晴雯骂道：“什么蹄子！一个个黑夜白日挺尸挺不够，偶然一次睡迟了些，就妆出这个腔调儿来了。再这样，我拿针戳你们两下子。”

话犹未了，只听外间“咕咚”一声。急忙看时，原来是一个小丫头坐着打盹，一头撞到壁上了，从梦中惊醒。却正是晴雯说这话之时，他怔怔的当是晴雯打了他一下，遂哭着央说道：“好姐姐！我再不敢了。”众人都发起笑来。情事绝倒，都是微言。宝玉忙劝道：“饶他罢。原该叫他们睡去，你们也该替换着睡。”袭人道：“小祖宗！你只顾你的罢。统共这一夜的工夫，你把心暂且用在这几本书上，“心”字“书”字必用此人特提。等过了这一关，由你再张罗别的，也不算误了什么。”宝玉听他说的恳切，只得又读几句。麝月斟了一杯茶来润舌，宝玉接茶吃了。因见麝月只穿着短袄，解了裙子，宝玉道：“夜静了冷，到底穿一件大衣裳才是。”麝月笑指着书道：“你暂且把我们忘了，且把心对着他些罢。”麝月又一袭人，正坏心坏书之物也，而写得神情如画。

话犹未了，只听春燕、秋纹悉袭之类，悉钗之类也，祸从此成。从后房门跑进来，口内喊说：“不好了！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了！”所谓“鬼不鬼，贼不贼”。众人听说，忙问：“在那里？”即喝起人来，各处找寻。晴雯因见宝玉读书苦恼，劳费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妥当，心上正要替宝玉想出一个主意来，好脱此难。又必用此人主意，祸从此起，晴自害即黛自害，而宝玉因而脱难也。忽然逢着这一惊，便生计向宝玉道：“趁这个机会快妆病，只说吓着了。”正中宝玉心怀。因而叫起上夜人等来，打着灯笼，各处搜寻，并无踪迹，都说：“小姑娘们想是睡花

了眼出去，风摇的树枝儿错认了人。”黛玉是树，晴为树枝，是为自贼。晴雯便道：“别放屁！你们查得不严，怕耽不是，还拿这话来支吾！刚才并不是一个人见得，宝玉和我们出去有事，大家亲见的。如今宝玉吓得颜色都变了，满身发热，我如今还要上房里取安魂丸药去。太太问起来，是要回明白的，难道依你说就罢了不成？”

众人听了，吓得不敢则声，只得又各处去找。晴雯和秋纹二人果出去要药，故意闹得众人皆知宝玉着了惊，吓病了。王夫人听了，忙命人来看视给药，又吩咐各上夜人仔细搜查。又一面叫查二门外邻园墙上夜的小厮们。于是园内灯笼火把，直闹一夜。至五更天，就传管家的细看查访。

贾母闻知宝玉被吓，细问原由，不敢再隐，只得回明。贾母道：“我不料倒有此事。如今各处上夜人都不小心还是小事，只怕他们就是贼，也未可知。”一语眼光四射，而梦梦与贾政同。当下邢夫人并尤氏等都过来请安，凤姐、李纨及姊妹等皆陪侍，听贾母如此说，都默无所答。独探春出位笑道：“近因凤姐姐身子不好几日，园里的人比先放肆许多。“兴利除弊”到此废然，故必用他出一头地。先前不过是大家偷着一时半刻，或夜里坐更时，三四个人聚在一处，或掷骰，或斗牌，小小的顽意，不过为熬困起见。迩来渐次放诞，竟开了赌局，甚至头家局主⁴，或二十吊、五十吊大输赢。半月前竟有争闹相打之事。”贾母听了，忙说：“你既知道，为何不早回我们来？”问得肯綮，凡凤之谋、钗之党、宝黛之情节，一齐都到矣。探春道：“我因想着太太事多，且连日不自在，所以没回，只告诉大嫂子和管事的人们，戒饬过几次，近日好些。”仍找“兴利”，乃是遁词。

贾母忙道：“你姑娘家，如何知道这里头的利害？你以为赌钱常事，不过怕起争论。殊不知夜间既要钱，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未免门户任意开锁，或买东西。其中夜静人稀，趁便藏贼引盗，何等事做不出来？况且园内你姊妹们起居所伴者，皆系丫头媳妇们，贤愚混杂。贼盗事小，倘有别事，略沾带些，关系非小。这事岂可轻恕？”原是明白，何前此梦梦乃尔，点醒多少主家人。探春听说，便默然归坐。

凤姐虽未大愈，精神未尝稍减，今见贾母如此说，便忙道：“偏生我又病了。”遂回头命人速传林之孝家的等总理家事的四个媳妇到来，当着贾母，申饬了一顿。贾母命：“即查了头家赌家来！有人出首者赏，隐情不告者罚。”

林之孝家的等见贾母动怒，谁敢徇私，忙去园内传齐，又一一盘查。虽然大家赖一回，终不免水落石出。查得大头家三人，小头家八人，聚赌者统共二十多人，都带来见贾母，跪在院内，磕响头求饶。贾母先问大头家名姓，利钱之多少。原来这大头家，一个是林之孝家的两姨亲家，一个是园内厨房内柳家媳妇之妹，书以黛为主，林、柳皆黛类，故为大头家。书又以钗为比，故曰两姨，曰妹，薛、王之映也。一个是迎春之乳母。这是三个为首的，馀者不能多记。迎以懦死，亦为黛映，故大头家在此。其数必以三，所谓山子野。小头家必八数，乃书以八卦错综而成也。俱无名字，其义自明。

贾母便命将骰子、纸牌一并烧毁，所有的钱入官，分散与众人。将为首者每人打四十大板，撵出去，总不许再入。从者每人打二十板，革去三月月钱，拨入圉厕行内^[4]。又将林之孝家的申饬了一番。林之孝家的见他的亲戚又与他打嘴，自己也觉没趣。迎春在坐也觉没意思。

黛玉、宝钗、探春等也是三大头。见迎春的乳母如此，也是物伤其类的意思，遂都起身笑向贾母讨情，道：“这个奶奶，素日原不顽的，不知怎么也偶然高兴。求看二姐姐面上，饶过这次罢。”贾母道：“你们不知道：大约这些奶子们，一个个仗着奶过哥儿姐儿，原比别人有些体面，他们就生事，比别人更可恶。专管调唆主子，护短偏向。我都是经过的。况且要拿一个作法，迎为邢、赦所出，正立法之地。恰好果然就遇见了一个。你们别管，我自有道理。”宝钗等听说，只得罢了。此则独以宝钗冠首，观前文园中坏事有平、凤所不知而伊独知者，且送燕窝回明说夜局在芜院，今则大小头家全不之及，是三家、八家无非薛之一家而已。

一时贾母歇晌，大家散出，都知贾母生气，生气二字特重，昏暗中特见光明，正阴极于坤，阳生于子之义。皆不敢回家，只得在此暂候。尤氏到凤姐儿处来闲话一回，因他也不自在，只得园内去闲谈。邢夫人在王夫人处坐了一回，也要到园内走走。刚至园门前，只见贾母房内的一个小丫头，名唤傻大姐的，笑嘻嘻走来，手内拿着个花红柳绿的东西，低头瞧着只管走，花红是钗，柳绿是黛，所谓兼美，而纸上已画出一痴丫头。不防迎头撞见邢夫人，抬头看见，方才站住。邢夫人因说：“这傻丫头，又得个什么爱巴物儿^[5]，这样欢喜？拿来我瞧瞧。”

原来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岁，十四五，十九也，十去九则馀一，一画也，该全《易》。是新挑上来的，与贾母这边专做粗活。因他生得肥面阔，两只大脚，做粗活爽利简捷，且心性愚顽，一无知识，出言可

以发笑。是悉黛玉反照。贾母欢喜，便起名为“傻大姐”。若有错失，也不苛责他。无事时，便入园内来顽耍。正往山石背后掏促织去，必是山石，必是宝玉也。掏促织，正携蝗之映。忽见一个五彩绣香囊，上面绣的并非花鸟等物，一面却是两个人，赤条条的相抱，一面是几个字。这痴丫头原不认得是春意儿，心下打谅：“敢是两个妖精打架？不就是两口子打架呢？”左右猜解不来，当与刘老老玩黄杨木套杯参观，都是微言。而左木右金，无非妖精，无非两口，能解者少其人也。正要拿去与贾母看呢，贾终于不见，邢坏之矣！所以笑嘻嘻走回。忽见邢夫人如此说，便笑道：“太太真个说的巧，真是个爱巴物儿。“巧”字“爱”字，钗、湘并到，而黛实主之。太太瞧一瞧。”说着便送过去。

邢夫人接来一看，吓得连忙死紧攥住，忙问：“你是那里得的？”傻大姐道：“我掏促织儿，正是促织，肃杀中有生意也。在山子石后头拣的。”邢夫人道：“快别告诉人！这不是好东西。连你也要打死呢。因你素日是个傻丫头，已后再别提了。”这傻大姐听了，反吓得黄了脸，说：“再不敢了。”磕了头，呆呆而去。

邢夫人回头看时，都是些女孩儿，不便递与他们，自己便塞在袖里。归在邢手，言下有警有叹，有骂有快。心内十分罕异，揣摩此物从何而来，且不形于声色，且到迎春房里。径接此处，大有筋节。迎春正因他乳母获罪，心中不自在，忽报母亲来了，即接入奉茶毕。邢夫人因说道：“你这么大了，你那奶妈子行此事，你也不说说他。如今别人都好好的，偏咱们的人做出这事来，什么意思。”迎春低头弄衣带，半晌答道：“我说他两次，他不听，也叫我无法儿。况且他是妈妈，只有他说我的，没有我说他的。”入下半回即擒“懦”字起，便已追神摄影，而巽之顺，坤之柔，以成为观，的的演出。邢夫人道：“胡说！你不好了，他原该说。如今他犯了法，你就该拿出姑娘身份来。他敢不依，你就回我去才是。如今直等外人共知，可是什么意思！再者，放头儿^[8]，还只怕他巧语花言的和你借贷些簪环衣服作本钱。你这心活面软，未必不周济他些。若被他骗了去，我是一个钱没有的，看你明日怎么过节？”必归到此，便是邢氏，更移置不得。迎春不语，只低着头。

邢夫人见他这般，因冷笑道：“你是大老爷跟前的人养的，此正为迎春出脱，本不属邢，则孽非自作，所以为薄命也。这里探丫头是二老爷跟前人养的，出身一样，你娘比赵姨娘强十分，你也该比探丫头强才是。怎么你反不及他一半？倒是我无儿女的一生干净，惟邢无后，则琏同环矣。也不能惹人笑话！”忽有人回：“琏二奶奶来了。”邢夫人听

了，冷笑两声，命人出去说：“请他自己养病，我这里不用他伺候。”再找“嫌隙”。接着，又有探事的小丫头来报说：“老太太醒了。”邢夫人方起身往前边来。

迎春送至院外方回，绣橘因说道：“如何？前儿我回姑娘：‘那一个攒珠累丝金凤，竟不知那里去了。’金为宝钗，凤则凤姐，珠则绛珠，乃黛玉也。累金凤而攒珠，珠何以堪。迎春之懦，因此物写出，演迎仍以演黛。回了姑娘，竟不问一声儿。我说：‘必是老奶奶拿去，当了银子，放头儿的。’姑娘不信，只说：‘司棋收着。’叫问司棋，司棋虽病，心里却明白，说：‘没有收起来，还在书架上匣内放着，预备八月十五要带呢。’姑娘该叫人去问老奶奶一声。”迎春道：“何用问去？自然是他拿了去摘了肩儿了。我只说他悄悄的拿了出去，不过一时半晌，仍旧悄悄的放在里头，愿金凤自回，其如都为坠几何。谁知他就忘了。今日偏又闹出来，问他也无益。”绣橘道：“何曾是忘记？他是试准了姑娘性格，所以才这样。如今我有个主意：走到二奶奶房里，将此事回了，他找着人要，他或省事，拿几吊钱来替他赎了，如何？”迎春忙道：“罢，罢，罢！省事些好。宁可没有了，又何必生事？”绣橘道：“姑娘怎这样软弱？都要省起事来，将来连姑娘还骗了去。我竟去的是。”说着便走。迎春便不言语，只好由他。

谁知迎春乳母之媳玉桂儿媳妇，为他婆婆得罪，来求迎春去讨情，他们正说金凤一事，且不去。也因素日迎春懦弱，他们都不放在心上。迎春在书为三春正义，而所出无姓，其乳母又无姓，写其懦弱，正见春至无声也。如今见绣橘立意去回凤姐，又看这事脱不过去，只得进来，陪笑先向绣橘说：“姑娘，你别去生事。姑娘的金丝凤，原是我们老奶奶老糊涂了，输了几个钱没的捞稍⁹，所以借去。不想今日弄出事来。虽然这样，到底主子的东西我们不敢迟误，终久是要赎的。如今还要求姑娘，看着从小儿吃奶的情分，往老太太那边去讨一个情，救出他来才好。”迎春便说道：“好嫂子，你趁早打了这妄想，要等我去说情儿，等到明年也是不中用的。方才连宝姐姐、林妹妹大伙儿说情，老太太还不依，何况是我一个人？我自己臊还臊不过来，还去讨臊去？”绣橘便说：“赎金凤是一件事，说情是一件事，别要绞在一处。难道姑娘不去说情，你就不赎了不成？嫂子且取了金凤来再说。”说得黑白分明，特借橘中之乐，为“棋”字一按，为“情”字一按。

玉桂儿家的听见迎春如此拒绝他，绣橘的话又锋利，无可回答，一时脸上过不去，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乃向绣橘发话道：“姑娘你别太

张势了。你满家子算一算，谁的妈妈、奶奶不仗着主子哥儿姐儿多得些意？偏咱们丁是丁卯是卯的。虽是常言，实关木火。只许你们偷偷摸摸的哄骗了去？自从那姑娘来了，太太吩咐一个月俭省出一两银子来与舅太太去，这里饶添了那姑娘的使费，反少了一两银子。常时少了这个，短了那个，那不是我们供给？谁又要去？不过大家将就些罢了。算到今日，少说也有三十两了。必曰三十两，以三十而两之，得六十，而又两之共成六十四，仍为傻大姐。我们这一向的钱，岂不白填了眼呢？”绣橘不待说完，便啐了一口道：“做什么你白填了三十两？我且和你算算账，姑娘要了些什么东西？”迎春听了这媳妇发邢夫人之私意，忙止道：“罢！罢！罢！不能拿了金凤来，你不必拉三扯四乱嚷。三四七，巧数也，正是金凤作用。我也不要那凤了，便是太太问时，我只说丢了，也妨碍不着你什么，你出去歇息歇息倒好。”一面叫绣橘倒茶来。

绣橘又气又急，因说道：“姑娘虽不怕，我们是做什么的？把姑娘东西丢了，他倒赖说姑娘使了他们的钱，这如今竟要准折起来^[10]！倘或太太问姑娘为什么使了这些钱，敢是我们就中取势？这还了得！”以迎春之懦，而有刚如绣橘、烈如司棋之婢，乃天道，乃人事，悉为黛玉填恨海也。一行说，一行就哭了。司棋听不过，只得勉强过来，帮着绣橘，问着那媳妇。迎春劝止不住，自拿了一本《太上感应篇》去看。“太上贵德，其次施报”，乃全书来意，故特立迎春传以演之，而大壮之观、《易》象寓焉。

三人正没开交，可巧宝钗、黛玉、宝琴、探春等既出《太上感应》，自应将要紧人物一总。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约着来安慰。他们走至院中，听见几个人讲话。探春从纱窗内一看，只见迎春倚在床上看书，若有不闻之状，探春也笑了。小丫头们忙打起帘子报道：“姑娘们来了。”迎春放下书起身。那媳妇见有人来，且又有探春在内，不劝自止了，遂趁便就走。

探春坐下，便问：“刚才谁在这里说话，倒像拌嘴似的？”开言便妙，令人认得。迎春笑道：“没有甚么，左不过他们小题大做罢了，何必问他？”此是以反话说此书，书演太上而以儿女私情出之，大题小做也。不必问他，叹索解人不得也。探春笑道：“我才听见什么‘金凤’，又是什么‘没有钱，只合我们奴才要’。谁和奴才要钱了？难道姐姐和奴才要钱不成？”金凤是情，又即是钱，语气咄咄逼人。司棋、绣橘道：“姑娘说得是了。姑娘何曾和他要什么了？”

探春笑道：“姐姐既没有和他要，必定是我们和他们要了不成？你

叫他进来，我倒要问问他。”迎春笑道：“这话又可笑。你们又无沾碍，何必如此？”探春道：“这倒不然。我和姐姐一样，姐姐的事和我一般。他说姐姐，即是说我。我那边有人怨我，姐姐听见，也是合怨姐姐一样。语尤深刻，金正希、项水心文字也，夫谁学得？咱们是主子，自然不理论那钱财小事，只知想起什么要什么，也是有的事。但不知金丝累凤因何又夹在里头？”那玉桂儿媳妇生恐绣橘等告出他来，遂忙进来用话掩饰。探春深知其意，因笑道：“你们所以糊涂。如今你奶奶已得了不是，趁此求二奶奶，把方才的钱，未曾散人的拿出些来赎取就完了。比不得没闹出来，大家都藏着留脸面。“健而说，决而和”，自立一解，如闻如见。如今既是没了脸，趁此时，总有十个罪也只一人受罚，没有砍两颗头的理。一喷一醒。你依我说，竟是和二奶奶趁便说去。在这里大声小气，如何使得！”这媳妇被探春说出真病，也无可赖了，只不敢往凤姐处出首。探春笑道：“我不听见便罢，既听见，少不得替你们分解分解。”

谁知探春早使了眼色与侍书，“敏”字圆光。侍书出去了。这里正说话，忽见平儿进来。宝琴拍手笑道：“三姐姐敢是有驱神召将的符术？”黛玉笑道：“这倒不是道家玄术，倒是用兵最精的所谓‘守如处女，出如脱兔’，‘出其不备’的妙策。”各人口角心情，无不玲珑剔透，而是书不入渺茫，为拨乱反正之兵法，直揭底里矣。“处女”、“脱兔”云云，乃黛玉究竟，亦即钗究竟。二人取笑，宝钗便使眼色与二人，遂以别话岔开。探春见平儿来了，遂问：“你奶奶可好些了？真是病糊涂了，事事都不在心上，叫我们受这样委屈。”平儿忙道：“谁敢给姑娘气受？姑娘吩咐我。”

那玉桂儿媳妇方慌了手脚，遂上来赶着平儿叫：“姑娘坐下，让我说原故，姑娘请听。”平儿正色道：“姑娘这里说话，也有你混插口的理！你但凡知礼，只该在外头伺候，也有外头的媳妇们无故到姑娘房里来的？”绣橘道：“你不知我们这屋里是没礼的，谁爱来就来！”平儿道：“都是你们不是！姑娘好性儿，你们就该打出去，然后再回太太才是。”桂儿媳妇见平儿出了言，红了脸，方退出去。

探春接着道：“我且告诉你：若是别人得罪了我，倒还罢了。如今这桂儿媳妇和他婆婆，仗着是妈妈，又瞅着二姐姐好性儿，私自拿了首饰去赌钱，而且还捏造假帐，逼着去讨情，和这两个丫头在卧房里大嚷大叫，二姐姐竟不能辖治。所以我看不过，才请你来问一声：还是他本是天外的人，不知道理？还是有谁主使他如此，尤为深刻。先把二姐姐

制伏了，然后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三春并及，一黛受之。其言如万弩齐发。平儿忙陪笑道：“姑娘怎么今日说出这话来？我们奶奶如何当得起！”探春冷笑道：“俗语说得‘物伤其类’、‘齿竭唇亡’，我自然有些惊心。”眼光四射，数语有千百转身。

平儿问迎春道：“若论此事，极好处的。但他是姑娘的奶妈，姑娘怎么样为是？”当下迎春只合宝钗看《感应篇》故事，《感应》故事，钗正当看。究竟连探春之话亦不曾闻得，忽见平儿如此说，仍笑道：“问我，我也没什么法子。他们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讨情，我也不去加责就是了。是真太上。至于私自拿去东西，送来我收下，不送来，我也不要了。太太们要来问我，可以隐瞒遮饰的过去，是他的造化。若瞒不住，我也没法儿，没有个为他们反欺诳太太们的理，少不得直说。你们若说我好性儿，没个决断，有好主意可以八面周全，不叫太太们生气，任凭你们处治，我也不管。”众人听了，都笑起来。黛玉笑道：“真是‘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借黛玉语再明此书不落空空，而其实自道。现在所处之境，曰‘金’曰‘凤’，非虎狼乎！即‘中山狼’亦到。若使二姐姐是个男人，一家上下这些人，又如何裁制他们？”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尚且如此，何况我呢？”泥佛说土佛。一语未了，只听又有一人走来。

不知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文字，聚精聚神，书中不多得者。上半写一“痴”字已尽态极妍，为能品矣；而下半写一“懦”字，直令人心灰气尽，斯神品矣。其屡云：“罢！罢！罢！”则欲凡为珠为金为凤者，各知所止也。

上半春囊，总归一刑，书由此灭。下半金凤，总归一叹，书由此生。写一探春真令人处处叫绝，要问作者何处得来？

【护花主人评曰】小鹊报信一层，暗写赵姨平日挑唆生事，及宝玉平日为人人所爱。

写宝玉温理旧书，无从温起，又时时刻刻分心在丫头身上，妙景如画。

小丫头打盹，撞壁上一响，引出墙上跳过人来，不肯一笔鹊突，且与前两回风筝、窗屉响声，隐隐关照。

晴雯教宝玉装病，故意乱闹，因此惹出金凤、香囊等事，以致司棋及迎春之乳母等人或逐或死，均受其害，而晴雯亦即被逐殒命，害人即以自害，报施甚速。

写迎春之懦弱可怜，异时之受婿折磨，已先为描出。写探春锋利可畏，下回之不受搜检，亦先为伏笔。

【大某山民评曰】迎春之懦弱性情，以前并未写过，故借金凤事，出力洗刷一番。以此回为迎春之正传可也。司棋、绣橘口角锋锐不可当，迎春能无顾忌。但绣橘仅三等丫头，如此明慧，闺阁英才，盛哉乎斯世！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间事。

[1] 屈戍：也作屈戌。门窗、屏风、橱柜等的环纽、搭扣。

[2] 丢生：谓因较长时间不接触而荒疏了。

[3] 《学》、《庸》、二《论》：即《大学》、《中庸》、《论语》，加上《孟子》，即为《四书》。《论语》因分为上下两本，故称“二《论》”。

[4] 《五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5] 头家：犹庄家。某些牌戏或赌博中每一局的主持人。

[6] 圪（qīng）厕：厕所。

[7] 爱巴物儿：心爱的东西。

[8] 放头：聚赌作头家。

[9] 捞稍：即捞本，赢回本钱。稍，赌本。

[10] 准折：偿还，抵偿。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话说平儿听迎春说了，正自好笑，忽见宝玉也来了。既出《太上感应》，因大集要紧人物，宝玉为一书之主，自然在所必及，而其来乃因柳，则仍因黛也。原来管厨房柳家媳妇妹子，也因放头开赌，得了不是。因这园中有素与柳家的不好的，便又要告出柳家的来，说他和妹子是伙计，赚了平分。因此凤姐要治柳家之罪。

那柳家的听得此信，便慌了手脚，因思素与怡红院的人最为深厚，故走来悄悄的央求晴雯、芳官等人，转告诉了宝玉。宝玉因思内中迎春的嬷嬷也现有此罪，不若来约同迎春去讨情，比自己独去单为柳家的说情又更妥当，故此前来。忽见许多人在此，见他来时，都问他：“你的病可好了？跑来做什么？”宝玉不便说出讨情一事，只说：“来看二姐姐。”当下众人也不在意，且说些闲话。

平儿便出去办累金凤一事。彼凤即此凤，二而一。那玉桂儿媳妇紧跟在后，口内百般央求，只说：“姑娘好歹口内超生，我横竖去赎了来。”平儿笑道：“你迟也赎，早也赎，‘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你的意思‘得过就过’。既是这样，我也不好意思告人，趁早取了来，交与我送去，一字不提。”玉桂儿媳妇听说，方放下心来，就拜谢，又说：“姑娘自去贵干，赶晚赎了来，先回了姑娘，再送去如何？”平儿道：“赶晚不来，可别怨我。”说毕，二人方分路，各自散去。

平儿到房，凤姐问他：“三姑娘叫你做什么？”平儿笑道：“三姑娘怕奶奶生气，叫我劝着奶奶些，问奶奶这两天可吃些甚么？”凤姐笑道：“倒是他还记挂我。刚才又出了一件事：有人来告柳二媳妇和他妹子通同开局，凡妹子所为，都是他作主。我想你素日曾劝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自己保养保养也是好的。我因听不进去，果然应了，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反赚了一场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随他们闹去罢。横竖还有许多人呢！我白操一会子心，倒惹得万人咒骂，不如且自养养病。

就是病好了，我也会做好好先生，得乐且乐，得笑且笑，一概是非，且都凭他们去罢。所以我只答应着‘知道了’。”平儿笑道：“奶奶果然如是，那就是我们的造化了。”自无而有谓之造，自有而无谓之化，此时正一语未了时也。

一语未了，只见贾琏进来，拍手叹道：“好好儿的又生事！前儿我和鸳鸯借当，那边太太怎么知道了？才刚太太叫过我去，叫我不管那里先借二百银子，做八月十五节下使用。我回没处借，太太就说：‘你没有钱，就有地方挪移，我白和你商量，你就搪塞我，你就没地方儿！前儿一千银子的当是那里的？连老太太的东西你都有神通弄出来，这会二百银子你就这样难。亏我没和别人说去！’我想太太分明不短，何苦来要寻事奈何人！”凤姐儿道：“那日并没个外人，谁走了这个消息？”

平儿听了，也细想那日有谁在此，想了半日，笑道：“是了！那日说话时没人，但晚上送东西来的时节，老太太那边傻大姐儿的娘可巧来送浆洗衣服，鸳鸯之嫂管浆洗，傻大姐之母亦管浆洗，故两评须参看，则知傻大姐即鸳鸯，即《易》道也。他在下房里坐了一回子，看见一大箱子东西，自然要问，必是小丫头们不知道，说出来了也未可知。”因此便唤了几个小丫头来问：“那日谁告诉傻大姐的娘了？”一书奸盗财色，悉以傻大姐指点，而特恍惚之笔出之，俱深意也。众小丫头慌了，都跪下赌神发誓说：“自来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有人凡问什么，都答应不知道，这事如何敢说！”

凤姐详情度理¹⁴，说：“他们必不敢多说一句话，倒别委屈了他们。如今把这事靠后，且把太太打发了去要紧。宁可咱们短些，又别讨没意思。”因叫平儿：“把我的金首饰又是金。再去押二百银子来送去完事。”贾琏道：“越发多押二百，咱们也要使呢。”凤姐道：“很不必，我没处使。这还不知指那一项赎呢！”平儿拿了去，交给旺儿媳妇领去，不一时拿了银子来，贾琏亲自送去，不在话下。

这里凤姐和平儿猜疑走风的人：“反叫鸳鸯受累，岂不是咱们过失！”正在此胡想，人报太太来。凤姐听了诧异，太太来有何诧异，悉恍惚之笔。不知何事，随即与平儿等忙迎出来。只见王夫人气色更变，只带一个贴己小丫头走来，一语不发，走至里间坐下。凤姐忙捧茶，因陪笑问道：“太太今日高兴，到这里逛逛？”王夫人喝命：“平儿出去！”平儿见了这般，不知怎么了，忙应了一声，带着众小丫头一齐出去，在房门外站住，越发将房门掩了，自己坐在台阶上，所有的人一个不许进去。

凤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事。只见王夫人含着泪，从袖里掷出一个香袋来，说：“你瞧！”未事不能防，既事不能镇，写“王”字绝倒。凤姐忙拾起一看，见是十锦春意香袋，也吓了一跳，忙问：“太太从哪里得来？”王夫人见问，越发泪如雨下，颤声说道：“我从那里得来？我天天坐在井里！身居坎陷，是乃自道。念你是个细心人，所以我才偷空儿，谁知你也和我一样！这样东西，大天白日摆在园里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丫头拾着，不亏你婆婆看见，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我且问你：这个东西如何丢在那里？”坐实凤姐，面面都到。

凤姐听了，也更了颜色，忙问：“太太怎么知道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叹道：“你反问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们小夫小妻，余者老婆子们，要这个何用？女孩子们是从那里得来？自然是那琏儿不长进下流种子那里弄来的！你们又和气，当作一件顽意儿。年轻的人，儿女闺房私意是有的，你还和我赖！幸而园内上下人等不解事，尚未拣得，倘或丫头们拣着，你姊妹看见，这还了得！不然，有那丫头们拣着，出去说是在园内拣的，外人知道，这性命脸面要也不要？”

凤姐听说，又急又愧，登时紫涨了脸，便挨着炕双膝跪下，也含泪诉道：“太太说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辩我并无这样东西。但其中还要求太太想想：这香袋儿是外头仿着内工绣的，带子连穗子，一概是市买的东西，我虽年轻不尊重，也不肯要这样东西。再者，这也不是常带着的，我总然有，也只好在私处搁着，焉肯在身上常带，各处逛去？况且又在这园里去，个个姊妹，我们多肯拉拉扯扯，倘或露出来，不但在姊妹前看见，就是奴才看见，我有什么意思？二则论主子内，我是年轻媳妇，算起来，奴才比我更年轻的又不止一个了，况且他们也常在园走动，焉知不是他们掉的？再者，除我常在园里，还有那边太太常带过几个小姨娘来，嫣红、翠云必及贾赦之人，而翠为红配，即是花红柳绿。那几个人，也都是年轻的人，他们更该有这个了。还有那边珍大嫂子，他也不算很老，也常带过佩凤他们来，既及“尴尬人”，又及“嫌隙人”。又焉知不是他们的？况且园内丫头太多，保不住多是正经的。或者年纪大些的，知道了人事，一刻查问不到，偷了出去，或借着因由，合二门上小幺儿们打牙撂嘴儿外头得了的，也未可知呢！众宾一主，已到司棋边际。不但我没此事，连平儿我也可以下保的。太太请细想。”

王夫人听了这一夕话，恰很近情理，一夕话委曲详明，得一“敏”字，而口角恰是凤姐，不是探春，作者真能肖物。因叹道：“你起来。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子的姑娘出身，不至这样轻薄，不过我气激你

的话。又迥不是邢。但只如今却怎么处？你婆婆才打发人封了这个给我瞧，把我气了个死。”凤姐道：“太太快别生气。若被众人觉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静气，暗暗访察，才能得这个实在，纵然访不出，外人也不能知道。如今惟有趁着赌钱的因由，革了许多人这空儿，把周瑞媳妇、旺儿媳妇等四五个贴近不能走话的人安顿在园内^[2]，以查赌为由。再如今，他们的丫头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闹出来，反悔之不及。如今若无故裁革，不但姑娘们委屈烦恼，就连太太和我也过不去。不如趁此机会，以后凡年纪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难缠的，拿个错儿撵出去，配了人。一则保得住没有别事，二则也可以省些用度。太太想我这话何如？”财色双关，正凤之用，而晴雯已死于此，不待王善保家也。王夫人叹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从公细想，你这几个姊妹，每人只有两三个丫头像人，馀者竟是小鬼儿似的，如今再去了，不但我心里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虽然艰难，也还穷不至此。我虽没受过大荣华，比你们是强些，如今可以省我些，别委屈了他们。所谓王，所谓政。你如今且叫人传周瑞家等人进来，就吩咐他们快快暗访这事要紧。”凤姐即唤平儿进来，吩咐出去。

一时，周瑞家的与吴兴家的、郑华家的、来旺家的、来喜家的现在五家陪房进来。抄检大观必以周瑞为首，《易》理也。五家又有来喜，与小鹊同义。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见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来，道之以政，自必齐之以刑，故必用邢氏陪房；必姓王，则熙凤在其中；必司棋之外祖母，则贾母在其中；其名善保，为善报转音，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意，正从《感应篇》生发也。正是方才是他送香袋来的。王夫人向来看视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无二意，今见他来打听此事，便向他说：“你去回了太太，也进园来照管照管，比别人强些。”

王善保家的因素日进园去，那些丫鬟们不大趋奉他，他心里不自在，要寻他们的故事又寻不着，恰好生出这件事来，以为得了把柄，又听王夫人委托他，正碰在心坎上，道：“这个容易。不是奴才多话，论这事该早严紧些的。太太也不大往园里去，这些女孩子们一个个倒像受了封诰似的，他们就成了千金小姐了。见黛玉之千金转不如司棋之卓识。闹下天来，谁敢哼一声儿。不然，就调唆姑娘们，说欺负了姑娘们了，谁还耽得起！”王夫人道：“这也有常情，跟姑娘们的丫头，比别的姣贵些。”王善保家的道：“别的还罢了，太太不知，头一个是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他生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像那西施样子，在人跟前能说惯道，抓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他

就立起两只眼睛来骂人，妖妖调调^[3]，大不成个体统。”晴雯有取死之道，即黛玉有取死之道，一为感，一为应矣。

王夫人听了这话，猛然触动往事，“往事”二字乃恍惚之笔，不止下文。便问凤姐道：“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儿，眉眼又有些像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我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样子。一生善骂，此狂切戒。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曾说得，后来要问是谁，又偏忘了。今日对了槛儿，这丫头想必就是他了？”凤姐道：“若论这些丫头，共总比起来，都没晴雯生得好。论举止言语，他原轻薄些。方才太太说的倒很像他，又恍惚又分明，语中有刺，足杀晴雯。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乱说。”自招承语。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这样，此刻不难叫了他来，太太瞧瞧。”王夫人道：“宝玉房里常见我的，只有袭人、麝月，这两个夯夯的倒好。若有这个，他自然不敢来见我的，我一生最嫌这样的人。且又出来这件事，我好好的宝玉，宝玉又何尝好好，甚矣，玉之宜监也。倘或叫这蹄子勾引坏了，那还了得。”因叫自己丫头来，吩咐他道：“你去只说我有话问他，留下袭人、麝月服侍宝玉不必来。有一个晴雯，最伶俐，叫他即刻快来。你不许和他说什么！”

小丫头答应了，走入怡红院，正值晴雯身上不自在，睡中觉才起来，此病将愈，此梦将醒。正发闷，听如此说，只得随了他来。素日晴雯不敢出头，因连日不自在，并没十分妆饰，自为无碍。及到了凤姐房中，王夫人一见他钗斜鬓松，衫垂带褪，大有春睡捧心之态。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觉勾起方才的火来。王夫人便冷笑道：“好个美人儿！真像个‘病西施’了。《五美吟》中第一人。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你干的事，打量我不知呢。言外有言。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儿揭你的皮！宝玉今日可好些儿？”

晴雯一听如此说，心内诧异，便知有人暗算了他，虽然着恼，只不敢作声。他本是个聪明过顶的人，见问宝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实话答应，忙跪下回道：“我不大到宝玉房里去，又不常和宝玉在一处，好歹我不能知，那都是袭人和麝月两个人的事，太太问他们。”王夫人道：“这就该打嘴。你难道是死人？要你们做什么？”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说园里空大人少，宝玉害怕，所以拨了我去外间屋里上夜，不过看屋子。我原回过我不能服侍，老太太骂了我，‘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做什么？’我听了，才不敢不去，才去的。不过十天半月之内，宝玉叫着了，答应几句话就散了。至于宝玉饮食起

居，上一层有老奶奶老妈妈们，下一层有袭人、麝月、秋纹几个人。我闲着还要做老太太屋里的针线，所以宝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太既怪，从此后我留心就是了。”既写凤姐一番详辩，又写晴雯一番诡辩，无笔不转，无转不灵，歇末一语尤令人拍绝，果然有才如海，其笔如林。

王夫人信以为实了，忙说：“阿弥陀佛！你不近宝玉是我的造化，造化在佛，直注卷末。竟不劳你费心！既是老太太给宝玉的，我明儿回了老太太再撵你。”令与宝玉同居套间之黛玉，亦贾母所给，回明再撵，注“始提亲”。因向王善保家的道：“你们进去好生防他几日，不许他在宝玉房里睡觉，等我回过老太太再处治他。”喝声：“出去！站在这里，我看不上这浪样儿。谁许你这样花红柳绿的妆扮！”此等处与“训劣子”诸义参看，然后叹“大车哼哼”之犹贤也。晴雯只得出来，这气非同小可，一出门，便拿手帕子握脸，一头走，一头哭，直哭到园内去。真写得，而必提手帕，手帕公案将结矣。

这里王夫人向凤姐等自怨道：“这几年我越发精神短了，照顾不到，这样妖精似的东西妖由自作，竟没看见！只怕这样的还有，明日倒得查查。”凤姐见王夫人盛怒之际，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常时调唆着邢夫人生事，纵有千百样言语，此刻也不敢说，只低头答应着。故作周旋，半底半面。王善保家的道：“太太且请息怒。这些小事只交与奴才，如今要查这个极容易的。等到晚上园门关了的时节，内外不通风，我们竟给他们个冷不防，是谗口，是微言，不通风、冷不防，深意也。带着人到各处丫头们房里搜寻。想来谁有这个，断不单有这个，自然还有别的。那时翻出别的来，自然这个也是他的了。”王夫人道：“这话倒是。若不如此，断乎不能明白。”两王意见相合，即王姓联宗演义。因问凤姐：“如何？”凤姐只得答应着：“太太说是，就行罢了。”王夫人道：“这主意很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来。”再足二王相合，一年则卦气一终。于是大家商议已定。

至晚饭后，待贾母安寝了，此老梦梦。宝钗等入园时，此日入园必提此人，乃大关目。王家的便请了凤姐一并进园，喝命将角门皆上锁，便从上夜的婆子处来抄拣起，不过抄拣些多馀攒下蜡烛灯油等物。必先以此等物作引，乃于幽暗中得光明也。王善保家的道：“这也是脏，不许动的，等明日回过太太再动。”

于是先就到怡红院中，主人翁处。喝命开门。宝玉因晴雯不自在，忽见这干人来，不知为何，直扑了丫头们的房门去，因迎出凤姐来，问是何故。凤姐道：“丢了一件要紧东西，要紧东西，宝玉也。因大家混

赖，恐怕有丫头们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儿。”一面说，一面坐下吃茶。王家的等搜了一回，又细问：“这几个箱子是谁的？”都叫本人来亲自开。

袭人因见晴雯这样，必有异事，又见这番抄拣，只得自己先出来打开了箱子并匣子，任其搜检一番，不过平常通用之物。随放下，又搜别人的。挨次都一一搜过，到晴雯的箱子，因问：“是谁的？怎么不打开叫搜？”

袭人方欲代晴雯开时，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啷”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翻，将所有之物尽倒出来。真写得，是乃干净。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儿，便紫涨了脸，说道：“姑娘别生气，我们并非私自来的，原是奉太太的命来搜察。你们叫翻呢，我们就翻一翻；不叫翻，我们还许回太太去呢。那用急的这个样子！”晴雯听了这话，越发火上浇油，便指着他的脸说道：“你说你是太太打发来的，我还是老太太打发来的呢！太太那边的人我也都见过，就只没看见你这么个有头有脸大管事的奶奶！”犀利无前，至死不变。凤姐见晴雯说话锋利尖酸，心中甚喜，却碍着邢夫人的脸，忙喝住晴雯。

那王善保家的又羞又气，刚要还言，凤姐道：“妈妈你也不必合他们一般见识，你还只管搜你的。咱们还到别处走走呢。再迟了，走了风，我可担不起。”王善保家的只得咬咬牙，且忍了这口气，细细的看了一眼，也无甚私弊之物，回了凤姐，要别处去，凤姐道：“你可细细的查，若这一番查不出来，难回话了。”众人都道：“尽都细翻了，没有什么差错东西，虽有几样男人物件，都是小孩子东西，想是宝玉的旧物，没甚关系的。”冤各有头，债各有主，写来不拖不漏。凤姐听了笑道：“既然如此，咱们就走，再瞧别处去。”说着一径出来，向王善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话，不知是不是：要抄拣只抄拣咱们家的人，薛大姑娘屋里，断乎抄检不得的。”赌头既无他处人，抄拣又无他处事，是大眼目。王善保家的笑道：“这个自然，岂有抄起亲戚家来的。”凤姐点头道：“我也这样说呢。”一头说，一头到了潇湘馆内。方云不抄亲戚，而已来潇湘馆内，黛玉非亲戚乎？

黛玉已睡了，忽报这些人来，不知为甚事，才要起来，只见凤姐已走进来，忙按住他不叫起来，只说：“睡着罢，我们就走的。”这边且说些闲话。那王善保家的带了众人到了丫鬟房中，也一一开箱倒笼抄拣了一会，因从紫鹃房中，搜出两副宝玉往常换下来的寄名符儿，一副束带上的帔带，两个荷包并扇套，套内有扇子，打开看时，皆是宝玉往日曾

用过的。诸物总一通灵宝玉演义，两玉合一玉，必不容分者，见宝玉实寄于此也。王善保家的自为得了意，遂忙请凤姐过来验视，又说：“这些东西从那里来的？”凤姐笑道：“宝玉和他们从小儿在一处混了几年，直注贾母罪案。这自然是宝玉的旧东西。况且这符儿和扇子，都是老太太和太太常见的，妈妈不信，咱们只管拿了去。”王家的忙笑道：“二奶奶既知道就是了。”曾在馒头庵枕边，焉得不知。凤姐道：“这也不算什么稀罕事，撂下再往别处去是正经。”紫鹃笑道：“直到如今，我们两下里的账也算不清，要问这一个，连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直认不讳，意淫之主也，所谓“玉带林中挂”。

这里凤姐合王善保家的又到探春院内。谁知早有人报与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出这等丑态来。丑从酉从鬼，酉为金，此正金之作祟，而恰合探春见地。遂命众丫头秉烛开门而待。别有声势。一时众人来了，探春故问：“何事？”凤姐笑道：“因丢了一件东西，连日访察不出人来，恐怕旁人赖这些女孩子们，所以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儿。倒是洗净他们的好法子。”探春笑道：“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既如是，先来搜我的箱柜，他们所偷了来的，都交给我藏着呢。”迥不犹人，言如山倒，而“兴利”实残贼之主，自招承矣。说着，便命丫鬟们把箱一齐打开，将镜奁妆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齐打开，请凤姐去抄阅。凤姐陪笑道：“我不过是奉太太的命来，妹妹别错怪了我。”因命丫鬟们：“快快给姑娘关上。”平儿、丰儿等先忙着替侍书等，关的关，收的收。探春道：“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却不能。是何等心胸，是何等笔墨。我原比众人歹毒，凡丫头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都在我这里间收着。一针一线，他们也没得收藏。要搜，所以止来搜我。是又自任，与乖人参看。你们不依，止管去回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该怎么处治，我自去领。平日有作为，斯临事有担当，用世者其知之。你们别忙，自然你们抄的日子有呢。演此特演“锦衣军”回，特点明之。你们今日早起，不是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甄家之抄于此点出，此正真假往来之会。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说着，不觉流下泪来。固为后文伏笔，而写来有声有色，非他小说可比。

凤姐只看着众媳妇们。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东西，全在这里，奶奶且请在别处去罢，也让姑娘好安寝。”凤姐便起身告辞。探

春道：“可细细搜明白了，若明日再来，我就不依了。”以收拾为生发，酣畅之极。凤姐笑道：“既然丫头们的东西都在这里，就不必搜了。”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倒乖，连我的包袱都打开了，还说没翻！明日敢说我护着丫头，不许你们翻了。你趁早说明，若还要翻，不妨再翻一遍。”此语中有馁意，非为此处写，乃为宝黛情事知而不言写，盖其心不能为无欲之刚也，神工鬼斧，亦复何人解此文字！凤姐知道探春素日与众不同的，只得陪笑道：“已经连你的东西都搜察明白了。”探春又问众人：“你们也都搜明白了没有？”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说：“都明白了。”

那王善保家的本是个心内没成算的人，是说贾母。素日虽闻探春的名，他想众人没眼色、没胆量罢了，那里一个姑娘就这样利害起来，况且又是庶出，他敢怎么着？自己又仗着是邢夫人的陪房，连王夫人尚另眼相待，何况他人？此等人到处有之，现身说法，作者婆心。只当探春认真单恼凤姐，与他们无干，他便要乘势作脸^[4]，因越众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的笑道：“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没有什么。”此笔异想天开，而探春已实被搜检，“兴利”残贼，自取之矣！凤姐见他这样，忙说：“妈妈走罢，别疯疯颠颠的。”一语未了，只听“啪”的一声，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巴掌。其声直出纸上，一巴掌五阳也，以五阳决去一阴，正夬之象。

探春登时大怒，指着王家的问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几岁年纪，叫你一声‘妈妈’，你就狗仗人势，天天作耗，曰狗曰耗，又刘老老演义。在我们跟前逞脸^[5]。如今越发了不得了，你索性望我动手动脚的了！你打谅我是同你们姑娘那么好性儿，由着你们欺负，你就错了主意了。你来搜检东西，我不恼，你不该拿我取笑儿！”说着，便亲自要解钮子，解钮又演剥象，虽夬而实为剥也，详在前评。拉着凤姐儿细细的翻，“省得你们叫奴才来翻我！”

凤姐、平儿等都忙与探春理裙整袂，口内喝着王善保家的说：“妈妈吃两口酒，就疯疯颠颠起来，前儿把太太也冲撞了。虚说而有实义，王与王合，不冲，何以六断？不撞，何以六连？快出去，别再讨脸了^[6]。”又忙劝探春：“好姑娘，别生气，他算什么，姑娘气着倒值多了。”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气，早一头碰死了。直注司棋。不然怎么许奴才来我身上搜贼赃呢！明儿一早，先回过老太太、太太，再过去给大娘赔礼，该怎么着，我去领。”

那王善保家的讨了个没脸，赶忙躲出窗外，只说：“罢了！罢了！”

这也是头一遭挨打。我明儿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罢。又酷肖，而老娘家则刘老老到。这个老命还要他做什么！”探春喝命丫鬟：“你们听见他说话，还等我和他拌嘴去不成？”无非八数文字，馀勇可贾。侍书听说，便出去说道：“妈妈你知点好歹儿，省一句儿罢！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倒是我们的造化了。同为一复。只怕你舍不得去，你去了，叫谁讨主子的好儿，调唆着察考姑娘，折磨我们呢？”复从剥来。凤姐笑道：“好丫头，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探春冷笑道：“我们做贼的人，嘴里都有三言两语的，就只不会背地里调唆主子。”平儿忙也陪笑劝解，一面又拉了侍书进来，周瑞家的等人劝了一番。凤姐直待服侍探春睡下，方带着人在对过暖香坞来。

彼时李纨犹病在床上，他与惜春是紧邻，又与探春相近。故顺路先到这两处。因李纨才吃了药睡着，不好惊动，只到丫鬟们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也没有什么东西。人既宜略，文亦详略相互。遂到惜春房中来。

因惜春年少尚未识事，吓的不知当有什么事故，惜春为乾之坤，年少未识事，乃“潜龙勿用”之意，吓的不知甚么事，乃“龙战于野”，“阴疑于阳”之义。凤姐少不得安慰他。谁知竟在入画箱中寻出一大包银铤子来，约共三四十个，曰入画，一大观也，一八卦图也。其实止一坤卦图而已矣。纳污含垢者坤，故于此得贼赃，曰三四十，仍归宝钗巧数。为查奸情反得贼赃。奸盗一致，画总画此。又有一副玉带板子，不脱玉带。并一包男人的靴袜等物。凤姐也黄了脸，点明地道。因问：“是那里来的？”入画只得跪下哭诉真情，说：“这是珍大爷赏我哥哥的，宁为首罪，乃搜检大节目。因我们老子娘都在南方，先天八卦，乾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过日子。惜亦跟叔婶过日子，是隐骂赦、政、邢、王。我叔叔婶子，只要吃酒赌钱，我哥哥怕交给他们又花了，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烦老妈妈带进来，叫我收着的。”惜春胆小，见了这个也害怕，说：“我竟不知道，这还了得？二嫂子要打他，好歹带他出去打罢，我听不惯的。”凤姐笑道：“若果真呢，也倒可恕。隐然见不忍之心，义中有仁，复之机也。只是不该私自传送进来。这个可以传递，怕什么不可传递？申明阴阳递嬗。这倒是传递的人不是了。若这话不真，倘是偷来的，你可就别想活了。”入画跪哭道：“我不敢撒谎，奶奶明日只管问我们奶奶和大爷去，若说不是赏的，就拿我和哥哥一同打死无怨。”凤姐道：“这个自然要问的。只是真赏的，你也有不是，谁许你私自传送东西的？你且说是谁接应，我便饶你。下次万万不可。”惜春道：“嫂子，别饶他，这里人多，若不管了他，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

知怎么样呢。嫂子若依他，我也不依。”“其德刚健”。

凤姐道：“素日我看他还使得，谁没有一个错儿。只这一次，二次再犯，二罪俱罚。但不知传递是谁？”惜春道：“若说传递，再无别个，必是后门上的张妈。即张太医之张，是秦可卿案中人，即全幅画图中传递之人。他常和这些丫头鬼鬼祟祟的，这些丫头们也都肯照顾他。”凤姐听说，便命人记下，将东西且交给周瑞家的暂且拿着，等明日对明再议。谁知那老张妈原和王善保家有亲，张、王皆《易》道，故曰有亲。近因王善保家的在邢夫人跟前作了心腹人，便把亲戚伙伴儿们都看不到眼里了。后来张家的气不平，斗了两次口，彼此都不说话了。先合后分，正是《易》道，正是《易》画。如今王家的听见是他传递，碰在他心坎儿上，更兼刚才挨了探春的打，受了侍书的气，没处发泄，听见张家的这事，因撺掇凤姐道：“这传东西的事关系更大。想来那些东西自然也是传递进来的。奶奶倒不可不问。”凤姐儿道：“我知道，不用你说。”于是别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内去。

迎春已经睡着了，丫鬟们也才要睡，众人叩门，半日才开。凤姐吩咐：“不必惊动姑娘。”安顿迎春，省无限累笔赘墨，且见春至无言。遂往丫鬟们房里来。因司棋是王善保家的外孙女儿，点明黛玉。凤姐要看他家的可藏私不藏私，遂留神看他搜检。先从别人箱子搜起，亦皆无别物。及到了司棋箱中，随意掏了一会，王善保家的说：“也没有什么东西。”

才要关箱时，周瑞家的道：“这是什么话？有没有，总要一样看看才公道。”必用周瑞破案，《易》道循环在此。说着，便伸手掣出一双男子的锦袜并一双缎鞋。所谓脚踏实地。又有一个小包袱，打开看时，里面是一个同心如意有此同心如意，凡书中屡见之金玉如意一齐抹煞。并一个字帖儿，一总递与凤姐。凤姐因理家务久，每每看帖看账，也颇识得几个字了。关合“一夜北风紧”诗句来历。那帖是大红双喜笺，真鸳鸯。便看上面写道：

上月你来家后，父母已觉察你我之意。贾、王诸人都到。但姑娘未出阁，宝钗到。尚不能完你我之心愿。若园内可以相见，你可托张妈给一信息。若得在园内一见，倒比家来说话好。千万，千万！一园总主，千变万化，无非说此。再所赐香珠二串，香玉绛珠，点定黛玉。今已查收。外特寄香袋一个，略表我心。千万收好。千心万心，无非一心。表弟潘又安拜具。美容貌人也，乃正映宝玉，与旺儿之子丑陋对看，蓉、蔷诸人全照。

凤姐看罢，不怒而反乐。别人并不识字。王善保家的素日并不知道他姑表姊弟有这一节风流故事，见了这鞋袜，心内已是有些毛病。又见有一红帖，凤姐看着又笑，他便说道：“必是他们写的账目不成字，‘馒头庵’也是这账。所以奶奶见笑。”凤姐笑道：“正是，这个账竟算不过来，你是司棋的老娘，他的表弟也该姓王，怎么又姓潘呢？”王善保家的见问得奇怪，只得勉强回道：“司棋的姑妈给了潘家，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棋出舅家，则棋转为宝。潘出姑家，则潘转为黛。颠倒阴阳，是真《易》道，是真鸳鸯。凤姐笑道：“这就是了。”因说：“我念给你听听。”说着，从头念了一遍，大家都吓了一跳。这王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错儿，不想反拿住他外孙女儿，明说感应，大众一齐回向。他又气又臊。

周瑞家的四人听见凤姐儿念了，都吐舌头摇头儿。周瑞家的道：“王大妈听见了！这是明明白白，再没得话说了！各为感应。这如今怎么样呢？”王家的只恨无地缝儿可钻。凤姐只瞅着他，抿着嘴儿嘻嘻的笑，向周瑞家的道：“这倒也好，不用他老娘操一点心儿。鸦雀不闻，就给他们弄了个好女婿来了。”惜黛之所不能。周瑞家的也笑着凑趣儿。

王家的无处煞气^[8]，只得打着自己的脸骂道：“老不死的娼妇，怎么造下孽了！说嘴打嘴，现世现报。”现身说法。众人见他如此，要笑又不敢笑，也有趁愿的，也有心中感动报应不爽的。明点感应。

凤姐见司棋低头不语，也并无畏惧惭愧之意，倒觉可异。料此时夜深，且不必盘问，只怕他夜间自寻短志^[9]，遂唤两个婆子监守，且带了人拿了赃证，回来歇息，等待明日料理。写得恰好，承上起下，必不可少。谁知夜里下面淋血不止，次日便觉身体十分软弱起来，藉演山崩，即为安置地步，文字恰好。遂掌不住。请医诊视，开方立案，说要保重而去。老嬷嬷们拿了方子，回过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闷，遂将司棋之事暂且搁起。

可巧这日尤氏来看凤姐，坐了一回，又看李纨等。忽见惜春遣人来请，尤氏到他房中，惜春便将昨夜之事细细告诉了，又命人将入画的东西要来与尤氏过目。入下半回。尤氏道：“实是你哥哥赏他哥哥的，只不该私自传送，如今官盐反成了私盐了。”盐为北方至阴之味，实复之所从生。因骂入画：“糊涂东西！”鸳鸯图画正是糊涂东西，前评屡详。惜春道：“你们管教不严，反骂丫头。这些姊妹，独我的丫头没脸，我如何去见人？由辨之不早辨，发言警省。昨儿叫凤姐姐带了他去又不

肯，今日嫂子来的恰好，快带了他去，或打或杀或卖，我一概不管。”

入画听说，跪地哀求，百般苦告。尤氏和妈妈等人也都十分解说：“他不过一时糊涂，下次再不敢的。看他从小儿服侍一场。”谁知惜春年幼天性孤僻，任人怎说，只是咬定牙断乎不肯留着，更又说道：“不但不要入画，如今我也大了，连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的。是稚语，是刚断，而画中之罪有如此。况且近日闻得多少议论，当与“惑偏私”回评语参看。我若再去，连我也编派。”无剥不复。尤氏道：“谁敢议论什么？又有什么可议论的？姑娘是谁？我们是谁？姑娘既听见人议论我们，就该问着他才是。”口吻见地，李、凤之介有此一人，令人认得。惜春冷笑道：“你这话问着我倒好。我一个姑娘家，只好躲是非的。我反寻是非，成个什么人了？“括囊无咎”。况且古人说的：‘善恶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勖助^[10]。’何况你我二人之间？我只能保住自己就够了，以后你们有事，好歹别累我。”坤之贞顺，已透末局。

尤氏听说，又气又好笑，因向地下众人道：“怪道人人都说四姑娘年轻糊涂，我只不信，你们听这些话，无原无故，又没轻重，真真的叫人寒心。”众人都劝说道：“姑娘年轻，奶奶自然该吃些亏的。”惜春冷笑道：“我虽年轻，这话却不年轻。乃刘老老，坤一老阴，乾一老阳也。你们不看书，不识字，此书洵不易看，此字洵不易识。都是呆子，倒说我糊涂。”

尤氏道：“你是状元，乾元坤元正《易》之首，故以状元目之，而妇人口角如闻。第一个才子，我们糊涂人，不如你明白。”惜春道：“据你这话，就不明白。状元难道没有糊涂的？一部《易》理糊涂，正是状元糊涂，而以驳语出之又肖。可知你们这些人都是世俗之见，那里眼里识得真假，心里分得出好歹来？此是说看此书者。你们要看真人，总在最初一步的心上想起，直揭“七日来复”之义，所谓“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惜春了义，《红楼梦》了义也。才能明白呢！”便是翠缕所云明白。尤氏笑道：“好，才是才子，这会子又做大和尚，又讲起参悟来了。”惜春道：“我也不是什么参悟，指明此书不演空空。我看如今人一概也都是入画一般，没有什么大说头儿。”因有此书。尤氏道：“可知你真是心冷嘴冷的人。”“冷”字特点，此书已了。惜春道：“怎么我不冷？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为什么叫你们带累坏了？”

尤氏心内原有病，怕说这些话，听说有人议论，已是心中着恼，只是今日惜春分上不好发作，忍耐了大半天。今见惜春又说这话，因按捺不住，便问道：“怎么就带累了你？你的丫头的不是，无故说我。我倒

忍了这半日，你倒越发得了意，只管说这话。你是千金小姐，我们以后就不敢亲近你，仔细些带累了小姐的美名儿。即刻就叫人将入画带了过去！”入画则大观生，出画则大观灭，无穷生灭，总由一画。说着，便赌气起身去了。惜春道：“你这一去了，若果然不来，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还干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作者有此鉴戒。因借一多言自杀之黛玉作为《红楼梦》一书，而以“干净”二字结之，此处特为点出。尤氏也不答应，一径往前边去了。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上半回曰“惑奸谗”从晴雯生，而实从黛玉生。因林生荣，故于“查抄”前去黛玉，于“抄检”后去晴雯。热而冷，兴而败，此上半了之。

下半回曰“避嫌隙”，从尤氏生，实从秦氏生也。造衅开端，至此结案，因荣而及宁，乃因宁以及荣也。歹而好，假而真，此下半了之。

自“嫌隙人”回至此为一大段，乃总括以下四十六回，作一复本文字也。鸳鸯画就，安排冷热，还他死死生生；《感应篇》成，收拾东西，早已干干净净。春囊任绣，傻丫头何意何心；喜帖自书，玉桂儿谁强谁弱。不待锦衣驄马，大观园已破奸赃；何须金凤明珠，黑地狱尚寻嫌隙。睚眦必报，毫发无差。请溯最初，共谈文妙。

【护花主人评曰】搜检大观园，是抄家预兆。杜绝宁国府，是出家根由。

迎春一味懦弱，探春主意老辣，惜春孤介性癖，三人身份不同，可知结果均异。

凤姐向王善保家的说：“要抄检，只抄检咱们家的人。薛大姑娘屋里，断乎抄检不得的。”王善保家的说：“这个自然，岂有抄起亲戚家来的。”试问林姑娘独非亲戚乎？则黛玉之受欺，不止不给月银一端，宜乎其日以泪痕洗面也。

侍书之说话锋利，晴雯之性情躁急，及入画之哭诉实情，司棋之并无惭惧，各人肚里，各有主意，而司棋之视死如归，已于此定念。

鸳鸯偷贾母箱子，于此回补出。又带写邢夫人之见小贪利，王凤姐之善于安顿，三面俱到。

【大某山民评曰】宝钗屋里，缘亲戚不可抄，而黛玉独非其例耶？王善保家的欲将荷包、扇袋作把柄，以为得意。斯时人声鼎沸，鸡犬不宁，而高卧者置若罔闻，谅曰小事不足道。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间事，下回入中秋。

[1] 详情度理：审察情由，推测事理。

[2] 走话：言语中泄露秘密。

[3] 妖调：妖冶。

[4] 作脸：争脸面，争出风头。

[5] 逞脸：即争脸。

[6] 讨脸：即作脸。参见前“作脸”注。

[7] 每常：平时，平常。

[8] 煞气：出气；发火。

[9] 寻短志：寻短见。谓自杀。

[10] 勛（xù）助：勉励帮助。勛，勉励。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话说尤氏从惜春处赌气出来，正欲往王夫人处去，跟从的老嬷嬷们因悄悄的道：“回奶奶：且别往上房去。才有甄家的几个人来，还有些东西，不知是做什么机密事。奶奶这一去，恐怕不便。”尤氏听了道：“昨日听见你老爷说看见抄报上，甄家犯了罪，现今抄没家私，再写甄家抄没，而此卷发端正太虚境联语注释。调取进京治罪。怎么又有人来？”老嬷嬷道：“正是呢。才来了几个女人，气色不成气色，慌慌张张的，想必有甚么瞒人的事。”尤氏听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纨这边来了。真假往来是为理，故仍到此处。

恰好太医才诊了脉去。李纨近日也觉清爽了些，“七日来复”。拥衾倚枕，坐在床上，正欲人来说些闲话。因见尤氏进来不似方才和蔼，只呆呆的坐着，李纨因问道：“你过来了，可吃些东西？只怕饿了。”命素云：“瞧有什么新鲜点心拿来。”尤氏忙止道：“不必，不必。你这一晌病着，那里有什么新鲜东西？况且我也不饿。”李纨道：“昨日人家送来的好茶面子^[1]，倒是对碗来你喝罢^[2]。”说毕，便吩咐去对茶。

尤氏出神无语。跟来的丫头媳妇们因问：“奶奶今日中晌尚未洗脸，这会子趁便可净一净好？”尤氏点头。李纨忙命素云来取自己妆奁。素云又将自己脂粉拿来，笑道：“我们奶奶就少这个，奶奶不嫌腌臢，能着用些^[3]。”李纨道：“我虽没有，你就该往姑娘们那里去取，怎么公然拿出你的来？幸而是他，若是别人，岂不恼呢？”尤氏笑道：“这何妨。”说着，一面洗脸。丫头又只弯腰捧着脸盆。李纨道：“怎么这样没规矩？”那丫头赶着跪下。既以面茶演诚意，又以净面演涤污，而上下之介、礼义之防，隐然言外。请问看官是《大学》否？尤氏笑道：“我们家下大小的人，只会讲外面假礼假体面，究竟做出来的事都够使的了。”是书之不能不作。李纨听如此说，便已知道昨夜的事。因笑道：“你这话有因，谁做的事竟够使的了？”尤氏道：“你倒问我！你

敢是病着死过去了？”昨日之事，抄没之事也。由假而来，死过则生来，即譬如昨日死今日生之义，是谗语，是微言，而口角逼肖。

一语未了，只见人报：“宝姑娘来了。”昨夜之事，正因此人而生，故陡接他来。二人忙说“快请”时，宝钗已走进来。尤氏忙擦脸起身让坐，因问：“怎么一个人忽然走进来，“一个人”问得最妙，一切败坏悉一个人。别的姊妹都不见？”宝钗道：“正是，我也没有见他们。只因今日我们妈妈身上不自在，家里两个女人也都因时症未起炕，别的靠不得，我今儿要出去伴着老人家夜里作伴。大观既没，此人可出。要去回老太太、太太，我想又不是什么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横竖进来的。安坐以待“成大礼”。所以来告诉大嫂子一声。”理数归结。李纨听说，只看着尤氏笑。尤氏也看着李纨笑。煞有神情，而两“笑”字特重。

一时尤氏盥洗已毕，大家吃面茶。李纨因笑着向宝钗道：“既这样，且打发人去请姨娘的安，问是何病？我也病着，不能亲自去看。好妹妹，你去只管去，我且打发人去到你那里去看屋子。你好歹住一两天，还进来，别教我落不是。”宝钗笑道：“落什么不是呢？也是人之常情。你又不曾卖放了贼。以贼自认，与探春等。依我的主意，也不必添人过去，竟把云丫头请了来，你和他住一两日，岂不省事？”云归于理，此梦醒矣。尤氏道：“可是，史大妹妹往那里去了？”宝钗道：“我才打发他们找你们探丫头去了，叫他同到这里来，我也明白告诉他。”

正说着，果然报：“云姑娘和三姑娘来了。”大家让坐已毕，宝钗便说要出去的事。探春道：“很好，不但姨妈好了还来，即便好了不来也使得。”迥不犹人，是何怪笔。尤氏笑道：“这话奇怪，怎么撵起亲戚来了？”探春冷笑道：“正是呢，有别人撵的，不如我先撵。社起于他，社散于他，自下一叹注脚。亲戚们好，也不在必要死住着才好。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似的，“飞鸟各投林”，仍不脱酉金。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骨肉自残，作者伤之。尤氏忙笑道：“我今儿是那里来的晦气？偏都碰着你姊妹的气头上了。”探春道：“谁叫你趁热火来了？”照顾制金。因问：“谁又得罪了你呢？”因又寻思道：“凤丫头也不犯合你恁气。却是谁呢？”尤氏只含糊答应。

探春知他畏事，不肯多言，因笑道：“你别妆老实了。除了朝廷治罪，没有砍头的，你不必吓的这个样儿。告诉你罢：我昨日把王善保家那老婆子打了，我还顶着罪呢。不过背地里说我些闲话，难道也还打我一顿不成？”声情曲肖，至理存焉。宝钗忙问：“因何又打他？”探春悉把昨夜的事一一都说了出来。昨夜事独无宝钗，正独在宝钗也，一切奸

脏令人想见，是背攻法。尤氏见探春已经说了出来，便把惜春方才的事也说了出来。

探春道：“这是他向来的脾气，孤介太过^[4]，我们再扭不过他的。”随案随断。又告诉他们说：“今日一早不见动静，打听了凤丫头病着，就打发人四下打听王善保家的是怎样，回来告诉我说：‘王善保家的挨了一顿打，嗔着他多事。’”尤氏、李纨道：“这倒也是正理。”探春冷笑道：“这种遮人眼目儿的事，谁不会做？且再瞧就是了。”尤氏、李纨皆默无所答。一时丫头们来请用饭，湘云、宝钗回房，打点衣衫，不在话下。

尤氏辞了李纨往贾母这边来。贾母歪在榻上，王夫人正说甄家因何获罪，如今抄没了家产，来京治罪等语。贾母听了，心中甚不自在。恰好见他姊妹来了，因问：“从那里来的？可知凤姐妯娌两个病着，今日怎么样？”方说真假抄没，便及真假两人，皆大指点。尤氏等忙回道：“今日都好些了。”贾母点头叹道：“咱们别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咱们八月十五赏月是正经。”圆满功德、天心人事俱集于“八月十五”四字，是曰正经，前后诸评尽之矣。王夫人笑道：“已预备下了，不知老太太拣在那里好？只是园里恐夜晚风凉。”“风凉”二字专题。贾母笑道：“多穿两件衣服何妨？一部大观，盈虚消长，令人各知御寒。那里正是赏月地方，岂可倒不去的？”

说话之间，媳妇们抬过饭桌，王夫人、尤氏等忙上来放箸捧饭。贾母见自己几色菜已摆完，另有两大捧盒内，盛了几色菜，便是各房孝敬的旧规矩。将演赏月，必从吃饭起，而特提孝敬，乃一书作意也。其渐入萧索，已即从此处发端。贾母说：“我吩咐过几次，蠲了罢，都不听，也只罢了。”王夫人笑道：“不过都是家常东西。今日我吃斋，没有别的，那些面筋豆腐老太太又不甚爱吃，只拣了一样椒油莼齏酱来^[5]。”贾母笑道：“我倒也想这个吃。”鸳鸯听说，便将碟子挪在跟前，宝琴一一的让了，方归坐。贾母便命探春来同吃，探春又都让过了，便和宝琴对面坐下。凤之辣，王之斋，而为贾母所喜，此阴阳气数不能禁止，可为长叹者也。故陪食必有琴、探。侍书忙去取了碗箸。

鸳鸯又指那几样菜道：“这两样看不出是什么东西来，是大老爷孝敬的。孝敬之物而看不出什么东西，写得绝倒。这一碗是鸡髓笋，是外头老爷点上来的。”一面说，一面就将这碗笋送至桌上。贾母略尝了两点，便命将那几样，着人都送回去，“就说我吃了，已后不必天天送。我想什么，自然着人来要。”享政不享赦，面演偏爱，底注复机。而不

令再进，废孝废敬，罪归史也。媳妇们答应着，仍送过去，不在话下。

贾母因问：“拿稀饭来，吃些罢。”尤氏早捧过一碗来，说是红稻米粥。贾母接来吃了半碗，便吩咐：“将这粥送给凤姐儿吃去。”又指着这一盘果子，独给平儿吃去。因凤及平，既写史之偏心；李、凤同病而二物不及赐，则李之知而不言为无罪矣。以果及平，又以见惟平则有结果。又向尤氏道：“我吃了，你就来吃了罢。”尤氏答应着，待贾母漱口洗手毕，贾母便下地，和王夫人说闲话行食。尤氏告坐吃饭。此人乃宁府复机，故又及之。贾母又命鸳鸯等来陪吃。重注“殉主”。贾母见尤氏吃的仍是白米饭，因问说：“怎么不盛我的饭？”丫头们回道：“老太太的饭完了。一语凄然，已到寿终。今日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鸳鸯道：“如今都是可着头做帽子了，要一点儿富馀也不能的！”六阳已尽。王夫人忙回道：“这两年旱涝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数交的，归之天地。这细米更艰难，所以都是可着吃的做。”贾母笑道：“正是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粥来。”宝钗了义，巧姐了义。众人都笑起来。

鸳鸯回头，向门外伺候媳妇们道：“既这样，你们把三姑娘的饭拿来添上。”何等支绌，由兴入败，写来匪易，而食之无馀，必从探春写出，甚言兴利正以致败也。尤氏笑道：“我已够了，不用去取。”鸳鸯道：“你够了，我不会吃的？”媳妇们听说，方忙着取去。一时王夫人也去用饭，这里尤氏直陪贾母说话取笑，到起更的时候，贾母说：“你也过去罢。”尤氏方告辞，走至二门外，上了车，众媳妇放下帘子来，四个小厮拉出来，套上牲口，几个媳妇带着小丫头们先走，到那边大门口等着去了。这里送的丫头们也回来了。

尤氏在车内，因见自己门首两边狮子下放着四五辆大车，大观之抄因赌，此亦因赌，而必提狮子，即湘莲所说之石狮子，与春囊正相激射，财色双绌也。便知系来赴赌之人。向小丫头银蝶儿道：白蝶也，“纸灰飞作白蝴蝶”，此梦醒矣。“你看，坐车的是这些，骑马的又不知有几个呢！”说着，进府，已到了厅上。贾蓉媳妇带了丫鬟媳妇，也都乘着羊角手罩接了出来^[6]。尤氏笑道：“成日家我要偷着瞧瞧他们赌钱也没得便，今儿倒巧，必用尤氏偷瞧，所谓罪自外至，而“巧”字一提，乃书之眼。顺便打他们窗户跟前走过去。”众媳妇答应着，提灯引路。又有一个先去悄悄的知会服侍的小厮们，不要失惊打怪。于是尤氏一行人，悄悄的来至窗下，只听里面称三赞四，耍笑之音虽多，又兼有恨五骂六，忿怨之声亦不少。顿笔整齐，而大道寓焉。

原来贾珍近因居丧，不得游玩，无聊之极，便生了个破闷的法子，日间以习射为由，请了几位世家弟兄及诸富贵亲友来较射，因说：“白白的只管乱射，终是无益，不但不能长进，且坏了式样。必须立了罚约，赌个利物^[7]，大家才有勉力之心。”因此，天香楼下箭道内立了鸽子^[8]，皆约定每日早饭后时射鸽子。贾珍不便出名，便命贾蓉做局家^[9]。这些都是少年，正是斗鸡走狗、问柳评花的一干游侠纨绔。因此大家议定，每日轮流作晚饭之主。天天宰猪割羊，屠鹅杀鸭，好似“临潼斗宝”的一般^[10]，都要卖弄自己家里的好厨役，好烹调。不到半月工夫，贾政等听见这般，不知就里，反说：“这才是正理，文既误了，武也当习。况在武荫之属。”遂也命宝玉、贾环、贾琮、贾兰等四人于饭后过来，跟着贾珍习射一回，方许回去。此一段推原曲中世情，意畅词圆，已足爽人心目，而横插贾政一节，写“渐”字、写“昏”字，立失教罪案，乃转不及贾赦，此《春秋》责备贤者也，尤令人笑，令人叹。

贾珍志不在此，再过几日，便渐次以歇肩养力为由，晚间或抹骨牌，赌个酒东儿，以后渐次至钱。如今三四个月光景，竟一日一日的赌胜于射了，公然斗叶掷骰^[11]，放头开局，大赌起来。家下人借此各有些利益，巴不得如此，所以竟成了局势。外人皆不知一字。一字，“渐”字也，而人皆不知。请问谁是一眼读《红楼》，一眼读“履霜坚冰”之一爻者？近日邢夫人胞弟邢德全五行生克，无非刑德；因射及赌，成即以败，是谓邢德全。一名概《易》理，一名概此书，而必曰胞弟，与邢岫烟有分别。也酷好如此，所以也在其中。又有薛蟠，头一个惯喜送钱与人的，见此岂不快乐？这邢德全虽系邢夫人的胞弟，却居心行事大不相同，他只知吃酒赌钱，眠花宿柳为乐，手中滥漫使钱，待人无心，因此都叫他傻大舅。与傻大姐同一傻，合阅彼评。则闲人以此名为《易》理不谬。薛蟠早已出名的呆大爷。曰傻曰呆，仍注黛玉书主。今日二人凑在一处，都爱抢快^[12]，便会了两家，在外间炕上抢快。又有几个又在当地下大桌子上赶羊^[13]。里间又有一起斯文些的，抹骨牌打天九^[14]。此间服侍的小厮，都是十五岁以下的孩子。此是前话。一提一顿，笔力千钧，而前话正是后话。

且说尤氏潜至窗外偷看，其中有两个陪酒的小幺儿都打扮得粉妆锦饰。今日薛蟠又掷输了，正没好气，幸而后手里渐渐的翻过来了，除了冲账的，反赢了好些，心中只是兴头起来。贾珍道：“且打住，吃了东西再来。”因问：“那两处怎么样？”里头打天九、赶老羊的未清，先摆下一桌，贾珍陪着吃。薛蟠兴头了，便搂着一个小幺儿吃酒，又命将酒去敬傻大舅。傻大舅输家，没心肠，吃了两杯便有些醉意，嗔着陪酒的

小幺儿只赶赢家不理输家了，因骂道：“你们这起兔子，真是些没良心的忘八羔子！天天在一处，谁的恩你们不沾？只不过这会子输了几两银子，你们就这样三六九等儿的了。难道从此以后，再没有求着我的事了？”众人见他带酒，那些输家不便言语，只抿着嘴儿笑。那些赢家忙说：“大舅骂的很是，这小狗攘的们都是这个风俗儿。”因笑道：“还不给舅太爷斟酒呢。”两个小孩子都是演就的圈套，忙都跪下奉酒，扶着傻大舅的腿，一面撒娇儿说道：“你老人家别生气，看着我们两个小孩子罢。我们师父教的：不论远近厚薄，只看一时有钱的便亲近。你老人家不信，回来大大的下一注，赢了，再瞧瞧我们两个是什么光景儿。”说的众人都笑了。从尤氏眼中耳中写，一切尽态极妍，意严笔戏。这傻大舅掌不住也笑了，一面伸手接过酒来，一面说道：“我要不看着你们两个素日怪可怜儿的，我这一脚把你两个小蛋黄子踢出来。”说着，把腿一抬。两个孩子趁势儿爬起来，越发撒娇撒痴的，拿着洒花绢子，托了傻大舅的手，把那钟酒灌在傻大舅嘴里。傻大舅哈哈大笑，一扬脖子，把一钟酒都喝干了，因拧了那孩子的脸一下儿说道：“我这会子看着，又怪心疼的了。”写“傻”字又是一副样本，令人叫绝，何其才之无穷耶。

正说着，忽然想起旧事来，乃拍案对贾珍说道：“昨日我和你令伯母呕气，你可知道么？”贾珍道：“不曾听见。”邢大舅叹道：“就为钱这件东西。老贤甥，你不知我们邢家的底里。我们老太太去世时，我还小呢，世事不知。他姊妹三个人，只有你令伯母居长，映射尤氏。他出阁时，把家私都带了过来。如今你二姨儿也出了阁了，家里也很艰窘。你三姨儿尚在家里。映射尤二姐、尤三姐。一应用度都是这里陪房王善保家的掌管，我就是来要几个钱，也并不是要贾府里的家私，我邢家的家私也就够我花了，无奈竟不能到手，你们就欺负我没钱。”重明感应，而三邢馀一，则仅存上爻一阳，加王之坤于下，仍是山地剥义。贾珍见他酒醉，外人听见不雅，忙用话劝解。外面尤氏等听得十分真切，乃悄向银蝶儿等笑说：“你听见了，这是北院里大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王仁亦到，而大太太居北院，所谓“投畀有北”也，与黑油大门相发明。可见他亲兄弟还是这样，就怨不得这些人了。”

因还要听时，正值赶老羊的那些人也歇住了，要酒。有一个人问道：“方才是谁得罪了舅太爷？我们竟没听明白。且告诉我们，评评理。”邢德全把两个陪酒的孩子不理的话，说了一遍。那人接过来就说：“可恼！怨不得舅太爷生气。我问你：舅太爷不过输了几个钱罢咧，并没有输掉了鸡巴，怎么你们就不理他了？”说着，大家都笑起

来。邢德全也喷了一地饭，用刑德大道以演此书，只供喷饭而已。说：“你这个东西，行不动儿就撒村捣怪的。”撒村捣怪悉入尤氏之耳，自取之而已，而文字关节异样生动。尤氏在外面听了这话，悄悄的啐了一口，骂道：“你听听，这一起没廉耻的小挨刀的，再灌丧了黄汤，还不知呖出些什么新样儿的来呢^[15]。”一面便进去，卸妆安歇。至四更时，贾珍方散，往佩凤房里去了。

次日起来，就有人回：“西瓜、月饼都全了，只待分派送人。”贾珍吩咐佩凤道：“你请奶奶看着送罢，我还有别的事呢。”佩凤答应去了，回了尤氏，一一分派遣人送去。一时佩凤来说：“爷问奶奶今儿出门不出门，说咱们是孝家，“孝”字大书特书。十五过不得节，今儿晚上倒可以大家应个景儿呢。”尤氏道：“我倒不愿意出门呢，那边珠大奶奶又病了，琏二奶奶也躺下了，我再不去，越发没个人了。”东西合一，从此收拾。佩凤道：“爷说奶奶出门好歹早些回来，叫我跟了奶奶去呢。”尤氏道：“既这么样，快些吃了，我好走。”佩凤道：“爷说早饭在外头吃，请奶奶自己吃罢。”尤氏问道：“今日外头有谁？”佩凤道：“听见外头有两个南京新来的，倒不知是谁。”《易》道自南而北，其理隐微，借不知是谁以演之。说毕，吃饭更衣，尤氏等仍过荣府来，至晚方回去。

果然贾珍煮了一口猪，烧了一腔羊，猪羊之宴。备了一桌菜蔬果品，在会芳园丛绿堂中，此园已拆，今又见之，空中楼阁，作如是观，至汇群芳而丛绿，则三春消歇矣。带领妻子姬妾先吃过晚饭，然后摆上酒，开怀作乐赏月。孝家如是，其孝可知，乃束上起下大落墨处。将一更时分，真是风清月朗，银河微隐。不雕不琢，写来乃尔清佳。贾珍因命佩凤等四个人也都入席，下面一溜坐下，猜枚擲拳。饮了一回，贾珍有了几分酒，高兴起来，便命取了一枝紫竹箫来，命佩凤吹箫，文花唱曲，喉清韵雅，真令人魄散魂消。箫消花散，此宴当之。唱罢，复又行令。

那天将有三更时分，贾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喝茶，换盏更酌之际，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大家明明听见，都毛发悚然。贾珍忙厉声叱问：“谁在那边？”连问几声，无人答应。尤氏道：“必是墙外边人家人，也未可知。”贾珍道：“胡说。“万恶淫为首，百行孝居先”，乃胡老名公经营大观主意，故于此处大书“胡说”。莫作闲言看过。这墙四面皆无下人的房子，况且那边又紧靠着祠堂，焉得有人？”一语未了，只听得一阵风声，竟过墙去了，恍惚闻得祠堂内扃扇开阖之声，只觉得

风气森森，比先更觉凄惨起来。看那月色时，也淡淡的不似先前明朗，众人都觉毛发倒竖。罪通天祖，写得怕人，绘北风寒、绘云汉热具半幅中，洵为奇观。贾珍酒已吓醒了一半，只比别人掌得住些，心里也十分警畏。以贾珍而知警畏，见桀纣亦可悔祸之人，何等期望。便大没兴头，勉强又坐了一会，也就归房安歇去了。

次日一早起来，乃是十五日，带领众子侄，开祠行朔望之礼^[16]，细察祠内，都仍是照旧好好的，并无怪异之迹。贾珍自以为醉后自怪，千古丧败，一言尽之。也不提此事。礼毕，仍旧闭上门，看着关锁好了。贾珍夫妻至晚饭后，方过荣府来。只见贾赦、贾政都在贾母房里坐着说闲话儿，与贾母取笑呢。贾琏、宝玉、贾环、贾兰皆在下侍立。又正叙天伦之乐。贾珍来了，都一一见过，说了两句话，贾珍方在挨门小机子告了坐，侧着身子坐下。贾母笑问道：“这两日，你宝兄弟的箭如何了？”为刑为德，此人主之，以补笔为提笔。贾珍忙起身笑道：“大长进了，不但式样好，而且弓也长了一个劲^[17]。”贾母道：“这也够了，且别贪力，仔细努伤着^[18]。”贾珍忙答应了几个“是”。贾母又道：“你昨日送来的月饼好。西瓜看着倒好，打开也罢了。”贾珍答应：“月饼是新来的一个专做点心的厨子，我试了试果然好，才敢做了孝敬来的。西瓜往年都还可已，不知今年怎么就不好了。”贾政道：“大约今年雨水太勤之过。”特借瓜饼，说人事、说天心。贾母笑道：“此时月亮已上来了，咱们且去上香。”说着，便起身扶着宝玉的肩，带领众人，齐往园中来。

当时园子正门俱已大开，吊着羊角灯。嘉荫堂月台上，焚着斗香^[19]，秉着烛，陈设着瓜果月饼等物。邢夫人等皆在里面久候。真是月明灯彩，人气香烟，晶艳氤氲，不可名状。整炼之极。地下铺着拜毯锦褥。贾母盥手上香，拜毕，与“祷天”回相为掩映。于是大家皆拜过。贾母便说：“赏月在山上最好。”因命在那山上的大花厅上去。众人听说，就忙着在那里铺设。贾母且在嘉荫堂中吃茶少歇，说些闲话。

一时，人回：“都齐备了。”贾母方扶着人上山来。王夫人等因回说：“恐石上苔滑，还是坐竹椅子上去。”贾母道：“天天打扫，况且极平稳的宽路，何必不疏散疏散筋骨？”才平稳而贾赦旋被石绊，人甚勿自恃也。于是贾赦、贾政等在前引路，又是两个老婆子，秉着两把羊角手罩，鸳鸯、琥珀、尤氏等贴身搀扶，邢夫人等在后围随，从下逶迤不过百馀步，到了土山峰脊上，便是这座敞厅。因在山之高脊，故名曰凸碧山庄。凸碧、凹晶，新鲜典雅，而日月盈虚，阴阳消长，总括之矣。厅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围屏隔做两间。凡桌椅形势皆是圆

的，特取团圆之意。全部传奇团圆于此，乃凸凹两合之象：大众热闹纵恣于此，乃“凸”字满盈之象；一切冷败变换于此，乃“凹”字缺陷之象。上面居中，贾母坐下，左边贾赦、贾珍、贾琏、贾蓉，右边贾政、宝玉、贾环、贾兰，团团围坐，只坐了半桌。曰圆实半，全书大旨。此中贾琮忽有忽无，则贾氏宗支，无非如此。下面还有半桌馀空。

贾母笑道：“常日倒还不觉人少，今日看来，究竟咱们的人也甚少，算不得甚么。想当年过节的日子，今夜男女三四十个，何等热闹！追前正以起后。今日又这样太少，如今叫女孩儿们来坐在那边罢。”于是令人向围屏后邢夫人等席上将迎春、探春、惜春三个请过来。此席计十二人，一年十二月也，而以三春绾之，明演天道。贾琏、宝玉等一齐出坐，先尽他姊妹坐了，然后在下依次坐定。

贾母便命折一枝桂花，命一媳妇在屏后击鼓传花，若花在空中，饮酒一杯，罚说笑话一个。传花而说笑话，正蓼汀花溆之意。于是先从贾母起，次贾赦，一一接过，鼓声两转，恰恰在贾政手中住了，孝先及政，《春秋》责备。只得饮了酒。众姊妹弟兄，都你悄悄的你扯我一下，我暗暗的又捏你一把，都含笑心里想着，倒要听是何笑话。笔有馀闲，文有深意。贾政见贾母欢喜，只得承欢。

方欲说时，贾母又笑道：“若说得不笑了，还要罚。”贾政笑道：“只得一个，若不说笑了，也只好愿罚。”要言不烦。贾母道：“你就说这一个。”贾政道：“一家子一个人最怕老婆……”老婆，阴也。“最怕老婆”一语，全书已了。圣人扶阳而抑阴，是真能怕老婆者，夫谁说而谁听之。只说了这一句，大家都笑了，因从没听见贾政说过，所以才笑。贾母笑道：“这必是好的。”贾政笑道：“若好，老太太先多吃一杯。”一语足以奉觞上寿。贾母笑道：“使得。”贾赦连忙捧杯，贾政执壶斟了一杯。贾赦仍旧递给贾政，贾赦旁边侍立。贾政捧上，安放在贾母面前。贾母饮了一口。贾赦、贾政退回本位。于是贾政又说道：“这个怕老婆的人，从不敢多走一步。偏是那日八月十五，以指喻指。到街上买东西，便见了几个朋友，死活拉在家里去吃酒。不想吃醉了，便在朋友家里睡着了。第二日醒了，后悔不及，只得来家陪罪。他老婆正洗脚，被濯阴浊，必究本根。说：‘既这样，你替我磨磨就饶你。’这男人只得给他磨，未免恶心，要吐。他老婆便恼了要打，说：‘你这样轻狂！’吓得他男人忙跪下，求说：‘并不是奶奶的脚肮脏，只因昨儿喝多了黄酒，又吃了月饼馅子，所以今儿有些作酸呢！’”木味酸，作酸犹云起木。说得贾母与众人都笑了。贾政忙又斟了一杯，送与贾母。贾母笑

道：“既这样，快教人取烧酒来，别教你们有媳妇的人受累。”起木所以制金，烧酒，火也。众人又都笑起来。

于是又击鼓，便从贾政传起，可巧传到宝玉手中，鼓止。宝玉因贾政在坐，早已踖踖不安^[20]，偏又在他手中，因想：“说笑话，倘或说不好，又说没口才；若说好了，又说正经的不会，只惯贫嘴，更有不是。不如不说好。”乃起身对贾政：“不能说笑话，宝玉之不孝，乃政之不中不才有以致之，而语意恰合人情。求限别的罢。”贾政道：“既这样，限一个‘秋’字，就即景做一首诗。好便赏你；若不好，明日仔细。”贾母忙道：“好好的行令，如何又做诗？”贾政陪笑道：“他能。”孝无语言文字，故宝玉不说。而诗之教原于孝，即诗即孝也，为心之声，故不学而能。贾母听说：“既这样，就做。快命人取纸笔来。”贾政道：“只不许用这些‘水’、‘晶’、‘冰’、‘玉’、‘银’、‘彩’、‘光’、‘明’、‘素’等堆砌字样，上溯‘试才’，书无堆砌。要另出主见，试你这几年才思。”宝玉听了，碰在心坎儿上，遂立想了四句，向纸上写了，呈与贾政看。即诗仍不落语言文字，欲人人自得之。贾政看了，点头不语。

贾母见这般，知无甚不好，便问：“怎么样？”贾政因欲贾母欢喜，便说：“也难为他，只是不肯念书，到底词句不雅。”书为后天救药，乃正训，又全部《红楼》不掉斯文袋子，以为不雅，乃借贾政形容看官。贾母道：“这就罢了。就该奖励，他已后越发上心了。”贾政道：“正是。”因回头命个老嬷嬷出去，“吩咐小厮们，把我海南带来的扇子作诗以代笑话，而赏诗必以扇，闲人以笑字训孝，扇字训善，可无疑。取来给两把与宝玉。”善不可二，心不可二，而必给两把，政坏之也。宝玉磕了一个头，仍复归坐行令。当下贾兰见奖励宝玉，他便出席，也做一首，出人头地，是复之机。呈与贾政看。贾政看了，喜不自胜。遂并讲与贾母听时，贾母也十分欢喜，也忙令贾政赏他。

于是大家归坐，复行起令来。这次贾赦手内住了，只得吃了酒，说笑话，先及政是责贤，次及赦是宥罪。因说道：“一家子一个儿子最孝顺，偏生母病了，各处求医不得，大书特书，可与政说怕老婆参观而得。便请了一个针灸的婆子来。这婆子原不知道脉理，只说是心火，一针就好了。这儿子便慌了，便问：‘心见铁就死，如何针得？’婆子道：‘不用针心，只针肋条就是了。’儿子道：‘肋条离心远着呢，怎么就针得好？’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天下作父母的，偏心的多着呢。’”是则偏之为害，正贾母罪状，而赦之为赦，底面都到。众人听说

都笑起来，贾母只得也吃半杯酒，半日笑道：“我也得这婆子针一针就好了。”自认不讳。贾赦听说，自知出言冒撞，贾母疑心，忙起身笑与贾母把盏，以别言解释^[21]。

贾母也不好再提，且行令。不料这花传在贾环手里，环乃下半回书主，故必及他，而切欲人人知此循环也。贾环近日读书稍进，亦好外务，提叙恰好，而“外务”二字，有千百转身。今见宝玉做诗受奖，他便技痒，当着贾政不便造次，如今可巧花在空中，便也索纸笔来，立就一绝，呈与贾政。贾政看了，亦觉罕异，只词句中终带着不乐读书之意，即读书且为外务，况不乐读书乎？环训无端，此乃正言警省。遂不悦道：“可见是弟兄了，发言吐意，总然邪派。古人中有‘二难’，你两个也可以称‘二难’了，思其难，图其易，一勉一戒，亦是正训。就只是那一个‘难’字，却是做‘难以教训’‘难’字讲才好。哥哥是公然温飞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为曹唐再世了。”温飞卿八叉也，一部《易》卦无非八叉，以八叉演一心，此心同，此理同，故宝玉曰公然。曹唐善为游仙诗，必宝玉出家而环始得袭世职，以符佳谶，故环曰再世。说得众人都笑了。

贾赦道：“拿诗来我瞧。”便连声赞：“好。”道：“这诗据我看甚是有气骨，想来咱们这样人家，原不必寒窗灯火。只要读些书，比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时，就跑不了一个官儿的，何必多费了工夫，反弄出书呆子来。作此想者不一而足，我见其人，我闻其语。而环之无端，史、政同为不可赦之列矣。所以我爱他这诗，竟不失咱们侯门气概。”惟无端合无端。因回头吩咐人去取自己的许多玩物来，赏赐与他。玩物丧志，正与扇相反。因又拍着贾环脑袋道：“已后就这样做去，这世袭的前程，就跑不了你袭了。”赦现袭世职，则继袭应及琏，琏行二，其上当有兄。若谓依珠大琏二排之，则宝玉当行三，环当行四。书中但设一贾琮，若大若小，忽有忽无，是琏之行二，直无从位置，直无其人矣。今以世袭加诸环，是削之夺之，罪已不赦，使人各知“沐皇恩”回为演无往不复之意，而已非赦、珍辈真可赦也。至预伏宝玉归空，其意犹浅。贾政听说，忙劝道：“他不过胡诌如此，以胡诌煞住，已到‘贾雨村归结红楼梦’。那里就论到后事了。”

说着，便斟了酒，又行了一回令。贾母便说：“你们去罢，自然外头还有相公们候着，也不可轻忽了他们。不可轻忽，意当与‘祭宗祠’回贾珍请年酒评参看。况且天已二更多了，你们散了，再让姑娘们多乐一回子，好歇着了。”贾政听了，方止令起身，大家公进了一杯酒，方带

着子侄们出去了。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芙蓉谏”回为一大段，上承“抄检”，下起“查抄”，以收拾黛玉文字也。故本回以甄家抄没起，而以“月盈则亏”一言概之。

本回以一饭寓正意，较他处为尤重。上半回诛不孝，下半回诛不弟；上半演乐中悲，下半演剥之复；上半以胡说作眼，下半以笑话为经。

【护花主人评曰】宁府荒淫作恶，不但人言可畏，甚至先灵悲叹，其一败涂地，自当不远。

甄府抄没，是贾府抄家引子。上回于探春口中微露一句，若不补写明白，便有疏漏，若竟细叙原委，难免冗繁。今借老嬷们补说，不露痕迹。

宝钗不可不去，不得不去，是宝钗身份，且为园中离散之象。又借探春口中说破，妙极。

叙贾珍堂中饮酒赌博，及邢、薛二人浮荡模样，全是败家所为。贾珍夜宴，鬼为悲叹。与贾母赏月，大不相同。一败一复，于斯已见。

宝玉、贾环诗不明写出，最为得体，且文法亦见变换。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是甲寅年中秋事。

[1] 茶面子：即炒面粉。

[2] 对：即兑。搀和，冲调。

[3] 能：通“耐”。受得住。

[4] 孤介：耿直方正，不随流俗。

[5] 菹齏（jī）酱：用菹菜腌成的酱菜。

[6] 手罩：手持的风灯。

[7] 利物：奖品，彩头。

[8] 鸽子：箭靶。

[9] 局家：牌戏或赌博中每一局的主持人。

[10] 临潼斗宝：春秋时秦穆公设局邀请十七国诸侯各携国宝齐会临潼斗宝的故事。

[11] 斗叶：一种博戏。纸牌戏之一种。

[12] 抢快：一种骰子游戏。用六颗骰子按一定的点色组织，定出“开”数（犹分数），比赛谁的“开”数多，称作“抢快”。

[13] 赶羊：即赶老羊，赌输赢、争胜负的一种游戏。以骰子六枚掷之，除去相同者三枚，视馀下骰子点数之多少而定胜负。

[14] 天九：一种四人玩的赌博。三十二张牙牌，每人八张，以大击小，牌分文武，文牌以天牌为尊，武牌以九点为尊，故名。

[15] 吽（qìn）：贬称人胡说。

[16] 朔望之礼：即农历初一（朔日）和十五（望日）的例常祭拜。

[17] 一个劲：古代拉弓用力的单位。相当于九斤十二两。

[18] 努伤：指过分用力而受伤。

[19] 斗香：一种特制的佛香。将许多股香攒聚捆扎，堆成塔形。

[20] 趑趄（cù jí）：恭敬而不安的样子。

[21] 解释：劝解，安慰。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话说贾赦、贾政带领贾珍等散去不题。且说贾母这里，命将围屏撤去，两席并作一席，众媳妇另行擦桌整果，更杯洗箸，陈设一番。贾母等都添了衣，盥漱吃茶，方又坐下，团团围绕。贾母看时，宝钗姊妹二人不在内坐，知他家去圆月。且李纨、凤姐二人又病，少了这四个人，便觉清冷了好些。

贾母因笑道：“往年你老爷们不在家，咱们越发请过姨太太来，大家赏月，却十分热闹。忽一时想起你老爷来，又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儿女不能一处，也都没兴。及至今年，你老爷来了，正该大家团圆取乐，又不便请他们娘儿来说笑说笑。况且他们今年又添了两口人，也难丢了他们，跑到这里来。偏又把凤丫头病了，有他一人来说说说笑笑，还抵得十个人的空儿。可见天下事总难十全！”说毕，不觉长叹一声。畅说缺陷，其义自明，而发端一薛，归结一凤，合成一叹。随命：“拿大杯来斟热酒。”

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团圆，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儿虽多，终不似今年骨肉齐全的好。”贾母因笑道：“正是为此，所以我才高兴，拿大杯来吃酒。你们也换大杯才是。”写得勉强，趋入本回。邢夫人等只得换上大杯，因夜深体乏，且不能胜酒，未免都有些倦意。无奈贾母兴犹未阑，只得陪饮。贾母又命将毡毯铺在阶上，命将月饼、西瓜、果品等类，都叫搬下去，命丫头媳妇们也都团团围坐赏月。

贾母因见月至天中，比先越发精彩可爱，满盈极矣。因说：“如此好月，不可不闻笛。”笛从竹，仍主黛玉。因命又将十番上女子传来。贾母道：“音乐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远远的吹起来，就够了。”说毕，刚才去时，只见跟邢夫人的媳妇走来，向邢夫人说了两句话，贾母便问：“什么事？”邢夫人便回说：“方才大老爷出去，被石头绊了一下，歪了腿。”第一摧伤，从此人起。贾母听了，忙命了两个婆

子快看去，又命邢夫人快去。邢夫人遂告辞起身。

贾母便又说：“珍哥媳妇也趁着便就家去罢，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我今日不回去了，定要和老祖宗吃一夜。”贾母笑道：“你们小夫妻家使不得，今夜不要团团圆圆，如何为我耽搁了？”尤氏红了脸笑道：“老祖宗说的我们太不堪了。我们虽是年轻，已经二十来年的夫妻，也算四十岁的人了，况且孝服未满。特提“孝”字。陪着老太太顽一夜是正理。”贾母听说道：“这话很是，我倒也忘了孝服未满，可怜你公公已死了二年多了！敬死于去夏，计一年馀，而曰二年，见生促死速也。可是我倒忘了，该罚我一大杯。既这样，就别去，竟陪着我罢。叫蓉儿媳妇送去，就顺便回去罢。”尤氏笑说了，贾蓉媳妇答应着，送出邢夫人，一同至大门，各自上车回去，不在话下。

这里众人赏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换暖酒来。正说着闲话，猛不防那壁厢桂花树下呜咽悠扬，吹出笛声来，趁着这明月清风，天空地静，真令烦心顿释，万虑齐除，肃然起坐，默然相赏。突入闻笛，笔势矫健，词旨清严，而笛之为黛，桂之为钗，仍抱书主。听约两盏茶时，方才止住。大家称赞不已，于是遂又斟上暖酒来。贾母笑道：“果然好听么？”众人笑道：“实在可听。我们也想不到这样。须得老太太带领着，我们也得开些心儿。”贾母道：“这还不大好，须得拣那好曲谱，越慢慢的吹来越好听。”便命斟一大杯酒，送给吹笛之人，慢慢的吃了，再细吹一套来。此乃借笛说全书也，书至“赏中秋”，一套已完，又开一套。

媳妇们答应，方送去，只见方才看贾赦的两个婆子回来说：“瞧了右脚面上，白肿了好些，如今调服了药，疼的好些，也无甚大关系。”两套中间间以贾赦伤足，乃“尴尬人”意旨。贾母点头叹道：“我也太操心。打紧说我偏心，我反这样。”说着，鸳鸯拿兜巾与大斗篷来，情景宛然，而大斗篷与“芦雪庭”相照。说：“夜深了，恐露水下了，风吹了头，坐坐也该歇了。”贾母道：“偏今儿高兴，你又来催，难道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因命再斟酒来，戴上兜巾，一面披了斗篷，大家陪着又饮，说些笑话。

只听桂花阴里，发出一缕笛音来，果然比先越发凄凉。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静月明，贾母不禁伤心，点本回题面而伤感在又一套，此后无非伤感矣！众人忙陪笑发语解释，又命换酒止笛。尤氏笑道：“我也就学了一个笑话，与老太太解解闷。”归着一笑。贾母勉强笑道：“这样更好，快说来我听。”尤氏乃说道：“一家子养了四个儿子，一部缺陷书，到此住了，必曰四子，四子书也。所谓无非《中庸》、《大学》。大儿

子只一个眼睛，二儿子只一个耳朵，三儿子只一个鼻孔，四儿子倒都齐全，偏又是个哑巴。”

正说到这里，只见席上贾母已蒙眬双眼，似有睡去之态。尤氏就住了口，和王夫人轻轻叫请贾母安歇。贾母便睁眼笑道：“我不困，自闭闭眼养神，你们这管说，我听着呢。”文字从容乃尔。王夫人等道：“夜已深了，风露也大，请老太太安歇罢，明日再赏，十六月色也好。”一切续部，都想赏十六月色。贾母道：“什么时候？”王夫人笑道：“已交四更，子时已过，天心来复，便到百十九回。他们姊妹们熬不过，都去睡了。”贾母听说，细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一人在此。止馀一叹，正写“凄清”。贾母笑道：“也罢，你们也熬不惯，况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只有三丫头，尚还等住，可怜你也去罢，我们散了。”写“感”字入木三分，能令观者亦觉愀然，何等笔致。说着，便起身吃了一口清茶，书中一切吃茶收拾于此，而下半回之妙玉已到。便坐竹椅小轿，两个婆子抬起，众人围随出园去了，不在话下。

这里众媳妇收拾杯盘，却少了一个细茶杯，各处寻觅不见，又问众人：“必是失手打了，撂在那里，告诉我拿了磁瓦去交收，是证见。不然，又说偷起来了。”众人都说：“没有打碎，只怕跟姑娘的人打了，也未可知。你细想想，或问问他们去。”一语便提醒了那媳妇，笑道：“是了，那一会记得是翠缕拿着的，我去问他。”说着，便找时，刚到了甬道，就遇见紫鹃、翠缕来了。翠缕便问道：“老太太散了，可知我们姑娘往那里去了？”这媳妇道：“我来问你要一个茶钟那里去了，你倒问我要姑娘。”上下过脉必用茶杯，即刘老老栊翠庵之茶杯，故以之关合凹凸，包罗万象。翠缕笑道：“我因倒茶给姑娘吃的，展眼回头，就连姑娘也没了。”那媳妇道：“太太才散，都睡觉去了。你不知那里顽去了，还不知道呢！”翠缕和紫鹃道：“断乎没有悄悄睡去之理，只怕在那里走了一走，如今老太太走了，赶过前边送去也未可知。我们且往前边找去，有了姑娘，自然你的茶杯也有了。姑娘即老老，老老即茶杯。你明日一早再找罢，有什么忙的？”媳妇笑道：“有了下落，就不必忙了。明儿和你罢。”说毕，回去查收家伙。这里紫鹃和翠缕，便往贾母处来，不在话下。

原来黛玉和湘云二人并未去睡。递入湘云“因麒麟”回，全文俱到。只因黛玉见贾府中许多人赏月，贾母犹叹人少，又提宝钗姐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赏月，不觉对景感怀，自去倚阑垂泪。宝玉近因晴雯病势甚重，诸务无心。只王夫人再四遣他去睡，他从此去了。探春又因近日家

事恼着，无心游玩。虽有迎春、惜春二人，偏又素日不大甚合，所以止剩湘云一人宽慰他。书主宝、黛、钗，此处以湘云一人总合三影，归结一梦，归结一妙也。因说：“你是个明白人，还不自己保养。可恨宝姐姐、琴妹妹，天天说亲道热，早已说今年中秋，大家要一处赏月，必要起诗社，大家联句。到今日，便弃了咱们，自己赏月去了，社也散了，诗也不做了。上半“感”字仍归此人。倒是他们父子叔侄纵横起来！你可知宋太祖说得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1]钗黛传奇全部了义，而心情口吻，的是湘云。他们不来，咱们两个人竟联起句来，明日羞他们一羞。”

黛玉见他这般劝慰，也不肯负他的豪兴，因笑道：“你看这里这等人声嘈杂，有何诗兴！”湘云笑道：“这山上赏月虽好，总不及近水赏月更妙。无非水月。你知道这山坡底下就是池沼。山凹里近水一个所在，就是凹晶馆。可知当日盖这园子，就有学问。这山之高处，就叫凸碧；山之低洼近水处，就叫凹晶。这凸、凹二字，历来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着轩馆之名，更觉新鲜，不落窠臼。可知这两处，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设此处。有爱那山高月小的，便往这里来；又爱那皓月清波的，便往那里去。又说全书，而凹凸两字，必从湘云更作发挥，正阴阳《易》理之总汇处也。只是这两个字，俗念作‘洼’‘拱’二音，便说俗了，诗文中不大见用。只陆放翁用了个凹字，‘古砚微凹聚墨多’，还有人批他俗，岂不可笑？”特找香菱学诗，已见前评。黛玉道：“也不止放翁才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江淹《青苔赋》、东方朔《神异经》，以至《画记》上云‘张僧繇画一乘寺’的故事^[2]，不可胜举。是悉书中所取给。只是今人不知，误作俗字用了。实和你说罢，这两个字，还是我拟的呢。全书只演凹凸二义，黛玉固书中主人翁，故出自他。因那年试宝玉，宝玉拟未妥，我们拟写出来，两玉实一玉，故必提“试才”。送与大姐姐瞧了，他又带出来，命给与了舅舅瞧过，所以都用了。如今咱们就往凹晶馆去。”

说着，二人同下山坡，只一转湾就是。由凸至凹，转湾就是，盈虚一瞬而已。池沼上，一带竹栏相接，直通着那藕香榭的路径。必曰竹栏，以潇湘为主也，路通藕榭，书演偶射。只有两个婆子上夜，因知在凸碧山庄赏月，与他们无干，早已息灯睡了。一派阴象。黛玉、湘云见息了灯，都笑道：“倒是他们睡了好，咱们就在卷篷底下赏这水月如何？”二人遂在两个竹墩上坐下，只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个月影，上下争辉，如置身于晶宫鲛室之内^[3]。好月赞，好水赞，乃好书赞也。一月一影，请各领略。微风一过，粼粼然池面皱碧叠纹，真令人神气清

爽。湘云笑道：“怎得这会子上船吃酒倒好！要是我家里这样，我就立刻坐船了。”湘云史姓，作者直欲追踪司马。黛玉道：“正是古人常说的：‘事若求全何所乐？’据我说，这也罢了，偏要坐船起来？”自注全书，续部各当恍然。湘云笑道：“得陇望蜀，人之常情。”想其既脱稿时何等拟议。

正说间，只听笛韵悠扬起来。黛玉笑道：“今日老太太、太太高兴了，这笛子吹得有趣，倒是助咱们的兴趣了。以笛串诗，打通凹凸。咱两个都爱五言，就还是五言排律罢。”五言不偶，排律又偶，终于三十五韵，仍偶而不偶，一湘云合三影并到矣。湘云道：“限何韵？”黛玉笑道：“咱们数这个栏杆上的棍，这头到那头为止，他是第几根，就是第几韵。”湘云笑道：“这倒别致。”于是二人起身，便从头数至尽头，止十三根。湘云道：“偏又是十三元了。天运一周，贞下起元，现成韵目，却合凹凸妙理，曰偏又是，直追“海棠社”也。这个韵，可用的少，作排律，只怕牵强不能压韵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罢了。”黛玉笑道：“倒要试试咱们谁强谁弱。只是没有纸笔记。”湘云道：“明儿再写，只怕这一点聪明还有。”黛玉道：“我先起一句现成的俗语罢。”此书无非俗语，以黛为主，故从他起。此后黛更无诗矣，全部始终，概括于此。因念道：

三五中秋夕，是俗语，是《易》道。

湘云想了一想道：

清游拟上元^[4]。虽演秋杀，实重春生，直追“天伦乐”回。撒天星斗灿，《易》首乾坤，故接天地。

林黛玉笑道：

匝地管弦繁。自说其书，家弦户诵。几处狂飞盏，

湘云笑道：“这一句‘几处狂飞盏’，有些意思。这倒要对的好呢。”想了一想，笑道：

谁家不启轩？轻寒风剪剪，“一夜北风紧”之来原，所谓起于苹末，黛以为俗语，正凤姐俗话也。

黛玉道：“好对！比我的却好。只是这句，又说俗语了，就该加劲说去

才是。”湘云笑道：“诗多韵险，也要铺陈些才是。自道其书，虽铺陈实无闲话也。总有好的，且留在后头。”黛玉笑道：“到后头没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因联道：

良夜景暄暄。争饼嘲黄发，

湘云笑道：“这句不好，杜撰。用俗事来难我了。”黛玉笑道：“我说你不曾见过书呢，吃饼是旧典，《唐书》、《唐志》，你看了来再说。”争饼主史，分瓜主钗，书是杜撰，而实有所本。湘云道：“也难不倒，我也有了。”因联道：

分瓜笑绿媛。香新荣玉桂，

黛玉道：“这可是实实你的杜撰了。”湘云笑道：“明日咱们对查了出来，大家看看，这会子别耽搁工夫。”黛玉笑道：“虽如此，下句也不好。不犯又用‘玉桂’、‘金兰’等字样来塞责。”特驳金玉。因联道：

色健茂金萱。蜡烛辉琼宴，驳金玉而实以金配玉，人无如气数之天何？故对语指元妃，出句即“绿蜡春犹卷”之“蜡”。

湘云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了你，省了多少力，这样现成的韵被你得了，只不犯着替他们颂圣去。况且下句你也是塞责了。”黛玉笑道：“你不说‘玉桂’，我难道强对个‘金萱’罢？再也要铺陈些富丽，方是即景之实事。”湘云只得又联道：

觥筹乱绮园。分曹尊一令^[5]，追“三宣令”。

黛玉笑道：“下句好，只难对些。”因想了一想联道：

射覆听三宣。追“芍药裯”。骰彩红成点，色也，一书所主。

湘云笑道：“‘三宣’有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说上骰子！”少不得联道：

传花鼓滥喧。追“元宵宴”。晴光摇院宇，

黛玉笑道：“对得却好。下句又溜了，只管拿些风月来塞责。”湘云道：“究竟没说到月上，也要点缀点缀，方不落题。”黛玉道：“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因联道：

素彩接乾坤。追“海棠社”。赏罚无宾主，

湘云道：“又说到他们做什么？不如说咱们。”因联道：

吟诗序仲昆。构思时倚槛，

黛玉道：“这可以入上你我了。”因联道：

拟句或依门。诗起于海棠社，终于凹晶馆，彼得“门”字用元韵，此亦元韵，正寓一元默运。酒尽情犹在，

湘云说道：“这时候了！”乃联道：

更残乐已谖^[6]。渐闻笑语寂，

黛玉说道：“这时候，可知一步难似一步了。”自道其书，后半尤难。因联道：

空剩雪霜痕。追“芦雪庭”，宝钗也。阶露团朝菌^[7]，旧有《咏菌》诗“状似行脚僧”，宝玉也。

湘云道：“这一句怎么叶韵？让我想想。”因起身负手^[8]，想了一想，笑道：“够了，幸而想出一个字来，不然几乎败了。”因联道：

庭烟敛夕樁^[9]。樁为木本，宜为石之配，而乃为朝开夜合之木，则宝钗矣，故即入宝姐姐云。秋湍泻石髓^[10]，追“初试云雨情”。

黛玉听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说：“这促狭鬼，骂得玲珑。果然留下好的。这会子方说‘樁’字，亏你想得出！”湘云道：“幸而昨日看《历朝文选》，见了这个字，我不知何树，因要查一查，宝姐姐说：‘不用查，这就是如今俗叫做朝开夜合花。’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错。看来宝姐姐知道的竟多。”黛玉笑道：“‘樁’字用在此时更恰，也还罢了。只是‘秋湍’一句，亏你好想，只这一句，别的都要抹倒。我少不得打起精神来，对这一句。只是再不能似这一句了。”因想了一想道：

风叶聚云根^[11]。木石姻缘，自此句至“鹤影”、“诗魂”皆指黛玉。皆指全书。宝婺情孤洁^[12]，风月鉴。

湘云道：“这对得也还好，只是这一句，你也溜了。幸而是景中情，不单用‘宝婺’来塞责。”因联道：

银蟾气吐吞^[13]。药催灵兔捣，

黛玉不语，点头半日，随念道：

人向广寒奔。斗寒图。犯斗邀牛女，牛女合于巧夕，指宝钗也，故为合掌。

湘云也望月点首联道：

乘槎访帝孙^[14]。盈虚轮莫定，

黛玉道：“对句不好，合掌^[15]。下句推开一步，倒还是‘急脉缓灸法’。”因又联道：

晦朔魄空存。盈虚晦朔，书之正脉。壶漏声将涸^[16]，钟鸣漏歇，大梦终矣。

湘云方欲联时，黛玉指池中黑影与湘云看道：“你看那河里，怎么像个人到黑影里去了？敢是个鬼？”湘云笑道：“可是又见鬼了，我是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异样生发，文情并茂。因弯腰拾了一块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听打得水响，一个大圆圈将月影激荡，散而复聚者几次，妙绘水月，百二十回作如是观。只听那黑影里“戛”的一声，却飞起一个白鹤来，直往藕香榭去了。倏然冲举，“却尘缘”也。黛玉笑道：“原来是他，猛然想不到，反吓了一跳。”湘云笑道：“倒是这个鹤有趣，倒助了我了。”文境诗情并皆佳妙。因联道：

窗灯焰已昏。寒塘度鹤影，全书皆影，屡见前评。

林黛玉听了，又叫好，又跺足，说：“了不得，这鹤真是助他的了。这一句更比‘秋湍’不同，叫我对什么才好？‘影’字只有一个‘魂’字可对。况且‘池塘度鹤’何等自然，何等现成，本来有景，且又新鲜，我竟要搁笔了。”湘云笑道：“大家细想想就有了，不然就放着明日再联也可。”黛玉只看天，不理他，半日，猛然笑道：“你不必夸嘴，我也有了！你听听。”因对道：

冷月葬诗魂。身外有身，魂即是影。

湘云拍手赞道：“果然好极，非此不能对。作者自负。好个‘葬诗魂’！”因又叹道：“诗固新奇，只是太颓丧了些，你现病着，不该过于作此清凄奇谲之语。”敌得一篇《天问》、《招魂》。黛玉笑道：“不如此，如何压倒你？只为用工在这一句了。”黛玉一死，月鉴终矣，续部从何处下手？

一语未了，只见栏外山石后，转出一个人来，笑道：“好诗，好诗！果然太悲凉了，此书何尝热闹。不必再往下做。若底下只这样去，反不显这两句了，倒弄得堆砌牵强。”“断痴情”后书已可止，何况续部。二人不防，倒吓了一跳，细看时不是别人，却是妙玉。百廿回书只演黛玉一死而已。而书仍未完，妙于如此也，故一语未终，妙玉即来。

二人皆诧异，因问：“你如何到了这里来？”妙玉笑道：“我听见你们大家赏月，又吹得好笛，我也出来玩赏这清池皓月，顺脚走到这里，忽听见你们两个吟诗，更觉清雅异常，故此就听住了。吹笛吟诗，总归一妙，凸凹之理，总归一妙也。只是方才听见这一首中，有几句虽好，只是过于颓败凄楚。此亦关人之气数而有，重明气数，而气数必有气数之天，闲人因以元妃当之，实本于此，非臆断也。所以我出来止住。如今老太太都已散了，满园的人想俱已睡熟了，你两个丫头还不知在那里找呢？你们也不怕冷了！快同我来，到我那里去吃杯茶，直接“品茶”。只怕就天亮了。”黛玉笑道：“谁知道就这个时候了？”

三人遂一同来至栊翠庵中，只见龕焰犹青，炉香未烬，几个老嬷嬷也都睡了。只有小丫头在蒲团上垂头打盹，妙玉唤他起来，现烹茶。忽听叩门之声，丫鬟忙去开门看时，却是紫鹃、翠缕与几个老嬷嬷来找他姊妹两个，进来见他们正吃茶，因都笑道：“要我们好找，一个园里走遍了，连姨太太那里都找到了。那小亭里找时，可巧那里上夜的正睡醒了，我们问他们，他们说：‘方才亭外头棚下两个人说话，后来又添了一个人，是曰文妙真人。听见说大家往庵里去。’我们就知道是这里了。”妙玉忙命丫鬟引他们到那边去，坐着歇息吃茶，自却取了笔砚纸墨出来，将方才的诗，命他二人念着，遂从头写出来。

黛玉见他今日十分高兴，便笑道：“从来没见过你这样高兴，我也不敢唐突请教，只还可以见教否？若不堪时，便就烧了。若或可改，即请改正改正。”作者何等虚心。妙玉笑道：“也不敢妄评。闲人不得已也。只是这才有二十二韵，二十二之得四，四更二之得八，其原序八十回之说乎！我意思想着你二位警句已出，再续时，倒恐后力不加。我竟要续

貂，又恐有玷。”明明云续，究何尝续乎？黛玉从没见过妙玉做过诗，今见他高兴如此，忙说：“果然如此，我们虽不好，亦可以带好了。”妙玉道：“如今收结，到底还归到本来面目上去。本来面目，究取父母生身也，乃“孝”字的旨，非“空”字演义。若只管丢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检怪，一则失了咱们的闺阁面目，二则也与题目无涉了。”真情是何情？真事是何事？问有明白这题目的否？被闲人评出矣。林、史二人皆道：“极是。”妙玉提笔一挥而就，递与他二人道：“休要见笑，依我必须如此，方翻转过来。无往不复。虽前头有凄楚之句，亦无甚碍了。”二人接了看时，只见他续道：

香篆销金鼎^[17]，冰霜赋玉盆。香销金，“断痴情”也，冰赋玉，“成大礼”也。续首金玉，正是本文，何尝另生枝节。
箫增嫠妇泣^[18]，宝钗究竟。衾倩侍儿温。
空帐悲金凤，仍是宝钗，而凤姐在其中矣。闲屏投彩鸳。
露浓苔更滑，霜重竹难扃^[19]。露浓霜重，慈竹低垂，贾母寿终也。
犹步萦纡沼，还登寂寞原。同归泉路，续至此已作结，故下联又以木石对上金玉，以接为起。
石奇神鬼缚，木怪虎狼蹲。一部木石姻缘，无非鬼神之德，虎狼之药，而闻鬼、感魂、驱妖、还孽均伏此。
鼋鼊朝光透^[20]，罽毼晓露屯^[21]。重离继明，“复世职”等回是。
振林千树鸟，啼谷一声猿。上语指书中人，即“飞鸟各投林”；下语指作书人，即“一把辛酸泪”，书完矣。
歧熟焉忘径^[22]，泉知不问源。以下五联乃全书大意，普告看官。
钟鸣栊翠寺，鸡唱稻香村。
有兴悲何极，自悲。无愁意岂烦。自负。
芳情只自遣，自命。雅趣向谁言。自白。
彻旦休云倦，自惜。烹茶更细论^[23]。自苦。

后书“右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三十五韵”。芦雪庭联句亦三十五韵，此即彼之复本，一部缺陷一部《易》道，统括于“三十五”三字中，可参观而得。黛玉、湘云二人称赞不已，说：“可见我们天天是舍近求远。现有这样诗人在此，却天天去纸上谈兵。”妙玉笑道：“明日再润色，此时已天明了，到底也歇息歇息才是。”林、史二人听说，忙起身告辞，带领丫鬟出来。妙玉送至门外，看他们去远，方掩门进来，不在话下。

这里翠缕向史湘云道：“大奶奶那里，还有人等着咱们睡去呢，如今还是那里去好？”湘云笑道：“你顺路告诉他们去，叫他们睡罢，我这一去，未免惊动病人，不如闹林姑娘去罢。”说着，大家走至潇湘馆中。同归于此，是气数非理道，故不往李处。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进去，方卸妆宽衣，盥洗已毕，上床安歇，紫鹃放下绡帐，移灯掩门出去。谁知湘云有择席之病，虽在枕上，只是睡不着。叹梦中人不能自择所安。黛玉又是心血不足，常失眠的，今日又错过困头，自然也睡不着。二人在枕上翻来覆去。黛玉因问道：“怎么还不睡着？”湘云微笑道：“我有个择席的病，况且走了困，只好躺躺儿罢。你怎么睡不着？”黛玉叹道：“我睡不着，也并非一日了。大约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满足的。”诗毕书完，更无可梦。湘云道：“你这病就怪不得了。”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凸凹之象，正日盈则昃，月盈则亏，令人持盈，及早湔袪，及早思虑，为红楼醒梦之人也。上半曰“品笛”，笛，涤也，所以荡涤邪秽，以归雅正也。下半“联诗”，诗，思也。所以惩创佚志，以底于无邪也。笛曰品，当何等审择；诗曰联，当何等继续。因赏月而来，正风月宝鉴反复叮咛处也。

【护花主人评曰】贾赦回家绊跌，亦是将败之兆。

贾珍夜宴，鬼声悲叹。贾母赏月，笛音凄楚。深浅不同，其不吉之征无异。

尤氏说笑话，因贾母打盹中止，亦是变换笔法。

借不见茶杯，引起林、史二人往凹晶馆看月联句。可见贾母打盹，姊妹先散情形。

联句一节，是诗社结局馀波。

妙玉足成三十五韵，是仿昌黎“怪道士传”文法。

寒塘鹤影，引出妙玉来。

借妙玉口中说出气数使然，后文已跃跃笔端。

【大某山民评曰】中秋夕，凸碧堂前之笛，凹晶馆外之月，清气徐来，俗尘退屏，又换一番世界。惟湘云、黛玉始能消受。然一则早夭，一则早寡。可知享清闲之福者，天忌之；禀高洁之性者，天更忌之。

此回缴足上回中秋事。

[1] “卧榻”两句：宋太祖决心灭南唐，对南唐使者徐铉说：“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意谓自己的床铺边，怎么能容让别人呼呼睡大觉？比喻自己的势力范围或利益不容许别人侵占。

[2] 张僧繇画一乘寺：此事见唐许彦《建康实录》。前谓《画记》当是泛指。

[3] 蛟室：谓蛟人水中居室。

[4] 上元：即元宵节。

[5] 分曹：分对。此谓分出对手。

[6] 爰（xuān）：喧闹。

[7] 朝菌：某些朝生暮死的菌类植物。借喻极短的生命。

[8] 负手：两手反交于背后。

[9] 榿（hūn）：合欢树。

[10] 石髓：即石钟乳。

[11] 云根：山石。

[12] 宝婺（wù）：即婺女星。常借指女神或女子。

[13] 银蟾：即月亮。

[14] 帝孙：星名。即织女星。

[15] 合掌：谓诗文中对偶词句的意义相同或相类。

[16] 壶漏：古代计时器的一种。

[17] 香篆：香名，形似篆文。

[18] 嫠（lí）妇：寡妇。

[19] 扞（mén）：揩拭。

[20] 赑屃（bì xì）：螭龟的别名。旧时石碑下的石座相沿雕作赑屃状，即取其力大能负重之义。此代指石碑。

[21] 罽毼（fú sī）：设在屋檐或窗上以防鸟雀的金属网或丝网。

[22] 歧：歧路。

[23] 论：品评。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话说王夫人见中秋已过，凤姐病也比先减了，虽未大愈，然亦可以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诊脉服药，又开了丸药方来，配调经养荣丸。此回乃借晴雯收黛玉文字，调经养荣乃全书主意也。因用上等人参二两，二而两之，合四大为一人身也。王夫人即时翻寻了半日，只向小匣内寻了几枝簪挺粗细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大包须末出来。人身难得。王夫人焦躁道：“用不着偏有，但用着了，再找不着。成日家我叫你们查一查，多归拢一处，你们再不听，就随手混撺。”彩云道：“想是没了，‘霸成亲’是彩霞，此处又见彩云，可按不可按。就只有这个。上次那边的太太来寻了去了。”王夫人道：“没有的话，你再细找找。”彩云只得又去找寻，拿了几包药材来说：“我们认不得这个，请太太自看。除了这个没有了。”王夫人打开看时，也都忘了，不知都是什么，并没有一枝人参。

因一面遣人去问凤姐有无。凤姐来说：“也只有些参膏芦须¹⁴，虽有几根，也不是上好的。每日还要煎药里用呢。”王夫人听了，只得向邢夫人那里问去。说：“因上次没了，才往这里来寻，早已用完了。”王夫人没法，只得亲身过来请问贾母。贾母忙命鸳鸯取出当日馀的来，竟还有一大包，皆有手指头粗细不等，遂秤了二两与王夫人。王夫人出来，交与周瑞家的拿去，就令小厮送与医生家去。又命将那几包不能辨的药，也带了去，命医生认了，各包号上。解辨医生便见药师王佛，写家道穷败，妇女恍惚，都合情事，而甚深微意寓焉。

一时，周瑞家的又拿了进来，说：“这几样都各包号上名字了，但那一包人参，固然是上好的，只是年代太陈。这东西比别的大不同，凭是怎样好的，只过一百年后，便自己成了灰了。人无不坏之身，品笛、联诗，各当及早。看此等处，是书何尝以金丹舍利专演渺茫。如今这个虽未成灰，然已成了糟朽烂木，指之为木，此回正演木死。也没有力量

的了。请太太收了这个，倒不拘粗细，多少再换些新的。”自新、新民，总此“新”字。王夫人听了，低头不语，半日才说：“这可没法了，只好去买二两来罢。”既求诸外，便是务财，便是自欺，宝钗之差从此入矣！也无心看那些，只命：“都收了罢。”因问周瑞家的：“你就去说给外头人们，拣好的换二两，倘或一时老太太问你们，只说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说。”

周瑞家的方才要去时，宝钗因在坐，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头人参都没有好的。虽有全枝，他们也必截两三段，镶嵌上芦泡须枝，揠匀了好卖，看不得粗细。人身诈伪，自他发明。我们铺子里常与参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妈妈说了，哥哥去托个伙计过去和参行里要他二两原枝来，不妨咱们多使几两银子，也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倒是你明白，但是还得你亲自走一趟，才能明白。”“小人之使为国家”。

于是宝钗去了半日，回来说：“已遣人去，赶晚就有回信的。明日一早去配也不迟。”王夫人自是喜悦，因说道：“‘卖油的娘子水梳头’，此即‘头上那有桂花油’之说，请参彼评。自来家里有的，给人多少，这会子轮到自家用，反倒各处寻去。”说毕长叹。宝钗笑道：“这东西虽然值钱，总不过是药，原该济众散人才是。轻视人身，而语面阔大，恰是宝钗。咱们比不得没见世面的人家，得了这个，就珍藏密敛的。”王夫人点头道：“你这话也是。”博施济众，尧舜犹病。云“也是”二字，有千百转身。

一时宝钗去后，因见无别人在室，遂唤周瑞家的，问：“前日园中搜检的事情，可得下落？”周瑞家的是已和凤姐商议停妥，凤配药，钗寻药，钗凤合一杀黛玉矣，本回之引。一字不隐，遂回明王夫人。王夫人吃了一惊，想道：“司棋系迎春丫头，乃是那边的人，只是令人去回邢氏。”归之邢赦。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边太太嗔着王善保家的多事，打了几个嘴巴子，如今他也妆病在家，不肯出头了。况且又是他外甥女儿，自己打了嘴，他只好妆个忘了，日久平服了再说。如今我们过去回时，恐怕又多心，倒像咱们多事的，不如直把司棋带过去，一并连赃证，都与那边太太瞧了，不过打一顿配了人，再指个丫头来，岂不省事？如今白告诉去，那边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说：‘既这样，你太太就该料理，又来说什么？’岂不倒耽搁了？倘或那丫头瞅空儿寻了死，反不好了。如今看了两三天，都有些懒惰，倘一时不到，岂不倒弄出事来？”王夫人想了一想，说：“这也倒是，快办了这一件，再办咱们家的那些妖精。”

周瑞家的听说，会齐了那边几个媳妇，先到迎春房里回明迎春。迎春听了含泪，似有不舍之意。因前夜之事，丫头们悄悄说了原故，虽数年之情难舍，但事关风化，亦无可如何了。周旋之笔，亦支离亦凑合。那司棋亦曾求了迎春，实指望能救，只是迎春语言迟慢，耳软心活，是不能作主的。虚写司棋，实入晴雯，是一非二。司棋见了这般，知不能免，因跪着哭道：“姑娘好狠心，哄了我这两日，如今怎么连一句话也没有？”此借司棋演“惊噩梦”。周瑞家的说道：“你还要姑娘留你不成？便留下，你也难见园里的人了。依我们的话，快快收了这样子，倒是人不知鬼不觉的去罢，大家体面些。”迎春手里拿着一本书正看呢，一本书，一部《红楼梦》也，一部红楼噩梦也，而状迎春如绘。听了这话，书也不看，话也不答，只管扭着身子呆呆的坐着。周瑞家的又催道：“这么大女孩儿，自己作的，还不知道？把姑娘都带的不好看，你还敢紧着缠磨他。”迎春听了，方发话道：“你瞧入画也是几年的，怎么说去就去了？必及入画，造衅开端去路也，而语面凄然，本回都到。自然不止你两个，想这园里凡大的都要去呢。依我说，将来总有一散，不如各人去罢！”周瑞家的道：“故到底是姑娘明白，明儿还要打发这些人呢，你放心罢。”司棋无法，只得含泪与姑娘磕头，和众人告别。又向迎春耳边说：“好歹打听我受罪，替我说个情儿，就是主仆一场。”迎春亦含泪答应：“放心。”“放心”二字末路。

于是周瑞家的等人带了司棋出去，又有两个婆子将司棋所有的东西都与他拿着。走了没几步，只见后头绣橘赶来，一面也擦着泪，一面递与司棋一个绢包，说：“这是姑娘给你的。主仆一场，如今一旦分离，这个与你做个想念罢。”绢包了手帕公案也，而写迎春之恋恋于棋，正愧史、王之落落于黛也。司棋接了，不觉大哭起来了，又和绣橘哭了一回。周瑞家的不耐烦，只管催促，二人只得散了。

司棋因又哭告道：“婶子大娘们，好歹略徇个情儿。如今且歇一歇，让我到相好姊妹跟前辞一辞，也是几年我们相好一场。”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做这些事，便是不得已了，况且又深恨他们素日大样，如今那里工夫听他的话？因冷笑道：“我劝你去罢，别拉拉扯扯的了。我们还有正经事呢。谁是你一个衣包里爬出来的，辞他们做什么？你不过挨一会是一会，难道算了不成？依我说，快走罢！”一面说，一面总不住脚，直带着后角门出去。司棋无奈，又不敢再说，只得跟了出来。

可巧正值宝玉从外头进来，一见带了司棋出去，又见后面人抱着些东西，料着此去再不能来了，因闻得上夜之事，又晴雯的病亦因那日加

重，细问晴雯，又不说是为何。必遇此人，“噩梦”中归结也。而重说晴雯，恰又宾主分明。今见司棋亦走，不觉如散魂魄。因忙拦住问道：“那里去？”周瑞家的等皆知宝玉素昔行为，又恐唠叨误事，因笑道：“不干你事，快念书去罢！”宝玉笑道：“姐姐们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道：“太太吩咐不许少捱时刻。又有什么道理？我们只知道太太的话，管不得许多。”

司棋见了宝玉，因拉住哭道：“他们做不得主，好歹求求太太去。”宝玉不禁也伤心，明明“噩梦”中情景，看宝玉伤心便得。含泪说道：“我不知你犯了什么大事？晴雯也气病着，说棋必及晴，同一潇湘噩梦也。而云不知所犯事，乃周旋文面。如今你又要去了，这却怎么着好？”周瑞家的发躁向司棋道：“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若不听说，我就打得你了。别想往日有姑娘护着，任你们作耗！越说着，还不好走。如今有了小爷见面，又拉拉扯扯，成何体统？”那几个妇人不由分说，拉着司棋便出去了。

宝玉又恐他们去告舌^[2]，恨得只瞪着他们，看已走远了，方指着恨道：“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守园门的婆子听了，也不禁好笑起来，因问道：“这样说，凡女儿个个是好的，男人个个是坏的了。”宝玉点头道：“不错，不错！”此是说宝钗。钗，差也，错也。黛玉以女儿，终不与钗同污，故曰不错。正说着，这几个老婆子走来，忙说道：“你们小心传齐了伺候着。此刻太太亲自到园里查人呢。”又吩咐：“快叫怡红院晴雯姑娘的哥嫂来，在这里等着，领出他妹子去。”因又笑道：“阿弥陀佛，今日睁了眼，把这个祸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净些。”提笔绝倒。

宝玉一闻得王夫人进来亲查，便料道晴雯也保不住了，早飞也似的赶了去，所以后来趁愿之话竟未听见。及跑到了怡红院，只见一群人在那里。王夫人在屋里坐着，一脸怒色，见宝玉来也不理。晴雯四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在炕上拉了下来，蓬头垢面，两个女人搀架起来去了。王夫人吩咐：“把他贴身的衣服撂出去，馀者留下，给好的丫头们穿。”又命：“把这里所有的丫头们，都叫来一一过目。”

原来王夫人惟怕丫头们教坏了宝玉，乃从袭人起，从袭人起是字眼。以至于极小的粗活小丫头们，个个亲自看了一遍。因问：“谁是和宝玉一日的生日？”本人不敢答应。老嬷嬷指道：“这一个蕙香，又叫做四儿的，是同宝玉一天生日的。”黛玉第四影身，却同生日，宝玉、黛

玉同一玉也。王夫人细看了一看，虽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几分水秀，视其行止，聪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得不同。王夫人冷笑道：“这也是个没廉耻的货，他背地里说的同日生的就是夫妻，这可是你说的？吾故谓‘寿怡红’乃借芳官一人为宝、黛和合。打谅我隔的远，都不知道呢。可知我身子虽不大来，我的心耳神意，时时都在这里。袭人将何所逃。难道我统共一个宝玉，就白放心凭你们勾引坏了不成？”回视“初试云雨”，令人失笑。这个四儿见王夫人说着他素日和宝玉的私语，不禁红了脸，低头垂泪。王夫人即命：“也快把他家人叫来，领出去配人。”

又问：“那芳官呢？”芳官只得过来。王夫人道：“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们，你们又不愿去，可就该安分守己才是。你就成精鼓捣起来，调唆宝玉，无所不为。”文法变换，而蓄意尤深。芳官笑辩道：“并不敢调唆什么了。”只一“笑”字，而芳官身份心情无不摄入，百忙中从容乃尔。王夫人笑道：“你还强嘴，连你干娘都压倒了，岂止别人！”因喝命：“唤他干娘来领去，就赏他外头找个女婿罢。他的东西，一概给他。”吩咐：“上年凡有姑娘分的唱戏女孩子，一概不许留在园里，都令其各人干娘带去，自行聘嫁。”《五美吟》、十二曲一齐了结。一语传出，这些干娘皆感恩趁愿不尽，都约齐与王夫人磕头领去。王夫人又满屋里搜检宝玉之物，凡略有眼生之物，一并命收卷起来，拿到自己房里去了。因说：“这才干净，省得旁人口舌。”曰干净，曰省得，写“王”字、“政”字，令人俯仰千古作长太息。又吩咐袭人、麝月等人：“你们小心，往后再有一点分外之事，我一概不饶。因叫人查看了，今年不宜迁挪，暂且挨过今年，明年一并给我仍旧搬出去才心净。”应挪不挪，袭亦枉出主意，凡灭裂者无不优柔，有政事之责者戒之哉。说毕，茶也不吃，遂带领众人，又往别处去查人。

暂且说不到后文。即此便是后文。如今且说宝玉，只道王夫人不过来搜检搜检，无甚大事，谁知竟这样雷嗔电怒的来了。所责之事，皆系平日私语，一字不爽，料必不能挽回的。虽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际，自不敢言。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芳亭，王夫人命：“回去好生念念那些书，仔细明儿问你，才来发下狠了。”是“训劣子”声口，王、政如此。宝玉听见此话，才回来，一路打算：“谁这样犯舌？况这里事也无人知道，如何就都说着了？”一面想，一面进来。其然，岂其然，事不眩惑人，文则眩惑人，在此“想”字。只见袭人在那里垂泪。且去了第一等的人，岂不伤心？便倒在床上大哭起来。

袭人知他心里，别的犹可，独有晴雯是第一件大事，乃劝道：“哭

也不中用，起来我告诉你，晴雯已经好了，笔有荆棘，而《好了歌》已完。他这一家去，倒心净养几天，你果然舍不得他，等太太气消了，你再求老太太，慢慢的叫进来也不难。求老太太不难，责宝玉也。而言出袭人，文有八面。太太不过偶然听了别人的闲话，在气头上罢了。”宝玉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什么迷天大罪？”袭人道：“太太只嫌他生的太好，未免轻狂些。太太是深知这样美人似的人，心里是不能安静的，所以很嫌他了。咄咄逼人。像我们这粗粗笨笨的倒好。”已为穷寇。宝玉道：“美人似的心里就不安静么？你那里知道，古来的美人安静的多呢。这也罢了，咱们私有的顽话怎么也知道了？又没外人走风，这可奇怪了。”此段笔路一步难似一步，看他掉臂游行。袭人道：“你有什么忌讳的？一时高兴，你就不管有人没人了。我也曾使过眼色，也曾递过暗号，被那人知道了，你还不觉得。”宝玉道：“怎么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了，单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纹来？”祸伏于寿怡红宴而不及春燕者，乃莺花之类也，余则若有若无。

袭人听了这话，心内一动，低头半日，无可回答，八字足矣，戒之哉，戒之哉！因便笑道：“正是呢，若论我们也有玩笑的去处，怎么太太竟忘了。想是还有别的事，等完了再发落我们，也未可知。”宝玉笑道：“你是头一个出了名的至善至贤的人，他两个又是你陶冶教育来的，焉得有什么该罚之处？只是芳官尚小，过于伶俐，未免倚强压倒人，惹人厌。四儿是我误了他，还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来做细活的，众人见我待他好，未免夺了地位也是有的，故有今日。此等情节，夫谁不知？而搦管抒写，殊非易易。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们一样，从小在老太太屋里过来的，虽生得比人强，也没什么妨碍着谁的去处，就只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锋芒，究竟也没得罪了那一个。可是你说的，想是他过于生得好了，反被这个好带累了。”一语八面。说毕，复又哭起来。

袭人细揣此话，直是宝玉有疑他之意，竟不好再劝。因叹道：“天知道罢了，此时也查不出人来了，白哭一会子，也无益了。”宝玉冷笑道：“原是想他自幼娇生惯养的，何尝受过一日委屈？如今是一盆才透出嫩箭的兰花送到猪圈里去一般，况晴即以况黛。况又是一身重病，里头一肚子闷气，他也没有亲爹热娘，只有一个醉泥鳅姑舅哥哥，宝玉宛转濡滞，是泥鳅也。明知钗、袭之奸，而不能早为之计，昏昏醉醉，是醉泥鳅也。看姑舅哥哥是眼。他这一去，那里还等得一月半月，再不能见一面两面的了。”说着越发心痛起来。

袭人笑道：“可是你‘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王、政如此。我们偶说一句妨碍的话，就说不吉利，你如今好好的咒他，就该的了？”宝玉道：“我不是妄口咒人，今年春天已有兆头的。”袭人忙问：“何兆？”宝玉道：“这阶上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无故死了半边，我就知道有坏事，果然应在他身上。”点明晴即是黛，下注“赏花妖”。

袭人听了，又笑起来，说：“我要不说，又掌不住。你也太婆婆妈妈的了。这样的话，怎么是你读书的人说的？”宝玉叹道：“你们那里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有情有理的东西也和人一样，得了知己，便极有灵验的。若用大题目比，就像孔子庙前的桧树，坟前的蓍草，诸葛祠前的古柏，岳武穆坟前的松树，这都是堂堂正大之气，千古不磨之物。世乱他就枯干了，世治他就茂盛了，几千年枯了又生的几次。这不是应兆么？“尧、舜与人同耳”，这情种即那情种，充类至尽之说也。若是小题比说，就像杨太真沉香亭的木芍药、端正楼的相思树、王昭君坟上的长青草，难道不也有灵验？所以这海棠，亦是应着人生的。”是为近之而转非的旨，乃以钗、袭反照那情种。

袭人听了这篇痴话，又可笑，又可叹，因笑道：“真真的这话，越发说上我的气来了。那晴雯是个什么东西？就费这样的心思，比出这些正经人来。还有一说，他纵好，也越不过我的次序去。就是这海棠，也该先来比我，也还轮不到他。想是我要死了。”宝玉听说，忙掩他的嘴，劝道：“这是何苦？一个闹不清，你又这样起来，罢了，再别提这事，别弄了去了三个，又饶上一个^[3]。”袭人听说，心下暗想：“若不如此，也没个了局。”心事不觉和盘托出，而文境匪夷所思。

宝玉又道：“我还有一句话要和你商量，不知你肯不肯？现在他的东西，是瞒上不瞒下，悄悄的送还他去。再或有咱们当日积攒下的钱，拿些出去给他养病，也是你姊妹好了一场。”是挾责“揆痴理”之说，乃“醉泥鳅”实际，非若他处作世故周旋也。袭人听了笑道：“你太把我看得忒小器，又没人心了。这话还等你说？我才把他的衣裳各物已打点下了，放在那里。如今白日里，人多眼杂，又恐生事，且等到晚上，悄悄的叫宋妈给他拿去，我还有攒下的几吊钱，也给他去。”宝玉听了，点点头儿。袭人笑道：“我原是久已出名的贤人，连这一点子好名还不会买去不成？”明明养奸，反用袭人自道，文如以镜取影，复以镜取镜。宝玉听了他方才的话，又陪笑抚慰他，怕他寒了心。《五美吟》所以作，而写一心无主，令人发指。晚间果遣宋妈送去。

宝玉将一切人稳住了，便独自得便，到园子后角门，央一个老婆子

带他到晴雯家去。先这婆子百般不肯，只说怕人知道，“回了太太，我还吃饭不吃饭？”无奈宝玉死活央告，又许他些钱，那个婆子方带了他去。

却说这晴雯当日是赖大买的，必从赖大处来破花园主人也。还有个姑舅哥哥，叫做吴贵，人都叫他贵儿。吴贵犹言乌龟，请与“嫁个男人是乌龟”评参看，便知的指宝玉也。那晴雯才得十岁，时常赖嬷嬷带进来，贾母见了喜欢，故此赖嬷嬷就孝敬了贾母。过了几年，赖大又给他姑舅哥哥娶一房媳妇。谁知贵儿一味胆小老实，宝玉考语而贾琏在其中。那媳妇却倒伶俐，又兼有几分姿色，看着贵儿无能为，每日在家打扮的妖妖调调，两只眼儿水汪汪的，招惹的赖大家家人如蝇逐臭，渐渐做出些风流勾当来。痛骂钗、袭，而凤在其中，便是多姑娘。那时晴雯已在宝玉房中，他便央及了晴雯，转求凤姐，合赖大家的要过来，自今两口儿就在园子后角门外居住，伺候园中买办杂差。宝玉为心，万物皆备，故为买办。这晴雯一时被撵出来，住在他家。那媳妇那里有心肠照管，吃了饭，便自去串门子，只剩下晴雯一人，在外间屋内爬着。

宝玉命那婆子在外瞭望，他独掀起布帘进来，一眼就看见晴雯睡在一领芦席上，芦花似雪，薛也。席，袭也。晴之死所即黛之死所也。一语点明，而令人不堪注目。是文字夺标处，而隐义天成。幸而被褥还是旧日铺盖的，心内不知自己怎么才好，因上来，含泪伸手轻轻拍他，悄唤两声。当下晴雯又困着了风，又受了哥嫂的歹话，病上加病，咳了一日，才朦胧睡了。忽闻有人唤他，强展双眸，一见是宝玉，又惊又喜，又悲又痛，一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此下皆聚精会神之笔，与“焚稿”回为对待，情之惨，文之妙，评不胜评。方说道：“我只道不得见你了。”八字八面，宝、黛究竟，一切都到。接着，便咳个不住。宝玉也只有哽咽之分。

晴雯道：“阿弥陀佛，你来得好，且把那茶倒半碗我喝，‘茶’字结穴。渴了半天，叫半个人也叫不着。”宝玉听说，忙拭泪问：“茶在那里？”晴雯道：“在炉台上。”宝玉看时，虽有个黑煤乌嘴的吊子，也不像个壶。只得桌上去拿一个茶碗，未到手，先闻得油膻之气。宝玉只得拿了来，先拿些水，洗了两次，复用自己的绢子拭了，闻了闻，还有些气味，没奈何，提起壶来斟了半碗，看时绛红的，也不大像茶。晴雯扶枕道：“快给我喝一口罢，这就是茶了，那里比得咱们的茶呢？”宝玉听说，先自己尝了一尝，并无茶味，咸涩不堪，只得递与晴雯。只见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气都灌下去了。

宝玉看看，眼中泪直流下来，连自己的身子都不知为何物了。一面问道：“你有什么说的？趁着没人告诉我。”晴雯呜咽道：“有什么说的？不过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三五成八，卦气一周，此书一终。我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怎么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今日既担了虚名，况且没了远限，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此段为晴定案，乃为黛玉定案，全部演此而已。至此明明说出，与黛玉说“干净身子”相照，是做把戏者自宣底里处，而仍作不了语，为百廿回大眼目。说到这里，气往上咽，便说不出来，两手已经冰冷。宝玉又痛又急又害怕，便歪在席上，一只手攥着他的手，一只手给他轻轻的捶打着，又不敢大声的叫，真真万箭攒心。两三句话时，晴雯才哭出来。

宝玉拉着他的手，只觉瘦如枯柴，腕上犹带着四个银镯，了“虾须镯”案。因哭道：“除下来，等好了再带上去罢。”又说：“这一病好了，又瘦好些。”晴雯拭泪，把那手用力拳回，搁在口边，狠命一咬，只听“咯吱”一声，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咬下。指甲为肝木之华，是为黛玉，已详见“虎狼药”回评。曰葱管，通也；曰齐根咬下，断也。人能刚断则阳气潜通，死愈于生矣。拉了宝玉的手，将指甲搁在他手中，又回身挣扎着连揪带脱，在被窝内将贴身穿着的一件红绫小袄儿脱下，递给宝玉。衣服主妻子，既给宝玉，则真夫妻矣，即晴即黛。不想虚弱透了的人，那里禁得这样抖搜？早喘成一处了。宝玉见他这般，已经会意，连忙解开外衣，将自己的袄儿褪下来，盖在他身上。宝玉小袄，不明言是何颜色，见怡红之主，转属晴、黛也。却把这件穿上，不及扣钮，只用外间衣服掩了。刚系腰时，只见晴雯睁眼道：“你扶起我来坐坐。”宝玉只得扶他，那里扶得起？好容易欠起半身，晴雯伸手把宝玉的袄儿往自己身上拉，宝玉连忙给他披上了，拖着胳膊，伸上袖子，轻轻放倒，明演交易，而写情事，何等畅满。然后将他的指甲装在荷包里。不脱不漏。晴雯哭道：“你去罢，这里腌臢，你那里受得？你的身子要紧。今日这一来，我就死了，也不枉担了虚名。”寿怡红宴正义，宝、黛为不鸳鸯之真鸳鸯矣。

一语未完，只见他嫂子笑嘻嘻掀起帘子来道：宝钗来矣，直追“滴翠亭”。“好呀，你两个的话我已都听见了。”又向宝玉道：“你一个做主子的，跑到下人房里来做什么？看着我年轻长的俊，你敢莫是来调戏我么？”其丑如鬼，作者怪笔，当有一箱。宝玉听见，吓得忙陪笑央及道：“好姐姐，快别作声的，他服侍我一场，我私自来瞧瞧他。”那媳妇

儿点着头儿笑道：“怨不得人家都说你有情有义儿的。”便一手拉了宝玉进里间来，笑道：“你要不叫我喊，这也容易，你只是依我一件事。”“花解语”有三件事，与此“一件事”相对照，袭即钗也。说着，便自己坐在炕沿上，把宝玉拉在怀中，紧紧的将两条腿夹住。三件事即一件事，同一紧紧夹住。

宝玉那里见过这个，心内早突突的跳起来了，急得满脸红胀，身上乱战，又羞又愧，又怕又恼，只说：“好姐姐别闹。”那媳妇也斜了眼儿笑道：“呸，成日家听见你在女孩儿们身上用工夫，怎么今儿个就发起趣来了。”宝玉红了脸笑道：“姐姐撒开手，有话咱们慢慢儿的说。外头有老妈妈听见，什么意思呢？”那媳妇那里肯放？笑道：“我早进来了，已令老婆子去到园门口儿等着呢。我等甚么儿似的，今日才等着你了。配冷香丸云‘也只好等罢了’，是这般等法。你要不依我，我就嚷起来。叫里头太太听见了，我看你怎么样？你这么个人，只这么大胆子儿。我刚才进来了一会子，在窗下细听，屋内只你两个人，竟还是各不相扰儿的。我可不能像他那么傻。”再明点晴、黛真案，同为傻大姐也。○谈情书中又有这副样本，作者是何怪笔。说着，就要动手，宝玉急的死往外拽。

正闹着，只听窗外有人问道：“晴雯姐姐在这里住呢不是？”那媳妇子也吓了一跳，连忙放了宝玉。这宝玉已经吓怔了，听不出声音。外边晴雯听见他嫂子缠磨宝玉，又急又臊又气，一阵虚火上攻，早昏晕过去。那媳妇连忙答应着，出来看，不是别人，却是柳五儿黛玉来矣，必仍归大章法。和他母亲两个，抱着一个包袱。柳家的拿着几吊钱，无不受其笼络，财而已矣，即袭即钗。悄悄的问那媳妇道：“这是里头袭姑娘叫拿出来给你们姑娘的，他在那屋里呢？”那媳妇儿笑道：“就是这个屋子。”

那柳家的领着五儿，刚进门来，只见一个人影儿往屋里一闪。那柳家的素知这媳妇子不妥，只打谅是他的私情人，看见晴雯睡着了，用“睡着”二字安顿最妥，否则尚有许多慰问，成累笔矣，明此可与为文。连忙放下，带着五儿往外走。谁知五儿眼尖，早已见是宝玉。便问他母亲道：“头里不是袭人姐姐那里，悄悄儿的找宝二爷呢吗？”柳家的道：“嗳哟，可是忘了。方才老宋妈说：‘见宝二爷出角门来了。门上还有人等着，要关园门呢。’”因回头问那媳妇儿，那媳妇儿自己心虚，便道：“宝二爷那里肯到我们这屋里来？”柳家的听说，便要走。这宝玉一则怕关了门，二则怕那媳妇子进来又缠，也顾不得什么了，连忙掀了帘

子出来叫：“柳嫂子，你等等我，一路儿走。”柳家的听了，倒吓了他一大跳，说：“我的爷，你怎么跑了这里来了？”那宝玉也不答言，一直飞走。撇下宝钗飞走，因五儿，实因黛玉。那柳五儿道：“妈，你快叫住宝二爷不用忙，仔细冒冒失失被人碰见倒不好。况且才出来时，袭人姐姐已经打发人留了门了。”说着，赶忙同他娘来赶宝玉。这里晴雯的嫂子，干瞅着把个妙人走了。妙人，文妙真人也，宝钗何必，何必！

却说宝玉跑进角门，才把心放下来，还是突突乱跳，又怕五儿关在外头，眼巴巴瞅着他母女也进来了。远远听见里边嬷嬷们正查人，若再迟一步，就关了园门了。文闲意密。宝玉忙进入园中，且喜无人知道，到了自己房内，告诉袭人，只说在薛姨妈家去的，也就罢了。吴家即薛家，闲人以晴雯嫂为宝钗，看官到此信乎！

一时铺床，袭人不得不问：“今日怎么睡？”宝玉道：“不管怎么睡罢了。”原来这一二年间，袭人因王夫人看重了他，越发自要尊重，或背人之处，或夜晚之间，总不与宝玉狎昵，较先小时，反倒疏远了。鬼蜮之笔，令人笑，令人怕，令人醒，婆心也。虽无大事办理，然一应针线，并宝玉及诸小丫头出入银钱衣履什物等事，也甚烦琐。且有吐血之症，追原一踢。故近来夜间总不与宝玉同房。宝玉夜间胆小，说吴贵胆小，随说宝玉胆小，作者隐义，每用本回文注本回事，看官自不留心耳！醒了便要唤人，因晴雯睡卧惊醒，故夜间一应茶水、起坐呼唤事，皆以委他一人，所以宝玉外床只是睡着晴雯。他今去了，袭人只得将自己铺盖搬来，铺设床外。

宝玉发了一晚上的呆。袭人催他睡下，然后自睡。只听宝玉在枕上长吁短叹，覆去翻来，直至三更已后，方渐渐安顿了。袭人方放心，也就朦胧睡着。没半盏茶时，只听宝玉叫：“晴雯。”袭人忙连声答应，问：“做什么？”“候芳魂”以后之宝钗。宝玉因要吃茶。袭人倒了茶来，宝玉乃笑道：“我近来叫惯了他，却忘了是你。”此段当与“虎狼药”回叫人吃茶参看，彼处误叫不答，此处误叫连答，是何等章法？是何等书法？百廿回作一回观也可。袭人笑道：“他乍来，你也曾睡梦中叫我的，已后才改了。”说着，大家又睡下。

宝玉又翻转了一个更次，至五更方睡去时，只见晴雯从外走来，仍是往日形景，进来向宝玉道：“你们好生过罢。句内分置‘你好’二字，黛玉绝命语也。我从此就别过了！”说毕，翻身就走。宝玉忙叫时，又将袭人叫醒。袭人还只当他惯了口乱叫，却见宝玉哭了，说道：“晴雯死了！”袭人笑道：“这是那里话来？被人听着什么意思？”宝玉那里肯

睡，恨不得一时天亮了，就遣人去问信。

及至亮时，就有王夫人房里小丫头叫开前角门，传王夫人的话：“‘即时叫起宝玉，快洗脸，换了衣裳，快来。因今儿有人请老爷赏秋菊，‘菊花题’打结。老爷因喜欢他前儿做的诗好，故此要叫他们去。’这都是太太的话，你们快告诉去，立逼他快来，老爷在上房正等他们吃面茶呢。环哥儿已来了，快快儿的去罢。我叫兰哥儿去了。”里面的婆子，听一句应一句，一面扣着钮子，一面开门。

袭人听得扣门，知道有事，一面命人问时，自己已起来了。听得这话，忙催人来舀了洗脸水，催宝玉起来梳洗，他自去取衣。因思跟贾政出门，便不肯拿出十分出色的新鲜衣服来，只拣那三等成色的来。何等心思，何等写法。宝玉此时已无法，只得忙忙前来。果然贾政在那里吃茶，十分喜悦。宝玉请了早安，贾环、贾兰三人也都见过。贾政命坐吃茶，安顿恰好。向环、兰二人道：“宝玉读书不及你两个，论题联和诗这种聪明，你们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免叫你们做诗，宝玉须随便助他们两个。”宝玉、环、兰合为一气，天心复矣。王夫人自来不曾听见这等考语^[4]，真是意外之喜。复字微言，而喜来意外，则空复也。

一时候他父子去了，方欲过贾母这边来时，就有芳官等三个干娘走来，即接意外之喜。回说：“芳官自前日蒙太太的恩典，赏了出去，他就疯了似的，茶饭都不吃，勾引上藕官、蕊官，三个人寻死觅活，只要剪了头发做尼姑去。芳官合为宝、黛，藕、蕊分为宝、黛，以芳为主，则为黛既死以后之宝玉一人而已。我只当是小孩子家，一时出去不惯，也是有的，不过隔两日就好了。谁知越闹越凶，打骂着也不怕，实在没法，所以来求太太，或是依他们做尼姑去，或教导他们一顿，赏给别人做女孩儿去罢，我们没这福。”王夫人听了道：“胡说！那里由得他们起来？佛门也是轻易进去的么？每人打一顿，给他们看，还闹不闹！”

当下因八月十五日前因后果，无非八月十五。各庙内上供去，皆有各庙内的尼姑来送供尖，因曾留下水月庵的智通与地藏庵的圆信住下。智属水，故居水月。信属土，故居地藏。黛死宝亡，一切水月，总付幽冥，得大圆通矣。又一水一土，合成倪二。因听得此信，就想拐两个女孩子去做活使唤，深虑看官误指此书专主二氏，故特提明。都向王夫人说：“府上到底是个善人家，因太太好善，所以感应得这些小姑娘们皆如此。虽然说‘佛门容易难上’，也要知道‘佛法平等’，我佛立愿，普度一切众生。如今两三个姑娘，既然无父母，家乡又远，他们既经了这富贵，又想从小命苦，入了风流行次^[5]，将来知道终身怎么样？所以苦海

回头，立意出家，修修来世，也是他们的高意。太太倒不要阻了善念。”形容酷肖。

王夫人原是个善人，语中有刺。起先听见这话，谅该小孩子不遂心的话，将来熬不得清静，反致获罪。今听了这两个拐子的语，大近情理，所谓余信。且近日家中多故，又有邢夫人遣人过来知会，明日接迎春家去住两日，以备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来求说探春等，心绪正烦，那里着意在这些小事？即串入迎、探，而惜春在其中矣，迤迤收拾。既听此言，便笑答道：“你两个既这等说，你们就带了做徒弟去，如何？”二姑子听了，念一声佛道：“善哉，善哉！若如此，可是老人家的阴德不小。”说毕，便稽首拜谢。王夫人道：“既这样，你们叫他去。若果真心，即上来当着我拜了师父去罢。”这三个女人听了出去，果然将他三人带来。王夫人问之再三，他三人已立定主意，遂与两个姑子叩了头，又拜辞了王夫人。王夫人见他们意皆决断，知不可强了，反倒伤心可怜，忙命人来取了些东西来赏他们，又送了两个姑子些礼物。从此芳官跟了水月庵的智通，蕊官、藕官二人跟了地藏庵的圆信，各自出家去了。此下半只为宝玉“却尘缘”先立一证而已，故绝不多费笔墨。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上半回立“归离恨”之影，从上回联句“诗魂”生出，着重在人身难得，不可做用情自杀之黛玉，故以人参为发端。下半立“却尘缘”之影，从上回联句“鹤影”生出，着重在天伦为大，不可做因情弃亲之宝玉，故以拐子为去路。是有功世道，有功人道文字。

本书造一宝钗，为古今惩阴恶立传。尤二姐以金杀之，犹不蔽辜；乃又借晴雯嫂以骂之，骂之甚于杀之也。作者笔有业风，砚有地狱，而身是菩提。

【护花主人评曰】叙王夫人处无有人参，贾母所藏之参又不适用，已见消乏气象。

借周瑞家口中，补出邢夫人嗔王善保家多事，受责妆病，以便王夫人遣逐司棋，省却无数笔墨。

奸与盗，俱在迎春房中败露。可见一味忠厚，不能正率下人。所谓“忠厚者无用之别名”也。

迎春之不能约束老嬷嬷丫鬟，其不能持家，受婿折磨，已可预见。是以即插入邢夫人接迎春家去，被人相看情事。

写宝钗换参一节，显出宝钗精细，非比富贵家闺阁中不谙世务。写

袭人劝解一层，描出袭人涵养，迥异轻浮妇女全无斟酌。
遣司棋，逐晴雯，是此回正主。其余四儿、芳官等，俱是陪衬。
海棠偶死不是凶征，海棠复生却非吉兆，与九十四回遥相关照。
晴雯来历，于此时补出，而姓氏籍贯，仍无着实，伏下回《芙蓉
诔》中句。

芳官等出家，是将来惜春、紫鹃出家引子。

王夫人持家严正，固为正理，但未免性急偏听。金钏之投井，晴雯之屈死，司棋之殒命，及芳官等之出家，皆王夫人所作之孽，是故一味严峻，亦非和气致祥之道。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是甲寅年秋时事。

[1] 参膏：用质量一般的人参熬成的膏。芦须：人参的顶部和细根须。

[2] 告舌：学舌，搬嘴。

[3] 饶：增添。

[4] 考语：对人的品德行为的评语。

[5] 行次：行当，差事。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话说两个尼姑领了芳官等去后，王夫人便往贾母处来。见贾母喜欢，便趁便回道：“宝玉屋里有个晴雯，那个丫头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间，病不离身，黛玉多病。我常见他比别人分外淘气，也懒。前日又病倒了十几天，叫大夫瞧，说是女儿痲^[1]，所以我就赶着叫他出去了。“上下相蒙”。若养好了，也不用叫他进来，就赏他家配人去也罢了。再那几个学戏的女孩子，我也做主放了。一则他们都会戏，口里没轻没重，只会混说，女孩儿听了，如何使得？二则他们唱了一回子戏，白放了他们，也是应该的。况丫头们也太多，若说不够使，再上几个来，也是一样。”贾母听了，点头道：“这是正理，我也正想着如此。况晴雯这丫头，我看他甚好，言谈针线，都不及他，将来还可以给宝玉使唤的。谁知变了！”史亦随众，右钗左黛者，大半因多病也。

王夫人笑道：“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错，只是他命里没造化，所以得了这个病。俗语又说‘女大十八变’。况且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调歪，老太太还有什么不曾经历过的？三年前，我也就留心这件事，先只取中了他，我便留心看去，他色色比人强，只是不大沉重。知大体，莫若袭人第一。虽说贤妻美妾，也要性情和顺，举止沉重的更好些。袭人的模样，虽比晴雯次一等，然放在房里，也算得一二等的。况且行事大方，心地老实，这几年从未同着宝玉淘气。凡宝玉十分胡闹的事，他只有死劝的。因此品择了二年，一点不错了，我悄悄的把他丫头的月钱止住，我的月分银子里批出二两银子来给他。不过使他自己知道，越发小心效好之意^[2]。且没有明说，一则宝玉年纪尚小，老爷知道了，又恐说耽误了书；二则宝玉自以为跟自己跟前的人，不敢劝他说他，反倒纵性起来。所以直到今日，才回明老太太。”了结“断痴情”，生发“成大礼”。贾母听了，笑道：“原来这样，如此更好了。此老梦梦，是为罪魁。袭人本来从小儿不言不语，我只说是没嘴的葫芦，葫芦案第一有嘴人。既是你深知，岂有大错误的？”王夫人又回今日贾政如何夸奖，如何带他

们逛去。贾母听了，更加喜悦。

一时，只见迎春妆扮了前来告辞过去。凤姐也来请早安，伺候早饭，又说笑一回。贾母歇晌，王夫人便唤了凤姐，问他丸药可曾配来。凤姐道：“还不曾呢，如今还是吃汤药，太太只管放心，我已大好了。”王夫人见他精神复初，也就信了。因告诉撵逐晴雯等事。既了黛玉，便了大众。从迎春“误嫁”始，至凤姐“历劫”终，此书已完矣。又说：“宝丫头怎么私自回家去了？你们都不知道？我前儿顺路都查了一查，谁知兰小子的这一个新进来的奶子也十分的妖调，也不喜欢他。我说与你大嫂子了，好不好，叫他各自去罢。奶子者，母也。兰母乃紈，王至以紈为污，王之昏亦甚矣，着此一事，以证逐晴留袭之非。我因问你大嫂子：‘宝丫头出去，难道你不知道不成？’他说是告诉了他的，不两三日，等姨妈病好了就进来。姨妈究竟没甚大病，不过是咳嗽腰疼，年年是如此的。他这去必有原故的，不是有人得罪了他不成？那孩子心重，亲戚们住一场，别得罪了人，反不好了。”与凤姐不可抄检亲戚同意，而彼昏不知，写来绝倒。

凤姐笑道：“谁可好好的得罪着他？”王夫人道：“别是宝玉有嘴无心，从来没个忌讳，高兴了信嘴胡说，也是有的。”凤姐笑道：“这可是太太过于操心了。若说他出去干正经事，说正经话，却像傻子。若是叫他进来在这些姐妹跟前，以至于大小的丫头跟前，最有仁让，又恐怕得罪了人，却是再不得有人恼他的。用凤姐为宝玉出结，乃用背攻法以攻王之阴私。我想薛妹子此去，必为着前夜搜检众丫头原故，他自然为信不及园里的人，他又是亲戚，现也有丫头老婆在内，我们又不好去搜检了。恐我们疑他，所以多了这个心，自己回避了。也是应该避嫌疑的。”将何以处林乎？甚矣，党之为祸烈也。

王夫人听了这话不错，自己遂低头一想，便命人去请了宝钗来，分晰前日的事情，以解他的疑心，又仍命他进来照旧居住。宝钗陪笑道：“我原要早出去的，因姨娘有许多大事，所以不便来说。可巧前日妈妈又不好了，家中两个靠得的女人又病，所以我趁便去了。姨娘今日既已知道了，我正好回明，就从今日辞了，好搬东西。”

王夫人、凤姐都笑道：“你太固执了。正经再搬进来为是，休为没要紧的事又疏远了亲戚。”宝钗笑道：“这话说得太重了，并没为什么事要出去。我为的是妈妈近来神思比先大减，而且夜晚没有得靠的人，统共只我一二人。二则如今我哥哥眼看娶嫂子，即串出“悔娶河东吼”。多少针线活计并家里一切动用器皿尚有未齐备的，我也须得帮着妈妈去料

理。姨妈和凤姐姐都知道我们家的事，不是我撒谎。再者自我在园里，东南上小角门子就常开着，东南巽方，风门也。原是我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图省走路，也从那里走，又没个人盘查，设若从那里弄出事来，岂不两碍？而且我进园里来住，原不是什么大事，大事已毕。因前几年年纪都小，且家里没事，在外头不如进来，姊妹们在一处玩笑作针线，都比在外头一人闷坐好些。如今彼此都大了，况姨娘这边，历年皆遇不遂心之事，所以那园子里倘有一时照顾不到的，皆有关系。惟有少几个人，就可以少操些心了。直刺黛玉，其情愈险，其心愈恶。所以今日不但我决意辞去，此外还要劝姨娘，如今该减省的就减省些，也不为失了大家的体统。能令卷堂大散，盖本人既去，则于宝、黛不能更为防检，必逼令分拆乃可放心。据我看，园里这一项费用也竟可以免的，说不得当日的话。姨娘是深知我家的，难道我家当日也是这样零落不成？”一篇话，宛转详明，情理兼到，谋定之军，成功者退矣。揆其心事，有自明，有自悔，有自惧。作者优孟衣冠，何善揣摩乃尔！凤姐听了这篇话，便向王夫人笑道：“这话依我竟不必强他。”王夫人点头道：“我也无可回答，只好随你的便罢了。”

说话之间，只见宝玉已回来了，因说：“老爷还未散，恐天黑了，所以先叫我们回来了。”王夫人忙问：“今日可丢了丑没有？”宝玉笑道：“不但不丢丑，反拐了许多东西来。”接着就有老婆子们从二门上小厮手内接了东西来。王夫人一看时，只见扇子三把，扇坠三个，笔墨共六匣，香珠三串，玉绦环三个。必是扇子、扇坠，书重止善也，馀物乃云以珠联璧合之笔墨，演《中庸》、《大学》之文章。宝玉说道：“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杨侍郎送的，这是李员外送送的。杨李为梅之继，同得春生。每人一分。”说着，又向怀中取出一个檀香小护身佛来，说：“这是庆国公单给我的。”终究归佛，为宝玉庆。而荣、宁罄于此矣！

王夫人又问在席何人，做何诗词。说毕，只将宝玉一分令人拿着，同宝玉、环、兰来见贾母。贾母看了，喜欢不尽，不免又问些话。无奈宝玉一心记着晴雯，紧接上文，以入本回。答应完了，便说：“骑马颠了，骨头疼。”贾母便说：“快回房去换了衣服，疏散疏散就好了，不许睡。”宝玉听了，便连忙进园来。

当下麝月、秋纹已带了两个丫头来等候，见宝玉辞了贾母出来，秋纹便将笔墨等物拿着，随宝玉进园来。宝玉满口里说：“好热。”一壁走，一面便摘冠解带，将外面的大衣服都脱下来。麝月拿着，只穿着一

件松花绫子夹袄，襟内露出血点般大红裤子来。《寄生草》词“赤条条”句。秋纹见这条裤子是晴雯针线，因叹道：“真是物在人亡了。”云无牵挂，牵挂正多。麝月将秋纹拉了一把，笑道：“这裤子配了松花色袄儿，石青靴子，越显出靛青的头、雪白的脸来了。”

宝玉在前，只妆没有听见，晴雯死信出于此二人，是死于袭人也，宝玉不答，深文曲笔。又走了两步，便止步道：“我要走一走。”“走”字双关。这怎么好？”麝月道：“大白日里怕什么，还怕丢了你不成？”“丢”字直透“却尘缘”回贾兰出场云“二叔丢了”之“丢”。因命两个丫头跟着，“我们送了这些东西去再来。”宝玉道：“好姐姐，等一等我再去。”宝丢袭嫁，何尝肯等。麝月道：“我们去了就来。两个人手里都有东西，倒像摆执事的，一个捧着文房四宝，一个捧着冠袍带履，成个什么样子？”文妙真人，俨然仪从。宝玉听了，正中心怀，便让他二人去了。

他便带了两个小丫头，到一块山子石后头，不脱石头，丫头无名，不过秦氏殡中之二丫头。悄问他二人道：“自我去了，你袭人姐姐打发人去瞧晴雯姐姐没有？”这一个答道：“打发宋妈去了。”宝玉道：“回来说什么？”小丫头道：“回来说：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今日早起，就闭了眼，住了口，世事不知，只有倒气的分儿了^[4]。”宝玉忙道：“一夜叫的是谁？”小丫头道：“一夜叫的是娘。”孝乃书旨，特先揭出一部《红楼》，但要令人各知叫娘而已。宝玉拭泪道：“还叫谁？”小丫头说：“没有听见叫别人了。”宝玉道：“你糊涂，想必没有听真。”孝乃全书隐意，极糊涂，极真，更有何人听出。

旁边一个小丫头最伶俐，凡看宝鉴正面者，无不自诩伶俐。听宝玉如此说，便上来说：“真个他糊涂。”又向宝玉道：“不但我听得真切，我还亲自偷着看去的。”谈《红楼》者，又多如此。宝玉听说，忙问：“怎么又亲自看去？”我正要问。小丫头道：“我因想晴雯姐姐素日与别人不同，待我们极好。如今他虽受了委屈出去，我们不能别的法子救他，只亲去瞧瞧，也不枉素日疼我们一场。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太，打我们一顿，也是愿受的。”“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所以我拼着一顿打，偷着出去，瞧了一瞧。谁知他平生为人聪明，至死不变，见我去了，便睁开眼拉我的手，问：‘宝玉那里去了？’问宝玉，问一心也，正是叫娘。我告诉了他。他叹了一口气，说不能见了。我就说：‘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来见一面？’他就笑道：‘你们不知道，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是花淑，是传花，作者以神道设教自命。

玉皇爷命我去管花儿。自天命之，是曰昊天祐。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就上任去了，未合土木成字，刻分为二，则一土一木，令人各知培植本根，重教孝也。未叠一木成字，刻而分之，则为二木林也。故书主林荣，重春生也，是作者所自任。宝玉须得未正三刻才到家，只少得一刻的工夫，不能见面。未字短“一”，则但存木字，故书演木石。世上凡有该死的人，阎王勾取了去，是差些小鬼来捉人魂魄，若要迟延一时半刻，不过烧些纸钱，浇些浆饭，那鬼只顾抢钱去了，该死的人，就可少待个工夫。调侃不小。我这如今是天上的神仙来召请，岂可捱得时刻？’我听了这话，竟不大信。调侃看官。及进来到房里留神看时辰表，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咽了气。正三刻上，就有人来叫我们，说你来了。”

宝玉忙道：“你不认得字，所以不知道，这原是有的，不但一花有一花神，还有总花神，但他不知做总花神去了，还是单管一样花神？”牡丹艳冠群芳，为总花神，乃宝钗。本书摈斥惟恐不力。这丫头听了，一时谄不来。恰好这是八月时节，园中池上芙蓉正开，俯拾即是，书如此成。这丫头便见景生情，忙答道：“我已曾问他：‘是管什么花的神？告诉我们，日后也好供养的。’他说：‘你只可告诉宝玉一人，除他之外，不可泄了天机。就告诉他：说我就是专管芙蓉花的。’”“风露清愁”，是乃黛玉。而隐用石曼卿为芙蓉城主故事。宝一石，黛一石，合为谈情之主。宝玉听了这话，不但不为怪，亦且去悲生喜，便回头来看着那芙蓉笑道：“此花也须得这样一个人去主管。我就料定他那样的人，必有一番事业。虽然超生苦海，从此再不能相见了！”免不得伤感思念。因又想：“虽然临终未见，如今且去灵前一拜，也算尽这五六年的情意。”

想毕，忙至房中，正值麝月、秋纹找来。宝玉又自穿戴了，只说去看黛玉，看晴雯即是看黛玉。遂一人出园，往前次看望之处来，意为停柩在内。谁知他哥嫂见他一咽气，便回了进去，希图早些得几两发送例银。王夫人闻知，便命赏了十两银子。十字纵横，了结全部《易》象。又命：“即刻送到外头焚化了罢，女儿痨死的，断不可留。”木生火以制金，甚欲其速，或以为演王之忍也，抑又何必。他哥嫂听了这一句话，一面得银，一面雇人立刻入殓，抬往城外化人厂上去了^[4]。“化人”二字，乃风月宝鉴、苦海慈航一切名义，真实用处。剩的衣服簪环，约有三四百金之数，三四成七，巧数也。宝钗“巧合”，到此一结。他哥嫂自收了，为后日之计。二人将门锁上，一同送殡去了。宝玉走来，扑了一个空，“空”字双关。站了半天，并无别法，只得复身进入园中。

及回至房中，甚觉无味。见其归空，实非得已。因顺路来找黛玉，不在房中，必归于此，而晴不在，即黛不在也。问其何往，丫鬟们回说：“往宝姑娘那里去了。”宝玉又至蘅芜院中，只见寂静无人，房内搬的空空落落，不觉吃一大惊，才想起前日仿佛听见宝钗要搬出去，黛之不在，因此人耳。仍虚还，大章法。只因这两日功课忙，就混忘了。这时看见如此，才知道果然搬出，怔了半天。因转念一想，不如还是和袭人厮混，再与黛玉相伴。此见情有独钟。只这两三个人，此见一心博爱。只怕还是同死同归。是一非二。想毕，仍往潇湘馆来。是曰梦。偏黛玉还未回来。

正在不知所之，忽见王夫人的丫头进来找他说：“老爷回来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题目了，快走！快走！”宝玉听了，只得跟了出来。到王夫人房中，他父亲已出去了。与再看晴雯同一写法。王夫人命人送宝玉至书房中。

彼时贾政正与众幕友们谈论寻秋之胜，又说：“今日临散时，忽谈及一事，最是千古佳话，‘风流隽逸^[5]，忠义感慨’，八字皆备。倒是个好题目，寻秋而得一事，一事而寓八字，总括全书，包藏《易》道，是好题目。大家要做一首挽诗。”挽即是诔。众幕宾听了，都请教：“系何等妙事？”贾政乃道：“当日曾有一位王爵，封曰恒王，《易》上经首乾、坤，是曰王；下经首咸、恒，是曰恒王。恒，夫妇之道也，为宝、黛，奈宝玉之无恒心何！出镇青州。青为木之色，居东海，是为黛玉所自出。这恒王最喜女色，且公馀好武，因选了许多美女，日习武事，令众美女学习战攻斗伐之事。一部《红楼》，战攻斗伐之书也。内中有个姓林行四的，姿色既佳，且武艺更精，皆呼为林四娘。姓林则明指黛玉，行四则先天八卦震居第四，为木也。请教看官，此评是否。恒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统辖诸姬，又呼为姽婁将军^[6]。”将军，兵主也，主杀伐。姽婁，好貌。宋玉《神女赋》云：“既姽婁于幽静兮，复婆娑乎人间。”正合梦旨，与芙蓉神是一非二。以姽婁而为将军，则包罗千古家国女祸，正《风月宝鉴》所由作。众清客都称：“妙极神奇，竟以‘姽婁’下加‘将军’二字，反更觉妩媚风流，真绝世奇文也。书赞。想这恒王也是千古第一风流人物了。”贾政笑道：“这话自然如此，但更有可奇可叹之事。”众清客都惊问道：“不知底下有何奇事？”贾政道：“谁知次年，便有黄巾、赤眉一千流贼馀党，复又乌合，抢掠山左一带。钗、凤、袭皆贼党。恒王意为犬羊之辈，不足大举，因轻骑进剿。不意贼众诡谲，两战不胜，宝玉正以轻敌致败。恒王遂被贼众所戮。于是青州城内，文武官员，各各皆谓：‘王尚不胜，你我何为？’宝、黛之婚，众人

无一赞助者，正是此境。遂将有献城之举。林四娘得闻凶信，遂聚集众女将，发令说道：‘你我皆向蒙王恩，戴天履地^[2]，不能报其万一。今王既殒身国患，我意亦当殒身于王。尔等有愿随者，即同我前往。不愿者，亦早自散去。’众女将听他这样，都一齐说：‘愿意。’于是林四娘带领众人连夜出城，直杀至贼营里头。众贼不防，也被斩杀了几个首贼。后来大家见是不过几个女儿，料不能济事，遂回戈倒兵，奋力一阵，把林四娘等一个不曾留下，倒作成了这林四娘的一片忠义之志。《五美吟》因以虞姬列次西施。后来报至都中，天子百官无不叹惜。想其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剿灭，天兵一到，化为乌有，不必深论。百廿回外之宝钗，正不必深论。只就林四娘一节，众位听了，可羨不可羨？”众幕友都叹道：“实在可羨可奇！实是个妙题，原该大家挽一挽才是。”

说着，早有人取了笔砚，按贾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了几个字，便成了一篇短序，递与贾政看了。贾政道：“不过如此，他们那里已有原序。昨日又因奉恩旨：着察核前代以来，应加褒奖而遗落未经奏请各项人等，无论僧尼乞丐女妇人等，有一事可嘉，即行汇送履历至礼部，备请恩奖。所以他这原序，也送往礼部去了。大家听了这新闻，所以都要作一首《婉嫔词》，以志其忠义。”众人听了，都又笑道：“这原该如此。只是更可羨者，本朝皆系千古未有之旷典，可谓‘圣朝无阙事’了^[3]。”一段贾政谈吐，幕友身份，令人如闻如见。贾政点头道：“正是。”

说话间，宝玉、贾环、贾兰俱起身来看了题目。贾政命他三人各吊一首，胡老名公三子也。谁先做成者赏，佳者额外加赏。贾环、贾兰二人近日当着许多人，皆做过几首了，胆量愈壮。今看了题目，遂自去思索。一时，贾兰先有了，因“得佳讖”通“却尘缘”，故必有环，而兰则先成，有后者无后，无后者有后也。贾环生恐落后，也就有了。二人皆已录出，宝玉尚自出神。“出神”二字，八面玲珑。贾政与众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贾兰的是一首七言绝句，七为少阳之数，曰绝句，绝则必继也。写道是：

婉嫔将军林四娘，
玉为肌骨铁为肠。
捐躯自报恒王后，
此日青州土尚香。诗意自明。

众幕宾见了，便皆大赞：“小哥儿十三岁的人十三岁以十分三，则仍馀七数。就如此，可知家学渊源真不诬矣。”贾政笑道：“稚子口角，也还难为他。”又看贾环的是首五言律，五为中央土数，四象之所环归。又

五数为奇，律数则偶，奇偶相生，环之为也。写道是：

红粉不知愁，将军意未休。
掩啼离绣幕，抱恨出青州。
自谓酬王德，谁能复寇仇？
好题忠义墓，千古独风流。诗意自明。

众人道：“更佳，到底大几岁年纪，年岁含糊，亦在不必深论之例。立意又自不同。”贾政道：“倒不甚大错，终不恳切。”众人道：“这就罢了。三爷才大不多几岁，俱在未冠之时。如此用心做去，再过几年，怕不是大阮、小阮了么^[9]？”贾政笑道：“过奖了，只是不肯读书的过失。”

因问宝玉。众人道：“二爷细心镂刻，定又是风流悲感，不同此等的了。”宝玉笑道：“这个题目，似不称近体，须得古体，或歌或行，长篇一首，方能恳切。”所以有百廿回。众人听了，都立起身来，点头拍手道：“我说他立意不同，每一题到手，必先度其体格宜与不宜，这便是老手妙法。这题目名曰《婉嫕词》，且既有了序，此必是长篇歌行，方合体式，或拟温八叉《击瓿歌》^[10]，或拟李长吉《会稽歌》^[11]，或拟白乐天《长恨歌》^[12]，或拟咏古词，都是本书所取挹。半叙半咏，流利飘逸，始能尽妙。”

贾政听说，也合了主意，遂自提笔向纸上要写，又向宝玉笑道：“如此甚好，你念我写。这场冤业非不可挽，宝作之，政成之，一念一写，是为循环，是为气数。若不好了，我捶你的肉，谁许你先大言不惭的！”宝玉只得念了一句道：

恒王好武兼好色，

贾政写了摇头道：“粗鄙。”本书多是俗话，每多视为粗鄙。一幕友道：“要这样方古，究竟不粗。且看他底下的。”此下都是说书，凡本意即在幕友批评中指点。贾政道：“姑存之。”宝玉又道：

遂教美女习骑射。
秣歌艳舞不成欢，
列阵挽戈为自得。

贾政写出，众人都道：“只这第三句，便古朴老健，极妙。这第四句平叙，也最得体。”贾政道：“休谬加奖誉，且看转的何如？”宝玉念道：

眼前不见尘沙起，
将军俏影红灯里。

众人听了这两句，便都叫：“妙！好个‘不见尘沙起’。又续了一句‘俏影红灯里’，用字用句，皆入神化了。”宝玉道：

叱咤时闻口舌香^[13]，
霜矛雪剑娇难举。

众人听了，更拍手笑道：“越发画出来了！当日敢是宝公也在座，见其娇而且闻其香？不然，何体贴至此？”宝玉笑道：“闺阁习武，任其勇悍，怎似男人？不问而可知娇怯之形了。”贾政道：“还不快续。这又有你说嘴的了？”宝玉只得又想了一想，念道：

丁香结子芙蓉绦，

众人都道：“转‘萧’韵更妙，这才流利飘逸。而且这句子也绮靡秀媚得妙。”贾政写了道：“这一句不好，已有过了‘口舌香’、‘娇难举’，何必又如此？这是力量不加，故又弄出这些堆砌货来搪塞。”宝玉笑道：“长歌也须得要些词藻点缀点缀，不然便觉萧索。”贾政道：“你只顾说那些，这一句底下如何转至武事呢？再若多说两句，岂不蛇足了？”宝玉道：“如此，底下一句兜转煞住，想也使得。”贾政冷笑道：“你有多大本领！上头说了一句大开门的散话，如今又要一句连转带煞，岂不心有馀而力不足呢？”宝玉听了，垂头想了一想，说了一句道：

不系明珠系宝刀。

忙问：“这一句可还使得？”众人拍案叫绝。贾政笑道：“且放着再续。”宝玉道：“使得，我便一气联下去了。若使不得，索性涂了，我再想别的意思出来，再另措词。”贾政听了便喝道：“多话！不好了再做。便做十篇百篇，还怕辛苦了不成？”宝玉听说，只得想了一会，便念道：

战罢夜阑心力竭，
脂痕粉渍污蛟绡。

贾政道：“这又是一段了，底下怎么样？”宝玉道：

明年流寇走山东，
强吞虎豹势如蜂。

众人道：“好个‘走’字，便见得高低了。且通首转的也不板。”宝玉又念道：

王率天兵思剿灭，
一战再战不成功。
腥风吹折陇中麦，
日照旌旗虎帐空。
青山寂寂水淙淙^[14]，
正是恒王战死时。
雨淋白骨血染草，月冷黄昏鬼守尸。

众人都道：“妙极，妙极！布置、叙事、词藻，无不尽美。且看如何至四娘，必另有妙转奇句。”宝玉又念道：

纷纷将士只保身，
青州眼见皆灰尘。
不期忠义明闺阁，
愤起恒王得意人。

众人都道：“铺叙得委婉。”贾政道：“太多了，底下只怕累赘呢。”宝玉又道：

恒王得意数谁行^[15]？
婉嫔将军林四娘。
号令秦姬驱赵女，
秣桃艳李临疆场。
绣鞍有泪春愁重，
铁甲无声夜气凉。
胜负自难先预定，
誓盟生死报前王。
贼势猖獗不可得，
柳折花残血凝碧。
马踏胭脂骨髓香，
魂依城郭家乡隔。
星驰时报入京师，

谁家儿女不伤悲！
天子惊慌愁失守，
此时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纲，
不及闺中林四娘。
我为四娘长叹息，

歌成馀意尚彷徨。诗意自明，可称合作。其粗处皆其细处，不劳改削。而凡诸人问答，都是此书筋节，作者自道一切惨淡经营处也。不比他处形容幕客口吻神情，幸勿忽视。

念毕，众人都大赞不止，又从头看了一遍。贾政笑道：“虽说几句，到底不大恳切。”书中无非不了语，不了账，是为不大恳切，又挽而不挽，正宝之于黛，不大恳切也。因说：“去罢。”三人如放了赦的一般，一齐出来，各自回房。

众人皆无别话，不过至晚安歇而已。独有宝玉一心凄楚，回至园中，猛见池上芙蓉，想起小丫鬟说：“晴雯做了芙蓉之神。”不觉又喜欢起来，乃看着芙蓉嗟叹了一会。忽又想起：“死后并未至灵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岂不尽了礼。”想毕，便欲行礼。忽又止道：“虽如此，亦不可太草率了，须得衣冠整齐，奠仪周备，方为诚敬。”想了一想：“古人云：‘潢污行潦，苻藻蘋蘩之贱，可以羞王公，荐鬼神。’^[16]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诚敬而已。引用左氏何等自负，而一心诚敬，圣学在其中矣。然非自作一篇诔文，这一段凄惨酸楚，竟无处可以发泄了。”因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鲛縠一幅，楷字写成，名曰《芙蓉女儿诔》，芙蓉女儿，黛玉也。祭晴实以祭黛，惟恐看官不明，特用冰鲛縠写成以著之。鲛帕写诗，非黛玉公案乎！前序后歌。又备了晴雯素喜的四样吃食。于是黄昏人静之时，命那小丫头捧至芙蓉前，先行礼毕，将那诔文，即挂于芙蓉枝上，乃泣涕念曰：

维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竞芳之月，无可奈何之日，怡红院浊玉，谨以群花之蕊，冰鲛之縠，沁芳之泉，枫露之茗：四者虽微，聊以达诚申信。乃致祭于白帝宫中抚司秋艳芙蓉女儿之前曰：

窃思女儿自临人世，迄今凡十有六载。其先之乡籍姓氏，湮沦而莫能考者久矣。而玉得于衾枕栉沐之间，栖息晏游之夕，亲匿狎褻，相与共处者，仅五年八月有奇。忆女曩生之昔，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体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姊悉慕嫖嫖^[17]，嫗嫗咸仰慧德。

孰料鸬鹚恶其高，鹰鹗翻遭罟罟^[18]；蕤施妒其臭^[19]，茝兰竟被芟锄！花原自怯，岂奈狂飙？柳本多愁，何禁骤雨？偶遭蛊蜮之谗^[20]，遂抱膏肓之疾。故樱唇红褪，韵吐呻吟；杏脸香枯，色陈颧頰^[21]。诮谣謠诟^[22]，出自屏帷；荆棘蓬榛，蔓延窗户。既怀幽沉于不尽，复含罔屈于无穷。高标见嫉，闺闱恨比长沙^[23]；贞烈遭危，巾帼惨于雁塞。

自蓄辛酸，谁怜夭折？仙云既散，芳趾难寻。洲迷聚窟^[24]，何来却死之香？海失灵槎，不获回生之药。眉黛烟青，昨犹我画；指环玉冷，今倩谁温？鼎炉之剩药犹存，襟泪之余痕尚渍。镜分鸾影，愁开麝月之奁；梳化龙飞，哀折檀云之齿。委金钿于草莽，拾翠盒于尘埃。楼空鵲鹊，徒悬七夕之针^[25]；带断鸳鸯，谁续五丝之缕？况乃金天属节^[26]，白帝司时。孤衾有梦，空室无人。桐阶月暗，芳魂与倩影同消；蓉帐春残，娇喘共细腰俱绝。连天衰草，岂独蒹葭；匝地悲声，无非蟋蟀。露阶晚砌，穿帘不度寒砧；雨荔秋垣，隔院希闻怨笛。芳名未泯，帘前鸂鶒犹呼；艳质将亡，槛外海棠预萎。捉迷屏后，莲瓣无声；斗草庭前，兰芳枉待。抛残绣线，银笺彩袖谁裁？折断冰丝，金斗御香未熨。昨承严命，既驱车而远陟芳园；今犯慈威，复拄杖而遣抛孤柩。及闻慧棺被燹，顿违共穴之情；石椁成灾，愧逮同灰之谗。尔乃西风古寺，淹滞青磷；落日荒邱，零星白骨。楸榆飒飒，蓬艾萧萧。隔露垆以啼猿，绕烟塍而泣鬼。岂道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陇中，女儿命薄！汝南泪血^[27]，斑斑洒向西风；梓泽馀衷^[28]，默默诉凭冷月。呜呼！固鬼蜮之为灾，岂神灵之有妒？毁谤奴之口^[29]，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恨犹未释。在卿之尘缘虽浅，而玉之鄙意尤深。因蓄惓惓之思，不禁谆谆之问。始知上帝垂旌，花宫待诏；生侪兰蕙^[30]，死辖芙蓉。听小婢之言，似涉无稽；据浊玉之思，深为有据。何也？昔叶法善摄魂以撰碑^[31]，李长吉被诏而为记^[32]，事虽殊，其理则一也。故相物以配才，苟非其人，恶乃滥乎？始信上帝委托权衡，可谓至洽至协，庶不负其所秉赋也。因希其不昧之灵，或陟降于兹；特不揣鄙俗之词，有污慧听。乃歌而招之曰：

天何如是之苍苍兮，
乘玉虬以游乎穹窿耶？
地何如是之茫茫兮，
驾瑶象以降乎泉壤耶？
望伞盖之陆离兮，
抑箕尾之光耶？
列羽葆而为前导兮，
卫危虚于傍耶？

驱丰隆以为庇从兮^[33]，
望舒月以临耶？
听车轨而伊轧兮^[34]，
御鸾骖以征耶？
闻馥郁而飘然兮，
纫蘅杜以为佩耶^[35]？
斓裙裾之烁烁兮，
镂明月以为珰耶？
藉葳蕤而成坛坫兮^[36]，
繁莲焰以烛兰膏耶？
文匏虬以为觶斝兮，
洒醽醁以浮桂醕耶^[37]？
瞻云气而凝眸兮，
仿佛有所觐耶？
俯波痕而属耳兮，
恍惚有所闻耶？
期汗漫而无际兮，
捐弃予于尘埃耶？
倩风廉之为予驱车兮，
冀联辔而携归耶？
予中心为之慨然兮，
徒噉噉而何为耶^[38]？
卿偃然而长寝兮，
岂天运之变于斯耶？
既窅窅且安稳兮^[39]，
反其真而又奚化耶？
予犹桎梏而悬附兮，
灵格予以嗟来耶？
来兮止兮，卿其来耶？

若夫鸿濛而居，寂静以处，虽临于兹，予亦莫睹。搴烟萝而为步障，列苍蒲而森行伍。警柳眼以贪眠，识莲心之味苦。素女约于桂岩，宓妃迎于兰渚。弄玉吹笙，寒簧击敌。征嵩岳之妃，启骊山之姥。龟呈洛浦之灵，兽作咸池之舞。潜赤水兮龙吟，集珠林兮凤翥。爰格爰诚，匪笞匪篚。发轫乎霞城，还旌乎玄圃。既显微而若逋，复氤氲而倏阻。离合兮烟云，空濛兮雾雨。尘霾敛兮星高，溪山丽兮月午。何心意之忤忤，若寤寐之栩栩。予乃歔歔怅快，泣涕彷徨。人语兮寂历，天籁兮笳

笏。鸟惊散而飞，鱼唼喋以响。志哀兮是祷，成礼兮期祥。呜呼哀哉！尚飨！文意自明，亦称合作。晴雯无姓，即以吴贵之吴为姓。吴，无也。全书总一无也。其间十有六载，及五年八月有奇等句，则包罗

《易》道，太极归根于无极，屡见前评，可以意会。至悍妇诋奴，明明痛骂钗、凤、袭诸人。此谏既知所以然，而容妒养奸，坐视其死，一篇诛心文字，宝玉将何所逃？

读毕，遂焚帛奠茗，依依不舍。小丫鬟催至再四，方才回身。忽听山石之后，有一人笑道：“且请留步。”凡卷后故作惊疑语，乃小说常套。而此则发明晴、黛为一人一影也，再提山石，是为木石姻缘。“且请留步”，及今犹可挽也，一语该括几许。二人听了，不觉大惊。那小丫鬟回头一看，却是个人影，从芙蓉花里走出来，他便大叫：“不好，有鬼，晴雯真来显魂了！”

吓得宝玉也忙看时，究竟不知是人是鬼，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从上回“抱屈”、“斩情”生出，有彼两事，因有此两文，乃作者自明其书来历也。而一词一谏之先，必虚写宝玉、兰、环作诗得赏一段。诗无文字，欲令人寻绎于本书文字之先，又虑人之终不明也，故于所赏之物之人，而隐跃告之，然究不欲以扇子、扇坠之真机尽泄也。因又故着一护身佛，仍令看官都为“我可明白了”之翠缕。

自“开夜宴”至此回为一大段，黛玉死，宝玉亡，收拾东西，一大结束也。为凹为凸，天地之理如斯；何乐何悲，生死之关最大。滴溜圆一轮宝月，明日即亏；毕拨清三弄梅花，无人共倚。斩他春蠹，演羲画以为留；寻此秋悲，拟《骚经》而作谏。《闲情》自赋，杜撰何妨。要伸白手化人，且听黄州说鬼。

【护花主人评曰】补叙王夫人将办理园内之事回明贾母，极其周匝。宝钗告辞回家，不但闻知搜检各房，理应避嫌，且为将来说亲，出阁地步。

《姽婳词》是《芙蓉谏》陪衬，而姽婳将军是实事实写，芙蓉花神是虚言虚拟。宾主虚实，错综变化。

林四娘死得慷慨激烈，晴雯死得抑郁气闷。一则重于泰山，一则轻若鸿毛，迥不相同。而于一回书中并写，有击鼓催花之妙。

挽姽婳将军，有众客赞扬。谏芙蓉花神，有黛玉窃听。文法方不单薄。

第七十回至七十八回一大段，应分六小段：七十回为一段，写诗社

之不能再盛，人将离散之机；七十一、二回为一段，叙凤姐之招怨多病，司棋之私情败露；七十三、四回为一段，叙园中奸盗，有查抄之兆；七十五、六回为一段，写宁府之夜宴鬼叹，荣府之赏月凄清，为将衰之象；七十七回为一段，了结晴雯、芳官等终身；七十八回为一段，写宝玉痴情，为诗社联句馀音。

【大某山民评曰】晴雯为芙蓉神，不但作者造其诨，读者辨其诨，宝玉即甚愚，亦何至不知其诨？然天下事何者为真？何者为诨？何者非诨？何者非真？以真者之皆诨，又安知诨者之非真耶？或有笑宝玉受丫头之诨者，则真诨人也已矣！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时事。

[1] 女儿癆：病名，俗谓处女所患癆症。

[2] 效好：学好。

[3] 倒气：谓人临死前出气多，进气少，呼吸急促。

[4] 化人厂：即火化场。

[5] 隽（jùn）逸：俊秀飘逸，超群拔俗。

[6] 娴娜（guǐ huà）：娴静美好貌。

[7] 戴天履地：顶天立地。犹言生于天地之间。

[8] 圣朝无阙事：出自唐岑参《寄左省杜拾遗》。阙事，过失，错误。

[9] 大阮、小阮：指三国魏诗人阮籍和他的侄子阮咸。

[10] 温八叉：唐代诗人温庭筠。因其文思敏捷，每入试，押官韵，八叉手而成八韵，所以有“温八叉”之称。

[11] 李长吉：唐代诗人李贺，字长吉。

[12] 白乐天：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

[13] 叱咤：大声吆喝。此指操练军阵时大声呼喊。

[14] 澌（sī）澌：水流声。

[15] 行（háng）：次第，等辈。

[16] “潢污”句：意谓只要心怀诚意，即便是最微薄低贱的东西也可以用来奉献王公，祭奠鬼神。语出《左传·隐公三年》。潢污，聚积不流之水。行潦，沟中的流水。荇藻蘋蘩，皆为水草。

[17] 嫵嫵：美好，文静。

[18] 罟罟（fú zhuó）：泛指罗网。

[19] 薺施（cí shī）：指恶草。薺，同“茨”，蒺藜。施，卷耳。

[20] 蛊蜚（chài）：指害虫。

[21] 颧颌（hǎn hàn）：因饥饿而面黄肌瘦的样子。

[22] 诼（zhuó）谣：诽谤。谗诟（xǐ gòu）：辱骂。

[23] 长沙：指西汉贾谊。汉文帝时因谗言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不久抑郁而死。

[24] 洲迷聚窟：意谓找不到聚窟洲。据南朝梁任昉《述异记》记载，聚窟洲上有返魂树，用其根心可以制成却死香，让人起死回生。

[25] “楼空”两句：旧时风俗，农历七月七日夜（或七月六日夜）妇女在庭院向织女星乞求智巧，称为“乞巧”。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钗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此谓本应在楼上乞巧的晴雯现在已经不在了。鵀（zhī）鹊，即喜鹊。

[26] 金天：指秋天。

[27] 汝南：指南朝宋汝南王与爱妾刘碧玉的故事。

[28] 梓泽馀衷：指西晋石崇与爱妾绿珠的故事。

[29] 谄（bì）：谄佞。

[30] 侪：等同，并列。

[31] “昔叶”句：相传唐代的术士叶法善把当时有名的文人和书法家李邕的灵魂从梦中摄去，为其祖父叶有道撰述并书写碑文，世称《追魂碑》。

[32] “李长”句：唐代诗人李商隐作《李长吉小传》载，李贺死时，他家人见绯衣人驾赤虬来召李贺，说是上帝建成了白玉楼，叫他去写记文。

[33] 丰隆：古代神话中的雷神。

[34] 伊轧：象声词。船桨、轮轴等发出的声响。

[35] 蘅杜：香草。

[36] 坛坫：古代设坛供祭祀的地方。

[37] 醽醁（líng lù）：美酒名。

[38] 皦（jiǎo）皦：光明貌。

[39] 窀穸（zhūn xī）：墓穴。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话说宝玉才祭完了晴雯，只听花影中有个人声，倒吓了一跳。细看不是别人，却是黛玉，满面含笑，写满面含笑，而只觉一团鬼气，此笔难学。口内说道：“好新奇的祭文，可与《曹娥碑》并传了。”《芙蓉诔》何得与《曹娥碑》并传？可见归结在一“孝”字，看官犹未信乎！至以“绝妙好词”为此书赞，是又一意。而“黄绢”为金色，“幼妇”为“成大礼”，“外孙”乃黛之与史，“鹵臼”乃凤之泼辣，则神乎神矣！宝玉听了，不觉红了脸，“知耻近乎勇”，乃下手工夫。笑答道：“我想着世上这些祭文都过于熟烂了，作者再三自白。所以改个新样。原不过是我一时的顽意儿，可见百廿回无非此两句。谁知被你听见了。有什么大使不得的，何不削削改改？”黛玉道：“原稿在那里？倒要细细的看看。长篇大论，不知说的是什么。只听见中间两句，什么‘红绡帐里，公子情深；黄土陇中，女儿命薄’，这一联意思却好。只是‘红绡帐里’，未免俗滥些。放着现成的真事，为什么不用？”宝玉忙问：“什么现成的真事？”黛玉笑道：“咱们如今都系霞彩纱糊的窗棂，何不说‘茜纱窗下，公子多情’呢？”宝玉爱红而情不专，故以红绡为滥。茜则从草，绛珠一人而已，正欲其专也。“多”字改“深”字，正责其滥也。

宝玉听了，不觉跌脚笑道：“好极，好极！到底是你想得出，说得出来。可知天下古今现成的好景好事尽多，只是我们愚人想不出来罢了。但只一件，虽然这一改新妙之极，却是你在这里住着还可以，我实不敢当。”说着又连说“不敢当”。明知为好，而不敢自任，是胆小注脚。黛玉笑道：“何妨？我的窗即可为你之窗，何必如此分晰？也太生疏了。古人异姓陌路，尚然‘肥马轻裘，敝之无憾’，何况咱们？”宝玉笑道：“论交道，不在肥马轻裘，即黄金白璧，亦不当锱铢较量。倒是这唐突闺阁上头，却万万使不得的。一则引而近，一则推而远，同一愚人而已。如今我索性将‘公子’、‘女儿’改去，竟算是你诔他的倒好。以自诔自，是明自杀。况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所以宁可弃了这一篇文，万

不可弃这‘茜纱’新句。莫若改作‘茜纱窗下，小姐多情；黄土陇中，丫鬟薄命’。如此一改，虽与我不涉，我也开怀。”一齐推卸。黛玉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丫鬟，何用此话？况且小姐丫鬟，亦不典雅。等得紫鹃死了，我再如此说，还不算迟。”说紫鹃实以愧宝玉。宝玉听了忙笑道：“这是何苦，又咒他？”黛玉笑道：“是你要咒的，并不是我说的。”宝玉道：“我又有了，这一改可极妥当了。莫若说：‘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中，卿何薄命！’”当面指点，气数之天定矣。

黛玉听了，陡然变色。虽有无限狐疑，不曰骇而曰疑，又是诛心之笔。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说：“果然改得好。再不必乱改了，快去干正经事罢。数语眼光四射。刚才太太打发人叫你，说明儿一早过大舅母那边去。你二姐姐已有了人家求准了，所以叫你们过去呢。”因谈薄命，即引一人证。迎死于狼，黛何尝不死于宝？宝玉拍手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儿还未必能去呢。”黛玉道：“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说话，一面咳嗽起来。宝玉忙道：“这里风冷，咱们只顾站着，凉了可不是顽的。不早自主而归咎于风，熙凤不任受也。快回去罢。”黛玉道：“我也家去歇息了，明儿再见罢。”说着，便自取路去了。宝玉只得闷闷的转步，忽想起黛玉无人随伴，忙命小丫头跟送回去。此段文字写得离奇恍惚，笔笔都生芒刺，吾不知是用何法。自己到了怡红院中，果有王夫人打发嬷嬷们来，吩咐他明日一早过贾赦那边来，与方才黛玉之言相对。

原来贾赦将迎春许与孙家了。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系军官出身，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算来亦系至交。如今孙家只有一人在京，现袭指挥之职^[4]。此人名唤孙绍祖，迎在卦为大壮之观，其变爻则以震之长男，巽之长女，合为雷风恒卦，交天地之间，而生生不息，为孙绍祖也。又孙即猻，乃象心猿，此心一放，不至为狼不止。人之大同，故为大同人氏。祖为宁、荣之门生，其门所生，大多禽兽，而两府中间黑油大门，则赦旧居，是为中山狼也。狼即赦，赦即狼，珍、蓉、琏、宝一而已矣。生得相貌魁梧，体格健壮，弓马娴熟，应酬权变，年纪未及三十，且又家资饶富，现在兵部候缺提升。因未曾娶妻，贾赦见是世交子侄，且人品家当，都相称合，遂择为东床娇婿。亦曾回明贾母。贾母心中却不十分愿意，但想儿女之事，自有天意，况且他亲父主张，何必出头多事？黛玉末路亦是如此，已入“噩梦”。因此只说“知道了”三字，余不多及。贾政又深恶孙家，虽是他祖父当日希慕荣宁之势，有不能了结之事，强拜在门下的，并非诗礼名族之裔。手写孙家，目视薛家。因此倒劝谏过两次，无奈贾赦不听，也只得罢

了。

宝玉却未曾会过这孙绍祖一面的。次日，只得过去聊以塞责。只听见那娶亲的日子甚近，不过今年，就要过门的。又见邢夫人等回贾母，将迎春接出大观园去，越发扫兴，每每痴痴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听说要陪四个丫头过去，四阴在下，明演观象。更又跌足道：“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净人了。”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带地方，徘徊瞻眺。见其轩窗寂寞，屏帐翛然^[2]，不过只有几个该班上夜的老姬。总成一剥，同归老老。再看那岸上蓼花苇叶，也都觉摇摇落落，似有追忆故人之态，迥非素常逞妍斗色可比。所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风冷，
吹散菱荷红玉影。
蓼花菱叶不胜悲，
重露繁霜压纤梗。
不闻永昼敲棋声，
燕泥点点污棋枰。
古人惜别怜朋友，
况我今当手足情。诗意自明，乃由一挽一谏而生，从此三春以渐收拾。

宝玉方才吟罢，忽闻背后有人笑道：“你又发什么呆呢？”宝玉回头忙看是谁，原来是香菱。第一薄命人，仍是黛玉。宝玉忙转身笑问道：“我的姐姐，你这会子跑到这里来做什么？许多日子也不进来逛逛。”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说道：“我何曾不要来？如今你哥哥回来了，那里比先时自由自在的了。刚才我们太太使人来找你凤姐姐去，竟没有找着，说往园子里来了。我听见这个话，我就讨了这个差事，进来找他。遇见他的丫头，说在稻香村呢。如今我往稻香村去，谁知又遇见了你。我还要问你：袭人姐姐这几日可好？怎么忽然把个晴雯姐姐也没了？到底是什么病？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双提并举，一鉴高悬。你瞧瞧，这地方一时间就空落落的了。”宝玉只有一味答应，又让他同到怡红院去吃茶。

香菱道：“此刻竟不能，等找着琏二奶奶，说完了正经事再来。”当前一照。宝玉道：“什么正经事，这般忙？”香菱道：“为你哥哥娶嫂子的事情，所以要紧。”将为黛玉作大报复，以惩阴恶，是为正经。宝玉道：“正是，说的到底是那一家的？只听见吵闹了这半年，今儿有说张

家的好，明儿又要李家的，后儿又议论王家的。这些人家的女儿，他也不知造了什么罪，叫人家好端端的议论？”香菱道：“如今定了，可以不用拉扯别家了。”

宝玉忙问道：“定了谁家的？”香菱道：“因你哥哥上次出门时，顺路到了个亲戚家去。上次出门乃钗主使，特点夏金桂来路，乃钗所自召。这门亲原是老亲，寒极则热，热极则寒，本于一气，原是老亲。且又和我们是同在户部挂名行商，也是数一数二的大门户。前日说起来时，你们两府都也知道的。合京城里，上至王侯，下至买卖人，都称他家是桂花夏家。”宝玉忙笑道：“如何有这称呼？”香菱道：“本姓夏，非常的富贵。其馀田地不用说，单有几十顷地种着桂花，凡这长安那城里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亦是他家供奉。普同供养，务使分阴悉尽。因此才有这个混号。如今太爷也没了，只有老奶奶带着一个亲生的姑娘过活，也并没有哥儿弟兄，可惜他一门尽绝了后。”

宝玉忙道：“咱们也别管他绝后不绝后，只是这姑娘可还好？你们大爷怎么就中意了？”此指黛玉，又指凤姐。香菱笑道：“一则是天缘，二来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五美吟》首西施，特借俗语点明，一泄不平之气。当年时又通家来往，从小儿都在一处顽过。叙亲是姑舅兄妹，又没嫌疑。明明宝、黛，用金桂杀薛蟠，直以黛玉报宝钗矣。虽离了这几年，前儿一到他家，夏奶奶又是没儿子的，一见了你哥哥出落得这样，又是哭，又是笑，竟比见了儿子的还胜。又令他兄妹相见。谁知这姑娘出落得花朵似的了，在家里也读书写字，所以你哥哥当时就一心看准了。连当铺里老伙计们一群人，遭扰了人家三四日，他们还留多住几天，好容易苦辞，才放回家。你哥哥一进门，就咕咕唧唧，求我们太太去求亲。愧宝之于黛，不能如薛蟠之径求诸史、王也。我们太太原是见过的，又且门当户对，也依了。和这里姨太太、凤姑娘商议了，打发人去一说，就成了。但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们忙乱得很。我也巴不得早些娶过来，又添了一个做诗的人了。”《葬花诗》、《螃蟹咏》及“一夜北风紧”，都是做诗人。

宝玉冷笑道：“虽如此说，但只我倒替你担心虑后呢。”包涵大众。香菱道：“这是什么话？我倒不懂了。”宝玉笑道：“这有什么不懂的？只怕再有个人来，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香菱听了，不觉红了脸，正色道：“这是怎么说？素日咱们都是厮抬厮敬，今日忽然提起这些事来，怪不得人人都说你是个亲近不得的人。”菱镜贞淫皆照，解裙为照

钗，此处乃照黛玉也。而明明解裙一回书，直不认账，何其狡狴。一面说，一面转身走了。

宝玉见他这样，便怅然如有所失，呆呆的站了半日，只得没精打彩，还入怡红院来。一夜不曾安睡，种种不宁。次日便懒进饮食，身体发热。也因近日抄拣大观园、逐司棋、别迎春、悲晴雯等，羞辱、惊恐、悲凄所致，兼以风寒外感，遂致成疾，卧床不起。以病总顿，透下“失玉”。贾母听得如此，天天亲来看视。王夫人心中自悔，不合因晴雯过于逼责了他。心中虽如此，脸上却不露出，只吩咐众奶娘等好生服侍看守。一日两次，带进医生来诊脉下药。一月之后，方才渐渐的痊愈。好生保养过百日，方许动荤腥油面，又透后文。方可出门行走。

这百日内，院门皆不许到，制心而用幽囚，愚亦甚矣。所谓“断除妄想重增病”。只在房中玩笑；至四五十日后，就把他拘的火星乱迸，那里忍耐得住？虽百般设法，无奈贾母、王夫人执意不从，也只得罢了。因此和些丫鬟们，无所不至，恣意玩笑。又听得薛蟠那里又请客摆酒唱戏，热闹非常，已娶亲入门。闻得这夏小姐十分俊俏，也略通文翰^[3]，宝玉就恨不得过去一见才好。夏、薛之婚，隐括木石、金玉姻缘两事，以“设奇谋”、“成大礼”事在钗而名则黛也。以因病未见消纳之，有如许深意在内。再过些时，又闻得迎春出了阁。宝玉思及当时姊妹，耳鬓厮磨，从今一别，纵得相逢，必不得似先前这等亲热了。即又消纳一事，亦省文亦深文。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凄惶不尽。已到携蝗大嚼图。少不得潜心忍耐，暂同这些丫鬟们厮闹释闷，幸免贾政责备逼迫读书之难。这百日内，只不曾拆毁了怡红院，实已从此拆毁矣。和这些丫头们无法无天，凡世上所无之事，都顽耍出来，如今且不消细说。史王罪案，宝玉微言。

且说香菱自那日抢白了宝玉之后，自为宝玉有意唐突，“从此倒要远避他些才好”。以文为戏，且以人为戏。因此，以后连大观园也不轻易进来了。日日忙乱着薛蟠娶过亲，自以为得了护身符，护身符即护官符，直翻“葫芦案”，而“贾不假”、“一个史”、“金陵王”、“丰年雪”，一齐提讯。自己身上分去责任，到底比这样安静些。二则又知是个有才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因此心中盼过门的日子，比薛蟠还急十倍。故作纵送，小说常套。而此则直追开首八回，借一镜以两销钗黛，则奇文也。好容易一日盼得娶过了门，便十分殷勤小心服侍。金桂过门，都从香菱边叙出，文境新，文心密。

原来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岁，十，完数，是黛；七，巧数，是

钗。闲人以金桂一名隐寓三人益信。生得亦颇有姿色，亦颇识得几个字，钗、黛混合。若论心中的丘壑泾渭，颇步熙凤的后尘。只吃亏了一件，从小时父亲去世的早，又无同胞兄弟，寡母独守此女，娇养溺爱，不啻宝珍，凡女儿一举一动，他母亲皆百依百顺，因此未免酿成个盗跖的情性^[4]，自己尊若菩萨，他人秽如粪土；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明明孽镜台，大翻黛玉全案。提笔庄严，而菩萨、粪土、花柳、风雷，都有实在着落，不是随手拈用。在家中和丫鬟们使性赌气，轻骂重打的，今日出了阁，自以为要做当家的奶奶，比不得做女儿时腼腆温柔，须要拿出威风来，才钐压得住人^[5]。鸠盘荼现身说法。况且见薛蟠气质刚硬，举止骄奢，若不趁热灶一气炮制，将来必不能自竖旗帜矣。曰热灶、曰炮制，是火是药，灭雪销金，与贴烧饼同一掉皮。又见有香菱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爱妾在室，越发添了宋太祖灭南唐之意^[6]。书中屡用此典，乃钗、黛不并立心事也。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叫做金桂。一场大冤业，并于三字中。桂为木，则黛也，乃以黛杀薛；旺于秋，为金令，其性热毒，则宝钗也，乃以钗自杀；其味辣，则凤姐也，乃以凤并合钗黛。以杀薛人事耳，而天心见焉，故姓曰夏，为天时，为火令。火能炼金，雪更何当耶？而金桂名字到此方出，在作者提笔中，其恶金为何如耶！立尤二姐案以杀钗，是顺用，立夏金桂案以杀钗，是逆用，同一杀也。他在家不许人口中带出“金”“桂”二字，凡人有不留心，误道了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罚才罢。此意深微，不容宣泄。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不住的，须得另换一名，想这桂花曾有广寒嫦娥之说，便将桂花改为嫦娥花，又寓自己身份如此。嫦娥为月主，黛玉为书主，斗寒图以嫦娥况黛玉，改桂花为嫦娥花，则金桂即黛玉矣，夫复何疑？薛蟠本是个怜新弃旧的人，且是有酒胆无饭力的^[7]，虽属过责而宝玉无辞。如今得了这一个妻子，正在新鲜兴头上，凡事未免尽让他些^[8]。再明胆小。口状薛蟠，目注宝玉。那夏金桂见是这般形景，便也试着一步紧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气概都还相平。至两月之后，便觉薛蟠的气概，渐次的低矮下去了。立一篇罗刹传，何等简洁，何等熨帖，是为能品，而寓无限隐意，则又神品矣！

一日，薛蟠酒后不知要行何事，何妨造为一事，而必曰不知何事，乃借以直翻葫芦案也。先与金桂商议。金桂执意不从，薛蟠便忍不住，发了几句话，赌气自行了。金桂哭得如醉人一般，茶汤不进，妆起病来。请医疗治，医生又说：“气血相逆，肺为气母，肝为血海，一金一木，相逆相杀。当进宽胸顺气之剂。”薛姨妈恨得骂了薛蟠一顿，说：“如今娶了亲，眼前抱儿子了，还是这样胡闹。人家凤凰似的，不脱凤。好容易养了一个女儿，比花朵儿还轻巧。不脱花。原看的你是个

人物，才给你做老婆。你不说收了心，安分守己，一心一计和和气气的过日子，还是这样胡闹，喝了黄汤，折磨人家。这会子花钱吃药白操心。”一夕话，说得薛蟠后悔不迭，反来安慰金桂。

金桂见婆婆如此说，越发得意了，更妆出些张致来^[9]，不理薛蟠。薛蟠没了主意，惟有自叹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后，才渐渐的哄转过金桂的心来。自此便加一倍小心，气概不免又矮了半截下来。那金桂见丈夫旗纛渐倒^[10]，婆婆善良，也就渐渐的持戈试马。先时不过挟制薛蟠，后来倚姣作媚，将及薛姨妈，为“爱语慰痴颦”答礼。后将至宝钗。为“金兰契”答礼。宝钗久察其不轨之心，不轨者，反也。正是黛反。每每随机应变，暗以言语弹压其志。以己制己。金桂知其不可犯，便欲寻隙，苦于无隙可乘，倒只好曲意俯就。

一日，金桂无事，和香菱闲谈，问香菱家乡父母。香菱皆答忘记了。金桂便不悦，说有意欺瞒了他。因问：“‘香菱’二字是谁起的？”香菱便答道：“姑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人都说姑娘通，只这一个名字就不通。”以前皆提叙，至此方是金桂口中第一语，而乃问香菱斥宝钗，即以为本回作结，作者之意可见矣！香菱忙笑道：“奶奶若说姑娘不通，奶奶没和姑娘讲究过。说起来他的学问，连咱们姨老爷时常还夸的呢！”

欲知香菱说出何话，且听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惊噩梦”回为一大段，从《芙蓉诔》生发，彼以影定形，此以梦完真，就黛玉本身作一结果也。本事初起即本文再起，故此回首曰“薛文起”。

薛娶夏乃后半部循环报复，倒行逆施文字，故本回目录即用倒装法。因黛受吞噬之祸，故令薛受炮制之毒，遂写“中山狼”于前，而写“河东吼”于后也。其间枢纽，在一香菱，是月、是镜、是葫芦、是书。

【护花主人评曰】于一篇诔词中，摘出“红绡帐里”四句，再三改易，忽然映到黛玉身上。一是无心，一偏有意，灵活关照，真有宜僚弄丸之妙。

紫菱洲口吟，是上回挽、诔馀波。

宝玉替香菱担忧，是正射后文。香菱盼新人进门，是反跌后文。

薛蟠娶夏金桂，是娶妻不贤。迎春嫁孙绍祖，是嫁夫失所。正宜作

一回写，而金桂之不贤，已叙一二分。迎春之失所，尚未叙及，仍有次叙先后。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是甲寅年秋时事。

[1] 指挥：军职名。

[2] 儵（xiāo）然：无拘无束貌。此谓无人过问。

[3] 文翰：文辞，文章。

[4] 盗跖（zhí）：传说中的大盗。

[5] 钤压：管束压服。

[6] 宋太祖灭南唐之意：即“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详见第七十六回“卧榻”两句注。

[7] 有酒胆无饭力：谓表面上刚强，骨子里软弱。

[8] 尽让：推让，让别人占先。

[9] 张致：模样，样子。

[10] 旗纛（dào）：原意为饰以鸟羽的大旗。此喻威风、气势。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话说金桂听了，将脖项一扭，嘴唇一掀，鼻孔里哧哧两声冷笑道：“菱角花开，谁见香来？若是菱角香了，正经那些香花，放在那里？可是不通之极。”神情口吻别开生面，以冷笑驳“香”字，乃灭冷香，为改绿蜡答礼也。香菱道：“不独菱花香，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闻呢。赞菱正以赞月鉴，惜能领略者少。就连菱角、鸡头、芡叶、芦根，得了风露，那一股清香，也是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说，这兰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用兰、桂喻诸经传。香菱说到热闹头上忘了忌讳，便接口道：“兰花、桂花的香，又非别的香可比……”

一句未完，金桂的丫鬟名唤宝蟾的，蟾有毒，桂亦有毒，故为金桂婢。又蟾、桂皆月中物，正嫦娥花点睛也。忙指着香菱的脸说道：“你可要死！你怎么叫起姑娘的名字来？”亦开生面，此后为金桂、宝蟾立传，都是聚精会神之笔，美不胜收。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陪笑说：“一时顺了嘴，奶奶别计较。”金桂笑道：“这有什么，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这个‘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换一个字，不知你服不服？”此笔恰好。香菱笑道：“奶奶说那里话？此刻连我一身一体，俱是奶奶的，何得换一个名字反问我服不服，叫我如何当得起！奶奶说那一个字好，就用那一个。”

金桂冷笑道：再用冷笑。“你虽说得是，只怕姑娘多心。”香菱笑道：“奶奶原来不知：当日买了我时，原是老太太使唤的，故此姑娘起了这个名字。后来服侍了爷，就与姑娘无涉了。如今又有了奶奶，益发不与姑娘相干。且姑娘又是极明白的人，如何恼得这些呢。”金桂道：“既这样说，‘香’字竟不如‘秋’字妥当。秋冷为金，主钗；秋行西风，主凤。同杀木实自杀。只一“秋”字，便将夏金桂三字融成一片。菱

角、菱花，皆盛于秋，岂不比香字有来历些？”香菱笑道：“就依奶奶这样罢。”自此后，遂改了“秋”字。宝钗亦不在意。径行直遂，不在意，害之耳！

只因薛蟠天性是得陇望蜀的，直斥“揆痴理”。如今娶了金桂，又见金桂的丫头宝蟾有三分姿色，举止轻浮可爱，便时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宝蟾虽亦解事，只怕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觉察其意，想着：“正要摆布香菱，无处寻隙。如今他既看上宝蟾，我且舍出宝蟾与他，他一定就和香菱疏远了。我再乘他疏远之时，摆布了香菱。那时宝蟾原是我的人，也就好处了。”所谓步熙凤后尘。打定了主意，俟机而发。

这日薛蟠晚间微醺，又命宝蟾倒茶来吃。薛蟠接碗时，故意捏他的手，宝蟾又乔妆躲闪，连忙缩手，两下失误，“豁啷”一声，茶碗落地，泼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说：“宝蟾不好生拿着。”宝蟾说：“姑爷不好生接。”金桂冷笑道：“两个人的腔调儿，都够使的了。别打谅谁是傻子！”薛蟠低头微笑不语。宝蟾红了脸出去。

一时安歇之时，金桂便故意的撵薛蟠别处去睡，“省的得了馋痨似的。”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做什么和我说，别偷偷摸摸的不中用。”薛蟠听了，仗着酒盖脸，就势跪在被上，拉着金桂笑道：“好姐姐，你若把宝蟾赏了我，你要怎样就怎样，你要活人脑子也弄来给你。”金桂笑道：“这话好不通，你爱谁，说明了，就收在房中，省得别人看着不雅。我可要什么呢？”薛蟠得了这话，喜的称谢不尽。是夜曲尽丈夫之道，竭力奉承金桂。次日也不出门，只在家中厮闹，越发放大了胆子。至午后，金桂故意出去，让个空儿与他二人。薛蟠便拉拉扯扯的起来，宝蟾心里也知八九分了，就半推半就，正要入港。一段事实，各人情形，如见如闻，已属能品。而轻松明净，则逸品矣！

谁知金桂是有心等候的，料着在难分之际，便叫小丫头小舍儿过来。原来这小丫头也是金桂在家从小使唤的，因他自小父母双亡，无人看管，便大家叫他做小舍儿，写一小舍，隐然湘、黛境遇，乃窥见“绛芸轩”情景之两人，此其复本也。即蟾即钗。专做些粗活。金桂如今有意，独唤他来吩咐道：“你去告诉秋菱，到我屋里将我的绢子取来，不必说我说的。”小舍儿听了，一径去寻着秋菱，说：“菱姑娘，奶奶的绢子忘记在屋里了，你去取了来送上去，岂不好？”秋菱正因金桂近日每每的挫折他，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挽回。听了这话，忙往房里来取，不防正遇着他二人推就之际，一头撞了进去，自己倒羞的耳面通红，转身

回避不及。神奸一照，而必用取绢子，则翻手帕公案也。薛蟠自为是过了明路的，除了金桂，无人可怕，所以连门也不掩。这会秋菱撞来，故虽不十分在意，无奈宝蟾素日最是说嘴要强的，今既遇了秋菱，便恨得无地可入，忙推开薛蟠，一径跑了，口内还怨恨不绝，说他强奸力逼。

薛蟠好容易哄得上手，却被秋菱撞散，不免一腔的兴头，变做了一腔的恶意，都在秋菱身上，不容分说，赶出来啐了两口，骂道：“死娼妇，你这会子做什么来撞尸游魂？”秋菱料事不好，三步两步早早跑了。薛蟠再来找宝蟾，已无踪迹了。于是只恨得骂秋菱。至晚饭后，已吃得醺醺然，洗澡时，不防水略热了些，烫了脚，便说秋菱有意害他。他赤条精光，赶着秋菱，踢打了两下。秋菱虽未受过这气苦，既到了此时，也说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开。桂、蟾、菱总归一路，合成宝鉴，统照本书。

彼时金桂已暗和宝蟾说明，今夜令薛蟠在宝蟾房中去成亲，命秋菱过来陪自己安睡。先是秋菱不肯，金桂说他嫌腌臢了，再必是图安逸，怕夜里劳动服侍。又骂说：“你没见世面的主子，见一个爱一个，宝玉考语，苛而不苛。把我的丫头霸占了去。又不叫你来，到底是什么主意？想必是逼死我就罢了。”薛蟠听了这话，又怕闹黄了宝蟾之事，忙又赶来骂秋菱：“不识抬举！再不去就要打了！”秋菱无奈，只得抱了铺盖来。金桂命他在地下铺着睡，秋菱只得依命。刚睡下，便叫倒茶，一时又要捶腿。如是者，一夜七八次，总不使其安逸稳卧片时。

那薛蟠得了宝蟾，如获珍宝，一概都置之不顾。恨得金桂暗暗的发恨道：“且叫你乐几天，等我慢慢的摆布了他，那时可别怨我！”一面隐忍，一面设计摆布秋菱。照尤二姐，乃照钗也。半月光景，忽又妆起病来，只说心痛难忍，四肢不能转动，疗治不效。众人都说是秋菱气的。闹了两天，忽又从金桂枕头内抖出个纸人来，上面写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针钉在心窝并肋肢骨缝等处。照马道婆，乃照人心，是大眼目。于是众人当作新闻，先报与薛姨妈。

薛姨妈先忙手忙脚的，薛蟠自然更乱起来，立刻要拷打众人。金桂道：“何必冤枉众人？大约是宝蟾的镇魔法儿。”薛蟠道：“他这些时并没多空儿在你房里，何苦赖好人？”金桂冷笑道：“除了他，还有谁？莫不是我自己害自己不成？虽有别人，如何敢进我的房呢？”薛蟠道：“秋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他自然知道，先拷问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问谁？谁肯认？依我说，竟妆个不知道，大家丢开手罢了。横

竖治死了我，没有什么要紧，乐得再娶好的。若据良心上说，左不过是你三个多嫌我。”一面说着，一面痛哭起来。照“泼醋”等事，乃照凤姐，而宝钗寓焉。

薛蟠更被这些话激怒，顺手抓起一根门闩来，一径抢步，找着秋菱，不容分说，便劈头劈脸浑身打起来，一口只咬定是秋菱所施。秋菱叫屈。薛姨妈跑来禁喝道：“不问清白就打起人来，这丫头服侍我这几年，那一点不小心？直注“葫芦案”。他岂肯如今做这没良心的事？你且问个青红皂白，再动粗卤。”金桂听见他婆婆如此说，怕薛蟠心软意活了，便泼声丧气大哭起来，说：“这半个多月，把我的宝蟾霸占了去，不容进我的房，惟有秋菱跟着我睡。我要拷问宝蟾，你又护在头里。你这会子又赌气打他去，治死我，再拣富贵的标致的娶来就是了，何苦做出这些把戏来？”薛蟠听了这些话，越发着了急。

薛姨妈听了金桂句句挟制着儿子，百般恶赖的样子，十分可恨。无奈儿子偏不硬气，已是被他挟制软惯了。如今又勾搭上丫头，被他说“霸占了去”，自己还要占温柔让夫之礼。这魇魔法，究竟不知谁做的。正是俗语说的好：“清官难断家务事。”此时正是公婆难断房帏的事了。因无法，只得赌气喝薛蟠，说：“不争气的孽障，狗也比你体面些！谁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丫头也摸索上了，必演薛蟠收宝蟾，固为下半部绝大生发，而意中实有解裙一案在也。夫香菱入居园中，非隐然为钗之陪房乎！叫老婆说霸占了丫头，什么脸出去见人？也不知谁使的法子，也不问清就打人。我知道你是个得新弃旧的东西，白辜负了当日的心。晴之逐、袭之嫁并照。他既不好，你也不许打。我即刻叫人牙子来卖了他，你就心净了。”

说着，又命秋菱：“收拾了东西跟我来。”一面叫人：“去快叫个人牙子来，多少卖几两银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钉，刺为木，钉为金，归重金木不交，乃大寓言。大家过太平日子。”薛蟠见母亲动了气，早已低了头。金桂听了这话，便隔着窗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卖人，不必说着一个拉着一个的。我们很是那吃醋拈酸容不得下人的不成？怎么‘拔去肉中刺、眼中钉’？是谁的钉？谁的刺？但凡多嫌着他，也不肯把我的丫头也收在房里了。”所谓龙下蛋。薛姨妈听说，气得身战气咽道：“这是谁家的规矩？婆婆在这里说话，媳妇隔着窗子拌嘴！亏你是旧人家的儿女，满嘴里大呼小喊，说的是什么？”薛蟠急得跺脚，说：“罢哟，罢哟！看人家听见笑话。”

金桂意谓一不做，二不休，越发喊起来了，说：“我不怕人笑话！

你的小老婆治害我，我倒怕人笑话了？再不然，留下他，卖了我！谁还不知道薛家有钱，行动拿钱垫人^[2]，又有好亲戚，挟制着别人！势力财色无不毕照，钗、黛两局在此中矣，读之令人痛快。你不趁早施为，还等什么？嫌我不好，谁叫你们瞎了眼，三求四告的三四七数，完结“巧合”。跑了我们家做什么去了？”一面哭喊，一面自己拍打。薛蟠急得说又不好，劝又不好，打又不好，央告又不好，只是出入嗟声叹气，抱怨说：“运气不好！”统归气数之天，乃大落墨。

当下薛姨妈被宝钗劝进去了，只命人来卖香菱。宝钗笑道：“咱们家只知买人，并不知卖人之说，此语两面，钗惯以财物笼络人，是只知买人不知卖人也。薛则总以钗要结贾王诸人，是知卖即知买也，语妙无敌。妈妈可是气糊涂了，倘或叫人听见，岂不笑话？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留着我使唤，我正也没人呢。”薛姨妈道：“留下他，还是惹气，不如打发了干净。”宝钗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样，横竖不叫他进前头去。从此，断绝了他那里，也与卖了的一样。”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妈跟前，痛哭哀求，不愿出去，情愿跟姑娘。薛姨妈只得罢了。自此后来，香菱果跟随宝钗去了，把前面路径竟自断绝。总照全书，一切离弃。虽然如此，终不免对月悲伤，挑灯自叹。虽然在薛蟠房中几年，皆因血分中有病^[3]，是以并无胎孕。今复加以气怒伤肝，内外折挫不堪，竟酿成干血之症^[4]，日渐羸瘦^[5]，饮食懒进，请医服药不效。全书写病，不一而足，于此总照，而转与末卷相反，俟后评。

那时金桂又吵闹了数次，薛蟠有时仗着酒胆，挺撞过两次，持棍欲打，那金桂便递身叫打；这里持刀欲杀时，便伸着脖项叫杀。薛蟠也实不能下手，只得乱了一阵罢了。如今已成习惯自然，反使金桂越长威风。前以叙笔为恶姻缘立状，已如花如火，令人目炫。此又用提笔一总，在人意中，出人意外。又渐次辱嗔宝蟾。顺流而下，绝不枝节。宝蟾比不得香菱，最是个烈火干柴，明说火木。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放在脑后。近见金桂又作践他，他便不肯低服半点。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后来金桂气急，甚至于骂，再至于打，他虽不敢还手，便也撒泼打滚，寻死觅活，昼则刀剪，夜则绳索，无所不闹。言简意赅，一切受妒人悉皆照破，读之令人神爽。薛蟠一身难以两顾，惟徘徊观望，十分闹得无法，便出门躲着。为“复惹放流刑”地步。

金桂不发作性气，有时欢喜，便纠聚人来弄牌掷骰行乐。又生平最喜嚼骨头，每日务要杀鸡鸭，将肉赏人吃，只单是油炸的焦骨头下酒。吃得不耐烦，便肆行侮骂，明演兽行，照诸兽行。明演妖象，照诸妖

象。而文字则心花怒放，不知从何处得来？说：“有别的忘八粉头乐的，我为什么不乐？”照书中一切行乐。薛家母女，总不理他，惟暗地里落泪。薛蟠亦无别法，惟悔恨不该娶这搅家精，骂话的确。都是一时没了主意。一泄愤懑，而仍隐责宝玉。于是宁、荣二府之人，上上下下，无有不知，无有不叹者。总归两府，总发一叹。

此时宝玉已过了百日，出门行走。接落无痕。亦曾过来见过金桂：举止形容也不怪厉^[6]，一般是鲜花嫩柳，与众姊妹不差上下，十二钗统照入，而曰花、曰柳，一钗、一黛为之冠也。焉得这等性情？可为奇事。因此心中纳闷。这日与王夫人请安去，又正遇见迎春奶娘来家请安，说起孙绍祖甚属不专，“姑娘惟有背地里淌眼泪，只要接了来家散荡两日^[7]”。王夫人因说：“我正要这两日接他去，只是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所以就忘了。前日宝玉去了，回来也曾说过的。明日是个好日子，就接他去。”正说时，贾母打发人来找宝玉，说：“明儿一早往天齐庙还愿去。”天齐总辖十地，是为死趣，以结上文。东岳主镇东方，是为生理，以起下文。宝玉如今巴不得各处去逛逛，听见如此，喜的一夜不曾合眼。绝处逢生，是为可喜。夜不合眼，则梦醒矣。

次日一早，梳洗穿戴已毕，随了两三个老嬷嬷，坐车出西城门外天齐庙烧香还愿。东岳而在西门，生方即死方也。这庙里已于昨日预备停妥的。宝玉天性怯懦，不敢近狰狞神鬼之象，心本无恶。是以忙忙的焚过纸马钱粮^[8]，便退至道院歇息。一时吃饭毕，众嬷嬷和李贵等围随宝玉，李贵特提，是大关节，而必有嬷嬷围随，见一心为群阴绕之也。到各处顽耍了一回，宝玉困倦，宝玉困倦与“神游太虚境”同一发端，请参彼评。复回至净室安歇。众嬷嬷生恐他睡着了，“神游”为入梦之始，此处为出梦之始，故恐睡着。因请了当家的老王道士来，陪他说话儿。清虚观道士曰大，天齐庙道士曰老。彼浑演《六经》，故姓张，是以大对小；此专演《易》象，故姓王，是以老生少。总一换汤不换药之刘老老而已。这老道士专在江湖上卖药，弄些海上方治病射利。海上方，仙方也。此书为治病之仙方。一部《周易》，利与不利而已。“元亨贞”统于此，是曰射利。庙外现挂着招牌，丸散膏药，色色俱备。亦长在宁荣二府走动惯熟的，与他取了个浑号，唤他做“王一贴”，王而一贴，总演阳奇。言他膏药灵验，一贴病除。阴尽则生。

当下王一贴进来。宝玉正歪在炕上想睡着，见王一贴进来，笑道：“来得好，王师父你极会说笑话儿的，乾坤六子，无非一孝，无非笑话。说一个与我们大家听听。”王一贴笑道：“正是呢，哥儿别睡，仔

细肚子里面筋作怪。”面出于麦，气备四时。筋十六两，数合二八，两而两之，生息无穷，推至三百八十四爻，无非面筋而已。正作者作怪实用。说得满屋里的都笑了。真实效验，而无如善听笑话者寡耳。宝玉也笑着起身整衣。笑话能使人心整肃。王一贴命徒弟们：“快泡好茶来。”焙茗道：“我们爷不吃你的茶，坐在这屋里还嫌膏药气息呢。”与秦氏房中一股甜香相对，香引梦生，药驱梦灭。王一贴笑道：“不当家花拉的^[9]！膏药从不拿进屋里来的。膏药像太极，合乾坤为一体。乾坤以六子用事，自不当家，故云不当家花拉。知道二爷今日必来，三五日头里，就拿香熏的了。”

宝玉道：“可是呢，天天只听见你的膏药好，到底治什么病？”王一贴道：“若问我的膏药，说来话长。其中细底，一言难尽。《易》道难穷。共药一百二十味。周天十二月，每月各得一成，总为一百二十味。君臣相济，温凉兼用。内则调元补气，养荣卫^[10]，开胃口，宁神定魄，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则和血脉，舒筋络，去死生新，祛风散毒。其效如神，贴过便知。”内说大众，并赠千古，是风月鉴可以保命。外则专主宝、黛，是书中演义。血脉属心，筋络象木，能早去风之风，散钗之毒，则去死生新，而木石姻缘成矣，其如未贴过何？

宝玉道：“我不信，一张膏药就治这些病？我且问你，倒有一种病，也贴得好么？”王一贴道：“百病千灾，无不立效。如不效，二爷只管揪胡子打我这老脸，拆我这庙何如？只说了病源出来。”何等自任，而无如能说病源者寡耳。宝玉道：“你猜，若猜得着，便贴得好。”王一贴听了，寻思一会，笑道：“这倒难猜，只怕膏药有些不美了。”看此书而用猜，此书大有不美。宝玉命他坐在身边，王一贴心动，此书最易诱人入于邪淫，看“心动”二字乃是现身说法。便笑着悄悄的说道：“我可猜着了，想是二爷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资助的药，可是不是？”不以为保命仙方，而以为房中助药，自说猜着，大是不美。直追“神游”，以结此梦，而见宝玉年纪长成，尚何须嬷嬷围随乎！乃以本文注释本意。

话犹未完，焙茗先喝道：“该死，打嘴！”宝玉犹未解，忙问：“他说什么？”焙茗道：“信他胡说！”信胡说为房事资助，则其人该死，正照风月鉴者也。吓得王一贴不敢再问，只说：“二爷明说了罢。”宝玉道：“我问你，当自问心。可有贴女人妒病的方子没有？”势利财色，只一“妒”字，生灭无穷。一贴治内，所以清源。一贴治外，所以节流。王一贴听了，拍手笑道：“这可罢了，不但说没有方子，就是听也没有听

见过。”此方即在此书，而无如听见者寡耳。宝玉笑道：“这样还算不得什么。”

王一贴又忙说道：“这贴妒膏药倒没经过。有一种汤药，汤即膏。或者可医，只是略慢些儿，不能立刻见效的。”宝玉道：“什么汤？怎么吃法？”王一贴道：“这叫做‘疗妒汤’，用极好的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每日清晨吃这一个梨，吃来吃去，就好了。”梨者，离也。秋者，冷也。陈则过而不留也。寡欲清心，是为内治。又皆理肺之药，正欲金不克木，是为外治。宝玉道：“这也不值什么，只怕未必见效。”王一贴道：“一剂不效，吃十剂。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明年再吃。横竖这三味药，都是顺肺开胃不伤人的，甜丝丝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过一百岁，人横竖定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以诙谐阐大道，一部《红楼》，豁然梦醒。说着，宝玉、焙茗都大笑不止，骂他嚼的舌头。

王一贴道：“不过是闲着解午睡罢了，有什么关系？是又自白，而要人醒悟之意深矣！说笑了你们就值钱。明说劝孝。告诉你们说：连膏药也是假的。我有真药，我还吃了做神仙！有真的，跑到这里来混？”窃取《六经》、百氏以演此书，在作者何尝以圣贤自命，亦自谦亦自任。正说之间，吉时已到，真假对勘已毕，吉时到矣，所谓佳蕙。请宝玉出去奠酒，焚化钱粮，散福。功课完毕，宝玉方进城回家。

那时迎春已来家好半日，孙家婆娘媳妇等人，已待晚饭，打发回家去了。迎春方哭哭啼啼在王夫人房中诉委屈，说：“孙绍祖好色，好赌，酗酒，家中的媳妇丫头将及淫遍。略劝过两三次，便骂我是‘醋汁子老婆拧出来的’。反说老爷曾收着五千银子，不该使了他的。如今他来要了两三次不得，便指着我的脸说道：‘你可别和我充夫人娘子。借此一骂，将本回“贪”、“妒”二字一并收拾，总归刑赦。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银子，把你准折卖给我的。不知卖人之证。好不好，打你一顿，撵到下房里睡去。当日有你爷爷在时，希冀上我们的富贵，赶着相与的。论理，我和你父亲是一辈，如今压着我的头，晚了一辈，指板儿为凤姐之侄，亦是压晚一辈，乃刘老老。不该做了这门亲，倒没的叫人看着赶势利似的。’”王与王连宗，为“贪势利”。一行说，一行哭得呜呜咽咽，连王夫人并众姊妹无不落泪。

王夫人只得解劝，说：“已是遇见不晓事的人，可怎么样呢？想当日你叔叔也曾劝过大老爷，不叫做这门亲的。大老爷执意不听，一心情愿，到底不做好了。我的儿！这是你的命。”上半以“运”字结，下半

以“命”字结。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这么苦？从小儿没有娘，幸而过婶娘这边来，过了几年净心日子。如今偏又是这么个结果。”王夫人一面劝，一面问他随意要在那里安歇。迎春道：“乍离了姊妹们，只是眠思梦想。二则还记挂着我的这屋子。还得在园里住得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还可得住否？”三春都了，大观终矣。王夫人忙劝道：“快休乱说，年轻的夫妻们斗牙斗齿，也是人的常事，何必说这些丧气话？”仍命人忙忙的收拾紫菱洲房屋，命姊妹们陪伴着解释。又吩咐宝玉：“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走漏风声，倘或老太太知道这些事，都是你说的。”宝玉唯唯的听命。

迎春是夕仍在旧馆安歇，众姊妹丫鬟等更加亲热异常。一连往了三日，才往邢夫人那边去。先辞过贾母及王夫人，然后与众姊妹分别，各皆悲伤不舍。还是王夫人、薛姨妈等安慰劝释，方止住了，过那边去。又在邢夫人处住了两日，就有孙家的人来接去。迎春虽不愿去，无奈孙绍祖之恶，勉强忍情作辞去了。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问其夫妻和睦、家务烦难，只面情塞责而已。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书从赏中秋而生，用菱、桂、蟾三人合成一月。上半重一“贪”字，贪财固贪，贪色尤贪也。下半重一“妒”字，妒色固妒，妒财尤妒也。财色并提，为书中不可多得文字。

上半回演气数之天，下半回演道理之天，都是《易》象，故总以迎春为关键，贞下起元，以立春键二十四气之始也。

【护花主人评曰】香菱改秋菱，“秋”字远不如“香”字，可见夏金桂之不通。且一改“秋”字，香菱便遭屈棒，亦是秋老菱枯之兆。

王熙凤之挑唆秋桐，是借剑杀人。夏金桂之甘舍宝蟾，是以新闻旧。一样行为，两样心思。

纸人镇魇，香菱受屈，为后文砒霜毒人，金桂自害引子。

妇人诸病可医，惟“妒”之一字，不死不休。王道士疗妒方，不是胡诌，是作者借此诙谐，说透妒病。

金桂之泼悍，已写得淋漓尽致；迎春之受折磨，必当明叙。故即于此回叙入。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间事。

[1] 过了明路：公开了的。

[2] 拿钱垫人：即行贿，用钱买通。

[3] 血分：俗谓血经。

[4] 干血之症：即干血癆。中医指妇女闭经、身体瘦弱、皮肤干枯、面色暗黑等症状。

[5] 羸（léi）瘦：瘦弱，瘦瘠。

[6] 怪厉：乖戾，不合情理。

[7] 散荡：闲游。

[8] 钱粮：指冥钱。

[9] 不当家（jie）：不当价。犹言罪过。花拉：词尾，无意义。

[10] 荣卫：中医学名词。荣指血的循环，卫指气的周流。荣气行于脉中，属阴，卫气行于脉外，属阳。荣卫二气散布全身，内外相贯，运行不已，对人体起着滋养和保卫作用。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且说迎春归去之后，邢夫人像没有这事；倒是王夫人抚养了一场，却甚是伤感，在房中自己叹息了一回。只见宝玉走来请安，看见王夫人脸上似有泪痕，也不敢坐，只在旁边站着。王夫人叫他坐下，宝玉才挨上炕来，就在王夫人身傍坐了。此回重下半“入家塾”，故开端以“孝”、“弟”、“慈”三字隐约敷衍此意，言孝而慈在其中。王夫人见他呆呆的瞅着，似有欲言不言的光景，便道：“你又为什么这样呆呆的？”宝玉道：“并不为什么，只是昨儿听见二姐姐这种光景，我实在替他受不得。虽不敢告诉老太太，却这两夜只是睡不着。我想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那里受得这样的委屈？况且二姐姐是个最懦弱的人，向来不会和人拌嘴，偏偏儿的遇见这样没人心的东西，竟一点儿不知道女人的苦处。”此意是弟，而说迎即有黛，并有自责。说着，几乎滴下泪来。

王夫人道：“这也是没法儿的事。俗语说的‘嫁出去的女孩儿泼出去的水’，上半以鱼水演姻缘，先以“水”字一逗。叫我能怎么样呢？”宝玉道：“我昨儿夜里倒想了一个主意，咱们索性回明了老太太，把二姐姐接回来，还叫他紫菱洲住着，仍旧我们姐妹弟兄们一块儿吃，一块儿顽，省得受孙家那混账行子的气。等他来接，咱们硬不叫他去；由他接一百回，咱们留一百回，只说是老太太的主意。这个岂不好呢？”虽是呆说，正责宝玉。夫迎为既泼之水，尚欲如此收拾；而黛为未泼之水，何竟悠忽处之耶！回明老太太是眼，乃进一步夹攻法。王夫人听了，又好笑，又好恼，说道：“你又发了呆气了，混说的是什么！大凡做了女孩儿，终久是要出门去的^[1]。嫁到人家去，娘家那里顾得？也只好看他自己的命运，碰得好就好，碰得不好也就没法儿。你难道没听见人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虽是常言，而寓鸡金狗土，隐括黛玉害于金而归于土，以直趋本大段“惊噩梦”。那里个个都像你大姐姐做娘娘呢？特提气数之天，而近而“染恙”，远而“薨逝”，已为反射。况且你二姐姐是新媳妇，孙姑爷也还是年轻的人，各人有各人的脾气，新来乍到，自

然要有些扭别的^[2]。过几年，大家摸着脾气儿，生儿长女，以后那就好了。此是“成大礼”以后之钗、玉。你断断不许在老太太跟前说起半个字，我知道了，是不依的！你快些干你的去罢，不要在这里混说。”说得宝玉也不敢作声，坐了一回，无精打采的出来了。别着一肚子闷气，无处可泄，走到园中，一径往潇湘馆来。必到此处，吾以为演迎即以演黛，复何疑。

刚进了门，便放声大哭起来。书为大哭之书，结王夫人一篇话。黛玉正在梳洗才毕，见宝玉这个光景，倒吓了一跳，问：“是怎么了？合谁恼了气了？”连问几声，宝玉低着头，伏在桌子上，呜呜咽咽哭的说不出话来。黛玉便在椅子上怔怔的瞅着他，一会子问道：“到底是别人合你恼了气了，还是我得罪了你呢？”宝玉摇手道：“都不是，都不是。”黛玉道：“那么着，为什么这么伤起心来？”宝玉道：“我只想着，咱们大家越早些死的越好，活着真真没有趣儿。”包一切，扫一切，这情种，那情种，不可分拆了。

黛玉听了这话，更觉惊讶道：“这是什么话？你真正发了疯了不成？”宝玉道：“也并不是我发疯，我告诉你，你也不能不伤心。前儿二姐姐回来的样子和那些话，你也都听见看见了。我想人到了大的时候，为什么要嫁？嫁出去受人家这般苦楚？还记得咱们初结海棠社的时候，大家吟诗做东道，那时候何等热闹。哭由一叹，故直提探春结社。如今宝姐姐家去了，连香菱也不能过来，必提此两人，正情种不可分拆尽头处，是为宝鉴。二姐姐又出了门去了，几个知心知意的人都不在一处，弄得这样光景。我原打算去告诉老太太，接二姐姐回来，谁知太太不依，倒说我呆，混说。我又不敢言语。这不多几时，你瞧瞧园中光景，已经大变了。若再过几年，又不知怎么样了。故此，越想不由人不心里难受起来。”黛玉听了这番言语，把头渐渐的低着头去，身子渐渐的退至炕上，一言不发，叹了口气，便向里躺下去了。

紫鹃刚拿进茶来，见他两个这样，正在纳闷，只见袭人来了，以袭代钗，乃大章法。进来看见宝玉，便道：“二爷在这里呢么？老太太那里叫呢。我估量着二爷就是在这里。”黛玉听见是袭人，便欠身起来让坐。黛玉的两个眼圈儿已经哭的通红了，“二姐姐又出了门”，跟宝钗、香菱说，今写黛玉同哭，再勘断这情种。宝玉看见道：“妹妹，我刚才说的不过是些呆话，你也不用伤心。你要想我的话时，身子更要保重才好。只解如此，语有百转。你歇歇儿罢，老太太那边叫我，我看看去就来。”说着，往外走了。袭人悄问黛玉道：“你两个人又为什么？”黛玉

道：“他为他二姐姐伤心，我是刚才眼睛发痒揉的，并不为什么。”袭人也不言语，忙跟了宝玉出来，各自散了。宝玉来到贾母那边，贾母却已经歇晌^[3]，只得回到怡红院。

到了午后，宝玉睡了中觉起来，甚觉无聊，随手拿了一本书看。袭人见他看书，忙去泡茶伺候。谁知宝玉拿的那本书却是《古乐府》，随手翻来，正看见曹孟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一首^[4]，不觉刺心。因放下这一本，又拿一本看时，却是晋文，一乐府，一晋文，乃以渐逼“却尘缘”之路也。翻了几页，忽然把书掩上，托着腮，只管痴痴的坐着。袭人倒了茶来，见他这般光景，便道：“你为什么又不看了？”宝玉也不答言，接过茶，喝了一口，便放下了。袭人一时摸不着头脑来，也只管站在旁边，呆呆的看着他。忽见宝玉站起来，嘴里咕咕哝哝的说道：“好一个‘放浪形骸之外’^[5]。”袭人听见又好笑，又不敢问他，只得劝道：“你若不爱看这些书，不如还到园里逛逛，也省得闷出毛病来。”那宝玉只管口中答应，只管出着神，往外走了。有迫之走者。

一时走到沁芳亭，心源特提。但见萧疏景象，人去房空。又来至蘅芜院，更是香草依然，门窗掩闭。一心走矣，正在此处，而词意明净，情景宛然。转过藕香榭来，四美为得偶之人，故云转过藕榭。远远的只见几个人在蓼汀一带阑干上靠着，必提蓼汀，归重“孝”字。有几个小丫头蹶在地下找东西。宝玉轻轻的走在假山背后听着。只听一个说道：“看他泔上来不泔上来？”好似李纹的语音。一个笑道：“好，下去了！我知道他不上来的。”这个却是探春的声音。一个又道：“是了。姐姐你别动，只管等着他，横竖上来。”一个又说：“上来了。”这两个却是李绮、邢岫烟的声儿。邢、纹、绮为一琴，探为一叹，书止矣，正合演濠梁观鱼意思，而文笔出落有致。宝玉忍不住，拾了一块小砖头儿，往那水里一撂。如石投水。“咕咚”一声，四个人都吓了一跳，惊讶道：“这是谁这么促狭^[6]？吓了我们一跳。”宝玉笑着从山子后头直跳出来，笑道：“你们好乐呵，“焉知鱼之乐”？怎么不叫我一声儿。”探春道：“我就知道，再不是别人，必是二哥哥这样淘气。没什么说的，你好好儿的赔我们的鱼罢！刚才一个鱼上来，刚刚儿的要钓着，叫你吓跑了。”宝玉笑道：“你们在这里顽，竟不找找我，还要罚你们呢！”大家笑了一回。

宝玉道：“咱们大家今儿钓鱼，占占谁的运气好。看谁钓得着，便是他今年的运气好；钓不着，就是他今年运气不好。书以气数之天注姻缘簿，同占运气，占姻缘也。鱼为阴中阳象，正合书旨。咱们谁先

钓？”探春便让李纹，李纹不肯。探春笑道：“这样就是我先钓。”回头向宝玉说道：“二哥哥，你再赶走了我的鱼，我可不依了。”宝玉道：“头里原是要吓你们顽，这会子你只管钓罢。”探春把丝绳抛下，没十来句话的工夫，就有一个杨叶窠儿^[7]吞了钩子，把漂儿坠下去^[8]。探春把竿一挑，往地下一撩，却是活迸的。侍书在满地上乱抓，两手捧着搁在小磁坛内，清水养着。探春结社，变女为男，阴中阳象起首人也。故他先钓。然十二钗无非薄命，探以远嫁为薄命，故所得鱼为杨叶窠，飘零远窠之意也。探春把钓竿递与李纹，李纹也把钓竿垂下，但觉丝儿一动，忙挑起来，却是个空钩子。又垂下去，半晌，钩丝一动，又挑起来，还是空钩子。李纹把那钩子拿上来一瞧，原来往里钩了。李纹笑道：“怪不得钓不着。”忙叫素云把钩子敲好了，换上新虫子，上边贴好了苇片儿，垂下去。一会儿，见苇片直沉下去，急忙提起来，倒是一个二寸长的鲫鱼^[9]。鲫鱼，及瓜也，婚姻以时之义，纹、绮皆册外人，在本书空而又空，故以两次空钩演之，既寓正意，又使文字不板。李纹笑着道：“宝哥哥钓罢。”宝玉道：“索性三妹妹合邢妹妹钓了，我再钓。”岫烟却不答言。

只见李绮道：“宝哥哥先钓罢。”说着，水面上起了一个泡儿。探春道：“不必尽着让了，你看那鱼都在三妹妹那边呢，还是三妹妹快着钓罢。”错落有致。李绮笑着得了钓竿儿，果然沉下去就钓了一个。然后岫烟也钓着了一个。同在册外，故同无名，所得之鱼，无非一个而已。随将竿子仍旧递给探春，探春才递与宝玉。以为演“不亲授受”矣，不知此篇乃演宝、黛分拆文字，则宝玉此竿岂能得自李绮？以探为过接，其责之也深矣。宝玉道：“我是要做姜太公的。”太公名尚，做和尚以远举矣，用古入化，巧夺天工。便走下石矶，坐在池边钓起来。

岂知那水里的鱼看见人影，都躲到别处去了。宝玉抡着钓竿儿，等了半天，那钓丝儿动也不动，刚有一个鱼儿在水边吐沫，宝玉把竿子一晃，又吓走了。事在意中，文来意外。急的宝玉道：“我最是个性儿急的人，他偏性儿慢，这可怎么样呢？好鱼儿快来罢，你也成全成全我呢。”其与黛玉只解如此，而文情姿态横生。说得四人都笑了。一言未了，只见钓丝微微一动，宝玉喜得满怀用力往上一兜，把钓竿往石头上一碰，折作两段，竹为黛玉，竿折，黛玉死矣，是为不好运气之主。丝也振断了，钩子也不知往那里去了。众人越发笑起来。探春道：“再没见像你这样莽人。”以莽责玉，必自探春，是又深义。

正说着，只见麝月慌慌张张的跑来，说：“二爷，老太太醒了，叫

你快去吧！”五个人都吓了一跳。探春便问麝月道：“老太太叫二爷什么事？”麝月道：“我也不知道，就只听见说是什闹破了，叫宝玉来问，还要叫琏二奶奶一块儿查问呢。”马道婆案正演意马奔腾，即是莽人注解。吓得宝玉发了一回呆，说道：“不知又是那个丫头遭了瘟了^[10]！”直找晴雯，隐归黛玉，与走马灯谜熔成一片。探春道：“不知什么事，二哥哥你快去，有什么信儿，先叫麝月来告诉我们一声儿。”故作惊疑，悉藏妙蕴。说着，便同李纹、李绮、岫烟走了。

宝玉走到贾母房中，只见王夫人陪着贾母摸牌。宝玉看见无事，才把心放下了一半。贾母见他进来，便问道：“你前年那一次大病的时候，后来亏了一个疯和尚，和个瘸道士治好了的。那会子病里，你觉得是怎么样？”宝玉想了一回道：“我记得得病的时候儿，好好的站着，倒像背地里有人把我拦头一棍，力主金玉姻缘，此一棍乃凤姐。疼的眼睛前头漆黑，看见满屋子里都是些青脸獠牙拿刀举棒的恶鬼；躺在炕上，觉着脑袋上加了几个脑箍似的^[11]；已后便疼的任什么不知道了。到好的时候，又记得堂屋里一片金光，直照到我房里来，那些鬼都跑着躲避，便不见了。我的头也不疼了，心上也就清楚了。”因金破玉，亦因金成玉。此心终得摆脱，金为之也，故见金光而愈，起“失通灵”，即注“得通灵”。贾母告诉王夫人道：“这个样儿，也就差不多了。”

说着，凤姐也进来了，见了贾母，又回身见过了王夫人，说道：“老祖宗要问我什么？”贾母道：“你前年害了邪病，你还记得怎么样？”凤姐儿笑道：“我也全不记得。但觉自己身子不由自主，倒像有些鬼怪拉拉扯扯，要我杀人才好；有什么拿什么，见什么杀什么。自己原觉很乏，只是不能住手。”一切贪妒，若或使之，是为运气，即操、莽终局亦是如此。贾母道：“好的时候，还记得么？”凤姐道：“好的时候，好像空中有人说了几句话似的，却不记得说什么来着。”但能空里来空里去，贪妒自然冰释。此空空之说，仙佛之说也。而其实不过《中庸》、《大学》圣贤之说。贾母道：“这么看起来，竟是他了。他姐儿两个病中的光景，合才说的一样。这老东西竟这样坏心，宝玉枉认了他做干妈。与他何尤？倒是这个和尚、道人，阿弥陀佛，不识心，并不识佛。才是救宝玉性命的，只是没有报答他。”凤姐道：“怎么老太太想起我们病来呢？”贾母道：“你问你太太去，我懒得说。”“欲知性命根，须究生身处。”而老人气度，摸牌光景，直如闻见。

王夫人道：“才刚老爷进来，说起宝玉的干妈竟是个混账东西，邪魔怪道的，如今闹破了，被锦衣府拿住^[12]，送入刑部监^[13]，要问死罪的

了。前几天被人告发了，那个人叫做什么潘三保，潘，拼也。三保，三宝也，乃宝玉去路。本书重“孝”字，因重友于之爱。本回起首隐演黛玉，实明演迎春也。因“放声大哭”，转出“放浪形骸之外”，不归儒而归墨矣。是归三宝原非本心，有所迫之，遂拼舍于不得已耳。有一所房子，卖与斜对过当铺里，当铺钗所开，房子钗所占，正拼三宝之故，必曰斜对过，斜则不正也。这房子加了几倍价钱，潘三保还要加，当铺里那里还肯？潘三保便买嘱了这老东西，一心自害，与钗原自无尤。因他常到当铺里去，那当铺里人的内眷都与他好的，他就使了个法儿，叫人家的人便得了邪病，家翻宅乱起来^[14]。他又去说，这个病他能治，就用些神马纸钱烧献了^[15]，果然见效。他又向人家的内眷们要了十几两银子。岂知老佛爷有眼，应该败露了。这一天急要回去，掉了一个绢包儿，掉包儿即凤姐“奇谋”。当铺里人捡起来一看，里头有许多纸人，还有四丸子很香的药，丸必曰四，宝、黛、钗、凤同一魇魔也。正诧异着呢，那老东西倒回来找这绢包儿。这里的人就把他拿住，身边一搜，搜出一个匣子，里面有象牙刻的一男一女，不穿衣服，光着身子的两个魔王，四人心事总共如此，必曰象牙，“象有齿以焚其身”也。财色两到。还有七根朱红绣花针。七为巧数，专指“巧合”，而结穴在“绣鸳鸯”。立时送到锦衣府去，问出许多官员家大户太太姑娘们的隐情事来；包括全书若干淫盗，而广伸三姑六婆之戒。所以知会了营里^[16]，把他家中一抄，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两府查抄，亦自为魇魔而已。几匣子闷香^[17]；炕背后空屋子里挂着一盏七星灯，七星为魁，十二鬼也，隐十二钗。灯下几个草人，有头上戴着脑箍的，有胸前穿着钉子的，有项下拴着锁子的。两府诸人无限苦恼，是乃老东西实义。柜子里无数纸人儿，全书演一“假”字，无非纸人而已。底下几篇小账，上面记着某家验过，应找银若干。得人家油钱香分也不计其数^[18]。”

凤姐道：“咱们的病一准是他。我记得咱们病后，那老妖精向赵姨娘处来过几次，要向赵姨娘讨银子，见了我们，便脸上变貌变色，两眼鰲鸡是的。鸡又指金。我当初还猜疑了几遍，总不知什么原故。如今说起来，却原来都是有因的。但只我在这里当家，自然惹人怨恨，怪不得人治我。宝玉可合人有什么仇呢？忍得下这样毒手！”贾母道：“焉知不因我疼宝玉，不疼环儿，竟给你们种了毒了呢。”王夫人道：“这老货已经问了罪，决不好叫他来对证。没有对证，赵姨娘那里肯认账？事情又大，闹出来，外面也不雅。等他自作自受，少不得要自己败露的。”贾母道：“你这话说的也是。这样事，没有对证，也难作准。只是佛爷菩萨看得真，他们姐儿两个，如今又比谁不济了呢？势利财色，总括此段，是“疗妒方”结案，而循环报复在其中矣。文字不脱不沾。罢了，过

去的事凤哥儿也不必提了。今日你合你太太都在这里吃了晚饭再过去罢。”遂叫鸳鸯、琥珀等传饭。凤姐赶忙笑道：“怎么老祖宗倒操起心来？”王夫人也笑了。只见外头几个媳妇伺候。凤姐连忙告诉小丫头子传饭：“我合太太都跟着老太太吃^[19]。”

正说着，只见玉钏儿走来，对王夫人道：“老爷要找一件什么东西，请太太伺候了老太太的饭完了，自己去找一找呢。”找东西与吃饭同要紧。贾母道：“你去罢，保不住你老爷有要紧的事。”王夫人答应着，便留下凤姐儿伺候，自己退了出来。

回至房中，合贾政说了些闲话，把东西找了出来。不明说何东西，而以引“两番入塾”，则东西即宝玉也，便是上文许多老东西结证。贾政便问道：“迎儿已经回去了，必以迎为过脉。他在孙家怎么样？”王夫人道：“迎丫头一肚子眼泪，说孙姑爷凶横的了不得。”因把迎春的话说了一遍。贾政叹道：“我原知不是对头。无奈大老爷已说定了，教我也没法，不过迎丫头受些委屈罢了。”王夫人道：“这还是新媳妇，只指望他已后好了便好。”

说着，嗤的一笑。贾政道：“笑什么？”一笑一问，声情毕现，而实“教”字、“孝”字双提也。王夫人道：“我笑宝玉今儿早起，特特的到这屋里来，说的都是些孩子话。”孩提知爱。贾政道：“他说什么？”王夫人把宝玉言语笑述了一遍。贾政也就忍不住的笑。底面都妙。因又说道：“你提宝玉，我正想起一件事来。孝先百行，教者教此，学者学此而已，是为一事。这小孩子天天放在园里也不是事。是为梦坡。生女儿不得济，还是别人家的人；生儿若不济，关系非浅。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来，学问人品都是极好的，也是南边人。但我想南边先生，性情最是和平，咱们城里的孩子个个踢天弄井^[20]，鬼聪明倒是有的，可以搪塞就搪塞过去了，胆子又大，先生再要不肯给没脸，一日哄哥儿似的，没的白耽误了。所以老辈子不肯请外头的先生，只在本家择出有年纪、再有点学问的，请来掌家塾。如今儒大太爷虽学问也只中平，但还弹压得住这些小孩们，不至以颠倒了事^[21]。我想宝玉闲着总不好，不如仍旧叫他家塾中读书去罢。”此篇议论，凡闻者无不曰“很是矣”，殊不知大有深意。夫南边离火为文明之正方，性情和平为礼乐之成就，不此之务而务为当代之假儒，其用心亦误甚矣。曰“给没脸”，曰“弹压”，遂毕教学中事乎。此段文字，大是造孽，如何看得正面。王夫人道：“老爷说的很是。自从老爷外任去了，他又常病，竟耽搁了好几年。又去好几年。如今且在家学里温习温习也是好的。”贾政点头，又

说些闲话。不题。

且说宝玉次日起来，梳洗已毕，早有小厮们传进话去，说老爷叫二爷说话。宝玉忙整理了衣服，来至贾政书房中，请了安，站着。贾政道：“你近来作些什么功课？虽有几篇字，也算不得什么。我看你近来的光景，越发比头几年散荡了。况且每每的见你推病，不肯念书。如今可太好了？我还听见你天天在园子里，和姊妹们顽顽笑笑，甚至和那些丫头们混闹，把自己的正经事总丢在脑袋后头。就是做得几句诗词，也并不怎么样，有什么稀罕处？比如应试选举，到底以文章为主。你这上头倒没有一点功夫。我可嘱咐你：自今日起，再不许做诗做对的了。诗为心声，必先废此，反和平矣。单要学习八股文章。即贾雨村所云时尚之学，是乃代儒。限你一年，若毫无长进，你也不用念书了，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了。”遂叫李贵来说：“明儿一早，传焙茗跟了宝玉去，上找‘闹书房’。收拾应念的书籍，一齐拿过来我看看。亲自送到到家学里去。”喝命宝玉：“去罢！必由喝命，与和平反。明日起早来见我。”

宝玉听了半日，竟无一言可答，因回到怡红院来。袭人正在着急听信，见说取书，倒也欢喜。独有宝玉要人即刻送信与贾母，欲叫拦阻。贾母得信，便命人叫过宝玉来，告诉他说：“只管放心先去，别叫你老子生气。有什么难为你，有我呢。”宝玉没法，只得回来，嘱咐了丫头们：“明日早早叫我，老爷要等着送我到家学里去呢。”袭人等答应了，同麝月两个倒替着醒了一夜^[22]。

次日一早，袭人便叫醒宝玉，梳洗了，换了衣服，打发小丫头子传了焙茗在二门上伺候，拿着书籍等物。袭人又催了两遍，宝玉只得出来，过贾政书房中来，先打听老爷过来了没有。隐注梦坡斋。书房中小厮答应：“方才一位清客相公请老爷回话，里边说‘梳洗呢’，命清客相公出去候着去了。”宝玉听了，心里稍稍安顿，连忙到贾政这边来。恰好贾政着人来叫宝玉，便跟着进去。贾政不免又嘱咐几句话，带了宝玉，上了车，焙茗拿着书籍，一直到家塾中来。

早有人先抢一步回代儒说：“老爷来了。”代儒站起身来，贾政早已走入，向代儒请安。拉着手问了好，又问：“老太太近日安么？”宝玉过来也请了安。贾政站着，请代儒坐了，然后坐下。贾政道：“我今日自己送他来，因要求托一番。这孩子年纪也不小了，到底要学个成人的举业，才是终身立身成名之事。如今他在家中，只是和些孩子们混闹，虽懂得几句诗词，也是胡诌乱道的；就是好了，也不过是风云月露，与一

生的正事毫无关涉。”《诗》三百篇被他抹倒。代儒道：“我看他相貌也还体面，灵性也还去得，为什么不念书，只是心野贪顽。诗词一道，不是学不得的，只要发达了己后，再学还不迟呢。”以时尚之学目诗，误矣。而到处是这般说。贾政道：“正是如此。自今只求叫他读书、讲书、作文章，倘或不听教训，还求太爷认真的教管他，才不至有名无实的，白耽误了他的一世。”说毕，站起来，又作了一个揖，然后说了些闲话，才辞了出去。代儒送至门首，说：“老太太前替我问好请安罢。”贾政答应着，自己上车去了。随手搬演，周旋如见。

代儒回身进来，看见宝玉在西南角，坤方奥主。靠窗户摆着一张花梨小桌，右边堆下两套旧书，薄薄儿的一篇文章，叫焙茗将纸墨笔砚都搁在抽屉里藏着。代儒道：“宝玉，我听见说你前儿有病，如今可大好了？”宝玉站起来道：“大好了。”代儒道：“如今论起来，你可也该用功了。你父亲望你成人，恳切的很。你且把从前念过的书，打头的理一遍。每日早起理书^[23]，饭后写字，晌午讲书，念几遍文章就是了。”宝玉答应了个“是”，回身也坐下时，不免四面一看，见昔时金荣辈不见了几个，又添了几个小学生，都是些粗俗平常的。用旁笔写“两番入塾”正面。忽然想起秦钟来，再提秦钟，彻上彻下。如今没有一个做得伴，说得知心话儿的，心上凄然不乐，却不敢作声，只有闷着看书。代儒告诉宝玉道：“今日头一天，早些放你家去罢。清早入塾，并未吃饭，是否塾中早饭，又未明言，便已放学，乃背攻本书许多吃饭文义也，夫谁觉得？明日要讲书了。但是你又不是很愚夯的，明日我倒要你先讲一两章书我听，试试你近来的工课何如，我才晓得你到怎么个分儿上头。”说得宝玉心中乱跳。搬演学究，恍如见闻，而乃说得心跳，底面玲珑万状。

欲知明日听解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从薛蟠口中“运气”两字生出，重注下半回“入家塾”，其上半回只一过脉而已。古人乐有贤父兄，方是真实好运气；而乃以代儒之儒，贾政之政，纵令意马奔腾，心跳不可收拾，于此而欲求好运气，岂可得哉？

书演《大学》“正心”、“诚意”之功，必不容略有间断。今曰“两番”，则中断矣。以此为教，以此为学，只驱一心入于歧途而已，当重看“心跳”二字，为人父兄，其加意之。

【护花主人评曰】叙宝玉想出主意，要接迎春来家，不放回去，描写呆公子说话入神。

叙宝玉到黛玉处大哭，提起海棠社，及宝钗、香菱俱去，再过几年，园中不知作何光景，不如早死等说，触起黛玉心事，与前后文遥遥照应，通篇皆血脉贯通。

借钓鱼占兆，独宝玉落空，钓竿折断，为将来出家预兆。

马道婆事败，伏赵姨娘将来鬼附自责事。

宝玉再入家塾，学做八股，为后来中举地步。

【大某山民评曰】宝玉欲接迎春，恳求王夫人，而舌存无补，知春之不得迎矣。于是放声大哭，以早死为幸。太史公云：好色不淫。微斯人其谁与归？

邢岫烟、李纹、李绮三人，似与宝玉无甚交关，是在蓼溆滩垂钓授竿时验之。不然，则不至若是之淡漠也。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间事。

[1] 终久：犹终究。

[2] 扭别：别扭，不顺从。

[3] 歇晌：午间休息。

[4] 曹孟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一首：即东汉末曹操的《短歌行》。

[5] “放浪”句：见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

[6] 促狭：指捉弄人、恶作剧的手段。

[7] 杨叶窰儿：即俗称的窰条鱼。

[8] 漂儿：钓鱼的浮标。

[9] 鲫瓜儿：方言。鲫鱼。

[10] 遭瘟：遭受祸害，倒霉。

[11] 脑箍：箍头的刑具。

[12] 锦衣府：即锦衣卫。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明洪武十五年（1382）始设。原为管理护卫皇宫的禁卫军和掌管皇帝出入仪仗的官署，后逐渐演变为皇帝心腹，特令兼管刑狱，给予巡察缉捕权力。

[13] 刑部监：隶属刑部的监狱。

[14] 家翻宅乱：全家不得安宁。

[15] 神马：也称神码、纸马、甲马。供祭赛时焚化用的纸片。

[16] 营：指巡捕营，负责京师巡防治安事宜。

[17] 闷香：一种熏人能使之昏迷的香。

[18] 香分（fèn）：即香钱。布施给佛寺庙宇的香火钱。

[19] 合：同“和”。

[20] 踢天弄井：形容本事大，能力强。

[21] 颠预（mán hān）：糊涂而马虎。

[22] 倒替：轮流替换。

[23] 理书：温习书本。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噩梦

话说宝玉下学回来，见了贾母。贾母笑道：“好了，如今野马上了笼头了。马道婆指点。去罢，见见你老爷，回来散散儿去罢。”教之放心，爱语如闻。宝玉答应着，去见贾政。贾政道：“这早晚就下了学来么？师父给你定了工课没有？”宝玉道：“定了，早起理书，饭后写字，晌午讲书念文章。”贾政听了，点点头儿，因道：“去罢，还到老太太那边陪着坐坐去，你也该学些人功道理^[1]，别一味的贪顽。晚上早些睡，天天上学，早些起来。你听见了？”宝玉连忙答应几个“是”，退出来，忙忙又去见王夫人，又到贾母那边打了个照面儿，赶着出来，恨不得一步就走到潇湘馆才好。

刚进门口，便拍着手笑道：“我依旧回来了。”心原不二。猛可的倒吓了黛玉一跳。紫鹃打起帘子，宝玉进来坐下。黛玉道：“我恍惚听见你念书去了，这么早就回来了？”宝玉道：“噯呀了不得！我今儿不是被老爷叫了念书去了么？心上倒像没有和你们见面的日子了。近擒“惊噩梦”，远摄“得通灵”。好容易熬了一天，这会子瞧见你们，竟如死而复生的一样。真真古人说‘一日三秋’，这话再不错的。”一段微言，而你们之，则坏心坏书者不止一黛也。黛玉道：“你上头去过了没有？”宝玉道：“都去过了。”黛玉道：“别处呢？”宝玉道：“没有。”黛玉道：“你也该瞧瞧他们去。”他们正对你们。宝玉道：“我这会子懒得动了，只和妹妹坐着说一会子话儿罢。老爷还叫早睡早起，只好明儿再瞧他们去了。”黛玉道：“你坐坐儿，可是正该歇歇儿去了。”宝玉道：“我那里是乏？只是闷得慌。这会子咱们坐着，才把闷散了，你又催起我来！”仍只有你无们，何况于他。

黛玉微微的一笑，文外有文，直趋“噩梦”，皆凌空腾挪之笔。因叫紫鹃：“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泡一碗。噩梦醒，通灵复，吃茶公案结矣。曰龙井，“潜龙勿用”之意也，乾之初，复之始也。二爷如今念书

了，比不得头里。”紫鹃笑着答应去拿茶叶，叫小丫头子泡茶。宝玉接着说道：“还提什么念书？我最厌这些道学话。一语乃拼三宝佐证。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诳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好些的，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还罢了。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这那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又作拼三宝诉状，而抹倒一切小说，即本书亦只如此。目下老爷口口声声叫我学这个，我又不肯违拗，你这会子还提念书呢！”黛玉道：“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直提一假，入梦之因，上追开首，下抵结末，百廿回书都入八股。也曾看过，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那时候虽不大懂，也觉得好，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自说其书，而切望宝玉之心，自在言外。乃追神摄影之笔。宝玉听到这里，觉得不甚入耳，所谓混账话，所谓假语村言，又是梦因。因想：“黛玉从来不是这样的人，怎么也这样势欲熏心起来？”又不敢在他跟前驳回，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

正说着，忽听外面两个人说话，却是秋纹和紫鹃。只听秋纹道：“袭人姐姐叫我老太太那里接去，谁知却在这里？”他们来了，而以袭代钗，仍归章法。紫鹃道：“我们这里才泡了茶，索性让他喝了再去。”说着，二人一齐进来。宝玉和秋纹笑道：“我就过去，又劳动你来找。”客气话，正分别他们。秋纹未及答言，只见紫鹃道：“你快喝了茶去罢，人家都想了一天了。”因彼之想，生此之梦，写意淫得顶上圆。秋纹啐道：“呸！好混账丫头。”说的大家都笑了。一直说，一直认，而宝、黛不觉，所以终归噩梦。宝玉起身，才辞了出来。黛玉送到屋门口儿，紫鹃在台阶下站着，宝玉出去，才回房里来。又自客气。

却说宝玉回到怡红院中，进了屋子，只见袭人从里间迎出来，便问：“回来了么？”秋纹应道：“二爷早来了，在林姑娘那边来的。”宝玉道：“今日有事没有？”袭人道：“事却没有，方才太太叫鸳鸯姐姐来吩咐我们：如今老爷发狠叫你念书，如有丫鬟们再敢和你玩笑，都要照着晴雯、司棋的例办。我想服侍你一场，赚了这些言语，也没什么趣儿。”说着，便伤起心来。宝玉忙道：“好姐姐，你放心，我只好生念书，太太再不说你们了。我今儿晚上还要看书，明日师父叫我讲书呢。我要使唤，横竖有麝月、秋纹呢，你歇歇去罢。”袭人道：“你要真肯念书，我们服侍你也是欢喜的。”同一世故。

宝玉听得了，赶忙吃了晚饭，必曰晚饭，为早饭对击。就叫点灯，

把念过的《四书》翻出来。只是从何处看起？翻了一本看去，章章里头，似乎明白；细按起来，却不很明白。看着小注，又看讲章，闹到梆子下来了，自己想道：“我在诗词上觉得很容易，在这个上头竟没头脑。”便坐着呆呆的呆想。所谓恍惚，乃拼三宝知识。袭人道：“歇歇罢，做工夫也不在这一时的。”宝玉嘴里只管胡乱答应。麝月、袭人才服侍他睡下，两个也才睡了。

及至睡醒一觉，听见宝玉炕上还是翻来覆去。袭人道：“你还醒着呢么？你倒别混想了，养养神，明日好念书。”以思无益，直指幻境仙缘来路。宝玉道：“我也是这样想，只是睡不着，你来给我揭去一层被。”袭人道：“天气不热，别揭罢！”宝玉道：“我心里烦躁的很。”自把被窝褪下来。袭人忙爬起来按住，把手去他头上一摸，觉得微微有些发烧。“断除妄想重增病。”袭人道：“你别动了，有些发烧了。”宝玉道：“可不是？”袭人道：“这是怎么说呢！”宝玉道：“不怕，是我心烦的原故。你别吵嚷，省得老爷知道了，必说我装病逃学。不然，怎么病的这样巧？‘两番入塾’之故，即一‘巧’字，病因即梦因也。明儿好了，原到学里去，就完事了。”袭人也觉得可怜，说道：“我靠着你睡罢！”便和宝玉捶了一回脊梁，不知不觉，大家都睡着了。

直到红日高升，方才起来。宝玉道：“不好了，晚了。”急忙梳洗毕，问了安，就往学里来了。代儒已经变着脸，说：“怪不得你老爷生气，说你没出息，第二天你就懒惰，这是什么时候才来？”为代儒传神。宝玉把昨儿发烧的话说了一遍，方过去了，此处何妨一及早饭，吾故谓是书妙义都在无文字处。原旧念书。

到了下晚，代儒道：“宝玉，有一章书，你来讲讲。”当代俗儒何尝不口道圣贤，特以真方卖假药耳！此下两章书，都是正义正解，无俟批评。宝玉过来一看，却是“后生可畏”章^[2]。宝玉心上说：“这还好，幸亏不是《学》、《庸》。”何尝不是《学》、《庸》，是曰恍惚。问道：“怎么讲呢？”代儒道：“你把节旨句子细细儿讲来^[3]。”宝玉把这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说：“这章书，是圣人勉励后生，教他及时努力，不要弄到……”藉骂代儒，作一波折，文情甚妙。说到这里，抬头向代儒一瞧。代儒觉得了，笑了一笑道：“你只管说，讲书是没有甚么避忌的。《礼记》上说‘临文不讳’，只管说，不要弄到什么？”宝玉道：“不要弄到老大无成。代儒伤心，宝玉短气。先将‘可畏’二字，激发后生的志气，后把‘不足畏’三字，警惕后生的将来。”说罢，看着代儒。代儒道：“也还罢了，串讲呢？”宝玉道：“圣人说：人生少时，心思才力，

样样聪明能干，实在是可怕的。那里料得定他后来的日子，不像我的今日？若是悠悠忽忽，到了四十岁，又到了五十岁，既不能发达，这种人虽是他后生时像个有用的，到了那个时候，这一辈子，就没有人怕他了。”怕即帕，一送帕一题帕，正情感之归宿，乃“后生可畏”“不足畏”真际，着一帕子，方才合到本传，非漫然说书，而稚语自妙。

代儒笑道：“你方才节旨讲的倒清楚，只是句子里有些孩子气。‘无闻’二字，不是不能发迹做官的话，‘闻’是实在自己能够明理见道，就不做官也是有闻了。不然，古圣贤有遁世不见知的，岂不是不做官的人？难道也是‘无闻’么？‘不足畏’是使人料得定，方与‘焉知’的‘知’字对针^[4]，不是‘怕’的字眼。要从这里看出，方能入细。你懂得不懂得？”宝玉道：“懂得了。”

代儒道：“还有一章，你也讲一讲。”代儒往前揭了一篇，指给宝玉。宝玉看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5]。宝玉觉得这一章却有些刺心，宝玉一心也，其言“明明德”外无书，此章德、色对勘，是为刺心。便陪笑道：“这句话没有什么讲头。”宝玉无字。代儒道：“胡说！譬如场中出了这个题目，也说没有做头么？”又为代儒一按，而全部胡说，亦行乎不得不行也。宝玉不得已，讲道：“是圣人看见人不肯好德，见了色，便好的了不得。殊不想德是性中本有的东西，人偏都不肯好他；至于那个色呢，虽也是从先天中带来，无人不好的，此语原有所本，而出自宝玉口，语面甚妙。然这情种即那情种，闲人非敢创说，则谓此语为正义正解也可。但是德乃天理，色是人欲，仍还他分晰。人那里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欲似的？孔子虽是叹息的话，又是望人回转来的意思。并且见得人就有好德的，好得终是浮浅，直要像色一样的好起来，那才是真好呢。”此章讲解以创为因，以稚为老，全书所从生也。

代儒道：“这也讲的罢了，我有句话问你：你既懂得圣人的话，为什么正犯着这两件病？我虽不在家中，你们老爷也不曾告诉我，其实你的毛病我却尽知的。假药何能治真病？做一个人，怎么不望长进？你这回儿正是‘后生可畏’的时候，有闻不足畏，全在你自己做去了。我如今限你一个月，把念过的旧书全要清理。再念一个月文章，已后我要出题目，叫你作文章了。如若懈怠，我是断乎不依的。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6]两语似是而非，借代儒言为三教反复推勘。你好生记着我的话。”宝玉答应了，也只得天天按着功课干去。不提。

且说宝玉上学之后，怡红院中甚觉清静闲暇。袭人倒可做些活计，拿着针线要绣个槟榔包儿，凤掉包儿，掉于此日也。想着宝玉如今有了

工课，丫头们可也没有饥荒了^[4]，早要如此，晴雯何至弄到没有结果？兔死狐悲，不觉滴下泪来。由晴入黛，乃是追原自其取死之词，非袭人假慈悲也。忽又想道自己终身本不是宝玉的正配，原是偏房，原可再嫁。宝玉的为人却还拿得住，只怕娶了一个利害的，自己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后身。追原立心之始，非今日事，是作者自盖，不是自宣。素来看贾母、王夫人光景，及凤姐儿往往露出话来，自然是黛玉无疑了。入下两回，即演“提亲”。金玉姻缘，早已一气逼成，岂有今日袭人犹以为属在黛玉乎？幸勿为作者所弄。那黛玉就是个多心人。横插一句，力有千钧。想到此际，脸红心热，拿着针不知戳到那里去了。写得出。便把活计放下，走到黛玉处去探探他的口气。岂今日事？

黛玉正在那里看书，见是袭人，欠身让坐。袭人也连忙迎上来，问：“姑娘这几天身子可大好了？”黛玉道：“那里能够？不过略硬朗些。闲闲而入，仍非闲文，破宝、黛之所以得词，病而已矣。你在家做什么呢？”袭人道：“如今宝二爷上了学，房中一点事儿没有，因此来瞧瞧姑娘，说说话儿。”说着，紫鹃拿茶来，袭人忙站起来道：“妹妹坐着罢。”因又笑道：“我前儿听见秋纹说，妹妹背地里说我们什么来着？”紫鹃也笑道：“姐姐信他的话？我说宝二爷上了学，宝姑娘又隔断了，连香菱也不过来，自然是闷的。”大家和盘托出。

袭人道：“你还提香菱呢，这才苦呢！撞着这位太岁奶奶，难为他怎么过！”把手伸着两个指头，道：“说起来，比他还利害，连外头的脸面都不顾了。”一段议论，钗、凤并到，是既往，是将来。曰太岁奶奶，太岁为木，正是黛玉。黛玉接着道：“他也够受了，尤二姑娘怎么死了？”袭人道：“可不是，想来都是一个人，不过名分里头差些，何苦这样毒？外面名声也不好听。”黛玉从不闻袭人背地里说人，今听此话有因，便说道：“这也难说，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两句俗言，全书了义。西风为金，东风为木，究竟东不能压西，而西压东也。黛玉死矣，以两语为自戕指点。袭人道：“做了旁边人，心里先怯了，那里还敢去欺负人呢？”欲两解，实两结。宋祖下江南定矣。此全段皆“巧合认通灵”以后、“梦兆绛芸轩”以前文字，特补于此，百廿回书焉得一目了然。

说着，只见一个婆子在院里问道：“这里是林姑娘的屋子么？那位姐姐在这里呢？”雪雁出来一看，模模糊糊认得是薛姨妈那边的人，春梦婆来矣，模模糊糊，已入梦境，是文字争先处。便问道：“作甚么？”那婆子道：“我们姑娘打发来给这里林姑娘送东西的。”雪雁

道：“略等等儿。”雪雁进来回了黛玉，便叫领他进来。

那婆子进来请了安，且不说送什么，只是觑着眼瞧黛玉，看的黛玉倒不好意思，因问道：“宝姑娘叫你来送什么？”婆子方笑着回道：“我们姑娘叫给姑娘送了一瓶儿蜜饯荔支来。”荔热蜜甘，又是燕窝，杀黛结案，而“猴子身轻站树梢”结案矣。回头又瞧见袭人，便问道：“这位姑娘，不是宝二爷屋里的花姑娘么？”袭人笑道：“妈妈怎么认得我？”婆子笑道：“我们只在太太屋里看屋子，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门，所以姑娘们都不大认得。姑娘们碰着到我们那边去，我们都模糊记得。”

说着，将一个瓶儿递给雪雁，又回头看着黛玉，因笑着向袭人道：“怨不得我们太太说，这林姑娘和你们宝二爷是生成的一对儿，原来真似天仙似的。”袭人见他说话造次，连忙岔道：“妈妈你乏了，坐坐吃茶罢。”那婆子笑嘻嘻的道：“我们那里忙呢，都张罗琴姑娘的事呢。姑娘还有两瓶荔支，叫给宝二爷送去。”演一梦婆，令人都如梦中闻见，乃怪笔也。而来自钗，去自宝，以花姑娘指宝、黛之终破，以琴姑娘定宝、黛之宜成，又括全书终始，与上回王夫人一段话正相敌对。说着，颤颤巍巍，告辞出去。

黛玉虽恼这婆子方才冒撞，但因是宝钗使来的，也不好怎么样他，等他出了屋门，才说一声道：“给你们姑娘道费心。”声情绝妙，八面玲珑。那老婆子还只管嘴里咕咕哝哝的说：“这样好模样儿，除了宝玉，什么人擎受的起^[8]？”再为断定，妙有馀波。黛玉只装没听见。袭人笑道：“怎么人到了老来，就是混说白道的，叫人听着又生气又好笑。”一时雪雁拿过瓶子来与黛玉看，黛玉道：“我懒得吃，拿了搁起去罢。”已吃够了，夫岂今日？又说了一回话，袭人才去了。

一时晚妆将卸，黛玉进了套间，猛抬头看见了荔支瓶，不禁想起日间老婆子的一番混话，甚是刺心。当此黄昏人静，千愁万绪，堆上心来。将写入梦，先作一提，文阵整齐。想起自己身子不牢，年纪又大了，看宝玉的光景，心里虽没别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见有半点意思，深恨父母在时，何不早定了这头婚姻。又转念一想道：“倘若父母在别处定了婚姻，怎能够似宝玉这般人才心地？不如此时尚有可图。”心内一上一下，辗转缠绵，竟像辘轳一般。叹了一口气，吊了几点泪，无情无绪，和衣倒下。

不知不觉，只见小丫头走来说道：“外面贾雨村老爷请姑娘。”梦从他起。黛玉道：“我虽跟他读过书，却不比男学生，要见我做什么？况

且他和舅舅往来，从未提起，我也不便见的。”因叫小丫头回复：“身上有病，不能出来，与我请安道谢就是了。”小丫头道：“只怕要与姑娘道喜，干净归去，是固可喜。南京还有人来接。”说着，又见凤姐儿、邢夫人、王夫人、宝钗等凤姐、宝钗乃所以归去之人，邢、王则类及之。都来笑道：“我们一来道喜，二来送行。”黛玉慌道：“你们说什么话？”凤姐道：“你还装什么呆？你难道不知道？林姑爷升了湖北的粮道，犹云苦楚寒凉。娶了一位继母，十分合心合意。如今想着你撂在这里，不成事体，因托了贾雨村作媒，将你许了你继母的什么亲戚，还是续弦，仍是母党，则仍是宝玉，而曰续弦，已先死“绛芸轩”之宝钗矣。所以着人到这里来接你回去。大约一到家中，就要过去的。都是你继母作主，怕的是道儿上没有照应，还叫你琏二哥哥送去。”说得黛玉一身冷汗。黛玉又恍惚父亲果在那里做官的样子，心上急着，硬说道：“没有的事，都是凤姐姐混闹！”只见邢夫人向王夫人使个眼色儿，道：“他还不信呢，咱们走罢。”其事邢不与谋，而必云然者，凤即邢也。黛玉含着泪道：“二位舅母坐坐去。”众人不言语，都冷笑而去。

黛玉此时心中干急，又说不出，哽哽咽咽，恍惚又像和贾母在一处的似的。梦中演梦，恍惚迷离，恰恰是梦。心中想道：“此事惟求老太太，或还可救。”于是两腿跪下去，抱着贾母的腰说道：“老太太救我！我南边是死也不去的。责宝玉也。况且有了继母，又不是我的亲娘，我是情愿跟着老太太一块儿的。”但见老太太呆着脸儿笑道：“这个不干我事。”是真非梦，即梦演梦，而恰是不干他事，以有阻他干而无使之干者也。黛玉哭道：“老太太，这是什么事呢？”老太太道：“续弦也好，倒多一副妆奁。”财之累人甚矣，诛心之笔，从史写出，余人无不在矣。黛玉哭道：“我若在老太太跟前，决不使这里分外的闲钱。只求老太太救我。”贾母道：“不中用了，做了女人，终是要出嫁的。你孩子家不知道，在此地终非了局。”黛玉道：“我在这里，情愿自己做个奴婢过活，自做自吃，也是愿意。只求老太太作主。”老太太总不言语，黛玉抱着贾母的腰哭道：“老太太，你向来最是慈悲的，又最疼我的，到了紧急的时候，怎么全不管？不要说我是你的外孙女儿，是隔了一层了，我的娘是你的亲生女儿，看我娘分上，也该护庇些。”说着，撞在怀里痛哭。贾母道：“鸳鸯，你来送姑娘出去歇歇，必令鸳鸯送出，是宝、黛原为不鸳鸯而真鸳鸯者。我倒被他闹乏了。”

黛玉情知不是路了^[9]，求去无用，不如寻个自尽。点明自杀。站起来往外就走，深痛自己没有亲娘，便是外祖母与舅母姊妹们平时何等待的好，可见都是假的。特提“假”字。又一想：“今日怎么独不见宝玉？

或见一面，看他还有法儿？”便见宝玉站在面前，以心见心，随在即是，是梦境，是真义。笑嘻嘻的说：“妹妹大喜呀。”一语乃真实妙义。黛玉听了这一句话，越发急了，也顾不得什么了，把宝玉紧紧拉住说：“好，宝玉，我今日才知道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了！”为“宝玉你好”四字下一转语。宝玉道：“我怎么无情无义？你既有了人家儿，咱们各自干各自的了。”为“你死了我做和尚”之语作对勘。

黛玉越听越气，越没了主意，“主意”二字，天人合勘。只得拉着宝玉哭道：“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谁去？”宝玉道：“你要不去，就在这里住着。你原是许了我的，所以你才到我们这里来。我待你是怎么样的，你也想想。”又是天人合勘。黛玉恍惚，又像果曾许过宝玉的，心内忽又转悲作喜，忽疑忽信，信仍是疑，是为二心。气数得以乘之矣，夫谁尤？问宝玉道：“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宝玉道：“我说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话，你就瞧瞧我的心。”一心自问。说着就拿着一把小尖刀子，往胸口上一划，此刀信手拈来，一心自戕，到底成就。只见鲜血直流。黛玉吓得魂飞魄散，忙用手握着宝玉的心窝，哭道：“你怎么做出这个事来？你先来杀了我罢！”已先杀了。宝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给你瞧。”还把手在划开的地方儿乱抓。黛玉又颤又哭，又怕人撞破，抱住宝玉痛哭。宝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没有了，活不得了！”说着，眼睛往上一翻，“咕咚”就倒了。太极未判，原本无心，一落后天，绛黛分矣。此是追原宝玉本来也。圣贤学问，以理制欲，使心常存，不落虚无寂灭；今日无心，归渺茫矣！此是切责宝玉去路也。

黛玉拼命放声大哭。只听见紫鹃叫道：“姑娘，姑娘！怎么魔住了？快醒醒儿，脱了衣服睡罢！”黛玉一翻身，却原来是一场噩梦。《红楼》全部总结，“一翻身”三字最重。喉间犹是哽咽，心上还是乱跳，枕头上已经湿透，肩背身心，但觉冰冷，想了一回，“父亲死得久了，与宝玉尚未放定^[10]，这是从那里说起？”又想梦中光景，无倚无靠，再真把宝玉死了，那可怎么样了？一时痛定思痛，神魂俱乱。心藏神乃宝，肝藏魂乃黛，神魂俱乱，责人事也。又哭了一回，遍身微微的出了一点儿汗。挣扎起来，把外罩大袄脱了，叫紫鹃盖好了被窝，又躺下去，翻来覆去，那里睡得着？只听得外面淅淅飒飒，又像风声，又像雨声。又停了一会子，又听得远远的吆呼声儿^[11]，却是紫鹃已在那里睡着，鼻息出入之声。自己挣扎着爬起来，围着被坐了一会，觉得窗缝里透进一缕凉风来，吹得寒毛直竖，便又躺下。正要朦胧睡去，听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鸦雀儿的声儿，啾啾唧唧，叫个不住。那窗上的纸隔着屈

子，渐渐的透进清光来。一段情景，极尽精微，千古才人，一齐搁笔。

黛玉此时已醒的双眸炯炯，一回儿咳嗽起来，连紫鹃都咳嗽醒了。紫鹃道：“姑娘，你还没睡着么？又咳嗽起来了，想是着了风了，这会儿窗户纸发清了，也待好亮起来了。歇歇儿罢，养养神，别尽着想长想短的了。”黛玉道：“我何尝不要睡？只是睡不着，你睡你的罢！”说了，又咳起来。紫鹃见黛玉这般光景，心中也自伤感，睡不着了。听见黛玉又咳，连忙起来捧着痰盒。这时天已亮了，黛玉道：“你不睡了么？”紫鹃笑道：“天都亮了，还睡什么呢？”黛玉道：“既这样，你就把痰盒儿换了罢。”紫鹃答应着，忙出来换了一个痰盒儿，将手里的这个盒儿放在桌上，开了套间门出来，仍旧带上门，放下撒花软帘，出来叫醒雪雁，开了屋门。去倒那盒子时，只见满盒子痰，痰中好些血星，以失血结恶梦，以失心结恶梦也。《经》曰血生于心。吓了紫鹃一跳，不觉失声道：“噯哟！这还了得？”黛玉里面接着问：“是什么？”紫鹃自知失言，连忙改说道：“手里一滑，几乎撂了痰盒子。”黛玉道：“不是盒子中的痰有了什么？”紫鹃道：“没有什么。”说着这句话时，心中一酸，那眼泪直流下来，声儿早已岔了。

黛玉因为喉间有些甜腥，早自疑惑，方才听见紫鹃在外边诧异，这会子又听见紫鹃说话声音带着悲惨的光景，心中已觉了八九分。八九七十二，地数一终，而写一紫鹃，字字皆成血泪。便叫：“紫鹃进来罢，外头看凉着。”紫鹃答应了一声，这一声更比头里凄惨，竟是鼻中酸楚之音。黛玉听了，凉了半截。看紫鹃推门进来时，尚拿手帕拭眼。黛玉道：“大清早起，好好的为什么哭？”紫鹃勉强笑道：“谁哭来？早起起来，眼睛里有些不舒服。姑娘今夜大概比往常醒得时候更早罢！我听见咳嗽了大半夜。”黛玉道：“可不是，越要睡，越睡不着。”紫鹃道：“姑娘身上不大好，依我说，还得自己开解着些。身子是根本，俗语说的‘留得青山在，依旧有柴烧’。柴乃木火通明，正是一心作用，奈宝、黛之没主意何！况这里自老太太、太太起，那个不疼姑娘？”只这一句话，又勾起黛玉的梦来。有紫鹃一段文字，方拖得住黛玉一段文字，全书只此一场恶梦，只此一篇大文，故其聚精会神如此。觉得心头一撞，眼中一黑，神色俱变。紫鹃连忙端了痰盒，雪雁捶着脊梁，半日才吐出一口痰来，痰中一缕紫血，簌簌乱跳。紫鹃、雪雁脸都吓黄了，两个旁边守着，黛玉便昏昏躺下。紫鹃看着不好，连忙努嘴，叫雪雁叫人去。

雪雁才出屋门，只见翠缕、翠墨两个人笑嘻嘻的走来。翠缕便道：“林姑娘怎么这早晚还不出门？我们姑娘和三姑娘都在四姑娘屋

里，讲究四姑娘画的那张园子景儿呢。”三春消歇，恶梦醒矣，大观成矣，评在“勇晴雯”回，此段当与“绝粒”回合看。雪雁连忙摆手儿，翠缕、翠墨二人倒都吓了一跳，说：“这是什么原故？”雪雁将方才的事一一告诉他，二人都吐了吐舌头儿，说：“这可不是顽的。你们怎么不告诉老太太去？这还了得！你们怎么这么糊涂？”雪雁道：“我这里才要去，你们就来了。”

正说着，只听紫鹃叫道：“谁在外头说话？姑娘问呢。”三个人连忙一齐进来，翠缕、翠墨见黛玉盖着被躺在床上，见了他二人，便说道：“谁告诉你们了？你们这样大惊小怪的。”翠墨道：“我们姑娘和云姑娘才都在四姑娘屋里，讲究四姑娘画的那张园子图儿，叫我们来请姑娘来。不知姑娘身上又欠安了。”黛玉道：“也不是什么大病，不过觉得身子略软些，躺躺儿就起来了。你们回去告诉三姑娘和云姑娘，饭后若无事，倒是请他们来这里坐坐罢。宝二爷没到你们那边去？”“念兹在兹。”二人答道：“没有。”翠墨又道：“宝二爷这两天上了学了，老爷天天要查功课，那里还能像从前那么乱跑呢？”黛玉听了，默然不言。四字有千百转身。二人又略站了一回，都悄悄的退出来了。

且说探春、湘云正在惜春那边，评论惜春所画大观园图，说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这个太疏，那个太密。大家又议着题诗，着人去请黛玉商议。正说着，忽见翠缕、翠墨二人回来，神色匆忙。湘云便先问道：“林姑娘怎么不来？”翠缕道：“林姑娘昨日夜里又犯了病了，咳嗽了一夜。我们听见雪雁说，吐了一盒子痰血。”探春听了诧异道：“这话真么？”翠缕道：“怎么不真？”翠墨道：“我们刚才进去瞧了，瞧颜色不成颜色，说话儿的气力也都微了。”湘云道：“不好的这么着，怎么还能说话呢？”探春道：“怎么你这么糊涂，不能说话，不是已经……”说到这里，却咽住了。黛玉以多言取祸，因有此戒言之书，正作者引而不发之意也，是为咽住。惜春道：“林姐姐那样一个聪明人，我看他总有些瞧不破，一点半点儿都要认起真来。天下事那里有多少真的呢！”一场恶梦，谨严注释。探春道：“既这么着，咱们都过去看看，倘若病的利害，咱们好过去告诉大嫂子，回老太太，传大夫进来瞧瞧，也得个主意。”湘云道：“正是这样。”惜春道：“姐姐们先去，我回来再去。”宝、黛情事，惜亦知之，此不去看，鄙其人也。而究落顽空，是故为惜，惜其不得性情之正耳！评在“矢素志”回。

于是探春、湘云扶了小丫头，都到潇湘馆来。进入房中，黛玉见他二人，不免又伤心起来。因又转念想起梦中，连老太太尚且如此，何况

他们？“况且我不请他们，他们还不来呢！”此种想头，是黛玉自杀之机，到此特追明之，以垂戒也。心里虽是如此，脸上却碍不过去，只得勉强令紫鹃扶起，口中让坐。探春、湘云都坐在床沿上，一头一个，看了黛玉这般光景，也自伤感。探春便道：“姐姐怎么身上又不舒服了？”黛玉道：“也没什么要紧，只是身子软得很。”

紫鹃在黛玉身后，偷偷的用手指那痰盒儿。湘云到底年轻，性情又兼直爽，伸手便把痰盒拿起来看；不看则已，看了吓的惊疑不止，说：“这是姐姐吐的？这还了得！”湘合三影，此血从他说破，使黛玉必死。既影宝、黛玉自杀，又影钗杀之也。初时黛玉昏昏沉沉，吐了也没细看，此时见湘云这么说，回头看时，自己早已灰了一半心。探春见湘云冒失，连忙解说道：“这不过是肺火上炎，肺火正是金之热毒。带出一半点来，也是常事。偏是云丫头不拘什么，就这样蝎蝎螫螫的！”湘云红了脸，自悔失言。探春见黛玉精神短少，似有烦倦之意，连忙起身说道：“姐姐静静的养养神罢，我们回来再瞧你。”黛玉道：“累你二位惦着。”探春又嘱咐紫鹃：“好生留神服侍姑娘。”紫鹃答应着。探春才要走，只听外面一个人嚷起来。

未知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书至此回，已为圆满，此后无非了事而已。其提撕警觉之意，全在上半回，盖因顽生恶，不警则惊矣。是为心说，是为梦说，即一回括一百二十回。

自“河东吼”至此回为一大段，就黛玉本心作一结果文字也。账中冤孽，重开起风之文；簿上姻缘，谁遂如鱼之爱？羹名疗妒，王道无方；锥善刺心，代儒莫究。虚飘飘一双蝴蝶，自惹风吹；忒楞楞两翼鸳鸯，同遭棒吓。顷刻工夫恶梦，黄面老漫作贪痴；没甚要紧闲书，草头医喜行狼虎。

【护花主人评曰】宝玉厌薄八股，却有意思博取功名，不得不借作阶梯。作者借宝、黛两人口中，俱为道破。代儒讲书，真是对证下药，善于教子弟者。

宝玉是夜发热，先为心痛引子。如此小事，亦有先伏后应，文章细而且活。

写黛玉梦境，恍恍惚惚，迷迷糊糊。的是梦中境象，真传神入妙之笔。

以宝玉剖心跌倒，为哭醒出梦，尤为妙绝。而宝玉是夜心痛，又与

梦暗合。梦与神通，神与梦合，是耶非耶，真疑鬼疑神之笔。

黛玉之夭亡，于斯已决。

惜春画大观园图，久不提，故用闲笔略描；又于探春、湘云口中，评论多少、疏密，以见图稿尚未定局。

惜春说黛玉“总是看不破，天下事那里有多少真的”，已是出家人口气。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间事。

[1] 人功：人情事故。

[2] “后生可畏”章：见《论语·子罕》。

[3] 节旨：犹章旨。总括经书章节大意的话。

[4] 对针：比喻密切相符，吻合。

[5] “吾未”句：出自《论语·子罕》。

[6] “成人”两句：人要有所成就，就不能贪图安逸；贪图安逸，就不能有所成就。

[7] 饥荒：犹麻烦，纠纷。

[8] 擎受：承受。

[9] 不是路：不对头。

[10] 放定：旧俗订婚时，男方给女方送订婚礼物，表示双方肯定婚约。

[11] 吆呼：指鼾声。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阁薛宝钗吞声

话说探春、湘云才要走时，忽听外面一个人嚷道：“你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个什么东西，来这园子里头混搅！”送荔支一梦婆而梦生，骂蹄子一梦婆而梦灭。生以一薛姨，灭以一贾母。黛玉听了，大叫一声道：“这里住不得了！”一手指着窗外，两眼反插上去。原来黛玉住在大观园中，虽靠着贾母疼爱，然在别人身上，凡事终是寸步留心。听见窗外老婆子这样骂着，在别人呢一句是贴不上的，他竟像专骂着自己的；自思一个千金小姐，只因没了爹娘，不知何人指使这老婆子来这般辱骂，那里委屈得来？因此肝肠崩裂，哭晕去了。紫鹃只是哭叫：“姑娘怎么样了？快醒转来罢！”探春也叫了一回。半晌，黛玉方回过这口气，还说不出话来，那只手仍向窗外指着。

探春会意，开门出去，看见老婆子手中拿着拐棍，赶着一个不干不净的毛丫头道：“我是为照管这园中的花果树木来到这里，你作什么事来？等我家去，打你一个知道。”这丫头扭着头，把一个指头探在嘴里，瞅着老婆子笑。探春骂道：“你们这些人，如今越发没了王法了。这里是你骂人的地方儿吗？”老婆子见是探春，连忙陪着笑脸儿说道：“刚才是我的外孙女儿，看见我来了，他就跟了来。我怕他闹，所以才吆喝他回去，那里敢在这里骂人呢？”探春道：“不用多说了，快给我都出去。这里林姑娘身上不大好，还不快去么！”老婆子答应了几个“是”，说着，一扭身去了。必拿拐棍，惜贾母之无主张也。外孙女则明指黛玉，毛丫头乃未经人道之女，是黛为干净身子，今转云不干不净者，黛正意淫之主也。其指挥往来，悉听探春，见宝黛姻缘，探得而左右之，何致一死一亡耶？乃释贾母、责探春文字，故必从看花果“兴利”而来，而归咎仍在黛之所自取。看把一个指头探在嘴里，以手指口，重戒不多言之意也。而绘画憨态，如见其人，知作者心有几窍？那丫头也就跑了。

探春回来，看见湘云拉着黛玉的手只管哭，紫鹃一手抱着黛玉，一手给黛玉揉胸口。黛玉的眼睛方渐渐的转过来了，探春笑道：“想是听见老婆子的话，你疑了心了么？”黛玉只摇着头儿。探春道：“他是骂他外孙女儿，我才刚也听见了。这种东西说话，再没有一点道理的，他们懂得什么避讳？”黛玉听了，点点头儿，拉着探春的手道：“妹妹……”叫了一声，又不言语了。探春又道：“你别心烦，我来看你，是姊妹们应该的。你又少人服侍，只要你安心肯吃药，心上把喜欢事儿想想，能够一天一天的硬朗起来，大家依旧结社做诗，岂不好呢。”湘云道：“可是三姐姐说的，那么着不乐？”黛玉哽咽道：“你们只顾要我喜欢，可怜我那里熬得上这日子？只怕不能够了。”探春道：“你这话说的太过了，谁没个病儿灾儿的？那里就想到这里来了。你好生歇歇儿罢。我们到老太太那边，回来再看你。你要什么东西，只管叫紫鹃告诉我。”黛玉流泪道：“好妹妹，你到老太太那里，只说我请安，身上略有点不好，不是什么大病，也不用老太太烦心的。”探春答应道：“我知道，你只管养着罢。”说着，才同湘云出去了。歇落又极周详。

这里紫鹃扶着黛玉躺在床上，地下诸事自有雪雁照料；自己只守着旁边，看着黛玉，又是心酸，又不敢哭泣。潇湘馆写来若只得黛、鹃、雁三人者，是皆疑影之笔，便觉似梦非梦。那黛玉闭着眼躺了半晌，那里睡得着？觉得园里头，平日只见寂寞，如今躺在床上，偏听得风声、虫鸣声、鸟语声、人走的脚步声，又像远远的孩子们啼哭声，一阵一阵的聒噪的烦躁起来，因叫紫鹃放下帐子来。写病中情事妙入微茫，与出梦时一段正相敌。雪雁捧了一碗燕窝汤递与紫鹃，紫鹃隔着帐子轻轻问道：“姑娘，喝一口汤罢？”黛玉微微应了一声，紫鹃复将汤递给雪雁，自己上来，搀扶黛玉坐起，然后接过汤来，搁在唇边试了一试，一手搂着黛玉肩臂，一手端着汤送到唇边。黛玉微微睁眼，喝了两三口，两三口不偶也，到此重申燕窝之毒，黛玉至死不悟。便摇摇头儿，不喝了。紫鹃仍将碗递给雪雁，轻轻扶黛玉睡下。

静了一时，略觉安顿，只听窗外悄悄说道：“紫鹃妹妹在家么？”雪雁连忙出来，见是袭人，梦从他起，梦从他结。因悄悄说道：“姐姐屋里坐着。”袭人也便悄悄问道：“姑娘怎么着？”一面走，一面雪雁告诉夜间及方才之事。袭人听了这话，也吓怔了，因说道：“怪道刚才翠缕到我们那边，说你们姑娘病了，吓得宝二爷连忙打发我来看看是怎么样。”

正说着，只见紫鹃从里间掀起帘子望外，看见袭人，点头儿叫他。

袭人轻轻走过来问道：“姑娘睡着了吗？”紫鹃点点头儿，问道：“姐姐才听见说了？”袭人也点点头儿，蹙着眉道：“终久怎么样好呢？宝、黛之不可离，袭知之最稔，而竟悍然不顾而间离之，亦铤而走险矣！警省多少明知硬做人。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吓了个半死儿！”紫鹃忙问：“怎么了？”袭人道：“昨日晚上睡觉，还是好好儿的，谁知半夜里，一叠连声嚷起心疼来，以心印心，非真非梦。嘴里胡说白道，只说好像刀子割了去的似的，直闹到打亮梆子以后才好了些⁴。出阴入阳之候。你说吓人不吓人？今日不能上学，还要请大夫来吃药呢。”

正说着，只听黛玉在帐子里又咳嗽起来。紫鹃连忙来捧痰盒儿接痰。黛玉微微睁眼问道：“你合谁说话呢？”紫鹃道：“袭人姐姐来瞧姑娘来了。”说着，袭人已走到床前。黛玉命紫鹃扶起，一手指着床边让袭人坐下。袭人侧身坐了，连忙陪着笑劝道：“姑娘倒还是躺着罢！”黛玉道：“不妨，你们快别这样大惊小怪的，刚才是说谁半夜里心疼起来？”袭人道：“是宝二爷偶然魔住了，不是认真怎么样。”微言。黛玉会意，知道是袭人怕自己又悬心的原故，又感激又伤心，又吃燕窝。因趁势问道：“既是魔住了，不听见他还说什么？”袭人道：“也没说什么。”黛玉点点头儿，迟了半日，叹了一口气，才说道：“你们别告诉宝二爷说我不好，看耽搁了他的工夫，又叫老爷生气。”此等语已将私心和盘托出，袭深闻矣！袭人答应了，又劝道：“姑娘还是躺躺歇歇罢。”黛玉点头，命紫鹃扶着歪下。袭人不免坐在旁边，又宽慰了几句，然后告辞。回到怡红院，只说黛玉身上略觉不受用，也没什么大病。得遮掩且遮掩，愚矣哉！宝玉才放了心。

且说探春、湘云出了潇湘馆，一路往贾母这边来。探春因嘱咐湘云说道：“妹妹回来见了老太太，别像刚才那样冒冒失失的了。”深心。湘云点头笑道：“知道了。我头里是叫他吓的忘了神了。”以浅证深。说着，已到贾母那边。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来，贾母听了，自是心烦。因说道：“偏是这两个主儿多病多灾的，两个主儿仍合说，金玉未必定也。林丫头一来二去的大了，他这个身子也要紧，我看那孩子太是个心细。”此语在依违之界。众人也不敢答言。此众人以探为首。贾母便向鸳鸯道：“你告诉他们，明儿大夫来瞧了宝玉，就叫他到林姑娘那屋里去。”鸳鸯答应着出来，告诉了这婆子们，婆子们自去传话。这里探春、湘云就跟着贾母吃了晚饭，然后回到园中去。不提。

到了次日，大夫来了，瞧了宝玉，不过说饮食不调，着了点儿风邪，伤意土，感木邪，因成恶梦。没大要紧，疏散疏散就好了。放心微

指。这里王夫人、凤姐等一面遣人拿了方子回贾母，一面使人到潇湘馆，告诉说：“大夫就过来。”紫鹃答应了，连忙给黛玉盖好被窝，放下帐子，雪雁赶着收拾房里的东西。一时贾琏陪着大夫进来了，便说道：“这位老爷是常来的，阴阳来往，《易》道有常，是刘老老。姑娘们不用回避。”老婆子打起帘子，贾琏让着，进入房中坐下。贾琏道：“紫鹃姐姐，你先把姑娘病势向王老爷说说。”“王”字仍明提，此重《易》道也。王大夫道：“且慢说。等我诊了脉，听我说了，看是对不对。若有不合的地方，姑娘们再告诉我。”与张太医一样写法，秦氏一梦，黛玉亦一梦，所谓兼美也。

紫鹃便向帐中扶出黛玉的一只手来，搁在迎手上^[2]。紫鹃又把镯子连袖子轻轻的搂起，不叫压住脉息。那王大夫诊了好一会儿，又换那只手也诊了，便同贾琏出来，到外间屋里坐下，秦氏无此搬演，乃明黛玉为守礼而死之人也。说道：“六脉皆弦^[3]，因平日郁结所致。”说着，紫鹃也出来，站在里间门口。那王大夫便向紫鹃道：“这病时常应得头晕，减饮食，多梦；每到五更，必醒个几次；即日间听见不干自己的事，也必动气，且多疑多惧。不知者疑为性情乖诞，其实因肝阴亏损，心气衰耗，都是这个病在那里作怪。又与张太医略同，而彼病为乱常，此病为伤心，则迥异也。不知是否？”紫鹃点点头儿，向贾琏道：“说的很是。”王大夫道：“既这样就是了。”说毕，起身同贾琏往外书房去开方子，小厮们早已预备下一张梅红单帖。王太医吃了茶，因提笔先写道：

六脉弦迟，素由郁结。左寸无力，心气已衰。“论病穷源”，脉不言尺，此处亦不言尺，同一无是公也。彼历言左右寸、关而不及尺；此则止明言左寸，而冠以六脉弦迟。脉既有六，是无尺而有尺矣。尺为下体，或污或洁，又自分晰。关脉独洪^[4]，肝邪偏旺。木气不能疏达，势必上侵脾土，饮食无味，甚至胜所不胜，肺金定受其殃。气不流精，凝而为痰；血随气涌，自然咳吐。理宜疏肝保肺，涵养心脾。虽有补剂，未可骤施。姑拟“黑逍遥”以开其先，后用“归脾固金”以继其后。不揣固陋^[5]，俟高明裁服^[6]。黑逍遥寓言冥路也，归脾即“断痴情”，固金即“成大礼”，而恰有此等药方，为他凑合。且逍遥散适七味，乃巧数，正合黛玉死于钗之巧也。

又将七味药与引子写了。贾琏拿来看时，问道：“血势上冲，柴胡使得么？”王大夫笑道：“二爷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为吐衄所忌^[7]。岂知用鳖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宣少阳甲胆之气^[8]。以鳖血制之，使其不致升

提，吴贵胆小，宝玉亦胆小，便是鳖血炒柴胡之义，请看前评。且能培养肝阴，制遏邪火。所以《内经》说：‘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柴胡用鳖血拌炒，正是‘假周勃以安刘’的法子。”贾璉点头道：“原来是这么着，这就是了。”王大夫又道：“先请服两剂，再加减，或再换方子罢。我还有一点小事，不能久坐，容日再来请安。”说着，贾璉送了出来，说道：“舍弟的药，就是那么着了？”王大夫道：“宝二爷倒没什么大病，大约再吃一剂就好了。”说着，上车而去。

这里贾璉一面叫人抓药，一面回到房中，告诉凤姐黛玉的病原，与大夫用的药，述了一遍。必归于凤，以完此梦。只见周瑞家的走来，回了几件没要紧的事。贾璉听到一半，便说道：“你回二奶奶罢，我还有事呢。”说着，就走了。周瑞家的回完了这件事，这件事即全书也，惊梦方才一半，到断情则了矣。曰没要紧，乃作者自白。又说道：“我方才到林姑娘那边，看他那个病，竟是不好呢。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摸了摸，身上只剩得一把骨头。问问他，也没有话说，只是淌眼泪。回来紫鹃告诉我说：‘姑娘现在病着，要什么自己又不肯要，我打算要问二奶奶那里支用一两个月的月钱。如今吃药，虽是公中的，零用也得几个钱。’我答应了他，替他来回奶奶。”

凤姐低了半日头，说道：“竟这么着罢，我送他几两银子使罢。也不用告诉林姑娘。这月钱却是不好支的。一个人开了例，要是都支起来，那如何使得呢？插入此段，是为“致祸”作一关照。你不记得赵姨娘和三姑娘拌嘴了？也无非为的是月钱。况且近来你也知道，出去的多，进来的少，总绕不过弯儿来。不知道的，还说我打算的不好，更有那一种嚼舌根的，说我搬运到娘家去了。周嫂子，你倒是那里经手的人，这个自然还知道些。”周瑞家的道：“真正要屈死人！这样大门头儿，除了奶奶这样心计儿当家罢了，别说是女人当不来，就是三头六臂的男人还撑不住呢，还说这些个混账话！”说着，又笑了一声，道：“奶奶还没听见呢，外头的人，还更糊涂呢。前儿周瑞回家来，说起外头的人，打谅着咱们府里不知怎么样有钱呢，也有说：‘贾府里的银库几间，金库几间，使的家伙都是金子镶了、玉石嵌了的。’也有说：‘姑娘做了王妃，自然皇上家的东西分了一半子给娘家。前儿贵妃娘娘省亲回来，我们还亲见他带了几车金银回来，所以家里收拾摆设的水晶宫似的。都是水族而为龙居，《易》理也。那日在庙里还愿，花了几万银子，只算得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罢咧。’有人还说：‘他门前的狮子，只怕还是玉石的呢！园子里还有金麒麟，叫人偷了一个去，如今剩下一个了。家里的奶奶、姑娘不用说，就是屋里使唤的姑娘们，也是一点儿不动，喝酒下棋，弹

琴画画，横竖有服侍的人呢，单管穿罗罩纱。吃的戴的，都是人家不认得的。那些哥儿、姐儿们更不用说了，要天上的月亮也有人去拿下来给他顽。’还有歌儿呢，说是：‘宁国府，荣国府，金银财宝如粪土。吃不穷，穿不穷，算来……’”说到这里，猛然咽住。此段又总括全书妙义，承上起下，以一歌结之，必从周瑞演出，重明《易》道也。尤妙在咽住末句，一部极不好极没要紧小说，处处无非咽住也。原来那歌儿说道是：“算来总是一场空。”这周瑞家的说溜了嘴，说到这里，忽然想起这话不好，因咽住了。

凤姐儿听了，已明白必是句不好的话了，也不便追问，因说道：“那都没要紧，只是这金麒麟的话，从何而来？”全书只演宝、黛、钗而已，湘云一人三影，故金麒麟用特问。周瑞家的笑道：“就是那庙里的老道士，送给宝二爷的小金麒麟儿。后来丢了几天，亏了史姑娘捡着，还了他。外头就造出这些谣言来了。奶奶说这些人可笑不可笑？”全书无非谣言，无非笑话。凤姐道：“这些话倒不是可笑，倒是可怕的。全书的旨特出于总括财色之口，有甚深微妙。咱们一日难似一日，外面还是这样讲究，俗语说的‘人怕出名猪怕壮’，此“猪”字即“老母猪，不抬头”之猪。况且又是个虚名儿，终久还不知怎么样呢。”周瑞家的道：“奶奶虑的也是，只是满城里茶坊、酒铺儿以及各胡同儿都是这样说，并且不是一年了，那里握的住众人的嘴？”洛阳纸贵。凤姐点点头儿，因叫平儿称了几两银子，递给周瑞家的道：“你先拿去交给紫鹃，只说我给他添补买东西的，若要官中的，只管要去，别提这月钱的话。他也是个灵透人，自然明白。说我的话。我得了空儿，就去瞧姑娘去。”周瑞家的接了银子，答应着自去。不提。

且说贾琏走到外面，只见一个小厮迎上来回道：“大老爷叫二爷说话呢。”贾琏急忙过来，见了贾赦。贾赦道：“方才风闻宫里头传了一个太医院御医、两个吏目去看病⁹，想来不是宫女儿下人了。这几天娘娘宫里有什么信儿没有？”本回“染恙”，九十五回“薨逝”之兆也。元春死，贾氏败，在荣府以赦为罪魁，故此信从他先闻。贾琏道：“没有。”贾赦道：“你去问问二老爷和你珍大哥，不然，还该叫人去到太医院里打听打听才是。”贾琏答应了，一面吩咐人往太医院去，一面连忙去见贾政、贾珍。

贾政听了这话，因问道：“是那里来的风声？”贾琏道：“是大老爷才说的。”贾政道：“你索性和你珍大哥到里头打听打听。”贾琏道：“我已经打发人往太医院打听去了。”一面说着，一面退出来，去找贾珍。

只见贾珍迎面来了，贾琏忙告诉贾珍。贾珍道：“我正为也听见这话，同一罪首，故同闻知。来回大老爷、二老爷去的。”于是两个人同着来见贾政。贾政道：“如系元妃，少不得终有信的。”说着，贾赦也过来了。

到了晌午，打听的尚未回来，门上人进来回道：“有两个内相^[10]，在外要见二位老爷呢。”贾赦道：“请进来。”门上的人领了老公进来^[11]，贾赦、贾政迎至二门外，先请了娘娘的安，一面同着进来。走至厅上，让了坐。老公道：“前儿这里贵妃娘娘有些欠安。昨日奉过旨意，宣召亲丁四人^[12]，进里头探问。许各带丫头一人，馀皆不用。亲丁男人，只许在宫门外递个职名请安，听信，不得擅入。准于明日辰巳时进去，申酉时出来。”贾政、贾赦等站着听了旨意，复又坐下，让老公吃茶毕，老公辞了出去。

贾赦、贾政送出大门，回来先禀贾母。贾母道：“亲丁四人，自然是我和你们两位太太了。那一个人呢？”众人也不敢答应，贾母想了想道：“必得是凤姐儿，他诸事有照应。你们爷儿们，各自商量去罢。”李纨乃贾孙妇，与元妃较凤自亲，而亲丁有凤无李，史之颠倒错乱亦甚矣！是为总罪魁，是为外道理，以合成气数之天。贾赦、贾政答应了出来，因派贾琏、贾蓉看家，两人果可看家乎？是又微言。外凡“文”字辈至“草”字辈都去，吩咐家人预备四乘绿轿，十馀辆大车，明儿黎明伺候。家人答应去了。贾赦、贾政又进去回明老太太：“辰巳时进去，申酉时出来。归省戌初来，丑正去，自阴之阳也。省疾辰巳时往，申酉回，自阳之阴也。中间仅馀两时，而天心转易，人事变迁，不早思省，悔之何及！此气数之不可任，而理道之宜求也。今日早些歇歇，明日好早些起来，收拾进宫。”贾母道：“我知道，你们去罢。”赦、政等退出，这里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儿也都说了一会子元妃的病，又说了些闲话，才各自散了。

次日黎明，各间屋子丫头们将灯火俱已点齐。太太们各梳洗毕，爷们亦各整顿好了。一到卯初，林之孝合赖大进来，至二门口，回道：“轿车俱已齐备，在门外伺候着呢。”不一时，贾赦、邢夫人也过来了。大家用了早饭，凤姐先扶老太太出来，众人围随，各带使女一人，缓缓前行。又命李贵等二人先骑马去外宫门接应。必先之以李贵与林、赖，皆特提，不可忽读。自己家眷随后，“文”字辈至“草”字辈各自登车骑马，跟着众家人一齐去了。贾琏、贾蓉在家中看家。

且说贾府的车辆轿马俱在外西垣门口歇下等着。一回儿，有两个内

监出来说道：“贾府省亲的太太、奶奶们着令入宫探问。爷们内宫门外请安，不得入见。”门上人叫：“快进去。”贾府中四乘轿子跟着小内监前行。贾家爷们在轿后步行跟着，令众家人在外等候。走近宫门口，只见几个老公在门上坐着，见他们来了，便站起来说道：“贾府爷们至此。”贾赦、贾政便挨次立定。轿子抬至宫门口，便都出了轿，早有几个小内监引路，贾母等各有丫头扶着步行。

走至元妃寝宫，只见奎壁辉煌^[13]，琉璃照耀。又有两个小宫女儿传谕道：“只用请安，一概仪注都免。”贾母等谢了恩，来至床前请安毕，元妃都赐了坐。贾母等又告了坐。元妃便问贾母道：“近日身上可好？”贾母扶着小丫头，颤颤巍巍站起来，答应道：“托娘娘洪福，起居尚健。”元妃又向邢夫人、王夫人问了好，邢、王二夫人站着回了话。元妃又问凤姐：“家中过的日子若何？”凤姐站起来，回奏道：“尚可支持。”元妃道：“这几年来难为你操心。”气数之天，不明如此。凤姐正要站起来回奏，只见一个宫女传进许多职名，请娘娘龙目^[14]。

元妃看时，就是贾赦、贾政等若干人。那元妃看了职名，眼圈儿一红，止不住流下泪来。用看职名流泪截住凤姐回奏，八面玲珑。宫女儿递过绢子，元妃一面拭泪，一面传谕道：“今日稍安，令他们外面暂歇。”贾母等站起来，又谢了恩。元妃含泪道：“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常亲近。”贾母等都忍住泪道：“娘娘不用悲伤，家中已托着娘娘的福多了。”元妃又问：“宝玉近来若何？”贾母道：“近来颇肯念书，因他父亲逼得严紧，如今文字也都做上来了。”近注“始提亲”，远注“中乡魁”。元妃道：“这样才好。”遂命外宫赐宴，便有两个宫女儿、四个小太监引了到一座宫里，已摆得齐整，各按位次坐了，不必细述。

一时吃完了饭，贾母带着他婆媳三人谢过宴。又耽搁了一回，看看已近酉初，不敢羁留，俱各辞了出来。元妃命宫女儿引道，送至内宫门，门外仍是四个小太监送出。贾母等依旧坐着轿子出来，贾赦接着，大伙儿一齐回去。到家，又要安排明后日进宫，仍令照旧齐集。不提。明后日进宫，再进、三进矣，写以虚笔，即递夏雪，是正《易》道。

且说薛家夏金桂自赶了薛蟠出去，日间拌嘴没有对头。秋菱又住在宝钗那边去了，只剩得宝蟾一人同住。既给与薛蟠作妾，宝蟾的意气又不比从前了。金桂看去，更是一个对头，自己也后悔不来。一日吃了几杯闷酒，躺在炕上，便要借那宝蟾做个醒酒汤儿，提笔敏妙，曰醒酒汤，乃以醒钗也。因问着宝蟾道：“大爷前日出门，到底是到那里去？你自然是知道的了。”宝蟾道：“我那里知道？他在奶奶跟前还不说，谁

知道他那些事？”金桂冷笑道：“如今还有什么奶奶、太太的，都是你们的世界了。别人是惹不得的，有人护庇着，我也不敢去虎头上捉虱子。虎即酒，同一金。你还是我的丫头，问你一句话，你和我摔脸子说塞话^[15]。你既这么有势力，为什么不把我先勒死了，你和秋菱不拘谁做了奶奶，那不清净了么？偏我又不死，碍着你们的道儿。”宝蟾听了这话，那里受得住，便眼睛直直的瞅着金桂道：“奶奶这些闲话只好说给别人听去，我并没合奶奶说什么。奶奶不敢惹人家，何苦来拿着我们小软儿出气呢^[16]？正经的，奶奶又妆听不见，没事人的一大堆了^[17]。”说着，便哭天哭地起来。金桂越发性起，便爬下炕来，要打宝蟾。宝蟾也是夏家风气，半点儿不让。金桂将桌椅杯盏尽行打翻。那宝蟾只管喊冤叫屈，那里理会他半点儿？一热一毒，自相攻击，写来恍如闻见。

岂知薛姨妈在宝钗房中，听见如此吵嚷，叫：“香菱，你去瞧瞧，且劝劝他。”宝钗道：“使不得，妈妈别叫他去。他去了岂能劝他？那更是火上浇了油了。”明指为火，从木而生，所谓祸发必克。薛姨妈道：“既这么样，我自己过去。”宝钗道：“依我说，妈妈也不用去，由着他们闹去罢。”“闹”字从他点出，热毒自闹而已。这也是没法儿的事了。”薛姨妈道：“这那里还了得！”说着，自己扶了丫头，往金桂这边来。宝钗只得也跟着过去。又嘱咐香菱道：“你在这里罢。”

母女同至金桂房门口，听见里头正还嚷哭不止。薛姨妈道：“你们是怎么着，又这样家翻宅乱起来？这还像个人家吗？矮墙浅屋的，难道都不怕亲戚们听见笑话了么？”数语如闻，而予人以隙，直上追“巧合”以次一切事迹。金桂屋里接声道：“我倒怕人笑话呢！只是这里扫帚颠倒竖^[18]，也没有主子，也没有奴才，也没有妻没有妾，是个混账世界了。我们夏家门子里，没见过这样规矩，实在受不得你们家这样委屈了。”得钗灵心，得黛利口，既自杀即仇杀，而弃礼自上，实夏雪之渐，扫帚颠倒，雪一光矣。宝钗道：“大嫂子，妈妈因听见闹得慌，才过来的。就是问的急了些，没有分清‘奶奶’‘宝蟾’两字，也没有什么。如今且先把事情说开，大家和和气气的过日子，也省的妈妈天天为咱们操心。”咱们针对你们。那薛姨妈道：“是啊，先把事情说开了，你再问我的不是，还不迟呢。”金桂道：“好姑娘，好姑娘！你是个大贤大德的，你日后必定有个好人家，好女婿，决不像我这样守活寡，举眼无亲，叫人家骑上头来欺负的。我是个没心眼儿的人，只求姑娘，我说话，别往死里挑捡！我从小儿到如今，没有爹娘教道。再者，我们屋里老婆、汉子、大女人、小女人的事，姑娘也管不得。”此段乃代黛玉畅泄不平，即一泄全书愤懑也。夫没心眼、没爹娘，非黛玉乎？得好婿、

守活寡，非宝钗乎？如此肆口毁骂，犹未明作者之意，而信其称“贤宝钗”乎！

宝钗听了这话，又是羞，又是气；见他母亲这样光景，又是疼不过，还“吞声”正面。因忍了气说道：“大嫂子，我劝你少说句儿罢。谁挑捡你？又是谁欺负你？因挑捡而欺负，自“兰言解疑癖”以后种种心情，令人普照。有甘受之黛，因生一不甘受之桂也，钗奈之何？不要说是嫂子，就是秋菱，我也从来没有加他一点声气儿的。”金桂听了这几句话，更加拍着炕檐大哭起来，说：“我那里比得秋菱？连他脚底下的泥我还跟不上呢！他是来久了的，知道姑娘心事，又会献勤儿。因菱射袭。我是新来的，又不会献勤儿，如何拿我比他？何苦来！天下有几个都是贵妃命？行点好儿罢。近跟省疾，远注薨逝，正钗所恃以成金玉者也。别修的像我嫁个糊涂行子，守活寡，那就是活活儿的现世报了！”前用反说，此用正说，醒之之意深矣！

薛姨妈听到那里，万分气不过，便站起身来道：“不是我护着自己的女孩儿，他句句劝你，你却句句恼他。你有什么过不去，不要寻他，勒死我倒也是稀松的！”宝钗忙劝道：“妈妈，你老人家不用动气。咱们既来劝他，自己生气，倒多了层气；不如且出去，等嫂子歇歇儿再说。”技穷力竭。因吩咐宝蟾道：“你可别再多嘴了。”跟了薛姨妈，出得房来。

走过院子里，只见贾母身边的丫头同着秋菱迎面走来。薛姨妈道：“你从那里来？老太太身上可安？”那丫头道：“老太太身上好，叫来请姨太太安，还谢谢前儿的荔支，还给琴姑娘道喜。”元春染恙，宝钗吞声，《易》道转矣，故道雪梅之喜，而如此大事，只遣一丫头来。贾之于薛，何其简率。宝钗道：“你多早晚来的？”那丫头道：“来了好一会子了。”薛姨妈料他知道，红着脸说道：“这如今，我们家里闹得也不像个过日子的人家了，叫你们那边听见笑话。”丫头道：“姨太太说那里的话？谁家没个碟大碗小、磕着碰着的呢。那是姨太太多心罢咧。”说着，跟了同到薛姨妈房中，略坐了一回就去了。丫头坐了，薛姨是何身份？宝钗正嘱咐香菱些话，只听薛姨妈忽然叫道：“左肋疼痛的很。”左肋木位，木病大作，指明此闹全为黛玉泄愤。说着，便向炕上躺下，吓得宝钗、香菱二人手足无措。

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解琴书”回为一大段，合金玉，破木石，到此方定，而于

天心人事间，重申气数之不可恃文字也。本回上半曰“染恙”，由上回恶梦而来。黛玉之梦，即元之恙也，故所染何恙无明文。下半回曰“吞声”，由上半回染恙而来。元之数尽，钗之声吞矣！故将究竟藉金桂痛挾。上半如见汉官威仪，下半恍闻家人诟谇，洵不易得。

【护花主人评曰】写黛玉病中所见所闻，无不触心刺耳，真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境况。

王大夫药案，黛玉已是不起之证；临行向贾琏说“宝二爷倒没有什么大病”，意在言外。

外人说宁、荣二府富豪气象，实在谣言可怕。王凤姐亦颇有见识，惜其贪利忘害，不能思患预防，遂至合着谣言“算来总是一场空”之末句。可见富贵人，均须于极盛时子细留心，为持盈保泰之道。作者借此警人，莫作闲话看。

以黛玉患病，引出元妃有恙。

写金桂撒泼，越显出宝钗涵养。有枯枝生干，双管齐下之妙。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与上回接写一时事。

[1] 亮梆子：古代黎明时巡夜人所打的最后一次梆子。梆子，巡更时所敲的响器。用竹子或挖空的木头制成。

[2] 迎手：即迎枕。中医切脉时，垫在病人手背下的小枕。

[3] 弦：中医术语。脉象之一。谓脉挺直而长，硬而浮，如按琴弦。表示病人气滞血瘀。

[4] 关脉：手脉的一部分，在掌后高骨上，寸口与尺中之间。中医学认为，阴阳气血由此分界，故称。

[5] 固陋：闭塞、浅陋。

[6] 裁服：裁夺服用。

[7] 吐衄（nù）：口鼻流血。吐，吐血。衄，鼻子出血。

[8] 甲胆：中医以五行配五脏。肝、胆均属木，甲木为胆，乙木为肝，故称胆为甲胆。

[9] 吏目：此指太医院里的官名，在御医之下，医士之上。

[10] 内相：指宫中太监。

[11] 老公：明清时对太监的称呼。

[12] 亲丁：亲族，亲属。

[13] 奎壁：二十八宿中奎宿与壁宿的并称。旧谓二宿主文运。此喻元妃的寝宫。

[14] 龙目：此作动词用，过目。因龙是帝王的象征，故称皇帝、后妃的眼为龙目。

[15] 塞话：顶撞人的话，抢白。

[16] 小软儿：弱小的人。

[17] 没事人的一大堆：跟自己没关系，不放在心上。

[18] 扫帚颠倒竖：比喻秩序混乱，上下不分。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却说薛姨妈一时因被金桂这场气恼得肝气上逆，左胁作痛。宝钗明知是这个原故，明知硬做，铤而走险。也等不及医生来看，先叫人去买了几钱钩藤来^[1]，浓浓的煎了一碗，给他母亲吃了。药中钩刺状钗心事，能平肝风相火，则火不能制金，钗有所恃而不恐矣！故敢悍然霸宝杀黛，就一药为本回作引，极妙关合。又和秋菱给薛姨妈捶腿揉胸，停了一会儿，略觉安顿。这薛姨妈只是又悲又气，气的是金桂撒泼，悲的是宝钗有涵养，倒觉可怜。宝钗又劝了一回，不知不觉的睡了一觉，此梦终醒。肝气也渐平复了。宝钗便说道：“妈妈，你这种闲气不要放在心才好。过几天走得动了，乐得往那边老太太、姨妈处，去说说话儿，散散闷也好。家里有我和秋菱照看着，谅他不敢怎么样。”视桂如无物，视黛如无物也。薛姨妈点点头道：“过两日看罢了。”

且说元妃疾愈之后，家中俱各欢喜。过了几日，有几个老公走来，带着东西银两，宣贵妃娘娘之命，因家中省问勤劳，俱有赏赐，把物件银两一一交代清楚。赏赐东西都无明文，但曰银两，重在金也。从此引入“提亲”，气数之天命之矣。贾赦、贾政等禀明了贾母，一齐谢恩毕。太监吃了茶去了。大家回到贾母房中说笑了一回。外面老婆子传进来说：“小厮们来回道：‘那边有人请大老爷说要紧的话呢。’”贾母便向贾赦道：“你去罢。”遣开此人，文简意该。贾赦答应着退出来，自去了。这里贾母忽然想起，合贾政笑道：“娘娘心里却甚实惦记着宝玉^[2]，前儿还特特的问他来着呢。”贾政陪笑道：“只是宝玉不大肯念书，辜负了娘娘的美意。”贾母道：“我倒给他上了个好儿，说他近日文章都做上来了。”贾政笑道：“那里能像老太太的话呢。”贾母道：“你们时常叫他出去作诗作文，难道他都没作上来么？小孩子家，慢慢的教导他。可是人家说的：‘胖子也不是一口儿吃的。’”“胖”文肉半，从此骨肉分离，俗语恰合大意。贾政听了这话，忙陪笑道：“老太太说的是。”

贾母又道：“提起宝玉，我还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如今他也大了，你们也该留神，看一个好女子给他定下，这也是他的终身的大事。也别论远近亲戚，什么穷啊富的，此语不必定是钗。只要深知那姑娘的脾气儿好，模样儿周正的就好。”此语不必定是黛。见贾一无主张，而骨肉分离矣。贾政道：“老太太吩咐的很是，但是一件，姑娘也要好，第一要他自己学好才好。此语眼光四射，“好”字最重，“宝玉你好”在此，《好了歌》亦在此。不然不稂不莠的^[4]，反倒耽误了人家的女孩儿，岂不可惜？”贾母听了这话，心里却有些不喜欢，便说道：“论起来，现放着你们作父母的，那里用我去操心？但只我想宝玉这孩子，从小儿跟着我，未免多疼他一点儿，耽误了他成人的正事也是有的。只是我看他那生来的模样儿，也还齐整，心性儿也还实在，未必一定是那种没出息的，必致糟蹋了人家的女孩儿。也不知是我偏心，我看着横竖比环儿略好些。不知你们看着怎么样？”一段话双提，本回以环比宝，正气数之不可挽而循环之莫逃也。偏之为害，必至于此。

几句话，说得贾政心中甚实不安，连忙陪笑道：“老太太看的人也多了，既说他好，有造化的，想来是不错的。只是儿子望他成人性儿太急了一点，或者竟合古人的话相反，倒是‘莫知其子之美’了^[4]。”一部《大学》，通身反过，乃全书大落墨。一句话，把贾母也怏笑了，众人也都陪着笑了。“笑”字又全书大落墨，前评屡详。贾母因说道：“你这会子也有了几岁年纪，又居着官，自然越历练越老成。”说到这里，回头瞅着邢夫人合王夫人，笑道：“想他那年轻的时候，那一种古怪脾气比宝玉还加一倍呢。直等娶了媳妇，才略略的懂了些人事儿。如今只抱怨宝玉。这会子我看宝玉，比他还略体些人情儿呢！”“道之以政”，“政”字在《论语》中原未说大坏，此赦之不与此言也。今追原“政”字，必合邢说者，“道之以政”，势必“齐之以刑”也，皆是大发明处。说的邢夫人、王夫人都笑了，因说道：“老太太又说起逗笑儿的话儿来了。”说着，小丫头子们进来告诉鸳鸯：“请示老太太，晚饭伺候下了。”贾母便问：“你们又咕咕唧唧的说什么？”鸳鸯笑着回明了。贾母道：“那么着，你们也都吃饭去罢，单留凤姐儿和珍哥媳妇跟着我吃罢。”此处吃饭尤加详叙，而必令尤、凤跟吃，重明偏之为害。○此晚饭请记清。贾政及邢、王二夫人答应着，伺候摆上饭来。贾母又催了一遍，才都退出各散。

却说邢夫人自去了。贾政同王夫人进入房中。贾政因提起贾母方才的话来，说道：“老太太这样疼宝玉，毕竟要他有些实学，日后可以混得功名才好，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场，也不至糟蹋了人家的女儿。”王夫

人道：“老爷这话自然是该当的。”贾政因着个屋里的丫头传出去告诉李贵：“宝玉放学回来，索性吃饭后再叫他过来，说我还要问他话呢。”李贵答应了“是”。至宝玉放了学，刚要过来请安，只见李贵道：“二爷先不用过去。老爷吩咐了，今日叫二爷吃了饭再过去呢！听见还有话问二爷呢。”宝玉听了这话，又是一个闷雷。地雷复机，隐而未发，故曰闷雷。只得见过贾母，便回园吃饭。三口两口吃完，忙漱了口，便往贾政这边来。

贾政此时在内书房坐着。宝玉进来请了安，一旁侍立。贾政问道：“这几日我心上有事，也忘了问你。那一日，你说你师父叫你讲一个月的书，就要给你开笔^[5]。如今算来将两个月了，你到底开了笔没有？”宝玉道：“才做过三次，师父说：‘且不必回老爷知道，等好些，再回老爷知道罢。’因此这两天总没敢回。”贾政道：“是什么题目？”宝玉道：“一个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6]，一个是‘人不知而不愠’^[7]，一个是‘则归墨’三字^[8]。”题乃作者自负，其书以《大学》为主宰，古人十五而入大学也，无如知此意者世少其人，但看宝玉终做和尚，以为演释氏空空归墨而已，其自惜有如此。就三题，已被闲人指出全书真义，设有疑者，则问其“人不知”句果作何指？贾政道：“都有稿儿么？”宝玉道：“都是作了抄出来，师父又改的。”贾政道：“你带了家来了，还是在学房里呢？”宝玉道：“在学房里呢。”贾政道：“叫人取了来我瞧瞧。”宝玉连忙叫人传话与焙茗，叫他往学房中去，“我书桌子抽屉里，有一个薄薄儿竹纸本子，上面写着‘窗课’两字的就是^[9]，快拿来。”

一会儿焙茗拿了来，递给宝玉，宝玉呈与贾政。贾政翻开看时，见头一篇写着题目，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原本破的是：“圣人有志于学，幼而已然矣。”代儒却将“幼”字抹去，明用“十五”。贾政道：“你原本‘幼’字，便扣不清题目了。‘幼’字是从小起，至十六以前都是‘幼’。这章书，是圣人自言学问工夫与年俱进的话，所以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俱要明点出来，才见得到了几时有这么个光景，到了几时又有那么个光景。师父把你‘幼’字改了‘十五’，便明白了好些。”敷衍如题，自明其义，而必明点十五，正明点《大学》。看到承题，那抹去的原本云：“夫不志于学，人之常也。”贾政摇头道：“不但是孩子气，可见你本性不是个学者的志气。”又看后句：“圣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难乎？”说道：“这更不成话了！”然后看代儒的改本云：“夫人孰不学？而志于学者卒鲜。此圣人所为自信于十五时欤？”便问：“改的懂得么？”宝玉答应道：“懂得。”又看第二篇，题目是“人不知而不愠”。便先看代儒的改本云：“不以不知而愠者，终无改其悦乐矣。”方

觑着眼看那抹去的底本，说道：“你是什么？‘能无愠人之心，纯乎学者也。’上一句以单做了‘而不愠’三个字的题目，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必如改笔，才合题位呢^[10]。且下句找清上文，方是书理。须要细心领略。”宝玉答应着。

贾政又往下看：“夫不知，未有不愠者也；而竟不然。是非由悦而乐者，曷克臻此？”原本末句“非纯学者乎”。贾政道：“这也与破题同病的。这改的也罢了，不过清楚，还说得上。”第三篇是“则归墨”。贾政看了题目，自己扬着头想了一想，因问宝玉道：“你的书讲到这里了么？”宝玉道：“师父说，《孟子》好懂些，所以倒先讲《孟子》，大前日才讲完了。孟出于孔，故先讲《孟子》，乃说看官不懂此书，其自负有如此。如今讲上《论语》呢。”贾政因看这个破承，倒没大改。破题云：“言于舍杨之外，若别无所归者焉。”贾政道：“第二句倒难为你。”“夫墨，非欲归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则舍杨之外，欲不归于墨，得乎？”如题敷衍，已尽叹息之神，半天下谈《红楼》者，皆当改口。吾谓此书实演儒理，不落空空，犹未明乎！而宝玉之走，为迫于不得已，即在言下。贾政道：“这是你做的么？”宝玉答应道：“是。”贾政点点头儿，因说道：“这也并没有什么出色之处，但初试者笔能如此，还算不离。前年我在任上时，还出过‘惟士为能’这个题目^[11]。此一题乃承接三题而出，见读此书而知其义者，惟外释道而志儒学之士为能也。而宝玉之不志正学而愠而走，乃无恒心所致，其责政之意深矣！那些童生都读过前人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袭。抹倒多少说部。你念过没有？”宝玉道：“也念过。”贾政道：“我要你另换个主意，不许雷同了前人，只做个破题也使得。”全书有起无结，是但有破题，而木石姻缘破矣。

宝玉只得答应着，低头搜索枯肠。贾政背着手，也在门口站着作想。只见一个小厮往外飞走，看见贾政，连忙垂手侧身站住。贾政便问道：“作什么？”小厮回道：“老太太那边姨太太来了，即破题之人。二奶奶传出话来，叫预备饭呢。”此饭看官请记清。贾政听了，也没有说，那小厮自去了。谁知宝玉自从宝钗搬回家去，十分想念。这便是无恒心，“五美吟”、“姽婁词”一齐摄至。听见薛姨妈来了，只当宝钗同来，心中早已忙了，便乍着胆子回道：“破题倒作了一个。钗来破题。但不知是不是？”贾政道：“你念来我听。”宝玉念道：“天下不皆士也，能无恒产者亦仅矣。”普告看官。贾政听了，点着头道：“也还使得。以后作文，总要把界限分清，把神理想明白了，再去动笔。你来的时候，老太太知道不知道？”宝玉道：“知道的。”贾政道：“既如此，你还到老

太太处去罢！”宝玉答应了个“是”，只得拿捏着^[12]，慢慢的退出。

刚过穿廊月洞门的影屏，便一溜烟跑到老太太院门口，急得焙茗在后头赶着叫：“看跌倒了！老爷来了。”宝玉那里听得见？刚进得门来，便听见王夫人、凤姐、探春等笑语之声。此三人一总皆同，为破题之人也。丫头们见宝玉来了，连忙打起帘子，悄悄告诉道：“姨太太在这里呢。”宝玉赶忙进来，给薛姨妈请安，过来才给贾母请了晚安。贾母便问：“你今儿怎么这早晚才散学？”宝玉悉把贾政看文章并命作破题话述了一遍。贾母笑容满面。即注“寿终”。宝玉因问众人道：“宝姐姐在那里坐着呢？”薛姨妈笑道：“你宝姐姐没过来，家里和香菱作活呢。”此日薛贾婚姻，并无成议，何宝钗必不可来？且钗虽不来，相居伊迤，安能禁宝玉不往？如此等写法，恍惚支离，令人费想。宝玉听了，心中索然，又不好就走。只见说着话儿，已摆上饭来了。“试文字”前，贾母留尤、凤跟吃晚饭，写得详悉。今又详写吃晚饭，岂贾母一日吃两晚饭乎？抑在本回不满四页，作者已忘而复叙乎？或曰此饭因薛姨而再设耳，然凤又何必再陪？王又何云吃斋？或又曰此饭即彼饭，薛姨来适值耳，然“试文字”非隔日事，其功夫当不下数刻，其时前饭已完，此数刻中又何所作？而彼有尤无探，此有探无尤，尤又何往？探又何来？忽略看去，埋没作者苦心矣。夫饭为中馈，中馈妇道也。今于“始提亲”回特写贾母再饭，乃上扶“绛芸轩”案钗为再饭，下骂百廿回外之钗当为再饭也。晴、袭两影，一死一嫁，此处隐寓实义于此。不然，一部精致缜密大结构中，断无重复沓杂留此罅漏供人指摘之理，读者信否？自然是薛姨妈、贾母上坐，“自然是”三字扣之生棱，请问何故？探春等陪坐。薛姨妈道：“宝哥儿呢？”贾母忙笑说道：“宝玉跟着我这边坐罢。”宝玉连忙回道：“头里散学时，李贵传老爷的话，叫吃了饭过去，我赶着要了一碟菜，泡茶吃了一碗饭，就过去了。虽有此饭，宝玉究竟不吃。而吃茶泡饭，茶固属黛玉也。老太太和姨妈、姐姐们用罢。”贾母道：“既这么着，凤丫头就过来跟着我，你太太才说他今儿吃斋，叫他们自己吃去罢。”王夫人也道：“你跟着老太太、姨太太吃罢，不用等我。我吃斋呢。”于是凤姐告了坐，丫头安了杯箸，凤姐执壶斟了一巡，才归坐。

大家吃着酒，贾母便问道：“可是才姨太太提香菱，我听见前儿丫头们说秋菱，不知是谁？问起来，才知道是他，怎么那孩子好好的，又改了名字呢？”菱为一鉴之主，总诸薄命。“始提亲”正葫芦案始终总汇处，故必特提此人。薛姨妈脸飞红，叹了一口气道：“老太太可别提起，自从蟠儿娶了这个不知好歹的媳妇，成日家咕咕唧唧，如今闹的也不成个人家了。我也说过他几次，他牛心不听说。再饭时用薛姨妈一

叹，而首提金桂牛心，此刘老老之义也。我也没什么大精神和他们尽着吵去，只好由他们去。可不是，他嫌这丫头的名儿不好，改的。”贾母道：“名儿什么要紧的事呢！”薛姨妈道：“说起来，我也怪臊的。其实老太太这边有什么不知道的？他那里是为这名儿不好？听见说他因为是宝丫头起的，他才有心要改。”贾母道：“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原故，当局者无一知之，须问造化小儿。

薛姨妈把手绢子不住的擦眼泪，未曾说，又叹了一口气道：“老太太还不知道呢。一叹又一叹，是探春之义，而声情逼肖。这如今媳妇子专和宝丫头怄气。前儿老太太打发人看我去，我们家里正闹呢。”贾母连忙接着问道：“可是前儿听见姨太太肝气疼，要打发人看去。后来听见说好了，所以没着人去。依我劝，姨太太竟把他们别放在心上。再者，他们也是新过门的小夫妻，过些时自然就好了。我看宝丫头性格儿温厚和平，虽然年轻，比大人还强几倍呢。前日那小丫头子回来说，我们这边还都赞叹了他一会子。都像宝丫头那样心胸儿、脾气儿，真是百里挑一的。不是我说句冒失话，那给人家作了媳妇儿，怎么叫公婆不疼，家里上上下下的不宾服呢¹³¹？”宝钗必由金桂说入，仍在有意无意间。其言与莺儿结络时宝玉之言相合，在史犹非一定也。

宝玉头里已经听烦了，推故要走，及听见这话，又坐了呆呆的往下听。深文曲笔，是无恒心。薛姨妈道：“不中用。他虽好，到底是女孩儿家。养了蟠儿这个糊涂孩子，真真叫人不放心，只怕在外头喝点酒，闹出事来。即伏下文。幸亏老太太这里的大爷、二爷常和他在一块儿，我还放点心儿。”宝玉听到这里，便接口道：“姨妈更不用悬心，薛大哥相好的，都是些正经买卖大客人，都是有体面的，那里就闹出事来？”薛姨妈笑道：“依你这样说，我敢只不用操心了。”说话间，饭已吃完。宝玉先告辞了：“晚间还要看书。”便各自去了。

这里丫头们刚捧上茶来，只见琥珀走过来，向贾母耳朵旁边说了几句，贾母便向凤姐儿道：“你快去瞧瞧巧姐儿去罢。”“惊风”信息，从琥珀来，正畅演琥珀名义。凤姐听了，还不知何故，大家也怔了。琥珀遂过来，向凤姐道：“刚才平儿打发小丫头来回二奶奶，说巧姐儿身上不大好，请二奶奶忙着些过来才好。”贾母因说道：“你快去罢，姨太太也不是外人。”凤姐连忙答应，在薛姨妈跟前告了辞，又见王夫人说道：“你先过去，我就去。小孩子家，魂儿还不全呢，声情逼肖，而魂不全一语是眼，肝藏魂，此正示破木之警也。别叫丫头们大惊小怪。屋里的猫儿狗儿，也叫他们留点神儿。尽着孩子脾气，偏有这些琐

碎。”凤姐答应了，然后带了小丫头回房去了。

这里薛姨妈又问了一回黛玉的病，又照顾“慰痴颦”，而此问尤恶。贾母道：“林丫头那孩子倒罢了，只是心重些，所以身子就不大很结实了。要赌灵性儿，也合宝丫头不差什么。要赌宽厚待人里头，却不济他宝姐姐有耽待、有尽让了^[14]。”此则明明左黛右钗，人事天心面面都到，而“提亲”文字，已毕于此。薛姨妈又说了两句闲话儿，便道：“老太太歇着罢，我也要到家里去看看，只剩下宝丫头和香菱了。打那么同着姨太太看看巧姐儿。”贾母道：“正是。姨太太上年纪的人，看看是怎么不好，说给他们，也得点主意。”薛姨妈便告辞，同着王夫人出来，往凤姐院里去了。“提亲”即“惊风”，“惊风”即“结怨”，非两事也。

却说贾政试了宝玉一番，心里却也喜欢，走向外面和那些门客闲谈，说起方才的话来。便有新近到来最善大棋的一个王尔调名作梅的说道^[15]：“提亲”“结怨”之间，着此一段以为过脉，乃为金玉姻缘反复警省。其人必姓王，点《易》道也，名尔调，号作梅，重究明《易》道调燮阴阳，取梅之春生，弃雪之积冷，通盘胜负在此一举也。故其人善大棋。此外众清客姓如詹、如卜、如程，都是关合《易》道。“据我们看来，宝二爷的学问已是大进了。”贾政道：“那有进益？不过略懂得些罢咧。‘学问’两个字早得很呢。”詹光道：“这是老世翁过谦的话，不但王大兄这般说，就是我们看宝二爷，必要高发的。”贾政笑道：“这也是诸位过爱的意思^[16]。”

那王尔调又道：“晚生还有一句话，不揣冒昧，合老世翁商议。”贾政道：“什么事？”王尔调又陪笑道：“也是晚生相与的，做过南韶道的张大老爷家，张大为阳，南韶近海，乃黛玉之映。有一位小姐，说是生得德容言工俱全^[17]，此时尚未受聘。他又没有儿子，家资巨万，但是必要富贵双全的人家，女婿又要出众，才肯作亲。晚生来了两个月，必曰两个月，奇偶相生，正是王，正是棋。瞧着宝二爷的人品学业，是必要大成的。老世翁这样门楣，还有何说？若晚生过去，保管一说就成。”贾政道：“宝玉说亲，却也是年纪了，并且老太太常说起。但只张大老爷，素来尚未深悉。”詹光道：“王兄所提张家，晚生却也知道。况合大老爷那边是旧亲，老世翁一问便知。”贾政想了一回道：“大老爷那边不曾听得这门亲戚。”詹光道：“老世翁原来不知，这张府上原和邢舅太爷那边有亲的。”为邢之戚，见非王之党矣。贾政听了，方知是邢夫人的亲戚。坐了一回进来了，便要向王夫人说知，转问邢夫人去，谁知王夫人陪了薛姨妈到凤姐那边看巧姐儿去了。那天已经掌灯时候，薛姨

妈去了，王夫人才回去了。贾政告诉了王尔调和詹光的话，又问：“巧姐儿怎么了？”王夫人道：“怕是惊风的光景。”贾政道：“不甚利害呀？”王夫人道：“看着是搐风的来头，只还没搐出来呢！”贾政听了，便不言语，各自安歇。一宿晚景不提。

却说次日邢夫人过贾母这边来请安，王夫人便提起张家的事，一面回贾母，一面问邢夫人。邢夫人道：“这张家虽系老亲，但近年来久已不通音问，不知他家的姑娘是怎么样的。倒是前日孙亲家太太打发老婆子来问安，却说起张家的事。说他家有个姑娘，托孙亲家那边有对劲的提一提。插入孙家代为求配，明此配不得，其害同虎狼也。听见说，只这一个女孩儿，十分娇养，也识得几个字，见不得大阵仗儿，常在房中不出来的。张大老爷又说：只有这一个女孩儿，不肯嫁出去，怕人家公婆严，姑娘受不得委屈，必要女婿过门，赘在他家，给他料理些家事。”

贾母听到这里，不等说完，便道：“这断使不得。我们宝玉别人服侍他还不够呢，倒给人家当家去？”未得媳已失子，既得媳仍失子，此配不得之究竟也。邢夫人道：“正是老太太这个话。”贾母因向王夫人道：“你回来告诉你老爷，就说我的话，这张家的亲事是做不得的。”气数如此。王夫人答应了。贾母便问：“你们昨日看巧姐儿怎么样？头里平儿来回我，说很不大好，我也要过去看看呢。”邢、王二位夫人道：“老太太虽疼他，他那里耽得住？”贾母道：“却也不止为他，我也要走动走动，活活筋骨儿。”说着，便吩咐：“你们吃饭去罢，回来同我过去。”邢、王二夫人答应着出来，各自去了。

一时吃了饭，都来陪贾母到凤姐房中。凤姐连忙出来，接了进去。贾母便问：“巧姐儿到底怎么样？”凤姐儿道：“只怕是搐风的来头。”贾母道：“这么着还不请人赶着瞧？”凤姐道：“已经请去了。”贾母因同邢、王二夫人进房来看，只见奶子抱着，巧姐此时尚在提抱，都是梦话。用桃红绫子小绵被儿裹着，脸皮发青，眉梢鼻翅微有动意。贾母同邢、王二夫人看了看，便出外间坐下。正说间，只见一个小丫头向凤姐道：“老爷打发人问姐儿怎么样？”凤姐道：“替我回老爷，就说请大夫去了。一会儿开了方子，就过去回老爷。”

贾母忽然想起张家的事来，向王夫人道：“你就该去告诉你老爷，省得人家去说了，回来又驳回。”又问邢夫人道：“你们和张家如今为什么不走动了？”邢夫人因又说：“论起那张家的行事，也难和咱们作亲，太啬克^[18]，没的玷辱了宝玉。”啬与丰对，林啬而薛丰。刻与宽对，钗

宽而黛刻。用现成两字，抉木石姻缘必破之根，真是人夺天巧。凤姐听了这话，已知八九，七十二地数，到此归结。便问道：“太太不是说宝兄弟的亲事？”邢夫人道：“可不是么。”贾母接着，因把刚才的话，告诉凤姐。凤姐笑道：“不是我当着老祖宗、太太们跟前说句大胆的话，现放着天配的姻缘，何用别处去找？”天配姻缘，元春到矣，凤特代天而行耳。曰大胆，正与宝玉胆小相对，而词意若决江河，为真蓄之已久矣。贾母笑问道：“在那里？”凤姐道：“一个‘宝玉’，一个‘金锁’，老太太怎么忘了？”自“识金锁”、“认通灵”回迤邐至此，万派千支，一齐归着。贾母笑了一笑，因说：“昨日你姑妈在这里，你为什么不提？”凤姐道：“老祖宗和太太们在前头，那里有我们小孩子家说话的地方儿？弄众人于股掌之上。况且姨妈过来瞧老祖宗，怎么提这些个？这也得太太们过去求亲才是。”加以训词，而反攻史之短，视薛直同奴隶。贾母笑了，邢、王二夫人也都笑了。如此大事，而以两“笑了”收住，奇事、奇情、奇文，见此事匪伊朝夕，到此点头会意而已。贾母因道：“可是我背晦了。”“背晦”二字，乃是正训。

说着，人回：“大夫来了。”一语实双关，说着金玉既成，而钗玉不可救药。说着木石既破，而宝黛转为得药。从此一死、一亡，一复通灵、一复干净，同为老阴生少阳之巧姐。大夫为巧姐来，实为宝、黛来，故此姻缘定于惊风之会。若钗之巧何益哉？贾母便坐在外间，邢、王二夫人略避。那大夫同贾璉进来，给贾母请了安，方进房中。看了出来，站在地下，躬身回贾母道：“姐儿一半是内热，一半是惊风。内热是钗，惊风是黛，同分一巧。须先用一剂发散风痰药，还要用四神散才好。因病势来得不轻，如今的牛黄都是假的，要找真牛黄方用得。”牛黄犹云坤土，乃刘老老也。巧之所从生，复之所从起，而真假对勘，全书收束。贾母道了乏。那大夫同贾璉出去，开了方子，去了。此处大夫不着姓名，乃作者自命也。凤姐道：“人参家里常有，这牛黄倒怕未必有。外头买去，只是要真的才好。”王夫人道：“等我打发人到姨太太那边去找找。牛黄来路正在薛家，所以“初试”即接“一进”。他家蟠儿是向与那些西客们做买卖¹⁹，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我叫人去问问。”正说话间，众姊妹都来瞧了，坐了一回，也都跟着贾母等去了。

这里煎了药，给巧姐儿灌了下去，只见咯的一声，连药带痰都吐出来。凤姐才略放了一点儿心。放心一点。只见王夫人那边的小丫头拿着一点儿小红纸包儿，说道：“二奶奶，牛黄有了。太太说了，叫二奶奶亲自把分两对准了呢。”凤姐答应着，接过来，便叫平儿配齐了真珠、冰片、朱砂，快熬起来。自己用戥子按方秤了，搀在里面，等巧姐儿醒

了，好给他吃。只见贾环掀帘进来，五行四象全归土，环之义，即牛黄之义也。“提亲”“结怨”一大收束。说：“二姐姐，你们巧姐儿怎么了？妈叫我来瞧瞧他。”此种口吻，令人叫绝。凤姐见了他母子便嫌，说：“好些了，你回去说，叫你们姨娘想着。”那贾环口里答应，只管各处瞧看。看了一回，便问凤姐儿道：“你这里听得说有牛黄，不知牛黄是怎么个样儿？给我瞧瞧呢！”凤姐道：“你别在这里闹了，姐儿才好些。那牛黄都煎上了。”贾环听了，便去伸手拿那锅子瞧时，岂知措手不及，“沸”的一声，锅子倒了，火已泼灭了一半。攒簇五行，和合四象，都在于此。贾环见不是事，自觉没趣，连忙跑了。凤姐急得火星直爆，骂道：“真真那一世的对头冤家！你何苦还来使促狭！从前你妈要想害我，如今又来害姐儿，我和你几辈子的仇呢？”妙义环生，非千言可罄，请看诸评，以意会之可也。一面骂平儿不照应。

正骂着，只见丫头来找贾环，凤姐道：“你去告诉赵姨娘，说他操心也太苦了！巧姐儿死定了，不用他惦记着了。”交代“结怨”文字，转非深义。平儿急忙在那里配药再熬。那丫头摸不着头脑，便悄悄问平儿道：“二奶奶为什么生气？”平儿将环哥弄倒药锅子说了一遍。丫头道：“怪不得他不敢回来，躲到别处去了。这环哥儿明日还不知怎么样呢！平姐姐，我替你收拾罢。”平儿说：“这倒不消，幸亏牛黄还有一点。来复之机必不断绝，道家所谓‘活子时’，吾儒所谓‘一日克己复礼’，牛黄还有一点之义也。如今配好了，你去罢。”丫头道：“我一准回去告诉赵姨奶奶，也省得他天天说嘴。”

丫头回去，果然告诉了赵姨娘。赵姨娘气的叫快找环儿。环儿在外间屋子里躲着，被丫头找了来。赵姨娘便骂道：“你这下作种子，现成骂话，恰合牛黄，来复种子作于下也。你为什么弄撒了人家的药，招的人家咒骂？我原叫你去问一声，不用进去，你偏进去，又不就走，还要‘虎头上捉虱子’！此语夏金桂曾说过，是一非二。你看我回了老爷，打你不打！”这里赵姨娘正说着，只听贾环在外间屋子里更说出些惊心动魄的话来。固是结尾常套，而惊心动魄，恰有实义。肺藏魄，金也，所畏者火，心为火，是正以火克金，为“提亲”“结怨”总作收场。

未知何言，且看下回分解。

全书演金玉、木石两姻缘而已，则提亲一事，何等郑重，此回乃最吃紧文字也。故明以《大学》起，暗以《周易》结。提亲、结怨，全归巧姐。老阴之极，少阳所生，如环无端，周而复始，《大学》、《周易》为一书作骨，看官犹未信乎！

【护花主人评曰】宝玉诗词联对灯谜，俱已做过，惟八股未曾讲究，若不一试，将来中举便无根脚，故于再入家塾后，专写制艺一层。

试过文艺后，即接写说亲一事，引起宝钗金锁，贾母求亲，是宝玉、钗、黛三人结果之因。

以张家亲事，衬出宝钗，文情曲折舒徐。

宝钗亲事，于巧姐病中说起，是以成亲，亦在宝玉病中。作者暗以伏笔作谶兆。

贾环因巧姐而结怨，为将来串卖之根由。

【大某山民评曰】金石姻缘，此回作合，是一书之大结。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间事。

[1] 钩藤：茜草科植物。其带钩的茎枝可入中药，有清热平肝、熄风定惊的功效。

[2] 甚实：甚是，极为。

[3] 不稂（láng）不莠：出自《诗经·小雅·大田》。本意指田中没有野草。后与俗语“不郎不秀”混同，比喻不成材，没出息。

[4] “莫知”句：出自《大学》。意谓父母往往看不到自己孩子的缺点。

[5] 开笔：旧指学生开始学做诗文。

[6]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出自《论语·为政》。

[7] 人不知而不愠：出自《论语·学而》。

[8] 则归墨：出自《孟子·滕文公下》。

[9] 窗课：旧称私塾中学生习作的诗文。

[10] 题位：指题目的要求，作文的规则。

[11] 惟士为能：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2] 拿捏：故作姿态，装样子。

[13] 宾服：本意为归顺，服从。此谓佩服，服帖。

[14] 耽待：度量。

[15] 大棋：围棋。

[16] 过爱：谦辞。犹错爱。

[17] 德容言工：指古代要求妇女具备的四种德行：妇德、妇容、妇言、妇功。

[18] 啬克：吝啬。

[19] 西客：专门在西域一带做生意的客商。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话说赵姨娘正在屋里抱怨贾环，只听贾环在外间屋里发话道：“我不过弄倒了药吊子，撒了一点子药，那丫头子又没就死了，值的他也骂我，你也骂我，赖我心坏，把我往死里糟蹋。等着我明儿还要那小丫头的命呢！看你们怎么着？只叫他们堤防着就是了。”预透下文，小说常法，而“堤防着”乃大警觉。那赵姨娘赶忙从里间出来，握住他的嘴，说道：“你还只管信口胡说，还叫人家先要了我的命呢！”此说钗、黛，乃用环、赵为借径。娘儿两个吵了一回。赵姨娘听见凤姐的话，越想越气，也不着人来安慰凤姐一声儿。过了几天，巧姐儿也好了，因此两边结怨比从前更加一层了。

一日，林之孝进来回道：“今日是北静郡王的生日，提亲既毕，宝、黛一心，来复之机动矣。故紧接北静生日，仍是牛黄衍义。请老爷的示下。”贾政吩咐道：“只按向年旧例办了，回大老爷知道，送去就是了。”林之孝答应，自去办理。不一时，贾赦过来同贾政商议，带了贾珍、贾琏、宝玉去与北静王拜寿。别人还不理论，惟有宝玉，素日仰慕北静王的容貌威仪，巴不得常见才好，遂连忙换了衣服，跟着来到北府。贾赦、贾政递了职名候谕。不多时，里面出来了一个太监，手里掐着数珠儿，数珠上夹“路谒”回之念珠，而在太监手中，贾政其无后乎？已与“郎中任”照会。见了贾赦、贾政，笑嘻嘻的说道：“二位老爷好。”贾赦、贾政也都赶忙问好，他弟兄三人也过来问好。那太监道：“王爷叫请进去呢。”于是爷儿五个跟着那太监进入府中。

过了两层门，转过一层殿去，里面方是内宫门。刚到门前，大家站住，那太监先进去回王爷去了，这里门上小太监都迎着问了好。一时那太监出来，说个“请”字，爷儿五个肃敬跟入。只见北静王穿着礼服，已迎到殿门廊下。贾赦、贾政先上来请安，捱次便是珍、琏、宝玉请安。那北静郡王单看宝玉道：“我久不见你，很惦记你。”因又笑问道：“你

那块玉儿好？”以心印心，是一是二。宝玉躬着身打着一半千儿，回道：“蒙王爷福庇，都好。”北静王道：“今日你来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你吃，倒是大家说说话儿罢。”说着，几个老公打起帘子，北静王说“请”，自己却先进去，然后贾赦等都躬着身跟进去。王者气度，写来如见。而此处六人隐布一复卦，复起初爻一阳先进也。“复世职”、“沐皇恩”，诸义都到。先是贾赦请北静王受礼，北静王也说了两句谦词，那贾赦早已跪下，次及贾政等捱次行礼。自不必说。

那贾赦等复肃敬退出，北静王吩咐太监等，让在众戚旧一处好生款待。却单留宝玉在这里说话儿，又赏了坐。宝玉又磕头谢了恩，在挨门边绣墩上侧坐，说了一回读书作文诸事。北静王甚加爱惜，又赏了茶。因说道：“昨儿巡抚吴大人来陛见，吴，无也，无是公也。文为天口，又全书总义。说起令尊翁前任学政时，秉公办事，凡属生童俱心服之至。他陛见时，万岁爷也曾问过，他也十分保举，可知是令尊翁的喜兆。”宝玉连忙站起，听毕这一段话，才回启道：“此是王爷的恩典，吴大人的盛情。”

正说着，小太监进来回道：“外面诸位大人老爷都在前殿谢王爷赏宴。”说着，呈上谢宴并请午安帖子来。北静王略看了一眼，仍递给小太监，笑了一笑，说道：“知道了，劳动他们。”排场道地。那小太监又回道：“这贾宝玉，王爷单赏的饭预备了。”北静王便命那太监带了宝玉，到一所极小巧精致的院里，派人陪着吃了饭。吃饭即是好话，总束书中许多吃饭。又过来谢了恩，北静王又说了些好话儿，忽然笑说道：“我前次见你那块玉，倒有趣儿。回来说了个式样，叫他们也做了一块来。今日你来得正好，就给你带回去了罢。”因命小太监取来，亲手递给宝玉。北静乃“一阳来复”真机，岂反以假宝玉给真宝玉之理？此正以反复指示真假宜早辨也，义贯全书，文开八面，详在总评。宝玉接过来捧着，又谢了，然后退出。北静王又命两个小太监跟出来，才同着贾赦等回来了。

贾赦便各自回院里去。这里贾政带着他三人回来，见过贾母，请过了安，说了一回府里遇见的人。宝玉又回了贾政吴大人陛见保举的话。贾政道：“这吴大人本来咱们相好，也是我辈中人，还倒是有骨气的。”又说了几句闲话儿，贾母便叫：“歇着去罢。”贾政退出，珍、琏、宝玉都跟到门口。贾政道：“你们都回去，陪老太太坐着去罢。”说着，便回房去。

刚坐了一坐，只见一个小丫头回道：“外面林之孝请老爷回话。”说

着，递上个红单帖来，写着吴巡抚的名字。不着何名，是有微意。谈天
之口，在隐处也。贾政知道是来拜，便叫小丫头叫林之孝进来。贾政出
至廊檐下，林之孝进来回道：“今日巡抚吴大人来拜，奴才回了去了。
再奴才还听见说，现今工部出了一个郎中缺，工为空部，郎中中郎也。
宝玉兄珠、弟环，在上下之间，正是贾政之中郎，既定金玉姻缘，从此
归空而去矣。外头人和部里都吵嚷是老爷拟正呢¹⁴。”贾政道：“瞧罢
咧。”曰拟、曰瞧，未定之词，此时金玉尚未明定也，扶阳抑阴之意，
多少迟留。林之孝又回了几句话，才出去了。

且说珍、琏、宝玉三人回去，独有宝玉到贾母那边，一面述说北静
王待他的光景，并拿出那块玉来，大家看着笑了一回。假处无非一笑，
真处无非一孝。贾母因命人：“给他收起去罢，别丢了。”此老认假。因
问：“你那块玉好生带着罢，别闹混了。”此老昧真，皆大落墨，其映照
下文小焉者也。宝玉在项上摘了下来，说：“这不是我那一块玉？那里
就掉了呢！比起来，两块玉差远着呢，那里混得过？惟心识心，甚深微
妙。我正要告诉老太太：前儿晚上我睡的时候，把玉摘下来，挂在帐子
里，他竟放起光来了，满帐子都是红的。”自有黛玉，神瑛已失其红。
今黛玉将死，绛珠归而通灵复，此玉此心红光现矣。贾母说道：“又胡说
了，全书总一胡说，乃湖州人氏，胡老名公。帐子的檐子是红的，火光
照着，自然红是有的。”不识玉，不识心。宝玉道：“不是。那时候灯已
灭了，屋里都漆黑的了，还看得见他呢。”邢、王二夫人抿着嘴笑，凤
姐道：“这是喜信发动了。”“提亲”便是“结怨”，在宝、黛原为喜信，在
钗、凤则为凶信也。认凶为喜，误尽苍生。宝玉道：“什么喜信？”贾母
道：“你不懂得，今儿个闹了一天，你去歇歇儿去罢，别在这里说呆话
了。”宝玉又站了一回儿，才回园中去了。

这里贾母问道：“正是，你们去看薛姨妈，说起这事没有？”王夫人
道：“本来就要去看的，因凤丫头为巧姐儿病着，耽搁了两天，今日才
去的。这事我们都告诉了，姨妈倒也十分愿意，只说：‘蟠儿这时候不
在家，目今他父亲没了，只得和他商量商量再办。’”十分愿意，只有一
蟠须待，此正追原“错里错”以次宝钗心事，即以起下回“放流刑”。贾母
道：“这也是情理的话，既这么样，大家先别提起，等姨太太那边商量
定了再说。”犹作迟留。

不说贾母处谈论亲事，且说宝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诉袭人道：“老
太太与凤姐姐刚才说话，含含糊糊，不知是什么意思？”心之昏，正乃
玉之光。袭人想了想，笑了一笑道：一想一笑，全案第一人证供招呈

上。“这个我也猜不着，但只刚才说这些话时，林姑娘在跟前没有？”上回提亲，非袭所预闻。今已隐跃周知，可见同谋历年所矣。宝玉道：“林姑娘才病起来，这些时何曾到老太太那边去呢？”正说着，只听外间屋里，麝月与秋纹拌嘴。袭人道：“你两个又闹什么？”麝月道：“我们两个斗牌，他赢了我的钱，他拿了去；他输了钱，就不肯拿出来。这也罢了，他倒把我的钱都抢了去了。”麝月即袭人，此谋既成，方以为赢，而不知且折老本也。宝玉笑道：“几个钱，什么要紧。傻丫头不许闹了。”说的两个人都咕嘟着嘴坐着去了。这里袭人打发宝玉睡下。不提。

却说袭人听了宝玉方才的话，也明知是给宝玉提亲的事，因恐宝玉每有痴想，这一提起，不知又招出他多少呆话来，所以故作不知。自己心上却也是头一件关切的事，夜间躺着，想了个主意，不如去见见紫鹃，看他有什么动静，自然就知道了。行险徼幸，多少踌躇，而动静求自紫鹃，其情费解。次日一早起来，打发宝玉上了学，自己梳洗了，便慢慢的走潇湘馆来。只见紫鹃正在那里掐花儿呢，摧折自取。见袭人进来，便笑嘻嘻的道：“姐姐屋里坐着。”袭人道：“坐着，妹妹掐花儿呢吗？姑娘呢？”紫鹃道：“姑娘才梳洗完了，等着温药呢。”紫鹃一面说着，一面同袭人进来，见了黛玉，正在那里拿着一本书看。以书串合，上注“通戏语”，下注“解琴书”。袭人陪着笑道：“姑娘清晨起来就看书，我们宝二爷念书，能像姑娘这样，岂不好了呢！”黛玉笑着把书放下，雪雁已拿着个小茶盘，里托着一钟药，一钟水，小丫头在后面捧着痰盒漱盂进来。原来袭人来时，要探探口气，坐了一回，无处入话。又想着黛玉最是心多，探不成消息，再惹着他，倒是不好。又坐了一会，搭趣着辞了出来。袭既明知金玉订定，有何口气可探？此来甚觉无味，不知是乃挟袭人之幽隐。盖既谋成宝钗，必须谋杀黛玉也。看一钟药是眼，故下文即接锄药。

将到怡红院门口，只见两个人在那里站着呢。袭人不便往前走，那一个早看见了，连忙跑过来。袭人一看，却是锄药，因问：“你作甚么？”锄药道：“刚才芸二爷来了，芸亦宝玉一影，凤姐受报之人也，故此来，隐破“巧合”，而写得暗昧蹊跷，则所以攻宝玉之隐。拿了个帖儿，说给咱们宝二爷瞧的，在这里候信。”袭人道：“宝二爷天天上学，你难道不知道？还候什么信呢？”锄药笑道：“我告诉他了，他叫告诉姑娘，听姑娘的信呢！”袭人正要说话，只见那一个也慢慢的蹭了过来，细看时，就是贾芸，溜溜湫湫往这边来了^[2]。袭人见是贾芸，连忙向锄药道：“你告诉说知道了，回来给宝二爷瞧罢！”那贾芸原要过来，和袭

人说话，无非亲近之意，又不敢造次，只得慢慢踱来。相离不远，不想袭人说出这话，自己也不好再往前走，只好站住这里。袭人已掉背脸往回里去了。贾芸只得怏怏而回，同锄药出去了。

晚间，宝玉回房，袭人便回道：“今日廊下小芸二爷来了。”宝玉道：“作什么？”袭人道：“他还有个帖儿呢。”宝玉道：“在那里？拿来我看看。”麝月便走去在里间屋里书榻子上头拿了来。宝玉接过看时，上面皮儿上写着：“叔父大人安禀。”宝玉道：“这孩子怎么又不认我作父亲了？”归宗明义，示以复也。不予有子，示以空也，当与送海棠札参看。袭人道：“怎么？”宝玉道：“前年他送我白海棠时，称我作父亲大人。今日这帖子封皮上，写着叔父，可不是又不认了么？”袭人道：“他也不害臊，你也不害臊！他那么大了，倒认你这么大儿的作父亲，可不是他不害臊？你正经连个……”虽有妻，仍无妻，歇语底面俱妙。刚说到这里，脸一红，微微的一笑。宝玉也觉得了，便道：“这倒难讲，俗语说：‘和尚无儿孝子多着呢。’只是我看着他还伶俐得人心儿，才这么着。他不愿意，我还不希罕呢。”说着，一面拆那帖儿。

袭人也笑道：“那小芸二爷也有些鬼鬼头头的。什么时候又要看人，什么时候又躲躲藏藏的，可知也是个心术不正的货。”宝玉只顾拆开看那字儿，也不理会袭人这些话。安放恰好，而心术不正由于不理睬耳。袭人见他看那帖子，皱一回眉，又笑一笑儿，又摇摇头，后来光景竟不大耐烦起来。袭人等他看完了，问道：“是什么事情？”宝玉也不答言，把那帖子已经撕作几段。袭人见这般光景，也不便再问，便问宝玉：“吃了饭，还看书不看？”宝玉道：“可笑芸儿这孩子，竟直样的混账。”袭人见他所答非所问，便微微的笑着问道：“到底是什么事？”宝玉道：“问他做什么！咱们吃饭罢。吃了饭歇着罢，心里闹的怪烦的。”说着叫小丫头子点了一点火儿来^[3]，把撕的帖儿烧了。此隐隐跃跃以张家亲事指黛玉亲事，其如宝玉以恩为仇何哉！与屏绝张道士同为愤愤。一切情形，都从袭人眼中写出，其义自明。

一时小丫头们摆上饭来，宝玉只是怔怔的坐着。袭人连哄带恼，催着吃了一口儿饭，便搁下了，仍是闷闷的歪在床上。一时间，忽然吊下泪来。此段深文，皆责宝玉一心无主也。除黛玉之外，必不容另提亲事，“情中情”之所感，固有独钟；而优柔兼爱，认贼为子，金玉已成，彼昏不知也，徒哭何为？此时袭人、麝月都摸不着头脑，麝月道：“好好儿的，这又是为什么？都是什么芸儿闹的，不知什么事，弄了这么个浪帖子来，惹的这么傻了的似的，哭一会子，笑一会子。要天长日久，

闹起闷葫芦来，可叫人怎么受呢？”直追“初试云雨”，实直责“绛芸轩”案也。这闷葫芦，何人打破？说着，竟伤起心来。袭人旁边由不得要笑，一哭一笑，全书了义。便劝道：“好妹妹，你也别恼人了。他一个人就够受了，你又这么着。他那帖子上的事难道与你相干？”麝月道：“你混说起来。知道他帖儿上写的是什么混账话？你混往人身上扯。要那么说，他帖儿上只怕倒与你相干呢！”袭、麝二人同为钗影，正相干，犯木石姻缘者也。袭人还未答言，只听宝玉在床上“扑哧”的一声笑了，爬起来抖衣裳说：“咱们睡觉罢，别闹了。明日我还起早念书呢！”一笑、一睡、一念，书之主、书之文、书之用。说着，便躺下睡了。一宿无话。一夕话只话一“无”字而已。

次日，宝玉起来梳洗了，便往塾里去。走出院门，忽然想起，叫焙茗略等，急忙转身回来，叫：“麝月姐姐呢？”麝月答应着出来问道：“怎么又回来了？”一心反复。宝玉道：“今日芸儿要来了，告诉他别在这里再闹。我就回老太太和老爷去了。”一心自戕，与不见张道士同。麝月答应了。宝玉才转身去了。刚往外走着，只见贾芸慌慌张张往里来，看见宝玉，连忙请安，说：“叔叔大喜了！”喜归空部。那宝玉估量着是昨日那件事，便说道：“你也太冒失了！不管人心里有事无事，只管来搅。”贾芸陪笑道：“叔叔不信，只管瞧去。人都来了，咱们大门口呢！”宝玉越发急了，说：“只是那里的话？”

正说着，只听外边一片声嚷起来。贾芸道：“叔叔听，这不是？”宝玉越发心里狐疑起来。只听一个人嚷道：“你们这些人好没规矩！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在这里混嚷！”那人答道：“谁叫老爷升了官呢！怎么不叫我们来吵喜呢^[4]？别人家盼着吵还不能呢。”宝玉听了，才知道是贾政升了郎中了，人来报喜的，木石既破，中郎归空，二而一也，故纳在一“喜”字内，以迷离恍惚出之，正合梦话。心中自是甚喜。连忙要走时，贾芸赶着说道：“叔叔乐不乐？叔叔的亲事要再成了，不用说，是两层喜了。”至此略露，到“欺弱女”回方才点明。宝玉红了脸，啐了一口，道：“呸！没趣儿的东西！还不快走呢。”贾芸把脸红了，道：“这有什么的？我看你老人家就不……”宝玉沉着脸道：“就不什么？”贾芸未及说完，一部《红楼》到底未完。也不敢言语了。

宝玉连忙来到家塾中，只见代儒笑着说道：“我刚才听见你老爷升了，你今日还来了么？”宝玉陪笑道：“过来见了太爷，好到老爷那边去。”代儒道：“今日不必来了，放你一天假罢。可不许回园子里顽去。你年纪不小了，虽不能办事，也当跟着你大哥他们学学才是。”宝玉答

应着回来。刚走到二门口，只见李贵走来迎着，旁边站住，笑道：“二爷来了么？奴才才要到学里请去。”宝玉笑道：“谁说的？”李贵道：“老太太才打发人到院里去找二爷。那边的姑娘们说‘二爷学里去了’。刚才老太太打发人出来，叫奴才去给二爷告几天假，听说还要唱戏贺喜呢。二爷就来了。”说着，宝玉自己进去。

进了二门，只见满院里丫头、老婆都是笑容满面，见他来了，笑道：“二爷这早晚才来？还不快进去给老太太道喜去呢。”代儒笑，李贵笑，众人笑，许多“笑”字都须理会。宝玉笑着，进了房门，只见黛玉挨着贾母左边坐着呢，右边是湘云，底下邢、王二夫人，探春、惜春、李纨、凤姐、李纹、李绮、邢岫烟一干姊妹都在屋里，只不见宝钗、宝琴、迎春三人。不见此三人，有深意存。

宝玉此时喜的无话可说，忙给贾母道了喜，又给邢、王二夫人道喜，一一见了众姐妹，便向黛玉笑道：“妹妹身体可大好了？”黛玉也微笑道：“大好了。此微笑似笑不笑，也当着眼。听见说二哥哥身上也欠安，好了么？”宝玉道：“可不是，我那日夜里忽然心里疼起来，这几天刚好些，就上学去了，也没能过去看妹妹。”黛玉不等他说完，早扭过头和探春说话去了。重提“噩梦”，归在探春。凤姐在地下站着笑道：“你两个那里像天天在一处的？倒像是客一般，有这些套话？可是人说的‘相敬如宾’了。”误引成语，直合木石姻缘，而究竟破之，乃凤之误而不悟也。说的大家一笑。林黛玉满脸飞红，又不好说，又不好不说，迟了一回儿，才说道：“你懂得什么？”众人越发笑了。凤姐一时回过味来，才知道自己出言冒失，乃无主张。正要拿话岔时，只见宝玉忽然向黛玉道：“林妹妹，你瞧芸儿这种冒失鬼……”以芸为冒失，正黛玉之所以为鬼也。与“不好说，不好不说”针锋相对。而两玉心情形容微至。说了这一句，方想起来，便不言语了，招的大家又都笑起来，大家葫芦一笑，葫芦案结矣，即起下“放流刑”。说：“这从那里说起？”黛玉也摸不着头脑，也跟着讪讪的笑。宝玉无可搭趣，因又说道：“可是刚才我听见有人要送戏，说是几儿？”大家都瞅着他笑。凤姐儿道：“你在外头听见，你来告诉我们，你这会子问谁呢？”宝玉得便说道：“我外头再去问问去。”贾母道：“别跑到外头去。头一件，看报喜的笑话；第二件，你老子今日大喜，回来碰见你，又该生气了。”一件二件抉出此喜不是真喜，能明老子生气而报之乃是喜也，是有深意。否则宝玉何必被报喜的笑话，而报喜笑话，且为第一件耶。宝玉答应了个“是”，才出来了。

这里贾母因问凤姐：“谁说送戏的话？”凤姐道：“说是舅太爷那边

说：后儿日子好，送一班新出的小戏儿，给老太太、老爷、太太贺喜。”归空是放心，放心是意马奔腾，故戏必送自王子腾。因又笑着说道：“不但日子好，还是好日子呢！”说着这话，却瞅着黛玉笑。许多“笑”字，水落归槽，而语妙如环。黛玉也微笑。王夫人因道：“可是呢，后日还是外甥女儿的好日子呢。”前云黛玉生日在花朝，与袭人同日。今又云云。以“姽婳词”之寻秋及下文之“抚秋声”揆之，仍在此秋中间，非有历秋冬而春之隔，正以见春秋转变，生促死速，要人早留老老也，与贾母生日演义正同。贾母想了一想，也笑道：“可是，我如今老了，什么事都糊涂了。糊涂是《易》体，老了是《易》象，想一想是读《易》者。亏了有我这凤丫头，是我个‘给事中’^[5]。谏官也，《易》所以寡过。而以谗为谏者，自误矣。既这么着，很好。他舅舅家给他们贺喜，你舅舅家就给你做生日，岂不好呢？”舅家，母家也。说母而父在其中，所谓究取生身处也，能辨此方是喜，方是生日，而语妙如环，与凤姐好日子两语正相敌。说的大家都笑起来，说道：“老祖宗说句话儿，都是上篇上论的，怎么怨得有这么大福气呢！”此篇此论总统《六经》，是为大福。说着，宝玉进来，听见这些话，越发乐的手舞足蹈了。括《孟子》“仁之实”全章书义。以笑演孝，洵不诬矣！一时大家都在贾母这边吃饭，其热闹自不必说。饭后，那贾政谢恩回来，虽是故事，却非闲文，而谢恩回来，则忠在其中矣。给宗祠里磕了头，便来给贾母磕头，站着说了几句话，便出去拜客去了。这里接连着亲戚族中的人，来来去去，闹闹嚷嚷，车马填门，貂蝉满座^[6]。真是：

花到正开蜂蝶闹，月逢十足海天宽。一部镜花水月，到此一结，全书及本回上下过脉。

如此两日，一者奇，两者偶，偶为阴，曰两日，阴进也。已是庆贺之期。这日一早，王子腾和亲戚家已送过一班戏来，就在贾母正厅前搭起行台。外头爷们都穿着公服陪侍。亲戚来贺的，约有十馀桌酒。里面为着是新戏，又见贾母高兴，便将琉璃屏隔在后厦，里面也摆下酒席。特提此席，外男内女，乃成否象。上首薛姨妈一桌，是王夫人、宝琴陪着。对面老太太一桌，是邢夫人、岫烟陪着。此席坐得不伦不类，而琴、岫皆得婚姻之正者，又寓深意。下面尚空两桌，贾母叫他们快来。一回儿只见凤姐领着众丫头，都簇拥着林黛玉来了。

黛玉略换了几件新鲜衣服，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含羞带笑的出来，必用凤姐簇拥，而宛如嫦娥，则夏金桂已到。见了众人。湘云、李纹、李纨都让他上首座，黛玉只是不肯。贾母笑道：“今日你坐了

罢。”薛姨妈站起来问道：“今日林姑娘也有喜事么？”必用他问，其喜之所由来也。贾母笑道：“是他的生日。”薛姨妈道：“咳！我倒忘了。”走过来说道：“恕我健忘！回来叫宝琴过来拜姐姐的寿。”黛玉笑说不敢，大家坐了。此席无李绮，所谓绮散斋。无探、惜，更无春气矣，作者以脱漏演深意，乃长技也。那黛玉留神一看，独不见宝钗。便问道：“宝姐姐可好么？为什么不过来？”问得紧要，而至死不悟。死日在此，生日在此。薛姨妈道：“他原该来的，只因无人看家，所以不来。”黛玉红着脸微笑道：“姨妈那里又添了大嫂子，直提金桂，其报甚速，下半回已到。怎么倒用宝姐姐看起家来？大约是他怕人多热闹，懒怠来罢？我倒怪想他的。”薛姨妈笑道：“难得你惦记他，他也常想你们姊妹们，过一天我叫他来大家叙叙。”何等委婉，“提亲”惟恐泄漏。

说着，丫头们下来斟酒上菜，外面已开戏了。出场自然是一二出吉庆戏文。乃前部书文，说吉庆，又何尝吉庆？及至第三出，书分四册，及此书已三停。只见金童玉女，旗幡宝幢，引着一个霓裳羽衣的小旦，头上披着一黑帕，唱了一回儿进去了。众皆不识。听见外面人说，这是新扮的《蕊珠记》里的《冥升》^[7]，小旦扮的是嫦娥，前因堕落入寰，几乎给人配；幸亏观音点化，他就未嫁而逝。此演黛玉“归离恨”，以结全书，人人得而知之，众人不识，叹知此理者寡耳！此时引月宫，不听曲里头唱的：“人间只道风情好，那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抛？几乎不把广寒宫忘却了。”第四出是《吃糠》，吃糠演宝玉既走之宝钗。第五出是达摩带着徒弟渡江回去。正扮出些海市蜃楼，好不热闹。演“却尘缘”，海市蜃楼，所谓渺茫，而无不以此书为热闹也。

众人正在高兴时，正在高兴，而夏金桂之毒已发，戒凡为宝钗者也；正在高兴，而“放流刑”已作，戒凡为凤姐者也；正在高兴，而没兴一齐来，戒凡为史、王、薛、贾诸人者也。一语煞有关系。忽见薛家的人满头汗闯进来，向薛蝌说道：“二爷快回去，并里头回明太太，也请速回去。家中有要紧事。”薛蝌道：“什么事？”家人道：“家去说罢。”薛蝌也不及告辞，就走了。薛姨妈见里头丫头传进话去，更吓得面如土色，即忙起身，带着宝琴，必带宝琴，已为薛蟠预伏春生，是龙下蛋，是刘老老。蟠可禁可赦，而钗必不可禁必不可赦也。别了一声，即刻上车回去了。弄得内外愕然。贾母道：“咱们这里打发人跟过去听听到底是什么事，大家都关切的。”众人答应了个“是”。薛祸即贾祸，故曰大家，曰众人。

不说贾府依旧唱戏，书已三停，戏正未了。单说薛姨妈回去，只见

有两个衙役站在二门口，葫芦案大发作。几个当铺里伙计陪着，说：“太太回来，自有道理。”正说着，薛姨妈已进来了。那衙役见跟从着许多男妇，簇拥着一位老太太，便知是薛蟠之母；看见这个势派，也不敢怎么，只得垂手侍立，让薛姨妈进去了。那薛姨妈走到厅房后面，早听见有人大哭，却是金桂。冤有头，债有主，桂大哭，林亦大哭。薛姨妈赶忙走来，只见宝钗迎出来，满面泪痕，为还泪人分痛，而其实则假，至此则杀兄之事已成也。见了薛姨妈便道：“妈妈听了，先别着急，办事要紧。”薛姨妈同着宝钗进了屋子，因为头里进门时，已经走着听见家人说了，吓的战战兢兢的了，一面哭着，因问：“到底是合谁？”只见家人回道：“太太此时且不必问那些底细，。凭他是谁，打死了人总是要偿命的，且商量怎么办才好。”一片葫芦提，而总要偿命，则“葫芦案”已翻，故搬演一切惊惶，不嫌与四回大相矛盾，以既“复见天心”，自不比以前之无天无日也。已打通下回。

薛姨妈哭着出来，道：“还有什么商议？”家人道：“依小的的主见，今夜打点银两，同着二爷赶去，同大爷见了面，就在那里访一个有斟酌的刀笔先生^[8]，许他些银子，先把死罪撕掳开^[9]。开脱死罪，必用刀笔，所谓“笔则笔，削则削”，作者隐窃《春秋》也。回来再求贾府去上司衙门说情。递下回，而说情便是谈情。还有外面的衙役，太太先拿出几两银子来打发了他们，好赶着办事。”薛姨妈道：“你们找着那家子，许他发送银子，再给他些养济银子。原告不追，事情就缓了。”宝钗在帘内说道：“妈妈使不得，这些事越给钱越闹的凶，倒是刚才小厮说的话是。”与凤姐同一见解，而以财物笼络人者技穷。薛姨妈又哭道：“我也不要命了，赶到那里见他一面，同他死在一处就完了。”再翻“葫芦案”，而前后情节不符，明明说出。宝钗急的一面劝，一面在帘子里叫人：“快同二爷办去罢！”丫头们搀进薛姨妈来。薛蝌才往外走，宝钗道：“有什么信，打发人即刻寄了来。你们只管在外头照料。”薛蝌答应着去了。

这宝钗方劝薛姨妈，那里金桂趁空儿抓住香菱，又和他嚷道：“平常你们只管夸他们家里打死了人，一点事也没有，就进京来了的。如今撵掇的真打死人了，“撵掇”二字，乃钗铁案。平日里只讲有钱有势有好亲戚，这时候我看着也是吓的慌手慌脚的了。大爷明儿有个好歹儿不能回来，你们各自干你们去了，撂下我一个人受罪！”自说即以说钗，“冥升”之恨一泄。说着又大哭起来。这里薛姨妈听见，越发气的发昏，宝钗急的没法。

正闹着，只见贾府中王夫人早打发大丫头过来打听来了。道宝琴喜用小丫头，问薛蟠祸用大丫头，祸福转变，正《易》道大小往来之处也，故皆无名字。宝钗虽心知自己是贾府的人了，杀兄正是因此。一则尚未提明，杀兄、杀黛而宝玉终走，此则钗所未明者也。二则事急之时，“绛芸轩”事，亦出事急。只得向那大丫头道：“此时事情头尾尚未明白，就只听见说，我哥哥在外头打死了人，被县里拿了去了，也不知怎么定罪呢。刚才二爷才去打听去了，一半日得了准信，赶着就给那边太太送信去。你先回去道谢太太惦记着，底下我们还有多少仰仗那边爷们的地方。”那丫头答应着去了。如此大事，而只遣一丫头来往。贾纵轻薛，岂惜遣一管家婆乎！何书之支离乃尔。读者当得间而入，信闲人之评矣。

薛姨妈和宝钗在家抓摸不着^[10]，过了两日，只见小厮回来了，拿了一封书，交给小丫头拿进来。宝钗拆开看时，书内写着：

大哥人命是误伤，不是故杀。蟠虽误伤，钗则故谋。今早用蝌出名，补了一张呈纸进去，尚未批出。大哥前头口供甚是不好，待此纸批准后，再录一堂^[11]，能够翻供得好，便可得生了。既为误杀，而必待翻供得生，“葫芦案”是如此，蝌蚪文是如此。快向当铺内再取银五百两来使用，五为半数，为土数，黛之死固上当，钗之生又何尝非上当？故历提当铺，寓大警省。千万莫迟。并请太太放心，馀事问小厮。

宝钗看了，一一念给薛姨妈听了。薛姨妈拭着眼泪说道：“这么看起来，竟是死活不定了。”宝钗道：“妈妈先别伤心，等着叫进小厮来问明了再说。”一面打发小丫头把小厮叫进来。薛姨妈便问小厮道：“你把大爷的事细说与我听听。”小厮道：“我于那天晚上，听见大爷和二爷说的，把我吓糊涂了。”

未知小厮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不惟在本大段最重，在全部亦最重。盖上大段既以恶梦结宝、黛，此大段宣恶梦之始终，而明此书非二氏之书也。

上半回是“提亲”究竟，而弃父母，归空部，乃不孝。虽复不复，故开首以北静给假玉明之，非真能由北静而生一阳，为天人性道之正也。故于道喜时无数“笑”字中，忽着“只不见宝钗、宝琴、迎春三人”之语。盖钗乃所以坏孝之人，琴所以禁不孝之人，迎春乃立春第一节气，必真复而真开泰者乃能见之也。

下半回是“结怨”报复，转真得循环真得复机于积冷凝寒之下者，乃天理之自然也，而由于蟠之自留。薛姨“面如土色”，“带着宝琴，别了一声”，正与不见三人两相对待。

【护花主人评曰】叙北静王生日，先向宝玉说吴巡抚保举一节，则升任郎中，原有因由，文章便不鹕突。

玉放红光，是精华外露，为走失之象，不是喜兆。写宝玉疑心，袭人有意偏在黛玉一边，是反跌后文贾芸报信。一实一虚，即此一段间事，文法亦不雷同。凤姐出言冒失，宝玉忽提芸儿，也是冒失。妙在一明一暗，俱与黛玉心事相关。而凤姐之言，黛玉明知。宝玉之话，黛玉与众人俱不懂。虽都是反照黛玉之姻事不谐，却是两样文法。

《蕊珠记·冥升》一出是黛玉夭亡影子，《吃糠》是宝钗暗苦影子，“达摩带徒弟过江”是宝玉出家影子。

于极热闹时，忽接薛蟠打死人命，有风云不测之象。

第七十九回至八十五回一大段，应分三小段：七十九、八十回为一段，叙薛蟠娶妻不贤，迎春遇人不淑，为犯案、磨死之由；八十一、二回为一段，叙宝玉再入家塾，伏中举之根；八十三、四、五回为一段，叙贾环又结仇怨，薛蟠复遭人命，伏将来串卖巧姐，金桂淫毒自害等事。中间夹叙黛玉恶梦、元妃染恙，及宝玉提亲、钓鱼占兆、贾政升官，均系叙现在事迹，伏后文根线。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接前文，仍是甲寅年秋中事。

[1] 拟正：试任或代理官员改为正式任命。

[2] 溜溜湫湫：躲躲闪闪、轻手轻脚的样子。

[3] 火儿：火媒。

[4] 吵喜：犹道喜。

[5] 给事中：官名。明代的给事中的职责主要为稽察六部之弊误，有驳正制敕违失之权。此喻能够在身边提醒、出主意的得力助手。

[6] 貂蝉：貂尾和附蝉，古代为侍中、常侍等贵近之臣的冠饰。泛指显贵的大臣。

[7] 新扮的：新创作排演的戏。《蕊珠记》：今未见此剧，或失传，或为作者杜撰。

[8] 刀笔先生：即刀笔讼师。以替打官司的人出主意、写状纸为职业的人。

[9] 撕掇：张罗，排解。

[10] 抓摸：捉摸，猜测。

[11] 再录一堂：即重新审理案子。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牒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话说薛姨妈听了薛蝌的来书，因叫进小厮问道：“你听见你大爷说，到底是怎么就把人打死了呢？”小厮道：“小的也没听真切。那一日大爷告诉二爷说……”说着，回头看了一看，见无人，才说道：“大爷说：自从家里闹的忒利害，大爷也没心肠了，所以要到南边置货去。追原本根，此闹在“错劝哥哥”。这日想着约一个人同行，这人在咱们这城南二百多地住。火旺之乡，正与金敌。大爷找他去了，遇见在先和大爷好的那个蒋玉函，祸起于此人，祸起于“错里错”明矣！带着些小戏子进城，大爷同他在个铺子里吃饭喝酒。因为这当槽儿的尽着拿眼瞟蒋玉函^[1]，大爷就有了气了。后来蒋玉函走了，第三天大爷就请找的那个人喝酒。酒后想起头一天的事情，天三生木，天一生水，是为黛玉报复，故必曰第三天。想起头一天，正是以水生木。叫那当槽儿的换酒，那当槽儿的来迟了，大爷就骂起来了。那个人不依，大爷拿起酒碗照他打去，谁知那个人也是个泼皮，便把头伸过来叫大爷打。大爷拿碗就砸他的脑袋，一下他就冒了血了，躺在地下，头里还骂，后头就不言语了。”薛姨妈道：“怎么也没人劝劝吗？”鸳鸯、探春诸人同受责备。小厮道：“这个也没听见大爷说，小的不敢妄言。”薛姨妈道：“你先去歇歇罢。”小厮答应出来。

这里薛姨妈自来见王夫人，托王夫人转求贾政。贾政问了前后，也只好含糊应了，只说等薛蝌递了呈子，看他本县怎么批了，再作道理。这里薛姨妈又在当铺里兑了银子，叫小厮赶着去了。三日后，果有回信，薛姨妈接着了，即叫小丫头告诉宝钗，连忙过来看了。只见书上写道：

带去银两做了衙门上下使费。哥哥在监，也不大吃苦，请太太放心。独是这里的人很刁，尸亲、见证都不依^[2]，连哥哥请的那个朋友也帮着他们。也帮他们，是无良之面；而在谈天之久，明报复之理，是吴

良之底。我与李祥两个俱系生地生人，他小厮无名，此独曰李祥，见此理之宜详，自然得生机于死地也。幸找着一个好先生，所谓刀笔，乃好先生。许他银子，才讨个主意，说是“须得拉扯着同哥哥喝酒的吴良，吴良有面有底，必用拉扯，大众都到。弄人保出他来，许他银两，叫他撕掳。他若不依，便说张三是他打死，张，大也；三，乾三连也，此天理循环自复而乾也，与前打死冯渊相对待，彼则自姤而坤。明推在异乡人身上。他吃不住，就好办了”。我依着他，果然吴良出来。现在买嘱尸亲见证，又做了一张呈子，前日递的。今日批来，请看呈底便知。

因又念呈底道：

具呈人某，呈为兄遭飞祸，代伸冤抑事。窃生胞兄薛蟠，本籍南京，寄寓西京。于某年月日，备本往南贸易。去未数日，家奴送信回家，云遭人命，生即奔宪治^[3]，知兄误伤张姓，及至图圉^[4]。据兄泣告，实与张姓素不相识，并无仇隙。偶因换酒角口，生兄将酒泼地，恰值张三低头拾物，一时失手，酒碗误碰凶门身死。蒙恩拘讯，兄惧受刑，承认斗殴致死。仰蒙宪天仁慈，知有冤抑，尚未定案。生兄在禁，具案诉辩，有干例禁；生念手足，冒死代呈。伏乞宪慈恩准，提证质讯，开恩莫大，生等举家仰戴鸿仁，永永无既矣^[5]！激切上呈。

批的是：

尸场检验^[6]，证据确凿。且并未用刑，尔兄自认斗杀，供招在案。今尔远来，并非目睹，何得捏词妄控？理应治罪，姑念为兄情切，且恕。不准。一呈一批，不即不离，合葫芦案；而曰胞兄，固许蟠与蝌、琴同气也。

薛姨妈听到那里，说道：“这不是救不过来了么！婚不可救，案不可救。这怎么好呢？”宝钗道：“二哥的书还没看完，后面还有呢。”因又念道：“有要紧的问来使便知。”薛姨妈便问来人，因说道：“县里早知我们的家当充足，须得在京里谋干得大情，再送一分大礼，归着一“情”字、一“金”字。还可以复审，从轻定案。太太此时必得快办，再迟了，就怕大爷要受苦了。”

薛姨妈听了，叫小厮自去，即刻又到贾府与王夫人说明原故，恳求贾政。贾政只肯托人与知县说情，不肯提及银物。政之为正，一出一入。薛姨妈恐不中用，求凤姐与贾琏说了，花上几千银子，才把知县买通，薛蝌那里也便弄通了，绝无累笔赘墨。然后知县挂牌坐堂，传齐了

一千邻保、证见、尸亲人等，监里提出薛蟠，刑房书吏俱一一点名。知县便叫地保对明初供，又叫尸亲张王氏三为乾，王为坤，复、姤、否、泰之理总包此两字内。此案正张大报复之日也，绝不是杂凑。并尸叔张二问话。张王氏哭禀道：“小的的男人是张大，南乡里住，十八年前死了。大儿子、二儿子也都死了。三出于大，大为阳，为乾，先天八卦，乾位南方，故居南乡。大儿、二儿皆死，则初爻二爻皆断，而成阴为艮卦矣，是即狗儿之义。死于十八年前，乃二九之数，九为阳，又即二阳下断也。其叔行二，亦即此义，故受贿叛亲，为阴为恶。光留下这个死的儿子，叫张三，今年二十五岁，还没有娶女人呢。二十五截二得十五数，即宝钗将笄之年。截下得二十，即为宝钗作生日之金。案成于此，故必曰没有娶亲；且没娶亲，则更无子息，刘老老又到。为小人家里穷，没得养活，在李家店里做当槽儿的。此理宜穷，而李家店、吴良合成天理良心，为凤姐讯家童开口语，尤二姐案并发。那一天晌午，李家店里打发人来叫俺说：‘你儿子叫人打死了。’我的青天老爷！小的就吓死了！三阳并断，以成纯坤，是现在之象，而特叫青天，正靚儿之义也，不止曲肖声口。跑到那里，看见我儿子头破血出的，躺在地下喘气儿。问他话也说不出，不多一会就死了。小人就要揪住这个小杂种拼命。”村妇口词，形容尽致，而肆行毁骂，正乃恶雪恶阴无讳词也，与钗父无名同相激射。众衙役吆喝一声，张王氏便磕头道：“求青天老爷伸冤！小人就只这一个儿子了！”

知县便叫下去。又叫李家店的人问道：“那张三是在你店内佣工的么？”那李二回道：《易》理一为奇，二为偶，偶为阴，是又既死之张三，绝非以张大、张二杂凑。“不是佣工，是做当槽儿的。”两语之妙，不可思议。以为形容乡愚，失之矣。盖此回由“郎中任”回中出，以宝玉之归空，非人伦之正道，而作者实不演空部也，故曰不是佣工。书以天理循环逼人放心。槽为养马之用，当槽正是收意马遏放心也，故曰是当槽儿。槽文本曹，为木所司，则正春令。当者，挡也，为木将及。又是木反为板儿，为青儿，来自艮卦之义也。否则于葫芦提案中，正怕多着笔墨以为累，更何暇着此等市井戏言，以形容一没要紧之人乎！知县道：“那日尸场上，你说张三是薛蟠将碗砸死的，你亲眼见的么？”李二说道：“小的在柜上，听见说客房里要酒，不多一回，便听见说：‘不好了，打伤了！’小的跑进去，只见张三躺在地下，也不能言语。小的便喊禀地保，一面报他母亲去了。他们到底怎么打的，实在不知道，求太爷问那喝酒的便知道了。”知县喝道：“初审口供，你是亲见的，怎么如今说没有见？”李二道：“小的前日吓昏了乱说。”衙役又吆喝了一声。

知县便叫吴良问道：“你是同在一处喝酒的么？薛蟠怎么打的？据实供来。”吴良说：“小的那日在家，这个薛大爷叫我喝酒。他嫌酒不好，要换，张三不肯。薛大爷生气，把酒向他脸上泼去，不晓得怎么样，就碰在那脑袋上了。天理良心，循环报复，最难晓得。这是亲眼见的。”知县道：“胡说。此处“胡说”，乃为“翻案”点睛，不可忽读。前日尸场上，薛蟠自己认拿碗砸死的，你说你亲眼见的，怎么今日的供不对？掌嘴！”衙役答应着要打，掌嘴是借胡说戒多言，乃说打未打，戒而不戒也。吴良求着说：“薛蟠实没有与张三打架，酒碗失手，碰在脑袋上的。求老爷问薛蟠，便是恩典了！”

知县叫提薛蟠，问道：“你与张三到底有什么仇隙？毕竟是如何死的？实供上来。”薛蟠道：“求太老爷开恩，小的实没有打他，为他不肯换酒，故拿酒泼他。不想一时失手，酒碗误碰在他的脑袋上。小的即忙掩他的血，那里知道再掩不住，血淌多了，过了一回就死了。前日场上怕太老爷要打，所以说是拿碗砸他的，只求太老爷开恩。”不答有什么仇隙之问，见钗、黛诸人本自无仇，而以妒成杀，卒至死亡相寻而已。知县便喝道：“好个糊涂东西！糊涂东西，乃《易》卦图，书中屡用隐演，此处尤重。本县前日问你怎样砸他的，你便供说恼他不换酒才砸的，今日又供是失手碰的！”知县假作声势，要打要夹，薛蟠一口咬定。知县叫仵作：“将前日尸场填写伤痕，据实报来。”仵作禀报说：“前日验得张三尸身无伤，惟凶门有碰器伤^[9]，长一寸七分，深五分，皮开，凶门骨脆，裂破三分。实系磕碰伤。”一寸分去七馀三，合五得八；五分合三分，仍得八。八八六十四，卦气一周也。七分八分得十五，所谓将笄之年。张三案实宝钗案也。

知县查对尸格相符^[9]，早知书吏改轻，也不驳诘，胡乱便叫画供。张王氏哭喊道：“青天老爷！前日听见，还有多少伤，怎么今日都没有了？”知县道：“这妇人胡说！现有尸格，你不知道么？”叫尸叔张二便问道：“你侄儿身死，你知道有几处伤？”张二忙供道：“脑袋上一伤。”知县道：“可又来！”叫书吏将尸格给张王氏瞧去，并叫地保、尸叔指明与他瞧，现有尸场亲押、证见俱供并未打架，不为斗殴，只依误伤，吩咐画供，将薛蟠监禁候详，馀令原保领出，退堂。结“翻案”正面，而支离恍惚，斟酌恰好，是文字极难着笔处。张王氏哭着乱嚷，知县叫众衙役：“撵他出去！”张二也劝张王氏道：“实在误伤，怎么赖人？现在太老爷断明，不要胡闹了。”

薛蝌在外打听明白，心内欢喜，便差人回家送信，等批详回来^[10]，

便好打点赎罪，且住着等信。只听路上三三两两传说：“有个贵妃薨了，三三见九，为阳数尽，三三合六，为阴数成。三三为六画之乾。两皆两之，则成坤，乃姤之终，复之始也。两两合四，乾之四爻曰“或跃”，或者，疑词。故薨为周妃，为元妃之疑。坤四爻曰“括囊”，死周妃所以死元妃。死元妃明以抑气数，而气数使然，则由自取。黛玉之死虽气数，而因口舌不能括囊也。只此四字，妙义无穷。而看官或以为闲文，但不解死者必定是周妃，何此书爱令人姓周耶。皇上辍朝三日。”这里离陵寝不远^[11]，知县办差垫道，一时料着不得闲，住在这里无益，不如到监告诉哥哥：“安心等着，我回家去，过几日再来。”薛蟠也怕母亲痛苦，带信说：“我无事，必须衙门再使费几次，便可回家了，只是不要吝惜银钱。”

薛蝌留下李祥在此照料，一径回家，见了薛姨妈，陈说知县怎样循情，怎样审断，终定了误伤，“将来尸亲那里再花些银子，一准赎罪便没事了。”薛姨妈听说，暂且放心，说：“正盼你来家中照应。贾府里本该谢去，况且周贵妃薨了，他们天天进去，家里空落落的。我想着要去替姨太太那边照应照应作伴儿，只是咱们家又没人，你这来的正好。”

薛蝌道：“我在外头，原听见说是贾妃薨了，这么才赶回来的。我们元妃好好儿的，怎么说死了？”周妃之薨，即元妃薨逝之先声，必在薛家说出，见气数之必抑，报复之必彰，必从薛起也。又腾挪出夏金桂许多报复文字。薛姨妈道：“上年原病过一次，也就好了。这回又没听见元妃有什么病。“省宫闱”计为日无多，今又曰上年，又曰这回没病，都是梦话。只闻那府里头几天老太太不大受用，合上眼便看见元妃娘娘，众人都不放心。直至打听起来，又没有什么事。到了大前儿晚上，老太太亲口说是：‘怎么元妃独自一个人到我这里？’众人只道是病中想的话，总不信。老太太又说：‘你们不信，元妃还与我说是：“荣华易尽，须要退步抽身。”’以梦证梦，指点大意，转是明笔，而退步抽身，金玉犹可止也。众人都说：‘谁不想到，这是有年纪的人，思前想后的心事。’所以也不当件事。恰好第二天早起，里头吵嚷出来，说娘娘病重，宣各诰命进去请安。他们就惊疑的了不得，赶着进去。他们还没有出来，我们家里已听见周贵妃薨逝了。有他们所未知，而此已知之者。你想外头的讹言，家里的疑心，恰碰在一处，可奇不奇？”

宝钗道：“不但是外头的讹言舛错，便在家里的，一听见‘娘娘’两个字，也就都忙了，过后才明白。一切丧败，过后明白，则明白又何益乎？正钗之自道，而戒凡为钗者也。这两天，那府里这些丫头婆子来

说，他们早知道不是咱们家的娘娘。我说：‘你们那里拿得定呢？’他说道：‘前几年正月，外省荐了一个算命的，说得很准。元妃一篇命理，乃是丫头婆子口中说，宝钗耳中听者，此等筋节请着眼。那老太太叫人将元妃八字夹在丫头们八字里头，无非二丫头，无非薄命，元妃固不能外，十二钗册子也。送出去叫他推算。他独说：“这正月初一日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时辰错了，‘错’字特提，正明钗之为差为错而恃气数之误。不然真是个贵人，也不能在这府中。”老爷和众人说：“不管他错不错，照八字算去。”那先生便说：“甲申年正月丙寅，这四个字，内有‘伤官’‘败财’^[12]。惟‘申’字内有‘正官’禄马^[13]，这就是家里养不住的，也不见得什么好。这日子是乙卯，初春木旺，虽是‘比肩’，那里知道愈‘比’愈好，就像那个好木料，愈经斫削，才成大器。”独喜得时上什么辛金为贵，什么巳中“正官”禄马独旺，这叫作“飞天禄马格”。又说什么“日禄归时，贵重的很。天月二德坐本命，贵受椒房之宠。这位姑娘，若是时辰准了，定是一位主子娘娘”。这不是算准了么？我们还记得说：“可惜荣华不久，只怕遇着寅年卯月，这就是‘比’而又‘比’，‘劫’而又‘劫’，譬如好木，太要做玲珑剔透，本质就不坚了。”闲人不善星学，考之书与本文亦相合，非若《水浒传》卢俊义八字之并无其人。然甲申年丙寅月而生于正月初三方有辛巳时，以云初一则不对。至云元妃薨于甲寅，得年四十三，则当生于壬申。云生甲申，得年四十三，则当死于丙寅，确非甲寅矣！盖立一元春案，所以立破木石成金玉一气数之天。而此天与道理为敌，虽一时纵横恣肆，道理无可如何，致恶人畅达，善人屈伏。及至时移事过，复见清明，气数亦归消灭，正阳伸而阴邪退矣。故黛玉虽死而愈于生，钗虽生而不如死，元妃亦同归于尽，其八字一生一死，非申之金，即寅之木，明言甲申重在木也，暗藏壬丙调水火也。而颠倒错乱，总以见气数不可恃也。他们把这些话都忘记了，只管瞎忙。我才想起来，告诉我们大奶奶，今年那里是寅年卯月呢。”

宝钗尚未说完，元妃之命，生死总在宝钗，而婆子、丫头传来，是书无非大戒阴人之口。而必“告诉我们大奶奶”，一篇命理，曰夏、曰金、曰桂而已。而婆子、丫头能了了言，宝钗能明明记，梦话直不怕眩惑煞人？书中黛玉完，元春先之而完，钗则到底未完，故尚未说完，其实无待续部。薛蝌急道：“且不要管人家的事。既有这样个神仙算命的，我想哥哥今年什么恶星照命，遭这么横祸，快开八字与我，给他算去，薛之八字，即元之八字，同一算也。看有妨碍么。”宝钗道：“他是外省来的，不知如今在京不在了？”京之外皆外省，此命理取用广、来路远。说着，便打点薛姨妈往贾府去。

到了那里，只有李纨、探春等在家接着，便问道：“大爷的事，怎么样了？”薛姨妈道：“等详上司才定，看来也到不了死罪了。”这才大家放心。探春便道：“昨晚太太想着，说上回家里有事，全仗姨太太照应。如今自己有事，也难提了。心里只是不放心。”薛姨妈道：“我在家，也是难过。只是你大哥遭了这事，你二兄弟又办事去了，家里你姐姐一个人，中什么用？况且我们媳妇儿又是个不大晓事的，所以不能脱身过来。目今那里知县也正为预备周贵妃的差事，不得了结案件，所以你二兄弟回来了，我才得过来看看。”李纨便道：“请姨太太这里住几天更好。”薛姨妈点头道：“我也要在这边给你们姐妹们作伴儿，就只你宝妹妹冷静些。”惜春道：“姨妈要惦着，为什么不把宝姐姐也请过来？”薛姨妈笑着说道：“使不得。”惜春道：“怎么使不得？他先怎么住着来呢？”一转一深，一剥一醒。李纨道：“你不懂的，人家家里如今有事，怎么来呢？”惜春信以为实，也不便再问。信以为实是儒理，不再问是空门。一段问答，包罗万象，与命理同为本回本大段之镇。

正说着，贾母等回来，见了薛姨妈，也顾不得问好，便问薛蟠的事。薛姨妈细述了一遍，宝玉在旁听见什么蒋玉函一段，当着人不问，心里打量是他，“既回了京，怎么不来瞧我？”又见宝钗也不过来，不知是怎么个原故。心内正自呆呆的想呢，恰好黛玉也来请安，宝玉稍觉心里喜欢，便把想宝钗来的念头打断，同着姊妹们在老太太那里吃了晚饭。大家散了，薛姨妈将就住在老太太的套间屋里。

宝玉回到自己房中，换了衣服，忽然想起蒋玉函给的汗巾，便向袭人道：“你那一年没有系的那条红汗巾子还有没有？”袭人道：“我搁着呢，问他做什么？”语中有刺。宝玉道：“我白问问。”袭人道：“你没有听见薛大爷相与这些混账人，所以闹到人命关天，你还提那些作什么？立‘放流刑’案正立钗、袭案，此段此处在所必提。有这样白操心，倒不如静静的念念书，把这些个没要紧的事搁开了也好。”宝玉道：“我并没闹什么，偶然想起，有也罢，没也罢，我白问一声，你们就有这些话。”袭人笑道：“并不是我多话，一个人知书达理，就该往上巴结才是，就是心爱的人来了，也叫他瞧着喜欢尊敬啊。”“爱”字深文，心是钗，口是黛，这已是凤姐掉包儿。宝玉被袭人一提，便说：“了不得，方才我在老太太那边看见人多，没有与林妹妹说话，他也不曾理我；散的时候，他先走了。此时必在屋里，我去就来。”说着就走，因“心爱”二字直认黛玉，是情有独钟，故说着就走。袭人道：“快些回来罢，‘谏痴’、‘护玉’都到。这都是我提头儿，‘提’字直认不讳。倒招起你的高兴来了。”

宝玉也不答言，低着头，一径走到潇湘馆来。递入下回，曰低着头，见此归空不得已也。只见黛玉靠在桌上看书。宝玉走到跟前笑说道：“妹妹早回来了？”黛玉也笑道：“你不理我，我還在那里做什么？”一语腻极，见你之外更无人也。与宝之另有念头，针锋相对。宝玉一面笑道：“他们人多说话，我插不下嘴去，所以没有和你说话。”一面瞧着黛玉看的那本书，书上的字一个也认不得。琴之为禁，全不认得，是追以前，是救现在，金玉犹可止也。有的像“苟”字，有的像“茫”字，也有一个“大”字旁边“九”字，加上一勾，中间又添个“五”字；也有上头“五”字“六”字，又添一个“木”字，底下又是一个“五”字。书中所演无非空渺，而止是象，其实非也，实则《易》理，“大”“九”“五”“木”皆阳，“勾”又勾萌，亦阳，惟“六”为阴，文中一见，特借琴谱演出扶阳抑阴，颠倒交变，妙不可言。看着，又奇怪又纳闷，便说：“妹妹近日愈发进了，看起天书来了。”《易》以一画开天，正是天书，人能知此书奇怪，而因而纳闷求解，便是看天书机会。

黛玉“嗤”的一声笑道：其实又只归之一笑。“好个念书的人，连个琴谱都没有见过^[14]？”《易》道只在眼前，并不关念书不念书。宝玉道：“琴谱怎么不知道？为什么上头的字一个也认不得？虽知道不认得，大家通病。既知又认，周、孔以次，殊难其人。妹妹，你认得么？”黛玉道：“不认得瞧他做什么？”宝玉道：“我不信，从没有听见你会抚琴。先天之心不识琴，先天无所用其禁也。后天之心转认得琴，正所以禁后天也。我们书房里挂着好几张，前年来了一个清客先生，叫做什么嵇好古，琴客则名嵇好古，其义自明，而《广陵散》成绝响矣，作者何等自负。老爷烦他抚了一曲，他取下琴来说都使不得，贾政之琴都使不得，政知禁而不知所以禁也。既使不得，而烦他抚了一曲，未抚而若已抚者，琴之为禁，不在声也。还说：‘老先生若高兴，改日携琴来请教。’想是我们老爷也不懂，他便不来了。以调侃语为讥失教指点，而知音难遇，作者何等自惜。怎么你有本事藏着？”黛玉道：“我何尝真会呢？虽会不真，一死非性命之正也。前日身上略觉舒服，在大书案上翻书，看有一套琴谱，甚是雅趣，上头讲的琴理甚通，手法说的也明白，真是古人静心养性的工夫。心性特提。我在扬州，也听得讲究过，也曾学过，只是不弄了，就没有了。这果真是‘三日不弹，手生荆棘’。工夫不可间断。前日看这几篇，没有曲文，只有操名^[15]，我又到别处找了一本有曲文的来，看着才有意思。本无文字语言，即声已落后天，必找有曲文的，这便是真会。究竟怎么弹得好，实在也难。书上说的：师旷教琴^[16]，能来风雷龙凤。孔圣人尚学琴于师襄^[17]，一操便知其为文王。高山流水，得遇知音。”说到这里，眼皮儿微微一动，慢慢的低下

头去。《五美吟》所以作，黛之低头，正即宝玉低头，而写来神情如画。

宝玉正听得高兴，便道：“好妹妹，你才说的实在有趣！只是我才见上头的字，字都不认得，你教我几个呢。”黛玉道：“不用教的，一说便可以知道的。”都是微言，所谓良知当以意会。宝玉道：“我是个糊涂人，得教我那个大字加一勾，中间一个五字的。”黛玉笑道：“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18]，这一勾加五字，是右手钩五弦，并不是个字，乃是一声，是极容易的。借容易之“易”，明点《周易》之“易”，《易》在先天，本无文字。还有吟、揉、绰、注、撞、走、飞、推等法，是讲究手法的。”是手法即笔法，说琴说书。宝玉乐得手舞足蹈的，“乐之实”即“仁之实”，必至手舞足蹈，方是真会。说：“好妹妹，你既明琴理，我们何不学起来？”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养性情，抑其淫荡，去其奢侈。全书大旨，到此方才说出，可见百廿回无非演此，何看官总不经意耶！若要抚琴，必择静室高斋，或在层楼的上头，或在林岩的里面，或是山巔上，或是水涯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时候，风清月朗，焚香静坐，心不外想，气血和平，才能与神合灵、与道合妙。所以古人说：‘知音难遇。’若无知音，宁可独对着那清风明月、苍松怪石、野猿老鹤抚弄一番，以寄兴趣，方为不负了这琴。是乃说书知音之难如此，是即“人不知而不愠”之义。还有一层，又要指法好，取音好。若必要抚琴，先须衣冠整齐，或鹤氅，或深衣，要如古人的仪表，那才能称圣人之器。如法搬演，自含妙义，乃作者自负。然后盥了手，焚上香，方才将身就在榻边，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儿，对着自己的当心，两手方从容抬起，这才身心俱正。还要知道轻重疾徐，卷舒自若，体态尊重方好。”又作者自白。宝玉道：“我们学着顽，若这么讲究起来，那就难了。”

两个人正说着，只见紫鹃进来，看见宝玉，笑说道：“宝二爷今日这样高兴。”高兴屡提，正对低头，“过犹不及”，一死一亡，皆非中道。宝玉笑道：“听见妹妹讲究的，叫人顿开茅塞，所以越听越爱听。”紫鹃道：“不是这个高兴，说的是二爷到我们这边来的话。”直挟另有念头，有彼一高兴，因成此两高兴也。宝玉道：“先时妹妹身上不舒服，我怕闹的他烦；再者，我又上学，因此显着就疏远了似的。”紫鹃不等说完，便道：“姑娘也是才好。二爷既这么说，坐坐也该让姑娘歇歇儿了，别叫姑娘只是讲究劳神了。”此段问答语有芒角，与劝拿主意对勘方解。宝玉笑道：“可是，我只顾爱听，也就忘了妹妹劳神了。”黛玉笑道：“说这些倒也开心，也没有什么劳神的。只是怕我只管

说，你只管不懂呢。”宝玉道：“横竖慢慢的自然明白了。”都是会而不会，言下指点。说着，便站起来道：“当真的妹妹歇歇儿罢，明儿我告诉三妹妹和四妹妹去，叫他们都学起来，让我听。”黛玉笑道：“你也太受用了，即如大家学会了抚起来，你不懂，可不是对……”黛玉说到那里，想起心上的事，便缩住口不往下说了。一“对”字为心上事，所谓偶，所谓坤，所谓牛。而受用于此，不懂亦即此，刘老老虽来未来也。宝玉便笑着道：“只要你们能弹，我便爱听，也不管牛不牛的了。”复非真复，牛竟不牛也，拆用成语，入微入妙。黛玉红了脸一笑，再一笑作结。紫鹃、雪雁也都笑了。

于是走出门来，只见秋纹带着小丫头捧着一小盆兰花来说：“太太那边有人送了四盆兰花来，因里头有事，没有空儿顽他，叫给二爷一盆，林姑娘一盆。”琴者，禁也。兰者，阑也。黛玉终得禁制范围而干净以去。必宝、黛各一盆，是已与为偶矣。黛玉看时，却有几枝双朵儿的，心中忽然一动，也不知是喜是悲，便呆呆的呆看。那宝玉此时却一心只在琴上，兰既得偶，琴即和鸣，木石虽破实完。便说：“妹妹有了兰花，就可以做《猗兰操》了^[19]。”《猗兰操》作于孔子，乃《大学》之源也。本大段以《大学》起，以《周易》结，琴是《周易》，兰是《大学》，总归于此。而黛玉之孤芳自赏，终得干净身子而去。宝玉一心无主，与琴与兰总为不知音而已。黛玉听了，心里反不舒服，回到房中，看着花，想到：“草木当春，花鲜叶茂，想我年纪尚小，便像三秋蒲柳。若是果能随愿，或者渐渐的好来；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残春，怎禁得风催雨送？”想到那里，不禁又滴下泪来。必当一点还泪，以结琴兰。紫鹃在旁，看见这般光景，却想不出原故来。方才宝玉在这里，那么高兴，高兴又提。如今好好的看花，怎么又伤起心来？正愁没个法儿劝解，只见宝钗那边打发人来。此等大关节处必接大章法。

未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来路甚远，所以圆恶梦而揭全书实义。上半回从“葫芦案”来，此老官即假语村言，作者自命也。盖纳污含垢，以成此书，正以葫芦案不可不翻，故曰“受私贿”“翻案牒”也。所演事迹，皆是反说。下半回又作者自白，见翻此案、解此琴，无非“寄闲情”而已。乃从“归省庆元宵”生出，以明琴书真实作用，故用元妃命理为过脉。

自“省宫闱”至此回为一大段，乃为“断痴情”、“成大礼”再作迟留，以挽气数而伸道理之文字也。恶梦谁寻，惊风自作。葫芦案下，结不了冤怨官司；凤藻宫中，闹不清姻缘头绪。老官秉笔，要拦大众吃糠，工

部郎中偏报到；文起弹琴，不许一人归墨，李家店主试提来。放流刑忽认忽翻，闺阁声半吞半吐。此中无文字，何处寄闲情。惜哉北静王，笑煞南无佛。

【护花主人评曰】蒋玉函久不提，今离聘娶袭人为时不远，因借薛蟠途遇，邀同饮酒叙及，且即以当槽张三注视玉函，为次日薛蟠生气掷死张三根由。并宝玉闻知，查问红汗巾，袭人嗔说，反挑将来聘取情事。灵活关照，真雕龙手笔。

先叙批驳初呈，后叙复审翻案，财可通神，写尽贪官情状。

周妃薨逝，是元妃影子。又补叙算命一层，为本年元妃薨逝埋根。

贾母梦元妃说：“荣华易尽。”不是梦境，是预兆。

宝玉不识琴谱，最为确切。曾忆予八九岁时，偶于书架上见琴谱一本，翻阅一遍，一字不识。遂细查字典，《正字通》、《海篇》、《六书》等，并无谱中一字，疑为异书，又疑为仙符，不知作何用处，三四日寻思不得。既而照写几字，请问严君，方知是弹琴手法。今读此书，恍如昔年光阴，不禁为之哑然。

牛不牛，宝玉自说，妙极。

送兰花引出《猗兰操》，又因《猗兰操》引出下回宝钗歌词、黛玉和韵，血脉一气贯注。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间事，因下回犹点明九月节候一句也。

[1] 当槽儿的：酒店、饭馆中的伙计。

[2] 尸亲：命案中死者的亲属。

[3] 宪治：指县衙门。

[4] 圜圉（líng yǔ）：监狱。

[5] 仰戴鸿仁，永永无既：意谓大恩大德，永世难忘。

[6] 尸场：人命案的现场。

[7] 邻保：邻居。

[8] 囟（xìn）门：婴儿头顶骨未合缝的地方，在头顶的前部中央。用手扪摸，可以感觉脑血管的跳动。也叫脑门、顶门。成人顶骨合缝后也俗称囟门。

[9] 尸格：验尸单元格。也称验状、尸单。

[10] 批详：经上级批示的公文。详，旧时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请示报告。

[11] 陵寝：古代帝王陵墓的宫殿寝庙。借指帝王陵墓。

[12] 伤官：古代八字算命的术语。谓八字中犯此，将不利本主。

[13] 正官：星命家术语。谓官煞之两干相配合者，如甲遇辛是。甲若遇庚，则官煞两干不相配合，谓之偏官。禄马：犹禄命。古代相术术语。意谓人生禄食命运，随乘天马运行，均有定数。

[14] 琴谱：古代琴曲的乐谱。

[15] 操：琴曲。

[16] 师旷：春秋时期晋国乐师，盲人。

[17] 师襄：春秋时鲁国乐官。

[18] 九徽：从琴首向琴尾数第九个圆点，即第九音。徽，指七弦琴琴面十三个指示音节的标识。

[19] 《猗兰操》：古琴曲名。相传孔子所作。多抒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之情。

第八十七回

感秋声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却说黛玉叫进宝钗家的女人来，问了好，呈上书子。黛玉叫他去喝茶，便将宝钗来书打开看时，只见上面写着：何必不来而以札，明告之矣，是乃催死符，惜黛之不悟也。

妹生辰不偶^[1]，家运多艰，姊妹伶仃，萱亲衰迈^[2]。兼之猊声狺语^[3]，旦暮无休；更遭惨祸飞灾，不啻惊风密雨。夜深辗转，愁绪何堪！属在同心，能不为之愍惻乎^[4]？回忆海棠结社，序属清秋；对菊持螯，同盟欢洽。犹记“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之句，未尝不叹冷节遗芳，如吾两人也。感怀触绪，聊赋四章。匪曰无故呻吟，亦长歌当哭之意耳。一札有自惧，有自悔，能将骑虎之势洋溢言下，乃极吃力文字。

悲时序之递嬗兮，又属清秋。感遭家之不造兮^[5]，独处离愁。北堂有萱兮，何以忘忧？无以解忧兮，我心咻咻^[6]！一解。

云凭凭兮秋风酸，步中庭兮霜叶干。何去何从兮，失我故欢。静言思之惻肺肝。二解。

惟鲋有潭兮，惟鹤有梁。鳞甲潜伏兮，羽毛何长。搔首问兮茫茫。高天厚地兮，谁知予之永伤？三解。

银河耿耿兮寒气侵，月色横斜兮玉漏沈。忧心炳炳兮，发我哀吟。吟复吟兮，寄我知音。四解。○一歌四解，四大一齐解散。黛死宝亡，钗亦不知所终矣。拟为宝钗心声，何哀以思耶！

黛玉看了，不胜伤感。又想：“宝姐姐不寄与别人，单寄与我，也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到底认贼为子。正在沉吟，只听见外面有人说：“林姐姐在家里呢么？”黛玉一面把宝钗的书叠起，口内便答应道：“是谁？”正问着，只见几个人进来，却是探春、湘云、李纹、李绮，探结财，湘结色，纹、绮结琴书，便是四解。彼此问了好，雪雁倒上茶来，大家喝了，说些闲话。因想起前年的菊花诗来，黛玉便

道：“宝姐姐自从挪出去，来了两遭，如今索性有事也不来了，真真奇怪。我看他终久还来我们这里不来？”奇怪纳闷，是即宝玉看天书。而以不来为有事，蟠之事即钗之事也，呆到绝顶。探春微笑道：“怎么不来？横竖要来的。写探春深心，坐视家败人亡，夷然不顾，乃剥乃决之实际，其写“兴利”，犹是以浅形深也。看“微笑”二字，令人发指。如今是他们尊嫂有些脾气，姨妈上了年纪的人，又兼有薛大哥的事，自然得宝姐姐照料一切，那里还比得先前有工夫呢？”

正说着，忽听得“唢喇喇”一片风声，吹了好些落叶，打在窗纸上，停了一回儿又透过一阵清香来。写景凄清，而闻香于落叶之中，是即剥中得复。众人闻着，都说道：“这是何处来的香风？这像什么香？”黛玉道：“好像木樨香。”“居士闻木樨香否？是吾无隐乎尔！”晦堂答山谷之语。今黛玉然，乃诛后来之凤姐，现在之探春，同为一阴也。探春笑道：“林姐姐终不脱南边人的话，这大九月里的，那里还有桂花呢？”明点九月，剥卦用事。黛玉笑道：“原是啊！不然怎么不竟说是桂花香，只说似乎像呢？”金桂报复，隐然言下，而书中禅机，只是好象，不可认真。湘云道：“三姐姐，你也别说。你可记得‘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在南边正是晚桂开的时候了，你只没有见过罢了，等你明日到南边去的时候，你自然也就知道了。”探春笑道：“我有什么事到南边去？况且这个也是我早知道的，愈说知道愈不知道，知几其神乎！不用你们说嘴。”李纹、李绮只抿着嘴儿笑。已无所用其禁矣。黛玉道：“妹妹，这可说不齐。俗语说：‘人是地行仙。’今日在这里，明日就不知在那里。譬如我原是南边人，怎么到了这里呢？”湘云拍着手笑道：“今儿三姐姐可叫林姐姐问住了。不但林姐姐是南边人到这里，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就不同。也有本来是北边的，也有根子是南边的长在北边的，也有生长在南边到这北边的。今儿大家都凑在一处，可见人总有一个定数。大凡地和人，总是各自有缘分的。”南北混合，通达无碍，便是四解。众人听了都点头，探春也只是笑。又说了一会子闲话儿，大家散出。黛玉送至门口，大家都说：“你身上才好些，别出来了，看着了风^[4]。”

于是黛玉一面说着话儿，一面站在门口，又与四人殷勤了几句，便看着他们出院去了。进来坐着，看看已是林鸟归山，夕阳西坠。八字妙合，不泛写景。因史湘云说起南边的话，便想着：“父母若在，南边的景致，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桥，六朝遗迹。不少下人服侍，诸事可以任意，言语亦可不避。香车画舫，红杏青帘，惟我独尊。今日寄人篱下，纵有许多照应，自己无处不要留心。不知前生作了什么罪孽，今生这样孤凄！真是李后主说的，‘此间日中，只以眼泪洗面’矣！”入题

写“感”字、“悲”字委婉，而眼泪洗面，因“卧榻之侧，不容酣睡”也。而作者之辛酸泪实与俱下。一面思想，不知不觉神往那里去了。

紫鹃走来，看见这样光景，想着必是刚才因说起南边北边的话来，一时触着黛玉的心事了，便问道：“姑娘们来说了半天话，想来姑娘又劳了神了。才刚我叫雪雁告诉厨房里，给姑娘作了一碗火肉白菜汤^[8]，加了一点儿虾米儿，配了点青笋紫菜，姑娘想着好么？”黛玉道：“也罢了。”紫鹃道：“还熬了一点江米粥。”一粥一汤隐然五行归中，又是四解。黛玉点点头儿，又说道：“那粥该你们两个自己熬了，不用他们厨房里熬才是。”紫鹃道：“我也怕厨房里弄的不干净，我们各自熬呢。就是那汤，我也告诉雪雁合柳嫂儿说了，要弄干净些。柳嫂儿说了：他打点妥当，拿到他屋里，叫他们五儿瞅着炖呢。”即已到“候芳魂”。黛玉道：“我倒不是嫌人家腌臢，只是病了好些日子，不周不备，都是人家，这会子又汤儿粥儿的调度，未免惹人厌烦。”步步留心，只是如此。说着眼圈儿又红了。紫鹃道：“姑娘这话，也是多想。姑娘是老太太的外孙女儿，又是老太太心坎儿上的，别人求其在姑娘跟前讨好儿还不能呢，那里有抱怨的？”黛玉点点头儿，因又问道：“你才说的五儿，不是那日和宝二爷那边的芳官在一处的那个女孩儿？”紫鹃道：“就是他。”黛玉道：“不听见说要进来么？”紫鹃道：“可不是。因为病了一场，后来好了，才要进来，正是晴雯他们闹出事来的时候，也就耽搁住了。”又找“斩情”。黛玉道：“我看那丫头倒也还头脸儿干净。”特提干净。

说着，外头婆子送了汤来。雪雁出来接时，那婆子说道：“柳嫂儿叫回姑娘：这是他们五儿作的，不敢在大厨房里作，怕姑娘嫌腌臢。”此厨原以备园内人，岂黛玉平日不吃饭乎？蹊跷话有深警。雪雁答应着，接了进来，黛玉在房中已听见了，吩咐雪雁：“告诉那老婆子回去说，叫他费心。”雪雁出来说了，老婆子自去。这里雪雁将黛玉的碗箸安放在小几儿上，因问黛玉道：“还有咱们南来的五香大头菜，以五合五，总归于土。拌些麻油、醋可好么？”黛玉道：“也使得，只不必累赘了。”一面盛上粥来，黛玉吃了半碗，用羹匙舀了两口汤喝，就搁下了。两个丫鬟撤了下来，拭净了小几，端下去，又换上一张常放的小几。黛玉漱了口，盥了手，便道：“紫鹃，添了香了没有？”紫鹃道：“就添去。”黛玉道：“你们就把那汤合粥吃了罢，味儿还好，且是干净。待我自己添香罢。”两个人答应了，在外间自吃去了。

这里黛玉添了香，自己坐着，才要拿本书看，只听得园内的风自西

边直透到东边，穿过树枝，都在那里唏¹⁰啾啾不住的响，一回儿檐下的铁马⁹也只管叮叮当当的乱响起来。写秋声微妙，而东风、西风乃黛玉死所；宝玉因金而走，是为铁马。一秋声中有死、有亡。一时雪雁先吃完了，进来伺候。黛玉便问道：“天气冷了，我前日叫你们把那些小毛儿衣服晾晾，可曾晾过没有？”雪雁道：“都晾过了。”黛玉道：“你拿一件来我披披。”雪雁走去，将一包小毛的衣服抱来，打开毡包¹⁰，给黛玉自拣。只见内中夹着个绢包儿。黛玉伸手拿起，打开看时，却是宝玉病时送来的旧手帕，自己题的诗，上面泪痕犹在，里头却包着那剪破了的香囊、扇袋，并宝玉通灵玉上的穗子。原来晾衣服时，从箱中检出，紫鹃恐怕遗失了，遂夹在这毡包里的。这黛玉不看则已，看了时，也不说穿那一件衣服，手里只拿着那两方手帕呆呆的看那旧诗；看了一回，不觉得簌簌泪下。此段直注“断痴情”，总预演黛玉一死而已。紫鹃刚从外间进来，只见雪雁正捧着一毡包衣裳在旁边呆立，小几上却搁着剪破的香囊，两三截儿扇袋，和那较断了的穗子。黛玉手中自拿着两方旧帕，上边写着字迹，在那里对着滴泪。必从紫鹃眼中再写一过，与宝玉问袭人茜香罗相针对。正是：

失意人逢失意事，新啼痕间旧啼痕。还泪账了，而所以失意，乃人事，非天心也。首句明点。

紫鹃见了这样，知是他触物伤情，感怀旧事，料道劝也无益，只得笑着道：“姑娘还看那些东西作什么？那都是那几年宝二爷和姑娘小时，一时好了，一时恼了，闹出来的笑话儿。要像如今这样厮抬厮敬¹¹，那里能把这些东西白糟蹋了呢？”紫鹃这话原给黛玉开心，不料这几句话更提起黛玉初来时和宝玉的旧事来，一发珠泪连绵起来。紫鹃又劝道：“雪雁这里等着呢，姑娘披上一件罢。”那黛玉才把手帕撂下，紫鹃连忙拾起，将香袋等物包起拿开。

这黛玉方披了一件皮衣，自己闷闷的走到外间来坐下。回头看见案上宝钗的诗启，尚未收好，又拿出来瞧了两遍，叹道：“境遇不同，伤心则一。不免也赋四章，翻入琴谱，可弹可歌，明日写出来寄去，以当和作。”便叫雪雁将外边桌上笔砚拿来，濡墨挥毫，赋成四叠¹²。叠即解，钗以解而生，黛以叠而死，叠而在琴，所以死也，与钗大异。又将琴谱翻出，借他《猗兰》、《思贤》两操，合成音韵。《猗兰》、《思贤》直追尼父，全书大旨借琴以演圣经也。与自己做的配齐了，然后写出，以备送与宝钗，又即叫雪雁向箱中将自己带来的短琴拿出，拿琴必用雪雁，一部《国风》在此矣。调了弦，又操演了指法。黛玉本是个绝

顶聪明人，又在南边学过几时，虽是手生，到底一理就熟。抚了一番，夜已深了，便叫紫鹃收拾睡觉。不题。安顿文字不突，而至此上半回已了。

却说宝玉这日起来，梳洗了，带着焙茗正往书房中来，只见墨雨笑嘻嘻的跑来，迎头说道：“二爷，今日便宜了。太爷不在书房里，都放了学了。”宝玉道：“当真的么？”墨雨道：“二爷不信，那不是三爷和兰哥儿来了？”宝玉看时，只见贾环、贾兰跟着小厮们，两个笑嘻嘻的，嘴里咕咕呱呱不知说些什么，循环之理，正说不明，便是探春不知南边。迎头来了，见了宝玉，都垂手站立。宝玉问道：“你们两个怎么就回来了？”贾环道：“今日太爷有事，说是放一天学，明儿再去呢。”入下半回。“入邪”实因放学起，是大眼目。

宝玉听了，回身到贾母、贾政处禀明了，然后回到怡红院中。袭人问道：“你怎么就回来了？”宝玉告诉了他，只坐了一坐儿，便往外走。袭人道：“往那里去？这样忙法？就放了学，依我说也该养养神儿了。”读之令人耳如针刺。宝玉站住脚，低了头说道：“你的话也是，但是好容易放一天学，还不散散去，你也该可怜我些儿了。”奇情怪笔，而究竟寓焉。袭人见说的可怜，笑道：“由爷去罢。”正说着，端了饭来，宝玉也没法儿，只得且吃饭，三口两口，忙忙的吃完，必间以吃饭，与黛玉吃饭对，两三口即五香菜。漱了口，一溜烟往黛玉房中去了。

走到门口，只见雪雁在院中晾绢子呢。再提绢子。宝玉因问：“姑娘吃了饭了么？”雪雁道：“早起喝了半碗粥，懒得吃饭，虽吃饭而究未吃饭。这时候打盹儿呢。二爷且到别处走走，回来再来罢。”宝玉只得回来，无处可去，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几天没见，便信步走到蓼风轩来。刚到窗下，只见静悄悄寂无人声，宝玉打谅他也睡午觉，不便进去。才要走时，只听屋里微微一响，不知何声。静极生动，“雷在地中”，不知何声，仍是迷复。宝玉站住再听。半日，又“啪”的一响。宝玉还未听出，只听一个人道：“你在这里下了一个子儿，那里你不应么？”宝玉方知是下大棋，以棋引琴，因争生禁也。而棋之黑白分明，正琴之阴阳对待，此理甚大，故曰大棋。但只急切听不出这个人的语音是谁。莫名其妙，以下文字是棋是《易》。底下方听见惜春道：“怕什么？你这么一吃，我这么一应，你又这么吃，我又这么应，还缓着一着儿呢，终久连得上。”那一个又道：“我要这么一吃呢？”惜春道：“呵！还有一着反扑在里头呢，我倒没防备。”宝、黛一切托大，全不防备，借棋演之，

所以为妙。

宝玉听了听，那一个声音很熟，却不是他个姊妹。料着惜春屋里也没外人，轻轻的掀帘进去，看时，不是别人，却是那栊翠庵的“槛外人”妙玉。至此必应特提此人，以结全书。这宝玉见是妙玉，不敢惊动。妙玉和惜春正在凝思之际，也没理会。丧败死亡，是没理会，归着渺茫，是没理会，所以为妙，妙在没理会也。宝玉却站在旁边，看他两个的手段。只见妙玉低着头，问惜春道：“你这个畸角儿不要了么？”既无畸角，则不方不正，所谓“惑偏私”。惜春道：“怎么不要？你那里头都死着子儿，我怕什么？”妙玉道：“且别说满话，试试看。”惜春道：“我便打了起来，看你怎么样？”妙玉却微微笑着，把边上子一接，却搭转一吃，把惜春的一个角儿都打起来了，笑着说道：“这叫做倒脱靴势。”“跌脚上船会也么！”所理会者如此而已，乃倒乃不正。

惜春尚未答言，宝玉在旁情不自禁，哈哈一笑，把两个人都吓了一跳。惜春道：“你这是怎么说？进来也不言语，这么使促狭吓人。自盗自寇。你多早晚进来的？”宝玉道：“我头里就进来了，看看你们两个争这个畸角儿。”说着，一面与妙玉施礼，一面又笑问道：“妙公轻易不出禅关，今日何缘下凡一走？”“走”字八面玲珑，近则“走火”，远则“却尘”。妙玉听了，忽然把脸一红，也不答言，低了头，自看那棋。宝玉自觉造次，连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们在家的俗人。头一件，心是静的；静则灵，灵则慧。”宝玉尚未说完，乃儒理，非禅机，本书所未说完者。只见妙玉微微的把眼一抬，看了宝玉一眼，复又低下头去，那脸上的颜色渐渐的红晕起来。为“走火”安根，如春云展。宝玉见他不理，只得讪讪的旁边坐了。

惜春还要下子，妙玉半日说道：“再下罢。”便起身理理衣裳，重新坐下，痴痴的问着宝玉道：“你从何处来？”宝玉巴不得问这声，好解释前头的话，忽又想道：“或是妙玉的机锋？”转红了脸，答应不出来。妙玉微微一笑，自合惜春说话。惜春也笑道：“二哥哥，这什么难答的？你没的听见人家常说的，‘从来处来’么？这也值得把脸红了，见了生人的似的？”圣贤道理只在眼前，“来处来”正是“孝”字根源，奈何推入机锋也，是大指点。妙玉听了这话，想起自家心上一动，脸上一热，必然也是红的，倒觉不好意思起来，宝之红即妙之红，并落惜春眼内，其义微妙。因站起来说道：“我来得久了，要回庵里去了。”惜春知妙玉为人，也不深留，送出门口。妙玉笑道：“久已不来，这里弯弯曲曲的，回去的路头都要迷住了。”有来处来，无去处去，切指归空之误。宝玉

道：“这倒要我来指引指引何如？”但须反问此心。妙玉道：“不敢，二爷前请。”

于是二人别了惜春，离了蓼风轩，必明提蓼风轩，曰离了，明死、亡同为离孝也，否则此句可省。弯弯曲曲，走近潇湘馆，才离蓼风，便到此处，理欲之界甚迫。忽听得叮咚之声。妙玉道：“那里的琴声？”宝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里抚琴呢。”妙玉道：“原来他也会这个，怎么素日不听见提起？”宝玉悉把黛玉的事述了一遍，因说：“咱们去看他。”妙玉道：“从古只有听琴，再没有看琴的。”耳得而为声，目遇而为色，琴又何不可看？是正拖泥带水，为妙玉立“走火”之案，转无深意。宝玉笑道：“我原说我是个俗人。”直破妙玉，直破空渺，槛内人、世人只能完成一“俗”字而已。说着，二人走至潇湘馆外，在山子石坐着静听。山子野、石头记，杂众妙于一琴矣。甚觉音调清切。只听得低吟道：是乃黛玉绝笔，而托于琴，是禁而能受禁者也，非若钗之解而不知解，不知所终。

风萧萧兮秋气深，美人千里兮独沉吟。望故乡兮何处？倚栏干兮涕沾襟。以“风”字起，“风脉脉”、“风故故”都到，而《五美吟》在其中矣。

歇了一回，听得又吟道：

山迢迢兮水长，照轩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银河渺茫，罗衫怯怯兮风露凉。以“山”字起，说石头也，木石虽破实完，风月鉴中得几许光明而去。

又歇了一歇。妙玉道：“刚才‘侵’字韵是第一叠，如今‘阳’字韵是第二叠了。咱们再听。”里边又吟道：

子之遭兮不自由，予之遇兮多烦忧。之子与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无尤^[13]。此以“子”字起，合下以“人”字起，一己一人，心为二心，乃绛黛之义，死则合矣，便已到“幻境得通灵”。至此曲为答宝钗之作，后两语用《国风》，直以嫡自居，以庶目之，以琴操勉，其操旨微矣！

妙玉道：“这又是一拍，何忧思之深也！”宝玉道：“我虽不懂得，但听他的音响，也觉得过悲了。”里头又调了一回弦。妙玉道：“君弦太高了，与无射律只怕不配呢^[14]。”无射为九月之律，在时为秋，在卦为剥，黛之死所也，而实因心君高亢，以致不得所配而然。里边又吟道：

人生斯世兮如轻尘，天上人间兮感夙因。感夙因兮不可憊^[15]，素心何如天上月！起句一“尘”字，末句一“月”字，到“却尘”，《风月宝鉴》终矣。四叠音节词意与四解适相敌，拟为黛玉作，迥不是钗。

妙玉听了，呀然失色道：“如何忽作变徵之声^[16]！音韵可裂金石矣！五音徵为事，裂宝之石、钗之金而独死，乃人事之变，非天心也。请与“失意人逢失意事”评参看。只是太过。”过且不可，况于太乎！傲慢自喜者听之哉。宝玉道：“太过便怎么？”妙玉道：“恐不能持久。”正训、明训，为黛玉训，实为大众训也。正议论时，听得君弦“礲”的一声断了，妙玉站起来，连忙就走。宝玉道：“怎么样？”妙玉道：“日后自知，你也不必多说。”竟自走了。黛玉死宝亡，演以作结，人人得而知之。至为演下半回正面则非人所知己。盖黛玉之死，宝之亡，钗之不知所终，无非“走火入邪”，合成一妙，下文找足之也。弄得宝玉满腹疑团，没精打彩的归至怡红院中不表。

单说妙玉归去，早有道婆接着，掩了庵门，坐了一回，把“禅门日诵”念了一遍。吃了晚饭，点上香，拜了菩萨，即黛玉之吃饭、添香、弹琴。命道婆自去歇着，自己的禅床靠背俱已整齐，屏息垂帘，跏趺坐下^[17]，断除妄想，趋向真如^[18]。《丹诀》云：“断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妖。”引此八字，特明作意，看官犹谓其演空渺耶！坐到三更过后，冬至子之半，乃是真复，宝、黛玉不能，故为入魔之候。听得屋上“喟”一片瓦响。妙玉恐有贼来，雷从下起而声自上，乃是贼，是迷复。下了禅床，出到前轩，但见云影横空，月华如水。写景凝炼，而上四字是书面，下四字是书底，不是信手拈来。那时天气尚不很凉，一切败坏犹可及止，天气正对人事。独自一个，凭栏站了一回，忽听房上两个猫儿，一递一声厮叫。猫儿打架，直追可卿一梦，乃大眼目。

那妙玉忽想起日间宝玉之言，不觉一阵心跳耳热，自己连忙收摄心神，走进禅房，仍到禅床上坐了。怎奈神不守舍，一时如万马奔驰，觉得禅床便恍荡起来，身子已不在庵中。便有许多王孙公子，要来娶他；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他上车，自己不肯去。一回儿又有盗贼劫他，持刀执棍的逼勒，只得哭喊求救。早惊醒了庵中女尼、道婆等众，都拿火来照看，只见妙玉两手撒开，口中流沫。急叫醒时，只见眼睛直竖，两颧鲜红，骂道：“我是有菩萨保佑，你们这些强徒，敢要怎么样？”一段画鬼笔，绝不拖累，与恶梦相映射。众人都吓的没了主意，都说道：“我们在这里呢，快醒转来罢。”妙玉道：“我要回家去，你们有什么好人，送我回去罢！”道婆道：“这里就是你住的房子。”说着，

又叫别的女尼忙向观音前祷告。

求了签，翻开签书看时，是触犯了西南角上的阴人。西南坤位，触犯刘老老之忌也。就有一个说：“是了，大观园中西南角上，本来没有人住，阴气是有的。”一面弄汤弄水的，在那里忙乱。那女尼原是自南边带来的，服侍妙玉自然比别人尽心，围着妙玉坐在禅床上。妙玉回头道：“你是谁？”女尼道：“是我。”“是我”两字直揭本来面目。妙玉仔细瞧了一瞧，道：“原来是你。”便抱住那女尼，呜呜咽咽的哭起来，说道：“你是我的妈呀！“原来是你”，确然究取生身；“你是我妈”，“孝”字真实道理也，斯为走火之救。你不救我，我不得活了。”那女尼一面唤醒他，一面给他拍着，道婆倒上茶来喝了，直到天明，才睡了。

女尼便打发人去请大夫来看脉，也有说是思虑伤脾的，也有说是热入血室的，也有说是邪祟触犯的，也有说是内外感冒的，终无定论。猜测病证，乃笑看此书而不知此书所演为何证者。独首句思虑伤脾是眼，与可卿同一病也，请参彼评。后请得一个大夫来看了，无名无姓，而曰后来，乃待后来读此书而识此证者也，闲人何敢多让。问：“曾打坐过没有？”道婆说道：“向来打坐的。”大夫道：“这可是昨夜忽然来的么？”道婆道：“是。”大夫道：“这是走火入魔的原故。”众人问：“有碍没有？”大夫道：“幸亏打坐不久，魔还入得浅，可以有救。”犹可及止。写了降伏心火的药，救之之法，只是如此，冷香丸一“冷”字而已。吃了一剂，稍稍平复些。外面那些游头浪子听见了，便造作许多谣言，说：“这样年纪，那里忍得住？况且又是很风流的人品，很乖觉的性灵，以后不知飞在谁手里，便宜谁去呢？”过了几日，妙玉病虽略好，神思未复，终有些恍惚。

一日，惜春正坐着，彩屏忽然进来回道：“姑娘知道妙玉师父的事吗？”仍归到此，词圆义足，不曰病而曰事，便是琴之变徵也。惜春道：“他有什么事？”彩屏道：“我昨日听的邢姑娘和大奶奶那里说呢，必得从此两人听来，又是正义，琴之正音也。他自从那日和姑娘下棋回去，夜间忽然中了邪，嘴里乱嚷，说：强盗来抢他来了，到如今还没好。姑娘你说这不是奇事吗？”乃“奇缘识金锁”之奇，钗之变徵也。惜春听了，默然无语。知之稔矣。因想：“妙玉虽然洁净，毕竟尘缘未断。两语三面。可惜我生在这种人家，不便出家；我若出了家时，那有邪魔缠扰？一念不生，万缘俱寂。”所以为惜，惜其为阴为复，只是如此也。想到这里，蓦与神会，若有所得，便口占一偈云：

大造本无方，云何是应住？

既从空中来，应向空中去。圆明一点本非空，即释氏亦自有实际。此云空来空去，不惟昧“来处来去处去”之真旨，即云何应住之旨，亦误会矣，即“惑偏私”一证，而揭本书底中之底。

占毕，即命丫头焚香。自己静坐了一回，又翻开那棋谱来，把孔融、王积薪等所著，看了几篇。两古人用得出神入化，孔乃《学》、《庸》，王为《周易》，书之主骨，方云空空，即明实际，看官何又以为附会耶！内中“荷叶包蟹势”、“黄莺搏兔势”，“鹰”误作“莺”，误出有意。都不出奇；“三十六局杀角势”，一时也难会难记；独看到“八龙走马”，觉得甚有意思。正在那里作想，“荷包蟹”，虽隐必现也，是诸淫秽。“莺搏兔”，兔为木，莺为金，金克木也，是钗杀黛玉。“三十六杀角”，角亦木，三十六天数也，以元妃气数之天主金玉而同杀木也。是皆全书演义，而一部《易》理实为贯串。在惜春，正乾之坤，乾为龙，为马，而曰八、曰走，以阳转阴，因得为复也，故曰甚有意思。借棋势点全书，何其神妙乃尔！只听见外面一个人走进院来，连叫“彩屏”。

未知是谁，用鸳鸯作虚歇，正是《易》理。且听下回分解。

以前八十六回，除十七、十八两回为一段，余皆每段四回。自此换三回为一段矣，至“散花寺”止。是乃奇偶相生，阴阳倚伏之大概，故此回特以琴棋并举，以阐全《易》。

上半回从“始提亲”来，既有“成大礼”，必有“断痴情”也，乃死黛玉文字。下半回从“郎中任”来，既有“断痴情”，必有“却尘缘”也。而宝、黛、钗及荣、宁一切人事，总括于一“妙”字之中。

【护花主人评曰】宝钗与黛玉，原是宝玉境中、意中人，且宝钗亦独与黛玉最为亲厚，实是闺阁知音，久不相见，若无诗札往来，殊不近情，此回必不可少。

探春笑说：“宝钗横竖要来。”无心却似有心。

香风是兰花，但竟说兰花，不但文情径直，且探春等四人，又须大家看花，殊费闲笔墨。今以像桂花漾开，即借桂花说起南北各方，人有定数，为探春南嫁伏笔，玲珑之极。

补叙柳五儿耽迟不进园缘故，周匝无遗。

因小毛皮衣，忽见旧物旧诗，新愁旧恨，一时并集。即非善哭之黛玉，亦当为之酸鼻。

黛玉和歌，翻入琴谱。若在房中，独自抚吟，绝无知音听赏，有何意味？故写妙玉听琴，审音知兆，以见琴声凄断，歌词酸楚。

有琴不可无棋，亦借妙玉与惜春，闲闲带叙。

妙玉一见宝玉，脸便一红，又看一眼，脸即渐渐红晕，可见平日钟情不浅。此时妙玉已经入魔，夜间安得宁静？

宝玉疑妙玉是机锋，不觉脸红；妙玉见宝玉脸红，亦自知脸红。一样脸红，两样心事，妙极。

园中路径，妙玉若不惯熟，岂能独至惜春处下棋？不过要宝玉引路，为同行之计，且可同听琴音，讲究一番。文心何灵妙如此！

宝钗四歌，于纸上写来；黛玉于口中吟出，又于琴中弹出。文法变换不一。

妙玉走魔，伏起日后盗劫情事，即趁势伏惜春之出家，已有定念。

惜春一偈，真是无所住而生其心者，较之妙玉眼界未净，即生意识界，遂致心有挂碍恐怖、颠倒梦想，霄渊判绝。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是甲寅年深秋时事。

[1] 不偶：不合。引申为命运不好。

[2] 萱亲：母亲。

[3] 猊（xiāo）声狺（yín）语：形容恶言叫骂。猊，虎吼声。狺，犬吠声。

[4] 愍（mǐn）惻：怜悯。

[5] 不造：不幸。

[6] 咻（xiū）咻：形容悲戚。

[7] 看：提醒对方小心、注意之词。

[8] 火肉：火腿肉。

[9] 铁马：房檐下的铃铛或铁片。

[10] 毡包：兽毛编织的或用毛毡缝制的包，外出时用来盛放衣物。

[11] 厮抬厮敬：互相敬重。

[12] 叠：量词。计算乐曲重奏或文辞反复遍数的单位。

[13] 思古人兮俾（bǐ）无尤：出自《诗经·邶风·绿衣》：“我思古人，俾无尤兮。”意谓常思念古人的美德，可以使得自己不犯错。俾，使。尤，过失。

[14] 无射律：古十二律之一。

[15] 愒（chuò）：通“辍”。停止。

[16] 变徵（zhǐ）：我国古代七声声阶中的第四个音级。比徵低半音。

[17] 跏趺（jiā fū）：佛教中修禅者的坐法：两足交叉置于左右股上，称“全跏坐”。或单以左足

押在右股上，或单以右足押在左股上，叫“半跏坐”。据佛经说，跏趺可以减少妄念，集中思想。

[18] 真如：佛教语。谓永恒存在的实体、实性，亦即宇宙万有的本体。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却说惜春正在那里揣摩棋谱，忽听院内有人叫彩屏，不是别人，却是鸳鸯的声儿。揣摩棋而来者不是别人，见鸳鸯即棋，棋即鸳鸯，总一《易》卦也，否则此句可省。彩屏出去，同着鸳鸯进来。那鸳鸯却带着一个小丫头，提了一个小黄绢包儿。惜春笑问道：“什么事？”鸳鸯道：“老太太因明年八十一岁，贾母八旬在本年八月初三，则明年为八十一寿是己。至本年八月节后有宝玉病百日，则已历九、十、十一月，且更有“探宫闱”、“始提亲”、“放流刑”、“翻案牒”等事，而上回犹曰秋令，今年耶，又一年耶？吾不得而知之矣。是个‘暗九’^[1]，九九阳数尽，暗则阴晦生矣。黛玉之死期即史之死期。许下一场九昼夜的功德，发心要写三千六百五十零一部《金刚经》。首回石头数目十分之一，所谓暗九；又减十分之九，则为周天度数一终，亦是暗九。而写《金刚》，石头归空矣；助金之刚以杀木之柔，石头遂不得不归空矣！因一“暗”字，其弊如此，其罪如此。这已发出外面人写了。但是俗说：《金刚经》就像那道家的符壳，《心经》才算是符胆^[2]。故此《金刚经》内，必要插着《心经》，更有功德。说《金经》必及符篆，释、道并在矣。而写《金经》用外面人，写《心经》用亲丁，见此书外面写茫渺归空，而底里实一心之功德，绝不游移于二氏之学也。夫曰亲丁，非“孝”字乎？非蓼汀乎？老太太因《心经》是更要紧的，观自在又是女菩萨^[3]，自在本来何尝是女？史不知经，故不知心。所以要几个亲丁奶妈姑娘们写上三百六十五部。《心经》之数又减《金刚》之数十分之九，是乃气数。如此，又虔诚，又洁净。咱们家中除了二奶奶，坏心坏经之第一人，故除去。头一宗他当家没有空儿，二宗他也写不上来，其余会写字的，不论写得多少，连东府珍大奶奶、姨娘们都分了去，罪自外至，犹容忏悔。本家里头自不用说。”惜春听了点头道：“别的我做不来，若要写经，我最信心的^[4]。信属土，曰信心，乃归土之心，非得天之心也。一死一亡，都是信心。你搁下，喝茶罢。”鸳鸯才将那小包儿搁在桌上，同惜春坐下。

彩屏倒了一钟茶来，用茶一点，便归黛玉，不是闲文。惜春笑问道：“你写不写？”鸳鸯道：“姑娘又说笑话了。那几年还好，这三四年来，姑娘见我还拿了拿笔儿么？”惜春道：“这却是有功德的。”鸳鸯道：“我也有一件事：向来服侍老太太安歇后，自己念念米佛^[5]，已经念了三年多了。《易》乃真实道理，所谓菽粟，故念米方真能念心，而写与不写，其功德则总在一笑话也。

我把这个米收好，等老太太做功德的时候，我将他衬在里头供佛施食，也是我一点诚心。”诚心即信心。惜春说道：“这样说来，老太太做了观音，你就是龙女了。”鸳鸯道：“那里跟得上这个分儿？却是除了老太太，别的也服侍不来，不晓得前世什么缘分儿。”说着要走，叫小丫头把小绢包打开，拿出来道：“这素纸一札，是写《心经》的。”又拿起一子儿藏香道^[6]：“这是叫写经时点着写的。”藏者，藏也。书演“心”字，实义都在藏伏之处。惜春都应了。

鸳鸯遂辞了出来，同小丫头来至贾母房中，回了一遍。看见贾母、李纨打双陆^[7]，老少两寡而打双陆，正是《心经》。鸳鸯旁边瞧着，李纨的骰子好，掷下去，把老太太的锤打下了好几个去^[8]。气数之天，究不敌道理之天。鸳鸯抿着嘴儿笑。与《易》点契。忽见宝玉进来，方入上半回，由《心经》过双陆，由双陆过“孤儿”，孤儿之重如此。手中提了两个细篾丝小笼子，笼内有几个蛴蛴儿。蛴蛴，螽斯之类，为《周南》之应，刘老老已到。说道：“我听说老太太夜里睡不着，我给老太太留下解解闷。”既为养心，即为解心，奈终不可解何？贾母笑道：“你别瞅着你老子不在家，你只管淘气。”直提老子，重孝也。宝玉笑道：“我没有淘气。”贾母道：“你没淘气，不在学房里念书，为什么又弄这个东西呢？”这东西正是书，正是念。宝玉道：“不是我自己弄的，今日因师父叫环儿和兰儿对对子，环儿对不来，我悄悄的告诉了他。他说了，师父喜欢，夸了他两句。他感激我的情，买来孝敬我的。“孝”字明点，而对子对不来，瞒师父而代对，遂至“瞒消息”、“泄机关”，报复循环，无非一心之咎也。我才拿了来孝敬老太太的。”贾母道：“他没有天天念书么？为什么对不上来？对不上来，就叫你儒太爷爷打他的嘴巴子，看他臊不臊。你也够受了。不记得你老子在家时，一叫做诗做词，吓的倒像个小鬼儿似的。小为阴，鬼又阴，一心本阳而乃变阴，政之罪也。这会子又说嘴了。那环儿小子更没出息，求人替做了，就变着方法儿打点人。这么点儿孩子，就闹鬼闹神的，也不害臊！赶大了，还不知是个什么东西呢！”曰鬼神，曰东西，皆“环”字妙义，正为“孤儿”所由来。说的满屋子人都笑了。

贾母又问道：“兰小子呢，做上来了没有？这该环儿替他了，他又比他小了，是不是？”范围不过，是为又小。宝玉笑道：“他倒没有，却是自己对。”阴阳匹偶，一出自然。贾母道：“我不信，不然就也是你闹了鬼了。如今你还了得，‘羊群里跑出骆驼来了’，羊柔驼健，正是一心之用，其如以闹鬼失之何！而写溺爱如闻，是“博庭欢”正面。就是你大，你又会做文章了。”宝玉笑道：“实在是他作的，师父还夸他明儿一定有大出息呢。老太太不信，就打发人叫了他来，亲自试试，老太太就知道了。”贾母道：“果然这么着，我才喜欢。我不过怕你撒谎。既是他做的，这孩子明儿大概还有一点儿出息。”曰大有出息，曰一点出息，得一点自得其大也。此方是复卦初爻“一阳下动”真义，而在史之忽李重凤，偏心见于语面。因看着李纨，又想起贾珠来，“这也不枉你大哥哥死了，你大嫂子拉扯他一场！日后也替你大哥哥顶门壮户。”父母兄弟一齐汇萃，孝弟节义总括于中。说到那里，不禁流下泪来。此泪如烈日，还泪之泪如轻霜，人心所以不死也。

李纨听了这话，却也动心，此动心是圣贤，彼动心是邪魔。只是贾母已经伤心，自己连忙忍住泪，哭中有真乐，闲人创言之，读至此颇觉相发明。笑劝道：“这是老祖宗的馀荫，我们托着老祖宗的福罢咧。只要他应得老祖宗的话，就是我们的造化了。老祖宗看着也喜欢，怎么倒伤起心来呢？”因又回头向宝玉道：“宝叔叔，明儿别这么夸他，他多大孩子，知道什么？你不过是爱惜他的意思，他那里懂得？一来二去，眼大心肥，那里还能够有长进呢？”何等提防，是为理是为阑。贾母道：“你嫂子这也说的是，一“也”字是骑马夹账。就只他还太小呢，也别很逼⁹紧了他⁹；小孩子胆儿小，胆为少阳甲木，正演复卦一阳。一时逼急了，弄出点子毛病来，书倒念不成，把你的工夫都白糟蹋了。”贾母说到这里，李纨却忍不住扑簌簌掉下泪来，连忙擦了。

只见贾环、贾兰也都进来，给贾母请了安。贾兰又见过他母亲，然后过来在贾母旁边侍立。这方到“欢”字真际。贾母道：“我刚才听见你叔叔说你对的好对子，师父夸你来着？”贾兰也不言语，只管抿着嘴儿笑。抿嘴一笑，正演一“孝”于无言也。鸳鸯过来说道：“请示老太太，晚饭伺候下了。”贾母道：“请你姨太太去罢。”琥珀接着，便叫人去王夫人那边请薛姨妈。这里宝玉、贾环退出，素云和小丫头过来把双陆收起，李纨尚等着伺候贾母的晚饭，贾兰便跟着他母亲站着。贾母道：“你们娘儿两个跟着我吃罢。”此饭必带纨，兰同吃，为史开一面之网。李纨答应了。一时摆上饭来，丫鬟回来禀道：“太太叫回老太太，姨太太这几天浮来暂去，不能过来陪老太太，今日饭后家去了。”此饭

必不容薛姨同吃。于是贾母叫贾兰在身旁边坐下，大家吃饭，不必细述。

却说贾母刚吃完了饭，盥漱了，歪在床上说闲话儿。闲话仍归于歪，饭枉吃了。只见小丫头子告诉琥珀，琥珀过来回贾母道：“东府大爷请晚安来了。”才一歪而东府大爷即来，晚得安乎？贾母道：“你们告诉他，知他办理家务乏乏的，叫他歇着去罢，我知道了。”小丫头告诉老婆子们，老婆子才告诉贾珍，贾珍然后退出。

到了次日，贾珍过来料理诸事，门上小厮陆续回了几件事，又一个小厮回道：“庄头送果子来了。”荣、宁结果于此矣。贾珍道：“单子呢？”那小厮连忙呈上。贾珍看时，上面写着不过是时鲜果品，还夹带菜蔬野味若干在内。贾珍看完，问：“向来经管的是谁？”门上的回道：“是周瑞。”荣、宁结果，《易》道一终，故必是他经管。便叫周瑞：“照账点清，送往里头交代。等我把来账抄下一个底子，留着好对。”又叫：“告诉厨房，把下菜中添几宗给送果子的来人，照常赏饭给钱。”

周瑞答应了，一面叫人搬至凤姐儿院里去了，外珍内凤，同为结果。又把庄上的账同果子交代明白，出去了。一回儿又进来回贾珍道：“才刚来的果子，大爷曾点过数目没有？”贾珍道：“我那里有功夫点这个呢？此数显而微，岂贾珍所能点？给了你账，你照账点就是了。”周瑞道：“小的曾点过，也没有少，也不能多出来。六十四卦不能少不能多。大爷既留下底子，再叫送果子来的人问问他，这账是真的假的。”真假特提，直到末回。贾珍道：“这是怎么说？不过是几个果子罢咧，有什么要紧？我又没有疑你。”说着，只见鲍二走来，磕了一个头，说道：“求大爷原旧放小的在外头伺候罢。”一兰、一鲍，一复、一姤，上下相对。贾珍道：“你们这又是怎么着？”鲍二道：“奴才在这里，又说不上话来。”贾珍道：“谁叫你说话？”鲍二道：“何苦来在这里作眼睛珠儿？”周瑞接口道：“奴才在这里经管地租庄子银钱出入，每年也有三五十万来往，三五八，乃卦数，十为土数，万盈数，八卦俱归中央，是为结果，是为何三，而忽称小的，忽称奴才，都有妙义。老爷、太太、奶奶们从没有说过话的，何况这些零星东西？若照鲍二说起来，爷们家里的田地房产都被奴才们弄完了。”贾珍想道：“必是鲍二在这里拌嘴，不如叫他出去。”因向鲍二道：“快滚罢！”又告诉周瑞说：“你也不用说了，你干你的事罢。”二人各自散了。

贾珍正在厢房里歇着，听见门上闹的翻江搅海，叫人去查问，回来

说道：“鲍二和周瑞的干儿子打架。”贾珍道：“周瑞的干儿子是谁？”门上的回道：“他叫何三，何为《河图》，三为卦体，六十四卦统属于乾，周瑞之义如此，故为周瑞干儿，云义子也。本来是个没味儿的^[10]，作者特设何三以宣周瑞通部《易》道之义，犹恐人不能知，又特以“没味”二字指出。何之为河，盖“海咸河淡”也；惟淡，故不着五味也。其妙如此。天天在家里喝酒闹事，常来门上坐着。听见鲍二与周瑞拌嘴，他就插在里头。”刘老老“一进”是演姤卦，因出周瑞；鲍二拌嘴亦是姤卦，因出何三。贾珍道：“这却可恶。把鲍二和那个什么何三推至三百八十四爻，无非何三。给我一块儿捆起来。周瑞呢？”门上的回道：“打架时，他先走了。”贾珍道：“给我拿了来。这还了得呢！”众人答应了。

正嚷着，贾琏也回来了，贾珍便告诉了一遍。贾琏道：“这还了得！”同云“这还了得”，正同一结果，而一时情事，写来活现。又添了人去拿周瑞。周瑞知道躲不过，也找到了。贾珍便叫：“都捆上。”贾琏便向周瑞道：“你们前头的话却也不要紧，大爷说开了很是了，为什么外头又打架？你们打架已经使不得，又弄个野杂种什么何三来闹。是果、是菜蔬、是野味。你不压伏压伏他们，倒竟走了！”就把周瑞踢了几脚。贾珍道：“单打周瑞不中用。”喝命人把鲍二和何三各人打了五十鞭子，五十皆土数，大众归土矣，下半回正面已到。撵了出去，方和贾琏两个商量正事。下人背地里便生出许多议论来，也有说贾珍护短的，也有说不会调停的，也有说他本不是好人，“前儿尤家姊妹弄出许多丑事来，那鲍二不是他调停着二爷叫了来的吗？这会子又嫌鲍二不济事，必是鲍二的女人服侍不到了。”人多嘴杂，纷纷不一。加此一段，切中情事，而明宣珍、琏罪案，以透“查抄”，自不可少。

却说贾政自从在工部掌印，家中人尽有发财的。那贾芸听见了，也要插手弄一点事儿，便在外头说了几个工头，讲了成数，便买了些时新绣货，要走凤姐儿门子。前香料、此绣货，都是书义。凤姐在房中，听见丫头们说：“大爷、二爷都生了气，在外头打人呢。”凤姐听了，不知何故，正要叫人去问问，只见贾琏已进来了，把外面的事告诉了一遍。凤姐道：“事情虽不要紧，但这风俗儿断不可长。此刻还算咱们家里正旺的时候儿，他们就敢打架，已后小辈儿们当了家，他们越发难制伏了。前年我在东府里，亲眼见过焦大吃的烂醉，躺在台阶子底下骂人，不管上上下下，一趟子的混骂。他虽是有过功劳的人，到底主子奴才的名分，也要存点儿体统才好。因鲍二找焦大，道理彻上彻下，“名分”二字，八面玲珑。珍大奶奶，不是我说，是个老实头，个个人都叫他养得

无法无天的。如今又弄出一个什么鲍二，我还听见是你和珍大爷得用的人，为什么今儿又打他呢？”直掀“尤二姐”案，珍、琏、凤方融成一片，而语面尤妙。贾琏听了这话刺心，便觉赧赧的^[11]，拿话来支开，借有事说着就走了。

小红进来回道：“芸二爷在外头要见奶奶。”凤姐一想：“他又来做什么？”便道：“叫他进来罢。”小红出来，瞅着贾芸，微微一笑。必是小红，宝之报，即黛之报。贾芸赶忙凑近一步问道：“姑娘替我回了没有？”小红红了脸，说道：“我就是见二爷的事多！”贾芸道：“何曾有多少事能到里头来劳动姑娘呢？就是那一年，姑娘在宝二叔房里，我才和姑娘……”小红怕人撞见，不等说完，赶忙问道：“那年我换给二爷的一块绢子，二爷见了没有？”了结手帕公案。那贾芸听了这句话，喜的心花顿开，才要说话，只见一个小丫头从里面出来，贾芸连忙同着小红往里走。两个人一左一右，相离不远。贾芸悄悄的道：“回来我出来，还是你送出我来。我告诉你，还有笑话儿呢。”事隔多时，岂贾芸、小红到此方通此语，是乃结手帕公案，即宝黛一死一亡之前，立一报复之标也。都作不了语，一段又括全传。小红听了把脸飞红，瞅了贾芸一眼，也不答言。同他到了凤姐门口，自己先进去回了，然后出来，掀起帘子点首儿，口中却故意说道：“奶奶请芸二爷进来呢。”

贾芸笑了一笑，跟着他走进房来，见了凤姐儿，请了安，并说：“母亲叫问好。”凤姐也问了他母亲好。凤姐道：“你来有什么事？”贾芸道：“侄儿从前承婶娘疼爱，心上时刻想着，总过意不去。欲要孝敬婶娘，又怕婶娘多想。如今重阳时候，前是端阳是姤，此是重阳乃剥，而九九阳数一终，荣、宁尽矣，至历计其时都是梦话。略备了一点儿东西。婶娘这里那一件没有？不过是侄儿一点孝心。只怕婶娘不肯赏脸。”凤姐笑道：“有话坐下说。”贾芸才侧身坐了，连忙将东西捧着搁在旁边桌上。凤姐又道：“你不是什么有馥的人，何苦又去花钱？我又不等着使，你今日来意，是怎么个想头儿，你倒是实说。”贾芸道：“并没有别的想头儿，不过感婶娘的恩惠，过意不去罢咧。”说着，微微的笑了。芸乃宝玉影身，宝玉归空因凤之破婚而走也，故芸谋工头必走凤姐门子，故以此处一笑点醒之，乃照凤、宝“馒头庵”账也。笔能绘风。凤姐道：“不是这么说。你手里窄，我很知道，我何苦白白儿使你的？你要我收下这个东西，须先和我说明白了，要是这么‘含着骨头露着肉’的，我倒不收。”

贾芸没法儿，只得站起来，陪着笑儿说道：“并不是有什么妄想，

前几日听见老爷总办陵工^[12]，侄儿有几个朋友，办过好些工程，极妥当的，要求婶娘在老爷跟前提一提，办得一两种，侄儿再忘不了婶娘的恩典。若是家里用得着，侄儿也能给婶娘出力。”凤姐道：“若是别的，我却可以作主。至于衙门里的事，上头呢，都是堂官司员定的；底下呢，都是那些书班衙役办的。就是你二叔去，亦只是为的是各自家里的事，他也并不能搀越公事。论家事，这里是踩一头儿撬一头儿的，连珍大爷还弹压不住。你的年纪儿又轻，辈数儿又小，那里缠得清这些人呢？况且衙门里头的事，差不多儿也要完了，设此一段，乃责宝与凤既有骨肉之乱，自无不可以婚必主黛之言直告之。而“含着骨头露着肉”，致使木石终破，凤转得一齐推卸。曰“堂官司员”，推之史、王也。曰“书班衙役”，推之大众也。而曰“差不多也要完了”，见金玉虽提而尚未定，差不多要完，犹可不完也，而乃到底完成以结冤业。骨肉之乱，正骨肉之火也。不过吃饭瞎跑。你在家做什么事做不得，难道没了这碗饭吃不成？我这是实在话，你自己回去想想就知道了。你的情意，我已经领了，把东西快拿回去，是那里弄来的，仍旧给人家送了去罢。”

正说着，只见奶妈儿一大起，带了巧姐儿进来。冤业已到。那巧姐儿身上穿得锦团花簇，手里拿着好些顽意儿，笑嘻嘻走到凤姐身边学舌。学舌自是形容小女儿，而实以点此冤之结，结于口舌之伤也。贾芸一见，便站起来，笑盈盈的赶着说道：“这就是大妹妹么？你要什么好东西不要？”那巧姐儿便哑的一声哭了，全书无非一哭，而写巧姐此时尚是孩提，乃为梦话。贾芸连忙退下。凤姐道：“乖乖不怕。”连忙将巧姐揽在怀里道：“这是你芸大哥哥，怎么认起生来了？”声情酷肖，读之易，学之难。贾芸道：“妹妹生得好相貌，将来又是个有大造化的。”老阴生少阳，正是大造化。那巧姐儿回头把贾芸一瞧，又哭起来，叠连几次。此冤非一日，非一事。

贾芸看这光景坐不住，便起身告辞要走。凤姐道：“你把东西带去了罢！”贾芸道：“这一点子婶娘还不赏脸？”凤姐道：“你不带去，我便叫人送到你家去。芸哥儿，你不要这么样，你又不是外人，我这里有机会，少不得打发人去叫你；没有事也没法儿，不止如闻其声，俨有两人现于纸上，真传神之笔。不在乎这些东东西西上的。”贾芸看见凤姐执意不受，只得红着脸道：“既这么着，我再找得用的东西孝敬婶娘罢。”东西累提，无非金木。凤姐便叫小红拿了东西，跟着贾芸送出来。来是小红，去是小红，冤业账了。

贾芸走着，一面心中想道：“人说二奶奶利害，果然利害，一点儿

都不漏缝，真正斩钉截铁，怪不得没有后世。“斩钉截铁”，杀木亦即杀金；“没后世”亦即自杀也，已到“忤宿冤”地。这巧姐儿更怪，见了我好像前世的冤家似的，真正悔气^[13]，白闹了这么一天。”小红见贾芸没得采头，也不高兴，拿着东西跟出来。贾芸接过来，打开包儿，拣了两件悄悄的递给小红，小红不接，嘴里说道：“二爷别这么着，看奶奶知道了，大家倒不好看。”贾芸道：“你好生收着罢，怕什么？那里就知道了呢？你若不要，就是瞧不起我了。”小红微微一笑，才接过来，说道：“谁要你这些东西，算什么呢？”说了这句话，把脸又飞红了。贾芸也笑道：“我也不是为东西，况且那东西也算不了什么。”此段演宝、黛只解如此，与紫鹃劝拿主意之说相反，请参彼评。

说着话儿，两个已到二门口，贾芸把下剩的仍旧揣在怀里，小红催着贾芸道：“你先去罢，有什么事情只管来找我。我如今在这院里了，又不隔手。”贾芸点点头儿，说道：“二奶奶太利害，我可惜不能长来。刚才我说的话你横竖心里明白，得了空儿再告诉你罢。”小红满脸羞红，说道：“你去罢。明儿也来长走走，谁叫你和他生疏呢！”生疏正直责宝玉。贾芸道：“知道了。”贾芸说着出了院门。这里小红站在门口，怔怔的看他去远了，才回来了。知道了，回来了，“复”字隐义也。

却说凤姐在房中吩咐预备晚饭，因又问道：“你们熬了粥了没有？”丫头们连忙去问，回来回道：“预备了。”凤姐道：“你们把那南边来的糟东西弄一两碟来罢。”秋桐答应了，叫丫头们侍候。平儿走来笑道：“我倒忘了，今儿晌午，奶奶在上头老太太那边的时候，水月庵的师父铁槛、馒头总一水月，前评已详。打发人来，要向奶奶讨两瓶南小菜，还要支用几个月的月银，说是身上不受用。我问那道婆来着：‘师父怎么不受用？’他说：‘四五天了。九数既终，阴气自作。前儿夜里，因那些小沙弥、小道士里头有几个女孩子睡觉没有吹灯，他说了几次不听。那一夜，看见他们三更以后灯还点着呢，他便叫他们吹灯，个个都睡着了，没有人答应，只得自己亲自起来给他们吹灭了。回到炕上，只见有两个人，一男一女，一部《石头记》无非一男一女。坐在炕上。他赶着问是谁，那里把一根绳子往他脖子上一套，他便叫起人来。众人听见，点上灯火，一齐赶来，已经躺在地下，满口吐白沫子。幸亏救醒了。此时还不能吃东西，又是“走火入魔”，在妙玉写色，在净虚写财，即凤姐也，故上文但说水月庵师父而无名。所以叫来寻些小菜儿的。’我因奶奶不在房中，不便给他。我说：‘奶奶此时没有空儿，在上头呢，回来告诉。’便打发他回去了。刚才听见说起南菜，方想起来了，不然就忘了。”凤姐听了呆了一呆，平儿说得淡漠，凤姐呆了一

呆，是乃出脱平儿不与闻此事也。深文隐义，夫谁觉得？说道：“南菜不是还有呢，叫人送些去就是了，那银子过一天叫芹哥来领就是了。”月钱例不可破，不支給黛玉而支給净虚，乃隐曲之笔，而杀金哥即杀黛玉，此鬼之来乃黛玉也。又见小红进来回道：“刚才二爷差人来，说是今晚城外有事，不能回来，先通知一声。”凤姐道：“是了。”

说着，只听见小丫头从后面喘吁吁的嚷着直跑到院子里来。外面平儿接着，还有几个丫头们咕咕唧唧的说话。凤姐道：“你们说什么呢？”平儿道：“小丫头儿有些胆怯，说鬼话。”说鬼话是胆怯，正戒明知鬼话而胆敢者。凤姐叫那一个小丫头进来问道：“什么鬼话？”那丫头道：“我刚才到后边去叫打杂儿的添煤，吹灯添煤都从火上起，见是鬼是火是木所生，以制金，所谓子复母仇。只听得三间空屋子里哗喇哗喇的响，我还道是猫儿耗子；又听得‘噯’的一声，像个人出气儿的似的。我害怕，就跑回来了。”凤姐骂道：“胡说！此书实演人理，并不妄托鬼神，特借凤之悍然不顾以发之，‘胡说’字是眼。我这里断不兴说神说鬼。我从来不信这些个话，快滚出去罢。”那小丫头出去了。凤姐已叫彩明，将一天零碎日用账对过一遍。“财”字一点，宣明鬼账，非闲文也。时已将近二更，大家又歇了一回，略说些闲话，二更至阴之候，又歇一回，则复机动矣，这便是胡说，却不是闲文。遂叫各人安歇去罢。凤姐也睡下了。

将近三更，凤姐似睡不睡，觉得身上寒毛一乍^[14]，自己惊醒了，鬼账写来宛然，自己惊醒，多少劝惩。越躺着，越发起渗来^[15]，因叫平儿、秋桐过来作伴。二人也不解何意。那秋桐本来不顺凤姐，后来贾琏因尤二姐之事，不大爱惜他了，凤姐又笼络他，如今倒也安静，只是心里比平儿差多了，外面情儿。安顿恰好，底面玲珑。今见凤姐不受用，只得端上茶来。凤姐喝了一口，道：“难为你，睡去罢，只留下平儿在这里就够了。”秋桐却要献勤儿，因说道：“奶奶睡不着，倒是我们两个轮流坐坐也使得。”凤姐一面说，一面睡着了。

平儿、秋桐看见凤姐已睡，只听得远远的鸡叫了，他二人方都穿着衣裳略躺了一躺，就天亮了，连忙起来服侍凤姐梳洗。凤姐因夜中之事，心神恍惚不宁，只是一味要强，仍然挣扎起来。正坐着纳闷，忽听个小丫头儿在院里问道：“平姑娘在屋里么？”平儿答应了一声，那小丫头掀起帘子进来，却是王夫人打发过来来找贾琏，说：“外头有人回要紧的官事。用官事作虚喝，下注‘查抄’，鬼案打结。老爷方才出了门，太太叫快请二爷过去呢。”凤姐听见，吓了一跳。

未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与“评女传”回相为对待，以发明一男一女性情各正之义，皆从上大段末回之琴书生出，故入上半回以双陆作引。陆为大六，为六十，双则两二为四，合六十四；又双六而双之，得八八，仍是六十四，与《心经》与棋与琴，无一非《易》道而已。而《易》之最妙在一复卦，纨、兰为真复演义，不比走火入魔之假复，故写一孤儿如此其重，正复之初爻为孤阳下起也。至走火入魔之宝、黛、钗等，无非一姤，乃复之对，故下半回即演鲍二。姤极则剥，直注“查抄”。而凤为致祸之人，故以一篇鬼账打结。

【护花主人评曰】上回叙妙玉走魔，此回即接写惜春写《心经》，以揭“心定自静，心明自慧”妙谛。

惜春说：“老太太做了观音，鸳鸯就是龙女。”鸳鸯说：“除了老太太，别的也服侍不来。”俱与将来殉主关照。

要写宝玉赞贾兰，先写贾环不长进作衬。

宝玉说：“师父赞贾兰，一定有大出息。”是为贾兰中举伏笔。

鲍二、何三打架受责，是后来纠盗根苗。

丫头中，小红最为不堪。小辈中，芸儿最为下作。不堪之幼婢，自然看中下作之小主。写贾芸谋荐匠人，即暗描工部之弊。

巧姐一见贾芸便哭，伏后来串卖情事。

水月庵老尼见鬼，自是东窗事发，凤姐安得不动心？此心一动，诸邪俱入，空屋人声，三更发渗，不独尤二姐一人也！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是甲寅年深秋间事。

[1] 暗九：俗谓岁数逢“九”的倍数为“暗九”（逢“九”为“明九”）。有点地方的习俗认为“九”是难关，须祈福消灾。

[2] 符壳：符篆的图形。符胆：符篆的精义。

[3] 观自在：观世音的别名。

[4] 信心：虔诚，诚心。

[5] 念米佛：念佛的一种方式。一边念佛一边数米粒。

[6] 一子儿：一束。藏香：一种产自西藏的香。

[7] 双陆：古代一种博戏。传自天竺（印度），盛于南北朝、隋、唐。下铺一特制盘子，双方各用十六枚（一说十五枚）棒槌形的“马”立于自己一方，掷骰子的点数各占步数，先走到对方者为胜。

[8] 锤：即双陆中的棒槌形的“马”。

[9] 逼：逼迫。

[10] 没味：品行卑劣。

[11] 赧（shàn）赧：尴尬、难为情的样子。

[12] 陵工：修建帝王陵墓的工程。

[13] 悔气：即晦气。倒霉。悔，通“晦”。

[14] 乍：竖，立。

[15] 渗：同“疹”。可怕。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却说凤姐正自起来纳闷，忽听见小丫头这话，又吓了一跳，连忙问道：“什么官事？”小丫头道：“也不知道，刚才二门上小厮回进来，说老爷有要紧的官事，所以太太叫我请二爷来了。”凤姐听是工部里的事，才把心略略的放下。岂知工部事即水月庵事乎！因说道：“你回去回太太，就说二爷昨天晚上出城有事，没有回来，打发人先回珍大爷去罢。”那丫头答应着去了。

一时贾珍过来，见了部里的人，问明了，进来见了王夫人，回道：“部中来报：昨日总河奏到^[1]，河南一带决了河口，患同河决，工部之事如此。湮没了几府州县；又要开销国帑^[2]，修理城工。工部司官又有一番照料，所以部里特来报知老爷的。”说完退出。及贾政回家来问明。从此，直至冬间，点时令乃梦话。贾政天天有事，常在衙门里。宝玉的工课也渐渐松了，暗用“松”字抵换“渐”字，再定贾政罪案，以为本回发端。只是怕贾政觉察出来，不敢不常在学房里去念书，连黛玉处也不敢常去。

那时已到十月中旬，宝玉起来，要往学房中去，觉得天气陡寒，只见袭人袭人之“人”字对“天”字说，前评详之。此回“填词”、“绝粒”都是道心息灭、人心恣肆之时，故又必从他起。早已打点出一包衣服，向宝玉道：“今日天气很冷，早晚宁使暖些。”说着，把衣服拿出来，给宝玉挑了一件穿。又包了一件，叫小丫头拿出交给焙茗，嘱咐道：“天气凉，二爷要换时，好生预备着。”焙茗答应了，抱着毡包跟着宝玉自去。

宝玉到了学房中，做了自己的工课，忽听得纸窗“呼喇喇”一派风声。代儒道：“天气又发冷。”把风门推开一看^[3]，只见西北上一层层的黑云，渐渐往东南扑上来。即一推风门，便俨然见一学房一代儒在纸上。而西北乾天已为云蔽，直扑东南巽风之位，天蔽于人，实蔽于风，

而究之蔽于代儒之失教也。是再为“填词”、“绝粒”作引。焙茗走进来回宝玉道：“二爷，天气冷了，再添些衣服罢。”宝玉点点头儿，只见焙茗拿进一件衣服来。再以焙茗过脉，何等步骤。宝玉不看则已，看时神已痴了。那些小学生都巴着眼瞧，文笔周密。却原是晴雯所补的那一件雀金裘。入上半回，一落千丈。宝玉道：“怎么拿这一件来？是谁给你的？”焙茗道：“是里头姑娘们包出来的。”宝玉心事袭岂不知？而必以此衣伤其心者，见杀黛即以走宝，而走宝正以逼钗之离弃也。害人自害，气数之天如此，道理之天亦复如此。宝玉道：“我身上不大冷，且不穿呢，包上罢。”代儒只当宝玉可惜这件衣服，却也心里喜他知道俭省。误教误学，祸所由来，是谓代儒。焙茗道：“二爷穿上罢，着了凉，又是奴才的不是了。二爷只当疼奴才罢。”宝玉无奈，只得穿上，与代儒反，是谓焙茗，名教自能服人。呆呆的对着书坐着。代儒也只当他看书，不甚理会。晚间放学时，宝玉便往代儒托病告假一天。代儒本来上年纪的人，也不过伴着几个孩子解闷儿，时常也八病九痛的，八病九痛，八九七十二，地数也。因师之真病遂致弟之假病，至于阴气大渐，不复可救，代儒之误人如此，而写来情事恰合。乐得去一个少操一日心。况且明知贾政事忙，贾母溺爱，便点点头儿。

宝玉一径回来，见过贾母、王夫人，也是这样说，自然没有不信的；略坐一坐，便回园中去了。见了袭人等，也不似往日有说有笑的，便和衣躺在炕上。袭人道：“晚饭预备下了，这会儿吃，还是等一等儿？”宝玉道：“我不吃了，心里不舒服，你们吃去罢。”心不舒服，故不吃饭，越不吃饭，越不舒服，乃此回大点睛处。袭人道：“那么着，你也该把这件衣服换下来了，那个东西那里禁得住揉搓？”宝玉道：“不用换。”袭人道：“倒也不但是娇嫩物儿，你瞧瞧那上头的针线，也不该这么糟蹋他呀。”直与“送土仪”回情节暗合矣，是大循环。宝玉听了这话，正碰在他心坎儿上，叹了一口气道：“那么着，你就收起来给我包好了，我也总不穿他了！”说着，站起来脱下。袭人才过来接时，宝玉已经自己叠起。袭人道：“二爷怎么今日这样勤谨起来了？”宝玉也不答言，悍妇诋奴，一篇诋恨，都见于此。叠好了，便问：“包袱呢？”麝月连忙递过来，让他自己包好，回头却和袭人挤着眼儿笑。宝玉也不理会，明明是恨，而究不理会，此悍诋所以肆行无忌也。自己坐着，无精打彩。猛听架上钟响，自己低头看了看表针，已指到酉初二刻了。惟不理会，故金玉究合，“酉”金“二”偶也，听钟看表，耳目昭然。

一时小丫头点上灯来，袭人道：“你不吃饭，喝一口粥儿罢，别净饿着。看仔细饿上虚火来，那又是我们的累赘了。”宝玉摇摇头儿

说：“这不大饿，强吃了倒不受用。”袭人道：“既这么着，就索性早些歇着罢。”于是袭人、麝月铺设好了，宝玉也就歇下，翻来覆去，只睡不着。将及黎明，反蒙眬睡去。不一顿饭时，早又醒了。惟不吃饭，自难静安，晨昏颠倒矣，逼拶“填词”，如许委婉。

此时袭人、麝月也都起来。袭人道：“昨夜听着你翻腾到五更多，我也不敢问你，后来我就睡着了，不知到底你睡着了没有？”宝玉道：“也睡了一睡，不知怎么就醒了。”以归空为复，非真能复也，是“不知怎么就醒了”。袭人道：“你没有什么不受用？”宝玉道：“没有，只是心上发烦。”“烦”字正定静安虑之反。袭人道：“今日学房里去不去？”宝玉道：“我昨儿已经告了一天假了，今儿我要想园里逛一天，散散心，“逛”文狂走，即是放心。只是怕冷。你叫他们收拾一间房子，备下一炉香，搁下纸墨笔砚，你们只管干你们的，我自己静坐半天才好，别叫他们来搅我。”麝月接着道：“二爷要静静儿的用工夫，谁敢来搅！”袭人道：“这么着很好，也省得着了凉，自己坐坐，心神也不散。”因又问：“你既懒得吃饭，今日吃什么早说，好传给厨房里去。”宝玉道：“还是随便罢，不必闹的大惊小怪的。倒是要几个果子搁在那屋里，借点果子香。”不吃饭结果。袭人道：“那个屋里好？别的都不大干净，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间，因一向无人，还干净，就是清冷些。”步步凑步步杀，其心直不可问，乃借袭人为利欲昏迷者醒。宝玉道：“不妨，把火盆挪过去就是了。”袭人答应了。

正说着，只见一个小丫头端了一个茶盘儿、一个碗、一双牙箸递给麝月，道：“这是刚才花姑娘要的，厨房里老婆子送了来了。”麝月接了一看，却是一碗燕窝汤，便问袭人道：“这是姐姐要的么？”袭人笑道：“昨夜二爷没吃饭，又翻腾了一夜，想来今日早起，心里必是发空的。所以我告诉小丫头们，叫厨房里作了这个来的。”袭人一面叫小丫头放桌儿。麝月打发宝玉喝了，漱了口，黛不吃饭，因受钗之燕窝；宝不吃饭，因受袭之燕窝。甚矣，人当及早吃饭，以免燕窝之毒也！只见秋纹走来说道：“那屋里已经收拾妥了，但等着一时炭劲过了，二爷再进去罢。”炭为木火，木火通明，正是学问。然贵得中，不可过也，过则狂走而已。宝玉点头，只是一腔心事，懒意说话。一时小丫头来请，说：“笔砚都安放妥当了。”宝玉道：“知道了。”又一个小丫头回道：“早饭得了，二爷在那里吃？”宝玉道：“就拿了来罢，不必累赘了。”小丫头答应了自去，一时端上饭来。宝玉笑了一笑，向袭人、麝月道：“我心里闷得很，自己吃，只怕又吃不下去，不如你们两个同我一块儿吃，或者吃得香甜，我也多吃些。”麝月笑道：“这是二爷的高

兴，我们可不敢。”袭人道：“其实也使得，我们一处喝酒，也不止今日。只是偶然替你解闷儿还使得，若认真这样，还有什么规矩体统呢。”说着，三人坐下，宝玉在上首，袭人、麝月两个打横陪着。吃了饭，屡写不吃饭，而忽写三人同吃，正心诚意，岂容二三也！小丫头端上漱口茶，两个看着撤了下去。宝玉因端着茶，默默如有所思，所思在茶，所思在黛玉也，惟恐人分看了晴、黛是两人。又坐了一坐，便问道：“那屋里收拾妥了么？”麝月道：“头里就回过了，这回子又问？”又问者，一问晴，一问黛玉也。不是闲文。

宝玉略坐了一坐，便过这间屋子去，亲自点了一炷香，摆上些果品，便叫人出去，关上了门。外面袭人等都静悄无声。宝玉拿了一幅泥金角花的粉红笺出来，一笺与芙蓉相映。口中祝了几句，便提起笔来写道：

怡红主人焚付晴姐知之：酌茗清香，庶几来飧！

其词云：

随身伴，独自意绸缪^[4]。谁料风波平地起，顿教躯命即时休^[5]。孰与话轻柔？

东逝水，无复向西流。想象更无怀梦草^[6]，添衣还见翠云裘。脉脉使人愁。词意自明，“草”字、“翠”字是眼，指黛玉也。调寄《望江南》，江水生木，南火制金，深望人各扶阳抑阴也，乃是隐义。

写毕，就在香上点个火，焚化了。静静儿等着，直待一炷香点尽了，才开门出来。

袭人道：“怎么出来了？想来又闷的慌了？”宝玉笑了一笑，假说道：“我原是心里烦，才找个地方儿静坐坐儿。这会子好了，还要外头走走去呢。”说着，一径出来。到了潇湘馆中，在院里问道：“林妹妹在家里呢么？”紫鹃接应道：“是谁？”掀帘看时，笑道：“原来是宝二爷，姑娘在屋里呢。请二爷到屋里坐着。”宝玉同着紫鹃走进来，黛玉却在里间呢，说道：“紫鹃，请二爷屋里坐罢。”宝玉走到里间门口，看见新写的一副紫黑色泥金云龙笺的小对，紫为绛之过，黑为黛之过，一死一亡，无非过，无非云龙之扰。上写着：

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十字收拾宝、黛，总括全书，而自命为何如！

宝玉看了，笑了一笑，笑了一笑，幅中凡三见，是归结文字。走入门去，笑问道：“妹妹做什么呢？”黛玉站起来，迎了两步，笑着让道：“请坐。我在这里写经，只剩得两行了，等写完了再说话儿。”心心相印，便是写经，走是行，死亦是行，便是两行。因叫雪雁倒茶。宝玉道：“你别动，只管写。”说着，一面看见中间挂着一幅单条，上面画着一个嫦娥，带着一个侍者；又一个女仙，也有一个侍者，捧着一个长长儿的衣囊似的；二人身旁边略有些云护，别无点缀，全仿李龙眠白描笔意^[7]，上有《斗寒图》三字，用八分书写着^[8]。又用一画合上一联，总结全书，与“神游”回一画一联相对待，其妙不可思议。曰《斗寒图》，即“滴翠亭”，青女霜神为钗，素娥月主为黛，其势不能两立也。是书总演《易》象，故书用八分，三百八十四爻，无非八分也。是书都用白描，故全仿白描。而李之为理，龙之为震象乾，作《易》卦之首，眠合梦境，妙合天然。不料秦太虚、唐六如之外，更有此人为之巧合，能不令人拍案叫绝！宝玉道：“妹妹，这幅《斗寒图》可是新挂上的？”黛玉道：“可不是！昨日他们收拾屋子，我想起来，拿出来叫他们挂上的。”宝玉道：“是什么出处？”黛玉笑道：“眼前熟得很的，还要问人。”宝玉笑道：“我一时想不起，妹妹告诉我罢。”黛玉道：“岂不闻‘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9]？”宝玉道：“是啊！这个实在新奇雅致，又是书赞。却好此时拿出来挂。”“填词”、“绝粒”，《斗寒图》终在此时矣。说着，又东瞧瞧西走走。

雪雁泡了茶来，宝玉吃着。又等了一会子，黛玉经才写完，站起来道：“简慢了。”宝玉笑道：“妹妹还是这么客气。”结潇湘馆“馆”字义。但见黛玉身上穿着月白绣花小毛皮袄，加上银鼠坎肩；头上挽着随常云髻，簪上一枝赤金扁簪，别无花朵；腰下系着杨妃色绣花锦裙。便是白描，而颜色异常鲜艳。月白为黛，衣以扬之；杨妃为钗，裙以抑之。而坎肩但曰银鼠，不明出面子颜色者，银为白金，鼠为香芋，合钗、黛共为比肩也。头上但有金簪，比而不敌，因为所压而死矣。此收拾宝、黛文字。真比如：

亭亭玉树临风立，冉冉香莲带露开。亭亭树立，黛以不污而死；冉冉莲开，宝以不染而亡。特为双结。而含“风”、“露”二字于中，所谓“风露清愁”，仍是“绝粒”本传也。

宝玉因问道：“妹妹这两日弹琴来着没有？”既用一联顿住上下，随又以弹琴再为“绝粒”作引，与“填词”以前同一郑重。黛玉道：“两日没弹了，因为写字，已经觉得手冷，那里还去弹琴？”不弹琴正对不吃饭。

宝玉道：“不弹也罢。我想琴虽是清奇之品，却不是好东西，从没有弹琴的弹出富贵寿考来的，只有弹出忧思怨乱来的。再者，弹琴也得心里记谱，未免费心。能弹琴自能处忧思怨乱，琴之为禁，正为忧思怨乱而作，以为费心置之，何一心之迷惑乃尔！此其所以归二氏而不顾也，是当与第十七回稻香村“天然不天然”之说参看。依我说，妹妹身子又单薄，不操这心也罢。”“操则存，舍则亡。”一死一亡皆不操心之咎也。黛玉抿着嘴儿笑。隐然不以为然，黛之死较胜宝之亡。宝玉指着壁上道：“这张琴可就是么？怎么这么短？”黛玉笑道：“这张琴不是短，因我小时学抚的时候，别的琴都够不着，因此特地做起来的。等身作则，斯能守身不乱，得干净而死。然究死于情欲，非情之正，故为短琴。虽不是焦尾枯桐，这鹤山凤尾^[10]还配得齐整；龙池雁足^[11]，高下还相宜。你看这断纹，不是牛毛似的么？所以音韵也还清越。”是琴赞，是人赞，是书赞。

宝玉道：“妹妹，这几天来做诗没有？”黛玉道：“自结社以后，没大作。”宝玉笑道：“你别瞒我。我听见你吟的什么‘不可憊，素心何如天上月’，因琴及诗，是一非二。你搁在琴里，觉得音节分外的响亮。有的没有？”黛玉道：“你怎么听见了？”宝玉道：“我那一天从蓼风轩来听见的，又恐怕打断你的清韵，所以静听了一会就走了。找‘抚琴’回，合作本大段，不提妙玉，底面都细。我正要问你：前路是平韵，到末了儿忽转了仄韵，是个什么意思？”黛玉道：“这是人心自然之音，做到那里就到那里，原没有一定的。”琴理、人理、书理一齐都到。

宝玉道：“原来如此。可惜了我不知音，枉听了一会子！”黛玉道：“古来知音人能有几个？”用“知音”二字抉发两人此际心事，乃是专责宝玉。宝玉听了，又觉得出言冒失了，又怕寒了黛玉的心，坐了一坐，心里像有许多话，却再无可讲的。黛玉因方才的话，也是冲口而出，此时回想，觉得太冷淡些，也就无话。宝玉一发打量黛玉设疑，遂讪讪的站起来说道：“妹妹坐着罢，我还要到三妹妹那里瞧瞧去呢。”脱卸到此。黛玉道：“你若见了三妹妹，替我问候一声罢。”宝玉答应着，便出来了。

黛玉送至屋门口，自己回来闷闷的坐着，心里想道：“宝玉近来说话半吐半吞，忽冷忽热，也不知他是什么意思？”入下半回正面。正想着，紫鹃走来道：“姑娘，经不写了？我把笔砚都收好了。”黛玉道：“不写了，收拾去罢。”说着，自己走到里间屋里床上歪着，慢慢的细想。紫鹃进来问道：“姑娘喝碗茶罢。”紫鹃问喝茶，对袭人问吃饭，

为上下两半之引，茶为婚礼也。黛玉道：“不喝呢，我略歪歪儿，你们自己去罢。”

紫鹃答应着出来，只见雪雁一个人在那里发呆。紫鹃走到他跟前，问道：“你这会子有了什么心事了么？”雪雁只顾发呆，倒被他吓了一跳，因说道：“你别嚷，今日我听了一句话，我告诉你听，奇不奇？你可别言语。”说着，往屋里努嘴儿。因自己先行，点着头儿，叫紫鹃同他出来，到门外平台底下，悄悄儿的道：“姐姐，你听见了么？宝玉定了亲了。”紫鹃听见，吓了一跳，说道：“这是那里来的话？只怕不真罢。”雪雁道：“怎么不真！别人大概都知道，就只咱们没听见。”紫鹃道：“你是那里听来的？”雪雁道：“我听见侍书说的，弓影必发于侍书，木石实破于探春也，已详前评。是个什么知府家，家资也好，人才也好。”

紫鹃正听时，只听得黛玉咳嗽了一声，似乎起来的光景。紫鹃恐怕他出来听见，便拉了雪雁摇摇手儿，往里望望，不见动静，穿插周密，必不可少。才又悄悄儿的问道：“他到底怎么说来？”雪雁道：“前儿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边去道谢吗，是道谢，谢得死所也。三姑娘不在屋里，只有侍书在那里。大家坐着，无意中说起宝二爷的淘气来，他说：‘宝二爷怎么好！只会顽儿，全不像大人的样子，此等处乃文字极不好下手处，而以淘气不像大人样子说起，何等熨帖。而弃儒归空致失《大学》之旨隐然言下，夫谁觉得？’已经说亲了，还是这么呆头呆脑。”我问他：“定了没有？”他说是：“定了，是个什么王大爷做媒的。仍以王尔调为影射，恍惚迷离，正合书旨。那王大爷是东府里的亲戚，所以也不用打听，一说就成了。”紫鹃侧着头想了一想：“这句话奇。”雪雁说奇不奇，紫鹃想这话奇，直追“奇缘识金锁”。又问道：“怎么家里没有人说起？”雪雁道：“侍书也说的，是老太太意思。若一说起，恐怕宝玉野了心，所以都不提起。侍书告诉了我，又叮嘱千万不可露风说出来，只道是我多嘴。”把手往里一指，“所以他面前也不提。今日是你问起，我不犯瞒你。”

正说到这里，只听鹦鹉叫唤，学着说：“姑娘回来了，快倒茶来！”回来了快倒茶，乃言黛玉以吃苦而死，实多言有以致之。倒把紫鹃、雪雁吓了一跳，回头并不见有人，便骂了鹦鹉一声，走进屋内。只见黛玉喘吁吁的刚坐在椅子上。紫鹃搭趣着问茶问水，黛玉问道：“你们两个那里去了？再叫不出一个人来。”说着，便走到炕边，将身子一歪，仍旧倒在炕上，往里躺下，叫把帐子撩下。紫鹃、雪雁大家出去，

他两个心里疑惑方才的话，只怕被他听了去了，只好大家不提。又安放恰好，写一“影”字，都是惨淡经营。

谁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窃听了紫鹃、雪雁的话，虽不很明白，已听得七八分，七八分乃十五分，乃宝钗将笄之年，为做生日日也，是乃追原。如同将身撂在大海里一般，思前想后，竟应了前日梦中之谶，千愁万恨，堆上心来。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见了意外的事情，那时反倒无趣。又想到自己没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后，把身子一天一天糟蹋起来，一年半载，少不得身登清静。打定了主意，被也不盖，衣也不添，竟是合眼装睡。紫鹃和雪雁来伺候几次，不见动静，又不好叫唤。晚饭都不吃。又不吃饭。

至点灯已后，紫鹃掀开帐子，见已睡着了，被窝都蹬在脚后。怕他着了凉，轻轻儿拿来盖上。黛玉也不动弹，待他出去，他就仍然褪下。那紫鹃只管问雪雁：“今儿的话，到底是真的假的？”雪雁道：“怎么不真？”紫鹃道：“侍书怎么知道的？”雪雁道：“是小红那里听来的。”影在探，影又在风，而听自小红，仍以黛听黛而已。紫鹃道：“头里咱们说话，只怕姑娘听见了。你看刚才的神情，大有原故。今日以后，倒别提这件事了。”说着，两个人也收拾要睡。紫鹃进来看时，只见黛玉被窝又蹬下来，复又给他轻轻盖上。一宿晚景不提。不提晚景，正乃特提早景也。

次日，黛玉清早起来，也不叫人，独自一个呆呆的坐着。紫鹃醒来，看见黛玉已起，便惊问道：“姑娘怎么这样早？”黛玉道：“可不是，睡得早，所以醒得早。”紫鹃连忙起来，叫醒雪雁，伺候梳洗。那黛玉对着镜子只管呆呆的自看。看了一回，那泪珠儿断断连连，早已湿透了罗帕。自窃听后写得情事逼真，总结《风月宝鉴》一部还泪账。正是：

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以小青遇人不淑责宝玉，而“牡丹亭”打结矣！

紫鹃在傍，也不敢劝，只怕倒把闲话勾引旧恨来。迟了好一会，黛玉才随便梳洗了，那眼中泪渍终是不干。又自坐了一会，叫紫鹃道：“你把藏香点上。”紫鹃道：“姑娘你睡也没睡得几时，如何点香？不是要写经？”黛玉点点头儿。紫鹃道：“姑娘今日醒得太早，这会子又写经，只怕太劳神了罢。”黛玉道：“不怕，早完了早好。又追《好了歌》，恨声如闻。况且我也并不是为经，倒借着写字解解闷儿，以后你

们见了我的字迹，就算见了我的面儿了。”明言此书不演空空，而伤心语写得刻挚。说着，那泪直流下来。紫鹃听了这话，不但不能再劝，连自己也掌不住滴下泪来。

原来黛玉立定主意，自此已后有意糟蹋身子，茶饭无心，每日渐减下来。以“渐”点“绝粒”正面。宝玉下学时，也常抽空问候。只是黛玉虽有千万言语，自知年纪已大，又不便似小时可以柔情挑逗，所以满腔心事，只是说不出来。宝玉欲将实言安慰，又恐黛玉生嗔，反添病症。两个人见了面，只得用浮言劝慰，真真是亲极反疏了。特用提笔写两人心事，非写今日也，“填词”“绝粒”，总由自取。那黛玉虽有贾母、王夫人等怜惜，不过请医调治，只说黛玉常病，那里知他的心病？此则揭“弓影”所由来，实在探春。紫鹃等虽知其意，也不敢说。此则普说李纨以次诸人。从此一天一天的减，到半月之后，肠胃日薄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吃了。黛玉日间听见的话，都似宝玉娶亲的话，看见怡红院中的人，无论上下，也像宝玉娶亲的光景。精深刻挚，文不负题。薛姨妈来看，黛玉不见宝钗，越发起疑心。索性不要人来看望，也不肯吃药，只要速死。睡梦之中，常听见有人叫“宝二奶奶”的。一片疑心，竟成蛇影。落到宝钗，方得“蛇影”实义，直抉“滴翠亭”回中被蛇咬之言，结末出题，文无泛设。一日竟是绝粒，粥也不喝，恹恹一息，垂毙待尽。

未知黛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收束通部叫吃饭之旨，上下不可分析。“填词”即“绝粒”，“绝粒”即“填词”，都是追原以前文字。见不能诚意，因不能正心，遂陷溺情欲，至死而不觉，悉由所思之不正也，故曰“绝粒”、曰“填词”。词乃诗馀，非诗之正也。

自“抚琴悲往事”至此为一大段，合下大段，皆从“解琴书”生发。重“博庭欢”一回，阐宝、黛之死、亡，虽复而非真复也。谱就三秋，总是入魔之路；传来四解，无非催命之符。悲哉往事颠预，蛇影认来熟惯；枉矣新词缱绻，雀裘补已坚牢。不明鲍二何三，呆把燕窝当饭；虽有慈孙孝子，反教蝗母成灾。家败人亡，一齐散火；曲终琴罢，万籁无声。

【护花主人评曰】宝玉、钗、黛原拆开不得，宝钗有歌，黛玉有操，宝玉亦须有所作，故借雀金裘引出“填词”。

黛玉房中对联，已有人琴俱亡之感。

素娥、青女是宝钗、黛玉影身。月中霜里，耐冷斗寒，毕竟晨霜不久，明月长存。两人之结局，已在图中照出。

宝玉说我不知音，黛玉说知音有几？原都是无心。转念一想，彼此已似有意，宝玉尚可，黛玉已难以为情。偏又听见雪雁一番说话，其何以堪？怨生觅死，几至不可救药。文章一层紧一层。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已入甲寅年十月中旬。

[1] 总河：明清总理河道的官名。

[2] 国帑（tǎng）：国家的公款。

[3] 风门：加设的挡风的门。

[4] 绸缪：形容缠绵的男女恋情。

[5] 躯命：生命。

[6] 怀梦草：神话传说中的草名。谓怀之可以梦见自己想梦见的人。据《洞冥记》载：种火之山，有梦草，似蒲，色红，昼缩入地，夜则出，亦名怀梦。怀其叶，则知梦之吉凶，立验也。（汉武）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东方）朔乃献一枝，帝怀之，夜果梦李夫人。

[7] 李龙眠：即宋代画家李公麟，号龙眠山人。

[8] 八分书：即汉隶。

[9] “青女”二句：出自唐李商隐《霜月》。

[10] 焦尾枯桐：泛指好的琴。鹤山：一名琴岳，又名临岳，为琴面近琴首一端的弦架。凤尾，一名凤腿，即琴的尾部。

[11] 龙池：琴底的二孔眼之一。上孔曰龙池，下孔曰凤沼。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却说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后^[1]，渐渐不支，一日竟至绝粒。曰立意自戕，曰渐渐，曰一日，明是追原一往之词，以为此回发端。从前十几天内，贾母等轮流看望，他有时还有几句话；这两日索性不大言语，心里虽有时昏晕，却也有时清楚。贾母等见他这病，不似无因而起，病非无因，贾母知之，众人知之，而终无一言者，见黛玉之不容于众非一日矣！是为自戕。也将紫鹃、雪雁盘问过两次，两个那里敢说？便是紫鹃欲向侍书打听消息，又怕越闹越真，黛玉更死得快了，所以见了侍书，毫不提起。那雪雁是他传话弄出这样原故来，此时恨不得长出百十个嘴来，说我没说，自然更不敢提起。到了这一天，黛玉绝粒之日，紫鹃料无指望了，守着哭了会子，因出来偷向雪雁道：“你进屋里来，好好儿的守着他，我去回老太太、太太和二奶奶去。今日这个光景，大非往常可比了。”雪雁答应，紫鹃自去。

这里雪雁正在屋里伴着黛玉，见他昏昏沉沉，小孩子家那里见过这个样儿？只打谅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心中又痛又怕，恨不得紫鹃一时回来才好。解铃系铃都是侍书，中间必须着此一段，乃作者谋篇布局呕心镂血处，读者未必知也。正怕着，只听窗外脚步走响，雪雁知是紫鹃回来，才放下了心，连忙站起来，掀着里间帘子等他，只见外面帘子响处，进来了一个人，却是侍书。多少摇曳，方出侍书。那侍书是探春打发来看黛玉的，可杀之，可生之，探春也！见雪雁在那里掀着帘子，便问道：“姑娘怎么样？”雪雁点点头儿，叫他进来。侍书跟进来，见紫鹃不在屋里，瞧了瞧黛玉，只剩得残喘微延，吓的惊疑不止，因问：“紫鹃姐姐呢？”雪雁道：“告诉上屋里去了。”

那雪雁此时只打谅黛玉心中一无所知了^[2]，又见紫鹃不在面前，因悄悄的拉了侍书的手问道：“你前日告诉我说的，什么王大爷给这里宝二爷说了亲，是真话么？”落到此处，煞非容易。侍书道：“怎么不

真？”雪雁道：“多早晚放定的？”侍书道：“那里就放定了呢？一系一解，不容骤转，千波万折，如此脱卸。那一天我告诉你时，是我听见小红说的。后来我到二奶奶那边去，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说呢，说：‘那都是门客们借着这个事，讨老爷的喜欢，往后好拉扯的意思^[3]。别说大太太说不好，就是大太太愿意，说那姑娘好，那大太太眼里看的出什么人来？前云东府，此云大太太，虚虚实实，无非弓影。再者，老太太心里早有了人了，就在咱们园子里的，影中有影，五花八门。大太太那里摸得着底呢？老太太不过因老爷的话，不得不问问罢咧。’又听见二奶奶说：‘宝玉的事，老太太总是要亲上作亲的，凭谁来说亲，横竖不中用。’”雪雁听到这里，也忘了神了，因说道：“这是怎么说？白白的送了我们这一位的命了！”不惟声口如闻，直是神情如见，而探春罪无可逭矣！侍书道：“这是从那里说起？”雪雁道：“你还不知道呢。前日都是我和紫鹃姐姐说来着，这一位听见了，就弄到这步田地了。”再足此段，见此病有因，若大若小，无不周知。侍书道：“你悄悄儿的说罢，看仔细他听见了。”与前不敢提起一段互相照发。雪雁道：“人事都不醒了，瞧着罢，左不过在这一两天了。”

正说着，只见紫鹃掀帘进来，说道：“还了得！你们有什么话还不出去说，还在这里说！索性逼死他就完了！”侍书道：“我不信有这样奇事。”紫鹃道：“好姐姐，不是我说，你又该恼了。你懂得什么呢？懂得也不传这些舌了。”又如闻见，何等揣摩，他小说能否？这里三个人正说着，只听黛玉忽然又嗽了一声，紫鹃连忙跑到炕沿前站着，侍书、雪雁也都不言语了。紫鹃弯着腰，在黛玉身后轻轻问道：“姑娘，喝口水罢！”黛玉微微答应了一声，雪雁连忙倒了半钟滚白水，紫鹃接了托着，侍书也走近前来。紫鹃和他摇头儿，不叫他说话，侍书只得咽住了。站了一回，黛玉又嗽了一声，紫鹃趁势问道：“姑娘喝水呀。”黛玉又微微应了一声，那头似有欲抬之意，那里抬得起？紫鹃爬上炕去，爬在黛玉旁边，端着水，试了冷热，送到唇边，扶了黛玉的头，就到碗边喝了一口。紫鹃才要拿时，黛玉意思还要喝一口，紫鹃便托着那碗不动。黛玉又喝了一口，摇摇头儿，不喝了。喘了一口气，仍旧躺下。即一喝水写得如此周致，洵为能品，而水之生木，在言下矣。半日微微睁眼说道：“刚才说话不是侍书么？”紫鹃答应道：“是。”侍书尚未出去，因连忙过来问候。黛玉睁眼看了，点点头儿，又歇了一歇，说道：“回去问你姑娘好罢。”侍书见这番光景，只当黛玉嫌烦，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在他手必急抢下文矣，而独能从容宛转，合理合情。

原来黛玉虽则病势沉重，心里却还明白。此两句乃彻上彻下语，虽

污而不污在此。起先侍书、雪雁说话时，他也模糊听见了一半句，却只作不知，也因实无精神答理。及听了雪雁、侍书的话，才明白过前头的事情原是议而未成的。又兼侍书说是凤姐说的，老太太的主意，亲上作亲，又是园中住着的，非自己而谁？因此一想，阴极阳生，心神顿觉清爽许多，所以才喝了两口水，又要想问侍书的话。恰好贾母、王夫人、李纨、凤姐听了紫鹃之言，都赶着来看。黛玉心中疑团已破，自然不似先前寻死之意了。虽身体软弱，精神短少，却也勉强答应一两句话了。此段在事是正理，在书是反文。凤姐因叫过紫鹃问道：“姑娘也不至这样。这是怎么说，你这样吓人！”紫鹃道：“实在头里看着不好，才敢去告诉的。回来见姑娘竟好了许多，也就怪了。”设为凤姐责问紫鹃，正要逼出此句，奈大众见怪不怪何！贾母笑道：“你也别怪他，他懂得什么？看见不好就言语，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不嘴懒脚懒就好。”开脱紫鹃，见贾母一隙之明，尚有可挽。说了一回，贾母等料着无妨，也就去了。正是：

心病终须心药治，解铃还是系铃人。上语惟恐人不知是心，不知是心之病，乃追原已往，否则既到此处，尚何药可治乎？下语乃作者自谓，莫谓是说探春。

不言黛玉病渐减退。且说雪雁、紫鹃背地里都念佛，雪雁向紫鹃说道：“亏他好了。只是病的奇怪，好的也奇怪。”好的奇怪正与念佛互发，见黛玉之死虽好而非正好非实好也。紫鹃道：“病的倒不怪，就只好的奇怪。想来宝玉和姑娘必是姻缘。人家说的‘好事多磨’，又说道‘是姻缘棒打不回’，这样看起来，人心天意，他们两个竟是天配的了。是乃正意，不可作反照后文看。再者，你想那一年，我说了‘林姑娘要回南去’，把宝玉没急死了，闹得家翻宅乱。如今一句话，又把这一个弄得死去活来。可不说的三生石上五百年前结下的么？”再为木石订定，特借雁之洁、鹃之恨，以成此书也。而两儿女喁喁，恍然纸上。说着，两个抿着嘴悄悄的笑了一回。

雪雁又道：“幸亏好了，咱们明儿再别说了。就是宝玉娶了别的人家儿的姑娘，我亲见他在那里结亲，我也再不露一句话了。”直透雪雁搀拜，转是浅文。紫鹃笑道：“这就是了。”不但紫鹃和雪雁在私下里讲究，就是众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得奇怪，好也好得奇怪，三三两两，唧唧啾啾议论着。不多几时，连凤姐儿也知道了。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倒是贾母略猜着了八九。前数十回已将此意明演暗透，直到此处方才点出，何等潏蓄。而贾母略猜曰八九分，夫略则不能八九，

八九则不止略，一语中故作矛盾，非别书所经见，以见其知，而不知以成祸败，而作罪魁，归于八九七十二地数而已。

那时正值邢、王二夫人、凤姐等在贾母房中说闲话，说起黛玉的病来，贾母道：“我正要告诉你们。宝玉和林丫头是从小儿在一处的，此是八九分。我只说小孩子们，怕什么？以后时常听得林丫头忽然病，忽然好，都为有些知觉了。自招罪状。所以我想他们若尽着搁在一块儿，毕竟不成体统。你们怎么说？”始合之，终离之，反问之众人，此便是略猜。王夫人听了，便呆了一呆，此一呆，道理深微。只得答应道：“林姑娘是个有心计儿的。至于宝玉，呆头呆脑，不避嫌疑是有的。看起外面，却还都是个小孩儿形象。此时若忽然或把那一个分出园外，不是倒露了什么痕迹了么？古来说的：‘男大须婚，女大须嫁。’老太太想，倒是赶着把他们的事办办也罢了。”此段答从“呆一呆”来，故多作骑墙之语，既回护内亲党与，又顾虑宝、黛情事，故但曰“男女婚嫁”“办办”而已。其如史之附凤铤而走险何哉！贾母皱了一皱眉，说道：“林丫头的乖僻，虽也是他的好处，我的心里不把林丫头配他，也是为这点子。仍归黛玉自取，其与钗之一等一求判然矣，此是八九，此是气数。况且林丫头这样虚弱，恐不是有寿的，只有宝丫头最妥。”王夫人道：“不但老太太这么想，我们也是这样。但林姑娘也得给他说了人家儿才好。不然，女孩儿家长大了，那个没有心事？倘或真与宝玉有些私心，若知宝玉定下宝丫头，那倒不成事了。”写得十分没奈何，皆黛玉不堪文字，虽得干净而去，而黛之所以为黛者，作者仍不放过也。贾母道：“自然先给宝玉娶了亲，然后给林丫头说人家。再没有先是外人，后是自己的。况且林丫头到底比宝玉年纪小两岁。依你们这样说，倒是宝玉定亲的话，不许叫他知道倒罢了。”

凤姐便吩咐众丫头们道：“你们听见了？宝二爷定亲的话，不许混吵嚷；若有多嘴的，提防着他的皮！”天心人事，何等扭捏，史以“设奇谋”授凤姐矣。贾母又向凤姐道：“凤哥儿，叫得何等亲热，而哥儿为男子之称，直令化雌为雄，以专家政也。你如今自从身上不大好，也不大管园里的事了。我告诉你，须得经点心儿。不但这个，就像前年那些人喝酒耍钱，都不是事？你还精细些，少不得多分点心儿，严紧严紧他们才好。况且我看他们，也就只还服你。”一园统归凤姐，此老主之。而喝酒耍钱非隔年事，乃曰前年，是为梦话。凤姐答应了，娘儿们又说了一回话，方各自散了。

从此凤姐常到园中照料。一日，刚走进大观园，本回上半转从凤姐

入手，明写“贫女”，正设一制凤之法。到了紫菱洲畔，只听见一个老婆子在那里嚷。黛玉处亦曾有老婆子嚷。凤姐走到跟前，那婆子才瞧见了，早垂手侍立，口里请了安。凤姐道：“你在这里闹什么？”婆子道：“蒙奶奶们派我在这里看守花果，看花果必不脱探春。我也没有差错，不料那姑娘的丫头说我们是贼。”本来是贼。凤姐道：“为什么呢？”婆子道：“昨儿我们家的黑儿跟着我到这里顽了一回，探春闻嚷是因外孙，凤姐闻嚷是因黑儿，皆所以隐指黛玉也。他不知道，又往那姑娘那边去瞧了一瞧，我就叫他回去了。今儿早起，听见他们丫头说丢了东西了。我问他丢了什么？他就问起我来了。”这便是黛玉见识。凤姐道：“问了你一声，也犯不着生气呀。”婆子道：“这里园子到底是奶奶家里的，并不是他们家里的。我们都是奶奶派的，贼名儿怎么敢认呢？”明明是贼而不认，贾母以次诸人都在。凤姐照脸啐了一口，集大众普通一啐，总管大观园是如此评。厉声道：“你在我跟前唠唠叨叨的！你在这里照看，姑娘丢了东西，你们就该问哪，怎么说出这些没道理的话来？”“没道理”三字，隐然独释李纨于一啐之外。把老林叫了来，撵出他去！”丫头们答应了。

只见邢岫烟赶忙出来，迎着凤姐陪笑道：“这使不得。没有的事，事情早过去了。”突然三语，妙合情事。凤姐道：“姑娘，不是这个话。不是这话，以岫烟在册外出书中也。倒不讲事情，这名分上太岂有此理了。”一部《红楼》，正要正名定分。岫烟见婆子跪在地下告饶，便忙请凤姐到里边去坐。凤姐道：“他们这些人，我知道他除了我，其余都没上没下的了。”岫烟再三替他讨饶，只说自己的丫头不好。凤姐道：“我看着那姑娘的分上，饶你这一次。”婆子才起来磕了头，又给岫烟磕了头，才出去了。烟云一缕，舒卷自如。

这里二人让了坐，凤姐笑问道：“你丢了什么东西了？”岫烟笑道：“没有什么要紧的，是一件红小袄儿，已经旧了的。红小袄，晴雯绝命衣也，上填“填词”。已经旧了，便是事情早过去了之义。我原叫他们找，找不着就罢了。这小丫头不懂事，问了那婆子一声，那婆子自然不依了。这都是小丫头糊涂不懂事，我也骂了几句。已经过去了，不必再提了。”凤姐把岫烟内外一瞧，看见虽有些皮绵衣服，已是半新不旧的，未必能暖和，他的被窝多半是旧的。至于房中桌上摆设的东西，就是老太太拿来的，却一些不动，收拾的干干净净。岫烟为山火贲，火热无须绵，白贲无须红，失转为得，非婆子所知。凤姐心上便很爱敬他，凤姐何知爱敬？而竟能使之爱敬，“柔来文刚”，贲之用也。玉之黛何能如烟之白，以自蹈危亡而不悟。说道：“一件衣服原不要紧，这时候

冷，又是贴身的，怎么就不问一声儿呢！这撒野的奴才，了不得了！”说了一回，凤姐出来，各处去坐了一坐，就回去了，到了自己房中，叫平儿取了一件大红洋绉的小袄儿，一件松花色绫子一抖珠儿的小皮袄，一条宝蓝盘锦厢花绵裙，一件佛青银鼠褂子，包好叫人送去。红、绿、宝蓝、佛青、珠、鼠，无非宝、黛之映。

那时岫烟被那老婆子聒噪了一场，虽有凤姐来压住，心上终是不安，想起：“许多姊妹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下人得罪他的。独自我这里，他们言三语四，刚刚凤姐来碰见。”想来想去，终是没意思，又说不出来。正在吞声饮泣，看见凤姐那边的丰儿送衣服过来。境与黛同，相处又同是凤姐，而黛则取杀，岫则取敬，实大不同。岫烟一看，决不肯受。丰儿道：“奶奶吩咐我说：‘姑娘要嫌是旧衣裳，将来送新的来。’”再明是旧事，非新文。岫烟笑谢道：“承奶奶的好意。只是因我丢了衣服，他就拿来，我断不敢受。你拿回去，千万谢你们奶奶。承你奶奶的情，我算领了。”倒拿个荷包给了丰儿，荷则不污，包则不放，黛所不能。那丰儿只得拿了去了。不多时，又见平儿同着丰儿过来，岫烟忙迎着问了好，让了坐。平儿笑说道：“我们奶奶说：姑娘特外道的了不得^[4]！”平所谓外道，是外于书；岫所谓不外道，是不外于理。岫烟道：“不是外道，实在不过意。”平儿道：“奶奶说：‘姑娘要不收这衣裳，不是嫌太旧，就是瞧不起我们奶奶。’刚才说了，我要拿回去，奶奶不依我呢。”岫烟红着脸笑谢道：“这样说了，叫我不敢不收。”丰来不受，平、丰同来则受之，受屏风以自蔽也，黛所不能。而究竟所以能自蔽者，知耻而已，“红着脸”一语最要紧。又让了一回茶。

平儿同丰儿回去，将到凤姐那边，碰见薛家差来的一个老婆子，接着问好。平儿便问道：“你那里来的？”婆子道：“那边太太、姑娘叫我来请各位太太、奶奶、姑娘们的安。我才刚在奶奶前，问起姑娘来，说姑娘到园中去了，可是从邢姑娘那里来么？”平儿道：“你怎么知道？”婆子道：“方才听见说，真真的二奶奶和姑娘们的行事叫人感念。”平儿笑了一笑，说：“你回来坐着罢。”婆子道：“我还有事，改日再过来瞧姑娘罢。”说着走了。着此一段甚似无味，反复思之，方得其解，在开口一问一答。夫平儿问：“你那里来的？”是不知其自薛家来也。婆子答：“那边太太、姑娘叫我来。”亦并未提自薛家来，答与问相隔塞。此下即问：“从邢姑娘那里来么？”而一赞奶奶、姑娘行事便走，直淡煞人，殊不知乃作者但借岫烟得婚姻之正，以反形黛玉，而却不许薛氏得岫烟为妇也。许蝌与琴、岫自为一宗，而却不许同为一薛也。请安之婆子，即嗽嘈之婆子，同一没来历之薛姨而已。其恶雪恶金直居何

等！用如此深文，以为下半回过脉，真不能更索解人矣！平儿回来，回复了凤姐，不在话下。话上即是话下，故陡接夏金桂。

且说薛姨妈家中被金桂搅得翻江倒海，婆子回来述岫烟事，而先突提金桂“翻江倒海”一语，文义不连，解此自解上文过脉一段之妙。看见婆子回来，述起岫烟的事，宝钗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泪来。宝钗道：“都为哥哥不在家，所以叫那姑娘多吃几天苦。如今还亏凤姐姐不错。咱们底下也得留心，到底是咱们家里人。”说着，只见薛蝌进来说道：“大哥哥这几年在外头相与的都是些什么人？连一个正经的也没有。来一起子都是些狐群狗党^[5]。以蟠为狐狗，蝌已除于薛氏。我看他们那里是不放心，不过将来探探消息儿罢咧。这两天都被我赶出去了。以后吩咐了门上，不许传进这种人来。”薛姨妈道：“又是蒋玉函那些人那？”指蒋正指钗。薛蝌道：“蒋玉函却倒没来，倒是别人。”蟠尚为可赦之人，故为别人。

薛姨妈听了薛蝌的话，不觉又伤心起来，说道：“我虽有儿，如今就像没有的了。有儿没儿，已不许以蟠为之子，况于蝌乎！语面却合。就是上司准了，也是个废人。你虽是我侄儿，我看你还比你哥哥明白些，我这后辈子全靠你了。你自己从今后要学好。再者，你聘下的媳妇儿，家道不比往时了。人家的女孩儿出门子不是容易^[6]，再没别的想头，岫无别的想头，则钗有别的想头也，跃跃言下。只盼着女婿能干，他就有日子过了。若邢丫头也像这个东西……”曰东西则一木一金，都入映照。说着，把手往里头一指，道：“我也不说了。邢丫头实在是个有廉耻有心计儿的，又守得贫，耐得富。只是等咱们的事情过去了，早些把你们的正经事完结了，也了我一宗心事。”薛蝌道：“琴妹妹还没有出门子，这倒是太太烦心的一件事。至于这个，可算什么呢？”

大家又说了一回闲话，又说闲话，可见上文全非闲话。薛蝌回到自己房中，吃了晚饭，吃饭之义，比较他处尤重。想起邢岫烟住在贾府园中，终是寄人篱下，况且又穷，日用起居，不想可知。况兼当初一路同来，模样儿、性格儿都知道的。可知天意不均，如夏金桂这种人，偏教他有钱，娇养得这般泼辣；邢岫烟这种人，偏教他这样受苦。阎王判命的时候，不知如何判法的？以闲情闲笔写《周南》寤寐之思。想到闷来，也想吟诗一首，《关雎》为二《南》之首，故吟诗一首，是有深意，否则此书从无此等俚俗不堪句法。写出来，出出胸中的闷气，又苦自己没有工夫，只得混写道：

蛟龙失水似枯鱼，

两地情怀感索居^[4]。

同在泥涂多受苦，

不知何日向清虚！设此一诗，直与凤姐“一夜北风紧”同一无味，岂必以薛蝌能诗为美谈乎？抑必以此等俗句形容薛蝌之拙乎？则一诗大属可疑。能疑则悟，自得其解。是盖为宝、黛、钗起死回生之药，而实全部《红楼》立言底本。书以诗演思，以书演《易》，而统归《大学》，“吟诗一首”冠三百篇，

《易》首重乾，取象六龙，九二一“大人”，九五一“大人”，今曰失水、曰两地、曰泥涂，非“见龙在田”之“大人”乎？曰向清虚，非“飞龙在天”之“大人”乎？是为诗为《易》，无非为大人之学也。斯为一心之正，故以吃饭引起，夫岂以情死以空结者所可同日而语哉！

写毕，看了一回，意欲拿来黏在壁上，又不好意思，自己沉吟道：“不要被人看见笑话。”又念了一遍，道：“管他呢！左右黏上，自己看着解闷儿罢。”又看了一回，到底不好，拿来夹在书里。此一段乃作者自呈狡狴处。《诗》、《易》、《大学》演一“孝”字，一笑话也，要与人知，又不轻与人知，故云不要被人看见，但自己解闷而已。曰到底不好，曰夹在书里，分明以“底里”二字嵌在句中，则凡书中所夹无非《诗》、《易》、《大学》也。又思：“自己年纪可也不小了，家中又碰见这样飞灾横祸，不知何日了局。致使幽闺弱质，弄得这般凄凉寂寞。”

正在那里想时，以“正想”二字结住《诗》、《易》，以下便借宝蟾写大众邪想矣。是顿笔，是提笔，可谓双管齐下。只见宝蟾推进门来，拿着一个盒子，笑嘻嘻放在桌上。薛蝌站起来让坐。宝蟾笑着向薛蝌道：“这是四碟果子、一小壶儿酒，大奶奶叫给二爷送来的。”薛蝌陪笑道：“大奶奶费心，但是叫小丫头们送来就完了，怎么又劳动姐姐呢？”以小丫头别兄妾，名义粲然，是为正想。宝蟾道：“好说，自家人，二爷何必说这些套话？再者我们大爷这件事实在叫二爷操心，大奶奶久已要亲自弄点什么儿谢二爷，又怕别人多心。二爷知道的，咱们家里都是言合意不合，送点子东西没要紧，倒没的惹人七嘴八舌的讲究。七八十五，正是将笄之年，嘴舌正起于此。所以今日些微的弄了一两样果子、一壶酒，叫我亲自悄悄儿的送来。”说着，又笑瞅了薛蝌一眼，道：“明儿二爷再别说这些话，叫人听着，怪不好意思的。我们不过也是底下的人，服侍的着大爷，就服侍的着二爷，这有何妨呢？”直注“平儿理妆”，蟾之语挾宝之心也。而姿态横生，恍如闻见。

薛蝌一则秉性忠厚，二则到底年轻，只是向来不见金桂和宝蟾如此相待，心中想到刚才宝蟾说为薛蟠之事，也是情理，是情是理，是为正想。因说道：“果子留下罢，这个酒儿，姐姐只管拿回去。果为木实，酒为水金，留木却金，乃宝玉专情黛玉之映。我向来的酒上实在很有限，挤住了，偶然喝一钟；不说不喝，而说挤住了也喝，便是“无情也动人”，钗、玉“绛芸轩”事一照。平日无事，是不能喝的。难道大奶奶和姐姐还不知道么？”宝蟾道：“别的我作得主，独这一件事，我可不敢应承。大奶奶的脾气儿二爷是知道，我拿回去，不说二爷不喝，倒要说我不尽心了。”薛蝌没法，只得留下。“绛芸轩”案由不得不带，便是没法留下。

宝蟾方才要走，又到门口往外看看，回过头来，向着薛蝌一笑，又用手指着里面说道：“他还只怕要来亲自给你道乏呢。”直注凤姐同车焦大一骂，而现淫妇身，说淫妇法，一套小解数，已觉咄咄逼人。薛蝌不知何意，反倒赳赳的起来，因说道：“姐姐替我谢大奶奶罢。天气寒，看凉着。再者，叔嫂也不必拘礼。”明点叔嫂，曰礼、曰天，何等正想。宝蟾不答，笑着走了。薛蝌始以为金桂为薛蟠之事，或真是不过意，备此酒果给自己道乏。及见宝蟾这种鬼鬼祟祟不尴不尬的光景，也觉了几分，钗、袭之奸，宝亦觉之。却自己回心一想：“他到底是嫂子的名分，那里就有别的讲究呢？正名定分，心如天日，是为大人之学。或者宝蟾不老成，自己不好意思怎么样，却指着金桂的名儿，也未可知。然而到底是哥哥屋里人。”忽又转念：“那金桂素性毫无闺阁理法，况且有时高兴，打扮得妖娆非常，自以为美，又焉知不是怀着坏心呢？愈转愈深，愈骂愈毒。不然就是他和琴妹妹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儿，所以设下这个毒法儿，要把我拉在浑水里，弄个不清不白的名也未可知。”想到这里，又怕起来。此一转念乃是生机，宝、黛死亡不知怕，不知转念也。一切相思局总在个中。正在不得主意的时候，忽听窗外扑嗤的笑了一声，有声无形，以蟾之月写凤姐之风，归之一笑，是书终矣。薛蝌倒吓了一跳。

未知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参聚散”为一大段，与上段俱从“解琴书”回中来。本回乃既死论病源，为宝、黛、钗追原已往文字，令凡为宝、黛、钗者，及早知所自处也。上半回从“绝粒”来，以岫烟为黛玉针砭；能如岫烟，则自无“埋香冢”及“断痴情”一切事迹矣。下半从“走火”来，以薛蝌为宝玉针砭；能如薛蝌，则自无“绛芸轩”及“却尘缘”一切事迹矣。

【护花主人评曰】黛玉之夭亡，已是意中事。然竟绝粒而死，不但文情径直无味，且转觉钟情尚未至深，死亦死得糊涂。今因听讹言而觅死，又因听密语而复生，委曲缠绵，文愈曲而情愈深，且反跌后文竟娶宝钗，更为紧凑。

贾母欲将宝玉移出园外，既照应前文袭人对王夫人一番说话，又伏宝玉病后移出地步。分付宝玉定亲，不要叫黛玉知道，伏后文冲喜掉包，黛玉惊迷情事。

写邢岫烟之涵养，反衬夏金桂之淫荡。

凤姐送衣服，是敬重岫烟。金桂送果酒，是勾引薛蝌。一正一邪，互相映衬。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是甲寅年十月间事。

[1] 自戕（qiāng）：自杀，自残。

[2] 打谅：即打量。料想，估计。

[3] 拉扯：拉关系，交际。

[4] 外道：见外，客气。

[5] 一起子：谓一伙，一群。

[6] 出门子：出嫁。

[7] 索居：独处一方。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话说薛蝌正在狐疑，忽听窗外一笑，吓得一跳，心中想道：“不是宝蟾，定是金桂。一而二，二而一，书中纵横设计，如钗、凤诸人，不是宝蟾，定是金桂也。只不理他们，看他们有什么法儿。”任他风浪起，我只不开门，“路谒北静王”之作用也。听了半日，却又寂然无声，自己也不敢吃那酒果，掩上房门。与其为柳下惠，不若为鲁男子，掩门之义也。刚要脱衣时，只听见窗纸上微微一响。薛蝌此时被宝蟾鬼混了一阵，心中七上八下，七上则六，八下则九，用六用九，乾坤正义，《风月宝鉴》写此而已。故提笔指是宝蟾。笨伯又曰：乃为洗出不是金桂，抑又何必。竟不知是如何是好。听见窗纸微响，细看时又无动静，自己反倒疑心起来，掩了怀坐在灯前，呆呆的细想。又把那果子拿了一块，翻来覆去的细看。写来情事宛然，而能疑能想，正能看结果者也。猛回头，看见窗上纸湿了一块，走过来觑着眼看时，却不防外面往里一吹，把薛蝌吓了一大跳，听得吱吱的笑声。看果子匪夷所思矣，此尤匪夷所思。吾不知从何想入，从何写出，真是奇情奇笔，能将“淫”字写出骨髓。

薛蝌连忙把灯吹灭了，屏息而卧。其难较鲁男子为尤甚，写正想又是如此，方与宝蟾文字相敌，又正发明稻香村绝不天然处。只听外面一个人说道：“二爷为什么不喝酒吃果子就睡了？”这句话仍是宝蟾的语音。曰一个人，曰仍是，明明金桂在其中矣。薛蝌只不作声妆睡。又隔有两句话时，又听得外面似有恨声道：“天下那里有这样没造化的人！”薛蝌听了是宝蟾，又是金桂似的语音，才知道他们是这么一番意思。这意思乃全书意思，《风月宝鉴》，蟾、桂而已，宝、黛、钗、凤同一没造化之人而已。而只是两句语，一为笑，一为恨也。天缺地陷，非恨而何？蓼汀花溆，非笑而何？翻来覆去，直到五更后才睡着了。五更交阳分而睡着，正见睡着，正见一片阴晦中有此清醒之一人也。

刚到天明，早有人来叩门，薛蝌忙问：“是谁？”外面也不答应。薛蝌只得起来，开了门看时，却是宝蟾，拢着头发，掩着怀，穿一件片锦边琵琶襟小紧身^[1]，上面系一条松花绿半新的汗巾，下面并未穿裙，正露着石榴红洒花夹裤，一双新绣红鞋。无非红绿，而紧身必说琵琶襟。“琵琶”二字亦从二王，然非琴瑟之正，其何能紧身？故为掩着怀。原来宝蟾尚未梳洗，恐怕人见，赶早来取家伙。薛蝌见他这样打扮便走进来，心中又是一动。人非圣贤，又非铁石，辄云不动，无是心，无是人耳。克复工夫，正起于此，特著此语，不惟理圆义足，而借薛蝌直勘性理学问一到尽头处。只得陪笑问道：“怎么这样早就起来了？”宝蟾把脸红着，把脸红着，“把”字奇绝。缘喜怒可把而假，红不可把而假也。写“淫”字直入微微，与岫烟脸红，勘理欲又到尽头处。并不答言，只管把果子折在一个碟子里，端着就走。

薛蝌见他这般，知是昨晚的原故，心里想道：“这也罢了，倒是他们恼了，索性死了心，也省得来缠。”于是把心放下，这才是真正放心，惟能不放心，始能放心也。唤人舀水洗脸。洗脸对前吃饭，总是《大学》，切莫作闲文看。自己打算在家里静坐两天，一则养养心神，定静安虑，一在里许。二则出去怕人找他。原来和薛蟠好的那些人，因见薛家无人，只有薛蝌在那里办事，年纪又轻，便生许多觊觎之心，也有想插在里头做跑腿的，也有能做状子的，认得一二个书役的^[2]，要给他上下打点的，甚至又想在内趁钱的^[3]，也有造作谣言恐吓的，种种不一。都为钗、凤、袭诸人映射，财色并到。薛蝌见了这些人，远远躲避，又不敢面辞，恐怕激出意外之变，只好藏在家中听候转详^[4]。不题。非宝、黛所能。

且说金桂昨夜打发宝蟾送了些酒果去，探探薛蝌的消息，宝蟾回来，将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说了。金桂见事有些不大投机，便怕白闹一场，反被宝蟾瞧不起，欲把两三句话遮饰，改过口来，又可惜了这个，心里倒没了主意，只怔怔的坐着。那知宝蟾亦知薛蟠难以回家，此皆借蟾、桂演钗、袭心事，直照袭人嫁人，则钗之末路已可于百廿回之外见之矣。看薛蟠难以回家是眼。正欲寻个头路，因怕金桂拿他，所以不敢透漏。今见金桂所为，先已开了端了，他便乐得借风使船，东风、西风全到。先弄薛蝌到手，不怕金桂不依，所以用言挑拨。见薛蝌似非无情，此从心中一动生出。又不甚兜揽^[5]，一时也不敢造次。后来见薛蝌吹灯自睡，太觉扫兴，回来告诉金桂，有甚方法再作道理。及见金桂怔怔的，似乎无技可施，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夜间那里睡得着？翻来覆去，想出一个法子来：不如明日一早起来，先去取了家伙，却自

己换上一两件动人的衣服，也不梳洗，越显出一番娇媚来，只看薛蝌的神情，自己反倒妆出一番恼意，索性不理他，那薛蝌若有悔心，自然移船泊岸^[6]，不愁不先到手。及至见了薛蝌，仍是昨晚光景这般，并无邪僻之意，自己只得以假为真，端了碟子回来，却故意留下酒壶，以为再来搭转之地^[7]。此等搬演在他书已为能品，是书则数见不鲜矣。

只见金桂问道：“你拿东西去，有人碰见么？”宝蟾道：“没有。”“二爷也没问你什么？”宝蟾道：“也没有。”金桂因一夜不曾睡着，也想不出一个法子来，只得回思道：“若作此事，别人可瞒，宝蟾如何能瞒？不如我分惠于他，他自然没有不尽心的。我又不能自去，少不得要他作脚^[8]，倒不如和他商量一个稳便主意。”因带笑说道：“你看二爷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宝蟾道：“倒像个糊涂人。”即“糊涂东西”正义。

金桂听了笑道：“你如何说起爷们来了！”宝蟾也笑道：“他辜负奶奶的心，我就说得他。”金桂道：“他怎么辜负我的心？你倒得说说。”宝蟾道：“奶奶给他好东西吃，他倒不吃，这不是辜负奶奶的心么？”说着却把眼溜着金桂一笑。此等搬演，不知作者怎样想出，而好东西则钗、黛并到，一笑又关合书旨。即此数言，“红楼梦”了矣，直是怪文。乃读者只赏其情景，惜哉！金桂道：“你别胡想。因能胡想，故能胡说。我给他送东西，为大爷的事不辞劳苦，我所以敬他；又怕人说瞎话，所以问你。你这些话向我说，我不懂是什么意思。”此说读者。宝蟾笑道：“奶奶别多心！我是跟奶奶的，还有两个心么？但是事情要密些，倘或声张起来，不是顽的。”单刀直入，更不另作引起。

金桂也觉得脸飞红了，因说道：“你这个丫头，就不是个好货，想来你心里看上了，却拿我作筏子^[9]，是不是呢？”宝蟾道：“只是奶奶那么想罢咧，我倒替奶奶难受。奶奶要真瞧二爷好，我倒有个主意。奶奶想，那个耗子不偷油吃？他也不过怕事情不密，大家闹出乱子来不好看。写题中“纵”字、“工”字，已臻绝顶，而耗子偷油，直揭“意绵绵”回黛玉心事。盖一部淫书，固以黛玉为主也。依我想，奶奶且别性急，时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备的去处张罗张罗。他是个小叔子，又没娶媳妇儿，奶奶就多尽点心儿，和他贴个好儿，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过几天，他感奶奶的情，自然要谢候奶奶。那时奶奶再备点东西在咱们屋里，我帮着奶奶灌醉了他，怕跑了他？他要不应，咱们索性闹起来，就说他调戏奶奶。他害怕，他自然得顺着咱们的手儿。他再不应，他也不是人，咱们也不至白丢了脸面，奶奶想怎么样？”还题面自不可少。

金桂听了这话，两颧早已红晕了，笑骂道：“小蹄子，你倒像偷过多少汉子似的。我则要问作者。怪不得大爷在家时离不开你。”宝蟾把嘴一撇，笑说道：“罢哟！人家倒替奶奶拉纤^[10]，奶奶倒和我们说这个话咧！”收得精湛完密。从此金桂一心笼络薛蝌，倒无心混闹了，家中也稍觉安静。

当日宝蟾自去取了酒壶，仍是稳稳重重一脸的正气。酒壶必不脱漏，而一脸正气则宝钗本领也。文字馥郁可贾。薛蝌偷眼看了，反倒后悔，疑心或者是自己错想了他们也未可知；果然如此，倒辜负了他这一番美意，保不住日后倒要和自己也闹起来，岂非自惹的呢？过了两天，甚觉安静，薛蝌遇见宝蟾，宝蟾便低头走了，连眼皮儿也不抬；遇见金桂，金桂却一盆火儿的赶着。再足“工”字，何其暇耶？而一盆火，一见于“偷娶尤二姨”，再见于“宝蟾工设计”。以火制金，以金自杀，同一宝钗而已。薛蝌见这般光景，反倒过意不去。这且不表。是悉书之里，非书之表也，不是他小说按下故套。

且说宝钗母女觉得金桂几天安静，待人忽亲热起来，一家子都为罕事。薛姨妈十分欢喜，想道：“必是薛蟠娶这媳妇时，冲犯了什么，才败坏了这几年。”“悔娶河东吼”，即在本年秋令。今曰这几年，乃以梦话为钗追原既往。而冲犯之说又直注“错劝哥哥”撞客之说，以明薛蟠败坏所从来。目今闹出这样事来，亏得家里有钱，贾府出力，方才有了指望。媳妇儿忽然安静起来，财色势利并到。或者是蟠儿转过气运来了，也未可知。”归到气数之天，元妃死矣。于是自己心里倒以为希有之奇。

这日饭后，扶了同贵过来，荣坏于雪，雪坏于夏，同一坏也，故必特提同贵。到金桂房里瞧瞧。走到院中，只听一个男人和金桂说话。同贵知机，四字中有大发挥。便说道：“大奶奶，老太太过来了。”说着已到门口。只见一个人影儿在房门后一躲，薛姨妈一吓，倒退了出来。人影儿一躲，全书大作用，正欲令人知吓知退。金桂道：“太太请里头坐，没有外人。此火因心生灭，不自外来。他就是我的过继兄弟，本住在屯里，刘老老屯里人，夏三亦屯里人，乃刚柔难生，天造草昧之象，正善恶初萌之候。善为性生所固有，恶则为性生所本无。故夏三之来，则为过继。不惯见人。因没有见过太太，今日才来，还没去请太太的安。”薛姨妈道：“既是舅爷，不妨见见。”金桂叫兄弟出来，见了薛姨妈，作了一个揖，问了好。薛姨妈也问了好，坐下叙起话来。搬演薛氏如此不堪。

薛姨妈道：“舅爷上京几时了？”那夏三道：“前月我妈没有人管家，把我过继来的，前日才进京，今日来瞧瞧姐姐。”用提笔指出夏三，作者自权自予。四五月，得夏令之三，热毒方张，宝钗当之。合黛、钗、凤三人为一人，金桂当之，故曰夏三。薛姨妈看那人不尴尬^[11]，于是略坐坐儿，便起身道：“舅爷坐着罢。”回头向金桂道：“舅爷头上末下来的^[12]，留在咱们这里吃了饭再去罢。”与“巧合”回留宝玉吃酒针锋相对。金桂答应着，薛姨妈自去了。

金桂见婆婆去了，便向夏三道：“你坐着，今日可是过了明路了的^[13]，省得我们二爷查考你。能查考夏三者，蝌而已矣。我今日还叫你买些东西，夏三第一事是买东西，人知为砒霜伏线，而不知为收拾荣宁安根。只别叫众人看见。”夏三道：“这个交给我就完了，你要什么，只要有钱，我就买得来。”为“钱”字一叹，为“金”字一叹，“一把辛酸泪”所从来也。金桂道：“且别说嘴，你买上了当，我可不收。”上了当，又翻“慰痴颦”回当票公案。说着，二人又笑了一回。然后金桂陪夏三吃了晚饭，又告诉他买的东西，又嘱咐一回，夏三自去。从此夏三往来不绝，此段乃文章难境，一片荆棘中而能掉臂游行，吾不知其才几许。虽有个年老的门上人，知是舅爷，也不常回。从此生出无限风波，这是后话，不表。

一日，薛蟠有信回来，薛姨妈打开，叫宝钗看时，上写：

男在县里也不受苦，母亲放心。但昨日县里书办说，府里已经准详，想是我们的情到了。岂知府里详上去^[14]，道里反驳下来^[15]。道里不准，正见天人合道，则气数之天不足恃矣。亏得县里主文相公好，即刻做了回文顶上去。道里却把知县申饬。现在道里要亲提，若一上去，又要吃苦。必是道里没有托到。母亲见字，快快托人求道爷去。还叫兄弟快来，不然就要解道。银子短不得，火速，火速！火速即是夏三，不止形容薛蟠笔墨。

薛姨妈听了，又哭了一场，自不必说。薛蝌一面劝慰，一面说道：“事不宜迟。”薛姨妈没法，只得叫薛蝌到县照料，命人即便收拾行李，兑了银子。家人李祥本来在那里照应的，薛蝌又同了一个当中伙计，连夜起程。

那时手忙脚乱，虽有下人办理，宝钗又恐他们想不到，亲来帮着，直闹至四更才歇。阴极阳生，正火速之会。到底富家女子，娇养惯的，心上又急，又劳苦了一会，晚上就发烧。发烧正是火速。到了明

日，汤水都吃不下。莺儿去回了薛姨妈。薛姨妈急来看时，只见宝钗满面通红，身如燔灼，火速如此。话都不说。薛姨妈慌了手脚，便哭得死去活来。宝琴扶着，劝薛姨妈。秋菱也泪如泉涌，只管叫着。宝钗不能说话，手也不能摇动，眼干鼻塞。叫人请医调治，渐渐苏醒回来，金玉姻缘犹可及止，在钗此时犹可救药。薛姨妈等大家略略放心。

早惊动荣、宁两府的人，先是凤姐打发人送十香返魂丹来^[16]，必先说荣、宁，即夏三买东西之义。而先是凤姐，祸之媒也。曰返魂丹，黛死矣。随后王夫人又送至宝丹来^[17]，贾母、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发丫头来问候。却都不叫宝玉知道。一连治了七八天，终不见效。七八十五，所谓将及笄之年。还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吃了三丸，才得病好。一“冷”字，乃妙药。此不能求诸外，须从自己想起也。服三丸，则夏三之毒可全解矣。后来宝玉也知道了，因病好了，没有瞧去。此等处补不得，漏不得，最为棘手。而闲闲一语，恰为下半过脉，是乃神品。

那时薛蝌又有信回来。薛姨妈看了，怕宝钗耽忧，也不叫他知道，书面安顿，固如铁桶。自己来求王夫人，并述了一会子宝钗的病。薛姨妈去后，王夫人又求贾政。贾政道：“此事上头可托，底下难托，必须打点才好。”王夫人又提起宝钗的事来，因说道：“这孩子也苦了，既是我家的人了，也该早些娶了过来才是，别叫他糟蹋坏了身子。”贾政道：“我也是这么想。但是他家忙乱，况且如今到了冬底，已经年近岁逼，自“桃花社”至此方明写一年，而一片梦话，不过演“成大礼”而已。无不各自要料理些家务。今冬且放了定，明春再过礼。过了老太太的生日，就定日子娶。你把这番话先告诉薛姨太太。”王夫人答应了。

到了明日，王夫人将贾政的话向薛姨妈述了。薛姨妈想着也是。“也是”“也”字多少含蓄。到了饭后，王夫人陪着来到贾母房中，大家让了坐。凡此等事，都是薛姨就来。大礼之成，令人齿冷。贾母道：“姨太太才过来？”薛姨妈道：“还是昨儿过来的。因为晚了，没得过来给老太太请安。”王夫人便把贾政昨夜所说的话向贾母述了一遍，贾母甚喜。说着，宝玉进来了。贾母便问道：“吃了饭了没有？”宝玉道：“才打学房里回来，吃了要往学房里去，吃饭、上学，此处必用连及。先见见老太太。又听见说姨妈来了，过来给姨妈请安。”因问：“宝姐姐可太好了？”薛姨妈笑道：“好了。”“好了”二字括全书。原来方才大家正说着，见宝玉进来，都煞住了。宝玉坐了坐，见薛姨妈情形，不似从前亲热，虽是此刻没有心情，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语，满腹猜疑，宝玉猜疑与薛蝌猜疑互相发明，入下半回。自往学中去了。

晚间回来，都见过了，便往潇湘馆来。掀帘进去，紫鹃接着。见里间屋内无人，宝玉道：“姑娘那里去了？”紫鹃道：“上屋里去了。知道薛姨太太过来，姑娘请安去了。二爷没有到上屋里去么？”宝玉道：“我去了来的，没有见你姑娘。”紫鹃道：“这也奇了。”宝玉道：“姑娘到底那里去了？”紫鹃道：“不定。”将入“疑阵”文字，起处便作一片迷离。曰奇了，曰不定，微言也。宝玉往外便走，刚出屋门，只见黛玉带着雪雁冉冉而来。宝玉道：“妹妹回来了！”缩身退步进来。

黛玉进来，走入里间屋内，便请宝玉里头坐。显见情有独钟，以发本文，因以见上文补笔之妙。紫鹃拿了一件外罩换上，然后坐下，问道：“你上去看见姨妈没有？”宝玉道：“见过了。”黛玉道：“姨妈说起我没有？”宝玉道：“不但没有说起你，连见了我也不像先时亲热。今日我问起宝姐姐病来，他不过笑了一笑，并不答言。难道怪我这两天没有去瞧他么？”故作斡旋，而姻事显而易见。黛玉笑了一笑，道：“你去瞧过没有？”宝玉道：“头几天不知道，这两天知道了也没有去。”黛玉道：“可不是？”宝玉道：“老太太不叫我去，太太也不叫我去，老爷又不叫我去，我如何敢去？再作斡旋，其支离处皆其经营处。若是像从前这扇小门走得通的时候，要我一天瞧他十转也不难。如今把门堵了，要打前头过去，自然不便了。”一语有千百转身，一心之昏有如此。黛玉道：“他那里知道这个原故？”宝玉道：“宝姐姐为人是最体谅我的。”黛玉道：“你不要自己打错了主意。若论宝姐姐，更不体谅。又不是姨妈病，是宝姐姐病，向来在园中做诗、赏花、饮酒，何等热闹；如今隔开了，你看见他家里有事了，他病到那步田地，你像没事人一般，他怎么不恼呢？”此见黛玉但知宝玉之专属于己，其余皆非所知，乃“疑阵”正面。宝玉道：“这样难道宝姐姐便不和我好了不成？”黛玉道：“他和你好不好，我却不知，我也不过是照理而论。”由“疑阵”入“谈禅”。

宝玉听了，瞪着眼呆了半晌。黛玉看见宝玉这样光景，也不睬他，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又翻出书来，细看了一会。未谈禅，先说书、香，乃一书正义，否则此处成闲文矣。只见宝玉把眉一皱，把脚一跺，道：“我想这个人生他做什么？天地间没有了我倒也干净。”此见宝之不能忘情于钗，乃黛之所不能不虑者，故为“谈禅”发端。黛玉道：“原是有了我，黛玉自谓。便有了人。谓宝钗。有了人，便有无数的烦恼生出来：恐怖、颠倒、梦想，更有许多缠碍。摔玉、剪香，惊梦、绝粒，一切情事。才刚我说的都是顽话，你不过是看见姨妈没精打彩，如何便疑到宝姐姐身上去？姨妈过来原为他的官司事情，心绪不宁，那里还来应酬你？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乱想，钻入魔道里去了。”又着此一转，自

说自解，便是薛蝌疑悔以蟾、桂为美意。

宝玉豁然开朗，笑道：“很是。你的心灵比我竟强远了，怨不得前年我生气的时候，你和我说过几句禅语，我实在对不上来。又找前文，递到“谈禅”，其步骤乃尔。能辨此等用笔，自然不突，能辨宝蟾，直指金桂心事，自然不慢。我虽丈六金身^[18]，还借你一茎所化^[19]。”茎者，草也，即黛玉之绛珠草。宝玉存亡视此矣，所谓《寄生草》。请参看“听曲文”评。黛玉乘此机会说道：“我便问你一句话，你如何回答？”此番谈禅，索订定婚姻左券而已，不是释部深文，笨伯不必妄参，请看“乘此机会”四字便解。禅则有何机会之可乘耶？宝玉盘着腿，合着手，闭着眼，撇着嘴道：“讲来。”铺排面子神理俱得，妙哉。黛玉道：“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么样？”一“好”字如珠落盘，其实只借过去、未来、现在之说以探其心之所定耳，与问“尔有何贵，尔有何坚”之旨通。

宝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或作悟境以惑看官。“任凭弱水三千^[20]，我只取一瓢饮。”弱水在海，林出于海，言黛玉之外更无可定之人也。黛玉道：“瓢之漂水奈何？”宝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此防金玉之夺也。能知其夺而不敌其夺，且自取能其夺，乃黛玉自责；常人之心如瓢在水，则责宝玉也。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宝玉道：“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东风舞鹁鸪。”此见金玉之夺，乃宝之漫无主张以致之耳。一问再坚之，一答再许之，以完“你死了，我做和尚”之说。黛玉道：“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的。”仍不十分信服，《五美吟》固有所见也。宝玉道：“有如三宝^[21]。”黛玉低头不语。方才死心塌地。

只听见檐外的老鸦呱呱的叫了几声，便向东南上去了。老鸦凶鸟，是书所演无非凶。老鸦孝鸟，是书所指无非孝。鸟声为阳气，东南为阳方，书至此正阴极阳生之候也。宝玉道：“不知主何吉凶？”黛玉道：“人有吉凶事，不在鸟音中。”特引此语，以见黛玉心事千妥万妥。忽见秋纹走来说道：“请二爷回去，老爷叫人到园里来问过，说：‘二爷打学里回来了没有？’袭人姐姐只说：‘已经来了。’快去罢。”吓得宝玉站起身来，往外就走。黛玉也不敢相留。此篇大落墨后必接大章法，以袭代钗固矣。而此来乃矫其父命，致宝之起身便走，黛玉不敢相留。不惟宝、黛在其掌上，即贾政亦在术中。其诛袭乃以诛

钗，实则并以诛金诛雪而已。

未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上回为人既死论病源，此回为人既死论病状。知病源则能谨疾于未然，知病状则能谨疾于初起，为大众痛下针砭也。

上半回以蟾、桂立钗、袭等影身，曰“纵”、曰“工”，其病日深日甚矣，终于杀人自杀。生不如死，其祸在一巧。下半回就宝、黛本身发，一心昏愤，曰“疑”、曰“妄”，是为养痍贻患矣，终于杀身灭性。一死一亡，其祸在于一拙。拙亦病，巧亦病，是皆不能知几如同贵，而甘受夏三之毒者也。文字则上篇以深为浅，下篇以浅为深。其妙非他小说所能，即在本书亦不数见。

【护花主人评曰】宝蟾设计教金桂勾引薛蝌，金桂才肯安静。因金桂安静，薛姨妈才到金桂房中去。因到金桂房中，才看见夏三。因夏三时常走动，将来买毒药有人。层层相因，节节贯注。

宝玉病，黛玉病，宝钗亦当患病，才是一路人。然宝玉之病或因魔魇，或因痴呆，或系假妆；黛玉之病本系气体单弱，又因疑多情切，均非正病。惟宝钗因劳所致，病得光明正大。人品不同，病亦各异。

黛玉问话，层层剥茧；宝玉答语，颇有悟机。而黛玉则说到水止珠沉，宝玉则说到有如三宝，两人结局于斯可见。此老鸦之所以一连几声，飞向东南去也。

黛玉说薛姨妈心绪不宁，如何还能应酬，才不疑及亲事，亦是反跌后文。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是甲寅年冬时事。

[1] 琵琶襟：清代便服前襟的一种样式。大襟只掩至胸前，不到腋下；钮扣自大襟领口钉起到立边下方，排列较密。

[2] 书役：即书办。管办文书的属吏。

[3] 趁钱：赚贱，挣钱。

[4] 转详：谓将案情呈报上级官府。

[5] 兜揽：招引，招揽。

[6] 移船泊岸：比喻就范，迁就。

[7] 搭转：斡旋，挽回。

[8] 作脚：谓从中牵线联络，做内应。

[9] 筏子：比喻可供利用的工具。

[10] 拉纤：比喻为双方做中介人，牵引撮合。

[11] 不尴尬：来路不正，不三不四。

[12] 头上末下：第一次，头一回。

[13] 明路：谓正式的途径或程序。

[14] 详：级官员对上级官员请示报告曰“详”。

[15] 道：古代行政区划名。清代在省级设主管专职的道，并在省与州、府之间设分守道。

[16] 十香返魂丹：中成药名，主治痰厥中风，口眼喎斜，牙关紧闭，昏晕欲死，或诸风狂乱、神志不清、语言狂乱等。

[17] 至宝丹：又名局方至宝丹。中成药名，具有清热解毒、化浊开窍的功效。主治中暑、中风等。

[18] 丈六金身：指佛。

[19] 一茎所化：传说佛为莲花所化生。一茎，代指莲花。

[20] “任凭”两句：意谓即使有再多女子，我也只爱你一个。弱水，犹言爱河情海。

[21] 三宝：佛教名词。指佛、法、僧。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话说宝玉从潇湘馆出来，连忙问秋纹道：“老爷叫我作什么？”秋纹笑道：“没有叫，袭人姐姐叫我请二爷，我怕你不来，才哄你的。”矫其父命出自秋纹，即袭即钗也，故与薛蟠请宝玉饮酒同一骗法。宝玉听了，才把心放下，放心由于一骗，已到卷末“参聚散”。因说：“你们请我也罢了，何苦来吓我。”说着，回到怡红院内。

袭人便问道：“你这好半天到那里去的？”宝玉道：“在林姑娘那边。说起薛姨妈、宝姐姐的事来，便坐住了。”袭人又问道：“说些什么？”宝玉将打禅语的话述了一遍。袭人道：“你们再没个计较，正经说些家常闲话儿，或讲究些诗句也是好的，怎么又说到禅语上了？又不是和尚。”宝玉道：“你不知道，我们有我们的禅机，别人是插不下嘴去的。”袭人笑道：“你们参禅参翻了，又叫我们跟着打闷葫芦了。”宝玉道：“头里我也年纪小，他也孩子气，所以我说了不留神的话，他就恼了。如今我也留神，他也没有恼的了。只是他近来不常过来，我又念书，偶然到一处，好像生疏了似的。”袭人道：“原该这么着才是，都长了几岁年纪了，怎么好意思还像小孩子时候的样子？”

宝玉点头道：“我也知道。一篇问答，责宝玉诛袭人文字也。夫谈禅为订婚，以谈禅告袭人，是以订婚告袭人也。“初试云雨”，第六回明明写出，则宝之于袭，何事不可说？非若凤姐馒头庵也还用隐说账。乃告不直告，使必不敢破木石，必不敢成金玉，以弭一切阴谋，而乃以隐跃告之曰：“我们的禅机，别人插不下嘴去。”则袭人又何惮而不东西自便耶？曰“我也知道”，所知果何道？如今且不用说那个。我问你，老太太那里打发人来说什么来着没有？”袭人道：“没有说什么。”宝玉道：“必是老太太忘了，明日不是十一月初一日么？年年老太太那里必是个老规矩，一方一圆，统该《易》道。要办消寒会^[1]，齐打伙儿坐下喝酒说笑^[2]。我今日已经在学房里告了假了，这会子没有信儿，明日可

是去不去呢？若去了呢，白白的告了假；若不去，老爷知道了又说我偷懒。”消寒会必费若许拟议，在宝玉非真能消寒者也。袭人道：“据我说，你竟是去的是。才念的好些儿了，又想歇着，依我说也该上紧些才好。昨日听见太太说兰哥儿念书真好，他打学房里回来，还各自念书作文章，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才睡。你比他大多了，又是叔叔，倘或赶不上他，又叫老太太生气，不如明日早起去罢。”以消寒、读书为两事，便是袭人见识，而特提贾兰，乃与巧姐同为真复者也。麝月道：“这样冷天，已经告了假了，又到学房里去。既这么着，就该不告假呀，显见的是告谎假脱滑儿。依我说，落得歇一天，就是老太太忘记了，咱们这里就不消寒了么？咱们也闹个会儿不好么？”袭人道：“都是你起头儿，二爷更不肯去了。”麝月道：“我也是乐一天是一天，又比不得你要好名儿，使唤一个月再多得二两银子。”袭人啐道：“小蹄子！人家说正经话，你又来胡拉混扯的了。”麝月道：“我倒不是混拉扯，我是为你。”袭人道：“为我什么？”麝月道：“二爷上学去了，你又该咕嘟着嘴想着，巴不得二爷早一刻儿回来就有说有笑的了。这会子又假撇清，何苦呢？我都看见了。”花月亦自相攻伐，见消寒之不易，而语妙如闻。

袭人正要骂他，只见老太太那里打发人来说道：“老太太说了，叫二爷明日不用上学去呢。明日请了姨太太来，给他解闷，消寒会乃为薛解闷，正明阴雪之宜解也。只怕姑娘们都来家里的。史姑娘、邢姑娘、李姑娘们都请了，明日来赴什么消寒会呢。”宝玉没有听完，便喜欢道：“可不是？老太太最高兴的，明日不上学，是过了明路的了。”袭人也便不言语了，那丫头回去。宝玉认真念了几天书，巴不得顽这一天，又听见薛姨妈过来，想着宝姐姐自然也来，心里欢喜，便说：“快睡罢，明日早些起来。”于是一夜无话。

到了次日，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里请了安，又到贾政、王夫人那里请了安，回明了老太太今日不叫上学，贾政也没言语，消寒而政无言，所学差，则所教亦差也。在语面恰好。便慢慢退出来。

走了几步，便一溜烟跑到贾母房中。见众人都没来，只有凤姐那边的奶妈子带了巧姐儿，跟着几个小丫头，过来给老太太请了安，说：“我妈妈先叫我来请安，陪着老太太说说话儿，妈妈回来就来。”贾母笑着，道：“好孩子，我一早就起来了，等他们总不来，只有你二叔叔来了。”那奶妈子便说：“姑娘给你二叔叔请安。”宝玉也问了一声：“姐姐好。”巧姐儿道：“我昨夜听见我妈妈说，要请二叔叔去说

话。”宝玉道：“说什么呢？”巧姐儿道：“我妈妈说我跟着李妈认了几年字，此李即李纨之理，凡书中姓李者皆视此。不知我认得不认得。我说都认得，我认给妈妈瞧。妈妈说我瞎认，不信，说我一天尽子顽^[3]，那里认得。消寒便是回阳，乃后天所有，事载在书契，故必须认字。我瞧着那些字也不要紧，就是那《女孝经》^[4]也是容易念的。劈头便提《孝经》，圣贤万言明此而已，故曰字没要紧。孝则举念即是，不假外求，故曰容易。寒消于此，阳回于此，是书归结于此矣。看官犹未信“一笑”之旨乎？妈妈说我哄他，要请二叔叔得空儿的时候给我理理。”贾母听了笑道：“好孩子，你妈妈是不认得字的，所以说你哄他。明日叫你二叔叔理给他瞧瞧，他就信了。”自不认字，并不信巧姐认字，此其所以为财色之魁，即因刘老老而成《留馀庆》一曲，亦平旦几希一息而已。人至凤姐，尚有复机，幸勿自弃。宝玉道：“你认了多少字了？”巧姐儿道：“认了三千多字，数通《曲礼》，道合春生。念了一本《女孝经》，半个月头里又上了《列女传》。”孝为性本，故曰一本。阴阳交易，如环无端，来复之机，无分男女。上大段既以贾兰明此理，此大段又以巧姐明此理，太极两仪，始无馀蕴，而一“孝”字总之。故《孝经》外即提《列女传》，曰半个月，正上弦下弦、盈虚进退之候也。至《列女传》乃刘向所作，正合刘老老来历。宝玉道：“你念了懂得吗？你要不懂，我倒是讲讲这个你听罢。”贾母道：“做叔叔的也该讲究给侄女儿听听。”

宝玉道：“那文王后妃是不必说了^[5]，想来是知道的。是书以《国风》正贞淫，而皆在语言文字之外，故文王后妃曰不用说。至其为劝为惩，奈知者少哉！那姜后脱簪待罪^[6]，齐国的无盐虽丑^[7]，能安邦定国，是后妃里头的贤能的。若说有才的，是曹大家、班婕妤、蔡文姬、谢道韞诸人^[8]。孟光的荆钗裙布，鲍宣妻的提瓮出汲，陶侃（的母）〔母的〕截发留宾，还有画荻教子的^[9]，这是不灰贫的。那苦的里头，有乐昌公主破镜重圆，苏蕙的回文感主。那孝的是更多了：木兰代父从军，曹娥投水寻父的尸首等类也多，我也说不得许多。那个曹氏的引刀割鼻^[10]，是魏国的故事。那守节的更多了，只好慢慢的讲。若是那些艳的，王嫱、西子、樊素、小蛮、绛仙等^[11]。妒的，是秃妾发、怨洛神等类^[12]。文君、红拂也是女中的豪杰^[13]。”

贾母听到这里，说：“够了，不用说了。自姜后以下，皆书中诸人所取给，而终之以文君、红拂。红拂指黛玉，其评已见于《五美吟》，因黛之不能如，故本书以一死了之。文君则指宝钗，既寡而嫁者也。于空中楼阁，更留疑影，令人迷乱。作者之孽，不止导淫，得闲人救之，

应亦起舞于九泉也。此段起云不必说，是书之隐情；结云不用说，是书之余恨。一黛、一钗，一红拂、一文君终之矣。你讲的太多，他那里还记得呢？”巧姐儿道：“二叔叔才说的也有念过的，也有没念过的，二叔叔一讲我更知道了好些。”宝玉道：“那字是自然认得的了，不用再理，宝玉之复，非巧姐之复，故不为理。明日我还上学去呢。”巧姐儿道：“我还听见我妈妈昨日说，我们家的小红，头里是二叔叔那里的，我妈妈要了来，还没有补上人呢。我妈妈想着要把什么柳家的五儿补上，不知二叔叔要不要？”一部扶阳抑阴之书，借“金”、“木”两字发之。黛为木，五儿乃黛之影，于此处必从巧姐出之。宝玉听了更喜欢，笑着道：“你听你妈妈的话，要补谁就补谁罢咧，又问什么要不要呢？”游移无定，再责宝玉。因又向贾母笑道：“我瞧大姐姐这个小模样儿，又有这个聪明儿，只怕将来比凤姐姐还强呢，又比他认的字。”贾母道：“女孩儿家认得字呢也好，只是女工针黹倒是要紧的。”巧姐儿道：“我也跟着刘妈妈学着做呢，学书字则李，学女工则刘，刘老老又到。什么扎花儿咧，拉锁子咧^[14]，虽弄不好，却也学着会做几针儿。”贾母道：“咱们这样人家，固然不仗着自己做，但只到底知道些，日后才不受人家拿捏。”说来都是为人之学，史之为留如此，而口吻逼真。巧姐儿答应着是，还要宝玉解说《列女传》，见宝玉呆呆的，也不敢再说。

你道宝玉呆的是什么？只因柳五儿要进怡红院，头一次是他病了，不能进来；第二次王夫人撵了晴雯，大凡有些姿色的都不敢挑。后来又在吴贵家看晴雯去，五儿跟着他妈给晴雯送东西去，见了一面，更觉娇娜妩媚。今日亏得凤姐想着，叫他补入小红的窝儿，竟是喜出望外了，所以呆呆的想他。黛玉影身，到此一总，而木石终破，一“呆”字了之矣。

贾母等着那些人，见这时候还不来，又叫丫头去请。回来李纨同着他妹子、探春、惜春、湘云、黛玉都来了。众人以李纨为首，又是一巧姐。大家请了贾母的安，众人厮见，独有薛姨妈未到。贾母又叫请去，果然薛姨妈带着宝琴过来。宝玉请了安，问了好，只不见宝钗、邢岫烟二人。黛玉便问起宝姐姐为何不来，薛姨妈假说身上不好。邢岫烟知道薛姨妈在坐，所以不来。宝玉虽见宝钗不来，心中纳闷，因姻事不来，特用一人所共知之岫烟以映照宝钗，而宝、黛尚不能知，是曰默，是曰傻，是曰呆。因黛玉来了，便把想宝钗的心暂且搁开。不多时，邢、王二夫人也来了。凤姐听见婆婆先到了，自己不好落后，只得打发平儿先来告假，说是正要过来，因身上发热，过一回儿就来。贾母道：“既是

身上不好，不来也罢。消寒会不与，其寒已不能消矣。咱们这时候很该吃饭了。”丫头们把火盆往后挪了一挪儿，就在贾母榻前一溜摆下两桌，大家序次坐下吃了饭，依旧围炉闲谈，不须多赘。消寒之理，不可言宣。

且说凤姐因何不来？头里为着倒比邢、王二夫人迟了，不好意思；后来旺儿家的来回说：“迎姑娘那里打发人来请奶奶安，还说并没有到上头，只到奶奶这里来。”凤姐听了纳闷，不知又是什么事，便叫那人进来，问：“姑娘在家好？”那人道：“有什么好的？奴才并不是姑娘打发来的，实在是司棋的母亲央我来求奶奶的。”凤姐道：“司棋已经出去了，为什么来求我？”那人道：“司棋自从出去，终日啼哭。忽然那一日他表兄来了，他母亲见了，恨得什么似的，说他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小子不敢言语。谁知司棋听见了，急忙出来，老着脸和他母亲道：‘我是为他出来的，我也恨他没良心。如今他来了，妈又打他，不如勒死了我。’他母亲骂他：‘不害臊的东西！你心里要怎么样？’司棋说道：‘一个女人配一个男人，我一时失脚上了他的当，我就是他的人，决不可再失身给别人的。我恨他为什么这样胆小，一人作事一人当，为什么要逃？就是他一辈子不来了，我也一辈子不嫁人的。妈要给我配人，我原拼着一死的。今日他来了，妈问他怎么样？若是他不改心，我在妈跟前磕了头，只当是我死了，他到那里，我跟到那里，就是讨饭吃，也是愿意的。’侃侃而谈，便立一篇红拂影传，惜黛玉不能也。而有如噉日，直令钗、袭等愧死。其责胆小，乃明责宝玉。他妈气得了不得，便哭着骂着，说：‘你是我的女儿，我偏不给他，你敢怎么着？’那知道那司棋这东西糊涂，便一头撞在墙上，把脑袋撞破，鲜血直流，竟死了。司棋死烈，鸳鸯殉主，同一糊涂东西，同一《易》道。他妈哭着，救不过来，便要叫那小子偿命。他表兄说道：‘你们不用着急，我在外头原发了财，因想着他才回来，心也算是真了。此心是真，其余皆假而已。“真”字特点。你们若不肯信，只管瞧。’说着，打怀里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饰来。他妈看见了，便心软了，说：‘你既有心，为什么总不言语？’他外甥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杨花，我若说有钱，他便是贪图银钱了。如今他只为人，就是难得的。我把金珠给你们，我去买棺盛殓他。’那司棋的母亲接了东西，也不顾女孩儿了，“金寡妇”演义，史、薛、王、凤悉在其中。便由着外甥去。那里知道他外甥叫人抬了两口棺材来。司棋的母亲看了诧异，说：‘怎么棺材要两口？’他外甥笑道：‘一口装不下，得两口才好。’司棋的母亲见他外甥又不哭，只当是他心疼傻了。岂知他忙着就把司棋收拾了，也不啼哭，眼错不见^[15]，把带的小刀子往脖子上一抹，也就抹死了。这才是一篇真鸳

鸯传，写得有声有色，惊天地，泣鬼神，亦支离，亦周详，而出于那人之口，无名无姓，其作者自道乎？书中许多“那人”都如此用。司棋的母亲懊悔起来，倒哭得了不得。如今坊上知道了，要报官。他急了，央我来求奶奶说个人情，他再过来给奶奶磕头。”凤姐听了，诧异道：“那有这样傻丫头？偏偏的就碰见这个傻小子。以义烈为傻，是为凤姐。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东西来，他心里没事人似的，敢道是这么个烈性孩子。论起来，我也没这么大工夫管他这些闲事，但只你才说的，叫人听着怪可怜见儿的。也罢了，你回去告诉他，我和你二爷说，打发旺儿给他撕掳就是了^[16]。”凤姐打发那人去了，才过贾母这边来。不提。以《列女传》冠消寒会首，以司棋事结消寒会尾，凤虽未与消寒，而终得消寒于巧姐者，以尚有几希之留在也。

且说贾政这日正与詹光下大棋，入下半回，用棋接棋，显发《易》道，以再立贾政失教之罪。通局的输赢也差不多，单为着一只角儿，死活未定，在那里打结^[17]。门上的小厮进来回道：“外面冯大爷要见老爷。”贾政道：“请进来。”小厮出去请了，冯紫英走进门来，一角未分死活，金玉姻缘犹未明定，可及止也，尚可救药，故冯紫英来。紫石英，药石也。贾政即忙迎着。冯紫英进来，在书房中坐下，见是下棋，便道：“只管下棋，我来观局。”詹光笑道：“晚生的棋是不堪瞧的。”冯紫英道：“好说，请下罢。”贾政道：“有什么事？”冯紫英道：“没有什么话，老伯只管下棋。我也学几着儿。”贾政向詹光道：“冯大爷是我们相好的，既没事，我们索性下完了这一局再说话儿，索性终局，可止不止也，药亦枉来。冯大爷在旁边瞧着。”冯紫英道：“下采不下采^[18]？”詹光道：“下采的。”下采隐言纳采，金玉姻缘此时尚未纳采，而终竟成之，故云下采的。冯紫英道：“下采的是不好多嘴的。”不好多嘴，有药仍无药也。贾政道：“多嘴也不妨。他横竖输了十来两银子，终久是不拿出来的，往后只好罚他做东便了。”詹光笑道：“这倒使得。”罚金作东，乃扶阳抑阴之义。冯紫英道：“老伯和詹子亮对下么？”贾政笑道：“从前对下，他输了；如今让他几个子儿，他又输了，时常还要悔几着。此局终悔。不叫他悔，他就急了。”詹光也笑道：“没有的事。”此句说书。贾政道：“你试试瞧。”此句说看官。大家一面说笑，一面下完了，收起棋来，此句归结书旨。詹光还了棋头，输了七个子儿。七为巧数，以钗之巧，到底是输。冯紫英道：“这盘终吃亏在打结里头，老伯结少，就便宜了。”冤怨缘无非结，甚矣，人之不可多结也。

贾政对冯紫英道：“有罪，有罪。咱们说话儿罢。”冯紫英道：“小

侄与老伯久不相见，一来会会，二来因广西的同知广西位处西南，正母珠所产之乡，人当同知此理也。进来引见，带了四种洋货，可以做得贡的。洋货则生于海，四种则气备四时，是书借一黛玉隐演天道不愧明廷，故可作贡，其自负如此。一件是围屏，所以御冬，即可消寒，故为第一。有二十四扇榻子，都是紫檀雕刻的，借二十四气统二十四番，三春歇，群芳尽矣。中间虽说不是玉，却是绝好的硝子石^[19]，所谓假宝玉。石上镂出山水、人物、楼台、花鸟等物。一扇上有五六十个人，五六十，综之得二十一数，三七也。《河图》天三生木，天七成火，木火为阳，是书重在扶阳。都是宫妆的女子，名为《汉宫春晓》。“三十六宫都是春”，特以刘老老为主宰，令人各晓为留，故曰《汉宫春晓》。既晓则梦醒矣。人的眉目口鼻以及出手衣折刻得又清楚^[20]，又细腻，点缀布置都是好的。我想尊府大观园中正厅上却可用得着。此是自说其书好处正是一部大观。还有一个钟表，有三尺多高，也是一个小孩儿，拿着时辰牌，到了什么时候，他就报什么时候，里头也有些人在那里打十番的^[21]。子午同宫，是为天体。天三生木，是高三尺。小童乃少阳。周而复始是为十番。而钟者终也，元春死矣。这是两件重笨的，却还没有拿来。现在我带在这里两件，却有些意思儿。”屏、钟之用虚，珠、帐之用实，两虚两实，写来底面皆合。就在身边拿出一个锦匣子儿，几重白锦裹着，揭开了盖子，第一层是一个玻璃盒子，里头金托子，大红绉绸托底上放着一颗桂圆大的珠子，光华耀目。冯紫英道：“据说这就叫做母珠。”因叫拿一个盘儿来。詹光即忙端过一个黑漆茶盘，道：“使得么？”冯紫英道：“使得。”便又向怀里掏出一个白绢包儿，将包儿里的珠子都倒在盘子里散着，把那颗母珠搁在中间，将盘置于桌上。看见那些小珠子儿滴溜滴溜都滚到大珠身边来，一回儿把这颗大珠子抬高了，别处的小珠子一颗也不剩，都黏在大珠上。詹光道：“这也奇怪。”贾政道：“这是有的，所以叫做母珠，原是珠之母。”四种洋货总括全书，书旨在孝，故以母珠为主。孝不外求，故随身即是。“参聚散”者贾政，则此珠即贾母寿终之义也。而究竟仍是黛玉。盖黛为绛珠，而为木为心，故曰“桂圆大”，桂圆木果，养心之药也。书中自题潇湘馆对联以次，每以茶为演义，故必用茶盘。曰黑漆，黛色也。自十二钗以及荣、宁两府一切人物，无非演心，即无非珠子，故小的一颗不剩。以为奇怪者失之矣。

冯紫英回头看着他跟来的小厮，道：“那个匣子呢？”那小厮赶忙捧过一个花梨木匣子来。大家打开看时，原来匣内衬着虎纹锦，锦上叠着一束蓝纱。詹光道：“这是什么东西？”冯紫英道：“这叫做蛟绡帐。”蛟绡帐，交消账也。又蛟帕题诗乃宝黛还泪账，至此一齐交消，黛玉死宝

玉走矣。其曰花梨木匣，即蒋玉函之紫檀堡，与梨香院之宝钗同为一人也。其曰虎纹锦，虎为西风，乃凤姐也。其色必蓝，天之色，即木之色也。在匣子里拿出来时，叠得长不满五寸，厚不上半寸。五寸五分合成土数，四象之所归也。冯紫英一层一层的打开，到十来层，已经桌子上铺不下了。书至十九回，宝玉不知所终，是十来层外已铺不下。冯紫英道：“你看里头还有两折，必得高屋里去，才张得下。此帐虽小，实隐大道，其借径二氏，曲曲折折，乃两折也。而欲辟开两折，舍渺茫而归真实，必须于高大去处寻究乃得之。这就是蛟绡丝所织。暑热天气，张在堂屋里头，苍蝇蚊子一个不能进来，屏用御凤之西风，于帐用御钗之热毒，能知用帐，何有“绛芸轩”之案，而白犀麈柄入宝钗手，听蚊子哼哼韵耶？又轻又亮。”贾政道：“不用全打开，怕叠起来倒费事。”文字以终而不终为妙，况此书为演缺陷之书乎！万无续理。乃笨伯见尚馀两折，误认宝、黛，而续部踵出，必要全行打开，并不顾叠起费事，冤哉！詹光便与冯紫英一层一层折好收了。冯紫英道：“这四件东西价儿也不很贵，两万银他就卖，母珠一万，蛟绡帐五千，《汉宫春晓》与自鸣钟五千。”万为全数，知用此物则宝、黛可以两全；万为一草，黛为草，故母珠一万；“五千”“五千”合为一万，而得中央土数，钟鸣梦晓，蛟帕公案了矣。贾政道：“那里买得起！”冯紫英道：“你们是个国戚，难道宫里头用不着么？”贾政道：“用的着的很多，只是那里有这些银子？冷子兴口中“消索”二字迤迤演来。等我叫人拿进去，给老太太瞧瞧。”政不用而诿之于史，罪案层层。冯紫英道：“很是。”

贾政便着人叫贾璉把那两件东西送到老太太那边去，并叫人请了邢、王二夫人、凤姐儿都来瞧看，一千人犯都到。又把两样东西一一试过。贾璉道：“他还有两件，一件是围屏，一件是乐钟，共总要卖二万银子呢。”凤姐儿接着道：道则道矣，而必曰接着道，则大众罪状又总归于凤姐一人。“东西自然是好的，也知是好。但是那里有这些闲钱？咱们又不比外任督抚，要办贡。我已经想了好些年了，像咱们这种人家，必得置些不摇动的根基才好，或是祭田，或是义庄^[22]，再置些坟屋，往后子孙遇见不得意的事，还有点儿底子，不到一败涂地。此秦氏梦中语也，既以四物总结全书，又以此段指明作书之意。秦意即凤意，凤意即大众意，而实则作者意，故下云“我的意思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这样，不知老太太、老爷、太太们怎么样？若是外头老爷们要买，只管买。”其言武断，内外总在掌握，是为接着道。贾母与众人都说：“这话说的倒也是。”买四物、置祭田乃一事也，今分而为二，则大误矣，故曰倒也是。贾璉道：“还了他罢。原是老爷叫我送给老太太瞧，为的是宫里好进，谁说买来搁在家里？老太太还没开口，你便说了一大些丧气

话。”说着，便把两件东西拿了出去，告诉了贾政，说：“老太太不要。”四物皆药石，史之不要，凤实主之，而罪则必归诸史。便与冯紫英道：“这两件东西好可好，就只没银子，我替你留心，有要买的人，我便送信给你去。”

冯紫英只得收拾好，坐下说些闲话，没有兴头，就要起身。贾政道：“你在我这里吃了晚饭去罢。”四物无非一饭。冯紫英道：“罢了，来了就叨扰老伯吗？”贾政道：“说那里的话。”正说着，人回：“大老爷来了。”此系收拾全局，此人必不可少。贾赦早已进来，彼此相见，叙些寒温。“寒温”二字从消寒会来，非闲文也。不一时摆上酒来，肴饌罗列，大家喝着酒。至四五巡后，说起洋货的话，不一时，四五巡，都是洋货的话，评不胜评。闻有人说此书不惟无闲语，并无闲字，洵知言哉。冯紫英道：“这种货本是难销的，除非要像尊府这样人家还可销得，其余就难了。”贾政道：“这也不见得。”贾赦道：“我们家里也比不得从前了，这回儿也不过是个空门面。”冯紫英又问：“东府珍大爷可好么？我前日见他，说起家常话来，提到他令郎续娶的媳妇，远不及头里那位秦氏奶奶了。此大结局，岂可有赦无珍，有荣无宁，故必着此问，以虚代实。如今后娶的到底是那一家的，我也没有问起。”没名没姓，久已书中未提，紫英不问珍、蓉家常，不可救药矣。贾政道：“我们这个侄孙媳妇儿也是这里大家，从前做过京畿道的胡老爷的女孩儿。”京畿道乃言官之首，一部书首罪宁，一部书实无非谏也。其姓胡即胡老名公、胡庸医，及一切胡说，止一假语村言而已。紫英道：“胡道长我是知道的，但是他家道上也不怎么样。也罢了，只要姑娘好就好。”

贾琏道：“听得内阁里人说起，贾雨村又要升了。”方提胡道长，即接贾雨村，是一非二。贾政道：“这也好，不知准不准？”贾琏道：“大约有意思的了。”四种洋货曰有意思，贾雨村亦曰有意思，全书一意思也。冯紫英道：“我今日从吏部里来，也听见这样说。雨村老先生是贵本家不是？”贾政道：“是。”冯紫英道：“是有服的，还是无服的[23]？”贾政道：“说也话长。他原籍是浙江湖州府人，流寓到苏州，甚不得意。有个甄士隐和他相好，时常周济他。已后中了进士，得了榜下知县[24]，便娶了甄家的丫头，如今的太太不是正配。岂知甄士隐弄到零落不堪，没有找处。雨村革了职以后，那还与我家并未相识。只因舍妹丈林如海林公在扬州巡盐的时候，请他在家做西席，外甥女儿是他的学生，因他有起复的信要进京来，恰好外甥女儿要上来探亲，林姑老爷便托他照应上来的。还有一封荐书，托我吹嘘吹嘘。那时看他不错，大家

常会。岂知雨村也奇，我家世袭起，从‘代’字辈下来，宁、荣两宅人口房舍以及起居事宜，一概都明白，此明白中有一冷子兴在。因此遂觉得亲热了。”因又笑说道：“几年间门子也会钻了，由知府推升转了御史，不过几年，升了吏部侍郎，署兵部尚书。为着一件事降了三级，如今又要升了。”知府为守，御史为谏，吏部为天，兵部为夏，降三级便是夏三，又皆全书要义，而一套官阶总出于一笑道之中。文则神来，意则岳峙。冯紫英道：“人世的荣枯，仕途的得失，终属难定。”是为药石之言，以起下文，令人真假自定。贾政道：“像雨村算便宜的了。还有我们差不多的人家，就是甄家，从前一样的功勋，一样的世袭，一样的起居，我们也是时常来往。不多几年，他们进京来，差人到我这里请安，很还热闹。一回儿抄了原籍的家财，至今杳无音信，不知他近况若何，真假对勘，特出甄家抄没，以起贾家抄没。心下也着实惦记。看了这样，你想做官的怕不怕？”贾赦道：“咱们家是再没有事的。”赦、政各为一见，有底有面。冯紫英道：“果然尊府是不怕的：一则里头有贵妃照应，二则故旧好、亲戚多，所谓逢迎。三则你家自老太太起至于少爷们，没有一个刁钻刻薄的。”三则正合四种。贾政道：“虽然无刁钻刻薄，却没有德行才情的，白白的衣租食税，那里当得起？”就一“政”字立一复机，方束得住两大段，透得到“延世泽”。

贾赦道：“咱们不用说这些话，大家吃酒罢。”大家又喝了几杯，摆上饭来。吃毕喝茶，冯家的小厮走来，轻轻的向紫英说了一句，冯紫英便要告辞了。贾赦、贾政道：“你说什么？”小厮道：“外面下雪，早已下了梆子了^[25]。”阴雪洊至，正四物所预防也。贾政叫人看时，已是雪深一寸多了。“由辨之不早辨也”。贾政道：“那两件东西你收拾好了么？”冯紫英道：“收好了。若尊府要用，价钱还自然让些。”贾政道：“我留神就是了。”再着问答，文面圆，文心密。紫英道：“我再听信罢。天气冷，请罢，别送了。”贾赦、贾政便命贾琏送了出去。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上半与“赞孤儿”相对，彼以一贾兰演复卦真机，而反之者贾环；此以一巧姐演复卦真机，而反之者凤姐。以夹攻宝玉之“却尘缘”，虽复而非真复也。下半与“鞭悍仆”相对，彼以珍、琏明致祸之因，此以赦、政定失教之罪，皆重上半回，乃为九十一回打一大结之处。故自甄士隐、贾雨村、秦氏、冷子兴、山子野一切要紧关节人物，无不毕见，而总纳于司棋一局、紫英四种，一部《易》理全，一部大观止矣。

自“失绵衣”回至此为一大段，皆从“解琴书”回生发，相为对待，不

容分析，皆追原以往文字，其旨深矣。知耻近乎勇，篆烟一缕，贫女乃闺阁之师；闲邪存其诚，古字三千，小郎得大人之学。堂堂宝鉴，奈何共道诲淫？灼灼明珠，到底都云皈佛。复天心于七日，有真有假，即于吾道尚析毫厘；问歧路于三叉，可东可西，却怪那人善排疑阵。贤良是守，刘老老拉巧姐而来；果品徒尝，情哥哥入渺茫而走。钟鸣梦醒，帐了书完。

【护花主人评曰】巧姐以侯门之女，出嫁耕织之家，如《列女传》中孟光一流人物，故借宝玉讲书为伏笔。

司棋系迎春之婢，所以其母假托迎春之名，央人求凤姐。

司棋之死，与尤三姐激烈相似。但三姐是明受柳湘莲之聘，司棋是私与潘又安相订，邪正不同。柳湘莲挥剑斩情，潘又安拔刀自刎，其心亦似相同。但柳生之去，飘忽不测；潘郎之死，明白显著：文笔迥殊。

贾母如一颗母珠，在则儿孙绕聚，死则家业消亡。借此一参，暗伏后文。

贾政说甄家被抄，是正伏后文；贾赦说我家断无其事，反跌后文。补叙贾雨村来历，与第二回遥遥照应。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已入甲寅年十一月事。

[1] 消寒会：也叫暖冬会。起源于唐代。入冬后，亲朋相聚，宴饮作乐，谓之“消寒会”。

[2] 齐打伙儿：一齐。

[3] 尽子：总是。

[4] 《女孝经》：唐侯莫陈邈之妻郑氏撰，内容为女子应遵守的孝道。

[5] 文王后妃：指周文王的正妃太姒。传说她能协助文王治理内廷。

[6] 姜后脱簪待罪：姜后是西周周宣王的正妃。她因为周宣王贪图享受，不理朝政，说：“君王失礼，都是我的过失。”并脱下首饰，待罪于后宫，终使宣王猛醒。

[7] 无盐：即钟春离。她是战国时齐国无盐（地名）女子，相貌极丑，但因向齐宣王自荐，并劝谏齐宣王，被立为齐后。

[8] 曹大家：即东汉女文学家、史学家班昭。班婕妤：西汉女文学家。蔡文姬：名琰，东汉末年女文学家。谢道韞：东晋时女诗人。

[9] 画荻教子：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因家境贫寒，买不起纸笔，其母用芦荻在地上书画教育欧阳修读书。

[10] 引刀割鼻：三国魏曹文叔死后，其妻夏侯令女断发割鼻，拒绝再嫁。

[11] 王嫱：即西汉元帝的宫女王昭君。西子：即西施。樊素、小蛮：皆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家伎。绛仙：隋炀帝的宫女，会作诗。

[12] 秃妾发：唐代任环之妻柳氏（一作刘氏），将唐太宗赐给任环的两个宫女的头发全部烧光。怨洛神：传说晋人刘伯玉妻子段氏生性善妒，只因刘对她称赞过曹植《洛神赋》中的洛神，她便心怀嫉妒，投水而死。

[13] 文君：即汉代的卓文君，因慕司马相如之才，与其私奔。红拂：相传为隋唐时的女侠，姓张，名出尘，是隋末权相杨素的侍妓。在唐传奇《虬髯客传》中，红拂女为司空杨素府中的婢女。因手执红色拂尘，故称作红拂女。

[14] 拉锁子：一种刺绣技术。先将线编成锁链式的结子，然后把它组成各种图案。

[15] 眼错：稍一疏忽，一时没注意到。

[16] 撕掳：张罗，排解。

[17] 打劫：即“打劫”。围棋术语。谓双方在一处可以交互吃一子的争夺战。但打劫须隔一着方能还吃，故漏洞少的一方取胜可能就大。

[18] 下采：下赌注。

[19] 硝子石：又称假水晶。一种半透明的石头。

[20] 出手：指袖子。

[21] 打十番：用十种乐器一起演奏，包括管乐器、弦乐器和打击乐器三大类。

[22] 义庄：古代宗族中所置的赡济族中贫穷孤寡者的田庄。

[23] 有服、无服：服，即五服。古代以亲疏为差等的五种丧服：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緦麻。有服指在五服之内的亲属，无服指在五服之外的亲属。

[24] 榜下知县：新中的进士陛见皇帝以后即被任用去做知县。

[25] 下了梆子：初次打梆子报更。表示已经入夜。旧时每夜分为五个更次。晚七时至九时为“初更”。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却说冯紫英去后，贾政叫门上的人来吩咐道：“今日临安伯那里来请吃酒，知道是什么事？”门上的人道：“奴才曾问过，并没有什么喜庆事，不过南安王府里到了一班小戏子，都说是个名班。伯爷高兴，唱两天戏，请相好的老爷们瞧瞧，热闹热闹，大约不用送礼的。”一部热闹书，无非丧败，故没喜庆事；无非乱常，故不用送礼。重顿特提，以开下廿八回。说着，贾赦过来问道：“明日二老爷去不去？”贾政道：“承他亲热，怎么好不去的？”说着，门上进来回道：“衙所里书办来请老爷明日上衙门，有堂派的事¹⁴，必得早些去。”工部，空部也。渺茫空空，乃本书借径，以终宝玉归空之局，故次即特提。贾政道：“知道了。”说着，只见两个管屯里地租子的家人走来，请了安，磕了头，旁边站着。贾政道：“你们是郝家庄的？”两个答应了一声。书演天地生成之道，故即接管地租人。书重明一“孝”字，故来为乌进孝之人。贾政也不往下问，竟与贾赦各自说了一回话儿散了。书讥失教，《春秋》责备贤者，此处专责贾政，今见进孝人来而不往下问，是何所学而何所教耶？只有与不可赦之罪人同归一散而已。看“也不往下问”，“也”字何等诧异？家人等秉着手灯，送过贾赦去。

这里贾琏便叫那管租的人道：“说你的。”三字神来之笔，人人口耳中所有，而笔下所必不能有。那人说道：“十月里的租子奴才已经赶上了，坤卦用事，地租之所归藏，孝道成矣。原是明日可到。谁知京外拿车，把车上的东西不由分说都掀在地下。奴才告诉他说是府里收租子的车，不是买卖车。他更不管这些。奴才叫车夫只管拉着走，几个衙役就把车夫混打了一顿，硬拉了两辆车去了。拉车恶习，人所共恨，因写一通，以为有司者告是矣。然必写于进孝来人，则尚有深意。见孝之所以不行，皆假政有以误之也。故贾政号存周，而取义于“大车槛槛”之大夫。奴才所以先回报，求爷打发个人到衙门里去要了来才好，再者也整治整治这些无法无天的差役才好。爷还不知道呢，更可怜的是那买卖

车，客商的东西全不顾，掀下来赶着就走。那些赶车的但说句话，打的头破血出的。”贾琏听了骂道：“这个还了得！”立刻写了一个帖儿，叫家人：“拿去向拿车的衙门里要车去，并车上东西，若少了一件是不依的。快叫周瑞。”周瑞不在家；又叫旺儿，旺儿晌午出去了，还没有回来。贾琏道：“这些忘八羔子，一个都不在家。书归痛骂。他们终年间吃粮不管事。”书无煞尾。因吩咐小厮们：“快给我找去！”说着，也回到自己屋里睡下。不题。

且说临安伯第二天又打发人来请，贾政告诉贾赦道：“我是衙门里有事，琏儿要在家等候拿车的事情，也不能去，倒是大老爷带宝玉应酬一天也罢了。”贾赦点头道：“也使得。”贾政遣人去叫宝玉，说：“今日跟大老爷到临安伯那里听戏去。”宝玉又禀父命。宝玉喜欢的了不得，便换上衣服，带了焙茗、扫红、锄药三个小子出来，其数不偶，而名义显然。见了贾赦请了安，上了车，来到临安伯府里。

门上人回进去，一会子出来，说：“老爷请。”于是贾赦带着宝玉走入院内，只见宾客喧阗。贾赦、宝玉见了临安伯，又与众宾客都见了礼，大家坐着说笑了一回。只见一个掌班的拿着一本戏单、一个牙笏^[2]，向上打了一个千儿，说道：“求各位老爷赏戏。”先从尊位点起，挨至贾赦，也点了一出。那人回头见了宝玉，便不向别处去，竟抢步上来，打个千儿道：“求二爷赏两出。”宝玉一见那人面如傅粉，唇若涂朱，鲜润如出水芙蓉，飘扬似临风玉树，原来不是别人，就是蒋玉函。掌班人名字必从宝玉眼中郑重提出，乃一部传奇另开场面处。蒋为掌班，乃袭为掌班，而实则钗为掌班也。其赞语皆有着落。前日听得他带了小戏子进京，也没有到自己那里，此时见了，又不好站起来，只得笑道：“你多早晚来的？”蒋玉函把手在自己身上一指，笑道：“怎么二爷不知道么？”一指即一出，底面俱妙，已到百十九回。宝玉因众人在坐，也难说话，只得胡乱点了一出。蒋玉函去了，便有几个议论道：“此人是谁？”有的说：“他向来是唱小旦的，如今不肯唱小旦，年纪也大了，就在府里掌班，头里也改过小生。阴阳转换，此书一终。他也攒下好几个钱，家里已经有两三个铺子，只是不肯放下本业，原旧领班。”有的说：“想必成了家了？”有的说：“亲还没有定，他倒掌定一个主意，说是人生配偶，关系一生一世的事，不是混闹得的。不论尊卑贵贱，总要配得上他的才罢，所以到如今还并没娶亲。”宝玉暗忖度道：“不知日后谁家的女孩儿嫁他？要嫁着这样的人材儿也算是不辜负了。”以“结络”回宝玉对莺儿所说之语，于暗忖中提出，则于袭为浅文，于钗有曲笔矣。

那时开了戏，也有昆腔，也有高腔，也有弋腔、梆子腔^[3]，此书无腔不备。做得热闹。过了晌午，便摆开桌子吃酒，又看了一回。贾赦便欲起身，临安伯过来留道：“天色尚早，听见说蒋玉函还有一出《占花魁》，是他顶好的首戏。”花为袭姓，“艳冠群芳”为钗所得牡丹花签，乃合钗、袭为一花魁。曰占花魁，则袭、钗同一不免矣。是为首戏。宝玉听了，巴不得贾赦不走，于是贾赦又坐了一会。果然蒋玉函扮着秦小官，服侍花魁醉后神情，把这一种怜香惜玉的意思做得极情尽致。以后对饮对唱，缠绵缱绻。宝玉这时不看花魁，只把两只眼睛独射在秦小官身上。秦小官即秦钟，即黛玉，故眼睛独射，见其不看花魁也，袭、钗奈何？凡为袭、钗者可知矣。更加蒋玉函声音响亮，口齿清楚，按腔落板，宝玉的神魂都唱了进去了。直等这出戏煞场后^[4]，更知蒋玉函极是情种，非寻常戏子可比，进场后宝玉走矣。非寻常戏子，是曰文妙真人。因想着：“《乐记》上说的是，‘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所以知声、知音、知乐，有许多讲究。声音之原，不可不察。诗词一道，但能传情，不能入骨，自后想要讲究讲究音律。”因戏而及《乐记》，则《六经》在其中，因乐而及诗，举一该四矣。而此“情”字究是何情？此等处看官何不一留意，但骂闲人迂阔耶？宝玉想出了神，忽见贾赦起身，才想《乐记》而赦忽起身，则宝玉之外《六经》而归空，咎有攸归矣。主人不及相留。宝玉没法，只得跟了回来。

到了家中，贾赦自回那边去了。宝玉来见贾政，贾政才下衙门，正向贾琏问起拿车之事，贾琏道：“今日叫人拿帖儿去，知县不在家。他的门上说了：‘这是本官不知道的，并无牌票出去拿车^[5]，都是那些混账东西在外头撒野挤讹头^[6]。政之为政如此。既是老爷府里的，我便立刻叫人去追办，包管明日连车连东西一并送来，如有半点差迟，再行禀过本官，重重处治。此刻本官不在家，求这里老爷看破些，可以不用本官知道更好。’”贾政道：“既无官票，到底是何等样人在那里作怪？”贾琏道：“老爷不知外头都是这样，想来明日必定送来的。”贾琏说完了下来，宝玉上去见了。贾政问了几句，便叫他往老太太那里去。

贾琏因为昨夜叫空了家人，出来传唤，那起人多已伺候齐全。贾琏骂了一顿，叫大管家赖升：“将各行档的花名开了拿来，你去查点查点，写一张谕帖叫那些人知道：若有并未告假，私自出去，传唤不到，贻误公事的，立刻给我打了撵出去！”上映“鞭悍仆”，下映“狗奴”，以为本回上半作引。赖升连忙答应了几个“是”，出来吩咐了一回，家人各自留意。

过不几时，忽见有一个人，头上戴着毡帽，身上穿着一身青布衣裳，脚下穿着一双撒鞋^[7]，本书写男子衣装，宝玉、贾雨村、贾蓉、北静王之外，更不多见。今于包勇必明明写出，而可今可古，正为“包”字先作敷衍，而上、中、下分《易》卦，正与刘老老之包头衫裙同义。走到门上，向众人作了个揖。众人拿眼上上下下打谅了一番，上上下下，又是卦象。便问他：“是那里来的呢？”那人道：“我自南边甄府中来的，并有家老爷手书一封，求这里的爷们呈上尊老爷。”众人听见他是甄府来的，才站起来让他坐下，道：“你乏了，且坐坐，我们给你回就是了。”自南之北，阳极则阴，此“神游”回“真亦假”之义。写包勇举动雍容不迫，众人言动鄙俗不堪，为假为真，入手便见。门上一面进来回明贾政，呈上来书。看时，上写着：

世交夙好，气谊素敦，遥仰檐帷^[8]，曷胜依切。弟因菲材获谴^[9]，自分万死难偿，幸邀宽宥，待罪边隅。迄今门户凋零，家人星散。所有奴子包勇，向曾使用，虽无奇技，人尚恇实^[10]。倘使得备奔走，糊口有资，屋乌之爱^[11]，感佩无涯矣。尚此奉达，馀容再叙，不宣。随便一札，无非深义。曰世交，阴阳交易，贞下起元，《易》道也。檐帷乃《大车》之诗教也。菲材皆木，不重木而重金，以致凋零星散，因是获谴。一切乱伦蔑理，成于一人，万死难偿。忠孝同源，书重孝并重忠，故十八回曰“皇恩重”，曰“天伦乐”，幸邀宽宥，屋乌之爱也。奉达则显，不宣则秘，是皆为荐包勇之用。包勇者，阴阳出入之门户，真假变易之机关，乃本书第三支取证之人也。“包”字上下两勾合抱而成，上勾右转而顺下，中象“句陈”之“句”字。下勾左旋而逆上，中象“巳土”之“巳”字。簇五行于二土，合四象于中间，《河》《洛》精义，一“包”字括之矣。往过来续，强健不息，故名曰勇，即狗儿之祖连宗势利之义。《易》道至常，故无奇技，土性敦厚，故人恇实，是又一刘老老也。得闲人指出，读者应共爽然。

贾政看完，笑道：“这里正因人多，甄家倒荐人来，又不好却的。”统数语于“笑道”二字中，一句一转，均有微意。吩咐门上：“叫他见我，且留他住下，因材使用便了。”门上出去，带进人来见贾政。便磕了三个头，起来道：“家老爷请老爷安。”自己又打个千儿，说：“包勇请老爷安。”恭而有礼。书中写一包勇，全括《六经》，都在言下，请详察之。曰三个头、曰请安，皆有微义，莫作浮文看。贾政回问了甄老爷的好，便把他上下一瞧，但见包勇身長五尺有零，为包勇出象，五行全备，而重于土，故为五尺。尺为十数，土生于五，成于十，成位中央也。零则奇，奇为阳，太极分判，因一奇始也。肩背宽肥，浓眉爆眼，

磕额长髯^[12]，气色粗黑，垂着手站着，便问道：“你是向来在甄家的，还是住过几年的？”包勇道：“小的向在甄家的。”天地一诚，人性本善，原无所谓假，故为向在甄家。贾政道：“你如今为什么要出来呢？”包勇道：“小的原不肯出来，只是家老爷再三叫小的出来，君义臣忠两得之。说是别处你不肯去，这里老爷家里，只当原在自己家里一样的，有阳即有阴，有真即有假，同源异出，是为自己家里一样。前札不具名，即此义。所以小的来的。”贾政道：“你们老爷不该有这事情，弄到这样的田地。”临安难安，不能自觉，唤醒多少痴人。包勇道：“小的本不敢说，我们老爷只是太好了，一味的真心待人，反倒招出事来。”贾政道：“真心是最好的了。”包勇道：“因为太真了，人人都不喜欢，讨人厌烦是有的。”贾政笑了一笑道：“既这样，皇天自然不负他的。”

包勇还要说时，贾政又问道：“我听见说你们家的哥儿不是也叫宝玉么？”此以《易》道演《中庸》也，在两“太”字，《中庸》无过无不及，太则过而失，与不及者等，乃物极必反，阴阳互易之义。正“包”字大旨，而其旨秘而不宣，故起于不明说，止于还要说。贾政已直提宝玉，为《中》为《易》，无非演一心之用，无非演一宝玉也。包勇道：“是。”贾政道：“他还肯向上巴结么？”包勇道：“老爷若问我们哥儿，倒是一段奇事。哥儿的脾气也和我家老爷一个样子，也是一味的诚实。所谓肖子，所谓真心。从小儿只管和那些姐妹们在一处顽，老爷、太太也狠打过几次，他只是不改。那一年太太进京的时候，我哥儿大病了一场，已经死了半日，把老爷几乎急死，装裹都预备了^[13]；幸喜后来好了，所谓譬如昨日死今日生。嘴里说道：走到一座牌楼那里，见了一个姑娘，领着他到了一座庙里，见了好些柜子，里头见了好些册子。又到屋里，见了无数女子，说是多变了鬼怪似的，也有变做骷髅儿的。他吓急了，便哭喊起来。五十六回宝玉一梦，及“游太虚”、“悟仙缘”前后两梦，总括于此梦。老爷知他醒过来了，连忙调治，渐渐的也就好了。渐渐就好了，绝无僧道之说，乃其父调治，即张太医所云“初次行经时，便当调理”者，正包勇之义。而为真为好，出于天伦，非若贾宝玉之终归渺茫也。老爷仍叫他在姐妹们一处顽去，他竟改了脾气了，好着时候的顽意儿一概都不要了，惟有念书为事。就有什么人来引诱他，他也全不动心。即警幻所云“孔孟之间”、“经济之道”。如今渐渐的能够帮着老爷料理些家务了。”贾政默然想了一回，道：“你去歇歇去罢。以真形假，失教之罪，俯首无辞。等这里用着你时，自然派你一个行次儿^[14]。”弃勇不用。包勇答应着退下来，跟着这里人出去歇息。不题。

一日贾政早起，刚要上衙门，看见门上那些人在那里交头接耳，好像要使贾政知道的似的，又不好明回，只管咕咕唧唧的说话。“风月案”必要如此翻，既要人知，又不明教人知，特提笔也。贾政叫上来问道：“你们有什么事，鬼鬼祟祟的？”一阳来复，必从下起，而政以为鬼祟，所以为假。门上的人道：“奴才们不敢说。”贾政道：“有什么事不敢说的？”门上的人道：“奴才今日起来开门出去，见门上贴着一张白纸，上写着许多不成事体的字。”贾政道：“那里有这样的事！写的是什么？”门上的人道：“是水月庵里的腌臢话。”与包勇同一不敢说。此书无非不成事体的字，无非腌臢话。贾政道：“拿给我瞧。”门上的人道：“奴才本要揭下来，谁知他贴的结实，揭不下来。只得一面抄，一面洗，刚才李德揭了一张给奴才瞧，风月宝鉴既铸不能毁，但能一面抄一面洗，则书之理自得于心，遂揭下矣。故云理得。就是那门上贴的话。奴才们不敢隐瞒。”说着，呈上那帖儿。贾政接来看时，上面写着：

西贝草斤年纪轻，
水月庵里管尼僧。
一个男人多少女，
窝娼聚赌是陶情。
不肖子弟来办事，
荣国府内出新闻。六语又括全书。泮水芹香乃学之正，而一出
于假，则新闻出矣。六句七言，六为老阴，七为少阳，即刘老
老不是随便。

贾政看了，气得头昏目晕，赶着叫门上的人不许声张，悄悄叫人往宁、荣两府靠近的夹道子墙壁上再去找寻。随即叫人去唤贾璉出来，贾璉即忙赶至。

贾政忙问道：“水月庵中寄居的那些女尼女道，向来你也查考查考过没有？”贾璉道：“没有。一向都是芹儿在那里照管。”贾政道：“你知道芹儿照管得来照管不来？”贾璉道：“老爷既这么说，想来芹儿必有不妥当的地方儿。”贾政叹道：“你瞧瞧这个帖儿写的是什么！”贾璉一看，道：“有这样事么？”二十三回派芹管女尼女道，乃凤姐主意，送到家庙铁槛寺，贾政说倒提醒了我，则此事凤主之，政成之，以铸成此必不可赦一案也。而铁槛即馒头，即水月，略无分别矣，屡见前评。正说着，只见贾蓉走来，拿着一封书子，写着“二老爷密启”。打开看时，也是无头榜一张^[15]，与门上所贴的话相同。“无头榜”三字，总括全书一千

人犯，故必用贾蓉送来，贾赦、贾珍在其中矣。曰二老爷密启，乃贾赦口气，他人不得如此称，贾琏在其中矣。是总合荣、宁以取供招。贾政道：“快叫赖大不承认曰赖，与罪案相关合，故必用赖大。带了三四辆车子到水月庵里去，把那些女尼女道士一齐拉回来，不许泄漏，只说里头传唤。”以元妃为指称，气数之天，亦在同罪。赖大领命去了。

且说水月庵中小女尼女道士等初到庵中，沙弥与道士原系老尼收管，僧道归铁槛而以为归水月者，乃书中正面之水月也。若芳官方是“斩情归水月”之人，方是真正水月。日间教他些经忏，已后元妃不用，也便习学得懈怠了。那些女尼子们年纪渐渐的大了，都也有个知觉了，更兼贾芹也是风流人物，打量芳官等出家，只是小孩子性儿，便去招惹他们。那知芳官竟是真心，不能上手，便把这心肠移到女尼女道士身上。贾芹即宝玉，此映其爱博不专。因那小沙弥中有个名叫沁香的，和女道士中有个叫做鹤仙的，长得都甚妖娆，贾芹便和这两个人勾搭上了，凡书中一切勾搭，无非沁香、鹤仙，坏通灵而归空渺者也。闲时便学些丝弦、唱个曲儿。

那时正当十月中旬，“人亡物在”回有那时已到十月中旬之语，“评女传”回有十一月初一之语，今又云十月中旬，岂作者健忘乃尔？则大疑阵设于中矣。盖“风月案”乃讥失教之书，故第九回“训劣子”用李贵发鹿鸣荷叶之义，以责贾政之弃子。本回用李德发水月尼僧之义，以责宝玉之弃亲。而中间过脉全在成金玉破木石。“人亡物在”，乃弃亲之来路，故曰那时已到十月中旬。此则弃亲之究竟，故曰那时正当十月中旬，纯坤至阴用事。“已到”犹可迁延，“正当”不可制止。至若贞下起元，十月既过，即转一阳，特教既失教，自学不成学，而总落于不阴不阳之间，以混归空渺而已。两评参看，作者狡狴自见。贾芹给庵中那些人领了月例银子，便想起法儿来，告诉众人道：“我为你们领月钱，不能进城，又只得在这里歇着，怪冷的，怎么样？我今日带些果子酒，大家吃着乐一夜，好不好？”这些女孩子都高兴，便摆起桌子，连本庵里女尼也叫来了，惟有芳官不来。贾芹喝了几杯，便说道：“要行令。”沁香等道：“我们都不会，倒不如猜拳罢，谁输了喝一杯，岂不爽快。”本庵的女尼道：“这天刚过晌午，混嚷混喝的不像，且先喝几盅，爱散的先散去；谁爱陪芹大爷的，回来晚上尽量喝去，我也不管。”

正说着，只见道婆急忙进来说：“快散了罢，府里赖大爷来了。”众女尼忙乱收拾，便叫贾芹躲开。贾芹因多喝了几杯，便道：“我是送月钱来的，怕什么？”话犹未完，已见赖大进来，见这般样子，心里大

怒，为的是贾政吩咐不许声张，只得含糊装笑道：“芹大爷也在这里呢么？”贾芹连忙站起来，道：“赖大爷，你来作什么？”赖大说：“大爷在这里更好，快快叫沙弥道士收拾上车进城，宫里传呢。”贾芹等不知原故，还要细问。赖大说：“天已不早了，快快的好赶进城。”众女孩子只得一齐上车。赖大骑着大走骡，押着赶进城。不题。一段叙事，周至详明，绝不拖沓。

却说贾政知道这事，气得衙门也不能上了，独坐在内书房叹气。写贾政处令人失笑，缘此又是“不肖种种”回样子。贾璉也不敢走开。忽见门上的进来禀道：“衙门里今夜该班是张老爷，因张老爷病了，有知会来，请老爷补一班。”政补张班，正病在张皇失措，致宝玉不能不归空也。贾政正等赖大回来，要办贾芹，此时又要该班，心里纳闷，也不言语。贾璉走上去说道：“赖大是饭后出去的，水月庵离城二十来里，就赶进城，也得二更天。今日又是老爷的帮班，请老爷只管去。赖大来了，叫他押着，也别声张，等明日老爷回来再发落。弄贾政于股掌之上，内则凤，外则璉，此案焉得不翻。倘或芹儿来了，也不用说明，看他明日见了老爷怎么样说。”二语绝倒。贾政听来有理，只得上班去了。贾璉抽空才要回到自己房中，一面走着，心里抱怨凤姐出的主意，明找二十三回，作者何尝一些遗误？欲要埋怨，因他病着，只得隐忍，慢慢的走着。

且说那些下人一人传十，传到里头，先是平儿知道，即忙告诉凤姐。凤姐因那一夜不好，用“那一夜”三字，直追“弄权”，全书妙旨。恹恹的总没精神，正是惦记铁槛寺的事情。听说外头贴了匿名揭帖的一句话，吓了一跳，忙问：“贴的是什么？”平儿随口答应，不留神就说错了道：“没要紧，是馒头庵里的事情。”前云原来这馒头庵就是水月寺，是水月馒头共为一处，已有明文，特以“寺”字“庵”字略作差别，而绝不与铁槛相通也。乃自“弄权”“得趣”回，目录已为混合，迤邐至此，牢不可破。一部《红楼》，此三处来，此三处去矣。凤姐本是心虚，听见馒头庵的事情，这一吓直吓怔了，一句话没说出来，急火上攻，眼前发晕，咳嗽了一阵，“哇”的一声，吐了一口血来。宝玉一口血因色，凤姐一口血因财，此是作者以正笔醒人处，以直趋“托村姬”也。

平儿慌了，说道：“水月庵里不过是女沙弥女道士的事，奶奶着什么急？”凤姐听是水月庵，才定了定神，说道：“呸！糊涂东西，到底是水月庵呢，是馒头庵？”忽分忽合，五花八门。平儿笑道：“是我头里错听了是馒头庵，后来听见不是馒头庵，是水月庵，我刚才也就说溜了

嘴，说成馒头庵了。”对面撒谎，而机械变诈如见。凤姐道：“我就知道是水月庵，那馒头庵与我什么相干？直认不讳，却只认“色”字一半罪案，到“致祸抱羞”回，方财色并认。原是这水月庵是我叫芹儿去管的，大约克扣了月钱。”又必不脱“财”字。平儿道：“我听着不像月钱的事，还有些腌臢话呢。”凤姐道：“我更不管那个，你二爷那里去了？”平儿说：“听见老爷生气，他不敢走开。我听见事情不好，我吩咐这些人不许吵嚷，不知太太们知道了么？但听见说老爷叫赖大拿这些女孩子去了，且叫个人前头打听打听。奶奶现在病着，依我竟先别管他们的闲事。”

正说着，只见贾琏进来。凤姐欲待问他，见贾琏一脸的怒气，暂且装作不知。贾琏饭没吃完，旺儿来说：“外头请爷呢，赖大回来了。”贾琏道：“芹儿来了没有？”旺儿道：“也来了。”贾琏便道：“你去告诉赖大说：‘老爷上班儿去了，把这些个女孩子暂且收在园里，明日等老爷回来，送进宫去。’只叫芹儿在内书房等着我。”旺儿去了。

贾芹走进书房，只见那些下人指指点点，此回屡点下人，乃点一姁一复之眼。不知说什么，看起这个样儿来，不像宫里要人。此案正为气数之天所误。想着问人，又问不出来，正在心里疑惑。只见贾琏走出来，贾芹便请了安，垂手侍立，说道：“不知道娘娘宫里即刻传那些孩子们做什么，叫侄儿好赶。幸喜侄儿今日送月钱去，还没有走，便同着赖大来了。二叔想来是知道的。”贾琏道：“我知道什么？你才是明白的呢。”贾芹摸不着头脑儿，也不敢再问。贾琏道：“你干的好事！把老爷都气坏了。”贾芹道：“侄儿没有干什么，庵里月钱是月月给的，孩子们经忏是不忘记的。”贾琏见他不知，又是平素常在一处玩笑的，便叹口气道：“打嘴的东西，你自己去瞧瞧罢。”口吻如闻，情事如见，赦、政罪何可逃？便从靴掖儿里头拿出那个揭帖来，扔与他瞧。扔音忍，北人谓掷物与人曰扔。

贾芹拾来一看，一扔一拾，斯文扫地，又为“芹”字惜也。吓得面如土色，即到馒头。说道：“这是谁干的？我并没得罪人，为什么这么坑我？所谓青埂峰。我一月送钱去，只走一趟，并没有这些事。若是老爷回来，打着问我，侄儿便该死了。又找“大受笞挞”。我母亲知道，更要打死。”为教训，为教训。说着，见没人在旁边，便跪下去，说道：“好叔叔，救我一救儿！”说着，只管磕头，满眼流泪。本为席上珍，忽作阶下囚。哀哉！贾琏想道：“老爷最恼这些，要是问准了有这些事，这场气也不小，政之为政如此。闹出来也不好听，又长那个贴帖儿的人的

志气了。贴帖人即作书人，何尝有心坑人，乃人自坑耳。演此正是要人增长志气，以守宫墙之教而已。将来咱们的事多着呢。书中翻案处不可胜数。倒不如趁着老爷上班儿，和赖大商量着，若混过去就可以没事了。酿成此案是凤主意，消弭此案是璉主意，纵令掀翻，仍旧葫芦，所以必用赖大。现在没有对证。”想定主意，便说：“你别瞒我，你干的鬼鬼祟祟的事，你打谅我都不知道呢！若要完事，就是老爷打着问你，你一口咬定没有才好。再点“赖”字，其义从《大学》第六章来，故此段必从贾璉饭未吃完起。没脸的，起去罢！”又暗演“知耻近乎勇”之义。此书所谓不过《大学》、《中庸》，而一路问答，面子逼肖。叫人去唤赖大。

不多时，赖大来了。贾璉便与他商量。赖大说：“这芹大爷本来闹的不像了。奴才今日到庵里的时候，他们正在里面喝酒呢，帖儿上的话是一定有的。”赖也赖不去，所谓如见肺肝。其“商量”二字，于本文省却多少累墨，而能把“小人闲居”章“而后”字、“掩”字、“著”字，细腻精微，一齐演出。神乎，神乎，义蕴深矣！贾璉道：“芹儿你听，赖大还赖你不成？”再点“赖”字，令人一身冷汗。贾芹此时红涨了脸，一句也不敢言语。一红为复机，不言乃天道，所谓包勇。还是贾璉拉着赖大，央他：“护庇护庇罢。只说是芹哥儿是在家里找来的。你带了他去，只说没有见我。明日你求老爷，也不用问那些女孩子了，竟是叫了媒人来领了去，一卖完事。果然娘娘再要的时候儿，咱们再买。”一段护庇，转出自璉。看“还是”二字，其意显然罪在父兄，此案定矣。赖大想来，闹也无益，且声名不好，就应了。贾璉叫贾芹：“跟了赖大爷去罢。听着他教你，你就跟着他。”笔墨何等简净，而作者搔首问天，闲人废书一叹。说罢，贾芹又磕了一个头，跟着赖大出去。必再作此，非文字馀波，乃正为“没脸的，起去罢”一声大喝。到了没人的地方儿，又给赖大磕头。赖大说：“我的小爷，你太闹的不像了，不知得罪了谁，闹出这个乱儿。你想想谁和你不对罢？”贾芹想了一想，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一篇冠袍大戏，而终之以嬉笑吊场，侮人太甚。

未知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宝玉疯颠为一大段。起以甄贾，结以真假，乃归结全书末路一大提顿，至谨至严之处，故荟萃四子六经，合为一篇。而针无迹，斧无痕，令读者自然不言而喻，而究竟不过一戏而已，不过演一《占花魁》而已；而廿一史一切兴亡，无不包罗。闲人评到此，五味毕集矣。要问贾芹贴此帖者是那一个人，一个人是谁？

【护花主人评曰】不法胥役之指官扰累，与不肖子弟之借势放纵无异，故以县役抢车为贾芹闹事作陪衬。

宝玉忖度：谁家女儿得嫁蒋玉函，不为孤负？岂知嫁玉函者，即是自己平日最爱最亲之婢女，是侧笔映照法。

贾府无数美婢，惟袭人得所。玉函《占花魁》一出，是正笔映照法。

写包勇身材相貌，便是有武艺气象。

甄家抄没，是贾府前车。今贾府祸事不远，故借荐来包勇口中提明。

包勇述说甄宝玉病中梦醒，忽然改变性情，惟以念书为事，且能料理家务，贾政便默想一回。试思贾政因何默想，绝不再问？中间暗藏无限情事，读者须心领神会，勿被作者瞒过。

沁香、鹤仙已被贾芹勾上，其余女尼女道亦俱放纵不堪，独芳官一人涅而不淄。人固可爱可敬，文亦省却无数累笔。

水月庵平儿误说馒头庵，以致凤姐惊昏呕血。不是平儿口误，却是暗中有鬼。

第八十六回至九十三回一大段，应分五小段：八十六、七回为一段，写薛蟠之以贿翻案，妙玉之以色走魔，中间夹叙黛玉抚琴，引起下文；八十八回为一段，叙佳儿、悍仆，伏异时中举、纠盗之根；八十九回为一段，写宝黛痴情；九十、九十一回为一段，叙夏金桂之淫荡，邢岫烟之涵养，薛宝钗之持重；九十二、三回为一段，写巧姐幼慧，贾芹败事，中间夹叙母珠聚散，甄家抄没，引出贾府不祥诸事。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是甲寅年冬时事。

[1] 堂派的事：由官府或中央各部主管长官交办的事。

[2] 牙笏：象牙手板。

[3] 弋腔：即弋阳腔。戏曲声腔、剧种。大约元末明初起源于江西弋阳一带。特点是台上演员独唱，后台众人帮腔，只用打击乐器伴奏。梆子腔：戏曲声腔。我国北方用硬木梆子作打击乐器以按节拍的剧种的统称。

[4] 煞场：指一出戏结束。

[5] 牌票：古代差役执行时所持为凭证。由官方填发，具有固定格式，

[6] 挤讹头：谓故意寻事敲诈。

[7] 撒鞋：布拖鞋。

[8] 檐（chān）帷：车上四周的帷帐。借指车驾。

[9] 菲材：自谦之词。浅薄的才能。

[10] 慤（què）实：朴实。

[11] 屋乌之爱：即爱屋及乌。

[12] 磕额：额头凸出。

[13] 装裹：指入殓的衣衾。

[14] 行次：行当，差事。

[15] 无头榜：匿名的揭贴、榜文。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通灵宝玉知奇祸

话说赖大带了贾芹出来，一宿无话，那一个人便是一宿话靶，焉得无话？真是转眼欺人。静候贾政回来。单是那些女尼女道重进园来，都喜欢的了不得，欲要到各处逛逛，明日预备进宫。不料赖大便吩咐了看园的婆子并小厮看守，惟给了些饭食，却是一步不许走开。那些女孩子摸不着头脑，只得坐着等到天亮。园里各处的丫头虽都知道拉进女尼们来预备宫里使唤，却也不能深知原委。

到了明日早起，贾政正要下班，因堂上发下两省城工估销册子^[1]，立刻要查核，一时不能回家，便叫人回来告诉贾琏，说：“赖大回来，你务必查问明白，该如何办，就如何办了，不必等我。”虎头蛇尾，写政绝倒。

贾琏奉命，先替贾芹喜欢，“先”字着眼。又想道：“若是办得一点影儿都没有，又恐贾政生疑，不如回明二太太，讨个主意办去；归到此人。便是不合老爷的心，我也不至甚担干系。”主意定了，进内去见王夫人，陈说：“昨日老爷见了揭帖生气，把芹儿和女尼女道等都叫进府来查办。今日老爷没空问这种不成体统的事，叫我来回太太，该怎么便怎么样。我所以来请示太太，这件事如何处理？”

王夫人听了，诧异道：“这是怎么说？若是芹儿这么样起来，这还成咱们家的人了么？说芹即说宝，梦梦如此。但只是这个贴帖儿的也可恶，这些话可是混嚼说得的么？作者自己掉皮，遂令读者大索。你到底问了芹儿有这件事没有呢？”贾琏道：“刚才也问过了，太太想：别说他干了没有，就是干了，一个人干了混账事也肯

应承么？所谓赖大，一部《红楼梦》都是干了不肯应承。但只我想芹儿也不敢行此事，知道那些女孩子都是娘娘一时要叫的，倘或闹出事来，怎么样呢？依侄儿的主见，要问他不难，若问出来，太太怎么个办

法呢？”王夫人道：“如今那些女孩子在那里？”贾琏道：“都在园里锁着呢。”王夫人道：“姑娘们知道不知道？”贾琏道：“大约姑娘们也都知是预备宫里头的话，外头并没提起别的来。”韦灯匣剑，都是为此。王夫人道：“很是。这些东西一刻也是留不得的，头里我原要打发他们去来着，都是你们说留着好。如今不是弄出事来了么？你竟叫赖大把那些女子带去，细细的问他本家有人没有，将文书查出，花上几十两银子，雇只船，派个妥当人，送到本地，一概连文书发回了，也落得无事。所谓“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即以写王之能留以为“复世职”作线。若是为着一两个不好，个个都押着他们还俗，那又太作孽了。一两个，奇偶也，以还俗为造孽，乃笑读此书而不得书之真解者。若在这里发给官媒，虽然我们不要身价，他们弄去卖钱，那里顾人的死活呢？迎、探、惜之嫁，无非如此。芹儿呢，你便狠狠的说他一顿，全书作用。除了祭祀喜庆，无事叫他不用到这里来，看仔细碰在老爷气头儿上，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直攻政之非。并说与账房儿里，把这一项钱粮档子销了，一齐了账。还打发个人到水月庵说，老爷的谕：除了上坟烧纸，若有本家爷们到他那里去，不许接待。优柔不断，而刘老老在言下。若再有一点不好风声，连老姑子一并撵出去。”

贾琏一一答应了出去，将王夫人的话告诉赖大，说是太太主意：王主之，《易》主之也。“叫你这么办去，办完了告诉我去回太太，你快办去罢！回来老爷问，你也按着太太的话回去。”赖大听说，便道：“我们太太真正是个佛心，“佛心”二字是眼，提醒翠缕，笑煞湘云。这班东西东木西金，总括十二钗矣。还着人送回去。既是太太好心，才说佛心，又说好心，佛为宝之所归，好为黛之所恨也。不得不挑个好人。好人是谁？钗之末路，不能求此人于书中矣。芹哥儿竟交给二爷开发了罢。那个贴帖儿的，奴才想法儿查出来，重重的收拾他才好。”贾琏点头说：“是了。”点头是了，微旨也，妙旨也。即刻将贾芹发落。芹为琏所发落，可胜浩叹。赖大也赶着把女尼等领出，按着主意办去了。不说何人主意，乃作者主意也。晚上贾政回家，贾琏、赖大回明贾政，贾政本是省事的人，听了也便撂开手了。写贾政全不理睬，而掉包儿得肆行者也。独有那些无赖之徒，听得贾府发出二十四个女孩子出来，那个不想？必明其数，十二月二十四气，渺渺茫茫，一部《石头记》缘起特提矣。而发自无赖，作者亦何心哉！究竟那些人能够回家不能，未知着落，亦难虚拟。

且说紫鹃因黛玉渐好，园中无事，听见女尼等预备宫里使唤，不知何事，十二钗既了，即陡接黛玉，而钗、黛事迹必紧接连，乃一定章

法。此处方说难虚拟之女尼，可见其说宝钗无疑矣。便到贾母那边打听打听。恰遇着鸳鸯下来闲着，坐下说闲话儿。一部闲话，出自鸳鸯，乃大落墨。提起女尼的事，鸳鸯诧异道：“我并没有听见，回来问问二奶奶就知道了。”鸳鸯不知，叹一部《易》理更无人知也。

正说着，只见傅试家两个女人过来请贾母的安，既隐以黛接钗，又隐以钗接黛，傅秋芳固钗之虚影也。鸳鸯要陪了上去，那两个女人因贾母正睡晌觉，就与鸳鸯说了一声儿，回去了。紫鹃问：“这是谁家差来的？”鸳鸯道：“好讨人嫌！家里有了一个女孩儿，生得好些，便献宝的似的，明说薛姨。常常在老太太面前夸他家姑娘长得怎么好，心地怎么好，礼貌上又能，说话儿又简绝^[2]，做活计儿手儿又巧，会写会算，尊长上头最孝敬的，就是待下人也是极和平的。来了就编这么一大套，“送宫花”回薛姨说大套而大套起，“宴海棠”回贾母听大套而大套结。甚矣，偏之为害也！常常说给老太太听，我听着很烦。这几个老婆子真讨人嫌，我们老太太偏爱听那些个话。老太太也罢了，还有宝玉，素常见了老婆子便很厌烦的，偏见了他们家的老婆子便不厌烦，你说奇不奇？此珠宝玉之心，而直追“奇缘识金锁”。前儿还来说他们姑娘现有多少人家儿来求亲，他们老爷总不肯应，心里只要和咱们这种人家作亲才肯。一回夸奖，一回奉承，把老太太的心都说活了。”紫鹃听了一呆，“一把辛酸泪”，无非紫鹃一呆。便假意道：“若老太太喜欢，为什么不就给宝玉定了呢？”因一呆生出一部假意书。

鸳鸯正要说出原故，听见上头说：“老太太醒了。”鸳鸯赶着上去，原故将出未出，史已醒，鸳鸯已去，书完矣。紫鹃只得起身出来。回到园里，一头走，一头想道：“天下莫非只有一个宝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原只一个。你也想他，我也想他，既有你我，便有两个，加以想他，百千万亿矣。我们家的那一位越发痴心起来了。看他的那个神情儿，是一定在宝玉身上的了，三番五次的病，可不是为着这个是什么？即为黛玉加一注释。这家里金的银的还闹不清，若再添一个什么傅姑娘，更了不得了。“士也无良，二三其德”，病之由也。我看宝玉的心也在我们那一位的身上，是一非二。听着鸳鸯的说话，竟是见一个爱一个的，铁案。这不是我们姑娘白操了心了吗？”紫鹃本是想着黛玉，往下一想，连自己也不得主意了，不免掉下泪来。鹃之血，书之泪。要想叫黛玉不用瞎操心呢，又恐怕他烦恼；若是看着他这样，又可怜见儿的。此又曲原大众，木石之破，自破之也。左思右想，一时烦躁起来，自己啐自己道：“你替人耽什么忧？就是林姑娘真配了宝玉，他的那性情儿也是难服侍的。宝玉性情虽好，又是贪多嚼不烂的。我倒劝人不必瞎操

心，我自己才是瞎操心呢。从今以后我尽我的心服侍姑娘，其余的事全不管。”这么一想，心里倒觉清静。由烦躁得清静，此紫鹃结局已先明证，而写来千波万折，令人黯然伤，释然喜。

回到潇湘馆来，见黛玉独自一人坐在炕上，理从前做过的诗文词稿。即透“焚稿”。抬头见紫鹃进来，便问：“你到那里去了？”紫鹃道：“我今儿瞧瞧姐妹们去。”黛玉道：“敢是找袭人姐姐去么？”紫鹃道：“我找他做什么？”问得缠扰，答得决绝。黛玉一想：“这话怎么顺口说了出来？”反觉不好意思，黛玉欲瞒鹃，与宝不告袭正相同。便啐道：“你找谁与我什么相干？倒茶去罢。”归到茶，徒自苦。紫鹃也心里暗笑，出来倒茶。只听见园里的人一叠声乱嚷，不知何故。一面倒茶，一面叫人去打听，回来说道：“怡红院里的海棠本来萎了几棵，也没人去浇灌他。昨日宝玉走去，瞧见枝头上好像有了骨朵儿似的，人都不信，没有理他。忽然今日开得很好的海棠花，海棠乃黛玉，‘风露清愁’评已详。既萎复生，正黛玉之不污而死，为由剥得复也，故与下半回之‘失玉’为大对待。众人诧异，不明剥复，徒知诧异，是为众人。都争着去看，连老太太、太太都哄动了，来瞧花儿呢，所以大奶奶叫人收拾园里败叶枯枝。这些人在那里传说。”一部大观十分芜秽，写一李纨，正打扫收拾之用，故以为“赏花”“失玉”之发端，与“两宴大观园”相对待。彼处说传，此处说传，真由剥得复之人也。黛玉也听见了，知道老太太来，便更了衣，叫雪雁去打听：“若是老太太来了，即来告诉我。”探此信必用雪雁，不是随便。雪雁去不多时，跑来说：“老太太、太太好些人都来了，请姑娘就去罢。”

黛玉略自照了一照镜子，掠了一掠鬓发，乃直提风月鉴也。写闲情非闲文，而掠鬓发又暗点“解疑癖”之毒。便扶着紫鹃到怡红院来。已见老太太坐在宝玉常卧的榻上，黛玉便说道：“请老太太安。”退后便见了邢、王二夫人，回来与李纨、探春、惜春、邢岫烟彼此问了好。只有凤姐因病未来，大局既成，无须谋主。史湘云因他叔叔调任回京，接了家去，死亡既定，无须设影。薛宝琴跟他姐姐家去住了，此心既好，无须更禁。李家姐妹因见园中多事，李婶娘带了在外居住，所以黛玉今日见的只有数人。大家说笑了一回，讲究这花开得古怪。贾母道：“这花儿应在三月里开的，如今虽是十一月，因节气迟还算十月，应着小阳春的天气，这花开因为和暖是有的。”十月坤卦用事，十一月复卦用事，由剥而坤而复，乃花开失玉演义。然以死亡为复，究非真复，故以不明不白之十月十一月演之，是所谓小阳春也。何尝阳？何尝春？皆史有以致之而气数之天定矣，故曰天气。王夫人道：“老太太见的多，说得是，

也不为奇。”邢夫人道：“我听见这花已经萎了一年，怎么这回不应时候儿开了？必有个原故。”李纨笑道：“老太太与太太说的都是。据我的糊涂想头，必是宝玉有喜事来了，此花先来报信。”《易》重扶阳，刑为劝善，全书无非此意，故曰都是。然史、王、邢皆坏道理之人，必据李纨之理方是真实《易》理。糊涂东西起头，必在一阳之复，故说“据我的糊涂想头”，而切指为宝玉喜事。说宝玉喜，黛玉喜在其中矣。探春虽不言语，心内想：“此花必非好兆。大凡顺者昌，逆者亡，草木知运，不时而发，必是妖孽。”只不好说出来。此书由一叹而生，因设一探春为一爻一剥之用，故本回题目“妖”字从他说破，只不好说出。此乃作者胸臆也。而写探之敏，诛探之心，尤须意会。独有黛玉听说是喜事，心里触动，此非写黛玉傻，乃断定宝、黛心为一心，喜为一喜也。看“触动”二字便解。便高兴说道：“当初田家有荆树一棵，三个弟兄因分了家，那荆树便枯了；后来感动了他弟兄们，仍旧归在一处，那荆树也就荣了。可知草木也随人的。如今二哥哥认真念书，舅舅喜欢，那棵树也就发了。”贾母、王夫人听了喜欢，便说：“林姑娘比方得有理，很有意思。”理为孝友之理，乃作者意思也。

正说着，贾赦、贾政、贾环、贾兰都进来看花。贾赦便道：“据我的主意，把他砍去，必是花妖作怪。”妖而见赏，不可赦也。一干人犯都到，然与木何辜？贾政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不用砍他，随他去就是了。”贾母听见，便说：“谁在这里混说？人家有喜事好处，什么怪不怪的！若有好事，你们享去；若是不好，我一个人当去，你们不许混说话！”贾政听了不敢言语，赧赧的同贾赦等走了出来。

那贾母高兴，叫人传话：“到厨房里，快快预备酒席，大家赏花。点题正面，罪归一人。叫宝玉、环儿、兰儿各人做一首诗志喜。林姑娘的病才好，不要他费心，若高兴，给你们改改。”对着李纨道：“你们都陪我喝酒。”李纨答应了“是”，便笑对探春道：“都是你闹的。”李必应开释，探必不应开释，都是你闹的，乃“赵盾弑其君”之笔，夫谁觉得？探春道：“饶不叫我们做诗，怎么说我们闹的？”李纨道：“海棠社不是你起的么？如今那棵海棠也要来入社了。”大家听着都笑了。一时摆上酒菜，一面喝着，彼此都要讨老太太的喜，大家说些兴头话。宝玉上来斟了酒，便立成四句诗，写出来念与贾母听，道：

海棠何事忽摧隤^[3]，
今日繁花为底开？
应是北堂增寿考^[4]，

一元旋复占先梅。此说全书。“何事”、“为底”，叹知此书者少也。三句说孝，书之主骨，而贾母寿终于此矣。四句演《易》，而“复世职”、“沐皇恩”于此矣。惜春未完之画，此诗完之。

贾环也写了来，念道：

草木逢春当茁芽，
海棠未发候偏差。
人间奇事知多少，奇则非正。
冬月开花独我家。末句“我”字最重，就循环之理，明气数之天。

贾兰恭楷誊正，呈与贾母，命李纨念道：轻环重兰，文有变换，而恭楷誊正，李纨念道，则其意自明。

烟凝媚色春前萎，
霜邑微红雪后开。
莫道此花知识浅，
欣荣预佐合欢杯。环诗语疑，此语决，以破气数之天，宣缺陷之蕴。

贾母听毕，三诗乃失玉之成案，祸首之勘断，而在史只是听毕，冤哉！便说：“我不大懂诗，听去倒是兰儿的好，语面是偏心，语底明公好。环儿做得不好。都上来吃饭罢。”宝玉看见贾母喜欢，更是兴头，因想起：“晴雯死的那年，借影定形，而那年是何年？海棠死的，今日海棠复荣，我们院内这些人自然都好，但是晴雯不能像花的死而复生了。”透“归离恨”，而续者勃然兴矣。顿觉转喜为悲。忽又想起前日巧姐说凤姐要把五儿补入，“或此花为他而开，也未可知。”五儿为黛玉第五影身，故设以夹攻此花。却又转悲为喜，依旧说笑。

贾母还坐了半天，然后扶了珍珠回去了。王夫人等跟着过来，只见平儿笑嘻嘻的迎上来说：“我们奶奶知道老太太在这里赏花，自己不得来，叫奴才来服侍老太太、太太们，还有两匹红送给宝二爷包裹这花，当作贺礼。”袭人过来接了，呈与贾母看。贾母笑道：“偏是凤丫头行出点事儿来，叫人看着又体面又新鲜，很有趣儿。”作者自赞。袭人笑着向平儿道：“回去替宝二爷给二奶奶道谢，要有喜大家喜。”贾母听了笑道：“暖哟！我还忘了呢，凤丫头虽病着，还是他想得到，送得也

巧。”我还忘了，他想得到，为听诗点眼。至送得也巧，“巧”字直宝钗作用，不惟史听诗，即凤亦只听诗而已。一面说着，众人就随着去了。平儿私与袭人道：“奶奶说，这花开得奇怪，叫你较块红绸子挂挂，便应在喜事上去了，明知破木石之逆，而自愚自用，恃有掉包之谋耳。警省多少恃才故犯者。以后也不必只管当作奇事混说。”袭人点头答应，亦以意会。送了平儿出去。不题。屏去则风无所蔽，以为下半回发端。不题正是特题。

且说那日宝玉本来穿着一裹圆的皮袄在家歇息⁵⁴，因见花开，只管出来看一回，赏一回，叹一回，爱一回的，心中无数悲喜离合，都弄到这株花上去了。忽然听说贾母要来，便去换了一件狐腋箭袖，罩一件玄狐腿外褂，出来迎接贾母。匆匆穿换，未将通灵宝玉挂上。及至后来贾母去了，仍旧换衣。袭人见宝玉脖子上没有挂着，明明说玉未挂，是通灵之失，宝玉自知之矣。夜气所存，何尝昧却，特无如匆匆脱去一裹圆何耳。便问：“那块玉呢？”当答之曰：“在绛芸轩。”宝玉道：“刚才忙乱换衣摘下来放在炕桌上，桌必曰炕，乃床第也，“初试云雨”、“梦兆绛芸”是一张炕桌。我没有带。”袭人回看桌上，并没有玉，便向各处找寻，踪影全无，吓得袭人满身冷汗。宝玉道：“不用着急，少不得在屋里的，问他们就知道了。”袭人当作麝月等藏起吓他顽，便向麝月等笑着说道：“小蹄子们顽呢，到底有个顽法，把这件东西藏在那里了？别真弄丢了，那可就大家活不成了。”怡红院人都落浑水，晴雯时已去，五儿时未来也。麝月等都正色道：“这是那里的话！顽是顽，笑是笑，这个事非同儿戏，你可别混说。你自己昏了心了。冤有头，债有主，一片正论。“昏心”二字是眼，此下皆不易着之笔，不可烦，不能不烦，我看他烦而不烦。想想罢，想想搁在那里了？这会子又混赖人了。”

袭人见他这般光景不像是顽话，便着急道：“皇天菩萨，小祖宗！天祖之间夹以菩萨，是即宝玉去路也，而口吻逼肖。到底你摆在那里去了？”宝玉道：“我记得明明放在炕桌上的，你们到底找呢。”袭人、麝月、秋纹等也不敢叫人知道，大家偷偷儿的各处搜寻。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此“偷”字即“初试”之偷。闹了大半天，毫无影响，甚至翻箱倒笼，实在没处去找，便疑到方才这些人进来，不知谁捡了去了。袭人说道：“进来的谁不知道这玉是性命似的东西呢？谁敢捡了去呢？略作一按。你们好歹先别声张，快到各处问去。若有姐妹们捡着吓我们顽呢，你们给他磕头，要了回来；若是小丫头偷了去，问出来，也不回上头，不论把什么送他换了出来，都使得的。怡红院外正自有人，亦在应问，而一时情事宛然。这可不是小事，真要丢了这个，比丢了宝二爷的

还利害呢！”是奇谈，乃正谈，人固以心为主也。一面一底，其妙不可思议。麝月、秋纹刚要往外走，袭人又赶出来嘱咐道：“头里在这里吃饭的倒先别问去，找不着再惹出些风波来，更不好了。”随接随起。麝月等依言，分头各处追问。人人不晓，个个惊疑。麝月等回来，俱目瞪口呆，面面相窥^[6]。宝玉也吓怔了，袭人急的只是干哭。找是没处找，回又不敢回，怡红院里的人吓得个个像木雕泥塑一般。略作再按。

大家正在发呆，只见各处知道的都来了。探春叫把园门关上，先命个老婆子带着两个丫头，再往各处去寻去。知道的第一是探春，即命关园门去找，则此园在掌握矣。看官何不于此等处着眼，而总疑闲人责探春能言而不能言之非耶！一面又叫告诉众人：“若谁找出来，重重的赏银。”号令特出。大家头宗要脱干系，二宗听见重赏，不顾命的混找了一遍，甚至于毛厕里都找到。正是其处。谁知那块玉竟像绣花针儿一般，此绣花针即《西游记》之绣花针。找了一天，总无影响。略作三按。李纨急了，知道的探次即纨，而劈头说急了，乃明其不能言而不言也。又以点复姤之机甚速。说：“这件事不是顽的，我要说句无礼的话了。”众人道：“什么呢？”李纨道：“事情到了这里，也顾不得了。现在园里除了宝玉，都是女人，要求各位姐姐妹妹姑娘都要叫跟来的丫头脱了衣服，大家搜一搜。若没有，再叫丫头们去搜那些老婆子，并粗使的丫头。”大家说道：“这话也说得有理。上下齐搜，出于李纨，非形其拙也，正以明穷理之功，如此庶几于剥中得复。现在人多手乱，鱼龙混杂，非潜非跃，便是混杂。倒是这么一来，你们也洗洗清。”探春独不言语。独不言语“独”字有眼，而其所以不言者，究以其不能穷理而坐视败亡于不顾耳。而面子写得深刻。那些丫头们也都愿意洗净自己，先是平儿起。平儿说道：“打我先搜起。”于是各人自己解怀，李纨一气儿混搜。解怀为剥，一气则复，底深面浅。

探春嗔着李纨道：“大嫂子，你也学那起不成材料的样子来了。《易》无方无体，是为不成材料，岂探所能知？而语面逼肖是他。那个人既偷了去，还肯藏在身上？况且这件东西，在家里是宝，到了外头不知道的是废物，偷他做什么？底若拨云，面如观火，写“敏”字警刻。我想来必是有人使促狭^[7]。”众人听说，又见环儿不在这里，昨儿是他满屋里乱跑，都疑到他身上，只是不肯说出来。探春又道：“使促狭的只有环儿，环之无端，固不具论，而必以“使促狭的”猜母弟，探之居心何心哉！你们叫个人去，悄悄的叫了他来，背地里哄着他，叫他拿出来，然后吓着他，叫他不用声张，这就完了。”大家点头称是。众不肯说，他独肯说，此所以视骨肉如陌路也。李纨便向平儿道：“这件事还是得你

去才弄得明白。”平儿答应，就赶着去了。

不多时同了环儿来了。“兴利”回演剥象，钗、凤、探、李、平成五阴爻，是李、平亦在剥之中，故此行必出自他。众人假意装出没事的样子，叫人泡了碗茶，搁在里间屋里，众人故意搭趄走开。原叫平儿哄他，平儿便笑着问环儿道：“你二哥哥的玉丢了，你瞧见了没有？”问得直而拙，与李纨搜寻同是出脱剥之罪。如钗、凤、探则精细不尔矣。贾环便急得紫涨了脸，瞪着眼，说道：“人家丢了东西，你怎么又叫我来查问疑我？我是犯过案的贼么？”才一问便决裂，何平儿直拙乃尔？作者为一极伶俐之平儿拟话头，而直拙乃尔。倘察此，则书中之五花八门，读闲人评而或信也。平儿见这样子，倒不敢再问，一问而已。便又陪笑道：“不是这么说，怕三爷拿了去吓他们，所以白问问瞧见了没有，好叫他们找。”贾环道：“他的玉在他身上，看见不看见该问他，怎么问我？再问再驳，驳得道地而至理存焉。捧着他的人多着咧，得了什么不来问我，丢了东西就来问我！”丢了问我，此“我”字即《海棠》诗中之我。说着，起身就走。众人不好拦他。

这里宝玉倒急了，说道：“都是这劳什子闹事，我也不要他了，你们也不用闹了。环儿一去，必是嚷得满院里都知道了，这可不是闹事了么？”祸发必克，乃循环定理。袭人等急得又哭道：“小祖宗！你看这玉丢了没要紧，若是上头知道了，我们这些人就要粉身碎骨了。”此乃追原既往。说着，便嚎啕大哭起来。众人更加伤感，明知此事掩饰不来，只得要商议定了话，回来好回贾母诸人。宝玉道：“你们竟也不用商议，硬说我砸了就完了。”主之黛。平儿道：“我的爷，好轻巧话儿！上头要问为什么砸的呢？他们也是个死呵！倘或要起砸破的渣儿来，那又怎么样呢？”玉无渣，黛无踪矣。不得已而归之钗。宝玉道：“不然便说我前日出门丢了。”众人一想，这句话倒还混得过去，但是这两天又没上学，又没往别处去。宝玉道：“怎么没有？大前儿还到临安伯府里听戏去了呢，便说那日丢的。”《占花魁》正失玉之所。探春道：“那也不妥。探明说不妥。既是前儿丢的，为什么当日不来回？”略作四按。

众人正在胡思乱想，要装点撒谎，只听得赵姨娘的声儿，哭着走来，说：“你们丢了东西，自己不找，怎么叫人背地里拷问环儿？我把环儿带了来，索性交给你们这一起湊上水的，该杀该剐，随你们罢！”说着，将环儿一推，说：“你是个贼，快快的招罢！”气得环儿也哭喊起来。此处言语最难摹写，而写得恰好，底面皆合。李纨正要劝解，丫头来说：“太太来了。”袭人等此时无地可容。宝玉等赶忙出来迎

接。赵姨娘暂且也不敢作声，跟了出来。

王夫人见众人都有惊惶之色，才信方才听见的话，便道：“那块玉真丢了么？”众人都不敢作声。王夫人走进屋里坐下，便叫袭人。慌得袭人连忙跪下，含泪要禀。王夫人道：“你起来，快快叫人细细找去，一忙乱倒不好了。”袭人哽咽难言。宝玉生恐袭人直告诉出来，便说道：“太太，这事不与袭人相干，是我前日到临安伯府那里听戏，在路上丢了。”听戏正与袭人相干，一心之昏乃尔，非今日事也。王夫人道：“为什么那日不找？”宝玉道：“我怕他们知道，没有告诉他们。我叫焙茗等在外头各处找过的。”因袭人自欺以欺所生。甚矣，人心之害道心也！王夫人道：“胡说！因人害道，乃胡说所从来。如今脱换衣服，不是袭人他们服侍的么？大凡哥儿出门回来，手巾荷包短了，还要查个明白，何况这块玉不见了，便不问的么？”所谓动察。宝玉无言可答。赵姨娘听见，便得意了，忙接过口道：“外头丢了东西，也赖环儿。”话未说完，被王夫人喝道：“这里说这个，你且说那些没要紧的话！”彼失即此得，这话即那话，以为没要紧，误矣。赵姨娘便不敢言语了。还是李纨、探春从实的告诉了王夫人一遍。王夫人也急得泪如雨下，索性要回明贾母，去问邢夫人那边跟来的这些人去。

凤姐病中也听见宝玉失玉，知道王夫人过来，料躲不住，谋主何能躲住？便扶了丰儿来到园里。正值王夫人起身要走，凤姐娇怯怯的说：“请太太安。”宝玉等过来问了凤姐好。王夫人因说道：“你也听见了么？这可不是奇事吗？刚才眼错不见就丢了，再找不着。你去想想，又非易着之笔。打从老太太那边丫头起，至你们平儿，谁的手不稳？谁的心促狭？必连平儿说，固自有“理妆”一案在也。是为色。我要回了老太太，认真的查出来才好。不然，是断了宝玉的命根子了！”凤姐回道：“咱们家人多手杂，自古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那里保得住谁是好的？有“魇魔”一案在也。是为财。但是一吵嚷，已经都知道了。偷玉的人若叫太太查出来，明知是死无葬身之地，“比丢了宝二爷更利害”之注脚。他着了急，反要毁坏了灭口，那时可怎么处呢？据我的糊涂想头，只说宝玉本不爱他，撂丢了，也没有什么要紧，只要大家严密些，别叫老太太、老爷知道。所见又高出众人，实乃自道其径情以往之心事。这么说了，暗暗的派人去各处察访，哄骗出来，那时玉也可得，罪名也好定，此又宣宝钗以待为求之心事。不知太太心里怎么样？”

王夫人迟了半日，才说道：“你这话虽也有理，但只是老爷跟前怎么瞒的过呢？”便叫环儿过来道：“你二哥哥的玉丢了，白问了你一句，

怎么你就乱嚷？若是嚷破了，人家把那个毁坏了，我看你活得活不得！”贾环吓得哭道：“我再不敢嚷了。”赵姨娘听了，那里还敢言语。王夫人便吩咐众人道：“想来自然有没找到地方儿，好端端的在家里的，还怕他飞到那里去不成？只是不许声张，限袭人三天内给我找出来。要是三天找不着，只怕也瞒不住，大家那就不用过安静日子了。”以安顿环、赵收住，正三天之义，即糊涂想头之理也。略作五按。说着，便叫凤姐儿跟到邢夫人那边商议踩缉^[8]。不题。

这里李纨等纷纷议论，便传唤看园子的一千人来，叫把园门锁上，快传林之孝家的来，悄悄儿的告诉了他，叫他：“吩咐前后门上，三天之内不论男女下人，从里头可以走动，要出去时，一概不许放出。三天乾体，穷剥复之理，穷此而已，故此命李主之，林承之。只说里头丢了东西，待这件东西有了着落，然后放人出来。”林之孝家的答应了“是”，因说：“前次奴才家里也丢了一件不要紧的东西，宝失即林之失，一东西而已，一心而已，总以为没要紧而失之，故用林之孝特提。林之孝必要明白，必要明白，是曰林之孝。上街去找了一个测字的。测字即是穷理。那人叫做什么刘铁嘴，铁色黑，嘴属水，皆北方至阴之象，是又一刘老老。而刘者，留也。铁嘴多言，不能自留，此所以黛玉宝亡也。横设一测字氏号，全书统括在内。测了一个字，说的很明白。回来依旧一找，便找着了。”惟孝能依刘，能依刘即能找着，都是微言。袭人听见，便央及林家的道：“好林奶奶，出去快求林大爷替我们问问去！”那林之孝家的答应着出去了。

邢岫烟道：“若说那外头拆字打卦的，是不中用的。我在南边闻妙玉能扶乩^[9]，何不烦他问一问？一峰未平，一峰又起，又即一刘铁嘴也。盖刘演全书，妙合三人，刘该万事，妙总一心，故刘曰外头，而妙曰南边。况且我听见说这块玉原有仙机，想来问得出来。”众人都诧异道：“咱们常见的，从没有听他说起。”有读书至烂熟而不知妙玉之为妙者，众人大概然也。麝月便忙问岫烟道：“想来别人求他是不肯的，好姑娘，我给姑娘磕个头，求姑娘就去。若问出来了，我一辈子总不忘你的恩。”麝月如此之求，正风月宝鉴求知之急如此也。但赏其心情口吻，浅矣。说着赶忙就要磕下头去，岫烟连忙拦住。黛玉等也都怂恿着岫烟速往栊翠庵去。

一面林之孝家的进来说道：“姑娘们大喜！林之孝测了字回来，说这玉是丢不了的，将来横竖有人送还来的。”众人听了，也都半信半疑，“无往不复”，正是字理；而半信半疑者众。惟有袭人、麝月喜欢的

了不得。袭、麝一宝钗也。即至此人尚有可信之机，是乃反攻。探春便问：“测的是什么字？”林之孝家的道：“他的话多，奴才也学不上来。说元春八字而琐悉能详，说宝玉二字而话多难学，盖气数本易言，而性道不易言也。记得是拈了个赏人东西的‘赏’字，赏与罚对，一部奇文，人以为共欣赏而已，而不知为罚恶之书也。字头为尚，隐做和尚意犹浅。那刘铁嘴也不问，便说：‘丢了东西不是？’”李纨道：“这就算好。”林之孝家的道：“他还说‘赏’字上头一个‘小’字，底下一个‘口’字，小为阴，口为阴，上下俱阴，又是坤象。这件东西很可嘴里放得，必是个珠子宝石。”众人听了，夸赞道：“真是神仙！往下怎么说？”以为神仙，乃是众人；至其实演儒理，“往下怎么说”，则非众人所知。当与李纨说“算好”互勘。林之孝家的道：“他说底下‘贝’字，拆开不成一个‘见’字，可不是不见了？因上头拆了‘当’字^[10]，叫快到当铺里找去。当铺乃钗之当铺，其做和尚，上钗之当而已。‘赏’字加一‘人’字，可不是‘偿’字^[11]？只要找着当铺，就有人，有了人，便赎了来，可不是偿还了吗？”偿乃填还，一部循环报复之书，以此一字结之，即《飞鸟各投林》曲中“欠命还命、欠泪还泪”之两语也。众人道：“既这么着，就先往左近找起，横竖几个当铺都找遍了，少不得就有了。写术士，写大众，恍惚迷离，无不曲肖。咱们有了东西，再问人就容易了。”李纨道：“只要东西，那怕不问人都使得。但要东西，所谓求诸己。林嫂子，烦你就把测字的话快去告诉二奶奶，回了太太。先叫太太放心，就叫二奶奶快派人查去。”作大指点一出于李。林家的答应了便走。

众人略安了一点儿神，呆呆的等岫烟回来。正呆等，只见跟宝玉的焙茗在门外招手儿，叫小丫头子快出来。那小丫头赶忙的出去了。焙茗便说道：“你快进去！告诉我们二爷和里头太太、奶奶、姑娘们，天大喜事！”用虚喝作收，小说常套，此则重培植名教以结书旨。天大喜事是眼。那小丫头道：“你快说罢，怎么这么累赘？”焙茗笑着拍手道：“我告诉姑娘，姑娘进去回了，咱们两个人都得赏钱呢。你打量什么？宝二爷的那块玉呀，我得了准信来了。”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合上下两回为一大段，但当作一回观，更不容分析，乃真假之转关，风月之收场，以为下三回一大段总汇全部百二十回之大结也。以前九十三回，无非逼取此回；以后二十六回，无非缴还此回，即“断痴情”“成大礼”回，亦不过完足此回而已。

此回书最拉杂，最难写，而在下半回尤难。要看他于拉杂中有云断

山连、风起波回之妙。

【护花主人评曰】水月庵一案，若待贾政回家问出沁香、鹤仙等同贾芹私通情事，碍难发落；今趁贾政上班从宽完结，省却无数累笔。且元妃将薨，留此女尼女道，甚属无谓；早为遣去，又省后来再办，最为简净得体。

贾芹之胡行，已经发觉；贾赦等之造孽，亦当败露。以小事引起大事。

紫鹃说宝玉见一个爱一个，贪多嚼不烂，是“意淫”二字注脚。

紫鹃辗转思量，忽然醒悟自啐，后来愿入空门，于此已露端倪。

贾赦说花妖作怪，不如砍去；贾政说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探春知系妖孽，默无一言；凤姐嘱袭人挂块红绸，希冀应到喜事上去。各人身份及心事说话虽有不同，而以为不祥无异。惟贾母、王夫人、黛玉等以为宝玉喜事，所谓溺爱者不明也。

李纨要搜众人身上，探春嗔言其非，毕竟见识高出一层；但疑心环儿使促狭，又惹赵姨娘吵闹，似属多事。

刘铁嘴测字，亦颇有灵机，惟“当”字、“偿”字，的是江湖一派。

花妖兆怪、通灵走失后，从此元妃薨逝，宝玉疯癫，宁府抄没，贾母、凤姐相继病亡。甚至引盗入室，串卖巧姐，种种凶事，接踵而至。此回是贾府盛极而衰一大转关处。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是甲寅年十一月间事。

[1] 估销册子：即预算的账册。

[2] 简绝：简单明确。

[3] 摧隤（tuí）：犹摧颓。摧折，衰败。

[4] 北堂：原指母亲的居室。后代指母亲。

[5] 一裹圆：一口钟的别名。一种无袖不开衩的长外衣，即斗篷。其形如古乐器的钟，故称。

[6] 面面相窥：即面面相觑。

[7] 促狭：指捉弄人、恶作剧的手段。

[8] 踩缉：追捕。

[9] 扶乩（jī）：旧时一种占测活动。术士制丁字形木架，其直端顶部悬锥下垂。架放在沙盘上，由两人各以食指分扶横木两端，依法请神，木架的下垂部分即在沙上画成文字，作为神的启示，或与人唱和，或示人吉凶，或与人处方。扶，指扶架子。乩，谓卜以问疑。

[10] “当”字：指“当”的繁体字“當”。

[\[11\]](#) “偿”字：指“偿”的繁体字“償”。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话说焙茗在门口和小丫头子说宝玉的玉有了，那小丫头急忙回来告诉宝玉。众人听了，都推着宝玉出去问他，众人在廊下听着。宝玉也觉放心，便走到门口问道：“你那里得了？快拿来！”焙茗道：“拿是拿不来的，还得托人做保去呢。”宝玉道：“你快说是怎么得的？我好叫人取去。”焙茗道：“我在外头知道林爷爷去测字，我就跟了去。我听见说在当铺里找，我没等他说完，便跑到几个当铺里去找，比给他们瞧。有一家便说：‘有。’我说：‘给我罢。’那铺子里要票子，我说：‘当多少钱？’他说：‘三百钱的也有，五百钱的也有。前儿有一个人拿这么一块玉，当了三百钱去。今儿又有人也拿一块玉，当了五百钱去。’”

宝玉不等说完，便道：“你快拿三百五百钱去取了来，我们挑着看是不是。”里头袭人便啐道：“二爷不用理他，我小时候儿听见我哥哥常说，有些人卖那些小玉儿，没钱用便去当，想来是家家当铺里有。”众人正在听得诧异，被袭人一说，想了一想，倒大家笑起来，说：“快叫二爷进来罢，不用理那糊涂东西了。横插此段，人以为安下半以假混真之根者，非也。盖此书为扶植名教而作，故茗烟改名焙茗。今于测字扶乩之间特用他为过脉，明测字为真实工夫，扶乩为渺茫究竟，读者不可以扶乩读此书，当以测字读此书也。曰“天大喜事”，曰“得了准信”，曰“三百五百”，三五成八，统归《易》道，无非从测字来。而“宝玉也觉放心”，袭人一语破之，“不用理那糊涂东西”，致糊涂东西之理不明，而渺茫之说共信，可胜浩叹。他说的那些玉，想来不是正经东西。”宝玉正笑着，只见岫烟来了。

原来岫烟走到栊翠庵，见了妙玉，不及闲话，便求妙玉扶乩。扶乩用提笔叙出，底面都得。妙玉冷笑几声，说道：“我与姑娘来往，为的是姑娘不是势利场中的人，开口便认得是他，而“冷笑”两字又括全书，而合为一妙。今日怎么听了那里的谣言过来缠我？况且我并不晓得什么

叫扶乩。”说着将要不理。岫烟懊悔此来，知他脾气是这么着的，作者岂亦有悔心乎？一片婆心因什么来？“一时我已说出，不好白回去，又不好与他质证他会扶乩的话。”只得陪着笑，将袭人等性命关系的话说了一遍，见妙玉略有活动，闻袭人性命之说而活动，语妙八面。便起身拜了几拜。作者亦屈己已甚。妙玉叹道：“何必为人作嫁？但是我进京已来，素无人知，今日你来破例，恐将来缠扰不解。”岫烟不解，作者不解，闲人亦复不解。岫烟道：“我也一时不忍，‘不忍’二字，凡所不解，岂为此耶？知你必是慈悲的，因以成此苦海慈航，又谁知止是扶乩并非测字乎？便是将来他人求你，愿不愿在你，谁敢相强？”妙玉笑了一笑，归之一笑，虽演空渺，“孝”字显然，测字固在扶乩中也。叫道婆焚香，在箱子里找出沙盘乩架，书了符，命岫烟行礼祝告毕，干卿甚事，为此仆仆？起来同妙玉扶着乩。不多时只见那仙乩疾书道：疾书是故套，此处是隐情，恰与“赏”字合，乃疾恶之书也。

噫！来无迹，去无踪，青埂峰下倚古松。欲追寻，山万重，入我门来一笑逢。拟乩便是乩，不是奇，奇在以扶乩合测字，将一部隐情豁然道破，中无闲字。其开首曰“噫”，意戒口也。“无迹”“无踪”，演空渺也，实演孔孟所言“莫知其乡”也。“倚古松”，松为木，为阳，圣人扶阳也。“山万重”，遮隔重重，令人自寻也。“入我门”，二氏之门，实孔孟之门也。“一笑逢”，上则天伦乐，下则全孝道，而蓼汀花溆一终，绝不与拈花一笑相干也。则扶乩何尝止说扶乩乎？

书毕，停了乩。疾书至此，书已停矣。岫烟便问：“请是何仙？”妙玉道：“请的是拐仙^[1]。”著一仙名，又合扶乩测字为一。拐姓李，李者，理也，明为仙乩，隐为儒理也。何妙合乃尔。岫烟录了出来，请教妙玉解识。妙玉道：“这个可不能，连我也不懂。妙玉即文妙真人也，见首不见尾，讷无分明，故曰‘不懂’。你快拿去，他们的聪明人多着呢。”

岫烟只得回来，进入院中，各人都问：“怎么样了？”岫烟不及细说，便将所录乩语递与李纨、众姊妹看，宝玉看着，都解的耳目心思大众皆同。是：“一时要找是找不着的，然而丢是丢不了的，不知几时不找便出来了。但是青埂峰不知在那里？”李纨道：“这是仙机隐语，李语必用李接，至众姊妹则李拐各半。咱们家里，那里跑出青埂峰来？必是谁怕查出，撂在松树的山子石底下，也未可定。隐语难明，而一木一石之理则可想。独是‘入我门来’这句，到底是入谁的门呢？”倘以为入二氏之门，则非李之所知。黛玉道：“不知请的是谁？”岫烟道：“拐仙。”探春说道：“若是仙家的门，便难入了。”不能穷理，坐视败亡，因以仙门

难入断定之。

袭人心里着忙，便捕风捉影的混找，没一块石底下不找到，只是没有。回到院中，宝玉也不问有无，只管傻笑。傻笑已透“疯癫”，而必从袭人边写出，百忙中文义一丝不走。麝月着急道：“小祖宗，你到底是那里丢的？说明了，我们就是受罪，也在明处啊。”宝玉笑道：“我说外头丢的，你们又不依。你如今问我，我知道么？”李纨、探春道：“今日从早起闹起，已到三更来的天了，冬至子之半，乃是复机。你瞧林妹妹已经撑不住，各自散去；我们也该歇歇儿了。便是《飞鸟各投林》一曲。明日再闹罢。”说着，大家散去。宝玉即便睡下。可怜袭人等哭一回，想一回，一夜无眠，暂且不题。略作六按。失玉、找玉，极易惹厌文字，乃随按随起，贯串分明，不令耳絮。闲人评有以助之矣。

且说黛玉先自回去，想起金玉的旧话来，反自欢喜，设为失玉，正以破金玉而合木石，故曰“反自欢喜”。心里说道：“和尚道士的话真个信不得，果真金玉有缘，宝玉如何能把这玉丢了昵？两语当着眼，见其破金玉之假犹浅，此书不演空渺则深也。或者因我之事，冲散他们的金玉，也未可知。”想了半天，更觉安心，把这一天的劳乏竟不理睬，重新倒看起书来。此书直追“葬花”时之《大学》、《中庸》。紫鹃倒觉身倦，连催黛玉睡下。黛玉虽躺下，又想到海棠花上，说：“这块玉原是胎里带来的，非比寻常之物，来去自有关系。若是这花主好事呢，不该失了这玉呀。看来此花开的不祥，莫非他有不吉之事？”不觉又伤起心来。又转想到喜事上头，此花又似应开，此玉又似应失。如此一悲一喜，直想到五更方睡着。就黛玉设想，文所必有，而深心奥义，千回万折，缩于尺幅，其简洁精微洵非夫人所能。

次日，王夫人等早派人到当铺里去查问，凤姐暗中设法找寻，一连闹了几天，总无下落，还喜贾母、贾政未知。“未知”二字，大书特书。袭人等每日提心吊胆，宝玉也好几天不上学，只是怔怔的不言不语，没心没绪的。王夫人只知他因失玉而起，也不着意。那一日，正在纳闷，忽见贾琏进来请安，嘻嘻的笑道：“今日听得军机贾雨村打发人来告诉二老爷，说舅太爷升了内阁大学士，奉旨来京，已定明年正月二十日宣麻^[2]。设一王子腾，状意马之奔腾，以明《易》卦之周流。书至此，木已还，石已复，金玉已合，气数之天已定，自可收拾。且既可收拾元春，自可收拾王子腾，气数尽，则抄没到矣。而欲擒先纵，特说宣麻。宣麻者，大拜也，大败也。正月二十日大败，而得死信于正月十七日，所谓“谨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两语也。至谓贾之大败，由于

不能齐家，一部假语村言，实实演此。有三百里的文书去了。想舅太爷昼夜趲行^[3]，半个多月就要到了。侄儿特来回太太知道。”王夫人听说，便欣喜非常，正想娘家人少，薛姨妈家又衰败了，兄弟又在外任，照应不着。今日忽听兄弟拜相回京，王家荣耀，将来宝玉都有倚靠，便把失玉的心又略放开些了。宝玉终走，植党之祸也。天天只望兄弟来京。

忽一天，贾政进来，满脸泪痕，喘吁吁的说道：“你快去禀知老太太，即刻进宫，不用多人的，是你服侍进去。因娘娘忽得暴病，现在太监在外立等。他说太医院已经奏明痰厥，不能医治。”痰乃有形之火，元死于痰，死于火也。火能制金，为木所生，是曰子报母仇。元右金而左木，虽气数不能逃，实理道所深恶，故死之以火，而为痰厥之症。厥逆也。作者逆气数之意为何如？王夫人听说，便大哭起来。贾政道：“这不是哭的时候，快快去请老太太，说得宽缓些，不要吓坏了老人家。”贾政说着，出来吩咐家人伺候。王夫人收了泪，去请贾母，只说元妃有病，进去请安。贾母念佛道：“怎么又病了？前番吓的我了不得，后来又打听错了。写“错了”，与“探宫闱”回似是而非，不过一错，不过一钗而已。是乃点题中“讹”字。这回情愿再错了也罢。”王夫人一面回答，一面催鸳鸯等開箱取衣服穿戴起来。王夫人赶着回到自己房中，也穿戴好了，过来伺候。一时出厅上轿，进宫不题。上次有邢、凤至，此则无须。人死则善也，不题者此而已。

且说元春自选了凤藻宫后，圣眷隆重^[4]，身体发福，未免举动费力，每日起居劳乏，时发痰疾。因前日侍宴回宫，偶沾寒气，寒气者，雪气也。勾起旧病。病起于“呈才藻”，笃于“红麝串”。不料此回甚属利害，竟至痰气壅塞，四肢厥冷^[5]。一面奏明，即召太医调治。岂知汤药不进，连用通关之剂^[6]，并不见效。内官忧虑，奏请预备后事，所以传旨，命贾氏椒房进见。

贾母、王夫人遵旨进宫，见元妃痰塞口涎，不能言语。见了贾母，只有悲泣之状，却少眼泪。写病形恰合。“却少眼泪”一语，所谓“泪已还，命已尽”，为黛作大报复。贾母进前请安，说些宽慰的话。少时，贾政等职名递进，宫嫔传奏。元妃目不能顾，渐渐脸色改变。内宫太监即要奏闻，恐派各妃看视，椒房姻戚未便久羁，请在外宫伺候。贾母、王夫人怎忍便离，无奈国家制度，只得下来。又不敢啼哭，惟有心内悲戚。朝门内官员有信。不多时，只见太监出来，立传钦天监。元之死，贾、王不见，即黛之死，贾、王不见也。而死信传自钦天监，一部丧败书，要人知钦天而已。贾母便知不好，尚未敢动。稍刻，小太监传谕出

来说：“贾娘娘薨逝。”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春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十八立春，十九死，得一日春，犹是元春之义。而生于此，即死于此也。卯年寅月，卯寅皆木，黛之生方，即元之死所，所谓“虎兔相逢大梦归”。存年四十三岁。“老官翻案”回说元春八字历历，乃生于甲申年。甲申人存年四十三，当死于丙寅。今云死于甲寅，存年四十三，当生于壬申。梦话应如此说，气数应如此灭，道理应如此复，请参彼评。贾母含悲起身，只得出宫上轿回家。贾政等亦已得信，一路悲戚。到家中，邢夫人、李纨、凤姐、宝玉等出厅，分东西迎着贾母，请了安，并贾政、王夫人请安，大家哭泣不题。哭泣从此起，不题正是题。

次日早起，凡有品级的，按贵妃丧礼进内请安哭临。贾政又是工部，此中郎归空之根，故必特提工部。虽按照仪注办理，未免堂上又要周旋，他些同事又要请教他，所以两头更忙，非比从前太后与周妃的丧事了。三而一。但元妃并无所出，惟谥曰贤淑贵妃，此是王家制度，王家制度乃言天法也，谥有未备，因无所出，气数固一时偶然，非同往过来续之有所出也。不必多赘。只讲府中男女天天进宫，忙的什么似的。幸喜凤姐儿近日身子好些，还得出来照应家事，又要预备王子腾进京接风贺喜。凤姐胞兄王仁知道叔叔入了内阁，仍带家眷来京。已到“欺弱女”回。凤姐心内欢喜，便有些心病，有这些娘家的人来，也便撂开，植党因而破木，破木所以病心。所以身子倒觉比前好了些。王夫人看见凤姐照旧办事，又把担子卸了一半，又眼见兄弟来京，诸事放心，倒觉安静些。语又蹊跷。

独有宝玉，原是无职之人，又不念书。代儒学里知他家内有事，也不来管他。贾政正忙，自然没有空儿查他。好入下半回，必父师并提，责有攸归也。想来宝玉趁此机会，竟可与姊妹们天天畅乐。不料他自失了玉后，终日懒怠走动，说话也糊涂了。并贾母等出门回来，有人叫他去请安，便去；没人叫他，他也不动。袭人等怀着鬼胎，又不敢去招惹他，恐他生气。此生气当与“撕扇子”回生气合看。每天茶饭端到面前便吃，不来也不要。袭人看这光景，不像是有气，竟像是有病的。袭明知此病之所在。袭人偷着空儿到潇湘馆，告诉紫鹃说是：“二爷这么着，求姑娘给他开导开导。”紫鹃虽即告诉黛玉，只因黛玉想着亲事上头，一定是自己了，如今见了他，反觉不好意思，以反形钗因亲事不来，而毫无觉察之呆，以直注“断情”、“成礼”。“若是他来呢，原是小时在一处的，也难不理他；若说我去找他，断断使不得。”所以黛玉不肯过来。袭人又背地里去告诉探春。病又成之于此。那知探春心里明白，知

道海棠开的怪异，宝玉失的更奇，接连着元妃姐姐薨逝，谅家道不祥，日日愁闷，那有心肠去劝宝玉？况兄妹们男女有别，只好过来一两次，宝玉又终是懒懒的，所以也不大常来。又立探春罪状，以“明知”二字作眼。然以亲兄妹尚有别，况中表乎？作此微言，则仍以释探入史。或甚以此语及前做鞋另有评说，则非闲人所敢知。

宝钗也知失玉，因薛姨妈那日应了宝玉的亲事回去，亲事而应了回去，见此应不出于来求，而应于往就，何能成为大礼？乃仍以正匹予黛玉，故失玉但云“也知”。此等微词，百读百略。便告诉了宝钗。薛姨妈还说：“虽是你姨妈说了，我还没有应准，说等你哥哥回来再定。迄未明定。你愿意不愿意？”此书面欺人语，金锁来历，果然真耶？宝钗反正色对母亲道：“妈妈这话说错了！女孩儿家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亲没了，妈妈应该做主的，再不然问哥哥，怎么问起我来？”一篇鬼话，仍写“贤”字。作者老脸直硬如铁。所以薛姨妈更爱惜他，说他虽是从小娇养惯的，却也生来的贞静，因此在他面前反不提宝玉了。宝钗自从听此一说，把“宝玉”二字自然更不提起了。必再足之，方才快意。变乱是非如此，大是造孽。如今虽然听见失了玉，心里也甚惊疑，倒不好问，只得听旁人说去，竟像不与自己相干的。此一转折语中有刺矣。作者何尝一定瞒人，无奈人多自瞒耳。只有薛姨妈打发丫头过来了好几次问信。因他自己的儿子薛蟠的事焦心，只等哥哥进京，便好为他出脱罪名；故为纵送，岂知罪之出脱，不脱于王子腾，而脱于龙下蛋乎？又知元妃已薨，虽然贾府忙乱，却得凤姐好了，出来理家，也把贾家的事撻开了。只苦了袭人，仍即串到袭人，一丝不走。虽然在宝玉跟前低声下气的服侍劝慰，宝玉仍是懂得。袭人只有暗暗的着急而已。写一疯颠，步骤如此。

过了几日，元妃停灵寝庙^[4]，贾母等送殡去了几天。岂知宝玉一日呆似一日，也不发烧，也不疼痛，只是吃不像吃，睡不像睡，甚至说话都无头绪。那袭人、麝月等一发慌了，回过凤姐几次，凤姐不时过来。起先道是找不着玉生气，如今看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只有日日请医调治。煎药吃了几剂，只有添病的，没有减病的。及至问他那里不舒服，宝玉也不说出来。直至元妃事毕，贾母惦记宝玉，亲自到园看视，王夫人也随过来。袭人等忙叫宝玉接去请安。宝玉虽说是有病，每日原起来行动。今日叫他接贾母去，他依然仍是请安，惟是袭人在旁扶着指教。病状如此，实病因如此。贾母见了，便道：“我的儿，我打谅你怎么病着，故此过来瞧你。今你依旧的模样儿，我的心放了好些。”“放心”特提。王夫人也自然是宽心的。惟宽故放，都是奥义。但宝玉并不回答，

只管嘻嘻的笑。即贾琏之嘻嘻。贾母等进屋坐下，问他的话，袭人教一句，他说一句，大不似往常，直是一个傻子似的。贾母愈看愈疑，便说：“我才进来看时，不见有什么病，如今细细一瞧，这病果然不轻，细细一瞧，可惜迟了，而究竟未迟。竟是神魂失散的样子。心藏神。到底因什么起的呢？”王夫人知事难瞒，又瞧瞧袭人那可怜的样子，到底照顾袭人。只得便依着宝玉先前的话，将那往临安伯府里去听戏时，丢了这块玉的话悄悄的告诉了一遍，心里也彷徨的很，生恐贾母着急，并说：“现在着人在四下里找寻，求签问卦，都说在当铺里找，少不得找着的。”

贾母听了，急的站起来，眼泪直流，说道：“这件玉如何是丢得的？你们忒不懂事了！难道老爷也是撂开手的不成？”神情口吻，底面都肖。王夫人知贾母着急，叫袭人等跪下，自己敛容低首回说：“媳妇恐老太太着急，老爷生气，都没敢回。”贾母咳道：“这是宝玉的命根子，因丢了，所以他是这么失魂丧魄的，还了得！泥佛说土佛。况且这玉满城里都知道，谁捡了去，便叫你们找出来么？叫人快快请老爷，我与他说！”那时吓的王夫人、袭人等哀告道：“老太太这一生气，回来老爷更了不得了。祸首明在史，而实明在政有齐家之责者也。看一“更”字，严于斧钺。现在宝玉病着，交给我们尽命的找来就是了。”贾母道：“你们怕老爷生气，有我呢！”特出包庇，其声如闻。便叫麝月传人去请。不一时，传进话来说：“老爷谢客去了。”贾母道：“不用他也使得。你们便说我说的话，暂且也不用责罚下人。我便叫琏儿来，写出赏格，悬在前日经过的地方，便说有人捡得送来者，情愿送银一万两；如有知人捡得，送信找得者，送银五千两。如真有了，不可吝惜银子。这么一找，少不得就找出来了。曰“一万”，曰“五千”，数合十五，“听曲文”回所谓“将笄之年”也。以金换玉，已换于彼时，固不待今日。而金锁则假自人工，宝玉则来于天付，假金不可配真玉，固必待假玉以配之。其配之者则贾母，故招假玉者，必出自他也。若是靠着咱们家几个人找，就找一辈子也不能得。”王夫人也不敢直言。贾母传话告诉贾琏，叫他速办去了。贾母便叫人：“将宝玉动用之物，都搬到我那里去，只派袭人、秋纹跟过来，馀者仍留园内看屋子。”宝玉听了，终不言语，只是傻笑。

贾母便携了宝玉起身，袭人等搀扶出园，回到自己房中，叫王夫人坐下，着人收拾里间屋内安置，仍到一同安置黛玉之所，滴滴归原。便对王夫人道：“你知道我的意思么？我为的园里人少，怡红院里的花树忽萎忽开，有些奇怪。前头仗着一块玉，能除邪祟，如今此玉丢了，生

恐邪气易侵，故我带他过来，一块儿住着。这几天也不用叫他出去，大夫来，就在这里瞧。”原有一隙之明，迟而未迟，奈钗、凤之蛊惑而鸳、探之不言何！王夫人听说，便接口道：“老太太想的自然是。如今宝玉同着老太太住了，老太太的福气大，不论什么都压住了。”贾母道：“什么福气，不过我屋里干净些，经卷也多，都可以念念，定定心神。你问宝玉好不好？”那宝玉见问，只是笑。袭人叫他说“好”，宝玉也就说：“好。”与黛玉同居，即失玉之所，来处来，去处去，即是经。好而不好，不好而好时到矣。王夫人见了这般光景，未免落泪，在贾母这里不敢出声。贾母知王夫人着急，便说道：“你回去罢，这里有我调停他。隔绝天伦，是调停法。晚上老爷回来，告诉他不必来见我，不许言语就是了。”王夫人去后，贾母叫鸳鸯找些安神定魄的药，按方吃了。不题。

且说贾政当晚回家，在车内听见道上人说道：“人要发财也容易的很。”那个问道：“怎么见得？”这个人又道：“今日听见荣府里丢了什么哥儿的玉了，贴着招帖儿，上头写着玉的大小、式样、颜色，说有人捡了送去，就给一万两银子，送信的还给五千呢。”招玉自史，听招自政，假遂来矣。必在车中，又隐点《大车》之诗。贾政虽未听得如此真切，既从贾政耳内听来，却说“虽未听得如此真切”，则听真切者谁与？是怪笔，是微言。心内诧异，急忙赶回，便叫门上的人，问起那事来。门上的人禀道：“奴才头里也不知道，今儿晌午，琏二爷传出老太太的话，叫人去贴帖儿，才知道的。”贾政便叹气道：“家道该衰，偏生养这么一个孽障。才养他的时候，满街的谣言，隔了十九年，略好了些，这会子又大张晓谕的找玉，成何道理！”就政立说，底面重重。说着，忙走进里头去问王夫人。王夫人便一五一十的告诉。又是十五。贾政知是老太太的主意，又不敢违拗，只得抱怨王夫人几句，又走出来叫瞒着老太太，背地里揭了这个帖儿下来。岂知早有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揭了去了。

过了些时，竟有人到荣府门上，口称送玉来。招揭相引，即入送玉，写来亦突兀，亦含糊，斟酌甚好。家内人们听见，喜欢的了不得，便说：“拿来，我给你回去。”那人便怀内掏出赏格来，指给门上人瞧，道：“这不是你府上的帖子么？写明送玉来的给银一万两。二太爷，你们这会子瞧我穷，回来我得了银子，就是个财主了，别这么待理不理的。”门上听他话头来的硬，说道：“你到底略给我瞧一瞧，我好给你回去。”那人初倒不肯，后来听他说的有理，便掏出那玉，托在掌中一扬，说：“这是不是？”写来不经意，又极经意，运笔轻重如此之难。众

家人原是在外服役，只知有玉，也不常见，今日才看见这玉的模样儿了，有此句不为奇，无此句不为漏，而读到此句不觉令人起舞。于此悟为文之理：减一分则太短，增一分则太长也。急忙跑到里头抢头报似的。

今日贾政、贾赦出门，只有贾琏在家。众人回明，贾琏还细问：“真不真？”门上人口称：“亲眼见过，只是不给奴才，要见主子，一手交银，一手交玉。”贾琏却也喜欢，忙去禀知王夫人，即便回明贾母，把个袭人乐得合掌念佛。贾母并不改口，此说史能信赏矣，而不知实诛史认假之罪。并不改口，掉包儿所以得行也。一叠连声：“快叫琏儿请那人到书房内坐下，将玉取来一看，即便送银。”贾琏依言，请那人进来，当客待他，用好言道谢：“要借这玉送到里头本人见了，谢银分厘不短。”那人只得将一个绸子包儿送过去，贾琏打开一看，可不是那一块晶莹美玉呢？贾琏素昔原不理论，今日倒要看看。看了半日，上面的字也仿佛认得出来，什么“除邪祟”等字。但认“除邪祟”字，在琏、凤即邪祟也，而不理论，语中底面玲珑。贾琏看了，喜之不尽，便叫家人伺候，忙忙的送与贾母、王夫人认去。

这会子惊动了合家的人，都等着争看。凤姐见贾琏进来，便劈手夺去，不敢先看，送到贾母手里。贾琏笑道：“你这么一点儿事还不叫我献功呢。”写凤姐添颊上毫，而掉包儿之独行独断在焉。贾母打开看时，只见那玉比先前昏暗了好些，一面用手擦摸，鸳鸯拿上眼镜儿来，戴着一瞧，助其目，何如提其耳。说：“奇怪，这块玉倒是的，怎么把头里的宝色都没了呢？”王夫人看了一会子，也认不出，便叫凤姐过来看。凤姐看了道：“像倒像，只是颜色不大对，不如叫宝兄弟自己一看就知道了。”袭人在旁，也看着未必是那一块，只是盼得的心盛，也不敢说出不像来。凤、龚另有见解，皆实曾经此玉者也。凤姐于是从贾母手中接过来，同着袭人，拿来给宝玉瞧。

这时宝玉正睡着才醒。正真假往来之候。凤姐告诉道：“你的玉有了。”宝玉睡眼蒙眬，接在手里也没瞧，便往地下一撂，道：“你们又来哄我了。”于黛玉则摔真玉，以黛玉之无玉也。于凤、袭则撂假玉，以凤、袭有假金也。说着，只是冷笑。凤姐连忙拾起来，道：“这也奇了，怎么你没瞧就知道呢？”宝玉也不答言，只管笑。王夫人也进屋里来了，见他这样，便道：“这不用说了。他那玉原是胎里带来的一种古怪东西，自然他有道理。想来这个必是人见了帖儿照样做的。”大家此时恍然大悟。文简意赅，写得恰好。贾琏在外间屋里听见这话，便说

道：“既不是，快些拿来给我问他去。人家这样事，他敢来鬼混。”贾母喝住道：“琏儿，拿了去给他，叫他去罢。那也是穷极了的人，没法儿了，所以见我们家有这样事，他便想着赚几个钱也是有的。如今白白的花了钱，弄了这个东西，又叫咱们认出来了。依着我，不要难为他，把这玉还他，说不是我们的，赏给他几两银子。外头的人知道了，才肯有信儿就送来呢。若是难为了这一个人，就有真的，人家也不敢拿来了。”写贾母心地宽厚，令人赞叹，乃上作者当了。盖此乃责以假混真之主人翁，招一假不足，而再三招之。书中写“贤宝钗”亦用此法。贾琏答应出去。那人还等着呢，半日不见人来，正在那里心里发虚，只见贾琏气忿忿的走出来了。到此方才明说是假。前此一路写来，绝不一露，而处处总令人见是假。作者笔下亦实有以假混真之妙。

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自“甄家仆”回至此为一大段，乃此书大结穴，起以贴帖那人，终以送玉那人。贴帖之那人，甄士隐也；送玉之那人，贾雨村也。不必末回，已“详说”矣，已“归结”矣。左旋右转，一气如斯；秋杀春生，四时不忒。惠迪者吉，反道者妖。不明真假之往来，焉知包勇；不辨死生之根蒂，谁守通灵？宣麻不是新闻，贴帖仍为旧案。海棠香里，一庭风露凄然；爆竹声中，一世荣华尽矣。铁嘴必须自问，拐仙莫被他瞒。讹言倘会真机，奇祸都藏善果。

【护花主人评曰】焙茗说当铺里有玉，是为假玉作引子。

请仙乩语，直射宝玉谈禅。

若非王子腾进京及元妃薨逝二事耽延月日，贾母必早知失玉情事，无日不追寻吵闹，宝玉亦必早移出园，文情过于急促。且袭人求黛玉劝导，黛玉避嫌不来；探春明知不祥，不肯常来；及薛姨妈宝钗母女一番说话，各人心事俱无从描写。此文章开展法。

黛玉避嫌，亦是反跌下回。

贾政因听见招帖，才知失玉缘由，暗地着人揭去招帖，安顿得体。

做假玉图骗，反衬后文真玉送来。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已入甲寅年十二月事。

[1] 拐仙：即民间传说八仙中的铁拐李。

[2] 宣麻：唐宋时拜相命将，用白麻纸写诏书公布于朝，称为“宣麻”。后遂以为诏拜将相、任命官员之称。

[3] 趲（zǎn）行：赶路。

[4] 圣眷：帝王的宠眷。

[5] 厥冷：中医学名词。指四肢由下而上冷至肘膝的症状。

[6] 通关之剂：指疏通关窍的药剂。

[7] 寝庙：古代宗庙的正殿称庙，后殿称寝，合称寝庙。

[8] 尽命：指尽力而为。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话说贾琏拿了那块假玉忿忿走出，到了书房。那个人看见贾琏的气色不好，心里先发了虚了，连忙站起来迎着。刚要说话，只见贾琏冷笑道：“好大胆，我把你这个混账东西！这里是什么地方儿，你敢来掉鬼！”回头便问：“小厮们呢？”外头轰雷一般，几个小厮齐声答应。贾琏道：“取绳子去捆起他来！等老爷回来回明了，把他送到衙门里去。”众小厮又一齐答应：“预备着呢！”嘴里虽如此，却不动身。那人先自吓的手足无措，见这般势派，知道难逃公道，只得跪下给贾琏磕头，口口声声只叫：“老太爷别生气，是我一时穷极无奈，才想出这个没脸的营生来。那玉是我借钱做的，我也不敢要了，只得孝敬府里的哥儿顽罢！”说毕，又连连磕头。贾琏啐道：“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这府里希罕你那朽不了的浪东西！”正闹着，只见赖大进来，陪着笑，向贾琏道：“二爷别生气了，靠他算个什么东西，饶了他，叫他滚出去罢。”贾琏道：“实在可恶！”赖大、贾琏作好作歹，众人在外头都说道：“糊涂狗彘的，还不给爷和赖大爷磕头呢。快快的滚罢！还等窝心脚呢。”那人赶忙磕了两个头，抱头鼠窜而去。起得含糊，收得干净，绝不堪文字而写得如此妥贴，洵为能品。一部假语村言作如是观。看此玉果还给那人否绝不明言，足令人费十日思。从此街上闹动了：“贾宝玉弄出假宝玉来了。”顿二句，上追“风尘怀闺秀”，下逮“归结《红楼梦》”。

且说贾政那日拜客回来，众人因为灯节底下，恐怕贾政生气，已过去的事了，便也都不肯回。只因元妃的事忙碌了好些时，近日宝玉又病着，虽有旧例家宴，大家无兴，也无可记之事。元妃既死，气数之天一终，尚有何事可记？到了正月十七日，十七日至二十，距大拜馀三日，所谓“先庚”、“先甲”，多少警觉。王夫人正盼王子腾来京，只见凤姐进来说：“今日二爷在外听得有人传说，我们家大老爷赶着进京，离城只二百多里地，在路上没了。离城二百多里地，地二生火，离为火，一

派火象，死腾正以制金。太太听见了没有？”王夫人吃惊道：“我没有听见，老爷昨晚也没有说起，到底在那里听见的？”凤姐道：“说是在枢密张老爷家听见的。”演此理数可谓密矣，其实处处张而扬之，奈读者不察耳。王夫人怔了半天，那眼泪早流下来了，因拭泪说道：“回来再叫琏儿索性打听明白了来告诉我。”凤姐答应去了。

王夫人不免暗里落泪，悲女哭弟，又为宝玉耽忧。其实乃是一事。如此连三接二，都是不随意的事，六画纯坤，而连三接二，成五阳爻，仅馀一阴在上，为夬，决去一阴则史死矣，而剥复之理总集于此。那里搁得住？便有些心口疼痛起来。与凤姐同一心痛。又加贾琏打听明白了来，说道：“舅太爷是赶路劳乏，偶然感冒风寒，风之风，雪之寒。到了十里屯地方，延医调治。纵横十字，无非《易》爻，中有实理，所谓十里。屯则“刚柔始交而难生”之时，正切须调治之时，即“初行经便当调治”，张太医之说正为此。无奈这个地方没有名医，误用了药，一剂就死了。因责父师而有此书，正一剂虎狼药也。但不知家眷可到了那里没有。”王夫人听了，一阵心酸，便心口疼得坐不住，叫彩云等扶了上炕，还扎挣着叫贾琏去回了贾政：“即速收拾行装，迎到那里，帮着料理完毕，即刻回来告诉我们，好叫你媳妇儿放心。”财色双收。贾琏不敢违拗，只得辞了贾政起身。

贾政早已知道，心里很不受用，又知宝玉失玉已后，神志悒悒，医药无效，又值王夫人心疼。那年正值京察^[1]，工部将贾政保列一等，二月，吏部带领引见。皇上念贾政勤俭谨慎，即放了江西粮道^[2]。水位正北，右则西金。粮道，凉道也，所谓冷子兴。即日谢恩，已奏明起程日期。虽有众亲朋贺喜，贾政也无心应酬，只念家中人口不宁，又不敢耽延在家。正在无计可施，只听见贾母那边叫请老爷，贾政即忙进去。看见王夫人带着病，也在那里，便向贾母请了安。贾母叫他坐下，便说：“你不日就要赴任，我有多少话与你说，不知你听不听？”说着，掉下泪来。贾政忙站起来，说道：“老太太有话只管吩咐，儿子怎敢不遵命呢？”贾母哽咽着说道：“我今年八十一岁的人了，九九数尽。你又要做外任去。偏有你大哥在家，你又不能告亲老^[3]。你这一去了，我所疼的只有宝玉，偏偏的又病得糊涂，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我昨日叫赖升媳妇出去叫人给宝玉算算命，这先生算得好灵，说要娶了金命的人帮扶他，必要冲冲喜才好^[4]。冲乃破也，用金冲喜，正是破喜，气数之说原如此。不然，只怕保不住。我知道你不信那些话，所以叫你来商量。你的媳妇也在这里，你们两个也商量商量：还是要宝玉好呢，还是随他去呢？”贾政陪笑说道：“老太太当初疼儿子这么疼的，难道做儿子的就不

疼自己的儿子不成么？只为宝玉不肯上进，所以时常恨他，也不过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老太太既要给他成家，这也是该当的，岂有逆着老太太不疼他的理？如今宝玉病着，儿子也是不放心。因老太太不叫他见我，所以儿子也不敢言语。我到底瞧瞧宝玉是个什么病。”父子隔绝至于如此，史之罪深，政之罪深矣。

王夫人见贾政说着，也有些眼圈儿红，知道心里是疼的，便叫袭人扶了宝玉，见了他父亲。袭人叫宝玉来请安，他请了个安。贾政见他脸面很瘦，目光无神，大有疯傻之状，便叫人扶了进去，便想到：“自己也是望六的人了；如今又放外任，不知道几年回来。倘或这孩子果然不好，一则年老无嗣，直无贾环矣。虽说有孙子，到底隔了一层；书设一环一兰以为报复，即以为范围，总一心之用而已。今一心既失，则环无所用之。即由失得复，仍非正复，虽有兰而终是隔一层也。奥义深文，以意会之可也。二则老太太最是疼宝玉的，若有差错，可不是我的罪名更重了？”瞧瞧王夫人一包眼泪，又想到他身上，复站起来说：“老太太这么大年纪，想法儿疼孙子，做儿子的还敢违拗？老太太主意该怎么便怎么就是了。天理人情，曲尽其妙，底面层层。但只姨太太那边不知说明白了没有？”王夫人便道：“姨太太是早应了的，只为蟠儿的事没有结案，所以这些时总没提起。”贾政又道：“这就是第一层难处了。他哥哥在监里，妹妹怎么出嫁？反攻薛姨，直挾宝钗。况且贵妃的事虽不禁婚嫁，宝玉应照已出嫁的姐姐有九个月的功服^[5]，攻史即以自攻。此时也难娶亲。为“政”字略按。再者，我的起身日期已经奏明，不敢耽搁，这几天怎么办呢？”

贾母想了一想：“说的果然不错。若是等这几件事过去，他父亲又走了；倘或这病一天重似一天，怎么办？只可越些礼办了才好。”想定主意，想定主意乃是越礼，大书特书，则钗之“成大礼”成何礼耶？便说道：“你若给他办呢，我自然有个道理，特著此句，以明此婚未行此礼。包管都碍不着。姨太太那边，我和你媳妇亲自过去求他；蟠儿那里，我央蝌儿去告诉他，说是要救宝玉的命，诸事将就，自然应的。祸结于此，罪减于此，蟠不与同谋夺也。若是服里娶亲^[6]，当真使不得，“真”字特提。况且宝玉病着，也不可教他成亲，殊不知先成亲而后病也。不过是冲冲喜。我们两家愿意，孩子们又有金玉的道理，玉在那里？气数之感人如此，而直追“巧合认通灵”，这又从头说起。婚是不用合的了^[7]，即挑了好日子，按着咱们家分儿过了礼。赶着挑个娶亲日子，一概鼓乐不用，倒按宫里的样子，“偷娶尤二姐”是这样子。此样乃元妃所主，故曰宫里。用十二对提灯，收拾十二钗。一乘八人轿子抬了

来，收拾三百八十四爻。照南边规矩拜了堂，一样坐床撒帐^[8]，曰一样，是已坐过床，撒过帐了。可不是算娶了亲了么？算娶，非娶也，不予钗以娶也。宝丫头心地明白，是不用虑的。内中又有袭人，也还是个妥妥当当的孩子，再有个明白人常劝他更好，钗、袭合一，而明白人写得闪烁。他又和宝丫头合的来。此事此情，此老道破。再者姨太太曾说：‘宝丫头的金锁，也有个和尚说过，只等有玉的便是婚姻。’姨太太曾说，明明点出，三尺之童亦恍然矣。焉知宝丫头过来，不因金锁倒招出他那块玉来，也定不得。从此一天好似一天，岂不是大家的造化？以假混真，言之不足，又长言之。这会子只要立刻收拾屋子，铺排起来，这屋子是要你派的。所谓成室，所谓盖藏。一概亲友不请，也不排筵席。以宽为严。待宝玉好了，过了功服，愈宽愈严。然后再排席请人。这么着都赶的上，你也看见了他们小两口儿的事，也好放心的去。”“大礼”乃如此。

贾政听了，原不愿意，只是贾母做主，不敢违命，勉强陪笑说道：“老太太想得极是，也很妥当。只是要吩咐家下众人，不许吵嚷得里外皆知，这要耽不是的。再用反攻。姨太太那边只怕不肯，若是果真应了，也只好按着老太太的主意办去。”便是“霸成亲”。贾母道：“姨太太那边有我呢。你去罢。”三字赦，三字狱，而其声如闻。贾政答应出来，心中好不自在，因赴任事多，部里领凭，亲友们荐人，种种应酬不绝，竟把宝玉的事听凭贾母交与王夫人、凤姐儿了。再定罪案，转非深文。惟将荣禧堂后身王夫人内屋旁边一大跨所二十馀间房屋^[9]，指与宝玉，荣禧乃正室，曰“后身”，则反面矣，尚何荣何禧？“二十馀间”即宝钗生日分资数目，而二阴数，十成数，地数一终。馀者一概不管。即此完全，尚何可管？贾母定了主意，叫人告诉他去，贾政只说很好。此是后话。曰“后话”，乃前话，到此尚何有后话。

且说宝玉见过贾政，袭人扶回里间炕上。因贾政在外，无人敢与宝玉说话，宝玉便昏昏沉沉的睡去。贾母与贾政所说的话，宝玉一句也没有听见。袭人等却静静儿的听得明白，头里虽也听得些风声，到底影响，只不见宝钗过来，却也有些信真。今日听了这些话，心里方才水落归槽，倒也喜欢，心里想道：“果然上头的眼力不错，这才配得是，我也造化。若他来了，我可以卸了好些担子。揭明袭人心事，更是前话，话且多多。但是这一位的心里只有一个林姑娘，幸亏他没有听见，若知道了，又不知要闹到什么分儿了。”袭人想到这里，转喜为悲，心想：“这件事怎么好？有此段之喜，即有此段转喜为悲。前话多即因此。老太太、太太那里知道他们心里的事？初时高兴，说给他知道，原

想要他病好，若是他仍似前的心事，初见林姑娘便要摔玉砸玉，那怎么好？况且那年夏天在园里，把我当作林姑娘，说了好些私心话；后来因为紫鹃说了句顽话儿，便哭得死去活来。历叙前话，岂有袭人到此方才追想之理？是乃前话中之前话。若是如今和他说要娶宝姑娘，就把林姑娘撻开，除非是他人事不知还可，若稍明白些，只怕不但不能冲喜，竟是催命了。我再不把话说明，那不是一害三个人了么？”见得斩截，说得斩截，作者之脸铁、心铁。袭人想定主意，待等贾政出去，叫秋纹照看着宝玉，便从里间出来，走到王夫人身旁，悄悄的请了王夫人到贾母后身屋里去说话。直追“大受笞撻”以后情节，还以为这是现在事、现在话，其人不可与言矣。贾母只道是宝玉有话，也不理会，还在那里打算怎么过礼，怎么娶亲。

那袭人同了王夫人到了后间，便跪下哭了。王夫人不知何意，把手拉着他说：“好端端的这是怎么说？有什么委屈起来说。”袭人道：“这话奴才是不该说的，这会子因为没有法儿了。”“这会子没法”，是法至这会子已使尽了，而辣手为文，越像越狠。王夫人道：“你慢慢的说。”袭人道：“宝玉的亲事，老太太、太太已定了宝姑娘了，自然是极好的一件事。但是奴才想着，太太看去，宝玉和宝姑娘好，还是和林姑娘好呢？”王夫人道：“他两个因从小儿在一处，所以宝玉和林姑娘又好些。”一问问得紧，是所以“设谋”；一答答得松，是听其“设谋”。袭人道：“不是‘好些’。”便将宝玉素与黛玉这些光景一一的说了，一切光景，出以提笔，以明此为前话。还说：“这些事都是太太亲眼见的，独是夏天的话，我从没敢和别人说。”此即紧接“大受笞撻”之前话。王夫人拉着袭人道：“我看外面儿已瞧出几分来了，已瞧出几分来了，悍妇诋奴之说，何自来耶？你今日一说，更加是了。但是刚才老爷说的话，想必都听见了，你看他的神情儿怎么样？”袭人道：“如今宝玉若有人和他说话，他就笑；没人和他说话，他就睡，所以头里的话却倒都没听见。”王夫人道：“倒是这件事叫人怎么样呢？”袭人道：“奴才说是说了，还得太太告诉老太太，想个万全的主意才好。”到此方是“刁奴蓄险心”，见于彼，演于此也。王夫人便道：“既这么着，你去干你的。此非袭后话，乃钗后话，缘“你去干你的”，嫁蒋玉函而已。这时候满屋子的人，暂且不用提起，等我瞅空儿回明老太太，再作道理。”说着，仍到贾母跟前。

贾母正在那里和凤姐商议，见王夫人进来，便问道：“袭人丫头说什么？这么鬼鬼祟祟的。”王夫人趁问，便将宝玉的心事细细回明贾母。贾母听了，半日没言语，王夫人和凤姐也都不再说了。半日没言

语，则有言语之半日在。不再言语，则有语言之始在。只见贾母叹道：“别的事都好说。林丫头倒没有什么，若宝玉真是这样，这可叫人作了难了。”犹可及止，是就事论事；逼出奇谋，是就书论书，皆非此回曲折深意也。只见凤姐想了一想，因说道：“难倒不难，只是我想了个主意，不知姑妈肯不肯。”主意何？但怕姑妈不肯，盖王乃气数之天所出。此处直抵一篇《天问》。王夫人道：“你有主意，只管说给老太太听，大家娘儿们商量着办罢了。”凤姐道：“依我想，这件事只有一个掉包儿的法了。”此包即包勇之包，掉则勇之义也。真假往来，冷热递嬗，一“包”字括之。百廿回书，演此而已。其事迹无非合木石而破金玉，理道之天包于此，究竟破于此者，乃气数之天，掉包儿之所成。故“奇缘”“巧合”为掉之之始，“清虚观”醮为掉之之中，“绛芸轩”梦为掉之之终。事已成于三十六回之前，到此不过一宣明之，以掀翻此案，畅发包勇之义也。倘作小说家设谋常套读，则此书从何处读起？贾母道：“怎么掉包儿？”凤姐道：“如今不管宝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吵嚷起来，说是老爷做主将林姑娘配了他了，指称父命，即指称天命，此理道之天。瞧他的神情儿怎么样。要是他全不管，这个包儿也就不用了；若是他有些喜欢的意思，这事却要大费周折呢。”王夫人道：“就算他喜欢，你怎么样办法呢？”凤姐走到王夫人耳边，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前半部书其秘密处有如此。王夫人点了几点头儿，笑了一笑，说道：“也罢了。”此非说王，借王说书也。所以演此乾坤《易》象之书，欲人人如石之点头，而明一孝之旨，都在不言之中，故云“这也罢了”。何看官也跟着罢了之多。贾母便问道：“你娘儿两个捣鬼，到底告诉我是怎么着呀？”凤姐恐贾母不懂，漏泄机关，便也向耳边轻轻的告诉了一遍。贾母果真一时不懂，凤姐笑着，又说了几句。与王一言，与史再说，合成“三宣”，以明《易》卦，而本回之“瞒”字足，“泄”字亦足，而其实为全部演义，处处瞒，处处泄。贾母笑道：必也是“笑道”。夫使果为今日事，则方以爱子爱孙作孤注一博，其顾虑当何如？而乃以儿戏处之。王曰“笑”，史亦曰“笑”，何易于用“笑”耶？“这么着也好，可就只忒苦了宝丫头了。宣明掉包之无益，气数之天不可恃，全史之用也。倘或吵嚷出来，林丫头又怎么样呢？”宣明机械杀人之必败露，又史之用。凤姐道：“这个话原说只给宝玉听，外头一概不许提起，有谁知道呢？”是书借宝玉演一心，欲人人自问其心果为绛为黛耳。故只说给宝玉听，非身外事，外头那得知道。

正说间，丫头传进话来说：“琏二爷回来了。”王夫人恐贾母问及，使个眼色与凤姐。凤姐便出来迎着贾琏，努了个嘴儿，同到王夫人屋里等着去了。一回儿王夫人进来，已见凤姐哭的两眼通红。贾琏请了安，

将到十里屯料理王子腾丧事的话说了一遍，便说：“有恩旨赏了内阁的职衔，内阁，相位，职衔则虚，作者直欲以草野之虚话分辅相之微权。谥了文勤公，勤则心劳日拙，乃一部掉包儿书之正训，故曰“文勤”。命本宗扶柩回籍，着沿途地方官员照料。昨日起身，同家眷回南去了。生死未经一见其人，一部“瞒消息”书是这等瞒法。其曰“回南”，归于火乡也，所谓“捣鬼”。舅太太叫我回来请安问好，说如今想不到不能进京，有多少话不能说，听见我大舅子要进京，若是路上遇见了，便叫他来到咱们这里细细的说。”王夫人听见，其悲痛自不必言。凤姐劝慰了一番，说：“请太太略歇歇，晚上来再商量宝玉的事罢。”说毕，同了贾琏回到自己房中，告诉贾琏，叫他派人收拾新房。不题。

一日，黛玉早饭后，带着紫鹃到贾母这边来，一则请安，二则也为自已散散闷。出了潇湘馆，走了几步，忽然想起忘了手绢子来，因叫紫鹃回去取来，将结绢子案，因以绢子起，盖本性之迷，迷于情感也。自己却慢慢的走着等他。刚走到沁芳桥那边山石背后当日同宝玉葬花之处，必从此处起。忽听一个人呜呜咽咽在那里哭。《葬花诗》在此哭中。黛玉煞住脚听时，又听不出是谁的声音，也听不出哭着叨叨的是些什么话，心里甚是疑惑，便慢慢的走去。及到了跟前，却见一个浓眉大眼的丫头在那里哭呢。乃是正照。黛玉未见他时，还只疑府里这些大丫头有什么说不出的心事，所以来这里发泄发泄，作如是观。及至见了这个丫头，却又好笑，因想到：“这种蠢货，有什么情种，吾云这情种不是那情种，盖那情种乃本性之发，这情种乃本性之迷也。直追“开辟鸿蒙”源头上，发“迷”字来历，请参彼评。自然是那屋里作粗活的丫头，受了大女孩子的气了。”细瞧了一瞧，却不认得。

那丫头见黛玉来了，便也不敢再哭，站起来拭眼泪。黛玉问道：“你好好的为什么在这里伤心？”那丫头听了这话，又流泪道：“林姑娘你评评这个理！破空而来说一“理”字，正与情种两峰对峙。他们说话，我又不知道。我就说错了一句话，我姐姐也不犯就打我呀。”黛玉听了，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全书都是这般说，虽不泄已全泄，听者自不懂耳。而面子写傻大姐，神来纸上，妙不可言。因笑问道：“你姐姐是那一个？”那丫头道：“就是珍珠姐姐。”黛为绛珠，一傻大姐也，故傻大姐与珠为同气。而珍珠乃袭人旧名，则杀黛者也，故因闻傻大姐之言而死。妙义触处如环。黛玉听了，才知他是贾母屋里的，因又问：“你叫什么？”那丫头道：“我叫傻大姐儿。”

黛玉笑了一笑，傻合“凶人八文”成字，乃作者借《易》象演杵杓之

深文。其实结之一孝，归之一笑，仍不过笔墨游戏而已。又问：“你姐姐为什么打你？你说错了什么话了？”那丫头道：“为什么呢，就为是我们宝二爷娶宝姑娘的事情。”写一“泄”字有意无意，而令人眉舞色飞，吾不知是何结构揣摩，只两言耳，而上句尤难得。更有作者，吾不信也。黛玉听了这句话，如同一个疾雷，乾坤六子，震为长男，为“雷”。一阳之复，正取于此，乃八文中精奥也。谓之疾雷，即是包勇。心头乱跳，略定了定神，便叫这丫头：“你跟了我这里来！”那丫头跟着黛玉到那个角儿上葬桃花的去处，追“埋香冢”，乃起“离恨天”。那里背静。背静则向动，所谓疾雷。黛玉因问道：“宝二爷娶宝姑娘，他为什么打你呢？”傻大姐道：“我们老太太和太太、二奶奶商量的，合集凶人。因为我们老爷要起身，说就赶着往姨太太商量，把宝姑娘娶过来罢。头一宗给宝二爷冲什么喜，第二宗……”说到这里，又瞅着黛玉笑了一笑，匪夷所思，千古才人，一齐俯首。才说道：“赶着办了，还要给林姑娘说婆婆家呢。”在八文中，此包仍不许其掉也。笔极戏谑，意极谨严，而形容直添颊上三毫。黛玉已经听呆了。这丫头只管说道：“我又不知道他们怎么商量的，不叫人吵嚷，怕宝姑娘听见害臊。愈急迫，愈从容，是乃长技。我自和宝二爷屋里的袭人姐姐说了一句：凶人之首，必不脱却。‘咱们明日更热闹了，又是宝姑娘，又是宝二奶奶，这可怎么叫呢？’又以戏谑为谨严。姑娘时已成奶奶，奶奶时不是姑娘，不分不明，全部热闹都在于此。林姑娘，叫一声，乃佛家之大狮子吼。你说我这话害着珍珠姐姐什么了吗？他走过来就打了我一个嘴巴，说我混说，因言而被打，因言而被杀也。不遵上头的話，要撵我出去。我知道上头为什么不叫言语呢，你们又没告诉我，就打我。”说着，又哭起来。一篇绝世奇文，仍以“哭”字作结，叹观止矣。

那黛玉此时心里竟是油儿、酱儿、糖儿、醋儿倒在一处的一般，甜苦酸咸，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了。攒簇五行，和合四象，《河》《洛》正理，不止《丹经》，乃性情之归宿也。停了一会儿，颤巍巍的说道：“你别混说了，你再混说，叫人听见又要打你了，你去罢。”假语村言，全结于此。说着，自己转身要回潇湘馆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两只脚却像踩着绵花一般，早已软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将来。走了半天，还没到沁芳桥畔。原来脚下软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痴痴，信着脚从那边绕过来，更添了两箭地的路。这时刚到沁芳桥畔，却又不知不觉顺着堤往回里走起来。以下出力写“迷”字矣。读者到此掩卷试思，当如何入手，有底有面，敌得上文一“泄”字过，则凡为文思过半矣。

紫鹃取了绢子来，却不见黛玉。正在那里看时，只见黛玉颜色雪白，身子恍恍荡荡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里东转西转。又见一个丫头，往前头走了，离的远，也看不出是那一个来，心中惊疑不定。只得赶过来，轻轻的问道：“姑娘怎么又回去？是要往那里去？”一语有千百转身。黛玉也只模糊听见，随口答道：“我问问宝玉去。”回去在此，要去在此，由迷得悟，必须问问，是乃本性功夫。而语面写“迷”字，力穿七札。紫鹃听了，摸不着头脑，只得搀着他到贾母这边来。黛玉走到贾母门口，心里微觉明晰，写迷处忽着明晰，乃必有之情，乃必无之文。回头看见紫鹃搀着自己，便站住了问道：“你作什么来的？”紫鹃陪笑道：“我找了绢子来了，头里见姑娘在桥那边呢。我赶着过去问姑娘，姑娘没理会。”黛玉笑道：“我打量你来瞧宝二爷来了呢，不然怎么往这里走呢？”紫鹃见他心里迷惑，愈明晰愈迷。便知黛玉必是听见那丫头什么话了，惟有点头微笑而已。一部迷惑书作如是观。只是心里怕他见了宝玉，那一个已经是疯疯傻傻，这一个又这样恍恍惚惚，一时说出些不大体统的话来，那时如何是好？心里虽如此想，却也不敢违拗，只得搀他进去。

那黛玉却又奇怪了，非黛玉奇怪，实作者奇怪，岂作者亦曾迷惑过来耶？这时不似先前那样软了，也不用紫鹃打帘子，自己掀起帘子进来，却是寂然无声：万物未生时。因贾母在屋里歇中觉，丫头们也有脱滑去的，也有打盹儿的，也有在那里伺候老太太的。开发众人，自不可少。倒是袭人听见帘子响，必是有他，道心、人心，至此结穴而黛必接钗，一部大章法终矣。从屋里出来，一看见是黛玉，便让道：“姑娘屋里坐罢。”黛玉笑着道：“宝二爷在家么？”袭人不知底里，刚要答言，只见紫鹃在黛玉身后和他努嘴儿，指着黛玉，又摇摇手儿。袭人不解何意，也不敢言语。“在家么”，正“问问宝玉”之的旨，非袭所能知。即作者之血泪，亦只作手口之指点而已。黛玉却也不理会，虽有指点而不理会，则日离日远，本性迷矣。自己走进房来，看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来让坐，礼以节性。本性之迷，始于废礼。只瞅着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瞅着宝玉笑。两个人也不问好，也不说话，也不推让，只管对着脸傻笑起来。总结全书多少“笑”字，而神情如见。

袭人看见这般光景，心里大不得主意，只是没法儿。忽然听着黛玉说道：“宝玉，你为什么病了？”宝玉笑道：“我为林姑娘病了。”一问一答，直溯心源。盖心本绛而变黛，心即病矣。乃追原初见摔玉情事。袭人、紫鹃两个吓得面目改色，连忙用言语来岔。两个却又不答言，仍旧傻笑起来。袭人见了这样，知道黛玉此时心中迷惑不减于宝玉，因悄和

紫鹃说道：“姑娘才好了，我叫秋纹妹妹同着你搀回姑娘歇歇去罢。”因回头向秋纹道：“你和紫鹃姐姐送林姑娘去罢，你可别混说话。”秋纹笑着，也不言语，一部秋纹，到此了结，而都在笑而不言中也。便来同着紫鹃搀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来，瞅着宝玉只管笑，只管点头儿。一笑一点头，再明书旨，而绘心绘神绘情一齐涌现矣。紫鹃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罢。”黛玉道：“可不是？我这就是回去的时候儿了。”此语乃“复”字奥旨，非为“归离恨”张本也。书已至此，尚何张本？说着，便回身笑着出来了，必不脱“笑”字，底面十分完足。仍旧不用丫头们搀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飞快，复乃天心，不假人力，理则至理，文则奇文。紫鹃、秋纹后面赶忙跟着走。黛玉出了贾母院门，只管一直走去。一同安置里间，贾母院门乃迷心之所，今则以柔变刚，以阴易阳，脱离此院门而一直走去矣。紫鹃连忙抱住，叫道：“姑娘往这里来！”黛玉仍是笑着，随了往潇湘馆来。离门只不远，紫鹃道：“阿弥陀佛，可到了家了。”只这一句话没说完，只见黛玉身子往前一栽，“哇”的一声，一口血直吐出来。

未知性命如何，性命之学，二氏得虚，吾儒得实。“可到家了”，非到家之正也。宝之走，黛之死，止为失心而已，故结之以吐血。而曰“未知性命如何”，血生于心，吐血为失心也。卷尾用小说故套，而绝不容作寻常故套观有如此者。且听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相思地”为一大段，乃一部《石头记》文字大出落点题处。曰《情僧录》，曰《金陵十二钗》，曰《风月宝鉴》，曰《红楼梦》，种种精华，悉聚于此。如奏鼓者之鼓心一通，旁敲侧击，只合此挝；如写真者之人面全幅，设色勾金，只取此象。而三回书仍分过去、现在、未来。本回乃演过去，其近脉在上大段三回，其远脉在开首两大段八回。自彼至此计九十五回，无非写一“瞒”字，即无非写一“泄”字，至此同一追原之，以趋“断痴情”、“成大礼”之路而已。

【护花主人评曰】假玉一事，只可如此了结。若必究治其人，不但又生枝节，且闲费笔墨，于正文毫无关涉。王子腾中途病故，贾存周特放粮道，一悲一喜，俱出自意外。一是见六亲同运，将渐渐衰落；一是催宝玉成亲，黛玉夭亡。

袭人之一喜一悲，是意中应有之事。喜是为自己有靠，悲是为宝、黛耽忧，不得不向王夫人将两人园中先后光景尽情吐露。

傻大姐真是招灾惹祸的种子：前拾绣囊，以致搜捡诸婢，司棋、晴雯因之殒命，芳官等被逐出家；今漏风声，又令黛玉气迷，遂至夭逝。傻之为祸不浅。

写黛玉、宝玉两人相见时只是傻笑，一个迷失本性，一个疯癫有病，描画入神。

袭人叫秋纹同送黛玉回去，为回来报信地步。

【大某山民评曰】宝、黛心事，袭人该早在老太太、太太面前将二人光景告禀明白，或上头终于不从，便与你无涉矣。今已定准宝钗，始作此转喜为悲之想，向王夫人只谋瞒过一策，其居心尚可问乎？吾谓死黛玉者，袭人首罪，不独贾母死之也。

黛玉因散闷而至桥边，得闻娶亲事，沁芳桥应作醒芳桥。

傻大姐天真烂漫，绝无机械，亦未尝轻出。一见而晴雯撵，再见而黛玉死，甚矣傻之与情相悖也。

宝、黛两人相见，只管点头，生离死别，悲惨难名。“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流览一过，肝液潸潸而下。

[1] 京察：明清两代定期考核京官的制度。清代吏部设考功清吏司，三年考核一次。在京的称“京察”，在外地的称“大计”。

[2] 粮道：官名。明清两代都设督粮道，督运各省漕粮，简称“粮道”。

[3] 告亲老：古代官吏因为家中父母或祖父母年老又无兄弟者，可以辞官，回家赡养老人。

[4] 冲喜：旧时风俗，在人病重时，用办理喜事来驱除所谓的邪祟，想借此化凶为吉。

[5] 功服：古代丧服名，大功、小功的统称。因斩衰、齐衰用粗麻布，功服用熟麻布，故名。

[6] 服：指服丧期。

[7] 合婚：旧俗，婚前男女双方交换庚帖，以卜八字是否相配，谓之“合婚”。

[8] 坐床撒帐：旧时结婚的一种仪式。夫妇同入洞房对坐于床，宾相口诵赞诗，将五谷等物撒于帐，以求吉利。

[9] 后身：房屋的后边。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话说黛玉到潇湘馆门口，紫鹃说了一句话，更动了心，“一句话”是全书，“动了心”是全书之旨。紫鹃说乃作者说，鹃善啼，作者善泪也。一时吐血来，几乎晕倒，亏了还同着秋纹，两个人搀扶着黛玉到屋里来。一鹃为“辛酸泪”，一纹为“荒唐言”，以合成搀扶一心之书。那时秋纹去后，紫鹃、雪雁守着。见他渐渐苏醒过来，问紫鹃道：“你们守着哭什么？”紫鹃见他说话明白，倒放了心了，放心必须特提。因说：“姑娘刚才打老太太那边回来，身上觉着不大好，吓的我们没了主意，所以哭了。”黛玉笑道：“我那里就能够死呢？”这一句话没完，又喘成一处。原来黛玉因昨日听得宝玉、宝钗的事情，这本是他数年的心病，明说刚才，又说昨日，书只两行，岂作者亦心迷耶？能辨此“昨日”二字，则上回确为追原既往，自以闲人评为可信。一时急怒，所以迷惑了本性。再明作追原。及至回来，吐了这一口血，心中却渐渐的明白过来，把头里的事一字也不记得了。血为浊阴，决去浊阴，方得清阳，所谓剥中得复。“一字也不记得”，正昨日死今日生之义，而说病情恍如自道。这会子见紫鹃哭，方模糊想起傻大姐的话来。此时反不伤心，惟求速死，以完此债。“债”字针对“偿”字。这里紫鹃、雪雁只得守着，想要告诉人去，怕又像上次招得凤姐儿说他们失惊打怪的。

那知秋纹回去，神情慌遽，正值贾母睡起中觉来，看见这般光景，便问：“怎么了？”秋纹吓的连忙把刚才的事回了一遍。贾母大惊，说：“这还了得。”连忙着人叫了王夫人、凤姐过来，告诉了他婆媳两个。凤姐道：“我都嘱咐到了，这是什么人去走了风？这不更是一件难事了吗？”掉包儿是此三人同谋，何等谈笑自如，兹忽张皇如此，可见中间有大隔壁账。看一“更”字是指那里。贾母道：“且别管那些，那些是何所指？先瞧瞧去，是怎么样了？”说着，便起身带着王夫人、凤姐等过来看视。见黛玉颜色如雪，并无一点血色，神气昏沉，气息微细，半日又咳嗽了一阵，丫头递了痰盒，吐出都是痰中带血的，大家都慌

了。只见黛玉微微睁眼，看见贾母在他旁边，便喘吁吁的说道：“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一语凄然，聚精会神之笔。以爱为杀，以恩为仇，始乱之，终破之，一切罪案，总入此一语。而特呼老太太以责之，史固一贾之主也。举一主即大众亦无不到。释氏所谓“回向功德”，吾儒所谓“人穷反本”也。贾母一闻此言，十分难受，便道：“好孩子，你养着罢，不怕的。”黛玉微微一笑，把眼又闭上了。一语一笑，一部书完。外面丫头进来回凤姐道：“大夫来了。”于是大家略避。王大夫同着贾琏进来，一息尚存，犹堪救药，是书之所以作也。故一语一笑，即接王大夫来。必是王大夫者，令人勿忽《易》道也。诊了脉，说道：“尚不妨事。这是郁气伤肝，肝不藏血，所以神气不定。如今要用敛阴止血的药，方可望好。”王太医说完，同着贾琏出去开方取药去了。

贾母看黛玉神气不好，便出来告诉凤姐等道：“我看这孩子的病，不是我咒他，只怕难好。你们也该替他预备预备，冲一冲，曰“预备”，曰“冲”，破木石之谋已授意于早早矣，岂是今日？或者好了，岂不是大家省心？就是怎么样，也不至临时忙乱。可见此等忙乱都非临时。咱们家里这两天正有事呢。”凤姐儿答应了。贾母又问了紫鹃一回，到底不知是哪个说的。贾母心里只是纳闷，清虚醮关防严矣，而小道士忽扑入怀，点醒多少以阴谋自逞者。因说：“孩子们从小儿在一处儿顽，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该要分别些，才是做女孩儿的本分，我才心里疼他。若是他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既招忽翻，天下固多以圣贤责人者也。我可是白疼了他了。你们说了，我倒有些不放心的。”放心是他，不放心是他，唤醒多少游移人。因回到房中，又叫袭人来问。袭人仍将前日回王夫人的话并方才黛玉的光景述了一遍。述而再述，无非是述。贾母道：“我方才看他却还不至糊涂。这个理，我就不明白了。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这个理不明白，非史目认，乃欲令天下古今凡为史者早思自认也。不明理，故梦梦，唤醒多少自说咱们这种人家者。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若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这才是老主意，原案底。黛之自取，众之所成，史之所杀，其事则已早过去了。凤姐道：“林妹妹的事老太太倒不必挂心，横竖有他二哥哥天天同着大夫瞧看，倒是姑妈那边的事要紧。有要紧之事，始有不用挂心之事，时非一时，事则一事。今日早起听见说，房子不差什么就妥当了。竟是老太太、太太到姑妈那边，我也跟了去商量商量。就只一件，姑妈家里有宝妹妹在那里，难以说话，不如索性请姑妈晚上过来，咱们一夜都说结了，就好办了。”未入“断痴情”，先出“成大礼”，而写来绝倒。曰“跟去商量”，求亲，大礼也，而以有宝妹妹难说话，岂

薛家仅住房一间耶？青天白日，明媒正娶，大礼也，而索性请晚上过来，一夜都说结了，鬼不鬼，贼不贼，写得令人哭金寡妇而笑傅秋芳也。如此扭捏文字，何看官尚有未觉者？贾母、王夫人都道：“你说的是。今日晚了，明日饭后，咱们娘儿们就过去。”面子实在下不去，特着此说以掩之。说着，同贾母用了晚饭。此处必提晚饭，非寻常一切之晚饭，乃“始提亲”回同薛姨再吃之晚饭，请看彼评。凤姐同王夫人各自归房。不提。

且说次日，凤姐吃了早饭过来，便要试试宝玉，走进里间，说道：“宝兄弟大喜！老爷已择了吉日，要给你娶亲了，试宝玉必从其父起。你喜欢不喜欢？”宝玉听了，只管瞅着凤姐笑，微微的点点头儿。又是笑，又是点头。凤姐笑道：“给你娶林妹妹过来，好不好？”宝玉却大笑起来。易微笑为大笑，底面层层。凤姐看着，也断不透他是明白是糊涂，因又问道：“老爷说：你好了才给你娶林妹妹呢；若还是这么傻，便不给你娶了。”宝玉忽然正色道：“我不傻，你才傻呢。”敬承天命，力破人谋，而“我不傻你才傻”，唤醒多少自作聪明人。说着，便站起来，说：“我去瞧瞧林妹妹，叫他放心。”同一心，同一放，写得八面玲珑。凤姐忙扶住了，说：“林妹妹早知道了，他如今要做新媳妇了，自然害羞，不肯见你的。”宝玉道：“娶过来，他到底是见我不见？”语又八面。

凤姐又好笑，又着忙，心里想：“袭人的话不差，提了林妹妹，虽说仍旧说些疯话，却觉得明白些。若真明白了，将来不是林姑娘，打破了这个灯虎儿，那饥荒才难打呢。”此段从袭人的话起，乃从“云雨情”起，而实则从“绛芸轩”起也。曰“将来”，乃彼时之将来，非今日之将来，这便是灯虎儿。便忍笑说道：“你好好儿的便见你，若是疯疯颠颠的，他就不见你了。”能见心斯无病，亦无病方见心。宝玉说道：“我有一个心，前儿已交给林妹妹了，他要过来，横竖给我带过来，还放在我肚子里头。”说疯，疯到绝顶；说理，理到尽头。因一心而评语千百言，评来评去只此数语，尚何哓哓？凤姐听着，竟是疯话，便出来看着贾母笑。贾母听了，又是笑，又是疼，便说道：“我早听见了，如今且不用理他，叫袭人好好的安慰他，咱们走罢。”曰“早”，曰“如今”，是否追原？说着，王夫人也来了。

大家到了薛姨妈那里，只说惦记着这边的事，来瞧瞧。薛姨妈感激不尽，说些薛蟠的话。喝了茶，薛姨妈才要叫人告诉宝钗，凤姐连忙拦住道：“姑妈不必告诉宝妹妹。”又向薛姨妈陪笑说道：“老太太此来，

一则为瞧姑妈，二则也有句要紧的话，特请姑妈到那边商量。”薛姨妈听了，点点头儿说：“是了。”于是大家又说些闲话，便回来了。迄无求亲明文，不过说些闲话，大礼固如是乎？便回来了，“便”字写得狡狴，亦写得分明。

当晚薛姨妈果然过来，“果然”二字蹊跷。见过了贾母，到了王夫人屋里来，不免说起王子腾来，大家落了一回泪。薛姨妈便问道：转从他先开口。“刚才我到老太太那里，宝哥儿出来请安，还好好儿的，不过略瘦些，怎么你们说得很利害？”凤姐便道：“其实也不怎么样，只是老太太悬心。目今老爷又要起身外任去^[2]，不知几年才来。老太太的意思，头一件叫老爷看着宝兄弟成了家，也放心；二则也给宝兄弟冲冲喜，借大妹妹的金锁压压邪气，只怕就好了。”这都是面子话。薛姨妈心里也愿意，只虑着宝钗委曲，便道：“也使得。只是大家还要从长计较计较才好。”仍是面子话，而两“也”字生刺。王夫人便按着凤姐的话和薛姨妈说，只说：“姨太太这会子家里没人，不如把妆奁一概蠲免^[3]，明日就打发蝌儿去告诉蟠儿，仍无求亲明文，而开口是财是势，演来旺妇演此也。到此方告蟠，以前并未告也明矣。一面这里过门，一面给他变法儿撕掳官事。”并不提宝玉的心事，又说：“姨太太既作了亲，娶过来，早早好一天，大家早放一天心。”此语则迷惑看官。正说着，只见贾母差鸳鸯过来候信。薛姨妈虽恐宝钗委屈，然也没法儿，又见这般光景，只得满口应承。愈写愈不堪，演“权受辱”演此也。鸳鸯回去回了贾母。贾母也甚喜欢，又叫鸳鸯过来求薛姨妈和宝钗说明原故，不叫他受委屈。薛姨妈也答应了，“也”字又生刺。便议定凤姐夫妇作媒人。岫烟必以尤氏为媒，今宝钗之婚，则以凤姐为媒，是直无媒而已。必曰夫妇，即尤二姐送殡之王姓夫妇也。数十回灯谜今方打破。大家散了，王夫人姊妹不免又叙了半夜话儿。此是后话，非书中所有。

次日，薛姨妈回家，将这边的话细细告诉了宝钗，还说：“我已经应承了。”宝钗始则低头不语，后来便自垂泪。不堪文字，令人怕读。到此方才明绘悔象，为凡为奸雄者末路训。作者不忍更欺人矣。薛姨妈用好言劝慰，解释了好些话。宝钗自回房内，宝琴随去解闷。是又了世故文字，琴已退处不用矣，尚何可解？薛姨妈又告诉了薛蝌，叫他：“明日起身，一则打听审详的事，二则告诉你哥哥一个信儿，你即便回来。”薛蝌去了四日，必曰四日，隐宣“离城二百里”往来之数。便回来回复薛姨妈道：“哥哥的事，上司已经准了误杀，一过堂就要题本了^[4]，叫咱们预备赎罪的银子。妹妹的事，说妈妈做主很好的，赶着办罢。”作主蟠不与闻，网开一面。薛姨妈听了，一则薛蟠可以回家，二

则完了宝钗的事，心里安顿了好些。可见以前正不知有多少不安顿。便是看着宝钗心里好像不愿意似的，这又欺人了。“虽是这样，他是女儿家，素来也孝顺守礼的人，知我应了，他也没得说的。”便叫薛蝌：“办泥金庚帖，填上八字，即叫人送到琏二爷那边去，还问了过礼的日子来，你好预备。送庚帖，问过礼，平叙中而能语语有棱。本来咱们不惊动亲友，哥哥的朋友，是你说的，都是混账人；亲戚呢，就是贾、王二家。如今贾家是男家，王家无人在京里，史姑娘放定的事，他家没有来请咱们，咱们也不用通知。湘云放定，用宝钗送庚串出，“芍药裯”案即“绛芸轩”也。而固一人三影者，故即于此大收场时收拾之。宝、黛、钗到此皆无所用其影矣。倒是把张德辉请了来，托他照料些。当铺总管，用他照料，则大众总一上当矣。他上几岁年纪的人，到底懂事。”薛蝌领命，叫人送帖过去。

次日，贾琏过来见了薛姨妈，请了安，便说：“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过礼日子绝不清楚，但曰明日，有今日即有明日，此日更无不分明白矣。写得苟且不堪。今日过来回姨太太，就是明日过礼罢。只求姨太太不要挑伤就是了^[5]。”说着，捧过通书来^[6]。通书即在当下，可笑可叹，令人不觉。薛姨妈也谦逊了几句，点头应允。贾琏赶着回去，回明贾政。贾政便道：“你回老太太说，既不叫亲友们知道，诸事宁可简便些。若是东西上，请老太太瞧了就是了，不必告诉我。”直不与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大礼”乃是如此。贾琏答应进内，将话回明贾母。这里王夫人叫了凤姐，命人将过礼的物件都送与贾母过目，并叫袭人告诉宝玉。那宝玉又嘻嘻的笑道：“这里送到园里，回来园里又送到这里。咱们的人送，咱们的人收，何苦来呢？”此段话与“我有一个心”一段话互相发明，其妙正等。贾母王夫人听了，都喜欢道：“说他糊涂，他今日怎么这么明白呢？”鸳鸯等忍不住好笑，只得上来一件一件的点明给贾母瞧，道：“这是金项圈，劈头曰金项圈，到此完全金项圈案也。这是金珠首饰，共八十件；这是妆蟒四十匹；这是各色绸缎一百二十匹；这是四季的衣服，共一百二十件。合计三百六十数，乾、坤两策一终，六六之阴尽矣。《易》卦到此亦止而不用，故用鸳鸯明白交代。外面也没有预备羊酒^[7]，这是折羊酒的银子。”羊酒乃婚礼所重，而折银子，市道也，哀哉！贾母看了都说好，轻轻的与凤姐说道：“你去告诉姨太太说，不是虚礼，求姨太太等蟠儿出来，慢慢叫人给他妹妹做来就是了。那好日子被褥，还是咱们这里代办了罢。”“绛芸轩”早有现成被褥。凤姐答应了出来，叫贾琏先过去，又叫周瑞、旺儿等，吩咐他们：“不必走大门，不走大门，直是苟合，而必使周瑞、旺儿者，“霸成亲”毕，通部《易》象终矣。只从园里从前开的便门内送去，锁此门

时，宝钗曾有向宝玉许多暧昧蹊跷话，令读者披寻不得。不意数十回后，忽然雪亮。吾不知其谋篇布局才居何等。我也就过去。这门离潇湘馆还远，这门离潇湘馆远，大为潇湘馆洗刷。倘别处的人见了，嘱咐他们不用在潇湘馆里提起。”众人答应着，送礼而去。宝玉认以为真，心里大乐，此真此乐乃作者之心。精神便觉得好些，只是语言总有些疯傻。那过礼的回来，都不提名说姓，因此上下人等虽都知道，只因凤姐吩咐，都不敢走漏风声。

且说黛玉虽然服药，这病日重一日，转从下半找归上半，大礼之成，固属之黛而不属之钗也。紫鹃等在旁苦劝说：“这事情到了这个分儿，不得不说了。姑娘的心事，我们也都知，至于意外之事，是再没有的。作者借紫鹃以权自予。姑娘不信，只拿宝玉的身子说起：这样大病，怎么做得亲呢？姑娘别听瞎说，自己安心保重才好。”大病者，失玉也。无玉有金，将何所配？说“成大礼”瞎话而已。黛玉微笑一笑，也不答言，与心里大乐意贯通。又咳嗽数声，吐出好些血来。紫鹃等看去，只有一息奄奄，明知劝不过来，惟有守着流泪，天天三四趟去告诉贾母。鸳鸯测度贾母近日的心都在宝钗、宝玉身上，不见黛玉的信儿，也不大提起，只请太医调治罢了。《易》为寒热往来之书，故写炎凉从鸳鸯起。天心如此，人事如此。

黛玉向来病着，自贾母起直到姊妹们的下人常来问候。今见贾府中上下人等都不过来，连一个问的人都没有，睁开眼，只有紫鹃一人，自料万无生理，只紫鹃一人，乃奇语，乃梦话，而万无生理，实在于此，黛其死之久矣。因挣扎着向紫鹃说道：“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鹃之血即作者之泪，故特提知心。虽是老太太派你服侍我这几年，我拿你就当作我的亲妹妹。”说到这里，气又接不上来。紫鹃听了，一阵心酸，早哭得说不出话来。

迟了半日，黛玉又一面喘，一面说道：“紫鹃妹妹，我躺着不受用，你扶起我来，靠着坐坐才好。”紫鹃道：“姑娘的身上不大好，起来又要抖搂着了^[9]。”黛玉听了，闭上眼，不言语了。一时又要起来，紫鹃没法，只得同雪雁把他扶起，两边用软枕靠住，自己却倚在旁边。黛玉那里坐得住，下身自觉硌的疼，此暗演脱大肉，与可卿瘦干了相针对。狠命的撑着，叫过雪雁来道：“我的诗本子……”说着又喘。雪雁料是要他前日所理的诗稿，因找来送到黛玉跟前。黛玉点点头儿，又抬眼看那箱子。雪雁不解，只是发怔。黛玉气的两眼直瞪，又咳嗽起来，又吐了一口血。雪雁连忙回身取了水来。黛玉嗽了，吐在盆内。紫鹃用绢子给

他拭了嘴。

黛玉便拿那绢子，指着箱子，又喘成一处，说不上来，闭了眼。紫鹃道：“姑娘歪歪儿罢。”歪歪儿罢，直追“玉生香”回宝、黛同一歪着，正性本所迷，诗稿所由起。黛玉又摇摇头儿。紫鹃料是要绢子，便叫雪雁開箱拿出一块白绫绢子来。黛玉瞧了，撂在一边，使劲说道：“有字的！”上文“诗本子”三字，此处“有字的”三字，直令病危人强力说话，其声气直出纸上，即面目亦来眼中，是真旷古绝今文字也。形容晴雯，叹观止矣，不谓更有如此之形容。闲人实穷于评矣。紫鹃这才明白过来，要那块题诗的旧帕，只得叫雪雁拿出来递给黛玉。紫鹃劝道：“姑娘歇歇罢，何苦又劳神？等好了再瞧罢！”只见黛玉接到手里，也不瞧诗，扎挣着伸出那只手来，狠命的撕那绢子，却是只有打颤的分儿，那里撕得动？又是意外形容，文情刻挚。紫鹃早已知他是恨宝玉，却也不敢说破，只说：“姑娘何苦自己又生气？”黛玉点点头儿，掖在袖里，便叫雪雁点灯。照此书，计此时日入酉。日入则点灯，酉金旺乡，正需用火之候。雪雁答应，连忙点上灯来。

黛玉瞧瞧，又闭了眼坐着，喘了一会子，又道：“笼上火盆^[9]。”小火再易大火，盖分阴悉尽，非用大火，不能不止。二氏云然。紫鹃打谅他冷，因说道：“姑娘躺下，多盖一件罢，那炭气只怕耽不住。”黛玉又摇摇头儿，雪雁只得笼上，搁在地下火盆架上。火有步骤，道谓之文、武，儒谓之刚、柔。黛玉点头，意思叫挪到炕上来。雪雁只得端上来，出去拿那张火盆炕桌。那黛玉却又把身子欠起，紫鹃只得两只手来扶着他。黛玉这才将方才的绢子拿在手中，瞅着那火，点点头儿，往上一撂。便是包勇之勇。紫鹃吓了一跳，方欲抢时，两只手却不敢动，雪雁又出去拿火盆桌子。此时那绢子已经烧着了。此等处最难安顿，看他安顿得恰好。紫鹃劝道：“姑娘，这是怎么说呢？”黛玉只作不闻，回首又把那诗稿拿起来，瞧了瞧，又撂下了。紫鹃怕他也要烧，连忙将身倚住黛玉，腾出手来拿时，黛玉又早拾起撂在火上。又有顿挫，写此等事，何其熨帖乃尔。此时紫鹃却够不着，干急。雪雁正拿进桌子来，看见黛玉一撂，不知何物，赶忙抢时，那纸沾火就着，如何能够少待，早已烘烘的着了。雪雁也顾不得烧手，从火里抓起来，撂在地下乱踏，却已烧得所馀无几了。《情僧录》、《石头记》、《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红楼梦》，一火烧完，而必曰所馀无几者，是书之外固有馀义，乃万不能烧之书曰六经、曰四子，虽秦火亦无如何者也。至其实，只“‘明明德’外无书”一语而已。以为无几，真无几也，更何须后来之假道学乱抓乱踹。那黛玉把眼一闭，往后一仰，几乎不曾把紫鹃压倒。紫

鹃连忙叫雪雁上来，将黛玉扶着放倒，心里突突的乱跳，欲要叫人时，天又晚了；欲不叫人时，自己同着雪雁和鹦哥几个小丫头，又怕一时有什么原故。鹦哥，又见一部梦话，到底戒多言也。

好容易熬了一夜，到了次日早起，本书日子必不可算，而不可算中又确有可算以寓深义之处。如此处之次日，乃钗婚黛死之日，自薛蝌往返之四日算起，其间虽恍惚迷离，而明明写来止得七日。蝌归之日，当即送庚帖。次日琏送通书，是第五日。明日过礼，是第六日，即入“焚稿”。曰这病日重一日，曰天天三四趟去告诉，皆含糊追原之词，其实只在第六日。紫鹃熬了一夜，到此次日，即第七日也，所谓“七日来复”。一片梦话中有如许道理，真索解人不得也。觉黛玉又缓过一点儿来。俗所谓回光返照，是面子话，而其实定黛之死于此日也。饭后忽然又咳又吐，又紧起来。紫鹃看着不祥了，连忙将雪雁等都叫进来看守，自己却来回贾母。那知到了贾母上房，静悄悄的，又找归“成大礼”，已见人去堂空景象。只有两三个老妈妈和几个做粗活的丫头在那里看屋子呢。紫鹃因问道：“老太太呢？”那些人都说不知道。紫鹃听这话诧异，遂到宝玉屋里去看，也竟无人，遂问屋里的丫头，也说不知。紫鹃已知八九，八九七十二，地数也，气数到此一终。两“不知道”，一“静悄悄”，具有妙意。“但这些人怎么竟这样狠毒冷淡？”四字乃辛酸泪所由来。又想到黛玉这几天竟连一个人问的也没有，所谓“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越想越悲，索性激起一腔闷气来，隐演地雷。一扭身便出来了，自己想了一想：“今日倒要看看宝玉是何形状，看他见了我怎么过的去。那一年我说了一句谎话，他就急病了，“试莽玉”言归也，正“复”字演义，一部谎话所由来。今日竟公然做出这件事来。可知天下男子之心真真是冰寒雪冷，责一心无主是浅文，明孤阳不生是深义。令人切齿的。”一面走，一面想，早已来到怡红院。必到此处，红绿归根。只见院门虚掩，里面却又寂静的很。紫鹃忽然想到：“他要娶亲，自然是有新屋子的，但不知他这新屋子在何处？”

正在那里徘徊瞻顾，看见墨雨飞跑，从怡红串入探春，书以一叹起，以一叹结。紫鹃便叫住他。墨雨过来，笑嘻嘻的道：“姐姐在这里做什么？”紫鹃道：“我听见宝二爷娶亲，我要来看看热闹儿，谁知不在这里，也不知是几儿？”墨雨悄悄的道：“我这话只告诉姐姐，你可别告诉雪雁。他们上头吩咐了，连你们都不叫知道呢。就是今日夜里娶，那里是在这里，老爷派琏二爷另收拾了房子了。”“成大礼”由墨雨传到紫鹃，此成仍在黛玉也。一墨一泪，自操其权。说着，又问：“姐姐有什么事么？”紫鹃道：“没什么事，你去罢。”墨雨仍旧飞跑去了。紫鹃自

已发了一回呆，忽然想起黛玉来：“这时候还不知是死是活？”因两泪汪汪，咬着牙，发狠道：“宝玉，我看他明儿死了，你算是躲的过，不见了。你过了你那如心如意的事儿，拿什么脸来见我！”下递“感痴郎”，而就一紫鹃写孤臣心迹，真是一滴墨一滴血。一面哭，一面走，呜呜咽咽的自回去了。

还未到潇湘馆，只见两个小丫头在门里往外探头探脑的，一眼看见紫鹃，那一个便嚷道：“那不是紫鹃姐姐来了吗？”紫鹃知道不好了，连忙摆手儿不叫嚷，赶忙进去看时，只见黛玉肝火上炎，两颧红赤。点明肝火，木之所生，制金即以自杀也。紫鹃觉得不妥，叫了黛玉的奶妈王奶奶来，一看，他便大哭起来。这紫鹃因王奶妈有些年纪，可以仗个胆儿，谁知竟是个没主意的人，倒反把紫鹃弄得心里七上八下。一部大哭书，全借《易》道演出，故必曰王，曰有年纪；少阳甲胆之所生，故只仗胆儿；而《易》道无疆无方，乃没主意也；七上则六，八下则九，用九用六，非演《易》道而何？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便命小丫头急忙去请。你道是谁？原来紫鹃想起李宫裁是个孀居，今日宝玉结亲，他自然回避，想起一个人，写得十分郑重，因王及李，《易》固不言数而言理之书也。特用提笔曰“你道是谁”，问读者也；称号宫裁，重圆洁也；是个孀居，重节操也；自然回避，绝苟合也；与凤姐同为料理大观园之人，彼则演假语村言，此则演真事隐去也。此段与刘老老上场一般提顿。况且园中诸事向系李纨料理，所以打发人去请他。

李纨正在那里给贾兰改诗，诗者，思也。改诗则去其不善而存其善，乃“来复”之用也。冒冒失失的见一个丫头进来说：“大奶奶，只怕林姑娘不好了，那里都哭呢。”李纨听了，吓了一跳，也不及问了，连忙站起身来便走，素云、碧月跟着。一头走着，一头落泪，想着：“姐妹们在一处一场，更兼他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双，惟有青女、素娥可以仿佛一二，归结《斗寒图》。竟这样小小的年纪，就作了北邙乡女^[10]。偏偏凤姐想出一条偷梁换柱之计，梁柱皆木，再为木证。自己也不好过潇湘馆来，竟未能少尽姊妹之情，真真可怜可叹。”一段以“叹”字收，探春已到。一头想着，已走到潇湘馆的门口，里面却又寂然无声。李纨倒着起急来：“想来必是已死，都哭过了，吾故云黛已死之久矣。那衣衾未知妆裹妥当了没有？”连忙三步两步走进屋子来。里间门口一个小丫头已经看见，便说：“大奶奶来了。”紫鹃忙往外走，和李纨走了一个对脸。全书是泪，全书是理，都在对面，所谓对脸也。极忙迫中偏有闲文挾此深意。李纨忙问：“怎么样？”紫鹃欲说话时，惟有喉中哽咽的分儿，却一字说不出，那眼泪一似断线珍珠一般，只将一只

手回过去指着黛玉。画也画不出，而明明写出，而乃是对脸中之深文奥义。李纨看了紫鹃这般光景，更觉心酸，也不再问，说不出是自明作意，不再问是普叹读者。连忙走过来看时，那黛玉已不能言。以能言得剥而来，以不能言得复而去，是常语，是切指。

李纨轻轻叫了两声，黛玉却还微微的开眼，似有知识之状，但只眼皮嘴唇微有动意，口内尚有出入之息，却要一句话、一点泪也没有了。“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而状垂危酷肖。李纨回身，见紫鹃不在跟前，便问雪雁。雪雁道：“他在外头屋里呢。”李纨连忙出来，只见紫鹃在外头空床上躺着，颜色青黄，闭了眼，只管流泪，那鼻涕眼泪把一个砌花锦边的褥子已湿了碗大的一片。文情深挚，至于此极，而辛酸泪只见其演于床褥间，犹是外头之见也。李纨连忙唤他，那紫鹃才慢慢的睁开眼，欠起身来。李纨道：“傻丫头，这是什么时候？且只顾哭你的！林姑娘的衣衾还不拿出来，给他换上，还等多早晚呢？难道他个女孩儿家，你还叫他赤身露体，精着来，光着去吗？”“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是书面，守礼以死是书底。紫鹃听了这句话，一发止不住痛哭起来。李纨一面也哭，一面着急，一面拭泪，一面拍着紫鹃的肩膀说：“好孩子，你把我的心都哭乱了，‘一面’字凡四写。一部痛哭书其面固自若许也。快着收拾他的东西罢。自‘效戏彩’以后无非收拾东西，到此已了。再迟一会子，就了不得了。”

正闹着，外边一个人慌慌张张跑进来，倒把李纨吓了一跳。看时，却是平儿，“除宿弊”、“全大体”回同事之人，凤之蔽也。此来文有八面。跑进来看见这样，只是呆磕磕的发怔。深文曲笔，奇文妙笔。李纨道：“你这会子不在那边，做什么来了？”两边人，所谓平。说着，林之孝家的也进来了。作大归结，此人必到。平儿道：“奶奶不放心，叫来瞧瞧。既有大奶奶在这里，我们奶奶就只顾那一头儿了。”各为一头，成一部《石点头》。李纨点点头儿。平儿道：“我也见见林姑娘。”我也见见林姑娘，有刘老老在，而语面妙绝。是又“一面”、“一面”处。说着，一面往里走，一面早已流下泪来。这里李纨因和林之孝家的道：“你来的正好，快出去瞧瞧去，告诉管事的预备林姑娘的后事，妥当了，叫他来回我，不用到那边去。”一段分咐，何等谨严。本为那边事来，却为这边事去。收拾林，正收拾孝也。林之孝家的答应了，还站着。李纨道：“还有什么话呢？”林之孝家的道：“刚才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的了，那边用紫鹃姑娘使唤使唤呢。”李纨还未答言，只见紫鹃道：“林奶奶，你先请罢！等着人死了，我们自然是出去的，那里用这么……”说到这里，却又不好说了，因又改说道：“况且我们在这里守着

病人，身上也不洁净。林姑娘还有气儿呢，不时的叫我。”李纨在旁边解说道：“当真这林姑娘和这丫头也是前世的缘法儿。倒是雪雁，是他南边带来的，他倒不理睬，惟有紫鹃，我看他两个一时也离不开。”林之孝家的头里听了紫鹃的话，未免不受用，被李纨这番一说，却也没的说，又见紫鹃哭得泪人一般，只好瞅着他微微的笑，因又说道：“紫鹃姑娘这些闲话倒不要紧，只是他却说得，我可怎么回老太太呢？况且这话是告诉得二奶奶的吗？”

正说着，平儿擦着眼泪出来道：“告诉二奶奶什么事？”林之孝家的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平儿低了一回头，说：“这么着罢，就叫雪姑娘去罢。”李纨道：“他使得吗？”平儿走到李纨耳边说了几句。李纨点点头儿，道：“既是这么着，就叫雪雁过去也是一样的。”林之孝家的因问平儿道：“雪姑娘使得吗？”平儿道：“使得，都是一样。”林家的道：“那么姑娘就叫雪姑娘跟了我去，我先去回了老太太和二奶奶。这可是大奶奶和姑娘的主意，回来姑娘再各自回二奶奶去。”李纨道：“是了，你这么大年纪，连这么点子事还不耽呢！”此段如环无端，不容分评。盖李为天心，凤为人事，紫鹃为作者，平儿、林之孝家则一明此书，一不明此书之读者也。掉包儿乃人事，此回“断痴情”是黛玉，“成大礼”亦是黛玉，断不与于宝钗，乃作者以权自予，即天心亦正如是。故于掉包儿方来，紫鹃即发话。而话有改说，作者于全书无非改说，必不容一直说出也。李以前世缘法明天心，即出雪雁以破人事。至其神情口气，四人各为一种，令人恍如闻见。神乎技矣。林家的笑道：“不是不耽，头一宗这件事老太太和二奶奶办的，我们都不能很明白。再者，又有大奶奶和平姑娘呢。”说着，平儿已叫了雪雁出来。原来雪雁因这几日嫌他小孩子家懂得什么，便也把心冷淡了；雪雁岂尚小孩子！盖雪表人之洁，雁主婚之正，而固随阳之鸟也。故变其孤寒而为复。亥、子二时之间，正来复之始会也。于语面则煞费经营。况且听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也不敢不去，连忙收拾了头。平儿叫他换了新鲜衣服，焕然一新，必从头起。跟着林家的去了。随后平儿又和李纨说了几句话。李纨又嘱咐平儿：“打那么催着林之孝家的，叫他男人快办了来。”平儿答应着出来，转了个弯子，转弯子正对掉包儿。看见林家的带着雪雁在前头走呢，赶忙叫住道：“我带了他去罢，你先告诉林大爷办林姑娘的东西去罢！奶奶那里我替回就是了。”那林家的答应着去了。这里平儿带了雪雁，到了新房子里，雁进新房，黛成礼矣。乃平所主以泄不平。回明了，自去办事。

却说雪雁看见这般光景，想起他家姑娘，也未免伤心，只是在贾

母、凤姐跟前不敢说出。文面斡旋，此人心所以不死，而无剥不复也。因又想道：“也不知用我作什么？我且瞧瞧宝玉，成日家和我们姑娘好的蜜里调油^[11]，这时候总不见面了，也不知是真病假病。怕我们姑娘不依他，假说丢了玉，妆出傻子样儿来，叫我们姑娘寒了心，他好娶宝姑娘的意思。为呆雁描摹，而令“成大礼”之钗玉同归一假，笔戏意严。我看看他去，看他见了我不傻不傻，莫不成今儿还妆傻么？”一面想着，已溜到里间屋子门口，偷偷儿的瞧。这时宝玉虽因失玉昏愤，但只听见娶了黛玉为妻，真乃是从古至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畅心满意的事了，乃天地心，乃师相心，作者窃取以成是书也，却与续部无涉。那身子顿觉健旺起来，只不过不似从前那般灵透，所以凤姐的妙计百发百中，巴不得即见黛玉。盼到今日完姻，真乐得手舞足蹈，虽有几句傻话，却与病时光景大相悬绝了。必演失玉，所以使金锁无配，不予钗以成大礼也。而实失于绛黛之分，而通灵究竟湮灭也。是明告人凡“断痴情”、“成大礼”以至“却尘缘”都无一句。雪雁看了，又是生气，又是伤心。伤心是剥，生气是复，满纸伤心，满纸生气，都归雪雁打一大结。他那里晓得宝玉的心事，便各自走开。

这里宝玉便叫袭人快快给他装新^[12]，再归到“成大礼”，而“装新”二字用得掉皮。坐在王夫人屋里，此是新房，而云王夫人屋里者，来处来，去处去也。看见凤姐、尤氏忙忙碌碌，再盼不到吉时，只管问袭人道：“林妹妹打园里来，为什么这么费事，还不来？”袭人忍着笑道：“等好时辰就来。”又听见凤姐与王夫人道：“虽然有服，外头不用鼓乐，咱们南边规矩要拜堂的，冷清清使不得。我传了家内学过音乐管过戏子的那些女人来，吹打热闹些。”作乐乃废礼，不予钗以成大礼也，正以火制金之义，故曰南边规矩。南为火位，不冷清而热闹者也。此等演义，处处皆然，非究阴阳五行，何从看得出？非主阴阳五行，何从作得出？世断无无成竹之文，况至百廿回之大文乎？闲人独搜得他成竹，故到处势如破竹。王夫人点头说：“使得。”

一时大轿从大门进来，未说发轿，而但说从大门进来，看官以为省文也，殊不知是有送无迎，终是暧昧苟合，不成大礼。家里细乐迎出去^[13]，十二对宫灯排着进来，倒也新鲜雅致。自赞其书，而写“成大礼”令人失笑。作者掉皮乃尔。傧相请了新人出轿^[14]，宝玉见新人蒙着盖头，喜娘披红扶着^[15]。下手扶新人的你道是谁？原来就是雪雁。此回于李纨曰你道是谁，于雪雁曰你道是谁，皆特提重顿之笔。书重天理，书重人伦，雁得匹偶之正，固人伦之首也。宝玉看见雪雁，犹想：“因何紫鹃不来，倒是他呢？”又想道：“是了，雪雁原是他南边家里带来的，紫鹃

仍是我们家的，自然不必带来。”因此见了雪雁，竟如见了黛玉的一般欢喜。枉设掉包儿，竟成转弯子。上文自覆，此又自射。宾相赞礼^[16]，拜了天地，请出贾母，受了四拜，后请贾政夫妇，登堂行礼毕，送入洞房。还有坐床撒帐等事，只是为此。俱是按金陵旧例。金陵旧例，则金已葬矣。一篇成礼，非宝黛而何？此处必提金陵，与上文必提南边互相发明。贾政原为贾母作主，不敢违拗，不信冲喜之说。那知今日宝玉居然像个好人一般，语有芒刺，正是绛黛混合之一心。贾政见了倒也喜欢。那新人曰那新人，三字八面。坐了床，便要揭起盖头的，凤姐早已防备，故请贾母、王夫人等进去照应。

宝玉此时到底有些傻气，便走到新人跟前说道：“妹妹，身上好了？好些天不见了，眼见之，心思之，口问之，非黛而谁？盖着这劳什子做什么？”与摔玉同解。彼一劳什，此一劳什。欲待要揭去，反把贾母急出一身冷汗来。汗为心液，从此散火。而语面训行险人不少。宝玉又转念一想，道：“林妹妹是爱生气的，不可造次。”又歇了一歇，仍是按捺不住，只得上前揭了。才一转念，便是二心，木石破而金玉合矣。揭去此盖，乃由底到面文字。喜娘接去盖头，雪雁走开，莺儿等上来伺候。宝玉睁眼一看，好像宝钗；既到书面，犹作疑迟。心中不信，自己一手持灯，一手擦眼，一看，可不是宝钗么？这才入书面之“成大礼”。只见他盛妆艳服，丰肩儒体，鬟低鬟弹，眼瞟息微^[17]，真是荷粉露垂，杏花烟润了。既入书面，自当以凝炼作提顿。而荷则竹夫人之谜，否则贾雨村之妻也。宝玉发了一回怔，又见莺儿立在旁边，不见了雪雁。大礼既成，雁去莺来。宝玉此时心无主意，自己反以为是梦中了，呆呆的只管站着。众人接过灯去，扶了宝玉，仍旧坐下。两眼直视，半语全无。贾母恐他病发，亲自扶他上床。凤姐、尤氏请了宝钗进入里间床上坐下。此等处尤、凤双提，自情事所应有，而实追兼美之一梦也。宝钗此时自然是低头不语。语又生刺。

宝玉定了一回神，见贾母、王夫人坐在那边，便轻轻的叫袭人道：“我是在那里呢？这不是做梦么？”“太虚境”一梦，“绛芸轩”一梦，归宿于此。袭人道：“你今日好日子，什么梦不梦的混说，梦是混说，好日子是真义。此固宝、黛之好日子。老爷可在外头呢。”宝玉悄悄儿的拿手指着道：“坐在那里这一位美人儿是谁？”近对那新人，远对兼美，底面双绝。袭人握了自己的嘴，笑的说不出话来，歇了半日，才说道：“是新娶的二奶奶。”众人也都回过头去忍不住的笑。宝玉又道：“好糊涂！你说，二奶奶到底是谁？”袭人道：“宝姑娘。”宝玉道：“林姑娘呢？”袭人道：“老爷作主娶的是宝姑娘，怎么混说起林姑

娘来？”一部混说从他起，从他结，故必用他说破，而止是一笑也。宝玉道：“我才刚看见林姑娘了么，还有雪雁呢，怎么说没有？你们这都是做什么顽呢？”再明定雪雁即黛玉一语，底面双绝，而止是笔墨游戏而已。凤姐便走上来，轻轻的说道：“宝姑娘在屋里坐着呢，别混说，回来得罪了他，老太太不依的。”宝玉听了，这会子糊涂更利害了。本来原有昏愤的病，加以今夜神出鬼没，更叫他不得主意，神出鬼没，阴阳往来，正混说之主意。便也不顾别的了，口口声声只要找林妹妹去。贾母等上前安慰，无奈他只是不懂。但知有黛，不知有钗，作者不好明说，看官只是不懂。又有宝钗在内，又不好明说。知宝玉旧病复发，也不讲明，只得满屋里点起安息香来，定住他的神魂，心藏神，肝藏魂，木火通明之义，便是安息。扶他睡下。众人鸦雀无闻。停了片时，宝玉便昏沉睡去。鸦雀无声，阳气潜藏，复机未动之候。贾母等才得略略放心，只好坐以待旦，一死一亡，并于顷刻。坐以待旦，大梦醒矣。叫凤姐去请宝钗安歇。宝钗置若罔闻，置若罔闻，自是霸才，其不能安亦甚矣。也便和衣在内暂歇。贾政在外，未知内里原由，只就方才眼见的光景想来，心下倒放宽了。恰是明日就是起程的吉日，凉道如此之速。略歇了一歇，众人贺喜送行。贾母见宝玉睡着，也回房去暂歇。

次早，贾政辞了宗祠，过来拜别贾母，禀称：“不孝远离，惟愿老太太顺时颐养。儿子一到任所，即修禀请安，不必挂念。一套常语，句句有着，绝非有着。宝玉的事已经依了老太太完结，只求老太太训诲。”互相推诿，到底都脱不过。贾母恐贾政在路不放心，并不将宝玉复病的话说起，只说：“我有一句话，宝玉昨夜完姻，并不是同房，前已确说，今又何必以不是同房白之耶？怪笔。今日你起身，必该叫他远送才是。他因病冲喜，如今才好些，又是昨日一天劳乏，出来恐怕着了风，故此问你：你叫他送呢，我即刻去叫他；你若疼他，我就叫人带了他来你见见，叫他给你磕头就算了。”贾政道：“叫他送什么？只要他从此已后认真念书，比送我还喜欢呢。”贾母听了，又放了一条心。母子之间一片权术，弃亲坏礼，可胜叹哉！此放心之所由来。便叫贾政坐着，叫鸳鸯去如此如此，又即“设奇谋”。带了宝玉，叫袭人跟着来。

鸳鸯去了不多一会，果然宝玉来了，仍是叫他行礼。宝玉见了父亲，神志略敛些，片时清楚，也没什么大差。借天性演天心清明，平旦之几希，来复之真种子也。见了父亲一语，写得恁般有味。贾政吩咐了几句，宝玉答应了。贾政叫人扶他回去了，自己回到王夫人房中，又切实的叫王夫人管教儿子，“断不可如前骄纵，明年乡试务必叫他下场[18]。”交过排场，预透后文。王夫人一一的听了，也没提起别的，即忙

命人扶了宝钗过来，行了新妇送行之礼，也不出房。其余内眷俱送至二门而回。贾珍等也受了一番训饬，此句则有无限包涵。大家举酒送行，一班子弟及晚辈亲友直送至十里长亭而别。都是了世故文字，而十里长亭，已透李十。

不言贾政起程赴任。且说宝玉回来，旧病陡发，更加昏愤，连饮食也不能进了。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与下回不容分析，此回上下半亦不容分析。“断痴情”即是“成大礼”，都缩在“焚稿”一事内，切不可各为一事看，方许读此回此段，方许读百廿回。虽不容分析，却又明明分析，一部大书写一钗一黛相为仇敌而已。全书目录对举者五处：廿七回始以宝钗、黛玉作双峰对峙，而出名不出姓，相仇之势已成也；三十八回“菊花诗”则以林潇湘对薛蘅芜，而出姓不出名，相仇之局大定也；四十二回“解疑癖”，则以蘅芜君对潇湘子，既无姓并无名，仇者自仇，而被仇者已甘心就死而不自知；自前三处迤邐到此，方姓名并举，作双龙总汇结一大穴；入后“庆生辰”、“闻鬼哭”，只是馀气盘旋去脉而已。五处五变幻，而却不能更有第六处，其通体之严整有如此。

【护花主人评曰】宝钗出阁成礼时，即是黛玉魂归太虚之日。若一回并叙，未免笔墨繁琐，顾此失彼，描写不尽，故分作两回。此回只写黛玉病危，单写宝钗成婚光景，至黛玉身故日时，却于下回宝钗口中说出，用补笔细叙。此文章斟酌先后，变动安闲法。

贾母因知黛玉心病，疼爱之心顿减，不但道理甚正，且便端办宝钗大事。

凤姐试宝玉，宝玉说我有一个心，交给林妹妹，与八十二回黛玉梦境及宝玉心疼遥遥呼应。

写薛蟠问准误杀，既反跌后来部驳，又顺势好完宝钗婚事。

黛玉病危，没人看问，独有紫鹃一刻不离。不但写贾母心冷，宝钗事忙，众人亦俱冷淡，可为黛玉伤心；且见紫鹃情重，为将来不睬宝玉埋根。

紫鹃若竟找着新房，看见宝玉，便恐生出枝节；今因墨雨口说，紫鹃即便哭回，既省累笔，文更紧凑。

于病势垂危手忙脚乱时，忽然要唤紫鹃过去，令人实不堪耐，无怪紫鹃之急不择音。若不叫雪雁去，此事殊难排解。但雪雁之去，非平儿作主，谁敢担承？此平儿之来，不但见凤姐细心，且即以周全此事，并可使凤姐等俱知黛玉不起。文章细密，无以复加。

写宝玉成礼时光景，令新人殊不堪耐，与黛玉遥遥相照。

【大某山民评曰】黛玉说“那里就死”一语，伤心至此，爱吾者祝吾奚弗读左氏书。

黛玉身不自保，焉用残脂零粉，自烧诗稿，柔肠寸寸裂矣。

此回是丁卯年春日事。

[1] 灯虎儿：即灯谜。比喻暂时被隐瞒着的事物。

[2] 目今：现在，当前。

[3] 蠲（juān）免：免除。

[4] 题本：上奏章。

[5] 挑饬：挑剔责备。

[6] 通书：旧时男家通知女家迎娶日期的帖子。

[7] 羊酒：羊和酒。泛指赏赐或馈赠的物品。

[8] 抖搂：因抖动衣被而受凉。

[9] 笼：点燃。

[10] 北邙乡女：指女子死亡。北邙，即邙山，在洛阳之北。东汉、魏、晋的王侯公卿多葬于此。

[11] 蜜里调油：蜜和油调在一起。比喻人的感情亲密无间。

[12] 装新：指穿戴结婚时的礼服和饰物。

[13] 细乐：指管弦之乐。与锣鼓等音响大的音乐相对而言。

[14] 傧相：行婚礼时赞礼的人。

[15] 喜娘：旧时婚礼时照料新娘的妇女。

[16] 赞礼：高声唱颂行礼的仪节项目。

[17] 眼瞤（shùn）：眼皮跳动。

[18] 下场：谓科举时代考生进考场应试。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话说宝玉见了贾政，回至房中，更觉头昏脑闷，懒怠动弹，连饭也没吃，便昏沉睡去。仍旧延医诊治，服药不效，索性连人也认不明白了。大家扶着他坐起来，还是像个好人，一连闹了几天。那日恰是回九之期^[1]，“断痴情”、“成大礼”是一事，此回九仍黛玉也。死日即嫁日，为七日之复，更进二日，则三阳具足，成回九矣。与上回说薛蝌之四日同一用意，都是为演一复卦作定盘。若不过去，薛姨妈脸上过不去；若说去呢，宝玉这般光景，贾母明知是为黛玉而起，欲要告诉明白，又恐气急生变；宝钗是新媳妇，又难劝慰，特为宝钗下文作衬。必得姨妈过来才好。若不回九，姨妈嗔怪。都是曲笔。便与王夫人、凤姐商议道：“我看宝玉竟是魂不守舍，既无魂，何有人？是虽回而实未回也，是今日之宝玉。起动是不怕的^[2]，用两乘小轿，叫人扶着，从园里过去，应了回九的吉期，已后请姨妈过来安慰宝钗，咱们一心一计的调治宝玉，可不两全？”王夫人答应了，即刻预备。幸亏宝钗是新媳妇，宝玉是个疯傻的，由人掇弄过去了。宝钗也明知其事，心里只怨母亲办得糊涂，事已至此，不肯多言。钗自有悔心，而划到薛姨身上去，作者到底欺人，直终是书，总是一笔。独有薛姨妈看见宝玉这般光景，心里懊悔，此语别有来路，有去路。只得草草完事。

到家，宝玉越加沉重，次日连起坐都不能了，日重一日，甚至汤水不进。薛姨妈等忙了手脚，各处遍请名医，皆不识病源。只有城外破寺中住着个穷医姓毕别号知庵的，破寺则辟二氏之归，穷医则究生人之理。此书此意谁毕知乎？诊得病源，是悲喜激射，冷暖失调，饮食失时，忧忿滞中，正气壅闭，此内伤外感之症。数语关会全书。内伤，七情也，书非谈情之书乎？外感，六淫也，书中人非意淫之人乎？只两言能令《石头记》无剩义。于是度量用药。至晚服了，二更后，果然省些人事，便要水喝。贾母、王夫人等才放了心，请了薛姨妈，带了宝钗，都到贾母那里，暂且歇息。

宝玉片时清楚，自料难保，见诸人散后，房中只有袭人，因唤袭人至跟前，拉着手哭道：至死不悟，乃作者自留百廿回地步。“我问你，宝姐姐怎么来的？一语令“绛芸轩”案翻身跳出，即此十字，又了全部。我记得老爷给我娶了林妹妹过来，怎么被宝姐姐赶了去了？他为什么霸占住在这里？直到此处方借宝玉口中说破作意。既已明说作意，而犹有信“贤宝钗”者，吾未之敢信。我要说呢，又恐怕得罪了他。隐辟兼爱。你们听见林妹妹哭得怎么样了？”袭人不敢明说，只得说道：“林姑娘病着呢。”宝玉又道：“我瞧瞧他去。”说着要起来。岂知连日饮食不进，身子那能动转？便哭道：“我要死了。我有一句心里的话，只求你回明老太太：横竖林妹妹也是要死的，我如今也不能保，两处两个病人都要死的。死了越发难张罗，不如腾一处空房子，趁早将我同林妹妹两个抬在那里，活着也好一处医治、服侍，死了也好一处停放。你依我这话，不枉了几年的情分。”不过生同衾、死同穴之说，而写得委婉百折，恰合“情中情”下一“情”字。袭人听了这些话，便哭的哽噎气噎。

宝钗恰好同了莺儿过来，也听见了，便说道：“你放着病不保养，何苦说这些不吉利的话？老太太才安慰了些，你又生出事来。老太太一生疼你一个，如今八十多岁的人了，虽不图你的封诰，将来你成了人，老太太也看着乐一天，也不枉了老人家的苦心。太太更是不必说了，一生的心血精神，抚养了你这一个儿子，若是半途死了，太太将来怎么样呢？我虽是命薄，也不至于此。据此三件看来，你便要死，那天也不容你死的，所以你是不得死的。一篇大道理，侃侃道出，令人才入耳即知是宝钗。作者何苦用此种怪笔画此种怪人耶？而据此三件，又确确自宣所据而敢铤而走险耳。千古之大奸雄，千古之广学人成之耳。只管安稳着，养个四五天后，风邪散了，太和正气一足，自然这些邪病都没有了。”宝玉听了，竟是无言可答。半晌，方才嘻嘻的笑道：“你是好些时不和我说话了，这会子说这些大道理的话给谁听？”此写“情中情”上一“情”字，作下文地步也。宝钗听了这话，便又说道：“实告诉你说罢，那两日你不知人事的时候，林妹妹已经亡故了。”斩钉截铁。宝玉忽然坐起来，大声诧异道：“果真死了吗？”宝钗道：“果真死了，岂有红口白舌咒人死的呢？老太太、太太知道你姊妹和睦，你听见他死了，自然你也要死，所以不肯告诉你。”断史、王诸人是奴才，此方是霸才。“和睦”二字，何等斟酌！不失宝、黛即不失己，令人愧，令人感。吾怕宝钗，吾实怕作者。书中演黛玉死尚在后，此时黛玉未死也，而已死于宝钗之口。作者演黛玉之死于后，正演黛玉之死于先，盖自“埋香”以至“惊梦”，死黛玉已多多，何必待“焚稿”而始为归离恨以死耶？

宝玉听了，不禁放声大哭，倒在床上，忽然眼前漆黑，辨不出方向，心中正自恍惚，只见眼前好像有人走来。宝玉茫然问道：“借问此是何处？”那人道：“此阴司泉路。你寿未终，何故至此？”宝玉道：“适闻有一故人已死，遂寻访至此，不觉迷途。”那人道：“故人是谁？”宝玉道：“姑苏林黛玉。”那人冷笑道：“林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无魂无魄，何处寻访？明明说破无是公，而欲寻访者何多多？凡人魂魄，聚而成形，散而为气，生前聚之，死则散焉，常人尚无可寻访，何况林黛玉呢？汝快回去罢！”宝玉听了，呆了半晌，道：“既云死者散也，又如何有这个阴司呢？”那人冷笑道：“那阴司说有便有，说无就无，皆为世俗溺于生死之说，设言以警世，此段乃作者现身说法，都在两“冷笑”内。前曰“此阴司”，后曰“那阴司”，是固在阴司中而出阴司外，以奋笔直书一部《风月宝鉴》者也。便道上天深怒愚人，或不守分安常，或生禄未终¹³，自行夭折，或嗜淫欲，尚气逞凶，无故自殒者，特设此地狱，囚其魂魄，受无边的苦，以偿生前之罪。汝寻黛玉，是无故自陷也。且黛玉已归太虚幻境，汝若有心寻访，潜心修养，自然有时相见。太虚幻境后改太虚元境，正人生之始，通灵之根。潜心修养，自然保合太和而阴阳混一矣。是正此书真解，而续者乃以为此下手之路。如不安生，即以自行夭折之罪囚禁阴司，除父母外，欲图一见黛玉，终不能矣。”“除父母外”一语说得离奇，说得凝重。此书归一“孝”字夫复何疑。那人说毕，袖中取出一石，向宝玉心口掷来。便已是幻境得通灵，而得自那人，非得自空渺也。宝玉听了这话，又被石子打着心窝，吓的即欲回家，只恨迷了道路。正在踌躇，忽听那边有人唤他，回首看时，不是别人，正是贾母、王夫人、宝钗、袭人等围绕哭泣叫着，自己仍旧躺在床上。青埂峰石头又一往复，而写得十分凝重，以起下廿馀回。见案上红灯，窗前皓月，依然锦绣丛中，繁华世界。定神一想，原来竟是一场大梦。浑身冷汗，觉得心内清爽。仔细一想，真正无可奈何，不过长叹数声而已。上说“幽微灵秀地”，此写“无可奈何天”，因一联而有长叹之书也。着墨不多，提得起，放得下，但赏其文情悱恻，小矣。

宝钗早知黛玉已死，既死之以口，又死之以心，都是浑然元气。因贾母等不许众人告诉宝玉知道，恐添病难治，自己却深知宝玉之病实因黛玉而起，失玉次之，吾故曰病于摔玉，不病于失玉也。故趁势说明，使其一痛决绝，神魂归一，庶可疗治。借宝钗本领，泄全书用度。贾母、王夫人等不知宝钗的用意，再定奴才。深怪他造次，后来见宝玉醒了过来，方才放心，立即到外书房请了毕大夫进来诊视。那大夫进来诊了脉，便道：“奇怪，这回脉气沉静，神安郁散，明日进调理的药，就

可以望好了。”说着出去。众人各自安心散去。袭人起初深怨宝钗不该告诉，惟是口中不好说出。莺儿背地也说宝钗道：“姑娘忒性急了。”待正是求，缓正是急。宝钗道：“你知道什么！好歹横竖有我呢。”那宝钗任人诽谤，并不介意，只窥察宝玉心病，暗下针砭。何等见识，何等作用！而究竟成一没结果，警醒霸才不小。

一日，宝玉渐觉神志安定，虽一时想起黛玉，尚有糊涂。更有袭人缓缓的将“老爷选定的宝姑娘为人和厚，嫌林姑娘秉性古怪，原恐早夭；老太太恐你不知好歹，病中着急，所以叫雪雁过来哄你”的话，时常劝解。宝玉终是心酸落泪。欲待寻死，又想着梦中之言，又恐老太太、太太生气，又不能撩开；又想黛玉已死，宝钗又是第一等人物，方信金石姻缘有定，自己也解了好些。袭之劝，宝之想，一转一折，都是“情悟梨香院”回中语，亦是底，亦是面，乃作者拓余地文字。宝钗看来不妨大事，于是自己心也安了，只在贾母、王夫人等前尽行过家庭之礼后，便设法以释宝玉之忧。宝玉虽不能时常坐起，亦常见宝钗坐在床前，禁不住生来旧病。宝钗每以正言劝解，以“养身要紧，你我既为夫妇，岂在一时”之语安慰他。曰“生来旧病”，曰“岂在一时”，“绛芸轩”案大白矣。那宝玉心里虽不顺遂，无奈日里贾母、王夫人及薛姨妈等轮流相伴，夜间宝钗独去安寝，贾母又派人服侍，只得安心静养。又见宝钗举动温柔，也就渐渐的将爱慕黛玉的心肠，略移在宝钗身上。此是后话。是书凡提后话，无非前话。此乃钗、玉“绣鸳鸯”故事以前已自多多，宣钗、玉之秽，正以表宝、黛之洁，即提入下文“归离恨”。

却说宝玉成家的那一日，黛玉白日已经昏晕过去，却心头口中一丝微气不断，把个李纨和紫鹃哭的死去活来。到了晚间，黛玉却又缓过来了，微微睁开眼，似有要水要汤的光景。此时雪雁已去，只有紫鹃和李纨在旁。紫鹃便端了一盏桂元汤和的梨汁，用小银匙灌了两三匙。桂元养心，乃宝玉。梨汁养肺，乃宝钗。含此两毒而死，以归两六合六之纯坤，为一阳来复之地也。黛玉闭着眼静养了一会子，觉得心里似明似暗的。此时李纨见黛玉略缓，明知是回光返照的光景，回光即复，惟复知复。却料着还有一半耐头，自己回到稻香村，料理了一回事情。

这里黛玉睁开眼一看，只有紫鹃和奶妈并几个小丫头在那里，便一手攥了紫鹃的手，使着劲说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服侍我几年，我原指望咱们两个总在一处，不想我……”说着，又喘了一会子，闭了眼歇着。紫鹃见他攥着不肯松手，自己也不敢挪动，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只当还可以回转，听了这话，又寒了半截。半天，黛玉又说

道：“妹妹，我这里并没亲人，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到此出“干净”二字，乃一部大书畅发底里处也。书中写一不干净之宝钗，都在暗处着笔，所谓“金簪雪里埋”之义。写一干净之黛玉，都在明处着笔，所谓“玉带林中挂”之义。然自“玉生香”以及“发幽情”等回，其不及乱止争毫发，说干净正有若干不干净在，只不过留得一身而已，正驰欲背理取死之路，故发明此语，必遣开李纨也。说到这里，又闭了眼，不言语了，那手却渐渐紧了，喘成一处，只是出气大，入气小，已经促急的很了。紫鹃忙了，连忙教人请李纨。可巧探春来了。书演一理字，由一叹起，归一叹结，故为海棠社主人，而一切丧败无不因此。自应来了，了黛玉也。其在《易》道，为夬之剥，此正决去一阴，剥中得复之候。曰“可巧”，巧为七数，少阳之数也。紫鹃见了，忙悄悄的说道：“三姑娘，瞧瞧林姑娘罢。”说着，泪如雨下。此语如闻，此情如见，直括尽“一把辛酸泪”。探春过来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经凉了，连目光也散了。探有声无词，故不作一言。探春、紫鹃正哭着，叫人端水来给黛玉擦洗，李纨赶忙进来了。三个人才见了，不及说话。三人总会合成一书，只欲人各洗其身心以全受全归而已。其义都在底里，语面无可寻，故曰“不及说话”。刚擦着，猛听黛玉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不作声了。一心演义，截然而止。书虽千回百折，其实止直说一心，故为直声。一心所分，一绺一黛而已，故曰“宝玉，宝玉”。一绺一黛，不过一阴一阳，在卦为乾坤，为咸恒，为坎离、否泰、剥夬、姤复而已，故曰“你好”。“好”合一“子”一“女”而成文。到此阴阳浑成，返还太极，更不作声矣。以收煞甄士隐之《好了歌》，并不必未回之“详说”矣。而有多少聪明人群居斗思，各猜“好”字下当是什么字。说来说去，吾不敢谓谁是谁非，特起作者于九泉，问他“你说好什么”，当答曰“我也不知好什么”。紫鹃等急忙扶着，那汗愈多，那身子便渐渐的冷了。固是常套。而汗为心液，一部书说一散一冷而已。探春、李纨叫人乱着拢头穿衣。只见黛玉两眼一翻，呜呼！“呜呼”二字，全书了结。

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一声呜呼，写此两语。十四字内总括全书。上一下三，以一生三，是为《易》象、为卦体，书之用也。魂，为木所藏。曰随风散，林死于风之风，即荣散于风之风。而风亦肝木所自生，风散之，实自散之也。梦，是书名；愁，是书因。因为入梦者愁，斯为入梦者阻，但能遥寻头绪于一刘老老，则凡“三更”无不成“一缕”也。香玉案了。

当时黛玉气绝，正是宝玉娶宝钗的这个时辰。金木交并，争于一

刻，是乃大道。道家之炼阴，儒修之克复也。而文字穿插之妙，若网在纲矣。紫鹃等都大哭起来。李纨、探春想他素日的可疼，今日更加可怜，也便伤心痛哭。因潇湘馆离新房子甚远，所以那边并没听见。一时大家痛哭了一阵，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侧耳一听，却又没有了。彼不闻哭，此则闻乐。乐于此即哭于此，何有于宝钗。探春、李纨走出院外再听时，惟有竹梢风动，月影移墙，好不凄凉冷淡。迷离恍惚，是耶非耶，又从李、探一点风月。一时叫了林之孝家的过来，将黛玉停放毕，派人看守，等明早去回凤姐。

凤姐因见贾母、王夫人等忙乱贾政起身，又为宝玉昏愤更甚，正在着急异常之时，若是又将黛玉的凶信一回，恐贾母、王夫人愁苦交加，急出病来，只得亲自到园。到了潇湘馆内，也不免哭了一场。“只得”、“也不免”等字，画出凤姐为人。见了李纨、探春，知道诸事齐备，便说：“很好。此‘很好’正对发‘你好’，却绝不是‘你好狠’评语，切莫误会。不过彼曰‘好’，此亦曰‘好’，千古大道同归一‘好’而已。只是刚才你们为什么不言语，叫我着急？”探春道：“刚才送老爷，怎么说呢？”凤姐道：“还倒是你们两个可怜他些。这么着，我还得那边去招呼那个冤家呢，拉杂如乱麻中，而条贯分晰如此。可见一切矛盾语，皆有为而云。即那边亦止是冤家，抑又何必自外于理而独当那边耶？是已到‘忤宿冤’。但是这件事好累赘。若是今日不回，使不得；若回，又恐怕老太太搁不住。”李纨道：“你去见机行事，见机行事，当下指点。得回再回方好。”凤姐点头，忙忙的去。

凤姐到了宝玉那里，听见大夫说不妨事，贾母、王夫人略觉放心。凤姐便背了宝玉，缓缓的将黛玉的事回明了。贾母、王夫人听得，都吓了一跳。宝玉得死信于宝钗，史、王得死信于凤姐，所谓冤各有头。贾母眼泪交流，说道：“是我弄坏了他了。自‘恤孤女’回到此明作一断。但只是这个丫头也忒傻气。”又为“傻”字作真着落。说着，便要到园里去哭他一场，又惦记着宝玉，两头难顾。王夫人等含悲共劝贾母：“不必过去，老太太身子要紧。”贾母无奈，只得叫王夫人自去，又说：“你替我告诉他的阴灵，并不是我忍心不来送你，一段有底有面，不即不离，言外有言，令人自然意会。只为有个亲疏。你是我的外孙女儿，是亲的了；若与宝玉比起来，可是宝玉比你更亲些。笔如分水犀。倘宝玉有些不好，我怎么见他父亲呢？”与上段针锋相对。说着，又哭起来。王夫人劝道：“林姑娘是老太太最疼的，但只寿夭有定。如今已经死了，无可尽心，只是葬礼上要上等的发送。一则可以少尽咱们的心，二则就是姑太太和外甥女儿的阴灵儿也可以少安了。”贾母听到这

里，越发痛哭起来。

凤姐恐怕老人家伤感太过，明仗着宝玉心中不甚明白，便偷偷的使人来撒个谎儿，哄老太太道：“宝玉那里找老太太呢。”贾母听见，才止住泪，问道：“不是又有什么缘故？”凤姐陪笑道：“没什么缘故，他大约是想老太太的意思。”着此一段，乃在上两段夹缝中指点。贾母连忙扶了珍珠儿，凤姐也跟着过来。走至半路，正遇王夫人过来，一一回明了贾母。贾母自然又是哀痛的，只因要到宝玉那边，只得忍泪含悲的说道：“既这么着，我也不过去了，由你们办罢，我看着心里也难受。只别委屈了他就是了。”底接底，面接面，一丝不走。王夫人、凤姐一一答应了。贾母才过宝玉这边来，见了宝玉，因问：“你做什么找我？”宝玉笑道：“我昨天晚上看见林妹妹来了，他说要回南去。二字自应特提。我想没人留得住，还得老太太来给我留一留他。”贾母听着，说：“使得，只管放心罢。”袭人因扶宝玉躺下。

贾母出来，到宝钗这边来。那时宝钗尚未回九^[4]，所以每见了人，倒有些含羞之意。“倒”字生刺。这一天见贾母满面泪痕，递了茶。递茶新妇礼也，找“成大礼”。贾母叫他坐下，宝钗侧身陪着坐了，北礼新妇无坐。方找成礼，即隐废礼。才问道：“听得林妹妹病了，不知他可好些了？”贾母听了这话，那眼泪止不住流下来，因说道：“我的儿，我告诉你，你可别告诉宝玉。都是因你林妹妹，才叫你受了多少委屈。你如今作媳妇了，我才告诉你：这如今你林妹妹没了两三天了，就是娶你的那个时辰死的。钗得死信于史，史告成功也。如今宝玉这一番病，还是为着这个。你们先都在园子里，自然也都是明白的。”“都是明白”一语点睛。“风月案”至此方才全翻。史自招承包揽矣。宝钗把脸飞红了，面子是羞，底子上火。想到黛玉之死，又不免落下泪来。贾母又说了一回话，去了。

自此宝钗千回万转，想了一个主意，只不肯造次。所以过了回九，才想出这个法子来。如今果然好些，然后大家说话才不似以前留神。又是追原。独是宝玉，虽然病势一天好似一天，他的痴心总不能解，必要亲去哭他一场。贾母等知他病未除根，不许他胡思乱想。怎奈他郁闷难堪，病多反复。倒是大夫看出心病，索性叫他散开了，再用药调理，倒可好得快些。宝玉听说，立刻要往潇湘馆来。贾母只得叫人抬了竹椅子来，扶宝玉坐上。贾母、王夫人即便先行。到了潇湘馆内，一见黛玉灵柩，贾母已哭得泪干气噎，凤姐等再三劝住。王夫人也哭了一场。李纨便请贾母、王夫人在里间歇着，犹自落泪。

宝玉一到，想起未病之先，常到这里，今日屋在人亡，不禁嚎啕大哭。想起从前何等亲密，今日死别，怎不更加伤感？众人原恐宝玉病后过哀，都来解劝。宝玉已经哭得死去活来，大家搀扶歇息。写下半正面，在众人不过如此，都是恰好笔墨，而于宝玉亦不作十成语，岂江郎才尽耶？不知此正隐发题理。“相思”即恨也，黛玉死宝归空，心已合，泪已完，所谓“离恨”也。于是则不得不周旋，以为许多下文地步，而于义则为可有可无。笔下轻重，力皆不吃，乃最是惨淡经营处。至责宝玉移情于钗，尚是半底半面也。其余随来的，如宝钗俱极痛哭。独是宝玉，必要叫紫鹃来见，问明姑娘临死有何话说。乃问作者。紫鹃本来深恨宝玉，今见如此，心里已回过来些，又见贾母、王夫人都在这里，不敢洒落宝玉^[5]，便将林姑娘怎么复病，怎么烧毁帕子，焚化诗稿，并将临死的话，一一的都告诉了。既递“感痴郎”，又为上段作斡旋也。宝玉又哭得气噎喉干。探春趁便又将黛玉临终嘱咐带柩回南的话也说了一遍，一啼一叹，和盘托出。贾母、王夫人又哭起来。多亏凤姐能言劝慰，略略止些，便请贾母等回去。宝玉那里肯舍，无奈贾母逼着，只得勉强回房。

贾母有了年纪的人，打从宝玉病起，日夜不安，今又大痛一阵，已觉头晕身热，虽是不放心惦着宝玉，却也挣扎不住，回到自己房中睡下。死丧无日，都起于此。王夫人更加心痛难禁，也便回去，派了彩云帮着袭人照应，并说：“宝玉若再悲戚，速来告诉我们。”宝钗是知宝玉一时必不能舍，也不相劝，只用讽刺的话说他。宝玉倒恐宝钗多心，也便饮泣收心，歇了一夜，倒也安稳。明日一早，众人都来瞧他，但觉气虚身弱，心病倒觉去了几分，于是加意调养，渐渐的好起来。此段亦分明，亦恍惚，是好安放。贾母幸不成病，惟是王夫人心痛未痊。那日薛姨妈过来探望，看见宝玉精神略好，也就放心，暂且住下。

一日，贾母特请薛姨妈过去商量，说：“宝玉的命，都亏姨太太救的，如今想来不妨了。独委屈了你的姑娘。如今宝玉调养百日，身体复旧，又过了娘的功服，正好圆房。大功九月，自去腊计之，服已过了，则此际当为九月杪，乃秋末冬初，“初试”“一进”之候，正好圆房，乃圆于彼时，岂今日哉？这篇账更谁算。要求姨太太作主，另择个上好的吉日。”作主另择，言下蹊跷。吾不能解此圆房是何圆房。薛姨妈便道：“老太太主意很好，何必问我？宝丫头虽生的粗笨，心里却还是极明白的。袭人亦是这等明白。他的性情，老太太素日是知道的。将言噤嘴，心情口角极其微妙。但愿他们两口儿言和意顺，却是一个雪雁，与他何涉！从此老太太也省好些心，我姐姐也安慰些，我也放了心了。老

太太便定个日子，还通知亲戚不用呢？”贾母道：“宝玉和你们姑娘生来第一件大事，况且费了多少周折，如今才得安逸，必要大家热闹几天，亲戚都要请的。一来酬愿，二则咱们吃杯喜酒，也不枉我老人家操了些心。”薛姨妈听说，自然也是欢喜的，便将要办妆奁的话也说了一番。贾母道：“咱们亲上做亲，我想也不必这些。若说动用的，他屋里已经满了，必定宝丫头他心爱的要你几件，姨太太就拿了来，我看宝丫头也不是多心的人。不比我那外孙女儿的脾气，所以他不得长寿。”说着，连薛姨妈也便落泪。补“成大礼”，追“断痴情”，以起下一篇笑话。

恰好凤姐进来，笑道：“老太太、姑妈又想着什么了？”薛姨妈道：“我和老太太说起你林妹妹来，所以伤心。”凤姐笑道：“老太太和姑妈且别伤心，我刚才听了个笑话儿来了，笑话从恰好一“好”字来，顿得住本大段，拢得住全部书。意思说给老太太和姑妈听。”说给凡为史凡为薛之人听，全书是这个意思。贾母拭了拭眼泪，微笑道：“你又不不知要编派谁呢？原不知编派谁，而看官偏爱指他编派谁。你说来我和姨太太听听，说不笑我们可不依。”只见那凤姐未从开口，先用两只手比着，笑弯了腰了。未开口，令人寻于语言之先；用手比，令人得于设象之下。两手则十指，一左一右也。分之则奇，合之则偶，各成为五。

《河图》于此比，《洛书》于此比，而无非一“孝”之旨，一笑之用也。

未知他说出些什么来，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与前回只是一回，为本大段去路，以起下廿二回冤孽账篇之余尾也。聚精会神，出落全题文字。其收煞非寻常话头绾得住，故归之凤姐一笑话。其在“效戏彩”回聋子爆竹，收拾东西一笑话，乃结上半部，起中半部，即以趋结末文字。此一笑话，乃结中半部，起结末，而缴上半部文字。并至此书未开之前，既完之后，都有此一笑话在空际盘旋。其史、尤、政、赦诸笑话，总括于此。

自“瞒消息”至此为一大段，自“辱亲女”回到此只了明公案。讹言既死元妃，气数之天，脱然离恨；真事直宣包勇，转旋之际，勾了相思。稿子当焚，风月鉴怕留正面；包儿已破，骷髅鬼原是生身。缥缈来兮仙乐闻，呜呼止矣哭声寂。礼是成出闺之礼，情是断迷性之情。既出不能入，怜他枉设机关；一死胜于生，较彼差得干净。颦儿晕褪，《好了歌》终。

【护花主人评曰】宝钗劝解宝玉，先说一篇大道理话，是兵家堂皇正兵；直说黛玉已故，是兵家不测奇兵。奇正相参，令人捉摸不着。

宝玉离魂一梦，必不可少。若无此梦，痴想何时醒悟？呆病何能渐

愈？但此梦非宝钗说破黛玉已死，无由入梦。宝钗可谓神于医心病者。

宝玉通灵，原是顽石。梦中石子打着心窝，通灵本质已经复回，所以渐渐醒愈。后来和尚送回通灵，一点便能超悟。

梦中迷路，忽听有人叫唤，回首一看，却是亲人，自己身子依旧躺在床上。写梦境入神。

黛玉临终光景，写得惨淡可怜，更妙在连呼“宝玉”，只说得“你好”二字，便咽住气绝。真描神之笔。

空中音乐，妙在若有若无，不落小说俗套。

补写凤姐告知贾母及贾母告知宝钗黛玉已死日期，俱入情入理，毫无强砌痕迹。

圆房一层，不宜过迟，以便宝玉与宝钗渐调琴瑟。

第九十四回至九十八回一大段，应分三小段：九十四上半回为一段，叙海棠复生，为妖孽见兆，并非吉征，九十四下半回至九十五回为一段，叙元妃薨逝，宝玉疯癫，以见花妖之响应；九十六、七、八回为一段，叙钗、黛二人一婚一死，了结黛玉因果，引起宝钗后事。

【大某山民评曰】宝玉说姐姐之赶妹妹也，煞费苦心，其巴结尊上，和叶同辈，拊循下人，俱在远处、大处预为道地。故但见小心谨慎，大度优容，无纤芥之失，盖诸人皆受其笼络，而愿望始酬。若云自行霸占，固系疯傻乱话。

说有便有，说无便无，即《传灯录》所云：道如太虚，廓然虚豁，不可强是非。至云设言警世，足破万世庸愚见识。

雪芹先生不欲以暧昧之事糟蹋闺房，故于黛玉临终时标出“身子干净”四字，使人默喻其意。前晴雯将死，亦云悔不当初，皆作者极力周旋处。

黛玉气断之时，即宝钗婚成之候。新房热闹，满堂合奏笙箫；旧院凄凉，半空亦有音乐。夫笙箫者，生所同也。音乐者，死所独也。黛玉亦何嫌乎钗！

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1] 回九：旧俗，新娘结婚后第九日要回娘家，称为回九。

[2] 起动：起居。

[3] 生禄：指寿命。

[4] 回九：古代新娘结婚九日后回娘家为回九。

[5] 洒落：奚落，数说别人过失或短处。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话说凤姐见贾母和薛姨妈为黛玉伤心，便说：“有个笑话儿为黛玉伤心，人人知之；有个笑话，则非人所知矣。是九十八回馀文，九十九回起处。说给老太太和姑妈听。”未从开口，先自笑了，因说道：“老太太和姑妈打谅是那里的笑话儿？就是咱们家的那二位新姑爷、新媳妇啊。”贾母道：“怎么了？”凤姐拿手比着，道：“一个这么坐着，一个这么站着，一个这么扭过来，一个这么转过来，一个又……”说到这里，贾母已经大笑起来，五个“一个”，只是“一个”，成于一，归于五，种种比，比此也，引而伸之，自然大笑。说道：“你好生说罢，倒不是他们两口儿，你倒把人恼的受不得了。”薛姨妈也笑道：“你往下直说罢，不用比了。”因要恼人，故总用比，其实是直说也。而凤姐一身解数，用侧笔写得活跳。凤姐才说道：“刚才我到宝兄弟屋里，我听见好几个人笑，我只道是谁，巴着窗户眼儿一瞧，原来宝妹妹坐在炕沿上，宝兄弟站在地下。宝兄弟拉着宝妹妹的袖子，口口声声只叫：‘宝姐姐，你为什么不会说话了？’‘伤心岂独息夫人’。你这么说一句话，我的病包管全好。”宝妹妹却扭着头，只管躲。宝兄弟却作了一个揖，上前又拉宝妹妹的衣服。宝妹妹急得一扯，宝兄弟自然病后是脚软的，索性一扑，扑在宝妹妹身上了。扑在身上，是何所作？而乃是宝钗一扯所成。应用推而反用扯，此绛芸“梦兆”也，即梨香“情悟”也。宝妹妹急得红了脸，说道：‘你越发比先不尊重了。’”先是何时？说到这里，贾母和薛姨妈都笑起来。

凤姐又道：“宝兄弟便立起身来，笑道：‘亏了跌了这一交，好容易才跌出你的话来了。’”话是跌出，便是直说“一朝失足易，半夜拊心难”，因有此假语村言也。薛姨妈笑道：“这是宝丫头古怪，这有什么的？既作了两口儿，说说笑笑的怕什么？他没见他琏二哥和你。”以方议圆房而未圆房之钗、玉比琏、凤已奇，以小婢而见大伯说说笑笑更奇。这又是全书直说无隐处。凤姐儿笑道：“这是怎么说呢？我说个笑

话给姑妈解闷儿，姑妈反倒拿我打起卦来了^[1]。”自侮自毁，正要人人各知打卦。贾母也笑道：“要这么着才好：夫妻固然要和气，也得有个分寸儿。我爱宝丫头就在这尊重上头。只是我愁着宝玉还是那么傻头傻脑的，这么说起来，比头里竟明白多了。你再说说，还有什么笑话儿没有？”凤姐道：“明儿宝玉圆了房，亲家太太抱了外孙子，那时候不更是笑话儿了么？”娶妇得孙，有何笑话？古怪蹊跷，此言特甚。是乃笑话外之笑话。贾母笑道：“猴儿，我在这里同着姨太太想你林妹妹，你来恁个笑话还罢了，怎么臊起皮来了^[2]？以得孙为臊皮，尤其古怪蹊跷，非吾所能知矣。你不叫我们想你林妹妹，你不用太高兴了。你林妹妹恨你，将来不要独自一个到园里去，提防他拉着你不依。”已到“幽魂”“异兆”回，“树倒猢猻散”之时矣。故“猴儿”特提。凤姐笑道：“他倒不怨我，他临死咬牙切齿，倒恨着宝玉呢。”史推凤，凤推宝，即推即招。贾母、薛姨妈听着还道是顽话儿，也不理会，“不理会”三字又总括一笑话。便道：“你别胡拉扯了。你去叫外头挑个很好的日子，给你宝兄弟圆了房儿罢。”凤姐去了，择了吉日，重新摆酒唱戏，请亲友，这不在话下。黛玉发丧，宝玉圆房，不在话下，正在话上也。

却说宝玉虽然病好复元，宝钗有时高兴，翻书观看，谈论起来，宝玉所有眼前常见的，尚可记忆，若论灵机，大不是从前活变了，连他自己也不解。远递“惊谜语”。宝钗明知是通灵失去，所以如此。倒是袭人时常说他：“你何故把从前的灵机都忘了？那些旧毛病忘了才好，为甚么你的脾气还觉照旧，在道理上更糊涂了呢。”近递“候芳魂”，皆展拓文字。宝玉听了，并不生气，反是嘻嘻的笑。有时宝玉顺性胡闹，多亏宝钗劝说，诸事略觉收敛些。袭人倒可少费些唇舌，惟知悉心服侍。别的丫头素仰宝钗贞静和平，各人心服，无不安静。总不脱两“贤”字。只有宝玉到底是爱动不爱静的，时常要到园里去逛。贾母等一则怕他招受寒暑，二则恐他睹景伤情。虽黛玉之柩已寄放城外庵中，略还下落，而黛已出大观之外，宝尚在大观之中，一心了而未了也。然而潇湘馆依然人亡屋在，不免勾起旧病来，所以也不使他去。况且亲戚姐妹们，薛宝琴已回到薛姨妈那边去了；人琴俱杳。史湘云因史侯回京，也接了家去了，烟云悉化。又有了出嫁的日子，所以不大常来，只有宝玉娶亲那一日与吃喜酒这天来过两次，也只在贾母那边住了，为着宝玉已经娶过亲的人，又想自己就要出嫁的，也不肯如从前的诙谐谈笑，就是有时过来，也只和宝钗说话，见了宝玉，不过问好而已；金锁、金麒麟原同一气，故成礼、圆房必有他，而即串出有日子出嫁，固合一人为三影者。那邢岫烟却是因迎春出嫁之后，便随着邢夫人过去；虽册外人，亦须安放。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即同着李婶娘过来，亦不过到太太们与姐姐

们处请安问好即回，到李纨那里略住一两天就去了；所以园内的只有李纨、探春、惜春了。一部大观，惟有叹息，此彻上彻下之理，要人各自早驱妖孽也。贾母还要将李纨挪进来，为着元妃薨后，家中事情接二连三，也无暇及此。接二连三，再伸《易》理，而三人安顿，底面恰好。现今天气一天热似一天，天是何天？是圆房已历冬春而至夏矣。园里尚可住得，等到秋天再搬。此是后话，暂且不提。曰“是后话”，乃前话之“携蝗大嚼图”也。

且说贾政带了几个在京请的幕友，晓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见过上司，即到任拜印受事，便查盘各属州县粮米仓库。贾政向来作京官，只晓得郎中事务都是一景儿的事情^[3]，就是外任，原是学差，也无关于吏治上。方入本回责贾政文字。夫政岂果能知郎中事者？不能齐家，焉能治国？只以所学之差而已，数语非泛起闲文。所以外省州县折收粮米、勒索乡愚这些弊端，虽也听见别人讲究，却未尝亲办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面子是美，底子是刺，书主宝、黛，书主一心也。以做官治一心而一心坏，以一心做官而官坏，所谓“于国于家无济”也。起下文仍是追上文。便与幕宾商议，出示严禁，并谕以一经查出，必定详参揭报^[4]。初到之时，果然胥吏畏惧，便百计钻营。偏遇贾政这般古执^[5]。“古执”字下得严，即砚台谜之意。以下说现在，即是说既往语。语悉有映射。那些家人跟了这位老爷在都中一无出息，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便在京指着在外发财的名头，向人借贷，做衣裳，装体面，心里想着到了任，银钱是容易的了。不想这位老爷呆性发作，认真要查办起来，州县馈送，一概不收。无才不可以为家，无才不可以为国，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也。文故作纵送，乃为贾政“政”字下针砭。否则教人不认真而受馈送耶？特出于呆性，则无一可耳。门房签押等人心里盘算道：“我们再挨半个月，衣服也要当完了，债又逼起来，那可怎么样好呢？眼见得白花花的银子，只是不能到手。”那些长随也道：“你们爷们到底还没花什么本钱来的，我们才冤，花了若干的银子，打了个门子^[6]，来了一个多月，连半个钱也没见过。想来跟这个官儿，是不能捞本儿的了。明儿我们齐打伙儿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齐都来告假。贾政不知就里，便说：“要来也是你们，要去也是你们，既嫌这里不好，就都请便。”“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一联，开首即见于秦氏房中，是未有梦先有此语，全书之作意在此。如此等处，直然犀烛，然却是要人真练达，真洞明也。政乃不知就里，而来不知来，去不知去，不坏何待耶？那些长随怨声载道而去。

只剩下些家人，又商议道：“他们可去的去了，我们去不了的，到

底想个法儿才好。”入上半回，不烦不简，写得恰好。内中有一个管门的，叫李十儿，“乾坤《易》之门户”，一书之成竹也。开既归离恨以下之书，自必以《易》道特起，故曰“管门”。曰“李十儿”，李为木子，乃少阳之生发，而寓言为理。十则一纵一横，正天地转旋、冷热循环之理。又随所转而视之，都为“乂”字，为交，为老阴。阴老必以为少阳，而生生不息由此矣，故必曰“十儿”，乾坤六子皆儿也。是须与刘老老相对勘，必先明十儿之理，方能作老老之留。题曰“破例”，乃破全书之凡例，与第六回之寻头绪同一郑重也。便说：“你们没能耐的东西，着什么忙？我见这长字号儿的在这里，不犯给他出头。如今都饿跑了，瞧瞧你十太爷的本领，少不得本主儿依我。长去则短至，又固从夏至之一阴而变也，即天心亦无如何，故曰“本主依我”。而灵心妙笔，写来活脱。只是要你们齐心，打伙儿弄几个钱，回家受用；若不随我，我也不管了，横竖拼得你们过。”众人都说：“好十爷，你还主儿信得过。若你不管，我们实在是死症了[4]。”写题中一“同”字，再明《易》道。奴为小人，阴也；又为臣道，坤也。然阴不遽阴，坤不遽坤，从一阴二阴驯至三阴，而坤象始成，又固从拆一来也。拆，破也，是曰“同破”。李十儿道：“不要我出了头，得了银钱，又说我得大分儿了。窝儿里反起来，大家没意思。”众人道：“你万安，没有的事。就没有多少，也强似我们腰里掏钱。”

正说着，只见粮房书办走来找周二爷。必是姓周，与刘老老之周瑞同点《周易》也。李十儿坐在椅子上，跷着一只腿，挺着腰，说道：“找他做什么？”书办便垂手陪着笑，说道：“本官到了了一个多月的任，这些州县太爷见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说话，到了这时候，都没有开仓。若是过了漕[8]，你们太爷们来做什么的？”李十儿道：“你别混说，老爷是有根蒂的，根蒂即在十儿。凡演老老、十儿，无非演一“复”字也，已到百十九回。说到那里，是要办到那里。这两天原要行文催兑，因我说了缓几天才歇的。你到底找我们周二爷做什么？”书办道：“原为打听催文的事，没有别的。”李十儿道：“越发胡说。方才我说催文，你就信嘴胡诌，明说胡诌，山子野、湖州人一齐再点。可别鬼祟祟来讲什么账。我叫本官打了你，退你。”书办道：“我在这衙门内已经三代了，是曰老。外头也有些体面，家里还过得，就规规矩矩伺候本官升了还能够，不像那些等米下锅的。”说着，回了一声：“二太爷，我走了。”声如闻，形如见，面妙底尤妙，可以意会，评不胜评。李十儿便站起堆着笑说：“这么不禁顽，几句话就脸急了[9]。”书办道：“不是我脸急，若再说什么，岂不带累了二太爷的清名呢？”李十儿过来拉着书办的手说：“你贵姓啊？”书办道：“不敢，我姓詹，单名是个会字，

从小儿也在京里混了几年。”李十儿道：“詹先生，我是久闻你的名的。我们弟兄们是一样的，有什么说，晚上到这里，咱们说一说。”书办也说：“谁不知道李十太爷是能事的，把我一诈就吓毛了。”此段忽离忽合，有顺有逆，神奸毕照，是文字能品。而底里句句是《易》，则神品矣。忽曰“二太爷”，忽曰“十太爷”，十生于二，其显焉者也。至姓詹，则欲人玩其占；名会，则欲人会其意。倘止以詹会为沾贿，则小矣。大家笑着走开。那晚便与书办唧咕了半夜。

第二天，拿话去探贾政，被贾政痛骂了一顿。政为存周，为《大车》篇之大夫，乃东周下堂之时，于此隐演之。隔一天拜客，里头分咐伺候，外头答应了。停了一会子，打点已经三下了，大堂上没有人接鼓，好容易叫个人来打了鼓。贾政踱出暖阁，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个。贾政也不查问，在墀下上了轿，等轿夫又等了好一会，来齐了抬出衙门，那个炮只响得一声。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个打鼓，一个吹号筒。写来令人失笑。而“一个”屡提，所谓“硕果不食”之象也。盖剥之上爻，正坤之所由成也。贾政便也生气，说：“往常还好，怎么今儿不齐全至此？”抬头看那执事，都是搀前落后。勉强拜客回来，便传误班的要打。有的说因没有帽子误的，有的说是号衣当了误的。又有的说三天没吃饭抬不动。贾政生气，打了一两个，也就罢了。全演剥象，而实有复机，故曰生气。

隔一天，管厨房的上来要钱，贾政将带来银两付了。已后便觉样样不如意，比在京的时候倒不便了好些。无奈，便唤李十儿问道：“我跟我这些人怎样都变了？单一而折，一折而又，为都变了。你也管管。现在带来银两早使没有了，藩库俸银尚早^[10]，该打发京里取去。”李十儿禀道：“奴才那一天不说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这些人都是没精打彩的，叫奴才也没法儿。老爷说家里取银子，取多少？现在打听节度衙门这几天有生日，别的府道老爷都上千上万的送了，我们到底送多少呢？”贾政道：“为什么不早说？”李十儿说：“老爷最圣明的，我们新来乍到，又不与别位老爷很来往，谁肯送信？巴不得老爷不去，便好想老爷的美缺。”言之慨然。贾政道：“胡说！我这官是皇上放的，不与节度做生日便叫我不做不成？”特提胡说，乃胡说中理道之大。李十儿笑着回道：“老爷说的也不错。京里离这里很远，凡百样事都是节度奏闻。他说好便好，说不好便吃不住，到得明白，已经迟了。此则胡说中气数之天，能于气数中而挽归理道，则必视其人矣，便是下文“我正要问你”之说。就是老太太、太太们，那个不愿意老爷在外头烈烈轰轰的做官呢？”口说这里，目视那里。

贾政听了这话，自然心里明白，道：“我正要问你，为什么都说起来？”此数语费解，“正要问你”，问理道也。“都说出来”，说气数也。或谓句有误刻者，非。李十儿回说：“奴才本不敢说，老爷既问到这里，若不说，是奴才没良心；“剥穷上反下”。若说了，少不得老爷又生气。”贾政道：“只要说得在理。”不中不才，直斥贾政，是为说得在理。李十儿说道：“那些书吏衙役，都是花了钱买着粮道的衙门来想发财，俱要养家活口。自从老爷到了任，并没见为国家出力，倒先有了口碑载道^[11]。”贾政道：“民间有什么话？”李十儿道：“百姓说，凡有新到任的老爷，告示出得愈利害，愈是想钱的法儿。州县害怕了，好多多的送银子。收粮的时候，衙门里便说，新道爷的法令明是不准要钱。这一留难叨蹬^[12]，那些乡民心里愿意花几个钱，早早了事。所以那些人不说老爷好，反说不谙民情。切中时弊，而实一假之所致也。故下文即接贾雨村。便是本家大人，是老爷最相好的，他不多几年，已巴到极顶的分儿，也只为识时务，能够上和下睦罢了。”便已到“归结《红楼梦》”。

贾政听到这话，说道：“胡说！我就不识时务吗？若是上和下睦，叫我与他们猫鼠同眠吗？”再点胡说，以但知上和下睦者为一胡说，以不知上和下睦者又一胡说，总一不猫不鼠之识时务而已。李十儿回说道：“奴才为着这点忠心儿掩不住，才这么说。长至短至，皆起于中心一点。《易》道亘古如斯，而若辈口吻逼真。普告天下宰官之喜听中心话者。若是老爷就是这样做去，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时候，老爷又说奴才没良心，有什么话不告诉老爷了。”良心亦即忠心。贾政道：“依你怎么做才好？”以渐堕入，是忠心掩不住处。李十儿道：“也没有别的，趁着老爷精神年纪，里头的照应，老太太的硬朗，为顾着自己就是了。此语已不猫不鼠。不然，到不了一年，老爷家里的钱也都贴补完了，还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都说老爷是做外任的，自然弄了钱藏着受用。倘遇着一两件为难的事，谁肯帮着老爷？那时辩也辩不清，悔也悔不及。”从祸福起见，正不猫不鼠之根。贾政道：“据你一说，是叫我做贪官吗？送了命还不要紧，必定将祖父的功勋抹了才是。”李十儿回禀道：“老爷极圣明的人，没看见旧年犯事的几位老爷吗？这几位都与老爷相好，老爷常说是个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里？现有几位亲戚，老爷向来说他们不好的，如今升的升，迁的迁，只在要做的好就是了。“好”、“了”二字，该括胡说。真处有真好，假处有假好。李十此语则总说两好。老爷要知道：民也要顾，官也要顾。若是依着老爷，不准州县得一个大钱，外头这些差使谁办？只要老爷外面还是这样清名声原好，里头的委曲，只要奴才办去，关碍不着老爷的。奴才跟主儿一场，到底也要掏出忠心来。”贾政被李十儿一番言语，说得心无主见，他有

忠心，自然此无主见。薛、王诸人一切愚弄都受于此。道：“我是要顾性命的，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已是心肯。保性命者，果如斯乎？是归《易》理作结。说着，便踱了进去。

李十儿便自己做起威福，钩连内外^[13]，一气的哄着贾政办事，反觉得事事周到，件件随心。所以贾政不但不疑，反多相信。便有几处揭报，上司见贾政古朴忠厚，也不查察。惟是幕友们耳目最长，见得如此，得使用言规谏，无奈贾政不信，也有辞去的，也有与贾政相好，在内维持的。于是漕务事毕，尚无陨越^[14]。一段提顿，言简意该，此政之为政可知。乃破木石、合金玉之案也。

一日，贾政无事，在书房中看书。签押上呈进一封书子。外面官封，上开着“镇守海门等处总制公文一角，飞递江西粮道衙门”。贾政拆开看时，只见上写道：

金陵契好，桑梓情深^[15]。昨岁供职来都，窃喜常依座右。仰蒙雅爱，许结朱陈^[16]，至今佩德勿谖。只因调任海疆，未敢造次奉求，衷怀歉仄^[17]，自叹无缘。今幸荣戟遥临^[18]，快慰平生之愿。

正申燕贺^[19]，先蒙翰教，边帐光生，武夫额手^[20]，虽隔重洋，尚叨樾荫^[21]。想蒙不弃单寒^[22]，希望芰萝之附^[23]；小儿已承青盼，淑媛素仰芳仪。如蒙践诺，即遣冰人^[24]。途路虽遥，一水可通，不敢云百辆之迎^[25]，敬备仙舟以俟。兹修寸幅，恭贺升祺，并求金允。临颖不胜待命之至^[26]。世弟周琼顿首。政王对头亲家，又必姓周，探春之所归，一叹之所主也。其名曰琼，犹曰穷，《易》“穷则变”也。曰“世弟”，阅世生人循环不已也。为海门总制，海处东南，为阳，黛玉之所从出，而《易》道行乎其间，是海门总制也。探春在《易》为夬之剥，夬穷于上爻一阴，剥穷于上爻一阳，皆《易》之穷，而复在其中也。书演报复。贾于薛为霸亲，薛于贾为附势，今即以探春作还报。看札中语气及已后情形，此意跃跃言下。自称世弟，何其踞耶！

贾政看了，心想：“儿女姻缘，果然有一定的。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看主见如何耳。旧年因见他就了京职，又是同乡的人，素来相好，又见那孩子长得好，在席间原提起这件事，因未说定，也没有与他们说起。补笔自不可少，而乃女家先愿意。席间草草提起，政一人知之，他们皆不知也。是即薛姨妈金锁。后来他调了海疆，大家也不说了。不料我今升任至此，他写书来问我，看起门户却也相当，与探春倒也相配。但是我并未带家眷，只可写字与他商议。”正在踌躇，因未带家眷而踌

蹒跚，踌躇不能立即送往也，又薛姨心事。只见门上传进一角文书，是调取到省会议事件。以探春许嫁作下半回过脉。闲人评以探为报无疑矣。贾政只得收拾上省，候节度派委。

一日，在公馆闲坐，见桌上堆着一堆字纸，百廿回书只是一堆字纸，要人能自搜寻耳。贾政一一看去，见刑部一本：“为报明事，一堆字纸，首重明刑，而乃是报。其中报应之理分明矣。会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贾政便吃惊道：“了不得，已经题本了！”随用心看下去，是：“薛蟠殴打张三身死，串嘱尸证捏供误杀一案。”贾政一拍桌道：“完了！”再翻“风月案”。“完了”二字结上回，并结全书，而入题警策。只得又看底下是：

据京营节度使咨称：“缘薛蟠籍隶金陵，行过太平县，是报不平，故曰太平。在李家店歇宿，与店内当槽之张三素不相认。于某年月日，书中年月日无非如此。薛蟠令店主备酒，邀请太平县民吴良同饮，令当槽张三取酒。因酒不甘，薛蟠令换好酒。张三因称酒已沽定难换。薛蟠因伊倔强，将酒照脸泼去，不期去势甚猛，恰值张三低头拾箸，一时失手，将酒碗掷在张三凶门，皮破血出，逾时殒命。李店主趋救不及，随向张三之母告知。伊母张王氏往看，见已身死，随喊禀地保，赴县呈报。前署县诣验，仵作将骨破一寸三分及腰眼一伤，漏报填格，详府审转。看得薛蟠实系泼酒失手，掷碗误伤张三身死，将薛蟠照过失杀人，准斗杀罪收赎。”等因前来。臣等细阅各犯证尸亲前后供词不符，且查斗殴律注云：相争为斗，相打为殴。必实无争斗情形，邂逅身死，方可以过失杀定拟。应令该节度审明实情，妥拟具题。今据该节度疏称薛蟠因张三不肯换酒，醉后拉着张三右手，先殴腰眼一拳，张三被殴回骂，薛蟠将碗掷出，致伤凶门深重，骨碎脑破，立时殒命。是张三之死实由薛蟠以酒碗砸伤深重致死，自应以薛蟠拟抵，将薛蟠依斗杀律拟绞监候^[27]。吴良拟以杖徒。承审不实之府州县，应请……

以下注着：“此稿未完，”拟为邸报，亦离亦合，恰当如此。而腰眼为肾，为地。凶门为心，为天。钗、黛相斗，争此而已。钗杀黛乃斗杀，到此未完而完，稿可不必续矣。

贾政因薛姨妈之托曾托过知县，若请旨革审起来，牵连着自己，好不甘心。即将下一本开看，偏又不是。只好翻来覆去将报看完，终没有接这一本的，续而又续，何今日接这本者之多？心中狐疑不定，更加害怕起来。正在纳闷，只见李十儿进来：此稿只是此人。“请老爷到官厅伺候去，大人衙门已经打了二鼓了。”贾政只是发怔，没有听见。但

知看报，不闻李十，其人正自多多。而一时情事如画，写“担惊”十分精湛。李十儿又请了一遍，贾政道：“这便怎么处？”李十儿道：“老爷有什么心事？”贾政将看报之事说了一遍。李十儿道：“老爷放心。若是部里这么办了，还算便宜薛大爷呢。奴才在京的时候，听见薛大爷在店里叫了好些媳妇，都喝醉了生事，直把个当槽儿的活活打死的。一段补得严明，解得灵活，断得松泛，是好李十，是好书。而陡提放心，夫岂为薛蟠、张三立案乎？奴才听见不但托了知县，还求璉二爷去花了好些钱，各衙门打通了，才提的，不知道怎么部里没有弄明白。如今就是闹破了，也是官官相护的，不过认个承审不实，革职处分罢，那里还肯认得银子听情呢？老爷不用想，等奴才再打听罢，不要误了上司的事。”贾政道：“你们那里知道？只可惜那知县听了一个情，把这个官都丢了，还不知道有罪没有呢！”都从得失祸福起见。李十儿道：“如今想他也无益，外头伺候着好半天了，请老爷就去罢。”

贾政不知节度传办何事，可见都是追原。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至“散花寺”为一大段，俗所谓事后详签文字也。在上大段三回，此书已结，但留一宝玉为后文廿馀回地步，以畅演家败人亡之验，都因左木右金、贵阴贱阳，颠倒错乱所自出，而作者必不任气数，特为之一一报复也。故本回用一李十儿作一总冒，骂守官箴者如此，其不守者当何如？而话中有顺有逆，有开有合，令人不得不入其玄中。其面命耳提于守官箴者固若斯之惠也，特案而不断。凡欲守官箴者，各寻真正识时务之明路，倘不得此路，则于家国无非误认，只落得自担惊之老舅而已。上半回重一“同”字，下半回重一“自”字。“我正要问你，为什么都说起来”，李十真惠人无穷。而一问一说中间，则必须有大学问方行得。两语绝不通，在全书无二处。

为之甥者谓之舅，甥舅固姻戚之通称也，则政为蟠舅，亦无不可。但书为通称之书，在薛、王为姨表，政为姨丈矣。今曰老舅，非作者好掉古，正特特摆出张三一案为黛玉报复，“老舅”两字为的指也。书无节外之枝。

【护花主人评曰】叙凤姐演说宝玉与宝钗玩戏情形，是专为择日圆房，叙园中冷落景况，是腾出工夫，好写贾政任所诸事，不是闲费笔墨。

写李十儿设法怂恿情事，描画长随家人，串通书役，簸弄主人伎俩，明透如镜。凡做官者安得不堕其术中？

借节度调取进省一层，为探春亲事定局、薛蟠命案部驳斗榘。因薛

蟠命案部驳，引出夏金桂勾引薛蝌；因勾引薛蝌，引出妒忌香菱；因妒忌香菱，引出毒人自毒。文情层层相因。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接上回乙卯年事。

[1] 打卦：打趣，开玩笑损人。

[2] 臊皮：戏弄，乱开玩笑。

[3] 一景儿：一样，同一类。

[4] 详参揭报：向上级报告弹劾，揭发弊端。

[5] 古执：古板，不变通。

[6] 打了个门子：意谓走后门谋了个差事。

[7] 死症：不治之症。常用以喻无法克服的困难。

[8] 过了漕：超过了漕运的期限。漕，此指水道运输粮食。

[9] 脸急：犹言变脸，多指生气。

[10] 藩库：即省库。清代布政司所属储钱谷的仓库。

[11] 载道：满路。

[12] 留难：故意刁难。叨蹬：即叨登。折腾。参见第六十一回“叨登”注。

[13] 钩连：勾通连接。

[14] 陨越：掉落。此谓失职。

[15] 桑梓：指故乡或乡亲父老。

[16] 朱陈：代称两姓联姻。

[17] 歉仄：遗憾，抱歉。

[18] 桀（qǐ）戟：有缯衣或油漆的木戟。古代官吏所用的仪仗，出行时作为前导。

[19] 燕贺：犹祝贺。

[20] 额手：以双手合掌加额，表示敬意或庆幸。

[21] 樾荫：荫庇，别人的庇护。

[22] 单寒：出身寒微。

[23] 莛（niǎo）萝：寓依附攀缘之意。

[24] 冰人：媒人。

[25] 百辆之迎：意谓迎娶新人。

[26] 临颖：犹临笔。

[27] 监候：明清两代对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者，暂行监禁，等候秋审、朝审复核的称为“监候”，有斩监候和绞监候二种。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话说贾政去见了节度，进去了半日，不见出来，外头议论不一。李十儿在外，也打听不出什么事来，便想到报上的饥荒，报上饥荒便是亲戚嘱托。实在也着急。好不容易听见贾政出来，便迎上来跟着。等不得回去，在无人处，便问：“老爷进去这半天，有什么要紧的事？”贾政笑道：“并没有事，只为镇海总制是这位大人的亲戚，有书来嘱托照应我，所以说了些好话。又说：‘我们如今也是亲戚了。’”许嫁探春好处，即自献宝钗好处。贾政方嘱知县，而总制已嘱节度，同一饥荒也。而贾政满心得意，能于言外传神，作者何善骂耶？李十儿听得，心内喜欢，不免又壮了些胆子，便竭力怂恿贾政许这亲事。此扶凤姐心事。贾政心想：“薛蟠的事到底有什么挂碍？在外头信息不通，难以打点。”故回到本任来，便打发家人进京打听，顺便将总制求亲之事回明贾母：乃是一事，故曰“顺便”。“如若愿意，即将三姑娘接到任所。”语中有趣，底面玲珑。家人奉命赶进京中，回明了王夫人，便在吏部打听得贾政并无处分，惟将署太平县的这位老爷革职^[1]。即写了稟帖^[2]，安慰了贾政，然后住着等信。

且说薛姨妈为着薛蟠这件人命官司，各衙门内不知花了多少银钱，才定了误杀具题。原打量将当铺折变，给人备银赎罪，不想刑部驳审，又托人花了好些钱，总不中用，依旧定了个死罪监着，守候秋天大审。贾不能救薛，周不能救贾，同一枉了。薛姨妈又气又疼，日夜啼哭。宝钗虽时常过来劝解，说是：“哥哥本来没造化，承受了祖父这些家业，就该安安顿顿的守着过日子。在南边已经闹得不像样，便是香菱那件事情就了不得。本回以香菱为主，用如此提入，直缩上百回为一回。因为仗着亲戚们的势力，花了些银钱，这算白打死了一个公子。哥哥就该改过，做起正经人来，也该奉养母亲才是。不想进了京，仍是这样。妈妈为他不知受了多少气，哭掉了多少眼泪，给他娶了亲，原想大家安安逸逸的过日子，不想命该如此。曰“造化”，曰“命”，引天合人，千古奸雄

都是如此。偏偏娶的嫂子，又是一个不安静的，所以哥哥躲出门的。真正俗语说的‘冤家路儿狭’，不多几天就闹出人命来了。妈妈和二哥哥也算不是不尽心的了，花了银钱不算，自己还求三拜四的谋干。三四合巧，冤家在此，直追“认通灵”以后一切谋干。无奈命里应该，也算自作自受。大凡养儿女，是为老来有靠。便是小户人家，还要挣一碗饭养活母亲。那里有将现成的闹光了，反害的老人家哭的死去活来的？不是我说，哥哥的这样行为，不是儿子，竟是个冤家对头。既委咎于天，又委咎于人。妈妈再不明白，明哭到夜，夜哭到明，又受嫂子的气。我呢，又不能常在这里劝解。前未出嫁时又当何说？我看见妈妈这样，那里放的下心？他虽说是傻，也不肯叫我回去。前儿老爷打发人回来说：‘看见京报，吓的了不得。所以才叫人来打点的。’我想哥哥闹了事，担心的人也不少。书不即完在此，而乃自说已往心事。幸亏我还是在跟前的一样，若是离乡调远，听见了这个信，只怕我想妈妈也就想杀了。直射探春。我求妈妈暂且养养神，趁哥哥活口现在，在钗之意，以为蟠之死罪再无可活之理矣。杀兄之毒如此。问问各处的账目，人家该咱们的，咱们该人家的，也该请个旧伙计来算一算，看看还有几个钱没有。”因色及财，财亦钗之所自恃也。薛姨妈哭着说道：“这几天为闹你哥哥的事，你来了，不是你劝我，便是我告诉你衙门的事。你还不知道京里的官商名字已经退了，两处的当铺已经给了人家，银子早已拿来使完了。还有一个当铺，管事的逃了，亏空了好几千两银子，也夹在里头打官司。你二哥哥天天在外头要账，料着京里的账已经去了几万银子，只好拿南边公分里银子并住房折变才够。前两天还听见一个荒信^[3]，说是南边的公当铺也因为折了本儿，收了。若是这样着，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的了。”南北一齐败落，剥人自剥，“错里错”之祸如此。说着，又大哭起来。

宝钗也哭着劝道：“银钱的事，妈妈操心也不中用，还有二哥哥给我们料理。单可恨这些伙计们，见咱们势头儿败了，就各自奔各自的也罢了，我还听见说帮着人家来挤我们的讹头。可见我哥哥活了这么大，交的人总不过是些个酒肉弟兄，急难中是一个没有的。妈妈若是疼我，听我的话，有年纪的人自己保重些，妈妈这一辈子想来不致挨冻受饿。家里这点子衣裳家伙，只好听凭嫂子去，那是没法儿的了。所有的家人、婆子，瞧他们也没心在这里，该去的叫他们去。就可怜香菱苦了一辈子，只好跟着妈妈过去。特借香菱，照人自照。实在短什么，我要是有的，还可以拿些过来，料我们那个也没有不依的。空算长令人惧。力能通天者，到底不能知天也。而夏金桂事迹已在言外。就是袭姑娘，也是心术正道的，他听见我哥哥的事，他倒提起妈妈来就哭。哭得奇。

惟“心术正道”者能知“正道”。我们那一个还道是没事的，所以不大着急；若听见了，也是要吓个半死儿的。”薛姨妈不等说完，便说：“好姑娘，你可别告诉他。他为一个林姑娘几乎没要了命，如今才好了些，要是他急出个原故来，不但你添一层烦恼，我越发没了依靠了。”从薛蟠归到林姑娘，冤有头，债有主，而眼光四射，直到书外。宝钗道：“我也是这么想，所以总没告诉他。”

正说着，只听见金桂跑来，说林姑娘林姑娘到。外边屋里哭喊道：“我的命是不要的了！男人呢，已经是没有活的分儿了。咱们如今索性闹一闹，大伙儿到法场上去拼一拼。”说着，便将头往隔壁板上乱撞，撞的披头散发。气得薛姨妈白瞪着两只眼，一句话也说不出，还亏得宝钗“嫂子”长、“嫂子”短，好一句歹一句劝他。宝钗一番说话与上回李十儿文字一副印板，有情有理，亦宛转，亦直截，能令人破涕，“金兰契”之黛玉所以至死不悟也。特遇金桂其人则技穷。夫真能知言，则诚淫邪遁来即知之，世无其人也。吾安得多生夏金桂，以破在在之薛宝钗乎？金桂道：“姑奶奶，如今你是比不得头里的了，你两口儿好好的过日子。语妙八面，光溢书外。我是个单身人儿，要脸做什么？”说着，便要跑到街上回娘家去。上街正对出闺。亏得人还多，扯住了，又劝了半天方住。把个宝琴吓的再不敢见他。他即金，即钗，同一不可禁也，文笔不漏。若是薛蝌在家，他便抹粉施脂，描眉画鬓，奇情异致的打扮收拾起来，入题如草蛇灰线，接“纵淫心”回，绝不另起炉灶。龙门笔也。不时打从薛蝌住房前过。或故意咳嗽一声；或明知薛蝌在屋，特问房里何人。有时遇见薛蝌，他便妖妖乔乔、娇娇痴痴的问寒问热，忽喜忽嗔。丫头们看见，都赶忙躲开。他自己也不觉得，只是一意一心要弄得薛蝌感情时^[4]，好行宝蟾之计。写得如鬼如妖，现淫妇身，说淫妇法，未必入微至此。那薛蝌却只躲着，有时遇见，也不敢不周旋一二，只怕他撒泼放刁的意思。更加金桂一则为色迷心，越瞧越爱，越想越切，那里还看得出薛蝌的真假来？说得恁真切，作者岂曾经耶？而乃说“绛芸轩”以前之宝钗。只有一宗：他见薛蝌有什么东西，都是托香菱收着，“抄检大观园”，黛玉有宝玉东西。衣服缝洗，也是香菱，两个人偶然说话，他来了，急忙散开，全书大章法如此。一发动了个“醋”字。全书精液是醋。欲待发作薛蝌，却是舍不得，只得将一腔隐气都搁在香菱身上，却又恐怕问了香菱得罪了薛蝌，倒弄得隐忍不发。“滴翠亭”以后心事。

一日，宝蟾走来，笑嘻嘻的向金桂道：“奶奶，看见了二爷没有？”金桂道：“没有。”宝蟾笑道：“我说二爷的那种假正经是信不得

的，咱们前日送了酒去，他说不会喝，岂止前日耶？梦话直追“识金锁”，无非前日而已。刚才我见他到太太那屋里去，那脸上红扑扑儿的，一脸酒气。奶奶不信，回来只在咱们院门口等他。他打那边来时，奶奶叫住他问问，看他说什么？”金桂听了，一心的怒气，便道：“他那里就出来了呢？他既无情义，问他作什么？”故为一曲，文不径直，情愈急迫。宝蟾道：“奶奶又迂了。骂尽迂人，乃是宝钗作用。他好说，咱们也好说；他不好说，咱们再另打主意。”金桂听得有理，因叫宝蟾：“瞧着他，看他出去了。”宝蟾答应着出来。

金桂却去打开镜奁，又照了一照，把嘴唇儿又抹了一抹，然后拿一条洒花绢子，才要出来，又似忘了什么的，心里倒不知怎么是好了。试问古今才人，更有想到此、说到此者否？神乎，神乎！只听宝蟾外面说道：“二爷，今日高兴啊，那里喝了酒来了？”金桂听了，明知是叫他出来的意思，连忙掀起帘子出来。只见薛蝌和宝蟾说道：“今日是张大爷的好日子，张大报复，是好日子。所以被他们强不过，吃了半钟，到这时候脸发烧呢。”酒性属火，此正以火克金，为木报复。所谓子报母仇演义也。“发烧”字是眼。一句话没有说完，金桂早接口道：“自然人家外人的酒比咱们自己家里的酒是有趣儿的。”即此已属胜人之笔，何况前段乎？薛蝌被他拿话一激，脸越红了，连忙走过来陪笑道：“嫂子说那里的话。”宝蟾见他二人交谈，便躲到屋里去了。这金桂初时原要假意发作薛蝌两句，无奈一见他两颊微红，双眸带涩，别有一种谨愿可怜之意⁴，早把自己那骄悍之气感化到爪哇国去了，因笑说道：“这么说，你的酒是硬强着才肯喝的呢。”薛蝌道：“我那里喝得来？”金桂道：“不喝也好，强如像你哥哥，喝出乱子来，明儿娶了你们奶奶，也像我这样守活寡受孤单呢。”借酒作一曲，而直曲到既走宝玉之宝钗，更不少讳其丑矣。说到这里，两个眼已经乜斜了，两腮上也觉红晕了。薛蝌见这话越发邪僻了，打算着要走，金桂也看出来了，那里容得他走？早已走过来一把拉住。薛蝌急了，道：“嫂子，你放尊重些。”说着，浑身乱颤。金桂索性老着脸道：“你只管进来，我和你说一句要紧的话儿。”此晴雯嫂之复本也。雯乃黛之影，雯有嫂如此，钗有嫂亦如此，乃为黛作报复。要写钗嫂于黛死之后，因先写雯嫂于雯死之先，其深意则总一宝钗而已。说见彼评及“茜香罗”评。

正闹着的时候，忽听背后一个人叫道：“奶奶，香菱来了！”菱为镜，书中人无不照。此照黛玉，以报宝钗之破木石也。黛更有影为五儿，则菱亦即照五儿，前破雯嫂而放宝玉者乃五儿，今破钗嫂而放薛蝌者亦即五儿也。香菱也，五儿也，总一黛玉影身也。把金桂吓了一跳，

回头瞧时，却是宝蟾掀着帘子看他二人的光景，“绛芸轩”事，黛玉见之。一抬头见香菱从那里来了，赶忙知会金桂。金桂这一惊不小，手已松了，薛蝌得便脱身跑了。那香菱正走着，原不理睬，忽听宝蟾一嚷，才瞧见金桂在那里拉住薛蝌，往里死拽。香菱却吓的心头乱跳，自己连忙转身回去。这里金桂早已连吓带气，呆呆的瞅着薛蝌去了。怔了半天，恨了一声，自己扫兴归房，从此把香菱恨入骨髓。透“自焚身”，射“螃蟹咏”，而文笔简老，句如铸铁。那香菱本是要到宝琴那里，镜可屡照，琴不再弹。刚走出腰门，看见这般，吓回去了。

是日，宝钗直接宝钗，一丝不隔。在贾母屋里，听得王夫人告诉老太太要聘探春一事，贾母说道：“既是同乡的人，很好。只是听见说那孩子到过我们家里，怎么你老爷没有提起？”正与“没有与他们说过”之语合，是贾政一人账。王夫人道：“连我们也不知道。”贾母道：“好便好，但是道儿太远。虽然老爷在那里，倘或将来老爷调任，可不是我们孩子太单了吗？”王夫人道：“两家都是做官的，也是拿不定，或者那边还调进来。即不然，终有个叶落归根。况且老爷既在那里做官，上司已经说了，好意思不给么？想来老爷的主意定了，只是不敢做主，故遣人来回老太太的。”是书以元、迎、探、惜立四维，分主以琴、棋、书、画，皆薄命册中人。探以一叹为书之始终，是以书而生琴之禁、棋之争、画之幻也。书能行远，故远嫁。而远嫁由于为父母之所货，是所以为薄命也。其演《易》为夬之剥，夬主决去一阴，是为落单，剥得复于七日，亦为落单。叶落归根，复之基也，故百十九回写其复来于宝玉既亡，而此回先写其远行于黛玉既死之后。贾母道：“你们愿意更好。只是三丫头这一去了，不知三年两年那边可能回家？此借史以形王、政之忍以女为货也。而三两为五，两三合六，剥、复之用，其决去一阴在言下了然矣。若再迟了，恐怕我赶不上再见他一面了。”说着，掉下泪来。

王夫人道：“孩子们大了，少不得总要给人家的，就是本乡本土的人，除非不做官还使得，若是做官的，谁保得住总在一处？私心人每善说公话，而调侃做官的不少。只要孩子们有造化便好。譬如迎姑娘倒配得近呢，偏是时常听见他被女婿打闹，甚至不给饭吃。就是我们送了东西去，他也摸不着。近来听见益发不好了，也不放他回来，串入迎春，既透“归地府”，即伏“返真元”，书至末路，一律井井。两口子拌起嘴来，就说咱们使了他的银钱，可怜这孩子总不得个出头的日子。迎以银钱，探以势利，出头者几人哉？前日我惦记他，打发人去瞧他，迎丫头藏在耳房里，不肯出来。老婆子们必要进去看，见我们姑娘这样冷天冷

天正合凉道，而无从考矣。还穿着几件旧衣裳。他一包眼泪的告诉婆子们，说：‘回去别说我这么苦，这也是命里所招。也不用送什么衣服东西来，不但摸不着，反要添一顿打，说是我告诉的。’老太太想想，这倒是近处眼见的，若不好，更难受。倒亏了大太太也不理会他，大老爷也不出个头。如今迎姑娘实在比我们三等使唤的丫头还不如。我想探丫头虽不是我养的，老爷既看见过女婿，定然是好才许的。只请老太太示下，择个好日子，多派几个人送他到老爷任上，该怎么着，老爷也不肯将就。”说迎之为货，而忘探之为货；说人之忍，而忘己之忍，语之妙如环。贾母道：“有他老子作主，作主必归贾政。你就料理妥当，拣个长行的日子送他，也就定了一件事。”王夫人答应着“是”。宝钗听得明白，也不敢则声^[6]，只是心里叫苦：探以不言而成宝钗，钗当以言而止探春，明知其苦而不言，所报非所施矣。人亦何必以党自诩哉？“我们家里姑娘们就算他是个尖儿，如今又要远嫁，眼看着这里的人一天少似一天。”皆是深文曲笔。见王夫人起身告辞出去，他也送了出来。一时回到自己房中，并不与宝玉说话，见袭人独自一个做活，便将听见的话说了。袭人也很不受用。

却说赵姨娘听见探春这事，反欢喜起来，心里说道：“我这个丫头在家忒瞧不起我，我何从还是个娘，比他的丫头还不济。况且淤上水，护着别人，他挡在头里，连环儿也不得出头。如今老爷接了去，我倒干净。想要他孝敬我，不能够了，只愿意他像迎丫头似的，我也称称愿。”写赵别有肺肠，固矣。然在说探春则语语皆实，人伦乖舛，立见消亡，所以有此叹，以成此书也。一面想着，一面跑到探春那边与他道喜，说：“姑娘，你是要高飞的人了。到了姑爷那边，自然比家里还好，想来你也是愿意的。便是养了你一场，并没有借你的光儿。就是我有七分不好，也有三分的好。总不要一去了，把我搁在脑杓子后头。”于政、王、邢、赦外又跳出一个怪物，真是神禹铸鼎。而末语不作决裂，是作者忠厚，存人心于不死处。此便是三分七分之义，叶落归根之地也。探春听着毫无道理，只低头作活，一句也不言语。赵姨娘见他不理，气忿忿的自己去了。

这里探春又气又笑又伤心，也不过自己掉泪而已。坐了一回，闷闷的走到宝玉这边来。宝玉因问道：“三妹妹，我听见林妹妹死的时候，入感情，仍从黛玉起，顾母也。你在那里来着。我还听见说，林妹妹死的时候，远远有音乐之声来，或者他是有来历的，也未可知。”探春笑道：“那是你心里想着罢了。只是那夜却怪，不似人家鼓乐之音，你的话或者也是。”宝玉听了，更以为实。又想前日自己神魂飘荡之时，曾

见一人，说是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必是那里的仙子临凡。忽又想起那年唱戏做的嫦娥，飘飘艳艳，何等风致。过了一回，探春去了，因必要紫鹃过来，由叹到黛，由黛到鹃，悲感仍都在此。立刻回了贾母去叫他。无奈紫鹃心里不愿意，虽经贾母、王夫人派了过来，也就没法，只是在宝玉跟前不是嗔声，就是叹气的。宝玉背地里拉着他，低声下气要问黛玉的话，紫鹃从没好话回答。宝钗倒背地里夸他有忠心，并不嗔怪他。总顿一段，透下“触前情”，以致“双护玉”。那雪雁虽是宝玉娶亲这夜出过力的，宝钗见他心地不甚明白，便回了贾母、王夫人，将他配了一个小厮，各自过活去了。写“贤宝钗”，即随势收拾雪雁，不黏不脱。○鹃啼血，演木石之破，故不配人；雁得匹，演木石之成，故必配人。王奶妈养着他，将来好送黛玉的灵柩回南。鹦哥等大丫头，仍服侍了老太太。都有着落，在有意无意间。而春纤、兼兼绝无下落，固知为一鹃一雁也。

宝玉本想念黛玉，因此及彼，又想跟黛玉的人已经云散，所谓“湘江水逝楚云飞”。更加纳闷。闷到无可如何，忽又想黛玉死得这样清楚，必是离凡返仙去了，反又欢喜。忽然听见袭人和宝钗那里讲究探春出嫁之事，宝玉听了，“啊呀”的一声，哭倒在炕上。委婉曲折，方落本题。吓得宝钗、袭人都来扶起，说：“怎么了？”宝玉早哭的说不出来。定了一回子神，说道：“这日子过不得了，这情种即那情种，但隔一日子便复而不得复，故曰日子过不得。我姊妹们都一个一个的散了。林妹妹是成了仙去了；大姐姐呢，已经死了，这也罢了，没天天在一块；二姐姐呢，碰着了一个混账不堪的东西；三妹妹又要远嫁，总不得见的了；史妹妹又不知要到那里去；薛妹妹是有了人家的。这些姐姐妹妹难道一个都不留在家里，单留我做什么？”这情种是淫欲，那情种是伦常。此段以林、史安两头，淫欲之情也。以元、迎、探置中间，伦常之情也。而以可以此可以彼之宝琴为之结，此正理欲夹杂，在坤之上六“龙战于野”之候，而复之一阳动于此矣，故特藏一惜春。世有以“感离情”之情作另评者，请看闲人此评。

袭人忙又拿话解劝，宝钗摆着手说：“你不用劝他，让我来问他。”其凶勇乃尔。因问着宝玉道：“据你的心里，要这些姐妹都在家里陪到你老了，都不要为终身的事吗？若说别人，或者还有别的想头；愈宽愈刻。你自己的姐姐妹妹，不用说没有远嫁的，就是有，老爷作主，你有什么法儿？打量天下独是你一个人喜姐姐妹妹呢？一转尤恶，一网打尽，乱伦蔑理至此已极。此“绛芸轩”必先以“云雨情”，“云雨情”必先以“秦可卿”也。若是都像你，就连我也不能陪你了。其实只一“醋”字酿

成此话。看此语反上文“你有什么法子”意自明。大凡人念书，原为的是明理，怎么你益发糊涂了？秦始焚书，大有道理。这么说起来，我同袭姑娘各自一边儿去，让你把姐姐妹妹们都邀了来守着你。”其毒恶亦至于此！吾不知空中楼阁演无是公而必写一如此之宝钗有何乐处？岂以罪之不极，杀之不快与？

宝玉听了，两只手拉住宝钗、袭人道：“我也知道，为什么散的这么早呢？等我化了灰的时候，再散也不迟。”袭人掩着他的嘴道：“又胡说。钗、袭各自一边儿去，书不明说，是胡说掩嘴处。才这两天身上好些，二奶奶才吃些饭；若是你又闹翻了，我也不管了。”宝玉慢慢的听他两个人说话都有道理，只是心上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只得强说道：“我却明白，但只是心里闹得慌。”“闹”字是理欲交战。宝钗也不理他，暗叫袭人快把定心丸给他吃了，慢慢的开导他。袭人便欲告诉探春，说临行不必来辞。是乃奴才，与“瞒消息”同见。宝钗道：“这怕什么？等消停几日，待他心里明白，还要叫他们多说句话儿呢。况且三姑娘是极明白的人，不像那些假惺惺的人，少不得有一番箴谏。他已后便不是这样了。”正说着，贾母那边打发过鸳鸯来说：“知道宝玉旧病又发，‘旧病’二字便将一切悲感、这情种、那情种一齐消纳。叫袭人劝说安慰，叫他不要胡思乱想。”袭人等应了。鸳鸯坐了一会子去了。那贾母又想起探春远行，虽不备妆奁，其一应动用之物，俱该预备。便把凤姐叫来，将老爷的主意，告诉了一遍，即叫他料理去。凤姐答应。

不知怎么办理，且听下回分解。

前回为下文总冒，结黛玉之死，起宝玉之走，此理道之天所必报复者也。故下半即入蟠案，因蟠案而生此回上半，再以一镜反照前书，借金桂演宝钗，令人不可寓目，骂之甚于杀之也。而恨之结，即为恨之消，因由上回之上半，生出此回之下半，以探春为薛家答礼。道理纵横，无怨不报，书之结局如此，而文笔谨严，愈后愈勇。

【护花主人评曰】补写薛蟠家业消磨，周匝细密。

薛蝌东西，俱托香菱收放，又时常说话，缝洗衣服，金桂妒心，已不可耐，因爱薛蝌，隐忍不发，是文章到极紧处转放宽一法。

若非香菱无心走出，薛蝌既不可听从金桂，又不便声喊叫彼，此时殊难摆脱，故借香菱惊散，即便薛蝌脱身，又为积怨地步。

因探春亲事，于王夫人口中述及迎春苦况，是趁势补笔法，且为迎春将死根由。

开发雪雁，省费烦文。仍留紫鹃，生出后文。

袭人要探春不必辞行，宝钗要探春好为箴谏，两人不同，其怜爱宝玉则一，然毕竟宝钗所见高出一层。

【大某山民评曰】金桂一把拉住薛蝌，恐无此事。前回七十七回吴贵家的拉宝玉，仆方以为疑，而效尤者又起。侧闻西方有^猊，其类有牝无牡，见男子必执与合。人面兽心，诟曰无之？

此回仍是乙卯年已交秋时事。

[1] 署：署理；兼摄。指代理、暂任或试充官职。

[2] 禀帖：古代百姓或下级呈官府的文书。

[3] 荒信：不确定的或没有证实的消息。

[4] 感情：此谓感激。

[5] 谨愿：诚实。

[6] 则声：作声。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签占异兆

却说凤姐回至房中，见贾琏尚未回来，便分派那管办探春行妆奁事的一千人。那天已有黄昏已后，因忽然想起探春来，要瞧瞧他去，便叫丰儿与两个丫头跟着，头里一个丫头打着灯笼。走出门来，见月光已上，照耀如水，凤姐便命打灯笼的：“回去罢。”因而走至茶房窗下，听见里面有人嘁嘁喳喳的，又似哭又似笑，又似议论什么的。此回开端直入本题，乃人亡家败之根，“感幽魂”，感此也。故从他处起，更不周旋，为探春“敏”字证也。凤姐知道不过是家下的婆子们，又不知搬什么是非，心内大不受用，便命小红进去，妆做无心的样子，细细的打听，用话套出原委来。小红答应着去了。前回两个丫头，秦氏殡中之二丫头也，即钗、黛也。今去其一留其一，特指名为小红，非黛而何？

凤姐只带着丰儿，来至园门，前门尚未关，只虚虚的掩着。于是主仆二人方推门进去，只见园中月色比着外面更觉明朗，满地下重重树影，杳无人声，甚是凄凉寂静。是好月，是好书，都是树影儿也。可卿正钗、黛合影。而凄凉寂静，并无人声，是何等景象？大观月夜如此。刚欲往秋爽斋这条路来，只听唢的一声风过，吹的那树枝上落叶满园中唰唰的作响，枝梢上吱喽喽发哨，将那些寒鸦宿鸟都惊飞起来。画不出，写得出，是好景，而寓西风杀林摧荣，为木作不平之鸣，以成《飞鸟各投林》一曲也。徒赏其作赋才，小矣。凤姐吃了酒，被风一吹，只觉身上发噤起来¹。吃酒则火克金，被风则风自害，安顿见鬼，底面皆周。那丰儿也把头一缩，说：“好冷呀。”凤姐也掌不住，便叫：“丰儿快回去，把那件银鼠坎肩儿拿来，因风遣丰，开见鬼之路。乃取银鼠坎肩，一金锁，一耗子精相为比肩，以成此冷而已。我在三姑娘那里等着。”丰儿巴不得一声，也要回去穿衣裳来，答应了一声，回头就跑了。

凤姐刚举步走了不远，只觉身后噗哧噗哧，似有闻嗅之声，不觉头

发森然竖了起来。由不得回头一看，只见黑油油一个东西，在后面伸着鼻子闻他呢，那两只眼睛恰似灯光一般。凤姐吓的魂不附体，不觉失声的咳了一声，却是一只大狗。那狗掉头回身，拖着一个扫帚尾巴，一气跑上大土山上，方站住了，回身犹向凤姐拱爪儿。未写鬼，先写狗，有声有色，《水浒传》能之，而彼无底里可顾，得放笔也。此则手写狗而目视刘老老，为“感幽魂”对症下药，即上为“游太虚”，下为“托村姬”通消息。其曰“走了不远”，得复于坤初爻，为“不远复”也，只要肯回头一看耳。黑油油，乃癸水，在卦为坤。鼻，肺窍，其气通天，一阳来复之义也。眼如灯，尾如帚，戒人明察幽隐，及早掉头回身，不可自扫后梢，致无留地也。回头拱爪，乃反复丁宁之意。上大土山，则艮土、艮山、艮狗合成一生少阳之老老。其寓言如此，何能任笔增减，是尤难于《水浒》也。凤姐儿此时心跳神移，急急的向秋爽斋来。

已将来至门口，方转过山子，只见迎面有一个人影儿一恍，凤姐心中疑惑，心里想着：“必是那一房的丫头。”便问：“是谁？”问了两声，并没有人出来，已经吓得神魂飘荡、恍恍惚惚的，似乎背后有人说道：“婶娘连我也认不得了？”说鬼话，是鬼话，而已说在背后矣。凤姐忙回头一看，狗也要他回头，鬼也要他回头，甚矣，回头之宜早也！只见这人形容俊俏，衣履风流，十分眼熟，只是想不起是那房那屋里的媳妇来。只听那人又说道：“婶娘只管享荣华、受富贵的心盛，把我那年说的立万年永远之基，上句是能留。都付于东洋大海了。”下句是不能留。此立凤姐传所以无后，而仅留馀庆于巧姐也。凤姐听说，低头寻思，总想不起。那人冷笑道：“婶娘那时怎样疼我了，如今就忘在九霄云外了？”一路蓄势，到此直出。凤姐听了，此时方想起来是贾蓉的前妻秦氏，便说道：“噯呀！你是死了的人哪，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呢？”啐了一口，方转回身，脚下不防一块石头绊了一跤，犹如梦醒一般，《石头记》了，《红楼梦》醒。浑身汗如雨下，虽然毛发悚然，心中却也明白。二语微意，书中人，书外人都在。只见小红、丰儿影影绰绰的来了。凤姐恐怕落人褒贬，连忙的爬起来，说道：“你们做什么呢？去了这半天，快拿来我穿上罢！”一面丰儿走至跟前，服侍穿上，小红过来搀扶。凤姐道：“我才到那里，他们都睡了，不见探春而见秦氏，正大坏教养之人也，是为睡了。咱们回去罢。”一面说，一面带了两个丫头急急忙忙回到家中。贾琏已回来了，只是见他脸上神色更变，不似往常，待要问他，又知他素日性格，不敢突然相问，只得睡了。

至次日五更，贾琏就起来，要往总理内庭都检点太监裘世安家去打听事务。求安于太监无后之人，其何能世？因太早了，见桌上有昨日送

来的抄报，便拿起来闲看。第一件是：“云南节度使王忠一本：南为火乡，云南则处西南，坤位也，《易》道终矣，故曰王忠。新获了一起私带神枪火药出边事^[2]，共有十八名人犯，头一名鲍音，口称系太师镇国公贾化家人。”神枪火药，重以火制金。鲍音则报应之转音。十八则二九，气数一终，皆贾雨村言所驱使也，故为贾化家人。但此理埋藏于书底，故这贾化不是那贾化。第二件：“苏州刺史李孝一本：以《易》道演天人之理，所重者在忠孝，不是王忠、李孝随便填写。必曰苏州，吴也，无是公也。参劾纵放家奴，倚势凌辱军民，以致因奸不遂，杀死节妇一家人命三口事。凶犯姓时名福，口称系世袭三等职衔贾范家人。”时福犹云时复，即报应之说。曰贾范者，以此假雨村言特为忠孝立范围也，都是“弹劾平安州”事迹，而特以似是似非之笔映射之。贾琏看见这两件事，心中早又不自在起来，待要看第三件，又恐迟了不能见裘世安的面，书演财色，并无第三件，故见裘即是三件。因此急急的穿了衣服，也等不得吃东西。恰好平儿端上茶来，喝了两口，便出来骑马走了。

平儿在房内收拾换下的衣服。此时凤姐尚未起来，平儿因说道：“今儿夜里我听着奶奶没睡什么觉，我这会子替奶奶捶着，好生打个盹儿罢。”凤姐半日不言语。是见鬼里边事。平儿料着这意思是了，便爬上炕来，坐在身边轻轻的捶着。才捶了几拳，那凤姐刚有要睡之意，只听那边大姐儿哭了。凤姐又将眼睁开，平儿连向那边叫道：“李妈，你到底是怎么着！姐儿哭了，你到底拍着他些，你也忒好睡了。”那边李妈从梦中惊醒，听得平儿如此说，心中没好气，只得狠命拍了几下，口里嘟嘟啾啾的骂道：“真真的小短命鬼儿，放着尸不挺，三更半夜嚎你娘的丧。”一面说，一面咬牙，便向那孩子身上拧了一把。那孩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了。是遇狗里边事，已到“忤宿冤”之刘老老矣。夫巧姐岂至今尚在孩提？而为凶恶奶妈立一小传，是乃追原“一进”之老老。在凤姐能作一息之留，是以究得巧姐之报。所谓作一分得一分，大以大报，小以小报，人总当留之以早也。此理甚大，故必指之曰“大姐”，而特提李妈。凤姐听见，说：“了不得！你听听，他该挫磨孩子了，你过去把那黑心的养汉婆娘下死劲的打他几下子，把姐姐抱过来。”平儿笑道：“奶奶别生气，他那里敢挫磨姐儿^[3]，只怕是不提防，错碰了一下子也是有的。这会子打他几下子没要紧，明儿叫他们背地里嚼舌根，倒说三更半夜打人。”特为“平”字一写，凤姐之能留，乃平之屏也。

凤姐听了，半日不言语，长叹一声，说道：“你瞧瞧，这会子不是

我七望八望的呢，明儿要是我死了，剩下这小孽障，还不知怎么样呢？”平儿笑道：“奶奶这怎么说，大五更的，何苦来呢？”凤姐冷笑道：“你那里知道，我是早已明白了，我也不久了，虽然活了二十五岁，人家没见的也见了，没吃的也吃了，也算全了，所有世上有的也都有了，气也算赌尽了，强也算争足了，就是寿字儿头上缺一点儿，也罢了。”此段恻楚如闻。二十五岁，五五之数。五行四象，全归土，凤以一人当之也。“没见的也见”以下数语，乃深文恶谑，出于焦大之一骂，皆人类所没有之事也，寿字上缺，凡一部死丧结果人都到。平儿听说，由不得滚下泪来。凤姐笑道：“你这会子不用假慈悲，我死了，你们只有欢喜的。你们一心一计和和气气的，省得我是你们眼里的刺似的。写一“妒”字，直不与死俱尽。只有一件：你们知好歹，只疼我那孩子就是了。”平儿听说这话，越发哭的泪人似的。凤姐笑道：“别扯你娘的臊了，那里就死了呢。哭的那么痛，我不死还叫你哭死了呢。”喁喁絮絮，百折千回，啼笑都来纸上。平儿听说，连忙止住哭，道：“听奶奶说得这么伤心。”一面说，一面又捶，半日不言语。凤姐又蒙眬睡去。

平儿方下炕来要去，只听外面脚步响。谁知贾琏去迟了，那裘世安已经上朝去了，不遇而回，心中正没好气，全书没好气，皆劝人及早求安，不可迟了。进来就问平儿道：“那些人还没起来呢么？”平儿回说：“没有呢。”贾琏一路摔帘子进来，冷笑道：“好，好！这会子还都不起来，安心打擂台打撒手儿^[4]。”一叠声又要吃茶，平儿忙倒了一碗茶来。

原来那些丫头老婆见贾琏出了门，又复睡了，不打谅这会子回来，原不曾预备。平儿便把温过的拿来，贾琏生气，举起碗来，哗唧一声，摔了个粉碎。凤姐惊醒，就吓了一身冷汗，“暖哟”一声，睁开眼。宝玉摔茶碗，一梦起，贾琏摔茶碗，一梦灭，此正“一身冷汗”、“暖哟”、“睁眼”时矣。茶乃黛玉。只见贾琏气狠狠的坐在旁边，平儿弯着腰拾碗片子呢。凤姐道：“你怎么就回来了？”问了一声，半日不答应，只得又问了一声，贾琏嚷道：“你不要我回来，叫我死在外头吗？”声情酷肖，是乃微言。凤姐笑道：“这又是何苦来呢。常时我见你不像今儿回来的快，问你一声，也没什么生气的。”贾琏又嚷道：“又没遇见，怎么不快回来呢？”凤姐笑道：“没有遇见，少不得耐烦些，明儿再去早些儿，自然遇见了。”贾琏嚷道：“我可不吃了自己的饭，替人家赶獐子呢。全书无非赶獐子，獐乃香兽，香在脐下，常谚能合痛骂，妙甚。我这里一大堆的事，没个动秤儿的^[5]，没来由为人家的事瞎闹了这些日子，当什么呢？正经那有事的人还在家里受用，死活不知；还听见说要

锣鼓喧天的摆酒唱戏做生日呢，我可瞎跑他娘的腿子。”没头没脑，全书如此，以王子腾为之统，而语面神吻妙不可言。一面说，一面往地下啐了一口，又骂平儿。

凤姐听了气的干咽，要和他分证，想了一想又忍住了，勉强陪笑道：“何苦来生这么大气？此段屡提“陪笑”、“生气”、“何苦来”，都有微意。大清早起，和我叫喊什么？谁叫你应了人家的事？你既应了，就得耐烦些，少不得替人家办办。也没见这个人，自己有为难的事，还有心肠唱戏摆酒的闹。”贾琏道：“你可说么，你明儿倒也问问他。”凤姐诧异道：“问谁？”贾琏道：“问谁？问你哥哥。”凤姐道：“是他吗？”贾琏道：“可不是他，还有谁呢？”再问再答，又是耳所常闻之语，目不多见之文，括尽“葫芦僧”、“葫芦案”意旨。到此方逼出王仁，盖仁为果中之仁，生生不已，善果于此生，恶果亦于此生。全书根柢，实结于此。凤姐忙问道：“他又有什么事，叫你替他跑？”贾琏道：“你还在坛子里呢^[6]！”请君入瓮。凤姐道：“真真这就奇了，我连一个字儿也不知道。”便是“何苦来”。贾琏道：“你怎么能知道呢？这个事连太太和姨太太都不知道呢。同一“何苦来”。头一件怕太太和姨太太不放心，二则你身上又常嚷不好，所以我在外头压住了，不叫里头知道的。说起来真真令人恼。内外隔绝，阴阳否塞，又追病本。你今儿不问我，我也不便告诉你。你打谅你哥哥行事像个人呢，你知道外头人都叫他什么？”

凤姐道：“叫他什么？”贾琏道：“叫他什么，叫他忘仁。”凤姐噗哧的笑道：“他可不叫王仁，叫什么呢？”此一笑，乃笑看官，但知谁叫什么便是什么的。贾琏道：“你打谅那个王仁吗？是忘了仁义礼智信的那个‘忘仁’。”仁为善长，义、礼、智、信皆从此生。凤姐道：“这是什么人，这么刻薄嘴儿糟蹋人！”以此书刻薄，非知者道也。贾琏道：“这是糟蹋他吗？今儿索性告诉你，你也可知道你那哥哥的好处。你可知道他给他二叔做生日吗？”凤姐想了一想道：“嗳哟！可是啊，我还忘了问你，二叔不是冬天的生日么？我记得年年都是宝玉去。前者老爷升了，二叔那边送过戏来，我还偷偷儿的说二叔为人最是啬刻的，比不得大舅太爷。他们各自家里还乌眼鸡似的，不么，昨儿大舅太爷没了，你瞧他是个兄弟，也出了个头儿、揽了个事儿吗？所以那一天说赶他的生日，咱们还他一班戏，省了亲戚跟前落亏欠。如今这么早就做生日，也不知是什么意思。”贾琏道：“你还作梦呢。他一到京，接着大舅太爷的首尾就开了一个吊^[7]。他怕咱们知道拦他，所以没告诉咱们，弄了好几千银子。后来二舅嗔着他，说他不该一网打尽，他吃不住了，变了个法儿，就指着你们二叔的生日撒了个网，想着再弄几个钱，好打点二舅太爷不

生气。也不管亲戚朋友冬天夏天的，人家知道不知道，这么丢脸。你知道我起早为什么？这如今因海疆的事情，御史参了一本，说是大舅太爷的亏空，本员已故，应着落其弟王子胜、侄王仁赔补。爷儿两个急了，找了我，给他们托人情。我见他们吓的那么个样儿，再者又关系太太和你，我才应了。想着找找总理内庭都检点老裘替办办，或者前任后任挪移挪移，偏又去晚了，他进里头去了，我白起来跑了一趟。他们家里还在那里定戏摆酒，你说说叫人生气不生气？”

凤姐听了，才知王仁所行如此，但他素性要强护短，听见贾琏如此说，便道：“凭他怎么样，到底是你的亲大舅儿，再者这件事，死的大太爷、活的二叔，都感激你罢了，此段借“王”字演《易》，借熙凤演西风之义，以趋“历劫返金陵”，而作《红楼》之大了也。《易》根无极，莫辨从生，风至无形，莫名所自，书借王氏宗支以演出之。曰“是你亲大舅”，则王仁、凤姐为亲兄妹。曰“应着落其弟王子胜侄王仁赔补”，是王仁之父当居长，王子腾居二，王子胜居三。今王子腾曰大舅太爷，王子胜曰二叔，则王仁、凤姐之父为何人耶？无所自出而演其人，是《易》之为《易》，风之为风也。是仁、凤自为一王，腾、胜自为一王，即狗儿之祖王与王联宗之旨也。王子腾无后，乃书无后，胜乃败之，及王子胜见王仁败矣，都隐全书。评不胜评，以意会之可也。没什么说的。我们家的事，少不得我低三下四的求你了，省的带累别人受气，背地里骂我。”说着，眼泪早流下来，掀开被窝，一面坐起来，一面挽头发，一面披衣裳。其人恍然纸上，而“一面”字三见，正针对“一网打尽”、“撒一个网”之说，戒人当留一面之网也。贾琏道：“你倒不用这么着，是你哥哥不是人，我并没说你呀。况且我出去了，你身上又不好，我都起来了，他们还睡觉，咱们老辈子有这个规矩么？你如今做好好先生，不管事了。我说了一句，你就起来，明儿我要嫌这些人，你都替了他们么？好没意思啊！”凤姐听了这些话，才把泪止住了，说道：“天也不早了，我也该起来了。你有这么说的，你替他们家在心的办办，那就是你的情分了。再者，也不光为我，就是太太听见也欢喜。”贾琏道：“是了，知道了，大萝卜还用尿浇^[8]？”萝卜即莱菔，来复也。一阳来复，此书止矣。平儿道：“奶奶这么早起来做什么？那一天奶奶不是起来有一定的时候儿呢。爷也不知是那里的邪火，拿着我们出气，何苦来呢？奶奶也算替爷争够了，那一点儿不是奶奶当头阵，不是我说，爷把现成儿的也不知吃了多少？言下直说凤姐养汉，令人失笑。这会子替奶奶办了一点子事，又关会着好几层儿呢^[9]，就是这么拿糖作醋的起来^[10]，也不怕人家寒心。拿糖作醋，何尝理会，都是妙语。况且这也不单是奶奶的事呀。我们起迟了，原该爷生气，左右到底是奴才

呀。奶奶跟前尽着身子累的成了个病包儿了，这是何苦来呢！”说着，自己的眼圈儿也红了。那贾琏本是一肚子闷气，那里见得这一对娇妻美妾又尖利又柔情的话呢？俏语柔情，哀梨并剪，而来复之机、扶正之理具此矣。便笑道：“够了，算了罢，他一个人就够使的了，不用你帮着。左右我是外人，多早晚我死了，你们就清净了。”凤姐道：“你也别说那个话，谁知道谁怎么样呢？你不死我还死呢。早死一天早心净。”说着，又哭起来。余音袅袅。平儿只得又劝了一回。

那时天已大亮，日影横窗，日影横窗，大梦终矣，何必再说再续。贾琏也不便再说，站起来出去了。凤姐自己起来，正在梳洗，忽见王夫人那边小丫头过来，道：“太太说了，叫问二奶奶今日过舅太爷那边去不去？要去，说叫二奶奶同着宝二奶奶一路去呢。”一波未尽一波生，而只是一水。凤姐因方才一段话，已经灰心丧气，恨娘家不给争气，又兼昨夜园中受了那一惊，也实在没精神，找上正以起下。便说道：“你先回太太去，我还有一两件事没办清，一两件事，一阴一阳也。荣府未抄，村姬未托，是未办清。今日不能去，况且他们那不是什么正经事，宝二奶奶要去，各自去罢。”小丫头答应着回去回复了，不在话下。

且说凤姐梳了头，换了衣服，想了想，虽然自己不去，也该带个信儿；再者宝钗还是新媳妇，出门子自然要过去照应照应的。宝钗第一出门，乃是为人做假生日，微言妙旨，须参看“蘅芜院庆生辰”评。于是见过王夫人，支吾了一件事^[1]，便过来到宝玉房中。只见宝玉穿着衣服，歪在炕上，两个眼睛呆呆的看宝钗梳头。追“情中情”上一“情”字，而搬演异常生动。凤姐站在门口，还是宝钗一回头看见了，连忙起身让坐，宝玉也爬起来，凤姐才笑嘻嘻的坐下。宝钗因说麝月道：“你们瞧着二奶奶进来，也不言语声儿。”此下大段与上大段都是总汇全书，故必从说麝月起，点风月鉴也。麝月笑着道：“二奶奶头里进来，就摆手儿不叫言语么。”凤姐因向宝玉道：“你还不走，等什么呢？没见这么大人了，还是这么小孩子气的。一言冷透。人家各自梳头，你爬在旁边看什么？成日家一块子在屋里，还看不够，也不怕丫头们笑话。”酸味一缕，从脚底直冲头顶，“泼醋”、“大闹”，都是枉了。说着，“哧”的一笑，又瞅着他咂嘴儿。宝玉虽也有些不好意思，还不理会，把个宝钗直臊的满脸通红，又不好听着，又不好说什么。此半底半面之笔，其实大家雪亮。只见袭人端过茶来，只得搭趣着，自己递了一袋烟。递烟乃北人新妇礼，“烟”字于书中止此一处，见以一片烟云作大了也，已到“烟消火灭”时。凤姐儿笑着站起来接了，道：“二妹妹你别管我们的事，都是微言，而“别管我们的事”是眼。你快穿衣服罢。”

宝玉一面也搭趣着，找这个弄那个。凤姐道：“你先去罢。”“你先去”，则钗后去矣，是书外事。那里有个爷们等着奶奶们一块儿走的理呢？”宝玉道：“我只是嫌我这衣裳不大好，妻为衣服，嫌不好，嫌钗也。此追“情中情”之下“情”字。不如前年穿着老太太给的那件雀金泥好。”凤姐因恼他道：“你为什么不穿？”宝玉道：“穿着太早了。”凤姐忽然想起，自悔失言，幸亏宝钗也和王家是内亲，就是那些丫头们跟前，已经不好意思了。因雀金泥而自发假生日，凡为凤者，又何必如此扭捏耶？请参彼评。袭人却接着说道：“二奶奶还不知道呢，就是穿得，他也不穿了。”凤姐儿道：“这是什么缘故？”袭人道：“告诉二奶奶，真真是我们这位爷的行事，都是天外飞来的。自赞其书。那一年因二舅太爷的生日，老太太给了他这件衣裳，谁知那一天就烧了。我妈病重了，我没在家。那时候还有晴雯妹妹呢，听见说病着整给他补了一夜，第二天老太太才没瞧出来呢。去年那一天上学天冷，我叫焙茗拿了去给他披披。谁知这位爷见了这件衣裳，想起晴雯来了，说了总不穿了，叫我给他收一辈子呢。”追“补裘”乃追“填词”，实止追“绝粒”也。收一辈子，正是偕老，钗何苦来！

凤姐不等说完，便道：“你提晴雯，可惜了儿的。非惜雯，乃惜黛，非惜黛，乃自惜，惜其奇谋误用耳。那孩子模样儿手儿都好，就只嘴头儿利害些。偏偏儿的太太不知听了那里的谣言，活活儿的把个小命儿要了。还有一件事，那一天我瞧见厨房里柳家的女人，他女孩子叫什么五儿，那丫头长的和晴雯脱了个影儿似的。总是影儿。黛影到此有五矣，是一件事，故曰“还有一件事”，与上文“不等说完”互相发。我心里要叫他进来，后来我问他妈，他妈说是很愿意。我想着宝二爷屋里的小红跟了我去，我还没还他呢，就把五儿补过来。总是一件事。平儿说太太那一天说了，凡像那个样儿的，都不叫派到宝二爷屋里呢，宝玉处只有钗影，并无黛影，此处画清。我所以也就搁下了。这如今宝二爷也成了家了，还怕什么呢？不如我就叫他进来，可不知宝二爷愿意不愿意？要想着晴雯，只瞧见这五儿就是了。”此又一篇借刀杀人文字。宣凤姐之悔心，于是进黛影以破钗玉之合，以泄《谷风》阴雨之恨也。无如小巧不及大巧，能制尤二姐却不能制宝钗，而转因“候芳魂”而钗、玉益密，则破之适以成之。天下之为凤姐者不少，读此书者当亦废然自返。宝玉本要走，听见这些话已呆了。袭人道：“为什么不愿意？早就要弄了来的，只是因为太太的话说的结实罢了。”凤姐道：“那么着，我明日就叫他进来。太太的跟前有我呢。”如此担当，惜已迟了。宝玉听了，喜不自胜，才走到贾母那边去了。这里宝钗穿衣服。

凤姐儿看他两口儿这般恩爱缠绵，想起贾琏方才那种光景，好不伤心，坐不住，便起身向宝钗笑道：“我和你向太太屋里去罢。”笑着出了房门，一同来见贾母。自明所演因妒生悔之旨，令看官都解，而又转到贾琏身上去，随以同宝钗出房一“同”字勒回。文阵转旋，仍令人迷不可出。宝玉正在那里回贾母往舅舅家去，贾母点头说道：“去罢。只是少吃酒，早些回来，你身子才好些。”宝玉答应着出来。刚走到院内，又转身回来，向宝钗耳边说了几句不知什么，宝钗笑道：“是了，你快去罢。”将宝玉催着去了。

这里贾母和凤姐、宝钗说了没三句话，只见秋纹进来传说：“二爷打发焙茗转来说，请二奶奶。”宝钗说道：“他又忘了什么，又叫他回来？”秋纹道：“我叫小丫头问了焙茗，说是二爷忘了一句话，叫我回来告诉二奶奶：若是去呢，快些来罢；若不去呢，别尽在风地里站着。”说的贾母、凤姐并地下站着的众老婆子丫头都笑了。宝钗飞红了脸，把秋纹啐了一口，避风如此其重，特戒之曰别在风地里站，则为风以杀木成金何益哉！飞红了脸，火克金也。啐了一口，总一骂也。说道：“好个糊涂东西，这也值得这样慌慌张张跑了来说。”糊涂东西，《易》道分也。而慌张说来，无非一笑，无非一孝，作者亦何容心！秋纹也笑着回去，叫小丫头去骂焙茗。那焙茗一面跑着，一面回头说道：“二爷把我巴巴的叫下马来，叫回来说的。我若不说，回来对出来，又骂我了。这会子说了，他们又骂我。”作者自道苦楚，不说则为代儒所骂，说则为贾瑞所骂，难矣哉！那丫头笑着跑回来说了，贾母向宝钗道：“你去罢，省的他这么记挂。”说的宝钗站不住，才走了，又被凤姐怗他玩笑，正没好意思。

只见散花寺的姑子大了来了，给贾母请安，于钗、凤交接之间入下半回。所谓大了，了于此二人而已。见过了凤姐，坐着吃茶。必提吃茶，照顾黛玉。贾母因问他：“这一向怎么不来？”大了道：“因这几日庙中作好事，有几位诰命夫人不时在庙里起坐，所以不得空儿来。今日特来回老祖宗：明日还有一家作好事，不知老祖宗高兴不高兴，若高兴也去随喜随喜^[12]。”贾母便问：“做什么好事？”大了道：“前月为王大人府里不干净，见神见鬼的，偏生那太太夜间又看见去世的老爷。便是尤二姐送殡之王姓夫妇。因此昨日在我庙里告诉我，要在散花菩萨跟前许愿烧香，散花菩萨，作者又自起绰号。一部花叙到此散矣。做四十九天的水陆道场，保佑家口安宁，亡者升天，生者获福，所以我不得空儿来请老太太的安。”

却说凤姐素日最厌恶这些事的，自从昨夜见鬼，心中总只是疑疑惑惑的，如今听了大了这些话，不觉把素日的心性改了一半，已有三分信意，天下大奸大恶无不如此，平日诤诤以圣贤自命，末路惶惶与巫觋为缘，大可叹。便问大了道：“这散花菩萨是谁？他怎么就能避邪除鬼呢？”我也要问。大了见问，便知他有些信意，要毁风月鉴之代儒索然意尽。便说道：“奶奶今日问我，让我告诉奶奶知道，这个散花菩萨来历根基不浅，道行非常，自六经四子中来，根基自是不浅，道行自是非常，而语面酷肖若辈。生在西天大树国中。用木生火以制金，一书作用。大树国则林也。父母打柴为生，养下菩萨来，头长三角，眼横四目，身長三尺，两手拖地。写一怪物，乃是黛玉，句句

为“木”字、“林”字出象也。书借薛蝌、岫烟演古篆。篆文本作“𣎵”，头长三角，两手拖地也。二目具肝木之华，四目则双木成林也，故眼横四目。天三生木，木像人身，故身長三尺。如此细密，夫谁觉得？倘借姑子口泛演天外话，增亦可，减亦可，成闲文矣，实非是书所有。父母说这是妖精，便弃在冰山之后了。谁知这山上有一个得道的老猢猻，出来打食，看见菩萨顶上白气冲天，虎狼远避，知道来历非常，便抱回洞中抚养。谁知菩萨带了来的聪慧，禅也会谈，与猢猻天天谈道参禅，说的天花散漫，香雨缤纷。至一千年后飞升了。此演“恤孤女”至“归离恨”也。冰山雌凤是凤姐，黛玉所弃，则于此也。老猢猻乃贾母，正抱回抚养之所。白气冲空，虎狼远避，金气西风，固无奈何，究得干净身子飞升而去，海棠妖精始末如此，因成一部天花乱坠之书也。至今山上犹见谈经之处，天花散漫，所求必灵，时常显圣，救人苦厄，因此世人才盖了庙，塑了像供奉。”花有馀花，书有馀书，救人苦厄，“风月宝鉴”之灵也。凤姐道：“这有什么凭据呢？”大了道：“奶奶又来搬驳了。一个佛子可有什么凭据呢？菩萨为心，书演一心，有何凭据？何世之说书者，确确道出凭据之多？就是撒谎，也不过哄一两个人罢了，难道古往今来多少明白人多被他哄了不成？此语与题句“谁解其中意”相反，乃忠厚待人处，得闲人评，则一两个人也不能哄了。奶奶试想，惟有佛家香火历来不绝，说佛正是说儒也，书旨如此，则说佛正是哄人处。他到底是祝国祝民，全书实际在此四字。有些灵验，人才信服。”凤姐听来，大有道理，因道：“既这么，我明日去试试。你庙里可有签？我去求一签，我心里的事，签上批的出来，我从此就信了。”大了道：“我们的签最是灵的，明日奶奶去求一签就知道了。”贾母道：“既这么着，索性等到后日初一，是几月初一？但演一复而已，所谓“月至朔旦，震来受符”也。必曰后日，则第三日，“先庚”、“先甲”，多少提白。你再去求。”说着，大家吃了茶，以吃茶起，以吃茶终。到王夫人、各房里去请了安，回去不提。

这里凤姐勉强挣扎着，到了初一清晨，令人预备了车马，带着平儿并许多奴仆，来至散花寺。大了带了众姑子接了进去，献茶后，便洗手至大殿上焚香。直对“清虚观”醮。大幻一梦兴，大了一梦灭矣。那凤姐儿也无心瞻仰圣像，一秉虔诚，磕了头，举起签筒，默默的将他见鬼之事并身体不安等故祝告了一回，摇了三下，书借《易》卦，卦无非三，自下而上，故为三下。只听“唰”的一声，筒中撺出一枝签来。于是叩头，拾起一看，只见上写：“第三十三签，上上大吉。”三十三，天数也，气数之天，到此一终。三三为重乾，十为又，三而又三在上之上，为泽天夬，决去一阴，史死而凤即死矣。大了忙查签簿看时，只见上面写着：“王熙凤衣锦还乡。”与“效戏彩”回如环无端。凤姐一见这几个字，吃一大惊，便问大了道：“古人也有叫王熙凤的么？”大了笑道：“奶奶最是通今博古，难道汉朝王熙凤求官的这一段事也不晓得？”前曰唐是“李”字里面事，今曰汉是“刘”字里面事，以直趋“托村姬”也。周瑞家的在旁笑道：“前年李先儿必用周瑞家的提李先儿，何等完密。还说这一回书的，我们还告诉他重着奶奶的名字，不要叫呢。”凤姐笑道：“可是呢，我倒忘了。”既忘李，又忘刘，焉得不败！说着，又瞧底下的，写道是：

去国离家二十年，
于今衣锦返家园。
蜂采百花成蜜后，
为谁辛苦为谁甜？诗意自明，拟签是签，而衣锦还乡“锦”字从金，自死于金也。用一“蜂”字，财色并到，为凤为钗，毒皆枉肆。
行人至，音信迟。
讼宜和，婚再议。重末一语“婚再议”，乃钗深文也。

看完了，不甚明白，大了道：“奶奶大喜，这一签巧得很。一“巧”字宝钗之合，巧姐之复并到。奶奶自幼在这里长大，何曾回南京去了？特提南京，南为火乡，金之死所也。如今老爷放了外任，或者接家眷来顺便还家，奶奶可不是衣锦还乡了？”一面说，一面抄了个签票，交与丫头，凤姐也半信半疑的。大了摆了斋来，凤姐只动了一动，放下了要走，又给了香银。大了苦留不住，都是微言，“大了苦留不住”，尤警。只得让他走了。凤姐回至家中，见了贾母、王夫人等。问起签来，命人一解，都欢喜非常，道：“或者老爷果有此心，咱们走一趟也好。”凤姐儿见人人这么说，也就信了。不在话下。

却说宝玉这一日正睡午觉，醒来不见宝钗，正要问时，只见宝钗进来。直接钗、玉，以明签注末语也。不在话下，而实在话下。宝玉问道：“那里去了，这半日不见？”宝钗笑道：“我给凤姐姐瞧一回签。”宝玉听说，便问是怎么样儿。宝钗把签帖念了一回，又道：“家中人人都说好的。据我看，这‘衣锦还乡’四字里头还有原故，后来再瞧罢了。”一签深意都到此人，再瞧正合再议。宝玉道：“你又多疑了，妄解圣意。‘衣锦还乡’四字，从古至今都知道是好的，今日你又偏生看出原故来了。依你说，这衣锦还乡还有什么别的解说？”宝钗正要解说，只见王夫人那边打发丫头过来请二奶奶。宝钗立刻过去。

未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还上还用简笔，而于中间安放两大段文字，作两峰对峙。自“神游太虚”以下至百十九回，一切意指无不包罗。琐碎烦芜中句句斩钉截铁，更何人能学其一二？

自“守官箴”至此回为一大段，乃大彰报复开端文字也。湘竹泪全干，海棠红未了。又将一个李十儿，再找三宣刘老老。恶奴破例，好事成空。秋社人归，离情谁诉？隐隐一钩残月，怜照幽魂；明明半尺菱花，恨留瘦影。待夏三以偿宿命，听焦大而散冤家。未完稿已完，大了签终了。

【护花主人评曰】凤姐因料理探春妆奁，想去瞧瞧，恰在人情之内，并非无端想起。又因日间事忙，或黄昏后贾琏在家，不能分身。适值黄昏人静，贾琏未回，遂到园中去，情事逼真。

主婢四人同行，碍难见鬼，一个一个以次遣去，只剩凤姐一人，秦氏幽魂，才可出现。一路写来，令人毛发森然。

鬼魂未现，先有狗嗅一惊为引，妙极。

凤姐特来探望探春，乃因见鬼惊怕，托辞他们已经都睡，急忙回家，神情酷肖。若仍至秋爽轩，面见探春，不但铺叙闲谈，徒费笔墨，且神气安闲，写不出失神落胆形状。

云南节度、苏州刺史参本与贾府有碍，不但衬起抄没后事，且见贾府家人在外无恶不作。

李嬷嬷磨巧姐，凤姐嘱托平儿，及王仁为人不端，暗伏将来串卖巧姐逃避情事。

提起晴雯补裘，不但回顾前文，且便顺补五儿。

贾琏生气，宝玉恩爱，两相对照，凤姐安得不伤心？

写宝玉怜爱宝钗，妙在一团孩子气。

散花寺求签，忽得王熙凤故事，签固甚灵。又提李先儿说书，回顾前文，笔亦甚灵。

“衣锦还乡”四字，独有宝钗说另有缘故。慧心人毕竟不同。

宝钗正要解签，忽王夫人来请，不及解说。文笔善于脱卸省事。

【大某山民评曰】王子腾当称二舅，子胜当三舅，以上有凤姐之父为大舅也。此等处失检点。

琏嫂子至新房见了人家，想着自己，分开一看，倏觉伤心。谁知更以人家自己合并一想，愈觉伤心。大了说散花菩萨灵验，果若缤纷散漫，宜为大观园中所供养。

此回仍是乙卯年秋冬间事。

[1] 发噤：因寒冷而哆嗦。

[2] 神枪：用火药发射的枪。

[3] 挫磨：虐待，折磨。

[4] 打撒手儿：撒手不管。

[5] 动秤儿：方言。开始干，干实事。

[6] 在坛子里：即蒙在鼓里的意思。

[7] 开吊：有丧事的人家在出殡以前接待亲友来吊唁。

[8] 大萝卜还用尿浇：意为无需多嘴。

[9] 关会：关系到。

[10] 拿糖作醋：装腔作势，摆架子。

[11] 支吾：对付，应付。

[12] 随喜：佛教语。犹言赞助他人行善事。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话说王夫人打发人来唤宝钗，宝钗连忙过来请了安。王夫人道：“你三妹妹如今要出嫁了，只得你们作嫂子的大家开导开导他，也是你们姊妹之情。况且他也是个明白孩子，我看你们两个也很合得来。只是我听见说，宝玉听见他三妹妹要出门，哭的了不得，你也该劝劝他。如今我的身子是十病九痛的，你二嫂子也是三日好两日不好，你还心地明白些，诸事也别说只管吞着不肯得罪人，将来这一番家事都是你的担子。”本回“灾侵”、“妖孽”都从探春发，而合在宝钗。此曰明白，彼曰明白，全书已明白了。宝钗答应着。王夫人又说道：“还有一件事，你二嫂子昨日带了柳家媳妇的丫头来，说补在你们屋里。”宝钗道：“今日平儿才带过来，说是太太和二奶奶的主意。”王夫人道：“是呀，你二嫂子和我说，我想也没要紧，不便驳他的回。既以钗、凤发妖侵之端，即以黛影定妖侵之主。王不驳回，于影既然，则当时黛玉之婚，凤固可主也。只是一件，我见那孩子眉眼儿上头也不是个很安顿的。起先为宝玉房里的丫头狐狸似的，我撵了几个，那时候你也知道。不然你怎么搬回家去了呢？直刺其心。如今有你，自然不比先前了。我告诉你，不过留点神儿就是了。你们屋里，就是袭人那孩子还可以使得。”宝钗答应了，又说了几句话，便过来了。饭后到了探春那边，自有一番殷勤劝慰之言，不必细说。

次日，探春将要起身，又来辞宝玉，宝玉自然难割难分。探春便将纲常大体的话说的宝玉低头不语，后来转悲作喜，似有醒悟之意。因一叹生此书，其用是劝慰，其体是纲常，令凡为顽石者，无不低头醒悟也。此段何等明告看官！于是探春放心辞别众人，竟上轿登程，水舟陆车而去。

先前众姊妹们都住在大观园中，后来贾妃薨后，也不修葺。到了宝玉娶亲，林黛玉一死，史湘云回去，宝琴在家住着，园中人少，况兼天

气寒冷，李纨姊妹、探春、惜春等俱搬回旧所，到了花朝月夕，依旧相约玩耍。如今探春一去，宝玉病后不出屋门，益发没有高兴人了。所以园中寂寞，只有几家看园的人住着。探春一去，一部大观止矣。故必将前人历历一总，以便另作发挥。那日尤氏过来送探春起身，因天晚，省得套车，便从前年在园里开通宁府的那个便门里走过去了，“造衅开端首罪宁”，一部《红楼梦》起于秦氏，实起于钗、黛之兼美也。故作追原，必从宁府。而两府有便门可通，则东西一串，合成大观矣。觉得凄凉满目，台榭依然，女墙一带^[1]，都种作园地一般，心中怅然如有所失。兴衰一瞬，写来不觉其骤，此笔难得。因到家中，便有些身上发热，扎挣一两天，竟躺倒了。日间的发烧犹可，夜里身热异常，便谵语绵绵^[2]。贾珍连忙请了大夫看视，说感冒起的，如今传经^[3]，入了足阳明胃经^[4]，尤罪自外至，乃定珍罪，故为外感。而自外传内，由太阳传阳明，入府矣。太阳、膀胱与肾表里，病从此起，即焦大之骂。阳明胃府水谷之海，病至此结，即张太医之攻。所以谵语不清，如有所见，有了大秽^[5]，即可身安。

尤氏服了两剂，并不消减，更加发起狂来。贾珍着急，便叫贾蓉来，打听外头有好医生再请几位来瞧瞧。贾蓉回道：“前日这位太医是最兴时的了^[6]，只怕我母亲的病不是药治得好的。”贾珍道：“胡说！不吃药，难道由他去罢？”病结已深，攻之不行。最兴时之太医，亦无如何。胡说至此亦只束手。贾蓉道：“不是说不治，为的是前日母亲从西府去回来，是穿着园子里走来家的，一到了家就身上发烧，别是撞着邪了罢。病也，而以为邪，妖由人兴，而底面通彻。外头有个毛半仙，是南方人，卦起的很灵，不如请他来占他一卦。不吃药而占卦，一部《风月宝鉴》是药亦是卦也。毛半仙有奇妙。毛字分半，上者为壬，壬为水，水生木；下者为七，七少阳，又甲木。以水生木，即全书之大药也。然生木必先制金，制金以火，火位南方，故曰“南方人”。仙字分半，则为人山，乃人身也。身半而毛，却是何处？又即焦大一骂。只此三字，以嬉笑怒骂包罗大道，何等兴会。看有信儿呢就依着他，要是不中用，再请别的好大夫来。”

贾珍听了，即刻叫人请来。坐在书房内喝了茶，便说：“府上叫我，不知占什么事？”贾蓉道：“家母有病，请教一卦。”毛半仙道：“既如此，取净水洗手，设下香案，让我起出一课来看就是了。”一时下人安排定了，他便怀里掏出卦筒来，走到上头，恭恭敬敬的作了一个揖，手内抱着卦筒，口里念道：“伏以太极两仪，絪縕交感^[7]。图书出而变化不穷^[8]，神圣作而诚求必应。兹有信官贾某^[9]，为因母病，虔请伏羲、

文王、周公、孔子四大圣人，鉴临在上，诚感则灵，有凶报凶，有吉报吉，先请内象三爻^[10]。”说着，将筒内的钱倒在盘内，说：“有灵的，头一爻就是交^[11]。”拿起来又摇了一摇，倒出来，说是单。第三爻又是交。捡起钱来，嘴里说是：“内爻已示，更请外象三爻，完成一卦。”起出来，是单拆单^[12]。那毛半仙收了卦筒和铜钱，便坐下说道：“请坐，请坐，让我来细细的看看。这个卦乃是未济之卦，世爻是第三爻，午火兄弟劫财，悔气是一定该有的。如今尊驾为母问病，用神是初爻，真是父母爻动出官鬼来^[13]。五爻上又有一层官鬼，我看令堂太夫人的病是不轻的。还好，还好，如今子亥之水休囚，寅木动而生火。世爻上动出一个子孙来，倒是克鬼的。况且日月生身，再隔两日，子水官鬼落空，交到戌日就好了。但是父母爻上变鬼，恐怕令尊大人也有关碍。就是本身世爻，比劫过重，到了水旺土衰的日子也不好。”说完了，便撇着胡子坐着。此借增删卜《易》以演全书，无非借六十四卦增删而成之耳。卦取第一爻之交，即李十儿之爻，成未济之大有。未济为六十四卦之终，大有则取遏恶扬善、顺天休命之大象，以总明一书用意，祸成于一鬼而已，骨肉残，内外乱都隐括。

贾蓉起先听他捣鬼，心里忍不住要笑，听他讲的卦理明白，又说生怕父亲也不好，便说道：“卦是极高明的，但不知我母亲到底是什么病？”毛半仙道：“据这卦上，世爻午火变水相克，必是寒火凝结。若要断得清楚，揲蓍也不大明白^[14]。除非用大六壬才断得准^[15]。”贾蓉道：“先生都高明的么？”毛半仙道：“知道些。”揲蓍也不大明白，乃作者不敢以知《易》自道耳。用大六壬，仍是半仙之意。贾蓉便要请教，报了一个时辰。毛先生便画了盘子，将神将排定算去，是戌上白虎。“这课叫做魄化课，大凡白虎乃是凶将，乘旺相气受制，便不能为害。如今乘着死神死煞，及时令囚气，则为饿虎，定是伤人，就如魄神受惊消散，故名魄化。这课象说是人身丧魄，忧患相仍，病多死丧，讼有忧惊。按象有日暮虎临，必定是傍晚得病的。象内说凡占此课，定是旧宅有伏虎作怪，或有形响。如今尊驾为大人而占，正合着虎在阳忧男，在阴忧女。此课十分凶险呢。”魂阳魄阴，阳真阴假，课曰魄化，即假语村言，无非鬼话而已。报了一个时辰，不必定报何时，十二辰总在矣。白虎为西金之神，便是钗、凤。贾蓉没有听完，吓得面上失色道：“先生说得很是，但与那卦又不大相合，到底有妨碍么？”毛半仙道：“你不用慌，待我慢慢的再看。”低着头，又咕哝了一会子，便说：“好了，有救星了。算出巳上有贵神救解，谓之魄化魂归，先忧后喜，是不妨事的，只要小心些就是了。”魄化魂归，正老阴生少阳之义，是曰小心，是曰好了。

贾蓉奉上卦金，送了出门，毛半仙以吃茶起，以送金结，必不脱一钗一黛也。回禀贾珍说是：“母亲的病是在旧宅傍晚得的，必曰旧宅，与张太医初行经时互相发明。为撞着什么伏尸白虎^[16]。”贾珍道：“你说你母亲前日从园里走回来的，可不是那里撞着的？你还记得你二婶娘到园里去，回来就病了？‘你还记得’，非牵‘感幽魂’，乃追‘龙禁尉’也。而言下亦支离亦蹊跷。他虽没有见什么，后来那些丫头老婆们都说是山子上一个毛烘烘的东西，眼睛有灯笼大，会说话，把他二奶奶赶了回来，山子野，毛半仙，会说话，不过要赶一凤姐而已，又阐全书作用。吓出一场病来。”贾蓉道：“怎么不记得？我还听见宝叔家的茗烟说，晴雯是做了园里芙蓉花的神了；林姑娘死了半空里有音乐，必定他也是管什么花儿了。想这许多妖怪在园里，还了得！头里人多阳气重，常来常往不打紧。如今冷落的时候，母亲打那里走，不知踹了什么花儿呢。不然，就是撞着那一个，那卦也还算是准的。”贾珍道：“到底说有妨碍没有呢？”贾蓉道：“据他说，到了戌日就好了。得见狗儿便好了。只愿早两天好，或过两天才好。”文似看山不喜平，一路写来，近于平矣，而忽突起峰峦。曰只愿早两天好，或过两天才好，以入“骨肉灾祸”正面，真是好笔，而寓意存焉。早两天未土，过两天丑土，总一土也。便是通部中吃饭之说，夫谁知之？贾珍道：“这又是什么意思？”贾蓉道：“那先生若是这样准，恐怕老爷也有些不自在。”

正说着，里头喊说：“奶奶要坐起到那边园里去，丫头们都按捺不住。”贾珍等进去安慰定了。只听尤氏嘴里乱说：“穿红的来叫我，穿绿的来赶我。”地下这些人又怕又好笑。贾珍便命人买些纸钱，送到园里烧化。果然那夜出了汗，便安静些。到了戌日，也就渐渐的好起来。由是一人传十，十人传百，都说大观园中有了妖怪，其实是病，而妖由人作，举世皆然。吓得那些看园的人也不修花补树、灌溉果蔬。起先晚上不敢行走，以致鸟兽逼人，甚至日里也是约伴持械而行。

过了些时，果然贾珍也病，竟不请医调治，轻则到园化纸许愿，重则禳星拜斗^[17]。贾珍方好，贾蓉等相继而病。如此接连数月，闹得两府俱怕。从此风声鹤唳，草木皆妖，园中出息一概全蠲，各房月钱重新添起，反弄得荣府中更加拮据。直找“兴利”，所以此回必从探春发端。而文字渡下，步武安详。那些看园的没有了想头，个个要离此处，每每造言生事，便将花妖树怪编派起来，各要搬出，将园门封固，再无人敢到园中，引入下半回，不突不慢。以致崇楼高阁、琼馆瑶台皆为禽兽所栖。明说大观园为禽兽所栖。书演至此，亦应自献底里，而笔致简洁，绝不费手。

却说晴雯的表兄吴贵正住在园门口。他媳妇自从晴雯死后，听见说作了花神，每日晚间便不敢出门。这一日吴贵出门买东西，回来晚了，那媳妇子本有些感冒着了，日间吃错了药，晚上吴贵到家，已死在炕上。外面的人因那媳妇子不妥当，便都说妖怪爬过墙吸了精去死的。于是老太太着急的了不得，替另派了好些人，将宝玉的住房围住，巡逻打更。这些小丫头们还说有的看见红脸的，有的看见很俊的女人的，吵嚷不休，吓得宝玉天天害怕。亏得宝钗有把持的，听得丫头们混说，便吓着他要打，所以那些谣言略好些。无奈各房的人都是疑神疑鬼的不安静，也添了人坐更，于是更加了好些食用。以老太太、宝钗自为一段文字，筋节细密。

独有贾赦不大很信，说：“好好园子，那里有什么鬼怪？”要砍海棠是他，不信是他，罪之所以不赦也。挑了个风清日暖的日子，带了好几个家人，手内持着器械，到园端看动静^[18]。色厉内荏，写来绝倒。多人持械，“不信”固如是耶？众人劝他不依。到了园中，果然阴气逼人，贾赦还挣扎前走，跟的人都探头缩脑。内中有个年轻的家人，心内已经害怕，只听“呼”的一声，回过头来，只见五色灿烂的一件东西跳过去，吓的“噍哟”一声，腿子发软，便躺倒了。贾赦回身查问，那小子喘吁吁回道：“亲眼看见一个黄脸红须绿衣青裳的妖怪，走到树林子后头山窟窿里去了。”不脱木石。贾赦听了，便有些胆怯，问道：“你们都看见么？”有几个推顺水船儿的回说：“怎么没瞧见？因老爷在头里，不敢惊动罢了。奴才们还撑得住。”说得贾赦害怕，也不敢再走，急急的回来，吩咐小子们不要提及，只说看偏了，没有什么东西。心里实也相信，要到真人府里请法官驱邪^[19]。上映大幻真人张道士清虚观之醮，正妖孽所起处。岂知那些家人无事还要生事，今见贾赦怕了，不但不瞒着，反添些妆点，说得人人吐舌。

贾赦没法，只得请道士到园作法事，驱邪逐妖。择日先在省亲正殿上铺排起坛场，上供三清圣像，傍设二十八宿并马、赵、温、周四大将^[20]，下排三十六大将图像。香花灯烛设满一堂，钟鼓法器排列两边。坛上插着五方旗号，道纪司派定四十九位道众的执事^[21]，净了一天的坛。三位法官行香取水毕，然后擂起法鼓。法司们俱戴上七星冠，披上九宫八卦仙衣，踏着登云履，手执牙笏，便拜表请圣。又念了一天消灾邪的接福《洞元经》，已后便出榜召将。榜上大书“太乙混元上清三境灵宝大法师行文，敕令本境诸神到坛听用”。那日两府上下爷们，仗着法师擒妖，都到园中观看，都说：“好大法令，呼神遣将闹起来，不管有多少妖怪，也吓跑了。”以上用出笔，至此入贾家人眼。章法生动，

而参以游戏，笔墨悉化烟云矣。大家都挤到坛前。只见小道士们将旗幡举起，按定五方站住，伺候法师号令。三位法师，一位手提宝剑，拿着法水；一位捧着七星皂旗；一位举着桃木打妖鞭，立在坛前。只听法器一停，上头令牌三下，口中念念有词，那五方旗便团团散布。法师下坛，叫本家领着，到各处楼阁殿亭、房廊屋舍、山崖水畔洒了法水，将剑指画了一阵。回来连击令牌，将七星旗祭起。众道士将旗幡一聚，接下打怪鞭望空打了三下。本家众人都道拿住妖怪，争着要看，及到跟前，并不见有什么形响。只见法师叫众道士拿取瓶罐，将妖收下，加上封条，法师朱笔书符收禁，令人带回本观塔下镇住，一面撤坛谢将。

贾赦恭敬叩谢了法师。一路笔墨，非戏非庄，都是惨淡经营。忽曰打妖鞭，忽曰打怪鞭，乃有意为之，非误刻也。贾蓉等小弟兄背地都笑个不住，说：“这样的大排场，我打量拿着妖怪给我们瞧瞧，到底是些什么东西，那里知道是这样收罗，究竟妖怪拿去了没有？”贾珍听见骂道：“糊涂东西！妖怪原是聚则成形，散则成气，如今多少神将在这里，还敢现形么？无非把这妖气收了，便不作祟，就是法力了。”众人将信将疑，且等不见响动再说。贾赦、珍、蓉正是妖孽之藪，故以三人结此坛场。至“聚则成形”两语，乃宝玉梦中闻人说黛玉者，斯又妖之所也。而恍惚迷离，总归笑话，大宣梦旨。那些小人只知妖怪被擒，疑心去了，便不大惊小怪，往后果然没人提起了。贾珍等病愈复原，都道法师神力。独有一个小子笑说道：“头里那些响动，我也不知道，就是跟着大老爷进园这一日，明明是个大公鸡飞过去了，拴儿吓昏了眼，说得活像。我们都替他圆了个谎，大老爷就认真起来，倒瞧了个很热闹的坛场。”众人虽然听见，那里肯信，究无人住。雉主文明，“拴”字全才，云擒拿也。都是指点全书，而语妙八面。

一日贾赦无事，正想要叫几个家人搬住在园中，看守旧屋，惟恐夜晚藏匿歹人。方欲传出话去，只见贾琏进来，请了安，回说：“今日到他大舅家去，听见一个谎信，说是二叔被节度使参进来，为的是失察属员，重征粮米，请旨革职的事。”暗递包勇看园，何三招盗，引起贾政被参，以趋查抄。此正剥复相寻，王仁之义，故信从他大舅处来。贾赦听了，吃惊道：“只怕是谣言罢！前日你二叔带书子来说，探春于某日到了任所，择了某日吉时，送了你妹子到了海疆，路上风恬浪静，合家不必挂念。还说节度认亲，倒设席贺喜。那里有做了亲戚，倒题参起来的[22]？且不必言语，快些到吏部打听明白，就来回我。”可见声援不足恃，枉作傅试而已。而以虚笔点探春下落。此回以他起，以他终。

贾琏即刻出去，不到半日，回来便说：“才到吏部打听，果然二叔被参。题本上去，亏得皇上恩典，没有交部，便下旨意，说是：‘失察属员，重征粮米，苛虐百姓，本应革职，姑念初膺外任，不谙吏治，被属员蒙蔽，着降三级，加恩仍在工部员外上行走^[23]，并令即日回京。’这信是准的。不即不离，葫芦案却合。正在吏部说话的时候，来了一个江西引见知县，说起我们二叔是感激的，俱说是个好上司，只是用人不当，那些家人在外招摇诓骗，欺凌属员，已经把好名声都弄坏了。归到李十。节度大人早已知道，也说我们二叔是个好人。不知怎么样，这回又参了。想是忒闹得不好，恐将来弄出大祸，所以借了一件失察的事情参的。倒是避重就轻的意思，也未可知。”贾赦未听说完，便叫贾琏：“先去告诉你婶子知道，且不必告诉老太太就是了。”贾琏去回王夫人。

未知有何话说，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至百十九回，皆两回为一大段，一一报复，一一归着文字也。此段又从头至尾作大结束。

本回上半起“详说太虚情”，下半起“归结《红楼梦》”。故以探春起，以探春结，书固来于一叹也。而毛半仙出氏号，法官无名字，虚实相对，与“真事隐去”“假语村言”意旨相为发明，不过一刘老老、胡庸医、王道士等人而已。而花样愈剪愈新，真令人饕餮心目。

【护花主人评曰】拨补五儿，只王夫人口中带说。探春临行，与众人作别，不复细叙，简省无数闲笔。

大观园冷落荒凉，是极盛必衰，气数使然。其叙病祟驱妖等事，所谓妖由人兴，“抄没”预兆。

毛半仙文王与六壬课，说得有理有像，作者殆亦半仙乎？

写众人胡说谣言及吴贵妻病死是妖怪吸精，贾赦巡查，拴儿吓倒，众人附会等情状，凡造言生事者，逼真如此。是以听言当以理察，庶不为讹言摇惑。

写道士坛场铺排，形容如画。

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大观园如此疑妖见鬼，贾政安得不被参？宁府安得不被查抄？

【大某山民评曰】袭人兰形棘心，能使王夫人念念不忘。其固宠牢荣之术，如肯传示，必有愿拜门墙者。

贾赦不信鬼怪，而到园先持器械，气已中馁；比闻浮光掠影之谈，

害怕缩走，旋请道士建醮，则不信者较信者为更信。
大观园中本来是住妖孽之地，彼妖者去，而此妖者来矣。如其不信，向之所住之妖，何独不五色灿烂者耶？
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1] 女墙：本意指城墙上呈凹凸形的小墙。此泛指矮墙。

[2] 谵（zhān）语：病中神志不清，胡言乱语。

[3] 传经：中医学名词。指外感热病的六经传变。即本经症候消失，而变为另一经症候。

[4] 足阳明胃经：人体十二经脉之一。简称胃经。

[5] 大秽：大便，尿。

[6] 兴时：指一个人走红，有名气。

[7] 絪縕：指天地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的状态。

[8] 图书：指河图、洛书。传说伏羲根据河图、洛书画成八卦。

[9] 信官：官员祷神时表示虔诚的自称。

[10] 内象三爻：《周易》六十四卦，每卦由六爻（分阳爻和阴爻）组成。附会《周易》的占卜时，每摇倒一次产生一爻，共六次产生六爻，组成一卦。其中前三爻称“内象三爻”，后三爻即下文所谓的“外象三爻”。

[11] 交：卜者附会《周易》，因卦起课。占卜时将三枚制钱放进卦筒内摇动后倒出，凡三个都是背的叫“重”，三个都是面的叫“交”。

[12] 单：三枚制钱一背两面。拆：三枚制钱两背一面。

[13] 官鬼：卜筮术语。卜筮者依纳甲之法，把干支分配于六爻，把五行分配于八卦，以六爻干支与八卦五行的生克，定父母、子孙、官鬼、妻财、兄弟之位，以生我者为父母爻，我生者为子孙爻，克我者为官鬼爻，我克者为妻财爻，比和者为兄弟爻，据之以卜吉凶祸福。

[14] 揲蓍（shǎ shī）：数蓍草。古代问卜的一种方式。

[15] 大六壬：动用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进行占卜凶吉的方法之一。与遁甲、太乙合称三式。

[16] 伏尸白虎：藏在尸体上的凶神。白虎，特指迷信传说中的凶神。

[17] 禳（ráng）星拜斗：道教中祭拜星斗，以此驱妖疗疾。禳，古代除邪消灾的祭祀。

[18] 蹠看：踏看，实地察看。

[19] 真人府：道教中真人的居所。真人，道家称存养本性或修真得道的人。

[20] 马、赵、温、周四大将：即道教的四大灵官，为护法神将。分别是马灵耀、赵公明、温琼、周广泽。

[21] 道纪司：明清时地方府一级掌管道教事宜的机构。

[22] 题参：弹劾。

[23] 行走：入值办事。在清代，凡不属于专设官职，调充某项职役的都称“行走”。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话说贾璉到了王夫人那边一一的说了。次日，到了部里打点停当，回来又到王夫人那边，将打点吏部之事告知。王夫人便道：“打听准了么？果然这样，老爷也愿意，合家也放心。那外任是何尝做得的？若不是那样的参回来，只怕叫那些混账东西把老爷的性命都坑了呢。”贾璉道：“太太那里知道？”王夫人道：“自从你二叔放了外任，并没有一个钱拿回来，把家里的倒掏摸了好些去了。剥中有复，正是李十。你瞧那些跟老爷去的人，他男人在外头不多几时，那些小老婆子们便金头银面的妆扮起来了，可不是在外头瞒着老爷弄钱？直注“查抄”，而金头银面必主宝钗。你叔叔便由着他们闹去。若弄出事来，不但自己的官做不成，只怕连祖上的官也要抹掉了呢。”贾璉道：“婶子说得很是。方才我听见参了，吓的了不得。直等打听明白才放心，也愿意老爷做个京官，安安逸逸的做几年，才保得住一辈子的声名。参官乃“查抄”之引，即热毒发作也。直入本回。是一件事，非两件事。就是老太太知道了，倒也是放心的。只要太太说得宽缓些。”王夫人道：“我知道。你到底再去打听打听。”

贾璉答应了，才要出来，只见薛姨妈家老婆子慌慌张张的走来，到王夫人里间屋内，也没说请安，便道：“我们太太叫我来告诉这里的姨太太说，我们家了不得了，又闹出事来了！”王夫人听了，便问：“闹出什么事来？”那婆子又说：“了不得，了不得！”王夫人说道：“糊涂东西！有要紧事，你到底说啊！”没头没脑，气极败坏，一书正是如此。而薛家岂必无下人，无男子？所以云然，见破木石、合金玉，史王以次，无非一婆子而已。糊涂东西，必用特点。曰“了不得，了不得”，一阴一阳，递嬗往来，绝无了时也。读者只认形容笔墨，浅矣。婆子便说道：“我们家二爷不在家，一个男人也没有，这件事情出来，怎么办？要求太太打发几位爷们去料理料理。”王夫人听着不懂，一书贵阳贱阴，是人不懂。便着急道：“究竟要爷们去干什么事？”婆子道：“我们

大奶奶死了！”王夫人听见便啐道：“这种女人死了罢咧，也值得大惊小怪的！”婆子道：“不是好好儿死的，是混闹死的，快求太太打发人去办办。”说着就要走。王夫人又生气又好笑，说：“这婆子好混账。琏哥儿，倒不如你过去瞧瞧，别理那糊涂东西。”所以了不得，曰夏、曰金、曰桂而已。阴阳变乱，祸患相寻，因以混闹死，始有混账书。而六十四卦，一个糊涂东西在内矣。文无半句闲文。那婆子没听见打发人去，只听见说别理他，他便赌气跑回去了。

这里薛姨妈正在着急，再等不来，好容易见那婆子来了，便问：“姨太太打发谁来？”婆子叹气说道：“人最不要有急难事，什么好亲好眷，看来也不中用。姨太太不但不肯照应我们，倒骂我糊涂。”言之慨然，足令傅试气短。是婆舌乃婆心也。薛姨妈听了又气又恼，道：“姨太太不管，你姑奶奶怎么说了？”婆子道：“姨太太既不管，我们家的姑奶奶自然更不管了。我也没有去告诉。”薛姨妈啐道：“姨太太是外人，姑娘是我养的，怎么不管？”婆子一时省悟道：“是啊，这么着，我还去。”诛钗之心至于如此之极，闻之好笑，思之好怕。绝倒笔墨，乃演人心不死在一“还”字。

正说着，只见贾琏来了，给薛姨妈请了安，道了恼，回说：“我婶子知道弟妇死了，问老婆子，再说不明，着急的很，打发我来问个明白，还叫我在这里料理。该怎么样，姨太太只管说了办去。”薛姨妈本来气得干哭，听见贾琏的话，便笑着说：“倒要二爷费心。我说姨太太是待我最好的，都是这老货说不清，几乎误了事。老货者，交易之道也。请二爷坐下，等我慢慢的告诉你。”便说：“不为别的事，为的是媳妇不是好死的。”正急促不堪处，而劈头说“不为别的事”，特恐人将书中事都各认为各事也。那何如看夏金桂死案。贾琏道：“想是为兄弟犯事，怨命死的？”薛姨妈道：“若这样倒好了。是‘桂’字里边事，故曰‘好了’，乃一宝一黛也。前几个月头里，他天天蓬头赤脚的疯闹。是‘夏’字里边事，所以灭雪也。后来听见你兄弟问了死罪，他虽哭了一场，已后倒搽脂抹粉的起来。是‘金’字里边事，追所以谋黛也。我若说他，又要吵个了不得，我总不理他。有一天不知怎么样，来要香菱去作伴。我说：‘你放着宝蟾，还要香菱做什么？况且香菱是你不喜的，何苦招气生？’他必不依，我没法儿，便叫香菱到他屋里去。可怜这香菱，不敢违我的话，带着病就去了。谁知道他待香菱很好，我倒喜欢。你大妹妹知道了，说只怕不是好心罢，‘金兰契’之宜防，故作者以琴之禁自命也。我也不理会。头几天香菱病着，他倒亲手去做汤给他吃。那知香菱没福，刚端到跟前，他自己烫了手，连碗都砸了。送土仪，送燕

窝，都系如此。而黛则甘受，菱则未吃。菱固照黛而不必尽照者也。如此之不受毒，是照钗而不必终照者也。如后之必写其死是。我只说必要迁怒在香菱身上。他倒没生气，自己还拿笤帚扫了，拿水泼净了地，仍旧两人很好。昨日晚上，又叫宝蟾去做了两碗汤来，自己说要同香菱一块儿喝。隔了一回，听见那屋里两只脚蹬的响，宝蟾急的乱嚷，已后香菱也嚷着，扶着墙出来叫人。我忙着看去，只见媳妇鼻子眼睛里都流出血来，在地下乱滚，两手在心口乱抓，两脚乱蹬，把我就吓死了。问他，也说不出来，只管直嚷，闹了一回就死了。热毒大作，夏金桂死乃钗死也。我瞧那光景，是服了毒的。宝蟾便哭着来揪香菱，说他把药毒死了奶奶了。我看香菱也不是这么样的人，再者他病的起还起不来，怎么能药人呢？无奈宝蟾一口咬定。我的二爷，这叫我怎么办？只得硬着心肠，叫老婆子们把香菱捆了，交给宝蟾，便把房门反扣了。我同你二妹妹守了一夜，等府里的门开了，才告诉去的。二爷，你是明白人，这件事怎么好？”贾琏道：“夏家知道了没有？”薛姨妈道：“也得撕掳明白了才好报啊！”贾琏道：“据我看起来，必要经官才了得下来。我们自然疑在宝蟾身上，别人便说宝蟾为什么药死他奶奶？也是没答对的。若是在香菱身上，竟还装得上。”自“薄命女”、“葫芦案”以及尤二、尤三种种事迹，隐隐绰绰，都括在内，总一钗、凤杀黛，即以自杀之案耳。

正说着，只见荣府女人们进来说：“我们二奶奶来了。”贾琏虽是大伯子，因从小儿见的，也不回避。宝钗进来见了母亲，又见了贾琏，便在里间屋里同宝琴坐下。薛姨妈也将前事告诉一遍。一到宝钗，便作庄严之笔，乃是怪文。宝钗便说：“若把香菱捆了，可不是我们也说是香菱药死的么？妈妈说这汤是宝蟾做的，就该捆起宝蟾来问他呀。一语破的，宝钗可怕，实作者可怕也。一面便该打发人报夏家去，一面报官的是。”尤三姐不报官，是真事隐里边话；此必报官，是假语村言里边话。总成蟾、菱一风月鉴也。薛姨妈听见有理，便问贾琏。贾琏道：“二妹子说得很是，报官还得我去，托了刑部里的人相验，问口供的时候方有照应。只是要捆宝蟾放香菱，倒怕难些。”非以琏之游移衬钗之决绝，正追原平日凤为钗役久矣。薛姨妈道：“并不是我要捆香菱，我恐怕香菱病中受冤着急，一时寻死，又添了一条人命，才捆了交给宝蟾，也是一个主意。”贾琏道：“虽是这么说，我们倒帮了宝蟾了。若要放都放，要捆都捆，他们三个人是一处的，宝、黛、钗三人是一处，钗、凤、袭三人亦是一处，此语八面。只要叫人安慰香菱就是了。”薛姨妈便叫人开门进去。宝钗就派了带来几个女人帮着捆宝蟾。只见香菱已哭得死去活来，曰病、曰哭，都是黛玉。宝蟾方得意洋洋，已后见人要捆他，便乱嚷起来。那禁得荣府的人吆喝着，也就捆了。竟

开着门，好叫人看着。此段乃文境中荆棘，看他掉臂游行。这里报夏家的人已经去了。

那夏家先前不住在京里，因近年消索，又记挂女儿，新近搬进京来。父亲已没，只有母亲，又过继了一个混账儿子，把家业都花完了，书是一部冤业账，演出夏金桂，众有兼该，亦混极矣。故夏三为混账，其实止以火制金，以热灭雪之义而已。故为干儿，为义子也。不时的常到薛家。那金桂原是个水性人儿，那里守得住空房，况兼天天心里想念薛蝌，便有些饥不择食的光景。无奈他这个干兄弟又是个蠢货，虽也有些知觉，只是尚未入港。既借金桂痛骂钗、凤，而又故作周旋，曰干兄弟一层，曰未入港一层，作者固忠厚而兼刻毒也。所以金桂时常回去，也帮贴他些银钱。这些时正盼金桂回家，只见薛家的人来，心里就想又拿什么东西来了。不料说这里姑娘服毒死了，一财一色，并是服毒。他便气得乱嚷乱叫。金桂的母亲听见了，更哭喊起来，说：“好端端的女孩儿在他家，为什么服了毒呢？”哭着喊着的，带了儿子，也等不得雇车，便要走来。那夏家本是买卖人家，为夏婆出像，又支离，又逼肖。而其实夏即薛，买卖人家非薛乎？没一个男人，非薛乎？愿读者读此处勿止读此处也。如今没了钱，那顾什么脸面，儿子头里就走，他跟了一个跛老婆子出了门，在街上啼啼哭哭的，雇了一辆破车，便跑到薛家。

进门也不答话，便儿一声肉一声的要讨人命。那时贾琏到刑部托人，家里只有薛姨妈、宝钗、宝琴，何曾见过这阵仗？都吓得不敢则声。便要与他讲理，他们也不听，只说：“我女孩儿在你家得过什么好处？两口朝打暮骂的，闹了几时，还不容他两口子在一处。你们商量着把女婿弄在监里，永不见面。”“错里错”以后宝钗心迹，一口道破。非夏婆道破，乃作者道破也。何止认为夏婆歪语。你们娘儿们，仗着好亲戚受用也罢，还嫌他碍眼，叫人药死了他，倒说是服毒。此借口说所以杀黛玉也。他为什么服毒！”说着，直奔着薛姨妈来。炎威大肆，当与“闹闺阁”同一畅。薛姨妈只得退后，说：“亲家太太，且请瞧瞧你女儿，问问宝蟾，再说歪话不迟。”那宝钗、宝琴因外面有夏家的儿子，难以出来拦护，只在里边着急。

恰好王夫人打发周瑞家的照看，一进门来，见一个老婆子指着薛姨妈的脸哭骂，周瑞家的知道必是金桂的母亲，便走上来说：“这位是亲家太太么？大奶奶自己服毒死的，与我们姨太太什么相干？也不犯这么糟蹋呀！”那金桂的母亲问：“你是谁？”“你是谁”三字问得警醒，夏雪之义当究之《周易》，而声口如闻。薛姨妈见有了人，胆子略壮了些，

语面形容薛姨不堪如狗。便说：“这就是我亲戚，贾府里的。”金桂的母亲便说道：“谁不知道你们有仗腰子的亲戚，才能够叫姑爷坐在监里。再宣“错里错”，而“仗腰子”三字化腐臭为神奇，作者真惯掉皮。如今我的女孩儿倒白死了不成？”说着便拉薛姨妈，说：“你到底把我女儿怎样弄杀了？给我瞧瞧！”周瑞家的一面劝说：“只管瞧瞧，用不着拉拉扯扯。”便把手一推。夏家的儿子便跑进来不依道：“你仗着府里的势头儿来打我母亲么？”说着，便将椅子打去，却没有打着。败坏至此，正乃《周易》重离之象。里头跟宝钗的人听见外头闹起来，赶着来瞧，恐怕周瑞家的吃亏，齐打伙的上去，半劝半喝。必不脱贾，方是正主。那夏家的母子索性撒起泼来，说：“知道你们荣府的势头儿，我们家的姑娘已经死了，如今也都不要命了。”说着仍奔薛姨妈拼命。底下的人虽多，那里挡得住，自古说的“一人拼命，万夫难当”。

正闹到危急之际，贾琏带了七八个家人进来，此段为黛玉报不平，为钗、凤明自害，特引“一人拼命”二语以结此混账。七八个人来，火木成数，书遂止矣。见是如此，便教人先把夏家的儿子拉出去，便说：“你们不许闹，有话好好儿的说。快将家里收拾收拾，刑部里头的老爷们就来相验了。”必说刑部，以支离为关合。金桂的母亲正在撒泼，只见来了一位老爷，几个在头里吆喝，那些人都垂手侍立。金桂的母亲见这个光景，也不知是贾府何人，又见他儿子已被众人揪住，又听见说刑部来验。他心里原想看见女儿尸首，先闹了一个稀烂，再去喊官去，不承望这里先报了官，也便软了些。

薛姨妈已吓糊涂了，还是周瑞家的回说：“他们来了，也没有去瞧他姑娘，便作践起姨太太来了。我们为好劝他，那里跑进一个野男人，在奶奶们里头混撒村混打，这可不是没有王法了！”“野男人”与“仗腰子”都是妙语，善戏谑兮！贾琏道：“这回子不用和他讲理，等一会子打着问他，说：男人有男人的所在，里头都是些姑娘奶奶们，况且有他母亲，还瞧不见他们姑娘么？他跑进来不是要打抢来了么？”家人们做好做歹压伏住了。周瑞家的仗着人多，便说：“夏太太，你不懂事，既来了，该问个青红皂白。你们姑娘是自己服毒死了，不然便是宝蟾药死主子了，怎么不问明白，又不看尸首，就想讹人来了呢？我们就肯叫一个媳妇儿白死了不成？现在把宝蟾捆着，因为你们姑娘有了点病儿，所以叫香菱陪着他，也在一个屋里住，故此两个人都看守在那里。原等你们来眼看着刑部相验，问出道理来才是啊。”

金桂的母亲此时势孤，也只得跟着周瑞家的到他女孩儿屋里。只见

满脸黑血，直挺挺的躺在炕上，便喊哭起来。看他起落自如处。宝蟾见是他家的人来，便哭喊说：“我们姑娘好意待香菱，叫他在一块儿住，他倒抽空儿药死我们姑娘。”那时薛家上下人等俱在，便齐声吆喝道：“胡说！昨日奶奶喝了汤才药死的，这汤可不是你做的？”酸笋鸡皮莲叶羹，一齐收拾。此胡说中所必究者也。宝蟾道：“汤是我做的，端了来，我有事走了。不知香菱起来放些什么在里头，药死的。”金桂的母亲听未说完，就奔香菱，众人拦住。

薛姨妈便道：“这样子是砒霜药的，家里决无此物，不管香菱、宝蟾，终有替他买的。回来刑部少不得问出来，才赖不去。如今把媳妇权放平正，好等官来相验。”众婆子上来抬放。宝钗道：“都是男人进来，你们将女人动用的东西检点检点。”必令群阴悉尽。只见炕褥底下有一个揉成团的纸包儿。此即掉包儿之包儿。因宝钗检点而得，正是主人翁。金桂的母亲瞧见，便拾起打开看时，并没有什么，便撩开了。宝蟾看见道：“可不是有了凭据了？这个纸包儿我认得，头几天耗子闹得慌，奶奶家去与舅爷要的，拿回来搁在首饰匣内，必是香菱看见了，拿来药死奶奶的。若不信，你们看首饰匣里有没有了？”金桂的母亲便依宝蟾所言，取出匣子，只有几枝银簪子。薛姨妈便说：“怎么好些首饰都没有了？”宝钗叫人打开箱柜，俱是空的，便道：“嫂子这些东西被谁拿去，这可要问宝蟾。”金桂的母亲心里也虚了好些，见薛姨妈查问宝蟾，便说：“姑娘的东西他那里知道？”周瑞家的道：“亲家太太，别这么说呢。我知道宝姑娘是天天跟着大奶奶的，怎么说不知？”这宝蟾见问得紧，又不好胡说，只得说道：“奶奶自己每每带回家去，我管得么？”众人便说：“好个亲家太太！哄着拿姑娘的东西，哄完了，叫他寻死，来讹我们。好罢了！回来相验，便是这么说。”刘老老以毒攻毒，便是此案作用。破以蟾、菱，破以“风月宝鉴”也。此等笔墨绝不费力处。宝钗叫人到外头告诉琏二爷说：“别放了夏家的人！”

里面金桂的母亲忙了手脚，便骂宝蟾道：“小蹄子，别嚼舌头了！姑娘几时拿东西到我家去！”宝蟾道：“如今东西是小，给姑娘偿命是大。”宝琴道：“有了东西，就有偿命的人了。宁为东府，荣为西府，以后皆收拾荣、宁之书。而“夏金桂”三字总括全旨。故到此将东西反复搬演，曰偿命，偿黛玉命也。用宝琴说，乃示禁，过此无须琴矣。快请琏二哥哥问准了夏家的儿子买砒霜的话，回来好回刑部里的话。”金桂的母亲着了急，道：“这宝蟾必是撞见鬼了，混说起来。我们姑娘何尝买过砒霜？若这么说，必是宝蟾药死了的。”宝蟾急的乱嚷说：“别人赖我也罢了，怎么你们也赖起我来呢！你们不是常和姑娘说，叫他别受委

屈，闹得他们家破人亡，那时将东西卷包儿一走，再配一个好姑爷。这个话是有的没有？”宛转疏瀹，自然合拍，是好笔法。而百廿回外宝钗之卷包儿正不知是这等否？金桂的母亲还未及答言，周瑞家的便接口说道：“这是你们家的人说的，还赖什么呢？”金桂的母亲恨的咬牙切齿的骂宝蟾说：“我待你不错呀！为什么你倒拿话来葬送我呢？回来见了官，我就说是你药死姑娘的。”宝蟾气得瞪着眼说：“请太太放了香菱罢，不犯着白害别人。我见官自有我的话。”蟾有毒，桂亦有毒，正是以毒攻毒，而蟾、菱到此合矣。

宝钗听出这个话头儿来了，便叫人反倒放开了宝蟾，说：“你原是个爽快人，何苦白冤在里头？你有话索性说了，大家明白，岂不完了事了呢？”惟毒知毒，惟毒能用毒。宝蟾也怕见官受苦，便说：“我们奶奶天天抱怨说：‘我这样人为什么碰着这个瞎眼的娘，不配给二爷，偏给了这么个混账糊涂行子。此与“慰痴颦”之宝钗相激射。要是能够同二爷过一天，死了也是愿意的。’与凤姐同车事相激射。说到那里，便恨香菱。我起初不理睬，后来看见与香菱好了，我只道是香菱教他什么了。不承望昨日的汤不是好意……”金桂的母亲接说道：“益发胡说了！一部《红楼梦》总说宝钗好，此借金桂不是好意以发明之。胡老名公之说，说此而已。若是要药香菱，为什么倒药了自己呢？”黛玉明明死，钗明明在，我也要问。宝钗便问道：“香菱，昨日你吃汤来着没有？”香菱道：“头几天我病得抬不起头来，奶奶叫我喝汤，我不敢说不喝。刚要挣扎起来，那碗汤已经洒了，倒叫奶奶收拾了个难，我心里很过不去。昨日听见叫我喝汤，我喝不下去，没有法儿。正要喝的时候儿呢，偏又头晕起来，只见宝蟾姐姐端了去。我正喜欢，刚合上眼，奶奶自己喝着汤，叫我尝尝，我便勉强也喝了。”钗杀黛玉，一法不行更有一法，其法多多，具在书中。前评详矣，都在此汤。

宝蟾不待说完，便道：“是了，我老实说罢。昨日奶奶叫我做两碗汤，说是和香菱同喝。我气不过，心里想着香菱那里配我做汤给他喝呢？我故意的一碗里头多抓了一把盐，记了暗记儿，原想给香菱喝的。刚端进来，奶奶却拦着我叫外头叫小子们雇车，说今日回家去。我就去说了回来，见盐多的这碗汤在奶奶跟前呢。我恐怕奶奶喝着咸，又要骂我。正没法的时候，奶奶往后头走动。我眼错不见，就把香菱这碗汤换了过来。也是合该如此，菱受毒而非毒，桂杀人而自杀，正黛玉虽死而得干净身子，钗虽生而不知末路也。得脱因盐，其味咸，属水，是为水生木。奶奶回来就拿了汤去，到香菱床边劝着，说：‘你到底尝尝。’香菱也不觉咸，两个人都喝完了。我正笑香菱没嘴道儿^[4]，那里知道这死鬼

奶奶要药香菱，必定趁我不在，将砒霜撒上了，也不知道我换碗。这可就是天理昭彰，自害自身了。”于是众人往前后一想，真正一丝不错，此乃百廿回总一注语，一丝不错，天理昭彰，自害自身，一丝不错也。书到此已完，故直接下半回，故不待详说归结，方为梦醒。便将香菱也放了，扶着他仍旧睡在床上。

不说香菱得放，且说金桂的母亲心虚事实，还想辨赖。薛姨妈等你言我语，反要他儿子偿还金桂之命。冤无了期，纵续百部，命还不完，何必，何必。正然吵嚷，贾琏在外嚷说：“不用多说了，快收拾停当，刑部的老爷就到了。”此时惟有夏家母子着忙，想来总要吃亏的。不得已，反求薛姨妈道：“千不是，万不是，终是我死的女孩儿不长进，这也是他自作自受。若是刑部相验，到底府上脸面不好看，求亲家太太息了这件事罢！”宝钗道：“那可使不得，已经报了，怎么能歇呢？”周瑞家的等人，大家做好做歹的劝说：“若要息事，除非夏亲家太太自己出去拦验，我们不题长短罢了。”贾琏在外也将他儿子吓住，他情愿迎到刑部具结拦验。众人依允，薛姨妈命人买棺盛殓。不题。十分琐碎，十分简洁，葫芦案如此起，如此结，贾雨村来矣。

且说贾雨村升了京兆府尹，兼管税务。京兆为天府，税务属地官，再上一假语村言，直蟠天际地而起，乃括全《易》。一日，出都查勘开垦地亩，欲广福田，须凭心地。路过知机县，到了急流津，正要渡过彼岸，因待人夫^[2]，暂且停轿。此非泛作劝人语，正开垦之大用也。曰知，曰急，乃“勇”字注脚；曰渡过彼岸，则调理中和，以成既济矣。若就释氏说以速休息，便被作者哄过。只见村傍有一座小庙，墙壁坍塌，露出几株古松，倒也苍老。雨村下轿，闲步进庙，但见庙内神像金身脱落，殿宇歪斜，傍有断碣，字迹模糊，也看不明白。意欲行至后殿，只见一株翠柏下荫着一间茅庐，庐中有一个道士合眼打坐。小小一段，重演首回，畅明全旨。夫曰小庙坍塌，葫芦破矣；古松苍老，木不死也；金身脱落，金不长也；殿宇歪斜，书无正言，辄用掩覆也。而所主只是一株翠柏，合之松而双木为林。此庐中有真在焉。一部《石头记》，断碣模糊，更谁明白？雨村走近看时，面貌甚熟，想着倒像在那里见来的，一时再想不出来。空空道人，再记石头。从人便欲吆喝，雨村止住，徐步向前，叫一声“老道”。那道士双眼微启，微微的笑道：“贵官何事？”雨村便道：“本府出都查勘事件，路过此地，见老道静修自得，想来道行深通，意欲冒昧请教。”那道士说：“来自有地，去自有方。”雨村知是有些来历的，大隐不拘朝市，所隐一刘老老而已。来自有地，去自有方，地方皆阴，是为坤卦；又明全《易》，便是一书来

历。便长揖请问：“老道从何处焚修^[3]，在此结庐？此庙何名？庙中共有几人？或欲修真，岂无名山？或欲募缘，何不通衢？”那道人道：“葫芦尚可安身，何必名山结舍？庙名久隐，断碣犹存，形影相随，何须修募？岂似那‘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之辈耶？”一钗一黛，直追首卷。

雨村原是个颖悟人，初听见“葫芦”两字，后闻“（宝）〔玉〕钗”一对，对语以钗之时对玉之求，钗黛并举。而贾云“（宝）〔玉〕钗”一对，但有钗而无黛，界划分明。忽然想起甄士隐的事来，重复将那道士端详一回，见他容貌依然，便屏退从人，问道：“君家莫非甄老先生么？”那道士从容笑道：“什么真，什么假，要知道真即是假，假即是真。”雨村听见说出“贾”字来，益发无疑，道士说假，雨村即说贾，丸影剑光，不可端倪。文至此等处，最易落熟，要看他运熟成新之妙。便从新施礼，道：“学生自蒙慨赠到都，托庇获隽公车^[4]，受任贵乡，始知老先生超悟尘凡，飘举仙境。学生虽溯洄思切^[5]，自念风尘俗吏，未由再覲仙颜，今何幸于此处相遇！求老仙翁指示愚蒙。倘荷不弃，京寓甚近，学生当得供奉，得以朝夕聆教^[6]。”居然一套惠札，乃正形容真假既遇，假之忸怩固如是也。是所谓运熟成新，令人不觉。那道士也站起来回礼道：“我于蒲团之外，不知天地间尚有何物，适才尊官所言，贫道一概不解。”说毕依旧坐下。此段何其潇洒，非笔之易换，乃心之有主也。

雨村复又心疑：“想去若非士隐，何貌言相似若此？虽别来十九载，面色如旧，必是修炼有成，未肯将前因说破。未肯说破，假则有破可说，真无可说，又有何破也。十九载之说，似是而非，亦说破，亦不说破。《河》《洛》参伍错综，无非十九而已。看官不必替算账。但我既遇恩公，又不可当面错过。看来不能以富贵动之，那妻女之私更不必说了。”想罢又道：书又以浅言丑语痛诋凡为假者之心，都是调侃语。看“想罢”二字，乃迫人兽关头。在《孟子》“鸡鸣而起”章“利与善之间也”“间”字内出。“仙师既不肯说破前因，弟子于心何忍。”即作收科，妙绝，妙绝。写一“假”字中边俱彻，较写通部宝钗，其吃力相等，其得意亦相等。正要下礼，乃为原谅，存人心于不死也。只见从人进来，禀说：“天色将晚，快请渡河。”雨村正无主意，那道士道：“请尊官速登彼岸，见面有期，迟则风浪顿起。果蒙不弃，贫道他日尚在渡头候教。”两枝笔换得这般快，怪哉！说毕，仍合眼打坐。雨村无奈，只得辞了道士出庙。正要过渡，只见一人飞奔而来。曰无主意，曰无奈，但才无主意，便到无奈时矣。操、莽以次诸人，末路何尝有一有奈者哉！

果能于无主意、无奈中间生一渡过之想，则有一人飞来矣，此“人”字与“兽”字对。书是聚精会神之书，此尤聚精会神之处。

未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凡每回各上下两半中间，必有过脉处；独此回更无周旋，截上曰“不题”，入下曰“且说”，径生手辣，煞开人眼界。凡大套说部，末路每犯散漫之病，令人可增可减，虽卓然耳目者不免。以不善随演随结故也。自“病灾祸”到此再作一大结，令以后文字俨然另开一部，而包涵遍覆，愈后愈严整矣。毛半仙度不尽痴人，贾雨村说不清故事。嫩寒锁梦，酿成骨肉之灾；热毒焚身，显示金兰之报。秉夏三之威赫，雪影全消；仗焦大之声灵，金形立化。禅真打破，浪教咄咄书空；法水喷来，洗出茫茫大地。扫除妖孽，收拾东西。

【护花主人评曰】贾政被参，是抄没先声，接写金桂毒死，真是六亲同运。

薛家婆子急得说话不清，描写入神。

贾琏说必须经官才了得下来，所见固是。宝钗说汤是宝蟾做的，该捆起宝蟾，一面报官，一面通信与夏家，更为老到细密。才女见识，高出贾琏几倍。

夏家过继之子，自是夏三。作者不言其名，又说与金桂尚未入港，含糊其辞，是隐恶之意。

宝钗叫将女人动用的东西检点收拾，才检出毒药空纸包。宝蟾说出因耗子作闹，向舅爷要的，然后寻看匣子箱柜，已俱空空，宝钗得以查问，宝蟾说出金桂私自带回。以金桂之母同宝蟾拌嘴，供出实情。由浅入深，层层追出，不松不骤。有宝钗之才能，自当有才人之描写。

宝钗先放宝蟾，开导实供。世间听讼者若能如此，何患不得实情？

金桂自害，只可息事完结；若一经刑部官审问，便难了事。

“见机而作，急流勇退”八字人人皆晓，而能行其事者今古寥寥。故作者设言此地名，为恋禄者下一针砭。

“葫芦”两字，“钗玉”一联，直刺人心。雨村即非颖悟，亦当猛省。

“真即是假，假即是真”，二语最有意味，慧心人当知两个宝玉是一是二。

第九十九回至一百三回为一大段，应分三小段。九十九、一百回为一段，叙贾政受家奴簸弄以致被参失察，金桂被香菱撞破私情因而结恨谋害。一百一、二回为一段，写大观园冷落无人，见鬼疑妖，为凤姐将

亡、宁荣查抄之兆。一百三回为一段，叙毒人自毒，了结金桂公案，带叙贾雨村遇旧，为归结《石头记》地步。

【大某山民评曰】桂花夏家讹诈人命，强横之状，谰谰之谈，悉呈露于字里行间。

尝观失行妇女，初时亲热如火，倾肝吐胆，誓日指天，期于同死，而无不中道分飞，反眼不识者，盖其廉耻早亡，狡诈百出，本性然也。不过上者恋嗜欲，下者贪财帛，一时弄人股掌间耳。欲期其始终不渝，是强蒲柳作松柏身也，能乎不能？若金桂、宝蟾抑又何诛。

此回接上回，仍是乙卯年事。

[1] 没嘴道儿：没有辨别滋味的能力，分辨不出味道的好坏。

[2] 人夫：被雇佣的民伕，如脚夫，挑伕等。

[3] 焚修：焚香修行。

[4] 获隽公车：会试得中的意思。汉代曾以公家车马送应举的人。后以公车指入京应试举人。

[5] 溯洄：追念思慕。出自《诗经·秦风·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洄从之，指逆流而上追寻意中人。

[6] 聆教：聆听接受教益。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馀痛触前情

话说贾雨村刚欲过渡，见有人飞奔而来，跑到跟前，口称：“老爷，方才到的那庙火起了！”善为阳，利为阴，能用火则阴灭，此正真假转易之机也。无主意、无奈之间一人飞来，便是此火。雨村回头看时，只见烈焰烧天，飞灰蔽日。雨村心想：“这也奇怪。我才出来走不多远，这火从何而来？莫非士隐遭劫于此？”欲待回去，又恐误了过河；若不回去，心下又不安。想了一想，便问道：“你方才见那老道士出来了没有？”那人道：“小的原随老爷出来，因腹内疼痛，略走了一走，回头看见一片火光，原来就是那庙中火起，雨村不知火从何来，此即告以来处。能知疼痛而急去其秽，便是火起。特赶来禀知老爷，并没见有人出来。”雨村虽则心里狐疑，此则酌乎其中，用人人各能之笔；而心里狐疑，正与一人飞来，人兽针对，则又不易能矣。究竟是名利关心的人，那肯回去看视，便叫那人：“你在这里等火灭了，进去瞧那老道在与不在，即来回禀。”此非为贾雨村周旋，正演此等人好为诿卸，以为尽心耳已。不知利善之间实无中立之地，于一“假”字愈照愈清，愈勘愈细。那人只得答应了伺候。

雨村过河，仍自去查看。查了几处，遇公馆便自歇下。明日又行一程，进了都门，众衙役接着，前呼后拥的走着。雨村坐在轿内，听见轿前开路的人吵嚷。雨村问是何事，那开路的拉了一个人过来，跪在轿前禀道：“那人酒醉，不知回避，反冲突过来。彼以火，此以水，真则阳，假则阴，相为对待。小的吆喝他，他倒恃酒撒赖，躺在街心，说小的打了他了。”雨村便道：“我是管理这里地方的，你们都是我的子民，知道本府经过，喝了酒不知退避，还敢撒赖！”那人道：“我喝酒是自己的钱，醉了躺的是皇上的地，便是大人老爷也管不得。”才遇道士，旋见醉人，曰自己的钱，既不募缘也；曰皇上的地，亦不结舍也。雨村无可奈何矣。语面之妙，觉天空地阔。雨村怒道：“这人目无法纪，问他叫什么名字？”那人回道：“我叫醉金刚倪二。”雨村听了生气，叫

人：“打这金刚，瞧他是金刚不是！”手下把倪二按倒，着实的打了几鞭，倪二负痛酒醒求饶。雨村在轿内笑道：“原来是这么个金刚么。我且不打你，叫人带进衙门慢慢的问你。”众衙役答应，拴了倪二，拉着便走。倪二哀求，也不中用。写一泼皮以制金、生木，为黛玉作报复，与夏金桂同义。取“醉金刚倪二”五字，非为义侠立传，故但如此写便恰合，当与前“轻财尚义侠”回评参看。雨村进内复旨回署^[1]，那里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件事，真事隐边事也。“那里放在心上”，一语两绌。

那街上看热闹的，三三两两传说：“倪二仗着有些气力，恃酒讹人，今儿碰在贾大人手里，只怕不轻饶的。”这话已传到他妻女耳边，那夜果等倪二不见回家。他女儿便到各处赌场寻觅，那赌博的都是这么说，他女儿急得哭了。众人都道：“你不用着急，那贾大人是荣府的一家，荣府里的一个什么二爷，和你父亲相好。什么二爷，芸二爷，即宝二爷也。入上半回，都用蜻蜓点水之笔。你同你母亲去找他说个情，就放出来了。”倪二的女儿听了，想了一想：“果然我父亲常说间壁贾二爷和他好^[2]，为什么不找他去？”直找“遗帕”回，乃找“焚稿”回。赶着回来，即找母亲说了，娘儿两个去找贾芸。

那日贾芸恰在家，见他母女两个过来，便让坐，贾芸的母亲便倒茶。倪家母女即将倪二被贾大人拿去的话说了一遍：“求二爷说情放出来。”贾芸一口应承说：“这算不得什么，我到西府里说一声就放了。那贾大人全仗我家的西府里才得做了这么大官，只要打发个人去一说就完了。”此借贾芸之不自量，以追责宝玉一切托人无主张也。倪家母女欢喜，回来便到府里，告诉了倪二，叫他：“不用忙，已经求了贾二爷。他满口应承，讨个情便放出来的。”倪二听了也喜欢。

不料贾芸自从那日给凤姐送礼不收，不好意思进来，也不常到荣府。那荣府的门上原看着主子的行事，叫谁走动，才有些体面，一时来了，他便进去通报；若主子不大理了，不论本家亲戚，他一概不回，支了去就完事。那日贾芸到府上，说：“给琰二爷请安。”门上的说：“二爷不在家，等回来我们替回罢。”贾芸欲要说“请二奶奶的安”，生恐门上厌烦，只得回家。人情世态，人人知之。此处主子必在凤姐，预为“致祸抱羞”写也。折一小红，其祸固至如此。又被倪家母女催逼着，说：“二爷常说府上是不论那个衙门，说一声谁敢不依？如今还是府里的一家，又不为什么大事，这个情还讨不来，白是我们二爷了。”其语既尖利又轻松，底面都到。贾芸脸上下不来，嘴里还说硬话：“昨日我们家里有事，没打发人说去，少不得今日说了就放。什么大不了的

事。”倪家母女只得听信。

岂知贾芸近日大门竟不得进去，绕到后头，要进园门找宝玉。不料园门锁着，只得垂头丧气的回来，想起：“那年倪二借银与我，买了香料送给他，才派我种树。如今我没有钱去打点，就把我拒绝。他也不是什么好的，拿着太爷留下的公中银钱^[3]，在外放加（三）〔一〕钱^[4]，我们穷本家要借一两也不能。他打谅保得住一辈子不穷的了，那知外头的声名很不好。我不说罢了，若说起来，人命官司不知有多少呢！”一事一浪，非倪二生之，贾芸生之也；非贾芸生之，宝、黛一心生之也。一面想着，来到家中，只见倪家母女都等着。贾芸无言可支，便说道：“西府里已经打发人说了，只言贾大人不依。你还求我们家的奴才周瑞的亲戚冷子兴去才中用。”“演说荣国府”、“一进荣国府”一团大道理，总汇于此。倪家母女听了，说：“二爷这样体面爷们还不中用，若是奴才，是更不中用了。”贾芸不好意思，心里发急道：“你不知道，如今的奴才比主子强多着呢。”倪家母女听来无法，只得冷笑几声，说：“这倒难为二爷，白跑了这几天。等我们那一个出来，再道乏罢。”其言如刀，二爷是白跑了。说毕出来，另托人将倪二弄了出来。只打了几板，也没有什么罪。作者自己开脱。

倪二回家，他妻女将贾芸不肯说情的话说了一遍。倪二正喝着酒，便生气，要找贾芸，说：“这小杂种，没良心的东西。头里他没有饭吃，要到府里钻谋事办，亏我倪二爷帮了他。如今我有了事，他不管，好罢咧！若是我倪二闹出来，连两府里都不干净。”冤哉贾芸！冤哉宝玉！而却是“黛”字注脚。他妻女忙劝道：“噯，你又喝了黄汤，便是这样有天没日头的。前日可不是醉了闹的乱子，挨了打，还没好呢，你又闹了。”倪二道：“挨了打便怕他不成？只怕拿不着由头。我在监里的时候，倒认得了好几个有义气的朋友。听见他们说起来，不独是城内姓贾的多，外省姓贾的也不少，前日监里收下了好几个贾家的家人。我倒说这里的贾家小辈子并奴才们虽不好，他们老一辈的还好，怎么犯了事？我打听打听，说是这里和贾家是一家，都是在外省审明白了，解进来问罪的，我才放心。若说贾二这小子，他忘恩负义，我便和几个朋友说他家怎么倚势欺人，怎么盘剥小民，怎样强娶有夫妇女。叫他们吵嚷出来，有了风声，到了都老爷耳朵里，这一闹起来，叫他们才认得倪二金刚呢！”上半回文字已了，将下文“查抄”都归入倪二一口，以明一切丧败无非因一黛玉而已，无非因贵阴贱阳，颠倒错乱之一心而已。安根在前，至此不过一点。他女人道：“你喝了酒睡去罢！他又强占谁家的女人来了？没有的事，你不用混说了。”倪二道：“你们在家里那里知道外

头的事？前年我在赌场里碰见了小张，说他女人被贾家占了。他还和我商量。我倒劝他，才了事。但不知这小张如今那里去了，这两年没见。若碰着他，我倪二出个主意，叫贾老二死给我瞧瞧，好好的孝敬孝敬我倪二太爷才罢了，你倒不理我了！”说着，倒身躺下，嘴里还是咕咕嘟嘟的说了一回，便睡去了。他妻女只当是醉话，也不理他。明日早起，倪二又往赌场中去了。不题。

且说雨村回到家中，歇息了一夜，将道上遇见甄士隐的事告诉了他夫人一遍。他夫人便埋怨他：“为什么不回去瞧一瞧？倘或烧死了，可不是咱们没良心？”说着，掉下泪来。此非为娇杏写，乃反为雨村衬。雨村道：“他是方外的人了^[5]，不肯和咱们在一处的。”正说着，外头传进话来，禀说：“前日老爷吩咐瞧火烧庙去的回来了，来回话。”雨村踱了出来。那衙役打千请了安，回说：“小的奉老爷的命回去，也不等火灭，便冒火进去瞧那个道士。岂知他坐的地方多烧了，再以衙役衬，而与上文“伺候雨村渡河”语相矛盾，且情节亦支离。一部《红楼梦》梦话，姑妄听之。小的想着那道士必定烧死了。那烧的墙屋往后塌去，道士的影儿都没有，只有一个蒲团，一个瓢儿，还是好好的。小的各处找寻他的尸首，连骨头都没有一点儿。一蒲团，一瓢儿，太极两仪，千变万化在此矣。全书影儿是这两般，全书骨头是这两般。小的恐老爷不信，想要拿这蒲团、瓢儿回来做个证儿。小的这么一拿，岂知都成了灰了。”太极归根于无极，有何证见可拿？无如喜拿证见者多多。雨村听毕，心下明白，知士隐仙去，便把那衙役打发了出去。回到房中，并没提起士隐火化之言，恐他妇女不知，反生悲感，只说并无形迹，必是他先走了。即生悲感者，亦妇女之见也。是情是理，小段有千百转身。

雨村出来，独坐书房，正要细想士隐的话，忽有家人传报说：“内廷传旨，交看事件^[6]。”雨村疾忙上轿进内。只听见人说：“今日贾存周江西粮道被参回来，在朝内谢罪。”雨村忙到了内阁，见了各大人，将海疆办理不善的旨意看了。出来即忙找着贾政，先说了些为他抱屈的话，后又道喜，问一路可好。贾政也将违别以后的话细细的说了一遍。雨村道：“谢罪的本上去了没有？”贾政道：“已上去了，等膳后下来，看旨意罢。”不即不离，最合梦旨。而贾政罪通于天，隐然言下。正说着，只听里头传出旨来叫贾政，贾政即忙进去。各大人有与贾政关切的，都在里头等着。

等了好一回，方见贾政出来，看见他带着满头的汗。众人迎上去接着，问有什么旨意。贾政吐舌道：“吓死人，吓死人！倒蒙各位大人关

切，且喜没了什么事。”小段又了全书。汗为心液，头为阳位，心散阳虚，一头汗也。人头畜鸣，虽生犹死也。用震雷轰击以起死回生，吓死人也。而究竟没有什么事，聊以玩弄笔墨而已。而形容情事，俨然闻见，非村学究所办。众人道：“旨意问了些什么？”贾政道：“旨意问的是云南私带神枪一案。本上奏明是原任太师贾化的家人，主上一时记着我们先祖的名字，便问起来。我忙着磕头奏明先祖的名字是代化。主上便笑了，还降旨说：‘前放兵部、后降府尹的，不是也叫贾化么？’”那时雨村也在旁边，倒吓了一跳，便问贾政道：“老先生怎么奏的？”贾政道：“我便慢慢奏道：‘原任太师贾化是云南人，现任府尹贾某是浙江湖州人。’主上又问：‘苏州刺史奏的贾范，是你一家了？’我又磕头奏道：‘是。’主上便变色道：‘纵使家奴强占良民妻女，还成事么[4]？’我一句不敢奏。主上又问：‘贾范是你什么人？’我忙奏道：‘是远族。’主上哼了一声，降旨叫出来了。可不是诧异！”众人道：“本来也巧，怎么一连有这两件事？”贾政道：“事倒不奇，倒都是姓贾的不好。阳为奇为一，阴为偶为两。书戒用阴，故为两件事，戒一假而已矣。曰巧，曰奇，“巧合”“奇缘”之罪通于天矣。算来我们寒族人多，年代久了，各处都有，现在虽没有事，究竟主上记着一个‘贾’字就不好。”众人说：“真是真，假是假，怕什么？”贾政道：“我心里巴不得不做官，只是不敢告老。现在我们家里两个世袭，这也可无可奈何的。”雨村道：“如今老先生仍是工部，想来京官是没有事的。”贾政道：“京官虽然无事，我究竟做过两次外任，也就说不过了。”众人道：“二老爷的人品行事，我们都佩服的，就是令兄大老爷，也是个好人，只要在令侄辈身上严紧些就是了。”贾政道：“我因在家的日子少，舍侄的事情不大查考，我心里也不甚放心。诸位今日提起，都是至相好，或者听见东宅的侄儿家有什么不奉规矩的事么？”此段乃逆摄下文，而写梦梦如此，政之为政可知矣。众人道：“没听见别的，只有几位侍郎心里不大和睦，内监里头也有些，想来不怕什么。只要嘱咐那边令侄诸事留神就是了。”众人说毕，举手而散。内监侍郎，映合男女。曰留神，留心也。举手而散，是书又终。

贾政然后回来，众子侄等都迎接上来。贾政迎着请贾母的安，然后众子侄俱请了贾政的安，一同进府。王夫人等已到了荣禧堂迎接，贾政先到了贾母那里拜见了，陈述些违别的话[8]。贾母问探春消息，贾政将许嫁探春的事都禀明了，还说：“儿子起身急促，难过重阳，虽没有亲见，听见那边亲家的人来说的极好，亲家老爷太太都说请老太太的安。还说今冬明春，大约还可调进京来，这便好了。如今闻得海疆有事，只怕那时还不能调。”贾母始则因贾政降调回来，知探春远在他乡，一无

亲顾，心下不悦；后听贾政将官事说明，探春安好，也便转悲为喜，便笑着叫贾政出去。然后弟兄相见，众子侄拜见，定了明日清晨拜祠堂。

贾政回到自己屋内，王夫人等见过，宝玉、贾琏替另拜见^[9]。贾政见了宝玉，果然比起身之时脸面丰满，倒觉安静，并不知他心里糊涂，所以心甚欢喜，不以降调为念，心想幸亏老太太办理的好。又见宝钗沉厚，更胜先时；兰儿文雅俊秀，便喜形于色；独见环儿仍似先前，大不甚钟爱。歇息了半天，忽然想起：“为何今日短了一人？”黛玉曰一人，合宝、黛两玉成一心，亦为一人，说得郑重，以起下半回。而钗嫁黛死同一时辰，政尚未行，今乃云者，是黛死而未死也。矛盾处正大寓言处。王夫人知是想着黛玉，前因家书未报，今日又初到家，正是欢喜，不便直告，只说是病着。岂知宝玉的心里已如刀绞，因父亲到家，只得把持心性伺候。王夫人家筵接风，子孙敬酒。凤姐虽是侄媳，现办家事，也随了宝钗等递酒。贾政便叫：“递了一巡酒，都歇息去罢。”命众家人不必伺候，待明早拜过宗祠，然后进见。上文罪通于天，此段罪通于祖，都在贾政一人。分派已定，贾政与王夫人说些别后的话，余者王夫人都不敢言。阴阳否塞，焉得不败？倒是贾政先提起王子腾的事来，王夫人也不敢悲戚。贾政又说蟠儿的事，王夫人只说他是自作自受，趁便也将黛玉已死的话告诉。贾政反吓了一跳，不觉掉下泪来，连声叹息。王夫人掌不住也哭了。旁边彩云等即忙拉衣，王夫人止住，重又说些喜欢的话，便安寝了。

次日一早，至宗祠行礼，众子侄都随往。贾政便在祠傍厢房坐下，叫了贾珍、贾琏过来，问起家中事务，贾珍拣可说的说了。贾政又道：“我初回家，也不便来细细查问。只是听见外头说起，你家里更不比往前，诸事要谨慎才好。你年纪也不小了，孩子们该管教管束，别叫他们在外头得罪人。琏儿也该听听，不是才回家便说你们，因我有所闻，所以才说的，你们更该小心些。”其言笼统含糊，酷肖其人，吾见多多，闻多多矣。转瞬即到“查抄”，嗟何能及！可见知几急流等寓意，非正笔，乃逆笔也。贾珍等脸上通红的，脸上通红，则已寓复于剥。作者忠厚，直许人兽同得解脱。也只答应个“是”字，不敢说什么，贾政也就罢了。回归西府，众家人磕头毕，仍复进内，女仆行礼，不必多赘。

只说宝玉因昨日贾政问起黛玉，王夫人答以有病，他便暗里伤心，直待贾政命他回去，一路上已滴了好些眼泪。回到房中，见宝钗和袭人等说话，他便独坐在外纳闷。宝钗叫袭人送过茶来，知他必是怕老爷查问功课，所以如此，只得过来安慰。宝玉便借此说：“你们今夜先睡一

回，我要定定神。神即是心，这正是定神，而神已走矣。这时更不如从前，三言可忘两语，老爷瞧了不好。你们睡罢，叫袭人陪着我。”宝钗听说有理，便自己到房先睡。

宝玉轻轻的叫袭人坐着，央他：“把紫鹃叫来，有话问他。但是紫鹃见了我，脸上嘴里总是有气似的，须得你去解释开了他来才好。”袭人道：“你说要定神，我倒喜欢，怎么又想到这上头了，有话你明日问不得？”宝玉道：“我就是今晚得闲，明日倘或老爷叫干什么，便没空儿。好姐姐，你快去叫他来。”袭人道：“他不是二奶奶叫不来的。”燕窝馐毒。宝玉道：“我所以央你去说明白了才好。”袭人道：“叫我说什么？”宝玉道：“你还不知道我的心，也不知道他的心么？都为的是林姑娘。你说我并不是负心的，我如今叫你们弄成了一个负心人了。”说着这话，便瞧瞧里头，用手一指，说：“他是我不愿意的，都是老太太他们捉弄的，好端端把一个林妹妹弄死了。明说弄死，罪有攸归。就是他死，也该叫我见见，说个明白，他自己死了也不怨我。你是听见三姑娘他们说的，临死还怨恨我，那紫鹃为他姑娘，也恨得我了不得，你想我是无情的人么？晴雯到底是个丫头，也没有什么大好处，他死了，我老实告诉你罢，我还做个祭文去祭他，那时林姑娘还亲眼见的。悍妇诬奴之语，是岂可以告钗、袭？如今林姑娘死了，莫非倒不如晴雯么？死了连祭都不能祭一祭？林姑娘死了还有知的，他想起来，不要更怨我么？”

袭人道：“你要祭便祭去，要我们做什么？”功成事定，其心夷然，而不图其后也。宝玉道：“我自从好了起来，就想做一首祭文的，不知道我如今一点灵机都没有了^[10]。若祭别人，胡乱却使得，若是他，断断俚俗不得一点儿的。所以叫紫鹃来，问他姑娘这条心，他们打从那样上看出来的。我没病的头里，还想得出来，一病已后，都不记得。你说林姑娘已经好了，怎么依然死的？他好的时候我不去，他怎么说？我病时候他不来，他也怎么说？所以有他的东西，我诓了过来，你二奶奶总不叫我动，不知什么意思。”人以为诓东西，为宝之不忘黛玉作补笔也，殊不知乃“查抄”之线索。所云东西，东西府也。袭人道：“二奶奶惟恐你伤心罢了，还有什么？”宝玉道：“我不信，既是 he 这么念我，为什么临死都把诗稿烧了，不留给我作个纪念？又听见说天上有乐音，想必是他成了神，或是登了仙去。我虽见过了棺材，到底不知道棺材里有他没有。”以奇笔写将疑将信之情，洵足为下半回之镇。而“前情”两字遂尔如吮而出。

袭人道：“你这话益发糊涂了，怎么一个人不死就搁上一个空棺材当死了人呢？”一部《红楼》写一黛玉而已，写一黛玉之死而已，而其实是个空棺材，奈何哭者之多！宝玉道：“不是嗟^[1]，大凡成仙的人，或是肉身去的，或是脱胎去的。好姐姐，你到底叫了紫鹃来。”袭人道：“如今等我细细的说明了你的心，他若肯来还好，若不肯来，还得费多少话。就是来了，见你也不肯细说。据我主意，明后日等二奶奶上去了，我慢慢的问他，或者倒可仔细。遇着闲空儿，我再慢慢的告诉你。”此见袭与钗已贰矣。伊古奸雄，急则相辅，缓则相攻，是书已照见。宝玉道：“你说得也是，你不知道我心里的着急。”

正说着，麝月出来说：“二奶奶说，天已四更了，请二爷进去睡罢。袭人姐姐必是说高了兴了，忘了时候儿了。”此言从贤不贤夹缝中描出，两贤相厄，煞是好看。袭人听了，道：“可不是该睡了，有话明日再说罢。”宝玉无奈，只得忧愁进去，又向袭人耳边道：“明日不要忘了。”袭人笑说：“知道了。”麝月笑道：“你们两个又闹鬼了，何不和二奶奶说了，就到袭人那边睡去，由着你们说一夜，我们也不管。”宝钗枉了。宝玉摆手道：“不用言语。”袭人恨道：“小蹄子，你又嚼舌根，看我明日撕你。”回转头来对宝玉道：“这不是二爷闹的？说了四更的话，总没有说到这里。”这里是那里？于袭人明演“初试”之人犹说“没说到这里”，其他更有何人说到这里耶？一面说，一面送宝玉进屋，各人散去。

那夜宝玉无眠，“无眠”二字是庄言，是戏笔。到了明日，还思这事。只闻得外头传进话来说：“众亲朋因老爷回来，都要送戏接风。老爷再四推辞，说唱戏不必，“前情”直接“查抄”。戏已唱足，何必再唱？竟在家里备了水酒，倒请亲朋过来，大家谈谈。于是定了后日摆席请人，所以进来告诉。”

不知所请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下回为一大段，乃“成大礼”、“断痴情”之复本，山之鸣，谷之应也。一书不外报复，故上半曰“醉金刚”以制钗之金，曰“小鰍”以生黛之木。天意如此，人心如此，是为情之正。而乃杀木生金，贵阴贱阳，颠倒错乱，至于如此，一切人情，亦大左矣。是为“馀痛”，是为“前情”，而即为“查抄”本事。两句目录当一串读，上句正以注下句也。两回书止作一回读，上回正以注下回也。或问杀一黛玉，何便罪至抄没，以“前情”为本事，无乃牵强？答曰：书子虚也，人乌有也，空空洞洞，说一心从何说起，故立一必不可走之宝玉，必不可死之黛玉以实

之，则一心便有得搬弄，金木阴阳，乾坤剥复，四子六经，都集于此；而所以搬弄都非正心，死者死，走者走，因而伤天害理，人头畜鸣，百出不穷，非抄没之将何以拨乱反正？故有走死，即有抄没，非两事也。

【护花主人评曰】此庵不烧，贾雨村必重来寻访，或遣丁接请，不但笔墨烦冗，且亦难于了结。付之一火，脱化简净。

借醉金刚口中说起重利盘剥及张华旧事，可见人言籍籍，口碑载道，为御史风闻、题参张本。

众京官说侍郎、内监不甚和睦，已露参劾消息。

黛玉死后，若宝玉一哭之后，绝不提起，便与生前情意不相关照。然既与宝钗恩爱，又不便时时刻刻哀思黛玉，故借贾政叹伤，触动前情，想起紫鹃。但竟叫紫鹃未必肯来，即来亦不肯细说，宝玉心事，无从倾吐。因借央悬袭人，复以谏祭晴雯相比，方可描出宝玉深情，即文章烘云托月法。

【大某山民评曰】死者之心，抱恨无穷，生者之心，不能一白。是以宝玉之叫紫鹃，欲于知死者之心，稍舒郁结。此正万不得已之极思也。而袭人又多方挠阻迟缓之，何哉！

黛玉已死，即宝玉日日祭奠，曾复何补于事？乃并求如晴雯之一祭而亦不能，则其心更不安矣。非谓一祭黛玉，其心便可放下也。

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1] 回署：即回到衙门。

[2] 间壁：隔壁。

[3] 公中：犹公众，大伙。

[4] 放加一钱：放高利贷，月息为本金的十分之一。

[5] 方外：世俗之外。一般指僧道或隐士的生活环境。

[6] 事件：文案，文件。

[7] 成事：像话，像样子。

[8] 违别：分手，离别。

[9] 替另：另外，单独。

[10] 灵机：创作诗文的灵感。

[11] 嘎（a）：助词。表示强调、肯定或辩解。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驸马使弹劾平安州

话说贾政正在那里设宴请酒，忽见赖大急忙走上荣禧堂来，此回单刀直入，以赖大走上荣禧堂起一篇罪案。一部《易》理统在此句。回贾政道：“有锦衣府堂官赵老爷，带领好几位司官，说来拜望。奴才要取职名来回，赵老爷说：‘我们至好，不用的。’一面就下车来走进来了，请老爷同爷们快接去。”来得突兀，恰合情事，而必是赵，即赵姨之赵，循环所自出也。贾政听了，心想：“赵老爷并无来往，怎么也来？现在有客，留他不便，不留又不好。”正自思想，“留”、“不留”字，“思想”字，都着眼。贾璉说：“叔叔快去罢，再等一回，人都进来了。”正说着，只见二门上家人又报进来说：“赵老爷已进二门了。”贾政等抢步接去。只见赵堂官满脸笑容，并不说什么，“乾坤《易》之门户”，是曰二门，是笑，是不说，又挾全书，而写来尤肖。一径走上厅来，后面跟着五六位司官，五、六便是二门。也有认得的，也有认不得的，但是总不答话。贾政等心里不得主意，只得跟了上来让坐。众亲友也有认得赵堂官的，见他仰着脸，不大理人，只拉着贾政的手笑着，说了几句寒温的话。寒温的话，是《易》道，是书旨。众人看见来头不好，也有躲进里面屋里的，也有垂手侍立的。

贾政正要陪笑叙话，只见家人慌张报道：“西平王爷到了！”金位西方，金受制则西平。贾政慌忙去接，已见王爷进来。赵堂官抢上去请了安，便说：“王爷已到，随来各位老爷就该带领府役，把守前后门。”众官应了出去。贾政等知事不好，一部大书，但要人早早辨明此四字。连忙跪接。西平王用两手扶起，笑嘻嘻的说道：“无事不敢轻造，有奉旨交办事件，要赦老接旨。”“赦”字名义到此自宣，而总不脱“笑”字，底面都到。如今满堂中筵席未散，想有亲友在此未便，且请众位府上亲友各散，独留本宅的人听候。”赵堂官回说：“王爷虽是恩典，但东边的这位王爷办事认真，想是早已封门。”众人知是两府干系，恨不能脱身。只见王爷笑道：“众位只管就请，叫人来给我送出去，告诉锦衣府的官员

说：这都是亲友，不必盘查，快快放出。”那些亲友听见，就一溜烟如飞的出去了。独有贾赦、贾政一千人吓得面如土色，满身发颤。

不多一回，只见进来无数番役各门把守，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能乱走。赵堂官便转过一副脸来，回王爷道：“请爷宣旨意，就好动手！”这些番役都撩衣勒臂，端等旨意。西平王慢慢的说道：“小王奉旨，带领锦衣府赵全来查看贾赦家产。”有声有色，如见如闻，岂作者亦曾经见耶？而老赵有转脸，赦老无馀财矣。这便是循环，环转无端，便是全。贾赦等听见，俱俯伏在地。王爷便站在上头说：“有旨意：贾赦交通外官^[1]，倚势凌弱，辜负朕恩，有忝祖德^[2]，着革去世职，钦此。”但明罪通天祖，而旨尚未完。此书大旨正妙在未完也。赵堂官一叠声叫：“拿下贾赦，其余皆看守！”维时^[3]，贾赦、贾政、贾琏、贾珍、贾蓉、贾蔷、贾芝、贾兰俱在，惟宝玉假说有病，在贾母那边打闹，贾环本来不见大人的，所以就将现在几人看住。赦、政、珍、琏并在一处，绝不费手，此查抄所以必在接风摆酒时也，是乃谋篇之妙。而宝主一中，环运四周，皆虚空也，不入看住，是中边困如铁桶。凡假之为假，无不看住，更无遗漏矣。巧夺天工。赵堂官即叫他的家人传齐司员，带同番役，分头按房，查抄登账。旨意未说查抄而查抄，书既以未完见长，又寓言是非天心，实人事也。这一言不打紧，吓得贾政上下人等面面相看，喜得番役家人摩拳擦掌，就要往各处动手。西平王道：“闻得赦老与政老同房各炊的^[4]，理应遵旨查看贾赦的家资，其余且按房封锁，我们覆旨去，再候定夺。”前云小王奉旨查看贾赦家产，谦曰“小王”，是西平口语，非述旨词；此又作述旨出语，以分赦、政。天人交杂，大费分析。赵堂官站起来说：“回王爷，贾赦、贾政并未分家，闻得他侄儿贾琏承总管家，不得不尽行查抄。”西平王听了，也不言语。循环自主，天亦无权。凡人行事，总不可到西平王也不言语地也。赵堂官便说：“贾赦、贾琏两处须得奴才带领去查抄才好。”西平王便说：“不必忙，先传言后宅，且请内眷回避，再查不迟。”所谓王善保。

一言未了，老赵家奴番役已经拉着本宅家人领路分头查抄去了。王爷喝令：“不许啰唆！待本爵自行查看。”说着，便慢慢的站起来要走，又吩咐道：“跟我的人一个不许动，都给我站在这里候着，回来一齐瞧着登数。”正说着，只见锦衣司官跪禀说：“在内查出御用衣裙，并多少禁用之物，不敢擅动，特来请示王爷。”一回儿又有一起人来拦住王爷，回说：“东跨所抄出两箱房地契文^[5]，一箱借票，都是违禁取利的。”是书窃《春秋》之笔，即窃天予之权。查抄第一是禁物，是一大书罪，又窃《周易》书契，自蹈“处士横议”之讥，是又一大罪。老赵便

说：“好个重利盘剥！很该全抄。请王爷就此坐下，奴才去全抄来，再候定夺罢。”惟钱知钱，故用他说，而“剥”字、“全”字是眼，此正演剥之复如环无端际也。

说着，只见王府长史来禀说：“守门军进来说，主上特命北静王到这里宣旨，请爷接去。”由西而北，正剥而得复之地。自“路谒”至此，著明北静作用，而只是宝玉一心。屡见前评。赵堂官听了，心里喜欢说：“我好晦气，碰着这个酸王。如今那位来了，我就好施威。”西方肃杀未甚，至北方则寒威大作，故赵谓西曰“酸王”，酸则木味，是木反能平金；则北静，静而生动，寒极而转为温矣。一面想着也迎出来。只见北静王已到大厅，就向外站着说：“有旨意，锦衣府赵全听宣。”说：“奉旨意：着锦衣官惟提贾赦质审，余交西平王遵旨查办。钦此。”才演北静，即铺一将春未春光景，皆天心也，与老赵何与？赵亦行乎不得，止乎不得，止而已。西平王领了，好不欢喜，便与北静王坐下，便着赵堂官提取贾赦回衙。里头那些查抄的人听得北静王到，俱一齐出来；及闻赵堂官走了，大家没趣，只得侍立听候。北静王便拣选两个诚实司官，并十来个老年番役，余者一概逐出。西平王便说：“我正与老赵生气，幸得王爷到来降旨，不然这里很吃大亏。”一路神情，用此数语补画，而其人恍来纸上。“生气”二字正是赵全，此气一息，乾坤息矣。北静王说：“我在朝内听见王爷奉旨查抄贾宅，我甚放心，谅这里不致荼毒；不料老赵这么混帐。老赵乃人心自招，天意亦人心自致，一部混帐记此而已。但不知现在政老及宝玉在那里，里面不知闹到怎么样了？”众人回禀：“贾政等在下房看守着，里面已抄得乱腾腾的了。”西平王便吩咐司员：“快将贾政带来问话。”众人命带了上来。

贾政跪了请安，不免含泪乞恩。北静王便起身拉着说：“政老放心。”恩从北至，而“快将贾政带来”，出自西平，这便是“生气”、“放心”字，必特提。便将旨意说了。贾政感激涕零，望北又谢了恩，仍上来听候。王爷道：“政老，方才老赵在这里的时候，番役呈禀有禁用之物，并重利欠票^[6]，我们也难掩过。这禁用之物，原办进贵妃用的，我们声明也无碍。独是借券，想个什么法儿才好。气数之天，可以挽回；人事之天，大费周折。如今政老且带司员实在将赦老家产呈出，也就了事，切不可再有隐匿，自干罪戾^[7]。”贾政答应道：“犯官再不敢。但犯官祖父遗产，并未分过，惟各人所住的房屋有的东西便为己有。”根本不分，枝叶自茂，即此还出一个由剥得复之理在处所。两王便说：“这也无妨，惟将赦老那一边所有的交出就是了。”“赦”字的旨。又吩咐司员等：“依命行去，不许胡混妄动！”司员领命去了。

且说贾母那边女眷也摆家宴，王夫人正在那边说：“宝玉不到外头，恐他老子生气。”又从生气说入，而老子正生气之本。凤姐带病哼哼唧唧的说：“我看宝玉也不是怕人，他见前头陪客的人也不少了，所以在这里照应也是有的。倘或老爷想起里头少个人在那里照应，太太便把宝兄弟献出去，可不是好。”陪客是主，在内陪客则主中主，复之一阳，从内卦起。外卦为上，内卦为下，复之一阳从下而上，献之义也。贾母笑道：“凤丫头病到这地位，这张嘴还是那么尖巧。”黛玉以尖取祸，钗以巧取祸，一尖一巧，查抄所取。

正说到高兴，只听见邢夫人那边的人一直声的嚷进来说：“老太太、太太，不好了！多多少少的穿鞋带帽的强……强盗来了，翻箱倒笼的来拿东西！”贾母等听着发呆。又见平儿披头散发，拉着巧姐，哭啼啼的来说：“不好了！我正与姐儿吃饭，来旺被人拴着进来说：‘姑娘快快传进去，请太太们回避，外面王爷就要进来查抄家产。’外从贾赦、贾琏，内从邢氏、平儿发作“查抄”，条理分明。而平儿必带巧姐，复已寓于剥中矣。我听了着忙，正要进房拿要紧东西，被一伙人混推混赶出来的。你们这里该穿该带的快快收拾。”王、邢二夫人听得俱魂飞天外，特提“魂”字，是本，乃查抄之根，不是随笔。不知怎样才好。独见凤姐先前圆睁两眼听着，后来便一仰身栽到地下死了。便是衣锦还乡，便是“醉金刚”。必说两眼，与“魂”字同义，不是随笔。贾母没有听完，便吓得涕泪交流，连话也说不出。那时一屋子人拉那个扯这个，闹得翻天覆地。翻天覆地，否，而泰寓此矣。又听见一叠声嚷说：“叫里面女眷们回避，王爷进来了！”

可怜宝钗、宝玉等正在没法，钗、玉必应一总，同为祸本。而叙钗于玉之上，首从分明。只见地下这些丫头、婆子乱抬乱扯的时候，贾琏喘吁吁的跑进来说：“好了，好了，幸亏王爷救了咱们了！”畅明北静之用。众人正要问他，贾琏见凤姐死在地下，哭着乱叫；又见老太太吓坏了，也急得死去。还亏平儿将凤姐叫醒，令人扶着。老太太也回过气来，哭得气短神昏，躺在炕上，李纨再三宽慰。然后贾琏定神，将两王恩典说明，惟恐贾母、邢夫人知道贾赦被拿，又要吓死，暂且不敢明说，此处绝不及宝钗一语，已伏“力拙”回若干深意。只得出来照料自己屋内。

一进屋门，只见箱开柜破，物件抢得半空。此时急得两眼直竖，淌泪发呆，听见外头叫，只得出来。见贾政同司员登记物件，一人报说：一人报说，与“雨村遇旧”回结尾一人飞来同是一人，所以抄没，报此一

人，复此一人，使人人各自为人而已。

赤金首饰共一百二十三件，珠宝俱全。起首是金，祸生于钗也。绛珠、宝玉合一二三。珍珠十二挂。淡金盘二件。金碗二对。金钺碗二个^[8]。金匙四十把。银大碗八十个。银盘三十个。三镶金象牙牙箸二把。镀金执壶四把。镀金折盂三对^[9]。茶托二件。银碟七十六件。银酒杯三十六个。黑狐皮十八张。青狐六张。貂皮三十六张。黄狐三十张。猢猻独皮十二张^[10]。麻叶皮三张^[11]。洋灰皮六十张。灰狐腿皮四十张。酱色羊皮二十张。猢猻皮二张。黄狐腿二把。小白狐皮二十块。洋呢三十度^[12]。哔叽二十三度^[13]。姑绒十二度^[14]。香鼠桶子十件^[15]。豆鼠皮四方^[16]。天鹅绒一卷。梅鹿皮一方。云狐桶子二件^[17]。貉崽皮一卷。鸭皮七把。灰鼠一百六十张。獾子皮八张。虎皮六张。海豹三张。海龙十六张。灰色羊皮四十张。黑色羊皮六十三张。玄狐帽檐十副。倭刀帽檐十二副。貂檐帽二副。小狐皮十六张。江獭皮十张。獭子皮二张。猫皮三十五张。倭缎十二度^[18]。绸缎一百三十卷。纱绫一百八十一卷。羽线绉三十一卷。氍毹三十卷^[19]。妆蟒缎八卷。葛布三捆。各色布三捆。各色皮衣一百三十二件。绵夹单纱绢衣三百四十件。玉玩三十二件。带头九副。铜锡等物五百余件。钟表十八件。朝珠九挂。各色妆蟒三十四件。上用蟒缎迎手靠背三分。宫妆衣裙八套。脂玉圈带一条。黄缎十二卷。潮银五千二百两^[20]。赤金五十两。钱七千吊。所有查抄之物，其数目总合十五万零，与“祭宗祠”乌进孝之物其数相合。不受天禄，因受天罚，所谓收拾东西。诸物以金首饰起，以金银钱结，乃笼全书之人，统全书之事。故首饰下接珍珠十二挂，书为十二钗作。始以袭人，终以袭人，袭人本名珍珠也。金银器以次即接皮张，一书所演，无非禽兽。狐备五色，为数居多，而黑狐首列，即黛之黛，一书之主，明妖媚也。杂以洋货，变于夷也。而梅鹿只有一方，纨、兰母子而已。梅主春阳，鹿为天禄，其义见前。一方即北静王天心复见之一方，人留人种，书留书末也。否则鹿皮非希有之物，何必只有一方？即此以推其馀，则件件数目皆有的指。说到帽檐，笨伯则又要指朝代，然看宫妆衣裙、脂玉圈带，固何朝代可指耶？脂玉圈带一条，正对鹿皮一方，书以玉演心，以脂粉演污染，故必曰脂玉，其用以范围不过是为圈带，于是为梅为鹿，要人各不出此圈而已。末归一财，与起首之金首饰亦合亦分。看其数曰五二，即下所谓“二五之精”也。曰五十，即上所谓“十五将笄”也。曰七，即“巧合”也，此与首饰合者也。然祸起于钗，实成于凤。且凤亦财色两主，而主财者居多，故此处打结转以银先之，而次及金及钱，不重金重在银钱也。此与首饰分者也。宾中主，主中宾，何有条不紊乃尔。

一切动用家伙攒钉登记^[21]，以及荣国赐第俱一一开列。总合荣国赐第，赦、政分而不分，政亦何能逃过？此笔极严。其房地契纸，家人文书，亦俱封裹。贾琏在旁，只不听见报他的东西，心里正在疑惑。既作合勘，旋为分判，仍以赦为罪首也。无贾琏东西，其意愈宽愈严。只闻两家王爷问贾政道：明问剥主。“所抄家资内有借券，实系盘剥，究是谁行的？政老据实才好。”贾政听了，跪在地下碰头，说：“实在犯官不理家务，这些事全不知道，问犯官侄儿贾琏才知。”非开脱政，正坐实政，《春秋》责备贤者，况有家而不知乎？地下碰头，已自认剥。头为人之山，山附于地，非剥而何？倘作闲文看，则一书皆闲文矣。贾琏忙走上跪下禀说：“这一箱文书，既在奴才屋内抄出来的，敢说不知道么？只求王爷开恩，奴才叔父并不知道。”两王道：“你父已经获罪，只可并案办理。剥主仍旧归他，是为并案。你全认了，也是正理如此。”叫人将贾琏看守，余俱散收宅内，便说：“政老你须小心候旨，我们进内覆旨去了。这里有官役看守。”说着，上轿出门，贾政等就在二门跪送。又提二门。北静王把手一伸，说：“请放心。”觉得脸上大有不忍之色。西曰小心，北曰放心，一正一反，全书了义。不忍为仁之端，普告天下人以北静之心，愿人人自去体认。

此时贾政神魂方定，魂魄再明金木。犹是发怔。贾兰便说：“请爷爷进内瞧老太太，再想法儿打听东府里的事。”直接贾兰，即北静之所生，而“孝”字隐然言下。贾政即忙起身进内。只见各门上妇女乱嘈嘈的，不知要怎样。贾政无心查问，一直到贾母房中。只见人人泪痕满面，王夫人、宝玉等又无宝钗。围住贾母，寂静无言，各各掉泪，惟有邢夫人哭作一团。因见贾政进来，都说：“好了，好了！”便告诉老太太说：“老爷仍旧好好的进来，请老太太安心罢。”贾母奄奄一息的，微开双目，说：“我的儿，不想还见得着你！”一声未了，便嚎啕痛哭起来了，于是满屋里人俱哭个不住。其情惨，其语悲，作者一枝笔不知骗了多少婆子泪。曰一息，曰双目，曰我的儿，曰还见得着，演复卦无一闲字，却无人理会，枉随声一哭矣。贾政恐哭坏老母，即收泪说：“老太太放心罢。此放心是罪案，非北静口中之放心。本来事情原不小，蒙皇上天恩，两位老爷的恩典，万般轸恤^[22]；就是大老爷暂时拘质，等问明白了，皇上还有恩典。如今家里一些也不动了。”贾母见贾赦不在，又伤心起来，贾政再三安慰方止。

众人俱不敢走散，独邢夫人回至自己那边，见门总封锁，丫头婆子亦锁在几间屋内。邢夫人无处可走，放声大哭起来，只得往凤姐那边去。见二门傍舍亦上封条，惟有屋门开着，里头呜咽不绝。邢夫人进

去，见凤姐面如灰纸，合眼躺着，平儿在傍暗哭。邢夫人打谅凤姐死了，又哭起来。平儿迎上来说：“太太不要哭，奶奶抬回来，觉着像是死的了，幸得歇息一回，苏过来哭了几声，如今痰息气定，略安一安神。太太也请定定神罢。但不知老太太怎样了？”邢夫人也不答言，问老太太而不答言，与贾兰瞧老太太反复发明“孝”字本旨，是赦之必无可赦也。仍走到贾母那边，见眼前俱是贾政的人，自己夫、子被拘，媳妇病危，女儿受苦，现在身无所归，那里禁得住？众人劝慰，李纨等令人收拾房屋，请邢夫人暂住，王夫人拨人服侍。又无宝钗。

贾政在外心惊肉跳，拈须搓手的等候旨意，听见外面看守军人乱嚷道：“你到底是那一边的？既碰在我们这里，就记在这里册上，拴着他交给里头锦衣府的爷们。”贾政出外看时，见是焦大，一接贾兰，再接焦大，三接薛蝌，方收束得住此篇文字。便说：“你怎么跑到这里来？”焦大见问，便号天蹈地的哭道：书起于焦大一骂，终于焦大一哭，一书直写正写，不作隐语者，焦大一人而已。这便是一人飞来，一人报道，总成一人之大。“我天天劝，这些不长进的爷们拿我当作冤家。连爷还不知道焦大跟着太爷受的苦，今朝弄到这个田地！珍大爷、蓉哥儿都叫什么王爷拿了去了，里头女主儿们都被什么府里衙役抢得披头散发，搨在一处空房里^[23]，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都像猪狗似的拦起来了；所有的都抄出，破烂磁器都打得粉碎。他们还要把我拴起来。我活了八九十岁，只有跟着太爷捆人的，那里倒叫人捆起来！我便说：‘我是西府里的。’就跑出来。那些人不依，押到这里，不想这里也是那么着。我如今也不要命了，和那些人拼了罢！”说着撞头。哭得慷慨淋漓，骂得直截痛快，东西两府，合在一人。此哭此骂，不容分析，而并入贾政耳，乃《春秋》责备也。众役见他年老，又是两王吩咐，不敢发狠，便说：“你老人家安静些，这是奉旨的事，你且这里歇歇，听个信儿再说。”土中有真信，必须从焦大听。贾政听明，虽不理他，但是心里刀绞似的，便道：“完了，完了，不料我们家一败涂地如此！”

正在着急听候内信，只见薛蝌气嘘嘘的跑进来说：“好容易进来了，姨父在那里？”贾政道：“来得好，但是外头怎么放进来的？”薛蝌道：“我再三央说，又许他们钱，所以我才能够出入的。”贾政便将抄去之事告诉了他，便烦他再去打听打听，“就有好亲戚，在火头上也不便送信，是你就好通信了。”为钗之弟，为琴之兄，复在剥中，故合焦大同为得信之人。薛蝌道：“这里的事我倒想不到，那边东府的事我已听见说完了。”东西合一，与焦大同。贾政道：“究竟犯什么事？”薛蝌道：“今朝为我哥哥打听决罪的事，必从蟠起，祸总在钗。在衙内闻得

有两位御史，风闻得珍大爷引诱世家子弟赌博，这款还轻；还有一大款是强占良民妻女为妾，因其女不从，凌逼致死。那御史恐怕不确，还将咱们家的鲍二拿去，又还拉出一个姓张的来。只怕连都察院都有不是，为的是张姓曾在都察院告过的。”定“致祸”之罪，明熙凤之风，“风闻”二字，化熟生新。妙，妙。贾政尚未听完，便跺脚道：“了不得，罢了，罢了！”叹了一口气，扑簌簌的吊下泪来。两“完了”，两“罢了”，一“叹”，一“泪”，此书又结。

薛蝌宽慰了几句，即便又出来打听去了。隔了半日仍旧进来，说：“事情不好。我在刑科打听，倒没有听见两王覆旨的信，但听得说：李御史今早参奏平安州奉承京官、迎合上司、虐害百姓好几大款。”御史必姓李，书之理无非谏，要人各保平安也。贾政慌道：“那管他人的事，到底打听我们的怎么样？”薛蝌道：“说是平安州，就有我们。那参的京官就是赦老爷，说的是包揽词讼，所以火上浇油。政以平安为他，自外于理矣；蝌以平安在己，故有此火上浇油之古文。就是同朝这些官府俱藏躲不迭，谁肯送信？即如才散的这些亲友，有的竟回家去了，也有远远的歇下打听的。可恨那些贵本家便在路上说：‘祖宗挣下的世职，弄出事来了，不知道飞到那个头上，大家也好施威。’”一贾无不贾，言之慨然。一部古篆，不得不描。贾政没有听完，复又顿足道：“都是我们大爷忒糊涂，东府也忒不成事体。如今老太太与琏儿媳妇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你再打听去，我到老太太那边瞧瞧。若有信，能够早一步才好。”再说未听完，一部书固未完，然但知瞧老太太，则未完而完矣。何定要听完者之多？正说着，听见里头乱嚷出来说：“老太太不好了！”“归地府”在此回，“返金陵”在此回，总以“归离恨”在此回也。故以“老太太不好了”虚喝作结。急得贾政即忙进去。

未知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与上回章法同。彼以上半缩入下半，此亦以上半缩入下半。上半文皆多，下半文皆少，而少者反为主。其实两回书只一“前情”而已。其大易明，其细难解。

自上回合此回为一大段，总发作“葫芦案”，全书一大交代处也。水土和成泥，草木滋培，早寻“泥二”；金帛铺成锦，荣、宁消歇，尽付锦衣。报未了之前情，买难逢之一醉。显彰天道，赖大直上荣禧；重整人心，焦大已无旧土。一齐抄没，共保平安。驄马朝天，金剛扫地。

【护花主人评曰】查抄家产，偏在设席请客时，才是出于意外。

写西平王处处用情，赵堂官处处挑拨，令人急杀，以为贾母、王夫

人及宝玉房中必均遭荼毒。幸有北静王来宣明恩旨，令人神魂稍定。文情如疾风暴雨时忽然云散风和。

抄没宁府情形，只在贾政听见登记件上写出，可见番役查抄时，两府内外人等，俱看守严密，消息不通。

于天翻地覆时，忽插入焦大闹，又将贾珍等平日作为及被抄情形细说一遍，以补笔旁笔写出正文，方不是印板文字。

平安州被参及贾赦犯事缘由，于薛蝌口中略略一叙，妙在不能探听详细。写薛蝌独出力探事，不但见亲情之厚，薛蝌之能，且可见其余亲友之势利，不是单写薛蝌。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1] 交通外官：京官私下里结交外任的官员。这在清代是一种罪名，一旦查证，会被革职。交通：勾结，串通。

[2] 忝（tiǎn）：有愧于。

[3] 维时：即当时。

[4] 同房各炊：兄弟没有分家，但各自负担生活。

[5] 跨所：即跨屋。

[6] 欠票：欠条。

[7] 罪戾（lì）：罪愆，罪过。

[8] 金钅（qiàng）碗：镶嵌有金丝花纹的碗。钅，在器物图案上填嵌金银等作为装饰。

[9] 折盂：盛接漱口水的小盂盆。

[10] 猢猻（shē lì）猻：又称猢猻。似猫而大，尾短。两耳尖端有两撮长毛，两颊的毛也长。全身淡黄色，有灰褐色斑点，尾端黑色。皮毛厚而软，是珍贵的毛皮。

[11] 麻叶皮：一种粗的草狐皮。

[12] 度：即度尺。古代以一百粒黍横着连接起来的长度为一尺，叫做“度尺”。

[13] 哔叽：一种斜纹纺织品，有毛织和棉织两种。

[14] 姑绒：洋绒的一种。

[15] 香鼠：即香鼯。以分泌液有香气而得名。桶子：指供做皮衣用的毛皮成件。亦指毛皮衣。

[16] 豆鼠：鼠的一种。短尾。背灰色，颈下、腹尾和四肢毛为白色。其皮较贵重。

[17] 云狐：毛色呈云纹的狐皮。

[18] 倭缎：日本产绸缎。

[19] 氍毹（pǔ lǚ）：我国西北少数民族的一种羊毛织品。

[20] 潮银：成色不足或重新回炉熔炼过的银子。

[21] 攒钉：即装订成册。

[22] 轸（zhěn）恤：同情和怜悯。

[23] 撮（chuò）：戳。此谓被迫拘集在一起。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史太君祷天消祸患

话说贾政闻知贾母危急，忙进去看视，见贾母惊吓气逆，王夫人、鸳鸯等唤醒回来，闲闲而起，实则重顿特提，乃明定罪案之文。凤姐、贾母两人为首，一死不足蔽辜，故先写其死以诛之。罪在贵阴贱阳，不顺天道，是为气逆，乃《易》理之剥而复也。故唤回必用王夫人、鸳鸯，馀意自明。即用疏气安神的丸药服了，渐渐的好些，只是伤心落泪。贾政在旁劝慰，总说：“是儿子们不肖，招了祸来，累老太太受惊。若老太太宽慰些，儿子们尚可在外料理；若是老太太有什么不自在，儿子们的罪孽又重了。”贾母道：“我活了八十多岁，自作女孩儿起，到你父亲手里，都托着祖宗的福，从没有听说过那些事。如今到老了，见你们倘或受罪，叫我心里过得去么？倒不如合上眼，随你们去罢了。”说着又哭。

贾政此时着急异常，又听外面说：“请老爷，内廷有信。”贾政急忙出来，见是北静王府长史^[1]，一见面便说：“大喜！”贾政谢了，请长史坐下，便问：“王爷有何谕旨？”那长史道：“我们王爷同西平王爷进内覆奏，将大人惧怕的心、感激天恩的话都代奏了。书重天恩祖德，上说祖德，此说天恩，忠在孝中，是乃的旨。主上甚是悯恤，并念及贵妃溘逝未久^[2]，不忍加罪，着加恩仍在工部员外上行走；特提气数之天，见不忠不孝亦有使然。剥虽得复，而宝玉究以不忠不孝而走，是中郎归空之案未完也，故仍在工部行走。而以郎中为员外，则政罪固降一等矣。所封家产，惟将贾赦的入官，馀俱给还。并传旨：令尽心供职。惟抄出借券，令我们王爷查核，如有违禁重利的，一概照例入官；其在定例生息的，同房地文书尽行给还。贾琏着革去职衔，免罪释放。”政罪降一等，琏罪又释放，凤姐乃为剥之主矣。贾政听毕，即起身叩谢天恩，又拜谢王爷恩典，“先请长史大人代为禀谢，明晨到阙谢恩，并到府里磕头。”那长史去了。少停传出旨来，承办官遵旨，一一查清。入官者入官，给还者给还，将贾琏放下，所有贾赦名下男妇人等造册入官。

可怜贾赦屋内东西，除将按例放出的文书发还外，其余虽未尽入官的，早被查抄的人尽行抢去，所存者只有家伙物件。贾琏始则惧罪，后蒙释放，已是大幸，及想起历年积聚的东西并凤姐的体己，不下七八万金，一朝而尽，怎得不痛？前云“不听见报他的东西”，今又云“一朝而尽”，见其自消自灭，非天命，乃人事也。七八合数十五万，前所抄数，亦十五万，所抄又止凤姐一人，矛盾处正有深意。且他父亲现禁在锦衣府，凤姐病在垂危，一时悲痛。又见贾政含泪叫他，问道：“我因官事在身，不大理家，故叫你们夫妇总理家事。你父亲所为固难劝谏，那重利盘剥究竟是谁干的？况且非咱们这样人家所为。如今入了官，在银钱是不打紧的，这种声名出去还了得吗？”重究“剥”字，而在声名起见，且以父为难谏，一篇话恰合贾政，所谓学差。贾琏跪下说道：“侄儿办家事，并不敢存一点私心，所有出入诸账目，自有赖大、吴新登、戴良等登记，老爷只管叫他们来查问。现在这几年库内的银子出多入少，虽没贴补在内，已在各处做了好些空头，求老爷问太太就知道了。这些放出去的账，连侄儿也不知道那里的银子，要问周瑞、旺儿才知道。”亦自供，亦自攻。贾政道：“据你说来，连你自己屋里的事还不知道，那些家中上下的事更不知道了。我这回也不查问你。现今你是无事的人，你父亲的事和你珍大哥的事，还不快去打听打听！”贾琏一心委屈，“委屈”二字，宽琏所以逼凤。含着眼泪，答应了出去。贾政叹气，连连的想道：“我祖父勤劳王事，立下功勋，得了两个世职。如今两房犯事，都革去了。我瞧这些子侄没一个长进的。老天啊，老天啊！我贾家何至一败如此！我虽蒙圣恩格外垂慈，给还家产，那两处食用自应归并一处，叫我一人那里支持得起。读此等处，令人失笑，令人出汗。文浅而深，曲中有直。方才琏儿所说，更加诧异，说不但库上无银用了，而且尚有亏空，这几年竟是虚名在外。只恨我自己为什么糊涂若此，倘或我珠儿在世，尚有膀臂；宝玉虽大，更是无用之物。”想到那里，不觉泪满衣襟。有玉不能守，有珠又何济！其一心颠倒如此。又想：“老太太若大年纪，儿子们并没有自能奉养一日，反累他吓得死去活来。种种罪孽，叫我委之何人！”此是正笔。

正在独自悲切，只见家人禀报各亲友进来看候，贾政一一道谢，说起“家门不幸，是我不能管教子侄，所以至此”。有的说：“我久知令兄赦大老爷行事不妥，那边珍哥更加骄纵，若说因官事错误，得个不是，于心无愧；如今自己闹出来的，倒带累了二老爷。”有的说：“人家闹的也多，也没见御史参奏。不是珍老大得罪朋友，何得如此？”有的说：“也不怪御史，我们听见说是府上的家人同几个泥腿在外头吵嚷出来的。御史恐参奏不实，所以诿了这里的人去，才说出来的。我想府上

待下人最宽的，为什么还有这事？”有的说：“大凡奴才们是一个养活不得的。今儿在这里都是好亲友，我才敢说。就是尊驾在外任，我保不得，你是不爱钱的，那外头的风声也不好，都是奴才们闹的，你该提防些。如今虽说没有动你的家，倘或再遇着主上疑心起来，好些不便呢。”此段非写亲友势利，正明亲友之助，见政之学差，差于孤陋寡闻耳。各说皆天人之理，仍隐演一剥象。剥自姤之一阴而来，阴小起于下，故总以奴才下人为言，而鲍二、李十不过佐证耳。若但以此认挟查抄之由，便多罣漏矣。

贾政听说，心下着忙，道：“众位听见我的风声怎样？”众人道：“我们虽没听见实据，只听外面人说，你在粮道任上，怎么叫门上家人要钱。”贾政听了，便说道：“我是对得天的，从不敢起这要钱的念头。只是奴才在外招摇撞骗，闹出事来，我就吃不住了。”众人道：“如今怕也无益，只好将现在的管家们都严严的查一查。若有抗主的奴才，查出来严严的办一办。”贾政听了点头。便见门上进来回禀说：“孙姑爷那边打发人来说，自己有事不能来，着人来瞧瞧。说大老爷该他一项银子，要在二老爷身上还的。”贾政心内忧闷，只说：“知道了。”众人都冷笑道：“人说令亲孙绍祖混账，真有些。如今丈人抄了家，不但不来瞧看，帮补照应，倒赶忙的来要银子，真真不在理上。”惟其失助，故善言不来，弟兄隔膜，儿女婚姻，总以利行：舍林之穷，取薛之富；因势嫁探，转被参于抄前；因财嫁迎，即受迫于抄后。再著此段于亲友议论中，其醒世之意深矣。贾政道：“如今且不必说他。那头亲事原是家兄配错的，我的侄女儿的罪已经受够了，如今又招我来。”

正说着，只见薛蝌进来说道：“我打听锦衣府赵堂官必要照御史参的办去，只怕大老爷和珍大爷吃不住。”众人都道：“二老爷，还得是你出去求求王爷，怎么挽回挽回才好，不然这两家就完了。”贾政答应致谢，众人都散。那时天已点灯时候，贾政进去请贾母的安，见贾母略略好些。回到自己房中，埋怨贾琏夫妇不知好歹，如今闹出放账取利的东西，大家不好，方见凤姐所为，心里很不受用。凤姐现在病重，况他所有什物尽被抄抢一光，心内郁结，一时未便埋怨，暂且隐忍不言。一夜无话。罪人斯得，大梦醒矣，尚有何话？次早，贾政进内谢恩，并到北静王府、西平王府两处叩谢，求两位王爷照应他哥哥、侄儿。两位应许。贾政又在同寅相好处托情^[3]。

且说贾琏打听得父兄之事不很妥，无法可施，只得回到家中。平儿守着凤姐哭泣，秋桐在耳房中抱怨凤姐。贾琏走近旁边，见凤姐奄奄一

息，就有许多怨言，一时也说不出。平儿哭道：“如今事已如此，东西已去，不能复来，奶奶这样，还得再请个大夫调治调治才好。”贾琏啐道：“我的性命还不保，我还管他么？”凤姐听见，睁眼一瞧，口虽不言语，那眼泪流个不尽。见贾琏出去，便向平儿道：“你别不达时务，到了这样田地，你还顾我做什么？我巴不得今儿就死才好。只要你能够眼里有我，我死之后，你扶养大了巧姐儿，我在阴司里也感激你的。”平儿听了，放声大哭。凤姐道：“你也是聪明人，他们虽没有来说我，他必抱怨我。虽说事是外头闹的，我若不贪财，如今也没有我的事。不但倒是枉费心计，挣了一辈子的强，如今落在人后头。我只恨用人不当，恍惚听得那边珍大爷的事，说是强占良民妻子为妾，不从逼死，有个张姓的在里头。你想想还有谁？”色”字直认。若是这件事审出来，咱们二爷是脱不了的。我那时怎样见人？我要即时就死，又耽不起吞金服毒的。尤二姐、夏金桂一齐归着。你倒还要请大夫，可不是你为顾我，反倒害了我了么？”平儿愈听愈惨，凤之病莫救药，与史之罪无可祷同是一事，还出上下题句，正面皆极惨文字，而通部无非可惨之书也。愈听愈惨，不止说此一时。想来实在难处，恐凤姐自寻短见，只得紧紧守着。

幸贾母不知底细，上下回书中特著此句作一纽，正两罪人合成一罪人，不能分析处。史为罪魁，总由不知底细而已，似宽之而实严。因近日身子好些，又见贾政无事，宝玉、宝钗在旁天天不离左右，略觉放心。将入“祷天”，必从钗、玉起，而特提放心。素来最疼凤姐，所以放心在最疼凤姐，又特提之笔。便叫鸳鸯：“将我的东西拿些给凤丫头，再拿些银钱交给平儿，好好的服侍好了凤丫头，我再慢慢的分派。”又命王夫人照看了邢夫人。两府俱受贾母照看，而乃从凤姐以次分派，则两府并坏于凤，实坏于史也。又加以宁国府第入官，所有财产房地并家人等俱造册收尽。

这里贾母命人将车接了尤氏婆媳等过来。可怜赫赫宁府，只剩得他们婆媳两个，并佩凤、偕鸾二人，连一个下人没有。贾母指出房子一所居住，就在惜春所住的间壁，“一个下人没有”，纯坤之象，专待一阳来复，故必住惜春间壁。语面警省，发人叹息。又派了婆子四人、丫头两个服侍，明用六阴。一应饭食起居在大厨房内分送，衣裙什物又是贾母送去，零星需用亦在账房内开销，俱照荣府每人月例之数。那贾赦、贾珍、贾蓉在锦衣府使用，账房内实在无项可支。如今凤姐一无所有，贾琏况又多债务满身，贾政不知家务，贾琏、贾政都在开脱，以便确定祸首。只说：“已经托人，自有照应。”贾琏无计可施，想到那亲戚里头，

薛姨妈家已败，王子腾已死，馀者亲戚虽有，俱是不能照应，只得暗暗差人下屯，将地亩暂卖了数千金，作为监中使费。贾琏如此一行，那些家奴见主家势败，也便趁此弄鬼，并将东庄租税也就指名借用些。此是后话，暂且不题。此非后话，乃正前话也。书演剥复，屯正在剥、复之间。时已成坤，皆下人所为也。曰屯，曰东庄，刘老老、乌进孝全在里许矣。

且说贾母见祖宗世职革去，现在子孙在监质审，邢夫人、尤氏等日夜啼哭，凤姐病在垂危，虽有宝玉、宝钗在侧，只可解劝，不能分忧，所以日夜不宁，思前想后，眼泪不干。一日傍晚，叫宝玉回去，人心即天，祷天而必叫宝玉回去，是为放心，尚有何天？且钗、玉并说不离左右，今止说叫宝玉回去，则钗尚在此矣。祷天而先坏天，抑又何祷？自己扎挣坐起，叫鸳鸯等各处佛堂上香，又命自己院内焚起斗香，用拐拄着，必用拐拄，明其平日全不自主，以成祸首。到院中。

琥珀知是老太太拜佛，铺下大红短毡拜垫。贾母上香跪下，磕了好些头，念了一回佛，含泪祝告天地道：“皇天菩萨在上，我贾门史氏，虔诚祷告，求菩萨慈悲。一篇绝妙供状，而起以皇天菩萨，酷肖婆子口吻，而全书大旨，非人所知在此矣。是书既不重二氏，亦不合三教，只一儒理而已。皇天而曰菩萨，磕头而求慈悲，足见此书满篇杂乱。我贾门数世以来，不敢行凶霸道，我帮夫助子，虽不能为善，亦不敢作恶。精细供状，在此二语，盖不为善，未有不作恶者也。此为中上人说法。必是后辈儿孙骄侈淫佚，暴殄天物，以使合府抄检。现在儿孙监禁，自然凶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儿孙，所以至此。我叩求皇天保佑，在监逢凶化吉，有病的早早安身。今总有合家罪孽，情愿一人承当，直认。一人直认，所以此回书完，此部书完。史之所以为史也。只求饶恕儿孙。若皇天见怜，念我虔诚，早早赐我一死，已直透“归地府”。宽免儿孙之罪。”默默说到此，不禁伤心，呜呜咽咽哭泣起来。鸳鸯、珍珠一面解劝，一面扶进房去。

只见王夫人带了宝玉、宝钗过来请晚安。此段祷天用钗、玉绾两头，正罪无可祷处也。而祷天前叫宝玉回去，于宝钗无明文。此又云王夫人带来，罪史必不赦王，而微意存焉。见贾母悲伤，三人也大哭起来。宝钗更有一层苦楚，想：“哥哥现在外监，将来要处决，不知可能减缓否。翁姑虽然无事，眼见家业萧条。宝玉依然疯傻，毫无志气。”想到后来终身，更比贾母、王夫人哭得更痛。钗哭有四事，两头虚，中间实，由实生虚也。家业萧条，“财”字事了。宝玉疯傻，“色”字

事了。财色都了，悔心大作。悔杀兄矣，悔误配矣，而遂不知所终矣。末一虚，虚得恶，首一虚，虚得尤恶。止此一段，凤姐、贾母、王氏罪都可减。宝玉见宝钗如此大痛，他也有一番悲戚，想的是：“老太太年高不得安逸，老爷、太太见此光景，不免悲伤。众姐妹风流云散，一日少似一日。回想在园中吟诗起社，何等热闹。自从林妹妹一死，我郁闷到今，又有宝姐姐过来，未便时常悲切。见他忧兄思母，日夜难得笑容。”今见他悲哀欲绝，心里更加不忍，竟嚎啕大哭。宝玉心事，只有一林，而乃为薛颠倒，竟若转因薛及林，是此罪尤在宝钗上矣。书罪一心，层层剥削，方见本主。鸳鸯、彩云、莺儿、袭人见他们如此，也各有所思，便也呜咽起来。馀者丫头们看得伤心，也便陪哭，竟无人解慰。满屋中哭声惊天动地，外头上夜婆子吓慌，急报于贾政知道。那贾政正在书房纳闷，听见贾母的人来报，心中着忙，飞奔进内。远远听见哭声甚众，打谅老太太不好，急得魂魄俱丧，疾忙进内。只见坐着悲啼，神魂方定，说是：“老太太伤心，你们该劝解，怎么的齐打伙儿哭起来了？”众人听得贾政声气，急忙止哭，大家对面发怔。贾政上前安慰了老太太，又说了众人几句。各自心想道：“我们原恐老太太悲伤，故来劝解，怎么忘情，大家痛哭起来？”

正自不解，一哭情事，写来入微，作者、观者都不自解也。而此哭实起于宝钗，哭雪、哭金，则易解耳。只见老婆子带了史侯家的两个女人进来，请了贾母的安，又向众人请安毕，便说：“我们家老爷、太太、姑娘打发我来说，听见府里的事，原没有什么大事，不过一时受惊。恐怕老爷、太太烦恼，叫我们过来告诉一声，说这里二老爷是不怕的了。我们姑娘本欲自己来的，因不多几日就要出阁，所以不能来了。”大哭既毕，宝、黛、钗一齐了结，故即接湘云出阁。云飞水逝，众影全收矣。贾母听了，即便道谢，说：“你回去给我问好，这是我们的家运合该如此，承你老爷、太太惦记，过一日再来奉谢。你家姑娘出阁，想来你们姑爷是不用说的了。他们的家计如何？”两个女人回道：“家计倒不怎么样，只姑爷长的很好，为人又和平，我们见过好几次，看来与这里宝二爷差不多。还听得说才情学问都好的。”为湘云交代，为钗、玉交代。

贾母听了，喜欢道：“咱们都是南边人，虽则这里住久了，那些大规矩还是从南方礼儿，所以新姑爷我们都没见过。我前儿还想起我娘家的人来，最疼的就是你家姑娘。一年三百六十天，在我跟前的日子倒有二百多天，混得这么大了。我原想给他找个好女婿，又为他姑娘不在家，我又不便作主。他既如今配了个好姑爷，我也放心。“金麒麟”案到

此缴销。月里出阁，我原想过来吃杯喜酒的，不料我家闹出这样事来，我的心就像在热锅里熬的似的，那里能够再到你们家去？你回去说我问好，我们这里的人都说请安问好。你替另告诉你家姑娘，不要将我放在心里。我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就死也不算得没福的了，只愿他（们）过了门，两口子和睦，百年到老，我便安心了。”此又映钗，在“只愿他”三字。说着，不觉掉下泪来。那女人道：“老太太也不必伤心，姑娘过了门，等回了九，少不得同姑爷过来请老太太的安，那时老太太见了才喜欢呢。”贾母点头，那女人出去。别人都不理论，只有宝玉发了一回怔，心里想道：“如今一天一天的都过不得了，为什么人家养了女儿，到大了必要出嫁？一出了嫁就改变？史妹妹这样一个人，又被他婶娘硬压着配人了。他将来见了，必是又不理我了。我想一个人到了这个没人理的分儿，还活着做什么？”想到那里，又是伤心，此处不能不就宝玉心事作湘云收场，而写来却在有意无意之间，斟酌恰好。见贾母此时才安，又不敢哭泣，只是闷闷的。

一时贾政不放心，又进来瞧瞧老太太。见是好些，便出来传了赖大，叫他合府里管事家人的花名册子拿来，一齐点了一点。除去贾赦入官的人，尚有三十馀家，共男女二百十二名。贾政叫现在府内当差的男人共二十一名进来，此回以下人起，以下人结。三十，地数也，明此时为坤。二百十二，上二下二，两阴相合，亦为六画之坤，复之基也。故男人二十一，男为阳，一在二十下，则一阳下生为复矣。问起历年居家用度，共有若干进来，该用若干出去。那管总的家人将近来支用簿子呈上。贾政看时，所入的不敷所出，又加连年宫里花用，账上在外浮借的也不少^[4]。必加宫里用度，元妃固为剥之宰也。再查东省地租，近年头交不及祖上一半，如今用度比祖上更加十倍。贾政不看则已，看了急得跺脚道：“这了不得！我打谅虽是琏儿管事，在家自有把持，岂知好几年头里已就寅年用了卯年的，寅卯皆木，剥此而已。还是这样妆好看，竟把世职俸禄当作不打紧的事情，为什么不败呢？我如今要就省俭起来，已是迟了。”想到那里，背着手踱来踱去，竟无方法。

众人知贾政不知理家，大夫有家而不知理，其存周几何哉？一语括尽《大学》八条目。也是白操心着急，便劝说道：“老爷也不用焦心，这是家家这样的。若是统总算起来，连王爷家尚不够，不过是妆着门面，过到那里就到那里。如今老爷到底得了主上的恩典，才有这点子家产；若是一并入了官，老爷就不用过了不成？”既无祖，自无天，阴小之言如此。《周礼》周官均虚谈矣。言之慨然。贾政怒道：“放屁！你们这班奴才最没有良心的！仗着主子好的时候任意开销；到弄光了，走

的走，跑的跑，还顾主子的死活吗？如今你们道是没有查封是好的，那知道外头的声名？大本儿都保不住，隐起下文“招伙盗”，盖剥之为剥，必穷尽而止也。还搁得住你们在外头支架子，说大话，诓人骗人？到闹出事来，往主子身上一推就完了。如今大老爷与珍大爷的事，说是咱们家人鲍二在外传播的，我看这人口册上，并没有鲍二。这是怎么说？”此回以鲍二作起结。鲍二为姤，前评已详。盖无姤不复，无复不姤也，定理也。而谨小慎微在人，则必不可委心任运。今就贾政一骂，乃是正训。劈头曰放屁，阳气下陷，姤象已成，其势甚速，不可制止，必至六阳悉尽，是大本儿保不住也。馀义自明。众人回道：“这鲍二是不在册档上的。先前在宁府册上，为二爷见他老实，把他们两口子叫过来了。“造衅开端首罪宁”，宝玉、可卿一梦作于宁府，故鲍二为东府册上人，而“初试云雨”、“梦兆绛芸”皆在西府，故鲍二又在西府。其线索在一凤，故鲍二来去皆在琏也。及至他女人死了，他又回宁府去。后来老爷衙门有事，老太太们、爷们往陵上去，珍大爷替理家事带过来的，已后也就去了。老爷数年不管家事，那里知道这些事来？老爷打谅册上没有名字的就只有这个人，不知那个手下没有亲戚们，奴才还有奴才呢！”小小无穷。狗儿之祖三“小小”，文义直达。贾政道：“这还了得！”想去一时不能清理，只得喝退众人，早打了主意在心里了，且听贾赦等事审得怎样再定。

一日正在书房筹算，只见一人飞奔进来，说：“请老爷快进内廷问话！”政有一隙之明，便是复机，故见一人飞来。快进内廷，所谓“不远之复”也。此结尾当与雨村“遇旧”结尾参看。贾政听了，心下着急，只得进去。

未知吉凶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下回为一大段，申明由姤至剥，由剥至坤，由坤至复，统百廿回之精义也。文字前最忌缓，后最忌急，盖安根伏线，在前易繁；结穴合龙，在后易率也。本回只不过于查抄后立凤姐、贾母两篇供状而已。要看他起结，均以下人把姤复之理作一包罗，方才把罪中之罪、魁中之魁，个个取供，层层定案。史、凤自招之下，即着宝钗一想，大众痛哭，末以三影之湘云收拾之。文凡八段，何其整肃安详，是真能后劲者已。

【护花主人评曰】荣府家产概行给还，独抄出借券照例入官，王凤姐一生盘剥积蓄尽化为乌有，所谓“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贪利剥削者读此当亦猛省。贾政说贾琏，自己房里的事尚且不

知，家中的事必更不知道。贾琏实无辩，只好委曲含泪。写怕老婆人有说不出许多苦处。

借亲友们口中补写家人泥腿噪闹、门上要钱诸事，隐隐指鲍二、倪二、李十等人，却说不出姓名，才是亲朋口吻。

夹叙孙家要银，以见孙绍祖无理无情，迎春岂能久活？

王凤姐嘱托平儿抚养巧姐，自叹枉费心计及尤二姐事，只愿早死。苛毒人忽有此惨声痛语，可为贪财妒刻者现身说法。

叙安顿宁府眷属及监中使费，贾琏卖地，有不得不然之势。

贾母祷天哭泣，引出王夫人、宝玉、宝钗大哭，鸳鸯等亦皆陪哭，各人有各人心事。

贾政查看家人名册及出入簿，只有踱来踱去，绝无方法。描写不能理家人情形如画。

于哭声嘈乱时，插叙史家人来，一则好止住哭声，一则声说湘云即日出阁不来探望之故。情事周匝无遗。

众家人回鲍二来去缘由，仍是含糊对答，及所回之话，的是奴才口吻。

家人们一个人手下尚有亲戚奴才，确是势豪家奴习气。

【大某山民评曰】贾政说自己不要钱，可对得天，而不知任奴才要钱，罪更甚于自己要钱。他们岂顾你对得天对不得天耶？

湘云夫婿未著姓名，结褵不久，虽有若无。学问才情，概与草木同腐，可胜浩叹。

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1] 长史：官名。清代亲王府、郡王府置长史，管理府事。

[2] 溘（kè）逝：忽然逝世。

[3] 同寅：犹同僚，同事。

[4] 浮借：暂时借贷。

第一百七回

散馀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话说贾政进内，见了枢密院各位大人^[1]，又见了各位王爷。北静王道：“今日我们传你来，有遵旨问你的事。”此回演一“复”字，故以北静为发端。贾政即忙跪下，众大人便问道：“你哥哥交通外官，恃强凌弱，纵子聚赌，强占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你都知道么？”贾政回道：“犯官自从主恩钦点学政任满后，查看赈恤，于上年冬底回家；又蒙堂派工程，后又往江西作道；题参回都，仍在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一应家务，并未留心稽察，实在糊涂，不能教管子侄，这就是辜负圣恩，只求主上重重治罪。”此段演一坤卦以为受复之地，其矛盾在“上年”二字，其隐义即在“上年”二字，但著两字，便令交过排场文字，都作新文，更有何题迫作敷衍语句？北静王据说转奏。

不多时，传出旨来，北静王便述道：“主上因御史参奏贾赦交通外官，恃强凌弱，据该御史指出平安州互相往来，贾赦包揽词讼，严鞫贾赦^[2]。据供平安州原系姻亲往来，并未干涉官事，该御史亦不能指实。惟有倚势强索石呆子古扇一款是实的，然系玩物，究非强索良民之物可比。金哥案化石呆事，明宝、黛结矣。虽石呆子自尽，亦系疯傻所致，与逼勒至死者有间^[3]。一死一亡，都由自取，此乃大作开释处也。今从宽将贾赦发往台站效力赎罪^[4]。赦何曾赦？所参贾珍强占良民妻女为妾不从逼死一款，提取都察院原案，看得尤二姐实系张华指腹为婚未娶之妻，因伊贫苦自愿退婚，尤二姐之母愿给贾珍之弟为妾，并非强占。再尤三姐自刎掩埋并未报官一款，查尤三姐原系贾珍妻妹，本意为伊择配，因被逼索定礼，众人扬言秽乱，以致羞忿自尽，并非贾珍逼勒致死。但身系世袭职员，罔知法纪，私埋人命，本应重治，念伊究属功臣后裔，不忍加罪，亦从宽革去世职，派往海疆效力赎罪。贾蓉年幼无干，省释^[5]。蓉而可容，人人皆知诧异，或以为罪人不孥，或以为书存忠厚。岂知宽之正所以严之也。书中珍、宝以次人，所犯皆大辟不足以蔽辜，而悉在幽隐中，语面事迹不过尔尔。书重底不重面，使必大彰显

戮，则为事迹所无。犯在幽隐，仍以幽隐诛之而已。然诛在幽隐，人所难知，则以必不能赦、人人所知之贾蓉以为之的，曰年幼，曰无知，曰无子而省释之，则凡罪同贾蓉者，难知而易知矣。不诛甚于诛也，其严乃如此。贾政实系在外任多年，居官尚属勤慎，免治伊治家不正之罪。”如此大案，只罪赦、珍两人，只不过收拾东西而已。一段述旨，不即不离，恰合梦，合葫芦。笨伯又曰情节欠圆。贾政听了，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又叩求王爷代奏下忱^④。北静王道：“你该叩谢天恩，更有何奏？”贾政道：“犯官仰蒙圣恩，不加大罪，又蒙将家产给还，实在扪心惶愧，愿将祖宗遗受俸禄、积馀置产一并交官。”违天弃禄，特著一假，乃明大义之发端也。北静王道：“主上仁慈待下，明慎用刑，赏罚无差。如今既蒙莫大深恩，给还财产，你又何必多此一奏？”义可多乎哉？不必也。写来肺肝如见。故虽终篇演复，而非真能复者也。众官也说不必。贾政便谢了恩，叩谢了王爷出来，恐贾母不放心，急忙赶回。

上下男女人等上下男女，天地否也，再为“明义”作引。不知传进贾政是何吉凶，都在外头打听。一见贾政回家，都略略的放心，也不敢问。只见贾政忙忙的走到贾母跟前，将蒙圣恩宽免的事细细告诉了一遍。贾母虽则放心，只是两个世职革去，贾赦又往台站效力，贾珍又往海疆，不免又悲伤起来。邢夫人、尤氏听见那话，更哭起来。贾政便道：“老太太放心，大哥虽则台站效力，也是为国家办事，不致受苦，只要办得妥当，就可复职；珍儿正是年轻，很该出力，若不是这样，便是祖父馀德亦不能久享。”说了些宽慰的话。贾母素来本不大喜欢贾赦，那边东府贾珍究竟隔了一层。只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已。邢夫人想着：“家产一空，丈夫年老远出，膝下虽有琏儿，又是素来顺他二叔的。如今是都靠着二叔，他两口子更是顺着那边去了。独我一人孤苦伶仃，怎么好？”那尤氏本来独掌宁府的家计，除了贾珍，也算是惟他独尊，又与贾珍夫妇相和。如今犯事远出，家财抄尽，依住荣府，虽则老太太疼爱，终是依人门下，又带了偕鸾、佩凤，蓉儿夫妇又是不能兴家立业的人。又想着：“二妹妹、三妹妹俱是琏二叔闹的，如今他们倒安然无事，依旧夫妇完聚。只留我们几人，怎生度日？”想到这里，痛哭起来。邢想在琏、凤，尤想亦归在琏、凤，则琏、凤乃祸本，明大义者所必诛也。而乃因此以入“明大义”，令“明大义”三字绝倒。

贾母不忍，便问贾政道：“你大哥和珍儿现已定案，可能回家？蓉儿既没他的事，也该放出来了。”贾政道：“若在定例，大哥是不能回家的，我已托人徇个私情，叫我们大老爷同珍儿回家，好置办行装。衙门

内业已应了。想来蓉儿同着他爷爷、父亲一起出来。只请老太太放心，儿子办去。”贾母又道：“我这几年老的不成人了，总没有问过家事。如今东府是全抄去了，房屋入官，不消说的。你大哥那边，琏儿那里，也都抄去了。咱们西府银库，东省地土，你知道到底还剩了多少？他两个起身，也得给他们几千银子才好。”

贾政正是没法，听见贾母一问，心想着：“若是说明，又恐老太太着急；若不说明，不用说将来，现在怎么办？”定了主意，便回道：“若老太太不问，儿子也不敢说，如今老太太既问到这里，现在琏儿也在这里，昨日儿子已查了：旧库的银子早已虚空，不但用尽，外头还有亏空。现今大哥这件事，若不花银托人，虽说主上宽恩，只怕他们爷儿两个也不大好，就是这项银子尚无打算。东省的地亩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儿子一时也算不转来，只好尽所有的蒙圣恩没有动的衣服首饰折变了，给大哥、珍儿作盘费罢了。过日的事只可再打算。”

贾母听了，又急得眼泪直淌，说道：“怎么着，咱们家到了这样田地了么？到这田地，剥极而坤也。我虽没有经过，我想起我家向日比这里还强十倍，也是摆了几年虚架子，没有出这样事，已经塌下来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据你说起来，咱们竟一两年就不能支了？”尧、桀同枯骨，全史如此人，当择所从矣。贾政道：“若是这两个世俸不动，外头还有些挪移^[4]；如今无可指称，谁肯接济？”说着，也泪流满面，“想起亲戚来，用过我们的，如今都穷了；没有用过我们的，又不肯照应了。昨日儿子也没有细查，只看家下的人丁册子，别说上头的钱一无所出，那底下的人也养不起许多。”

贾母正在忧虑，只见贾赦、贾珍、贾蓉一齐进来，给贾母请安。贾母看这般光景，一只手拉着贾赦，一只手拉着贾珍，便大哭起来。他两人脸上羞惭，又见贾母哭泣，都跪在地下，哭着说道：“儿孙们不长进，将祖上功勋丢了，又累老太太伤心，儿孙们是死无葬身之地的了！”满屋中人看这光景，又一齐大哭起来。贾政只得劝解：“倒先要打算他两个的使用，大约在家只可住得一两日，迟则人家就不依了。”此又交代文字。其主骨在“只可住得一两日”，所谓“不远之复”也。老太太含悲忍怨的说道：“这件事是不能久待的，想来外面挪移恐不中用，那时误了钦限怎么好？只好我替你们打算罢了。就是家中如此乱嘈嘈的，也不是常法儿。”一面说着，便叫鸳鸯吩咐去了。这里贾赦等出来，又与贾政哭了一会，都不免将从前任性、过后懊悔、如今分离的话说了一会，各自同媳妇那边悲伤去来。贾赦年老，倒也抛的下，独有贾珍与尤

氏怎忍分离？贾琏、贾蓉两个也只有拉着父亲啼哭。虽说是比军流减等^[8]，究竟生离死别，这也是事到如此，只得大家硬着心肠过去。才逼出“明大义”。

却说贾母叫邢、王二夫人同了鸳鸯等开箱倒笼，将做媳妇到如今积攒的东西都拿出来，《记》曰：“子妇无私货。”贾母做媳妇而财货多多，正凤姐承受衣钵地也。礼必有义，“明大义”如此，曲笔深文，夫谁觉得。又叫贾赦、贾政、贾珍等来，一一的分派，说：“这里现有的银子，交贾赦三千两：你拿二千两去做你的盘费使用，留一千给大太太另用。这三千给珍儿，你只许拿一千去，留下二千交你媳妇过日子，仍旧各自度日。房子是在一处，饭食各自吃罢。四丫头将来的亲事，还是我的事。同是三千，《曲礼》之数，借礼言义以深诛也。而三分一，一分三，男女交互，总成剥复之象。而复究为偏私之复，故曰惜春是我的事。请看“惑偏私”回评。只可怜凤丫头，操心了一辈子，如今弄得精光，也给他三千两，叫他自己收着，不许叫琏儿用。如今他还病得神昏气丧，叫平儿来拿去。凤亦三千，且令独得。看一“只”字，则赦、珍转若因凤而及；以致祸之人而邀上赏，义之为义，明之为明可知已。这是你祖父留下来的衣服，还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饰，如今我用不着。男的呢，叫大老爷、珍儿、琏儿、蓉儿拿去分了；女的呢，叫大太太、珍儿媳妇、凤丫头拿了分去。借衣服演“剥”字，而不及宝玉、贾环、纨、兰，剥而不剥，各有深义。这五百两银子交给琏儿，明年将林丫头的棺材送回南去。”五为土数，黛为书主，四象之所归也。南方火乡，解见前。分派定了，又叫贾政道：“你说现在还该着人的使用，这是少不得的，你就拿这金子变卖偿还。这是他们闹掉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儿子，我并不偏向。宝玉已经成了家，我剩下这些金银等物，大约还值几千两银子，这都是给宝玉的了。政为宝所自出，故独得金。金子无数目，钗、玉不知所终矣。与黛玉棺材相对勘。珠儿媳妇向来孝顺我，兰儿也好，我也分给他们些。这便是我的事情完了。”绝不及环，而兰亦只曰分些。“明大义”者固如此乎？

贾政等见母亲如此明断分晰，俱跪下哭着说：“老太太这么大年纪，儿孙们没点孝顺，承受老祖宗这样恩典，叫儿孙们更无地自容了。”贾母道：“别瞎说。若不闹出这个乱儿，我还收着呢。曰“明大义”，乃瞎说。一部书无非瞎说，到此方才破开。瞎说宣明颠倒错乱、左木右金之真实祸首，不更收着了。只是现在家人过多，只有二老爷是当差的，留几个人就够了。你就吩咐管事的，将人叫齐了，也分派妥当。各家有人，便就罢了，譬如一抄尽了，怎么样呢？我们里头的也要

叫人分派。该配人的配人，赏去的赏去。书中屡提人单子，到此收拾。如今虽说咱们这房子不入官，你到底把这园子交了才好。与交过家产一奏相同。那些田地，原交璉儿清理，该卖的卖，该留的留，断不要支架子，做空头。我索性说了罢，江南甄家还有几两银子二太太那里收着，该叫人就送去罢。倘或再有点事出来，可不是他们躲过了风暴又遇了雨了么？”此正真假混淆不及分明之会，故特提甄家寄顿。真没则假，假没则真也。而由假入真，剥之必须净尽方得一阳之复，故必待“招伙盗”回而剥始无遗也，故说再有事出。曰风，曰雨，风之西风，宝之云雨，盗之机也。

贾政本是不知当家立计的人，一听贾母的话，一一领命，心想：“老太太实在果真是理家的人，都是我们这些不长进的闹坏了。”再就贾政一衬“明义”，便是“人莫知其子之美”真切注脚，而《大学》此章反演出矣。贾政见贾母劳乏，求着老太太歇歇养神。贾母又道：“我所剩的东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结果我的使用^[9]，馀的都给服侍我的丫头。”何尝结果，所结果者一鸳鸯耳。以丫头作收科，正以《易》理作收科也。贾政等听到那里，又加伤感，大家跪下说：“请老太太宽怀，只愿儿子们托老太太的福，过了些时都邀了恩眷^[10]，那时兢兢业业的治起家来，以赎前愆^[11]，奉养老太太到一百岁的时候。”贾母道：“但愿这样才好，我死了也好见祖宗。都所谓瞎说。你们别打谅我是享得富贵受不得贫穷的人哪。不过这几年看着你们轰轰烈烈，我落得都不管，说说笑笑养身子罢了。那知道家运一败直到这样！若说外头好看，里头空虚，是我早知道了的；只是‘居移气，养移体’^[12]，一时下不得台来。如今借此正好收敛，守住这个门头，不然叫人笑话。你还不知，只打谅我知道穷了，便着急的要死。我心里是想着祖宗莫大的功勋，无一日不指望你们比祖宗还强，能够守住也就罢了。谁知他们爷儿两个做些什么勾当！”

贾母正是长篇大论的说，只见丰儿慌慌张张的跑来回王夫人道：“今早我们奶奶听见外头的事，哭了一场，如今气多接不上来。平儿叫我来回太太。”丰儿没有说完，贾母听见，便问：“到底怎么样？”王夫人便代回道：“如今说是不大好。”贾母起身道：“噯，这些冤家，竟要磨死我了。”“冤家”二字直注宝、黛“不是冤家不聚头”之语，而其声如闻。说着，叫人扶着，要亲自去看。贾政即忙拦住，劝道：“老太太伤了好一回的心，又分派了好些事，这会该歇歇便是。孙子媳妇有什么事，该叫媳妇瞧去就是了，何必老太太亲身过去呢！倘再伤感起来，老太太身上要有一点儿不好，叫做儿子的怎么处呢？”叫贾

政也看不上，绝倒。贾母道：“你们各自出去，等一会儿再进来，我还有话说！”贾政不敢多言，只得出来料理兄侄起身的事，又叫贾琏挑人跟去。这里贾母才叫鸳鸯等派人拿了给凤姐的东西跟着过来。直是背子行私，祸首之首，罪魁之魁，作于此也。写来令人失笑。

凤姐正在气厥^[13]，平儿哭得眼红，听见贾母带着王夫人、宝玉、宝钗过来，疾忙出来迎接。贾母便问：“这会子怎么样了？”平儿恐惊了贾母，便说：“这会子好些。老太太既来了，请进去瞧瞧。”他先跑进去轻轻的揭开帐子。凤姐开眼瞧着，只见贾母进来，满心惭愧。以“惭愧”二字为来复之基，见人到来尚有愧悔时，即有来复时也。是大指点。先前原打算贾母等恼他，不疼的了，是死活由他的；不料贾母亲自来瞧，心里一宽，觉那拥塞的气略松动些，便要挣扎坐起。

贾母叫平儿按着：“不要动，你好些么？”凤姐含泪道：“我从小儿过来，老太太、太太怎么样疼我！那知我福气薄，叫神鬼支使的失魂落魄，鬼神指气数之天，魂魄指一金一木。魂失魄落则不惟黛玉受其殃，即钗亦被其祸也。不但不能够在老太太跟前尽点孝心，公婆前讨个好，还是这样把我当人，叫我帮着料理家务，被我闹的七颠八倒，七八十五，所谓将笄之年，指钗婚也。破木石，成金玉，正是颠倒。我还有什么脸儿见老太太、太太呢？今日老太太、太太亲自过来，我更当不起了，恐怕该活三天的又折上了两天去了。”两语又括剥复。说着悲咽。贾母道：“那些事原是外头闹起来的，与你什么相干？此又责贾母之文。人有耻心，作善之基也，当利导之，而乃代为解饰，则无所用耻矣。乃宣明失教之旨在全书不在本旨也。就是你的东西被人拿去，这也算不了什么呀。我带了好些东西给你，任你自便。”说着，叫人拿上来给他瞧瞧。凤姐本是贪得无厌的人，如今被抄尽净，本是愁苦，又恐人埋怨，正是几不欲生的时候。今见贾母仍旧疼他，再责贾母纵恶，乃是明笔。王夫人也不嗔怪，过来安慰他，又想贾琏无事，心下安放好些，便在枕上与贾母磕头，说道：“请老太太放心，若是我的病托着老太太的福好了些，我情愿自己当个粗使丫头，尽心竭力的服侍老太太、太太罢。”贾母听他说得伤心，不免掉下泪来。宝玉是从来没有经过这大风浪的，心下只知安乐不知忧患的人，如今碰来碰去都是哭泣的事，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见人哭他就哭。此段写得情景宛然，呜咽不堪，而以宝玉作收，以起下半回，笔墨完整。“大风浪”三字是眼。

凤姐看见众人忧闷，反倒勉强说几句宽慰贾母的话，求着：“请老太太、太太回去，我略好些过来磕头。”说着，将头仰起。贾母叫平

儿：“好生服侍，短什么到我那里要去。”说着，带了王夫人将要回到自己房中。只听见两四处哭声，贾母实在不忍闻见，便叫王夫人散去，叫：“宝玉，去见你大爷大哥，送一送就回来。”自己躺在榻上下泪。幸喜鸳鸯等能用百般言语劝解，贾母暂且安歇。

不言贾赦等分离悲痛，那些跟去的人谁是愿意的？不免心中抱怨，叫苦连天，正是生离果胜死别，看者比受者更加伤心。好好的一个荣国府，闹到人嚎鬼哭。贾政最循规矩，在伦常上是讲究的，此又交代瞎说，而底面生动。“在伦常上是讲究的”是字。执手分别后，自己先骑马赶至城外，举酒送行，又叮咛了好些国家轸恤勋臣、力图报称的话^[14]。贾赦等挥泪分头而别。

贾政带了宝玉回家。将写到“复”字，必三提宝玉。复固在一心也。未及进门，只见门上有好些人在那里乱嚷说：“今日旨意：将荣国公世职着贾政承袭。”那些人那里要喜钱。门上人和他们分争，说：“是本来的世职，我们本家袭了，有什么喜报？”那些人说道：“那世职的荣耀比任什么还难得。你们大老爷闹掉了，想要这个再不能的了。如今的圣人在位，赦过宥罪，还赏给二老爷袭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复本自有，而能复则难复之时，义大矣哉！怎么不给喜钱？”

正闹着，贾政回家，门上回了。虽则欢喜，究是哥哥犯事所致，反觉感极涕零，赶着进内告诉贾母。王夫人正恐贾母伤心，过来安慰。听得世职复还，自是欢喜。又见贾政进来，贾母拉了说些勤勉报恩的话。天恩祖德再三申说。独有邢夫人、尤氏心下悲苦，只不好露出来。但说外面这些趋炎附势的亲戚朋友，先前贾宅有事，都远避不来；今见贾政袭职，知圣眷尚好，大家都来贺喜。文笔周密，底面俱到。那知贾政纯厚性成，因他袭哥哥的职，心内反生烦恼，只知感激天恩。还“天恩”题面，而以弟道关合孝道，直趋“送慈柩”回。于第二日进内谢恩，到底将赏还府第园子具折奏请入官。内廷降旨不必，贾政方得放心回家，已后循分供职。但是家计萧条，入不敷出，贾政又不能在外应酬。

家人们见贾政忠厚，凤姐抱病，不能理家，贾琏的亏累一日重似一日，不免典房卖地。府内家人几个有钱的，怕贾琏缠扰，都装穷躲事，甚至告假不来，各自另寻门路。独有一个包勇，虽是新投到此，恰遇荣府坏事，他倒有些真心办事，再上包勇，上得郑重。群假有一真，群阴生一阳，真阳甚微之候，故曰有些真心。有些者，不多之词也。见那些人欺瞒主子，便时常不忿。奈他是个新来乍到的人，一句话也插不上，他便生气，隐演乾之初爻“潜龙勿用”之义，正是生气。每天吃了就睡。

众人嫌他不肯随和，便在贾政前说他终日贪杯生事，并不当差。贾政道：“随他去罢。政之为政如此，乃所以贵阴贱阳，七颠八到处。”“随他去罢”四字，甚深甚微，丹家所谓“只恐随他不会他”也，如何能得真复。原是甄府荐来，不好意思。横竖家内添这一人吃饭，虽说是穷，也不在他一人身上。”并不叫来驱逐。众人又在贾璉跟前说他怎样不好。贾璉此时也不敢自作威福，只得由他。

忽一日，包勇奈不过，由他重于随他。随只是不理睬，由便他中有我矣。“奈不过”三字极警悚。包合阴阳，勇贯来往，自阴之阳勇，自阳之阴亦勇，势无暂停，无中立，均是奈不过也。吃了几杯酒，在荣府街上闲逛，见有两个人说话。那人说道：“你瞧这么个大府，前儿抄了家，不知如今怎么样了？”那人道：“他家怎么能败？听见说里头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虽是死了，到底有根基的。复仅稚阳，无所用之，必待三阳方成“交泰”。复者，复此而已。故特提元春，子固寅之根基也。况且我常见他们来往的均是王公侯伯，那里没有照应？便是现任府尹，前任兵部的，也是他们一家。难道有这些人还护庇不来么？”那人道：“你白住在这里！别人犹可，独是那个贾大人更了不得。我常见他在两府来往，前儿御史虽参了，主子还叫府尹查明实迹再办。你道他怎么样？他本沾过两府的好处，怕人说他回护他家，他便狠狠的踢了一脚，所以两府里才到底查抄了。你道如今世情还了得吗？”与“葫芦僧”同一交代，假之为假如此。其实以假合假，自消自灭而已。两人无心说闲话，岂知旁边有人跟着听的明白。包勇心下暗想：“天下有这样负恩的人！但不知是我老爷的什么人？我若见了，便打他一个死，闹出事来我承当去。”特提一段，眼光四射。有作者、读者无限感慨，无限担当，无限期望意，真欲击碎唾壶矣。

那包勇正在酒后胡思乱想，写包勇一骂，必屡提酒。酒固火之用也，与“醉金刚”同义。忽听那边喝道而来。包勇远远站着，只见那两人轻轻的说道：“这来的就是那个贾大人了。”包勇听了，心里怀恨，趁了酒兴，便大声的道：“没良心的男女！怎么忘了我们贾家的恩了？”雨村在轿内听得一个“贾”字，便留神观看，见是一个醉汉，便不理睬过去了。那包勇醉着，不知好歹，有贾母之“明大义”，便有包勇之不知好歹。以本回勘本回，令人豁然解，哑然笑。便得意洋洋，回到府中。问起同伴，知是方才见的那位大人，是这府里提拔起来的。“他不念旧恩，反来踢弄咱们家里，见了，他骂他几句，他竟不敢答言。”那荣府的人本嫌包勇，只是主人不计较他。如今他又在外闯祸，不得不回。趁贾政无事，便将包勇喝酒闹事的话回了。贾政此时正怕风波，听得家人回

禀，便一时生气，叫进包勇，骂了几句，便派去看园，不许他在外行走。那包勇本是直爽的脾气，投了主子，他便赤心护主；岂知贾政反倒责骂他，他也不敢再辩，只得收拾行李，往园中看守、浇灌去了。再写七颠八倒，直趋“招伙盗”回。时至天地不通，必须谨留人种，以为生生不息之主宰，是所谓生气也。园中浇灌，以水生木，正全书转颠倒为顺序之作用。而写英雄失意，直脱胎《水浒传》；至隐意多多，则青出于蓝矣。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上回为一大段，明告看官此书以《易》理为主骨也。书中取用《易》卦，最重姤、复，以姤起在“初试”，以复结在此回。“姤”字暗演，“复”字明说。知“复”字则知“姤”字，余卦可以类推，势如破竹矣。宝鉴分明业镜，骷髅自认生前；金陵瞬息荒丘，史册要留身后。仗他北静，芳魂得可返之乡；念此世荣，春草有复苏之日。致祸谁能消祸？祷天适以褻天。伤哉大义难明，枉矣余资散尽。切防鲍二，立召何三。包勇归来，雨村话罢。

【护花主人评曰】止将逼索石呆子古扇一案，审实坐罪，既照应前事，又可从宽完结，发往台站，且为贾化落职引线。

尤三姐一案，掩饰得毫无根迹，益见柳湘莲出家之妙。

贾母不问家事，贾政实难诉说，趁此一问，据实回明。又说贾赦、贾珍盘费，只可折变衣饰，才见贾母分散财资，是明白大义，不是贾政觊觎。

写贾母分给银两衣物，安顿眷口度日，送回黛玉棺柩，及送还甄家银两，减省男女婢仆，井井有条，可见贾母年少理家，宽严得体，出入有经；较之凤姐苛刻作威，相去天壤。福泽之厚薄，亦于斯可见。

贾政复职，亲友都来贺喜，世态如斯，不足为怪。独邢夫人、尤氏暗地悲伤，又不便露出，写得周到真切。

贾政请将园宅入官一层，必不可少，若不折奏奉旨，居然住着，终不放心。

贾化暗伤贾府，借旁人传言说出，是文章暗补法。

包勇看园，本是受罚，岂知转为后来御盗得力之人；若不预伏此人，惜春必遭掳劫，事出无心，文却有意。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1] 枢密院：中央官署名。到明代废止。此处为虚拟。

[2] 鞫（jū）：审讯，查究。

[3] 有间（jiàn）：不一样，有区别。

[4] 台站：清代边远地区设置的一种类似驿站的机构。

[5] 省释：释放。

[6] 下忱（chén）：谦词。指本人的心思、想法。忱，心意，情意。

[7] 挪移：把专款移作他用。

[8] 军流：充军流放。

[9] 结果：指料理丧葬事项。

[10] 恩眷：指皇帝的恩宠眷顾。

[11] 前愆（qiān）：以前的罪过。愆，过失，罪过。

[12] 居移气，养移体：出自《孟子·尽心上》。指地位和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气质，奉养可以改变人的体质。谓人随着地位待遇的变化而变化。

[13] 气厥：由于情绪紧张而昏厥。

[14] 报称：即报答。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却说贾政先前曾将房产并大观园奏请入官，内廷不收，又无人居住，只好封锁。因园子接连尤氏、惜春住宅，太觉宽阔无人，遂将包勇罚看荒园。大观园为《易》卦全图，包勇为剥之硕果。此时贾政理家，又奉了贾母之命，将人口渐次减少，诸凡省俭，尚且不能支持。幸喜凤姐为贾母钟爱，王夫人等虽则不大喜欢，若说治家办事，尚能出力，所以将内事仍交凤姐办理。多少才人误国每每因此，即小见大，是书不仅家常琐碎，又不仅性道精深。“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一联尽之矣。但近来因被抄以后，诸事运用不来，也是每形拮据。那些房头上下人等原是宽裕惯的，如今较之往日竟去其七，去七乃去巧，馀三乃生木。七为巧数，天三生木也。虽常语，实为本回蘅、潇对待之引。怎能周到，不免怨言不绝。凤姐也不敢推辞，扶病承欢贾母。过了些时，贾赦、贾珍各到当差地方，不说何地，自是斟酌尽善处。而既无地方，则直无是事，无是人矣。恃有用度，暂且自安，写信回家，都言安逸，家中不必挂念。于是贾母放心，邢夫人、尤氏也略略宽怀。

一日，史湘云出嫁回门，来贾母这边请安。贾母提起他女婿甚好，书言宝、黛、钗虽结而未结，不能骤止，故用一人三影之湘云，另起炉灶。而上文说“少不得同姑爷过来”，今却但用虚笔一提，是云有婿而无婿也。即此一笔，已归结宝、黛、钗全局。史湘云也将那里过日平安的话说了，请老太太放心。再点放心。又提起黛玉去世，不免大家落泪。贾母又想起迎春苦楚，越觉悲伤起来。史湘云劝解一回，又到各家请安问好毕，仍到贾母房中安歇。言及薛家，“这样人家，被薛大哥闹得家败人亡，今年虽是缓决人犯，明年不知可能减等。”贾母道：“你还不知道呢。昨儿蟠儿媳妇死得不明白，几乎又闹出一场大事来，倒幸亏老佛爷有眼，叫他带来的丫头自己供出来了，那夏奶奶才没的闹了，自家拦住相验，你姨妈这里才将皮裹肉的打发出去了^[1]。你说说，真真是六亲同运。一梦无非丧败，以木为主，故首提黛玉。以春为用，故次及迎

春。而包罗一切者，夏金桂也，故特详说。薛家是这样了，姨太太守着薛蝌过日。为这孩子有良心，他说哥哥在监里，尚未结局，不肯娶亲。你邢妹妹在大太太那边也就很苦。查抄时无一言及此，今又特说在邢夫人处。世外烟云，固宜如是。琴姑娘为他公公死了尚未满服^[2]，梅家尚未娶去。二太太的娘家舅太爷一死，凤丫头的哥哥也不成人，王仁、琴、岫并皆重用。那二舅太爷也是个小气的，官项不清，也是打饥荒。甄家自从抄家已后，别无信息。”王仁乃真假往来之机，故即提甄家。湘云道：“三姐姐去了，曾有书字回来否？”贾母道：“自从嫁了去，二老爷回来说你三姐姐在海疆甚好，只是没有书信。我也日夜惦记。为着我们家连连的出些不好事，所以我也顾不来。如今四丫头也没有给他提亲。环儿呢，谁有功夫提起他来？探、惜、环以次提及，以剥复循环作收也。重起炉灶，另立排场，将梦中人一总会集，而井井条条，豁人心目。如今我们家的日子，比你从前在这里的时候更苦些。只可怜你宝姐姐，自过了门，没过一天安逸日子。“只可怜”三字与上文凤姐之“只可怜”同。你二哥哥还是这样疯疯癫癫，这怎么处呢？”

湘云道：“我从小儿在这里长大的，这里那些人的脾气我都知道的。这一回来了，竟都改了样子了。我打谅我隔了好些时没来，他们生疏我，细想起来，竟不是的。就是见了，我瞧他们的意思，原要像先前一样的热闹，不知道怎么，说说就伤心起来了。才入宝钗，即入伤心，与放心互相发明。我所以坐坐就到老太太这里来了。”贾母道：“如今这样日子，在我也罢了，你们年轻轻儿的人还了得！我正要想个法儿，叫他们还热闹一天才好，还热闹一天，仅此一天之词也，即剥之上爻。只是打不起这个精神来。”湘云道：“我想起来了，宝姐姐不是后儿的生日？叫我多住一天，给他拜过寿，大家热闹一天，不知老太太怎么样？”宝钗生日必用湘云说起，上追“听曲文”，下注“却尘缘”，入梦出梦，总归一梦也。贾母道：“我真正气糊涂了，你不题，我竟忘了，后日可不是他的生日？我明日拿出钱来，给他办个生日。他没有定亲的时候，倒做过好几次；如今他过了门，倒没有做。宝玉这孩子头里很伶俐，很淘气，如今为着家里的事不好，把这孩子越发弄的话都没有了。倒是珠儿媳妇还好。他有的时候是这么着，没的时候他也是这么着，带着兰儿静静儿的过日子，倒难为他。”以李纨、凤姐相对举，一剥一复，作大提掇。

湘云道：“别人还不离，独有琏二嫂子连模样儿都改了，说话也不伶俐了。明日等我来引导他们，看他们怎么样。但是他们嘴里不说，心里要抱怨我，说我有了……”湘云说到那里，却把脸飞红了。此与虚提

湘云之婿同一用意。说“我有了”，不过说我有而已，何姓何名，总无明文。但说与宝二爷差不多，则真宝二爷而已。“把脸飞红”，骂钗也，而神情酷肖。贾母会意道：“这怕什么，原来姊妹们都是在一处乐惯了的，说说笑笑，再别要留这些心。不留心即是放心。大凡一个人，有也罢，没也罢，总要受得富贵，耐得贫贱才好。你宝姐姐生来是个大方的人。头里他家这样好，他也一点儿不骄傲；后来他家坏了事，他也是舒舒坦坦的。如今在我家里，宝玉待他好，他也是那样安顿；一时待他不好，不见他有什么烦恼。我看这孩子倒是个有福气的。说有福气，即书中而论，已为守活寡之人，何福之有？则此“有福”二字，当与袭人册诗“有福”二字相激射矣。你林姐姐，那是个最小性儿又多心的，所以到底不长命。钗、黛又必对举，合成一个湘云。凤丫头也见过些事，很不该略见些风波就改了样子。他若这样没见识，也就是小器。后儿宝丫头的生日，我替他另拿出银子来，热热闹闹给他做个生日，也叫他喜欢这一天。”必屡提银子，为二十两隐隐相结。湘云答应道：“老太太说得很是，索性把那些姐妹儿都接来了，大家叙一叙。”贾母道：“自然要请的。”一时高兴道：“叫鸳鸯拿出一百银子来，交给外头，叫他明日起预备两天的酒饭。”鸳鸯领命，叫婆子交了出去，一宿无话。前做生日银子二十两，屡评矣。此一百，乃增八数，得满数。一部《易》理完，一部《红楼》完矣。所谓一宿无话，而鸳鸯交出。

次日传话出去，打发人去接迎春，又请了薛姨妈、宝琴，叫带了香菱来，又请李婶娘。不多半日，李纹、李绮都来了。宝钗本没有知道，听见老太太的丫头来请，说：“薛姨太太来了，请二奶奶过去呢。”宝钗心里喜欢，便是随身衣服过去，要见他母亲。只见他妹子宝琴并香菱都在这里，又见李婶娘等人也都来了，心想：“那些人必是知道我们家的事情完了，所以来问候的。”便去问了李婶娘好。既为媳，有媳礼。李婶娘为李纨长辈，不得止问好也。隐诛宝钗自外于理，而不为贾氏妇。此意无人觉得。见了贾母，然后与他母亲说了几句话，便与李家姐妹们问好。湘云在旁说道：“太太们请都坐下，让我们姐妹们给姐姐拜寿。”

宝钗听了倒呆了一呆，回来一想：“可不是明日是我的生日吗？”此神工鬼斧之笔。贾母说他舒舒坦坦，岂有舒舒坦坦之人把自己生日忘了之理？本文非千万人所能理，本文撰写并非千万人所能读。百廿回中不多见文字也。便说：“妹妹们过来瞧老太太是该的，若说为我的生日，是断断的不可。”正推让着，宝玉也来请薛姨妈、李婶娘的安，听见宝钗自己推让，他心里本早打算过宝钗生日，因家中闹得七颠八倒，也不敢在贾母处提起。今见湘云等众人要拜寿，便喜欢道：“明日才是生

日，我正要告诉老太太来。”此生日湘云记之，宝玉记之，钗自忘之，钗何愤愤乃尔！再著此段，有“两水夹明镜”之妙。湘云笑道：“扯臊，老太太还等你告诉？你打谅这些人为什么来？是老太太请的。”总归一梦，总罪一假。扯臊与前文“不害臊”相发明。宝钗听了，心下未信。只听贾母合他母亲道：“可怜宝丫头做了一年新媳妇，家里接二连三的有事，总没有给他做过生日。一年新媳妇没做生日，今做生日，仍在一年之中，是一年有两生日矣。与“始提亲”回两晚饭相发明，皆千人千忽之深文曲笔也，请参彼评。今日我给他做个生日，请姨太太、太太们来，大家说说话儿。”薛姨妈道：“老太太这些时心里才安，他小人儿家还没有孝敬老太太，倒要老太太操心。”湘云道：“老太太最疼的孙子是二哥哥，难道二嫂子就不疼了么？况且宝姐姐也配老太太给他做生日。”宝钗低头不语。低头不语与忘了生日同一用意，写宝钗悔至如烧，都在无文字处。宝玉心里怨道：“我只说史妹妹出了阁，是换了一个人了，我所以不敢亲近他，他也不来理我。如今听他的话，原是和先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那个过了门，更觉得腼腆了，话都不说出来了呢。”宝玉以云、钗相提而论，钗即云也。前既有“芍药裯”，今又有新姑爷，而姑爷无姓，则百廿回外之宝钗当是何如？

正想着，小丫头进来说：“二姑奶奶回来了。”随后李纨、凤姐都进来，大家厮见一番。迎春提起他父亲出门，说：“本要赶来见见，只是他拦着不许来，说是咱们家正是晦气时候，不要沾染在身上。我扭不过，没有来，直哭了两三次。”凤姐道：“今儿为什么肯放你回来？”迎春道：“他又说咱们家二老爷又袭了职，还可以走走，不妨事的，所以才放我来。”非写势利，乃借中山狼演观卦。一“观”字以收束贾母，归结全书。说着，又哭起来。贾母道：“我原为气得慌，今日接你们来给孙子媳妇过生日，说说笑笑，解个闷儿，你们又提起这些烦事来，又招起我的烦恼来了。”迎春等都不敢作声了。凤姐虽勉强说了几句有兴的话，终不似先前爽利，招人发笑。贾母心里要宝钗喜欢，故意的怄凤姐儿说话。凤姐也知贾母之意，竭力张罗，说道：“今儿老太太喜欢些了，你看这些人好几时没有聚在一处，今儿齐全。”说着，回过头去，看见婆婆、尤氏不在这里，又缩住了口。透写题中“强”字，而仍在语面。贾母为着“齐全”二字，也想邢夫人等，命人叫去。邢夫人、尤氏、惜春等听见老太太叫，不敢不来，心内也十分不愿意。想着家业零散，偏又高兴给宝钗做生日，到底老太太偏心，便来了也是无精打彩的。此宴上接“赏花妖”，颠倒到底，无可复矣。特用惜春，以正笔攻之。贾母问起岫烟来，邢夫人假说病着不来。贾母会意，知薛姨妈在这里，有些不便，也不提起。凡得婚姻之正者，皆不与于此会。既无烟即无琴，既

无琴又何有纹、绮？于钗更无所禁矣。乃文字洁净精微处。

一时摆下果酒。贾母说：“也不送到外头，今日只许咱们娘儿们乐一乐。”宝玉虽然娶过亲的人，因贾母疼爱，仍在里头打混，但不与湘云、宝琴等同席，便在贾母身旁设着一个坐儿。他代宝钗轮流敬酒。弃礼乱群，端责贾母，人人知之，其曲笔深文则甚隐矣。经闲人评，此等处可以会意。贾母道：“如今且坐下，大家喝酒，到挨晚儿再到各处行礼去。若如今行起来了，大家又闹规矩，把我的兴头打回去，就没趣了。”宝钗便依言坐下。贾母又叫人来道：“咱们今儿索性洒脱些，各留一两个人伺候。我叫鸳鸯带了彩云、莺儿、袭人、平儿等在后间去，也喝一钟酒。”都是“强”字中陪客，自忘生日者方是主人翁。鸳鸯等说：“我们还没有给二奶奶磕头，怎么就好喝酒去呢？”贾母道：“我说了，你们只管去，用的着你们再来。”鸳鸯等去了。

这里贾母才让薛姨妈等喝酒，见他们都不是往常的样子。贾母着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着？大家高兴些才好！”湘云道：“我们又吃又喝，还要怎样？”凤姐道：“他们小的时候儿都高兴，如今都碍着脸不敢混说，所以老太太瞧着冷静了。”宝玉轻轻的告诉贾母道：“说是没有什么说的，再说就说到不好的上头来了，不如老太太出个主意，叫他们行个令儿罢。”贾母侧着耳朵听了，笑道：“若是行令，又得叫鸳鸯去。”史为罪魁，此宴此令必从他出，而所演无非姻缘，无非《易》道也。凡行令必用鸳鸯，此通部中大线索也。宝玉听了，不待再说，就出席到后间去找鸳鸯，说：“老太太要行令，叫姐姐去呢。”鸳鸯道：“小爷，让我们舒舒服服的喝一杯罢。何苦来，又搅什么？”宝玉道：“当真老太太说的叫你去呢，与我什么相干？”鸳鸯没法，说道：“你们只管喝，我去了就来。”便到贾母那边。

贾母道：“你来了，不是要行令吗？”鸳鸯道：“听见宝二爷说老太太叫我，敢不来吗？不知老太太要行什么令儿？”贾母道：“那文的怪闷的慌，武的又不好，你倒是想个新鲜顽意儿才好。”鸳鸯想了想，道：“如今姨太太有了年纪，不肯费心，倒不如拿出令盆骰子来，大家掷个曲牌名儿赌输赢酒罢。”骰为色，此正为色字打结。曰文，曰武，骰子即牌，以上结“三宣牙牌令”也。曰曲牌名，以上结“曲演《红楼梦》”也。刘老老、警幻仙齐到。贾母道：“这也使得。”便命人取骰盆放在桌上。鸳鸯道：“如今用四个骰子掷去，掷不出名儿来的罚一杯；掷出名儿来，每人喝酒的杯数儿掷出来再定。”众人听了道：“这是容易的，我们都随着。”鸳鸯便打点儿，众人叫鸳鸯喝了一杯，就在他身上

数起，恰是薛姨妈先掷。薛姨妈便掷了一下，却是四个么。鸳鸯道：“这是有名的，叫做‘商山四皓’^[3]，汉文羽翼成，笑钗终飞腾，而刘老老到。有年纪的喝一杯。”于是贾母、李婶娘、邢、王二夫人都该喝。贾母举杯要喝，鸳鸯道：“这是姨太太掷的，还该姨太太说个曲牌名儿，下家儿接一句《千家诗》。诗必千家，非一家也。说不出的罚一杯。”薛姨妈道：“你又来算计我了，我那里说得出来！”贾母道：“不说到底寂寞，还是说一句的好。下家儿就是我了，若说不出来，我陪姨太太喝一钟就是了。”薛姨妈便道：“我说个‘临老入花丛’。”贾母点点头儿道：“‘将谓偷闲学少年’^[4]。”都是“晚”字注脚。说完，骰盆过到李纹，便掷了两个四，两个二。鸳鸯说：“也有名了，这叫做‘刘阮入天台’。”得偶之正，此属本人。李纹便接着说了个“二士入桃源”，下手儿便是李纨，说道：“‘寻得桃源好避秦’^[5]。”上找“秦人旧舍”，以明群旨，请参彼评。大家又喝了一口。骰盆又过到贾母跟前，便掷了两个二，两个三。五五全归土。贾母道：“这要喝酒了。”鸳鸯道：“有名儿的，这是‘江燕引雏’，众人都该喝一杯。”凤姐道：“雏是雏，倒飞了好些了。”已到“飞鸟各投林”。众人瞅了他一眼，凤姐便不言语。贾母道：“我说什么呢？‘公领孙’罢。”赦、珍之罪都在此一领。下手是李纨，便说道：“‘闲看儿童捉柳花’^[6]。”众人都说好。

宝玉巴不得要说，只是令盆轮不到。正想着，恰好到了跟前，便掷了一个二，两个三，一个么，便说道：“这是什么？”鸳鸯笑道：“这是个‘臭’^[7]，五黑一红，坤下得复也。而复非正复，臭而已。先喝一杯再掷罢！”宝玉只得喝了又掷。这一掷，掷了两个三，两个四。鸳鸯道：“有了，这叫做‘张敞画眉’。”色成重七，七为巧数，即钗之“巧合”，今巧合有二矣。为张敞画眉，眉又两道，总以“晚”字寓书外宝钗之再嫁。妇人谓再嫁曰晚嫁。宝玉明白打趣他，宝钗的脸也飞红了。凤姐不大懂得，还说：“二兄弟快说了，再找下家儿是谁。”宝玉明知难说，自认：“罚了罢，我也没下家。”曰没有下家，曰难说，都是百廿回外宝钗之深文。过了令盆到李纨，便掷了一下儿。鸳鸯道：“大奶奶的是‘十二金钗’。”宝玉听了，赶到李纨身边看时，只见红绿对开，便说：“这一个好看得很。”十二金钗，明结全书，要人各得完结，同归一善，故必属李纨。红绿对开，书演一红一绿，两么两五，为复之正，是为纨为兰，非如宝玉之不孝不忠，归空非真复也。好看，乃全书自赞。忽然想起十二钗的梦来，便呆呆的退到自己座上，心里想：“这十二钗说是金陵的，怎么家里这些人如今七大八小的就剩了这几个？”找“神游”回，为下半回过脉。七大八小，得十五数，乃宝钗将笄之年，“听曲文”回为宝钗做生日之始也。贾母家宴以宝钗做生日始，做生日终。复

又看看湘云、宝钗都在，只是不见了黛玉，一时按捺不住，眼泪便要下来，恐人看见，便说：“身上躁的很，脱脱衣服去。”挂了筹，出席去了。已演“却尘缘”。躁出于肾，非正阳之复。脱衣则弃妻也，遣字入妙。

史湘云看见宝玉这般光景，打谅宝玉掷不出好的，被别人掷了去，心里不喜欢，便去了；又嫌那个令儿没趣，便有些烦。只见李纨道：“我不说了，席间的人也不齐，不如罚我一杯。”贾母道：“这个令儿也不热闹，不如捐了罢。让鸳鸯掷一下，看掷出个什么来。”鸳鸯、李纨一人而已，一掷一不掷，束住通篇。小丫头便把令盆放在鸳鸯跟前。鸳鸯依命，便掷了两个二，一个五，那一个骰子只管在盆中转。鸳鸯叫道：“不要五。”那骰子单单转出一个五来。鸳鸯道：“了不得！我输了。”贾母道：“这是不算什么的吗？”鸳鸯道：“名儿倒有，只是我说不上曲牌名来。”理道之天，不敌气数之天，是鸳鸯说不出处。贾母道：“你说名儿，我给你谄。”鸳鸯道：“这是‘浪扫浮萍’。”贾母道：“这也不难，我替你说个‘秋鱼入菱窠’。”浪扫浮萍，凡上文之荷叶浮萍及《柳絮词》一齐归结。秋鱼入菱窠，则收拾香菱，风月鉴止矣。必用贾母代说，钗之巧合，固有主者。鸳鸯下手的就是湘云，便道：“‘白蘋吟尽楚江秋’⁸。”《柳絮词》主人即梦主也，潇湘云梦从此收拾。众人都道：“这句很确。”

贾母道：“这令完了，咱们喝两杯吃饭罢。”回头一看，见宝玉还不进来，便问道：“宝玉那里去了，还不来？”鸳鸯道：“换衣服去了。”贾母道：“谁跟了去的？”那莺儿便上来回道：“我看见二爷出去，我叫袭人姐姐跟了去了。”贾母、王夫人才放心。放心于袭，放心于莺也。一部《西厢记》了。等了一回，王夫人叫人去找来。小丫头子到了新房，只见五儿在那里插蜡。五儿乃黛玉影，此处先见，以递下口。插蜡乃追“绿蜡”改“绿玉”之句。小丫头便问：“宝二爷那里去了？”五儿道：“在老太太那边喝酒呢。”小丫头道：“我在老太太那里，太太叫我来找的，岂有在那里倒叫我来找的理？”五儿道：“这就知道了，你到别处找去罢。”小丫头没法，只得回来，遇见秋纹，便道：“你见二爷那里去了？”秋纹道：“我也找他。太太们等他吃饭，这会子那里去了呢？你快去回老太太去，不必说不在家，只说喝了酒不大受用，不吃饭了，略躺一躺再来，请老太太们吃饭罢。”小丫头依言回去告诉珍珠，珍珠依言回了贾母。贾母道：“他本来吃不多，不吃也罢，叫他歇歇罢。告诉他今儿不必过来，有他媳妇在这里。”珍珠便向小丫头道：“你听见了？”小丫头答应着，不便说明，只得在别处转了一转，说告诉了。众

人也不理会，便吃毕饭，大家散坐说话。不题。

且说宝玉一时伤心，走了出来，正无主意。只见袭人赶来，问：“是怎么了？”宝玉道：“不怎么，只是心里烦得慌。何不趁他们喝酒，咱们两个到珍大奶奶那里逛逛去。”袭人道：“珍大奶奶在这里，去找谁？”宝玉道：“不找谁，瞧瞧他既在这里，住的房屋怎么样。”袭人只得跟着。一面走，一面说，走到尤氏那边。直追“神游”，不找尤氏，乃找兼美也。有一个小门儿半开半掩，已为“招伙盗”回安置门路。宝玉也不进去。只见看园门的两个婆子坐在门槛上说话儿。宝玉问道：“这小门开着么？”婆子道：“天天是不开的。今儿有人出来，说今日预备老太太要用园里的果子，故开着门等着。”宝玉便慢慢的走到那边，果见腰门半开。宝玉便走了进去。袭人忙拉住道：“不用去，园里不干净，常没有人，不要撞见什么。”宝玉便仗着酒气，便是“醉金刚”。说道：“我不怕那些。”袭人苦苦的拉住，不容他去。婆子们上来说道：“如今这园子安静的了。自从那日道士拿了妖去，我们摘花儿，打果子，一个人常走的。二爷要去，咱们都跟着，有这些人，怕什么？”仍是群阴围绕，可见“却尘缘”非真复。宝玉喜欢，袭人也不便相强，只得跟着。

宝玉进得园来，只见满目凄凉。那些花木枯萎，更有几处亭馆，彩色久经剥落。远远望见一丛修竹，倒还茂盛。宝玉一想，说：“我自病时出园住在后边，一连几个月不准我到这里，瞬息荒凉。你看独有那几竿翠竹青葱，这不是潇湘馆么？”入下半入得亦委婉，亦突兀，“不改清阴待我归”，作者隐痛深矣。袭人道：“你几个月没来，连方向都忘了。咱们只管说话，不觉将怡红院走过了。”回过头来用手指着道：“这才是潇湘馆呢。”宝玉顺着袭人的手一瞧，道：“可不是过了么？咱们回去瞧瞧。”笔极恍惚，意极清楚。袭人道：“天晚了，老太太必是等着吃饭，该回去了。”宝玉不言，找着旧路，竟往前走。

你道宝玉虽离了大观园将及一载，岂遂忘了路径？只因袭人恐他见了潇湘馆，想起黛玉，又要伤心，所以用言混过。自说自解，乃追袭人之心。岂知宝玉只望里走，天又晚了，恐招了邪气，故宝玉问他，只说已走过了，欲宝玉不去，不料宝玉的心惟在潇湘馆内。袭人见他往前急走，只得赶上。愈混愈赶，袭又何必？凡为钗、袭者又何必？见宝玉站着，似有所见，如有所闻，便道：“你听什么？”宝玉道：“潇湘馆倒有人住着么？”袭人道：“大约没有人罢。”宝玉道：“我明明听见有人在内啼哭，怎么没有人？”还上正面，轻重恰合，其笔灵也。袭人道：“你是

疑心。素常你到这里常听见林姑娘伤心，所以如今还是那样。”宝玉不信，还要听去。婆子们赶上说道：“二爷快回去罢，天已晚了。别处我们还走走，只是这里路又隐僻，又听得人说这里林姑娘死后，常时听见有哭声，所以人都不敢走的。”宝玉、袭人听说都吃了一惊。宝玉道：“可不是？”说着，便滴下泪来道：“林妹妹，林妹妹，好好儿的，是我害了你了！你别怨我，这是父母作主，并不是我负心！”“闻鬼哭”而吃惊，一番自辨。而“我害了你”，乃是确供。愈说愈痛，便大哭起来。

袭人正在没法，只见秋纹带着些人赶来，对袭人道：“你好大胆，说袭胆大，正责宝之胆小。怎么领了二爷到这里来？老太太、太太他们打发人各处都找到了。刚才腰门上有人说是你同二爷到这里来了，吓得老太太、太太们了不得，骂着我，叫我带人赶来。还不快回去么！”宝玉犹是痛哭。袭人也不顾他哭，两个人拉着就走，一面替他拭眼泪，告诉他老太太着急。宝玉没法，只得回来。

袭人知老太太不放心，将宝玉仍送到贾母那边。众人都等着未散。贾母便说：“袭人，我素常知你明白，才把宝玉交给你，怎么今儿带他园里去？他的病才好，倘或撞着什么，又闹起来，这便怎么处？”袭人也不敢分辨，只得低头不语。宝钗看宝玉颜色不好，心里着实的吃惊。吃惊总归此人，袭乃影身，此方着实。倒还是宝玉，恐袭人受委屈，说道：“青天白日怕什么？我因为好些时没到园里逛逛，今儿趁着酒兴走走，那里就撞着什么了呢？”凤姐在园里吃过大亏的，听到那里，寒毛倒竖，说：“宝兄弟胆子忒大了。”湘云道：“不是胆大，倒是心实，不知是会芙蓉神去了，还是寻什么仙去了？”宝玉听着，也不答言。独有王夫人急得一言不发。贾母问道：“你到园里可曾吓着么？这回不用说了。以后要逛，到底多带几个人才好。不然，大家早散了。回去好好的睡一夜，明日一早过来，还要找补⁹，叫你们再乐一天呢。不要为他又闹出什么原故来。”众人听说，辞了贾母出来。薛姨妈便到王夫人那里住了，史湘云仍在贾母房中，迎春便往惜春那里去了，馀者各自回去，不题。此宴人自多多，而酒令有及有不及，散去有题有不题，皆有深意。独有宝玉回到房中，噯声叹气。宝钗明知其故，也不理他，只是怕他忧闷勾出旧病来，便进里间叫袭人来，细问他宝玉到园怎么样的光景。

未知袭人怎生回说，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下回为一大段。木石之破，金玉之成，恨人切骨。故于全书

既完之后，山穷水尽，突作奇峰双插天外，以发明宝玉、金锁四句篆文，以成书外之书也。书中之宝钗，或就本身，或就影身，骂之、打之、踢之、死之犹不足蔽辜，则必逐使改嫁而后快，因立此篇以断定将来之一嫁。“不离不弃”，究竟离弃，金锁有其“继”矣。书中黛玉，或就本身，或就影身，撮之、合之、挽之、生之终无可如何，则必同归渺茫而后快，因立此篇以断定到底之为成。“莫失莫忘”，果不遗忘，两玉其为“恒”矣。恒，夫妇之道也，“继”，续匹之说也，是乃作者已自为《续红楼梦》一部，以泄其不平之气。而扶弱抑强，贵阳贱阴，天理人情，即在其内，固不嫌于握拳透爪也。

凡为续部，成黛自必破钗，试问有何法以破之？生黛又应杀钗，试问有何道以杀之？顺固不可，逆又不能，即连篇累牍，已被本人说毕，况再生黛而改嫁钗，有何趣味？且已属另一不贤之宝钗，非此书之贤宝钗矣。若把三人合在一处，是乃折辱黛玉，岂能为黛玉报复，而作补恨书耶？费笔费墨，终无是处，闲人惜之。

【护花主人评曰】借史湘云来于贾母闲谈中叙黛玉夭亡，金桂毒死，及岫烟、宝琴俱有事未嫁，王、甄两家情形，惜春、环儿尚未说亲等事，此段文章必不可少。若无许多不如意事，宝钗生日，贾母岂至忘怀，直等湘云提起，然后记得？是借势总叙前事，引起后事。

湘云说到“有了”二字便脸红住口，活是新妇光景。

邢岫烟不来，自是正理；夹写邢夫人、尤氏心事，周匝细密。

宝钗心事难言，凤姐带病勉支，邢、尤二氏褊浅妒忌，迎春满腔苦楚，宝玉疯傻孩气，只有史湘云一人，新婚燕尔，从中助兴。一人向隅，举座尚且不乐；何况众人向隅，一人岂能独乐？此所谓“强欢笑”也。

自凤姐席中闹事后，凡有庆贺筵席，必有失意之事。此番宝钗庆寿，为通部庆筵总结。所以贾母因此得病，即为通部不祥事之总结。

于迎春口中补出孙绍祖势利话，可丑可笑。

宝玉掷色第一掷是“臭”，第二掷便是“张敞画眉”，先臭后香，颇有意思。宜乎宝钗之红脸也。

《红楼》一梦，不久归结，故于酒令中一提“十二金钗”。

宝玉因“十二金钗”想起众姊妹，因众姊妹想起死黛玉。虽是痴情，却有次序。鸳鸯掷出“浪扫浮萍”，湘云接说“白萍吟尽楚江秋”，俱是后文自缢、孀居谶语。宝玉于寿筵未终，忽然私去园中向鬼缠绵，不祥殊甚。

宝玉听见哭声，是心疑所致，经婆子们一说，竟成实事。宜宝玉之

大哭也。

宝钗庆寿，是强欢笑；宝玉悼亡，是真痛哭。

【大某山民评曰】贾母说“受得富贵，耐得贫贱”二语，虽曰女则，亦实男诫，不同老生常谈。

家遭耗散而庆生辰，不过破涕为笑耳，尚用银一百。从前之穷奢极欲，概行托出。

颦卿善哭，生前有泪而无声，死后有声而无泪。潇湘馆上，哭泣两星，朗然高照。

此回入宝钗生日，已是丙辰年事。宝钗盖生于正月二十一日也。

[1] 将皮裹肉：勉强对付。

[2] 满服：服丧期满。

[3] 商山四皓：指秦末隐居商山的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四人须眉皆白，故称商山四皓。此指骰子掷出的“四个幺”。下文中的“临老入花丛”、“刘阮入天台”、“二士入桃源”、“江燕引雏”、“公领孙”等都是“骨牌副儿”，根据骰子的点数和颜色所起。

[4] “将谓”句：出自《千家诗》中宋程颢《春日偶成》。

[5] “寻得”句：出自《千家诗》中宋谢枋得《庆全庵桃花》。

[6] “闲看”句：出自《千家诗》中宋杨万里《初夏睡起》。

[7] 臭：指掷出的点数不好。

[8] “白蘋”句：出自《千家诗》中宋程颢《题淮南寺》。

[9] 找补：补偿，添补。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话说宝钗叫袭人问出原故，恐宝玉悲伤成疾，便将黛玉临死的话与袭人假作闲谈。假作闲谈，又以大落墨发端。说是：“人生在世，有意有情，到了死后，各自干各自的去了，并不是生前那样个人，死后还是这样。活人虽有痴心，死的竟不知道。况且林姑娘既说仙去，他看凡人是个不堪的浊物，那里还肯混在上？只是人自己疑心，所以招些邪魔外祟来缠扰了。”宝钗虽是与袭人说话，原说给宝玉听的。袭人会意，也说是：“没有的事，若说林姑娘的魂灵儿还在园里，我们也算好的，怎么不曾梦见了一次？”宝玉在外间听得，细细的想道：“果然也奇。我知道林妹妹死了，那一日不想几遍，怎么从没梦过？想是他到天上去，瞧我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神明，所以梦都没有一个儿。我就在外间睡着，或者我从园里回来，他知道我的实心，肯与我梦里一见，我必要问他实在那里去了，我也好常时祭奠。若是果然不理我这浊物，竟无一梦，我便不想他了。”袭人说梦，宝玉因而寻梦，是“闻鬼哭”中袭人前后两“赶”字义。

主意已定，便说：“我今夜就在外间睡了，你们也不用管我。”宝钗也不强他，只说：“你不用胡思乱想。你不瞧瞧太太因你园中去了，急得话都说不出来；若是知道，还说不保养身子。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又说我们不用心。”宝玉道：“是这么说罢咧！我坐一会子就进来。你也乏了，先睡罢。”宝钗知他必进来的，假意说道：“我睡了，叫袭姑娘伺候你罢。”宝玉听了，正合机宜，候宝钗睡了，他便叫袭人、麝月另铺设下一副被褥，常叫人进来瞧二奶奶睡着了没有。宝钗故意装睡，也是一夜不宁。那宝玉知道宝钗睡着，便向袭人道：“你们各自睡罢，我又不伤感。你若不信，你就服侍我睡了再进去，只要不惊动我就是了。”袭人果然服侍他睡了，便预备下了茶水，关好了门，进里间去照应一回，各自假寐，宝玉若有动静，再为出来。

宝玉见袭人等进去，便将坐更的两个婆子支到外头，他轻轻的坐起来，暗暗的祝了几句，便睡下了，欲与神交。起初，再睡不着，已后把心一静，便睡去了。岂知一夜安眠，并无有梦。直到天亮，宝玉醒来，拭眼坐起来，想了一回，便叹口气道：“正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1]！”宝钗却一夜反没有睡着，听宝玉在外边念这两句，便接口道：“这句又说莽撞了。如若林妹妹在时，又该生气了。”两句为钗说，与黛玉无涉，故以为莽撞。看“借扇双敲”回宝玉明明以杨妃目钗，自然解此。宝玉听了，反不好意思，只得起来，搭趣着往里间走来，说：“我原要进来的，不觉得一个盹儿，就打着了。”宝钗道：“你进来不进来，与我什么相干？”袭人等本没有睡，眼见他们两个说话，即忙倒上茶来。已见老太太那边打发小丫头来，问：“宝二爷昨晚睡得安顿么？若安顿时，早早的同二奶奶梳洗了就过去。”袭人便说：“你去回老太太，说宝玉昨夜很安顿，回来就过来。”小丫头去了。

宝钗起来梳洗了，莺儿、袭人等跟着，先到贾母那里行了礼，便到王夫人那边起至凤姐都让过去^[2]，本说昨晚行礼，而昨晚未行，是所谓晚礼，亦只假意、故意、白说而已，即“成大礼”已可想见。仍到贾母处，见他母亲也过来了。大家问起：“宝玉晚上好么？”宝钗说：“回去就睡了，没有什么。”众人放心，说些闲话。只见小丫头进来说：“二姑奶奶要回去了。听见说孙姑爷那里人来，到大太太那里说了好些话，大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边说，不必留了，让他去罢。如今二姑奶奶在大太太那边哭呢，大约就过来辞老太太。”贾母众人听了，心中好不自在，都说：“二姑娘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命里遭着这样的人！一辈子不能出头，这便怎么好？”说着，迎春进来，泪痕满面。因为是宝钗的好日子，只得含着泪，辞了众人，要回去。贾母知道他的苦处，也不便强留，只说道：“你回去也罢了。但是不要悲伤，碰着了这样的人也是没法儿的。过几天我再打发人接你去。”迎春道：“老太太始终疼我，如今也疼不来了。可怜我只是没有再来的时候了。”观我生进退。说着，眼泪直流。众人都劝道：“这有什么不能回来的？比不得你三妹妹隔得远，要见面就难了。”贾母等想起探春，不觉也大家落泪。只为是宝钗的生日，即转悲为喜说：“这也不难，只要海疆平静，那边亲家调进京来，就见的着了。”大家说：“可不是这么着呢。”说着，迎春只得含泪而别。三春到此一总，所谓“勘破三春景不长”也。都缩在宝钗生日，是钗一人主之，而实元春成之也。元春合三春为气数之天，迎春分三春为薄命之首。钗、黛同一薄命，而黛之死，胜于钗之生。此总罪元春之文，都在无文字处。众人送了出来，仍回贾母那里。从早至暮，又闹了一天。众人见贾母劳乏，各自散了。

独有薛姨妈辞了贾母，到宝钗那里说道：“你哥哥是今年过了，直要等到皇恩大赦的时候，减了等，才好赎罪。这几年叫我孤苦伶仃，怎么处？我想要与你二哥哥完婚，你想想好不好？”宝钗道：“妈妈是为着大哥哥娶了亲，吓怕的了，所以把二哥哥的事犹豫起来。据我说很该就办。那姑娘是妈妈知道的，如今在这里也很苦，娶了去，虽说我家穷，究竟比他傍人门户好多着呢。”既以元春收拾册中人，即以岫烟归结册外人。薛姨妈道：“你得便的时候，就去告诉老太太，说我家没人，就要拣日子了。”宝钗道：“妈妈只管同二哥哥商量，挑个好日子，过来和老太太、太太说了，娶过去就完了一桩事。这里太太也巴不得娶了去才好。”薛姨妈道：“今日听见史姑娘也就回去了，老太太心里要留你妹妹在这里住几天，所以他住下了。我想他也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了，你们姊妹们也多叙几天话儿。”前以夏金桂之婚，入岫烟之婚，乃以“强欢笑”入“死缠绵”也，为上回作结。此以湘云引宝琴，亦即岫烟文义，皆真姻缘也，为本回作起。宝钗道：“正是呢。”于是薛姨妈又坐了一坐，出来辞了众人回去了。

却说宝玉晚间归房，因想：“昨夜黛玉竟不入梦，或者他已经成仙，所以不肯来见我这种浊人，也是有的，不然就是我的性儿太急了，也未可知。”便想了一个主意，向宝钗说道：“我昨夜偶然在外间睡着，似乎比在屋里睡的安稳些，今日起来，心里也觉清净些。我的意思还要在外间睡两夜，只怕你们又来拦我。”宝钗听了，明知早晨他嘴里念诗是为着黛玉的事了，想来他那个呆性是不能劝的，倒好叫他睡两夜，索性自己死了心也罢了，况兼昨夜听他睡的倒也安静，便道：“好没来由，你只管睡去，我们拦你做什么？但只不要胡思乱想，招出些邪魔外祟来。”宝玉笑道：“谁想什么？”袭人道：“依我劝二爷，竟还是屋里睡罢。外边一时照应不到，着了风，倒不好。”宝玉未及答言，宝钗却向袭人使了个眼色。袭人会意，“候芳魂”昨夜从袭人引起，今又从他引起。前后两“会意”字是眼。便道：“也罢，叫个人跟着你罢，夜里好倒茶倒水的。”宝玉便笑道：“这么说你就跟着我来。”找“初试云雨”，即透嫁蒋玉函。“跟”字是倒说。袭人听了，倒没意思起来，登时飞红了脸，也不言语。

宝钗素知袭人稳重，便说道：“他是跟惯了我的，还叫他跟着我罢，叫麝月、五儿照料着也罢了。况且今日他跟着我闹了一天，也乏了，该叫他歇歇去。”宝玉只得笑着出来。宝钗因命麝月、五儿给宝玉仍在外间铺设了，出五儿必陪以麝月，以五儿乃黛玉影身，故用一月镜以照之也。死者不可复生，则借影以生之合之。此上半回是足完“死缠

绵”文字。又嘱咐两个人醒睡些，要茶要水都留点神儿，两个答应着。看见宝玉端然坐在床上，闭目合掌，居然像个和尚一般。人以为是透下文，其实是上应“你死了我做和尚”之言，以入本回宝必不负黛，所谓“莫失莫忘”也。两个也不敢言语，只管瞅着他笑。宝钗又命袭人出来照应。袭人看见这般，却也好笑，便轻轻的说道：“该睡了，怎么又打起坐来了？”宝玉睁开眼，看见袭人，便道：“你们只管睡罢，我坐一坐就睡。”袭人道：“因为你昨日那个光景，闹得二奶奶一夜没睡，你再这么着，成何事体？”宝玉料着自己不睡，都不肯睡，便收拾睡下。袭人又嘱咐了麝月等几句，才进去关门睡了。

这里麝月、五儿两个人也收拾了被褥，伺候宝玉睡着，各自歇下。那知宝玉要睡，越睡不着，见他两个人在那里打铺，忽然想起那年袭人不在家时，晴雯、麝月两个人服侍，夜间麝月出去，晴雯要吓他，因为没穿衣服，着了凉，后来还是从这个病上死的。想到这里，一心移在晴雯身上去了。晴雯前事即五儿今事，总一黛玉而已。都是影身，故均以麝月作陪。忽又想起凤姐说五儿给晴雯脱了个影儿^[3]，因又将想晴雯的心肠移在五儿身上。用晴雯递五儿，实以五儿追黛玉。“影”字明提。自己假妆睡着，偷偷的看那五儿，越瞧越像晴雯，不觉呆性复发。听了听里间已无声息，知是睡了，却见麝月也睡着了，便故意叫了麝月两声，却不答应。五儿听见宝玉叫人，便问道：“二爷要什么？”宝玉道：“我要漱漱口。”五儿见麝月已睡，只得起来，重新剪了蜡花，倒了一钟茶来，一手托着漱盂。却因赶忙起来的，身上只穿着一件桃红绫子小袄儿，松松的挽着一个鬟儿。宝玉看时，居然晴雯复生。晴雯复生，即黛玉复生也。“芳魂”已到。看“茶”字是眼。忽又想起晴雯说的：“早知担个虚名，也就打个正经主意了。”不觉呆呆的呆看，也不接茶。

那五儿自从芳官去后，也无心进来了，后来听得凤姐叫他进来服侍宝玉，竟比宝玉盼他进来的心还急。不想进来以后，见宝钗、袭人一般尊贵稳重，看着心里实在敬慕。又见宝玉痴痴傻傻，不是先前风致，又听见王夫人为女孩子们和宝玉顽笑都撵了，所以把这件事搁在心上，倒无一毫的儿女私情了。直发黛玉干净身子。本回宝玉主意即此主意。怎奈这位呆爷今晚把他当作晴雯，只管爱惜起来。题乃“候芳魂”，文说爱晴雯。一“错”字成三面。

那五儿早已羞得两颊红潮，又不敢大声说话，只得轻轻的说道：“二爷漱口呵。”宝玉笑着，接了茶在手中，也不知道漱了没有，是接茶而不知漱了口没有，底面玲珑万状。便笑嘻嘻的问道：“你和晴雯

姐姐好不好？”五儿听了，摸不着头脑，便道：“都是姊妹，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宝玉又悄悄的问道：“晴雯病重了，我看他去，不是你也去了么？”五儿微微笑着点头儿。笑着点头，乃《石头记》奥旨。而绘写入神，淫艳恍然纸上。是文字造孽处。宝玉道：“你听见他说什么了没有？”五儿摇着头儿道：“没有。”宝玉已经忘神，便把五儿的手一拉。五儿急得红了脸，心里乱跳，便悄悄的說道：“二爷有什么话只管说，别拉拉扯扯的。”宝玉才放了手，说道：“他和我说来着：‘早知担了个虚名，也就打正经主意了。’你怎么没听见么？”五儿听见这话，明明是轻薄自己的意思，轻薄正对稳重。又不敢怎么样，便说道：“那是他自己没脸，这也是我们女孩儿家说得的吗？”不害臊、扯臊注脚，乃是正训。宝玉着急道：“你怎么也是这个道学先生？我看你长的和他一模一样，我才肯和你说这个话。你怎么倒拿这些话来糟蹋他？”书取扶木制金以阐贵阳贱阴之理，于钗、黛非有厚薄也。钗固糟蹋，黛亦何尝不糟蹋？道学先生实作者所自任。此时五儿心中也不知宝玉是怎么个意思，便说道：“夜深了，二爷也睡罢，别尽着坐着，看凉着。刚才二奶奶和袭人姐姐怎么嘱咐了？”宝玉道：“我不凉。”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五儿没穿着大衣服，就怕他也像晴雯着了凉，便说道：“你为什么不上穿衣服就过来？”五儿道：“爷叫的紧，那里有尽着穿衣裳的空儿？要知道说这半天话儿时，我也穿上了。”宝玉听了，连忙把自己盖的一件月白绫子锦袄儿揭起来递给五儿，叫他披上。此与晴雯换小袄相照。补出宝玉衣服颜色是月白，宝之与黛固干净如月之白也。接而不接，正与茶对。五儿只不肯接，说：“二爷盖着罢，我不凉。我凉我有我的衣裳。”说着，回到自己铺边，拉了一件长袄披上。又听了听，麝月睡的正浓，才慢慢过来说：“二爷今晚不要养神呢吗？”

宝玉笑道：“实告诉你罢，什么是养神，我倒是要遇仙的意思。”五儿听了，越发动了疑心，便问道：“遇什么仙？”宝玉道：“你要知道，这话长着呢。你挨着我来坐下，我告诉你。”五儿红了脸，笑道：“你在那里躺着，我怎么坐呢？”反挾“绛芸轩”之一躺一坐。宝玉道：“这个何妨。那一年冷天，也是你麝月姐姐和你晴雯姐姐顽，我怕冻着他，还把他揽在被里渥着呢。这有什么的？大凡一个人，总不要酸文假醋才好^[4]。”直骂宝钗。五儿听了，句句都是宝玉调戏之意，那知这位呆爷却是实心实意的话儿。用提笔断定宝、黛一切事迹，一切心情。五儿此时走开不好，站着不好，坐下不好，倒没了主意了，此没主意，乃反话。黛玉之没主意，正其有主意也。钗则大不然。因微微的笑着道：“你别混

说了，看人家听见，这是什么意思？怨不得人家说你端在女孩儿身上用功夫。你自己放着二奶奶和袭人姐姐都是仙人儿似的，只爱和别人胡缠。正言拒之，放着有钗、袭，而自知难而退也。要人知机，其意深远。明儿再说这些话，我回了二奶奶，看你什么脸见人？”

正说着，只听外面“咕咚”一声，把两个人吓了一跳。此声此吓，乃演“可卿救我”，到此大梦全醒。里间宝钗咳嗽了一声。宝玉听见，连忙嗽嘴儿。五儿也就忙忙的熄了灯，悄悄的躺下了。原来宝钗、袭人因昨夜不曾睡，又兼日间劳乏了一天，所以睡去，都不曾听见他们说话。与麝月睡着同意。此时院中一响，早已惊醒，听了听，也无动静。宝玉此时躺在床上，心里疑惑：“莫非林妹妹来了，听见我和五儿说话，故意吓我们的？”翻来覆去，胡思乱想，五更以后才朦胧睡去。

却说五儿被宝玉鬼混了半夜，又兼宝钗咳嗽，自己怀着鬼胎，生怕宝钗听见了，也是思前想后，一夜无眠。次日一早起来，见宝玉尚自昏昏睡着，便轻轻儿的收拾了屋子。那时麝月已醒，醒者是梦，梦者是醒，一语八面。以前文字要看他逗引离合，令人耐想；以后文字要看他针锋敲击，令人失笑。书中不多见也。便道：“你怎么这么早起来了，你难道一夜没睡吗？”五儿听这话，又是麝月知道了的光景，便只是赧笑，也不答言。不一时，宝钗、袭人也都起来，开了门。见宝玉尚睡，却也纳闷，怎么外边两夜睡得倒这般安稳？及宝玉醒来，见众人都起来了，自己连忙爬起，揉着眼睛，细想：“昨夜又不曾梦见，可是仙凡路隔了。”用五儿追晴雯，成黛玉，不惟梦中梦完，即梦外梦亦完。此等结撰，都是镂空之笔。倘必要和合宝、黛，实写一梦，笨伯小说容或有之。慢慢的下了床，又想：“昨夜五儿说的，宝钗、袭人都是天仙一般，这话却也不错。”便怔怔的瞅着宝钗。

宝钗见他发怔，虽知他为黛玉之事，却也定不得梦不梦，只是瞅的自己倒不好意思，便道：“二爷昨夜可真遇着仙了么？”宝玉听了，只道昨晚的话宝钗听见了，笑着勉强说道：“这是那里的话。”那五儿听了这句话，越发心虚起来，又不好说的，只得且看宝钗的光景。只见宝钗又笑着问五儿道：“你听见二爷睡梦中和人说话来着么？”宝玉听了，自己坐不住，搭赣着走开了。五儿把脸飞红，只得含糊道：“前半夜倒说了几句，我也没听真，什么担了虚名，又什么没打正经主意。我也不懂，劝着二爷睡了。”“担虚名”两语凡三语，此回书主，全部书主也。“劝着睡了”一语，绝倒。夫说梦话，唤醒则可，劝则何从劝也？是乃形容五儿拙言辞，露马脚处，正作者全书都是这般劝也。后来我也睡了，不知

二爷还说来着没有。”宝钗低头一想：“这话明是为黛玉了。这方道破五儿是黛玉了。作者何尝到底瞒人？则全书处处是影儿可见。但尽着叫他在外头，恐怕心邪了，招出些花妖月媚来；况兼他的旧病原在姊妹上情重，只好设法将他的心意挪移过来，然后能免无事。”想到这里，不免面红耳热起来，这又是作者老面皮撒谎处。岂有宝钗过门经年而男女尚未居室之理，直到此方作此想耶？是乃倒挾“滴翠亭”、“绛芸轩”一切心事。就赳赳的进房梳洗去了。

且说贾母两日高兴，略吃多了些，这晚有些不受用，第二天便觉得胸口饱闷。宝钗生日即贾母死日。金雪之阴寒，其害如此。鸳鸯等要回贾政，贾母不叫言语，说：“我这两日嘴馋些，吃多了点子，我饿一顿就好了。你们快别吵嚷。”于是鸳鸯等并没有告诉一人。这日晚间，宝玉回到自己屋里，见宝钗自贾母王夫人处才请了晚安回来，宝玉想着早起之事，未免赧颜抱愧。宝钗看他这样，也晓得是个没意思的光景，因想着他是个痴情人，要治他的这病，少不得仍以痴情治之。想了一回，便问宝玉道：“你今夜还在外间睡去罢咧！”宝玉自觉没趣，便道：“里间外间都是一样的。”宝钗意欲再说，反觉不好意思。袭人道：“罢呀，这倒是个道理呢？我不信睡得那么安稳。”五儿听见这话，连忙接口道：“二爷在外间睡，别的倒没什么，只是爱说梦话，叫人摸不着头脑儿，又不敢驳他的回。”“绛芸轩”案，乃宝钗必不得已之下策，舍此更无以夺宝玉矣。实黛玉以逆迫，袭人以顺导，始成“绣鸳鸯”之一事，故此处必用五儿、袭人撮合，使睡里间也。彼时说梦话，此时亦说梦话，同一摸不着头脑之梦话。而“不敢驳回”一语，与“劝睡着”同意。袭人便道：“我今日挪到床上睡睡，看说梦话不说；你们只管把二爷的铺盖铺在里间就完了。”宝钗听了，也不作声。宝玉自己惭愧不来，那里还有强嘴的分儿？是本要强嘴而不能强嘴，即鸳鸯兜肚哄着带不得不带。便依着搬进里间来。一则宝玉负愧，欲安宝钗之心；二则宝钗恐宝玉思郁成疾，不如假以词色，使得稍觉亲近，以为移花接木之计。移花接木，花为钗，木为黛，以钗易黛，则移花接木矣。明说“绛芸轩”案乃为夺黛之计，直至掉包儿都是此计。于是当晚袭人果然挪出去。宝玉因心中愧悔，宝钗欲笼络宝玉之心，自过门至今日，方才如鱼得水，恩爱缠绵，所谓“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的了^[5]。此是后话。岂有此理！作者面皮有城墙厚，无人不笑，而彼且睁眼撒谎。不惟撒书中谎，且撒书外谎。“二五妙合”得胎孕也，为末回“兰桂齐芳”诸鬼话安根，而诱后来没事忙先生攒眉挥汗起作续部，都于此处误之。殊不知二五暗说“巧合”，只以找骂“宝钗巧合”而已，何尝更有后话？偏说此是后话，以文为戏，更以人为戏。

且说次日，宝钗、宝玉同起，“同起”二字更恶，见宝走而钗同走矣。上文为“死缠绵”完场，此句为“强欢笑”定局，一句抵一大篇，而铢两悉称。奇莫奇于此，隐莫隐于此矣。宝玉梳洗了，先过贾母这边来。这里贾母因疼宝玉，又想宝钗孝顺，忽然想起一件东西，便叫鸳鸯开了箱子，取出祖上所遗一个汉玉玦，史为罪魁，全书主脑。今将收拾此人，则必收拾全书，故借一汉玉玦，以发明演一心、演性理之总义也。书以贾阐假，祖以汉之贾复，即复见天心之复，以刘老老为作用。刘为汉姓，故曰汉玉也。玦者，诀也。非云诀别，实为叮嘱，令人各留汉玉也。书演东木西金，故曰一件东西。说东西即有南北，合为鸳鸯交互之卦，故一件东西必用鸳鸯找出也。玉演一心，既分真假，则有先后天，有内外用。欲完先天，必从后天，欲安内心，必藉外心，由剥得复以此，由假还真以此，如道家之欲成内丹必先求外丹，得外丹而内丹始有以烹炼，即吾儒颜氏之“四勿”，曾子之“三省”，都是此意。故此玉得自外家。虽不及宝玉他那块玉石，挂在身上，却也希罕。鸳鸯找出来，递与贾母，便说道：“这件东西，我好像从没见过。老太太这些年还记得这样清楚，说是那一箱什么匣子里装着。我按着老太太的话，一拿就拿出来了。“一日克己复礼”。老太太怎么想着，拿出来做什么？”贾母道：“你那里知道？这块玉还是祖爷爷给我们老太爷，老太爷疼我，临出嫁的时候叫了我去，亲手递给我的。指明得自内家。史之内家，贾之外家也。还说：‘这玉是汉时所佩的东西，很贵重，你拿着就像见了我的一般。’那时还小，拿了来也不当什么，便撩在箱子里⁶。到了这里，我见咱们家的东西也多，这算得什么，从没带过，一撩便撩了六十多年。花甲一周，天心来复，而自暴自弃寓在言下。今儿见宝玉这样孝顺，“孝”字乃全书的旨，故屡提孝顺。制外安内，完此而已。他又丢了一块玉，故此想着，拿出来给他，也像是祖上给我的意思。”

一时宝玉请了安，贾母便欢喜道：“你过来，我给你一件东西瞧瞧。”宝玉走到床前。贾母便把那块汉玉递给宝玉，宝玉接来一瞧，那玉有三寸方圆，形似甜瓜，色有红晕，甚是精致。借玉说书。三为乾象，寸十归《河图》，方圆合天地，瓜寓生生不息，即花落结瓜之义。甜则“稼穡作甘”，一刘老老也。神瑛、绛珠都是红晕。宝玉口口称赞。贾母道：“你爱么？这是我祖爷爷给我的，我传了你罢。”宝玉笑着，请了个安谢了，又拿了要送给他母亲瞧。贾母道：“你太太瞧了告诉你老子，又说疼儿子不如疼孙子了。他们从没见过。”宝玉笑着去了。宝钗等又说了几句话，也辞了出来。

自此贾母两日不进饮食，胸口仍是结闷，觉得头晕目眩咳嗽。邢、

王二夫人、凤姐等请安，见贾母精神尚好，不过叫人告诉贾政，立刻来请了安。贾政出来，即请大夫看脉。不多一时，大夫来诊了脉，说是：“有年纪的人，停了些饮食，感冒了些风寒，略发散些就好了。”开了方子，贾政看了，知道寻常的药品，命人煎好进服。已后，贾政早晚进来请安。一连三日，不见稍减。三日则阴阳俱尽，到此求医迟矣。贾政又命贾琏打听好大夫，“快去请来瞧老太太的病。咱们家常请的几个大夫，我瞧着不怎么好，所以叫你去。”贾琏想了一想，说道：“记得那年宝兄弟病的时候，倒是请了一个不行医的来瞧好了的，如今不如找他。”贾政道：“医道却是极难，愈是不兴时的大夫倒有本领，与时转移，必无虎狼妙药，此豪杰所以奋兴也。你就打发人去找来罢。”贾琏即忙答应去了。回来说道：“这刘大夫新近出城教书去了，过十来天进城一次；这时等不得，又请了一位，也就来了。”前有毕大夫，并无刘大夫明文。今云刘大夫，即毕大夫也。惟知毕，故知留，既能留，自无毕矣。教书之外，更请何人？贾政听了，只得等着。不题。

且说贾母病时，合宅女眷无日不来请安。一日，众人都在那里，只见看园内腰门的老婆子进来说：“园里栊翠庵的妙师父知道老太太病着，特来请安。”妙乃全书一赞，即玉之赞。既以汉玉玦作收场，自必以一妙作归宿，便是文妙真人。众人道：“他不常过来，今儿特地来，你们快些请去。”凤姐走到床前回贾母。岫烟是妙玉的旧相识，先走出去接他。必提岫烟，提乱诗四句也。彻前后总包括。只见妙玉头戴妙常髻^[4]，身上穿一件月白素绡袄儿，外罩一件水田青缎镶边长背心，拴着秋香色的丝绦，腰下系一条淡墨画的白绫裙，手执麈尾念珠，跟着一个侍儿，飘飘曳曳的走来。就妙玉穿带，又演全书。书重伦常，故戴妙常。书为宝鉴，故曰月白。书明生植，故曰水田，乃道衣也，稻香村、醉金刚都在此。尘尾点绛芸之姤，念珠合北静之复。一个侍儿，需人力也。岫烟见了问好，说：“在园中同住的日子，可以常常来瞧瞧你，近来因为园内人少，一个人轻易难出来，况且咱们这里的腰门常关着，所以这些日子不得见你。今儿幸会。”妙玉道：“头里你们是热闹场中人，虽在园外住，我也不便常来亲近。如今知道这里的事情也不大好，又听说是老太太病着，又惦记你，并要瞧瞧宝姑娘，我那管你们的门关不关？我要来就来，我不来你们要我来也不能啊。”问答中皆“妙”字总义。“惦记你”，“瞧瞧宝姑娘”，正乃所以为妙也。而“遭大劫”回已击动。岫烟笑道：“你还是那种脾气。”一面说着，已到贾母房中。众人见了，都问了好。

妙玉走到贾母床前问候，说了几句套话。贾母便道：“你是个女菩

萨，你瞧瞧我的病，可好得了好不了？”妙玉道：“老太太这样慈善的人，寿数正有呢。一时感冒，吃几帖药，想来也就好了。有年纪的人，要宽心些。”贾母道：“我倒不为这些，我是极爱寻快乐的。如今这病也不觉怎样，只是胸口闷饱。刚才大夫说是气恼所致。你是知道的，谁敢给我气受？这不是那大夫脉理平常么？我和琏儿说了，还是头一个大夫说感冒伤食的是，明儿仍请他来。”气恼所致，正是金木交并，乃书中事。头一个大夫，张太医也，是书中理。感冒气恼，一而已矣。说着，叫鸳鸯吩咐厨房里办一桌净素菜来，请他在这里便饭。妙玉道：“我已吃过午饭了，我是不吃东西的。”王夫人道：“不吃也罢。咱们多坐一会，说些闲话儿罢。”妙玉道：“我已久不见你们，今儿来瞧瞧你。”又说了一回话，便要走；回头见惜春站着，便问道：“四姑娘为什么这样瘦？回头见惜春，正是妙处。而瘦乃剥也，剥极则复。不要只管爱画，劳了心。”惜春道：“我久不画了，如今住的房屋不比园里的显亮，所以没兴画。”结画即是结书。妙玉道：“你如今住在那一所了？”惜春道：“就是你才进来的那个门东边的房子，你要来很近。”必曰东边房子，春生之方也。惜之复所，妙之劫所。妙玉道：“我高兴的时候来瞧你。”惜春等说着送了出去。回身过来，听见丫头们回说：“大夫在贾母那边呢。”众人暂且散去。

那知贾母这病日重一日，延医调治不效，已后又添腹泻。搬演病势甚大。而腹泻则大肠金、脾胃土之病也，乃死所。贾政着急，知病难医，即命人到衙门告假，日夜同王夫人亲视汤药。一日，见贾母略进些饮食，心里稍宽。收束书中老太太叫吃饭。只见老婆子在门外探头，王夫人叫彩云看去，问问是谁。彩云看了，是陪迎春到孙家去的人，便道：“你来做什么？”婆子道：“我来了半日，这里找不着一个姐姐们，我又不肯冒撞，我心里又急。”彩云道：“你急什么？又是姑爷作践姑娘不成？”婆子道：“姑娘不好了！以不好了总结诸人，史为之首。故必以迎春之死演于史死之上。前儿闹了一场，姑娘哭了一夜，昨日痰堵住了。他们又不请大夫。今日更利害了。”彩云道：“老太太病着呢，别大惊小怪的。”

王夫人在内已听见了，恐老太太听见不受用，忙叫彩云带他外头说去。岂知贾母病中心静，偏偏听见，便道：“迎丫头要死了么？”王夫人便道：“没有。婆子们不知轻重，说是这两日有些病，恐不能就好，到这里问大夫。”贾母道：“瞧我的大夫就好，快请了去。”王夫人便叫彩云叫这婆子回太太去，那婆子去了。这里贾母便悲伤起来，说是：“我三个孙女儿，一个享尽了福死了；三丫头远嫁不得见面；迎丫

头虽苦，或者熬的出来，不打谅他年轻轻儿的就要死了，留着我这么大年纪的人，活着做什么？”王夫人、鸳鸯等劝解了好半天。

那时宝钗、李氏等不在房中，凤姐近来有病，王夫人恐贾母生悲添病，便叫人叫了他们来陪着。自己回到房中，叫彩云来埋怨道：“婆子不懂事。已后我在老太太那里，你们有事，不用来回。”丫头们依命不言。岂知那婆子刚到邢夫人那里，外头的人已传进来说：“二姑奶奶死了。”邢夫人听了，也便哭了一场。现今他父亲不在家中，只得叫贾琏快去瞧看。知贾母病重，众人都不敢回。可怜一位如花似月之女，结缡年馀^[8]，不料被孙家搓磨，以致身亡；又值贾母病重，众人不便离开，竟容孙家草草完结。书以迎春演大壮之观。大壮取象于羊，故死于狼。今送信用婆子探头，取“窥观”之义，贾母以死活对较，“观我生”“观其生”之义也。实乃为黛玉作报复。曰如花，海棠也；曰似月，素娥也。草草完结，绛珠草归离恨也。黛玉因宝玉婚而草草完结，迎即以贾母病而草草完结，而史亦完结，与黛玉同归完结而已。

贾母病势日增，只想这些孙女儿。一时想起湘云，便打发人去瞧他。回来的人悄悄的找鸳鸯，因鸳鸯在老太太身旁，王夫人等都在那里，不便上去，到了后头，找了琥珀，告诉地道：“老太太想史姑娘，叫我们去打听，那里知道史姑娘哭得了不得，说是姑爷得了暴病，大夫都瞧了，说这病只怕不能好；若变了痼病，还可捱过四五年。所以史姑娘好心里着急；又知道老太太病，只是不能过来请安，还叫我不要在老太太面前提起。倘或老太太问起来，务必托你们变个法儿回老太太才好。”琥珀听了，“咳”了一声，就也不言语了，半日说道：“你去罢。”琥珀也不便回，心里打算告诉鸳鸯，叫他撒谎去，所以来到贾母床前。只见贾母神色大变，地下站着一屋子的人，嗷嗷的说：“瞧着是不好了。”也不敢言语了。这里贾政悄悄的叫贾琏到身傍，向耳边说了几句话。贾琏轻轻的答应出去了，便传齐了现在家的一干家人，说：“老太太的事，待一出来了，你们快快分头派人办去。头一件先请出板来瞧瞧^[9]，好挂里子^[10]。快到各处将各人的衣服量了尺寸，都开明了，便叫裁缝去做孝衣。那棚杠执事^[11]，都去讲定。账房里还该多派几个人。”赖大等回道：“二爷，这些事不用爷费心，我们早打算好了。只是这项银子，在那里打算？”贾琏道：“这种银子不用打算了，老太太自己早留下了。自己留下，何曾留下？刘老老来而未来也。刚才老爷的主意，只要办的好，我想外面也要好看。”赖大等答应，派人分头办去。

贾琏复回到自己房中，便问平儿：“你奶奶今儿怎么样？”平儿把嘴

往里一努说：“你瞧去。”贾琏进内，见凤姐正要穿衣，一时动不得，暂且靠在炕桌儿上。贾琏道：“你只怕养不住了。老太太的事，今儿明儿就要出来了，你还脱得过么？快叫人将屋里收拾收拾，就该扎挣上去了。若有了事，你我还能回来么？”即已到“返金陵”，而语面殊妙。凤姐道：“咱们这里还有什么收拾的？不过就是这点子东西，还怕什么？三千金亦枉给了，写来绝倒。你先去罢，看老爷叫你。我换件衣裳就来。”贾琏先回到贾母房里，向贾政悄悄的回道：“诸事已交派明白了。”贾政点头。外面又报太医来了，贾琏接入，又诊了一回。出来悄悄的告诉贾琏：“老太太的脉气不好，防着些。”神情口吻都到。曰防着些，正全书告人处也。这便是“张太医论病细穷源”。故此处特说“太医来了”。贾琏会意，与王夫人等说知。王夫人即忙使眼色，叫鸳鸯过来，叫他把老太太的装裹衣服预备出来，鸳鸯自去料理。贾母睁眼要茶喝，邢夫人便进了一杯参汤。贾母刚用嘴接着喝，便道：“不要那个，人参是钗，茶是黛，‘不要那个’，史其醒乎？倒一钟茶来我喝。”结一切吃茶。众人不敢违拗，即忙送上来。一口喝了还要，又喝一口，便说：“我要坐起来。”贾政等道：“老太太要什么，只管说，可以不必坐起来才好。”贾母道：“我喝了口水，心里好些，水之有用如此，奈平日不知以水生木，而以金制木何哉！常泛病情，大有指点。略靠着和你们说说话。”珍珠等用手轻轻的扶起，看见贾母这会精神好些。

未知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文入后路，愈见整齐。此回未入上下半，先有上下半，然后以夏金桂、邢岫烟、湘云、宝琴作过接，方入本回“承错爱”，而陡然以“宝玉、宝钗同起”一句，自成两大扇格局。至“返真元”则消纳于贾母文中，先之以汉玉，后之以妙玉，用湘云为组织。其散漫几至不可收拾，而条贯分明如此。

此回合上回为一大段，逐宝钗，完黛玉，收拾众人文字也。阮郎更有刘郎，信道“芳龄永继”；绿玉何妨绿蜡，终教“仙寿恒昌”。影合芳官，生前欢笑；魂归柳五，死后完成。从今事了三春，狼已独行踽踽；到底棋输一错，虎其枉视眈眈。唤起绛珠，玦来汉玉。凄然别泪，妙矣村言。

【护花主人评曰】宝玉一身，原是梦中人、梦中境，宝钗欲以梦醒之，是慧心人作用。无如两夜无梦，白费宝钗苦心。

迎春临别说“没有再来的时候”，为下回伏线。

宝钗劝母早为薛蝌完姻，不但近情合理，且为岫烟于归伏线。

五儿自补入宝玉房中，并未与宝玉交言，借此一叙，必不可少。若非外面声响，宝钗咳嗽，宝玉与五儿如何分散？文人之笔，收纵自如。

宝玉与宝钗自成亲后，虽相恩爱，终非鱼水；至此宝钗欲移花接木，方得两情浹洽。不但写宝钗是夜多情，且可见平日端庄。

“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宝钗已有身孕。

北静王之玉，是正衬通灵；无赖之假玉，是反衬通灵；贾母之玉玦，是旁衬通灵。

玦者，决也，为贾母与宝玉永诀之兆。

凡人遇有丧亡祸患，与其强颜欢笑，不若放声大哭。盖放声大哭，郁气可伸；强颜欢笑，闷怀愈结。故宝玉大哭黛玉，脉气顿和；贾母勉强寻欢，停食胸闷。

妙玉探望贾母，却是闲文，要紧处在问知惜春住房，为异日遇盗埋根。

贾母垂危，迎春先死，湘云将寡，真如大树一倒，人无荫庇。

【大某山民评曰】贾政说不兴时的大夫倒有本领，因医家操生死权柄，有效验，有凭据，扬眉吐气，间或有之，未尽诬也。

细写妙玉服饰，绝是《玉簪记》上场打扮，否则如《孽海记·思凡》一出也。

凤姐言下心头，终未能遽忘故物；一生辛苦所系，难怪其然。此回亦是丙辰年事。

[1] “悠悠”两句：出自唐白居易《长恨歌》。写唐玄宗思念杨贵妃，希望梦中重逢。

[2] 让：请安。

[3] 脱：用脱胎方法制作出来。亦指逼真地描绘或捏制。

[4] 酸文假醋：假装斯文有礼。

[5] “二五”两句：出自宋周敦颐《太极图说》。暗语男女交合怀孕。二五，指阴阳与五行。

[6] 撩：同“撂”。丢下，抛下。

[7] 妙常髻：代发修行的尼姑所梳的一种发髻。

[8] 结缡：女子临嫁，母亲给她结上佩巾。后借指男女结婚。

[9] 板：指棺材。

[10] 挂里子：指棺材里的内装饰，如上油、铺丝绸织物等。

[11] 棚杠：旧时为丧家承办搭棚，扛抬灵柩、冥器等事宜者。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熙凤力诘失人心

却说贾母坐起说道：“我到你们家已经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天运一周，贞下起元之会，故坐起说。此书每回开端，多作郑重语，绝无随便接起处。从年轻的时候到老来，福也享尽了。自你们老爷起，儿子、孙子也都算是好的了。就是宝玉呢，我疼了他一场。”说到这里，拿眼满地下瞅着。宝玉演天心，说到宝玉而瞅地下，大颠倒矣。王夫人便推宝玉走到床前，贾母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拉着宝玉道：“我的儿，你要争气才好。”气为阳，只“争气”二字，《大学》之自新、《周易》之自强尽之矣，真善为包括。否则如此大结束处，非千言所能尽。宝玉嘴里答应，心里一酸，那眼泪便要流下来，酸为木味，泪为木液，“争气”二字仍归到此。又不敢哭，只得站着。听贾母说道：“我想再见一个重孙子，我就安心了。我的兰儿在那里呢？”

李纨也推贾兰上去。贾母放了宝玉，拉着贾兰道：“你母亲是要孝顺的，宝玉归空，虽复非复，放心而已。故放了宝玉，拉了贾兰，乃真能复之重孙也。所谓真复，只“孝顺”二字得之。将来你成了人，也叫你母亲风光风光。凤丫头呢？”凤姐本来站在贾母傍边，赶忙走到跟前说：“在这里呢。”奸易见而不能见，绝世文情。贾母道：“我的儿，你是太聪明了，将来修修福罢^[4]。乃是正训，而“将来”二字令人悚，令人幸。悚其时不可再，幸其一息尚存。我倒没有修什么，不过心实吃亏；那些吃斋念佛的事，我也不大干。心实不是好话，乃与通灵作反对。惟不通灵，故吃亏也。下语则明此书不演空空。就是旧年叫人写了些《金刚经》送送人，不知送完了没有？”凤姐道：“没有呢。”贾母道：“早该施舍完了才好。我们大老爷和珍儿是在外头罢了。看“罢了”二字，赦何尝赦。最可恶的是史丫头没良心，怎么不来瞧我！”此借湘云合宝、黛、钗三影以为断也。宝、黛以一心分二心，已非良心；如钗则人欲纷乘，直没良心已。一部书演心，演良心，演没良心，以史自居固不愧。鸳鸯等明知其故，都不言语。

贾母又瞧了一瞧宝钗，叹了口气，嘱宝玉争气，瞧宝钗叹气，凡金玉、木石之误，亦既知之而悔无及已。玉、钗末路已见于不言之表。书以一叹起，以一叹结，即太史公“缓急人所时有”之语，故贾母必姓史。只见脸上发红。贾政知是回光返照，即忙进上参汤。贾母的牙关已经紧了；脸上发红，明知耻也。牙关紧，戒多言也。意寓全书，有目送手挥之妙。而自坐起至一叹，皆属正训，故曰回光返照也。合了一回眼，又睁着满屋里瞧了一瞧。王夫人、宝钗上去轻轻扶着，邢夫人、凤姐等便忙穿衣。装裹贾母，李纨为冢孙妇，自当上前；今曰王、邢、凤、宝，竟无李纨。“成大礼”不用纨，以孀居，犹可言也；当大事不用纨，不可言也。则贾母之死，死于王、邢、凤、宝之手，而不与李相涉，以攻其一生背理没良心。无文字处有绝大文字，看官信否？底下婆子们已将床安设停当，铺了被褥。听见贾母喉间略一响动，脸变笑容，竟是去了。通结全书无数“笑”字，脸变笑容而去，正是史之作用。大哉笑乎！享年八十三岁。数终于九。除九九八十一，馀二数，为偶，为阴，老阴也。八、十、三综之得二十一，三七之数也，少阳也。老阴生少阳，仍合成刘老老。众婆子疾忙停床。

于是贾政等在外一边跪着，邢夫人等在内一边跪着，一齐举起哀来。外面家人各样预备齐全，只听里头信儿一传出来，从荣府大门起至内宅门，扇扇大开，一色净白纸糊了，孝棚高起，大门前的牌楼立时竖起，上下人等登时成服^[2]。贾政报了丁忧^[3]，礼部奏闻。主上深仁厚泽，念及世代功勋，又系元妃祖母，赏银一千两，劝孝必劝忠，忠孝固无二致也。赏银一千两，完“千金一笑”之旨。谕礼部主祭。家人们各处报丧。众亲友虽知贾家势败，今见圣恩隆重，都来探丧。择了吉时成殓^[4]，停灵正寝。死无年月，生日即死日也。请参看“八月初三日生日”评。贾赦不在家，贾政为长；宝玉、贾环、贾兰是亲孙，年纪又小，都应守灵前；贾琏虽也是亲孙，带着贾蓉，尚可分派家人办事。不见贾琮，贾母固覆宗人也。而忽有忽无，正合假家演义。虽请了些男女外亲来照应，内里邢、王二夫人、李纨、凤姐、宝钗等是应灵旁哭泣的；尤氏虽可照应，因贾珍外出，依住荣府，一向总不上前，且又荣府的事不甚谙练；开脱尤氏，以上找“协理”回多少深文。贾蓉的媳妇更不必说了；惜春年小，虽在这里长的，他于家事全不知道。惜春为乾之坤，剥之复其注在此，故安置于东而不东、西而不西之界。而总言其年小，复之一阳，固稚阳也，与巧姐总说小同一用意。所以内里竟无一人支持，只有凤姐可以照管里头的事，况又贾琏在外作主，里外他二人，倒也相宜。

凤姐先前仗着自己的才干，原打谅老太太死了，他大有一番作用。邢、王二夫人等本知他曾办过秦氏的事，必是妥当，于是仍叫凤姐总理里头的事。凤姐本不敢辞，自然应了，直追“协理”，祸所从生，以反振下半。心想：“这里的事本是我管的。那些家人都是我手下人。太太和珍大嫂子的人本来难使唤些，如今他们都去了。银项虽没有了对牌，这种银子是现成的。外头的事又是他办着，虽说我现今身子不好，想来也不致落褒贬，必是比宁府里还得办些。”都从“协理”回比出。

心下已定，且待明日接了事，后日一早，便叫周瑞家的传出话去，将花名册取上来。凤姐一一的瞧了，总共只有男仆二十一人，女仆只有十九人，亦从点名时起。男于二十缺一，女于二十缺一，合成四十，损一阴增一阳，剥之复也。馀者俱是些丫头，连各房算上也不过三十多人，男女之数综之仍三十二，故馀者亦云“也不过三十多”。说来说去无非馀一男之义。难以点派差事。心里想道：“这回老太太的事，倒没有东府里的人多。”又将庄上的算出几个，也不敷差遣。

正在打算，只见一个小丫头过来说：“鸳鸯姐姐请二奶奶。”三十二即鸳鸯。凤姐只得过去。只见鸳鸯哭得泪人一般，一把拉着凤姐儿说道：“二奶奶请坐，我给二奶奶磕个头。磕头是一阳下起，仍是三十二，而用笔突兀，以起下回。虽说服中不行礼，这个头是要磕的。”礼主春生，行礼于丧中，正一阳生于重阴之下。鸳鸯说着跪下，慌的凤姐赶忙拉住，说道：“这是什么礼？有话好好的说。”便拉他起来。鸳鸯说道：“老太太的事，一应内外都是二爷和二奶奶办。这宗银子是老太太留下的。老太太这一辈子也没有糟蹋过什么银钱，凤为财色双主，加以璉，则端主财。此从银钱说话，而并责凤、璉，便是鸳鸯之半。如今临了这件大事，必得求二奶奶体体面面的办一办才好。我方才听见老爷说什么《诗》云子曰，我不懂；又说什么‘丧，与其易，宁戚’^[5]，我听了不明白。《诗》云子曰，正与《易》道相辅而行。其不明白，则二奶奶坏之也。我问宝二奶奶，说是：老爷的意思，老太太的丧事只要悲切，才是真孝；不必糜费，图好看的念头。我想老太太这样一个人，怎么不该体面些？我虽是奴才丫头，敢说什么？只是老太太疼二奶奶和我‘二奶奶和我’五字把凤、鸳合为一人矣。此鸳鸯所以必姓金，而其死为凤之前引，为秦之后继，而又忠烈萃于一人，则辟后天以追先天，秦、凤、鸳鸯三而一矣。是乃《易》道精微，合‘这情种，那情种’于一太极处。这一场，临死了，还不叫他风光风光？我想二奶奶是能办大事的，故此我请二奶奶来求作个主。我生是跟老太太的人，老太太死了，我也是跟老太太的。已将‘殉主’意侃侃道出，正见《史》、《易》相辅而

行。若是瞧不见老太太的事怎么办，将来怎么见老太太呢？”凤姐听了这话来的古怪，便说：“你放心，要体面是不难的，况且老爷虽说要省，那势派也错不得。便拿这项银子都花在老太太身上，也是该当的。”鸳鸯道：“老太太的遗言说，所有剩下的东西是给我们的。二奶奶倘或用着不够，只管拿这个去折变补上。古怪是《易》，放心是此书，折变补上是用《易》象演成此书。就是老爷说什么，我也不好违老太太的遗言。那日老太太分派的时候，不是老爷在这里听见的么？”写出鸳鸯说话神情。凤姐道：“你素来最明白的，怎么这会子那样的着急起来了？”鸳鸯道：“不是我着急，为的是大太太是不管事的，老爷是怕招摇的。若是二奶奶心里也是老爷的想头，说抄过家的人家，丧事还是这么好，将来又要抄起来，剥而未尽，直起“招伙盗”。也就不顾起老太太来，怎么处？在我呢是个丫头，好歹碍不着，到底是这里的声名。”凤姐道：“我知道了，你只管放心，有我呢。”说得没气力，为“诮”字伏根。鸳鸯千恩万谢的托了凤姐。

那凤姐出来想道：“鸳鸯这东西好古怪，不知打了什么主意？论理，老太太身上本该体面些。噯，不要管他，且按着咱们家先前的样子办去。”逆折出“失人心”来，笔力夭矫。于是叫了旺儿家的来传话出去：“请二爷进来。”不多时，贾琏进来，说道：“怎么找我？你在里头照应着些就是了。横竖作主是咱们二老爷，他说怎么着咱们就怎么着。”所谓同知，所谓全不理睬。凤姐道：“你也说起这个话来了，可不是鸳鸯说的话应验了么？”贾琏道：“什么鸳鸯的话？”凤姐便将鸳鸯请进去的话述了一遍。贾琏道：“他们的话算什么！才刚二老爷叫我去，说：‘老太太的事固要认真办，但知道的说是老太太自己结果自己，不知道的只说咱们都隐匿起来了，如今很宽。若老太太的这宗银子用不了，谁还要么？仍旧该用在老太太身上。也是忠孝两意，都是隔壁帐，写“政”字妙析微茫。老太太南边的坟地虽有，阴宅却没有；老太太的柩是要归到南边去的，该留这银子在祖坟上盖起些房屋来，再余下的买几顷祭田。咱们回去也好，就是不回去，也叫这些贫穷族中住着，也好按时按节，早晚上香，时常祭扫祭扫。’你想这些话可不是正经主意？据你这个话，难道都花了罢？”秦氏教养之说，乃一部《红楼》正经主意，今就贾政说了一半，有养无教，以发明讥失教本旨。凤姐道：“银子发出来了没有？”贾琏道：“谁见过银子？我听见咱们太太听见了二老爷的话，极力的撺掇二太太和二老爷说：‘这是好主意。’叫我怎么着？现在外头棚杠上要支几百银子，这会子还没有发出来。我去要，他们都说且先叫外头办了，回来再算。你想这些奴才们，有钱的早溜了；按住册子叫去，有的说告病，有的说下庄子去了，走不动的有几个，只有赚

钱的能耐，还有赔钱的本事么？”即打通“狗彘奴”消息。不剥极不能复也。凤姐听了，呆了半天，说道：“这还办什么？”

正说着，见来了一个丫头，说：“大太太的话，问二奶奶今日第三天了，里头还很乱，供了饭，还叫亲戚们等着吗？叫半天，来了菜短了饭，这是什么办事的道理？”外主于政，内主于邢。邢之设施从供饭起，意深哉！凤姐急忙进去，吆喝人来伺候，胡弄着将早饭打发了。偏偏那日人来的多，里头的人都死眉瞪眼的。凤姐只得在那里照料了一会子，又惦记着派人，赶着出来，叫了旺儿家，传齐了家人女人们，一一分派了。众人都答应着不动。凤姐道：“什么时候，还不供饭！”又从供饭起，“失人心”之正脉。众人道：“传饭是容易的，只要将里头的东西发出来，我们才好照管去。”凤姐道：“糊涂东西！派定了你们，少不得有的。”家人只得勉强应着。凤姐即往上房去发应用之物，要去请示邢、王二夫人，见人多难说，看那时候已经日渐平西了，只得找了鸳鸯，说要老太太存的这一分家伙。鸳鸯道：“你还找我呢！那一年二爷当了，赎了来么？”凤姐道：“不用银的金，只要这一分平常使的。”鸳鸯道：“大太太、珍大奶奶屋里使的是那里来的？”凤姐一想不差，转身就走，只到得王夫人那边，找了玉钏、彩云，才拿了一分出来，急忙叫彩明登账，发与众人收管。

鸳鸯见凤姐这样慌张，又不好叫他回来，心想：“他头里作事何等爽利周到，如今怎么掣肘的这个样儿^[6]。我看这两三天连一点头脑都没有，不是老太太白疼了他了吗？”那里知邢夫人一听贾政的话，正合着将来家计艰难的心，巴不得留一点子作个收局。况且老太太的事原是长房作主。贾赦虽不在家，贾政又是拘泥的人，有件事，便说请大太太的主意。邢夫人素知凤姐手脚大，贾琏的闹鬼，所以死拿住不放松。邢、政之用，犹可留馀，此《大车》不失为衰周之大夫也。凤姐力诘，正所谓“畏子不敢”，则平日之力赢，贾母能辞其咎乎？鸳鸯只道已将这项银子交了出去了，故见凤姐掣肘如此，便疑为不肯用心，便在贾母灵前唠唠叨叨哭个不了。力之诘于金，心之失于金，皆追原一金之祸。死一玉，走一玉，而史亦因之“归地府”也。看“心”字屡提，都非现在。邢夫人等听了话中有话，不想到自己不令凤姐便宜行事，反说：“凤丫头果然有些不用心。”

王夫人到了晚上，叫了凤姐过来，说：“咱们家虽说不济，外头的体面是要的。这两三日人来人往，我瞧着那些人都照应不到，想是你没有吩咐，还得你替我们操点心儿才好。”凤姐听了，呆了一会，要将银

两不凑时候话说出，但是银钱是外头管的，王夫人说的是照应不到，凤姐也不敢辩，只好不言语。邢夫人在旁说道：“论理，该是我们做媳妇的操心，本不是孙子媳妇的事，但是我们动不得身，所以托你的。你是打不得撒手的。”以“撒手”二字截然止住，文省拖沓，意明指点。凤姐紫涨了脸，正要回说，只听外头鼓乐一奏，是烧黄昏纸的时候了^[4]。大家举起哀来，又不得说。

凤姐原想回来再说，王夫人催他出去料理，说道：“这里有我们呢，你快快儿的去料理明儿的事罢。”凤姐不敢再言，只得含悲忍泣的出来，又叫人传齐了众人，又吩咐了一会，说：“大娘婶子们，可怜我罢。我上头捱了好些话，为的是你们不齐集^[8]，叫人笑话。明儿你们豁出些辛苦来罢！”那些人回道：“奶奶办事，不是今儿个一遭儿了，我们敢违拗吗？只是这回的事上头过于累赘，只说打发这顿饭罢，有的在这里吃，有的要在家里吃；请了那位太太，又是那位奶奶不来。诸如此类，那得齐全？还求奶奶劝劝那些姑娘们，不要挑饬就好了。”凤姐道：“头一层是老太太的丫头们是难缠的，太太们的也难说话，叫我说谁去呢？”众人道：“从前奶奶在东府里还有署事，要打要骂，怎么那样锋利，谁敢不依？如今这些姑娘们难道都管不住了？”本回反挾贾母纵容之罪，必在在以东府陪说，则又并坐王氏也。协理东府，王使之往。凤姐叹道：“东府里的事虽说托办的，太太虽在那里，不好意思说什么。如今是自己的事情，又是公平的，人人说得话。再者，外头的银钱也叫不灵，即如棚里要一件东西，传了出来，总不见拿进来，这叫我什么法儿呢？”众人道：“二爷在外头，倒怕不应付么？”凤姐道：“还提那个！他也是那里为难：第一件，银钱不在他手里，要一件得回一件，那里凑手？”众人道：“老太太这项银子不在二爷手里吗？”凤姐道：“你们回来问管事的便知道了。”银之有无，不用明说。笔力矫健，而为钗之深文。众人道：“怨不得我们听见外头男人抱怨，说：‘这么件大事，咱们一点摸不着，净当苦差。’叫人怎么能齐心呢？”凤姐道：“如今不用说了。眼面前的事，大家留些神罢。倘或闹的上头有了什么说的，我和你们不依的。”众人道：“奶奶要怎么样，他们敢抱怨吗？只是上头一人一个主意，我们实在难周到的。”凤姐听了没法，只得央说道：“好大娘们，明儿且帮我一天，等我把姑娘们闹明白了，再说罢咧！”上头一人一主意，剥卦上爻一阳也。央说大娘婶子、好大娘们，皆剥穷上反下之意。帮了一天闹姑娘，必把上爻亦作丫头，则剥极成坤，方得复矣。语面极妙形容，而寓《易》象如此。众人听命而去。

凤姐一肚子的委屈，愈想愈气，直到天亮，又得上去，要把各处的

人整理整理，又恐邢夫人生气，要和那王夫人说，怎奈邢夫人挑唆。这些丫头们见邢夫人等不助凤姐的威风，更加作践起他来。幸得平儿替凤姐解排，说是：“二奶奶巴不得要好，只是老爷、太太们吩咐了外头不许靡费，所以我们二奶奶不能应付到了。”说过几次，才得安静些。丫头安静，坤象成矣。虽说僧经道忏，上祭挂帐，络绎不绝，终是银钱吝啬，谁肯踊跃？不过草草了事。连日王妃诰命也来得不少，凤姐也不能上去照应，只好在底下张罗，叫了那个，走了这个，发一回急，央及一回，胡弄过了一回，又打发一回。别说鸳鸯等看去不像样，连凤姐自己心里也过不去了。将“力拙”作一提顿，局度安闲，文笔酣畅。邢夫人虽说是冢妇^[9]，仗着“悲戚为孝”四个字，倒也都不理会。王夫人落得跟了邢夫人行事，余者更不必说了。邢、王合一，又作提顿。无文字处有文字，用笔如刀。独有李纨瞧出凤姐的苦处，也不敢替他说话，只自叹道：“俗语说的，‘牡丹虽好，全仗绿叶扶持’。牡丹花，宝钗也。未成大礼以前，且为照料家务；今既为妇，值此丧事而无一言，则未为妇之钗可知，既为妇之钗亦可知也。以前铺叙凤姐‘力拙’，只为暗发此意。兵法声东击西，奈何只认是凤姐传？‘独有李纨’四字，扣之生棱。太太们不亏了凤丫头，那些人还帮着吗？若是三姑娘在家还好，直追‘兴利’回之宝钗，特提探春，以‘敏’形‘贤’。如今只有他几个自己的人瞎张罗，面前背后的也抱怨，说是一个钱摸不着，脸面也不能剩一点儿。老爷是一味的尽孝，庶务上头不大明白。这样的一件大事，不撒散几个钱就办的开了吗^[10]？可怜凤丫头闹了几回，不想在老太太的事上，只怕保不住脸了。”于是抽空儿叫了他的人来吩咐道：“你们别看着人家的样儿，也糟蹋起琏二奶奶来。别打谅什么穿孝守灵就算了大事了，不过混过几天就是了。看见那些人张罗不开，便插个手儿也未为不可。这也是公事，大家都该出力的。”以不管兴废之李纨犹必为“力拙”之助，况宝钗乎？语语痛责都是理，说贾政非能明理者也。那些素服李纨的人都答应着说：“大奶奶说得很是，我们也不敢那么着。只听见鸳鸯姐姐们的口话儿^[11]，好像怪琏二奶奶的似的。”李纨道：“就是鸳鸯，我也告诉过他。我说琏二奶奶并不是在老太太的事上不用心，只是银子钱都不在他手里，叫他巧媳妇还作的出没米的粥来吗？如今鸳鸯也知道了，所以也不怪他了。只是鸳鸯的样子竟是不像从前了，这也奇怪。那时候有老太太疼他，倒没有作过什么威福。如今老太太死了，没有了仗腰子的了，我看他倒有些气质不大好了。我先前替他愁，这会子幸喜大老爷不在家，才躲过去了。不然他有什么法儿？”直追“尴尬人”，作“殉主”之因，与黛之死同为不鸳鸯而真鸳鸯者，请参彼评。

说着，只见贾兰走来说：“妈妈睡罢。一天到晚人来客去的，也乏

了，歇歇罢。我这几天总没有摸摸书本儿，今日爷爷叫我家里睡，我喜欢的很，要理过一两本书才好，别等脱了孝，再都忘了。”丫头既已平静，便是真得坤象，而复即至矣，故必接贾兰。其言蔼然，于无形处摹出一“孝”字。文能绘风。李纨道：“好儿子，看书呢自然是好的；今日且歇歇罢，等老太太送了殡再看罢。”贾兰道：“妈妈要睡，我也就睡在被窝里头想想也罢了。”书所以明孝能复又必以此。众人听了都说道：“好哥儿，怎么这点年纪，得了空儿就想到书上！不像宝二爷，娶了亲的人还是那么孩子气。这几日跟着老爷跪着，瞧他很不受用，巴不得老爷一动身，就跑过来找二奶奶，不知唧唧咕咕说些甚么，甚至弄的二奶奶都不理他了。他又去找琴姑娘，琴姑娘也是远避他。邢姑娘也不很同他说话。倒是咱们本家的什么喜姑娘咧、四姑娘咧，哥哥长哥哥短的，和他亲密。我们看那宝二爷，除了和奶奶、姑娘们混混，只怕他心里也没有别的事，白过费了老太太的心^[12]，疼了他这么大，反挾宝玉之复，终属幻境，非兰之复也。而写来绝倒。那里及兰哥儿一零儿呢？大奶奶，你将来是不愁的了。”李纨道：“就好也还小，只怕到他大了，咱们家还不知怎么样了呢。环哥儿你们瞧看怎么样？”众人道：“这一个更不像样儿了。两个眼睛倒像个活猴儿似的，东溜溜，西看看，虽在那里嚎丧，见了奶奶、姑娘们来了，他在孝幔子里头净偷着眼儿瞧人呢^[13]。”李纨道：“他的年纪其实也不小了。前日听见说还要给他说亲呢，如今又得等着了。噯，还有一件事，咱们家这些人，我看来也是说不清的。一本姻缘簿，一本循环簿也。因环亲事而曰不清，正乃闲话中之精义。且不必说闲话，后日送殡，各房的车辆是怎么样了？”众人道：“琏二奶奶这几天闹的像失魂落魄的样儿了，也没见传出去。昨日听见我的男人说，琏二爷派了蔷二爷料理，说是咱们家的车也不够，赶车的也少，要到亲戚家去借去呢。”李纨笑道：“车也都是借得的么？”众人道：“奶奶说笑话儿了，车怎么借不得？只是那一日所有的亲戚都用车，只怕难借，想来还得雇呢。”李纨道：“底下人的只得雇，上头白车也有雇的么^[14]？”众人道：“现在大太太、东府里的大奶奶、小蓉大奶奶都没有车了，不雇，那里来的呢？”李纨听了，叹息道：“先前见有咱们家来的太太、奶奶们坐了雇的车来，咱们都笑话，如今轮到自己头上了。你明儿去告诉你的男人，我们的车马早早儿的预备好了，省得挤。”众人答应了出去。不题。借车一段，人以为形容贾家穷败，而不知仍是说宝钗亲事而已。车为盖，为天，有夫象，非夫而夫之，则为借车。李纨从一而终，故不知车之可借。众人以为说笑话，一部笑话书，无非演借车也。东木西金两婚姻，乃两车，故特提魂魄；而借者则宝钗，正不知钗此车还于何时。一段妙文以“我的男人”起，以“你的男人”结，微矣哉！

且说史湘云因他女婿病着，贾母死后只来的一次，屈指算是后日送殡，不能不去；又见他女婿的病已成痼症，因借车而陡入湘云，惟恐人不知借车是说宝钗，因特以金麟证金锁。暂且不妨，只得坐夜前一日过来。想起贾母素日疼他，又想到自己命苦，刚配了一个才貌双全的男人，性情又好，偏偏的得了冤孽症候，不过捱日子罢了，于是更加悲痛，直哭了半夜。鸳鸯等再三劝慰不止。无名无姓之婿，为捱日子。钗之于宝，捱日子而已。“半夜”字、“不止”字皆深文。半夜则不终，不止则不守也，便是还车。宝玉瞅着，也不胜悲伤，又不好上前去劝。见他淡妆素服，不敷脂粉，更比未出嫁的时候又胜几分。又找“情中情”上“情”字。转念又看宝琴等淡素妆饰，自有一种天然丰韵。宝琴则曰天生，是为琴瑟之正。于湘、钗中特著此人，而重提曰转念，人当深究此转念也。独有宝钗，浑身孝服，那知道比寻常穿颜色时更有一番雅致，心里想道：“所以千红万紫，终让梅花为魁；殊不知并非为梅花开的早，竟是‘洁白清香’四字是不可及的了。但只这时候若有林妹妹，也是这样打扮，又不知怎样的丰韵了。”“寿终”、“力诘”统归到此，方见主人翁。想到这里，不觉的心酸起来，那泪珠便直滚滚的下来了，趁着贾母的事，不妨放声大哭。众人正劝湘云不止，外间又添出一个哭的来了，大家只道是想着贾母疼他的好处，所以伤悲，岂知他们两个人各自有各自的心事。这场大哭，不禁满屋的人无不下泪。各心事，实一心事；哭这个，却哭那个，一部书是如此。而无不下泪者，冤哉！还是薛姨妈、李婶娘等劝住。

明日是坐夜之期，更加热闹，凤姐这日竟支撑不住，也无方法，只得用尽心力，甚至咽喉嚷破，敷衍过了半日。到了下半天，人客更多了，事情也更繁了，瞻前不能顾后。正在着急，只见一个小丫头跑来说：“二奶奶在这里呢，怪不得太太说：‘里头人多，照应不过来，二奶奶是躲住受用去了。’”凤姐听了这话，一口气撞上来，往下一咽，眼泪直流，只觉得眼前一黑，嗓子里一甜，便喷出鲜红的血来，身子站不住，就蹲倒在地。幸亏平儿急忙过来扶住。只见凤姐的血吐个不止。再将“力诘”竭力搬演，正以见凤之失助。平日枉了左木右金，力主金玉姻缘也。肝为藏血之海，血为木液，力诘而至吐血，杀木之报亦速矣。

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下回为一大段，收拾史，收拾《易》，以收拾众人文字也。史辨贤奸，以宝钗之奸险而不能知；《易》别阴阳，以宝钗之阴小而不能知，而失心欺天如此，是书所以不能不作也。太君曰“归地府”，鸳鸯

曰“登太虚”，作者直窃予夺之权，说陟降之理。

此回上半文字少，下半文字多，面子是凤姐，底里是宝钗，皆“强欢笑”文字也。用一李纨为纲领，虽万绪千头，总归提挈，特看官不喜搜寻耳。

【护花主人评曰】“心实吃亏”四字是修福延寿真诀，王凤姐与此四字相反，所以无福无寿。

贾母与宝钗并无一言，惟有叹气，心中是疼护宝玉；又怜宝钗所嫁不偶，有说不出心事。形容入神。

回顾前文写经布施，一丝不漏。

凤姐心想贾母丧事比宁府易办，是反跌后文。

贾政说丧事宁戚，还是正理，邢夫人却是一片私心。

借鸳鸯求凤姐及贾琏口中细说，不但叙得不露痕迹，又伏鸳鸯自尽口吻。

鸳鸯先疑凤姐不肯用心，唠叨哭泣，此层文章必不可少。

邢、王二夫人埋怨凤姐，各人口气，凤姐欲辩不能，真无可奈何。写里头人心不齐，外头呼应不灵，总因银钱不应手，凤姐没权柄，遂至诸事杂乱。

李纨独怜凤姐，竟与众人不同，宜其有贾兰之佳儿也。

百忙中夹叙贾兰攻书，宝玉孩气，及贾环恶状，鸳鸯气性，文心闲暇，文笔周密，毫无手忙脚乱、顾此失彼之病。

李纨不知车亦可借雇，致惹人笑。借此时之冷落，形容昔日之富豪。一笔之中，两面俱到。

贾政惟知悲戚，邢夫人但知省俭，王夫人偏听不明，只有凤姐空拳孤掌，竭力支持，反受埋怨，安得不呕血晕倒？

【大某山民评曰】此回仍是丙辰年，写贾母丧事。

[1] 修福：行善积德，以求来世及子孙之福。

[2] 成服：古代丧礼大殓之后，亲属按照与死者关系的亲疏，穿上不同的丧服。

[3] 丁忧：遭逢父母丧事。旧制，父母死后，子女要守丧，三年内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

[4] 成殓：入殓。给死者穿衣入棺。

[5] “丧，与其易，宁戚”：出自《论语·八佾》。意谓举办丧礼，与其仪式周全，不如心中哀戚。

[6] 掣肘：受到牵制，左右为难。

[7] 黄昏纸：黄昏时分烧奠的纸钱。

[8] 齐集：齐心协力。

[9] 冢妇：嫡长子的妻子。

[10] 撒散：花费。

[11] 口话：犹口风。

[12] 过费：辜负。

[13] 孝幔子：挂在灵床或灵柩前的白布帐幔。

[14] 白车：送丧的车子。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话说凤姐听了小丫头的话，又气又急又伤心，不觉吐了一口血，便昏晕过去，坐在地下。史归地府，凤坐地下，皆一木之所致也。平儿才来靠着，忙叫了人来搀扶着，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将凤姐轻轻的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红斟上一杯开水，送到凤姐唇边。凤姐咽了一口，昏迷仍睡。秋桐过来略瞧了一瞧，却便走开。小红是林，秋桐是木，于此特提。平儿也不叫他，只见丰儿在傍站着，平儿叫他：“快快的去回明白了，说二奶奶吐血发晕，不能照应的话，告诉了邢、王二夫人。”邢夫人打谅凤姐推病藏躲，因这时女亲在内不少，也不好说别的，心里却不全信，只说：“叫他歇着去罢。”众人也并无言语。只说这晚人客来往不绝，幸得几个内亲照应。家下人等见凤姐不在，也有偷闲歇力的，乱乱吵吵，已闹到七颠八倒，不成事体了。再将七八颠倒特提宝钗。评屡见前。

到二更多天，二更多天，极阴之会，正鸳鸯将醒时也。远客去后，便预备辞灵^[1]，孝幕内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阵^[2]。只见鸳鸯已哭的昏晕过去了。大家扶住捶闹了一阵，才醒过来，便说“老太太疼我一场，我跟了去”的话。众人都打谅人到悲痛，俱有这些言语，也不理会。以殉节当一句话说，调侃众人不少。到了辞灵之时，上上下下也有百十众余人，只有鸳鸯不在。众人忙乱之时，谁去检点？到了琥珀等一干的人奠哭之时，却不见鸳鸯，想来是他哭乏了，暂在别处歇着，也不言语。辞灵已后，外头贾政叫了贾琏，问明送殡的事，便商量着派人看家。贾琏回说：“外人里头，派了芸儿在家照应，不必送殡；下人里头，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应拆棚等事，但不知里头派谁看家？”贾政道：“听见你母亲说是你媳妇病了，不能去，就叫他在家的。你珍大嫂子又说你媳妇病得利害，还叫四丫头陪着，带领了几个丫头婆子，照看上屋里才好。”“招伙盗”乃演《易》象由剥成坤，由坤成复之义，而凤为之主，故特写他一病，留为此地之用。惜春则乾之坤，乃剥复之过接，故以惜

陪凤。至所以能复则在孝，故用林之孝，而黛玉在其中矣。讲孝则在书，故用贾芸，而宝玉在其中矣。是又破木石之报复也。贾琏听了，心中想：“珍大嫂子与四丫头两个不合，所以撺掇着不叫他去；若是上头就是他照应，也是不中用的。我们那一个又病着，也难照应。”想了一回，回贾政道：“老爷且歇歇儿，等进去商量定了再回。”贾政点了点头，贾琏便进去了。

谁知此时鸳鸯哭了一场，想到：“自己跟着老太太一辈子，身子也没有着落^[3]。如今大老爷虽不在家，老太太的这样行为我也瞧不上。想老太太是忠，忠原于孝；想大老爷是烈，烈发于情。情谈笑话，总包于此，乃人人自有之心，借鸳鸯以演之耳。突然曰谁知，大有深意。此下一路画鬼笔，夫又谁言而谁知之耶？而谈者每以为有其人，有其事，何其愚！读此“谁知”二字，当亦恍然悟，哑然笑。老爷是不管事的人。以后便乱世为王起来了，王为《易》象，鸳鸯主之，鸳死则《易》象无主，是乱世为王矣。然政为《王风》之大夫，亦即发明于此。我们这些人，不是要叫他们掇弄了么？谁收在屋子里，谁配小子，我是受不得这样折磨的，倒不如死了干净。“干净”二字明说黛玉。但是一时怎么样的个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向老太太的套间房内。黛玉初来，安置于此。

刚跨进门，只见灯光惨淡，隐隐有个女人拿着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样子。鸳鸯也不惊怕，心里想道：“这一个是谁？和我的心事一样，倒比我走在头里了。”便问道：“你是谁？咱们两个人是一样的心，兼美一阴一阳，《易》卦亦一阴一阳，是为一样。兼美为钗、黛，鸳鸯亦合钗、黛，是为一样的心。要死一块儿死。”那个人也不答言。鸳鸯走到跟前一看，并不是这屋子的丫头，再仔细一看，觉得冷气侵人，一时就不见了。画鬼即有鬼气，真是《云汉》热，《北风》寒，而兼美只是冷气侵人，令人爽然自失。“风月鉴”又一现相矣。鸳鸯呆了一呆，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细细一想道：死前有想，且有“细细一想”，为“谁知”字再作掉弄。“哦，是了！这是东府里蓉哥的小大奶奶啊。他早死了的了，怎么到这里来？必是来叫我来了。他怎么又上吊呢？”书中怪事，笔下深文。怎么上吊，怎么又上吊，以兼美证鸳鸯耶？以鸳鸯证兼美耶？我也要问。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给我死的法儿。”

鸳鸯这么一想，邪侵入骨，便站起来，一面哭，一面开了妆匣，取出那年较的一绺头发，揣在怀里，就在身上解下一条汗巾，按着秦氏方才比的地方拴上。至此端主黛玉，绝无宝钗。鸳鸯固兼而不兼者也。揣

头发，解汗巾，宝、黛结发而去矣。这便是邪侵入骨，乃一翻身即成忠烈，那情种原是这情种。信然，信然。自己又哭了一回，听见外头人客散去，恐有人进来，急忙关上屋门，然后端了一个脚凳，自己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儿，套在咽喉，便把脚凳蹬开。可怜咽喉气绝，香魂出窍。不惟有“想”，且有“恐”，把上吊详细搬演，一如亲见。这才令“谁知”二字淋漓尽致。正无投奔，只见秦氏隐隐在前，鸳鸯的魂魄急忙赶上，可怜是谁？见魂魄又是谁？用笔命意，此上与尤二姐同，此下与尤二姐异。彼说钗，此说黛，固大有悬殊也。说道：“蓉大奶奶，你等等我！”那个人道：“我并不是什么蓉大奶奶，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鸳鸯道：“你明明是蓉大奶奶，怎么说不是呢？”那人道：“这也有个缘故，待我告诉你，你自然明白了。我在警幻宫中，原是个钟情的首座，管的是风清月白；降临尘世，自当为第一情人，引这些痴情怨女，早早归入情司，所以该当悬梁自尽的。秦氏在《风月宝鉴》乃乱伦蔑理之人，‘造衅开端’之主，第一情人固已。而乃曰风清月白，此清白从何来耶？又曰该当自尽，此该当又从何来？疑阵结五花八门，但能辨一‘情’字，则其阵立溃。因我看破凡情，超出情海，归入情天，所以太虚幻境痴情一司竟自无人掌管。今警幻仙子已经将你补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命我来引你前去的。”全书用鸳鸯演《易》理，即以《易》理演痴情，正警幻之作用也，于此发明之。鸳鸯的魂道：“我是个最无情的，怎么算我是个有情的人呢？”那人道：“你还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欲之事当作‘情’字，所以作出伤风败化的事来，自谓风月多情，无关紧要。是‘这情种’，乃‘风月情浓’者也。宝玉、珍、琏、蓉、蔷诸人皆是。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便是个性；喜怒哀乐已发，便是情了。是‘那情种’，乃‘谁为情种’之情种。我故曰此书演性理，以《大学》、《中庸》为主骨，看此处可知已，而绝不堕障理。至于你我这个情，正是未发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样；欲待发泄出来，这情就不为真情了。”再为“情”字作转身，乃在天人交界之处，是本书说法。既非“那情种”，又非“这情种”，其辨最细。鸳鸯的魂听了，点头会意，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

这里琥珀辞了灵，听邢、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想着去问鸳鸯明日怎样坐车的，在贾母的外间屋里找了一遍不见，便找到套间里头。刚到门口，见门儿掩着，从门缝里望里看时，只见灯光半明不灭的，影影绰绰，心里害怕，又不听见屋里有什么动静，便走回来说道：“这蹄子跑到那里去了？”劈头见了珍珠，说：“你见鸳鸯姐姐来着没有？”珍珠道：“我也找他，太太们等他说话呢，必在套间里睡着了罢？”琥珀道：“我瞧了屋里没有，那灯也没人夹蜡花儿，漆黑怪怕的，寻鸳鸯用

此二人，凤、袭、钗、黛全在两名字内。必从夹蜡花说入，直找清虚观小道士。我没进去。如今咱们一块儿进去瞧，看有没有。”琥珀等进去，正夹蜡花，珍珠道：“谁把脚凳撺在这里，几乎绊我一跤！”说着，往上一瞧，吓的“嗷哟”一声，身子往后一仰，可巧的栽在琥珀身上。贾母丫头，鸳鸯外多作“玉”旁，皆《易》象也。珍珠栽在琥珀身上，王与玉合，《易》道于此始，《易》道于此终矣。琥珀也看见了，便大嚷起来，只是两只脚挪不动。虎为西风，白为金色，琥珀而挪不动，钗、凤止矣。一时情事宛然，而寓意如此。

外头的人也都听见了，跑进来一瞧，大家嚷着，报与邢、王二夫人知道。王夫人、宝钗等听了，都哭着去瞧。至此方及宝钗，钗固兼美之半也。邢夫人道：“我不料鸳鸯倒有这样志气，快叫人去告诉老爷！”只有宝玉听见此信，便吓的双眼直竖。袭人等慌忙扶着，说道：“你要哭就哭，别闭着气！”宝玉死命的才哭出来了，写“情中情”下“情”字深挚。心想：“鸳鸯这样一个人，偏又这样死法！”又想：“实在天地间灵气，独钟在这些女子身上了。他算得了死所，鸳鸯得死所，黛玉得死所也，以视袭人之无死所，则宝钗可知。我们究竟是一件浊物，还是老太太的儿孙，谁能赶得他上！”复又喜欢起来。“这情种”“那情种”翻身处。那时宝钗听见宝玉大哭，也出来了，及到跟前，见他又笑。袭人等忙说：“不好了，又要疯了。”宝钗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宝玉听了，更喜欢宝钗的话，“倒是他还知道我的心，别人那里知道？”钗翻身便是黛，黛翻身便是鸳鸯，乃齐鲁一变之意。惜其止为齐之一变也。

正在胡思乱想，贾政等进来，着实的赞叹着说道：“好孩子，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场！”即命贾琏：“出去吩咐人，连夜买棺成殓，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殡送出，也停在老太太棺后，全了他的心志。”必如此方全心志，黛之死，宝之亡，皆不能全心志者也。“好孩子”三字，大道存焉，不止口角心情之妙肖也。贾琏答应出去。这里命人将鸳鸯放下，停放里间屋内。平儿也知道了，过来同袭人、莺儿等一千人，都哭的哀哀欲绝。内中紫鹃也想起自己终身一无着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仆的恩义，又得了死所。如今空悬在宝玉屋内，虽说宝玉仍是柔情蜜意，究竟算不得什么，明点是黛，而惜其究不能如鸳鸯之真得死所也，即注紫鹃归惜。于是更哭得哀切。王夫人即传了鸳鸯的嫂子进来，叫他看着入殓，遂与邢夫人商量了，在老太太项内赏了他嫂子一百两银子，一，始数，奇数。百，银数。两，偶数。一部《周易》参伍错综，如此而已。还说等闲了将鸳鸯所有的东西俱赏他们。绝不提其父之有无，所谓“来无始，去无终”。他嫂子磕了头出去，反喜欢说：“真真的我们姑

娘是个有志气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声，又得了好发送。”旁边一个婆子说道：“罢呀，嫂子！这会子你把一个死姑娘卖了一百银便这么喜欢了，那时候儿给了大老爷，你还不知得多少银钱呢，你该更得意了。”一句话戳了他嫂子的心，便红了脸走开了。刚走到二门上，见林之孝带了人抬了棺材来了，结果黛玉也是此人。他只得也跟进去，帮着盛殓，假意嚎哭了几声。

贾政因他为贾母而死，要了香来，上了三炷，作了一个揖，说：“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丫头论，你们小一辈都该行个礼。”政之为政是如此写，斟酌恰好。宝玉听了，喜不自胜，走上来恭恭敬敬磕了几个头。贾琏想他素日好处，也要上来行礼，被邢夫人说道：“有了一个爷们便罢了，不要折受他不得超生。”贾琏就不便过来了。以邢形政，自有轩轻，而实乃写鸳鸯之死只有宝玉，与琏固无涉也。请参看“誓绝”回评。宝钗听了，心中好不自在，便说道：“我原不该给他行礼，但只老太太去世，咱们都有未了之事，不敢胡为，他肯替咱们尽孝，咱们也该托托他，好好的替咱们服侍老太太西去，也少尽一点子心那！”说着，扶了莺儿走到灵前，一面奠酒^[4]，那眼泪早扑簌簌流下来了。奠毕，拜了几拜，狠狠的哭了他一场。众人也有说宝玉的两口子都是傻子，也有说他两个心肠儿好的，也有说他知礼的。贾政反倒合了意。此意既可合，则何意不可合，而坐视“力诘”耶？此句正自献文字底里，奈何众人不说是傻子，便说心肠好；不说心肠好，便说知礼：说来说去，不出三条，而独不解宝钗之已不作贾氏妇之说。○本书凡立大疑阵后，必随于本回前后隐作发明，其疑阵自破。如探春着棋，婆子跪哭等处，俱见本评。

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凤姐、惜春，馀者都遣去伴灵。一夜谁敢安眠？一到五更，听见外面人齐。到了辰初发引，万物归土，故用辰，辰居木火之交，初则遍重在木。书以史笔演木火通明，正“引而不发”之意也。闲文中有如许深意。贾政居长，衰麻哭泣^[5]，极尽孝子之礼。灵柩出了门，便有各家的路祭^[6]。一路上的风光不必细说。不必细说，大费寻求。走了半日，来至铁槛寺安灵，所有孝男等俱应在庙伴宿。不提。

且说家中林之孝带领人拆了棚，将门窗上好，打扫净了院子，派了巡更的人，到晚打更上夜。另提林之孝，以入下半，不可忽读。只是荣府规例，一到二更，三门掩上，男人便进不去了，里头只有女人们查夜。此下总演《易》理剥极则复之义，故从门说起。“乾坤《易》之

门”，三门则内外分为六画之卦矣。而六画只此三画来，故“一到二更三门”云云，不过此一二三而已，这便是何三。而有女无男，已到坤候。凤姐虽隔了一夜，渐渐的神气清爽了些，只是那里动得？只有平儿同着惜春各处走了一回，吩咐了上夜的人，也便各自归房。

却说周瑞的干儿子何三，早见何三，正为此回之用，乃结全书《易》象。详评见前。去年贾珍管事之时，因他和鲍二打架，被贾珍打了一顿，撵在外头，终日在赌场过日。近知贾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领办，岂知探了几天的信，一些也没有想头，便嗟声叹气的，回到赌场中闷闷的坐下。那些人便说道：“老三，你怎么样，不下来捞本了么？”何三道：“倒想要捞一捞呢，就只没有钱咧。”那些人道：“你到你们周大太爷那里去了几日，府里的钱你也不知弄了多少来，又来和我们装穷儿了。”不是追叙前文，正断定“造衅开端”之主，乃是特提。何三道：“你们还说呢！他们的金银不知有几百万，只藏着不用，明日留着，不是火烧了，便是贼偷了，他们才死心呢。”盗即是火，火即是盗，生里有死，死里有生，是乃大道。盗者，道也。那些人道：“你又撒谎。他家抄了家，还有多少金银？”何三道：“你们还不知道呢！抄去的是撙不了的^[4]。如今老太太死，还留了好些金银，他们一个也不使，都在老太太屋里搁着，等送了殡回来才分呢。”

内中有一个人听在心里，掷了几骰，便说：“我输了几个钱，也不翻本儿了，睡去了。”说着，便走出来，拉了何三道：“老三，我和你说句话。”再呼老三。阳老则变六连之乾，已成六断之坤。何三跟他出来。那人道：“你这样一个伶俐人，这样穷，为你不服这口气。”何三道：“我命里穷，可有什么法儿呢？”那人道：“你才说荣府的银子那么多，为什么不去拿些使换使换？”何三道：“我的哥哥！他家的金银虽多，你我去白要一二钱，他们给咱们吗？”那人笑道：“他不给咱们，咱们就不会拿吗？”此言委心任运之非，不逢包勇者也。何三听了这话里有话，便问道：“依你说，怎么样拿呢？”那人道：“我说你没有本事，若是我，早拿了来了。”何三道：“你有什么本事？”那人便轻轻的说道：“你若想发财，你就引个头儿。刘老老是全书引头，何三亦全书引头。我有好些朋友，都是通天的本事，不要说他们送殡去了，家里剩下几个女人，就让有多少男人也不怕，一阴既进，五阳并破，是本事通天，多少男人不怕。只怕你没这么大胆子罢呢。”何三道：“什么敢不敢，你打谅我怕那个干老子么？我是瞧着干妈的情儿上头才认他个干老子罢咧，他又算了人了？借一部《易》理，写焦大一骂，故于周瑞、何三云然，则所谓“狗彘奴”，不在此而在彼矣。你刚才的话，就只怕弄不

来，倒招了饥荒。他们那个衙门不熟？别说拿不来，倘或拿了来，也要闹出来的。”那人道：“这么说你的运气来了。我的朋友，还有海边上的呢，现今都在这里，看个风头，等个门路。若到了手，你我在这里也无益，不如大家下海去受用不好么？海为林所自出，大家下海，伙盗总由黛玉也。曰看风头，又归熙凤。你若撂不下你干妈，咱们索性把你干妈也带了去，大家伙儿乐一乐，好不好？”何三道：“老大，你别是醉了罢。别是醉了罢，又一醉金刚也。书中一切赌场，一齐收拾。倪二、张三等案都结。这些话浑说的什么？”说着，拉了那人，走到一个僻静地方，又各人商量了一回，各自分头而去。暂且不题。

且说包勇自被贾政吆喝，派去看园，贾母的事出来，也忙了，不曾派他差事。他也不理会，总是自做自吃，闷来睡一觉，醒时便在园里耍刀弄棍，倒也无拘无束。以包勇接何三，是一非二，而用一动一静写之，便不止铺叙英雄矢志。那日贾母一早出殡，他虽知道，因没有派他差事，他任意闲游。只见一个女尼带了一个道婆来到园内腰门那里扣门。观其妙窍，正腰门上事。包勇走来说道：“女师父，那里去？”道婆道：“今日听得老太太的事完了，不见四姑娘送殡，想必是在家看家，想他寂寞，我们师父来瞧他一瞧。”包勇道：“主子都不在家，园门是我看的，请你们回去罢。要来呢，等主子们回来了再来。”《易》道之妙，在以阳拒阴。婆子道：“你是那里来的个黑炭头，也要管起我们的走动来了！”包勇道：“我嫌你们这些人，我不叫你们来，你们有什么法儿？”黑炭头，红黑互变，木火相生，正是包勇。我嫌你们这些人，恶阴也，则惜春、宝玉之归空，焉得为真包勇？婆子生了气，嚷道：“这都是反了天的事了，连老太太在日，还不能拦我们的来往走动呢。你是那里的这么个横强盗，这样没法没天的，我偏要打这里走！”纯阴用事，时方至坤，是为反了天的事，而一阳即于此得复，则亦为反天也。道之为道，非强不成，故曰强盗。说着，便把手在门环上狠狠的打了几下。所谓“金环一扣，玉洞双开”，静极而动之象也。

妙玉已气的不言语，正要回身便走，不料里头看二门的婆子听见有人拌嘴似的，开门一看，见是妙玉，已经回身走去，明知必是包勇得罪了走了。近日婆子们都知道上头太太们、四姑娘都亲近得很，恐他日后说出门上不放他进来，那时如何耽得住？开门揖盗乃自上头，与题中“奴”字针对。赶忙走来说：“不知师父来，我们开门迟了。我们四姑娘在家里，还正想师父呢，再申明招盗之主。快请回来。看园的小子是个新来的，他不知咱们事。回来回了太太，打他一顿，撵出去就完了。”妙玉虽是听见，总不理他。那经得看腰门的婆子赶上，再四央

求，后来才说出怕自己担不是，几乎急的跪下。妙玉无奈，只得随了那婆子过来，包勇见这般光景，自然不好拦他，气得瞪眼叹气而回。此下妙玉皆为宝钗文字，实一人，为“狗彘奴”之首也。破木石，成金玉，正包勇叹气处。

这里妙玉带了道婆，走到惜春那里，道了恼，叙了些闲话，说起：“在家看家，只好熬个几夜，但是二奶奶病着，一个人又闷，又是害怕，能有一个人在这里，我就放心，如今里头一个男人也没有。惜春在卦为乾之坤，是一个男人也没有。能有一个，则由坤而复矣，道妙正如此。而说一个男人也没有，于不内不外之腰门已伏一包勇，正生生不息之真种子也。今儿你既光降，肯伴我一宵，咱们下棋说话儿，可使得么？”妙玉本自不肯，见惜春可怜，又提起下棋，一时高兴应了，打发道婆回去，取了茶具衣褥，命侍儿送了过来，大家坐谈一夜。惜春欣幸异常，便命彩屏去开上年蠲的雨水^[8]，预备好茶。那妙玉自有茶具。道婆去了不多一时，又来了个侍者，带了妙玉日用之物。惜春亲自烹茶，两人言语投机，说了半天。那时已是初更时候，彩屏放下棋盘，两人对弈，烹茶找“品茶”，对弈找“走火”，皆大节目处。惜春连输两盘，妙玉又让了四个子儿，惜春方赢了半子。这时已是四更，邵子所谓“冬至子之半”。天空地阔，万籁无声。妙玉道：“我到五更，须得打坐一回，我自有人服侍，你自去歇息。”惜春犹是不舍，见妙玉要自己养神，不便缠他。

正要歇去，猛听得东边上屋内上夜的人一片声喊起。自静之动，魏伯阳所谓“震来受符”。惜春那里的老婆子们也接着声嚷道：“了不得了，有了人了！”吓得惜春、彩屏等心胆俱裂，听见外头上夜的男人便声喊起来。妙玉道：“不好了，必是这里有了贼了。”惜曰有人，妙曰有贼，贼即人，盗即道，此话殊不能了。正说着，这里不敢开门，便掩了灯光，在窗户眼内往外一瞧，只见几个男人站在院内。吓得不敢作声，回身摆着手，轻轻的爬下来说：“了不得，外头有几个大汉站着！”说犹未了，又听得房上响声不绝，便有上头做夜的人进来吆喝拿贼。一个人说道：“上屋里的东西都弄了，一个人说上屋东西都弄了，剥之上一爻也。东西都弄，这才剥极。并不见人，东边有人去了，咱们到西边去。”惜春的老婆子听见有自己的人，便在外间屋里说道：“这里有好些人上了房了。”上夜的都道：“你瞧，这可不是吗？”大家一齐嚷起来。只听得房上飞下好些瓦来，众人都不敢上前。正在没法，只听园内腰门一声大响，打进门来。见一个梢长大汉，手执大棍，众人吓得藏躲不及。雷从地起，阳向肾生，正是腰门。而面子写得有声有色，少许胜

多。听得那人喊说道：“不要跑了他们一个，你们都跟我来！”这些家人听了这话，越发吓得骨软筋酥，连跑也跑不动了。百忙中有此调侃之笔，乃叹能勇之难。只见这人站在当地，只管乱喊。家人中有一个眼尖些的看出来，你道是谁？正是甄家荐来的包勇。郑重特提甄家，真假转变之候也，而必眼尖方能看出，“尖”字正“小往大来”之象也。这些人便不觉胆壮起来，便颤巍巍的说道：“有一个走了！有的在房上呢。”包勇便在地下一扑，雷从地起为复。地下一扑，底面畅满。耸身上房追赶那贼。

这些贼人明知贾府无人，先在院内偷看惜春房内，见有个绝色女尼，便顿起淫心，此是宝钗文字，故撇开惜春，正演宝钗末局也。又欺上屋俱是女人，不足畏惧。正要踹进门去，因听外面有人进来追赶，所以贼众上房。见人不多，还想抵挡，猛见一人上房赶来，那些人见是一人，越发不理论了，便用短兵抵住。那经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将贼打下房来。必有坤之一阴，方成复之一阳，是为勇。那些贼飞奔而逃，从围墙过去，包勇也在房上追捕。岂知园内早藏下几个在那里接赃，已经接过好些，此段说盗用“岂知”二字，与上半说鬼用“谁知”二字遥遥相对。见贼伙跑回，大家举械保护。见追的只有一人，明欺寡不敌众，反倒迎上来。包勇一见生气，道：“这些毛贼，敢来和我斗敌！”那伙贼便说：“我们有一个伙计被他们打倒了，不知死活，咱们索性抢了他出来。”这里包勇闻声即打。那伙贼便轮起器械，四五个人围住包勇乱打起来。一人生气即王亦一怒之说。四五人乱打，则一阳遽进，邪正交争，正大不易。外头上夜的人，也都仗着胆子，只顾赶了来。本文屡说“胆”字，胆为少阳甲木，复者，复此而已，绝非闲话。众贼见斗他不过，只得跑了。

包勇还要赶时，被一个箱子一绊，立定看时，心想东西未丢，众贼远逃，也不追赶，便叫众人将灯照看，地下只有几个空箱，叫人收拾，他便欲跑回上房。因路径不熟，走到凤姐那边，见里面灯烛辉煌，便问：“这里有贼没有？”里头的平儿战兢兢的说道：“这里也没开门，只听上屋叫喊，说有贼呢，你到那里去罢。”乱之所作在妙玉处，乃宝钗也，而凤岂能逃其罪？故次即到此。但凤虽祸首，而纵容者则在上房，故云然。包勇正摸不着路头，遥见上夜的人过来，才跟着一齐寻到上房。见是门开户启，那些上夜的在那里啼哭。

一时贾芸、林之孝都进来，见是失盗，大家着急。进内查点，老太太的房门大开，将灯一照，锁头拧折。进内一瞧，箱柜已开，路不熟，

摸不着路，言之慨然。奈何止剩空箱人家，而令急而相求之人如此耶？便骂那些上夜女人道：“你们都是死人么？贼人进来，你们不知道的么？”那些上夜的人啼哭着说道：“我们几个人轮更上夜，是管二三更的。我们都没有住脚，前后走的，他们是四更五更。更分上下，卦分上下也，有二三四五而无初爻上爻，是又一剥一复。如此等处，读者自解。我们的下班时，只听见他们喊起来，并不见一个人。赶着照看，不知什么时候把东西早已丢了。我爷们，问管四五更的！”林之孝的道：“你们个个要死，回来再说！咱们先到各处看去。”上夜的男人领着，走到尤氏那边，门儿关紧，有几个接声说：“吓死我们了！”林之孝问道：“这里没有丢东西？”里头的人方开了门，道：“这里没丢东西。”开除尤氏，不剥不复。

林之孝带着人走到惜春院内，只听里面说道：“了不得了，吓死了姑娘了，醒醒儿罢！”林之孝便叫人开门，问是怎样了，里头婆子开门，说：“贼在这里打仗，把姑娘都吓坏了。亏得妙师父和彩屏才将姑娘救醒，东西是没失。”无剥有复。林之孝道：“贼人怎么打仗？”上夜的男的说：“幸亏包大爷上了房，把贼打跑了去了，还听见打倒一个人呢。”包勇道：“在园门那里呢。”贾芸等走到那边，果见一人躺在地下死了。“乾坤《易》之门户”，大观所从出也，故何三必死于此。细细一瞧，好像周瑞的干儿子。作者自明此书止借《易》卦以敷衍耳，岂敢直言衍《易》？故云“好像”。众人见了诧异，派一个人看守着，又派两个人照看前后门，俱仍照关锁着。

林之孝便叫人开了门，报了营官。立刻到来查勘寻察贼踪，是从后夹道上屋的，复从地起，丹家所谓“夹脊三关”。到了西院房上，见那瓦破碎不堪，一直过了后园去了。众上夜的齐声说道：“这不是贼，是强盗。”营官着急道：“并非明火执杖，怎算是强盗？”讳盗为窃，固是调侃营官，而深意存焉。宝、黛以死亡为复，非真复，即非真道也。上夜的道：“我们赶贼，他在房上掷瓦，我们不能近前，幸亏我们家的姓包的上房打退。赶到园里，还有好几个贼竟与姓包的打仗，打不过姓包的，才都跑了。”营官道：“可又来^[9]，若是强盗，倒打不过你们的人么？不用说了，你们快查清了东西，递了失单，我们报就是了。”

贾芸等又到上房，已见凤姐扶病过来，惜春也来了。一剥一复，同集于此。贾芸请了凤姐的安，问了惜春的好，大家查看失物。因鸳鸯已死，琥珀等又送灵去了，那些东西都是老太太的，并没见数，只用封锁，如今打从那里查去？《易》数原无既极，何处可查？众人都

说：“箱柜东西不少，如今一空，偷的时候不少，点明剥极，而剥自姤来，由五月至九月方成，是时候不少。那些上夜的人管什么的？况且打死的贼是周瑞的干儿子，必是他们通同一气的。”凤姐听了，气的眼睛直瞪瞪的，便说：“把那些上夜的女人都拴起来，交给营里审问！”众人叫苦连天，跪地哀求。

不知怎生发放，并失去的物有无着落，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上回为一大段。全书以《周易》明消长。重一复卦，故以贾复为之祖，处处抱定此意，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到此回一齐收拾矣。上半下半，不容分析。“鸳鸯”是全《易》卦图，“狗彘”是剥复卦象也。摘来廿一史，严分忠佞之途；编成十二钗，慎辨贞淫之界。鸳鸯归去，还太极于清虚；狗彘招来，见天心于地府。故西风力诘，遥遥北静王回。黑炭头执棍来坎，红娘子借车去矣。九州海外，孤雁天边。这篇花绣从看，到底金针不度。

【护花主人评曰】鸳鸯殉主，固是义气，亦是怨气。贾赦虽已远去，邢夫人应胆虚心战。

凤姐睡倒，秋桐一看便去，平儿即属丰儿回明邢、王二夫人，一笔不漏。

鸳鸯自缢时，寻取所剪头发揣入怀中，顿使前事刺人心目，文笔灵警异常。秦氏多情而淫，何能超出情海，归入情天？痴情一司，恐尚未能卸事。况秦氏生前并无看破凡情影响，此说似属无根。慧心人须将册中题画及该当悬梁等语前后细参，此中有作者隐语真情，借笔写影深文，可以意会，不可言传。

宝玉、宝钗一样行礼，两样心事。

强聘彩霞，是来旺之子；引路上盗，是周瑞干儿。俱是凤姐信用之人，安得不招物议？

何三说看干妈情儿上，不知周瑞家与何三有何情分，是作者暗笔。

妙玉是夜忽在惜春处住宿，以致被盗窥见，为明日被劫之由。数固有定，文亦有意。

此时包勇进来，盗不踰门，端为保全惜春而说。

【大某山民评曰】鸳鸯自尽时，灯光惨淡，隐隐逢人之候，事在仓皇急遽，心犹从容暇豫，一绺鬓发，殷殷怀好，应怜结者之无人。

金鸳鸯跟贾母西去，虽云自缢，却算善终；紫鹃致恨，不从姑娘于地下，厥后随藕榭出家，亦得堕善趣，皆丽竖中翘楚。高飞遐举，诤伍

藩篱之鷄？

妙玉回身走去，婆子若不坚求，则妙玉必不进去；不进去则贼不见，不见则不劫，不劫则不死，飞来横祸，皆由婆子。可知凡有坚求者，必当坚却之。

此回接上回是一时事。

[1] 辞灵：出殡前，亲友向灵柩行礼告别。

[2] 孝幕：悬挂在灵床或灵柩前的帐幕。

[3] 身子：妇女的终身大事。

[4] 奠酒：洒酒于地以祭奠死者。

[5] 衰（cuī）麻：丧服，衰衣麻经。

[6] 路祭：出殡时，亲友们在灵柩经过的途中祭奠。

[7] 撂不了的：没有地方放置。

[8] 罽：静置使清洁。

[9] 可又来：对自己或别人说的话表示肯定或加重语气。犹言的确是。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讎仇赵妾赴冥曹

话说凤姐命捆起上夜众女人送营审问^[1]，女人跪地哀求。林之孝同贾芸道：“你们求也无益，老爷派我们看家，没有事是造化；如今有了事，上下都耽不是^[2]，谁救得你？若说是周瑞的干儿子，连太太起，里里外外的都不干净。”一书用王姓，字义到此统缴。何三即王，王即何三。凤姐喘吁吁的说道：“这都是命里所招，和他们说什么？带了他们去就是了。这丢的东西，你告诉营里去，说实在是老太太的东西，问老爷们才知道，不辨东西，但委之命，千古无心而坏大事者比比皆然。甚矣！利令智昏也。等我们报了去，请了老爷们回来，自然开了失单送来。文官衙门里^[3]，我们也是这样报。”贾芸、林之孝答应出去。

惜春一句话也没有，只是哭，道：“这些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为什么偏偏碰在咱们两个人身上？明日老爷、太太要回来，我怎么见人？说把家交给咱们，如今闹到这个分儿，还想活着么？”凤姐道：“咱们愿意吗？现在有上夜的人在那里。”惜自认，故为复；凤诤人，故为剥。千古坏事人下场头都是这般说。惜春道：“你还能说，况且你又病着，我是没有说的。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的，他撺掇着太太派我看家的，如今我的脸搁在那里呢？”说着，又痛哭起来。仍演“首罪宁”之义，而写惜春一力自认，并撇凤姐。知耻近勇，真复机亦跃然言下。凤姐道：“姑娘你快别这么想。若说没脸，大家一样的。你若这么糊涂想头，我更搁不住了。”

二人正说着，只听见外头院子里有人大嚷的说道：方就惜春演勇，因入包勇。“我说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4]，我们甄府里从来是一概不许上门的。三而六，阳变阴；姑而婆，少变老。又姑婆为老妇之称，而姑婆乃不嫁之人，不嫁而妇，实钗之情事也。用熟语作新文，劝惩中更有劝惩。不想这府里倒不讲究这个呢。昨儿老太太的殡才出去，那个什么庵里的尼姑死要到咱们这里来。我吆喝住不准他们进来，腰门上的老

婆子倒骂我，死央及叫放那姑子进去。“死要到”是死黛玉，“死央及”是死史、凤，两“死”字笔如铸铁。那腰门子一会儿开着，一会儿关着，不知做什么，我不放心没敢睡。“腰门子不知做什么”数语，令人失笑，而实则大道存焉。不放心，不敢睡，正形容勇之所以为勇。此段义理深奥，真括《参同契》一部。听到四更，这里就嚷起来，我来叫门，倒不开了。我听见声儿紧了，打开了门，见西边院子里有人站着，我便赶走打死了。我今日才知道这是四姑奶奶的屋子。那个姑子就在里头，今日天没亮，溜出去了。可不是那姑子引进来的贼么？”“初试”即“一进”，演姤卦。说袭人实说宝钗也。姤为剥之主，为坤之渐，为复之归，则成现在之象者，由姤始，是“招伙盗”者由钗始也。一口咬定，不容移易。

平儿等听着，都说：“这是谁？这么没规矩？姑娘、奶奶都在这里，敢在外头混嚷吗？”凤姐道：“你听见说他甄府里，别就是甄家荐来的那个厌物罢。”《易》无体无方，是没规矩。无处无《易》，无时无《易》，是为厌物。惜春听得明白，惜则明白，凤则昧昧，死而不知其所以死，千古令人叹息。更加心里过不的。凤姐接着问惜春道：“那个人混说什么姑子，你们那里弄了个姑子住下了？”惜春便将妙玉来瞧他，留着下棋守夜的话说了。凤姐道：“是他么？他怎么肯这样？是再没有的话。但是叫这讨人嫌的东西嚷出来，老爷知道了，也不好。”惜春愈想愈怕，站起来要走。走由于怕，底面玲珑。凤姐虽说坐不住，又怕惜春害怕，弄出事来，只得叫他先别走：“且看着人把偷剩下的东西收起来，再派了人看着，才好走呢。”平儿道：“咱们不敢收，等衙门里来了，踏看了才好收呢。但知收东西，所以利令智昏，不如平儿之明也。此回平儿皆重提，盖巧姐之为复，复于平之屏，不复于凤之风也。咱们只好看着。但不知老爷那里有人去了没有？”凤姐道：“你叫老婆子问去。”一回进来说：“林之孝是走不开，家下人要伺候查验的，再有的是说不清楚的，已经芸二爷去了。”报信必用贾芸，小红之主也。凤姐点头，同惜春坐着发愁。

且说那伙贼原是何三等邀的，偷抢了好些金银财宝接运出去，见人追赶，知道都是那些不中用的人；要往西边屋内偷去，在窗外看见里面灯光底下两个美人：一个姑娘，一个姑子。那些贼那顾性命，顿起不良，就要踹进来。因见包勇来赶，才获赃而逃，只不见了何三。大家且躲入窝家，到第二天打听动静，知是何三被他们打死，已经报了文武衙门，这里是躲不住的，便商量趁早归入海洋大盗一处去；若迟了，通缉文书一行，关津上就过不去了^[5]。内中一个人胆子极大，便说：“咱们走是走，我就只舍不得那个姑子，长得实在好看，不知是那个庵里的雏儿

呢^[6]？”宝玉惟胆小，故听钗夺黛；今劫妙玉者乃胆大之人，是正以妙代钗，为黛报复。一个人道：“呵呀！我想起来了，必就是贾府园里的什么栊翠庵里的姑子，不是前年外头说他和他们家什么宝二爷有原故，后来不知怎么又害起相思病来了，请大夫吃药的？就是他。”那一个人听了，说：“咱们今日躲一天，叫咱们大哥借钱置办些买卖行头^[7]，明日亮钟时候^[8]，陆续出关，你们在关外二十里坡等我。”说鬼是鬼，说盗是盗，善于格物而能用笔也。至此则就妙玉脱卸宝钗，止写宝钗。二十里坡是眼，“大受笞挞”回说蒋玉函在东郊二十里紫檀堡，今云下海出关，非东郊乎？二十里坡，即二十里堡，袭所归之处，即钗之去路也。众贼议定，分赃俵散^[9]。不提。

且说贾政等送殡，到了寺内安厝毕^[10]，亲友散去。贾政在外厢房伴灵，邢、王二夫人等在内，一宿无非哭泣。到了第二日，重新上祭。正摆饭时，只见贾芸进来，在老太太灵前磕了个头，忙忙的跑到贾政跟前，跪下请了安，喘吁吁的将昨夜府里被盗之事，将老太太上房的东西都偷去，包勇赶贼，打死了一个，已经呈报文武衙门的话说了一遍。看他叙事摘由，何等简净！而谈者总不满其繁，何也？贾政听了发怔，邢、王二夫人等在里头也听见了，都吓得魂不附体，并无一言，只有啼哭。惜春没话，贾政发怔，邢、王无言，总成坤静。

贾政过了一会子，问失单怎样开的，贾芸回道：“家里的人都不知道，还没有开单。”坤有拆无单，故屡提失单，而开单即复，必俟过一会子也。贾政道：“还好，咱们动过家的^[11]，若开出好的来，反耽罪名。快叫琏儿！”贾琏领了宝玉等去别处上祭未回，贾政叫人赶了回来。贾琏听了，急的直跳，一见芸儿，也不顾贾政在那里，便把贾芸狠狠的骂了一顿，说：“不配抬举的东西！我将这样重任托你，押着人上夜巡更，你是死人么？亏你还有脸来告诉！”说着，往贾芸脸上啐了几口。此透“恶子独承家”也，面子何其周到，底子何其奥衍！贾芸垂手站着，不敢回一言。贾政道：“你骂他也无益了。”贾琏然后跪下说：“这便怎么样？”贾政道：“也没法儿，只有报官缉贼。但只是一件，老太太遗下的东西，咱们都没动。你说要银子，我想老太太死得几天，谁忍得动他那一项银子？有误认孝慈而坏事者，仍与政、刑同一坏事。原打谅完了事，算了账，还人家；再有的，在这里和南边置坟产的。再有东西也没有数儿。如今说文武衙门要失单，若将几件好的东西开上，恐有碍；若说金银衣饰若干，又没有实在数目，谎开使不得。倒可笑你如今竟换了一个人了，为什么这样事理不开，你跪在这里是怎么样呢？”剥而变复，是换了一个人。复从下起，故跪下。贾琏也不敢答言，只得站

起来就走。贾政又叫道：“你那里去？”贾璉又跪下道：“赶回去料理清楚再来回。”贾政“哼”的一声，贾璉把头低下。贾政道：“你进去回了你母亲，叫了老太太的一两个丫头去，叫他们细细的想了开单子。”贾璉心里明知老太太东西都是鸳鸯经管，他死了问谁？就问珍珠他们，那里记得清楚？只不敢驳回，连连的答应了起来。走到里头，邢、王二夫人又埋怨了一顿，叫贾璉快回去：“问他们这些看家的，说明儿怎么见我们？”贾璉也只得答应了出来，一面令人套车，预备琥珀等进城；珍珠是袭，琥珀是凤，总一钗也。失单是此，开单亦是此。自己骑上骡子，跟了几个小厮，如飞回去。贾芸也不敢再回贾政，斜签着身子，慢慢的溜出来，骑上了马，来赶贾璉。一路无话。一路无话，马骡即是话。马为一阳，复也，而复非真复，故必着一骡，骡种而不育之物也。

到回了家中，林之孝请了安，一直跟了进来。贾璉到了老太太上屋，见了凤姐、惜春在那里，心里又恨，又说不出，便问林之孝道：“衙门里瞧了没有？”林之孝自知有罪，便跪下回道：“文武衙门都瞧了，来踪去迹也看了，尸也验了。”贾璉吃惊道：“又验什么尸？”林之孝又将包勇打死的伙贼似周瑞的干儿子的话回了贾璉。贾璉道：“叫芸儿！”贾芸进来，也跪着听话。贾璉道：“你见老爷时，怎么没有回周瑞的干儿子做了贼，被包勇打死的话？”贾芸说道：“上夜的人说像他的，恐怕不真，所以没有回。”贾璉道：“好糊涂东西！你若告诉了，我就带了周瑞来一认，可不就知道了？”“像”字义评在上回，此申明之，故必特提。糊涂东西，以点清《易》卦。林之孝回道：“如今衙门里把尸首放在市口儿招认去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易》之无物不备有如此。贾璉道：“这又是个糊涂东西！糊涂东西特再提。谁家的人做了贼被人打死，要偿命么？”林之孝回道：“这不用人家认，奴才就认得是他。”惟孝为能知《易》。贾璉听了想道：“是呵！我记得珍大爷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么？”林之孝回说：“他和鲍二打架来着，爷还见过的呢。”贾璉听了更生气，便要打上夜的人。林之孝哀告道：“请二爷息怒。那些上夜的人，派了他们还敢偷懒？只是爷府上的规矩，三门里一个男人不敢进去的，就是奴才们，里头不叫也不敢进去。奴才在外同芸哥儿刻刻查点，见三门关的严严的，外头的门一重没有开，那贼是从后夹道子来的。”贾璉道：“里头上夜的女人呢？”林之孝将分更上夜、奉奶奶的命捆着等爷审问的话回了。贾璉又问：“包勇呢？”林之孝说：“又往园里去了。”贾璉便说：“去叫来。”小厮们便将包勇带来。说：“还亏你在这里，若没有你，只怕所有房屋里的东西都抢了去了呢。”此非演贾璉之明，乃演东西之亘古如新者，包勇有以留之也。是所谓刘老老。包勇也不言语。惜春恐他说出那话，心

下着急，凤姐也不敢言语。只见外头说：“琥珀姐姐等回来了。”大家见了，不免又哭一场。贾琏叫人检点偷剩下的东西，只有些衣服、尺头、钱箱未动，馀者都没有了。贾琏心里更加着急，想着外头的棚杠银、厨房的钱都没有付给，明儿拿什么还呢？便呆想了一会。只见琥珀等进去哭了一会，见箱柜开着，所有的东西怎能记忆？便胡乱想猜，虚拟了一张失单，虚拟失单，便是像，是何三“像”字义。命人即送到文武衙门。贾琏复又派人上夜，凤姐、惜春各自回房。贾琏不敢在家安歇，也不急埋怨凤姐，竟自骑马赶出城外。这里凤姐又恐惜春短见，又打发了丰儿过去安慰。

天已二更，不言这里贼去关门，众人更加小心，谁敢睡觉？且说伙贼一心想着妙玉，知是孤庵女众，不难欺负。到了三更静，史、凤、探、钗皆剥之主，史、凤死，探远嫁，皆去矣；而钗则不死不去，不知所终，故借妙玉以收拾之。夫然后剥极复生，故亦曰三更人静，亥子之间也。便拿了短兵器，带了些闷香，跳上高墙。远远瞧见栊翠庵内灯光犹亮，便潜身溜下，藏在房头僻处。等到四更，见里头只有一盏海灯，妙玉一人在蒲团上打坐。歇了一会，便嗟声叹气的说道：“我自玄墓到京，原想传个名的，为这里请来，不能又栖他处。昨日好心去瞧四姑娘，反受了这蠢人的气，夜里又受了大惊；今日回来，那蒲团再坐不稳，只觉肉跳心惊。”此段为述为叙，殊不可分，乃作者自道也。即“登太虚”用“谁知”二字之义。因素常一个人打坐的，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岂知到了五更，寒颤起来。冷香丸从此收拾，故未闻香先说寒颤，而时在五更，木令行矣。是为黛玉作报复。正要叫人，只听见窗外一响，想起昨晚的事，更加害怕，不免叫人。岂知那些婆子都不答应。自己坐着，觉得一股香气透入头门，便手足麻木，不能动弹，口里也说不出话来，心中更自着急。只见一个人拿着明晃晃的刀进来。此时妙玉心中却是明白，只不能动，想是要杀自己，肚里事，眼中人，又一一说到，都是画鬼笔。索性横了心，倒也不怕。宝钗生平都是横心，都是不怕。那知那个人把刀插在背后，腾出手来，将妙玉轻轻的抱起，轻薄了一会子，便拖起背在身上。此时妙玉心中只是如醉如痴。可怜一个极洁极净的女儿，被这强盗的闷香薰住，由着他摆弄了去了。“欲洁何曾洁”，一妙如此，宝、黛、钗可知矣。

却说这贼背了妙玉来到园后墙边，搭了软梯，爬上墙，跳出去了。外边早有伙计弄了车辆，在园外等着。那人将妙玉放倒在车上，反打起官衙灯笼，叫开栅栏，急急行到城门，正是开门之时。门官只知是有公干出城的，也不及查诘。本大盗也，而用车马、官衙灯笼，门官亦以为

公干，全书演宝钗都是如此。写其大奸大恶，遍写以温厚和平，而看官亦认其为“贤宝钗”，何此门官之比比也！赶出城去，那伙贼加鞭，赶到二十里坡，和众强徒打了照面，各自分头奔南海而去。不知妙玉被劫，或是甘受污辱，还是不屈而死，不知下落，也难妄拟。仍用三人合收一妙。甘受污辱，“绛芸轩”之钗也；不屈而死，“归离恨”之黛也；不知下落，也难妄拟，宝玉之归空门，钗之末路也。而其实侧重在宝钗。

只言栊翠庵一个跟妙玉的女尼，他本住在静室后面，睡到五更，听见前面有人声响，只道妙玉打坐不安。后来听见有男人脚步，门窗响动，欲要起来瞧看，只是身子发软，懒怠开口，又不听见妙玉言语，只睁着两眼听着。到了天亮，才觉得心里清楚，披衣起来，叫了道婆预备妙玉茶水，他便往前面来看妙玉。岂知妙玉的踪迹全无，门窗大开，心里诧异昨晚响动，甚是疑心，说：“这样早，他到哪里去了？”走出院门一看，有一个软梯靠墙立着，地下还有一把刀鞘，一条搭膊，梯所以缘物而软，则钗之作用；鞘所以藏刀，亦钗之作用；至其到处笼络，便是搭膊。害人即以自害，宝钗之妙也。便道：“不好了！昨晚是贼烧了闷香了！”急叫人起来查看，庵门仍是紧闭。那些婆子女侍们都说：“昨夜煤气薰着了^[12]，今早都起不起来，这么早，叫我们做什么？”那女尼道：“师父不知哪里去了？”众人道：“在观音堂打坐呢。”女尼道：“你们还做梦呢！你来瞧瞧。”全书一梦也。在观音堂，乃妙之来路，即妙之去路也。众人不知，也都着忙，开了庵门，满园里都找到了，想来或是到四姑娘那里去了。众人来叩腰门，又被包勇骂了一顿。众人说道：“我们妙师父昨晚不知去向，所以来找。求你老人家叫开腰门，问一问来了没来就是了。”包勇道：“你们师父引了贼来偷我们，已经偷到手了，他跟了贼去受用去了。”袭人所说“难道贼也跟他”。众人道：“阿弥陀佛！说这些话的防着下割舌地狱。”包勇生气道：“胡说！一部胡说，正是要人念心，正是叫人扞舌。你们再闹，我就要打了！”众人陪笑央告道：“求爷叫开门，我们瞧瞧，若没有，再不敢惊动你太爷了。”包勇道：“你不信，你去找，若没有，回来问你们。”包勇说着，叫开腰门。众人且找到惜春那里。

惜春正是愁闷，惦着妙玉：“清早去后，不知听见我们姓包的话没有？只怕又得罪了他，以后总不肯来，我的知己是没有了。惜春引宝钗为知己，明复非真复，而为“惑偏私”立案。况我现在实难见人，父母早死，嫂子嫌我。头里有老太太，到底还疼我些；如今也死了，留下我孤苦伶仃，如何了局？”想到：“迎春姐姐磨折死了，史姐姐守着病人，三姐姐远去，这都是命里所招，不能自由。再将三春一总，而纳湘云于

中，置妙玉于外，而“偏私”之见从妙玉起，是一切败坏都从宝钗起。独有妙玉如闲云野鹤，无拘无束，我能学他，就造化不小了。但是我是世家之女，怎能遂意？这回看家已大耽不是，还有何颜在这里？又恐太太们不知我的心事，将来的后事如何呢？”想到其间，便要把自己的青丝铰去，要想出家。彩屏等听见，急忙来劝，岂知已将一半头发铰去。此书是儒理，非二氏。凡演僧道至宝玉做和尚，都是半语，故惜春头发铰去一半。彩屏愈加着忙，说道：“一事不了，又出一事，这可怎么好呢？”伙盗是剥之坤，剪发亦剥之坤，是一事。

正在吵闹，只见妙玉的道婆来找妙玉。彩屏问起来由，先吓了一跳，说是：“昨日一早去了没来。”里面惜春听见，急忙问道：“那里去了？”四字亦显豁，亦微妙，妙不可言。道婆们将昨夜听见的响动，被煤气薰着，今早没有见妙玉，庵内梯子刀鞘的话说了一遍。惜春惊疑不定，想起昨日包勇的话来，必是那些强盗看见了他，昨晚抢去了，也未可知。但是他素来孤洁的很，岂肯惜命？“怎么你们都没听见么？”“绛芸轩”无人听见，此又何必听见？抑且书外之书又何从听见？众人道：“怎么不听见？只是我们这些人都是睁着眼，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必是那贼子烧了闷香。妙姑一人想也被贼闷住，不能言语。闷香之作用，即冷香之作用，自元春以次诸人无不被其闷者。况且贼人必多，拿刀弄杖威逼着，他还敢声喊么？”此一推原尤妙尤恶，演在袭人之嫁，愈宽愈刻。正说着，包勇又在腰门那里嚷说：“里头快把这些混帐的婆子赶了出来罢！快关腰门！”彩屏听见，恐耽不是，只得叫婆子出去，叫人关了腰门。惜春于是更加苦楚。无奈彩屏等再三以礼相劝，仍旧将一半青丝笼起。大家商议不必声张，就是妙玉被抢，也当着不知，且等老爷、太太回来再说。惜春心里已死定下了一个出家的念头，暂且不提。设此一段，既无妙玉，何有惜春？只立宝玉一走，宝钗亦走之影而已，故暂且不提。

且说贾琏回到铁槛寺，将到家中查点了上夜的人、开了失单报去的话回了。贾政道：“怎样开的？”贾琏便将琥珀所记得的数目单子呈出，并说：“这上头元妃赐的东西，已经注明；还有那人家不大有的东西，不便开上，祸由气数之天，故必提元妃所赐，而书中一切暧昧，皆人家不大有者也。等侄儿脱了孝，出去托人细细的缉访，少不得弄出来的。”贾政听了合意，就点头不言。贾琏进内见了邢、王二夫人，商量着：“劝老爷早些回家才好呢，不然都是乱麻似的。”邢夫人道：“可不是？我们在这里也是提心吊胆。”贾琏道：“这是我们不敢说的，还是太太的主意，二老爷是依的。”邢夫人便与王夫人商议妥了。废礼废孝必

出于邢。过了一夜，贾政也不放心，打发宝玉进来说：“请太太们今日回家，过两三日再来。家人们已经派定了，里头请太太们派人罢。”邢夫人派了鹦哥等一干人伴灵，将周瑞家的等人派了总管，其余上下人等都回去。一时忙乱，套车备马。贾政等在贾母灵前辞别，众人又哭了一场。

都起来正要走时，只见赵姨娘还爬在地下不起，周姨娘打谅他还哭，便去拉他。以周起，以周承。岂知赵姨娘满嘴白沫，眼睛直竖，把舌头吐出，“财”字、“妒”字色相如此。反把家人吓了一跳。贾环过来乱嚷，赵姨娘醒来说道：“我是不回去的，跟着老太太回南去。”众人道：“老太太那用你来？”赵姨娘道：“我跟了一辈子老太太，大老爷还不依，弄神弄鬼来算计我。我想仗着马道婆要出我的气，银子白花了好些，也没有弄死了一个。如今我回去了，又不知谁来算计我？”此“死雠仇”入手擒题处，乃直说凤姐处也。“返金陵”者凤，故跟回南。凤不死，宝不走，书不完，《易》卦未了也。故作鸳鸯语，而却提“叔嫂逢五鬼”，恍惚离迷，逼真鬼话。又不知谁来算计，乃明透“欺弱女”，非凤而何？众人听见，早知是鸳鸯附在他身上。邢、王二夫人都不言语，瞅着。只有彩屏等代他央告道：“鸳鸯姐姐，你死是自己愿意的，与赵姨娘什么相干？放了他罢。”见邢夫人在这，也不敢说别的。赵姨娘道：“我不是鸳鸯，他早到仙界去了。我是阎王差人拿我去的。我而拿我，奇语奇姿，而阎王差人，则俗画太极图中半红中之一黑星也。正是鸳鸯。要问我为什么和马婆子用魇魔法的案件。”说着，便叫：“好琏二奶奶，你在这里老爷面前少顶一句儿罢！我有一千日的不好，还有一天的好呢。好二奶奶，亲二奶奶，并不是我要害你！我一时糊涂，听了那个老娼妇的话。”

正闹着，贾政打发人进来叫环儿。婆子们去回说：“赵姨娘中了邪了，三爷看着呢。”贾政道：“没有的事，百二十回总是没有的事。我们先走了。”于是爷们等先回。这里赵姨娘还是混说，一时救不过来。邢夫人恐他又说出什么来，便说：“多派几个人在这里瞧着他，咱们先走。到了城里，打发大夫出来瞧罢。”王夫人本嫌他，也打撒手儿。宝钗本是仁厚的人，虽想着他害宝玉的事，心里究竟过不去，背地里托了周姨娘在这里照应。“妒”字在斜阳侧照。那周姨娘也是个好人，便应承了。李纨说道：“我也在这里罢。”王夫人道：“可以不必。”于是大家都要起身。贾环急忙道：“我也在这里吗？”王夫人啐道：“糊涂东西！你姨妈的死活都不知，你还要走吗？”纨则请留，环则要去，一善一恶，一阳一阴，循环无端，正糊涂东西之理也。贾环就不敢言语了。宝玉

道：“好兄弟，你是走不得的。你是走不得的，用对照法以透“独承家”。我进了城，打发人来瞧你。”说毕，都上车回家。寺里只有赵姨娘、贾环、鹦哥等人。

贾政、邢夫人等先后到家，到了上房，哭了一场。林之孝带了家下众人请了安，跪着。贾政喝道：“去罢，明日问你！”此仍是坤卦中事，非复卦中事，七日之六日也，故明日问，而文面省而肖。凤姐那日发晕了几次，竟不能出接。只有惜春见了，觉得满面羞惭。邢夫人也不理他，王夫人仍是照常，李纨、宝钗拉着手说了几句话。独有尤氏说道：“姑娘你操心了，倒照应了好几天！”惜春一言不答，只紫涨了脸。宝钗将尤氏一拉，使了个眼色，尤氏等各自归房去了。惜春之“惑偏私”，尤氏责之是也。而“矢素志”从此坚，仍是宝钗之所致也，在一拉、一使眼色，而各人神情如绘。贾政略略的看了一眼，叹了口气，并不言语，到书房席地坐下^[13]，叫了贾琏、贾蓉、贾芸，吩咐了几句话。宝玉要在书房来陪贾政，贾政道：“不必。”兰儿仍跟他母亲，一宿无话。

次日，林之孝一早进书房跪着，贾政将前后被盗的事问了一遍，并将周瑞供了出来，又说：“衙门拿住了鲍二，身边搜出了失单上的东西，现在夹讯^[14]，要在他身上要这一伙贼呢。”贾政听了大怒道：“家奴负恩，引贼偷窃家主，真是反也！”鲍二是姤，反之为复，故云反也。而声容酷肖。立刻叫人到城外将周瑞捆了，送到衙门审问。林之孝只管跪着，不敢起来。贾政道：“你还跪着做什么？”林之孝道：“奴才该死，求老爷开恩。”正说着，赖大等一千办事家人上来请了安，呈上丧事账簿。贾政道：“交给琏二爷算明了来回。”以周瑞、林之孝作结，乃一篇之主骨；以帐簿截然而止，正一篇不了帐也。吆喝着林之孝起来出去了。贾琏一腿跪着，在贾政身边说了一句话，贾政把眼一瞪，道：“胡说！老太太的事，银两被贼偷去，就该罚奴才拿出来么？”剥穷上反下演义也，胡说正是如此。贾琏红了脸，不敢言语，站起来也不敢动。贾政道：“你媳妇怎么样？”贾琏跪下说：“看来是不中用了。”贾政叹口气道：“我不料家运衰败，一至如此。况且环哥儿他妈尚在庙中病着，也不知是什么症候。你们知道不知道？”贾琏也不敢言语。贾政道：“传出话去，叫人带了大夫瞧去。”凤之病即赵之病，致衰败之一人也。贾政梦梦，至此日方求医，迟矣。然犹知求医，则尚有一隙之明，为由坤而复之地也。贾琏即忙答应着出来，叫人带了大夫铁槛寺去瞧赵姨娘。

未知死活，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下回为一大段，为黛玉作报复文字也。夺黛者钗，故上半回以妙玉断钗之末局；助钗夺黛者凤，故下半回以赵姨作风之收场。上半回其义隐，以其无宝钗一字也；下半回其义显，以其有琏二奶奶明文也。上半完“色”字，下半完“财”字，总以收束《易》道也。故文承上回，从鸳鸯、包勇而来，即起下回归刘老老、巧姐而去。

【护花主人评曰】惜春抱怨尤氏撺掇太太派令看家，与上回贾琏心中所想尤氏与惜春不睦，派令看家，也不中用情事一线穿成，且为惜春决志出家根由。

三姑六婆，大户人家不应听其走动。以妙玉如此之孤洁，尚不免于物议，何况其他？贾府门第虽高，而僧尼道婆往来无忌，便惹出许多恶事，须得包勇大闹一场，庶几爽人心目。

贾琏问包勇，包勇也不言语，最为得体，且省却无数枝节。但有功不赏，亦可见贾政、贾琏不能有心腹家人。

妙玉被劫，或甘受污辱，或不屈而死，作者虽阙疑不叙，然读画册所题“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是陷泥中”四句，亦可想见其人。

惜春剪发出家之念，已不可挽回，与鸳鸯之剪发事异而情同。

贾琏开失单颇有斟酌。

鸳鸯既仙去，如何又附在赵姨身上？此是众人揣度，所以仍于赵姨口中隐隐说破。

凤姐尚在，如何先在阴司告状？亦是疑鬼疑神情状。

贾琏打千回话，轻声低语，不知所言何事，乃于贾政口中喝破，描写得情。

第一百四回至一百十二回一大段，应分三小段：一百四、五回为一段，叙小人布散流言，以致宁府被抄；一百六、七、八、九回为一段，写贾母祷天散财及勉强寻欢，为得病之由，又带叙贾政复职，迎春物故；一百十回、十一、十二回为一段，叙贾母寿终，鸳鸯殉主、赵姨冥报、妙玉被劫此三人公案，中间夹叙凤姐患病，惜春剪发，为将来及出家之由。

【大某山民评曰】宝、妙二人，玉各有瑕，僧尼相会，行所无事焉，初时情丝绊惹，偷儿早已知觉，故敢掳掠。呜呼，沙吒利之场，于兹再见。蚂蚁不钻无缝街，俚言可采。

银已偷尽，早知如此，何弗拿些出来，在丧时使用，俾凤姐不致掣肘，鸳鸯不致怨恨乎？命里穷时只是穷，徒多两番懊恼耳。

此回仍接前回事。

[1] 营：即武官衙门。

[2] 耽：担负，承当。

[3] 文官衙门：地方政府。与武官衙门相对而言。

[4] 三姑六婆：三姑指尼姑、道姑、卦姑；六婆指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

[5] 关津：水陆要道的关卡。

[6] 雏儿：年轻而无阅历者。

[7] 行头：装备用具。

[8] 亮钟：五更时钟楼上敲的钟。

[9] 俵散：散发，分发。

[10] 安厝（cuò）：此指停放灵柩等待下葬。

[11] 动过家：抄过家的隐讳说法。

[12] 煤气：燃料燃烧时所生的烟火废气。

[13] 席地坐下：古代丧俗，守孝期间，孝子只能席地坐卧。

[14] 夹讯：动用夹棍拷问。

第一百十三回

忤宿冤凤姐托村姬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话说赵姨娘在寺内得了暴病，见人少了，更加混说起来，吓得众人都怕。就有两个女人搀着赵姨娘，双膝跪在地下，说一回，哭一回。有时爬在地下叫饶说：“打杀我了！红胡子的老爷，我再不敢了！”有一时双手合着，也是叫疼，眼睛突出，嘴里鲜血直流，头发披散。人人害怕，不敢近前。那时又将天晚，赵姨娘的声音只管喑哑起来了，居然鬼嚎一般，前借盗收拾宝钗，此借鬼收拾凤姐，皆作者为黛玉快心处也。无人敢在他跟前，只得叫了几个有胆量的男人进来坐着。赵姨娘一时死去，隔了些时，又回过来，整整的闹了一夜。

到了第二天，也不言语，只装鬼脸，自己拿手撕开衣服，露出胸膛，好像有人剥他的样子。可怜赵姨娘虽说不出来，其痛苦之状实在难堪。“妒”之一字，作者深恶，故立一赵姨案以痛惩之，以惩凤姐，即以惩凡为赵者。凡阴毒害人，亦谁脱此痛苦。正在危急，大夫来了，也不敢诊脉，只嘱咐：“办后事罢。”说了，起身就走。那送大夫的家人再三央告，说：“请老爷看看脉，小的好回禀家主。”那大夫用手一摸，已无脉息。贾环听见，然后大哭起来。哭，孝也。贾环亦知哭，亦能大哭，人心不死，人道不绝也，是即所谓脉息。看“然后”二字，有多少惋惜，多少希冀！众人只顾贾环，谁料理赵姨娘？只有周姨娘心里苦楚，想到：“做偏房侧室的下场头不过如此，况他还有儿子的，我将来死起来，还不知怎样呢？”于是反哭的悲切。

且说那人赶回家去，回禀了贾政，即派家人去照例料理，陪着环儿住了三天，一同回来。《周易》循环之理，阴阳变换，无非三天，是随鸳鸯同作收拾。那人去了，这里一人传十，十人传百，都知道赵姨娘使了毒心害人，被阴司里拷打死了；又说是琏二奶奶只怕也不好了，怎么说琏二奶奶告的呢？这方指出主人翁。而一传十，十传百，无非《易》。

这些话传到平儿耳内，甚是着急，看着凤姐的样子，实在是不能好的了。看着贾琏近日并不似先前的恩爱，本来事也多，竟像不与他相干的。平儿在凤姐跟前只管劝慰。又想着邢、王二夫人回家几日，只打发人来问问，并不亲身来看，凤姐心里更加悲苦，贾琏回来也没有一句贴心的话。凤姐此时只求速死，心里一想，邪魔悉至。“从前作过事，没兴一齐来”两语，沉挚无比，而乃是追原其始。只见尤二姐从房后走来，渐近床前，说：“姐姐，许久的不见了。做妹子的想念的很，要见不能，如今好不容易进来见见姐姐。姐姐的心机也用尽了。咱们的二爷糊涂，也不领姐姐的情，倒反怨姐姐作事过于苛刻，把他的前程丢了，叫他如今见不得人。我替姐姐气不平。”凤姐恍惚说道：“我如今也后悔我的心忒窄了。妹妹不念旧恶，还来瞧我。”这便是赵姨装鬼脸。彼处写得怕人，此处写得尤怕人，真是好笔。

平儿在傍听见，说道：“奶奶说什么？”凤姐一时苏醒，想到尤二姐已死，必是他来索命，被平儿叫醒，心里害怕，又不肯说出，只得勉强说道：“我神魂不定，归之神魂，一宝一黛。想是说梦话，给我捶捶。”平儿上去捶着，见个小丫头子进来，说是：“刘老老来了，婆子们带着来请奶奶的安。”平儿急忙下来，说：“在那里呢？”小丫头子说：“他不敢就进来，还听奶奶的示下。”此三进也。由姤而数之，在卦为否；由剥而数之，在卦为复。而进不遽进，亦听其人；不敢就进，还听示下，其旨微矣。平儿听了点头，想凤姐病里，必是懒怠见人，便说道：“奶奶现在养神呢，暂且叫他等着。你问他来有什么事么？”小丫头子说道：“他们问过了，没有事，说知道老太太去世了，因没有报，才来迟了。”没有报，来迟了，见史、凤恶报到此已迟矣。六字抵多少劝善书。小丫头子说着，凤姐听见，便叫平儿：“你来，人家好心来瞧，不要冷淡人家。你去请了刘老老进来，我和他说话儿。”即此数语，蔼然如春。“你来”二字，如闻其声，直可见其心。所谓一息尚存，犹堪救药，为巧姐立复机，即为全书演复义也。何物怪笔，如此曲达！平儿只得出来请刘老老这里坐。凤姐刚要合眼，又见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走向炕前，就像要上炕似的。凤姐着忙便叫平儿，说：“那里来了一个男人，跑到这里来了！”连叫两声，只见丰儿、小红赶来，说：“奶奶要什么？”凤姐睁眼一瞧，不见有人，心里明白，不肯说出来，凤姐明白，是“弄权”案中人；看官亦明白，是这一男一女；我则曰宝、黛也，作者不肯说出耳。便问丰儿道：“平儿这东西哪里去了？”丰儿道：“不是奶奶叫去请刘老老去了么？”凤姐定了一会神，也不言语。

只见平儿同刘老老带了一个小女孩儿进来，“一进”则带板儿，彼时

为六画之乾，故用男，以取姤也。“三进”则带青儿，此时为六画之坤，故用女，以取复也。总为用少不用老，以合留老老之义。又板文本反，木令方回；青为木色，木令已达也。说：“我们姑奶奶在那里？”平儿引到炕边。刘老老便说：“请姑奶奶安。”凤姐睁眼一看，不觉一阵伤心，说：“老老，你好！怎么这时候才来？你瞧你外孙女儿也长了这么大了。”一语重千钧，与“来迟了”反正皆针锋相对。刘老老看着凤姐骨瘦如柴，神情恍惚，心里也就悲惨起来，说：“我的奶奶，怎么这几个月不见，就病到这个分儿？由五月之姤至十一月之复，不过几个月而已，在书中却是梦话。我糊涂的要死，书中“糊涂东西”皆指《易》卦言，惟刘老老则总其全。五方五行均不容分，故只曰糊涂也。怎么不早来请姑奶奶的安？”便叫青儿给姑奶奶请安。青儿只是笑，凤姐看了，倒也十分喜欢，便叫小红招呼他坐。青为木色，即林，即荣，即黛，故必用小红招呼，以点明之。“只是笑”，“笑”字妙不可言，凤以风坏荣、助雪、杀木，及兹春转，风又何为？则为黛者只有笑而已矣。笑甚于杀也。而面子以一字肖神情，直是神工鬼斧。

刘老老道：“我们乡村里的人不会病的，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许愿，从不知道吃药的。心藏神，求神所以求心，能求心则何药？是教凤姐于最初。我想姑奶奶的病，不要撞着什么了罢？”平儿听着那话不在理，便在背地里扯他。刘老老会意，便不言语。不能求心，必为外邪所乘，不在理矣。一团阴气，不至成不言语之刘老老不止，此是戒凤姐于中晚也。那里知道这句话倒合了凤姐的意，扎挣着说：“老老，你是有年纪的人，说的不错。你见过的赵姨娘也死了，你知道么？”必提赵姨，即彼即此，“宿冤”之“忤”忤在此也。刘老老诧异道：“阿弥陀佛！一念佛，一诧异，令人背如负冰。好端端一个人，怎么就死了？我记得他也有一个小哥儿，这便怎么样呢？”平儿道：“这怕什么？他还有老爷、太太呢。”刘老老道：“姑娘，你那里知道，不好死了是亲身的，隔了肚皮是不中用的。”这句话又招起凤姐的愁肠，呜呜咽咽的哭起来了。众人都来解劝。

巧姐儿听见他母亲悲哭，他便走到炕前，用手拉着凤姐的手，也哭起来。畅发“留”字、“孝”字，不着多墨，万象森罗。凤姐一面哭着，道：“你见过了老老没有？”由环入巧，归结刘老老一大头绪。巧姐道：“没有。”凤姐道：“你的名字还是他起的呢，就和干娘一样，你给他请个安。”何三是干儿，刘老老是干娘，同一“义”字也。而追提以毒攻毒，尤二姐、夏金桂末局都到，总一今日之凤也。巧姐儿便走到跟前。刘老老忙扯着，道：“阿弥陀佛！不要折杀我了。巧姑娘，我一年

多不来，你还认得我么？”于凤则曰几个月，由姤至复也；于巧则曰一年多，由周天至复也。矛盾处书不满一页。巧姐道：“怎么不认得？那年在园里见的时候，我还小；前年你来，我还合你要隔年的蝤蛑儿，你也没有给我，必是忘了。”叙刘老老之来，有虚有实，底面都妙。蝤蛑则蝤蛑之类，照“携蝗大嚼图”。刘老老道：“好姑娘，我是老糊涂了。若是蝤蛑儿，我们屯里多得很，只是不到我们那里去；若去了，要一车也容易。”虽透下文，却重“屯里”，生生不息之种，在坤在艮也。上坎下震，为屯，中互艮、坤两卦，车有夫象，映嫁周家。凤姐道：“不然你带了他去罢！”刘老老笑道：“姑娘这样千金贵体，绫罗裹大了的，吃的是好东西，到了我们那里，我拿什么哄他顽耍，拿什么给他吃呢？这倒不是坑杀我了么？”千金贵体，出于金也，七月否卦用事，到此阴已还阳，虚者填实矣。是为坑杀、折杀。说着，自己还笑，他说：“那么着，我给姑娘做个媒罢。我们那里虽说是村乡里，也有大财主人家，几千顷地，几百牲口，银子钱亦不少，只是不像这里有金的有玉的，姑奶奶是瞧不起这种人家。我们庄家人瞧着这样大财主，也算是天上的人了。”富不在金而在土，明此则知贱阴矣。金玉姻缘，非天上人，乃地狱中案。凤姐道：“你说去，我愿意就给。”刘老老道：“这是顽话儿罢咧。放着姑奶奶这样大官大府的人家只怕还不肯给，那里肯给庄家人！就是姑奶奶肯了，上头太太们也不给。”巧姐因他这话不好听，便走了去，和青儿说话。两个女孩儿倒说得上，渐渐的就熟起来了。不好听，金玉姻缘不好听也。巧与青合，则好听在木矣。下字极奇，巧极斟酌。

这里平儿恐刘老老话多，挽紧了凤姐，便拉了刘老老说：“你提起太太来，你还没有过去呢。我出去叫人带了你去见见，也不枉来这一趟。”用宕笔，归之王。刘老老便要走，凤姐道：“忙什么？你坐下。我问你，近来的日子还过得么？”前写“留”字义，每从平儿，此出凤姐，总以平儿推之，凤姐凑之，见留之在本心，非人所能助，亦非人所能阻也。刘老老千恩万谢的说道：“我们若不仗着姑奶奶，”说着，指着青儿说：“他的老子娘都要饿死了。如今虽说是庄家人苦，家里也挣了好几亩地，又打了一眼井，种些菜蔬瓜果，一年卖的钱也不少，尽够他们嚼吃了⁴。”“留”字归根在凤，所谓花落结瓜；“井养不穷”，故必曰一眼井，令人各知着此一眼也。这两年姑奶奶还时常给些衣服布匹，在我们村里算过得的了。阿弥陀佛！前日他老子进城，听见姑奶奶这里动了家，我就几乎吓杀了。亏得又有人说，不是这里，我才放心。后来又听见说这里老爷升了，我又喜欢，就要来道喜，为的是满地的庄稼，来不得。能留则坏事都为好事，便是满地庄稼。而述传闻用虚笔，妙合神情。昨日又听见说老太太没有了，我在地里打豆子，听见了这话，吓得

连豆子都拿不起来了，史亦种豆得豆，而纵凤致祸，是豆子拿不起来处。就在地里狠狠的哭了一大场。我合女婿说：‘我也顾不得你们了，不管真话谎话，我是要进城瞧瞧去的。’我女儿、女婿也不是没良心的，听见了，也哭了一回子。所谓留者，良心而已。今儿天没亮，就赶着我进城来了。我也不认得一个人，没有地方打听，一径来到后门。见是门神都糊了，我这一吓又不小。进了门，找周嫂子，再找不着，撞见一个小姑娘，说周嫂子他得了不是了，撵了。其来甚勇，找周瑞家的不见，《易》道终矣。“一进”是见小孩子，三进是见小姑娘，与板儿、青儿同义。我又等了好半天，遇见了熟人，才得进来。不打谅姑奶奶也是那么病。”说着，又掉下泪来。平儿等着急，也不等他说完，拉着就走，说：“你老人家说了半天，口干了，咱们喝碗茶去罢。”归到吃茶，黛玉案结。拉着刘老老到下房坐着，青儿在巧姐儿那边，刘老老道：“茶倒不要。好姑娘，叫人带了我去请太太的安，哭哭老太太去罢。”平儿道：“你不用忙，今儿也赶不出城的了。方才我是怕你说话不防头，招的我们奶奶哭，所以催你出来，你别思量。”刘老老道：“阿弥陀佛！姑娘是你多心，我知道。倒是奶奶的病怎么好呢？”平儿道：“你瞧去妨碍不碍？”刘老老道：“说是罪过，我瞧着不好。”是罪过，是不好，凤姐案定矣。

正说着，又听凤姐叫呢。平儿及到床前，凤姐又不言语了。平儿正问丰儿，贾琏进来，向炕上一瞧，也不言语，走到里间，气哼哼的坐下。只有秋桐跟了进去，倒了茶，殷勤一回，不知噉噉喳喳的说些什么。回来，贾琏叫平儿来问道：“奶奶不吃药么？”平儿道：“不吃药怎么样呢？”贾琏道：“我知道么？你拿柜子上的钥匙来罢！”平儿见贾琏有气，又不敢问，只得出来凤姐耳边说了一声。凤姐不言语。平儿便将一个匣子搁在贾琏那里就走。贾琏道：“有鬼叫你吗？你搁着叫谁拿呢？”平儿忍气打开，取了钥匙，开了柜子，便问道：“拿什么？”贾琏道：“咱们有什么吗？”平儿气得哭道：“有话明白说，人死了也愿意。”贾琏道：“还要说么？头里的事是你们闹的，如今老太太的事还短了四五千银子，老爷叫我拿公中的地账弄银子，你说有什么？外头拉的账不开，使得么？谁叫我应这个名儿！只好把老太太给我的东西折变去罢了，你不依么？”

平儿听了，一句不言语，将柜里东西搬出。此段劈空而来，有声有色，如见如闻，而如秋桐噉噉，凤、平耳语，都是暧昧，其实只就凤本身再演剥极方是纯坤，为老老来之候也。只见小红过来说：“平姐姐快走！奶奶不好呢。”平儿也顾不得贾琏，急忙过来，见凤姐用手抓空。

便是庙中之赵姨，用小红报，为黛玉报也。平儿用手攥着哭叫。贾琏也过来一瞧，把脚一跺道：“若是这样，是要我的命了！”说着，掉下泪来。丰儿进来说：“外头找二爷呢。”贾琏只得出去。这里凤姐愈加不好，丰儿等不免哭起来。巧姐听见赶来，刘老老也急忙走到炕前，嘴里念佛，捣了些鬼，果然凤姐好些。一部书不是念佛，便是捣鬼而已，而写来酷肖。自“一进”“三宣”到此，写一刘老老，或欢乐，或丧乱，总令人认得笔妙故也。

一时王夫人听了丫头的信，也过来了，先见凤姐安静些，心下略放宽。见了刘老老，便说：“刘老老你好！什么时候来的？”刘老老便说：“请太太安。”不及细说，只言凤姐的病，讲究了半天。彩云进来说：“老爷请太太呢。”王夫人叮咛了平儿几句话，便过去了。凤姐闹了一回，此时又觉清楚些，见刘老老在这里，心里信他求神祷告，便把丰儿等支开，叫刘老老坐在头边，告诉他心神不宁，如见鬼怪的样。刘老老便说我们村里什么菩萨灵，什么庙有感应。上找“信口开河”，以归“散花寺”签。凤姐道：“求你替我祷告，要用供献的银钱，我有。”便手腕上褪下一只金镯子来交给他。刘老老道：“姑奶奶，不用那个。我们村庄人家许了愿，好了，花上几百钱就是了，那用这些？就是我替奶奶求去，也是许愿，等姑奶奶好了，要花什么，自己去花罢。”“金”字结穴，刘老老所必不受者也。

凤姐明知刘老老一片好心，不好勉强，只得留下，说：“老老，我的命交给你了。我的巧姐儿也是千灾百病的，也交给你了。”写“托”字畅满。“明知好心”一语，有千百转身。刘老老顺口答应，便说：“这么着，我看天气尚早，还赶得出城去，我就去了。明日姑奶奶好了，再请还愿去。”凤姐因被众冤魂缠扰害怕，巴不得他就去，便说：“你若肯替我用心，我能安稳睡一觉，我就感激你了。你外孙女儿，叫他在这里住下罢。”刘老老道：“庄家孩子没有见过世面，没的在这里打嘴，我带他去的好。”凤姐道：“这就是多心了。既是咱们一家，这怕什么？虽是我们穷了，这一个人吃饭也不碍什么。”板儿是暗留，青儿是明留，盖木青则春畅也，青即巧，同一少阳也。“穷了”为剥极成坤，“一个人”为一阳来复。刘老老见凤姐真情，落得叫青儿住几天，又省了家里的嚼吃；只怕青儿不肯，不如叫他来问问，若是他肯，就留下。于是和青儿说了几句。青儿因与巧姐儿顽的熟了，巧姐又不愿他去，青儿又愿意在这里，刘老老便吩咐了几句，辞了平儿，忙忙的赶出城去。不题。

且说栊翠庵原是贾府的地址，因盖省亲园子，将那庵圈在里头，向

来食用香火并不动贾府的钱粮。今日妙玉被劫，那女尼呈报到官，一则候官府缉盗的下落，二则是妙玉基业不便离散，依旧住下，不过回明了贾府。那时贾府的人虽都知道，只为贾政新丧，且又心事不宁，也不敢将这些没要紧的事回禀。只有惜春知道此事，日夜不安。栊翠评在前，即黛玉也，是人心非道心，故为自外之内，在大观中，出大观外。作不补之补文字，即已透惜春下落。渐渐传到宝玉耳边，说：“妙玉被贼劫去。”又有的说：“妙玉凡心动了，跟人而走。”宝玉听得十分纳闷：“想来必是被强人劫去。这个人必不肯受，一定不屈而死。”但是一无下落，心下甚不放心，黛玉宝走是放心，钗无所终是不放心，跟人而走之说，海外事也，书中意也，隐而微。每日长吁短叹，还说：“这样一个人，自称为槛外人，怎么遭此结局？”特提槛外人，归入下半，仍归到黛玉作结。又想道：“当日园中何等热闹。自从二姐姐出阁以来，死的死，嫁的嫁。我想他一尘不染，是保得住的了；岂知风波顿起，比林妹妹死的更奇。”由是一而二，二而三，追思起来，想道：“《庄子》上的话，虚无缥缈，人生在世，难免风流云散。”不禁的大哭起来。将入下半，先用一哭，而以《庄子》一语为断，全书如此。

袭人等又道是他的疯病发作，百般的温柔解劝。宝钗初时不知何故，于鸳鸯哭笑之故则知之，此则不知，其不知黛玉之为黛玉，并不知己之为己，乃深文也。也用箴规^[2]。怎奈宝玉抑郁不解，又觉精神恍惚。宝钗想不出道理，再三打听，方知妙玉被劫，不知去向，也是伤感。只为宝玉愁烦，便用正言解释。因提起：“兰儿自送殡回来，虽不上学，闻得日夜攻苦。他是老太太的重孙。老太太素来望你成人，老爷为你日夜焦心，你为闲情痴意，糟蹋自己，我们守着你，如何是个结果？”续

《南华》“贤箴”回事到此收束，而“我们守着你”，则袭在其中矣。夫袭人果守着乎？为“我们”者可知已。说得宝玉无言可答。过了一回，才说道：“我那管人家的闲事？只可叹咱们家的运气衰颓。”闲事、运气，不容分析。宝钗道：“可又来，老爷、太太原为是要你成人，接续祖宗遗绪^[3]，你只是执迷不悟，如何是好？”宝玉听来话不投机，便靠在桌上睡去。睡去便是醒来。宝钗也不理他，叫麝月等伺候着，自己都去睡了。

宝玉见屋里人少，想起：“紫鹃到了这里，我从没合他说句知心的话儿，冷冷清清撂着他，我心里甚不过意。他呢，又比不得麝月、秋纹，我可以安放得的。想起从前我病的时候，他在我这里伴了好些时，如今他的那一面小镜子还在我这里，他的情义却也不薄了。如今不知为什么，见我就是冷冷的。就紫鹃倒宣“揆痴理”，为“释旧憾”之由。若说为我们这一个呢，他是合林妹妹最好的，我看他待紫鹃也不错。我有不

在家的日子，紫鹃原与他有说有讲的，到我来了，紫鹃便走开了。想来自然是为林妹妹死了，我便成了家的原故。噯！紫鹃，紫鹃！你这样一个聪明女孩儿，难道连我这点子苦处都看不出来么？”因又一想：“今晚他们睡的睡，做活的做活，不如趁着这个空儿，我找他去，看他有什么话？倘或我还有得罪之处，便陪个不是也使得。”想定了主意，轻轻的走出了房门，来找紫鹃。痴理必不能揆，情感必不能置，则惟有还他一个和尚而已。此曰主意是如此，总束上许多主意字。

那紫鹃的下房也就在西厢里间。西厢直追“通戏语”，必在里间。宝玉悄悄的走到窗下，只见里面尚有灯光，便用舌头舐破窗纸，木石之所以破，口舌伤人也，故用舌破窗，是“旧”字里面事。往里一瞧，见紫鹃独自挑灯，又不是做什么，呆呆的坐着，宝玉便轻轻的说道：“紫鹃姐姐，还没有睡么？”问得竦动，一语有千百转身。紫鹃听了吓了一跳，怔怔的半日，才说：“是谁？”宝玉道：“是我。”紫鹃听着，似乎是宝玉的声音，便问：“是宝二爷么？”宝玉在外轻轻的答应了一声。紫鹃问道：“你来做什么？”宝玉道：“我有一句心里的话，要和你说说。直犯‘埋香冢’，与黛玉语犯而不复。你开了门，我到你屋里坐坐。”紫鹃停了一会儿，说道：“二爷有什么话，天晚了，请回罢，明日再说罢。”宝玉听了，寒了半截，自己还要进去，恐紫鹃未必开门；欲要回去，这一肚子的隐情越发被紫鹃这一句话勾起，无奈说道：“我也没有多馀的话，只问你一句。”紫鹃道：“既是一句，就请说。”宝玉半日反不言语。千波万折，与前工力悉敌。盖谈情之书，愈入后路愈难也。

紫鹃在屋里不见宝玉言语，知他素有痴病，恐怕一时实在抢白了他，勾起他的旧病，倒也不好了，因站起来细听了一听，又问道：“是走了还是傻站着呢？有什么又不说，尽着在这里恼人。已经恼死了一个，难道还要恼死一个么？这是何苦来呢！”说着，也从宝玉舐破之处往外一张，见宝玉在那里呆听。紫鹃不便再说，回身剪了剪烛花。忽听宝玉叹了一口气道：“紫鹃姐姐，你从来不是这样铁心石肠，怎么近来连一句好好儿的话都不和我说了？我固然是个浊物，不配你们理我，但只我有什么不是，只望姐姐说明了，那怕姐姐一辈子不理我，我死了倒作个明白鬼呀。”紫鹃听了，冷笑道：“二爷就是这个话呀？还有什么？若就是这个话呢，我们姑娘在时，我也跟着听熟了；以尔之矛刺尔之盾，灵心妙舌，直是夜半啼血。若是我们有什么不好呢，我是太太派来的，二爷倒是回太太去。左右我们丫头们更算不得什么了。”罪其所生。一“更”字是直笔，是曲笔。说到这里，那声儿便哽咽起来，说着，又醒鼻涕。宝玉在外知他伤心哭了，便急的跺脚，道：“这是怎么说！

我的事情，你在这里几个月，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就是别人不肯替我告诉你，难道你还不叫我说，叫我憋死了不成？”写“旧”字亦笼统，亦刻划。说着，也呜咽起来了。

宝玉正在这里伤心，忽听背后一个人接言道：“你叫谁替你说呢？谁是谁的什么？自己得罪人了，自己央及呀！人家赏脸不赏在人家，何苦来拿我们这些没要紧的垫喘儿呢？”一句话把里外两个人都吓了一大跳。你道是谁？原来却是麝月。出麝月，郑重归结《风月宝鉴》也。宝玉自觉脸上没趣。只见麝月又说道：“到底是怎么着？一个陪不是，一个人又不理，你倒是快快的央及呀。噯！我们紫鹃姐姐也就太狠心了，外头这么怪冷的，人家央及了这半天，总连个活动气儿也没有。”又向宝玉道：“刚才二奶奶说了，多早晚了，打谅你在这里呢，你却一个人站在这房檐底下做什么？”此回正宝玉归空必由之路，得复于坤之候，故夹点天时。曰怪冷的，曰没活动气儿，明方坤也。至贾母死于宝钗生日己后，时应为春，正不必问。紫鹃里面接着说道：“这可是什么意思呢？早就请二爷进去，有话明日说罢。这是何苦来？”宝玉还要说话，因见麝月在那里，不好再说别的，只好一面同麝月走回，一面说道：“罢了，我今生今世也难白陪这个心了，惟有老天知道罢了。”说到这里，那眼泪也不知从何处来的，滔滔不断了。题曰“释旧憾”，递“双护玉”也。文则结旧憾，逼“却尘缘”也。演一心之书止矣。麝月道：“二爷，依我劝你，死了心罢。白陪眼泪也可惜了儿的。”宝玉也不答言，遂进了屋子。只见宝钗睡了，宝玉也知宝钗妆睡。却是袭人说了一句道：“有什么话，明日说不得？巴巴儿的跑到那里去闹。闹出……”说到这里，也就不肯说了。迟了一迟，才接着道：“身上不觉得怎么样？”宝玉也不言语，只摇摇头儿。明日说，不言语，再演坤象，正闹出时也。袭人一面才打发睡下，一夜无眠，自不必说。梦醒书完，更有何说？

这里紫鹃被宝玉一招，越发心里难受，直直的哭了一夜。思前想后：“宝玉的事，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所以众人弄鬼弄神的办成了。后来宝玉明白了，旧病复发，常时哭想，并非忘情负义之徒。今日这种柔情，一发叫我难受。只可怜我们林姑娘，真真是无福消受他。还“释”字、“憾”字正面。如此看来，人生缘分都有一定。在那未到时，大家都是痴心妄想；及至无可如何，那糊涂的也就不理会了，那情深义深的也不过临风对月，洒泪悲啼。可怜那死的倒未必知道，那活的真真是苦恼伤心，无休无了。算来竟不如草木石头无知无觉，也心中干净。”以“干净”二字结一部冷热之局。想到此处，倒把一片酸热之心一时冰冷了。才要收拾睡时，只听得东院里吵嚷起来。凤姐死信必从紫鹃

听来，是为报复。而在东院，东固春生之方，凤死于木也。

未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上回为一大段，为凤姐文字，仍黛玉文字，以刘老老为主，以缴消一剥卦，归着一复卦，以了结全书也。躲不开五鬼，任教鹦鹉多言；唤不回三春，枉听杜鹃啼血。上已勾冤孽，尚馀栊翠茶烟；石头未了痴情，犹剩怡红花朵。牟尼一串，云散风流；鬼话三千，烟销火灭。此日从何忏悔，这图大觉凄惶。早须留下青儿，切莫忘怀玄墓。东风解冻，杨柳归春；残雪无踪，海棠含笑。

【护花主人评曰】贾母已故，凤姐病危，若赵姨不死，必生出无限风波；就此了结，既见果报之不爽，又免却日后滋事。周姨兔死狐悲，人情必该如此。

凤姐病重，邪魔悉至，虽是病昏恍惚，亦足警惕人心。谚云“神衰鬼弄人”，信然。

凤姐托刘老老带去巧姐，愿与庄家结婚，是正伏下文。刘老老说乡间无物可顽，无物可吃，太太们也不肯与庄家结亲，是反跌下文。

上回叫捆起周瑞送官，说得一句话，并未发落。今于刘老老口中补出周瑞家有事被撵，一丝不漏。至于如何并不送官，如何逐出，必是王夫人之力。若是细细叙明，于正文无甚关系，徒浪费笔墨。简略处极有斟酌。

刘老老借替凤姐许愿一层连夜回去，亦是省事。

宝玉胡思乱想，触绪纷来，归结到寻问紫鹃，写得实在可怜。紫鹃安得不感动柔情？

紫鹃想到“不如木石无知无觉”，一片酸热心肠，顿然冰冷，正是出家根由。

【大某山民评曰】赵姨气质庸鄙，诚不足讥。若其一生恶迹，莫著于马道婆魇魔一事，而其术究竟不行，似较以贪妒戕三四人命者，其罪有间，而死时之惨报竟如此，则罪浮于赵者，更可知矣。

紫鹃见宝玉，又怨恨，又怜悯，又醒悟，无限深情，莫名其妙。至忿懑极处，乃以“听熟”二字驳之，出一切言辞海。

此回仍接前事，以下俱丙辰年事。

[1] 嚼吃：指生活的吃用开支。

[2] 箴（zhēn）规：劝戒，规谏。

[3] 遗绪：前人留下来的功业。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劫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却说宝玉、宝钗听说凤姐病的危急，赶忙起来，丫头秉烛伺候。凤之死信，来自紫鹃，本回则从钗、玉处突起，明报复也。必云秉烛，与紫鹃必剪烛花同意，盖其仇起于清虚观剪烛花之小道也。正要出院，只见王夫人那边打发人来说：“琏二奶奶不好了，还没有嚔气，二爷、二奶奶且慢些过去罢。琏二奶奶病的有些古怪，从三更天起，到四更时候，琏二奶奶没有住嘴，说些胡话，要船要轿的，说到金陵归入册子去。众人不懂，他只是哭哭喊喊的。琏二爷没有法儿，只得去糊了船轿，还没有拿来，琏二奶奶喘着气等呢。凤之冤孽讎仇，甚于赵姨，而此处用轻笔，则知彼处用重笔者，非此赵姨也。太太叫我过来，等琏二奶奶去了，再过去罢。”宝玉道：“这也奇，他到金陵做什么？”“奇”字直道“奇缘识金锁”。袭人轻轻的合宝玉说道：“你不是那年做梦，我还记得说有多少册子。不是琏二奶奶也到那里去么？”宝玉听了，点头道：“是呀！可惜我都记不得那上头的話了。这么说起来，人都有个定数的了。但不知林妹妹又到那里去了？我如今被你一说，我有些懂得了。若再做这个梦时，我得细细的瞧一瞧，便有未卜先知的分儿了。”袭人道：“你这样的人，可是不可合你说话的。偶然提了一句，你便认起真来了吗？就算你能先知了，你有什么法儿呢？”宝玉道：“只怕不能先知。若是能了，我也犯不着为你们瞎操心了。”闻凤将死，在铁槛寺枕边之宝玉自当伤心，乃漠然无事，且作闲谈，是已弃之矣。正以训天下之凡为凤者之枉用心也。而直提黛玉，以透“惊谜语”，则钗、袭又何必哉？

两人正说着，宝钗走来问道：“你们说什么？”宝玉恐他盘诘，只说：“我们谈论凤姐姐。”凤姐而被宝玉谈论，思之可笑，再思之可怕矣。宝钗道：“人要死了，你们还只管议论人。旧年你还说我咒人，那个签不是应了么？”自借宝钗一语，以宣此段主意，而宝钗之咒且更甚于谈论，已为凤者真冤苦。而文境如两镜对照梳头。宝玉又想了一想，

拍手道：“是的，是的。这么说起来，你倒能够先知了。我索性问问你，你知道我将来怎么样？”直逼宝钗在“蜂采百花”二语。宝钗笑道：“这是又胡闹起来了。我是就他求的签上的话混解的，你就认了真了。袭曰你认真，钗亦曰你认真，则到底不认真是此二人也。你就和邢妹妹一样的了。你失了玉，他去求妙玉扶乩，批出来的，众人不解。他还背地里合我说妙玉怎么前知，怎么参禅悟道。如今他遭此大难，他如何自己都不知道？这可是算得前知吗？就是我偶然说着了二奶奶的事情，其实知道他是怎么样了？只怕我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呢。这样下落，可不是虚诞的事？是信得的么？”文亦深亦浅，钗不自知而我知之，以作者告我知之也。其实作者不知，我也不知。而看官耳食皮相有知之者，曰守节，曰生子。

宝玉道：“别提他了，你只说那邢妹妹。自从我们这里连连的有事，把他这件事竟忘记了。你们家这么一件大事，怎么就草草的完了？适说册子，便了结册外人。曰草草完了，正草之得所，为婚姻之正也。亦补亦叙，宾主合宜。也没请亲唤友的。”宝钗道：“你这话又是迂了。我们家的亲戚，只有咱们这里和王家最近。王家没了什么正经人了，咱们家遭了老太太的大事，所以也没请，就是琏二哥张罗了张罗。别的亲戚虽也有一两门子，你没过去，如何知道？算起来，我们这二嫂子的命和我差不多，好好的许了我二哥哥，我妈妈原想要体体面面的给二哥哥娶这房亲事的。一则为我哥哥在监里，二哥哥也不肯大办；二则为咱们家的事；三则为我二嫂子在大太太那边忒苦，又加着抄了家，大太太是苛刻一点的，他也实在难受。所以我和妈妈说了，便将将就就的娶了过去。我看二嫂子如今倒是安心乐意的孝敬我妈妈，比亲媳妇还强十倍呢，待二哥哥也是极尽妇道的，和香菱又甚好。二哥哥不在家，他两个和和气气的过日子，虽说是穷些，我妈妈近来倒安逸好些。就是想起我哥哥来，不免悲伤，况且常打发人家里来要使用，多亏二哥哥在外头账头儿上讨来应付他的。我听见说，城里有几处房子已经典去，还剩了一所在那里，打算着搬去住。”宝玉道：“为什么要搬？住在这里，你来去也便宜些。若搬远了，你去就要一天了。”宝钗道：“虽说是亲戚，到底各自的稳便些。那里有个一辈子住在亲戚家的呢？”见一篇交代文字。

宝玉还要讲出不搬去的理，王夫人打发人来说：“琏二奶奶噙了气了，所有的人都过去了，请二爷、二奶奶就过去。”宝玉听了，也掌不住跺脚要哭。宝钗虽也悲戚，恐宝玉伤心，便说：“有在这里哭的，不如到那边哭去。”也掌不住，虽也悲戚，两“也”字令人索然。于是两人一直到凤姐那里，只见好些人围着哭呢。宝钗走到跟前，见凤姐已经停

床，便大放悲声。宝玉也拉着贾琏的手大哭起来，写来都是排场故事，答“成大礼”如此。贾琏也重新哭泣。平儿等因见无人解劝，只得含悲上来劝止了。众人都悲哀不止。贾琏此时手足无措，叫人传了赖大来，叫他办理丧事，自己回明了贾政去，然后行事。但是手头不济，诸事拮据，又想起凤姐素日来的好处，更加悲伤不止；又见巧姐哭的死去活来，“死去活来”四字为剥复演义点睛。越发伤心。哭到天明，即刻打发人去请他大舅子王仁过来。

那王仁自从王子腾死后，王子胜又是无能的人，任他胡为，已闹的六亲不和。今知妹妹死了，只得赶着过来哭了一场。见这里诸事将就，心下便不舒服，说：“我妹妹在你家辛辛苦苦当了好几年家，也没有什么错处，你们家该认真的发送发送才是，怎么这时候诸事还没有齐备？”贾琏本与王仁不睦，见他说些混账话，知他不懂的什么，也不大理他。王仁便叫了他外甥女儿巧姐过来，说：“你娘在时，本来办事不周到，只知道一味的奉承老太太，把我们的人都不大看在眼里。外甥女儿，你也大了，看见我曾沾染过你们没有？如今你娘死了，诸事要听我舅舅的话。必提外甥女儿，见黛玉之于贾亦外甥女儿也。则王仁之与巧姐，仍为黛玉之报。你母亲娘家的亲戚，就是我和你二舅舅了。王氏外戚止实写一王仁，而王仁并无弟兄明文，今又有二舅舅，与王子腾、王子胜同为糊涂账。总以立贾赦、贾政之影，以明为黛玉有两舅舅之报。你父亲的为人，我也早知道了的，只有重别人。那年什么尤姨娘死了，我虽不在京，听见人说花了好些银子。凤之死，即尤之死。种何仁结何果。如今你娘死了，你父亲倒是这样的将就办去吗？你也不快些劝劝你父亲。”巧姐道：“我父亲巴不得要好看，只是如今比不得从前了。现在手里没钱，所以诸事省些是有的。”王仁道：“你的东西还少么？”巧姐儿道：“旧年抄去，何尝还有呢？”王仁道：“你也这样说！我听见老太太又给了好些东西，你该拿出来。”此结“财”字之果。贾母所给之财，适足以祸之而已。巧姐又不好说父亲用去，只推不知道。王仁便道：“哦！我知道了，不过是你留着做嫁妆罢咧。”巧姐听了，不敢回言，只气得哽噎难鸣的哭起来了。平儿生气说道：“舅老爷有话，等我们二爷进来再说。姑娘这么点年纪，他懂的什么？”王仁道：“你们是巴不得二奶奶死了，你们就好为王了。此结“妒”字之果。回思“泼醋”，岂不枉了？我并不是要什么好看，也是你们的脸面！”说着，赌气坐着。巧姐满怀的不舒服，心想：“我父亲并不是没情。我妈妈在时，舅舅不知拿了多少东西去，如今说得这样干净。”直找夏三，凤亦自焚身者。于是便不大瞧得起他舅舅了。岂知王仁心里想来，他妹妹不知积聚了多少，“虽说抄了家，那屋里的银子还怕少吗？必是怕我来缠他们，所以

也帮着这么说。这小东西儿也是不中用的。”从此王仁也嫌了巧姐儿了。立“欺弱女”之案，步武安详。

贾琏并不知道，只忙着弄银钱使用，外头的大事叫赖大办了。里头也要用好些钱，一时实在不能张罗。平儿知他着急，便叫贾琏道：“二爷也别过于伤了自己的身子。”贾琏道：“什么身子！现在日用的钱都没有，这件事怎么办？偏有个糊涂行子又在这里蛮缠，你想有什么法儿？”糊涂是《易》卦，是“王”字说。行子是所生，是“仁”字说。所谓物物一太极也。曰蛮缠，蛮处南方，《易》道畅行之地；缠则周而复始，正大彰报应之日也。一刘老老，一王仁，书中见之已久，其实止为今日一用，以为全书结果也。平儿道：“二爷也不用着急。若说没钱使唤，我还有些东西，旧年幸亏没有抄去在里头。二爷要，就拿去当着使唤罢。”尤二姐死得平助，凤死亦得平助。此平所以为平也。枉了凤姐。贾琏听了，心想：“难得这样。”便笑道：“这样更好，省得我各处张罗，等我银子弄到手了还你。”平儿道：“我的也是奶奶给的，什么还不还，只要这件事办的好看些就是了。”其语甚平，为凤之留，为巧之复，都在于此，而实立扶正之案也。贾琏心里便着实感激他，便将平儿的东西拿了去，当钱使用，诸凡事情，便与平儿商量。秋桐看着，心里就有些不甘，每每口角里头便说：“平儿没有了奶奶，他要上去了；我是老爷的人，他怎么就越过我去了呢？”平儿也看出来，只不理他。剥者自剥，留者自留。倒是贾琏一时明白，越发把秋桐嫌了，一时有些烦恼，便拿着秋桐出气。邢夫人知道，反说贾琏不好。贾琏忍气不题。

且说凤姐停了十馀日^[1]，送了殡。十馀天，天数一终，馀则周而复始矣。回忆秦氏大殡，却是如何耶？贾政守着老太太的孝，总在外书房。那时清客相公渐渐的都辞去了，只有个程日兴还在那里，时常陪着说说话儿，提起：“家运不好，一连人口死了好些。大老爷合珍大爷又在外头，家计一天难似一天。外头东庄地亩也不知道怎么样，总不得了呀！”程日兴道：“我在这里好几年，也知道府上的人，那一个不是肥己的？一年一年都往他家里拿，那自然府上是一年不够一年了。又添了大老爷、珍大爷那边两处的费用，外头又有些债务，前儿又破了好些财，要想衙门里缉贼追赃是难事。老世翁若要安顿家事，除非传那些管事的来，派一个心腹的人，各处去清查清查，该去的去，该留的留，有了亏空，着在经手的身上赔补，这就有了数儿了。那一座大的园子，人家是不敢买的，这里头的出息也不少^[2]，又不派人管了。“探春兴利”是剥，程日兴说不派人管是复。那年老世翁不在家，这些人就弄神弄鬼儿的，闹的一个人不敢到园里，这都是家人的弊。此时把下人查一查，好的使

着，不好的便撵了，这才是道理。”贾政点头道：“先生你所不知，不必说下人，便说自己的侄儿也靠不住。若要我查一查，那能一一亲见亲知？况我又在服中，不能照管这些了。我素来又兼不大理家，有的没有，我还摸不着呢。”程日兴道：“老世翁最是仁德的人，若在别家的这样的家计，就穷起来，十年五载还不怕，便向这些管家的要，也就够了。我听见世翁的家人，还有做知县的呢。”以赖尚荣上追否卦，乃剥复之界也。赖嬷嬷一篇大道理话总摄起矣。贾政道：“一个人若要使起家人们的钱来，便了不得了，只好自己俭省些。但是册子上的产业，若是实有还好，只怕有名无实了。”程日兴道：“老世翁所见极是。晚生为什么说要查查呢！”册子乃全书，话中正有因，日兴之因也，当及早查。此段写凤姐既殁，书中财色一齐收拾，欲尽理复之日矣，故接写贾政守孝，为真假变更之路，以起下半，而以程日兴与冷子兴作大对待。冷兴则阴进，是书以起；日兴则阳进，是书以结矣。贾政道：“先生必有所闻。”程日兴道：“我虽知道些那些管家的神通，晚生也不敢言语的。”贾政听了，便知话里有话，便叹道：“我家自祖父以来都是仁厚的，从没有刻薄过一人。我看如今这些人，一日不似一日了，在我手里行出主子样儿来，又叫人笑话。”以整饬家人为笑话，政在何处？足可见所学之差而已。

两人正说着，门上的过来回道：“江南甄老爷到来了。”此一段对“演说荣国府”。彼处贾雨村来，此处甄应嘉到，是大落墨处。而一段话总归之下人，谨小慎微，防一阴起于下也。贾政便问道：“甄老爷进京，为什么？”那人道：“奴才也打听了，说是蒙圣恩起复了。”百廿回书只取这一句，到此如桶底脱。贾政道：“不用说了，快请罢。”来不知其所以来，正说之不必说处。那人出去，请了进来。那甄老爷即是甄宝玉之父，名叫甄应嘉，表字友忠，甄应嘉，犹言真应假，真假递嬗，相应无穷也。字友忠，有忠也。“忠”文中心，正真假相应，无伪无虚之根底。也是金陵人氏，功勋之后。原与贾府有亲，素来走动的，因前年挂误革了职，动了家产，今遇主上眷念功臣，赐还世职，行取来京陛见^[3]。知道贾母新丧，特备祭礼，择日到寄灵的地方拜奠，所以先来拜望。贾政有服，不能远接，在外书房门口等着。那位甄老爷一见，便悲喜交集；真假同源，故事必一辙，而其转易之枢机在一“孝”字，故必以吊丧而来，与谒北静王必在殡中同一演义。看悲喜交集，搬演尤明。因在制中^[4]，不便行礼，便拉着了手，叙了些阔别思念的话，然后分宾坐下。献了茶，献茶自事所必有，而其实阴提黛玉顾主也。彼此又将别后事情的话说了。贾政问道：“老亲翁几时陛见的？”甄应嘉道：“前日。”真来为复，前日则坤。坤，臣道也，故为陛见。吊丧演孝，陛见

演忠，是乃所以为忠也。贾政道：“主上隆恩，必有温谕^[5]。”甄应嘉道：“主上的恩典真是比天还高，下了好些旨意。”贾政道：“什么好旨意？”甄应嘉道：“近来越寇猖獗，海疆一带小民不安，派了安国公征剿贼寇。越处东南，为阳盛之方。海寇猖狂，阳旺极矣，是必有以安之于复甫来之会。盖当姤必求复，既复即防姤也。此意尤深。主上因我熟悉海疆，命我前往安抚，但是即日就要起身。昨日知老太太仙逝，谨备瓣香^[6]，至灵前拜奠，稍尽微忱。”贾政即忙叩首拜谢，便说：“老亲翁即此一行，必是上慰圣心，下安黎庶，诚哉莫大之功，正在此行。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但弟不克亲睹奇才，只好遥聆捷报。现在镇海统制，是弟舍亲，会时务望青照^[7]。”甄应嘉道：“老亲翁与统制是什么亲戚？”贾政道：“弟那年在江西粮道任时，将小女许配与统制少君^[8]，结褵已经三载。此三载可按不可按，是叹、是春、是卦，统当以三计之而已。因海口案内未清，继以海寇聚奸，所以音信不通。弟深念小女，俟老亲翁安抚事竣后，拜恳便中请为一视。弟即修数行，烦尊纪带去^[9]，便感激不尽了。”探为夬之剥，皆上爻用事；复则下起，是以音信不通，而复正纯乾之始，夬所由来，姤之所从伏也。故信必由他带。甄应嘉道：“儿女之情，人所不免。我正在有奉托老亲翁的事。自蒙圣恩召取来京，因小儿年幼，家下乏人，将贱眷全带来京。我因钦限迅速，昼夜先行，贱眷缓行，到京尚需时日。弟奉旨出京，不敢久留。将来贱眷到京，少不得要到尊府，定叫大小儿即来进见求教，遇有姻事可图之处，望乞留意为感。”贾政一一答应。

那甄应嘉又说了几句话，就要起身，说：“明日在城外再见。”贾政见他事忙，谅难再坐，只得送出书房。贾琏、宝玉早已伺候在那里代送，因贾政未叫，不敢擅入。甄应嘉出来，两人上去请安。宝玉为复，贾琏为巧所从出，亦即复，皆非能真复者也，故曰请安。应嘉一见宝玉，呆了一呆，心想：“这个怎么甚像我家宝玉？只是浑身缟素。”因问：“至亲久阔，爷们都不认得了。”贾政忙指贾琏道：“这是家兄名赦之子琏二侄儿。”又指着宝玉道：“这是弟二小犬，名叫宝玉。”应嘉拍手道：“奇！‘奇’讲奇偶之奇，讲奇正之奇，皆足以了全书，故于应嘉始见宝玉但以此一字括之；否则如此大结撰地方，更有何语可开端耶？观之甚易，得之甚难。试另作一语以代之，一底一面未必更有如此恰合者。我在家听见说老亲翁有个衔玉生的爱子，名叫宝玉，因与小儿同名，心中甚为罕异。说异实常。后来想着，这个也是常有的事，不在意了。岂知今日一见，不但面貌相同，且举止一般。这更奇了。”问起年纪，“比这里的哥儿略小一岁。”复从下起，一阳初动，是为少阳，故小一岁。贾政便因提及“承荐包勇，问及令郎哥儿与小儿同名”的话述了一

遍。应嘉因属意宝玉，也不暇问及那包勇的得妥，以假还真，全在一勇，故必特提。只连连的称道：“真真罕异！”因又拉了宝玉的手，极致殷勤，又恐安国公起身甚速，急须预备长行，勉强分手徐行。贾琏、宝玉送出，一路又问了宝玉好些的话。及至登车去后，贾琏、宝玉回来，见了贾政，便将应嘉问的话回了一遍。贾政命他二人散去。

贾琏又去张罗，算明凤姐丧事的账目。一财一色，同归一复，故特接凤姐丧事账目。宝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诉了宝钗，说是：“常提的甄宝玉，我想不能一见，今日倒先见了他父亲了。见甄而先见其父，所谓认取生身处也。我还听得说他家宝玉也不日要到京了，要来拜望我老爷呢。又人人说和我一模一样的，我只不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本无二致，其如人之不信何？若是他后日到了咱们这里来，你们都去瞧去，看他果然和我像不像？”宝钗听了道：“噯！你说话怎么越发不留神了。什么男人同你一样都说出来了，还叫我们瞧去吗？”宝玉听了，知是失言，此特说宝钗自另有一宝玉也。是书中深隐之义，非书中所见之言。今借宝玉一为漏泄，是失言也。盖发端以袭人立三影，胸中早有成竹矣。脸上一红，连忙的还要解说。

不知何话，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下回为一大段，乃收凤姐以全收一“假”字，归宝玉以总归一“真”字。财色并收，十二钗完矣；真假既合，《石头记》止矣。其点醒人处，总在假枉为假，所谓小人枉了作小人也。故上半回宜以浅看，下半回则必深求。程日兴是大关键，书中有随便一人，留为末路重用者，此等是也，乃弈家之冷着也。

【护花主人评曰】邢岫烟出阁，正值贾母新丧，不便夹杂叙入，必当设法补写。但若突然补叙，便是生砌硬插，今借凤姐病危，袭人提起梦册，宝钗提起签兆，引出岫烟求妙玉扶乩，然后从宝钗口中略叙大概，补得毫无斧凿痕迹。

宝玉顺口说“再做这梦，要细细看看”，伏一百十六回之再梦。

写王仁向巧姐一番说话，伏后来串卖情事。

平儿慨然取出东西，交给贾琏，且说是“奶奶所给，还与不还，毫无介意”，真是不负恩义之人，日后巧姐所以亏他保护。

贾政不肯使家人的钱，固是仁厚；但明知家业凋残，既不能选人清查，又不能亲自料理，真是毫无主意人。若再同程日兴刺刺不休，此段文章如何了结？故借甄应嘉来打断，脱卸得甚妙。

贾政忆女寄书，应嘉为子托亲，两相关照。又为下文探春回京、李绮姻事伏笔。

应嘉属意宝玉，不遑问及包勇，是匆匆作别真景。

【大某山民评曰】凤姐到噤气时，胡话没有住嘴，缘平居话惯耳。至死被人作谈柄，何用刺刺不休，生时自恃利口为？

[1] 停：即停床。谓死者未入棺前，停放在床上。

[2] 出息：收益。

[3] 行取：地方官经推荐保举后调任京职。

[4] 制：居丧守孝期间。

[5] 温谕：敬称皇帝谕旨。

[6] 瓣香：犹一炷香。用以表示敬意。

[7] 青照：客套话。青眼照看，请人加以照料或给予照顾。

[8] 少君：对他人之子的敬称。

[9] 尊纪：对他人之仆的敬称。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话说宝玉为自己失言，被宝钗问住，想要掩饰过去，只见秋纹进来说：“外头老爷叫二爷呢。”欲掩不掩，此书遂止。所谓文妙真人也，故必用秋纹。宝玉巴不得一声，便走了去。到贾政那里，贾政道：“我叫你来不为别的，现在你穿着孝，不便到学里去，你在家，必要将你念过的文章温习温习。我这几天倒也闲着，隔两三日要做几篇文章我瞧瞧，看你这些时进益了没有。”孝是孝，学是学，贾政开口便错，此宝玉之所以归空也。特以失教本旨为本回发端。宝玉只得答应着。贾政又道：“你环兄弟、兰侄儿，我也叫他们温习去了。倘若你做的文章不好了，反倒不及他们，那可就不成事了。”宝玉不敢言语，答应了一个“是”，站着不动。贾政道：“去罢。”不言不动，去罢，即宝玉之复，便是“偏私”了义。

宝玉退了出来，正撞见赖大诸人拿着些册子进来，宝玉一溜烟回到自己房中。宝钗问了，知道叫他作文章，倒也喜欢。惟有宝玉不愿意，也不敢怠慢。正要坐下静静心，冥复正乃动机，今曰静静心，这便取“惑偏私”急脉。见有两个姑子进来，宝玉看他是地藏庵来的，和宝钗说：“请二奶奶安。”宝钗待理不理的说：“你们好。”因叫人来：“倒茶给师父们喝。”地藏庵，正静心去处，藕、蕊之所归，即宝、黛之所归。你们好，来倒茶，都是点睛处。宝玉原要和那姑子说话，见宝钗似乎厌恶这些，也不好兜搭^[1]。那姑子知道宝钗是个冷人，也不久坐，辞了要去。宝钗道：“再坐坐去罢。”那姑子道：“我们因在铁槛寺做了功德，好些时没来请太太、奶奶们的安。今日来了，见过了奶奶、太太们，还要看四姑娘呢。”宝钗点头，由他去了。

那姑子便到惜春那里，见了彩屏，说：“姑娘在那里呢？”彩屏道：“不用提了。姑娘这几天饭都没吃，只是歪着。”歪则不正，是“偏”字；不吃饭则不诚，是“私”字。那姑子道：“为什么？”彩屏

道：“说也话长，你见了姑娘，只怕他便和你说了。”惜春早已听见，急忙坐起，说：“你们两个人好啊。见了我们家事差了^[2]，便不来了。”那姑子道：“阿弥陀佛！有也是施主，没也是施主，别说我们是本家庵里的，受过老太太多少恩惠呢。如今老太太的事，太太、奶奶们都见了，只没有见姑娘，心里惦记，今儿是特特的来瞧姑娘来的。”

惜春便问起水月庵的姑子来，那姑子道：“他们庵里闹了些事，如今门上也不肯常放进来了。”一部风月案，归着一地藏庵，生意灭息在此，生机发动亦在此，地雷所以为复也。水月、铁槛、馒头、地藏一而已矣。便问惜春道：“前儿听见说，栊翠庵的妙师父怎么跟了人去了？”此提妙玉，正因以归空之路也。惜春道：“那里的话！说这个话的人，堤防着割舌头。人家遭了强盗抢去，怎么还说这样的坏话？”那姑子道：“妙师父的为人怪僻，只怕是假惺惺罢。在姑娘面前，我们也不好说的。那里像我们这些粗夯人，只知道讽经念佛，给人家忏悔，也为着自己修个善果。”“假惺惺”三字，乃断定宝钗，乃书中还因而不结果者，则妙玉之果即其果，且妙玉之果究不知是何果也。全幅大观乃是如是。惜春道：“怎么样就是善果呢？”那姑子道：“除了咱们家这样善德人家儿不怕，若是别人家，那些诰命夫人、小姐也保不住一辈子的荣华，到了苦难来了，可就救不得了。只有个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遇见人家有苦难的，就慈心发动，设法儿救济。为什么如今都说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呢？仍归一心，别无他妙，此书借径。我们修了行的人，虽说比夫人、小姐苦多着呢，只是没有险难的了。虽不能成佛作祖，修修来世，或者转个男身，自己也就好了。诗社所以必起，别号所以必称，刘老老所以必来，一阳来复，正转女为男之始也。不像如今，脱生了个女人胎子，什么委屈烦难都说不出来。姑娘，你还不知道呢，要是人家姑娘们出了门，就这一辈子跟着人，是更没法儿的。地道也，妻道也，惜春正乾之坤，故特呼而告之。若说修行，也只要修得真。那妙师父自为才能比我们强，他就嫌我们这些人俗。岂知俗的才能得善果呢，他如今到底是遭了大劫了。”

惜春被那姑子一番话说得合在机上，此篇皆正训，故但云姑子而无名。姑而子，老阴生少阳也。此段“真”字、“俗”字皆要义也，见真之地，正在人伦日用，至常至俗之地，何尝空渺之可言耶？也顾不得丫头们在这里，便将尤氏待他怎样，前儿看家的事说了一遍，并将头发指给他瞧，道：“你打谅我是什么主意恋火坑的人么？早有这样的，只是想不出道儿来。”此回以惜春之偏私，证宝玉之偏私，乃作者大为叹息之处。惜以尤氏逼而剪发，宝以宝钗夺而出家。谓之空，则有所著；

谓之复，则无所生，是皆借释道以演儒理，恐人遂以归空为真复，而因有此疑似之辨也。那姑子听了，假作惊慌道：“姑娘再别说这个话！珍大奶奶听见，还要骂杀我们，撵出庵去呢。姑娘这样人品，这样人家，将来配个好姑爷，享一辈子的荣华富贵……”此方是俗，此方是复，假作惊慌，正真作指点，不可被他瞒过。惜春不等说完，便红了脸，说：“珍大奶奶撵得你，我就撵不得么？”那姑子知是真心，便索性激他一激，真心则何所用其激，事之有激而成者皆假也。说道：“姑娘别怪我们说错了话，太太、奶奶们那里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那时闹出没意思来倒不好，我们倒是为姑娘的话。”惜春道：“这也瞧罢咧。”彩屏等听这话头不好，便使个眼色儿给姑子，叫他走。那姑子会意，本来心里也害怕，不敢挑逗，便告辞出去。惜春也不留他，便冷笑道：“打谅天下就是你们一个地藏庵么？”“雷在地中”，故为地藏，所以为真复，其实只是一个地藏庵。那姑子也不敢答言，去了。

彩屏见事不妥，恐耽不是，悄悄的去告诉了尤氏，说：“四姑娘绞头发的心愿还没有息呢。他这几天不是病，竟是怨命。奶奶提防些，别闹出事来，那会子归罪我们身上。”尤氏道：“他那里是为要出家？他为的是大爷不在家，安心和我过不去，仍归贾珍，尤罪自外至者也。也只好由他罢了。”彩屏等没法，也只好常常劝解。岂知惜春一天一天的不吃，只想绞头发。彩屏等吃不住，只得到各处告诉。邢、王二夫人等也都劝了好几次，怎奈惜春执迷不解。

邢、王二夫人正要告诉贾政，只听外头传进来说：“甄家的太太带了他们家的宝玉来了。”以假复出真复，与上回甄老爷来同一郑重，而宝玉必是太太带来，真心不离一孝也。众人急忙接出，便在王夫人处坐下。众人行礼，叙些寒温，不必细述。“寒温”二字即是细述。只言王夫人提起甄宝玉与自己的宝玉无二，要请甄宝玉进来一见。传话出去，回来说道：“甄少爷在外书房同老爷说话，说的投了机了，打发人来请我们二爷、三爷，还叫兰哥儿在外头吃饭，吃了饭进来。”说毕，里头也便摆饭。不题。真假循环，总不外一吃饭，男女皆然。故宝玉方来，以里外吃饭演第一事，则闲人所评吃饭乃诚意可信矣。

且说贾政见甄宝玉相貌果与宝玉一样，试探他的文才，竟是应对如流，甚是心敬，故叫宝玉等三人来警励他们；再者，到底叫宝玉来比一比。“宝玉一样”，举官骸耳目言之，原无从比，比之便错，此政之所以为政也。宝玉听命，穿了素服，必著穿孝，乃书之体，乃文之用。带了兄弟侄儿，出来见了甄宝玉，竟是旧相识一般。那甄宝玉也像那里见过

的，两人行礼，然后贾环、贾兰相见。本来贾政席地而坐，前回与甄应嘉说分宾坐下，这回换一席地而坐，便觉于礼于义褊促不安，乃隐用一“孝”字为真假宝玉作合也，而将合未合之际，其难如此。要让甄宝玉在椅子上坐，甄宝玉因是晚辈，不敢上坐，就在地下铺下了褥子坐下。如今宝玉等出来，又不能同贾政一处坐着，甄宝玉又是晚一辈，又不好叫宝玉等站着。贾政知是不便，站着又说了几句话，叫人摆饭，说：“我失陪，叫小儿辈陪着，大家说说话儿，好教他们领领大教。”甄宝玉逊谢道：“老伯大人请便，侄儿正欲领世兄们的教呢。”贾政回复了几句，便自往内书房去。那甄宝玉反要送出来，贾政拦住，宝玉等先抢了一步，出了书房门槛站立着，看贾政出来，然后进来让甄宝玉坐下，此一段搬演，恍然如见，而皆一心出入往回之象，令人自然会于言下。彼此套叙了一回诸如久慕渴想的话，也不必细述。物外有物曰套，全书写影是套，全书演《易》是套，以及诸子百家无非是套，只以明真假之理而已。

且说贾宝玉见了甄宝玉，贾宝玉见了甄宝玉只此一句，百廿回书更无剩义，与上回甄应嘉一“奇”字合来无缝。以下数语，凡秦钟、北静诸妙义俱对勘无遗。想到梦中之境，并且素知甄宝玉为人，必是和他同心，以为得了知己。因初次见面，不便造次，且又贾环、贾兰在坐，只有极力夸赞，说：“久仰芳名，无由亲炙^[3]，今日见面，真是谪仙一流的人物。”从名起见，便非实心；从仙说入，便非常理。人则人心，物则物欲。此其所以为贾宝玉也。那甄宝玉素来也知贾宝玉的为人，今日一见，果然不差，“只是可与我共学，不可与你适道^[4]。题中“失”字转从甄边说入，此下都是正训。他既和我同名同貌，也是三生石上的旧精魂了。既我略知了些道理，怎么不和他讲讲？但是初见尚不知他的心与我同不同，只好缓缓的来。”便道：“世兄的才名，弟所素知的，在世兄是数万人的里头选出来最清最雅的，以甄目贾，谓之清雅，可偏私，可公正，下字煞费斟酌。在弟是庸庸碌碌一等愚人，忝附同名，殊为有辱了这两个字。”直演《中庸》。

宝玉听了，心想：“这个人果然同我的心一样的。但是你我都是男人，不比那女孩儿们清洁，怎么他拿我当作女孩儿看待起来？”一心亦分阴阳，以动静为体，以善恶为用，作女孩儿看待，明指恶心也。便道：“世兄谬赞，实不敢当。弟是至浊至愚，只不过一块顽石耳，何敢比世兄品望清高，实称此两字？”甄宝玉道：“弟少时不知分量，自谓尚可琢磨，岂知家遭消索，数年来更比瓦砾犹贱。虽不敢说历尽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略的领悟了好些。此段为第五回“世事洞明”一联作发明，乃

宝玉琢磨下手工夫，《大学》之“格物”“致知”也。世兄是锦衣玉食，无不遂心的，必是文章经济高出人上，所以老伯钟爱，将为席上之珍^[5]。弟所以才说尊名方称。”

贾宝玉听这话头，又近了禄蠹的旧套，想话回答。贾环见未与他说话，心中早不自在。倒是贾兰听了这话，甚觉合意，六经百氏无非旧套，禄蠹亦从此而出，在其人之自会耳。故环不自在，而兰则甚合意。便说道：“世叔所言，固是太谦。若论到文章经济，实在从历练中出来的方为真才实学。在小侄年幼，虽不知文章为何物，然将读过的书细味起来，那膏粱文绣^[6]，比着令闻广誉^[7]，真是不啻百倍的了。”兰言阑，范围于外者也，故其言从令闻广誉起，见不着“心”字实际，重宾主也。甄宝玉未及答言，贾宝玉听了兰儿的话，心里越发不合，想道：“这孩子从几时也学了这一派酸论？”论是酸论，与王有酸王同义，乃木味也。便说道：“弟闻得世兄也诋尽流俗，性情中另有一番见解。今日弟幸会芝范^[8]，想欲领教一番超凡入圣的道理，从此可以净洗俗肠，重开眼界。不意视弟为蠹物，所以将世路的话来酬应。”此段从第五回“授云雨情”云云出。甄宝玉听说，心里晓得：“他知我少年的性情，所以疑我为假。我索性把话说明，或者与我作个知己朋友也是好的。”便说道：“世兄高论固是真切。但弟少时也曾深恶那些旧套陈言。只是一年长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懒于酬应，委弟接待，后来见过那些大人先生，尽都是显亲扬名的人；便是著书立说，无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业，方不枉生在圣明之时，也不致负了父母师长养育教诲之恩，所以把少年那一派迂想痴情渐渐的淘汰了些。自开卷第一回，书中正意都用隐写，直到此处方明明指出言忠言孝，而忠在孝内，仍用侧注，是但一“孝”字了全书矣。如今尚欲访师觅友，教导愚蒙，幸会世兄，定当有以教我。适才所言，并非虚意。”此书问世乃是如此。

贾宝玉愈听愈不耐烦，又不好冷淡，只得将言语支吾。幸喜里头传出话来说：“若是外头爷们吃了饭，请甄少爷里头去坐呢。”宝玉听了，趁势便邀甄宝玉进去。那甄宝玉依命而行。贾宝玉等陪着，来见王夫人。贾宝玉见是甄太太上坐，便先请过了安，贾环、贾兰也见了。甄宝玉也请了王夫人的安。两母两子互相厮认。虽是贾宝玉是娶过亲的，破木成金，贱阳贵阴，正假之所以假也，故必特提娶过亲。那甄夫人年纪已老，又是老亲，因见贾宝玉的相貌身材与他儿子一般，不禁亲热起来。王夫人更不用说，拉着甄宝玉问长问短，觉得比自己家的宝玉老成些。回看贾兰，也是清秀超群的，虽不能像两个宝玉的形象，也还随得上。只有贾环粗夯，未免有偏爱之心。以一“偏”字再定贾之为贾，以罪

其所自出。而文面环、兰，亦不落寂寞。众人一见两个宝玉在这里，都来瞧看，说道：“真真奇事，名字同了也罢，怎么相貌身材都是一样的？亏得是我们宝玉穿孝，若是一样的衣服穿着，一时也认不出来。”明明真假之别在一“孝”字，而贾之孝乃著于外者也。真假两宝玉必有一见，其见必在贾之孝中，此百廿回之大杼轴也。贾之出见，必写明穿了素服，此在本回之小机括也。否则岂不成《西游记》之六耳猕猴耶？是故谋篇布局，正如结胎，有鼻即有阴阳器，作小说岂易易？

内中紫鹃一时痴意发作，因想起黛玉来，心里说道：“可惜林姑娘死了。若不死时，就将那甄宝玉配了他，只怕也是愿意的。”来一甄宝玉，演一复卦也。在黛玉以死为复，其实已经配了。正想着，只听得甄夫人道：“前日听得我们老爷回来说，我们宝玉年纪也大了，求这里老爷留心一门亲事。”王夫人正爱甄宝玉，顺口便说道：“我也想要与令郎作伐^[9]。爱则用顺，破木成金以逆施矣。此“顺口”字当着眼。我家有四个姑娘，那三个都不用说，死的死，嫁的嫁了；还有我们珍大侄儿的妹子，只是年纪过小几岁，恐怕难配。惜春归空，亦演一复，其实又已配了。倒是我们大媳妇的两个堂妹子，生得人材齐整。二姑娘呢，已经许了人家；三姑娘正好与令郎为配。纹为琴文，绮为琴名，同一宝琴，同一《易》理，同一诗理也。得男女之正，是乃真复，非黛之死而惜之空也，故为真之配。纹虚绮实，故二姑娘已许人家，而配真者必三姑娘。《易》卦三画，《诗》数三百，无非三也。此定理，此正理，故为李。过一天，我给令郎做媒。但是他家里家计如今差些。”甄夫人道：“太太这话又客套了。剥极则复，以《易》为套。如今我们家还有什么？只怕人家嫌我们穷罢了。”王夫人道：“现今府上复又出了差，将来不但复旧，必是比先前更要鼎盛起来。”甄夫人笑着道：“但愿依着太太的话更好。这么着就求太太作个保山。”曰保山，保木石也，运熟成新。甄宝玉听他们说起亲事，便告辞出来，贾宝玉等只得陪着来到书房。见贾政已在那里，复又立谈几句。听见甄家的人来回甄宝玉道：“太太要走了，请爷回去罢。”随母而来，随母而去，便是真际。于是甄宝玉告辞出来，贾政命宝玉、环、兰相送，不题。

且说宝玉自那日见了甄宝玉之父，知道甄宝玉来京，朝夕盼望。今日见面，原想得一知己，岂知谈了半天，竟有些冰炭不投，闷闷的回到自己房中，也不言，也不笑，只管发怔。宝钗便问：“那甄宝玉果然像你么？”宝玉道：“相貌倒还是一样的，只是言谈间看起来并不知道什么，不过也是个禄蠹。”宝钗道：“你又编派人家的了，怎么见得他也是个禄蠹呢？”宝玉道：“他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10]，不过说些什

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再明全书所主在经济忠孝，绝非明心见性之说。只可惜他也生了这样一个相貌。我想来有了他，我竟要连我这个相貌都不要了。”此以释氏说阐儒家理，其妙易见。宝钗见他又发呆话，便说道：“你真真说出句话来叫人发笑，这相貌怎么能不要呢？况且人家这话是正理，做了一个男人，原该要立身扬名的。谁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不说自己没有刚烈，倒说人家是禄蠹。”宝玉本听了甄宝玉的话甚不耐烦，又被宝钗抢白了一场，所以令不要相貌者正是此人。心中更加不乐，闷闷昏昏，不觉将旧病又勾起来了，勾起旧病，乃是追原直到“奇缘识金锁”。并不言语，只是傻笑。宝钗不知，只道是我的话错了，他所以冷笑，也不理他。岂知那日便有些发呆，袭人等慌他，也不言语。过了一夜，次日起来，只是发呆，竟有前番病的样子。

一日，王夫人因为惜春定要铰发出家，尤氏不能拦阻，看着惜春的样子，是有不依他必要自尽的。虽然昼夜着人看着，终非常事，本回上下半既完，重找“惑偏私”，以详括真假。便告诉了贾政。贾政叹气跺脚，只说：“东府里不知干了什么，闹到如此地位！”叫了贾蓉来说了一顿，叫他去和他母亲说：“认真劝解劝解。若是必要这样，就不是我们家的姑娘了。”非贾家则假而真矣，是为复说。岂知尤氏不劝还好，一劝了，更要寻死，说：“做了女孩儿，终不能在家一辈子的。若像二姐姐一样，老爷、太太们倒要烦心，况且死了。如今譬如我死了似的，放我出了家，干干净净的一辈子，就是疼我了。明写惜春归空出于不得已，为黛映也。看“干净”二字是眼。且我又不出门，就是栊翠庵，原是咱们家的基址，我就在那里修行。栊翠以黛为主，妙处在一翠，惜处在一翠，黛而已矣。我要什么，你们也照应得着。现在妙玉的当家的在那里。你们依我呢，我就算得了命了；若不依我呢，我也没法，只有死就完了。我如若遂了自己的心愿，那时哥哥回来，我和他说，并不是你们逼着我的；若说我死了，未免哥哥回来倒说你们不容我。”

尤氏本与惜春不合，听他的话，也似乎有理，似乎有理，其实说惜春之以归空为复，似有理而无理也。不合正是合处。只得去回王夫人。王夫人已到宝钗那里，见宝玉神魂失所，心下着忙，便说袭人道：“你们忒不留神，二爷犯了病，也不来回我。”从尤氏卸到宝玉，同一似乎有理之理。袭人道：“二爷的病原来是常有的，一时好，一时不好。天天到太太那里，仍旧请安去，原是好好儿的，今日才发糊涂些。二奶奶正要来回太太，恐防太太说我们大惊小怪。”宝玉听见王夫人说他们，心里一时明白，恐他们受委屈，便说道：“太太放心，我没什么病，只

是心里觉着有些闷闷的。”王夫人道：“你是有这病根子，早说了，好请大夫瞧瞧，吃两剂药好了不好？若再闹到头里丢了玉的时候似的，就费事了。”宝玉道：“太太不放心，便叫个人来瞧瞧，我就吃药。”王夫人便叫丫头传话出来请大夫。这一个心思都在宝玉身上，便将惜春的事忘了。仍旧归到惜春，同一“惑”而已矣。迟了一回，大夫看了服药。王夫人回去。

过了几天，宝玉更糊涂了，甚至于饭食不进。大家着急起来。恰又忙着脱孝，家中无人，又叫了贾芸来照应大夫。贾琏家下无人，请了王仁来，在外帮着料理。此脱孝系百日，百日数终，阴尽阳回之候，故贾芸、王仁即于此进，为巧姐地也。那巧姐儿是日夜哭母，也是病了。所以荣府中又闹得马仰人翻。马仰人翻，地天泰矣，为复之中，从一孝来，故巧姐哭母病了，是乃与甄宝玉作对待。

一日，又当脱孝来家，王夫人亲身又看宝玉，见宝玉人事不醒，急得众人手足无措，一面哭着，一面告诉贾政说：“大夫回了，不肯下药，只好预备后事。”贾政叹气连连，只得亲自看视，见其光景果然不好，便又叫贾琏办去。贾琏不敢违拗，只得叫人料理，手头又短，正在为难，只见一个人跑进来说：“二爷，不好了！又有饥荒来了。”和尚送玉云是饥荒，正“惑偏私”微意。贾琏不知何事，这一吓非同小可，瞪着眼说道：“什么事？”那小厮道：“门上来了一个和尚，手里拿着二爷的那块丢的玉，说要一万赏银。”贾琏照脸啐道：“我打量什么事这样慌张，前番那假的你不知道么？就是真的，现在人要死了，要这玉做什么？”小厮道：“奴才也说了。那和尚说给他银子就好了。”又听着外头嚷进来，说：“这和尚撒野，各自跑进来了，众人拦他拦不住。”贾琏道：“那里有这样怪事？你们还不快打出去呢！”

正闹着，贾政听见了，也没了主意了。此没主意正和尚来源。里头又哭出来，说：“宝二爷不好了。”贾政益发着急。只见那和尚嚷道：“要命拿银子来！”成金玉，破木石，正是要银子不要命处，明白指点。贾政忽然想起：“头里宝玉的病是和尚治好的，这会子和尚来，或者有救星；但是这玉倘或是真，他要起银子来，怎么样呢？”想了一想：“姑且不管他，果真人好了再说。”仍不主意，而一时心情酷肖。贾政叫人去请。那和尚已进来了，也不施礼，也不答话，礼为春生，言为动机，无礼无话，坤而已矣。便往里头跑。贾琏拉着道：“里头都是内眷，你这野东西混跑什么？”那和尚道：“迟了就不能救了！”此又是儒理，所谓包勇，而写来恍如闻见。贾琏急得一面走，一面乱嚷道：“里

头的人不要哭了，和尚进来了！”绝倒语而真机在焉。

王夫人等只顾哭着，那里理会。贾琏走近来又嚷，王夫人等回过头来，见一个长大的和尚，和尚而且长大，作者掉皮，而实长至之机，大来之理。吓了一跳，躲避不及。那和尚直走到宝玉炕前。宝钗避过一边，袭人见王夫人站着，不敢走开。钗避而袭不避，一和尚分两用：“绣鸳鸯”是暗，“试云雨”是明也。只见那和尚道：“施主们，我是送玉来的。”说着，把那块玉擎着，道：“快快把银子拿出来，我好救他。”常山蛇首尾相应在一和尚，一书大结构也。虽画鬼笔，而大费经营，要看他复而不犯，亦荒唐，亦结实。王夫人等惊惶无措，也不择真假，便说道：“若是救活了人，银子是有的。”必写王夫人与和尚交言，乃作者普告看官借和尚以演《易》理也。那和尚笑道：“拿来！”王夫人道：“你放心，横竖折变的出来。”一部《红楼》只演放心，一部《周易》无非折变，特特提出。和尚哈哈大笑，全书到此截然而止，其实是哈哈大笑。手拿着玉在宝玉耳边道：“宝玉，宝玉！你的宝玉回来了。”说了这一句，王夫人等见宝玉把眼一睁，袭人说道：“好了！”“好了”二字必用袭人说出，为来为去此一人而已。只见宝玉便问道：“在那里呢？”那和尚把玉递给他手里。宝玉先前紧紧的攥着，后来慢慢的得过来，放在自己眼前细细的一看，说：“噯呀，久违了！”此是圣贤功夫，乃窃取《论语》中许多“仁”字演来。里外众人都喜欢的念佛，连宝钗也顾不得有和尚了，贾琏也走过来一看，果见宝玉回过来了，心里一喜，疾忙躲出去了。此段又演全书：钗一色，琏一财，皆顾不得和尚者也。正是儒理，何尝念佛？凡认为念佛者，众人而已。

那和尚也不言语，赶来拉着贾琏就跑。贾琏只得跟着，到了前头，赶着告诉贾政。贾政听了喜欢，即找和尚施礼叩谢。和尚还了礼坐下。写此处之和尚可还礼，可不还礼，画鬼固易着墨也，而必写还礼，则重儒不重释矣。贾琏心下狐疑：“必是要了银子才走。”贾政细看那和尚，又非前次见的，便问：“宝刹何方？法师大号？这玉是那里得的？怎么小儿一见便会活过来呢？”写茫茫恰合。那和尚微微笑道：“我也不知道，只要拿一万银子来就完了。”“我也不知道”之说，虽不说是禅机，而乃是还礼反证。贾政见这和尚粗鲁，也不敢得罪，便说：“有。”和尚道：“有便快拿来罢，我要去了。”四字亦止是透“却尘缘”。贾政道：“略请少坐，待我进内瞧瞧。”和尚道：“你去，快出来才好。”贾政果然进去，也不及告诉，便走到宝玉炕前。宝玉见是父亲来，欲要爬起，此是透“全孝道”。因身子虚弱，起不来。王夫人按着说道：“不要动。”宝玉笑着，拿这玉给贾政瞧，道：“宝玉来了。”宝玉来了必是笑

道，则宝玉之来必先究取生身处也。贾政略略一看，知道此事有些根源，也不细看，知有根源而不细看，乃贾政生平罪案。便和王夫人道：“宝玉好过来了，这赏银怎么样？”王夫人道：“尽着我所有的折变了给他就是了。”宝玉道：“只怕这和尚不是要银子的罢。”既和尚矣，尚何需金？是演一“离”字、一“弃”字义。贾政点头道：“我也看来古怪。但是他口口声声的要银子。”王夫人道：“老爷出去先款留着他再说。”贾政出来，宝玉便嚷饿了，喝了一碗粥，还说要饭。婆子们果然取了饭来，王夫人还不敢给他吃。宝玉说：“不妨的，我已经好了。”便爬着吃了一碗，渐渐的神气果然好过来了，再束通部吃饭，与上文“里外摆饭”相应。便要坐起来。麝月上去轻轻的扶起，因心里喜欢，忘了情，说道：“真是宝贝，才看了一会儿就好了，亏的当初没有砸破。”递下回入幻境，必用麝月，《风月鉴》完于此也。而宝贝，是钗前所谓“宝姑娘”、“贝姑娘”也。追提砸玉而曰“亏得”，幸黛玉之死愈于钗之生，通灵有返还之日也。宝玉听了这话，神色一变，把玉一撂，身子往后一仰。

未知死活，且看下回分解。

一书皆假语村言，毫无真话，即有真话，亦总在隐处播弄。如王之为《易》，刘之为留，李之为理，不可枚举。至假中更有假，如本演儒家正心诚意也，却以释道茫茫渺渺出之。盖不如是，则一览无余，纵有万言绣虎雕龙，亦只死龙死虎而已，有何趣味？然作者一段救世婆心，究不欲终昧，故直至此处把真话说出，曰“著书立说”、“言忠言孝”。至于茫茫渺渺，假中之假，则到底引而不发，令读者自会。

此回合上回为一大段，真是真，假是假，百廿回写正面、缴作意文字也。警幻绝非渺茫，都为世事人情；谈情但得返还，立见圣贤经济。留心孔孟，忽教云雨传方；假手羲文，已画地雷成像。惜矣偏私不化，金陵册子，到底归空；微乎真假难分，地藏庵中，如何是好。同类究非同类，相知绝不相知。须从文外求文，方识妙中有妙。

【护花主人评曰】贾政叫宝玉做文，不过借此截断同宝钗说话，无甚紧要，所以不日宝玉病重，亦不复提起。

借地藏庵姑子口中竟说妙玉跟了人去，且说只怕是假惺惺，不但是文人暗笔，且见妙玉平日不满人意情事。

惜春出家，念头久已立定，并非惑于地藏庵姑子之言方才决意。作者不过借此一紧，是文章由宽渐紧法。

宝玉一见甄宝玉，想起梦中光景，以为必是同心知己，是反跌下

文。

贾兰却是甄宝玉知己，是旁衬法。

宝玉连自己相貌都不愿要，却是深合“我相非相”妙义，宜其一病几死，病好便要超凡也。

惜春出家，因宝玉病重，暂时搁起。若此时即办，贾政、贾琏在家，殊难安顿，是文章下坂勒马法。

宝玉于病到极危时，忽有和尚送还通灵，一见便好，喜出望外；于正要坐起时，一闻麝月砸破一言，忽然晕倒，惊出意外。文章变幻莫测。

【大某山民评曰】尤氏与惜春向非和睦，惜春要出家，尤氏此回云只好由他，后二回云算我不容。家庭乖舛，难为讲解。

野东西往里头跑，此时可恶；家东西往外头跑，他时可痛。暴看只属闲文，却是草蛇灰线。

麝月说宝贝未曾砸破，语出无心，岂知宝玉犹有曩之态也，几令吾师圆寂。

[1] 兜搭：搭讪，交谈。

[2] 家事：家庭情况，家境。

[3] 亲炙：亲身受到熏陶或教诲。

[4] “可与”两句：出自《论语·子罕》。意谓可以一起学习，但是不能一起共事或到达某种道德境界。适道，归从道统。

[5] 席上之珍：坐席上的珍宝。比喻儒者美善的才学。

[6] 膏粱文绣：即锦衣玉食。

[7] 令闻广誉：美好的声誉。

[8] 芝范：像芝草一样高尚的典范。芝，香草名。

[9] 作伐：做媒。

[10] 明心见性：指率真地表现心性。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话说宝玉一听麝月的话，身往后仰，复又死去，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麝月自知失言致祸，此时王夫人等也不及说他。那麝月一面哭着，一面打定主意，心想：“若是宝玉一死，我便自尽跟了他去。”麝月公然又一袭人，则袭人而已。今忽作殉死之说，则风月鉴现反面矣。是此回发端。不言麝月心里的事，且言王夫人等见叫不回来，赶着叫人出来找和尚救治。岂知贾政进内出去时，那和尚已不见了。贾政正在诧异，听见里头又闹，急忙进来，见宝玉又是先前的样子，口关紧闭，脉息全无，用手在心窝中一摸，尚是温热。贾政只得急忙请医灌药救治。

那知那宝玉的魂魄早已出了窍了。此等处多说神魂，今曰魂魄，则一木一金，一阴一阳矣。借“悟仙缘”以演来复，何尝真复？你道死了不成？原来恍恍惚惚赶到前厅，见那送玉的和尚坐着，便施了礼。你道死了不成，问得妙，而是入梦，是见和尚，而其实则见礼也。那和尚站起身来，拉着宝玉就走。宝玉跟了和尚，觉得身轻如叶，飘飘飘飘，也没出大门，不知从那里走了出来。“谁能出不由户”，是一义；“归而求之有馀师”，是一义。行了一程，到了个荒野地方，远远的望见一座牌楼，好像曾到过的。正要问那和尚时，只见恍恍惚惚来了一个女人，宝玉心里想道：“这样旷野地方，那得有如此的丽人？必是神仙下界了。”宝玉想着，走近前来，细细一瞧，却有些认得的，只是一时想不起来。见那女人合和尚打了一个照面就不见了。宝玉一想，竟是尤三姐的样子。一部姻缘簿，两股鸳鸯剑也。真鸳鸯，假鸳鸯，鸳鸯而不鸳鸯，不鸳鸯而鸳鸯都在此。这便是第五回之“警幻”。越想越闷：“怎么他也在这里？”又要问时，那和尚拉着宝玉过了那牌楼，只见牌上写着“真如福地”四个大字，易“太虚幻境”为“真如福地”，则步步脚踏实地矣。题中之幻境仙缘当另有说，而用“真如”等字，仍是和尚话。两边一副对联，乃是：

假去真来真胜假，无原有是有非无。五回是串说，此方是对说，彼拢全书，此破全书。曰真，曰有而已，不是渺茫空空；而所以为真，为有，则在一“胜”字，即“克己复礼”也。

转过牌坊，便是一座宫门，门上横书四个大字道：“福善祸淫。”易“孽海情天”为“福善祸淫”，作者以权自予也。造种种孽，谈种种情，总操祸福之柄，则人亦何可贪看正面以取祸也。又有一副对子，大书道：

过去未来，莫谓智贤能打破；

前因后果，须知亲近不相逢。前云“痴男怨女”，此云“智贤”，是书不止为中下说法也。前云“古今情不尽”，是竖说；此云“亲近不相逢”，是横说。前说宽，此说迫，其为智贤惜、为智贤惧者深矣。“亲近”字不可混作缘法说，乃父兄师友也。“不相逢”不可混作叹息说，乃爱莫能助也。必如此解，方与福善祸淫不相隔碍，所谓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也。

宝玉看了，心下想道：“原来如此，我倒要问问因果来去的事了。”前云“原来如此”，此亦云“原来如此”，前是入梦，此是出梦，而但问因果，不问祸福，仍幻境仙缘之说也。故即见鸳鸯，归之一钗、一黛而已。这么一想，只见鸳鸯站在那里招手儿叫他。宝玉想道：“我走了半日，原不曾出园子，怎么改了样子了呢？”不出园子，止是大观一部而已。百廿回到底是恁般说，而所改样子要人自会。其实言下便是。赶着要合鸳鸯说话，岂知一转眼便不见了，心里不免疑惑起来。走到鸳鸯站的地方儿，乃是一溜配殿，各处都有匾额。所有匾额都演过了。宝玉无心去看，只向鸳鸯立的所在奔去，见那一间配殿的门半掩半开。宝玉也不敢造次进去，心里正要问那和尚一声，回过头来，和尚早已不见了。和尚即鸳鸯，鸳鸯即和尚，而写梦境恰合。宝玉恍惚见那殿宇巍峨，绝非大观园景象，便立住脚，抬头看那匾额上写道：“引觉情痴。”易“薄命司”为“引觉情痴”，演薄命正以觉薄命也。两边写的对联道：

喜笑悲哀都是假，贪求思慕总因痴。上句为前联下勘语，下句为前联指病根，当各得接引而归觉路矣。

宝玉看了，便点头叹息，前云感叹，此云叹息，前后总归一叹，而鸳鸯去矣。想要进去找鸳鸯，问他是什么所在。细细想来，甚是熟识，便仗着胆子推门进去。满屋一瞧，并不见鸳鸯，里头只是黑漆漆的，心下害怕。正要退出，见有十数个大橱橱门半掩。宝玉忽然想起：“我少时作

梦曾到过这样个地方，如今能够亲身到此，也是大幸。”一害怕，一大幸，是十二钗为福不为祸处。而梦中说梦，恰有是景。

恍惚间，把找鸳鸯的念头忘了，便壮着胆，把上首的大橱开了橱门一瞧，见有好几本册子，将看册子都缩在找鸳鸯处，收束完密。而屡言壮胆，正追前文许多胆小也。心里更觉喜欢，想道：“大凡人作梦，说是假的，岂知有这梦便有这事。我常说还要做这个梦再不能的，不料今日被我找着了。梦中说梦，更进一步，愈觉逼真。但不知那册子是个见过的不是？”伸手在上头取了一本，册上写着“金陵十二钗正册”。前从副册、又副册起，乃书之发端；此从正册起，乃书之竟委。宝玉拿着一想道：“我恍惚记得是那个，只恨记不得清楚。”便打开头一页看去。见上头有画，但是画迹模糊，再瞧不出来。后面有几行字迹，也不清楚，尚可摹拟，便细细的看去。见有什么“玉带”，上头有个好像“林”字，心里想道：“不要是说林妹妹罢！”便认真看去。底下又有“金簪雪里”四字，诧异道：“怎么又像他的名字呢？”复将前后四句合起来一念，道：“也没有什么道理，只是暗藏着他两个名字，并不为奇。独有那‘怜’字、‘叹’字不好，这是怎么解？”夫既不解一“挂”、一“埋”看法，则但见两个名字、以为可怜可叹而已，何足为奇书哉！想到那里，又自啐道：“我是偷着看，若只管呆想起来，倘有人来，又看不成了。”遂往后看去，也无暇细玩那画图，只从头看去。看到尾儿，有几句词，什么“相逢大梦归”一句，便恍然大悟道：“是了，果然机关不爽，这必是元春姐姐了。若都是这样明白，我要抄了去细玩起来，那些姊妹们的寿夭穷通没有不知的了。我回去自不肯泄漏，只做一个未卜先知的人，也省了多少闲想。”又向各处一瞧，并没有笔砚，又恐人来，只得忙着看去。只见图上影影有一个放风筝的人儿，也无心去看。急急的将那十二首诗词都看遍了，也有一看便知的，也有一想便得的，也有不大明白的，心下牢牢记着。一面叹息，探春为书中客，一叹而已。一面又取那“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一看，看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先前不懂，见上面尚有花席的影子，便大惊痛哭起来。是书以袭人起，以袭人结，“初试”是明写，“再嫁”是明写，故诗画并明出。大惊痛哭，正是出梦地也。此处看册明出者五人，钗、黛书之主也，元春书之天也，探春书之归也，袭人书之结也。

待要往后再看，听见有人说道：“你又发呆了，林妹妹请你呢。”好似鸳鸯的声气，回头却不见人。黛玉之死，固不鸳鸯而鸳鸯之一人，此处写来却合。心中正自惊疑，忽见鸳鸯在门外招手。宝玉一见，喜得赶出来。但见鸳鸯在前，影影绰绰的走，只是赶不上。宝玉叫道：“好姐

姐，等等我。”那鸳鸯并不理，只顾前走。宝玉无奈，尽力赶去。忽见别有一洞天，楼阁高耸，殿角玲珑，且有好些宫女隐约其间。宝玉贪看景致，竟将鸳鸯忘了。宝玉顺步走入一座宫门，内有奇花异卉，也都认不明白，惟有白石花阑围着一颗青草，叶头上略有红色，绿中有红，正是鸳鸯图画。但不知是何名草，这样矜贵。只见微风动处，那青草已摇摆不休，虽说是一枝小草，又无花朵，其妩媚之态，不禁心动神怡，魄消魂散。此乃自道。一书中写黛玉情形正有许多造孽，每令观者如此。

宝玉只管呆呆的看着，只听见旁边有一人说道：“你是那里来的蠢物，在此窥探仙草？”宝玉听了吃了一惊，回头看时，却是一位仙女，便施礼道：“我找鸳鸯姐姐，误入仙境，恕我冒昧之罪。请问神仙姐姐，这里是何地方？怎么我鸳鸯姐姐到此？还说是林妹妹叫我，望乞明示。”那人道：“谁知你的姐姐妹妹！我是看管仙草的，不许凡人在此逗遛。”若把此等处认作“亲近不相逢”之意便错。宝玉欲待要出来，又舍不得，只得央告道：“神仙姐姐，既是那管仙草的，必然是花神姐姐了。但不知这草有何好处？”那仙女道：“你要知这草，说起来话长着呢。那草本在灵河岸上，名曰绛珠草。因那时萎败，幸得一个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得以长生。后来降凡历劫，还报了灌溉之恩，今返归真境，所以警幻仙子命我看管，不令蜂缠蝶恋。”缴还首回而隐去还泪之说。于文于理，无不完密。

宝玉听了不解，一心疑定必是遇见了花神了，今日断不可当面错过，便问：“管这草的是神仙姐姐了。还有无数名花，必有专管的，我也不敢烦问，只有看管芙蓉花的是那位神仙？”那仙女道：“我却不知，除是我主人方晓。”宝玉便问道：“姐姐的主人是谁？”那仙女道：“我主人是潇湘妃子。”宝玉听道：“是了，你不知道这位妃子就是我的表妹林黛玉。”那仙女道：“胡说！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虽号为潇湘妃子，并不是娥皇、女英之辈，何得与凡人有亲？你少来混说，瞧着叫力士打你出去！”绛珠、芙蓉、潇湘总合为一，正是一部胡说究竟。宝玉听了发怔，只觉自形秽浊，正要退出，又听见有人赶来说道：“里面叫请神瑛侍者。”那人道：“我奉命等了好些时，总不见有神瑛侍者过来，你叫我那里请去？”那一个笑道：“才退去的不是么？”这方是“亲近不相逢”之意，盖黛为恶心，瑛为善心，旦昼牝亡之际，即有一息清明，仍自交臂失之耳，便是此对神瑛不识神瑛景象。那侍女慌忙赶出来说：“请神瑛侍者回来。”宝玉只道是问别人，又怕被人追赶，只得踉跄而逃。

正走时，只见一人手提宝剑，迎面拦住说：“那里走！”吓得宝玉惊

惶无措，仗着胆抬头一看，却不是别人，就是尤三姐。宝玉见了，略定些神，央告道：“姐姐，怎么你也来逼起我来了！”那人道：“你们弟兄没有一个人好人，败人名节，破人婚姻，今日你到这里，是不饶你的了！”此演一“勇”字，方是下手工夫，而勇由知罪，故于尤不便作恍惚之辞。尤，罪也。宝玉听去话头不好，正自着急，只听后面有人叫道：“姐姐快快拦住，不要放他走了。”以黑求红，但一捉住，必不放过。此丹诀也，而实儒理也。尤三姐道：“我奉妃子之命，等候已久，今日见了，必定要一剑斩断你的尘缘。”所谓“一日克己复礼”。宝玉听了，益发着忙，又不懂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只得回头要跑。岂知身后说话的并非别的人，却是晴雯。未见黛玉，先见晴雯，指明一形一影。宝玉一见，悲喜交集，便说：“我一个人走迷了道儿，遇见仇人，我要逃回，却不见你们一人跟着我。如今好了，晴雯姐姐，快快的带我回家去罢。”形神合一，红黑交会，便是回家。晴雯道：“侍者不必多疑，我非晴雯。我奉妃子之命，特来请你一会，并不难为你。”宝玉满腹狐疑，只得问道：“姐姐说是妃子叫我，那妃子究是何人？”晴雯道：“此时不必问，到了那里，自然知道。”

宝玉没法，只得跟着走。细看那人背后举动，恰是晴雯，“那面目声音是不错的了，怎么他说不是？我此时心里模糊，且别管他，到了那边见了妃子，就有不是，那时再求他。到底女人的心肠是慈悲的，指明一心之阴。必是恕我冒失。”正想着，不多时到了一个所在。只见殿宇精致，彩色辉煌，庭中一丛翠竹，户外数本苍松。全书凡说竹木，无非是说黛玉，到此点明。廊檐下立着几个侍女，都是宫妆打扮，人心即理，即天，故都是宫妆。见了宝玉进来，便悄悄的说道：“这就是神瑛侍者么？”引着宝玉的说道：“就是，你快进去通报罢。”有一侍女笑着招手，宝玉便跟着进去。过了几层房舍，见一正房，珠帘高挂，那侍女说：“站着候旨。”宝玉听了，也不敢做声，只得在外等着。

那侍女进去不多时，出来说：“请侍者参见。”此非为黛玉加尊贵，总演人心之各为一天也。而由恶见善，必在能参，故曰参见。参，究也。释然，儒亦然，释空而儒实。又有一人卷起珠帘。只见一女子，头戴花冠，身穿绣服，端坐在内。宝玉略一抬头，见是黛玉的形容，便不禁的说道：“妹妹在这里，叫我想！”此一“好”一“想”两字极重。“好”文子女，阴阳合矣。“想”文相心，善恶浑矣。这方是“得通灵”正面。那帘外的侍女悄咤道：“这侍者无礼，快快出去！”说犹未了，又见一个侍女将珠帘放下。无礼则珠帘放下，阴阳隔矣。此乃反复叮嘱之意，盖演一心之合，只须如此，方免纠缠。此处必不容多着一些

子墨也。宝玉此时欲待进去又不敢，要走又不舍，待要问明，见那些侍女并不认得，又被驱逐，无奈出来。心想要问晴雯，回头四顾，并不见有晴雯，心下狐疑，只得快快出来。又无人引着。正欲找原路而去，却又找不出旧路了。正在为难，见凤姐站在一所房檐下招手。宝玉看见喜欢道：“可好了，原来回到自己家里了。我怎么一时迷乱如此？”急奔前来，说：“姐姐在这里么？我被这些人捉弄到这个分儿，林妹妹又不肯见我，不知是何原故？”说着，走到凤姐站的地方，细看起来，并不是凤姐，原来是贾蓉的前妻秦氏。一书演败伦蔑理，总是秦、凤，故于通灵既合之后，必点此二人，乃再三警觉之意。见人心但有放失，未有不渐入禽兽者也。演尤三姐是“道心惟微”，演此是“人心惟危”。宝玉只得立住脚，要问凤姐姐在那里。那秦氏也不答言，竟自往屋里去了。

宝玉恍恍惚惚的，又不敢跟进去，只得呆呆的站着，叹道：“我今日得了甚么不是？众人都不理我！”便痛哭起来。见有几个黄巾力士执鞭赶来^[2]，说是：“何处男人，敢闯入我们这天仙福地来，快走出去！”宝玉听得，不敢言语。正要寻路出来，远远望见一群女子说笑前来。宝玉看时，又像有迎春等一千人走来，迎在时为立春，花叙之首也，在卦为大壮之观，神道设教也，足以概全书，故一千人以迎春为首。心里欢喜，叫道：“我迷在这里，你们快来救我！”正嚷着，后面力士赶来，宝玉急得往前乱跑。忽见那一群女子都变作鬼怪形象，也来追捕。

宝玉正在情急，只见那送玉的和尚手里拿着一面镜子一照，说道：“我奉元妃娘娘旨意，特来救你。”元妃为气数之天，故终归于此。风月宝鉴反面正面一齐完缴。登时鬼怪全无，仍是一片荒郊。宝玉拉着和尚说道：“我记得是你领我到这里，你一时又不见了。看见了好些亲人，只是都不理我，忽又变作鬼怪。到底是梦是真，望老师明白指示。”那和尚道：“你到这里曾偷看什么东西没有？”宝玉一想，道：“他既能带我到天仙福地，自然也是神仙了，如何瞒得他？况且正要问个明白。”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四件都在里许，要人能自得师也。便道：“我倒见了好些册子来着。”那和尚道：“可又来，你见了册子，还不解么？世上的情缘，都是那些魔障，只要把历过的事情细细记着，将来我与你说明。”说着，把宝玉狠命的一推，说：“回去罢！”人谓禅门棒喝矣，其实则非，看“回去罢”三字，乃在一推，正有多少事理，多少扩充，岂是空参渺茫耶？宝玉站不住脚，一交跌倒，口里嚷道：“啊哟！”一息尚存，都可啊哟。此一啊哟，乃起死回生吃紧门路。

王夫人等正在哭泣，听见宝玉苏来，连忙叫唤。宝玉睁眼看时，仍躺在炕上，见王夫人、宝钗等哭的眼泡红肿，定神一想，心里说道：“是了，我是死去过来的。”遂把神魂所历的事呆呆的细想，幸喜多还记得，便哈哈的笑道：“是了，是了。”甄士隐出梦，忘了一半，忘得妙；宝玉出梦，多还记得，记得妙。面妙底犹妙，大笑是了，一梦终矣。王夫人只道旧疾复发，便好延医调治，即命丫头婆子快去告诉贾政，说是：“宝玉回过来了。头里原是心迷住了，如今说出话来，不用备办后事了。”贾政听了，即忙进来看视，果见宝玉苏来，便道：“没福的痴儿，你要吓死谁么！”说着，眼泪也不知不觉流下来了，又叹了几口气，仍出去叫人请医生，诊脉服药。必归贾政。自“训劣子”至“试文字”，一切事迹全缴，而毗陵驿到矣。

这里麝月正思自尽，见宝玉回过来，也放了心。只见王夫人叫人端了桂圆汤，叫他喝了几口，渐渐的定了神。前梦用桂圆汤，此梦亦必用桂圆汤，滴滴归源。王夫人等放心，也没有说麝月，只叫人仍把那玉交给宝钗，给他带上。自“认通灵”至“失通灵”一并结。想起那和尚来，“这玉不知那里找来的，也是古怪。怎么一时要银，一时又不见了？莫非是神仙不成？”宝钗道：“说起那和尚来的踪迹、去的影响^[3]，那玉并不是找来的。头里丢的时候，必是那和尚取去的。”惟钗知玉，收放自如，乃其本领，其实枉了。王夫人道：“玉在家里，怎么能取的了去？”宝钗道：“既可送来，就可取去。”取玉送玉者和尚，收玉者亦和尚也。钗只解得一半，底妙面尤妙。袭人、麝月道：“那年丢了玉，林大爷测了个字。后来二奶奶过了门，我还告诉过二奶奶，说测的那字是什么‘赏’字，二奶奶还记得么？”宝钗想道：“是了，你们说测的是当铺里找去，如今才明白了，竟是个和尚的‘尚’字在上头，可不是和尚取了去的么？”王夫人道：“那和尚本来古怪。那年宝玉病的时候，那和尚来，说是我们家有宝贝可解，说的就是这块玉了。他既知道，自然这块玉到底有些来历。况且你女婿养下来就嘴里含着的，古往今来，你们听说过这么第二个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下古今，更无一人无此玉者，是常非奇。所奇者则在文字耳。无第二个，正一人，一通灵也。而小说立意，实亦古今无二。只是不知终久这块玉到底是怎么着？就连咱们这一个也还不知是怎么着。病也是这块玉，好也是这块玉；生也是这块玉……”说到这里，忽然住了，不免又流下泪来。通灵演心，演性，演《大学》明德，不演空空。而古今圣贤孰则不死，今特将“死”字截住，即全书面了底未了处。宝玉听了，心里却也明白，既知生，复知死，便是通灵，实际是为明白。更想死去的事，愈加有因，只不言语，心里细细的记忆。

那时惜春便说道：“那年失玉，还请妙玉请过仙，说是‘青埂峰下倚古松’，还有什么‘入我门来一笑逢’的话，想起来‘入我门’三字大有讲究。佛教的法门最大，只怕二哥哥不能入得去。”“我”字有多少担当，岂法门所能尽？是书以释道演儒学，惟恐人便认止是释道，故全书以孝作主，而以“笑”字替之也。则此一笑，正是“我”字真正本源，何尝与拈花微笑等说相干涉？必用惜春解之，正作者大为可惜处。宝玉听了，又冷笑几声。宝钗听了，不觉的把眉头儿干绌着，发起怔来。尤氏道：“偏你一说又是佛门了，你出家的念头还没有歇么？”孝是热，是乐。一冷笑，一绌眉，非孝矣，特用尤氏一语喝破。看“偏”字是眼。惜春笑道：“不瞒嫂子说，我早已断了荤了。”王夫人道：“好孩子，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是起不得的！”惜春听了，也不言语。再借惜春以演复非真复。夫释氏除荤，持一戒耳，成佛何尝端在乎此？今以断荤而为入我门，在释且错了也，是但借演一复而已。盖断荤则不杀，不杀则生，于孩子之“子”，非复而何？生于亥子之孩，非由坤得复而何？故惜春不言语，象坤静也。是玉尚未走、复尚未到之会，奈总归空，只是阿弥陀佛而已。宝玉想“青灯古佛傍”的诗句，不禁连叹几声。忽又想起一床席、一枝花的诗句来，拿眼睛看着袭人，不觉又流下泪来。连叹是叹归空，下泪是归空且有所着，只因一黛玉而已，否则以归空为乐，于青灯古佛有何可叹？众人都见他忽笑忽悲，也不解是何意，只道是他的旧病。岂知宝玉触处机来，竟能把偷看册上诗句俱牢牢记住了，只是不说出来，心中早有一个成见在那里了^[4]。暂且不题。此段乃水落归漕，文字从“你死了，我做和尚”起，到此方才出脱，煞非容易，自此更无可题矣。

且说众人见宝玉死去复生，神气清爽，又加连日服药，一天好似一天，渐渐的复原起来。便是贾政见宝玉已好，现在丁忧无事，想起贾赦不知几时遇赦，老太太的灵柩久停寺内，终不放心，欲要扶柩回南安葬，从宝玉复原，卸到贾政葬亲，乃作者大用意处。盖上半回之幻境仙缘，都是假复，乃放心，非不放心也。惟扶柩归葬，方是实地，方是不放心，方是真复也。便叫了贾琏来商议。贾琏便道：“老爷想得极是。如今趁着丁忧，干了一件大事更好。将来老爷起了服，生恐又不能遂意了。但是我父亲不在家，侄儿呢又不敢僭越。老爷的主意很好，只是这件事也得好几千银子。衙门里缉贼，那是再缉不出来的。”贾政道：“我的主意是定了，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凡人生之大事视此矣。非定有主意者不能。只为大老爷不在家，叫你来商议怎么个办法。你是不能出去的，现在这里没有人。我为是好几口棺材都要带回去的，一个人怎么样的照应呢？想起把蓉哥儿带了去，况且有他媳妇的棺材也在里头，人

至蓉、璉，尚亦可复，天道何其宽！是已到“沐皇恩”。还有你林妹妹的，那是老太太的遗言，说跟着老太太一块儿回去的。我想这一项银子，只好在那里挪借几千，也就够了。”贾璉道：“如今的人情过于淡薄。老爷呢，又丁忧，我们老爷呢，又在外头，一时借是借不出来的了，只得拿房地文书出去押去。”孝无假借，惟求诸己。贾政道：“住的房子是官盖的，那里动得？”贾璉道：“住房是不能动的，外头还有几所，可以出脱的，等老爷起复后再赎，也使得。将来我父亲回来了，倘能够再起用，也好赎的。复来自剥，此正演剥卦上爻“小人剥庐”之象。只是老爷这么大年纪，辛苦这一场，侄儿们心里实不安。”贾政道：“老太太的事是应该的，只要你在家谨慎些，把持定了才好。”贾璉道：“老爷这倒只管放心。侄儿虽糊涂，断不敢不认真办理的。”放心”字、“真”字再一点。贾政未回，宝玉已走，正放心之会。而葬亲全孝，又假去真来之会也。况且老爷回南，少不得多带些人去，所留下的人也有限了，这点子费用还可以过的来。就是老爷路上短少些，必经过赖尚荣的地方，可也叫他出点力儿。”赖尚荣，演姤之否，正剥复必由之路。贾政道：“自己的老人家的事，叫人家帮什么？”贾璉答应了“是”，便退出来，打算银钱。

贾政便告诉了王夫人，叫他管了家，自己便择了发引长行的日子，就要起身。宝玉此时身体复原，贾环、贾兰倒认真念书。贾政都交付给贾璉，叫他管教，“今年是大比的年头，环儿是有服的，不能入场。兰儿是孙子，服满了，也可以考的。务必叫宝玉同着侄儿考去，能够中一个举人，也好赎一赎咱们的罪名。”此段文尤深晦。夫宝玉为孙，贾兰为曾孙，孙既可考，则曾孙服满自不待言。今云兰儿服满可考，叫宝玉同着考去，是宝玉服尚未满，而考者只有贾兰，不与宝玉以乡魁也。盖乡魁为孝廉，孝对淫，廉对贪，非璉、环、宝玉所克当也，请俟后评。贾璉等唯唯应命。贾政又吩咐了在家的人，说了好些话，才别了宗祠，便在城外念了几天经，就发引下船，带了林之孝等而去。前说贾蓉，此但提林之孝，不提贾蓉，仍无所容也。看念经“经”字是眼，即秦氏所病之经。是有林无蓉之所以然。也没有惊动亲友，惟有自家男女，送了一程回来。宝玉因贾政命他赴考，王夫人便不时催逼，查考起他的功课来，那宝钗、袭人时常劝勉，自不必说。那知宝玉病后虽精神日长，他的念头一发更奇僻了，竟换了一种，不但厌弃功名仕进，竟把那儿女情缘也看淡了好些。只是众人不大理会，宝玉也并不说出来。写宝玉转机，有帆随湘转之妙。

一日，恰遇紫鹃送了林黛玉的灵柩回来，闷坐自己屋里啼哭，想

着：“宝玉无情，见他林妹妹的灵柩回去，并不伤心落泪，见我这样痛哭，也不来劝慰，反瞅着我笑。这样负心的人，从前都是花言巧语来哄着我们，前夜亏我想得开，不然几乎又上了他的当。只是一件叫人不解，如今我看他待袭人等也冷冷儿的，二奶奶是本来不喜欢亲热的，麝月那些人就不抱怨他么？我想女孩子们多半是痴心的，白操了那些时的心，看将来怎样结局。”反振下回“双护玉”。正想着，只见五儿走来瞧他，见紫鹃满面泪痕，便说：“姐姐又想林姑娘了。想一个人闻名不如眼见，头里听着宝二爷女孩子跟前是最好的，我母亲再三的把我弄进来。岂知我进来了，尽心竭力的服侍了几次病，如今病好了，连一句好话也没有剩出来，如今索性连眼儿也都不瞧了。”紫鹃听他说的好笑，便“扑嗤”的一笑，啐道：“呸！你这小蹄子！你心里要宝玉怎么个样儿待你才好？女孩儿家也不害臊，连名公正气的屋里人^[5]，瞧着他还没事人一大堆呢，有功夫理你去？”因又笑着拿个指头往脸上抹着，问道：“你到底算宝玉的什么人那？”哭归之笑，再束全书。“什么人”三字甚深。盖宝玉归空，为黛玉一死所致，背君弃亲，不成人矣，故特借五儿立法。而名公正气之袭人，即顺手定案。抹脸之羞，在黛亦何能免乎？一对小儿女写来如画。那五儿听了，自知失言，便飞红了脸，待要解说“不是要宝玉怎样看待，说他近来不怜下”的话，只听院门外头乱嚷道：“外头和尚又来了！方说五儿，和尚便来，又特指点。要那一万银子呢。太太着急，叫琏二爷和他讲去，偏偏琏二爷又不在家，那和尚在外头说些疯话，太太叫请二奶奶过去商量。”

不知怎样打发那和尚，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下回为一大段，乃自揭全书底里之处。书重一孝，起于元妃省亲，结于贾政全孝。百二十回是题是文，绝无明指，直到此回目录，方才明说孝道。正如张僧繇画龙点睛，从此破壁飞去。

此回下半乃为上半逼出，一书所演渺渺茫茫之为借径，而警幻所说留意孔孟，方是正言，则所谓幻境仙缘，仍是假语村言里边事，非真事隐去里边事也。盖此书都是假语村言，并无宝玉为何人，荣府在何处，作者是何指之：真事隐去也。其隐去者，四子六经，性道忠孝之真事而已。奈何读者总喜寻真事于渺茫空空之外？得此回以破之，应共豁然。

【护花主人评曰】宝玉初次之梦是真梦，所以画册题词俱不记得；此番是神游幻境，并不是梦，故十二首诗词俱牢牢记得，读者莫亦作梦看。

宝玉神游幻境，除在世诸人自当不见外，其余迎春、黛玉、凤姐、秦氏、尤三姐、鸳鸯、晴雯皆恍惚见面；元春是皇妃，不便与众相同，

故止写词中一语，隐隐逗明，最为得体；若妙玉如果被害，灵魂亦应仍归幻境，必当与宝玉一见，乃独不提及，是作者深文隐义，不可不知。

王夫人说到“生也是这块玉”，下句是“死也是这块玉”，忽然止住不说，流下泪来，神情如画。

宝玉牢记册上诗句，心中早有成见，与惜春之意相合，故借惜春口中说破“入我门”三字。

贾政扶柩回南，了却无数未完事件，且好叙后来一切家事。若贾政在家，便有许多掣肘处。

写紫鹃、五儿两人心事不同，有清浊泾渭之分。

【大某山民评曰】是书欲唤醒世人，故作迷离幻渺之谈，然皆实情实理，河汉荒唐，何可搀入！托诸梦中，自无妨碍。起于梦，结于梦，不自知其梦也，觉而后知其梦也。

五儿兴至情浓，宝玉酒阑歌罢，可怜补到，竟为蛇足。

[1] 力士：即下文的黄巾力士。

[2] 黄巾力士：道教传说中在上界值勤的神将。

[3] 影响：影子和声音。引申为踪迹的意思。

[4] 成见：对事物所形成的自己的见解。

[5] 名公正气：正式的，堂堂正正的。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话说王夫人打发人来叫宝钗过去商量，宝玉听见说是和尚在外头，赶忙的独自一人走到前头，嘴里乱嚷道：“我的师父在那里？”叫了半天，并不见有和尚，只得走到外面。见李贵将和尚拦住，不放他进来。此回以释氏演学演教，人贵能得师父也，故以叫师父发端。然所演乃儒理，非僧道，故李贵拦住不放。上追“训劣子”，下递“独承家”，否则此处何必定用李贵。宝玉便说道：“太太叫我请师父进去。”李贵听了，松了手，那和尚便摇摇摆摆的进去。李贵松手，和尚直进，王之所命也。

宝玉看见那僧的形状与他死去时所见的般，心里早有些明白了，便上前施礼，连叫：“师父，弟子迎候来迟。”那僧说：“我不要你们接待，只要银子拿了来，我就走。”宝玉听来，又不像有道行的话。看他满头癞疮，浑身腌臢破烂，心里想道：“自古说，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但知化金，乃扶阳抑阴正义，故云不像有道行的。此道行指释氏之道行，无释氏道行则有儒家道行矣。是为真人不露相。也不可当面错过。我且应了他谢银，并探探他的口气。”便说道：“师父不必性急，现在家母料理，请师父坐下略等片刻。弟子请问师父，可是从太虚幻境而来？”那和尚道：“什么幻境，不过是来处来，去处去罢了。上回演梦所见第一题额乃“真如福地”，无所谓太虚幻境；今宝玉问此，是问第五回之梦境矣，实乃追原一往，倒缴全书，故曰来处来，去处去。笨伯又曰禅机。我是送还你的玉来的。我且问你，那玉是从那里来的？”宝玉一时对答不来。那僧笑道：“你自己的来路还不知，便来问我！”曰自己来路，则人自有心，非和尚所得而送矣。宝玉本来颖悟，又经点化，早把红尘看破。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一闻那僧问起玉来，好像当头一棒，便说道：“你也不用银子了，我把那玉还你罢。”那僧笑道：“也该还我了。”玉之还，还其天而已，何尝不是还和尚？不知笑道、未知底里，自然谓之棒喝，而语面说禅是禅，作者混人如此。其实已用李贵一拦住，一松手预告矣，特观者自不留神耳。

宝玉也不答言，往里就跑。走到自己院内，见宝钗、袭人等都到王夫人那里去了，忙向自己床边取了那玉，此玉之坏，正坏在床边，今日向自己床边取了那玉，是此玉既回，并不在身随带矣。便走出来，迎面碰见了袭人，撞了一个满怀，玉不还天而还和尚，在“初试”时已定矣，故用撞一个满怀以指点之。把袭人吓了一跳，说道：“太太说，你陪着和尚坐着很好。太太在那里打算送他些银两，你又回来做什么？”宝玉道：“你快去回太太说，不用张罗银两了，我把这玉还了他就是了。”袭人听说，即忙拉住宝玉道：“这断使不得的，那玉就是你的命，若是他拿去了，你又要病着了。”宝玉道：“如今不再病的了，我已经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明说后天落于形质，便是渣滓。此是正义，而在闲人评玉为心，作者实已明说，何尝有隐乎？摔脱袭人，便要想走。

袭人急得赶着嚷道：“你回来！我告诉你一句话。”宝玉回过头来道：“没有什么说的了。”袭人顾不得什么，一面赶着跑，一面嚷道：“上回丢了玉，几乎没有把我的命要了。刚刚儿有了，你拿了去，你也活不成，我也活不成了。你要还他，除非是叫我死了。”袭人死他还，乃是正义。说着，赶上一把拉住。宝玉急了，道：“你死也要还，你不死也要还。”你死则死矣，而又云你不死，正其摔脱而不得摔脱处也。狠命的把袭人一推，抽身要走。怎奈袭人两只手绕着宝玉的带子不放松，哭喊着坐在地下。里面的丫头听见，连忙赶来，瞧见他两个人的神情不好，只听见袭人哭道：“快告诉太太去，宝二爷要把那玉去还和尚呢。”丫头赶忙飞报王夫人。那宝玉更加生气，用手来掰开了袭人的手，幸亏袭人忍痛不放。宝玉之复，以有所激之者也，故云更加生气。而复非真复，故虽生气而仍不放。紫鹃在屋里听见宝玉要把玉给人，这一急比别人更甚，袭影生钗，鹃替死黛，同一坏玉者也，故同为护玉。而黛则其尤，故云比别人更甚。把素日冷淡宝玉的主意都忘在九霄云外了，连忙跑出来，帮着抱住宝玉。那宝玉虽是个男人，用力摔打，怎奈两个人死命的抱住不放，也难脱身，点明“双护玉”正面，乃“情切切”至“发幽情”八回书内事迹。叹口气道：“为一块玉，这样死命的不放；若是我一个人走了，又待怎么样呢？”袭人、紫鹃听到那里，不禁嚎啕大哭起来。

正在难分难解，王夫人、宝钗急忙赶来，见是这样形景，便哭着喝道：“宝玉，你又疯了吗？”宝玉见王夫人来了，明知不能脱身，只得陪笑说道：“这当什么，又叫太太着急。他们总是这样大惊小怪的。我说那和尚不近人情，他必要一万银子，少一个不能；我生气进来，拿这玉还他，就说是假的，要这玉干什么？”“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方是心，

方是玉，是通灵一落形质便是假的。此段以和尚不近人情作眼。他见得我们不希罕那玉，便随意给他些，就过去了。”王夫人道：“我打谅真要还他。这也罢了，为什么不告诉明白了他们，叫他们哭哭喊喊的像什么？”宝、黛、钗许多情节都是像什么。所谓鬼不鬼，贼不贼。宝钗道：“这么说呢，倒还使得。要是真拿那玉给他，那和尚有些古怪，倘或一给了，又闹到家口不宁，岂不是不成事了么？至于银钱呢，就把我的头面折变了，也还够了呢。”头面者，金锁也，钗之所恃者在此，究竟枉了。王夫人听了，道：“也罢了，且就这么办罢。”宝玉也不回答。

只见宝钗走上来，在宝玉手里拿了这玉，说道：“你也不用出去，我合太太给他钱就是了。”此时此玉，犹在掌握之中，财之祸人最烈。宝玉道：“玉不还他也使得，只是我还得当面见他一见才好。”玉可有可无，而还见一见，所谓“复见天心”。袭人等仍不肯放手。到底宝钗明决，说：“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钗、袭一人，不放手是他，由他去是他，所谓明决，乃“滴翠亭”以后事。袭人只得放手。宝玉笑道：“你们这些人原来重玉不重人哪。你们既放了我，我便跟着他走了，看你们就守着那块玉，怎么样？”此为一切喜用心机者作下场头说，而“守”字直透书外。袭人心里又着急起来，仍要拉他，只碍着王夫人和宝钗的面前，又不好太露轻薄，恰好宝玉一撒手就走了。袭人忙叫小丫头在三门口传了焙茗等：“告诉外头照应着二爷，他有些疯了。”小丫头答应了出去。

王夫人、宝钗等进来坐下，问起袭人来由，袭人便将宝玉的话细细说了。王夫人、宝钗甚是不放心，不放心，正是放心，处处指点，此处尤切。又叫人出去，吩咐众人伺候，听着和尚说些什么。回来，小丫头传话进来回王夫人道：“二爷真有些疯了，外头小厮们说，他说里头不给玉，他也没法，如今身子出来了，求着那和尚带了他去。”王夫人听了，说道：“这还了得！那和尚说什么来着？”小丫头回道：“和尚说要玉不要人。”宝钗道：“不要银子了么？”小丫头道：“没听见说。后来和尚合二爷两个人说着笑着，有好些话，外头小厮们都不大懂。”要玉不要人，所谓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也。其实止是说笑，是人不能懂处。王夫人道：“糊涂东西！听不出来，学是自然学得来的！”便叫小丫头：“你把那小厮叫进来。”糊涂东西，全书借演《易》道之说，此处特提。而所以学此《易》道者，要人贵阳贱阴也，故以丫头易小厮。小丫头连忙出去，叫进那小厮在廊下，隔着窗户请了安。王夫人便问道：“和尚和二爷说的话，你们不懂，难道学也学不来吗？”那小厮回

道：“我们只听见说什么大荒山，什么青埂峰，又说什么太虚境，斩断尘缘这些话。”窃取《周易》演《石头记》，《红楼梦》演此而已。而只取少阳一复，故小厮所学如此。王夫人听了，也不懂。宝钗听了，吓得两眼直瞪，半句话都没有了。王字正妙括乾坤，而曰王夫人也不懂，《易》不易学，作者自道，非谦词也。但要凡为宝钗者知吓而已。

正要叫人出去拉宝玉进来，只见宝玉笑嘻嘻的进来说：“好了，好了。”直追首回《好了歌》，彼出道士，此归和尚。一书总借渺渺茫茫以演复见天心也。宝钗仍是发怔。王夫人道：“你疯疯癫癫的说的是什么？”宝玉道：“正经话，又说我疯癫。那和尚与我原认得的，他不过也是要来见我一见。他何尝是真要银子呢？也只当化个善缘就是了。所以说明了，他自己就飘然而去了，这可不是好了么？”王夫人不信，又隔着窗户问那小厮。那小厮连忙出来，问了门上的人，进来说：“果然和尚走了，说：‘请太太们放心，我原不要银子。’只要宝二爷时常到他那里去去就是了，‘诸事要随缘，自有一定的道理。’”常去去，所谓日新、又新。下二句乃言其书有一定之理，特借僧道以演姻缘也，不可合看。王夫人道：“原来是一个好和尚。你们曾问住在那里？”门上道：“奴才也问来着，他说我们二爷是知道的。”王夫人问宝玉道：“他到底住在那里？”宝玉笑道：“这个地方说远就远，说近就近。”所谓“不远之复”。宝钗不待说完，便道：“你醒醒儿罢，别尽着迷在里头。现在老爷、太太就疼你一个人，老爷还吩咐叫你干功名长进呢。”宝玉道：“我说的不是功名么？你们不知道，‘一子出家，七祖升天’呢。”王夫人听到那里，不觉伤心起来，明说宝玉出家，乃是宝钗唤醒，而伤所生之心也。说：“我们的家运怎么好？一个四丫头口口声声出家，如今又添出一个来了。我这样个日子过他做什么？”说着，大哭起来。两人出家一提。可见演惜春正以演宝玉，而特为之作太息耳。不是宝玉一事，惜春又一事。宝钗见王夫人伤心，只得上前苦劝。宝玉笑道：“我说了这一句顽话，太太又认起真来了。”王夫人止住哭声，道：“这些话也是混说的么？”全书不过顽话，不过混说，读者不可认真。

正闹着，只见丫头来回说：“琏二爷回来了，颜色大变，说请太太回去说话。”王夫人又吃了一惊，说道：“将就些，叫他进来罢。小婶子也是旧亲，不用回避了。”此与贾政送灵柩同一用意，与上回同一接落。方说和尚即归“孝”字，惟恐人之认真，以假和尚为正道也。礼，叔嫂不通问。今贾琏回避小婶，隐演复礼也；而王夫人令将就些，则弃礼在王也。看自凤姐死后，写贾琏另换一副笔墨，为复字立基，与写尤氏同其苦心经营，人自不觉耳。贾琏进来见了王夫人，请了安。宝钗迎

着，也问了贾琏的安，贾琏是避，宝钗是迎，书法森严。回说道：“刚才接了我父亲的书信，说是病重的很，叫我就去；若迟了，恐怕不能见面。”说到那里，眼泪便掉下来了。居然孝子，乃为巧姐、平儿地步也。王夫人道：“书上写的是什么病？”贾琏道：“写的是感冒风寒起来的，如今成了痲病了。病因风寒，因风之风，因雪之寒也。如今成痲，则转为损，损而不已必《益》，此其时矣。风寒是追前，成痲是超后。现在危急，端差一个人连日连夜赶来的，说如若再耽搁一两天，就不能见面了。故来回太太，侄儿必得就去才好。绝无拟议，写孝正以写复。只是家里没人照管，芸儿、蓐儿虽说糊涂，到底是个男人，外头有了事来，还可传个话。贾政带一蓐，贾琏留一蓐，以万无人理之两人而混入“孝”字之中，义有八面。侄儿家里倒没有什么事，秋桐是天天哭着喊着，不愿意在这里，侄儿叫了他娘家的人来领了去了，倒省了平儿好些气。收拾秋桐，所以收拾风之栖止。虽是巧姐没人照应，还亏平儿的心不很坏，姐儿心里也明白，只是性气比他娘还刚硬些，一阳来复，正是刚反。求太太时常教管管教管他。”说着，把眼圈儿一红，连忙把腰里拴槟榔荷包的小绢子拉下来擦眼。王夫人道：“放着他亲祖母在那里，托我做什么？”贾琏轻轻的说道：“太太要说这个话，侄儿就该活活儿的打死了。没什么说的，总求太太始终疼侄儿就是了。”琏之外视本生，若王有以导之，《春秋》责备在王、政矣。而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则邢、赦当之。文字涵盖下文情形，妙极。说着，就跪下来了。王夫人也眼圈儿红了，说：“你快起来，娘儿们说话儿，这是怎么说？只是一件，孩子也大了。倘或你父亲有个一差二错，又耽搁住了，或者有个门当户对的来说亲，还是等你回来，还是你太太作主？”贾琏道：“现在太太们在家，自然是太太们做主，不必等我。”即入“说亲”，以递下文。而男女以正，婚姻以时，方是真复也，乃反对惜春、宝玉之复非真复。王夫人道：“你要去，就写了禀帖，给二老爷送个信，说家下无人，你父亲不知怎样，快请二老爷将老太太的大事早早的完结，快快回来。”两事合为一事。

贾琏答应了“是”，正要走出去，复转回来，此段随演随收，完结一部大观。“复转回来”一语是眼。回说道：“咱们家的家下人家里还够使唤，只是园里没有人，太空了。包勇又跟了他们老爷去了。姨太太住的房子，薛二爷已搬到自己的房子内住了。园里一带屋子都空着，恐没照应，还得太太叫人常查看查看。那栊翠庵原是咱们家的地基，如今妙玉不知那里去了，所有的跟随他的当家女尼不敢自己作主，要求府里一个人管理管理。”王夫人道：“自己的事还闹不清，还搁得住外头的事么？这句话好歹别叫四丫头知道，若是他知道了，又要吵着出家的念头出来

了。你想咱们家什么样的人家，好好的姑娘出了家，还了得！”贾琏道：“太太不提起，侄儿也不敢说。四妹妹到底是东府里的，又没有父母，他亲哥哥又在外头，他亲嫂子又不大说的上话，侄儿听见要寻死觅活了好几次。他既是心里这么着的了，若是管着他，将来倘或认真寻了死，比出家更不好了。”见出家与死差一间耳。王夫人听了，点头道：“这件事真真叫我也难担。我也做不得主，由他大嫂子去就是了。”贾琏又说了几句，才出来叫了众家人来，交代清楚，写了书，收拾了行装。平儿等不免叮咛了好些话。只有巧姐儿惨伤的了不得。贾琏又欲托王仁照应，巧姐到底不愿意，听见外头托了芸、蔷二人，心里更不受用，入下半回以王仁为主。嘴里却说不出来，只得送了他父亲，谨谨慎慎的随着平儿过日子。丰儿、小红因凤姐去世，告假的告假，告病的告病，凤死凤息，黛死林空，故丰儿、小红从此收拾。平儿意欲接了家中一个姑娘来，一则给巧姐作伴，二则可以带量他^[1]。遍想无人，只有喜鸾、四姐儿是贾母旧日钟爱的，偏偏四姐儿新近出了嫁了，喜鸾也有了人家儿，不日就要出阁，也只得罢了。

且说贾芸、贾蔷送了贾琏，便进来见了邢、王二夫人。他两个倒替着在外书房住下，日间便与众人厮闹，有时找了几个朋友吃个车箍辘会^[2]，车箍辘循环无端，正合本文。甚至聚赌。里头那里知道？一日，邢大舅王仁来，瞧见了贾芸、贾蔷住在这里，知道热闹，也就借着照看的名儿，时常在外书房设局赌钱喝酒。是舅是兄，提集于此，安置下回。所有几个正经的家人，贾政带了几个去，贾琏又跟去了几个，只有那赖、林诸家的儿子侄儿。那些少年托着老子娘的福吃喝惯了的，那知当家立计的道理。况且他们长辈都不在家，便是没笼头的马了。马没笼头则放逸奔驰，是找王子腾意，以追失教本旨。又有两个旁主人怂恿，无不乐为。这一闹，把个荣国府闹得没上没下，没里没外。一部演《易》书，实因“讥失教也”一言而生，今更重顿特提，以作结束。没上没下，没里没外，《易》象也。那贾蔷还想勾引宝玉，贾芸拦住道：“宝二爷那个人去运气的，不用惹他。那一年我给他说了一门子绝好的亲，父亲在外头做税官，家里开几个当铺，姑娘长的比仙女儿还好看。我巴巴儿的细细的写了一封书子给他，谁知他没造化。”说到这里，瞧了瞧左右无人，又说：“他心里早和咱们这个二婶娘好上了。你没听见说，还有一个林姑娘呢，弄的害了相思病死的，点明前事，即点明钗、黛。书到此桶底脱，而乃有看官以相思病为疑，以好上了为疑，到此仍被作者以“心里”二字所骗，岂非恨事！谁不知道？这也罢了，各自的姻缘罢咧。谁知他为这件事倒恼了我了，总不大理。他打量谁必是借谁的光儿呢？”贾蔷听了点点头，才把这个心歇了。了结“画蔷”，缴

还“情悟”，是宝钗文字。

他两个还不知道，宝玉自会那和尚以后，他是欲断尘缘，一则王夫人跟前不敢任性，已与宝钗、袭人等皆不大款洽了^[3]。那些丫头不知道，还要逗他，宝玉那里看得到眼里？他也并不将家事放在心里，时常王夫人、宝钗劝他念书，他便假作攻书，一心想着那和尚引他到那仙境的机关，心目中触处皆为俗人，却在家难受，闲来倒与惜春谈讲。他们两个人讲得上了，那种心更加准了几分，那里还管贾环、贾兰等？因芸、蔷重演姻缘，归之情悟，遂入宝玉心事，以定离弃之因、不孝之案，为不环不兰之人，其穿插甚妙。那贾环为他父亲不在家，赵姨娘已死，王夫人不大理会，他便入了贾蔷一路。倒是彩云时常规劝，反被贾环辱骂。到此方由宝玉引出“恶子独承家”，而云霞变幻，无所分别，再为点明。玉钏儿见宝玉疯癫更甚，早和他娘说了，要求着出去。收拾玉钏，乃宝钗第四影身也。是先袭人已写一求去者，则宝钗将来何如？“见宝玉疯癫更甚”是眼。如今宝玉、贾环他哥儿两个各有一种脾气，闹得人人不理。独有贾兰跟着他母亲上紧攻书，作了文字，送到学里请教代儒。因近来代儒老病在床，只得自己刻苦。宝之不孝，环之无端，皆做不得，故人人不理，言其均非人理也。则得人理而为真复者，贾兰而已。跟着母亲是孝，上紧攻书是学，不从代儒是真学，皆所以真复之根柢也。李纨是素来沉静，除了请王夫人的安，会会宝钗，余者一步不走，只有看着贾兰攻书。所以荣府住的人虽不少，竟是各自过各自的，谁也不肯做谁的主。人贵自立，特借李纨之在荣府以树之的。贾环、贾蔷等愈闹的不像事了^[4]，甚至偷典偷卖，不一而足。贾环更加宿娼烂赌，无所不为。仍旧插回本事。

一日，邢大舅、王仁都在贾家外书房喝酒，一时高兴，叫了几个陪酒的来唱着曲儿劝酒。贾蔷便说：“你们闹的太俗，我要行个令儿。”蔷茨载在《风》诗，是不俗。书主“椿龄画蔷”，故是他行令。得此一令，使全书煞尾既不落莫，又不促迫，而十八笔之“蔷”字方才收住。众人道：“使得。”贾蔷道：“咱们‘月字流觞’罢^[5]。书为《风月宝鉴》，是一月；黛玉一书之主，比以素娥，是一月；香菱乃书发端，其学诗第一题是月；袭人乃书结尾，其公然又一袭人是月。今用“月字流觞”，足括盈虚消长之理，以结全书。我先说起‘月’字，数到那个便是那个喝酒，还要酒面酒底，须得依着令官，不依者，罚三大杯。”众人都依了。贾蔷喝了一杯令酒，便说：“飞羽觞而醉月。”^[6]顺饮数到贾环。《宴桃李园》“序天伦之乐事”，何尝止说空空？果叙天伦，何至数到贾环，而令恶子承家耶？“庆寿辰”、“赏中秋”诸义毕缴。贾蔷说：“酒面要

个‘桂’字。”贾环便说道：“‘冷露无声湿桂花。’^[7]酒底呢？”贾蔷便说个“香”字。贾环道：“天香云外飘。”^[8]此酒底面各有浅深二意。其浅则透宝玉“中乡魁”、“却尘缘”，既折桂而飘然去耳。其深则仍一钗一黛结果。桂为木，则为黛；冷露无声，受钗之阴谋以死也。是为酒面，书中所既演也。香曰天香，则艳冠群芳之牡丹，为钗，曰云外飘，当于宝玉既走，亦即飘然云外矣。是为酒底，书中所未演隐义如此。邢大舅说道：“没趣，没趣。你又懂得什么字了，也假斯文起来？这不是取乐，竟是恼人了，咱们都免了。倒是撺掇拳，输家喝，输家唱，叫做苦中苦。若是不会唱的，说个笑话儿也使得，只要有趣。”一月、一桂、一香，已括全书。若再行令，便是蛇足，故借大舅以乱之。曰假斯文，窃取斯文演一假也，其实没趣，其实恼人。曰倒是撺掇拳，二五屈伸，演《易》理也，其实是苦中苦，是笑话，又“苦”、“笑”二字隐寓其中。一书固套《金瓶梅》之苦孝说而来也。是为有趣。众人都道：“使得。”于是乱撺起来。王仁输了，喝了一杯，唱了一个。众人道：“好！”又撺起来了，是个陪酒的输了，唱了一个什么“小姐小姐多丰采”。用《西厢·佳期》戏文收煞“绛芸轩”案，而袭止为钗之陪也，故是陪酒的唱，苦中苦笑话起矣。以后邢大舅输了，众人要他唱曲儿。他道：“我唱不上来的。我说个笑话儿罢。”贾环道：“若说不笑，仍要罚的。”

邢大舅就喝了一杯，便说道：“诸位听着！村庄上有一座玄帝庙，旁边有个土地祠。笑话开口是村庄上，贾雨村、刘老老并到矣。玄帝主至阴之方，阳起于子地也。而邻土地，则水土相和，即是倪二，请参彼评。那玄帝老爷常叫土地来说闲话儿^[9]。一日，玄帝庙里被了盗，便叫土地去查访。土地禀道：‘这地方没有贼的，必是神将不小心，被外贼偷了东西去。’不小心，乃胡说中之正训。玄帝道：‘胡说！你是土地，失了盗，不问你问谁去呢？你倒不去拿贼，反说我的神将不小心吗？’土地禀道：‘虽说是不小心，到底是神庙的风水不好。’归责地理，亦是正训。玄帝道：‘你倒会看风水么？’土地道：‘待小神看看。’那土地向各处瞧了一会，便来回禀道：‘老爷坐的身子背后两扇红门，就不谨慎；小神坐的背后是砌的墙，自然东西丢不了。以后老爷的背后亦改了墙就好了。’至阴之所两扇红门，此何处也？全书责不谨慎，责此而已，要人各自填偶为奇，改门为墙，方是真正好了。玄帝老爷听来有理，便叫神将派人打墙。众神将叹口气道：‘如今香火一炷也没有，那里有砖灰人工来打墙？’玄帝老爷没法，叫众神将作法，却都没有主意。那玄帝老爷脚下的龟将军站起来道：‘你们不中用，我有主意。你们将红门拆下来，到了夜里，拿我的肚子垫住这门口，难道当不得一堵墙么？’众神将都说道：‘好！又不花钱，又便当结实。’于是龟将军便当

这个差事，竟安静了。岂知过了几天，那庙里又丢了东西。众神将叫了土地来说道：‘你说砌了墙便不丢东西，怎么如今有了墙还要丢？’那土地道：‘这墙砌的不结实。’众神将道：‘你瞧去。’土地一看，果然是一堵好墙，怎么还有失事？把手摸了一摸，道：‘我打谅是真墙，那里知道是个假墙！’”以门改墙，方是真复，乃实理也。若以归空为复，则墙是假墙。以龟代门，以阴填阴而已，枉受一番穷剥。来复非复，龟将军空起于足下矣。

众人听了，大笑起来。贾蔷也忍不住的笑，说道：“傻大舅你好！我没有骂你，你为什么骂我？快拿杯来罚一大杯。”邢大舅喝了，已有醉意，众人又喝了几杯，都醉起来。邢大舅说他姐姐不好，王仁说他妹妹不好，都说的狠狠毒毒的。直追“异兆发悲音”尤氏窃听事迹。彼为发，此为收。贾环听了，趁着酒兴，也说凤姐不好，怎样苛刻我们，怎样踏我们的头。众人道：“大凡做个人，原要厚道些。看凤姑娘仗着老太太这样利害，如今焦了尾巴稍子了^[10]，只剩了一个姐儿，只怕也要现世现报呢。”贾芸想着凤姐待他不好，又想起巧姐儿见他就要哭，也信着嘴儿混说。下回乃恶果恶报，必不容爽，乃作者醒世用浅显之处，借凤姐以发之。故此处皆是正说、直说。还是贾蔷道：“喝酒罢，说人家做什么？”那两个陪酒的道：“这位姑娘多少年纪了？长得怎么样？”贾蔷道：“模样儿是好得很的，年纪也有十三四岁了。”众人说凤姐而贾蔷回护之，此点蔷、凤隐情也。而巧姐之难乃发于此，若蔷有以开之。众人报以财，而蔷且报以色。噫！可畏哉！那陪酒的说道：“可惜这样人生在府里这样人家。若生在小户人家，父母兄弟都做了官，还发了财呢。”众人道：“怎么样？”那陪酒的说：“现今有个外藩王爷^[11]，最是有情的，便是真北静王。要选一个妃子，若合了式，父母兄弟都跟了去，可不是好事儿吗？”众人都不大理会，只有王仁心里略动了一动，动在王仁，凤姐恶果结于一气。仍旧喝酒儿。

只见外头走进赖、林两家的子弟来，说：“爷们好乐呀！”众人站起来说道：“老大、老三怎么这时候才来？叫我们好等。”林主孝说，赖主《易》说。孝为首善，《易》象三分，故其子弟无非老大老三也。而形容如绘，我见多矣。那两个人说道：“今早听见一个谣言，说是咱们家又闹出事来了，心里着急，赶到里头打听去，并不是咱们。”众人道：“不是咱们就完了，为什么不就来？”那两个说道：“虽不是咱们，也有些干系。你们知道是谁？就是贾雨村老爷。我们今日进去，看见带着锁子，就要解到三法司衙门里审问去呢^[12]。假去真来之候，贾雨村必须归着，锁解法司，亦报应分明之日。笑话了矣。我们见他常在咱们家

里来往，恐有什么事，便跟了去打听。”贾芸道：“到底老大用心，原该打听打听。你且坐下喝一杯再说。”两人让了一回，便坐下喝着酒，道：“这位雨村老爷，人也能干，也会钻营，官也不小了，只是贪财，被人家参了个婪索属员的几款。如今的万岁爷是最圣明最仁慈的，独听了一个贪字，或因糟蹋了百姓，或因恃势欺良，是极生气的，所以旨意使叫拿问。若是问出来了，只怕搁不住；若是没有的事，那参的人也不便。如今真真是好时候，只要有造化，做个官儿就好。”破除气数之天，归之理道之天，是大落墨处。而出于包羞之小人，盖无否不成泰也。众人道：“你的哥哥就是有造化的，现做知县还不好么？”赖家的说道：“我哥哥虽是做了知县，他的行为，只怕也保不住怎么样呢。”《易》主消长，故上一篇话归之赖家的。在赖尚荣为否之六二，其弟则否之六三矣。故此席写乱群，写“不当位”之象，而倾否之造化即在此，故云也保不住。众人道：“手也长么？”赖家的点点头儿，书归孝廉，贪与廉反，要人各解点头也。便举起杯来喝酒。

众人又道：“里头还听见什么新闻？”两人道：“别的事没有，只听见海疆的贼寇拿住了好些，也解到法司衙门里审问。还审出好些贼寇，也有藏在城里的，打听消息，抽空儿就劫抢人家。如今知道朝里那些老爷们都是能文能武，出力报效，所到之处，早就消灭了。”立言得体。众人道：“你听见有在城里的，不知审出咱们家失了盗一案来没有？”两人道：“倒没有听见。恍惚有人说是有个内地里的人，城里犯了事，抢了一个女人，下海去了。那女人不依，被这贼寇杀了。那贼寇正要跳出关去，被官兵拿住了，就在拿获的地方正了法了。”众人道：“咱们栊翠庵的妙玉不是叫人抢去，不要就是他罢？”写一妙玉，宝、黛、钗三人同在里许。有黛之为情而死，干净不污，故有此一段周旋。而究是钗、玉之不知所终，故用群小作忽疑忽信之词，正不过透下文“却尘缘”斩除盗贼而已。看直接惜春便见。贾环道：“必是他。”众人道：“你怎么知道？”贾环道：“妙玉这个东西是最讨人嫌的。他每日家捏酸^[13]，见了宝玉就眉开眼笑了。我若见了，他从来不拿正眼瞧我一瞧。真要是他，我才趁愿呢。”众人道：“抢的人也不少，那里就是他？”贾芸道：“有点信儿。前日见有人说他庵里的道婆做梦，说看见是妙玉叫人杀了。”众人笑道：“梦话算不得。”邢大舅道：“管他梦不梦，咱们快吃饭罢，梦不梦，快吃饭，是真实指点。今夜做个大输赢。”

众人愿意，便吃毕了饭，大赌起来。赌到三更多天，只听见里头乱嚷，说是：“四姑娘合珍大奶奶拌嘴，把头发都铰掉了。赶到邢夫人、王夫人那里去磕了头，说是要求容他做尼姑呢，送他一个地方；若不容

他，他就死在跟前。那邢、王二位太太没主意，叫请贾蔷大爷、芸二爷进去。”三更多天，邵子所谓“冬至子之半”也，正一阳来复之会。而止是归空，正傻大舅之笑话，故必请贾蔷，而芸二爷转在后。贾芸听了，便知是那回看家的时候起的念头，想来是劝不过来的了，复起于剥。便合贾蔷商议道：“太太叫我们进去，我们是做不得主的，况且也不好做主，只好劝去。若劝不住，只好由他们罢。两无所主，则归空而已。而写来心情如见如闻，令人失笑。咱们商量了写封书给琏二叔，便卸下我们的干系了。”两个商量定了主意，进去见了邢、王二位太太，便假意的劝了一回。无奈惜春立意必要出家，就不放他出去，只求一两间净屋子给他诵经拜佛。尤氏见他两个不肯作主，又怕惜春寻死，自己便硬做主张，说道：“这个不是索性我耽了罢，书中合芸、蔷为一入者，尤氏也，乃东府不死之人心，正惜春之所以为复也，故是他主意，而乃是硬做，明言非自然之复也。说我做嫂子的容不下小姑子，逼他出了家了，就完了。若说到外头去，你断断使不得；若在家里呢，太太们都在这里，算我的主意罢。叫蔷哥儿写封书子给你珍大爷、琏二叔就是了。”贾蔷等答应了。

不知邢、王二位夫人依与不依，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合上回为一大段，两回同一意。恐人误信仙缘也，故紧接“全孝道”；恐人误信超凡也，故紧接“独承家”。以全孝为贾政美，则非美，不能得亲顺亲，以全孝于生也；以恶子为贾政刺，则实刺，己身不中不才，以失教致祸也。全是追原以往文字，总为贾政及史、王种种罪案，绝非今日事，盖文到正面无文，书到本回无事也。幻境已成福地，薄命司图画模糊；故乡不是仙源，《石头记》本源清楚。一孝豁然呈露，苦中苦笑话传来；三生难忘精魂，情中情空身归去。箕裘既坠，恶子承家；金木双刑，佳人倾国。打十二钗之大结，翻百廿回之情谈。罪案重重，总讥失教；王道荡荡，岂讲超凡？

【护花主人评曰】宝玉问和尚来路，和尚说：“你自己来路还不知道，便来问我。”真是当头一棒，喝醒痴迷。凡人眷恋妻儿名利，至死依依不舍，皆是不知自己来路；若晓得来路便是去路，有何可恋处？

宝玉说：“还了你玉。”和尚说：“也该还了。”针锋相对。须知不是还玉，是反真还原。袭人听说还玉，此惊实非小可，正如王夫人所说“生也是这块玉”，下句“死也是这块玉”。凡人所见，不过生死为重，岂知佛门另有不死不生一义？

“佛门不打诳语”，宝玉对王夫人所说，却是诳语；须知仍是真心要走，不是诳语。

宝钗不还玉，以为有玉即有人。宝玉说“重玉不重人”，是在人不在玉。暗里机锋，灵警异常。

小厮学和尚同宝玉说话，妙在似明白似糊涂。只有宝钗是慧心人，必是想起乱语，所以发怔。

宝玉说和尚住处，说远就远，说近就近，即是返求不远之义也。

宝玉说出“一子出家”的话，是文章明点法，必不可少；随以顽话撇开，是文章纵放法。不点则眼不明，不纵则势不宽。

接写贾琏匆忙出门，才好叙巧姐、惜春诸事。

贾琏求王夫人照管巧姐，可见邢夫人平日行为甚不合乃郎之意。

薛姨妈搬去自住，栊翠庵求人管理，一是补笔，一是伏笔。

贾琏说若惜春真正寻死比出家更不好，已允许出家一着。所言邢夫人及尤氏、平儿诸人平素行为，亦甚明白；惟托王仁、贾芸、贾蔷等照管家事，殊欠知人之哲。

写贾芸编派宝玉、宝钗、黛玉等事，真是小人口吻，即借端补明从前所寄之书，且引起下文邢舅、王仁、贾环等各人怀恨说话，为串卖巧姐之根。

外藩买人，于陪酒人口中说起，不着痕迹。

贾雨村为一部书中起结之人，若不为事罢官，如何能归结《石头记》？趁势插入，以为了结地步。

忽叙妙玉一层，引起惜春较发。

【大某山民评曰】绰态修容者，重玉不重人；癞头瘸足者，重人不重玉。顽石业已点头，则是处非处，皆如实如虚。

贾氏卒族，玉字辈若琮、**瑞**、珩、珧、琛、琼、璘等，草字辈若蓝、茵之近派，菖、菱等之远派，无不可托，何独托此二人？真巧姐之不幸也。

喜鸾、四姐均为月彩霜姿、兰言花笑之俦，因非在园中，遂与十二金钗无涉，草草完场。由是而推，九州四海间，遗珠奚可胜数！

宝玉与凤姐、黛玉关涉，竟为芸儿说破。意者曾寄膝下，故能视于无形欤？

[1] 带量：看管，照料。

[2] 车辂辂会：轮流作东的请客聚餐。

[3] 款洽：亲切，亲密。

[4] 不像事：不像样子，不像话。

[5] 月字流觞：在传杯行令时酒令中带“月”字。流觞，即曲水流觞。古代习俗，每逢夏历三月上旬的巳日（三国魏以后定为夏历三月初三日），人们于水边相聚宴饮，认为可祓除不祥。后人仿行，于环曲的水流旁宴集，在水的上流放置酒杯，任其顺流而下，杯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饮，称为“流觞曲水”。后来将传杯行令叫做“流觞”。

[6] “飞羽”句：出自唐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羽觞，古代一种酒器。作鸟雀状，左右形如两翼。另一种说法是插鸟羽于酒觞，催人速饮。

[7] “冷露”句：出自唐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

[8] “天香”句：出自唐宋之间《灵隐寺》。

[9] 玄帝：古代传说中的北方之神。

[10] 焦了尾巴稍子：犹骂人断子绝孙。

[11] 外藩王爷：分封在京城之外的王爷。

[12] 三法司：明清两代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为三法司，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

[13] 捏酸：故作斯文。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话说邢、王二夫人听尤氏一段话，明知也难挽回，王夫人只得说道：“姑娘要行善，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们也实在拦不住。只是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了事体。如今你嫂子说了准你修行，也是好处。却有一句话要说，那头发可以不剃的，有明眼人谓此书合三教之旨，于此等处见之，然仍非也。看王夫人说行善是笼统话，说修行亦笼统话。而“也是好处”一“也”字则辟开二氏归儒宗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乃以不剃头发直揭《孝经》之旨，何尝浑言三教？只要自己的心真，那在头发上头呢？你想妙玉也是带发修行的，不知他怎样凡心一动，才闹到那个分儿。姑娘执意如此，我们就把姑娘住的屋子原算了姑娘的静室。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们来问，他若愿意跟的，就讲不得说亲配人；若不愿意跟的，另打主意。”为女尼，为女冠，总一渺茫而已，故必提妙玉，所谓文妙真人也。其跟人之愿不愿，仍指钗、黛。不说亲配人者，黛也，所以为紫鹃；则另打主意者，非钗而何？惜春听了，收了泪，拜谢了邢、王二夫人、李纨、尤氏等。王夫人说了，便问彩屏等：“谁愿跟姑娘修行？”彩屏等回道：“太太们派谁就是谁。”王夫人知道不愿意，彩屏与平儿义相通，评在探春下棋。今平儿将为正室，故彩屏不愿意。正在想人。袭人立在宝玉身后，想来宝玉必要大哭，防着他的害病。岂知宝玉叹道：“真真难得！”真难得，真复难得也。惜之所以为惜，宝之所以为宝，都是难得。袭人心里更自伤悲。宝钗虽不言语，遇事试探，见他仍是执迷不醒，只得暗中落泪。

王夫人才要叫了众丫头来问，忽见紫鹃走上前去，在王夫人面前跪下，回道：“刚才太太问跟四姑娘的姐姐，太太看着怎么样？”王夫人道：“这个如何强派得人的？谁愿意，他自然就说出来了。”紫鹃道：“姑娘修行，自然姑娘愿意，并不是别的姐姐们的意思。我有句话回太太，我也并不是拆开姐姐们，各人有各人的心。我服侍林姑娘一场，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们知道的，实在恩重如山，无以可报。他死

了，我恨不得跟了他去，但是他不是这里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难以从死。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们将我派了跟着姑娘，服侍姑娘一辈子，不知太太们准不准？若准了，就是我的造化了。”全书为辛酸泪，故立一啼血之鹃，既主黛，又主惜。黛以死为复，即惜以空为复也。而说来恩义分明，便不是顽空，实为造化矣。必从钗、袭引入，仍旧归大章法。

邢、王二夫人尚未答言，只见宝玉听到那里，想起黛玉，一阵心酸，眼泪早下来了。众人才要问他时，他又哈哈的大笑，宝玉既云斩断情缘，则此处可不哭，而必写一哭，则既非儒，并非空，止以一黛而走耳。因此一哭，乃有哈哈大笑之书。走上来说道：“我原不该说的。只是这紫鹃蒙太太派给我屋里，我才敢说。求太太准了他罢，全了他的好心。”此“好”字即“宝玉你好”之“好”，全紫鹃之心，正以自全其心也。王夫人道：“你头里姊妹出了嫁，还哭得死去活来，如今看见四妹妹要出家，不但不劝，倒说好事。你如今到底是怎么个意思？我索性不明白了。”宝玉道：“四妹妹修行是经准的了，四妹妹也是一定主意了。若是真的，我有一句话告诉太太；若是不定的，我就不敢混说了。”惜春道：“二哥哥话说也好笑。一个人主意不定，便扭得过太太们来了？我也是像紫鹃的话，容我呢，是我的造化；不容我呢，还有一个死呢，还有一个死，是还有一个黛玉也。那怕什么？二哥哥既有话只管说。”宝玉道：“我这也不算什么泄漏了，这也是一定的。我念一首诗给你们听听罢。”书借三百篇演诗社，到此一齐收拾。众人道：“人家苦得很的时候，你倒来做诗恼人。”宝玉道：“不是做诗，我到地方儿看了来的，你们听听罢。”众人道：“使得，你就念念，别顺着嘴儿胡诌。”特提胡诌，一部湖州人氏之书，要人各自念之。宝玉也不分辩，便说道：

勘破三春景不长，
缁衣顿改昔年妆。
可怜绣户侯门女，
独卧青灯古佛傍。

册中各诗，皆宝玉梦中言，作者肚里账。宣于大众者，此四句而已。是惜春事，而实宝玉事。宝玉因借用以自明其心，即作者以自明其心也。在“可怜”二字内，见非得已，有迫而为也。

李纨、宝钗听了，诧异道：“不好了，这人入了迷了。”听诗诧异，必先在李纨，此正弃亲背礼处也。与钗同谓心迷，在李为理，在钗为欲。王夫人听了这话，点头叹息，便问宝玉：“你到底是那里看来的？”宝玉不

便说出来，回道：“太太也不必问我，自有见的地方。”王夫人回过味来，细细一想，便更哭起来，道：“你说前儿是顽话，怎么忽然有这首诗？罢了，我知道了，你们叫我怎么样呢？我也没有法儿了，也只得由着你们去罢！但是要等我合上了眼，各自干各自的，就完了。”回过味来，乃深悔以前破木石合金玉之误，而宝玉之不孝明矣。

宝钗一面劝着，这个心比刀绞更甚，也掌不住，便放声大哭起来。袭人已经哭得死去活来，幸亏秋纹扶着。宝玉也不啼哭，也不相劝，只不言语。总象阴静，何尝不是复？贾兰、贾环听到那里，各自走开。李纨竭力的解说：“总是宝兄弟见四妹妹修行，他想来是痛极了，不顾前后的疯话，这也作不得准的。独有紫鹃的事情，准不准，好叫他起来。”王夫人道：“什么依不依？横竖一个人的主意定了，那也是扭不过来的。可是宝玉说的，也是一定的了。”紫鹃听了磕头。惜春又谢了王夫人。紫鹃又给宝玉、宝钗磕了头。紫鹃尚跪在地下，坤也。磕头起来，一阳起于下，复也。鹃为忠主，不落空空，故用李纨指点。底面妙极。宝玉念声：“阿弥陀佛！难得，难得。不料你倒先好了。”倒先好了，乃真正好了，于宝、黛、惜则皆为倒。宝钗虽然有把持，也难掌住。只有袭人也顾不得王夫人在上，便痛哭不止，便说：“也愿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宝玉笑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享这个清福的。”袭人哭道：“这么说，我是要死的了？”宝玉听到那里，倒觉伤心，只是说不出来。“伤心”二字与“可怜”二字相发明，仍不抛“情中情”上一“情”字，则何尝斩断尘缘耶？此借袭人以定一死不死、空不空之宝钗，而于死空之间，夹出一条走路也。看“虽然有把持，也难掌住”两句是眼。因时已五更，宝玉请王夫人安歇。李纨等各自散去。彩屏等暂且服侍惜春回去，后来许配了人家。紫鹃终身服侍，毫不改初，此是后话。五更寅木当令，复者复此木，走者亦走此木也。必说彩屏许配人家，乃为不死不空寻出正路，以反对钗、袭之另有一路，恰是后话。一部鹃啼，从此止矣。

且言贾政扶了贾母灵柩，一路南行，因遇着班师的兵将船只过境，河道拥挤，不能速行，在道实在心焦。幸喜遇见了海疆的官员，闻得镇海统制钦召回京，想来探春一定回家，略略解些烦心。只打听不出起程的日期，心里又烦躁。一书无非攻战，到此全收，故遇班师而得探春归信。探在《易》为夬之剥，乃姤复往来道路，故下文即入赖尚荣。想到盘费算来不敷，不得已，写书一封差人到赖尚荣任上借银五百两，叫人沿途迎上来，急需应用。那人去了几日，贾政的船才行得十数里。那家人回来，迎上船只，将赖尚荣的禀启呈上。书内告了多少苦处，备上白

银五十两。夬主书契，故书来书去。夬变为剥，剥则穷矣，故为盘费不敷。而夬剥所历，皆以五计，故借五百，其应以五十，则五之五也，十一之一也。五以生土，一以生水，成玄帝土地之笑话矣。在赖尚荣为姤之否，中历一遯，则为宝玉之走所必经，故在故乡。全孝中途，必有此一番搬演，以一叹起，以一叹结，故都消纳在探春文字内。贾政看了生气，即命家人：“立刻送还，将原书发回，叫他不必费心。”那家人无奈，只得回到赖尚荣任所。赖尚荣接到原书银两，心中烦闷，知事办得不周到，又添了一百，五增百，成十五，乃钗将笄之年也，正姤而否而遯，以归于复之主。借探、借赖以演《易》道，演宝、黛、钗一事而已。此何尝为赖尚荣立传？央来人带回，帮着说些好话。岂知那人不肯带回，撂下就走了。赖尚荣心下不安，立刻修书到家，回明他父亲，叫他设法告假赎出身来。于是赖家托了贾蔷、贾芸等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贾蔷明知不能，过了一日，假说王夫人不依的话，回复了。赖家一面告假，一面差人到赖尚荣任上，叫他告病辞官。告病辞官，演一遯也，是为宝玉立有迫而走之案。王夫人并不知道。

那贾芸听见贾蔷的假话，心里便没想头，从赖卸到芸、蔷，又撇蔷卸芸，盖芸、蔷总一宝玉。蔷为钗边之宝玉，看椿龄画蔷便解；芸为黛边之宝玉，看小红递帕便解。今于凤姐报破木石之仇，即一一各自报仇，则芸自重而蔷自轻矣。故以前于蔷、凤则历写暧昧旧情，于芸、凤则历写拒绝诸恨，皆为今日地也。连日在外又输了好些银钱，无所抵偿，便和贾环相商。怨毒之于人甚矣，此回重演此句义意，令人早为解释也。书以凤姐为怨藪，末后一一报复之。党钗杀黛，伤宝玉心，财色两因，造第一罪，今于宝玉未走之先，借一影身之芸第一出头以报之，而首谋之贾环，则又因财结恨之一人，是宝玉以影报，贾环以身报矣。贾环本是一个钱没有的，虽是赵姨娘积蓄些微，早被他弄光了，那能照应人家？便想起凤姐待他刻薄，要趁贾琏不在家要摆布巧姐出气，遂把这个当叫贾芸来上，贾芸相商，尚无实指。摆布之说，谋主归之贾环。环主之，而当叫贾芸来上，是虽主而仍不主也。则为主而上当者芸，即为主而上当之宝、黛也。所谓冤有头。故意的埋怨贾芸道：“你们年纪又大，放着弄银子的事又不敢办，倒和我没钱的人相商。”贾芸道：“三叔你这话说的倒好笑，咱们一块儿顽，一块儿闹，那里有银钱的事？”贾环道“不是前儿有人说是外藩要买个偏房，你们何不和王大舅商量把巧姐说给他呢？”直出巧姐，环主而不主，仍归主于贾芸，而总于王仁，故目录曰“舅兄”以出环入芸。贾芸道：“叔叔，我说句叫你生气的話，外藩花了钱买人，还想能和咱们走动么？”贾环在贾芸耳边说了些话，贾芸虽然点头，只道贾环是小孩子的话，也不当事。恰好王仁走

来，说道：“你们两个人商量些什么？瞒着我么？”贾芸便将贾环的话附耳低言的说了。此为黛玉作报复，即为巧演来复也。盖书中演真复者一男一女，男则兰，女则巧，以明宝、黛之死亡非复。此义甚秘，故为附耳。而“小孩子”三字正真复之所之时也。王仁拍手道：“这倒是一种好事，又有银子，只怕你们不能。若是你们敢办，我是亲舅舅，做得主的。正名定分曰亲舅舅，曰做得主，在凤之同气相残，至于斯极，则黛玉含笑于地下矣。而真正复机即在此。夫剥极则复，必剥至硕果，方见一仁，仁为天心，少阳生矣，是为好事。盖果有善恶，即仁有善恶，有破木石之恶果，即有济刘氏之善果，同出此仁而已。只要环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么一说，我找邢大舅再说，太太们问起来，你们齐打伙说好就是了^[1]。”

贾环等商议定了，王仁便去找邢大舅，贾芸便去回邢、王二夫人，说得锦上添花。王夫人听了，虽然入耳，只是不信。邢夫人听得邢大舅知道，心里愿意，便打发人找了邢大舅来问他。那邢大舅已经听了王仁的话，都入王仁指挥，芸为之副，邢、环走卒而已，可谓首从分明。又可分肥^[2]，便在邢夫人跟前说道：“若说这位郡王，极是有体面的。总以王仁为主，傻大舅之傻即傻大姐之傻，正是《易》理，故听王仁称说郡王体面。两王相合以画六画之坤，复之所从来也。若应了这门亲事，虽说是不是正配，保管一过了门，姊夫的官早复了，这里的声势又好。”邢夫人本是没主意人，被傻大舅一番假话哄得心动，请了王仁来一问，更说得热闹。于是邢夫人倒叫人出去追着贾芸去说。此段俱是由坤而复之演义，句句有着，尤妙在倒叫人追着贾芸去说。盖坤之得复，正以众阴求一阳也。而叙事简净，各肖其人。王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馆说了。那外藩不知底细，便要打发人来相看。贾芸又钻了相看的人^[3]，说明：“原是瞒着合宅的，只说是王府相亲。等到成了，他祖母作主，亲舅舅的保山，是不怕的。”那相亲的人应了。贾芸便送信与邢夫人并回了王夫人。那李纨、宝钗等不知原故，李不知仇，钗不知复，同一不知原故。只道是件好事，也都欢喜。

那日，果然来了几个女人，都是艳妆丽服。邢夫人接了进去，叙了些闲话。那来人本知是个诰命，也不敢怠慢。邢夫人因事未定，也没有和巧姐说明，只说有亲戚来瞧，叫他去见。那巧姐到底是个小孩子，那管这些，便跟了奶妈过来。平儿不放心，也跟着来。只见有两个宫人打扮的，见了巧姐，便浑身上下一看，更又起身来拉着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略坐了一坐就走了。此段亦支离，亦圆到，极难下笔之处，而写得恰合。倒把巧姐看得羞臊，回到房中纳闷，想来没有这门亲戚，便问

平儿。

平儿先看见来头，却也猜着八九，必是相亲的，“若说是对头亲^[4]，不该这样相看。瞧那几个人的来头，不像是本支王府，好像是外头路数。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说明，且打听明白再说。”平儿心下留神打听。是书借《易》搬演，重一复字，因立巧姐一案。而于第六回即安下刘老老，为复之根。委婉写来，到此结穴。看平儿“心下留神”一“留”字便解。那丫头婆子都是平儿使过的，平儿一问，所有听见外头的风声都告诉了。平儿便吓的没了主意，虽不和巧姐说，便赶着去告诉了李纨、宝钗，求他二人告诉王夫人。王夫人知道这事不好，便和邢夫人说知。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并王仁的话，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便说：“孙女儿也大了，再琏儿不在家，这件事我还做得主。况且是他亲舅爷爷和他亲舅舅打听的，难道倒比别人不真么？我横竖是愿意的。尚有什么不好，我和琏儿也抱怨不着别人。”看“做得主”三字适与王仁相合，说得斩截，绝不拖沓。那之心情口吻直析秋毫。

王夫人听了这些话，心下暗暗生气，一部闲话，无非暗暗生气，复之义也。勉强说些闲话，便走了出来，告诉了宝钗，自己落泪。宝玉劝道：“太太别烦恼，这件事我看来是不成的。这又是巧姐儿命里所招，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告宝钗，正明仇之所主也；而宝玉曰命里所招，只求不管，则直怨怼其亲矣。盖合金玉是命，破木石是不管，因成此未卜先知之一人耳。王夫人道：“你一开口就是疯话！人家说定了就要接过去。若依平儿的话，你琏二哥哥可不抱怨我么？别说自己的侄孙女儿，就是亲戚家的人，也是要才好。邢姑娘是我们作媒的，配了你二舅子，如今和和顺顺的过日子，不好么？那琴姑娘，梅家娶了去，听见说是丰衣足食的很好。就是史姑娘，是他叔叔的主意，头里原好，如今姑爷病死了，你史妹妹立志守寡，也就苦了。若是巧姐儿错给了人家儿，可不是我的心坏？”从巧姐穿插一众姻缘，或已见，或未见，都为收拾，手笔从容如此。而湘云守寡，则仍一人三影合传也。正说着，平儿过来瞧宝钗，并探听邢夫人的口气。王夫人将邢夫人的话说了一遍，平儿呆了半天，跪下求道：“巧姐儿终身全仗着太太，若信了人家的话，不但姑娘一辈子受了苦，便是琏二爷回来，怎么说呢？”王夫人道：“你是个明白人，起来听我说。一跪一起，与紫鹃跪起同义。巧姐儿到底是大太太孙女儿，他要作主，我能够拦他么？”再以亲姑媳明报复。凤之报亦惨矣。宝玉劝道：“无妨碍的，只要明白就是了。”只要明白，金玉木石，一切怨毒，至此明白矣。平儿生怕宝玉疯癫，嚷出来，也并不言语，回了王夫人，竟自去了。

这里王夫人想到烦闷，一阵心痛，心痛起于宝玉房中，正此事明白之所。叫了丫头扶着，勉强回到自己房中躺下，不叫宝玉、宝钗过来，说：“睡睡就好的。”自己却也烦闷。听见说李婶娘来了，也不及接待。只见贾兰进来请了安，回道：“今早爷爷那里打发人带了一封书子来，外头小子们传进来的。我母亲接了正要过来，因我老娘来了，叫我先呈给太太瞧，回来我母亲就过来回太太，还说我老娘要过来呢。”说着，一面把书子呈上。巧姐之为复，与贾兰之为复同，故必入贾兰得信，而信必从李婶娘适至时得之。此理源之当详审也。王夫人一面接书，一面问道：“你老娘来作什么？”贾兰道：“我也不知道。我只见我老娘说，我三姨儿的婆婆家有什么信儿来了。”王夫人听了，想起来还是前次给甄宝玉说了李绮，后来放定下茶^[5]，想来此时甄家要娶过门，所以李婶娘来商量这件事情，不开书而问李，所谓审也。而其来乃为甄宝玉娶李绮，则必婚姻以时，男女以正，斯为真复也。甄宝玉如此了结，贾宝玉之金玉木石，一齐缴纳于此矣。便点点头儿，一面拆开书信，见上面写着：

近因沿途俱系海疆凯旋船只，不能迅速前行。闻探姐随翁婿来都，不知曾有信否？前接到琏侄手禀，知大老爷身体欠安，亦不知已有确信否？宝玉、兰哥场期已近^[6]，务须实心用功，不可怠惰。老太太灵柩抵家，尚需时日。我身体平善，不必挂念。此谕宝玉等知道。月日手书。蓉儿另禀。重在宝玉等知道，而上言乃不必挂念。夫子而不念所生，尚得为知道乎？再明罪案。

王夫人看了，仍旧递给贾兰，说：“你拿去给你二叔叔瞧瞧，还交给你母亲罢。”此信仍归于李，则信尾之“蓉儿另禀”一语，其深意可见。

正说着，李纨同李婶娘过来，请安问好毕，王夫人让了坐。李婶娘便将甄家要娶李绮的话说了一遍，大家商议了一会子。李纨因问王夫人道：“老爷的书子太太看过了么？”王夫人道：“看过了。”贾兰便拿着给他母亲瞧。李纨看了道：“三姑娘出门了好几年，总没有来。如今要回京了，太太也放了好些心。”一部伤心书起于一叹，结于一叹，卦演夬之剥，复起于剥，故此日探春有来信。王夫人道：“我本是心痛，看见探丫头要回来了，心里略好些。只是不知几时才到。”李婶娘便问了贾政在路好。李纨因向贾兰道：“哥儿瞧见了，场期近了，你爷爷惦记的什么似的。你快拿了去给二叔叔瞧去罢。”李婶娘道：“他们爷儿两个又没进过学，怎么能下场呢？”王夫人道：“他爷爷做粮道的起身时，给他们爷儿两个捐了例监了^[7]。”李婶娘点头。此段从“虽曰未学”两句来。盖

孝廉人人可能，不必一定皆由学来。但能孝廉，即太学也，正审理者点头处。奈顽石之终不点头何？贾兰一面拿着书子出来，来找宝玉。

却说宝玉送王夫人去后，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里细玩^[8]。宝钗从里间走出，见他看的得意忘言，便走过来一看，见看这个，心里着实烦闷。《秋水》，《庄子》篇，蝴蝶梦中人书也。水能生木，而秋水则转杀木，此正宝玉因黛玉而走之根。其祸起于“戏彩蝶”，故看此书必为宝钗所见也。一古书篇名能使面面俱照，真文字之化境。细想：“他只顾把这些出世离群的话当作一件正经事，终久不妥。看他这种光景，料劝不过来。”便挨在宝玉旁边，怔怔的坐着。宝玉见他这般，便道：“你这又是为什么？”宝钗道：“我想你我既为夫妇，你便是我终身的倚靠，却不在情欲之私。论起荣华富贵，原不过是过眼烟云，但自古圣贤以人品根柢为重。”上段是“滴翠亭”去路，此段是“绛芸轩”来路。盖料劝不过来，故将柔情以动之，正“戏彩蝶”、“绣鸳鸯”夹间心事也，而说来便是大道理。此等说道理人最可怕。宝玉也没听完，把那书本搁在旁边，微微的笑道：“据你说，人品根柢，又是什么古圣贤，你可知古圣贤说过‘不失其赤子之心’^[9]，那赤子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无知、无识、无贪、无忌。我们生来已陷溺在贪、嗔、痴、爱中，犹如泥污一般，怎么能跳出这般尘网？如今才晓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说了，不曾提醒一个。既要讲到人品根柢，谁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此段援墨入儒，乃是面子话，正不必深看。只是作者借宝玉口以骂宝钗“绛芸轩”之一事耳。贪、嗔、痴、爱，犹如泥污，自失其初心，尚何人品耶？没听完、微微一笑，煞有关会。宝钗道：“你既说赤子之心，古圣贤原以忠孝为赤子之心，并不是遁世离群、无关无系为赤子之心。尧、舜、禹、汤、周、孔，时刻以救民济世为心，所谓赤子之心，原不过是‘不忍’二字。若你方才所说的忍于抛弃天伦，还成什么道理？”书中立言真旨，每从所重诛殛之人以发之，如教养大事出于秦氏、凤姐是也。此段凡宝钗所说，句句是大道理，宝钗反面，悉在于此；但转正面，便是宝钗。反中有正，正中有反，其炫惑人如此。所谓真事隐去是这般隐去，而究不曾隐去。宝玉点头笑道：“尧、舜不强巢、许，武、周不强夷、齐^[10]。”宝钗不等他说完，便道：“你这个话益发不是了。古来若都是巢、许、夷、齐，为什么如今人又把尧、舜、周、孔称为圣贤呢？况且你自比夷、齐更不成话。伯夷、叔齐原是生在商之末世，有许多难处之事，所以才有托而逃。当此圣世，咱们世受国恩，祖父锦衣玉食，况你自有生以来，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爷、太太视如珍宝。你方才所说，自己想一想，是与不是？”宝玉听了也不答言，只有仰头微笑。愈扶愈精，必如是方谓之宝玉，谓之通灵。而演此通灵，宝玉之心事亦大白于天下

后世。一点头见地，一仰头见天，是书无愧天地也。

宝钗因又劝道：“你既理屈词穷，我劝你从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从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理屈词穷，归空之宝玉理屈词穷也。收心正对放心。一第而止，能孝能廉而止也，所谓“在止于至善”。语尤真切，尤简当，都是作者打开壁子说亮话处。宝玉点了点头，叹了口气说道：“一第呢，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倒是你这个‘从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却还不离其宗。”点头则所谓石点头矣，而仍叹气，则仍是顽石。点头叹气，邪正交杂，说不离，正是离也。此义深微。宝钗未及答言，袭人过来说道：“刚才二奶奶说的古圣先贤，我们也不懂。我只想着我们这些人，从小儿辛辛苦苦跟着二爷，不知陪了多少小心。论起理来，原该当的，但只二爷也该体谅体谅。况且二奶奶替二爷在老爷、太太跟前行了多少孝道，就是二爷不以夫妻为事，也不可太辜负了人心。至于神仙那一层，更是谎话，谁见过有走到凡间来的神仙呢？那里来的这么个和尚，说了些混话，二爷就信了真。二爷是读书的人，难道他的话比老爷、太太还重么？”宝玉听了低头不语。加袭人一段话，只出宝玉已弃宝钗而已，在“辜负人心”一句明之。书中谈情，必仍归情，因“情中情”之下“情”字而走，亦不能不为上“情”字低头。何尝有神仙。

袭人还要说时，只听外面脚步走响，隔着窗户问道：“二叔在屋里呢么？”宝玉听了是贾兰的声音，便站起来笑道：“你进来罢。”宝钗也站起来。贾兰进来，笑容可掬的给宝玉、宝钗请了安，问了袭人的好。袭人也问了好。便把书子呈给宝玉瞧。宝钗接在手中看了，信来信往总归贾兰。“笑”字此处尤重，针对宝玉之不孝也，故信来宝玉不接，而入宝钗之手。便道：“你三姑姑回来了？”贾兰道：“爷爷既如此写，自然是回来的了。”宝玉点头不语，默默如有所思。统归一叹，何尝点头？两语言简意赅。贾兰便问：“叔叔看见爷爷后头写的，叫咱们好生念书了。叔叔这一程子只怕总没作文章罢^[11]。”宝玉笑道：“我也要作几篇，熟一熟手，好去诓这个功名。”贾兰道：“叔叔既这样，就拟几个题目，我跟着叔叔作作，也好进去混场。别到临时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话。不但笑话我，人家连叔叔都要笑话了。”白卷，李纨也。笑话，全书也。悉关妙义。宝玉道：“你也不至如此。”说着，宝钗命贾兰坐下，宝玉仍坐在原处，贾兰侧身坐了。两个谈了一回文，不觉喜动颜色。对兰而喜，在宝自有人道也；为钗所迫，终放走耳。意含此段。宝钗见他爷儿两个谈得高兴，便仍进屋里去了，心中细想：“宝玉此时光景，或者醒悟过来了。只是刚才说话时把那‘从此而止’四字单单的许可，这又不知

是什么意思了。”宝钗尚自犹豫，惟有袭人看他爱讲文章，提到下场，更又欣然，心里想道：“阿弥陀佛！好容易讲《四书》似的才讲过来了。”借佛老而讲《四书》，一书真旨，畅为抉发。这里宝玉和贾兰讲文，莺儿泡过茶来，贾兰站起来接了，又说了一会子下场的规矩，并讲甄宝玉在一处的话。宝玉也甚似愿意。下场乃宝玉出路，因黛玉耳，故此处必用茶一点。而假之非真，一“似”字已形之矣。

一时，贾兰回去，便将书子留给宝玉了。那宝玉拿着书子，笑嘻嘻走进来，递给麝月收了，书归麝月，宝鉴正旨。便出来将那本《庄子》收了，把几部向来最得意的如《参同契》、《元命苞》、《五灯会元》之类^[12]，叫出麝月、秋纹、莺儿等都搬了，搁在一边。各书皆《石头记》所借以敷衍者，而其实皆搁在一边之书。自有而着一边，则至中至正之书在也。宝钗见他这番举动，甚为罕异，因欲试探他，便笑问道：“不看他倒是正经，但又何必搬开呢？”宝玉道：“如今才明白过来了。这些书都算不得什么，我还要一火焚之方为干净。”先天本无文字，一心通灵而已。既无所谓宝，何有所谓黛？至既有黛，则必思有以干净之，此圣贤工夫所以立也。一火焚之，正是克治，方能归真。此作者之说也。宝钗听了，更欣喜异常。只听宝玉口中微吟道：

内典语中无佛性^[13]，金丹法外有仙舟^[14]。是书借僧道演儒理，两语明告之。内典中无，则非茫茫；金丹外有，则非渺渺。人奈何求于中而不求于外耶？

宝钗也没很听真，只听得“无佛性”、“有仙舟”几个字，心中转又狐疑，且看他作何光景。此则就宝玉归空说，使果能明此儒理，何至弃亲不顾而受宝钗之欺耶？宝玉便命麝月、秋纹等收拾一间静室，把那些语录名稿及应制诗之类，都找出来，搁在静室中，自己却当真静静的用起功来。宝钗这才放了心。这才放了心，见其逼宝玉一走，煞非容易。凡硬做而自幸成功之人，当各爽然。

那袭人此时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便悄悄的笑着向宝钗道：“到底奶奶说话透彻，只一路讲究，就把二爷劝明白了。就只可惜迟了一点儿，临场太近了。”宝钗点头微笑道：“功名自有定数，中与不中倒也不在用功的迟早。但愿他从此一心巴结正路^[15]，把从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好了。”必如此，方谓之真好了，非点头微笑禅理也。说到这里，见房里无人，便悄说道：“这一番悔悟回来，固然很好，但只一件，怕又犯了前头的旧病，和女孩儿们打起交道来，也是不好。”此一转是夹攻法，以明本书实讲圣贤学问。谈空者非，谈情者尤

非。袭人道：“奶奶说的也是。二爷自从信了和尚，才把这些姐妹冷淡了。如今不信和尚，真怕又要犯了前头的旧病呢。我想奶奶和我，二爷原不大理会，紫鹃去了，如今只他们四个。这里头就是五儿有些个狐媚子，听见说他妈求了大奶奶，说要讨出去给人家儿呢。钗、袭之害人自害，一妒而已。此段直追“巧合”后一切杀黛心事，故着落在五儿身上。但是这两天到底在这里呢。麝月、秋纹虽没别的，只是二爷那几年也都有些顽顽皮皮的。此段是从“诉肺腑”以生出“尝羹”、“结络”至“绛芸轩”一切安排，钗之所以从袭而“绣鸳鸯”也。而纹、月皆袭党，亦不能容，其用心为何如？两段抉一破一成，令人发指，令人失笑。如今算来只有莺儿，二爷倒不大理会，况且莺儿也稳重。我想倒茶倒水，只叫莺儿带着小丫头们服侍就够了，不知奶奶心里怎么样？”宝钗道：“我也虑的是这些，你说的倒也罢了。”从此便派莺儿带着小丫头服侍。那宝玉却也不出房门，天天只差人去给王夫人请安。王夫人听见他这番光景，那一种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言之伤心，而祸由自取，夫复谁尤？在宝玉罪通于天矣。

到了八月初三这一日，正是贾母的冥寿^[16]。再追究一个总罪人，明著日月，义有八面。宝玉早晨过来磕了头，便回去仍到静室中去了。饭后宝钗、袭人等都和姊妹们跟着邢、王二夫人在前面屋里说闲话儿。宝玉自在静室，冥心危坐。忽见莺儿端了一盘瓜果进来，说：“太太叫人送来给二爷吃的，这是老太太的克什^[17]。”宝玉站起来答应了，复又坐下，便道：“搁在那里罢。”瓜果上追“五美吟”及“公子填词”，皆黛玉也。此瓜果则史之祭馐，而王之所赐。重以两重亲而不敌一黛玉，见溺情之祸烈，一心之由绛而黛，竟至终不能洗也。吁，可畏哉！克什，北语言赐馐食也。莺儿一面放下瓜果，一面悄悄向宝玉道：“太太那里夸二爷呢。”宝玉微笑。莺儿又道：“太太说了，二爷这一用功，明儿进场中了出来，明年再中了进士，作了官，老爷、太太可就不枉了盼二爷了。”宝玉也只点头微笑。喁喁小语，如春云展。其语虽腻，仍是宝钗陶淑，所以为妙。而不足以动宝玉，再点头微笑而已。莺儿忽然想起那年给宝玉打络子的时候宝玉说的话来，便道：“真要二爷中了，那可是我们姑奶奶的造化了。二爷还记得那一年在园子里，不是二爷叫我打梅花络子时说的，我们姑奶奶后来带着我不知到那个有造化的人家儿去呢，如今二爷可是有造化的。”春云再展，乃抉钗、袭之害人自害，巧正是拙。夫但令莺儿供役，恐宝玉之近他人也，乃闲闲而来，直提“结络”，以逼宝玉有黛无钗之心。是为黛玉重叙旧情，以速其一定弃钗而走也。因络而转因以散，为钗、袭者，又何必哉！宝玉觉尘心一动，连忙敛神定息，微微笑道：“据你说我是有造化的，你们姑娘也是有造化

的，你呢？”此一动，非因莺动，乃因莺言而为黛玉动也。盖“结络”时已明明推开宝钗，端属黛玉，故有“不知那个有造化的人家去”之说，因与黛玉有“你死了，我做和尚”之誓。今为莺儿一提，则黛玉之前情俱动，尘心一齐动矣。使木石果合，则无所谓仙缘，又何所谓尘心？钗、莺固自各为一造化而去矣。“你呢”二字，问得冷利。莺儿把脸飞红了，勉强道：“我们当丫头一辈子罢咧，有什么造化呢？”宝玉笑道：“果能够一辈子是丫头，你这个造化比我们还大呢。”此恨骂之词也。黛以丫头而死，钗丫头时已不丫头。此宝玉以没造化自恨，而即为黛恨也。莺儿听见这话，似乎又是疯话了，恐怕自己招出宝玉的病根来，打算着要走。只见宝玉笑着说道：“傻丫头，结尾用‘傻丫头’一呼，十分警省。盖黛为傻，而钗亦止是傻，而傻且尤甚。袭之白犀麈，莺之梅花络，多少心机，都是枉了，转不若黛玉一死之干净也。其傻为何如？我告诉你罢。”

未知宝玉又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此回合下回为一大段，虽了事文字，而如一串钱之打结处，稍不结实，串全散矣。百廿回下手谋篇只是谋此。

书为上智人说法须在次，为中下人说法须在先。此回上半为中下人说法也，故显谈报应，令人人知睚眦之怨不可积也，而浅中有深，则仍止一黛玉。下半为上智人说法也，故隐寓提撕，令人人知渺茫之途不可入也，而深中有浅，则痛骂一宝钗。文字愈后愈劲。

【护花主人评曰】王夫人即不问彩屏等愿跟惜春与否，紫鹃亦必跪求；但径行叙入，不但文情率直，且不显王夫人之周到处。因此一问引出紫鹃，极有步骤。

袭人也愿跟惜春出家，亦是反跌后文。

宝玉此时虽已明白因缘，但听见紫鹃提起黛玉，一阵心酸；看见袭人痛哭，也觉伤心，尚有尘心未净。

插叙贾政向赖尚荣借银一段，写尽奴仆负恩样子。

串卖巧姐，是贾环起意，王仁听从。设法当以贾环为首，王仁为从，贾芸、邢大舅又减一等。

邢夫人势利薰心，毫无主见，实在不堪，写得如见其人，文人之笔令人可畏。平儿看出相看巧姐之人不像是头亲，也不像是藩王府里人，灵慧可爱。借王夫人说话中补明宝琴已嫁，湘云已寡，简净得法。

于贾兰口中带叙甄家有信，要娶李绮；趁势叙入贾政有信，探春回

京，是陪衬宾主法。

就贾政信中叮嘱宝玉、贾兰场期已近，实心用功，下文宝钗规劝，宝玉应考，俱有根由。

宝钗说博得一第，从此而止，是要宝玉易于入正，俟得第之后，徐徐再劝。不想只此四字为宝玉心许。其中便走之念，此时已决。

宝钗派莺儿服侍，原是怕宝玉旧性又发，岂料转致宝玉险些尘心复动。可见斩断凡心，殊非易事。

莺儿自园中打络后，未免有心，始终与宝玉并未交言；借此送瓜果时，补此一段文字，以了前因。

【大某山民评曰】赖尚荣上任，晏衍三日，所费若干；其妈请酒时，二三万银子不在意中。夫何家主势败，借银五百只十之一，更陈许多苦绪？雪中送炭，自古为难，况奴才乎？噫嘻奴才，奴也有财，奴也有才。

卖巧姐一节，似出情理之外。盖作者深恶熙凤为人，谓宜得此孽报，又见世间不少王仁、贾芸一流人，特地捏出几个豺狼，令人发指。

邢德全为贾琏母舅，王仁系巧姐母舅，有此两母舅，为甥者何处生活？

袭人又要编派人为狐媚子，又要讥弹别个，真是好再醮货！

紫鹃、莺儿各侍其主，颀颀上下，无分优劣。惟鹃处逆境，易于见长，莺处顺境，末由著绩，犹良臣忠臣，遭际使然耳。

[1] 齐打伙：即大伙儿。大家，全体。

[2] 分肥：意思类似于分红。多指分取不正当的利益。

[3] 钻（zuàn）了：欺骗。

[4] 对头亲：门当户对的亲事。

[5] 下茶：男方向女家送致聘礼。古时婚姻必以茶为礼。

[6] 场期：科举考试的日期。

[7] 例监：又称捐监。明清时，由援例捐纳取得监生资格的称为例监。

[8] 《秋水》：《庄子》中的一篇。

[9] “不失”句：出自《孟子·离娄下》。赤子：婴儿。

[10] 巢、许：指尧帝时的隐士巢父和许由。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而逃去。也有传说尧让天下于巢父，巢父同样不受而隐居。武、周：西周的周武王和周公。夷、齐：即伯夷和叔齐，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

[11] 这一程子：这一阵子，这些日子。

[12] 《参同契》：即《周易参同契》，东汉魏伯阳著。道家类书。《元命苞》：西汉纬书。已佚。《五灯会元》：宋普济编。佛教类书。

[13] 内典：佛经。

[14] 金丹：古代方士炼金石为丹药，认为服之可以长生不老。仙舟：本为舟船的美称。此借指求仙的途径。

[15] 巴结：努力，勤奋。

[16] 冥寿：已死者的生日。

[17] 克什：满语。指供品。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话说莺儿见宝玉说话摸不着头脑，正自要走，只听宝玉又说道：“傻丫头，我告诉你罢！你姑娘既是有造化的，你跟着他，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你袭人姐姐是靠不住的。只要往后你尽心服侍他就是了。日后或有好处，也不枉你跟着他熬了一场。”人云此是书外书，我亦云此是书外书，同一谎中谎也。而人谓“兰桂齐芳”是钗、莺后日好处，我则谓另摸头脑是钗、莺后日好处也，但看他“造化”之说乃在“那一个人家”。一书痛恨金玉姻缘，重骂不贞不孝，又何必为钗、玉立有后公案。

莺儿听了前头像话，后头说的又有些不像了，便道：“我知道了。姑娘还等我呢。二爷要吃果子时，打发小丫头叫我就是了。”宝玉点头，莺儿才去了。一时，宝钗、袭人回来，各自房中去了。不题。

且说过了几天便是场期，别人只知盼望他爷儿两个作了好文章，便可以高中的了，只有宝钗见宝玉的工课虽好，只是那有意无意之间，却别有一种冷静的光景。知他要进场了，头一件，叔侄两个都是初次赴考，恐人马拥挤，有什么失闪；第二件，宝玉自和尚去后，总不出门，虽然见他用功喜欢，只是改的太速、太好了，反倒有些信不及，只怕又有什么变故。明明看出变故，而究不能防，人亦何乐有此巧哉？所以进场的头一天，一面派了袭人带了小丫头们，同着素云等给他爷儿两个收拾妥当，贾兰考具亦用宝钗收拾，以衬李纨之行所无事也；而钗之防闲周至，可谓作伪心劳矣。自己又都过了目，好好的搁起，预备着，一面过来同李纨回了王夫人，拣家里的老成管事的，多派了几个，只说怕人马拥挤碰了。次日，宝玉、贾兰换了半新不旧的衣服，欣然过来，见了王夫人。王夫人嘱咐道：“你们爷儿两个都是初次下场，但是你们活了这么大，并不曾离开我一天。就是不在我眼前，也是丫鬟媳妇们围着，何曾自己孤身睡过一夜？今日各自进去，孤孤恹恹，举目无亲，须要自

已保重。早些作完了文章出来，找着家人，早些回来，也叫你母亲、媳妇们放心。”王夫人说着，不免伤心起来。

贾兰听一句，答应一句。真假之际，要人详细考察，所谓李婶娘也。而所以为考，只考于孝不孝之间。看贾兰之一句一应，可考见其真矣。只见宝玉一声不哼，待王夫人说完了，走过来给王夫人跪下，满眼流泪，磕了三个头，说道：“母亲生我一世，我也无可报答。只有这一入场，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个举人出来，那时太太喜欢喜欢，便是儿子一辈子的事也完了，一辈子的不好也都遮过去了。”宝玉归空，只如此搬演，有万不得已之势，则和尚点化又何尝果有着落？止因情不遂而已。一情之逆理违天至于如此，故谈情之书，不可不作，而凡为人父母者，不可不防其渐于早也。王夫人听了，更觉伤心起来，便道：“你有这个心，自然是好的。可惜你老太太不能见你的面了。”一面说，一面拉他起来。那宝玉只管跪着，不肯起来，便说道：“老太太见与不见，总是知道的，喜欢的。既能知道了，喜欢了，便不见也和见了的一样。只不过隔了形质，并非隔了神气啊。”此与特提阴寿同意，而语面自妙，乃空空道人得意笔墨，而其实是骂。

李纨见王夫人如此，一则怕勾起宝玉的病来，二则也觉得光景不大吉祥，共赏其谈空之妙矣，而按以理，则不祥之妖言也。应喜而伤，其颠倒错乱为何如？甚矣，人当早明李纨之理也！连忙过来说道：“太太，这是大喜的事，为什么这样伤心？况且宝兄弟近来很知好歹，很孝顺，又肯用功，只要带了侄儿进去，好好的作文章，早早的回来写出来，请咱们的世交老先生们看了，等着爷儿两个都报了喜就完了。”一部李纨书，只是知好歹，知好歹则知孝顺矣。然孝顺之理，夫妇可知可能，圣人犹有所憾，非孤陋可言也。在得师友，故必请世交老先生也。这才能完了李纨。一面叫人搀起宝玉来。宝玉却转过身来给李纨作了个揖，说：“嫂子放心。此一揖尊理而实外理，而李纨之放心，正其平日之不放心也。我们爷儿两个都是必中的，日后兰哥还有大出息，大嫂子还要戴凤冠，穿霞帔呢。”李纨笑道：“但愿应了叔叔的话，也不枉……”说到这里，恐怕又惹起王夫人的伤心来，连忙咽住了。宝玉笑道：“只要有了个好儿子，能够接续祖基，就是大哥哥不能见，也算他的后事完了。”因凤冠霞帔而念其夫，此书节孝并重，乃不说出之处也。李纨见天色不早了，也不肯尽着和他说话，只好点点头儿。

此时宝钗听得早已呆了。这些话，不但宝玉，便是王夫人、李纨所说，句句都是不祥之兆，李知不祥，钗亦知不祥，并以李为不祥，正其

不能认真处也。却又不敢认真，只得忍泪无言。那宝玉走到跟前，深深的作了一个揖。揖所以辞之也，而必深深者，于黛之情深，于钗之恨深也。众人见他行事古怪，也摸不着是怎么样，又不敢笑他。只见宝钗的眼泪直流下来，众人更是纳罕。又听宝玉说道：“姐姐，我要走了。你好生跟着太太听我的喜信罢。”宝钗道：“是时候了，你不必说这些唠叨话了。”宝玉道：“你倒催的我紧，我自己也知道该走了。”指明此走是他所催。回头见众人都在这里，只没惜春、紫鹃，便说道：“四妹妹和紫鹃姐姐跟前替我说一句罢。横竖是再见就完了。”必提惜春，既以自惜，兼惜黛也。而及紫鹃，不及袭人，正深深一揖之处。众人见他的话，又像有理，又像疯话，大家只说他从没出过门，都是太太的一套话招出来的，一套话招出，再明王之罪案。不如早早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了，便说道：“外面有人等你呢。你再闹，就误了时辰了。”宝玉仰面大笑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闹了，完了事了！”胡闹即胡说。仰面大笑，胡闹完矣。外面有人，此“人”字对禽兽说。众人也都笑道：“快走罢。”独有王夫人和宝钗两个倒像生离死别的一般，那眼泪也不知从那里来的，直流下来，几乎失声哭出。但见宝玉嘻天哈地，大有疯傻之状，嘻天哈地，以嘻笑说石头，而实以嘻笑演天地也。遂从此出门走了。正是：

走来名利无双地^[1]，打出樊笼第一关^[2]。二语人以为“却尘缘”作证者，非也。名利无双，一茫一渺矣。然曰无双，则无所谓茫渺。此句是自破其书，下句则自明其书。百行孝为先，第一关乃孝也。弃亲而走，是出第一关矣。请参看“槛外人”评。

不言宝玉、贾兰出门赴考，且说贾环见他们考去，自己又气又恨，便自大为王，说：“我可要给母亲报仇了！家里一个男人没有，上头太太太太依了我，还怕谁？”既走宝玉，即入贾环，“独承家”之恶子也。不能齐家，以致骨肉相仇，循环报复，是贾政罪案也。想定了主意，跑到邢夫人那边请了安，说了些奉承的话。那邢夫人自然欢喜，便说道：“你这才是明理的孩子呢。像那巧姐儿的事，原该我做主的。你琏二哥糊涂，放着亲奶奶倒托别人去。”贾环道：“人家那头儿也说了，只认得这一门子，现在定了，还要备一分大礼来送太太呢。如今太太有了这样的藩王孙女婿儿，还怕大老爷没大官做么？不是我说自己的太太，他们有了元妃姐姐，便欺压的人难受。将来巧姐儿别也是这样没良心，等我去问问他。”此等处皆不易妥帖。文字太离不得，太合不得，看他干干净净写来，已为能品，又以元妃借比一笔，顿增无限气色，而少阳之复，即为元春，在底面矣。邢夫人道：“你也该告诉他，他才知道你

的好处。只怕他父亲在家也找不出这么门子好亲事来。但只平儿那个糊涂东西，他倒说这件事不好，说是你太太也不愿意。想来恐怕我们得了意。若迟了，你二哥回来，又听人家的话，就办不成了。”贾环道：“那边都定了，只等太太出了八字。王府的规矩，三天就要来娶的。三天为泰，即是元春。但是一件，只怕太太不愿意。那边说是不该娶犯官的孙女，只好悄悄的抬了去。等大老爷免了罪，做了官，再大家热闹起来。”邢夫人道：“这有什么不愿意？也是礼上应该的。”不必有是事，不妨作是说，比尤二姐为何如？是为应该。贾环道：“既这么着，这帖子太太出了就是了。”邢夫人道：“这孩子又糊涂了。里头都是女人，你叫蔷哥儿写了一个就是了。”用亲姑主害亲女，惨矣。而出庚帖者，乃其私人，则尤惨。或嫌于凤之报复轻，看此等设施何尝轻？贾环听了，喜欢的了不得，连忙答应出来，赶着同贾芸说了，邀着王仁到那外藩公馆立文书，兑银子去了。

那知刚才所说的话早被跟邢夫人的丫头听见，那丫头是求了平儿才挑上的，便抽空儿赶到平儿那里，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再就平儿演一“留”字，所谓种瓜得瓜，一五一十之所归也。亦即为后文预作弥缝。而丫头无名，乃为世人普同说法。平儿早知此事不好，已和巧姐细细的说明。巧姐哭了一夜，必要等他父亲回来作主，大太太的话不能遵。今儿又听见这话，便大哭起来，要和太太讲去。平儿急忙拦住道：“姑娘且慢着。大太太是你的亲祖母，他说二爷不在家，大太太做得主的，况且还有舅舅做保山，他们都是一气。姑娘一个人，那里说得过呢？我到底是下人，说不上话去。如今只可想法儿，断不可冒失的。”层层说来，其危机不可脱而究得脱者，一“留”字之力耳。邢夫人那边的丫头道：“你们快快的想主意，不然可就要抬走了。”既告之，又催之，乃一五一十之精义。所谓戊己中有真信也。说着，各自去了。平儿回过头来，见巧姐哭作一团，连忙扶着道：“姑娘哭是不中用的。如今是二爷够不着。听见他们的话头……”

这句话还没说完，只见邢夫人那边打发人来告诉：“姑娘，大喜的事来了！一部书演一“复”字，是为话头，是为大喜。叫平儿将姑娘所有应用的东西料理出来。若是赔送呢，原说明了，等二爷回来再办。”平儿只得答应了。回来又见王夫人过来，巧姐一把抱住，哭得倒在怀里。王夫人也哭道：“姐儿不用着急，我为你吃了大太太好些话，看来是扭不过来的。我们只好应着缓下去，即刻着个家人赶到你父亲那里去告诉。”平儿道：“太太还不知道么？早起三爷在大太太跟前说了，什么外藩规矩，三日就要过去的。如今大太太已叫芸哥儿写了名字年庚去了，

还等得二爷么？”王夫人听说是三爷，便气得说不出话来，呆了半天，一叠声叫人找贾环。找了半天，人回：“今早同蔷哥儿、王舅爷出去了。”说得危乎其危，此正报应昭然，找环之日也，乃所以逼出刘老老作一大环。王夫人问：“芸哥呢？”众人回说不知道。巧姐屋内人人瞪眼，一无方法。王夫人也难和邢夫人争论，只有大家抱头大哭。

有个婆子进来说：“后门上的人说那个刘老老又来了。”此四至也，乃历遯而否而观，正主“大观在上”之义。乃曰又至，则仍是遯。宝玉走，巧姐复矣。此自姤演，再自剥演，则四至为否，而又至仍遯。其妙不可穷。王夫人道：“咱们家遭着这样事，那有工夫接待人？不拘怎么，回了他去罢。”平儿道：“太太该叫他进来。他是姐儿的干妈，也得告诉告诉他。”必又是平儿留进。盖老老之进，此进最重，所以足完上三至也。此下只以缴明一复，无深意矣。王夫人不言语。那婆子便带了刘老老进来，各人见了问好。刘老老见众人的眼圈儿都是红的，也摸不着头脑。迟了会子，便问道：“怎么了？太太、姑娘们必是想二姑奶奶了。”直提凤姐，恩有主，怨有主，而笔意从容。巧姐儿听见提起他母亲，越发大哭起来。平儿道：“老老别说闲话。你既是姑娘的干妈，也该知道的。”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把个刘老老也吓怔了。等了半天，忽然笑道：“你这样一个伶俐的姑娘，没听见过鼓儿词么？这上头的方法多着呢，这有什么难的？”鼓儿词，古词也。《易》为最初之古词，千变万化，其道无穷，不过一五一十而已。正老老之大用。而说得轻松爽快，令人眉舞色飞。平儿赶忙问道：“老老，你有什么法儿？快说罢！”

刘老老道：“这有什么难的呢？一个人也不叫他们知道，扔崩一走就完了事了^[3]。”扔读“仍”字，下平声。扔崩者，乃北方乡野语，行路疾而成声也。正合“雷出地奋”，复卦大象之义。而口吻逼真，妙合天然。平儿道：“这可是混说了。我们这样人家的人，走到那里去？”刘老老道：“只怕你们不走。你们要走，就到我屯里去，我就把姑娘藏起来。屯里去，所谓“动乎险中”，凤、平之天造草昧日也。藏起来便是地藏庵。即刻叫我女婿弄了人，叫姑娘亲笔写个字儿，赶到姑老爷那里，少不得他就来了，可不好么？”平儿道：“大太太知道呢？”刘老老道：“我来他们知道么？”平儿道：“大太太住在后头，他待人刻薄，有什么信没有送给他的。你若前门走来，就知道了；如今是后门来的，不妨事。”一阳来复，必先有信，故本文屡演信。必不脱后门，是追一进之路而层层到此。刘老老道：“说咱们定了几时，我叫女婿打了车来接了去。”平儿道：“这还等得几时呢？你坐着罢。”急忙进去，将刘老老的

话，避了傍人告诉了。王夫人想了半天，不妥当。自五月至十一月，姤而复，半年也，正是半天。而情事语面写来恰合。平儿道：“只有这样，为的是太太，才敢说明。太太就装不知道，回来倒问大太太。我们那里就有人去，想二爷回来也快。”王夫人不言语，叹了一口气。巧姐儿听见，便和王夫人道：“只求太太救我。横竖我父亲回来只有感激的。”平儿道：“不用说了，太太回去罢。回来只要太太派人看屋子。”王夫人道：“掩密些，你们两个人的衣服铺盖是要的。”平儿道：“要快走了才中用呢。若是他们定了回来，就有了饥荒了。”提醒了王夫人，便道：“是了，你们快办去罢，有我呢。”不言语，叹口气，乃宝玉之坤而不震，云复非复，终不归也。巧则旋去旋归。此际历坤之四五两爻以成剥，剥亦不久之候也，故王夫人提衣服铺盖，演“黄裳”、“括囊”之象，特曰提醒。于是王夫人回去，倒过去找邢夫人说闲话儿，把邢夫人先绊住了。

平儿这里便遣人料理去了，嘱咐道：“倒别避人。有人进来看儿，就说是大太太吩咐的，要一辆车子送刘老老去。”这里又买嘱了看后门的人，雇了车来。平儿便将巧姐装做青儿模样，前回青儿已经留下，归否绝无明文。今以巧装青，可见青即巧，巧即青，同一少阳甲木而已。急急的去了。后来平儿只当送人，眼错不见，也跨上车去了。原来近日贾府后门虽开，只有一两个人看着，馀外虽有几个家下人，因房大人少，空落落的，谁能照应？且邢夫人又是个不怜下人的，众人明知此事不好，又都感念平儿的好处，所以通同一气，放走了巧姐。特作周旋，于文自不可少。邢夫人还自和王夫人说话，那里理会。只有王夫人甚不放心，说了一回话，悄悄的走到宝钗那里坐下，心里还是惦记着。于宝钗不放心是放，于巧放心是不放，特提不放心，而必到宝钗处。意深哉！宝钗见王夫人神色恍惚，便问：“太太的心里有什么事？”王夫人将这事背地里和宝钗说了。宝钗道：“险得很！如今得快快儿的叫芸哥儿，止住那里才妥当。”王夫人道：“我找不着环儿呢。”宝钗道：“太太总要装作不知，等我想个人去叫大太太知道才好。”巧之复，所以定宝玉之不复也。周折都在宝钗。重“想人”二字，此“人”字又与“兽”字对。王夫人点头，一任宝钗想人。暂且不言。

且说外藩原是要买几个使唤的女子，据媒人一面之辞，所以派人相看。相看的人回去，禀明了藩王，藩王问起人家，众人不敢隐瞒，只得实说。那外藩听了，知是世代勋戚，便说：“了不得！这是有干例禁的，几乎误了大事。况我朝觐已过，便要择日起程，倘有人来再说，快快打发出去。”这日恰好贾芸、王仁等递送年庚，只见府门里头的人便

说：“奉王爷的命，再敢拿贾府的人来冒充民女者，要拿住究治的。如今太平时，谁敢这样大胆！”交过排场，绝无累墨。这一嚷，吓得王仁等抱头鼠窜的出来，埋怨那说事的人，大家扫兴而散。贾环在家候信，又闻王夫人传唤，急得烦躁起来，见贾芸一人回来，赶着问道：“定了么？”重又归到贾环，盖演此一事重循环也。贾芸慌忙跺足道：“了不得，了不得！不知是什么人露了风了。”还把吃亏的话说了一遍。贾环气得发怔，说：“我早起在大太太跟前说的这样好，如今怎么样呢？这都是你们众人坑了我了！”

正没主意，听见里头乱嚷，叫着贾环等的名字，说：“大太太、二太太叫呢！”两个人只得跑进去。只见王夫人怒容满面，说：“你们干的好事！如今逼死了巧姐和平儿了，快快的给我找还尸首来完事！”复一阳动于纯阴之下，正如人死复生。两个人跪下，贾环不敢言语。贾芸低头说道：“孙子不敢干什么为非的事。那舅太爷和王舅爷说给巧妹妹作媒，我们才回太太们的。大太太愿意，才叫孙儿写庚帖儿去的。写帖是蓄，此又是芸自认，重在宝、黛。人家还不要呢。怎么我们逼死了妹妹呢？”王夫人道：“环儿在大太太那里说的，三日内便要抬了走，说亲作媒，有这样的么？我也不问，你们快把巧姐儿还了我们，等老爷回来再说。”邢夫人如今也是一句话儿说不出的，只有落泪。王夫人便骂贾环说：“赵姨娘这样混帐的东西，留的种子也是这混帐的！”追骂赵姨，“环”字义意通身振起矣。说着，叫丫头扶了，回到自己房中。

那贾环、贾芸、邢夫人三个人互相埋怨，说道：“如今且不用埋怨，想来死是不死的，必是平儿带了他到那什么亲戚家躲着去了。”邢夫人叫了前后看门的人来骂着，问：“巧姐和平儿，知道那里去了？”岂知下人一口同音，说是：“大太太不必问我们，问当家的爷们就知道了。请大太太也不用闹，等我们太太问起来，我们有话说。要打大家打，要罚大家罚。自从琏二爷出了门，外头闹的还了得！我们的月钱月米是不给了，赌钱喝酒，闹小旦，还接了外头的媳妇儿到宅里来，这不是爷吗？”说得贾芸等顿口无言。文既不易收煞，倘用平衍，都成闲话，要看他处处用逆笔妙法。王夫人那边又打发人来催，说：“叫爷们快找来！”那贾环等急得无地缝可钻，钻地缝亦是复字义，此书到底无闲话。又不敢盘问巧姐那边的人，明知众人深恨，是必藏起来了，但是这句话怎敢在王夫人面前说，只得各处亲戚家打听，毫无踪迹。里头一个邢夫人，外头环儿等，这几天闹的昼夜不安。

看看到了出场日期，王夫人只盼着宝玉、贾兰回来，等到晌午，不

见回来。五月为午，姤卦用事，午而不回，有姤无复也。王夫人、李纨、宝钗着忙，打发人去到下处打听。去了一起，又无消息，连去的人也不来了。回来又打发一起人去，又不见回来。三个人心里如热油熬煎。等到傍晚，有人进来，见是贾兰。众人喜欢，问道：“宝二叔呢？”贾兰也不及请安，便哭道：“二叔丢了！”“丢了”二字，如悬崖坠石，百廿回全底全面总括于此。王夫人听了这话，便怔了半天，也不言语，便直挺挺的躺到床上。亏得彩云等在后面扶着，下死的叫醒转来^[4]，哭着。见宝钗也是白瞪两眼，袭人等已哭得泪人一般。李纨哭着骂贾兰道：“糊涂东西！你同二叔在一处，怎么他就丢了？”他丢你不丢，糊涂东西，真者在此不在彼，而去与拐合，人甚勿为花子拐去以成此去也。贾兰道：“我和二叔在下处是一处吃，一处睡；进了场，相离也不远，刻刻在一处的。今日一早，二叔的卷子早完了，还等我呢。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交了卷子，一同出来，在龙门口一挤^[5]，回头就不见了。我们家接场的人都问我，李贵还说看见的，相离不过数步，怎么一挤就不见了？明演“龙战于野”之象，坤之上六，即复之初九也，是为贾兰。而宝玉则离李不远，而就不见了。夫“不远之复”，正不离理，今既离理，则入歧途，何有于复哉！现叫李贵等分头的找去。我也带了人，各处号里都找遍了没有，我所以这时候才回来。”王夫人是哭得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宝钗心里已知八九，八九七十二，地数，到此一终，与贾母略猜八九针锋相对。袭人痛哭不已，贾蔷等不等吩咐，也是分头而去。可怜荣府的人，个个死多活少，空备了接场的酒饭。贾兰也忘却了辛苦，还要自己找去。写兰之不弃其叔，正以反形宝玉之去。倒是王夫人拦住道：“我的儿！你叔叔丢了，还禁得再丢了你么？好孩子，你歇歇去罢。”贾兰那里肯听，尤氏等苦劝不止。

众人中只有惜春心里却明白了，只不好说出来，便问宝钗道：“二哥哥带了玉去没有？”宝钗道：“这是随身的东西，怎么不带？”惜春听了，便不言语。惟空知空，而以玉问，仍执滞于有形也。是为顽空，故不言语。袭人想起那日抢玉的事来，也是料着那和尚作怪，柔肠几断，珠泪交流，呜呜咽咽哭个不住。追想当年宝玉相待的情分：“有时恼他，他便恼了，也有一种令人回心的好处；那温存体贴，是不用说了；若恼急了他，便赌誓说做和尚。那知道今日却应了这句话！”此“撕扇子”回语也，乃是做第二个和尚。则此和尚为黛玉做，而在袭人另有第二个和尚在矣。袭既有第二，钗将毋同？看看那天已觉是四更天色，并没有个信儿。李纨又怕王夫人苦坏了，极力的劝着回房，众人都跟着伺候，只有邢夫人回去。贾环躲着不敢出来。王夫人叫贾兰去了，一夜无眠。天开于子，复在三更。四更无信，信是不复矣。一夜无眠，其梦

全。次日天明，虽有家人回来，都说没有一处不寻到，实在没有影儿。于是薛姨妈、薛蝌、史湘云、宝琴、李婶娘等接二连三的过来请安问信。

如此一连数日。王夫人哭得饮食不进，命在垂危。忽有家人回道：“海疆来了一人，口称统制大人那里来的，说我们家的三姑奶奶明日到京了。”全书都用影儿，故此处提湘云。全书都入一叹，故此处提探春。书至结尾最难收煞，看他层层伸，层层缩，一段结构穿插，真好手笔。王夫人听说探春回京，虽不能解宝玉之愁，那个心略放了些。到了明日，果然探春回来。夬决一阴，剥还一阳，探之用也。在书为客，故曰蕉下客。在册中，出册外，一大主脑也。必归此日，卦画纯乾矣。众人远远接着，见探春出跳得比先前更好了，服采鲜明^[6]。见了王夫人形容枯槁，众人眼肿腮红，便也大哭起来。哭了一会，然后行礼。看见惜春道姑打扮，心里很不舒服。惜主乾之坤，有阴无阳，故探春不舒服，与宝玉同一心迷。又听见宝玉心迷走失，家中多少不顺的事，大家又哭起来。还亏得探春能言，见解亦高，说其能言高见，正以抉破木石、成金玉以往许多能言不言之罪案也。把话来慢慢儿的劝解了好些时，王夫人等略觉好些。再明日，三姑爷也来了，特提三姑爷，婚姻以正。不为探春争薄命，乃为宝、黛作叹息也。知有这样的事，也同探春住下劝解。跟探春的丫头老婆也与众姐妹们相聚，各诉别后的事。从此，上上下下的人竟是无昼无夜，端等宝玉的信。

那一夜五更多天，外头几个家人进来，到二门口报喜。喜报孝廉，大梦终矣，故在五更。从此无《书》无《易》，自无上下，无昼夜。几个小丫头乱跑进来，也不及告诉大丫头了，进了屋子，便说：“太太奶奶们大喜！”王夫人打谅宝玉找着了，便喜欢的站起身来，说：“在那里找着的？快叫他进来。”那人道：“中了第七名举人。”王夫人道：“宝玉呢？”家人不言语。举人，孝廉也。“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此是淫书，而所重在孝，故归结在孝廉，以“孝”字对“淫”字也。书做贪财，以“廉”字对“贪”字也。两字乃全书了义，演通灵演此也，故宝玉即孝廉，孝廉即宝玉。第七名，“七日来复”也。然复则“雷出地奋”，自必有声，乃不言语，仍属阴静，何尝真复耶？王夫人仍旧坐下。探春便问：“第七名举人是谁？”第七名未经明报是谁，虽为宝玉，实在贾兰，特用探春一问以醒之。而写探之明敏，此笔到底不懈。家人回说：“是宝二爷。”正说着，外头又嚷道：“兰哥儿中了！”那家人赶忙出去接了报单回禀，见贾兰中了一百三十名。百十成数，一三阳数，此兰之为真孝廉也，故必提报单，见之真也；必用家人接进，见之阳也。若第七名

只是小丫头传进之，空言而已。丫头为阴，小为阴，正与不言语互相发明。来不及告诉大丫头，则“小”字自有寓意之处矣。李纨心下喜欢，因王夫人不见了宝玉，不敢喜形于色。面是人情，底是天理，稻香村之绝不天然，明明于书中酬之矣。王夫人见贾兰中了，心下也是喜欢，只想：“若是宝玉一回来，咱们这些人不知怎样乐呢？”独有宝钗心下悲苦，又不好掉泪。书写李纨为完人，有真复之子，所以劝善。写凤为禽兽，而一事能留，且得巧姐之复，虽为女为阴，远不及李氏，然天亦宽之，所以化恶而转为善也。至宝钗则阴贼险狠，且得贤名，为操、莽一流人物。是则鬼神所必殛，天地所不容者矣，故写独有悲苦是他，而犹必诛之于书外，所以惩恶而严其始也。众人道喜，说是：“宝玉既有中的命，自然再不会丢的。况天下没有迷失了的举人。”王夫人等想来不错，略有笑容。众人便趁势劝王夫人等，多进了些饮食。此段叮嘱尤切。盖不迷失，斯为孝廉；既孝廉，自不迷失。然犹当刻刻防检以求，到底不错，则笑与不错其大端也，明眼人自当会悟。只见三门外头焙茗乱嚷说：“我们二爷中了举人，是丢不了的了。”众人问道：“怎见得呢？”焙茗道：“一举成名天下闻。如今二爷走到那里，那里就知道的，谁敢不送来！”里头的众人都说：“这小子虽是没规矩，这句话是不错的。”惜春道：“这样大的人，那里有走失的？只怕他看破了世情，入了空门，这就难找着他了。”这句话又招得王夫人等又大哭起来。焙茗之言，众人说不错；惜春之言，令人大哭。误入歧途，大可畏哉！

李纨道：“古来成佛作祖成神仙的，果然把爵位富贵都抛了也多得。”王夫人道：“他若抛了父母，这就是不孝，怎能成佛作祖？”佛祖之说，转在李；不孝之说，转在王。此用李之理、王之《易》设为问答，而合《易》、理以断定孝不孝之正案也。其言有如铸铁。探春道：“大凡一个人不可有奇处。二哥哥生来带块玉来，都道是好事。这么说起来，都是有了这块玉的不好。若是再有几天不见，我不是叫太太生气，就有些原故了，只好譬如没有生这位哥哥罢了。果然有来头，成了正果，也是太太几辈子的修积。”通灵者，浑然一理而已。有玉则有着，观宝玉之心成恶心矣，故变神瑛为黛玉，变赤心成黑心矣。用探春提明有子无子，则凡以吃斋念佛为毕修积事者可以醒哉。宝钗听了不言语。袭人那里忍得住，心里一疼，头上一晕，便栽倒了。以袭之栽倒了形钗之不言语，是一非二。既透书尾，并含书外。王夫人见了可怜，命人扶他回去。贾环见哥哥、侄儿中了，又为巧姐的事大不好意思，只抱怨芸、蔷两个；知道探春回来，此事不肯干休，又不敢躲开，这几天竟是如在荆棘之中。插入贾环，底面都妙。而荆棘中有环，荆棘中有探矣。特提探春，绝不轻放以往也，乃作者手闲心谨处。

明日，贾兰只得先去谢恩，知道甄宝玉也中了，大家序了同年^[7]。真与真同年，交代孝廉，交代甄宝玉矣。提起贾宝玉心迷走失，甄宝玉叹息劝慰。知贡举的将考中的卷子奏闻^[8]，皇上一一的披阅，看取中的文章，俱是平正通达的。见第七名贾宝玉是金陵籍贯，第一百三十名又是金陵贾兰，皇上传旨询问：“两个姓贾的俱是金陵人氏，是否贾妃一族？”大臣领命出来，传贾宝玉。贾兰问话。贾兰将宝玉迷失的话，并将三代陈明，大臣代为转奏。皇上最是圣明仁德，平正通达，乃秦氏房中联；圣明仁德，乃省亲别墅额。此等处最易不经意，而整肃如此。想起贾氏功勋，命大臣查复。大臣便细细的奏明。皇上甚是悯恤，命有司将贾赦犯罪情由查案具奏。皇上又看到《海疆靖寇班师善后事宜》一本，奏的是海晏河清，万民乐业的事。归结全书，立言得体。百廿回总一靖寇事宜也。皇上圣心大悦，命九卿叙功议赏^[9]，并大赦天下。到此方出贾赦名义，曰大赦天下，则赦且因众赦而赦，作者固未赦之也。其谨严又如此。贾兰等朝臣散后，拜了座师^[10]，并听见朝内有大赦的信，便回了王夫人等。合家略有喜色，只盼宝玉回来。薛姨妈更加喜欢，便要打算赎罪。插入薛蟠，完龙下蛋之语。文周理密。

一日，人报甄老爷同三姑爷来道喜，《易》穷则变，阴极阳生，复之会也。故三姑爷同甄老爷来，周琼之所生也。王夫人便命贾兰出去接待。不多一回，贾兰进来，笑嘻嘻的回王夫人道：“太太们大喜了。甄老伯在朝内听见有旨意，说是大老爷的罪名免了。珍大爷不但免了罪，仍袭了宁国三等世职。荣国世职，仍是老爷袭了，俟丁忧服满，仍升工部郎中。所抄家产，全行赏还。书最无谓是团圆戏文，如此处赦罪还产，近之矣；而仍做隔壁戏请人听。夫贾政仍袭荣爵，是在赦且不赦也；而贾珍复职，岂非仍是混说耶？有谓书至此处，未免支离，未免草率，请察此评。二叔的文章，皇上看了甚喜，问知是元妃兄弟，北静王还奏说人品亦好。皇上传旨召见。众大臣奏称：‘据伊侄贾兰回称出场时迷失，现在各处寻访。’皇上降旨，着五营各衙门用心寻访。乃捕盗广缉文书矣，令人失笑，而正与靖寇意通。这旨意一下，请太太们放心。皇上这样圣恩，再没有找不着的。”何尝找着？何尝可喜？可见人心既放，虽天亦无如何。此处“放心”二字，愈逼愈紧。王夫人等这才大家称贺，喜欢起来。

只有贾环等心下着急，四处找寻巧姐。于复职后必仍由贾环入叙巧姐，是底是面，一丝不走。那知巧姐随了刘老老，带着平儿出了城，到了庄上。刘老老也不敢轻袭巧姐，便打扫上房，让给巧姐、平儿住下。每日供给，虽是乡村风味，倒也洁净；又有青儿陪着，暂且宽心。那庄

上也有几家富户，知道刘老老家来了贾府姑娘，谁不来瞧？都道是天上神女。也有送菜果的，也有送野味的，倒也热闹。此“热”字生于冷子兴之“冷”字，一贾环圆满矣。内中有个极富的人家姓周，家财巨万，良田千顷，只有一子，生得文雅清秀，年纪十四岁，他父母延师读书，新近科试，进了秀才。老老登场用周瑞起，老老收场用周姓止，闲人评此书是演《周易》，尚有以为附会者乎？曰极富，《易》之用也。曰万，曰千，《易》之变也。曰一子，《易》起于一奇也，本文之少阳，亦一奇。为巧为七，合二七则十四岁也。三才大道，统括于此，故中秀才。那日他母亲看见了巧姐，心里羡慕，自想：“我是庄家人家，那能配得起这样世家小姐？”呆呆的想着。刘老老知他心事，拉着他说：“你的心事我知道了，我给你们做个媒罢。”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老老相生，正作媒之用也。周妈妈笑道：“你别哄我。他们什么人家，肯给我们庄家人么？”刘老老道：“说着瞧罢。”人活，道活，语活，文活，底面都妙。于是两人各自走开。

刘老老惦记着贾府，叫板儿进城打听。那日恰好到宁荣街，有好些车辆在那里，板儿便在邻近打听，说是宁、荣两府复了官，赏还抄的家产，如今府里又要起来了。只是他们的宝玉中了举，不知走到那里去了。板儿心里欢喜，便要回去。又见好几匹马到来，在门前下马，只见门上打千儿请安，说：“二爷回来了，大喜！大老爷身上安了么？”那位爷笑着道：“好了。又遇恩旨，就要回来了。”还问：“那些人做什么的？”门上回说：“是皇上派官在这里下旨意，叫人领家产。”那位爷便喜欢进去。板儿便知是贾琏了，琏非可赦之人耳，以尚能知平之为平，故此等好处都归在板儿耳目中。于文字则不板。也不用打听，赶忙回去，告诉了他外祖母。刘老老听说，喜的眉开眼笑，去和巧姐儿贺喜，将板儿的话说了一遍。平儿笑说道：“可不是？亏得老老这样一办，不然，姑娘也摸不着那好时候。”巧姐更是欢喜。正说着，那送贾琏信的人也回来了，说是：“姑老爷感激得很，叫我一到家，快把姑娘送回去。又赏了我好几两银子。”刘老老听了得意，便叫人赶了两辆车，请巧姐、平儿上车。巧姐等在刘老老家住熟了，反是依依不舍，更有青儿哭着，恨不能留下。只言青、板，略不及狗儿，当王者贵，不浪掷一点墨也。刘老老知他不忍相别，便叫青儿跟了进城，来去必有青儿，正木令畅行之会。一径直奔荣府而来。

且说贾琏先前知道贾赦病重，赶到配所，父子相见，痛哭了一场，渐渐的好起来。贾琏接着家书，知道家中的事，禀明贾赦。回来走到中途，听得大赦，又赶了两天，今日到家，恰遇颁赏恩旨。里面邢夫人等

正愁无人接旨，虽有贾兰，终是年轻。人报琰二爷回来，贾兰既中举，而接恩旨必待贾琰，见此旨只交排场，接以贾之假，不必兰之真。拉拉杂杂中寓若许深意，谁谓此书末路散漫？大家相见，悲喜交集。此时也不及叙话，即到前厅叩见了。钦命大人问了他父亲好，说：“明日到内府领赏，宁国府第发交居住。”众人起身辞别，贾琰送出门去。见有几辆屯车，家人们不许停歇，正在吵闹。贾琰早知道是送巧姐来的车，便骂家人道：“你们这般糊涂忘八崽子！我不在家，就欺心害主，将巧姐都逼走了。如今人家送来，还要拦阻，必是你们和我有什么仇么！”焦大一骂书起头，贾琰一骂书结尾。彼骂色，此骂财；彼骂人，此骂人而自骂，其实止作者一骂也。众家人原怕贾琰回来不依，想来少时才破，岂知贾琰说得更为明白，心下不懂，只得站着回道：“二爷出门，奴才们有病的，有告假的，都是三爷、贾大爷、芸二爷作主，不与奴才们相干。”贾琰道：“什么混账东西！等我完了事，再和你们说。快把车赶进来。”

贾琰进去，见了邢夫人，也不言语，必著此句，为文何等玲珑！转身到了王夫人那里，跪下磕了个头，回道：“姐儿回来了，全亏太太。环兄弟太太也不用说他，只是芸儿这东西，他上回看家，就闹乱儿；如今我去了几个月，便闹到这样。回太太的话，这种人撵了他，不许来也使得。”撇蔷责芸，乃借芸骂宝玉也。看“这种人”云云与探春“譬如没生”之语相合。底面俱有隐义。王夫人道：“你大舅子为什么也是这样？”贾琰道：“太太不用说，我自自有道理。”不疏不滞，我有道理，见此道理，正生之自我也。是曰仁。正说着，彩云等回道：“巧姐儿进来了！”见了王夫人，虽然别不多时，想起这样逃难的景况，不免落下泪来。巧姐儿也便大哭。贾琰谢了刘老老。此五进也，位仍归剥。第六回正为此日之根。王夫人便拉他坐下，说起那日的话来。贾琰见平儿，外面不好说别的，心里感激，眼中流泪。自此贾琰心里愈敬平儿，打算等贾赦回来，要扶平儿为正。此是后话，以前屡写平儿心事为人，只要写此一句，以扶不正而归于正也，乃前话非后话也。暂且不题。

邢夫人正恐贾琰不见了巧姐，是有一番的周折，又听见贾琰在王夫人那里，心下更是着急，便叫丫头去打听。回来说是巧姐儿同着刘老老在那里说话。邢夫人才如梦初觉，知他们的鬼，还抱怨着王夫人：“调唆我母子不和，到底是那个送信给平儿的？”写“尴尬人”写得十足，乃《梦》书中之一鬼，为作者得意笔也，到底不懈。正问着，只见巧姐同着刘老老，带了平儿，王夫人在后头跟着进来，先把头里的话都说在贾芸、王仁身上，贾芸、王仁正是冤有头，债有主。叙事了事，何等简

当。说：“大太太原是听见人说，为的是好事；那里知道外头的鬼！”邢夫人听了，自觉羞惭，想起王夫人主意不差，心里也服。于是邢、王夫人彼此心下相安。平儿回了王夫人，带了巧姐，到宝钗那里来请安。各自提各自的苦处，又说到皇上隆恩：“咱们家该兴旺起来了，想来宝二爷必回来的。”正说到这话，只见秋纹匆忙来说：“袭人不好了！”

不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巧之苦已完，钗之苦方起，而应苦不苦则不为稻香村，仍为紫檀堡也可，因即以袭结本回之尾。

此回合上回为一大段，用“孝廉”两字打一大结。全部演财色一齐转背，事愈散，文愈整。乃有谓书止八十回，以为后不如前，亦未就其针线之密，杼轴之圆，一细按之也。试更读此大段，当知前说不足凭矣。怨不在大，虽微皆必报之嫌；馀要能留，此语非终藏之谜。打破盘中瓜果，王仁偕老同来；种成盆里兰花，公子被猩猩而去。乡魁一中，槛内人曰孝曰廉；胡闹已完，山子野非僧非道。世泽敢忘天祖，尘缘谁却君亲。正妻妾以成家，斯为文妙；入渺茫而证果，那有真人。荷叶浮萍，叹观止矣；蓼汀花溆，归去来兮。

【护花主人评曰】宝玉赴考时，辞别王夫人及李纨、宝钗说话，句句是一去不回口气，在有意无意之间。文笔玲珑，真有手挥目送之妙。

惜春与紫鹃已跳出樊笼，不送不辞，斟酌有意。

王夫人与宝钗一样流泪，两样心事：王夫人是说话伤心，宝钗是慧心窥破。所以王夫人尚可明说，宝钗竟有不能说之苦。

贾环想报仇得意，是反跌下文。

王夫人说写信与贾琏，差人送去，也是一法，岂知三日内即要送去，令人急杀。然后转出刘老老逃避一法，真是山穷水尽，忽有柳暗花明之景；且使王夫人不得不依，文笔妙极。

平儿连铺盖衣服也不要，只求王夫人派人看屋，甚有才识，可以扶危救急。王夫人转去绊住邢夫人，布置周密。

贾芸、王仁等有兴而去，扫兴而回，殊快人心。王夫人说死巧姐、平儿，要贾环找还尸身，亦着急得像。

邢夫人骂看门的人，惹得众人索性说破贾芸等平日胡为，使贾芸、邢夫人顿口无言，是文章趁势法。

巧姐、平儿先走，引出宝玉也走；但巧姐、平儿两人同走，是假走；宝玉一人独走，是真走。一单一双，一真一假，映衬得妙。

探春回来，死者死，嫁者嫁，走者走，出家者出家，沧桑之变，殊

难为情。

李纨、探春、惜春及家人焙茗等议论宝玉说话，各有不同，各有道理；惟宝钗、袭人心中无限苦楚，一字说不出来，情事逼真。

借宝玉、贾兰籍贯，引起元妃；又借海疆靖寇班师，引出大赦：贾赦、贾珍亦可宥罪复职，给还家产；薛蟠亦得赎罪回家，以便归结全部。

巧姐婚事，此时已经定局，刘老老敢于肩任者，因王凤姐生前曾经面允，且有保护巧姐大功，并非冒昧。

刘老老遣板儿进城，探知一切，且见贾琏回家，趁势补出送信人回来一层，刘老老便可送回巧姐、平儿，既省无数笔墨，文法亦一丝不漏。

王夫人带领巧姐等同见邢夫人，将前事都归在贾芸、王仁身上，安顿极妥，否则邢夫人何以相安。

第一百十三回至一百十九回一大段，应分四小段：一百十三、四回为一段，完结王凤姐因果，中间带叙宝玉痴情，甄府复职；一百十五回至一百十七上半回为一段，叙惜春决志出家，宝玉悟心幻境，夹叙出两宝玉相会，一甄一贾，性情各别，及贾政扶柩回南，完结各葬事；一百十七下半回、十八上半回为一段，写贾琏出门，贾环等乘间串卖巧姐；一百十八下半回至一百十九回为一段，叙宝玉逃禅，贾府蒙恩，以便完结全部。

【大某山民评曰】宝玉之于宝钗，比肩二年，毕于临走一揖。回思因病成亲，奠雁未揖，御轮未揖，今日反来作揖，悲哉此揖，忍哉此揖！

凤姐照顾刘老老，十分加厚，深得敬老怜贫之意；今番脱巧姐于难，谁谓施而无报？

贾氏四春，惟三姑娘最为锐利，而结果独好。可知懦弱人，皇天久不眷佑矣。贾氏渐复兴旺，必多照应。惜环儿有服，不能入场；苟其混进，亦必中式，不比孤寒奇士，年年打鼐鼐也。

作者极力写袭人痛哭发晕，正深恶其水性杨花，讨好巴结，搬唆他人为狐媚子，自己再嫁小旦。

邢德全与王仁二人后来究竟贾琏作何道理，书中无明文，令人恨恨。

[1] 名利无双地：指科举考场。

[2] 樊笼：关鸟兽的笼子。比喻受世俗名利的束缚。

[3] 扔崩（rēng bēng）：象声词。形容动作迅速。

[4] 下死：死命，拼命。

[5] 龙门：科举试场的正门。

[6] 服采：服饰。

[7] 同年：古代科举考试同科考中的人互称“同年”。

[8] 知贡举：主考官。

[9] 九卿：古代中央政府的九个高级官职。此泛指朝中高官。

[10] 座师：明、清两代举人、进士对主考官的尊称。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话说宝钗听秋纹说袭人不好，连忙进去瞧看，巧姐儿同平儿也随着。走到袭人炕前，只见袭人心痛难禁，一时气厥。宝钗等用开水灌了过来，仍旧扶他睡下，一面传请大夫。巧姐儿问宝钗道：“袭人姐姐怎么病到这个样？”宝钗道：“大前日晚上哭伤了心了，一时发晕栽倒了。太太叫人扶他回来，他就睡倒了。因外头有事，没有请大夫瞧他，所以致此。”说着，大夫来了，宝钗等回避。大夫看了脉，说是急怒所致，袭人病是急怒，作者善戏谑兮。然多怒伤肝，正是积病。开了一个方子去了。

原来袭人模糊听见说，宝玉若不回来，便要打发屋里人都出去，一急，越发不好了，宝玉方走，便议打发人，有是说乎？模糊听见最妙。到大夫瞧后，秋纹给他煎药。他独自一人躺着，神魄未定，好像宝玉在他面前，恍惚又像是见个和尚，手里拿着一本册子揭着看，还说道：“你别错了主意，我是不认得你们的了。”入袭人一梦，出《红楼梦》全梦矣。袭人似要和他说话，秋纹走来说：“药好了，姐姐吃罢。”袭人睁眼一瞧，知是个梦，也不告诉人。吃了药，便自己细细的想：“宝玉必是跟了和尚去，上回他要拿玉出去，便是要脱身的样子，被我揪住，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混推混扯的，一点情意都没有。后来待二奶奶更生厌烦，在别的姊妹跟前也是没有一点情意，这就是悟道的样子。但是你悟了道，抛了二奶奶，怎么好？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虽是月钱照着那样的分例，其实我究竟没有在老爷、太太跟前回明，就算了你的屋里人。若是老爷、太太打发我出去，我若死守着，又叫人笑话；若是我出去，心想宝玉待我的情分，实在不忍。”左思右想，实在难处。一段自己脱卸文字，读之令人失笑。到底是这枝笔。想到刚才的梦，“好像和我无缘的话，倒不如死了干净。”一句一转，真善掉皮。而“死了”二字乃忠孝节义必不得已之大收场，从不曾受此荼毒。岂知吃药以后，心痛减了好些，也难躺着，只好勉强支持。过了几日，起来服侍宝钗。宝钗

想念宝玉，暗中垂泪，自叹命苦。又知他母亲打算给哥哥赎罪，很费张罗，不能不帮着打算。暂且不表。

且说贾政扶贾母灵柩，贾蓉送了秦氏、凤姐、鸳鸯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葬。珍复职而敬柩不归，赵姨有子则亦应归，迄无明文，非漏也，夺之也。贾蓉自送黛玉的灵柩，也去安葬。贾政料理坟墓的事。一日，接到家书，一行一行的看到宝玉、贾兰得中，心里自是喜欢。后来看到宝玉走失，复又烦恼，只得赶忙回来。在道儿上又闻得有恩赦的旨意，又接家书，果然赦罪复职，更是喜欢，便日夜趲行。

一日，行到毗陵驿地方，毗陵驿在常州府，贾氏父子相见于此，一部大书归一“常”字，即张太医“细穷源”之“经”字也。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个清净去处。贾政打发家人上岸投帖，辞谢朋友，总说即刻开船，都不敢劳动。不求朋友而孤陋寡闻为一家言，此政之所以致今日也。是书于师于友，再三致意。船中只留一个小厮伺候，自己在船中写家书，先要打发人起早到家。写到宝玉的事，便停笔。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宝玉此来，必在雪中，明所以致此之由也。一幅大观园白雪红梅图收拾矣。光头赤脚，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而斗篷必曰猩猩毡，“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仍归一骂也。作者诛不孝，辟二氏，何等森严！否则但说大红斗篷可也，何必定说猩猩毡？向贾政倒身下拜。贾政尚未认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问他是谁，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来打了个问讯^[4]。贾政才要还揖，迎面一看不是别人，却是宝玉。行礼不僧不道，止成弃亲而走之一人耳。尚未认清，却是宝玉，父子厥罪维均。贾政吃一大惊，忙问道：“可是宝玉么？”那人只不言语，似喜似悲。似喜似悲，说者以为超凡可喜，弃亲可悲，而实不然。盖为一“黛”字洗不去立案。宝玉此行，乃为黛玉，今果践言，是可喜也；而黛玉究竟已死，无可追寻，是可悲也。何尝尚知有父母哉？故作者以两“似”字定其罪。凡其似处，皆其非处也。是曰猩猩。贾政又问道：“你若是宝玉，如何这样打扮，跑到这里？”宝玉未及回言，只见船头上来了两人，一僧一道，夹住宝玉，说道：“俗缘已毕，还不快走！”以天亲为俗缘，岂作者之意乎？特缴《石头记》排场而已。笨伯又曰到此三教归一。说着，三人飘然登岸而去。贾政不顾地滑，即忙来赶，见那三人在前，那里赶得上？只听得他们三人口中不知是那个作歌曰：不知那个，直无所谓僧道，无所谓宝玉矣，只不过一歌而已。此乃作者自白。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

我所游兮，鸿濛太空。

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

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一歌简明，乃作者自说其书，更为空空作一转语耳。别无深意，而望知音则甚切。

贾政一面听着，一面赶去，转过一小坡，倏然不见。贾政已赶得心虚气喘，惊疑不定，回过头来，见自己的小厮也是随后赶来。贾政问道：“你看见方才那三个人么？”小厮道：“看见的，奴才为老爷追赶，故也赶来。后来只见老爷，不见那三个人了。”贾政还欲前走，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并无一人。所谓“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是梦非梦，有《后赤壁》煞尾之妙。贾政知是古怪，只得回来。

众家人回船，见贾政不在舱中，问了船夫，说是：“老爷上岸追赶两个和尚一个道士去了。”众人也从雪地里寻踪迎去，远远见贾政来了，迎上去接着，一同回船。贾政坐下，喘息方定，将见宝玉的话说了一遍。众人回禀，便要在这地方寻觅。凡作续部者，都是这个主意。贾政叹道：“你们不知道，这是我亲眼见的，并非鬼怪。况听得歌声，大有玄妙。此说不解书意而妄以意揣者。亲眼见的，即说人为某氏，事出谁家，曾经亲见者也。歌声玄妙，即认真僧道说法谈禅，以为内典金丹之副本也。而总一不知道，盖亲眼见者其子，非鬼怪者则人，是子道，是人道，方是真正书意也。歌无玄妙，此段文字则大有玄妙。那宝玉生下时衔了玉来，便也古怪，我早知不祥之兆。为的是老太太疼爱，所以养育到今。以宝玉为不祥，不知心，不知人，不知子矣。此是自暴，因以自弃，归罪于其母。便是那和尚、道士，我也见了三次：见僧道三次，一虚两实，正与刘老老之六进皆实者相对。一虚则皆虚，一实无不实。演《易》是真，谈空是假也。头一次，是那僧道来说玉的好处；第二次，便是宝玉病重，他来了，将那玉持诵了一番，宝玉便好了；第三次，送那玉来坐在前厅，我一转眼就不见了。我心里便有些诧异，只道宝玉果真有造化，高僧仙道来护佑他的。岂知宝玉是下凡历劫的，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才明白。”说到这里，掉下泪来。九成为十，则归于一，《易》数也。十止于九，则缺其一，缺陷也。是书以天地缺陷演人事缺陷，而求为裁成辅相以平之，其道在各正性情而已。故能于此十九之理而下泪，则真明白也。否则“我可明白了”，仍是翠缕也。众人道：“宝二爷果然是下凡的和尚，就不该中举人了，怎么中了才去？”孝廉、和尚，说得截然两断，是则正旨。贾政道：“你们那里知道！大凡天上星宿，山中老僧，洞里的精灵，他自具一种性情。你看宝玉何尝肯念书？他若略一经心，无有不能的。他那一种脾气也是各别另

样。”说着，又叹了几声。星、精、僧之说，皆搬演全部传奇之行头，只有“明明德”方是正旨，看“自有一种性情”与“一种脾气”云云可见。是乃作者叹气处也，即“演说荣国府”之贾雨村。众人便拿兰哥得中、家道复兴的话解了一番。贾政仍旧写家书，便把这事写上，劝谕合家不必想念了。写完封好，即着家人回去。贾政随后赶回，暂且不题。此事用家书起，用家书结，见欲齐家必先读书，而《大学》其要矣。不题正是题。

且说薛姨妈得了赦罪的信，便命薛蝌去各处借贷，并自己凑齐了赎罪银两。刑部准了，收兑了银子，一角文书，将薛蟠放出。他们母子姊妹弟兄见面，不必细述，自然是悲喜交集了。此“悲喜”字对宝玉之“似喜似悲”说，见以薛蟠尚实有悲喜而复见其母之日。薛蟠自己立誓说道：“若是再犯前病，必定犯杀犯剐。”薛姨妈见他这样，便要握他嘴，说：“只要自己拿定主意，必要还要妄口巴舌^[2]，血淋淋的起这样恶誓么？“错里错”案到此方销，而戒口舌之意深矣。只香菱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处，你媳妇已经自己治死自己了，如今虽说穷了，这碗饭还有得吃。据我的主意，我便算他是媳妇了，你心里怎么样？”薛蟠点头愿意。宝钗等也说很该这样。倒把香菱急得脸胀通红，说是：“服侍大爷一样的，何必如此？”众人便称起大奶奶来，无人不服。与平儿扶正同一用意，挽回“薄命女”，涂抹一部十二钗。

薛蟠便要去拜谢贾家，薛姨妈、宝钗也都过来。见了众人，彼此聚首，又说了一番的话。恰好那日贾政的家人回来，呈上书子，说：“老爷不日到了。”此书到于薛蟠出罪归家之日，是蟠可复而宝不复也。王夫人叫贾兰将书子念给听。贾兰念到贾政见宝玉的一段，众人听了，都痛哭起来。王夫人、宝钗、袭人等更甚。大家又将贾政书内叫家内不必伤悲，原是借胎的话解说了一番：人是借胎，书是借胎也，则归渺茫之宝玉，仍自有正胎在。“与其作了官，倘或命运不好，犯了事，坏家败产，那时倒不好了，宁可咱们家出一位佛爷，倒是老爷、太太的积德，所以才投到咱们家来。不是说句不顾前后的话^[3]，当初东府里太爷倒是修炼了十几年，也没有成了仙，这佛是更难成的。太太这么一想，心里便开豁了。”浑说仙佛而归一“敬”字，一部《曲礼》在此矣。敬之反则误为仙佛，所以罪贾敬也。敬之正则绝非仙佛，所以宣书旨也。而为谢珍之坏家败产者，当知自反矣。此正合前后总发一敬之话，故特说是顾前不顾后的话。王夫人哭着，和薛姨妈道：“宝玉抛了我，我还恨他呢！我叹的是媳妇的命苦，才成了一二年的亲，一二年，奇偶而已，《易》卦而已，正不必为之计岁月。是亦止“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之说

所牵合处也。怎么他就硬着肠子，都撂下了走了呢？”薛姨妈听了，也甚伤心，宝钗哭得人事不知。所有爷们都在外头。王夫人便说道：“我为他担了一辈子的惊，刚刚儿的娶了亲，中了举人，又知道媳妇有了胎，我才喜欢些，不想弄到这样结局。早知这样，就不该娶亲，害了人家的姑娘。”害了人家姑娘，乃言被人家姑娘害也。“有了胎”三字为人人说，不为一人说，而看官又捉住“有了胎”三字死不放。请问写宝钗又何必定写其有胎？岂于尤二姐之胎，则必用虎狼药决去之；于钗之胎，则又必费笔墨以保之耶？无此情理。薛姨妈道：“这是自己命定的，咱们这样人家，还有什么别的说的吗？幸喜有了胎，将来生个外孙子，必定是有成立的，后来就有了结果了。越说越像，作者固捉定“有了胎”不放，露尾正要藏头也。盖这样人家已无再嫁之理，这样人家且又有胎，更无再嫁之理矣。而必以袭人之嫁结此书，而以前百馀回处处总以袭人为之影，则何必？岂一部影戏中以前用袭影钗，到此则钗自钗而袭自袭乎？嫁者嫁而守者守乎？作者虽狡狴，亦未尝不明告人知。在笨伯自不出迷阵，而以刘四骂人为老实话耳。你看大奶奶，如今兰哥儿中了举人，明年中了进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么？他头里的苦，也算吃尽的了，如今的甜来，也是他为人的好处。我们姑娘的心肠儿，姐姐是知道的，并不是刻薄轻佻的人，姐姐倒不必耽忧。”此段用李纨比较，更显然告看官矣。夫李纨名纨，言完人；宝钗名钗，言差错，则钗何得为纨比？岂作者心胸无善无恶，一概以“好”字还之乎？若“我们姑娘的心肠儿”，书已写了个十足，人人知道，人人说他与李纨同一好处。

王夫人被薛姨妈一番言语说得极有理，心想：“宝钗小时候，便是廉静寡欲^[4]，极爱素淡的，所以才有这个事。想人生在世，真有一个定数的。看着宝钗虽是痛哭，他端庄样儿一点不走，却倒来劝我，这是真真难得的。写一贤宝钗，到底是贤宝钗，此笔一丝不走。然试看书中之宝钗，果写其贤乎？写其阴险乎？则人人又能知其阴险矣。是“有胎”之说，作者自还他书面，作何呼，自作何应也。岂有面子是贤，到此忽说他不贤；底子为阴险，到此又说他非阴险，而果予以守节有后之报，自令底面不对耶？明此则知有胎而守之说，是子虚中之子虚。不想宝玉这样一个人，红尘中福分，竟没有一点儿。”想了一回，也觉解了好些。又想到袭人身上：“若说别的丫头呢，没有什么难处的，大的配了出去，小的服侍二奶奶就是了。独有袭人，可怎么处呢？”此想劈空而来，然在袭人已先自想矣。方想宝钗，即紧接又想袭人，何相连而不可分如此？王夫人前于自己月钱内每月分给袭人银二两，所以处之者，何其明且决！今忽有“怎么处”之说，前后不伦，写得可笑；皮里阳秋，写得怕人。此时人多，也不好说，且等晚上和薛姨妈商量。那日薛姨妈并

未回家，因恐宝钗痛哭，所以在宝钗房中劝解。那宝钗却是极明理，思前想后，宝玉原是一种奇异的人，惟其奇异，所以处心积虑必欲得之。夙世前因，自有一定，原无可怨天尤人。成于人而败于人，虽怨尤何益？更将大道理的话告诉他母亲了。薛姨妈心里反倒安了，便到王夫人那里，先把宝钗的话说了。王夫人点头叹道：“若说我无德，不该有这样好媳妇了。”必把“贤”字作十成圆满，即以起袭人之贤。说着，更又伤心起来。

薛姨妈倒又劝了一会子，因又提起袭人来，才说宝钗，便说袭人，才说袭人，便入薛姨。一钗一袭，直是管夫人小词“你合里有我，我合里有你”。说：“我见袭人近来瘦的了不得，他是一心想着宝哥儿。但是正配呢理应守的，屋里人愿守也是有的。惟有这袭人，虽说是算个屋里人，到底他和宝哥儿没有过明路儿的。”此语亦有理，然追看袭人母病回家，用周瑞家的跟去，一切服饰排场，未过明路者有此行径否？且王夫人所云停支袭人月钱，从己名下每月分给二两，其体例视周、赵二姨，薛所共知。今反云然，是彼作一掘，此作一掩也。王夫人道：“我才刚想着，正要等妹妹商量商量。若说放他出去，恐怕他不愿意，又要寻死觅活的；若要留着，也罢了，又恐老爷不依，所以难处。”薛姨妈道：“我看姨老爷是再不肯叫守着的。再者姨老爷并不知道袭人的事，想来不过是个丫头，那有留的理呢？王方欲与薛商，薛已来与王商。而未过明路应去之理出自薛口，在此事用两亲母相商，自是正理，而底子则非袭人。末又添贾政一层，其掩更密，随书说书，袭之去固情情理理也。于此叹百馀回书安顿之妙。只要姐姐叫他本家的人来，狠狠的吩咐他，叫他配一门正经亲事，再多多的陪送他些东西。那孩子心肠儿也好，年纪儿又轻，也不枉跟了姐姐会子，也算姐姐待他不薄了。袭人那里，还得我细细劝他。就是叫他家的人来，也不用告诉他，只等他家里果然说定了好人家儿，我们还打听打听，若果然足衣足食，女婿长的像个人儿，然后叫他出去。”都是薛姨主意，一力担承。宝玉走之未久，急急打发袭人，此何指也？思之令人笑，又令人羞。王夫人听了道：“这个主意很是。不然，叫老爷冒冒失失的一办，我可不是又害了一个人了么？”又一个人，明明有宝钗矣。薛姨妈听了点头道：“可不是么？”又说了几句，便辞了王夫人，仍到宝钗房中去了。看见袭人泪痕满面，愈接愈紧。薛姨妈便劝解譬喻了一会。袭人本来老实，不是伶牙利齿的人，薛姨妈说一句，他应一句，回来说道：“我是做下人的人，姨太太瞧得起我，才和我说这些话。我是从不敢违拗太太的。”薛姨妈听他的话，“好一个柔顺的孩子！”心里更加喜欢。劝嫁又必是他，而即用袭人之贤随势合拍，绝不费力。“全大体”回曰“贤宝钗”，“箴宝玉”回

曰“贤袭人”。袭之贤如此，钗之贤可知矣。而本回写钗贤，绝无棱缝，写袭贤，则有芒刺，好听煞人。宝钗又将大义的话说了一遍，大家各自相安。奇哉，怪哉！是何大义，突作此语？明明把宝钗盖头揭去矣。各自相安，又明明说出。此作者惟恐人但知嬉笑而不知怒骂处也。

过了几日，贾政回家，众人迎接。贾政见贾赦、贾珍已都回家，弟兄叔侄相见，大家历叙别来的景况。写贾政回家方及赦、珍回家，略得大有筋节，而绝不及贾蓉，是仍无所容也。一干人犯，作者用法，何尝真赦！然后内眷们见了，不免想起宝玉来，又大家伤了一会子心。贾政喝住道：“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只要我们在外把持家事，你们在内相助，断不可仍是从前这样的散漫。别房的事，各有各家料理，也不用承总。我们本房的事，里头全归于你，都要按理而行。”贾政一喝，乃作者自为喝破书旨。书重齐家，人伦起于夫妇也。一定的道理，乃说在家之宝玉，不说归空之宝玉。各有各家，自各有各理。王夫人便将宝钗有孕的话也告诉了，“将来丫头们都放出去。”贾政听了，点头无语。点头是书面，无语是书底。否则既闻有胎，则得孙可望，焉有不作一语者耶？

次日，贾政进内请示大臣们，说是：“蒙恩感激，但未服阙^[5]，应该怎么谢恩之处，望乞大人们指教。”众朝臣说是代奏请旨。于是圣恩浩荡，即命陛见。贾政进内，谢了恩。圣上又降了好些旨意，又问起宝玉的事来。贾政据实回奏。圣上称奇，旨意说：宝玉的文章固是清奇，想他必是过来人，所以如此。若在朝中，可以进用。他既不敢受圣朝的爵位，便赏了一个“文妙真人”的道号。圣上称奇，所谓传奇，奇则非正也。可以进用，为宝玉惜，惜其用之不正也。不敢受爵，罪通天祖，无可受之地也。“不敢”字最明，最确。“文妙真人”，作者自诩其文，即以自抉其文。文之所以妙，妙在真，妙在人。为人必宜真，能真斯为人而不为兽，是当求之吾儒，绝无关于佛老也。故宝玉当和尚而号之为“真人”，合僧道而浑之，则无所谓僧道矣，与贾瑞称道士为菩萨同一用意。而宝玉演一心，通灵演明德。一心通灵，人而真矣。若贾宝玉是乌有子虚，只为文章之妙而已。起用一苦海慈航，结用一文妙真人，一僧一道，一齐抹去。贾政又叩头谢恩而出。

回到家中，贾琏、贾珍接着，贾政将朝内的话述了一遍，众人喜欢。贾珍便回说：“宁国府第收拾齐全，回明了要搬过去，栊翠庵圈在园内，给四妹妹静养。”贾政并不言语，隔了半日，却吩咐了一番仰报天恩的话。宁国府、栊翠庵复而不复，故并不言语也。真复在天祖，非

罪人之所能，非虚无所可拟，故隔了半日也。紧接此段为文妙真人证。贾璉也趁便回说：“巧姐亲事，父亲、太太都愿意给周家为媳。”贾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便说：“大老爷、太太太作主就是了。莫说村居不好，只要人家清白，再以巧姐之为真复为文妙真人证，与珍、惜作对勘。周家为媳，非惜之不嫁矣。人家清白，非珍之畜鸣矣。孩子肯念书，能够上进，朝里那些官儿难道都是城里的人么？”贾璉答应了“是”，又说：“父亲有了年纪，况且又有痰症的根子，静养几年，诸事原仗二老爷为主。”贾政道：“提起村居养静，甚合我意，只是我受恩深重，尚未酬报耳。”归之天恩，则祖德在其中。贾政说毕进内。贾璉打发请了刘老老来，应了这件事。刘老老见了王夫人等，便说着将来怎么升官，怎样起家，怎样子孙昌盛。

正说着，刘老老六进矣，以完纯坤之小小头绪，一串钱打一总结，全书收束矣。自出文妙真人至此，凡作五段，俱正说处。故煞尾曰正说着，乃承上，非起下。丫头回说：“花自芳的女人进来请安。”“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犹发旧时花”，此其时矣。书以刘老老起，以刘老老结，是正说；以袭人起，以袭人结，是奇说。故以刘老老既结全书，方演袭人一嫁。王夫人问了几句话。花自芳的女人将亲戚作媒，说的是城南蒋家的，现在有房有地，又有铺面。姑爷年纪略大几岁，并没有娶过的，况且人物儿长的是百里挑一的。王夫人听了愿意，说道：“你去应了，隔几日进来，再接你妹子罢。”王夫人又命人打听，都说是好。王夫人便告诉了宝钗，仍请了薛姨妈，细细的告诉了袭人。

袭人悲伤不已，又不敢违命，心里想起宝玉那年到他家去，回来说的死也不出去的话，“如今太太硬作主张，若说我守着，又叫人说我不害臊；若是去了，实不是我的心愿。”便哭得哽咽难言。此说了又说之几句话也。自“恤孤女”回出袭人，直到此处方作结果。本文分四段，层层起刺，句句生棱：明明说好话，明明是骂人，为有目所共见矣，以前都是这般说。在袭人是如此，在宝钗又何如？又被薛姨妈、宝钗等苦劝，回过念头想道：“我若是死在这里，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坏了，我该死在家里才是。”于是袭人含悲叩辞了众人。那姐妹分手时，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说。袭人怀着必死的心肠上车回去，见了哥哥、嫂子，也是哭泣，但只说不出来。那花自芳悉把蒋家的聘礼送给他看，又把自己所办妆奁一一指给他瞧，说：“那是太太赏的，那是置办的。”袭人此时更难开口。住了两天，细想起来：“哥哥办事不错，若是死在哥哥家里，岂不又害了哥哥呢？”千思万想，左右为难，真是一缕柔肠，几乎牵断，只得忍住。

那日已是迎娶吉期，袭人本不是那一种撒泼的人，委委屈屈的上轿而去，心里另想到那里再作打算。岂知过了门，见那蒋家办事极其认真，全都按着正配的规矩。一进了门，丫头仆妇都称奶奶。袭人此时欲要死在这里，又恐害了人家，辜负了一番好意。那夜原是哭着，不肯俯就的。那姑爷却极柔情曲意的承顺。到了第二天开箱^[6]，这姑爷看见一条猩红汗巾，方知是宝玉的丫头。原来当初只知是贾府的侍儿，亦想不到是袭人。此时蒋玉函念着宝玉待他的旧情，倒觉满心惶愧，更加周旋，又故意将宝玉所换那条松花绿的汗巾拿出来。袭人看了，方知这姓蒋的就是蒋玉函，始信姻缘前定。袭人才将心事说出。蒋玉函也深为叹息敬服，不敢勉强，并越发温柔体贴，弄得个袭人真无死所了。一部袭人书，作者已写得头昏眼晕，到此打一大嚏以喷醒之，笔力扛鼎。看官听说虽然事有前定，无可奈何，但孽子孤臣、义夫节妇，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概推委得的。此袭人所以在“又副册”也。刚刚一醒，旋即掩覆，真不怕眩惑煞人。夫又者，于本事说不清，则添一人于其次，是为又也。副者，于正身说不了，则设一人于其旁，是为副也。皆影儿之说。书名十二钗，止以钗、黛为之主。然但就本身说，必不能畅快，故各演一又之副之之人。黛之又副为晴雯，钗之又副为袭人，且与正册、副册绝无干涉，又何尝以正、副、又副寓褒贬耶？使果以又副为贬，则又副尚有晴雯，贬袭之不死，而并贬晴之死，作者岂非自相矛盾？正是前人过那桃花庙的诗上说道：

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7]。此近人邓孝威诗也。引此诗之巧，直是鬼斧神工。人以为跟“看官听说”一段话来，以诛袭人之不死也。夫袭人即亦何必死？书中用好笔写好人，止一李纨，亦为孀妇，书既终而其人尚在也，未尝责以必死。况袭人乎？是盖借息夫人之不言，以宣作者不言之旨在宝钗也，而定宝钗终如息夫人之再从人。句中“岂独”二字，显豁呈露，使袭人所以在又副册之说，水落石出。吾正不知作者心有几窍。即“桃花庙”三字，已足涵盖全书。运用古人，何尝是他捏造？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不言袭人从此又是一番天地。天缺地陷，一部书完，有“曲终人不見”之妙。且说那贾雨村犯了婪索的案件^[8]，申明定罪，今遇大赦，褫籍为民^[9]。雨村因叫家眷先行，自己带了一个小厮、一车行李，来到急流津觉迷渡口。此下无书，只打一结而已。而于贾雨村必不放过，非贾馥勇，乃泄馥恨。此地名与“昧真禅”回不同解。彼跟开垦来，故曰知机；此作归结去，故曰觉迷。彼处深，此处浅。只见一个道者从那渡头草棚里出来，执手相迎。雨村认得是甄士隐，也连忙打恭。士隐道：“贾老

先生，别来无恙？”雨村道：“老仙长到底是甄老先生，何前次相逢，靚面不认？后知火焚草亭，下鄙深为惶恐。今日幸得相逢，益叹老仙翁道德高深。奈鄙人下愚不移，致有今日。”写甄士隐仍是首回那枝笔，写贾雨村也仍是那枝笔，而增出许多官府气象，令人觉而不觉。吾不知其是何等揣摩，使不着笔墨处“真”、“假”二字反身跳出。似此奇书，真是空前绝后。甄士隐道：“前者老大人高官显爵，贫道怎敢相认？原因故交，敢赠片言，不意老大人相弃之深！然而富贵穷通，亦非偶然，今日复得相逢，也是一桩奇事。直骂之，这桩奇事，如此而已。这里离草庵不远，暂请膝谈，未知可否？”

雨村欣然领命。两人携手而行，小厮驱车随后。到一座茅庵，士隐让进，雨村坐下，小童献上茶来。雨村便请教仙长超尘的始末，士隐笑道：“一念之间，尘凡顿易。此八字正为真假说。云尘凡，借径也。老先生从繁华境中来，岂不知温柔富贵乡中有一宝玉乎？”雨村道：“怎么不知？近闻纷纷传述，说他也遁入空门。下愚当时也曾与他往来过数次，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决绝。”士隐道：“非也。这一段奇缘，我先知之。昔年我与先生在仁清巷旧宅门口叙话之前，我已会过他一面。”再骂之，特找提仁清巷以完《石头记》所从来。雨村惊讶道：“京城离贵乡甚远，何以能见？”士隐道：“神交久矣。”雨村道：“既然如此，现今宝玉的下落，仙长定能知之。”士隐道：“宝玉，即宝玉也。此句乃全部葫芦案葫芦提。上宝玉是何说，下宝玉又是何说，六十余年无解出者，得闲人评，葫芦打破矣。那年荣、宁查抄之前，钗、黛分离之日，此玉早已离世，一为避祸，二为撮合。撮合有两说，一钗一黛也。钗固合，黛亦合，一生合，一死合。从此夙缘一了，形质归一。又复稍示神灵，高魁贵子，方显得此玉是天奇地灵锻炼之宝，非凡间可比。前云“宝玉即宝玉也”，此即下宝玉之说。乃借通灵以演孝廉，以演复卦。所谓高魁贵子，贵一阳之生，生于冬至之子，而生生不息，是正人心之用也，何尝为宝钗有胎证？且书中所演之宝玉，乃“宝玉即宝玉也”之上宝玉，人头畜鸣之宝玉也。始以乱常，终以弃亲，尚何天奇地灵之可说？又何神灵之可示？而真予以高魁贵子，夫岂福善祸淫之意耶？乃续者纷纷，其亦未知士隐所云“宝玉即宝玉也”之说也夫！前经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带下凡，如今尘缘已满，仍是此二人携归本处。这便是宝玉的下落。”找还《石头记》缘起，而下落在渺渺茫茫，仍是上宝玉也。若下宝玉，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有下落？

雨村听了，虽不能全然明白，却也十知四五，雨村听了十知四五，乃听了雨村十知四五也，乃作者忠厚待人，说看此一部假语村言有正

面，有反面，虽晦而显，凡属中人亦必十知四五，惟下愚则不知也。本文屡说下愚，都是此意。而上智下愚无几，惟此十知四五者。倘更细玩扩充，则全体大义无不可知。作者深望人知。六十年后得太平闲人探讨于斯，寝食以之者三十年，仍未敢言全知也。而在作者已可无憾。便点头叹道：“原来如此，下愚不知。但那玉主既有如此的来历，又何以情迷至此，复又豁悟如此，还要请教。”虽出贾问，实则要义。这情种即那情种，只在一转移间耳。前评屡屡详之矣。士隐笑道：“此事说来，先生未必尽解。太虚幻境，即是真如福地，两番阅册，原始要终之道，历历生平，如何不悟？仙草归真，焉有通灵不复原之理呢？”先生未必尽解，即十知四五者。盖读此书，既明明以太虚幻境改真如福地，则自然各明是福地，不是幻境。但“真如”字面，仍是佛家话，则以此书为归空空而止，是仍十知四五，且究竟不知矣。夫是书实借二氏以演儒理，而《周易》为之骨。《易》重少阳之复，惟草得少阳之气，归根复原，正是复象，非仙道，非佛道，乃原始要终之《易》道也。雨村听着，却不明白，知是仙机，也不便更问。以为仙机，既得闻命，到底不能明白矣。此开首有“谁解其中味”之句也。因又说道：“宝玉之事，既得闻命，但是敝族闺秀如此之多，何元妃以下，算来结局俱属平常？”士隐叹息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贵族之女，俱属从情天孽海而来。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只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崔莺、苏小^[10]，无非仙子尘心；宋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11]。凡是情思缠绵的，那结果就不可问了。”此是正问正答。自“怀闺秀”至此，知我罪我，悉听之矣。忽插骈词，异常姿致。雨村听到这里，不觉拈须长叹，因又问道：“请教老仙翁，那荣、宁两府，尚可如前否？”士隐道：“福善祸淫，古今定理。现今荣、宁两府，善者修德，恶者悔祸，将来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也是自然的道理。”雨村一叹，是书止矣。惟恐人止知四五也，因直出福善祸淫；而可以转祸为福则在悔祸。果能悔祸，自然复初，自然为兰之春荣，为桂之秋实，此乃古今定理，为大凡说，何尝更有所谓荣宁。雨村低了半日头，忽然笑道：“是了，是了。现在他府中有一个名兰的，已中乡榜，恰好应着‘兰’字。适间老仙翁说‘兰桂齐芳’，又道宝玉‘高魁贵子’，莫非他有遗腹之子，可以飞黄腾达的么？”曰“兰桂齐芳”，是自然的道理。士隐之言何其活！并无所谓兰，尚何有于桂？乃雨村呆呆划到贾家。“半日低头”，“是了，是了”，所谓下愚不知也。士隐微微笑道：“此系后事，未便预说。”

雨村还要再问，士隐不答，便命人设具盘飧^[12]，邀雨村共食。此后尚有何事，此事尚有何说？曰后事，皆前事也。曰预说，实已说也。且并无其事，并无可说，止是要人各明吃饭而已。吃饭之理，到此仍不肯

放手，否则此食可省。而续者且奋然起矣，甄士隐固善会掇弄人。食毕，雨村还要问自己的终身。士隐便道：“老先生草庵暂歇，我还有一段俗缘未了，正当今日完结。”夫曰贾雨村言，果何身，果何终身乎？士隐不答，正以醒凡要问者也。俗缘对尘缘说，即此便是真终身。雨村惊讶道：“仙长纯修若此，不知尚有何俗缘？”士隐道：“也不过是儿女私情罢了。”一部书是儿女私情，一部书是圣贤学问。此令人人惊讶处也。这情种即那情种，到此说明。雨村听了，益发惊异：“请问仙长，何出此言？”士隐道：“老先生有所不知，小女英莲，幼遭尘劫。老先生初任之时，曾经判断。今归薛姓，产难完劫。遗一子于薛家，以承宗祧¹³¹。此时正是尘缘脱尽之时，只好接引接引。”香菱为《风月宝鉴》之主，书起于他，结于他，必死于产。一鉴演一复，一阳之生所，即一阴之死所也。薛蟠有子承祧，乃缴明龙下蛋一语之义，亦说自然道理，不是为薛蟠立传，正与“兰桂齐芳”同义。一书到此，悉化烟云，尚何有一人耶？士隐说着，拂袖而起。雨村心中恍恍惚惚，就在这急流津觉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了。

这士隐自然度脱了香菱，送到太虚幻境，交警幻仙子对册。刚过牌坊，见那一僧一道缥缈而来，士隐接着说道：“大士、真人，恭喜，贺喜！情缘完结，都交割清楚了么？”那僧道说：“情缘尚未全结，倒是那蠢物已经回来了。此则缴还首回，别无深意。至蠢物既回，尚何未完？仍是掇弄人处。还得把他送到原所，将他的后事叙明，不枉他下世一回。”此云后事，问前事又是何事。凡书中一切“按下不题”等话，都是如此。则以“兰桂齐芳”为后事者，可晓然矣。士隐听了，便拱手而别。那僧道仍携了玉到青埂峰下，将宝玉安放在女娲炼石补天之处，清清楚楚，交割首回，不曰石头，而曰宝玉，既归之人心也。各自云游而去。从此后：

天外书传天外事，两番人作一番人。轻清之外更有何物？天既无外，何有于事？何有于书？为荒唐无稽下转语耳。既无事无书，何有人？则作者自谓耳。两人一人，共是三人，所谓山子野。

这一日，空空道人又从青埂峰前经过，既以两句浑结天人之理，明点作者之目，即接空空道人，乃《情僧录》之所由作也。“两人一人”都是他。见那补天未用之石仍在那里，上面字迹依然如旧，又从头的细细看了一遍，见后面偈文后又历叙了多少收缘结果的话头，此段把《石头记》缘起都归在内。其曰字迹依然，乃“莫失莫忘”两语，即是偈文，不是“无才可去补青天”一偈后更有收缘结果也。看官又指八十四回之说，

以为偈后更有话头，则被作者眩惑矣。便点头叹道：“我从前见石兄这段奇文，原说可以问世传奇，所以曾经钞录，但未见返本还原，不知何时复有此一段佳话？方知石兄下凡一次，磨出光明，修成圆觉^[14]，也可谓无复遗憾了。若依此说，则《石头记》缘起以前尚有缘起，岂非天外寻天？只怕年深日久，字迹模糊，反有舛错，不如我再钞录一番，寻个世上清闲无事的人，托他传遍，此则“情僧录”至“悼红轩”一段中说话，书固历经三手也。在闲人是随书说书，绝不是另有传闻，另有考据。知道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真而不真，假而不假。或者尘梦劳人，聊倩鸟呼归去^[15]；山灵好客，更从石化飞来，亦未可知。”词情意圆，足称首回，百廿回书都括于此。闲人总评每大段后用骈语结，效颦于此。想毕，便又抄了，仍袖至那繁华昌盛的地方，遍寻了一番，不是建功立业之人，即系糊口谋衣之辈，那有闲情更去和石头饶舌？此段仍以骂贾雨村作过悼红轩之脉。假语村言，遂以行世。直寻到急流津觉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一个人，因想他必是闲人，便要将这抄录的《石头记》给他看看。那知那人再叫不醒。空空道人复又使劲拉他，才慢慢的开眼坐起，便接来草草一看，仍旧掷下道：“这事我已亲见尽知，你这抄录的尚无舛错。我只指与你一个人，托他传去，便可归结这一段新鲜公案了。”空空道人忙问何人，那人道：“你须待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到一个悼红轩中，有个曹雪芹先生，只说贾雨村言，托他如此如此。”说毕，仍旧睡下了。可见假语村言中无一醒时话，而年、月、日、时，仍找足《石头》缘起一段《易》道。

那空空道人牢牢记着此言，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果然有个悼红轩，见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里翻阅历来的古史。空空道人将贾雨村言了，方把这《石头记》示看。直以史为接续，其自负为何如？此假语村言中必以史太君为之首。而曰忙问，曰牢牢记着，空空道人是何心事？那雪芹先生笑道：“果然是‘贾雨村言’了。”空空道人便问：“先生何以认得此人，便肯替他传述？”曹雪芹先生笑道：“说你空空，原来你肚里果然空空。既是假语村言，但无鲁鱼亥豕以及悖谬矛盾之处^[16]，乐得与二三同志酒馀饭饱，雨夕灯窗之下，同消寂寞，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题传世。似你这样寻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了。”普告看官，大家醒醒。观此则书有几回，人有几手，即至增删几过，均不必论。那空空道人听了，仰天大笑，掷下抄本，飘然而去。一面走着，口中说道：“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并阅者也不知，不过游戏笔墨，陶情适性而已。”结出性情，包罗万象，天人之理两判然矣。这才收住天，这才收住笑。直至此处，仍是其言有物。但赏其笔墨悉化烟云，小矣！后人见了这本传奇，亦曾题过四句，为作者缘起之

言：转一竿头，仍用释语，到底瞒人。

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

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上二句乃史公著书，下二句为世人进步。世人乃秦氏房中“世事”、“人情”一联冠首两字，为槛外人之对面，作圣作贤，从此始也。一诗仍归于此，正为世人更作转语，其望世人至深切矣，何尝是僧，何尝是道？

此一回自为一大段，真假对勘，合第一回为常山蛇首尾相应，刘老老一串钱之大结头也。真事既隐，详说仍是虚空；假说相传，归结无非梦幻。要识真原不假，须从假里搜寻；自然假会逢真，始信真非茫渺。一僧一道，即属村言，诬为二氏之书，大不可也；惟性惟情，确有实际，谓合三教之旨，岂其然乎？圆的的一部羲经，藏为成竹；乱纷纷两株龙树，散作空花。辨人兽于关头，铸神奸于鼎上。杀人夺货，犹是善良；钻穴逾墙，何伤名教？人道几乎息矣，梦话从此生焉。冷热循环，大观园明言雪景；阴阳倚伏，《红楼梦》由看梅花。联云世事人情，练达洞明，乃宣格致；书是《中庸》、《大学》，离魂惊梦，自有根源。诚意谁明，吃饭笑他每每；知言世寡，放心略过多多。褒贬寓一字之中，敢窃获麟之笔；贞淫见三百而外，要回弋雁之风。礼节乐和，都藏言外；龟畴虺诰，悉在环中。腐史盲词，撮为作料；班香宋艳，摭入篇章。生将内典金丹，潜身借径；写得花红柳绿，着意瞒人。教他五色全迷，造孽诚为不少；会得一阳来复，破疑正自无难。误谈莫再空空，大道须明老老。万恶淫为首，因有意淫书；百行孝居先，重申苦孝说。怕人买假药，劳我送真方。揉碎太虚情，烧破《红楼梦》。歌曰：

他说荒唐言，我宣真实义。

上下六十年，始泄其中秘。

何乐亦何悲，笑啼应两置。

仁者谓之仁，智者谓之智。

【护花主人评曰】袭人病中一梦，已有出嫁之念，所以薛姨妈一劝即肯听从。

贾政若不于途次舟中亲见宝玉，听见歌词，则到家之后，岂有不竭力找访，生出无限笔墨支离？必得如此见闻，方可了悟因缘，付之度外。文章固善于归结，亦可见良工苦心。

宝钗有孕，惜春住栊翠庵，巧姐许字周家，及贾赦居村静养，俱随笔补明，简而不漏。

袭人与蒋玉函前缘已定，即果真要死，亦断不能死。况袭人如果愿死，则尤三姐、司棋、鸳鸯等，登时可死，何必转辗思量，踌躇不决？自古忠臣义士，侠客烈妇，俱一念已决，立时就义。若一有转念，便不能死。作者说袭人怀必死之心，是怜爱袭人，故为庇护。

甄士隐说“宝玉即宝玉”，已将实事明明说破，读者自当领会。甄士隐又说“荣、宁查抄之前，钗、黛分离之日，此玉早已离世，一为避祸，二为撮合”等语，按荣、宁查抄，系一百五回之事，则一百五回以后所叙贾宝玉之事，俱系空中楼阁。细绎宝玉之出走，当在通灵走失，元妃薨逝后。贾母将宝玉移出大观园，即为钗、黛分离之日。看来元妃薨后，贾府已有不好消息，所以宝玉即避祸出走。至所云避祸，显而易见；所云撮合，不知撮合何事？作者既讳而不言，读者姑置阙疑可也。

甄士隐说“福善祸淫”、“兰桂齐芳”，是文后馀波，劝人为善之意，不必认为真事。了结香菱，简净跳脱，又是一样文法。

第一百二十回一大段应分四小段：贾政回家陛见，奏明宝玉情事，赏给“文妙真人”道号，为一段，了结宝玉因果，即带叙薛蟠赎罪回家，香菱扶正；自宁府收拾齐全，至袭人嫁蒋玉函止，为一段，完结袭人因缘，并巧姐许字；自贾雨村遇见甄士隐，至士隐拂袖而起，为一段，说明宝玉去来原委；自雨村睡熟草庵至末，为一段，作者自述作此书为游戏笔墨，扫空一切，为更进一层之意。

【大某山民评曰】袭人既欲轻生，何须择地？己自不顾，何暇顾人？依违以维，必无良策。雪芹曲传无可如何之情曰“只得忍住”，殆罪疑惟轻云尔。余亦难信另抱琵琶，渠无此意也。

“袭人自是可儿，色色都佳，惟暗致晴雯、黛玉于死，乃其大罪。若再醮则出于不得已：头宗身未分明，二宗王夫人主意，三宗薛氏母女皆劝，要亦可原。近如坊本批评，痛加谯诟，不留馀地，只觉无谓。”此闲斋评也，吾嫌其多卫护处。三姐、鸳鸯之死，谁使其然乎？否则如紫鹃可也。

此书中人凡薄命结局处，异样俱全；其背恩再嫁者，惟花袭人一人耳。

甄士隐于草庵中一夕话，奥理妙谛，吞吐隐约，结束全部大旨。末段即作自跋，与开卷一气回环。

[1] 问讯：僧尼等向人合掌问安。

[2] 妄口巴舌：亦作“妄口拔舌”。肆意胡说。

[3] 前后：犹尊卑、轻重。

[4] 廉静：生性谦逊沉静。

[5] 服阕：守丧期满除服。阕，终了。

[6] 開箱：婚后新娘子首次打开陪嫁的箱柜。

[7] 息夫人：即春秋时息国国君的夫人息妫。楚文王灭息国后，掠其为宠妾，被称为“桃花夫人”。但因终日怀念故国，牵挂息侯，虽为楚王生了两个儿子，但三年不语，后自尽而死。

[8] 婪索：凭借权势勒索他人。

[9] 褫（chǐ）籍为民：革去官职，贬为平民。褫，革除。

[10] 崔莺：即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女主人公崔莺莺。苏小：即苏小小。南齐时钱塘第一名妓。

[11] 大是：都是。口孽：即“口业”。佛教中指妄言、恶口、两舌和绮语。

[12] 盘飧（sūn）：盘盛食物的统称。

[13] 以承宗祧（tiāo）：即传宗接代。宗祧，宗庙。

[14] 圆觉：佛教语。指佛家修成圆满正果的灵觉之道，即悟道成佛。

[15] 鸟呼归去：传说杜鹃鸟的叫声像“不如归去”。

[16] 鲁鱼亥豕：“鲁”和“鱼”、“亥”和“豕”篆文形似，以致引起误写错读。泛指书籍传写刊印中的文字错误。

附录

序

天名离恨，仅看一现之昙华；地接长安，拟种连枝之芍药。绛珠幻影，黛玉前身。源竭爱河，慧生顽石。红楼梦醒，犹疑人月团圆；碧筒灰飞，谁信沧桑颠倒。尽许情根蟠结，原为乌有之谈；直教慧剑精莹，难割鸳俦之累。此间以眼泪洗面，旁观方手倦支颐。似空似色，疑假疑真。如曹雪芹《石头记》原编，继以沈青士《红楼梦》诸赋，端相正面者，堕风月宝鉴之情魔；别具会心者，即玉茗传奇之性理。乃复梦中说梦，痴不胜痴，图绘传神，评赞索隐，断以《春秋》之笔，凝为水墨之魂。太虚幻境，偏多柱史之才；新志《齐谐》，亦有卧游之乐。彼姑妄言，我参别解。一人一赞，一卷一图，或合或分，生渐生悟。茶初酒半，灯烬香温，其求诸《南华》之解脱乎，抑寄诸北苑之丰神乎？则此卷之旖旎萧疏，殆有胜于博弈之百损而无一益也已。

光绪十四年小阳月望日，华阳仙裔识。

太平闲人《石头记》读法

《石头记》一书，不惟脍炙人口，亦且镌刻人心，移易性情，较《金瓶梅》尤造孽。以读者但知正面，而不知反面也。间有巨眼能见知矣，而又以恍惚迷离，旋得旋失，仍难脱累。得闲人批评，使作者正意，书中反面，一齐涌现，夫然后闻之足戒，言者无罪，岂不大妙。

《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故借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

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

《周易》、《学》、《庸》是正传；《石头记》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故云“倩谁记去作奇传”。

致堂胡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书，惟败常反理，乃书于策，以训后世，使正其心术，复常循理，交适于治而已。是书实窃此意。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此书到处警省处，故其铺叙人情世事，如燃犀烛，较诸小说后来居上。

《石头记》一百二十回，一言以蔽之，左氏曰“讥失教也”。

《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故谨“履霜”之戒。一部《石头记》，一“渐”字。

《鹤林玉露》云：庄子之书，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作直。东坡平生熟此二书，为文惟意所到，俊辨痛快，无复滞碍。我欲以此语转赠《石头记》。

是书叙事，取法《战国策》、《史记》、三苏文处居多。

《石头记》脱胎在《西游记》，借径在《金瓶梅》，摄神在《水浒传》。

《石头记》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金瓶梅》有苦孝说，因明以孝字结，《石头记》则暗以孝字结。至其隐痛，较作《金瓶梅》者尤深。

《金瓶梅》演冷热，此书亦演冷热。《金瓶梅》演财色，此书亦演财色。

今日小说，闲人止取其二：一《聊斋志异》，一《石头记》。《聊斋》以简见长，《石头》以烦见长。《聊斋》是散段，百学之或可肖其一；《石头》是整段，则无从学步。千百年后，人或有能学之者，然已为千百年后人之书，非今日之《石头记》矣。或两不相掩未可知，而在此书自足千古。故闲人特为著佛头粪。其他续而又续，及种种效颦部头，一概不敢闻教。

《红楼梦》乃此书正名，而开手空空道人“因空见色”一段文中，有《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诸名目，而绝无《红楼梦》三字，即此便是舍形取影，乃作者大主意。故凡写书中人，都从影处着笔。

《红楼梦》三字，出于第五回，实即十二钗之曲名，是《十二钗》为梦之目，《情僧录》“情”字为梦之纲。故闲人于前十二回分作三大段：第一段结《石头记》，第二段结《红楼梦》，第三段结《风月宝鉴》。而《情僧录》、《十二钗》一纲一目，在其中矣。

百二十回大书，若观海然，茫无畔岸矣，而要自有段落可寻。或四回为一段，或三回为一段，至一二回为一段，无不界划分明，囫囵吞枣者不得也。闲人为指出之，省却阅者多少心目。

宝玉有名无字，乃令人在无字处追寻，所谓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又先天本来无字也。

是书钗、黛为比肩，袭人、晴雯，乃二人影子也。凡写宝玉同黛玉事迹，接写者必是宝钗。写宝玉同宝钗事迹，接写者必是黛玉。否则用袭人代钗，用晴雯代黛，间有接以他人者，而仍不脱本处。乃是一丝不走，牢不可破，通体大章法。

写黛玉处处口舌伤人，是极不善处世、极不自爱之一人，致蹈杀机而不觉。写宝钗处处以财帛笼络人，是极有城府、极圆熟之一人，究竟亦是枉了。这两种人都做不得。

或问：是书姻缘，何必内木石而外金玉？答曰：玉石演人心也。心宜向善，不宜向恶，故《易》道贵阳而贱阴，圣人抑阴而扶阳。木行东方主春生，金行西方主秋杀。林生于海，海处东南，阳也。金生于薛，薛犹云雪，镗冷积寒，阴也。此为林为薛，为木为金之所由取义也。

此书凡演姻缘离合，其人如尤二、尤三、夏金桂等，不可枚举，而无非演宝、黛、钗。凡演天人定胜，其人如王道、王医、包勇、傻大姐等，不可枚举，而无非演刘老老。换汤不换药，如此而已。解如此观，势如破竹。

书中诗词，各有隐意，若谜语然，口说这里，眼看那里。其优劣都是各随本人，按头制帽，故不揣摩大家高唱。不比他小说，先有几首诗，然后以人硬嵌上的。

是书名姓，无大无小，无巨无细，皆有寓意。甄士隐、贾雨村自揭出矣，其余则令读者自得。有正用，有反用；有庄言，有戏言；有照应全部，有隐括本回；有即此一事而信手拈来：从无随口杂凑者。可谓妙手灵心，指麾如意。

书中大致凡歇落处，每用吃饭，人或以为笑柄，不知大道存焉。宝玉乃演人心，《大学》正心必先诚意。意，脾土也。吃饭，实脾土也。实脾土，诚意也。问世人解得吃饭否？

书中多用俗谚巧话，皆道地北语京语，不杂他处方言，有过僻者间为解释。

是书又总分三大支：自第六回“初试云雨情”至三十六回“梦兆绛芸轩”为第一支，以刘老老为主宰，以元春副之，以秦钟受之，以北静王证之；自四十回“三宣牙牌令”至六十九回“吞生金自逝”为第二支，以鸳鸯为主宰，以薛宝琴副之，以尤二姐受之，以尤三姐证之；自七十一回“无意遇鸳鸯”至一百十三回“凤姐托村姬”为第三支，以刘老老、鸳鸯合为主宰，以傻大姐副之，以夏金桂受之，以包勇证之。是又通身大结构。

一部《石头记》计百二十回，洒洒洋洋，可谓繁矣，而无一句闲文。一部《石头》评，计三十万字，琐琐碎碎，可谓繁矣，而尚有千百剩义。是望善读者触类旁通，以会所未逮尔。

有谓此书止八十回，其余四十回乃出另手，吾不能知。但观其通体结构，如常山蛇首尾相应，安根伏线，有牵一发全身动之妙，且词句笔气，前后全无差别。则所增之四十回，从中后增入耶，抑参差夹杂增入耶？觉其难有甚于作书百倍者。虽重以父兄命、万金赏，使闲人增半回不能也。何以耳为目，随声附和者之多！

闲人幼读《石头记》，见写一刘老老，以为插科打诨如戏中之丑脚，使全书不寂寞设也。继思作者既设科诨，则当时与燕笑。乃百二十回书中，仅记其六至荣府，末后三至，乃足完前三至。则但谓之三至也可，又若甚省而珍之者。而且第三至在丧乱中，更无所用科诨。因而疑。再详读《留余庆》曲文，乃见其为救巧姐重收怜贫之报也。似得之矣。但书方第六回，要紧人物未见者甚多，且于宝玉初试云雨之次，恰该放口谈情，而乃重顿特提，必在此人，又源源本本叙亲叙族，历及数代。因而疑转甚。于是分看合看，一字一句，细细玩味，及三年乃得之，曰：是《易》道也。是全书无非《易》道也。太平闲人《石头记》批评实始于此。试指出之：刘老老一纯坤也，老阴生少阳，故终“救巧姐”。巧生于七月七日，七少阳之数也。然阴不遽阴，从一阴始。一阴起于下，在卦为姤䷫，以宝玉纯阳之体而初试云雨，则进初爻一阴而为姤矣，故紧接曰“刘老老一进荣国府”。一阴既进，驯至于剥䷖，则老老之象已成，特余一阳在上而已。剥，九月之卦也，交十月即为坤䷁。故其来为秋末冬初，乃大往小来至极之时，故入手寻头绪曰“小小一个人家”、“小小之家姓王”、“小小京官”，“小小”字凡三见，计六“小”字，悉有妙义。乾䷀连即“王”字之三横，加一直破之则断而成坤。其断自下而上，初爻断为巽䷸，巽为长女，故为母居女家。二爻断为艮䷳，艮为狗，故婿名狗儿。三爻断为坤䷁，坤臣道也，故做官。与王姓联宗，则因重之为六画之坤䷁。自姤䷫而遯䷠，而否䷋，而观䷓，而剥䷖，而坤䷁，悉自小小而进，其势甚利，不可制止，故联宗为势利。而荣府正当盛时，其极尚远，故为远族。狗儿之祖，但曰姓王，但曰本地人氏，而无名。本地人氏，坤为地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故不名，而名其子为成，亦相继身故也。狗儿一艮，王成亦即

艮，艮东北之卦，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故曰成。东北为春冬之交，故生子名板儿。板文本反，水令退，木令反矣。又生一女名青儿，青乃木之色，由北生东，是即老阴生少阳也。艮在五行为土，故以务农为业。老寡妇无子息，阴不生也。久经世代者，贞元运会，万古如斯。而圣人作《易》，扶阳抑阴，及至无可如何，而此生生不息之真种，必谨谨保留之，是则所谓刘老老也。刘，留也。奈何世人身心性命之际，独不理会一刘老老，而且为王熙凤之所笑，悲夫！

书中借《易》象演义者，元、迎、探、惜为最显，而又最晦。元春为泰 , 正月之卦，故行大。迎春为大壮 , 二月之卦，故行二。探春为夬 , 三月之卦，故行三。惜春为乾 , 四月之卦，故行四。然悉女体，阳皆为阴，则元春泰转为否 , 迎春大壮转为观 , 探春夬转为剥 , 惜春乾转为坤 , 乃书中大消息也。历评在各人本传。

护花主人批序

《南华经》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仁义道德，羽翼经史，言之大者也。诗赋歌词，艺术稗官，言之小者也。言而至于小说，其小之尤小者乎？士君子上不能立德，次不能立功、立言，以共垂不朽，而戈戈焉小说之是讲，不亦鄙且陋哉！虽然，物从其类，嗜有不同，麋鹿食蓐，螂且甘带，其视蓐带之味，固不异于粱肉也。余菽麦不分，之无仅识，人之小而尤小者也。以最小之人，见至小之书，犹麋鹿螂且适与蓐带相值也。则余之于《石头记》，爱之读之，读之而批之，固有情不自禁者矣。客有笑于侧者曰：“子以《石头记》为小说耶？夫福善祸淫，神之用也；劝善惩恶，圣人之教也。《石头记》虽小说，而善恶报施，劝惩垂诫，通其说者且与之神圣同功，而子以其言为小，何徇其名而不究其实也？”余曰：“客亦知夫天与海乎？以管窥天，管内之天即管外之天也；以蠡测海，蠡中之海即蠡外之海也。谓之无所见，可乎？谓所见之非天海，可乎？并不得谓管蠡内之天海别一小天海，而管蠡外之天海又一大天海也。道一而已，语小莫破，即语大莫载；语有大小，非道有大小也。《石头记》作者既自名为小说，吾亦小之云尔。若夫祸福自召，劝惩示儆，余于批本中已反覆言之矣。”客无以难，曰：“子言是也。”即取副本藏之而去。因书其言，以弁卷首。

道光壬辰花朝日，吴县王希廉雪香氏书于双清仙馆。

护花主人摘误

《石头记》结构细密，变换错综，固是尽美尽善，除《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之外，小说中无有出其右者。然细细翻阅，亦有脱漏纰缪及未惬人意处。余所阅袖珍是坊肆翻板，是否作者原本，抑系翻刻漏误，无从考证。姑就所见，摘出数条，以质高明。非敢雌黄先辈，亦执经问难之意尔。

第二回冷子兴口述贾赦有二子，次子贾琏。其长子何名，是否早故，并未叙明，似属漏笔。

十二回内说是年冬底林如海病重，写书接林黛玉，贾母叫贾琏送去。至十四回中，又说贾琏遣昭儿回来投信，林如海于九月初三日病故，二爷同林姑娘送灵到苏州，年底赶回，要大毛衣服等语。若林如海于九月初身故，则写书接黛玉应在七八月间，不应迟至冬底。况贾琏冬底自京起身，大毛衣服应当当时带去，何必又遣人来取？再年底才自京起程到扬，又送灵至苏，年底亦岂能赶回？先后所说，似有矛盾。

史湘云同列十二金钗中，且后来亦曾久住大观园，结社联吟，其豪迈爽直，别有一种风调，则初到宁、荣二府时，亦当叙明来历态度。及十二回以前，并未提及，至十三回秦氏丧中，叙忠靖侯史鼎夫人来吊，忽有史湘云出迎，亦不知何时先到宁府。突如其来，未免无根，恐系翻刻误填，非作者原本。

十七回大观园工程告竣，栊翠庵已圈入园中，究系何时建造，何人题名，妙玉于何时进庵，如何与贾母等会面，竟无一字提及，未免欠细。

十八回元妃见山环佛寺，即进寺焚香拜佛，自然即是栊翠庵。维时妙玉若已进庵，岂敢不迎接元妃？抑系尚未进庵，或暂时回避，似应叙明。

三十四回袭人赴宝钗处，等至二更，宝钗方回来，曾否借书，一字

不提，竟与未见宝钗无异，似有漏句。

三十六回袭人替宝玉绣兜肚，宝钗走来，爱其生活新鲜，于袭人出去时，无意中代绣两三花瓣。文情固妩媚有致，但女工刺绣，大者上绷，小者手刺，均须绣完配里，方不露反面针脚。今兜肚是白绫红里，则正里两面已经做成，断无连里刺绣之理，似于女工欠妥。

三十五回宝玉听见黛玉在院内说话，忙叫快请。究竟曾否去请，抑黛玉已经回去，与三十六回情事不接，似有脱漏。

五十三回贾母庆赏元宵，将上年嘱做灯谜一节，竟不提起，似欠照应。

五十八回将梨园女子，分派各房，画蔷之龄官，是死是生，作何着落，并未提及，似有漏笔。

六十三回平儿还席，尤氏带佩凤、偕鸾同来，正在园中打秋千时，忽报贾敬暴亡，尤氏即忙忙坐车带赖升一干老家人媳妇出城。佩凤、偕鸾，并未先遣回家，稍觉疏漏。

六十七回尤三姐自刎，尤老娘送葬后，并未回家，自应仍与尤二姐同住。乃六十八回王凤姐到尤二姐处，并不见尤老娘，尤二姐进园时，母女亦未一见，殊属疏漏。

六十九回尤二姐吞金，既云人不知鬼不觉，何以知其死于吞金？不于贾琏见尸时将吞金尸痕叙明一笔，亦似疏漏。

七十三回贾政差竣回京，先一日珍、琏、宝玉既出迎一站，回家伺候，应先禀知贾母、王夫人，次日即应俱在大门迎接，何致贾政已在贾母房中，直待丫头匆忙来找，宝玉始更衣前去？此处叙事，未免前后失于照应。

七十七回晴雯被逐病危，宝玉私自探望，晴雯赠宝玉指甲及换着小袄，是夜宝玉回园，临睡时袭人断不见红袄之理，宝玉必向说明，嘱令收藏。乃竟未叙明，实为缺漏。

八十三回说夏金桂赶了薛蟠出去，虽八十回中曾有“十分闹得无法，薛蟠便出门躲避”之句，似不过偶然暂避，旋即回家。若多日不

回，薛姨妈、宝钗岂有不叫人寻找，听其久出之理？今写金桂与宝蟾闹，竟似薛蟠已久不回家，未免先后照应不甚熨帖。

一百十二回贾母所留送终银两，尚在上房收存，以致被盗，则鸳鸯生前岂有不知？乃一百十一回中鸳鸯反问凤姐银子曾否发出，此处似不甚斗榫。

林黛玉虽是仙草降凡，但心窄情痴，以致自促其年。即返真還元，应仍为仙草，与宝玉之石头无异，才是本来面目。论其生前情欲，不应即超凡入圣，遽为上界神女。至潇湘妃子，不过因其所居之馆，又善于悲哭，故借作诗社别号，且“妃子”二字，亦与闺媛不称，何必坐实其事？一百十六回中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似宜同尤三姐等恍恍惚惚，似见非见，引至仙草处，见其微风吹动，飘摇妩媚，及仙女说出因缘，便可了结。末后绛殿珠帘请回侍者一段文字，转觉画蛇添足。应否删节，请质高明。

一百十九回宝玉不见，次日薛姨妈、薛蝌、史湘云、宝琴、李婶娘等俱来慰问，惟李绮、邢岫烟二人不到。李绮当是已经出阁，邢岫烟与宝钗为一家姑嫂，且宝钗素日待之甚厚，乃竟不一来，终觉欠细。

护花主人总评

《石头记》一百二十回，分作二十一段看，方知结构层次。第一回为一段，说作书之缘起，如制艺之起讲，传奇之楔子。第二回为二段，叙宁、荣二府家世及林、甄、王、史各亲戚，如制艺中之起股，点清题目眉眼，才可发挥意义。三、四回为三段，叙宝钗、黛玉与宝玉聚会之因由。五回为四段，是一部《石头记》之纲领。六回至十六回为五段，结秦氏诲淫丧身之公案，叙熙凤作威造孽之开端。按第六回刘老老一进荣国府后，应即叙荣府情事，乃转详于宁而略于荣者，缘贾府之败，造衅开端，实起于宁。秦氏为宁府淫乱之魁，熙凤虽在荣府，而弄权实始于宁府，将来荣府之获罪，皆其所致，所以首先细叙。十七回至二十四回为六段，叙元妃沐恩省亲，宝玉姊妹等移住大观园，为荣府正盛之时。二十五回至三十二回为七段，是宝玉第一次受魔几死，虽遇双真持诵通灵，而色孽情迷，惹出无限是非。三十三回至三十八回为八段，是宝玉第二次受责几死，虽有严父痛责，而痴情益甚，又值贾政出差，更无拘束。三十九回至四十四回为九段，叙刘老老、王熙凤得贾母欢心。四十五回至五十二回为十段，于诗酒赏心时，忽叙秋窗风雨，积雪冰寒，又于情深情滥中，忽写无情绝情，变幻不测，隐寓泰极必否、盛极必衰之意。五十三回至五十六回为十一段，叙宁、荣二府祭祠家宴，探春整顿大观园，气象一新，是极盛之时。五十七回至六十三上半回为第十二段，写园中人多，又生出许多唇舌事件，所谓兴一利即有一弊也。六十三下半回至六十九回为第十三段，叙贾敬物故，贾琏纵欲，凤姐阴毒，了结尤二姐、尤三姐公案。七十回至七十八回为第十四段，叙大观园中风波叠起，贾氏宗祠先灵悲叹，宁、荣二府将衰之兆。七十九回至八十五回为第十五段，叙薛蟠悔娶，迎春误嫁，一嫁一娶，均受其殃，及宝玉再入家塾，贾环又结仇怨，伏后文中举、串卖等事。八十六回至九十三回为第十六段，写薛家悍妇，贾府匪人，俱召败家之祸。九十四回至九十八回为第十七段，写花妖异兆，通灵走失，元妃薨逝，黛玉夭亡，为荣府气运将终之象。九十九回至一百三回为第十八段，叙大观园离散一空，贾存周官箴败坏，并了结夏金桂公案。一百四回至一百十二回为第十九段，写宁、荣二府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及妙玉结局。一百十三回至一百十九回为第二十段，了结凤姐、宝玉、惜春、巧姐诸人，及宁、荣二府事。一百二十回为第二十一段，总结《石头记》因缘始

末。此一部书中之大段落也。至于各大段中尚有小段落，或夹叙别事，或补叙旧事，或埋伏后文，或照应前文，祸福倚伏，吉凶互兆，错综变化，如线穿珠，如珠走盘，不板不乱，总评中不能胪列，均于各回中逐细批明。

《石头记》一书，全部最要关键是“真假”二字。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明此数意，则甄宝玉、贾宝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为作者冷齿，亦知作者匠心。

《石头记》虽是说贾府盛衰情事，其实专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作。若就贾、薛两家而论，贾府为主，薛家为宾。若就宁、荣二府而论，荣府为主，宁府为宾。若就荣国一府而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为主，馀者皆宾。若就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论，宝玉为主，钗、黛为宾。若就钗、黛二人而论，则黛玉却是主中主，宝钗却是主中宾。至副册之香菱，是宾中宾；又副册之袭人等，不能入席矣。读者须分别清楚。

甄士隐、贾雨村为是书传述之人，然与茫茫大士、空空道人、警幻仙子等，俱是平空撰出，并非实有其人，不过借以叙述盛衰，警醒痴迷。刘老老为归结巧姐之人，其人在若有若无之间。盖全书既假托村言，必须有村姬贯串其中，故发端结局，皆用此人，所以名刘老老者，若云家运衰落，平日之爱子娇妻、美婢歌童，以及亲朋族党、幕宾门客、豪奴健仆，无不云散风流，惟剩此老姬收拾残棋败局。沧海桑田，言之酸鼻，闻者寒心。

《石头记》专叙宁、荣二府盛衰情事，因薛宝钗是宝玉之配，亲情更切，衰运相同，故薛蟠家事，亦叙得详细。

从来传奇小说，多托言于梦。如《西厢》之草桥惊梦，《水浒》之英雄恶梦，则一梦而止，全部俱归梦境。《还魂》之因梦而死，死而复生，《紫钗》仿佛相似，而情事迥别。《南柯》、《邯郸》，功名事业，俱在梦中，各有不同，各有妙处。《石头记》也是说梦，而立意作法，另开生面。前后两大梦，皆游太虚幻境，而一是真梦，虽阅册听歌，茫然不解；一是神游，因缘定数，了然记得。且有甄士隐梦得一半幻境，绛芸轩梦语含糊，甄宝玉一梦而顿改前非，林黛玉一梦而情痴愈痼。又有柳湘莲梦醒出家，香菱梦里作诗，宝玉梦与甄宝玉相合，妙玉走魔恶梦，小红私情痴梦，尤二姐梦妹劝斩妒妇，王凤姐梦人强夺锦

匹，宝玉梦至阴司，袭人梦见宝玉，秦氏、元妃等托梦，及宝玉想梦无梦等事，穿插其中。与别部小说传奇说梦不同。文人心思，不可思议。

《石头记》一书，有正笔，有反笔，有衬笔，有借笔，有明笔，有暗笔，有先伏笔，有照应笔，有着色笔，有淡描笔。各样笔法，无所不备。

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牋，爰书戏曲，以及对联扁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畜养禽鸟，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人物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及前代女将，外洋诗人，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倡伎优伶，黠奴豪仆，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皆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宣淫，操守贪廉，宫闱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讽经设坛，贸易钻营，事事皆全；甚至寿终夭折，暴亡病故，丹戕药误，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并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见项背。

书中多有说话冲口而出，或几句说话止说一二句，或一句说话止说两三字，便咽住不说。其中或有忌讳，不忍出口；或有隐情，不便明说，故用缩句法咽住，最是描神之笔。

福、寿、才、德四字，人生最难完全。宁、荣二府，只有贾母一人，其福其寿，固为希有；其少年理家事迹，虽不能知，然听其临终遗言说“心实吃亏”四字，仁厚诚实，德可概见；观其严查赌博，洞悉弊端，分散余赀，井井有条，才亦可见一斑，可称四字兼全。此外如男则贾敬、贾赦无德无才，贾政有德无才，贾琏小有才而无德，贾珍亦无德无才，贾环无足论，宝玉才德另是一种，于事业无补。女则邢夫人、尤氏无德无才，王夫人虽似有德，而偏听易惑，不是真德，才亦平庸。至十二金钗：王凤姐无德而有才，故才亦不正；元春才德固好，而寿既不永，福亦不久；迎春是无能，不是有德；探春有才，德非全美；惜春是偏僻之性，非才非德；黛玉一味痴情，心地褊窄，德固不美，只有文墨之才；宝钗却是有德有才，虽寿不可知，而福薄已见；妙玉才德近于怪诞，故陷身盗贼；史湘云是旷达一流，不是正经才德；巧姐才德平平；秦氏不足论：均非福寿之器。此十二金钗所以俱隶薄命司也。

《石头记》一书，已全是梦境，余又从而批之，真是梦中说梦，更属荒唐。然三千大千世界，古往今来事物，何处非梦，何人非梦？以余

梦梦之人，梦中说梦，亦无不可。

明斋主人总评

《石头记》一书，脍炙人口，而阅者各有所得。或爱其繁华富丽；或爱其缠绵悱恻；或爱其描写口吻，一一逼肖；或爱随时随地，各有景象；或谓其一肚牢骚；或谓其盛衰循环，提矇觉瞶；或谓因色悟空，回头见道；或谓章法句法，本诸盲左腐迂：亦见浅见深，随人所近耳。

书中无一正笔，无一呆笔，无一复笔，无一闲笔，皆在旁面、反面、前面、后面渲染出来。中有点缀，有剪裁，有安放。或后回之事先为提挈，或前回之事闲中补点。笔臻灵妙，使人莫测。总须领其笔外之神情，言时之景状。

作者无所不知，上自诗词文赋、琴理画趣，下至医卜星相、弹棋唱曲、叶戏陆博诸杂技，言来采中肯綮。想八斗之才，又被曹家独得。

全部一百二十回书，吾以三字概之：曰真，曰新，曰文。

名姓各有所取义：贾与甄，夫人知之矣。若贾母之姓史，则作者以野史自命也。他如秦之为情，邢之为淫，尤之为尤物，薛之为雪，王之为忘，林之为灵，政之为正，璉之为恋，环之为顽，瑞之为瘁，湘莲之为相怜；赦则言其获罪也，钗则言其差也，黛则言其代也，纨则言其完节也，晴雯言其情文相生也，袭则言其充美也，鸳鸯言其不得双飞也，司棋言其厮奇也；莺为出谷，言其得随宝钗也；香菱不在园中，言与香为邻也；岫烟同于就烟，言其无也；凤姐欲壑难盈，故以丰为之辅，平为之概；颦卿善哭，故婢为啼血之鹃，雪中之雁。其余亦必有所取，特粗心人未曾觉悟耳。

书本脱胎于《金瓶梅》，而褻嫖之词，淘汰至尽。中间写情写景，无些点牙后慧。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

凡值宝、黛相逢之际，其万种柔肠，千端苦绪，一一剖心呕血以出之。细等缕尘，明如通犀。若云空中楼阁，吾不信也。即云为人记事，吾亦不信也。

公子之名，上一字与薛家同，下一字与林家同，自己日趣于下，父母必欲其向上，洎乎飘然远去，则又不上不下。

所引俗语，一经运用，罔不入妙。胸中自有炉锤。

宝玉于黛玉，木石缘也。其于宝钗，金玉缘也。木石之与金玉，岂可同日语哉！

人怜黛玉一朝奄忽，万古尘埃，谷则异室，死不同穴，此恨绵绵无绝。予谓宝钗更可怜：才成连理，便守空房，良人一去，绝无眷顾，反不若赍恨以终，令人凭吊于无穷也。要之均属红颜薄命耳。

或指此书为导淫之书，吾以为戒淫之书。盖食色天性，谁则无情？见夫钗、黛诸人，西眉南脸，连袂花前月底，始是莺俦燕侣，彼村妇巷女之憨情妖态，直可粪土视之，庶几忏悔了窃玉偷香胆。

凡稗官小说，于人之名字、居处、年岁、履历，无不凿凿记出，其究归于子虚乌有。是书半属含糊，以彼实之皆虚，知此虚者之必实。

自古言情者，无过《西厢》。然《西厢》只两人事，组织欢愁，摘词易工。若《石头记》则人基多，事甚杂，乃以家常之说话，抒各种之性情，俾雅俗共赏，较《西厢》为更胜。

白门为六朝佳丽地，系雪芹先生旧游处，而全无一二点染，知非金陵之事。且凤姐临终时，声声要到金陵去，宝玉谓他去做甚；又于二十五回云跳神，五十七回云鼓楼西，八十三回云胡同，八十七回云南边北边。明辨以晰，益知非金陵之事。

总核书中人数，除无姓名及古人不算外，共男子二百三十二人，女子一百八十九人，亦云夥矣。

园中诸女，皆有如花之貌，即以花论：黛玉如兰，宝钗如牡丹，李纨如古梅，熙凤如海棠，湘云如水仙，迎春如梨，探春如杏，惜春如菊，岫烟如荷，宝琴如芍药，李纹、李绮如素馨，可卿如含笑，巧姐如茶蘼，妙玉如薝蔔，平儿如桂，香菱如玉兰，鸳鸯如凌霄，紫鹃如蜡梅，莺儿如山茶，晴雯如芙蓉，袭人如桃花，尤二姐如杨花，三姐如刺桐梅。而如蝴蝶之栩栩然游于其中者，则怡红公子也。

昔贤诏人读有用书，然有用无用，不在乎书，在读之者。此书传儿女闺房琐事，最为无用，而中寓作文之法，状难显之情，正有无穷妙义。不探索其精微，而概曰无用，是人之无用，非书之无用。

头脑冬烘辈斥为小说不足观，可勿与论矣。若见而信以为有者，其人必拘；见而决其为无者，其人必无情；大约在可信可疑、若有若无间，斯为善读者。

人至于死，无不一矣。如可卿之死也，使人思；金钏之死也，使人惜；晴雯之死也，使人惨；尤三姐之死也，使人愤；二姐之死也，使人恨；司棋之死也，使人骇；黛玉之死也，使人伤；金桂之死也，使人爽；迎春之死也，使人恼；贾母之死也，使人羡；鸳鸯之死也，使人敬；赵姨娘之死也，使人快；凤姐之死也，使人叹；妙玉之死也，使人疑：竟无一人同者。非死者之不同，乃生者之笔不同也。

昔仲春之夕，与友会饮晦香居，酒既曄，各述生平奇梦。一客曰：“吾曾梦历天庭，手搦星斗，云霞拂衫袖，下视城郭，蠕蠕欲动。”一曰：“吾梦为僧，结庐深山顶，觉尔时万缘俱寂。”一曰：“吾梦得窖银数百万，遂治园亭，蓄姬媵，食必珍，出必车马，座上客满，誉声盈耳，若固有之矣。”一曰：“吾梦与灵（俱）〔均〕谈，维时兰蕙百晦，香沁心腑，徐叩《天问》、《招魂》诸篇意义，笑而不答。”一曰：“吾梦涉海，汪洋万顷，四顾无人，不知身之所如。”一曰：“吾梦锦标簪花以归。”一曰：“吾梦诸儿成立，侍养无缺。”一曰：“吾梦杀贼，振臂大呼，群丑悉窜。盗魁倔强，引刀斩之，髑髅滚地，血溅衣履。”一曰：“吾梦至地狱，见断手缺足者，现诸苦恼状。”一曰：“吾梦为勾，饥肠作鸣，沿门叫呼，讫无一应。”余时不语。客诘之，余曰：“备闻诸梦，幻也，壮也，清也，妖也，噩也。诸公之梦，皆吾之梦。吾多梦，吾亦无梦。且与诸公同读《石头记》一梦。”

余自叹年来死灰槁木，已超一切非非想，只镜奁间尚恨恨不能去。适来无事，雨窗展此，唯恐擅失，窃谓当煮苦茗读之，爇名香读之，于好花前读之，空山中读之，清风明月下读之，继《南华》、《离骚》读之，伴《涅槃》、《维摩》读之。天下不少慧眼人，其以予言为然乎，否乎？

袁子才诗话谓纪随园事，言难征信，无厘毫似处。不过珍爱倍至，而硬拉之，弗顾旁人齿冷矣。

二知道人说梦曰：宝玉如主司，金钗十二为应试诸生。迎春、探春、惜春似回避不入闱者；湘云、李纹、李绮似不屑作第二想，竟不入闱者；岫烟、宝琴业已许人，似隔省游学生，例不入闱者；紫鹃、莺儿似已列副车，临榜抽出者；宝钗似顶冒而侥幸中式者；袭人似以关节中副车者；其余诸婢，似录遗无名，欲观光而不能者。吾谓黛玉似因夺元而被摈者，可卿似进场后毙于号舍者，妙玉、鸳鸯似弗工时艺不及入闱者，金钏、晴雯似犯规致黜者，平儿、香菱似佐杂职不许入闱者，五儿似缴白卷者，小红似不得终场者，芳官、四儿似未入泮不敢入场者。他若李纨、尤氏、凤姐诸人，皆纷纷送考者耳。

又云：贾赦色中之厉鬼，贾珍色中之灵鬼，贾琏色中之饿鬼，宝玉色中之精细鬼，贾环色中之偷生鬼，贾蓉色中之刁钻鬼，贾瑞色中之馋痨鬼，薛蟠色中之冒失鬼。吾谓秦钟色中之倒运鬼，湘莲色中之强鬼，贾蔷色中之倒塌鬼，焙茗色中之小鬼。

贾媼生二子一女，赦之出也爱其媳，政之出也爱其子，敏之出也爱其女：其为爱也公而溥。

小说家结构，大抵由悲而欢，由离而合。是书则由欢而悲，由合而离，遂觉壁垒一新。

大某山民总评

贾母第一会寻乐人，亦第一不解事人。

元妃之归，枕霞独不与，而自识南安太妃，故姜季南有诗云：“憨云不预宫车会，独识南安老太妃。”

薛姨妈寄人篱下，阴行其诈，笑脸沉机，书中第一。尤奸处，在搬入潇湘馆。

李婶娘来时坐雇车，一府皆笑，岂知自亦尔尔。

甄夫人之来，为取寄帑耳，岂知又遭抄去乎？

刘老老携巧姐去，是谓潜飞。

指袭人为妖狐，李嬷嬷自是识人。

宫裁得礼之正，故父名守中。

凤姐坏处，笔难罄述，但使事老祖宗作一狷婢，自是可儿。

宝钗奸险性生，不让乃母。

凤之辣，人所易见；钗之谄，人所不觉。一露一藏也。

二姐堕胎，为凤姐生平第一罪。

人谓凤姐险，我谓平儿尤奸，盖凤姐亦被其笼络也。

湘云未见园中另住，记贾母之不袒母族，以反衬王夫人也。

怀古诗谜，人有猜之者矣，予未敢深信。

迎春花开于春先，春初已落，是为不耐东风。

贾氏孙男，俱从玉旁，探春玫瑰之名，恰有深意，不独色香刺也。

惜春独善丹青，早为卧佛张本。

姜季南诗谓鸳鸯之死，半殉主，半殉节。殉节之意于袭人、赦老口中见之，又于吃口脂时知之，非唐突也。

婢名琥珀，以喻长在松根。贾母，松也。

送殡之去，但藏珍珠、琥珀于上房，是失检处，亦诲盗处。

鹦哥者，紫鹃旧名；珍珠者，袭人旧名。贾母补此二人，欲使宝、黛如在膝下也。

尤氏以妇人一味不妒，视男子为可有可无，毫无关切，其情尚可问哉！

秦，情也。情可轻而不可倾，此为全书纲领。

贾珍一生昏愦，于宝珠之事益信。

秋桐定属邢夫人以鸳鸯之故，〔授〕（援）意使其来扰，岂知反为凤姐所使。

王夫人代袭人行妒，于晴雯一事尤谬误。

花袭人者，为花贱人也。命名之意，在在有因。偶标一二，馀俟解人自解。

一人有一人身分，秋纹诸事，每觉器小。

镜，即月也。镜中相射，是为麝月。

凤姐之嫉黛玉固由畏忌，亦由小红在侧为斋中语，故定多暗中播弄也。

未曾真个消魂者，茜雪一人而已。

妙玉于芳洁中别饶春色，雪里红梅，正是此意。

香菱家室遭焚，遇人不淑，英莲者，终身火中莲也。

雪雁之不返江南，作者有馀痛焉。

凤生之日，即钏生之日也。水仙一祭，井中人无恨矣。拟曰洛神，却切。

彩云为恶姻缘。

一着错，满盘输，故以司棋名之。

侍书骂王家的，胜乃主之打。

紫鹃从四姑娘出家，所谓主未成双，婢却作对，一僧一尼之谓也。

莺儿络玉一笔，直贯一百零九回“妙合而凝”一语，刺钗也。

柳女曰五儿，五者，窝也。北音五读如窝。

彩霞于宝玉写经时，灯后神情独妙。

瓶梅斜抱，定是小螺。

木头无声，全凭橘树有刺。

翠墨私嘱小蝉，致滋纷扰，故解语花有妙有不妙也。若彩屏不同清静，去紫鹃远矣。

文杏为钗婢，蘅芜秋院，而亦惹春风。着一杏字，所以刺宝钗远矣。

戴若恩、石崇辈，不及一岫烟之篆儿。

善姐必为王凤姐所使。

小鹊本来报喜，反致受惊，故吉凶不在鸟音中。

傻大姐一笑死晴雯，一哭死黛玉，其关系不小。

林家死绝一语，虽属率尔，何堪入林之孝妻之耳乎！

一样为奴，独依两姓，奴何不幸而为赠嫁之奴，如周瑞家的是已。

鲍二嫂曰阎王，尤三姐曰夜叉，都为二奶奶定评。

秦显家的以五日京兆，即时撤委。

打王善保家的，仅仅一掌，我犹恨其少。

若彩霞者，奈旺儿媳妇何？若玉桂媳妇，亦被玫瑰花刺者。

于鸳鸯辱金文翔媳妇，浮一大白，更罚东风一大白。东风，赦老也。

吴贵妇宜配包勇。

多姑娘之于琏儿，丑态可掬。

文官为梨香班首。芳官侍宝玉，抹墨二字，玉哥定从戏字上生出，然其情可想。藕官侍黛玉，与宝玉恨不作女儿同心，故曰一流人。蕊官以女儿学旦，轻车熟路。钗之来住梨香院，后作戏院，刺之者深矣。葵官侍湘云，色配净。豆官侍宝琴，色配丑。艾官侍探春，色配外。茄官侍尤氏，色配老旦。龄官与宝官、玉官，俱属先去。

警幻仙姑第一淫人，玉犹后焉。

兼美为钗黛关锁。

宝玉《姽婳行》独压平日之作，盖社中不欲诸女一人下第，深情体贴，故藏才焉。

真真国女，真耶，假耶？不过闲中点缀耳。

傅秋芳真所谓处士虚声者。

张金哥死而有知，必为厉鬼相报。

刘老老于若玉为抽柴之说，真所谓满口柴胡。

王作梅作张小姐之媒，故曰作梅。

娇杏以婢作夫人，何等微幸！

红衣女，亦无中生有。

可人，一昙花耳。

北静王为玉哥生平第一知己。

政老谓宝玉哄了贾母十九年，吾谓被哄者甚众。○据《痴人说梦》，十九年作二十年。

以霸王、虞姬拟小柳、小尤，亦新而切。

姜季南咏秦钟句云：“优尼戏罢伴僧眠。”僧谓宝玉，盖讨智能之便宜，以供宝玉之算帐也。

蝌与菱独有深情，自在意言之表。若金桂者，我亦不敢奉命。

败子回头真宝贝，故曰甄宝玉。

贾兰者，贾阑也。贾兰中而贾氏阑珊矣。

贾蔷真是假墙，庙中固多此物，然一入庙中，便如将军何也。

读花人论赞

贾宝玉赞

宝玉之情，人情也。为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为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尽之情。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尽之情，而适宝玉为林黛玉心中、目中、意中、念中、谈笑中、哭泣中、幽思梦魂中、生生死死中悱恻缠绵固结莫解之情，此为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惟圣人为能尽性，惟宝玉为能尽情。负情者多矣，微宝玉其谁与归！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我故曰：宝玉圣之情者也。

此龙门得意之笔也，不图于小品中见之。梅阁

林黛玉赞

人而不为时辈所推，其人可知矣。林黛玉人品才情，为《石头记》最，物色有在矣。乃不得于姊妹，不得于舅母，并不得于外祖母，所谓曲高和寡者，是耶，非耶？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其势然也。”于是乎黛玉死矣！

结句七字，无限感慨，无限深情，令古今天下才子佳人，英雄豪杰，一齐泪下。我欲哭矣。梅阁

薛宝钗赞

观人者，必于其微。宝钗静慎安详，从容大雅，望之如春，以凤姐之黠、黛玉之慧、湘云之豪迈、袭人之柔奸，皆在所容，其所蓄未可量也。然斩宝玉之痴，形忘忌器；促雪雁之配，情断故人。热面冷心，殆春行秋令者与？至若规夫而甫听读书，谋侍而旋闻泼醋，所为大方家者，竟何如也？宝玉观其微矣。

微而婉，正而严，从知古今人不曾放松一个。梅阁

史湘云赞

处林、薛之间，而能以才品见长，可谓难矣。湘云出而颦儿失其辨、宝姐失其妍，非韵胜人，气爽人也。惟是遭际早厄，与颦颦共不辰之憾，宜乎同病相怜矣。而乃佐袭人诋宝玉，经济酸论，厌人听闻，不免堕几窠臼。然青丝拖于枕畔，白臂撩于床沿，梦态决裂，豪睡可人，至烧鹿大嚼，裊药酣眠，尤有千仞振衣、万里濯足之概，更觉豪之豪也，不可以千古与！

英雄本色，名士风流，文之不可揜如此。梅阁

贾探春赞

可爱者不必可敬，可畏者不复可亲。非致之难，兼之实难也。探春品界林、薛之间，才在凤、平之后，欲以出人头地，难矣。然春华秋实，既温且肃；玉节金和，能润而坚。殆端庄难以流丽，刚健含以婀娜者也。其光之吉与？其气之淑与？吾爱之，旋复敬之；畏之，亦复亲之。

祥光缭绕，瑞气氤氲，文中之牡丹也。梅阁

薛宝琴赞

薛宝琴为色相之花，可供可嗅，可画可簪，而卒不可得而种，以人间无此种也。何物小子梅，得而享诸！虽然！芦雪庭之雪，非即薛宝琴之薛乎？栊翠庵之梅，非即梅翰林之小子梅乎？则白雪红梅，天然配偶矣。惜乎园中姐妹，修不到此也。爰醒其意曰：玉京仙子本无瑕，总为尘缘一念差。姐妹是谁修得到，生时只许嫁梅花。

清微淡远。梅阁

平儿赞

求全人于《石头记》，其维平儿乎？平儿者，有色有才，而又有德者也。然以色与才、德，而处于凤姐下，岂不危哉！乃人见其美，凤姐忘其美；人见其能，凤姐忘其能；人见其恩且惠，凤姐忘其恩且惠。夫凤姐固以色市、以才市，而不欲人以德市者也；而相忘若是，凤姐之忘平儿与？抑平儿之能使凤姐忘也？呜呼！可以处忌主矣。

汉之留侯，明之中山，差足以当之。真能一粒粟现大千世界者。梅

阁

鸳鸯赞

司马子长有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若是乎死之必得其所也。鸳鸯，一婢耳。当赦老垂涎之日，已怀一致死之心，设使竟死，何莫非真气节。然古今来以此自裁，卒湮没而不彰者，何可胜道，彼鸳鸯何以称焉？则泰山、鸿毛之辨也。死而有知，不当偕母入贾氏之祠乎？他年赦老来归，将何以为情也！

史云：大家夫妇，未知死所。死固有所，但恐求之不得耳。若鸳鸯者，殆郑子产所谓“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梅阁

紫鹃赞

忠臣之事君也，不以羁旅引嫌；孝子之事亲也，不以螟蛉自外。紫鹃于黛玉，在臣为羁旅，在子为螟蛉，似乎宜与安乐，不与患难矣。乃痛心疾首，直与三闾、七子同其隐忧，其事可伤，其心可悲也。至新交情重，不忍效袭人之生；故主恩深，不敢作鸳鸯之死：尤为仁至义尽焉。呜呼，其可及哉！

可以教孝，可以教忠，令人正襟危坐读之。梅阁

芳官赞

芳官品貌似宝玉，豪爽似湘云，刁钻似晴雯，颖异似黛玉，而其一往直前、悍然不顾之概，则又似鸳鸯，似尤三姐。合众美而为人，是绝人而为美也，人间那得有此！然不有麝兰之王夫人，其堕落亦未可究竟。夫人之狂暴，夫人之慈悲也。不识佛如来，其母能容否？

无端幽绪，一片慈音，文生情耶？情生文耶？梅阁

晴雯赞

有过人之节而不能以自藏，此自祸之媒也。晴雯人品心术，都无可议，惟性情卞急，语言犀利，为稍薄耳。使善自藏，当不致逐死。然红颜绝世，易启青蝇；公子多情，竟能白璧。是又女子不字，十年乃字者也，非自爱而能若是乎？

节短韵长，列赞中有数文字。梅阁

金钏赞

金钏金簪落井之对，与汉高祖对楚霸王龙驹龙驭之喻相仿佛。顾霸王不杀高祖，而王夫人已杀金钏，是喑哑叱咤之雄，尚慈于持斋念佛之妇也。于是乎杀机动矣，大观园之祸亟矣。读《石头记》者，且不暇为金钏惜也。

贾迎春赞

才者，造物之所忌也，则德尚已。然女子无才，谓之有德。若迎春者，非其人耶？何所遇之惨也。说者以为非贾赦遗孽不至此。由是言之，婚姻之故，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贾惜春赞

人不奇则不清，不僻则不净，以知清净法门，皆奇僻性人也。惜春雅负此情，与妙玉交最厚，出尘之想，端自隗始矣。然玉不去则志终不决，恐投鼠者伤器也。非大有根器而能若是乎？彼夫柳怒而花嗔，莺谗而燕妒者，真尘且俗耳。奇僻岂负于人哉！或云妙玉之去，惜春与知之。

妙玉赞

妙玉之劫也，其去也。去而何以言劫？混也。何混乎尔？所以卸当事之责，而重劫盗之罪也。何言乎卸当事之责，而重劫盗之罪也？妙玉壁立万仞，有天子不臣、诸侯不友之概，而为包勇所窘辱矣。其去也，有恨之不早者。而适芸、林当事，劫盗闹事之日，以情论，失物为轻，失人为重；以案论，劫财为重，劫人为轻。相与就轻而避重，则莫若混诸劫，此贾芸、林之孝妆点成文，而记事者故作疑阵也。不然，其师神于数者，岂有劝之在京，以待强盗为结果乎？且云以胁死矣，而幻境重游，独不得见一面，抑又何也。然则其去也，非劫也。我故曰：殆《易》所谓“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者与？其来也，吾占诸凤；其去也，吾象诸龙。

语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吾易之云：“地如无陷地常平。”此翁吾患其易老，此心吾见其常平。梅阁

秦可卿赞

可卿，香国之桃花也，以柔媚胜。爱牡丹者爱之，爱莲者爱之，爱菊者亦爱之。然赋命群芳为至薄，女子忌之，故谈星相者以“命带桃花”、“面似桃花”为病。可卿获于人而不获于天，命带之乎？亦面似之也。爱可卿者，并怨桃花。

风雅绝伦。梅阁

香菱赞

香菱以一憨，直造到无眼耳鼻舌心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故所处无不可意之境，无不可意之事，无不可意之人，嬉嬉然莲花世界也。其殆袁宝儿后身乎？何遇之奇也！然一为炀帝妃，一为呆霸王妾。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名贵则一也。且安知今之王，不即古之帝与？嘻嘻！

似歌似哭，究竟是歌是哭？吾欲哭矣，吾不能歌矣。梅阁

侍书赞

以词令见长者，除凤姐俚俗外，如黛玉之新颖，湘云之豪爽，探春之壮丽，平儿之端详，类皆一时选，然总不若侍书对王善保家数语，尤为珠圆玉润，味腴韵辣，使人受不得辞不得。窃谓黛玉近于《骚》，湘云近于《策》，探春、平儿近于《史》，若侍书其寝食于盲左者乎？可与康成婢抗衡矣。

藕官赞

以真为戏，无往而非戏也。以戏为真，无往而非真也。惟在有情与无情耳。藕官多情，故以戏情为真情，因是由戏入真，由真入魔，由魔入恶，而患且不测，非遇多情公子，其能已于祸耶？夫人不幸而多情，又不幸不获多情相与言情，则宁无情而已矣。然岂我辈之所为情哉！

一片天机，一点真机，一味道机，佛法不与焉。梅阁

蕊官豆官葵官赞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此义气也。然末俗偷漓，往往有视沉溺不救，又从而下石者，未尝不在读书谈道之儒。此无他，利害分明之过

也。蕊官等惟不知利害，故不避死生，一时义气激发，直与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同其梗概。以小喻大，不难执干戈以卫社稷也。礼失而守在夷，典亡而求诸野，蕊官诸人，顾可少乎哉！

说得如许关系，范文正公“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此物此志哉！梅阁

秋纹赞

国士众人之说，可以施之常人，不可施之君父。以臣子但知感恩戴德，不知其他也。秋纹丫鬟中众人耳，借他人之余兀，为自己之福泽，亦可悲矣。而乃感恩戴德，言不足而长言，长言不足而反覆言，任他人讥笑讪骂，已惟颂德讴仁，何其诚也。使易处袭人之位，其晚节必有可观。谁为遏抑者，而竟以众人终也。悲夫！

沉郁顿挫，一往情深。梅阁

麝月赞

小人甘为小人，又定不乐人为君子，故必多方束缚之，挟持之。其不从者，必掘之使去；其从者，则暂借为党援，事成之后，亦必掘之尽去，如袭人之于麝月是也。麝月有为善之资，不自振拔，往往为所制伏，至不敢以真面目对宝玉，此亦少年锐进，苟且以就功名之误也。岂知事尚未成，而秋宵伴读，已不获与差遣，其后悔何及哉！然宝玉出家，犹及见袭人抱琵琶上别船去，或亦忠厚之报与？

功名中人无论已，即道学中人亦不免中此病。文固慷慨悲歌以为言者。梅阁

邢岫烟赞

敛才就范，抑气归神，此诣非十年读书、十年养气不到也。邢岫烟在亲较宝钗近，在遇比黛玉难，然厚宝钗如彼，薄黛玉如此，人情概可知矣。秋水菱花，能无顾影自怜耶？乃漠然其遇，淡然其衷，不恃不求，与人世毫无争患，则超超元箸也。谓非学养兼到之作与？揽其风度，如披古会元风。

烂熟时文批语，用来异样新鲜，是真能点铁成金者。梅阁

李纹李绮赞

李纹、李绮行事，无所见其大致，只于一二诗句仿佛之，倘亦南康公主所谓“我见犹怜”者也。想其丰韵在明月梅花之间，良欲得为友焉。

绣橘赞

己无才而能用人之才，不失其为才也。己无智而能用人之智，不失其为智也。惟不能自用，又不能用人，斯真无用耳。绣橘才智，以辅探春则不足，以相迎春则有馀，莫谓秦无人也。乃教歌者，不能教喉咙；教哭者，不能教眼泪。此却正所以屡窘于安乐公也。木从绳则正，其如朽者何？

庸流之遇，其害如此，岂独绣橘之不幸哉！文极“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梅阁

入画赞

小题大做，在作文则见才思，在科罪则为深文。入画之事，若以之命题，则“私下传送”四字，可以大发议论，包举全史；若以之科罪，直不应轻律，薄责之而已矣，而何遽逐之也？良禽择木，良臣择主，有以也夫！

蕙香赞

同生为夫妇之语，不闻诸奶奶经也，度亦小儿胡诌，聊以相戏云尔。而构衅者乃直以为莫须有证据，池鱼之殃，未有无辜如此者。而卒不闻一语自辨。岂以宝玉鸡肋，固已食之无肉，弃之良得耶？蕙香真晦气也。

贾母赞

人情所不能已者，圣人弗禁，况在所溺爱哉！宝玉于黛玉，其生生死死之情，见之数矣。贾母即不为黛玉计，独不为宝玉计乎？而乃掩耳盗铃，为目前苟且之安。是杀黛玉者贾母，非袭人也。促宝玉出家者贾母，非黛玉也。呜呼！“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是谁之过与！

晋赵盾弑其君，许世子弑其父，是此篇蓝本。文固以《春秋》法作游戏法者。梅阁

贾政赞

贾政迂疏肤阔，直逼宋襄，是殆中书毒者。然题园偶兴，搜索枯肠，须几断矣，曾无一字之遗，何其干也。倘亦食古不化者与？孔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政之流亚也。

王夫人赞

人不可以有才，有才而自恃其才，则杀人必多。人尤不可以无才，无才而妄用其才，则杀人愈多：王夫人是也。夫人情偏性执，信谗任奸，一怒而死金钏，再怒而死晴雯，死司棋，出芳官等于家。为稽其罪，盖浮于凤焉。是杀人多矣，顾安得有后哉！兰儿之兴，李纨之福，非夫人之福也。

治乱兴衰之故，实始于此，作论赞者，其有忧患乎？梅阁

贾元春赞

元春品貌才情，在公等碌碌之间，宜其多厚福也。然犹不永其寿，似庸才亦遭折者。说者谓其歉于寿，全于福矣。使天假之年，历见母家不祥之事，伤心孰甚焉！天不欲伤其心，庸之也，越于史氏多矣。

李纨赞

李纨幽闲贞静，和雍肃穆，德有馀矣，而不足于才。然正唯无才，故能暗淡以终。虽无奇功，亦无厚祸，渊渊宰相风度也，可与共太平矣。

姚善应变，宋善守文，人言姚之才高，吾谓宋之福大。梅阁

贾兰赞

贾兰习于宝玉，而不溺其志；习于贾环，而不乱其行；可谓出淤泥而不染矣。然乳臭未脱，即谆谆然以八股为务，是于下下乘中觅立足地也，其陷溺似比甄宝玉犹深。嗣是而仕途中多一热人矣，嗣是而性灵中少一韵人矣。可以救庸而不可以医俗，惜哉！然而李纨有子矣。

此便是热中根子，于此见作者性情之淡，位置之高。梅阁

王熙凤赞

凤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向使贾母不老，必能驾驭其才，如高祖之于韩、彭，安知不为贾氏福？无如王夫人、李纨，昏柔愚懦，有如汉献，适以启奸人窥伺之心，英雄之不贞，亦时势使然也。“骑虎难下”，岂欺人语哉！然亦太自喜矣。

亦骀宕，亦风流，极文人之能事，极文章之乐事。梅阁

贾巧姐赞

凤姐一生权力，适足为后人敛怨，媒鬻之报，人嫌其后矣。而卒之临危有救，岂以毒攻毒，以火攻火，法有灵与？抑敬老怜贫，善足以敌之也？乃明珠欲堕，援来陌路之人；白璧无伤，媒作田家之妇。倘所谓绚烂归于平淡者，有如是耶？爰为之咏曰：“听罢笙歌樵唱好，看完花卉稻芒香。”何悲乎巧姐！

薛姨妈赞

优柔寡断，至足以贻数世之忧，家与国无二理也。薛姨妈旅进旅退，有李东阳伴食之风。顾黛玉终身，业已心及之矣，而卒未闻一言之荐，岂非姑待之说中之与？卒之黛玉死矣，宝玉出家，而宝钗亦因之以寡，伊戚之贻，谁之咎也？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尤氏赞

人之美者曰尤，然不曰美人，而曰尤物，其为不祥可知。尤氏见于书，已在徐娘半老之会，然风情固不薄也。设鸡皮未皱，更复何如？氏之曰尤，盖比于夏姬也。

傻大姐赞

傻大姐无知无识，蠢然如毙，而实为《石头记》一大关键。大观园中落之故，实始于此。其宋之逐狗者与？楚之献鼃者与？抑周之卖屨弧箕服者也？人耶，妖耶，吾不得而知之，则以为傻大姐而已矣。

绝大眼孔。梅阁

小鹊赞

鹊，报喜者也。然鹊之小者，自忘其为鹊，人亦共忘其为鹊。不特忘之也，或且疑为鸦，己亦自疑为鸦。由是杯弓蛇影，总属真情；鹤唳风声，尽成实相。无所为计，只获将大千世界佛脚历历遍抱，而佛菩萨乃在极乐国中吃吃笑不休，真堪绝倒也。然究之所为，不失为喜也。谓之为鹊，谁曰不宜！

偏能从无文字处做文字，庄、老逸音。梅阁

小红赞

杯弓蛇影之疑，有致死不悟者。起祸者不知也，受祸者不知也，即嫁祸者亦不知也，然而祸自此始矣，则莫如小红失帕，宝钗闻之而故为觅黛玉一事。夫以黛玉之招忌也，有无端而訛议者矣，况中其心病哉！则异日众人之前，未有不力为排挤者，黛玉厄而宝钗亨矣。若小红者，其应劫之魔与？秦汉间发难之陈涉也。

始读之以为想当然耳，既读之曰理有固然，三读之曰势所必然。梅阁

柳五儿赞

继晴雯而兴者，有柳五儿，然已在平王东迁、康王南渡之后矣。虽曰英雄，其如无用武地何！况卧榻之侧，眈眈者已有人也。吁嗟乎！当年洞口，桃花着意引来；此日门中，人面不知何处。五儿得毋有抚景神伤者乎？爰有眼泪别洒旃。

王景略相秦，许鲁斋仕元，非本志也，英雄不甘沦落耳。梅阁

莺儿赞

莺儿憨态，直欲登香菱之堂而嗜其馐，亦卧榻之侧所不容驻足者也。而袭人首荐之，毋亦以宝钗之故。然而郑灵之鼎，已无异味矣，虽欲染指，何可得哉！其后与秋纹、麝月，不知所终，以意度之，大约比袭人修洁。

翠缕赞

翠缕阴阳究论，如村童覆书，愈说愈乱；如灶妪说鬼，愈出愈奇。然其妙，妙在通而不通，若使凿凿言之，便老生常谈矣，安得为诗疯子

婢哉！

刘老老赞

刘老老深观世务，历练人情，一切揣摩求合，思之至深。出其余技，作游戏法，如登傀儡场，忽而星娥月姐，忽而牛鬼蛇神，忽而痴人说梦，忽而老吏断狱，喜笑怒骂，无不动中窾要，会如人意，因发诸金帛以归，视凤姐辈真儿戏也。而卒能脱巧姐于难，是又非无真肝胆、真血气、真性情者。殆黠而侠者，其诸弹铗之杰者与？

今人只学得刘老老这一黠字，学不到刘老老那一侠字，文故以进之者予之。予刘老老，所以夺今人也。梅阁

板儿赞

蝶，吾知其恋花也；蜂，吾知其采花也。非蜂非蝶，不知恋，亦不知采，而能与花为缘者，其花之虱乎？板儿何竟似此。然而蝶有怨矣，蜂有嗔矣，惟虱饱饮花露，倦卧花心，不识不知，真花花世界也。蜂蝶羨虱，吾羨板儿矣，几生修得到此。

有化工之笔，即有化工之赞，天之不爱才，吾妒焉。梅阁

琥珀赞

古来孤臣孽子，往往以遭际迍邰，遂成不朽之事业。从知盘根错节，乃以别利器也。琥珀言谈举动，绝肖鸳鸯，然烈烈者如彼，庸庸者如此，岂才之不逮与？亦遇之无奇也。则所谓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者，非不穷不乱无节义忠臣也，特不见不识耳。由是言之，鸳鸯之不幸乃其幸，琥珀之幸乃其不幸也夫！

其人如仙露明珠，其文似浑金璞玉。梅阁

玉钏赞

玉钏于宝玉有不反兵之义，徒以主仆之故，敢怒而不敢言，然眉睫间余憾未平也。胡颀颜公子又欲卖痴憨，作息夫人之蛊哉！则使心机费尽，强博一笑于红颜；而词色不亲，终带三分乎白眼。于义有足多焉。

语语生棱，几令人不敢扞读。梅阁

焙茗赞

宝玉栽培脂粉，作养蛾眉，为花国之靖臣，作香林之戒行，宜其深厚泽，无不沦肌浹髓矣。乃除黛玉外，别无一知己，而能如人意，不尽如人意，庄也而出之以谑，谐也而规之以正，顺其性而利导之，如大禹之治水，适行其所事，而卒也无不行之言，呜呼，其惟焙茗乎！东方曼倩之侑也。

尤二姐赞

尤二姐容貌性情，两无所恶，置身大观园中，在在为花柳生色，而顾不齿于群芳者，徒以为路柳墙花耳。呜呼！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若是乎解之，无可解也。然扬雄服事新莽，荀彧辅弼曹瞒，其所失与二姐未识如何？使一旦望汉来归，其蹂躏践踏之形，正复何如也。呜呼！失身而不为长乐老人，其悔岂可及哉！

贾蓉赞

贾蓉绝好皮囊，而性情嗜好，每每与宝玉相反。宝玉怜香，贾蓉转能蹂香；宝玉惜玉，贾蓉专能蹂玉。花柳之蠹贼也，凤姐错认人矣。然小意动人，颇能忘恨，故凤姐终爱之。啜茗传神，良有以也。

《石头记》妙到怎地，论赞亦妙到怎地，吾何间然。梅阁

贾琏赞

贾琏烧琴煮鹤，大杀风景，何楼市中物也，以配凤姐，且在所辱，况平儿哉！然负荆一节，颇能自降，拔其帜而树娘子帜，亦腹负将军解风雅者也。收入色界中，置风流坛外，作金刚尊者。

尤三姐赞

士为知己者死。尤三姐之死，死于不知己矣。不知己而何以死？然而三姐则固以湘莲为知己也。湘莲知己，而适不知己，仍不失为知己，则舍知己而适不知己、仍不失为知己之湘莲，天下断无有不知己而能知己如湘莲者。天下而无不知己而能知己如湘莲矣，而竟有知己而适不知己、仍不失为知己之湘莲，是知己而适不知己，仍不失为知己者，乃真知己也。而竟不知己，则安得而不死哉！然而湘莲去矣，是知己而适不

知己，仍不失为知己，而竟不知己者，究未尝不知己也。三姐何尝死哉！

秀瘦皱透，兼而有之，其米老相者石耶？梅阁

柳湘莲赞

柳湘莲，一风流荡子耳，尤三姐遽引为知己，岂曰知人？然纨绔中无雅人，文墨中无确人，道学中无达人，仕宦中无骨人；则与其为俗子、狂生、腐儒、禄蠹之妇也，毋宁风流浪子耳。不然，三姐死矣，几见纨绔之俦、文墨之俦、道学仕宦之俦，能与道人俱去者哉？湘莲远矣。

骂杀。为其所骂者，亦点头咋舌曰：“快杀！”梅阁

龄官赞

龄官忧思焦劳，抑郁愤懑，直于林黛玉脱其影形，所少者眼泪一副耳。然乌知非责之过卑而利己无所输乎？亦安知非负之过深而本已有所亏乎？是安得有放来生债者，预借一副眼泪，为今日挥洒地也，而其债将滥矣。危哉！贾蔷何修而得此。

贾蔷赞

贾蔷，市井小人耳，乌足以言风雅？然其于龄官，意柔柔而斐亶，情款款而纤萦，似非不知道者。意衣钵真传，必有所自祖也。其宝玉大弟子乎？可与言情矣。

司棋赞

从古以过而创为奇节者，君子悲其志，未尝不谅其人。司棋失身潘又安，过已；乃竟一其心相待，以死继之，非节非烈。何莫非节非烈也，盖其志已定于搜赃时矣。观过知仁，谅哉！

潘又安赞

人当无可如何之际，计无所出，惟以一死自绝，此以死塞责者耳，非以为乐也。若夫当死之时，无感慨，无愤激，无张皇却顾，心平气和，意静神恬，其死也与哉？其归也。真叠山所谓“从容就义”者。潘又安其知道乎？有死以来，未有暇豫如斯者也。

潘又安于情界中，身分极高，故能当得一道字。文固不妄用字者。
梅阁

袭人赞

苏老泉辨王安石奸，全在不近人情。嗟乎，奸而不近人情，此不难辨也，所难辨者近人情耳！袭人者，奸之近人情者也。以近人情者制人，人忘其制；以近人情者谗人，人忘其谗。约计平生，死黛玉，死晴雯，逐芳官、蕙香，间秋纹、麝月，其虐肆矣。而王夫人且视之为顾命，宝钗倚之为元臣。向非宝玉出家，或及身先宝玉死，岂不以贤名相终始哉！惜乎天之后其死也。咏史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袭人有焉。

绝大见识，绝大议论，不作袭人赞读通，即作袭人赞读快。梅阁

蒋玉函赞

宝玉动谓男子为浊物，度一面目黧黑、于思于思者耳。使温润如好女，未尝不以脂粉蓄之，然未有缠绵如蒋玉函者。岂从来冤家大抵由欢喜结来耶？巾之持赠也，玉实主之矣。袭人之嫁，玉函之娶，或无憾焉。

彩云赞

人各有一知己，不得谓君子是而小人非，特虑其不终耳。彩云之于贾环，其相与可无究，至甘心为此作贼，亦何淫且贱也！然平儿诘盗，慨然挺身；宝玉认赃，毫无输色。落落乎石乞子风也，而不可以对贾环耶？然而环且贰矣。古今来陷身于贼而卒为所疑者，岂少人哉！君子是以知小人之必无知己也。

亦悲亦壮，于以痛哭古人，亦以留赠后人。梅阁

贾环赞

贾环纯秉母气，蠡目而豺声，忍人也，独贾赦赏鉴之，气味有在矣。然政老御之，亦卒较恕于宝玉。岂以公子州吁，固嬖人之子也耶？贤如贾政，尚莫知其子之恶，又何怪乎卫庄哉！

李嬷嬷赞

李嬷嬷龙钟潦倒，度其年纪，在贾母之上，不足为宝玉乳也。至其老而不死，尤当叩脰者百。然袭人一生隐恶，从无发其覆者，独此老借题发挥，一泄无余，比陈琳讨操檄，尤为淋漓痛快，亦愈头风之良剂也。昔苏子美读汉文，至博浪沙一椎，击节叫快，浮一大白，用以此赏之。

赵姨娘赞

食色，性也，而亦有不尽然者。鲜于叔明嗜臭虫，刘邕嗜疮痂，贺兰进明嗜狗粪。今将赵姨娘合水火五味而烹炮之，不徒臭虫、疮痂也，直狗粪而已矣，而贾政且大嚼之有馀味焉。岂所赏在德耶？然粪秽卒产灵芝，鸱鸢能卵雏凤，其下体可采也。赋诗断章，或不诬焉。

雪雁赞

《春秋》责备贤者，然当君父之际，亦不容以庸愚之故，稍宽悖逆之责者，良以臣子所许在心耳。雪雁于黛玉，有更相为命之形，所谓生死而肉骨者也。即万不容已，宁不可以死辞？而乃靦然人面，舍濒危之故主，伴他人作姑娘，岂复有人心哉！人将不食其余矣。速作之配，绝之也。

王善保家赞

段秀实之击朱泚也，吾闻其声矣，若拊朽然，其隼不足称也。淮南王之击辟阳侯也，吾闻其声矣，若筑腐然，其快不足称也。若夫积之愈厚，锻之愈坚，炮焉而不能攻，钻焉而莫可入，有佛菩萨焉，运五指之峯，作巨灵之擘。香风盖去，春雷与新笋齐生；翠袖翻来，鸿爪共乌泥并现。嘻，此何声也！其殆博浪椎之嗣响乎？赞曰：探春之掌，是震是响；老嫗之喙，惟脂惟脆。蛾眉吐气，为大白浮者三；老魅杀风，为舞剑起者再。

黄绢幼妇，外孙鞞臼。梅阁

贾赦邢夫人赞

贾赦似刚非刚，乃刚愎之刚；邢夫人似柔非柔，乃柔邪之柔。刚愎之刚，非理之刚也，故有小泥鳅之祸；柔邪之柔，非理之柔也，故有金

鸳鸯之羞。窃谓贾赦之刚，有似乎楚子玉；邢夫人之柔，有似乎鲁哀姜。

贾敬赞

天下岂有神仙？然但能尽我性，怡我情，傀儡场中，何莫非洞天福地也。故有富贵之神仙，有忠孝之神仙，有诗酒花月之神仙，有托钵叫化之神仙，而乘云跨鹤者不与焉。彼烧丹烧汞，导引胎息者，直自讨苦吃耳。然伊古以来，轻万乘而速祸败者，史不绝书，竖儒何知焉！

贾珍赞

十恶之条，一曰内乱，犯此者，在家必丧，在国家必亡。贾珍席祖父余业，恣其下流，即比房姦媾，列屋柔靡，亦何不可；而乃为不鲜不殄之求，作大蛇小蛇之弄，东府中无完人矣。借非狮子介石之坚，其能免乎？然吾闻之方山子，贤者生平得狮子力居多，贾珍胡不幸焉！

贾瑞赞

贾瑞雅负痴情，不以草茅自废，愿观光于上国，亦有志之士也，特未免不自谅耳。凤姐遽置之死，无乃过甚。虽然，溺粪何物也，而敬以持赠，是欲以曾经妙处之余相饷也，可不谓多情哉！独不识所赠物，果凤姐亲遗否？

极谐谑，极风调，但见其雅，不觉其褻。梅阁

焦大赞

贾家法，于乳母颇厚，重于酬庸矣。然而人尽母也，惟其乳而已。焦大以身捍患，似什伯乎乳之劳，即祔贾庙以血其食，非幸也。而乃混于舆台，侪于隶仆，致仆妇奴子皆得牛马走之，宜其无限垒块，借酒杯以浇之也。然而马粪之填，亦未始非努力劝加餐之意，不可谓不厚者。特恐醉汉饱不知德耳。

秦钟赞

秦钟者，情种也。为钟情于人之种耶？为人钟情之种耶？为钟情于人之种，斯为风流种；为人钟情之种，则为下流种。然为钟情之人，固不得不为人钟情之人，则合风流、下流二种而为种，斯为真情真种。其

于智能也，莫为之前，虽美勿彰；其于宝玉也，莫为之后，虽盛不传。然顾前不顾后，其象为天，故不永其寿云。

如是我佛说偈曰：“女欢男爱，无罣无碍。一点生机，成此世界。”用为斯文持赠。梅阁

薛蟠赞

薛蟠粗枝大叶，风流自喜，而实花柳之门外汉，风月之假斯文，真堪绝倒也。然天真烂漫，纯任自然，伦类中复时时有可歌可泣之处，血性中人也，脱亦世之所希者与？晋其爵曰王，假之威曰霸，美之谥曰呆，讥之乎？予之也。

谑而虐，可以下酒，可以喷饭。梅阁

北静王赞

北静王表表高标，有天际真人之概，嫦娥思嫁之矣，何论乎谈文章说经济者也，而林黛玉直以臭男人蓄之。嗟乎，王也而乃臭乎哉！是天下更无不臭者矣。天下而更无不臭者也，舍宝玉其谁与哉？死矣！

甄宝玉赞

太上忘情，其次多情，其次任情，其下矫情，矫情不可问矣。甄宝玉不能为太上之忘情，不失为其次之多情也。自经济文章之说中之，而情矫矣。则甄宝玉者，世俗之伟人，而实贾宝玉之罪人也。罪人则黜之而已矣，故终之以甄宝玉云。

情字始，情字终，虽游戏文章，仍是篇法一线。梅阁

或问

或问：“《石头记》伊谁之作？”曰：“我之作。”“何以言之？”曰：“语语自我心中爬剔而出。”

或问：“《石头记》为子意中之书，而独翻妙玉之案，则何也？”曰：“予亦不自知其何心，第觉良心上煞有过不去处。”

或问：“子能作宝玉乎？”曰：“能。”“何以痛诋袭人也？”笑曰：“我止不能为袭人之宝玉。”

或问：“宝钗似在所无讥矣，子时有微词，何也？”曰：“宝钗深心人也。人贵坦适而已，而故深之，此《春秋》所不许也。”

或问：“宝钗深心，于何见之？”曰：“在交欢袭人。”

或问：“袭人不可交乎？”曰：“君子与君子为朋，小人与小人为朋，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吾不识宝钗何人也，吾不识宝钗何心也。”

或问：“宝钗与袭人交，岂有意耶？”曰：“古来奸人干进，未有不纳交左右者。以此卜之，宝钗之为宝钗，未可知也。”

或问：“宝钗与黛玉，孰为优劣？”曰：“宝钗善柔，黛玉善刚；宝钗用屈，黛玉用直；宝钗徇情，黛玉任性；宝钗做面子，黛玉绝尘埃；宝钗收人心，黛玉信天命，不知其他。”

或问：“袭人与晴雯孰为优劣？”曰：“袭人善柔，晴雯善刚；袭人用屈，晴雯用直；袭人徇情，晴雯任性；袭人做面子，晴雯绝尘埃；袭人收人心，晴雯信天命，不知其他。”

或问：“《石头记》写宝钗如此，写袭人亦如此，则何也？”曰：“袭人，宝钗之影子也。写袭人，所以写宝钗也。”

或问：“《石头记》写黛玉如彼，写晴雯亦如彼，则何

也？”曰：“晴雯，黛玉之影子也。写晴雯，所以写黛玉也。”

或问：“宝玉与黛玉有影子乎？”曰：“有。凤姐地藏庵拆散之因缘，则远影也；贾蔷之于龄官，则近影也；潘又安之于司棋，则有情影也；柳湘莲之于尤三姐，则无情影也。”

或问：“藕官是谁影子？”曰：“是林黛玉销魂影子。”

或问：“龄官是谁影子？”曰：“是林黛玉离魂影子。”

或问：“傻大姐是谁影子？”曰：“是醉金刚影子。”

或问：“宝玉古今人孰似？”曰：“似武陵源百姓。”“黛玉古今人孰似？”曰：“似贾长沙。”“宝钗古今人孰似？”曰：“似汉高祖。”“湘云古今人孰似？”曰：“似虬髯公。”“探春古今人孰似？”曰：“似太原公子。”“宝琴古今人孰似？”曰：“似藐姑仙子。”“平儿古今人孰似？”曰：“似郑子产。”“紫鹃古今人孰似？”曰：“似李令伯。”“妙玉古今人孰似？”曰：“似阮始平。”“晴雯古今人孰似？”曰：“似杨德祖。”“刘老老古今人孰似？”曰：“似冯驩。”“凤姐古今人孰似？”曰：“似曹瞒。”“袭人古今人孰似？”曰：“似吕雉。”

或问：“子之处宝钗也将如何？”曰：“妻之。”“处晴雯也将如何？”曰：“妾之。”“处芳官等也将如何？”曰：“子女之。”“处紫鹃也将如何？”曰：“臣之。”“处湘云也将如何？”曰：“友之。”“处平儿也将如何？”曰：“宾之。”“处探春也将如何？”曰：“宗师之。”“处宝琴也将如何？”曰：“君之。”“处宝玉也将如何？”曰：“佛之。”“处黛玉也将如何？”曰：“仙之。”

或问：“何以蓄刘老老也？”曰：“俳优之。”“何以蓄莺儿等也？”曰：“奴之。”“何以蓄凤姐也？”曰：“贼之。”“何以蓄袭人也？”曰：“蛇蝎之。”

或问：“王夫人逐晴雯、芳官等，乃家法应尔，子何痛诋之深也？”曰：“《石头记》只可言情，不可言法，若言法，则《石头记》可不作矣。且即以法论，宝玉不置之书房而置之花园，法乎否乎？不付之阿保而付之丫鬟，法乎否乎？不游之师友而游之姐妹，法乎否乎？即谓一误不堪再误，而用袭人则非其人，逐晴雯则非其罪，徒使金人倖进，方正流亡，颠颠倒倒，画出千古庸流之祸，作书者有危心也。贬之不亦

宜乎？”

或问：“凤姐之死黛玉，似乎利之，则何也？”曰：“不独凤姐利之，即老太太亦利之。何言乎利之也？林黛玉葬父来归，数百万家资，尽归贾氏，凤实领之。脱为贾氏妇，则凤姐应算还也；不为贾氏妇，而为他姓妇，则贾氏应算还也。而得不死之耶？然则黛玉之死，死于其才，亦死于其财也。”

或问：“林黛玉数百万家资，尽归贾氏，有明征与？”曰：“有。当贾琏发急时，自恨何处再发二三百万银子财，一‘再’字知之。夫再者，二之名也，不有一也，而何以再耶？”

或问：“林黛玉聪明绝世，何以如许家资，而乃一无所知也？”曰：“此其所以为名贵也，此其所以为宝玉之知心也。若好歹将数百万家资横据胸中，便全身烟火气矣，尚得为黛玉哉！然使在宝钗，必有以处此。”

或问：“《石头记》有病乎？”曰：“有。元春长宝玉二十六岁，乃言在家时曾训诂宝玉，岂三十以后人尚能入选耶？其他惜春屡言小；巧姐初不肯长，后长得太快；李嬷嬷过于龙钟：诸如此类，未可悉数。然不可以此疵之者，故作罅漏，示人以子虚乌有也。”

大观园影事十二咏

宝钗扑蝶

纷飞蛱蝶绕楼台，暖逐东风扑几回。扇影乱摇忙玉腕，粉痕斜溜湿香腮。偶因游戏闲消遣，岂为迷藏暗捉来。恰怪亭中私语久，防人忽把绮窗开。

黛玉葬花

远离丘墓附姻亲，蓬梗飘零惜此身。况复经过寒食节，更教愁杀断肠人。有缘玉骨归香土，无主芳心泣暮春。底事红颜同薄命，问花花亦悄含颦。

湘云眠石

宴罢群芳酒满卮，云根小憩力难支。碧藓苔篆侵双鬓，红沁花香入四肢。醉态朦胧身欲化，春情约略梦先知。偶闻啼鸟微惊觉，扶起还应倩侍儿。

宝琴立雪

新诗咏罢散空庭，微步冲寒酒半醒。雪里裘披痕粲粲，风前玉立影亭亭。泥人一笑舒眉黛，伴汝双丫抱胆瓶。更有梅花颜色好，都应写照入丹青。

晴雯补裘

熏笼斜倚鬓蓬松，手把裘裳仔细缝。未抱衾裯心已碎，强拈针线力还慵。剧怜衣上余金缕，何意人间断玉容。他日启箱重认取，不胜惆怅对芙蓉。

小红遗帕

年来心事渐知愁，手帕遗忘何处求。感悦无声谁拾取，沾巾有泪自双流。秋波斜溜曾留约，春梦微酣尚带羞。差幸小鬟能解意，隔窗私语诉绸缪。

藕官焚纸

逢场作戏历年年，优孟衣冠亦偶然。岂料痴心成幻想，错疑结发缔良缘。魂销夜月埋香玉，肠断春风泣纸钱。扑朔迷离浑莫辨，鸾胶今尚续新弦。

玉钏尝羹

忆调阿姊恼萱堂，强送杯羹暗自伤。欲借柔情消彼恨，故将巧说赚先尝。怀疑试辨膏腴味，微幸微沾口泽香。为问噙丹人在否，一经回首转凄凉。

龄官画蔷

忽闻花外发哀音，知是何人带泪吟？身隔云霞难识面，眼随波磔亦关心。画成依样文无异，事若书空怪转深。急雨飞来浑不觉，相呼始讶各沾襟。

香菱斗草

艳阳天气草缤纷，团坐庭前喜结群。姐妹喧呼皆雅谑，夫妻名色本新闻。狂风乱扑揎红袖，积雨微沾浣茜裙。恰笑东君情太热，惜花别具意殷勤。

平儿藏发

行李归家着意看，伊谁剪发赠新欢。浪交原是痴郎错，表记须将大妇瞞。诡说同心机善变，仅存把鼻罚从宽。如何乘间反来夺，深恐留藏作祸端。

莺儿结络

倚床斜坐态盈盈，费尽工夫组织精。玉笋双肩看秀削，丝抽十指任纵横。花团已觉翻新样，絮女犹怜话小名。更把柳条轻折取，编篮馀技亦聪明。

题词并序

余偶沾微恙，寂处小楼，苦无消遣计。适案头有王雪香夫子所评《石头记》在，略翻数卷，不禁诧异。盖将人情世态，尽寓于粉迹脂痕，较诸《水浒》、《西厢》等书，尤为痛快绝倒，使雪芹有知，当亦引为同心也。然箇中情事，淋漓尽致者固多，而未尽然者亦复不少。戏拟十律，再广其意，然画蛇添足，而亦未尝以假失真。诗甫脱稿，神倦肠枯，假寐间，见一古衣冠者揖余而言曰：“子一女子也，弄月吟风，已乖姆教，而况更作《石头记》诗乎？岂不惧吾辈贻讥哉！”余应之曰：“君之言诚是，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为《国风》之始，如必以此诗为瓜李之嫌，较之言具彬彬而行仍昧昧者，奚啻相悬天壤耶？”言未竟，人忽不见，余梦亦醒，但闻桂香入幕，梧叶飘风，楼头淡月，撩人眉黛而已。古吴女史绿君周绮序。

黛玉焚诗

不辨啼痕与泪痕，无情火断有情根。者宵果应灯花讖，往日空怜蜀鸟魂。慧业已随人遁世，痴鬟休为竹开门。鸭炉兽炭寒如水，剩得心头一缕温。

香菱学咏

花前月下自凝眸，寸寸柔肠寸寸搜。着意个中诚足惜，处身如此不关愁。眠餐好在吟成后，啼笑都从梦里头。知否苦辛天报汝，芳名非仗可儿留。

湘云醉眠芍药裯

席翻脂粉醉飞觞，酒力难支近夕阳。无限困人聊困睡，不胜红雨覆红妆。倘非玉骨还宜暖，幸是冰肌未碍凉。一种娇憨又娇怯，画工要画费平章。

晴雯死领芙蓉神

一现优昙命太轻，临题那得不怜卿。便填痴诮难偿恨，真做花神始称名。素愿何尝形色笑，平生转为误聪明。从来此事销魂最，已断尘缘未断情。

青女素娥李纨悲黛玉

月中霜里拟翩翩，姊妹班头掌翰仙。定为清才遭白眼，岂宜红粉逝青年。情虽有为情应笃，病到无辜病最怜。竹自迎人人寂寂，嘻吁我独泪潸然。

冰寒雪冷慧婢恨怡红

妒花风雨瘁花姿，义（惯）〔愤〕偏钟小侍儿。果易分明仍一梦，信难凭准是相思。怡红意气能无恨，湘馆情怀为甚痴。几许伤心何处诉，顿教重立不多时。

苦尤娘遭赚堕计

花是丰姿月是神，东君应不负终身。伤心漫怨庸医药，委曲难通妒妇津。未必无情归幻境，定然有恨隔凡尘。红颜大抵都如此，赐断千秋薄命人。

俏平儿被打含情

究未呼天剖素胸，泪纷纷咽屈重重。好花风总凭空妒，闲草春多不意逢。薄责原非长恨事，无言确是有情钟。羡卿心底分明甚，要学夫人却易容。

妙玉听琴警悟

机微领略不言中，一曲丝桐忍听终。好梦未醒长恨客，美人已定可怜虫。从前枉受情痴累，此后都归色相空。无限伤心成独想，馀音任付月溟濛。

鸳鸯殉主全贞

芳心迟早固难胜，待得人归付幅绡。为日之多岂所愿，此身以外更何凭。休怜碎玉销香恨，应愧沾名钓誉称。竟可梦中先醒梦，金钗十二有谁能。

以香艳缠绵之笔，作销魂动魄之言，别开生面，唤醒人情，士林中皆当敛手，况出之闺阁中耶？想红楼仕女，定亦相顾惊奇。蒋伯生师

以此书之实事，作诗中之三昧，故能胸中了了，笔下超超。读此诗而人情可悟，读此诗而私欲潜消。雪香

音释

第一回 捏音涅，捻聚也。甄音真，姓也。癩音赖，疥疾也。

跣音先，足亲地也。跛彼义切，音贲，偏任也。很音痕上声，俗作狠。

掐音恰，爪刺也。唬音吓，义同，虎声也。

第二回 嚷姑回切，众声，胡闹也。汞音哄，丹砂所化为水也。麝音铲，相杂也。

第三回 瞧才笑切，音樵去声，偷视也。鏊音蚕，凿也。傻音沙上声，不慧貌。

靥音魇，颊也。摔音率，弃于地也。

第四回 觔音指。猷音开。嚙子感切，音咎上声，俗云我也。

第五回 肮音慷。脏音葬。

第六回 达挑达之达，音闼，放恣也。嗜音辖，大开口也。

第七回 咕音帖，附耳小语也。舀音遥上声，挹彼注此也。晒音
眈，面目之貌。

腆音腆，惭也。诌音邹，胡言也。

第九回 菌音郡。搥音碓，击也。

第十回 揩音咎，手动也。

第十二回 閑虚驾切，音讶，门闭也。擎音庆，以手按之也。鼈音

域，鬼旋风也。

哼他敦反，口吹气也。喇音辣。

第十七回 蘼音麋，水草也，同蔕、蔕。 扼驱侯切，音彊，挖也。 咤音侘，同诧，夸也。

撩洛萧切，音聊。

第十八回 翬音嚏，大扇也。 瞥音匹，暂见也。

第十九回 檐他念切，音添，以舌取物也。 瓢音囊，皮中实也。

踢音傖，申足伏卧也。 呵许箇切，嘘气也。

第二十回 啐音倅，语相呵拒也。 踢音剔，足伤人也。

第二十一回 鞞音趺，履也。 齁音库，鼻息出气也。 抵音敏。

第二十二回 喙音窆。 筩音选。 拊音箝，同钳。

第二十四回 趑趄音列疽，足不进也。 唏音喜，笑声也。

第二十八回 瞟匹妙切，音飘去声，目小貌。 哼虚庚切。 喻音翁，虫声。

甩俗字读作豁。

第三十三回 葳蕤音威蕊，丽草也。江浙人为娃草。 屣音替。

第三十四回 窆同挖，手探穴也。 晾音亮，暴也。

第四十一回 戕戮音颠掇，称量也。 呛音锵。 刨音包，削也。

瓠音班，瑞瓜。 爬音袍，饮器。 罍音驾，爵也。

盥音乔，碗也。 踱音铎，乍前乍却也。 鞀音蓬彤，鼓声也。

凸音突，高出貌。 鼾音翰，鼻息入气也。

第四十六回 𦞙音絨戒，行不正也。𦞙音损，物杂沙也。

第四十七回 嫣音烟，美貌也。𦞙弥也切，音𦞙。

第四十九回 臙音羶，义同，羊臭也。𦞙音巴，腊属，与𦞙同。搥北音读作腮。

第五十回 𦞙音计，织毛为之。𦞙拐音叉牙，不正貌。

第五十二回 𦞙音帝，喷鼻也。𦞙音嗅，以鼻收气也。𦞙音穴，附肉细毛也。

第五十八回 𦞙音徙，与𦞙同，步也。𦞙音喧，履中模范也。

第六十回 𦞙音移，以拳触人也。𦞙音𦞙啞，言多也。𦞙音旋，温器。

第七十回 𦞙音𦞙，收丝器。

第七十三回 𦞙音孤，以𦞙束物也。𦞙初患切，逆而夺取也。

第七十四回 𦞙音笨，性不慧也。

第七十六回 𦞙音坳，漥下也。𦞙𦞙音避戏，作力貌。

第七十八回 𦞙𦞙音诡画，好貌。𦞙𦞙音坎含，饭不饱而面黄也。

𦞙音至，酒器。𦞙𦞙音市牒，鱼食之声也。

第八十四回 𦞙音触，牵制也。𦞙音客，呕也。

第八十八回 𦞙音𦞙，举也。𦞙同𦞙。

第九十七回 𦞙音汤，走也。𦞙音软，怯弱也。𦞙音特，动也。

第一百一回 𦞙音𦞙。𦞙音豁，声也。𦞙音刷，鸟理毛也。

𦞙音楼，鸟声。𦞙音佛。𦞙音赫。

第一百十九回 扔音仍，牵引也。

查全部书中，眼生之字尚多，且间有俗体，字典所不载者，只可相沿意会，未能一一音释，挂漏之讥，知不免也。

大观园图说

谨就第十七回中所载录出，间有增益，俱参全书而贯串之，但头绪纷如，良多挂漏，阅者谅焉。

园在两府之中，东尽会芳园地，西及荣府旧园及下人所住馀房归并而改建之，计周围三里半。正门五间，上面铜瓦泥鳅脊，门阑、窗格，俱细雕时新花样，并无朱粉涂饰，一色水磨砖墙，下铺白石苔阶，凿成西番花样。左右雪白粉墙，其下虎皮石，随意乱砌，自成纹理。进门一带翠嶂挡住，望去白石峻嶒，或如鬼怪，或如猛兽，纵横拱立。其上苔藓斑驳，藤萝掩映，中间微露羊肠小径。从此径迤迤进山口，上有镜面石一块，题曰“曲径通幽”。入石洞，佳木葱茏，奇花烂灼，一道清泉从花木深处泻于石隙之下。再进数武，渐次向北，平坦宽敞，两旁雕甍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杪间。俯视则清溪泻玉，石磴穿云，白石栏杆环抱沼沚。石梁跨港为沁芳桥，桥有亭，为沁芳亭。联有“绕堤柳借三分翠，隔岸花分一脉香”句。近怡红院，为园中出入所必经诸处总路也。宝玉与黛玉于此花下看《会真记》。赴探春招，于此接贾芸信。自芦雪庭回怡红院，于此见探春从秋爽斋来，一同出园。同宝钗、宝琴自薛蝌处回，于此遇袭人、香菱等看鱼。访黛玉，于此见雪雁领婆子送菱藕等。受紫鹃气，于此发駮。遇岫烟，于此商写答妙玉帖。又小红往蘅芜院问莺儿取笔，于此遇李妈。又黛玉找宝玉，于此看各色水禽。遇傻大姐，于此言明娶宝钗事。又晴雯送傅试家婆子，于此止。又香菱以咏月诗送黛玉看，于此遇李纨等。又史太君还湘云席，于此小坐。亭后有桃花、山子石，山后为黛玉葬花处。桥之西南曰议事厅，即省亲时太监所起坐者也，后熙凤病，李纨等于此理事。额曰“体仁谕德”。再西为梨香院，近荣府之东南角，为荣公养静之所，前厅后舍，另有门户通街，院之西南有角门，通王夫人正房。薛蟠母子初至居此。后入大观园，为教演女乐之所。出沁芳亭过池，一带粉垣，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掩映，门内回廊曲折，鹦鹉唤茶，阶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间房舍，两明一暗，窗映茜红。里间房里又有一门，外种大〔株〕梨花并芭蕉。小退步二间，为后院，墙下开沟尺许，引泉一脉，灌入墙内，绕阶缘屋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是即潇湘馆也。联曰“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馆侧有桥曰翠烟，由此达怡红院。小红往黛玉处借喷壶经

此。桥畔有亭曰滴翠，傍池而筑，四面游廊曲槛，雕镂格子。四月二十六日钱花会，宝钗扑蝶至此，闻小红、坠儿说还帕事。出潇湘馆而左为秋爽斋，中曰晓翠堂，联曰“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探春结社，于此同黛玉等赋海棠诗。贾母还史湘云席，于此摆饭。又名秋掩书斋。院后种梧桐。此处从园之东角门进，向北过沁芳桥亦便。近秋爽斋者曰荇叶渚。又名柳叶，亦作杏叶，贾母于此登舟过花溆至蘅芜院。莺儿同蕊官至潇湘馆，于此摘柳条编花篮。由潇湘馆前行，青山斜阻，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墙，墙上皆稻荳掩护。春日杏花百株，如蒸霞喷火。里面数椽茅屋，外以桑、柘、槿、榆各色树之新条，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篱外土井一，旁置桔槔、辘轳，分畦列亩，佳蔬菜花，一望无际。有石题曰“杏帘在望”。稍进则竹竿挑一酒幌于树梢，树旁豢养鸡鹅鸭之类。步入茅堂，纸窗木榻，富贵气象一洗而尽，是为稻香村。联云“新涨绿添浣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出村过山坡，穿花度柳，抚石依泉，过荼蘼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药圃，内有小敞厅三间，即红香圃。宝玉、平儿、岫烟、宝琴同日生辰，探春、李纨、尤氏诸人及鸳鸯、袭人、紫鹃等于此摆酒祝寿。外即湘云醉眠处也。由芍药圃入蔷薇院，到芭蕉坞，盘旋曲折，忽闻水声潺潺出于石洞，上则萝薜倒垂，下则落花浮荡，元妃赐名花溆。至此分水陆两路，由秋爽斋侧至紫菱洲，贾母还史湘云席，从潇湘馆来，于此登舟至秋爽斋，比陆路稍近。自紫菱洲而左曰暖香坞。东西两边皆是过街门，门楼上里外都嵌石头扁，西曰度月，东曰穿云，中有蓼风轩。此地近秋爽斋，亦云与稻香村邻近。意稻香圃畦本广，迤迤而达此耳，否则已隔暖香、秋爽、荇叶诸处矣，何以复近乎。贾母从芦雪庭到此，看惜春画大观园图。宝玉访惜春，见与妙玉下棋。过暖香坞，穿入一条夹道，通藕香榭。榭盖池中，遥对缀锦阁，四面有窗临水，左右有回廊跨水接峰，后面系曲折桥，编竹为之，行则有声，熙凤所云“咯吱咯吱”者也。联云“芙蓉影破归兰桨，菱藕香深泻竹桥”。史湘云请贾母等吃蟹，于此赏桂赋诗。贾母还席，亦于此先命女优吹弹。从竹桥过去，穿芦度苇，过一径，傍山临水，河滩之上一带几间竹房，茅檐土壁，槿篱竹牖，推窗便可垂钓，四面皆是芦荻掩覆，是为芦雪庭。李纨于此开社，同宝玉、宝钗等雪中联句，并赋红梅诗，熙凤、贾母先去至惜春处看图。此从花溆所分之水路也。陆路从山上盘道，攀藤抚树，第见水波溶荡，曲折迂回，池边两行垂柳，杂以桃杏，遮天蔽日，柳阴中露一朱阑板桥。过桥诸路可通，有一所清凉瓦舍，一色水磨砖墙，清瓦花堵，大主山所分之脉皆穿墙而过。门内迎面突出插天大玲珑山石来，四面绕旋各色石块，将所有房屋悉皆遮住。无一株花，惟种异草，牵藤引蔓，或垂山巅，或穿石脚，或垂檐绕柱，或盘砌萦阶，或翠带飘摇，或金绳盘屈，或实若丹砂，或花

如金桂，称名不一，散见诸书。其房两旁皆抄手游廊，上面五间清厦，连着卷棚，四面回廊，绿窗油壁，清雅比他处不同，曰蘅芜院。联云“吟成豆蔻诗犹艳，睡足荼蘼梦亦香”。院侧桥曰蜂腰，以板为之，通怡红院。小红取笔，于此遇贾芸。宝玉于此遇李纨请熙凤之人。出院不多远，则见崇阁巍峨，层楼高起，面面琳宫合抱，迢迢复道萦纡。青松拂檐，玉兰绕砌，金辉兽面，彩焕螭头，已是正殿。联曰“天地启宏慈，赤子苍生同感戴；古今垂旷典，九州万国被恩荣”。省亲前，元妃先御正殿，贾政等男戚于月台下排班行礼，史太君等女戚于月台上排班行礼。省亲后于殿上开讌。东面飞楼曰缀锦阁，阁上藏围屏、桌椅、船篷、篙桨、花灯之类，阁下史太君还湘云席，三宣牙牌令。西面叙楼曰含芳阁。殿外玉石牌坊，龙螭蟠护，玲珑凿就，题曰省亲别墅。后面正楼曰大观楼。绕过西边至大主山，山峰脊上为凸碧山庄，庄有厅，厅前有平台，以备赏月地。中秋夜贾母领贾赦、贾政及诸男暨王夫人等于此赏月闻笛。山坡下为凹晶馆，从凸碧山庄下坡湾曲一转即是，盖在池边与凸碧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山一水遥相对，直通藕香榭路径。中秋夜黛玉、湘云、妙玉于此联句，同至栊翠庵。过此至一大桥，水如晶帘，奔入此桥，通外河之闸，引泉而入者，乃沁芳之正源。一路行来，或清堂，或茆舍，或堆石为垣，或编花为门，或山下得优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其四面植红梅者曰栊翠庵，为妙玉焚修地。小沙弥所居之达摩庵，女道士所住之玉皇庙，俱在此。或长廊曲洞，或方厦圆亭，不一而足。忽见前面又现出一所院落来，一径引入，绕着碧桃花，穿过竹篱花障编就月洞门，俄见粉垣环护，绿柳遮垂。进门两边游廊相接，院中点衬几块山石，一边种几本芭蕉，一边种一株西府海棠，其势若盖，丝垂金缕，葩吐丹砂。上面小小五间抱厦，曰怡红院。其中收拾与别处不同，分不出间隔。四面皆雕空玲珑木板，或流云百蝠，或岁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锦仿古，或万福万寿，各种花样，皆经名手雕镂，销金嵌玉。逐一幅中或贮书，或设鼎，或安置笔砚，或供设瓶花，或安放盆景。其格之式样，或圆或方，或葵花蕉叶，或连环半壁，真是花团锦簇，玲珑剔透。倏尔五色纱糊，竟是小窗；倏尔彩绫轻覆，竟如幽户。且满墙皆是随依古董玩器之形抠成槽子，如琴、剑、悬瓶之类，俱悬于壁，而都与壁相平。地上砖面皆碧绿凿花。转过一架玻璃镜后，此镜有机括，可以开合，掩过镜子，内有门。两层纱厨，厨后为宝玉卧房。便是后院。院中满架蔷薇。过花障，又见青溪前阻。此溪有八尺宽广，石头砌岸，上有白石一块，横架为梁。再去为月洞门，为花障，刘老老于此误入。此溪从闸起流至洞口，从东北山坳引至村庄，又开一道岔口，引至西南，总共至此，再南则仍合一处，从墙下出去。溪边大山阻路，由山脚下一转，便是平坦大路，忽然大门现于前

矣。此从花溲来之陆路也。外如榆荫堂、平儿生日于此答席。嘉荫堂，贾母八旬于此摆席，请各王妃及诸诰命。又中秋夜贾母于此焚香陈瓜果。俱在园中，未及细考处所，则惟备列之耳。又大门之旁尚有聚锦门，在西南角上，史湘云病时管事吴大娘于此领大夫进园诊看。东角门在东南角，后门五间。诸姊妹住园中以此为内厨房，派柳嫂子管理，专办园中食用。以上俱系元妃省亲时改建修造，一切经划布置，出老名工胡山子野居多。此大观园之大略也，其详不得而考已。

Table of Contents

[水浒传注评本](#)

[目录](#)

[前言](#)

[校点说明](#)

[楔子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第一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第二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第三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第四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第五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官寺](#)

[第六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第七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第八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第九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第十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第十二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第十三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第十四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第十五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第十六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第十七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第十八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第十九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第二十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第二十一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第二十二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第二十三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第二十四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第二十五回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

[第二十六回 母药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第三十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第三十三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第三十四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第三十六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第三十七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第三十八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第四十一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第四十三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第四十四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第四十五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店](#)
[第四十六回 扑天雕两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第四十七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二打祝家庄](#)
[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第四十九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赐 柴进失陷高唐州](#)
[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第五十三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
[第五十四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第五十五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第五十六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第五十七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第五十八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第五十九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第六十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第六十一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第六十二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第六十三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第六十四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
[第六十五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第六十六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第六十七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第六十八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第六十九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第七十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
[附录](#)

[序一](#)
[序二](#)
[序三](#)
[宋史纲](#)
[宋史目](#)
[读第五才子书法](#)
[《水浒传》自序](#)

[三国演义注评本](#)

[目录](#)
[前言](#)
[校点说明](#)
[第一回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第二回 张翼德怒鞭督邮 何国舅谋诛宦竖](#)
[第三回 议温明董卓叱丁原 馈金珠李肃说吕布](#)
[第四回 废汉帝陈留践位 谋董卓献刀](#)
[第五回 发矫诏诸镇应曹公 破关兵三英战吕布](#)
[第六回 焚金阙董卓行凶 匿玉玺孙坚背约](#)
[第七回 袁绍磐河战公孙 孙坚跨江击刘表](#)
[第八回 王司徒巧使连环计 董太师大闹凤仪亭](#)
[第九回 除凶暴吕布助司徒 犯长安李傕听贾诩](#)
[第十回 勤王室马腾举义 报父仇曹操兴师](#)
[第十一回 刘皇叔北海救孔融 吕温侯濮阳破曹操](#)
[第十二回 陶恭祖三让徐州 曹孟德大战吕布](#)
[第十三回 李傕郭汜大交兵 杨奉董承双救驾](#)
[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吕奉先乘夜袭徐郡](#)
[第十五回 太史慈酣斗小霸王 孙伯符大战严白虎](#)
[第十六回 吕奉先射戟辕门 曹孟德败师洧水](#)
[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军 曹孟德会合三将](#)
[第十八回 贾文和料敌决胜 夏侯惇拔矢啖睛](#)
[第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 白门楼吕布殒命](#)
[第二十回 曹阿瞞许田打围 董国舅内阁受诏](#)
[第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论英雄 关公赚城斩车胄](#)

[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马步三军 关张共擒王刘二将](#)
[第二十三回 祢正平裸衣骂贼 吉太医下毒遭刑](#)
[第二十四回 国贼行凶杀贵妃 皇叔败走投袁绍](#)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关公约三事 救白马曹操解重围](#)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损兵折将 关云长挂印封金](#)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单骑 汉寿侯五关斩六将](#)
[第二十八回 斩蔡阳兄弟释疑 会古城主臣聚义](#)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
[第三十回 战官渡本初败绩 劫乌巢孟德烧粮](#)
[第三十一回 曹操仓亭破本初 玄德荆州依刘表](#)
[第三十二回 夺冀州袁尚争锋 决漳河许攸献计](#)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乱纳甄氏 郭嘉遗计定辽东](#)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听密语 刘皇叔跃马过檀溪](#)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隐沦 单福新野遇英主](#)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计袭樊城 元直走马荐诸葛](#)
[第三十七回 司马徽再荐名士 刘玄德三顾草庐](#)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决策 战长江孙氏报仇](#)
[第三十九回 荆州城公子三求计 博望坡军师初用兵](#)
[第四十回 蔡夫人议献荆州 诸葛亮火烧新野](#)
[第四十一回 刘玄德携民渡江 赵子龙单骑救主](#)
[第四十二回 张翼德大闹长坂桥 刘豫州败走汉津口](#)
[第四十三回 诸葛亮舌战群儒 鲁子敬力排众议](#)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孙权决计破曹操](#)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群英会蒋干中计](#)
[第四十六回 用奇谋孔明借箭 献密计黄盖受刑](#)
[第四十七回 阚泽密献诈降书 庞统巧授连环计](#)
[第四十八回 宴长江曹操赋诗 锁战船北军用武](#)
[第四十九回 七星坛诸葛祭风 三江口周瑜纵火](#)
[第五十回 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战东吴兵 孔明一气周公瑾](#)
[第五十二回 诸葛亮智辞鲁肃 赵子龙计取桂阳](#)
[第五十三回 关云长义释黄汉升 孙仲谋大战张文远](#)
[第五十四回 吴国太佛寺看新郎 刘皇叔洞房续佳偶](#)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孙夫人 孔明二气周公瑾](#)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铜雀台 孔明三气周公瑾](#)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卧龙吊丧 耒阳县凤雏理事](#)
[第五十八回 马孟起兴兵雪恨 曹阿瞞割须弃袍](#)

[第五十九回 许褚裸衣斗马超 曹操抹书间韩遂](#)
[第六十回 张永年反难杨修 庞士元议取西蜀](#)
[第六十一回 赵云截江夺阿斗 孙权遗书退老瞞](#)
[第六十二回 取涪关杨高授首 攻雒城黄魏争功](#)
[第六十三回 诸葛亮痛哭庞统 张翼德义释严颜](#)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计捉张任 杨阜借兵破马超](#)
[第六十五回 马超大战葭萌关 刘备自领益州牧](#)
[第六十六回 关云长单刀赴会 伏皇后为国捐生](#)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汉中地 张辽威震逍遥津](#)
[第六十八回 甘宁百骑劫魏营 左慈掷杯戏曹操](#)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辂知机 讨汉贼五臣死节](#)
[第七十回 猛张飞智取瓦口隘 老黄忠计夺天荡山](#)
[第七十一回 占对山黄忠逸待劳 据汉水赵云寡胜众](#)
[第七十二回 诸葛亮智取汉中 曹阿瞞兵退斜谷](#)
[第七十三回 玄德进位汉中王 云长攻拔襄阳郡](#)
[第七十四回 庞令明抬榱决死战 关云长放水淹七军](#)
[第七十五回 关云长刮骨疗毒 吕子明白衣渡江](#)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战沔水 关云长败走麦城](#)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关公显圣 洛阳城曹操感神](#)
[第七十八回 治风疾神医身死 传遗命奸雄数终](#)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赋诗 侄陷叔刘封伏法](#)
[第八十回 曹丕废帝篡炎刘 汉王正位续大统](#)
[第八十一回 急兄仇张飞遇害 雪弟恨先主兴兵](#)
[第八十二回 孙权降魏受九锡 先主征吴赏六军](#)
[第八十三回 战猊亭先主得仇人 守江口书生拜大将](#)
[第八十四回 陆逊营烧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阵图](#)
[第八十五回 刘先主遗诏托孤儿 诸葛亮安居平五路](#)
[第八十六回 难张温秦宓逞天辩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兴师 抗天兵蛮王初受执](#)
[第八十八回 渡泸水再缚番王 识诈降三擒孟获](#)
[第八十九回 武乡侯四番用计 南蛮王五次遭擒](#)
[第九十回 驱巨兽六破蛮兵 烧藤甲七擒孟获](#)
[第九十一回 祭泸水汉相班师 伐中原武侯上表](#)
[第九十二回 赵子龙力斩五将 诸葛亮智取三城](#)
[第九十三回 姜伯约归降孔明 武乡侯骂死王朗](#)
[第九十四回 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马懿克日擒孟达](#)
[第九十五回 马谡拒谏失街亭 武侯弹琴退仲达](#)

[第九十六回 孔明挥泪斩马谡 周鲂断发赚曹休](#)
[第九十七回 讨魏国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维诈献书](#)
[第九十八回 追汉军王双受诛 袭陈仓武侯取胜](#)
[第九十九回 诸葛亮大破魏兵 司马懿入寇西蜀](#)
[第一百回 汉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斗阵辱仲达](#)
[第一百一回 出陇上诸葛妆神 奔剑阁张郃中计](#)
[第一百二回 司马懿占北原渭桥 诸葛亮造木牛流马](#)
[第一百三回 上方谷司马受困 五丈原诸葛禳星](#)
[第一百四回 陨大星汉丞相归天 见木像魏都督丧胆](#)
[第一百五回 武侯预伏锦囊计 魏主拆取承露盘](#)
[第一百六回 公孙渊兵败死襄平 司马懿诈病赚曹爽](#)
[第一百七回 魏主政归司马氏 姜维兵败牛头山](#)
[第一百八回 丁奉雪中奋短兵 孙峻席间施密计](#)
[第一百九回 困司马汉将奇谋 发曹芳魏家果报](#)
[第一百十回 文鸯单骑退雄兵 姜维背水破大敌](#)
[第一百十一回 邓士载智败姜伯约 诸葛诞义讨司马昭](#)
[第一百十二回 救寿春于诠死节 取长城伯约鏖兵](#)
[第一百十三回 丁奉定计斩孙綝 姜维斗阵破邓艾](#)
[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驱车死南阙 姜维弃粮胜魏兵](#)
[第一百十五回 诏班师后主信谗 托屯田姜维避祸](#)
[第一百十六回 钟会分兵汉中道 武侯显圣定军山](#)
[第一百十七回 邓士载偷度阴平 诸葛瞻战死绵竹](#)
[第一百十八回 哭祖庙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争功](#)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计成虚话 再受禅依样画葫芦](#)
[第一百二十回 荐杜预老将献新谋 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附录](#)

[序](#)

[凡例](#)

[读三国志法](#)

[西游记注评本](#)

[目录](#)

[前言](#)

[校点说明](#)

[第一回 灵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

[第二回 悟彻菩提真妙理 断魔归本合元神](#)

[第三回 四海千山皆拱伏 九幽十类尽除名](#)

[第四回 官封弼马心何足 名注齐天意未宁](#)

[第五回 乱蟠桃大圣偷丹 反天宫诸神捉怪](#)
[第六回 观音赴会问原因 小圣施威降大圣](#)
[第七回 八卦炉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
[第八回 我佛造经传极乐 观音奉旨上长安](#)
[第九回 陈光蕊赴任逢灾 江流僧复仇报本](#)
[第十回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 魏丞相遗书托冥使](#)
[第十一回 游地府太宗还魂 进瓜果刘全续配](#)
[第十二回 唐王秉诚建大会 观音显像化金蝉](#)
[第十三回 陷虎穴金星解厄 双岭伯钦留僧](#)
[第十四回 心猿归正 六贼无踪](#)
[第十五回 蛇盘山诸神暗佑 鹰愁涧意马收缰](#)
[第十六回 观音院僧谋宝贝 黑风山怪窃袈裟](#)
[第十七回 孙行者大闹黑风山 观世音收伏熊罴怪](#)
[第十八回 观音院唐僧脱难 高老庄行者降魔](#)
[第十九回 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
[第二十回 黄风岭唐僧有难 半山中八戒争先](#)
[第二十一回 护法设庄留大圣 须弥灵吉定风魔](#)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战流沙河 木吒奉法收悟净](#)
[第二十三回 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
[第二十四回 万寿山大仙留故友 五庄观行者窃人参](#)
[第二十五回 镇元仙赶捉取经僧 孙行者大闹五庄观](#)
[第二十六回 孙悟空三岛求方 观世音甘泉活树](#)
[第二十七回 尸魔三戏唐三藏 圣僧恨逐美猴王](#)
[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义 黑松林三藏逢魔](#)
[第二十九回 脱难江流来国土 承恩八戒转山林](#)
[第三十回 邪魔侵正法 意马忆心猿](#)
[第三十一回 猪八戒义激猴王 孙行者智降妖怪](#)
[第三十二回 平顶山功曹传信 莲花洞木母逢灾](#)
[第三十三回 外道迷真性 元神助本心](#)
[第三十四回 魔王巧算困心猿 大圣腾那骗宝贝](#)
[第三十五回 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获宝伏邪魔](#)
[第三十六回 心猿正处诸缘伏 劈破傍门见月明](#)
[第三十七回 鬼王夜谒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婴儿](#)
[第三十八回 婴儿问母知邪正 金木参玄见假真](#)
[第三十九回 一粒金丹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间生](#)
[第四十回 婴儿戏化禅心乱 猿马刀圭木母空](#)
[第四十一回 心猿遭火败 木母被魔擒](#)

[第四十二回 大圣殷勤拜南海 观音慈善缚红孩](#)
[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擒僧去 西洋龙子捉鼉回](#)
[第四十四回 法身元运逢车力 心正妖邪度脊关](#)
[第四十五回 三清观大圣留名 车迟国猴王显法](#)
[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强欺正法 心猿显圣灭诸邪](#)
[第四十七回 圣僧夜阻通天水 金木垂慈救小童](#)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风飘大雪 僧思拜佛履层冰](#)
[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现鱼篮](#)
[第五十回 情乱性从因爱欲 神昏心动遇魔头](#)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
[第五十二回 悟空大闹金兜洞 如来暗示主人公](#)
[第五十三回 禅主吞餐怀鬼孕 黄婆运水解邪胎](#)
[第五十四回 法性西来逢女国 心猿定计脱烟花](#)
[第五十五回 色邪淫戏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坏身](#)
[第五十六回 神狂诛草寇 道昧放心猿](#)
[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伽山诉苦 假猴王水帘洞誉文](#)
[第五十八回 二心搅乱大乾坤 一体难修真寂灭](#)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阻火焰山 孙行者一调芭蕉扇](#)
[第六十回 牛魔王罢战赴华筵 孙行者二调芭蕉扇](#)
[第六十一回 猪八戒助力破魔王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
[第六十二回 涤垢洗心惟扫塔 缚魔归正乃修身](#)
[第六十三回 二僧荡怪闹龙宫 群圣除邪获宝贝](#)
[第六十四回 荆棘岭悟能努力 木仙庵三藏谈诗](#)
[第六十五回 妖邪假设小雷音 四众皆遭大厄难](#)
[第六十六回 诸神遭毒手 弥勒缚妖魔](#)
[第六十七回 拯救驼罗禅性稳 脱离秽污道心清](#)
[第六十八回 朱紫国唐僧论前世 孙行者施为三折肱](#)
[第六十九回 心主夜间修药物 君王筵上论妖邪](#)
[第七十回 妖魔宝放烟沙火 悟空计盗紫金铃](#)
[第七十一回 行者假名降怪犼 观音现像伏妖王](#)
[第七十二回 盘丝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
[第七十三回 情因旧恨生灾毒 心主遭迷幸破光](#)
[第七十四回 长庚传报魔头狠 行者施为变化能](#)
[第七十五回 心猿钻透阴阳窍 魔王还归大道真](#)
[第七十六回 心神居舍魔归性 木母同降怪体真](#)
[第七十七回 群魔欺本性 一体拜真如](#)
[第七十八回 比丘怜子遣阴神 金殿识魔谈道德](#)

[第七十九回 寻洞擒妖逢老寿 当朝正主救婴儿](#)
[第八十回 姹女育阳求配偶 心猿护主识妖邪](#)
[第八十一回 镇海寺心猿知怪 黑松林三众寻师](#)
[第八十二回 姹女求阳 元神护道](#)
[第八十三回 心猿识得丹头 姹女还归本性](#)
[第八十四回 难灭伽持圆大觉 法王成正体天然](#)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主计吞禅](#)
[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灭妖邪](#)
[第八十七回 凤仙郡冒天致旱 孙大圣劝善施霖](#)
[第八十八回 禅到玉华施法会 心猿木土授门人](#)
[第八十九回 黄狮精虚设钉钯会 金木土计闹豹头山](#)
[第九十回 师狮授受同归一 盗道缠禅静九灵](#)
[第九十一回 金平府元夜观灯 玄英洞唐僧供状](#)
[第九十二回 三僧大战青龙山 四星挟捉犀牛怪](#)
[第九十三回 给孤园问古谈因 天竺国朝王遇偶](#)
[第九十四回 四僧宴乐御花园 一怪空怀情欲喜](#)
[第九十五回 假合形体擒玉兔 真阴归正会灵元](#)
[第九十六回 寇员外喜待高僧 唐长老不贪富贵](#)
[第九十七回 金酬外护遭魔毒 圣显幽魂救本原](#)
[第九十八回 猿熟马驯方脱壳 功成行满见真如](#)
[第九十九回 九九数完魔划尽 三三行满道归根](#)
[第一百回 径回东土 五圣成真](#)
[附录](#)

[新说西游记自序](#)

[全部《西游记》目录赋](#)

[新说西游记全部经书题目目录共五十二篇](#)

[西游记总论](#)

[新说西游记总批](#)

[红楼梦注评本](#)

[目录](#)

[前言](#)

[校点说明](#)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第三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恤孤女](#)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第五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老老一进荣国府](#)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赴家宴宝玉会秦钟](#)
[第八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第九回 训劣子李贵承申饬 嗔顽童茗烟闹书房](#)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宝钗戏彩蝶 埋香冢黛玉泣残红](#)
[第二十八回 蒋玉函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惜情女情重愈斟情](#)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受笞撻](#)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老老醉卧怡红院](#)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音](#)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第五十回 芦雪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词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第五十九回 荇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门](#)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媚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噩梦](#)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阁薛宝钗吞声](#)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第八十七回 感秋声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通灵宝玉知奇祸](#)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签占异兆](#)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祸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馀痛触前情](#)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驸马使弹劾平安州](#)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史太君祷天消祸患](#)
[第一百七回 散馀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熙凤力诎失人心](#)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妪 释旧憾婢感痴郎](#)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劫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附录](#)

[序](#)

[太平闲人《石头记》读法](#)

[护花主人批序](#)

[护花主人摘误](#)

[护花主人总评](#)

[明斋主人总评](#)

[大某山民总评](#)

[读花人论赞](#)

[或问](#)

[大观园影事十二咏](#)

[题词并序](#)

[音释](#)

[大观园图说](#)